《太平御览》 宋 李昉等奉敕撰

卷一　天部一
卷二　天部二
卷三　天部三
卷四　天部四
卷五　天部五
卷六　天部六
卷七　天部七
卷八　天部八
卷九　天部九
卷十　天部十
卷十一　天部十一
卷十二　天部十二
卷十三　天部十三
卷十四　天部十四
卷十五　天部十五
卷十六　时序部一
卷十七　时序部二
卷十八　时序部三
卷十九　时序部四
卷二十　时序部五
卷二十一　时序部六
卷二十二　时序部七
卷二十三　时序部八
卷二十四　时序部九
卷二十五　时序部十
卷二十六　时序部十一
卷二十七　时序部十二
卷二十八　时序部十三
卷二十九　时序部十四
卷三十　时序部十五
卷三十一　时序部十六
卷三十二　时序部十七
卷三十三　时序部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十四　时序部十九
卷三十五　时序部二十
卷三十六　地部一
卷三十七　地部二
卷三十八　地部三
卷三十九　地部四
卷四十　地部五
卷四十一　地部六
卷四十二　地部七
卷四十三　地部八
卷四十四　地部九
卷四十五　地部十
卷四十六　地部十一
卷四十七　地部十二
卷四十八　地部十三
卷四十九　地部十四
卷五十　地部十五
卷五十一　地部十六
卷五十二　地部十七
卷五十三　地部十八
卷五十四　地部十九
卷五十五　地部二十
卷五十六　地部二十一
卷五十七　地部二十二
卷五十八　地部二十三
卷五十九　地部二十四
卷六十　地部二十五
卷六十一　地部二十六
卷六十二　地部二十七
卷六十三　地部二十八
卷六十四　地部二十九
卷六十五　地部三十
卷六十六　地部三十一
卷六十七　地部三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十八　地部三十三
卷六十九　地部三十四
卷七十　地部三十五
卷七十一　地部三十六
卷七十二　地部三十七
卷七十三　地部三十八
卷七十四　地部三十九
卷七十五　地部四十
卷七十六　皇王部一
卷七十七　皇王部二
卷七十八　皇王部三
卷七十九　皇王部四
卷八十　皇王部五
卷八十一　皇王部六
卷八十二　皇王部七
卷八十三　皇王部八
卷八十四　皇王部九
卷八十五　皇王部十
卷八十六　皇王部十一
卷八十七　皇王部十二
卷八十八　皇王部十三
卷八十九　皇王部十四
卷九十　皇王部十五
卷九十一　皇王部十六
卷九十二　皇王部十七
卷九十三　皇王部十八
卷九十四　皇王部十九
卷九十五　皇王部二十
卷九十六　皇王部二十一
卷九十七　皇王部二十二
卷九十八　皇王部二十三
卷九十九　皇王部二十四
卷一百　皇王部二十五
卷一百一　皇王部二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二　皇王部二十七
卷一百三　皇王部二十八
卷一百四　皇王部二十九
卷一百五　皇王部三十
卷一百六　皇王部三十一
卷一百七　皇王部三十二
卷一百八　皇王部三十三
卷一百九　皇王部三十四
卷一百一十　皇王部三十五
卷一百一十一　皇王部三十六
卷一百一十二　皇王部三十七
卷一百一十三　皇王部三十八
卷一百一十四　皇王部三十九
卷一百一十五　皇王部四十
卷一百一十六　皇王部四十一
卷一百一十七　偏霸部一
卷一百一十八　偏霸部二
卷一百十九　偏霸部三
卷一百二十　偏霸部四
卷一百二十一　偏霸部五
卷一百二十二　偏霸部六
卷一百二十三　偏霸部七
卷一百二十四　偏霸部八
卷一百二十五　偏霸部九
卷一百二十六　偏霸部十
卷一百二十七　偏霸部十一
卷一百二十八　偏霸部十二
卷一百二十九　偏霸部十三
卷一百三十　偏霸部十四
卷一百三十一　偏霸部十五
卷一百三十二　偏霸部十六
卷一百三十三　偏霸部十七
卷一百三十四　偏霸部十八
卷一百三十五　皇亲部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三十六　皇亲部二
卷一百三十七　皇亲部三
卷一百三十八　皇亲部四
卷一百三十九　皇亲部五
卷一百四十　皇亲部六
卷一百四十一　皇亲部七
卷一百四十二　皇亲部八
卷一百四十三　皇亲部九
卷一百四十四　皇亲部十
卷一百四十五　皇亲部十一
卷一百四十六　皇亲部十二
卷一百四十七　皇亲部十三
卷一百四十八　皇亲部十四
卷一百四十九　皇亲部十五
卷一百五十　皇亲部第十六
卷一百五十一　皇亲部十七
卷一百五十二　皇亲部十八
卷一百五十三　皇亲部十九
卷一百五十四　皇亲部二十
卷一百五十五　州郡部一
卷一百五十六　州郡部二
卷一百五十七　州郡部三
卷一百五十八　州郡部四
卷一百五十九　州郡部五
卷一百六十　州郡部六
卷一百六十一　州郡部七
卷一百六十二　州郡部八
卷一百六十三　州郡部九
卷一百六十四　州郡部十
卷一百六十五　州郡部十一
卷一百六十六　州郡部十二
卷一百六十七　州郡部十三
卷一百六十八　州郡部十四
卷一百六十九　州郡部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七十　州郡部十六
卷一百七十一　州郡部十七
卷一百七十二　州郡部十八
卷一百七十三　居处部一
卷一百七十四　居处部二
卷一百七十五　居处部三
卷一百七十六　居处部四
卷一百七十七　居处部五
卷一百七十八　居处部六
卷一百七十九　居处部七
卷一百八十　居处部八
卷一百八十一　居处部九
卷一百八十二　居处部十
卷一百八十三　居处部十一
卷一百八十四　居处部十二
卷一百八十五　居处部十三
卷一百八十六　居处部十四
卷一百八十七　居处部十五
卷一百八十八　居处部十六
卷一百八十九　居处部十七
卷一百九十　居处部十八
卷一百九十一　居处部十九
卷一百九十二　居处部二十
卷一百九十三　居处部二十一
卷一百九十四　居处部二十二
卷一百九十五　居处部二十三
卷一百九十六　居处部二十四
卷一百九十七　居处部二十五
卷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卷一百九十九　封建部二
卷二百　封建部三
卷二百一　封建部四
卷二百二　封建部五
卷二百三　职官部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百四　职官部二
卷二百五　职官部三
卷二百六　职官部四
卷二百七　职官部五
卷二百八　职官部六
卷二百九　职官部七
卷二百一十　职官部八
卷二百一十一　职官部九
卷二百一十二　职官部十
卷二百一十三　职官部十一
卷二百一十四　职官部十二
卷二百一十五　职官部十三
卷二百一十六　职官部十四
卷二百一十七　职官部十五
卷二百一十八　职官部十六
卷二百一十九　职官部十七
卷二百二十　职官部十八
卷二百二十一　职官部十九
卷二百二十二　职官部二十
卷二百二十三　职官部二十一
卷二百二十四　职官部二十二
卷二百二十五　职官部二十三
卷二百二十六　职官部二十四
卷二百二十七　职官部二十五
卷二百二十八　职官部二十六
卷二百二十九　职官部二十七
卷二百三十　职官部二十八
卷二百三十一　职官部二十九
卷二百三十二　职官部三十
卷二百三十三　职官部三十一
卷二百三十四　职官部三十二
卷二百三十五　职官部三十三
卷二百三十六　职官部三十四
卷二百三十七　职官部三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百三十八　职官部三十六
卷二百三十九　职官部三十七
卷二百四十　职官部三十八
卷二百四十一　职官部三十九
卷二百四十二　职官部四十
卷二百四十三　职官部四十一
卷二百四十四　职官部四十二
卷二百四十五　职官部四十三
卷二百四十六　职官部四十四
卷二百四十七　职官部四十五
卷二百四十八　职官部四十六
卷二百四十九　职官部四十七
卷二百五十　职官部四十八
卷二百五十一　职官部四十九
卷二百五十二　职官部五十
卷二百五十三　职官部五十一
卷二百五十四　职官部五十二
卷二百五十五　职官部五十三
卷二百五十六　职官部五十四
卷二百五十七　职官部五十五
卷二百五十八　职官部五十六
卷二百五十九　职官部五十七
卷二百六十　职官部五十八
卷二百六十一　职官部五十九
卷二百六十二　职官部六十
卷二百六十三　职官部六十一
卷二百六十四　职官部六十二
卷二百六十五　职官部六十三
卷二百六十六　职官部六十四
卷二百六十七　职官部六十五
卷二百六十八　职官部六十六
卷二百六十九　职官部六十七
卷二百七十　兵部一
卷二百七十一　兵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百七十二　兵部三
卷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卷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卷二百七十五　兵部六
卷二百七十六　兵部七
卷二百七十七　兵部八
卷二百七十八　兵部九
卷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卷二百八十　兵部十一
卷二百八十一　兵部十二
卷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三
卷二百八十三　兵部十四
卷二百八十四　兵部十五
卷二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卷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卷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卷二百八十八　兵部十九
卷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卷二百九十　兵部二十一
卷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卷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三
卷二百九十三　兵部二十四
卷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卷二百九十五　兵部二十六
卷二百九十六　兵部二十七
卷二百九十七　兵部二十八
卷二百九十八　兵部二十九
卷二百九十九　兵部三十
卷三百　兵部三十一
卷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卷三百二　兵部三十三
卷三百三　兵部三十四
卷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卷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百六　兵部三十七
卷三百七　兵部三十八
卷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卷三百九　兵部四十
卷三百一十　兵部四十一
卷三百一十一　兵部四十二
卷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卷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卷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卷三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卷三百一十六　兵部四十七
卷三百十七　兵部四十八
卷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卷三百一十九　兵部五十
卷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卷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卷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卷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卷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卷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卷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卷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卷三百二十八　兵部五十九
卷三百二十九　兵部六十
卷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卷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卷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卷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卷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五
卷三百三十五　兵部六十六
卷三百三十六　兵部六十七
卷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卷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卷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百四十　兵部七十一
卷三百四十一　兵部七十二
卷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三
卷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四
卷三百四十四　兵部七十五
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
卷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卷三百四十七　兵部七十八
卷三百四十八　兵部七十九
卷三百四十九　兵部八十
卷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卷三百五十一　兵部八十二
卷三百五十二　兵部八十三
卷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卷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卷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卷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卷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卷三百五十八　兵部八十九
卷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卷三百六十　人事部一
卷三百六十一　人事部二
卷三百六十二　人事部三
卷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四
卷三百六十四　人事部五
卷三百六十五　人事部六
卷三百六十六　人事部七
卷三百六十七　人事部八
卷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卷三百六十九　人事部十
卷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卷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卷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卷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卷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十六
卷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十七
卷三百七十七　人事部十八
卷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卷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卷三百八十　人事部二十一
卷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卷三百八十二　人事部二十三
卷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卷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卷三百八十五　人事部二十六
卷三百八十六　人事部二十七
卷三百八十七　人事部二十八
卷三百八十八　人事部二十九
卷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卷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一
卷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卷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三
卷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四
卷三百九十四　人事部三十五
卷三百九十五　人事部三十六
卷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卷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卷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卷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卷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卷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卷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卷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卷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卷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卷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七
卷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卷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卷四百一十　人事部五十一
卷四百一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卷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卷四百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卷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五
卷四百一十五　人事部五十六
卷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卷四百一十七　人事部五十八
卷四百一十八　人事部五十九
卷四百一十九　人事部六十
卷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一
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卷四百二十二　人事部六十三
卷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卷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卷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卷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卷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卷四百二十八　人事部六十九
卷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卷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卷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卷四百三十二　人事部七十三
卷四百三十三　人事部七十四
卷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五
卷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卷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卷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八
卷四百三十八　人事部七十九
卷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卷四百四十　人事部八十一
卷四百四十一　人事部八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四十二　人事部八十三
卷四百四十三　人事部八十四
卷四百四十四　人事部八十五
卷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八十六
卷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卷四百四十七　人事部八十八
卷四百四十八　人事部八十九
卷四百四十九　人事部九十
卷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一
卷四百五十一　人事部九十二
卷四百五十二　人事部九十三
卷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卷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卷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卷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卷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卷四百五十八　人事部九十九
卷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卷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一
卷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卷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卷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卷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卷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卷四百六十六　人事部一百七
卷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一百八
卷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卷四百六十九　人事部一百一十
卷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卷四百七十一　人事部一百一十二
卷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三
卷四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百一十四
卷四百七十四　人事部一百一十五
卷四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百一十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卷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八
卷四百七十八　人事部一百一十九
卷四百七十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
卷四百八十　人事部一百二十一
卷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卷四百八十二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卷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卷四百八十四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卷四百八十五　人事部一百二十六
卷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卷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卷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卷四百八十九　人事部一百三十
卷四百九十　人事部一百三十一
卷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二
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卷四百九十三　人事部一百三十四
卷四百九十四　人事部一百三十五
卷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六
卷四百九十六　人事部一百三十七
卷四百九十七　人事部一百三十八
卷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卷四百九十九　人事部一百四十
卷五百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
卷五百一　逸民部一
卷五百二　逸民部二
卷五百三　逸民部三
卷五百四　逸民部四
卷五百五　逸民部五
卷五百六　逸民部六
卷五百七　逸民部七
卷五百八　逸民部八
卷五百九　逸民部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一十　逸民部十
卷五百一十一　宗亲部一
卷五百一十二　宗亲部二
卷五百一十三　宗亲部三
卷五百一十四　宗亲部四
卷五百一十五　宗亲部五
卷五百一十六　宗亲部六
卷五百一十七　宗亲部七
卷五百一十八　宗亲部八
卷五百一十九　宗亲部九
卷五百二十　宗亲部十
卷五百二十一　宗亲部十一
卷五百二十二　礼仪部一
卷五百二十三　礼仪部二
卷五百二十四　礼仪部三
卷五百二十五　礼仪部四
卷五百二十六　礼仪部五
卷五百二十七　礼仪部六
卷五百二十八　礼仪部七
卷五百二十九　礼仪部八
卷五百三十　礼仪部九
卷五百三十一　礼仪部十
卷五百三十二　礼仪部十一
卷五百三十三　礼仪部十二
卷五百三十四　礼仪部十三
卷五百三十五　礼仪部十四
卷五百三十六　礼仪部十五
卷五百三十七　礼仪部十六
卷五百三十八　礼仪部十七
卷五百三十九　礼仪部十八
卷五百四十　礼仪部十九
卷五百四十一　礼仪部二十
卷五百四十二　礼仪部二十一
卷五百四十三　礼仪部二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四十四　礼仪部二十三
卷五百四十五　礼仪部二十四
卷五百四十六　礼仪部二十五
卷五百四十七　礼仪部二十六
卷五百四十八　礼仪部二十七
卷五百四十九　礼仪部二十八
卷五百五十　礼仪部二十九
卷五百五十一　礼仪部三十
卷五百五十二　礼仪部三十一
卷五百五十三　礼仪部三十二
卷五百五十四　礼仪部三十三
卷五百五十五　礼仪部三十四
卷五百五十六　礼仪部三十五
卷五百五十七　礼仪部三十六
卷五百五十八　礼仪部三十七
卷五百五十九　礼仪部三十八
卷五百六十　礼仪部三十九
卷五百六十一　礼仪部四十
卷五百六十二　礼仪部四十一
卷五百六十三　乐部一
卷五百六十四　乐部二
卷五百六十五　乐部三
卷五百六十六　乐部四
卷五百六十七　乐部五
卷五百六十八　乐部六
卷五百六十九　乐部七
卷五百七十　乐部八
卷五百七十一　乐部九
卷五百七十二　乐部十
卷五百七十三　乐部十一
卷五百七十四　乐部十二
卷五百七十五　乐部十三
卷五百七十六　乐部十四
卷五百七十七　乐部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七十八　乐部十六
卷五百七十九　乐部十七
卷五百八十　乐部十八
卷五百八十一　乐部十九
卷五百八十二　乐部十二
卷五百八十三　乐部二十一
卷五百八十四　乐部二十二
卷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卷五百八十六　文部二
卷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卷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卷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卷五百九十　文部六
卷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卷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卷五百九十三　文部九
卷五百九十四　文部十
卷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卷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卷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卷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卷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卷六百　文部十六
卷六百一　文部十七
卷六百二　文部十八
卷六百三　文部十九
卷六百四　文部二十
卷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卷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卷六百七　学部一
卷六百八　学部二
卷六百九　学部三
卷六百十　学部四
卷六百一十一　学部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百十二　学部六
卷六百一十三　学部七
卷六百一十四　学部八
卷六百一十五　学部九
卷六百一十六　学部十
卷六百一十七　学部十一
卷六百一十八　学部十二
卷六百一十九　学部十三
卷六百二十　治道部一
卷六百二十一　治道部二
卷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卷六百二十三　治道部四
卷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卷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卷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七
卷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卷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卷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卷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卷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卷六百三十二　治道部十三
卷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卷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卷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卷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卷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卷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卷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卷六百四十　刑法部六
卷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卷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卷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卷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卷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百四十六　刑部十二
卷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卷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卷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卷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六
卷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十七
卷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卷六百五十三　释部一
卷六百五十四　释部二
卷六百五十五　释部三
卷六百五十六　释部四
卷六百五十七　释部五
卷六百五十八　释部六
卷六百五十九　道部一
卷六百六十　道部二
卷六百六十一　道部三
卷六百六十二　道部四
卷六百六十三　道部五
卷六百六十四　道部六
卷六百六十五　道部七
卷六百六十六　道部八
卷六百六十七　道部九
卷六百六十八　道部十
卷六百六十九　道部十一
卷六百七十　道部十二
卷六百七十一　道部十三
卷六百七十二　道部十四
卷六百七十三　道部十五
卷六百七十四　道部十六
卷六百七十五　道部十七
卷六百七十六　道部十八
卷六百七十七　道部十九
卷六百七十八　道部二十
卷六百七十九　道部二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百八十　仪式部一
卷六百八十一　仪式部二
卷六百八十二　仪式部三
卷六百八十三　仪式部四
卷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卷六百八十五　服章部二
卷六百八十六　服章部三
卷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卷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卷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卷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卷六百九十一　服章部八
卷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卷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卷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卷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卷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卷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卷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卷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卷七百　服用部二
卷七百一　服用部三
卷七百二　服用部四
卷七百三　服用部五
卷七百四　服用部六
卷七百五　服用部七
卷七百六　服用部八
卷七百七　服用部九
卷七百八　服用部十
卷七百九　服用部十一
卷七百一十　服用部十二
卷七百一十一　服用部十三
卷七百一十二　服用部十四
卷七百一十三　服用部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七百一十四　服用部十六
卷七百十五　服用部十七
卷七百一十六　服用部十八
卷七百十七　服用部十九
卷七百一十八　服用部二十
卷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卷七百二十　方术部一
卷七百二十一　方术部二
卷七百二十二　方术部三
卷七百二十三　方术部四
卷七百二十四　方术部五
卷七百二十五　方术部六
卷七百二十六　方术部七
卷七百二十七　方术部八
卷七百二十八　方术部九
卷七百二十九　方术部十
卷七百三十　方术部十一
卷七百三十一　方术部十二
卷七百三十二　方术部十三
卷七百三十三　方术部十四
卷七百三十四　方术部十五
卷七百三十五　方术部十六
卷七百三十六　方术部十七
卷七百三十七　方术部十八
卷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卷七百三十九　疾病部二
卷七百四十　疾病部三
卷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卷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卷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卷七百四十四　工艺部一
卷七百四十五　工艺部二
卷七百四十六　工艺部三
卷七百四十七　工艺部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七百四十八　工艺部五
卷七百四十九　工艺部六
卷七百五十　工艺部七
卷七百五十一　工艺部八
卷七百五十二　工艺部九
卷七百五十三　工艺部十
卷七百五十四　工艺部十一
卷七百五十五　工艺部十二
卷七百五十六　器物部一
卷七百五十七　器物部二
卷七百五十八　器物部三
卷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卷七百六十　器物部五
卷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六
卷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七
卷七百六十三　器物部八
卷七百六十四　器物部九
卷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十
卷七百六十六　杂物部一
卷七百六十七　杂物部二
卷七百六十八　舟部一
卷七百六十九　舟部二
卷七百七十　舟部三
卷七百七十一　舟部四
卷七百七十二　车部一
卷七百七十三　车部二
卷七百七十四　车部三
卷七百七十五　车部四
卷七百七十六　车部五
卷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卷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卷七百七十九　奉使部三
卷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东夷一
卷七百八十一　四夷部二□东夷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七百八十二　四夷部三口东夷三
卷七百八十三　四夷部四口东夷四
卷七百八十四　四夷部五口东夷五
卷七百八十五　四夷部六口南蛮一
卷七百八十六　四夷部七口南蛮二
卷七百八十七　四夷部八口南蛮三
卷七百八十八　四夷部九口南蛮四
卷七百八十九　四夷部十口南蛮五
卷七百九十　四夷部十一口南蛮六
卷七百九十一　四夷部十二口南蛮七
卷七百九十二　四夷部十三口西戎一
卷七百九十三　四夷部十四口西戎二
卷七百九十四　四夷部十五口西戎三
卷七百九十五　四夷部十六口西戎西
卷七百九十六　四夷部十七口西戎五
卷七百九十七　四夷部十八口西戎六
卷七百九十八　四夷部十九口西戎七
卷七百九十九　四夷部二十口北狄一
卷八百　四夷部二十一口北狄二
卷八百一　四夷部二十二口北狄三
卷八百二　珍宝部一
卷八百三　珍宝部二
卷八百四　珍宝部三
卷八百五　珍宝部四
卷八百六　珍宝部五
卷八百七　珍宝部六
卷八百八　珍宝部七
卷八百九　珍宝部八
卷八百十　珍宝部九
卷八百一十一　珍宝部十
卷八百一十二　珍宝部十一
卷八百一十三　珍宝部十二
卷八百一十四　布帛部一
卷八百一十五　布帛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一十六　布帛部三
卷八百一十七　布帛部四
卷八百一十八　布帛部五
卷八百一十九　布帛部六
卷八百二十　布帛部七
卷八百二十一　资产部一
卷八百二十二　资产部二
卷八百二十三　资产部三
卷八百二十四　资产部四
卷八百二十五　资产部五
卷八百二十六　资产部六
卷八百二十七　资产部七
卷八百二十八　资产部八
卷八百二十九　资产部九
卷八百三十　资产部十
卷八百三十一　资产部十一
卷八百三十二　资产部十二
卷八百三十三　资产部十三
卷八百三十四　资产部十四
卷八百三十五　资产部十五
卷八百三十六　资产部十六
卷八百三十七　百谷部一
卷八百三十八　百谷部二
卷八百三十九　百谷部三
卷八百四十　百谷部四
卷八百四十一　百谷部五
卷八百四十二　百谷部六
卷八百四十三　饮食部一
卷八百四十四　饮食部二
卷八百四十五　饮食部三
卷八百四十六　饮食部四
卷八百四十七　饮食部五
卷八百四十八　饮食部六
卷八百四十九　饮食部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五十　饮食部八
卷八百五十一　饮食部九
卷八百五十二　饮食部十
卷八百五十三　饮食部十一
卷八百五十四　饮食部十二
卷八百五十五　饮食部十三
卷八百五十六　饮食部十四
卷八百五十七　饮食部十五
卷八百五十八　饮食部十六
卷八百五十九　饮食部十七
卷八百六十　饮食部十八
卷八百六十一　饮食部十九
卷八百六十二　饮食部二十
卷八百六十三　饮食部二十一
卷八百六十四　饮食部二十二
卷八百六十五　饮食部二十三
卷八百六十六　饮食部二十四
卷八百六十七　饮食部二十五
卷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卷八百六十九　火部二
卷八百七十　火部三
卷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卷八百七十二　休征部一
卷八百七十三　休征部二
卷八百七十四　咎徵部一
卷八百七十五　咎徵部二
卷八百七十六　咎徵部三
卷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四
卷八百七十八　咎徵部五
卷八百七十九　咎徵部六
卷八百八十　咎徵部七
卷八百八十一　神鬼部一
卷八百八十二　神鬼部二
卷八百八十三　神鬼部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八十四　神鬼部四
卷八百八十五　妖异部一
卷八百八十六　妖异部二
卷八百八十七　妖异部三
卷八百八十八　妖异部四
卷八百八十九　兽部一
卷八百九十　兽部二
卷八百九十一　兽部三
卷八百九十二　兽部四
卷八百九十三　兽部五
卷八百九十四　兽部六
卷八百九十五　兽部七
卷八百九十六　兽部八
卷八百九十七　兽部九
卷八百九十八　兽部十
卷八百九十九　兽部十一
卷九百　兽部十二
卷九百一　兽部十三
卷九百二　兽部十四
卷九百三　兽部十五
卷九百四　兽部十六
卷九百五　兽部十七
卷九百六　兽部十八
卷九百七　兽部十九
卷九百八　兽部二十
卷九百九　兽部二十一
卷九百十　兽部二十二
卷九百一十一　兽部二十三
卷九百一十二　兽部二十四
卷九百一十三　兽部二十五
卷九百一十四　羽族部一
卷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卷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卷九百一十七　羽族部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卷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卷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卷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卷九百二十二　羽族部九
卷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卷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卷九百二十五　羽族部十二
卷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卷九百二十七　羽族部十四
卷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卷九百二十九　鱗介部一
卷九百三十　鱗介部二
卷九百三十一　鱗介部三
卷九百三十二　鱗介部四
卷九百三十三　鱗介部五
卷九百三十四　鱗介部六
卷九百三十五　鱗介部七
卷九百三十六　鱗介部八
卷九百三十七　鱗介部九
卷九百三十八　鱗介部十
卷九百三十九　鱗介部十一
卷九百四十　鱗介部十二
卷九百四十一　鱗介部十三
卷九百四十二　鱗介部十四
卷九百四十三　鱗介部十五
卷九百四十四　虫豸部一
卷九百四十五　虫豸部二
卷九百四十六　虫豸部三
卷九百四十七　虫豸部四
卷九百四十八　虫豸部五
卷九百四十九　虫豸部六
卷九百五十　虫豸部七
卷九百五十一　虫豸部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五十二　木部一
卷九百五十三　木部二
卷九百五十四　木部三
卷九百五十五　木部四
卷九百五十六　木部五
卷九百五十七　木部六
卷九百五十八　木部七
卷九百五十九　木部八
卷九百六十　木部九
卷九百六十一　木部十
卷九百六十二　竹部一
卷九百六十三　竹部二
卷九百六十四　果部一
卷九百六十五　果部二
卷九百六十六　果部三
卷九百六十七　果部四
卷九百六十八　果部五
卷九百六十九　果部六
卷九百七十　果部七
卷九百七十一　果部八
卷九百七十二　果部九
卷九百七十三　果部十
卷九百七十四　果部十一
卷九百七十五　果部十二
卷九百七十六　菜茹部一
卷九百七十七　菜茄部二
卷九百七十八　菜茄部三
卷九百七十九　菜茹部四
卷九百八十　菜茹部五
卷九百八十一　香部一
卷九百八十二　香部二
卷九百八十三　香部三
卷九百八十四　药部一
卷九百八十五　药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八十六　药部三
卷九百八十七　药部四
卷九百八十八　药部五
卷九百八十九　药部六
卷九百九十　药部七
卷九百九十一　药部八
卷九百九十二　药部九
卷九百九十三　药部十
卷九百九十四　百卉部一
卷九百九十五　百卉部二
卷九百九十六　百卉部三
卷九百九十七　百卉部四
卷九百九十八　百卉部五
卷九百九十九　百卉部六
卷一千　百卉部七
卷一　天部一
元气
《三五历记》曰：未有天地之时，混沌状如鸡子，溟氵幸始牙，（莫孔切。）鸿（胡孔切。）滋萌，岁在摄提，元气肇始。
又曰：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
《河图》曰：元气（音开）阳为天。
又曰：元气无形，汹汹蒙蒙，偃者为地，伏者为天也。
《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所自焉。
《孝经左契》曰：元气混沌，孝在其中。
《汉书口律历志》曰：黄锺，黄者，中之色。故阳气施於下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故以黄色名元气焉。
又曰：太极运三辰五星於上，元气转三统五行於下。
《家语》曰：夫礼必本之太一，太一分为天地，转为阴阳，变为四时，列为鬼神。（太一，谓元气也。）
《淮南子》曰：道始生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无有涯垠。清阳者，薄（音博。）靡刂（音摩。）而为天。
又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幽幽冥冥，茫茫昧昧，幕幕闵闵，鸿口洞，莫知其门。有二神混沌生。（高诱注曰：二神，经天营地之神。）经天营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深也。）乎莫知其终，滔乎莫知其所止息。於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

《遁甲开山图》曰：有巨灵者，遍得元神之道，故与元气一时生混沌。

又曰：南溟之山，金堂玉室，上无元气，滋神化。

又曰：丽山氏分布元气，各生次序，产生山谷。

《帝系谱》曰：天地初起，溟氵幸鸿，即生天皇，始万八千岁，以木德王。

《十洲记》曰：昆陵，昆仑山也。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合，天帝之居治处。

《六韬》曰：天之为天远矣，地之为地久矣。万物在其间，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夫使世俗皆能顺其有，是乃溟氵幸鸿之时，为王故莫之能有。七十六圣发起，其所系天下而有之，岂一日哉！

杨泉《物理论》曰：扬雄非浑天而作盖天，圆其盖左转，日月星辰随而东西。桓谭难之，雄不解。此盖天者，复难知也。元气皓大，则称皓天。皓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

扬雄《檄灵赋》曰：自今推古，至於元气始化，古不览今，名号迭毁，请以《诗》《春秋》言之。

又《解嘲》曰：《太玄》五千文，支叶扶疏，独说十馀万言，深者入地底，高者出苍天，大者涵元气，纤者入无伦。（等也。）

班固《东都赋》曰：万乐备，百礼暨，皇情浹，群臣醉，降烟ㄌ，调元气。

又《汉颂论功歌诗》曰：后土化育兮四时行，修灵液养兮元气覆。冬同□兮春，膏泽洽兮殖嘉。

张衡《玄图》曰：玄者，包含道德，构掩乾坤，橐元气，禀受无原。

陈思王《魏德论》曰：元气否塞，玄黄渍薄，星辰逆行，阴阳舛错，国无完邑，陵无掩椁，四海鼎沸，萧条沙漠。

又《七启》曰：有形必朽，有端必穷，茫茫元气，谁知其终。

孙楚《石人铭》曰：大象无形，元气为母，杳兮冥兮，陶冶众有。

陆机《□赋》曰：摅神景於八幽，合洪化於烟ㄌ，充宇宙以播象，协元气而齐勋。

潘岳《西征赋》曰：古往今来，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气而甄三才。

太易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易乾凿度》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故有太易者，未见气也。

《帝王世纪》曰：天地未分，谓之太易。

《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无形，则天地安从生？（自然而生。）故有太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初、太始、太素。（此有物之始，自微至著，变化自相因袭）太易者未见气也（易者，不穷滞之称，凝寂于太虚之域，将何见乎？即如《易系》之太极、老氏之混成。）太初者气之始也，（阴阳未判。下句所谓浑沦。）太始者形之始也，（阴阳既判，品物流形。）太素者质之始也。（质，性也。既为物矣。则方圆刚柔静躁各有其性。）气质具，未相离，（此直论气之形质，不复说太易，为三者宗本。下句别自明之。）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虽浑然一气不相离袭，而三才之道实潜兆乎其中。沦，语助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希而曰易。易，简之别称也。太易之义如此而已，故能为万物宗，性真一而不变也。）易变而为一，（所谓易者，窈冥忽恍，不可变也。一气持之而化变，故寄名变也。）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之究也，（究，穷也。一变而为七九，不足以次数者全，举阳数顾其都会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数既终，乃复反而为一。反而为一，归形变之始也。此盖明变化往复无极）

太初

《易乾凿度》曰：太初者，气之始也。

《帝王世纪》曰：元气始萌，谓之太初。

《诗推度灾》曰：阳本为雄，阴本为雌，物本为魂。（宋均注曰：本即原也，变阴阳为雌雄魂也。亦言未有形也。皆无兆朕，故谓之气。）雄生八月仲节，号曰太初，行三节。（节犹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据此时荠生以为验也。阳生物行三节者，须雌俱行物乃著也。）

《广雅》曰：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

《庄子》曰：太初有无，（言太古之初，上下未形，所有者无。）无有无名。（既无有形，人无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一谓道也。）物得以生，谓之德。

《淮南子》曰：稽古太初，人生於无，（当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无形，无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为物所制。）

扬雄《檄灵赋》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冯冯沉沉，奋搏无端。

王阜《老子圣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无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

陈思王《魏德论》曰：在昔太初，玄黄混并，浑沌鸿，兆朕未形。

阮籍《孔子诔》曰：养徒三千，升堂七十，潜神演思，因史作书，考混元於无形，本造化於太初。

又《大人先生传》曰：太初真人，惟太之根，专气一志，万物以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驰骛乎太初之中，休息乎无为之宫。太初何始，无後无先。

太始

《易乾凿度》曰：太始者，形之始也。

又曰：雌生戌仲，号曰太始，雄雌俱行三节。（俱行，起自戌仲至亥。）

《帝王世纪》曰：气，形之初，谓之太始。

《楚辞口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王逸注曰：初，始也。太始之元，虚廓无形，神物未生，谁传此道。）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混沌无根，谁考述而知也。）

张衡《玄图》曰：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之与先。

阮籍《大人先生传》曰：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旋於无外，志浩荡而遂舒。

太素

《易乾凿度》曰：太素，质之始也。

又曰：雄含物魂，号曰太素。（雌雄俱行，故能含物魂而生物也。独言雄雌，主於阳故也。）

《帝王世纪》曰：形变有质，谓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无，盖道之根。道根既建，犹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谓之庞洪，盖道之。道既育，万物成体，於是刚柔始分，清浊始位，天成於外，而体阳故圆以动，盖道之实。

《礼斗威仪》曰：二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岁而反太素冥茎，盖乃道之根也。

《礼含文嘉》曰：推之以上元为始，起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五星俱起牵牛之初。（郑玄注：上元，太素已来至所求年。）

《广雅》曰：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

《乐动声仪》曰：作乐制礼时，有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郑玄注曰：戊辰土位，土为宫，宫为君，故作乐尚之以为始也。夜半子，亦天时之始。礼稽命微起於太素，十一月阙逢之，曰岁在摄提格之纪，是云作乐制礼，盖作乐则有礼，通其文耳。）

张衡《灵宪注》曰：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灵，如是者永久焉，斯谓冥茎，盖乃道根，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体同色，坤屯不分。（坤屯，音浑沌。）

陈思王《髑髅说》曰：昔太素氏不仁，劳我以体，苦我以生，今也幸变而之死，是反吾真也。

又《魏德论》曰：不能贯道义之精英，穷混元于太素，亦以明矣。

又《魏文帝诔》曰：皓皓太素，两仪始分，冲和产物，肇有人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大暑赋》曰：壮皇居之瑰玮兮，步八闳而为宇。节四运之常气兮，逾太素之仪矩。
阮籍《通老论》曰：圣人明於天人之理，达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体，审於大慎之训，故君臣垂拱太素之朴，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
又《诗》曰：焉得松乔，颐神太素，逍遥区外，登我年祚。
又《老子赞》曰：阴阳不测，变化无伦，飘太素，归虚反祚。
陆机《孙权诔》曰：皇圣应期，有命太素，承乱下萌，清难天步。
又《浮□赋》曰：集轻浮之众采，厕五色之藻气。贯元虚於太素，薄紫微而竦戾。
又《诗》曰：太素卜令宅，希微启奥基。玄冲慕懿文，虚无承先师。
又《诗》曰：澄神玄漠流，栖心太素域。弭节欣高视，俟我大梦觉。
《顾公直答陆机》曰：恢恢太素，万物初基。在昔哲人，观众济时。
太极
《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汉书□律历志》曰：太极元气，函三为一。
又曰：太极中央元气，故为黄锺。
又曰：元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
《帝王世纪》曰：质形已具，谓之太极。
《乐动声仪》曰：神守於心，游於目，穷於耳，往乎万里而至疾，故不得而不速。从胸臆之中而彻太极，援引无题，人神皆感，神明之应，音声相和。
班固《典引》曰：太极之先，两仪始分，烟烟ㄉㄉ，有沉而奥，有浮而清。
陈思王《七启》曰：夫太极之初，混沌未分，万物纯纯，与道俱运。
又《画赞叙》曰：上形太极混元之前，却列将来未萌之事。
阮籍《通老论》曰：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陆机《□赋》曰：览太极之初化，判玄黄於乾坤，考天壤之灵变，莫稽美乎庆□。
傅玄《风赋》曰：嘉太极之开元，美天地之定位。乐雷风之相薄，悦山泽之通气。
张华《诗》曰：混沌无形气，奚从生两仪？元一是能分，太极焉得离？玄为谁翁子，道是谁家儿？天行自西回，日月曷东驰？
陆士龙《答士衡诗》曰：伊我世族，太极降精，昔在上代，轩虞笃生。
天部上
《释名》曰：天，显也，在上高显也。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
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又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又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
又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
又曰：天道亏盈而益谦。
又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
又曰：乾为天。
又曰：时乘六龙以御天。
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又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书》曰：高明柔克，沉潜刚克。（高明，谓天也。）
又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又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
《诗》曰：敬天之威，不敢驰驱。
又曰：天步艰难，之子不犹。
又曰：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又曰：谓天盖高，不敢不；谓地盖厚，不敢不。（，曲也。，累足也。《笺》云：者，天高而有雷电，地厚而有沦陷，此民疾，若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
《礼》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
又曰：天则不言而信，天无私覆，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
又曰：天秉阳，垂日星。（秉，持也。）
又曰：天不爱其道，故天降甘露。
又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
又曰：著不息者，天也。圣人作乐以应天。
又曰：燔柴於泰坛，以祭天也。
又曰：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
又曰：祭天於南郊，就阳之义也。祭天扫地，而祭於其质而已矣。
又曰：清明象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六气者，阴阳风雨晦明。）
又曰：叔孙穆子梦天压己，弗胜。
又曰：公孙归父会楚子於宋，宋人告急於晋，晋侯欲杀之。伯宗曰：“不可。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
又曰：晋侯赐毕万魏。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
《尔雅》曰：穹，苍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苍苍，因以名云。）春为苍天，（万物苍苍生也。）夏为昊天，（言气皓旰。）秋为天，（犹愍也。愍，万物凋落也。）冬为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
《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又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又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易乾凿度》曰：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
又曰：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
又曰：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是谓三才。
京房《易传》曰：地动阴有馀，天裂阳不足。此臣下盛强，害君上之变也。景帝三年，天东北有赤气，广长十馀丈，或曰天裂，其後七国兵起。
《春秋说题辞》曰：天之为言颠也，居高理下，为人经也。（《白虎通》亦云。）群阳，精也。合为太一，分为殊名，故立字“一大”为天。
《礼统》曰：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天之为言镇也，神也，珍也。施生为本，运转精神，功效列陈，其道可珍重也。
《尚书考灵耀》曰：中央钧天，其星角亢；东方皋天，（《吕氏春秋》曰苍天，《广雅》曰上天。）其星房心；东北变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须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娄；西方成天，（《吕氏春秋》曰皓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参狼；南方赤天，（《吕氏春秋》《广雅》皆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东南阳天，其星张翼轸。（《吕氏春秋》曰：天有九野，东方曰苍天，西方曰皓天，南方曰炎天，其馀悉皆同。）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
《尚书中候》曰：天地开辟，甲子冬至。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
《诗记历枢》曰：箕为天口，主出气。
《大戴礼》曰：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与日月同明，四时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父天於圜丘之礼也。母地於方泽之祭也。兄日於东郊，姊月於西郊也。）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为一端，地为一端，阳为一端，阴为一端，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一端，土为一端，人为一端，金为一端，木为一端，火为一端，凡十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喜气故生，秋怒气故杀，夏乐气故养，冬哀气故藏，四者天人同有之。

《春秋内事》曰：天有十二分次，日月之所躔也。

《春秋元命包》曰：天不足西北，阳极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万里。

《孝经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间者，相去万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万九千里。从内衡以至中衡，中衡以至外衡，各五万九千五百里。

《史记》曰：叔虞母梦天谓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遂因命之。

《汉书□东方朔答难》曰：以管窥天，以蠡测海，岂能考其文理哉？

又曰：汉惠帝二年，天眼开北，广十馀丈。

《後汉书》曰：和熹邓皇后尝梦扪天，天体荡荡正青，滑如唐弟，有若锺乳状，乃仰嗽饮之。以讯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梦及天而舐之。此皆圣王之前占，吉不可言也。

《蜀志》曰：吴使张温来聘，秦密在诸葛亮座。温曰：“何人？”亮曰：“学者。”温问曰：“天有头乎？”密曰：“有。《诗》曰：‘乃眷西顾’。天若无头，何以顾之？”又曰：“有耳乎？”曰：“有。《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无耳，何以闻之天？”“有足乎？”曰：“有。《诗》云：‘天步艰难’。若无足，何以步？”“天有姓乎？”曰：“有。”曰：“何姓？”曰：“姓刘。”“何以知之？”曰：“其子姓刘，故以知之。”温大敬之。

《晋书》曰：世祖登祚，探策得一，群臣失色。吏部郎中裴楷进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王侯得一为天下贞。”上大悦。

又曰：惠帝末，天裂为二，无□，有声如雷。

《晋中兴书□征祥说》曰：大兴二年，天鸣东南，有声，如水相薄。三年，又鸣。後哀帝废。

《後魏书》曰：圣武田於野，见辎自天而下，至则见美女，曰：“天使我偶君。”遂寝宿，旦乃还。期周年复会於此。既而以所生男授帝，曰：“善养之，世为帝王。”子即始祖也。

《齐书》曰：王ゼ史学博闻，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ゼ云：“是荣光。”世祖大悦，用为永阳郡守。

《陈书》曰：高祖梦天开数丈，有一人朱衣捧日，令帝张口纳之。及觉，犹热，後二百日为帝。

卷二　天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部下
《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天无以清，将恐裂。
又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庄子》曰：天之苍苍，以其正色耶！以其远而至极也。
《文子》曰：朴至大者无形状，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圆不中规，地方不中矩。
又曰：天明日明，然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然後能正万物；域中四明，故能久。
又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泽。天高泽下，圣人法之。
又曰：天爱其精，地爱其平，人爱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风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虑聪明喜怒也。
《列子》》曰：杞国有人忧天崩坠，身亡所寄，废於寝食。又有忧彼忧者，因晓之曰：“天，积气耳。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辰不当坠耶？”晓者云：“日月星辰亦积气之光耀者也。”长庐子闻而笑曰：“虹霓也，□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知积气也，何以不坏？夫天地，空中之细物，有中之最巨也。难穷终始，此固然矣。忧其坏者，亦为远大；言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於坏时，奚为不忧哉？”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亦谬矣，言不坏亦谬矣。坏与不坏，吾所不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
又曰：汤问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乎？”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之豳，民人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外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之表故无极。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天地亦物，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选五色之石以补阙，断鳌之足（鳌，巨龟也。）以立四极。其後共工氏与颛顼争为帝。（《淮南子》曰：与神农争。）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潦归焉。”
《抱朴子》曰：宣夜之书亡，而《郤萌记》先师相传。《宣夜说》云：“天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极，苍苍然也。譬旁望远道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谷而黝黑。夫青冥色黑，非有体也。日月星象浮生空中，行止皆须气焉。故七耀或住或游，逆顺伏见无常，进退不同，由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北斗不与众星西没焉。七曜皆东行，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迟疾任性，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
又曰：良将刚则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则象渊，可观而不可入。
《淮南子》曰：四时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彗星天之忌。
又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里，四隅去地五万里。
杨子《法言》曰：惟天为聪，惟天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又曰：或问天曰：“吾於天欤，见无为之为矣。”或曰：“雕刻众形者，匪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力而给诸？”
又曰：天可度，则覆物浅矣。
《申子》曰：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常正，是以清明。
《管子》曰：天或维之，地或载之，莫之维，天已坠矣，况於人乎！
《曾子》曰：单居离问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诚有之乎？”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始识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圆曰明。明者吐气，是故外景；幽者含气，是故内景。”
《墨子》曰：飘风苦雨，溱溱而至，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不上同於天也。
《孔丛子》曰：魏王问子顺曰：“寡人闻：昔者上天神异后稷，而为之下嘉，周遂以兴。”
《吕氏春秋》曰：天道圆，地道方，圣人所以立天下。天圆谓精气圆通，周复无杂，故曰圆。地方谓万物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方。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国乃昌。
又曰：天地车轮，（轮，转也。）终则复始，极则复反。
又曰：天地大矣，生而不子，成而不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三皇五帝之德也。
又曰：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东方曰苍天，（《尚书考灵耀》曰皋天，《广雅》曰上天。）东北方曰变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皓天，（《尚书考灵耀》、《广雅》皆曰成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尚书考灵耀》曰赤天。）南东方曰阳天。
《太玄经》曰：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顺天，四为更天，五为天，六为廓天，七为咸天，八为沉天，九为成天。
又曰：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天奥西北，郁化精也；地奥黄泉，隐营魄也；人奥思虑，含至精也。
《说苑》曰：齐景公问子贡曰：“仲尼贤乎？”曰：“贤。”又问曰：“奚若？”曰：“不知也。”公怪之。子贡曰：“今谓天高，无少长贤愚皆知。若问其高几何，皆曰不知。仲尼之贤，犹天之高也，奚得以知？”又曰：臣事仲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执杯就江海饮，莫知浅深也。”
又曰：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对曰：“贵天。”桓公仰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居人上者，以百姓为天。”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术数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台铜仪则其法也。立八尺圜仪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黄道，名察发敛，以行日月，以步五纬，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异苑》曰：陶侃梦飞翔冲天，天门九重，已入其八，馀一门不得进，以翼搏天，一翅致折，惊而坠下，左腋肿痛。後威果振主，欲有窥拟之志，每忆折翅之祥，抑心而止。
徐整《三五历纪》曰：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於天，圣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後乃有三皇。数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处於九，故天去地九万里。
《广雅》曰：太初，气之始也，清浊未分。太始，形之始也，清者为精，浊者为形。太素，质之始也，已有素朴而未散也。二气相接，剖判分离，清浊为天地。
又曰：天圆广，南北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西短减四步，周六亿十万七百里二十五步。从地至天，一亿一万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下地至厚，与天高等。
又曰：南方曰炎天，西南方曰朱天，西方曰成天，西北方曰幽天，北方曰玄天，东北方曰变天，东南方曰阳天，中央曰钧天，东方曰上天，谓之九天。九天之际曰九垠（垠，Φ也。）九天之外曰次九垓。（垓，阶也。言其阶次九也。）
《纂要》曰：天地四方曰六合，四方上下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
《白虎通》曰：男女总名为人。天地所以无总名何？天圆地方不相类也。天左旋，地右周，犹君臣阴阳相向也。
又曰：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谨告人君，觉悟其过，欲令悔，慎思虑也。
黄帝《素问》曰：积阳为天，故曰清阳。
《河图挺佐辅》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风不雨，不寒不暑，民复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岁之後而天可倚杵，汹汹隆隆，曾莫知其始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郑。
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谓之天柱。
《皇览冢墓记》曰：好事者言：黄帝乘龙升□登朝霞，上至列阙，倒影天体，如车有盖，日月悬著，何可上哉！
张衡《灵宪》曰：天有九位，自地至天一亿万六千三百五十里。悬天之晷、薄地之仪，皆千里而差一寸
孙氏《瑞应图》曰：舜时后稷播植，天降丕，故《诗》曰：“天降嘉种，惟惟丕。”（音巨，丕音丕。）
《论衡》曰：天门在西北，又日月五星随天而西移，行迟天耳。譬若石之上，蝼蚁行迟，转疾，内虽异行，外犹俱转。
又曰：天行三百六十五度，凡积十三万里也。其行甚疾，无以为验，倘与陶钧之运、弩矢之流相类似乎？
又曰：天平与地无异，若覆盆之状。
《洛书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为千九百三十二里，则天地相去十七万八千五百里。
《关令内传》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万里，东卯西酉亦九千万里，四隅空相去九千万里，天去地四千万里。
又曰：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为脉。
伏侯《古今注》曰：成帝建始三年七月，夜有黄白气，长十余丈，明照地，或曰天裂，或曰天剑。
《五经通义》曰：神之大者，昊天上帝。（即耀魄宝也。）
又曰：天皇大帝亦曰太一。又曰：其佐曰五帝。（东方青帝灵威仰，南方赤帝赤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纪，中央黄帝含枢纽。）
又曰：天所以有雷霆风雨霜雪雾露何？欲以成岁润万物，因以见灾异也。
邹衍大言天事，号谈天衍。
虞《穹天论》曰：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气之上。譬覆奁以抑水而不没者，气充其中也。日绕辰极，没西而还东，不入地中也。
《天文录》曰：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浑天，二曰盖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说未尝闻也。後有虞作《穹天论》，姚信作《昕天论》，虞喜作《安天论》。众形殊象，参差其间。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亦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
桓谭《新论》曰：通人扬子□因众儒之说，以天为盖，常左旋，日月星辰随而东西。乃图画形体行度，参以四时历数，昏明昼夜，欲为世人立纪律，以垂法後嗣。余难之曰：“春秋，昼夜欲等，平旦，日出於卯正东方；暮，日入於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西方。今以天下人占视之，此乃人之卯酉，非天卯酉。天之卯酉，当北斗极。北斗极，天枢。枢，天轴也，犹盖有保斗矣。盖虽转，而保斗不移。天亦转周匝，斗极常在，知为天之中也。仰视之，又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南，如盖转，则北道近，南道远，彼昼夜数何从等乎？”子□无以解也。後与子□奏事，坐白虎殿廊庑下，以寒，故背日曝背。有顷，日光去背，不复曝焉。因以示子□曰：“天即盖转而日西行，其光彩当照此廊下而稍东耳，无乃是反应浑天家法焉！”子□立坏其所作，则儒家以天为左转非也。

杨泉《物理论》曰：天者，旋也，均也，积阳纯刚，其体回旋，群生之所大仰。

又曰：儒家立浑天，以追天形，从车轮焉。周髀立盖天，言天气循边而行，从磨石焉。斗极，天之中也。言天者，必拟之人，故自脐以下人之阴也，自极以北天之阴也。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气也。水土之气升而为天。天者，君也。夫地有形而天无体，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也。浑天说天，言天如车轮而转，日月旦从上过，夜从下过，故得出卯入酉。或以斗极难之，故作盖天，言天左转，日月右行，皆缘边为道。就浑天之说，则斗极不正；若用盖天，则日月出入不定。夫天，元气也，皓然而已，无他物焉。

姚信《昕天论》曰：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鸡，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维柱石，则天之运转将以相害。使无四维，因水势以浮，则非立性也。若天经地行於水中，则日月星辰之行，将不得其性。是以有两地之说，下地则上地之根也，天行乎两地之间矣。今地形立於下，天象运乎上，譬如人颐移临胸，而项不覆背，近取诸身，故知天体南低入地，北则高也。冬至极低，天运近南，故日去人远，斗去人近。北气至，故冰寒也。夏至极起，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极之高时，日所行地中浅，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昼长。极之低时，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长；天去地下，故昼短。然则天行寒依於浑，夏依於盖也。

《楚辞□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言天圆九重，谁度知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九重，谁功始之。）管维焉系，天极焉加？（管，转纲也。言天夜转徙，宁有维纲系其际，极安所加乎也。）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言天有八山为柱皆何直，东南不足，谁能缺也。）

《古乐府诗》曰：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浑仪

《说文》曰：浑者，制仪器也。

《书》曰：正月上日，受终於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范宁注曰：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衡，玑者转也，衡者平也，若今浑天矣。王者所以正天文之器。）
《尚书考灵耀》曰：观玉仪之旋，昏明主时。（以玉为浑仪，故曰玉仪也。）
《文耀钩》曰：高辛受命，重黎说天文，唐尧即位，羲和立浑仪。
《孝经援神契》曰：后偷任威，折其玉斗，失其金椎。（后，君也。偷，独苟自专也。玉斗，北斗以玉为之，偷浑仪也。金椎以喻国之重宝也。）
《刘氏历□正问》曰：说云，颛顼造浑仪，黄帝为盖天，皆以天象盖也。
《浑天仪》曰：天如鸡子，地为中黄，居其天内。天大地小，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日月星辰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隐，天转如车毂之运。
王蕃《浑天说》曰：浑天之作，由来尚矣。考之於天，信而有证。旧说天地之体，状如鸟卵，天包地外，犹壳之裹黄也。周回如弹丸，故曰浑天，言其形体浑浑如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东西南北，展转周规，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以仪准之，其见常一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知其半覆地上、半在地下也。黄赤二道相与交错，其间相去二十七度。以两仪准之，俱三百六十五度。有赤道见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强。又南北考之，天见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是知天之体圆如弹丸。北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而两极相去百八十二度半强也。
虞喜《安天论》曰：太史令陈季胄，以先贤制木为仪，名曰浑天。
又曰：言天体者三家，浑、盖之术具存，而宣夜之法绝灭，有意续之而未遑也。近见姚元道造《昕天论》，又睹族祖河间立《穹天论》，鄙意多嫌。喜以为天高无穷，地深不测，地居卑静之体，则天有常安之象。形相覆冒，无方圆之义。浑、盖之家依《易》立说，云天运无穷，或谓浑然包地，或谓浑然而盖。愚谓若必天裹地，似卵中黄，则地是天中一物，圣人何别为名而配天乎？古之遗语“日月行於飞谷”，谓在地中也。不闻列星复流於地，又飞谷一道，何以容此？且谷有水体，日为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无伤日之明乎？此盖天所以为臣难也。或难曰：《周礼》有方圆之丘祭天地，则知乾坤有方圆体也。答曰：郊祭大报天，而主日配。日月形圆，圆丘似之，非天体也。祭方者，别之於天，尊卑异位，何足怪哉！周髀之术多是盖天，盖天虽与浑异，而星辰有常数。今陈氏见髀上观周，因言周浑。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犹星家有甘石也。盖天之体转四方，地卑不动，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之数，其术兼之，故云宣夜。
贺道养《浑天记》曰：昔记天体者有三：浑仪莫知其始，《书》以齐七政，盖浑体也。二曰宣夜，夏殷之法也。三曰周髀，当周髀之所造，非周家术也。近世复有四术：一曰方天，兴於王充；二曰轩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喜。皆以抑断浮说，不足观也。惟浑天之事，证验不疑。
《晋阳秋》曰：吴有葛道，字思真，改作浑天，使地居中，以机转之，天转而地止。（道，古道字。）
《义熙起居注》曰：十四年，相国表曰：“间者平长安，获张衡所作浑仪、土圭，历代宝器，谨遣奉送，归之天府。”
《梁书》曰：陶弘景尝造浑天象，高三尺许，地居中央，天转而地不动，以机动之，悉与天相会。
又曰：虞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该通义例，当世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浑，论浑不合盖。崔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
《隋书》曰：耿询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於暗室中，外候天时，合如符契。
《唐书》曰：将军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浑天仪，铜鼎上津流。（事具雨门。）
《董卓别传》曰：卓冶铸候望璇机仪。
《益部耆旧传》曰：汉武帝时，洛下闳明晓天文，於地中转浑天，定时节。
《风土记》曰：璇衡，即今浑仪。云古者以玉为之，转运者为机，持正者为衡。一说以良玉为管，中有光，盖取明以助远察。
张衡《浑天仪》曰：赤道横带天之腹，去极九十一十九分度之五；黄道邪带其腹，出赤道表里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极六十七度而强，冬至去极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则黄道邪截赤道者，则秋分之去极也。今此春分去极九十度，秋分去极九十一度少者，就夏至晷景去极之法以为率也。
王蕃《浑天说》曰：浑天遭周秦之乱，师徒断绝而丧其文，惟浑仪常在候台，是以不废，故其扬榷可得而言。至於纤微委曲，阙而不传。蔡邕以为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
杨子《法言》曰：或问浑天，曰：“落下闳营之，鲜于望人度之，中丞象之。”请问盖天，曰：“盖哉，盖哉！未几也。”（李轨注曰：几，近。）
桓子《新论》曰：杨子口好天文，问之於黄门作浑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随尺寸法度，殊不晓达其意，后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适知已，又老且死矣。今我儿子爱学作之，亦当复年如我乃晓知己。又且复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颜延之上《立浑天铜仪表》曰：臣昔奉使入关，值大军旋师，浑仪在路，肆观奇秘，绝代异宝。
刻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漏，以铜盛水，刻节，昼夜百刻。
《周礼□夏官》：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谓军穿井成，挈壶悬其上，令军中士皆望见，知下有井也。壶所以盛饮，故以壶表井也。）凡军事，悬壶以序聚柝：凡丧，悬壶以代哭。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郑司农曰：悬壶以为漏也。以序聚柝，以次更聚系柝备守也。玄谓击柝，两木相敲，行夜时也。丧礼未大敛代哭，以水守壶者为沃漏也，以火守壶者，夜则视刻数也。分以日夜者，异昼夜漏也。）
《诗序》曰：《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挈壶氏掌刻漏。）
《汉书》曰：董贤为郎，传漏陛下，上见悦之。
又《哀帝纪》曰：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韦昭曰：敷陈圣刘之德也。）刻漏以百二十为度。（韦昭曰：旧漏昼夜共百刻，今增其二十也。）
《续汉书□律历志》曰：建武十年，诏施行漏刻，以日长短为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永元十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等，不与天相应，不如夏历。
《东观汉记》曰：樊英每当直事，常晨驻车待漏。
《汉杂事》曰：鼓以动众，钲以止众。夜漏尽，鼓鸣则起；昼漏尽，钲鸣则息。
《吴录》曰：吴范，字文则，善占候，知风气。关羽将降孙权，问范，范期日中，权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权问其故，范曰：“未正中也。”顷之，有风动帷，范曰：“羽至矣。”斯须，外称万岁，传言得羽。
《齐书》曰：武帝时，宫内深隐，不闻端门鼓漏声。置钟於景阳楼，上应五鼓及三鼓，宫人闻钟声，早起妆饰。
《後魏书》曰：自魏初大将行兵，长孙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独给漏刻。
《隋书》曰：耿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常饮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方盛熟，夜漏下水十刻，微行乃出。
桓子《新论》曰：漏刻燥湿寒温辄异度，昼日参以晷景，暮夜参以星宿，则得其正。
陆机《漏赋》曰：激悬泉以远射，跨飞途而遥集；伏阴虫以承波，吞为流其如挹。
王□《洛都赋》曰：挈壶司刻，漏樽泻流；仙叟秉尺，随水沉浮。
孙绰《漏刻铭》曰：近取诸物，远赞自然，累筒三阶，积水成渊，器满则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虚赴下，灵虬吐注，阴虫承泻。

卷三　天部三

日上

《说文》云：日者，实也，太阳之精不亏。字从口一，象形也。又君象也。

《易》曰：《离》为日。

又曰：日中则昃。

又曰：日以ㄆ之。

又曰：日月运行，一寒一暑。

又曰：阴阳之义配日月。

又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又曰：日月之道，贞明者也。

又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又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又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又曰：《丰卦》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以勿忧之德，故宜照天下。）

又曰：日月丽乎天。

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书》曰：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又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又曰：寅饯纳日，平秩西成。

《诗》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

又曰：谓予不信，有如皎日。

又曰：邕々鸣雁，旭日始旦。

又曰：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又曰：日居月诸，胡迭而微。

又曰：日出东方，照临下土。

又曰：春日迟迟，采蘩祁祁。

《礼》曰：二月中气，祀朝日於东郊。

又曰：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

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又曰：季冬。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言运行周匝，于故处次舍也。纪犹会也。）

又曰：五月中气，是月也日长至，十一月日短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春官》曰：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祆祥，善恶之征。郑司农云：辉谓日光气也。）一曰，二曰象，三曰镌，四曰监，五曰ウ，六曰瞢，七曰弥，八曰叙，九曰齐，十曰想。（，阴阳气相侵也。象如赤鸟也。镌谓日旁气四面反乡如辉状。监，云气临日也。暗，日月食也。瞢，瞢无光也。弥者，白虹弥天也。叙者，云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齐者，外气也。想者，耀光者也。）

又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

《传》曰：酆舒问於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也；赵盾，夏日之日也。”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又《哀公六年》：楚有□如众赤乌，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周太史，曰：“其当王身。若之，可移於令尹、司马。”王曰：“移腹心之疾，置之股肱，何益？”王弗而死。孔子曰：“昭王其不失国也，宜哉！”

《尔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也。（郭璞注曰：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国也。）

又曰：巨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巨，去也。齐，中也。）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泰。（即蒙汜也。）

《易坤灵图》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连璧。

《易参同契》曰：日为流珠，青龙之俱。（日为阳，阳精为流珠。青龙，东方少阳也。）

《尚书考灵曜》曰：黑帝亡，二日并照。

又曰：仲春、仲秋、日出於卯，入於酉；仲夏，日出於寅，入於戌；仲冬，日出於辰，入於申。

又曰：日光照四十万六千里。

《春秋感精符》曰：群臣恣则日黄无光，群臣争则日裂，人主排斥则日夜出。

《春秋元命包》曰：阳数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乌。

又曰：一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言阳布散，立数合一，故立字四合其一。

又曰：日左行周天二十三万里。

又曰：七政度，日月明。

《春秋内事》曰：日者，阳德之母也。

《礼统》曰：日者，实也。形体光实，人君之象。

《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日五色，政颂平则日黄中而赤晕，政和平则日黄中而黑晕，政象平则日黄中而白晕，政升平则日黄中而青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天地至贵，精不两明。注：天精为日，地精为月。
又曰：日中则光溢。
又曰：日神五色，明照四方。
又曰：黄气抱日辅臣忠，德至於天日抱戴。
《易传》曰：圣王在上，则日光明而五色备。
又曰：日者，众阳之精，内明玄黄，五色无主，以象人君。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缟缟似白，煌煌似黄，光照无主，不可以一色名也。
刘向《洪范传》曰：日者，昭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纪，群阳之精，众贵之象也。故曰：“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类，中国之应也。明王之践位，群贤履职，天下和平，黎民康宁，则日丽其精，明扬其景耀，抱珥重光，以见吉祥，君获庆贺。
刘昭《幼童传》曰：晋明帝，讳绍，元帝子。初。元帝为江东都督，镇扬州。时中原丧乱，有人从长安来，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帝年数岁，问泣故，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不闻人从日边来，只闻人从长安来，居然可知。”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说以此答，明帝又以为日近。帝动容问：“何故异昨日之言？”答曰：“举头不见长安，只见日，以是知近。”帝大悦。
《搜神记》曰：吴孙坚夫人怀孙策，梦日月入怀。
解道康《齐地记》曰：齐有不夜城。盖古者有日，夜中照於东境。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
《七圣记》曰：郁华赤文与日同居，结鳞黄文与月同居。郁华日精，结鳞月精也。
《庄子》曰：阳燧见日则燃为火。（金也。摩拭令热，便置日中，以艾就之火生。）
又曰：孔子围於陈、蔡，太公任吊之曰：“子其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日出东方，入於西极，有目有距者待是而成功。
又曰：至人神矣。乘□气，骑日月。
《淮南子》曰：日出於阳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谓晨明。登於扶桑之上，（扶桑，东方之野。）爰始将行，是谓旉（音斐）明。（旉明，将明也。）至于曲阿，（曲阿，山名。）是谓朝明。临于曾泉，（曾，重也。早食时在东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谓早食。次于桑野，是谓晏食。臻于衡阳，是谓禺中。对于昆吾，（昆吾丘，在南方。）是谓正中。靡于鸟次，（鸟次西南方之山上。）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悲谷，西南方之大壑。）是谓晡时。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女纪，（女纪，西方阴地。）是谓大迁。经于隅泉，是谓高舂。顿於连石，是谓下舂。（连石西北山名，言将欲冥，下蒙悉舂，故曰下舂。）爰上羲和，爰息六螭，是谓悬车。（日乘车驾以六龙，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于虞泉，羲和至此而回六螭，即六龙也。）薄於虞泉，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日入崦（音淹）嵫，（音兹。示日落尝山。）经细柳，（细柳，西方之野。）入虞泉之池，曙於蒙谷之浦。（蒙谷，蒙汜之水。）日西垂，景在树端，谓之桑榆。（言其光在桑榆树上。）

又曰：日中有乌。（，七论切。者趾也，谓三足乌。）

又曰：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地。高诱注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连珠，华光照其下地。”

又曰：日者，阳之主，是以春夏则群兽除角。

又曰：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其九乌皆死，堕羽翼。

又曰：日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

《列子》曰：宋有田夫，曝日於野，美之。不识广厦绵缟之属。谓其妻曰：“吾负日之暄，以献吾君，将获重赏。”

又曰：穆王驾八骏之乘，西观日所入处。

又曰：日积气之中有光耀者。

又曰：孔子晨游，见两小儿争辩而斗。孔子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日中时去人远。”一儿曰：“我以为日初出时远，而日中时近。”曰：“尔何以知？”曰：“日初出，大如车轮；及中，才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两儿笑曰：“丘！孰谓汝多知乎？”

《文子》曰：日出於地，万物蕃息。

《尸子》曰：日五色，至阳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

又曰：少昊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

又曰：圣人以日圆盈尺，光满天下。圣人居室而所烛弥纶六合。

又曰：火在井中不能烛远，目在足下不可以视近。君之於国也，犹天之有日，居不高则不明，视不尊则不远。

又曰：圣人身犹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烛远矣。

《任子》曰：日月为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为天下衣食，人不能谢。

《符子》曰：盛魄重轮，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吕氏春秋》曰：白水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盖天地中也。

《贾谊书》曰：周文王问鬻子曰：“敢问君子将入其职，则於其民何如？”对曰：“君子将入其职，则於其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职，则於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也，（音汉）。然如日之正中也；既去其职，则於其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将入而旭旭者，义先闻也；既入而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又曰：学圣王之道，譬之如日；静居而独思，譬其若火。夫舍学圣王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见，不可以大知。

《山海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泉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羲和”，为帝俊之妻。是生十日，常浴日于甘泉。郭璞注：羲和能生日也，故日为羲和之子，尧因是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时。

又曰：日浴温源谷。（温源即汤谷也。）汤谷上于扶桑。（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会相代也。）皆戴於乌。（日中有三足乌。）

又曰：明星山，日月所出。

又曰：猗天山，苏门山，日月所出。

又曰：汤谷上有扶木，（即扶桑。）十日所浴。此浴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上枝。（昔尧使羿仰射九日尽坠死。《汲冢书》曰：本有十日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故为射所死。）

又曰：夸父逐日，渴饮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又曰：介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气圆，（日形圆，故其气象亦然。）神经光之所司也。

《汲冢周书》曰：本有十日，迭次而出，运照无穷，尧时为妖，十日并出。

《太玄经》曰：日动而东，天动而西，天日错行，阴阳更巡。（错，违也。巡，行也。）

又曰：日一南而万物死，日一北而万物生。升北而万物虚，升南而万物盈。升之南也，右行而左还；升之北也，左行而右还。或左或右，或死或生。

《纂要》云：日光曰景，（星月之光，通谓之景。）日影曰晷，日气曰见，（乃见切。《诗》见见日消。见，日气。）日初出曰旭，日昕曰，大明日昕，《诗》曰：匪阳不。，乾也。言日昕干湿物也。日温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失，日晚曰旰，日将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东，谓之反景；景在下曰倒景。日有爰日、畏日。（爰，冬日也。畏，夏日也。《春秋左传》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白虎通》曰：日行迟，月行疾；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月径皆千里。

《杂占书》曰：日冠者如半晕也。法当在日上有冠，又有两珥尤吉。

《广雅》曰：日名耀灵，一名朱明，一名东君，一名大明，亦名阳乌，日御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羲和。
《范子计然》曰：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纪度而成数也；寸者，制万物阴阳之短长也。
又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昼，居昼而为明，处照而有光。
又曰：日者行天，日一度，终而复始，如环无端。
《说苑》曰：师旷对晋平公曰：“少而学者如日出之光，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
卷四　天部四
日下
《帝王世纪》曰：文王梦日月着身。
《望气经》曰：日上有黄气，君喜；下有黄气，君永福。
又曰：汉文帝时，日中有王字。
徐整《长历》曰：众阳之精，上合为日，径千里，周围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谈薮》曰：魏文帝为王时，梦日坠地，分为三，已得一分，而内怀中。
《邓析书》曰：君者，当如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莫之使也。
王充《论衡》曰：日不入地也，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灭也。
又曰：夫日月不圆，视之如圆者，去人远也。夫日，火精也，在地火不圆，在天火何故独圆？日月在天犹五星，五星犹列星，不圆，何以明之？春秋之时，星陨宋都，视之石也，不圆，是知日月五星亦不圆也。
又曰：儒书言：“鲁阳公与韩战，战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为之反三舍。”此言虚也。凡人能以精诚感动天者，专心一意，委务积神，通天，天为变动，然尚未可谓然。鲁阳公志在於战，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圣人麾日，日终不反。鲁阳公何人，而使日返？
又曰：儒言：“日中有三足乌。”日者，火也，乌入火中ヌ烂，安得而立？然乌，日气也。
又曰：日中近，出入远。日中小者，光明故也。出入时大者，光ウ故也。
又曰：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也；东，殷也。”於是费昌徙族归殷，殷果克隆。
又曰：儒者论：日出扶桑，暮入细柳。扶桑，东方之地，细柳，西方之野。
又曰：日昼行千里，夜行千里，骐骥昼日亦千里，然则日行舒疾，与骐骥步相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一曰日重光，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太子比德焉，故云重也。
《周髀》曰：日光外照，径八十一万里。
徐《中论》曰：文王遇姜公于渭阳，若披□见白日。
《物理论》曰：日者，太阳之精也。夏则阳盛阴衰，故昼长夜短；冬则阴盛阳衰，故昼短夜长。气引之也。行阳之道长，故出入卯酉之北；行阴之道短，故出入卯酉之南。春秋阴阳等，故日行中平，昼夜等也。
《地说书》曰：日照四十五万里。
皇甫谧《年历》曰：日者，众阳之宗，阳精外发，故日以昼明，名曰“曜灵”。
《龙鱼河图》曰：阳积精为日。
《汲冢书》曰：胤甲居於河西，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又言本有十日，迭次而运照无穷。
《金匮》曰：三苗之时，三月不见日。
《黄帝占书》曰：日中三足乌见者，其所居分野有白衣会。
《楚辞》曰：十日并出，流金铄石。
《战国策》曰：聂政刺韩相，荆轲刺秦王，并白虹贯日。
《史记》曰：汉景帝王夫人妊娠，梦日入怀，以生武帝。
又曰：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
《汉书》曰：李寻上疏曰：“夫日者，众阳之长，晖光所烛，万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将旦，清风发晖，群阴退伏。”
又曰：文帝时新垣平上言：“日再中，臣以候知之。”居顷之际，日却复中。乃更以十七年为元年。
又曰：邹阳上书说梁孝王曰：“昔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
《後汉书》曰：张重，字仲笃。明帝时举孝廉。帝曰：“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吏。”帝曰：“日南郡人应向北看日。”答曰：“臣闻雁门不见垒雁为门，金城郡不见积金为郡，臣虽居日南，未尝向北看日。”
应劭《汉官仪》曰：太山东南，名曰日观。日观，鸡鸣时见日。
《魏志》曰：程立梦登太山，捧日。立以白太祖，太祖遂加日於立上，因改名“昱”。
《晋书》曰：荀爽曰：“日下荀鸣鹤。”
《晋阳秋》曰：建武元年，三日并出。
《三齐略》曰：秦始皇作石桥於海上，欲过海看日出处。有神人驱石去不速，神人鞭之皆流血。今石桥犹赤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尤《九曲歌》曰：年岁晚暮日已斜，安得壮士翻日车。

日蚀

《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责上公也。啬夫，主币之官，驰取币礼天神。众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礼记□昏义》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谪见於天，日为之蚀。是故日蚀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职，荡天下之阳事。

《传》曰：鲁昭公十七年，日有蚀之。祝史请用币。叔孙昭子曰：“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伐鼓於社；诸侯用币於社，伐鼓於朝。礼也。”

又庄二十五年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蚀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蚀之，於是乎用币于社，伐鼓於朝。注曰：“日蚀，历之常也。然食於正阳月，则诸侯用币於社，请救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责，以明阴不宜侵阳，臣不宜掩君。”

《公羊传》曰：六月辛未朔，日有蚀之，以朱丝蒙社。或曰协之，或曰为暗，恐犯之，故蒙之。社者土地之主，日者土地之精，上敷於天而犯日，故朱丝蒙之，助阳抑阴。

《梁传》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三兵、三鼓。大夫击柝。凡有声，皆阳事也，以厌阴气也。

《论语》云：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汉书》曰：黄琬祖父香为魏郡守，时日蚀而京师不见。魏郡乃表日食之状，帝问：“日所食多少？”香久而无对。琬年七岁，在傍谓香曰：“何不言日食之馀，如月之初？”遂用其言答诏。

《汉书》曰：日者，德也。故日蚀则修德。

又曰：刘宠、郑弘、徐、赵喜、虞延并为三事，以日蚀免官。

《淮南子》曰：麒麟斗则日月蚀。许慎注曰：“麒麟，犬角之兽，故与日相符。”

晷

《释名》曰：晷，规也，如规画也。

《说文》曰：晷，日影也。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景也。测犹度也。不知广深故曰测。郑司农云：测土深谓南北东西之深也。日南谓立表处，太南近日。日北谓立表处，太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日。景夕谓日跌景乃中立表处，太东近日。景朝谓未中而景中立表处，太西远日。玄谓昼漏半而置土圭表阴阳，审其南北焉。景短於土圭谓之日南，是地於日为近南，景长於土圭谓之日北，是地於日为近北。东於土圭谓之日东，是地於日为近东。西於土圭谓之日西，是地於日为近西。如是则寒暑阴阳风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

《易通卦验》曰：冬至晷长丈三尺，（郑玄注曰：晷者，所立八尺表阴也。三尺，长之极也。）春分晷长七尺二寸四分，夏至晷长尺有四寸八分，秋分晷长二寸四分。

又曰：冬至之日，树八尺之表，日中视其晷。晷如度者，则岁美，人民和顺；晷不如度者，则其岁恶，人民为伪言，政令不平。晷进则水，晷退则旱。

《晋太康记》曰：河南阳城县，是为土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所以为候。

《南越志》曰：日南，五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风土记》曰：郑仲师以为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一云阳地城，一云洛阳。

《淮南子》曰：建木在都广，（南方山名。）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盖天地之中。（日中时，日直无晷，故曰地中。）

《山海经》曰：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是神也，主司反景。（日西入则景反东照，言司察之也。）郑康成谓移一寸，於地千里，景尺五寸，於南戴日下，万五千里。然则千里寸景，已课不效。交州大榷去洛九千余里，盖水陆曲，非论景度径意也。推直考实，其五千乎？昔交州主簿学士孙悚云：“已常立表效景，景在表南，岂古郡以日南为名者，其斯义乎？”此郡又有北景县，北比二字既相似，音又相近，加以蛮土舌软声浅，事在可疑。

月

《释名》曰：月，阙也，言满则复缺也。

又曰：朔，月之名也；朔，苏也，月死复苏生也。晦，尽之名也。晦灰也，火死为灰，月光尽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张弓弦也。望，月满之名也，日月遥相望也。

《说文》曰：𠦂，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谓之魄，承小月，月生三日谓之𠦂。𠦂音斐。）

《易》曰：坎为月。

《书》曰：月经于箕则多风，离于毕则多雨。

又曰：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又曰：哉生魄。（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后。）

《诗》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如月之恒。
《礼》曰：大明生於东，月生於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
又曰：天秉阳，垂日星，（秉犹持也，言天持阳气，施生照下土也。）地秉阴，窍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时，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窍，孔也。言地持阴气，出内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时也。此气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进爵位于一，盈也。阙，屈伸之义也。必三五者，播五行于四时，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为十五之成数也。）
又曰：月者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时，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卿。三宾者，政教之本，礼之大参也。（言礼者，阴也。大数取法於月也。）
又曰：天子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相须而後成。
又曰：秋分之日，祀夕月於西郊。
又曰：祭日於坛，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谓日照昼，月照夜。）
又曰：太阴之精，上为月。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精也。
《传》曰：楚晋将战，吕梦射中月，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及战，射恭王伤目，吕死之。
京房《易飞候》曰：正月有偃月，必有嘉主。
《尚书大传》曰：晦而月见西方谓之，（，条也，条达行疾貌。）则侯王其舒；朔而月见东方谓之侧匿，（侧匿，犹行迟貌。）侧匿则侯王其肃。（肃，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政急则日行疾，月行徐。臣逡巡不进。则侯王其徐，徐缓也。君政缓，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诗推度灾》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萌。（宋均注曰：穴，决也。决鼻，兔也。）
《礼斗威仪》曰：政太平则月多耀，政颂平则赤明，政和平则黑明，政象平则白明，政升平则青明。
又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平，则月圆而多晕。
《春秋考异邮》曰：诸侯谋叛，则月生爪牙；后族专政，则日月并照。
《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
又曰：人主兄日姊月。
《春秋演孔图》曰：蟾蜍，月精也。
《春秋元命苞》曰：阴精为月，日行十三度，常诎任而受，受明精在内，故金水内景。
又曰：月之为言阙也，两设以蟾蜍与兔者，阴阳相居，明阳之制阴、阴之倚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尧时有草夹阶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荚，至月半则生十五荚，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荚，月晦而尽，若月小余一荚。王者以是占历，惟盛德之君应和气而生，以为尧瑞，名曰荚，一名历荚，一名瑞草。

《会稽先贤传》曰：阚泽年十三，梦见名字炳然在月中。

《搜神记》曰：孙坚妻怀权，梦月入怀。告坚曰：“妾昔怀策，梦日入怀，今又梦月。”坚曰：“子孙兴矣。”

《文子》曰：百星之不明，如一月之光。

又曰：日月欲明，浮口盖之；丛兰欲秀，秋风败之。

《淮南子》曰：水气之精为月。

又曰：月者，太阴之精。

又曰：蛤蟹珠龟与月盛衰，月晦则鱼脑减。

又曰：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纤阿。

又曰：月，天之使也，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

又曰：昼随灰而月晕阙。许慎注曰：“有军事相围守则月晕，以芦灰环，缺其一面，则月晕亦阙於上。”

又曰：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曰：“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也。”许慎注曰：“诸，珠也；方，石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升。”

又曰：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不能兼也。

又曰：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

《抱朴子》曰：昔帝轩候凤鸣调律，唐尧观荚以知月。

又曰：王生云：月不圆，望之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後，视之宜加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初如破环渐渐满也。

又曰：俗士多云：今月不及古月之朗。

又曰：月之精生水，是以月盛而潮涛大。

又曰：金华和丹，其光上与日月相连，丹金为盘碗以承月，得神液如方诸。

又曰：《黄帝医经》有虾蟆图，言月生始二日虾蟆始生，人亦不可针灸其处。

《范子计然》曰：月，水精内影。

又曰：月行疾二十九日、三十日间，一与日合，取日之度以为月节。

《吕氏春秋》曰：月，群阴之本，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废。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于渊。

又曰：月，群阴之宗，月晦则鱼脑减。

《符子》曰：盛魄重轮，六合俱照，非日月能乎？

张衡《灵宪》曰：羿请不死药於西王母，羿妻娥窃以奔月，托身於月，是为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蜍。
又曰：月者，阴精，积而成兽，象兔、蛤焉，其数偶。
《荆州占》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
《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日月山，日月所出入。
《风俗通》曰：吴牛望见月则喘，使之苦於日，见月怖喘矣。
《河图令占篇》曰：地沦月散，必有立王。
《龙鱼河图》曰：帝淫佚则奎有角，月有足。
又曰：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黄道北；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青道二，出黄道东。立春、春分，月从东，青道；立秋、秋分，从西，白道；立夏、夏至，从南，赤道；立冬、冬至，从北，黑道。天有四表，月有三道，圣人知之，可以延年益寿。
刘义庆《世说》曰：满奋疾，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风，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笑之。奋答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白虎通》曰：月所满缺何？归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六日转如归功晦朔，至旦受符，得复行也。月有小大何？天左旋，日月右行，日行迟，月行疾，月及日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须三十日过七度，日不可分，故乍大乍小，明有阴阳也。有闰月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岁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名阴不足，阳有余。闰者，阳之余也。
《军国占候》曰：若月三珥者，大臣有喜；若月冠而复晕者，天下有喜。
《广雅》曰：夜光谓之月。
《五经通义》曰：月中有兔与蟾蜍何？月阴也，蟾蜍阳也，而与兔并明，阴系於阳也。
《孙氏瑞应书》曰：君不假臣下之权，则日月扬光。
又曰：景星者，大醒也。状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为明，王者不私人则见。
虞喜《安天论》曰：俗传月中仙人桂树，今视其初生，见仙人之足，渐以成形，桂树後生焉。
刘向《七略》曰：京房《易说》云：“月与星，至阴也，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镜照日即有影见。月初光见西方，望已光见东方，皆日所照也。”
皇甫谧《年历》曰：月者，群阴之宗，月以宵曜，名曰夜光。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论衡》曰：月行一日一夜行二万六千里，与凫飞相类。
《地说书》曰：月照四十五万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整《长历》曰：月径千里，周围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楚辞□天问》曰：夜光何德，死而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言月中兔何所贪利而居月之腹。顾，望气。）
《运斗枢》曰：后族擅权，月生足芒，主势夺於后族。群妃之党横僭则月盈并出，小月承大月，群奸在宫，主若赘旒，大承小，近臣起，谗人横，陪臣执命，三公望气。
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作太子，乐人歌四章，以赞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润”。
《汉书》曰：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曰南陆。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曰西陆。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曰北陆。分则同道，至则相过。晦而见西方，谓之；朔而见东方，谓之朒，亦谓之侧匿。（，音他了反。朒，音女六反。，健行疾貌也。朒，缩迟貌。侧匿犹缩儒，亦迟貌。）
又曰：“月穆穆以金波”，盖光彩貌。
又曰：元后母梦月入怀而生元后。
又曰：高帝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昴为匈奴，参为赵，毕为边兵。”是岁高祖自将至平城，为冒顿所围，七日解。
又曰李寻上书曰：月者，众阴之长，妃后、大臣、诸侯之象也。
《晋书》曰：谢太傅庭中夜坐，月色无玷，叹以为佳。谢景重率尔曰：“意谓不如微□点缀。”太傅曰：“卿居心不净，乃欲滓秽太清！”
又曰：徐孺子年九岁，月下戏，人或曰：“若令月中无物，当极愈明。”徐曰：“不尔。譬如眼中无瞳子，何必不暗？”
《後魏书》曰：天兴五年十月，月晕左角，太史令晁宗奏：“角虫将死。”牛果大疫，麋亦多死。
扬雄《长杨赋》曰：西压月窟，（窟，月所出入也。）东震日域。
傅玄《拟天问》曰：月中何有玉兔捣药？
傅咸诗曰：团团三五月，皎皎耀清辉。
陆机诗曰：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
宋□谢灵运《怨晓月赋》曰：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昨三五兮既满，今二八兮将缺。浮□褰兮收泛滥，明舒照兮殊皎洁。墀除兮镜监，廊栊兮澄澈。
宋□谢庄《月赋》曰：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悄焉。疚怀弗怡，中夜于时，斜汉左界，北陆南躔。白露暧空，素月流天。沉吟齐章，殷勤陈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仲宣跪而称曰：“臣闻日以阳德，月以阴灵，擅扶光於东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嗣若英於西溟，引玄兔於帝台，集素娥於后庭。若夫气霁地表，□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列宿掩缛，长河韬映，柔祇雪凝，圆灵水镜，连观霜缟，周除冰净。歌曰：美人迈兮音尘阔，隔千里兮共明月。”

宋□鲍照《玩月诗》曰：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未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蛾眉蔽珠栊。玉钩隔巢窗。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夜移衡汉落，徘徊帷户中。

梁□沈约《咏月诗》曰：月华临静夜，夜静灭氛埃。方晖竟户入，圆影隙中来。高楼切思妇，西园游上才。临轩映珠缀，应门照绿苔。洞房殊未晓，清光信悠哉。

周□王褒《关山月诗》曰：关山夜月明，愁色照孤城。半形同汉阵，全影逐胡兵。天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寄言亭上吏，游客解鸡鸣。

月蚀（附）

《易》曰：月盈则蚀。

《诗》曰：彼月而食，则维其常。

《礼》曰：妇顺不修阴事，不得谪见於天，月为之蚀。故月蚀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职，荡天下之阴事。

《淮南子》曰：麒麟斗，则日月食。

又曰：月望日，夺其光，月十五日与日相望，东西中绝则月蚀夺光也。

刘向《说苑》曰：秦胡亥立，日月薄蚀，荧惑袭月。

《荆州占》曰：月蚀，后自提鼓阶前，把槌击鼓者三，中良人、诸御者、宫人皆击杵救之。月已蚀，后乃入斋，服缟素，三日不从乐，以应其祥。此先王之所以免天地之诛而解四境之患也。

《晋书》曰：永嘉元年，月蚀，赤如血。二月，王敬则反。

卷五　天部五

星上

《释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

《说文》曰：万物之精，上为列星。

《三五历记》曰：星者，元气之英，水之精也。

《易》曰：日中见斗，幽不明也。

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

《书》曰：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又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又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星民象，故众民惟若星。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也。）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经於箕则多风，月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毕则多雨。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也。）
《诗》曰：完彼牵牛，不以服箱。注：“完，星明貌。河鼓，谓之牵牛也。”
又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又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日旦出谓明星为启明，日既入谓明星为长庚。庚，续也。）
又曰：𠂤彼小星，三五在东。（三，心也。五，蜀也。𠂤，微明儿。蜀音昼，柳也。）
又曰：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又曰：三星在户。
又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
又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定，营室星也。）
又曰：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
又曰：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礼》曰：八月中气。是月也，命有司享寿星於南郊。
又曰：十二月。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
又曰：幽，祭星也。
又曰：天秉阳，垂日星。
又曰：宿离不忒，无失经纪。注：“二十八宿为经，七曜为纪。”
《周礼》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左传》曰：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与雨偕也。
又曰：鲁僖公五年，晋侯复假道於虞以伐虢，问於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童谣云：丙子之晨，龙尾伏辰。”（杜预曰：龙尾是尾星也。）
又曰：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
又曰：鲁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星纪在丑。）而淫於玄枵，（玄枵在子虚危之次，星纪在斗牛之次。）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岁星木也。木为青龙，蛇为玄武，龙失次也。）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后帝，尧也。臧，善。）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丘，东地也。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商人汤先祖因阏伯，故国祀辰星。）迁实沉于大夏，主参。（大夏，今晋阳县也。）唐人是因，故参为晋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又曰：昭三十二年，吴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吴乎！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
《梁传》曰：列星曰恒星，亦曰经星。（恒，经，皆常也。）
《尔雅》曰：星纪斗，牵牛也；玄枵，虚也。
又曰：祭星曰布。（布，散食於地上。）
又曰：西陆，昴也。郭璞曰：“昴，西方之宿，别名旄头。”
《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易是类谋》曰：五星合狼张，昼视无日光，虹霓煌煌。太山失金鸡，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鸡者，箕星亡也。箕者，风也。风动鸡鸣，今箕候亡，故鸡亦亡也。西岳亡玉羊者，羊星在未，未为羊，鸡失羊亡，臣纵恣，万人愁，不祥。
京房《对灾异》曰：人君不行仁恩，破胎伤孕，春杀无辜，则岁星失度。
《尚书考灵曜》曰：岁星木精，荧惑火精，镇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
又曰：岁星得度五滋，荧惑顺行甘雨时，镇星得度地无灾。太白出入当，五成熟人民昌。
又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
《诗纪历枢》曰：箕为天口，主出气。尾为逃臣贤者叛，十二诸侯列於庭。（《元命苞》曰：五诸侯。此云十二，则兼他星为数也。）
《礼稽命图》曰：作乐制礼得天心则景星见也。
《礼斗威仪》曰：镇星黄时则祥风至。
《春秋说题辞》曰：星之为言精也，荣也，阳之精也，阳精为日，日分为星，故其字日生为星。
《春秋元命苞》曰：直弧北有一大星为老人星，见则治平，主寿；亡则君危，主亡。常以秋分候之。
又曰：商纣之时，五星聚於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
又曰：玉衡北两星为玉绳。玉之为言沟，刻也。瑕而不掩，折而不伤。宋均注曰：“绳能直物，故名玉绳。沟，谓作器。”
又曰：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宫。
又曰：尾九星，箕四星，为後宫之场，列为南宫。其庭太微。
又曰：蟾蜍阴精，流生织女，立地候。宋均注曰：“地候，镇星别名也。”
又曰：三台星色齐，群臣和；不齐，大乖。
《春秋合诚图》曰：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轩辕，主雷雨之神。旁有一星玄戈，名曰贵人。旁侧郎位，主宿卫、尚书。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机，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阳，第七摇光。（《广雅》又云：枢为雍州，璇为冀州，机为青、兖州，权为徐、扬州，衡为荆州，阳为梁州，摇光为豫州。）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杓，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

又曰：五帝所行，同道异位，皆循斗枢机衡之分，遵七政之纪，九星之法。

又曰：天枢得则景星见，衡星得则麒麟生，万人寿。

《春秋佐助期》曰：萧何禀昴星而生。

《春秋後传》曰：魏人唐睢对秦王曰：“专诸之刺王僚，彗星笼月色。”

《春秋文耀钩》曰：老人星见则主安，不见则兵起。

《论语讠》曰：仲尼曰：“吾闻尧率舜等游首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二老曰：‘河图将来告帝谋。’三老曰：‘河图将来告帝书。’四老曰：‘河图将来告帝图。’五老曰：‘河图将来告帝符。’龙衔玉苞，金泥玉检封盛书，五老飞为流星，上入昴。”

《孝经援神契》曰：岁星守心，则年丰。

《广雅》曰：太白谓之长庚，或谓之太嚣。

又曰：荧惑谓之罚星，或谓之执法。

又曰：天宫谓之紫宫，参伐谓之大辰，太微谓之明堂。

《史记口天官书》曰：星者，金之散气。

又曰：汉中四星曰天驷，旁一星王良，王良策马，车骑满野。

又曰：星堕至地则石也。河济之间，时有坠星。

又曰：毕为罕车，为边兵，主弋猎。其大星傍小星为附耳。附耳动，有谗臣在侧。

又曰：四镇星所出四隅，若月始出也。

又曰：咸池曰天五潢，帝车舍。

又曰：中，端门，门左右，掖门。门内六星，诸侯。其内五星，五帝坐。

又曰：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祠到明，忽有流星至於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十九章之歌。

又曰：魁下六星，两两相比者曰三能。苏林曰：“能音台。”

又曰：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房为天府。

又曰：国皇星，大而赤，状类南极。徐广注曰：“南极，老人星也。”

又曰：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早出为盈，盈者为客；晚出为缩，缩者为主。同舍为合，相陵为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皇甫嵩为太尉，以流星免官。
又曰：武帝时中星尽摇。占曰：民劳也。後征伐四夷。
又曰：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孟康曰：杓，斗柄也。龙角，东方宿也。携，连也。）殷衡南斗，魁枕参首。
又曰：营室为清庙，亦曰离宫。
又曰：河鼓大星，上将。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又曰：高帝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占曰：“毕、昴间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国也。”後有平城之围。
又曰：太微之十二星，东相西将。
又曰：戴主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禄，六曰司灾。
又曰：危东六星，两两相比，曰司寇。
又曰：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
又曰：革命创制，三章是纪；应天顺人，五星同轨。
又《郊祀志》曰：汉祖诏御史，令天下立灵星祠，常岁时祠以牛。
又《天文志》曰：金木水火土五星，天之五佐，为经纬，伏见有时，岁星东方春，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亏貌失，逆春令，伤木气，罚见岁星。荧惑南方夏，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太白西方秋，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太白经天。（孟康注曰：谓出东入西，出西入东也。太白阳星，出东当伏西，过午为经天，晋灼曰：星尽见午上为经天。）天下兵革，更主，是谓乱纪，人民流亡。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辰星北方冬，智也，听也。智亏听失，逆冬令，伤水气，罚见辰星。镇星中央土，主季夏，信也，思心也。仁义礼智以信为主，貌言视听以心为正，四星皆失，镇星乃为之动。
又曰：凡五星色：皆白，为丧为兵为旱。青为忧为水，黑为疾为多死，黄吉。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灾疾，五蕃昌。
又曰：天星皆有州国分野：角、亢、氐、房、心，豫州之分。尾、箕，幽州之分。牵牛、婺女，扬州之分。虚、危，青州之分。营室、东壁，并州之分。胃，徐州之分。毕、昴，冀州之分。觜、参，益州之分。东井、舆鬼，雍州之分。柳、七星、张，三河之分。翼、轸，荆州之分。析木之津，燕之分。大火，宋之分。寿星，郑之分。鹑尾，楚之分。鹑火，周之分。鹑首，秦之分。实沉，魏之分。大梁，赵之分。降娄，鲁之分。訾（即移反。）㠯，（子于反。）卫之分。玄枵，齐之分。星纪，吴之分。太史掌之，以观妖祥。
又曰：秦地於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韩地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亢、氐之分野，赵地昴、毕之分野，燕地箕之分野，齐地虚、危之分野，鲁地奎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吴地斗、牛之分野。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使者至，东方朔死。上问使者，对曰：“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中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

《汉书音义》曰：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妖星曰孛星、彗星、长星，亦曰挽抢。绝迹而去曰飞星，光迹相连曰流星，亦曰奔星。

《後汉书》曰：严光，字子陵。与光武为友。後光武登祚，忘之，光怨帝。是时，太史云：“天上有客星恨帝，”帝曰：“岂非朕故人严子陵乎？”遽命征之。夜与子陵共卧，光以脚加帝腹。太史奏：“客星侵御座。”子陵缩脚，客星寻退。竟不仕。

又曰：李固对诏：“陛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书，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乎四时。尚书出纳王命，所谓制气之臣也。”

又曰：和帝分遣使者二人，各至州郡观采风谣。二人当到益州，投候馆吏李舍，问曰：“二君发京师时，知朝廷遣二使耶？”问何以知之，指星云：“前有二星向益州分野。”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周敞师事京房，房为石显所谮，系狱，谓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即吾无辜之验也，”房死後，果如房言。

《东观汉记》曰：光武破圣公，与伯叔书曰：“交锋之日，辰星昼见，太白清明。”

《蜀志》曰：汉安二十五年，刘豹、向举上言於先主曰：“乃年太白、荧惑、镇从岁。汉初兴，五星聚岁。岁星主义，汉位在西，义之上方，故汉法常以岁星候人主。当有圣主起於此，以致中兴。顷者荧惑复追岁，见在胃昴毕；昴毕为天维，《经》曰：帝星处之，众邪消亡。”於是先主即位。

《续晋阳秋》曰：桓玄庶母马氏，本袁真之妓也，与同列薛氏、郭氏夏夜同出月下，有铜瓮水在其侧，见一流星堕瓮中，惊喜，共视，见星如二寸火珠於水底，□然明净，乃相谓曰：“此吉祥也，谁当应之？”於是，薛郭更以瓢接取，并不得，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既而若有感焉。俄而怀玄。玄虽篡位不终，而数年之中，荣贵极矣。

卷六　天部六

星中

《天文录》曰：格择星，状如炎火，下大上锐，色黄白，起地而上。占曰：“格择星见，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又曰：归邪如星非星，如□非□，名曰归邪，司马迁《天官书》曰：“归邪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有归国者。”
又曰：六甲六星，主分阴阳而纪节候，故在帝旁，所以布政教而授民则也。
又曰：平星，《论语讠》曰：“平星主法。”《合诚图》曰：“主建廷评，主平天下之狱事。若今廷尉之象。”
又曰：鱼星，主理阴阳事，知□雨之期也。故赞曰：“汉中鱼星知□雨也。”占曰：“鱼星明，大河海水皆出。”又云：“鱼星明则大，阴阳气和。鱼星忽不明而在，则鱼多；鱼星亡，则少鱼。”
又曰：郎位一曰哀乌，郎府也。注曰：“郎位，周官之元士，汉官之光禄、中散、谏议三署郎中，是其职也。”或曰：“郎位，今尚书也。”
《天象列星图》曰：北极五星：一名天极，一名北极，其第一星为太子，第二星最明者为帝，第三星为庶子，余二後宫属也，并在紫微宫中央，故谓之中极。其占：明大则吉，若变动则有忧。今观象之始，始於中极者，先尊以及卑，自中以周外也，其一人为首，谓极，第二星为首也。
又曰：四辅四星，在紫微宫中抱之，纽星也。此为辅臣之位，赞於万机。其占：以小而明则吉，若微暗则官不理。
又曰：钩陈六星，在紫微宫中华盖之下，天帝所居之宫，亦护军将军之象。占以明则吉。
又曰：华盖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如盖状，在紫微宫，临钩陈以荫帝座。占若正则吉，若倾则凶也。
又曰：女史一星在紫微宫内，柱史北，此妇人之官，常记宫中之事；占以明则为记史直词，若不明则反是。
又曰：柱下史一星在紫微宫内，近尚书，此左右掌记君之过。其占以明则为史直词，若不明则词不依过，无真实也。
又曰：尚书五星在紫微宫内东南之隅。此八座大臣之象。故赞曰：“尚书纳言，夙夜咨谋。”占以小而明，则君臣和。
又曰：北斗七星，近紫微宫南，在太微北。是谓帝车，以主号令，运乎中央而临制四方，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於北斗。其魁四星为璇玑，其杓三星为玉衡。故《书》云：“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又其魁第一星为枢；亦曰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二曰璇，亦曰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三曰玑，亦曰令星，主祸；四曰权，亦曰伐星，主天理，伐无道；五曰衡，亦曰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六曰开阳，亦曰应星。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吴，五主隋，六主燕，七主齐。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如匡形，故史迁曰：“斗魁戴匡。”其第六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曰司禄，此天之府计集所会也。
又曰：宦者四星，次帝座西南，主侍者，帝旁阉人也。占以不明为吉，若明则内臣专权。
又曰：势四星在太阳西兆，主刑余人而用事者也。占以不明为吉，若明则阉宦用权。
又曰：辅一星，附北斗杓第六星，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则吉，若大而明，则臣夺君政；若小而不明，则臣不任职；若明大与斗合者，则国兵暴起。
又曰：八八星，在紫微蕃之外，五车之北，其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麦，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麦，七主粟，八主麻子。占其明则八成，若暗则不成；若一星不见，则一不登；若八星不见，则国人有糊口之忧。
又曰：房四星，去氐十五度，为明堂、布政之宫。占：若移徙则国流逆，均明则天下大同。
又曰：传说一星在尾後河中也，盖後宫女巫也。主祝祠神灵，祈祷，以求子胤。占：若大而明，则後宫多祷祈。
又曰：杵三星，在箕南，主舂杵之用。占：若其纵则为丰，若其横则为饥。
又曰：农丈人一星在南斗南，主农正官也。占：明则为丰稔，若暗则为饥歉。
又曰：南斗六星，去牵牛二十六度四分之一，为天庙，丞相太宰之位，主荐贤良、授爵禄。又主兵机。魁南二星为天梁，中央二星为天相，北二星杓曰天厨庭，亦为寿命之期，将有天子之事。占：其斗星盛明则王道和平，爵禄行；若不然，反是也。
又曰：河鼓三星在牵牛北，主军鼓，盖天子三将军也。中央，大将军也；其南左星，左将军也；其北右星，右将军也。所以备关梁而拒难也。昔传牵牛、织女七月七日相见者，则主是也。故《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又古歌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其黄姑者，即河鼓也，为吴音讹而然。今之言者，谓是列舍牵牛而会织女，故为此分析，令知断其疑焉。
又曰：臼四星在人星东南，主舂臼，占：若覆则岁中，人饥荒，若仰则天下熟。
又曰：内杵三星在人星旁，主军粮。占：若正直下对臼口则吉，若偏与臼不相当，则军粮绝。
又曰：渐台四星属织女左足，主晷刻律吕。占：若明则阴阳调而律吕和，不然则否也。
又曰：弧九星在狼东南，谓天弓也。主备贼盗，常属矢向狼星。
又曰：天钱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钱帛所聚。占：若明则府藏盈，若不明则为虚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壁二星，去宫室十六度，天子图书之秘府也。占：若明则图书集，道术行，小人退，君子入；若不然，则天子好武臣，贱文士，稽古忠正之臣隐，亲党邪曲之人用也。
又曰：羽林四十五星，二三而聚，在垒壁南，主天军。占：若星聚明则国安宁；若星稀而动摇，则兵革出。
又曰：进贤一星在太微宫东华门东、平道之西，主访贤荐士也。占：若明则贤人进，若不明则否也。
又曰：太微宫垣十星，在翼、轸北，主天子之宫庭，五帝之座，十二诸侯府也。其外藩南二星间，名曰端门；东第一星为左执法，廷尉之象也。
又曰：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如龙之体，主雷雨之神，後宫之象。阴阳交感，震为雷，激为电，和为雨，怒为风，乱为雾，凝为霜，散为露，聚为口气，立为虹，离为背，分为抱珥。此十四变，皆轩辕主之。
又曰：天街二星在毕、昴间，主国界也。街南为华夏之国，街北为戎夷之国。
又曰：玉井四星在参西，主水泉。
《石氏星经》曰：卷舌六星在昴北，主谗佞言语之吏。若移动，多口舌，兵起。舌直，天下无口舌。星繁，天下兵乱；星少，兵废。
又曰：天谗星在卷舌中，亦主诽谤。
又曰：天廪四星在昴南，主积聚黍稷、供享祀及御膳。星明，丰；暗，俭。
又曰：天苑十六星在昴、毕，如环状，主天子苑囿。五星守苑牛马死。
又曰：参旗九星，在参、毕间。一曰天弓星，不欲明；明则白衣会，边兵动。
又曰：阙丘二星在南河，主天子门阙，诸侯之两观也。
又曰：文昌六星，如半月形，斗魁前，为天府。主天下集计事，第一星名上将，第二名次将，第三名贵相，第四名司禄，第五名司命，第六名司法。星光润则天下安。
又曰：大理四星在斗中，亦为贵人牢，又为执法之宫。
又曰：库楼十五星，在左角南，器府东。一名天库，兵车之府，星芒角兵起。
又曰：招摇一星在梗河北，主远狄，芒角则兵起。
又曰：贯索九星，在七公前，为贱人牢。口一星为门，门欲开，开即有赦，星总见，狱事繁。
《豫章列士传》曰：周腾，字叔达，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出，叔达仰首曰：“王者象星，今宫中宿策马星不出动，帝何出焉？”四更，皇子卒，遂止。
《关令内传》曰：北斗一星面百里，相去九千里，置二十四气，四宿行四时，五方立五星，主五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石公记》曰：黄石，镇星之精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禹铸九鼎，择雌金为阴鼎，雄金为阳鼎，太白星见，九日不没。
《庄子》曰：夫道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於列星。
《列子》曰：星，积气之中有光耀者。
《抱朴子》曰：辰星，水精，生玄武。岁星，木精，生青龙。
又曰：人初受气皆应列宿之精，值圣宿则圣，值贤宿则贤也。
《尸子》曰：自井中视星，所见不过数星；自丘山以望，则见始多也。非明益也，势使然也。私，井中也；公，丘上也。
《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庭也；紫宫者，太一之居也；轩辕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鱼之囿也。天河者，群神之阙也；天河，星名也，阙犹门也。
又曰：令雨师洒道，使风伯扫尘。高诱注曰：“雨师，毕星也；风伯，箕星也。”
又曰：岁星之所居，五丰昌；其对为衡，岁乃殃。
又曰：四守者，所司赏罚。许慎注曰：“四守：紫宫、轩辕、咸池、天河也。”
《家语》曰：巫马期为单父令，戴星出入以理人。
刘向《说苑》曰：玄象著明，莫大於日月；察变之动，莫著於五星也。
又曰：秦胡亥立，日月薄食，山林沦亡，枉矢光夜，荧惑袭月。
《景帝通纪》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
《国精符》曰：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上为星，各应其州城分野，为国作精神符验也。
《五姓占》曰：君薄德义，懦弱不胜任，则太白失度经，天作变易之象。
《乐汁图》曰：天宫，紫微宫也。钩陈，後宫也。大当，正妃也。（大当，钩陈末犬星也。）阁道北斗，辅天理，贵人牢。（为贵人作牢狱也。）文昌宫，（天五曹会府也。）玄戈招摇也。（皆备兵难之星。）梗河，天矛也。（梗河，一名天矛。）织女、连营、贱人牢。（连营贯索。）咸池，五车。（五车，咸池别名。）天关、参旗，伐也。觜Δ，天庙也。奎，天豕也；娄，天矢也；胃，天仓也。狼弧、鱼陵、天船、天苑、卷舌、天老人。（皆西方星名也。）柳主材木。（柳星，主材木也。）
郑玄注曰：日月遗其珠囊。珠谓五星也；遗其囊者，盈缩失度也。
《黄石公阴谋秘诀法》曰：荧惑者，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罚。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兽之於五事也，左有苍龙、大辰之貌，右有白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鹑火之体，後有玄武、龟蛇之质，中有大角、轩辕、麒麟之信。
《风俗通》曰：月与星并无光，日照之乃光耳。如以镜照日，则影见壁。月初见西方，月望後光见东北，一照也。
又曰：东方朔，太白星精，黄帝时为风后，尧时为务成子，周时为老子，越为范蠡，齐为鸱夷，言其变化无常也。
祖台之《志怪》曰：吴未亡前，常有紫赤气见斗牛之间，星官及诸善占者咸忧。吴方兴，惟张茂先於天文尤精，独知为神剑之气，非江南之祥。
卷七　天部七
星下
《河图》曰：以德布精，上为众星。
《龙鱼河图》曰：太白之精，下为风伯之神，主司非星辰之气。下为灵星之神，主得土。
《河图□帝秘微篇》曰：帝淫，政不平，则奎有角。
《异苑》曰：陈仲弓从诸子侄造荀季和父家。于时，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内有贤人聚。”
《杂兵书》曰：春，斗为天关，轸为地梁。夏，角为天关，参为地梁。
又曰：四帚星，四向守之，君有德，天下丰熟。
《古辨异》曰：仰观天形如车盖，众星累累如连珠。
张衡《灵宪》曰：星者，体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错峙，各有攸属。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数盖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庶类蠢蠢，咸得系命，不然，何以总而理诸？
徐整《长历》曰：大星径百里，中星五十，小星三十，北斗七星间相去九千里，皆在日月下。
《天文要集》曰：七公，天之相也；三公，廷尉之象也；上星上公也，次星中公也。星明则七辅强。
《天官□星占》曰：岁星，其国齐，其位东方，苍帝之子，人主之象也。其色明而内实暗，天下安宁。夫岁星所居国，人主有福，不可加以兵。岁星一曰摄提，一曰重华，一曰应星，一曰经星，一曰修人。岁星动，人主怒。无光，仁道失。岁星顺行，仁德加也。岁星，农官也。主五，春不劝农则岁星盈缩，所在之国不可以罚。小则民多病，大则喜。
又曰：荧惑主夏，位在南，赤帝之子，方伯之象也。为天侯，主岁成败，司察妖孽，所往有兵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盖天下不理也。东西南北无有常，出则有兵，入则散，周旋止息，乃为死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镇星主德，女主之象也。所居国有德，不可以军加也。
又曰：辰星，北之位，黑帝之子，宰相之祥也。一名安调，一名熊星，一名钓星，一名伺晨，主德，常行四仲，当出不出，天下旱，色黄，五熟；色白，中谋泄；色青，大臣忧。
又曰：太白，位在西方，白帝之子，天将之象也。一名天相，一名大正，一名大臣，一名大皓，一名明星。
又曰：紫微者，天之帝座也。一名天营，一名长垣。
又曰：北辰者，一名天关，一名北极。极者，紫宫太一座也。太微者，天阙也。南端门间十星，分为左右掖，太微之宫，天子之庭，五帝之座也。北斗为帝车，运於中央，临制四方。北斗魁第一星少微，一名处士。星明大而黄泽，即贤士举，忠臣用。招摇者，常阳也。一名矛盾，胡星也。
《荆州星占》曰：五星，天府，一名天法，主察奸谋。
又曰：轩辕，主雷雨之神，旁侧郎位，主宿卫。
又曰：河鼓，一名三武，一名天鼓。
又曰：市，天子旗帜也，大明则籴贱。
又曰：五车，一名天库，凡十四星。五车中有三柱三星，若不见，兵尽起。
又曰：心为天王，其宿三星，一名天司空。
又曰：箕舌一星，动则大风至，不出三日。
又曰：箕宿四星，第二星一名风后。
又曰：太白出东北为观星，出东南为明星，出西方为太白。
杨泉《物理论》曰：星者，元气之英，水之精也。
又曰：日月之精为星辰，星辰生於地。
又曰：星，元气之英，日精也。二十八宿度数有常，故谓恒星。
《盐铁论》曰：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列星正则众星齐，常星乱则众星坠矣。
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为太子时，令乐人作歌诗曰“星重辉”，言太子比德，故云重也。
庾阐诗曰：玄景如映璧，繁星如散锦。
瑞星
《易坤灵图》曰：至德之萌，五星若贯珠。
《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景星出翼。
《尚书考灵曜》曰：天地开辟，元历名月首，甲子冬首。日月五星，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
《史记》曰：黄帝时，景星见，形如半月，可以夜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南极老人星见，则天下安。
《汉书》曰：高祖初入关，五星聚於东井，秦分野。
司马迁《天官书》曰：景星，其状无常，常出有道之国。
朱宣《帝王世纪》曰：神农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感附宝，孕二十月，生黄帝於寿丘。
《魏志》曰：桓帝时有黄星见楚宋之分，殷馗言：“後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梁沛间，其锋不可当。”其後五十年，曹公破袁绍，天下莫敌矣。
《晋中兴书》曰：元帝渡江，岁、镇、辰、太白等四星聚於牛女间。
《禹时钧命决》曰：星累累若贯珠，炳炳如连璧。
《帝命验》曰：有人雄起，戴玉英，履赤矛。郑玄注曰：“赤矛，瑞星名。”
《河图》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意感，生白帝也。
孙氏《瑞应图》曰：景星者，大星也。状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为明，王者不私人则见。
又曰：王者承天，则老人星临其国。
《天文录口星占》甘氏曰：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宁，歌舞以行，不见疾疹，五大昌。
《文子》曰：精诚内形，气动於天，则景星见。
《列星图》》曰：流星贯昴，修纪感而生禹。
妖星（附）
刘向《洪范传》曰：彗者，去秽布新者也。此天所以去无道而建有德也。
郑玄曰：彗星主扫除。
又曰：彗星者，君臣失政，浊乱三光，五星逆错，变气之所生也。
《传》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
又曰：昭二十六年，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祇取诬焉。天道不忒，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
《尔雅》曰：彗星为枪。
《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而彗星出。（亦出《淮南子》。）
《尚书帝命验》曰：天鼓动，玉弩发，天下惊。
《史记》曰：蚩尤旗类彗而後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又曰：齐景公三十二年，彗出。公坐柏寝，叹曰：“堂乎，堂乎！谁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谀甚。”景公曰：“彗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东北，当齐野，寡人以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星将出，彗星何惧乎？”公曰：“可禳乎？”晏子曰：“使神可祝而来，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万数，而君今一人禳之，安能胜众口乎？”

又《天官书》曰：天狗状如奔星，有声，其下止地，类狗。望之如火光炎炎冲天。其下圆如数顷田处，上锐则黄色千里，破军杀将。

又曰：长庚如一匹布著天，见则兵起。

《汉书》曰：献帝初平四年有流星八九丈，西北行，有声如雷，望如火照地，是曰天狗。金门之山有赤犬，其声下者，有兵也。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彗出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王莽篡国。

又曰：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苍黑，望如有毛。

又曰：邹阳上书曰：“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

《汉书口天文志》曰：凡月蚀五星，其国皆亡：岁以饥，荧惑以乱，镇以杀，太白强国以战，辰以女乱。

又曰：始皇之时，十五年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後秦并六国，外攘四夷，死者如乱麻。

《後汉书》曰：安帝永初二年正月，太白昼见，占云：为强臣。是时邓氏方盛，此其应也。

《续汉书》曰：灵帝光和中，国星见东南，如炬，十余日。其後黄巾张角起，袁绍、董卓乱。

《西汉词圃》曰：项籍之败，星孛大角。

《吴志》曰：孙权时有长星从东南出，群星从之。

又曰：司马宣王围公孙渊，夜有大流星，长数十丈，坠襄平东。及渊走当流星处斩之。

《晋书》曰：张华为司空，中台星拆，少子韙劝华逊位，华云：“天道玄远，须修德以应之。”

孙氏《晋阳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往西南没于诸葛亮营，俄而亮卒。

又曰：会稽谢敷，字庆绪，隐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处士星。时戴逵名著於敷，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嘲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宋书》曰：吴孙休永安元年，有诸子群嬉，中有异眼，光芒外射，诸儿问之，曰：“我荧惑也，将示尔三公归于司马。”言毕乃耸身而跃，仰视之，若曳一匹练，有顷而没。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废，二十一年吴平，是归司马也。

又《沈怀文传》曰：时荧惑守南斗，上乃废西州旧馆，使西阳王子尚移居东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厌之。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
《唐书》曰：有星孛于虚、危，历于氐，百余日乃灭。太宗谓群臣曰：“天见彗星，是何妖也？虞世南曰：“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公问晏婴，对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刑罚畏不重，是以天见彗星，为公诫耳。’景公惧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没。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何损於时？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彗星虽见，未足为忧。”
又曰：元和八年，太白犯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余，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月，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为盗所害。
又曰：李晟初屯渭桥，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当死节，垂象玄远，吾安知天道耶！”至是，谓参佐曰；“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军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常闻五纬盈缩无准，晟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矣。”参佐叹服，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傅奕，相州邺人也。尤晓天文历数。隋开皇中，以仪曹事汉王谅。举兵，谓奕曰：“今兹荧惑入井，是何祥也？”奕对曰：“天上黄道经其中，正是荧惑行路所涉，不为怪异，若荧惑入地上井，是为灾也。”
郭子横《洞冥记》曰：武帝尝见彗星，东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指彗，彗遂没。星出之夜，野兽皆鸣，或说为兽鸣星。
《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时，荧惑在心，公召子韦问焉，子韦曰：“祸当君，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与理国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将谁为君？”曰：“可移於岁。”公曰：“岁饥，人饿必死焉。为人君而杀其人，谁以我为君乎？”子韦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荧惑必徙三舍。”後果三徙。
《晏子春秋》曰：景公时，荧惑守虚，期年不去。晏子曰：“虚，齐之分野，当强为善。公乃去冤聚之狱，振孤敬老。行之三日，而荧惑迁。
《尉缭子》曰：昔楚将军子正与齐战，未合，初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正曰：“彗何知？”明日与齐战，大破之。
《天文录》曰：积尸，大陵之尸也。石氏曰：积尸明有大丧，死人如立丘山也。
又曰：孛星者，彗星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谓孛孛然也。
又曰：五星反羽，其下之国不可久处。反羽者，光芒上大下小，状如反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昴者，天之耳也。主西方。故《尔雅》曰：“西陆，昴也。”
《星赞》曰：昴主狱事，典治囚也，又胡星也。一曰旄头。旄头者，天执罕毕，前驱者之所罚也。
《河图稽耀钩》曰：辰为枉矢，流射所诛。
又曰：荧惑散为蚩尤旗，主惑乱。
又曰：太白散为天狗，主兵
又曰：岁星流为国皇，主内难。
卷八　天部八
□
《释名》曰：□犹云云众盛也。
《说文》曰：□，大泽之润气也。
又曰：□，山川气也，从雨，云象回转形也。（[QY56]于金反，）□覆日也。{沈}（音沉），淹（于检反。）□久阴也。凄，雨□起也。雨□貌也。（《诗》云：有淹凄凄，兴雨祁祁。）
《易》曰：□行雨施，品物流行。
又曰：□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又曰：召□者龙。
又曰：□上于天，需。
又曰：《坎》为□。
又曰：密□不雨，自我西郊。（密，静也。□静止不加雨，喻纣恩泽不加于民也。不雨之灾自其君也。西郊，亦谓文王也。）
《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跻。注曰：“荟蔚，□兴貌；南山，曹南山；跻，升□也。
又曰：上天同□，雨雪纷纷。
又曰：英英白□，露彼菅茅。（英英，白□貌。露亦有□，言天地之气无微不着，无不覆养也。）
《礼》曰：天降时雨，山川出□。
又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为风雨。
《周礼》曰：保章氏以五色□物，辨吉凶之祥。郑氏注曰：“占视日旁□气，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
《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物，为备故也。（分谓春秋分，至谓冬夏至，启立春夏也，阳气用事为名，闭立秋冬也，阴气用事为闭。□，五□也，风气日月星辰也。分至启闭天地之大节，阴阳之分也。故遂登观台望气以审妖祥，变祸乱之气，先见於八节，书其□物之形，言其所致，务为之备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鲁哀公六年，有□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使问周太史。太史曰：“其当王身乎？（日为君，妖气守之，□在楚，若上祸不及他国也。）若之，可移于令尹、司马也。”王曰：“除心腹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终不。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国，宜哉！”

又曰：黄帝氏以□纪官，故为□师而□名。（有景□之瑞。）

《公羊传》曰：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

《语》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

《易通卦验》：冬至阳，□出箕，如树木之状。小寒合冻苍阳，□出氐。大寒降雪黑阳，□出心。立春青阳，□出房，如积水。雨水黄阳，□出亢。惊蛰赤阳，□出翼。春分正阳，□出张，如积白鹄。清明白阳，□出奎。雨大阳，□出张，如车盖。立夏常阳，□出觜，赤如珠。小满上阳，□出七星。芒种长阳，□出维。夏至少阴，□出如水波。小暑，□五色出。大暑阴，□出南赤北苍。立秋浊阴，□出如赤缯。处暑赤□出。白露黄阴□出。秋分白阴□出。寒露正阴，□出如冠缨。霜降大阴。□出上如羊。下如石。立冬阴，□出而黑。大雪阴，雪出而分。冬至日谨候，见□送迎，从其乡来，岁美民和。

《京房易飞候》曰：凡候雨，有黑□如群羊，奔如飞鸟，五日必雨。

又曰：视四方常有大□五色，其下贤人隐也。青□润泽蔽日，在西北，为举贤良。黄□如覆车，大丰也。

又曰：凡候雨，以晦朔弦望，有苍黑□、细□如杼轴，蔽日月，五日必雨。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于河，白□起，回风摇落。

又曰：周成王举尧舜礼，沉璧于河，白□起而青□浮至，乃有苍龙负图临河也。

《尚书大传》曰：舜为宾客，禹为主人，百工相和而歌《卿□》，于时八风循通，卿□从。注：言和气应也。从，或为簇。

又曰：五岳皆触石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又曰：舜时卿□见，于时百工和歌，舜歌曰：“卿□烂兮纠漫漫。”或以为出岫回薄而难名状也。

《礼统》曰：□者，运气布恩普博也。

《礼斗威仪》曰：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则景□见也。

又曰：景，明也，言□气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观于河，青□浮于河也。

《春秋文耀钩》曰：楚有苍□如霓，围轸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轸而蹲，于是楚唐史画遗灰而□灭。故曰：“唐史之策，上灭苍□。（宋均注曰：轸，楚分也。□，水气；灰，火气。画遗灰，故□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聚为□。
《春秋说题辞》曰：□之为言运也。触石而起谓之□，含阳而起以精运也。
《春秋合诚图》曰：帝尧之母曰庆都，生而神异，常有黄□覆上。
《春秋孔演图》曰：舜之将兴，黄□升于堂。
又曰：汤将兴，白□入房。（白□金精，入汤房也。）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景□见。
又曰：天子孝则景□见。
《史记》曰：若烟非烟，若□非□，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卿□。卿□，喜气也。
又曰：高祖过沛，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范增云：“高祖之上有□为龙虎之形，此天子气也。
又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有花葩（匹加反。）之象，因作华盖。
《汉书□郊祀志》曰：武帝封泰山，夜有光，昼有白□，起于封中。
又曰：封泰山後，□气成宫阙。
《汉书》曰：相如作《大人赋》，帝览之，飘飘有凌□之气。
又曰：武帝迎汾阴鼎至甘泉宫，黄□盖其上。
又曰：宣帝祠甘泉，有顷，紫□从西北来，散于殿前。
范晔《後汉书》曰：樊英隐于壶山之阳，曾有暴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嗽之。时客有从蜀郡来者，云是日大火，有黑□卒从东方起，须臾大雨，火灭。
《魏志》曰：文帝生于沛国谯县，上有□气青色而圆盖，终日不解，望气者以为至贵人之证，非人臣之气。
《蜀志》曰：齐备为儿，戏於桑树下，上有□覆，童童如车盖。
《晋书》曰：乐广有风姿，卫曰：“此人若披□雾而睹青天。”
又曰：阮咸性旷达不拘，颜延年《五君咏》曰：“仲容青□器。”
又曰：咸和元年，□斗，声如暴风雨。
《宋书》曰：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数有光及五色□，芳香四满，又五彩□在松上，如车盖。
又曰：孝康建元二年二月乙未日上，有□如锦文，光色润泽。
又曰：世祖在江州起义，建牙军，有紫□二段落于身上。
《穆天子传》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母为谣曰：“白□在天，丘陵自出，道路悠远，山川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方朔传》曰：凡占，长吏东耕，当视天有黄□来覆车，五大熟。青□致兵，白□致盗，乌□多水，赤□多火。
《长沙耆旧传》曰：祝良为洛阳令，时大旱，告诫引罪，紫□沓起。
《汉武帝内传》曰：帝登寻真之台，斋戒到七月七日夜，忽见天西南如白□起，直来趣宫，须臾，闻□中箫鼓之声，复半食顷，西王母至，乘紫□之辇。临发，□气勃郁，尽为香气。
《汉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主，其日山上有白□，又有呼万岁声，封禅之上肃然，白□为盖。
东方朔《十洲记》曰：天汉三年，月氏（音支）国献神香。使者曰："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干吕，连月不散。意中国将有好道君，故搜奇蕴而贡神香也。
《西京杂记》曰：瑞□曰庆□，（□五色曰庆。）曰景□，或曰卿□。□外赤内青谓之□（□二色曰，亦瑞□也。，以律反。）雨□曰油□，（《孟子》曰：油然作□，霈然下雨。）雪□曰同□（《诗》云：上天同□，雨雪。同□谓□阴竟天，同为一色。）□师曰屏翳，（《吕氏春秋》曰：屏翳曰雨师。）□将亦□之师。（司马彪注《庄子》云：云将，□之主帅。）
刘澄之《扬州记》曰：娄县有马鞍山，天将雨，辄有□起，来映此山。山出□应之，乃大雨。
《抱朴子□玉策记》曰：千岁之龟，五色具焉。浮于莲叶之上，或在蓍之下，其上时有白□。
《风土记》曰：乌程县卞（音卞）山，望气云有黄气、紫□，大吴故改葬焉。
王子年《拾遗记》曰：昆仑山有九层，从上来一层有□气五色，从下望之，皆有城阙之象。
又曰：昆仑者，西方曰须弥山，九层。其第七层有景□出，以映朝日。
又曰：烂石色红似肺，烧之有香烟，闻数百里，烟气升天则成香□，香□遍润，则成香雨。
《搜神记》曰：蓟子训至洛，见公卿数十处，去後皆白□起。
王韶之《始兴记》曰：尧山长岭，望之如□。
张野《庐山记》曰：有白□冠带峰岩，呼为上带。
《洞冥记》曰：吉□之国，俗常以□占吉凶，有吉事则满室，五色照人，着草木，皆成五色露。
《庄子》曰：广成子谓黄帝曰："汝治天下，□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奚足语至道？"
又曰：华封人谓尧曰："夫圣人鹑居而っ饮，鸟行而无章。天下有道，与物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昌。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至于帝乡。”
《抱朴子》曰：俗有见游□西驰，而谓月之东行。
《孟子》曰：油然作□，霈然下雨。
又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从之，人望之若大旱之望□霓。
《淮南子》曰：周□之あ，（力孔反。）だ，（七孔反。），（力交反。）扌巢，（士交反。）彭，（步光反）薄而为雨。（周云，密也。扌巢彭薄，蕴积之貌。）
又曰：伯益作井，而龙登玄□。（龙在黄泉下，恐害及，故云。）
又曰：山□蒸，柱础润。
又曰：八极之□，是雨天下。
《吕氏春秋》曰：山□草莽，水□鱼鳞，旱□烟火，雨□水气，无不比类其所生以示人。
又曰：至乱之化，君相贼，其□状有若犬马。若白鹄车者。
《遁甲开山图》曰：辽东有襄平山，多饶鬼目之菜，生而有神，虎、龙、蛇、大鱼守之，□气覆之，食之令人不饥。（荣氏注曰：鬼目菜，形似鱼，守之草，常有气，如龙虎蛇鱼之状。）
《河图帝通纪》曰：□者，天地之本也。
《河图始开》曰：黄泉之埃，上为黄□；青泉之埃，上为青□；赤泉之埃，上为赤□；白泉之埃，上为白□；玄泉之埃，上为玄□。
《河图括地象》曰：昆仑山出五色□气。
《兵书》曰：有□如丹蛇，随车後，大战杀将。
又曰：韩□如布，赵□如牛，楚□如日，宋□如车，鲁□如马，卫□如犬，周□如轮，秦云如美人，魏云如鼠，齐云如绛衣，越云如龙头，蜀□如。（言当处云似之。）
又曰：□如雄雉，或如雄鸡，临城，其城必降。
《魏武兵书节要》曰：孙子称司□气，非□，非烟，非雾，形似禽兽，客吉，主人忌。
车频《秦书》曰：符坚时有黄□五色，时以为瑞，赐民五日。
黄子发《相雨书》曰：四方有濯鱼□疾者，立雨；濯雨云迟者，雨少难至江汉。□疾者，即日雨。
《洛书》曰：苍帝起，青□扶日；赤帝起，赤□扶日；黄帝起，黄□扶日；白帝起，白□扶日。
《军国占候》曰：若王子曰：“有黑□似一匹布者，其国兵起。”
《天文要集》曰：河有黑□，状似船，若一匹布维河，不出十日大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北斗者，不欲□覆之，有黑□覆之，天大雨。
《地图》曰：望石气如浮□，其珠玉之精也。
京房《风角要诀》曰：候雨法：有黑□如一匹帛，日中即一日大雨，二匹为二日雨，三匹为三日雨。
《黄帝岐伯经》曰：岐伯乘绛□之车，驾十二白鹿游于蓬莱之上。
徐《中论》曰：文王遇姜公于渭阳，灼然如披□见白日。
孙氏《瑞应图》曰：景□者，太平之应也。一曰非气非烟，五色氤氲，谓之庆□。
《瑞应图》曰：□，瑞云也。有状外赤内黄。
《归藏》曰：有白□自苍梧入大梁。
《论衡》曰：龙无□雨，不能参天。
吴范《占候风气秘诀》曰：有青□，如雉兔临城，营军散走。
《山海经》曰：符阳之山，怪□所出。
陆贾《新语》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之障日月也。
宋玉《高唐赋□叙》曰：楚襄王与宋玉游□梦之台，望高唐之观。上有□气，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曰：“此何气也。”玉曰：“朝□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朝为行□，莫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
孙卿《□赋》曰：圆者中规，方者中矩。
又曰：地而游宇，反风而下雨。
《楚词》曰：青□衣兮白霓裳。
又曰：冠青□之崔巍。
汉武帝《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飞。
司马相如《封禅颂》曰：自我天覆，□之油油。云行貌。
魏文帝诗曰：西北有浮□，亭亭似车盖。
应诗曰：清朝浮四海，日暮归故山。
张孟阳诗曰：流波恋旧浦，行□思故山。
傅玄诗曰：浮□合愁气，悲风坐自叹。
又《玄歌》诗曰：青□徘徊为我愁。
又曰：□为车兮风为马，玉为山兮兰在野。□无期兮风有止，思心多端谁能理？
陆机《□赋》曰：望九畿以远肆，明皇极而永舒。蔽阳光于谷，暗天文于帝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荒于无极，等浑昧于太初。
又《浮□赋》曰：若层台高观，重楼叠阁；或如钟首之郁律，乍似塞门之寥廓。若灵园之列树，攒宝耀之炳粲。金柯分，玉叶散，龙逸蛟起，熊厉虎战，鸾翔凤翥，鸿惊鹤奋。
成公绥《□赋》曰：舒则弥纶覆四海，卷则消液入无形。狎猎鳞次，参差交错。状崔巍其不安，吁可畏而欲落。龙伸蠖屈，蜿蜒逶迤。连翩凤飞，虎转相随。或绣文锦章，衣微要妙，绵邈凌虚，轻翔缥缈。
陶潜《归去来》曰：□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霄
《关令尹喜内传》曰：当喜在胎之始，其母梦绛霄流绕其身，有长人谓曰：“汝咽之。”既觉，口盈味，屋生双光，若日，飞流满堂。良久不知所在。
《抱朴子》曰：凌厉九霄。
《淮南子》曰：阴阳为驺，乘凌霄，与造化俱。
《广雅》曰：赤霄，常霄，气与造化俱。（许慎注曰：霄其雾。）
《杂字诂训》曰：霄，摩天赤气也。
《楚辞》曰：若王乔之乘□，载赤□而凌青霄
扬雄《甘泉赋》曰：腾青霄而轶浮景。
孙楚《鹤赋》曰：假使此鸟生自昆仑，长于丹穴，遨游玄圃、缥霄之际。
左思《蜀都赋》曰：干青霄而秀出，舒丹气而为霞。
郭璞《游仙诗》曰：寻仙万余日，今乃见子乔。振载翠霞，解褐披绛霄。
汉
《诗》曰：倬彼□汉，昭回于天。（倬，明也。）
又曰：倬彼□汉，为章于天。
《传》曰：昭公四年，星孛及汉，水祥也。（贾逵解曰：天汉，水也。或曰天河。）
《尔雅》曰：析木谓之津，箕斗之间，汉津也。（郭璞注曰：津，汉津也。箕，龙尾，斗，南斗，天汉之津梁。）
《大戴礼》曰：夏小正，秋七月，汉案户。（汉，天河也。案户，言直南北也。）
《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
《史记□天官书》曰：汉者，金之散气，其本曰水。汉，星多则多水，少则旱。（孟康曰：汉，河汉也。水生於金也。）
《汉书》曰：项羽封高帝为汉王。帝不悦。萧何谋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大王王汉，抚其民，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搜神记》曰：谢端少丧父母，为邻人所养，年十七未婚。後感天汉中白水素女，潜为其炊，以备饮食。端後怪而潜候之，得见。言曰：“天哀忍汝孤贫恭顺，使我相为守舍，今既见，便去。”留，不可。

《博物志》曰：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居海者，年年八月有人浮查来，甚大，往反不失期。此人乃多赍粮，乘查去，忽忽不觉昼夜，奄至一处，有城郭居舍。望室中多见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惊问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即问为何处，答曰：“君可诣蜀访严君平，则知之。”此人还问严君平，君平曰：“此织女支机石也，某年某日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抱朴子》曰：天河从北极分为两头，经于南极，其一经南井中过，其一经东井中过。河者，天之水也，随天而转入地下过。

张衡《灵宪》曰：水精为天汉。

《河图括地象》曰：河精，上为天汉。

《三辅黄图》曰：始皇都咸阳，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河；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物理论》曰：星者，元气之英，水之精也。气发而升，精华上浮，宛转随流，名之曰天河，一曰口汉，众星出焉。

《集林》曰：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

古诗曰：河汉清且浅，相去讵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傅玄《拟天问》曰：七月七日，牵牛织女时会天河。

唐宋之问《明河篇》曰：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乘槎一问津，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霞

《释名》曰：霞，白口映日光而成赤色，假日之赤光而成也。故字从雨，遐声。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谓西王母曰“阿琼”，有六甲之术，用之可以游景口之宫，登流霞之堂。

《十洲记》曰：昆仑山之上有琼华之室，紫翠丹房，景口烛日，朱霞九光。

王子年《拾遗》曰：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献龙膏。

又曰：昆山第八层有五色霞。

《抱朴子》曰：咀六气于丹霞。

《楚辞》曰：氵敕正阳而含朝霞。

《河图》曰：昆仑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气上蒸为霞而赫然。

《论衡》曰：河东蒲坂项曼都好道学仙，去三年而反。家问其状，都曰：“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饮食，仙人辄饮我以流霞，每饮一杯，数日不饥。”
扬雄《甘泉赋》曰：吸青□之流霞兮，饮若木之露英。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霞驳□蔚，若阴若阳。
魏文帝辞曰：丹霞蔽日，彩虹垂天。
曹子建《洛神赋》曰：远而望之，皎若太阳朝霞。
阮籍《清思赋》曰：厌白玉以为面，霏丹霞以为裳。
左思《蜀都赋》曰：舒丹气而为霞。
陆机《列仙赋》曰：即绛阙于朝霞。
陆机《□赋》曰：外聚紫霞。
郭璞《江赋》曰：抚凌波而凫跃，吸翠霞而夭矫。
孙绰《天台山赋》曰：赤城霞起以建标。
张孟阳诗曰：朝霞迎白日，丹气临谷。
郭璞《游仙诗》曰：朝霞升东山，朝日何晃朗。
嵇含《悦晴诗》曰：朝霞炙琼林，夕影映灵芝。
卷九　天部九
风
《易》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
又曰：风以动之。
又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又曰：《巽》为风。
又曰：□从龙，风从虎。
又曰：风行地上曰《观》。
《尚书□金》曰：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王亦未敢诮公。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请代武王之说。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
又：《舜典》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又：《洪范》曰：休征：曰圣，时风若。咎征：曰蒙，常风若。（孔安国曰：君能通理，则时风顺之。君行蒙暗，则常风顺之。）
《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又曰：终风且ａ。（终日而风为终风。）
又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又曰：凯风自南，吹彼棘心。（南风谓之凯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礼记□月令》曰：秋行春令，则暖风来至。
又曰：立春之日，东风解冻。
又曰：春行秋令，则人有大疫，飘风暴雨总至。
又曰：夏行春令，则虫蝗为灾，暴风来至。
又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鸢。注：鸢鸣则风生。
又《礼运注疏》曰：享帝於郊而风雨节，寒暑时。（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气和而庶征得其序也。）
《左传》曰：楚侵郑，甚雨，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注曰：歌者吹律以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师旷惟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之强弱也。）
又曰：僖公十六年春，六退飞过宋都，风也。
又昭公四年：申丰曰：“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今藏川池之水，弃而不用，则风不越而杀。”
《尔雅》曰：祭风曰磔。（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以止风，此其象也。）
又曰：南风谓之凯风，（《诗》曰：凯风自南。）东风谓之谷风，（《诗》曰：习习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诗》曰：北风其凉。）西风谓之大泰风。（《诗》曰：泰风有隧。）焚轮谓之颓，（暴风从上下也。）扶摇谓之飙（暴风从下上也。）风与火为（炖炖炽盛之貌），回风为飘（旋风），日出而风为暴，（《诗》曰：终风且暴。）风而雨土为霾，（《诗》曰：终风且霾。）阴而风为ａ。（《诗》曰：终风且ａ。）
又曰：四气和为通正，（道平畅也。）谓之景风。（所以致景风也。）
《论语》云：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曰：迅雷风烈必变。
《易稽览图》曰：太平时，阴阳和，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险易，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也。惟平均乃不鸣条。
《易通卦验》曰：冬至，广莫风至，诛有罪，断大刑。立春，条风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风至，正封疆，修田畴。立夏，清明风至，出币帛，礼诸侯。夏至景风至，辩大将，封有功。立秋，凉风至，报土功，祀四乡。秋分，阊阖风至，解悬垂，琴瑟不张。立冬，不周风至，修宫室，完边城。八风以时，则阴阳变化道成，万物得以育生。王当顺八风，行八政，当八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房《易候》曰：何以知圣人隐也？风清明，其来长久不动摇物。此有龙德在下也。
《易纬》曰：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东北风。）春分明庶风至，（东方风。）立夏清明风至，（东南方风。）夏至景风至，（南方风。）立秋凉风至，（西南方风。）秋分阊阖风至，（西方风。）立冬不周风至，（西北方风。）冬至广莫风至，（北方风。又《吕氏春秋》说八风：东北曰炎风。高诱注曰：亦曰融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方曰薰风，南方曰巨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方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尚书大传》曰：舜将禅禹，八风循通。
又曰：王者德及皇天，则祥风起。
又曰：成王时，越裳重译而来朝，曰：“久矣，天之无烈风澍雨，意中国有圣人乎？”
《大戴礼》曰：正月时有浚风，浚者大也；大风，南风也。何大於南风也？曰合冰必於北风，解冰必於南风，故大之也。
《礼稽命征》曰：出号令，合民心，则祥风至。
《礼说》曰：风，萌也，养物成功，所以八风象八卦也。（《礼纬》同。）
《礼斗威仪》曰：人君政颂平则祥风至。宋均注曰：“即景风也。”
《春秋考异邮》曰：八风杀生以节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者，达生也，（距犹起也。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风应其方而来，生万物。）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迎惠。（春分之侯，言庶众也，阳以施惠之恩德迎众庶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风至，精芒挫收。（立夏之後也。挫犹止也。时荠麦之属秀出已备，故挫止其锋芒，收之使成实。）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强也，强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强言万物强盛也。）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者，寒以闭也。（立秋之候也。闭，收也。言阴寒收成万物也。）四十五日阊阖风至，阊阖者，当寒天收也。（秋收之候也。阊阖，盛也。时盛收物盖藏之，阊或为当。）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者，不交也，阴阳未合化也。（立冬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纯，坤无阳也。《月令》曰：天地不通而闭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广莫者，精大满也。（冬至之候也。言冬物无见者，风精大满美无偏。）风之为言萌也。其立字，虫动於几中者为风。（虫动於几，言阳气无不周也。明昆虫之属得阳乃生，遇阴则死，故风为阴中之阳者也。）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怒为风。
《春秋繁露》曰：恩及金石则凉风出；王者与臣无礼，身不肃敬则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风。风者，木之气，其音角，故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则祥风至。
《史记》曰：项王围汉王三匝，於是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楚军大乱，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又曰：蚩尤氏能征风召雨，与黄帝争强，灭之中冀。
又曰：庶女者，齐之寡妇，养姑。姑女利母财而杀母，以告寡妇，妇不能自解。以冤告天，而大风袭於齐殿。
又曰：荆轲入秦，燕太子丹送别易水上，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汉书》曰：燕王都蓟，大风拔宫中树七围已上十六枚，坏城楼。後王诛。
又曰：高祖过沛，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魏志□管辂传》曰：辂过清河倪太守。时大旱，辂言：“树上已有少女征风，树间又有阴鸟和鸣，其雨应至矣。”果如其言。
《晋书》曰：永和元年，大风拔柳树百余枚，若风从八方来者。时王敦害刁协、周ㄆ等，故风从横拔树，非一处也。
又曰：贾谧家数有妖异，飘风吹其朝服上数百尺，大蛇出被中，後果及祸。
《晋阳秋》曰：袁宏为东郡守，谢安执宏手授扇，宏曰：“谨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
《宋书》曰：明帝猜虑，肥体，憎风，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风起方面，辄先启闻。
又曰：宗悫，字元，征士炳兄子也。少时问悫所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前秦录》曰：术士盖钦，符坚召至长安，因宴会，以其惑众，将诛之。酒酣，将执钦，钦化为旋风飞去。
《前凉录》曰：永嘉五年，抱罕令严羌妾产一龙一鹭。鹭寻飞去，龙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风吹拔张掖郡大树，经宿还立。
《赵录》曰：石勒时忽有旋风下属地，隐隐雷声，良久，视之，见大石。
《神仙传》曰：老子将去周而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喜占风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见老子。老子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下，以长生之事授之。
又曰：葛玄行过神庙，乘车不下，须臾有大回风逐玄，埃尘涨天。玄大怒，曰：“小邪敢尔！”即举手指风，风便止。
《益都耆旧传》曰：蜀杨由善风□占候，文学令丰持鸡酒以奉由。时有客不言，客去，丰起欲取鸡酒。由止之曰：“向风吹削柿，当有持鸡酒来者，度是二人。”丰曰：“实在外，须客去乃取尔。”
王子年《拾遗记》曰：伏羲坐於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画八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昆山有四面风，又有祛尘之风，若衣服尘污，风至吹衣则净。
又曰：瀛洲时有香风，泠然而来，张袖受之，则历纪不歇，着肌肤必软滑。
《十洲记》曰：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风生兽，形似狗，青色，状如狸。以铁椎锻其头数十下乃死。张口向风，须臾即起。
《风土记》曰：南中六月则有东南长风，风六月止，俗号黄雀长风。时海鱼变为黄雀，因为名也。
庾仲雍《湘州记》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则飞，雨止还，化为石。
《交州记》曰：风山在九真郡，风门在山顶，上常有风。
又曰：风母出九德县，风母似猿，见人若惭而屈颈；若打杀之，得风还活。
《南越志》曰：熙安间多飓风，飓者，具四方之风也。一曰惧风，言怖惧也。常以六七月兴，未至时，三日鸡犬为之不鸣，大者或至七日，小者一二日。外国以为黑风。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仁 艮山县山有风穴，张口大数尺，名曰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风出之时，吹拂左右，常净如扫。暑月经之，凛然有衣裘想。（《宜都山记》曰：袁山太公以六月至此穴，便思衣裘。）
又曰：沮阳县黄竹山，常肃肃有风，名曰风门。
《西京杂记》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风不摇条，开甲破萌而已。”
《老子》曰：飘风不终朝。
《庄子》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经旬五日而返。（司马彪注曰：列子，郑人列御寇也。泠然，凉貌。）
又曰：北溟有鱼，其名曰鲲。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司马彪云：扶摇，上行风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
又曰：大块噫（依界反。）气，其名曰风。是惟无作，作则万窍怒号，而独不闻之乎长风之声。
又曰：汤之问棘也是已！穷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囗，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扶摇，羊角，风也。今旋风上如羊角也。）
《列子》曰：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庄子》曰：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至旬又五日而后发。）
《管子》曰：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吾道穷矣。
又曰：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淮南子》曰：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沉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风，大风也。酒沉，清酌酒也。米物下沉，木味酸，酸风入酒故酢而沉者沸，盖物类相感也。）
又曰：乌鹊识岁之多风，去乔木而巢扶枝。（扶，傍。）
又曰：禹沐淫雨，栉扶风。（扶风，奔风。）
又曰：腾蛇雄鸣上风，雌鸣下风，而化成形。
又曰：虎啸而谷风至。高诱注曰：“虎，阳兽也，与风同类。”
又曰：人王之精通於天，故诛暴则多飘风。
《抱朴子》曰：用兵之要，惟风为急。扶摇独鹿之风大起军中，军中必有反者。风高者道远；风下者道近。风不鸣叶者十里，鸣条摇枝百里，大枝五百里，仆大木千里，折大木五千里。三日三夕，天下尽风；二日二夕，天下半风；一日一夕，万里风。
周生《列子》曰：夫猎叶之风，不应八节。
《吕氏春秋》曰：何谓八风？东北风曰炎风，（一曰融风。）东方曰滔风，（一曰庶风。）东南曰薰风，（一曰清明。《淮南子》作景风。）南方曰巨风，（一曰凯风。）西南曰凄风，（《淮南子》作凉风。）西方曰飂风，（一曰阊阖。）西北方曰厉风。（一曰不周风。）
《风俗通》曰：风或清明来，久长不摇树木枝叶，离地三二丈者，此有龙德在其下。风或清明不及二三尺者，此君子之风也。
又曰：猛风曰，（音列。）凉风曰浏，（音刘。）微风曰，（音辽。）小风曰飕，（音搜。）小风从孔来曰。（呼穴反。）
《周书时训》曰：小暑之日温风至，立秋之日凉风至。
又曰：小暑之日温风不至，国无宽教。
《淮南万毕术》曰：欲致疾风，焚鸡羽。
《帝王世纪》曰：尧时厨中自生肉脯，薄如た，摇则生风，使食物寒而不臭，名曰た脯。
又曰：舜弹五弦琴，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
《括地图》曰：锺山之神，名曰“烛龙”，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吁为夏，息为风。
又曰：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吹奇肱车至於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西风至，乃复作车，遣赐之，去玉门四万里。
《黄帝风经》曰：调怅、祥和，天之喜风也；折扬、奔厉，天之怒风也。
《山海经》曰：法岳之山有兽，其名曰山犭军，（音辉。）其行如风，（言疾。）见则天下大风。
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有人名曰折丹。处东极以出入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扶阳之山多怪风。
又曰：大极山东有温水汤，风不可过也。
《河图帝通纪》曰：风者，天地之使。
《六韬》曰：人主好田猎弋，则岁多大风，禾不实。纣时如此。
陆机《要览》曰：列子御风，常以立春归于八荒，立秋游乎风穴。是风至，草木皆生，去则摇落，谓之离合风。
《潜夫论》曰：排た障风，揲沙拥河，无御也。
又曰：黄帝梦大风吹天下尘土，得风后以为相。
汉武帝《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飞，草木摇落兮雁南归。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龙鱼河图》曰：风者，天地之使也。
《荆山图》曰：亻艮山县山下有石床，傍生野薤。人往乞者，神许则风吹，制其分齐，随偃而剪，不得过越。
《广雅》曰：风伯谓之飞廉。
《法训》曰：利物诱人，犹飘风之加庶草也。惟有直慎者，然後不回。
《潜潭巴》曰：疾风拔木，谗臣恣，忠臣辱。
崔豹《古今注》曰：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
《养性经》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风，夏避赤风，秋避白风，冬避黑风。
《盐铁论》曰：太平之时，风不鸣条，雨不破块。
又曰：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
《乐动声仪》曰：风气者，礼乐之使，万物之首也，物靡不以风成熟也。风顺则岁美，风暴则岁恶。
《国语》曰：海鸟曰“爰居”，止於鲁国东门之外，臧文仲使国人祭之。展禽曰：“今兹海岛有灾乎？夫广川鸟兽，恒知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
又曰：飘风之末，不能举鸿毛。
又曰：火见而清风戒寒，清风至而修城郭。
《物理论》曰：风者，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犹人之内气，因喜怒哀乐激越而发也。故春气温，其风温以和，喜风也。夏气盛，其风以怒，怒风也。秋气劲，其风清以贞，清风也。冬气石，其风惨以烈，固风也。此四正之风也。又有四维之风：东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东南融风，其道以长也；西南清和，百物备成也；西北不周，方潜藏也。此八风者，方土异气，徐疾不同，和平则慎，违逆则凶，非有使之者也。气积自然怒，则飞沙扬砾，发屋拔树；喜则不摇枝动草，顺物布气。天地之性，自然之体也。
楚宋玉《风赋》曰：楚襄王游於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夫风生於地，起於青之末，侵淫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缘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故其清凉雄风，则飘忽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宫，徘徊於桂椒之间，翱翔於激水之上。猎蕙草，离秦衡，新夷，被蔓杨。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於罗帷，经於洞房。故其风也，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谓大王之雄风也。夫庶人之风，翁然起於穷巷之间，堀果扬尘，勃郁烦冤，动沙区，吹死灰，此谓庶人之雌风也。”

《楚辞》曰：光风转蕙，泛崇兰些。

又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相风

崔豹《古今注》曰：司风鸟，夏禹所作。

王子年《拾遗记》曰：帝与娥皇泛於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芳茅为旌，刻玉为鸠，置於表端，言知四时之候。今之相风，此遗像也。

《晋书》曰：废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风，後为桓温所废。

沈约《宋书□舆服志》曰：案《周礼》辨载法物，莫不详究，然无相风、旄头之属。此非古制明矣。愚谓战国并争，师旅数出，县乌之设，务察风，疑是秦制矣。

《梁书》曰：长沙王懿孙孝俨，字希庄。射策甲科，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从幸华林园，於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之。

《晋令》曰：车驾出入，相风已前侍御史、令史。

《淮南子》曰：故终身隶於人，譬若纟完之见风也。（纟完音缓，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

《述征记》曰：长安宫南灵台，上有相风铜乌，或云此乌遇千里风乃动。

郑玄《相风赋》曰：昔之造相风者，其知自然之极乎，其达变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阳精之运，表以灵鸟物象。其类下凭地，体安贞之德，镇以金虎，玄成其气，风□之应，龙虎是从。观妙之征，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志吉凶之先见者，莫精乎此。乃构相风，因象设形，蜿盘虎以为趾，建修竿之亭亭，体正直而无桡，度径挺而不倾，栖神鸟於竿首，候祥风之来征。

张华《相风赋》曰：太史候部有相风，在西城上，而作者弗为，岂以其处幽闲，违众特立，无羽毛之饰，而丹漆不为之容乎？

傅咸《相风赋》曰：相风之赋，盖亦多矣，然辞义大同。惟中书张令，以太史相风，独无文饰，故特赋之。太仆寺丞武君宾树一竹於前庭，其上颇有枢机，插以鸡毛，于以占事知来，与彼无异，斯乃简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风，张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赋，非其至者也。翟翟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修且贞。插羽其首，丹漆弗营。经之营之，不日而成。

庾阐《杨都赋》曰：口虎之门，双竿内启，祥乌司飏，丹墀竞陛。

卷十　天部十

雨上

《释名》曰：雨，羽也。如鸟羽，动则散。

又曰：雨，水从口下也。雨者，辅也。言辅时而生养。

《说文》曰：零，徐雨也。{鲜}，（音斯。）小雨裁落也。{统}，（一林本反。）霖雨也。南阳名霖雨曰。{酸}，（音酸。）小雨也。{戍}，（子廉反。）微雨也。{资}，（音资。）雨声也。溟，小雨也。澍，时雨也。滑，（子八反。）雨下也。

《易》曰：密口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又曰：口行雨施。

又曰：雨以润之。

《书》曰：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

又曰：《洪范》休征，曰肃，时雨若。

又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诗》曰：有氵凄凄，兴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氵，阴口兴貌。凄凄，口行之貌。祁祁犹徐徐也。）

又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月离阴星则雨。）

又曰：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於垤，妇叹於室。郑玄注曰：“将阴，则穴处者先知之。鹳好水，将雨，长鸣而喜也。”

又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

《礼记口月令》曰：仲春之月，始雨水。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行秋令，则暴雨总至；行冬令，则水潦为败。

又曰：季春行夏令，则时雨不降；行秋令，则淫雨早降。

又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

又曰：立夏，命有司祀雨师。

又曰：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

又曰：六月中气後五日，大雨时行。

又曰：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

又曰：仲冬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

又曰：诸侯朝天子，雨ｒ服失容则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天降时雨，山川出□。
又曰：风雨不节则饥。
又曰：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
《传》曰：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也。
又曰：宋大水，鲁庄公吊焉，曰：“天作淫雨，以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
又曰：如百之仰膏雨。
又曰：雨三日以往为霖。
又曰：卫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欲使卫讨邢焉？”从之，师兴而雨。
又曰：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御叔，鲁大夫。）御叔在其邑，将饮酒，曰：“焉用圣人！（武仲多智，时人谓圣人也。）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公羊传》曰：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侧手为肤，案指为寸，信触石理而出无有肤寸而不合也。）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惟泰山□尔。
《谷梁传》曰：春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不雨者，闵雨也。（经一时不雨，民之至忧也。闵，忧。）六月雨，喜雨也。
《尔雅》曰：甘雨时降，万民以喜，谓之醴泉。
又曰：暴雨谓之冻，小雨谓之，久雨谓之淫，霪雨谓之霖。
《易稽览图》曰：降阴为雨。降阴之雨，润而不破块。
京房《易飞候》曰：凡候雨，以晦朔弦望□汉四塞者，皆当雨。东风曰雷雨，有黑□，气如覆船于日下，当雨。有黑□，气如牛鼠，当雨暴。有异□如水牛，不出三日大雨。有黑□如群羊，奔如飞鸟，五日必雨，有□如浮船，皆为雨。北斗独有□，不出五日大雨。四望见青白□，名曰天塞之□，雨征也。有苍黑□，细如杼轴蔽日月，五日必雨。□如两人提鼓持桴，皆为暴雨。
又曰：太平之时，十日一雨，凡岁三十六雨，此休征时若之应。
《尚书说》曰：淮雨。（淮，暴雨之名也。）
《尚书大传》曰：五岳皆触石而出云，不崇朝而雨。
又曰：成王时，有越裳氏来朝，曰：“久矣，天之无烈风，东西南北来也，无澍雨。（暴雨也。）意中国有圣人乎？”
《礼统》曰：雨者，辅时生养均遍，故谓之雨。
《大戴礼》曰：天地之气和即雨。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则嘉雨时至。
《春秋说题辞》曰：一岁三十六雨，天地之气宣；十日小雨，应天文；十五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雨，以升运也。
又曰：阳制阴，故水为雨。
《春秋元命包》曰：阴阳和而为雨。
《春秋繁露》曰：木有变则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故也。
《史记》曰：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谓之之曰：“汝欲休乎？”陛者曰：“幸甚”。优旃曰：“我即行，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旃大呼曰：“陛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幸休居。”於是使得半相代。
又曰：夫子当行，命弟子持雨具，既而果雨，曰：“昨夜月不宿毕，故知之。”
范晔《後汉书》曰：高凤，字文通，家贫，好学不休，其家曝麦，令凤守鸡，以竿授其手中。凤执竿读书，雨大至，凤读书不觉，执竿如故。其妻还，麦流，甚以为怒，凤亦不愧。
《後汉书》曰：郭林宗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如此。
谢承《後汉书》曰：百里嵩，字景山，为徐州刺史。境旱，嵩出巡遽，甘雨辄澍。东海、祝其、合乡等三县父老诉曰：“人等是公百姓，独不迂降？回赴，雨随车而下。
《东观汉记》曰：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及至南宫，遇大风雨，而引车入道傍舍，冯异抱薪，邓禹火，光武对灶燎衣。
又曰：顺帝阳嘉元年，立顺烈皇后。是时，自冬至春不雨，尊后之日，嘉澍沾渥。
又曰：沛献王辅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师少雨，上御云台，自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时至。”上以问辅，辅上书曰：“《蹇》，艮下为山，坎上为水。山口为雨，蚁穴居，知雨将至，故以蚁为兴。”
《汉书名臣奏》曰：天阴雨，人之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阴雨，又使人睡卧者，阴气也。
《魏志》曰：曹真伐蜀，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会大霖雨四十余日，栈道断绝，诏真还。
又曰：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于樊。秋，大霖雨，汉水溢，平地水数丈，六军皆没。
《晋书》曰：诏以王雅为太子少傅，将拜，遇雨，请以伞入。王不许，因冒雨而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樊英隐壶山，尝有暴风从西南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失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时日。後有从蜀郡来者，云：“是日大火，有口从东起，须臾大雨。”
《神仙传》曰：栾巴，蜀人，征为尚书，大朝，得酒不饮，西南巽之，诏问巴，巴曰：“臣本县成都大火，臣以酒为雨救之。”帝惊驿问，咸云：“是时雨从北来，犹有酒气。”
《襄阳传》曰：巫山神女，朝为行口，暮为行雨。
《西京杂记》曰：董仲舒曰：“太平之时，雨不破块，津茎润枝而已。”
又曰：董仲舒曰：“阴阳二气之初蒸也，若有若无，若实若虚，团攒聚合，其体稍重，乘虚而坠，风多则合速，故雨大而疏；风少则合迟，故雨细而密。”
《湘州记》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则飞，止还为石。
王采《安城记》曰：萍乡西津，名玉女冈，天当雨，辄先涌五色气於石间，俗谓玉女披衣。
《搜神记》曰：武王伐纣至河上，雨甚疾，雷晦冥，扬波于河。众甚惧，武王曰：“余在，天下谁敢干余者。”风波立济。
《述异记》曰：庐山有康王谷，北岭上有一城，号刘城。天每有雨，辄闻山上有鼓角笳箫之声，村人以为常候。
《武昌记》曰：武昌城东南有金牛冈，西有石鼓山，上有三石鼓，石鼓鸣，天必雨。
《罗浮山记》曰：山有龟渊，渊有神龟，龟鼻贯铜环。若有人秽此渊，即注雨。
周处《风土记》曰：榆荚雨，（春雨。）黄雀风，濯枝雨。（六月之风雨也。）又曰：六月有大雨，名濯枝雨。
《荆楚岁时记》曰：六月必有三时雨，田家以为甘泽，邑里相贺，曰贺嘉雨。
王子年《拾遗记》曰：甘雨蒙蒙，似露委草木，则滴沥雨也。
又曰：香口成香雨。
《帝王世纪》曰：黄帝游洛水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是也。
《家语》曰：孔子将行，遇雨，不假盖於子夏，护其短也。
又曰：齐有一足之鸟，集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异之，使聘鲁访诸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昔童儿有屈一脚振讯两臂而跳且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至矣，急告民趣治沟渠，修堤防，将有大雨水为灾。”果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人民，惟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曰：暴雨不终日。
《庄子》曰：宋景公时大旱三年，卜云：“以人祀乃雨。”公下堂顿首曰：“吾所求雨者，为人。今杀人，不可！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
又曰：尧让天下於许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文子》曰：若与俗处，犹走逃雨也，无之而不濡。
《列子》曰：赤松子，神农时雨师也。
《广成子》曰：黄帝时，口不待族而雨。
《尸子》曰：神农理天下，欲雨则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万物咸利，故谓之神雨。
《孟子》曰：油然作口，霈然下雨。
《抱朴子》曰：军始发，大风甚雨起于後，大胜之征也。军始出，雨沾衣者，是谓润兵，军有功。雨不足沾衣裳，是谓泣军，必败。
又曰：无口而雨，是谓雨血，将军当扬兵讲武以应之；雨军中尤甚者，将军战必无功也。
《管子》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又曰：春秋五政：一曰论幼孤，赦有罪；二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曰沟洫，复亡人；四曰治封疆，正阡陌；五曰无杀麑卵，无绝华萼。五政徇时，春雨乃来。
《淮南子》曰：失火遇雨，祸中有福。
又曰：人莫鉴於沫雨而鉴於止水者，以其净也。（沫雨，雨潦上沫起覆盖也，言其浊扰不见人形也。）
又曰：朱鳖浮於水上，必大雨。
又曰：天。且雨也，鱼已佥々。（音宜检反。）
又曰：黑戾神虬，潜泉而居，将雨而跃。（戾，音丽）
《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觉雨之流粟。
《韩子》曰：荆人伐陈，吴救之。军间三十里，雨十日夜。左史倚相谓子期曰：“雨十日，甲辑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未成，而吴人至，见荆有戒而反。
《傅子》曰：昔者伯牙子游於泰山之阴，逢暴雨，止於岩下，援琴而鼓之，为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锺期辄穷其趣。曰：“善哉，子之听也。”
《孔丛子》曰：子思答悬子曰：“以子产仁爱譬夫子，犹浸水之与膏雨。夫浸所及则生，不及则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广莫大焉，民之受赐也普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莫识其由也。”
《吕氏春秋》曰：武王伐纣，至鲔水。使胶鬲候周师，问武王曰：“西伯何时至？”曰：“将以甲子日至。”胶鬲行矣，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吏谏，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
扬子《法言》曰：震风凌雨，然後知夏屋之。（震雨凌暴也。夏，大也。，彰。，覆。）
《广雅》曰：雨师谓之屏翳。
《纂要》曰疾雨曰：骤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启，雨水曰潦，雨□曰氵□，亦曰油□。
《战国策》曰：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天雨，文侯将出，左右谏止，曰：“吾与虞人期，不可失。”乃往，魏于是始强。
《易林变占》曰：雷公出装，隐隐西行，霖雨不止，流为江河。
《周易集林□杂占》曰：占天雨否，外卦得阴为雨，得阳不雨。其爻发变。得坎为雨，得离不雨，坎化为巽，先雨後风。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令，武王梦妇人当道夜哭，问之，曰：“吾是东海神女，嫁于西海神童，今为灌坛令当道，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君之德也。”武王觉，召太公问之，果有疾雨暴风在太公邑外而过。
《六韬》曰：武王问散宜生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交加而折。将行之日，雨辎车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辎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
《师旷占》曰：候月知雨多少，入月一日二日三日，月色赤黄者，其月少雨。月色青者，其月多雨。常以五卯日候，西北有□如群羊者，即有雨至矣。冬戊巳、春辰巳日雨，蝗虫食禾稼。立春日雨伤五木，立秋日雨害五。常以戊巳日，日入时、出时欲雨，日上有冠□，大者即雨，小者少雨。
《天文要集》曰：北斗之傍有气，往往而黑，状如禽兽，大如皮席，不出三日必雨。
又曰：河有□黑状似船，若一匹布维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曰：辰口守心，有水灾，一日大雨不可当。
又曰：北斗者，不欲□覆之，黑□覆之，大雨。
《范子计然》曰：风为天气，雨为地气。风顺时而行，雨应风而下，命曰：天气下，地气上，阴阳交通，万物成矣。
刘义庆《世说》曰：谢太傅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暮雨，驭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义庆《幽明录》曰：河南人赵良与其乡人诸生至长安。至新安界，遇霖雨，粮乏。相谓曰：“饥，那得美食邪！”应时羹饭备具。有人声语云“进疏食”。

黄子发《相雨书》曰：常以戊申日候日欲入时，日上有冠□，不问大小，视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候日始出，日正中，有□覆日而四方有□，黑者大雨，青者小雨。四方有□如羊猪，雨立至。四方北斗中有□，後五日大雨。四方北斗中无□，惟河中有□三枚相连，状如浴猪豸希，三日大雨。以丙丁之辰，四方无□，惟汉中有者，六十日风雨和。常以六甲之日平旦清明，东向望日，始出时日上有□大小贯日中，青者以甲乙日雨，赤者以丙丁日雨，白者以庚辛日雨，黑者壬癸日雨，黄者以戊己日雨。六甲日四方□皆合者，即雨。以天方雨时，视□有五色，黑赤并见者即雹，黄白杂者风多雨少，青黑杂者雨随之，必滂沛流潦。

又曰：四方有濯鱼□游疾者，即日雨；游迟者雨少难至。

《说苑》：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吾道穷矣。”

又曰：楚庄王伐陈，吴救之，雨十日十夜晴。左史倚相曰：“吴师必夜至，甲裂垒坏，彼必薄我，何不行列鼓出待之。”吴师至，见楚军成陈而还。

又曰：武王伐纣，过隧则斩岸，过水则沉舟，示人无反志也。至于有戎之隧，大风折旆，散宜生谏曰：“此其妖与？”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风雾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谏曰：“此非妖与？”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风俗通》曰：雨师为玄冥。

《山海经》曰：羽山，其上多雨。将阳之山多怪雨。

《括地图》曰：谷山有簇□甘雨。

卷十一　天部十一

雨下

《河图帝通纪》曰：雨者，天地之施也。

《遁甲开山图》曰：霍山南岳有□师雨虎。（荣氏解曰：□师如蚕，长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蚕，长七八寸，似蛭，□雨之时，出在石上，肉甘，可熟而食。）

又曰：郑有不毛山，上有无为之君，分布□雨於九州之内。（荣氏曰：不毛山，不生树木，古无为君常处其上，布洒□雨，九州之内平均。）

《河图秘征》曰：君急恚怒，无□而雨。

《黄帝素问》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出天。

又曰：天气下而为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金匮》曰：武王师到牧野，阵未毕，而暴风疾雨，雷电幽冥前後不见。太公曰：“善。雷电者，是吾军动应天也。”

《太公伏符阴谋》曰：纣常以六月猎於西土，西土之老少相与谋曰：“君王逆天，此其命固不寿也。”後数日而暴风大雨发屋拔木，漂杀人民六畜。明年，诸侯谋合，四海兵起。

又曰：武王兵入商都，前歌後舞，甲子进兵，乙丑而雨。

《太公兵法》曰：将有三礼。武王曰：“敢问三礼。”太公曰：“将冬日不服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张幔盖，名将礼。”

《太公对敌权变逆顺法》曰：夫军出逢天无口而雨，天泣也。军没不还。

《魏武帝兵书接要》曰：大军将行，雨濡衣冠，是谓洒兵，其师有庆。

又曰：三军将行，其旗垫然若雨，是谓天露。三军失徒，将阵，雨甚，是谓浴尸，先阵者败亡。

又曰：大将始行，雨而薄，不濡衣冠，是谓天泣。其将大凶，其卒散亡。

《杂兵书》曰：诸口气，诸变晕，日月蚀，风散之，口振之，雨压之，皆解。

又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风如雨，如雷如电，振振暝暝，天下尽惊。

又曰：军始营，风雨从後来，沾衣裳，大吉。

又曰：有大口雨，军内滂沱甚者，军罢无功。

桓宽《盐铁论》曰：孔子，大圣也。尝居上位，相鲁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时雨之灌万物，莫不兴起也。

王充《论衡》曰：道至天者，翔风起，甘雨降，霁而阴 a 者，谓之甘雨，非谓雨水味甘也。

又曰：太平之时，五日一风，十日一雨。

又曰：周公时，雨不破块，风不鸣条，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

《神异经》曰：西海上有人焉，乘白马朱鬣，白衣素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上如飞，名曰河伯使者。其所至之国，雨水滂沱。

《乐动声仪》曰：焦明至，为雨备。（焦明，水鸟。）

《楚辞》曰：雷填填兮雨冥冥。

潘尼《苦雨赋》曰：瞻中堂之浩汗，听长ニ之涔涔。

成公绥《阴霖赋》曰：沉灶生蛙，中庭运舟。

傅咸《愁霖诗》曰：举足没泥泞，市道无行车。兰桂贱朽腐，柴粟贵明珠。

张孟阳《杂诗》曰：口根临八极，雨足洒四溟。霖沥过二旬，散漫亚九龄。阶下伏泉涌，堂上水衣生。尺烬重寻桂，红粒贵瑶琼。

又诗曰：腾口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刘桢诗曰：和风从东来，玄口起西山。夜中发此气，明旦飞甘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璩《与韦诞书》曰：夫以原宪悬磬之居，而值皇天无已之雨。室宇渐而作漏，堂馆洽而为泥。

祈雨

《礼记□月令》曰：孟夏大雩，帝命有司祷祀山川，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以祈实。（雩者，祭天祁雨之名。大雩，为用盛乐也。）

《汉书》曰：董仲舒为江都相，理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者。（义云，祈雨，闭南门止雨。）

范晔《後汉书》曰：谅辅仕郡，为五官椽。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和调阴阳，至令天地否隔，万物焦枯，咎尽在辅。今敢有所请，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无状。”於是积薪聚艾茅以自环，构火将自焚。未及中时，天□晦合，须臾澍雨。

谢承《後汉书》曰：戴封，字平仲，迁西华令。其年大旱，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远迩叹服，迁中山相。

又曰：爰延转议郎。徐州遭旱，延使持节到东海请雨。丰泽应澍雨，与京师同日俱霈，还拜五官中郎将。

又曰：周畅性仁慈，为河南尹。夏旱，久祷无应，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万余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

又曰：章和元年，有诏以郑宏为大尉。时旱，朝廷百僚皆暴请雨，夏炎热，小雨，郡官即还舍。宏弥日不旋，大雨澍，稼穑遂丰。

又曰：汝南周获善占天文，为郡门下椽，鲍昱为汝南太守。时郡境大旱，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明府当自北出，到四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每行县，辄轼其闾。

《东观汉记》曰：曹褒为河内大守，时旱，春至六月无雨，贵，百姓颇流离。褒到，省吏职，退去贪残，屡得澍雨。其秋大熟，百姓给足，流民皆还。

又曰：和熹邓后，永初二年三月，京师旱，至五月朔，太后幸雒阳，省狱举冤。未还宫，澍雨大降。

司马彪《续汉书》曰：永元六年，张奋代刘方为司空。时岁灾旱，祈雨无应，乃表即时引见，口陈时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即大雨三日。

《蜀本纪》曰：秦王诛蜀侯恽後迎葬咸阳，天雨三月，不通，因葬成都，故蜀人求雨祠蜀侯必雨。

王隐《晋书》曰：束。太康中，郡大旱，苗稼败，乃命邑人躬共请雨，三日中雨水三尺。众人以其有术数，精诚感神明，百姓欢喜，为之歌曰：“束先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萌。我稷以生。何以酬之，报束长生。”
高闾《燕志》曰：太平十五年，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有司奏右部王荀妻产妖，傍人莫觉，俄而失之，乃暴荀妻於社，大雨普洽。
鱼豢《典略》曰：旧制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已赛，如其常祭，牢礼。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立秋虽旱不祷。求雨到七月毕，赛之。秋冬春三时不求雨。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建熙七年五月，慕容下书曰：“朕以寡德，莅政多违，亢阳三时，光阴错绪，农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彻乐，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大降。
又《前凉录》曰：“张植为西城校尉，与奋威将军牛霸率骑救张冲，六月至于流沙，无水，士卒渴甚。植乃剪肉袒徒跣升坛，恸泣请雨，俄而口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杀所乘马祭天而去。
又《前秦录》曰：沙公，西域沙门也。有秘术，每旱，苻坚常使咒龙，龙便下钵中，天辄大雨。
《後魏书》曰：孝文太和二年，京师旱，祈雨，天子于北苑亲自礼焉，减膳，避正殿，澍雨大洽。三年，帝祈雨於北苑，闭阳门，是日大澍雨。
《益都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遭旱，请雨於灵星，应时大雨。
《葛仙公传》曰：吴主曾与仙公坐於榭上，望见道间人民请雨，土人累时不得。仙公曰：“雨可得耳。”即书符著社庙中，日午大雨尺余水。
《长沙耆旧传》曰：祝良为洛阳令。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暴身阶庭，告诫引罪，紫口沓起，甘雨乃降。
《佛图澄传》曰：石虎时，自正月至六月不雨，澄诣滏口祠，稽首暴露，即有二白龙降祠下，於是雨遍数千里。
干宝《搜神记》曰：汤既克夏，大旱七年，洛川竭。汤乃以身祷於桑林，剪其，自以为牺牲，祈福於上帝。於是大雨总至，洽于四海。
又曰：湘东新年县有一龙穴，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於此穴，穴淹则立大雨。
《宋永初山川记》曰：鄱阳长寿山，山形似马，白口出於鞍中，不崇朝而雨。
盛弘之《荆州记》曰：亻艮山县有一山独立峻绝，西北有石穴，北行百步许，二大石其间相去一丈许，俗名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
又曰：湘东有雨母山，山有祠坛，每祈祷无不降泽，以是名之。
又曰：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偏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微《广州记》曰：郁林郡山东南有一池，池边有一石牛，人祭祀之，若旱，百姓杀牛祈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祀毕则天雨大注。
《抱朴子》曰：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方士能神祝者临泉禹步吹气，龙即浮出，长数十丈；更吹，龙辄缩至长数寸，乃掇取著壶中，壶中或有四五龙，以少水养之。闻有旱处，便赍龙往卖，一龙直数十斤金。发壶出一龙，著潭中，复禹步吹之，长数十丈，须臾而□雨四集。
又曰：历阳有彭祖仙室，请雨必得。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时，旱欲祠灵山。晏子曰：“山以石为身，草木为，天苟不雨，焦身热，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祠河伯可乎？”曰：“河伯以水为国，鱼鳖为民，久旱，国将亡，民将灭，独不欲雨乎？君避殿暴露，其索雨乎？”公出野暴露，天果大雨。
《淮南子》曰：土龙致雨。许慎注曰：“汤遭旱，作土龙以象□从龙也。”
又曰：董仲舒请雨，秋用桐木鱼。
《山海经》曰：东荒北隅有山名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今之土龙本此也。）
《遁甲开山图》曰：绛北有阳石山，有神龙池。黄帝时遣□阳先生养於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即祀池请雨。
《尔雅》孙炎注曰：摄木生江上，有奇枝高三四丈，生毛，一名枫子，天旱以泥涂之即雨。
傅咸《自叙》曰：太始九年，自春不雨，涉夏节，圣皇劳虑，分使祈祷。余以太子洗马兼司徒莅事，三朝，雨大降，退作《喜雨赋》。
霁
《说文》曰：霁，雨止也；{妻}，雨齐也。{郭}，雨止□罢貌。
《魏略□五行志》曰：延康元年，大霖雨五十余日，魏有天下乃霁，将受魏祚之应也。
《晋中兴征祥记》曰：咸和四年，阴霖五十余日，苏峻灭，乃霁。
《长沙耆旧传》曰：文度，字仲儒，为郡功曹吏。时霖雨，废人业，太守忧悒，召度补户曹。度奉教斋戒，在社三日，夜梦白头翁谓曰：“尔来何迟！”翌旦，度具白所梦於太守，曰：“昔禹梦青绣文衣男子，称苍水使者，禹知水脉当若椽。此梦将其比也。”明日果大霁。
《扶南日南传》曰：金陈国入四月便雨，六月乃止，少有晴日。六月不雨常晴。岁岁如此。
卷十二　天部十二
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雪，绥也。水下遇寒凝，绥绥然下也。
《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滂。
又曰：上天同□，雨雪。（，雪貌也。丰年之冬，必有积雪。）
又曰：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将帅，歌《采薇》以遣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又曰：蜉蝣掘阅，麻衣如雪。郑玄注曰：“喻曹昭公君臣朝夕变易衣服。麻衣，深衣也。”
《礼》曰：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
《传》曰：隐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平地尺为大雪。（三月，今正月也。大雪失时也。）
又曰：楚子次于乾。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秦所遗羽衣也。）翠被，豹舄，执鞭以出。
《易通卦验》曰：《乾》得《坎》之《蹇》，则当夏雨雪。
《诗推度灾》曰：逆天地，绝人伦，当夏雨雪。
《大戴礼》曰：天地积阴，温则为雨，寒则为雪。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凝而为雪。
《史记》曰：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
《汉书》曰：汉女者，居东海养姑，姑女谗之於姑。姑诣太守。诉而杀之。五月下雪。
又曰：苏武使於单于，单于幽武置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卧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因以为神。
又曰：壶广单于，自将领万骑击乌孙，会天大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
《续汉书》曰：赤眉入安定北地，逢大雪，坑谷皆满，多冻死。
《晋书》曰：王恭衣鹤氅，雪中行，时人谓之神仙中人。
又曰：太傅谢安，雪骤降，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客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道韫曰：“未若柳絮因风起。”
又曰：东瀛公腾（公姓司马，名腾。）伐石勒，於常山屯营。时天大雪。有一处方数丈，融液，怪而掘之，得一玉马高尺许，以为晋家之瑞。
《晋朝杂事》曰：太康七年，河阴雨赤雪二顷。
《宋书》曰：大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左将军谢庄下殿，雪暴衣白。上以为嘉瑞，群臣皆作《雪花诗》。
崔鸿《北凉录》曰：先酒泉南有铜驼山，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斤。
《宋齐语》曰：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
《唐书》曰：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时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於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冻，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
《录异传》曰：汉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自出案行，见民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
《韩诗外传》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雪花曰。
皇甫谧《高士传》曰：世莫知焦光所出，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
《穆天子传》曰：日中大寒，北风雨雪，有冻死人，天子作《黄竹诗》三章以哀民，曰：“我徂黄竹负寒。”（，闭也。音秘。）
又曰：雨雪，天子猎於钅 开山之西河。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药有玄霜绛雪。”
《烈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相与为死友。闻楚王好士，欲往仕之，道遇雨雪，计不俱全，乃并衣粮与角哀，入树而死。
《陆机别传》曰：机诛日，平地尺雪，时人以为冤。
《曹摅别传》曰：摅为洛阳令，于时大雪，而宫门夜忽失行马。摅曰：“此非他窃，理可保明，必是门士以疗寒。”验之而具服。
王子年《拾遗记》曰：穆王东至大扌戏之谷，西王母来进兼州甜雪。兼州去玉门三十万里，地多寒，雪霜露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为果也。
又曰：周灵王起昆昭之台，召诸方士。有二人乘龙飞游之辇，王迎之上席，酣醒。时天赤旱地裂，其一人先倡能为霜雪，王乃请焉。於是引气一吸，则口起雪飞。
又曰：广延之国去燕七万里，在扶桑东，其地寒，盛夏之日冰厚至丈。常雨青雪，冰霜之色，皆如绀碧。
《沙洲记》曰：自龙涸至大浸川一千九百里，昼肃肃，常有风寒。七月，雨便是雪，遥望四山，皓然皆白。
《西京杂记》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雪不封条，凌弭毒害而已。”
《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曾子》曰：阴气胜则凝为雪。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群臣请弛期，太子不许，惠公谏曰：“昔王季葬渭山之尾，氵栾水其墓，见棺。文王曰：先君欲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臣百姓矣。乃出为帐，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王欲少留而抚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为日，比文王义也。”太子曰：“善！”

又曰：齐宣王见孟子於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曰：“为人上而不与民同乐者，非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时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见晏子。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贤君饱而知人饥，温而知人寒。”公曰：“善！”乃脱裘，发粟以与饥寒者。

《秦子》曰：今欲骋光日下，显白雪中，不可得也。

《孙子》曰：昔卫君重裘累茵而坐，见路有负薪而哭之者，问：“何故也？”对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卫君惧，见於颜色曰：“为君而不知民，孰以我为君！”於是开府金，出仓粟，以赈贫。

《淮南子》曰：欲灭迹而走雪中。

《金匮》曰：武王伐纣，都洛邑，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马车从两骑止门外，王使太师尚父谢五大夫宾幸临之，失不先闻，方修法服，太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进五车两骑曰：“先生大夫在内方对天子，寒，故进热粥却寒。”粥皆毕，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问武王曰：“客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雨师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神曰祝融，东海神曰勾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收。”河伯雨师请使谒者於殿下门内引祝融五神，皆惊，相视而叹。

《语林》曰：王子猷居山阴，大雪，夜开室命酌，四望皎然，因咏《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在剡，乘兴棹舟，经宿方至。既造门而返，或问之，对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安道。”

《胜之书》曰：取雪汁渍原蚕屎五六日，待释，手ソ之，和种之，能御旱，故谓雪为“五精”也。

《山海经》曰：由首之山，小咸之山，空桑之山，冬夏有雪。

《论衡》曰：口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并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其由地发，不从天降。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归，思父母，作《梁山操》。

《广志》曰：口南郡四五月犹积皓雪，代郡以五月山阴犹宿雪，八月末复雪。宋玉对问曰：客有歌於郢中，始曰下俚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及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而和弥寡。

宋谢惠连《雪赋》曰：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口繁。梁王不悦，游於兔园，乃置旨酒，命宾友，召邹生，延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风》於卫诗，咏《南山》於周雅。相如於是避席而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逡巡而揖曰：“臣闻雪宫建於东国，雪山峙於西域，岐昌发咏於来思，姬满申歌於黄竹。曹风以麻衣比色，楚谣以幽兰俪曲。盈尺则呈瑞於丰年，袤丈则表於阴德。其为状也，散漫交错，氛氲萧索，蔼蔼浮浮，氵キ氵キ奕奕，联翩飞洒，徘徊委积。始缘甍而冒栋，终开帘而入隙；既因方而为，亦遇圆而成璧。眄隰则万顷同缟，瞻山则千岩俱白。於是台如重璧，逵似莲璐，庭列瑶阶，林挺琼树，皓鹤夺鲜，白鹇失素。”

《楚辞口九辩》曰：雪霰纷糅。（女救反。）

又曰：魂来归兮，北方不可止。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又曰：霰雪纷其无恨些，口霏霏而承宇些。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时既西夕，玄阴晦冥，凉风萧然，素雪飘零。

伏系之《雪赋序》曰：结阴凝雪，皎如帔素。

谢灵运诗曰：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乐府歌诗曰：皑如山上雪，皎如口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庾肃之《雪赞》曰：皓若天汉，色逾玉粲。

李《悲四时》曰：口皿（徒敢反。）Ъ（徒对反。）以时兴，雪联翩而聚密。枯林如琼干，空岫朗若玉室。

王韶之《咏雪离合》曰：霰先集兮雪霏霏，散辉素兮被檐庭。曲室寒兮朔风厉，川陆涸兮百籁鸣。

霰

《释名》曰：霰，星也。冰雪相搏，（补各反。）如星而散。

《说文》曰：霰，积雪也。从雨散声。

《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霰，暴雪也。《笺》云：雪自上遇温气而抟谓之霰。）

《尔雅》曰：雨霰为消雪。（郭璞注云：霰，冰雪杂下，故谓消雪。）

又曰：雨雪相和为霰。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盛阴，雨雪凝滞而冰寒。阳气薄之，不相入，则散而为霰。故沸汤之在闭器，而湛於寒泉则为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验也。

《韩诗》薛君注曰：霰，也。

《曾子》曰：阴之专气为霰。

露

《释名》曰：露，虑也。覆虑物也。

许慎《说文》曰：露，润泽也。从雨，路声。

《诗》曰：厌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又曰：《湛露》，天子燕诸侯也。“湛湛露斯，匪阳不。”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抟（徒官反。）兮。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如章反。）
《礼》曰：立秋後五日白露降。
又曰：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
又曰：天不爱其道，故天降甘露。
又曰：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焉。如将见之感时念亲也。
又曰：王所以为顺而弗悖也，天降甘露。
《易通卦验》曰：立秋白露下。
《尚书中候》曰：尧时甘露降。
《诗含神雾》曰：阳气终，白露为霜。（宋均曰：白露，行露也。阳终阴用事，故曰白露凝为大霜也。）
《大戴礼》曰：露，阴阳之气也。夫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气胜则散为雨露。
《礼斗威仪》曰：君治政，则轩辕之精散为甘露。
《春秋繁露》曰：恩及於物，顺於人而甘露降。
《春秋序》曰：桀无道，露冬下。
《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杀木，露以润草。
又曰：阴阳散为露。
《五经通义》曰：和气津液凝为露，露从地出。
《吴越春秋》曰：子胥谏吴王，王怒，暮归，举衣出宫，宫中群臣皆曰：“天无霖雨，宫中无泥露，相君举衣，行高何为？”子胥曰：“吾以越谏王，王心迷，不听吾言，宫中生草棘，雾露沾吾衣。”群臣闻之，莫不悲伤。
《汉书》曰：宣帝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宫，大赦天下。
又曰：平帝永平十七年，自春迄夏，多甘露降。谒元陵，太常丞上言陵树叶上有甘露，令百官采之。
又曰：成帝幸河东，祠后土，甘露降京师。
又曰：宣帝诏曰：“乃者，凤凰集太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宜赦天下。”
《後汉书》曰：桓帝永康元年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
范晔《后汉书》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于原陵。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沈丰为零陵太守，至官一年，甘露降，膏润草木。
《东观汉记》曰：光武帝时，甘露降四十五里。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梦见先帝、光烈皇后，梦中喜觉，悲不能寐，明旦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树，帝令百官采之。帝伏御床流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明帝铸承露盘，茎长一十二丈，铜龙绕其根，立於芳林园，甘露乃降。
又曰：明帝与东阿王诏曰：“昔先帝时，甘露屡降於仁寿殿前，灵芝生芳林园中。自吾建承露盘已来，甘露复降於芳林园仁寿殿前。”
《晋书》曰：皇甫谧幼时，有甘露降其柳树，谧母以食之，谓蜜也。
《晋中兴书》曰：王者敬养耆老则甘露降於松柏，尊贤容众则竹苇受之。甘露者，仁泽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饴。
《宋书》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频降，状如细雪。
《隋书》曰：李德饶，赵郡柏人人也。性至孝。丁父忧，单徒跣，後甘露降其树，白鸠巢其庐。
《豫章耆旧传》曰：太守陈蕃临郡二年，甘露降。
《汝南先贤传》曰：新蔡郑敬、都尉高懿厅前槐树有白露，类甘露。懿问掾属，皆言是甘露，敬曰：“明府德政未致甘露，但树汁耳。”懿不悦，因称疾而去。
《洞冥记》曰：勒毕国人长三寸，有翼，善言语戏笑，因名“语国”。饮丹露为浆。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又曰：东方朔游吉口之地，汉武帝问朔曰：“何名吉口？”曰：“其国俗常以口气占吉凶。若吉乐之事，则满室口起，五色照著於草树，皆成五色露，露味甘。”帝曰：“吉口五色露可得以尝不？”朔乃东走，至夕而还，得玄、黄、青露，盛之琉璃器以授帝。帝遍赐群臣，得露尝者，老者皆少，疾病皆愈。
又曰：元封二年，数过国献能言龟一头，长一尺二寸。东方朔曰：“惟承树露以饮之。”
王子年《拾遗记》曰：昆仑山有甘露，望之色如丹，着木石则皎然如霜雪，宝器承之如饴，人君圣德则下。
周处《风土记》曰：白鹤性警，至八月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声则鸣。
《述仙记》曰：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头露，以之洗眼，眼明也。
《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庄子》曰：姑射之山有神人焉，不食五，吸风饮露。
《冠子》曰：圣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膏露下。
《苏子》曰：夫人一代，若朝露之托桐叶耳，其与几何！
《吕氏春秋》曰：伊尹说汤曰：“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三危，西极山名。）和之美者揭雩之露，揭雩之露其色紫。”
《淮南子》曰：方诸取露於月。（高诱注曰：方诸，阴燧也。）
东方朔《神异经》曰：西北海有人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但日饮天酒五斗。（张华云：天酒，甘露也。）
又曰：黄父以雾露为浆。
《古史考》曰：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实。
刘向《说苑》曰：吴欲伐荆，王令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怀弹於後园，露沾其衣者三朝。王曰：“子求何苦，露沾衣如是？”对曰：“园中有树，其端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风翕露，不知螳螂在其後曲跗，（方无反。）欲取其蝉。而螳螂又不知黄雀居其後，延颈欲啄之。然黄雀又不知臣操弹丸在其下，臣但捕其黄雀，不觉露沾衣。此者为窥其利而不思患。”王闻之，遂不伐荆。
又曰：腾蛇游於雾露，千里不止。
《汉武帝故事》曰：帝作金茎擎玉杯，以承□表之露，拟和玉屑服之以求仙。
又曰：作铜承露，上有仙人掌以承露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露者，阴液也。释为露，凝为霜。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
又曰：露者霜之始，寒即变为霜。
《论衡》曰：甘露味如饴，王者之太平应则降。
《地镜图》曰：视山川多露无霜，其下有美玉。
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山，气运注天下，春夏为露。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丧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灭也。其一章曰：“薤上露，何易，明朝更复落，人死何时归。”
《瑞应图》曰：露色浓甘者，谓之甘露。王者施德惠则甘露降其草木。
又曰：甘露者，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气感则甘露降於松柏。
《山海经》曰：仙丘降甘露，人常饮之。
又曰：诸沃之野，摇山之民，甘露是饮，不寿者八百岁。
《列星图》曰：天乳一星，在氐北，主甘露。占。若明而润，则甘露降；不然，则否也。
《楚辞》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采秋菊之落英。
《张衡奏事》曰：飞尘增山，雾露增海。
曹植《魏德论》曰：玄德洞幽，飞化上蒸，甘露以降，蜜淳水凝，睹阳弗，琼爵是承，献之帝朝，以明圣征。
曹植《承露盘铭叙》曰：夫形能见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气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盘，乃诏有司，铸铜建承露盘于芳林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束集》曰：薄冰凝池，非宗庙之宝；零露垂林，非缀冕之饰。
张载《羽扇赋》曰：濯以口精，拂以芝露。
卷十三　天部十三
雷
《释名》曰：雷者，如转物有所良（音郎）雷之声也。
《说文》曰：霆，雷余声铃铃，所以挺出万物。
《易》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又曰：震为雷。
又曰：动万物者，莫疾乎雷。
又曰：鼓之以雷霆。
又曰：氵存（慈见反。）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又曰：震来。（诈逆反。）
又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
又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又曰：口雷，《屯》。君子以经纶。
又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又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又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又曰：雷以动之。
又曰：雷雨之动满盈。
又曰：雷风不相悖。
又曰：雷风相薄。
又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书》曰：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诗》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阳。
又曰：虺虺其雷。
《礼》曰：仲春，日夜分，雷乃发声，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主戒妇人有娠者，止犹动静。）
又曰：君子若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衣服冠而坐。（谓敬天之怒。）
又曰：秋分之日，雷乃收声。
《传》曰：藏冰以时，则雷出不震；弃冰不用，则雷不发而震。
《梁传》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激而为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疾雷为霆。郭璞注曰：“疾雷谓雷之急激者。”
《论语》曰：迅雷风烈必变。
京房《易传》曰：当雷不雷，阳德弱也。
又曰：五星占雷电杀人何？雷，天拒难折冲之臣也。君承用节度，即雷以节；暴人威福，则雷电杀人。
《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挠则冬雷，民饥。
《书□洪范》曰：雷於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与其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入，入则万物亦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复出，出则万物亦出。此其常经也。
又曰：秦二世元年，天无□而雷。雷，阳也；□，阴也。有□然後有雷，象君臣也。故□雷相，阴阳之合也。今二世不恤人，人臣叛之，故无□而雷也。
又曰：凡大风雷雨为不敬也。
又曰：春後十日，雷乃发声。
又曰：正月雷微动而雉ず。
又曰：夫雷，人君相也，入能除害，出能兴利。
《尚书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为白雀，衔丹书集公车。
《大戴礼□夏小正》曰：雷震雉鸣，ず，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不必闻，惟雉必闻之。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合为雷。
《春秋合诚图》曰：轩辕星，主雷雨之神。
《论语讠》曰：雷震百里声相附。宋均注云：“雷动百里，故因以制国也。雷声，谓诸侯之政教所至相附也。”
《史记》曰：高祖母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娠，遂孕高祖。
《汉书》曰：迅雷妖风，怪□变气。此皆阴阳之精，本在地而上发于天。
《续汉书》曰：桓帝建和三年六月乙卯，雷震宪陵寝屋。是时，梁太后听兄冀诛李固、杜乔。
《晋书》曰：晋人王褒母生时畏雷，至母终後，天雷，辄绕墓曰：“褒在此，褒在此！”
《齐书》曰：永明八年六月十日晡时，雷有黄光照地，状如金色，占曰：“人君有德，”或谓之荣光。
周裴《汝南先贤传》曰：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顺辄环冢泣曰：“顺在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诗外诗》曰：东海之上有勇士，曰丘，以勇游于天下。过神渊饮马，马沉，去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王歆《孝子传》曰：竺弥，字道纶。父生时畏雷，每至天阴，辄驰至墓，伏坟哭，有白兔在其左右。

《搜神记》曰：义兴人周永和出行，因日暮，路旁小屋中有女子留宿。一更後，有唤阿香，女应诺，“官唤女推雷车”。女遂辞周云：“有官事须去。”俄而大雷。既明，周自异其处，返寻，惟见一新冢，冢上有马迹。

东方朔《神异经》曰：八方之荒有石鼓，其径千里，撞之，其音即雷也。天以此为喜怒之威

盛弘之《荆州记》曰：朝阳县樊重母畏雷，重为母立石室以避之，悉以文石为阶砌，至今犹存。

孟奥《北征记》曰：凌口台南角一百步，有白石室，名“避雷室”。

又曰：临贺有石方二丈，石有磨刀斧迹，春夏常明净，其迹甚新。秋冬则苔秽，故为雷公磨石。

《庄子》曰：阴阳交争为雷。

《文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耳不闻雷霆之声；耳调金石之音，目不见太山之形。小有所志，必大有所忘。

《曾子》曰：阴阳之气俱，则为雷。

《淮南子》曰：阴阳相薄，感而为雷。

又曰：荫不祥之木，为雷霆所扑。

又曰：庶女叫天，雷电下击，景公台殒，支体伤折，海水大出。（庶贱之女，齐之少寡妇人也。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终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殒，坏之也。伤毁景公支体，水为之溢。）

又曰：雷霆之声可以钟鼓写也。风雨之变可以音律和也。

《抱朴子》曰：雷，天之鼓也。

《冠子》曰：昔者有道之君取政，非取于耳目也。夫耳之生聪，目之生明。两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孙子》曰：击电无停光，疾雷无余声。

《河图帝通纪》曰：雷，天地之鼓。

《河图》曰：玉虎晨鸣，雷声也。

又曰：黄帝以雷精起。

《六韬》曰：武王伐纣，雨甚雷疾，武王之乘，雷震而死。周公曰：“天不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
伏侯《古今注》曰：成帝建始四年，无口而风，天雷如击连鼓，音可四五刻，隆隆如车声。
《山海经》曰：俞（音榆）次之山有鸟名橐{非巴}，服之不畏电。（{非巴}音肥、匪、备三音。）
又曰：飞鱼如豚，赤文无羽，食之辟兵，不畏雷。
《师旷占》曰：春雨初起，其音恪恪，霹雳者，所谓雄雷，旱气也。其鸣依依，音不大，霹雳者，谓之雌雷，水气也。
又曰：春分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中，其所住者，兵起其主，无口而雷，名曰天狗。行不出三年，其国亡。
又曰：初，雷从金门起，上旬旱，下田熟，一曰岁中兵革起也。
《风俗通》曰：雷不盖酱。俗说令人腹中雷鸣。
《世说》曰：曹爽将诛，梦二虎衔雷公，若二升碗放着庭中。
《华阳国志》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尖匕箸。会雷大震，先主曰：“圣人言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致此！”公亦悔失言。
《郦炎对事》曰：或曰：“雷震惊百里，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数知之：夫阳动为九，其数三十六；阴静为八，其数三十二。一阳动二阴，故曰百里雷。”
《杂兵书》曰：雷电霹雳，破军中树木屋舍者，徙去，吉也。雷电风所从来不可逆而相代，宜慎之也。
《物理论》曰：积风成雷。
王充《论衡》曰：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怛，亦复如之。故後人忌焉，以为常也。
又曰：盛夏之时，雷电疾击杀人，谓之有阴过；饮食不洁则天怒，杀之。隆隆之声，天怒之音也。此虚言也。道士刘春，楚王英使食不洁，春死，未必遇雷也。建武四年六月夏，雷击会稽鄞县羊五头，羊有何阴过而雷击之乎？俗以为天取龙杀人，罚阴过，与取吉凶不同，非实道也。
又曰：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形。
又曰：一人若力士之容，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椎之。世人信之，莫不谓然。始复原之，虚妄之象也。
霹雳
《释名》曰：霹雳，折也。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
《说文》曰：震，霹雳折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传》曰：震雷为。
《尔雅》曰：疾雷为霆霓。（郭璞曰：雷之急激者为霹雳。）
《春秋繁露》曰：王言下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其音商，故应霹雳。
《五经通义》曰：震与霆，皆霹雳也。
《晋安帝纪》曰：义熙二年六月，震太庙尾，彻壁柱，若有文字。
《晋朝杂事》曰：元康七年，霹雳破城南高石。高，中宫求子象也。贾后将诛之应。
曹嘉之《晋纪》曰：诸葛诞以气迈称，常倚柱读书。霹雳震其柱，诞自若。
《列女后传》曰：河南李叔卿为功曹，应举孝廉。同时应人害之，使婢宣言叔卿淫其寡妹。同举人诣尹，以骨肉相奸，不合应孝廉。叔卿杜门自绝，女妹伤被淫之名，遂到府门自杀，叔卿亦自杀，明已无愆也。後三年，霹雳杀害叔卿者，以其死尸置叔卿冢前。其家收而葬之，秋又雷发其冢。
《玄中记》曰：玉门之西有一国，国中有山，山上有人，岁岁出石（子林反）数千输庙中，名曰霹雳。给霹雳用，从春雷出，砧日减，至秋而尽。
《搜神记》曰：扶风杨道和，夏于田中值雨，霹雳下击之，道和以锄格，折其左肱，遂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状如六畜，似猕猴。
《续搜神记》曰：吴兴人章荀者，五月中于田耕，以饭萝置菰里。晚于菰中伺之，见一大蛇偷其食。荀即以钅丕（步悲反）叉之，蛇便走，去。荀乘船逐之，至一坂，有穴，蛇便入穴，但闻号哭，云人斫伤某甲，或云当如何，或云付雷公，令霹雳杀奴。须臾，口雨冥合，震电伤荀。荀于是跳梁大骂云：“天公！我贫穷展力耕垦，蛇来偷食我饭，罪在蛇，反来霹雳我，是无知！雷公若来，今当以钅丕斫汝腹破。”须臾，口雨辄开，乃更霹雳向穴中，诸蛇死者数十。
《庄子》曰：阴阳错行，天地大骇。於是有雷有霆。
刘义庆《世说》曰：夏侯玄，字太初，尝倚柱读书。时暴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玄神色无变，读书如故。
《异苑》曰：佛佛虏凶虐暴忍，常自言，国名佛佛，则是狒中之佛。寻被震而死，既葬，而後就冢中，霹雳其柩，引身出外，题背四字，表其凶逆之国也。
又曰：滕放，太元初，夏枕文石枕卧，忽暴雨雷震其枕，枕四解，傍人莫不怖慑。而放微觉有声，不足为惊。
又曰：元嘉十九年，京口霹雳杀人，亦自题背。
《世说》曰：王丞相见郭景纯：“君可试为作一卦。”卦成，郭意恶，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有震厄。”王问：“可有消伏理否？”郭曰：“公能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短如公长，置寝处，灾可消。”王悉依其言。数日中果震，柏树碎门内，子弟皆称庆。

桓谭《新论》曰：天下有鹳鸟，群国皆食之，三辅俗独不敢取之。或取即雷霹雳起，原夫天不独左彼而右此，杀鸟适与雷遇耳。

《博物志》曰：九真有狸牛出上，或斗岸上家牛，皆怖。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

《山海经》曰：半石之山有草，名曰嘉荣，服之不畏霆。（不畏霹雳。）

《琴操》曰：楚高膏梁子出游九皋之泽，览渐水之台，张ㄜ置罟于荆山，临曲池而渔。而疾风（于敏反）。雹，雷电奄冥，天火四起，霹雳下臻。玄鹤翔其前，白虎吟其後。乃援琴而歌叹，作《霹雳引》。

《正论》曰：里语云：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电

《释名》曰：电，殄也，乍见则殄灭也。

《说文》曰：电，阴阳激耀也。从雨，甲声。

《易》曰：离为电。

又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诗》曰：烨烨震电。

《礼记□月令》曰：春分之日玄鸟至，后五日，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

《传》曰：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易稽览图》曰：阴阳和合，为电辉辉也。其光长。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激为电。

《史记□天官书》曰：电者，阴阳之动也。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母曰附宝，有乔氏之女也。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孕。

《汉书□李寻传》曰：寻说王根曰：“窃见往者盛冬雷电，潜龙为孽。”

《晋书》曰：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神异传》曰：东王公与玉女投壶，误而不接，天为之笑，开口流光，今电是也。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东方朔为太山仙官，太仙使至方丈，助三天司命。朔但务山水游戏，擅弄雷电，激波扬风，风雨失时。”

《西京杂记》曰：董仲舒曰：“太平之世，电不旬目，宣示光辉而已。”

《庄子》曰：阴气伏于黄泉，阳气上通于天，阴阳分争，故为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子》曰：肾为电，主鼻。
《曾子》曰：阴阳交则电。
《抱朴子》曰：良将去如收电，可见不可追；立如丘山，可瞻不可动。
《淮南子》曰：电以为鞭策。（电击反也。）
《物理论》曰：风清热之气，散为电。
《楚辞》曰：凌惊雷，轶骇电。
扬雄《河东赋》曰：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
张衡《思玄赋》曰：凌惊雷之亢（苦浪反。）盖（苦大反。）兮，弄狂电之淫裔。
傅玄诗曰：童女掣电。
夏侯孝若《电赋》曰：攒□间而飞火，绛烟起於□中。
曹毗《霖雨诗》曰：紫电光牖飞，迅雷中天奔。
顾恺之《电赋》曰：天怒行凌，□赤光发。
李诗曰：ホ（徒感反。）Ъ（徒对反。）重□阴，碎棱震电宅。（陟嫁反。）
卷十四　天部十四
霜
《释名》曰：霜，丧也，其气惨毒，物皆丧也。
《说文》曰：{执}，（竹入反。）早雪。皑，霜雪之白者。
《易□坤卦》曰：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诗》曰：纠纠葛屨，可以履霜。郑玄注曰：“魏俗，至冬犹谓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贱也。”
又曰：九月肃霜。（肃，缩也，霜降而收缩万物也。）
又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礼》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则百工休。（郑玄注曰：谓胶漆之作冇。）
又曰：孟冬行秋令，则雪霜不时。
又曰：孟春行冬令，则雪霜大挚。
又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郑注云：感时念亲也。）
又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以达天地之气也。
京房《易传》曰：诛不原情，有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诛，其霜反在草下。
又曰：兴兵妄诛，厥灾不霜；圣贤遭害，其霜附木不下也。
《大戴礼》曰：霜是阴阳之气也。阴气胜阳则凝而为霜。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凝为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霜以杀木，露以润草。
《春秋考异邮》曰：霜者，阴精，冬令也。四时代谢，以霜收杀。霜之为言亡也，物以终身也。
又曰：僖公即位，陨霜不杀草，臣威强也。
《春秋感精符》曰：霜，杀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鹰隼击，王者顺天行诛，以成肃杀之威。
《孝经援神契》曰：霜以挫物。
《五经通义》曰：寒气凝以为霜，霜从地升也。
《五经钩沉》曰：天霜树落叶，而鸿雁南飞。
《家语》曰：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娶者始也。《诗》曰：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国语》曰：驷见而（于敏反。）霜，霜而冬裘具。贾逵曰：“驷，房星也。”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云：“仙之上药，玄霜绛雪。”
王子年《拾遗记》曰：广延国有霜，色绀碧。
又曰：兼（立俨反。）州霜甘。
又曰：员峤之山名环丘，有冰蚕，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茧，其色五采，织为文锦，入水不濡，以投火，经宿不燎。唐尧之代，海人献以为黼黻。
《庄子》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
《曾子》曰：阴气胜则凝为霜。
《淮南子》曰：芝兰以芳，未尝见霜。（先霜刈之。）
又曰：圣人行於水无迹，众人行于霜有迹。
又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以霜雪。（高诱注曰：青女天神，青天玉女主霜雪也。）
又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
《地镜图》曰：视屋上瓦独无霜者，其下有宝。
《山海经》曰：丰山有九钟，霜降其钟即鸣。
《命历序》曰：桀无道，夏陨霜。
《师旷占》曰：春夏一日有霜雪者，君治政太严刻，大杀，天以示之。宜损威杀，重人命。
崔豹《古今注》曰：鹧鸪常向日而飞，畏霜露；夜栖则以树叶覆其背上。
蔡邕《月令章句》曰：露凝为霜。
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山，气运注天下，秋冬为霜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宁王宪疾，时京城寒甚，凝霜封树。时学者以为，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树介，言其象介胄也。宪见而叹曰：“此俗谓树者也。谚曰：树稼达官怕，必有大臣当之，吾其死矣。”十一月薨。

《琴操》曰：《履霜》者，伯奇之所作也。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吉甫听其後妻之言，疑其孝子伯奇，遂逐之。伯奇编水荷而衣，采亭。（音亭，山梨木也。）花而食之，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放逐，乃援琴而鼓之。

《楚辞》曰：秋既戒之以白露，冬又申之以严霜。

《古艳歌辞》曰：秋霜白露下，桑叶郁为黄。

何瑾《悲秋夜》曰：霜凝条兮璀璀，露沾叶兮泠泠。

雹

《释名》曰：雹，炮（匹巧反，又音雹。）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蹙炮也。

许慎《说文》曰：雹，雨冰也，从雨包声。

《礼》曰：仲夏行冬令，则雹动伤。

《传》曰：昭四年正月，大雨雹。季武子问於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出入也时。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梁传》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阴胁阳，臣侵君之象也。）

京房《易传》曰：飞雹下尽树木之枝、害五者，君赋敛刻民也。

焦贡《易林》曰：阴雨泥寒，常冰不温，凌人惰怠，大雹为灾。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阴阳相胁而为雹霰，盛阴而雪，凝滞而冰寒。阳气薄之不相入，则散而为霰。盛阳，雨水温暖而汤热。阴气胁之不相入，则转而为雹。霰者，阳胁阴也；雹者，阴胁阳也。

又曰：人君妒贤疾善，在下谋上，则日蚀而雹杀走兽。

《春秋感精符》曰：大臣擅法则雨雹。

又曰：九月十月，日色青则寒，有雹雪。

《春秋考异邮》曰：阴阳专精，凝合成雹。雹之言合也。

《春秋汉含孳》曰：专一精并气凝为雹。宋均注曰：“谓若鲁僖公胁於齐，以妾为妻，尊重齐，胜无回曲之心，感阴水气，乃使结而不解散。”

《史记》曰：景帝二年秋，雨雹，大者五寸，深二尺。

又曰：凡雹皆冬之愆阳，夏之伏阴也。

《汉书》曰：成帝河平二年四月，楚国雨雹，大如斧，蜚鸟皆死。

又曰：宣帝地节四年五月，山阳济阴雨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二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蜚（音飞，与飞同。）鸟皆死。
又：《汉书口五行志》曰：武帝元封三年，雹大如马头。
范晔《後汉书》曰：青龙见於御座轩前，又大风雨雹，霹雳拔树。张奂上疏曰：“臣闻风为号令，动物通气。水生於火，相须乃明。蛇能屈伸，配龙腾蛰。顺至为休徵，逆来为殃咎，阳气专用，则精凝为雹。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或志宁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谗胜，并伏诛戮，海内默默，人怀震愤。昔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今武、蕃忠贞，未被明宥，妖眚之来，皆为此也。宜急为改葬，徙还家属。其从坐禁锢，一切蠲除。又皇太后虽居南宫，而恩礼不接，朝臣莫言，远近失望。宜思大义顾复之报。”天子深纳奂言。
又曰：时频有地震陨雹。蔡邕上封事曰：“臣闻天降灾异，缘象而至。霹雳雹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
又曰：安帝延光二年夏，京师及郡国三日大雨雹。
又曰：献帝初平二年五月，雹如扇、如斗。
《东观汉记》曰：和帝永元五年六月，郡国大雨雹，大如雁子。
又曰：韩棱，字伯师，除为下邳令。视事未期，吏民爱慕。时邻县皆雹伤稼，棱县界独不雹。
《晋书》曰：太元二十一年四月雨雹。时道子专政，奸佞竞进，烈宗不能禁，终至大乱。
《晋中兴书》曰：大兴二年，海盐雨雹，大如鸡子。
崔鸿《前赵录》曰：刘曜光初三年夏四月，长安雨雹，大如鸡子。
《後魏书》曰：鲜卑兵投鹿侯，从匈奴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怪，欲杀之。妻言：“常行仰天视，而雹入口，吞之而生子，号檀石槐。”後遂为鲜卑大人。
郭氏《玄中记》曰：东方有柴都焉，在齐国，有山，山有泉水如井状，深不测。至春秋时，雹从井中出，常败五。人常以柴塞之，不塞柴则出也，故号为柴都。
《陈留风俗记》曰：雍丘县夏后公祠有神井，能兴雾雹。
伏琛《齐地记》曰：安丘城南三十里有雹都渊，其雹或出，亦不为灾异。
《西京杂记》曰：鲍敞问董仲舒曰：“雹何物也？”曰：“阴气胁阳也。”
《凉州异物志》曰：有一大人生于北边，（在丁零北千五百里。）偃卧於野，其高如山，顿脚成谷，横身塞川，（长万余里，顿脚之间，乃成大谷。）近之有尖，铜雹击之也。惟可遥看，不可到下，下则雷电流，铜铁之丸为雹，以击杀人。
《曾子》曰：阳之专气为雹。雹者，气之化也。
《淮南子》曰：北方之极有九泽，有积雪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丛子》曰：永初二年夏，河西县大雨雹，皆如卷杯，大者或如斗。杀畜生雉兔，折树木。於是天子责躬省过。
《风俗通》曰：成帝问刘向曰：“俗说文帝时天下断狱三人，米一斗一钱，有此事否？”对曰：“不然。後元年雨雹，如桃李，深三尺，寻景帝代之，不可为平。”
《历代记》曰：石遵袭位於邺，暴风雨震电，雹如斗，其太武殿及两厢端门，光艳照天，金石皆消，为火月余乃灭。
《纪年》曰：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
《白虎通》曰：自上而下曰雨雹。
《风角占》曰：徵动羽，有雹霜。
陈陆琼《和张湖孰雹诗》曰：惟徵动羽，惟阴胁阳，雨冰作冷，凝气为祥。
虹霓
《释名》曰：虹，攻也，纯阳攻阴气故也。阴阳不和，昏姻错乱，淫风流行，男女互相奔随，则此气盛。霓，也。其体断绝，见於非时。此灾气伤害物，如有所食。
《说文》曰：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阳气也。
《河图稽耀钩》曰：镇星散为虹霓，虹霓主内淫。又霓者，气也，起在日侧，其色青赤白黄。
《周书》曰：清明後十日虹始见，小雪日虹藏不见，虹不收藏，妇不专一。
《诗》曰：くぐ在东，莫之敢指。（くぐ，虹也。夫妇过礼则虹气盛，君子见戒而讳之，莫之敢指。）
《礼》曰：小雪之日，虹藏不见。
又曰：玉气如白虹，天也。
又曰：清明後十日虹始见。
《尔雅》曰：くぐ，虹也。霓为挈贰。
《易通卦验》曰：虹不时见，女谒乱公。虹者，阴阳交接之气，阳唱阴和之象。今失节不见，似君心在房内不修，外事废礼失义，夫人淫恣而不敢制，故曰：“女谒乱公。”
《诗含神雾》曰：瑶光如霓贯月，感女枢，生颛顼。
《尚书考灵曜》注曰：日傍白者为虹，日傍青赤者为霓。
《春秋演孔图》曰：霓者，斗之乱精也。斗失度，则投霓见。（宋均注曰：投，应也。）
《春秋元命苞》：阴阳交为虹。
《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月令章句》曰：虹，くぐ也。阴阳交接之气着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虹常依阴□，昼见於日冲，无□不见，大阴亦不见。霓常依蒙浊，见日旁，白而直曰白虹。凡日旁者，四时常有之。惟雄虹起季春见，至孟冬乃藏。

《史记》曰：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如淳注曰：“虹，臣象；日，君象。”

《烈士传》曰：荆轲发，後太子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事不成矣。”後闻轲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

《汉书》曰；武帝游东莱，临大海，是岁虹气苍黄色，若飞鸟集城阳宫南。

又曰：上官桀谋废昭帝，迎立燕王，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水井，井水竭。

又曰：《天文志》曰：虹者，阴阳之精光。（如淳注曰：雄曰虹，雌曰霓。）

张《汉纪》曰：灵帝光和元年，虹昼见御坐殿庭前，色青赤，上引蔡邕问之，对曰：“虹霓，小人女子之祥。”又名臣蔡邕奏曰：“有黑气堕温德殿东，庭中如车盖腾起奋迅，五色，有头，体长十余丈，形似龙。占者以虹霓对，虹著於天而降於庭。以臣之闻，则天所投虹者也。”

《吴志》曰：诸葛恪攻新城不克，引军出往东兴，有蛇见其船，还拜蒋陵，白虹复绕其车。（《吴录》云：恪曰，虹何为此来哉！果为孙峻所诛。）

《晋阳秋》曰：建武元年，虹长弥天。

《晋□安帝纪》曰：义熙二年七月，夜，彩虹出西方，蔽月。

《前凉录》曰：张骏六年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钟鼓之声。

沈约《宋书》曰：刘义庆在广陵有疾，而白虹贯城，野入府。心甚恶之。因自陈求还。

《庄子》曰：阳炙阴为虹。

《文子》曰：天地二气即成虹，人二气即生病。

《淮南子》曰：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皆古得道，能御阴阳。）乘雷车，驾□虹。

又曰：太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农。）天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虹霓不出，贼星不行，（贼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怀也。）

又曰：虹者，天之忌也。

《孟子》曰：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民之望汤也，若大旱之望□霓。

《战国策》曰：唐睢谓秦王曰：“聂政刺韩相，白虹贯日。”

《搜神记》曰：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备，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天乃有赤气如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上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庐陵巴丘民陈济者，作州吏。其妇姓秦，独在家，忽疾病，恍惚发狂，後渐差，常有一丈夫，长大，仪貌端正，着绛碧袍，彩色炫，来从之。常相期於一山涧之旁，至于寝处，不觉有人道感接，忽忽如眠耳。如是积年，春每往期会，不复畏难。比邻人观其所至，辄有虹见。秦云至水侧，丈夫金瓶引水共饮，後遂有娠，生儿如人，多肉，不觉有手足。济寻假还，秦惧见之，乃内儿著瓮中。因见此丈夫以金瓮与之，令覆儿。济时醉眠在牖下，闻人与秦语，语声至怆，济亦不疑也。又丈夫语秦云：“儿小，未可得将去，不须作衣，我自衣之。”即以绛囊与裹之，令可时出与乳，于时风雨晦冥，邻人见虹下其庭。秦常能辨佳食，肴馔丰美，有异於常。丈夫复少时将儿去，亦风雨晦冥。人见二虹出其家，从此遂疏。

《异苑》曰：古语有之曰：“古者有夫妇，荒年菜食而死，俱化成青虹，故俗呼为美人”。

又曰：晋陵薛愿，义熙初有虹饮其斧奥，吸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便竭，吐金满器。於是灾弊日祛而丰富岁臻。

《述异记》曰：有黑虹下乐辑营，少日辑病卒。

《纪年》曰：晋定公十八年，青虹见。

《瑞应图》曰：大虹竟天，握登见之，意感生帝於姚墟。

《太玄经》曰：紫霓围日，其疾不割。

《杂兵书》曰：日晕有白虹贯内出外者，从所止战胜。

《华阳国志》曰：李特生长子荡，字仲平；少子雄，字仲俊。初特妻罗氏妊雄，梦双虹自地升天，一虹中断。罗曰：“吾二儿有先亡者，有贵者。”後雄王蜀。

《黄帝占军诀》曰：攻城，有虹从南方入饮城中者，从虹攻之胜。白虹绕城不匝，从虹所在击之胜。谨守其缺，贼乃从其地破走。

《文子》曰：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妇人不孀；虹不见，盗贼不行。含德之所致也。

《楚辞》曰：青□衣兮白霓裳。

《楚辞□天问》曰：白霓婴，胡为此堂？（王逸注曰：，□之有色似龙者，，白□逶迤似蛇者，言有此霓气气逶迤相婴，何为于此堂乎？盖屈原所见祠堂也。）安得失夫良药，不能固臧？（臧，善也。崔文子学仙於王子乔，子乔化为白虹，而加婴持药与崔文子。文子惊怪，引戈击霓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履也。故言得药之善也。）

扬雄《甘泉赋》曰：曳虹彩之流离。

左思《吴都赋》曰：虹霓回带於□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潘尼《苦雨赋》曰：收绛霓於汉阴
杨文《□赋》曰：浮素霓之逶迤。
卷十五　天部十五
气
《释名》曰：气犹饩也，饩然有声而无形也。
《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又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精气烟ㄌ，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
又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
《礼》曰：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
又曰：三月之节，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勾者毕出，萌者尽达。
又曰：三月之节，是月也，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
又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
又曰：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
又曰：八月之节。是月也，天子乃傩，以达秋气。杀气浸盛，阳气日衰。
又曰：九月之节。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
又曰：季秋行春令，则暖风来至，人气懈惰。
又曰：小雪之日後五日，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又曰：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
又曰：地气沮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
又曰：十二月中气，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阴气。
又曰：社祭土而主阴气也。
又：《乡饮酒》曰：天地严凝之气，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於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仁气也。
《周礼》曰：氏掌十之法，以观妖祥、辨吉凶。（妖祥善恶之征。郑司农云：谓日光之气。）
又曰：视之官，春分望气。
《传》曰：节宣其气。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于河，休气四塞。
《春秋繁露》曰：气之清者为精，人之精者为贤。治身以贤，积精为道。
《春秋元命苞》曰：阴阳聚为□气。
《史记》曰：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项羽本纪》曰：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宜急击勿失。”
又《秦纪》曰：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气。”於是始皇东游以厌之，改金陵为秣陵，堑之以绝其气。
《汉书》曰：武帝巡狩，过河间，见紫□青气自地属天，望气者云下有奇女，求之，得拳夫人，後生昭帝。
又曰：宣帝幼时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虽在襁乡 保，犹系郡邸狱。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怜曾孙无辜。至亡元二年，武帝疾，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攘夜至郡邸狱，吉闭门拒，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
应劭《汉官仪》曰：世祖封禅，夕有青气，上与天属，遥望不见山巅。
又曰：高祖在沛，隐芒砀山，每游，上辄不欲令吕后知，常在深僻处，后亦常知所在。高祖问曰：“何以知之？”后曰：“君所居处，上有紫气。”
又曰：孝灵熹平八年八月辛未，白气如匹练冲北斗第四星，为大兽状。明年，扬州刺史臧攻盗贼，斩首数千级。
《东观汉记》曰：和帝永元十二年，癸酉夜，白气长三丈，起国东北，指军市十日。是月，西域蒙奇、疏勒二国归义。
谢承《後汉书》曰：郎ダ上书曰：“去年闰月，白气从天汉入玉井西，将有叛戾之患、金精之变。太尉所掌，宜责以灾异。
《后汉书□五行志》曰：永兴二年，光禄勋舍壁下有青气，视之得玉钩。
《汉光武封禅仪》曰：元年封禅，昼有白气，夜有赤光。
又曰：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之山虞。此日山上□气成宫阙，百官皆见之。二十一日夕牲时有白气广一丈，东南极望。二十二日礼毕，正直坛所，有气与天属，遥望不复见山。
《楚汉春秋》曰：亚父谋曰：“吾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掺，或似龙，或似蛇，或似虎，或似□，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
王隐《晋书》曰：武帝咸宁元年，洛阳太祖庙中有青气，占者云以为东莞王後当有天子。後改封琅琊，江东之应也。
又曰：鲁胜，字叔时。以岁日望气，乃长叹，知将来多故，便称疾去官。中书令张华敬之，欲用之，遣二子谕意，遂不动。
又曰：张华察牛斗间有紫气，乃丰城之剑气也。
《吴志》曰：朝宫井上，旦有五色气，孙坚令浚之，得汉传国玺。
又曰：孙坚葬富春城东，冢有光，上属天，下蔓数里。皆曰：“非凡气也，孙氏其兴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刘豹、向举等上言：“建安二十二年，数有气，必有天子出其方。”
《南中八郡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恶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则折，名曰：“鬼弹”。中人则奄然溃烂。
宋《永初山川记》曰：宁州瘴气{艹冈}露，四时不绝。
《西升记》曰：老子西出关，关令尹喜占气，知神仙过。
《荆州记》曰：夷道县有望州山，山下有泉，欲雨，泉中有赤气上腾于天。
《庄子》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於无穷者，彼恶乎待哉！（郭象曰：御六气之辨，即是游变化之涂也。）
又曰：人之生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列子》曰：太初者，气之始也。
又曰：天，积气之成者也。
《孙卿子》曰：水火有气而无，草木有生而无知。
《抱朴子》曰：军上气黑如楼，将军移军必败。其将勇则气如火，火势如张弩，口如日月，赤气绕之，所见之地大胜，不可攻也。
又曰：或问登步之道，曰：“或用枣心为飞车，存念则五蛇六龙至乘之，上升三十里，名为太清。其气甚刚，胜人也。师言鸢飞渐高，直舒两翅而自渐进，渐乘刚气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於金反。）风气多聋，林气多瘿，木气多伛，（高诱曰：自此上至山气多，男皆生子，乃有此疾也。）下气多，（岸下下湿，肿足曰。）石气多力，（象石也。）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音夭）寒气多寿，谷气多Φ，丘气多狂，广气多仁，（下而平者为广。）陵气多贪，（象陵积聚也。）轻土多利，（利，疾也。）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圣人，皆应其类也。
又曰：太清之始世，天覆以德，地载以乐，四时不失其序，风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扬光，五星循轨而不失其行，此时玄元气至休者也。
《吕氏春秋》曰：天圆为精气圆通，周复无杂，故曰圆。
魏子曰：北夷之气象群羊，南夷之气类船，山海之气象楼台，宫阙、都邑之气象林木。
《家语》曰：食气者，神明而寿。
《洛书》曰：有气象人，青衣无手，在日西，天子之气也。
《遁甲开山图》曰：巨灵者，偏得元气之道，故以元气一时生混沌。
又曰：自老子生周，青气凌迟，俗儒道士无所通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图》曰：昆仑山有水，水气上蒸为霞。
《地镜图》曰：望百姓家黄气者，蘖栀子树也。山有白气而郁郁，中有神龙。
《三辅旧事》曰：汉作灵台，以四孟月登而观，黄气为疾病，赤兵，黑水。
《荆州图》曰：宜都郡望州山，（袁山松《宜都记》曰锺山。）山根有涌泉成溪，溪注丹水，天阴欲雨，辄有赤气，故名丹溪。
《论衡》曰：陈留虞延，字君人。夜生，母见其上气如一匹绢径上天，以问人，人曰吉气与天通。仕至司徒。
《楚辞》曰：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王逸曰：餐吞曰精，食元符也。《凌阳子明经》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赤气也。秋日食沧汉，沧汉者，日没後赤黄气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半夜气也。夏食正阳，正阳者，南方日中气也。）
又《天问》曰：伯强安处？惠气安在？注曰：“伯强，是大疫鬼也。所至恣恶气，伤和气。”
雾
《释名》曰：雾，冒也。气蒙冒覆地物也。昏暗之时则为妖灾，明王圣主则为祥瑞。
《礼记□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
《尔雅》曰：地气发，天不应，曰雾。
《尚书中候》曰：桀无道，地吐黄雾。
《春秋元命苞》曰：雾，阴阳之气也，阴阳怒而为风，乱而为雾。
《汉书》曰：袁盎谏文帝勿迁淮南王，恐其逢雾露病死。
又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日黄雾四塞。
又曰：汉高祖至平城，匈奴围上七日，天大雾，汉使人还往，胡不觉，後得免平城之难。
又曰：孝成帝建始元年，夏四月，黄雾四塞。上问杨兴等，对曰：“阴盛侵阳之气也。”
《东观汉记》曰：马援谓官属曰：“吾在浪泊、西里间，下潦上雾，毒气薰蒸，仰视乌鸢马马（都叶、吐叶二音。）堕水中。”
谢承《後汉书》曰：河南张楷，字公超。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於时华阴关西华阴人裴优亦能作三里雾。
《魏略》曰：刘雄鸣每出云雾中，识道不迷惑，时人因谓能为□雾。
王隐《晋书》曰：乐广为尚书令，卫见而奇之，因令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也。每见令人莹然，若开□雾，睹青天。”
又曰：大宁元年，黄雾四塞，王敦之应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元嘉起居注》曰：盱眙民王彭先丁母艰，居丧至孝。元嘉之始，父又丧亡。彭兄弟二人土工未就，乡人助彭作砖，砖事须水济，值天旱，穿井尽力不得水。彭号穷无计，一旦天雾，雾消之後，於砖灶前自然生水。

沈约《宋书》曰：後汉正月朝，天子临德阳殿受朝贺。舍利从南方来，戏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跳跃，嗽水作雾翳日。

《燕书□烈祖後纪》曰：元玺六年，蒋干遣侍中缪高、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引行数百里，黄雾四塞，迷荒不得进，乃还易取行，玺始得去。

《帝王世纪》曰：凡重雾三日必大雨，雨未降，雾不可冒行。

又曰：帝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余岁，天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祀以太牢，亲自临丧，三年以报大德焉。

又曰：黄帝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今河图也。世传大雾三日必有甚雨，自此始也。

《汉武内传》曰：东方朔乘□飞去，仰望天，雾覆之，不知所在。

刘向《列女传》曰：陶答子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仕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数谏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谓婴害；无功而家富，是谓积殃。昔楚令尹子文之仕，家贫而国富，福结于子孙，名垂於後代。今夫子贪富务大，不顾後害，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远害。今君与此背，不无後患乎？”

葛洪《神仙传》曰：栾巴为尚书郎，一旦天大雾，对坐不相见，失巴所在。後问其故，乃是巴还成都与亲故别也。

又曰：淮南王闻有道术之士，必卑辞厚币以致之，於是八公乃往，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雾，王试之无不效。

《李先生传》曰：先生名广，字祖和，本南阳人。刘备遣军欲取先生，先生起雾半天，备骑自相杀，先主因此乃入吴。

《宜都山川记》曰：郡西北三十里有丹山，天晴，山岭忽有雾起，回转如烟，不过再朝雨必降。

王烈之《安城记》曰：县人有谢廪者，行田归路中忽遇□雾，雾中有一人乘龟而行。廪知为神人，拜请随去。父曰：汝无仙骨，不得去也。”

《湘州记》曰：曲江县有银山，山常多素雾。

《嵩高山记》曰：有猎师在山，见浮图奇妙异常，有金象，比来寻求，白雾忽起，不知寺处。

东方朔《十洲记》曰：汉武帝天汉中，西胡国献猛兽，使者曰：“猛兽之出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仑，或生玄圃，食气饮雾，解人语。当其神也，立起风□，吐嗽雾露，百邪迸走，因名猛兽。”
王粲英雄记》曰：曹公赤壁败，行至□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
王子年《拾遗记》曰：平沙千里，色如金，细如粉，风吹起如雾，亦曰金雾。
《西京杂记》曰：太平之代，雾不塞望，浸淫被薄而已。
又曰：东海人黄公立兴□雾，坐成山河。
段龟龙《凉州记》曰：吕光幸天渊池，时天清朗，忽然起雾，有五色□在光上。
《陈留风俗记》曰：雍丘县有祠名夏后公祠，有神井，龙能致雾雹。
《博物志》曰：王尔、张衡、马均者，昔俱冒雾行，一人无恙，一人病，一人死。无恙者饮酒，病者食，死者空腹。
《庄子》曰：腾水上溢故为雾。
《抱朴子》曰：白雾四面围城，不出百日，大兵至城下。
又曰：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
又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线自本彻末者，以此角大雾重□之夜，置中庭终不沾濡。
《苏子》曰：蜀郡邓公，呼吸成雾。
《韩子》曰：飞龙乘□，腾蛇游雾，□罢雾散，与寅（与蚓字同。）蚁同矣。
《淮南子》曰：甚雾之朝，可以细书，不可以望寻常之外。
又曰：腾蛇游雾，困于即蛆。
又曰：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皆古得道，能御阴阳。）游微雾、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影。
《魏子》曰：雾之盛须臾而讫，暴雨之盛不过终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见于容。
《龙鱼河图》曰：山有大雾，十日以上不除者，山崩之候也。
京房《妖占》曰：大雾君迷或，云雾四起，则时多隐士。
伏侯《古今注》曰：汉元帝竟宁元年，大雾，树皆白。
《潜潭巴》曰：大雾三日群猾起，上下相蒙，上少下多，故群猾也。
《志林》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遂擒蚩尤。
《望气经》曰：十月癸巳，雾赤为兵，青为殃。
又曰：六月三日有雾则岁大熟。
《地镜图》曰：古玉之千岁者，行游诸国，其所居国必三日变为日中之雾。
《汉武帝故事》曰：武帝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
《黄帝玄女战法》曰：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
徐《中论》曰：文王遇姜公于渭阳，执竿而钓。文王得之，灼若披口而见白日，霍若开雾而睹青天。
《温峤与陶侃笺》曰：雾气过差则君道幽晦。
霾
《释名》曰：霾，晦也。如物尘晦之色也。
《诗》曰：终风且霾，惠然肯来。
《尔雅》曰：风而雨土为霾。
崔豹《古今注》曰：汉昭帝元凤三年，天雨黄土，昼夜昏霾。
a
《说文》曰：a，天阴沉也。
《诗》曰：终风且a，惠然肯顾。
又曰：a a其阴。
《尔雅》曰：阴而风为a。
卷十六　时序部一
律
《吕氏春秋》曰：黄帝命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俞之阴山，取竹於𠂤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十二筒，听凤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故曰，黄锺之宫，律之本也。（凤有雌雄，故律有阴阳。）
《书》曰：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又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声谓五声，宫商角徵羽，律谓六律六吕，十二月之音气，言当依声律以和乐。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伦，理也。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又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孔氏曰：言以六律和声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纳仁义礼智信五德之言，汝当听审之也。）
《礼》曰：孟春之月，律中太蔟。蔟，凑也，言万物始大而凑也。
《周礼》曰：大司乐以六律、六吕、五声、八音、六舞，（六代舞。）大合乐致鬼神。
又注曰：律吕相生者，上生者三分益一，下生者三分减一。黄锺律长九寸，下生林锺，六寸十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尔雅》曰：律谓之分。（郭璞注曰：律管，可以分气者也。）

《易是类谋》曰：圣人兴起，不知姓名，当吹律听声以别其姓。律者，六律也。

《春秋元命苞》曰：律之为言率也，所以率气令达也。（率，犹导也。）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曰：“丘援律吹，命阴得羽之宫。”

《孝经援神契》曰：圣王吹律有姓。

《汉书□张苍传》曰：张乃自秦时为柱下御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用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

又曰：张苍代灌婴为丞相，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定，公卿皆军吏。苍为计相时，正绪律历。故汉家言律历者法张苍。苍凡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邃律历。（邃，深。）

又：《京房传》曰：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好锺律，知音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

又曰：夫五音生於本姓，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二律，皆所以纪升气，效物类也。天效以影，地效以响，响即律也。阴阳和则影至以律，气应则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影，候锺律，权土灰，校阴阳。冬至阳气应乐均清，影长极，黄锺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则均浊，景短极，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进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音能各以候状闻，太史合封上效则和，否则占。候气之法，为室三重，户开涂必周，密布缇𠆢宪，室中以木为案，每律各一，内卑外高从其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内端，案历而候之，气至者灰去。其为气所动者，其灰散；风所动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灵台，用竹律六十。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铜，铜为物也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曝露改其形，介然常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用竹为引者，事之宜也。

又曰：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定十二律。

王隐《晋书》曰：荀勖以魏杜夔所制律吕，检校太乐总章，鼓吹八音，与律吕乖错。始知後汉至魏，度渐长於古四分余，而夔依为律吕，故致不韵，部佐著作郎刘恭依周礼制尺，所谓古尺也。依古尺作新律吕，以调声韵，以律量黍，以尺度古器，皆与本铭尺寸无差。又故家得古玉律，锺声亦与新律ウ合，遂班下太常，使太乐总章鼓吹清商施用。勖遂典知乐事。

《晋诸公赞》曰：世祖时，以荀勖所造律班示朝臣，散骑侍郎阮咸唱议，谓勖所造声高，必由古今尺有长短所致，然勖亦依案经典算而制之，又求古器得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玉律比较正同。荀勖奏曰：“中所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部太常乐郎正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左延年法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云：“昔魏明帝时，令和丞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至於都合乐时，但识其尺寸之名，则丝竹歌皆得均合。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轻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寸尺名之，则不可知也。”

《赵书》曰：刘曜筑建德殿，取土城西南郭内，得圆石，状若水碓，其铭曰：“律推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莘氏造。”议者未之详，或以为瑞。参军事续咸曰主莽时物。

东方朔《十洲记》曰：武帝时有西胡月氏国遣使曰：“臣国去此三十万里，国有常占，东风入律百旬不休，青口干吕，连月不散者，阎浮国将有好道之君矣。”

《孟子》曰：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淮南子》曰：夔合六律，调五音，通八风。

又曰：《天文》曰：“帝张四维，（帝，天帝也。）运之以斗，（运，提。）月徙一辰，复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一月指子，一岁而匝，终而复始。指寅，则万物寅寅也，（寅，虫也。）律受太蔟。蔟者，凑而未出也。（太蔟，正月律。）指卯，卯则茂茂然，律受夹锺。夹锺者，钟始夹也。（夹钟，二月律。）指辰，辰则振振之也，律受沽洗，沽洗者。陈去而新来也。（沽洗，三月律。）指巳，巳则生巳定也，律受中吕。中吕者。中充大也。（中吕，四月律。）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宾。蕤宾者，安而服也。（蕤宾，五月律。）指未，未者味也律受林锺。林锺者，引而正之也。（林钟，六月律。）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则。夷则者，易其则也，德去矣。（夷则，七月律也。德以去，生气尽也。）指酉，酉者，饱也，律受南吕。南吕者，任苞大也。（南吕，八月律。）指戌，戌者灭也，律受无射。无射者，入之无厌也。（无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阂也，律受应锺。应锺者，应其锺也。（应钟，十月律。）指子，子者，兹也，律受黄锺，黄锺者，钟已黄也。（黄钟，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纽也，律受大吕。大吕者，旅旅而去也。（大吕，十二月律也。）

又曰：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

《国语》曰：天王将铸无射，（王，景王也。）问律於伶州鸠。（律，钟律也。）对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律谓六吕，六律也。均钟木长七尺，有弦，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汉大子乐官有之也。）纪之以三，（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地入也。）平之以六，（平之以六律。）成以十二，（十二律吕也。）天之道也。（天之大数不过十二。）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黄锺，（六者，天地之中，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毕矣，而六气中。故六律六吕而成天道也。）所以宣养六气九德也。（宣，遍也。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九德，九功之德，水火金木土正德利用厚生之者也。）由是第之，（由，从也。第，次也。次其日也。）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赞阳出滞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洁百物，考神纳宾也。四曰蕤宾，所以安靖神人，献酬交酢也。五曰夷则，所以吕咏歌九则，平民无二也。六曰无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轨仪也。为之六间，以扬沉伏而黜散越也。（六间，六吕在阳律之间。沉，滞也。黜，出也。越，扬也。吕阴律，所以吕间阳成其功，发扬滞伏之气而去越散者也。）元间大吕，助宣物也；二间夹锺，出隙之细也；（四时之间气微细。）三间中吕，宣中气也；四间林锺，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肃待隆也；五间南吕，赞阳季也；六间应锺，均利器用，俾应复也。律吕不易，无奸物也。”

蔡邕《月令》曰：律，率也，声之管也。中，应也，太蔟锺名。上古本阴阳，别风声，审清浊。别风声，不可以文载口传也，故铸金作锺，以正十二月之声，然後以效升降之气，而锺不可用，乃截竹为管曰律，为清浊之率也。以律长短为制，正月之律，与太蔟相中也，言出于钟。乃置深室，葭莩为灰，以实其端，其月气既至，则灰飞管通。古以锺律齐其声，後人不能，则数以正其度，度正则音亦正矣。仲春中夹锺，（仲春，夹钟也。管长七寸四分强。夹钟，类分也。）季春中姑洗，（管长七寸一分强，故鲜也。言万物去故就新，莫不鲜明也。）孟夏中仲吕，（管长六寸二分，阳气将极，后中难。）仲夏中蕤宾，（六寸一分小二分。阳气上极，阴始起，故宾敬之。蕤，下也。）季夏中林锺，（长六寸九分。物成熟，钟，类也。林钟，众也。）孟秋中夷则，（长五寸六分二分。夷，伤。则，法也，万物始伤。）仲秋中南吕，（长四寸三分小三分。南，任也。言阳气尚有任也，生孳长也。）季秋中无射（长四寸八分小三分。射，终也。言万物随阳终也。）孟冬中应锺，（长四寸八分。言万物应阳而动下藏。）仲冬中黄钟，（长九寸，律之始。言阳于黄泉下动也。钟，动也。）季冬中大吕。（长八寸。吕，拒也。言阳乞欲出，阴不许也）。

《京氏律术》曰：律难以度调，故作准以代之，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中共一弦，下画分寸，均中其弦，使应黄锺之声，然案分寸以求诸律，则稍皆如画而应矣。然则上古有锺，其次有律，近古有准，皆稍简易之，意其相生也。黄锺下生林锺，林锺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应锺，应锺上生蕤宾，蕤宾下生大吕，大吕下生夷则，夷则上生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夹锺下生无射，无射上生中吕，中吕上生黄锺，上下相生，终六十。执始以下四十八律，文多不载。孟春之月，则太蔟为宫，沽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征，应锺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效此也。

《六韬》曰：武王问太公曰：“听律之音声，何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以五，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物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金木水火，各以其胜攻之。其法以天清静无雾雨风云，夜遣轻骑往至敌之垒。九百步，遍持律管，横管当耳，大呼惊之，有声应管，其来甚微，角管声应，当以白虎；徵管声应，当以朱雀；羽管声应，当以勾陈；五管尽不应，无有应声，当以青龙。此五行之符，佐胜之征，成败之机也。”

《白虎通》曰：十一月律，谓之黄锺何？黄，中和之色；锺者，动也，言阳于黄泉之下动，养万物也。十二月律，谓之大吕何？大者，太也。吕者，距也。言阳气欲出，阴不许也。正月谓之太蔟何？太者，大也，蔟者，凑也，言万物始大，凑地而出也。二月谓之夹钟何？夹者，物孚夹，言万物孚夹种类分也。三月谓之沽洗何？沽者，故也，洗者，鲜也，言万物去故就新，莫不鲜明也。四月谓之中吕何？言阳气将极，故复中难之也。五月谓之蕤宾何？蕤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上极，阴气始起，故宾敬之。六月谓之林锺何？林者，众也，万物成熟，其类众多也。七月律谓之夷则何？夷，伤也，则法也，言万物始伤，被刑法也。八月谓之南吕何？南，任也，言阳气尚有任也。生，孳长也，故阴之也。九月谓之无射何？射，终也，言万物随阳而终也，当复随阴起，无有终也。十月谓之应锺何？应者，动也，言万物应阳而动下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锺以斤两尺寸，中所容受升之数为法，律亦以寸分大小长短为法故也。黄锺之管长九寸，孔径三分，围九分，其余皆稍短，惟大小围数无增减，以度量者，可以文载口传，与众共知，然不如耳决之明也。

《周官》曰：太师掌六律六吕，文以五声，播以五教，以六诗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也。

刘向《别录》曰：邹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今名黍谷。

《论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裔。

杨泉《物理论》曰：听清浊五音之和，然後制为锺律，取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管。

夏侯玄《辩乐论》曰：阮生云：“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则万物类。天下无乐而欲阴阳和调，灾害不生，亦已难矣。”此言律吕音声，非徒化治人物，乃可以调和阴阳，荡除灾害也。夫天地定位，刚柔相摩，盈虚有时，尧遭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之水，忧民阻饥，汤遭七年之旱，欲迁其社。岂律吕不和，音声不通哉？此乃天然之数，非人道所招也。

扬雄《太玄经》曰：调律者，度竹为管，芦莩为灰，列之九闭之中，漠然无动，寂然无声，微风不起，纤尘不形，冬至夜半，黄锺以应矣。

历

《世本》曰：容成作历。（容成，黄帝臣。）

《易》曰：君子以治历明时。

《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又曰：天之历数在尔躬。

又曰：叶用五纪，其五曰历数。

《易乾凿度》曰：尧以甲子天元为推术。（注云：甲子为首，起十月朔。）

又曰：历原名握先，（握先为历始之名，始，言无前者也。）纪曰甲子，七十六岁为一纪，二十而一首。

《易是类谋》曰：其触耀而出师旷，历推音算，以度知旦。（触耀而出，谓师旷得圣人之一体，故触耀而生其人，能历数枢机之事，能推五音，知将来之事。）

《汉书口律历志》曰：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木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摄提，星名。随斗柄所指，建十二月。若历误，春三月当指辰乃指已，是为失方也。）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後以授舜，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访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纪明历法。（岁月日星辰为五纪也。）五伯之末，史官丧纪，畴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业世相传为畴。律，年三十三传之，畴官各从父事。）或在夷狄，故其所记，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战国扰攘，秦兼天下，未遑暇也。亦颇推五胜，（五行相胜。秦以周为火，用水胜之也。）而自以为获水德，乃以十月为正，色尚黑。汉兴，方纪纲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於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师古曰：姓射名姓。）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刻漏，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举终以定朔晦分至，躔离弦望。（应劭曰：躔，径也。离，远。臣瓒案，离，历也。日月之历也。）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闳与焉。（晋灼曰《史记历书》云，唐都分天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巴郡洛下闳运算推历也。）都分天部，（谓分部二十八宿为距度也。）而闳运算转历。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历律，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复覆太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时，七曜皆会聚斗牵牛中，如合璧连珠也）。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凤三年，太史令张寿王上书言：“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侯日月晦朔弦望、八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太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太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寿王历乃太史官殷历也。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

又曰：路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以为汉厄三七之间，（张晏曰：三七二百一十岁也。自汉初至哀帝元年，二百一十年也。至平帝崩，二百一十一岁也。）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时，谷永亦言如此。

又：《王莽传》曰：莽见盗贼多，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布天下，下书曰：“《紫阁图》曰：太一、黄帝皆仙而上天，张乐昆仑处山之上。後世圣主得瑞者，当张乐秦终南山上。（长安南山，《诗》所谓终南，南故秦地，故言秦。）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谕矣。”

又：《孝武纪》曰：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郑玄曰：先是以十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张晏曰：汉据土德，土数五。）定官名，协音律。

又曰：历谱有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以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以深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

《续汉律历志》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统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後，天朔先于历，朔或在晦，月或朔见。建武八年，中太仆朱浮、太中大夫许叔等数上书，言朔历不正，宜当改更。时分度觉差尚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历署七月十六日月蚀，待诏杨岑见时月食多先历，即缩用算，因上言月当十五日食。官历不中。诏书令岑普候，与官历课。起七月，尽十一月，弦望凡五，官历皆失，岑皆中。庚寅，诏书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复令待诏张盛、景防、鲍业等六四分法，与岑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岑六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黄帝造历，元起辛卯，而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鲁用庚子，汉初用乙卯，至武帝中元以丁丑。王莽之际，刘歆作三统，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会。庚戌之岁以为上元。太初历到章帝元和，旋复疏阔，征能术者，课效诸历，定朔稽元，追汉四十五年庚辰之岁，退朔一日，乃与天合，以为四分历。

又曰：昔者圣人之作历，观璇玑之运，三光之行，道之发轫，景之长短，斗纲所建，青龙所踵，参伍以变，错综其数，而制术焉。日月相推，日舒月速，当其同所，谓之合朔。舒速先後，近一远三谓之弦。相与为衡，分天之中谓之望。以远及舒，光尽体伏谓之晦。晦朔合离，斗建移辰谓之朔。

《魏略》曰：太史上言汉历不及天时，因更推步弦望朔晦，为太和历。帝以高堂隆学问优深，于天文又精，乃诏使隆与尚书郎杨伟、太史待诏骆禄，参共推校，更相刻奏。纷纭数岁，禄得日蚀，而月晦不尽；隆不得日蚀，而晦尽。诏从太史隆所推，虽不得，而远近犹知其精微。

又曰：景初元年，山茌（音在切。）县言有黄龙见，有司奏，以为魏得地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乃定历年，改太和历为景初历。

《吴志》曰：孙权黄武二年，改四分历，用乾象历。

王隐《晋书》曰：张载弟前乌程令亢，依蔡邕注《明堂月令》、《中台要缀》诸说历数，而为历赞，秘书监荀菘见赞异之，亦信该罗历义。

《唐书》曰：王勃聪警绝众，於推步历算尤精，尝作大唐千岁历，言唐德灵长千年，合承周汉运历，不合承周随短祚。其论大旨云，“以土王者，五十代而一千年，金王者，四十九代而九百年，水王者，二十代而六百年，木王者，三十代而八百年，火王者，二十代而七百年，此天地之常期，符历之大数也。自黄帝至汉，并是五运真主，五行之匝，土运复归，唐德承之宜矣。魏晋至于周随，咸非正统，五行之气也，故不可承之”。大率如此。

《鸿范口五行传》曰：圣人，所以揆天行而纪万国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历也。五家之历多疏阔，惟颛顼历为微近，故张苍用颛顼历。元封中立太初历，测弦望皆最密。

《益部耆旧传》曰：巴郡洛下闳，汉武帝时改颛顼历，更作太初历。曰：“後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

《风土记》曰：自黄帝颛顼，下逮三王，治历十有一家。考课损益，各有变衰，非运之错，考察异意故也。

《尸子》曰：造历者，羲和之子也。

杨泉《物理论》曰：畴昔神农始治农功，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巴议》曰：武王作周历，周公作鲁历。

《蔡邕议》曰：邕以为历数精微，去圣人久远，得失更迭，术无常是。汉承秦正，历用颛顼，元用乙卯，百有二岁；孝武皇帝始改正朔，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岁；孝章皇帝用清河李梵之言，改从四分，元用庚辰。今冯光、陈晃，各以庚辰为非，甲寅为是。案历法，黄帝、颛顼、夏、殷、周、鲁、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据，则殷历元也。他元虽不明图讖，各自一家之术，皆当有效於当时。昔太初始用丁丑，之後六家纷错，争议是非。太史令张寿王挟甲寅元以非汉历，杂候清台，课在下第，卒以疏阔，连见劾奏。太初效验无所漏失，是则非图讖之元，而有效于前者也。及用四分以来，考之行度，密于太初，是知新元有效于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谒者擅诵亦非四分，庚申上言当用命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参议正处，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迟速进退，不必若一，术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于当时而已，故有古今之术，而行不能上通于古，犹古术不能下通于今也。由此言之，有文于讖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讖，未必为非。

卷十七　时序部二

五行

《释名》曰：五行者，言五气于其方各施行者。

《尚书口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皆其生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金曰从革，（木可以揉曲直，金可以改更者。）土爰稼穑。（种曰稼，敛曰穑，可以种可以敛也。）润下作咸，（水卤所生。）炎上作苦，（焦气之味。）曲直作酸，（木实之性。）从革作辛，（金之气味。）稼穑作甘。（甘味生于百，五行以下箕子所陈也。）

《礼》曰：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

又曰：五行之秀气也。

《传》曰：秋，龙见于绛郊。无献子问于蔡墨，蔡墨对曰：“古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今何故知之？”对曰：“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正，官长也。取木生勾曲而有芒角。）火正曰祝融，（融，明貌也。）金正曰蓐收，（初秋摧折而可收也。）水正曰玄冥，（水出而阴幽冥也。）土正曰后土”。（土为群物之主，故曰后土。）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官也？”对曰：“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理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二子相代为水王也。）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三祀也。（穷桑，少昊之号，四子能治其官。）颛顼氏有子号曰黎，为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融，共工氏有子号曰勾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弃，周之始祖，能播百。汤既胜夏，废柱而以弃代之也。）自商以来祀之。”

《汉书》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

又：《律历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

《魏略》曰：诏以汉火行，火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魏于行次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软，故除隹加水，变雒为洛。

《家语》曰：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天有五行，木金水火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一岁三百六十日，五行，行至七十三日化生长育，万物莫不成也。）其神谓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理万物者也。而说皆谓之名字，亦为妖怪而妄也。）古之王者易代改号，取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也。（法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以木德王天下，其次所生之行转相承。）故其生为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配木，炎帝配火，少配金，颛顼配水，黄帝配土。”康子曰：“太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东方也，万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作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则以所生之行转相承也。”康子曰：“吾闻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此则五行之主也，而不称何？”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也。（言但王五行之官名，安得同名为帝。）五行佐成上帝而称五帝，太之属配焉，亦云帝，从其号。昔者，少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该，曰熙，曰修，实能理金木水火土。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祝融，共工氏子曰勾龙为后土，此五者，各以所能业其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不得同帝也。”（五祀，上公之神耳，故不得称帝。五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地也。）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五龙受爰皇後君也。兄弟四人，皆人面龙身。长曰角龙，木仙也；次曰羽龙，水仙也；父曰宫龙，土仙也。父子同得仙，治在五方，今五行之神也。

《白虎通》曰：五行者，何谓也？谓金木水火土。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妇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尚书》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者，阴气在黄泉之下任养万物。水之为言准也，阴化沾濡任生木。木在东方者，阳气始动，万物始生，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火在南方，阳在上，万物垂枝，火之为言委随也。万物布施，火之为言化也，阳气用事万物变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金在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万物，土之为言吐也。

《乐记》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时者，地，土之别名也，比于五行最尊，故自居部职也。

又曰：万物怀任交易，变化始起，先有太初，然後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後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生。精者为三光，粗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中，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

四时

《释名》曰：四时，四方各一时。时，期也，不失期也。

《书》曰：乃命羲和，敬授民时。

《礼》曰：天有四时，春秋冬夏，无非教也。

《周礼》曰：典瑞掌玉器之藏，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度其影至不至，以知其形失也。）

《尔雅》曰：四时和为玉烛。

又曰：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

《论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

《周礼》曰：凡四时成岁，岁者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中气，雨水，春分，雨；夏三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

《春秋繁露》曰：四时天之四选，春者少阳之选，夏者太阳之选，秋者少阴之选，冬者太阴之选。四时之行，父子之道也；天地之志，君臣之义也；阴阳之理，圣人之法也。

《广雅》曰：四方各一时，时，期也，物之生死各应节期而止也。

又曰：时，司空也。（司空，主也。各主一方物之生死。）

京房《易妖占》曰：海燕自来，众燕随之，不登。君失春政则苍燕见于邑，民多流亡，失夏政则赤燕见于邑，失秋政则白燕见于邑，失冬政则黑燕见于邑，皆如春占。

《管子》曰：岁有四秋而分四时。故曰，农事既成，农夫赋其耜铁，此之谓春之秋；大夏且至，丝纩之所作，此之谓夏之秋；秋成五之所会，此之谓秋之秋；营室中，女事纺绩，缉缕之所作也，此之谓冬之秋。

又曰：东方曰岁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曰阳，阳生火。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

《淮南子时则》曰：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缩，（盈，长也。缩，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内，（二月播植也，八月取敛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缓，四月阳炎也。急，十月寒缩也。）仲夏德毕，季冬刑毕。（德毕，阳施穷也。刑毕，阴杀尽也。）

又曰：阴阳之专精为四海，四时之散精为万物。四时者，天之吏也。

又曰：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

又曰：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

徐整《三五历记》曰：北斗当昆仑，昆仑气连注天下，春夏为露，秋冬为霜。

晋张华诗曰：四气鳞次，寒暑环周。

晋陆机诗曰：年往迅劲矢，时来谅急弦。

闰

《说文》曰：闰余分之月，五岁再闰也。告朔之礼，天子居宗庙门中，故其字从王在门中也。

《白虎通》曰：月有闰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十二月日不匝十二度，故三年一闰，五岁再闰也。明阴不足，阳有余。闰者，阳之余也。

《书□尧典》曰：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咨，嗟；暨，与也。匝四时曰期，一岁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为六日，是为一岁。有十二日未盈，三岁足得一月则置闰焉。以定四时之节气，成一岁之历象。）

《传》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杜预注曰：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也。日月之行，有迟有速，必分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也。余日则归于终，积为闰也。）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人则不惑；归余于终，事则不悖。

又曰：闰月戊寅，济于阴阪。注以为门五日，盖误以门字与五字合为闰月也。

《公羊传》曰：闰月不告朔。曷为不告朔？天无是月也。闰月矣，何以谓之天无是月？月非常月也。（所在无常，故无正也。）

《梁传》曰：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一岁三百六十日，余六日，又有小月，积五岁得六十日而再闰，故曰附月之余日也。）积分而成于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

《礼□玉藻》曰：听朔于南门之外，（诸侯听朔于庙，天子听朔于明堂，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告朔于祖，则天子告朔于文武也。）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乎其中。（闰无中气无时令，故不听于堂也。门谓庙门，立其中当视朝。）

《周礼□春官》曰：闰月，太史诏王居门终月。（门谓路寝门也。郑司农云：《月令》十二月令在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左右之位，惟闰无，居于门。故于文，王在门谓之闰。）

《春秋元命包》曰：三年一闰以起纪。（宋均注曰：纪，法也。三年加以一闰以会成岁也。）

《史记》曰：黄帝起消息，正闰余。

《汉书音义》曰：岁之余为闰。

《文士传》曰：陆续，字公纪，作《浑天说》，曰：“闰月无中气，斗斜指二辰之间。”

《荆楚岁时记》曰：周礼云，王出居寝门，故为字门中从王也。是月也，不举百事，以非中气也。

岁

《释名》曰：岁，越也，越故限也。年，进也，进而前也。祀，已也，新气生，故气已也。载，载生物也。

《白虎通》曰：年者，仍也，年以纪事。岁者，以纪气物，据日为岁，据月言年。载之为言成也，载成万物终始也。五帝言载，三王言年。《世本》曰：“后益作占岁。”

《易》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洪范》曰：叶用五纪，一曰岁。（孔安国曰：所纪四时也。）

《礼》曰：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岁者四时一终日一周天之名也。言前至孟春之月，日复在营室，月复建寅，昏复参中，旦复尾中，故曰更始也矣。）

《尔雅》曰：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著，孙炎音猪略切，《郭璞音义》曰：著者，或作祀黎是也。）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郭璞音翼。）在癸曰昭阳。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郭璞音孑郎反。）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滩，（郭璞曰：音汤昆反。滩音汤干反。）在酉曰作噩，（孙炎音愕。）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又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郭璞注曰：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也，年取禾一熟也，载取物终岁更始者也。）

《史记曰□天官书》曰：腊之明日，人众卒岁一会，饮酒，发阳气，故曰初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魏略》曰：董遇好学，读书常以三余，冬，岁之余，夜与阴雨，日之余。
《晋书》曰：博士张亮议曰：“俗谓腊之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此皆古之遗语也。”
《易乾凿度》曰：孔子曰：“岁三百六十日而天气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备岁事。”
《尚书大传》曰：凡六之作，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后王受之；岁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则正卿受之，岁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则庶民受之。郑玄曰：自正月尽四月为岁之朝。後志曰：凡六气相伤谓之。
《尚书考灵曜》曰：天地开辟，元历纪名，月首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青龙甲子摄提格孳。（青龙，岁也。岁在寅曰摄提格。孳犹生也。）
《春秋元命苞》曰：岁之为言遂也。（遂，出也。出行事于所直辰也。）
《淮南子》曰：太阴治春，则欲行仁惠温良；（木德仁，故柔良。）太阴治夏，则欲布施宣明；（火德阳也，故布德遍明。）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金德刚断，故修兵也。）太阴治冬，则欲猛毅刚强。（水德纯阴，冰冻闭固，故坚强也。）三岁而改节，六岁而一衰，（衰，疫疾也。）十二岁而一荒。（蔬不熟为荒也。）
《淮南子》曰：见一叶之落，知岁之将暮。
《吕氏春秋》曰：天行不信，莫能成岁。
《师旷占》曰：黄帝问师旷曰：“吾欲知岁苦乐吾恶，可以知否？”师旷对曰：“岁欲丰，甘草先生，荠也；岁欲饥，苦草先生，葶苈也；岁欲恶，恶草先生，水藻也；岁欲旱，旱草先生，蒺藜也；岁欲溜，溜草先生，蓬也；岁欲病，病草先生，艾也。”
《广志》曰：青龙、天一、太阴，太岁也。
袁子《正书》语曰：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巳，嫁妻卖子。夫盛衰更代，丰荒相半，天之常道也。
《楚辞》曰：献岁发春兮。（献，进也。）
又曰：开春发岁兮。（承阳施惠，养百姓也。）
岁除（附）
《吕氏春秋注》曰：前岁一日，击鼓驱疫疠之鬼，谓之逐除，亦曰傩。（《论语》曰：乡人傩，孔子朝服立于阼阶。张衡《东京赋》曰：卒岁大傩。）
《荆楚记》曰：岁暮家家具肴蔌，谓宿岁之储，以迎新年，相聚酣饮。
又曰：岁前又为藏钩之戏。（《辛氏三秦记》曰：昭帝母钩弋夫人手拳而国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披之得钩。人人学藏钩亦法此。钩亦作驱。）
又曰：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月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
唐太宗文皇帝《守岁诗》曰：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又曰：岁阴穷暮纪，献节启新芳。冬尽今宵促，年开明日长。冰消出镜水，梅散入风香。对饮欢经宴，倾壶待曙光。
又《於太原召侍臣赐宴守岁诗》曰：四时运灰，一夕变冬春。送寒余雪尽，迎岁早梅新。
梁庾肩吾《岁尽应令诗》曰：岁序已云殚，春心不自安。聊开百叶酒，试奠五辛盘。金薄图神燕，朱泥印鬼丸。梅花应可折，惜为雪中看。
隋薛道衡《岁穷应教诗》曰：故年随夜尽，初春逐晚生。方验从军乐，饮至入西京。
卷十八　时序部三
春上
《释名》曰：春之言蠢也，万物蠢然而生。
又曰：正月少阳建寅，寅者，演也。律中太蔟，律之言率也，所以率气也。太者，大也，蔟者，凑也，言万物始大，凑地而出也。
《书》曰：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注云：遒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
《诗》曰：春日迟迟，采蘩祁祁。郑注曰：迟迟，舒缓也。
又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又曰：春日载阳，爰求柔桑。
又曰：嗟嗟保介，维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笺》云：保介，车右也。）
《月令》曰：正月之节，日在虚，（立春为正月之节，谨按《春秋传》曰：履端于始，谓节也。举正于中，谓气也。归余于终，谓闰也。既有闰，则立春进退不恒在正月朔日，气不定为孟春之月，但得立春，则是正月之节，可以行春令矣。）昏昴中，晓心中，（凡记昏昴晓心中，为人君南面而听天下，观时候以授人事也。）斗建寅位之初，（地有十二辰，斗柄杓常左旋指地位，故立春正月之节，则斗建寅位之初。《书》云：玑玉衡七政，此之谓矣。）其日甲乙，（《春秋传》曰：天有十日，谓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甲乙属木，主春，故云其曰甲乙也。）其帝太，其神勾芒，（昔太氏以木德继天而王，故为春帝。高辛氏有天下，置五行之官而木正曰勾芒，故勾芒为木神，佐太于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律中太蔟。（律者，候气之管，以竹为之。中犹应也。正月气至，则太蔟之律应。应谓吹灰也。太蔟者，林钟所生，三分益一，管长八寸，空径三分，围九分。）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後五日蛰虫始振。後五日鱼上冰。（昔在周公作时训，定二十四气，辨七十二候，每候相去各五日，以明天时，将验人事，言圣人奉顺天时，则万物及节候也。）命有司祭风师。（立春之丑日，祭风师于国城东也。）正月中气，日在危，（雨水为正月中气，凡中气前後去节十五日，《春秋传》曰：举正于中，此之谓也。）昏毕中，晓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雨水之日，獭祭鱼。後五日，鸿雁来。後五日，草木萌动。天子乃以元日祈于上帝，（元，吉也。谓上辛祈，郊祀昊天上帝于国丘。高祖神尧皇帝配坐，以五方帝从祀于坛。《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此之谓也。）命乐正习舞，（春夏尚舞，故命习之。）禁止伐木，（为盛德所在。）无ᵻ无卵，（无伤芒勾之类。）掩骼埋。（为死气逆生气。枯骨曰骼，肉腐曰。）

《释名》曰：二月之夹锺何？夹者孚也，言万物孚甲，种类分也。

《礼》曰：二月之节，日在营室，（惊蛰为二月之节。）昏东井中，晓箕中，斗建卯位之初，律中夹锺。（二月之气至则夹钟之律应。夹钟者，夷则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长七寸四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春。）惊蛰之日，桃始华。後五日，仓庚鸣。後五日，鹰化为鸠。省囹圄，去桎梏，（省，减也。囹圄所以禁守系者，今之狱矣。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上丁释奠于国学，（释谓置也，置牲币之奠于文宣王。）上戊释奠于太庙。（庙亦用牲币之奠。）

又曰：二月中气，日在奎，（春分为二月中气。）昏东井中，晓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春分之日，玄鸟至，雷乃发声，祀朝日于东郊，（春分日祭之。）献羔开冰，（谓立春藏冰，在春分方温，故献羔以祭司寒，而後开冰。《春秋传》曰：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先荐寝庙。）祠高，（昔高辛氏之代，玄鸟遗卵，简狄吞之而生高辛氏，後王以为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祭马祖。（谓仲春祭马祖于大泽，用刚日。）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顺阳养物也。蓄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又曰：三月之节，日在娄，（清明为三月之节也。）昏柳中，晓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律中沽洗。（三月气至，沽洗之律应。沽洗者，南吕之生也。三分益一，管长七寸一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春。）

又曰：清明之日，桐始华，田鼠化为β。後五日，虹始见。天子居青阳右个。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鞠衣，衣名，盖黄桑之服。荐于先帝者，为进宇太庙。）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进时美味。）聘名士，礼贤者。（聘谓问也。名士，谓有名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三月中气，日在胃，（谷雨为三月中气。）昏张中，晓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雨之日，萍始生。後五日，鸣鸠拂其羽。後五日，戴胜降于桑。命有司无伐桑柘，（受蚕食。）乃修蚕器，择吉日大合乐。（大合乐者，言行射礼。）

《礼》曰：仲春之月，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

又曰：季春之月，蚕事既登，分茧秤丝效功，以供宗庙之服。

又曰：季春之月，天子乃为麦祈实。郑玄注曰：於含秀求其成也。

又曰：春生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

又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天子以海内为家，时一巡狩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制十二岁一巡狩也。）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柴祭天，告至也。）觐诸侯，（觐，见也。）问百年者就见之。（就见老人。）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市典者贾，谓知物贵贱厚薄也。质则用物贵，民则侈。物贵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

《周礼》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半也。合成夫妇也。）仲春月会男女。（成春礼。）是时奔者不禁，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

又曰：仲春诏后率内外命妇，始蚕于北郊，帅六宫之夫人，生童之种，而献之于王。

又曰：罗氏仲春献鸠以养国老。郑玄注云：春鹰化而为鸠，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

又曰：司ㄆ氏掌仲春以木铎修火禁。

又曰：章掌仲春昼击鼓，歌豳诗以逆之。

又曰：四时皆有厉疾，春时有首疾。（厉疾，气不和之疾。，酸削也。）

《传》曰：春、夏苗、秋、冬狩，皆于农隙，以讲武事也。

《梁传》曰：鲁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无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舒缓之所致。《五行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常燠。）无冰，时燠也。

又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取兽于田。）夏曰苗，（因为苗时除害，故曰苗。）秋曰，（，择之，舍小取大。）冬曰狩。（狩，围狩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

《语》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尔雅》曰：春为青阳，一曰发生。

又曰：春猎为。（搜索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春祭为祀。（荐尚韭柳，《礼疏》曰：祀者，思也。思向所以设之曰祀也。）
《大戴礼》曰：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祭日东坛，祭月西坛，故别外内，以端其政位。）所以明有敬也。（教天下之臣也。）
又曰：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时不若不全，成长幼老疾孤寡，以时通于四疆，有阖而不通，有烦而不治，则民不乐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贮，以及山川之神加于民者，发图功谋斋戒必敬，会时必节，日历巫祝执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王年，祷民命，及畜蚩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缓施生育，动作百物，于时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以成春事。
又曰：二月祭鲔，鲔者鱼之先至也。
又曰：三月参则伏不见。
又曰：古者，天子孟春论吏之德行，能法者为有行，能理得法者为有能，盛法德者为有功。故论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也。（春论班赏，冬考量刑，则莫不惩劝也。）
又曰：诸侯相见，治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使仁者守会朝于天子。天子以岁二月为坛于东郊，建五色，设五兵，具五味，陈六律，品奏五声，听明教，置离抗，大张侯，规鹄竖物。九卿佐三公，三公佐天子，天子践位，诸侯各以其局就位，乃升诸侯之教，士执弓挟矢，揖让以升，履物以射其地，以心端色容正，时以效技有庆以地，不时有让以地，天下之有道也。
《开元礼》曰：仲春上丁，释奠于太学，孔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上戊，释奠于齐太公。（以张良配。）
《易通统图》曰：日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
《易说》曰：春有白鹤□。
京房《易占》曰：春当退贪残，进柔良，恤幼孤，赈不足，求隐士，则万物应节而生，随气而长，所谓春令也。春取榆柳之火。
《尚书大传》曰：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书》“于六宗”，此之谓也。（，祭也。字当为。马氏以为六宗谓日月星辰泰山河海也。经曰：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月令》：孟冬，天子祈来年于天宗。如此，则六宗近谓天神也。以《周礼》差之，则为星辰，司人，司命，风师，雨师也。）
又曰：东方者何也？动方也，物之动也。何以谓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春谓之东方也。
《尚书说》曰：东方春，龙房位，其规仁，好生不贼。（五灵，东方曰苍龙，五均，东曰规，五姓，曰仁也。）其帝青，表圣明，行趋德。（表，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好生，故曰德。）
《尚书考灵耀》曰：春佩苍璧，（苍佩玉，以象德也。）乘苍马以出游，发令于外，春行仁政，顺天之常，以安国也。
又曰：鸟星为春候。
《诗含神雾》曰：齐地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律中太蔟，音中宫角。陈地处季春之位，土地平夷，无有山谷，律中沽洗，音中宫徵。
《韩诗外传》：简主曰：夫春树桃李，夏得荫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择而後种。
又曰：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
《韩诗章句》曰：溱与洧，方涣涣兮。谓三月桃花水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已於此水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之故也。
《三礼义宗》曰：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勾芒者，物始生皆勾屈而芒角，因用为官名。
又曰：祭六宗之礼，寒暑有往来之期，可退则祭禳却之命退，应至而不至，则祭求之命至。故春则送寒而迎暑，秋则送暑而迎寒。
又曰：东岳所以谓之岱者，代谢之义。阳春用事，除故生新，万物更生，相代之道，故以代为名也。
又曰：天子诸侯宫寝之制，若春气三月之中居正寝，退息之时常居东北之寝，三月之末，土王之日则居中寝，夏之三月则居东南之寝，秋之三月则居西南之寝，冬之三月则居西北之寝。此三时後，土王之日，亦各居中寝，以从时气。
又曰：古之学者，干戈之舞得从春夏，羽之职得入秋冬，四事之中有文有武，故得分之。
卷十九　时序部四
春中
《史记》曰：孝惠帝曾春出游离宫，叔孙生曰：“古者有春尝果，今方樱桃熟，愿陛下因取樱桃献宗庙。”上乃许之。诸果献由此兴也。
又曰：正月为端月。（端，首也。《春秋左传》曰：履端于始。）
又：《天官书》曰：明庶风居东方，明庶，明众物尽出也。二月律中夹钟者，言万物阴阳相夹厕也。其于十二子为卯，卯之为言万物茂也。其于十母为甲乙，甲者，万物剖孚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也。南至於氐，氐者，言万物皆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汉武帝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童子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皓，（西方少昊。）冬歌玄冥。

《汉书》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声以闻於天子。

又曰：王温舒事张汤为酷吏，及为河内太守，及春，温舒顿足曰：“嗟呼！令冬益展一月，足了吾事矣。”其不爱人如此也。

又曰：宣帝时，魏相奏请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各主一时，时至明言所职以和阴阳，如高祖时，令谒者赵尧举春，李辞举夏，倪阳举秋，贡禹举冬之类。宣帝从之。

《东观汉记》曰：章帝行幸，敕御史司空，道桥所过历树木，方春月无得有所伐，辂车可引避也。

《後汉书》曰：张奂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产子及与父母同月者，悉杀之。奂示以义方，严加赏罚，风俗遂改，百姓为立祠。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正月，祀五帝于明堂，遂登灵台，望□物，赦天下。

又曰：元初二年春正月诏曰：“今人有产子者，后无算三岁；诸怀妊者，赐月养，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

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孳甲，宜助萌芽，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

又丙午诏曰：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师，将行养老之礼。

又曰：王莽上书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运也。伯者，继空续乏以成历数，故其道驳。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临淮太守；春行，有两白鹿随车夹毂而行。弘後为太尉。

《续汉书》曰：太守常以春行县，所至县劝人农桑，振救乏绝。第五伦为太守，因春行见郑弘，奇之，署督邮。（郑弘时为邹啬夫。）

又《律历志》曰：日行东陆谓之春。

《魏略》曰：孟康为弘农守清平，领群吏二百余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分，无宿诺。

《晋书》曰：郭㝡，（奴郎反。）西平人也，少明于《易》，仕郡主簿。张天锡末年，符氏每有西伐之问，太守赵凝使㝡筮之。㝡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东军当至，凉祚必终。”凝乃申条属县。至十五日，鲜卑折掘送马于凝，凝怒其非骏，幽之厩内。鲜卑惧而夜遁。凝以告㝡，㝡曰：“是也。国家将亡，弗可复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繁露》曰：春，喜气故生。
又曰：春之犹言亻春亻春者，（音蠢，又凝准反。）喜乐之貌也。
《春秋元命包》曰：春者，神明推移，精华结纽。（神明犹阴阳也。相推，使物精华结成纽，结，要也。）
又曰：春含名出位，东方动，春明达，（春之言蠢，东之言动，合此名以自明自达也。）六合俱生，万物应节，（虽于时为春，以其蠢动无节，应此时节也。）五行并起，各以名利，（自六合俱生，以通五行，各有阴阳交合，故能然也。）其精青龙，龙之言萌也，（兽之妙莫若龙，故就青萌以名之。）阴中之阳也。
《老子》曰：众人熙熙，若享太牢，如登春台。
《庄子》曰：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宝成。夫春与秋岂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春秋主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为。）
又曰：春夏先，秋冬後，四时之序也。万物化而萌，区有壮，盛衰之杀，变化之流也。
又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予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夏种，形足以劳动，秋收冬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文子》曰：政失于春，岁星盈缩，不居其常。春政不失，禾黍滋。
又曰：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不德，所杀不怨，则几于道矣。
《尸子》曰：翔风，瑞风也，一名景风，一名惠风。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尔雅》以为四时之别名也。）
又曰：春为忠也，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荣华生，万物遂，忠之至也。
《冠子》曰：斗柄指东，天下皆春。
《列子》曰：荆之南有冥灵者，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管子》曰：孟春之朝，君自听朝，论爵赏。
《管子》曰：邻人谓展禽曰：“鲁聘夫子，夫子三黜，无忧色何？”展禽曰：“春风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时之悲欣，荣辱非吾心之忧喜。”
《淮南子》曰：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昊，（太昊，庖羲氏王天下号也。死托于东方帝也。）其佐勾芒，执规而治春。（《汉书》：魏相上书，太昊乘震，执规治春。）
又曰：日，阳之主也，是故春则群兽除。（除冬毛，微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阳治春，则欲行柔惠温凉。（木德人也，故柔凉也。）
又曰：春为规，规之为度也，转而不复，圆而不垝，（复，遏也。垝，转也。）复而不纵，广大以宽，感动有理，发通有纪，优优简简，百怨不起，（优优，简简，宽舒之貌也。）规度不失，生气乃理。（气类理达。）
又曰：六合，孟春与孟秋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缩。（盈，长也。缩，短也。）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
又曰：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出，二月播种；内，八月始收敛。）
又曰：春肃秋荣，冬雷夏霜，皆贼气之所生。
又曰：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与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序。（歙，读曰翕。）
又曰：春女悲，秋士哀，知物化矣。（《周礼》：仲春之月，令媒氏会男女，女当外成于夫家，骨肉相离，故女悲。秋金气用事，战士执兵，胜败若化，故士哀也。）
又曰：孟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东方，故处东宫也。琴瑟木也。春木生，故鼓。）其兵矛，（有锋锐，以万物钻地如生也。）其畜羊。（羊，木土之母，故蓄之也。）二月官仓，其树杏；（二月播种，故官仓也。杏有核在中，象阴在内，阳在外也，故其树杏也。）三月官乡，其树李。（三月析民户口，故言乡也。李亦有核，说与杏同。）
又曰：季春三月，丰隆乃出，将其雨也，（丰隆，雷也。）至秋三月，地气不藏，乃收其杀，百虫蛰伏，静居闭户，（杀气安静。）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天玉女，主霜雪也。）十二时之气，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布收其藏而闭其寒，（收敛其所藏而出布之，闭其阴塞全不得发泄也。）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禽兽草木。（女夷主春夏，养长之中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春戴{任鸟}降于桑。
又曰：仲春之月，天子献羔开冰。
又曰：仲春玄鸟至。玄鸟，燕也。
崔实《四人月令》曰：二月祠太社之日，荐韭卵于祖祢。
《五行志》曰：於《易》震在东方，为春，为木者也。兑在西方，为秋，为金。离在南方，为夏，为火。坎在北方，为冬，为水。春与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变。故貌伤则致秋阴常雨，言伤则致春阳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谓夏日长夜短，冬日短夜长。）寒暑殊绝，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视伤常燠，听伤常寒者，其气然也。
又曰：夹锺言阴夹助太蔟，宣四方之气而出钟物也。位于卯，在二月。
《东阳记》曰：山南有春草岩，出龙须，多药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贾佩兰云：“在宫时，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去妖邪。”

《荆州记》曰：陆凯与路晔为友，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云：“折花奉秦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

《荆州岁时记》曰：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云中记》云：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帝女，一名隐飞鸟，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养之，有小儿之家，即以血点其衣以为志，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弥多，斯言信矣。

又曰：正月未日夜，芦苣火照井厕中，百鬼走。

《博物志》曰：宋国有田夫，常衣{麻贲}（分衮反。），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奥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背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赏。”

《临海异物志》曰：贝一名田鹃，春三月鸣，昼夜不止。音声常自呼，俗言取梅子涂其口，两边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当梅子熟，鸣乃得止耳。

又曰：春风甘露，生育万物。

《吕氏春秋》曰：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安不信，草木不茂；春风不信，其华不盛，果实不生。

又曰：仲春之月，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蔡邕曰：高，神名也。

又曰：仲春之月，先雷三日，奋铎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不戒容止，谓以雷霆合房室之者，生子必有，凝狂之疾矣。）耕者少舍。”（皆耕在野，少有舍于都邑者也。）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夏游猎，又起大台之役。晏子谏曰：“春夏起役、游猎，夺民农时，国家空虚，不可。”景公曰：吾闻相贤者国治，臣忠者主逸，吾年无几矣。（言将老。）欲遂吾所乐，卒（即律反。）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文王不敢盘于游田，故国昌而民安；楚灵不废乾溪之役，起章华之台，而民叛之。今君不思，将危社稷而为诸侯笑。臣闻忠不避死，谏不违罪。君不听臣，臣将逝矣。”景公曰：“惟惟”。（惟惟，从其谏也。）

杨子《法言》曰：或曰：“为政先杀後教与？”曰：“於乎！”天先秋而後春乎？将先春而後秋乎？”

《梁元帝纂要》曰：春亦曰发生、芳春、青春、阳春、三春、九春；风曰阳风、暄风、柔风、惠风；景曰媚景、和景、韶景；时曰良时、嘉时；辰曰良辰、嘉辰、芳辰；节曰芳节、嘉节、韶节、淑节；草曰弱草、芳草；木曰华木、华树、芳林、芳树；林曰茂林；鸟曰阳鸟、时鸟、阳禽、候鸟、时禽、好禽。

《夏书》曰：龟人之职，凡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六龟各异室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取龟，及万物成也。攻，治也。治龟骨以春，是时干，解不发伤也。）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衅者，杀牲以血涂之也。郑司农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与其牲。玄谓先始用卜筮者，言祭祀尊天地也。《世本》作日咸作筮卜，未闻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衅祀龟策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为岁者，则《月令》秦世之书，亦或欲以岁首衅龟耳。）筮人上春相筮。（相谓更选择其蓍龟，岁易者欤？）

《周书时训》曰：惊蛰二月节，桃始花。时训云：桃若不花，是谓否塞。（又云仓库灾。）鸣。时训云：若不鸣，即下不从上。鹰化为鸠。时训云：若不化，即寇贼数起。春分二月中，玄鸟至。时训云：玄鸟不至，即妇人不娠。雷乃发声。时训云：雷不发声，即诸侯失民。始电。时训云：电若不见，即人无威振。

卷二十　时序部五

春下

《说苑》曰：管仲曰：“吾不能以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吾道穷矣。”

《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

京房《易占》曰：春当退贪吏，进柔良，恤幼孤，赈不足，求隐士，即万物应节而生，随气而长，是为春令也。

《司马法》曰：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师，所以省战也。（谓春不成生，秋不伐熟。夫兵阴象也，月食则阴毁，故息战也。）

《颜氏家训》曰：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取其实。讲说文章，春之华也；修身利行，秋之实也。

徐子《中论》曰：夫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生物者春也，吐华者夏也，布叶者秋也，收成者冬也。斯无为而自成者，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

《风俗通》曰：赤春，俗说赤春从人假贷，家皆自乏之时。谨案《诗》曰：“春日载阳，有鸣”。《月令》：“衣青衣，服苍玉，”又《尔雅》“春曰青阳”，凡三春时不得夏赤也。今里语曰：“相斥角牛”，原其所以言，不当角牛，春从人求索也。（斥与赤音相似。）

周生《烈子》曰：仁如春风，惠如冬日。

《汜胜之书》曰：三月榆荚雨，高地强土可种木。

《投荒录》曰：南方春时晴霁即如夏，阴雨即如冬，不复有韶光丽景。若通四时言之，夏多而微有冬，春与秋不复辩矣。

陆机《要览》曰：九花树生南岳，虽经雪凝寒，花必开便落，时人谓之应春花。

《真诰》曰：正月庚申，上帝杀害日，不可请乞，百事无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真隐诀》曰：正月午，天地凶门日，不可建造穿凿。
又曰：正月亥，地破日，不可开山动土。
虞世南《史略》曰：北齐卢士深妻，崔林义之女，有才学，春日以桃花儿面，（，荒内切，洗面也。）咒曰：“取红花，取白雪，与儿洗面作光悦。取白雪，取红花，与儿洗面作光华。取雪白，取花红，与儿洗面作华容。
《楚辞》曰：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又曰：目极千里兮伤春。
又曰：开春发岁兮，承阳施惠养百姓兮。
又曰：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又曰：青春受谢（谢，去也。）白日昭。（昭者，明也。）
崔ゐ《临洛观春赋》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桃之夭夭，杨柳依依。
张衡《归田赋》曰：仲春令月，景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睢鼓翼，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於焉逍遥，聊以娱情。
湛方生《惜春赋》曰：夫荣凋之感人，由色象之在镜。事随化而迁回，心无主而虚映。眄秋林而情悲，游春泽而心令。孰云知其所以，乘天感而叩性。
《古乐府诗》曰：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张衡《歌》曰：浩浩阳春发，杨柳何依依。百鸟自南归，翱翔萃我枝。
李充《春游赋》曰：盖适性莫畅乎游，而时和莫逾乎春。
陆机《乐府诗》曰：游春芳草林，春芳伤客心。和风飞清响，鲜口垂薄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翩翩鸣鸠羽，喈喈吟。
王口《春可乐》曰：春可乐兮，乐孟月之初阳，野晖赫以挥绿，山翠倩以发苍。
立春
《礼记口月令》曰：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太史先三日，谒于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太史，礼官之属。谒，告。）立春之日，亲率公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迎春，祀春帝灵威仰于东郊之北。《周礼》迎郊五十里也。）还乃赏公卿大夫于朝，令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
《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口物，为备故也。（立春为启，立冬为闭。）
又曰：郯子对孔子曰：“少挚为鸟师而鸟名，青鸟氏，司启者也。”（青鸟，仓也，以立春鸣，立夏止。）
《开元礼》曰：立春祀青帝于东郊，（以太昊配以勾芒氏，岁星、三辰七宿从祀。）立春後丑日，祀风师于国城东北。
《易通卦验》曰：立春条风至。宋均注曰：条风者，条达万物之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钩命决》曰：先立春七日，敕狱吏决词讼，有罪当入，无罪当出。立春，敕门栏无关，以迎春之精，下弓戴，鼓示音声，动昆虫也。
《孝经纬》曰：周天七衡六间曰立春。後十五日，斗指寅为雨水。後十五日，斗指甲为惊蛰。後十五日，斗指乙为清明。後十五日斗指辰为雨。
《续汉书□礼仪志》曰：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青，郡国县官下至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於门外，以示兆民。
又曰：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顺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
《汉书》曰：元始中故事，兆五帝郊于洛阳，四方坛皆三尺无等。立春于东郊祭东帝勾芒，（《月令章句》曰：东郊，去邑八里，木数也。）车骑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返因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汉官名秋》曰：赐司徒、司空帛三十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敕赐公十匹，卿七匹也。）
又曰：立春之日，皆青幡帻，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自野中，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
又郎ダ上疏曰：今立春之后，火卦用事，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臣伏案《飞候》，参察众政，（京房作《易飞候》。）以为立夏之后当有震裂涌水之害。
又曰：自司徒居位，阴阳多谬，（时刘崤为司徒，至阳嘉二年荣免。）久无虚已进贤之策，天下兴议，异人同咨。（咨，嗟叹也。）且立春已来，金气再见。（谓元年十二月己丑夜，白气入玉井，二年正月己丑，白虹贯日，此金气再见也。）金能胜木，必有兵气，宜黜司徒，以应天意。
又郎ダ时问曰：方春东作，报德之始，元气开发，养导万物，王者因天视听，奉顺时气，务崇温柔，遵行月令。（《礼记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人。仲春，安萌芽，养幼少，存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狱讼。）而今立春之后，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故虹春见，掩蔽日曜。凡邪气乘阳，则虹霓在日，斯皆执事刻意所致，殆非朝廷优宽之本，此其变常之咎也。
又曰：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公羊传》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正月者何？岁之始。）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礼记》迎春于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相布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赏遂行，无有不当。）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五帝，五星。）否则太阳不光，天地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风而雨土为霾也。）自立春以来，累经旬朔，未见仁德有所施布，但闻罪罚考掠之声。夫天之应人，疾于影响，而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阳，以象人君，政变于下，日应于天，清浊之占，随政抑扬，天之见异，事无虚作。岂独陛下倦于万机，帷幄之政有所阙欤？

《晋书□礼志》曰：太史每岁上其年历，先立春，读五时令，服名随方色。帝升御座，尚书以下就席，讫，赐酒一卮。

《唐书》曰：景龙中，中宗孝和帝以立春日宴别殿，内出剪彩花，令学士赋之。

又曰：景龙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上命侍臣自芳林门经苑东度入仗，至望春宫迎春。内出彩花树，人赐一枝。

《荆楚岁时记》曰：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帖宜春之字，傅咸《燕赋》，有其言矣。（傅咸《燕赋》云：四气代至，敬迎其始。彼应运而方臻，乃设燕以迎止。轻翼之歧歧，若将飞而未起。何夫人之功巧，式仪形之有似。衔青书以赞时，着亘春之嘉祉。）

《周书时训》曰：立春之日，东风不解冻，号令不行。蛰虫不震，阴气奸阳。鱼不上冰，甲胄私藏。雨水之日，獭不祭鱼，国多盗贼。鸿雁不来，远人不服。草木不萌动，果瓜不熟。

《国语》曰：农祥晨正。唐固注曰：农祥，房星也。晨正，谓晨见南方。谓立春之日。

《齐人月令》曰：凡立春日食生菜，不可过多，取迎新之意而已，及进浆粥，以导和气。

《四时篡要》曰：立春贮水，谓之水神，酿酒不坏。

《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紫缘白云者为三元君三素飞云也，乘八舆之轮，上诣天帝。（是太素三元君女真也。天帝，是天地玉清君。）天子候见，再拜自陈，某乙乞得侍给轮毂。（以意云云，若虽不见典服之形，亦宜拜乞之。他放此。）三过见元君之辇者，白日升天。（按举场常试，立春日望三素云，诗取此事。）

《真诰》曰：立春日，勿行威刑。（八节同此。）

《论衡》曰：立春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或立土牛。象人土牛，未必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

春分

《礼》曰：春分之日玄鸟至。后五日，雷乃发声；后五日，始电。

《传》曰：玄鸟氏，司分者也。（春分来，秋分去。）

《易通卦验》曰：震，东方也，主春。春分日，青气出直震，此正气也。气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物半死。气出左，蛟龙出。震气不出，则岁中少雷，万物不实，人民疾热。

《孝经说》曰：春分之日，日在中衡。

又曰：斗指卯为春分。

《齐人月令》曰：春分不杀生，不吊疾。君子齐戒，衣夹衣，导引，不食生冷。

《白虎通》曰：明庶风，春分至，王者修封疆，理田畴。

卷二十一　时序部六

夏上

《尔雅》曰：夏为朱明。（孙炎曰：夏气赤而光明。）

又曰：夏为昊天。

又曰：夏为长嬴。

又曰：夏祭曰荐。（荐上帝鱼，初薄也。夏时百未登，可荐者薄也。）

《释名》曰：五月谓之蒲宾，蒲者，下也，宾者，敬也。言阳气下，阴气上，极阴气始，宾敬之也。

《书》曰：夏暑雨，小民亦惟曰怨嗟。

又：《尧典》曰：申命羲叔，宅南交。（申，重也。交，言夏与春交。）平秩南讹。（讹，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永，长也，谓夏至之日也。苍龙之中星，举中则七星见可知也。）厥民因，鸟兽稀革。（因，谓老弱因就在田，夏时鸟兽毛羽稀少。）

《诗》曰：四月秀。（不荣而实曰秀。，草也。）

又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正月，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纯阳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异，伤害万物，故心为之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

又曰：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三星，五月中直户也。《笺》云：心星在户，谓五月之节，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见此粲者。

又曰：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又曰：六月食郁及。（郁，棣属。，婴也。）

又曰：六月莎鸡振羽。

又曰：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笺》云：徂，犹始也，六月乃始盛，与人为恶亦有渐，非一朝一夕。）

又曰：无冬无夏，值此鹭羽。

又曰：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

《传》曰：龙见而雩。（龙，角、亢，星也。建巳月，昏见东方。）

《礼》曰：四月之节，日在卯，（立夏为四月节。）昏翼中，晓牵牛中，斗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巳位之初，其日丙丁，（丙丁属火，主夏，故云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昔炎帝神农氏以火德王，继天而王，故为夏帝。火正为祝融，佐炎帝于夏。）其虫羽，（南方朱鸟羽虫之长，凡有羽之类皆属于火，故曰其虫羽。）其音徵，（三分宫去其一以生徵，徵数五十四属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和则徵声调。《乐记》曰：徵乱则哀，其事勤。）律中仲吕。（四月气至，则仲吕之律应。仲吕者，无射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长六寸六分。）立夏之日，蝼蝈鸣，後五日蚯蚓出，後五日王瓜生，盛德在火，迎夏于南郊，（迎夏为祀赤帝。）命乐正习盛乐。（为将大雩，先习盛乐。自召ㄠ至皆作曰盛乐。）中气，日在毕，（小满，为四月中气。）昏轸中，晓须女中，斗建巳位之中。小满之日，苦菜秀，後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挺重囚，出轻系，（挺犹宽也。重囚宽之，至秋方决。轻系出而舍之。）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为妨蚕农之事。）天子初衣暑服，（《论语》曰：当署礻。谓暑服。）无大田猎，（恐伤生类。）以含桃先荐寝庙。（含桃，樱桃也。先荐寝庙，后乃食之。）蚕事既登，后妃献茧。（后妃献茧，进其成功也。）天子饮酎，用礼乐。（酎之言醇也。春酒至此始成，与群卧饮之。）

又曰：五月之节，日在参，（芒种为五月节也。）昏角中，晓危中，斗建午位之初，律中蕤宾。（五月气至，则蕤宾之律应。蕤宾者，应钟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长六寸三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夏。）芒种之日，螳螂生，後五日贝，始鸣，後五日反舌无声，絷腾驹，（恐相蹄。）班马政，（马政，谓掌十二闲养马之政教。）聚蓄百药。（因草木蕃庑之时，则采聚百药。）中气日在东井，（夏至为五月中气。）昏亢中，晓营室中，斗建午位之中。夏至之日，鹿角解，後五日蜩始鸣，後五日半夏生。祀皇地祇于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坐，以岳渎等神从祀。）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夏至之日，漏刻长，阳气欲衰，阴气欲兴，阳日生，阴日死，至之日相与分。）君子齐戒，（以阴阳相争之时，务欲安静。）薄滋味，无致和，谓阴气始兴，身尚静，味尚薄。节嗜欲，定心气。（微阴扶精不可散。）无用火于南方，（阳气盛，又用火于其方，害微阴。）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是月暑气方盛，可以登远望，顺阳居上。）

又曰：六月之节，日在东井。（小暑为六月之节。）昏氐中，晓东壁中，斗建未位之初，律中林锺。（六月气至，则林钟之律应。林钟者，黄钟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长六寸，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夏。）小暑之日，温风至，後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鹰乃学习。中气日在柳，（大暑为六月中气。）昏尾中，晓奎中，斗建未位之中。大暑之日，腐草为萤，後五日土润溽暑，後五日大雨时行。命有司人入山行木，无有斩伐。（为其未坚成也。）中央土，（火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盛德在上。）其日戊巳，（戊巳属土，故云其日戊巳。）其帝黄帝，其神后土，（昔黄帝轩辕氏以土德继天而王，故为黄帝，土官之神曰后土。）其神后土，其虫裸，（无毛羽，鳞介之类。）其音宫，（音始于宫，宫数八十一，属土，以其最大。《乐记》曰：宫乱则荒，其君骄。）律中黄钟之宫，（黄钟主十一月，土在林钟、夷则之间，各有分主，不可假借，故引黄钟之清宫为土律，其管半黄钟之管，长四寸五分，则黄钟之清宫也。故季夏十八日已后土王，气至，则黄钟之宫应之也。）其祀中ㄖ，祭先心。（中ㄖ，犹中室也。祭中ㄖ之礼为祀，先进心也。）

又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春夏教以《诗》《书》。（春夏阳也。《诗》、《书》者，声亦阳也。）

又曰：凡学，春夏学干戈。（干，盾也，戈，勾子戟也。干戈万舞，象武也，用动作之时学之。）

又曰：春诵夏弦，太师诏之。（诵谓歌乐也，弦谓以丝播诗。阳用事，则学之以声。）

又曰：春作夏长，仁也。

又曰：《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

《周礼》曰：蕤宾，午之气，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

又曰：山虞以仲夏斩阴木。（郑众曰：阴木，秋冬生者。郑玄曰：阴木，生山北者。冬斩阳，夏斩阴，坚濡调也。）

又曰：凌人掌冰，（凌，冰室也。）夏颁冰。（暑气盛，王以冰颁赐也。）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

又曰：夏见曰宗。宗，尊也。义取主火。《大行人》云：夏宗以陈天下之谟。

《梁传》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夏田曰苗。（因为苗稼除害，故曰苗。）

《皇览逸礼》曰：夏则乘赤辂，驾赤骝，载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与鸡。居明堂正庙，启南户。

《尚书大传》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谓之夏？夏者，假也。吁荼万物养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

又曰：主夏者火，火昏中，可以种黍菽。上告乎天子，而下赋之民。

《三礼义宗》曰：夏，大也，谓万物长大也。夏谓南者，南，任也。

又曰：火正曰祝融者，祝，甚也，融，明也。言夏时物气甚明也。

又曰：南岳谓之霍，霍者，护也。言阳气用事，盛夏之日，护养万物，故以为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六月小暑为节者，此以相形为名，形大暑，故谓之小暑。六月之初，暑气热未极，故以小为名。大暑为中者，自十一月一阳爻王，从地下而出，至此之时，方始上彻，阳气并出地上，大暑既极，故大暑为中。

《大戴礼》曰：夏以教士，车甲士执伎论力，循四卫，强股肱，质射御，才武聪慧治众长，平可以为仪缀於国，出可以为卒诱於军旅。四方诸侯之游士，国中之贤者充焉。方夏三月，养长莠，蕃庶物。於时有事，享於皇考，爵士之有庆者七人，以成夏事。

《易通统图》曰：夏日月行东南赤道，曰南陆。

《尚书考灵耀》曰：火星为夏，期专阳相助，同精感符。

《诗含神雾》曰：曹地处季夏之位，土地劲急，音中徵，其声清以急。

《春秋繁露》曰：夏乐气故养也。

《孝经说》曰：斗指午为夏。

《冠子》曰：斗柄南指，天下皆夏。

《史记》曰：墨者亦尚尧舜，言德行，曰：夏日葛衣，冬日鹿裘。

又曰：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因其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及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君何忧焉？必受命於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户者？”婴曰：“子休矣。”

《汉书》曰：荧惑曰南方夏火，礼也，视也。礼亏视失，逆夏令，伤火气，罚见荧惑。逆行二舍为不祥，居之三月国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国半亡地，九月地太半亡。

又曰：汉武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

又曰：贾谊既已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曰：“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岁在卯曰单阏。）庚子日斜兮，集余舍。”

《五行志》曰：秦始皇年四月大寒，人多冻死，时ぢ及大臣二十余人车裂以徇而灭宗，放迁四十余家于房陵。

《汉书食货志》曰：朝错曰：“今农人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樵，薪，治官府，给役使。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

《汉书》魏相上书曰：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张晏曰：火为礼，礼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下，故为衡也。
又曰：昔鲁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食。说曰：六正月谓周六月，夏四月，正阳纯乾之月也。止慝谓阴爻也，冬至阳爻起初，故曰复，至建巳之月为纯乾，亡阴爻，阴侵阳，为灾重，故伐鼓用币，责阴之礼。刘歆以为六月二日，鲁分也。
又汉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无景，（韦昭曰：下无景也。景谓惟质见耳。）正中时有景亡光。（韦昭曰：无光耀也。）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
《续汉书□律历志》曰：日行南陆谓之夏。
《後汉书□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又曰：仲夏之月，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苇以施门户。
又曰：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衣，迎夏於南郊。
《後汉书》张纯奏仪：礼三年一，五年一，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阴气在下，（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阳气在上。）故正尊卑之义也。
谢承《後汉书》曰：羊茂，字季实，为东郡守，夏处单板榻。
又曰：宋均为九江太守，五日一视事，夏以平旦。
《晋书》曰：魏末有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无家属，时人於汲县北山上土窟中得之，夏则编草为裳。
又曰：肃慎国一名抱楼，夏则巢居。
《晋书》曰：山涛将去选官，举嵇康自代。康与涛书告绝。且曰：“性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千里命驾。每锻而向秀为佐。
又《五行志》云：晋义熙时，桓玄既篡位。谣曰：“草生及马腹，鸟啄桓玄目”。及玄败走，至江陵，时当五月中被诛。
《晋阳秋》曰：车胤，字武子，家贫读书，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以夜继日。
沈约《宋书》云：羊欣，字敬元，父不疑为乌程县令，欣时年十二，王献之为吴兴守，甚知爱之。尝夏月入县，欣着新练裙，昼寝。献之书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又曰：刘敬宜八岁丧母，四月八日入寺，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佛，因泣下，悲不自胜。
《北齐书》曰：仆射魏收，字伯起。初习武不成，改节读书，夏月坐板床，随逐树阴，讽读累年，床为之锐，遂工辞令也。
《南史》曰：梁何远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水远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寒水，不受钱者，则以水还之。其他事率多此类。
陆《邺中记》曰：石季龙於冰井台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赐大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书》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十余人扇之，患不得清凉，斩扇者。军中为之谣曰：“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
《三十国春秋》曰：燕王慕容熙后符氏，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之，不得，加之以辟焉。
《隋书》曰：炀帝大业十二年五月，上幸玉华宫，征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於山而放之，光遍岩谷。
《续会要》曰：贞元六年五月朔，御紫宸殿受朝。先是上以五月一阴生，臣子道长，君父道衰，非善月也。因创是月朝见之仪也。
《国语》曰：鲁宣公夏滥于泗渊，（渍罟於泗水之泉以取鱼。）里革断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寒气发，谓季冬建丑之月。土蛰发，谓孟春建寅之月。）水虞於是乎讲ㄔ，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气也。（水虞，渔师也。罟，鱼网罾笱也。言阳气起，鱼负冰，故令国人取之。）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也。”公曰：“吾过矣”。（艺犹极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之复，夏则握火。
《说苑》曰：赵简子谓阳虎曰：“桃李，春夏得休息，秋得食；树蒺藜者，夏不得息，秋得刺。今子种树蒺藜耳。”
《太公金匮》曰：纣常以六月猎於西土，发民逐禽。民谏曰：“今六月天务覆施，地务长养，今盛夏乃发民逐禽，而元元悬於野，君残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无福。”纣以为妖言而诛之。後数月，天暴风雨，发屋折木。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鸡子，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丈余。”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国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以为妖灾。”武王然而问三十七章之妖。对曰：“殷君好射人以饣委虎，喜割人心，喜杀孕妇，喜煞人父、孤人之子。”（上数事，皆三十七章之事。）
又曰：夏不操扇，冬不服裘，天雨不张盖，名曰礼将。
又曰：冬冰可折，夏条可结。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葛，虽有严令，终不从者，逆也。
《世说》曰：郗嘉宾三伏之月诣谢公，炎暑方盛，虽复当风交扇，犹沾汗流离。
又曰：周镇罢临川还都，泊清溪，时夏暴雨，舡舫狭小而漏，殆无坐处。丞相王导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如乃氵訇。”（吴人以冷为氵訇也。音楚敬反。）刘既出，人问见王公如何？刘曰：“未见他异，唯作吴语耳。”

又曰：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恶之，乃置之瓮投於江。胡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长养之以为子。遂七登三司，流中庸之号。广後不治其本亲服，云：“我本亲以已为死人也。”世以为深讥焉。

又曰：谢遏（按谢朗小名遏。）夏月常仰卧。谢公清晨卒来，未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踞後恭”。

《语林》曰：何平叔美姿仪而绝白，魏文帝疑傅以粉，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又曰：陆机夏在洛，忽思东头竹筱饮，语刘宝曰：吾思乡转深矣。

《公孙尼子》曰：孔子有病，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子居处饮食何如？”孔子曰：“春居葛笼，夏居密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匮，饮酒不勤。”医曰：“是良药也。”

《太玄经》曰：蒙，南方也，夏也，物之修长也，皆可得而载也。（谓长出向上也。）

《括地图》曰：天毒国最暑热，夏草木皆乾。

《白虎通》曰：六月谓之林锺，林者众也，万物成熟类众多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百各以其初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

《祠令》曰：季夏土王日，祀黄帝于南郊，帝轩辕配后土从之。

又曰：季夏迎气日，祀中ニ。

卷二十二　时序部七

夏中

《庄子》曰：井鱼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

《文子》曰：政失于夏，荧惑逆行。夏政不失，则降时雨。

《列子》曰：郑师文学琴于师襄，当夏而叩羽弦以召黄钟，霜雪交下，川池暴𠓛。

《管子》曰：夏日不炀，非爱火也；冬日不盥，非爱水也，为不适于身，不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为伤本也。

又曰：南方，其时曰夏，夏气阳，阳生火，其德施舍，是谓曰德。

又曰：春不收枯骨朽，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

《邹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尸子》曰：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子》曰：季孙相鲁，令五月掘长沟，子路私秩饮之。孔子覆其饮，曰：“鲁有民焉，汝辄扰之，何也？”

《淮南子》曰：明庶风後四十五日，清明风至，则出币帛，使诸侯。（立夏长养布恩惠，故聘问诸侯。巽卦之风。）

《抱朴子》曰：洪从祖仙公，每大醉，夏辄入源泉底，一日许乃出。能闭气胎息故耳。

又曰：谓夏必长而蒜麦枯，谓冬必凋而竹柏茂。日盛阳宜暑，夏天未必无凉；日极阴宜寒，隆冬未必无暂温也。

又曰：世之豪士，暑夏之日，露首袒身，惟在樗蒲弹棋，不离绮纨之侧也。

又曰：或问不热之道。答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飞霜之散。

《幽求子》曰：扇た微动，凉风夏生。

《范子》曰：计然曰：“德取象於春夏，刑取象於秋冬。”

《周书时训》曰：六月节，温风至；温风不至，即时无缓政。蟋蟀居壁；若不居壁，即恒急之暴。

又云：门户不通，鹰乃学习；若不学习，即寇戎不备。

又曰：六月中气後五日，腐草化为萤；若不化萤，即实鲜落。土润溽暑；若不溽暑，即急应之罚。大雨时行；若不时行，即恩不及下。

又曰：夏取枣杏之火。

《符瑞图》曰：麟夏鸣曰养绥。

《隐诀》曰：四月戌日，天地凶门日，不可入山建创。四月十一日，地破日，不可开山动土。

又曰：立夏之日，日中五帝会诸仙人於紫微宫，见四真人，论求道之功罪。

董勋《问礼俗》曰：五月俗称恶月，俗多持斋放生。案《月令》仲夏阴阳交，死生分，君子斋戒，止声色，节嗜欲。

《素问》曰：岐伯曰：“夏三月，此谓萧季，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蚤起，毋厌於日，使志毋怒，使英华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也，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心，秋为疟，冬至重疾。（夏三月，天地阴阳之气交合者，万物华实，故言夏生长，于万物成实者也。夜卧早起，是贪于夏气，不厌于日者也。是夜卧早起，明于阳气之盛者也。人志气毋怒，阳气成结，秀实以成，其气得泄，阳者也万物成结，于夏受之，因此夏阳气之所应也。能合其气，则是养生之道也。逆之，则阳损于心，心者，夏王也。故言伤心，伤心则秋必病虐，故言夏伤于暑，秋病虐者，不从其气则火为逆也。是故伤逆深皆损于阳气，故冬至阴盛必重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衍星分图》曰：五月午日，日月会于鹑首。
又曰：六月，日月会于鹑火。
《岭表录异》云：ｘ木履，其轻如通草，夏月着之，隔卑湿地气，如杉木。今广州诸郡牧守，初到任，下檐皆有ｘ履。
又曰：南中夏秋多恶风，彼人谓之飓，（《南越志》云：风起则人心恐惧。或云，风来则四面具足。二义皆有理也。）坏屋折树，不足喻也，甚则吹屋瓦如飞蝶。或三二年不一风，或二年两三风，亦系廉帅政德之否臧者。然发则自午及酉，夜半必止，此乃“飘风不终朝”之义也。
《南荒录》曰：新州男子妇人，皆缜如□，谬洛，以灰投水中，遂就水而沐之，以皦膏涂其，五六月亢秫未获时，民饥，尽髡，取鬻于市，既髡，即复以皦膏涂之，来年五六月又可鬻矣。
《投荒录》：岭南方盛夏，率一日十余阴十余霁。虽大雨倾注，顷即赫日，已复骤雨。大凡岭表夏之炎热，甚於北土，且以时热多又蒸郁，此为甚恶。自三月至九月皆蒸热。
《梁元帝纂要》曰：夏曰朱明，（气赤而光明。）亦曰长嬴。（以征切。）朱夏、炎夏、三夏、九夏。天曰昊天。（言气浩汗。）风曰炎风。节曰炎节。草曰茂草、杂草。木曰蔚林、茂林、密树、茂树。孟夏亦曰维夏、首夏。季夏亦曰徂暑。（徂，往也。言暑始往。）
《四时纂要》曰：四月也，是谓乏月。冬既尽，宿麦未登，宜赈乏绝，救饥穷，九族不能自活者救之。无固蕴畜而忍人之贫，贪货殖之宜，忘种福之利，君子弗取也。
陆机《纂要》曰：夏树名连阴，夏雨名绵雨。
《摄生月令》曰：四月为乾，（生气卯，死气酉。）是月也，万物已成，天地化生。勿冒极热，勿大汗後当风，勿暴露星宿，皆成恶病。勿食大蒜，勿含生薤，勿食鸡肉，勿食蛇蟮。是月肝藏以病，神气不行，火气渐临，水力渐衰，稍补肾助肺，调和元气，无失其时。是月八日，不远行，宜安心静念，沐浴斋戒，必得福庆。
《齐人月令》曰：四月八日，不宜杀草木，始服生衣，宜进温酒，服温药。是月也，无坏は卵，无伐大树。是月也，宜以夙兴。
《酉阳杂俎》曰：俗忌五月上屋。言人五月蜕精神，如上屋，即自见其形，魂魄则不安矣。
《穷神秘苑幽明录》曰：汉武帝与群臣宴於未央殿，方食枣，帝见梁上有一老翁，长八九寸，仰观屋宇，俯视帝脚。东方朔曰：“此水木之精，其名藻兼，夏乃巢林，冬即居河。此来诉尔，所视殿名未央，下视脚者，足于此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乃悉罢诸役
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气注天下，春夏为露，秋冬为霜。
《兵书》曰：夏出兵，赤旗在前，执前行。
《地镜经》曰：五月中，草木叶有专厚而无汁，枝下垂者，其地有玉。
《师旷占》曰：春夏一日有霜雪者，君父治政大殿大杀，天以示之。何以言之？霜威杀万草，坐大杀也。见变如此，宜损威杀，重人之命也。
焦赣《易林》曰：仲春孟夏，和气所在，生我嘉福，国无残贼。
又曰：六月种黍，岁晚不雨，秋不缩酒，神失其所。
赵自勉《造化权舆》云：潮者，阴阳之气所激。五月无潮，阴气微也；八月最大，则阴盛也。
陆机《要览》曰：昔羽山有神人焉，逍遥於中岳，与左元放共游子训所，坐欲起，子训应欲留之，一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时雨亦为留客雨。
桓谭《新论》曰：汉中送王仲都，时夏大暑，使曝日坐，又环以十炉火，不言热，而身不汗出。
《五行大义论》曰：未者昧也，阴气已长，万物稍衰，其体暧昧於未，又时物向成，皆有气味也。
《五行体性论》云：土在四时之中，处季夏之末，阳衰阴长，居位之中，总於四德，（谓金木水火。）积尘成实。积则有间，有间故水火成实所能持也。故土以含散持实为体，稼穑为性。
又曰：土包四德，故其体能兼虚实也。
《论衡》曰：夫虎出有时，犹龙见有期也。阴物以冬见，阳虫以夏出，出应其气，气动其类。参、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见。参、伐则虎星，心、尾则龙象，星出而物见，气至而类动，天地之性也。
又曰：盛夏之时，当风而立，隆冬之月，向日而坐。其夏欲得寒，冬欲得温也。或当风鼓た，向日燃炉，然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者，寒暑有节，不为人变改也。
又曰：阳燧取火，于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摩励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取真火之道也。
又曰：阳燧取火於天，消炼五石，五月盛夏，铸以为气，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剑铜钩之属，摩以向日，亦得火焉。
又曰：以夏进炉，以冬奏（奏亦进也。）扇，此无益人君，不遇灾患，幸矣。
又曰：方今盛夏，雷雨时至，龙多登口，云雨与龙相应，乘口雨而行，物类相致，非有为也。
又曰：夏末蜻ㄇ鸣，（蟋蟀也。）寒づ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启蛰而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感阳气也。
又曰：世俗之事，亦有缘也。夫正月岁始，五月阳盛，子以此月生，精盛炽热烈，厌胜父母，父母不堪，将受其患，相仿亻效莫谓不然。有空讳之言，无实凶之效，世俗惑之，误非之甚也。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以举之，父母偶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杀父与母，人之含气在肠腹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元气也。正月与二月何殊？五月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世传此言久矣。
又曰：实说雷者，太阳之微气也。何以明之？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冬乃雷潜。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乘之，阴阳分争则相激射为毒，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
诸葛亮《出师表》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
《陶潜集》曰：潜常言，五月六月中，北窗下卧，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
《穆天子传》曰：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木华不畏雪，天子乃取孳木华之实，持归种之。
又曰：天子四月休于泽，（今平阳泽县是也。音获。）於是射鸟获兽。
宋躬《孝子传》曰：何子平事母至孝，母丧，年六十，有孺子之慕，夏避清凉。
《永昌郡传》曰：朱提郡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
嵇康《高士传》曰：被裘公者，吴人。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而谓公曰：“取彼金。”公投钅兼目拂手而言曰：“何子之高而视之卑，五月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季子大惊，既谢而问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而安足语姓名也？”
《襄阳耆旧传》曰：黄穆，字伯开，博学，为山阳守，有德政。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秽无行。武陵人谚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黄。”（言不同也。）
周处《风土记》曰：仲夏雨濯枝荡川。注云：此节常有大雨，名濯枝。
又曰：梅熟时雨，谓之梅雨。
又曰：仲夏长风扇暑。注云：“此节东南常有风至，俗名黄雀长风。”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银山县有风穴，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樵人有冬过者，置笠穴口，风吹之，经日还，涉长阳溪而得其笠。
又曰：橘州在郡南四里，对南津，常看如下，及至夏水怀山，诸洲皆没，橘洲独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荆楚岁时记》曰：四月也，有鸟名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鸣，则云犁根岸。（《尔雅》云：鸣鸠吉雏。郭璞云：今布也。江东呼获，崔《正论》云：夏扈趣耘锄，即窃脂，玄鸟，鸣获则其夏扈也。）

又曰：俗忌五月曝床荐席。

《异苑》云：新野庾，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子遂亡，或起於此。（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脱上屋见影魂便亡。勋答曰：盖秦时王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云：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升云见死小儿而禁曝荐席，何以与于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於正。）

《洞冥记》曰：东方朔母田氏寡，梦太白星临其上，因有娠。田氏叹曰：“无夫而孕，人得弃我。”乃移向代郡之东方里，五月生朔，仍以所居为姓。

《搜神记》曰：夫金锡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言丙午日铸为阳燧，可取火。壬子日铸为阴燧，可取水。）

又曰：吴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边卧，时夏月多蚊虻，而不摇扇，惧蚊虻去我，及父母。

王子年《拾遗记》曰：洞庭之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楚怀王时，举群才赋诗於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去，虽咸池、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常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推仲夏律中夹锺，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

《武昌记》曰：樊山东有小溪，盛夏时凛然，常有寒气，故谓之寒溪。

《洽闻记》云：州安远县西北百六十里，有温山。其山冬夏常雨，山傍有水，冬夏常热，小气腥臭至寒时，野兽依集水边，取其暖气。

《西京杂记》曰：天子夏设羽扇。

宋王元谟《寿阳记》曰：明义楼南有明义井，夏有冷浆、甜饮、米饮、罗扇、羽扇，有三浴室，上以清王侯宰吏，中以凉君子士流，下以凉庶类也。

《楚辞》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滔滔孟夏四月，纯阳用事，煦然蒸万物草木之类，莫不莽莽然盛茂。）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汩，行貌。徂，往也。）

卷二十三　时序部八

夏下

《淮南子》曰：中央土，其帝黄帝，（黄帝以土德王天下，号曰轩辕氏，死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止，其神为镇星，其兽黄龙，（土色黄也。）其音宫，其日戊己。（音，土也。戊己，土日也。）
又曰：孟夏之月，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生南方，故处南宫也。竽笙中空象阳，故吹。）其兵戟。（戟有枝干，象阳布散也。）四月官田，其树桃。（四月勉农事，故官田也，桃，说与杏同。）五月官相，其树榆。（是月养气长养，故官相佐也。榆，说未闻也。）季夏之月，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剑。（季夏，中央也。剑有两刃，喻无所不主也。）
又曰：贫人则夏被褐带素，含菽饮水，支暑热；冬则羊裘蔽体，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
又曰：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系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为之降霜。
又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气湿，火胜，故冬至燥。八尺之表，影修尺有五寸，影修则阴气胜，短则阳气胜，阴气胜则为水，阳气胜则为旱。
又曰：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北户、孙，国名也。曰所在其北，皆为北向户。）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夏赤。
又曰：夏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颛顼之孙，老童之子吴回也一。名黎，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死为火神也。）其令曰：爵有功，赏有德，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忧罢（音疲。）疾，出大赏，起毁宗，立无後，封建侯，立贤辅。（应阳施也。）
又曰：夏行春令则多风。（象春木气多风。）
又曰：孟夏之月，招摇指巳，盛德在火。
又曰：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不脱，叶着树，不零落也。）
又曰：景风至，则施爵位，赏有功。（夏至，阴气在下，阳胜於上，象阳布施。故赏有功，封建诸侯。）
又曰：夏治以衡，衡者所以平万物也。衡之为度也，缓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匝而不责，常平民禄，以继不足，勃勃扬扬，惟德是行，养长化育，万物蕃昌，以成五，以实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
《吕氏春秋》曰：杜厉叔事莒闵公，以为不知，去居海上，夏食菱芡，冬食橡栗。
《吕氏春秋》曰：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升龟。（渔师，掌渔官。蛟有能害人，难得，故言伐。龟神，可以决吉凶，入宗庙尊之，故言升。蛟则害，龟则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玄《述夏》曰：四月维夏，运臻正阳，和风穆而扇物，麦含露而飞芒，凤皇升而王秀，（王，草名。）龙辰中而萤火翔。
魏文帝诗曰：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北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嘉肴重迭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杨。功拙更胜负，欢美乐人肠。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
贾谊《鵩鸟赋》曰：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
立夏
《礼记□月令》曰：四月之节，日在昴，（立夏为四月节。）昏翼中，晓牵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其日丙丁。立夏之日，蝼蝈鸣。太史以先立夏三日谒於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迎夏於南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庆赐遂行，无不欣悦。命相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赞犹扬也。遂犹远也。杰俊，谓才兼于人者。）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无虚授也。）
《易说》曰：立夏清明风至而暑，鹤鸣博飞，电见龙升天。（龙，心星名。）
《易通卦验》曰：立夏雨，蝼蛄鸣。
《三礼义宗》曰：四月立夏为节者，夏，大也，至此之时，物已长大，故以为名。小满为中者，物之生长小得并满，故以小满为名也。
《孝经纬》曰：雨後十五日，斗指辰东南维为立夏，後十五日，斗指巳为小满。
《续汉书□礼仪志》曰：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
《抱朴子》曰：或问不热之道。答曰：“立夏之日，或服玄冰丸，或服飞霜散及六壬六癸之符，则不热。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于夏日之中，周以十炉之火，口不称热，身不流汗，盖用此方者也。”
《淮南子》曰：春分加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风济，（济，止也。）音比夹锺，（夹钟，二月律也。万物去阴夹阳而生也。）加十五日指巳则小满，（满，冒也。）音比太蔟。（太蔟，正月律也。蔟之言阴衰阳发，万物蔟地而生。）
《周书时训》曰：立夏之日，蝼蝈不鸣，水潦淫漫；蚯蚓不出，臣夺后命；王瓜不生，害於百姓。小满之日，苦菜不秀，仁人潜伏，靡草未死，国从盗贼。若小暑不至，是谓阴匿。
刘玄之《行军月令》曰：立夏日得金，五不成，夏旱多风；得木，夏寒草生；得火，多妖言，兵戈起；得土，远臣不朝，国无政令；得水，上下相和顺，天下安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真隐诀》曰：立夏之日，日中五帝会诸仙人於紫微宫，见四真人论求道之功罪。（五帝之位，诸宫皆有之。此五方之帝非三十六天帝限也。亦主学道者，故诸太极紫微官，奉见四真人，论扶其功罪之多少。）

夏至

《周易□复卦》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冬至阴之复也。夏至阳之复也。）

《左传》曰：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问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物，事也。）祸福何为？”对曰：“二至二分，（二至，冬至、夏至。二分，春分、秋分。）日有食之不为灾。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过也。（二分，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长短极，故相过。）其他月则为灾，阳不克也，故常为水。”（阴侵阳，是阳不胜阴。）

《传》曰：少昊氏鸟名官，伯赵氏，司至者也。（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

《周礼地官》曰：夏至日影尺有五寸。郑氏云：土圭之长也，尺有五寸。夏至日立八尺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又《春官大司乐》曰：孤竹之管，□和之琴瑟，冬至日於地上圆丘奏之。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泽中方丘奏之。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於宗庙奏之。

又曰：宗伯以夏至致地祇物魅，以礻会国之凶荒，民之礼丧。

又曰：柞氏，夏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至令剥阴木而水之。

又曰：氏掌杀草，日夏至而夷之。

《易通卦验》曰：夏至景风生，蝉始鸣，螳螂生，鹿角解，木槿荣。

又曰：夏至小暑，虾蟆无声。

又曰：鹿者，兽之阴也，贵臣之象，鹿应阴解角也。夏至太阳始屈，阴气始，阴阳相向，君之象也。今失节不角，臣不承君之象，故为贵臣作奸也。

又曰：离，南方也，夏至日中，赤气出直离，此正气也。气出右，万物半死，气出左，赤地千里。

又曰：夏至之日，清明风至。

《易稽览图》曰：夏至後三十日，极温。

《易稽览图》曰：夏至景风至，蝉始鸣，螳螂生。

京房《易占》曰：夏至离王，（去声。）景风用事，人君当爵有德，封有功。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春秋考异邮》曰：夏至井水跃。

《五经通义》曰：夏至，阴始动而未达，故寝兵鼓，不设政事，所以助微气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也。
《三礼义宗》曰：五月芒种为节者，言时可以种有芒之，故以芒种为名。夏至为中者，至有三义，一以明阳气之至极，二以助阴气之始至，三以见日行之北至，故谓之至。
又曰：夏至之时，祭昆仑之神於泽之中，配以后土。
《孝经说》曰：夏至之日在内衡。
又曰：斗指午为夏至。
《续汉书□礼仪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钻燧改火，可去温病也。
又曰：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成，以朱索连以桃，印文以施门户，代世所以尚为饰也。故汉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
《宋书》元嘉四年，断夏至日五丝缕之属。
《南史》曰：沈林子父穆夫，为沈预所陷死，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仇。五月夏至节日至预家，正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论老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祖父墓。
周处曰《风土记》曰：夏至之日雨，名曰黄梅雨。
《荆楚岁时记》曰：夏至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虫蠹。按：干宝《变化论》乃云：“稻成蛩，麦为蛱蝶。”其验乎？
《舆地志》曰：郭宏常夏至於射的钓鱼供母，将饵闻笳角声，鱼跃而出。
《管子》曰：夏而麦熟，天子祈天宗，其盛以麦。（盛，粢盛也。）麦者，之始。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元放，（左慈，字元放。）桎梏之而自解，盖或用夏至日霹雳截也。
又曰：见潮来去或有早晚，辄言有参差，非也。水从天边来，一月之中，天再东再西，故潮再大再小也。夏至天高，故夏潮大也。冬时天卑，故潮水小也。
《范子》曰：《周髀》云：冬至三光微，夏至三光盛。
《淮南子》曰：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刑，始杀也。）
又曰：夏至则火从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漏水，二说，火星正中也，漏，湿也。）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
又曰：夏至而流黄泽，石精出，（流黄，土之精也。阴气作於下，故流泽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蝉始鸣，半夏生，蚊虻不食驹犊，鹯鸟不搏黄口。（五月微阴在下，未成驹犊黄口，肌血脆弱未成，故鹯鸟应阴，不食不搏也。）
又曰：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於阳。故曰，夏至日，鹿角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夏至加十五日指丁，则小暑，音比大吕；加十五日指未，则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庚，背阳之维，则夏节尽。

《风俗通》曰：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曰游光厉鬼，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辟五兵也。按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按织取始断二三寸帛，缀着衣衿，以已织告成於诸姑也，後世弥久，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後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后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着後缣绢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抱朴子》曰：予祖彬为汲令，以夏至日请主簿杜宣，赐酒北窗，壁上有悬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宣恶之，及饮得疾。後彬知之，使宣于旧处设酒，杯中犹有蛇。因谓宣曰：“此弩影耳”。宣遂意解。

《古今历术》曰：夏至之日，昼六十五刻，夜三十刻。

郦道元注《水经》曰：丹水出丹鱼，先夏至前十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

《神异经》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无凸（徒结切。）凹，（校交切。）平满无高下，岸深五丈余，冰维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

《历疏》曰：芒种，谓芽始出，故曰芒种，夏至之日，其日行天至於艮维东北角，言曰极於北，故曰夏至。

竺法真《罗山疏》曰：荔枝以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

《杂说》曰：百舌鸟一名反舌，春始啭，夏至则止。唯食蚯蚓。正月以後冻开则来，蚯蚓出故也；十月以後则藏，蚯蚓蛰故也。物之相感，不知所由。

《酉阳杂俎》曰：猫目睛旦暮圆，及午竖敛如纟延，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

蔡邕《独断》曰：夏至阴气始起，鹿角解，故寝兵鼓，身欲宁，志欲静，不听事送迎五日。

又曰：夏至阴气起，君道衰，故不贺。

又曰：夏至之日，离卦用事。日中时，南方有赤口如马者，离气至也，宜黍。离气不至，日月无光，五不成，人病目疼，冬中无冰，应在十一月内。夏至之日，风从离来为顺，其年大熟。夏至前六日，夏至後十日，十六日为穷日。

《月令占候图》曰：夏至：朔日夏至，并二日、三日至六日夏至，五熟。二十二日、二十四日夏至，五谷不熟。二十五日、三十日夏至，时价平和。晦日夏至，五贵。

《天文录》曰：大寒在冬至後，二气积寒而未温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气积暑而未歇也。寒暑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气寒暑即未即平也。譬如火始入室，未甚温，弗事加薪，久而愈炽，既迁之，犹有余热也。冬至之日，日出辰入申，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昼短夜长也。夏至之日，日出寅入戌，昼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夜行地下一百四十六度强，故昼长夜短。春秋之日，日出卯入酉，昼行地上夜行地下，皆一百八十二度半强，昼夜长短同也。

卷二十四　时序部九

秋上

《释名》曰：秋者纠 酋也，（音秋）。纠 酋迫万物，使得时成也。

又曰：七月谓之夷则何？夷者，伤也，则者，法也，言万物始伤，被刑法也。

又曰：八月谓之南吕何？南者，任也，言阳气尚有任，生荠麦也。

《说文》曰：天地反物为秋，字从禾，龟省声。

《易》曰：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王弼曰：欲万物成，所以悦也。）

《书》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理，毛更生整理也。）

《诗》曰：秋日凄凄，百卉具腓。（腓，病也。凉风用事而众草皆病兴也。贪残之政行，而万民困病。）

又曰：七月流火。（流，下也。火星中而寒暑退。）

又曰：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礼》曰：七月之节，（立秋为七月之节。）日在张，昏尾中，晓娄中，斗建甲位之初，其日庚辛。（庚辛属金，主秋，故云其日庚辛。）其帝少，其神蓐收，（昔少氏以金德继天下而王，故为秋帝。金正曰蓐收，故蓐收为金神，佐少于秋。）其虫毛，（西方白虎，毛虫之长，凡有毛之类皆属于金，故曰其虫毛。）其音商，（三分微一益以生商，商数七十二，属金，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秋气和则商声调。《乐记》曰：商乱则陂，其官坏。）律中夷则，（七月气至，则夷则之律应。夷则者，大吕之所生也。三分去一，管长五寸六分。）其数九，（金生数四成数九，自言九者率其成数。）其性义，其事言，（《洪范五行传》曰：西方金，其性义，其事言。言曰从，从作者，王者言从义和则神龟至。）其味辛，其臭腥，（凡臭味辛腥者，皆属于金。）其祀门，祭先肝。（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祭先肝者，秋为阴中，于藏值肝，凡祀门为祖，先进肝。）立秋之日，凉风至，後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蝉鸣。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辂，驾白骆，载白，衣白衣，服白玉，食稻与鱼，其器廉以深。（总章左个当申上之室，乘白辂，衣白衣，从秋色也。食稻与鱼，秋味之宜也。其器廉以深，象金伤害，物入藏。）太史以先立秋三日，谒於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迎秋为祖白帝白招拒于西郊，以少配坐，以蓐收、太白、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辰、七宿从祀。）还乃赏军帅武人於朝，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任有功，以正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顺彼远方。（诘谓问其罪，顺犹服也。）

又曰：七月中气，日在张，（处暑为七月中气。）昏箕中，晓昴中，斗建申位之中。处暑之日，鹰乃祭鸟，後五日，天地始肃，後五日，禾乃登，修宫室，坯垣墙。（为经夏雨损，立秋后修补。）

又曰：八月之节，日在翼，（白露为八月之节。）昏南斗中，晓毕中，斗建酉位之初，律中南吕。（八月气至，则南吕之律应。南吕者，大蔟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长五寸三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秋。）白露之日，鸿雁来，後五日，玄鸟归，後五日，群鸟养羞。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行犹赐也。）天子乃傩，以达秋气，（此傩，傩阳气，恐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人，故傩通秋气。方欲助秋，故不磔犬。）命乐正习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习之为将释奠。）

又曰：八月中气，日在轸，（秋分为八月中气。）昏南斗中，晓东井中，斗建酉位之中。秋分之日，雷乃收声，後五日，蛰虫坯户，後五日，水始涸。是月也，祀夕月於西郊，（秋分日祭之。）命有司享寿星於南郊。（秋分日，祀寿星于南郊，寿星，南极老人星。）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因秋分昼夜平，则正之。）祭马社。（谓仲秋祭马社于大泽，用刚日。）

又曰：九月之节，日在角，（寒露为九月节。）昏牵牛中，晓东井中，斗建戌位之初，律中无射。（九月气至，则无射之律应，无射者，夹钟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长四寸九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秋。）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後五日，雀入大水化为蛤，後五日，菊有黄花。是月也，命有司伐蛟、取鼉，登龟，取黿。（四者甲类，秋乃坚成，故是月登取。）

又曰：九月中气，日在氐，（霜降为九月中气。）昏须女中，晓柳中，斗建戌位之中。霜降之日，豺乃祭兽，後五日，草木黄落。後五日，蛰虫咸俯。是月也，霜降始，则百工休。（谓胶漆之作停。）天子尝稻，先荐寝庙，（稻初熟。）藏帝籍於神仓，祇敬必饬。（重祭祀之谷。）是月也，乃伐薪为炭。（伐必因杀气。）

又曰：秋敛冬藏，义也。

又曰：西方者秋，秋之为言愁也。

《周礼》曰：大司马之职，仲秋教理兵，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

又曰：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献良裘，季秋献功裘。

又曰：章氏，掌仲秋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气。（郑玄注曰：迎寒以夜，来诸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司矢，仲秋献矢ゅ。（弓弩成於秋，矢ゅ成於坚。ゅ，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ゅ音服。）
又曰：南吕，酉之气，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
又曰：秋见曰覲。（覲之言勤也，其勤王之事。《大行人》云：秋覲以比天下功也。）
又曰：秋献龟鱼。
又曰：司，（音贯。）掌行火之政令，季夏内火。（九月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
《传》曰：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
《尔雅》曰：秋为白藏。
又曰：秋曰收成。
又曰：秋为天。（李巡曰：秋万物成熟皆有文章。郭璞云：，愍也。万物皆可愍。）
又曰：秋猎曰。（，杀也。顺秋气。）
《汉书》曰：太白西方秋金，义也，言也，义亏言失，逆秋令，伤金气，罚见太白。
又曰：秋，（如淳曰：，音焦也。）物敛乃成熟也。
《汉书》云：八月赐大臣羊酒，以助衰气。
《后汉书》曰：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元伯为友。二人春别京师，以暮秋为期。元伯以九月十五日，杀鸡以待巨卿。母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也。”言未卒，而巨卿至，相随上堂，再拜母，极欢悦。
《续汉书》曰：仲秋祀老人星于国南郊。
孟康《汉书义律》曰：春日朝，秋日请，如古诸侯朝聘也。师古曰：请，音才性反。（吴王濞不朝，使人为秋请是也。）
《晋书》曰：袁宏孤贫，运租自业。谢尚时镇牛诸，秋夜乘月泛江，会宏在舫中讽咏，遣问即其咏史之作，尚迎升舟，与谈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
《梁书》曰：朱异除中书郎，时秋日始拜，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时咸谓蝉珥之兆。
焦赣《易林》曰：秋风生哀，花落悲心。
《易通统图》曰：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
《尚书大传》曰：万物非秋不收。
又《尚书》曰：寅饯入日，辩秩西成。《大传》曰：天子以秋命三公，将率选士厉兵，以征不义，决狱讼，断刑罚，趣收敛，以顺天道，以佐秋杀。
曰：西方者，何也？鲜方也。鲜，讯也，讯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谓之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者，愁也，愁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秋，收敛貌。）

《尚书中候》曰：周文王为西伯，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高阝，止於昌户，乃拜稽首受取，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也。”

《尚书考灵曜》曰：政失於秋，太白出入不常。

《尚书考灵曜》曰：虚星为秋候，昴星为冬期，阴气相佐，德乃弗邪，子助母，母合子符。（虚星，北方宿也。昴星，西方宿也。阴，称母也。）

《毛诗传》曰：壮士悲秋，感阴气也。

《诗含神雾》曰：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白色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而扬。

《三礼义宗》曰：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之中。

《孝经》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

《三礼义宗》曰：秋曰庚辛者，庚，更也，辛，新也，言物皆改更而新也。

又曰：周以秋者，万物新成，可以奉荐宗庙，故合先祖之神而祭之，故宜在秋也。

又曰：九月寒露为节者，九月之时，露气转寒，故谓之寒露节。霜降为中，露变为霜，故以霜降为中。

《春秋繁露》曰：秋之为言犹湫，湫者，忧悲之状。

又曰：秋，怒气，故杀。

《春秋元命包》曰：尧为天子，季秋下旬，梦白帝遗以鸟喙子，其母索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口如虎，感已生皋陶，索扶始问之，如尧言。（又《淮南子》云：皋陶鸟喙。）

《春秋感精符》曰：霜，杀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鹰隼击，王者顺天行诛，以成肃杀之威。

《穆天子传》曰：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雀梁，（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蠹书于羽陵。（谓暴书蠹虫，因曰蠹书也。）

《圣贤记》曰：冯夷，弘农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河伯。又一说，华阴人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

《荆楚岁时记》曰：八月十日，四民并以朱点小儿头，名为天灸，以厌疾也。

又曰：以绵采为眼明囊，赤松子以八月囊承柏树露为宜服，後世以金薄为之，递相饷遗。

《西京杂记》曰：贾佩兰云：“在宫时，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方竹林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

又曰：汉宗庙八月饮酎，用九十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武帝以季秋之月，泛灵之舟於临池之上，穷夜达昼，以昼达夜。於桂台之下，以香金为钩，缩纫丝为轮，以丹鲤为饵，不逾旬，钓一白蛟，长三四丈，若大蛇，无鳞甲。帝曰：“非龙也。”於是付太官为，而肉紫骨清，香美无伦，诏赐臣下。时以上为神感所获，後更不得。

《续齐谐记》曰：弘农邓绍，八月朝入华山，见一童子，以五色囊承取柏叶下露，露皆如珠子，亦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八月朝作眼明囊，象此也。

邓明德《南康记》曰：平固县有湖，中有石雁，浮在湖中，每至秋，石雁飞鸣如候时也。

《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足以劳，秋收之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间，何以天下为哉！”入深山，莫知其处。

又曰：荆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管子》曰：东方曰岁星，其时曰春，其气曰风，风生木。南方曰日，其时曰夏，其气曰阳，阳生火。西方曰辰，其时曰秋，其气曰阴，阴生金。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

《管子》曰：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一政曰禁博赛，二政曰无见五兵之刃，三政曰慎旅农，趋聚收，四政曰补缺塞坼，五政曰修垣墙，谨门闾。五政徇时，五皆入也。

又曰：岁有四秋：春农事既成，农夫赋耜铁，此春之秋；夏至蚕纩之所作，此夏之秋；秋成五之所会，此谓大秋；冬营室中，女事纺绩之所作，此谓冬之秋。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盖之，兰欲茂，秋风败之。

又曰：政失於秋，太白出入无常。

《文子》曰：因春而生，因秋而杀，所生不德，所杀不怨，即几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杀有时，人主无为，当罚必当，远违其理，近合其道。）

又曰：唯神化为贵，精至为神。精之所动，若春风之生，秋气之杀。（其生也，暄然如春物得其生；死也，肃然如秋物终於死。故生不祈报，死无归怨，生之死之，以其无心也。）

《幽求子》曰：秋风晨厉，则惨然多凄。

《抱朴子》曰：南海之中，萧丘之上，有自生火。火常以秋起而秋灭。

《邹子》曰：秋取柞酋之火。

《淮南子》曰：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物成实。

又曰：春女悲，秋士哀，感物化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青女，乃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
又曰：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又曰：太阴治秋，则欲修备缮兵。（金德断割，故修兵也。）
又曰：孟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钟。其兵钺，其畜狗。八月官尉，其树柘。九月官候，其树槐。
又曰：秋为矩者，所以方物也。
又曰：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济，止也。）
又曰《时则》曰：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孟春始盈，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出，二月播植也。内，八月收敛也。）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缓，四月阳炎。急，十月寒肃。）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夏至北极，冬至南极。）季夏德毕，季冬刑毕。（德毕，阳施穷也。刑毕，阴杀尽也。）
又曰：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其神为太白。
又曰：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沉羽，西至三危之国，（流沙盖在昆仑之西南也。）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昊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寇贼，禁奸邪，饬群牧，谨积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遏沟渎，壅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应金断也。）
《冠子》曰：斗柄西指，天下皆秋。
《尸子》曰：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
《商子》曰：螟春生秋死，出而民失食。今一民耕而百人食焉，螟大矣。
《吕氏春秋》曰：秋早寒，冬必暖。春多雨，夏必旱。
《太玄经》曰：酉，西方也，秋也，物皆成象而就也。有形则复於无形，故曰冥也。（谓物终岁。）
卷二十五　时序部十
秋下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秋白露节，盲风至。秦人谓蓼风为盲风。
崔《政论》曰：秋风厉而赏武臣。
《颜氏家训》曰：或问何故名治狱参军为长流乎？答曰：《帝王代纪》云：“帝少昊崩，其神降於长流之山，（事出《山海经》。）於祀主秋。”按《周礼秋官》司寇主刑罚，长流之职也，汉魏捕贼掾耳，晋宋已来始为参军，上属司寇，故取秋帝所属为嘉名焉。
《夏小正》曰：八月丹鸟羞白鸟，（羞，进也。白鸟，蚊蚋。）辰则伏，（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房星。）β为鼠也。九月内火。
《汉旧仪》曰：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绣衣之，皇帝暮视牲。以阴燧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血荐之，而即更衣。
李雕《四部》曰：吊鸟山，俗传曰，凤死其上，每至七月九日晦望，群鸟常来集其上鸣呼也。
应劭《风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轩使采异俗方言，藏之秘府。
刘歆《锺律书》曰：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
魏丁仪《刑礼论》曰：上天垂象，圣人则之，岁先春而後秋，宫之为理，先礼而後刑。
《论衡》曰：秋气击杀谷草，谷草不任凋伤而死，此言失实。夫物以春生夏荣，秋而熟老，适自枯死，阴气适盛，与之会遇。何以验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极也。
陆机《要览》曰：秋树名成，秋雨名愁。
《地镜经》曰：八月中，草木独有叶枝下垂者，必有美玉。又云：八月後草木死者，亦有玉。
《梁元帝纂要》曰：秋曰白藏，（气白而收藏万物。）亦曰收成，（万物成而收敛。）亦曰三秋、九秋、素秋，素商，高商；天曰天；（，愍也。愍万物之凋零。）风曰商风、素风、凄风、高风、凉风、激风、悲风；景曰朗景、澄景、清景；时曰凄辰、霜辰；（霜辰可施九月。）节曰素节，商节；草曰衰草；木曰疏木，衰林，霜柯，霜条。七月孟秋，亦曰初秋，首秋，上秋，肇秋，兰秋；八月仲秋，亦曰仲商；九月季秋，亦曰暮秋，末秋，暮商，季商，杪秋，亦曰授衣，（此时妇功毕，始授衣。）亦曰玄月。
《卢公范馈饷仪》曰：凡八月旦，上承露盘，赤松子承柏上露为囊，以膏面皮，古人用点炙枝，以梨枝为之，及银盏中有朱砂银枝子也。（卢公范者，卢怀盛之家。）
《临海异物志》曰：黄雀常以八月入海化为鱼。
《博物志》曰：旧说天河与河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至八月浮查来，至甚大，往返不失期，其人乃至查上，赍粮食，乘查而去，至天河。
《世说》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菜羹，鲈鱼。曰：“人生贵适志耳，何能从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人皆谓见机而作。
又曰：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值秋冬之时，尤难为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阳五行历》曰：一时皆三月，一月为一秋，三月为三秋。又以十日为一秋，故三月有九秋之名也。

《明堂之制》曰：治秋以矩，矩之为度也，肃而不勃，刚而不匮，取而无怨，内而无害，威厉而不慑，令行而不废，杀伐既得，仇敌乃克，矩正不失，百职乃服。

《乙巳占》曰：太白主秋。人君当秋之时，顺太白以施政则吉，逆则凶。秋时行冬令，则辰星之气干於太白，黑色而有芒角，阴气太胜，戎兵乃来，风灾数起，国多盗贼，边境不宁。亡地震坼而国有大丧重狱。秋时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於太白，色青昧小则国旱，君有大忧，阳气凌迟，五谷不实，秋雨不降，草木生荣，非时矣。以秋时行夏令，则荧惑之气干於太白，色赤而怒，国多火，寒热不节，人多疟疾，蛰虫不藏矣。

《大衍星分图》曰：八月酉，日月会于寿星。

《天文录》曰：胃、昴，赵之分野。自胃七度止毕十二度，於辰在酉，大梁之疆也。八月之时，白露始降，万物坚成而疆大，故曰大梁。

汉李陵《与苏武书》曰：穷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流泪。

《楚辞》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言秋风疾则草木摇，湖水波而木叶落矣。）

又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ぞ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ょ凄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恍旷浪兮去故而就新。坎Ь兮贫士失职而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蝉寂寞而无声。雁邕々而南游，鸡啁哳（上张流切，下陟辖切。鸟鸣声也。）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哀蟋蟀之宵征。

又曰：皇天平分四时兮，窃独悲此凛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离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袭长夜之悠悠。

魏曹植《秋思赋》曰：四节更王兮秋气悲，遥思悄恍兮若有遗。口高气静兮露凝衣，野草变色茎叶稀，鸣蜩抱木雁南飞，西风凄忄戾（郎计切。）朝夕臻，扇篷屏弃捐。

晋潘岳《秋兴赋》曰：嗟秋月之可哀，良无愁而不尽。野有归燕，隰有翔隼，游氛朝兴，槁叶夕殒。於时乃屏轻篷，释纤，藉莞，御夹衣，庭树槭（所责切。殒落儿。）以洒落，劲风戾而吹帷。蝉ィィ以寒吟，雁而南飞。天晃朗而弥高，日游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彳胧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熠，萤也。）粲於阶闼，蟋蟀鸣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望流火之余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愆期《怀秋赋》曰：哀时来之惨凄，悼秋风之可悲。
古乐府歌诗曰：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胡地多飚风，树木何萧萧。离家日趣远，衣带日趣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魏应璩杂诗曰：秋日苦促短，遥夜邈绵绵，贫士感此时，慷慨不能眠。
晋陆机《为顾彦先作诗》曰：肃肃素秋节，湛湛浓露凝。太阳夙夜降，少阴忽已升。
又：悼亡诗曰：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应秋至，溽暑随节阑。懔懔凉气升，始觉夏衾单。
晋张载诗曰：灵象运天机，日月如激电。秋风兼夜戒，微霜凄旧院。嘉木殒兰圃，芳草悴芝苑。嘤嘤南翔雁，翩翩辞归燕。玉肌随爪素，嘘气应口见。敛襟思轻衣，出入忘华扇。睹物识时移，顾已知节变。
晋孙绰诗曰：萧瑟仲秋月，飚戾风口高。山居感时变，远咏兴长谣。疏林积凉气，虚岫结凝霄。零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茵悲先落，攀松羡後凋。
宋刘铄诗曰：天清旦高，秋风发初凉。白露下微津，明月流素光。凝烟泛城阙，凄风入轩房。朱叶先零落，绿草就芸黄。织罗还笥篋，轻纨改衣裳。
宋江诗曰：祝融改炎辔，蓐收起凉驾。长林悲素秋，茂草思朱夏。鸣雁薄口岭，蟋蟀吟深榭。寒蝉向夕号，惊飚激中夜。感物增人怀，凄然无忻暇。
宋谢惠连《怀秋诗》曰：平生怀苦心，矧复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弈弈河宿烂，萧瑟含风蝉，嘹唳度口雁。寒商动清闺，孤灯暖幽幔。
又曰：《捣衣诗》曰：衡纪无淹度，晷运倏如催。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肃肃莎鸡羽，烈烈寒ㄗ啼。夕阴结空幕，霄月皓中闺。美人式常服，端饰相招携。簪玉出北房，鸣金步南阶。檐高砧响发，楹长杵声哀。
宋汤惠休《白舞歌诗》曰：秋风袅袅入曲房，罗帐含月思心伤。蟋蟀夜鸣断人肠，长夜思君心飞扬。它人相思君相忘，锦衾瑶席为谁芳。
又《古歌八变》曰：北风秋初至，吹我章华台。浮口多暮色，似从崦嵫来。
宋鲍照答汤惠休诗曰：枯桑叶易零，疲客心易惊。今兹亦何早，已闻络纬鸣。回风灭且起，卷蓬息复征。怆怆簟上寒，凄凄帐里清。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百物方萧瑟，长叹从此生。
又：《和王护军秋夕诗》曰：散漫秋口远，萧萧霜月寒。惊风西北起，孤雁夜往还。金气方劲杀，降阳微且殚。泉涸甘井竭，节後芳草残。
何瑾《悲秋夜》曰：欣莫欣兮春日，悲莫悲兮秋夜。
立秋
《易说》曰：坤，西南也，主立秋。
京房《易占》曰：立秋坤王，主凉风用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通卦验》曰：立秋日凉风至，白露下。
《春秋考异邮》曰：立秋趣织鸣，女功急趣之。
《春秋元命苞》曰：瑶光星散为鹰，立秋之日鹰击。
《三礼义宗》曰：七月立秋，秋之言{秋手}（音秋，聚也。）缩之意，阴气出地，始杀万物，故以秋为节名。
《五经要义》曰：磬，立秋之乐也。
《白虎通》曰：磬者，夷则之气，象万物之成。
《月令占候图》曰：立秋坤卦用事，其神摄提，二宫荆州分也。晡时申，西南凉风至，黄口如群羊，宜粟谷。若晴朗，风口不至，万物不成。望西南坤上有黄口气，是正气，立秋应节，万物皆荣，豆谷熟。赤气出其右，万物半死，豆谷半收，地动，人民不安。坤气衰，万物不成，地频动，牛马多病，应在十二月。坤气见于江湖，江湖水必竭。（乍存乍亡。）坤气退则地裂，泉涌。申时西南有赤黄气，或白润厚白泽者，粟大熟。
又曰：立秋日午时，竖八尺竿，影得四尺五寸二分半，五谷熟。立秋後四十五日内，土气在坤，不得修造动土及远行，出军事凶。
《汉书》曰：孙宝为京兆尹，请侯文为掾，进见如宾。礼数月，以立秋日署文东部邮，且曰：“今日鹰隼始击，当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讵有其人乎？”文曰：“无其人，不敢受职。”宝曰：“谁也？”文曰：“霸陵杜稚季。”宝问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复问狐狸。”
《後汉书》曰：申屠建等与御史大夫隗嚣合，欲以立秋日ァ娄时，共劫更始。（《前汉书》音义曰：ァ兽以其立秋日祭兽，王者亦此日出猎，用祭宗庙。冀州北八月朝作饮食为娄。其俗谓曰娄猎。社伏犭区音丑于反，娄音娄。）
《续汉书》曰：立秋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纟皂领缘中衣，迎气于西郊。
又曰：立秋之日，西郊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骆，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は。太宰令谒者令一人获，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ァ刘，如淳曰：娄，《汉仪注》立秋ァ娄。许慎曰：俗以二月祭饮食，冀州北部或以八月作饮食为娄也。
《祠令》曰：立秋祀白帝于西郊，帝少昊配，蓐收从祠。
又曰：立秋後辰祀灵星于国城东南。
《登真隐诀》曰：立秋之日，日中五岳诸真人诸黄老君，于黄房灵庭山，会仙官于日中，定天下神图灵药。
《符瑞图》曰：立秋，西方阊阖风至。（一名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虎通》曰：凉风立秋至，王者报地德，礼西郊。
《周书时训》曰：立秋之日凉风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蝉鸣。凉风不至，国无严政；白露不降，民多咳病；寒蝉不鸣，人臣力争。白露之日，鸿雁来，又五日玄鸟归，又五日群鸟养羞。鸿雁不来，远人背叛；玄鸟不归，室家离散；群鸟不羞，臣下骄慢。秋分之日，雷始收声，又五日蛰虫附户，又五日水始涸。雷不收声，诸侯淫汰；蛰虫不附，民靡有赖；水不始涸，介虫为害。
《五行休王论》曰：立秋坤王，兑相，乾胎，坎没，艮死，震困，巽废，离休。
陆机《要览》曰：列子御风，常以立春归乎八荒，立秋游乎风穴。是风至，草木皆生，去则摇落，谓之离合风。
秋分
《说文》曰：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
《易说》曰：秋分阊阖风至，雷始收声，鸷鸟击，玄鸟归。
又曰：兑，西方也，主秋分。
《孝经说》曰：斗指酉为秋分。
又曰：秋分日在内衡。
《文子》曰：阴阳调，日夜分，故万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与成必得和之精。故积阴不生，积阳不化。阴阳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气和平，故万物得生成故也。）
京房《易候》曰：虹八月出西方，粟贵。
又：京房《易占》曰：秋分而人君释钟鼓之悬。
孔安国《尚书注》曰：虚玄武之中星，皆以秋分日见，以正三秋。
《天文录》曰：仲秋秋分暮，出角、亢、氐、房，东四舍为汉中。
《周书时训》曰：秋分八月中，雷乃收声；不收声，即人民不安。（又云诸侯骄逸，放荡于上。）蛰虫坯户；不坯户，即边方不宁。（又云人靡有赖。）水始涸；水不涸，即人多痼疾。
《历日疏》曰：秋分，八月之中气也。秋分之时，日出于卯，入于酉，分天之中，阴阳气等，昼五十刻，夜五十刻，一昼一夜，二气中分，故谓之秋分也。
卷二十六　时序部十一
冬上
《释名》曰：冬曰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故《月令》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
又曰：冬，终也，物终成也。
《说文》曰：冬，终也，尽也。字从夂，（古终字）。从{人人}。（古冰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书》曰：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称朔，亦称方，则三方见矣。北称幽，则南方称明从可知也。都谓所聚也。易谓岁改易于此也。平，均；在，察。政以从天常。上总言羲和敬顺昊天，此分别仲叔，各有所掌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中星。以七星并见，正冬之三节。）厥民奥，鸟兽毛。（奥，室也。民改岁入此室处，以避风寒，鸟兽皆生𦈢毛、细毛，以自温之。）
又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诗》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
又曰：丰年之冬，必有积雪。
又曰：十月纳禾稼，黍稷童，（上音童，下音陆。）禾麻菽麦。
又曰：二之日，凿冰冲冲。（冰盛水腹坚，命取冰于山林之中。冲冲，凿冰之音。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也。）
又曰：冬日烈烈，飘风发发。（笺云：烈烈犹栗烈也。发发，疾貌。言王为酷虐惨毒之政，如冬之日烈烈矣。）
又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植其鹭羽。（值，持也。鸟之羽可认为翳。笺云：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亦翳也。）
《礼月令》曰：十月之节，日在房。（立冬为十月节。）昏虚中，晓张中，斗建亥位之初。其日壬癸，（壬癸属水。主冬。）其帝颛顼，其神玄冥，（昔颛顼氏以水德继天而王，故为冬帝。水正曰玄冥，故立冥为水神，佐颛顼於冬。）其虫介，（北方玄武，介虫之长，凡有甲之类，皆属於水，故曰其虫介。介，甲也。）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数四十八，属水，以为最清物之象也。冬气和则羽声调，《乐记》曰：羽乱则危，其财匮。）律中应锺。（十月气至，则应锺之律应。应锺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管长四寸七分。）其味咸，其臭朽，（凡臭味咸朽者，皆属於水。）其祀行，祭先肾。（冬阴气盛寒於外，祀之於行，从辟除之类。行谓道也，祭先肾者，阴谓在下，肾亦在下，凡祀行俎，先进肾。）立冬之月，水始冰，後五日地始冻，後五日野鸡入大水为蜃。食黍与雁，（冬味之宜。）其器闳以掩。太史以先立冬三日谒于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迎冬于北郊。（迎冬为祭黑帝叶光纪於北郊，以颛顼配坐，以玄冥恒星三辰七宿从祀。）可以筑城郭，造宫室，穿窦窖，修仓。（谓改筑城郭，创造宫室，修仓以备积贮。）天子始裘。（谓初衣寒衣。）
又曰：十月中气，日在尾，（小雪十月中气。）昏危中，晓翼中，斗建亥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小雪之中，虹藏不见，後五日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後五日闭塞而成冬，谨关梁，塞蹊径。（蹊径谓山泽禽兽道。）
又曰：十一月之节，日在箕，（大雪为十一月之节。）昏营室中，晓轸中，斗建子位之初，律中黄锺。（十一月气至，则黄锺之律应。黄锺者，律之始也。管长九寸，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冬。）大雪之日，鸟不鸣，後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荔挺出。十一月中气，日在南斗，（冬至为十一月中气。）昏东壁中，晓角中，斗建子位之中。冬至之日，蚯蚓结，後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动。是月也，祀昊天上帝於圆丘，（谓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坐，以五方帝及日月星辰及内外星官等从祀于坛。）命有司祭马步，（谓仲冬祭马步於大泽，用刚日。）伐木取竹箭。（此时坚成，可伐取。）
又曰：十二月之节，日在南斗，（小寒为十二月之节。）奎中，晓亢中，斗建丑位之初，律中大吕。（十二月气至，则大吕之律应。大吕者，蕤宾之所生，三分益一，管长八寸四分，其日其音其数，并同孟冬。）小寒之日，雁北乡，後五日鹊始巢，後五日野雉始鴡。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角力，（讲武角力，校武士材力。所以备田猎之礼。）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厉饰，谓衣戎服尚威武以猎。）修祭禽之礼。（谓所猎得禽兽以供礿 昔祭。）
又曰：十二月中气，日在婺女，（大寒为十二月中气。）昏娄中，晓氐中，斗建丑位之中。大寒之日，鸡始乳，後五日鹗鸟厉疾，後五日水泽腹坚，天子亲往尝鱼，（时鱼洁美。）冰方盛，取而藏之。（《春秋传》曰：月在北陆而藏冰。）计耦耕，修耒耜，（寒气过，农事将兴。）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若立春在十二月望，则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平也。立春近正月望，则策牛人近後，示其农晚也。）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周官》建寅之月悬法於象魏，以示人四时之令皆以此为准。故以建丑之月与公卿先饬之。）命有司大傩旁磔，以送寒气。（大傩为岁终逐除阴疫，以送寒气。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旁谓磔犬於门，春磔九门，冬礼大，故遍磔於十二门，所以扶阳抑阴之义。犬属金，冬金尽春兴，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
《礼》曰：季冬之月，命告人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修耒耜，具田器。
又曰：是月也，日穷於次，月穷於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其农人，无有所使。
又曰：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注云：天宗，日月星辰也。
又曰：孟冬命有司循行积聚，无有不敛，坯城郭，戒门闾。
又曰：夫为人子之礼，冬温夏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
又曰：国子春夏教诗书，秋冬学羽。
又曰：儒有居处齐庄，其坐起恭敬，言必诚信，行必笃敬。道途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
又曰：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曾巢。
《大戴礼》曰：季冬听狱论刑者，所以正法。
又曰：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谷必入于仓，於时有事蒸于皇祖考，息国老六人，以成冬事。
又曰：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准揆山林，规表衍沃，畜水行，表灌浸，以节四时之事。理地远近，以任民力，以节民食。
又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
《周礼》曰：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献民数於王，王拜受之，以图国用而进退之。（司民星谓轩辕角也。）
又曰：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斩冰，三其凌。（正岁，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时。《春秋传》曰火星中而寒暑退。凌，冰室也。三之者为消释度也。三其凌，三倍其冰。）
又曰：占梦职，季冬聘王梦，献吉梦於王，王拜而受之。（聘，问也。梦者事之祥，凶吉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穷於纪星回於天，数将几终。於是发弊而问焉，若休庆之云耳。献群臣之吉梦於王归美焉。《诗》云，牧人乃梦，众维鱼矣，维矣。此所献吉凶。）
又曰：天府掌季冬陈玉，以贞来岁之美恶。郑玄注曰：问事之正曰贞，问岁美恶，谓问於龟。
又曰：大吕，丑之气，十二月建丑，而辰在玄枵。
又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又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玄璜礼北方。（注曰，礼，北方谓黑精之帝，颛顼玄冥配食焉。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惟天半见。）
又曰：冬见曰遇。（遇者偶也。义取不期而偶至，大行人云，冬遇以协诸侯之虑。）
《传》曰：公叔、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後。”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数焉。
《传》曰：鄫舒问於贾季曰：“赵衰、赵盾孰贤？”对曰：“赵衰冬日之日，赵盾夏日之日。”（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尔雅》曰：冬为上天。（言时无事，在上临下。孙炎曰：冬天藏物，物伏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天清於上。）
又曰：冬为玄英。（气黑而清英。）
又曰：冬为安宁。（四时之别名。《尸子》以为太平祥风名。）
又曰：冬猎为狩。（狩，守也。冬物毕成，围守取，无简择。）
《易通卦验》曰：大雪，鱼负冰。郑玄曰：鱼负冰，上近冰也。
《易通统图》曰：日冬行北方黑道，曰北陆。
京房《易》曰：冬至坎王，广莫风用事，人君决大刑，断狱讼，缮宫殿。
《尚书大传》曰：殷以季冬为正月。
又曰：周以仲冬为正月。
又曰：北方者，何也？伏方也。伏方也者，万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则何以为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於中也。故曰北方冬也。阳盛则吁荼万物而养之外也，阴盛则呼吸万物而藏之内也。（吁荼气出而温，呼吸气入则寒。温则生，寒则杀也。）故曰，呼吸也者，阴阳之交接，万物之始终。
《尚书大传》曰：冬者，昺昏中，可以收敛，盖藏，田猎，断伐，当告乎天子，而天子赋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视四星之中，知民之缓急；急则不赋籍，不举力役。（籍，公家之常徭。）故曰“敬授民时”，此之谓也。
又曰：辩在朔易，日短，朔始也。
《传》曰：天子以冬命三公，谨盖藏，闭门闾，固封境，入山泽田猎，以顺天道，以佐冬固藏也。
《诗含神雾》曰：魏地处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又曰：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风，音中羽，其地尧确（上苦交切，下苦角切。）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此唐尧之所起。
《三礼义宗》曰：冬日壬癸者，壬，任也，癸，揆也，言万物更任生於黄泉，皆有法度也。
又曰：十二月小寒为节者，亦形於大寒，故谓之小，言时寒气犹未是极也。大寒为中者，上形於小，故谓之大。自十一月一阳爻初起，至此始彻，阴气出地方尽，寒气并在上，寒气之逆极，故谓大寒也。
《逸礼》曰：冬则衣黑衣，佩玄玉，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以迎冬于北郊。其祭先豕，居明堂後庙，启北户。
《春秋繁露》曰：冬气衰，故藏。
又曰：木有变春凋冬荣，此徭役众，赋敛重也。
《春秋考异邮》曰：冬风曰广莫风。
《春秋感精符》曰：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统者，周以为正。《汉书》记律，黄钟为天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汉高祖既定天下，叔孙通定朝仪。群臣朝，十月仪於长乐宫，执戟尊卑次序，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前汉书》曰：魏相上书曰：“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张晏曰：水为智，智者谋，谋为重，故为权。）
又曰：东方朔上书云：“臣朔年十三，读书三冬，文史足用。”
又曰：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冬益收果实菱芡，民皆赖之。
《续汉书》曰：严延年，字次卿，为河内太守，冬月传属县囚会府下，流血数里，河南号为屠伯。
又曰：宋均为九江守，五日一听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
《後汉书律历志》曰：日行北陆谓之冬。
又曰：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以交，劳农大腊，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汉旧仪》曰：颛顼有三子而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苦水为罔虺蜮，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小儿。《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注《礼记》曰，所以逐衰而迎新也。）
又曰：是月也，立土牛六头於国都郡县城外丑地，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会建丑，丑牛寒将极，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
《後汉书》曰：锺离意辟大司徒侯霸掾，诏令部送徒诣河内，时冬寒，徒病不能行，路过弘农，辄移属县使作徒衣，县不得已与之，上书言状，意亦具以闻。光武得奏以见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诚良吏也。”
又曰：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
又曰：段《对桓帝讨先零、东羌术略》曰：三冬两夏，足以破之。
又《东观汉记》曰：黄香父兄，举孝廉，为郡五官，贫无奴仆，香身执勤苦，冬无，而亲极滋味。
《魏略》曰：颜斐，字文林，为京兆尹，课民当输租时，车各因便致薪两束，为冬寒冰炙笔砚，风化大行。
又曰：贾逵世为著姓，少孤贫，冬常无。
又曰：吉茂，字叔畅，从少至长，冬则披裘，夏则短褐，臣役妻子，室如悬磬。
又曰：邴原就师学，一冬讲《孝经》《论语》，自在韶龀有异。及长，金玉其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董遇好学，人从学，遇不肯教。曰：当先读书百遍而义自见。从者云：苦难得暇日。遇曰：当以三余：冬，岁之余；夜，日之余；雨，时之余。

《吴志》曰：左台御史孟宗有孝道，母性嗜笋。及母亡，冬节至，宗入林哀泣而笋生，得以供祭祀。

《晋书》曰：王敦素惮周𫖮，每见辄面热，虽复冬月，扇面不得休。

又曰：吴隐之冬月无被，常盖衣披絮，勤苦同於贫庶。（隐之时为牧守。）

又曰：公孙凤，字子鸾，隐昌黎之九城山，冬夜草布，寝处山林，弹琴吟咏，陶然自得。

又曰：刘殷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饱者一旬矣。殷怪而问之，母言其故。殷时年九岁，乃於泽中恸哭，声不绝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声。殷收泪视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余而归。

《宋书》曰：朱百年与孔觊友善，百年家室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觊宿，衣悉夹布，饮酒眠，觊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觊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觊亦为之感伤也。

《齐书》曰：沈为扬州从事，湖熟县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旅以为艰。明帝使循行，乃开四港，断行客就作，三日便办。

又曰：齐孝子王虚之庭中杨梅树，隆冬三实，又每夜所居白光如烛，墓左树柰，一冬再实。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致。

梁安城王秀为郢州刺史，务行德义，每冬月，常作襦，以赐贫冻者。

又任素清贫，卒後，其子西华冬月著葛帔练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著《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复吴怨非一旦也，苦身劳心，夜以接日，目卧则攻之以蓼，足寒则渍之以水，冬则抱冰。

《韩诗外传》曰：冬不浴，非恶水，清有余也。

《穆天子传》曰：季冬甲戌，天子冬游，饮于留祁，射于丽虎，读书于藜丘。（君举必书也。藜音犁。）西王母献酒于天子，奏广乐，天子遗其灵鼓，乃化为黄蛇。（《周礼》曰，灵鼓四面。《洪范》以为鼓妖。）

嵇康《高士传》曰：善卷，古之贤人也。舜以天下让之。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则衣皮毛，夏则衣葛，何以天下为哉？”

《汝南先贤传》曰：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於是众惑稍解，风俗颇革。

《列士传》曰：孟尝君食客三千人，齐市有乞食冯谖，经冬无，面有饥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谧《高士传》曰：焦先，字孝然，冬夏不着衣，卧不设席。
《祢衡别传》曰：十月朝黄祖於艨冲舟上，会设黍霍，衡年少在坐，黍霍至，先自饱，食毕，抟弄戏掷，其轻慢如此。
《列仙传》曰：丁次都不知何许人，为辽东丁氏作人，丁氏尝置葵，问曰："冬何有葵？"云从日南买来
《神仙传》曰：王仲都，汉中人，少修道术。元帝时常以隆冬单衣载驷马车於上林昆明池，环冰而驰，御者狐裘犹寒振欲死，而都无变色，背上蒸气休休然。（休休，气盛貌。）
师觉《孝子传》曰：王祥少有德行，早失母，後母憎而谮之，祥孝弥谨。盛寒河水坚冰，网罟不施，母欲得生鱼，祥解褐扣冰求之，忽冰小开，有双鱼出游，祥垂纶而获之。时人谓之至孝所致也。
（宗）宋躬《孝子传》曰：何子平事母至孝，母丧，年六十，有孺子之慕，夏避清凉，冬不衣絮。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银山有风穴，大数尺，名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樵人有冬过者，置笠穴口，风吸之，经日还长阳溪而得笠。
卷二十七　时序部十二
冬下
《吕氏春秋》曰：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刚；地不成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人乎？
《周书时训》曰：小寒十二月节，雁北乡；雁不北乡，即臣不怀忠。鹊始巢；鹊不巢，即边方不宁。（又云一国不宁。）野鸡始鸲；野鸡不鸲，即国乃大水。（又云：不ず，来年雷乃收声。）
又曰：大寒十二月中，鸡始乳，鸡不乳；即淫妇乱男。鹯鸟厉疾；鸟不厉疾，即国不除人。水泽腹坚；不腹坚，即言无所从。
《梁元帝纂要》曰：冬日玄英，亦曰安宁，亦曰玄冬、三冬、九冬；天曰上天；风曰寒风、劲风、严风、厉风、哀风、阴风；景曰冬景、寒景；时曰寒辰；节曰严节；鸟曰寒鸟、寒禽；草曰寒卉，黄草；木曰寒木、寒柯、素木、寒条。
又曰：十月孟冬，亦曰上冬，亦曰阳月。（此时纯用事，嫌其时无阳，故曰阳月。）十二月季冬，亦曰暮冬、杪冬、余月、暮节、暮岁。
《风俗通》曰：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
又曰：赵仲让为梁冀从事中郎，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捕虱。
又曰：十月之应锺何？应者，应也，锺者，动也，言万物应阳而动，不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衡》曰：阳气动於下，而阴气应之也。）
又曰：十二月律谓之大吕何？大者，太也，吕者，拒也，言阳气欲出，阴不许也。吕之言拒者，旅抑即拒难之也。
《太玄经》曰：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罔，无也。未有形，故为罔也。言冬万物深藏黄泉。）
《庄子》曰：鲁遽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鲁遽曰：“是直以阳召阳，以阴召阴，非吾所谓道也。”
又曰：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则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
又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纟光为事。吴人有百金买不龟手之药，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令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纟光，则所用之异也。（按纟光古纩字，絮也。，浣溧斫絮於水中也。，扶经切。，普历切。）
《太公金匮》曰：夏桀之时，有芩山之水，桀常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於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败。”桀杀之。期年芩山崩为大泽，汤率诸侯伐之。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条可结。
又曰：民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与民同苦乐，即天下无哀民。
《列子》曰：瓠巴学琴於师襄，当冬而叩徵弦，以激蕤宾，阳光炽烈，坚冰立散。
《孟子》曰：子产听治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孟子曰：“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徒杠，独木小桥，可通徒行。舆梁，通车之桥。十一月，夏九月。十二月，夏十月。）
《冠子》曰：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邓析子》曰：为君自当若冬日之阳，夏月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扼腕，手操鞭朴，而後为治欤？
《管子》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
《邹子》曰：冬取槐檀之火。
《尸子》曰：冬为信，北方为冬，冬，终也。北方，伏方也，是万物冬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伐，信之至也。
《傅子》曰：夏令披裘，冬令披褐，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
《韩子》曰：帝尧之王天下，冬月鹿裘。
又曰：管仲、隰朋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居山之阴，蚁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
《荀卿子》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
《淮南子》曰：以冬铄胶，以夏造冰，天道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言以非时，铄胶造冰难也。成天道无私就，无私去，能行道者有余，不能者不足。）
又曰：贫人冬则羊裘蔽体，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归阳，夏日猛，物归阴，非使之然，自如是也。）
又曰：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
又曰：孟冬之月，招摇指亥，爨松燧火。
又曰：冬为权，权者，所以权万物也。
又曰：阊阖风，四十五日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莫风至。（坎卦之风。）不周风至则修宫室，缮边城。（立冬节土功其始，故治宫室，修边城，备寇难也。）广莫风至则闭关梁，断刑罚。（象冬闭藏，不通关梁也。罚刑之疑者，於是顺时而决之。）
又曰：古之君人者，其惨怛於民也。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披裘。（与同饥寒。）冬伐薪蒸，以为民资。（大者曰薪，小者曰蒸。资，用。）
又曰：北方水也，其帝颛顼，（颛顼，黄帝之孙，以水德王天下，号曰高阳氏，死托田祀于北方也。）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
又曰：冬行春令泄，（象春气布散发泄也。）行夏令旱，（旱象阳炎。）行秋令雾。（秋气阴，故乱雾。）
又曰：太阴理秋，则欲修备缮兵。（金德断刚，故修兵也。）太阴理冬，则欲猛毅刚强。（纯阳闭固，水泽冰，故刚强。）
又曰：北方之极，自九泽穷夏晦之极，北至令正之谷，（九泽，北方之泽。夏，大也。晦，暝也。）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颛顼，黄帝之孙也，以水德王天下，号为高阳氏，死为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子曰昧，为玄冥师，死祀为主水之神也。）
《月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障塞，缮关梁，禁外徒，断刑罚，守门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早闭晏开，以索奸人，已得，报之必固，天节已几，刑杀无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毋发藏，毋释罪。（应阴杀也。）
又曰：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实，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羊稚舒冬日酿酒，令人抱瓮，须臾复易人，速成而味好。
《说苑》曰：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怠民也。”公曰：“寒乎？”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民寒甚矣。”公乃罢役。
《世说》曰：石崇为客冬天设萍齑，王恺乃密贿崇帐下都督及御车人，问所以。对曰：“萍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
殷芸《小说》曰：晋孝武帝即位，时年十三四，冬天昼日不着复衣，但着单绢裙衫五六重，夜则累茵褥。谢公云：“体宜令有常。陛下昼过冷，夜过热，非摄养之术。”帝曰：“夜静故也。”谢公叹曰：“上理不减先帝。”
崔鸿《前赵录》曰：王延九岁事母，母冬月思生鱼，杖延流血。延寻汾河扣凌而哭，得鱼而馈母。
《山海经》曰：锺山之神，名曰烛阴。（烛，龙也，是烛九有因名云。）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则为风。（息，气息也。）身长千里。
《地镜经》曰：十二月中，草木独有枝叶垂者，下有美玉。
蔡邕《月令章句》曰：冬，终也，万物於是终也。
崔《四人月令》曰：十月农事毕，五谷既登，家备储畜，乃顺时令也。
《祠令》曰：季冬藏冰，仲春开冰，并用黑牡黍，祭司寒之神於冰室。其开冰加以桃弧棘矢，设於神座。
又曰：七日祀，祀行以冬。
汉□桓谭《新论》曰：太原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月，虽有疾病急缓，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
汉□崔实《政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人不知缉绩，冬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余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乃纺，以教民织。
《汉书》曰：于定国饮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狱请谳，饮酒益精明。
《後汉书》曰：虞诩祖父经，为郡县狱吏，案法平正，务存宽恕。每冬月上状，恒流涕随之。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乎！子孙何必不为九卿耶？”故字诩卿。
晋□皇甫谧《玄晏春秋》曰：余家贫，昼则愍於劳作，夜则甘於寝寐，以三时之务，卷帙生尘，篋不解缄，唯季冬末才得一旬学尔。
晋《嵇康集序》曰：孙登於汲郡北山土窟中住，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自覆。
《论衡》曰：夫□出於丘山，降散则为雨矣。人见从上，则谓之天雨水。冬日天寒，则雨凝为雪。皆由□气发於丘山，不从天降集於地，明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瑞应图》曰：芝草常以六月生，春夏紫，秋白，冬黑。
《历义蔬》曰：小寒，月之初气也，阴气小极，故曰小寒。大寒，月之中气也，言十二月已半，阴气大极，故曰大寒。
《三辅决录》曰：孙辰，字允公，家贫不仕，居杜城中，织箕为业。明《诗》、《书》，为郡功曹。冬月无被，有藁一束，暮卧其中，旦收之。
《会稽典录》曰：盛吉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当断，其妻执烛，吉持丹笔，相向垂泣。
《齐民要术》曰：孟冬之月，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塞而成冬。劳农以休息之。（党正属民饮酒，正齿位次序也。）
《荆楚岁时记》曰：十二月八日沐浴，转除罪瘴。
干宝《搜神记》曰：汉代十月十五日，以豚酒入灵女庙，击筑而奏上弦之曲，连臂蹋地，歌赤凤来，乃巫俗也。
《皇览冢墓记》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城中，人常以十月朔，望见有气如匹绛，自上属下，号曰蚩尤旗。
《独异志》曰：晋武帝哭羊祜，冬月涕泗交下，凝须为冰。
《博物志》曰：宋国有田夫，常衣敝，仅以过冬，暨春，每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广厦奥室，绵纩狐貉。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
《乙巳占》曰：人君当以冬时，候辰星为政，则辰星见伏以时。天子当以冬时赏死事，恤孤独，察阿党，谨盖藏，修积聚，坯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固封疆，备边境，防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饰丧纪，不为淫，命伏藏之处，讲武习射御角力战事，省妇事，则辰星顺行矣。人君淫，非道纵恣，不禁近习，不恤刑狱，起众发征，开泄藏气，则辰星失行。伏见不常而有芒角，则民多疾疫，随之以丧亡，国不昌也。人君以冬时行春令，则岁星之气干之，色青而君忧，刑狱变动，生死不当，地疏不密，人乃流亡，虫蝗为灾，水泉咸竭，民多疥疠，胎夭多伤，国多固疾，断狱官凶。以冬时行夏令，则荧惑之气干之，色赤而小昧，刑祸并起，兵旱荐臻，国多暴风，方冬不雪不寒，氛雾冥昧，雷乃发声。以冬行秋令，则太白之气干之，色白而有芒，野战并作，狱讼军旅同时而兴，霜雪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四鄙入保。
《辇下岁时记》曰：此月户部奏，大阅天下贡物於都堂，其日放朝，宰相与百官皆赴户部宴馔，一时特盛。开元中，曾以大阅一日贡物赐李林甫，九州任土尽归人臣之家。国史书其事也。
晋□陆机《感时赋》曰：悲夫冬之为气，亦何ﻩ懔以萧索。天悠悠其弥高，雾郁郁而漠漠。夜绵邈其难终，日δ晚而易落。敷曾□之萎蕤，坠零露之挥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寒冽冽而浸兴，风谡谡而屡作。（谡，起也。所六切。）
陆□《岁暮赋》曰：沦重阳於潜户，征积阴於司寒。
袁宏《北征赋》曰：于时天高地涸，木落水凝；繁霜夜洒，劲风晨兴。日暖暖其已颓，月亭亭而虚。
鲍照《舞鹤赋》曰：穷阴杀节，急景凋年。凉沙振野，箕风动天。悠悠苦雾。皎皎悲泉。冰塞长河，雪满群山。既而昏夜歇，景物澄廓，星翻汉回，晓月将落。感寒鸡之早晨，怜霜雁之违漠。临惊风之萧条，对流光之照灼。
傅玄诗曰：季冬时惨烈，猛寒不可胜。严风截人耳，素雪坠地凝。林上飞霜起，波水自生冰。未夕结重衾，崇朝不敢兴。
鲍照《登岘山诗》曰：孟冬十月交，杀盛阴欲终。风冽无劲草，寒盛有凋松。军井冰昼结，士马毡夜重。晨登岘山首，霜雾凝未通。
王褒《岁暮诗》曰：岁晚悲穷律，他乡念索除。寂寞灰心尽，摧残生意余。产空交道绝，财殚密戚疏。空悲赵一赋，还著虞卿书。
卷二十八　时序部十三
立冬
《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以立冬先三日，太史谒於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齐。立冬之日，亲率公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
《左传》曰：仲尼问，郯子曰：“丹鸟氏司闭者也。”以立秋来，立冬去。
《易说》曰：乾，西北也，主立冬。
《易通卦验》曰：立冬，不周风至，水始冰，荞麦生，燕雀入水为蛤。
京房《易占》曰：立冬乾王，不周风用事，人君当兴边兵，治城郭，行刑决罪。
《三礼义宗》曰：十月立冬为节者，冬，终也，立冬之时，万物终成为节名。小雪为中者，气叙转寒，雨变成雪，故以小雪为中。
《后汉书续礼仪志》曰：立冬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气于北郊。
《家语》曰：鱼游於水，鸟游於□，故立冬则燕雀入於海化为蛤。
《符瑞图》曰：八风，循通八方之风，应时而至也。立冬，北方广莫风至。（一名寒风。）
《周书□时训》曰：立冬十月节，水始冰；水若不冰，即阴之有负，国用匮乏。地始冻；地若不冻，即灾咎之征。野鸡化蜃；若不为蜃，即时多淫妇。
《五行休王论》云：立冬、乾王、坎相、艮胎、震没、巽死、离囚、坤废、兑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冬至

《周易》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谓夏至日，冬至日也。）

《尚书》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国注曰：日短，冬至日也。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并见，以正冬之三节也。

《礼记》曰：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争者，阴方盛，阳欲起也。）君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

《周礼》曰：冬至，日在牵牛，景长一丈三尺。夏至，日在东井，景长尺有五寸。

又曰：氏去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谓以火烧其所芟之草，已而水之，则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乃烧行水利杀草，如以热汤，是其一时著之。）

又曰《司徒职》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也。（景尺有五寸者，南载日下万五千里，地舆星辰四游升降于三万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畿方千里，取象于日一寸方正树，树木沟上，所以表助阻固也。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春秋左传》曰：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周正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曰南极。）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视朔，亲告朔也。观台，台上摄屋，可以远观者也。朔旦冬至，历数之所始，治历者因之，则可以明其术数，审别阴阳，叙事训民。鲁君不能常修此礼，故善公之得礼。）凡分至启闭，必书□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启，立夏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传》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曰官掌其职。）为备故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

《易通卦验》曰：冬至之日，见□送迎从下向，来岁美，人民和，不疾疫；无□送迎，德薄，岁恶。故其□赤者旱，黑者水，白者为兵，黄者有土功，诸从日气送迎其征也。

又曰：冬至始，人主致八能之士，或调黄锺，或调六律，或调五行，或调律历，或调阴阳，或调正德。郑玄注曰：致八能之士者，言选於人众之中，取习晓者，使之调为谐，调和之意也。

又曰：冬至始，人主与群臣左右从乐五日，天下之众，亦家家从乐五日，以迎日至之礼。郑玄注曰：从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乐之宫，临其肆乐，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圜丘之乐，以为祭事莫大於此。
又曰：冬至成天文。郑玄注云：天文谓之三光，运照行天下，冬至而数讫。於是时也，祭而成之，所以报也。
又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树八尺表，日中视其晷如度者，岁美，人和顺；晷不如度者，岁恶，晷入则水，晷退则旱，进二寸则月食，进尺则日食。（进，谓长於度也。）
京房《易妖占》曰：冬至缮宫殿，封仓库。
《易说》曰：坎，北方也，主冬至。
《尚书考灵曜》曰：冬至日则五星俱起，牵牛日月若悬璧，五星若编珠。
《孝经说》曰：斗指子为冬至。至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为至。
《孝经援神契》曰：冬至阳气动。
又曰：冬至日在外衡。
《三礼义宗》曰：十一月大雪为节者，形于小雪为大雪，时雪转甚，故以大雪名节。冬至中者，亦有三义：一者阴极之至，二者阳气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谓之冬至也。
又曰：冬至日祭天于圆丘，玉用苍璧，牲同玉色，乐用夹钟，为宫乐，作六变。
《五经通义》曰：冬至寝兵鼓，商旅不行，君不听政事。曰冬至阳气萌，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静而不扰也。
《史记》曰：冬至短极，县土灰，（孟康曰：先冬至三日，悬土灰于衡两端轻重适均，冬至日阳气至则灰重，夏至日阴气至则土重。晋灼曰：蔡邕律历记候钟律权上土灰，冬至阳气应，黄钟通，土灰轻而衡仰，夏至阴气应，蕤宾通，土灰重而衡低，进退先后五日之中。）灰动，麋解角，兰根出，泉水踊。晷以知日至，要诀晷景。
又曰：凡候岁美恶，候谓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率岁壹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
又曰：黄帝得宝鼎宛朐，问于臾区。对曰：“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子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世岁复朔旦冬至。
《汉书》曰：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历，晦朔望最密，五星如连珠。应劭注云：谓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朝冬至，七曜皆会牵牛。
又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君道消，故不贺。
司马彪《续汉书》曰：天子常以冬夏至日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锺律，权土炭，效阴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礼仪志》曰：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後省事。绝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衣皂，听事之日，百官皆衣绛。
《後汉书》曰：傅贤，字仲舒，迁廷尉，每冬至断狱，迟回流涕。
《魏志》曰：魏之帝黄初元年，冬至日，黄雀集于文昌殿前。（见曹植表。左思《魏都赋》云：翩翩黄雀，衔书来谇。綦母氏云：黄鸟衔书具吾台。）
後魏崔浩《女仪》曰：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上履袜於姑舅，践长至之义也。
《晋书》曰：周嵩母李氏，尝冬至饮酒，举觞赐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无所，不谓尔等并贵，列吾目前，吾复何忧？”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ウ，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谟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沈约《宋书》曰：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朝也。
又曰：冬至朝贺享祀，皆如元日之仪。又进履袜，（崔る《袜铭》有建子之月，助养元气之事。后魏北京司徒崔《女仪》云，近古妇人常以冬至日进袜履于舅姑，皆其事也。衤蔑亦作袜，并亡伐反。）作赤豆粥。（《荆楚记》云：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死，为人厉，畏赤豆，故作粥禳之。）
《南史》曰：梁傅歧为始新令，有囚当死，会冬至，歧乃放其还家，狱曹掾固争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负信，县令当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叹异，遽以状闻。
《梁书》曰：席阐出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
《齐书》曰：厍狄伏连，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伏连问此豆何因而得。妻对曰：“於马豆中分减。”伏连大怒。
《唐玄宗实录》曰：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史奏曰：“朔日至，历数之元，嘉辰之会。按《乐计图征》云：‘朔日冬至，圣主厚祚。’又按《春秋感精符》云：‘冬至阴口祁寒有口迎日者，来岁大美。’此并圣德光被，上感天心，请付有司，以彰嘉瑞。”从之。
《荆楚岁时记》曰：十一月冬至日，作赤豆粥。
《洽闻记》曰：赤土国，直崖州南渡海，经鸡笼岛。冬至之日影在北，夏至之日影在南，开户皆向北。
《西域诸国志》曰：天竺国以十一月六日为冬至，冬至则麦秀。
《管子》曰：以冬至之日始，数四十六日，冬尽春始，教民钻燧，谨灶泄，所以寿人也。
《淮南子》曰：冬至之日，北宫御女黑色，衣黑采，击磬石。（水王北方，故处北宫也。）其兵铖，其畜彘。（锻者即内象彘。彘，水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鹊始巢。八尺之臬，日中而景丈三尺。
又曰《天文》曰：冬至日，数来岁正月朔日，满五十者民食足，不满五十者减一升。余日，日益一升，其为岁伺也。（伺，候也。）
《吕氏春秋》曰：冬至後五旬七日，菖蒲生，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高诱注曰：菖蒲，水草也。
又曰：冬至日行远道，周四极，命之曰玄明天。
又曰：仲冬命之曰畅月。（阳气在上，人民空闲，无所事作，故曰畅月。）
《太玄经》曰：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进而未极，往而未至，虚而未满，故谓之近玄也。（玄以子午为昼夜分，冬至以前癸亥之日出，玄道好谦，夜半以後，大道始迈，虽进未及，虽往未至，犹在冲虚而未盈满也。是为近玄则休也。《释文》曰：冬至斗指子，夜半加午者也。）
又曰：调律者度竹为管，芦莩为灰，列之九间之中，漠然无动，寂然无声，微风不起，纤尘不形，冬至夜半，黄锺以应。
《白虎通》曰：冬至，广莫风冬至，断其大辟，行刑狱也。
又曰：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後省事。
又曰：冬至阳始起，反大寒，何也？阴气推而上，故大寒。
《玉烛宝典》云：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冬至日南极，南影极长。阴阳日月，万物之始，律当黄锺，其管最长，故有履长之贺。
《神农书》曰：冬至阴阳合精，天地交让，天为不温，地为不冻，君为不朝，百官为不亲事。不可出游，必有忧悔。
《符瑞图》曰：冬至，东北方融风至。（一名炎风。）
崔《四民月令》曰：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尊老，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
又曰：先後冬至各五日，买白犬养之，以供祖祢。
《周书时训》曰：大雪之日，鸟犹鸣者，国有讹言；虎不交，将帅不和；荔挺不出，卿士专权。冬至之日，蚯蚓不结，君政不行；麋角不解，兵不藏；水泉不动，阴不承阳。
《历义疏》曰：大雪十一月节，月之初气也，言太阴之气以大，水凝为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气也，言冬至者，极也，太阴之气上干於阳，太阳之气下极於地，寒气已极，故曰冬至。气当易之，是以王者闭门闾，商旅不行，以其阳气乘踊，君寿益长，是以冬贺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维东南角，极之於此，故曰冬至。
颜师古《匡谬正俗》曰：郑氏《笺》云：“鹊之作巢，冬至加功，至春乃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言始起冬至，加功力为巢，盖直言耳。而刘昌宗、周读等，音加为架，名从以构为义，则不应云架功也。
《黄帝针灸经》云：冬至日，风从南来者，名为虚贼，伤人也。
《周角书》曰：候赦法，冬至後，尽丁巳之日，有风从己上来，满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养生要集》曰：南阳张平子云：冬至阳气归内，腹中热，物入胃易消化。
又曰：通历数家算法推考，其纪从上古天元来，讫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连璧。
魏武帝《明罚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
晋潘尼《长至诗》曰：浑仪赋四气，玉衡运招摇，灵晷修期夕，日南始今朝。
宋鲍照《冬至诗》曰：景移风度改，日至晷迁换。眇眇负霜鹤，皎皎带□雁。长河夜阑干，层冰如玉岸。哀哀故老容，惨惨愁岁暮。
陈新涂妻李氏《冬至诗》曰：灵象寻数回，四气凭时散。阴律鼓微阳，大明将启旦。感兴时来多，心随逝花难。式宴集中堂，嘉宾盈朝馆。
魏曹植《冬至献袜履颂表》曰：伏见旧仪：国家冬至献履贡袜，所以迎福践长，先臣或为之颂。臣既玩其嘉藻，愿述朝庆。千载昌期，一阳嘉节。四方交泰，万汇昭苏。亚岁迎祥，履长纳庆。不胜感节，情系帷幄，拜表奉贺，并献纹履七量，袜若干副。上献以闻，谨献。
卷二十九　时序部十四
元日
《书》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上日，朔日也。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
又曰：正月元日，受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尧丧三年毕即政，故复至文祖庙告。）
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终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庙，言神尊之也。）率百官若帝之初。（顺舜初摄帝位故事奉行之。）
《汉书》正月朔，岁首。立春，四时之首。
又曰：哀帝时，鲍宣以正旦日蚀地震，宣上书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养庶人。今父亏明，母震动，子讹言。三朝始，小民正月朔日俗忌，器破尚恶之，况日之亏缺乎？”（三朝，日、月、岁也。）
《东观汉记》曰：戴凭，字次仲。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史，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
《後汉书》曰：陈翔拜侍御史，时正旦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冀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不敬，请收治罪。时人奇之。
《续汉书》曰：永平四年诏曰：“比来水旱饥馑，加有军旅，正旦无陈朝贺之仪。”
又曰：岁正日为大朝射受贺，其仪夜漏未尽七刻，钟鸣受贺及贲，公侯璧，中二千石羔，千六百石雁，四百石已以下雉。百官贺正月，二千石已上上殿，称万岁，举觞御座前，司空奉羹，大司农奉饭，奏食举之乐，百官受赐，宴饮大作乐。
《魏书略》曰：建安中，刘邵为计吏诣许，太史言，正旦当日蚀。邵时在荀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邵曰：“梓慎、礻卑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善其言，敕朝会如故。日亦不食。
臧荣绪《晋书》曰：熊远议曰：履端元日，正始之初，有识之士於是观礼乐，荣耳目之观，崇玩弄之好。
又曰：晋元会设白兽樽於殿上，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案礼：白兽樽乃杜举之遗式也。为白兽监，後代所为，示不忌惮也。
《晋载记》曰：南燕慕容超末年，正会群臣于正殿，方奏乐，超叹，曲终不已。其年为宋高祖所擒。
沈约《宋书》曰：旧时岁朔，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又曰：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旦雪，江夏王义恭以衣承雪，作六出花，进以为瑞，帝大悦。
又曰：元嘉三十年正月旦，上朝万国。平旦东南有青黑口气非常，广数丈，过北，覆映宫上。
《北齐书》曰：神武既平并州，尔朱兆北保秀营，神武扬声讨兆，既出而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袭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继至。兆军人因宴飨休息惊走，遂破之，兆自杀。
又曰：张华原为兖州刺史，狱有系囚，乃谓之曰：三元之始，念卿幽闭，今给假五日，足得展谒亲族，期尽当还也。囚果应期而至。
《梁书》曰：天监十四年正月朔旦，高临轩冠太子於太极殿。旧制，太子著远游冠，金蝉翠缨，至是，别加昭明太子冠金博山冠，以太子美姿容，善举止故也。
《唐书》曰：贞元六年正月戊戌朔。先是有司奏，元日太阳亏，遂罢朝会。至时不食，百僚称贺。
又曰：天后朝，王方庆议告朔仪曰：“今每岁首元日，通天宫受朝，读时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诸州朝集使等，咸列于庭，此听朔之礼毕，而合於《周礼》《玉藻》之文矣。
又曰：新罗俗以元日拜日月神。
《易通卦验》曰：正月五更，人整衣冠，于家庭中爆竹，帖画鸡子，或镂五色于户上，厌不祥也。
《尚书大传》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玑者，何也？传曰，璇者，还也，玑者，几也，微也，其变微微，而所动者大，谓之璇玑。是故璇玑谓之北极。受谓舜也；上日，元日也。
又曰：夏以孟春为正，殷以季冬为正，周以仲冬为正。夏以平旦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夜半为朔。不以二三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立。故必以子丑三微月三正之相承若连环也。
又曰：周以至动，殷以萌，夏以芽。（谓三王之正也。至谓冬至日物动也。）物有三变，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异时生者，怕异时死。）是故周以日至为正，殷以日至三十日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为正。天有三统，土有三正。（统，水也。）统者，所以序生也。三正者，所以统天也。是故三统三正也，若循连环，周则又始，穷则反本也。夏以孟春为正者，贵形也。
《春秋感精符》曰：人统月建寅，物生之端，谓之人统，夏以为正。（《汉书》云，於律太蔟为人统也。）
《白虎通》曰：正朔有三，何谓？夫天有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言阳气始施黄泉而未上也。十一月阳气始养黄泉之下，万物皆赫赫然感阳之气也。故周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之时，万物时牙而白，故殷为地正，色尚白。正月之时，万物始达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力，故夏为人正，色尚黑也。后之人不以二三月为正者，以其万物不齐，莫有所立，故必以三微月也。
《汉官仪》曰：正月旦，天子御德阳殿临轩，公卿大夫百官各陪位朝贺，蛮貊胡羌朝贡必见，属郡计吏皆陛觐。
又曰：元日朝贺，三公拜璧，殿上献寿觞。
又曰：正月朔贺，三公奉璧上殿向御面北。太常赞曰：皇帝为三公兴，三公伏。皇帝坐，乃前进璧。古语曰，御坐则起，此之谓也。
《魏略》曰：正始元年，南风大起数十日，发屋折树，动太极殿东阁，正旦大会又甚，倾杯案，曹爽将诛之征也。
《典略》曰：魏明帝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正月朝，造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故事。
《晋起居注》曰：太始元年诏曰：“朕遭悯凶，奉承洪业，追慕罔极，正日虽当受朝，其伎乐一切，勿有所设。又殿前反宇及文武织成帷帐之属，皆不须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太始四年正月，上临轩朝群臣于太极前殿，诏安平王载舆车升殿，上迎拜于阼阶。王坐，上亲奉觞上寿，皆如家人之礼。王拜，上皆跪而止之。
又曰：永和元年正月辛未朔，雨，不会。甲戌，皇太后登太极前殿，施纱帟鄣，与上临向群臣。
又曰：咸康四年，尚书仓部奏下扬州调胡米一升，至五斗正旦进御，诏停。
又曰：十二月丙子正旦，会百僚，增赐绿酒，人二升。
又曰：咸康七年十二月，尚书乐谟奏，八年正会仪注，惟作鼓钟，其余伎乐尽停不作。诏曰：若元日大飨万国朝宗，庭废钟鼓之奏，朕闻起居之节，朝无磬折之音，宾无蹈履之度，其於事仪，不亦阙乎？卿诸人当量轻重，以制事中，则情典并随，国无滞仪矣。
又曰：永和中，廷尉王彪之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太史上元日告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否？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告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苟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大飨，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非为先存其事而侥亻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豫废朝礼也。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告谴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此岂为敬虔天灾罪己之谓。且检之事实，惟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阃之制，与元会礼异，自不得兼行，当权其事宜。合朔之礼不轻於元会，元会有可却之礼，惟合朔无可废之义。谓应依建元故事，却元会。”浩从之，竟却会。
又曰：咸和二年正月飨万国，有鸲鸟五集殿，明年苏峻反。
《三齐略》曰：荥阳有免井，汉沛公避项羽追，逃于井中，有双鸠集其上，人云，沛公逃入井。羽曰：“井中有人，鸠不集其上”。遂下道，沛公遂免难。後汉世元日放鸠，盖为此也。
《列子》曰：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於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不遍不相捕矣。”简子曰：“善。”
《孔丛子》曰：邯郸民以正月旦献雀于赵王而缀以五彩。王大悦。申叔告子顺，子顺曰：“王何以为也？”对曰：“正旦放之，求有生也”。子顺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顺。夫雀者，取其名则宜授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一国之主受民雀，将何悦焉？”
《淮南子》曰：以日冬至数至来岁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满五十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减一升；有余日，日益一升。（《四时纂要》曰：此占最有据也。）
《世说》曰：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文献曰：文献，王导谥。“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何以瞻仰！”乃止。
又曰：陶公作荆州时，敕船官使锯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时咸不解此意。後正会值积雪，会日始晴，厅事前除雪地甚润湿，於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
《桂阳列仙传》曰：成武丁正旦大会，以酒沃庭中，有司问其故。对曰：“临武县失火，以酒救之。”遣验果然。
又曰：永宁元年，西南夷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时元会作之於庭，安帝与群臣观，大奇之。惟陈禅独离席，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伎。”
《荆楚岁时记》曰：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魈恶鬼也。山魈，按《神异经》在西方深山中，长尺余，犯人则病，畏爆竹声。又俗爆竹燃草，起于庭燎。
又曰：元日至於月晦，民并为醵饮食，名又似之矣。出钱为醵，出食为竟分明。掷樗名为博射，《艺经》为掷博。
又曰：元日镂悬苇炭桃棒门户上，却疠疫也。
又曰：元日服桃汤，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气，制百鬼。今人进屠苏酒、胶牙饧，盖其遗事也。
又曰：正月一日，三元之日也，（元，始也。）鸡鸣而起。案《周书纬通卦》云：“鸡，阳鸟也，以为人候四时，使人得以翘首结带正衣常也。（注云：案《礼口内则》云，子事父母，妇事姑舅，鸡初鸣，咸盥氵 敕栉纟 丽笄，则惟其常，非独此日，但元正之朝存亡庆吊，官有朝贺，私有祭享，虔恭宜早，特重于余辰，所以标而异焉。）先於庭前爆竹，帖画鸡或斫镂五彩及土鸡于户上。庄周云：有挂鸡于户，悬苇炭于其上，树桃其旁而鬼畏之。
《括地图》曰：桃都山有大桃树，盘屋三千里，上有金鸡，日照此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伺不祥之鬼，得则杀之。
又曰：《崔氏月令》云：过腊一日，是谓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按成子安《椒花铭》曰：“肇惟岁首，月正元日，厥味惟新，蠲除百疾。”是知小岁用之。
周处《风土记》曰：元日造五辛盘，正元日五荤炼形。注曰：五辛所以发五藏气。
《庄子》曰：春月饮酒茹葱，以通五藏。
又曰：乃有鸡子，五荤练形。（正旦皆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又晨食五辛菜，以助发五藏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玄中记》曰：“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遗象也。”

应劭《风俗通》曰：有桃人苇炭画虎郁垒，以此鬼食虎，今或画虎於门，此并其事。猛兽之声，有如爆竹。

《神异经》云：西方深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性不畏人，犯之令人寒热，名曰山魈。以竹著火挂毕，（音必，扑也。）而山魈惊惮。《玄黄经》云，谓此鬼是也，俗人以爆竹起于庭燎，不应滥於王者。（魏时人问议郎董勋云：今正腊月门前作烟火桃人绞索松柏杀鸡着门户逐疫，礼也？勋答云：礼，十二月索室逐疫畔门户磔鸡。汉火行，故作火助行气。桃，鬼所恶，画作人首，可以有所收缚，不死之祥。勋又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正旦画鸡於门，七日帖人於帐，当为此日。今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不杀羊，四日不杀猪，五日不杀牛，六日不杀马，七日不行刑，亦此义。但古乃磔鸡今畏鬼，今则不杀，未知孰是。北间人于此日向辰至门前呼牛马鸡畜令来，乃置粟豆于灰散之宅内，云以招牛马，未知所出也。）于是，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酒，饮桃汤及柏，故以桃汤柏叶为酒。（董勋云，俗以岁首用椒酒、椒性芬香，人中为药，咒而饮之，亦一时之礼。故于此日采椒花以贡尊者。晋海西令又问董勋曰：俗人正日饮酒，先饮小者何也？勋云：俗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後与酒，然则从小起，意在于斯乎？其敷子散出葛洪《炼化篇》，方用柏子人，麻人，细辛、干姜、附子等分为散，井花水服之。又方，江夏刘次卿受弹鬼丸方，武都雄黄丹砂二两五钱，合捣净五两蜡和令调如弹丸。正月旦令男左女右带之。又云，敷子散出胡洽方。）於是，下五辛菜，胶牙糖，各进一鸡子。梁有天下，不食荤，荆自此不复食鸡子，以从常则。（周处《风土记》云：正旦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练形。又晨啖五辛菜以助发五藏气，则行之久矣。胶牙者，盖以使之牢固不动，今北人亦如之，熬麻子大豆兼糖散之。案《练化篇》云：正月旦吞鸡子赤豆各七枚辟温气。又《肘後方》云：且及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张仲景方云：岁有恶气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鸡子白麻并酒吞之，然麻豆之设当起於此，今则熬之，未知所据也。）又以钱贯系床脚。回以投粪扫上，云令如愿。

《录异记》云：有商人区明者，过彭泽湖，有车马，自称青洪君，要明过，厚礼之，问何所须，有人教之，但乞如愿，及问，以此言答之。青洪君甚惜如愿，不得已许之，乃其婢也。既而送出。自尔商人或有所求，如愿并为即得。後至正旦，如愿起晚，乃打如愿，如愿走入粪中，商人以杖打粪扫，唤如愿，竟不还也。此如愿遗事。（今北人正月十五日夜立于粪扫边，令人执杖打粪堆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以治腰痛，意者亦为如愿故事。）
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仕州为治中，少学仙术，身能奋飞，每夕辄凌虚归家，晓则还州。尝赴元会，至晓不及预朝列，化为白鹄，至阁前回翔欲下，威仪以笔掷之，得一只履，乃惊还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骘为广州刺史，意甚恶之，便以状闻，遂至诛灭。
王子年《拾遗记》曰：尧在位七年，有鸾凤而来集，麒麟游於薮泽，鸱枭逃於绝漠。有祇友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重精，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以肉翮而飞，能搏逐猛虎，使妖恶不能为害。食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精之集。其来至之时，国人或刻铸金宝为此鸟之状，置於户牖之间，则魑魅鬼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刻画为鸡于户牖之上者，盖重精之遗像也。
《西京杂记》曰：汉置宗庙饮酎，用九十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ｐ。
《邺中记》曰：石虎正会，虎於正殿南面临轩，施流苏帐，皆窃拟礼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玺，玄衣裳，画日月山龙黼黻华虫粉米。寻改车服，著远游冠，前安金博山，蝉翼丹纱里服。太昕行礼，公执，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一如旧礼。充庭车马，金银玉辂，革辂数千。
董勋《答问》曰：岁首，祝椒酒而饮之，以椒性芬芳，又堪为药。又折松枝，男七女二七，亦同此义。
又：《杂修养书》曰：正月一日，取五木香作汤以浴，令人至老须黑。（案道家谓青木香为五木香，亦云五木，道家多以此浴，是其义也。）
《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旦及正月半，以麻子、赤豆二七颗置井水中，辟瘟病甚效。
《万岁历》曰：汉成帝诏除正旦杀鸡与雀，可谓仁于用心。（谓非正旦则禁杀。）
崔《四人月令》曰：元日进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音柰。）老，柏是仙药。又云：进酒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少者为先。
又曰：正月之朔，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室家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於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
《玉烛宝典》曰：正月为端，（《春秋传》曰：履端于始也。）其一日为元日，（元者善之长也，先王体元以居正，又元者元也，始也，一也，首也。）亦云上日，亦云正朝，亦云三元，（岁之元，时之元，日之元。）亦云三朔。（《尚书大传》曰：夏以平明为朔，殷以鸡鸣为朔，周以半夜为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元日造桃板着户，谓之仙木，象郁垒山桃树，百鬼畏之。
王羲之《月仪书》曰：日往月来，元正首祚，大蔟告辰，微阳始布，罄无不宜，和神养素。
李膺《家录》曰：膺坐党事，与杜密、荀翊同系新汲县狱。时岁日，翊引杯曰：“正朝从小起。”膺谓翊云：“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膺乃叹曰：“汉其亡矣！汉其亡矣！善人天地之纪，而多害之，何以存国！”
裴玄《新书》曰：正旦县官杀羊，悬其头於门，又磔鸡以覆之，俗说厌疠气。今以问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日也，土气上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故杀之助生气。
《古史考》曰：元日，太史乃占气象，以知水旱吉凶，随分野书之。
《王浑集》曰：诏问明正旦会，四方计吏入见，临朝当何所宜？浑奏：旧正会前，计吏轩下，侍中读诏书，计吏跪奏，臣以诏当次对承，陛下留心访问之意，可令中书恒诏问方土所有，士人贤才隐伏未达，风俗好尚，礼教之宜。劝农务本，以尽垦殖之利，刑狱清理，无枉滥之失。郡守长吏，勤心治政，为民兴利除害。训化之绩，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旨，垂心四远。
刘臻妻正旦献《椒花颂》曰：昊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晖，澄景载焕。美此灵花，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於万。
後汉张衡《东京赋》曰：於是孟春元日，群后旁戾，百僚师师，于斯胥洎，（孟春，元日正旦也。旁，四方也。戾，至也。）蕃国奉聘，要荒来质，（音致。）时惟帝臣，献琛执贽，当覲於殿下者，盖数万以计。尔乃九宾重，（谓朝，公至侯卿二千石以上，六百石以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胪人列，（鸿胪所主羌胡之人皆胪列也。）崇牙张，镛鼓设，郎将司阶，虎戟交铦。（虎贲中郎将主夹阶而立，虎贲，或执戟杀相对立也。）
晋傅玄《元日朝会赋》曰：前三朝之夜中，夜燎晃以舒光，华灯若乎火树，炽百枝之煌煌。六钟隐其骇奋，鼓吹作乎云中。
晋庾阐《杨都赋》曰：岁惟元辰，阴阳代纪，履端归馀，三朝告始。皇帝乃坐露寝，御组帷，冠华冕，戴翠蕤，袭日月，佩玉，怀六玺，纫文龟。
魏曹植《正会诗》曰：初岁元祚，吉日惟良。乃为嘉会，宴此高堂。尊卑列叙，典而有章。衣裳鲜洁，黼黻玄黄。清酤盈爵，中坐腾光。珍膳杂沓，充溢圆方。笙磬既设，箏瑟俱张。悲歌厉响，咀嚼清商。俯视文轩，瞻仰华梁。愿保兹善，千载为常。欢笑尽娱，乐哉未央。家室荣贵，寿若东王。
卷三十　时序部十五
人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七日为人日。（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董勋《问礼俗》云，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又造华胜相遗。（起於晋代，见贾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旧以正月七日为人，故名为人日。今北人此日亦有讳食菜者，与楚俗正反，剪彩镂金薄为人，皆符人日之意，与正旦镂鸡於户同。北人亦有至人日讳食，故岁菜唯惟新菜者。又余日不刻牛羊狗猪马之像。而二日独施人鸡，此则未喻。郭缘生《述征记》云：寿张县安民山魏东平王凿山顶为会望处，刻文於壁，文字犹在，所载铭辞即此处。《老子》云：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如享太牢。《楚词》云：目极千里伤春心。则春日登临自古为通，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晋代桓温参军张望亦有正月七日登高诗。近代以来南北同耳，北人此日食煎饼，於庭中作之，云薰大，未知所出也。）

《杂五行书》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颗，女吞二七颗，竟年无病。

又曰：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

《谈薮》曰：北齐高祖，七日升高宴群臣，问曰：“何故名人日？”魏收对以董勋正月一日为鸡，七日为人。（按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也。）

刘臻妻陈氏《进见仪》曰：正月七日，上人胜於人。

魏东平王《是日登寿张安仁山铭》曰：正月七日，厥日惟人，策我良驷，陟彼安仁。

隋阳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诗》曰：广殿丽年辉，上林起春色。风生拂雕辇，□回浮绮翼。

隋薛道衡《人日思归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三年。人归落雁後，思发在花前。

晋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诗》曰：命驾升西山，寓目眺原畴。

正月十五日

《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其上，以祀门户。

《齐谐记》曰：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是蚕室，若能见祭，当令蚕桑百倍。疑非其事，祭门备之，七祀。今州里风俗，望日祀门，其法先以杨枝插门而祭之。（《齐谐记》曰：吴县张成见一妇人，立宅东南角，谓成曰：此地是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蚕室，我即地神矣。正月半日可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之，当令君家蚕桑百倍。言讫而去，绝失所在。或谓作膏粥，已後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粥祷之，加以肉覆其上，登屋食之，咒云：登膏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则以为禳鼠与《齐谐记》相符，又覆肉亦是覆之理。石虎《邺中记》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会，则登高又非今世而然者也。）其夕则迎紫姑以卜。刘敬叔《异苑》云：紫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姑可出。（《异苑》又云：於厕间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平昌孟氏，尝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肖其象，著以败衣，盖为此也。《洞览》云：帝喾女将死，云生平好乐，正月可以见迎。又其事也。俗云：溷厕之间必须静，然後能致紫姑。

《异苑》曰：世人以十五日迎紫姑，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众事，卜将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即大舞，恶则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顶，永失所在也。

《唐两京新记》云：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灯，光若昼日。

《世说》：正月十五日，祢衡被魏武谪为鼓吏，於此日试鼓渔阳槨，作鱼阳参挝，渊渊有金石声。（《後汉书》注曰：文士传曰：衡击鼓为渔阳参挝蹋地来，蹑足跛脚，容态不常，鼓节甚悲，易衣单复击鼓参挝而去。至今有渔阳挝，自衡始也。参音七甘切。）

《青琐集》曰：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保，谓其妻曰：“以君之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於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杨素之家。德言遂以正月望日访於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娥影，空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还其妻，仍厚遗之。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

《玉烛宝典》曰：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门户。

《西域记》曰：摩竭陀国正月十五日，僧徒俗众口集，观佛舍利放光雨花。

唐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

又崔液《正月望夜游诗》曰：玉漏铜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又曰：神灯佛火百轮张，刻像图形七宝装。影里如闻金口说，空中似散玉毫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金勒银鞍控紫骝，玉轮朱驾青牛。骖ほ始散东城曲，倏忽还逢南陌头。
晦日
《荆楚岁时记》曰：元日至于月晦，并为聚饮食。（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时，俗重以为节。）士女泠州，或临水宴乐。（《玉烛宝典》曰：元日至月晦，人并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酹酒於水湄以为度厄，今世人惟晦日临河解除，妇人或湔裙。）
後魏卢元明《晦日泠舟应诏诗》曰：轻灰吹上管，落飘下蒂。迟迟春色华，完完年光丽。
北齐魏收《晦日泠舟应诏诗》曰：袅袅春枝弱，关关新鸟呼。棹唱忽逶迤，菱歌时顾慕。睿赏方月色，宴言忘日暮。游豫慰人心，照临康国步。
唐太宗《月晦诗》曰：晦魄移中律，凝暄起丽城。罩口朝盖上，穿露晓珠呈。笑树花分色，啼枝鸟合声。披襟勤眺望，极目畅春情。
中和节
《唐书》云：贞元五年正月十一日诏曰：“四序嘉辰，历代增置，汉宗上巳，晋纪重阳。或说攘除，虽因旧俗，与众宴乐，诚洽当时。朕以春方发生，候维仲月，勾萌毕达，天地同和，俾共昭苏，宜均畅茂。自今已後，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内外官司并休假一日，先敕百僚以三令节集玄。今宜以中和节代晦日。”（中和之节，自兹始也。）
又曰：其月二十八日，中书侍郎李秘奏：“伏以仲春初吉，制嘉节以征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终，揆明辰於来月之始。请令文武百辟以是日进农书，司农献童之种，三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会宴乐，名为飨勾芒，祈年。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颁行”从之。
又：云：贞元六年，上以中和节宴百僚於曲江，上赋诗以赐之，百官皆和焉。是岁，戴叔伦为容州刺史，素有诗名，上乃令录其诗以赐之。
社
《孝经纬》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祭，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
《礼记月令》曰：二月之节，是月也，择元日命人社。（为祀社稷也。春事兴，故祭之以祈农祥。元日，谓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
又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皇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
《尚书》曰：用命则赏于祖，不用命戮则于社。（社主阴，阴主杀。）
《论语》曰：鲁哀公问社於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使民战栗。”
《史记》曰：共工氏之子为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为社。故天子曰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社所以亲地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法於天，所以尊天而亲地也。社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
《汉书》曰：陈平为里中社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又曰：高祖天下定，诏御史令治榆社，春用羊彘祠之。
《魏志》曰：王修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年邻里社，修感念母悲哀，其邻里闻，为之罢社。
《晋书》曰：阮修，字宣子，伐社树，或止之。修曰：“若社为树，伐树则社移，树而为社，伐树则社亡也。”
《荆楚岁时记》曰：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於树下，先祭神，然後飨其胙。
郑氏云：百家共一社，今百家所社综，即共立之社也。
寒食
《荆楚岁时记》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据历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日。）
陆《邺中记》曰：寒食三日作醴酪，又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仁煮作粥。案《玉烛宝典》，今日悉为大麦粥，研杏仁为酪，引饧沃之。
又：孙楚《祭子推文》云：黍饭一盘，醴酪二盂。是其事也。
又曰：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之糗也。
范晔《後汉书》曰：周举迁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举移书於子推庙云：“春中食寒一月，老小不堪，今则三日而已。”
魏武帝《刑罚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後百有五日，皆𠯿寒之地，老少羸弱将有不堪之患，令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长半岁刑，主吏百日刑，令长罚一月俸。
周裴《汝南先贤传》曰：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莫敢烟爨。
刘向《别录》曰：寒食蹋蹴，黄帝所造，本兵势也。或云起於战国。案鞠与球同，古人蹋蹴以为戏。
《古今艺术图》云：寒食秋千，本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し者也。
又按周举移书及魏武《明罚令》，陆《邺中记》，并云寒食断火，起於子推。《琴操》所云子绥，绥即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云：五月五日，与今有异，皆因流俗所传。据《左传》及《史记》，并无介子推被焚之事。按《周礼》“司ㄘ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於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也。”今寒食准节气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则禁火，盖周之旧制。

《玉烛宝典》曰：寒食此节，城市尤多斗鸡之戏。《左传》有季后阝斗鸡，其来远矣。

《周书时训》曰：清明之日桐不华，岁有大寒；田鼠不化，国多贪残；虹不见，妇人乱色；戴胜不降桑，政教不平。

唐李崇嗣《寒食诗》曰：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不知何处火，来就客心燃。

又宋之问《途中寒食诗》曰：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又沈期《岭表逢寒食诗》曰：岭外逢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三月三日

《汉书》曰：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公主求良家女十余人饰置於家，帝祓灞上而过焉。还过平阳公主，见所待美人，帝不悦。既饮，讴者进，帝独悦卫子夫。（应劭云：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

又《汉书口礼仪志》曰：三月上巳日，官人并禊，饮於东流水。

又曰：太后春幸蚕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氵霸水而祓除。

又曰：三月上巳，官民皆洁於东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洁者，言阳气布畅，万物既出，始洁之也。

《续汉书》曰：上巳大会宾从於薄落津。

《後汉书》曰：梁商上巳日会宾客於洛水，酒酣，继以蒺露，坐者闻之，皆为掩泣，曰：“此所谓哀乐失时，非其所也，殃将及乎商。”至秋，果薨。

《魏志》曰：袁绍三月上巳大会宾从於薄洛津，闻魏郡兵及黑山贼于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守。坐中客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而泣；绍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又《晋中兴书》曰：王导谓从兄敦曰：“王仁德未著而名位犹轻，兄名已振，宜有以共相匡举。”会三月三日中宗出禊，乘肩辇，敦、导并骑从。纪瞻使人觇之，既闻敦、导骑从，乃大惊，自出拜於道左。中宗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

《宋书》曰：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刘安故台望，曰：“城郭如匹帛之绕花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李三日宴於曲水，命群僚赋诗，为之序。
《韩诗》曰：溱与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谓三日桃花水下之时到盛也。）惟士与女，方秉简兮。（秉，执也。简，兰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方执兰拂除邪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此雨水之上招魂续魄，除拂不祥，故诗人愿与所悦者俱往观之。）
《荆楚岁时记》曰：三月三日，四人并出江渚池沼间，为流杯曲水宴。
《续齐谐记》曰：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於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好事。”尚书郎束曰：挚虞小生，不足以知之。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捧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挚虞为阳城令。
《夏仲御别传》曰：夏仲御诣洛，到三月三日，洛中王公以下，莫不方轨连轸并南浮桥边禊，男则朱服耀路，女则锦绮粲烂。仲御时在船中曝所市药，虽见此辈，稳坐不摇。贾充望见，深奇其节，顾相与语，此人有心胆，有似冀缺。走往问，“船中安坐者为谁？”仲御不应。重问，徐乃答曰：会稽北海间民夏仲御。
《风土记》曰：汉末有郭虞者，有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女以上巳二日，而三女产乳并亡。迄今时俗以为大忌，故到是月是日，妇女忌讳，不复止家，皆适东流水上，就通远地禊祓，自洁濯也。
丘渊之《征齐道里记》曰：城北十五里有柳泉，符郎常以为解禊处。
《邺中记》曰：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终日。
陆《邺中记》曰：华林园中千金堤上，作两铜龙，相向吐水，以注天泉池，通御沟中，三月三日，石季龙及皇后百官临池会赏。
《续搜神记》曰：卢充猎，见獐便射中之，随逐不觉远，忽见一黑门如府舍，问铃下，铃下对曰：“崔少府宅也。”进见少府，语充云，尊府君为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三日毕，车送充至家，母问之，具以状对，与崔别後四年。而三月三日临水戏，遥见傍水有犊车，充往开车户，见崔女与三男共载，情意如初，抱儿还充，又与金碗，乃别。
戴延之《西征记》曰：天泉之南，有东西沟，承御沟水，水之北有积石坛，三月三日，御坐流杯之处。
《杂五行书》曰：欲知蚕善恶，当三月三日，天阴而无日，不雨，蚕大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谨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禊者，洁也，故於水上盥，洁之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

《竹林七贤论》曰：王济尝解禊洛水。明日，或问王曰：“昨日游有何语议？”答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听。”

晋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序》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宋颜延之《三日曲水诗序》曰：日缠胃维，月轨青陆，皇祇发生之始，后土布和之辰，思对上灵之心，以答庶萌之愿。有诏掌故，爰命司历，献洛饮之礼，具上巳之仪，南除辇道，北清禁林，略亭皋，跨芝田，宛太液，怀层山，山居峻危，葱翠幽烟。於是，离宫卫设，别殿周徼。然後升秘驾，引缇骑，摇玉鸾，发流吹，天动神移，渊氵亭口委，以降于行所，礼也。

梁沈约《三日率尔成篇》曰：丽日属元巳，年芳具在斯。开花已匝树，流莺复满枝。洛阳繁华子，长安轻薄儿，东出千金堰，西临雁鹜陂。游丝映空转，高柳拂地垂。丝萍文照曜，紫燕光陆离。清晨戏伊水，薄暮宿兰池。象筵鸣宝瑟，金瓶泛羽卮。宁忆春蚕起，日暮桑欲萎。

梁简文帝《三月曲水诗序》曰：窃以周城洛邑，自流水以禊除，晋集华林，同文轨而高宴，莫不礼具义举，沓矩重规，照动神明，雍熙锺石。是节也，上巳属辰，余萌达壤，仓庚应律，女夷司候。尔乃分阶树羽，疏泉泛爵，羽觞沿溯，蕙肴沓来，宾仪式序，盛德有容，舞艳七盘，歌浮六变，游口驻彩，仙鹤来仪，都人野老，口集雾会，结轸方衢，飞轩照日。

晋张华《三月三日後园会诗》曰：暮春元日，阳气清明。祈祈甘雨，膏泽流盈；习习祥风，启滞导生。禽鸟逸豫，桑麻滋荣，纤条被绿，翠苹含英。於我皇后，钦若昊乾，顺时省物，言观中园。宴及群辟，乃命初筵。合乐华池，祓濯清川，泛彼龙舟，溯游洪原。

又张华《上巳篇》曰：仁风导和气，勾芒御昊春。沽洗应时月，元巳启良辰。明从自远至，童冠八九人。伶人理新乐，膳工献时珍。春醴逾九酝，冬青过十旬。

晋阎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升阳润土，水涣川盈。余萌达壤，嘉木敷荣。后皇宣游，既宴且宁。光光华辇，亻先亻先从臣。上荫丹渥，下藉文茵。临池挹盥，濯故洁新。俯镜清流，仰睇天津。蔼蔼华林，岩岩景阳。でで峻宇，奕奕飞梁。垂荫倒影，若翱若翔。浩浩白水，泠泠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皇在灵沼，百辟周游。激濯清歌，鼓行讴。闻乐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人来王。今我哲后，古圣齐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乐只君子，今日惟康。

又潘尼《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曰：青春暮月，六气和理。律应沽洗，日惟元巳，谷风散凝，微阳戒始。春服既成，明灵降祉。

又陆机《棹歌行》曰：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逢初已，濯秽游黄河。龙舟浮首，羽旗垂藻葩。乘风宣飞景，逍遥戏中波。

隋卢思道《上巳禊饮诗》曰：山泉好风日，城市厌嚣尘。聊持一樽酒，共寻千里春。余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苹。何时出关後，重有入林人。

唐沈期《三月三日梨园亭侍宴诗》曰：九门驰道出，三已禊堂开。画中川动，青龙上苑来。野花飘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处，笙镛下帝台。

後汉张衡《南都赋》曰：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朱帷连纲，曜野映□。男女妖衤玄服，络绎何缤纷。

晋成公绥《洛禊赋》曰：考吉日，简良辰，祓除鲜禊，同会洛滨。妖童媛女，嬉游河曲，或涣纤手，或濯素足。临清流，坐沙场，列垒尊，飞羽觞。

又张协《禊赋》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气之，流水清冷以汪，原隰葱翠以龙鳞。於是缙绅先生，啸畴命友，携朋接党，童冠八九。主希孔、墨，宾慕颜、柳。权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骑齐镳，华轮方毂，青盖□浮，参差相属。集於长洲之浦，曜乎泠川之曲。遂乃停舆蕙渚，息驾兰田。朱幔虹舒，翠幕连。浮素舟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水禽为之骇踊，阳侯为之动波。

又阮瞻《上巳会赋》曰：临清川而嘉宴，聊暇日以游娱。荫朝□而为盖，托茂树以为庐。

又王□《洛都赋》曰：若乃暮春嘉禊，三巳之辰，贵贱同游，方骥齐轮，丽服靓妆，祓乎洛滨，流芳塞路，炫日映□。

又褚爽《禊赋》曰：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於通川。川回澜以澄映，岭峭以霏烟。轻霞舒於翠崖，白□映於青天。风透林而自清，气扶岭而载鲜。

卷三十一　时序部十六

五月五日

《大戴礼》曰：五月五日，畜兰为沐。

谢承《後汉书》曰：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

又：《礼仪志》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为门户饰，以止恶气也。

沈约《宋书》曰：元徽五年五月五日，皇太后赐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华，因此欲加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略》曰：王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尝君以此日生，卒得相齐，此儿必兴吾宗，以镇恶为名。”

《唐书》曰：崔信明以五月五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皆备，集于庭树，鼓翼齐鸣，其声清亮。隋太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采，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此儿必文藻焕烂，声名播於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矣。”及长，博闻强记，下笔成章。乡人高孝基有知人鉴，每谓人曰：“崔信明才学富赡，虽名冠一时，但恨其位不达耳。”

《孝子传》曰：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纪淳妻养之。年六岁，本父母云，汝是我儿，迈涕泣，佣所得，辄上母。

《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尝见祭甚善，但常患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约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言，後乃复见感之。今人五日作粽子，带五色丝及练叶，皆是汨罗之遗风也。

《西京杂记》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母欲不举。其叔曰：“昔田婴敕其母勿举田文，文後为孟尝君。以古事推之，非不祥。”遂举之。

《邺中记》曰：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火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祠神，及作五色缕，五色辛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

《荆楚岁时记》曰：五月五日，西人并蹋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

又曰：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

又曰：是月俗忌盖屋及曝荐席。（《风俗通》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又《异苑》云：新野庾家尝以五月暴席，忽有一小儿死于席下，俄失所在，其後女子遂亡。相传弥以为忌此条通五月之事，今附於此。）

又曰：五月五日，荆楚人并蹋百草，将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故《师旷占》曰：“岁病，则艾草先生也。”

《风土记》曰：仲夏端五，端，初也。俗重此日与夏至同。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黏米，以栗枣灰汁煮令熟，节日啖。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菹龟。黏米一名粳，一曰角黍，盖取阴尚阳包裹末之象也。龟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

《抱朴子》曰：或问辟五兵之道。答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蟾蜍万岁者，头上有角，颔下丹书八字再重，五月五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

《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又曰：亦因屈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孝经援神契》云：仲夏始出妇人染练，或有作务。《玉烛宝典》云：此节备亻疑甚多，其尚矣。又曰：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帖画，贡献所尊，古诗云：绕臂双条达是也。）

又曰：五月五日，集五色缯辟兵。余问服君，服君曰：“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於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织麦悬於门，以示农工成。转声以襞为辟兵耳。”（按麦音涓，麦茎也。）

《养生要集》曰：术味苦，小温，生汉中南郑山谷，五月五日采之。

《琴操》曰：介子绥割腓股以啖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绥甚怨恨，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不肯出，文公令燔山求之，子绥抱木而烧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

《玉烛宝典》曰：五月五日，采艾悬於户上，以攘毒气。按《荆楚岁时记》云：“宗则，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未鸡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是日竞渡，采杂药。”

《夏小正》曰：此月畜药，以蠲除毒气也。

《异苑》曰：五月五日，剪鸲鹆舌，以能学人语。

又曰：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敕令勿举之，後母私举，文长成童，以实告之，文遂启父曰：“不举五日子何？”父云：“生及户，损父。”文曰：“寿命于天，岂寿命于户？若寿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耶？”父知贤，为嗣。齐封为孟尝君。

《世说》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瓮中投于江，胡翁闻瓮中有儿啼，往取之，养为子，遂七登三司。

《会稽典录》曰：女子曹娥者，会稽上虞人，父能弦歌为巫。汉安帝二年五月五日，於县江溯涛迎波，沉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沿江号哭，昼夜不绝声七月，遂投江而死。

习凿齿《与褚常侍书》曰：想往日与足下及江州，五月五日共澡浴戏处，追寻宿眷，仿佛玉仪，心实悲矣。

《国史补》曰：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中有百炼者，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

郦道元注《水经》曰：如深水有异鱼。按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气清爽，闻池中钅仓钅仓。若钲鼓声，池水惊而沸，须臾雷电晦冥，有五色蛇，自池上属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久之乃灭，波上水定，惟见一鱼在，其一变为龙。

伏日

《历忌释》曰：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阴阳书》曰：候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第四庚为中伏，立秋后初庚为后伏，谓之三伏。曹植谓之三询也。）

《史记》曰：张子房始见下邳圮上老人与一编书，曰：“读是为王者师，後十三年济北殿城山下黄石，即我也。”良後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下黄石，良取宝而祠之。留侯死，并黄石葬之。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又曰：秦穆公始为伏祠。

《汉书》曰：东方朔为郎，伏日诏赐诸郎肉，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而去。上问朔曰：“赐肉不待诏而去，何也？”上令自责。朔曰：“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生自责而反自誉。”复赐酒一卮，肉百斤，遗细君。

又曰：杨恽《报孙会宗书》曰：“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炮羔，斗酒自劳。”（去声。）

《汉官仪》曰：伏日万鬼所行，故伏。汉魏日有饮食之会。故《汉书》杨恽《闲居》曰：“养羊沽酤，供伏腊之费。”

《典略》曰：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日共宴饮，常以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於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饮。

《荆楚岁时记》曰：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

王《邺中记》曰：石季龙于冰井台藏冰，三伏之月，以冰赐大臣。

宋王玄谟《寿阳记》曰：明义井，三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来，其气短急，望见义井，则喜不可言。未至而忧，既至而乐，号为欢乐井。

《世说》曰：郄嘉宾三伏之日诣谢公，炎暑熏赫，复当风交扇，犹沾汗流离。谢著故绢衣，食热白粥，晏然无异。郄谓谢公曰：“非君，几不堪此。”

崔实《四民月令》曰：初伏，荐麦瓜於祖祢也。

《风俗通》曰：汉中、巴蜀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暑，草木蚤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谨案《汉书高帝分四都之众，用良平之策，还定三秦，席卷天下。盖君子所因者本也，论功定封，加以金帛，重复宠异，令自择伏日，不同於风俗也。

《书仪》曰：六月三日伏日。昔贾谊在湘南，六月三庚日，有鸟来，时以南方毒恶，以助太阳销烁万物，故损人，因避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稽含《困热赋序》曰：三伏之节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下俚贫生，居室卑陋，狭巷不来清风，短庑不足增荫。叹彼夏屋之士，体逸高廊，并天而寒暑殊，同世而忧乐异矣。

程晓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衤能衤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顰蹙柰此何。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传戒诸高明，热行宜见呵。

晋潘岳《怀县诗》曰：南陆迎修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启新节，隆暑亦赫曦。

七月七日

《汉武帝故事》曰：景帝尝梦高祖谓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为彘。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武帝于猗兰殿。（谨按《洞冥记》汉武帝未生之时，景帝梦一赤彘从口中直下如林木蔽户牖，望阁上有丹霞蓊郁，既而乃改崇芳阁为猗兰殿，後王夫人生武帝也。）

又曰：七月七日，上於承华殿斋，其日忽有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母至，有二青鸟如凤，夹侍王母旁也。

又曰：王母遣谓帝曰：“七月七日，我当暂来。”帝至日扫宫内，燃九华之灯。

又曰：《汉武帝内传》曰：帝登寻真之台斋，至七月七日夜，忽见天西南如白口起，郁郁直来趋宫。有顷，西王母至，乘紫口之辇。

又曰：七月七日，乃扫除宫掖之内，张口锦之帷，燃九光微灯。夜二唱後，西王母驾九色之斑龙上殿。

又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武帝戴太真晨缨之冠，履玄琼凤文之舄。

宋卜子《杨园苑疏》曰：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阁，常至七月七日宫女出，登楼曝衣。

《晋书》曰：魏武帝辟高祖。以汉祚将终，不欲屈节于曹氏，辞以风Φ不能起居。魏武遣亲信令史微服於高祖门下树荫下息，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令史窃知，还具以告。乃重遣辟之，敕行者曰：若复不动，便可收之。高祖惧而应命。

《後魏书》曰：太祖道武皇帝韩，七月七日生于参合陂。

又曰：任城王澄为雍州，功在身，故以七月七日集文武骑射。张普惠，字洪赈，为录事参军，奏记请停。

《列仙传》曰：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一朝火散，冶上紫色冲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日龙来，安公骑之东南而去，邑中数万人预共送之，皆与辞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余年後，于山中谓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是日，果乘白鹤驻山岭，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又曰：吴蔡经去家时已老，及还更少壮，头皆黑。语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可作数百斛酒饮之。至期日，王方平果来，乘羽车，驾五龙，闻金鼓箫管人马之声。

《荆楚岁时记》曰：七夕，妇人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瑜石为针，（宋孝武七夕诗曰，迎风披采缕，阿月贯玄针。）陈瓜果于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以为符应。

周处《风土记》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中庭。然则中庭乞愿，其旧俗乎？

又曰：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七月七日为良日，饮食不同於古，何也？”勋云：“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故以糜为珍。今北人惟设汤饼，无复有糜矣。”

又曰：陆□与兄平原书曰：（机为平原相。）一日按视曹公器物，书刀五枚硫璃笔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刘婕妤云，之见此使人恨然。案魏武帝於汉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号。如此，则文帝物也，与曹公器玩同处，故致舛杂矣。

《日纬书》曰：牵牛星，荆州呼为河鼓，主关梁；织女星主瓜果。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言虽不经，有是为征也。

《西京杂记》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云：“在宫时见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滇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连爱。”

又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俗也。

《舆地志》曰：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

《淮南子》曰：七月七日午时，取生瓜叶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靦即当灭矣。

又《万毕术》曰：七月七日采守宫阴干之，合以井华水和涂女身有文章，即以丹涂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晋周处《风土记》曰：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咸云，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梁吴均《齐谐记》曰：桂阳城武丁有仙道，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渡河？”答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也。
《韦氏月录》曰：《龙鱼河图》云：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毕岁无病。
又曰：七月七日晒曝，革裘无虫。
又曰：合乌鸡药：是七月七日取乌鸡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涂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试有效。
《世说》曰：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曝晒衣服，隆乃仰，出腹卧，云：“晒书”。
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麴合蓝丸及蜀漆丸，暴经书及衣裳，习俗然也。
又曰：世传窦后少小头秃，不为家人所齿，遇七夕，人皆看织女，独不许后出，乃有神光照室，为后之瑞。
《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诸阮俱世儒学，善居室，内足於财，惟籍一巷，尚道业，好酒而贫。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曝衣，诸阮庭中烂然，莫非纟弟锦。咸时总角，乃竖长竿，标大布犊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复共尔。”
《酉阳杂俎》曰：魏仆射收临代，七月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抚曰：“吾所经多矣，于山川沃壤，襟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过此，惟未审东阳何如？”抚对曰：“青得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势相似，曾听所论，不能逾越。”公遂命笔为诗。
《杂异书》曰：时有女子尚幼，七夕见家人出庭望候天门开，独在室中不出，曰：“若合当见者，虽暗室中亦应见之。”至夜深，忽见天上门开，口气赫弈，因求富。及长嫁而富，既寡，家累钜万。有贾客货其绢百匹去，而船覆溺，资货皆没。其女子偶开後房，见绢在其中，但湿耳。后贾客归而自首。女子曰：“绢归矣。”验之而信。（亦出《夷坚录》亦是开元以後事。）
《国史补》曰：兴元元年七月七日，斩伪官乔林，将临刑，曰：“林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岂非命也夫！”
古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轧轧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晋潘尼《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园诗》云：商风初授，辰火玄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花园，芳草被畴。于时我后，以豫以游。
宋孝武《七夕诗》曰：开庭镜天路，余光不可临。沿风披弱缕，迎曜贯玄针，薄艺诚无取，时务聊可寻。
宋谢惠连《咏牛女诗》曰：落日隐檐楹，升月照帘栊。团团满叶露，淅淅振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蝶梦恒栩栩，终年阙相从。遐川阻昵爱，修渚旷清容。弄杼不成藻，耸辔聋前踪。昔离秋已雨，今聚夕无双。倾河易回斡，款情难久。沃若灵驾旋，寂寞□幄空。留情顾华寝，遥心逐奔龙。

宋颜延之《织女赠牵牛诗》曰：婺女丽经星，嫦娥栖飞月。惭无一媛灵，托身侍天阙。闾殊阖未央，银河岂沐发。汉阴不夕怅，长河为谁越？有促宴归期，万顷凉风发。非怨杼柚劳，但念芳菲歇。

宋谢庄《七夕咏牛女应诏诗》曰：辍机起春暮，停箱动秋襟。琥车照汉右，芝驾肃河阴。珠殿未暗，瑶庭露已深。夜清岂掩抑，弦徽无久临。

苏彦《七月七日咏织女诗》曰：火流凉风至，少昊协素藏。织女思北征，牵牛叹南阳。时来嘉庆集，整驾巾玉箱。琼佩垂藻蕤，雾裙结□裳。金翠耀华辎，轩散流芳。释辔紫微庭，解襟碧琳堂。忻燕未及究，晨晖照扶桑。仙童唱道情，盘螭起腾骧。怅怅一宵促，迟迟别日长。

梁简文帝《七夕穿针欹疑诗》曰：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梁刘孝仪《咏织女诗》曰：金钿已照耀，白日未蹉跎。欲待黄昏至，含娇渡浅河。

梁庾肩吾《七夕诗》曰：玉匣卷悬衣，针缕开夜扉。娥随月落，织女逐星移。离前看促夜，别後对空机。寄语雕凌鹊，填河未可飞。

隋庾信《七夕赋》曰：兔月先上，羊灯次安。睹牛星之曜景，视织女之阑干。于是秦娥丽妾，赵艳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娥丽装而半故，怜晚饰之全新。此时并舍房栊，共往庭中，缕条紧而贯中，针鼻细而穿空。

隋王《七夕诗》曰：天河横欲晓，凤驾俨应飞。落日移妆镜，浮□动别衣。欢逐今宵尽，愁随还路归。犹将宿昔泪，更上去年机。

张文恭《七夕诗》曰：凤律惊秋气，龙梭静夜机。星桥百枝动，□路七香飞。映月回雕扇，凌霜曳绮衣。含情向华幄，流态入重闱。欢余夕漏尽，怨结晓骖归。谁念分河汉，还意两心违。

卷三十二　时序部十七

七月十五日

《荆楚岁时记》曰：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寺。按《盂兰盆经》云：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食送之，盖由此也。

又曰：《盂兰盆经》曰：目连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尔母罪重，非尔一人奈何，当须十方僧众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危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咒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後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是时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彩镂缯，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

《道经》：七月十五日中元之节，地官校阅，搜选众人，分别善恶；诸天圣众，普诣宫中，简定劫数，人鬼簿录。饿鬼囚徒，一时俱集。以其日作玄都大斋，献于玉京，及采诸花果，世间所有奇异之物，玩弄服饰，幡幢宝盖，庄严供养之具，精膳饮食，百味芬芳，献诸众圣，及与道士。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高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一俱饱满，免于众苦，得还人中。若非如斯，难可拔赎。

《唐书》曰：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饰以金翠，所费百万。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备幡节龙伞衣裳之制。各书尊号於幡上以识之。舁出内庭，陈於寺观。是日排仪仗，百僚序立於光顺门以俟之。幡花鼓舞，迎呼道路，岁以为常，而识者嗤其不典。

唐杨盈川《盂兰盆赋》曰：浑元告秋，羲和奏晓。太阴望兮圆魄皎，阊阖开兮凉风袅。四海澄兮百川，阴阳肃兮天地。扫离宫，清重阁，设皇邸，张翠幕。鸾飞凤翔，儿倏烁，口舒霞布，翕赫霍。陈法供，饰盂兰。壮神功之妙物，何造化之多端。青莲吐而非夏，果摇而不寒。铜铁铅锡，铮琳琅。映以甘泉之玉树，冠以承露之金盘。宪章三极，仪刑万类。上寥廓兮法天，下安身兮象地。殚怪力，穷神异。少君王子，掣曳兮若来；玉女瑶姬，翩仙兮不至。鸣霜与，舞军鸡与翡翠。毒龙怒兮赫然，狂象奔兮沉醉。怖魑魉，潜魑魅。离娄明目，不足见其精微；匠石洗心，不足征其奥秘。缤缤纷纷，氤氤氲氲，五色成文，若荣光休气，发彩於重口；粲粲，焕焕烂烂，三观壮丽，若合璧连珠，耿曜於长汉。夫其远也，天台桀起，绕之以赤霞；夫其近也，削城孤峙，覆之以莲华。晃兮瑶台之帝室，兮金阙之仙家。其高也上诸天於大梵，其广也遍法界於常沙。上可以荐元符於七庙，下可以纳群动於三车。

九月九日

《续齐谐记》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以代矣。”今世人每至九月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因此也。

《晋书》曰：孟嘉为桓温参军，既和而正，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僚属毕集，风吹嘉帽落不觉，如厕。孙盛时在坐，温授纸笔命嘲之，著嘉坐处，嘉归见之，笑而请纸即答，了不容思。（言速成。）

《续晋阳秋》曰：陶潜九月九日无酒，宅边东篱下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几，望见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醉而後归。
又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上尝讲《孝经》，谢安侍坐，陆纳并卞耽执读，谢石袁宏并执经，车胤王温摘句。
《南齐书》曰：高祖以九月九日登高，飚馆在孙陵寺冈，世呼为九日台。（在县北三里一百步，当孙陵冈曲街也。）
又曰：南齐以九月九日马射，或说秋金气讲习武事，象汉立秋之礼。
又曰：宋武帝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登项羽戏马台，至今相承，以为故事。
《荆楚岁时记》曰：九月九日，四民并藉野饮宴。（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世来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近代多宴设于台榭。）
《风土记》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以茱萸气烈成熟，当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
《西京杂记》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盖相传自古，莫知其由。
《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陂，有龙形，俗为九日登高处。
又曰：郡北龙沙，九月九日所游宴处，其俗皆然也。案南阳郦县有菊水，民居其侧者寿并百二三十岁。汉时刘宽、袁隗尝临此郡，月致三十斛水以自供。
《续搜神记》曰：有一书生居吴，自称胡博士，以经传教授，假借诸书经传，涉载忽不复见，後九日人相与登山游观，但闻讲诵声，寻觅有一空冢，入数步，群狸罗坐。见人迸走，惟有一狸独不能去，是常假书者。
《集异记》曰：明皇天宝十三年重阳日，猎于沙苑，□间有孤鹤回翔焉，上亲御弧矢，一发而中，其鹤则带箭徐坠，将及地丈许，然矫翰西南而游，万众极目，良久乃灭。益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观焉，依山临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习精悫者，莫得而居。观之东廊第一院尤为幽绝，每有自称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风局清古，一岁率三四至，观之耆旧，因虚其院之正堂以俟其来，而佐卿至则栖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归青城，甚为道流之所倾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谓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为飞矢所加，寻已无恙矣，然此箭非人间所有，吾留之于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无坠失。仍援毫记壁云：留箭之时则十三载九月九日也。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驾行游，偶至斯观，乐其佳境，因遍幸道室，既入此堂，忽睹挂箭，则命侍臣取而玩之，盖御箭也。上深异之，因询观之道士，皆以实对，即是佐卿所题，乃前岁沙苑纵畋之日也。佐卿盖中箭孤鹤耳。究其题处，沙苑翻飞，日集于斯欤？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宝焉。自後蜀人亦无有逢佐卿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阳记》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之。鄙其旧名，望郢山因改为望楚山。後遂龙飞。是孝武所望之处，时人号为凤岭。高处有三磴，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

《姑熟记》曰：县南十里有九井山，殷仲文九日从桓公九井赋诗，即此山是也。

《临海记》曰：郡北四十里有湖山，山形平正，可容数百人坐。民俗极重九日，每菊酒之辰，宴会于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登之见邑屋悉委，江海分明。

《寿阳记》曰：州有义门社，有数百人，每至九日，於明义楼街作乐，以受施以供令。

《齐人月令》曰：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迥，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

《太清诸草木方》曰：九月九日，采菊花与茯苓松柏脂丸服之，令人不老。

《卢公范》曰：凡重阳日，上五色糕，菊花枝，茱萸树。饮菊花酒，佩茱萸囊，令人长寿也。

魏文帝《九日与锺繇书》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於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庶草，有射地而生于芳菊，纷于独秀。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宋谢瞻《九月从宋公戏马台诗》曰：风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巢幕无留燕，遵渚有归鸿。轻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圣心眷嘉节，鸣銮戾行宫。四延沾芳醴，中堂起丝桐。扶光迫西泛，余欢宴有穷。

又谢灵运《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诗》曰：季秋边朔苦，旅雁违霜雪。凄凄阳卉腓，皎皎寒潭洁。良辰感圣心，口旗兴暮节。鸣笳戾朱宫，兰卮献时哲。归客逐海隅，脱冠谢朝列。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

梁庾肩吾《九日侍宴诗》曰：辙迹光周颂，巡游盛夏功。钩陈万骑转，阊阖九门通。秋晖逐行漏，朔气绕相风。献寿重阳节，回銮上苑中。疏山开辇道，间树出离宫。玉醴吹花菊，银床落井桐。饮羽山西射，浮口冀北骢。尘非飞金孚满，叶破柳条空。

又刘苞《九日侍宴乐游苑诗》曰：上郡良家子，幽并游侠儿。立乘争饮羽，侧骑竞纷驰。明珂饰华毛，金袍映玉羁。膳羞殚海陆，和齐视秋宜。口飞雅琴奏，风起洞箫吹。曲终高宴罢，景落树阴移。微薄承嘉惠，饮德良不赀。取效绩无纪，感恩心自知。

後周王褒《九日从驾诗》曰：黄山猎地广，青门官路长。律改三秋节，气应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霜。射马垂双带，丰貂佩两璜。苑寒梨树紫，山秋菊叶黄。华露霏霏冷，轻飙飒飒伤。终惭属车对，空假侍中郎。

隋江总《衡州九日诗》曰：秋日正凄凄，茅茨复萧瑟，姬人荐秋酝，幼子问残疾。园菊抱黄华，庭榴剖珠实。聊以著书情，暂遣他乡日。

又《九日至微山亭诗》曰：心逐南口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卷三十三　时序部十八

腊

许慎《说文》曰：腊，冬至後壬戌，腊祭百神也。

《礼记月令》曰：孟冬，是月也，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此《周礼》所谓蜡祭也。天宗，日月星辰也。大杀群牲，割之也。腊谓以畋猎所得禽祭也。五祀，门户ニ井灶也。或曰祈年，或曰大割，或曰腊，互其文也。）劳农休息之。（党正属民饮酒，正齿位也。）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讲武角力，校武士材力，所以备畋猎之礼。）

又曰：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伊耆氏，古天子号也。）蜡也者，索也。（谓求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岁十二月，周之正月谓建亥之月，飨者祭其神也。万物育功民者，神使为之也，祭之以报焉。）蜡之祭也，主先啬也。（先啬，若神农者，司啬，后稷神也。）

又曰：昔者仲尼与于蜡宾，（蜡者索也。岁十二月索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亦祭宗庙，孔子仕鲁在助祭之中。）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观，阙也。子见鲁君于祭礼有不备于此，又睹象魏旧章之处，感而叹之。）仲尼之叹，盖叹鲁也。

又曰：子贡观于蜡。（蜡，索也，岁十二月索，群神而祀之腊也。）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泽，非尔所知。”（言民皆勤稼穑，百日之劳，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饮酒宴乐，是君之恩泽也。）

《周礼》曰：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曰：十二月，礼谓建亥之月也。索万物而祭之者，万物助天成岁事，至此为其老而劳，其祀以息之也。《豳风七月》又有获稻作酒觥觞万寿无疆之事，是亦歌其类矣。谓之颂者，以其言岁终又功成也。周以今之十一月为正月以今十月为腊月。）

《传》曰：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弗听，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腊，祭名也。日月会于龙尾，百物备合，国于是祭群神也。）

《史记》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真人《茅君内记》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君鲁祖父乃於华山之中乘□驾龙白日天。先是其邑歌谣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虚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嬴，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而问其故，父老具对此仙人之谣，劝帝求长生之志也。于是始皇欣然乃有寻仙山之志，因改腊日嘉平也。）

又曰：张良见老父出一编书曰：“读是书，为王者师。后十三年济北城山下黄石，即我也。”良后得黄石，取宝而祠之。及死，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焉。

《汉书》曰：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县道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社稷以羊彘。

又曰：严延年为河南太守。初，延年母从东海来，欲从延年，腊到洛阳，适见报囚，母大惊，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谒母，母闭阁不见，延年免冠顿首。良久乃见之，因数责延年曰：“幸得备郡守，专治千里，不闻人爱，多刑杀人，欲以立威，岂为民父母意哉？”延年重谢，自为母御归府舍。母毕正腊已，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自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东归，扫除墓地耳。”後岁余，延年遂败。

司马彪《续汉书》曰：季冬之月，星回岁终，阴阳已交，劳农夫，享腊，以送故焉。

又《礼仪志》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又《旧仪》曰：腊者，报诸鬼神，古圣贤有功于民者，皆享之。

袁山松《後汉书》曰：韩卓，字子助，陈留人。腊日，奴窃食祭其母，卓仪其心，即日免之。（免，从良也。）

谢承《後汉书》曰：第五伦，母老不能之官，至腊日，常悲恋垂涕。

又曰：沛国陈咸为廷尉监，王莽篡位，还家杜门不出。莽改易汉法令。及腊日咸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之腊乎？

又《东夷列传》曰：三韩俗以腊日家家祭祀。俗云：腊鼓鸣，春草生也。

《东观汉记》曰：甄宇，字长文，北海人。建武中，自青州从事征拜博士。每腊，诏书赐博士羊人一头，羊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称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钩，宇复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所在京师，因以号之。

高堂隆《魏台访议》曰：诏问何以用未祖丑腊？臣隆对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腊先祖五祀，谓荐田猎所得禽兽谓之腊。《左传》曰：“虞不腊矣。”惟见此二者，而皆不书日。闻先师说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终腊。水始生於申，盛於子，终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火始生於寅，盛于午，终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腊。木始生於亥，盛於卯，终於未，故木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君，以卯祖未腊。金始生於巳，盛于酉，终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腊。土始生於未，盛於戌，终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腊。今魏据土德，宜以戌祖辰腊也。

又曰：华歆常以腊日宴子弟，王朗慕之。盖其家法，由来渐矣。（杜公瞻云：蜡者，息民之祭。故孔子云，百日之劳，一日之怿。其所祭八神者，皆报其成功。则於十月农隙是也。後世腊有新故交接之义，遂移於夏正十二月。晋博士张亮说蜡聚飨，腊者祭庙，初云蜡则黄服，蜡腊不同总非也。腊宜在新故交接，二祭月同而名异，祭俱而服殊。今推诸经传无正说。蜡腊之文，《月令》云蜡腊，此则同日祭，但互名耳。据田猎取兽之名为腊，因索飨百神号之日蜡，其日上祭先祖旁享百神下息万民，无别祭也。即郑玄云既蜡腊先祖五祀，於是劳农者也。近日蜡腊兼设，蜡在十月，腊在岁终。隋开皇四年始停建元之蜡，直为建丑之腊，依五行，火衰於戌而用戌日故也。）

《晋书》曰：范乔，字伯孙，乔邑人。腊夕，盗斫其树，有告者，乔佯不闻，邑人愧而还。乔曰：“节日取柴与父母相欢耳，何以愧乎？”遂与之。

又曰：陈轸问方士戴洋曰：“江南有贵人顾彦先、周宣佩是否？”洋曰：“顾不及腊，周不及明年八月。”其年十二月廿十九日顾卒，明日腊。宣佩以明年七月晦亡。

又《晋起居注》曰：安帝安隆四年十二月辛丑腊祠作乐。

又博士张亮议曰：腊，接也，登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谓之腊，明日为初岁，秦汉以来有贺，此古之遗语。

《晋宋旧事》曰：魏帝逊位，祖以酉日，腊以丑日，魏名臣奏曰：大司农董遇议曰，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腊，为得盛终之节，不可以戌祖辰腊。

《梁书》曰：何凤为建安太守，物不敢忤。伏腊每放囚还家，依期而返。

《唐会要》曰：贞元九年十一月，上曰：比来京兆府每年及腊日，府县捕养狐兔，以充进献，自今已後宜停。

又曰：贞元十一年十二月腊日，畋于苑中，止多杀，行三驱之礼，军士无不知感。

《郑玄列传》曰：玄年十二，随母还家，正腊宴会，同列十余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适，玄独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数。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此愿。

《列女传》曰：鲁之母师者，鲁九子之寡母也。腊日休家作，悉召诸子谓曰：“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岁时祀不理，吾从汝谒（谒告诸子欲往。）往监之，慎房中之守，吾夕而返。”于是天阴还，失早，至闾外而止，待夕而入。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使人问。对曰：妾归视私家，与诸妇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ㄖ醉饱，人情所有也。妾反早，故止闾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期尽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公赐母尊号曰母师。
《搜神记》曰：宣帝时，阴子方者，当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常以腊日祠灶。
《风土记》曰：醇以告蜡，竭恭敬于明祀，乃有藏区。（盖因妇人所作金环以钅沓指而缠者，驱音钩。）腊日之後，叟妪（叟妪皆男子妇人之老称。）各随其侪为藏区，分二曹以校胜负。
《荆楚岁时记》曰：又为藏区之戏。辛氏以为钓弋夫人所起，周处、成公绥并作区字，《艺经庾阐》则作钩字，其事同也。俗云：戏令人生离，有禁忌之家，废不修也。（《辛氏三秦记》曰：汉昭帝母钩弋夫人，手拳有国色，世人藏钩，因此安汉。钩弋夫人姓赵，为武帝婕妤，生昭帝。《汉武故事》云：上巡狩河间，见青气自地属天，望气云，下有贵子，求之莫舒，上自披即舒，号拳夫人，善素女术，大有宠，即钩弋夫人也。周处《风土记》云：呼为行区，盖妇人所用，银作环以钅沓指而缝者，腊日祭后叟妪儿息皆藏区戏，分为二曹，以效胜负，为一筹为一都，负者起拜谢胜者。）
又曰：孔子所为预于蜡宾，一岁之中，盛于此节。
又曰：俗又以此月为腊月。按《史记陈胜传》有腊月之言，是谓此也。谚云：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大疫。
《华阳国志》曰：王长文，字德俊。元康初，守江源，令县收得盗马贼，及发冢贼，长文引见诱慰。时适腊晦，皆遣归家，狱先有系囚，亦遣之。谓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长吏之过也。蜡节庆祚，肆汝归于家善相欢乐，过节来还，当为汝思他理。郡吏惶怖，争请不许。”寻有赦，无不感恩。
《三十国春秋》曰：江州刺史胤自武昌以一疾被征为右将军，而王舒未至，犹在盆口，後将军郭默旋而过胤，胤不礼之。腊日遗默酒五升，豕毛一头。默大怒，投之於江。遂与故将张丑宋、侯孟纯等矫诏入城门，莫有御者，胤独与其妾寝，默至斩于床下，及其司马张满，参军荀楷、李慕，傲默故也。
王肃《议礼》曰：季冬大傩，旁磔鸡，出土牛以送寒气，节令之腊，除逐疫。磔鸡，苇绞桃梗之属。
《风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汉曰腊，腊者，猎也，因猎取兽以祭先祖。或曰：腊，接也，新故交接，故有腊大祭以报功也。汉火行衰于戌，故以戌为腊也。
又曰：兔髌。俗说腊正旦祖，食得兔髌者，名之曰幸，赏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有利也。（髌，毗忍切。髌，膝盖。）
又曰：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伏鬼，度朔山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者，神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饰桃人，垂苇绞，画虎於门。皆追效前事，冀以御凶也。
《会稽典录》曰：陈修，字奉迁，乌阳人，家贫为吏，常步担上下，恒食乾□。（音备，乾诈也。）每至正腊，僵卧不起，同僚以饮食请，不往，其志操如此。
《世说》曰：王朗中年，以识度推伏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宴饮，王亦学攵之。有人向张茂先称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玉烛宝典》曰：腊者祭先祖，蜡者报百神，同日异祭也。
蔡邕《独断》曰：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非迎气，故但送不迎也。
崔《四民月令》曰：十一月上辛，命典馈清麴酿冬酒，以供腊祀。
又曰：腊明日谓小岁，进酒尊长，修刺贺君师。
又曰：十二月腊时祠，祝炙蓬树瓜田四角，去甘虫。
蔡邕《王乔录》曰：汉永和元年十二月腊夜，王乔墓有哭声。王伯闻而往视之，天大雪，见大鸟迹，并祭祀处。采薪者尹秃见人衣冠曰：“我王乔也，汝莫取吾墓树。”忽不见。
徐爰《家仪》曰：蜡本施祭，故不贺。其明日为小岁贺，称初岁福始，罄无不宜。正旦贺，称元旦首庆，百物惟新。小岁之贺，既非大庆，礼止门内。
《西域诸国志》曰：天竺国以十二月十六日为腊，腊则麦熟。
《卢公家范》曰：凡腊日，上澡豆带及头膏、面脂、口脂。
《淮南万毕术》曰：岁暮腊，埋圆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疫。
《养生要术》云：腊夜持椒卧井傍，勿与人言，投于井中，除瘟疫。
盛翁子《藏钩赋叙》曰：以腊之後，因祭祀余胙，要命中外，以行钩为戏。
嵇含《蜡赋序》曰：大蜡之夕，虽天地同有至，携金兰以齐馨利，得贵意以遗荣势，孰尚我哉！
裴秀《大蜡诗》曰：有肉如丘，有酒如渊，有肴如林，有货如山。
小岁娄（附）
《说文》曰：娄，楚十二月祭饮食也。一曰尝新。始杀食新曰ァ娄。（ァ，敕俱切。）
《汉书》曰：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五日，娄五日，祠门户比腊。（如淳曰：娄者，《汉仪注》立社ァ娄。许慎曰：俗以十二月祭饮食，冀州北部或以八月朝作饮为娄，其俗语曰娄腊社伏。蔡邕曰，ァ兽常立秋日逻食，其母猛虫搏鸷，时王者亦以此腊，还以祭庙娄刘。刘，杀也。言击杀之时者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立秋之日，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于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舆御戎辂，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荐庙，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驰驷送庙。还宫，遣使者赍束帛以赐武官，肆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犭区刘。

《风俗通》曰：谨案《韩子书》曰，山居谷汲者，娄腊寡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饮也。

又曰：尝新，始杀也。食新，曰ァ娄也。

又曰：谨案：自郊ァ娄，春秋飨射，天子射掩雉，献诸宗庙，扶阳发滞，养老致敬，化之至也。

卷三十四　时序部十九

热

《释名》曰：热，也，如火之烧也。或曰，暑，煮也，如煮物也。

《说文》曰：溽，湿暑也。

《易》曰：暑往则寒来。

《书》曰：哲时燠若。

又曰：豫恒燠若。（君行逸豫，常暖顺之。）

《诗》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礼》曰：季夏之月，土润溽暑。（郑玄注曰：润溽涂湿。）

又曰：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

又曰：仲秋行夏令，则其国火灾，寒热不节。

《汉书》曰：宾国，武帝时剽杀汉使，成帝时复遣使奉献谢罪。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不令使（上声。）使（去声。）向宾国，曰：“此国道经大小头痛之山，赤土热身之坂，令人头痛呕吐。”

《唐书》曰：代宗时有迎凉草、凤首木，迎凉草干如竹，叶细於杉，干枯而未尝凋落，盛暑而刺之窗户间，则凉风自至。

《易稽览图》曰：夏至之後三十日极温。

京房《易飞候》曰：有口大如车盖十余，此阳火之气，必暑，有者。（音谒。）

《礼斗威仪》曰：君喜怒无常时则常热。

《五经通义》曰：冬至阳动于下，推阴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阴动于下，推阳之上，故大热于上。故《易》云：“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在牵牛则寒，在东井则暑。牵牛外宿远人故寒，东井内宿近人故温也。

《白虎通》曰：夏至阴始起，反大热何？阴起阳气推而上，故大热也。

又曰：至人神矣，入大泽不濡，焚而不能热也。

又曰：者反冻于冷风。

《管子》曰：善为国者，使农寒耕而热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热焦沙，寒凝水。
《抱朴子》曰：洪从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热，辄入深渊之底，一日许乃出，以能闭气胎息故耳。
又曰：或问不热之道曰：或服玄冰丸，或服飞霜散。幼子伯、王仲都用此方也。
《桓子新论》曰：元帝被病，广求方士，汉中送道人王仲都者。诏问所能。对曰："但能忍寒暑耳。"因为待诏，至夏天大暑日，使暴坐，又环以十炉铸火，不言热，而身汗不出。
《益州记》曰：泸水即武侯渡处，水有热气，暑不敢行。
《广州志》曰：南方炎洲，炎气薰数万里为瘴。
又曰：南方地暑热，交趾麦不成秀，蒜不生，芜菁无根。
《括地图》曰：天毒国最大暑热，夏草木皆干死，民善收水以避，将暑，常入寒泉之水。
《语林》曰：刘真长见王丞相，时盛夏，王公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氵訇？"（吴人以冷为氵訇。氵訇音楚敬切。）刘既出，人问见王公如何？对曰："未见他异，惟作吴语耳。"
《山海经》曰：寿林之国，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世说》曰：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倩乃出庭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
《黄帝素问》曰：黄帝问岐伯曰："人伤于寒而转为热，何也？"曰："夫寒盛则生热也。"
《楚辞招魂》曰：东方不可些，（些，语助，苏贺切。）十日代出，流金砾石些。（铄，销也。言东方有扶桑之木，十日并在其上，其热酷烈，金石刚皆为销铄也。）彼皆集之，魂往必释些。（释，解也。魂往必解烂。）
宋鲍照《苦热行》曰：赤坂横西阻，火山燃南威。身热头且痛，乌鸟魂未归。汤泉发口泽，焦烟起石沂。日月有恒昏，雨雾未尝。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含沙射流影，吹蛊病行晖。瘴气昼焦体，露夜沾衣。饥猿莫暇食，晨禽不敢飞。毒淫尚多死，渡泸宁具腓。（病也。）生躯蹈死地，昌志登祸机。
魏王粲《大暑赋》曰：或赫火戏以瘅炎，或郁术而燠蒸，兽狼望以倚喘，鸟垂翼而弗翔。根生苑而焦炙，岂含血而能当。仰庭槐而啸风，风既生其如汤。气呼吸以，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犹氵典氵忍而不凉。体烦茹以於悒，心情闷而窘惶。
又曹植《大暑赋》曰：大暑赫其遂蒸，元服革而尚黄。蛇拒鳞於灵窟，龙解角于皓苍。遂乃温风赫火戏，草木垂干。山拆海沸，沙融砾烂。飞鱼跃渚，潜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浮岸。鸟张翼以远栖，兽交逝而口散。
晋傅咸《感凉赋》曰：践朱明之中月，暑郁隆以肇兴。赫融融以弥炽，乃沸海而焦陵。
嵇含《困热赋序》曰：夫闰于夏则崇暑，在冬则增寒。永熙元年，闰在仲夏，三伏之节始奏，商秋之辰未期。余以下里贫生，居室卑陋，小巷不来清风，短庑不足增荫，外困流汗，内怀烦旰。叹彼夏屋之士，口餍珍味，体逸高廊。并天而寒暑殊，同世而忧乐异。
卞伯玉《大暑赋》曰：体沸灼乎如燎，汗流澜兮珠连。
程晓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能衤戴（能音柰，衤戴音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顰蹙（子六切。）奈此何，谓当行起去，安坐止半跨。（半音盘，跨音夸。）所说了无急，踏吟一何多。疲倦向之苦，甫问居极那。摇扇臂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此小事，亦是人一瑕。传戒诸高明，热行宜见呵。
晋傅玄诗曰：朱明运将极，溽暑昼夜兴。裁动四支废，举身若山陵。珠汗洽玉体，呼吸气郁蒸。尘垢自成泥，素粉随手凝。
魏曹植《九咏》曰：温风翕兮煎沙石，（翕，热貌也。）鸟罔窜兮兽无跖。（跖，之石切，足履践我也。言天暖石、焦地、热鸟无所逃，兽无所蹈履也。）

寒

《释名》曰：寒，捍也，捍格也。
《说文》曰：{执}，寒也。从雨，执声。又曰：凛、清，寒也。（{执}，丁念切。）
《书》曰：曰休征，曰谋，时寒若。曰咎征，曰急，恒寒若。（孔安国曰：君能谋，则时寒顺之。君行疾，则常寒顺之。）
又曰：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诗》曰：一之日发，（风寒也。）二之日栗烈。（寒气也。）
又《邶风序》曰：《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诗》曰：北风其凉，雨雪其滂。（北风，寒凉之风也。滂，盛貌也。笺云：寒凉之风病害万物，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乱而去。）
《礼记》曰：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义象也。
又：《月令》曰：仲春行秋令，则寒气总至。
又曰：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曰：丑为牛言岁正者也，送犹毕也。）
又曰：九月中气，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谓胶漆作停。）乃命有司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寒气总至，人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后清风戒寒，将以令人入室。）
又曰：孟冬行夏令，则国多暴风，（巽为风，立夏巽用事，故行夏令则多暴风。）方冬不寒，（夏气干时，方冬而温。）蛰虫复出。（虫以寒蛰，温而复出。）
又曰：大寒之日，鸡始乳，雁北向。
又曰：是月也，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又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
《传》曰：楚庄王围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
《史记》曰：须贾见范雎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为人佣赁。”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寒如此哉！”乃取一纟弟袍以赐之。
《汉书》曰：上闻韩王信降匈奴，上自将击之，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天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
又曰：邴吉为廷尉，时有老人年八十余无子，妻死娶後妻生一子，而翁老死，其子年数岁，有前妻女曰：“非我父之胤。”遂上闻。吉曰：吾闻老人之子而不耐寒，日中无影。遂令验之，皆如其言。
又曰：晁错上书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文颖曰，土地寒故也。）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其性能寒。
又曰：王莽天凤四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铸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又曰：口南郡有熊仓山，特寒。四月五月中，犹积雪皓然。
谢承《後汉书》曰：盛夏多寒，韦彪上疏谏曰：“臣闻治政之本，必顺阴阳。伏见立夏以来，当暑而寒，迨刑罚刻急，郡国不时令之所致也。”
《东观汉记》曰：王郎起兵，上自东南驰，夜至无蒌亭，时天寒冽，众皆饥疲。冯异上豆粥。明旦上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冯异，字公孙。）饥寒俱解。”
《续汉书口五行志》曰：献帝初平四年六月，寒风如冬时。
又曰：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大有年。
又曰：穷谷之地，固阴𠂤寒。
《赵书》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无清凉，斩扇者。军中谓之谣曰：奴为将军何可羞，六月累茵披貂裘，不识寒暑斩人头。
《易稽览图》曰：冬至之後三十日极寒。
京房《易妖占》曰：春夏寒，政教急。
又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春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运斗枢》曰：日行失，则虽当燠反寒。
《春秋考异邮》曰：缪公即位，仲夏大寒冰。错乱甚也。
《老子》曰：躁胜寒，静胜热。
《文子》曰：妇人当年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
《尸子》曰：雨雪，楚庄王披裘当户曰："我犹寒，彼百姓宾客甚矣。"乃巡国中，求百姓宾客之无居宿绝粮者赈之。国人大悦。
又曰：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极左右，有不释之冰。
《晏子》曰：景公时，雪三日，公被狐白裘。晏子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贤君，饱而知人饥，暖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发粟，以与饥寒者。
又曰：景公起大台，岁寒，役人冻死者有焉。
《管子》曰：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此谓四刑。
《淮南子》曰：北方有北极之山，曰寒门。（积寒所在，故曰寒门。）%
又曰：夏虫不可与语寒。（蜩蝉不知寒雪。）
又曰：青女，（天神青女玉女。）仲春二月之夕，乃闭其寒。
《吕氏春秋》曰：卫灵公天寒凿池。苑春曰："天寒恐伤民。"公曰："寒哉？"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取火，是故不寒。民衣弊不苴，君则不寒，民则寒矣。"公曰："善，"命罢役。左右曰："是德必归于春，不可。"公曰："春而有之善，乃寡人之善也。"卫人悦，当时谓公得君道矣。
又曰：冬之德寒。
又曰：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淮南子》又载也。）
《国语》曰：火见而清风戒寒，（火，心星。清风，寒风也。）清风至而修城郭。
《战国策》曰：田单为齐相，过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单乃解裘衣与之。襄王曰："单之厚施，欲取我国乎？"有贯珠者闻之，曰："不如因以为己。"下令曰："寡人忧民之寒，单解裘衣与之，称寡人之意。"於是闾里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之教也。"
《周书时训》曰：小寒之日，雁不北向，民不怀王；鹊不治巢，国家不宁；雉不始鸣，国乃大水。大寒之日，鸡不乳，淫女乱男；鹯鸟不厉，国不除兵；水泽不坚，言乃不从。
《说苑》曰：国有五寒，而水冻不与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广，三曰谋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国败，五曰不能治内而务外。此五者一见，惟祸无福。
桓谭《新论》曰：元帝时，汉中送道人王仲都，能忍寒。乃於盛寒日令袒衣，载以驷马，於昆明湖上环对而走，御者厚衣狐裘甚寒，而仲都独无变色，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耐寒也。
《方言》曰：衭互，寒也。
《论衡》曰：说寒温者曰：人君喜则温，怒则寒。
又曰：河东项曼都好道学仙，去家三年而返。曰：“去时有数仙人将上天，离月数里而上月之旁，其寒凄凄。”
《穆天子传》曰：天子游黄室之丘，日中大寒雨雪，有冻死人，天子作黄竹诗以愍之。
《葛仙公别传》曰：公与客谈语，时天大寒。仙公谓客曰：“居贫不能人人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共致暖者。”仙公因吐气，火赫然从口出，须臾火满屋，客皆热，脱衣。
《孝子传》曰：闵子骞事後母，絮骞衣以芦花，御车，寒失纟引，父怒笞之，后抚背之衣单，父乃去其妻。骞启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
《石虎别传》曰：十三年春二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后率二夫人命妇，先蚕近郊。是岁八月雨雪大寒，行旅冻死。
《锺离意别传》曰：严遵昔与光武俱为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寝卧。更相谓曰：後日豪贵，忆此勿相忘。别後数年，光武有天下，征遵不至也。
《西京杂记》曰：淮南王好方士，士皆以术见，嘘吸为寒暑。
刘向《别录》曰：燕地寒谷，不生五谷，邹衍吹律以暖之，乃生禾黍，因名黍谷。
《广志》曰：挹楼国地寒，人多穴居也。
又曰：北方寒，冰厚三尺，地冻入一丈，气出口为凌，马首常创。
《洪范五行传》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寒冻，民有死者。
又曰：听不聪，事不谋，厥罚恒寒。
《晋朝杂事》曰：永宁二年十二月大寒，凌破河桥。
又曰：大兴四年大寒，伤民冰厚，时王敦肆乱，杀戮忠良。
《神异经》曰：北方有层冰万里，厚百丈，下有鼷在鼠冰下土中，其形如鼠，食冰草，肉重万斤，作脯食之已热，其毛长八尺，可以为褥，卧之可以却寒。
又曰：东南方海中𠘨（兴远切。）洲上有湖，其中惟有鲫鱼，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风寒。（寻阳有林湖，鲫鱼大二尺余，食之肥美，可以已已寒。）
《黄帝素问》曰：地气上为寒。
《太公金匮》曰：武王伐纣，纣驻洛邑，天阴寒，雨雪十余日。
汉张奂《与延笃书》曰：太阴之地，冰厚三尺，木皮三寸，风威寒冽，损肌伤骨，非老惫者所堪，而复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众艰罄集，不可一二而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後汉张衡《思玄赋》曰：逼区中之隘陋兮，将北度而宣游。（宣，遍也。）行积冰之皑皑兮，清泉𣲘而不流。（𣲘，冻也。）寒风凄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骚骚。玄武缩于壳中兮，蛇冤而自纠。（龟与蛇交曰玄武也。）鱼矜鳞而并凌兮，鸟登木而失条。（凌，冰也。）
晋潘岳《寡妇赋》曰：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凛凛。
魏应璩《新诗》曰：岚山寒折骨，面目尽生疮。（岚山，羌中山名。）
傅玄诗曰：季冬时惨烈，猛寒不可胜。严风截人耳，素雪随地凝。床上飞霜起，波中自生冰。未夕结重衾，崇朝不敢兴。
又：陆机《乐府苦寒行》曰：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艰。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凝冰结重涧，积雪被长峦。阴口与岩侧，悲风鸣树端。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夕宿乔木下，惨怆恒鲜叹，渴饮坚冰浆，饥啖零霜糁食。
又：《连珠》曰：沉寒凝海，不能结风。
《琴操》曰：曾子尝耕于泰山之下，遭天雨雪寒冻，旬日不得归，乃作忧思歌也。
宋袁淑《七言咏寒雪》曰：渚幽寒兮石烟聚，日华收兮山气深。边亭哀兮夜燧灭，孤松振兮空岫吟。鱼戢鳞兮鸟矜翰，虹蛰火兮龙藏金。
卷三十五　时序部二十
丰稔
《诗序》曰：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也。
又诗曰：我黍与与，我稷翼翼。我箱既盈，我庾维亿。（露积为庾，十万曰亿。）
又曰：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秉，把也。郑笺云：成王之时言百谷既多穗同齐，然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获不敛遗秉滞穗，寡妇取之以利也。）
又《诗序》曰：丰年，秋冬报也。（报者谓尝也，蒸也。）《诗》曰丰年多黍多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数万至万曰亿，数亿至万曰秭。《笺》云：丰年，大有年也。万亿及秭，言多也。）为酒为醴，烝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偕。（偕，遍也。《笺》云：蒸，进也。烝，与也。）
《梁传》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大熟。
《汉书》曰：宣帝即位，用吏多选，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每石数钱。
《汉记》曰：鲍德修志节，有名绩，累官为南阳太守。岁荒灾，惟南阳丰稔，吏民爰悦，号为神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建武二年秋，天下野旅生，麻菽尤盛。或生瓜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果，以为畜积。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岁大熟。
《尚书考灵耀》曰：春政不失，五孳；初夏政不失，甘雨时；季夏政不失，地无；（谓土不稼穑。）秋政不失，人民昌；冬政不失，少疾丧。五政不失，百稚熟，日月光明。（晚熟曰稚。《诗》曰：直稚菽麦。）
《礼稽命征》曰：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则草木丰茂，嘉并生。
《春秋元命苞》曰：咸池主五，其星五者，各以其职以精委为谷也。（宋均曰：谷有五，故五星主之。）咸池之为言皆多也，言生于子，水含秀怀实，至秋精垂，故一名五车，取以载归之之义为言，扶而化之。
《孝经援神契》曰：岁星守心，年丰。
《晏子春秋》曰：景公伐鲁，得东门无泽，公问鲁年。对曰：“阴冰厥阳，冰厚五寸。”公问晏子。晏子曰：“君问年，答以冰，礼也。阴冰厥阳，冰厚五寸者，寒温节。寒温节则政平，政平则上下和，上下和则年熟。臣恐疲兵而无成，君盍（盍，何不也。）礼鲁以息吾愁怨”遂不伐鲁。
《汝南先贤传》曰：袁安为楚相，会楚王坐事互相牵引拘系者千余人。安受命即奔辔而行，先决狱，应时理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时甘雨滂沛，岁大丰稔。
《南越志》曰：高兴县有野多鸡，其形如鸡而五彩，至则年穰。
《临海异物志》曰：独舂鸟声有似舂，其鸣声多者五伤，鸣声少者五熟。
《袁子正书》曰：语曰，岁在辛酉，乞浆得酒。
梅陶书曰：古人就食于安里，今三州米流出门，无如今年丰也。若以古人用之，则累年之储也。
《广雅》曰：年、稔、秋，熟也。
《桓子新论》曰：世俗咸曰，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以先天下，天下化之。故致充实殷富，泽加黎庶，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
《物理论》曰：正月朝朔，四面黄气，其岁大丰，此黄帝用事，土气均和，四方并熟。
《盐铁论》曰：周公时，天下太平，丘陵高下皆熟。
《山海经》曰：鳐鱼见，天下大穰。
古歌词曰：长安城西双员阙，上有一双铜雀宿，一鸣五生，再鸣五熟。
凶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岁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粟，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皆为自损忧民，礼杀生则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则不杀生也。天子食曰少牢，朔曰太牢，诸侯食曰特牲，朔曰少牢，除治道为妨民，取蔬食，悬乐器钟磬之属也。不乐，去琴瑟也。）

又曰：凶年，则乘驽马，祀以下牲。（自贬损，亦取易供也。驽，马六种最下也。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

《传》曰：五年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时灾无水也。阴盛用事而温无冰，是阴不胜阳，地气发泄也。）蛇乘龙，（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龙，岁星，岁星木也，为青龙。星失次为蛇所乘。）龙，宋、郑之星，宋、郑必饥。

又曰：晋荐饥，（麦米皆不熟也。）使乞籴于秦，秦伯谓百里奚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丕郑之子豹在秦，请伐晋。秦伯曰：“其君是恶，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输粟於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後秦饥，晋闭之籴。

又曰：宋公子鲍礼於国人，宋饥，竭其粟以贷之，年自七十已上，无不馈诒也。

《梁传》曰：一不熟谓之歉，（歉，食不足。）二不熟谓之饥，三不熟谓之馑。

《尔雅》曰：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仍饥为荐。

《汉书》曰：高祖二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

又曰：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命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又曰：岁饥，民贫，卒食半菽。（或曰：半，五升器名也。臣瓒案，士卒食蔬菜，以菽杂半之。）

又曰：元帝二年，齐地饥，米石二千余。

又曰：王莽时，雒阳以东，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将运关东诸侯仓，赈贷贫乏。又分遣大夫谒者救民煮木为酪，（服虔曰：煮木实为酪。）酪不可食，重为烦扰。流民入关者数千万人，置养赡官以廩之，盗发其廩，民饿死者十七八。

《东观汉记》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饥饿，郡人于野泽掘{艹凫}（水草实也。）茨而食。

又曰：赤眉还入长安，邓禹与敌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藻菜。帝乃征禹还。敕曰：“赤眉无，自当来降，吾折（之舌反。）捶笞之，非诸将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赵典兄子温，遭岁大饥，散家粮以赈穷饿，所活万余人。
王隐《晋书》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饥。五月，挚虞饿死。
又曰：刘琨与丞相笺曰：“夏则桑椹，冬则莹（音劳）。豆，视此哀叹，使人气尽。
《晋中兴书》曰：中原乱，中宗初镇江左，假郗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镇邹山。又徐龛、石勒左右交侵，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时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
又曰：太兴元年诏曰：“亢旱谷贵，百姓嗷嗷，有资者贵粜，贫羸之民益困。汉世谷贵官贱粜，使价不超越，谓之平准。今虽无此，可出邸阁米万斛，使三分减一，以平其价，令贫困者悉行足以至秋也。”
《吴志》曰：骆公绪年八岁，与亲客归会稽，事嫡母甚谨。时饥荒，多有困乏，公绪为之饥，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居无子，公绪见甚哀之，姊问其故，公绪曰：“士大夫糠不足，我亦问必独饱？”姊曰：“诚知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公绪。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周书》曰：天有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积畜何以备之。
《夏归藏》曰：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舆马臣妾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国语》曰：大夫种谋曰：今吴既罢，（音疲。罢，劳也。）而大荒荐饥，市无赤米，（米之恶也。）而籧空虚，（圆者为，方者为籧。）其民必移就食蒲嬴于东海之滨。（蒲，蒲子。嬴，蚌蛤之属。滨，海涯。）
又曰：鲁饥，臧文仲以玉磬如齐告粜。（宋庙馨鸣球也。）
《典略》曰：从兴平元年至建安二年，其间四岁中，咸阳萧条，後贼李堪等始将部曲入长安，居卓故坞中，拔取酸枣梨ワ（ワ，从吊切。）以给食，发冢取衣盖形。
崔鸿《三十国春秋》曰：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十二年八月价踊贵，金斤值米二升，民流散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无生赖。
又曰：建元元年，襄国大饥，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
《韩子》曰：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果枣栗以活民。王曰：“秦法赏有功，诛有罪，今发五苑，是有功无功俱赏也。”
《墨子》曰：百不收谓之旱，二不收谓之凶，四不收谓之馈，（音匮。）五不收谓之饥。
《淮南子》曰：畜者欲岁之荒饥。（谓将取厚利。）
《袁子正书》曰：问滑曰：“今当凶年，有欲与子隋侯之珠者，又有欲与子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之粟者，子将何择？”曰：“吾取粟可以救穷。”
《河图》曰：日月两重晕者，饥之样也。
《魏名臣奏》曰：太尉司马懿奏云，秋涝伤五，又无菜蔬，北方民已有食桑皮者。
《英雄记》曰：李亻等相次战长安中，盗贼不禁，白日掳掠。是时，一斛五十万，豆麦二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臭秽满路。
又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稆音吕。）
又曰：建安七年邺中大饥，芋一亩二万钱。
《博物志》曰：荒年暂辟法，但食蜡半斤，辄支十日不饥。
汉《应享应豫立赞序》曰：王莽居摄，以病告归，後赤眉贼攻其所居城，粒尽以私数千万斛赈城中，于时粟斛钱数万，无不称其仁。
晋《王洽集》曰：洽临吴郡，上表曰：“编户僵尸，葬埋无主。或阖门饿馁，烟火不举。”
旱
《春秋考异邮》曰：旱之言悍也，阳骄蹇所致也。
《诗》曰：旱既太甚，悠悠山川。
又曰：旱魃为虐，如忄炎如焚。我心瘅暑，（瘅，病也。）忧心如熏。（熏，灼也。）
又曰：旱既太甚，蕴隆虫虫。（雷而非雨。）
《书口说命》曰：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
又曰：僭恒若。（君行僭差则常阳顺之。）
《礼》曰：缪公召弦子问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而奚若？”对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无乃不可乎？”暴巫而奚若？”对曰：“天则不雨，望之愚妇人，於以求之，无乃已疏乎？”
《周礼》曰：司空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率巫而舞雩。
又曰：女巫旱则舞雩。
《传》曰：卫大旱。宁庄子曰：“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又曰：鲁僖公三年，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
又曰：卫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又曰：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啬（俭也。）劝分，无有相济，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饥而不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鲁文公十年正月不雨，至于七月。（周正月，今之十一月。周七月今之五月。）
又曰：鲁宣公九年，葬我小君敬嬴，旱，无麻，始用葛。（，所以引柩也。）
又曰：鲁昭公十六年秋，郑大旱，使屠击有事于桑山，（祭山也。）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养护令繁植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汉书》曰：百里嵩，字景山，为徐州刺史。时旱，嵩行部传车所经，即雨辄澍。东海祝其、合乡二县在山间，嵩不往，三县独不得雨，父老请之，入界即雨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秋旱。时洛阳有冤囚，帝录囚理冤，未还宫，雨澍。（邓太后事同。）
《续汉书》曰：郡国旱，公卿行雩礼求雨。闭诸阳门，衣皂衣，兴土龙，立土人，舞童二佾，七日一处。
又曰：郡国旱，各扫除社稷，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也。
《魏志》曰：卫见黥面者，其妻子没为官僮。曰：“使天下不雨者，盖由此也。”太祖乃怒。
《晋书》曰：督运令于伯刑于建康市，百姓喧哗，咸曰伯冤，于是大旱三年。
《京氏易》曰：人君无惠泽于下，则小旱。
《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朽，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
《尸子》曰：汤之救旱也，乘素车白马，著布衣，身婴白茅为牲，祷於桑林之野。此时弦歌鼓舞者禁之。
《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槁，干也。）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时旱，欲祀灵山及河伯。晏子曰：“夫山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今久不雨，毛将焦，身且热，岂山不欲雨乎？祀之何益。君宜避殿暴露以索雨也。”公从之，出野，果大雨。
《世说》曰：汤时大旱七年，雒川竭，煎沙烂石，乃使持三鼎祀山川，祝词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贿赂行邪？谗夫昌邪？宫室荣邪？（荣，华也。）女谒成邪？何不雨之甚？
《洪范五行传》曰：鲁宣公十年秋大旱，时公兴师与齐伐叶。夫伐国亢阳，益师旅、百姓所不欲也，应是而大旱。
《益部耆旧传》曰：赵瑶为阆中令，大旱。瑶请雨於灵星，应时降雨。
《搜神记》曰：周畅为河南尹，元初二年大旱。畅乃葬路旁露骸，为立义冢，应时注雨。
又曰：谅辅，字洪儒，新都人，为郡五官掾。时大旱，太守自暴中庭而雨不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辅自誓曰，日中雨不降，请以身塞无状。（无状，谓祈雨不降。）乃积薪柴自焚，至日中时大雨，一郡沾润。

《神农求雨书》曰：春甲乙不雨，东为青龙，又为大龙，东方老人舞之，壬癸雨。

又曰：北如此不雨，命巫祝雨，曝之不雨，祷山神，积薪其旁，击鼓而焚之。

《瑞应图》曰：遇旱，责躬引咎，理察冤枉，退去贪残，侧修惠政，则降以灵雨。如其有道术，祷祝山川，致龙转石，闭阳从阴之类，诚非瑞应。是以鲁侯有暴之诮，齐景公祀山见讥。

董仲舒曰：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家人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曝巫聚八日，於邑东门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以鱼八。夏求雨亦以水日，家人祠灶，无举土功，浚井，曝釜鬲鬲杵臼于街七日，为四通坛于邑南门外，方七尺，植赤缯七，其神蚩尤，祭以赤雄鸡七。凡求雨之大礼，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

《师旷占旱》曰：岁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是也。

《山海经》曰：太华之山，削成四方，有蛇名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汤时也。）东荒之北隅，有山名凶犁，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作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上无作雨者故也。令云土龙大此。）

又曰：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妖，蚩尤伐黄帝，请风伯雨师，帝乃下天女曰妖，（音魅。）雨止，遂杀蚩尤，妖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又曰：专鱼，鸡山黑水多焉，彘尾，音如豚，出则天下大旱。东荒之北隅有焉。（有子德元，中牟平秩人也。姑夫。）

卷三十六　地部一

地上

《释名》曰：地，底也，言其底下载万物也。亦言谛也，五土所生，莫不审谛也。亦谓之坤，坤，顺乾也。

《说文》曰：元气初分，重浊为地，万物所陈列也。

《易》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马在下而居者也，而必牝者，顺之至也。至顺而後乃亨。）

又曰：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象》曰，地势坤，（地形不顺，其势顺也。）君子以厚德载物。《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又云：“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天玄而地黄。
又曰：立地之道，曰柔与刚。
又曰：坤，地也，故称乎母。（陆绩注曰：取含养也。）
又曰：本乎地者亲下。
又曰：在地成形。（郑玄注云：形谓草木鸟兽。王广注：形谓山川等。）
《礼记》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树。郑玄注云：“树谓植草木。”
又曰：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此言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广大，本由拳石，水之不测，皆由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少至大，至诚者亦如此乎？）
又曰：地载物，天垂象，取财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亲地。
又曰：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又曰：成子高谓庆遗曰：生无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又曰：燔柴於泰坛，祭天也，瘗埋於泰折，祭地也。
又曰：天地不合，万物不生。
又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参於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又曰：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九州之大计。）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
《周礼》曰：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
又曰：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
又曰：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东西为广，南北为轮。）辩五地之生物。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其植物宜皂；二曰川泽，动物宜鳞，植物宜膏；三曰丘陵，动物宜羽，植物宜核；四曰坟衍，动物宜介，植物宜荚；五曰原隰，动物宜羸，植物宜丛。
《尔雅》曰：东至泰远，西至国，南至濮铅，北至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北戴斗极为空桐，东至日所出为太平，西至日所入为太蒙。（郭璞注云：极四方极远国也。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皆四方昏荒之地；次四极者，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四荒者。距，去也。齐，中也。犍为舍人注曰：晦冥无识不可教诲，故曰四海。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尚书考灵异》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北而西三万里；夏至地下，南而东复三万里；春秋分，则其中矣。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

《诗含神雾》曰：天地相去亿里。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成天文，夏至成地理。

《春秋元命苞》曰：神农世，怪义生白皇，（怪义，白皇之母名也。）图地形脉道。（白皇为神农图画地形，通水道之脉，使不壅塞也。）

又曰：土无位而道在，故太一不兴化，人主不任部。地出口起雨，以合从天下，勤劳出於地，功名归於主。（土以谦自正，以卑自敛，终不自伐生养之苦，乃兴云雨不以为功，一归于天中。）

又曰：地所以右转者，气浊精少，含阴而起迟，故转迎天，佐其道。（地生於离，既而不敢当阳动，退居少阴，则亦宜右行而迎阳者，受其施育而成阳，故曰佐其道也。）

又曰：地不足东南，阴右动终而入灵门。（地不足东南故言立子午以相明之。子午者，阴阳之众所见处也。故以二辰回转所不同以为门也。右动，动而东也。灵门已也，阴藏於巳也。）

又曰：地者，易也，言养物怀任交易变化，含吐应节，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为地。（地加土以力，又加一者，言奉天一也。）

《春秋说题辞》曰：地之为言婉也，承天行其义也，居下以山为位，道之经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牧生。故其立字，土力于一者为地。（力，勤也，即天也。）

《春秋内事》曰：地有十三分，王侯之所居也。

《孝经援神契》曰：地顺受泽，谦虚开张。（开张九窍，受流洒润，是其谦虚也。）

又曰：计校九州之别，土壤山陵之大，川泽所注，莱沛所生，鸟兽所聚，凡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尧角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

《家语》曰：子夏曰：“商闻《山书》曰，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川为积刑，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川谷为牝，蚌蛤龟珠，与日盈虚。是故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妙，实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尧土之人丑。”

《史记》曰：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

《汉书》曰：天道贵信，地道贵贞，不信不贞，万物不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秦地於天官，东井、舆鬼之分野，周地柳、七星、张之分野，韩地角、亢、氐之分野，赵地昴、毕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齐地虚、危之分野，鲁地奎、娄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卫地营室、东壁之分野，楚地翼、轸之分野，吴地斗、牛之分野。

《晋书》曰：裴秀《禹贡九州地域图论》曰：“图书之设，由来尚矣。自古垂象立制而赖其用，三代置其官，国史掌其职。暨汉祖屠咸阳，丞相萧何尽收秦之图籍。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秦之图籍。惟有汉氏《舆地》及《括地》诸杂图，各不设分率，又不考正准望，亦不备载名山大川。其所载列，虽有粗形，皆不精审，不可依据；或称外荒迂诞之言，不合事实，於义无取。今制地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辩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斜；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以校夷险之数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於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斜、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後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道理，度数之实，定於高下、方斜、迂直之。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迴，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抱朴子》云：太极初构，清浊始分，故天先成而地後定。

《河图括地象》曰：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又曰：天有五行，地有五岳；天有七星，地有七表；天有四维，地有四渎；天有八气，地有八风；天有九道，地有九州。

又曰：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曰：地广东西二万八千，南北二万六千，有君长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河图挺佐辅》曰：百世之後，地高天下，不风不雨，不寒不暑，民复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如此千岁之後，而天可倚杵，匈匈蒙蒙，莫知始终。

《河图》曰：元气无形，匈匈隆隆，偃者为地，伏者为天。

《黄帝素问》曰：积阴为地，故地者，浊阴也。

《洪范五行传》曰：地者，成万物者也。

《周髀经》曰：天不可阶而升也，地不可尺寸而度。

《楚辞》曰：地方九则，何以坟之？（王逸注曰：坟，分也。谓九州之地凡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品，禹贡何以能分别之也。）康回冯怒，地何以东南倾？（康回，共工也。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故倾也。见《淮南天道篇》也。）

《盐铁论》曰：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欲其欲。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赡者，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

《太玄经》曰：天以不见为玄，地以不形为玄，人以心腹为玄。天奥西北，郁化精也；地奥黄泉，隐魄荣也；人奥思虑，含至精也。

又曰：九地：一为沙泥，二泽洮，三征崖，四下田，五中田，六上田，七下山，八中山，九上山。

蔡邕《月令章句》曰：总丘陵原隰阪险曰地。范子计然曰，夫地有五土之宜，各有高下。

郑玄注《孝经》曰：分别五土，视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麦，丘陵阪险宜种枣栗。

杨泉《物理论》曰：凡居地有大利而无小害者，上地也。

《山海经》曰：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於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八十步。竖亥左手抱算，右手指青丘北。

又曰：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

《物理论》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阴体下著也。其神曰祇，祇，成也，育生万物备成也。其卦为坤，其德曰母。地形有高下，气有刚柔，物有巨细，味有甘苦。镇之以五岳，积之以丘陵，播之以四渎，流之以四川。盖气，自然之体也。地发黄泉，周伏回转，以生万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东南下，东西长，南北短，其尽四海者也。

又曰：地者，其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媼。大而名之曰黄地祇，小而名之曰神州，亦名后土。（黄地祇举八极之内地，神州王畿千里内地神也。后土，祇也，社地主也，所在皆得言之。）

《诗推度灾》曰：上清下浊，号曰天地。

《博物志》曰：地祇之位，起形於昆仑，从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昆仑之东北，地转下三千六百里，有八玄幽都，方二十余万里，下有四柱，柱广十万里，地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也。

又曰：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其毛，土为其肉，三尺以上为粪，三尺以下为地，重阴之性也。

又曰：中国之域，左滨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万五千里，面二千五百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至蓬莱山，西至陇右，後跨薊北，前及衡岳，若计共四万有三亿之余。降朝鲜岷山，东治可西也，陇川以南及北海之国，此是尧舜，土及万里，汤时七千里，此後亦无常，随德优劣也。

《论衡》曰：地户在东南。

又曰：地之最下者，有扬兗二州，洪水之时，此二土最被水害。

又曰：山川陵谷，为之地理。

又曰：地性生草，山性生水。

《白虎通》曰：地者，元气所生，万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谛也，应施变化，审谛不误，敬始重终，故谓之地也。

《老子》曰：地得一以宁。地无以宁，将恐发。

《庄子》曰：天地非不广且大也，人所容足耳。

又曰：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

《列子》曰：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地不满东南，故百川归焉。

又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无处无块。

《文子》曰：地承天故定宁，地定宁，万物形，地广厚，万物聚。定宁无不载，广厚无不容。

又曰：地方而无涯，故莫能窥其门。

《管子》曰：地或维之，地而之维，地亡必矣。

又曰：地者，政之本也，是地可以正。地不均平和调，则政不可正也。

桓公问管子曰：地数可得而闻乎？曰：东西二万八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山四百六十七，出铁山三千六百九十处，封禅之王七十二家。

《墨子》曰：禽子问天与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为仁，民衣焉，食焉，死焉，家焉，地终不责德焉，故翟以地为仁。”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於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使竖亥步，自北极至於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

又曰：重浊者淹滞而为地。

又曰：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东方曰沙海，东南方曰沅泽，南方曰浩泽，西南方曰丹泽，西方曰泉泽，西北方曰海泽，北方曰寒泽，东北方曰无通泽。

又曰：扶桑之上，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弱水在东，建木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九州之大。纯（纯，缘，边也。）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一曰不温曰寅泽。）亦方千里：自东北方曰大泽，（无渐茄曰泽也。）曰无通；东方曰大渚，曰少海；东南曰具区，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泽；南方曰大梦，曰浩泽；西南方曰注资，日丹泽；西方曰九瓯，曰泉泽；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泽；北方曰大冥，曰寒泽。凡八寅八泽之口，是雨九州。八寅之外，乃有八，（，维也。）亦方千里：自东北东曰和丘，曰荒土；东方曰棘林，曰桑野；东南方曰大穷，曰众女；（民少男多女也。）南方曰都广，曰反户；（在日之南，为北向户。）西南方曰焦侥，曰炎土；（焦侥人长三尺，衣冠带剑。）西方曰金丘，曰沃野；（金丘，金所出也。）西北方曰一目，曰少所；（其人一目。）北方日积冰，曰委羽。（积冰至寒也。委羽，山名，委羽之北盖不见日也。）凡八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八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南极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凡八极之口，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八寅、八泽之口，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琪焉；（医无闾，东夷之山也。琪，玉名也。）东南方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方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玗琳、琅焉；（玗琳、琅，珠名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东北方之美者，有徒格山之文皮焉。（文皮，虎豹文皮也。）

卷三十七　地部二

地下

《淮南子》曰：东方之极，自碣石（碣石山，在东北海中。）过朝鲜，（朝鲜，东夷。）贯大人之国，（东方有大人之国也。）东至日出之次，扶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皆日所出之地。）太、勾芒所司者，万二千里。其令曰：挺群禁，开闭阖，通穷窒，达障塞，行优游，弃怨恶，解役罪，免忧患，休罚刑，开关梁，宣出财，和外怨，抚四方，行柔惠，止刚强。南方之极，自北户乌孙之界，（北户，日在其北，向以为户。）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帝赤著明审讠是也。祝，属也。融，工也。万物盛长属续而工也。）其令曰：爵有德，赏有功，惠贤良，救饥渴，举力农，振贫穷，惠孤寡，养老疾，出大禄，行大赏，起毁宗，立无後，封建侯、立贤辅。中央之极，自昆仑东绝恒山，（昆仑在西方。恒山，北岳也。）日月之所道，（谓二十八宿舍在地之分野。）江、汉之所出，人民之野，五之所宜，龙门、河、济相贯，以息壤堙鸿水之州，（禹以息土堙洪水，以为中国九州，洲，水中可居也。）东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黄，中色；帝道讠是，地道载物，故称后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苛，包裹覆露，无不囊怀，普大无私，正静以和，行糜粥，养老衰，吊死问疾，以送万物之归。西方之极，自昆仑绝流沙、沉羽，（沉羽，弱水也，其弱至沉毛羽也。）西至三危之国，石城金室，饮气之民，不死之野，少、蓐收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少皞，白帝之号。少皞阴用事，物浩成也。蓐茂也，万物茂可收用也。）其令曰：审用法，诛必辜，备盗贼，禁奸邪，敕群牧，谨贮聚，修城郭，补决窦，塞蹊径，堤沟渎，止流水，壅溪谷，守门闾，陈兵甲，选百官，诛不法。北方之极，自九泽（九泽，北方之泽也。）穷夏海之极，（夏海，大海也。）北至令止之俗，（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冻寒积冰、雪雹霜霰、漂润群水之野，颛顼、玄冥所司者，万二千里。（颛顼黑帝之号，顼大，言大阴用事，振翕而寒之也。阴闭不见，故神为玄冥也。）其令曰：申群禁，固闭藏，修塞障，缮关梁，禁外徙，断罚刑，杀当罪，闭关闾，大搜客，止交游，禁夜乐，早闭晏开，以索奸人，奸人已得，执之必固。天节已几，（几，终也。）刑杀毋赦，虽有盛尊之亲，断以法度，无行水，毋发藏，毋释刑罚。

又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

又曰：卢敖游乎北海，（卢敖燕人，秦始皇帝召以为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返也。）径乎太阴，入乎玄阙，（太阴，北方玄也。）至於蒙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渡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臂，遁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合梨。（合梨，海蚌。）卢敖与之语曰：“惟！敖为背群离党，穷观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长不渝解，周行四极，惟北阴之不窥，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与敖为友乎？”若士者{关齿}（音拳）然叹曰：“噫，子中州之民，宁肯而远至此，此犹光日月（言太阳之地，尚见日月。）而载列星，阴阳之所行，四时之所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犹突奥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卢敖所行之，则如突奥中也。）若我南游乎罔良之野，北息乎沉墨之乡，西穷冥冥之党，东开口之光，此其下无地而上无天，听焉无闻，视焉无瞩，此其外犹有汰汰之汜。（状沐汰沃四海与天地之际流声也。汜，涯也。）其余一举而千万里，（千万里，汰沃之外也。）吾犹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于此，乃於语穷观，岂不亦远哉？然子处矣哉！吾与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也。）士举臂而竦身，遂入口中。卢敖仰而视之，弗见，乃止驾。（止其所驾而居。）

《尸子》曰：八极之内，有君长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牵牛，地右辟而起毕、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不方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庙。
《吕氏春秋》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五亿有九万七千里。
又曰：长庐子曰：山海岳河，水金石火木，此积形成乎地也。
又曰：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刚。地不成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不以信成物，又况於人。
《关令内传》曰：地厚万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辄方圆五千里。
土
《释名》曰：土，吐也，吐生物也。徐州贡土五色，色有黄青白赤黑也。土赤者，鼠肝色也。土色黑曰卢，卢然解散也。土黄而细密曰埴，埴，职也，如脂之职也。土色青曰黎，似藜草也。土色白曰漂，漂，轻散也。
《尚书□禹贡》曰：冀州土白壤，（孔安国曰：无块白壤。）兖州土黑坟（孔安国曰：色黑而坟起。）青州土白坟，（徐广曰：黎土也。）扬州土涂泥，（马融曰：渐如也。）荆州土涂泥，豫州土惟壤下坟垆，（孔安国曰：卢，疏也。马融曰豫州地青三等下者。坟，卢也。）雍州土黄壤，徐州土赤坟，（谢沉注：埴志。）梁州土青骊。（孔安国曰：色青黑。）
又《洪范》曰：五行，其五曰土，土爰稼穑，稼穑作甘。（孔安国曰：土可以种，可以敛甘味，生百谷。）
《尚书帝命验》曰：土者，金之父也。
《周书□作雒》曰：周公作太社於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以黄土，将建诸侯，凿其方一面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裂土。
《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又曰：孔乐韩土，川泽泙泙。
《周礼地官上》曰：太司徒辩十二土名，以相民宅，知其利害，以任土事。
《礼记》曰：范金合土，以为台榭。
又曰：土弊则草木不长。
又曰：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
又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於下阴为野土。（阴，荫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色别曰土。（言五方土色各异也。）
崔《四民月令》曰：正月雨水中，地气上腾，土长昌撅，陈根可拔。
《春秋元命苞》曰：土为言吐也，言子成父道也，气精以辅也。阳立於三故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其立字十夹一为土。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其土为之一端。
《春秋考异邮》曰：后族专则土踊。（宋均注曰：阴盛也。）
《论语□里仁》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家语》曰：孔子曰：尧以土德王而尚黄，黄，土之色也。
又曰：食土者无心而不息。
又曰：宰我问於孔子曰：“闻鬼神之名而不知其所谓，敢问。”孔子曰：“人生有魂气，有魄气，气也者，神之盛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魂气归天，此之谓神。”
《战国策》曰：孟尝君将入秦。苏秦曰：“臣来过於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相与语。桃梗语土人曰：“子岸上土也，八月降雨，淄水至则汝残矣”。土人曰：“吾西岸之土也，残则复为岸矣。今子东国之桃梗也，淄水至，则水漂何所之也？”
《汉书□张释之传》曰：“文帝拜释之为廷尉，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文帝怒，下廷尉治，奏当弃市。上大怒，释之顿首谢曰：“假令愚民盗长陵一扌丕土，陛下复何以加其法乎？”
《後汉书》曰：朱浮与彭宠书曰：“亦犹河滨之人，捧土以塞孟津。”
谢承《後魏书》曰：东郡赵咨病，自置小素棺，使人取干黄土二十石，细捣筛之，遗令亡後置土棺底，厚一尺，内尸於中，以土壅上。
又曰：范训母亡，以布囊盛土，负以成圹。
《魏志》曰：魏明帝起芳林园，建昭阳殿，公卿以下至於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
《後汉书》曰：高昴父次同语人曰：“吾四子皆五服，我死後，岂有人与我一锹土邪？”及次同死，昴大起冢，对之曰：“此老平生畏无一锹土，今日被压，竟知之否？”
《唐书》曰：天宝十三载，册杨国忠为司空，其日雨土。
《江表传》曰：孙权讨袁术，举兵攻皖城。术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士女或丸土而吞之。
《晋安帝纪》曰：刘敬宣在鲜卑，梦丸土而服之。既而占焉，或答曰：“此服土吞丸也。”既觉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我复本土也。”旬日中闻桓玄败，得来归。
《世本》曰：廪君名务相，姓巴，与樊氏、晖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其船浮，因立为君。他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王本纪》曰：蜀王猎於褒谷，见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地也，今秦当得蜀矣。”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建武十二年，沙门吴进言於帝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当苦役晋人，以厌其气。”帝于是使尚书张郡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园及长墟於邺北，广长五里。
《白虎通》曰：土在中央，中央者，主吐含万物。
《圣证论》曰：孔晁云，能吐生百谓之土。
《河图挺佐辅》曰：自此百世之后，地高天下，山陵消去，不风不雨，不寒不暑，民复食土，皆知其母，不知其父。
《雷焕别传》曰：焕与张华见异气起牛斗之间。焕曰：“此宝剑也。”拜焕丰城令，到县掘屋基入四十余尺，得一石函，中有双剑，琢错文采，翳而未明。君初经南昌，遣人取西山北岩下土二升，黄白色，拭剑，光艳照耀，莫不惊愕。张公得剑，喜置坐侧。曰：“此土南昌西山北岩土也，不如华阴山赤土，封一斤与君。”答书云：“详观剑体，真干将也。君更用赤土磨拭，逾益精明。”
《晋书□苻坚传》曰：初，秦之未乱也，关中土无火而烟气火起数十里，月余不灭。
宋躬《孝子传》曰：宗承，字世林，父资丧，葬旧茔，负土作坟，不役童仆。一夕间，土壤高五尺，松竹生焉。
《荆州先德传》曰：罗献守巴东，吴遣盛曼说献合从之计，诣献求借城门，献遣参军杨宗谩曰：“城中土一撮不可得，何言城门乎？”
《三辅旧事》曰：成帝作延陵及起庙，窦将军有青竹田在庙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乃徙作昌陵，取土十余里，土与粟同价。
《关中记》曰：未央宫萧何所造，周回二十三里，疏龙首山土为殿基；殿基出长安城上也。
《宣城记》曰：江矩吴时为庐江太守，以清称徵还，船轻皆载土，时岁暮，逐除者就乞，所获甚少，江乃语之，逐除人见而去。
盛弘之《荆州记》曰：武当县有一溪，岸土色鲜黄，乃可啖。
《义兴记》曰：阳羡县塘西潜壤中有黄土，色如精金。
《法显记》曰：阿育王在小儿时当道戏，遇迦叶佛乞食，小儿欣喜，即以一掬土施佛，佛持还泥经行地，因此果报作铁轮王。
《晋太康地记》曰：城阳姑幕县有五色土。
《吴郡记》曰：吴县余杭山出白土，光润如玉。
《墨子》曰：商王纣不德，兼夜十日，雨土於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卿子》曰：子贡问于孔子。曰：“赐未知为人下者，其犹土也。深掘之而得甘泉，树之而五蕃，草木植焉，禽兽育焉，生则主焉，死则入焉，多其功而不德，为人下者犹土也。”（《韩诗外传》《说苑》并载也。）
《申子》曰：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贵土，土，食之本也。
《淮南子》曰：伊尹曰，兴土功也，修脚者，使之铍；强脊者，使之负土。
《淮南万毕术》曰：东行马蹄中土，令人卧不起。（取东行白马蹄下土，三家井中泥，合土和之，置卧人脐上，即不能起。）
又曰：灶之土不思故乡。（取灶前三寸方半寸取中土持之远出，令人不思故乡。）
裴玄《新言》曰：俗间有土公之神，云土不可动。玄有五岁女孙，卒得病，诣市卜，云犯土。玄即依方治之，病即愈。然後知天下有土神矣。
《物理论》曰：游浊为土，土气合和而庶类自生。
《抱朴子》曰：土饭瓦，不疗於饥。
壤
《说文》曰：壤，软土也。
《尚书□康诰》曰：宾奉币执壤奠。（孔安国曰：宾诸侯执壤地所出而奠宾。）
《尚书》孔安国注曰：土无块曰壤。
《周礼□地官上□司徒职》曰：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其种，教稼穑树艺。
《史记》曰：李斯上书曰：“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王隐《晋书》曰：解结问别驾治中曰：“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
《山海经》曰：洪水滔天，鲧窃帝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郭璞注曰：息壤谓土自长，故可以堰水也。汉元帝时临除县北甬长六里高二丈，即息壤类。）
《帝王世纪》曰：禹葬会稽，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余壤为垄。
萧广济《孝子传》曰：巴郡文让母死，坟土未足，耕一亩地为壤，群鸟数千，衔所作壤以着坟上。
《关中记》曰：长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
《韩子》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块
《礼记□檀弓上》曰：寝苫枕块。
《左传》曰：晋文公过卫，出五鹿，乞食於野，野人予之块。公怒。咎犯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国语》曰：楚灵王不君，三军叛王于乾，彷徨于山林，枕畴人之股。畴人枕王以块而去之。（贾远曰：璞块也。）
徐整《长历》曰：黄帝时，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也。
《淮南子》曰：土胜水者，非一块塞江也。（许慎注曰：璞块也。）
尘
《诗》曰：无将大车，维尘冥冥。
《礼记》曰：前有埃尘，则载鸣鸢。（郑玄注曰：鸣则将风。）
又曰：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
《左传》曰：晋楚战，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言聚众走。）
又曰：潘党望其尘，使骋而告曰：“晋师至矣！”楚人惧，遂出陈。
《史记》曰：钩弋夫人死□阳，暴风扬尘。
《汉书酷吏传》曰：长安中奸猾浸多，受财报仇，相与探丸，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城中薄暮尘起，死伤横道， x 鼓不息。
谢承《後汉书》曰：范史□为莱芜长，闾里歌曰：“甑中生尘范史□。”
《魏志》曰：岁朝，西北大云风，尘埃蔽天。十余日间，何晏乃诛。
《晋书王导传》曰：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於外。南蛮校尉陶称闻说亮当举兵，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时亮执朝廷之权，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
《家语》曰：颜回拾甑中尘。
《博物志》曰：徐州人谓尘土为蓬块，吴人谓尘土为夭央。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慕容冲叛，苻坚遣平原公晖讨之。冲乃令妇人各将一囊盛尘，皆令骑牛，服文采衣，执持长槊於陈後。冲晨攻晖，兵刃交接，昌言班队何在，於是奔竞而进，皆毁囊扬尘，埃雾连天，莫测多少，晖众大溃。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贫，昼则苦於作劳，夜则甘於疲寝，三时之际，书皆生尘。
《山海经》曰：黑水之南，有玄蛇食尘。
又曰：大人国有青蛇，头方，食尘。
《帝王世纪》曰：黄帝梦大风，吹天下尘埃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帝叹曰：风为号令，垢去土后在也。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千钧之弩，异力能远驱，羊数万群，牧民为善，岂有姓力名牧者哉？得风后於海隅，得力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大泽。
《神仙传》曰：王方平曰：圣人言海中复扬尘。
《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尘。
《庄子》曰：野马也，尘埃也。
《淮南子》曰：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又曰：蒙尘而欲无昧，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语林》曰：刘道真年十五六，在门前弄尘，垂鼻涕至胸。
葛洪《肘後方》曰：治死方，取道中热尘土，以积人心下，即活。
《楚辞》曰：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也？
宋谢庄《月赋》曰：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
曹子建《洛神赋》曰：罗袜生尘。
古诗云：君为清路尘，妾为浊水泥。
又曰：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世说》曰：虞公善歌，发声动梁尘。
李康《游仙序》曰：人生天地之间，若流电之过户牖，轻尘之栖弱草。
《兵书》曰：名将望尘，知马步之多少也。
《晋书》曰：潘岳谄事贾谧，望尘而拜。
又曰：简文帝性冲澹，所居凝尘满席，湛如也。
卷三十八　地部三
叙山
《释名》曰：山顶曰蒙，亦曰巅，亦曰椒。山脊曰冈。山大而高曰嵩，（嵩高称也，今中岳嵩山盖依此，亦作崧。）小而高曰岑，锐而高曰峤，卑而大曰扈，小而众曰岩，上大下小曰。山有草木曰岵，（音户）无草木曰垐。（古来切。）石戴土曰，土戴石曰崔嵬。（此因形而名之。）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照而名之。）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边曰崖。崖之高曰岩，上秀曰峰，陬隅高者曰屺，山坡曰坂。山三袭曰陟，山再成曰莫，一成曰坯。山中绝曰陉，未及上曰翠微。（一说山色青缥色曰翠微。）山属曰峄，（言骆绎相连，今鲁国有峄山，绝石相积构连属成山，盖谓此也。）山狭而高曰峦，小曰{隋山}。（它果反。谓山形长狭者，荆州人谓之蛮。《诗》云堕山乔岳。）土山曰阜，（阜，厚也。言其高厚。）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夔，亦曰，亦曰囗阳。祭山曰屏悬。（角毁反。自山顶曰冢，已下并出《说文》、《尔雅》、《释名》。）
《易》曰：兼山艮。
又曰：地中有山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说卦》曰：山泽通气。
又曰：艮为山。
《诗》曰：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
又曰：节彼南山。
杨《易卦序论》云：险而止，山也。险而动，泉也。动静皆蒙险，故曰山。
《书□禹贡》曰：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孔安国注曰：此谓梁山龙门也。）□雷首，至於太岳，（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二山者，连延东北，接碣石而入沧海，百川经此众山，禹皆治之也，不可胜名，故以沧海山川言之也。）西倾朱圉鸟鼠，（西倾朱圉在积石以东，鸟鼠谓所出，在陇西，三者雍州之南。）至于太华，（相首尾而东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四山相东南，在豫州，洛经熊耳，经外方淮南桐柏，经陪尾，凡此皆先举施功之山，而後条列所治水于下以相备也。）导れ冢至于荆山，（漾山れ冢山梁州，经荆山，荆山在荆州也。）内方，至于大别，（内方大别二山名，在荆州，汉所出。）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经，在荆州。）
《春秋传》曰：山有木，工则度之。
《礼记》曰：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又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视，视其牲器之数。）
又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山出器车。
又曰：居山不以鱼鳖为礼。
《尔雅》曰：土高有石曰山。
《释名》云：山，产也，言产万物。
《说文》曰：山，宣也。宣气散，生万物，有石而高。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气之苞，所以含精藏□，故触石而出。
《春秋说题辞》曰：山之为言宣也，含泽布气，调五神也。
《韩诗外传》曰：夫山，万人之所观仰，材用生焉，宝藏植焉，飞禽萃焉，走兽伏焉，育物群而不倦，有似乎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乐山也。
《尚书大传》曰：孔子曰：“夫山者嵬嵬然，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四方皆无与私焉。出□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乐于山也。”
《国语》曰：禹封九山，山者土之聚也。
《河图》曰：れ冢山，上为狼星。武关山为地门，上为天高星，主囹圄。荆山为地雌，上为轩辕星。大别山为地理，天以合地以通。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为天苑星。岐山在昆仑东南，为地乳，上为天糜星。汶山之地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上，上为天井星。桐柏山为地穴，鸟鼠同穴山之干也，上为掩毕星。熊耳山，地门也，精上为毕附耳星。

《庄子》曰：函车之兽，分而离山，不免网罟之患。

又曰：山积卑而成高。

《管子》曰：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铁之山三千六百有九。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绿石者，下有铅锡。上有赭，下有铁。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无径尺之鲤，魅父之山无文林，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闻先王之道，不知学问之大。

《吕氏春秋》曰：何谓九山？会稽、泰山、（会稽，今会稽也。泰山，今泰山郡，是为东岳也。）王屋、首山、泰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岐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河内野王县北。羊肠，其山盘纡如羊肠状。在太行晋阳北，孟门太行是。）

《说苑》曰：土积成山，则豫章生焉。

又曰：五岳者，何谓也？泰山，东岳也；霍山，南岳也；华山，西岳也；恒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视三公？能大布□雨焉，能大敛□雨焉，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得博大，故视三公也。

《白虎通》曰：东岱山，岱者，言万物相代於东方。南衡山者，上承景宿，铨德均物，故曰衡也。西华山，华者，获也，万物熟成，乃有获也。北恒山，恒，常也，言万物伏藏於北方，有常度也。中嵩山，嵩者，高也，言峻大矣，处中以领四方。

《地镜》曰：入山必斋五十日，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升，山神大喜，芝草异药宝玉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兵，此山之主者名，知之却百邪。

《关令尹喜内传》曰：五百岁天下名山一开，开时金玉之精涌出。

《晏子春秋》曰：齐大旱，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久不雨矣。民且有饥色，吾卜旅在高山广泽，寡人欲祠灵山，可乎？”晏子曰：“夫灵山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天不雨，毛将焦，身将热，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山海经》曰：周穆王周历四荒，名山大川靡不登跻，东天夫之堂，西宴王母之庐。

《列子传》曰：共工与颛顼争天下，怒而触不周山。

《魏志》曰：明帝起景阳山於芳林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顾恺之好游会稽。人问山川之美。对曰：“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宋书》曰：谢灵运好登山，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後齿。

《汉书》曰：李广利刺山而泉涌。

《楚词》曰：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古诗曰：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昆仑山

《尔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之𠂤琳、琅焉。

《史记》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澧泉华池。

《汉书》曰：张安世《房中歌》诗云：“天马来兮开远门，竦余身兮游昆仑。”

《博物志》曰：昆仑从广万一千里，神物集也。出五色口气，五色流水，其白水东南流入中国，名为河也。

《河图始阖图》曰：昆仑之山为地首，上为握契，满为四渎，横为地轴，上为天镇，立为八柱。

《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之墟，有五城十二楼，河水出焉，四维多玉。

《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

《纪年》曰：周穆王十七年西征，至昆仑丘，见西王母。

《穆天子传》曰：天子於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增封於昆仑山上。

又曰：天子遂宿於昆仑之阿，赤水之阳。

《山海经》曰：周穆王至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锺山之岭，勒石西王母之山，纪迹玄圃之上。

又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其光熊熊。有木焉，其状如棠，黄华赤实，其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食之令人不溺。（草之美者，名曰沙棠之实。）

又曰：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木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井，以玉为槛。槛有五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所在。

又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文尾，其下有弱水泉。

徐整《长历》曰：北斗当昆仑上。

《真人关尹内传》曰：万亿万岁，有一大水，昆仑飞浮。是时飞仙迎取天王及善民，安之山上也。

《葛仙公传》曰：昆仑山一曰玄圃台，一曰积石瑶房，一曰阆风台，一曰华盖，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

《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石以教神农，能入火不烧，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时，复为雨师，今之雨师是也。
又曰：西王母者，神人也。人面蓬头，虎牙豹尾，善啸，穴居，名西王母，在昆仑山下。
》神仙传》曰：东郭延者，山阳人。服□飞散，能夜书。有数十人乘虎豹来迎，比邻尽见之。与亲友辞别而去，云诣昆仑山。
《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员周如削，铜柱下有屋，壁方百丈。
《搜神记》曰：昆仑之山，是惟帝之下都，环以炎火山。
《十洲记》曰：昆陵昆仑号曰。昆陵山也。上有金台玉阙，亦元气之所合，天帝君治处。
《玄元记》曰：昆仑西南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三周，蛇长九万里。
《尸子》曰：赤县州者，实是昆仑之墟，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而醉，卧三百岁而後寤。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昆仑之也。
《淮南子》曰：昆仑山上有层城九重，上有木禾，其条五寻。珠树、玉璇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瑶树在其北。
又曰：昆仑之玉，而尘埃不能污也。
《抱朴子》曰：蔡谴者，自云被谪至昆仑。初，谴还，人问云：“昆仑似何？”答曰：“天不问其高几里，要於仰视之，去天过十数里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东平王刘约癸亥卒，一指犹暖，遂不殡殓，至於甲戌乃苏。言见刘渊於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於不周，见诸王公卿将死者悉在焉。
又曰：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
锺山
《穆天子传》曰升：自密山以至锺山，四百六十里，其间尽泽，多怪兽奇鱼。
又曰：天子北於舂山之上，望四野。（郭璞注曰：舂音锺也。）曰：是惟天下之高山。
《山海经》曰：黄帝取密山之玉荣，投之锺山之阴。（以为玉种。）
又曰：锺山其子曰鼓，（此亦神名，名之为锺山之子耳，其类皆见《归藏》《启筮》也。）其状人面而龙身，帝乃戮之锺山之东也。
又曰：锺山之神名曰烛阴，（烛，龙也。是烛九阴也。）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女生列传》曰：锺山之枣，其大如瓶。
《十洲记》曰：北海外有锺山，自生千芝及神草。此洲受太玄生符录，仙家数十万，耕田种芝草，课计顷亩种稻。
《玄中记》曰：北方有锺山焉，山有石，首如人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开右目为夜，开口为春夏，闭口为秋冬。
《淮南子》曰：锺山之玉，灼之以炉炭，三日三夜，其色不变。
《论衡》曰：锺山之上，以玉抵鹊，彭蠡之滨，以鱼食犬。
玉山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来还，乃循黑水至於群玉之山。天子於是取玉板玉器服物，载玉万侯。（双璧为珏，半璧为侯。见《左传》。）
《山海经》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此山多玉石，因以为名。）
《帝王世纪》曰：昆仑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豹尾、蓬头。
《外国图》曰：西王母国前弱水中，有玉山白兔。
阚る《十洲记》曰：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
蓬莱山
《汉书口王莽传》曰：有奇士，大十围，自言巨无霸，出於蓬莱山，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
又：《武帝纪》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祀后土，东临渤海，望祀蓬莱。
《十洲记》曰：蓬莱山外别有海，谓之溟海，无风而洪波百丈，有九气丈人，九天真君宫。
《玄中记》曰：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
《列子》曰：渤海之东有大海，其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之树皆聚生，实皆有滋味，食之不老不死，人皆仙圣，一日一夕，飞翔来往。
《山海经》曰：蓬莱山，海中之神山，非有道者不至。
《列仙传》曰：安期生，琅琊阜乡人，时人皆言千岁，秦始皇与语，赐金璧数千万，出阜乡亭，皆置去，留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後千岁，求我蓬莱山下。”
又曰：负局先生，语似燕岱间人，吴市中摩镜，一钱因摩之，辄问主人得无有疾苦，辄出紫赤药与之，莫不时愈，後上吴山，悬药下与万姓。欲去时，语下人曰：“吾欲还蓬莱山。”
《神仙传》曰：麻姑谓王方平曰：自接侍已来，三见海水变桑田，蓬莱之清浅也。
方丈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太液池有方丈、瀛洲，像海中神山焉。
《列仙传》曰：服闾者，不知何许人。常止莒，往来海边诸祠中。有三仙人於祠中博，赌瓜，使服闾担黄瓜十枚，令瞑目，乃止方丈山，在蓬莱山南，时往莒取珍宝卖之。
瀛洲山
《史记封禅书》曰：齐宣王、燕昭王使人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传在海中，去人不远，望之如□中，及至则三山反在水下，欲至则风引船而去，莫能至者。仙人不死药皆在焉，黄金白玉为宫阙。
终南山
《书》曰：终南物，至于鸟鼠。（谓终南、物二山，西出至于鸟鼠山。）
《诗》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枚。
《汉书》曰：太一山又为终南山。《五经要义》：太一山在扶风武功县，则终南、太一不得为一山明矣。盖终南，南山之总名；太一，山之别号。
《唐书》曰：卢藏用初隐终南山，後出仕。道士司马子微归天台山，群公祖道，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甚有佳处，何必天台？”子微笑曰：“以吾观之，此乃仕宦之捷径尔。”藏用有惭色。
又曰：文宗开成二年诏曰：“每闻京师旧说，以为终南山兴□，祈必有雨。若晴霁，虽密□至地，竟不ｒ濡，况兹山北面阙庭，自当以时修其望祀，宠数宜及。今闻都无祠宇，终南山未备礼秩，命有司即时建立。
《关中记》曰：终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
又曰：终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内名福地。
皇甫谧《高士传》曰：四皓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汉高祖征之不至，乃深自匿终南山。
《辛氏三秦记》曰：太一在骊山西，去长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石室，常有一道士，不食五，自言太乙之精，斋洁乃得见之，其状似仙人。山一名地肺，可避洪水。俗云上有神人乘船行，追之不可及。
《方舆记》曰：东方朔谓天之大阻其终南，多金银铁玉石樟檀异类之物，此百工取给，万姓所仰足也。
《风土记》曰：王莽以皇后有子，通子午道，从杜陵直抵终南。
卷三十九　地部四
嵩山
《释名》曰：嵩，字或为崧，山大而高曰嵩。
《诗》曰：嵩高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国语》曰：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韦昭注曰：“崇、嵩字古通用，夏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城，嵩山在焉。”
《白虎通》曰：中央之嵩独加嵩高字者何？中央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也。
《续汉书》曰：武帝礼祭中岳，闻有呼万岁声三。於是以三百户封奉祠，命曰：崇高为嵩高也。
孙严《宋书》曰：高祖表曰：沙门释法义于嵩高庙所石坛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黄金一饼，符彩润洁。河南太守毛修之以灵岳降瑞，送诸神府。
《列仙传》曰：王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之间，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後，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缑氏山头。”果乘白鹤驻山巅，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
《汉武内传》曰：汉武帝夜梦与少君俱上嵩高山，半道有绣衣使者乘龙持节，从口中下，言太一请少君。觉告近臣曰：“如朕梦，少君将舍朕而去矣。”
刘义庆《世说》曰：嵩高山北有大穴，晋时有人误坠穴中，见二人围棋，有一杯白饮，与堕者饮，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堕者曰：“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天井，其中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之。”堕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问张华。华曰：“此仙馆也。所饮者玉浆耳，所食者，龙肉石髓。”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秦录》曰：王猛至深山，见一老父据胡床，须鬓皓然。猛进，拜，老父曰：“王公何因拜也？”遣人送猛出出，顾视，乃嵩高山也。
《山海经》曰：太室之山，（即中岳嵩山，今在阳城县西也。）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赤理，服者不垢。有草焉，其状如禾，服者不昧。上多美石。（次玉者也。）
《嵩高山记》曰：汉有道士，从外国将贝多子来，于嵩岳西脚下种之，并立浮图。今有四树，与众木有异，一年三花，花白色，其香甚桂。嵩山最是栖神灵薮也。东出一里，有自然五神芝仙药。东脚下有众果树，云是汉果园。後有小石山，名牛山，多香树，昔有妇女妊身三十月生子，五岁便入嵩高学道，通神明，为母立祠，号开母祠。又有三台山，汉武东巡过此山，见三学仙女，遂以为名。又一石室，有自然经书饮食。至前石柱，似承露盘，有石暗滴下，食之一合，与天地相毕。中顶南下二百步，亦有岳庙，画为神像。有玉人高五寸，玉色光润，相传曰明公山人。或失之，经旬乃见。
《山海经》曰：少室之山有木焉，名曰帝休，叶状如杨，枝五衢，黄花黑实，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铁，其中多帝鱼，得其食者无蛊疾，可以御恶，服之不怒。郭氏注云，阳城西谷名季室，亦曰少室，山巅有白玉膏，服之仙。山有周昭王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戴延之《西征记》曰：少室山中多神药，汉武帝筑登仙台，在其峰。
《郡国志》云：少室山名黍室山，负黍城在南，故因山以名城也。
又曰：少室有金像，人往视则有白露起，迷人。
《杂道书》曰：少室之阳，高於平地八百六十丈，方十里，可避兵水之灾。
华山
《礼记》曰：地之其广厚，戴华岳而不重。
范晔《後汉书》曰：张楷，字公超，隐居弘农山，学者随之，所居成市。能为五里雾，後华山南遂有公超雾市。
《唐书》曰：李适之，代牛仙客为右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林甫常谓适之曰：“华山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适之心善其言，他日从容奏之。玄宗大悦，顾问林甫。对曰：“臣知之久矣。然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取穿凿，臣不敢上言。”帝以为爱己，薄适之言，疏之。
《白虎通》曰：西方为华山者何？少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曰华山。
《武帝传》曰：鲁女，长乐人。初饵麻及水，绝八十余年，日更少壮，色如桃花。一旦与故人别，云入华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识者逢女华山庙前，乘白鹿，从玉女三十人，并谢其乡里亲戚故人。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石虎使人探策于华山，得玉板。
《山海经》曰：华山，冢也，（冢者，神鬼之所舍也。）其祀之以太华。
又曰：泰华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千仞，其广千里。（郭璞注曰：山上明星玉女主持玉浆，得服之即神仙之道险无不通也。）有蛇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旱。
《列仙传》曰：马明生从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华阴山中，合金神丹天也。
又曰：修羊公者，蜀人也，止华阴山石室中，中有悬石榻，卧其上，石尽穿陷。
又曰：毛女者，在华阴山中，猎师世世见之，体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
又曰：呼子先者，汉中阙下卜师也，寿百余岁。临去呼酒家妪曰：急装，当与妪共应中陵王召，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先持一与酒家妪，得俱骑，乃龙，上华阴山也。
《周礼》曰：豫州，其镇山曰华山。
《华山记》云：山顶有池，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曰华山。
又曰：山有三峰。（谓莲花，毛女，松桧也。）
《辛氏三秦记》曰：华山在长安东三百里，不知几千仞，如半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晏子春秋》曰：君子若华山松柏，既多望之，自不知厌。
薛综注《西京赋》曰：华山对河东首阳山，黄河流于二山之间。古语云：本一山当河，河水过之而曲行，河神巨灵以手擘开其上，以足蹈离其下，中分为两，以通河流。今睹手迹於华岳上，足迹在首阳山下，俱存焉。
《韩子》曰：秦昭王使工人施钩梯上华山，以松柏之心为博，箭长八尺，棋长八寸。勒之曰：“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
《周易是谋类》曰：西岳亡玉羊。郑玄注曰：“玉羊，华山之精。”
《山海经》曰：小华山，（即少华也。）其木多荆杞，鸟多赤，可以御火。
泰山
《诗》曰：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传》曰：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礻方易许田。
《公羊传》曰：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欻天下者，惟泰山口尔！
《语》曰：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汝不能救与？”（旅，祭名也。礼，诸侯祭山川在其封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礼也。冉有孔子时仕季氏。救犹止也。）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意云，泰山之神知礼过于林放之贤远也。）
《白虎通》曰：王者功成封禅必于泰山者何？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史记》曰：汉武帝封泰山，白口起封中。
《汉书》曰：武帝封泰山，禅石闾。应劭注曰：石闾在泰山下，南方土人言仙人闾。
应劭《汉官仪》曰：泰山东南名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观者望见长安，其高如视浮口，其峻如无道径，望人如盂升，或以为小白石，或以为冰雪。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如口中。
《晋书》曰：张忠隐于泰山，教授弟子，教以形，不以言。符坚征之，及至，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覲。”从之。後乞还，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殁于西岳，命也。”及关而死。
《道书福地记》曰：泰山多芝草，五石下有洞天，周回三千里，鬼神之府。
袁山松《後汉书》曰：光武封泰山，口气成宫阙。
《风俗通》曰：古封泰山，禅梁甫。旧说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汉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读曰八十，其後果寿长八十。
《博物志》曰：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长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经通义》云：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必于岱宗也。东方万物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必封禅，封者，广厚也。（禅，除地为坛。字本为单，以为祭神，故从示。）皆刻石纪号，著己之功绩以自效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禅梁甫之以报地也。（《史记》曰：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牺氏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周成王禅梁甫，肃然及蒿里，石闾，后又凡五修封泰山。）

《後汉书》曰：光武封泰山，禅梁甫。凡云云、亭亭、肃然、嵩里、社首、梁甫，皆泰山下小山也。石闾在西岩下。

《汉官仪》及《泰山记》曰：泰山盘道屈曲而上，凡五十余盘，经小天门、大天门，仰视天门，如从穴中视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禅处，凡四十里。山顶西岩，为仙人石闾；东岩为介丘；东南岩名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日始欲出也，长三丈许。又东南名秦观，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於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山南有庙，悉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相传云汉武所种。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见在。（《茅君内传》云：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回三千里，名曰三宫空洞之天。）

《列仙传》曰：稷丘君者，泰山道士也。武帝时以道术受赐。後上东巡泰山，稷丘君乃冠章甫，衣黄衣，拥琴来拜武帝，曰：“陛下勿上也，上必伤足。”上必欲上，及上数里，左右足指果折，乃止。

《列仙真人传》曰：马明灵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和，字君贤，为县吏捕贼，为所伤，当时殆死。良久，忽於道间见一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药，大如小豆，与明服之，于是即愈，血绝疮合。随神女还岱宗石室中，上下悬绝，重岩深隐，去地千余丈，其中金床玉枕，乃人迹所不能至。

《神仙传》曰：刘冯者，沛人。学道于穆王子，服石桂英及中岳石硫黄，年三百余岁而有少容，後入泰山中。

又曰：泰山下老父者，失其姓名。汉孝武皇帝巡狩，见老父锄于道间，头上白光高数丈。因问之。父对曰：“臣年八十五时，衰老垂死，头白齿落。有道者教臣绝，但饮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其二十四物以当二十四气，其八物当八风。臣行之转少，日行三百里，九十矣。”帝受其方，赐缣帛去。父入岱宗山，十年、五年时还乡里，三百余年，乃不复返也。

《上党记》曰：太行坂东头，即泰山也。避世者，区种而食，或射熊于岩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泰山记》曰：泰山庙在山南，悉种柏树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父老传云，汉武所种。庙及东西房三十余间，并高楼三处，春秋飨祀泰山君，常在此坛。
《周易是谋类》曰：泰山失金鸡。郑玄注曰：“金鸡，泰山之精。”
丘渊之《齐记》曰：泰山，东岳也。瀛博二县共界。汉武封禅，割此县以供祀泰山。故曰奉高，三十里有延陵儿冢。
伍辑之《从征记》曰：泰山于所经诸山非最高，而岑轩举，凌跨众阜，□霞草木，霭然灵异，苑囿神奇，故无螫虫猛兽。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阁帝王录。
《淮南子》曰：清之为明，杯水而见眸子；浊之为暗，河水不见泰山。
《孟子》曰：挟泰山以超北海。
恒山（亦名常山）
《史记》曰：赵简子谓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往得者立焉。诸子竞往，无所得。无恤曰：“常山临岱可取也。”简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
《白虎通》曰：北方为常山者何？阴终阳始，其道常久，故曰常。
《後魏书》曰：道武立庙於上，置侍祀九十九人，岁时祷水旱。至文成帝东巡，亲祀其神焉。
《春秋元命苞》曰：昴、毕散为冀州，分为赵国，立为常山。
崔鸿《前燕录》曰：慕容俊寿光三年，常山寺大树根下，得璧七十二，圭七十，光色精奇，有异常玉。
《孙子兵法》曰：常山之蛇，名曰率然，一身而两头，击其一头，则一头至，击其中，则两头俱至。
《神农本草》曰：常山有草，名神农，置之门上，每夜叱人。
《常山图经》曰：北岳恒山，在县西北一百四十里。
《尚书□禹贡》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有恒水出焉，其下有祠。
《恒山记》曰：高三千九百丈，上方三十里，周回三千里，上有泰玄之泉，神草十九种，道者服之成仙。
又：太史公云：北岳有五名：一名兰台府，二名列女宫，三名华阳台，四名紫微宫，五名太一宫。或云：太茂山山北四百余里，号飞狐之口，有率然蛇，孙吴喻兵势。
《管子》曰：其山北临代，南俯赵，东接河海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四种五获焉。
阳固《北都赋》曰：茂丘，茂山也。盖恒岳之别名，氵瓜水从西来，甚大，至茂山之西，沉伏于地，过山而复出，其大如初。世言避恒岳之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衡山

《周官》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

徐灵期《南岳记》曰：衡山者，五岳之南岳也，其来尚矣。至於轩辕，乃以（音潜。）霍之山为副焉。故《尔雅》云：“霍山为南岳”，盖因其副焉。（或云衡山亦名霍山。）至汉武南巡，又以衡山辽远，道隔江汉，於是乃徙南岳之祭于庐江山，亦承轩辕副义也。（干宝《搜神记》曰：汉武徙南岳之祭著卢江潜县之霍山，郭璞《尔雅注》云：霍山在卢江郡潜县，别名天柱山。汉武以衡山辽远，谶纬以霍山为岳，故祭之也。）

《晋书》曰：刘麟之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一开一闭，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道，仅得还家。或说中皆仙灵方药，麟之欲更寻，终不复知其处。

罗含《湘中记》曰：衡山、九嶷皆有舜庙，太守至，常遣户曹致祀，则如弦歌之声也。

《吴越春秋》曰：禹伤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马以祭之。忽然而卧，梦赤绣文衣男子，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书者，斋于黄帝之岳。”禹乃退，斋三日，登宛委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衡山有三峰：其一名紫盖，每见有双白鹤回翔其上；一峰名石菌，下有石室，寻山径，闻室中有讽诵声；一曰芙蓉，上有泉水飞流，如舒一幅白练。

《山海经》曰：衡山一名岣嵝山，其上多青ぬ鸟，多鸲鹆。（岣音，矩，嵝音缕。）

《湘中记》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庙，遥望衡山如阵口沿湘千里，九向九背，乃不复见，有玉牒焉。（禹按其文，以治水也。）

刘敬叔《异苑》曰：湘东姚祖，太元中为郡吏，经衡山，望岩下数少年并执笔作书。祖行旅休息，乃过之。未至百步，少年相与飞，遗一纸书，其字皆鸟迹。

《郡国志》云：衡山，南岳也。《南岳记》云：当翼、轸，度机、衡谓之衡山。山有锦石，斐然成文。

霍山

《白虎通》曰：南方为霍山者何？太阳用事，护养万物，故为霍山。

《尔雅》曰：大山宫，小山霍。（郭璞注曰：宫谓围绕也。《礼记》曰：君为庐宫是也。）

《汉书》曰：武帝以衡山远，讠记皆以霍山为南岳，故祭其神於此。

《宋书》曰：霍山数年来，常有钟声潜发重壤，山崩间六钟自出，制度合古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中律吕。
《山海经》曰：霍山有兽焉，其状如狸，白尾方鬣，名曰フフ，养之可以忘忧。（音沛，谓畜之也。）
《黄庭内景经》曰：霍山下有洞台，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白虎通》曰：小山绕大山为霍。
卷四十　地部五
王屋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可乎？”杂然相许。（杂，犹佥也。）其妻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之心，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力乎？”河曲智叟无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告之於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神仙传》曰：甘始，太原人。善行气，不食，服天门冬，治病不用针、艾。在人间三百岁，乃入王屋山。
《茅君内传》曰：王屋山之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
《太素真人王君内传》曰：王屋山有小天，号曰小有天，周回一万里，三十六洞天之第一焉。
太行山
《史记》曰：郦生说汉高祖曰：“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
《神仙传》曰：王烈，邯郸人。服黄菁、铅华，老而更少。嵇叔夜甚爱之，与共入山游戏。烈後独入太行山，忽闻山东北如雷声，往视，山上破数百丈，石中有一孔径尺，中有青泥出。烈取抟之，随手坚凝，气味如粳米饭也。烈自食数丸，因掘归以与叔夜，即皆成青石，打之作铜声。案：神山五百岁一开，其中有石髓，得而服之，寿与天地相毕。
《述征记》曰：登滑台城，西南望太行山，白鹿岩、王莽岭冠于众山之表。
《墨子》曰：墨子怒，耕柱子曰：“我无愈于子。”墨子曰：“将上太行，驾骥与羊，子将谁驱？”曰：“将驱骥。以骥足责也。”墨子曰：“我亦以子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责。”

《尸子》曰：龙门，鱼之难也；太行，牛之难也；以德报怨，人之难也。

《水经注》曰：仲尼伤道不行，欲北从赵鞅，闻杀鸣犊，遂旋车而返。其後晋人思之，于太行岭南为之立庙，盖往时回辕处也。余案诸子书及史籍之文，并言仲尼临河而叹曰：“丘之不济，命也夫！”如是，非大行回辕之言也。

《博物志》曰：按太行山而北去，亦不知山所限极处，亦如东海不知所穷。

霍太山

《史记》曰：智伯攻赵襄子。襄子惧，乃奔保晋阳。原过後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无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斋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无恤，余霍太山，（徐广曰：在河东永安县。）山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亦立我百邑，余将赐汝林胡之地。”灭智伯，使原过主霍太山祠祀。

又曰：飞廉先为纣作石椁，（徐广曰：作石椁于此方。）还无所报。乃为坛于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汝石棺。”

《水经注》曰：霍太山上有飞廉冢，山下有岳阳庙，庙甚灵，鸟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此则《禹贡》岳阳也。

《唐书》曰：义旗初建，高祖自太原起兵，西赴阏中，途经霍邑。时隋将宋老生陈兵拒险，义师不得进，乃屯于贾胡堡。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患之。忽有白衣老人诣军门请见：“余霍山神也，遗语大唐皇帝，若向霍山东南傍山取路，八日雨止，我当助尔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东南视，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当负吾邪？”及八日月己卯，雨果霁。高祖大悦，以太牢祭其山。

首阳山

《诗》曰：采苓采苓，首阳之巅。采苦采苦，首阳之下。采葑采葑，首阳之东。

《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让国而逃，闻西伯善养老，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乃至饿死。

《锁语》曰：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至于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平公之前。公问师旷曰：“有犬狸身而狐尾者乎？”师旷有顷而答曰：“有之，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霍太山而归，其居于淊乎？见之甚善，君有喜焉。”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东北去首阳山二十里，山上有伯夷、叔齐祠。或云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此山。今河东蒲坂南，又谓首阳，亦有夷齐祠，未详饿死所在。
《山海经》曰：和山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流而北注于河。其中多苍玉，吉神泰逢司之。是神好居于山之阳，出入有光。
《吕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遇大风雨。
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即东首阳山也。盖是山之殊目矣。
龙门山
《书□禹贡》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孔安国曰：龙门在河东之西界也。）
《周礼》曰：大司乐以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阴竹生北。）於宗庙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
《孝经援神契》曰：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开岷导四渎。（凿龙门以通河，凿岷山以开江，导淮於桐柏，导济于王屋，故言导四渎。）
《汉书□地理志》曰：龙门山在冯翊夏阳县北。（《续汉书》同。）
《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巨灵迹犹在，去长安九百里。江海大鱼，洎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故云曝思龙门。
《尸子》曰：古者龙门未凿，吕梁未辟，河出于孟门上。
《慎子》曰：河之下龙门，其流驶如竹箭，驷马追弗能及。
《淮南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名曰洪水。大禹通之孟门。
《水经注》云：风山四十里，河水南出孟门，与龙门相对，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厄，兼孟门津之名也。又有黄河自风山西四十里，南出孟门山，此经禹凿广岸崇深倾崖，及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焉。
岐山
《易》曰：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诗》曰：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又曰：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
《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图经》曰：岐山亦名天柱山。《禹贡》曰：导岍及岐。
《河图括地象》云：岐山在昆仑山东南，为地乳，上多白金。周之兴也，鸣于岐山。时人亦谓岐山为凤凰堆。
郦元注《水经》云：天柱山上有凤凰祠。或云：其峰高峻，迥出诸山，状若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为名焉。

梁山

《书》曰：壶口治梁及岐。（壶口在冀州，梁在雍州，循山治水在西。）

《诗》曰：弈弈梁山，维禹甸之。（弈弈，大貌。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灾也。）

《传》曰：梁山崩，晋侯召伯宗，伯宗辟重。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问其所。曰：“绛人也。”问绛事。曰：“梁山崩，将召伯宗谋之。”问将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国主山川，山崩川竭，国君为之不举，降服，乘缦，彻乐，出次，祝币，史辞，以礼焉。其如此而已，虽伯宗，若之何？”

《梁书》曰：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宗而问之。伯宗来遇辇车，辇者不避，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远矣。”伯宗下车而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雍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为此召我也，为之奈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虽召宗伯，如之何？”

《尔雅》曰：梁山，晋望也。（郭璞注曰：晋国所望祭者也。今在冯下阳西北临河上也。）

《汉志注》曰：梁山有夏阳，西北即《尚书禹贡》“治梁及岐。”

《诗口韩弈篇》曰：弈弈梁山，晋国所望。大梁别小梁之号，俱在韩城县界。大梁山在今县西。又按《三秦记》梁山宫城，又名织锦城。

太白山

《辛氏三秦记》曰：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三百里，不知高几许。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尺。山下军行，不得鸣鼓角；鸣鼓角，则疾风暴雨兼至也。

《周地图记》曰：太白山甚高，上恒积雪，无草木。半山有横口如瀑布，则澍雨。人常以为候，验之如离毕焉。故语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

《魏略》曰：吉茂、苏则，值乱，隐于扶风南太白山中，以经籍自娱。

峨眉山

《列仙传》曰：陆通，楚狂接舆也。好养性，在峨眉山，世世见之数百年。

《华阳国志》曰：犍为南安县南，有峨眉山，去县八十里。《地图》云有仙药，汉武求，不能得。

《益州记》曰：峨眉山在南安县界，当县南八十里，两山首相望如峨眉。

岷山

《易乾凿度》曰：岷山上为井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江东南流，沱东行也。）
《书璇玑钤》曰：禹导积水，决岷山，流九贡。（九贡，九州之贡。）
《家语》曰：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滥觞，及至於江津，不方舟则不可以涉。
《汉书》曰：成帝时，岷山崩，壅江水，江水逆流。
《山海经》曰：岷山，江水出焉。（今在汶山郡广阳县西，大江所出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梅，多棠，其兽多犀象，多夔牛。
れ冢山
《书》曰：れ冢导漾，东流为汉。
《华阳国志》曰：西岷れ地称天府。
《河图括地象》曰：れ冢山，上为狼星。山上有异花草，花名骨容，食之无子。
鸟鼠山
《河图括地象》曰：鸟鼠同穴山，地之干也。上为掩毕星，渭水出其中。
《汉武内传》曰：封君达，陇西人也。初，服黄连五十余年，入鸟鼠山，于山中服水百余年，还乡里，年如三十。常乘青牛，号青牛道士也。
《山海经》曰：鸟鼠同穴山，今在陇西首阳县西南。山有鸟鼠同穴，鸟名余，鼠名。如家鼠而短尾，余如而黄。穿地入数尺，鼠在内，鸟在外而共处。
孔安国传：鸟鼠共为雌雄。
《沙州记》曰：鸟鼠同穴山，鸟如家雀，色小白；鼠小黄而无尾。凡同穴地皆肥沃壤，尽软熟如人耕，多生黄花紫草。
积石山
《书》曰：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
《穆天子传》曰：西济于河，用申八骏之乘，以饮于枝诗之中，积石之南河。（水岐成曰诗。诗，诸也。）
《山海经》曰：积石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是山也，万物无不有。（冒，覆也。积石在金地河关县西南羌中，河行塞外，东入塞也。）
《庄子》曰：凤之所居也，积石千里，河水出下，凤鸟居上。
卷四十一　地部六
会稽山
《吴越春秋》曰：禹巡天下归，还越会稽，修国之道，以会计名山。
又曰：禹巡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中州诸侯。防风後至，斩以徇众，示天下悉以臣属也。乃大会计治国之道，更名茅山曰会稽。（《越绝书》亦载。）
《传》曰：勾践以甲五千，保於会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始皇本纪》曰：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

《九土文括略》曰：禹禅此山，有一石穴委曲，黄帝藏书於此，禹得之。

孔灵符《会稽记》曰：会稽山在县东南，其上石状似覆釜，禹梦玄夷苍水使者却倚覆釜之上是也。今禹庙在下，秦始皇尝配食此庙。

又曰：山有石室，云是仙人射堂，东高岩有射的石，远望的，的如射侯，形圆，视之如镜。土人常以占谷食贵贱，射的明则米贱，暗则米贵。谚曰：射的白，斛一百；射的玄，斛一千。

《夏侯曾先志》曰：此山有石帆，壁立临川，涌石亘山，遥望，有似张帆也。下有悬岩，名为射堂，传云仙人常射於此，使白鹤取箭。此是会稽东峰。

《郡国志》曰：山上有草，茎赤叶青，人死覆之便活。

《山海经》曰：会稽之山四方，上多金玉，下多，上有禹冢及井。

天台山

《临海记》曰：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视之如一帆，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又有飞泉，悬流千丈似布，故《登真隐诀》云，此山有桐柏，绕四明东南三百里。

《启蒙记注》曰：天台山去人不远，路经福溪，水险清冷，前有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丈，下临绝冥之涧，惟忘其身，然後能跻。济者梯岩壁，扪萝葛之茎度，得平路，见天台山蔚然绮绣，列双岭於青霄。上有琼楼玉阁天堂，碧林醴泉，仙物毕具。晋隐士白道猷得过之，获醴泉紫芝灵药。

《神异经》曰：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羊，引洪至天台瀑泉，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後常与家人往山获大茗焉。

《晋书》曰：许迈与王羲之书云：自山阴至临海，多有金庭玉堂，仙人芝草。

《异苑》曰：会稽天台山遐远，自非忽生忘形，不能跻也。赤城阻其迳，瀑布激其衢，石有莓苔之险，渊有不测之深。

《幽明录》曰：汉明帝永平五年，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取皮，迷不得返，经十余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遥望山上有一桃树，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了无登路。攀葛乃得至，啖数枚，而饥止体充，复下山持杯取水，欲盥漱，见芜菁叶从山腹流出，甚鲜新，复一杯流出，有胡麻糁。相谓曰：“此处去人径不远。”度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相见忻喜，问来何晚耶？因要还家，家筒瓦屋，南壁及东壁下各有一大床，皆施绛罗帐，角悬铃，上金银交错，床头各十侍婢。便敕云，刘、阮二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涉山阻，向虽得琼实，犹尚虚弊，可速作食。有胡麻饭，山羊脯，甚美。食毕行酒，有群女来，各持三五桃子，笑而言贺汝婿来。酒酣作乐，刘、阮忻怖交并。至暮，令各就一帐宿，女往就之，言声清婉，令人忘忧。至十日後，欲求还去。女云：“君已来，是宿缘所牵，何复欲还耶？”遂留半年，气候草木是春时，百鸟鸣呼，更怀土，求归甚苦。女曰：“当如何？”遂呼前来女子有三四十人集会奏乐，共送刘、阮，指示还路。既出，亲旧零落，邑屋全异，无复相识。问得七世孙，传闻上世入山，迷不得归。

孔灵符《会稽记》曰：赤城山土色皆赤。岩岫连沓，状似口霞，悬ニ千仞，谓之瀑布，飞流洒散，冬夏不竭；山谷绝涧，峥嵘无底；长松葛ぱ，幽蔼其上。

又曰：赤城山内，则有天台灵岳，玉室璇台。

又曰：天台山旧居五县之余地。五县者，余姚、鄞、句章、剡、台宁也。

孙绰《天台山赋》曰：济首溪而直进，落五界而迅征。

《启蒙记》曰：天台山石桥路，径不盈尺，长数十步，至滑，下临绝冥之涧。

《续搜神记》曰：会稽剡县民袁柏、狼硕二人猎，经深山重岭甚多，见一群山羊六七头，遂经一石桥，桥甚狭而峻，羊去，根等亦随，渡向绝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上有水流下，广狭如匹布，剡人谓之瀑布。羊径有山穴如门，豁然而过。既入，内甚平敞，草木皆香，有一小屋，二女子住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著青衣，一名莹珠。见二人至，忻然云：早望汝来。遂为室家。忽二女出行，云复有得婿者往庆之，曳屐於绝岩上行，琅琅然。二人思归，潜去归路，二女已知，追还。乃谓曰：自可去。乃以一腕囊与根，语曰：“慎勿开也。”于是得归。後出行，家人开其囊，囊如莲花，一重去复一重，至五尽，中有小青鸟飞去。良还知此，怅然而已。後良於田中耕，家依常饷之，见在田中不动，就视，但有皮壳如蝉蜕也。

茅山

《茅君内传》曰：句曲山，秦时名为华阳之天，三茅君居之，因而为名。外有金山，因坛为号矣。周时名其源泽为句曲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名为句曲之山。山间有金陵之地四十七八顷，是金坛之地肺也。居其地，必得度世。

《许迈别传》曰：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门，潜通五岳。

《茅山记》曰：大茅山独高处，玄帝命东海神埋大铜鼎于山顶，深八尺，上有盘石镇之。（颛顼水德，故号玄帝。）

又曰：秦始皇三十七年游会稽还，于此山北埋白壁一双，深七尺，李斯刻篆壁文曰：“始皇盛德，平章山河，巡狩苍川，勒石素壁。”

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邕陈献铜钟五口，黄金百镒，赠之於三茅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中茅山，其山独处，司命君埋玉门丹砂六千斤，镇于此山，深二丈，上有盘石镇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饮之延年益寿。左真人就司命乞得一十二斤，以合九华丹。山顶石坛石案香炉今存。（今三阳百姓间，多有长寿者，盖太阳，北阳、朱阳三村耳。）

又曰：小茅山，汉光武帝以建武元年三月，遣使吴伦，赍金五十斤，陈献三茅君。今山顶有埋金处存焉，上有聚石。

又曰：开成中，高修女真人侯仙姑，绝六十余年，寿逾百岁，常栖息此山，入洞府，获睹征祥。

又曰：咸通中，东海蓬莱观龚道者，初入此山，断茹芝，十余年後，因正月朔旦焚香洞门，恍惚之间得入洞中。经由一十三日，备见洞府岩壁山川，星辰日月，灵异难详。

又曰：昔仙人捧一大石临险峻，是谓神设，一人推之，若欲崩坠，百人推之，亦复如故。真诰曰：中茅前一长岭，直抵大茅山後，古多积金宝故，因此著名。真白依东流水合神丹，遗坛灶存叠玉峰。大茅山东南，三山积叠，亦有洞穴。俗多呼叠石，石与玉犹为同类。山作三角，又呼三角山，殊无影响，今去葛仙翁坛相近。

庐山

《庐山记》曰：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回二千五十里，东南三十二里。张僧鉴《浔阳记》云：“匡俗，周武王时人，屡逃征聘，结庐此山。後登仙，空庐尚在，弟子等呼为庐山，又名匡山，盖称其姓。”又按：豫章匡裕，字君孝，共鄱阳令吴芮，佐汉定天下，封俗鄱阳庐君，兄弟七人，皆好道术，遂寓精爽於洞之山，故世谓庐山。汉武帝南巡，亲见神灵，封俗为文明公。一云匡俗汉人，一云周武时人，未知谁是。

远法师《庐山记》曰：《山海经》曰：“庐江，三天子都。”有匡裕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隐遁避世，潜居其下。或云俗受道于仙人而共游其岭，遂托室悬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西南有石门，似双阙壁立千余仞，而瀑布流焉。

《述异记》曰：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俯眄杳然见底。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吴猛，将弟子登山游观，因过此梁。见一老公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与猛，猛遍与弟子。又进至一处，见崇台广厦，玉宇金房，琳琅耀，辉彩眩目，多珍宝玉器，不可识。见数人与猛共言，若旧相识。

周景式《庐山记》曰：登庐山，望九江，以观禹之迹，其兹峰乎！东南隐诸岭，不得骈瞩，自庐山人迹所暨，迴望无复出此者。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犹皎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法师《游山记》曰：自托此山二十二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秀绝众形。北眺九流，凝神览视，四岩之内，犹观之掌焉。传闻有石井、方湖，足所未践。

张野《庐山记》曰：庐山，天将雨则有白□，或冠峰岩，或亘中岭，俗谓之山带，不出三日必雨。

《寻阳记》曰：庐山顶上有一池，水池中有三石雁，霜落则飞。山北有五老峰，於庐山最为峻极，横隐苍穹，积石岩，迴压彭蠡，其形势如河中虞乡县前五老之形，故名之。

又曰：上霄峰在山东南，秦皇登之，与□汉相接，因名之。高处有刻名之字，大如掌，背隐起焉，仅百余言。

又曰：王敦诛术士，吴猛附船日行千里，追者但见龙附其船。猛令船人闭目，人闻曳拨林木之声，惧而开目。龙知人见，遂委舟山顶。今扁底在紫霄峰上。

又曰：陶潜栗里，今有平石如砥，纵广丈余，相传靖节先生醉卧其上，在庐山南。

《神仙传》曰：董奉，字君异，侯官人。少有道术，居北山，多救人疾苦。种杏於此山十数年，杏有十数万株结实。奉乃多仓廪，宣言人买杏多少，不须来报，但一器一器杏，多者则为猛兽所害。人惧，无敢欺者。得，悉赈贫乏。

罗浮山

《南越志》曰：此山本名蓬莱山，一峰在海中，与罗山合，因名焉。山有洞通句曲，又有房瑶室七十二所。

裴渊《广州记》曰：罗浮二山隐天，惟石楼一路，是可登矣。

《晋中兴书》曰：葛洪上罗浮山中炼丹，在山积年。忽与广州刺史邓岱书云："当欲远行。"岱得书狼狈，而洪已亡，颜色如平生，体轻弱如空衣。时咸以为神仙。

《茅君内传》曰：罗浮山之洞，周五百里，名朱明耀真之天。

《罗浮山记》曰：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层城、博罗二县之境，有罗水南流注于海。旧说罗浮高三千丈，长八百里，有七十二石室，七十二长溪，神湖神禽，玉树朱草。相传云浮山从会稽来。今浮山上犹有东方草木。

又曰：鲍静，字子玄，上党人。博究仙道，为南海太守，昼临民政，夜来罗浮山，腾空往还。

裴渊《广州记》曰：罗山隐天，惟石楼一路。时有闲游者，少得至。山际大树合抱，极目视之，如荠菜在地。山之阳有一小岭，云蓬莱边山浮来著此，因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号罗浮山。
《名山略记》曰：罗浮山有阿育王塔三十二所，杂道书。
《南海郡传》曰：罗山，诸仙人所游之山也。恶人不得妄上；恶人上此山，有兽即击之，投于岩下。
蒋山
《舆地志》曰：蒋山，旧名金陵山，因此山立名金陵。徐爰《释问》曰：诸葛亮以为钟山龙盘，即蒋山也。
《金陵图》曰：後汉末，蒋子文为秣陵尉，逐盗钟山北，为贼伤额而死。常谓青骨死当为神，至吴大帝立都，子文乘白马，搔头，执白羽见形，故令史曰吴王为立庙；不尔，当百姓大疫。大帝犹未信。又翊日，见於路，当令飞虫入人耳。後果如其言。帝乃立庙钟山，封子文为蒋侯，改为蒋山。即此是也。
沈约《宋书》云：萧思话领左卫，常从太祖登钟山北岭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钟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焉。
《梁书》曰：武帝时，旱甚，诏於蒋山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焚庙并其神影。白日开朗，将起火，当神上忽有□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诏使停。
山谦之《丹阳记》曰：京师南北，并有连岭，而蒋山独崖崛峻异，其形象龙，实杨都之镇也。孙权葬山南，因为名，号曰孙陵。
又曰：出建阳门，望钟山之与覆舟，似上东门，首阳之与北邙也。
《金陵地记》曰：秦始皇时，望气者云，金陵有天子气。乃东巡，埋金玉杂宝於钟山，仍断其地，更名曰秣陵。
又曰：蒋山本少林木，东晋令刺史罢还都，种松百株，郡守五十株。
又曰：周，字彦伦。隐居蒋山，出为临海令，罢还都，欲游旧居。孔稚作《北山移文》以讥之曰：“钟山之英，草堂之灵，驰烟驿路，勒移山庭。”
九疑山
《山海经》曰：九疑山，舜所葬为永陵，在长沙零陵界。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汉书》曰：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山。
《山海经》曰：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
《湘中记》曰：九疑山在营道县，九山相似，行者疑惑，因名九疑。
盛弘之《荆州记》曰：九疑山盘基数郡之界，连峰接岫，竞远争高，含霞卷雾，分天隔日。
《郡国志》曰：九疑山有九峰：一曰丹朱峰；二曰石城峰；三曰楼溪峰，形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楼；四曰娥皇峰，峰下有舜池，池傍春月百鸟生卵，人取之则迷路，致本处可得还；五曰舜源峰，此峰最高，上多紫兰；六曰女英峰，舜墓於此峰下；七曰箫韶峰，峰下即象耕鸟耘之处；八曰纪峰，马明生遇安期生授金液神丹之处；九曰纪林峰。周义山，字秀通，开石函得李山经，读之得仙也。有九水，七则流归岭北，二则翻注广南。

《淮南子》曰：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多。

王歆之《神境记》曰：九疑，是舜之葬处也。有青涧，中有黄色黄莲花，芳气竟谷。此山之表，复有一峰，望之乃似人形，映出口端如玉积，高于诸山，顶有飞泉如带。舜庙在山之阳。

玉笥山

《福地记》曰：此山土地肥美，宜辟兵。

又《天监起居注》云：庐陵太守王希聃，於此山龙渊获剑二口。

《太真白龟山经》曰：本名群玉山，胚浑初分，此山积五色气而成形，睹若群玉之状，皆虚无之貌浮焉。至ㄟ牺氏之时，山乃坚实委地，变为五色，遂号为群玉山。至夏殷之世，人多采其玉，百灵虑损其山形，遂化为五色土石，而生之丛木。今溪涧之中，五色碧赤之石，皆古玉变也。

《玉笥山记》曰：汉武好仙，察众仙之迹，知此山为灵感之司。遂於山顶致降真坛，日夕祈祷，天乃降白玉笥置坛上。武帝遣使取，至其坛侧，飘风大振，卷玉笥而去。因封为玉笥山。又汉武时，邑民伐材於山为廨馆，阙殿中梁一条，邑民相谓曰：欲精仙馆，在其梁栋，未可以凡木为之。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烈，天降白玉梁一条，光彩莹目。至今下有玉梁观。至魏武时，遣人取之，至其山门。亭午之际，雷霆大震，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晋永嘉中，有人见在都木岩下。梁黄门侍郎萧子口建清虚馆，兼撰立馆碑，经五载，忽有一人来谓之曰：“馆之东北有洞，曰都木坑，水自东注，可以久居矣。”子口遂徙家居之。後全家隐洞中，不知所之。大历初，有道士谢修通者，宜春人也。入此山不出，凡四十年，如野人。後遇一人，引入溪源，于溪中得一碑，长三尺，乃萧侍郎清虚之馆碑。更行，行半里，见宅基古砖瓦石皆异，遂结庵居之。长庆初，入都木坑，偶见一宅，重扉。须臾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见。一人紫绶峨冠佩剑，立堂之左。一人碧绶素简，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萧君，右者梅君。”即梅福也。通乃叩头再拜，求住。修通好食小蒜，二君曰：“子乃荤腥之人，安能住此？”赐修通嘉禾五穗，松叶半斤，令顿服之，服之中半，二君乃令归，精神似不足，眼目睢盱。门人相谓曰：“师修行不出，凡七十年，为邪气所乱，大道何昧乎？”通至宝历初，梦人告曰：“造一精舍待君。”既寤，曰：“旦日我当死矣。”七日而卒。门人求备棺椁，空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冠而已。年九十八。
卷四十二　地部七
河南宋郑齐鲁诸山
砥柱山
《水经注》曰：砥柱，山名也。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
《搜神记》曰：齐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衔左骖没之，众皆惊惕，古冶子於是拔剑从之，邪行五里，逆之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杀黿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为之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说文》曰：凤鸟出东方君子之国，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风穴。
邙山
《说文》曰：邙，洛阳北土上邑也。
《十道志》曰：邙山在洛阳县四十里。
《元和郡国志》曰：邙山是陇山之尾，一名平逢山，亦名郏山。
杨期《洛城记》曰：北山连岭，修亘四百余里，实古今东洛九原之地也。
又戴延之《西征记》云：邙山西匡东垣，亘阜相属，其下有张母祠，即永嘉中，此母有神术，能愈病，故元帝渡江时，延圣火於丹阳，即此母也。今祠存焉。
《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时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邙。”至中平六年，献帝为中常侍段等数人所执，公卿百官随其後，到阿上乃得还。此非侯非王上北邙也。
《魏略》曰：魏文帝猎北邙上，时盛夏炎暑，行者或中，鲍勋切谏，遂因此伏法。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邙，令登台以观见孟津。廷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帝乃止。
熊耳山
《河图括地象》曰：熊耳山，地门也。其精上为毕附耳星。
《史记》曰：齐桓公曰：寡人南伐至郡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
《东观汉记》曰：赤眉初降，辇输铠甲兵弩，积与熊耳山等。
盛弘之《荆州记》曰：南郑修县北，有熊耳山，山东西各一峰傍竦，南北望之若熊耳。山多漆，下多棕，浮豪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洛。又按《仙书》谓此山上有青丹之树，得而服之成仙。
《西京杂记》曰：叶似江篱，而红绿色。又有丹青树，叶一青一赤，望之如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安谓之丹青树是也。
鼓钟山。
《山海经》曰：鼓钟之山，帝台之所以觞百神者也。有草焉，方茎而黄华，圆叶而三成，其名曰乌酸，可以为毒也。今名钟山，在陆浑县西南三十里。
陆浑山。
《水经》曰：陆浑山，伊水出焉。今亦号方山。汉末隐士，颍川胡昭隐居此山。山中有石城，远望之有金坛玉匮，然间出，尤好竹木泉石。时有野人居之，长生不死。春秋时，迁陆浑之戎，意其遗类。
崤山
《元和郡县志》曰：二崤山在今渑池县西北，一名岭岑。《左传》谓秦将袭晋，蹇叔哭送，谓收子骨所。後汉末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道路，多从之便。又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弘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
《西征记》曰：崤山上不得鸣鼓角，鸣则风雨总至。自东崤至西崤三十里，东崤长坂数里，峻阜绝涧，车不得方轨。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险绝不异东崤。
《传》曰：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於东门之外。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於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
《汉书》曰：景帝三年，吴楚反，以周亚夫为太尉击吴楚。亚夫发至灞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吴王素宿怀辑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於崤渑厄陋之间，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趋蓝田，出武关，抵雒阳，间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击金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计，至雒阳，使吏搜崤渑间，果得吴伏兵。
《三辅旧事》曰：邓禹败於潼关，後大破赤眉於崤。
青要山。
《山海经》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畟水出焉。有草黄华、赤实，服之美人色。注《水经》云：强山东阜，即鬼山，有美枣焉。
《十道志》曰：青要山又名强山。
缺门山
注《水经》曰：缺门山，山阜之不相接者一里，故得名。二壁争高，升耸相乱是也。
三涂山
《地里志》曰：三涂山在陆浑县南。《左传》谓四岳、三涂，九州之险。或曰，三涂者，伊阙、大谷、ㄟ辕三道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几山
《元和郡县志》曰：女几山，在福昌县西南三十四里。
《山海经》曰：女几山，上多玉，下多金，其兽即豹、、麝，禽多乔、翟、鸠。
白马山
《十道志》曰：白马山，注《水经》云：溪水出宜阳白马山，山上有大石，厥状似马，故溪涧以物色受名焉。
《滑州白马山开山图》云：白马群行山上，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谓此山也。
《西征记》云：山有神白马，故名焉。
太阴山
《十道志》曰：太阴山，《左传》谓晋梁丙、张率戎伐颍。
又云：蛮子赤奔晋之阴地，且自雒以东至於陆浑，谓此山也。
金门山
阮籍《宜阳记》曰：金山之竹，堪为笙管。
杨泉《物理论》云：宜阳金山竹为律管，河内葭莩为灰，可以调气。
又注《水经》曰：金门溪，出金门山也。
又《戴氏西征记》曰：宜阳县地名金门坞。
に辕山
《十道志》曰：に辕山，在缑氏东南。
《左传》曰：栾盈过周，王使候出诸に辕是也。按に辕道十三曲，今置关焉。
又按薛综注《东京赋》云：に辕坂十二曲，道将去复还，故曰に辕。
阙塞山
《洛阳记》曰：阙塞山在河南县。《左传》晋赵鞅纳王，使汝宽守阙塞，伏虔谓“南山伊阙”是也。杜预注云：洛西南阙口也，俗名龙门是也。
牧牛山
《阳城记》曰：牧牛山，在阳城东八十里，下有九十六泉，即沧河之上源也，父老云：昔有一神驳身，自山而降，下饮泉竭，故以为名。
九山
《阳城记》曰：九山在县南三十五里。《水经注》云：“相涧水，经九山东。”仲长子云：“昔有上者身游九山之上，施心不拘之乡。”即此山也。山阴有九山庙碑，晋永康二年立。文曰“九山府君者，太华元子之称也。”
大嵬山
《阳城记》曰：大嵬山在密县东南五十里，即具茨之山。黄帝登具茨之山，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供堤之上，受神芝图於黄盖童子，即此也。又名具茨山也。又有方山，一名浮戏山，汜水出焉。又有洧水，出密县西南马岭山。

桑山

《春秋传》曰：郑大旱，使屠击有事於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於山，艺山林也，（艺，养护也。）而斩其木，有罪大矣。”夺之官邑。

半石山

《山海经》曰：半石山，其上有草，生而秀，高丈余，叶与花皆赤而不实，其名嘉荣，服者不迁喜怒。在缑氏南十五里。

天心山

《道书福地志》曰：天心之山，方圆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门，上有石墙，长十余丈。山高谷深，多生微蘅，其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天心山又名锡义山，在丰利县东六十五里。

小陉山

《山海经》曰：小径山，器难之水出焉。旧传器难之水即索水也。小径山一曰嵩渚山，俗名周山，在荥阳县三十五里。

兰岩山

《搜神记》曰：荥阳县有兰岩山，峭拔千丈，常有双鹄不绝来往。

《神仙传》曰：昔有夫妇隐此山数百年，化为两鹄。忽一旦一鹄为人所害，其一鹄岁常哀鸣，至今响动岩谷，莫年岁。

砀山。

《水经注》曰：砀县分水，北有砀山，砀芒二县之间，山泽深固，多怀神智。有仙者涓子、柱主，并隐砀山得道。汉高隐之，吕后望气知之，即於是处也。

历山

《水经注》曰：雷泽西南十里许，有一小山，孤立峻上，亭亭桀峙，谓之历山。山北有小阜，南属迤泽之东，北有陶墟，缘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联属，滨带瓠河也。郑玄云：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曰：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余谓郑玄之言为然。故扬雄《河东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济河之岩。”今雷首历观历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於事为安。

南城山

《後汉书》曰：郑玄汉末遭黄巾之难，客於徐州。今《孝经序》，郑氏所作。其序云：“仆避于南城之山，栖迟岩石之下，念昔先人余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经》。”盖康成胤之孙所作也。今西上可二里所，有石室焉，周回五丈。俗云是康成注《孝经》处也。

奚公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晔《徐州记》曰：奚公山，奚仲造车之所。山上轨辙犹存。

嵇山

《水经注》曰：嵇山，嵇氏故居也。嵇康本姓奚，会稽人也。先人自会稽迁于谯之乍 至县，故为嵇氏，取嵇字之上以为姓，盖志本也。

曹南山

《十道志》曰：曹南山，《曹风诗》所谓“荟兮蔚兮，南山朝跻”是也。有汜水出焉，即《汉书》云：“高祖即位於汜水之阳”。今坛存焉。汜音泛。

峄山

《书禹贡》曰：峄阳孤桐，泗滨浮磬。（郑玄注曰：峄山今在下邳西葛峄山也。）

《诗》曰：奄有鸟峄，遂荒徐宅。（鸟峄二山。）

《尔雅》曰：鲁国邹县有峄山，绝石相积构，连属而成山。

《史记□始皇本纪》曰：二十八年，始皇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博士议，刻石颂秦德。

《三代地理书》曰：秦始皇乘羊车，登峄山。

《邹氏记》曰：邹山，古之峄山也。孤桐之所植，邾文公之所卜。下山是邹县，本是邾国，鲁穆公改邹，山从邑变，故谓邹山。峄阳犹多桐树。

《地理志》曰：峄山在邹县北，绎邑之所依名也。山东西二十里，南北一十三里，高秀独出，积石相临，殆无壤。石间多孔穴，洞达相通，往往有如数间居处，其俗谓之峄孔。遭乱，辄将居人入峄，外寇虽众，无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胡贼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峄，名曰郗公峄。山北有绝岩，秦始皇观礼於鲁，登於峄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铭山岭，名曰昼门。《诗》所谓“保有鸟峄”者也。

金乡山

戴延之《西征记》曰：焦氏山北有数山，汉司隶校尉鲁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凿而得金，故曰金乡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庙，庙四壁皆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及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文字分明。又有石床长八尺，磨莹鲜明，叩之声闻甚远。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析败石床，各取之，为鲁氏之後所讼，三人并免官。

琅琊山

《史记》曰：始皇二十六年灭齐，遂登琅琊山，筑层台於上。秦皇乐之，因留三月是也。

《郡国县道记》云：琅琊台在故城东南十里，州东南一百七十里。台上有始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碑，碑上有六百字可识，余多剥落。台侧有四时祠，即齐地八祠之一。又云台上有神泉，人或污之，即立竭。

龟山

《水经注》曰：龟山在博县一十五里。昔夫子伤政道之陵迟，故望山而怀操，故《琴操》有齐龟山操焉。山北即龟阴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齐人来归龟阴之田是也。

徂徕山

《水经注》曰：《邹山记》云：徂徕山在梁甫、奉高、博三县界，犹有美松，亦曰尤竦之山。

危山

《汉书五行志》曰：哀帝时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驰道状。

报山

又《汉书》曰：瓠山石转立。（晋灼曰：汉注作报山，山胁石一枚转侧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广四尺。）东平王□及后谒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杀，后谒弃市，国除。

尼丘山

《水经注》曰：沂水出鲁城东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颜母所祈而生孔丘也。山东一十里，有颜母庙。防山南数里，孔子父葬处，《礼》所谓“防墓崩”者也。

羽山

《十道志》曰：羽潭，一名羽池。潭东有羽山。

《汉志》曰：东海郡祝其县有羽山，殛鲧之所。

《郡国志》云：锺离沫城有羽泉，殛鲧处。其水恒清，牛羊不饮。

《书》曰：殛鲧于羽山。

又曰：蒙羽其艺。

《左传》曰：昭公二年，郑子产聘于晋，平公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实为禹郊，三代祀之也。”韩子祀夏郊，平公乃间。

华不注山

《传》曰：齐师与晋战於鞍，齐师败绩，晋逐之，三周华不注山。

《水经注》曰：华不注，虎牙桀立，孤峰特起，青崖发翠，同点黛焉。

长白山

《郡国志》曰：长白山，陈仲子夫妻隐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氏《述征记》云：长白山，能兴□雨。山西南有大湖山，二山并有石室，败赤漆船，上有记。皆谓之尧时物。

黉山

《三齐记略》曰：郑玄刊注《诗》，常栖黉山。今山有古井不竭，犹生细草，叶形似韭，俗称郑公书带。

陶山

《齐地记》曰：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号鸱夷子。间行止於陶山，因号陶朱公焉。後改曰鸱夷山，在今平阴县东。

巫山

又曰：巫山，一名孝堂山。

《左传》曰：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即此山也。山上有石室，俗传云郭巨葬母之所，因名孝堂山焉。在平阴县。

鱼山

郭缘生《述征记》曰：鱼山，一名五山，《瓠子歌》所谓也。魏熹平中，有神女智琼降弦超室，后复遇此山陌上。

又《西征记》曰：鱼山临河，神女智琼与弦超会所。魏陈思王曹植尝登此山，有终焉之志，遂葬其西。亦其所封国也。鱼山在东阿县东北。

城山

《汉书》曰：城山，昔张良受黄石公素书，云山下黄石即吾也。城山一名黄石山，在东阿县东北。

劳山

伏琛《齐记》曰：不其城南二十里，有大劳山、小劳山，在海侧。

晏谋《齐记》曰：俗云“太山自言高，不如东海劳”，即此也。

蒙山

《高士传》曰：老莱子隐於蒙山之阳，以葭为盖，蓬为室，岐木为床，耆艾为席，衣饮水，垦山播植。楚王亲至其门，方织畚。王去有间，其妻戴畚菜挟薪而至，问车马迹之多。答曰：“楚王。”妻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捶；可授以官爵者，可随以钺。先生受人官禄，为人所制；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乃畚菜而去也。

东蒙山，在蒙山之东，故曰东蒙。《论语》云：“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是社稷之臣，何以伐为？”

谢禄山

《郡国志》曰：东海郡有谢禄山。按《汉书》，王莽时，东海徐宣、谢禄等，击王莽时田况，大破之，曾屯兵於此，因名谢禄山。在县西一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夹山
《地理志》曰：怀仁县有夹山。
《左传》齐鲁会于夹谷，即此也。在县西四十里。
桃山
《地理志》曰：桃山即华莱山也。一名义珠山。山上有井，不可窥；窥者不盈岁辄死。
又云：山上有井，有鸟巢於井中。此鸟金喙黑色，见则大水。
吠狗山
《地理志》曰：吠狗山，宋武北伐南燕之时至此山，夜间犬吠，明日视之，惟见石狗。
卷四十三　地部八
商洛襄邓淮蔡诸山
白於山
《水经》曰：白於山，今名女郎山，山上多松柏，下多栎檀，其兽多乍牛它羊，鸟多白。洛水出于其阳，东注于泾也。
又云：洛水源出县北白於山。
又曰：汉水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远望山坟，崔嵬状高，及即其所，裁有坟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谓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庙及捣衣石，言张鲁女也。
商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上洛有商山，班孟坚《西都赋》所谓商洛缘其隅，《高士传》谓地肺，即此也。
《晋书》曰：董景道少好学，千里追略，不与人交通。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商洛山，衣木皮叶，食树果，弹琴歌啸以自娱。至刘曜时，征拜太常，辞，以寿终。
玄扈山
《春秋合成图》曰：黄帝游玄扈、上洛，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周昌等百二十人临之，有凤衔图以置帝前。
望楚山
《襄阳记》曰：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马鞍山，一名灾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骏为刺史，屡登之，鄙旧名望郢山，因改为望楚山。後遂龙飞，是孝武望之处，时人号为凤岭，高处有三磴，即刘弘、山简九日宴赏之所也。
石梁山
《襄阳记》曰：襄州石梁山，山起白□则雨，黄□则风，黑□则蛮多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薤山

《襄阳记》曰：襄阳县薤山，山上有竹，三年生一笋，笋成竹死，代谢如春秋焉。

岘山

《十道志》曰：羊祜常与从事邹润甫共登岘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伤。我百年後魂魄犹当此山也。”润甫对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当与此山俱传。若湛辈乃当如公语耳。”後以州人思慕，遂立羊公庙并碑於此山。

白马塞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塞山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也？”为上渚吟，方士今犹传此，声韵愤激，其哀思之音乎！游者云重山迭嶂，事亦信然也。

高车山

《高士传》曰：高车山上有四皓碑及祠，皆汉惠帝所立也。汉高后使张良诣南山迎四皓之处，因名高车山也。

桐柏山

《河图括地象》曰：桐柏山为地穴，上为维星。

《荆州图经》曰：桐柏山，《禹贡》所谓导淮自桐柏者也。其山则□峰秀峙，林惟椅柏，潜润吐ㄧ，伏流数里。

武当山

《山记》曰：武当山区域，周回四五百里，中央有一峰，名曰参岭，高二十余里，望之秀绝，出於□表，清朗之日，然後见峰。一月之间，不见四五，轻霄盖於上，白□带其前，旦必西行，夕而东返，常谓之朝山盖，以众山朝揖之主也。

又《南雍州记》曰：武当山有石门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栖之地。

又《阴君内传》云：君字长生，入武当山仙是也。

又郭仲产《南雍州记》曰：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山高龙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逐。

《山海经》曰：祭水源伏流三百余里。汉武帝遣殿上将军戴生之此山采仙药，遂得道不返。

《甄异传》曰：历阳谢允，字道通，年十五，为苏峻贼军王免所掠，卖属东阳蒋凤家。尝行山中，见虎槛中狗，窃念狗饿，以饭饲之，入槛，方见虎攀木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看。允谓虎曰：“此槛本为汝施，而我几死其中，汝不杀我，我放汝。”乃开槛出虎。贼平之後，允诣县别良善，乌程令张球不为申理，桎梏栲楚。允梦见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有慈心，当拯救。”回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栅外，时进狱中，与允言语。狱吏知是异人，由此不敢枉允，蒙理还都，西上武当山。太尉庾公闻而愍之，给其粮资，随到襄阳。见道士说，吾师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间人也。敕若有西上欲见我者，可将来，得无是君。允因随去，入武当山，斋戒三日，进见先生，乃是昔日所梦人也。问允复见黄童不？因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便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神口紫气荫其上，或闻芳香之气，彻於山谷。

大狐山

《水经注》曰：大胡山，在Γ阳北如东三十余里，广圆五六十里。

张衡《西都赋》曰：所谓天封大胡者也。胡一作狐，《南阳图注》曰：“山有大石如狐。”

石鱼山

《水经注》曰：石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丈，广十里。石色黑而理，若口母。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刻画。长数寸，鱼形备足，烧之作鱼膏腥，因以名之。

苦菜山

《郡国志》曰：苦菜山，即黄城山也。自叶至Γ阳，南北相毗连，亘百里。亦曰长城山，即长沮、桀溺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即子路问津之所。《尸子》云，楚狂接舆耕於方城，即此山也。《春秋》曰：“方城以为城”是也。

大洪山

《水经注》曰：蔡阳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隋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盘基所跨，广圆一百余里。峰曰悬钩，处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山下有石门，侠鄣层峻，岩高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锺乳穴。穴上赤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锺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穷其深。而穴内常有风势，火无能以经久故也。陨水出于其阴，初流浅狭，远乃宽广，可以浮舟筏矣。时人以陨水所导，故亦谓之陨山。

赤岸山

《南兖州记》曰：瓜步山东五里，江有赤岸山，南临江中。罗君章云，赤岸若朝霞，即此是也。涛水自海入江，冲激六七百里，至此岸侧，其势始衰。郭景纯《江赋》云：“鼓洪涛於赤岸。”

莫耶山

《寿春图经》曰：莫耶山，长老传云，古者於此山铸莫耶剑，因为山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贾谊吊屈原篇》云：莫耶为钝兮，铅刀为。注云：莫耶，吴大夫姓也。王僧虔《吴郡地理志》云：吴人造剑二，阳曰干将，阴曰莫耶。莫耶，其妻名也。

又《淮南记》云：水合流千金塘，源出县西莫耶山是也。

□母山

《寿春图经》曰：□母山，一名濠上山，在州东南四十里。按《神仙传》云：彭祖服食□母，时人共传采於此山。今或有道者采取不已。

濠塘山

《寿春图经》曰：濠塘山，在县南六十里，有濠水出焉。古老所传，缘山泉灌濠城塘，故以为名。山穴多出锺乳，并有蝙蝠白艾色，於穴中倒悬，微带紫色。居人或有九月以後二月已前采取，服之颇益寿。

九斗山

《寿春图经》曰：九斗山，一谓阴陵山。

《江表传》云：项羽败乌江，取此山过。汉遣灌婴兵追羽至此，一日九战，因名曰九斗山。今石犹存有磨刀砺镞之迹。

涂山

应劭《汉地理志》曰：禹娶涂山，涂山有禹墟。

《太康地记》曰：涂山，古当涂国，夏禹所娶也。山西南又有禹村，盖禹会诸侯於涂山，在《禹贡》扬州之域。今九江当涂县有禹娶之地，今邑界有当涂故城存焉，即汉为县，後废。

《郡国志》曰：平河县有当涂山，淮水出於荆山之左，当涂之右，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涛北注也。

《春秋左氏传》曰：哀公七年，诸大夫对孟孙曰：“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杜预注曰：“涂山在寿春东北。”非也。余案《家语》曰：吴伐越，至会稽，获骨焉，其节专车。吴子使使问孔子，孔子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之，其骨专车，此为大也。”盖丘明亲承圣旨，录为实证矣。又案刘向《说苑辨物》，王肃之叙孔子九世孙孔晁所出先人书《家语》，并出此事。故涂山有会稽之名，考校群书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盖周穆之所会矣。

八公山

《水经注》曰：寿春县八公山，山无树木，惟重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刘安庙。刘安是汉高帝之孙，厉王长之长子也。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养方术之徒数千人，多神仙秘法鸿宝之道。忽有八公，皆顺眉皓素，诣门希见。门者曰：“吾王好长生，今先生无住衰之术，未敢闻。”八公咸变成童，王甚敬之。八士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炼金化丹，从有入无，乃与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天，余药在器，鸡犬舐之者，俱得上。其所之处，践石皆陷入焉。故山即以八公为目。

蔡山

《怀宁图经》曰：蔡山出大龟。《尚书》云：九江纳锡大龟，即谓蔡山也。

玉镜山

《怀宁图经》曰：玉镜山在县北万岁乡界。贞元二年，从山东面忽然爆裂，皎然如玉，行路远见如悬镜焉。其年刺史吕谓闻奏，因山改万岁为玉镜乡，其山西隅连完山东面。

山

《汉书□地理志》曰：山在山，天柱峰相连。其山三峰鼎峙，叠障重峦，拒□概日，登涉无由。《山经》云：山东面有激水，冬夏悬流，状如瀑布，下有九井，井有一石床，可容百人。其井莫知深浅，若天时亢旱，则杀一犬投其中，即降雷雨，犬亦流出。

鸡笼山

《历阳图经》曰：鸡笼山在县西北。《淮南子》云：“麻湖初陷之时，有一老母提鸡笼以登此山，因化为石。”今山有石状如鸡笼，因为名也。

梁山

《历阳图经》曰：梁山在县南，俯临江水南之博望山。

《宋书》云：孝武帝大明七年登梁山，大阅水军于中江。是日有雀二集于华盖，有司奏请改元为神雀元年，帝不许，因立双阙於梁山。

都梁山

《盱眙图经》曰：都梁山周回三十里，在县南。按《广志》云，都梁山生淮兰草，一名梁香草，故以为名。在楚州西南二百九里。

又阮之记云：都梁山通锺离郡，广袤甚远，出桔梗、芫花等药。

伏滔《北征记》云：有都梁香草，因以为名。

又曰：隋大业元年，炀帝立宫在都梁，东邻郁，西枕长淮，南望岩峰，北瞰城郭。其中宫殿三重，长廊周回，院之西又有七眼泉，涌合为一流，於东泉上作流杯，又於宫西南淮侧造钓鱼台，临淮高峰，别造四望殿。其侧又有曲河以安龙舟大舸，枕倚淮湄，萦带宫殿。至十年，为孟让贼於此置营，遂废。

斗山

《盱眙图经》曰：斗山周回二十里，在县西南，与都梁山相连，枕淮水险峻，名曰斗山。

台子山

《盱眙图经》曰：台子山周回一十里，在县东一里。案《宋书》云：“元嘉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七年，宋将臧质引兵下造弩台，以射城中。”因以为名。按：台子山在楚州西南是。

长围山

《盱眙图经》曰：长围山周回四里，在县北七里，上置军营，将士一千人守之，至德二年，节度使高适置。按《宋书》云：“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遣臧质拒魏太武帝，遂於梁山筑长围城，造浮桥绝水路。”即此。山又改为长围山，当在楚州西南一百八十里。

卷四十四　地部九

关中蜀汉诸山

吴山

《周礼》曰：雍州，其山镇曰吴岳。孙炎曰：雍州镇有吴岳山也。郭璞曰：吴岳别名开山。

《汉书地理志》：吴山在县西，《国语》谓之西吴，秦都咸阳，以为西岳。郦元《水经注》云：水发南山西侧，俗以此山为吴山。其山三峰，望之恒有落势。山下有石穴，广四尺，高七赤，水溢石穴，悬波倾注，涌澜奔荡，发源成川，北流注于是也。

骊山

《三辅故事》曰：始皇葬骊山，起陵高五十丈，下锢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珠为日月，鱼膏为脂烛，金银为凫雁，金蚕三十箱，四门施缴，奢侈太过。六年之间，为项籍所发。放羊儿堕羊冢中，燃火求羊，烧其椁藏。

《述征记》曰：长安东则骊山，西侧白鹿原，北望□阳，悉见山阜之形，而恒若在□雾之中。孟康曰：“昔周幽王悦褒姒，姒不笑，王乃击鼓举烽以征诸侯，至而无寇，褒姒乃笑，王甚悦之。及犬戎至，王举烽以征诸侯不至，王遂败，身死于骊山之北。”

龙首山

《辛氏三秦记》云：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连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丈，土赤不毛。昔有黑龙从山出饮水，其行道成土山。今长安城即疏山为台殿，基址不假筑，其含元殿，即龙首山之东麓，高敞为京之城最，阶高於平地三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中无间隔，左右宽平，东西广百步。《两都赋》云：“汉之西都，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右界褒斜、龙首之险，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即此山之形势也。

九山

《四夷郡国县道记》曰：，｛山截｝山，东连仲山，西当泾水出焉。九高六百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丈，周十五里。在咸阳。
{山截}山
《四夷郡国县道记》曰：{山截}山，在口阳县东北十里，一名慈峨山，山势嵯峨，山顶有口起即雨，里人以为候。昔黄帝铸鼎於此山，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即此之形势也。
鸡头山
崔鸿《十六国春秋》云：石生不能守长安，欲西上陇，士卒散尽，遂入鸡头山，为追兵所害。山在县东。
牛首山
《山海经》曰：牛首山，涝水出焉，而注于水，是多飞鱼，状似甘，可疗痔疾。
又曰：牛首山有鬼草，赤茎，叶如葵，秀如禾，服之使人不忧。
蓝田山
《後魏风土记》云：蓝田山，巅方二里，仙圣游集之所。刘雄鸣学道於山下，有祠甚严，亦灞水之源，此西又有尊卢氏陵次，北又有娲氏谷，则知此地是三皇旧居於是。
笄头山
《史记》云：黄帝西至于崆峒笄头山。
《图经》云：笄头山在泾阳西，《禹贡》泾水所出。
《淮南子》云：薄落山，一名笄头山。
注《水经》云：大陇之山，异名耳。《庄子》谓广成子学道於崆峒之山，亦黄帝问道於广成子，盖在此山。按今肃州又有崆峒山，未详孰是。今此见有柏堂在山顶上，不知何代所置也。後汉隗嚣使王孟塞鸡头道，谓此山也。
贺兰山
《泾阳图经》曰：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鲜卑等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因此山名。
太白山
《辛氏三秦记》曰：太白山南有陈仓山，山有石与山鸡不别，赵高烧山，鸡飞去，晨鸣山头，声闻三十里，或谓是玉鸡。
《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秦若使人被，以朱丝绕伐树，汝得不忧否？”文公如其言伐树，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澧水中，复出，使骑击之不胜，骑堕地，复上，解，牛乃畏之，入水不出。故置髦头骑也。
五将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云：苻坚为慕容冲所逼，长安城中有书曰：帝出五将，久长得免是。又谣曰：坚入五将长得。坚大信之，率骑数百出五将，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坚，众奔散，忠执坚以归新平。即此山也。

仇池山

《辛氏三秦记》云：仇池山，上有百顷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东西绝壁百仞，上有数万家，一人守道，万夫莫向，山势自然有楼橹却敌之状，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罔阜泉源。《史记》谓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晋末，为氐阳茂搜所据，於山上立宫室仓，皆为板屋，乃氐之所理於此，今谓之洛谷道是也。

《秦州记》曰：仇池山，本名仇维山，形似覆壶，上广百顷，周数十里，高二十余里，壁立千仞，自然楼橹却敌，分置均调，竦起数丈，有如人力也。

青城山

《福地记》曰：青城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匝五十里，有甘露芝草，天池醴泉。

《玉匮经》云：黄帝封为五岳丈人，乃岳渎之上司，真仙之崇秩。一月之内，群岳再朝，六时洒泉，以代晷漏。一名赤城，一名青城都，一名天谷山，亦为第五洞天，宝仙九室之天。对郡之西北，在岷山之南，群峰掩映，互相连接，灵仙所宅，祥异则多。

《益州记》云：岗峦岭相连千里，上有仙都。

《地理志》云：西徼之外，江水所出，天彭、青城，连峰不绝。

李膺记云：入山七里，至赤石城，有羊马台，三师坛，上五里至瀑布，水涧二百步，有二石梯，有一石笋，高三丈。过二石门，绝崖数百丈，下起常道观，高峰下有水，六时洒落。东北有二石室，名龙宫，可容百余人。从龙宫过石室，至石梯，名龙桥。又有一石梯，洞穴深浅，莫知所极。西北有石室，宛然见存。又有黄帝坛，石法天地，上圆下方，阔一丈二尺，有十二角，观东有石日月，各阔五尺，厚一尺二寸，相对柱上乌兔辉铄，方圆磅礴可观。

《五岳真形图》云：洞天所在之处，其下别有日月分精以照，其中龙桥处二山，相去百余步，其峰危竦相对，桥在峰首，其桥中半渐渐促小，可六七寸，长一丈五尺，两边悬崖，俯临不测。山傍有誓石，天师张道陵与鬼兵为誓，朱笔画山，青崖中绝。今验断处，石并丹色，阔二十余丈，深六七丈，望之然。

邛来山

《山海经》曰：来山，江水出焉。（今在汉严道县南，中江所出有九折坂，出貘似熊。）其阳多黄金，其阴多麋，其木多檀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阳国志》曰：严道县，南有邛来山，山上凝冰夏结，回曲九折，王阳去官之所。

岷山

《山海经》曰：岷山，江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有鸟焉，其状如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窃脂，可以御火。

石镜山

《华阳国志》曰：叠州合川县石镜山，在县西北四十五里。其山有石，光莹皎洁，照之莫不备见形体。故谓之石镜山。山下又有铜窟，隋初於此置监，鼓铸钱刀焉。

绥山

《列仙传》曰：葛由者，蜀之羌人，周成王时，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木羊之蜀，蜀中王侯宾之，上绥山，山在安固县东三十里随之人皆得仙术。

覆船山

《十道录》曰：覆船山，尧遭洪水，维舟树下，船因覆焉。

又《益州记》云：覆船山中十五里，有七里坂，一名羊腹坂，屈曲有壁立难之路。

牛头山

《九州记》云：牛头山，昔日葛仙翁多游於此，今为立寺，与白兽山相连。昔秦时有白兽为害，夷人射之，因刻白石於此山。今遗像尚存。

董政山

《十道记》曰：董政山，隋开皇中，县令董政封高雅之士，去官之後，民咸思其德，因指此山为董政山。

彭亡山

《十道记》曰：彭亡山，後汉将军岑彭征公孙述，於此山战死，故号曰彭亡山。

鼎鼻山

《十道记》曰：鼎鼻山，周道衰微，九鼎沦一於此山之下，其水清澄，今民犹或见其鼎耳。

灵台山

《十道记》曰：灵台山，在县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汉张道陵真之所。

《郡国志》曰：灵台山天柱崖下，有一桃树高五尺，皮是桃心，肉似柏，张道陵与王良、赵试法於此，四百余年，桃迄今不朽，小碑记之。

黄厥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国志》曰：黄厥山，有锺乳穴十九。又西岸有自然石塞，其下流水，上有一悬石似磬，惊之有声可听。

灵山

《郡国志》曰：灵山，昔有神女於此捣衣，因号捣衣山。山南绝岩，有方石明莹，谓之玉女捣练砧。又有盘龙山，以山形如盘龙也。

猿门山

《益州记》云：猿门山，在涪县之北二十五里，上多猿，其山二峰磔坚如门，故曰猿门。

金山

《益州记》曰：金山，在涪县东五十步，东临涧水，光照映川。

又李膺记云：金山长七八里，每夏潦雨有崩处，即金粟散出是也。

五妇山

《蜀记》云：梓㠯县有五妇山，一名五妇台。秦王遗蜀王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至梓㠯，五丁蹋地大呼惊五女，并化为石。蜀王筑台，登而望之，因名为五妇台焉。

玉女山

《梁州记》云：肥城东南有玉女山，山有一石穴，中若房宇，有玉女入穴不出，穴前有修竹，下有石坛，风微动竹，拂坛如帚。

祁山

《关山图》曰：汉阳西南有祁山，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

《蜀志》云：建兴六年，诸葛亮率师攻祁山不拔，即谓此也。

又按《九州志》云：祁山上有高楼，武陟二神祠，每岁郡邑祀之。

又《周地图地记》云：其城即汉时守将所筑。

阆山

《阆山图经》曰：阆山四合於郡，故曰阆中。按《名山志》云：“阆山多仙圣游集焉。”

盘龙山

李膺《益州记》云：阆中盘龙山南，有一石长四十丈，高五尺，当中有户及扇，若人之掩闭，古老以为玉女房。

铜梁山

左太冲《蜀都赋》云：外负铜梁于宕渠。张孟注云：铜梁，山名也。按其山有桃枝竹，西东连亘二十余里，山岭之上平整，远望诸山，而此独秀也。（山在州南九里。）

高梁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源记》云：南浦郡高梁山，尾东跨江西，首剑阁，东西数千里。山岭长峻，其峰崔嵬，于蜀市望之，若长云垂天。一日行之，乃极其顶，俯视众山，泯若平原，《剑阁铭》谓“岩梁山，积石峨峨”，即述此也。

青石山

《益州记》云：昔巴蜀争界，久而不决。汉高帝八年，一朝密雾，石为之裂，今犹如之，自上及下，破处直若引绳焉，於是州界始判。山上有古神祠，甚灵。今名青石山。

口南山

《九州要记》云：口南郡山，山有神处石室，称黄石公。祀之必用纸一百张，笔一双，墨一丸。室内有启，必知吉凶，但不见其形。

禺同山

《九州要记》曰：禺同山，有金马碧鸡之祠。

吊鸟山

《九州要记》曰：吊鸟山，在叶检县，叶榆则口南郡废邑也。山上有鸟，千百群飞啁啾，一岁必一度大集，即凤凰死也。

卷四十五　地部十

河北诸山

大亻丕山

《隋图经》曰：大亻丕山，按《书》云“至於大亻丕”。又名青檀山，今名黎阳东山。

刘澄《山川记》云：黎，国也。《诗序》云：“黎侯寓于卫，卫以中露，泥中二邑处之。”以国名也。

又，张揖云：成皋山是大亻丕山，即谬矣。

枉人山

《隋图经》曰：枉人山，俗名上阳三山，或云，纣杀比干於此山，因得名。古凡伯国之地也。

鲋禺山。

《山海经》曰：鲋禺山，颛顼葬其阳，九嫔葬其阴，四蛇卫之。鲋禺山者，盖今广阳山之别名也。

《郡国志》曰：颛顼所葬，俗名青冢山焉。

天门山

《水经注》曰：天门，注曰：谓之百家岩，下可容百家，故以为名。山有石穴，状如门，才得通人。自平地东南入，便至天井。

苏门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苏门山，一曰苏岭，俗又名五岩山。《魏氏春秋》云：即阮籍见孙登长啸，有凤凰集，登隐之处。故号登为苏门先生。

万谷根山

《郡国志》曰：晋阳万谷根山，即羊肠坂也。

皇甫谧云：羊肠塞，在龙山西，即晋阳西北，古西河上郡关于此。隋炀帝大业四年经此幸汾阳，改名深谷岭。

《十二州志》云：晋阳有羊肠，蟠曲在其西北九十里也。

又《隋图经》曰：失山去万谷根山二十里，头上有石墟，魏太武避暑之所，羊肠坂在焉。

郡山

《後魏兴国土地记》曰：太原郡山，有石室，方丈四尺，四壁有篆字，人莫之识。

婴山

《隋图经》曰：婴山，为并州之主。

牢山

又曰：牢山，在太原县东北。

《后魏书》曰：刘聪遣子粲袭据晋阳，猗庐救之，遂猎于寿阳牢山阳，检阅皮肉，山为之赤也。

介山

《并州记》曰：介山，一名横岭。

《左传》曰：僖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及禄，遂与母偕隐而死。晋侯求不获，以绵上田封之。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杜注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也。

静岩山

《郡国志》曰：灵石县有静岩山，在东北二十里，即太岳也。下有五龙泉，即文公封介子推绵上之田是也。

风山

《水经注》曰：河水南经比屈县故城西，十里有风山，上有穴如轮，风气萧瑟，习常不止。当其冲飘也，而略无生寒草，盖常不定，众风之门故也。

管涔山

《水经注》曰：管涔山，汾水所出，土人亦云箕管山，见多菅草，或以为名，又为管子山。

《前赵录》云：刘元海族子曜，尝隐避於管涔之山，夜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尺，光辉非常，背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曜遂服之，随时变为五色也。又有三城堆，故县城於此置也。又有汾阳宫，隋大业四年置，隋末废也。又有汾水出山阳。

《山海经》云：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至于河。

《十二州记》云：汾水出周五县之燕京山。盖管涔之异名也。

五台山

《水经注》曰：五台山，其山五峦巍然，故曰五台。晋永嘉三年，雁门郡人五百余家，避乱入此山，见山中人为先驱，因而不返，遂宁岩野，往还之士稀有望见其村居者，至诣寻访，莫知所在，故俗人以为仙者之都矣。中台之山，山顶方三里，西北陬有一泉水不流，谓之太华泉，盖五台之层秀。《仙经》云：“此山名为紫府，仙人居之。”其九台之山，冬夏常冰雪，不可居，即文殊师利常镇毒龙之所。今多佛寺，四方僧徒善信之士，多往礼焉。

谒泉山

《隋图经》曰：西河谒泉山，一名隐泉山，有石室，子夏退居之所。

《水经注》曰：谒泉山，俗云阳雨愆时，谒祷是应，故得其名。

悬瓮山

《郡国志》曰：悬瓮山，一名龙山，亦名结绌山。多鱼，食之不骄。晋水出焉。又有象山。《前赵录》云：“刘聪征刘琨不克，略晋阳，逾象山而归也。”又汾水自阳曲县界流入，南过晋阳县，晋水从县南流注之。又有洞过水西入于汾，晋水下口也。又有晋祠。《水经注》曰：“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姚最《序行记》云：高详天保年中，大修楼观。

五指山

李穆叔《赵记》曰：阳东北有五指山，岩石孤耸，上有一手一足之迹，厥大如箕，指数俱全。

又《郡国志》云：北齐宣王遣人量之，长七尺。

又《十六国春秋》云：石勒当生之时，此山上草木皆为铁骑之形。

纥真山

《冀州图经》曰：纥真山，在城东北，登之望桑乾代郡，数百里内宛然。

又《郡国志》云：望之数百里内，夏恒积雪，故彼人语曰：“纥真山头凉死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又有神泉，人歌曰：“纥真山头有神井，入地千尺绝骨冷。”是山北十里，有白登山。

元姬山

《冀州图经》曰：元姬山，在马邑。《後魏书》云：“道武侍人姓李，善讴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葬此山，魏主思之，乐府为之曲，其曲存焉。”

白登山

《冀州图经》曰：白登山，在定襄县东北，汉高所困之处，上有台，因山为名。

火山

《冀州图经》曰：火山，在定襄县西五里。

《水经注》曰：西溪水，源出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七十步，深不见底，炎热上，常若雷之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一名焚台，井东五六尺，有汤井，井广轮与火井相状，热势亦同。东有火井祠，岁时祀之。井北百步，有东西谷，广十许步。南岸下有风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测，而穴中肃肃常有微风，虽三伏亦凛冽。

三山

《隋图经》曰：河东都三山，即舜所耕历山也。《禹贡》所谓“壶口雷首至於太岳。”壶口山在慈州，太岳在晋州，雷首在河东界。此山有九名，谓历山、首山、薄山、襄山、甘枣山、渠猪山、独头山、而山等名。又汤伐桀，升自而之所。

稷山

《隋图经》曰：稷山，在绛郡，后稷播百于此山。亦《左氏传》谓“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此也。

《後魏书》曰：高凉山，隋以後又为稷山。

霍山

《隋图经》曰：霍山，在洪洞县东北，霍水出焉。

《水经注》云：发源成潭，潭阔七十步，而不测其深。

《尔雅》云：霍山之珠玉焉。

又有圣人崖，崖有七穴相通。

又《水经注》云：霍山，北有雀鼠谷，其间道隘，水左右悉结偏梁阁道，累石成路，俗谓之鲁班桥也。

平山

《隋图经》曰：平山，在平阳，一名壶口山，《尚书》谓“壶口治梁及岐”，即此也。今名姑射山，在县西，平水出其下。

又《山海经》曰：宪山之南三百里，有姑射山。

《冀州图经》云：西入文成郡，以山为界。

又《庄子》云：“尧见姑射神人，杳然丧其天下。”即是此山也。

发鸠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上党发鸠山，多柘木，有鸟状如乌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相呼。云炎帝女东游溺海化鸟，今犹衔石以填之。

抱犊山

《道书福地记》曰：抱犊山，在上党东南，高七丈，有石城，高十丈，方一里，东南角有草名玉照下枝，冬生花，高五六尺，味颇甘。取其末服之，方寸七，日三不饥。宜五，多食物，无恶毒，寇贼不至。

《玉匮》云：抱犊山东北，去恒山之南数百里，云南有穴。行三百里，出美阳县西七十里，名洞口。

又《隋图经》曰：卑山，今名抱犊山。四面危绝，山顶有二泉。後魏葛荣乱，百姓抱犊上山，因以名之也。

房山

《隋图经》曰：房山，岭上有王母祠，甚灵。俗号为王母山。

《後汉书》曰：章帝永和三年幸赵，祠房山，即谓此山也。在县西北十里，水出焉。亦谓石臼水，又谓之鹿水。出行唐东，入博陵，谓之木刀沟，一谓袈裟水，又从此过石童山，南流入滹沱河。

《前燕录》曰：慕容隽时，房山王母祠前大树自拔，根下得玉圭璧八十三颗，光色稍奇隽，以为岳神之命，以太牢祭之。每祠有一虎来往祠侧，性颇驯，狎而不害於物。

韩信山

《隋图经》曰：韩信山圆峻，俗呼为韩信台，又呼为土门口。西入井陉，即向太原路，是此也。又有韩信城，信破赵，驻军於此。

汤山

《山海经》曰：汤山，汤水出焉。此汤能愈疾，为天下最。

又按《隋图经》云：汤後侧岩上有石室一，户无尘秽，俗号曰圣人室，下经铜马庙，有碑题云“漳河神坛”是也。

干山言山

李公绪记曰：柏仁县有干山、言山，《卫诗》云：“出宿於干，饮饯於言。”是此也。

黑山

《九州要记》曰：黑子昔居汲郡黑山，采茯苓饵，五百岁或老或少。

又《魏志》曰：汉献帝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睦固等十万余众，以掠魏郡也。又云一名青山。

《列仙传》曰：犊子邺人，在黑山，常牵一黄犊来过邺城沽酒，阳都女见悦之，遂留相奉，阳都女生而连眉，即此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地十三州志》云：黑山险，为逋逃幽薮。
《隋区宇图志》云：周太祖讳黑，因改黑山为青山也。
雷公山
《隋图经》曰：雷公山，耆老传曰，魏时黑山郡盗张燕等，不立君长，直以名号为称，多髯者谓之羝公，大声者谓之雷公。时雷公贼保此山，因以为名。
鼓山
《隋图经》曰：鼓山亦名涂山。
《宋永初古今山川记》云：鼓山，如石鼓形二所，南北相当，二鼓相去十里。
《冀州图经》云：邺城西有石鼓，鼓自鸣，即有兵。《魏都赋》云：“神钲迢递於高峦”是也。高齐末，此鼓鸣，未几云邺城有兵而齐灭。隋文季年又鸣，闻数百里也。
隆虑山
《隋图经》曰：隆虑山，一名林虑，盖隋县西二十里。山有三峰：南第一峰名仙人楼，高五十丈，下有黄花谷，北岩出瀑布，水注成池。黄花谷西北有洞穴，去地十余仞，下有小山孤竦，谓之玉女台，高九百丈。其山北一峰名举峰，其北有偏桥，即抱犊山也。南接太行，北连恒岳。
又按《颜修内传》曰：桥顺，字仲产，有二子，曰璋，曰琮，师事仙人卢子基於隆虑山栖霞谷，教二子清虚之术，服飞龙药一丸，十年不饥。
魏文帝诗曰：“西山有双童，不饥亦不食。”谓此也。
鲜卑山
《隋图经》曰：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慕容先代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後雄昌，与匈奴争盛。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
大碣石山
《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骊城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汉昭帝亦常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甬道数十里。当山顶有之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见，立於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动不没，不知深浅，世名之天桥柱也。状若人造，亦非人力所就。韦昭亦指此以为碣石也。
白狼山
《郡国志》曰：白狼山，一曰鹿首山。魏武於此逢狮子处。
鸣鸡山
《隋图经》曰：鸣鸡山，在怀戎县东北，本名磨笄山。昔赵襄子杀代王，其夫人曰：“代已亡矣，吾将何归？”遂磨笄於山而自杀。代人怜之，为立祠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名其山为磨笄山。每夜有野鸡群鸣於祠屋上。故亦谓为鸣鸡山。

历山

《後魏舆地图风土记》曰：潘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形似覆釜，故因以名之。其下有舜祠、瞽叟祠存焉。

川乔山

《山海经》曰：川乔山有黄帝祠，大荒内有轩辕台，射者不敢西向，畏轩辕故也。

梁湘东王《临终诗》云：寂寥千载後，谁畏轩辕台。

大翮山小翮山

《山海经》曰：大翮山小翮山，有王仲庙。仲字次仲，年小入学而远，常先到，其师怪之，谓不归。使人候焉，实在家。等辈常见次仲捉一小棘木，长三尺余，至著屋间，欲取辄不见。及年弱冠，变苍颉旧文为今隶书。秦始皇时，官务繁多，次仲为文简略，赴急用之大嘉，使征不至，始皇大怒，诏槛车送之。次仲吟咏，化为大鸟出车外，翮然高飞，徘徊长引，至于西门山落二翮，因名之也。

飞龙山

《隋图经》曰：飞龙山，又名封龙山。

《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云：王俊遣祁弘率鲜卑讨石勒，战於飞龙山下，勒师大败。

郦元《水经注》云：汶水东经飞龙山北。

又《赵记》云：每岁有疾风雹雨东南而行，俗传此山神女为东海妇，而三石人犹存，衣冠全具，其北即张耳故墟耳。

无终山

《隋图经》曰：无终山，一名步阴山，又名翁同山。

《神仙传》云：仙人白仲理者，辽东人也。隐居无终山中合神丹，又於山中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即此山也。

又《水经》云：翁伯周末避乱适无终山，山前有泉水甚清，夏尝澡浴，得玉澡架一双於泉侧。

又《搜神记》云：无终山，又有阳翁玉田，昔雍伯，洛阳人，父母终，葬於无终山。山高八十里，上无水，雍伯置饮，有人就饮。与石一升令种之，後玉生得白璧五双，聘北平徐氏，遂家焉。

燕山

《隋图经》曰：燕山，在易县东南七十里，岩侧有石鼓，去地百余丈，望之若数百石，左右梁贯之，鼓东南有石人，援桴之状同击势。云燕山石鼓鸣，则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
龙山
《隋图经》曰：龙山，在易县西南三十里，龙山石上，往往有仙人及龙迹。西麓谷有一坑，大如车轮，春则风出东，夏出南，秋出西，冬出北。有沙门法猛，以夏日入其东穴，见石堂石人，欲穷诸穴，便有一人厉声云：“法师有滞，三穴皆如东者，不宜仍来见秽。”猛仍意不息，不觉忽在穴外也。
孔山
《水经注》曰：易水东经孔山北。
又《隋图经》云：孔山有孔，表里通彻，故名尔。
卷四十六　地部十一
江东诸山
敬亭山
《郡国志》及《宋永初山川记》曰：宛陵北有敬亭山，山有神祠，即谢赛雨赋诗之所。其神云梓华府君，颇有灵验。
盖山
纪义《宣城记》曰：登盖山一百许步，有泉。俗传云：昔有舒氏女未适人，其父析薪於此，女忽坐泉处，牵挽不动，父遽告家，比来，惟见清泉湛然。其女性好音乐，乃作弦歌，即泉涌浪回，复有赤鲤一双跃出。今作乐嬉游，泉犹故沸涌。
九华山
《九华山录》曰：此山奇秀，高于口表，峰峦异状，其数有九，故号九子山焉。李白因游江汉，睹其秀异，遂更号曰九华山。
又曰：山之上有池塘数亩，水田千石。其池有鱼，长者半寻，颁首尾、朱鳍丹腹。人欲观之，叩木鱼即跃，以可食之物散於池中，食讫而藏焉。其水流泄为龙池，溢为瀑泉，入龙潭溪，有白善窟，其土如面不参，歉岁人多食之。
顾野王《舆地记》曰：九华山，高一千丈。
刘禹锡序曰：余尝爱终南、太华，以为此外无奇；爱女几、荆门，以为此外无秀；及见九华，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帻山
《宣城图经》曰：帻山，北面迤逦连九华山，其山层峰嵯峨，遐睇状如冠帻，因号为帻山。
牛渚山
《宣城图经》曰：牛渚山，突出江中，谓为牛渚圻，古津渡处也。
《江表传》云：司马徽《论运命历数》云：“黄旗紫盖见於东南，终有天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荆扬之君乎？”
又寿春童谣言：天子当西上。孙皓大喜，即载妻子及後宫数千，从牛渚陆道西上，云青盖入洛阳。适还大雪，寒冻殆死。
《舆地志》云：牛渚山首有人潜行，云此处连洞庭，傍达无底，见有金牛状异，乃惊怪而出。牛渚山北，谓之采石。按今对采石渡口，上有谢将军祠。又按《江源记》云：“商侣於此取石，至都输造石渚，因名采石，吴初以周瑜屯牛渚，镇西将军谢尚亦镇此城。”
慈母山
《宣城图经》曰：慈母山，在当涂县北临江。《丹阳记》云：“山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云：原夫箫管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即此处也。其竹圆致，异於众处，自伶伦采竹巜谷已後，惟此见珍，历代常给乐府，而俗呼为鼓吹山，山有慈母祠也。”
芜湖山
《宣城图经》曰：芜湖山，在县西南，山因湖以名之。汉末於湖侧置芜湖县，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芜藻，故因以名县焉。晋为重镇，谢尚、王敦皆镇於此。陈平县废，以其地入当涂县。
望夫山
《宣城图经》曰：望夫山，昔人往楚，累岁不还，其妻登此山望夫，遂化为石。其山临江，周回五十里，高一百丈。
博望山
《宣城图经》曰：博望山，有二山夹大江，东曰博望，西曰天门。按《郡国志》云：“天门山，亦曰峨嵋山，楚获吴ゴサ於此。”按其山相对，时人呼为东梁西梁山，据县图为天门山。
《舆地志》云：博望、梁山，东西隔江相对如门，相去数里，谓之天门。
宋孝武诏曰：梁山，天表象魏，以旌国形，仍以二山为立阙，故曰天门。
陵阳山
《宣城图经》曰：阳陵山，在泾县西南一百三十里。
《列仙传》曰：陵阳子明钓得白龙，放之。後五年，龙来迎子明上丹阳陵阳山，一百余年乃得仙。山高一千余丈。又有子安，仙人也，来就子明，二十年，一旦忽死，因葬山下。常有黄鹄栖其处树上鸣，云子安子安也。
白山
《宣城图经》曰：宣州白山，在县东五里，本名楚山，桓温领妓游此山，奏乐好为白歌，因改为白山。
中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城图经》曰：宣州中山，又名独山，在溧水县东南一十里，不与群山连接。古老相传云，中山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山前有水源，号为独水。按《舆地记》云：“宣州溧水县有独山，下有独水，流演不息。”即此山也。

三鹤山

《宣城图经》曰：三鹤山，在溧水县东南六十里。昔有潘氏兄弟三人，於此山求仙，後道成，化为三白鹤，於此冲天。

黟山（黟音伊）

《歙县图经》曰：北黟山，在县西北一百六十八里，高一千一百七十丈，丰乐水出焉。旧名黄山，天宝六年敕改焉。案江南诸山之大者，有天台、天目，而天目近连浙江，天台俯瞰沧海。江海者，实以地下为百川所归，然歙州则江之上游，而海之滥觞也。今计歙川之平地，已合与二山齐矣，况其山又有摩天戛日之高，此则浙江东西，宣、歙、池、饶、江等州山，并是此山之支脉明矣。其诸峰悉是积石，有如削成，烟岚无际，雷雨在下。其霞城洞室，符窦瀑泉，则无峰不有；若林涧之下，岩峦之上，奇踪异状，不可摸写，信灵仙之窟宅也。山中峰有浮丘公仙坛，彩霞灵禽，栖止其上，是浮丘公与容成子游之处所。昔有人到坛所，忽见楼台焕然，楼前有莲池，左右有盐积米积，遂归引村人上取，了不知其处所。山下人，往往闻峰上有仙乐之声。

灵山

《郡国志》曰：歙县有灵山，天欲雨，先闻鼓角声。此山上有圆石如车盖，县以鼓鸣为候，一鸣令迁，不鸣令不去。山一名三姑山，三年一野火，烧数未满，人烧之即雨。

《新安记》曰：灵村有山生香草，名曰灵香，又有黄精。山上有灵坛，道士祈请，不烧香自然芳馥。村人常射猎经践此土，犯山神，终无所获。

又《舆地志》云：灵山高峻，有圆石高数丈，上有石盖也。

岩山

山谦之《丹阳记》曰：秣陵县南三十里有岩山，山西有石室，山东大道左有方石，长一丈，刻勒铭题，赞吴功德，孙皓所建也。

三山

山谦之《丹阳记》曰：江宁县北十二里，滨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旧时津济道也。

横山

山谦之《丹阳记》曰：丹阳县东十八里有横山，连亘数十里。或云楚子重至于横山是也。

铁砚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谦之《丹阳记》曰：《永世记》云：“县南百余里铁岘山，广轮二百许里，山出铁，扬州今鼓铸之。”

九井山

《姑熟记》曰：县南十里有九井山，即殷仲文九日从桓公游九井赋诗处也。

石城山

《江乘地记》曰：石城山，岭鄣千里，相似若一，游历者以为吴之石城，犹楚之九疑也。多生箭竹，又有桑树。（山上有城，因以名焉。）

摄山

《江乘地记》曰：扈村有摄山，山多药草，可以摄生，因名之。方四面各起重岭，游者名伞散山，形似伞也，山顶旧有周江乘庙。

黄鹤山

《京口记》曰：有黄鹤山，在县界。晋王恭为刺史，改创西南楼名万岁，西北名芙蓉楼，至今存焉。

又《舆地志》云：俗传此楼飞向江外，以铁锁縻之方已。

覆船山

《梁武舆驾东行记》曰：有覆船山，酒罂山，南次高骊山。传云：昔高骊国女来，东海神乘船致酒礼聘之，女不肯。海神拨船覆，酒流入曲河，故曲阿酒美也。

北固山

《南徐州记》曰：城西北有别岭入江，三面临水，号云北固。刘桢《京口记》云：回岭入江，悬水峻壁。旧北固作固字，梁高祖云：“作镇作固，诚有其语，然北望海口，实为壮观，以理而推，宜改为顾望之顾。”

《舆地志》云：天景清明登之，望见广陵城，如在青霄中。

虎丘山

顾恺之《虎丘山序》曰：吴城西北，有虎丘山。

《越绝书》曰：阖闾蒙名虎丘，铜椁三重。

女山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丹徒县西九里，临江有女山。山东许贡客刺孙策所也。

秦履山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暨阳县西南可三十五里，有秦履山。传云秦始皇登之，以望江海。

马鞍山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暨阳县北九里马鞍山，东有黄山，郭璞葬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州山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南沙县北百里，有中州山，昔在海中，去岸七十里，义熙以来沙涨，遂与岸连。
三白山
山谦之《南徐州记》曰：剡县有三白山，出铁，常供戎器。山东头南面有石穴，高丈余，容十数人，恒津液流润。天将雨，辄有□群行从南来映山，山亦出□应之与同，比就虞山，即大雨矣。
马蹄山
刘祯《京口记》曰：石岘东连马蹄山，山上石有马蹄迹，因以为名。
蒜山
刘桢《京口记》曰：蒜山无峰，岭临江，魏文帝南望致叹。
会骸山
《吴郡缘海四县记》曰：带海有会骸山。
传云：山有金牛，昔有兄弟三人，共凿求之，坎崩同死，因以为名。
石姥山
刘道真《钱塘记》曰：石姥山，有一石甑，厥状殊似，居绝岭之巅，大数十围，下有三石足支之。
大辟山
《郡国志》曰：余杭大辟山，本名余杭山，一名由拳，高峻为最。旁有由拳村，出藤纸。
《晋书》曰：郭文，字文举，隐於余杭大辟山。山中曾有猛兽杀一麈于庵侧，文举因以语人，人取卖之，分钱以奉。文举曰：“我若须此，自当卖之，所以相语，不须故也。”
花山
陆道瞻《吴郡记》曰：吴县有花山，太康中，生千叶莲花於上，故曰花山。
虞山
陆道瞻《吴郡记》曰：海虞县西六里有虞山，上有仲雍冢。
阳城山
董监《吴地记》曰：富春有阳城山，县氏所葬，汉末上有光，□气天属。
姑苏山
董监《吴地记》曰：姑苏山，一名姑胥，连横山之北。
《越绝书》云：吴地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望湖中，窥百姑。《淮南子》亦谓之姑余。
砚石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监《吴地记》曰：砚石山，在县西门外，亦名石鼓山，又有琴台在其上。
《越绝书》云：“吴人於砚石置馆娃宫”。
刘逵注《吴都赋》引扬雄《方言》云：“吴有馆娃宫，吴人呼美女为娃。”故《三都赋》云：“幸乎馆娃之宫，张女乐而娱群臣。”今吴县有馆娃乡。
香山
董监《吴地记》曰：香山，吴王遣美人采香於山，因以为名，故有采香径。
华山
《华山精舍记》曰：《老子枕中记》云：“吴西界有华山，可以度难。”父老云：山顶北有池，上生千叶莲花，服之羽化，因名华山。长林森大，荒楚蔽日。
《舆地志》云：山上有石鼓，晋隆安中鸣，乃有孙恩之乱，山在县西六十三里。
包山
《吴地记》曰：包山，在县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远世莫能测。吴王使灵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尽。因得玉叶，上刻灵宝经二卷，使示孔子，云禹之书也。
又《郡国志》云：洞庭山有宫，五门，东通林屋，西达峨嵋，南接罗浮，北达岱岳。
又按《玄中记》云：吴国西有具区，泽中包山，有洞庭宝室，入地下潜行，通琅琊东武。
《淮南子》云：断修蛇於洞庭。
《左传》云：哀公元年，夫差败越於夫椒。今太湖中别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宫，潜通五岳。包山上旧无三班，谓蛇、虎、雉。侯景乱後，乃有虎蛇为人之害。
石鼓山
《郡国志》曰：吴王离宫在石鼓山，越王献西施於此山。山有石马，望之如人骑。南有石鼓，鼓鸣即兵起。
粟山
《吴地记》曰：粟山，一名新石头山。上有城，下有飞泉石杵，有吴先王刻题处。石杵西有舍，古老言，古於此采金。
刘道真记云：县西有姥山，绝岭之上有石甑，一人摇辄动，与千人不异。
定山
《吴地记》曰：定山，突出浙江中，波涛所冲，行侣为阻。
谢灵运诗曰：朝发渔浦南，暮宿富春郭。定山杳□雾，赤亭无淹泊。此山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封山

《吴兴记》曰：风渚在武康县东十八里，古防风国，有风公庙。水即风渚，山即封山也。

乍山

《吴兴记》曰：於潜县西二里，有乍山，有绝壁高三十许丈，谢安尝登之，临壁垂足曰：伯昏无人，何以过是？当时称以为难。一云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於此。

孺子山

《吴兴记》曰：东迁县有孺子山。徐孺子入吴哭友人，尝登之，因以为名。

响山

《吴兴记》曰：晚山北十八里，有响山。人於山下语，无大小，响则随声曲折应之。

晚山

《吴兴记》曰：於潜县西六十里有晚山。悉是松木，真墨所出也。

百丈流襄二山

《吴兴记》曰：山墟村有山，名曰百丈、流襄二山。尧遭洪水，此山不没，但余百丈，因以名山，水流襄山岭，因名流襄。

印渚山

《吴兴记》曰：印渚山，上承浮溪，水从渚以上至县，悉石濑恶道，不可行船，以下水道无险，故行旅集焉。晋王胡之为吴兴太守，至印渚中叹曰：“非惟使人心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传云，渚次石文似印，因以为名。

天目山

《郡国志》曰：天目山，上有数百年树，名曰翔凤树。

《舆地志》云：上有两湖，谓左右目，故名天目也。山极高峻，上多美石泉水名茶。

《杂道书》曰：天目山，左高於地七千五百丈，右高于地七千丈，从广三千里，上有渊，中有鱼可食，无毒虫。

《水经注》曰：吴兴郡於潜县北有天目山，山极高峻，崖岭竦叠，西临後涧，山上有霜木，皆是数百年树，谓之翔凤林。东面有瀑布，下注数亩深沼，名曰蛟龙池。水南流经县西，为县之西溪。

卞山

《郡国志》曰：卞山，卞和采玉处。山东足有一篑，高数尺。晋太康中，人开之，风雨晦暝，遂止。历代莫知所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宋书》云：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神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後七人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殒。

卷四十七　地部十二

会稽东越诸山

稷山

《越绝书》曰：稷山者，勾践斋戒台也。

麻山

《越绝书》曰：麻山者，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

鸡豕山

》越绝书》曰：鸡豕山者，越将伐吴，养鸡豕於此山，以食死士。

独女山

《吴越春秋》曰：独女山者，诸寡妇女淫佚犯过，皆输此山上。越王将伐吴，其士有忧思者，令游此山上，以喜其意。

龟山

《吴越春秋》曰：怪山者，琅琊东武海中山也。一夕自来，百姓怪之，故曰怪山。形似龟体，故谓龟山。

孔晔《会稽记》曰：城西门外百余步，有怪山。越时起灵台於山上，又作三层楼以望□。

《会稽志》曰：龟山之下有东武里，即琅琊东武县。山一夕移於此，东武人因徙此，故里不动。

秦望山

《水经注》曰：会稽秦望山，在州城正南，为众峰之杰，涉境便见。《史记》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取山顶七里，悬嶝孤危，峭路险绝。记云，攀萝扪葛，然後能。山上无甚高木，当由地迥多风所致。山南有焦岘，中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故《吴越春秋》云：“勾践语范蠡曰：先君无余，国在南山之阳，社稷宗庙在湖之南。”又有会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谓之茅山也，又曰栋山。《越绝》云：“栋，犹镇也。”盖《周礼》所谓扬州之镇山矣。山形四方，多金玉，下多夫石。《山海经》曰：“夕水出焉，南流注於湖。”《吴越春秋》称，山覆盎釜之中，有金简玉字之书，黄帝之遗谶也。山下有禹庙，庙有圣姑像。《礼乐纬》云：禹治水，天赐神女圣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东巡狩，崩於会稽，因而葬之。言鸟为之耘，春衔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山东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陉，去庙七里，深不见底，谓之禹井，云东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纪功，尚存山侧。孙畅之《述征书》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上有金简玉字之书，言夏禹发之得百川之理也。又有射的山，远望山的，状若射侯，故谓之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暗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嵊山

《水经注》曰：剡县嵊山，山下有亭，亭带山临江，松岭森蔚，沙渚平净。浦阳江又东北经始宁县{山零}山之成工峤，峤壁立临江，欹路峻狭，不得并行，行者牵木稍进，不敢俯视。峤西有孤峰特上，飞禽罕至。尝有采药者沿山见通溪，寻上於山顶，树下有十二方石。地甚方洁，还复更寻，遂迷前路，言诸仙之所集宴，故以坛宴名山。峤北有{山零}浦，浦口有庙，庙甚灵验，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盗窃，必为蛇虎所伤。北则{山零}山与嵊山相接，二山虽曰异县，而峰岭相连，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事备谢康乐《山居记》。

《宋书》曰：张稷子嵊，字四山，稷初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

涂山

《郡国志》曰：涂山，禹会万国之所，有石船长一丈，云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船侧掘得铁履一双。

又：《会稽记》云：东海圣姑，从海中乘舟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又有周时乐器名钅 享于，铜为之，形似钟，有颈，映水用芒茎拂则鸣。宋武修庙得古，梁武初修之，又得青玉印。

重山

孔晔《会稽记》曰：重山，太夫种墓，语讹成重。汉江夏太守宋辅於山南立学教授，今白楼亭处是也。

罗山

孔晔《会稽记》曰：诸暨县北界有罗山，越时西施、郑旦所居，所在有方石，是西施晒纱处，今名罗山。王羲之墓在山足，有石碑，孙兴公为文，王子敬所书也。

鹤山

孔灵符《会稽记》曰：射的山西南水中有鹤山，此鹤常为仙人取箭，曾刮壤寻索，遂成此山。汉太尉郑弘，少贫贱，以采薪为业，尝於山中得一遗箭，羽镞异常，心甚怪之，顷之有一人觅箭，弘以还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射的山，半岭有石室，仙人射堂，东有高岩临潭有石的岫，形甚圆明，视之如镜矣。

陈音山

孔晔《会稽记》曰：陈音山，昔有善射者陈音，越王使简士习射於郊外，死因葬焉，冢今开，冢壁悉画作骑射之象，因以名山。

铜牛山

孔晔《会稽记》曰：铜牛山，旧传常有一黄牛出山岩食草，采伐人始见，犹谓是人所养，或有共驱，蹙之垂及辄失，然後知为神异。

土城山

孔晔《会稽记》曰：勾践索美女以献吴王，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先教习于土城山，山边有石，云是西施浣纱石。

亭山

孔晔《会稽记》曰：晋司空何元忌临郡起亭，山椒极望岩阜，基址犹存，因号亭山。

洛思山

孔晔《会稽记》曰：永兴县东五十里，有洛思山。汉太尉朱伟为光禄大夫时，遭母哀，欲卜墓此山，将归洛下，冢师归登山相地，因谓冢师云：“去乡既远，归思常深。”忽极目千里，北望京洛，遂萦咽而死，葬山顶。故以为名。

乌带山

孔灵符《会稽记》曰：诸暨县西北有乌带山，其山上多紫石，世人莫知之，居士谢敷少时经始诸山，往往迁，功费千计，生业将尽，後游此境，夜梦山神语之曰，当以五十万相助，觉甚怪之，旦见主人床下有异色甚明澈，试取莹拭，乃紫石，因问所从来，云出此山。遂往掘，果得，其利不訾。

龙头山

孔灵符《会稽记》曰：上虞县有龙头山，上有兰峰，峰顶盘石广丈余，葛洪学仙坐其上。

坛宴山

孔晔《会稽记》曰：始宁县有坛宴山，相传云仙灵所宴集处，山顶有十二方石，石悉如坐席许大，皆作行列。

白石山

孔晔《会稽记》曰：剡县西七十里，有白石山。山上有瀑布，水悬下三十丈。岩际有蜜房，采蜜者以葛藤连结，然後得至。

小白山

《名山略记》曰：小白山，在会稽，阳城赵广信以魏末入小白山，受李氏服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又师左元放，受守中之道，後炼九华丹，丹成服之，太一遣迎。今在东华宫为真人。

缙□山

《郡国志》曰：括州（即处州也。）括苍县缙□山，黄帝游仙之处。有孤山特起，高二百丈，峰数十，或如羊角，或似莲花，谓之三天子都。有龙须草，云群臣攀龙顺所坠者。

桃都山

《郡国志》曰：台州桃都山，上有大桃树，上有天鸡，日初出桃树，天鸡即鸣，下鸡闻之而鸣。树下有两鬼，持苇索取不祥之鬼食之。

椒山

《郡国志》曰：越州椒山，吴王遣木客入山求大木不得，工人忧思，作木客吟。一旦神木自生合抱，长二十丈，伐造姑苏台。

覆釜山

《郡国志》曰：台州覆釜山，云夏帝登此得龙符处。有巨迹，云是夸父逐日之所践。

石篑山

贺循记曰：石篑山，其形似篑，在宛委山上。《吴越春秋》云，九山东南曰天柱山，号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禹乃东巡登衡山，杀四白马以祭之，见赤绣文衣男子，自称玄夷仓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简书，知导水之方者，斋於黄帝之岳。禹乃斋，登石篑山，果得其文，乃知四渎之眼，百川之理，凿龙门，通伊阙，遂周行天下，使伯益记之，名为《山海经》。

《开山图》曰：禹开宛委山，得赤如日，碧如月，长一尺二寸也。

括苍山

《五岳图序》曰：括苍山，东岳之佐命。

《登真隐诀》注及《吴录》云：括苍山，登之俯视雷雨也。

天姥山

《郡国志》曰：天姥山，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春月樵者，闻箫鼓笳吹之声聒耳。元嘉中，遣名画写状於扇，即此山也。

消山

《郡国志》曰：消山，下有夫人祠，山北湖阴，又有消御史庙，孤山耸出，似妇人艳妆而坐。

白鹤山

《郡国志》云：白鹤山者，昔有白鹤飞入会稽雷门鼓中，击之声震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海记》曰：郡西有白鹤山，山上有池，泉水悬溜，远望如倒挂白鹤，因名挂鹤泉。

又《郡国志》曰：汉末有徐公，於白鹤山成道，控鹤腾虚而去。又有鹤挂岭，犹有翱翔之势。

仙石山

《临海记》曰：仙石山有馆，土人谓之黄公客堂。两边有石步廊，触石□起，崇朝必雨。有四竿筋竹，风吹自垂空，微拂石皆净。即王方平游处也。

石新妇山

《临海记》曰：新妇山，亦名似人山，土石悉绀色，列山参差似人形，远望如鸟之俯仰。宋文帝遣画工模写山状，时一国盛图於白团扇焉。

灵石山

《临海记》曰：灵石山者，山有寺，当孙恩作叛，毁材木以为船舸，山石即於空中自然而落，贼每有所伤，故曰灵石山

临海山

《临海记》曰：临海山，山有二水，合成溪曰临海。一水是始丰溪，一水是东女溪，至州北两溪相合，即名临海溪，山因溪名。

崛门山

《郡国志》曰：崛门山，在海中，腹有孔上达於顶，有声即大风，不风即水涌出，必见大兵。吴将平，孔内有声，远闻千里。

石公山

《东阳记》曰：石公山，孤石望如石人坐其傍。又有如石人，状似新妇着花履焉，或名新妇岩。

石城山

《吴录》曰：永康有石城山。

《海内南经》曰：三天子都在闽西海北。郭璞注云：在新安歙县东。又引《张氏土地记》云：东阳永康县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黄帝曾游此山，即三天子都也。

金胜山

《郡国志》曰：金胜山，昔有人於此拾得金胜，因以名之。山有赵炳祠，炳善方术，庙至今无蚊虫。

《异苑》曰：孙权时，永康人入山还得大龟，烹之不烂，即此山也。

长山

《郡国志》曰：长山，相连遥三百里，一名金华山，即王方平初起，遇道士教以仙方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录地理志》曰：常山，仙人采药处，谓之长山。山南有春草岩，折竹岩，岩间不生蔓草，尽出龙须，云赤松羽化处。又有似龙须而粗大者，名为虎须，不中为席，但以其蓑为灯炷。

又《抱朴子》云：左元放言金华山可以合神丹，免五兵洪水之患。又按《舆地志》云：金华山连亘三百余里。

毕岭

《舆地志》曰：东阳毕岭之下有钱岭，往往人於岭下获大钱，今俗谓之钱岭。

铜山

《东阳记》曰：铜山，下有泉，水色鲜白，号为铜泉。

又按《异苑》曰：吴时，有军士五百人，破洞得一铜釜，将欲破之，水从中暴发，遂成湖以溺，人皆死於此。

昆山

《东阳记》曰：昆山，顶上有一孤石，高可三十丈，其形如甑，人谓之石甑。

骑石山

《郡国志》曰：骑石山，如人骑马而无头，昔有神巫以印指马，马头即落，则此山也。

江郎山

《郡国志》曰：江郎山有三峰，峰上各有一巨石，高数十丈，岁渐长。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峰在焉。又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晋，遭永嘉之乱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浴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眼入车栏中，等闲去如疾风，俄顷间从空堕，恍然不知所以，良久乃觉是家园中也。

石室山

《郡国志》曰：石室山，一名石桥山，一名空石山。晋中朝时有王质者，尝入山伐木，至石室，有童子数四，弹琴而歌，质因放斧柯而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状如枣梅，含之不复饥，遂复小停，亦谓俄顷，童子语曰：“汝来已久，何不速去？”质应声而起，柯已烂尽。

天阶山

《建安记》曰：天阶山，在将乐县南二十里，山下有宝华洞，即赤松子采药之所。洞中有石燕、石蝙蝠、石室、石柱，并石臼、石井，俗云其井南通沙县溪。复有乳泉自上而滴，人以服之。登山顶者，若碧霄，故有天阶之号。

太湖山

《建安记》曰：大湖山，在浦城县西南一百里，一名圣湖山，湖在山顶。昔有采药者止此湖畔，见满湖芙蓉，涉水采之，乃石也，亦有禽鸟，远望如飞，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则石。

孤山

《建安记》曰：孤山，在环璋之间，其地坦平，悉是沟塍阡陌，以此山挺然孤立，因以名之。

梁江淹为吴兴令，云此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昔为淹之胜境。

泉山

《泉山记》曰：山顶有泉，分为两派，一入处州，一入建溪，即《汉书》朱买臣所谓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此山也。

梨岭

《泉山记》曰：梨岭因梨以名之，记云南岭下道东，有钟离古亭迹存焉。

武夷山

萧子开《建安记》曰：武夷山，高五百仞，岩石悉红紫二色，望之若朝霞，有石壁峭拔数百仞於烟岚之中。其石间有木碓砻簸箕箩竹箸什器等物，靡不有之。顾野王谓之地仙之宅。半岩有悬棺数千。

传云：昔有神人武夷君居此，故因名之。

又《坤元录》云：建阳县上百余里，有仙人葬山，亦神仙所居之地。

《郡国志》云：汉武好祀天下岳渎，此山预祭，故曰汉祀山。

阑干山

《建安记》曰：阑干山，南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石室，可容六千人，岩口有木栏干，飞阁栈道。远望石室中，隐隐有床帐案几之属，岩石间悉生古柏，悬棺仙葬，多类武夷。

鸡岩

《建安记》曰：鸡岩，隔涧西与武夷山相对，半岩有鸡窠四枚，石峭上不可登履，时有群鸡数百飞翔，雄者类鹧鸪。魏王泰《坤元录》云：“武夷山涧东一岩上有栖鸡。”即此是也。

乌岭山

《乌岭山记》曰：乌岭峻极，不通牛马，以其乌居山连接，因以为名。

魏王泰《坤元录》云：邵武北有庸岭，一名乌岭，北隰中有大蛇，为将乐令李诞女所杀者。

金泉山

《建安记》曰：金泉山，南枕溪，有细泉出沙，彼人以夏中水小披沙掏之得金。山之西有金泉祠。

演仙山

《建安记》曰：演仙山，故老相传云，演氏炼丹於此山，灶之余基近犹存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山东面亦略通人径，山中出橘，其味甘，人有食者即可，携之出山即迷道。又有演仙水出此山，当郡城北为大河，莫知其深浅，兼下有暗窦入城，流出於剑潭，居人资之，常流不绝。

卷四十八　地部十三

南楚诸山

静山

《江夏图经》曰：静山，在县东南一百一十里，其山回耸，无连接，曲涧清流，茂林高峻，可以息诸仁智，栖游羽客。故名静山。

惊矶山

《江夏图经》曰：在县东九十里，其山无连接，西南俯临大江，下有石矶，波涛迅急，商旅惊骇，故以为名。

黄鹤山

《江夏图经》曰：在县东九里，其山断绝，无连接。旧传云，昔有仙人控黄鹤於山，故以为名。故梁湘东王晋安寺碑云，黄鹤从天而夜响是也。

烽火山

《江夏图经》曰：烽火山，在县东北四十里。

《梁典》曰：梁武征齐，顿军於此，举烽火相应，故名烽火山。

鸡翅山

《江夏图经》曰：鸡翅山，在县南八十里，昔有金鸡飞集於此，故名鸡翅山。旧记云：金水有金鸡，从鸡翅山向南飞，产金於此水，故名金水。

阖闾山

《武昌记》曰：昔阖闾与伍子胥屯众於此山为城，故曰阖闾山。

《史记》曰：阖闾九年，子胥伐楚。

又《春秋》云：子胥将兵破楚，掘平王之墓，皆屯军於此山。

印山

《武昌记》曰：奉新县有渚石临水，高三十丈，上有字，仿佛似印，故曰印山。

《舆地志》云：县西有石临水，高三十丈，有书字为印山，即此是也。

朔山

《武昌记》曰：朔山，有竹长一十余丈，围数尺，常有声，天将雨，此竹鸣焉。今无此竹。

望夫山

《舆地记》曰：望夫山，上有望夫石，石上曾生芜菁，遂以名山，上有石高三丈，形如女人，谓之望夫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记》云：武昌郡奉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今古相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饯送於此山，既而立望其夫，乃化为石，因以为名焉。

翠屏山

《舆地志》曰：江水入富池一百八十里，得奉新，上流三百里有城山，三面壁立，一面峻极，水是奉新大源。本名石城山，天宝五载改为翠屏山。

九宫山

《武昌记》曰：九宫山，西北陆路去州五百八十里，其山晋安王兄弟九人造九宫殿於此山，遂以为名。

角山

《武昌记》曰：天欲雨，其山有声如吹角，以此为名。

钟台山

《武昌记》曰：钟台山，在县东南一百里，上有桃花洞，洞侧有李邕读书之所，荒基遗址，石室花木犹在。上有一石台，台上有一钟，或时鸣响，远近皆闻，故名钟台山。

武昌山

《续搜神记》曰：晋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遇一长毛人，长丈余，引精至山曲，示以丛茗而後去。俄而复还，乃探怀中橘遗精；精怖，负茗而归。

樊山

《江夏图经》曰：樊山，西陆路去州一百七十三里，出紫石英。山东数十步有冈，冈上甚平敞，青松绿竹，常自蔚然。其下有溪，凛凛然，常有寒气，故谓之寒溪。有蟠龙石，谢元晖诗云：“樊山开广宴”是也。

又：干宝《搜神记》云：樊山若天旱，以火烧山即得大雨，今往往有验。

《武昌记》曰：樊山，孙权常猎於下，见一姥，问猎得何物？答曰：“只猎得一豹。”曰：“何不竖其尾？”言讫，忽然不见。权於後立庙祀之。

西塞山

《江夏风俗记》曰：西塞山，高一百六十丈，周回三十七里，峻横江，危峰断岸，长波所以东注，高浪为之西翻。

袁宏《东征赋》云：沿西塞之峻是也。

又《江表传》云：刘勋败於彭泽，走入楚江，闻皖已没，遂投西塞。

白雉山

《江夏图经》曰：白雉山，其山上有芙蓉峰，前有狮子岭，後有金鸡石，西出金，南出铜矿，自晋、宋、梁、陈以来，常置立炉冶烹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凤栖山

《江夏图经》曰：凤栖山，西北陆路去州二百二十五里。吴建兴年中，凤凰降此山，因以为名。山有石鼓，鼓鸣则雨降。

神人山

《历帝记》曰：神人山，吴建衡二年，有神人乘白鹿从此山，因为名神人山。

南昌山

《豫章图经》曰：南昌山者，昔吴王濞铸钱之山，时有夜光，遥望如火，以为铜之精光。

《梁氏十道志》云：以豫章有铜山，山中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是也。山有洪崖先生炼药之井，亦号洪崖山，有石臼存焉。

松门山

《豫章图经》曰：松门山者，以其山多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及彭蠡湖，山上有石镜，光明照人。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云：“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是也。

马当山

《九江记》曰：马当山，高八十丈，周回四里，在古彭泽县北一百二十里。其山横枕大江，山象马形，回风急击，波浪涌沸，舟船上下，多怀忧恐。山际立马当山庙以祠之。

钓矶山

《异苑》曰：钓矶山者，陶侃尝钓於此山下，水中得织梭一枚，还挂壁上，後化成赤龙，从室而去。其山石上犹有侃迹存焉。

鸡笼山

《郡国志》曰：江州鸡笼山，山上有石鸡，冠距如生。有道士李镇住此山下，常赏玩之，鸡一旦自毁，镇曰：“鸡既如此，吾其终乎！”果卒。

五女山。

《郡国志》曰：江州五女山，始皇死，五女葬此山。天昏，每闻筝笛之声。

射的山

《郡国志》曰：射的山者，古老相传云，上有玉在石壁内，南面遥望似有白处，曾有胡人来取，上山後遇风雨不果得。今远望颇似射侯，故名射的焉。

石印山

《吴志》曰：天玺元年，鄱阳郡言历陵山石有文理成字，巫言石印神有三郎，皓遣使以太牢祭，并印绶拜三郎为王。

又按江氏记云：历陵有石印山，临水高百丈，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相续，因谓之石印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虎山

《信州图经》曰：龙虎山，在贵溪县，二山相对，溪流其间，乃张天师得道之山。

羊山

《宋永初山川记》曰：商安县西有羊山，山有燃石，黄白而理粗，以水灌之便热若石灰，以鼎置之，烹煮可熟。

罗霄山

王孚《安成记》曰：萍乡罗霄山，泽水所出，水傍出石乳。天旱，吏人祷之，因以大木长三四丈投井中，即雨。水悬凑井溢，辄令木涌出而雨止，盖潜龙之穴也。以阳居阴，神精上通，故扣之而必有玄感，则《蜀都赋》云“应鸣鼓而兴雨”者也。

钟山

裴子野《宋略》曰：永嘉元年，钟山因洪水有钟从山流出，时人得之送上，验铭，云是秦时乐器，因以为名。

又按《安成记》云：钟山临水阻峡，春夏则湍γ涌沸，喷上白沙如米，两岸石上各九十余里，以之候岁，若一岸偏饶，则其方丰穰，民以为准。

望凤山

《宜春图经》曰：望凤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上有一峰，远观似凤，以此为名。

昌山

《宜春图经》曰：昌山，在州东六十里，旧名伤山，周回连延一十八里，袁江流于其间，巨石枕崎潺激，舟人上下多倾覆，故名伤山。顾野王《舆地记》云：时人以伤为非善征，乃改为昌山。

石室山

《宜春记》曰：郡有石室山，山有数石室相连，高十余丈，皆相似，素壁若雪，万象森罗于其所，因以为名。

黄唐山

《舆地志》曰：赣县黄唐山有石室，如数千间屋，上通天窗，下有方榻者，二石人巾栉而坐，傍有小石室七所相通，悉有石人，室前时有车马迹，春夏草不生，无诸毒虫，林木繁茂，水石幽绝，盖灵仙窟宅也。山下居人，每丙日辄闻山室有笳鼓箫乐之音。

邓德明记云：有石子如弹丸，聚在山角，至丙日不复见，他日复有，其山独立，高一千三百丈，相传以石室呼为黄唐庙，因以名焉。

储潭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康记》曰：储潭山，俯临清潭，有储君庙，因以名焉。

《舆地志》云：咸和二年，刺史朱伟所立，常有渔者钓於此潭，得金锁，萦引舟中，向数百丈，忽一物随锁而来，其形如水牛，眼赤角白，及见人惊骇拽走，而渔以刀断得数尺，不知其所由然也。

赤石山

《南康记》曰：赤石山，大石连耸，灿若舒霞，山角多赤石，有玉房琼室。耆旧相传云，宋元嘉年中，有人自称安道士者，不知何许人，披服巾褐，栖於此山中数十年，忽失所在，其後有人时复见者。天宝六年，敕改为玉房山。

螺亭石山

《南康记》曰：螺亭山，有大石临水，号曰螺亭。云昔有贫女，暮宿于亭采螺，忽夜中见众螺张口，乱啖其肉，贫女乃死。其伴因殡水傍，其冢化为巨石，螺壳无数，号曰螺亭石山。

上洛山

《舆地志》曰：虔州上洛山，多木客，乃鬼类也。形似人，语亦如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能斫杉枋，聚于高峻之上，与人交市，以木易人刀斧。交关者前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而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行人遇其葬，日出酒食以设人。山中有石墨可书。

空山

《南康图经》曰：空山，晋咸康五年，太守庾恪於西山麓中建立神庙，历代祈雨，最有灵应。

按《郡国志》云：空山在郡南，山多林木果实食物，一郡皆资此山，虽名空山，其出物百倍於他山。

金鸡山

《南康记》曰：金鸡山，临贡水，石色如霞，其傍有穴广四尺，一石正当穴口如弹丸，尝有金鸡出入此穴。晋义熙中，再三出见，有人挟弹放丸於穴口，化为石，其鸡至今不见，因号曰金鸡穴。宋永初中，又见栖翔於此。

峡山

《南康记》曰：峡山，上时有夜光飞焰，遥见若火照燎于原，从峡溯流数十里，有石临水，名曰蛟窟。天宝六载，敕改名夜光山。

梓潭山

《南康记》曰：梓潭山，有大梓树，吴王令都尉肃武伐为龙舟，槽斫成而牵引不动，占云，须童男女数十人为歌乐，乃当得。遂依其言，以童男女牵拽，槽没於潭中，男女皆溺。其後天晴朗净，仿佛若见人船焉，夜宿潭边，或闻歌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声，因号梓潭焉。

柴侯峡山

《南康记》曰：柴侯峡山，汉灵帝时，有刘叔乔避地於兹，死葬村侧，自云柴侯墓。晋末丧乱，有发其冢者，忽有大风雨，棺及松柏悉飞渡水，移上此峰，其棺乃化为石，因是而名之。

官山

《南康记》曰：官山者，天宝六年改名珠玉山。其山高峻，有善鸟香草，尝有人於此山见大珠玉，相传谓之官山。

君山

《南康记》曰：君山，翠丽鲜明，遥望若台榭，名曰娲宫，亦曰女姥石山。山去盘固山五十里，上有玉台，方广数十丈，上有自然石室形。风雨之後，景气明静，颇闻山有鼓吹之声。

盘固山

《南康记》曰：盘固山有石井，井侧有大铜人常守之。按此石井五百年，水一涌起高数丈，铜人以手掩之，其水即止。其山盘纡峻テ，因号为盘固山焉。

归美山

《南康记》曰：归美山，高数百丈，远望嵯峨，灵阙腾空，故老谓之神阙。其山有水出焉。四面险峻，自然有石城，高数十丈，周回三百步。又有石峡，左右高五六十丈，势若双阙，其状入口。复有古石室，色如黄金，号为金室。有ケ鸟形色鲜洁，自爱毛羽，其只者或鉴水，向影悲鸣自绝，方知孤鸾对镜为不虚矣。山顶有杉枋数百片，高危悬绝，非人力所及焉。

莫巨山

荀伯子《临川记》曰：岩内有石人，坐盘石上，体有尘秽，则兴风雨，洗讫晴日，遍体洁朗如玉莹净，民以为准焉。

五章山

荀伯子《临川记》曰：五章山，绝岩险峭，有蜜蜂依之为房，其形如笠，采者皆悬磴数十丈，然後获之。

麻山

荀伯子《临川记》曰：麻山，或有登之者，望庐岳、彭蠡皆在其下，有黄连、厚朴恒生焉。又有枫树及数千年者，如人形，眼鼻口全而无臂脚，入山往往见之，或斫之者，皆出血，人以篮冠其头，明日看，辄失篮。俗名枫子鬼。其山竹木稠密如麻，因名麻山。天宝六年，职方奏改名丰材山焉。

邓公山

《信州图经》曰：邓公山，在县北，本名银山，因邓公远为邓公场，仪凤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祭山，山颓陷焉。按《开山记》云：总章二年，邑人邓远经刺史豆卢公，陈开山之便，寻为山陷，後人立邓公庙焉。

明府山

《信州图经》曰：明府山，在县东。其山久晴不雨，山或自鸣，必有大雨；久雨不晴，欲晴自有烟雾盖其头。故老相传，祈请有验。

鹤岭山

《信州图经》曰：鹤岭山，自贵溪县界，岗阜鳞次，北入县境，岭上多松树，有鹤窠，因得名为鹤岭山。

石虹山

《鄱阳记》曰：石虹山，有石室，中有石砥，平如床，可容置数百人。傍列石鄣如屏风，篆书为八十三字。有横石跨水而渡，文彩青赤若虹霓，因名为石虹山。

洪崖山

《豫章记》曰：按旧经云，古老相传，昔有洪崖先生居此山上，故以为名。又《列仙传》云：洪崖山者，山之阳有洪唐寺，山中有洪崖坛，每亢旱祷此。

卷四十九　地部十四

西楚南越诸山

景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景山，在上洛县西南二百里，东与荆山连接，有沮水源出焉。其山一名雁浮山，荆山之首曰景山，雁南翔北归遍经其上，土人由兹改名为雁山，又为雁塞山。

荆山

《山海经》曰：荆山首曰景山，金玉是出。此即卞和抱璞之处，南连青山，北接雁塞，通林交麓，峭峙相望。虽群峰竞起，而荆山独秀。卞和得玉於此山，献厉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厉王薨，献之武王，玉人相之，又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其璞哭荆山之下。

《河图括地象》曰：荆山为地雌，上为轩星。

荆门山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南崖有山名荆门，北对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对，其荆门山在南，上合而下空彻，山南有像门也。

勾将山

袁山松《勾将山记》曰：登勾将山南望，见宜都、江陵近在目前，沮潭沔汉诸山，时见，远眺口梦之泽，然与天际。四顾总视众山数千亻刃者，森然罗列於足下；千仞以还者，{山}嵬如丘浪势焉。今在上洛县西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牙山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虎牙山有石壁，其文黄赤色，形如齿形。
孤山。
《郡国志》曰：安远有陆抗城，故城之南有孤山。袁山松为郡，尝登此山以四望，见大江如萦带，舟船如凫雁焉。
高筐山
袁山松《勾将山记》曰：登勾将，北见高筐山，嶷然半天，《荆州图副》云：“昔尧时大水，此山不没如筐，因名也。”
亻艮山
《宜都记》曰：亻艮山，山谷之内有石穴，穴出清泉，水有神鱼，大者二尺，小者一尺，钓者先请多少，拜而请之，数满便止。水侧有异花，欲摘如鱼请。又有异木，名千岁，叶似枣，冬夏常青。复有苍范溪相近。
宜阳山
《宜都记》曰：宜阳山有风井，穴大如瓮，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风吸之，後於长杨溪口得笠，则知潜通也。
丹山
《宜都记》曰：丹山，时有赤气笼井如丹，故有此名。
小酉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小酉山，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於此而学，因留之。故梁湘东王云“访酉阳之逸典”是也。
芋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芋山，有蹲鸱如两斛大，食之终身能不饥，今民取食之。
嵩梁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嵩梁山，在澧水之阳，望之如香炉之状，今名石门。吴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玄朗如门三百丈，门角上各生一竹，倒垂下拂，谓之天帚。孙休以为嘉祥，置县因山为名。隋文帝改曰石门山也。
崇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崇山，《书》云“放兜於崇山”，崇山在澧阳县南七十五里。
武山
《武陵记》曰：武山，高可万亻刃，山半有盘瓠石窟，中有一石狗形，云是盘瓠之遗像。又有班蛇，四眼，身大十围。山有水出，谓之武溪是也。在县之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壶头山

《武陵记》曰：壶头山，在县东，马援所穿室也。室内有蛇如百斛船，云是援之余灵。

天门山

《武陵记》曰：天门山，上有葱，如人所种，畦陇成行。人欲取之，先祷山神乃取，气味甚美；不然者，不可得。岩中有书数千卷，人见而不可取。

黄闻山

《武陵记》曰：昔有临沅黄道真，住黄闻山侧钓鱼，因入桃花源。陶潜有《桃花源记》。今山下有潭，立名黄闻，此盖闻道真所说，遂为其名也。

风门山

《武陵记》曰：风门山，有石门去地百余丈，每将欲风起，此门先有黑气若烟，隐隐而上，斯须风起竟日。

石帆山

《武陵记》曰：石帆山，石危起若数百幅帆形。

虎齿山

《武陵记》曰：虎齿山，形如虎齿。民尝六月祭之；不然，即辄有虎害。

移山

《武陵记》曰：移山，在阳界，本在江北岸，因风雨之势，一夕移渡江南岸。後以此名之。

淳于山

《武陵记》曰：淳于山，与白雉山相近，在辰州、武陵二郡界。绝壑之半，有一白雉，远望首尾可二丈，申足翔翼若虚中翻飞，即上视之，乃有一石雉舒翅缀着石上。山下有石室数亩，望室里虽暗，犹见铜钟高丈余，数十枚，其色甚光明。

武陵山

《武源记》曰：武陵山，中有秦避世人居之，寻水号曰桃花源，故陶潜有《桃花源记》。

又云：山上有神母祠。

平都山

《神仙传》云：後汉延光元年，阴长生於马明生连求仙法，乃将长生入青天山中，煮黄土为金以示之，立坛唼血，取太清神丹经授之，乃别去。长生後於平都山白日天，即此山是也。（山在南宾县北二里。）

阳歧山

《荆南记》曰：石首县阳歧山，山无所出，不足可书，本属南平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玄平记云：故老相承云，胡伯始以本县境无山，于此山上计偕簿。

高都山

《江源记》云：《楚辞》所谓“巫山之阳，高丘之阻”，高丘，盖高都山也。

君山

《博物志》曰：君山，洞庭之山是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帝女遣精卫至王母，取西山之玉印，印东海北山。

庾穆之《湘州记》云：昔秦皇欲入湘观衡山而遇风浪，溺败至此山而免，因号为君山。又《荆州图副》云：“湘君所游，故曰君山。有神，祈之则利涉。山下有道，与吴包山潜通。上有美酒数斗，得饮者不死。”

《汉武帝故事》云：帝斋七日，遣栾宾将男女数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饮之，东方朔曰：“臣识此酒，请视之。”因即便饮，帝欲杀之。朔曰：“杀朔若死，此为不验，若其有验，杀亦不死。”帝赦之。

小庐山

《衡山图经》曰：小庐山，一名浮丘山，在县西一百八里，高六里三十步，东西二十里，南北四十里。言其山似九江庐山，故曰小庐山。

又古老相传，谓浮丘公上之所，兼有道观存焉。

静福山

《衡山图经》曰：静福山，在县北五十里，有梁廖冲者守清虚，为本郡主簿西曹祭酒。湘东王国常侍，大同三年家於此山，先天二年飞於此山。後刺史蒋防敬慕高风，刻石为碑。

方台山

萧诚《荆南志》曰：华容方台山，山出口母，土人采之，先候口所出之处，於下掘取，无不大获。往往有长五尺者，可以为屏风。当掘之时，忌有声响，则所得粗恶。

攸县口阳山

《遁甲经》曰：沙土之地，口阳之墟，可以避时，可以隐居。口阳氏，古之仙人姓氏，因号口阳山。在攸县。

《仙方记》云：南岳山有福地，有松膏实甘鲜可饵。相传云，服食练行之人，多来采此松膏而服之，不苦涩，与余处松有别。

乌龙白骑山

《湘川记》云：汝城县东有乌龙白骑山，远望似城，有黑石如龙，白石如马罗列，号曰乌龙白骑山。

文斤山

《湘川记》云：耒阳文斤山，上有石床方高一丈，四面绿竹扶疏，常随风委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床。大旱则祷雨时应。

石燕山

甄烈《湘州记》云：石形似燕，大小如一，山明口净，即翩翩飞翔。

罗含《湘中记》云：石燕在零陵县，雷风则群飞翩翩然，其土人未有见者，今合药或用。

万岁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万岁山，出灵寿草仙方，服之不死。又有话石山，石有声，如人共话。

黄箱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黄箱山，一名黄岑山，在东南三十里。其山郴水所出，即是五岭之一，从东第二骑田岭是也。又有浪井，井三日一涌。

麓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长沙西岸有麓山，其下有精舍，左右林岭环回泉涧，精舍傍有石，每至严冬，其上不停霜雪。

宋渊《麓山记》曰：山足曰麓，盖衡山之足也。

昭山

《宋永初山川记》曰：昭山下有旋潭，深无底，是湘水最深之处。昔有舟人覆於此潭，其槽并甑有名题号，後於洞庭寻得，即知暗通也。

五溪山

《长沙图经》曰：五溪山，在县西北五十八里，高二里，北入朗州界。昔吴黄龙三年，潘将兵五万讨武陵五溪蛮，在此山下立营，截住徒党，因以为名。按溪水自郡州武刚县东北流，至岳州沅江县合益水。《益阳城记》云，在益水之阳，水出县北，流入资口，在县门桥下，皆五溪之下口也。又按关羽屯军资水北岸，即一名茱萸江也。吴甘宁拒之，云“闻吾咳唾，彼即不敢过江”是此处。今号为关羽濑。

钱石山

《湘川记》云：曲江县东有钱石山，其状四方有若台，其石三面壁立，其上碎石如钱，故谓之钱石山。

采玉山

《湘川记》曰：曲江县有采玉山，卉木滋茂，泉石澄彻。相传云，古采玉於此得名。

玉山

《湘川记》曰：玉山下有庙，昔有人得玉瑛於此，有银山、白石山、越玉山。又浮山，其地蹑一处，则百余步地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贺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临贺山，东山中有二竹，大数十围，有盘石径四五丈，极方正，青如弹棋局，两竹垂拂扫石上，绝无尘秽，未至数十里，闻风吹箫管之音。

马岭山

《郡国志》曰：郴州马岭山，本名牛脾山，山上有仙人苏坛，即郴人也。为儿童时，与众童牧更直守牛，每耽守牛，牛不敢散。尝与众人猎，即乘鹿，人笑之，曰：“龙也”。去郡百二十里，母临食晚，往买，须臾即还。一旦有众宾来，耽启母曰：“受性当仙，仙人合召耽去，今年疾疫甚，饮家中井水即无恙。又种药於园梅树下，可治百病，买此水及药，过於供养。”便去。母遽视之，众宾皆白鹤也。以耽常乘白马，故号马岭山。

弹丸山

《水经注》曰：临桂弹丸山，有涌泉，奔流迅激，东注於漓水，山龛及溪中有石如弹丸，因以石名焉。验其山有石窦，下深数丈，洞穴深远，莫究其极。

百丈山

《桂林风土记》曰：百丈山，在郡城东北七十五里，一名把杖山。叠障深重，远延西南数百里，四接郡界，莫穷远近。自府北驿路径穿其中，俗以崎岖险阻，故以百丈名之。又以林峦深邃，行人皆持兵杖以防猛兽，因亦名把杖山。

漓山

《桂林风土记》曰：漓山，在城南二里，漓水之阳，因以名焉，一名沈水山。其山孤拔，下有澄潭，上高三百余尺，傍有洞穴，其穴广数丈，南北直透，上有怪石欹危，藤萝萦茂。世乱民保以避寇，旱或祷祀颇灵。

隐山

《桂林风土记》曰：隐山在州之西郊，先是榛莽翳荟，古莫知者。宝历初，李渤出镇，遂寻其源，见石门半开，有水渊澈，乃夷芜秽，疏通岩穴，石林磴道，若天造灵府，不可根本，因号隐山。

独秀山

《桂林风土记》曰：独秀山，在城西北一百步，直耸五百余尺，周回一里，平地孤拔秀异，下有洞穴凝垂乳，窦路通山北，傍回百余丈，豁然明朗。宋光禄卿颜延年牧此郡，常於此石室中读书，遗迹犹存。尝赋诗云：“未若独秀者，嵯峨郭邑开”是也。

南溪山

《桂林风土记》曰：南溪山，在县南五里余，其山耸拔千尺，烟翠凝空，古今所遗，其溪东注，与桂江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蟠山

《桂林风土记》曰：龙蟠山，本名盘龙山，有石洞深致，洞中天然石室、石床、石盆，洞门数重。人秉烛游，常见龙迹大如碗。洞有水，水中有鱼，四足有角如龙形，人杀则风雨晦冥立至也。前使李渤给事，改名隐山，连其所也。

尧山

《郡国志》云：广州尧山，高四千丈，自番禺、交见之。有飓风，风发屋折树翻湖焉。

口母山

《续南越志》云：天后朝，曾城县有何氏女服口母粉，得道於罗浮山，山因所出以名之。

马鞍山

《南越志》云：始皇朝，望气者云，南海有五色气，遂发卒千人凿之，以断山之冈阜，谓之凿龙。今所凿之处，形如马鞍，故名焉。

虑山

裴关《广州记》云：东莞县有虑山，其侧有杨梅、山桃，只得於山中饱食，不得取下；如下，则辄迷路。

火山

《岭表录》云：梧州对岸西火山，山下水澄潭，水深无极，其火每三五夜一见於山顶。每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顶，如野花之甚者，广十丈余，食顷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宝珠，光照於上，如火。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热，故谓火山也。

浮石山

《交州记》云：海中有浮石山而峙高数十丈，去永平营百余里，浮在水上。昔李逊征朱崖，欲审其实否，牵长索于山底洞过。

卷五十　地部十五

陇塞及海外诸山

陇山

《说文》云：陇山，天水大坂也。

《辛氏三秦记》引俗歌云：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又云：震关遥望秦川如带。

郦元《水经注》云：县西山谓之小陇，岩嶂高险，不通轨辙。故张衡《四愁诗》云：“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坂长”是也。

《周地图记》云：其山高处可三四里，登山东望秦州可五百里，目极泯然，墟宇桑梓与口霞一色。其上有悬溜吐於山中为澄潭，名曰万石潭，流溢散下皆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渭。东人西役，升此而顾，莫不悲思，其歌云：“陇头泉水，流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望远，涕零双堕。”是此山也。

小陇山

《三秦记》曰：小陇山，一名陇坻，又名分水岭。

《汉书口扬雄解嘲》云：响若坻颓。应劭曰：天水有大坂，名陇山，其旁有崩落者，声闻数百里，故曰坻颓。又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有陇，县因此水而名。

朱圉山

《汉书口地理志》曰：天水冀县有朱圉山，一名岩山，在县南梧中聚土地。

《十三洲志》云：朱圉有石鼓，不击自鸣则兵起。

契吴山

《凉州记》曰：契吴山，在县北七十里，赫连勃勃北游契吴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海。吾行地多矣，自岭已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斯之壮丽矣！”

可蓝山

《凉州记》曰：可蓝山，一名都卢山，皆泾水源，与笄头山连亘。赫连定胜光二年，畋于凉州，登可监山望统万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岂有今日。”在平凉县接百泉界。

又云：定据平凉，登此山，有群狐绕之而鸣，射之竟不得一，定乃叹曰：“咄咄，此亦怪事也！”

石门山

郦元《水经注》曰：漓水又东经石门口，山高险绝，对岸若门，故以得名。疑即皋兰山门也。汉武元狩三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谓是山之关塞矣。

燕然山

《汉书》曰：贰师引兵还至燕然山，单于知汉军劳倦，自将五万骑遮击贰师，军大乱，败贰师，降单于。

范晔《後汉书》曰：窦宪与单于战於稽范山，大败之，降者前後二十余万人。宪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碑，令班固作铭。

天山

《汉书》曰：汉使贰师将军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得首虏万级而还。

又曰：且西弥国王治天山东大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续汉书》曰：窦固出塞至天山，斩首千余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经注》曰：阴山，故郎侯应言于汉曰：“阴山东西一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武帝出师攘之於北漠，匈奴过之未尝不哭。”谓失此山也。
《西河旧事》曰：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铁，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在蒲海东一百里，即汉贰师击右贤王之处也。
《山海经》曰：天山多金玉，有雄黄，英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汤谷。有神鸟，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惟帝江也。天山，今名折罗漫山，在县北一百里。
《九州要记》曰：凉州古武成郡有天山，黄帝受金液神丹於此山，山近崆峒山，山顶有魏太祖马埒焉。
祁连山
《汉书》曰：霍去病击匈奴，至祁连山，济居延水，遂臻小月氏。
《西河旧事》曰：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焉支山在删丹故县，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亦宜畜。匸奴失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凉州记》曰：祁连山，张掖、酒泉二界之上，东西二百里，南北百余里，山中冬温夏凉，宜牧，牛乳酪浓好，夏写酪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散，酥特好，酪一斛得升余酥。又有仙人树，行人山中饥渴者，辄食之饱，不得持去，平居不可见。
焉支山
《汉书》曰：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涉孤奴水，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执浑邪王，收休屠，祭天金人。
《凉州记》曰：焉支山，在西郡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同。一名删丹山。
勿居山
《後魏书》曰：张衮从太祖破贺讷，登勿居山，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
临松山
《十六国春秋》曰：晋元嘉元年，张掖临松山有石如张掖字，掖渐灭，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天下西方安万年”。後魏太和中置临松郡，故城在此山下。临松山，一名青松山，一名马蹄山，又云丹松岭。
三危山
《河图括地象》曰：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上为天苑星，黑水出其南。
《西河旧事》曰：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为雨山，在县南二十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禹贡》谓“窜三苗于三危”。又云，“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水即自北而南，经三危，过梁州入南海。

《西山经》曰：三危之山，青鸟居之。三青鸟，主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也。

羊鹘山

段国《沙州记》曰：羊鹘山，多岩石，少树木，甚似鲁国南邹山，傍山北行三十里，远眺顾瞻百里，但见山岭岩，无尺木把草。

西王母椁蒲山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甘松山东北，有西王母椁蒲山，大有神验。江水出焉。

段国《沙州记》曰：羊鹘岭东北二百里，有大山，遥望甚似东岳岱山，极高大险峻，嵯峨崔嵬，颇有灵验，羌胡父老传云，是西王母椁蒲山。

九陇山

《周地图记》曰：昔有神人坐张掖西方上山，西射酒泉郡西金山之白神，射得九筹，画此山上，遂成九陇，因以为名。

鸿鹭山

《穆天子传》曰：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谓此也。今名为鸿鹭山，以山多鸿鹭所栖得名也。

沙角山

《三秦记》曰：河西沙角山，峰危峻，逾於石山。其沙粒粗，有如乾□。又山之阳有一泉，云是沙井，绵历今古，沙不填之。人欲登峰，必步下入穴，即有鼓角之音震动人足。

又《河西旧事》云：沙洲，天气晴朗沙即鸣，闻於城内。

又云：人游沙山，结侣少或不曾游，即生怖惧，莫敢前，其沙或随人足自顿下，经宿却自还山上。

葱岭山

《汉书》曰：西域三十六国有而限葱岭，其河两源，一河出葱岭山，一出于阗，国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

《广志》曰：葱岭，其山岭生葱，茂于常葱。

《西域诸国志》曰：葱岭高，行十二日可至顶。

巫咸山

《西域志》曰：巫咸山，一曰覆莫山。

注《水经》曰：盐水西北经巫咸山北。

《山海经》曰：巫咸之神，以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葆登，群巫所从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也。
又《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洲，巫咸、巫即、巫分、巫彭、巫姑、巫直、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降，百药爰在。郭璞云：群巫山下灵山采药往来也。盖神巫所游，故山得名。
悬度山
《汉书》曰：鸟弋国有悬度者，石山也，谷溪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又大头痛山，度则头痛呕吐，驴畜皆然。
头痛山
《汉书》曰：杜钦说大将军王凤曰：宾国自知绝远，兵不可至，道又历大头痛山、小头痛山、赤土身热之坂，道狭者尺六寸，长径三十里。
《汉书》曰：宾国历大头痛山，有三池，盘石坂道，狭者尺六七寸，绳索相引乃度。
《广志》曰：大头痛山、小头痛山，皆在宾东。
铁山
《汉书》曰：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剖闾氏，乃命剖（居蚁切。）闾氏供养六师之人于铁山之下，天子祭铁山。
青山
《水经注》曰：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
石崖山
《水经注》曰：塞外历城有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上自然有文，画兽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
疏属山
《山海经》曰：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穴契}窳，帝乃桎之疏属之山，（桎犹系缚也。）桎其右足，（桎，或也。）反缚两手与，（约发合缚之也。）系之山上磐石之下。在开题西北。（汉宣帝时使人凿上郡发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反缚械一足，时人不识，乃载之于长安以问群臣，群臣莫能知，刘子政案此言之，宣帝大惊，于是时人争学《山海经》矣。论者多以为是，其尸像非真体也。意识者以为灵怪化论，难以理测，物禀异气，出于自然，不可以常理推之，可以近较察之矣。魏时有人发故周灵王冢，得殉葬女子不死，至数日而有气，数月而能言，状如二十许女子。人送诣京师，郭太后爱养之，恒不离左右。十余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余而死，即此类也。）
仑山（音论）
《山海经》曰：仑山者，其山上有金玉，下多青ぬ，而木状如而赤理，其汁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漆，其味如饴，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其名曰白若，（或非皋苏，皋苏一名白若见《广雅》。）可以血玉。（血谓可用染作光彩也。）

蛇山

《山海经》曰：北海之内有蛇山者，蛇水出焉，东入于海。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汉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鸟以万数飞属县即此鸟。）五彩之鸟，名曰翳鸟。（凤属也。《离骚》曰：驷玉虬以乘翳鸟。）

东口山

《山海经》曰：东口之山，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役使虎豹，女子谦让。）有司幽之民。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而气通魄合而生子。《庄子》所谓白鹤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之类也。）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流波山

《山海经》曰：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入水则必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作鼓，橛以雷兽之骨（雷兽则雷神，兽龙身鼓其腹者。撅，挽击也。）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钩吾山

《山海经》曰：钩吾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铜。有兽焉，羊身人面，而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食人。（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后鼎。《左传》所谓饕餮也。）

天台山

《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台，海水入焉。

鹊山

《山海经》曰：鹊山，其首中曰招摇，临于西海之上，（在南山之西头，滨西海也。）多桂，（桂叶似杜杞，长尺余，味辛，白花丛生，山间无杂木。《吕氏春秋》曰招摇之桂是也。）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花，其名曰祝余，（或作程荼。）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而黑理，（，楮也，皮作纸。）其花四照，（言有光炎也。若木华赤光照下见，亦此类也。见《离骚》。）其名曰迷，佩之不迷。

小次山

《山海经》曰：小次山，山上多白玉，山下多铜。有兽如猿，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

长右山

《山海经》曰：长右之山，无草，多水。有兽焉，状如禺而四耳，名长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山出此兽，因以名之。）音如吟，（如人呻吟声。）见则郡县大水。

基山

《山海经》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金，多怪木。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缚他。（搏他二音。）有鸟焉，其状如鸡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付，（付憋付二音，性急。）食之无卧。

猥翼山。

《山海经》曰：猥翼之山，其中多怪兽，水多怪鱼。（凡言怪者，皆为貌状掘奇不常也。《尸子》云，徐偃王好怪，没水得怪鱼，入山得怪兽者，争列於庭。）

密山。

《山海经》曰：密山，山上多丹木，员叶、赤茎、黄花、赤实，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注稷王泽，（后稷神所凭，因名之。）其中多白玉膏，其源沸沸汤汤，（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图》云：少室山有白玉膏，服即仙矣。此类也。音拂。）黄帝是食是飨。（所以得登龙於鼎湖而灵化也。）是生玄玉。（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言鲜光也。五味乃馨。（言滋香也。）黄帝取密山之玉荣，（谓玉华也。）而投之锺山之阴。（以为玉钟。）瑾瑜之玉为良，（言善玉也。）坚栗精密，（《礼记》镇玉以粟，或作粟，玉有粟文，所谓{木}璧。）浊泽有光，五色发作，以知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玉所以为祈祭者，言能动天地感鬼神也。）君子服之，以卫不祥。（今徼外出金刚石，金刚石似金，有光彩，可以刻玉，外国人带之，云辟恶气也。）

受山

《山海经》曰：受之山，（音蝉。）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言崇峭也。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其名曰类，（类或作师。）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庄子》亦曰类自为雌雄而化。今豕亘猪亦自为雌雄也。）

耆窟山

《法显记》曰：耆窟山，未至顶三里有石窟。佛本于此坐禅，天魔波句化作雕鹫住窟前，以恐阿难。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顶，怖即得止。鸟迹手孔今悉在，故名雕燕窟。山窟前有四佛坐处。

灵鸟山

支昙谭《灵鸟山铭序》曰：昔如来游王舍城，憩灵鸟山。旧云，其山峰似鸟而威灵，故以为名焉。众美咸归，壮丽毕备。

卷五十一　地部十六

石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山体曰石，石硌硌也，（硌，音落。）坚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石}，（口学切。）{石}，学也，大石之形学学然。山多小石曰敖，敖，（五交切。）尧也，每石尧尧独处而出也。砾，小石也。磊，（雷罪切。）众石也。砀，（壮浪切。）丈石也。琅，石似珠也。（出《尚书》注。），石似玉也。（出《广雅》。）

《易》曰：困於石，据于蒺藜。（石在水中所以为阴难。）

又曰：《说卦》曰：艮为小石。

《书》曰：禹贡青州，厥贡铅松怪石。（孔安国曰：怪异好石似玉。）

又曰：泗滨浮磬。（孔安国注云：泗水滨崖也。水中见石，可以为磬也。）

《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又曰：渐渐之石，维其高矣。

又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礼》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马，宋向戌孙也。名也。）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又曰：今夫山，一拳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

《周礼》曰：王行洗乘石。（乘石，王所登上居之石也。）又曰：石有时而泐。（音勒。石解散也。）

又曰：大司寇以嘉石平罢民，有罪者坐诸嘉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茕独老幼，欲复於上而未达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传》曰：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注曰：但直言星则嫌星使石陨。故重言陨星。）

又曰：齐高固入于晋师，桀石以投人。

又曰：昭三年，石言於晋魏榆，晋侯问於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或凭焉；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ゃ动於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凋尽，怨ゃ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春秋说题辞》曰：《周易》艮为山，为小石。石，阴中之阳，阳中之阴，阴精补辅，故山合石，石之为言，立法也。

《史记》曰：始皇十年，星坠於东郡，至地为石。或刻其文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尽诛石旁居人，燔销其石。

又按《说苑》云：石陨东郡是也。

又曰：王翦代李信击荆，荆兵数挑战，终不出。久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又曰：张良见老人出一编书，“读是则为王者师，後十三年见我济北城山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石即我也。”良後果得黄石，宝而祠之。及死，并葬黄石，伏腊祀之。
又曰：李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
《後汉书》曰：梁鸿妻孟光有力，能举石臼。
又赵歧曰：吾死後，置一圆石墓前，刻曰：“汉有逸人，姓赵名歧，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妫皓父为南郡太守，坐事系狱，皓怀小石至公卿门，辄出石叩头，流血覆面，父遂得免。
《东观汉记》曰：涿郡太守张丰举兵反。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盛石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以反。既当斩，犹曰肘有玉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所无所恨。”
《魏略》曰：梁州柳谷，有石无故自崩，有文如率马之状，後司马氏得天下之应。
又曰：大秦国石为城郭，山出九色玉石。
《魏志》曰：魏明帝增崇宫殿，雕镂观阁，凿太行之石英，采城之文石，起景阳山於芳林园，建昭阳殿於太极之北。
又曰：辰韩在马韩之东，儿生便以石押头，欲其扁。今辰韩人头皆扁。
又曰：公孙度为辽东太守时，坐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足。
魏武帝末年，邺中雨五色石。
王隐《晋书》曰：永康元年，襄阳郡上言得鸣石钟，闻七八里。
又《石勒传》曰：初，勒乡里所居原上，地中石生日长，类铁之象。
又曰：陈总迁殿中侍御史，诏遣诣终南山请雨。总先除小石祠，惟存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峨峨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润，惠我四海。
又曰：孙子荆谓王武子曰：“当枕流漱石。”曰：“石非可漱，流非可枕。”孙曰：“所以枕流，洗其耳，漱石，砺其齿。”
《晋阳秋》曰：董威辇遁去，莫知所之，於其寝所得一石及竹子，并诗二首。
《齐书》曰：虞愿为晋平太守，海边有越王石，常隐□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观视，清澈无隐蔽。
《南史》曰：到溉山池有奇礓石，长一丈六尺，梁武睹之输焉，即迎置华林宴居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倾城纵观，所谓到公石。
《赵书》曰：刘耀筑建德殿，取土城西，得圆石状若水碓，其铭曰：“律推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议者未之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
《後周书》曰：高琳母尝祓禊泗滨，遇见一石，光彩朗润，遂持以归。是夜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谓其母曰：“夫人向所将来之石，是浮磬之精，能宝持，必生令子。”其母惊寤，便举体流汗，俄而有妊，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珉也。

《隋书》曰：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击刘元进，有大流星坠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声，至吴郡而落于地，元进恶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径丈余。後数日，失石所在。

《唐书》曰：车骑将军刘山涛上言，祖龙潜时，数往来洛郊之庄舍，尝践子石，靴迹见於石中，至今犹在。高祖令凿之，深寸余，其迹逾明，乃止。

又曰：则天时，有人於洛水中得白石数点赤，诣阙辄进诸宰相。诘之，对曰：“此石赤心，所以来进。”李昭德叱曰：“此石赤心，洛水中余石，岂能尽反耶？”左右皆笑。

又曰：薛元超，道衡孙也，为中书舍人，省有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泫然流涕。

又曰：甘露事败，王举家无少长皆死。初，在浙西缮城壕，役人掘得方石，上有十二字，云“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瑕即休”。视莫知其旨，京口老人讲之曰：“此石非尚书之吉兆也。尚书祖名，生础，是有石也；础生尚书，是山石有玉也；尚书之子名瑕休，休，绝也，庸非吉征？”果赤族。

《老子》曰：落落如石。

《列子》曰：昔者，女娲炼五色之石以补天。（《淮南子》又载。）

又曰：赵襄子卒徒十万狩於山中，藉{艹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随烟烬上下，众谓鬼物，察之人也。

《孙卿子》曰：以桀诈桀，犹有巧拙；以桀诈尧，若卵投石。

又曰：负石而走赴河，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

《阚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主人端冕玄服以发宝，华匮十重，缇巾十袭，客见之，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藏之愈固。

《符子》云：水生石，未有居山而溺者，火生木，未有抱树而焦者。

《吕氏春秋》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

《淮南子》曰：禹娶涂山化为石，在嵩山下方生启，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

《毕万术》曰：埋石四隅，家无鬼。（取苍石四枚及桃七枚，以桃弧射之，乃取并埋弓矢四隅，故无鬼殃。）

《抱朴子》曰：白石似玉，奸佞似贤。

又曰：磁石引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浮磬息音，未别於众石。
又曰：烧泥为瓦，燔木为炭，蜂窠为蜡，水沫为浮石。
《隋巢子》曰：禹产於昆石，启生于石。（王昭之云：启生即母化为石。）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对曰：“殷国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鸡子，大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
乐资《春秋传》曰：秦始皇使郑客将入函关，见华山上有素车白马，疑之鬼神，熟视稍近，问郑客曰：“安之？”答曰：“之咸阳。”素车上人曰：“吾华山使，愿托一牍书致镐池君所。子之咸阳，道过镐池，见一大梓树，有文石，以款树，当有应者，即以书与之。”郑容如其言，以石款梓树，果有人来取书。
《吴越春秋》曰：禹案黄帝中经，见圣人所记曰：“在乎九疑上东南，号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金简玉字。”禹乃退，斋三日，发石取书。
《荆楚岁时记》曰：张骞寻河源，得一石示东方朔。朔曰：“此石是天上织女支机石，何至於此？”
《神仙传》曰：壶公内费长房於石室中，头上有大石方数丈，以茅绳悬之，诸蛇竞且断，长房不移。公抚之曰：“子可教矣。”
又曰：介象，字元则，会稽人。入山求神仙，见谷有石子皆紫色，大如鸡子，象取二枚，见一美女被服五采，象叩头乞长生。女曰：“急送汝手中物还着故处。”象送石还，女授以丹方一首。
《列异传》曰：豫宁女子戴氏久疾，出见小石曰：“尔有神，能差我疾者，当事汝。”夜梦人告之曰：“吾将汝。”後渐差，遂为立祠，名石侯祠。
《益部耆旧传》曰：公孙述时，蜀武檐山石折，任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将死矣。”後三月果卒。
《韩诗外传》曰：楚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汉书》载李广亦如之。）
《文士传》曰：魏文帝之在东宫也，宴诸文学，酒酣，命甄后拜坐者，坐者咸伏，惟刘桢平仰观之，太祖以为不敬，送徙隶簿。後太祖乘步辇车乘城，降阅簿作，诸徒咸敬，而桢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耶？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气质贞正，禀性自然。”太祖曰：“名岂虚哉！”
《神仙传》曰：白生者，常煮白石为粮，就白石山居，故号曰白石先生。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於采石之山，於是采石铸以成器于黑水之山。
《三齐略记》曰：始皇作石塘，欲过海看日出处。时有神人驱石下海，石去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速，神辄鞭之，皆流血，至今石悉赤。阳城山尽起立，嶷嶷东倾，状如相随行。（事具神部。）

盛弘之《荆州记》曰：兴安县水边有平石，其上有石枻石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脱履堕枻於此。

郭缘生《迹征记》曰：秦梁，圯名也。或云，秦始皇东巡，弗行旧道，过此水，率百官已下，人提一石以填之，俄而梁成。今睹所累石，无造作之处也。

《搜神记》曰：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後，有鸟如山鹊飞翔入市，人掷之堕地，人争取，化为圆石，颢椎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

卷五十二　地部十七

石下

《西京杂记》曰：窦太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石大如指，堕后绩筐中，后取石剖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不复开，後为皇后，常并置玺中为天玺。

又曰：五鹿充宗受学於弥成子，弥成子少时，常有人遇己，授以文石，大如鸡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授充宗，充宗复吞，又为明学。

又曰：汉武昆明池养鱼，往往飞去，後刻石为鲸鱼致水中，乃不飞去，每至当雨，鱼当鸣吼。

顾恺之《启蒙记》曰：零陵郡有石燕，得风雨则飞如真燕。

《浔阳记》曰：石镜山东一圆石悬崖，明净照人，毫细必察。

《幽明录》曰：宫亭湖边傍石间，有石数枚，形圆若镜，明可鉴人，谓之石镜。後人过，以火燎一枚，今不复明，其人眼遂失明。

庾仲雍《湘州记》曰：应阳县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伦纸臼。

王歆之《南康记》曰：归美山，山石红丹，赫若采绘，峨峨秀上，切霄邻景，名曰女娲石。大风雨後，天澄气静，闻弦管声。

《拾遗记》曰：员峤山东有□石，广五百里，驳落如锦，扣之片片翁然□起。

又曰：魏明帝时，太山下有连理文石，高十二丈，状如枯树，其文色彪发，似人雕镂，自下及上皆合百余步，及魏明帝之始，稍觉相近如双阙也。土石阴类，魏为土德，斯为灵。

《交州记》曰：有浮石山在海中，石虚轻可以磨脚，煮饮之止渴。

《洞冥记》曰：元鼎中，条支国贡马石以和九转丹。有白者，以此石拭之，应手而黑。

顾野王《瑞应图》曰：石华者，石生华也。

刘澄之《江州记》曰：兴平县蔡子池南有石穴，深二百许丈，石青色，堪为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砚。
《蜀中记》云：隗叔通，棘人也，性至孝。母每食必须江水，通每汲，江中石为之出。今江中有石，号孝子石。
《十洲记》曰：流洲在西海中，上多积石，名为昆吾石，治其石成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状，割玉物如切泥土焉。
《益州记》曰：龙盘山有一石，长四十丈，高五丈，当中有户及扉，若人掩闭。故老相传玉女房。
石虎《邺中记》曰：孟津河东去邺城五里，有济北郡城县，有城山，是黄石公所葬处。有人登此山，见崩土中有文石，石文鲜明。虎使采取以治宫殿，又免城令，不奏闻故也。
《浔阳记》曰：落星石，在宫亭湖中，周回百余步，高五丈，上生竹林。
《武昌记》曰：陶太尉庙东有盘龙石，旧传云，龙盘於此石。
《梁州记》曰：沔阳城溯汉上十五里，有诸葛武侯所镇，在汉水南，背山向水，门前累石以为阵。
《荆州图经》曰：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云，其一为阳石，一为阴石，水旱为灾，鞭阳石则雨，鞭阴石则晴，即廪君石是也。但鞭者不寿，人颇畏之，不肯治也。
《丹阳记》曰：石头城西有唐硕石，王敦害周伯仁之所。
又曰：湖熟县，晋惠帝永宁二年，湖中有大石，去渚二百步，浮来登岸，百姓惊观，咸曰石来。有年果有石冰入扬州。
裴渊《广州记》曰：甘泉县平野中，孤石挺起，峰秀入口，连石相接，无异栋宇。
《安城记》曰：石室中有素石数斛，状如雀头，甘润虚脆，殆可啖。
曹叔雅《异物志》曰：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
《汉官仪》曰：马伯第登泰山，见石二枚，一是武帝时石，用五车载不能上，因置山中为屋，号五车石；一是刻号记功德，立坛上。
王韶之《始兴记》曰：劳口北有逃石，一名灵石。晋永和中，有二飞仙衣冠自来憩，此石旬日乃去之。
盛弘之《荆州记》曰：临贺郡有青石，上有磨刀斧迹，春夏明净，秋冬芜秽，云是雷磨石。
又曰：筑阳粉水口有一石，下不测，出地尺余，围可三尺，色极青，其上如斫，明可以鉴人，相传以为陨星。县西有孤石挺出，其下临潭，或有见根者如竹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樊重母畏雷，为石室避之，悉以石为阶砌，今犹存。
又曰：临贺冯乘县东五里，有故县庙，相传汉淮南王安被诛，其子奔逸来至，一夜忽化为石人，当县门而立。百姓怪而观之，其迫察者，手足无不疮烂。
《述异记》曰：镜湖，俗传轩辕氏铸镜於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
《舆地志》曰：会稽秦望山，始皇刻石前，有石广数丈，云是始皇坐之石，两边有方坐八所，云是丞相已下坐石，故今有丞相石之名。
《玄中记》曰：天下之强者，东海之沃又石焉，方三万里，海水灌之随尽，故水东流而不盈。
又曰：玉门之西南有一国，国中有山，山上有庙，国人岁岁出石替数千枚，名为霹雳替，从春雷而替减，至秋替尽。
《鄱阳记》曰：钱仓石，在饶州西一百里，石形如仓。昔渔人夜宿石下，忽见石开，窥见石中有钱，取之盈艇而去，因为名。
《郡国志》云：乞子石，在马湖南岸，东石腹中出一小石，西石腹中怀一小石，故人乞子於此有验，因号乞子石。
又曰：思州金鸡石，每有鸡金色，鸣於石上。
又曰：仙人石，曾有飞仙人飞下此石，一曰仙人床。
又曰：协州弄栋县蜻蛉水下有石猪峰，有石猪母子数十头。云夷人昔牧於此，猪化为石，今夷人不敢於此牧。
又曰：儋州昌化湖明山，山有二石如人形，云有兄弟二人向海捕鱼，因化为石，号曰兄弟石也。
又曰：桂州兴安县有卧石一枚，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俗谓之石神，可以祈雨，小举则雨小，大举则雨大。
又曰：桂州兴安县有卧石一枚，其形似人，而举体青黄隐起，俗谓之石人，可以祈雨，小举则雨小，大举则雨大。
又曰：马岭山峤多虺蛇，毒杀人，有冷石可以解之，屑著疮内即活。
又曰：梁州女郎山，张鲁女浣衣石上，女便怀孕，鲁谓邪淫，乃放之。後生二龙，及女死，将殡，柩车忽腾跃此山，遂葬焉。其水旁浣衣石犹在，谓之女郎山。
又曰：郴州城北七十里有话石山，孤石特竦，仙人於此处谈话。
《舆地志》曰：南陵县有女观山，俗传云，昔有妇人，夫官於蜀，屡愆秋期，忧思感伤，登此山骋望，因化为石，如人之形。所牵狗亦为石，今狗形犹存。《博物志》曰：鹳，水鸟也，伏卵时数入水，卵冷，取周围绕卵以助暖气。
《华阳国志》曰：汶山有咸石，煎之得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滕放太元初，枕文石卧，忽暴雨，震其所枕，傍人莫不慑，而放微觉有声。

又曰：永康王旷井上有一洗石，时见赤气，後有二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未及度钱，子妇孙氏睹二黄鸟斗於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愈急，既得，撞破内止有二鸟处。

刘敬叔《异苑》曰：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於是如其言，扣之声闻数十里。

《异物志》曰：夷州土无铜铁，磨砺青石以作弓矢，此石苦矢之类。

《物理论》曰：土精为石，石，气之核也。气之生石，犹人筋络之生爪牙也。

《博物志》曰：桃林，在弘农湖县休牛之山，有石焉，曰帝台之基也。五色而文，状鹑卵焉。

《游名山志》曰：芙蓉渚有耸石，头如初生芙蓉，色皆青白。

《山海经》曰：燕山，多婴石。言似玉，有采婴带，所谓燕石也。

又曰：钱来之山，多洗石。若澡洗，可以爽去垢也。

《水经注》曰：象林郡功曹姓区，有子名连，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後乃袭代传位子孙，三国鼎争，未有所附。吴有交土，与之邻接，进侵寿泠，以为疆界。自区连以後，国无文史，失其纂代，世数难详，宗胤灭绝，无复种裔。外孙范熊代立，人情乐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卷县夷帅雅夷奴也。文为奴时，山边牧羊，于涧水中得两鲤鱼，隐藏持归，规欲私食。郎知检其鱼，文大惭惧，诈云：“将砺石还，非为鱼也。”郎至鱼所，见是两石，信之而去，文始异之。石有铁，文入山中，就石冶铁，锻作两刀，举刃向鄣，因咒曰：“鲤鱼变化，治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灵神，文当治此，为国君王；斫不入者，是无神灵。”进斫石鄣，如龙渊干将之斩芦藁。由是人情渐附。今斫石尚在，鱼刀犹传子孙。

又曰：澧水，出武陵充县，东经临澧、零阳二县故界，水之南岸，白石双立，厥状类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故老相传，言昔充县尉与零阳尉共论封境，因相伤害，化而为石。

刘义庆《幽明录》曰：阳羡县小吏吴龛，有主人在溪南，尝以一日掘船过水溪，内见一五色浮石，取内床头，至夜化成一女子也。

又曰：宜都，建平二郡之界有五六峰，参差玄出，上有倚石如二人，象像攘袂相对，俗谓二郡督邮争界於此。

扬雄《蜀本纪》曰：秦王献五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迎五女，见大蛇入山空中，五丁引蛇，山崩，五女上山化为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娶以为妻，无几物故，於成都郭中，葬之以石镜一枚，径一丈，高五尺。
邓析书曰：譬犹拯溺而垂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世说》曰：武昌阳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化为石。
《兵书》曰：军中地生石，将可以久居。
《史记》曰：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杂五行书》曰：妇姑斗争，取石重十六斤埋门外，即罢。
荀伯子《临川记》曰：石廪状似仓廪，其内可容千斛，廪口开则岁俭，闭则年丰。
又曰：石龙山有岩，其下有石，形隐起似龙，头尾长一丈二尺。
《地理记》云：有鳞甲，因号为石龙。
又云：石鼓，在宜黄水边，状如鼓形，阔九尺，长一丈四尺四寸。
又云：圆净如鼓，因以鼓为名焉。
又云：破石高五尺，在宜黄水边。
又云：有女人水次浣濯，为蛟所牵入石中，经数日雷击石破，见死蛟及女人尸浮出，因号为破石。
又曰：浮石，其石居汝水中心，或水泛涨，高岸皆没，此石居然不没，因以为名之。
又曰：落峭石，去飞猿馆一百一十五里，在飞猿水，巍峨嵌空，数里可望，即谢灵运诗云“朝发悲猿峤，暮宿落峭石”，是其处也。
《始兴记》云：营口东岸有石四方，而高可百仞，其状若台，故名台石。又林水出焉。其台旁有石室，室前盘石上，行列十瓮，皆盖以青盆，悉是银制。有人过者，但得开观，不可取之；取之则闷绝若死。封丘之奴窃二枚，为大蛇所害，即不知其自。
《永嘉记》云：永嘉南岸有贴石，乃尧时之神人，以破石推将入恶溪道次，置之溪侧，遥望有似张帆，今俗号为张帆溪，与天台山相接。
又《郡国志》曰：东海信郎神破石为帆，今东海有信郎祠即是。
卷五十三　地部十八
丘
《说文》曰：丘，土之高，非人所为。丘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象形也。
《诗》曰：送子涉淇，至於顿丘。
又曰：子之荡兮，宛丘之上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诗序》曰：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也。
又《诗》曰：杨园之道，猗于亩丘。
又曰：绵蛮黄鸟，止于丘隅。
又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礼》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又曰：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从。（二子，卫大夫。）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欲之，则瑗请前。”（利其欲，害人良田也。瑗，伯玉名也。）
又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
《周礼》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核物，其民专而长。
《传》曰：车脱其复，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崇丘。
《春秋元命苞》曰：尧为天子，季秋下旬梦白帝遗吾乌喙子，其母为扶始高丘，睹白帝，上有口虎之状感己生皋陶。
《春秋说题辞》曰：丘者，墓也。
又曰：丘谷辅气，元士扶化。
《尔雅》曰：丘一成为敦丘，（成犹重。《周礼》曰：为坛三成。今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旧音顿。）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昆仑山三重，形如累三盂。）如乘者，乘丘；（形似乘车。）如渚者，渚丘。（水中小洲为渚。）水潦所止，泥丘。（顶上亡下。）丘方，胡丘。（形四方。）绝高为之京。（人力所作。）非人力为之曰丘。（地自然生。）水潦所还曰将丘。（将者谓丘边有界，埒水环绕之。）上正，章丘。（顶平。）泽中有丘，都丘。（在水泽内。）当涂，梧丘。（涂，道。）途出其右而还之，画丘。（言为道所规画。）途出其前，戴丘；（道出丘南。）涂出其後，昌丘。（道出丘北。）水出其前，𠂤省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营丘。（今齐之营丘，淄水过其南及东。）如覆敦者，敦丘。逦迤，沙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後高，陵丘；偏高，阿丘。丘背有丘为负丘。（中央隆峻，如负一丘於背上。）右泽，定丘；右陵，泰丘；（宋有泰丘，见《史记》。）如亩，亩丘；（丘有垄界如田。）如陵，陵丘。丘上有丘为宛丘。（今在陈郡陈县。）陈有宛丘，晋有潜丘，（今在太原晋阳县。）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寿春。）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二在河北。（说者多以州黎宛营为河南者，潜敦为河北者。案北方称天下之名丘，恐此诸丘碌碌，未足用当之。殆别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详其名号所在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雅》曰：小陵曰丘。
又曰：丘上有木为秘丘。
《家语》曰：丘陵为牡，溪谷为牝。
《方言》曰：冢大者谓之丘。
《穆天子传》曰：天子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郭璞注曰：黄帝巡狩四海，登昆仑山，起宫室於其上。）
又曰：为盛姬谥，曰哀淑卜之丘，天子名之，（为丘作名。）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东征，舍乎五鹿，叔坐（七和切。）且哭，是曰女坐之丘，（因以五鹿名。）丁卯。
《山海经》曰：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
《庄子》曰：卫灵公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曰：“不凭其子灵公夺而埋之。”夫灵公之为灵，久矣。
《淮南子》曰：尧时有大风为民害，乃缴大风於青丘之野。（许慎注曰：大风，大鹙鸟也。）
《文子》曰：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泉塞。
《越绝书》曰：阖闾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广平六十步，水深丈五，铜椁三重，玉凫之流，扁诸之剑在焉。卒十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三日，白虎居上，故号曰虎丘。
东方朔《十洲记》曰：长洲一名青丘，在南辰巳地，地五千里，去岸二十五万里，上饶山川，又多大树，树有二千围者，一洲之上，专是林木，故一名青丘，仙草、灵药、甘液、玉英，靡所不有。
《齐地记》曰：营丘，在临淄小城内，古以为齐室也。丘下周三百余步，高九丈，北厢下隆丈五，造井水深七丈余，井与地平。
伏韬《北征记》曰：博望城内有成汤、伊尹、箕子冢，今皆为丘。
《述异记》曰：南海中有轩辕丘，鸾自歌，凤自舞，古云天之乐也。
《郡国志》曰：濮阳县本颛顼之城，今谓之帝丘，夏后之代昆吾居之，春秋卫迁于帝丘，梦人登昆吾之墟是也。
又曰：濮州初徙陶於乘丘，故县掘得漆杯二，底内有朱书曰“乘丘”，既见风日，靡然烂碎矣。
《外国图》曰：员丘之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萧丘多大风，无人民，群犬居之。青丘之民食，衣野丝，去琅琊万三千里。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
《陈留风俗传》曰：雍丘县有五陵之丘，以故名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郦善长注《水经》曰：沮水西迳楚昭王墓，东对江陵城，故王仲宣之赋《登楼》云，“西接昭丘”是也。
又曰：隋县有断蛇丘，隋侯出见大蛇中中断，因举而药之，故谓之断蛇丘。
又曰：巩县北有山临河，谓之岑原丘，下有穴，谓之巩穴，言山潜通淮济，北达于河，直穴有渚，谓之鲔渚。
《十道志》云：岑原丘，在县西北三十三里。
陵
《释名》曰：陵，隆也，体隆高也。
《易》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
又曰：跻于高陵，三岁不觌。
《诗》曰：彼飞隼，率彼中陵。
又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礼》曰：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处台榭。
《传》曰：蹇叔送其子曰：“ゾ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
《春秋说题辞》曰：陵之为言棱也，辅山成其广，层棱扶推，益厥长也。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川丘陵则景□出。（宋均注曰：景□应间绎不遍也。）
《尔雅》曰：大阜曰陵。
又曰：东陵凡，（所陈切。）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俞。陵莫大於加陵，梁莫大於溴梁，坟莫大於河坟。谓之八陵。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游，次於崔梁，曝蠹书于羽陵。
《庄子》曰：盗跖死於东陵之上。
又曰：步仞之丘陵，巨兽无所隐其躯，而孽狐为之祥。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征，钓于隰水，祭淑人。是日祭，丘为之降。
《吕氏春秋》曰：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
《杨子法言》曰：百川学海而至於海，丘陵学山而不至山，是故恶夫住者。
《魏子》曰：尧入百仞之溪，则不照三里，非朦暗，位卑势下故也。桀、纣百丈之陵，能见四海，非照明，位高势尊故也。
《十洲记》曰：昆仑陵，即昆仑山也。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中国十万里，有弱水周匝绕山。
《吴录》曰：张言於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秦始皇时望气，故掘断连岗，改名秣陵。
《物理论》曰：地者，镇之以五岳，积之以丘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阪

《诗》曰：阪有漆，隰有栗。

《尔雅》曰：坡者曰阪。（郭璞注曰：阪，地不平也。）

《史记》曰：汉文帝常从霸陵西驰下峻坂，袁盎揽辔。上曰：“将军怯也？”盎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今圣主乘危驰不测之渊，如马惊车败，奈高庙何？”上乃止。

《汉书地理志》曰：河东蒲坂县，故曰蒲，秦更名。（应劭曰：秦始皇东巡，见有长阪。孟康曰：本属晋，文公以赂秦，秦人还蒲，魏人喜曰，蒲反矣。）

《汉书》曰：王阳为益州，至邛，（蒲北切。）坂九折，叹曰：“奈何以先人之遗体乘此险乎？”遂以病去。及王遵为刺史，至此坂，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叱其驭驱之曰：“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应劭注曰：阪在严道县界。）

《汉书西域传》曰：西域有赤土身热之坂，上即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

《续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大阳县有颠令坂。

《蜀志》曰：先主至当之阳长坂，为曹公所追败。

王隐《晋书》曰：孙登，杨骏逼迎之，与语不答，赐布袍，登借刀截断弃门中，大呼曰：“刺斫！刺斫！”卒病死，後人见在贵马坂。

《穆天子传》曰：天子南还，于长松之坂。（郭璞注曰：坂有长松。）

郦善长注《水经》曰：洛水东经九曲，其地千里，有九坂之曲，《穆天子传》所谓“天子西征，升九阿”是也。

又曰：河水东经施门坂北，今成皋西大坂是也。陟此坂而东趣成皋城。

《列女後传》曰：吕荣者，吴郡许之妻也。为贼所害，荣贞固自守，黄巾贼陈宝欲干秽之，荣执节不听，宝遂杀荣。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宝恐惧叩头谢，葬之而去。縻府君闻荣高行，遣主簿祭之，又出钱助县为冢於嘉兴郭里墟北，名曰义妇坂。

《华阳国志》曰：有牛叩头坂，马搏颊坂，其险如此。

《晋太康地记》曰：常山曲阳县有恒山坂，号飞狐口，上壶关县有羊肠坂。

《地理志》曰：函谷东坂，谓之八特坂。

《述征记》曰：黄卷坂者，傍绝涧以潼关，长坂十余里，九坂皆迤逦长坂。《东京赋》所谓“西阻九阿”者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黄坂去终南六十里，少华山西。

任豫《益州记》曰：汶江水，源出玉轮坂下，今属汶江郡，在郡东北三十里。

《古今地名》曰：冥令坂，在盐池东，吴城之北，今之吴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序》曰：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推车，宗会独当戟行歌。简子曰：“人臣而侮其主，其罪若何？”宗会曰：“其罪死。君亦闻人君而侮其臣乎？则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斗，则其国危乎！”简子曰：“善！”以宗会为上客。

《郡国志》曰：雍州咸阳县北十五里长平坂，汉武帝幸甘泉，驰道有虫覆地，赤如生肝。问东方朔，朔曰：“秦狱地冤气也。臣闻酒能消愁。”以酒浇之，果销矣。

陉

《尔雅》曰：山绝曰陉。（郭璞注曰：连山中断者也。）

《汉书》曰：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乃绝漳水至于钅 开山之下。（郭璞注曰：即井钅开山。今在常山石邑乡。）

《述征记》曰：燕赵间，凡厥山路，名之曰陉，井陉在常山。

峡

《水经注》曰：丹山在丹阳，属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谓天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阳，高唐之，旦为□，暮为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果如其言，故为立庙，号朝□焉。其间首尾一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旧云自二峡取蜀数千里中，恒是一山，此盖好大之言也。惟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日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云朝发白帝，暮至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为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到影，绝多生柽，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雅趣。每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岫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又曰：“南崖有重岭叠起，最大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此崖既大，加以江湍萦纡回途，经宿犹望见之。行者歌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日三夜，黄牛如故。”

庾仲雍《荆州记》曰：巴陵，巴陵楚之世有三峡，明月峡、广德峡、东突峡，即今之巫峡、秭归峡、归乡峡。

袁山松《宜都记》曰：楚之世有三峡，高山重鄣，非日中半夜，不见日月，猿鸣至清，诸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也。

王韶之《始兴记》曰：宿县有观峡，横峦交枕，绝崖乍。护水口有贞女峡，峡西岸水际有石如人形，高可七尺，状似女子，是曰贞女。父老相传，秦世有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人，取螺於此，遇风雨昼昏，而一女化为此石。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峡，其水常自激，通奔如转轮。
《郡国志》曰：南乡峡，峡西八十里有巴乡村，善酿酒，故俗称巴乡酒也。村旁有溪，溪中多灵寿木焉。
《水经注》曰：氵贞阳观峡下有庙，世人以为河伯。晋时县人有使至洛者，使讫将还，忽有一人寄其书云：“吾家在观前石间，石间悬藤即其处也，但扣藤，自当有人取之。”使者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书，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
又曰：《续汉书》云：虞诩为武都太守，下辩东三十余里有峡，峡中白水生大石，鄣塞水流，春夏辄贵溢，败坏城郭，诩使人烧石，以醋灌之，石皆淬裂，因镌去焉，遂无泠溺之害。
又曰：泾水东南迳都卢山，山路之中常有如弹箏之声，行者鼓舞乐而後去，即弦歌之山也。故谓此山峡为弹箏峡。
《陇西记》曰：襄武有锦镜峡，即黑水所经，其峡四望，花木明媚，照影於其中，因以称之也。
《峡程记》曰：泸、合、遂、蜀四郡，皆峡之郡，自蛮江、梧柏、沱导等江至此，二百八十江会于峡前，次荆门都四百五十滩，即有清水、重峰、胡滩、汉滩、忽雷、闪电、咤滩、濑滩、狼尾、使君、主簿，皆使君、主簿沉舟之所，遂为名，其他不悉记之。三峡者，即明月峡、仙山峡、广泽峡，其有瞿塘、滟、燕子、屏风之类，皆不预三峡之数。
李膺《益州记》曰：广阳州东七里，水南有遮要二追石，石东二里至明月峡，峡前南岸壁高四十丈，其壁有圆孔，形如满月，因以为名。
冈
《释名》曰：冈，亢也，在上言之。
《诗》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
又曰：如山如阜，如冈如陵。
又曰：谓山盖高，为冈为陵。
又曰：陟彼冈矣，瞻望兄矣。
《尚书》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
《尔雅》曰：山脊曰冈。
山谦之《丹阳记》曰：句容县东三十五里有龙冈，冈顶有沸潭，周回十三丈，闻人声水便沸动，不闻不涌也。
王韶之《始兴记》曰：郡西南有芙蓉冈，高若玉山，邻枕郊郭，周回连亘四十余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含氵匡县白鹿城南有白鹿冈，晋咸和中，郡民张鲍作令著惠，有白鹿游此冈，因以为名。
雷次宗《豫章记》曰：洪井西有鸾冈，旧说洪崖先生乘鸾所憩处也。
顾微《广州记》曰：四会有金冈，行人往往见金於冈侧。
斐渊《广州记》曰：城西北五里，连续大冈，直上百寻，名为粤王冢。吴朝掘觅尉他墓，竟无所见。於天井冈得六玉玺。一小车。州城北有马鞍冈，秦时瞻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在。增城县有口母冈，日出照之晃曜。
《武昌记》曰：城北有冈高数丈，名曰凤阙，其处显敞，阙以望川泽，多所远瞻。吴黄龙元年，有凤皇集此冈，故谓之凤阙。凤阙南十里有金牛冈，古老相传，云有金牛出此冈，冈今半崩，坑深数丈，金牛跃出践冈边遗迹犹存。
王妥《安成记》曰：萍乡西津南五里，山名女冈，天气将雨，水辄先涌出石门，而有五色玄黄，百姓谓之玉女披衣。
邓德明《南康记》曰：陈蕃墓在青龙冈，土人传云，昔有一物龙形，而通身绝青，数出冈顶及山边，故言名青龙也。
又曰：赣县马脊冈在县西，形如马脊，故以为名也。
任端休《江陵记》曰：州城北五十四里，有楚平王冢枝江有班竹冈。又云：平王冢周回数百步。未知孰是。
《荆州记》曰：零陵郡东南有黄溪，黄溪西有矾石冈。
《衡山记》曰：衡山有曾青冈，出曾青，可合仙药。有灵寿冈，有灵寿木，周回数十里。芝草冈，有神芝灵草。
《郡国志》曰：久留冈，昔太守卫讽罢郡还京，故老送别，久留此冈。
又曰：显朝冈，在郁平县，陆绩制浑仪处。
《隋图经》曰：历陵县西十里有石子冈，宝山也，而高大，有冢如砚子，世谓之研子冢，是赵简子冢也。石虎令人发之，初得炭，深一丈得连木板，厚高八尺，次得流泉水，水色青冷非常。以牛皮为囊，作绞车以汲之，一月而水无极，乃止。筑城绕之，气成楼阙。
郦元注《水经注》曰：蓼水出襄国石井冈，冈上有井大如轮。
《隋区宇图志》云：此井光武营军所凿，傍有丛荆棘生，皆蟠萦如人手结，云是光武系马处。
又曰：石勒时天旱，沙门佛图澄於此冈，掘得一死龙，长丈余，济之以水，良久乃苏。寻祭之，龙腾空而上天，雨即降，因名龙冈。
《鄱阳记》曰：大雷冈在县东北，後汉雷义，字仲公所居。又有小雷冈，雷焕所居之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十四　地部十九

岩

《说文》曰：岩者，崖也，山边谓之崖。

《书》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孔安国注曰：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求之外野，得之於傅岩之溪。）

《晋书》曰：许询移居皋屯之岩，常与沙门支遁及谢安石、王羲之等同游往来，今皋屯呼为许度岩。

《齐书》曰：徐伯珍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谓之九岩山，後汉龙丘苌隐处也。山多龙须圣柏，望之五采，世呼为妇人岩。

盛弘之《荆州记》曰：平乐县有山临水，岩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名为目岩。

又曰：始兴机山东有两岩，回向鸱尾，石室数十所，行过者皆闻有金石丝竹之声。

《南康记》曰：阳道士葬岩室，临终语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巾褐香炉，此外无所须也。葬数年，尸犹俨然，今舟行者过其山渚，长闻香气，咸叹异焉。

《水经注》曰：层山石室中有积书卷帙，而世士罕有达者，因谓之积书岩。《鄱阳记》曰：香岩在贵溪县东五里，旧名腥腥岩。昔术者许旌阳斩蛟於此岩下，因此名焉。又以板塞岩口寻蛟，潜通洪州横泉井，每至天景澄霁，见水底板木存焉。後人恶其名，遂改焉。

又曰：弋阳岭上多密岩，元嘉中有人见其岩内有三铁镬，可容百斛，中生莲花，他日往寻，不知所在。

穴

《说文》曰：穴，土室也。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诗》曰：则异室，死则同穴。

《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蛰虫在穴内，皆堇其户。（堇谓涂闭之也，避杀气也。）

《史记》曰：司马迁登会稽山，探禹穴。

范晔《後汉书》曰：光武郭皇后父昌，生后及子况，况迁大鸿胪，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京师号况家为金穴。

《山海经》曰：熊山有穴曰熊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若冬启夏闭，乃必有兵。（郭璞曰：今邺西有鼓山，上有石鼓象悬蓍山旁。鸣则有军事，与此穴殊象而同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於丹穴，越人无君，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承以玉舆。

《淮南子》曰：治鼠穴而坏里闾。

《水经注》曰：昔巴蛮有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於石穴，约能中者众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中之。又各令乘土船，约浮者当以为君，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又曰：江陵有驾部口，宋文帝车驾发江陵至此，黑龙跃出，负帝乘舟，左右失色，上谓长史王昙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何德以堪之。”故名穴为龙穴焉。

又曰：夏平县有重山，即列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是神农所生处也。

又曰：大洪山，岩嶂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又得锺乳穴，穴上有素崖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锺乳，凝膏下垂，望齐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

《风土记》曰：太湖山中有洞穴，傍行地中，无所不通，谓之洞庭。

《续搜神记》曰：长沙醴陵县有小水，二人乘船取樵，见岸下土穴中水流出，有新斫木片，逐水流，上又深山，有人迹，异之。相谓曰：“可试入水中，看何由尔？”一人便以笠自鄣入穴，穴才容人，行数十步，便开明朗然，不异世上。

《外国图》曰：风山之首高三百里，春穴方三十里，春风自此出也。

又曰：神丘有火穴，其光照千里，去琅琊三万里。

《荆州图记》曰：卢县有马穴山，傍有地道，汉时常有百匹马出其中，形皆小似滇池马，今遂名其处曰马穴。

又曰：县北九十里有赵属山，傍有石台，高十五丈，广三丈，有穴深一里，内甚平整虚寂，谓之仙穴。

《钱塘记》曰：灵隐山有石穴，傍入行十数步，有水广丈余。昔有人采锺乳见龙迹，闻穴里搔搔有声出。

《宜都记》曰：亻艮山县有文石穴，平居无水，有渴者至，请乞辄得水；戏乞则不得。

又曰：自西陵北行三十里，有石穴名马穴。尝有白马出食，人逐之入穴，潜行出汉中，汉中人失马，亦尝出此穴，相去数里。

《武昌记》曰：芜菁山有龙穴，其水深ウ，少得入者。人采锺乳，乘火而入，下有水深数尺，多有蝙蝠来扑火。

《江乘地记》曰：西南二十里木庐山有锺乳穴。

郑缉之《东阳记》曰：北山西崖有石床，流水绕灌其侧。又有石田如稻田，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里有洞穴，有人常於此采锺乳，入十余日，粮绝而穴不可穷。
王韶之《神境记》曰：荥阳郡有孤山，直长百余丈，东北有二穴，寥寥然，杳杳然，便是口霞中馆矣。
又曰：荥阳郡北三十里有何家岩，傍有一穴，始入幽狭而甚暗，昔有采锺乳者至此，见有书三卷，竹一枝。
《浔阳记》曰：赤山下有石穴，有人取锺乳者，经宿不知所穷，水恒流出，深处浮乃得过，数里，辄见有光明，闻里有声若霹雳。此人遽出，竟无以测远近，有仙鼠扑火。
邓德明《南康记》曰：西南有通天穴，四壁石色似画，丈六像下有石床，有石子弹丸，聚有一角。
又曰：平固县西覆笥下有洞穴，穴口可广五六尺，高五尺余。昔有人采锺乳，入深为瞑，不得出，遂留住宿，忽闻头上有篙船之声。
《北征记》曰：姑熟有井山，有九穴与江通。
《吴郡临海记》曰：虞县有穿山，下有洞穴，昔有在海中行者，举帆从穴中过。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亻艮山县有山，山有风穴，口大数尺，名为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樵人有冬过者，置笠穴口，风吸之，经月还，涉长阳溪而得其笠，则知溪穴潜通。
《玄中记》曰：蜀郡有青城山，有洞穴分为三孔，西北通昆仑。
《舆地记》曰：太湖中小山名洞庭，绝石岩，本惟松柏，山有三穴；东头北面一穴，不容人；西头南面一穴亦然，并有清泉流出；西北一穴，伛偻才得入。穴外石盘礴，形势惊人，穴里如一间堂屋，上高丈余，恒津润，四壁石色青白，南壁开处，侧肩得入，潜行二道，北通琅琊，东通武县，西通长沙巴陵湖。吴大帝使人行三十余里而反，云上闻有浪声，有大蝙蝠如鸟，拂杀人火，穴中高处，火照不见。穴有鹅管锺乳，冰寒可得入，春夏不可入。
《郡国志》曰：虔州归义山，梦水出焉，有石室金色，号为金穴，室内常有金鼠出入。
又曰：瓜州常乐县有风穴，恒以大石栈之，若开，暴起风连日。
又曰：循州有龙穴，潜通于海，傍于洞庭。《吴都赋》云：“目龙川而带。”是此也。
又曰：虢州扬震宅西有龙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书穴，太元初，人入穴见古书二十余卷焉。
《会稽记》曰：郡有禹穴，案《汉书司马迁传》云：“上会稽，探禹穴。”又有禹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都赋》云：入洞穴，出苍梧。注云：在零陵，言人从禹穴入，至苍梧出也
《周地图记》曰：顺政郡丙穴，以其口向，因以为名。沮水经穴间而过，或谓之大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复有鱼长八九尺，或二三日联绵从穴出跃，相传名为嘉鱼，即左太冲《蜀都赋》所谓“嘉鱼出於丙穴”是也。
《武陵记》曰：鹿山有穴，昔宋元嘉初，武陵溪蛮入射鹿，逐入一石穴，穴才可容人，蛮人入穴，见有梯在其傍，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蘧然，行人翱翔，不似戎境。此蛮乃批树记之，其後寻之，莫知其所处。

谷

《说文》曰：泉通川曰谷。
《易》曰：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凶。
《诗》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叶莫莫。
又曰：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又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於乔木。
又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
《左传》曰：莫敖缢于荒谷。（盛弘之《荆州记》曰：今竹林是也。）
《尔雅》曰：水注溪曰谷。
《蜀志》曰：谷口，今之斜谷是也。
《唐书》曰：王龟，字大年，性简淡萧洒，不乐仕进，少以诗酒琴书自适，不从科试。京城光福里起第，兄弟同居，斯为宏敞。龟意在人外，倦接朋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及侍父起在河中，于中条山谷中起草堂，与山人道士游，朔望一还府第，后人目为郎君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无有盈将恐竭。
又曰：江海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
又曰：知其辱，为天下谷。
《桓子》曰：昔齐桓公入谷，问父老曰：“此何谷？”答曰：“谓臣愚，名为愚公谷。”
《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从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者一百二十，中者百余岁。
《汉武故事》曰：上微行，至于柏谷，宿於逆旅。
刘向《别录》曰：方士传言，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生黍。今名黍谷。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宫於深谷之中，三旬不出，大风扬沙，一夕填此宫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喜《安天论》曰：日月行於飞谷，谓地中也，不闻列星复流於地；且谷有水，体日为火精，水火不共器，得无伤日之明乎？

《水经注》曰：令居庸县西北，塞外瓦街谷，水文成龙，试扰破之，随手成龙，畜将饮，皆畏而走。

又曰：敦煌西有马蹄谷，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遣李广利伐而得之，甚以为奇，故赋《天马之歌》。

《秦州记》曰：古有神妇，负土欲塞谷，绳绝坠负押木，因成二树，其大数围。

《寻阳记》曰：庐山西南有康王谷，又北岭有刘成谷，天欲雨，辄闻鼓角箫笳之声。

戴延之《西京记》曰：梓泽去洛城六十里，泽在金谷之中，朝贤所集赋诗，是石崇所居。

《郡国志》曰：武都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将姜维剿五部溪羌之所。

又曰：王乔谷，俗谓太公谷，即王乔所隐处，谷有乔堂，岁常祀之。

《口阳记》曰：龙谷水出口阳宫东南。

又有郑泉，云汉时郑朴，字子真，隐於谷中，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师，时人亦因子真所居以为名也。又有冶谷，《封禅书》所谓谷口是也。去口阳宫八十里，出铁，冶铸之所，因以为名。入谷便流潦沸腾，飞泉激两岸，峭壁孤竖，盘横枕谷口，凛然凝𠒋，常如八九月中，朱明盛暑，当昼暂暄，凉秋晓候，袍不暖，所谓寒门也。

又曰：入冶谷二十里，有百里槐树，树北有泉，名曰金泉。按此树犹存金泉西南百步谷中，今有毛原监也。

《十道志》曰：大谷在巩县东五里。

张衡《东京赋》曰：孟津达其後，大谷通其前。陈思王《洛神赋》曰：经过大谷。潘岳《闲居赋》曰：张公大谷之梨。皆谓此也。

岭

《广州记》曰：有五岭，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是也。

《南康记》曰：秦始皇略定扬越，谪戍五方，南守五岭：第一塞上岭，即南康大庾岭是；第二骑田岭，今桂阳郡腊岭是；第三都庞岭，今江华郡永明岭是；第四渚岭，亦江华郡白芒岭是；第五越城岭，即零陵郡南临源岭是也。

《谈薮》曰：光州西北有一岭高峻，北临沧江，齐尚书郎崔挺迁光州，於岭上欲立观宇，故老云，北岭秋夏之际常有暴风迅雨，岩石尽落，相传云是龙道，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远之有，虬龙恍忽，岂惟一路乎？”遂营之。数年果无风雨之患。挺还归，寻为雷风所毁，後不能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地志》云：南野县有大庾岭，通广州。
《晋太康地志》曰：岭峻阻，螺转上，逾九磴，二里至顶，下七里，平行十里至亭，一名横亭，一名塞上岭。
《建安记》曰：建安县有祷岭，与泉州分界，言岭高，祷而方过。又有飞猿岭，乔木造天，猿猱之所飞走，故曰飞猿岭。
《歙州图经》曰：海宁有容岭，有木石糖，出空树石罅中，百姓每采之。
又曰：黟县有墨岭，上有石如墨色软腻，士人取以为墨。
又曰：婺源有甘子岭，此地本无甘树，惟此忽有一株，因以为名。
《舆地志》曰：东阳毕岭之下有钱岭，往往人於此岭下获大钱，俗谓之钱岭。
又曰：赞皇县有孔子岭，上有石堂宽博，其石相拒若楹柱，有一石人，象执卷之状。
雷次宗《豫章记》曰：西山中峰最高顶名鹤岭，即子乔控鹤经过之所，坛在鹤岭之侧。□景鲜美，草木秀润，异於它山。山侧有土，名控鹤乡。
卷五十五　地部二十
窟
《礼记》曰：古未有宫室，冬居营窟，夏居曾巢也。
《左传》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曰：“吾公在窦谷。”（窦谷，窟室也。）
《史记》曰：吴公子光之谋王僚也，专诸谓曰：“王僚可杀也。”公子光乃伏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中，专诸擘鱼，因以刺王僚，王僚立死。
《战国策》曰：冯暖谓孟尝君曰：“兔有三窟，仅得免死，君始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乃西游於梁，谓梁惠王曰：“齐放其大臣孟尝君，诸侯先迎者，国富兵强。”梁王乃聘以为相，齐王闻之惧，乃请反国。冯暖使请先致祭器，立宗庙於薛。三窟已就，冯暖之力也。
《晋书》曰：王衍用弟澄为荆州，从弟敦为青州，曰：“荆有汉江之固，青有负海之险，吾留於此，足为三窟。”
王隐《晋书》曰：魏末有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时人於汲县北山土窟中得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於秦山，端拱若尸，无琴书之，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也，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
《淮南子》曰：鸟飞反乡，兔走归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略》曰：苏秦与张仪，始俱学於齐鬼谷先生，皆通经艺百家之言。鬼谷子弟子五百余人，为作窟深二丈，曰：“有能独下在窟中，说使泣者，则能分人主之地矣。”秦下说之，鬼谷泣下沾衿。秦与仪记一体也。

又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则骂，以刀剑击之，不中而後止，布恐终被害，乃私与司徒王允及尚书令士孙端谋养死士於窟室。三年四月，天子疾瘳，卓诣宫贺，布先置死士以邀之，卓严驾出，马踬不肯行，心怪之欲还，布劝使行，到宫门入掖门，死士交戟刺卓堕车，顾布所在，布下马曰：“有诏。”遂杀之。

《列仙传》曰：历阳有彭祖仙窟，请雨辄得也。

《神仙传》曰：李意其，蜀人，於成都角作一土窟居之，冬夏单衣，长剪去之，皆使长五寸，或百日，二百日，三百日不出窟。

《郡国志》曰：相州隆虑山有一洞，去地千仞，俗谓圣人窟，下有小山孤竦，谓之玉女楼仙人台，亦曰香炉峰也。

又曰：马邑白道齐坂有土穴出泉，《琴操》谓“饮马长城窟”也。

《秦州记》曰：河崖傍有二窟：一曰唐术窟，深四十余丈，高四十余丈，中有三佛寺流泉浴池，凿石作丈六像三百余区；其西二里，则曰时亮窟，高百丈，广二十丈，深三十丈，亦有泉水，藏古书五卷。（唐术、时亮，皆古之孝行士也。）

又曰：州图经曰：唐术窟在郡西龙支谷，彼人亦罕有至者，其窟内有物，若似今书卷，因谓之精岩。岩内时见神人往还，盖古仙所居耳。羌胡惧而莫敢近，又谓鬼为唐术，故指此为唐术窟。

《豫章记》曰：丰城县有雷孔章掘神剑窟，方广七八丈。

王韶之《南康记》曰：神源下流百里有峡，两岸皆高山，峡下数十里有蛟龙窟，时时有雾气。耆宿云，此通南康县，去此穴由百余里。尝有宿其口者，夜遇暴雨水，器物乃流出，彼此如其然。

野

《说文》曰：野，郊外也。

《周易》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又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王弼曰：所以乃能同人於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也。）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

《书》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又曰：大野既潴，东原平。

又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安国曰：地在安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西。）
又曰：高宗梦得说，审厥相，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
又曰：王曰：来汝说，台小子旧学于甘盘，既乃遁于荒野，入宅於河。（既学而中废业，T居田野河洲也。）
又曰：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复用。
又曰：武王伐纣，至于牧野，乃誓。
《毛诗》曰：野有死，恶无礼也。林有朴 °，野有死鹿，白茅纯束。
又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团兮。
又曰：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毛苌曰：喻妇人外成于它家，谓其君子从军未还，未知死生。）
又曰：者蜀，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郑玄曰：蜀特行久处桑野似劳苦者。）
《诗》曰：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
又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又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
又曰：我征徂西，至于艽野。
又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
又曰：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郑玄曰：京地众民所居之野，舍其宾旅。言其所当言语也。）
又曰：牧马，在之野。
《韩诗外传》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哭甚哀，问之。妇人曰：“向刈薪亡吾蓄簪，是以哀也。非伤亡簪，其不忘故也。”
《礼记》曰：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是防。
又曰：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
《周礼》曰：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而辩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坛与眉埒也。）
又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又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国，野荒民散则削之。
又曰：甸师掌共野果之荐。
又曰：遂人掌邦之野，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凡国祭祀，共野牲，令野职。凡宾客，令修野道而委积。（委积于庐宿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皆有地域沟树之使，入野职野赋于王府。
又曰：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此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
又曰：大司寇之职，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刑亦法也。功，农功。力，勤力。）
又曰：县士掌野，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
《左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又曰：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敢闻。”
又曰：崔氏之乱，申鲜虞仆赁於野，以丧庄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
又曰：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礻卑谌能谋，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令礻卑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而告冯简子使断之。
又曰：鸲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又曰：齐悼公使朱毛迁安孺子於骀，不至，杀诸野幕之下。
《尔雅》曰：邑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
《春秋合成图》曰：尧母庆都，盖天帝之女，生於斗维之野，当三河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
《管子》曰：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夫，野无夫，则无蓄积。（野无田夫，则人堕本业，故无蓄积。）
又曰：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其耕之不深，耘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尧，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
《淮南子》曰：孔子行於东野，马食农夫之稼，野人怒取其马而击之。使子贡往说之，毕辞而弗能得；乃使马圉往说之，野人大喜，解马而与之。
又曰：上游乎霄{兆}之野，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注曰：霄{兆}，高峻之貌也。垠鄂，无形之貌也。霄读纟 原绡，读若翟氏之翟也。）
《国语》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贾逵曰：臼季，晋臣。冀野，晋地。）冀缺耨，其妻饣 盍之，敬相待如宾。从而问之，曰：“冀芮之子也”与之归。
《家语》曰：叔孙氏之车士曰口商，（车士，将车者，商子姓也。口商名也。）采薪於大野，获麟焉，折前左足，载归。叔孙以为不祥，弃郭外。告孔子曰：“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观，曰：“麟也。孰为来哉？孰为来哉？”
《吕氏春秋》曰：禹东至专之地，青差之野。（高诱曰：青差，东方之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黄帝与神农氏战於阪泉之野。
又曰：炎帝杀蚩尤於中冀，名其地曰绝辔之野。
又曰：汤时大旱，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谓自当之。”遂斋戒，剪断爪，已为牲，祷於桑林之野，告於上天已而雨大至。
又曰：弃恤民勤稼，盖封地方百里，巡教天下，死於黑水之间，潢渚之野。
又曰：秦自非子受封，至昭王灭周之岁在大梁，前後七迁，皆在《禹贡》雍州之域，荆山终南敦物之野，东井舆鬼之分，鹑火之次也。
焦赣《易林》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征诣王庭，拜治水土。
又曰：多载重负，捐弃於野，徒劳但苦，顾无谁予。
《水经注》曰：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据皋跨泽，悉坶野矣。
郊
《说文》曰：距国百里曰郊。
《尔雅》曰：邑外曰郊。
《易》曰：密□不雨，自我西郊。
又曰：同人于郊，无祇悔。
《诗》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又曰：逝将去汝，适彼乐郊。
《礼记月令》曰：立春之日，天子亲率公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
又曰：天子亲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蚕於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於东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蚕於北郊，以共冕服。
又曰：因吉土以飨帝於郊。
《周礼》曰：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民，六畜之数，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时征其赋。
又曰：正岁帅其属而虑禁令于国及郊野。（去国百里为郊，郊外曰野。）
又曰：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若大甸，则帅有司而饩盍兽于郊。（有司，大司马之属，饩盍，馈也。以禽馈四方之神于郊。）
《汉书》曰：王莽天凤四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其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老子》曰：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卷五十六　地部二十一
陆
《释名》曰：高平曰陆，陆，漉也，川流漉而去也。
《说文》曰：陆，高平地也。
《周易》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王弼曰：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之顶也。进而之陆与四相得，不能复反者也。）
又曰：苋陆，中行无咎。
《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应见於河，瑞应之至，圣人杀龙，龙不可杀，皆感气也。君子得众人之助，瑞应先见於陆，瑞应之至，君子杀蛇，蛇不如龙，陆不如河。
焦赣《易林》曰：山没丘浮，陆为水鱼，燕雀无巢，民无室庐。
又曰：凫池水廉，高陆为海，江河横流，鱼鳖成市。
《尚书》曰：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孔安国曰：二水已治，从其故道，大陆之地已可耕作也。）
《毛诗》曰：考盘在陆，硕人之轴。
又曰：鸿飞遵陆，公归不复，於女信宿。（毛苌曰：陆非鸿所宜处也。）
《周礼》曰：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圣人之作。
《乐动声仪》曰：土肥饶原陆狭隘，斯生奢侈之俗也。
《汉书》曰：禹陆行载车。
又曰：秦地有杜竹林，号曰陆海。
又曰：邹阳奏书吴王曰：“高皇帝水攻则章邯以亡其城，陆击则荆王以失其地。”
《魏名臣奏》曰：执金吾庞延奏：其山居林泽，有火耕种，而平地平陆，虽有往古耒耜区种之法，就其收者，适可蔬食，不足实食也。
《关令内传》曰：关令尹喜生时，其家堂陆地自生莲华，光色鲜盛。
《文子》曰：却走马以粪，车轨不接於远方之外，是谓坐驰陆。
《老子》曰：盖闻善摄生者，（河上公曰：摄，养也。）陆行不遇兕虎，（自然远避，害不干也。）入军不被甲兵。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王充《论衡》曰：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
应劭《风俗通》曰：荆鳖令死亡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也。鳖令至岷山下邑，起见蜀望帝，帝使鳖令凿巫山，然後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以国禅与鳖令，为蜀王，号曰开明。
《傅子》曰：尧遭洪水而贵陆，汤大旱而重水。
又曰：陆田悬命於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
《六韬》曰：天下之人陆沉於殷久矣。
傅咸《扇赋》曰：水不策骥，陆不乘舟，世无为而俎豆设，时有虞而干戈修。
夏侯湛《春可乐》曰：春可乐兮，乐崇陆之可娱，登夷冈以迴眺兮，超矫驾乎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秋可哀》曰：秋可哀兮，哀南亩之穷荒，既采萧於大陆兮，又刈兰乎崇冈。
又《梁田赋》曰：嬉於夷宁之广陆，步于大野之长京。察田畴之疆畔兮，观游雉之逸形。
京
《说文》曰：京，人所为绝高丘也。
《毛诗》曰：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苌曰：京，高丘也。）
又曰：曾孙之稼，如茨如梁；曾孙之庾，如坻如京。
又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彼高冈，无矢我陵。
《尔雅》曰：丘之高绝者曰京。
张揖《广雅》曰：四起曰京。
应劭《风俗通》曰：京谓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师义亦取此。
阿
《说文》曰：大陵曰阿，一曰，阿，曲阜也。
《毛诗》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郑玄曰：文王侵阮国，阮之兵无敢当其陵与阿，并无敢饮於泉及池者也。）
又曰：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毛苌曰：恶人被化而消，犹飘风之入曲阿也。）恺悌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
又曰：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享。或降於阿，或饮于池。
又曰：陟彼中阿，丘言采其{亡虫。}
又曰：考盘在阿，硕人之。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曰：绵蛮黄鸟，止于丘阿。
张揖《广雅》曰：曲陵曰阿。
《史记》曰：黄帝披山通道，而邑于涿鹿之阿。
《帝王世纪》曰：蚩尤氏强，与榆冈争王於涿鹿之阿。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升于九阿。（郭璞曰：今新安县十里九坂也。）
嵇康《圣贤高士传赞》曰：许由养神，宅于箕阿。德真体全，择日登遐。
乐资《春秋後传》曰：阿房宫未成，成更欲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旁，故天下谓之阿房宫。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令侍女歌云：“仰上升绛庭，下游日窟阿。顾盼八落外，远指九空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览《吴地志》曰：曲阿，秦时名口阳。太史云东南有天子气，在口阳之间，故凿北冈令曲而阿，因名曲阿。
桓宽《盐铁论》曰：晋有河华九阿而夺於六卿，齐有泰山巨海而胁於田常。
孙楚《王骠骑诔》曰：逍遥芒阿，阖门下帷，精研六艺，采赜钩微。
湛方生诗曰：发鞍踞平陆，秣马青山阿。浊酒炙沽鱼，鼎食何必过。
袁宏《采菊诗》曰：息足回阿，围坐长林。披榛即涧，藉草依阴。
郦炎诗曰：灵芝生河洲，动摇困洪波。秋兰荣何晚，严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殖太山阿。
挚虞《迁宅诰》曰：惟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东，黄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
陆机《逸民赋》曰：相荒土而卜居兮，度山阿而考室。
又《缓齐歌行》曰：遨仙聚灵族，高宴会城阿；长风万里举，庆口郁嵯峨。
岘
《从征记》曰：青岘沙岘，一名小岘，木多栌杏。
《续述征记》曰：菟头岘，虽无峭口，然连林修坂数十里，中行者固亦密勿矣。
伏琛《齐地记》曰：莱芜谷有铜冶岘，古铸铜处。朱虚城西有山岘远而峻，今名半车岘。
白渊之《齐道记》曰：黄丘北十里有岘，下带长涧，东北流经牛山，山去此水八十余里。今号曰牛头水，是齐景公所登而叹处。
刘桢《京口记》曰：去城九十里有白在岘。
《江乘地记》曰：城东四十五里竹里山，王途所经，途甚倾险，行者号为翻车岘也。
《武昌记》曰：城东南有金牛冈，冈西有石鼓岘，上有三石鼓，鼓鸣天必雨。
陇
《方言》曰：秦晋之间，冢谓之陇。
《说文》曰：陇，天水大坂也。
《广志》曰：泳沙在玉门关外，东西数百里，有三断，名曰三陇也。
《三秦记》曰：陇西关，其坂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俗歌曰：“陇头流水，呜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去长安千里，望秦川如带。又关中人上陇者，还望故乡悲思而歌，则有绝死者。
《秦州记》曰：陇西郡东一百六十里，得陇山，南北亘接，不知远近，东西广百八十里，其高处可三四里，登此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茫然，墟宇桑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口霞一色。东人西役，升此而顾瞻者，无不悲思。其上有悬岩吐ニ，於岭中渊停，名曰万石渊，溢流散下，皆注於渭，故北人升此而歌。

《始兴记》曰：卢水合武水甚险，名曰新陇，有太守周昕庙，即始开此陇者。行者放鸡散米以祈福，而忌着湿衣入庙。

堆

《尔雅》郭璞注曰：江东呼地高堆者为敦。

《说文》曰：阜，小阜也。

又曰：巴蜀山岸胁之堆傍欲落者曰氐，氐崩声闻数百里。

《汉书》曰：扬雄上书曰：“往者图西域，岂为康居、乌孙，逾白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堆形如土龙，无头尾，高者二三丈。）

《水经注》曰：缑氏山，仙者焉，言王子晋控鹤斯阜，灵王望而不得近，举手谢而去。其处得遗屣焉，俗谓为父堆。

又曰：函关直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堆者也。

又曰：瞿堆南绝壁峭峙，孤险口高，望之形若覆唾壶，高二十馀里，羊肠蟠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嵯峨，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汉武帝元符六年开以为武都郡，天地大泽在西，故以都为目矣。

《长安图》曰：高望堆，在延兴门南八里。

潘岳《西征赋》曰：凭高望之阳隈。

《梁州记》曰：南郑城溯汉上五十里，水边有汉武堆，汉武尝游此，以为钓台，後人睹其崇基，谓之汉武堆。

《述异记》曰：当阳县南有龙川凤川，云汉武时八龙五凤尝游于此，亦呼为五凤堆。

《安定图经》曰：振履堆者，故老云夸父逐日，振履於此，故名之。

墟

《说文》曰：墟，大丘也，昆仑谓之墟。

《史记》曰：成王伐管、蔡，以殷馀人封康叔为卫君，居故商墟。

《汉书》曰：元城郭东有五鹿之墟，即沙麓之地也。

《越绝书》曰：千里墟者，阖庐以铸干将剑处。

又曰：吴门外鸡坡墟，故吴王所畜鸡处也。

《新序》曰：齐桓公出见遗墟，问诸野人。野人曰：“是虢公之墟。”公曰：“虢氏何为亡？”对曰：“善不能行，恶不能去，所以为墟矣。”

《风俗通》曰：谨案《尚书》，舜生姚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姚墟在济阴城阳县，帝颛顼之墟，阙伯之墟是也。
培娄
《说文》曰：附娄，小土山也。
《左传》曰：培娄无松柏。
《方言》曰：冢，秦晋之间谓之培娄。
《墨子》曰：培娄之侧，则生松柏，民衣焉，食焉，家焉，死焉，地终不责德，故以为仁。
《风俗通》曰：培娄者，即阜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小高者，名之为培娄矣。
卷五十七　地部二十二
林
《说文》曰：平土有丛木曰林。
《释名》曰：林，森也，森森然也。
《尔雅》曰：野外谓之林。
《易》曰：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
焦赣《易林》曰：山林麓薮，非人所处。鸟兽无礼，使我心苦。
《诗》曰：肃肃兔，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又曰：林有朴蔌，野有死鹿，白茅纯束。
又曰：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又曰：彼晨风，郁彼北林。（毛苌曰：北林名也。招贤人往从之，使疾之如晨风之飞入北林。）
又曰：有在梁，有鹤在林。（郑玄曰：之性贪恶而反在梁，鹤洁白而反在林也。）
又曰：厥初生民，时惟姜原，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之隘巷，羊牛腓字之。（毛苌曰：，置也。腓，辟也。字，爱也。郑玄曰：姜原置后稷羊牛之径，亦以为异也。）诞之平林，会伐平林。（置之平林，又为人所收取也。）
又曰：瞻彼中林，其鹿。（曰：视彼中林其鹿相辈偶。，众多。今朝廷群臣皆相欺，皆言其鹿之不如也。）
又曰：翩彼飞，集於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郑玄曰：恶鸣之鸟，止於泮水之木，食桑椹。改其鸣，归就我善音，喻人感于恩则化之。）
《礼》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
又曰：林薮川泽，有能取蔬食野虞教导之。
又曰：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蔡邕《月令章句》曰：丛木曰林，受众流注曰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凡邦工入山林而抡材，不禁。
又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计其林麓而赏罚之。（郑玄曰：平其守者，平其地，各守林麓之部分。）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郑玄曰：刊，剥也。生山南为阳木，生山北为阴木。火之水之，则使其肄不生。）
又郑注曰：竹木曰林。
《大戴礼》曰：高山多林，虎豹蕃孕焉；深泉大川，鱼龙交焉。
《左传》曰：楚掩为司马，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牧隰皋。
杨方《五经钩深》曰：夫鸟游旷泽之地，而比翮者万群；虎居繁林之薮，而接豪者千数。
又曰：夫霜树落叶而鸿雁南飞，桃林披华而玄鸟入宇。
《家语》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史记》曰：殷纣厚赋税，实鹿台钱，盈钜桥粟，广沙丘苑台。大戏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
又曰：稷母姜原，见巨人迹，心忻践之，而身动如孕胎，居期生子，弃之隘巷，马牛不践；徙之林中，会山林多人；迁之渠中冰上，鸟以翼覆荐之。
又曰：单于秋马肥，大会带林，课校人畜。
又曰：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无鸟兽，无毒虫，火所不及，斧所不至。
《帝王世记》曰：桀为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使可运舟。
《汉书》曰：草木未落，斧不入於山林；豺獭未祭，罟网不布於野泽。
又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
《後汉书》曰：法雄为南郡太守，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民之居城市。”
张莹《汉南记》曰：樊重家素富，田至三百顷，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桑漆鱼池，闭门成市。
《魏志》曰：曹植上疏曰：“东有覆败之军，西有殪没之将，至使蜂蛤浮翔於淮泗，鼬喧哗於林木。”
臧荣绪《晋书》曰：郤诜为雍州刺史，帝於东台饯之，问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世祖笑。侍中奏免诜，诰曰：“吾与之戏耳。”
又曰：华谭移前松滋令袁甫曰：“枯泽非应龙之泉，平林非鸾凤之窟。”
又曰：王戎少阮籍二十馀年，相得如时辈，遂为竹林之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刘伶与阮籍、嵇康相遇，忻然神解，便携手入林。
又曰：嵇康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者，惟阮籍、山涛，遂为竹林之游，预其流者，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干宝《晋纪》曰：初，管辂过母丘氏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林木虽茂，无形可交，碑诔虽美，无後可守。
《後魏书》曰：魏之先，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於乌洛侯国西北，自後南迁，其地隔远，遣中书侍郎李敞诣石室，告祭天地，以皇祖先妣配，敞等既祭，斩桦木立之，以置牲体而还。後所立桦木生殖成林，其民益神之，咸谓魏国感灵祇之应也。
又曰：太祖道武帝，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参合坡北，明年有榆生于倾胞之坎，後遂成林。
又曰：葬昭成皇帝於金陵，营梓宫，木梯尽生成林。
顾恺之《启蒙记》曰：泛林鼓于浪巅。注：西北海有泛林，或方三百里，或方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树根随浪鼓动。
《山海经》曰：桃林方三百里，在昆仑南夸父山北。
又曰：夸父逐日走，渴，饮河不足，道渴死，其杖化为邓林。
山谦之《吴兴记》曰：於潜县北有天目山，山上众木甚美非常，因名翔凤林。
盛弘之《荆州记》曰：宅上山顶有玉女冢，莹坟整固，上有乔木丛生，名为女贞林，常有白猿栖游，哀鸣清绝。
又曰：江陵县东一百里有绿林山，茂林蓊郁，襄阳大路经由其西，所谓当阳之绿林也。
伍瑞休《江陵记》曰：城西北六十里有大林。《春秋》鲁文公六年楚饥，戎侵其西，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即此城也。
又曰：州城东北十二里有曹公林，相传云，建安十三年，曹操蹑刘备于当阳长坂，回师顿此林，因谓之曹公林。
任豫《益州记》曰：广平有石纽林，禹生处也，地方百许里，今人犹不敢居止。
《外国图》曰：桂林地多林木，无平土，众猴居之，无人民，去九疑四万里，龟林地险，无平土，众龟居之。
应邵《风俗通》曰：配林在太山西南五六里，今树木盖不足言。
刘义庆《世说》曰：魏武行役失汲道，三军皆渴。乃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庄子》曰：孔子游乎缁帷之林，坐杏坛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曲未半，渔父下船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
《越绝书》曰：麻林者，越王种麻于此，以为弩弦，故名麻林。
麓
《说文》曰：林属於山曰麓。一曰麓者，守山林吏也。
《左传》：僖公十四年，沙麓崩。
《书□鸿范五行传》曰：沙麓者，山名也。
《诗□文王篇旱麓章》曰：瞻彼旱麓。（山足曰麓。）
《礼记》曰：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汉书》曰：王翁孺徙魏郡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时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雌，阳为雄，土火相乘，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今王翁孺徙其地，日月当之。”翁孺生禁，禁生元后。
《汉书》应劭注曰：麓，林之大者。
《风俗通》曰：《尚书》云：“尧禅舜，纳于大麓。”麓，林属于山者也。
原
《释名》曰：原，元也，如元气广大也。
《书》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孔安国曰：高平曰原。太原今以为郡。）
又曰：大野既猪，东原平。（孔安国曰：东原致功而平，言可耕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诗》曰：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郑玄曰：文王自知德威谋居善，言岐之南渭水侧，为万国所向，作民之君。）
又曰：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郑玄曰：公刘之相此原以居民，而无长叹者也。）
又曰：在原，兄弟急难。
又曰：原隰无无，堇荼如饴。
又曰：皇皇者华，于彼原隰。
又曰：漆沮之从，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又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周礼》曰：原师，辩原隰之名。
又曰：大司徒之职，辩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动物宜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礼》曰：孟夏之月，天子始命野虞出行田原，而劝民也。
又曰：圣王所以顺，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传》曰：晋侯於清原，作五军以御狄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魏绛曰：“昔辛甲之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又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秦小子，次于城濮，楚师背酁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志於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春秋说题辞》曰：原，端也，平而有度也。（宋均曰：度，若则也。）
《公羊传》曰：上平曰原。
《梁传》曰：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
《国语》曰：温之会，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使医鸩之不死，医亦不诛。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大者陈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无隐也。今晋人鸩卫侯不死，亦不讨其使者，讳而恶之，有诸侯之请，必免之。”
《尔雅》曰：广平曰原。
又曰：可食者曰原。（郭璞曰：可食，谓种给食也。犍为舍人曰：广平谓士宽博而平。）
《史记封禅书》曰：秦文公作，灵公作吴阳上，宣公又作密下，盖三在此原，故号三原。
臧荣绪《晋书》曰：宣帝镇关中，诸葛亮攻，据渭水南五丈原，帝御之，对垒相持百馀日，俄而亮卒。
《唐书》曰：高祖校猎于华池之万寿原，白鹿见，高祖亲御弧矢，射而获之。
《郡国志》曰：韩冯翊有原，按《诗》曰：“有倬其道，韩侯受命。”是此原也。
又《古今地名》云：韩武子食菜於韩原，亦秦晋战於此地，即获杜回，又秦获晋惠侯以归之处。
裴景仁《符书》曰：符健皇始五年，凤皇降滑滨社稷南原，三日而去。
崔鸿《前秦录》曰：丞相符雄，与桓温战白鹿原，晋师败绩。
又曰：符健攻张琚于宜秋，还登石安原而叹曰：“美哉，斯原也！”怅然有终焉之意。
又曰：晋梁州刺史司马勋率步骑三万，自汉中入秦川，符健拒之五丈原，勋败还。
潘岳《关中记》曰：周文王葬於毕，长安东南有原名曰毕原。
又曰：骊山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此原，故名之。
又曰：宣帝少依许氏，长於杜县，乐之。後葬於南原，立庙于曲池之北亭，曰乐游原。
《辛氏三秦记》曰：长安城北有平原，数百里无山川湖水，民井汲巢居，井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十丈。有伯夷墓，人食薇可常食，或云夷、叔食之三年，颜色如故。
戴延之《西征记》曰：河东盐地东吴坂，登七山原，每登一原，辄峭起五六里，原上平广，不知其极。
周处《风土记》曰：阳羡邑者，盖吴郡之名境，原则平坦，高阜冈若伏龙也。
隰
《释名》曰：隰，蛰也，蛰，湿意也。
《说文》曰：隰，坂下湿也。
《春秋说题辞》曰：下湿白隰，隰者湿也，下而泽也。
《尚书大传》曰：下而平者谓之隰，隰之言犹湿也。
《诗》曰：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毛苌曰：泮，陂也。）
又曰：山有扶苏，隰有荷花。
又曰：山有漆，隰有栗。
又曰：山有榛，隰有苓。（毛苌曰：苓，大苦也。）
又曰：山有苞栎，隰有六驳。（郑玄曰：山之有栎，隰之有不驳，皆其所宜。）
又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傩。（郑玄曰：隰中之桑茂盛，喻君子不用而野处也。）
《礼》曰：孟春之月，天子祈于上帝，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所殖，以教导民，必躬亲之。
又曰：季夏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
《传》曰：晋曲沃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骖纟 圭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又曰：楚掩为司马，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牧隰皋。
卷五十八　地部二十三
水上
《释名》曰：水，准也，平准物也。（《广雅》同。）天下大水四，谓之四渎，江、河、淮、济也。渎，独出其所而入海也。
《易》曰：坎为水，润万物者，莫润于水。
又曰：水氵 存至习坎。
又曰：水流湿。
《书》曰：水曰润下，润下作咸。
又曰：若涉大水，其无津涯。
《尚书大传》曰：非水无以准万里之平，非人无以通远道重任也。
《诗》曰：相彼泉水，载清载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
又曰：济有深涉，（渡也。）深则厉，浅则揭。有弥济盈，济盈不濡轨。（盈宜濡不以濡，喻淫乱犯礼者也。）
又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
又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浏其清矣，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溱与洧，方涣涣兮。
又曰：扬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
又曰：泌之洋洋，可以疗饥。（言乐道也。）
《礼》曰：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黿鼉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又曰：水之於人，亲而不尊。
又曰：水为无当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
又曰：祭宗庙，水曰清涤。
又曰：水烦则鱼鳖不大。
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于口。夫水近於人而易以溺人。
《周礼》曰：水有时以凝。
《传》曰：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
又曰：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郑子产谓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为难也。”
《春秋元命苞》曰：水之为言演也，阴化淖濡流施潜行也。故其立字，两人交一以中出者为水，一者数之始，两人譬男女，言阴阳交，物以一起也。
《论语》曰：智者乐水。
又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尔雅》曰：水别流曰派，风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涛，小波曰沦，平波曰澜，直波曰径。水朝夕而至曰潮，风行水成文曰涟。水波如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亦曰沿流。绝流而渡曰乱。以衣涉水曰厉，由膝以下为揭，由膝以上为涉。渡水处曰津济。潜行水下为泳。
《汉书》曰：成帝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舟船，令吏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上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圣政和平，世无变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民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於是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後汉书》曰：东阳人赵炳，字公阿，能越方禁，与闽中徐登遇於乌伤溪水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小溪水不流。
又曰：窦太后临政，窦宪兄弟各擅威权。丁鸿上封事曰：“夫坏崖破岩之水，源由涓涓；干口蔽日之木，起於葱。”
《魏略》曰：汉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魏为土，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
《晋书》曰：陆口先是常着衰上船，於水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
又曰：《佛图澄传》曰：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者等数人至故泉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寸许，随水来出，诸道士竞往视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
又曰：邓攸为太子中庶子，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惟饮吴水而已。
又曰：孙登性无恚怒，人或没诸水中，欲观其怒。既出，便大笑。
《齐书》曰：陆慧时为征虏功曹，与参府军沛国刘同从述为职，行至吴，谓人曰：吴间张融与陆慧并宅，其间有水，此水必有异味。遂往酌而饮之。
《唐书》曰：新丰鹦鹉谷水清，代传云，此水清，天下平。开皇之初暂清寻浊，至是而复清。
又曰：乾元中，岚州上言，合河关黄河水四十里间清如井水，经四日而变。
又曰：杨朝晟为州刺史，奏方渠合水波皆贼路，请城其地以备之。军次方渠无水，师徒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令筑防环之，遂为氵亭泉，军人仰饮以足。
又曰：孔若思迁库部郎中。若思常谓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满于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老子》曰：止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列子》曰：禹治水土，迷而失途，谬之一国，无风雨雾露，不生鸟兽，名曰终北。有山名壶领，顶有口状若圆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潢，臭过兰椒，味过醪醴。
又曰：白公问于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吴之善没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曰：“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与微言耶？”
又曰：人有滨河而居者，习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粮就学者成徒，而溺死者几半。本学同泅不学溺，而利害如此。
《庄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
又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流之大也，两崖之间，不辩牛马。於是，河伯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矣。
又曰：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
又曰：孔子观於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不能游，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去。
又曰：水之守土地审。（无意则止于分，所以为审。）
又曰：水静明明烛鬓眉，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圣人之心静乎？
又曰：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
《文子》曰：水之性欲清，沙石秽之。水之为道也，广不可极，（莫知其言，深不可测。）长极无穷，远沦无涯，息耗减益，过淤不訾。（涌出曰息，煎乾曰耗，出川枝流曰减，九野注之曰益。过于不訾者，此过尾闾，入天壑入无底谷。）
又曰：水浊者，鱼佥喁。
又曰：混混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青青之水清，可以濯吾缨。
又曰：水之道也，大不可极，深不可测，上天为雨露，下地为润泽。
又曰：犹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
《墨子》曰：古语，君子不镜於水而镜於人：镜於水，见面之容；见於人，则知吉凶。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者，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溺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至满而止，正也；流则至平，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趋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故水藏万物，产金石，故曰水神。凡有五害：水一也，旱二也，风雾雹霜三也，厉四也，虫五也。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水有大小，有远迩。水出山而流入海，命曰经水；别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
《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则为雨露，下地则为润泽，万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无所私，泽及跧（，跧行也。跧，微小之虫也。）而不求报，富赡天下而不既，（赡，足也。既，尽也。）德施百姓而不费，（德泽加於百姓，不以为己财费也。）行不可得而穷极也，（流膏不止。）微而不可得把握也，击之无创，射之不伤，斩之不断，焚之不燃，（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错缪相纷（遁，逸也。错缪相纷，波相纠也。）而不可靡散，利贯金石，强济天下，（水流缺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载无有重，是其强也。济，通也。）动溶无形之域，而翱翔忽区之上，（忽悦之区上也，言其飞为口雨，无所不止。）回川谷之间，（回犹委曲也。）而滔腾大荒之野，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不足与天地取与，授万物而无所前後，（前后皆与之。）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公私一也。）靡滥振荡，与天地同鸿，（鸿大同通。）无所左而无所右，蟠委错才尔，（音轸。）与万物始终，是谓至德。（言水之为德大，故曰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润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驰骋於天下之至坚。出於无有，入於无间，（是水也。）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有益于生。）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无形生有形，故万物大祖也。无音生有音，故为大宗，祖宗皆大也。）其子为光，其孙为水，皆生于无形乎！（光无形，道所贵也。观之故子为光也。水形而不可毁，差之故孙为形也。）夫光可见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故有像之类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无有，自有无，而以衰贱矣。（出生，出生道，谓去清净也。入死，入死道，谓情欲也。，适也。自无形而适有形，离其本者。自有形适无形，不能复得，道家之所共弃也。故曰衰贱也。）是故清静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约也。）虚无恬愉者，万物之用也。（万物由之得为人用。）肃然应感，殷然反本，则沦於无形矣。所谓无形者，一之谓也。（一者，道之本也。）所谓一者，无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贯九天，下贯九野，（九天，八分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圆不中规，方不中矩，大浑而为一叶，（无根言微妙也。）怀囊天地，为道开门，（开道之门。）穆隐闵，纯德独存，（穆隐闵，皆无形之类也。纯，不杂揉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尽也。勤，劳也。）

又曰：夫水之性，若拙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决而高也，（茨，积土填满之也。）使得循势而行，乘哀而流，（衰，下。）虽有腐流澌，弗能（腐，骨澌水也。）其惟，其性非异也。通之与不通也。风俗犹此也。诚决其善志，防其邪心，启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则民性可善，而风俗迁矣。

又曰：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是谓六水。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黄水宜金，青水宜龟，汾水宜麻，洛水轻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汉水重安宜竹箭。

又曰：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清水音小，浊水音大，湍水人轻，迟水人重。

又曰：白水出昆仑之原，饮之不死。

又曰：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

又《万毕术》曰：方诸取水。（方诸形若杯，无耳，以五石合冶，以十二月壬子夜半作之，以承水即来。）

《抱扑子》曰：火出於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於方诸，诸方而水不方也。

又曰：黄帝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载地者，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左慈以气禁水，水为逆流一二丈，禁水着中庭露之，大寒不冰。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圆折者有珠，清水有黄金，龙渊有玉英。
《顾子》曰：顾夷子与子华游东池。子华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深流万世，是仁也；扬清激浊，荡去滓秽，是义也；柔而难犯，弱而难胜，是勇也；道江疏河，恶盈流谦，是智也。”
《孟子》曰：数罟不入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数罟，密网也。）
又曰：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也。
又曰：仲尼亟称于水，曰“水哉，水哉！”何取于水也？
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後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又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也。
又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
又曰：观於海者难为水，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澜，水中大波也。）
《孙卿子》曰：孔子观於东流之水，子贡问於孔子：“所以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柔也而无为也，似德；其浩浩乎不居，似有道；其赴百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发源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大戴礼》、》孔子家语》并载。）
卷五十九　地部二十四
水下
《晏子》曰：景公问廉政何如？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其浊无不涂，其清无不扫。”
《杨子法言》曰：或问进，曰：“水。”或曰：“为其不舍昼夜与？”曰：“有是哉！满而後渐者，其水乎？”（李轨注曰：水满坎而後进，人博学而後仕。）
《瑞应图》曰：共工氏受水瑞，百官师长以水为号，蒙水，瑞水也，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蒙水出於山焉。
《韩诗外传》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大小，似有智者；重而之下，似有礼者；踏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所平，此智者所以乐於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冬不数浴，非爱水也。
又《吴越春秋》曰：伍子胥奔吴至溧阳，溧阳女子击缥濑水之上，子胥过，跪而乞食，女子簞饭壶浆而食之。子胥食而去，谓女子曰：“掩子壶浆，勿令其露。”女子曰：“行矣。”子胥行五步还顾，女子已自投濑中。後子胥伐楚，师还过漂阳濑上，欲报以百金，不知其家，乃投金濑水而去。後有妪行哭而来，曰：“吾女年三十不嫁，击缥於此，遇穷人饭之，恐事泄，投水而死。”乃取金归。
《物理论》曰：所以立天地者，水也。夫水，也之本也。吐元气，发日月，经星辰，皆由水而兴。
又曰：九州之外皆水也，余昔在会稽，仰看南山，见口如瀑练，方数十丈，其声良盖。须臾，山下居民惊骇，洪水大至。
《列仙传》曰：负局先生上吴山，语下人：“吾欲还蓬莱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从石间下，服之多愈疾。
《楚词》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
《玄中记》曰：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载地，高下无不至，万物无不润。
《山海经》曰：剡山有兽焉，名曰合窳，见则天下大水。高箭之山，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水也。（郭璞注曰：河东解县檀道山，有水潜出山上，俗名之日盎浆，即此类也。）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有寒暑之水。
又曰：谯明之山，谯水出焉，而西流至于河，其中多河罗之鱼，一首而十身。
又曰：少阳山，酸水出焉，东而流注于汾水，其中多美赭。（《管子》曰：上有赭，下有铁。）
《水经注》曰：郁水，即夜郎豚水也。汉武帝时，有竹王兴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白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
又曰：赵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为康王舍人，行鼓涓之术，游浮砀郡间，二百馀年後入砀水取龙子，与弟子期，期日皆洁斋待於水傍，果乘赤鲤出入砀中，有万人观之，留月馀复入水也。
又曰：姜水，按《世本》，炎帝姓姜。《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母曰奸，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於姜水。
又曰：昔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而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为患。蜀郡太守李冰发卒凿平溷崖，河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与水神斗，遂平溷崖，通水路，开处即水所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黄水出零阳县西北，连巫山溪，出雄黄，颇有神异，采之常以冬月祭祀，凿石深数丈，方得佳黄，故溪水取名焉。
又曰：沁水南历猗氏关，又南与[B271]々水合，水出东北巨峻山，乘高泻浪，触石流响，世人因声以称之。
又曰：巴郡鱼复县夷水，即亻艮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池也。
又曰：溱水出浮石岭北青衣山，亦谓之青衣水也。
又曰：庐山之北有石门水，水出岭端，有双石高竦，其状若门，因有石门之目焉。水导双石之中，悬流飞澍近三百许步，下散漫十步许，上望之连天，若曳飞练於霄中矣。
又曰：永昌郡有兰仓水，出西南博南县，汉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县以山名之，其水东北流出博南山。汉武帝时，通博南山道，渡兰仓津，土地绝远，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苍津，一渡兰仓为他人。”山高四十里，兰仓水有金沙，越人收以为黄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黄白青珠也。
《荆州记》曰：夏首东二十里有涌口，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华容、监利二县在其中。
《楚词》曰：过夏首而西浮。郭仲产云：此水冬断夏通，因名夏水。
《述异记》曰：濉涣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缋水。
又曰：汉、沔会流处，岸上有石铭云，“下至水府三十一里”，皆传李斯刻石於此。
《龙鱼河图》曰：玄洲在北海中，地方三十里，去南岸十万里，上有芝著玄涧，涧水如蜜味，服之长生。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天竺有恒水，一号新陶水，水特甘香，下有真盐也。
《广志》曰：临川郡有粉水，得其水汰粉益洁。
盛弘之《荆州记》曰：阳县西有粉水，源出房陵县，取其水为粉，鲜洁异於馀水，故因粉为名也。巴郡临江县有此水，旧常献之也。
《韩诗外传》曰：溱与洧，三月桃花水下之时，众士女执兰祓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水上招魂，祓除不祥也。
《秦州记》曰：成纪县有石臼，中水深数尺，水旱无增减，故名其地为天水郡。
《搜神记》曰：汉末零郡太守有女，悦门下书佐，使婢取盥手水饮之，而有娠，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儿使求其父，儿直上书佐膝，书佐推之，儿仆地为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齐略记》曰：康浪水在齐城西南十五里康衢，则甯戚扣牛角歌於此也。
《述征记》曰：临淄牛山下有女水，齐人谚曰：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慕容超时，乾涸弥载，及宋武北征而激洪流。
《续述征记》曰：梁邹城西有笼水，云齐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於室内，潜以绩笼覆之，由是无瓮汲之劳。家人疑之，时待其出而搜其室，试发此笼，而泉遂涌流漂居宇。故名之曰笼水。
《始兴记》曰：林水源中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千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
《名山略记》曰：僧权道人居晋安霍山，晨出涧，忽见白水异常，饮之甘如醴，水过甚迅，器取得少许，以饷晋陶安，不复中饮，权寿百三十岁，不知其终。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郡有圆水，水一边冷，一边暖；冷处清且绿，暖处白且浊。
《陇右记》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贡之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美。
《方舆记》曰：韶州曲江县修仁水，西南注连水，北有三枫亭，五渡水。齐范□为始兴太守，至修仁水酌而饮之，赋诗曰：“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阶邪流。”
《吴录地理志》曰：天门零陵县有溪水，山兽从数十里往饮之，越他水则不饮。
《广志》曰：弱水，夫余北，其水不胜毛羽，世无见者。
《博物志》曰：水有浊有清，河淮浊，江济清。南阳有清泠之水，丹水，泉水，汝南有黄水，华山南有黑水，天下之水皆类五色，今载其名也。泞水不流。
《郡国志》曰：隆州析五县置果州，阆中有阴水，其民锐气而善舞也。
又曰：溢水，昔有人此处洗铜盆，水暴涨失盆，乃投水取盆，见一龙衔盆夺之而去，故曰溢水。
又曰：庭州田灞水滴滴，若以金银铜铁器盛之皆漏，致匏叶则不漏，人掌中亦漏，服之少臭，毛落得仙。
《论衡》曰：燧之取火於日，方诸取露於月，天地之间，巧历所不能与其数乎？然以掌握之中，引类於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阳阴固相动也。
《异苑》曰：孙权赤乌八年，遣校尉陈勋漕句容，中道凿破冈，掘得一黑物，无有首尾，形如数百斛船，长数十丈，蠢蠢而动，有顷，悉融液成汁，时人莫能识。得此之後获泉源，咸谓是水脉，每至大旱，馀渎皆竭，惟此若巨流通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灾

《书》曰：上天降灾，下昏民垫。

又曰：汤汤洪水方割。（汤汤，流貌。洪，大。割，害也。）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传》曰：凡平原出水为大水。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大赤三日。（《洪范五行传》曰：赤者，火色也。水尽赤者，以火殄水也。渭水，秦大川者，阴阳色乱，秦用严刑，败乱之象也。）

《汉书五行志》曰：高后三年，汉中、南郡、河阳大水，流数万家。是时女主独治，诸吕相王。

《续汉书五行志》曰：桓帝永兴三年，彭城泗水逆流。永寿元年，洛水溢至津城门，漂流人物。是时梁冀争政，嫉害忠直，後遂诛灭。

又曰：献帝建安二年，汉水溢，害人物，是时天下大乱。

《古今注》曰：安帝延平六年，河东水化为血。元初二年，颍川襄城临水化为血，不流。

京房《易》曰：君湎於酒，淫於色，贤人潜，国家危，厥异流水赤。

救水灾

《史记》曰：尧命鲧治水，九载绩用不成。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宣，字子舆。建武十年，洛水出造天津城门，或欲筑塞之。宣谏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况圣主耶？”言未绝而水去。

范晔《後汉书》曰：公沙穆锐思河洛推步之术，永寿元年，雨大水，三辅以东，无不漂没，穆明晓占候，乃预告，令百姓陟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灾。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也，为治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以至不可防救，宜令民吏预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有信文公颇有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从载，白刺史，刺史不信。至日中口起，须臾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馀丈，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

《淮南子》曰：古者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百姓不亲，五品不顺，契教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垦草，粪土种，令百姓家给人足；故三后之後无不王者，（谓夏殷周。）有阴德也。周衰，礼义废，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导於世，其後继嗣，至今不绝者，有隐行也。

又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水浩漾而不息，於是，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

《释名》曰：海，晦也。注引秽浊，其水黑而晦也。（《广雅》同。）

《说文》曰：海，天池也。

《书》曰：江汉朝宗于海。

《礼记》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又曰：洗之在阼，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则海夷。（宋均注曰：海夷，不扬波。）

《论语》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公羊传》曰：河海润千里。（河海出口及千里。）

《春秋感精符》曰：后妃恣则泽为海。

《春秋考异邮》曰：黄星骋，海水跃。宋均曰：黄星，土精，土安静，跃则失常。

《史记》曰：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

《汉书》曰：霍去病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如淳注曰：北海也。）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陈茂，尝为交别驾，旧刺史行部，不渡涨海，刺史周敞涉海遇风，船欲覆没，茂拔剑诃骂水神，风即止息。

《晋书》曰：鲍靓为南海守，尝行部入海遇风，饥甚，聚白石煮食之以济。

又曰：李涓，辽东人，祖敏，汉河内太守，去还乡。辽东太守公孙度欲强用之，敏乘轻舟浮海，莫知所终。

王隐《晋书》曰：慕容晃上言曰：“臣躬征平郭远，假陛下天地之威，将士竭命，精诚感灵，海为结冰，凌行三百馀里，臣自立国，及问诸故老，初无海水冰冻之岁。”

《韩诗》曰：成王时，越裳氏重三译而朝，曰：“天之不逆风不疾雨，海之不波溢三年矣，中国必有圣人。”

《老子》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

《列子》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万亿里，有大壑无底之谷，名曰归塘。（张湛注曰：《庄子》云尾闾也。）

《庄子》曰：东海之鳖谓坎井之蛙曰：夫海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弗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涯不加损。夫不为倾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乐也。

又曰：南海之帝为，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厚，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一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肩吾曰：其于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使蛟负山也。
又曰：海水三岁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动。
又曰：周顾视车辙有鲋鱼焉。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活我哉！”
又曰：北溟有鱼，其名曰鲲，化为鸟，其名曰鹏，将徙于南溟，水击三千里。
又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渚涯之间，不辨牛马，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向若而叹。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墟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司马彪曰：尾闾，水之从海外出者也。）
《文子》曰：古之善为君者，法海以象其大，注下以成其广。
《淮南子》曰：彗星坠而渤海决。
又曰：海不让水，积小以成其大。
又曰：庶女告天，（庶女，少寡无子养姑者也。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而杀母，以诬告寡妇，妇不能自解，故告天也。）雷霆下击景公台陨，（景公，齐景公也。雷击景公台，陨坏之也。）校体折伤，（景公为雷霆所伤折。）海水大出。
又曰：舟在江海，不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
《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抱朴子》曰：大厦既燔，而运水于沧海，此无及也。
《说苑》曰：齐景公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告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进谏曰：“君乐治海，不乐治国，彼若有治国者，君安得乐此海乎？”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之。
《法言》曰：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
《山海经》曰：大荒中有山，名曰天台，海水入焉。
又曰：桂林八树，在贲海东。（八树而成林，言其大也。贲隅，今番隅也。）
又曰：发鸠之山有鸟，名曰精卫。炎帝之女，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是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周景式《孝子传》曰：管宁避地辽东，遇风船人危惧，皆叩头悔过，宁思惟愆咎，念常如厕不冠而已，向天叩头，风亦寻静。
《神仙传》曰：麻姑谓王方平曰：“自接待以来，见东海三为桑田，向到蓬莱，水乃浅于往者略半也，岂复将为陵陆乎？”
皇甫谧《高士传》曰：姜肱，字伯淮，十辟公府，九举有道，皆不就。灵帝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节白帝特征肱，隐身遁命，浮桴于海，名盖天下。
《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山，高百丈，结构巧丽，穷尽神工，横光岩渚，竦曜星门。台内有金机，雕文备制。
《十洲记》曰：扶桑在碧海之中，北面一万里有大帝宫，太真东王公所治处。山外别有员海绕山，员海水色正黑，谓之溟海，无风而洪波百丈，惟飞仙能到其处。
《玄中记》曰：天下之强者，东海之沃焦焉，水灌而不已。沃焦者，山名也，在海东三万里。
《博物志》曰：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居海渚，年年八月有浮查去来，往反不失期，此人乃立屋于查上，赍粮乘查去，忽不觉尽昼夜，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望见室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惊问此人何由至此。此人即问此为何处，答曰：“君可诣蜀问严君平。”此人还问君平，曰：“某月有客星犯斗牛。”即此人到天河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晃将乘海讨其弟仁，袭其不意，群臣以凌道危阻，宜从陆地。晃曰：“旧海不凌，自仁反已来，三冻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沮谋者斩。”二月晃亲率三军擒仁赐死。
东方朔《十洲记》曰：神洲，东海中，地方五百里，上有不死草生琼田中，草似菰苗，人已死者，以草覆之皆活。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树长数千尺，一千馀围，两两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
《关令内传》曰：天有五亿五万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为脉。
江
《释名》曰：江，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
《说文》曰：江，水出蜀湔氐徼外岷山。
又曰：江至会稽郡为浙江。
《尚书》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毛诗》曰：江有沱。江有汜。
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春秋元命苞》曰：牛女为江湖，江湖者，所以开神润化，故其气湍急。
《家语》曰：楚昭王渡江，江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之鲁问孔子，孔子曰：“此萍实也，可剖而食之，吉祥，唯霸者能获之。”使返，王遽食之，甚美。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沈丰为郡主簿，太守第五伦，母老不能之官，伦每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腊节，常感恋垂泣，遣丰迎母广陵，母见大江，畏水不敢渡，丰祭神，令子孙对母饮酒，因醉卧便渡。
又曰：吴郡王闳渡钱塘江遭风，船欲覆，闳拔剑斫水，骂伍子胥，风息得济。
《续汉书》曰：张禹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于济涉，禹厉声言曰：“子胥如其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而过。
《魏志》曰：文帝伐吴，至长江而叹曰：“天固以限南北也。”
《晋书》曰：祖逖渡江，中流誓曰：“逖不静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又曰：吴猛年四十，邑人丁义始授神方，因还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画水而渡。
又曰：王有奇略，武帝谋伐吴，诏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
又曰：陶侃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参佐以戏废事者，乃取其蒲博之具，悉投于江。
《庄子》曰：鱼相忘于江湖。
《孙卿子》曰：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由，是者何也？昔者，江出于汶山，其始由源，可以滥觞，及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涉，非惟下流大耶？今汝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汝乎？”
《三十国春秋》曰：刘裕次山阳，闻何无忌败绩，卷甲兼行，将济江而风急，众咸难之，裕曰：“若有天命，风当自息；如其天不助，舟覆溺何足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
董览《吴地记》曰：夫差立，子胥以忠谏见亡，遂赐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与群臣于江设祭。
《列仙传》曰：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逢郑交甫，遂解与之，交甫受佩而去，数十步，怀中无佩，女亦不见。
《列女传》曰：楚昭王贞姜者，昭王夫人，齐女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与宫人约，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行。于是使者返取符，未还，台已坏，沉水而死。
又曰：广汉姜诗妻，事姑至孝。姑好饮江水，水去家七里，妻常鸡鸣溯流而汲，值风雪，不时得水，诗责遣之，妻寄食邻家，纺绩以市珍味，使邻母遗姑，诗闻追还，舍侧忽有涌泉出，味如江水。（《华阳国志》又载。）
《论衡》曰：儒书言伍子胥恨吴王，驱水为涛而溺杀。今会稽、钱塘、丹徒江皆立子胥祠，欲止其涛也。
袁山松《宜都记》曰：对西陵南岸有山，其峰孤秀，人自山南上至顶，俯临大江如萦带，视舟船如凫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大江清浊分流，其水十丈见底，视鱼游如乘空，浅处多五色石。
《新序》曰：禹南济于江，黄龙负舟，舟中人失色，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于天，死生命也！”龙弭耳而逃。
《吴录》曰：步骘表言，北降人说北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大江。吴主曰：“此曹必不敢来，若不如孤言，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後见吕岱，说骘言北欲以囊塞江，辄失笑曰：“此江自开辟以来，宁可以囊塞乎？”
《水经注》曰：昔吴郡太守张公直，自九江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祠女戏庙像，其妻夜梦神人致聘，觉言于夫，至明恐怖，遽发船引中流而不行。妻曰：“爰一女而合门受祸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于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进。寻公直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于当世也！”复下己女於水中，将渡，遥见二女于岸侧，傍有一吏立曰：“吾庐君主簿，敬君之义，悉还二女。”
《风俗通》曰：江，贡也。所出珍物，可贡献也。
《荆州记》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瓮口，可以滥觞，在益州建宁漏江县，潜行地底数里至楚都，遂广十里。
《傅子》曰：江海所以能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苟有所逆，众流不至多矣。
卷六十一　地部二十六
河
《释名》曰：河，下也，随地下处而通流也。
《山海经》曰：昆仑山，纵广万里，高万一千里，去蒿山五万里，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环其墟。其白水出其东北陬。屈向东南流为中国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发源及中国，大率常然。东流潜行地下至规期山，北流分为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其河复合，东注蒲昌海。复潜行地下，南出积石山，西南流，又东回入塞，过敦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河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口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而出龙门，汾水从东于此入，河东即龙门所在。
《吕氏春秋》曰：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至华阴潼关，与渭水合。又东回过砥柱，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山见水中若柱然，今陕州东河北、陕县三县界，及洛阳孟津所在。至巩县与洛水合，至成皋与济水合。济水出河北，至王屋山而南截河渡，正对成皋。又东北流过武德与沁水合。至黎阳信都，信都今冀州，绛水所在，绛水亦曰溃水，一曰漳水。钜鹿之北，遂分为九河。钜鹿，今邢州大陆所在。大陆，泽名。九河：一曰徒骇，二曰太史，三曰马颊，四覆釜，五湖苏，六简，七，八钩盘，九鬲津。又合为一河而入海。齐桓公塞九河以广田居，故馆陶、贝丘、广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都、东光、河间以东城地，九河旧迹犹存。汉代河决金堤，南北多罹其害，议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云：自兹距汉已亡其八枝也。河之故渎，自沙丘堰南分河出焉，故《尚书》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今绛州龙门县界，南至于华阴，北至于砥柱，东至于孟津，在洛北，都道所凑，古今以为津，东过洛，至于大亻丕，洛今巩县，在河洛合流之所也。大亻丕山，今汜水县，即故成皋也。山再成曰亻丕。北过绛水至于大陆，其绛水，今冀州信都。大陆，泽名，今邢州钜鹿，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海是也。同合出九河，又合为一，名为逆河。逆，迎也，言海口有潮汐，潮以迎河水。

《书》曰：九河既道。（孔安国注曰：河水分为九道。）

《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又曰：新台有㢟，河水㣺㣺。

又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又曰：谁谓河广？一苇航之。谁谓宋远？予望之。

又曰：不敢暴虎，不敢凭河。

《大戴礼》曰：圣人有国，则河不满溢。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氵兼。（宋君注曰：河不灾溢也。）

《传》曰：《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诗，逸诗也。言人寿促而河清迟，喻时之不可待也。）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河为祟，大夫请祭。王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河非所获罪。”

《春秋考异邮》曰：河者，水之气，四渎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润千里。

《孝经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

《史记》曰：秦灭六国，自以为获水德之瑞，更名河为德水。

《汉书》曰：河有两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一名盐泽。

又曰：长水校尉高并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也。闻禹理河本空此地，以为水限，近察秦汉河决曹卫之域不过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

张《汉纪》曰：郭为颍川太守，光武诏曰：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其福。

《魏志》曰：袁绍渡河，沮授临舟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

《说苑》曰：甘茂使齐渡河，船人曰：“河水犹涧耳，君不能渡，何王之能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甘茂曰：“持楫随流，臣不若子；说万乘之君，子不如我。”
桓谭《新论》曰：大司马张仲议曰：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决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决，以其噎不泄也。可禁民勿复引河。
《韩诗外传》曰：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於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圣人，民之父母也，今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昔桀杀龙逢，纣杀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非无圣知，不用故也。”遂负石而沉于河。
《河图始开图》曰：黄帝问风后曰：“余欲知河之始开。”风后曰：“河凡有五，皆始开乎昆仑之墟。”
《慎子》曰：西河下龙门，其流驶竹箭。
《抱朴子》曰：撮壤不能填决河，升水不能冷原火。
又曰：寸胶不能理黄河之浊，尺水不能却萧丘之火。
《淮南子》曰：武王伐纣，至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暝，人马不相见。于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目而麾曰：“余在，天下谁敢害余意者。”於是风济波罢。
又曰：河以委蛇，（委蛇音逶迤。）故能远；山以陵迟，故能高；道以优游，故能化。
又曰：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绝者，有昆仑之输也。
《风俗通》曰：河，播也，播为九州也。
《物理论》曰：河色黄，众川之流盖浊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山海经》曰：从极之渊，深三百仞，惟冰夷恒都焉。（冰夷，冯夷也。《淮南子》曰冯夷得道，以潜大川。）冯夷人面，乘两龙。（乘囗车，驾二龙。）
《水经注》曰：禹理洪水，观於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
又曰：昔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阳侯波起，两蛟挟舟。子羽曰：“吾可以义求，不可以威劫。”操剑斩蛟，蛟死波休，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辄跃出，乃毁璧而去，示无吝意。
又曰：昆仑在北，去嵩山五万里，地之中也。高万一千里，河水出其东北。
萧广济《孝子传》曰：三洲人者，各一洲人，皆孤单茕独，三人暗会树下息，因相访问。老者曰，宁可合为断金之业邪？二人曰：“诺。”即相约为父子。因命二人于大泽中作舍，且欲成，父曰：“此不如河边。”二人曰：“诺”。河边舍几成，父曰：“又不如河中。”二人复填河，二旬不立。有一书生过之，为缚两土豚投河中，会父往呼止之，曰：“尝见河可填耶？观汝行耳。”相将而去。明日俱至河边，望见河中土高丈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祥瑞（附）
《礼记》曰：河出马图，言龙马负图也。
《河图》曰：黄帝云：余梦见两龙授图，乃斋，往河洛而求，有鱼折溜而止，鱼泠得图，跪而受之。
《运斗枢》曰：舜与诸侯观河洛，有黄龙负图出置帝前，带入水而前去。（{带足}，之游反。又音带。{带足}，去也。）
《拾遗记》曰：黄河千年一清，圣人之大瑞也。
《易乾凿度》曰：帝王将起，河水先清，清变白，白变赤，赤变黑，黑变黄，各三日。
《中候》曰：荣光出河，休气四塞，荣光即五色。
《论语》曰：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沉祭（附）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狩猎，获白狐玄貉，以祭于河。
《礼记》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後海，此所以务本，言海之本源自河也。
《史记》曰：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于是天子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而取淇园之竹以为堰。天子既临决河，悼功之不成，乃作《瓠子之歌》。
决塞（附）
《梁传》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伯尊遇辇者问焉。辇者曰：“君亲素缟，帅群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问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传》曰伯宗。）
《汉书》曰：成帝时，河决，溃金堤，凡灌四郡，河堤使者王延世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改元为河平。
又曰：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若徙其当水冲之人以避之，放河使北入海，泠滥期月自定，不劳人力，此功一立，河定人安，千载无患，谓之上策。若多穿漕渠，使人得以溉田，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之术也。今据坚地作石堤，东西水门但用木与土耳，旱则开东方水门以溉田，水则开西方高门以分河，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谓之中策。苟缮完故堤，增卑培厚，劳费无已，数逢此害，谓最下策也。
又曰：武帝元光中，河水决顿丘，发卒十万救决河，起龙渊宫。（武庙也。自作之，故曰宫。）
《吕氏春秋》曰：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名曰洪水。禹乃决江疏河，为彭蠡之鄣，所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子》曰：江河之大溢，不过三日。
《水经注》曰：汉平帝之世，河汴决坏，未及得修，汴渠东侵，日月弥广，门闾故处，皆水中也。汉明帝永平十二年，议治汴渠，上乃引乐浪人王景问理水形便。景陈利害，应对敏捷，帝甚善之，乃赐《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以及钱帛。发卒数十万，诏景与将作谒者王吴，治渠防筑堤防修曷，起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有馀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开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一门，水更相回注，无复溃漏之患。明年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景由是显名，王吴及诸从事者，皆增秩一等。顺帝阳嘉中，又自汴河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淮，曰金堤。灵帝建宁中，又增修石门，以遏渠口，水盛则通注，津耗则辍流。
淮
《春秋说题辞》曰：淮出桐柏，淮者，均也，均其务。
《释名》曰：淮，围也，围绕扬州北界，东至海。（《广雅》同。）
《说文》曰：淮出南阳平氏桐柏大复山东南。
《水经注》及《山海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桐柏山，其源初则涌出，复潜流三十里，然後长骛东北，经大复山，从义阳郡北东，过江夏平春县北，又东过新息县南期思县北，至原鹿县南，与汝水合。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与决水合。东北至九江寿春县东，与颍水合。寿春县北，与淝水合。又东至当涂县北，与涡水合。东北至下邳淮阴县，与泗水合。东至广陵淮浦县而入海也。近海数百里通朝夕潮，《尚书》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入于海是也。
《书》曰：淮沂其。
又曰：泗滨浮磬，淮夷珠。
《周礼》曰：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
《诗》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孟子》曰：禹排淮泗而注诸江。
焦贡《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奥府，众利所聚，可以饶有。
刘向《说苑》曰：庄周贫，往贷于魏文侯。文侯曰：“待吾邑粟之来而奉之。”周曰：“乃今者周之来，见道牛蹄中有鲋鱼焉，太息谓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须我为汝向南诣楚王，决江淮以溉汝。鲋鱼曰：“今命在盆瓮之中耳，乃为我见楚王决江淮以溉我，汝即索我于枯鱼之肆矣。”
《晋阳秋》曰：秦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气，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堑，即建康南淮也。（今谓之秦淮。）
《淮南子》曰：夫醉者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济

《释名》曰：济，济也，言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

《水经注》及《山海经》云：济水出河东垣县王屋山，初名氵允水。《风俗通》云：“济水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此又别是一水耳，应氏以为流入济者，非也。东出温县西北，始名济水。孔安国注《尚书》曰：“泉源为氵允，流去为济。”在温西北平地，又东南流当巩县之北，而南入河，与河并流，过成皋。成皋，今汜水县。

《晋书地理志》曰：济自大亻丕、入河，与河水斗大亻丕，成皋，古成皋兼包巩县之界，溢出为荥水，东流过阳武及封丘县，又东过冤朐县，南至定陶县南，又东北流与菏水会，东至乘氏县西，分而为二。其一东北流入钜野泽，过寿张西，与汶水合，又北过城县西，又东北过庐县北，经济郡东莱郡而入海也。

《尚书》称导氵允水，东流为济，河水所在也。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是也。

《淮南子》曰：济水通和宜麦。

《风俗通》曰：济出常山房子县赞皇山，庙在东郡林邑县。济者，齐也，齐其度量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济水自大节丕入河，与河水斗而东流。

刘向《说苑》曰：四渎江河淮济，何以视诸侯？能荡涤垢浊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荡出口雨焉，为德甚美，故视诸侯。

《周礼冬官》曰：鸲鹆不逾济，地气然也。

《左传》曰：郑伯之车赙于济。

《韩子》曰：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

卷六十二　地部二十七

泾

《书禹贡》曰：泾属渭。（属，隶也。水北曰，言治水注入渭。）

《诗》曰：泾以渭浊，其。

《传》曰：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以报栎之役，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以毒药投泾水之上流，晋师饮之多死。）

《国语》曰：恭王游于泾水上，密康公从，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女三为粲，粲美之物，汝何德以堪之？”康公弗许，一年，恭王灭密。

《史记》曰：韩闻秦之好兴事，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以溉田。

又曰：秦二世梦白虽虎啮左骖杀之，卜泾为祟，二世乃斋望夷宫而欲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泾书不在大川之祀，以近咸阳，得比大川之祀。
又曰：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郑德曰：白姓，公爵，时人多相谓为公。）复奏穿渠，因名白氏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公起後。举锸为口，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如淳曰：水停淤河以当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益部耆旧传》曰：汉武祀甘泉，至泾桥有女子浴于泾水，乳长七尺，怪遣问之。女曰：“帝後第七车知我。”时侍中张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斋戒不洁，则女人见。”
《水经注》曰：泾水导源安定朝那县西笄头山，秦始皇巡地，西出笄头山即是也，盖大陇之异名。
渭
《诗》曰：我送舅氏，于渭之阳。
《史记》曰：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十四年，又赤三日。
《洪范五行传》曰：赤者火色，盖亦以火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阴阳乱，秦用严刑，败乱之象。
《史记》曰：西伯猎，遇太公渭之阳，与语大悦。
《汉书》曰：武帝元光六年春，穿漕渠通渭。
《山海经》曰：渭水出鸟鼠同穴山东，注河，入华阴北。（鸟鼠同穴山，今在陇西首阳县。渭水出其东，经南安、天水、略阳、扶风、始平、京兆，至弘农华阳县入河也。）
《三辅黄图》曰：始皇兼天下，都咸阳，渭水贯都，以象天汉。
《水经注》曰：渭水中旧有忖留神相。此神尝与鲁班语，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丑，卿善图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与言曰：“出头见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画地，忖留觉之，便还没水。故置其象于水中，惟背以上立水上。
《三辅决录》曰：项中山饮马渭水，日与三钱以偿之。
《列子》曰：夸父逐日，渴，饮渭水不足，乃渴死。
《淮南子》曰：渭水多力，宜黍。
霸
《水经注》曰：霸者，水上地名也。水东合水，过白鹿原，至秦虎圈北入渭。
《汉书地理志》曰：霸水出蓝田谷，古曰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以彰霸功。
《汉书》曰：汉王元年十月至霸上，秦王子婴降。

《水经注》曰：水出京兆蓝田谷，北入于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理志》曰：水出南陵县之蓝田谷，西北流与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东北流注水，水又北历蓝田川，北流注于霸水也。又云水北至霸陵，入霸水也。
《西京记》曰：西京东市平准署东隅有放生池分水，渠自道政坊东城西流注之，俗号海地。
又曰：水西岸有阪，旧名阪。隋文帝恶阪之名，改名长乐坡。
丰
《汉书地理志》曰：漆沮既从，丰水攸同。颜师古注曰：丰水出之南山，言沮水既从入渭，丰水亦同来也。
《水经注》曰：渭水又东，与丰水会于短阴山，水会无他高山异峦，惟东原阜石墩而已。水上旧有便门桥。
《毛诗口文王有声》曰：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贻厥孙谋，以燕翼子。
《文子》曰：老子云：“丰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尘垢，金铁在中，形见于外。”
镐
《水经注》曰：镐水上承镐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诗》云：“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承之。”镐水又北流与氵彪池合，又北经清泠台，西经慈石门注于渭。郑玄曰：“丰镐之间，水北流也。”
涝
《说文》曰：涝，水出扶风，北入渭。
《山海经》曰：牛首之山，涝水出焉，西注于，水多飞鱼。

《字林》曰：，水出杜陵县。
《水经注》曰：水上承皇子陂，水经渐台，东入渭，亦名沈水，又名高都水，汉王氏五侯大治池宅，引高都水入长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决坏高都，竟连五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是也。
伊
《水经》曰：伊水，出南阳县西荀渠山。
《左僖口僖公二十二年》曰：初，平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山海经》曰：独苏之山，伊水出焉，东流注于洛。
戴延之《西征记》曰：伊水，上源经新城、陆浑二县，男女无少长皆病瘿。俗云水土所致，伊水不可饮也。
《吕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婴儿桑中，其母居伊水上，故命之曰伊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

《水经注》曰：洛水，出京兆上洛县护举山。

《地理志》曰：洛水，出冢岭山。

《易上□系辞》曰：洛出书，圣人则之。

《易乾凿度》曰：王者盛德之应，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变为五色。

又曰：帝王将起，河洛龙见，察见首黑者人，正白者地，正赤者天。

《尚书禹贡》曰：导洛自熊耳。（在宜阳之西也。）东北会于涧，（会于河南城南。）又东会于伊，（合于洛阳之南。）又东北入于河。（合于巩之东也。）

《尚书中候》曰：武王沉璧于河，礼毕退，至日旰，荣光幕河，青□浮洛。

《毛诗》曰：瞻彼洛矣，维水泱泱。

《春秋说题辞》曰：洛出熊耳山。雒之为言绎也，绎其也。（宋均注曰：水光耀也。）

《国语》曰：灵王二十二年，洛斗，将毁宫室，王欲壅之。太子晋曰：“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水聚于高，归于下，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僻而滑夫二川之神。”王卒壅之，王室大乱。

又曰：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汉书》曰：武帝穿渠引洛水，岸遂崩，乃凿井深四十馀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宣，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门，或欲筑塞之，宣谏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况圣主耶？”言未绝而水去。

《水经注》曰：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日，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

《魏略》曰：汉火行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焉。

《山海经》云：秦冒之山，洛水出焉，东注于河，其中有藻玉。

《述征记》曰：洛水底有石，故上无水。

《水经》曰：水，出河南城县北山东，与千金渠合，又东过偃师，入于洛。

涧

《水经》曰：涧水，出新安县南白石山。东南入于洛。

又曰：《三辅决录》注云：“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涧二水之交，作五门客舍，因舍以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经》推校，里数不殊仲治所记，水会尚有故居之处，斯则涧水也。即《周书》所谓我乃卜涧水东，言是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经》曰：水，出弘农渑池县南れ冢林阳谷也。
《山海经》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れ冢，水出焉，东流注于洛，其中多珉玉。”今水出于崤东马头山谷阳谷，东北流历渑池川。
韦昭《国语》注曰：洛水在城南，水在王城北，东入于。灵王时，水盛出于王城西，而南流合于洛，两水相格，有似于斗，而毁王城西南也。
汉沔
《尚书禹贡》曰：江汉朝宗于海也。
《诗》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化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
又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
又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
《左传》曰：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献一佩一裘于昭王。子常欲之，不与。三年止之。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沉曰：“余所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
又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又曰：吴师伐郢，楚子常济汉而阵，自小别至于大别。
《蜀志》曰：少府王谋等上言，前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玉玺，玺潜汉水，於深渊晖景烛曜，玺光彻天。
孙岩《宋书》曰：汉中成固县汉水岸际，有异声如雷，俄顷岸崩，有铜钟十二出自潜壤，体制既精，扣之清响。
《韩诗》曰：郑交甫过汉皋，遇二女妖服，佩两珠，交甫与之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解佩与交甫而怀之，去十步探之则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
《水经注》及《山海经》注云：汉水出陇坻道县れ冢山，初名漾水，东流至武都沮县，始为汉水，东南至葭萌，与羌水合，至江夏安陆县名沔水，故有汉沔水之名。（即周昭王溺于此处。）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即屈原遇渔父处。）又东过三ㄛ，水触大别山南，而入江也。（庾仲雍《汉水记》曰：汉水出广汉，漾水出陇西，东流至武都而与汉水合。沔水出武都沮县，亦与汉水相合。）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是也。（汇，回也。音胡贿反。言汉水合大江，回流入彭蠡泽，东北至南徐州，名为北江而入海。）
又曰：沔水东经万山北，山下有潭，中有杜元凯碑。元凯好尚後名，作两碑并述己功，一碑立岘山，一碑沈此潭中。曰：“千载之後，何知不深谷为陵也。”
又曰：汉东经西城县故城，为湍，洪波潺荡，氵崩浪口颓，古耆旧言，有奋望涛直上至此曝鳃，因以名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汉水经西城县故城南，又东为龙泉，泉上有胡鼻山，石类胡人鼻故也。下临龙井渚，泉深数丈。

盛弘之《荆州记》曰：沔水隈潭极深，先有蛟为害，邓遐为襄阳太守，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丹水，勇冠当时。于後遂无蛟患。

又曰：荆蕴玉以润其区，汉含珠而清其域。

《梁州记》曰：汉水发源陇西氐道县之𠔃冢山，东至于夏口合江，绵带四州之域，经途五千馀里，谓之沔水。

《水经》曰：沔水出武都沮县东浪谷中。注曰，一名沮水，以其初出沮洳然也。

《淮南子》曰：汉水重安而宜竹箭。

卷六十三　地部二十八

河南诸水

孝水

《山海经》曰：平逢山西十里山，其阳多雩孚之玉，俞随之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世谓之孝水也。

潘岳《西征赋》曰：澡孝水以濯缨，嘉美名之在兹。

橐水

《陕县图经》曰：橐水，即鲁水也。西北入城，百姓赖之，呼为利人渠是也。

又按《唐史》云：武德元年，陕东道行台金部郎中长孙操，自郡东又引水入城，以代井汲，百姓赖之，与上渠俱利于民。

涑水

《十道志》曰：涑水，亦名襄水。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襄上也。今土人呼为涑水，上流亦呼为襄，名即无定，故陆澄《地理志》曰：“襄阳无襄水也。”又按《襄沔记》曰：“中庐有涑水注于沔，此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头示人，小儿不知者欲弄之，辄便啖人。或人有生得者，摘其鼻，可小小使之，名曰水虎。”

菊花源

《荆州记》曰：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径浸潭，流其滋液，水极芳馨。谷中有三十馀家，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二三百，中寿百馀，其七八十者，犹不为寿。夫菊能轻身益气，令人久寿，于此有征矣。又後汉胡广，字伯始，为侍中，久患风羸，南归饮此水，遂瘳焉。

氵蚩水

《传》曰：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夹氵蚩而军。

《水经》曰：氵蚩水，出南阳鲁阳县西之尧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衡《南都赋》曰：“其川渎则氵蚩澧泺氵尽，发源岩穴，布漫汗，潏沆洋溢，总激急趋，箭驰风疾。”
又曰：氵蚩水又东南迳昆阳县故城。昔汉光武与王寻、王邑战于昆阳，败之，败走者相腾践，奔殪百馀里，会大雨如注，氵蚩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皆乘尸而渡。
澧水
《说文》曰：澧，水出南阳雉衡山，东入汝。
《山海经》曰：葛山，澧水出焉，（音礼）东流于余泽，其中多六足鱼。
《汉书地理志》曰：充县历山，澧水出焉。
又《离骚》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是也。
又有澹水。王仲宣《赠孙文始诗》云：“悠悠澹澧”是也。（澹水，澧水。）
汝水
《说文》曰：汝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入淮。
《春秋说题辞》曰：汝出猛山，汝之为言女也。
宋均注曰：女取其生孕也。
《毛诗》曰：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
《水经》曰：汝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注曰：《地理志》云：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鲁阳县之大猛山。《博物志》云：出燕泉山。并异名也。
《东观汉记》曰：傅俊从上迎击王莽二公于阳关，汉兵反走，还到汝水，上于水岸以手饮水，澡颊尘垢，谓俊等曰：“今日罢倦甚，诸卿宁惫耶？”
颍水
《说文》曰：颍，水出颍川阳城乾山，东入淮，豫州浸也。
《水经注》曰：颍有三源，右水出阳乾山之颍谷，中水出导源少室，左水出少室南溪。
《汉书》曰：灌夫，颍川人，宗族豪横颍人。谣曰：“颍川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韩子》曰：郑人有卜子，妻市买鳖，归过颍川，以鳖为渴，饮之，遂失鳖。
《吕氏春秋》曰：汤让天下於卞随，卞随自投于颍水。
丹水
《汉书》曰：高祖入关，王陵起兵丹水以归汉。
《水经》曰：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蒙岭山，至丹水县入于氵勺。
《吕氏春秋》曰：尧有丹水之战，以服南蛮。注曰：水出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浮水侧，赤光上照如火，网而取之，割其血以涂足，可以步行水上，长居渊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逸篇曰：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
《六韬》曰：尧伐有扈，战于丹水之浦。
白水
《水经》曰：白水，出朝阳县西，东流过其县南，至新野县东入于涓。
《东观汉记》曰：光武皇考，封南阳之白水乡。
《庄子》曰：两神女于白水之上，禹过之而趋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无，胫不生毛，手足胼胝，何足以至？”
灌水
《水经注》曰：灌水经蓼县，褚先生所谓神龟出于江灌之间是也。
氵曾冰
《说文》曰：氵曾水，出郑国。
《水经注》曰：氵曾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东南流入洧。（氵曾字今作溱。）
《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
又曰：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汝，方秉简兮。（溱洧郑两水名。简，兰。）
《孟子》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
洧水
《说文》曰：洧水，出颍川阳城山，东南入颍。
《水经》云：出密县马岭山。注云：洧别源也。
《诗》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
《传》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时门，郑城门也。）
京水
《水经注》曰：京水，发源京县黄堆山东，亦名祝东，泉势沸涌，状若鼎扬扬，俗谓之京水也。
索水
《水经注》曰：索水，出京县西南嵩渚山，与关水同源分流，即古旃然水也。
《左传》谓楚伐郑，次旃然，即此水名。
《史记》曰：汉王败于彭城，韩信击破楚兵于京索间，以故项羽不能西。
濮水
《说文》曰：濮水，出东郡濮阳，南入钜野。
《水经》曰：瓠子河，东北过禀丘县为濮水。
《史记》曰：晋平公令师涓鼓琴未终，师旷止之曰：“亡国之音也。”平公曰：“是何道出？”答曰：“此师延所作也，与纣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故闻此声必于濮水之，先闻此声者国削。”问，果于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得之。
《庄子》曰：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先焉，曰：“愿以境内为累。”庄子持竿不顾也。
陨石水
《水经注》曰：睢阳有陨石水，一名漆沟。《左传》云：“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时竭涸，五石存焉，故名陨水，石坠处为泽。
吕梁水
《述征记》曰：彭城吕县有吕梁水，则《庄子》所称丈夫水也。
《列子》曰：孔子观吕梁，悬水三十亻刃，流沫三十里，黿鼉鱼鳖不能游之，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
豪水
《水经注》曰：壕水，出阴陵县之阳亭北小屈石穴，北注于淮。
《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于豪梁水上。
氵反水（匹万切）
《水经注》曰：氵反水出阴沟，至浚仪县北，入睢水。注云：阴沟，即浪荡渠也。亦言氵反受旃然水。（字今作汴。）又云：丹沁乱流，于武德绝河南，入荥阳合氵反，故氵反兼丹水之称。河沛水断，氵反承旃然而东。自王实灌大梁，水出县南而不经其北，夏水洪泠，则是渎津通故渠，即阴沟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陈留风俗传》云浚水迳其北者也。
睢水
《汉书》曰：项羽与汉王战于灵壁东，汉军大败，睢水为之不流。
又《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陈留县浪荡渠。
《水经》曰：睢水，东迳睢阳县，又东过相县南，当萧县南，入于淮。
又曰：睢水，又东经睢阳县故城南，积而为蓬洪泽也。
又《九州要记》云：睢阳水在宋城西。
又云：涣水经新城南，又东南合明沟水。
又曰：传云睢涣之间出文章，天子郊庙御服出焉。《尚书》所谓厥篚织文者也。
泗水
《说文》曰：泗水受济水，东入淮。
《礼》曰：曾子谓子夏曰：“吾与尔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
《汉书□地理志》曰：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及鲁道衰，洙泗之间，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衡》曰：儒书言孔子葬泗水，泗水为之却流，此虚也。泗水无知，天神使之却流，孔子生时，何不使之尊敬乎？

《水经注》曰：《地理志》曰：泗出济阴乘氏县。又云出卞县北，《经》言北山，皆为非矣。《山海经》曰：“泗水出鲁东北。”余昔因公事，沿历徐氵允，路经洙泗，因令寻其源流，水出卞县故城东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谢息纳季孙之言，以孟氏成邑与晋而迁于桃。杜预曰：“鲁国卞县东南有桃墟，世谓之曰陶墟，舜所处也，井曰舜井。”皆为非也。墟有漏泽，方一十五里，泽西际阜，俗谓之妫亭山。盖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复有妫亭之名矣。阜则有三石穴，广圆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则数夕之中倾陂竭泽矣。左右居民识其将漏，豫以木鄣穴口，鱼鳖暴鳞，不可胜载矣。自此连冈通阜，西北四十里许，冈之西际，便得泗水之源也。

《博物志》曰：泗水陪尾，盖斯阜也，石穴吐水，五泉俱导，泉穴各径尺馀。水源南侧有一庙，松柏成林，时人谓之原泉祠，非所究也。

又曰：汉景帝三年，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于吕县，白颈乌不胜，堕泗水中死者数千。

洙水

《水经》曰：洙水出泰山盖县临乐山，西南至汴县入于泗。注云：洙水西南流，盗泉水注之，泉出卞城东北，卞山之阴。《论语撰考讠》曰：“水名盗泉，孔子不氵敕。”又注曰：夫子教于洙泗之间，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设教之所也。

《从征记》曰：洙泗二水，交於鲁城东北十七里，阙里有洙泗墙，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北门去洙水百馀步。

沂水

《说文》曰：沂水，出东海费东，西入泗。一曰出泰山盖，青州浸也。

《水经》曰：沂水，出泰山盖县艾山。注曰：郑玄云：出沂山，或云临乐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导，世谓之祚泉；北水所发俗谓之鱼穷泉，俱东南流，合成一川。

《论语》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日而游宦，三年休还，其妇采桑于郊，胡至不识，而悦之，乃遗金一镒。妻曰：“妾夫游宦未返，于兹三年，未有被辱如今日也。”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妻何在。母曰：“采桑于郊。”乃是向来挑者也。夫妻俱惭，遂赴沂水而死。

《尸子》曰：韩雉见申羊于鲁，有龙饮于沂。韩雉曰：“吾闻之，出见虎，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见龙，射之，今弗射，是不行吾闻也。”遂射之。
《郡国志》曰：小沂水，今号为长利，圯上有桥，即张良为黄石公取履所。
潍水
《水经注》曰：潍水导源潍山，许慎、吕忱云：潍水出箕屋山。
《淮南子》曰：潍出覆舟山。盖广异名也。
《史记》曰：韩信与楚将龙且夹潍水而陈。于此，信夜令为万馀囊盛沙以遏潍水，引军击且，伪退，且追北，信决水，水大至，且军半不得渡，遂斩龙且。
汶水
《说文》曰：汶水，出琅琊泰山朱虚，东入潍。又云：出泰山莱芜，西南入济。
《从征记》曰：汶水，出莱芜县西南流，又言自入莱芜谷，夹路连山数百里，水黑，多行石，涧中出草药，饶松柏，林灌绵，崖壁相望。或倾岑径，或回岩绝谷，清风鸣条，山壑俱响。陵高谷深，兼惴栗之惧，危溪险径，有悬束之艰。未出谷十馀里，有别谷，在孤山下，谷有清泉，泉上数丈有石穴二，口容人平行。入穴丈馀，高九尺馀，广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处，薪爨烟黝犹存。谷中林木致密，行人鲜有能矣至。又有少许山田，引灌之踪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种麦，云此山不宜殖黍而宜麦，齐人相承以殖之。
《诗》曰：汶水汤汤，行人彭彭。
《周礼考工记》曰：貉逾汶则死，地气然也。
《论语□雍也》曰：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传》曰：齐人归我汶阳之田。
沭水
《水经》云：沭水，出琅琊东莞县西北山，东南经东海厚丘县。梁天监二年三月，土人张高等五百馀人相率开凿此溪，引溉水田二百馀顷。俗名为红花水，东流入泗州涟水界。
淄水
《水经》曰：淄水出泰山莱芜县原山。注云：世谓之原泉。
《淮南子》曰：淄渑之水合，易牙尝而知之。（淄渑，齐二水也。）
《新序》曰：齐有田巴先生者，行修于内，智明于外，齐君闻其贤，聘而问政焉。田巴对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于群臣。大王召臣，臣改制前饰，将造公门，问於臣妾曰：‘奚若？’妾爱臣曰：美。将出门，问从者，从者畏臣曰：美。及临淄水而观影，然後自知丑恶也。今齐之臣妾谀王者，非特二人，王如临淄水见己之恶过而能改，斯齐国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浑水
《水经注》曰：浑水，出营丘城东，世谓之汉凑水，入于时水。
《传》曰：有酒如浑。
卷六十四　地部二十九
河北诸水
淇水
《说水》曰：淇水，出河内共北山，东入海。
《诗》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
又曰：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又曰：瞻彼淇澳，ㄟ竹猗猗。
又曰：｛翟｝々竹竿，以钓于淇。淇水悠悠，桧楫松舟。
《韩子》曰：昔纣为甲卒百万，左饮马于淇，右饮马于洹，洹水竭，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之。
《隋图经》曰：清淇西自魏郡朝歌县界入，分为二派，一在郡东，一在郡西，俱南流入河。郦道元注《水经》云：“淇水南与清水合而入白沟。”石会、宿胥皆渎之名。淇又一名王莽河，王莽时所穿也。
《冀州图经》曰：河水西从河内郡界入，至黎阳而东，北至临河，西至王莽河出焉。又东经澶渊东入武阳，河南即东郡界是。
《水经》曰：淇水，出河内隆虑县西大号山。注曰：《山海经》曰：淇水出沮如山，水出其侧，颓波氵崩注，冲激横山，山上合下开，可减六七十步，巨石累，交积隍涧，倾澜莽荡，势同雷转，激水散气，暖若雾合。
又曰：诗云：“瞻彼淇澳，ㄟ竹猗猗。”毛云：“ㄟ，王刍也；竹，编竹也”。汉武帝塞决河，斩淇园之竹木以为用，寇恂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百馀万以输军资，今通望淇川，无复此物，惟王刍褊草不异。
黄花水
《隋图经》曰：黄花水，出隆虑县西北崖上，高十七里，去地七里，悬水东南注壑岩下，状若鸡翅，俗谓之鸡翅水，盖天台、赤城之流也。至谷潜入地下十里复出，名曰柳水者，是黄花水重发源也。其谷号为黄花谷，内有仙母冢，谷西有洞穴，谓之圣人窟。
洹水
《隋图经》曰：洹水，出隆虑县西北，俗谓安阳河，即声伯梦涉之所，源出林虑山东平地。
清水
《水经》曰：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注曰：黑山在县北白鹿山东，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所出也。上承诸陂散泉以成川，南流西南屈曲，瀑布垂岩悬河，注壑二十馀丈，声震山谷。左右石壁层深，兽迹不交；隍中散水雾合，视下见底。其水历涧流飞，清泠洞观，谓之清水矣。

滏水

《水经注》曰：滏水，发源出石鼓山南，岩下泉奋涌，若釜水之汤矣。其水冬温夏冷。崖山有魏世所立铭，水上有祠，能兴口雨。滏水又东流注于漳，又谓之合河。

《浮图澄别传》曰：石虎时，自正月不雨，澄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龙降于祠下，於是雨遍千里也。

《山海经》曰：神国之山，滏水出焉，东流注于欧水。郭璞注曰：金滏水，在临水县西釜山，经邺西北至列人县入于漳，其水热。

漳水

《说文》曰：浊漳，水出上党长子鹿谷山，东入清漳。清漳，出沾山大要谷，北入河。

《吕氏春秋》曰：史起引障水灌邺田，民初大怨，後转获利，相与歌曰：“邺有圣令曰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风土记》曰：南易水，本名漳水，源出三门山。案《赵地记》云：六国时，此水名易水。《埤仓》及《水经》云：水之目，不知谁改，俗谓山之下地名，水因经之，故曰水。按《燕赵记》云：其分有三易，漳为南易水。

《邺县图经》曰：浊漳水在县西，水东北津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之紫陌，河北处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也。

《水经注》曰：清漳水，东经沙县，故有沙河之称。

又曰：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

又曰：漳水出麓谷山，与发鸠连麓而在南。《淮南子》谓之发苞山，故异名互见也。左则阳泉水注之，右则散盖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为别耳。

又曰：《尚书》所谓覃怀底绩，至于衡漳也。孔安国曰：衡，横也，言漳水横流也。

易水

《水经》曰：易水，出涿郡故安县阎乡西山。

《燕丹子》曰：荆轲入秦，不择日发，太子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固安图经》曰：易水，又名安国河，亦名北易水。

汾水

《说文》云：汾，水出太原晋阳山，西南入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管涔之山，其山无木，而下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

《十三州志》曰：出武周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其山重阜修层，有草无木，泉源导於南麓之下。

《庄子》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於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焉。

《说苑》曰：智伯围赵襄子于晋阳，决晋水以灌之，晋阳之城不没者三版。智伯曰："吾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国，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

《淮南子》曰：汾水浊而宜麻。

《水经》曰：汾水，南过冠爵津。注曰：津，汾名也，在介休县之西南，俗谓之雀鼠谷，数十里间道隘，水左右悉结编梁阁道，累石就路，萦带岩侧，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丈，上戴山阜，下临绝涧，俗谓之鲁般桥。盖通古之津隘，亦在今之地险。

文水

《水经》曰：文水，出大陵县西山文谷东，东入于汾。注云：县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给养，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东南注文水。

又曰：文水又南迳县右，会隐泉水口，水出竭泉山之上顶，俗云雨愆时，是谒是祷，故山得其名，非所详也。其山石崖绝险，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馀丈，爰有层松饰岩，列柏绮望，惟西侧一处，得历级升陟，顶上平地一十许顷，沙门释僧光表建二刹。泉发于两寺之间，东流，沥石沿注山下，又东津渠隐没而不恒流，故有隐泉之名也。雨泽丰澍，则通入文水，又南经兹氏县故城东，为文湖，东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谓之西河，在县直东一十里，湖之西侧，临湖又有一城。

浍水

《水经》曰：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云：浍水东出详高山，亦曰河南山，西南迳翼城北，合诸水，谓之浍交。《左传》曰，晋悼公谋去故绛，欲居郇瑕，魏献子曰："不如新田，有汾浍以流其恶。"遂居新田。又谓之绛，盖在绛浍之阳。又西南过祁宫南，入于汾。

晋水

《水经注》曰：《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遗迹畜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於水上，左右杂树交阴，希见曦景，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妫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理记》曰：河东郡首山之东北山中，有二泉，水南流者曰妫水，北流曰水，二水西经历山下，异流同归浑流而注入于河。

《水经注》曰：《尚书》所谓“降二女于妫”。孔安国曰：“舜居妫水之。”王肃曰：“妫虞地名。”皇甫谧曰：“纳二女于妫水之。”马季长曰：“水所入曰。”然则似非水名，今则见有二水异源同归，浑流西注而入于河。

沁水

《水经》曰：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注云：沁即洨水也。

《水经注》曰：沁水南迳石门。石门是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为魏野王典农中郎将之所造也。案其表云：“孚言，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沁水源出铜堤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天时霖雨，众谷走水，小石漂迸，水门朽败，稻田泠滥，岁功不成。臣辄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数万馀枚，臣以为累方石为门，若天旱增堰进水，若天霖雨，陂泽充溢，则闭防断水，空渠衍涝，足以成河。□雨由人，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诏书听许。於是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矣。

鸯浆水

《山海经》曰：解县南有坛道山，山下有水潜出，停而不流，俗为鸯浆水。水发于上而潜于下，厥顶方平，有良药。

石臼河

《水经注》曰：汉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案司马彪《後汉郡国志》，常山南行唐县有石臼谷，盖资承呼沱之水，转山东之费，自都卢至羊肠仓，将凭汾水以漕太原用实。秦晋苦役连年，转运所经，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无算。拜邓训为谒者，监护水功，训隐括知其难，言于肃宗，从之，全活数千人。和熹邓后之立也，後叔父以为训积善所致也。

滹沱

《礼》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滹沱。

《隋图经》曰：滹沱在深泽县界。光武为赤眉所追，至滹沱河欲渡，导吏还，乃言水深无船，左右惧。上使王霸陷，霸恐惊众，乃言冰坚可渡。比至，冰合，囊沙布冰上乃渡，未毕数车，冰陷。今名其处为危渡口是也。魏改曰清宁河。此水常有蛟，入五月恒暴变为人，於岸上与人并行，至悬岸处推之与人俱下。

衡水

《信都记》曰：衡水，亦曰长芦水，即浊漳之下流也。水有袁潭渡，历下博城北而逶迤东北注，谓之九争曲水，味咸苦，俗称苦河，亦谓之黄漳河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沟水

《信都记》曰：白沟水，地接馆陶界，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亦名御河。南自相州洹水县界流入，又北难河出焉。盖魏时河难所以导，以利行故渎，故此渎有难之称矣。

屯氏河

注《水经》曰：大河故渎北为屯氏河。

《汉书沟洫志》曰：自塞宣防，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广深与大河等。

鸣犊河

《汉书地理志》曰：河水自灵县别出为鸣犊河。

《沟洫志》曰：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鸣犊口，而屯氏河绝灭。

氵毕发水

《隋图经》曰：氵毕发水，今俗亦名妒女泉，大如车轮，水色青碧，百姓祀之，妇人不得艳妆衣新彩临之，必兴雨雹，故云妒女，介子推妹也。

穷鱼水

《竹书记年》曰：晋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

《水经》云：水出鱼山，山石若巨鱼，水发其下。

漏水

《水经》曰：漏水，一名澧水，一名鸳鸯水，俗谓之百泉，源出龙冈县东南平地，以道其源，纳总众泉合成一川故也。亦谓之鸳鸯水，《魏都赋》所云鸳鸯交谷是也。

桑乾河

《水经》曰：桑乾河水潜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天池也，天池一名大池，俗谓之衣连，在静乐县北百四十里。注《水经》云：桑乾河水潜承燕京之池，池在山东之上，周回里馀，其水澄停镜净，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池也，池内曾无片草，及其风箨有沦，辄有小鸟翠色，投池衔水出，若会稽之耘鸟矣。

巨马河

注《水经》曰：拒马河即涞水也，东北经郎山，西望众崖竞举若鸟翼，立石岩似剑戟之状。又南流经刀山，层岩直上于霄，望崖侧若积刀环。

五渠水

邢子励记曰：後魏延兴初，文安县人孙愿捕鱼于五渠水中，有群鱼从西来，共以柴塞之。忽有人谓愿曰，须臾当大得鱼，若愿多求，宜勿杀也。後愿下网，果得大鱼，其状如鲤而大，愿以为异物，遂杀食之，俄然风雨昼昏，惟闻鸟飞声。比风息雨霁，有人乘船至者，云前见群鱼无数飞入于海，愿遂不复渔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呼入海之处为飞鱼口也。
金河
《郡国志》曰：□中郡有紫河镇，界内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
卷六十五　地部三十
关中诸水
戏水
《水经注》曰：戏水，出骊山鸿谷，北历戏亭，即周幽王死处，《西征赋》所谓“兵败戏水之上，身死骊山之北”是也。
漆水
《山海经》曰：榆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水经注》曰：漆水，出扶风杜阳县俞山，东北入于渭，周太王去渡漆，逾梁山止岐下，故《诗》云：“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湫水
《史记》曰：朝那有湫泉，即华西名川也。苏林曰：泉方四十里，湛然不流，冬夏不增减，不生草木，能兴□致雨，民旱祷之。
《周地记》曰：杨班为姚苌将，居黄梁谷，其西有小谷，由来无水。夜忽有人声云，湫神移徙借车牛，如有影响，至西谷中，忽有水方二百步，其水深浅不测，冬夏湛然。每水旱，百姓祈福屡应也。
鱼龙水
《水经注》曰：有一水出县西山，人谓曰小陇山，其水东北流，历涧注以成潭，出五色鱼，俗以为龙而莫敢捕采，谓是水为鱼龙水。
陇蜀诸水
廉水
《宋书》曰：范柏年，梓潼人。宋明帝问：“卿乡土有贪泉否？”柏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水、让水，不闻有贪泉。”帝嘉之，即拜蜀郡太守。一云此水饮之，使人廉让，故以名之。
孱山水
《华阳国志》曰：涪县有孱山水，其源出金银矿，民得采之。
又《郡国志》云：汉有金山县，县东二百里有一水濑，有金碎珠随波东注，傍水居人采以为业。
巴字水
《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胜，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绵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蜀记》曰：左绵郡有小红，三川所尚，绵州左绵郡有江，所染绯红，于此水濯後益鲜，故为人之所重。

粉水

《水经注》曰：越粉水导源东流，经上粉县，取此水以淘粉，则皓曜鲜洁，有异众流，故县人因此取名。

泸水

《十道记》曰：泸水出蕃中，入黔府历郡界，出柘州，至此有泸津关。关上有石峰，高三千丈，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立死，非此时中，则人多闷吐，惟五月上伏即无害。故诸葛武侯征越上疏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之地。又按《地记》云：今昆明道渡所，见有武侯道在。

又按《十道记》云：水浚急而多石，土人以牛皮为船，方涉津。

弱水

《说文》曰：弱水自张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馀波入于流沙。

《玄中记》曰：天下之弱者，昆仑之弱水焉，鸿毛不能起。

黑水

《张掖记》曰：黑水出县界鸡山，亦名玄圃，昔氏简狄浴于玄丘之水，即黑水也。

大柳谷水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龙三年，张掖郡删丹县金山大柳谷有玄川溢涌，宝石出焉，有石马，即魏为晋代之符也。

洮水

《汉书地理志》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x罕，东入河。

又《沙州记》曰：洮水与垫江水俱出{山强}台山，山南为垫江源，山东即洮水源也。

马池水

《关山图》曰：陇西神马山有泉池，龙马所出。

《水经注》曰：马池水，出上□西南六十里，谓之龙泉谷，言神马出水，事同徐吾是此，今有马池之号。源出れ冢山。

湟水

《汉书地理志》曰：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湟河亦名乐都水也。县有土楼山，无石而高，在县南。又有养女岭，彼羌多祷而祈女。又有牛心堆，皆湟水源山名。

江南诸水

沮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经》曰：沮水，出汉中房陵县淮山，东南过临沮县，南至枝江县入于江。注云：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之首也。《山海经》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导也。

漳水

《水经》曰：漳水出临沮县东荆山，东南过蓼亭，又南过章乡，至枝江县北，入于沮。《传》曰：江、汉、沮、漳，楚之望也。

王仲宣《登楼赋》曰：夹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长江。

雷水

《水经》曰：南经大雷戍，西注大江，谓之大雷口，一派东南流入江，谓之小雷口也。宋鲍明远登大雷岸与妹书，乃此地。

又曰：《孝子传》云：孟宗为雷池监，作一器以遗母，母不纳。

《豫章图经》曰：蜀水在丰城县北，按《汉书地理志》曰：“蜀水源出县内小界山东，东流入南昌县漳水合。”耆老传云：仙人许逊为蜀旌阳县令，有奇术，晋末人皆疫疠，多往蜀诣逊请救，逊与一器水投於上流，疾者饮之，无不愈也。邑人敬其神异，故以蜀水为名。

鄱阳源水

《鄱阳记》曰：鄱阳源，是吴芮所居处，乡人祭之，为立祠堂，东有石涧，深三尺，乡人将牲牢告启，击鼓三通，其水冲出大流，随用并足。

葛溪水

《鄱阳记》曰：葛溪水，源出上饶县灵山西，昔欧冶子居其溪侧，以此水淬剑，传之如此。後又有葛玄家焉，因曰葛水。

溢浦水

《郡国志》曰：溢浦水，有人于此处洗铜盆，忽水暴涨，乃失盆，遂投水取之，即见一龙衔盆，遂奋而出，故曰盆水也。

萧子显《齐书》曰：世祖治溢城，得尺五刀十一口，永明享历之数也。

甘泉水

《九江图经》曰：甘泉水在县南甘泉驿之南，其水味甘，饮讫犹有馀香，因以名焉，其山即曰甘泉山。按《州图经》云：昔山顶有船柁，从顶沿流而下，土人亦名为柁下溪。桓伊为江州刺史，常遣左右赍粮寻之山奥，冀睹非常，乃至一处见有大湖，湖侧有败船，当时闻有柁流下，甚疑惑，後闻有船，方验。

秦淮水

《江宁图经》曰：淮水北去县一里，源从宣州东南溧水县乌刹桥西八百五十里。

《舆地记》云：秦始皇巡会稽，凿断山阜，此淮即所凿也。亦名秦淮，孙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春秋》亦云是秦所凿，王导令郭璞筮，即此淮也。又称未至方山，有直渎行三十许里，以地形论之，淮发源诘屈，不类人功，则始皇所掘宜此渎也。
《丹阳记》云：建康有淮，源出华山入江。
徐爰《释问》云：淮水西北贯都。
《舆地志》云：淮水发源于华山，在丹阳湖姑熟之界，西北流经建康、秣陵二县之间，萦纡京邑之内，至于石头入江，悬流三百许里。
浙江
《山海经》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率东，西北入海馀暨南，郭璞注云：按地理，浙江出黟县南率中，东入南海，今之浙江是也。率即歙耳，馀暨县名。
虞喜《志林》注曰：今钱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涛，水势所归，故云浙江。《史记》云：江水至会稽山阴为浙江是也。
三江
《郡国志》曰：《禹贡》三江，吴郡南松江、钱塘江是也。《禹贡》曰：“三江既入，震泽定。”韦昭曰：“三江，谓吴郡南松江，钱塘江，浦阳江。”
虞氏《志林》云：江于彭蠡分为三，是即韦说为谬，按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出鲈鱼，即吴左慈为王钓者。
江
《舆地志》曰：江，其水波澜交错，状似罗之文，因以为名。
若下水
《舆地志》曰：南岸曰上若，北岸曰下若，乃村名也。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胜于□阳。
《吴录》曰：长城若下酒。
张协《七命》云：荆南乌程，即此酒也。
水
《舆地志》曰：水，亦若水之异名也，水深不可测，俗谓之洛水。
又《山海经》云：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阴，中有鱼。今亦谓之乌水是也。
紫溪
《吴兴记》曰：邑有文山，水东南流为紫溪。《舆地志》云：“以为水紫色也。”又云：“紫溪中央水有赤色磐石，长百馀丈，望之如霞，名曰赤濑水。”
公山江水
《郡国志》曰：公山江水，有桔自然泛来，啖之恣饱则可，将去则病。
不竭泉
《永嘉地记》曰：山北有泉，众泉旱竭，此泉不干，故以名。山东有瀑布长数十丈，游者云，山顶有大湖，中有孤岩独立，皆号孤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水

《湘州记》曰：临水经临贺县东，又南至郡左以合贺水，故有临贺之称焉。

靳江

《湘州记》曰：靳江，水在新东县西八里，水出衡山县界紫嘉山，东流入湘江二百八十里，昔楚大夫靳尚所封之地，因以名之。

资水

《湘州记》曰：资水，一名茱萸江。

又《水经》云：资水东北过益阳。注曰：应劭曰：县在益水之阳。今无益水。诚资水之殊目。

《郡国志》云：资水岸有石头城，即吴将周瑜所筑也。

枉水

《湘州记》曰：枉山在郡东十七里，有枉水出焉。山西汉溪口中有小湾，谓之枉渚，山有楚祠存焉。

沅水

《水经》曰：沅水，出且兰县，为旁沟水，东北至镡城县，为沅水。

又曰：沅水之北有奇山，山有秀峰上拔，绿萝幕，颓岩临水，实钓渚渔咏之胜也。其幽响若钟音，信神仙之所居。

沧浪水

《永初山川记》曰：汉水古为沧浪，即《渔父》所云沧浪之水清。今沧浪之水合流出钅覃城北界山，此盖後人名之，非古沧浪也。

湘水

《说文》曰：湘，水出零陵阳海山，北入江。

《湘中记》曰：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了了然，石子如樗ㄩ矣，五色鲜明，白沙如雪，赤岸如朝霞，绿竹生焉，上叶甚密，下疏辽，常如有风气。

《淮南子》曰：所谓乐者，岂必躬钓潇湘。

《水经注》曰：湘水又经南津城，西对橘洲，谚曰：昭潭无底橘洲浮。

又按《郡国志》云：湘水边有水鱼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丈，阔十里，石色黑而重叠，每发一重，则有自然鱼形，女人多刻画为戏，长数寸，烧之鱼膏腥。

汨水

《水经注》曰：汨水，西经玉笥山，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潭以屈为名。贾谊、史迁皆尝经此，弭楫沿波，投吊于潭。

五美水

《湘中记》曰：五美水，在长沙县东二十五里，光武时，有五美女居于此溪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侧，後因为名。
漓水
《临桂图经》曰：漓水，出县南二十里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零渠五里，始分为二水，昔秦命御史监史禄自零陵凿渠，出零陵下漓水是也。
《郡国志》称：後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至宝历初，渠道崩坏，舟楫不通，观察使李渤遂叠石造堤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门一使制之，在人开闭，开漓水，则全入于桂江，壅桂江，则尽归于湘水。
修仁水
《始兴记》曰：仁水，西南注连水，北有三枫亭，五渡水。齐范□为始兴太守，至仁水，酌而饮之，赋诗曰：“三枫何习习，五渡何悠悠。且饮修仁水，不挹阶邪流。”
慈廉江
《交州记》曰：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兄弟十人，并慈孝廉让，因此名江。
卷六十六　地部三十一
湖
《广雅》曰：湖，池也。
《说文》曰：湖，大陂也。
《史记》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舜灭之，此在德不在险。
《晋书》曰：陈训少学天文，孙皓以为奉禁都尉，知皓必败。时钱塘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皓以问训。对曰：“臣能望气，不达湖开塞。”退告友曰：“青盖入洛，将以舁榇衔璧之事，非吉祥也。”
《宋书》曰：会稽太守孟ダ事佛精恳，而为谢灵运所轻，尝谓ダ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卿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後。”ダ深恨之。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ダ坚执不与，又求始宁丕皇湖为田，ダ又固执。灵运谓ダ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言论毁伤，与ダ遂构仇隙。
《唐书》曰：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也。幼孤贫，厉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时湖中有龙斗，倾里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二，读书晏然不动。
《风俗通》曰：湖都曰流渎四面所隈都也。《周官》：扬州，其浸五湖。按张勃《吴录》，五湖者，太湖之别名，以其周行五百馀里，故以五湖为名。（虞翻又云，太湖另有五道，别谓之五湖。）或说以太湖、射贵湖、上湖、洮湖、（洮湖一名长塘湖，在主乌。）氵鬲湖（户伯切。）为五湖。按《国语》吴越战於湖，直在笠泽一湖中战耳，则知或说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大业记》曰：五月夏至前三五日，吴郡太湖中白鱼，向湖侧浅水菰蒲之上产子，民得采之，随时贡於洛。

《扬州记》曰：太湖一名震泽，一名笠泽，一名洞庭。（《史记》：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裴ゐ注云：今湖中苞山有名穴，其深洞无知其极者，名洞庭，洞庭对曰彭蠡，则知因此穴之名通呼洞庭彭蠡，即宫庭湖名也。《越绝书》云：太湖周三万六千里，在吴兴也。）

《荆州记》曰：宫亭，即彭蠡泽也，谓之彭泽湖，一名汇（该贿切。）泽。（在豫章郡。）青草湖一名洞庭湖，（洞庭湖，亦谓之太湖，在巴陵郡。）口梦泽一名巴丘湖。凡此并昭昭尤著又广大也。

干宝《搜神记》曰：由拳县，秦时长水县，始皇时童谣曰：城门有血，城当陷没为湖。有妪闻之，朝往窥门，将欲缚之，妪言其故。後门将以犬血涂门，妪见血走去，忽有大水欲没县。主簿令入白令，令曰：“何忽作鱼。”曰：“明府亦作鱼。”遂沦为湖。

郑缉之《永嘉记》曰：怀北县有蒋公湖，父老云，先代有祭祀祈请者，湖辄下大鱼与之。

《秦州记》曰：武都郡前有湖。义熙初，有白龙於湖升天。

盛弘之《荆州记》曰：宫亭湖庙神甚有灵验，途旅经过，无不祈祷，能使湖中分风而帆南北。

又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为名。

刘澄之《荆州记》曰：华容县东南有口梦泽，一名巴丘湖，荆州之薮也。

刘澄之《豫州记》曰：陈县地有芍陂湖，魏将王陵与吴将张休交战处也。

黄闵《武陵记》曰：有湖名为丹陂，周围数百顷，青波澄映，洲屿相望。

《武昌记》曰：武昌长湖通江，夏有水，冬则涸，于时靡所产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於此，常自不竭，因取琅琊郡隔湖鱼菱，以着湖内，菱甚甘美，异於他处，所产鲋鱼，乃长三尺。

刘道真《钱塘记》曰：明圣湖在县南，去县三里，父老相传有金牛时见，神化莫测，故以明圣垂名。

《西京杂记》曰：顾翱少失父，事母，母好食雕胡饭，常帅子女躬自采撷，还家导水凿川供养，每有盈储。家近太湖，湖中乃生雕胡，无复杂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

《江乘地记》曰：氵鬲湖中有嘉鱼美莼。

刘欣期《交州记》曰：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阴雨日，百姓见有铜船出水。又有一牛在湖中，以鸡酒为祭便大获鱼；若此礼不设，惟得牛粪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征记》曰：柏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观灵异。既陟崇，有一湖，匝生桑树，有白鹄，湖中有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张鳍向之日使者不敢饮。

《南康记》曰：空山上有平湖，湖中有扁底浮在湖中，动摇便起风雨。

郑缉之《东阳记》曰：北山去郡三十馀里，有赤松庙。故老相传曰，其下有居民曰徐公者，尝登岭至此处见湖水，二人共博於湖间，自称赤松子、安期先生。有一壶，酌酒以饮徐公，公醉而寐其侧，比醒不复见。

刘澄之《豫州记》曰：城父县有巢湖，湖周五里，湖中有三山，湖南有四鼎山。

《战国策》曰：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

《吴地记》曰：吴王葬女，取土成湖。

又《郡国志》云：三女坟在郭西，云阖闾食蒸鱼羹，留半赐三女，三女怨，自杀，王痛之，葬於郭西，文石为椁，金印玉牒，银樽朱盘，悉以送葬。又云盘郢之剑，或曰湛炉之剑，夜飞适楚，以水绕坟，因名女坟湖。又云：葬女时有白鹤舞吴市，因入羡门，悉化为犬。

《钱塘记》曰：去邑十里有诏息湖，古老相传，昔秦始皇巡狩经涂暂憩，因以诏息为名。

周景式《庐山记》曰：山顶有一穷湖，湖足尾鲤，鳍皆伤剥。而又有一故扁槽，崇山峻远，非舟楫所游，岂深谷为陵，而此物不与丘壑同迁乎？

顾微《广州记》曰：庐山上有一湖，至甲戌日，辄闻山有鼓角声。

刘澄之《扬州记》曰：新城县东有俱山，山上有湖，湖中有白鹅一只，时时飞来，不可常见。

刘桢《京口记》曰：龙目湖，秦王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湖中长冈使断，因改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

《梁典》曰：武帝望京岘山盘纡似龙，掘其右为龙目二湖。

《徐州先贤传》曰：勾践灭吴，谓范蠡曰：“吾将与子分国而有之。”蠡曰：“君行令，臣行志。”乃乘扁舟浮五湖而不返。

《水经注》曰：武强县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有一小蛇，疑其有灵，持而养之，名曰檐生，长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系狱，檐生负而奔，邑沦为湖，县长及吏咸为鱼矣。今县东北半里许有渊，谓之郎君渊。耆宿又言，县沦之日，其子东奔，又陷於此，故渊得郎君之目矣。

《神异经》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千里，平满无高下，有鱼长七八尺，形状如鲤而目赤，昼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乌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可以愈邪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无凸凹，（上，直结反；下，於交反。）平满无高下，岸深五丈馀，恒冰，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
又曰：东南海中ㄆ洲上有温湖，其中惟有鲫鱼矣，长八尺，食之宜暑而避寒。
《郡国志》曰：润州遏陂有湖名龙目湖，京口出好酒，人习战，故桓温云：“京口土瘠人窭无可恋，惟酒可饮，兵可用耳。”
《会稽记》曰：汉顺帝筑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高丈馀，田又高海丈馀，若水少则泄湖灌田，如水多则开湖泄田中水入海，所以无凶年，堤塘周回三百一十里，溉田九千馀顷。
又云：创湖之始，多淹冢宅，有千馀人怨诉於台，臻遂被刑於市，及台中遣使按鞫，忽不见人，验籍皆是先死亡人之名。又按《舆地志》云：“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有若图画。”
《南徐州记》曰：子英常於芙蓉湖捕鱼，得赤鲤持归，以养一年，遂生两翅。鱼云，我来迎汝，子英骑之，即乘风雨腾而上天，故《列仙传》云：每经数载来归见妻子，鱼复来迎，如是数十回而不还。芙蓉湖即射贵湖也，又名上湖。
《吴地记》曰：临平湖，在临平山南。
《吴志》曰：归命侯天玺元年，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拥塞，今更除平。故老相传云：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又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色，长四寸，广二寸馀，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俄而晋平吴，孙盛以为元皇中兴之符。
《歙县图经》曰：篁墩湖在县西南，其湖有蜃，常与吕湖蜃斗，程灵铣好勇而善射，梦蜃化为人告之曰：吾为吕湖蜃所厄，君能助吾必厚报。束帛练者吾也。明日灵铣弯弧助之，正中後蜃，不知所之，後人名其处为蜃滩。时有一道人诣灵铣母求食，食讫曰，劳母设食，今当为求善墓地，使母随行上山，以白石识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贵矣。”灵铣因移父葬其所。侯景乱，灵铣率郡乡万馀众保新安，因随陈武帝有奇功，及陈武受梁禅，灵铣以佐命功臣，与周文昱、侯安都为三杰。按灵铣宅在湖东二里。
徐爰《释问》曰：玄武湖本桑泊，晋元帝创为北湖，宋以隶舟师。
《京都记》云：从北望锺山，从宫亭湖望卢岳，齐武帝理水军於此中，号曰昆明池。故沈约登覆舟山诗云：“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即此尔。永嘉末，有龙见於湖内，故改为玄武湖。
《豫章记》曰：担石湖在州东北，其湖水中有两石山，有孔如人穿担状，古老云，壮士担此两石置湖中，因以为名。
《舆地志》曰：安成有蜜湖，中有丝莼鲫鱼，为时所重，并有石窟容百人坐，其鱼味甘如蜜，因此为名。在县东二十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夫历阳之都，一夕化而为湖，勇力圣智与不肖者同命，无遗脱也。

《荆南志》曰：高沙湖在枚回洲上，翠泽平，（胡了切。）水陆弥旷，芰荷殷生，鳞羽滋阜。湖南林野清旷，可以栖托，故征士宗炳昔常家焉。北有小水自湖通江，谓之曾口是也。

《渚宫故事》曰：江陵城西二十里高沙湖，其中多鱼。

又曰：五叶湖，昔湖侧有主人张披五叶同居，因以为名。

《九江记》曰：彭蠡湖在浔阳县东南，与都昌县分界，湖心有大孤山。按《郡国志》，彭蠡湖周回四百五十里，内有石高数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记功焉。又有乞乌随船行，舟人掷抟饭接之，高下不失一粒。今此乌沿江灵庙多有，不独在彭蠡湖尔。

《郡国志》曰：鹤门湖者，陶侃微时丧母，忽有二客来吊，化为双白鹤飞去，後因以为名。

《丹阳记》曰：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县宣骞之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为黿。後湖又名练湖。（在县北百二十步。）

《舆地志》曰：曲阿出名酒，皆云後湖水所酿，故醇烈也。今按湖水上承丹徒，陈敏覆船山马林溪，水色白味甘。

《舆地志》云：练塘，陈敏所立，遏高陵水，以溪为後湖。

《语林》曰：褚公游曲阿後湖，狂风忽起，船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无可以招天谴者，惟有孙兴公多尘滓，正当以厌天欲耳。”便欲捉孙掷水中，孙惧无计，惟大呼曰：“季野卿念我。”（褚公，褚彦回也。季野，彦回字也。）

伏滔《登故台诗序》曰：夫差姑苏台东有丹湖万顷，内有金银塘。

《方舆记》曰：铜船湖，马援铸铜船五只，一留此湖中，四只将过海征林邑。

潭

《幽明录》曰：硕县下有眩潭，以视之眩人眼，因以为名。傍有田陂，昔有人船行过此陂，见一死蛟在陂上不得下，无何，见一人长壮乌衣立於岸侧，语行人云：“吾昨下陂不过而死，可为报眩潭。”行人曰：“眩潭无人，云何可报？”乌衣人云：“但至潭，便大言之。”行人如其言，须臾，潭中有号泣声。

又曰：晋元熙中，桂阳郡有一老翁，常以钓为业，後清晨出钓，遇大鱼食饵，掣纶甚急，船人奄然俱没，家人寻丧於钓所，见老翁及鱼并死，为钓纶所缠，鱼腹下有丹字，文曰：“我闻曾潭乐，故从檐潭来。磔死弊老翁，持钓数见欺。好食赤鲤，今日得汝为。”

《荆州图记》曰：武当县西北六里江中，名亻艮子潭，潭中有右碛洲，长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丈，世传亻艮子未曾从父命，父临终欲葬山上，故谬曰葬我水中，亻艮子惟从此命。习凿齿《记》云：“亻艮子是汉时人，家在山东五女徼。”

邓德明《南康记》曰：梓潭有梓树，洪直巨围，叶广丈馀，垂柯数亩。

又曰：赣潭在郡下，昔有长者於此潭以钓为事，恒作渔父歌，其声慷慨。忽闻纶动，须臾，一物形似小水牛，眼光如镜，或言水犀，浮跃逐纶，角带金锁，钓客因引得锁出水数十丈，锁断，馀数丈尽是珍宝。

《罗浮山记》曰：牛潭深洞无极，北岸有石，周围三丈许，渔人见牛自水而出，盘於此石。

《ｘ朴子》曰：昔石头水有大鼋，常在潭中，因名此为鼋潭，能作魅行病於人。吴有道士戴丙者，乃以越章封泥，遍投潭水中，良久，有大鼋径长丈馀浮出，不敢动，乃格杀之，而病人并愈。又有小鼋出罗列，死於水渚甚多。

《南康记》曰：梓潭在雩都县之东南六十九里，其山有大梓树，吴王令都尉萧武伐为龙舟，艚斫成而牵引不动。占云，须童男女数十人为歌乐乃当得下。依其言以童男女牵拽，艚没于潭中，男女皆溺。其後每天晴朗净，仿佛若见人船焉，夜宿潭边，或闻歌唱之声，因号梓潭焉。

《鄱阳记》曰：怀蛟水，一名孝经潭，在县南二百步，江中流石际有潭，往往有蛟浮出，时伤人焉。每至五月五日，乡人於此江水以船竞渡，俗云为屈原禳灾，承前郡守县悬幺 采以赏之。刺史张栖贞以人之行莫大於孝，悬《孝经》标竿上赏之，而人知劝，俗号为怀蛟水，或曰孝经潭。

《湘州记》曰：益阳有昭潭，其下无底，湘州最深处也。或谓周昭王南征不复，没於此潭，因以为名。

卷六十七　地部三十二

池溪壑

池

《广雅》曰：沼，池也。

《说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

《诗》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又曰：王在灵沼，於刃鱼跃。（沼，池也。刃，满也。《笺》云：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飞跃，言亦得其所也。）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出弋昭华之池。

《传》曰：齐伐楚，楚子使屈完对曰：“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虽众，无所用之。”

《史记封禅书》曰：秦始皇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仙人羡门之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池名，临南郊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昆明池，汉武帝元狩三年所穿也。初，汉欲求身毒国，为昆明池夷所闭，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名曰滇河。汉将伐昆明以通身毒，使谪卒伐棘上林，象滇河作昆明池以习水战，池周回四十里。（汉武帝平昆明，以其地为益州郡。其滇水原深广，末反浅狭有似倒流，故曰滇河。潘岳《关中记》曰：昆明池，汉武帝习水战也。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理水讫，停船此池，盖尧时已有污池，汉代因而深广耳。曹毗《志怪》云：汉武凿昆明池深极悉。是灰墨，无复土，举朝不解，以问东方朔，朔曰：“臣愚不足以知之，可试问西域胡帝。”以朔不知难以校问，至後汉明帝时，外国道人入来洛阳，时有忆东方朔言者，乃试以武帝时灰墨问之。胡人云：经云，天地大劫将尽则劫烧，此劫烧之馀。乃知朔言者是。）

又曰：昭帝元始元年春三月，黄鹄下建昌宫太液池。

又曰：宣帝诏曰：池未御幸者，（苏林曰：折竹以绳绵连若禁，使人不得往来也。）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

又曰：宣帝神爵元年诏曰：“金芝生于涵德殿铜池中。”

《魏志》曰：太祖还邺，作玄武池以肄舟师。

《晋书》曰：山简优游卒岁，惟酒是耽，诸习氏荆土豪族有佳园池，简每出嬉游，多之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童儿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离。举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儿。”疆家在并州，简爱将也。

又曰：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失之甚怏怏。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我耶？”

《後魏书》曰：文明皇太后冯氏与高祖幸灵泉池，宴群臣，太后忻然歌，高祖亦和歌，歌者九十人。

《唐书》曰：蒋镇为谏议大夫，时户部侍郎判度支韩上言，河中盐池生瑞盐，实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为患，不宜生瑞，命镇驰歹检行之。镇奏与同，仍上表贺，请宣付史馆，并请置神祠，锡其号宝应灵庆池。

又曰：文宗用郑注言，即命左右神策军差人淘曲江、昆明二池，仍许公卿士大夫之家於江头立亭馆，以时追赏。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降北有阳石山，中有神龙池，黄帝时，遣口阳先生养龙於此，帝王历代养龙之处，国有水旱不时，祀池请雨。

《晋宫阁名》曰：灵芝池，广长百五十步，深二丈，有连楼飞观，四出阁道、钓台，中有鸣鹤舟、指南舟。

袁山松《宜都记》曰：仜艮山县东六十里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绝崖，惟两道可上，皆峻口，山上周回可二十里，有林池水，民田种於山上。昔永嘉乱，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登此避贼，贼守之，经年食尽，取池鱼掷下与之，示不穷，贼遂退散，因名此为下鱼城。

《辛氏三秦记》曰：昆明池通白鹿源，人钓鱼，纶绝而去，梦於汉武，求去其钩。明日戏於池，见大鱼衔钩，帝去其钩而放之。间三日，帝复游池滨，得明珠一双。武帝曰：“岂昔鱼之报也？”

《湘州记》曰：湘南县有架山，下有小池常涸竭，民斋戒往请，自然而满，事讫还乾。

雷次宗《豫章记》曰：去洪井六七里有风雨池，山峤水出，激着树木，星散远洒，如风雨焉。

《襄阳记》曰：岘山南有习郁大鱼池，依范蠡养鱼法，当中筑一钓台。将亡，敕其儿曰：“必葬我近鱼池。”山季伦每临此，辄大醉而归。

《临川记》曰：崇仁县有盐池，按《陈书》，司空黄法，字仲昭，崇仁县巴山人也。侯景乱，法于乡里聚徒以助高祖有功，薨，墓在崇仁县巴山乡。故老相传，法有奇术，常欲变置咸池於家山之下，幅员六十馀亩，至今水味独咸於他水，而湛然清洁，禽畜不敢触之。

《西京杂记》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灵山，山安肤寸石。又有雁池，池中鹤洲凫渚，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及宾客弋钓其中。

又曰：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云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国王赵他所进，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照焉。

《述征记》曰：广阳门北有魏明帝流杯池。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於玄池，天子三日休於玄池之上，天子乃树之竹，（种竹池边。）是曰竹林。

又曰：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上，西王母为天子谣。

《三辅故事》曰：汉武帝作昆明池，武帝崩後，於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馀付长安市。池有二石人，如牵牛织女像。

又曰：未央宫西有食池，池中有台，王莽死於是也。

《广州先贤传》曰：丁密，字靖公，苍梧人，遭父艰，哭泣三年，飞凫一双游密庐旁小池。

《郡国志》曰：晋州临汾县臭水池，下畜不饮，一名翻镬池，即煮眉间赤头处，镬翻因成池。今水上犹有脂润。

又曰：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城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有万岁池，是筑城取土处。

又曰：合浦海曲出珠，号曰珠池，又有夷人号越它邑，多采甲香为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
《淮南子》曰：阴气极则下至黄泉，故不可凿池穿井。
《世说》曰：晋明帝欲作池台，元帝不许之。时明帝为太子，养武士，一夕中作池，比晓便成，即今谓太子池是也。
又曰：太原王国宝治宅，因浚池，忽见一物如酒杓形，长四尺许，飞去。
《水经注》曰：陇西神马山有渊池，龙马所生即是，水西流谓之马池。
又曰：蔡州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郎，顺帝之世，始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简素，自其始也。
又曰：滇池中有神马，家马交之，则生骏驹，日行五百里。
《顾子》曰：与子华游於东池，子华曰：“水有四德，池为一焉：沐浴群生，流泽万世，仁也；扬清激浊，荡涤尘秽，义也；弱而难胜，勇也；导江疏河，变盈流谦，智也。”顾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
《方舆记》曰：兴元府南郑县天池山上，有池方二十里，冬夏不竭，久饮之可愈痼疾，故号天池。
又曰：梅福池，一名风雨池，梅福种莲池。福叹曰：“生为我酷，身为桎梏，形为我辱，智为我毒。”於是弃南昌县尉，去妻子，入洪崖山得道为神仙，代代有人见，或在玉笥山逢之。今西山有梅君坛，南昌开元观有梅君堂焉。
又曰：明月池在兴道县西北，中有一台，云是汉高所营，《水经注》云：“形如偃月，故号明月池。”
又曰：七女池，昔有人无男而养七女，父亡，七女负土葬父，取土之处，今成一池，号曰七女池。今池边又有七女冢。
溪
《尚书大传》曰：吕尚钓於溪，得鱼，腹中有玉璜。
《春秋说题辞》曰：溪者，隐也，深虚绕山令得博也。（宋均注曰：无水曰谷，有水曰溪。）
《尔雅》曰：水注川曰溪。
《桓彝别传》曰：彝字茂伦。明帝世，彝与当时英彦名德庾亮、温峤、羊曼等共集清溪池上，郭璞预焉，乃援笔属诗以白四贤并自序。
《武昌记》曰：樊山东有山溪，夏时凛凛，恒有寒气，故谓之寒溪。
王韶之《始兴记》曰：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
盛弘之《荆州记》曰：郦县北五十里有菊溪，源出石涧，山有甘菊，村人食此水多寿。
又曰：零陵郡西有九渡溪，山兽从数十里往饮之，经越他水皆不饮，傍有半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坑，上石形极方峭，名为仙人楼。
又曰：桂阳郡横溪，溪水甚深，冬夏不乾，俗谓之贪泉也。郡西南五十里有万岁山，有石窟出锺乳，山上悉生灵寿木，下有一溪，名为千秋水，其傍有居民，即号万岁村。
《管子》曰：桓公北征北孤竹回，未至卑耳之溪，援弓而射，未敢发，谓左右曰：“见前人乎？”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管仲曰：“臣闻霸王之君兴，则登山神见。”公拜曰：“仲父之圣若此。”
《俗说》曰：郗僧施青溪中泠舟，一曲处辄作一篇诗。谢益寿见诗叹曰：“青溪中曲，复何可穷？”
《水经注》曰：溪，即太公钓所也，石壁深高，幽泉邃密，林障秀阻，亦人罕交。东南隅有石室，盖太公所居也；水次石平，即太公垂钓之处也。其水清冷神异，北流注於渭。
又曰：长阳溪源右穴中有神鱼，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钓鱼，先陈所须多少，拜而请之，拜讫投钓，得鱼过数者，水辄波涌，暴风卒起，树木摧折。水侧生异花，路人欲摘是者皆当先请，不得辄取。
又曰：白马溪水出宜阳山，有大石，厥状似马，故溪涧以物色受名也。
又曰：向城有水二源，俱北流合为一川，名天浆溪。
又曰：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丙并善，越方时遭兵乱，相遇於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丙次禁枯柳为生荑，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丙师事之。後登身故，丙东入章安，百姓未知，丙升茅屋，扌耆鼎而爨，主人惊怪，丙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丙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於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
又曰：山阴县西南四十里有二溪，东溪广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广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二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广五丈馀，而温凉不杂，盖《山经》所谓苕水也。
又曰：朐忍县有龟溪，出灵龟，咸熙元年，献龟於相府，言出此溪也。
《郡国志》曰：豫州吴房县，吴王阖闾之弟夫概王朝楚，楚封之於堂溪。
又曰：王昭君，秭归人也，有香溪，即昭君游处。
又曰：资阳县有环溪百丈池，所谓溪流如环，池深百丈也。
又曰：陵阳山在石隶县北三里，按《舆地志》，陵阳令窦子明於溪侧钓鱼，一日钓得白龙，子明怜而放之，後数年又钓得一白鱼，割其腹，中乃有书，教子明烧炼食饵之术，三年後白龙来迎子明，遂得上。其溪环绕山足，今有仙坛，醮祭不绝。
《信州图经》曰：师溪水，源出黄孽山北面，在弋阳县东南一百十里，昔有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胡超居此，众人师之，故名师溪。
《越绝书》曰：薛烛对越王曰：“若耶之溪而出铜也，古欧冶子铸剑之所。”故《战国策》云：“涸若耶以取铜，破堇山而出锡。”
又《郡国志》曰：欧冶子铸剑处，下有孤潭，深而清，有孤石耸出，潭上有大栎树，谢客儿与弟惠连作诗句，屡屡刻於树上。
《吴兴记》曰：前溪在县南，东流入太湖，谓之风渚，夹溪悉生箭箬，后溪在市北，东出馀不亭，晋车骑将军沈充作前溪歌曲，传者以为指此溪也。
裴氏《广州记》曰：百管溪，周回丈馀，水极沸涌，如猛火煎油声。
《临海图经》曰：铜溪，在县西北五十里，其水黄色，状似铜，故号铜溪也。
孙兴公《天台山赋》云：过灵溪而一濯是也。
《善歌录》曰：武溪水，源出武山，东南流注于沅，故为歌曰：“武溪深复深，飞鸟不能渡，游兽不能临。”
又曰：下潦上雾，看飞鸟堕水中，即此也。
壑
《周易略例》曰：隆墀永叹，远壑必盈。
《礼记》曰：大蜡之祭，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
《山海经》曰：东海之水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曰归塘。
《庄子》曰：夫壑之为物，注焉而不满，取焉而不竭。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
《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
卷六十八　地部三十三
冰
《说文》曰：冰，水坚也。澌，流冰也。
《易》曰：初六，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又曰：乾为寒，为冰。
《易通卦验》曰：大雪，鱼负冰。郑玄注曰：负冰，上近冰也。
《诗》曰：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周礼》曰：凌人掌冰，祭祀供冰鉴，（鉴如瓶，大口，藏冰以御温气也。）宾客供冰，大丧供夷盘冰，（夷盘，大盘。）夏班冰。（赐群臣也。）
又曰：凌人掌冰，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三其凌，三倍其冰。）
《礼》曰：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仲冬之月，冰益壮，地坼，鸟不鸣，虎始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又五日，鱼上冰。风不解冻，号令不行；鱼不上冰，兵甲不藏。

《传》曰：楚子使子冯为令尹，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茧，袍也。《礼玉藻》曰：纩为茧，为袍。）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

又曰：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阴不胜阳也。

又曰：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火出而毕赋。自命夫命妇，至於老疾，无不受冰。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夫冰以风壮，而以风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民不夭札。

《孝经援神契》曰：高山之巅无树，深海之渊无冰，刚太燥，温太柔也。

《家语》曰：霜降而妇功成，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冰泮而家桑起，婚礼焉。

《史记》曰：姜原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悦欲践之，践而身动如孕，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渠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

薛莹《後汉书》曰：灵帝光和六年冬，北海东莱琅琊井冰厚尺馀。

又曰：光武至蓟上，王郎使者至，上发蓟，晨夜驰骛，至曲阳呼沱河，道吏还言，河流澌，无船，不可渡。遣王霸往视，实然。霸念恐惊众，即还曰：“冰坚可渡。”比至，冰可乘，帝遂得渡。

《汉书》曰：晁错上书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

臧荣绪《晋书》曰：王祥，字休征。後母朱氏思生鱼，时河水冰坚，祥朝朝冒厉风于河涯伺鱼，一朝忽冰开小穴，有双鲤跳出。

王隐《晋书》曰：慕容上言，正月十二日躬征平郭，远假陛下天地之威，将士竭命，精诚感灵，海为冰结，凌行海中三百馀里。臣问故老，初无海冰之岁。（平郭，盖近昌黎城也。）

《北齐书》曰：文宣时，周人常惧齐兵之西渡，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後主即位，朝政多紊，齐人椎兵，惧周兵之逼。斛律光忧曰：“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

东方朔《神经异》曰：北方有冰万里，冰厚百丈，鼷鼠在冰下土中焉，其毛长八尺，可为褥却风寒。

王子年《拾遗录》曰：东海员峤山有冰蚕，长七寸，有鳞角，以霜雪覆之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茧，其色五采，织为纹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
《南燕录》曰：慕容德正月渡黎阳津，流澌冰合，邺令韩轨言于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澌自合，今大王济河，天桥自成。”德乃大悦。
《异苑》曰：石勒伐刘曜于洛阳，从大河南济，时河冻将合，军至而冰自泮，舟楫无阂，遂生擒曜，谓是神灵之助。
又曰：高平闾丘孝妇，以元嘉中怀娠，生一团冰，得日便消液成水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复吴，怨非一旦也，苦思劳心，夜以接日，冬寒则抱冰，夏热则握火。
《赵书》曰：刘曜攻石勒，将战，曜欲乘大赤马，马无故躅不可近，于是退赤马。及合阵败走，曜体素壮，马小不胜陷冰，为石堪所擒也。
《博物志》曰：削冰令员，举以向日，艾承其影则有火。
《西京杂记》曰：汉制，以酒滴为书，取其不冰，以玉为砚，亦取其不冰也。
陆机《洛阳记》曰：冰室在宣阳门内，恒有冰，天子用赐王公众官。
戴延之《西征记》曰：凌口台有冰井，延之以六月持去，经日犹坚也。
《述征记》曰：冰井在凌口台北，古旧藏冰处。
《邓析书》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去辔，履冰而负重。
《晏子》曰：景公伐鲁，得东门无泽，问之：“鲁年何如？”对曰：“阴水凝，阳冰厚五寸。”晏子曰：“如是则寒温节也，寒温节则政平，政平则年熟。请礼鲁以息怨也。”
《老子》曰：涣若冰将释。
《庄子》曰：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
又曰：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
《孙卿子》曰：冰生于水而寒于水。
《淮南子》曰：淮海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释之冰。
又曰：夫水向冬则凝而为冰，迎春则释而为水，冰弛易乎前後。
又曰：观一叶之落，知岁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喻远也。
《论衡》曰：夫熏一炬火，爨一镬冰，终日而不热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终夜而不寒也。
《风俗通》曰：积水曰凌，壮冰曰冻，水流曰澌，冰解曰泮。
《魏子》曰：居危殆之国，治不善之民，是犹薄冰当白日，丛毛过猛火也。
《抱朴子》曰：五玉不染而坚，寒冰不砻而朗。
又曰：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须劲风。
《新论》曰：画水镂冰，与时消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潮水

《说文》曰：潮，朝也，从水朝。

《风土记》曰：俗说鲲，一名海鱿，长数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则水溢为潮，出穴则水入潮退，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

祖台之《志怪》曰：隆安中，陈悝于江边作鱼{尾}，（正匪切。）潮去，于{尾}中得一女人，长六尺，有容色，无衣服，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人有就辱之，悝夜梦云：“我是江黄，昨失道，落君{尾}中，小人遂见加凌，今当白尊神杀之。”悝不敢移，潮来自逐水去，奸者寻病死。

《吴越春秋》曰：吴赐子胥剑而死，乃投之江中，子胥因扬波成涛，随潮往来。

《博物志》曰：东海中有牛鱼，其鱼形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水至则毛起，潮去则复也。

《临海异物志》曰：石鸡清响以应潮，慧躯轻逝以远絷。（石鸡形似家鸡，在海中山上，海潮水将至，辄群鸣相应，若家鸡之向晨也。）

裴渊《广州记》曰：石洲在海中，名为黄山，山北日一潮，山南日再潮。

《抱朴子》曰：糜氏云：潮者，据朝来也；汐者，言夕至也。一月之中，天再东再西，故潮水再大再小也。又夏时日居南宿，阴消阳盛，而天高一万五千里，故夏潮大也。冬时日居北宿，阴盛阳消，而天卑一万五千里，故冬潮小也。又春日居东宿，天高一万五千里，故春潮渐起也。秋日居西宿，天卑一万五千里，故秋潮渐减也。

又曰：天河从北极分为两头，至于南极，其一经南斗中过，其一经东斗中过，两河随天转入地下，过而与下水相得，又与海水合，三水相荡而天转排之，故激涌而成潮水。

又曰：涛水者潮，取物多者其力盛，来远者其势大，今潮水从东地广道远，乍入狭处，陵山触岸，从直赴曲，其势不泄，故隆崇涌起而为涛。俗人云，涛是伍子胥所作，妄也。子胥始死耳，天地开辟，已有涛水矣。

川

《说文》曰：川，贯穿通流水也。

《释名》曰：川者，穿地而流也。

《易》曰：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又曰：利涉大川。

《书》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王肃曰：九川者，九州之川也。

又曰：若济大川，用汝作舟楫。

又曰：九山刊旅，九川涤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天降时雨，山川出□。
《周礼》曰：扬州，其川三江。荆州，其川江汉。豫州，其川荥洛。青州，其川淮泗。兖州，其川河。雍州，其川泾。幽州，其川河济。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呼沱。
又曰：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间，必有途焉。
《大戴礼》曰：圣人有国，则川泽不竭。
蔡邕《月令章句》曰：众流注海曰川。
《国语》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
又曰：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决之使导，为民宣之使言。"
《语》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竹书记年》曰：蓝田川，有汉临江王荣冢，景帝以罪征之，将行，祖於江陵北门，车轴折，父老泣曰："吾王不返矣。"荣至都，中尉郅都急切责王，王年少恐而自杀，葬於是川，有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水经注》曰：龙鱼川，泽涨不测，出五色□，俗以为灵而莫敢采捕，因谓是水为龙鱼水，自下亦通谓之龙鱼川。
又曰：祥川者，汉戚夫人所生处也。高祖得而宠之，改其地为祥川，用表夫人载诞之休祥也。
《秦州记》曰：ｘ罕原北有凤林川，川中则黄河水东流。
《庄子》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道四夷九州，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方舆记》曰：清凉川，在兴道县北。
《唐书》云：德宗皇帝以朱Γ之难幸梁洋，中书舍人齐映从驾至此川，见旌旗蔽野，上心骇，谓Γ之追兵疾路至此，见梁帅严震具军容拜马前，叙君臣离乱，流涕久之。上喜，令震登马与朕作主人。映曰："严震与至尊导马，御膳自有所司。"顷之，上次洋州行宫，召映责以儒生不达兵机，烟尘时务姑息主帅，映奏曰："山南士庶，只知有严震，不知有陛下，且今天威亲临，令巴蜀士民知天子之尊，亦足以尽严震为臣子之节。"上叹之良久。震闻，特拜谢映，时议多之。即此川也。
卷六十九　地部三十四
涧
《释名》曰：涧者，言在两山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秩秩斯干。（秩秩，流行也。干，涧也。）
又曰：于以采苹，于涧之中。
又曰：于以采，南涧之滨。
又曰：考盘在涧，硕人之宽。
《尔雅》曰：两山夹水曰涧。
《汉书》曰：沛公与项籍临广武涧而语，数籍十罪。
《东观汉记》曰：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来攻，绝其涧水，吏笮马粪汁饮之。
《水经注》曰：洛水东北流，注于公路涧，但世俗音讹，号之曰光禄涧，非也。
《异苑》曰：苻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马堕而落涧，追兵几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授焉，坚攀之得登岸而走。
《幽明录》曰：人有山行坠涧者，无出路，饥饿仅死，见龟蛇甚多，朝暮引颈向四方，人因学之，遂不复饥，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后，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便还家，颜色悦泽，颇更聪慧。洎食啖滋味，百日复其本质。
《郡国志》曰：汉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庸涧，初出一羊，野中妇人大惊拍手，羊因止。今俗生羊禁妇人拍手是也。
又《水经》曰：吴房县山溪有白羊渊，渊水出羊。
又曰：赤松涧在东阳，赤松子游金华山，以火自烧而化，故山上有赤松子之祠，涧自山出，故曰赤松涧。
《十道志》曰：广武涧，在今荥泽县西。
又《西征记》曰：三皇山上有二城，谓东西广武城，相去二百馀步，隋河水从中东南流，今无水。今城东有高坛，即项羽坐太公於上以示汉军处，一谓鸿沟。
卢氏《嵩山记》曰：半马涧，人或云百马涧，亦曰拜马涧。故老传，王子晋得仙而马还，国人思之不见，乃拜其马於此也。
《韩子》曰：董安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阜山，见深涧深百仞，问其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乎！”曰：“无有。”“婴儿狂聋人入此乎？”曰：“无有。”“牛马犬彘入此乎？”曰：“无有。”安于叹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则民莫之犯也。”

洲

《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四方有水，中央独高可居也。）
《尔雅》曰：水中可居者曰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越王勾践平吴，徙夫差於甬东。韦昭曰：“即句章东溪口外洲是也。”

《晋书》曰：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先是，仲堪游於江滨，见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间，门前之沟忽起成岸。其夕有人过仲堪，自称徐伯，云感君之惠，无以报也。仲堪因问门前之岸是何祥乎？对曰：“水中有岸，其名为洲，君将为州。”言终而没。至是果临荆州。

王隐《晋书》曰：朱崖在大海中，遥望朱崖，洲大如菌，举帆一日一夜至洲，周匝二千里，径度七八百里，可十万家，女多姣好，长发美。

《吴录地理志》曰：吴富春县有沙涨，武烈为郡吏，赴府，乡人饯之，会於沙上，父老曰：“此沙狭而长，君後当为长沙太守。”後果然，因名孙洲。

《吴志》曰：孙权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及仙药，止此不返，世世相承有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市。

《隋图经》曰：汉水迳琵琶谷至沧浪洲，洲即渔父棹歌处，庾仲雍记云谓之千龄洲。

《水经注》曰：龙阳县之洲，长二十里，吴丹阳太守李衡植甘橘於其上，临死，敕其子曰：“吾洲里有木奴千头，不匮汝衣食，岁绢千匹。”

又曰：峥嵘洲，冠军将军刘毅破桓玄於此洲。

《山海经》曰：郁洲，一曰都洲，在海中。郭璞注曰：即东海郁洲山也。传此洲从苍梧徙来，上有南方物。

《扶南传》曰：涨海中倒珊瑚洲，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西京杂记》曰：梁孝王兔园之中又有雁池，池有鹤洲，诸宫馆相连，异树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吴地记》曰：长洲在姑苏南大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吴王遣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比者愿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详对曰：“大王欲奉至顺以合诸侯，若越横江而游姑苏，是踵亡秦而蹑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笑曰：“徐生得无逆诈耶？”

《湘中记》曰：或曰，昭潭无底桔洲浮。（昭潭，湘水至深处也。桔洲，每大水，诸洲悉没而桔洲独存焉。）

王韶之《始兴记》曰：城西百馀步有栖霞楼，临川王营置，清暑游焉，罗君章居之，因名为罗公洲。楼下洲上，果竹交荫，长杨傍映，高梧前竦，虽即城隍，趣同丘壑。

盛弘之《荆州记》曰：南江上有龙洲，下有宠洲，二洲之间，旧云多鱼，而投罟挥网，辄便挂绝。乃有客没而视之，中水有牛二头，常为破网，故鱼者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江津东十馀里，有中夏洲，洲之首，江之汜也。故屈原云：“经夏首而西浮。”又二十馀里有涌口，所谓阎敖游涌而逸，二水之间，谓之夏洲，首尾七百里。
又曰：枝江县西至上明，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谚曰：洲不满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问鼎之志，乃增一为两，以充百数，僭号旬时，身屠宗灭，及其倾覆，洲亦消毁。至宋文帝在藩，忽生一洲，果龙飞江表，斯有验矣。
《荆州图副》曰：百里洲，其上平广，土沃人丰，湖泽所产，足穰俭岁。又特宜五果，甘柰梨蔗，於此是出。
《荆南志》曰：枝江县界内，洲大小凡三十七，其十九有人居，十八无人。
刘桢《京口记》曰：嘉子洲西一里，得贵洲，周回四十里许，上多有居民。昔魏文帝伐孙权至此洲，南望曰“彼人有焉”而退。因名曰贵洲。
《述征记》曰：晋宁县有龙莽洲，父老云：龙蜕骨於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
山谦之《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二十五里有列洲，晋简文帝为相时，会桓温处也。
《郡国志》曰：朝洲白屿洲，亦自浮来，後会稽人姓丁识之，云曾藏铜熨斗於洲上，往取果得。
又曰：润州长命洲，梁武放生处。後魏使李诸来聘，武帝问曰：“彼国亦放生否？”诸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惭。
《荆州图经》曰：襄阳县南八里，岘山东南一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宗族强盛，共保蔡洲，为王如所没，一宗都尽。
又曰：武当县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沧浪洲，长四里，广十三里，《禹贡》称汉水东流为沧浪水，疑此洲是也。
《方言》曰：水可居者为洲，三辅谓之洲淤。（郭璞注曰：《上林赋》云：行於洲淤之浦。）
《舆地志》曰：伍子胥叛楚出关，於江上见渔父求渡，时傍多人，渔父歌曰：“日灼灼已驰，与子期兮芦之漪。”子胥既渡，解百金之剑与渔父。渔父曰：“楚购子粟五万，爵执圭，岂百金之剑乎？”子胥曰：“勿令其露。”渔父知其意，遂覆舟而死，其处是汁罗洲，水路去洲一百九十里。
《江夏记》曰：鹦鹉洲在县北，按《後汉书》曰：黄祖为江夏太守，时黄祖与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於此洲，故以为名。
又《荆州记》曰：江夏郡城西临江有黄鹤矶，又有鹦鹉洲。侯景令宋子仙夜袭江夏，藏船於鹦鹉洲。
《建安记》曰：郡西南大溪之中有仙人洲，昔梅真人上，坠马於此洲，故後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坠马洲。
《鄱阳记》曰：洲在县西南溪中，有蚌出珠，贞观年中，因雨雹乃有蚌出珠，百姓采之，咸亦不空。其水平浅可涉。
《丹阳记》曰：白鹭洲，在县西三里，隔江中心，南边新林浦，西对白鹭洲，洲在大江中，多聚白鹭，因名之。
又曰：烈洲，在县西南。《舆地志》云：吴旧津所也，内有小水堪泊船，商客多停以避烈风，故以名焉。王伐吴宿於此，简文为相时，会桓玄之所也。亦曰溧洲。洲上有山，山形似栗，伏滔《北征赋》谓之烈洲。
又曰：吴时客馆在蔡洲上，以舍远，使苏峻作逆，陶侃等率所统同赴京师，直指石头，次于蔡洲是也。
又曰：张公洲，在县西南，《梁书》太清二年，豫州刺史裴东之等舟师二万次张公洲。二年陈霸先击破侯子监师至张公洲，并此处。
又曰：加子洲，在县西南。
《三十国春秋》曰：晋咸和二年，温峤与陶侃起义兵伐苏峻，帅师四万直指石头，侃泊加子洲，即此处也。夏月堪泊船，冬月浅涸，自永昌之初，其洲忽一朝崩陷数里，随其形曲折，凡作九湾，行者所依，东西浩然矣。
《寻阳记》曰：鹊洲在县北。
《传》曰：昭公五年，楚以诸侯伐吴，吴败之於鹊岸。按鹊头与鹊尾相去八十里。杜预注曰：吴地也。庐江舒县东南有鹊尾渚。
湍
《广雅》曰：湍，濑也。
《水经注》曰：益阳县西有关羽濑，所谓关侯滩也。南对甘宁故垒。昔关羽屯军水北，孙权令鲁肃、甘宁拒之於是水，宁谓肃曰：“羽闻吾咳唾之声，不敢渡也；渡则成擒矣。”羽夜闻其处分，曰：“兴霸声也。”遂不渡。
又曰：汉水东为鳝湍，洪波奔荡，崩浪口颓。古老言，有鳝鱼奋鳍溯流望涛直上，至此则曝思失济，故因名湍。
《异苑》曰：永嘉郡有百簿濑，郡人断水捕鱼，宰牲祷祭以祈多获，逾时了无所得，众侣忿怨，弃业将罢。其夕并梦见老公云，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闻有跳跃声，惊起共看，乃是大鱼M以为，顿获百簿，故因以百簿名濑。
《益都耆旧传》曰：犍为符沅和氏女，名光雄，和父乘船城湍，堕水物故，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兆，乘小船于父没处哭数声，自投水死，後与父相持浮出。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耒阳县有两濑，每县旱，百姓共壅之，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偏应。东有博望滩，张骞使外国经此船没，因以名滩。滩下接鱼复县界，有羊肠虎臂濑，阳亮为益州，至此覆没，人至今犹名为使君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郑缉之《东阳记》曰：信安县去石门四十里，濑边悉有石牒，长三尺许，似罗列杂缯如店肆也。
刘德明《南记》曰：康赣水奔流二百馀里，横波险濑二十四处。
滩
《益州记》曰：伏犀滩东南六十里有黄牛像，其崖峻险，远望之班润颇象黄牛。
又《水经》云：昔有黄牛从溪而出上此崖，乃化为石，是名伏犀滩。
又曰：荔枝滩东南二十五里山顶上有一冢，冢惟有女贞树，树上恒有白猿栖息，《郡国志》云：道有玉女冢是。
《水经注》曰：江水又东经狼尾滩而历人滩。袁山松云：“二滩相去二里，人滩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没冬出，其石数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甚分明者，鬓皆具，因名人滩也。”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言水路纡深，回环望如一矣。
卷七十　地部三十五
渊
《说文》曰：渊，回水也。
《尚书》逸篇曰：尧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
《韩诗外传》曰：东海之上有士曰丘，以勇游於天下，过神渊饮马，马果沉，丘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三蛟一龙而出，雷电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大戴礼》曰：圣人有国，则渊不涌。
《传》曰：郑子产曰：“昔尧殛鲧于禹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又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时门，郑城门也。）
《水经注》曰：白鹿渊，南北三百步，东西千馀步，深三丈馀，其水冬清而夏浊，淡然不流。
《九州记》曰：乐寿县有房渊，方三百里，石勒建安三年水忽变为赤，燕慕容隽二年，水忽生盐如印形。其渊一日再长再减，不失其度。居近者时见龙狗之状戏於旁。叶落於渊者，辄有群燕衔出。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野城北有柴山，山上有清冷之渊，耕父杨光之处。
又曰：鱼复县有神渊，北有白盐崖，天旱火燃崖上，推其灰烬下降渊中，寻则降雨。西有龙渊，清深不测，传云汉祖伐秦经途於此，见渊中白壁赤柱，状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府，因名龙渊。
《宜都山川记》曰：乡下村有渊，渊有神龙，每旱，百姓辄以{艹罔}草投渊上流，鱼死龙怒，应时天雨。
《齐地记》曰：琅琊台上有神渊，污之则竭，斋戒即出。
《庄子》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无择曰：“异哉！欲以其污漫我，我羞之。”自投於清冷之渊。
《管子》曰：水出於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渊。
《隋巢子》曰：夏桀德衰，岱渊沸。
《尸子》曰：龙渊有玉英。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丹水更其南，紫渊经其北。
泉水
《说文》曰：泉，水源也。
《易蒙卦》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诗序》曰：泉水，卫女思归也。《诗》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又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又曰：莫高匪山，莫浚匪泉。
又曰：相彼泉水，载清载浊。
又曰：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又曰：沸槛泉。
《传》曰：郑伯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问公，公语其故。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论语撰考讖》曰：水名盗泉，仲尼不漱。
应劭《汉官仪》曰：酒泉城，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郡。（《三秦记》曰：酒泉郡中有井，味如酒也。）
《晋书安帝纪》曰：吴隐之，字处默，性廉操，桓玄欲救岭南之弊，以隐之为刺史，州界有一水，父老云，饮此水者，廉士皆贪。隐之始践境，先至水所酌而饮之，因赋诗以言志，清操愈厉。
沈约《宋书》曰：王彭，盱眙人，少丧母，元嘉初，父又亡。家贫力弱，营葬，乡人助作砖，须得水，天旱，穿井数十丈无水。一旦砖灶前忽生泉，用之，事毕复竭，助者嗟叹。
《隋书》曰：豆卢，武帝嗣位，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德泽流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致祥瑞。鸟鼠山谷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鸟翔止厅前，乳子而後去，又有狼见於襄武，民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民夷，神鸟来翔。”百姓因号其泉为玉浆泉。

《唐书》曰：安金藏，京兆长安人，为太常丞。初，玄母寓葬於都南阙口之北，庐於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

《水经注》曰：若耶溪东又有寒溪，溪北有郑公泉，泉方数丈，冬温夏凉，汉太尉郑公弘宿居潭侧，因以名泉。

又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为贪泉，饮者辄冒於财贿，同於广州石门贪泉矣。廉介为二千石则不饮之，昔吴隐之挹而不乱，岂谓能渝其真乎？盖亦恶其名也。

又曰：汲县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

又曰：土谷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

又曰：霍太山上有岳庙，庙甚有灵，鸟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廷，又有灵泉供祭事，鼓动则泉流，声绝则水竭也。

又曰：长城背山面泽，谓之白道城，北出有高坂谓之白道岭，沿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古诗“饮马长城窟”，非虚言也。

《风土记》曰：阳羡县西南有泉，常有紫黄色浮见水上，出金之地也。

《益都耆旧传》曰：姜诗母好食生鱼，饮江水。诗至诚之感，一朝涌泉在於门侧，流引江鱼，以给膳羞。

《十洲记》曰：瀛洲青玉膏山，泉如酒味，名之为玉泉也。

《玄中记》曰：东方有柴渚焉，在齐国山，山泉如井状，深不测。至春时，雹从井中出，出常败五，人常以林木柴塞则不出，故名为柴渚焉。

《魏土地记》曰：颂阳县东八十里有驳牛山，山下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驳身，自山而下饮泉竭，故山得其名。

《魏记》曰：洛城东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东一里有阪泉，泉上有黄帝祠。

《三辅旧事》曰：昔有犊失母，哀鸣甚苦，地为发泉，因名鸣犊泉，今天旱祭之降雨，在冯翊。

又曰：姜泉在歧山县。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母有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於姜水，因以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郦元注《水经》云：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是焉。
《义兴记》曰：国山县有金硎，硎中沙石有灼灼如金者，旧名金泉，时获真金也。
《汉水记》曰：汉水有泉，方员数十步，夏常沸涌，望见白气冲天，能差百病，常有数百人浴之。
《宣城记》曰：临城县南四十里有盖山，登百许步，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与其父斫薪，於泉处坐，牵挽不动，父还告家，比还，惟见清泉，女母曰：“吾女本好音乐。”及弦歌，泉涌回流，见朱鲤一双。今作乐嬉戏，泉故涌出。
周景式《庐山记》曰：山西有龙泉精舍，初，远法师遣诸道人行卜地，息此而渴。法师因以杖掘地，即泉出，天旱，法师令道人读《海龙王经》，泉中有物如蛇而出角，腾空中去，须臾而雨。
《括地图记》曰：昆丘之上有赤泉，饮之不老，神宫有美泉，饮之眠三百岁乃觉，不死。
盛弘之《荆州记》曰：城东北三百步有孔子泉，其水甘馨，虽帝浆无以过也。
又曰：宜都夷陆县南勾将山下有三泉，传云本无此泉，居者苦於汲水，有一女子孤贫，忽有一乞人疮痍竟体，村人无不称恶，此女哀矜饴之。乞人乃腰中出刀，刺山下三处，即飞泉涌出。
《浔阳记》曰：莫山有涧，深丈馀，朝夕辄有涌泉溢出如潮，号为潮泉。
《外国图》曰：员丘有赤泉，饮之不老。
《郡国志》曰：兰州有梁泉，昔梁晖者为羌所围，无水，晖以鞭扣地，以青羊祈山神，涌泉出而榆木成林。
又曰：肃州延寿城有山出泉注地，水肥如肉汁，燃之极明，与膏无异，但不可食，此方人谓名漆，得水愈炽。
《吕氏春秋》曰：太公钓於滋泉。
又曰：水之美者，昆仑之井，高泉之山，有涌泉焉。
《淮南子》曰：正土之气仰乎埃天，（正土中也，其气上水。埃，天中央也。）埃天五百岁生蚘，（蚘，石名也。中央数五天，故五岁而一化。）蚘五百岁生黄□，（黄□英，水银也。）黄□五百岁生黄金，（黄□英五百岁化而为黄金也。）黄金千岁生黄龙，（黄金之精为黄龙也。）黄龙入藏生黄泉，（黄泉，黄龙之精气勺也。）黄泉之埃上为黄□，（其气上至天也。）阴阳相薄为雷，激阳为电，（言黄气之相激薄也。）上者就下，（其气伤，复于天下也。）流水就通而合乎黄海。（言水从天下，则通流入于海也。）偏土之气仰乎青天，（偏土，方土也。）青天八百岁生青增，（青增，青石也。东方数八，故八百岁而一化。）青增八百岁生青□，青□八百岁生青金，青金千岁生青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青龙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为青□，阴阳相薄为雷，激阳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青海。壮土之气仰於赤天（壮土，南方土也。）赤天七百岁生赤丹，（赤丹砂也。南方数七，故七百岁而一化也。）赤丹七百岁生赤金，（丹沙不化为沙而可以为金，故气赤□也）赤金千岁生赤龙，赤龙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为赤□，阴阳相薄为雷，激阳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赤海。弱土之气仰乎白天，（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岁生白，（白，白石也。西方数九，故九百岁而一化也。）白九百岁生白□，白□九百岁生白金，白金千岁生白龙，白龙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为白□，阴阳相薄为雷，激阳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白海。牝土之气仰乎玄天，（牝土，北方土也。）玄天六百岁生玄玄，（玄，石也。北方数六，故六百岁而一化也。）玄砥六百岁生玄□，玄□六百岁生玄金，玄金千岁生玄龙，玄龙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为玄□，阴阳相薄为雷，激阳为电，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乎玄海。

又曰：昆仑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也。

傅咸《神泉赋》曰：余所居庭，庭前有涌泉，在夏则冷，涉冬而温，每夏游之，不知岁之有暑。

《抱朴子》曰：昆仑及蓬莱，其上鸟兽饮玉井泉，皆长生不死也。

李华《□母泉诗序》曰：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谓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岭，松岭下有□母泉，泉出石，引流分渠，周遍庭宇，发源如乳，源末派如淳浆，烹茶灌园漱濯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门，东南至东陵，广二十里，尽生□母，墙阶道路，光彩如列星，井泉溪涧，色皆纯白，乡人皆寿考，无癖痼疥搔之疾，华深乐之。

卷七十一　地部三十六

濮水

《尔雅》曰：濮水出尾下。（濮，敷问切。汾阴有水口如车轮，名为濮。尾犹底也。）

《列子》曰：禹之治水而失涂，谬之一国，其名终北，不知际畔，无风雨霜露鱼禽草木。国中有山名壶岭，顶有穴，状若圆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曰神濮，臭过兰椒，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国人饮神濮，力志平和，过则醉，经旬乃醒也。

瀑布水

《水经注》曰：漯水又南入山，瀑布飞梁悬河注壑，崩湍十许丈，谓之马落山。

《幽明录》曰：衡山三峰最为竦桀，自非清霁素朝，不可望见。峰下有泉飞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舒一匹绢，分映青林，直注山下，虽纤罗不动，其上恒凄清风也。
《临海记》曰：郡西北有白鹄山，山有池水悬注，遥望见如倒挂白鹄，因以名山，上有深湖，湖中又有鱼，如二百斛船大，长二丈许。
《罗浮山记》曰：罗岭之南有瀑布，挂泉四十馀丈。
周景式《庐山记》曰：泉在黄龙南数里，即瀑布水也，土人谓之泉湖。其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飞湍於林峰表出，望之若悬索，注水处石悉成井，其深不测也。
何尚之《清暑殿赋》曰：深波奔上，瀑布悬下。
孙兴公《天台山赋》曰：赤城霞起以建标，瀑布飞流而界道。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增城县有石沟，深广三丈，有两瀑布皆同注此沟。相传云是仙人流杯池水。
温泉
《华阳国志》曰：邛都县南有温泉，冬夏长热，其源可汤鸡豚，下流澡洗治宿病，馀多恶水，水神自司，不可秽污，及沉乱照面，使人恶疾。
《幽明录》曰：始兴灵水源有汤泉，每至霜雪，见其上蒸气高数十丈，生物投之，须臾便熟。
《吴录》曰：始兴县有始兴山，山出温泉，可以瀹鸡。
《山海经》曰：温水出空峒山，山在临汾，南入河，迳阳北也。
《幽明录》曰：艾县辅山有温冷二泉，同出一山之足，两泉发源相去数尺，热泉可以瀹鸡，冷泉常若冰生。
《博物记》曰：不周山六川之水，温如汤也。
《辛氏三秦记》曰：始皇生时，作阁道至骊山八十里，人行桥上，车行桥下，金石柱见存。西有温泉，俗云始皇与神女戏，不以礼，女唾之则生疮，始皇怖谢，神女为出温泉，後人因洗浴。
《江乘地记》曰：东南三十五里有汤泉，半冷半温，共同一壑。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都县有温泉，冬月，未至数里，遥见白气如烟，上下交映，状如绮疏。又有车轮双辕形，世人传，昔有玉女乘车自投此泉，人时见女子姿仪光丽，往来倏忽。人造泉有一声，则沸从下出，而不可止也。
又曰：枣阳县界有温泉，其下有田，资以浸灌，一年三熟。
王孚《安城记》曰：宜阳县南乡有温泉焉，以生鸡卵投其中，熟如煮也。
伏琛《齐地记》曰：曲城东七十里有温水，水如汤沸，可疗百病，煮物无不熟也。
《水经注》曰：温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汤。杜彦回曰，可治百病，水清则病愈，世浊则无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潢

《说文》曰：潢，积水池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与晏子立曲潢之上，公望见齐国，问晏子曰：“後世孰将践有齐者？”晏子对曰：“非贱臣之所敢议。”

津

《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言数周流，自知津处。）

《晋书》曰：雷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忽於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投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投者惧而返。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石虎起河桥於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辄随流，用功五百馀万而终不成。虎遣散骑侍郎崔收沉璧中流告神，已，地震水流莫不倾坏，压死者百馀人。虎甚怒，乃斩工匠，止作而还。

又曰：慕容德正月渡黎阳津，流澌冰合，邺令韩轨言於德曰：“光武渡滹沱，澌冰自合；大王济河，天桥自成。灵命所扶，征兆已见。”德大悦，改黎阳津为天桥津。

《郡国志》曰：陕州平陆县小平津，张让劫献帝处。南岸有勾陈垒，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处。

又曰：杜预造河桥於富平，即此也。

又曰：曹州离狐县有延津，澹台子羽投璧断蛟处。

郦善长注《水经》曰：旧东郡白马县神马亭，有神马寺，去白马津可二十许里，东南去白马县故城可五十里。《开山图》所谓白马山也，山上常有白马群行，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

又曰：吕望，东海人也，老而无遇，以钓干周。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为帝师。

又曰：弘农郡有窦津，说者咸云，汉武微行相谷遇辱，感窦其妻深识，既反，厚赍赏焉，赐以河津，令其鬻渡。今窦津是也。

又曰：口中、定襄之间有津，曰君子济。昔汉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津长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费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

又曰：河水东北为长寿津。

《述征记》曰：凉城至河寿津六十里，河之故渎在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石勒元初十一年，伐刘曜於洛阳，从大河南济，时冻将合，军至而冰自泮，舟楫无阂，遂生擒曜，谓是神灵之助，改名灵昌津。
《吴越春秋》曰：勾践入吴，吴王遣之，越王伏不敢起，吴王遂引上车，范蠡为执御，至三津之上，仰天长叹，泪下沾襟，曰：“嗟乎！孤厄也，不意复生渡此津！”
渚
《释名》曰：渚，遮也，能遮水从傍回也。
《诗》云：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汝信处。
又曰：鱼潜在渊，或在於渚。
又曰：凫在渚，公尸来燕来处。
《广雅》曰：渚，处也。
《晋书》曰：温峤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水，奇形异状，或乘车马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异路，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中风，至镇未旬而卒。
又曰：殷羡，建元中为豫章太守，去郡，郡人多附书一百馀封，行至江西石头渚岸，以书掷水中，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非是致书邮。”故时人号为投书渚。
《吴兴记》曰：乌程西风渚者，防风氏国也。
《幽明录》曰：淮南牛渚津水极深，无可算计，人见一金牛，形甚瑰壮，以金为锁绊。
《文选》诗曰：双燕游兰渚

《释名》曰：，术也，堰使水郁术也，鱼梁水碓之类也。
《尔雅》曰：人所为曰。（犍为舍人曰：人力水为居止。）

《释名》曰：，止也，水可以止息其上也。（《广雅》同。）
《诗》曰：溯回从之，宛在水中。
又曰：菁菁者莪，在彼中。
《传》曰：涧溪沼之毛，潢污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坻
《说文》曰：秦谓陵阜曰坻。
《释名》曰：坻，迟也，能小遏水使流迟也。
贾谊《鸟赋》曰：乘流爰逝兮，得坻则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湄
《神仙传》曰：河上公，汉景帝时结草为庵於河之湄，常读《老子》，帝不解《老子》，数事遣问，公不答。帝驾从之，公即跃身空中矣。

《说文》曰：，水涯也。
《诗》曰：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
又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说文》曰：，水涯也。
《诗》曰：绵绵葛ぱ，在河之。
又曰：所谓伊人，在水之。
波
《释名》曰：风吹水成文为澜。澜，连也，波体转流相及连也。小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
《诗》曰：有豕白，涉波矣。
《魏志》曰：魏明帝至广陵，临江观兵，见波涛汹涌，叹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归。
又曰：徐宣从文帝於广陵，六军乘舟，风浪暴起，帝船回倒，宣时病在後，凌波独前，群僚无至者，帝壮之，迁尚书。
《益都耆旧传》曰：张霸为会稽太守，入海捕贼，遭疾风晦冥，波水涌起，士卒惊白霸，霸曰：“无得恐，太守奉法追贼，风必不为害。”须臾风静波止。
《庄子》曰：孔子游乎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有渔父者，孔子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渔父语讫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音，而後敢乘。（，船棹也。）
《淮南子》曰：武王伐纣，渡盟津，阳侯之波逆如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於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於是风霁波罢。
又曰：楚国之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波至而恐，自投于水。非不贪生而畏死，或恐死而忘生也。
《世说》曰：桓宣武在南州，与会稽王会於溧洲，于时漾舟江侧，谢公亦在，狂风忽起，波浪鼓涌，非人力所制，桓有惧色，会稽王亦微异，惟谢公怡然自若。顷间风止，桓问谢曰：“向那得不惧？”谢徐笑答曰：“何有三才同尽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丛子》曰：子顺谓韩王曰：“胡越之人同舟济江，中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
《广雅》曰：阳侯，涛大波也。
《战国策》曰：或谓公叔曰：“乘舟漏而不塞，则舟沉矣；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今公自以辩於薛公，是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也。
卷七十二　地部三十七
薮
《说文》曰：薮，大泽也。
《周礼》曰：扬州之泽薮曰具区，荆州之泽薮曰□梦，豫州之泽薮曰甫田，青州之泽薮曰孟诸，兖州之泽薮曰大野，雍州之泽薮曰弦蒲，幽州之泽曰医无闾，冀州之泽曰昭馀祁。（虞候、祈望，皆官名也。）
《国语》曰：、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古之长民者不隳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
又曰：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度，法也。）厘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於民，而度之於群生，共之从孙，四岳左焉。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锺水丰物，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奥，（奥内，九州之内，皆可宅居也。）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单，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不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
《尔雅》曰：鲁有大野，（今高平钜野县东北大泽。）晋有大陆，（今钜鹿北广河泽。）秦有杨纡，（音讴。今在扶风县西也。）宋有孟诸，（今在梁国睢阳县东北也。）楚有□梦，（今南郡华容县东南巴丘湖是也。）吴越之间有具区，（今吴县南太湖，即震泽也。）郑有甫田，（今荥阳中牟县西甫田泽。）周有焦获，（音互。今扶风池县阳瓠中是也。）谓之十薮。
《汉书》曰：司马相如谕巴蜀父老文云鹪雕鹏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罗者犹视於薮泽。
《风俗通》曰：薮，厚也。草木鱼鳖所以厚养人君与百姓也。
《吕氏春秋》曰：昭馀祁，一名大昭，又名泜泽。《周礼》并州薮，俗名鄗城泊是。按薮自太原祁县连延西接至此。
《关中记》曰：弦蒲薮，案《周礼职方氏》雍州，其薮曰弦蒲。
《晋太康地志》云：泽有蒲谷乡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按《汉书地理志》取蒲薮即弦蒲薮是焉。
《水经注》曰：水，源出山蒲谷乡雍中谷，决为弦蒲薮。
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下有水曰泽，言润泽也。
又曰：水出所为泽曰掌，水停处如手掌中也。今兖州人谓泽曰掌。
《说文》曰：坳泽在昆仑墟下。荷泽在山阳胡陆南。
《易》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又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乡晦入宴息。
又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又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又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又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又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又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又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又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又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又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又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又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又曰：象曰：泽上于天，，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河图曰》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雷泽，泽也。）
《书》曰：雷夏既泽，沮会同。（孔安国注曰：雷夏，泽名。）
《书大传》曰：舜渔于雷泽。（郑玄注曰：雷泽，今属济阴。）
《诗》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周礼》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又曰：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于王府，颁其馀于万民。
《礼》曰：獭祭鱼，然後虞人入泽梁。
《礼稽命征》曰：王者，德礼之制者，泽谷有朱鸟白玉，赤蛇赤龙出焉。
《传》曰：宣十五年，晋侯救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度时制置。）川泽纳污，（受污浊也。）山薮藏疾。……君其待之。”
又曰：卫侯出奔齐，孙氏追之，败公徒于柯泽。（济北东阿县西南有大泽是也。）
又曰：叔向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广雅》曰：方泽，祭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金匮》曰：夏桀之时，有苓山之水，桀常以十月发民凿山穿陵，通於河。民谏曰：“孟冬凿山穿陵，是泄天气，发地藏，天子失子道，後必有败。”桀杀之。期年，苓山一旦崩为大泽。

《战国策》曰：淳于髡一日见七人於齐宣王。王曰：“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圣，若随踵而至。”淳于髡曰：“今求桔梗於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矣。”（桔梗，山中之草。）

《史记》曰：陈馀与张耳相失，余解印绶付耳，亡入泽中捕鱼。

又曰：《封禅书》云：上郊雍，通回中道，春至鸣泽。

《汉书》曰：高祖以亭长送徒骊山，徒道亡，到丰西泽中停饮，夜皆解纵，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

又曰：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而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

《西域传》曰：康居国西北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十万，临大泽而居。

又曰：河有两源，合东注盐泽，一名昌蒲海，去玉门关三百里，广轮四百里，水冬夏不减，皆以为潜行地下。

《续汉书》曰：吴尝牧豕於长垣泽中。

《晋中兴书》曰：刘牢之至五桥泽中败绩，兵士殆尽，牢之马超五丈涧得免。

《晋书》曰：陶侃少时，渔於雷泽，尝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至，遂为龙而去。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泽。

《山海经》曰：稷泽。（后稷神所凭，因以为名也。）

《帝王世纪》曰：雀山之地，一夕为大泽，而深九尺。

戴延之《西征记》曰：巨泽，鲁之西界，孔子获麟处。

《管子》曰：北泽烧火照台下。管子曰：“万乘之国，不可无薪而炊。今北泽烧，农夫得卖其薪菱，一束十倍。”

又曰：涸泽数百岁水不绝者，生庆忌，其状若人，长四寸，黄衣黄冠，戴黄盖，乘水鸟，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

《文子》曰：高莫高於天，下莫下於泽，天高泽下，圣人法之。

《韩非子》曰：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趋救之。

《新序》曰：晋公逐兽于砀，入大泽，迷不知所出，问渔者，送出泽，因以谏之。公令记其名，渔者曰：“公亟反国，臣亦反渔所。”

又曰：楚威王问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也，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宋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鲸鱼朝发昆仑之墟，暮宿於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风俗通》曰：水草交曰泽，言润万物以阜民用。

《水经注》曰：路温舒，钜鹿县之东里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泽中，取蒲叶用写书，即此泽也。

又曰：坳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者也。东去玉门阳关一千三百里，广轮四百里。其水澄停，冬夏不减。其中洄湍雷轮转，为隐沦之脉，当其圜流之上，飞禽奋翮于霄中者，无不坠於渊波。即河水之所潜，而出於积石也。

又曰：徐州丰西泽，即高祖斩白蛇之所。

又曰：中牟县圃田泽，北与阳武分，水泽多麻黄草，故《述征记》曰：“践县境便睹斯卉，斯卉穷，则知逾界。”今虽不能然，谅亦非谬。《诗》所谓“东有甫草”也。皇武子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泽在中牟县，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浦，津流迳通，渊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斩、小斩，有大灰、小灰、义鲁、练秋、大白杨、小白杨、散吓、禺中、羊圈、大鹄、小鹄、龙泽、蜜罗、大哀、小哀、大长、小长、大缩、小缩、伯丘、大盖、牛眼等浦，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故《竹书纪年》云：梁惠成王十五年，入河水于甫田。又为大沟而引甫水者也。

《图经》曰：晋有大陆，《吕氏春秋》云：晋之大陆，犹赵之钜鹿也。按《隋图经》云：大陆、大鹿、大河，即一泽而异名也。《汉书》云：路温舒取蒲于此也。泽亦《尚书》云：“纳於大麓”，是此也。

《河南图经》曰：广成泽，在梁县西四十里。

《後汉书》云：安帝永初元年，以广成游猎地假与贫人，于时马融作《广成颂》云：“大汉之初基也，揆厥灵囿，营于南郊，右{曰}三途，左枕嵩岳，面据衡阴，箕背王屋，浸以波氵差，演以荣洛，金山石林，殷起乎中，神泉侧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乎其陂。”是此泽也。隋大业中，置马牧焉。亦名广陂，其灌溉之利，至今百姓赖之。

《舆地志》曰：梓泽在王城西北三十里，与金谷相近。又《郡国志》云：“泽即金谷也，有金水出焉，故谓之金谷，晋石季伦别墅在焉。

陂

《说文》曰：陂，池也。

《书》曰：九川涤源，九泽既陂。（陂，泽也。）

《诗》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

《史记》曰：高祖母云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冥，见蛟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其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又曰：宁成抵罪得脱，乃诈驰传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贳贷，买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数千家焉。
《汉书》曰：汝南旧有鸿隙大陂，郡以为饶，成帝时，关东数水，陂溢为害。翟方进为相，以为决去陂水，其地肥美，省堤防之费，遂奏罢之。及翟氏败后，乡里归恶於方进，言方进请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罢陂。顾野王云：王莽时尝苦旱，因追怨方进，童谣云：“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美芋。魁反乎覆，陂当复。谁言者？两黄鹄。”建武中，太守邓晨使许阳典复鸿郤，以阳为都水掾。阳曰：“昔成帝梦上天，天帝怒曰：何故坏我濯龙池。”於是，乃因高下形胜，起塘四百馀里，数年乃立。
《续汉书》曰：郭林宗交汝南黄叔度，先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信从黄宪，累日方还。泰曰：“叔度之量，汪汪若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不可量也。”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许阳，晓以术承地脉，太守邓晨署为平水掾，使治鸿郤陂，陂成，人谮阳言取钱，晨系阳於狱，户自开，械自解，晨释之出，时日暮，陂上有火光引前，清德之感也。
《魏略》曰：明帝出次摩陂，有龙见於井中，帝出观龙，因改摩陂为龙陂。
《异苑》曰：东乡太湖，吴庚申岁於此有一军士五百人，将破堰取鱼，先以酒肉祈神，约令水涸。夜梦人云，塘水速竭，若见巨鳞，慎勿杀也；又有铜釜，并不可发。明往决水，翕然而尽，得白鱼，形状非常，小人贪利，剖而治之，见昨所祭馀食充溢肠内。须臾复得釜，又取发，水便暴出，五百人一时没溺。惟督监得存，具说事状，于今犹名此湖为五百陂。
《汝南先贤传》曰：郑敬去吏，隐居于蚁陂之阳，以渔钓自娱，弹琴咏诗，常方坐於陂侧，随杞柳之荫，铺茅蘼为席。
《淮南子》曰：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
《孙绰子》曰：海人曰，横海有鱼，一吸万顷之陂。
《抱朴子》曰：葛仙公每酒醉，常入家门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
《方舆记》曰：新蔡县葛陂，费长房化竹之所，後汉於此立葛陂县。
《河南图经》曰：洛水，自苑内上阳宫南弥浸东注，当宇文恺版筑之时，因筑斜堤，今东北流。水衡作堰九所，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寿春图经》曰：芍陂在安丰县。《淮南子》曰：“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娄之野。”又《舆地志》、崔实《月令》云，孙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是也。故汉王景为庐江太守，重修起之，境内丰给。又按芍陂上承氵卑水，南自霍山县北界骆虞石入，号曰濛水是。北流注陂中，凡经百里，灌四万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七十三　地部三十八

桥

《说文》曰：桥，水梁也。榷，（音角。）水上横木，所以渡者。亦曰约，（音灼。）今谓之略彳勺。东楚谓桥为圮。

《诗》曰：维鹈（音题。）在梁，不濡其翼。

又曰：造舟维梁。

又曰：有狐绥绥，在彼淇梁。

《尔雅》曰：梁莫大于溴梁。郭璞注曰：梁即桥也。或曰：梁，石桥也。石杠（音江。）谓之徛，（音寄。）亦曰石桥也。

《史记》曰：张良曾间从容出游下邳圮上，（楚人谓桥为圮。音怡。）有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良下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足受，笑而去。

又曰：文帝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使骑捕，属之廷尉。张释之治问。曰："县人来，（如淳曰：长安县人。）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廷尉奏：犯跸，当罚金。

又曰：西门豹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到汉世而长吏以为十二渠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人民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

《汉书》曰：薛广德为谏议大夫，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悦。光禄大夫张猛进曰："乘船危，就桥安。"上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

《东观汉记》曰：班超讨焉耆王广，广遣其左将比友奉迎，超赐而遣，焉耆见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他道渡。

《魏略》曰：驴分国往大秦，渡河桥长二百四十里。

又曰：洛阳城西洛水浮桥三处三柱，三公象也。

《魏志》曰：锺繇尝与族父瑜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水。"行未十里，渡桥马惊，堕水几死，而後至太傅。

又曰：景元四年伐蜀，锺会领十馀万众，分从斜谷入，先遣牙将许仪在前治道，会在後行，而桥穿马足陷，於是斩仪。

《蜀志》曰：先主为曹公所追，张飞距後，据水断桥，无敢近者。

《吴志》曰：凌统，字公续，从征合淝，为右部都督，时权彻军还，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权使追还前兵，兵已远，势不相及也，统率亲近三百人扶杆权出，敌已毁桥之两板，策权马过，统复还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杜预启建河桥于富平津，众论以为殷周所都，经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预曰：“昔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遂作桥，成，上从百官临会，举杯劝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预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获奉成圣制也。”众咸称善。

《後魏书》曰：崔亮为雍州刺吏，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

又曰：于栗（音低。）从太宗南临孟津，谓栗曰：“可作桥乎？”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於野坂，六军既济，太宗乃深叹焉。

《北齐书》曰：张亮守河州，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烧河桥。亮乃备小艇百馀，皆载长锁，锁头施钉，火船将至，即驰小艇以钉之，引锁向岸，火船不得及，桥全，亮之计也。

《唐书》曰：韦景骏，神龙中，累转肥乡令，县北界漳水，连年泛溢，旧堤迫近水漕，虽修筑不息，而漂流相继。景骏审其地势，拓南数里，因高筑堤，暴水至，堤南以无患，水去，而堤北称腴田。漳水旧有架柱长桥，每年葺，骏又改造为浮桥，自是无复水患，至今赖焉。

《战国策》曰：豫让欲为智伯报仇，漆身吞炭，襄子当出，伏於桥下，至桥马惊，曰：“是必豫让也”，求之果是。

《述征记》曰：方兴县鬼桥，忽一夜闻人呼唤声，车行雷骇，晓而石桥自成，家家牛皆喘息未定。

《齐地记》曰：秦始皇作石桥，欲渡海观日出处。旧说始皇以术召石，石自行至，今皆东首隐轸似鞭挞瘢，形似驰逐。

《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袁本初自往征瓒，合战於界桥南二十里，绍将鞠义破瓒於界城桥，斩瓒。冀州刺史纲严又破瓒殿兵於桥上，即此梁也。

《寻阳记》曰：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窈然无底。吴猛将弟子登山，过此梁，见一翁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浆与猛，又至一处，见数人，为猛设玉膏。猛弟子窃一宝，欲以来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还宝，其梁复如故。

《三辅故事》曰：汉丞相夏侯婴墓，在饮马桥东大道南，人谓之马冢。

《三辅黄图》曰：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阳，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

《襄阳耆旧记》曰：木兰桥，今之猪兰桥是也。刘季和於此桥东大养猪，襄阳太守曰：“此猪屎臭，当易名猪兰桥。”初如戏言，而百姓遂易其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国志》曰：漳水，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桥於水上，有天井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沉巫处也。

又曰：通门内有皋桥，即汉皋伯通居此，桥以得名。梁鸿赁舂之所。

常璩《华阳国志》曰：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故光武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桥间也。”

又曰：迁桥，在成都县北十里，即司马相如题桥柱曰：“不乘驷马高车，不复过此桥。”

又曰：万里桥在成都县南八十里，蜀使费使吴，诸葛亮送之於此。叹曰：“万里之路始於此桥。”因名万里桥。

《地理志》曰：漳水出上党邺中，赵武帝於漳水造浮桥接紫陌，故号曰紫陌桥。

祖台之《志怪》曰：义兴郡溪渚长桥下有苍蛟，吞啖人，周处执剑桥侧伺，久之遇出，於是悬自桥上投下蛟背而刺焉，蛟数创，流血丹溪，自郡渚至太湖句浦乃死。

《水经注》曰：上虞县，亦名虞宾，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县。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亦云禹与诸侯会，事讫因相虞乐，故曰上虞。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国语》曰：天根见而水涸，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十月而成梁，不使民患涉也。

《纪年》曰：周穆王七年，大起师，东至于九江，架鼋鼍以为梁。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垂与刘牢之战于五丈桥桥津，晋大败。车骑将军慕容德等引兵要牢之五丈桥，牢之驰马跳五丈涧，会苻丕救至而免。

《孟子》曰：子产为政，以其乘车济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为惠而不知为政。

《抱朴子》曰：尾生与妇人期桥下，水至不去，以至溺死。虽有信，不如无也。

王充《论衡》曰：高丽国侍婢有气如鸡子来下之有娠，生子名东明。东明善射，王恐其害国，欲杀之。东明走至淹水，以弓击水，鱼鳖为梁，既度而鱼鳖解散。

《诸葛亮集》曰：亮上事曰，臣先进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骑万人来攻琰营，臣作车桥，贼见桥垂成，便引兵退。

堰埭

《吴录》曰：句容县，大皇时，使陈勋凿开水道，立十二埭以通吴会诸郡，故船行不复由京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兖州既平，谢玄患水道险涩，粮运艰难，壅吕梁水，立七埭以利运漕。

又曰：谢安筑埭於新城北，百姓赖之，故名召伯埭。

《述征记》曰：秦梁埭到召伯埭二十里，召伯埭至三救埭十五里，三枚埭到镜梁埭十五里。

《晋书》曰：李矩与汝南太守袁孚率众修洛阳千金堰，以利运漕。

《梁典》曰：天监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武帝遂发徐杨筑之，令太子右卫率康纟句护堰，作役人及战士二十万於锺离。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以筑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辄复决溃。众会之，或谓江淮之间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故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钅 矍锄数千万斤，沉於堰所，仍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皆穿，夏日疾疫，士死者相枕，蝇虻昼合。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死者十七八，至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长九里，下阔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军人安堵，列居于上。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其寿阳戍因移置八公山上，夹淮数百里，皆水之所淹。人谓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既而昏雾四日，雾解而堰决，杀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龙形鸟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今号其处为荆山堰，今涡口东岸是。

《後周书》曰：贺兰祥，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渠堰废毁，乃命祥修造富平堰，开渠引水东注於洛，功用既毕，民获其利。

《唐书》曰：张守为都督，瓜州也地多沙碛，不宜稼穑，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尽为贼所毁，既地少林木，难为修葺。守设祭祈祷，经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涧而流，直至城下，守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复旧。

《晋後略》曰：张方围京邑，决千金堰水，沟渠枯涸，井多无泉。

《邺中记》曰：当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堰引漳水激邺以富魏之河南，後史起为邺令，引鄴水十二渠灌溉於魏田数百顷，魏益丰实，後废堰田荒。魏时更修通天并堰，邺城西南漳水十八里中细流东注，邺城南二十里中作二十堰。

《语林》曰：陈协数日辄进阮步兵酒一壶，後晋文王修九龙堰，阮举协，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铜龙六枚，堰遂成也。

《魏郡图经》曰：愜山，古堰也，今谓之愜山，即汉成帝时河决金堤，盖於此运土以塞河，颇愜当时人心，故谓之愜山。在今魏县西。

戴延之《西征记》曰：金谷三水合处有千金曷，（音曷）即魏陈思王所立，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东灌，民今赖之。又《九州要记》云，洛阳千金曷傍有九龙祠存。又《地理书》曰，水出为湖沟，置千金堰以堰之。

卷七十四　地部三十九

塘

《录异传》曰：文翁者，庐江人，为儿童时，乃有神异，及长，当起历下陂以作田，文翁昼日斫伐薪以为陂塘，其夜忽有数百头野猪以鼻戴土著柴中，比晓成塘。

《吴地记》曰：坛塘一名陌城，夫差十二年，既杀子胥，後悔之，与群臣临江作塘，创设祭奠，百姓因以立庙。《吴越春秋》云，夫差设祭，杯动酒尽。

刘道真《钱塘记》曰：防海大塘在县东，去邑一里，往时郡议曹华家信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运土石一斛，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集，塘未成而谯不复取，於是载土石者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潮源，一境蒙利也。

《述异记》曰：今乌江长亭，亭下有骓马塘，即当时乌江亭长舣舟待项王处。

《南越志》曰：丹城县有釜塘，金沙自是而出。

裴渊《广州记》曰：彰平县朱沙塘，水如绛，鱼鳖皆赤。

《荆州记》曰：长沙郡东十馀里，有郡人刘寿墓，有石阙四所，寿汉顺帝时为司徒。其东有龟塘，周回四十五里，有灵龟出其中，故塘因名焉。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熙平县东南有山，山西其形长狭，水从下注塘，一日再增减盈缩，因名为潮汐塘。（《幽明录》又载。）

《幽明录》曰：耒阳县东北有庐塘，淹地八顷，其深不可测，中有大鱼，常至五日一跃奋出水，大可三围，其状异常，每跃出水，则小鱼奔迸，随水上岸，不可胜计。

《异记》云：庐塘有鲛鱼，五日一化，或为美妇人，或为男子，至於变乱尤多，郡人相戒，故不敢有害心，鲛亦不能为计，後为雷电杀之，此塘遂涸。

刘欣期《交州记》曰：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经，去州五百里。马援积石为塘，以通於海，达於象浦，建标为南极之界。

《淮南子》曰：坏塘取龟，发屋求狸，桀跖之徒，君子不为。

堤

《尔雅》曰：坟，大防也。谓堤。

《梁书》曰：始兴忠武王忄詹，字僧达，为荆州刺史，遇大江溢，堤坏，忄詹亲率将吏，冒雨筑之，水势甚猛，人皆恐惧，或请避之，忄詹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心何独以危避。”登堤叹息，遂辍膳而刑白马以祭江神，以身为百姓请命，言终而水退堤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国志》曰：长沙金牛堤，汉武时，有异人牵金牛入此堤内，因以名焉。
《水经注》曰：涿郡王尊，自益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吏民皆走，尊立不动，水齐足而止，公私壮其勇节。
又曰：汉安帝永初七年，令谒者太山矛岑，於石门东积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冲波，谓之八激堤。

岛

《释名》曰：海中可居曰岛，到也，人所奔到。
《汉书》曰：田横惧诛，入居海岛中。（孟康曰：海中山曰岛。）
《魏志》曰：王倾讨勾骊，入沃沮，人云尝乘船捕鱼，风吹十日，东得一岛，上有人，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
《齐地记》曰：劳山东北五里入海有管彦岛，是黄巾贼帅管承後也。
又曰：东牟城东有盘岛，城东北有牛岛，常以五月，海牛及海狸与鸟产乳其上。

屿

《临海记》曰：去郡七里东有樊续屿，屿上空冢里，犹馀败鼓角，或呼为樊府君墓。今郡公田，在此屿下。

泬

《尔雅》曰：岸下地曰泬。
《诗》曰：绵绵葛藟，在河之泬。

岸

《尔雅》曰：重涯曰岸。
《诗》曰：高岸为谷。
又曰：淇则有岸。
《晋书》曰：殷仲堪於江滨见流棺而葬焉，旬日之间，门沟忽起为岸。其夕有人自称感君之恩，堪因问岸何祥也？答曰：“水中有岸曰州，君将牧州。”言终而没。至是，果得荆州也。
《水经注》曰：船官浦东即黄鹄山，林间甚美，谯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谓之黄鹄岸。
又曰：昆明池有金堤石岸，益州有金堤，左思曰：西逾金堤，东越玉津。
《孙卿子》曰：泉生珠而岸不枯。

泥

《说文》曰：泥，黑土，在水中者也。
《易》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在井之下故曰泥。井而泥则不可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曰：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
《诗含神雾》曰：夫齐之地，处孟春之位，海岱之间，土地泥，流之所归，利之所聚。
《传》曰：晋楚将战，吕梦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论语》曰：子夏云：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小道，今诸子书。泥，滞陷不通也。）
《汉书沟洫志》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又曰：禹泥行乘橇。
《东观汉记》曰：隗嚣将王元说嚣使背汉。曰：“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
又曰：邓训将黎阳宫兵屯渔阳，迁护乌丸校尉。黎阳宫故吏皆恋慕，知训好以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载青泥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此。
《陇右记》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亦紫而粘，贡之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美。
《帝王世纪》曰：周穆王征犬戎，得炼刚赤刀，用之割玉，如割泥焉。
《神仙传》曰：童奉君居庐山，尝大旱，县令于士彦诣奉说大旱之意，奉因仰视其屋曰：“贫家屋皆见天，不可以得雨，如何？”令解其意，身率将吏为起屋，屋成当泥壁，作人已掘土，欲取江水沃泥。奉曰：“不须，日暮当雨也。”其夜果大雨，聚壤成泥。
顾微《广州记》曰：郁林郡山东南有池，有石牛在池下，民常祀之。岁旱，百姓杀牛祀之，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毕，天雨洪注，洗背泥尽而後晴。
《曾子》曰：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在泥之中，虽廉者不释也。
《世说》曰：石崇以椒为泥泥屋，王君夫以赤石脂泥壁。
《杂五行书》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蚕，吉。

砾

《释名》曰：小石曰砾，砾，析也，小石相支，其间析析然。
《抱朴子》曰：军术曰：地生瓦砾，不去，有大祸。
蔡伯喈《青衣赋》曰：金生沙砾，珠出蚌泥。
卢子□《相风赋》曰：楚石杂结绿，沙砾厕隋珠。

沙

《龙鱼河图》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铜头铁额，食沙石。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於阿谷之隧，有女子佩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乎？”执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妇人答曰：“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谷之隧，隐曲之汜，欲饮则饮，何问於婢子？”授子贡觞，跪坐置之沙上曰：“礼不亲授。”

又曰：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雍州是也。）

《家语》曰：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

《史记》曰：张良以铁椎击秦始皇於博浪沙，中其副车。

又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旱，於是天子乃祷万里沙。

《战国策》曰：齐襄王立，田单相之。过淄水，有老人涉水而寒，不能行，坐沙中，田单见其寒也，解裘而衣之。襄王曰：“不早图，恐後悔之。”

《汉书》曰：韩信击龙且，夹睢水，夜令人为万馀囊盛沙，以壅水上流。

《东观汉记》曰：朱鲔等共会洧水上，沙中设坛，立圣公为天子。

《博物志》曰：石蕃，卫臣也，背能负千二百石沙。

《广志》曰：流沙在玉门关外，南北二千里，东西数百里，有三断，名曰三陇。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之邯郸，遇盗於耦沙。

《鲁连子》曰：朝露之蒲，工女不能治；淄渑之沙，计儿不能数。

《韩子》曰：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

《曾子》曰：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淮南子》曰：河水欲清，沙壤秽之。

又曰：寒凝水，热焦沙。

《抱朴子》曰：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小人为虫沙。

《说苑》曰：汤之时，大旱七年，焦沙烂石。

葛洪《肘後方》曰：治溺死，熬沙以覆死人，使上下有沙，但出口鼻。

《古今注》曰：宣帝地节元年，上都沙中夜风，有火如粟。

《曹瞒传》曰：操征马超，隔渭水。娄子伯说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刘根别传》曰：颍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疫，郡中掾史死者过半，夫人郎君悉得病，从根求消除病气。根曰：“於厅事之亥上穿地取沙三斛着中，以醇酒三升沃其上。”府君从之，病者悉得愈，疫气绝。

《搜神记》曰：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以术方抑之，则得沙石於肉中。

段国《沙州记》曰：浇河西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东西七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人委乾口，地不生草木，黄沙荡然，沙州取号焉。

《豫章记》曰：龙沙在郡北带江，沙甚洁白，高峻而峙，陂陀有龙形，旧俗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九日登高上处也。
《新安记》曰：锦沙村，傍山依壑，素波澄膜，锦石舒文，冠军吴喜闻之而造焉，鼓柁游泛，弥旬忘返。叹曰：“名山美石，故不虚赏，使人丧朱门之志。”
《王孚记》曰：袁州有水，春交则上白沙如米，於两岸九十馀里，呼为米沙，若一岸遍米，其方丰熟。
《湘中记》曰：白沙如霜雪，赤岸似朝霞。
《遁甲开山图》曰：沙土之浦，口阳之墟，可以长生，可以隐居。沙土，即长沙也，口阳，古仙人也。
《郡国志》曰：杭州浙江有江沙涨，昔武烈为郡吏赴府，乡人饯之，会此沙上。父老曰此沙狭而长，君必为长沙太守。果然。
又曰：伊州，铁勒国也，而路多沙碛，碛内时闻叫唤声，不见人，或闻歌笑之声，盖鬼物也。
《鄱阳记》曰：新昌水有一沙堆，在县东北五十里，其形状如覆船，鲜净特异，每年丰稔，其沙即堆积如旧，若沙移河岸，其年俭，古来相传，以为常验。
卷七十五　地部四十
沟
《释名》曰：田间之水曰沟，沟者，构也，从横相交构也。
《尔雅》曰：溪注谷曰沟。
《周礼》曰：匠人为沟洫，九夫为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城，城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风俗通》又载也。）
《传》曰：梁伯好土功，乃沟公宫。
又曰：鲁将与齐战，师不逾沟，樊迟曰，请三刻而逾之。众从之。（如樊迟约，乃逾沟。）
又曰：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曰：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邗江是。故《史记》云：邗沟即吴王夫差所开漕运，以通上国。
《国语》曰：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於岁，（稔熟称岁也。）乃起师北征，开为深沟，通於商鲁之间，（开，掘地。商，宋也。）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定公于黄池。
《论语》曰：禹尽力於沟洫。
《史记》曰：汉王四年，王军广武，关中兵益出，当此时，彭越起兵居梁地，往来弱楚兵，绝其粮道，齐王信又进击楚，项羽恐，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羽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羽解而东，汉王欲引而西，用张良陈平计，乃进兵追项羽。
《博物志》曰：徐偃王治其国，仁义著闻，欲周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朱矢。
又曰：酒泉延寿县南有山，石水出处，如莒地为沟。
郦善长《水经注》曰：高唐县有甘枣沟，水侧多枣，故俗取名沟焉。
《殷氏世传》曰：殷褒为荥阳令，先多霪雨，百姓饥馑，君乃穿渠入河四十馀里，疏导原隰，用致丰年，民赖其利，号曰殷沟而颂之。
《庄子》曰：寻常之沟洫，巨鱼无所还其体，而鲵鲋为之制。
《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内之沟中。
《杨子图经》曰：六合县东三十里，从岱石湖入四里至沟中心，与陵分界。案《後汉书》张纲为广陵太守，济惠於百姓，劝课农桑，於东陵村开此沟，引湖水灌田，以此号为张纲沟。
阮胜之记曰：吴王濞开茱萸沟，通运至海陵仓，北有茱萸村，故以村立名。故《史记》云：邗沟，即吴王夫差所开漕运以通上国。
崔豹《古今注》曰：羊沟者，言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一曰，植高杨于其上，故谓之杨沟。
《古诗》曰：今日斗酒别，明日沟水头。蹀躞御沟上，沟水东西流。
渎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道达沟渎开通道路。
《尔雅》曰：沟注浍曰渎。（水流不绝曰渎。）
《汉旧仪》曰：祭四渎用牲。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建元十二年，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王侯以下及豪强富民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田，民赖其利。
伏滔《北征记》曰：姑熟西北有甘宁墓，孙皓时，占者云，墓有王气，皓凿其後十许里曰直渎。
《越绝书》曰：铜姑渎长一百五十步，去县二十里。
渠
《史记河渠书》曰：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汉书音义》曰：酾，分也。）以引其河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也。郑国间说秦，令凿泾，自中山南，西交瓠口为渠，溉斥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锺，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为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汉书》曰：禹作二渠以引河，武帝时，穿渠水岸若崩，乃凿井深四十丈，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相通，井渠自此始。得龙骨，故龙首渠。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因名渠，民得其饶。歌曰：“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公起後。举锸为口，决渠为雨。”

又曰：张掖郡有千金渠。

范晔《後汉书》曰：樊密所起庐舍，皆有深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

《魏志》曰：辽西单于蹋顿尤强，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入氵瓜水，名平虏渠。又从沟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又曰：建安十八年九月，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

又曰：贾逵为豫州刺史，通运渠二百馀里，所谓贾侯渠。

《北史》曰：郭衍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漕运四百馀里，关中赖之，名曰富人渠。

《隋书》曰：薛胄为兖州刺史，先是兖州城东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又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唐书》曰：温造为郎州刺史，在任开後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获利，乃名为右史渠，造自起居舍人出郡。

《水经注》曰：汉司空渔阳王梁之为河南也，将引水以溉京师，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张纯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怀赡。是以渠今引水，盖纯之创也。

又曰：汉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荐王景善能治水，显宗诏与谒者王吴始作浚仪渠，吴用景法，水乃不害，此即景时所修故渎也。渠流东注浚仪，故复谓之浚仪渠也。明帝十五年东巡狩至无盐，帝嘉景功，拜河堤谒者。

又曰：魏武帝又堰漳水回流东注，世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磴，磴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原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流谓之长明渠。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城外四面有阳渠水，周公所制也，建春门外二桥最大，一从一横。

《续述征记》曰：按《河渠书》《沟洫志》引河为洪沟。一说秦至魏凿渠引河灌大梁，名曰洪沟焉。

崔《政论》曰：战国海内十二分，魏州有史起引漳水灌邺，民以兴歌，蜀郡李冰凿离堆通二江，益部至今赖之。秦开郑国，汉作白沟，而关中号为陆海。

《郡国志》曰：瀛州平舒县古五渠水，魏延兴初，文安县人孙愿等捕鱼此水，先祭，忽有群鱼从西而来，有一人异甚，谓愿曰：“若得大鱼勿杀。”及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网，果得大鱼，乃杀之，腹中尽得其祭而食，群鱼并飞，遂不复得，因名此处为飞鱼口。
《邺城故事》曰：西门豹为令，造十二渠，决障水以溉民田，因是户口丰饶。今渠一名安泽陂是也。
《内黄图经》曰：前汉倪宽迁内黄令，吏民大信，表开六辅渠以大灌溉，民极获利，因曰倪公渠。
川
《说文》曰：川，水流也。
《周礼》曰：倍洫曰川。
稽康《养生论》曰：或益之以川浍。
浍
《说文》曰：浍，水流浍浍也。广二寻，深二仞。
《书》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
《尔雅》曰：谷注沟曰浍。
《释文》曰：浍，会也，小沟之所会也。

《续述征记》曰：齐人谓湖为，中有九十九台，皆生结蒲，因此蒲生自结。
《风俗通》曰：，莽也，言其平望莽，无涯际也。
湾
郦善长注《水经》曰：沅水，又东历临沅县西，为明月池白壁湾，湾状半月，清潭镜澈，上则风籁空传，下则泉响不断，行者莫不拥戢嬉游，徘徊爱玩。
《江夏记》曰：败舶湾，在县西北七里。按《吴志》云：“孙权与群臣泛觞於大船江中，西上逢恶风，权遣柁工张颉取氵罗洲，谷利扌友剑拟柁工急取樊口，未及至口，湾中船破，因名败舶湾。权至岸，谓谷利曰：“何怯於水也？”谷利曰：“大王万乘之主，欲涉不测之渊，一旦倾危，社稷何寄？”因登陆路而归。
《浔阳记》曰：蠡湖西湾，夏秋水渺涨，商徒萦纡牵舟循绕，人力疲劳，号为西疲湾，亦云西湾。又有白沟湾，亦在湖西，泛涨惊波似雪，汹涌沟湾，因是名焉。又有落星湾，湾内有落星石，周围百步许。又有神林，下有庙，祈福而获前进，由是名焉。又有女儿庙，祈祷亦有灵应，即不许，所值亦无害。
《永嘉郡记》曰：乐城县三原亭，去郡百二十里，溪水清如镜，曩昔有得一死占者，鳝大五六围，一鳝辄得数十斛，此湾无所不容。有人能食者，常自譬腹如三原湾，无所不容。
《水经注》曰：渭水东南与神涧水合，《开山图》所谓灵泉池也，俗名为万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湾。泉深不测，实为灵异，先後漫游者，多罹其害。
《鄱阳记》曰：清湾，在县东南七里，隋开皇中，太守梁文谦莅官清洁，取此湾水以自供，後人思其恩德，号为清湾。
浦
《说文》曰：浦，水滨也。
《诗》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郡国志》曰：夏曰浦有龙鱼，昔禹南济黄龙夹舟之处。
《楚词》曰：望涔阳之极浦。
《述异记》曰：上虞县有石驼步，水际谓之步也。瓜步在吴中，吴人卖瓜於江畔，因以名也。江中有鱼步，龟步，湘中有灵妃步。按吴楚间谓浦为步，盖语讹耳。
《吴录》曰：富阳浦，汉末为吴县于津，吴大帝时有浦通浙江至庐及桐溪，故曰桐庐县。东有大溪注庐口，渌波青岩，昔晋征士散骑侍郎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极致也。
《郡国志》曰：金陵西浦，亦云项口，即张硕捕鱼遇杜兰香处也。
《江夏记》曰：南浦，在县南三里。《离骚》曰：“送美人兮南浦。”其源出京首山，流入大江，春冬涸竭，秋夏泛涨，商旅往来，皆於浦停泊，以其在郭之南，故称南浦。
《续搜神记》曰：庐江筝笛浦，浦中有大舶覆水内，渔人宿旁，闻筝笛之声及香气氤氲，云是曹公载妓船覆於此。
卷七十六　皇王部一
叙皇王上
《尚书纬》曰：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称也。皇者，煌煌也。
《洛书》曰：皇道缺，故帝者兴。
《易坤灵图》曰：在政不私公位，称之曰帝。
《易纬》曰：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正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至尊之号也。大君者，君人之盛也。
《易乾凿度》曰：帝王兴亡，必察八部，观卦之符，物之应动。（八部者，八部之方，候将兴以孟月，候将亡以季月，观非卦之符，如震则有龙，巽则有鸡之类，物谓云物也。）
又曰：兴於仁，立於礼，毕於义，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下之际，圣王之所以通天意而明至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者，天下所归；天子者，继天理物，改一统政；大君者，人君之盛德。大化行於万人，宜处王者，施大化，为大君也。
《周书》曰：三王之统，若循连环。周则复始，穷则反本。
《尚书大传》曰：三王之治，如环之无端，如水之胜火。
又曰：古者，天子有四邻：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辅，右曰弼。有问无以对，责之疑；可志而不志，责之丞；可正而不正，责之辅；可扬而不扬，责之弼。
《韩诗外传》曰：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
又曰：君者，群也。群天下万民而除其害者，谓之君。王者，往也，天下往之。善养生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辩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也，故人亲之；善粉饰人者也，故人悦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无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谓王，去之之谓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大戴礼》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
又曰：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言，汤取人以声，文王取人以度。
《礼》曰：君天下，曰天子。
又曰：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
又曰：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聚众以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又曰：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人之灾，此皆有功烈於人者也。
又曰：王天下有三重，其寡过矣乎？（三重，三王之礼也。）
又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谓五帝时也。）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犹和平也。）
又曰：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又曰：故圣人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圣人之田也。
《礼斗威仪》曰：帝者得其英华，王者得其根核，霸者得其附支。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霸，霸道不行不能守其身。
《礼含文嘉》曰：山泽者，三皇五帝之感应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演孔图》曰：正气为帝，间气为臣，宫商为姓，秀气为人。（正气为若木，则人得苍龙之形，灵威仰之气，史则得朱鸟之形，赤怒之气以生之。）
又曰：天子皆五帝精宝，各有题序，次运相据，起必有神灵符纪，诸神扶助，使开阶立遂。
又曰：王者，常置图坐旁以自正。
《春秋元命苞》曰：皇者，煌煌也。道，烂然显明。帝者，谛也。
《春秋文耀钩》曰：王者，往也。神所向往，人所归乐。
《春秋运斗枢》曰：宓牺、女娲、神农，是谓三皇也。皇者，合元履中，开阴布纲，指天画地，神化潜通。
《春秋合诚图》曰：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又曰：大帝冠五彩，衣青衣，黑下裳，抱日月。日在上，月在下，黄色正方居曰间，名曰五光。（正黄而名为五光者，盖以黄为质而众彩就饰之，故曰五色，此大帝人象旁文也。）
《春秋保乾图》曰：天子至尊也，神精与天地通，血气含五帝精，（人受天地气而生，故精神与天地通。）天爱之子也。
《春秋佐助期》曰：天子法斗，诸侯应宿。
《春秋潜潭巴》曰：天子有三宝。（谓璇玑玉衡得其度也。）
《春秋繁露》曰：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而子之号，称天子。
《孝经援神契》曰：王德珍文备象，连表万精，曲饰题类，设术修经，躬仁尚义，祖礼行信，握权任智，顺道形人，俱在至德。
《孝经钩命诀》曰：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或称帝王，接上称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称帝王，明以号令臣下。
《论语摘□褰圣承进》曰：帝不先义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义，霸不先正尚武力。
《论语撰考讠》曰：考灵差德，知尧步、舜骤、禹驰、汤骛。德有优劣，故曰行转疾也。
《家语》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之图。孔子谓从者曰：“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又曰：季康子问於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天有五行：木、金、火、水及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取法五行，易代改号五行更王，始终相生，亦象其义也。故其生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
《白虎通》曰：帝王者，号也。号者，古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德合天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时质总称之。
《汉书》曰：尧、舜，禹、稷与之为善则行，兜欲与为恶则诛。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桀、纣，龙逢、比干欲与为善则诛，子华、崇侯与之为恶则行，不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为下愚。
应劭《汉官仪》曰：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天母地，为天下主。
《汉杂事》曰：汉有天下，号曰皇帝，自称朕，人臣称之曰陛下，其命令、制诰、衣冠、车马、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至曰幸，所居曰某禁中，所进曰御。（天子至尊，不敢亵衤卖之，故托於乘舆。天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舆以行天下，犹调之车驾。今虽在京师，京师言行在，所巡狩天下，所奏事处皆为宫，在长安则曰长安宫，在泰山则曰奉商宫，惟当时所至。）
《帝王世纪》曰：天子，至尊之定名也。应神受命，为天所子，故谓之天子。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功合神者称皇，德合天地称帝，义名曰称王。
《韦曜洞纪》曰：自天地剖判，君世、宰人可得而言者，惟庖牺画卦、神农作稼、黄帝舆服，最为昭显，其馀非书记所述，难可纪焉。
《六韬》曰：王者之道，如龙之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神其形而散其精，若天高而不可极，若渊深而不可测。故可怒而不怒，臣乃为虎；可杀而不杀，大贼乃发。
又曰：昔柏皇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此皆古之善为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农氏，教化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古之不变者，有苗有之，尧化而取之。尧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
《太公伏符阴谋》曰：武王曰：“三皇之治，毋礼义而民利之，何也？”太公曰：“三皇之时，近之则利，去之则病。所谓上圣神德而治，其次教而化之，近圣赏罚之。”
《管子》曰：黄帝立明台之议，上观於贤也；尧有衢室之问，下听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谏鼓於朝，而备评谣也；汤有总街之庭，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宫，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也。
又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
又曰：桓子问曰：“三王者，既杀其君矣，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对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乱之，汤放桀以定禹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汤平治天下，及纣而乱之，武王伐纣以定汤功也。善之伐不善，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

又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

又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於农，故先王贵之。

《晏子》曰：古者有乡 失衣挛领而王天下者，有处层巢窟穴而王天下者。

《老子》曰：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又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无为，则无不治也。

又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又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圣人在，天下歙然。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

又曰：圣人之言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又曰：圣人执左契而不责於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撤。（圣人之心，与百姓心犹左右契耳。契来则和，故上下相亲，怨用不作，後世不能，执左契以应物，而守常辙以轨民，用此来和，必有馀怨矣。）

又曰：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是以圣人欲上人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也，必以其身後之。故处上弗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也。

《董子》曰：为天子，不可不承天意，必顺其道，然後为安。

又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而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人也。连其中者，通其道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恶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也。

又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章句曰：五霸大国康政以率诸侯也。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

《孙卿子》曰：人君者，降礼尊贤而王，重法爱人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也。

又曰：粹而王，而霸，无一焉而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大荣，积善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庄子》曰：盗跖曰：“古之禽兽多而人民少，於是人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人不知衣服，夏则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人。神农之代，卧则居居，起则于于。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同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又曰：夫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无为也，用为天下而有余。

又曰：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帝道运而无所积，故天下归；圣道运而无所积，故海内服。（此三者恣物之性而无所牵滞。）明於天，通於圣，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为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又曰：广成子曰：“得吾道者，上为皇而下为王；（郭璞曰：皇王之称，随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变之道以应无穷，一也。）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失无穷之道，则自信於一，变而不能均同上下矣，故俯仰异心也。）”

又曰：赫胥氏之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

又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郭象曰：足以纪要而已也。）甘其食，美其服，（适故常甘，当故常美，若思夫侈靡，则无时慊矣。）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无求之至也。）若此之时，则至治也已。

又曰：古之王天下者，知虽落天下不自虑也；辩虽万物不自说也；能虽穷海内不自为也。天不产而万物化，地不长而万物育，帝王无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君之道也。

又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民如野鹿，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

又曰：圣人之静也，非曰其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挠心者，故静也。（郭象曰：挠乱也。）夫灵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故帝王圣人休焉。

《唐子》曰：君人者，乘南面之尊，操杀生之柄，威如秋霜，恩如春养，何求而不得，何化而不从？君人者，当以江海为腹，山林为面，当使其观者不知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何藏，山林何有？
《苏子》曰：天子坐九重之内，树塞其门，旒以翳明，衡以隐听，鸾以抑驰。
《陆子》曰：三皇垂策而五帝繁手，唐虞按辔，禹汤驰辕，虽使周公御衡，仲尼促节，固不已也。
《孙绰子》曰：道一者帝，德充者王，依仁仗义者霸。无为而治者道也，为能不恃者德也。存三亡国，仁也；责贡不入，义也。
《慎子》曰：昔者，天子手能依而宰夫设服，足能行而相者导进，口能言而行人称辞，故无失言失礼也。
又曰：古者立天子，贵之者非以利一人，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
卷七十七　皇王部二
叙皇王下
《吕氏春秋》曰：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之天子。帝者，天下之所适也；王者，天下之所往也。
又曰：天地大矣，生而弗成，子而弗有。（高曰：天大地大，生育民人，己不为，不以为己子，成遂万物，不以为己有也。）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所由始。（由，从也。万物皆蒙天之泽而得其利，时父孝无徭役之劳，击壤于里陌，自以为然。故曰莫知其所从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
又曰：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高诱曰：茫茫昧昧，广大貌也。因天之威，无不败也。与元同气，无不协也。）故曰同气贤於同义，同义贤於同力，同力贤於同居。帝者同气，（同之气也。）王者同义，（同仁义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
又曰：军必有将，所以壹之也；（高诱曰：将，主也。）国必有君，所以壹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壹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博之也。
又曰：五帝固相递兴矣。递兴递废，胜者用事。
又曰：蚩尤作兵也，利其----。（高诱曰：蚩尤，少吴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始作乱，伐无罪，杀无辜，善用兵为无道，非始造之也。故非作兵者也。）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率也。）长犹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
又曰：人固不能自知，人主独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高诱曰：言皆在己。）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欲谏者击其鼓。）舜有诽谤之木，（书其过失於表木也。）汤有司过之士，（司，主也。过，阙也。）武王有戒慎之召，（欲戒者，摇其召。）犹恐不能自知。（尚恐不能自知过也。）今贤非尧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汤武，而有才掩之道，奚由自知哉！
又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功莫大焉；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是也。）故兵莫强焉。
又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後末。所谓本者，非耕稼种植之谓也。务本莫贵於孝。人主尊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败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之者，其惟孝乎？
又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厚，其产厚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
又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尝试观於《上志》，（古记也。）有天下者众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
又曰：昔舜欲稽古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成王矣；汤欲继舜而不成，既足以成田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
《董仲舒答问》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岳也。
《淮南子》曰：至德之世，（谓太古三皇之时。）其暝乎混涬之域，而徙倚乎澜漫之宇，提挈天地委万物，以鸿为景性，而氵字杨乎无畛崖之际。是故圣人呼吸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顺止。当此之时，莫不领理决离，隐愍而自成，浑浑若若纯朴未散，滂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明知，无所用之。
又曰：古者至德之世，贾便其肆，农乐其业，大夫安其职，而处士循其道。当此之时，风雨不毁折，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王者之德休明则鼎重，奸回淫乱则鼎轻也。）珠玉润泽，洛出丹书，河出录图，故许由、方回、（尧使方回求子列药得之。）善卷、披衣得达其道。何则？其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乐其间。四子之才，非能尽大，盖今之世也，然莫能与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时也。
又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延颈举踵而望也。是故非淡漠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非宽大无以廉覆，非慈厚无以怀众，非平正无以制断。
又曰：古者有鉴而绲领以王天下者矣。（古者，盖三皇以前也。鉴，头着兜鉴帽，言未知制冠也。绲领，皮衣屈而袂之，如今胡家韦常袭文摄以为领也。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鍪放也，绻，领颈而已，皆无饰也。）其德生而不辱，（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夺，（予其则也。不夺，无所欲求於民也。）天下不非其服，同怀其德。（虐犹识也。怀归。）当此之时，阴阳和平，（风雨时节。）万物蕃息。（政不虚，生无夭折。）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禽兽可羁而从也，（从犹牵也。）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貌章甫哉！

又曰：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民说其化，故国存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尧无百户之郭，舜无植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人之众，汤无七里之分，以王诸侯；文王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而立为天子者，有王道也。

又曰：圣人不贵尺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禹之趋时也，履遗而弗纳，冠挂而不顾，非争其先也，而争其得时也。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清，和静也。雌，柔弱也。）因循应变，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静，舒安以定，（舒，洋也。）攻大磨坚，莫能与之争。（攻大磨坚，喻难也。）

又曰：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体太一者，牢笼天地，弹压山川，含吐阴阳，申曳四时，纪纲八极，经纬六合，覆露照导，普汜而无私。（普天，泛众也。无私，爱憎言皆公也。）翻飞蠕动，莫不仰德而生。法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乎类。（埒，形也。）盈缩卷舒，沦於不测，（盈长缩短，卷屈舒散，入於不可测尽之源也。）终始虚满，转於无源。则四时者，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与有节，出入有时。开阖张翕，不失其序；喜怒刚柔，不离其理。用六律者，生之与杀，赏之与罚也，与之与夺，非此无道也。（明四时六律之君，非用此数事，其馀无他道也。）

又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之践位者，非以供乐其身也。为天下强掩弱，众暴寡，诈欺愚，勇侵怯，怀知而不以相教，积财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齐一之。

又曰：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一世之迹也。譬若土龙、刍狗之始成，文以青黄，饰以绮绣，缠以朱丝，及其已用，则壤土、草芥而已。谁贵之哉！

又曰：神农无制令而人从，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

又曰：圣人在上位者，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馀。（譬若百梅足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为一人酸也。）

又曰：使尧度舜则可，使桀度尧是犹以升量石也。

又曰：同气者帝，同义者王，同力者亡。（于三者无一，虽于世俱灭亡。）

又曰：泰古二皇，（许慎曰：庖牺神农。）德於中央，德覆天地，而和阴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四时、调五行。虹霓不出，贼星不行。（五星逆行谓之贼星也。）
又曰：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听，以天下之智虑，以天下之力动。是故号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闻。百官修通，群臣辐凑。喜不以赏赐，怒不以罪诛。故威立而不废，聪明光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达而不暗，善否之情陈是前而无所逆。
扬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笔古，宁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哉！
桓谭《新论》曰：儒者或曰：“图王不成其弊可以霸”，此言未是也。
《传》曰：孔氏门人，五尺童子不言五伯事者，恶其违仁义而尚权诈也。
又曰：夫上古称三皇五帝，而次有三王五伯，此皆天下君之冠首也。故言三皇以道治而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伯以权智。其说之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伯也。
《论衡》曰：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德也。
《潜夫论》曰：天作道，皇作极，臣作辅，人作基。
又曰：王之政普覆兼爱，吉凶祸福与人共之。
应劭《风俗通》曰：《春秋运斗枢》曰：“皇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垂拱无为谨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合元履中，开阴布纲，上合皇极，其施光明，指天画地，神化潜通，煌煌盛美，不可胜量。”
又曰：《大传》说燧人为燧皇，伏戏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燧人以火纪。火，阳也。阳尊，故托燧皇於天。伏戏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以人，盖天非人不固，人非天不成也。神农悉地力植，故托农皇於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皇之运兴矣。
又曰：五帝，《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谨按：《易》、《尚书大传》，天立五帝以为相，四时施生，法度明察，春夏庆赏，秋冬刑罚。帝者任德设刑，以则像之，言其能行大道，举措审谛也。黄帝者，先也，厚也。中和之色，德施四季，与地同功，故先王以别之也。颛者，专也，顼者，信也，悫也。言其承文，易之以质，使天下遵化，皆贵贞悫也。喾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喾然若酒之芬香也。尧者，高也。言其隆兴焕炳，最高明也。舜者，准也，循也。言其准行道以循尧绪也。
又曰：《礼号谥记》说夏禹、殷汤、周武王，是三王也。禹者，辅也，辅续舜後，庶绩洪茂。自尧以上王者，子孙据国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谥舜。禹本以白衣砥行显名，升为天子，虽复制谥，不如名著，故国名焉。汤者，襄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其禳除不轨。改亳为商，成就王道，天下炽昌，文武皆以其长。夫擅国之谓王，能制杀生之威之谓王。王者，往也，天下所归往也。

又曰：《易》称，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则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结绳，五帝画像，三王肉刑，霸世黠巧，此言步骤稍有优劣也。

《傅子》曰：庖牺、神农，顺民之性育之者也。黄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无为者，以咎繇既举而不仁远也。禹，治洪水冠挂不顾者，不以下忧累其上也。汤去三面之网，归之者四十国。文王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怀其仁，所惠者小，所感者大，仁心先之也。

又曰：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胜残，而百姓以济，此仁形於拨乱，黄帝是也。时有万物，必世而後仁，此著於治平，尧舜是也。

周生《烈子》曰：居尧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犹反衣狐白，步牵耳。

黄石公《三略》曰：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行焉。王者制人道德，降心服志，设短备衰，有察察之政，甲兵之事备，而无争战血刃之用。天下太平，君无疑於主。国定主安，臣以义退，亦能美而无害。

又曰：任德者纵，任义者横。纵成者王，横成者霸。王兵法天，霸兵法地。天者德不可量，地者戚不可图。不量不图者，万物之父母也。

袁子《正论》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非尽善也；犹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纣之人，比屋可诛，非尽恶也；犹在壑之水，非不停也。

班彪《王命论》曰：帝王之作，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後精诚通於神明，流泽加於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享，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能倔起在斯位者也。

傅彦林《王令叙》曰：帝王之起必有天下瑞应自然之符，明统显祚丰懿之业，加以茂德成功贤智之助，而後居世临臣，为神所保佑，永世所尊崇，未见运叙无纪次，勋泽不加於民，而可力争觊觎神器者也。

阮籍《通老论》曰：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皇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

《韩子》曰：明王制其臣下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也。

崔实《政论》曰：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殷周以隆。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

《邓子》曰：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四君者，圣人也。而由此之勤，至於栗陆杀东里子，宿沙君戮其父，桀诛龙逢，纣刳比干，此四诛者，乱君，故其疾贤若仇。是以贤愚之相较，若百丈之溪，万仞之山，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

《墨子》曰：古者，民生未有刑政之时，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又曰：凡国之万民，皆尚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

又曰：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纟 取之衣，轻且暖；夏服之服，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於民利者，圣王弗为。

又曰：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故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尸子》曰：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夫黄帝、尧、舜、汤、武美者，非其面也。人之欲观焉，其行也；所欲闻焉，其言也。而言之与行皆在《诗》、《书》矣。

又曰：夫尧舜所起至治也，汤武所起至乱也。问其成功孰治，则尧舜治；问其孰难，则汤武难。

又曰：孔子曰：“商，汝知君子之为君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又曰：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通财则用足，用贤则多功。无私，百知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

又曰：尧舜黑，禹胫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饮食，故富有天下，贵为天子矣。

卷七十八　皇王部三

天皇

项峻《始学篇》曰：天地立，有天皇十二头，号曰天灵，治万八千岁，以木德王。

《洞冥记》曰：天皇十二头，一姓，十二人也。

徐整《三五历记》曰：溟氵 幸始芽，鸿滋萌，岁起摄提，元气肇启，有神灵人十，二头号曰天皇。

《洞纪》曰：古人质以头为数，犹今数鸟兽以头计也。若云十头鹿，非十头也。

《春秋纬》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为九州，长天下也。

《河图括地象》曰：天皇九翼，题名旋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系谱》曰：天地初起，即生天皇，治万八千岁，以木德王。
《遁甲开山图》曰：天皇被迹在柱州昆仑山下。（荣氏注曰：天皇兄弟十二人，身貌相类，不可分别，治在柱州，昆仑也。）
地皇
项峻《始学篇》曰：地皇十二头，治万八千岁。
《洞纪》曰：地皇十二头。
《帝系谱》曰：地皇治一万八千岁，以火德王。
《二五历纪》曰：有神圣人十二头，号地皇。
《遁甲开山图》曰：地皇兴於熊耳、龙门山。（荣氏注曰：地皇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貌皆相类，蛇身兽足，生於龙门山中。）
人皇
《春秋命历序》曰：人皇氏九头，驾六羽，乘□车，出谷口，分九州。（宋均注曰：九头，兄弟九人。）
项峻《始学篇》曰：人皇九头，兄弟各三分，人各百岁。依山川土地之势财度，为九州，各居其一，乃因是而区别。
《遁甲开山图》曰：人皇起於刑马。（荣氏注曰：人皇兄弟九人，生於刑马山，身有九也。）
《三五历纪》曰：有神圣人九头，号人皇。（马才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万五千六百年。）天皇、地皇、人皇为太古。
有巢氏
《礼》曰：昔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曾巢。（郑玄注曰：冬则居土，暑则聚薪居其上也。）
项峻《始学篇》曰：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皇甫谧以为有巢在女娲之後。）
《韩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不胜禽兽蛇虺。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人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
《遁甲开山图》曰：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王天下百有馀代，未详年代也。）
燧人氏
《易通卦验》曰：燧皇始出，握机矩表计冥图，其刻曰：“苍渠通灵。”（郑玄注曰：矩，法也。燧皇也，谓燧人，在伏牺前，作其图谓之计冥，时无书，刻石而谓之耳，刻曰苍精渠之人能通神灵之意也。）
《尚书大传》曰：燧人为燧皇，燧人以火纪。火，阳也。阳尊，故托燧皇於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含文嘉》曰：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於禽兽，遂天之意，故谓燧人。
《古史考》曰：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於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铸金作刃，民人大悦，号曰燧人。
《礼》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腥也。）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此上古之时也。）後圣人有作，（作，起。）然後修火之利，范金（铸作器用。）合土，（瓦瓮瓮及大。）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
王子年《拾遗录》曰：遂明国，有大树，名遂，屈盘万顷。後世有圣人游日月之外，至於其国，息此树下，有鸟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用小枝钻火，号燧人氏。
太昊庖牺氏
《皇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有圣德，都陈。作瑟三十六弦。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生，首德於木，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称太昊。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充庖厨，故号曰庖牺皇。後世音谬，故或谓之，“宓牺”。（一解云：宓古伏字。後误以宓为密，故号曰密牺。）一号雄皇氏，在位一百一十年。
《易下口系辞》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中观鸟兽之丈，与天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结绳而为网罟，以畋以渔，盖取诸《离》。
《河图》曰：伏牺禅於伯牛，钻木作火。
《易坤灵图》曰：宓牺时，立元部，民易理。
《易通卦验》曰：宓牺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郑玄曰：宓牺时质朴，作易以为政令而不书，但以画其事之形象而已。）
《诗含神雾》曰：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庖牺。（宋均注曰：雷泽地名。华胥伏母。）
《礼含文嘉》曰：伏者，别也。牺者，献也，法也。伏牺德洽上下，天应之以鸟兽文章，地应之以龟书。伏牺乃则象作《易》卦。
《左传》曰：郯子曰：“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杜预注曰：太伏牺氏，风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令官。）
《春秋内事》曰：伏牺氏以木德王天下。天下之人未有室宅，未有水火之和，於是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始画八卦，定天地之位，分阴阳之数，推列三光，建分八节，以文应气，凡二十四气，消息祸福，以制吉凶。
又曰：天地开辟，五纬各在其方，至伏牺乃合，故以为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伏牺氏，曰角、衡、连珠。（宋均曰：伏羲木精人也。日角者，骨表，取象日所出房所立有星，衡中有骨表而连珠象玉衡有星也。）
又曰：《钩命诀》曰：“华胥履迹，怪，生皇牺。”（迹，灵威仰之迹也。履迹而生，以为奇怪也。）
《遁甲开山图》曰：仇夷山西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牺生处。
《帝系谱》曰：伏牺，人头蛇身，以十月四日人定时生。
崔实《政论》曰：太昊之世，设九庖之官。
魏陈思王曹植《庖牺赞》曰：木德风姓，八卦创焉。龙瑞名官，法地象天。庖牺厨祭祀，罟网鱼畋。瑟以象时，神德通玄。
女娲氏
《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未有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载。
《归藏》曰：昔女娲筮，张□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
《山海经》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郭璞注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肠化为此神。栗广，野名也。）
《礼》曰：女娲之笙簧。（女娲，三皇承伏牺者。笙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女娲作笙簧也。）
《淮南子》曰：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精民，（高诱注曰：精，善也。）鸷鸟攫老弱。於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女娲阴氏，佐伏牺治者也。）断足以立四极，（黑龙水精也。故力牧太山稽杀之以止雨也。极犹干也。冀州，九州中，谓合四海之内。）积芦灰以止淫水，（芦，苇也。苇生於水，故积聚其灰以止其淫水，平地出水为淫水。）民生背方州，抱周天，（方州，地也。）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方，矩四寸也。寝绳，直身而卧也。）
《风俗通》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於坋泥中于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坋人也。
《遁甲开山图》曰：女娲氏没，大庭氏王，有天下，五凤异色。次有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混沌氏，昊英氏，有巢氏，葛天氏，阴康氏，朱襄氏，无怀氏，凡十五代皆袭庖牺之号。自无怀氏已上，经史不载，莫知都之所在。（共工氏水德，君木火之间，霸而不王。女娲是三皇之，称三皇者多有不同，以太昊炎帝为二皇，其一或称女娲，或称祝融，或称共工，未知孰是，自女娲至无怀十五代合一万七千七百八十七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陈王曹植《女娲赞》曰：古之国君，制造笙簧。礼物未就，轩辕纂成。或云二君，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

炎帝神农氏

《帝王世纪》曰：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於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於常，生炎帝，人身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於陈，作五弦之琴。凡八世，帝承、帝临、帝明、帝直、帝来、帝哀、帝榆罔。又曰本起烈山，或时称之，一号魁隗氏，是为农皇，或曰帝炎。时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营都於鲁。重八卦之数，究八八之体为六十四卦，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

《易下□系》曰：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礼含文嘉》曰：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其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

《古史考》曰：炎帝有火应，故置官司皆以火为名。

《传》曰：郯子曰：“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杜预注曰：神农，姜姓之祖也。有火瑞，以火纪事名官也。）

《春秋命历序》曰：有神人名石耳，苍色大眉，戴玉理，（日月清明有次序，故神应和气以生也。玉理犹玉英玉胜也。）驾六龙，出地辅，号皇。神农始立地形，甄度四海，东西九十万里，南北八十一万里。（所为如此，其教如神，农殖树木，使民粒食，故天下号曰皇神农也。甄纪地形远近，山川林泽所至。）

《孝经钩命诀》曰：任巳感龙，生帝魁。（任巳，帝魁之母也。魁，神农名，巳，或作姒。）

《典略》曰：武王伐纣，封神农之後於谯。

《文子》曰：赤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

《越绝书》曰：神农不贪天下，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自贵於人，天下共尊之。

《庄子》曰：可荷甘与神农同学於老龙吉，神农隐几，阖户昼瞑。可荷甘日中户而入，曰：“老龙死矣！”神农隐几拥杖而起，暴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诞，故弃予也而死已。”（悟死不足惊，故还，放杖而笑。）

《尸子》曰：神农氏夫负妻戴以治天下。尧曰：“朕之比神农，犹旦之与昏也。”

又曰：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岂每世贤哉？牧民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蚌之肉，时多疹病毒伤之害。於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相土地之宜，燥湿肥尧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泉水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又曰：神农之治天下也，神农驰於国中，知不出於四域，怀其仁试之心；甘雨以时，五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善而无恶；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成功，因天地之贡资而与之和同。是故威厉而不试，刑措而不用，法省而不烦，教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阳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当此之时，法宽刑缓，囹圄空虚，而天下壹俗，莫怀奸心。

又曰：神农皇帝袭九空，重九望。（九空，九天也。九望，九地也。）

《神农本草》曰：神农稽首再拜，问於太一小子曰：“曾闻古之时，寿过百岁而殂落之。咎独何气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门，中道最良。”神农乃从其尝药以拯救人命。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𠝹耨，以垦草莽，然後五兴。

《吕氏春秋》曰：神农教曰：“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贾谊书》曰：神农以为走兽难以久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实，察咸苦之味，教民食。

陆景《典略》曰：神农尝百草，尝五，蒸民乃粒食。

《荆州图记》曰：永阳县西北二百三十里，厉乡山东有石穴。昔神农生於厉乡，《礼》所谓烈山氏也。後春秋时为厉国。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

卷七十九　皇王部四

黄帝轩辕氏

《史记》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诸侯有不顺者，从而征之，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鸡头山。南至江，登熊、湘。北极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获宝鼎。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有土德之瑞，故号曰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音缧）为正妃，生二子，其後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弱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
又《封禅书》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龙，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乃抱其弓与龙髯而号。故後世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
又曰：汉武帝北遂巡狩，还，祭黄帝冢。上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耳！”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乔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故《国语》兼称焉。及神农氏之末，少典氏又取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於寿丘，长於姬水。龙颜，有圣德，受国於有熊，居轩辕之丘，故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力牧、常先、大鸿、神农、皇直、封巨人镇大山，稽鬼、臾区、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分掌四方，各如己视，故号曰黄帝四目。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其史仓颉，又取像鸟迹，始作文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黄帝一号帝鸿氏，或曰归藏氏，或曰帝轩。吹律定姓，有四妃，生二十五子，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岁。
又曰：神农氏衰，黄帝修德化民，诸侯归之。黄帝於是乃扰驯猛兽，与神农氏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克之。又徵诸侯，使力牧、神、农、皇直讨蚩尤氏，擒之于涿鹿之野；使应龙杀之于凶黎之丘。凡五十五战，而天下大服。或传以为仙，或言寿三百岁，葬于上郡阳周之乔山。
《鬻子》曰：黄帝年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
《春秋内事》曰：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
《孝经钩命诀》曰：附宝出，降大灵，生帝轩。（附宝，帝轩母也。电黄精轩辕气也。轩，黄帝名。附或作付也。）
《古史考》曰：有熊氏巳姓，或曰姓公孙。
《山海经》曰：有人衣青，名曰黄帝女妖。（青魅，旱鬼也。）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妖，雨止，遂杀蚩尤。
《归藏》曰：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於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易下口系》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河图握枢》曰：黄帝名轩，北斗黄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图挺佐辅》曰：黄帝修德立义，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问焉：“余梦见雨龙挺日图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觉昧素善，不知其理，敢问於子。”天老曰：“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纪帝录列圣人所纪，姓号兴，谋治平，然後凤凰处之。今凤凰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图纪，天其授帝图乎？”黄帝乃祓斋七日，衣黄衣，冠黄冕，驾黄龙之乘，戴蛟龙之旗。天老五圣皆从以游河洛之间，求所梦见者之处，弗得。至於翠妫之渊，大卢鱼溯流而至。乃问天老曰：“子见夫中河流者乎？”曰：“见之。”顾问五圣，皆曰莫见，乃辞左右，独与天老跪而迎之。五色毕具，天老以授黄帝。黄帝舒视之，名曰《录图》。

《龙鱼河图》曰：黄龙附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自写以示天下。

又曰：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没後，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尚书中候》曰：帝轩提像，配永循机，（轩，轩辕黄帝名。永，长也。循，顺也。黄帝轩辕观摄提之象，配而行之，以长为顺，升机为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休，美也。天地美气相通行，应四时之期而变化。）河龙图出，（龙衔图而出也。）洛龟书成，（龟负书而出。威，则也。）赤文像字，以授轩辕。

《韩诗外传》曰：黄帝召天老而问：“凤像何如？”天老曰：“夫凤像鸿前而麟後，蛇头而鱼尾，龙文而鸡身，燕颔而鸡啄。”黄帝乃斋于中宫，凤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

《诗含神雾》曰：大电绕枢照郊野，感附宝，生黄帝。

《大戴礼》曰：宰我问於孔子曰：“昔者予问诸荣君，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人也，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赤帝大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行其志。黄帝斧佛，衣大带斧裳，乘龙驾□，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得其神百年，亡而民得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传》曰：黄帝以□纪，故为□师而□名。

《春秋元命苞》曰：黄帝龙颜，得天庭阳，上法中宿，取象文昌，戴天履阴，秉数制刚。（颜有龙，象以轩辕也。庭阳，太微庭也。戴天，天文在首。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阴字在足下也。制刚，纪也，纪正四辅也。）
《管子》曰：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得太常而察乎地利；得苍龙而辨乎东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下治。
又曰：黄帝钻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
《列子》曰：黄帝即位十有五年，竭聪明，尽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古厚切。），（音妹。）昏然五情爽惑，（用聪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乱神也。）黄帝乃喟然叹曰：朕之过淫矣。（淫当作深。）养一已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养，纵而不治，则性命自反，天下自安。）於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撤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心无欲则形自服矣。）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将明至理不可以清求，故寄之于梦，圣人无梦也。）游於华胥氏国。华胥氏国在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国也。明至理必如此耳。《淮南子》云：正西曰州，西北曰合州。）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舟车足力，形之员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也。）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其民无嗜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伤；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憎爱；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乐恶，理无爱憎，故无所亲疏，理无顺逆，故无所利害也。）都无所爱憎，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至和者，无物能伤，溺热痛痒，实由畏惧也。）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雾不阂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汩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黄帝既悟，怡然自得。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而帝登假。（假当为遐。）
《庄子》曰：北门成问於黄帝：“张咸池之乐於洞庭之野，吾始闻之而惧，复闻之而惑。”帝曰：“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义礼，建之以太清。”（以人奏之，以天征之，天人合德，尔乃知以春为礼，以秋为义，太清乃建。）
又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寓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後车。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辞。黄帝又问。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马以过分为害。）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又曰：黄帝闻广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曰：“敢问至道之精。”广成子曰：“自而治天下，□气不待簇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奚足以语至道？”黄帝退，捐天下，筑特室，席白茅，闲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从下风膝行而进，再拜稽首而问曰：“闻吾子达於至道，敢问治身奈何而可以长久？”广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问乎！来，吾语汝，至道之精，窈冥冥；至道之极，昏默默。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我修身千二百岁矣，吾形未尝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

《尸子》曰：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韩子》曰：师旷谓晋平公曰：“黄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驾象车，六交龙，毕方并馆，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乃作为清角之乐。”

《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辅之，（力牧太山稽辅，则黄帝之师也。孟子曰：王者师臣也。）以理日月星辰之道，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明上下，等贵贱；使强不得掩弱，众不得暴寡；人民保命不夭，（能安性命，不夭折也。）岁时熟而不凶，（不凶，无灾害也。）百官正而不私，（皆在公也。）上下调而无尤；（君调臣和，无尤过也。）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阿意曲从。）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隈，曲深处，鱼所聚也。）道不拾遗，市不预价；城郭不闭，邑无盗贼；商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无忿争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道，风雨时节，五登熟；虎豹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凰翔於庭，麒麟扰於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飞黄出西方，其状如狐，顶上有角，乘之寿千岁。皂，枥也。）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

《论衡》曰：谥法：靖民则法曰皇，德象天地曰帝。皇帝者，安民之谥，非得道之称也。

蒋子《万机论》曰：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叹曰：“夫君危于上，民安于下，主失於国，其臣再嫁，厥疾之由，非养寇耶！今处民萌之上，而四盗亢衡，递震于师。”於是遂师营垒，以灭四帝。向令黄帝若不龙骧虎变而与俗同道，则其民臣亦害于四帝矣！

《抱朴子》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犹复不敢端坐而得道，故涉王屋而受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老子，论道养则质玄素二女，精推步则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雷岐，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四泽之乱，相地理则书青鸟之说，救伤残则缀金冶之术。故能毕记秘要，穷尽道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昔黄帝东到青丘，过风山，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以劾召万神。南到负陇荫，逮木观百灵之所登；采若戟之华，饮丹峦之水。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北到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授神芝图，还陟王君居得神丹。注说：到峨嵋山见皇人於玉堂。

又曰：汲郡冢中竹书言：“黄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彻者，削木为黄帝之像，帅诸侯朝奉之。”故司空张茂先撰《博物志》亦云：“黄帝仙去，其臣思恋罔极，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或取其衣冠而葬之，或立庙而四时祠之。”

《孙绰子》曰：黄帝之游天衢，奏钧天之鼓，建日月之旗，乘周□之舆，驾六翼之龙。彭祖前驱，松乔侠毂，光景流而不返，长风逐而不及，发刃紫宫，不崇朝而匝六合也。

《符子》曰：黄帝将昆虞之丘，中路逢容成子，乘翠华之盖，建日月之旗，骖紫虬，御双鸟。黄帝命方明避路，谓容成子曰：“吾将钓于一壑，栖于一丘。”

又曰：黄帝谓其友无为子曰：“我劳天下矣，疲於形役，请息驾于玄圃，子其代之。”无为子曰：“焉能弃我之逸，而为君之劳哉！”乃攀龙而俱去。

晋□牵秀《黄帝颂》曰：邈矣轩辕，应天载灵。通幽远览，观象设形。诞敷厥训，彝伦攸经。德从风流，化与□征。皇猷允塞，地平天成。爰登方岳，封禅勒成。纷然凤举，龙腾太清。违落九土，陟彼高冥。民斯攸慕，涕泗沾缨。遐而不坠，式颂德声。

《帝王世纪》曰：有巢氏已降，至黄帝，为三皇，号中古。

少昊金天氏

《帝王世纪》曰：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黄帝时有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以金承土，《帝图讠》所谓白帝朱宣者也。故称少昊，号金天氏。在位百年而崩。

《河图》曰：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气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云：朱宜，少昊氏也。）

《古史考》曰：穷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

《遁甲开山图》曰：帝少昊死，葬□阳山。

《传》曰：鲁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睢鸠氏，司马也。鸤氏，司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

魏曹植《少昊赞》曰：祖自轩辕，青阳之裔。金德承土，仪凤帝世。官鸟号名，殊职别系。农正扈民，各有品制。

颛顼高阳氏

《史记》曰：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像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帝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古史考》曰：高阳氏，云姓，以水德王。

《帝王世纪》曰：帝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景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女枢生颛顼於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父昌意，虽黄帝之嫡，以德劣降居若水，为诸侯。及颛顼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乱，以水事纪官。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北正黎司地，以属民。於是神民不杂，万物有序。始都穷桑，後徙商丘，命飞龙效八风之音作乐，作五音以祭上帝。纳胜坟氏女录，（音禄）生老童。有才子八人，号八凯。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岁。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

《河图》曰：瑶光之星，如贯月，正白，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黑帝颛顼。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帝颛顼。”孔子曰：“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乘龙而至四海。北至幽陵，南至交，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春秋元命苞》曰：颛顼并，上法月参。集威成纪，以理阴阳。（并犹重也。水精主月，参伐主斩刈，成功兼此月职，重助费以为表也。）

《山海经》曰：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流，取倚子曰河女，生帝颛顼。

又曰：颛顼死即复苏。

《淮南子》曰：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於路者，𠔃之於四达之衢。（𠔃，音弗。除其不祥。）

魏曹植《帝颛顼赞》曰：昌意之子，祖自轩辕。始诛九黎，水德统天。以国为号，风化神宣。威鸿八极，靡不祗虔。

卷八十　皇王部五

帝喾高辛氏

《史记》曰：帝喾高辛氏者，黄帝之曾孙也。父曰乔极。乔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位。高辛於颛顼为族子，其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郁郁，其德嶷嶷，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服从。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㠯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

《帝王世纪》曰：帝喾，高辛氏，姬姓也。其母不见，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逡齿”。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登帝位，都亳。以人事纪官，故以勾芒为木正，祝融为火正，蓐收为金正，玄冥为水正，后土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职而治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乐六茎以康位。世有才子八人，号曰八元。亦纳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台氏女，曰姜原，生后稷。次有氏女，曰简翟，生；次陈丰氏女，曰庆都，生放勋；次㠯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年一百五岁而崩，葬东郡顿丘广阳里。（陶弘景云：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帝喾。”孔子曰：“玄嚣之孙，乔（音乔。）极之子，曰高辛氏。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乔乔，其德，其动也时，其服也土，春夏乘龙，秋冬乘马，黄斧黼衣，执中而获天下。”

《礼记祭法》曰：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

《春秋元命苞》曰：帝喾戴干，是谓清明。发节移盖像招摇。（干，也。招摇为天戈相副，戴之像见天中以为表。）

《古史考》曰：高辛氏，或曰房姓，以木德王。

张显《析言》曰：高辛氏初生，自言其名。其君民，终无迷谬。

魏陈王曹植《帝喾赞》曰：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帝世。抚宁天地，神灵察物。教弥四海，明并日月。

帝挚

《帝王世纪》曰：帝挚之母，於四人之中，其班最下，而挚年兄弟最长，故得登帝位。封异母弟放勋为唐侯。挚在位九年，政软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挚服其义，乃率其群臣造唐朝而致禅，因委志心愿为臣。唐侯於是知有天命，乃受帝禅，而封挚於高辛氏。事不经见，汉故议郎东海卫宏所传云尔。

帝尧陶唐氏

《帝王世纪》曰：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名曰放勋。或从母姓伊祁氏，年十五而佐帝挚，授封於唐，为诸侯。身长十尺，常梦攀天而上，故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置敢谏之鼓，天下大和。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岳。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乃以尹寿、许由为师，命伯夔访山川谷之音，作乐六章，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歌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食，帝何力有於我哉！”有僬侥氏来贡没羽，厨中自生肉脯，如𠂤形。摇鼓自生风，使食物寒自不臭，名曰“𠂤脯”。又有草夹阶而生，随月生死，王者以是占日月之数，惟盛德之君，应和而生，故尧有之，名“荚”，一名“历荚”。始封稷、契、咎繇，褒进伯禹，纳舜于大麓。後年二月，又率群臣刻璧为书，东沉于洛，言天命当传舜之意，今《中候》、《运衡》之篇是也。舜摄政二十八年，尧与方回游阳城而崩，《尚书》所谓“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是也。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凡尧即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墨子以为，尧堂高三尺，土阶三等。尧取散宜氏女，曰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故以天下命舜。

又曰：帝尧氏作，始封於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北，唐水在西北入河。南有望都，县有都山，即尧母庆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豆山。北登尧山，南望都山，故名其县曰：“望都”。

《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有名於世，盖天帝之女，生於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之南。天火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长大形像天帝，常有黄□覆盖之。梦食不饥。及年二十，寄伊长孺家，出观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随之者。（三河之首，东河北端。）有赤龙负图出，庆都读之，赤受天运，（运，录运也。）下有图，人衣赤光，面八彩，须鬓长七尺二寸，兑上丰下，足履翼翼。署曰赤帝起，诚天下宝。（衣赤光，光像而又着衣也。八彩，彩色有八也。翼，翼星，大位宿也。图人傍有此署文七十也。）奄然阴风雨，赤龙与庆都合婚，有娠，龙消不见。（龙乘风□故先，阴风乃龙至也。婚犹会合，或为结也。）既乳，视尧如图表。及尧有知，庆都以图予尧。（如图人仪表也。）

《孝经援神契》曰：尧鸟庭，荷胜，八眉。（尧，火精人也。鸟庭，庭有鸟骨。表取像朱鸟与太微庭也。朱鸟戴圣，荷胜似之。八眉，眉彩色有八。）

《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孔安国曰：则，法也。美尧则法天行之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荡荡，广远之称，言布德远，民无能名。）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功成化隆，高大巍巍。）

《孔丛子》曰：尧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实圣也。

《龙鱼河图》曰：尧时与群臣贤者到翠妫之渊，大龟负图来出，授尧。敕臣下写取。写毕，龟还水中。

《易坤灵图》曰：其母萌之，玄□入户，蛟龙守门。（母为庆都也，天皇之女，天帝以玄□覆卫之。）故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

又曰：尧之精阳，万物莫不从者。（言尧在天，阳精所在。）帝世有洪水之灾，天生圣人使救之。故言乃统天也。

《书》曰：若稽古，帝尧（孔安国曰：若，顺；稽，考也。能顺考道而行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勋，功；钦，敬也。言尧放上世之初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安当安者也。）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允，信也。克，能也。光，充。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让，故其名闻充溢四外，至于天地也。）克明俊德，以亲九族。（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至玄孙之亲。）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既，已也。百姓，官也。言化九族而平章明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昭亦明也。协和黎众。时，是。邕，和也。言天下众民皆变，是以风俗大和也。）

《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七十载，景星出翼，凤凰止庭，（郑玄注曰：翼，朱鸟宿。）朱草生郊，嘉禾孳连，甘露润液，醴泉出山。（朱草可以染服者。嘉，美也。《书序》曰：唐叔得禾，异亩同颖。此注之为孳连，醴亦甘。）修坛河、雒，荣光起河，休气四塞，（休，美也。荣光五色从河出，美气四塞，炫熠熠也。）白口起，回风摇，龙马御甲，赤文绿色，（龙形像马也。赤怒之使也。甲所以藏图，赤文色而绿地也。）临坛止霁，吐甲图而带足。（霁，齐，赤止也。带足者带，去也。）

又《中候运行》曰：帝尧率群臣，东沉刻璧于雒。

又曰：天子臣放勋德薄，施行不元。（元，善也。）

《尚书大传》曰：尧八眉，舜四童子。八者，如八字也。

又曰：尧舜之王天下，一人不刑而四海治。

《春秋元命苞》曰：尧眉八彩，是谓通明。历象日月，璇玑玉衡。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帝尧。”孔子曰：“高辛之子也，曰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口；富而不骄，贵而不豫，黄斧绨衣，彤车，乘白马。”

《六韬》曰：太公曰：“帝尧王天下之时，金银珠玉弗服，锦绣文绮弗衣，奇怪异物弗听，宫垣屋室弗崇，椑榱柱楹不藻饰，茅茨之盖弗剪齐。糲粢之幺 圭履不弊尽，不更为也；滋味不重糁，弗食也；温饭暖羹不酸饣委，不易也。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种之时，削心约志，从事无予为。

《庄子》曰：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之人欣欣焉有乐其性。

又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於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四子：许由、缺、被衣、王倪也。然犹幽然，自失之貌。言尧以有事之心，至於无为之人，故亦无所用也。）

又曰：尧观于华封，封华人曰：“嘻！请祝圣人，使人圣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多富则多事，多寿则多辱。”封人曰：“夫圣人，鹑居而っ（音扣。）食，鸟行而无章。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口，至于帝乡。三患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身常无殃。”
又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及尧授舜，舜授禹，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曰：“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余，吾子辞之，敢问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人劝，不罚而人畏。子今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乱自此始矣！无落吾事！”亻邑亻邑乎耕而不顾。
《尸子》曰：人之言君天下者，瑶台九累，而尧白屋；黼衣九种，而尧大布；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珍怪远味，而尧粝饭菜粥；麒麟青龙，而尧素车玄驹。
又曰：尧舜有天下，四海之内皆治，而丹朱、商均不与焉；而谓皆治者，众也。
又曰：舜受天下，颜色不变；尧以天下与舜，颜色不变；知天下无能益损於己也。
又曰：人戴冠蹑履，莫不誉尧非桀敬士侮慢。故敬侮之，誉毁之，非其取也。
《韩子》曰：尧之王天下，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剪，椽椽不斫。粝粱之食，藜藿之羹，虽监门之养，不敌於此矣！
又曰：由余谓秦穆公曰：“昔尧有天下，饭於土轨，饮於土形。其土南至交，北至幽都，东西日月所出入者，无不宾服。”
《吕氏春秋》曰：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尧使九男二女事舜也。）
又曰：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子州之父对曰：“以我为天子，犹之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隐也。《诗》云：如有隐忧。）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天下害其生者，故可托天下。
《淮南子》曰：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导万民也，水处者鱼，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工易所拙。是故离叛者寡，而听从者众。譬若播棋於地，圆者走屋，方者处高，各从其所安。
又曰：人之所以乐为天子者，以穷耳目之欲，而适身体之便也。今高台层榭，人之所丽也，而尧采椽不斫，弁题不开。（言梁柱相折，矩不着开栌也。）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尧粝粱之饭，藜藿之羹。文锦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养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大任，重之以忧，故举天下而传之舜，若解重负然，非直辞让也。
又曰：尧治天下，政教平，德润洽，在位七十载，乃求所属天下之统，令四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扬侧陋。四岳举舜而荐之尧，尧乃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既入大麓，烈风雷雨不迷。（林属於川曰麓，尧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风雨不迷也。）乃属以九子，（尧有九子。）赠以昭华之玉而传天下焉。

又曰：尧之有天下也，非贪万民之富也，而宁人主之位也，以为万姓力屈，强弱相乘，众寡相暴。於是尧乃身服节俭之行，而明相爱之仁，以和辑之。是故茅茨而不铲，采椽而不斫，大辂不画，（大辂，天子车也。）越席不缘，（越席，束蒲席也。）大羹不和，（无五味也。）粢饭不凿，巡狩行教，勤劳天下，周流五岳，岂其奉养不足乐哉？举天下以为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闵，举天下之重而传之舜也，犹却行而释踪也。

又曰：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穗，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穴契}窳、九婴、大风、修蛇、封豕、凿齿为民害。尧弋凿齿於畴华之泽，（畴华，南方泽也。凿齿兽持戈，羿持弓箭射杀也。）杀九婴於凶水之上，（九婴，水之大怪，为人之害者，北狄之地，有凶水者也。）缴大风於青丘之泽。（大风，大鸮也。缴以石，缴，系矢射之。青丘，东方丘。）上射十日，（羿射日堕日中鸟羽。）而下杀{穴契}（音轧）窳。（音庾，{穴契}窳状如龙形，人齿食人也。）斩修蛇於洞庭，（洞庭，南方水也。其蛇食象，三岁而其骨出也。）禽封豕於桑林。（封豕，大彘也。桑林，汤祷旱地）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也。

又曰：尧王天下而忧不解，授舜而忧乃释。

《说苑》曰：河间献王曰：尧存心於天下。有一人饥，曰：我饥之也。有一人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而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人劝，不罚而人治，先生而後杀，是尧道也。

杨子《法言》曰：尧能则天者，以其能臣二圣。二圣，舜、禹也。

又曰：尧、舜之德，轻於鸿毛。

《潜夫论》曰：尧舜之德，譬犹偶烛施明於幽室也。前烛照之後烛益明，非前烛昧後烛彰也。乃二烛相因而成大光。

荀悦《申鉴》曰：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乃知小道足羞也。

谯子《法训》曰：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沟洫耕稼，人至今被之。

袁子《法书》曰：尧避舜於济阴，今定陶有尧冢，信乎？

《符子》曰：许由谓尧曰：“坐于华殿之上，面双阙之下，君之荣愿亦已足矣夫？”尧曰：“余坐华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栋；余立於棳扉之内，霏焉而□生于牖。虽面双阙，无异乎崔嵬之冠蓬莱；虽背墉郭，无异乎回峦之萦昆仑。余安知其所以不荣？

邓析言曰：古诗云：“尧、舜至圣，身如脯腊；桀、纣无道，肌肤三尺。”

《梦书》曰：尧梦乘龙上天，舜梦击天鼓。《续述征记》曰：城阳县有尧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汉晋二千石及丞尉刊名甚众。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於尧碑。

魏陈王曹植《帝尧赞》曰：火德统位，父则高辛。克流共工，万国同尘。调阴阳，其惠如春。巍巍成功，则天之神。

卷八十一　皇王部六

帝舜有虞氏

《史记》曰：虞舜，名重华。冀州人也。作什器於寿丘，就时於负夏。舜父顽，母ㄟ，弟象傲，皆欲杀，不可得；即求，在侧。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尧乃赐舜衣与琴，为筑仓廪，与牛羊。舜举八凯，使主后土，以揆百事；举八元，使布教于四方。皋陶为大理，民服其实。伯夷主礼，上下咸让。垂主工师，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泽开辟。弃主农，则百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龙主宾客，远人至。四海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兴《九韶》之乐，凤凰来翔。舜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而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即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於九疑，是为零陵。

《帝王世纪》曰：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有子曰敬康，生勾芒。勾芒有子曰桥牛，桥牛生瞽瞍。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故姓姚，名重华，字都君。龙颜大口，黑色，身长六尺一寸，有圣德，始迁於夏，贩於顿丘，责於傅虚，家本冀州，每徙则百姓归之。其母早死，瞽瞍更娶生象。象傲而父顽母ㄟ咸欲杀舜，舜能和谐，大杖则避，小杖则受。年二十始以孝闻。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见舜於贰宫，设飨礼，送为宾主，南面而问政。命为司徒太尉，试以五典，有大功。二十，梦眉长与等，尧乃赐舜以昭华之玉，老而命舜代已摄政。明年正月上日，始受终于文祖，太尉行事。尧崩三年丧毕。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以土代火，色尚黄。乃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东巡狩，登南山，观河洛，受图书，表赐群臣，尊伯禹、稷、契、皋陶皆益地。有苗氏负固不服，禹请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行武非道也。吾其敷吾未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而舞之，有苗请服。立诽谤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及殳冂、朱虎、熊罴等二十五人，三载一考绩，黜陟幽明。於是俊在官，群后德让，百僚师师，以五采章施于五色为服，以六律、五声、八音协治。民乃粒，万邦作，庶绩咸熙，乃作《大韶》之乐，《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故孔子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景星曜於房，群瑞毕臻，德被天下。初，舜既践帝位，而父瞽瞍尚存，舜常戴天子车服而朝焉。天下大之，故曰大舜。都乎咸阳，或营蒲坂、妫，嫔于虞，故因号有虞氏。有二妃，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商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妃登北氏，生二女：霄明、烛光。有庶子八人，皆不肖，故以天下禅禹。舜年八十即真，八十一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鸣条，年百岁，殡以瓦棺，葬苍梧九嶷山之阳，是为零陵，谓之纪市，在今营道县下，有群象为之耕。

《洛书灵准听》曰：有人方面，日衡重华，握石椎，怀神珠。（衡有骨表如日也。眉上日衡。重华，重，童子。）。握石椎，怀神珠。（椎读曰锤，锤平轻重也。握谓如璇玑玉衡之道。怀神珠，喻有圣性也。）西王母受益地图，（西王母，西荒之国也。在西方得此益地之图来献。）舜受终，凤凰仪，黄龙感，朱草生，荚孳。

《尚书□舜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帝曰：“咨，尔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

《尚书帝命验》曰：虞舜圣，在侧陋，光耀显都，握石椎，怀神珠。（椎读曰锤，神珠喻圣性。）

《尚书中候考□河命》曰：帝舜曰：“朕惟不仁，荚浮著，百兽凤晨。”（荚浮著，萌芽。百兽率舞，凤凰司晨也。）

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翼，奉也。象，历也。舜敬奉皇天之历数，七政得失也。）

又曰：舜至于下稷，荣光休至，（稷读曰侧下之侧，日西之时。休，美也。荣光，气也。）黄龙负卷，舒图出水，坛畔赤文绿错。（错，分也。文而以绿色分其间。）

《尚书大传》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

又《虞夏传》曰：维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尧始得羲和，令为六卿，主春夏秋冬，并掌方岳之事，是为四岳，出则为伯，後乃分置八伯。）坛四奥，沉四海，（祭水曰沉。）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韩诗外传》曰：昔舜甑盆无膻，而功不以巧获罪。

《诗含神雾》曰：握登见大虹，意感生帝舜。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帝舜？”孔子曰：“乔牛之孙，瞽瞍之子也，曰重华，好学孝友，闻於四方。陶家事亲，宽裕温良。教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世以孝闻于天下。三十在位，嗣帝位，五十乃死，葬于苍梧之野。”

《礼记》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又曰：舜其大智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舜其大智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迩，近也。近言而善易以进人察而行之也。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此，乃号为舜。舜之言充也。）

又曰：子曰：“之後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恻恒之爱，有忠利之教。”

《礼含文嘉》曰：舜损己以安百姓。

《乐动声仪》曰：孔子曰：“《箫韶》者，舜之遗音也。温润以和，似南风之至。其为音，如寒暑风雨之动物，如物之动人，雷动禽兽，风雨动鱼龙，仁义动君子，财色动小人。（言乐之动人也深，故举见事以为喻。）是以圣人务其本。”

《春秋演孔图》曰：舜目四瞳童谓之重明。承乾，乾踵尧，海内富昌。（童，童子也。踵犹履也，履其所行也。）

《春秋运斗枢》曰：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狩，至于中月。与三公诸侯临观，（太尉公官名也。唐虞五载一巡狩。中月，月半也。临观为舟，以泛于河中也。）黄龙五彩负图出，置舜前，图以黄玉为匣，如柜，长三尺，广八寸，厚一寸，四合而连有户。（此含枢纽之命，故龙匣黄也。四合有横道相合也。有户，言可开阖。）白玉检，黄金绳之，为泥封，两端章曰：“天黄帝符玺”五字。广袤各三寸，深四分，鸟文。（文，字也。四或为三。）舜与大司空禹、临侯、望博等三十人集发，（大司空，公官名也。临侯，国氏，望博，名。）图玄色而纟弟，状可舒卷，长三尺二寸，广九寸，（而，如也。三或为五。）中有七十二帝地行之制，天文官位度之差。

《孝经援神契》曰：舜龙颜重瞳，大口，手握。（龙颜取象车，故有此骨表也。重童取象雷，多精光也。大口以象斗星，又为天作喉舌。握褒，手中褒字，喻从劳苦起，受褒饬，致大位者也。）

《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者，禹、稷、契、皋陶、伯益。）

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为犹安也。言舜相尧，去四凶，旋四门，穆穆也。）

《论语撰考讠》曰：尧舜等升首山，观河渚，有五老游於河渚，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五老流星上入昴。有顷，赤龙负玉苞舒图出，尧与大舜等共发。曰：“帝当枢百则禅虞。”（百年而禅与舜。）尧喟然叹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孔丛子》曰：舜身六尺有奇，面颔无毛，亦圣也。

《韩子》曰：历山农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而耕者让畔；河滨渔者争坻，舜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渔，期年而渔者让长；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期年而器以牢。
《墨子》曰：尧举舜於服泽之阳。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之徒也。
又曰：尧之于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於畎亩之中，而後举之加诸上位。
又曰：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东夷之人也。（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也。负夏在海东方，东夷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
又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衣，画绘者也。此言舜穷居之时，若将终身，及其为万乘之主，被服绘绣，若固常自所有也。分定使之然也。）
又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也，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之野人者几希；（舜耕历山之时，居山之间，鹿豕近人，若与人游。希，远也。当此之时，舜与野人，相去岂远哉。）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又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大舜，虞舜也。孔子称曰巍巍，故曰大舜也有大善焉，能舍己从人。子路与舜同也。）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又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舜不以天下归己为乐，号泣于田也。）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
又曰：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之位焉。”
《庄子》曰：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舜有膻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至邓之墟十万家。尧闻舜之贤，举之童土之地，（童土，不生草之地。）曰：“冀得其来之泽。”（舜来施恩泽也。）
又曰：舜让天下於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足以劳动；秋收敛，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又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尧之间。不若是而已，又欲以辱行漫我。吾羞见之！”自投清冷之泉。
《尸子》曰：舜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其田也，荷彼耒耜，耕彼南亩，与四海俱有其利。其渔雷泽也，旱则为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归之若父母。
又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烛於玉烛，息於永风，食於膏火，饮於醴泉。舜之行，其犹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满焉。由此观之，禹汤之功，不足言也。
又曰：尧问於舜曰：“何事？”曰：“事天。”问：“何任？”曰：“任地。”问：“何务？”曰：“务人。”
又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其致四方之士。尧闻其贤，征之草茅之中，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又曰：舜云：“从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响也。”
又曰：舜事亲养兄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续牙、伯阳、东不识、秦不空，皆一国之贤者也。
又曰：昔者，舜两眸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又曰：舜举三后而四死除。何为四死？饥渴、寒、勤劳、斗争。
又曰：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商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财。
公孙弘曰：舜牧羊於黄河，遇尧，举为天子。
陆贾《新语》曰：舜藏黄金於崭岩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渊，以塞淫邪之欲。
《淮南子》曰：舜之时，共工振滔鸿水，（滔，漫也。共工，炎帝之後。随高堙下，壅百川以为民害。）以薄空桑，（空桑，地名，在鲁。）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汋幸溟，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决伊阙，导涧，通沟洫，注之东海。鸿水漏，九州乾，万民皆宁其性。
又曰：昔者，舜耕于历山，（历山，在济阴城阳。）期年，而田者争处尧确，以封畔肥饶相让也。钓於河滨，期年，而渔者争处湍濑，（湍，急。濑，浅。）以曲隈深涧相与也。
又曰：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去岩穴，各有室家，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又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
周生《列子》曰：舜尝驾五龙以腾唐衢，武尝服九以驰文涂，此上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氏《中论》曰：小人耻其面不如子都；君子耻其行不如舜禹。
《杜夷幽求》曰：以舜禹之登庸，视孔氏之穷屈，不似跛鳖之与晨骥乎？
《符子》曰：舜禅夏禹於洞庭之野。
《吕氏春秋》曰：舜有九男，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风土记》曰：舜，东夷之人，生於桃丘妫水之，损石之东。旧说言舜上虞人也。虞即会稽县，距馀姚七十里，始宁上虞，南乡也，後为县。桃丘，即姚丘，方相近也。今吴北亭虞滨，在小江里，县复五十里对小江北岸。临江山上有立石，所谓“损石”者也。斜角西南堵俗呼为“公崭”，高石也。
卷八十二　皇王部七
夏帝禹
《史记》曰：夏帝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治水无功，乃殛鲧於羽山。尧崩，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命禹：“汝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禹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之功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孟曰：橇形如箕，桥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谓以板置泥上通行路也。）山行乘辇。（徐广曰：辇音丘遥反。如淳曰：辇车谓以铁如锥，长半寸，施之履下，以上下山不蹉跌也。）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舜崩，三年丧毕，禹避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娶涂山氏之女，生子曰启，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帝王世纪》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母曰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折而生禹於石纽，虎鼻大口，两耳参漏，首戴钩，（钩，钤也。）胸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长九尺二寸，长於西羌夷人。初，禹未登用之时，父既降在匹庶，有圣德。梦自洗于河，观於河，始受图，括地象也。图言治水之意，四岳举之，舜进之尧。尧命为司空，继鲧治水，乃劳身勤苦，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手足胼胝。又纳贤礼士，一沐三握，一食三吐餐。尧美其绩，乃赐姓姒氏，封为夏伯，故谓之伯禹。天下宗之，谓大禹。年二十始用，三十二而洪水平。年百岁，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县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群乌耘田。（修己或云修纪，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图握矩起》曰：帝命伯禹曰：“告汝九术五胜之常可以克之，汝能从之，汝师徒将兴。”

《雒书灵准听》曰：有人（谓禹也。）大口耳参，漏足履已，（漏，空也。戊巳，土之日，故当平水土，故以为名也。）载成钤，（有骨表如钩钤。）怀玉斗。（怀璇玑玉衡之道，或以为有黑子如玉斗也。）

《书》曰：禹别九州，（分其界也。）随山浚川，（刊其木，深其流。）任土作贡。（任其土地所有贡赋。）

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受舜终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庙，言神尊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舜初摄帝故事。）

《尚书帝命验》曰：禹，白帝精以星感，（星，金精也。）修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栗然，威貌。姒，禹氏。禹生戎地，一名政命。）

《尚书璇玑铃》曰：禹开龙门，导积石，决岷山，治九贡。（龙门，积石山名。贡，功也，治九州之功。）

又曰：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锡佩。”（禹功既成，天出玄，天锡之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者，必佩之以玄玉。）

《尚书中候》曰：伯禹在庶，（伯，官称，禹号也，因为德谥。庶，庶人也。）四岳师举荐之帝尧，（四岳，四方诸侯也。师，众也。荐，进也。）握括命不试爵授司空。（禹握括地象，天已命之，故不复试以官，司空於周为冬卿，掌制国之五沟，行导水之事。）伯禹稽首让于益归。（稽首，拜首至手，益归贤者尧臣，归读曰夔也。）帝曰：“何斯若真，（何不听让之辞。斯，此也。若，汝也。此汝真其人。）出尔命图示乃天。”（尔，汝也。禹方让隐之，故言出汝所天命也。图，括地象。示读曰，，是也。乃天使汝治水，非我也。）伯禹曰：“臣观河，伯面长人首鱼身出曰：‘吾河精也。’（观河，观於河水也。）授臣河图。”带足入渊。（河图，谓括地象。带足，去也。音带。）伯禹拜辞。（禹将行，故拜去。）

《诗含神雾》曰：禹之兴，黑、风会纪。（黑，黑力也。风，风厉也。并黄帝臣复神，伯禹当斯而至也。）

《礼》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

《大戴礼》曰：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

《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垂意於沟洫，百用成，神龙至，灵龟服，玉女敬养，天赐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春秋孔演图》曰：天命之见，侯期门，灵龟穴庭，玄龙衔□。（灵龟，虚虎也。穴庭者，星入太微门。玄龙，水精也。衔□者，盖此召气也。）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乐名《大夏》也。
《孝经钩命诀》曰：命星贯昴，修纪梦接，生禹。（命，使之。星，谓流行之星也。）
《遁甲开山图》曰：禹游於东海，得玉，碧色，长一尺二寸，光如日月，自照达幽冥。
扬雄《蜀王本纪》曰：禹本没山广柔县人，生於石纽，其地名痢儿畔。禹母吞珠孕禹，拆而生於县，涂山娶妻，生子启。
《纪年》曰：禹立四十五年。
《论语》曰：子曰：“禹，吾无间然矣。（孔子惟禹功德之盛也。言不能复间厕其间也。）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马融曰：菲，薄也。致孝鬼神，祭祀丰洁也。）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孔安国曰：损其常服以盛祭祀。）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包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深广四尺，十里为城，城中有洫，洫深广八尺也。）
《符子》曰：禹让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股无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越绝书》曰：禹始忧民，救水到大越，於茅山大会计，爵有功。更名茅山，谓之会稽。及其王矣，巡狩大越。
《吴越春秋》曰：禹，案《黄帝中经》见圣人所记曰：“在九疑山。东南天柱，号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盘石。”其书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禹乃东巡狩，登衡山求之，卧见赤绣衣男子，自称玄夷苍水使者，来候禹，令禹斋三月，更求之。禹乃斋三月，登宛委山，取得书通水经。遂周行天下，使益疏记之，名曰《山海经》。
又曰：舜崩，禹服丧三年，朝夕号泣，形体枯槁，面目黎黑。
《十州记》曰：禹治洪水毕，乃乘乔车到锺山，祠上帝於北阿，归大功於九天。禹经诸侯五岳，使工刻石，识其里数高下，其字科斗书，非汉人所了，诸名山亦然。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鼓钟铎磬，而置召（音祧）於ㄐㄧㄠ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鼓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讼者，挥召。”此之谓五声。是以禹尝据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食。於是四海之士皆至。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辅之。司禄益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宝，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
《庄子》曰：昔者，禹堙洪水，亲自操橐耜，而涤天下之川。股无玄，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屐ハ为服，日夜不依，以自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道也，不足为墨。”
《孟子》曰：《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书》、《尚书》逸篇也。水逆行洚洞无涯，故曰洚水。洪，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尧使舜治洪水，通九州，故曰掘地而注之海也。沮，泽生草者也，今青州为泽有草者为菹水流行於地而去也。民下高就平土，故曰险阻远也。水去故鸟兽害人者尽消也。）
《尸子》曰：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天下从而贤之，好学也。
又曰：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禹於是疏河决江，十年不其家。生偏枯之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
《墨子》曰：禹葬，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绷（补庾切。）之，下不及泉，上不通臭。既葬，收馀壤为垄，若参耕之亩。
《韩子》曰：禹之王天下也，身执木畚以为民先，股无完胫不生，虽臣虏之劳，不苦於此矣。
《吕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制，乃娶涂山女。
又曰：禹南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恐惧，禹仰而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济生人。命受天也，奈何忧於龙焉？”龙弭耳低尾而逃。
又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握，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
又曰：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及其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
《贾谊书》曰：禹常昼不暇食，而夜不暇寝。方是时，忧务民也。
《淮南子》曰：昔者鲧作三仞之城，诸侯倍之。禹知天下叛之，乃坏城平地，散财物，禁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四夷纳职。
又曰：禹沐淫雨，栉疾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力，布德施惠以振困穷，吊死问罪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又曰：禹为水，以身解於阳旰之河。（解，祷也。阳旰河在秦。）
又曰：尧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疏河而导九支，（支，分。）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禹之趋时，冠挂而不顾，履遗而不取，（冠有所挂着，去不暇顾视。）非争其先也，争得其时也。

《说苑》曰：禹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吾为君，百姓皆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抱朴子》曰：禹乘二龙，郭支为驭。

《黄帝玄女兵法》曰：禹问於风后曰：“吾闻黄帝有负胜之图，六甲阴阳之道，今安在乎？”风后对曰：“黄帝藏会稽之山下，其坎深千丈，广千尺，镇以盘石，致难得也。”禹北见六子，问海口所出。禹乃决江口，鸣角会稽，龙神为见，玉匮浮。禹乃开而视之，中有《天下经》十二卷。禹未及持之，其四卷飞上天，禹不能得也。其四卷复下陂池，禹不能拯也。禹得中四卷，开而视之。

又魏陈王曹植《夏禹赞》曰：于嗟夫子，拯世济民。克卑宫室，致孝鬼神。蔬食薄服，绂冕乃新。厥德不回，其诚可亲。其德，温温其仁。尼称无间，何德之纯。

又《禹治水赞》曰：嗟夫夏禹，实劳水功。西凿龙门，疏河导江。梁岐既辟，九州以同。天赐玄圭，奄有万邦。

又《禹渡河赞》曰：禹济于河，黄龙乘船，舟人并惧，禹叹仰天。予受天运，勤功恤民，死亡命也，龙闻弭身。

庾信《禹渡江赞》曰：二江初凿，九谷新成。风飞涌，水起龙惊。乐天知命，无待忧生。危舟遂静，乱楫还平。

帝启

《归藏》曰：昔夏后启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钧台枚占，皋陶曰：“不吉。”

《史记》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枚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卿。”

又曰：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归。

《山海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於此舞九代马，乘两龙，□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道之野。

《帝王世纪》曰：启升后十年舞《九韶》，三十五年征河西。

又曰：帝启，一名建，一名余。德教施于四海，贵爵而上齿，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在位九年，年八十馀而崩矣。

《越绝书》曰：禹崩，启立，晓知王事，达君臣义。

《吕氏春秋》曰：夏后伯，即启也。与有扈战于甘泽而有胜。六卿请复之，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伐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饰，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矣。

帝太康

《书》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于洛之。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弗可下。（皇，君也。君祖禹有训戒也。近谓亲之，下谓失人者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言人君当国，民以安国也。）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言能敬畏小民，所以得众心。）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三失，过非一也。不见是谋，备其微。）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十万曰亿，十亿曰兆，言多也。懔，惧貌。朽，腐也。朽腐之索驭六马，言危惧甚。）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能训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作，为也。迷乱曰荒。色，女色。禽，鸟兽。）甘酒嗜音，峻宇雕墙。（甘，嗜，无厌足也。峻，高大。雕，饰尽。）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此六者，弃德之君，有其一必亡，况兼有乎？）其三曰：“维彼陶唐，有此冀方。（陶唐帝尧氏，都冀州，统天下四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亡。”（言失尧之道，乱其法制，自致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典谓经籍，则，法，贻，遗也。主仁及後世。）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金铁银石，供民器用，通用使和平，则官民足。言古制有而太康失其业以取亡。）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曷，何也。言思而悲也。）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慎其德以速灭败，欲改悔其可追及乎？言无益也。）

《帝王世纪》曰：太康无道，在位二十九年，失政而崩。

帝仲康

《书》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羲和废其职官，还其私邑，以酒迷乱，仲康命胤侯掌六师往就其邑讨之。）

帝相

《纪年》曰：帝相即位处商丘。元年，征淮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帝王世纪》曰：帝相，一名相安。自太康已来，夏政凌迟，为羿所逼，乃徙商丘，依同姓诸侯斟灌、斟氏。羿遂袭帝号，是为羿帝。

有穷后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羿有穷氏，未闻其姓，其先帝喾。以世掌射故，以是加赐以弓矢，封之於□，为帝司射。历唐及虞、夏，至羿，学射如吉甫，其辞佐长，故亦以善射闻。与吴贺北游，使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误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终身不忘。故羿善射，至今称之。及有夏之衰，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之不附以代夏政，逼篡帝位，故号有穷氏。

《传》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囚、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娱羿于田，树之诈匿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杀之于国门。）靡奔有鬲氏。（靡，夏遗臣事羿者。有鬲，国名。）浞因羿室生浇（五叫反。）及，（音处。）恃其谗匿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氏。（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处浇于过，处于戈。（过、戈，二国名。）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穷由是遂亡。

寒浞

《帝王世纪》曰：寒浞，有穷氏，既篡羿位，复袭有穷之号。浞因羿之室生浇及，多力，能陆地荡舟。浞使率师灭斟灌、斟寻氏，杀夏帝相於过，灭於戈。恃其诈力，不恤民事。初，夏之杀帝相也，妃有仍氏女曰后纟 昏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初，夏之遗臣曰靡，事羿；羿死，逃奔有鬲氏。收斟寻二国馀烬，杀寒浞而立少康。

帝少康

《传》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浇，寒浞子，封於过。）灭夏后相。后纟 昏方娠，逃出自窦，（后纟 昏，相妻也。娠，怀身也。）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牧官之长。）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自以二女妻少康，姚姓也。）而邑诸纶。（纶，虞邑也。）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方十五里为成，五百人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兆，始也。）以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魏高贵乡公《少康汉高论》曰：少康生於灭亡之後，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专任智力，以成功业。为子，则数危其亲；为君，则囚系其贤相。身没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论》曰：三代之世，任德济勋，如彼之难；秦项之际，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就令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

帝宁（直吕反）

《纪年》曰：帝宁居原，自迁于老王。

《帝王世纪》曰：帝宁，一号后予，或曰公孙曼，能率禹之功，夏人报祭之。在位十七年。

帝槐

《纪年》曰：后芬立四十四年。

《帝王世纪》曰：帝芬，一名帝槐，或曰祖武，在位二十六年。

帝芒

《纪年》曰：后芒即位元年，以玄宾于河东，狩于海，获大鱼。后芒陟位五十八年。

《帝王世纪》曰：帝芒，一名和，或曰帝芒。

帝泄

《帝王世纪》曰：帝泄，一名帝世，或曰泄宗，在位十六年。

帝不降

《纪年》曰：不降即位六年，伐九苑。立十九年。

《帝王世纪》曰：帝不降，一名帝降，或曰北成。

帝局

《帝王世纪》曰：帝局，一名帝禺，或曰高阳。在位二十一年。

帝廑（音近）

《纪年》曰：帝廑，一名胤甲。即位居西河。天有妖孽，十日并出。

《帝王世纪》曰：帝廑，一名顼，或曰董江。在位二十年。

帝孔甲

《传》曰：昭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晋魏献子问於蔡墨曰：“虫莫智於龙，以其不生得也。信乎？”对曰：“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有夏孔甲，扰于有帝。（扰，顺也。其德能顺于天。）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四头为乘，各二乘，十六头。）各有雌雄。”

《史记》曰：帝孔甲立，好方木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叛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弗能食，未得豢龙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

《汉书》曰：孔甲作《盘盂铭》，三十六篇。

《列仙传》曰：师门为夏孔甲龙师，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旦风雨迎之，顷则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道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夏后孔甲尝于东阳山。天大风晦，孔甲迷入民室。主人方乳，（乳，产也。）咸言“后来是良日，子谁敢殃之？”长成人，幕动析，撩斧，破斩足，遂为守者。（以其无足，为守门之首。）乃作《破斧》之歌。

帝皋

《纪年》曰：后昊立三年。（帝皋也。）

《帝王世纪》曰：帝皋，一名皋苟。

帝发

《纪年》曰：帝发，一名后敬，或曰发惠。（其子立为桀。）

帝桀

《归藏》曰：昔桀伐唐，而枚占於营。营或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处，彼狸为鼠。

《书》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而，遂与桀战於鸣条之野。

《尚书帝命验》曰：桀失其玉镜，用其噬虎。（玉镜，喻以清明之道，噬虎，喻暴虐之风。）

《尚书帝命候》曰：夏桀无道，杀关龙逢，绝灭皇图，坏乱历纪，（皇，天也。纪，纲纪也。天之图历，龙逢引以谏桀也。）残贼天下，（刑法峻也。）贤人遁逃，（避时虐也。）淫色慢易，（男女无别。）不事祖宗。

《韩诗外传》曰：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

《家语》曰：夏桀、昆吾斩刘黎民如草木者焉。天下讨之如匹夫。

《史记》曰：自孔甲以来，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虐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夏桀。桀走鸣条，逐放而死。

《纪年》曰：后桀命扁伐山民，山民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桀爱二人，女无子焉。斫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于洛，曰妹喜。桀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汤遂灭夏桀桀，逃南巢氏。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

《帝王世纪》曰：帝桀淫虐有才力，能伸钩索铁，手搏熊虎。多求美女以充後宫，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始以瓦为屋，以望□雨。大进侏儒倡优，为烂熳之乐，设奇伟之戏，纵靡靡之声，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於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裂缯之以顺适其意。以人驾车。肉山脯林，以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馀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视其惊。伊尹举觞造桀，谏曰：“君王不听群臣之言，亡无日矣。”桀闻析然，哑然笑曰：“子又妖言，天之有日，由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耳。”两日斗蚀，鬼呼於国，桀醉不寤。汤来伐桀，以乙卯日战于鸣条之野，桀未战而败绩。汤追至大涉，遂禽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焦，放之历山，乃与妹喜及诸嬖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夜饮，居深宫中，男女杂处，三旬不出，不听政。
太公《六韬》曰：桀时有瞿山之地，桀十月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谏者曰：“冬凿地穿山，是发天之阴，泄地之气，天子後必败。”桀以妖言杀之。
《管子》曰：桀女乐三万人，晨噪闻於衢，服文绣衣裳。
《庄子》曰：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之人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
《墨子》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勇力之人，生裂兕虎，指画杀人。
《王孙书》曰：桀、纣为君，从愚妄之言，违长者之谏，衣温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饥。或身放南巢，或头悬赤旗，斯亦无他也，但不节财而暴民也。
《尸子》曰：伯夷、叔齐，饥死首阳，无地故也。桀放於历山，纣杀於高𨻰宫，无道故也。有道无地则饿，有地无道则亡。
又曰：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此其祸天下亦厚矣。
又曰：昔夏桀之时，至德灭而不扬，帝道掩而不兴，（兴，举也。）客台振而掩覆，（客台，行礼客之室。言不能行礼，故天大振动而覆败。）犬成群而入泉，（言将灭坏，犬失其生，故嗥入渊。一说犬祸。）鼬衔薮而席奥，（鼬衔晨席入人奥内，言鼬祸。）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婢首，乱头也。萃兴并编为婢首，不修容饰也。）曼声吞炭内阑而不歌，（曼声见世衰乱将灭，故吞炭自败音声，闭气而不歌。）飞鸟铩翼，走兽决蹄，（铩翼，残翼，决致蹇也。言桀无道，田猎鸟兽悉被创，残翼废脚。）山无峻，泽无佳水。（峻，美材，佳水，清水。言入山泽不以时故。）
又曰：桀为璇室瑶台，（璇瑶，石之次玉也。象才廊室也。）象廊玉床，权天下，虐百姓。於是汤以革车三百乘，伐于南巢，（南巢，庐江居巢。）收之夏宫，天下宁定，百姓和辑。
《谯周法训》曰：桀、纣虽有天下之位，而无一人之誉也，犹朽木枯树，逢风风则仆也。
《袁子正书》曰：桀、纣有民左亿右亿之众，四岳三涂之险，京山中南之固，及在鸣条之野，一朝而失天下。
《符子》曰：桀观炮烙於瑶台，谓龙逢曰：“乐乎？”龙逢曰：“乐！”桀曰：“观刑曰乐，何无恻怛之心焉？”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为乐，臣为君股肱，孰有心悦而股肱不悦乎？”桀曰：“听子谏，谏得，我功之不得，我刑之。”龙逢曰：“臣观君冕，非冕也，冕危石也；臣观君履，亦非履也，履春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压，踏春冰而不陷。”桀叹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观子亡，子不知我亡。”龙逢行歌曰：“造化劳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乃赴火而死。（禹至桀，合十九帝。）

《淮南子》曰：桀之力，捐、（，角。）伸钩、索铁、推移大戏，（大戏，军之大旗。）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然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鸣条，今陈州平丘也。）禽之焦门。

卷八十三　皇王部八

殷帝成汤

《史记》曰：殷之祖，（契，音薛）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於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子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

《帝王世纪》曰：成汤，一名帝乙。丰下兑上，指有胼，倨身而扬声。长九尺，臂四肘，有圣德。诸侯有不义者，汤从而征之，诛其君，吊其民，天下咸服。故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为而後我。”故仲虺诰曰：“我后，后来其苏也。”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诸侯焉。及夏桀无道，汤使人哭之。桀囚汤於夏台，而後释之。诸侯由是咸叛桀附汤，同日贡职者五百国，三年而天下悉服。汤自伐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欲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营耶？女谒行耶？何不雨之极也？”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断爪以己为牲，祷於桑林之社。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及万方。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数千里。

《河图》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感生黑帝汤。（《诗含神雾》《帝王世纪》并同。）

《雒书灵准听》曰：黑帝子汤，长八尺一寸，或曰七尺，连珠庭，臂二肘。

《春秋元命苞》曰：汤臂二肘，是为神刚。

又曰：汤之时，其民大乐其救之於患害，故乐名大护。护者，救也。

《尚书璇玑钤》曰：汤受金符，（金符，禹录。）白狼衔钩入殷朝。（钩缚束之要，明汤得天下之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中候》曰：天乙在亳，诸邻国襁负归德，东观乎洛，降三分沉璧，（降，下也。以厚三分之璧玉沉洛水。）退立荣光不起。（沉毕退而立候神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鱼者无足翼，言桀孤立无党，可伐也。黄者所以遏水，今土归汤，则金助矣。济，上也。虽祭犹为位告神，故有坛。）黑鸟以雄随鱼亦止，（黑鸟，黑帝叶光纪之使。以，用也。）化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化，变也。勒，刻也。玄，水也。）三年，天下悉合。（诸侯悉合归之。）

又曰：玄鸟翔水，遗卵于流，简拾吞，生契，封商。（玄鸟，燕也。翔水，徘徊於水上。，氏也。简，简狄也，契母名。商，国名。《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是也。）

《书》曰：伊尹相汤伐桀，升自而，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又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尚书大传》曰：汤之君民，听宽而狱省。

又曰：夏人饮，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归于亳？盍归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间居，深听乐声，（思其故也。是时伊尹仕桀。）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格兮。（觉乃，谓先知者，较兮，为直道者格至也。）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伊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吾亦亡矣。”是以伊尹遂去夏适汤。

又曰：汤放桀也，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其属五百人徙於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

又曰：汤放桀而归於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之有也，惟有道者宜处之。”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

《韩诗内传》曰：汤为天子十三年，年百岁而崩。葬於徵，今扶风徵陌是也。

《春秋演孔图》曰：夏民不康，天果命汤。白虎戏朝，白□入房。（白虎，白□，皆金精也。）

《逸书》曰：成汤自契至汤八适，汤始居亳。

《纪年》曰：汤有七名而九征。

《说苑》曰：汤欲伐桀，伊尹请且乏贡职，以观夏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服，入贡职。明年，又乏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越绝书》曰：汤行仁义，敬神鬼，天下皆一心归之。
《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伯为邻。葛伯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汤使遗之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不祀。汤又问之，曰：“无以供粢盛。”汤使亳民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众要其酒肉黍稻者遮而夺之，不授，则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汤乃肖师代葛。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言不以天下为富，为一夫一妇报仇也。）
又曰：汤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征而西夷怨，南征而北夷怨。曰：“奚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还止，耕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我后，后来其无罚。”
《尸子》曰：汤之救旱，素车白马，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
《吕氏春秋》曰：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罗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为此？”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欲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於是，四十国同时归之。夫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已网四十国，非徒网鸟也。
又曰：成汤之时，有生於庭。夜而生，比旦而大拱。史请卜其故，汤曰：“吾闻祥者，福之先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於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镇抚百姓，三日而亡。
又曰：汤诛桀，功名大成，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韶》、《六列》，以见其善。
《淮南子》曰：汤夙兴夜寐，以致聪明，轻赋薄敛，以宽民命。布德施惠，以赈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
帝外丙
《史记》曰：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是为帝仲壬。
《纪年》曰：外丙胜，居亳。
帝仲壬
《史记》曰：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嫡长孙也。
《琐语》曰：仲壬四年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
帝太甲
《史记》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尹放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桐宫，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尚书》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念帝道也。）

《帝王世纪》曰：太甲反位，又不怨，故更尊伊尹曰保衡，即《春秋传》所谓“伊尹放太甲，卒为明王”是也。太甲修政，殷道中兴，号曰太宗。《孔丛子》所谓“忧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即政，谓之明王”者也。一名祖甲，享国三十三年。年百岁。

《帝王纪》曰：桐宫，盖殷之墓地，有离宫可居，在邺西南。

杜预《春秋後序》曰：《纪年》称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十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帝沃丁

《史记》曰：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纪年》曰：沃丁绚即位居亳。

《帝王世纪》曰：伊尹卒，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礼，资之三年，以报大德。

帝太庚

《史记》曰：帝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帝小甲立。

《纪年》曰：小庚辩，即位，居亳。（即大庚也。）

帝小甲

《史记》曰：帝小甲，在位十七年，崩。弟雍己立。

《纪年》曰：小甲高，即位居亳。

帝雍己

《史记》曰：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弟太戊立。

《纪年》曰：雍己，即位居亳。

帝太戊

《书叙传》曰：伊陟相太戊，（伊陟，伊尹子也。）亳有祥桑共生于朝。（祥，妖怪也。二木合生曰共，不恭之罚。）

《诗序》曰：《烈祖》，祀中宗也。（祀中宗殷王太戊，汤之玄孙也。）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秩，常也。嗟嗟，叹美之深也。）

《史记》曰：帝太戊立，亳有祥桑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欤？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中宗在位七十五年。崩，子仲丁立。

帝仲丁

《史记》曰：帝仲丁迁於敖。河甲居相。值祖乙迁於刑。帝仲丁在位十一年。

《纪年》曰：仲丁即位，元年，自亳迁于嚣。

《帝王世纪》曰：仲丁陟嚣，或曰敖，今河南之敖仓是也。

帝外壬

《史记》曰：帝外壬在位五年，崩，弟河甲立。

《纪年》曰：外壬居嚣。

帝河甲（孔安国曰：相地在河北。）

《书叙传》曰：河甲居相。

《史记》曰：帝河甲时，殷复衰，河甲在位九年，崩。子帝祖乙立。

《纪年》曰：河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

帝祖乙

《书叙传》曰：祖乙圮于耿。（圮，毁也。圮于耿，迁于耿也。河水所毁曰圮也。《帝王世纪》曰：今河东皮氏有耿乡。）

《史记》曰：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祖乙在位十九年。

纪年》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帝王世纪》曰：帝祖乙以乙日生，故谓之帝乙。孔子所谓“五世之外，天之锡命，疏可同名”者也。是以祖乙不为讳，盖殷礼也。

帝祖辛

《史记》曰：帝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

帝沃甲

《史记》曰：帝沃甲在位二十五年，崩，立祖辛之子祖丁。

《纪年》曰：帝开甲逾即位，居庇。

帝祖丁

《史记》曰：帝祖丁在位三十二年，崩，立沃甲之子，是为南庚。

《纪年》曰：祖丁即位，居庇。

帝南庚

《史记》曰：帝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立祖丁之子阳甲。

《纪年》曰：南庚，自庇迁于奄。

帝阳甲

《史记》曰：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仲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帝阳甲在位十七年。崩，弟盘庚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年》曰：阳甲即位，居奄。

帝盘庚

《书》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治亳殷也。）民咨胥怨。（胥，相也。民不欲徙，乃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

《史记》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

《纪年》曰：盘庚旬，自亳迁于北蒙，曰殷。

《帝王世纪》曰：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

又曰：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熟为南亳，即今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

帝小辛

《史记》曰：帝小辛立，殷道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小辛在位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

《纪年》曰：小辛颂位居殷。

帝小乙

《史记》曰：帝小乙在位二十八年，崩，子武丁立。

《纪年》曰：小乙敛居殷。

帝武丁

《书叙传》曰：高宗梦得说，（盘庚弟小乙子也。名武丁。梦得贤相，其名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

《书大传》曰：桑俱生于朝，一日而大拱。（两手检之曰拱。）武丁召其相而问焉。其相曰：“吾虽知之，吾不能言也。”问诸祖乙，曰：“桑，野草也，（此木也而云草，未闻。刘氏以为属草妖。）野草生于朝，亡乎？”武丁侧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明养老之礼。诸侯重译来朝者六国。（九州之外国。）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ず。武丁问祖乙，祖乙曰：“野鸟不当升鼎，欲为用也，则远方有来朝乎？”三年编重译来朝者六国。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见德有报之疾。”（《肜日》，《尚书》篇名。）

《史记》曰：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事决定於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姓，皆非也。於是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於傅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於傅岩，见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武丁祭成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ず，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武丁崩，祖己嘉其德，立其庙为高宗。

《帝王世纪》曰：武丁即位，谅暗居凶庐，百官总己，听於冢宰，三年不言，既免丧，犹不言，群臣谏，武丁於是思建良辅，梦天赐贤人，姓傅名说，乃使百工写其像，求诸天下。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登以为相。享国五十有九年，年百岁。初，高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言，放而死，天下哀之。

帝祖庚

《史记》曰：帝祖庚，在位七年，崩。弟祖甲立。

《纪年》曰：祖庚跃居殷。

帝祖甲

《史记》曰：帝祖甲淫乱，殷复衰。在位十六年崩。子廪辛立。

《纪年》曰：帝甲载居殷。

《帝王世纪》曰：《春秋外传》所谓“玄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乱之，七世而陨”是也。

帝廪辛

《史记》曰：帝廪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

《纪年》曰：冯辛先居殷。

帝庚丁

《史记》曰：帝庚丁在位三十一年，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

《纪年》曰：庚丁居殷。

帝武乙

《史记》曰：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戮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震死。子太丁立。

《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马八匹。

《帝王世纪》曰：帝武乙复济河北，徙朝歌。

帝太丁

《史记》曰：帝太丁在位三年崩，子帝乙立。

《纪年》曰：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

《帝王世纪》曰：帝文丁，一曰太丁。

帝乙

《史记》曰：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天下谓之纣。

《纪年》曰：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

《帝王世纪》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行，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启，皆贤。初，启母之生启及行也，尚为妾。及立为后，乃生辛。帝乙以启贤且长，欲以启为太子。太史据法争之，帝乙乃立辛为太子。帝乙即位三十七年。

帝纣

《书》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受战于牧野。

《周书》曰：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班环身以焚。（天智，玉之上黄者；班环，身自原之。）

《春秋文耀钩》曰：牧野之战，鬼哭。（牧地鬼先哭，喻纣将死。）

《论语》：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史记》曰：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使师涓作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鹿台，台名。钜桥，仓名。）以西伯昌、鬼侯、邢侯为三公。鬼侯有好女，入之纣。鬼侯女不僖淫，纣杀之，而醢鬼侯。刑侯争之，并脯之。西伯昌闻之，穷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及武王伐纣，纣兵败绩，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纪年》曰：帝辛受居殷。

《帝王世纪》曰：帝纣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有苏氏叛，纣因伐苏。苏人以美女妲己奉纣，纣大悦，赦苏而纳妲己为妃，常与沉醉于酒。所誉者贵，所憎者诛。淫纵愈甚，始作象箸。箕子为父师，叹曰：“象箸不必更於土轨，必将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必不衣短褐，处茅屋之下，必将衣文绣之衣，游於九层之台，居於广室之中矣。”居五年，纣果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其大宫百，其小宫七十三处。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以百二十日为一夜。六月发民行猎於西山。居期年，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屋树，天火烧其宫，两日并出，或鬼哭，或山鸣。纣不惧，愈慢神，诛谏士，为长夜之饮，七日七夜，失忘历数，不知甲乙，问於左右，左右莫知。使问箕子，箕子谓其私人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国不知，而我其危矣。”亦乱以醉。熊蹯不熟，纣怒杀宰人。朝涉之胫而视其髓，刳孕妇之腹而观其胎。又杀人以食虎。诸侯或叛，妲己以罚轻，纣欲重刑，乃先为大熨斗，以火之使人举，辄烂手不能胜。纣怒，乃更为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柱，以膏涂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者缘焉，足滑跌堕火中，纣与妲己笑为乐，名曰：“炮烙之刑”。武王乃率诸侯来伐纣，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七十万人，拒周于商郊之牧野。纣师皆倒戈而战。纣即位三十二年，正月甲子败绩，赴宫登鹿台，蒙宝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周武王封其子武庚为殷後。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鸡子，大者如箕。尝六月而雨雪，深尺馀。”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对曰：“非殷国之大妖也。殷国大妖三十七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饿虎，喜剖人心，喜杀孕妇；以信者为不信，以诬者为真，以忠者为不忠；忠谏者死，阿谀者赏；以君子为下，以小人为上，以佞辩为相，以女子为政；急令暴取，万民愁苦；喜田弋，走狗试马，出入不时；不避大风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台，日夜无已；喜为酒池糟丘，牛饮者三千，饮人为辈，坐起之以金鼓；无长幼之序，贵贱之礼；听谗用誉，无功者赏，无德者富，所爱专制、擅令；无礼义，无圣人，无贤士，无衡概，无升斛，无尺寸，无锱铢，有罪放，无罪诛。此殷国之大妖者，其馀不可胜数，臣言不能尽。”

《墨子》曰：昔殷王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诃天，侮鬼神下殃傲天下万民。武王遂奔入王宫，誓擒纣而出，击之赤环，载之白旗，以为天下诸侯𠂤。又曰：纣之时，十日雨土于亳，人鬼宵吟，有男女为。

《孟子》曰：桀、纣逆天暴万物，故天下弃之，故民去之；汤武从天理万物，故天欲之，故民归之。纣昏昏以亡，武王谔谔以昌。

《淮南子》曰：纣之城，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师起容闾，至浦水，士亿有馀万。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而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亡。纣有南面之名，而无一人之誉，此失天下也。

夏侯孝若《新论》曰：纣乱太熟烂矣，武王乃往伐之。

卷八十四　皇王部九

周文王　武王　成王

周文王

《史记》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悦之，遂践之而孕。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羊过者皆避不践；徙置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之。因名为弃。弃为儿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溢美。及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亲稼穑。尧闻之，举为农师。天下得其利，封之於邰，（音胎。）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之际，皆曰有令德。后稷卒，子不（陟律反。）立，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百姓怀之，多从而保归焉。周道兴，盖自此也。公刘卒，子庆节立，国於。九世至古公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以与私属去，渡漆、沮，逾梁山，止於岐下。人举国老弱尽归於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於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民皆歌颂其德。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父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古公卒，季历立，是为王季。王季修古公之道，笃於行义，诸侯顺之。王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王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归之。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德，诸侯向之，将不利於帝。”纣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因殷嬖臣费仲献之纣。乃赦之。纣喜，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谓西伯曰：“汝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西伯遂为诸侯决平。虞、芮人有狱不能决，如诣周。入其界，见耕者皆让畔，未见西伯而惭，相谓曰：“吾所争者，周所耻也。”遂还。明年，伐犬夷。又明年，伐密须。又明年，伐崇侯虎，而徙都于丰，诸侯多归之都丰。明年而薨，太子发立。

《尚书帝命验》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昌户，拜稽首。（稽首，头至地也。）至于之水，吕尚（吕氏，尚名。）钓涯，王下趣拜（急见也。）曰：“公，望七年，（曰公乎，我相望七年，言久也。）乃今见光景于斯！”（尊之辞。斯，此也。）答曰：“望钓得玉璜，（半璧曰璜，钓得鱼中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旌。”（受天命为天子，吕佐旌，理之也。）遂置车左，王躬执驱，（下贤也。车尊曰左，王身执辔而驱焉。）号曰师尚父。

《周书》曰：文王昌曰：“吾闻之无变古，无易常，无阴谋，无擅制，无更创，为此则不祥。”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赏民民劝，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为政也。”

又曰：文王在镐，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吾不为骄侈，不为太靡，不淫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美；吾栝柱而茅茨，吾为民爱费也；春夏育山林不升口，以成草木之长而慎天时；水泽不内舟楫以成鱼鳖之长；不は、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惟时，不杀童羊，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

又曰：文王独坐，屏去左右，深念远虑，召太公望曰：“帝王猛暴无文，强梁好武，侵凌诸侯，苦劳天下，百姓之怨心生矣。其灾，予奚行而得免於无道乎？”太公曰：“因其所为，且兴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国焉。”

《帝王世纪》曰：文王昌，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文王合六州之诸侯以朝纣，纣以崇侯之谗而怒，诸侯请送文王弃于程。十年正月，文王自商至程。太姒梦见商庭生棘，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梓化为松柏柞或。觉而惊，以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发，命祝以币告于宗庙群神，然後占之于明堂，及发并拜吉梦，遂作程寤。始，文王继父为西伯，都于雍州之地。及受命，复兼梁荆二州，化被于江汉之域。於是诸侯归附之者六州，而文王不失臣节。先是，文王梦日月之光著身，又鸣於岐，作武象之乐。神农氏始作五弦之琴，以具宫、商、角、徵、羽之音。历九代，至文王复增其二弦曰少宫、少商。文王嗣位五十年，即《周书》所谓“文王受命，享国五十年”是也。

《雒书灵准听》曰：苍帝姬昌，日角乌鼻，身长八尺二寸。

《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又曰：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又曰：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

《诗含神雾》曰：太任梦长人感己，生文王。

《春秋元命苞》曰：文王龙颜，柔肩望羊。（柔肩，言象龙膺曲起。）

又曰：伐殷者，为姬昌。（姬昌之言基始也。昌两日重见，言明象。）生於岐，立於丰。（岐，雍州之山最大者也丰亦丈。）精翼日，（为日精所羽翼，故遂以为名也。）衣青色。（木神以其方色表衣。）迁造西，十刻消。（迁造西，盖文王为西伯时，西方造意东入讨纣十刻之间即消灭之。言圣人所向无前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谓含良，盖法酒旗，布恩舒惠。（酒者乳也。能乳天下，布恩之谓也。）

《春秋感精符》曰：孔子按《录书》含观五常英人，知姬昌为苍帝精。

《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为西伯时，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百亩，百亩以为公田及庐井，故曰九一也。纣时税重，文王复行古法也。仕者世禄，贤者子孙必有土地。关以讥难非常不征税也。孥，妻子也。《诗》之乐尔妻孥。罪人之子不孥，恶止其身，不及妻子也。陂泽鱼梁不设禁，与民共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墨子》曰：赤雀衔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于殷。

《韩子》曰：周有玉板，纣令戾索之，王与也。

《吕氏春秋》曰：文王立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周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也，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若何移？”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城。”王曰：“是重吾罪也，不可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之乎。”於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

《淮南子》曰：文王归自商，乃为玉门，筑灵台，相女童，击钟鼓，（玉门，以玉饰门为柱枢也。相女童，视之也。）以待纣之失也。纣闻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无忧矣。”乃为炮烙，剖比干，剔孕妇，杀谏者。文王乃遂其谋。

又曰：文王之时，纣为天子，赋敛无度，杀无止，康梁流湎，宫中成市。（康梁鸠乐，流湎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为炮烙之刑，刳谏者，剔孕妇，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强暴，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主也。（太公为周陈阴符兵谋也。）

《贾谊书》曰：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视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无主，请以五大夫。”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其背也。”士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之故背腐骨，况於生人乎！”

《桓子新论》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时，纣无道，烂金为格，溢酒为池，宫中相残，骨肉成泥，璇室瑶台，蔼口翳风，钟声雷起，疾动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阴行仁义，援琴作操。故其声纷以扰，骇角震商。琴操曰“受命者，谓文王受天命。文王以纣时为岐侯，躬修道德，执行仁义，百姓附亲。是时，纣为无道，刳胎斩涉，废坏三仁，天统易运，诸侯瓦解，皆归文王。其後，有凤凰衔书於郊。文王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乃作《凤凰》之歌曰：“翼翼翔翔，鸾皇兮。衔书来游，以命昌兮。瞻天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图，殷将亡兮。苍苍皓天，始有萌兮。五神连精，合谋房兮。”
又曰：文王修德，百姓亲附。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於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人也。三圣合谋，君其虑之。”乃囚文王於里。
《吕氏春秋》曰：周文王使人扣地，得人之骸，吏以闻文王，文王令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今我非其主耶？”遂令以衣棺葬之。天下闻之，曰：“泽及枯骨，又况於人乎哉！”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之於物也，无不被才也。
又曰：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孙，朝夕必时，（雅，正；孙，顺。纣虽冤枉侮慢之，而文王犹正顺诸侯之礼，不失其时也。）止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致辞曰：“愿为民请去炮烙之刑。”（纣见熨斗烂人手，因作铜柱布火其下，令人走其上，堕火而死，以之为乐，方之毛炮，故名为炮烙也。）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也，以为民请去炮烙之刑，必得民心，得民心则贤於千里之地矣。
《吕氏春秋》曰：文王修德，百姓亲附，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同列为诸侯，德不能及文王，常嫉妒之。乃谮文王于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中子旦皆圣，合谋，君其虑之。”纣乃囚文王于里，将欲杀之。於是文王四臣散宜生等乃周流海内，经历丰土，得美女二人，水中文贝、白马、朱鬣以献於纣，陈於中庭。纣立出西伯。文王在里时演《易》八卦为六十四，作郁厄之辞，困于石，据于蒺藜，乃申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朱紫相合，不别分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阎阎之虐，使我愆兮。幽闭牢，由其言兮，遘我四人，忧勤勤兮。”
《论衡》曰：文王饮酒千锺，圣人能以德将酒也。
《帝王世纪》曰：文王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是以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咸至，是为四臣。文王虽在诸侯之位，袭为西伯，纣既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以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其子羹尚不知也。”
魏陈思王曹植《文王赞》曰：於赫圣德，实维文王。三分有二，犹复事商。化加虞芮，旁暨四方。王业克昭，武嗣遂光。
又《文王赤雀赞》曰：西伯积德，天命攸顾。赤雀衔书，爰集昌户。瑞为天使，和气所致。嗟尔後王，昌期而至。
周□庾信《文王见吕尚赞》曰：言归养老，垂钓西川。岸上盘石，溪惟小船。风雨未感，意气怡然。有此相望，于今几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王

《书》曰：武王戎车三百乘，（兵车一乘，步卒七十三人，凡二万一千，全数也。）虎贲三百人，（虎贲善战，言其猛也。）与纣战于牧野，作《牧誓》。

《尚书中候》曰：太子发以纣存，三仁附，（三仁，箕子、比干、微子也。）即位不称王，渡于盟津，中流受文命，待天谋。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目下，名授右。（右，助也。天告以伐纣之意，是其助也。）有火自天出于王屋，流为赤乌五至，以谷俱来。（流，行也。五至犹五来。）赤乌成文，雀书之福。（文王得赤雀丹书，今武王致赤乌，俱应周尚赤，故言成文也。）

《诗》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礼》曰：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缵，继也。绪业也。戎，兵也。衣读为殷，声之误。一者，一伐殷也。）

又曰：昔殷纣乱天下，脯九侯，以享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

《乐稽耀嘉》曰：武王承命兴师，诛于纣，万国咸喜。军渡盟津，前歌後舞。後乃太安，家给人足，酌酒郁摇。（郁摇，喜貌。）

《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骈齿，是谓刚强。承命诛害，以顺天心。

《史记》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修文王业。九年冬，东观兵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居中军。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遂兴师渡河。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朱可。”乃还师。居二年，闻纣昏乱滋甚，剖比干，囚箕子。太师庇、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乃渡盟津以卒驰纣，纣师皆倒兵战，纣军溃，叛走，登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王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纣三发而後下车，以黄钺断纣头，悬太白之旗。纣嬖妾妲己二女皆自杀。王又射三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出，复于军。其明日，遂除纣宫，誓殷民，即帝位。

《帝王世纪》曰：武王自盟津还，返于周，见人，王自左拥而右扇之。四年，起师至鲔水。甲子，至于商郊牧野，王袜系解，五人侍于前，莫肯为王系袜，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为系袜也。”王乃释旄而系之，与纣战，纣师败绩，擒费仲、恶来，纣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乃以大旗麾诸侯入殷都。百姓咸行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人造纣及妲己，王亲射，射之三发，然後下车以剑击之。周公为司徒，使以黄钺斩纣头；召公为司空，又使以玄钺斩妲己。明日，天雨。王命除道修社，入商宫，朝成汤之庙。登堂见美玉，入室见美女，王皆取而归之诸侯。天下闻之，以廉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财色矣。置旌于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赈贫民。命南宫括、伯达、史佚，迁九鼎于洛邑，命闳夭封比干之墓。殷民咸喜。十年冬，王崩于镐，殡于岐。时年九十三岁矣。太子诵立，为成王。

《越书》曰：八百诸侯，皆一旦会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辞，不呼自来，尽知武王忠信，欲从伐纣。

《墨子》曰：天锡武王黄鸟之旗。

《淮南子》曰：武王伐纣，渡于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暝，人马不见。於是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於是风济而波罢。

又曰：武王克殷，欲筑宫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河内野王县北上党间。）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则天下纳其贡职者回也；（回，纡难也。）使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之伐我难。（周公言我有暴乱之行，则天下当来伐我，无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来伐我者难也，言其依德不恃险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

《说苑》曰：武王伐纣，过坠斩山，过水折舟，过谷发梁，过山焚莱，示民无返志。

成王

《史记》曰：成王少，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後，国於宋。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酆，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周官》。兴正礼乐，制度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帝王世纪》曰：周公居冢宰摄政。成王年少，未能治事，故号曰"孺子"。八年，王始躬亲王事，以周公为太师，封伯禽于鲁。父子并命，周公拜于前，鲁公拜于後。王以周公有勋劳於天下，故加鲁以四等之上，兼二十四附庸，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王既营都洛邑，复居丰镐。淮夷、徐戎及商奄又叛，又乃大于岐阳，东伐淮夷。七年，王崩，年十六矣。太子钊代立。

《淮南子》曰：成王问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亲其上？"对曰："使之时而敬顺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王曰："惧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间，四海之内，善之则吾蓄也，不善则吾仇也。"

《吕氏春秋》曰：旦所朝穷巷之中，瓮牖之士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谊书》曰：周成王问鬻子曰：“寡人闻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夫富则可为也。寿则不在天乎。”鬻子对曰：“圣王在上位，则天下无军兵之事，故诸侯不相攻，而民不私斗、不相杀也，则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君积於道，而吏积於德，民积於用，故妇人为其所依，丈夫为其所食，民免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则君积於仁，而吏积於爱，而民积於顺，则刑罚废，无夭遏之诛，则民免於三死得三生矣。圣王在上则使民以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厉疾矣，则民免於四死，得四生矣。”

《琴操》曰：周金縢者，周公作《金縢》书也。武王薨，太子诵袭武王之业，年七岁，不能统理海内，周公为摄政。是时，周公囚诛管、蔡之後，有谤公於王者，言公专国之权，诈策谋，将危社稷，不可置之。成王闻之，勃然大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鲁而死。成王闻公死，且怒之，且伤之，以公礼葬之。天乃大暴风疾雨，禾稼皆偃，木折伤。成王惧，发《金縢》之书，见周公所为武王祷，命以身赎之书。成王执书而泣曰：“谁言周公欲危社稷者！”取所谗公者而诛之，戮於国。天乃反风雾雨，禾稼复起。成王作思慕之歌。

卷八十五　皇王部十

周康王

《纪年》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

《帝王世纪》曰：康王元年，释丧冕，作诰申诸侯，命毕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谓昭王。

《述异记》曰：庐山有康王谷，巅有一城，号为钊城。天每欲雨，辄闻山上鼓角笳箫之声，声渐至城而风雨晦合。时人以为常候。传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爱奇好异，巡历名山，不远而至。城中每得古器、大鼎及弓弩金之属，知非常人之所处也。而山有康王之号，城又以钊为称，斯言将有征。

昭王

《左传》曰：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管仲对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昭王时，汉水非楚境，故不受罪也。）

《帝王世纪》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船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讳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满，代立，是谓穆王。《汉上记》曰：“咋额至横桑三十里。”桑字，本作丧，辛游靡取昭王丧处。

《吕氏春秋》曰：周昭王亲征荆，（高诱注曰：秦庄王名楚，故曰荆。）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涉汉，梁败，王杜於汉中，（杜，尤粉切。训坠也。）辛游靡拯王北济。

穆王

《归藏》曰：昔穆王天子筮出于西征，不吉，曰：“龙降於天而道里修远，飞而中天，苍其其羽。”

《左传》曰：穆王有涂山之会。（周穆王，会诸侯於涂山。）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焉。祭父作《祁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殁於祇宫。

《史记》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而王道衰微。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年，年一百五岁而崩，子恭王翳扈立。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乃绝漳水。（郭注曰：绝犹截也。今在邺县也。）於是即井𠂤开山之下。（即井𠂤开山也。今在常山石邑县。𠂤开音刑。）癸未，雨雪，天子猎于井𠂤开山之西河。（河山足坡。）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春山之宝。乃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宝器。（省河所出礼图。）玉果、（石似美玉，所谓如果者也。）璇珠、（璇，玉类也。音璇。）烛银、（有精光如烛也。）黄金之膏。（金膏亦犹玉膏，皆其精汁勺。）宿於昆仑之阿，赤水之阳；（昆仑山有赤水东北流，见《山海经》也。）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黄帝巡游四海，登昆仑山而起宫室，其上见新涪也。）天子北征，舍乎珠泽，（此泽出珠，乃因名之。今越旧平旧出青海。）北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者也。”癸丑，天子乃遂西征。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齿、蓬、戴胜，善啸。《纪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之丘，见西王母。辛丑，来宾于招宫。）乃执白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者，致敬也。）献锦组百纯。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谣，徒歌也。）曰：“白冂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将，请。）尚能复来。”（尚，庶几也。）己酉，天子饮于滠水之上。（音，滠也。）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翔，犹游也。）得获无疆，（无疆，犹无限也。）鸟兽绝群。（言取尽也。）

《帝王世纪》曰：穆王修德教，会诸侯於涂山。命吕侯为相，或谓之甫侯。五十一年，王已百岁老耄，以吕侯有贤能之德，於是乃命吕侯作《吕刑》之书。五十五年，王年百五岁，崩于祇宫。

杨子《法言》曰：周穆王少不好学，至乎耄长。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君子为猿、为鹄，小人为虫、为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恭王

《帝王世纪》曰：恭王能庇昭、穆之阙，故《春秋》称之。周自恭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是以历依鲁为正。王在位二十年崩，子代立。

懿王

《史记》曰：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崩。恭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

《帝王世纪》曰：懿王二年，徙都犬丘。

孝王

《史记》曰：孝王在位十五年，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

夷王

《礼》曰：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已下也。

《史记》曰：夷王崩，子厉王胡立。

《纪年》曰：夷王二年，蜀人、吕人来献琼，宾于河，用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

《帝王世纪》曰：夷王即位，诸侯来朝，王降与抗礼，诸侯德之。三年，王有恶疾，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群望，以祈王身。十六年，王崩。

厉王

《史记》曰：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谏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卫巫，使监谤，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乃围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人相共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为宣王。

《帝王世纪》曰：厉王荒沉于酒，淫于妇人。

宣王

《史记》曰：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十二年，鲁武公来朝。宣王不修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戎。王在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宫涅立。

《帝王世纪》曰：宣王元年，以邵穆公为相，秦仲为大夫，诛西戎。是时，天大旱，王以不雨遇灾而惧，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群神，六月乃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汉》之诗是也。是岁，西戎杀秦仲，王於是进用贤良，樊侯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韩侯显父，南仲方叔、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叔、邵穆公，张仲之属，并为卿佐。自厉王失政，猃狁、荆蛮交侵中国，官政隳废，百姓离散，王乃修复宫室，兴贤人，纳规谏，安集兆民。命南宫仲、邵虎、方叔、吉父并征定之，复先王境土，缮车徒，兴畋狩，礼天下，喜王化复行，号称中兴。

《墨子》曰：周宣王杀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从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朱冠，手执朱弓，挟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皮而死。从者莫不闻见。

幽王

《国语》曰：幽王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阳失其所而镇於阴也。”

《史记》曰：幽王得褒姒而笃爱之。乃欲废后并太子，用褒姒为后，以其子伯服为太子。褒姒为人不好笑，悦之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火鼓，寇至则举烽火。於是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後诸侯不信，并不至。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之。石父为人佞巧，善谀臾好利，王用之。幽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与缯西夷犬戎共攻幽王。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之下，虏褒姒，尽取周之财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乃东徙洛邑，避戎寇也。幽王在位凡一十一年。

《纪年》曰：幽王立褒姒之子伯服，以为太子。

《琐语》曰：宣王之元妃后，献不恒期月而生，后弗敢举。天子召问群王之元史，史皆答曰：“若男子也，身体有不全，诸骨节有不备，者则可，身体全骨节备，不得于天子也，将必丧邦。”天子曰：“若而，不利余一人，命弃之。”仲山父曰：“天子年长矣，而未有子，或者天将以是弃周，虽弃之何益！”天子弗弃之。

平王

《史记》：平王之时，王室微弱，而诸侯以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桓王，平王孙也。

《帝王世纪》曰：平王元年，郑武公为司徒，与晋文侯股肱周室，夹辅平王，率诸侯戮力一心，东迁洛邑。

桓王

《史记》曰：桓王在位二十三年，崩，子庄王他立。

《帝王世纪》曰：桓王既失於信，礼义陵迟，男子淫奔，谗伪并作，诸侯背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构怨连祸，九族不亲，故诗人刺之。

庄王

《史记》曰：庄王四年，周公黑肩欲杀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王杀周公。王子克奔燕。十五年，庄王崩，子僖王胡齐立。

僖王

《史记》曰：僖王三年，齐桓公始霸。五年，僖王崩，子惠王阆立。

《帝王世纪》曰：僖王自即位以来，变文武之制，作玄黄华丽之饰。宫室峻而奢侈，故孔子讥焉。五年，王崩。子凉洪代立。

惠王

《左传》曰：有神降於莘，惠王问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

《史记》曰：初，庄王嬖姬姚，生子颓，颓有宠。及惠王即位，夺其大臣国之田以为囿，故大夫边伯等五人作乱，谋召燕、卫之师，伐惠王。惠王奔温，居郑之栎，立僖王弟子颓为王，遂享诸大夫乐及遍舞。郑、虢君怒。四年，郑与虢君伐杀子颓，复立惠王。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崩。子襄王郑立。

襄王

《史记》曰：襄王母蚤死，後母曰惠后。后生叔带，有宠于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带与戎翟谋伐襄王，襄王欲诛叔带，叔带奔齐。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十五年，王以翟师伐郑，王德翟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不听。十六年，王绌翟后，翟人来诛，杀谭伯。富辰曰：“吾数谏不从。”乃以其属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其党开翟，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于郑，郑居王于氾。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十七年，襄王乃告急於晋，晋文公纳王而诛叔带。襄王於是赐晋文公大辂弓矢为伯，以河内地与晋。二十年，晋文公又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书》曰：“天王狩于河阳。”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顷王壬臣立。

顷王

《史记》曰：顷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

匡王

《史记》曰：匡王六年，崩，弟瑜代立，是为定王。

定王

《史记》曰：定王元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次於洛，使人问九鼎之重轻。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兵乃去。二十一年，定王崩，子简王夷代立。

简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简王十三年，晋杀其君厉公，迎子周於周，立之为悼公。十四年，简王崩，子灵王泄心立。

灵王

《传》曰：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定王六年，秦人降祓，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至于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於诸侯。”

《国语》曰：灵王二十二年，、洛斗，将毁王宫。（贾逵注曰：洛二水合，有似斗，洛在王城南，谷在城北者。）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隳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天地成聚於高，归物於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原以钟其美。（聚万物合之，美，大也。）伯属封崇九山，决泊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原。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主之为也。王其图之。”王卒壅之，乱於是始。

《史记》曰：灵王在位二十七年，崩。子景王贵立。

景王

《左传》曰：天王将铸无射，（周景王也。无射，钟名。）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泠，乐官，州鸠其名也。）夫乐，天子之职也。（职，主也。）夫音，乐之舆也。（乐因音而行。）而钟，音之器也。（音由器以发。）天子省风以作乐，（省风俗，作乐以移之。）器以钟之，（钟，聚也。）舆以行之。（乐须音而行。）小者不窕，（窕，细也。他雕切。）大者不瓠，（瓠横大不入也。音画。）则和於物。物和则嘉成。（喜乐成也。）故和声入於耳而和於心，心僖则乐，（僖，安也。）窕则不咸，（不充满人心。）瓠则不容，（心不堪容。）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钟瓠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史记》曰：景王太子圣而早卒。王爱子朝，欲立之，玄崩，子丐之党与争立，国人立长子猛为王，子朝攻杀猛。猛为悼王。晋人攻子朝而立丐，是为敬王。

《帝王世纪》曰：景王遇心疾，崩于荣氏。单穆公与刘文公立太子猛，是为悼王。景王在位二十五年。

悼王

《帝王世纪》曰：悼王以景王二十五年四月始即位，十一月崩。王立凡二百日。故《春秋》称王子猛卒，不成丧。故不言天王崩也。立王母弟丐，是为敬王。

敬王

《史记》曰：晋定公遂入敬王于周。四十四年。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元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元王八年，崩子，贞定王介立。

贞定王

《史记》曰：贞定王十六年，三晋灭智伯，分其地。二十八年，崩，子去疾立，是为哀王。

哀王

《帝王世纪》曰：哀王即位三月，弟叔袭杀王而立，是为思王。

思王

《帝王世纪》曰：思王即位五月，弟隗攻杀王而代立，是为考哲王。

考王

《史记》曰：考王十五年，崩，子威烈王午立。

威烈王

《帝王世纪》曰：威烈王在位二十四年，崩，子立，是为元安王。

安王

《史记》曰：安王立，二十六年而崩，子烈王喜代立。

《帝王世纪》曰：安王子喜立，是为烈王。

烈王

《史记》曰：烈王十年，崩，弟扁立，是为显王。

显王

《史记》曰：显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称王。其後诸侯皆为王。四十八年，显王崩，子慎靓王定立。

《帝王世纪》曰：显王元年，赵成侯、韩哀侯来攻周。二年，西周威公之嗣曰惠公，始封惠公少子班於巩，以奉王，是为东周惠公。周於是始分为东西。王室微弱，政在西周。

慎靓王

《帝王世纪》曰：慎靓王六年，崩，子延代立，是为赧王。

赧王

《史记》曰：东、西周分治，赧王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王奔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十万。秦受其献，而归其君於周。周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於惮狐。後七岁，秦庄襄王灭东、西周，东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既，尽也。）

《汉书》曰：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崎岖河洛之间，分为二周，然天下谓之共主。（虽後微弱，犹共以为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馀年，数极德尽，暨於赧王，降为庶人。号位以绝於天下，尚枝叶相持，莫得居其虚位，四海亡主三十馀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赧王二十七年冬十月，秦昭襄王乃僭号西帝，齐闵王称东帝。十一月，齐秦复去帝号为王。四十五年，王如秦，得罪於秦，秦攻周。或说秦王，乃止。王各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之所侵逼，与家人无异，多贳於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台曰：“逃债之台”，洛阳南宫讹移台（讹移音夷，又音尸移切。）是也。五十九年，秦攻韩、魏、赵，大破之。王惧，乃背秦与诸侯合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门攻秦，秦昭襄王大怒，使将军つ（音虬）攻周王，王恐，乃入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秦尽纳其献，使赧王归于周，降为庶人，以寿终。

《王逸正部》曰：幽、厉礼乐崩坏，诸侯力政，转相吞灭，德不能怀，威不能制。至於王赧，遂丧王计。

卷八十六　皇王部十一

秦

《史记》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女织，玄鸟陨卵，女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与禹平水土。已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嗣将大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大费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实鸟俗氏；二曰若木，实费氏。其玄孙曰费昌。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於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其玄孙曰中，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纣。周武王伐纣，并杀恶来、蜚廉，死葬於霍太山。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蜚廉以下五世别居赵。赵衰其後也。恶来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四世生非子。以造父之宠，皆姓赵氏。非子居犬丘，周孝王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三世至秦仲始大，其孙襄公时，周平王避犬戎之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至缪公、康公之世，渐为强霸，与齐、晋争为诸侯盟主。秦仲已下二十八世曰武王，武王卒，立异母弟，是为昭襄王。于时周室微弱。

昭襄王

《史记》曰：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四年，王郊见上帝於雍丘。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文王立。
《古史考》曰：王赧卒后，天下无主四十九年，以岁所在纪之。
孝文王
《史记》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庄襄王
《史记》曰：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东周公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以阳人之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四年，庄襄王卒，子政立。
始皇帝
《河图》曰：秦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长八尺六寸，大七围，手握兵执矢，名祖龙。
《尚书考灵耀》曰：秦失金镜，（宋均注曰：金镜，喻明道也。）鱼目入珠。（言伪乱真也。襄王纳吕不韦之妻生始皇也。）
《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以为大篆及隶字，国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而召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种瓜於骊山硎谷之中温处，瓜实成，乃使人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天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相难不能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
《史记》曰：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帝。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十年，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视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无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四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王从其计，见尉缭抗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鸷鸟鹰，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策。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与博士议曰：“有天皇，有地皇，有人皇，人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为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王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以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於万世，传之无穷。”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音亭传之传也。）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分天下之国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命民曰“黔首”。大。收天下兵，聚之于咸阳，销以为钟钅，铸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作长信宫渭南已来，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上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太山，立石，封，祠祀。禅梁父。刻所立石。乃并渤海以东，过黄、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德而去。南登琅琊，大乐之，留三月。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复十二岁。作琅琊台，立石颂秦德。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三十一年，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谪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北假中，（北假，地名。）筑亭障以逐戎人。三十四年，丞相斯议曰：“臣请史官非秦记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诸有文学之书蠲除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三十五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旌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骊邑，五万家□阳，皆复不事十年。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惟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不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侯生、卢生相谋亡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皇怒，案问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於上郡。

三十七年，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始皇许之。十一月，行至□梦，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观苏柯，渡梅渚，过丹阳，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峡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福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害，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以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命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琊北至营城山，弗见。至之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时年五十，在位三十七年。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ㄝ京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ㄝ京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用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赐死。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ㄝ京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

《汉书》曰：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之兵，蚕食山东，一切取胜。因矜其所习，自任私智，讪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蕃翼之卫。吴陈奋其白挺，刘项随而毙之。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於道，不一日而无兵。

又曰：贾山借秦为喻，名曰《至言》。其辞曰：“始皇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赋敛重数，百姓罢弊，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载目而视，倾耳而听。离宫三百，钟鼓帷帐，不移而具。为宫室之丽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为驰道於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葬于骊山，铜锢其内，漆涂其外，中成游观，上成山林。为葬埋之侈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颗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罴之力，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并吞海内，而不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义，故天殃已加矣。”

《异苑》曰：秦世有谣云：“秦有帝，号始皇奄僵。开吾户，据吾床。饮吾酒，啜吾浆。餐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发孔子墓，欲取诸《经》、《传》。圹既启，於是悉如谣者之言。又言谣文刊在冢壁，政甚恶之。及达沙丘，而修别路，见一群小儿辇沙为阜，问云沙丘，从此得病。

《淮南子》曰：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造驰道数千里，铸金人，发边戍，入刍藁，头会箕敛，输於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象郡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有忠谏者谓之不祥，道仁义者谓之狂。

桓谭《新语》曰：秦始皇见周室失统，自以当保有九州。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以竿而驱之，故遂以败也。

二世皇帝

《史记》曰：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陈胜等反。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於望夷宫，欲祠泾水，沉四白马。使使责让高以盗贼事。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使郎中令为内应，诈为有大贼，遣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斗。旁有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谓曰：“何不早告我？”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诛，安得至今？”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叛，足下其自为计。”二世曰：“丞相可得见不？”乐曰：“不可。”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又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在位三年。

秦王子婴

《史记》曰：赵高令子婴斋，当庙见，受玉玺。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称疾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婴遂刺杀赵高於斋宫，夷三族以徇咸阳。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楚将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霸上，使人约降子婴。子婴即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项籍为从长，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

《史记》太史公曰：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诸侯，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口白挺，（田器也，音忧。）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藩篱之艰。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为戮歿矣。故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箝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秦王缵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捶拊（附，拍。音府。）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北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馀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於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钅 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堑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秦王既没，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口集而响应，嬴粮而影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馀年。然後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後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帝王世纪》曰：秦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

楚义帝（附）

《尚书中侯》曰：空受之帝立。

《史记》曰：项梁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沛公亦起沛，往焉。居巢 邝 人范增，好奇计，往说项梁曰：“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後也。”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在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陈婴为楚上柱国，与怀王都盱眙。秦灭，尊怀王为义帝。（《汉书》曰：义帝名心也。）项羽谓诸将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汉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项王出之国，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义帝长沙，都郴县。其群臣稍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

卷八十七　皇王部十二

汉高祖皇帝

《河图》曰：帝刘季，日角戴胜，斗胸，龟背、龙眼、长七尺八寸，明圣而宽仁。

又曰：刘受纪昌，光出轸，五星聚井。

《龙鱼河图》曰：高皇摄正总万庭，四海归咏治武明。文得道治承天精，元祚兴隆协圣灵。

《尚书帝命验》曰：赩起蜚，卯生虎。（赩起蜚，始皇立也。卯，刘字之别也。皇立而刘生，虎谓高祖。）

又曰：有人雄起戴玉英，（玉英，宝物之名，戴之谓骨表。）祈旦失亡其金虎，（祈读曰晰，白也。谓之秦也旦失钥，户将开。金虎兽之长，喻於秦也。）东南纷纷注精起。（纷纷，动扰之貌。注星之精起，谓刘氏也。）

《尚书考灵耀》曰：卯金出轸，握命孔符。（卯金，刘字之别，轸，楚分野之星。符，图书，刘所握天命，孔子制图书。）

《诗含神雾》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刻，刻镂也。有玉英之文。）

《春秋孔演图》曰：其人日角龙颜，姓卯金刀，含仁义。

《春秋文耀钩》曰：庶人争权，赤帝之精。（庶人，项羽、刘季者也。争权并欲起也。）

《史记》曰：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暝，父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为泗水亭长，亭中吏无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如淳曰：雠音售。）数倍。尝徭咸阳，纵观，观始皇帝，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到丰西泽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因忽不见。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秦始皇帝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东游以厌当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沛令恐，欲以沛应胜。沛父老皆曰：“生平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乃立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东井，沛公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降轵道旁。遂西入咸阳，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民大喜。五年，项羽灭，诸侯尊汉王为皇帝，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置酒南宫。高祖曰：“通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孟康曰：姓高，名地也。）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志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者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运筹策於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戍卒娄敬说高祖曰：“都洛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国。”上以问张良，因劝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九年，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上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尝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与仲力孰多？”群臣皆称万岁，大为笑乐。十二年，高祖回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馀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献牛酒。）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张宴曰：张，张帷。）高祖击黥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於是高祖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亦何益？”遂不使治病。四月甲辰，崩於长乐宫。时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长陵。群臣上尊号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皇帝。太子袭位，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也。初，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从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治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如淳曰：章，历数之章术也。程者，权衡丈尺斛斗之平。）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

又曰：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

《汉书赞》曰：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炽尚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荀悦《汉纪》曰：项羽自立为西楚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诸侯皆就国。汉王欲攻楚，丞相萧何谏曰：“虽王汉之恶不犹愈於死乎，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则伸於万人之上，汤、武是也。愿大王王汉，抚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乃就国。

又曰：高祖开建大业，统辟元功，度量规模，不可尚已。是时，天下初定，而庶事草创。故《韶》、《夏》之音，未有闻焉。

《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进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彩相纠，或似□，或似龙，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不若杀之。”

《帝王世纪》曰：丰公，家于沛之丰，沛邑阳里。其妻梦赤马若龙戏己而生孰嘉，是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媪”，是为昭灵后，名含。始游於洛池，有玉鸡衔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又曰：玄晏先生曰：“《礼》称至道以王，义道以霸。观汉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乱，不阶尺土之资，不权将相之柄，发迹泗亭，奋其智谋，羁勒英雄，鞭驱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义成，或以权断，逆顺不常，霸王之道杂焉。是以圣君帝王之位，而无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难及矣。

後汉班叔皮《王命论》曰：在昔帝尧之禅，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尧，光济四海，奕世载德，至于汤武而有天下。虽其遭遇异时，禅代不同，至於应天顺民，其揆一也。是故刘氏承尧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据火德，而汉绍之，始起沛泽，则神母夜号，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作，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後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於生人，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运世无本，功德不能纪，而得倔然在此位者。世俗见高祖兴於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

项籍（附）

《河图》曰：怪目，勇敢、重瞳、大力，立楚之邦。

《尚书中候》曰：自号之王霸，姓有工。（项羽为西楚霸王，工，项字之侧。）

《史记》曰：项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云：临淮有下相县。）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於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无妄言，族矣！”梁以此奇之。籍身长八尺馀，力能扛鼎，（韦昭曰：扛，举也。）才气过人。秦二世元年九月，会稽守（徐广曰：尔时未云太守也。）通谓梁曰：“（《楚汉春秋》曰：会稽假守适通也。）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为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处，独籍知之耳，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诺。”梁召籍入，须臾，梁句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项梁乃渡江而西，凡六七万人，军下邳。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乃求楚怀王孙心，立以为楚怀王，王召宋义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犹枝旱也。臣瓒曰：小柱为枝，邪柱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怀王因使羽为上将军，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虏王离。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呼声动天地。项羽召见诸侯，诸侯入辕门，（张晏注曰：军行以车为阵，辕相倚为门曰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张晏曰：沐猴，猴也。）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之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春，汉王伐楚，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宝货，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走南山，楚又追击之灵壁东（徐广曰：在彭城。）睢水上。（徐广曰：睢水彭城西，水入泗水。）汉军却，为楚所挤，（挤，排也。）多杀，汉卒十馀万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於是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之四年，项王西与汉俱临广武而军，（孟康注曰：筑西城相对，在广武敖仓西，三皇山山上。）相守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道。项王患之，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李奇曰：挑，身独战不须众也。挑音荼了反。瓒曰：挑战レ挠敌求战，古谓之致师。）决雌雄，无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命壮士出挑战。汉王有善骑射者楼烦，（应劭曰：楼烦，今楼烦县。）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於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甚，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汉王使侯公往说，项王乃与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文颖曰：於荥阳下引河东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兵济汝汉淮泗水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鸿沟而东者为楚。项王已约，乃引兵解而东归。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汉王乃追项王至垓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应邵曰：楚歌者，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楚歌者多也。）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乃夜起，饮於帐中。有美人名虞，（徐广曰：姓虞氏。）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於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馀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徐广曰：在淮南。）迷失道，问一田夫，田夫绐曰“左。”（文颖曰：绐，欺也。欺令左也。）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汉书音义》曰：县名，属临淮。）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能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王乃欲东渡乌江。（瓒曰：在牛渚也。）乌江亭长舣船待，（孟康曰：舣音蚁，附着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船向岸回舣。）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千里，吾不忍杀之，以赐公。”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顾见汉骑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张晏曰：以故人难亲斫之，故背面之也。如淳曰：面，不视正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也。）“此项王也。”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汝得。”（徐广曰：亦可是功德之德。）乃自刎而死。汉以鲁公礼葬项王於城。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周时贤也。）“舜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乎？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此时山东六国而齐、赵、韩、魏、燕并伐秦，故云五诸侯也。）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周生《烈子》曰：桀、纣是汤、武之梯，秦、项是大汉之阶也。四逆不兴，则三顺不胜。

蒋子《万机论》曰：项羽若听范增之策，则平步取天下也。

谯周《法训》曰：刘、项方争，父战於前，子斗於後。

孝惠皇帝

《史记》曰：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也，常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臣得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赖留侯策，太子得毋废。高祖崩，太子袭号为惠皇帝。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雉，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九饮之。犁明，孝惠还，赵王已死。（徐广曰：犁犹比。）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来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是戚夫人也。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之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

又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於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闺房，天下宴然。刑罚罕用，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矣。”
《汉书》曰：孝惠（讳盈之，字曰满。应劭曰：礼谥法，柔质慈民曰惠矣。）七年，帝崩于未央宫，葬安陵。（案帝年十七即位，在位七年矣。）
《汉书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外礼宰相，可谓宽仁之主，遭吕太后亏损至德，悲夫！
荀悦《汉纪》曰：立皇后张氏，帝姊鲁元公主之女也。太后欲为重亲，故以配于帝也。论曰：“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姊子而为后，昏於礼而渎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则也。”君臣莫谏过也。”
班固《汉书述》曰：孝惠短世，高后称制，罔顾天显，吕宗以败。
前少帝
《史记》曰：惠帝崩，太子即位为帝，号令一出太后，太后称制。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佯有娠，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以为太子也。孝惠崩，太子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之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太后闻而患之，恐其後为乱。於是乃幽之於永巷中，群臣奉旨废帝。
後少帝
《史记》曰：后元年，立孝惠後宫子弘为襄成侯。二年，以为常山王，更名义。四年，废少帝，立常王义为帝，更名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八年七月，太后崩。大臣谋诛诸吕，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乃相与阴使人召代王，代王至长安，共尊立为天子。东平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召乘舆载少帝出。少帝曰：“欲将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帝邸。
卷八十八　皇王部十三
汉孝文皇帝
《春秋演孔图》曰：戴玉英，（玉英，文帝之首表象玉英而秀出。）光中再，（光，日光也。再，再中也。《汉含孳》曰：衣夜景移，位复中，支庶起也。）仁雄出，日角用。（为仁人之雄杰，既戴玉英且日角也。谓用於天下。）
《史记》曰：孝文皇帝讳恒，（讳恒之，字曰常。谥法，慈惠爱民曰文。）高祖之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以破陈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高后八年，高后崩。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使迎代王。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今诛诸吕，新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尉宋昌进曰：“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也。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忽疑也。”代王卜之龟，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者乃天子也。”代王乃命宋昌参乘，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昌至渭桥，丞相已下皆迎。宋昌还报，代王驰至渭桥，群臣拜谒。太尉勃进曰；“愿请间言。”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之玺符。代王谢曰：“至代邸而议之。”遂驰入代邸。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皆伏固请。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遂即天子位。即日夕入未央宫。三年，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郡臣，皆赐之，举功行赏。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又曰：孝文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纻 弟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常假借用之。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後七年六月，帝崩於未央宫，遗诏无发民男女哭临，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纤七日，释服。

《史记》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为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也！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

《汉书》曰：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乃以御史大夫申徒嘉为丞相。

又曰：武帝从容问东方朔曰：“吾欲化民，岂有道乎？”朔对曰：“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纻 弟，足履革舃，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为刃，（服度曰：兵器如木而无刃。）衣无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上书囊以为殿帷，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於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

又曰：贾捐之曰：“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於是还马，与道里费。

荀悦《汉记》曰：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击魏王豹。豹有姬曰薄姬，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猜此言而反。豹败，汉王纳薄姬，实生文帝。

又曰：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僚之贤，而贾谊见排逐，张释之十年不见省，冯唐首白屈於郎，岂不惜哉！夫以绛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犹见疑，不亦痛乎！

《帝王世纪》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为体，庙名顾城。

桓子《新论》曰：汉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汉初定，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救赡困乏，除肉刑，灭律法，薄葬埋，损舆服，所谓达於养生送终之实者也。及始从代徵时，谋议狐疑，能从宋昌之策，应声驰来即位，而偃武行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与匈奴和亲，总撮纲纪。故遂褒增隆为太宗也。而溺于俗议，斥逐材臣，又不胜私恩使嬖妾慎夫人与皇后同席，以乱尊卑之伦。所谓通而蔽也。

《风俗通》曰：孝成皇帝问刘向：“世俗多传道，文皇帝少生於军，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城东门外。高帝数梦见一儿祭己，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为大王，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为再中，遂即位为天子。躬行至俭，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常居明光宫听政。为皇太子，治三年服。天下平，米升一钱，有此事不？”向对曰：“文帝生而为王者子，常居宫阙内，不弃捐军中祭代东门外也。高后八年九月己酉夕即位，时已昏夜，日不再中也。文帝虽节俭，未央宫前殿至奢，雕文及五彩画，华襄、壁墙、轩槛、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书囊为帷。又帝率听政宣室，不在明光宫也。薄太后，孝景二年薨，不持三年服也。匈奴数犯塞，侵扰边境，候骑至甘泉，烽火通长安。由是北边置屯，守战设备，胡兵连不解，转输骚扰，费积虚耗。因以年岁不登，百姓饥乏，籴尝至石五百，非一升一钱也。”上曰：“临朝总政施号令何如？”未及对，上复谓向：“校尉宗室师傅，耆旧洽闻，亲事先帝，历见三世得失，勿有所隐。”向曰：“文帝尝过辇郎署呼郎中冯唐，问以赵将廉颇、李牧。唐言今虽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辇而去，还归禁中，召责让唐：邓通以佞幸吮痈见爱，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邦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衣裘旃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骑射狐兔。”上曰：“後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致太平，其德偕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曰：“文帝治礼，言者不伤其意；臣无以大小，至即从容言，上止辇听之，言事者多褒之，後人见其遗文，则以为然。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然文帝之节俭约身以变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过人难及也。”

《典论》曰：文帝慈孝，宽弘仁厚，躬修玄默，以俭帅下。奉生送终，事从约省。美声塞於宇宙，仁风畅於四海。

又曰：文帝思贤甚於饥渴，用人速於顺流。

班固《汉书述》曰：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我德如风，民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孝景皇帝

《史记》曰：孝景皇帝，孝文帝之中子也。母窦太后。文帝初在代，前后有三男。及窦太后行前，三子更死，故景帝得立。

《汉书》曰：孝景皇帝，（讳启，字开。应劭曰：礼谥法，布义行刚曰景。）文皇帝太子也。母窦太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又曰：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弊，网密文峻，而奸宄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又曰：孝景帝即位，窦婴为太子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因宴昆弟饮。是时上未立太子，酒酣，上于是从容曰：“千秋万岁後传王。”太后大欣。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也，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此憎婴。

《帝王世纪》曰：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阳陵，庙名德阳。

班固《汉书述》曰：孝景莅政，诸侯放命。（《尚书》放命圮族，鲧之恶坏其族类，吴、楚七国亦然也。）克伐七国，王室以定。非怠非荒，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宁康。

魏陈王曹植《汉景帝赞》曰：景帝明德，继文之则。肃清王室，克灭七国。省役薄赋，百姓殷昌。风移俗易，齐美成康。

孝武皇帝

《史记本纪》曰：孝武皇帝，（《汉书音义》曰：讳彻也。）孝景帝中子也。母曰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

《汉书□武帝纪》曰：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位。元朔四年冬，行幸甘泉。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获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后土祠於汾阴睢之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林曰：睢音虽。如淳曰：睢者河之东岸也。）元封元年，（应邵曰：始封太山，故改年也。）行自口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至于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遂东巡於海上。夏四月，上还，登封太山，（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岱宗也。助天高也。刻石记号，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捡之封焉。）降明堂。（案《郊祠志》曰：初天子封太山，太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也。）行自太山，复东巡於海上，至碣石。（文颖曰：在辽西县，今罢，属临榆，此石着海旁。韦昭《地理》曰：在古北平疆域西南也。）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春，幸缑氏，遂至东莱。夏四月，还祠太山。至瓠子，（服虔曰：瓠子堤名也。苏林曰：在鄄县以南，濮阳北西，广百步，深五丈。）临决河，命从臣将军以下皆负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四年冬十月，幸雍，祠五。通回中道，（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隶关在其北，通至长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池山险，有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也。）遂北巡肃关。（如淳曰：《匈奴传》：匈奴入朝那肃关，在安定朝那县也。）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唐，（如淳曰：县名也。韦昭曰：南郡也。）望祀虞舜于九疑。（应劭曰：舜葬苍梧九疑山，今零陵营道也。）祭天柱山，（应劭曰：音潜，南岳霍山，，县名，属庐江。文颖曰：天柱山县南有祠。）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太初元年，（应劭曰：用夏正，以正有为岁首，故改元为太初。）行幸太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于明堂。天汉三年，（应劭曰：时频年苦旱，故改年为天汉以祈甘雨。晋灼曰：取口汉之诗，求雨之意也。）初榷酒酤。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还幸北地，祠常山，瘗玄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过毋出田租。泰始三年，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二月令天下大。五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孟康曰：礼日，祠日也。韦昭曰：成山在东莱界。）四年夏五月，还幸建章宫。後元二年，朝诸侯王于甘泉宫，赐宗室。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张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多难讳。）丁卯，帝崩于五柞宫，（案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五十四年，寿七十一岁也。张晏曰：有五柞之树，故因以名宫，在县也。）葬於茂陵。

《汉书口赞》曰：汉承百王之後，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民，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章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後，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後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口宣帝纪》曰：本始三年，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国皆立庙。

荀说《汉纪》论曰：孝武皇帝，规矩万世之业，固後世之基地。内修文学，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风粲然可考者矣。然犹好其文，未尽其实；发其始，不克其终。奢侈而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万民罢弊。当此之时，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焉。

刘歆《宗庙议》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遣大将伏波、楼船之属，灭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氐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将远遁漠北，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後，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蕃，百蛮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汉武故事》曰：汉景皇帝后任身，梦日入其怀。景帝又梦见高祖谓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为彘。”及生男日，因名之焉。武帝生於猗兰殿，年四岁，立为胶东王。数岁长主抱著其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馀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於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定婚焉。胶东王为皇太子时年七岁。上曰：“彘者，彻也。”因改曰“彻”。丞相周亚夫宴见，时太子在侧，亚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视之不辍，亚夫於是起。帝曰：“尔何故视此人耶？”对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贼。”帝笑曰：“因此怏怏，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囚防年，继母陈杀父，因杀陈。依律，年杀母大逆论，而帝疑之。诏问太子，太子对曰：“夫继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缘父之爱，故比之於母耳。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大逆论。”帝从之。年弃市刑，议者称善。时太子年十四，帝益以奇之。及即位，常晨往夜还，与霍去病等十馀人皆轻服为微行，且以观戏市里，察民风俗。尝至莲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问之，云有持戟诈呵者数十人。时微行率不过二十人马七八匹，更步、更骑，衣如凡庶，不可别也。亦了无驺御，而百姓咸见之。又尝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长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众夜行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嘿然不应，因乞浆饮。翁答曰：“吾止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觇之，见翁方与少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馀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天寒，妪酌酒多与，夫及诸少年皆醉。妪自缚其夫，诸少年皆走。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旦，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妪千金，擢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弗复微行。上少好学，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助、司马相如等以类分别之。好词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即成。初不留时，相如造文迟，弥时而後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迟。可乎！”相如曰：“於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责也。然性严急，不贷小过，刑杀法令，殊为峻刻。汲黯每谏曰：“陛下爱才乐士，求之无倦，比得人，劳苦神明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於陛下，欲与谁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喻之。行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乃自作《秋风》辞，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於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行幸五祚宫，谓霍光曰：“朕去死矣，可立钩弋子，公善辅之。”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馀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此遂绝。

始元二年，吏告民盗用乘舆御物者，案其题，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别买得，光疑葬日监官不谨，容致盗窃，乃收将作以下系长安狱考讯。居岁馀，邺县又有一人於市货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见，县送其器推问，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吏问之，说市人形貌如先帝。光於是默然，乃赦前所系者。岁馀，上又见形，谓茂陵令薛平曰：“吾虽失世犹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剑乎？”忽然不见。因推问，陵旁有方石，以为砺，吏卒常盗磨刀剑。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候者时见从官卤簿似天子，自後转稀，至宣帝世乃绝。宣帝即位，尊孝武庙，奏乐之日虚中有唱善者，告祠之日白鹄群飞集後庭。西河立庙，神光满殿中，状如月。东莱立庙，有大鸟迹，意路上，白龙夜见河东。立庙告祠之日，白虎衔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骑马，马异於常马，持捉一札，赐将作丞曰：“闻汝绩克成，赐汝金一斤。”因忽不见，札乃变为金，称之有一斤。广川告祠之明日，有钟磬音，房户皆开，夜有光，香气正闻二三里。宣帝亲祠甘泉，有顷，紫黄气从西北来，散於殿前，肃然有风。空中有妓乐声，群鸟翔舞蔽天。宣帝既亲睹光怪，乃疑先帝有神，复招诸方士，冀得仙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孝武皇帝，庙名渊龙。

《幽明录》曰：汉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常与帝围棋相娱。女风姿端正，帝密悦，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疮经年。故《汉书》云“避暑甘泉宫”，此其时也。

刘歆《七略》曰：孝武皇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桓子《新论》曰：汉武帝才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范，获前圣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怒，武义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图，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然上乃多过差，既欲斥境广土，又乃贪利争物之无益者。闻西夷大宛国有名马，即大发军兵，攻取历年，士众多死，但得数十匹耳。又歌儿卫子夫因幸爱重，乃阴求陈皇后过恶而废退之。即立子夫其男为太子。後听邪臣之谮，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信其巫蛊，多征会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宫室，内竭府库，外罢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胜数。此可谓通而蔽者。

《典论》曰：孝武帝承累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阜，府库馀钱帛，仓廪畜腐粟。因此有意平灭匈奴而廓清边境矣。故即位之初，从王恢之书，设马邑之谋。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载之间，征匈奴四十馀举，逾广汉，绝梓岭，封狼居，禅姑幕，梁北河，观兵瀚海。列单于之旗，剿阏氏之首，采符离之窟，扫五王之庭，纳休屠昆耶之附，获祭天金人之宝，斩名王以千数，馘首虏以万计。既穷追其散亡，又摧破其积聚。虏不暇於救死扶伤，疲於孕重堕卖。元封初，躬执武节，告以天子自将，惧以南越之诛。彼时号为威震匈奴矣。

後汉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厥作伊何，百蛮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既抗，亦迪斯文。宪章六学，统一圣真。封禅郊祀，祭旅百神。协律改正，飨兹永年。

魏陈王曹植《汉武帝赞》曰：世宗光光，文武是攘。威震百蛮，恢拓土疆。简定律历，辨修旧章。封天禅土，功超百王。

周庾信《汉武帝聚书赞》曰：献书路广，藏书府开。秦儒出谷，汉简吹灰。芝泥即土，玉匣封来。坐观风俗，不出兰台。

陈沈炯《祭汉武帝陵文》曰：臣闻桥山虽掩，鼎湖之灵可祠；有鲁遂荒，大庭之迹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兰，纂灵丰谷，汉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杲于海浦，礼曰观而称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乐，岂不然欤！既而运属上仙，道穷晏驾，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陵□故塞，与原田而无无；别风馀趾，带陵阜而茫茫。羁旅之纟 墨臣，岂不落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者承明见厌，严助东归，驷马可乘，长卿西返。恭闻故实，窃有愚衷。黍稷非馨，敢望徼福，爵台之荐，空怆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徽猷，伏增凄惧。

卷八十九　皇王部十四

汉孝昭皇帝

《汉书□帝纪》曰：孝昭皇帝，（讳弗之，字曰不。）武帝少子也。母赵妻予，本以有奇异得幸，（服虔曰：姨妤有奇手，指不伸。案《外戚传》曰：望气者云，此有奇女天子气，故称奇异也。）及生帝，有奇异，（文颖曰：十四月乃生。）遂立为太子，年八岁。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如淳曰：谓之液者，天地和液之气所为池。案时汉用土德，服色尚黄。鹄色皆白，而今更黄，以为土德之瑞，故纪之也。言承阴阳津液以作之。）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案《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宫中也。）元凤元年九月，左将军上官桀、桀子骠骑将军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欲害之，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言光罪。时帝年十四，觉其诈，皆伏诛。虽後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国家忠臣，先帝所属，敢有讠替毁者，坐之。”光由是得尽忠。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於未央宫。（案帝九岁即位，在位十三年，寿二十二也。）六月葬平陵。

《汉书赞》曰：昔周成王以孺子继位，而有管、蔡四国流言之变。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盖、上官逆乱之谋。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馀弊师旅之後，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繇薄敛，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

後汉□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盖张，实实聪，罪人斯得，邦家和同。

魏文帝《周成汉昭论》曰：或方周成王於汉昭帝，佥高成而下昭。余以为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禀贤妣之胎诲，周召为保傅，吕尚为太师，口能言，则行人称辞，足能履，则相者导仪，目厌威容之美，耳饱仁义之声。所谓沉渍玄流而沐浴清风者矣。犹有咎悔，聆二叔之谤，使周公东迁，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金》，稽诸国史，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圣德，而信《金》之教言，岂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养惟盖主，相则桀、光，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质，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於深宫之中，长於妇人之手，然而德与性成，行与体并。年在二七，早知夙达，发燕书之诈，亮霍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诚，岂有启《金》、信国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成、昭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贸臣而治，换乐而歌，则汉不独少，周不独多。

魏丁仪《周成汉昭论》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托於冢宰，流言谗兴，此其艰险相似者也。夫以发《金》然後垂泣，计日力便觉诈书，明之迟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处；异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谤而不出，周公赖天变而得入。推此数者，齐本而论末，计重而量轻，汉昭之优于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获实，其美在终；昭帝苗而未秀，其德在始。必不得已而论二主，余与夫始者也。

废帝海昏侯

《汉书》曰：昌邑哀王，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昭帝崩，无嗣，大将军霍光征王贺典丧。王乘传诣长安邸，夜漏未尽一刻，以火发书。其日中，贺发，晡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龚遂谏王，令还郎谒者五十馀人。贺到济阳，求长鸣鸡，道买积竹杖。（文颖曰：合竹作杖也。）过弘农，使大奴善以衣车载女子。旦至广明东都门也，遂曰：“礼，奔丧望见国都哭。此长安东郭门也。”贺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复言。贺曰：“城门与郭门等耳。”且至未央宫东阙，遂曰：“昌邑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文颖曰：吊哭帐。）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也，向阙西面伏，哭尽哀止。”王曰：“诺！”到，哭如仪。王受皇帝玺绶，袭尊号。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乱。大将军光与群臣议，白孝昭皇帝后，废贺归故国。初，贺在国时，数有怪。尝见白犬，高三尺，其颈似人，而冠方山冠；後复见熊，左右皆莫见。又大鸟飞集宫中，王知，恶之，辄以问郎中令龚遂，遂为言其故，後又血污王坐席，王问遂，遂叫然号曰：“空宫不久，妖祥数至。血者，阴忧象也。宜畏慎自省。”贺终不改节。居无何，就征。既即位，后王梦青蝇之矢积西阶东，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发视之，青蝇矢。（或曰：恶蛇矢也。）以问遂而不用其言，卒至於废。大将军霍光更尊立孝武帝曾孙，是为孝宣帝。

《汉书》曰：昌邑王即位，好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之中。与孝昭帝宫人蒙等淫乱，诏掖庭令敢泄言腰斩。王受玺凡二十七日，有罪千一百二十七条。霍光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奏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於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以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

《汉书》曰：王吉，字子阳。为昌邑中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凭轼撙衔，（服虔曰：撙，促也。或曰挂也。撙音子本反。）驰骋不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倦乎叱咤，手苦於辔，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霜露，昼则被埃尘，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偃薄。（偃，靡也。遇疾风而靡也。薄，迫也。）数以软脆之玉体，（㖞，柔。而兖切。）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毡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後，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学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忻忻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誉发而上闻，则福禄具臻，而社稷安矣。”

中宗孝宣皇帝

《汉书□帝纪》曰：孝宣皇帝，（讳询，字次卿。询之字曰谋。）武帝曾孙，戾太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曾孙虽在襁褓，犹坐系郡邸狱。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怜曾孙之亡辜，使女徒乳养，私给衣食。至後元二年，望气者言长安狱有天子气，上遣使者皆杀之。内署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哀曾孙，养奉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曾孙因倚依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受诗於东海𣏌复（𣏌复音馥。）仲翁，高才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之奸邪，吏治得失。周遍三辅，常困於莲灼卤中。尤乐、杜间，率常在下杜。（劭应曰：下杜，杜陵之下。）时会诸朝，舍长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遍身及足下皆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售，亦以此自怪。元平元年，昭帝崩，无嗣。霍光徵昌邑王贺，贺淫乱，废。七月，光奏遣宗正德至曾孙尚冠里舍，沐浴，赐御府衣。太仆以令猎车奉迎曾孙，就齐宗正府，封为阳武侯。群臣上玺，即皇帝位。甘露三年，匈奴呼韩耶单于皆来朝，谒称藩臣而不名。黄龙元年，帝崩於未央宫，在位二十五年。

《汉书》曰：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参乘，上内严惮之，若芒刺在背。後张安世代光参乘，天子从容肆意甚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汉书赞》曰：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事咸精其能，至于伎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者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李奇曰：宣帝能朝呼韩而固存，走郅支使远遁是推亡也。）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後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

《东观汉记》曰：光武下诏曰：“惟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号曰中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宣帝庙名“乐游”。
後汉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时举傅纳，听断惟精。柔远能迩，单威灵。龙荒朔漠，莫不来庭。丕显烈祖，尚於有成。
孝元皇帝
《汉书口帝纪》曰：孝元皇帝，（讳之，字曰盛。）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许皇后，宣帝昔微时生民间。八岁为太子。及即位，壮大，和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理之，奈何纯任德教，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何足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故终不背焉。宣帝崩，太子即位。频年行幸甘泉，河东，郊祀泰，祠后土。幸长杨射熊馆，布车骑，大猎。竟宁元年，崩於未央宫。在位十六年，时年四十三。
班固《汉书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应邵曰：《元、成帝纪》皆固父彪所作，臣班彪自说也。外祖，言金敞也。）语臣曰：“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忖节度，穷极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薛、贡、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矣。然宽弘尽下，出於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应劭《汉官仪》僚曰：孝武时，天子以下未有帻。元帝额上有壮，不欲使人见，乃始进帻，群寮随焉。
《帝王世说》曰：孝元皇帝，庙名长寿。
孝成皇帝
《汉书口帝纪》曰：孝成皇帝，讳骜，字太孙。元帝太子。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帝於甲观画堂，（如淳曰：甲观，馆名；画堂，堂名。）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及为太子，好经书，为人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应邵曰：驰道，天子之道。）西至直城门，（晋灼曰：黄图西出南头第二门。）得绝乃度。上迟之，以状对。上于是大悦，乃著令，太子得绝驰道。其後幸酒宴乐，（幸酒，好酒也。）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才，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功，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元帝崩，太子即位。频年幸甘泉、汾阴、郊祠。绥和二年，崩於未央宫。在位二十六年，时年四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成帝好为微行，从其门郎，及私奴宫客，多至十馀人，皆带持刀剑，或乘小车，御者在道上，或皆骑，出入市里、郊野，远至旁县。谷永曰：“今陛下弃万乘之富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称，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称长放家人是卑字。）买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北宫挺身，与群小晨夜相随，鸟集杂会，醉饱吏民之家，乱服共坐，混淆无别。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年矣。”

《汉书赞》曰：臣之姑（晋灼曰：班彪之姑。）充後宫为婕妤，父子兄弟侍帷幄，数为臣言：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默，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之所由来者久矣。

《帝王世纪》曰：成帝庙名池阳。

扬雄《酒赋叙》曰：汉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赋》以讽之。

孝哀皇帝

《汉书□帝纪》曰：孝哀皇帝，（讳欣之，字曰喜。）元帝庶孙，定陶恭王之子也。母曰丁姬。三岁立为王，长好文辞法律。入朝，上令诵诗，通习，能说，（能说其义。）帝称其才。时王祖母傅太后，私赂遗上所幸赵昭仪及帝舅曲阳侯王根。根及昭仪见上无子，亦欲预自结，皆劝帝以为嗣。乃立为太子。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太子即帝位。建平二年夏，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讠，汉运中衰，当再受命，今宜改元易号。乃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八月诏曰：“夏贺良等言，皆违经背古，不合时宜，甲子制书，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贺良等皆伏辜。元寿三年，帝崩于未央宫。在位六年，时年二十五。

《汉书》曰：孝哀皇帝，性不好音。及即位帝，下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祀乐及古之兵法武乐，在经法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又曰：董贤为太子舍人，美丽自喜。上即位，见幸。出则参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间，赏赐巨万，贵震朝廷。尝与上昼寝，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上不欲动摇之，乃断袖而起。又召贤女弟为昭仪，更名其舍为椒风，以配椒房。武库禁兵，尚方珍宝，上第尽在董氏，乘舆乃其副也。贤为大司马卫将军，年二十二。上置酒从容视贤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侍中王闳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下也，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上乃默然不悦。

孝平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帝纪》曰：孝平皇帝，（讳ㄋ之，字曰乐。）元帝庶孙中山孝王之子也。年三岁时为王。哀帝崩，迎中山王即位。元始五年，为莽所鸩而崩。有司议曰：“礼，臣不殇君。皇帝年已十四，宜以礼敛，加元服。”

《汉书赞》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显功，以自尊盛。观其文辞，方外百蛮，无思不服，休征嘉应，颂声并作。至乎变异见于上，民人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少帝孺子

《汉书》曰：孝平皇帝崩，无子，嗣绝。宣帝曾孙有五人，王莽恶其长子也。兄弟不得相为，後乃征宣帝玄孙广威侯婴，年二岁，记以卜相最吉。莽遂居摄，如周公故事，改曰居摄元年。三月立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建国元年乃策命孺子以为安定公。莽执孺子手流涕曰：“今予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哀叹良久，孺子下殿，北面称臣，百僚莫不感恸。莽敕阿乳母不得与言，常在四壁中，至於长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孙妻之。

《帝王世纪》曰：婴为孺子，三年而废为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国。更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将婴聚众为天子，数月，更始乃杀之。

王莽

《汉书》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辅政，凡九侯，五大司马，惟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侈靡，莽独孤贫，因折节为俭。受《礼经》，勤身博学，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世父凤疾，莽侍病乱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太后及帝，拜黄门郎。永始中封为新都侯，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九卿，先进，在莽右，莽阴求其罪，因大司马根白之，长伏诛，莽以获忠直，遂擢为大司马，辅政。莽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己不倦。岁馀，成帝崩，哀帝即位，傅太后、丁姬皆称尊号，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广尊尊之义，请免为庶人。”乃遣就国。杜门自守，吏民冤讼莽者以百数。元寿元年，征莽。岁馀，哀帝崩。莽为大司马。平帝即位。太后临朝，皆委政於莽。群臣奏莽定策安宗庙，赐号安汉公。莽以女配帝，欲擅权。帝母卫姬及舅并留中山。莽子宇恐帝大後见怨，与师吴章夜持血洒莽第，门吏发觉之，莽执宇送狱死。莽因作书八篇，以戒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著官簿，比《孝经》。吏人上书者八千馀人，咸曰：“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帝采伊、周称号，加公为宰衡，位上公。又加九锡鸾辂龙旗。莽又增法五十条，犯者徙之四海。徙者以十万数，民始怨矣。平帝疾，莽作策，请命，愿以身代，藏策金。平帝崩，莽恶立长，乃选子婴，年三岁，以卜相最吉。是月，前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下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兴，自此始矣。群臣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汉公居摄践阼，服天子黼冕，南面朝群臣，车服出入如天子，郊祀天地，赞者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改元曰居摄。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众十馀万。莽惶惧，抱孺子告祷郊庙，仿《大诰》作策，班於天下。莽既灭翟义，自谓威德已盛，遂谋即真之事矣。功显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诏议其服。莽奏太后下诏议其服，太后称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尝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此亭中当有新井。”旦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梓潼人哀章，即作铜匮，为两检，其上书言“莽为真天子。”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付仆射以闻。莽至高庙拜受金匮，还坐未央前殿，下书即真天子位，号曰“新”。以十二月癸酉为建国元年。莽按符命求得王盛从布衣登用，百官并改名。又改光明宫为常安，立祖庙五，亲庙四。又更作小钱，与前大钱为二品。百姓不便，农商失业，民人至涕泣於市道。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鸟之毛，服饰甚伟。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杀汝！”莽捕杀之。更名匈奴为降奴。是时有用方技待诏黄门者，或问莽形貌，待诏曰：“莽所谓鸱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问者告之，莽诛待诏，後常翳口母屏风，非亲近莫得见也。更名高句骊为下句骊。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立庙长安，新室世世献祭。元帝配食，坐於床下。又明六之令，犯禁者至死。临淮瓜田仪为盗贼，琅琊女子吕母亦起。莽之南郊，铸作威斗，若北斗，欲以厌胜众兵。莽见盗贼起，乃命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六年一改元，布天下。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豨 希勇，以为锐卒。莽见盗贼多，欲视为自安，遂营长安城南，提封百顷。亲举筑三千下，即言符命，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乃遣分行天下，博采淑女。莽梦见长乐宫铜人起立，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使尚方工镌灭铜人膺文。又令虎贲武士入高庙，杖剑四面提击，桃汤赭鞭鞭洒屋壁。又言黄帝建华盖以登仙，乃造华之。百官窃言“此似 车，非仙物也。”莽知西方溃叛，乃遣使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之禁众制。会世祖与兄齐武王等攻拔棘阳，立刘圣公为天子。莽愈恐。欲外视自安，乃染其鬓，进所征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女为皇后，聘黄金三万斤。遣王邑、王寻等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定山东，围昆阳。世祖来救昆阳，邑等大败。关中闻之震恐，命张邯称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莽”，皇帝名；“升”，谓刘伯升；“高陵”谓高陵侯翟义封也。言刘升、翟义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犹殄灭不兴。後莽兵败，莽忧惫不能食，但饮酒，复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寐，不复就床矣。但为厌胜，遣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坏渭陵、延陵园门罘ぜ，曰：“无使民复思汉也。”崔发言：“《周礼》、《左传》，国有太灾，则哭以厌之。”莽乃至南郊，陈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灭众贼？”因搏心大哭，气尽，伏而叩头。作告天策文千馀言。诸生小民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为郎。拜将军九人，为九虎将。邓晔开武关迎汉，汉丞相司直李松与邓晔共攻京师。晔以王宪为校尉，略地。至长门宫，而茂陵董喜等，并假以号，称汉将。长安旁兵四会城下，争欲先入城，贪立大功。莽分赦城内狱囚徒，皆授兵，杀豕希饮其血，誓曰：“大功莽分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众兵发掘莽妻子父祖冢，烧其棺椁及九庙明堂，火照城中。城中少年朱弟、张鱼等烧作室门，斫敬法闼，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火辄随之。宫人妇女啼呼曰：“当奈何！”莽绀祠服，带玺，（绀，深青。衤勺音弋旬切，衤勺，纯也，言纯为绀服也。音弗。）持虞帝匕首。天文即案式於前，曰：“时加某。”莽旋席随斗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汉兵其如予何！”群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门，就车，之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从官尚千馀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入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与战。莽入室下。晡时，众兵上台，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校尉公宾就见吴问绶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间。”就识，斩莽首。军人争分裂莽身，支节肌皮脔分，争相杀者数十人。传莽首诣更始，悬於宛市中，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应劭《汉官仪》曰：帻本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因为施巾，故里语曰：“王莽头秃施帻屋。”

《汉书赞》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摄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於桀、纣，而莽晏然，自以黄虞复出。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毒流诸夏，乱延蛮貊，犹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其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墟，丘垄发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经》以文奸言，同归殊途，俱成灭亡。此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音蛙）声，馀分位，圣王之驱除云尔！（非命，非天命也。紫，间色，，邪音。岁月之馀分为闰，言非正也。）

卷九十　皇王部十五

后汉世祖光武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光武皇帝，汉高帝九世孙也。出长沙定王发之後。
袁宏《汉纪》曰：孝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发中子买为春陵节侯，买生郁林太守外，外生钜鹿都尉回，回生南顿令钦，钦生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
《东观汉记》曰：皇考初为济阳，有武帝行过宫，常封闭。上将生，皇考以令舍下湿，开宫後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时，有赤光，室中尽明。皇考异之，使卜者王长卜之，长曰：“此善事，不可言，”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长大于凡禾，县界大丰熟，因名上曰“秀”。是岁凤凰来集济阳，故宫皆画凤皇。圣瑞萌兆，始形于此。上为人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长七尺三寸。仁智明远，多权略，乐施爱人。在家重慎畏事，勤於稼穡。兄伯升好侠，非笑上事田作，比之高祖兄仲。年九岁而南顿君卒，随其叔公在萧，入小学，後之长安，受《尚书》经，师事卢江许子威。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南阳大人往来长安，为之邸，暗稽疑议。尝讼逋租于大司马严尤，尤见而奇之。宛大姓李伯玉从弟轶数遣客求上，上欲避之。先是时伯玉同母兄公孙臣为医，伯升请呼难，伯升杀之。上恐其怨，故避之。使来者言李氏欲相见款诚无他意，上乃见之，怀刀自备，入见。固始侯兄弟为上言：“天下扰乱饥饿，下江兵盛，南阳豪右□扰。”因具言讠文事，上殊不意，独内念李氏富厚，父为宗卿师，语言谲诡，殊非次第，尝疾毒诸家子数犯法令，李氏家富厚，何为如是，不然诺其言。诸李遂与南阳府掾史张顺等连谋。上深念良久，天变已成，遂市兵弩，绛衣赤帻。时伯升在春陵亦已聚会客矣。上归旧庐，望见庐南若火光，以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赫然属天，有顷不见，异之。遂从南郭归宅，乃与伯升相见。初，伯升之起也，诸家子弟皆逃自匿，曰：“伯升杀我。”及闻上至，绛衣大冠，将军服，乃惊曰：“以为独伯升如此也，中谨厚亦如之。”皆合会，共劳飨新市、平林兵王凤、王匡等，因率春陵子弟随之，兵合七八千人。上骑牛与俱，杀新野尉後乃得马。进围宛城。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来征。更始立，以上为太常偏将军。时无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二公兵到颍川，严尤、陈茂与合。尤问城中出者，言上不敢取财物，但合会诸兵为之计策。尤笑言曰：“是美须眉目者耶？欲何为乃如此？”初，莽遣二公，欲盛威武，以振山东。至驱虎豹犀象，奇伟猛兽，以长人巨无霸为垒尉，自秦汉以来师出未尝有也。上邀之於阳关。二公兵盛，汉兵反走，上驰入昆阳，诸将惶恐，各欲散归。与诸将议：“城中兵少，宛城未拔，力不能相救。今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将亦灭。不同力救之，反欲归守其妻子财物耶？”诸将怒曰：“刘将军何以敢如此！”上乃笑，且去，惟王常是上计。会侯骑还，言大兵已来，长数百里，望不见其後尾，前已至城北矣。诸将遽请上，上到，为陈相救之势。诸将素轻上，及迫急，上为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败，皆从所言。二公兵已五六万到，遂环昆阳城作营，围之数重，口车十馀丈，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尘连口，金鼓之声数十里，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积弩射城中，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泣。二公自以为功成漏刻。有流星坠营中，正昼有口气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厌伏。时汉兵在定陵郾者，闻二公兵盛，皆怖。上历说其意，为陈天命，请为前行诸部坚陈。上将步骑千馀，前去大军四五里。二公遣步骑数千乘合战，上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奇怪也！"上复进，二公兵却，诸部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令轻足将书与城中诸将，言宛下兵复到，而阳坠其书。二公得书读之，恐。上遂选精兵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奔阵。二公兵於是大奔北，杀司徒王寻，而昆阳城中兵亦出，中外并击。会天大雷风，暴雨下如注，水潦成川，氵虽水盛溢。二公大众遂溃乱，奔赴水溺死者以数万，氵虽水为之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氵虽水逃去。汉军尽获其宝辎重车甲，连月不尽。五月，齐武公拔宛城。六月，上破二公於昆阳。破宛後数日，收伯升部将刘稷，而伯升强争之。更始遂用谮，复收伯升，即日皆物故。上在父城，征诣宛，拜上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更始欲北之雒阳，以上为司隶校尉，先到雒阳整顿宫府，三辅官府吏东迎雒阳者见始诸将过者已数十辈，皆冠帻，衣妇人衣，诸于绣拥衤屈（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旌衣。衤屈音屈。扬雄《方言》曰：𠂉其短者，自关之西谓之衤屈。据此是诸于上加绣衤屈，如今半臂也。）大为长安所笑。知者或畏其衣，奔亡入边郡。见司隶官属，皆相指视之，极望老吏或垂涕曰："粲然复见汉官威仪。"贤者蚁附。更始以上为大司马，遣之河北。十月，上持节度孟津，镇抚河北，安集百姓。赵王庶兄胡子立邯郸卜者王郎为天子，移檄购求公十万户。世祖引兵攻邯郸，连战，郎兵挫折。郎遣谏议大夫杜长威持节诣军门见公，据地曰："实成帝遗体子舆也。"公曰："正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复得也。况诈子舆乎！"长威请降得万户侯。公曰："一户不可得。"长威曰："邯郸虽鄙，君臣并力城守，尚可支一岁，终不君臣相率而降，但得全身也。"辞去。而郎少傅李立反郎，开城门。汉兵破邯郸，诛郎。入王宫收文书，得吏民谤毁公言可击者数千章，公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者自安也。更始遣使者即立公为萧王。诸将议上尊号，上不许。上发蓟，至中山，诸将复请上尊号。初，王莽时，上与伯升及姊婿邓晨、穰人蔡少公燕语，少公道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子骏也。上戏言曰："何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时传闻不见《赤伏符》文军中所，上未信，到高邑，上所与在长安同舍诸生强华自长安奉《赤伏符》诣高邑与上会，群臣复固请，乃命有司设坛于高邑南千秋亭。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改元为建武。十月，帝入雒阳，华南宫，二年正月，益吴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禹等封。自汉草创德运，正朔服色未有所定，高祖因秦，以十月为正，以汉水德，立北而祠黑帝。至孝文，贾谊、公孙臣以为秦水德，汉当为土德。至孝武，倪宽、司马迁犹从土德。自上即位，案图讖，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胜火，赤代苍，故上都雒阳，制郊祀於城南。行夏之时，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徽炽尚赤，四时随色。郊祀帝尧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上遣游击将邓隆与幽州牧朱浮击彭宠，隆军潞，浮军雍奴，相去百馀里。遣吏上奏言："宠破在旦暮。"上读檄未竟，怒曰："兵必败，比汝归可知。"吏还，未至隆军，果为宠兵掩击破。浮军远，至不能救，以兵走幽州。咸曰上神。三年十月，上幸春陵，祠园庙，大置酒，与春陵父老故人为乐。四年五月，上幸卢奴，为征彭宠故也。

自王莽末，天下早霜连年，百不成。元年之初，耕作者少，民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石。至二年秋，天下野旅生，麻菽尤盛，或生菜果实，野蚕成茧被山，民收其絮，采获果，以为蓄积。至是岁野生者稀少，而南亩亦益辟矣。六年二月，吴汉下朐城，天下悉定，惟独公孙述、隗嚣未平。上曰："取此两子置度外。"乃休诸将，置酒赏赐之。每幸郡国，下舆见吏辄问以数十百岁能吏次第，下至掾史。简练臣下之行，下无所隐其情，道数十岁事若案文书，吏民惊惶，不知所以，人自以见识，家自以蒙恩。远臣受颜色之惠，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日数，忧不可胜，上犹以馀间讲经艺，发图讖。制告公孙述，署曰："公孙皇帝"。嚣虽遣子入侍，尚持两心。嚣故吏马援谓嚣曰："到朝廷凡数十见，自事主未常见明主如此也。材直惊人，其勇非人之敌。开心见诚，与人语，好丑无所隐讳。图讲天下事，极尽下恩。兵事方略，量敌校胜。阔达多大节，与高帝等。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曰："如卿言，胜高帝耶？"曰："不如也。高帝大度，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不饮酒。"嚣大笑曰："如卿言，反复胜耶。"七年正月，诏群臣奏事无得言"圣人"。又旧制上书以青布囊素裹封书，不中式不得上。既上，诣北军待报，前後相尘，连岁月乃决。上躬亲万机，急於下情，乃令上书启封则用，不得引玺书，取具文字而已。奏诣阙，平旦上，其有当见及冤结者，常以日日出时，驺骑驰出召入，其馀以俟中使者出报，即罢去，所见如神，远近不偏，幽隐上达，民莫敢不用情。追念前世，园陵至盛，王侯外戚，葬埋僭侈，吏民相效，浸以无限，诏有诰天下令薄葬。八年闰月车驾西征，河西大将军窦融与五郡太守步骑二万迎上。隗嚣士众震坏，皆降，嚣走入城。吴汉、岑彭追守之。九年正月，隗嚣饿，出城餐粮糗□，腹胀死。十二年，吴汉引兵击公孙述，入犍为界，小县多城守未下。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据其心腹，後城营自解散。汉意难前，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遣轻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成都，烧市桥，武阳以东小城营皆奔走降，竟如诏书。汉兵乘胜追奔，述拒守。诏书又戒汉曰：“成都十万馀众，不可轻也。且坚据广都城，去之五十里，待其即营攻城罢倦引去，乃首尾击之，勿与争锋。述兵不敢来，转营即之，移徙辄自坚。”十一月，众军至城门，述自将，背城而战。吴汉攻之，述军大破，刺伤述，扶舆入壁，其夜死。夷述妻子，传首於洛阳。纵兵大掠，举火燔烧。上闻之，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城降，婴儿老母，口以万数，一旦放兵纵火，闻之可为酸鼻。禹宗室子孙，故尝更职，何忍行此？仰视天，俯视地，观於放啜羹之事，二者孰仁矣。失斩将吊民之义。”又议汉杀述亲属太多。是时名都王国有献名马宝剑，直百金。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苑囿池御之官废，弋猎之事不御。雅性不喜听音乐，手不持珠玉，衣服大绢而不重彩。征伐尝乘革舆羸马。公孙故哀帝时，即以数郡备天子用。述破，益州乃传送瞽师、郊庙乐、葆车、乘舆物，是後乃稍备具焉。述伏诛之後，而事少闲，官曹文书减旧过半，下县吏无百里之繇，民无出门之役。

十九年，上幸南阳、汝南，至南顿止令舍，大置酒赐吏民，复南顿田租一岁，吏民叩头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识知寺舍，每来，辄加厚恩，但复一岁少薄，愿复十岁。”上曰：“天下重宝大器，常恐不任，日慎一日，安敢自远期十岁。”复增一岁。二十年六月，上风旬黄瘅病发甚，以卫尉关内侯阴兴为侍中，兴受诏口台广室。二十六年正月，诏曰：“前以用度不足，吏禄薄少，乃自益其俸。”自三公下至佐吏各有差。四月，始营陵地於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後，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当预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又曰：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有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而共游乎！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复，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上常自细书，一礼十行，报郡县。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群臣争论上前，尝连日。皇太子尝承间言：“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道。今天下大安，少省思虑，养精神。”上答曰：“我自乐此。”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食，百姓怨叹，而欲有事於太山，污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三十二年，群臣复奏宜封禅，遂登太山，勒石纪号。改元为中平。

二年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在位三十三年，时年六十二。遗诏曰：“朕无益百姓，如孝文皇旧制，葬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太子袭尊号为皇帝。群臣奏谥曰光武皇帝，庙曰世祖。三月，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原陵。

《东观汉记》曰：上破王郎还，过邓禹营。禹进食炙鱼，上大餐。时百姓以上新破大敌，欣喜聚观，见上餐，劳勉吏士，威严甚厉，於是皆窃言曰：“刘公真天人也。”

又曰：帝既有仁圣之明，气势形体天然之姿，固非人之敌。翕然龙举口兴，三两而济天下，荡荡人无能名焉！

《帝王世纪》曰：玄晏先生曰：《左氏春秋》称夏少康之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若汉之再命，世祖不阶成旅之资，平暴反正，遂建中兴，与夏康同美矣。”

袁山松《後汉书》曰：前汉自成、哀已下，而天地纵横，巨猾窃命，刘氏旧泽虽在，而瞻乌之望殆绝。世祖以眇眇之胤，起於白水之滨，身屈无妄之力，位与群竖并列。于时怀玺者十馀，建旗者数百，高才者居之南面，疾足者为之王公。茫茫九州，瓜分脔切，泯泯苍生，尘消鼎沸。我扇之以仁风，驱之以大威，霜雪被而洪棘枯，纲维振而逆鳞扫。群才毕奏，人思与能，数年之间，廓清四海，虽曰中兴，与夫始创业者，庸有异乎？诚马生之言，固以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资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体其殆乎同。故能享有神器，据乎万物之上矣。

《会稽典录》曰：上在长安中，与馀姚严遵俱共受学结好。建元元年，征遵，拜为谏议大夫。共上宿，遵以足加帝上，其夜客星犯帝座，太史以闻，上曰：“昨与严子陵卧也。”

《续汉书》曰：昔羿浞篡夏数十年，少康生为仍牧正，能修德复夏，厥勋大矣。然尚有虞思及靡有鬲内外之助。至於光武，承王莽起自匹庶一民，尺土靡有凭焉。发迹於昆阳，以数千屠百万，非赡智之主，孰能堪之？讨贼平乱，克复炎汉，号称中兴者，无以加之矣。中国既定，柔远以德，爰慎人命，下及徭赋，武功既备，抗文德，修经术，勋绩弘矣。

薛莹《汉纪》曰：王莽之际，天下口乱，英雄并发，其跨州据郡僭制者多矣。大皆冀于非望，然考其聪明仁勇，自无光武俦也。弘宽博纳，计虑如神。是以任光、窦融望风景附，马援一见，睹颜识奇。故能以十数年间扫除群凶，清复海内，岂非天之所辅赞哉！古者师不内御，而光武命将皆授以方略，使奉图而进，其违失无不折伤，意岂文史之过乎？不然，虽圣人其犹病诸！

更始

《东观汉记》曰：刘玄，字圣公，光武族兄也。弟为人所杀，圣公结客欲报之。客犯法，圣公避吏於平林。吏系圣公父子张。圣公诈死，使人持丧归舂陵，吏乃出子张，圣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饥馑，人庶群入野泽，掘凫茈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更相侵夺。新市人王匡、王凤为平理诤讼，遂推为渠帅，众数百人。诸亡命往从之，数月间至七八千人，号新市兵。平林人陈牧、廖湛复聚千馀人，号平林兵。圣公入平林中与伯升会，遂共围宛。圣公号更始将军。自破甄阜等，众庶来降十馀万。诸将立刘氏，南阳英雄皆归望於伯升。然汉兵以新市，平林为本，其将帅素习圣公，因欲立之。而朱鲔立坛城南氵育水上，诣伯升。吕植通《礼经》，为谒者，将立圣公，为天子议以示诸将。马武、王匡以为王莽未灭，不如且称王。张拔剑击地曰：“称天公尚可，称天子何谓不可！”於是诸将军起，於圣公至於坛所，奉通天冠进圣公。於是圣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为更始元年。上为太常偏将军。上破二公於昆阳城，而更始收刘稷及伯升，即日皆物故。上驰诣宛谢罪，更始大惭。长安中兵攻王莽，斩首，收玺绶诣宛。更始入便坐黄堂上视之，曰：“莽不如此，当与霍光等。”更始韩夫人曰：“莽不如此，帝那为得之？”更始北都洛阳，李松等自长安传舆服御物，及中黄门从官至洛阳。关中咸相望天子，更始遂西，居东宫，鼓钟帷帐，宫人数千，宫府闾里安堵如旧。更始上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顾，刮席与小常侍语，郎吏怪之。更始委政於赵萌，日在後庭与妇人耽饮，诸将军言事，更始醉不能见。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衤（音捧）书案，破之。所置牧守交错，州郡不知所从。赵萌以私事厂（才骨反。）侍中。侍中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马纵之。”萌曰：“臣不受诏。”遂斩之。又所置官爵皆群小，被服不似，或绣面衣、锦、诸于、𠂇为百姓之所贱。长安中为之歌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其冬，赤眉十馀万人入关，引兵入上林。更始骑出厨城门，诸妇女皆从後车呼更始，当下拜城。更始下马拜谢城，乃去，至高陵。上闻更始失城，乃下诏封更始为淮阳王，而赤眉刘盆子亦下诏以圣公为长沙王。更始仍许赤眉，求降，上玺绶，乃封为畏威侯。赤眉谢禄曰：“三辅兵多欲得更始，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灭之道也。”遂害更始。诏邓禹收葬于霸陵。

《帝王世纪》曰：更始名玄，字圣公。即位凡三年。

卷九十一　皇王部十六

後汉显宗孝明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明皇帝，讳阳，一名庄，世祖之中子也。母光烈皇后，初让尊位为贵人，故帝年十二以皇子立为东海公。三岁进爵为王，幼而聪明睿智，容貌壮丽，世祖异焉，数问以政议，应对敏达，谋谟甚深。温恭好学，敬爱师傅，所以承事兄弟，亲密九族，内外周洽。世祖愈珍上德，以为宜承先序。建武十七年十月，诏废郭皇后，立阴贵人为皇后，以为皇太子，治《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术学，无所不照。中平二年二月，世祖崩，皇后太子即位。永平二年二月。上初临辟雍。行大射礼。十月，上幸辟雍，初行养老礼。甲子，上幸长安，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览馆舍邑居旧处，会郡县吏，劳赐作乐。三年十月，上与皇太后幸南阳章陵，周观旧庐，召见阴、邓故人。上在于道所幸见吏，劳赐省事毕，步观行部署，不用辇。甲夜读众书，乙夜尽乃寐，先五鼓起，率常如此。五年十月，上幸邺，征赵王羽会邺，赐钱百万。八年十月，上临辟雍，养三老、五更。礼毕，上手书赦令，尚书仆射持节诏三公。十年闰月，行幸南阳，祠章陵。以日北至，复祠於旧宅。礼毕，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上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至南顿劳飨三老、官属。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被野。十三年二月，上耕籍田毕，赐观者食。有一诸生前举手曰："善哉！文王之遇太公也。"上书板曰："生非太公，予亦非文王也。"十五年二月，东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孔子及七十弟子。御讲堂，命太子、诸王说经。幸东平王宫。上怜广陵侯兄弟，赐以服御之物。又以圣皇子舆马，悉赋予之。十七年春，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是夜，上梦见先帝、太后，梦中喜觉，因悲不能寐。明旦上，百官胡客悉会，太常丞上言陵树华有甘露，上令百官采甘露。受赐毕，罢，上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音廉）。中物，流涕，敕易奁中脂泽妆具。自帝即位，遵奉建武之政，有加而无损。初，世祖闵伤前世权臣太盛，外戚预政，汉家中兴，惟宣帝取法。至於建武，朝无权臣，外族阴、郭之家，不过九卿，亲属势位，不能及许、史、王氏之半。至永平，后妃外家贵者，裁家一人备列将校尉，在兵马官，充奉宿卫阊门而已，无封侯预朝政者。自皇子之封，皆减旧制。诸王皆当略与楚、淮阳相比，什减三四，曰："我子不当与先帝子等。"又国远而小於王，善节约谦俭如此。八月，帝崩于东宫前殿，在位十八年，时年四十八，谥曰孝明皇帝，葬显节陵。十二月，有司奏上尊号曰显宗，庙与世宗庙同曰而祠，祭於世祖之堂，共进《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祭高庙故事。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经学，即位，删定拟议，稽合图讖，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亲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是时学者尤盛，冠带绅游辟雍而观化者以亿万计。

又曰：建武四年五月甲申，皇子阳生，丰下锐上，颜赤色，有似於尧。上以赤色名之曰阳。至十三年通《春秋》，上循其头曰："吴季子。"阳对曰："愚戇无比。"及阿乳母以问师傅，曰："少推诚对。"师傅无以易其辞。

华峤《後汉书》曰：明帝性褊察，尝以事怒郎乐崧，以杖撞崧。崧走入床下，上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
又曰：世祖既以吏事自婴。帝尤任文法，总揽威柄，权不借下。值天下初定，四民乐业，户口衣食滋植，断狱得情，号居前世之十二。中兴已来追踪宣帝。夫以锺离意之廉法，谏诤恳切，以宽和为首。以此推之，斯亦难以德言者也。
薛莹《汉纪赞》曰：明帝自在储宫而听允之德著矣。及临万机，约身率礼，恭奉遗业，一以贯之。虽夏启、周成，继体持统，无以加焉。是以海内安，四夷宾服，断狱希少，有治平之风。号曰显宗，不亦宜乎。
《潜夫论》曰：明帝时，公车以及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
《後汉书》曰：明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後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馆陶公主（光武之女。）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人受其殃，是以难之。”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焉。
《後汉书论》曰：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外内无亻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世之十二。故後之言事者，昔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锺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夫岂弘人之度未优乎？
肃宗孝章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章皇帝讳𠂤，孝明皇帝太子。永平三年二月，以皇子立为太子。年四岁，幼而聪达才敏，多识世事，动容进止，圣表有异。壮而仁明谦恕，温慈惠和，宽裕广博，亲爱九族，矜严方厉，威而不猛。既志於学，始治《尚书》，遂兼《五经》，周览古今，无所不观，于是上敬重之，每事咨焉。永平十八年，孝明皇帝崩，帝即位。
范晔《後汉书》曰：章帝建初元年，诏有司，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又诏以上林池御田赋与贫人。四年，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後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严氏、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广道艺也。孔子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哉！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今《白虎通》也。）元和二年正月，诏曰：“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又诏三公曰：“方春生养，万物孳甲，宜助萌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章和元年八月，南巡狩，幸梁。遣使祠沛高原庙，丰榆社。二年正月，帝崩於章德前殿，在位十二年，时年三十一，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葬敬陵，庙曰肃宗。

《论》曰：“魏文称，明帝察察，章帝长者。帝素知人厌明帝苛切，事从宽厚。感陈宠之义，除惨狱之科。深元元之爱，著胎养之令。奉承明德太后，尽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亲。平徭简赋，而人赖其庆。又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故乃藩辅克谐，群后德让。谓之长者，不亦宜乎！”

《东观汉记》：序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圣之至要也。朝乾夕惕，寅畏皇天，帝王之上行也。明德慎罚，汤、文所务也。密静天下，容於小大，高宗之极致也。肃宗兼兹四德，以继祖考。臣下百僚，力诵圣德，纪述明诏。不能辩章，岂敢空言增广，以累日月之光。”

袁山松《後汉书》曰：孝章皇帝弘裕有馀，明断不足，闺房谗惑，外戚擅宠。惜乎！若明、章二主，损有馀而补不足，则古之贤君矣。

薛莹《汉纪》赞曰：章帝以继世承平，天下无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息省徭赋，绥静兆民。除苛法，蠲禁锢，抑有仁贤之风矣。是以阴阳协和，而百姓安乐，众瑞并集，不可胜载，考之图籍，有征云尔。

《帝王世纪》曰：孝章皇帝以中元三年生於京师，其母姓秘不出，号其墓曰长信冢。

《三辅决录注》曰：何敞，字文高，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刻镂屏风，为帝张设。诏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雕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身。”敞惧，礼贤命士，改修德化。

穆宗孝和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和皇帝讳肇，章帝之中子也。母曰梁贵人，早薨。上自岐嶷，至于总角，孝顺聪明，宽和笃仁。孝章由是深珍之，以为宜承天位。年四岁，以皇子立为太子，初治《尚书》，遂兼览书传，好古乐道，无所不照。章和二年春二月，章帝崩，太子即位。永元三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四年六月，大将军窦宪潜图弒逆。幸北宫，诏收捕宪党，使谒者收宪大将军印绶，遣宪及第笃、景就国，到皆自杀。五年正月，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灵台，望□物，大赦天下。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人，恣得收捕，不收其税。十三年春正月上日，上以《五经》义异书传意殊，亲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朝无宠族，政如砥矢，惠泽沾濡，鸿恩茂笃。外忧庶绩，内勤经艺，自左右近臣，皆诵《诗》《书》。德教在宽，仁恕并洽。是以黎元宁康，方国协和，贞符瑞应八十馀品，帝让而不宣，故靡得而记。元兴元年十二月，帝崩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时年二十七。葬顺陵，庙曰穆宗。

《东观汉记》序曰：穆宗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业。宾礼耆艾。动式旧典。宫无嫔嫱郑卫之讠燕，囿无乐游畋之豫。躬履玄德，虚静自损。是以屡获丰年，远近承风云尔。

《後汉书》曰：自窦宪诛後，帝躬亲万几。每有灾异，辄延问公卿，极言得失。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险阻，死者相继。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帝下诏曰：“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人之本。其敕令太官勿复受献。”由是遂省焉。

《续汉书》曰：孝和年十四，能折外戚骄横之权，即昭帝毙上官之类矣。朝政遂一，民安职业，勤恤本务，苑囿希幸，远夷稽服，西域开泰。郡国言符瑞八十馀品，咸惧虚妄，抑而不宣云尔。

范晔《後汉书》曰：自中兴以後，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偏师出塞，则漠北地空；都护西指，则通驿四方。岂其道远三代，术长前世？将服叛怀来，自有数也。

孝殇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殇皇帝讳隆，和帝之少子也。和帝皇子数十，生者辄夭，故殇帝养於民。元兴元年十二月，和帝崩。是日仓卒，殇帝时生百馀日，乃立以为皇太子。其夜即位，尊皇后邓氏为皇太后。帝在襁褓，太后临朝。延平元年八月，帝崩于崇德前殿，年二岁，葬康陵。

又曰：孝殇襁褓承统，寝疾不豫，天命早崩，国祚中绝，社稷无主，天下熬然，赖皇太后临朝。孔子称“有妇人焉”，信哉！

恭宗孝安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安皇帝讳，清河孝王第二子也。少聪明敏达，慈仁惠和，宽容博爱，好乐施予。自在邸第，数有神光赤蛇嘉应，照耀於室内，盘纡殿屋床第之间，孝王常异之。年十岁，善史书，喜经籍，和帝甚喜重焉，号曰：“诸生”。数燕见在禁中，特加赏赐，下及玩弄之物，诸王子莫得与比。殇帝即位，邓后临朝，以帝幼小，诏留於清河邸，欲为储副。殇帝崩，以王青盖车迎，齐于殿中，拜为长安侯，乃即帝位。谦让恪勤，孜孜经学，志在供养，委政长乐宫。永初元年十一月，上始讲《尚书》，耽於典艺。二年春正月，帝加元服。延光四年三月，帝崩于叶县，在位十九年，时年三十二。御车所止，饮食、百官、鼓漏、起居、车骑、卤簿如故。及还宫，皇后与兄显，中常侍江京、樊丰等共与伪诈，不欲令群臣知上道崩，欲伪道得病，遣司徒等分诣郊庙社稷，告天请命，诬罔灵祇，以亡为存。其夕发丧，群寮百姓如丧考妣，塞外蛮夷致祭涕泣。葬恭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後汉书》论曰：孝安皇帝虽称尊享御，而权归邓氏，至乃损彻膳服，克念治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远，始失根统，归成陵弊。遂复计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答天眚。《诗》云“哲妇”亦“惟家之索”矣。

薛莹《汉纪赞》曰：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馀年。及亲万机，佞邪始进，阉官用事，宠加私爱，阿母主圣，势倾朝廷。遂树奸党，摇动储副，山陵未乾，萧墙作难，兵交禁省，社稷殆危。

《典略》曰：安帝永初元年，以灾故免司空尹勤。凡以灾寇故辄免三公，多以卿为之，或再三退而还，复其故，桓、灵又甚，自此始也。

少帝北乡侯

《续汉书》曰：安帝崩，太子前已废，后无馀子，皇后与兄阎显谋以北乡侯续为帝嗣。三月，立北乡侯，皇太后临朝。十月辛亥，北卿侯薨，显及江京等征济北河间王子，欲以为嗣。中黄门孙程、王康等十九人，共讨京等，迎立济阴王。

《皇德传》曰：安帝崩，北乡侯即尊位。十月，北乡侯薨，以王礼葬。未即帝位不成君，故以王礼葬。

卷九十二　皇王部十七

後汉敬宗孝顺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顺皇帝讳保，孝安长子也。母早薨，追谥恭愍皇后。上幼有简厚之质，体有敦悫之姓，宽仁温惠。始入小学，诵《孝经》章句，和熹皇后甚嘉之，以为宜奉大统。年六岁，永宁元年，为皇太子。受业《尚书》，兼资敏达。初，乳母王男、厨监邴吉为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所谮，京惧有後害，遂共构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安帝崩，北乡侯即尊位。王废绌，不得上殿临棺，而悲哀泣血，不下丬食粥。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等议：“前不用济阴王，今用，怨人。”白阎太后复徵，诸王子闭门发兵。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讨贼臣，以迎济阴王，於德阳殿西锺下，即皇帝位。汉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等八人分行州郡，颁宣风化，举实臧否。建康元年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十九年，时年三十。遗诏无起寝庙，衣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务为节约。葬宪陵，庙曰敬宗。

《续汉书》曰：帝为太子四岁，避尝被疾，当阿母王圣第新治，乳母王男、厨监邴吉以为犯土忌，不可御，与江京、樊丰及圣二女永等相是非，圣永诬谮，男、吉皆物故，太子思恋男等，数为之叹息。圣永惧有後害，遂与京、丰等共构太子，坐废为王。

孝冲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冲皇帝讳炳，顺帝之少子也。年三岁，是时皇太子数不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副未定，有司上言宜建圣嗣。建康元年四月，立为太子。顺帝崩，太子即帝位，尊皇后梁氏为皇太后。帝幼弱，太后临朝。永熹元年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葬怀陵。

《帝王世纪》曰：孝冲皇帝即位一年，年三岁。

孝质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质皇帝讳缵，章帝玄孙，千乘贞王伉之曾孙，乐安王孙，渤海王子也。年八岁，茂质纯淑，好学尊师，有闻於郡国。孝冲帝崩，徵封建平侯，即皇帝位。本初元年闰六月，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时方九岁，葬静陵。

《汉晋春秋》曰：帝初年幼小，闻梁冀专权於天下，每朝出，辄目之，曰：“此跋扈将军。”冀闻而大惧，遂阴行鸩毒。始病，呼太尉李固入。固前问病，帝曰：“食煮饼，令肠中闷，得水尚可活。”冀曰：“不可。”语未绝而崩。

威宗孝桓皇帝

《东观汉记》曰：孝桓皇帝讳志，章帝曾孙，河间孝王孙，蠡吾侯翼之长子也。母曰夫人。年十四，袭爵，始入，有殊於人，梁太后欲以女弟妃之。太初元年四月，徵诣雒阳。既至，未及成礼，会质帝崩，无嗣，太后密使瞻察威仪才明，任奉宗庙，遂与兄冀定策於禁中，迎帝即位，时年十五。改元建和。二年，大将军梁冀辅政，纵横为乱。帝与中常侍单超等五人共谋诛之，於是封超等为五侯。五侯暴恣日甚，毒流天下。白马令李□坐直谏诛。名臣少府李膺等并为阉人所谮，诬为党人，下狱死。在位二十一年崩，年三十六。

薛莹《汉纪赞》曰：汉德之衰，有自来矣。而桓帝继之以淫暴，封殖宫竖，群妖满侧，奸党弥兴，贤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渐积，逮至灵帝，遂倾四海，岂不痛哉！《左传》曰：“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不能弊也。”信矣。

孝灵皇帝

《续汉书》曰：孝灵皇帝讳宏，章帝玄孙，河间孝王曾孙，解渎亭侯淑之孙，苌之子也。母曰董姬。苌薨，上袭爵为侯。永康元年十二月，桓帝崩。先是，数有皇子夭昏不遂，太后与父窦武定策禁中。建宁元年正月征到，止夏门亭，以王青盖车迎入于殿，即皇帝位。太后临朝。四年正月，帝加元服。光和元年初，置鸿都门学生，本颇以经学相引，後试能为尺牍辞赋及以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皆尺一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典州郡，入为尚书侍中，封侯赐爵。四年，於後宫与宫人为列肆贩卖，使相偷盗争斗。上临视以为乐。又於西园弄狗带绶，著进贤冠。中平元年初卖官，自关内侯以下至虎贲、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入钱各有差。二年，税天下田，亩十钱，以治宫殿，发太原河东豫道林木，黄门常侍断截，州郡送林文召掌，主史谴呼，不中，退卖之。贵戚因缘贱买，十倍入官，其贵戚所入者，然後得中。宫室连年不成，州郡因增加调发，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治宫钱，大郡至二千万。诸诏所徵，皆令西园驺密约，敕号曰“中使”，恐动州郡，多受财赂，天下骚动，起为盗贼矣。是岁，又於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别司农金钱缯帛，积之於中。又还河间买田业，起第观。上本侯家，居贫，即位常曰：“桓帝不能作官家，曾无私钱。”故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家钱至数千万。又云张常侍是我翁，赵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专朝日盛，奢僭无度，各起第宅，拟则宫室。上尝登永安侯台，黄门常侍恶其登高台见居处楼殿，乃使中大夫尚垣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自後遂不复登台榭矣。四年，又募买关内侯，假金紫入钱五百万。六年四月，帝崩於嘉德殿，在位二十二年，时年三十四，葬文陵。

《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帐、胡床、胡饭、胡箜篌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其後董卓多纵胡兵掳掠，夜发掘园陵。帝又於宫中西园，驾四白驴，躬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於是公卿贵戚转相仿效，至相谋夺，驴价与马齐。

《献帝春秋》曰：初，黄巾贼起，灵帝建九重华盖，自称无上将军，身被介胄，练兵京城。先是，造作角钱犹五铢，而有四道连於边轮，百姓或有识者，以为妖徵，窃言：“新钱有四道，京城将坏，而此钱四出，散於四方之外乎？”遂皆如言。

薛莹《汉纪赞》曰：汉氏中兴，至于延平而世业损矣。冲、质短祚，孝、桓无嗣，母后称制，奸臣执政。孝灵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绍皇统，不恤宗绪，不祗天命。上亏三光之明，下伤亿兆之望。于时爵服横流，官以贿成，自公侯卿士，降於皂隶，迁官袭级，无不以货。刑戮无辜，摧仆忠贤，佞谀在侧，直言不闻。是以贤智退而穷处，忠良摈於下位。遂至奸邪蜂起，法防堕坏，夷狄并侵，盗贼糜沸，小者带城邑，大者连州郡，编户骚动，人人思乱。当斯之时，已无天子矣。会灵帝即世，则祸寻其後，宫室焚灭，郊社无主，危自上起，覃及华夏，使京室为墟，海内萧条，岂不痛哉！

《典略》曰：建宁二年，帝时年十三岁，宦官用事，排疾士人。熹平四年五月，帝自造《皇义》五十章。光和五年，帝幸太学，自就石碑作赋。

废帝弘农王

《献帝春秋》曰：孝灵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辩。帝数失子，不敢正名，养于道人史子眇家，号曰“史侯”。

《後汉书》曰：中平六年四月丙辰，灵帝崩於南宫嘉德殿。戊午，皇子辩即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位，年十七，太后临朝。八月，中常侍段等杀大将军何进，於是虎贲中郎将袁术烧东西宫，攻诸宦者。庚午，张让、段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幸北宫。司隶校尉袁绍勒兵收伪司隶校尉樊陵及诸阉人，无少长皆斩之。让、等复劫少帝、陈留王，走小平津，尚书卢植追让、等，斩之，其馀投河而死。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萤光火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还宫。九月，董卓废帝为弘农王。

《英雄记》曰：董卓在显阳苑，请官僚共议，欲有废立，谓袁绍曰：“刘氏之种，不足复遗。”袁绍曰：“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恐众不从公议。”卓曰：“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绍曰：“天下健者，不惟董公，绍请立观之。”横刀长揖而去，坐中皆惊愕。时卓新至，见绍大家，故不敢害之。卓於是遂策废皇太后，迁之永安宫，其夜崩。废皇帝史侯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皇帝。卓闻东方州郡谋欲举兵，恐其以弘农王为主，乃置王阁上，荐之以棘，召王太傅责问之，曰：“弘农王病困，何故不白？”遂遣兵迫守太医致药，即日弘农王及妃唐氏皆薨。

袁山松《後汉书》曰：董卓使弘农郎中令李孝儒鸩於弘农王曰：“服此辟恶。”王曰：“此必是毒也。”弗肯，强之。於是王与唐姬及宫人共饮酒。王自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弃尔兮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路毕兮从此乖，悼我茕独兮中心哀。”因泣下，坐者虚欷不自胜。王谓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也。行矣，自爱。从此长辞。”遂鸩死。

孝献皇帝

《续汉书》曰：孝献皇帝讳协，灵帝少子也。母曰王美人，何皇后妒而害之。灵帝母求乐太后董氏收养焉，故号董侯。中平六年四月，灵帝崩，太子辩即尊位，年幼，皇太后诏封上为渤海王。七月，徙封陈留王。九月，董卓废天子，立陈留王，是日即皇帝位，年九岁，董卓秉政。初平元年二月，天子自雒阳迁都长安。兴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二年十月，上自长安东迁。建安元年七月至雒阳。八月，上自雒阳迁都於许。二十五年十月，上禅位於魏，魏王即帝位，封上为山阳公。青龙二年三月薨，以天子礼葬禅陵。

《献帝春秋》曰：袁绍将兵入宫，诛诸黄门。张让等逼迫，以尺一诏开大夏门，将帝及陈留王出，不知所如。有萤火照道，到盟津河上，传国六玺不及自随，百僚分散，惟河南中部掾闵贡见天子出，率骑追之。比晓，到河上，天子饥渴，贡宰羊进之。厉声谓让曰：“今不速死，吾射杀汝。”让等惶怖，叉手再拜叩头向天子辞曰：“臣等死，陛下自爱。”遂投河而死。贡扶辇还宫，时董卓适至，屯显阳苑，闻帝当至，率兵迎帝於北邙。帝见卓兵，振喜不自胜。群公曰：“有诏却兵。”卓曰：“卿为大臣，不能匡辅国朝，至令幼主蒙尘播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却兵之有？”遂俱入城。帝幸北宫，改年号曰昭宁。於阁上得六玺，失传国玺。

又曰：兴平元年，蝗虫起，百姓饥。谷一斛五六万钱，帝敕主者尽卖厩马二百馀匹及御府杂缯二万匹，赐公卿已下及贫民。车骑将军李亻不听，尽取以置其邸。李亻、郭汜有隙，亻使兄子副车中郎将李进勒兵数千，统宫使虎贲王曹等三百人，以辎车三乘载帝及伏后幸亻营，又迎宫人、公卿家属入坞，移御府诸置缯采珍宝，上方在厩，车马乘舆器物尽置其邸。放兵烧府库及居民，被害者不可胜数。五月，或欲转乘舆幸黄白城，帝不肯。司徒赵温以帝当东归，而亻等方乱，以忠节责亻，亻怒，欲斩温，亻从弟上军校尉维故温掾请谏乃止。於是，闵温与帝同门，设反关校尉以监察之。十一月，车驾东幸到黄卷亭。庚午，乘舆到弘农，张济欲与董承、杨奉交质而留乘舆，承、奉不肯，白帝东行。到涧中，济，郭汜放兵欲留车驾，承、奉力战，乘舆得过，公卿妇女衣服悉见钞夺。不解带便斫刺，寒冻死者，不可胜计。天子得过，路次曹阳，乘舆到安邑。十二月，使侍中史寺、大仆韩融奉诏，诏张济悉遣宫人公卿以下妇女及乘舆服物车马诸见略者，皆诣安邑。建安元年七月，乘舆到洛，幸城西故中常侍赵忠舍，百官被荆棘依故丘墟间，侍郎以下皆出葬采，四方州郡各拥强兵，莫有至者。曹操白帝，迁都许。庚申，车驾出洛，亡辕而东，杨奉、韩暹引军追之。轻骑既至，曹操设伏兵要於阳城山峡中，大败之。九月，车驾到许，幸曹操营，设有司营宗庙社稷。自帝西迁，朝廷倾覆，王制节度于是始建。

《汉晋阳秋》曰：献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馀内外多见诛。操後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辅兵入朝，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汗流洽背，自後不敢复朝请。

袁山松《後汉书》曰：献帝崎岖危乱之间，飘薄万里之衢，萍流蓬转，险阻备经，自古帝王未之有也。观其天性慈爱，弱而神惠，若辅之以德，真守文令主也。曹氏始於勤王，终至陷天，遂力制群雄，负鼎而趋，然因其利器，假而不反，回山倒海，遂移天日。昔田常假汤、武而杀君，操因尧、舜而窃国，所乘不同，济其盗贼之身一也。善乎！庄生之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信矣。

范晔《後汉书口论》曰：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斯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

卷九十三　皇王部十八

魏太祖武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姓曹名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後。（《曹瞞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也。）祖腾，汉桓帝时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曹瞞传》及郭颂《世语》并云：嵩夏侯氏子，夏侯之叔父，太祖於为从父兄弟也。）嵩生太祖。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国桥玄、南阳何异焉。玄谓太祖曰：“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迁顿丘令，征拜议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馀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九；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整肃。久之，征还为东郡太守；不就，称疾归乡里。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济北相鲍相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董卓闻兵起，乃徙天子都长安。卓留屯洛阳，遂焚宫室。是时，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太祖曰：“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卓闻山东兵起，恃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据成皋。到荥阳汴水，遇卓将徐荣，与战不利，士卒死伤甚多。太祖为流矢所中，乘马被疮，从弟洪以马与太祖得出。太祖兵少，乃与夏侯等诣扬州募兵，司徒王允与吕布共杀卓。青州黄巾众百馀万人，兖州刘岱欲击之，鲍信谏岱不从，遂与战，果为贼所杀。信乃迎太祖领兖州牧。遂进兵击黄巾，追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馀万，男女百馀万口，收其精锐者，号青州兵。天子拜太祖兖州牧。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於曹阳，渡河幸安邑。太祖军临武，迎天子。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献帝记》曰：又领司隶校尉。）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车驾出ㄩ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自天子西迁，朝廷离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时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辞，以大将军让绍。天子拜公司空，行车骑将军。公围张绣於穰，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後。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公与荀书曰：“贼来追吾，虽日行数里，吾策之，到安众，破绣必矣。”到安众，绣与表兵合守险，公军前後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乃纵奇兵出夹攻，大破之。公还许，荀问公：“前何以策贼必破？”公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战，吾以是知胜矣。”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之地，众十馀万。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所足以为吾奉也。”张绣率众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军官渡。刘备杀徐州刺史曹胄，举兵屯沛。五年，公自征备，诸将曰：“与公争天下者袁绍也。今弃之东若何？”公曰：“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後患。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必不动也。”遂破备，备奔绍。绍遣郭于琼、颜良等攻刘延于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公於是救延，荀攸说公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从之，遂击破，斩良。绍骑将文丑与刘备将五六千骑前後至。公纵奇兵击，大破之，斩丑、良。丑、良皆绍名将，再战，悉擒，绍军大震。八月，绍连营稍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於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盾，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书，议欲还许。以为“绍悉众临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公与绍相距连月，虽比战斩将，然众少粮尽，士卒疲乏。公谓运者曰：“十五日为汝破绍，不复劳汝矣。”冬十月，绍遣车运，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馀人逆之，宿绍军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用，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阵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稍近，请分兵距之”。公怒曰：“贼在背後，乃言！”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破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高览攻曹洪。等闻琼破，遂来降。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绍自军破後，发病呕血死。少子尚代，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谭、尚争冀州，谭为尚所败，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谭遣辛毗乞降请救。诸将皆疑，荀攸劝公许之，公乃引军还到黎阳，为子整与谭结婚。袁尚闻公北，乃释平原还邺。公进军攻邺。尚惧，乞降，公不许，为围益急。尚夜遁，众大溃，尚走中山。尽获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邺定。公临祠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之杂缯絮，廪食之。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公让还兖州。公之围邺也，谭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间。尚败，还中山。谭复攻之，尚奔固安，遂并其众。公遗谭书，责以负约，与之绝婚，女还，然後进军。谭惧，拔平原，走保南皮。公入平原，略定诸县。攻谭，破之，斩谭，诛其妻子，冀州平。袁熙大将焦触、张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乌丸。触等举其县降，封为列侯。三郡乌丸承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初，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滹沱以引水，名平虏渠，引军出卢龙，塞外道绝不通，乃{渐土}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知之。尚、熙与蹋顿、辽东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能臣抵之等将数万骑逆军。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车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惧。公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各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及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公引军自柳城还，康即斩尚、熙及速仆丸等，传其首。诸将或问：“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关中诸将疑公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反。公乃征之，与超夹关为军。乃与克日会战，先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斩成宜、李堪等。超走凉州，杨秋奔安定，关中平。天子命公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公为魏公，始建魏社稷宗庙。天子聘公三女为贵人，又命公置旄头，宫殿设钟ね。又命公制封拜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又进公爵为王，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王崩於洛阳，时年六十六，谥曰武王，葬高陵。

又曰：汉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辽东商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破袁绍之岁，凡五十年，天下莫敌矣。

《魏书》曰：汉末，太祖拒董卓命，归乡里，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八人，备宾主之礼。太祖自以背卓，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夜杀八人而去。既而叹曰：“宁我负人，无人负我！”遂行。

又曰：太祖自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量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馀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时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与虏对阵，意思安，如不欲战，然及至决机乘胜，气势盈溢，故每战必克。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徐晃于亡虏之中，皆佐命立功，列于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则讲军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才力绝人，手射飞鸟，躬擒猛兽，尝于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及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皆尽其意。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後宫不衣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衲，茵褥取温，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四方献御，与群下共之。常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故豫自为制终云：衣服四箧而已。

《帝王世纪》曰：黄初元年，追尊号谥曰武皇帝，庙号曰太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瞒传》曰：操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吗口。叔父怪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操，而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风，但失爱於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操於是益得肆意。及为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条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问豪强皆棒杀。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赛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於是共称荐操，故迁为顿丘令。操为人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恒以日达夕，被服轻绢，身自佩小盘囊，以盛细物。时或冠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辞，尽无所隐，及悦大笑，至以头投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恶，亦皆无馀。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尝出军行经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不马，指麦以相付。时操马腾入麦中，敕主簿议罪，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尊。操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杀，请自刑。”因拔刀割以置地。

《世语》曰：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令间谍谓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太祖亚焉。桓谭、蔡邕善音乐，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等善围棋，太祖皆与埒能。又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陀、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能少少饮鸩酒。

《世说》曰：魏武帝尝过曹娥碑不解，杨修读碑背上题云：“黄绢幼妇，外孙虀臼。”魏武谓修曰：“卿解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於字为妙；外孙，女子也，於字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武帝亦记之，与修言同，帝叹曰：“我才不如卿，乃较三十里。”

《唐太宗皇帝祭魏武帝文》曰：夫大德曰生，资二仪以成化；大宝曰位，应五运而递昌。贵贱废兴，莫非天命。故龙颜日角，显帝王之符；电影虹光，表乾坤之瑞。不可以智竞，不可以力争。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爰在於斯。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乖豸旬国之情，有无君之迹。既而三分，肇庆黄星之应，久彰五十启期，真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运斯属，其天意也，岂人事乎？

文皇帝

《魏志》曰：文皇帝讳丕，字子桓，武帝太子。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延康元年十月升坛即祚，改延康为黄初。以荆杨江表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都郡为郢州。权破刘备於夷陵，初，帝闻备兵东下，与权交战，树栅连营七百馀里，谓群臣曰：“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孙权叛，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七年春，将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崩，帝心恶之，还洛阳宫。五月，帝崩於嘉福殿，时年四十。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馀篇，号曰《皇览》。

《魏书》曰：帝生时，有口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非人臣之气。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言。善骑射，好击剑。州举茂才，不行。

又曰：文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善者大理王郎书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於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吴志》曰：魏文帝出广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图也。”乃还。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巾角撇棋。

《典论》曰：初平之元年，董卓弒帝鸩后，荡覆王室。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乘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伐，余乘马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乎中平之季，长於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夕体倦，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秽貊献良弓，燕岱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弟同猎於邺西，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二十。後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喜笑曰：“乃尔！”余曰：“射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胸，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俱拊手曰：“善。”余又好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惟京师为善。余於他戏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事少所喜，惟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上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书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忘，於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论》、《诗》，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至若知而能愚，勇而知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卷九十四　皇王部十九

魏烈祖明皇帝

《魏志》曰：明皇帝讳睿，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为齐公，三年为平原王。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七年夏五月，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诏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论》刻石於庙门之外。青龙见郏之靡陂井中。丁酉，幸陂观龙，於是改元为青龙，靡陂为龙陂。二年三月，山阳公薨，帝素服发哀，使持节典护丧。追谥山阳公为汉孝献皇帝，葬以汉礼。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将陆逊、孙韶各将万馀人入淮、沔。六月，征东将军满宠进军拒之。秋七月，帝亲御龙舟东征，权攻新城，将军张颖等拒守力战，帝军未至数百里，权遁走。群臣以为大将军方与诸葛亮相持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将军必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幸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八月，大耀兵，飨六军，遣使者持节犒劳合肥、寿春诸军。行还许昌宫。司马宣王与亮相持，连围积日，亮数挑战，宣王坚垒不应。会亮卒，其军退还。景初元年，泰山茬县言黄龙见。（茬，仕俚反。）於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定历改元为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马，建大赤之旗，朝会建太白之旗。改太和历为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於郊祀、迎气、礻勺祠、蒸尝、巡狩、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二年十二月，帝寝疾不豫。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後事属吾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矣！”宣王顿首流涕。即日，帝崩於嘉福殿，年三十六。葬高平陵。

《魏书》曰：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皇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心於法理。容止可观，望之俨恪。即位之後，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卒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意无厌倦。

又曰：青龙三年，起太极诸殿，筑总章观，高十馀丈，建翔凤於其上，又於芳林园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於列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次第序处其中，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夫人已上，转南附焉，其秩名拟百官之数。帝常游宴在内，乃选女子知书可附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分当画可。自贵人已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通引水过九龙前，玉井绮栏，蟾蜍含受，神龙吐出。使博士马均作司南车，水转百戏。岁首建巨兽，鱼龙曼延，弄马倒骑，备如汉西京之制，筑阊阖诸门外罘ぜ。太子舍人张茂以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帝盛兴宫室，留意於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乃上书谏之。

《魏氏春秋》曰：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委地，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摧戮也。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魏略》曰：明帝欲平北邙，令登台见孟津，辛毗谏曰：“若九河溢涌，洪水为害，丘陵皆夷，何以御之？”帝乃止。

《魏末传》曰：初，帝为平原王，母甄后妒，文帝杀之，故不立为太子。尝从文帝猎，见鹿子母，文帝射杀鹿母，诏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杀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树之意定矣。

废帝齐王芳

《魏志》曰：齐王讳芳，字兰卿。明帝无子，养王及秦王询；宫省事秘，莫有知其所由来者。（《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也。）青龙三年，立为齐王。景初三年正月，明帝病甚，乃立为皇太子。是月，即皇帝位。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帝加元服，赐群臣各有差。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延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叙，奉宗庙。遣芳归藩於齐，以避皇帝。”是日迁居别宫，时年二十三。使者持节送卫，营齐王宫於河内之重门，制度皆如藩国之礼。

《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在外以备非常，但当从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耶？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又遣使者授齐王印绶，当出就西宫。帝受命，遂载王车，与太后别，垂涕，始从太极殿南出，群臣送者数十人，太尉司马孚悲不自胜，馀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使使者请玺绶。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来立，我当何之！且明帝当绝嗣乎？吾以为高贵乡公者，文皇帝之长孙，明皇帝之弟子，於礼，小宗有後大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其详议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贵乡公。是时，太常已发二日，待玺绶於温。事定，又请玺绶。太后令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明日我自欲以玺绶手授之。”

《魏世谱》曰：晋受禅，封齐王为邵陵公，年四十三，太始十年薨，谥曰：“厉公”。

废帝高贵乡公

《魏志》曰：高贵乡公讳髦，字彦士，文帝孙，东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县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立公。十月，公至於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驾迎，公不听。丙寅，公入於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於太后。是日即皇帝位，百僚陪位者欣欣焉。甘露元年夏四月，帝幸太学，问诸儒曰：“圣人幽赞神明，仰观俯察，始作八卦，後圣重之为六十四，立爻以极数，凡斯大义，罔有不备，而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曰《周易》，《易》之书，其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对曰：“庖牺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黄帝、尧、舜通其变，三代随时，质文各由其事。故《易》者，变易也；名曰《连山》，似山出纳口气连天地也；《归藏》者，万事莫不归藏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庖牺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氏没庖牺氏作乎？”俊不能答。讲《易》毕，复命讲《尚书》。帝问曰：“郑玄云稽古同天，言尧同於天也。王肃云尧顺考古道而行之。二义不同。何者为是？”博士庾峻对曰：“先儒所执，各有乖异，臣不足以定之。然《洪范》称三人占，从二人之言。贾、马及肃皆以为顺考古道。以《洪范》言之，肃义为正。”帝曰：“仲尼言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之大美，在乎则天，顺考古道，非其至也。今发篇开义，以明圣德，而舍其大，更称其细，岂作者之意耶？”峻对曰：“臣奉遵师说，未喻大义，至於文质折中，裁之圣思。”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施报，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帝曰：“二者教化薄厚不同，将主有优劣耶？时使之然乎？”照对曰：“诚由时有朴文，故化有薄厚也。”辛未，帝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音由。）尚书陈赛等作诗赋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暗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而乃尔纷纭，良用反侧。其原等。主者宣敕，自尔已後，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称朕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甘露元年二月，帝宴群臣於太极东堂，与侍中荀ダ、尚书崔赞、袁亮、锺毓、中书令虞松等并讲述礼典，遂言帝王优劣之差。帝慕ダ有立，因问ダ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汉高祖拔起陇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优？”ダ等对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援，德应期运，然後能受命创业，至於阶缘前绪，兴复旧绩，造与之与复，固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汉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汤、武、高祖虽俱受命，贤圣之分，所觉悬殊。少康、殷宗中兴之美，夏启、周成守文之盛，论德校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顾所遇之时殊，故所名之功异尔。少康生於灭亡之後，降为诸侯之隶，崎岖逃难，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山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子；身没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

《汉晋阳秋》曰：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沉、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板令投地，曰：“行决矣。正使死，何所恨？况不必死耶！”於是入白太后，沉、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音胄）入，遇帝於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於南阙下，帝自用剑，挥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於背。文王闻，大惊，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葬高贵乡公於洛阳西北三十里屈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旌。百姓相聚而观之曰：“是前日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悲不自胜。

《帝王世纪》曰：高贵乡公为太子舍人成济所害。年二十，以公礼葬之。

陈留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陈留王讳奂，字景明，武帝孙，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县常道乡公。高贵乡公卒，公卿议迎立公。六月，入於洛阳，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大赦，改元。景元四年，诏伐蜀，命征西将军邓艾督帅诸军，趋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督诸军趋武都、高楼，首尾讨。若擒姜维，便当东西并进，扫灭巴蜀也。又命镇西将军锺会由骆谷伐蜀，所至辄克。十一月，蜀主刘禅降，巴蜀皆平。咸熙二年，命晋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八月，相国晋王薨，太子炎绍封袭位，总摄百揆。十二月，禅位於晋，改次於金墉城，而终馆於邺，时年二十，在位六年。

《帝王世纪》曰：陈留王即位，禅晋，封陈留王，就国治邺，奉魏宗祀。

《魏世谱》曰：晋封帝为陈留王。年二十八，太安元年崩，谥曰：“元皇帝”。

《魏志评》曰：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举。後代世位，立子以嫡；若胤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於曹爽诛夷，齐王替位。高贵公才惠夙成，好问尚辞，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肆忿，自陷大祸。陈留王恭已南面，宰辅统政，仰遵前式，揖让而禅，遂飨封大国，作宾於晋，比之山阳，班宠有加焉。

卷九十五　皇王部二十

西晋宣帝

《晋书》曰：宣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昂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昂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俊，字元异。俊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杨俊有知人之鉴，见帝，未弱冠，以为非常之器。尚书清河崔琰与帝兄朗善，亦谓朗曰：“君弟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汉建安六年，郡举上计椽。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Φ，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掾，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於是使与太子游处，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为四友。迁行军司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而食者盖二十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纳之，於是务农积，国用丰赡。及魏武薨於洛阳，朝野危惧。帝纲纪丧事，内外肃然。乃奉梓宫还邺。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魏文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黄初二年，督军官罢，迁侍中、尚书右仆射，五年，天子南巡，观兵吴疆。帝留镇许昌，改封向县侯，转抚军大将军、假节，领兵五千，加给事中、录尚书事。帝固辞。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继昼，无须臾宁息。此非以为荣，乃为分忧耳。”六年，天子复大兴舟师征吴，命帝居守，临行，诏曰：“吾深以後事为念，故以委卿。曹参虽有战功，而萧何为重。使吾无西顾之忧，不亦可乎！”天子自广陵还洛阳，诏帝曰：“吾东，抚军当总西事；吾西，抚军当总东事。”於是留帝镇许昌。及天子疾笃，召帝与曹真、陈群等见於崇华殿之南堂，并受顾命辅政。诏太子曰：“有间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阳侯。及孙权围江夏，遣其将葛瑾、张霸并攻襄阳，帝督诸军讨权，走之。进击，败瑾，斩张霸，并首级千馀。迁骠骑将军。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诏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乃以达领新城太守，封侯，假节。达於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帝以书谕之，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上庸城三面阻水，达於城外为木栅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首传京师。俘获万馀人，振旅还于宛。乃劝农桑，禁浮费，南土悦附焉。时边郡新附，民无户名，魏朝欲加隐实。属帝朝於京师，天子访於帝。帝对曰：“贼以密网束下，故下弃之。宜弘以大纲，则自然安乐。”又问二虏宜讨，何者为先？对曰：“吴以中国不习水战，故敢散居东关。凡攻敌，必先扼其喉而舂其心。夏口、东关，贼之心喉。若为陆军以向皖（音忠。）城，引权东下，为水战；军向夏口，乘其虚而击之，此神兵从天而堕，破之必矣。”天子并然之，复命帝屯于宛。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军次丹口，遇雨，班师。明年，诸葛亮寇天水，围将军贾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乃使帝西屯长安，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统车骑将军张、後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讨亮。遂进军俞（式朱切。）麋。亮闻大军直至，乃自帅众将芟上口之麦。诸将皆惧，帝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後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尘而遁。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诱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卤城，据南北二山，断水为重围。帝攻之，拔其围，亮宵遁，追击破之，俘斩万计。天子使使劳军，增封邑。二年，亮又帅众十馀万出斜谷，垒于之渭水南原。天子忧之，遣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将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受帝节度。诸将欲往渭北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因谓诸将曰：“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亮果上原，将北渡渭，帝遣将军周当屯阳遂以饵之。数日，亮不动。遂遣将军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备阳遂，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还於五丈原。会有长星坠亮之垒，帝知其必败，遣奇兵掎亮之後，斩五百馀级，获生口千馀，降者六十馀人。三年，迁太尉，累增封邑。蜀将马岱入寇，帝遣将军牛金击走之，斩千馀级。四年，辽东太守公孙文懿反，征帝诣京师。天子曰：“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对曰：“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拒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计将安出？”对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能豫有所割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拒辽水而後守，此中、下计也。”天子曰：“往还几时？”对曰：“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休息，一年足矣。”景初二年，帅牛金、胡遵等步骑四万，发自京都。车驾送出西明门，诏弟孚、子师送过温，赐以帛牛酒，敕郡守典农已下皆往会焉。见父老故旧，宴饮累日。帝叹息，怅然有感，为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遭遇际会，毕力遐方。将扫群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遂进师，经孤竹，越碣石，次于辽水。文懿果遣步骑数万，阻辽隧，坚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拒帝。帝盛兵多张旗帜出其南，贼尽锐赴之。乃泛舟潜济以出其北，与贼营相逼，沈舟焚梁，傍辽水作长围，弃贼而向襄平。贼见兵出其後，果邀之。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贼保襄平，进军攻之。初，文懿闻魏师之出也，请救於孙权。权亦出兵，遥为之声援，遗文懿书曰：“司马公善用兵，变化若神，所向无前，深为弟忧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贼恃水，樵采自若。朝廷闻师遇雨，咸谓召还，天子曰：“司马公临危制变，计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櫓钓㇇，发矢石雨下，昼夜攻之。文懿大惧，乃使其所署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请解围面缚。不许，执建等，皆斩之。文懿复遣侍中卫演乞克日送亻亲。而守者曰：“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馀二事惟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文懿攻南围突出，帝纵兵击败之，斩于梁水上。时有兵士寒冻，乞襦，帝弗之与。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赐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无私施也。”遂班师。天子遣使者劳军于薊，增封食昆阳，并前二县。及齐王即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曹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尚书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为大司马。朝议以为前後大司马累薨於位，乃以帝为太傅，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邓、丁谧之谋，迁太后於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九年春三月，黄门张当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一十一人，与曹爽为伎人。爽、晏谓帝疾笃，有无君之心，与当密谋，图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潜为之备，爽之徒属亦颇疑帝。会河南尹李胜将莅荆州，来候帝。帝诈疾笃，使两侍婢，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帝不能持杯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帝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抱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善为之备。恐不获相见，以子师、昭弟兄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也。”帝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馀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谒高平陵，爽兄弟皆从。是日，太白袭月。帝於是表奏永宁太后废爽兄弟。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帝列阵阙下，经爽门。爽帐下督严世上楼，引弩将射帝，孙谦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发。大司农桓范出赴爽，蒋济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与范内疏而智不及，驽马恋栈豆，必不能用也。”於是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领爽营，谓柔曰：“君为周勃矣。”命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摄羲营。帝亲帅太尉蒋济等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桥，上奏曰：“先帝诏陛下、齐王及臣升於御床，握臣臂曰：深以後事为念。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专威权。群官要职，皆置所亲；宿卫旧人，并见斥黜。根据盘牙，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伺候神器。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前言！昔赵高极意，秦是以亡；吕、霍早断，汉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鉴，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表皇太后，皇太后敕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车驾，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诣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树为鹿角，发屯兵数千人以守。桓范果劝爽奉天子幸许昌，传檄征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诣帝，以观望风旨。帝数其过失，事止免官。泰还以报爽，劝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指洛水为誓，爽意信之。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万端，终不能从，乃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范拊膺曰：“坐卿，灭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黄门张当，并发爽与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党与何晏、丁谧、邓、毕轨、李胜、桓范等诛之。二月，天子以帝为丞相，增封八县，邑二万户，奏事不名。固让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固让九锡。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於洛阳，帝以久疾不任朝请，每有大事，天子亲幸第以咨访焉。三年，天子使兼大鸿胪、太仆庾嶷持节，册命帝为相国，封安平郡公，固让不受。六月，帝寝疾。八月崩於京师，时年七十三。武帝受禅，上尊号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庙称高祖。

虞预《晋书》曰：上虽服膺文艺，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内外多难，谋而鲜过，举必独克，知人拔善，显用仄陋。王基、邓艾、周秦、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於朝，经略之才，可谓远矣。

《异苑》曰：晋宣帝诛王陵後寝疾，日见陵逼，帝呼曰："彦□（彦□，陵之字也。）缓我。"身上便有打处。贾逵亦为祟，少日遂薨。初，陵既被执，过贾逵庙，呼曰："贾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尔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乱，有觇见帝，涕泗云："家国倾覆，是曹爽、夏侯玄诉怨得伸故也。"爽以势族致诛，玄从时望被戮。

卷九十六　皇王部二十一

西晋景帝

《晋书》曰：景皇帝讳师，字子元，宣帝长子也。雅有风采，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晏常称曰："惟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潜画，文帝弗知之也，将发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觇之，帝寝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会兵马司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莫知其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长平乡侯，食邑千户，寻加卫将军。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七入反。）黄门监苏铄（音药。又书药切。）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车迎丰。丰见迫，随羡而至，帝数之。丰知祸及，因肆恶言。帝怒，遣勇士以刀环筑杀之。逮捕玄、缉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讽天子废皇后张氏，因下诏曰："奸臣李丰等靖谮庸回，阴构凶慝。大将军纠虔天刑，致之诛辟。周勃之克吕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过之。其增邑九千户，并前四万。"帝让不受。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而帝亦虑难作，潜谋废立，乃密讽魏永宁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令遣使迎高贵乡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玺情惰，举趾高，帝闻而忧之。及将大会，帝训於天子曰："夫圣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当大会，万众瞻穆穆之容，公卿听玉振之音。《诗》云：示人不佻，是则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虽礼仪周备，犹宜加之以祇恪，以副四海式仰。”癸巳，天子诏帝登位相国，增邑九千，并前四万户；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帝固辞相国。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见于吴楚之分，西北竟天。镇东大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作乱，矫太后令移檄郡国，为坛盟於西门之外，各遣子四人质于吴以请救。二月，俭、钦帅众六万，渡淮而西。帝会公卿谋征讨计，朝议多谓可遣诸将击之，王肃及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锺会劝帝自行。戊午，帝统中军步骑十馀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万兵，大会于陈许之郊。甲申，次于隐桥，俭将史招、李续相次来降。俭、钦移入项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进据南顿以逼之。帝深壁高垒，以待东军之集。诸将请进军攻其城，帝曰：“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且俭、钦欲蹈纵横之迹，习秦仪之说，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续前後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少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也。”乃遣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自安风向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帝屯汝阳，遣兖州刺史邓艾督太山诸军进屯乐嘉，示弱以诱之。钦进军将攻艾，帝潜军衔枚，径进乐嘉，与钦相遇。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请登城鼓讠，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三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帝谓诸将曰：“钦走矣。三鼓而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骁骑十馀摧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长史司马琏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城。俭闻钦败，弃众宵遁淮南。安风津都尉追俭，斩入，传首京都。钦遂奔吴，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六军大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疾笃，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时年四十八。武帝受禅，上尊号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庙称世宗。

文皇帝

《晋书》曰：文皇帝讳昭，字子上，景皇帝之母弟。魏景初三年，封新城乡侯。正元初，为洛阳典农中郎将。值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夺农时，百姓大悦。转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之伐蜀也，以帝为征蜀将军，副夏侯玄出骆谷，次于兴势。蜀将王林夜袭帝营，帝坚卧不动。林退，帝谓玄曰：“费以据险拒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旋军，以为後图。”爽等引还，果驰兵趣三岭，争险乃得过。还，拜议郎。及诛曹爽，帅众卫二宫，以功增邑千户。高贵乡公之立也，以参定策，进封高都侯，邑二千户。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师省疾，拜卫将军。景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剑履上殿。固辞不受。甘露元年春，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进封高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锡，假斧钺，进号大都督，剑履上殿。又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钺，增封三县。二年夏六月辛未，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琳，以淮南作乱，遣子靓为质於吴以请救，议者请速伐之。帝曰：“诞以毋丘俭轻疾倾覆，今必外连吴寇，此为变大而迟，吾当与四方同力，以全胜制之。”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征兵青、徐、荆、豫，分取关中游军，皆会淮北。师次于项城，假廷尉何桢节度，使淮南，宣慰将士，申明逆顺，示以诛赏。甲戌，帝进军丘头。因命合围。三年春正月，诸葛诞、文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及至穷蹙，转相疑贰。会钦计事於诞，忤，诞手刃杀钦。钦子鸯攻诞，不克，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鸯巡城市而呼。帝见城上持弓者不发，谓诸将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斩诞，夷三族。四月，归于京师，魏帝令改丘头为武丘，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太原、上党、西河、乐平、新兴、雁门、司州之河东、平阳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为晋公，加九锡，进位相国，九让，乃止。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辅，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虑废辱，将临轩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於凌口台，召侍中王沉、散骑常侍王业、尚书王经，出怀中黄素诏示之，戒严俟旦。沈、业驰告于帝，帝召护军贾充等为之备。天子知事泄，帅左右攻相府，称有所讨，敢有动者族诛。相府兵将止不敢战，贾充叱诸将曰：“公畜养汝辈，正为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济抽戈犯跸，天子崩于车中。帝召百僚谋其故，仆射陈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奂致之，定于曲室，谓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斩贾充，征以谢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上，不见其次。”於是归罪成济而斩之。与公卿议，立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璜为帝。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国印绶，司空郑冲致晋公茅土九锡，固辞。三年夏四月，肃慎来献苦矢、石弩、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大将军府。四年夏，帝将伐蜀，徵四方之兵十八万，使邓艾自狄道攻姜维於沓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自祁山军于武街，绝维归路，镇西将军锺会帅前将军李辅、征蜀护军胡烈等自骆谷袭汉中。秋八月，军发洛阳，大赍将士，陈师誓众。将军邓敦谓蜀未可讨，帝斩以徇。九月，使天水太守王颀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趣其后。钟会分为二队，入自斜谷，使李辅围王含於乐城，又使部将易恺攻蒋斌於汉城。会直指阳安，护军胡烈攻陷关城。姜维闻之，引还，王颀追，败维於强川。维与张翼、廖化合军守剑阁，锺会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献捷交至，诏加九锡，帝乃受命。十一月，邓艾帅万馀人，自阴平逾绝险，至於江由，破蜀将诸葛瞻於绵竹，斩瞻首传道。进军雒县，刘禅降。天子命晋公以相国总百揆，於是上节传，去侍中、大都督、录尚书之号焉。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帝奉天子西征，至于长安。遣护军贾充持节，督诸军，据汉中。锺会遂反於蜀，监军卫、右将军胡烈攻会，斩之。丙辰，帝至自长安。三月乙卯，进爵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月丙午，天子命中抚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二年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副车，置旄头口罕，乐舞八佾，设钟ね宫悬，位在燕王上。进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女王孙爵命之号皆如帝者之仪。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寝，时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阳陵，谥曰文王。武帝受禅，追尊号曰文皇帝，庙称太祖。

世祖武皇帝

《晋书》曰：武皇帝讳炎，字安世，文帝长子也。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中垒将军，加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假节。迎常道乡公於东武阳，迁中抚军，进封新昌乡侯。及晋国建，立为世子，拜抚军大将军，开府、副贰相国。初，文帝以景帝既宣皇之嫡，早世无後，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後，大业宜归攸。每曰：“此景帝之天下也，吾何与焉。”将议立世子，属意於攸。何曾等固争曰：“中抚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咸熙二年五月，立为晋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国、晋王位。十一月乙未，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是时晋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历数有在，乃使太保郑冲奉策曰：“咨尔晋王：我皇祖有虞氏诞膺灵运，受终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圣德。自兹厥後，天又辑大命于汉。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轨虞夏四代之明显，我弗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昭哲，辅弼我皇家，勋德光于四海。格尔上下神祇，罔不克顺，地平天成，万邦以。应受上帝之命，协皇极之中。肆予一人，祇承天序，以敬授尔位，历数实在尔躬。允执其中，天禄永终。於戏！王其钦顺天命。率修训典，绥四国，用保天休，无替我二皇之弘烈。”帝初以礼让，魏朝公卿及何曾、王沉等固请，乃从之。太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柴燎告类于上帝。於是大赦，改元。赐天下爵，人五级。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龙二见于弘农、渑池。丁卯，立皇子衷为皇太子。九月甲申，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为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议增吏俸。”四年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条诏书於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临听讼，观录廷尉洛阳狱囚，亲平决焉。八年春正月癸亥，帝耕于籍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绮组非礼法之物。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三人。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帝争言，散骑常侍郑徽表请罪之。帝曰：“谠言謇谔，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遂免徽官。咸宁四年十一月，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伎异服非典礼，焚之于殿前。五年，大举伐吴，遣镇东将军、琅琊王出徐中，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东西凡二十馀万。以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行冠军将军杨济为副，总统众军十万。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气冠日。癸巳，王浑克吴寻阳赖乡诸城，获吴武威将军周兴。二月戊午，王、唐彬等克丹阳城。庚申，又克西陵。壬戌，又克夷道乐乡城。甲戌，杜预克江陵。三月壬申，王以舟师至於建业之石头，孙皓大惧，面缚舆榇，降于军门。杖节解缚焚榇，送于京师。收其图籍，克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二百三十万。其牧守以下皆因吴所置，降其苛政，示之简易，吴人大悦。乙酉，大赦，改元，赐五日，恤孤老困穷。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帝谦让弗许。泰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改元。夏四月己酉，帝崩于含章殿，时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葬峻阳陵，庙号世祖。

谢灵运论曰：世祖受命，祯祥屡臻，苛慝不作，万国欣戴。远至迩安，德足以彰，天启其运，民乐其功矣。反古之道，当以美事为先。今五等罔刑，井田王制，凡诸礼律，未能定正，而采择嫔媛，不拘华门者。昔武王伐纣，归倾宫之女，不以助纣为虐。而世祖平皓，纳吴妓五千，是同皓之弊。妇人之封，六国乱政。如追赠外曾祖母，违古之道。凡此非事，并见前书，诚有点於徽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唐太宗《晋武帝纪论》曰：武皇承基，诞膺天命，握图御宇，敷化弘道，民以佚而代劳，世以治而易乱。绝缣纶之贡，去雕琢之饰，制奢俗以变约，俾浇风而反淳。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刘毅、裴楷以质直而见容，嵇绍、许奇虽仇雠而不弃。仁以御物，宽而得众，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时民和俗静，家给民足，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於深衷，断雄图於议表。马隆西伐，王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近代之不通，服前王之不服。祯祥显应，风教肃清，天地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虽登封之礼，让之而不为，而骄泰之心，因期以起。见土地之广，谓万叶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不知处广以思狭，则广可长存；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于祸乱，是犹将适越者指沙漠而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觅路，所趣逾远，所向转难。南北倍殊，高下相反，求其至也，不亦难乎！况以新习易动之基，而无久安难拔之虑，故贾充凶竖，怀奸志而拥权，杨骏豺狼，包祸心以专辅。及乎宫车晚出，谅暗未周，藩翰变亲以成疏，连兵竞灭其本；栋梁回忠而起伪，拥众各举其威。曾未数年，纲纪大乱，以至海内版荡，宗庙播迁。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县，翻成被之乡。弃所大以资人，掩其小而自托，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贻患於後。且知子者贤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则家亡，臣不忠则国乱；国乱不可以安也，亡家不可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圣人闭其端。而世祖惑荀勖之奸谋，迷王浑之伪策，心屡移於众口，事不定於己图。元海当除而不除，卒令扰乱区夏；惠帝可废而不废，终使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极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二世而成业，延三孽以丧身，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於初，而乖令终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卷九十七　皇王部二十二

西晋惠皇帝

《晋书》曰：孝惠帝讳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太始三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九岁。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为永熙。尊皇后杨氏曰皇太后，立妃贾氏为皇后。五月辛未，以太尉杨骏为太傅，辅政。秋八月壬午，立广陵王为皇太子，以中书监何劭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戎为太子太傅。永平元年春正月，诏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又诏子弟及群官并不得谒陵。三月辛卯，诛太傅杨骏，骏弟卫将军瑶，太子太保济，中护军张劭，散骑常侍段广、杨邈，左将军刘预，河南尹李斌，中书令蒋俊，东夷校尉文淑，尚书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贾后矫诏废皇太后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庙。诛太后母庞氏。壬寅，征大司马、汝南王亮为太宰，与太保卫辅政。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阳公卫。乙丑，以玮（音伟。）擅害亮、，杀之。九月辛丑，征征西大将军、梁王彤为卫将军、录尚书事，以赵王伦为征西大将军、都督雍、梁二州诸军事。三年春二月己酉，贾后杀皇太后于金墉城。五年冬十月，武库火，焚累代之宝。十二月景戌，新作武库，大调兵器。六年八月，秦雍氐、羌悉叛，推氐羌帅齐万年僭号称帝，围于泾阳。七年春正月癸丑，周处及齐万年战於六陌，王师败绩，处死之。九年春正月，左积弩将军孟观伐氐，战于中亭，大破之，获齐万年。征征西大将军、梁王彤录尚书事。以北中郎将、河间王为镇西将军，镇关中；成都王颖为镇北大将军，镇邺。十二月壬戌，废皇太子为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其三子幽於金墉城，杀太子之母谢氏。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癸未，贾后矫诏害庶人于许昌。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癸巳，梁王肜、赵王伦矫诏废贾后为庶人，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音隗，文毁切。）皆遇害，侍中贾谧及党与数十人皆伏诛。甲午，伦矫诏大赦，自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如宣文辅魏故事，追复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为太宰。己亥，赵王伦矫诏害贾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孙臧为太孙。秋八月，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都、汉王迪皆遇害。永宁元年，春正月乙丑，赵王伦篡帝位。景寅迁帝于金墉城，号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废皇太孙臧为濮阳王。五星经天，纵横无常。癸酉，伦害濮阳王臧。三月，平东将军、齐王冏起兵以讨伦，传檄州郡，屯于阳翟。征北大将军、成都王颖，征西大将军、河间王，常山王，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将、新野公歆，皆举兵应之，众数十万。伦遣其将闾和出伊阙，张泓、孙辅出Φ坂以拒冏，孙会、士猗、许超出黄桥以拒颖。及颖将赵骧、石超超战于洖（音蛆。）水，会等大败，弃军走。四月辛酉，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淮南王𠂹（七隗反。）勒兵入宫，擒伦党孙秀、孙会、许超、士猗、（于离反。）骆休等，皆斩之。逐伦归第，即日乘舆反正。群臣顿首谢罪，帝曰：“非诸卿之过也。”诏大赦，改元。诛赵王伦、义阳王威、九门侯质等及伦之党与。五月，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庚午，东莱王蕤、左卫将军王舆谋废齐王冏，事泄，废蕤为庶人，舆伏诛，夷三族。甲戌，以齐王冏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成都王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河间王为太尉。罢丞相，复置司徒官。太安元年，五月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为皇太子，赐孤寡帛，大五日。以齐王冏为太师，东海王越为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间王表齐王冏窥伺神器，有无君之心，与成都王颖、新野王歆、范阳王（许交切。）同会洛阳，请废冏还第。长沙王奉乘舆屯南上东门，攻冏，杀之，幽其诸子于金墉城，废冏弟北海王实。大赦，改元。以长沙王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二年七月，中书令卞粹、侍中冯荪、河南尹李含等贰於长沙王，疑而害之。八月，河间王、成都王颖举兵讨长沙王，帝以为大都督，帅军御拒之。庚申，刘弘及张昌战於清水，斩之。遣其将张方，颖遣其将陆机、牵秀、石超等来逼京师。乙丑，帝幸十三里桥，遣将军皇甫商拒方於宜阳。己巳，帝旋军于宣武场。庚午，舍于石楼。天中裂，无冏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桥。壬午，皇甫商为张方所败。甲申，帝军於芒山。丁亥，幸偃师。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帝旋于城东。丙申，进军缑氏，击牵秀，走之。大赦。张方入京城，烧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逼乘舆于缑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宫。石超焚缑氏，服御无遗。丁未，破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秀、范阳王于东阳门外。戊申，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走，斩其大将军贾崇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张方退屯十三里桥。十一月辛巳，星昼陨，声如雷。王师攻方垒，不利。方决千金曷，水碓皆涸。（音鹤。）乃发王公奴婢手舂给兵廪，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又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公私穷，（子六反。）米石万钱。诏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气竟天，隐隐有声。丙辰，地震。癸亥，东海王越执长沙王，幽於金墉城，寻为张方所害。甲子，大赦。永兴元年春正月，成都王颖自邺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帝逼于河间王，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沈举兵攻长安，为所败。张方大掠洛中，还长安。於是军中大馁，人相食。以成都王颖为丞相。颖遣从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万屯十二城门，殿中宿所忌者，颖皆杀之，以三部兵代宿卫。二月乙酉，废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复为清河王。三月，河间王表请立成都王颖为太弟。戊申，诏曰：“朕以不德，纂承鸿绪，于兹十有五载。祸乱滔天，奸逆仍起，至乃幽废重宫，宗庙几绝。成都王颖温仁惠和，克平暴乱。其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如故。”秋七月，景申朔，右卫将军陈（音轸。）以诏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讨成都，王颖。戊戌，大赦，复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东海王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吴王晏、豫章王炽、襄阳王范、右仆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阳，众二十馀万，颖遣其将石超拒战。己未，六军败绩於汤阴，矢及乘舆，百官分散，侍中嵇绍死之。帝伤颊，中三矢，亡六玺。帝遂幸超军，馁甚，超进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邺，颖帅群官迎谒道左。帝下舆涕泣，其夕幸於颖府颖府有九锡之议，陈留王送貂蝉文衣尾，明日，乃备法驾幸于邺，惟豫章王炽、司徒王戎、仆射荀藩从。庚申，大赦，改为建武。八月戊辰，颖杀东安王繇。张方复入洛阳，废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贤王刘元海反於离石，自号大单于。安北将军王俊遣乌丸骑攻成都王颖于邺，大败之。颖与帝单车走洛阳，御服分散，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所在买饮食以供，宫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馀糠米饭及燥蒜盐豉以进帝，帝啖之，御中黄门布被。次获嘉，市粗米饭，盛以瓦盂，帝啖两盂。有老父献蒸鸡，帝受之。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欷。及济河，张方帅骑三千，以阳燧青盖车奉迎。方拜谒，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赏从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请帝谒陵，因劫帝幸长安。以所乘车入殿中，帝驰避後园竹中。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惟中书监卢志侍侧。方以帝幸其垒，帝令方具车载宫人宝物，军人因略妻後宫，分争府藏。魏晋已来所积之物，扫地无遗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堕马伤足，尚书高光奉进面衣，帝嘉之。河间王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灞上。前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下车止之。以征西府为宫。惟仆射荀藩、司隶刘暾、（他昆切。）太常郑球、（音求。）河南尹周馥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焉。丙午，留台大赦，改元复为永安。辛丑，复皇后羊氏，李雄僭号成都王，刘元海僭号汉王。十二月丁亥，诏曰：“天祸晋邦，家嗣莫继。成都王颖自在储贰，政绩亏损，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器，其以王还第。豫章王炽先帝爱子，令问日新，四海注意，今以为皇太弟，以隆我晋邦。以司空越为太傅，与太宰夹辅朕躬。司徒王戎参录朝政，光禄大夫王衍为尚书左仆射。百官皆复职。齐王冏前应还第，长沙王轻陷重刑，封其子绍为乐平县王，以奉其嗣。自顷戎车屡征，劳费人力，供御之物，皆减三分减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蠲除苛政，爱人务本。清通之後，当还东京。”大赦，改元。以河间王都督中外诸军事。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四月，丙子，张方废皇后羊氏。七月，东海王越严兵徐方，将西迎大驾。成都王颖部将公师藩等聚众攻陷郡县，害阳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张延等，转攻邺，平昌公模遣将军赵骧击破之。九月壬子，以成都王颖为镇军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镇邺。河间王遣将军吕朗屯洛阳。冬十月丙子，诏曰：“得豫州刺史刘乔檄，称颖川太守刘舆迫胁骠骑将军，拒逆诏命，造构凶逆，擅劫郡县，合聚兵众，擅用荀为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荆州刺史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释等，各勒所统，径会许昌，与乔并力。今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统精卒十万，建武将军吕朗、广武将军骞ァ、（敕俱反。）建威将军刀默等为军前锋，共玄许昌，除舆兄弟。”丁丑，使前车骑将军石超、北中郎将王阐讨舆等。赤气见于北方，东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将军宋胄等屯河桥。十一月，立节将军周权诈被檄，自称平西将军，复皇后羊氏。洛阳令何桥攻权，杀之，复废皇后。十二月，吕朗等东屯荥阳，成都王颖进据洛阳，张方、刘玄等并按兵不能御，范阳王济自官渡，拔冂阳，斩石超，袭许昌，破刘乔於肃，乔奔南阳。右将军陈敏举兵反，自号楚公，矫称被中诏，从沔汉奉迎天子；逐扬州刺史刘机、丹阳太守王旷；遣弟恢南略江州，刺史应邈奔弋阳。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蚀之。帝在长安。河间王闻刘乔破，大惧，遂杀张方，请和於东海王越，越不听。宋胄等破颖将娄裒，进逼洛阳，颖奔长安。甲子，越遣其将祈公、宋胄、司马纂等迎帝。己亥，弘等奉帝还洛阳，帝乘牛车，行宫藉草，公卿跋涉。六月丙辰朔，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谒于太庙。复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八月，以太尉东海王越录尚书事，骠骑将军、范阳王为司空。九月，顿丘太守冯嵩执成都王颖，送之于邺。冬十月，司空、范阳王薨。长史刘舆害成都王颖。十一月庚午，帝崩于显阳殿，在位十六年，时年四十八，葬太阳陵。帝之为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卫常侍宴，抚武帝坐床曰：“可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坐！”和峤亦以为言，曰：“皇太子有淳古风，而季代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不答。後武帝欲废太子，杨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太子遂定。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纪纲大坏，货赂公行，天下为之市贾焉。帝又尝幸华林园，闻蛙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为私乎？”或对曰：“在官地者为官，在私地者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馁甚，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类也。

王隐《晋书》曰：高堂隆刻邺宫屋材云：“後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宫。”惠帝止邺宫，治屋者土剥更泥，始见刻字，计年正合。

赵王伦（附）

《晋书》曰：赵王伦，字子彝，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封安乐亭侯。五等建，改封东安子，拜谏议大夫。武帝受封琅琊郡王。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伦刑赏失中，氐（音低。）羌反叛，征还京师。寻拜车骑将军、太子太傅。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求录尚书，张华、裴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华、复不许。愍怀太子之废也，使伦领右军将军。时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并常给事东宫，二人伤太子无罪，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复太子，以华、不可移，难与图权，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乃说伦嬖人孙秀曰：“中宫凶妒无道，与贾谧等共废太子。今国无嫡嗣，社稷将危，大臣将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宫，与贾、郭亲善，太子之废，皆云预知，一朝事起，祸必相及。何不先谋之乎？”秀许已诺，言於伦，伦纳焉。事将起，而秀知太子聪明，若还东宫，将与贤人图政，量已必不得志，更说伦曰：“太子刚猛，不可私请。明公素事贾后，时议皆以公为贾氏之党。今虽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赏於明公矣。当谓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祸也。今且缓其事，贾后必害太子，然後废后，为太子报仇，亦足以立功，岂徒免祸而已。”伦从之。秀乃微泄其谋，使谧党颇闻之。伦、秀因劝谧等早害太子，以绝众望。太子既遇害，伦、秀之谋益甚，而超、雅惧後难，欲悔其谋，乃辞疾。秀复告右卫飞督闾和，和从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筹，以鼓声为应。至期，乃矫诏敕三部司马曰：“中宫与贾谧等杀害太子，今使车骑入废中宫。汝等皆当从命，赐爵关中侯。不从，诛三族。”於是众皆从之。伦又矫诏开门夜入，陈兵道南，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阁入华林，令骆休为内应，迎帝幸东堂。遂废贾后为庶人，幽之于建始殿，中书监、侍中黄门侍郎、八座，皆夜入殿，执张华，裴、解绍、杜斌等，於殿前杀之。尚书始疑诏有诈，郎师景露板奏请手诏。伦等以为沮众，斩之以殉。明日，伦坐端门，屯兵北向，遣尚书和郁送贾庶人于金墉。伦寻矫诏自为使持节、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如故，一依宣文辅魏故事，以其世子散骑常侍（音拱。）领冗从仆射；子馥前将军，封济阳王；虔黄门郎，封汝阴王；诩（况羽反。）散骑侍郎，封霸城侯。孙秀等皆封大郡，并据兵权，文武官侯封者数千人，百官总己听於伦。伦素庸下，无智策，复受制於秀，秀之威权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无求於伦。秀起自琅琊小吏，累官於赵国，以谄媚自达。既执机衡，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憾。前卫尉石崇、黄门郎潘岳皆与秀有嫌，并见诛。於是京邑君子不乐其生矣。淮南王允、齐王冏以伦、秀骄僭，内怀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镇许，夺允护军。允愤起兵讨伦。允既败灭，伦加九锡，增封五万户。伦无学，不知书；秀亦以狡黠（胡八反。）小才，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竞荣利，无深谋远略。伦、秀并惑巫儿，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先帝神语，令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於北邙为赵王佐助，於是别立先帝庙於邙山，谓逆谋可成。秀等部分诸军，分布腹心，使散骑常侍、义阳王威兼侍中、出纳诏命，矫作禅让之诏，使持节、尚书令满奋，仆射崔随为副，奉皇帝玺绶以禅位于伦。伦伪让不受。於是宗室诸王、群公卿士咸假称符瑞天文以劝进，伦乃许之。左卫王舆、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其夜，使张林等屯守诸门。义阳王威及骆休逼夺天子玺绶。夜漏未尽，内外百官以乘舆法驾迎伦。惠帝乘冏母车，卤簿数百人，自华林西门出居金墉城。尚书和郁，兼侍中、散骑常侍、琅琊王睿，中书侍郎陆机从，到城下而反。使张衡卫帝，实幽之也。伦从兵五千人，自端门登太极殿，满奋、崔随、乐广进玺绶於伦，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馀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府库之储不充於赐，金银冶铸不给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终矣。伦亲祠太庙，还，遇大风，飘折麾盖。孙秀既立非常之事，伦敬重焉。秀在文帝为相国时所居内府，事无巨细，必咨而行。伦之诏令，秀改革，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或朝令夕改者数四，百官转易如流矣。时齐王冏、河间王、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秀知冏等必有异图，乃选亲党及伦故吏为三王参佐及郡守。秀本异与张林有隙，虽外相推崇，内实忌之。及林为卫将军，深怨不得开府，潜与笺，具说秀专权，动违众心，而功臣皆小人，挠乱朝廷，可一时诛之。以书白伦，伦以示秀。秀劝伦诛林，伦请宗室会於华林园，召林、秀及王舆入，因收林，杀之，诛三族。及三王起兵讨伦檄至，伦、秀始大惧，遣其中坚孙辅为上将军，督诸军以拒义师。伦复授太子詹事刘琨节，督河北将军，率步骑千人催诸军与义军战于激水，大败，退保河上，刘琨烧断河桥。自义兵之起，百官将士咸欲诛伦、秀以谢天下。秀知众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犯，不敢出省。及闻河北军悉败，忧懑不知所为。义阳王威劝秀至尚书省与八座议征战之备，秀从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十五以上，皆诣司隶，从伦出战。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秀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使伦为诏曰：“吾为孙秀等所误，以怒三王。今已诛秀，其迎太上复位。吾归老于农亩。”传诏以驺（音邹。）虞幡敕将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及皆还汶阳里第。於是以甲士数千迎天子于金墉，百姓咸称万岁。帝自端门入，升殿，御广室，送伦及付金墉城。梁王肜表伦父子凶逆，宜伏诛。百官会议于朝堂，皆如肜表。遣尚书袁敞持节赐伦死，饮以金屑苦酒。伦惭，以巾覆面，曰：“孙秀误我！”於是收、馥、虔、诩付廷尉狱考，竟百官是伦所用者，皆斥免之，台省府卫仅有存者。自兵兴六十馀日，战及杀害近十万人。

卷九十八　皇王部二十三

西晋怀皇帝

《晋书》曰：孝怀皇帝讳炽，字丰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光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属惠帝之时，宗室构祸，帝冲素自守，门绝宾游，不务世事，专玩史籍，有誉於时。初拜散骑常侍，及赵王伦篡，见收。为射声校尉。累迁车骑大将军、都督青州诸军事，未之镇。永兴元年，改授镇北大将军、都督邺中诸军事。十二月丁亥，立为皇太弟。帝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庐陵修肃曰：“二相经营王室，志宁社稷，储贰之重，宜归时望，亲贤之举，非大王而谁？清河幼弱，未允众心，是以既升东宫，复赞藩国。今乘舆播越，二宫久旷，常恐氐羌饮马於泾川，蚁众控弦於灞水。宜及吉辰，时登储副，上翼大驾，早宁东京，下允黔首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从之。光熙元年十一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为嫂，不得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书阁，侍中华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皇后羊氏为惠皇后，居弘训宫，追尊所生太妃王氏为皇太后，立妃梁氏为皇后。十二月，南阳王模杀河间王於雍谷。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东海王越辅政。二月辛巳，东莱人王弥起兵反，寇青、徐二州。三月庚午，立豫章王诠为皇太子。辛未，大赦。庚辰，东海王越出镇许昌。五月，马牧帅汲桑聚众反叛，败魏郡太守冯嵩，遂陷邺城，害新蔡王腾。烧邺宫，火旬日不灭。入掠平原，山阳公刘秋遇害。洛阳步广地里陷，有二鹅出，色苍者冲天，白者不能飞。秋七月己酉朔，东海王越进屯官渡，以讨汲桑。己未，以平东将军、琅琊王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邺。八月己卯朔，抚军将军荀败汲桑於邺。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兰、簿盛等斩汲桑於乐陵。甲午，东海王越矫诏囚清河王覃於金墉城。癸卯，越自为丞相。以抚军荀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东大将军。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蚀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郡王覃为东海王越所害。冬十月甲戌，刘元海僭帝号於平阳，仍称汉。三年三月丁巳，东海王越归京师。乙丑，勒兵入宫，於帝侧收近臣中书令缪播、帝舅王延等十馀人，并害之。丁卯，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九月丙寅，刘聪寇浚仪，遣平北将军曹武讨之。丁丑，王师败绩。东海王越入保京城。聪至西明门，越御之，战於宣阳门外，大破之。使车骑将军王堪、平北将军曹武讨刘聪，王师败绩，堪奔还京师。刘聪攻洛阳西明门，不克。冬十一月，石勒陷长乐，安北将军王斌遇害，因屠黎阳。乞活师李恽、薄盛等帅众救京师，聪退走。恽等又破王弥於新汲。四年十月壬子，以骠骑将军王浚为司空，平北将军刘琨为北平大将军。京师饥。东海王越羽檄征天下兵，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後则无逮矣。”时莫有至者。十一月甲戌，东海王越帅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宫无复守卫，荒馑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越军次项，自领豫州牧。镇东将军周馥表迎大驾，迁都寿阳，越使裴讨馥，为馥所败，走保东城，请救於琅琊王睿。五年春正月，帝密诏荀讨东海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以征东大将军荀为大将军。丙子，东海王越薨。五月，进司空王浚为大司马，琅琊王睿为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将军荀表迁都仓垣，帝将从之，诸大臣畏滔，不敢奉诏，且宫中及黄门恋资财，不欲出。至是饥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群臣会议，将行而警卫不备。帝抚手叹之曰：“如何曾无车舆！”乃使司徒傅祗出诣河阴，修理舟楫，为水行之备。朝士数十人导从。帝步出西掖门，至铜驼街，为盗所掠，不得进而还。六月癸未，刘曜、王弥、石勒同寇洛川，王师频为盗贼所败，死者甚众。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夫荀组奔ㄈ辕，太子左率温夷夜开广莫门奔小平津。丁酉，刘曜、王弥入京师。帝开华林园门，出河阴藕池，欲幸长安，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烧宫庙，逼辱妃后，吴王晏、竟陵王、（音茂。）尚书左仆射和郁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万馀人。帝蒙尘於平阳，刘聪以帝为会稽公。荀藩移檄州镇，以琅琊王为盟主。豫章王端东奔荀，立为皇太子，自领尚书令，且置官属，保梁国之蒙县。百姓饥，米斛万馀价。八月，刘聪使子粲攻陷长安，太尉、征西将军、南阳王模遇害，长安遗人四千馀家奔汉中。九月癸亥，石勒袭阳夏，至於蒙县。大将军荀、豫章王端并没於贼。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阳。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贾匹讨刘粲於三辅，走之，关中小定，乃与卫将军梁芬、京兆太守梁综共奉秦王业为皇太子於长安。七年春正月，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丁未，帝遇弒，崩於平阳，在位七年，时年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阳秋》曰：怀帝天姿清劭，少有声名，若遭承平之世，足为守文佳主。而继惠帝扰乱之後，东海专政，禄去王室，无幽、厉之衅，而有犬戎之祸，悲夫！

愍皇帝

《晋书》曰：愍皇帝讳邺，字彦旗，武帝孙，吴孝王晏之子也。出继伯父秦献王东，袭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及洛阳倾覆，避难於荥阳密县，与舅荀藩、荀组相遇，自密南趣许颍。豫州刺史阎鼎与前抚军长史王毗、司徒长史刘畴、中书郎李昕及藩、组等同谋奉帝归于长安，而畴等中途复叛，鼎追杀之，藩、组仅而获免。鼎遂扶帝乘牛车，自宛趣武关，归於长安，频遇山贼，士卒亡散，次於蓝田。鼎告雍州刺史贾匹，匹遽遣州兵迎卫，达於长安，又使辅国将军梁综助守。时有玉龟出霸水，神马鸣城南。元年九月辛巳，奉秦王为皇太子，登坛告类，建宗庙社稷，大赦。加匹征西将军，以秦州刺史、南阳王保为大司马。贾匹讨贼张连，遇害，众推始平太守麴允领雍州刺史，为盟主，承制选置。建兴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怀帝崩问，举哀成礼。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为使持节、领军将军、录尚书事，京兆太守索为尚书右仆射。五月，诏琅琊王曰：“朕以冲昧，纂承洪绪，未能枭夷凶逆，奉迎梓宫，枕戈烦冤，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帅先三军，已据寿春，传檄诸侯，协齐威势，想今渐进，已达洛阳。凉州刺史张轨，乃心王室，连旗万里，已到陇；梁州刺史张光，亦遣巴汉之卒，屯在骆谷；秦州骁勇，其会如林。间遣使适还，具知平阳定问，云幽并隆盛，馀胡衰破，然犹恃险，当须大举。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秣马，未便进军。今为已至何许，当须来旨，便乘舆自出，会除中原也。公宜思宏谟猷，勖济远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赖。故遣殿中都尉刘蜀、苏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属，宣隆东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谁！但洛都陵庙，不可空旷，公宜镇抚，以绥山东，右丞相当入辅弼，追踪周邵，以隆中兴也。”二年秋七月，刘曜、赵舟等，又逼京都，领军将军麴允讨破之。四年七月，刘曜攻北地，曲允帅步骑三万救之。王师不战而溃，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师。曜进至泾阳，渭北诸城悉溃，建威将军曾充、散骑常侍梁纬、少府皇甫阳等皆死之。八月，刘曜逼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国难。麴允与公卿守长安小城以自固，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部兵东屯霸上，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并不敢进。冬十月，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太仓有曲数十饼，麴允屑为粥以供帝，至是复尽。帝泣谓允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将士暴离斯酷，今欲闻城未陷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行矣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朕意决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笺於曜，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降。群臣号泣，攀车执帝之手，帝亦悲不自胜。御史中丞吉朗自杀。曜焚榇受璧，使宋敞奉帝还宫。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时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杀隐士霍原以应之。及帝如曜营，营实在城东豆田壁。辛丑，帝蒙尘於平阳，麴允及群官并从。刘聪假帝光禄大夫、怀安侯。壬寅，聪临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恸哭，因自杀。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阳。庚子，虹霓弥天，三日并照。平东将军宋哲奔江左。十一月，刘聪出猎，令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为导，百姓聚而观之，故老或欷流涕。聪後因大会，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执盖，晋臣在座多失声而泣，尚书郎辛宾抱帝恸哭，为聪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於平阳，在位五年，时年十八。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惟桑板署号而已。众惟一旅，公私有车四乘，器械多阙，运馈不继。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诸侯无释位之志，征镇阙勤王之誉，故君臣窘迫，以至杀辱。

东晋元皇帝

《晋书》曰：元皇帝讳睿，字景文，宣帝曾孙，琅邪恭王觐之子也。咸宁二年生於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长，白毫生於日角之左，隆准龙颜，目有精曜，顾眄炜如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幼有令问，惠皇之际，王室多故，每恭俭退让，以免於祸。沈敏有度量，不显灼然之迹，故时人未之识焉。惟侍中嵇绍异之，谓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元康二年，拜员外散骑常侍。累迁左将军，从讨成都王颖。荡阴之败，叔父东安王繇为颖所害。帝惧祸及，将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卫严警，无由得去，甚窘近。有顷，□雾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潜出。颖先令诸关无得出贵人，帝既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後来，以策鞭帝马而笑曰：“舍长！官禁贵人，汝亦被拘耶！”吏乃听过。至洛阳，迎太妃归国。东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越西迎大驾，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业，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𫆵、（音拟。）刁协等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及怀帝蒙尘於平阳，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为盟主。愍帝即位，加左丞相。岁馀，进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东将军宋哲至，宣愍帝诏曰：“时遭屯否，皇纲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绪，不能祈天永命，绍隆中兴，至使凶胡敢帅犬羊，逼迫京辇。朕今幽塞穷城，忧虑万端，恐一旦崩溃。卿诣丞相，具宣朕意，使摄万机，时据旧都，修复陵庙，以雪大耻。”三月，帝素服出次，举哀三日。西阳王义及群僚参佐、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牧守等上尊号，帝不许。义等以死固请，至於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节死义，以雪天下之耻，庶赎钺之诛。吾本琅琊王，诸贤见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驾，将反国。群臣乃不敢迫，请依魏晋故事为晋王，许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大兴元年，春正月戊申朔，临朝，悬而不乐。三月癸丑，愍帝崩问至，帝斩居庐。景辰，百寮上尊号。即皇帝位，诏曰：“昔我高祖宣皇帝诞膺期运，廓开王基。景、文皇帝奕世重光，缉熙诸夏。爰暨世祖，应天顺时，受兹明命。功格天地，仁济宇宙。天不融，降此鞠凶，怀帝短世，越去王都。天祸荐臻，大行皇帝崩殂，社稷无奉。肆群后三司六事之人，畴谘庶尹，至於华戎，致缉大命于朕躬。予一人畏天之威，罔敢稽违。遂登坛南面，受终文祖，燔柴颁瑞，告类上帝。惟朕寡德，缵承洪绪，若涉大川，罔知攸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熊罴之臣，用能弼宁晋室，辅予一人。思与万国，共兹休庆。”於是大赦，改元。庚午，立太子绍为皇太子，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将军王敦举兵於武昌，以诛刘隗为名，龙骧将军沈充帅众应之。三月，征征西将军戴若思、镇北将军刘隗还卫京都。刘隗军于金城，右将军周礼守石头，帝被甲徇六师於郊外。遣平南将军陶侃领江州，安南将军甘卓领荆州，各帅所统，以蹑敦後。夏四月，敦前锋攻石头，周礼开城应贼，奋威将军侯礼死之。敦据石头，戴若思、刘隗帅众攻之，王导、周𫐄、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战，六军败绩。尚书令刁协奔于江垂，为贼所害。镇北将军刘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於琅琊，以避贤路。”辛未，大赦。敦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邑万户。十一月己丑，帝崩於内殿，在位六年，时年四十七，葬平陵，庙号中宗。

孙盛《晋阳秋》曰：昔秦始皇东游，望气者云：“五百年後，东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气。”於是始皇改曰秣陵。吴人以为：孙权，帝之表也。盛案：始皇游岁至权僭号四百三十七年，考之年数既不合，校之基守又非伦，岂应帝王之符而见兆於上代乎？有晋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斯乎？且秦政东游，至是五百二十六年，所谓“五百年之後当有王者”也。又孙皓将亡，吴郡临芜湖，一夜草木自除，於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尺，广二寸馀，上有白帝字。时人莫察其祥意者，岂中宗兴五湖之征欤？太康三年，建业有寇，馀姚人任振以《周易》筮之曰：“寇已灭矣，後三十八年，扬州当有天子。”又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永嘉大乱，王室沦覆，惟琅琊、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获济，至是中宗登祚。先是，岁、镇、辰、太白四星聚於牛、斗之间，五铎又见于晋陵，置数玄感，若合符契焉。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饮，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世说》曰：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事，志常怀惭。”荣跪答曰：“臣闻王者天下为家，是以秋毫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无以迁都为念。”
又曰：元帝正会，引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既固辞，中宗引之弥苦。文献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仰瞻？”
明皇帝
《晋书》曰：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寮，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对曰：“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建兴初，拜东中郎将，镇广陵。元帝为晋王，及即帝位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永昌元年闰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为皇太后。大宁元年三月戊寅朔，改元，临轩，停飨宴之礼，县而不乐。二年夏五月，王敦矫诏拜其子应为武卫将军，兄含为骠骑大将军。帝所亲信常从督公乘雄、冉曾并为敦所害。六月，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於湖，阴察敦营垒而出。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状类外氏，须黄，敦故谓帝云。於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仅以获免。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於南岸。温峤移屯水北，烧朱爵桁，以挫其锋。帝躬帅六军，出次南堂。至癸酉夜，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锺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备，平旦，战於越城，大破之，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愤惋而死。三年春二月戊戌，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三月戊辰，立皇太子衍为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三日，赐鳏寡孤独帛，人二匹。闰八月壬午，帝不豫，召太宰、西阳王义，司徒王导，尚书令卞，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温峤并受遗诏，辅太子。戊子，帝崩於东堂。在位三年，时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庙号肃祖。
《晋阳秋》曰：明帝文武鉴断，初在东宫，敬礼贤士，昵近明德。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皆见亲侍，分好绸缪，雅好辞章，谈论辩，明理义。与二三君子并著诗论，粲然可观。于时，东宫号为多士。王敦既平，思求民瘼，诏尚书令、仆射、尚书曰：“吾饥於餐直言，渴於求亮正，想诸君达此怀矣。予违汝弼尧舜之相君臣，吾虽虚暗，庶不距逆耳之谈。稷契之任，诸君居之矣。望共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晋明帝欲起池台，元帝不许之。明帝为太子，好养武士，夕中作池，比晓便成，即今谓太子池是也。

成皇帝

《晋书》曰：成皇帝讳衍，字世根，明帝长子也。大宁三年三月戊辰，立为皇太子。闰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赐鳏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秋七月癸卯，皇太后临朝称制。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五日，赐鳏寡孤老米，人二斛。二年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约、历阳太守苏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苏峻使其将韩晃入姑孰，屠芜湖。三年二月庚戌，峻至于蒋山。假领军将军卞节，六师及峻战於西陵，王师败绩。丙辰，峻攻青溪栅，因风纵火，王师又大败。尚书令、领军将军卞，丹阳尹羊宪，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大守陶瞻并遇害，死者数千人。庾亮又败于宣阳门内，遂携其诸弟与郭默、赵胥奔寻阳，於是司徒王导、右光禄大夫陆旷、荀崧等卫帝於太极殿，太常孔愉守宗庙。贼乘胜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宫，左右侍人皆见掠夺。是时大官惟有烧馀米数石，以供御膳。百姓号泣，震响都邑。丁巳，峻矫诏大赦，又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自为骠骑将军、录尚书事。五月乙未，峻逼迁天子於石头，帝哀泣升车，宫中恸哭。峻以仓屋为宫。九月戊申，司徒王导奔於白石。庚午，陶侃使督护杨谦攻峻於石头。温峤、庾亮阵於白石，竟陵太守李阳拒贼南偏。峻轻骑出战，坠马，斩之，众遂大溃。贼党复立峻弟逸为帅。四年二月，大雨霖。丙戌，诸军攻石头。李阳与苏逸战於祖浦，阳军大败。建威长史滕含以锐卒击之，逸等大败。含奉帝御于温峤舟，群臣顿首号泣请罪。丁亥，大赦。时大兵之後，宫阙灰烬，以建平园为宫。甲午，苏逸以万馀人自延陵湖将入吴兴。乙未，将军王允之及逸战於漂阳，获之。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大三日，赐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二月，扬州诸郡饥，遣使赈给。八年夏六月庚申，帝不豫，诏曰：“朕以眇年，获嗣洪绪，托於群公之上，於兹十有八年。未能阐融政道，翦除逋，夙夜战兢，匪遑宁处。今遘疾殆不兴，是用震悼於厥心。年龄眇眇，未堪艰难。司徒、琅琊王岳，亲则母弟，体则仁长，君人之风，允塞时望。肆尔群公卿士，其辅之以奉祖宗明祀，协和内外、允执其中，呜呼，敬之哉！无坠祖宗之显命。”壬辰，引武陵王、会稽王昱、中书监庾冰、中书令何充、尚书令诸葛恢受顾命。癸巳，帝崩於西堂，在位十七年，时年二十二，葬兴平陵，庙号显宗。

卷九十九　皇王部二十四

东晋康皇帝

《晋书》曰：康皇帝讳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咸和元年封吴王，二年徙封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琅王；九年，拜散骑常侍，加骠骑将军；咸康五年迁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豫，诏以琅琊王为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己亥，封成帝子丕为琅琊王，奕为东海王。时帝谅阴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十二月壬子，立皇后褚氏。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赈恤鳏寡孤独。三月，以中书监庾冰为车骑将军。二年九月丙申，立皇子聃为皇太子。戊戌，帝崩於式乾殿，在位三年，时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书令庾冰自以舅氏当朝，权侔人主，恐异世之後，戚属将疏，乃言国有强敌，宜立长君，遂以帝为嗣。制度年号，再兴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谓冰曰：“郭璞讠云：立始之际丘山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讳也。”冰瞿然，既而叹曰：“如有吉凶，岂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验云。

《世说》曰：何次道、庾季坚二人并为元辅。成帝初崩，於时嗣君未定。何欲立嗣子，庾及朝议以外方强寇，嗣子幼，欲立康帝。康帝既登祚，会群臣，谓何曰：“朕今所以承大统，为谁之议？”何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功，使於时用微臣议，今不睹圣明之世。”上有惭色。

穆皇帝

《晋书》曰：穆皇帝讳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景申，立为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岁。大赦，尊皇后为皇太后。壬寅，皇太后临朝摄政。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设白纱帷于太极殿，抱帝临轩。改元。二年十一月辛未，安西将军桓温帅虏将军周抚，辅国将军、谯王无忌，建武将军袁乔伐蜀，拜表辄行。十二月，枉矢自东南流于西北，其长半天。三年春三月，桓温攻成都，克之。李势降，益州平。十年二月己丑，大尉、征西将军桓温帅师伐关中。废扬州刺史殷浩为庶人。六月，苻健将苻雄悉众及桓温战於白鹿原，王师败绩。九月辛酉，桓温以粮尽，遂还。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庙，始亲万机。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五年五月丁巳，帝崩于显阳殿，在位十七年，时年十九。葬永平陵，庙号孝宗。

哀皇帝

《晋书》曰：哀皇帝讳丕，字千龄，成帝长子也。咸康八年，封为琅琊王。永和九年，拜散骑常侍，十二年，加中军将军，升平三年，除骠骑将军。五月丁巳，穆皇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琊王丕，本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议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天统。”於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琊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八月己卯夜，天裂，广数丈，有声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后何氏称永安宫。兴宁元年九月壬戌，大司马桓温帅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二年二月癸卯，帝亲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阅人户，严法禁。辛亥，帝不豫。帝雅好黄老，断，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三年二月庚申，帝崩于西堂，在位四年，时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废帝海西公

《晋书》曰：废帝讳奕，字延龄，哀帝母弟也。咸康八年封为东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骑常侍，寻加镇军将军；升平四年拜车骑将军。五年，改封琅琊王。隆和初，转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兴宁三年二月景申，哀帝崩，无嗣。丁酉，皇太后诏曰：“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耶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副，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于是百官奉迎于琅琊王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马桓温率众伐慕容。秋七月辛卯，将慕容垂帅众拒温，温击败之。九月戊寅，桓温裨将邓遐、朱序遇将傅末波于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桓温至枋头。景申，以粮运不继，焚舟而归。六年冬十一月，癸卯，桓温自广陵屯于白石。丁未，诣阙，因图废立，诬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温因讽太后以伊、霍之举。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艰难，穆、哀短祚，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琊王奕亲则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图德之不建，乃至于斯。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有此三孽，莫知谁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且昏孽并大，便欲建树储藩。诬罔祖宗，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怀！今废奕为东海王，以王还第，供卫之仪，皆如汉朝昌邑故事。”初，桓温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时望。及枋头之败，威名顿挫，遂潜谋废立，以长威权。然惮帝守道，恐招时议。以宫闱重，床笫易诬，乃言帝为阉，遂行废辱。初，帝平生每以为虑，尝召术人扈谦筮之。卦成，答曰：“晋室有盘石之固，陛下有出宫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为海西县公。

臧荣绪《晋书》曰：太和元年，桓温表率方伯北伐。秋九月，温以王师败绩于枋头，温自广陵屯于白石，集百官于朝堂，称崇德太后诏，废帝为东海王。妖贼卢悚遣弟殿中监许龙晨到，称太后密诏，奉迎称覆。帝曰：“我得罪到此，幸蒙宽宥，岂敢妄动。且太后有诏，便应官属来迎，何得如此？必狂乱。”因叱左右缚之，龙惧，逸走。由是朝廷以帝安于屈辱，无侥幸之望，不得怀疑。帝亦知天命不再，而深虑人祸，乃闭聪塞明，无思虑，终日酣畅，耽于内宠，有子不养，庶保天年。吴民怜之，为作歌谣。帝崩于吴宫，年三十五。因葬吴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晋阳秋》曰：帝少同阉人之疾，而昵比左右。初，在东海琅琊，因亲近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并侍卧内，美人田氏遂生三男。众致疑惑，然莫能审其虚实。至是，将建储贰，大司马桓温因之以定废立之计，遂率百僚并还朝堂本省。温平旦以众入，分兵屯宫门，呈草于皇太后。曰：“今废奕为东海王还第，供卫之仪如汉朝昌邑故事。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昱，体自中宗，明德劭令，民望依系，为日已久，宜顺天人，以统皇极。主者明依旧典，以时施行。但未亡人不幸罹此百忧，感念存歿，心焉如割，社稷大计，议著不获已！临纸悲塞，如何可言？”时太后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堂。倚户前视表数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求笔题奏，後云：“未亡人离此百忧，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温奏未有此十五字。即奏，遂回换内之。

简文皇帝

《晋中兴书》曰：太宗简文帝讳昱，字道成，中宗少子也。母曰：郑夫人，永昌二年，封琅琊王。咸和元年，郑夫人薨。上时年七岁，哀号守诚，乞得服重，朝议哀之，故徙封会稽王。康献皇后临朝，建位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二年，骠骑将军何充薨，皇太后诏上内总万机。海西公即位。七月，以琅琊王封绝，复徙上为琅琊王，封王子昌明为会稽王，固让不受。太和元年十月，诏以为丞相、尚书，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固让不受。海西公废，於是大司马温及百官进太极前殿，具乘舆法驾，奉迎於朝堂变服，著平巾帻单衣，东向拜受玺，流涕即位。改太和六年为咸安元年。乙卯，废太宰、武陵王为庶人。二年七月，上不豫。己未，立会稽王昌明为皇太子，封皇子道子为琅琊王，领会稽国。是日，帝崩于东堂，在位一年，时年五十二。

《续晋阳秋》曰：桓温始以雄盛入辅，系以废立。帝虽登祚，内不自安。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公。至是，荧惑犹在太微，帝恶之。因谓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欲不计，故当无复近日事耶！”超云：“大司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布经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假还东，帝谓之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一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自卫，思患预防，愧叹之深，言何能喻。”又诵庾阐诗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及不预豫，诏温曰：“吾遂委顿，足下便入，冀得相见。”又诏曰：“不谓疾患遂至於此，今者忄然，势不复久。且虽有诏，岂复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艰难，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辅导之计，当何以宁济社稷？国事家计，一托之於公。”

又曰：帝以太兴三年生，弱而慧异，中宗深器焉。及长，美风姿，好清言，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止端详，器服简素，与刘恢、王蒙等为布衣之友。由登庸历位散骑常侍、右将军、抚军将军，以懿亲民望，任登宰辅。值穆帝幼冲，母后临朝，桓温有平蜀洛之勋，擅强西陵。帝於家国之寄，具瞻所归，而自断之弱，无以抗之。陈郡人殷浩，素有盛名，时论比之管、葛。又琅琊王洽，丞相导子，既是名公子，少有声望。乃以浩为湘州刺史，屈洽为长史。徐州刺史葛美，亦以清贵名藩，同心忧国。温见此树置，知在抗已。温既以雄武专朝，任兼将相，悉众北讨以成乐推之势，及枋头奔败，知民望之去，乃屠豫州刺史袁真于寿阳城，既而问郄超曰：“足下何以何雪枋头之耻乎？”超因说温以废立之事。温既宿有此谋，深纳超言。既废昏立明，民人悦服，然恭已南面，政自温出。帝性韵深沈，雅有局镇。尝与太宰、武陵王，桓温同乘至板桥，温密敕令，无因而鸣角鼓噪，部伍并皆惊驰。温佯为骇异，而大震惊，急求下车，帝举止自若，音颜色不变，温每以此称其德量。故论者谓服惮之深，若假帝修年，则温篡逆之图绝矣。

《世说》曰：桓公既废太宰武陵王父子，仍上表云：“应割近情，以存远计。欲除太宰父子，可无後忧。”简文手答表云：“所不忍言，况过于言？”桓公得此答，又重有表，辞转苦切，为家国之计，必应行事。简文复手答云：“若使晋室灵长，明公便应奉诏书；若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汗流而止。太宰父子远徙新安而已。

孝武皇帝

《晋书》曰：孝武皇帝讳曜，字昌明，简文帝第三子也。兴宁二年七月甲申，封会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为皇太子。是日，简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诏曰：“朕以不造，奄丁悯凶，号天扣地，靡知所诉。藐然幼冲，眇若缀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惧不克负荷。仰凭祖宗之灵，积德之祀，先帝淳风玄德，遗咏在民。宰辅英贤，勋隆德盛。顾命之托，实赖匡训。群后率职，百僚勤政。冀孤弱之躬有寄，皇极之基不坠。先恩遗惠，播於四海，思弘馀润，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与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会稽王妃曰顺皇后。冬十一月甲午，妖贼卢悚晨入殿庭，游击将军毛安之讨擒之。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死。诏所在赈给。宁康元年，春正月乙丑改元。二月，大司马桓温来朝。秋七月己亥，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兗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三年九月，帝讲《孝经》。冬十月癸酉，日有蚀之。十二月甲申，神兽门灾。癸未，皇太后诏曰：“顷者日蚀告变，水旱不适，虽克己思救，未尽其方。赐百姓穷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释奠于中室，祀孔子，以颜回配。泰元元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见于太庙。皇太后归政。甲辰，大赦，改元。庚午，帝始临朝。六年春正月，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八年八月，苻坚率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拒之。九月，诏司徒、琅琊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冬十月，苻坚弟融陷寿春。乙亥，诸将及苻坚战于淝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获坚舆辇及□母车。十二年六月癸卯，束帛聘处士戴逵、龚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为皇太子，大赦。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在位二十四年，时年三十五。葬隆平陵。帝幼称聪悟，简文之崩也，时年十岁，至晡不临，左右进谏，答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谢安尝叹以为精理不减先帝。既威权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殆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夜於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耶！”太白连年昼见，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醒日既少，而傍无正人，竟不能改焉。时张贵人有宠，年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初，简文帝见讠云：“晋祚尽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产，东方始明，因以名焉。简文帝後悟，乃流涕。及为清暑殿，识者以为“清暑”，反为“楚声”，哀楚之征也。俄而帝崩，晋祚自此倾矣。

《续晋阳秋》曰：初，帝耽於色。末年，殆为长夜之饮。醒治既少，多居内殿，留连于盘樽之间。时张贵人宠冠後宫，威行阃内，年几三十。帝妙列伎乐陪侍，嫔少，乃笑而戏之云：“汝已年废矣，吾已属诸姝少矣。”贵人潜怒，上不觉。上稍醉卧，贵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绝，云以魇崩。至丑时，方迁登太极前殿。

《异苑》曰：晋孝武太元末，帝每闻手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飨音。于是请僧斋会，夜见一臂，长三丈许，手长数尺，来摸经案。晋祚自此而衰。

卷一百　皇王部二十五

东晋安皇帝

《晋书》曰：安皇帝讳德宗，孝武帝长子也。泰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为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崩，辛酉，太子即位，太赦。癸亥，以司徒、会稽王道子为太傅，摄政。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会稽王道子归政。四月甲戌，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举兵，以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建威将军王绪为名。甲申，杀国宝及绪以说于恭，恭乃罢兵。二年七月，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南蛮校尉杨期等举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愉奔于临川。九月辛卯，加太傅、会稽王道子黄钺。遣征虏将军、会稽王元显等讨桓玄等。辅国将军刘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击败恭，恭奔曲阿长塘湖，湖尉收送京师，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遣太常殷茂谕仲堪及玄，玄等走于寻阳。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贼孙恩陷会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国内史桓谦等并委官而遁，遣卫将军谢琰等逆击，走之。四年夏四月，孙恩寇浃口。五月，谢琰为孙恩所陷，死之。恩转寇临海。六月，辅国司马刘裕破恩於南山。恩将卢循陷广陵。元兴元年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将军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元显前锋，将军、谯王尚之为後部，以讨桓玄。二月景午，帝戎服饯元显于西河。丁巳，遣兼侍中、齐王柔之以驺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败王师于姑孰。三月壬申，桓玄自为侍中、丞相、录尚书事。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将军刘裕破徐道复于东阳。乙卯，桓玄自称大将军。丁巳，冀州刺史孙无终为桓玄所害。秋八月，玄又自号相国、楚王。九月，南阳太守庾仄起义兵，为玄所败。冬十一月壬午，玄迁帝于永安宫。癸未，移太庙神主于琅琊国。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为平固王。辛亥，帝蒙尘于寻阳。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乙卯，建武将军刘裕帅沛国刘毅、东海何无忌等举义兵。景辰，斩桓玄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及青州刺史桓弘于广陵。丁巳，义师济江。三月戊午，刘裕斩玄将吴甫之于江乘，斩皇甫敷于罗落。己未，桓玄众溃而逃。庚申，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壬戌，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杨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刘裕以谧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辛酉，刘裕诛尚书左仆射王愉及愉子荆州刺史绥、司州刺史温详。辛未，桓玄逼帝西上。丙戌，密诏以幽逼于玄，万几虚旷，令武陵王遵依旧典，承制总百官行事，加侍中，馀如故。并大赦谋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大将军武陵王遵称制，总万机。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辅国将军何无忌、振武将军刘道规及桓玄将庾稚、何澹之战于湓口，大破之。玄复逼帝东下。五月癸酉，冠军将军刘毅及玄战于峥嵘洲，又破之。己卯，帝复幸江陵。辛巳，荆州别驾王康产、南郡太守王腾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护冯迁斩桓玄于南貊盘州。乘舆反正于江陵。闰月己丑，桓玄故将扬武将军桓振陷江陵，帝复蒙尘于贼营。义熙元年正月，帝在江陵。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兵，袭破襄阳。己丑，刘毅次于马头。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将温楷于祚，进次纪南，为振所败。振武将军刘道规击桓谦，走之。乘舆反正，帝与琅琊王幸道规舟。二月丁巳，留台备乘舆法驾，迎帝于江陵。三月，桓振复袭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奔于襄阳。建威将军刘怀简讨振，斩之。帝至自江陵。六年十二月壬辰，刘裕破卢循于豫章。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将军刘藩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夏四月，卢循走，交州刺史杜惠斩之。十二年八月，刘裕及琅琊王德文率众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将姚光以洛阳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谒五陵。十三年秋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刘裕克长安，执姚泓，收其彝器，归京师。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于东堂，在位二十三年，时年四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获全。

桓玄

《晋书》曰：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大司马温之孽子也。其母马氏尝与同夜辈月下坐，见流星坠铜盆中，忽为二珠，灿然明静，竞以瓢接取，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灵宝。尔媪每抱诣温，辄易人而後至，其重兼常儿，温甚爱异之。临终，命以为嗣，袭爵。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泣被面，众并异之。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时咸惮之。年二十三，拜为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後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弃官归国。自以元勋之门而负谤于世，乃上疏曰：“臣闻周公大圣而四国流言，乐毅王佐而被谤骑劫，巷伯有豺兽之慨，苏公兴飘风之刺，恶直丑正，何代无之？先臣蒙国殊遇，姻娅皇极，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阙，园陵复修，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师，功非一捷。泰和之末，皇基有潜移之惧，遂奉天顺人，翼登圣朝，晋室之基危于殷、汉，先臣之功高于伊、霍矣。至於先帝龙飞九五，陛下之所以继明南面，请问谈者，谁之由也？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贝锦萋斐之说，臣等自当奉还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从先臣，归先帝于玄宫耳。”疏寝不报。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敬惮之。及中书令王国宝用事，谋削弱方镇，内外骚动，知王恭有忧国之言，玄潜有意於功业，乃说仲堪：“宜兴晋阳之师，以内匡朝廷，已当悉荆楚之众顺流而下，推王恭为盟主，此桓文之举也。”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国宝既死，于是罢兵。诏以玄为广州刺史。其年王恭又与庾楷起兵讨江州刺史王愉及谯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谓恭事必克捷，一时响应。仲堪令玄与杨期为前锋，玄至湓口，获王愉。既而诏以玄为江州，各西还，屯于寻阳，共相结约，推玄为盟主。後荆州大水，仲堪赈恤饥者，仓廪空竭。玄乘其虚而伐之，至江陵，仲堪数道拒之，不克。期自襄阳来救，期败走。殷仲堪亦见害。于是平荆、雍，诏以玄督八州、荆州牧。玄于是树腹心，兵马日盛。其後孙恩逼京师，玄建牙旗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以兄伟为冠军、江州刺史，留伟守江陵，抗表率众，下至寻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玄既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恒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将吏亦振。先使其将冯该等攻谯王尚之，败之。刘牢之遣子敬宣降玄。玄至新亭，元显自溃。玄入京师，矫诏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总百揆为丞相，加黄钺、羽葆鼓吹、府置官属。乃徙太傅道子于安成，害元显于市。多⺕朝望，改易百官，各置所亲，大赦，改元为大亨。玄将出居姑孰，访之于众，其中书令王谧对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鲁？欲天下一乎周也。愿静根本，以公旦为心。”玄善其对而不从。遂大筑城府，乃出镇焉。大政皆咨之，小事则决于仆射桓谦及卞范之。後讽朝廷，封诸子弟为公。自知怨满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范之等又共催促之，于是先改授郡司，其党皆三公。又矫诏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备物，楚国丞相以下，一遵旧典。又讽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屡伪让，诏遣百僚敦劝，乃就命。玄伪上表求归藩，又自作诏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请，又讽天子作诏固留。十一月，矫制加其备天子礼，服御礼乐皆僭焉。又矫诏使王谧兼太保，奉皇帝玺禅位于已，帝出居永安宫，移晋神主于琅琊庙。

初，玄恐帝不肯为手诏，又虑玺不可得，逼临川王宝请帝自为手诏，因夺取玺。比临轩，玺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玄伪让，朝臣固请，玄乃于城南七里立郊坛，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仪注不备，妄称万岁。遂升坛燎于南郊，大赦，改元永始。初，伪诏改元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赵王伦伪号也。”又改为永始，复是王莽始执权之岁也，其兆号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国号大楚，以南康平固县奉晋帝为平固王，车旗正朔如旧典。迁帝居寻阳，依陈留王处邨宫故事。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诸子皆为王。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旌旗仪饰皆倾。及小会西堂，设妓乐，殿上施绛绫帐，镂黄金为颜，四角作金龙，头衔五色羽葆旒苏，群臣窃相谓曰：“此颇似需车，亦王莽仙盖之流也。”玄以其妻刘氏为皇后，更造大辇，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游，以体大不堪乘马，又作徘徊舆，施转关，令回动无滞。玄自篡盗之後，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性又急暴，呼召严速，直官咸系马省前，禁内杂乱，无复朝廷之体。于是百姓疲苦，朝野劳悴，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克复。裕等斩桓修于京口，斩桓弘于广陵。裕率义军至竹里，玄遣吴甫之、皇甫敷北拒义军。裕等於江乘与战，临阵斩敷及甫之。玄闻之大惧，乃召诸道术人推算数为厌胜之法，乃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无所，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君子自以为尧舜之世，何敢妄言！”玄愈忿惧，使桓谦、何澹之屯东陵，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帅众二万拒义军。裕至蒋山，使羸弱登山，分张旗帜，数道并前。玄侦候还云：“裕军四塞，不知多少。”玄益忧惶。于时东北风急，义兵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刘裕执钺麾而进，谦等诸军一时奔溃。玄率亲信数千人声言赴战，遂出南掖门，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石头，使殷仲文具船，相与南奔。或劝其战，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经日不得食，左右进以粗饭，咽不能下。其子，时年数岁，抱玄胸而抚之，玄悲不自胜。刘裕以武陵王遵摄万机，立行台，总百官。遣刘道规蹑玄。

玄至寻阳，江州刺史郭昶之给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见玄舟，旌旗舆服备帝者之仪，叹息曰：“败中复振，故可也。”玄于是逼乘舆西上。于道作起居注，叙其拒义军之事，自谓经略指授，算无遗策，诸将违节度，以致亏丧，非战之罪。玄至江陵，石康纳之。未三旬，众盛，谓其群党曰：“卿等并清途翼从朕躬，都下窃位者方应谢罪军门，其观卿等入石头，并口霄中人也。”玄遣何澹之守湓口，何无忌、刘道规等破之。帅舟舰三百发江陵、以徐放为常侍，遣说无忌等解义军，谓放曰：“诸人不识天命，致此妄作，遂惧祸屯结。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军解甲，当与之更始授任。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时道规已至，玄与战於峥嵘洲。於时义军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败，常漾轻舸於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玄留永安太后及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时在玄舰，求出别船收集散军，因叛玄，奉二后奔於江陵。玄欲出投汉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制令不行。玄乘马出城至门，左右於暗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杀交横，玄仅免。于是荆州别驾王康产奉帝入南郡。时益州刺史毛璩使其从孙佑之送弟丧葬江陵，有众二百，璩弟子修之先为玄校尉，诱玄以入蜀。达枚回洲，佑之迎击玄，矢下如雨。玄被箭，其子拔去之。益州督护冯迁抽刃而前，玄拔头上玉簪与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耳！”遂斩首。时年三十六，自篡逆至败，凡八旬矣。

恭皇帝

《晋书》曰：恭帝，讳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耶王，历中军将军、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领司徒、录尚书六条事。元兴初，迁车骑大将军。桓玄执政事，进位太宰，加衮冕之服，绿纟 戾绶。玄篡位，以帝为石阳县公，与安帝俱居寻阳。及玄败，随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跃马奋戈，直至阶下，目谓安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帝乃下床谓振曰：“此岂我兄弟意耶！”振乃下马致拜。振平，复为琅耶王。又领徐州刺史，寻拜大司马，领司徒，加殊礼。义熙五年，置左右司马、长史、从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月戊寅，安帝崩。是日，即帝位，大赦。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会。立后褚氏。甲午，征刘裕还朝。二年夏六月壬戌，刘裕至于京师。傅亮承裕密旨，讽帝禅位，草诏，请帝书之。帝欣然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去，为刘公所延二十载矣，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甲子，遂逊于琅耶第。刘裕以帝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朔，车旗服色一如其旧，有其文而不备其礼。宋永初二年九月崩于内房，时年三十六。谥恭皇帝，葬冲平陵。

《续晋阳秋》曰：初，安皇不慧，起居动止不自己出，帝每侍左右，消息凉温饥饱之中，而恭谨备焉，时人称其顺悌。又雅信佛法，铸贝货十万，造丈六金像于瓦官寺，外国齐日，迎像宫步从十许里。安皇帝归陵，有诏当出送，八座奏谏，以为宜加珍摄，乃止。

沈约《宋书》曰：褚秀之妹为恭帝后，兄弟并尽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恭帝居秣陵宫，常惧见祸，与褚后共止一室，虑鸩毒，自煮食于床前。高祖将杀之，不欲遣人入内，令褚淡之兄弟侍褚后，褚后出别宫相见，兵人乃逾垣而入，进药於恭帝。恭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乃以被掩杀之。

《中兴书》曰：昔中宗以丁丑之岁始称晋王，改筑宗庙，使郭璞筮之，云："载祀二百。"暨今禅代庚申之岁，凡百有二年，而天禄永终。璞精於数术，理无乖二，抑以百二期促，故谬其嗣为二百乎？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锺无妄之日，道子、元显并倾朝政，主昏臣乱，未有不亡者也。虽有手握戎麾，心存旧国，回首无良，忽焉消散。于是桓玄承衅，势逾飚指，六师咸泯，只马徂迁。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孙恩岂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颠覆，则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讵熏丹穴，会稽之侣，宁叹入臣。去黄屋而归来，洒丹书而不恨。夫五运攸革，三微数尽，犹高秋凋候，理之自然。观其零落，人有为之流涕者也。

卷一百一　皇王部二十六

後魏诸帝

《後魏书□序纪》曰：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後，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赖其勋，帝舜嘉之，命为田祖。爰历三代，以及於秦，薰鬻、犭金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屯立。聪武明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威振北方，莫不率服。成帝崩，节皇帝讳贷立。节帝崩，其後四世，宣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馀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其後六世，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於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武帝讳诘汾。献帝命令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於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时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初，圣武帝常率数万骑田於山泽，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宿。旦，请还，曰：“明年同时，复会于此。”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游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帝崩。始祖神元皇帝立，讳力微，生而聪睿。元年，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於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後与宾攻西部，宾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赏，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宾後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而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从服，控弦士马二十馀万。三十九年，迁於定襄之盛乐。始祖乃告诸大人曰：“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多其死伤，复不足相补，更招寇雠，百姓涂炭，非长计也。”於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是岁魏景元二年也。文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为魏宾之冠。魏晋禅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迈，帝以父老求归，晋武帝具礼护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晋。五十六年，帝复如晋；其年冬，还国。晋遗帝锦、、缯、纟采、绵、绢诸物，咸丰厚，车牛马百乘。行达并州，晋征北将军卫，以帝为人雄异，恐为後患，乃密白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复请以金帛赂国之大人，令致间隙，使相厄害。晋帝从之，遂留帝。於是国之执事及部人皆受货。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女曹取之。”授弹飞丸，应弘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并先驰还。始祖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後，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大人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於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害帝。後乃追谥焉。始祖寻崩，凡享国五十八年，年一百四岁。太祖即位，尊为始祖。

章皇帝讳悉鹿立，始祖之子也。享国九年而崩。平皇帝讳绰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享国七年而崩。惠帝讳弗立，文帝少子也，聪哲有大度，为诸父兄所重。政崇宽简，百姓怀服，即位一年崩。昭皇帝立，讳禄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祖神元之子也。九年，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须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迤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自始祖以来，与晋和好，百姓安，财畜富实，控引骑士四十馀万。十年，晋惠帝为成都王颖逼留在邺。匈奴别种刘渊反於离石，号汉王。并州刺吏司马腾来乞师。帝与桓帝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於西河、上党。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是岁，桓帝崩。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十三年，昭帝崩。是岁，羯胡石勒与晋马牧帅汲桑反。穆皇帝天资英特，勇略过人，昭帝崩後，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元年，刘渊僭帝，自称大汉。三年，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又遣使乞师救洛阳，帝遣步骑二万助之，晋大傅东海王司马越辞以洛中饥馑，师还。是年，刘渊死，子聪僭立。五年，刘琨遣使乞师以讨刘聪、石勒。帝以琨忠义，矜而许之。会聪遣其子粲攻洛阳，害琨父母而据其城，琨来告难，帝大怒，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统大众二十四万为後继。粲惧，弃辎重，突围遁走。纵骑追斩其将刘儒、刘丰，伏尸数百里。琨来拜谢，帝以礼待之。琨固请进军，帝曰：“吾不早来，致卿父母见害，诚以後时相愧，今卿已复州境，然吾远来，士马疲弊，且待後期，贼岂可尽乎？”与琨马牛羊各千馀，车牛百乘，金百镒，又留劲锐戍之而还。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郡。帝登平城西山，望观地势，乃更南百里，於汾垒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九年，帝召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馀而薨也。平文皇帝讳郁律立，惠帝之子也。二年，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刘聪死焉。渊族子曜僭立。帝闻晋愍帝为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刘曜遣使请和，帝不纳。是年，司马称大位於江南。五年，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於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天兴初，尊曰太祖。惠皇帝讳贺傉立，桓帝之中子也。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四年，帝始临朝。五年崩。炀皇帝讳纥那立，惠帝之弟也。五年出居於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烈皇帝讳翳槐立，平文之长子也。石勒遣使来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二年，石勒僭立，自称大赵王。烈皇帝崩，昭武皇帝讳什翼犍立，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於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弥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建国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之北，时年十九。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八年，张骏私置假凉王。十三年，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十四年，氐苻健僭称天王，自号大秦。十五年，慕容俊灭冉闵，僭称尊号。二十七年春，车驾还口中。冬十一月，讨没歌部，破之，获牛马羊数百万头。三十四年春，长孙斤谋反，伏诛。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座，太子献明皇帝讳实格之，伤胁。夏五月，薨，後追谥焉。秋七月，皇孙生，大赦。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落率众二十万，朱肜、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口中。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於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十二月，至口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太祖即位，尊曰高祖。帝雅性宽厚，智勇仁恕，时国中少缯帛，代人许谦盗绢二匹，守者以告，帝匿之，谓燕凤曰：“吾不忍视谦之面，卿勿泄言，谦或惭而自杀，为财辱士，非也。”

太祖道武皇帝

《後魏书》曰：大祖道武皇帝，讳，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初因迁徙，游子口泽，既而寝息，因梦日出室内，寤而见光自牖属天，然有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太祖於参合陂北，其夜复有光明。昭成大悦，群臣称庆，大赦，告於祖宗。保者以帝体重倍於常儿，窃独奇怪。明年，有榆生於埋胞之坎，后遂成林。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广颡大耳，众咸异之。年六岁，昭成崩。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营梓宫，木材尽生成林。帝虽冲幼，而嶷然不群，刘库仁常谓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兴复洪业，光扬祖宗者，必此王也。”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於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叙勋旧各有差。夏四月，改称魏王。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於中山，自号大燕。姚苌僭称皇帝於长安，自号大秦。六年秋七月，讲武於牛川。慕容永使其大鸿胪慕容钧奉表劝进尊号。冬十月，北征蠕蠕，（如蠢切。）追之，及於大碛南商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十有二月，出居于马邑。是岁，起河南宫。七年秋八月，行幸汉南，仍筑巡台。八年春正月，帝出南巡。二月，幸羊原，赴白楼。皇始元年春正月，大於定襄之虎山。三月，慕容垂来寇桑乾川。陈留公元虔先镇平城。时帝征兵未集，虔率麾下邀击，失利，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逾山结营，闻帝将至，乃筑城自守。疾甚，遂遁走，死於上谷。子宝迎丧而还，至中山乃僭立。秋七月，左司马许谦上书劝进尊号，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於是改元。八月，治兵於东郊。大举讨慕容宝，帝亲勒六军四十馀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骆驿二千馀里。宝并州牧辽西王农弃城东遁，并州平。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王、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冬十月，车驾出井陉。十一月，进军中山，引骑围之。二年春正月，飨群臣於鲁口。慕容宝遣其左卫将军慕容腾寇博陵，杀中山太守及高阳诸县令长，抄掠租运。是时，信都未下。帝乃进军，引骑围之。宝将军张让、护军将军徐超率将吏以下举城降。宝闻帝幸信都，乃趣博陵之深泽，屯滹沱水，遣弟贺麟寇杨城。三月，车驾次于卢奴。宝遣使求和解焉。仍请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东，帝许之。已而宝背约，辛亥，车驾次中山，命诸将围之。是夜，宝弟贺麟将妻子出走西山。宝见贺麟走，恐先据和龙，壬子夜，遂将其妻子及兄弟亲族数千骑北遁。城内共立慕容普邻为主。麟复入中山，杀普邻而自立。九月，贺麟饥穷，率三万馀人出寇新市。甲子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其义云何？”对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冬十月，帝进军新市，贺麟退阻氵瓜水，依渐洳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战於义室坞，大破之，斩首九千馀级。贺麟单马走西山，遂奔邺，慕容德杀之。甲申，中山平。丁亥遣三万骑赴卫王仪将以攻邺，天兴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台，克邺，车驾幸邺，巡登台榭，观览宫城，将有定都之意。乃置行台，以龙骧将军日南公和跋为尚书，与左丞贾寻率郎吏及兵五千人镇邺。车驾自邺还中山，所过存问百姓。诏大军所在州郡，复赀租一年，除山东民租赋之半。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馀里。六月，诏有司议定国号。群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承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世相承，启基□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迨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乏之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土宇，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冬十月，起天文殿。十有一月，诏尚书吏部郎中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吕，协音乐；仪曹郎中卢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宗造浑仪，考天象；吏部尚书崔玄伯总而裁之。十有二月，帝驾临於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咸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皇帝已下及后号谥。乐将用皇始之舞。诏有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社辰腊，牺牲用白，五郊立气，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二年春正月，初祠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降坛视燎，成礼而反。二月，破高车，以所获之众起鹿苑於南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北距长城，东苞白登，属之西山，广轮数十里，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己穿鸿雁池。三月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增国子太学生员三千人。秋七月，起天华殿。大阅于鹿苑，飨赐各有差。冬十月，太庙成，迁神元、平文、昭成、献明皇帝神主于太庙。三年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内，作东西鱼池。夏四月，姚兴遣使朝贡。五月，车驾东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尧、帝舜庙。七月，车驾还宫。起大中殿及口母堂、金华室。四年三月，帝亲渔，荐于寝庙。五月，起紫极殿、玄武楼。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馀字，号曰《众文经》。六年冬十月，起西昭阳殿。乙卯，立皇子嗣为齐王，加车骑大将军，位相国。是年，岛夷桓玄废其主司马德宗而自立，僭称大楚。天赐三年九月，幸汉南盐池。至漠中，观天盐池。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美死後，药数动发，至此愈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寮左右，曰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傍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便见杀害，其馀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於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废怠，莫敢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稀少。帝亦闻之，曰：“朕故纵之使然，待过灾年，当更清治之耳。”冬十月，帝崩於天安殿，在位十四年，时年三十九岁。先时国内有谶曰：“厄清河死万人。”帝破灭清河郡，手杀万人以厌之，夜恒变易寝处，人莫得知，惟爱妾万人知处。帝子清河王绍与万人通，惧罪，同害帝。帝叹曰：“清河万人，乃是汝耶！”元帝立诛绍及万人。永兴二年，九月，上谥宣武皇帝，葬於盛乐金陵，庙号太祖。太常五年，改谥曰道武。

卷一百二　皇王部二十七

後魏太宗明元皇帝

《後魏书》曰：太宗明元皇帝，讳嗣，太祖道武皇帝之长子，母曰刘贵人，登国七年生口中宫。太祖晚有男，闻而大悦，乃大赦天下。帝明睿宽毅，非礼不动，太祖甚奇之。天兴六年，封曰齐王，加车骑大将军，拜相国。初，帝母既赐死，太祖乃召帝告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预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之。帝还宫，哀不自止，日夜号泣。太祖知又召之。帝欲入，左右谏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於不义。不如且出，待怒解而进，不晚也。”帝从之，乃游行於外。天赐六年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月，即皇帝位，大赦，改年为永兴元年。追尊皇妣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罢归不与朝政者，悉复登用之。是岁，乞伏乾归，自称秦王。海夷冯跋僭号天王，国称大燕。三年春二月，诏曰：“衣食足，知荣辱。夫人饥寒切己，惟恐朝夕不济，所急者温饱而已，何暇及於仁义之事乎？王教之多违，盖由於此，非夫耕妇织，内外相成，何以家给人矣足。其简宫人非所当御，及执作伎巧，自馀悉出以赐鳏民。”三月，诏侍臣常佩剑。四年二月，登虎圈射虎。夏四月，宴群臣於西宫，使各献言，勿有所讳。秋七月，东巡。置四厢大将，又于十二时置十二小将。以山阳侯奚斤、元城公元屈行左右丞相。是年，沮渠蒙逊僭称河西王。神瑞元年春正月，以祯瑞频集，大赦，改元。二年六月，幸去畿陂，观渔。辛酉，次于濡源，立奉台，遂射白熊于颓牛山，获之。丁卯，幸赤城，亲见长老，问民疾苦，复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谷，问百年，访贤俊，复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以太牢祠黄帝、唐尧庙。幸广宁，事如上谷，登广宁之历山，以太牢祠虞舜庙，帝亲加礼焉。泰常元年七月，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猎于牛川，登釜山，临殷繁水而南，观于九十九泉。三年春正月，帝自长川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二万北至弱水，招怀代叛，降者二千馀落，获牛马二万馀头。是年，赫连勃勃僭称皇帝。四年夏四月，车驾有事於东庙，远蕃助祭者数百国。五年五月，诏曰：“宣武皇帝体得一之玄远，应自然之冲妙，配纯化而御世，演大道以宣风，大行大名未尽盛美。其改宣曰道，更上尊谥曰道武皇帝，以彰灵命之先启，圣德之玄同。”是年，刘裕废杀其主司马德文，僭称皇帝，自号为宋。七年夏四月，封皇子焘为太平王，拜相国。初，帝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冬十月，车驾南巡，出自天门关，逾恒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馀人。十有一月，皇太子亲统六军出镇塞上。八年二月，筑长城於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一千馀里，备置戍卫。三月，田於邺南韩陵山，幸汲郡，至于枋头。济自灵昌津，幸陈留、东郡。济河而北，西之河内，造浮桥於冶坂津。夏四月，幸成皋城，观虎牢。而城内乏水，悬绠汲河。帝令连舰上施贲𠂤，绝其汲路。（贲，符分切；𠂤，於云切，兵车也。）又穿地道以夺其井。丁丑，幸洛阳，观《石经》。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人来朝。闰月，还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还晋阳，赐百官，王公已下至於厮贱，无不ｒ洽。五月，还次雁门。皇太子率留台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车驾至自南巡。冬十月，广西宫，起外墙，周回二十里。是岁民饥，诏所在开仓赈给。十有一月，帝崩於西宫，在位十五年，时年三十二。遗诏以司空奚斤所获军实赐大臣，自司徒长孙嵩以下至于士卒各有差。十二月，上谥曰明元皇帝，葬于口中金陵，庙称太宗。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以刘向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撰《说苑》、《新序》於经典正义多有所阙，乃撰《新集》三十篇，采摭经史，该洽古义，兼资文武焉。

世祖太武皇帝

《後魏书》曰：世祖太武皇帝，讳焘，太宗明元皇帝长子也，母曰杜贵嫔。天赐五年生於东宫，体貌瑰异，太宗奇而悦之，曰：“成吾业者，此子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为监国。太宗有疾，命帝总摄百揆，聪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有二月，追尊皇妣为密皇太后，进司徒长孙嵩爵为北平王，司空奚斤为宜城王，蓝田公长孙翰为平阳王，其馀普增爵位各有差。始光元年，夏四月，东巡，幸大宁。二年三月，尊保母窦氏曰保太后。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二殿，临望观、九华堂。初造新字千馀，诏曰：“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继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是年，赫连屈丐死，子昌僭立。三年春二月，起太学於城东，祠孔子，以颜渊配。十有一月，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至其城下，徙万馀家而还。十有二月，武都氐王杨玄及沮渠蒙逊等皆遣使内附。四年春正月，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定率众二万向长安。帝闻之，乃遣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车驾还宫。三月，遣高源王礼镇长安。诏执金吾桓贷造桥於君子津。五月，车驾西讨赫连昌，济君子津，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六月，昌引众出城，大破之。车驾入城，虏昌群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八月，车驾至自西征，饮至策勋，告於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寮，各有差。冬十一月，以氐王杨玄为都督荆梁益宁四州诸军事、假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南秦王。神（音加）。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二月，改元。是岁，皇子晃生。三年春正月，行幸广宁，临温泉，作《温泉之歌》。三月，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十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秋七月，诏诸征镇将军、王公杖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诏大鸿胪卿杜超假节、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行征南大将军、太宰，进爵为王，镇邺，为诸军节度。九月立密皇太后庙於邺。甲辰，行幸统万，遂往平凉。十一月，车驾至平凉。先是，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於城，留其弟上谷公杜于、广阳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凉，登北原，使赫连昌招喻之，杜于不降。遂掘堑围守之。十二月，定弟杜于、度洛孤面缚出降，平凉平，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奔走，关中平。车驾东还，留巴东公延普等镇安定。四年九月，加太尉长孙嵩柱国大将军，特进、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诏曰：“顷逆命纵逸，方夏未宁，戎车屡驾，不遑休息。今二寇摧殄，士马无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将偃武修文，遵太平之化，昧旦思求，想遇师辅。访诸有司，咸称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隽之胄，冠冕州邦，有羽仪之用。庶得其人，任之政事，共臻邕熙之美。《易》曰：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如玄之比，隐迹衡门、不耀名誉者，尽敕州郡以礼发遣。”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冬十月，诏司徒崔浩改定律令。延和元年春正月，尊保太后为皇太后，立皇后赫连氏，立皇子晃为皇太子，谒於太庙，大赦，改年。大延元年，出太祖、太宗宫人，令得嫁。大赦，改年。六月，诏曰：“去春小旱，冬作不茂。忧勤克己，请灵祇，上下咸秩。岂朕精诚有感，何报应之速，□雨震洒，流泽沾渥。有鄙妇人持方寸玉印，诣潞县侯孙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玉色鲜白，光照内映。印有三字，为龙鸟之形，要妙奇巧，不类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寻其理，盖神灵之报应也。朕用嘉焉。比者以来，祯瑞仍臻，所在非一。天降嘉贶，将何德以酬之。所以内省警震，欣惧交怀。其令天下大五日，礼报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大川，上答天意，以来福禄。”二年十一月，行幸固（音固）。阳，驱野马於□中，置野马苑。三年，高丽、契丹国、龟兹、悦般、焉耆、车师、粟特、疏勒、乌孙、渴盘陀、鄯善诸国各遣使朝献，奉汗血马。四年春，罢沙门年五十以下。五年六月，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八月，车驾至姑臧，牧犍兄子祖逾城来降，乃分军围之。九月，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之以蕃臣之礼。收其城内户口二十馀万，仓库珍宝不可称计。冬十月，车驾东还宫，徙凉州民三万馀家于京师。太平真君元年六月，皇孙生，大赦，改年。三年春正月，帝至道坛，亲受符，备法驾，旗帜尽青。十月，封皇子伏罗为晋王，翰为秦王，谭为燕王，建为楚王，余为吴王。四年冬十一月，诏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绪，思阐洪基，恢隆万世。自经营天下，剪暴除乱，扫清不顺，二十年矣。夫阴阳有往复，四时有代谢。授子任贤，所以体息，优隆功臣，式图长久，盖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五年春正月，皇太子始总百揆。诸上书者皆称臣。诏曰：“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有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知闻。”诏曰：“自顷已来，军国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齐风俗，示轨则于天下也。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自王公已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其百工伎巧，驺卒子息，当习其父兄所业，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六年春正月，车驾行幸定州，引见长老，存问之。二月，遂西幸上党，观连理树于玄氏。十一月，遣殿中尚书、安定公朝茂率骑屯相州之阳平郡，发冀州民造浮桥于高（苦交切。）敖（五交切。）津。七年二月，幸长安，存问父老。丁亥，幸昆明池。三月，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於京师。车驾旋轸，幸洛水。夏四月，车驾至自长安。毁邺城五层佛图，於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八年六月，西征诸将扶风公元处真等八将坐盗没军资，所在虏掠，赃各千万计，并斩之。九年冬十月，以婚姻奢靡，丧葬过度，诏有司更为科限。十一年春正月，行幸洛阳，所过郡国，皆亲对高年，存恤孤寡。遂征悬瓠。夏四月，车驾还宫，赐从者及留台郎吏已下生口各有差。六月，诛司徒崔浩。九月，车驾南伐。冬十月，车驾济河，诏诸将分道并进，使征西大将军、永昌王仁自洛阳出寿春，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锺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车驾自中道，十一月至邹山，刘义隆鲁郡太守崔耶利率属城降。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次于彭城，遂趋盱（音吁）眙。（音怡）十二月，车驾至淮。诏刈苇，作筏数万而济。义隆盱眙守将臧质闭门距守。将军胡崇之等率众二万援盱眙。燕王谭大破之，枭崇之等，斩首万馀级，淮南皆降。是月，永昌王仁攻悬瓠，拔之。获义隆守将赵淮，送京师斩之。车驾临江，起行宫於瓜步山。义隆使献百牢，贡其方物。又请进女於皇孙以求和好。帝以师婚非礼，许和而不许婚，使散骑侍郎夏侯野报之。帝诏皇孙为书致马通问焉。正平元年二月，车驾济河，次于鲁口，皇太子朝於行宫。三月，车驾至自南伐，饮至策勋，告於宗庙。夏五月，大赦。六月，改年。十月，封皇孙为高阳王。寻以皇孙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王翰为东平王，燕王谭为临淮王，楚王建为广阳王，吴王余为南安王。二年二月，帝崩於永安宫，在位二十九年，时年四十五。秘不发丧，中常侍宗爱矫皇后令，杀东平王翰，迎南安王余入而立之，大赦，改年为承平。三月，上尊谥曰太武皇帝，葬於□中金陵，庙号世祖。冬十月，余为宗爱所贼。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迎立皇孙，是为高宗。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识，言则非恸，哀感傍人，太宗闻而嘉叹。暨太宗不豫，衣不释带。性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不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缣纟采。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从《周易》设险之义，又陈萧何壮丽之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地也？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财者军国之本，无所轻费，至於赏赐，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未曾横有所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宗文成皇帝

《後魏书》曰：高宗文成皇帝，讳，景穆皇帝之长子也。母曰闾氏。真君元年六月生於东宫。帝少聪达，世祖爱之，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年五岁，世祖北巡，帝在後，逢虏帅桎一奴欲加其罚。帝谓之曰：“奴今遭我，汝宜释之。”帅奉命解缚。世祖闻之，曰：“此儿虽小，欲以天子自处。”意奇之。既长，风格异常，每有大政，常参决可否。正平二年二月，中常侍宗爱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又贼余於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奉迎皇孙即帝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兴安元年十二月，初复佛法。二年二月，发京师五千人穿天渊池。是月，刘义隆子劭杀其父而自立。夏五月，行幸嶂（音郭）山。是月，刘劭弟骏杀劭而自立。闰月，太后赫连氏崩。八月，诏曰：“朕以眇身，纂承大业，即位以来，百姓晏安，风雨顺序，边方无事，众瑞兼呈，不可称数。又於内苑获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孙长寿。群公卿士咸曰：休哉！岂朕一人克臻斯应，实由天地祖宗降之所致也。思与兆庶共兹嘉庆，其令民大三日，诸殊死已下各降罪一等。”兴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坛，登受图。七月，皇子弘生。大赦，改元。大安元年，遣尚书穆伏真等二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二年春正月，立皇后冯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将东巡狩，诏太宰常英起行宫於辽西黄山。四年春正月，至辽西黄山宫。二月，登碣石山，观沧海，大飨群臣於山上，班赏进爵各有差。改碣石山为乐游山，筑坛记日行於海滨。冬十月，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发，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坟冢者斩之。”和平二年正月，诏曰：“刺史牧民，为万里之表。自顷每因发调，逼发假贷，大商富贾，要射时利，旬日之间，增赢十倍。上下同通，分以润屋。故编户之家，困於冻馁；豪富之门，日有兼积。为政之弊，莫过於此。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车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间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乃诏群臣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馀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三年冬十月，诏曰：“夫三代之隆，莫不崇尚年齿。今选举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处後，晚进居先。岂所谓彝伦攸叙者也！诸曹选补，宜各先尽劳旧才能。”十二月，制战阵之法十有馀条，因大滩曜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四年春三月，赐京师民年七十已上大官厨食，以终其年。夏四月，上幸西苑，观射虎三头。五月行幸阴山。秋七月，诏曰：“朕每岁闰月，命群臣讲武平壤。所幸之处，必立宫坛，糜费之功，损劳非一。宜仍旧贯，何必改作也。”八月，遂畋于河西。诏曰：“朕顺时田猎，而从官杀获过度，既殚禽兽，乖不合围之义。其敕从官及典围者诸将校，自今已後，不听滥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田获皮肉，别自颁赖。”十二月，诏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所以殊等级，示轨仪。今丧葬嫁娶大礼未备，贵势豪富越度奢靡，非所谓式昭典宪者也。有司可为之条格，使贵贱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令。”诏曰：“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古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赂，或因缘私好，在於苟合，无所择选。令贵贱不分，巨细同贯，尘秽清化，亏损人伦，将何以宣示典谟，垂于来裔。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六年四月，破洛那国献汗血马，普岚国献宝剑。五月，帝崩於太华殿，在位十四年，时年二十六。六月，上尊谥曰文成皇帝，庙号高宗。葬□中之金陵。

卷一百三　皇王部二十八

後魏显宗献文皇帝

《後魏书》曰：显祖献文皇帝，讳弘，高宗文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李贵人。兴光元年秋七月，生於阴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聪睿机悟，幼有济民神武之规，仁孝纯至，礼敬师友。和平六年夏五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秋七月，太尉乙浑为丞相，事无大小，皆决於浑。是岁，刘子业叔父杀子业僭立。天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二月，丞相、太原王乙浑谋反伏诛。皇兴元年闰月，刘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遣使请举州内属。二年夏四月，高丽、库莫奚、契丹、于阗、波斯诸国各遣使朝献。四年三月，诏宣告天下，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用药物，任医所须量给之。五年八月，帝欲禅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请，帝乃止。后下诏曰：“朕承洪业，运属太平，淮、岱率从，四海清晏。是以希心玄古，志存淡泊。躬览万务，则损颐神之和；一日或旷，政有淹滞之失。且子有天下，归尊於父；父有天下，传之於子。今稽叶灵运，考弘群心，爰命储宫，践大位。朕方优游恭己，栖心浩然，社稷安，克广其业，不亦善乎？百官有司，其祗奉元子，以答天休。宣布宇内，咸使闻悉。”於是群公奏曰：“三皇之世，澹泊无为，故称皇。是以汉高祖既称皇帝，尊其父为太上皇，明不统天下。今皇帝幼冲，万机大政，犹陛下统之。谨上尊号太上皇帝，”乃从之。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宫，采椽不斫，土阶而已。国之大事咸以闻。承明元年，年二十三，崩于永安殿，在位六年，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中金陵。

高祖孝文皇帝

《後魏书》曰：高祖孝文皇帝，讳宏，显祖献文皇帝之长子，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生于平城紫宫，神光照室，天地氤氲，和气充塞。帝生而洁白，有异姿，襁褓岐嶷，长而渊裕仁孝，卓然有君人之表。显祖尤爱异之。三年夏六月，立为皇太子。五年秋八月，即皇帝位於太华前殿，大赦，改元。延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年冬十月，沃野、统万二镇叛。诏太尉、陇西王元贺追击，至ｘ罕，灭之，斩首三万馀级；徙其遗逆於冀、定、相三州为营户。十二月，诏访舜後，获东莱郡民妫苟之，复其家毕世，以彰盛德之不朽。二年春二月，诏曰：“尼父禀达圣之资，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祠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生鼓舞，倡优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而已，不听妇女杂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夏四月，诏工商杂类，尽听赴农。诏沙门不得去寺浮游民间。是月，刘死，子昱僭立。秋七月，诏州郡县各遣二人才堪专对者，赴九月讲武，当亲问风俗。三年二月，诏县令能静一县劫盗者，兼治二县，即食其禄；能静二县者，兼治三县，三年迁为郡守。二千石能静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迁为刺史。三月，诏诸仓屯麦充积者，出赐贫民。夏四月，诏以孔子二十八世孙鲁郡孔乘为崇圣大夫，给以十户供洒扫。四年九月，以刘昱内相攻战，诏将军元兰将三万骑及假东阳王丕为後继，伐蜀汉。承明元年六月，太上皇帝崩。大赦，改年。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秋七月，追尊皇妣李贵人为思皇太后。太和元年七月，刘昱死，弟准僭立。二年夏四月，京师旱。祈天文於北苑，亲自礼焉。减膳，避正殿。澍雨大洽。曲赦京师。九月，龟兹国遣使献龙马。三年四月，吐谷浑国遣使献牛五十头。是年，岛夷萧道成废其主刘准而僭立，自号曰齐。四年春，罢畜鹰鹞之所，以其地为报德佛寺。五月，诏会京师耆老，赐锦纟采、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六年三月，萧道成死，子颐僭立。七年闰四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定州上言，为粥给饥民，所活九十四万七千馀口。八年八月，诏曰：“帝业至重，非广询无以至治。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损化伤政，直言极谏，勿有所隐，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朕将亲览，以知世要，使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九年春正月，诏曰：“图讖之兴，起於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讖、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切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神鬼，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大飨群臣于大华殿，班赐《皇诰》。十年春正月，帝始服衮冕朝，飨万国。二月，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夏四月，始制五等公服。帝服以法服御辇，祀于西郊。八月给尚书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组绶。九月，诏起明堂，辟雍。冬十月，有司议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有一年，春正月，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十有一月诏罢尚方锦绣绫罗之工，四民欲造，任之无禁。其御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纟由锦，太官杂器，太仆乘具，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赍百官及京师民庶，下至工商皂隶，逮於六镇戍士，各有差。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十有二年春正月，初建五牛旌旗。五月，诏口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增置彝器於太庙。九月，起宣文堂、经武殿。十三年春正月，车驾有事于圆丘。於是初备大驾。七月，幸灵泉池，与群臣御龙舟，赋诗而罢。立孔子庙於京师。十有四年八月，诏议国之行次。九月，皇太后冯氏崩。冬十月，葬文明太皇太后於永固陵。车驾谒永固陵。群臣固请公除，帝不许。帝居庐，引见群寮於太和殿。太尉、东阳王丕等据权制固请，帝引古礼往复，群臣乃止。十五年春正月，帝始听政于皇信东室。初分置左右史官。夏四月，帝始进蔬食。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癸酉，有司奏祈诏百神，曰：“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于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飨，何宜四气未周，便行祀事。惟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五月，议改律令，上於东明观析，疑狱。八月，议养老，又议肆类上帝、于六宗之礼，帝亲临决。诏郡国有时物可以荐宗庙者，贡之。移道坛於桑乾之阴，改曰：“崇灵寺”。诏诸州举秀才先尽才学，亲定之礼，议律令。十有一月，诏二千石考在上上者，假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上中者，五品将军；上下者，赐衣一袭。十有二月，帝为高丽王琏举哀於城东行宫。车驾迎春於东郊。十有六年春正月，飨群臣於太华殿。帝始为王公兴，悬而不乐。宗祀显祖献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灵台，以观口物。诏定行次，以水承金。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者，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二月，诏祀唐尧於平阳。祀虞舜於广宁，夏禹於安邑，周文王於洛阳。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夏四月，颁新律令，大赦天下。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逊位。以尉元为三老，游明根为五更。又养国老、庶老。诏曰：“夫文武之道，自古并行，威福之施，必也相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今则训文有典教，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於习武之方，犹为未尽。今则训文有典，教武阙然。将於马射之前，先行讲武之式。可敕有司豫修场埒。其列阵之仪，五戎之数，别俟後敕。”冬十月，太极殿成，大飨群臣。十有七年夏四月，立皇后冯氏。六月，帝将南伐，诏造河桥。立皇子恂为皇太子。秋七月，以皇太子立，诏赐民为父後者爵一级。是月，萧颐死，孙昭业僭立。八月，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三十百馀万。太尉丕奏请以宫人从，诏曰：“临戎不语内事，宜停。”车驾至泗州，幸并州。亲见高年，问所疾苦。车驾所经，伤民秋稼者，亩给五斛。戊辰，济河。诏洛、怀、并、肆所过四州，赐高年爵。百年以上假县令，九十以上赐爵三级，八十以上赐爵二级，七十以上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帛二匹；孝悌廉义、文武应求者，皆以名闻。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帝顾谓侍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观河桥，幸太学，观《石经》。诏六军发轸。帝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於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冬十月，幸金墉城。诏征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阳。帝幸河南城。幸豫州。解严设坛於滑台城东，告行庙以迁都之意。大赦天下。还，幸邺城。十有八年春，朝群臣於邺宫。车驾南巡。幸洛阳西宫。二月，行幸河阳，规建方泽之所。车驾北巡，至平城宫。临朝堂，部分迁留。三月，罢西郊祭天。帝临太极殿，喻在代群臣以迁移之略。秋七月，以宋王刘昶为大将军。是月，岛夷萧鸾杀其主萧昭业，立业弟昭文。冬十月，亲告太庙，奉迁神主。车驾发平城宫。次於山中之唐湖。是月，萧鸾废杀其主萧昭文而僭立。车驾幸邺。经比干墓，伤其忠而获戾，亲为吊文，树碑而刊之。车驾至洛阳。萧鸾雍州刺史曹虎据襄阳降。十有二月，车驾至悬瓠。诏寿阳、锺离、马头之师，所获男女口皆放还南。十有九年春正月，飨群臣於悬瓠。讲武於汝水之西，大赍六军。车驾济淮。二月，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诏去盖；见军士病者，亲恤之。车驾至锺离，军士擒鸾三卒，帝曰：“在君为君，其民何罪。”於是免归之。车驾发锺离，遣使临江，数萧鸾罪恶。幸小沛，遣使以太牢祭汉高祖庙。行幸瑕丘，以太牢祠岱岳。诏选诸孔宗子一人，封崇圣侯，邑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诏兖州为孔子起圉柏，修饰坟垅，更建碑铭，褒扬圣德。行幸滑台，次于石济。车驾至自南伐。六月，诏始为汉语，不得以北俗之语言於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诏求天下遗书，秘阁所无、有裨时用者加以优赏。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於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诏改长尺大升，依周制度，班之天下。八月，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九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十有二月，引见群臣於光极堂，宣示品令第，为大始之选。二十年春正月，诏改姓为元氏。二月，诏介山之邑，听为寒食，其馀禁断。帝以久旱，咸秩群臣；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十有二月，开盐池之禁，与民共之。置常平仓。二十有一年春正月，立皇子恪为皇太子。夏四月，行幸长安。遣使者以太牢祭周文王於丰，祭武王於镐。六月车驾至自长安，帝亲为群臣讲丧服於清徽堂。八月，车驾南讨。九月，车驾至新野。冬十月，四面进攻，不克，诏左右军筑长围以守之。二十有二年，春正月，拔新野。三月，大破萧鸾平北将军崔惠景、黄门郎萧衍军於邓城，斩获首虏二万有馀。秋七月，诏曰：“朕以寡德，属兹丧乱，实赖群英，凯清南夏，宜约躬赏效，以劝茂绩。后之私府，便可损半；六宫嫔御，五服男女，恒恤恒供，亦令减半；在我之亲，三分省一。”是月，萧鸾死，子宝卷僭立。九月，帝以萧鸾死，礼不伐丧，乃诏反旆。二十有三年春正月，朝群臣於邺宫。三月，车驾南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不豫，司徒、彭城王勰侍疾禁中，摄百揆。车驾至马圈，贼将蔡道福、成公期率万人弃顺阳遁走。帝疾甚，车驾北次塘原。诏司徒勰征太子於鲁阳践祚。夏四月，帝崩於塘原之行宫，在位二十九年，时年三十二，秘讳，至鲁阳发丧，还京师。上谥曰孝文皇帝，庙曰高祖。葬长陵。帝幼有至性，寡敬宽慈，每垂矜舍。进食者曾以热羹伤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虫秽之物。帝笑而恕之。宦者谮帝於太后，太后大怒，杖帝数十，帝默而不自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听览政事，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天地、五郊、宗庙二分之礼，常必躬亲，不以寒暑为倦。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泰和十年已後诏册，皆帝之文也。其馀文章，百有馀篇。爱奇好士，情如饥渴。待纳朝贤，随才轻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迈，不以世务婴心。又少而善射，有膂力。年十馀岁，能以指弹碎羊膊骨。及射禽兽，莫不随志而毙之。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性俭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类也。

世宗宣武皇帝

《後魏书》曰：世宗宣武皇帝，讳恪，高祖孝文皇帝之第二子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之床下，日化为龙，绕夫人数匝，寤而惊悸，既而有娠。泰和七年闰四月，生帝於平城宫。二十二年正月，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夏四月，即皇帝位于鲁阳，大赦天下。帝居谅暗，委政宰辅。秋八月，遵遗诏，高祖二夫人以下悉归家。景明元年春正月，车驾谒长陵。大赦，改年。丁未，萧宝卷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内属。二年春正月，帝始亲政。三月，诏曰：“治尚简静，任贵应事。州府佐史，除授稍多，诚为损弊，无益政道。又京师百司，寮属殷杂，官有闲长者，亦同此例。苟非精要，悉从蠲省。”是月，萧衍立宝卷弟南康王宝融为主，年号中兴。宝卷东赴建业。九月发畿内夫五万五千筑京师三百二十三防，四旬而罢。立皇后于氏。十有一月，筑圆丘於伊水之阳，仍有事焉。是月，宝卷直後张齐杀宝卷降萧衍，衍克建业。三年三月，宝卷弟建安王宝寅来降。是月，萧衍又废其主宝融而僭立，自称曰梁。九月，车驾行幸邺。诏使者吊殷比干墓。阅武於邺南。冬十月，帝亲射，远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铭於射所。四年春正月，车驾籍田於千亩。三月，皇后亲蚕於北郊。夏四月，南天竺国献辟支佛牙。正始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八月，诏洛阳令有大事听面敷奏。元英攻义阳，拔之，擒送萧衍冠军蔡灵恩等十馀将。英大破衍将，仍清三关。冬，十有一月，敕有司依汉魏旧章，营缮国学。十二月，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诏群臣议定律令。二年，诏尚书李崇、太府卿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散骑常侍游肇、谏议大夫邓羡，俱为大使纠断畿内。其守令之徒，咎失彰露者，即便施决，州镇重职，听为表闻。三年春正月，皇子生，大赦天下。十一月，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於式乾殿。四年十一月，禁河南畜牝马。自碣石至於剑阁，东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永平元年六月，诏曰：“慎重狱刑，著於往诰。朕御兹宝历，明鉴未远，断决烦疑，实有攸愧。可依洛阳旧图，修听讼观，农隙起功，及冬令就。当与王公卿士亲临录问。”八月，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据州反。假尚书李平镇北将军、行冀州刺史讨之。大赦，改元。平克信都，执愉。群臣请诛，帝弗许，诏送京兆，二年春正月，胡密步就磨、忸切密、盘是、悉万斤、辛豆那、越状切拔忸诸国并遣使朝献。厌哒、薄知国遣使来朝，贡白象一。高昌国遣使朝贡。冬十月，郢州献七宝床，诏不纳。十一月，诏禁屠杀含孕，以为永制。己丑，帝於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三年冬十月，诏曰：“朕乘乾御历，年周一纪，而道谢击壤，教惭刑措。至於下人之茕鳏疾苦，心常愍之，此而不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也。可敕太常於闲敞之处。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考其能否，而行赏罚。虽龄数有期，修短分定，然六疾不同，或赖针石，庶秦扁之言，理验今日矣。又经方浩博，条流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士，寻篇推简，务存精要，取三十馀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知救患之术。”延昌元年三月，京师贵，出仓粟八十万石以赈贫者。夏四月，诏曰：“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言念毁没，有酸怀抱，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大赦，改年。二年，夏四月庚子，以绢十五万匹赈恤河南郡饥民。三年春二月，诏曰：“肆州秀容郡敷城县、雁门郡原平县，并自去年四月以来，山鸣地震，于今不已，告谴彰咎，朕甚惧焉，畏兢兢，若临渊谷，可恤瘼宽刑，以答灾谴。”四年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时年三十三，谥曰宣武皇帝，庙号世宗。葬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雅性俭素。初，高祖欲观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竞取珍玩，帝惟取骨如意而已。高祖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高祖谓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儿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雅爱经史，尤长释氏之义，每至讲论，连夜忘疲。善风仪，美容貌，临朝渊默，端严若神，有君人之量矣。

肃宗孝明皇帝

《後魏书》曰：肃宗孝明皇帝，讳诩，世宗宣武皇帝之第二子，母曰胡充华。永平三年三月，帝生于宣光殿之东北，有光照于庭中。延昌元年十月，立为皇太子。四年春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大赦天下。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於二王。二月，尊皇后高氏为皇太后。三月，皇太后出俗为尼，徙御金墉城。八月，尊皇太妃为皇太后。帝朝皇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天下。群臣奏请皇太后临朝称制。九月，皇太后亲览万几。熙平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二年八月，宴太祖已来宗室年十五已上於显阳殿，申家人之礼。九月，诏曰：“察讼理冤，实惟政首，躬亲听览，民信所由。自今月望，当暂出城，亲决滞枉。主者可宣诸近远，咸使闻知。”神龟元年二月，诏以神龟表瑞，大赦改年。七月，开恒州银山之禁，与人共之。二年九月，皇太后幸崧高山。正光元年秋七月，侍中元义、刘腾奉帝幸前殿，矫皇太后诏曰：“世宗宣武皇帝，以睿明承业，廓宁区夏，而鸿功未半，早年登遐。乃车书弗同，寇尚炽。幼主稚弱，夙纂宝历，曾是宗亻，莫克祗奉，朕所以敬慎群请，临朝总政。亻黾亻免从事，以迄于兹。自此春来，先疹屡发，夏首及今，数加动剧，恐不堪日万务，巨细兼省。帝齿周星纪，识学逾跻，日就月将，人君道茂，足以抚缉万邦，谐决百揆。朕当率前志，敬逊别宫。”乃幽皇太后於北宫，杀太傅、领太尉、清河王怿。等，总勒禁旅，决事殿中，帝加元服，大赦改年。九月，蠕蠕（而蠢切。）主阿那环来奔。戊戌，以太师、高阳王雍为丞相。十月，诏曰：“蠕蠕世雄朔方，擅制漠表，邻通上国，百有馀载。宜且优以宾礼，期之立功，疏爵胙土，大启河岳，可封朔郡公、蠕蠕王，食邑一千户，锡以衮冕，加之轻盖，禄秩仪卫，同於戚藩。”二年三月，驾幸国子学，讲《孝经》。祠孔子，以颜渊配。十有二月，诏司徒崔光，安丰王延明等议定服章。三年春正月辛亥，帝耕籍田。十有一月，车驾有事圆丘。诏曰：“治历明时，前王茂轨，孝成正律，奕代通规。至神龟中，始命儒官，改度易宪，如会旅衡。今天正斯始，阳煦将开，品物初萌，宜变耳目，所谓魏虽旧邦，其历维新者也。便可颁宣内外，号曰《正光历》。思与亿兆共此维新，可大赦天下。”十二月，以牧守妄立碑颂，辄兴寺塔；第宅丰侈，店肆商贩，诏中尉端衡肃厉威风，以见事纠劾，七品六品，禄足代耕，亦不听锢店占肆，争利城市也。四年春二月，蠕蠕主阿那环帅众犯塞，遣尚书左丞元孚兼尚书，为北道行台，持节喻之。四月，阿那环执元孚驱掠畜牧北遁。诏骠骑大将军、尚书令李崇，中军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元纂帅骑十万讨蠕蠕，出塞三十馀里，不及而还。五年，泰州城人莫折大提据城反，自称秦王，杀刺史李彦。诏雍州刺史元志讨之。南秦州城人孙獠、张长命、韩祖香据城反，杀刺史崔游以应大提。遣城人卜朝袭克高平，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太提寻死，子念生代立，僭称天子，年号天建，置立百官。孝昌元年春正月，徐州刺史元法僧据城反，害行台高谅，自称宋王，年号天启，遣其子景仲归於萧衍。遣其将朝龙牙、成景俊、元略等帅众赴彭城。诏秘书监、安乐王鉴回师以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於彭城南击元略，大破之，尽俘其众；既而不备，为元法僧所败。衍遣子豫章王综入守彭城，法僧拥其寮属，守令兵武及郭邑士女万馀口南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复临朝摄政，引群臣面陈得失。诏曰：“神龟之末，权臣擅命，元义、刘腾阴相影响，遂使皇太后幽隔後宫。无君之心，积习稍久；不臣之迹，缘事弥彰。蔽耳目之明，专生杀之柄，天下为之不康，四郊由兹多垒。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腾身既往，可追削爵位。之罪状，诚合徽纟墨，但以宗枝舅戚，特全弘贷之法，可除名为民。”秋八月，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九月，诏减天下租调之半。十二月，山胡刘蠡升反，自称天子，置官僚。二年春正月，五原降户鲜于修礼反于定州，号鲁兴元年。二月，帝、及皇太后临大夏门，亲览冤讼。六月，诏曰：“自运属寇难，历载於兹，烽驿交驰，征鼓不息。朕威德不能遐被，经略无以及远，俾是苍生罹此荼炭，何以苟安黄屋，无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餐素服。当亲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班告内外，咸使闻知。”八月，贼元洪业斩鲜于修礼，请降，为贼党葛荣所杀。都督尔朱荣於肆州执刺史尉庆宾，令其从叔羽生统州事。九月，葛荣败都督广阳王渊、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逻，融殁於阵。荣自称天子，号曰齐国，年称广安。冬十一月，杜洛周攻陷幽州，执刺史王延年及行台常景。丙午，税京师田租，每亩五升，借赁公田者亩一升。闰月，税市人入者各一钱，居店舍为五等。三年春正月，葛荣陷殷州，刺史崔楷固执节死之。三月，诏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邕为大都督，讨葛荣。冬十月，以卫将军、讨虏大都督尔朱荣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自号曰齐，年称隆绪。武太元年春正月，定州为杜洛周所陷，执刺史杨津。是月，皇女生，秘言皇子，大赦，改元。二月，帝崩於显阳殿，年十九。皇子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诏曰：“皇家握历受图，年将二百，祖宗累圣，社稷载安。朕以寡昧，亲临万邦，识谢涂山，德惭文母。属妖逆递兴，四郊多故。实望穹灵降，麟趾众繁。自潘充华有孕椒宫，冀诞储贰，而熊罴无兆，维虺遂彰。于时以国步未康，假称统胤，欲以定物情，系仰宸极。何图一旦，弓剑莫追，国道中胤，大行绝祀。皇曾孙故临洮王宝晖世子钊，体自高祖，天表卓异，大行平日养爱特深，义齐若子，事符当璧。及翌日弗愈，大渐弥留，乃延入清蒲，受命玉几。暨陈衣在庭，登策靡及，允膺大宝，即日践祚。朕是用惶惧忸怩，心焉靡诉。今丧君有君，宗惟固，宜议赏卿士，爰及百辟，凡厥在位，并加陟叙。”幼主即位。仪同三司、大都督尔朱荣抗表请奔丧，乃勒兵而入。三月，上尊谥曰孝明皇帝，葬於定陵，庙号肃宗。夏四月，尔朱荣济河。皇太后、幼主皆崩。

卷一百四　皇王部二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敬宗孝庄皇帝

《後魏书》曰：孝庄皇帝，讳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母曰李妃。肃宗初，以勰有鲁阳翼卫之功，封帝武城县开国公，幼侍肃宗书於禁内。及长，风神秀慧，姿貌甚美。拜中书侍郎、城门校尉，兼给事黄门侍郎，雅为肃宗所亲待，长直禁中。迁散骑常侍、御史中尉。孝昌二年八月，进封长乐王。转侍中、中军将军。及武太元年春二月，肃宗崩，大都督尔朱荣将兵向京师，谋欲废立。以帝家有忠勋，且兼人望，阴与帝通，荣乃帅众来赴。夏四月，帝与兄弟夜北渡河，会荣於河阳。南济河，即帝位。以兄彭城王邵为无上王，弟霸成公子正为始平王。荣为侍中、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卫，封太原王。百僚相率，有司奉玺绶，备法驾，奉迎於河梁。车驾巡河，西至陶渚。荣以兵权在己，遂有异志，乃害灵太后及幼主，次害无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公卿以下二千馀人。列骑卫帝，迁於便幕。车驾入宫，御太极殿，大赦天下，改武太为建义元年。是月，汝南王悦、北海王颢、临淮王前後奔萧衍，郢州刺史元愿达据城叛。五月，加大将军尔朱荣北道大行台，以尚书右仆射元荣为东道大使，征东将军、光禄勋元欣副之，循方黜陟，先行後闻。大将军尔朱荣还晋阳，帝饯於邙阴。六月，通直散骑常侍高乾邕及弟帅合流民，起兵於齐州之太原，频败州军，诏东道大使元欣喻旨，乃降。是月，葛荣饥，使其仆射任褒帅车三万馀乘南寇，至沁水。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间邢杲，帅河北流民十馀万户反於青州之北海，自署濮王，年号天统。诏诸有私马仗从戎者，职人优两大阶。诏当亲御六戎，扫清燕代，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帅精锐十万为左军，上党王天穆总众八万为前军，司徒公阳春勒兵十万为右军，司空公穆绍统率八万为後军。是月，葛荣众退，屯相州之北。七月，齐献武王於邺西北招慰葛荣别帅称王者七人，众万馀，降之。加大将军尔朱荣柱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光州人刘举聚众数千反於濮阳，自称皇武大将军。是月，高平镇人万俟（莫其二音）。丑奴僭大位，署置百官。八月，葛荣帅众围相州。九月，诏太尉公、上党王天穆讨葛荣，次於朝歌，以征东将军、齐州刺史元欣为沛郡王。柱国大将军尔朱荣率骑七千讨葛荣於滏口，破擒之，馀众悉降。冀、定、沧、瀛、殷五州平。大赦天下，改为永安元年。以柱国大将军、太原王尔朱荣为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诸军事。冬十月，萧衍以北海王颢为魏主，年号孝基，入据南兖之钅至城。二年夏四月，上党王天穆、齐献武王大破邢杲於齐州之济南，杲降，送京师。五月，元颢克梁国。内外戒严。癸酉，元颢陷荥阳。甲戌夜，车驾北巡，幸河内。丙子，元颢入洛。戊寅，太原王尔朱荣会车驾於长子，即日反旆。上党王天穆北渡河，会车驾于河内。秋七月，都督尔朱兆、贺拔胜从硖石夜济，破颢子冠受及安丰王延明军，元颢败走。车驾入居华林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夏门，大赦天下。宴劳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及北平来督於都亭，出宫人三百、缯锦杂彩数万匹，班赐有差。三年春三月，雍州刺史尔朱天光讨丑奴、萧宝寅於安定，破擒之，囚送京师。六月，厌哒国献狮子。九月，天柱大将军尔朱荣、上党王天穆自晋阳来朝。帝杀荣及天穆於明光殿，大赦天下。遣武卫将军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渊帅众镇北中。是夜，左仆射尔朱世隆、荣妻乡郡长公主，帅荣部曲焚西阳门，出屯河阴。攻河桥，擒毅等屠害之。据北中城，南逼京邑。十月，通直散骑常侍、假平西将军、都督李苗以火船焚河桥，尔朱世隆退走。壬寅，尔朱世隆停建兴之高都，尔朱兆自晋阳来会之，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刺史长广王晔为主，大赦所部，年号建明。十二月，尔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凤战殁。都督羊文义、史五龙降兆，大都督源子恭奔退。尔朱兆、尔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骑涉渡，以袭京城。事出仓卒，禁卫不守。帝步出□龙门。兆逼帝幸永宁之佛寺，杀皇子，乱兵杀司徒公、临淮王，仆射、范阳王诲。戊申，元晔大赦天下。尔朱度律自镇京师。尔朱兆迁帝於晋阳，崩於城内三级佛寺，时年二十四。中兴二年，谥为武怀皇帝。太昌元年，又谥孝庄皇帝，庙号敬宗。葬静陵。

节闵皇帝

《後魏书》曰：节闵皇帝，讳恭，字修业，广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少端谨，有志度。长而好学，事祖母、嫡母以孝闻，正始中，袭爵。延昌中，拜通直散骑常侍。正光三年，加散骑常侍，领给事黄门侍郎。以元义擅权，遂称疾不起。久之，因托病。五年，就除金紫光禄大夫。建义元年，除仪同三司。既绝言，垂将一纪，居於龙华佛寺，无所交通。永安末，有白庄帝者，言王不语将有异图；民间游声又云有天子之气。王惧祸，逃匿上洛。寻见追摄，执送京师，拘执多日，以无状获免。及庄帝崩，尔朱世隆等以元晔疏远，又非人望所推，以王潜默晦身，有过人量，将谋废立，恐实不语，乃令王所亲申其意旨，且兼迫胁。王遂答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悦。春三月，晔迫至邙南，世隆等奉王东郭之外，行禅让之礼。太尉公尔朱度律进玺绶衮冕之服，及就辂车，百官侍位，入自建春□龙门，开太极殿前，群臣拜贺。礼毕，遂登阊阖门，诏大赦天下，以魏为大魏，改建明二年为普泰元年。是月，幽州刺史刘灵助起兵於蓟。抚军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兼侍中、河北大使高乾邕及弟平北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高敖曹，率众夜袭冀州，执刺史元嶷，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封长广王为东海王，颖州王尔朱兆为天柱将军，晋州刺史、平阳郡开国公高欢封渤海信都王。夏四月，诏有司不得复称伪梁，罢细作之条，无禁邻国还往。高欢以尔朱逆乱，始兴义兵於信都。西定殷州，斩其刺史尔朱羽生，命南赵郡太守李元忠为刺史，镇广河。八月，追尊皇考为先帝，皇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先太妃，封皇弟永业为高密王，皇子子恕为青州渤海王，既而高欢推立安定王为帝於信都。二年三月，高欢败尔朱天光等於韩陵。夏四月，高欢使魏兰根慰喻洛邑，且观帝之为人。兰根忌帝雅德，还致毁谤，竟从崔陵议，废帝於崇训佛寺，而立平阳王修，是为孝武帝。五月，帝遇弒殂於门下外省，时年三十五。孝武帝诏百司赴会，大鸿胪监护事，葬用王礼，加以九旒、銮辂、黄屋、左纛，班剑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谥节闵皇帝。

後废帝安定王

《後魏书》曰：後废帝，讳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帝少称明悟。永安二年，为肆州鲁郡王後军府司马。元晔之建明二年正月，为冀州渤海太守。及高欢起义兵，将诛暴逆，乃推戴之。冬十月，即皇帝位於信都城西，升坛柴燎，大赦，称中兴元年。以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大行台，增邑三万户；以兼侍中、抚河北大使高乾邕为侍中、司空；以前平北将军、通直散骑常侍高敖曹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州刺史以终其身。十一月，高欢率师攻邺城。二年春正月，拔邺，城擒刺史刘诞。二月，以高欢为大丞相、柱国大将军、太师，增封三万户，并前为六万户。三月，以齐文襄王起家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车驾幸邺。闰月，尔朱天光、兆、度律、仲远等屯於洹水之南。高欢出屯紫陌。尔朱兆率轻骑三千，夜袭邺城，叩西门，不克，退走。高欢大破尔朱天光等四胡於韩陵，前废帝镇军将军贺拔胜、徐州刺史杜德於阵降。尔朱兆走并州，仲远奔东郡，天光、度律将赴洛阳。大都督斛斯椿、贾显智倍道先还。夏四月，椿等据河桥，惧罪自劾，寻擒天光、度律於河桥。西北大行台长孙雅、都督贾显智等率骑入京师，执尔朱世隆、彦伯，斩於都街口，送天光、度律於高欢。尔朱仲远奔萧衍。车驾至河阳，仍逊於别邸。太昌元年五月，封安定郡王，邑一万户。後以罪殂於门下外省，时年二十。永熙二年葬于邺西南野马冈。

孝武皇帝

《後魏书》曰：孝武皇帝，讳修，字孝则，广平武穆王怀之第三子，母曰李氏。性沉厚少言，好武事。始封汝阳县公，拜通直散骑侍郎，转中书侍郎。建义初，除散骑常侍，寻迁平东将军、兼太常卿，又为镇东将军、宗正卿。永安三年，封平阳王。普泰初，转侍中、镇东将军、仪同三司、兼尚书右仆射，又加侍中、尚书右仆射。中兴二年夏四月，安定王自以疏远，未允四海之心，请逊大位。齐献武王高欢与百僚会议，佥谓高祖不可无後，乃共奉王。戊子，即帝位於东郭之外，入自东阳、□龙门，御太极前殿，群臣朝贺。礼毕，升阊阖门，大赦天下。改中兴二年为大昌元年。帝以世易，复除齐献武王为大丞相、大将军，还邺，车驾饯别於乾脯山。杀大司马、汝南王悦。大赦天下，改大昌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兴，以同太宗时号，寻改为永熙元年。二年春正月，车驾幸崧高石窟灵岩寺。十二月，车驾狩於嵩阳，遂幸温汤，车驾还宫。三年春二月壬子，大赦。壬午，封左卫将军元斌之为颍昌王。夏四月癸丑，日有蚀之。五月丙戌，置勋府庶子，厢别六百人，骑官厢别二百人，卜内部曲数千人。帝内图高欢，乃以斛斯椿为领君使，与王思政等统之，以为心膂。军谋朝政咸决于椿，分置督将及河南关西诸刺史。辛卯，下诏戒严，扬声伐梁，实谋北讨。秋七月己丑，帝亲总六军，率南阳王宝炬、清河王、广阳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骑宿於西阳王别舍，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有牛百头，尽杀以食军，士众知帝将出，其夜亡者过半。清河、广阳二王亦逃归。略阳公宇文泰遣都督骆超、李贤和各领数百骑赴，骆超先至。甲戌，贤和会帝於崤中。己酉，高欢入洛，遣匹娄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领左右侍官追帝，请回驾。高昂率劲卒及帝於陕西。帝扬鞭长骛至湖城，饥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麦饭壶浆献帝，帝甘之，复一村。十年，帝至稠桑，潼关大都督毛洪宾迎献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赵贵梁御甲骑二千来赴，乃奉迎帝过河，谓御曰：“此水东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谒洛阳庙，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於东阳，帝劳之，将士皆呼万岁。遂入长安，以雍州公廨为宫。大赦。甲寅，高欢推司徒清河王为大司马，承制总万机，居尚书省，欢追车驾至潼关。九月己酉，欢东还洛阳。帝亲督众攻潼关，斩其行台华长瑜。冬十月，高欢推清河王子善见为主，徙都邺。是为东魏。魏於此始分焉。十二日，帝崩，时年二十五，谥曰孝武，葬□陵。

文皇帝

《後魏书》曰：文皇帝，讳宝炬，孝文皇帝之孙，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杨氏。帝正始初，生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阁将军。时胡太后嬖宠，帝与明帝谋诛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县侯。永安三年，追封南阳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进位太保、开府尚书令。三年，孝武与高欢构难，以帝为中军，四面大都督，及从入关，拜太宰、录尚书事。孝武崩，丞相、洛阳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劝进，三让乃许焉。大统元年春三月戊申，帝即位於西城，大赦，改元。追尊皇考为文景皇帝，皇妣杨氏为后。己酉，进丞相略阳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改封安定郡公；以尚书令斛斯椿为太保，广平王赞为司徒。乙卯，立妃乙氏为皇后。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东魏攻陷夏州。三年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东魏军於沙苑，拜泰柱国大将军。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晖室，终帝世遂为常。二月，东魏攻陷南汾颍豫广四州，废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而蠢切。）女都九闾氏为皇后，大赦。秋七月，东魏将侯景等围洛阳，帝与安定公宇文泰东伐。九月，车驾自东伐。五年冬十月，於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门外悬鼓置纸笔以求得失。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群臣。自西迁至此，礼乐始备。七年十二月，御凭口观，引见诸王，叙家人之礼，手诏为宗诫十条以赐之。八年春正月，初置六军。十六年五月，东魏静帝逊位於齐。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东伐至恒农，齐师不出，乃还。九月，大赦。十七年春正月庚戌，帝崩於乾安殿，时年四十五，葬於永陵，谥曰文皇帝。

废帝

《後魏书》曰：废帝，名钦，文皇帝之长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统元年正月乙卯，立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二年秋八月，大将军尉迟迥克成都，剑南平。冬十一月，安定公宇文泰杀尚书元烈。三年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废而立齐王廓。帝自元烈之诛，有怨言。淮安王育、广平王赞等并垂泣谏，帝不听，故及於辱。

恭皇帝

《後魏书》曰：恭皇帝，讳廓。文帝之第四子也。大统十四年，封为齐王。废帝三年五月，即皇帝位，改年。十一月，魏师灭梁，戕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辩奉元帝子方智为王承制，居建业。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礼，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为太师、冢宰，以柱国李弼为大司徒，以赵贵为太保、太宗伯，以尚书令独孤信为大司马，以于谨为大司寇，以侯莫陈荣为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逊位於周闵帝。元年正月，东魏封帝为宋公。寻殂。

东魏孝静皇帝

《後魏书》曰：孝静皇帝，讳善见，清河文宣王之世子也，母曰胡妃。永熙二年，拜通直散骑侍郎。秋八月，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孝武既入关，渤海王高欢奉迎不克，乃与百僚会议，推帝以奉肃宗之後，时年十一。冬十月即位，大赦天下，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有事於太庙，诏曰：“安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往昔之成规。是以殷迁八城，周卜三地。吉凶有数，隆替无恒。事由於通变，理出於不得已故也。高祖孝文皇帝式观乾象，俯协人谋，发自武州，来幸嵩县，魏虽旧国，其命维新。及正光之季，国步孔棘，丧乱不已，寇贼相侵，俾我生民，无所措手。今远遵古式，深验时事，考龟袭吉，迁泽漳、滏。庶克隆洪基，再昌宝历。主者明为条格，及时发迈。”车驾北迁。诏渤海王高欢留後部分，以卫军大将军、尚书令元弼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洛州刺史，镇洛阳。十一月，车驾幸邺。是冬，萧衍以元庆和为镇北将军、魏王，入据平濑乡。孝武崩於长安。二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欢袭击山胡刘蠡升，大破之。诏以高欢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王固让不受。三月，高欢讨刘蠡升，斩之。蠡升子高海王复僭帝号，欢进击，破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及其弟西海王、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馀人，并获逋逃之民二万馀户。八月，发众七万六千人营新宫。十二月车驾狩於邺。是岁，西魏文帝大统元年。三年春正月，诏加渤海王高欢九锡之礼，遣侍中元子思敦喻，固让乃止。二月，诏加渤海王世子澄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大都督。秋七月，大赦天下。四年夏四月，迁七帝神主入新庙，大赦天下。先是，萧衍因益州刺史傅和请通好。遣李谐等使于萧衍。冬十月，西魏遣其大行台元帅李海、大都督独孤如愿逼洛州，行军事广阳王湛弃城退还，季海、如愿遂据金墉。颍州长史贺若徽执刺史田迅西叛，引西魏都督梁回据城。西魏又遣其都督赵继宗、右丞韦孝宽等攻陷豫州。元象元年春正月，有巨象至自砀郡陂中，南兖州获送于邺。大赦，改年。大都督贺拔仁攻西魏南汾州，拔之。率豫州刺史尧雄等与大行台侯景、司徒高敖曹、大都督万俟受洛于等於北豫相会，俱讨颍州。梁回等弃城遁走，颍州平。秋七月，行台侯景、司徒高敖曹围西魏将独孤如愿於金墉城。八月，大败西魏於河阴。司徒高敖曹、仪同三司大都督李猛、宗显并战殁。西魏留其长孙子彦守金墉。渤海王高欢济河，子彦弃城走。兴和元年五月，立皇后高氏，大赦天下。秋七月，诏渤海王高欢为相国、录尚书事、大行台，固辞相国。九月，发畿内民夫十万人城邺城，四十日罢。十一月，以新宫成，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徙新宫，大赦天下。三年冬十月，诏群臣於麟趾阁，议新定班制，颁於天下。发夫五万人筑漳滨堰。四年夏四月，渤海王高欢请令百官月一面敷政事，明扬仄陋，纳谏屏邪，亲理狱讼。武定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年。车驾於邯郸之西山。三月，渤海王高欢讨宇文黑獭邙，印山，大破之。擒西魏临洮王森，蜀郡王荣宗，江夏王，钜鹿王阐，谯郡王亮。追奔至恒农而还。豫、洛二州平。二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欢请在并州置晋阳宫，以处配没之口。三月，渤海王世子高澄为大将军。五年春正月，渤海王高欢薨於晋阳。司徒侯景反，颍州刺史司马世□以城附之。景入据颍城，诱执豫州刺史高元成、广州刺史暴显等。司空韩轨，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贺拔仁，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可朱浑道元，左卫将军刘丰等率众讨之。景乃遣使降於西魏，请师救援。西魏遣使将李景和、王思政帅骑赴之。思政等入据颍州，景乃出走豫州。侯景复背西魏，归於萧衍。衍署景河南王大将军，承制。六月。司徒韩轨、司空可朱浑道元等自颍州班师。大将军高澄迎劳於石济，高澄还晋阳。秋七月，以大将军高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九月，萧衍遣其兄子贞阳侯渊明率众寇徐州，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冬十月，以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与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高岳，潘相乐讨渊明。十一月，大破之，擒渊明及其二子。六年正月，大都督高岳等战於涡阳，大破侯景，俘斩五万馀人，溺於涡水，水为之不流。景走淮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冬十月，侯景济江，推萧衍子临贺王正德为主，以攻建业。七年，萧衍弟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以锺离内属。三月，侯景克建业，还以萧衍为主。衍弟子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祗，湘潭侯萧退来降。夏四月，诏渤海王高澄绿绶绂，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是月，侯景杀萧衍，立子纲为主。六月，克颍州，擒西魏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东道大行台、太原郡开国公王思政，颍州刺史皇甫僧显及战士男女数万口。八月，盗杀渤海王高澄。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晋阳。八年春正月，帝为渤海王高澄举哀於东堂。诏太原公高洋嗣事。三月，进爵为齐王。夏五月，诏齐王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以齐国太妃为王太后。诏归帝位於齐国，即日逊于别宫。齐天保元年，封中山王。二年冬十二月殂，时年二十八，谥曰孝静皇帝，葬於漳西山冈。

卷一百五　皇王部三十

後周太祖文皇帝

《周书》曰：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讳泰，字黑獭，代郡武川人。其先出自炎帝，炎帝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有葛乌兔者，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总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其後裔孙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子曰宇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焉。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梦抱子天，才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魏孝昌二年，燕州乱，太祖始以统军从尔朱荣征之。先是，北海王颢奔梁，梁人立为魏王，令率兵入洛。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荣遣贺拔友岳讨颢，仍迎孝庄帝。太祖与岳有旧，乃以别将从岳。及孝庄帝反正，以功封宁都子，邑三百户，迁镇远将军、步兵校尉。万俟鬼奴作乱关右，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太祖遂从岳入关，先锋破魏行台尉迟菩萨等。及平丑奴，定陇右，太祖功居多，迁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增邑三百户，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太常元年，岳以太祖为左丞相，领岳府司马，加散骑常侍。事无巨细，皆委决焉。表太祖为持节卫将军、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正月，岳与侯莫陈悦讨曹泥。二月，岳为悦所害。四月，太祖率轻骑临悦军，悦大惧，太祖统兵奋击，大破之，悦遁走，追及斩之。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进太祖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洛阳县公承制封拜，使持节如故。七月丁未，从帝洛阳，率轻骑入关。太祖备仪卫奉迎，谒见东阳驿。八月，齐神武袭陷潼关，侵华阴。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太祖乃进军袭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冬十月，齐神武推魏清河王子善见为主，徙都於邺，是为东魏。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大统十七年春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太祖以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宰总百揆。三年，魏帝有怨言。魏临淮王育、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帝不听。於是太祖与公卿定议，废帝，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夏四月，帝大飨群臣，魏史柳虬执简书告於朝曰：“废帝，文皇之嗣子。年七岁，文帝托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嘱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之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乙亥，魏帝诏封太祖子邕为辅城公，宪为安城公，邑各二千户。三年九月，太祖有疾，还至口阳，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冬十月乙亥，崩於口阳宫，还长安发丧。时年五十二。葬于成陵，谥曰文公。孝闵帝受禅，追尊为文王，庙曰太祖。武成元年，追尊为文皇帝。

孝闵皇帝

《後周书》曰：孝闵皇帝，讳觉，字ㄚ罗尼，太祖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统八年，生於同州。七岁，封略阳郡公。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退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之相，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魏恭帝三年二月，命为安定公世子。十月乙亥，太祖崩，丙子，世子嗣位为太师、大冢宰。十二月丁亥，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庚子，禅位于帝。元年春正月辛丑，乃即天王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路门。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皇妣为文后。大赦天下。封魏帝为宋公。帝性刚果，见晋公护执政，深忌之。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护权重，乃与宫伯乙弗凤、贺才友提等潜谋，请帝诛护，帝许之。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光洛密白护，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凤等遂不自安，更奏帝，将召群臣入，因此诛护。先洛又白之。时小司马尉迟纲总统宿卫兵，护乃召纲共谋废立。令纲入殿中，诈呼凤等论事。既至，以次执送护第，并诛之。纲乃罢禁兵，帝方悟，无左右，独在内殿，令宫人持兵自守。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遂幽于旧邸，月馀以弒崩，时年十六。护诛後，谥曰孝闵皇帝，陵曰静陵。

明皇帝

《後周书》曰：世宗明皇帝，讳毓，小名统万突，太祖长子也。母曰姚夫人。永熙三年，太祖临夏州生帝於统万城，因以名焉。大统十四年，封宁都郡公。十六年，行华州事。寻拜开府仪同三司、宜州诸军事、宜州刺史。魏恭帝三年，授大将军，镇陇右。孝闵践祚，进位柱国，转岐州诸军事、岐州刺史。治有美政，黎民怀之。及孝闵帝废，晋公护遣使迎帝於岐州。秋九月癸亥，至京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止於旧邸。甲子，群臣上表劝进，备法驾奉迎。帝固让，群臣固请，是日，即天王位，大赦天下。乙丑，朝群臣於延寿殿。武成元年春正月乙酉，太师、晋公护上表归政，帝始亲览万机。军旅之事，护犹总焉。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八月己亥，改天王称皇帝，追尊文王为文皇帝，大赦改年。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会群臣於紫极殿，始用百戏。三月辛酉，重阳阁成，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园，赐钱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庚子，大渐。辛丑，崩於延寿殿。时年二十七，谥曰明皇帝，庙称世宗。葬昭陵。

武皇帝

《後周书》曰：高祖武皇帝，讳邕，字祢罗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大统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太祖异之，曰：“成吾志者，必此儿也。”年十二，封辅城郡公。孝闵帝践祚，拜大将军，出镇同州。世祖即位，迁柱国，授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入为大司空、治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性沉深有远识，非因顾问，终不辄言。世宗每叹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世宗崩，遗诏传位於帝，帝固让，百官劝进，乃从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保定元年春正月，戊寅，诏曰：“寒暑亟周，奄及祖岁，改元命始，国之典章，朕承宝图，宜遵故实。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嘉号既新，惠泽宜溥，文武百官，各增四级。”以大冢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四年十月，诏大将军、大冢宰、晋国公护率军伐齐，帝於太庙庭授以斧钺。於是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标出轵关。天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五月甲午，诏曰：“道德交丧，礼义嗣兴。褒四始於一言，美三千於为敬。是以在上不骄，处满不溢，富贵所以长守，邦国於焉久安。故能承天静地，和民敬鬼，明并日月，道合四时。朕虽愚昧，有志前古。甲子乙卯，礼云不乐。苌弘表昆吾之稔，杜蒉（苦怪切。）有杨觯之文。自世道丧乱，礼义紊毁，此典茫然，已坠於地。昔周王受命，请闻颛顼。庙有戒盈之器，室为复礼之铭。矧伊未学，而能忘此。宜依是日，省事停乐。庶知为君之难，为臣不易。贻之後昆，殷鉴斯在。”四年春正月辛卯朔，废朝，以齐武成薨故也。遣司会、河阳公李纶等会葬於齐，仍吊赙焉。建德元年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齐遣使来聘。丙辰，诛大冢宰晋国公护、其子柱国谭国公会、会弟大将军莒国公至、崇业公静，并柱国侯伏侯龙恩、龙恩弟大将军万寿、大将军刘勇等。大赦，改元。罢中外府。二年秋七月己巳，祠太庙。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辰，集百寮於文德殿，帝责躬罪己，问以治政得失。五年十月乙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六年春正月，尉迟勒擒齐王及其太子恒於青州。四月乙巳，至自东伐。列齐主於前，其王公等并从，车舆旗帜及器物以次陈於其後。大驾布六军，备凯乐，献俘於太庙。京邑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齐王为温国公。宣政元年三月，於蒲州置宫。废同州及长春宫。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将军、郯国公王轨破陈师於吕梁，擒其将吴明彻等，俘斩三万馀人。五月己丑，帝总戎北伐。遣柱国平原公姬愿、东平公宇文绅举等率军五道俱入。发关中公私马驴，悉从军。癸巳，帝不豫，止於囗阳宫。丙申，诏停诸军事。六月丁酉，帝疾甚，还京。其夜，崩於乘舆。时年三十六。谥曰武皇帝，庙称高祖。葬孝陵。

宣皇帝

《後周书》曰：宣皇帝，讳ど，字乾伯，高祖长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鲁国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亲告庙，冠於阼阶，立为皇太子。诏皇太子巡抚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谅暗，诏太子总朝政，五旬而罢。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监国。五年二月，又诏皇太子巡西土，因讨吐谷浑。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大象元年春正月癸酉，受朝於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赦，改年大成。初置四辅官，以上柱国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大司马隋国公杨坚为大後丞。二月辛巳，诏曰：“皇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统所归。远凭积德之休，允协无疆之祚。帝王之量，不肃而成；天禄之期，不期已至。朕今传位於衍，乃卷四海，深合讴歌之望；俾予一人，高蹈风尘之表。万方兆庶，知朕意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旒，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衍称正阳宫，置纳言、御正、诸卫等官，皆准天台。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二年五月甲午夜，帝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帝不豫，还宫。诏隋国公坚入侍疾。己酉，大渐。御正下大夫刘，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时年二十二，谥曰宣皇帝。葬定陵。

静皇帝

《後周书》曰：静皇帝，讳衍，後改为阐，宣帝长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东宫。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鲁王。戊午，立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邺宫传位授帝，居正阳宫。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寝疾，诏帝入宿於露门学。己酉，宣帝崩，帝入居天台，废正阳宫。大赦天下，停洛阳宫作。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诏曰：“朕以不天，夙遭极罚。光阴遄速，遽及此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穷慕缠绵，言增号绝。逾祀革号，宪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二月庚申，大丞相、隋王杨坚为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并依魏晋故事。甲子，隋王杨坚称尊号，帝逊於别宫。隋氏奉帝为介国公，邑万户，车服礼乐一如周制，上书不为表，答不称诏。有其文，事竟不行。开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时年九岁，谥曰静皇帝，葬恭陵。

卷一百六　皇王部三十一

隋高祖文皇帝

《隋书》曰：高祖文帝，姓杨氏，讳坚，弘农郡华阴人也。汉太尉震八代孙铉，仕燕为北平太守。铉生元寿，後魏代为武川镇司马，子孙因家焉。元寿生太原太守惠瑕，惠瑕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宁远将军祯，祯生忠，忠即皇考也。皇考从周太祖起义关西，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薨，赠太保，谥曰桓。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冯翊般若寺，紫气充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於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於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见曰：“已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深沉严重。初入太学，虽至亲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喜辟为功曹。十五，以太祖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武帝即位，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後徵还，遇皇妣寝疾三年，昼夜不离左右，世称纯孝。宇文护执政，尤忌高祖，屡将害焉，大将军侯伏侯寿等匡护得免。其後袭爵隋国公。武帝娉高祖长女为皇太子妃，益加礼重。齐王宪言於帝曰：“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於帝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建德中，率水军三万，破齐师於河桥。明年，从帝平齐，进位柱国。与宇文宪破齐任城王高湝皆於冀州，除定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後又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太仆丞、右司武，俄转大府丞，帝每巡幸，恒委以居守。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乙未，宣帝崩。时静帝幼冲，未能亲理政事。内史大夫郑译、御正大夫刘以高祖皇后之父，众望所归，遂矫诏引高祖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於突厥为词以征之。丁未，发丧。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黄钺，左丞相，百官总己而听焉。十二月甲子，周帝诏以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相国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绿纟 戾绶，位在诸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高祖再让不许。於是建台置官。大定元年二月丙辰，诏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口，乐舞八佾，设钟ね宫悬。王妃为王后，长子为太子。前後三让，乃受。俄而周帝以众望有归，乃下诏遣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奉皇帝玺绂，百官劝进。高祖乃受焉。

开皇元年二月甲子，上自相府常服入宫。备礼即皇帝位於临光殿。设坛於南郊，遣使柴燔告天。是日大赦，改年为开皇。六月癸未，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依服冕之仪，而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黄。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僚毕贺。二年六月丙申，诏曰：“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所在。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仍诏左仆射高、将作大匠刘龙、钜鹿郡公贺娄子、太府少卿高龙等创造新都。三年春正月庚子，将入新都，大赦天下。六年二月丁亥，发丁男十一万修筑长城，三旬而罢。七年春正月癸巳，有事于太庙。乙未，制诸州岁贡三人。丁巳，祀朝日于东郊。己巳，陈遣兼散骑常侍王亨、兼通直散骑常侍王来聘。壬申，车驾幸醴泉宫。是月，发丁男十万余修筑长城，二旬而罢。夏四月己酉，幸晋王第。庚戌，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八年冬十月甲子，将伐陈，有事于太庙。命晋王广、秦王俊、清河公杨素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九年春正月己巳，白虹夹日。辛未，贺若弼拔陈京口，韩擒虎拔陈南豫州。癸酉，以尚书右仆射虞庆则为右卫大将军。景子，贺若弼败陈师于蒋山，获其将萧摩诃。韩擒虎进师于建业，获其将任蛮奴，获陈主叔宝。陈国平，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癸巳，遣使持节巡抚之。夏四月己亥，幸骊山，亲劳旋师。乙巳，三军凯入，献俘于太庙，拜晋王广为太尉。五月己卯，以吏部尚书苏威为尚书右仆射。六月乙丑，以荆州总管杨素为纳言。丁丑，以吏部侍郎卢恺为礼部尚书。时朝野物议，咸愿登封。秋七月景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予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二十年冬十月乙丑，皇太子勇及诸子并废为庶人。杀柱国、太平县公史万岁。己巳，杀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十一月戊子，天下地震，京师大风雪。以晋王广为皇太子。十二月戊午、诏东宫官属不得称臣于皇太子。仁寿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书右仆射杨素为尚书左仆射，纳言苏威为尚书右仆射。丁酉，徙河南王昭为晋王。三年七月，诏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四年春正月景辰，大赦。甲子，幸于仁寿宫。乙丑，诏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夏四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乙卯，上不豫。六月庚申，大赦天下。八月甲辰，上疾甚，卧於仁寿宫，与百僚辞诀，并握手欷。是时，惟太子及陈宣华夫人侍疾，太子无礼，宣华诉之。帝怒曰：“死狗，那堪付後事？”遽令召勇。杨素秘不宣，乃屏左右，令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於外。年六十四，在位二十四年。

史臣曰：“高祖龙德在田，奇表见异，晦明藏用，故知我者稀。始以外戚之尊，受托孤之任，与能之议，未为当时所许，是以周室旧臣，或怀愤惋。既而王谦固三蜀之阻，不逾期月，尉迟迥举全齐之众，一战而亡，斯乃非止人谋，抑亦天之所赞也。乘兹机运，遂迁周鼎。于时蛮夷、猾夏，荆、扬未一，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侯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参纵盛烈。但素无学术，不能任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愈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维城，权侔宗室，人皆同帝制，靡所适从，听哲妇之言，惑邪臣之说，溺宠废嫡，托付失人，灭父子之道，开昆弟之隙，纵其寻斧，剪伐本枝。坟土未干，子孙继踵屠戮，松贾才列，天下皆非隋有。惜哉！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於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诸，未为不幸也。

炀皇帝

《隋书》曰：炀皇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麻女}，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诸子中特所锺爱。在周，以高祖勋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大将军如故。高祖令项城公韶、安道公李彻辅导之。上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转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其年，征拜雍州牧、内史令。八年冬，大举伐陈，以上为行军元帅。及陈平，进位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白璧各一，复拜并州总管。高祖之祠太山，领武侯大将军。明年，归藩。後数载，突厥寇边，复为行军元帅，出灵武，无虏而还。及太子勇废，立上为皇太子。是月，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上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馀口。仁寿初，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诏巡抚东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寿宫，恒令上监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於仁寿宫。八月，奉梓宫还京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诏尚书左仆射杨素讨平之。十一月癸丑，诏可於伊雒营建东京，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大业元年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萧氏为皇后。改豫州为秦州，洛州为豫州。废诸州总管府。景申，立晋王昭为皇太子。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实之。辛亥，发河南诸郡男女万馀，开通济渠，自西苑引、洛水达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舟、凤舸，黄龙、赤舰、楼舡等数万艘。七月景子，诏曰：“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八月壬寅，上御龙舟，幸江都。以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李景为後军，文武官五品以上给楼船，九品以上给黄篾。舳舻相接，二百馀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以南。阳州给复五年，旧总管内给复三年。

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成，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乘万骑，入於东京。辛亥，上御端门，大赦，免天下今年租赋。三年四月甲午，诏曰：“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今上十科举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景申，车驾北巡狩。六月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启民可汗来朝。己亥，吐谷浑、高昌并遣使贡方物。甲辰，上御北楼，观渔於河北宴百僚。秋七月辛亥，启民可汗上表请变服，袭冠带。诏启民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赐启民及其部落各有差。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乙酉，启民饰庐清道，以候乘舆。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上谓高丽使者曰：“归语尔王，当早来朝见。不然吾，吾与启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义城公主帐。己丑，启民可汗归藩。癸巳，入楼烦关。壬寅，次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次济源。幸御史大夫张衡宅，宴享极欢。己巳，至东都。

五年三月，己巳，车驾幸西巡河右。己亥，幸扶风旧宅。夏四月己亥，大猎於陇西。壬寅，高昌、吐谷浑、伊吾并遣使来朝。乙巳，狄道、党项羌来贡方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癸亥，出临津关，渡黄河，至西平，陈兵讲武。五月乙亥，上猎於拔延山，长围周亘二十里。庚辰，入长宁谷，度星岭。甲申，宴群臣於金山之上。六月，景午，次张掖。辛亥，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敏，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上大悦。景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幔延，宴高昌王、吐屯设於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馀国。戊午，大赦天下。开皇已来，流配悉放还乡，晋阳逆党，不在此例。陇右诸郡，给复一年；行经之所，给复二年。秋七月丁卯，置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龙种，无效而止。九月癸未，车驾入长安。六年二月庚申，征魏、齐、周、陈乐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江都宫。甲子，以鸿胪卿史祥为左骁卫大将军。夏四月丁未，宴江淮以南父老，颁赐各有差。

七年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扬子津，大宴百寮，颁赐各有差。庚申，百济遣使朝贡。乙亥，上自江都御龙舟入通济渠，遂幸於涿郡。八年春正月辛巳，大军集於涿郡。壬午，下诏曰：“高丽小丑，昏迷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秽之境。亲总六师，用伸九伐，拯厥陷危，协从天意。若高丽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榇，弘之以恩。其馀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抚慰，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无犯。布以恩宥，谕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输运者倍之。癸未，第一军发，终四十日，引师乃尽。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师之盛，未有之也。三月癸巳，上御师。甲子，临戎於辽水桥。戊戌，大军为贼所拒，不果济。右屯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等，皆死之。甲午，车驾度辽。大战於东岸，击贼破之，进围辽东。时诸将各奉旨，不敢赴机。既而高丽各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辽东，责怒诸将。止城西数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败绩於萨水，右屯卫将军辛士雄死之。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馀骑。癸卯，班师。九月庚寅，上至东都。

九年春正月丁丑，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集于涿郡。三月戊寅，幸辽东，以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庚子，北海人郭方预聚徒为盗，自号卢公，众至三万，攻陷郡城，大掠而去。夏四月庚午，车驾渡辽。壬申，遣宇文述、杨义臣趣平壤。五月丁丑，荧惑入南斗。己卯，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馀，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礼部尚书杨玄感反於黎阳。丙辰，玄感逼东都。河南赞治裴弘策拒之，反为贼所败。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丽。庚午，上班师，高丽犯後军。八月壬寅，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破杨玄感於阌乡，斩之。馀党悉平。十年二月辛卯，诏曰：“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抄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是以去岁出军，问罪辽、碣，殪长蛇於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余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北，径逾沮水，沧海舟楫，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宫室。高元伏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九都，观兵辽水，顺天诛於海外，救穷民於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馀无所问。”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至临渝宫，亲御戎服，礻马祭黄帝，斩叛军者以衅鼓。秋七月甲子，高丽遣使请降，囚送斛斯政。上大悦。八月己巳，班师。十二月壬申，上如东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东都。

十二年七月甲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达、大府卿元文都、检校民部尚书韦津、右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等总留後事。十三年二月己丑，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自称定杨可汗。庚寅，贼帅李密、翟让等陷兴洛仓。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光禄少卿房﹀击之，反为所败，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号魏公，称元年，开仓以赈群盗，众至数十万，河南诸郡相继皆陷焉。五月甲子，唐公起义师於太原。丙寅，突厥数千寇太原，唐公击破之。秋七月壬子，荧惑守积尸。丙辰，武威人李轨等举兵反，攻陷河西诸郡，自称凉王，建元安东。八月辛巳，唐公破武牙郎将宋老生於霍邑，斩之。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师。辛酉，遥尊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侑为帝，改年义宁。帝在江都闻唐公举兵，动容者久之。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如此者再三，遂欲渡江幸丹阳。时宿卫诸将皆是秦人，各有怀土之志。宇文化及因人之心与裴虔通作乱，入犯宫闱。宿卫皆走，遂执帝，将出示众，数以十罪。复引帝入，求鸩不得。令狐行达牵帝使坐，以练布缢之。时年五十。萧后令宫人撤床篑为棺以埋之。化及发后，右御卫将军陈棱奉梓宫於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媵妾，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伸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蜜谋於献后，杨素等因极构扇，遂成废立。

卷一百七　皇王部三十二

隋恭皇帝

《隋书》曰：恭皇帝讳侑，元德太子之子也。母曰韦妃。性聪敏，有器度。大业三年。立为陈王。後数载，徙为代王，邑万户。及炀帝亲征辽东，令於京师总留事。十一年，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镇京师。义兵入长安，尊炀帝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皇，奉帝纂业。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壬戌，上即皇帝位於大兴殿，诏大赦天下，改义宁元年，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将军、太尉唐公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二年三月丙辰，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弒太上皇於江都宫，立秦王浩为帝。戊辰，诏唐王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纟戾绶，位在诸侯王上。唐国置丞相以下，一依旧式。五月，戊午，诏曰：“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骊北。悯予小子，奄逮不愆，哀号永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租南，东征西怨，总九合於一匡，决百胜於千里，纠率夷夏，大庇讠民黎，保朕躬，厶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已莫能，私重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其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维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於皇祖，守祀於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於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仍敕有司，凡有表奏，皆不得以闻。是日，上逊位於大唐。唐以上为隽阝国公。武德二年夏五月崩，时年十五。

史臣曰：“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难，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群盗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归。既锺百六之期，躬践数终之运，讴歌有属，笙镛变响，虽欲不遵尧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李密（附）

《唐书》曰：李密，字玄邃，本辽东襄平人也。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密以父荫为左亲侍，常在仗下，炀帝顾见之，退谓许公宇文述曰：“向者在仗下小儿为谁？”许公对曰：“故蒲山公李宽子密也。”帝曰：“{固}黑色小儿视瞻异常，勿令宿卫。”他日，述谓密曰：“弟聪令如此，当以才学取官，王卫脞，非养贤之所。”密大喜，因谢病，专以读书为事，时人希见其面。尝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存，仍将《汉书》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引，一手翻卷书读之。尚书令、越国公杨素见於道，从後按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国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与语大悦，谓其子玄感等曰：“吾观李密识度，汝等不及。”於是玄感倾心结。大业九年，炀帝伐高丽，使玄感于丽阳监运。时天下骚动，玄感将谋举兵，潜遣人入关迎密，以为谋主。密至，谓玄感曰：“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朔，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若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顿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曰：“公之下计，乃上策也。”密计遂不行。及玄感败，密乃间行入关，为捕者所获。时炀帝在高丽，密与其党俱送帝所，及出关外，防禁渐弛，密请通市酒食，每夜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至邯郸，密等七人夜穿墙而遁。诣淮阳，隐姓名，自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密郁郁不得志，为诗曰：“金风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野平葭苇合，村落藿藜深。眺听良多感，徙倚独ｒ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英，虚名其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会东都贼帅翟让者聚党万馀人，密往归之。密因王伯当以策干让曰：“当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锐兵尽於辽东，和亲绝於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京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以足下雄材大略，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则隋氏不足亡也。”翟让深加敬异，遣说诸小贼，所至皆降。密又说让曰：“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直取荥阳，休兵馆，待士勇马肥充，然後可与人争利。”让以为然。於是破金堤关，掠荥阳诸县堡城，多下之。荥阳太守杨庆及通守张须ㄡ以兵讨让，让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ㄡ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之。公但列阵以待，为公破之。”将战，密分兵千馀人於林木间设伏。让与战不利，稍却，密发伏自後掩之，须ㄡ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ㄡ於阵。让於是令密别统所部。密寻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群兵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杰之才，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发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聚，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後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大业十三年春，密与让领兵七千人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隋越王侗遣虎贲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於是推密为主，号为魏公。二月，於巩南设坛场，即位，称元年，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拜翟让为司徒，封东郡公。於是城洛口以居之。隋虎贲郎将裴仁基率其子行俨以虎牢归密，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馀人袭兴洛仓，破之。入东都郛郭，掠居人，烧天津桥，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等出兵七万拒之，战於故都城，隋军败走。密复下兴洛仓而据之，大修营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T东都，仍作书数炀帝十罪以移郡县。密兵锋甚锐，每入苑与隋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於营内，东都复出兵乘之，密众大溃，弃兴洛仓，归於洛口。炀帝遣王世充率劲卒五万击之。密与战不利，世充营於洛西，与密相拒百馀日，大小六十馀战。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相、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於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翟让部将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之权。让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之人！若汝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阴有图让之计。会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击，让军少失利，密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明日，让至密所，欲为宴乐，具馔以待之。密引让而座，以良弓示让，让方引满，密遣壮士自後斩之，并杀其兄宽及王儒信。让部将徐世、单雄信等顿首求哀，密并释而慰喻之。乃命徐世、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未几，世充袭仓城，密复破之。世充复移营洛北，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馀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以邀之，世充大溃，乘胜陷偃师，於是修金墉城居之，有众三十馀万。将作大匠宇文恺叛东都，降於密。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莫不遣使归密。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图朗、卢祖尚、周法明等并遣使通表於密劝进，於是密下官属咸劝密即尊号，密曰：“东都未平，不可议此。”及义旗建，密负其强盛，欲自为盟主，乃致书於高祖为兄请合从以灭隋，高祖览书笑曰：“李密陆梁放肆，不可以折简招之。吾方安辑京师，未遑东讨，即相阻绝，此便是更生一秦。密今适所以为吾拒东都之兵。令作书报密曰：“今日銮舆南幸，恐同永嘉之势。顺此中原，鞠为茂草，兴言感叹，实疚于怀。脱知动静，迟数贻报，未面虚襟，用增劳轸。名利之地，锋镝纵横，深慎垂堂，勉兹鸿业。”密得书甚悦，示其部下曰：“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於是不虞义师而专意於世充。

俄而宇文化及率众自江都北指黎阳，兵十馀万，密乃自将步骑二万拒之。隋越王侗称尊号，遣使者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辅政。密将与化及相抗，恐前後受敌，因卑辞以报谢焉。化及至黎阳，与密相遇，密遣徐世守仓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後知其诈，化及怒，与密大战於卫州之童山下，密为流矢所中，顿於汲县。化及力竭粮尽，众多叛之，掠汲县，北趣魏县。密引兵而西，遣使朝於东都，执弑炀帝者于弘达以献越王侗。侗召密入朝，至温县，闻世充作难而止，乃归金墉城。密虽据仓而无府库，兵数战皆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由是众心渐怨。武德元年九月，世充以其众五千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军至，密遂败绩，至是万馀人驰向洛口。密将入洛口仓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邴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密阴知之，不发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水，然後击之。及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已济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骑而遁，往赴武平，元真以城降於世充。密将如黎阳，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凡至于死，今向其所，安可保乎？”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平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伯当抱密，号叫恸绝，众皆泣，莫敢仰视。密复曰：“诸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无功，诸君必保富贵，”於是，从入关者尚二万人。高祖遣使迎劳，相望於道，密大喜，谓其徒曰：“我有众百万，一朝至此，命也。今事败归国，幸蒙殊遇，当思竭忠，以奉所事耳？且山东连城数百，知吾至此，遣使招之，尽当归国。比於窦融，勋亦不细，岂不以一台司见处乎？”及至京师，礼数益薄。寻拜光禄卿，封邢国公。未几，闻其所部将帅，皆不附世充，高祖使密领本兵往黎阳，招集故时将士，经略世充。时王伯当为左武卫将军，亦令为副。密行至桃林，高祖复征之，密大惧，谋将叛。伯当颇止之，密不从，因谓密曰：“义士之立志也，不以存亡易心。伯当荷公恩礼，期以性命相报。”乃简骁勇数十人，着妇人衣，载幂，藏刀裾下，诈为妻妾，自牵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驱掠畜产，直趣南山。时右翊卫将军史万宝留镇熊州，遣副将盛彦师率步骑数千追蹑，至陆浑县南七十里，与密相及。彦师伏兵山谷，密军先渡，横出击，败之，遂斩密，时年三十七。

王世充（附）

《唐书》曰：王世充，字行满，本姓支，西域胡人也。世充颇涉经史，尤好兵法及龟策，推步之术，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善敷奏，明习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世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大业中，累迁江都郡丞，兼领江都宫监。时炀帝数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必称善。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世充以兵拒，大破之。炀帝以世充有将帅才略，复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尽平。十一年，突厥围炀帝於雁门。世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蓬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炀帝闻之，以为忠，益信任之。十二年，迁江都通守。及李密攻陷洛口仓，进逼东都，炀帝特诏世充大发兵於洛口，以拒密。又遣就军拜世充为将军，趣令破贼。世充引军渡洛水与李密战，世充军败绩，乃率馀众归河阳。时天寒大雪，兵士在道冻死者数万，比至河阳，才以千数。世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征还洛阳，置营於含嘉仓城，收合亡散，复得万馀人。俄而宇文化及作难，越王侗嗣位於东都，拜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进拜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去含嘉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移居尚书省，专宰辅政。以其兄世晖为内史令，入居禁中，子弟咸拥兵马，镇诸城邑。未几，李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兵民马多战死，士卒疲倦。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心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於洛水，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音否）则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众皆请战。世充简练精勇，得二万馀人，马二千馀匹，军於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世令军人秣马蓐食，迟明而薄密。密军溃，以数十骑走河阳，率馀众入朝。世充尽收其众，振旅而还。侗进世充太尉，以尚书省为府，备置官属。世尝於侗前赐食，还家，遂大呕吐，疑遇毒所致，自是不复朝请，与侗绝矣。遣云定兴、段达入奏于侗，请加九锡之礼。二年三月，遂策授相国，总百揆，封郑王，加九锡备物。段达、口定兴等入见於侗曰：“天命不常，郑王功德甚盛，愿陛下揖让告禅，遵唐、虞之迹。”侗怒。四月，假为侗诏策禅位，遣兄世晖废侗於含凉殿，世充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立子玄应为皇太子。世充每听朝，必殷勤诲谕，言词重复，千端万绪。或轻骑游历街衢，亦不清道，百姓但避路而已，按辔徐行。谓百姓曰：“昔时天子深坐九重，下情无由闻彻。世充非贪宝位，本欲救时，今当如一州刺史，每事亲览，当与士庶共评朝政。今止於顺天门外，置座听朝。”又令西朝堂抑屈，东朝堂受直谏。於是献书上事，日有数百，条疏既烦，省览难遍，数日后不复更出。

世充遣其侄行本鸩杀侗，谥曰恭皇帝。十月，世充率众东徇地，至于滑州，仍以兵临黎阳。世充屯兵不散，仓粟日尽，城中人相食。七月，秦王率兵攻之，陈兵於青城宫，世充悉兵来拒，隔涧而言曰：“隋末丧乱，天下分崩，长安、洛阳各有分地，世充唯愿自守，不敢西侵。王乃盛相侵轶，远入吾地，三崤之道，千里馈粮，以此出师，未见其可。”太宗谓曰：“四海之内，皆承正朔，惟公执迷，独阻声教，东都士庶，亟请王师，关中义勇，咸思致力。至尊重违众愿，有斯吊伐。若转祸来降，则富贵可保，如欲相抗，无假多言。”世充无以报。太宗分遣诸将攻其城镇，所至辄下。九月，王君廓攻拔世充之仁辕县，于是河南州县相次降附。十一月，窦建德遣人结好，并陈救援之意。世充乃遣其兄子琬及内史令长孙安世报聘，且乞师。四年二月，世充率兵出方诸门，与王师相抗，世充兵败，因乘胜追之，屯其城门，世充不复敢出，但婴城自守，以待建德之援。三月，秦王擒建德并王琬、长孙安世等于虎牢，回至东都城下以示之，且遣安世入城，使言败状。世充惶惑，不知所为，将溃围而出，南走襄阳，问于诸将，皆不答，乃率其将吏诣军门请降。秦王以世充至长安，高祖数其罪，世充对曰：“计臣之罪，诚不容诛，但陛下爱子秦王许臣不死。”高祖乃释之。与兄芮、妻、子同徙於蜀，将行，为仇人独孤修德所杀。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充自篡位，凡三岁而灭。

窦建德（附）

《唐书》曰：窦建德，贝州漳南人也。少时颇以然诺为重。初，为里长，犯法亡去，会赦得归。父卒，送葬者千馀人，有所赠，皆让而不受。大业七年，募人讨高丽，本郡遂补建德为二百长。时山东大水，人多流散，同县有孙安祖家为水所漂，妻子馁死。县以安祖骁勇，亦选在行中。安祖辞贫，自言於漳南令，令怒笞之。安祖刺杀令，亡投建德，建德舍之。是岁，山东大饥，建德谓安祖曰：“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我知高鸡泊中广大数百里，莞蒲阻深，可以逃难，承间而去虏掠，足以自资。既得聚人。且观时变，必有大功於天下矣。”安祖然其计。建德招诱逃亡兵及无产者，得数百人，令安祖率之，入泊中为群盗，安祖自称将军。时俞邝人张金称亦结聚得万人，在河阻中。人高士达又得兵数千馀人，在清河界中。时诸盗往来漳南者，所遇皆杀掠居人，焚烧舍宅，独不入建德之闾。由是，郡县意建德与贼徒交结，收系家属，无少长皆杀之。建德闻其家被屠灭，乃率麾下二千人亡归於士达。士达自称为东海公，以建德为司兵。後安祖为张金称所杀，其兵数千人又尽归於建德。自此渐盛，兵至万馀人，犹往来高鸡泊中。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馀人来讨士达，士达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为军司马，咸以兵授焉。建德既初董众，欲立奇功以威群贼，请士达守辎重，自简精兵七千人以拒绚，大破绚军。绚以数十骑遁走，遣将追及于平原，斩其首以献士达。由是，建德之势益振。隋遣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馀人讨张金称，破之於清河，所获贼众皆屠灭，馀散草泽间者复相聚而投复建德。义臣乘胜至平原，欲入高鸡泊，建德谓士达曰：“吾观隋将，善用兵者惟义臣耳。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不得，空延岁月。必将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今若争锋，恐公不能敌也。”士达不从其言，因留建德守壁，自率精兵迎击义臣，义臣果大破士达於阵前，斩之，乘胜追奔，将围建德。守兵既少，闻士达败，众皆溃散。建德率百馀骑亡去。义臣既杀士达，以为建德不足忧。建德急还平原，招集士卒，得数千人，军复大振，始自称将军。此後，隋郡县长吏稍以城降之，军容益盛，胜兵十馀万人。十三年正月，筑坛场於河间乐寿界中，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置官属。于是建德进攻河间，频战不下。其後城中食尽，又闻炀帝被杀，郡丞王琮率士吏发丧，建德遣使吊之，琮因使者请降，建德退舍具馔以待焉。始都乐寿，号曰金城宫，自是郡县多下之。

武德二年，宇文化及僭号於魏县，建德即日引兵讨化及，连战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四面攻城，陷之。建德入城，先谒隋萧皇后，与语称臣，悉收弑炀帝元谋者斩之，枭首辕门之外。囚化及并其二子同载以槛车，至大陆县斩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攻陷洛州，虏刺史袁子干。迁都於洛州，号万春宫。又与王世充结好，遣使朝隋越王侗於洛阳。後世充为侗自立，乃绝之。始自尊大，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跸，下书言诏。追谥隋炀帝为闵帝，然犹依附突厥。隋义城公主，先嫁突厥，又传化及首以献公主。既与突厥相连，兵锋益盛。南侵相州，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不能拒，退奔黎阳，相州陷。又进攻卫州，陷黎阳。九月，建德自帅师围幽州，罗艺出与战，大破之，斩首千二百级。先是，曹州济阴人孟海公拥精兵三万，据周桥城以掠河南之地。其年十一月，建德自率兵渡河以击之。四年二月，建德克周桥，虏海公，留其将范愿守曹州，悉发海公及徐圆朗之众来救世充。军至滑州，世充行台仆射韩洪开城纳之，遂进逼元州、梁州、营州，皆陷之。屯於荥阳。三月春，秦王入武牢进薄其营，多所伤杀，并擒其将殷秋、石瓚。时世充弟世辩为徐州行台，遣其将郭士衡领兵千人从之，合众十余万，号为三十万。次成皋，筑宫於坂堵，以示必战。又遣间使约世充共为表里。秦王遣将军王君廓领轻骑千馀，抄其粮运，获其大将张青特，虏获其众。建德数不利，人情危骇，将帅已下破孟海公，皆有所获，思归州。凌敬进说曰：“宜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居守。更率众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先声後实，传檄而定。渐趋壶口，骚骇蒲津，收河东之地，此策之上也。行此必有三利：一则入无人之境，师有万全；二则招土得兵；三则郑围自解。”建德将从之，而世充之长史长孙安世阴赍金玉啖其诸将，以乱其谋。众咸进谏曰：“凌敬书生耳，岂可与言战乎？”建德从之。敬固争，建德怒，扶出焉。於是悉众进逼武牢，官军按甲挫其锐。建德结阵於汜水，秦王遣骑挑之，建德进军而战，窦杭当之。建德少却，秦王驰骑深入，大破之。建德中疮，窜於牛口渚，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生获之。建德所领兵众，一时奔溃。妻曹氏及其左仆射齐善行将数百骑遁於州，馀党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善行曰：“夏王平定河朔，士马精强，一朝既被擒如此，岂非天命有所归也？不如委心请命，无为涂炭生人。”遂以府库财物悉分与故将，各令散去。善行乃与建德右仆射裴矩、行台曹旦及建德妻率伪官属，举山东之地，奉传国八玺来降。七月，秦王俘建德至京师，斩於长安市，年四十九。自起军至灭，凡六岁，河北悉平。

卷一百八　皇王部三十三

唐高祖神尧皇帝

《唐书》曰：高祖神尧皇帝姓李氏，讳渊。其先陇西狄道人。凉武昭王七代孙也。生歆。歆生重耳，仕魏为弘农太守。重耳生熙，为金门镇将，领豪族镇武川，因家焉。仪凤中，追尊宣皇帝。熙生天赐，仕魏为幢主。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生皇祖，讳虎，後魏左仆射，封陇西郡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独孤信等以功参佐命，当时称为“八柱国”，家乃赐姓大野氏。周受禅，追封唐国公。至隋文帝作相，还复本姓。武德初，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皇考讳丙，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谥曰仁。武德初，追尊元皇帝，庙号世祖。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於长安，七年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隋受禅，补千牛备身。文帝独孤皇后，即高祖之从母也。由是特见亲爱，累转谯、陇、岐三州刺史。有史世良者，善相人，谓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颇以自负。大业初，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征为殿内少监。九年，迁卫尉少卿。辽东之役，督运於怀远镇。及杨弘感反，诏高祖驰驿镇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时炀帝多所猜忌，人怀疑惧。会有诏徵高祖诣行在所，遇疾未谒。时甥王氏在後宫，帝问曰：“汝舅何迟？”王氏以疾对，帝曰：“可得死不？”高祖闻之益惧，因纵酒沉湎，纳贿以混其迹焉。十一月，炀帝幸汾阳宫，命高祖往山西、河东黜陟讨捕。师次龙门，贼帅母端儿帅众数千薄於城下，高祖从十馀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贼乃大溃。十三年，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部将高君雅为副将。群贼蜂起，江都阻绝，太宗以晋阳令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旬日间，众且一万，密遣使召世子建成及元吉於河东。威与君雅见兵大集，恐高祖为变，相与疑惧，请高祖祈雨於晋祠，将为不利。晋阳乡长刘世龙知之，以告高祖，阴为之备。五月甲子，高祖与威、君雅视事，太宗密严兵於外，以备非常。遣开阳府司马刘政会告威等谋反，即斩之以徇，遂起义兵。遣刘文静为使於突厥始毕可汗，令率兵相应。六月甲申，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秋七月，高祖率兵西图关中，以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癸丑，发自太原，有兵三万。景辰，师次灵石县，营於贾胡堡。隋武牙郎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高祖曰：“此神不欺赵无恤，岂负我哉！”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景戌，进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与刘文静会于麾下。隋骁卫大将军屈突通镇河东，津梁断绝，关中向义者颇以为阻。於是水滨居人，竞进舟楫，不谋而至者，前後数百人。九月壬寅，冯翊贼帅孙华、土门贼帅白玄度各率其众送款，并具舟楫以待义师。高祖令华与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引兵渡河。屈突通遣其虎牙郎将桑显和率兵数千，夜袭长谐，义师不利。太宗以游骑数百掩其後，显和溃散，义师复振。丙辰，冯翊太守萧造以郡来降。戊午，高祖亲率众围河东，屈突通自守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乃命攻城，不利而还。文武将吏请高祖领太尉，加置僚佐，从之。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庚申，唐高祖率军济河，舍长于春宫。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高祖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景寅，遣陇西公建成、司马刘文静屯兵永丰仓，兼守潼关，以备他盗。太宗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前後数万人，自渭北徇三辅，所至皆下。高祖从父弟神通起兵县，柴氏妇起兵於司竹，至是并与太宗会。乙亥，命太宗自渭屯兵阿城，陇西公建成自新丰趣霸上。高祖率大军自下口西上，经炀帝行宫园苑，悉罢之，宫女放还亲属。冬十月辛巳。至长乐宫，有众二十万。隋京师留守刑部尚书卫文、右翊将军阴世时、京兆郡丞滑仪挟代王侑以拒义师。高祖遣使至城下，喻以匡服之意，再三，皆不报。诸将固请围城。十一月景辰，攻拔京城。卫文先以病死，以阴世师、滑仪等拒义兵，并斩之。癸亥，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大赦，改年为义宁。甲子，隋帝诏加高祖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总录万机。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为令。以陇西公建成为唐国世子；太宗为京兆尹，改封秦王；姑臧公元吉为齐公。十二月癸未，丞相府置长史、司录以下官僚。金城贼帅薛举寇扶风，命太宗为元帅击之。遣赵郡公李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癸巳，太宗大破薛举之众於扶风。屈突通自潼关奔东都，刘文静等追擒於阌乡，虏其众数万。河南大守萧以郡降。丙午，遣口阳令詹俊、武沂县正李仲宪徇巴蜀，下之。二年春正月戊辰，世子建成为抚宁大将军、东讨元帅，太宗为副，总兵七万，徇地东都。三月景辰，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弑隋太上皇於江都宫，立秦王浩为帝，自称大丞相。徙封太宗为赵国公。戊辰，隋帝进高祖位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唐国置丞相以下，立皇高祖以下四庙於长安通义里第。夏四月戊戌，世子建成及太宗自东都班师。五月乙巳，天子诏高祖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与王子王女爵命之号，一遵旧典。戊午，隋帝诏遣使持节、兼太保、刑部尚书、光禄大夫、梁郡公萧造，兼太尉、司农少卿裴之隐奉皇帝玺绶于高祖。高祖辞让，百僚上表劝进，至於再三，乃从之。隋帝逊於旧邸。改大兴殿为太极殿。

甲子，高祖即皇帝位於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官人百姓，赐爵一级，义师所行之处，给复三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丁卯，宴百官於太极殿，赐帛有差。东都留守兵立隋越王侗（音同）。为帝。壬申，命相国长史裴寂等修律令。六月甲戌，太宗为尚书令，废隋《大业律令》，颁新格。己卯，备法驾，迎皇高祖宣简公已下神主，于太庙。追谥妃窦氏为穆皇后。庚辰，立世子建成为皇太子。封太宗为秦王，齐国公元吉为齐王。诸州总管加号使持节。癸未，封隋帝为邛国公。薛举寇泾州，命秦王为西讨元帅征之。改封永康王神通为淮安王。壬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秦王雍州牧，馀官如故。秋七月，秦王与薛举大战於泾州，我师败绩。八月壬午，薛举死，其子仁杲复僭称帝，命秦王为元帅以讨之。凉州贼帅李轨以其地来降，拜凉州总管，封凉王。九月乙巳，亲录囚徒。辛未，追谥隋太上皇为炀帝。宇文化及至魏州，鸩杀秦王浩，僭称天子，国号许。冬十月，李密率众来降。十一月，秦王大破薛仁杲於浅水原，降之，陇右平。乙巳，凉王李轨僭称天子於凉州。诏颁五十三条格，以约法缓刑。十二月壬申，加秦王太尉、陕东道大行台。庚子，李密叛於桃林，行军总管盛彦师追讨，斩之。二年春二月丁酉，窦建德攻宇文化及於聊城，斩之，传首突厥。闰月辛丑，刘武周侵我并州。己酉，李密旧将徐世以黎阳之众及河南十郡降，授黎州总管，封曹国公，赐姓李氏，庚戌，上微行都邑，以察俗，即日还宫。甲寅，贼帅朱粲杀我使散骑常侍段确，奔洛阳。夏四月乙巳，王世充篡越王侗位，僭称天子，国号郑。辛亥，李轨为其伪尚书安兴贵所执以降，河右平。九月辛未，贼帅李子通据江都，僭称天子，国号吴。沈法兴据毗陵，僭称梁王。丁丑，和州贼帅杜伏威遣使来降，授和州总管、东南道行台尚书令，封楚王。裴寂与刘武周将宋金刚战於介州，我师败绩，右武卫大将军姜宝谊死之。并州总管、齐王元吉惧武周所逼，奔於京师，并州陷。乙未，京师地震。甲子，上亲祠华岳。十一月景子，窦建德陷黎阳，尽有山东之地。淮安王神通、左武卫大将军李世皆没於贼。十二月景申，永安王李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总管于筠为刘武周将宋金刚掩袭，并杀焉。甲辰，狩於华山。壬子，大风拔木。三年春正月辛巳，幸蒲州，命祀舜庙。癸巳上至自蒲州。甲午，李世於窦建德所自拔归国。建德僭称夏王。四月甲寅，加秦王益州道行台尚书令。秦王大破宋金刚於介州，金刚与武周俱奔突厥，遂平并州，伪总管尉迟敬德等以介州降。六月壬辰，徙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赐姓李氏，加授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景午，亲录囚徒。七月壬戌，命秦王率诸军讨王世充。遣皇太子镇蒲州，以备突厥。景申，突厥杀刘武周於白道。冬十月庚子，怀戎贼帅高开道遣使降，授蔚州总管，封北平郡王，赐姓李氏。四年五月己未，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於武牢，擒建德，河北悉平。丙寅，王世充举东郡降，河南平。秋七月甲子，秦王凯旋，献俘于太庙。丁卯，大赦天下。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斩窦建德於市，流王世充於蜀。甲戌，建德馀党刘黑闼据漳南反，置山东道行台尚书省於州。秋八月，兖州总管徐圆朗举兵反，以应刘黑闼，僭称鲁王。冬十月乙丑，加秦王天策上将军，位在王公上，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齐王元吉为司空。乙巳，赵郡王李恭平荆州，获萧铣。五年春正月景申，刘黑闼据州，僭称汉东王。三月丁未，秦王破刘黑闼於水上，尽复所陷州县，黑闼亡奔突厥。蔚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寇易州。夏四月庚戌，秦王还京师，高祖迎劳於长乐宫。壬申，代州总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襄郡王大恩为虏所败，战死。六月，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置谏议大夫官员。秋七月，隋汉阳太守冯益以南越之地来降，岭表悉定。八月辛亥，以、荆、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改封恒山王承乾为中山王。葬隋炀帝於扬州。景辰，突厥颉利寇雁门。己未，进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讨击，大败之。冬十月己酉，遣齐王元吉击刘黑闼於州。时山东州县多为黑闼所守，所在杀长吏以应之。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於下博，道玄败没。十一月甲申，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景申，幸宜州，简阅将士。十二月庚辰，校猎於华池。庚申，至自宜州。皇太子破刘黑闼於魏州，斩之，山东平。六年春二月辛卯，校猎於骊山。三月乙未，幸昆明池，宴百官。夏四月己未，幸旧宅，改为通义宫，曲赦京城系囚，於是置酒高会，赐从官帛各有差。癸酉，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中书令、宋国公萧为右仆射。秋七月，突厥颉利寇朔州，遣皇太子及秦王屯并州以备之。八月壬子，东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据丹阳反，僭称宋王。遣赵郡王孝恭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景寅，吐谷浑内附。九月景子，突厥退，皇太子班师。七年二月丁巳，幸国子学，亲临释奠。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三月戊寅，废尚书省六司侍郎，增吏部郎中秩正四品，掌选事。戊戌，赵郡王孝恭大破辅公┘，擒之，丹阳平。夏四月庚子，大赦天下，颁行新律令。以天下大定，诏遭父母丧者听终制。五月，造仁智宫於宜州之宜君县。李世讨徐圆朗，平之。六月辛丑，幸仁智宫。秋七月，州地震山崩，江水咽流。八月戊辰，突厥弘音髓并州，京师戒严。壬午，突厥退。乙末，京师解严。八年夏六月甲子，幸太和宫。突厥弘定州，命皇太子往幽州，秦王往并州，以备突厥。八月，并州道总管张公谨与突厥战於大谷，王师败绩，中书令温彦博没於贼。九月，突厥退。冬十月辛巳，幸周氏陂校猎，因幸龙跃宫。九年春正月景申，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尚书左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司空。二月庚申，加齐王元吉为司徒。戊寅，亲祀社稷。三月辛卯，幸昆明池。

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诏立秦王为皇太子，总统万机，大赦天下。八月癸亥，诏传位於皇太子。尊帝为太上皇，徙居弘义宫，改名太安宫。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於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无忌上千万岁寿。高祖大悦，以酒赐太宗。太宗又奉觞上寿，流涕而言曰：“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尊奉圣旨，岂臣之力！”於是太宗与文德皇后立进御膳，并上服御衣物，一同家人常礼。是岁，阅武於城西，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置酒於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奉觞上寿曰：“臣早蒙慈训，教以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爰从义旗，平定京邑。重以薛举、武周、世充、建德，皆上禀神算，幸而克定。三数年间，混一区宇，天慈崇宠，遂蒙重任。今上天垂，时和岁阜，被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群臣皆呼万岁。九年五月庚子，高祖大渐，下诏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是日，崩於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葬献陵。高宗上元元年，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年，上尊号曰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卷一百九　皇王部三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唐书》曰：太宗文皇帝，讳世民，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顺圣皇后窦氏。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於武功之别馆。时有二龙戏於馆门之外，三日而去。高祖之临岐州，太宗时年四岁。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因见太宗，曰：“龙凤之资，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高祖惧其言大，将杀之，忽失所在，阴采“济世安民”之义以为名焉。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大业末，炀帝於雁门为突厥所围，太宗应募救援，隶屯卫将军□定兴营。将行，谓定兴曰：“必赍旗鼓，以设疑兵。且始毕可汗举国之师，敢围天子，必以国家仓卒无援。我张军容，令数十里幡旗相续，夜则钲鼓相应，虏必谓救兵云集，望尘而遁矣。不然，彼众我寡，悉军来战，必不能支矣。”定兴从之。师次崞（音郭）。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王师大至。”由是解围而遁。及高祖之守太原，太宗时年十八。有高阳贼帅魏刀儿，自号历山飞，来攻太原，高祖击之，深入贼阵。太宗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援高祖於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及义兵起，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拜右领军大都督，右三军皆隶焉，封敦煌郡公。大军西上贾胡堡，（音保）。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义师。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後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以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於外，声闻帐中。高祖召问其故，对曰：“今兵以义动，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於前，敌乘於後，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八月己卯，雨霁，高祖引师趣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於城东，太宗及柴绍阵於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军咸却。太宗自南原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舍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至河东，关中豪杰争走赴义。太宗请进师入关，取永丰仓以赈穷乏，收群盗以图京师，高祖称善。太宗以前军济河，先定渭北。三辅吏民及诸豪猾诣军门请自效者日以千计，扶老携幼，满於麾下。收纳英俊，以备僚列，远近闻者，咸自托焉。师次於泾阳，胜兵九万，破胡贼刘鹞子，以并其众。留殷开山、刘弘基屯长安故城。太宗自趣司竹，贼帅李仲文、何潘仁、向志善等皆来会，顿於阿城，获兵十三万。长安父老赍牛酒诣旌门者不可胜纪，劳而遣之，一无所受，军令严肃，秋毫无所犯。寻与大军平京城。高祖辅政，授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会薛举以劲卒万人来逼渭滨，太宗亲击之，大破其众，追斩万馀级，略地至于陇坻。义宁元年十二月，复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及将旋，谓左右曰：“贼见吾还，必相追蹑。”设三伏以待之。俄而隋将段达率万馀人自後而至，度三王陵，发伏击之，段达大败，追奔至於城下。因於宜阳、新安置熊、二州，戍之而还。徙封赵国公。高祖受禅，拜尚书令、左武侯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三年七月，总率诸将攻王世充於洛邑，师次州。世充率精兵三万阵於慈涧，太宗以轻骑挑之。时众寡不敌，陷於重围，左右咸惧。太宗命左右先归，独留後殿。世充骁将单雄信数百骑夹道来逼，交枪竞进，太宗几为所败。太宗遣行军总管左右射之，无不应弦而倒，获其大将燕颀。世充乃拔慈涧之镇归于东都。太宗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王君廓自洛口断贼粮道。又遣黄君汉夜从孝永河中下舟师袭回洛城，克之。黄河已南，莫不响应，城堡相次来降。大军进屯邙山。九月，太宗以五百骑先观战地，卒与世充万馀人相遇，会战，复破之。斩首三千馀级，获大将陈智略，世充仅以身免。其总管杨庆遣使请降，遣李世率师出ㇰ辕道安抚其众。荥、汴、洧、豫九州相继来降。世充遂求救於窦建德。四年二月，又进屯青城宫。营垒未立，世充率众二万自方诸门临水而阵。太宗以精骑阵於北邙山，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以击之，因诫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骑军南下。”兵才接，太宗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相应。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自辰至午，贼众始退。纵兵乘之，俘斩八千人，於是进营城下。世充不敢复出，但婴城自守，以待窦建德之援。建德以兵十余万来援世充，至于酸枣。萧、（音禹）屈突通、封德彝皆以腹背受敌，恐非万全，请退师於州以观之。太宗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吾当进据武牢，扼其襟要。贼若冒险与我争锋，破之必矣。如其不战，旬日间世充当自溃。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若之何？”通又请解围就险以就其变，太宗不许。於是留通辅齐王元吉以围世充，亲率步骑三千五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趣武牢。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於板渚，太宗屯武牢，相持二十馀日，谍者曰：“建德饲军刍尽，俟牧马於河北，因将袭武牢。”太宗知其谋，遂牧马于河北以诱之。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至，陈兵汜水，世充将郭士衡阵於其南，绵亘数里，鼓噪，诸将大惧。太宗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气衰，阵久卒饥，必将自退，追而击之，无往不克。吾与公等约，必以午时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为无谋矣。”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兵士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逡巡欲退。太宗曰：“可击矣。”亲率轻骑诱之，众继之，建德回师而阵，未及整列，太宗先登击之，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嚣尘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乡 厘幡而入，直突出其阵後，张我旗帜。贼顾见之，大溃。追奔三十里，生擒建德於阵。太宗数之曰：“我以干戈问罪，本在王世充，得失存亡，不预汝事，何故越境，犯我兵锋？”建德股栗而言曰：“今若不来，恐劳远取。”乃将建德至东都城下。世充惧，率其官属二千馀人诣军门请降，山东悉平。太宗入据宫城。令萧、窦轨等封守府库，一无所取，令记室房玄龄收隋图籍。於是诛其同恶段达等五十馀人。大飨将士，班赐有差。高祖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劳于军中。六月，凯旋。太宗亲披金甲，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後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於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殊功，乃别表徽号，用旌勋德。十月，加号天策上将军、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二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兖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後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

于时海内渐平，太宗乃锐意经籍，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十有八人为学士，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八年，加中书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於玄武门诛之。甲子，立为皇太子，庶政皆断决。八月癸亥，高祖传位於皇太子。太宗即位於东宫显德殿。遣司空裴寂柴告于南郊，大赦天下。癸酉，放掖庭宫女三千馀人。景子，立妃长孙氏为皇后。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於泾阳，大破之，斩首千馀级。癸未，突厥颉利至于渭水便桥之北，遣其酋帅执失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形势，太宗命囚之。亲出玄武门，驰六骑幸渭水之上，与颉利隔津而语，责以负约。俄而众军继至，颉利见军容既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遂请和，诏许焉。即日还宫。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九月景戌，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帝不受，令颉利归所掠中国户口。丁未，引诸军卫骑兵统将等习射於显德殿庭，谓将军以下曰：“自古突厥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鬻；周宣驱驰方、邵，亦能制胜太原。至汉、晋之君，逮於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致遗中国生民涂炭於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惟习弓马，庶使汝斗战，亦望汝前无横敌。”於是每日引数百人於殿前教射，帝亲自临试试，中者随赏弓刀布帛。自是後，士卒皆为精锐。十月癸亥，立中山王承乾为皇太子。贞观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三月癸巳，皇后亲蚕。十二月壬午，上谓侍臣曰：“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遂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仙药，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仙，乃将女嫁道术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二年二月景戌，（上音末，下音曷。）内属。三月丁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庚午，大赦天下。夏四月己卯，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景申，契丹内属。初诏天下州县并置义仓。六月庚寅，皇子治生。三年春正月辛亥，契丹渠帅来朝。戊午，谒太庙。癸亥，亲耕籍田。四月辛巳，太上皇徙居太安宫。甲子，太宗始於太极殿听政。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弘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又令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极言得失。是岁，户部奏言：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後内附、开西夷为州县者，男女一百二十馀万口。四年春正月乙亥，李靖大破突厥，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送之京师。二月癸亥，幸温汤。甲辰，李靖又破突厥於阴山，颉利可汗轻骑远遁。甲寅，大赦，赐五日。三月庚辰，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献于京师。甲午，以俘颉利告于太庙。夏四月，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於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九月庚午，令收瘗长城之南骸骨，仍令致祭。壬午，令自古明王圣帝、贤臣烈士坟墓无得刍牧，春秋致祭。冬十月壬辰，幸陇州，曲赦岐陇二州，给复一年。十月校猎於贵泉谷。十二月，校猎於鱼龙川，自射鹿，献於太安宫。十一月甲子，至自陇州。戊寅，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所失。高昌王麹文泰来朝。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山东至于海，河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六年十二月辛未，亲录囚徒，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令明年秋未就刑。其後应期毕至，诏悉原之。是岁，党项诸羌前後内属三十万口。八年二月乙巳，皇太子加元服。景午，赐天下三日。三月庚辰，幸九成宫。五月丁丑，上初服翼善冠，贵臣服进德冠。九年五月，太上皇崩于太安宫。七月甲寅，增修太庙为六室。冬十月庚寅，葬高祖于献陵。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谒献陵。曲赦三原县及行从大辟罪。四月戊寅，幸九成宫。甲申，阿史那结社尔犯御营，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诛。壬寅，口阳石燃者方丈，昼如灰，夜则有光，投草木于上则焚，历年而止。十二月壬辰，狩於咸阳。是岁，滁州言：“野蚕食槲叶，成茧大如柰，其色绿，色收六千五百七十石。”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及荒服蛮酋，相次遣使朝贡。十五年，诏以来年二月有事太山，所司详定仪制。五月壬申，并州僧道及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业所因，明年登封己後，愿时临幸。上於武成殿赐宴，因从容谓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时会中有旧识上者，相与道旧以为笑乐。因谓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谀。公等朕之故人，实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间得无疾苦耶？”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欢乐，陛下之力也。臣等馀年，日惜一日，但眷恋圣化，不知疾苦。”因固请过并州。上谓曰：“飞鸟过故乡，犹踯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义兵，定天下，复少小游观，诚所不忘，岱礼若毕，或冀与公等相见。”於是赐物各有差。六月戊申，诏天下诸州，举学综古今及孝悌淳笃、文章秀异者，并以来年二月总集太山。己酉，有星孛於太微，犯郎位。丙辰，停封泰山，避正殿以思咎，命尚食减膳。秋七月甲戌，孛星灭。十六年冬十一月景辰，狩于岐山。辛酉，使祭隋文帝陵。丁卯，宴武功士女於庆善宫南门。酒酣，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老人等递起为舞，争上千万岁寿，上各尽一杯。庚午，至自岐州。十二月癸卯，幸温汤。甲辰，狩於骊山，时阴塞晦冥，围兵断绝。上乘高望见之，欲舍其罚，恐亏军令，乃回銮辔入谷以避之。十七年正月戊申，诏图画司徒、赵国公无忌等勋臣二十四人於凌烟阁。三月丁巳，荧惑守心前星，十九日而退。夏四月，皇太子承乾有罪，废为庶人。景戌，立晋王治为皇太子，大赦，赐三日。己丑，加司徒、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房弘龄太子太傅，特进、萧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李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庚寅，上亲谒太庙，以谢承乾之过。五月乙丑，手诏举孝廉茂才异能之士。十八年十二月，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总管，出柳城，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副之；刑部尚书、郧国公张亮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以舟师出莱州，左领军常河、泸州都督左难当副之。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亲统六军发洛阳。乙卯，诏皇太子留定州监国；高士廉摄太子太傅，与侍中刘洎、中书令马周、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太子右庶子高季辅五人同掌机务；以吏部尚书、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中书令。赠殷比干为太师，谥曰忠烈，命所司封墓，葺祠堂，春秋祀以少牢，上自为文以祭之。三月壬辰，上发定州，以司徒长孙无忌、中书令岑文本、杨师道从。夏四月癸卯，誓师於幽州城南，大飨六军以遣之。癸亥，李世攻盖牟城，破之。五月丁丑，车驾渡辽东。甲申，上亲率铁骑与世会围辽东城，因烈风发火弩，斯须城上屋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楼皆尽，麾战士令登，乃拔之。六月景辰，师次安市城。丁巳，高丽别将高延寿、高惠真帅兵十五万来援安市，以拒王师。李世率兵奋击，上自高峰引军临之，高丽大溃，杀获不可胜纪。延寿等以其众降，因名所幸为驻跸山，刻石纪功焉。赐天下大二日。秋七月，李世进军攻安市城，至九月不克，乃班师。冬十月景辰，入临渝关，皇太子自定州迎谒。戊午，次汉武台，刻石以纪功德。十一月幸幽州。癸酉，大飨，还师。十二月，幸并州。二十年春正月，上在并州。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庚辰，曲赦并州，宴从官及起义元从，赐粟帛，给复有差。三月，车驾至京师。六月，遣兵部尚书、固安公崔敦礼，特进、英国公李世击破薛延ㄡ於郁督军山北，前後斩首五千馀级，虏男女三万馀人。二十一年春正月，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甲寅，赐京师三年。八月，诏以河北大水，停封禅。辛未，骨利国遣使贡名马。二十三年三月辛酉，大赦。丁卯，太宗以不豫，敕皇太子於金液门听政。是月，日赤无光。夏四月己亥，幸翠微宫。五月己巳，上疾甚，令草遗诏，有顷崩於含风殿。年五十二。遗命于皇太子即位柩前，丧纪宜依汉制。秘不发丧。庚午，遣旧将统飞骑劲兵从皇太子先还京，发六府甲士四千人，分列於道及安化门，翼从乃入；大行与从官官侍卿如常。壬申，发丧。六月甲戌，殡于太极殿。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葬昭陵。上元元年，改上尊号曰文武圣皇帝。天宝十二载，改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卷一百一十　皇王部三十五

唐高宗天皇大帝

《唐书》曰：高宗天皇帝，讳治，太宗第九子也。母曰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以贞观二年六月，生於东宫之丽正殿。五年，封晋王。七年，遥授并州都督。幼而歧嶷端审，宽仁孝友。初授《孝经》於著作郎萧德言，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善？”对曰：“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太宗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及文德皇后崩，晋王时年九岁，哀慕感动左右，太宗屡加慰抚，由是特深宠异。寻拜右武侯大将军。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废，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等计议，立晋王为皇太子。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其善。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命太子留镇定州。及驾发有期，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并许之。及军旋，太子从至并州。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二十二年五月己巳，太宗崩。六月甲戌，皇太子即皇帝位，时年二十二。诏大赦天下。内外文武赐勋官一级。永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不受朝，诏改元。景午，立妃王氏为皇后。二年春正月戊戌，诏曰：“去岁关辅之地，颇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矜物罪已，载深忧惕。今献岁肇春，东作方始，粮廪或空，事资赈给。其遭虫水处有贫乏者，量以正义仓赈贷，五年春三月戊午，幸万年宫。辛未，曲，赦所经州县系囚。以工部尚书阎立德领丁夫四万筑长安罗郭。八月，大理奏决死囚，总有七十馀人。六年九月庚午，尚书右仆射褚遂良以谏立武昭仪，贬授潭州都督。乙酉，洛州大水，毁天津桥。冬十月己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七年正月辛未，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壬申，大赦，改年为显庆。

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馆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五年八月庚辰，苏定方等讨平百济，面缚其王扶馀义慈。国分为五部，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以其地分置熊津等五都督府。麟德元年三月辛亥，展大射礼。十二月景戌，杀西台侍郎上官仪。戊子，庶人忠坐与仪交通，赐死。二年十月，司礼太常伯刘常道上疏请封禅。癸亥，高丽王高藏遣其子福男来朝。丁卯，将封泰山，发自东都。是岁大稔，米斗五钱，麦不列於市。麟德三年春正月戊辰朔，车驾至泰山顶。是日，亲祀昊天上帝于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文德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壬申，御朝觐坛受朝贺。改麟德三年为乾封元年，正月景戌，发自泰山。甲午，次曲阜县，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其褒圣侯德伦子孙，并免赋役。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改阳县为真源县，县内宗姓特给复一年。夏四月甲辰，车驾至自泰山，先谒太庙而後入。坛庚寅，改铸乾封皇宝钱。冬十月己酉，司空、英国公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以伐高丽。三年二月景寅，以明堂制度历代不同，汉、魏以还，弥更讹舛，遂增损古今，新制其图。下诏大赦，改元为总章元年。二月戊寅，幸九成宫。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其城一百七十。

上元二年三月丁巳，天后亲蚕於邙山之阳。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於天后。自诛上官仪後，上每视朝，天后垂帘於御座後，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帝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中书侍郎郝处俊谏止之。调露元年十月，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二年八月甲子，废皇太子贤为庶人，幽於别所。乙丑，立英王哲为皇太子。改调露二年为永隆元年，大赦天下。二年闰十月庚申，上以服饵，令皇太子监国。景寅，雍州大风害稼，米价翔踊。是月，裴行俭大破突厥史伏念之众，伏念为程务挺急追，遂执温傅来降，行俭是尽平突厥馀党。行俭执伏念、温傅，振旅凯旋，永淳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正月甲午朔，幸奉天宫，遣使祭嵩岳、少室、箕山、具茨等山，西王母、启母巢父、许由等祠。十一月丁未，自奉天宫还东都。上疾甚，宰臣以下并不得谒见。十二月丁巳，诏改永淳二年为弘道元年。将宣赦书，上欲亲御则天门楼，气逆不能上马，遂召百姓於殿前宣之。礼毕，上问侍曰：“民庶喜否？”对曰：“百姓蒙赦，无不感悦。”上曰：“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是夕，帝崩于贞观殿，时年五十六。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八月，葬於乾陵。天宝十三载，改谥曰天皇大弘孝皇帝。

则天皇后

《唐书》曰：则天皇后武氏，讳明空，并州文水人也。父士，隋大业末为鹰杨府队正。高祖行军於汾、晋，每休止其家。义旗初起，从平京城。贞观时，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於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时皇后王氏、良姊萧氏频与武昭仪争宠，互谗毁之，帝皆不纳。进号宸妃。永徽六年，废王皇后而立武宸妃为皇后。高宗称天皇，武后亦称天后。后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帝自显庆已後，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弘道元年十二月，大帝崩，皇太子显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既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嗣圣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於别所，仍改名哲。己未，立豫王轮为皇帝，令居於别殿。大赦天下，改为文明。皇太后仍临朝称制。庚申，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九月，柳州司马徐敬业杀扬州长史陈敬之举兵，移檄天下，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讨平之。垂拱四年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是秋七月，大赦天下。八月壬寅，博州刺史、琅琊王冲据博州起兵，命左金吾大将军丘神为行军管讨之。庚戌，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又举兵与冲相应。九月，命内史岑长倩，凤卜侍郎张光辅、左监门大将军鞠崇裕率兵讨之。景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其姓为虺（音卉）氏。曲赦博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讠巽、（音选）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譞、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讠巽等伏诛，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并诛其亲党数百馀家。

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改十二月，改旧正月为壹月，大三日。神皇自以“”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秋九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乙酉，加尊号为神圣皇帝，降皇帝轮为皇嗣。景戌，立武氏七庙，追尊神皇父士为孝明皇帝，证圣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正月，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七日。二月，上去慈氏越古尊号。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辟罪已下及犯十恶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大九日。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於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九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圣历元年正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九日。三月，召庐陵王哲於房州。九月景子，庐陵王哲为皇太子，令依旧名显，大赦天下。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上不豫，制自文明元年已後得罪人，除扬、豫、博三州及诸逆魁首，咸赦除之。癸卯，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入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天下。是日，上传皇帝位于皇太子，徙居上阳宫。戊申，皇帝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冬十一月壬寅，则天将大渐，遗制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是日，崩於洛阳宫之仙居殿，年八十三，谥曰则天大圣皇后。二年五月庚申，葬於乾陵。

中宗孝和皇帝

《唐书》曰：中宗孝和皇帝讳显，高宗第七子，母曰则天顺圣皇后。显庆元年十一月生於长安。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仪凤二年，徙封英王，改名哲，授雍州牧。永隆元年，章怀太子废，其年立为皇太子。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皇太子即皇帝位，皇太后临朝称制。改年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於别所。其年五月，迁於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凤卜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己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大赦天下。凤卜侍郎韦承庆、正谏大夫房融、司礼卿崔庆等下狱。甲辰，命地官侍郎樊忱往京师告陵庙。乙巳，则天传位於皇太子。景午，即皇帝位於通天宫，大赦天下，惟易之党与不在原限。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甲子，立妃韦后为皇后，大赦天下。诏九品以上及朝集使极言朝政得失，兼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景龙三年，十一月乙丑，亲祀南郊，皇后登坛亚献，左仆射舒国公韦巨源为终献。大赦天下，四年五月丁卯，前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皇后干预国政，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等同危宗社。帝怒，召钦融廷见，扑杀之。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立为皇太女，由是与后合谋进鸩。六月壬午，帝遇毒药，崩于神龙殿。年五十五。秘不发丧，皇后亲总庶政。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甲申，发丧于太极殿，宣遗制。皇太后临朝，大赦天下，改元为唐隆。丁亥，皇太子即帝位于柩前，时年十六。皇太后韦氏临朝称制，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内外兵马令诸亲王掌，仍令韦温总知。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诸韦子姓分统之。庚子夜，临淄王讳举兵诛诸韦、诸武，皆枭首於安福门外，韦太后为乱兵所杀。九月丁卯，上谥曰孝和皇帝，庙号中宗。葬定陵。天宝十三载二月，改谥曰太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睿宗玄贞皇帝

《唐书》曰：睿宗玄贞皇帝，讳旦，高宗第八子，中宗母弟，龙翔二年六月己未，生於长安。其年封殷王，遥领冀州大都督、单于大都护、右金吾卫大将军。及长，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诰之书。乾封元年，徙封豫王。总章二年，徙封冀王。上初名旭轮，至是去“旭”字。上元二年，徒封相王，拜右卫大将军。仪凤三年，迁洛州牧；改名旦，徙封豫王。嗣圣元年，则天临朝，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为皇帝，仍临朝称制，及革命，改国号为周，降皇帝为皇嗣，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仪一比皇太子。圣历元年，中宗自房陵还。帝数称疾不朝，请让位於中宗，则天遂立中宗为皇太子，封帝为相王，又改名旦，授太子右卫率。长安中，拜司徒、右羽林卫大将军。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於祸。神龙元年，以诛张易之兄弟功，进号安国相王，迁太尉，加实封。其年立为皇太弟，固辞不受。景龙四年，夏六月，中宗崩，韦庶人临朝，引用其党，分握政柄。忌帝望实素重，潜谋危害。庚子夜，临淄王与太平公主子薛崇简、前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果颜麻嗣宗、苑宫总监锺绍京等率兵入北军，诛韦温、纪处讷、宗楚客、武延秀、马秦客、叶静能、赵履温、杨均等，诸韦、武党与皆诛之。辛丑，帝挟少主御安福门楼，慰谢百姓，大赦天下。其日，王公百寮上表，咸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以帝众望所归，请即尊位。甲辰，少帝诏曰：“叔父相王，高宗之子，昔以天下，让於先帝，孝友宽简，彰信兆人。神龙之初，已有明旨，将立太弟，以为嗣君，为王恳辞，未行册命，所以东宫虚位，至于历年。撤缀在辰，祸变仓卒，然後称制，计立冲人。钦奉前怀，愿遵理命。上申先圣之旨，下遂苍生之心；俯稽图纬之文，仰峻祖宗之烈。起今日，请叔父相王即皇帝位。朕退守本藩，归於旧邸。凡百卿士，敬承朕言，克赞我天人之休期，光我有唐之勋业。布告遐迩，咸使闻知。”相王上表，让曰：“臣以宗社事重，国家情深，诛锄巨逆，奉戴嗣王。今承制旨，猥推宸极。在臣虚薄，不敢祗膺，循环震惊，无任感哽！”制答曰：“皇极大宝，天下至公，王者临之，盖非获已。王先圣旧意苍生推仰，龙光紫宸，实允系望。请遵前旨，勿或让推。”於是少帝逊於别宫。是日即皇帝位，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景□三年春正月辛未朔，亲谒太庙。癸酉，上始释惨（七糝切。）服，御正殿受朝贺。甲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汾、绛三州地震，坏人庐舍。辛巳，亲祀南郊。戊子，躬耕籍田。己丑，大赦天下，改年为太极。二月丁亥，皇太子释奠於国学，追赠颜回为太子太师，曾参为太子太保。每年春秋释奠，以四科弟子及曾参从祀，列于二十三贤之上。八月庚子，帝传位於皇太子，自称曰太上皇帝。五日一受朝於太极殿，自称曰朕，三品已上除授及大刑狱，并自决之，其处分事称诰、令。皇帝每日受朝于武德殿，自称曰予，三品已下除授及徒罪并令决之，其处分事称制、敕。甲辰，大赦天下，改年为先天。二年秋七月甲子，太平公主与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等谋逆，事觉，皇帝率兵诛之。穷其党与，太子少保薛稷、左散常侍贾膺福、右羽林将军李慈、李钦、中书舍人李猷、中书令崔、尚书左丞卢藏用、太史令傅孝忠、僧惠范等皆诛之。兵部尚书郭元振从上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自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翌日，太上皇诰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後军国刑政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开元四年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谥曰大圣贞皇帝，庙号睿宗。冬十月葬于桥陵。天宝十三载，改谥曰玄贞大圣大兴孝皇帝。

卷一百一十一　皇王部三十六

唐玄宗明皇帝

《唐书》曰：玄宗明皇帝，讳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垂拱元年秋八月戊寅，生於东都。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三年闰七月丁卯，封楚王。天授二年十月戊戌，出阁，开府置官属，年始七岁。朔望车骑至朝堂，金吾将军武懿宗忌上严整，诃排仪仗，因欲折之。上叱之曰：“吾家朝堂，干汝何事？敢迫吾骑从！”则天闻而特加宠异。寻即入阁。长寿二年腊月丁卯，改封临淄郡王。圣历元年，出阁，赐第於东都积善坊。大定元年，从幸西京，赐宅於兴庆坊。长安中，历右卫郎将、尚辇奉御。神龙元年，迁卫尉少卿。景龙二年四月，兼潞州别驾。十二月，州境有黄龙白日天。尝出畋，有紫囗在其上，後从者望而得之。前後符瑞凡一十九事。四年，中宗将祀南郊，来朝京师。将行，使术士韩礼筮之，蓍一茎孑然独立。礼惊曰：“蓍立，奇瑞非常也，不可言。”属中宗末年，王室多故，上常阴引材力之士以自助。上所居宅外有水池，漫溢顷馀，望气者以为龙气。四月，中宗幸其第，因游其池，结彩为楼船，令巨象踏之。至六月，中宗暴崩，韦后临朝称制。韦温、宗楚客、纪处讷等谋倾宗社，以睿宗介弟之重，先谋不利。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皆善占兆，诣上布诚款。上所居里名隆庆，时人语讹以“隆”为“龙”；韦庶人称制，改年又为唐隆，皆符御名。上益自负，乃与太平公主谋之，公主喜，以子崇简从。上乃与崇简、朝邑尉刘幽求、长上折冲麻嗣宗、押万骑果毅葛福顺、李仙凫宝昌寺僧普润等定策诛之。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先启大王。”上曰：“我拯社稷之危，赴君父之急，事成福归於宗社，不成身死於忠孝，安可先请，怖忧大王乎！若请而从，是王与危事，请而不从，则吾计失矣。”遂以庚子夜率幽求等数十人，自苑南入总监锺绍京又率丁匠百馀人以从。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於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恐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於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乃驰谒睿宗，谢不先启请之罪。睿宗遽前抱上而泣曰：“宗社祸难，由汝安定，神祇万姓，赖汝之力也。”拜殿中监、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押左右万骑，进封平王。睿宗即位，与侍臣议立皇太子，佥曰：“除天下之祸者，享天下之福；拯天下之危者，受天下之安。平王有圣德，定天下，又闻成器已下咸有推让，宜膺主鬯，以副群心。”睿宗从之。景午，制立为皇太子。延和元年，凶党因术人间睿宗曰：“据玄象，帝座及前星有灾，皇太子合作天子，不合更居东宫矣。”睿宗曰：“传德避灾，吾意决矣。”七月壬午，下制曰：“皇太子某有大功於天地，定陷危於社稷，温文既习，圣敬克跻。委之监抚，已移年岁，时政益明，庶工惟序。朕之知子，庶不负时，历数在躬，宜陟元后。可令即皇帝位，有司择日授册。朕方比迹洪古，希风太皇，神与化游，思与道合，无为无事，岂不美欤！王公百寮，宜识朕意。”上惶惧，遽驰见叩头，请所以传位之旨。睿宗曰：“吾因汝功业得宗社，今帝座有眚，思欲逊避，唯盛德大勋，始转祸为福。易位於汝，吾知晚矣。上始居武德殿视事，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皆决之。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尚书左仆射窦怀贞、侍中岑羲、中书令萧至忠、崔、雍州长史李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右羽林将军李慈等与太平公主同谋，期以其月四日，以羽林兵作乱。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歧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殿中监姜皎、中书侍郎王琚、吏部侍郎崔日用等定计，因毛仲取闲厩马及家人三百馀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枭常元楷、李德於北阙。擒贾膺福、李猷於内客省以出，执萧至忠、岑羲於朝堂，皆斩之。睿宗明日下诏曰：“朕将高居无为，自今军国政刑一事已上，并取皇帝处分。”上御承天门楼，下制大赦天下。冬十一月甲申，幸新丰之温汤。癸卯，讲武於骊山。兵部尚书、代国公郭元振坐亏失军容，配流新州；给事中、摄太常少卿唐绍以军礼有失，斩於纛下。甲辰，畋猎於渭川。同州刺史、梁国公姚元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一月戊子，上加尊号为开元神武皇帝。十二月庚寅朔，大赦天下，改为开元。

四年六月癸亥，太上皇崩。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於含元殿，谓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有三道，今减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俊。”十三年冬十月辛酉，东封泰山，发自东都。十一月丙戌，至兖州岱宗顿。丁亥，致斋於行宫。己丑，日南至，备法驾登山，仗卫罗列岳下百馀里。诏行从留於谷口，上与宰臣、礼官山。庚寅，祀昊天上帝於上坛，有司祀五帝百神於下坛。礼毕，藏玉册於封祀坛之石感，然後燔柴。燎发，群臣称万姓，传呼自山顶至岳下，震动山谷。上还斋宫，庆□见，日抱戴。辛卯，祀皇地祇于社首，藏玉册於石感，如封祀坛之礼。壬辰，御帐殿受朝贺，大赦天下。封太山神为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环山十里，禁其樵采，赐七日。甲午，发岱岳。景申，幸孔子宅，亲设奠祭。十二月己巳，至东都。时累岁丰稔，东都米斗十钱，青、齐米斗五钱。是冬分吏部为铨，敕礼部尚书苏、刑部尚书韦杭、工部尚书卢从愿等分掌选事。十四年五月癸卯，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七百六万九千五百六十五，管口四千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二。二十二年五月，关中大风拔木，同州尤甚。是夏，上自於苑中种麦，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获，谓太子等曰：“此将荐宗庙，是以躬亲，亦欲令汝等知稼穑之难也。”因分赐侍臣，谓曰：“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且《春秋》书麦禾，岂非古人所重也！”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运，多谢哲王，然而哀矜之情，小大必慎。自临寰宇，子育蒸黎，未尝行极刑，起大狱。上弘降鉴，应以祥和，思协平邦之典，致之仁寿之域。自今有犯死刑，除十罪，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详所犯轻重，具状奏闻。”秋七月己卯，大理少卿徐岠奏：“天下今岁断死刑五十八人，几致刑措。”二十七年八月甲申，制追赠孔宣父为文宣王，颜回为兖国公，馀十哲皆为侯，夹坐。后嗣褒圣侯改封为文宣公。二十九年正月，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置崇玄学。

天宝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大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咸赦除之。百姓有欠负租税及诸色并免之。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词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京文武官才堪官为刺史者，各令封状自举。改黄钺为金钺。内外官各赐勋两转。甲寅，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见於丹凤门之通衢，告锡灵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者函谷故关尹喜台西发得之，乃置玄元庙於大宁坊。二月丁亥，上加尊号为开元天宝圣武神文皇帝。辛卯，亲享玄元皇帝于新庙。甲午，亲享太庙。景申，合祭天地于南郊。置天下囚徒，罪无轻重并释放。三载正月景辰朔，改年为载。四载秋八月甲辰，册太真杨氏为贵妃。七载三月乙酉，大同殿柱产玉芝，有神光照殿，群臣请加皇帝尊号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许之。夏五月壬午，上御兴庆宫受册徽号，大赦天下。六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赐实封及铁券。十一载十一月庚申，御史大夫兼蜀郡长史杨国忠为右相兼吏部尚书。十三载二月，禄山奏前後讨奚契丹立功将士跳荡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超三资，於是超授将军者五百馀人，中郎将者二千馀人。十四载冬十月壬辰，幸华清宫。景寅，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蕃汉之兵十馀万，自幽州南向指阙，以诛杨国忠为名，先杀太原尹杨光於博陵郡。壬申，闻於行在所。癸酉，以郭子仪为灵武太守、朔方节度使。封常清自安西入奏，至行在。甲戌，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令募兵三万以御逆胡。戊寅，还京。十二月景戌朔，禄山於灵昌郡渡河。辛卯，陷陈留郡，杀张介然。甲午，陷荥阳郡，杀太守崔无讠皮。景申，封常清与贼战于成皋[B124]子谷，官军败绩，常清奔于陕郡。丁酉，安禄山陷东京，杀留守李忄登、中丞卢奕、判官蒋清。时高仙芝镇陕郡，弃城西保潼关。常山太守颜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贾深等杀贼将李钦凑，执贼将何千年、高邈送京师。辛丑，诏皇太子统兵东讨。十五年春正月乙卯，御宣政殿受朝。其日，禄山僭号於东京。六月庚寅，哥舒翰将兵八万与贼将崔乾战於灵宝西原，官军大败，死者十六七。甲午，将谋幸蜀，乃下诏亲征，仗下後，士庶恐骇，奔走于路。乙未，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唯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太子、亲王，妃主、皇孙已下多从之不及。平明渡便桥，国忠欲断桥。上曰：“及来者何以能济？”命缓之。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官吏骇散，无复储拟。上憩於宫门之树下，亭午未进食。俄有父老献，上谓之曰：“尔可进饭。”於是百姓献食相继。俄又尚食持御膳至，上颁给从官而後食。是夕次金城县，官吏已遁，令魏方进男允招诱，俄得智藏寺僧进刍粟，行从方给。景辰，次马嵬驿，诸卫顿军不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恐。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杨国忠之徒，可致之於法。”会吐蕃使二十一人遮国忠告诉於驿门，众即呼曰：“杨国忠连蕃人谋逆！”兵士围驿四合，及诛杨国忠、魏方进一族，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之，回奏曰：“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玄礼等见上请罪，命释之。丁酉，将发马嵬驿，朝臣惟韦见素一人，乃命见素子京兆府司录谔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议其所向，军士或言阿、陇，或言灵武、太原，或言还京为便，韦谔曰：“还京，须有捍贼之备，今兵马未集，恐非万全，不如且幸扶风，徐图所向。”上询於众，众以为然。及行，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愿戮力破贼，收复京城，即日留太子。戊戌，次扶风县。己亥，次扶风郡。军士各怀去就，咸出丑言，陈玄礼不能制。会益州贡春纟采十万匹，上悉命置於庭，召诸将谕之曰：“卿等国家功臣，陈力久矣，朕之优奖，常亦不轻。逆胡背恩，事须回避。甚知卿等不得别父母妻子，朕亦不及亲辞九庙。”言发流涕。又曰：“朕须幸蜀，路险狭，人若多往，恐难供承。今有此纟采，卿等即宜分取，各图去就。朕自有子弟中官相随，便与卿等诀别。”众咸俯伏涕泣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生愿从陛下。”上曰：“去住任卿。”自是悖乱之言稍息。庚子，以司勋郎中、剑南节度留後崔圆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副大使。以颖王敫为剑南节度大使，以监察御史宋若思为御史中丞充置顿使。韦谔充巡阁道使，并令先发。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分部下为六军，颖王敫先行，寿王瑁等分统六军，前後左右相次。景午，次河池郡，崔圆奏剑南岁稔民安，储供无缺，上悦，授圆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蜀郡长史、剑南节度如故。以前华州刺史魏仲犀为梁州长史。秋七月壬戌，次益昌县，渡吉柏江，有双鱼夹舟而跃，议者以为龙。甲子，次普安郡，宪部侍郎房自後至，上与语，甚悦，即日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卯，诏以皇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北、河东、平卢等节度兵马，收复两京。庚午，次巴西郡。庚辰，车驾至蜀郡，扈从官吏军士到者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而已。八月癸未朔，御蜀郡府衙宣诏，大赦天下。癸卯，灵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丁酉，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降册，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使灵武，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後奏朕知。俟克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明年九月，郭子仪收复西京。十月，肃宗遣中使啖廷瑶入蜀奉迎。丁卯，上皇发蜀郡。十一月景申，次凤翔郡。肃宗遣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十二月景戌，肃宗具法驾至咸阳望贤驿，迎奉上皇御宫之南楼。肃宗拜庆楼下，呜咽流涕不自胜，为上皇徒步控辔，上皇抚背止之，即骑马前导。丁未至京师，文武百寮、京城士庶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即日，御大明宫之含元殿，见百寮，上皇亲自抚问，人人感咽。上皇诣庙请罪，遂幸兴庆宫。三载二月，肃宗与群臣奉上皇尊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帝。乾元三年七月丁未，移幸西内之甘露殿。时奄官李辅国离间肃宗，故移居西内。高力士、陈玄礼等迁谪，上皇浸不怿。上元二年四月甲寅，崩于神龙殿，时年七十八，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初，上皇亲拜五陵，至桥陵，见金栗山岗有龙盘凤翥之势，复近先茔，谓侍臣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至是，追奉先旨以创寝园。广德元年三月辛酉，葬于泰陵。

安禄山（附）

《唐书》曰：安禄山，营州柳城杂种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师，以卜为业。开元初，与将军安道买男俱逃出突厥中。安道买次男贞节为岚州别驾，收获之。年十馀岁矣，冒姓为安。及长，解六蕃语。二十年，张守为幽州节度，禄山盗羊事觉，守剥坐，欲棒杀之，大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守见其肥白，壮其言而释之。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授为偏将。以骁勇闻，遂养为子。二十八年，为平卢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使。性巧密，人多誉之。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玄宗益信向之。天宝元年，以平卢为节度，以禄山摄中丞为使。入朝奏事，玄宗益宠之。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河北采访、平卢军等使如故，采访使张利贞尝受其赂，及李林甫，并言其美。玄宗意益坚。後请为贵妃养儿，入对皆先拜太真，玄宗怪问之。对曰：“臣是蕃人，先母而後父。”玄宗大悦，遂命杨已下并约为兄弟姊妹。晚年益肥壮，垂手过膝，重三百三十斤，每行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至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风焉。为置第宇，穷极壮丽。上御勤政楼，於御座东为设一大金鸡障，前置一榻坐之。十载入朝，又求为河东节度，因拜之。长子庆宗，太仆卿；少子庆绪，鸿胪卿。庆宗又尚郡主。禄山阴有逆谋，於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秉三道节度，进奏无不允。每月进奉生口驼马鹰犬不绝，人无聊生矣。禄山既肥大，不任战。十一载八月，禄山并率河东等军十五万以讨契丹，去平卢千馀里，至土护真河，即北黄河也。倍程奄至契丹牙帐。属久雨，弓箭皆涨湿，将士困极，奚又夹攻之，杀伤略尽。禄山被射，以麾下奚小儿二千馀人走上出，坠坑中，其男庆绪等扶之。会夜，解走，投平卢城。杨国忠屡奏禄山必反，玄宗使中官辅𠎤琳觇之，得其贿赂，盛言其忠。十三载正月，谒於华清宫，因涕泣言：“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被杨国忠欲得杀臣。”玄宗益亲厚之，遂以为左仆射，却回。又请为闲厩、陇右群牧等都使，又请知总监事。既为闲厩、群牧等使，上筋脚马，皆阴选择之。三月，归范阳，疾行出关，日三四百里，至范阳。人言反者，玄宗必大怒，缚送与之。十四载十一月，反於范阳，矫称奉恩命以讨逆贼杨国忠。以诸蕃马步十五万，以高尚、严庄为谋主，孙孝哲、高邈、何千年为腹心。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闻其兵起，朝廷震惊。禁卫皆市井商贩之人，乃以高仙芝、封常清等击之。禄山又严肃，得士死力，无不一当百，遇之必败。十二月渡河，遂入陈留郡。太守郭纳出降。至荥阳，太守崔无讠皮拒战，城陷死之。次于汜水[B124]子谷，乃取谷南而过。东京太守李灬登、中丞卢奕、使采访判官蒋清烧绝河阳桥。禄山入东京，杀李灬登、卢奕、蒋清，召河南尹达奚，使之莅事。十五年正月，贼窃号燕国，年号圣武，达奚已下署为将相。五月，南阳节度鲁炅率荆、襄、黔中、岭南子弟十万，与贼将武令战于叶县城北氵蚩河，王师尽没。六月，李光弼、郭子仪出土门路，大败贼众於常山郡东嘉山，河北诸郡归顺者千馀，禄山窘急，图欲却投范阳。会哥舒翰自潼关领马步八万，与贼将崔乾战於灵宝西，为贼覆败，翰西奔潼关，为其帐下执送与贼。关门不守，玄宗幸蜀。十一月，遣阿史那承庆攻陷颍州，屠之。禄山以体肥，及造逆後而眼渐暗，至是不见物。又着疽疾。至德二年正月朔，受朝，疮甚而中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尤躁急，动用斧钺，严庄亦被捶挞；庄谋立庆绪，领竖李猪儿同入禄山帐中，猪儿以大刀斫其腹。禄山眼无所见，扪床头刀不得，但撼幄帐中大呼曰：“是我家贼！”腹已数斗流在床上。言讫气绝。庄即宣言於外，言禄山传位於晋王庆绪。庆绪纵乐饮酒无度，呼庄为兄，事之小大必咨之。庆绪为伪主，素懦弱，精神言词无序。二月，肃宗南幸凤翔郡，始知禄山死，使仆固怀恩使于回纥，结婚，请兵讨逆。九月，广平王领蕃汉之众收西京，走安守忠，贼之死者积如山阜。王师乘胜至陕郡，贼惧，令严庄倾其骁勇而来拒。广平王遣副元帅郭子仪等与贼战于陕西曲沃，大破之，斩首十馀万。严庄奔至东京，告庆绪，庆绪率其馀众奔河北，保节邺郡。严庄至河内，南来归顺。贼将阿史那承庆等麾下三万馀众，悉奔恒、赵、范阳。从庆绪者，惟疲卒一千，骑三百而已。乾元元年九月，肃宗遣郭子仪等九节度率步骑二十万以攻之，子仪使善射者三千人伏於垒垣内。明日接战，子仪麾其属伪奔，庆绪逐之，伏者齐发，贼军大溃。使薛嵩求救於史思明，言禅让之礼。思明先遣李归仁以步骑一万、马军三千，先往滏阳以应之。及至滏阳，子仪之围已固，筑城穿壕各三重，引水以灌城下。思明南攻魏州，节度使崔光远南走，思明据其城。乾元二年正月，思明伪称燕王。庆绪自十月被围至二月，城中人相食。思明引众来救。三月，子仪等战败，遂解围而南，断河阳桥以守水。思明领其众营於节县南。庆绪使收子仪等营中粮尚六七万石。张通儒、高尚、平列谓庆绪曰：“史王远来，臣等皆合迎谢。”对曰：“任公暂往见思明。”思明与之涕泗，厚其礼。复令归城。经三日，庆绪以三百骑诣思明。思明引入，令三军擐甲执兵待之。及诸弟领至于庭，再拜稽首曰：“臣不克负荷，弃失两都，久陷重围，不意大王以太上皇之故，将兵远救。”思明曰：“弃失两都，用兵不利，亦何事也。尔为人子，杀汝父以求位，庸非大逆乎？吾为太上皇讨贼。”即牵出，并其四弟及高尚、孙孝哲、崔乾皆缢杀之。禄山父子僭逆三年而灭。

卷一百一十二　皇王部三十七

唐肃宗宣皇帝

《唐书》曰：肃宗宣皇帝，讳亨，玄宗第三子也，母曰元献皇后杨氏。景□二年乙亥生，初名嗣。二岁封陕王，五岁拜安西大都护、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上仁爱英悟，得之天然；及长，聪敏强记，属辞典丽，耳目之所听览，不复遗忘。开元十五年正月，封忠王，改名浚。五月，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为河北道元帅，信安王为副元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等八总管兵以讨之。仍命百寮设次于光顺门，与上相见。左丞相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二十年，诸将大破奚、契丹，以上遥统之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司徒。二十三年改名。後皇太子得罪，立上为皇太子。天宝十二载正月，安禄山来朝，上尝密奏，云禄山有反相，玄宗不听。十四载十一月，禄山果叛。十二月丁未，陷东京。辛丑，制太子监国，仍遣上亲总诸军进讨。时禄山以诛杨国忠为名，由是军民切齿於杨氏。国忠惧，乃与贵妃谋间其事，上遂不行。乃诏河西节度哥舒翰为皇太子前锋兵马元帅，今率众二十万守潼关。明年六月，哥舒翰为贼所败，关门不守，玄宗幸蜀。丁酉，至马嵬顿兵，军不进，请诛杨氏。於是诛国忠，赐贵妃自尽。车驾将发，留上在後宣谕百姓，众泣而言曰：“逆胡背恩，主上播越，臣等生於圣代，世为唐民，愿戮力一心，为国讨贼，请从太子收复长安。”玄宗闻之曰：“此天启也。”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後军厩马军从上。令力士口宣曰：“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上回至渭北，便桥已断，水暴涨，无舟楫，上号令水滨百姓，归者三千馀人。渭水可涉，又过潼关，散卒误以为贼，与之战，士众多伤。乃收其馀众以北上，军既济，後者皆溺。上喜，以为天之卷佑。时从上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自奉而北，夕次永寿，百姓遮道献牛酒。有白囗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议者以为天子气。戊戌，至新平郡。时昼夜奔驰三百馀里，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时贼据长安，知上治兵河西，三辅百姓皆曰：“吾太子大军即至。”贼望西北尘起，有时奔走。七月辛酉，上至灵武，时魏少游预备供帐，无不毕备。裴冕、杜鸿渐等从容进曰：“今寇逆乱常，毒流函、洛，主上倦勤大位，移幸蜀川。江山阻修，奏请路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万姓，思崇明圣，天意人事，不可固违。伏愿殿下，顺其乐推，以安社稷，王者之大孝也。”上曰：“俟平寇逆，奉迎銮舆，从容储闱，侍膳左右，岂不乐哉！公等何也？”冕等凡六上笺，辞情激切，上不获已而从之。是月甲子，上即皇帝于灵武。即日奏上皇。是日，御灵武南门，下制，大赦天下，改元曰至德。以朔方度支副使、大理司直杜鸿渐为兵部郎中，朔方节度判官崔漪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事。以御史中丞裴冕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灵武郡为大都督府。癸巳，上所奉表始达成都。丁酉，上皇逊位称诰，遣左相韦见素、吏部尚书房、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九月戊辰，上南幸彭原郡。景子，至顺化郡，韦见素、房、崔涣等自蜀郡赍上册书及传国宝等至。上素知房名，至是请为兵马元帅收复两京，许之。二载春正月庚戌朔，上在彭原受朝贺。是日通表入蜀贺上皇。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乙卯，逆胡安禄山为子其庆绪所杀。九月，持四节，与回纥叶护太子率兵四千助国讨贼。叶护入见，宴赐加等。丁亥，元帅广平王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东向讨贼。壬寅，与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安守忠、李归仁等战于香积寺西北，贼军大败，斩首六万级，贼帅张通儒弃京城东走。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即日告捷於蜀。上皇遣裴冕入京，启告郊庙社稷。冬十月癸丑，贼将尹子琦陷睢阳，害张巡、姚𠔃，执许远。贼自香积之败，悉众保陕郡，广平王统郭子仪等进攻，与贼战于陕西之新店，贼众大败，斩首十万级，横尸三十里。庚申，安庆绪与其党奔河北。壬戌，广平王入东京，陈兵天津桥南，士庶欢呼路侧。陷贼官伪署侍中陈希烈等三百馀人素服待罪。癸亥，上自凤翔还京，仍遣太子太师韦见素入蜀迎上皇，凤阳郡给复五载。景寅，至望贤宫，得东京捷书至，上大喜。丁卯，入长安。士庶涕泣拜曰：“不图复见吾军！”上亦为之感恻。九庙为贼所焚，上素服哭于庙三日，入居大明宫。十二月景午，上皇至自蜀，上自望贤宫奉迎。上皇御宫南楼，上望楼辟易，下马趋进楼前，再拜蹈舞称庆。上皇下楼，上匍匐捧上皇足，涕泗呜咽，不能自胜。遂扶侍上皇御殿，亲自进食；自试御马以进，又躬拢辔而行，止之後退。上皇曰：“吾享国长久，吾不知贵，见吾子为天子，吾知贵矣。”上乘马前导，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旗帜烛天，采棚夹道。士庶舞路侧，皆曰：“不图今日再见二圣！”百寮班於含元殿庭，上皇御殿，左相苗晋卿率百辟称贺，人人无不感咽。礼毕，上皇诣长乐殿谒九庙神主，即日幸兴庆宫。上请归东宫，上皇遣高力士再三慰喻而止。三载正月，甲戌朔。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册皇帝尊号曰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乙巳，上御兴庆殿，奉册上皇徽号曰太上至道圣皇大帝。丁未，御丹凤门，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二年九月庚寅，逆胡史思明陷洛阳，副元帅李光弼守河阳，汝、郑、滑等州陷贼。三年闰四月朔，彗出西方，其长数丈，己卯，以星文变异，上御丹凤门，大赦天下，改乾元为上元。追封周太公望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庙。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饥死者委骸于路。二年三月甲子，史朝义率众贼袭我陕州，卫伯玉逆击败之。戊戌，史思明为其子朝义所杀。九月壬午，制：自今已後，朕号惟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为岁首，便数建丑建寅，每月以所建为数。建卯月，辛亥朔，上御丹凤门，大赦，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为西都，江陵为南都，太原为北都。建巳月庚戌朔，壬子，楚州刺史崔亻先表献定国宝玉十三枚。甲寅，太上皇崩于西内神龙殿。上自仲春不豫，闻上皇登遐，不胜哀悸，因兹大渐。乙丑，诏皇太子监国，又曰：“上天降宝，献自楚州，因以体元，叶乎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建巳月为四月，馀月并依常数，乃依旧以正月一日为岁首。”丁卯，宣遗诏。是日，上崩于长生殿，年五十二。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宝应二年三月，葬于建陵。

史思明（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史思明，本名干，营州宁夷州突厥杂种胡人也。狭瘦，少须，鼻，伛背、眼目枯，性急躁。与安禄山同乡里，相校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及长，相善，俱以骁勇闻。初事特进乌知义，每令轻骑觇贼，必生擒以归。又解六蕃语，与禄山同为互市郎。张守为幽州节度，奏为折冲。天宝初，频立战功，官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玄宗抚其背曰：“卿贵在後，勉之。”迁大将军、北平太守。十一载，禄山奏授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十四载，禄山反，命思明讨饶阳等诸郡，陷之。十五载正月六日，思明与蔡希德围颜杲卿於常山，九日拔之。又围饶阳，二十九日不能拔。李光弼出土门，收常山郡，思明解围而拒光弼。光弼列兵於城南，相持累月，光弼草尽，使精卒以车数乘於旁县取草，辄被击之，其後率十匹惟共得两束草，至M蒿荐以饲之。初，禄山以贾循为范阳留後，谋归顺，为副留守向润客所杀，以思明代之。又以征战在外，令向润客代其任。四月，朔方节度郭子仪以朔方蕃、汉二万人自土门而至常山，军威遂振，南收赵郡，思明退保博陵。五月十日，子仪、光弼败思明于沙河上。思明以骑卒奔嘉山，光弼击之，思明又败走入博陵郡。光弼围之，城方拔。属潼关失守，肃宗理兵于朔方，使中官邢延恩追朔方、河东兵马。光弼入土门，思明随後邀击之。思明将卒颇精锐，皆破平卢战士，因南收常山、赵郡。又攻河间、平原，颜真卿以兵食既尽，乃渡河而南，由是河北之地悉陷於思明。至德二年正月，思明以蔡希德合范阳、上党兵马十万，围李光弼于太原。光弼使为地道，至贼阵前。骁贼方戏弄城中人，地道中人擒而曳之，贼以为神，呼为“地藏菩萨”。思明留十月，会安禄山死，庆绪令归范阳，希德留百馀日，竟不能拔而归。自禄山陷两京，常以骆驼运两京御府珍宝於范阳，不知纪极。由是，资其逆谋，思明转矫，不用庆绪之命。庆绪为王师所败，投邺郡。其下蕃、汉兵五万人，初不知所从，思明击杀三千人，然後降之。庆绪使阿史那承庆、安守忠征兵於思明，且欲图之。判官耿仁智，忠谋之士，谓思明曰：“大夫威重，人不敢言，仁智请一言而死。”思明曰：“试言之。”对曰：“大夫久事禄山，禄山兵权若是，谁敢不服。如大夫比者，逼於凶威耳，固亦无罪。今闻孝感皇帝聪明勇智，有少康、周宣之略。大夫发使输诚，必开怀见纳，此转祸为福之上策也。”思明曰：“善。”庆承等以三千骑至范阳，思明悉众介胄以逆之，众且数万，去之一里，使人谓之曰：“相公及王远至，将士等不胜喜跃。此皆边兵怯懦，颇惧相公之众，莫敢进也。请弛弓以安之。”从之。思明遂以承庆守忠入内厅，饮乐之。别令诸将於其所分收其甲仗。其诸郡兵皆给粮，恣归之。欲留者，分隶诸营。遂拘承庆，斩守忠及李立节之首。会李光弼使衙官敬俯招之，思明遂令衙官窦子昂奉表以所管兵众八万人兼以伪河东节度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秀岩来降。肃宗大悦，封思明为归义王、范阳长史、御史大夫、河北节度使，朝义以下并为列卿，秀岩□中太守，以其男如岳等七人为大官。使内侍李思敬、将军乌承恩宣慰，便令讨残贼。明年改元乾元，四月，肃宗使乌承恩为副使，候伺其过而杀之。初，承恩父知义为节度，思明常事知义，亦有开奖之恩。以此，光弼冀其无疑，因谋杀之。承恩至范阳，数漏其情，夜取妇人衣衣之，诣诸将家，以翻动之意谕之。诸将以白思明，思明甚惧，无以为验。有顷，承恩与思敬从上京来，宣恩命毕，将归私家。思明留承恩且于馆中，思明当有所议已令帏其所寝之床，伏二人於其下。承恩有小男，先留范阳，思明令省其父。夜後，承恩私于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授吾节度矣。"床下二人叫呼而出，以告思明。思明令执之，搜其衣囊，得朝廷所与阿史那承庆铁券及光弼与承恩之牒，云："承庆事了，即付铁券；不了，不可付之。"又得簿书数百纸，皆载先所从反军将名。思明语之曰："我何负于汝而至是耶？"承恩称："死罪，此太尉光弼之谋也。"思明集军将官吏百姓，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万众之兵降国家，赤心不负陛下，何至杀臣！"因榜杀承恩父子，囚李思敬，遣使表其事。朝廷又令中使慰谕云："国家与光弼无此事，乃承恩所为，杀之善也。"又有使从京至，执三司议罪人状，以示思明。思明曰："陈希烈已下，皆重臣，上皇弃之幸蜀，既收复天下，此皆当慰劳之。今尚见杀，况我本从禄山反乎！"诸将皆云："乌承恩之前事，情状可知，光弼尚在，忧不细也。大夫何不取诸将状以诛光弼，以谢河北百姓。主上若不惜光弼，为大夫诛之，大夫乃安；不然，为患未已。"思明曰："公等言是。"乃令耿仁智、张不矜修表："请诛光弼谢河北，若不从臣请，臣则自领兵往太原诛光弼。"不矜初以表示思明，及封入函，耿仁智尽削去之。写表者密白思明，思明怒甚，执二人於庭曰："汝等何得负我！"命斩之。仁智事思明颇久，意欲活之，却令召入，谓之曰："我任使汝向三十年，今日之事，我不负汝。"仁智大叫曰："人生固有一死，须存忠节。今大夫纳邪说，为反逆之计，纵延旬月，不如早死，请速加斧。"思明大怒，乱捶杀之，脑流于地。十月，郭子仪领九节度围相州，安庆绪偷道求救於思明，思明惧军威之盛，不敢进。十二月，萧华以魏州归顺，诏遣崔光远替之。思明击而拔其城，光远脱身南渡。思明于魏州杀三万人，平地流血数日，即乾元二年正月一日也。思明于魏州北设坛，僭称为大圣燕王，以周贽为行军司马。三月，引众救相州，官吏败而引退。思明召庆绪等杀之，并有其众。四月，僭称大号，以周贽为相，以范阳为燕京。九月，寇汴州，节度使许叔骧合於思明，思明益振。又陷洛阳，与太尉光弼相拒。思明恣行凶暴，下无聊矣。上元二年，潜遣人反说官军曰："洛中将士，皆幽、朔人，咸思归。"鱼朝恩以为然，告光弼及诸节度仆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怀恩、卫伯玉等：“可速出兵以扫残贼。”光弼等然之，乃出师两道齐进。次榆林，贼委物伪遁，将士等不复设备，皆入城虏掠。贼伏兵在北邙山下，因大下，士卒咸弃甲奔散。鱼朝恩、卫伯玉退保陕州，光弼、怀恩弃河阳城，退居闻喜。步兵散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尽为贼有，河阳、怀州、尽陷於贼。思明至陕州，为官军所拒於姜子坂，战不利，退归永宁。使朝义筑三角城，约一月内毕，以贮军粮。朝度筑城毕，未泥，思明至，诟之。对曰：“缘兵士疲乏，暂歇耳。”又怒曰：“汝惜部下兵，违我处分。”令随身数千人立马看泥，斯须而毕。又曰：“待收陕州，斩却此贼。”朝义大惧。是夕，思明居驿，朝义在店中，思明令心腹曹将军总中军兵严卫，朝义将骆悦并许骥男季常等言：“主上欲害王，悦与王死无日矣。”因言“废兴之事，古来有之，欲唤取曹将军举大事，可乎？”朝义回面不应王，悦曰：“王若不应，悦等即归李家，王亦不全矣。”朝义然之，令许季常命曹将军至。悦等告之，不敢拒。其夜，思明梦而惊悟，据床惆怅。每好伶人，寝食置左右，以其残忍，皆恨之。及此，问其故，曰：“吾向梦见水中沙上群鹿渡水而至，鹿死水乾。”言毕如厕。伶人相谓曰：“鹿者，禄也；水者，命也。胡禄命俱尽矣。”骆悦入，问思明所在，未及对，杀数人，因指在厕。思明觉变，逾墙出，至马槽，鞴马骑之。悦等至，令亻兼人周子俊射，中其臂，落马，曰：“是何事？”悦等告以怀王。思明曰：“我朝来误错，今有此事。然汝杀我太疾，何不待我收长安？终事不成矣。”因急呼怀王者三，曰：“莫杀我！囚我！”却骂曹将军曰：“这胡误我，这胡误我！”悦遂令心腹手擒思明赴柳泉驿，曰：“事已成矣。”朝义曰：“莫惊圣人否？莫损圣圣否？”悦曰：“无。”时周贽、许叔冀统後军在福昌，朝义令许季常往告之。贽闻，惊欲仰倒。朝义领兵回，贽等来迎，因杀贽。思明至柳泉驿，缢杀之。朝义便僭伪位。宝应二年，为李怀所擒，枭首送阙下。

代宗孝武皇帝

《唐书》曰：代宗孝武皇帝，讳豫，肃宗长子。母曰章敬皇太后吴氏，以开元十四年十二月生于东都上阳宫。初名亡，年十五封广平王。玄宗诸孙百馀，上为嫡皇孙。宇量弘深，宽而能断，喜怒不形於色。仁孝温恭，动必由礼，幼好学，尤专《礼》、《易》，玄宗锺爱之。禄山之乱，京城陷贼，从肃宗兵灵武，以上为天下兵马元帅。时朝廷草创，兵募寡弱，上推心示信，招怀流散，比至彭原，兵众数万。後肃宗回幸凤翔，时房、郭子仪继战不利，贼锋方锐，屡来寇袭。上选求勇，频挫其锋，圣虑遑宁，士心大振。後帅师进讨，雪涕辞违，步出阙门，方始乘马。回纥叶护王子率兵入助，勇冠诸蕃，上接以优恩，结为兄弟，故香积之战，贼徒大败，遂安西京两道。虽子仪、嗣业之奋命，由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恩信结於士心，故人思自效。既收京城，民庶安堵，秋毫不犯，遗老欢迎，对之欷。闻贼残众犹保陕郊，即日长驱，东趋虢略。新店之役，一战大捷，庆绪之党，十歼七八。数旬之间，河南底定，两都恢复，二圣回銮，统率之功，推而不受。肃宗还京，改封楚王。乾元元年三月，改封成王。四月庚寅，立为皇太子，改名豫。上元末年，两宫不豫，太子往来侍疾，躬尝药膳，衣不解带者久之，及承监国之命，流涕从之。宝应元年四月，肃宗大渐，所幸张皇后无子，后惧上功高难制，阴引越王系於宫中，将图废立。己丑，皇后矫诏居太子。中宫李辅国、程元振素知之，乃勒兵於凌霄门，俟太子至，即卫从太子入飞龙厩以俟其变。是夕，勒兵於三殿，收捕越王系，及内官朱光辉、马英俊等禁锢之，幽皇后于别殿。丁卯，肃宗崩，程元振等始迎上於九仙门，见群臣，行监国之礼。己巳，即皇帝位於柩前。二年秋七月壬寅朔。戊申，群臣上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皇帝，御含元殿授册。壬子御宣政殿宣制，改元曰广德，大赦天下。是月，吐蕃大寇河、陇，陷秦、成、渭三州，又大震关西，陷兰、廓、河、鄯、洮、岷等州，盗有陇右之地。己丑，吐蕃寇泾州，刺史高晖以城降，因为吐蕃乡导。冬十月庚子朔。辛未，高辉引土蕃犯京畿，寇奉天、武功、等县。蕃军自司竹园渡渭，循南山而东。丙子，车驾幸陕州。戊寅，吐蕃入京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仍逼前翰林学士于可封为制封拜。辛巳，车驾至陕州，子仪在商州会六军使张知节，乌崇福、长孙全绪等率兵继至，军威遂振。旧将王甫诱集京城恶少年，齐击鼓於朱雀街，蕃军震摄，狼狈奔溃。庚寅，子仪收京城。壬辰，以宰臣元载判天下元帅。癸巳，以郭子仪为京城留守。十二月丁亥，车驾发陕郡还京。辛卯，鄂州大风，火发江中，焚舡三千艘，焚居人庐舍二千家。甲午，上至自陕州。二年二月己巳朔，册天下兵马元帅、尚书令、雍王适为皇太子。癸酉，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乙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冬十月丙寅，仆固怀恩引吐蕃二万寇州，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丁卯，寇奉天，京师戒严。先锋将郭斩贼营於州西，俘斩数百计。三年春正月癸卯朔，诏大赦天下，改为永泰元年。三月庚戌，吐蕃请和。诏宰臣元载、杜鸿渐与蕃使同盟于兴唐寺。辛亥，大风拔木。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九月丁酉，仆固怀恩死于灵州之鸣沙县。时怀恩诱吐蕃数十万寇州。蕃将尚给思赞磨、尚悉东赞等寇奉天、醴泉，党项羌浑如刺寇同州及奉天，逼凤翔府、县，京师戒严。九年八月辛未，幽州节度使朱Γ，遣弟滔奉表请自入朝，兼自率五千骑防秋。许之，诏所司筑第待之。十年春正月乙未朔。丁酉，昭义牙将裴志清逐其帅薛，奔名州，上章待罪。志清率众归田承嗣。乙未，朱Γ乞留京师，西征吐蕃，请以弟滔权为幽州留後，许之。十二年三月，宰相元载、王缙得罪下狱，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鞫之。辛巳，制：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赐自尽，门下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平章事王缙贬抚州刺史。十四年五月癸卯，上不康，至辛亥不视朝。辛酉，诏皇太子监国。是夕，上崩于紫宸之内殿。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十月己酉，葬元陵。

卷一百一十三　皇王部三十八

唐德宗孝文皇帝

《唐书》曰：德宗孝文皇帝，讳适，代宗长子。母曰睿真皇后沈氏。天宝元年四月癸巳，生于长安东宫。其年十二月拜特进，封奉节郡王。代宗即位之年五月，以上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八月，改封雍王。广德二年二月，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五月辛酉，代宗崩。癸亥，即位于太极殿。六月己亥朔，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八月，以门下侍郎、平章事崔甫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道州司马同正杨炎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乙巳，遣太常少卿韦伦使吐蕃，以蕃俘五百人还之，示修好也。冬十月，吐蕃合南蛮之众，号二十万，三道寇茂州，扶、文、黎、雅等州，连陷郡邑。发禁兵四千助蜀，大破之。十二月乙卯，立宣王诵为皇太子。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御含元殿，改元建中，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己巳，朝太清宫。庚午，谒太庙。辛未，有事於郊丘，还宫，御丹凤门，大赦天下。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今後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二年三月，筑汴州城。初，大历中李正已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曹、濮、兖、郓十五州之地，李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相、卫、、贝、澶七州之地，梁崇义有襄、邓、均、房、复、郢六州之地，各聚兵数万。始因叛乱得立，虽朝廷宠待加恩，心犹疑贰，皆连衡盘结以自固。先是，汴州以城隘不容众，请广之。至是筑城。五月丙寅，以军兴十一而税。冬十一月，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寻赐死。三年四月，封朱滔为通义郡王。朱滔、王武俊与田悦合众而叛。十一月，朱滔、田悦、王武俊於魏县军垒各相推奖，僭称王号。署官名如国初亲王行台之制。丁丑，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与朱滔等四盗胶固为逆。四年春正月，凤翔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於清水。庚寅，李希烈陷汝州，执州将李元吉而去，东都震骇。甲午，遣颜真卿宣慰李希烈军。八月丁未，李希烈率众三万攻哥舒曜於襄城，东都危急。冬十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丁未，泾原军出京城，至水，倒戈谋叛，姚令言不能禁止。上令载缯彩二车，遣晋王往慰谕之，乱兵已阵於丹凤阙下，促神策军拒之，无一人至者。上与太子诸王妃主百馀人出苑北门，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方教射于军中，闻难，聚射士得四百人扈从。其夕，至咸阳，饭数匕而过。戊申，至奉天。己酉，元帅都虞候浑以子弟家属至，乃以为行在都虞候。乱兵既剽京城，屯於白华，乃於晋昌里迎朱Γ为帅，称太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含元殿。上以奉天隘，欲幸凤翔，壬子，凤翔军乱，杀节度使张镒，乃止。癸丑，李希烈陷襄城，哥舒曜走洛阳。丁巳，宁节度韩游瑰与惟明率兵三千至，才入奉天，贼军亦至，乃出拒之，王师不利。贼攻城愈急，矢石雨下，死伤者众，人心危蹙，上与浑对泣。朱Γ据乾陵作乐，下瞰城中，辞多侮慢。戊子，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遣兵马使张韶奉表，言大军将至。乃令韶巡城，叫呼欢声动地，贼不之测，疑惧缓攻。癸巳，怀光军次醴泉，是夜贼解围而去。神策将李晟自定州率师赴难，军於渭桥。

兴元元年春正月，上在奉天诏曰：“克致兴化，必在推诚；忘己济人，不吝改过。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於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予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於深宫之中，暗於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致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已，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於诛求，疲民空於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起都邑，贼臣乘衅，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Τ。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辱於祖宗，下负於蒸庶。痛心面，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赖天地降，人祇叶谋，将相竭诚，爪牙宣力，群盗斯屏，皇维载张。将弘永图，必布新令。朕晨兴夕惕，惟省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用加虚美，以圣神文武之号，被蒙暗寡昧之躬，固辞不获，俯遂群议。昨因内省，良所瞿然。自今已後，中外书奏不得言圣神文武之号。今上元统历，献岁发祥，宜革纪年之号，式敷在宥之泽，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为兴元元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咸以勋旧，继守藩镇，联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一切并与洗涤，复其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宣谕。朱滔以Γ连坐，路远必不同谋，永念旧勋，务存弘贷，如能效顺，亦与维新。朱Γ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除Γ外，并从原宥。”二月甲子，加连城郡王李怀光太尉，仍赐铁券，赦三死罪。怀光怒曰：“凡人臣反逆，乃赐铁券，恕以不死，今赐怀光，是反定矣！”因投之於地。上闻怀光将叛，令翰林学士陆贽往慰谕之。其词礼益倨悖，寻李晟自咸阳移兵东渭桥，避怀光也。晟以怀光反状已明，请上幸蜀。丁卯，车驾幸梁州，留戴休颜守奉天。三月，怀光烧营，走归河中。庚寅，车驾次城固。壬辰，至梁州。四月辛丑朔。时将士未给春衣，上犹夹服，汉中早热，左右请御暑服，上曰：“将士未易冬服，独御春衫可乎！”俄而贡物继至，先给诸军而始御之。五月，李晟自渭北移军於光泰门外。贼来薄，我军士奋击，大败之，斩馘千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戊戌，晟列阵於光泰门外。遣骑将史万顷往神村，开苑墙二百馀步，贼树栅当之。我军争拔栅，与贼血战，贼党大败，追击至白华，朱Γ、姚令言率众万馀遁去。晟收复京城。是日，浑与戴休颜亦破贼三千於咸阳，韩游瑰追朱Γ於泾州。六月，李晟上《收城露布》，上览之，涕下沾襟。泾州田希鉴斩姚令言，幽州军士韩於彭原斩朱Γ，并传首至行在。乙巳，遣吏部侍郎班宏入京宣慰。六月戊午，车驾发兴元。秋七月景子，次凤翔府。壬子，至自兴元。辛卯，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九月丁卯，上顾谓宰臣曰：“今大盗虽除，时犹多难，宜广延纳，以达下情。近日谏官都无论奏，自今每正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臣三两人面奏时政得失，庶有弘益也。”贞元元年正月丁酉朔，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宣制，大赦天下，改元。时关东大饥，赋调不入，国用益窘，关中饥民蒸蝗虫而食之。五月，分命朝臣祷群神以祈雨。蝗自海而至，群飞蔽天，每下则草木及畜毛无复孑遗，价腾踊。九月，朔方大将牛名俊斩李怀光，传首阙下。马燧收复河中。十月，上御正殿，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三科举人。十一月癸卯，上亲祀昊天上帝於圆丘。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二年四月丙寅，淮西李希烈为其牙将陈仙奇所鸩，并诛其妻子，仙奇以淮西归顺。九月乙巳，吐蕃寇好，京师戒严。李晟部将王亻必击吐蕃於阳城，败其中军。辛亥，寇凤翔，李晟出师御之，一夕而退。冬十月，李晟拔吐蕃摧沙堡。十一月，册淑妃王氏为皇后。丁酉，后崩，谥曰昭德。辛丑，吐蕃陷盐州。三年三月，河东马燧来朝。时吐蕃相结赞使大将论颊热卑辞厚意告马燧，请两国同盟，上疑其不诚，不允，故燧自将论颊热入朝，盛言蕃相请盟，可以保信。上从之。五月辛未，侍中浑与吐蕃宰相尚结赞同盟于平凉，为蕃兵所劫，遁而获免，崔汉衡已下将吏陷没者六十馀人。四年春正月，上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京师地震，辛亥又震，壬子又震。甲寅地震。宴群臣於麟德殿。己未，地震。丁卯，有司条奏省官，其左右常侍、太子宾客请依前置四员，从之。壬戌，加置谏议大夫八员，分中书四员为右，门下四员为左。是月，吐蕃寇泾、、宁、、庆等州，焚彭原县，边将闭城自固。贼驱人畜三万计，凡二旬而退。五年春正月乙卯，诏：“自令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二月庚子，以大理卿董晋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御史中丞窦参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兼转运使。六年春正月，大雪。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於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诗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八年四月乙未，贬中书侍郎、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八月，以天下水灾，命朝臣宣抚赈贷。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凡四十馀州大水，漂溺死者二万馀人。九年正月癸卯，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从盐铁使张滂所奏，茶之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税，自此始。五月乙巳，韦皋破吐蕃峨和城、定廉城、通鹤军，凡平堡五十馀所。冬十月，环王国献犀牛，上令见于太庙。十年冬十月，御宣政殿，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举人。十二月，贬中书侍郎、平章事陆贽为太子宾客。十二年三月，以户部侍郎裴延龄为户部尚书。六月初，置左右护军中尉。十二月乙未，大雪，平地二尺，竹柏多死。环王国所献犀牛，是冬冻死。上著《刑政箴》一首。癸未，回纥、南诏、剑南、西山八国女国王并来朝贺。十三年春正月，吐蕃赞普遣使修好，塞上以闻，上以犬戎负约，不受其使。十六年春正月，恒冀、易定、陈许、河阳四镇之师与贼战，皆不利而退。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贺。是日，上不康。癸巳，会群臣於宣政殿，宣遗诏：皇太子宜於柩前即位。是日，崩於会宁殿，享寿六十四。谥曰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葬崇陵。

朱Γ（附）

《唐书》曰：朱Γ，幽州昌平人。曾祖利，赞善大夫，赠礼部尚书。祖思明，太子洗马，赠太子太师。父怀，天宝初，事范阳节度使裴宽为衙前将，授折冲将军。及安禄山、史思明反叛，累为管兵将。宝应中，李怀仙归顺，奏为蓟州刺史、平卢军留後、柳城军使。卒赠左仆射。Γ以父资从军，幼壮伟，腰带十围，骑射武艺亦不出人。外若宽和，中颇忍忌。然轻财好施，每征战所得赏物，辄分与麾下将士，以是为众所推，故得济其凶谋。初隶李怀仙为十将，改附经略副使。朱希彩既杀李怀仙，自为节度，以Γ宗姓，甚委信之。希彩为政苛酷，人不堪命。大历七年秋，竟为孔目官李怀瑗所杀，仓卒之际，未有所从。Γ营在城北，弟滔主衙内兵，亦得众心。滔变诈多端，潜使百馀人於众中大言曰：“节度使非城北朱副使莫可。”众既无从，因共推Γ，Γ遂权知留後，遣使奉表京师。十月，拜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中丞、幽州卢龙节度等使。八年三月，迁幽州卢龙节度等使、幽州长史、兼御史夫夫。其年，Γ上表令弟滔率兵二千五百人赴京西防秋，代宗嘉之，手诏褒美。九年，就加检校户部尚书、赐实封百户。幽州及河北诸镇，自天宝末便为逆乱之地。李怀仙、朱希彩与连境三节度，名虽向顺，未曾朝谒。至是，Γ率先上表，请自领部骑三千人入觐，诏修甲第以待之。九月，Γ至京师，代宗御内殿引见，赐御马两匹，战马十匹，金银锦采甚厚，又以器物十床、马四十匹、绢二万匹、衣一千七百袭赐其将士，宴犒之盛，近时未有。Γ又上表，请留京师，从之。因授其弟滔兼御史大夫、幽州节度留後。仍以河阳永平军防秋兵，郭子仪统之；决胜军杨猷兵，李抱玉统之；淮西凤翔兵，马统之；汴宋、淄青兵，俾Γ统焉。十一年八月，加拜同平章事。寻令出镇奉天行营，复赐金银缯彩并内库弓箭以宠之。十二年，加检校司空，代李抱玉为陇右节度使，权知河西、泽潞行营兵马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宗嗣位，加太子太师、凤翔尹，实封至三百户。建中元年，泾州将刘文喜阻兵为乱，加Γ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与诸军讨伐。泾州平，加Γ中书令，还镇凤翔，而以舒王谟遥领泾原节度。二年，又加Γ太尉。朱滔将反叛，阴使人与Γ计议，以帛书内蜡丸中，置髻间。河东节度马燧搜获之，以闻，并送帛书及所遣使。Γ惶惧，顿首乞归罪有司。上勉之曰："千里不同谋，非卿之过。"三年四月，以张镒代Γ为凤翔陇右节度留後，留Γ京师，加实封至一千户，与一子正员官，其幽州卢龙节度、太尉、中书令并如故。四年十月，泾原兵叛，銮驾幸奉天。叛卒等以Γ尝统泾州，知其失权废居，怏怏思乱，群寇无帅，幸Γ政宽，乃相与谋曰："朱太尉久囚空宅，若迎而为主，事必济矣。"姚令言乃率百馀骑迎Γ於进昌里第，Γ乘马拥从北向，烛炬星罗，观者万计，入居含元殿。明日，移处白华殿，但称太尉。朝臣有谒Γ者，悉劝奉迎銮驾，既不合Γ意，皆逡巡而退。源休至，遂屏人移时，言多悖逆。又盛陈成败，称述符命，劝其僭伪，Γ甚悦之。又李忠臣、张光晟继至，咸以官闲积愤，乐於祸乱。凤翔泾原大将张庭芝、段诚谏以溃卒三千馀自襄城而至。贼Γ自谓众望所集，僭窃之心，自此而定。乃以源休为京兆尹、判度支，李忠臣为皇城使。段秀实久失兵柄，故推心委之。遂发锐师三千，言奉迎乘舆，实阴有逆谋。秀实与刘海宾谋诛Γ，且虑叛卒之震惊法驾，乃潜为贼符，追所发兵。至六日，兵乃骆绎而回，因与海宾同入见Γ，为陈逆顺之理，而海宾於靴中取匕首，为其所觉，遂不得前。秀实知不可以义动，遽夺源休象笏，挺而击Γ，仍大呼曰："反虏当斩！"Γ举臂卫首，秀实格拉之，汹汹然。李忠臣驰助Γ，Γ素多力，才破其面，逆徒噪集，秀实、海宾遂并见害。明日，声言以亲王权主社稷，士庶竞往观之。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张光晟等八人导Γ自白华入宣政殿，僭即伪位，自称大秦皇帝，号应天元年，愚智莫不愤怒。侍卫皆卒伍，僚吏行列不过十馀人。下伪诏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岂朕薄德所能经营。"彭偃之词也。伪署姚令言为侍中，李忠臣为司空、兼侍中，源休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蒋镇为吏部侍郎，樊系为礼部侍郎、仪制使，许季常为京兆尹，洪经纶为太常少卿，彭偃为中书舍人，裴揆、崔玄真为给事中，崔宣为御史中丞，张光晟、仇敬忠、敬、张宝、何望之、段诚谏、张庭芝、杜如江为节度使，仍以其兄子遂为太子，遥封弟滔为冀王、太尉、尚书令，寻又号皇太弟。十日，Γ自领兵侵逼奉天，窃威仪辇辂，阗隘道途，蚁聚之众，军势颇盛。以姚令言为元帅，张光晟为副。以李忠臣为京兆尹，皇城留守，居中书省。寻以蒋镇为门下侍郎，李子平为谏议大夫并平章事。Γ军合於城下，浑、韩游瑰御之，Γ众大败，死者万计。Γ收军於奉天东三里下营，大修攻具。明日，Γ又分兵营於乾陵，下瞰，城内大震。十一月三日，杜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全与Γ众战於莫谷，官军不利，自是，贼众骄怠。王师乘城而战，人百其勇，贼多败衄。或出野战，官军又获利焉。Γ乃大驱百姓填堑，夜攻城，城中设奇以应之，贼乃退缩。西明寺僧法坚有巧思，为Γ造口梯。十五日辰时，梯临城东北隅，城内震骇。浑、侯仲庄设大坑，为地道陷之。又纵火焚其梯，东风起，吹我军，众颇危。俄而风回，吹贼军，益薪泼油，鼓齐震，风火俱炽。须臾，口梯与凶党同为灰烬。城中三门悉出兵，王师又捷。其夜兵复出攻，Γ众败绩。李怀光以五万人来援，自河北至，Γ众惶骇，因而溃，长围遂解。众以为怀光三日不至，城则危矣。二十日夜，Γ走至京城。时姚令言於城造战格抛楼，每坊团练，人心大扰。Γ自奉天回，乃悉令去之，曰："攻战吾自有计。"前此每三五日，即使人伪自城外来，周走号令曰："奉天已破。"百姓闻之，莫不饮泣，道路阗寂。时有入台省吏人，不过十数辈，郎官六七人，而亦令依常年举选，初有数十人陈状，旬日亦皆屏退。Γ自号其宅曰潜龙宫，悉移内库珍宝以实之。识者曰："《易》称潜龙勿用，此败征也。"无几，百姓剽夺其珍宝，Γ不能禁止。明年正月一日，Γ改伪国号曰汉，称天皇元年。二月，李怀光既图叛逆，遣使与Γ通和。銮驾幸梁、洋，自此衣冠之潜匿者，出受伪官十七八焉。怀光初与Γ往复通好甚密，以钱金帛互相馈遗。Γ与书，事之如兄，约云："削平关中，当割据山河，永为邻国。"及怀光决计背叛，逼乘舆迁幸，Γ乃下伪诏书，待怀光以臣礼，仍征兵马。怀光既为所卖，惭怒愤耻，遂领众遁归河中。三月，李晟、骆元光、尚可孤之众，悉於城东累败Γ众。四月，Γ使韩、宋归朝、张庭芝等寇武功，浑以其众与吐蕃论莽罗大败归朝，杀逆党万馀人於武亭川。五月，Γ又使仇敬忠寇蓝田，尚可孤击之，大破Γ众，擒敬忠斩之。李晟、骆元光、尚可孤悉还师齐进，晟屯光泰门，逆徒拒官军，王师累捷。二十八日，官军入苑，收京师，逆党大溃。Γ与姚令言、张庭芝、源休、李子平、朱遂以数千人西走，其馀党或奔窜，或来降。Γ众缘路溃散，乃奔泾州，才百馀骑而已。田希鉴闭门登陴，Γ令人谓希鉴曰："我与尔节度，何故背恩？"希鉴乃使人自城上掷Γ所送旌节於外，续又投火焚之。Γ遂过数里，息於逆旅。Γ将梁庭芬入泾州说田希鉴曰："我公比日杀冯河清背叛，今虽归顺，国家必不能久容公，他日不免受祸。何如开门纳朱公，与共成事。"希鉴以为然。庭芬乃追及朱Γ言之，Γ大悦，使庭芬却往泾州。庭芬请授已尚书、平章事，Γ不从。庭芬既求宰相不得，不复往泾州，从Γ至宁州彭原县西城屯，与Γ心腹宋惟孝共射Γ，Γ走，坠故窖中。Γ左右韩、薛纶、高幽岩、武震、朱进卿、董希芝共斩Γ，使宋应传首以献。Γ死时年四十三。姚令言投泾州，源休、李子平走凤翔，寻并斩获。宋归朝之败武功，降於李怀光，送兴元斩之。惟不获朱遂，传为野人所杀，或云与Γ子婿为金吾将军马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潜走党项部落，数月得达幽州。Γ之潜逆，宦竖朱重曜颇亲密用事，Γ每呼之为兄。时贼中以腊月大雨，伪星官谓Γ曰：“当以宗中年长者禳其灾变。”Γ乃毒杀重曜，以王礼葬焉。及京师平，出其尸而斩之。

顺宗安皇帝

《唐书》曰：顺宗安皇帝，讳诵，德宗长子，母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生於长安之东内。大历十四年，封宣王。建中元年正月，立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景申，即位於太极殿。上自二十年九月风疾，不能言，暨德宗不豫，诸王亲戚皆侍医药，独上卧病不能侍。德宗弥留，思见太子，涕咽久之。大行发丧，人情震惧。上力疾服，见百寮於九仙门。既即位，知社稷有奉，中外始安。庚子，群臣上书请听政。二月，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右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壬寅，以太子侍书、翰林待诏王亻丕为左散骑常侍，充翰林学士。以将仕郎、前苏州司功参军翰林待诏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充翰林学士。甲子，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三月癸酉，诏册广陵郡王淳为皇太子，改名纯。赦京城系囚，以给事中陆贽、中书舍人崔枢并为太子侍读。七月，诏：“朕承九圣之烈，荷万邦之重。顾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畏惧，不克负荷。恐上坠祖宗之训，下贻卿士之忧，夙夜勤，如临渊谷。而积疾未复，至于经时，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方之大，万务之殷，不躬不亲，虑有旷废。加以山陵有日，霖潦逾旬，是用儆于朕心，以答天戒。其军国政事，宜令皇太子勾当。”时上久疾，不复延纳宰臣共论大政。事无巨细，皆决於李忠言、王亻丕、王叔文。物论喧杂，以为不可。藩镇屡上笺於皇太子，指三竖之挠政，故有是诏。以太常卿杜黄裳为门下侍郎、左金吾卫大将军。袁滋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皇太子见百寮於朝堂。八月庚子，诏：“惟皇天命烈祖，诞受方国，九圣储祉，万邦咸休，肆予一人，获缵丕业，严恭守位，不遑暇逸。而天不降，疾恙无瘳，将何以奉宗庙之灵，展郊之礼！畴兹庶尹，对越上玄，内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栗，深惟永图。一日万机，不可以久旷；天工人代，不可以久违。皇太子纯睿哲温文，宽和仁惠，孝友之德，爱敬之诚，通乎神明，格於上下。是用法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传归之制，付之重器，以抚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宪，永绥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居兴庆宫，制称诰。”辛丑，诰曰：“有天下传归於子，前王之制也。钦若大典，斯为至公，式扬耿光，用体文德。朕获奉宗庙，临御万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阙。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册礼，宜以今月九日册皇帝於宣政殿。国有大命，思俾惟新，宜因纪元之庆，用覃在宥之泽。宜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天下死罪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立良娣王氏为太上皇后，良媛董氏为太上皇德妃。壬寅，贬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亻丕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元和元年正月景寅朔，皇帝率百寮上太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甲申，太上皇崩於兴庆宫之咸宁殿，享年四十六，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葬于丰陵。

史臣韩愈曰：顺宗之为太子也，留心艺术，善隶书。德宗工为诗，每赐大臣方镇诗制，必命书之。性宽仁有断，礼重师傅，必先致拜。从幸奉天，贼Γ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战，督励将士，无不奋激。德宗在位岁久，稍不假权宰相。左右幸臣如裴延龄、李齐运、韦渠牟等，因间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陆贽、张滂辈，人不敢言，太子从容论诤，故卒不任延龄、渠牟为相。常侍宴鱼藻宫，张水嬉彩舰雕靡，宫人引舟为棹歌，丝竹间发，德宗欢甚，太子引诗人“好乐无荒”为对。每于敷奏，未尝以颜色假借宦官。居储位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惜乎寝疾践祚，近习弄权；而能传政元良，克昌运祚，贤哉！

卷一百一十四　皇王部三十九

唐宪宗章武皇帝

《唐书》曰：宪宗章武皇帝，讳纯，顺宗长子，母曰庄宪皇后。大历十三年，生於长安之东宫内。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之。贞元四年六月，封广陵王。顺宗即位之年四月，册为皇太子。八月乙巳，即皇帝位於宣政殿。先是，连月霖雨，是日晴霁，人情忻悦。丁未，始御紫宸殿，对百寮。庚戌，诏曰：“朕以寡昧，纂丕洪业，永思理本，所宝惟贤。至如嘉禾神芝，奇禽异兽，盖王化之虚美也。所以光武形於诏令，《春秋》不书祥瑞？朕诚德薄，思及前人。自今已後，所有祥瑞，但令准式，申报有司，不得上闻；其珍禽奇兽，亦宜停进。”冬十月壬申，贬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韦执谊为崖州司马，以交王叔文也。元和元年春正月景寅朔，皇帝率群臣于兴庆宫，奉上太上皇尊号。丁卯，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癸未，诏以太上皇旧恙愆和，亲侍药膳，权不听政。以高崇文检校工部尚书、充神策行营节度使。甲申，太上皇崩。乙酉，宰相杜佑摄冢宰。戊子，制曰：“剑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镇守备，各有区分。顷因元臣薨谢，邻藩不睦，刘辟乃因虚构隙，以忿结仇，遂劳三军，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务欲安人，遣使宣谕，委之旄钺。如闻道路拥塞，未息干戈，轻肆攻围，拟图吞并。为君之体，义在胜残，命将兴师，盖非获已。宜令兴元严砺、东川李康绮角应接，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之师，与东州、兴元之师类会进讨。”甲午，高崇文由斜谷路，李元奕由骆谷路，俱会于梓潼关。辛卯，群臣请听政。戊戌，上谓宰臣曰：“前代帝王，或怠于听政，或躬览繁务，其道何如？”杜黄裳对曰：“帝王之务，在于修已简易，择贤委任，不宜怠肆安逸。然事有纲领小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务其远者大者；至如簿书狱讼，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也。但择人委任，责其成效，赏罚必信，谁不尽心。《传》称帝舜之德曰：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诚以能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岂与劳神疲体自任耳目之主同年而语哉！但人主常势，患在不能推诚；人臣之弊，患在不能自竭。由是上疑下诈，礼貌或亏，欲求致理，自然难致。苟无此弊，何患不至於理。”上称善久之。五月辛卯，册太上皇后王氏为皇太后。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刘辟以献。癸丑，以山人李渤为左拾遗，征不至。二年春正月，上亲朝献太清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己酉，以户部侍郎武元衡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庚午，司天造新历成，诏题为《元和观象历》。九月庚申，李据润州反，杀判官王澹、大将赵琦。遂令苏、常、湖、杭、睦五州戍将杀刺史，石头故城，欲谋僭逆。癸酉，润州大将张子良、李奉仙等执李以献。十一月斩，诏削属籍。十二月丙辰，上谓宰臣曰：“朕览国书，见文皇帝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今後事或未当，卿当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已。”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管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其凤翔、坊、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凡七十一州，不申户口。每岁赋入倚办，止於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馀人，比量天宝士马，则三分加一，率以两户资一兵。其他水旱所损，征科发敛，又在常役之外。是岁，吐蕃、回纥、奚、契丹、渤海、可、（上音藏，下音哥。）南诏并朝贡。三年春正月癸巳，群臣上尊号曰睿圣文武皇帝。御宣政殿受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庚子，泾原段请临泾城，在泾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冲要，诏从之。四年秋七月，御制《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书於六扇屏风。是月，出书屏以示宰臣。丁未，渭南暴水，坏庐舍二百馀户口，溺死六百人，命府司赈给。八月，安南都护张丹奏破环王国三万馀人，获战象、兵械，并王子五十九人。十月，册邓王宁为皇太子。癸巳，以册储，肆赦系囚，死罪降从流已下递减等。工部侍郎归登、给事中吕元膺为皇太子诸王侍读。五年八月乙亥，上谓宰臣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对曰：“神仙之说，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文为本。《老子》指归，与六经无异。前代好怪之流，假托老子为神仙之说。故秦始皇遣方士载童女入海求仙药，汉武帝嫁女与方士求不死药，二主受惑，卒无所得。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古诗曰：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诚哉是言也。君人者，但务求理，四海乐推，社稷延永，自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年也。”上深然之。六年十一月乙丑，制以户部侍郎李绛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辛卯，皇太子宁薨，谥曰惠昭。七年五月，上谓宰臣曰：“卿言吴越去年水旱，昨有御史自江淮回，言不至为灾，人不甚困。”李绛对曰：“臣得两浙、淮南状，继言歉旱。方隅授任，皆朝廷信重之臣。御史非良，或容希媚，此正当出奸佞之臣。况推诚之道，君人大本，任大臣以事，不可以小臣言间之。伏望明示御史姓名，正之典刑。”上曰：“卿言是也。朝廷大体，以恤人为本，一方不稔，即宜赈救，济其饥寒，况可疑之耶！向者不思而有此问，朕言过矣。”八年三月辛未，上以久旱，亲於禁中祈雨，是夜，澍雨ㄧ足。六月丙寅，京师大风雨，毁屋飘瓦，人多压死。所在川暴涨，行人不通。辛丑，出宫人二百车，任从所适，以水灾故也。九年十月甲子，制：“朕嗣膺宝位，於兹十年。每推至诚，以御方夏，庶以仁化，臻於太和，宵衣旰食，意属於此。今淮西一道，未达朝经，擅自继袭，肆行寇掠。将士等迫於受制，非是本心。思去三面之罗，庶遵两阶之义。宜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十年正月，严绶帅师次蔡州界。己亥，制削夺吴元济官爵。六月，镇州节度使王承宗遣盗夜伏静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刺御史中丞裴度，伤首而免。十二年五月，随唐节度使李奏败贼於吴房，获贼将李佑。七月，以裴度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彰义军节度、申光蔡观察处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十月，李率师入蔡州，执吴元济以献，淮西平。十三年正月，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七月，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十二月，上谓宰相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树朋党？朕甚恶之！”裴度对曰：“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朋是党。”上曰：“他人之言，亦与卿等相似，岂易辨之哉？”度曰：“君子小人，观其所行，当自区别矣。”上曰：“凡好事口说则易，躬行则难。卿等既言之，须行之，勿空口说。”度等谢曰：“陛下处分，可谓至矣，臣等敢不激励。然天下之人，从陛下所行，不从陛下所言，臣等亦愿陛下每言之则行之。”上颇忻纳。十四年春正月，以东师宿野，不受朝贺。三月，上谓宰臣曰：“听受之间，大是难事。推诚选任，所谓委寄，必合尽心；及至所行，临事不无偏党。朕临御以来，岁月斯久，虽不明不敏，然渐见物情，每於行为，务欲详审。比令学士集前代昧政之事，为《辩谤略》，每欲披阅，以为鉴戒耳。”崔群对曰：“无情曲直，辩之至易；稍怀欺诈，审之实难。故孔子有众好众恶之论，浸润肤受之说，盖以暧昧难辩故也。若择贤而任之，待之以诚，纠之以法，则人自归公，孰敢行伪？陛下详观载籍，以广聪明，实天下幸甚。”七月，群臣上尊号曰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是日，御宣政殿受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八月，上谓宰臣曰：“天下事重，不可一日旷废，若遇连假不坐，有事即诣延英请对。”崔群以残暑方甚，目同列将退。上止之曰：“数日一见卿等，时虽暑热，朕不为劳。”九月，上谓宰相曰：“朕读《玄宗实录》，见开元初，锐意求理，至十六年已後，稍似懈倦，开元末又不及中年，何也？”崔群对曰：“玄宗少历民间，身经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加之姚崇、宋、苏、卢怀慎等守正之辅，孜孜献纳，故致治平。及後承平日久，安於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敛媚上心，李林甫以奸邪惑上意，加之以国忠，故及於乱。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即社稷无疆之福也。”时皇甫以讠舀刻欺蔽在相位，故群因奏以讽之。上服方士柳泌金丹药，起居舍人裴邻上表切谏，以“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上怒，贬邻为江陵令。十五年春正月甲戌朔，上以饵金丹小不豫，罢元会。庚子夕，上崩於大明宫之中和殿，享年四十三。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葬於景陵。

穆宗文惠皇帝

《唐书》曰：穆宗文惠皇帝，讳恒，宪宗第三子也。母曰懿安皇后郭氏。贞元十一年七月，生於大明宫之别殿。初名宥，封建安郡王。元和七年七月，册为皇太子，改名讳。十五年正月，宪宗崩。闰月丙午，即皇帝位於太极殿东序。戊申，上见群臣於紫宸门外。辛亥以萧俯、段文昌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上始御延英对宰臣。二月丁丑，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壬寅，敕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目人，宜令中书门下尚书省四品已上於尚书省同试。三月壬子，召侍讲学士韦处厚、路随於太液亭讲《毛诗口关雎》、《尚书口洪范》等篇。既罢，并赐绯。九月辛丑，大合乐於鱼藻宫，观竞渡。又召李、李光颜入朝，欲于重阳日宴群臣。拾遗李珏等上疏谏云：“元朔未改，园陵尚新，虽易月之期，俯从人欲；而三年之制，犹服心丧。夫遏密弛禁，盖为齐人；合乐内庭，事将未可。”不听。十月，镇州王承元以所部四州请命以魏博节度等使，田弘正为镇州节度使，以承元为滑州节度使。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日抱珥，宰臣贺於前。辛丑，祀昊天上帝於圆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内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级，二月丙子，上观杂乐於麟德殿，欢甚，谓给事中丁公著曰：“比闻外间公卿士庶时有欢宴，盖时和民安，甚慰予心。”公著对曰：“诚有此事。然臣之愚见，风俗如此，亦不足嘉。百司庶务，渐恐劳烦圣虑。”上曰：“何至，於是？”对曰：“夫宾宴之礼，务达诚敬，不继以淫。故诗人美乐且有仪，异屡舞，前代名士，良辰宴聚，或清谈赋诗，投壶雅歌，虽以杯酌献酬，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於乱。国家自天宝以後，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於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独圣心求理，安得不劳宸虑乎！陛下宜颁训令，禁其过差，则天下幸甚。”时上荒於酒乐，公著因对讽之，颇深嘉纳。三月，幽州刘总请分割地土，入朝，公卿皆疑，独上推诚纳之。以宣武节度使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以总为郓州节度使。秋七月壬子，群臣上尊号曰文武孝德皇帝。上受册於宣政殿，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甲寅，幽州监军使奏：“军乱，囚节度使张弘靖於别馆，害判官韦雍、张宗元、崔仲卿、郑埙。军人取朱滔子泂为留後。”泂自以年老，令军人立其子克融为留後。八月己巳，镇州监军宋惟澄奏：“军乱，节度使田弘正并家属将佐三百馀口并遇害。军人推衙将王庭凑为留後。”二年三月甲子，诏雪王庭凑，仍授镇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成德军节度等使。三军将士，待之如初。仍令韩愈往彼宣谕。十月，诏：“江淮诸州旱损田苗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踊贵，眷言疲瘵，须议优矜，宜委淮南、浙东、浙西、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观察使，各於当道有水旱处，取常平义仓斛斗，据时估减半价出粜，以惠贫民。”十一月庚午，命景王率禁军百骑，侍从皇太后幸华清宫，又幸石瓮寺。癸酉，上幸华清宫迎皇太后，狩五骊山下，即日驰还，太后翌日方还。庚辰，上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然坠马，如物所击。上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自是外不闻上起居者三日。十二月丁亥朔，诏五坊鹰隼并解放，猎具并毁之。庚寅，宰臣李逢吉率百僚至延英门请见，上不许。中外失色，与裴度等三上疏，请立皇太子。辛卯，上於紫宸殿见百官，李逢吉奏景王成长，请立为皇太子，左仆射裴度又极言之。癸巳，诏立景王为皇太子。丙午，上御宣政殿册皇太子。受册毕，百寮谒太子於东宫。三年正月丁巳，上以疾苦不受朝贺。是日大风，昏翳竟日。四年正月辛亥，上御正殿受朝如常仪。上饵金石之药，处士张皋上疏切谏，上悦，召之，求皋不获。辛未，上大渐，诏皇太子监国事。壬申，上崩於寝殿，时年三十。谥曰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葬於光陵。

敬宗昭愍皇帝

《唐书》曰：敬宗昭愍皇帝，讳湛，穆宗长子。母曰恭僖太后王氏。元和四年六月七日生於东内之别殿。长庆元年，封景王。二年立为皇太子。四年正月，穆宗崩。皇太子即位，时年十六。二月辛巳朔，上服见群臣於紫宸门外。癸未，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马。辛卯，敕没掖庭宫人、先配内园宫人，并宜放出，任其所适。己亥，册大行皇帝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三月，上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天下常贡之外不得进献。六宅、十宅诸王女，宜令每年於选人中选择降嫁。甲寅，始於延英对宰臣。甲子，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牛元翼家属悉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庭湊所害，上惜其冤横，伤悼久之，仍叹宰执非才，纵奸臣跋扈。翰林学士韦处厚奏曰：“理乱之本，非有他术，顺人则理，违人则乱。陛下当食叹惜，恨无萧、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用，此冯唐所以感悟汉文，虽有颇牧不能用也。”戊辰，群臣入阁，日高犹未坐，有不任立而踣者。谏议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俄而始坐。班退，左拾遗刘栖楚极谏，叩头龙墀，血流，上为之动容。景申，贼张韶等百馀人，至右银台门，杀阎者，挥兵大呼，进至清思殿，登御榻而食，攻弓箭库。左神策军兵马使康艺全率兵入宫讨平之。是日，上闻变，急幸左军。丁酉，上还宫，群臣称庆。谏议大夫李渤以上轻易致盗，言甚激切。五月，制以吏部侍郎李程、户部侍郎窦易直，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十二月，回鹘、吐蕃、奚、契丹遣使朝贡。宝历元年春正月辛亥，亲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二月，桂管防御观察使李德裕献《丹箴》六首，上深嘉之，命学士韦处厚优其答诏。四月，群臣上徽号曰文武大圣广孝皇帝，御宣政殿授册。礼毕，御丹凤楼，大赦天下。七月甲申，拾遗李汉、舒元褒、薛延老於阁内记曰：“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书进拟，多是内中宣出。臣恐纪纲寝坏，奸邪恣行，伏希详察。”上然之。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箔十万翻，清思院新殿及阳殿图障。二年五月，幽州军乱，杀其帅朱克融及男延龄，军人立其第二子延嗣为留後。辛巳，神策军苑内古长安城中修汉未央宫，掘池获白玉床，长六尺。六月，减放苑内役二千五百人。帝性好土木，自春至冬，兴作相继。庚申，郓州进驴打球人石定宽等四人。辛酉，幸凝碧池，令兵士千馀人於池中取大鱼送入新池。癸亥，以旱，命京城诸司疏理系囚。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瑞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饮酒。帝方醉，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於室内，时年十八。谥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敬宗。葬庄陵。

卷一百一十五　皇王部四十

唐文宗昭献皇帝

《唐书》曰：文宗昭献皇帝，讳昂，穆宗第二子也。母曰贞献皇后萧氏。元和四年十月生。长庆元年封江王，初名涵。宝历二年十二月，敬宗遇弑，贼苏佐明等矫制立绛王勾当军国事。枢密使王守澄、中尉梁守谦率禁军讨贼，诛绛王，迎上於江邸。癸卯，见宰臣於阁内，下教处分军国事。宰臣百寮三上表劝进。乙巳，即位於宣政殿。景午，上赴西宫成服。丁未，宰臣百寮上表请听政，三表，许之。戊申，尊圣母为皇太后。乙酉，敕凤翔、淮南先进女乐二十四人，并放归本道。庚戌，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韦处厚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和元年二月乙巳，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六月，诏：“元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庆中，皆因用兵，权以济事，所下制敕，难以通行。宜令尚书省取元和已来制敕，参详删定讫，送中书门下议定闻奏。”甲戌，以旱放系囚。七月，李同捷除兖海，不受诏，结幽镇谋叛。徐州王智兴请全军讨之。帝自撰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画工图写於太液亭，朝夕观览。三年五月己卯朔。柏耆斩李同捷于将陵，沧景平。丁亥，御兴安楼，受沧州所献俘。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绫罗等衣服。帝性俭素，不喜华侈。驸马韦处仁著夹罗巾，帝谓之曰：“比慕卿门地清素，以之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惟卿非所宜也。”十一月甲午，帝亲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礼毕，御丹凤门，大赦。禁止奇贡。四方不得以杂样织成非常之物为献。十二月，蛮陷邛、雅等州。戊午，以右领军卫大将军董重质充神策西川行营都知兵马使。蛮陷成都府，入梓州西郭门下营。又诏促诸镇兵马救援两川。乙巳，郭钊奏蛮退，遣使赐蛮帅蒙㠯巅国信。四年四月，诏曰：“俭以足用，令出惟行，著在前经，斯为理本。朕自临四海，愍元元之久困，日昃忘食，宵兴疚怀。虽绝文绣之饰，尚愧茅茨之俭。示喻卿士，形於诏条。如闻积习流弊，馀风未革。车服第室，相尚以华靡之制；资用货宝，固启于贪冒之源。有司不禁，侈俗滋扇。盖朕教导之未敷，使兆庶昧於耻尚也。其何以足用行令，臻於致理欤！永念惭叹，迨兹申敕。自今内外班列职位之士，各务素朴，弘兹国风。有僭差尤甚者，御史纠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上承长庆、宝历奢靡之风，锐意惩革，躬行俭素，以率厉之。五年春正月庚子朔，以积阴浹旬，罢元会。太原旱，赈粟十万石。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奏宰相宋申锡与漳王谋反，即令追捕。庚子，诏贬宋申锡为太子右庶子。壬寅，左常侍崔玄亮及谏官等四十人伏奏玉阶：“北军所告事，请不於内中鞫问，乞付法司。”帝曰：“吾谋於公卿矣，卿等且退。”崔玄亮泣涕陈谏久之，帝改容劳之曰：“朕即与宰臣商议。”玄亮等方退。癸卯，诏漳王庭凑可降为巢县公，宋申锡开州司马同正。初，京师忄凶忄凶，以宰相实联亲王谋逆，三四日後，方知诬构。人士侧目於守澄、郑注，故谏官号泣论之，申锡方免其祸。六年春正月乙未朔，以大雪废元会。壬子，诏曰：“朕闻天听自我人听，天视自我人视。朕之菲德，涉道未明，不能调序四时，导迎和气。自去冬已来，逾月雨雪，寒气尤甚，颇伤於和。念兹庶氓，或罹冻馁，无所假贷，莫能自存。中宵载怀，旰食兴叹，怵惕若厉，时予之辜。思弘惠泽，以顺时令。天下死罪囚，除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外，并降从流，流已递降一等。”七年正月诏曰：“朕承上天之眷佑，荷列圣之丕图，宵旰忧劳，不敢暇逸，思致康，八年於兹。而水旱流行，疾疫作，兆庶艰食，扎瘥相仍。盖德未动天，诚未感物，一夫失所，其过在予。载怀罪己之心，深轸纳惶之虑。如闻关辅、河东，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时，农务尤切，若不能赈救，惧至流亡。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兆府赈粟十万石，河中府、绛州各赐七万石，同、华、陕、虢、晋等州各赐十万石，并以常平义仓物充。”七月，以旱，命京城诸司疏决系囚。闰七月乙卯，诏曰：“朕嗣守丕图，覆妪生类，兢业寅畏，上承天休。而阴阳失和，膏泽愆候，害我稼穑，灾于黔黎。有过在予，敢忘咎责。从今避正殿，减供膳，停教坊乐，厩马量减刍粟，百司厨馔亦宜权减。阴阳郁湮，有伤和气，宜出宫女千人，五坊鹰犬量须减放。内外造事非急务者，并停。”八月甲申，御宣政殿，册皇太子永。是日降诏：“应犯死罪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九年冬十月，内出曲江新造紫□楼采霞亭额，左军中尉仇士良以百戏於银台门迎之。时郑注言秦中有灾，宜兴土功以厌之，乃浚昆明、曲江二池。上好为诗，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已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思复平故事，故为楼殿以壮之。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十一月壬戌，中尉仇士良率兵诛宰相王涯、贾饣束、舒元舆、李训、王藩、郭行馀、郑注、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十馀家，皆族诛。时李训、郑注谋杀内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上往观之。内官先至金吾仗，见幕下伏甲，遽扶帝辇入内，故训等败，流血涂地。京师大骇，旬日稍安。十二月庚辰，上御紫宸殿，谓宰相曰：“坊市之间，人渐安未？”李石奏曰：“人情虽安，然刑杀过多，致此阴。又闻郑注在凤翔募兵不少，今皆被刑戮，臣恐乘此生事，切宜原赦以安之。”上曰：“然。”郑覃又陈理道。上曰：“我每思贞观、开元之时，观今日之事，往往愤气填膺耳。”开成元年正月辛丑，帝常服御宣政殿受朝贺，遂宣诏大赦天下，改元。乙巳，上御紫宸对宰臣，李石奏曰：“陛下改元御殿，人情大悦，全放京兆一年租赋，又停四节进奉，恩泽所该，实当要切。”帝曰：“朕务行其实，不欲崇长空文。”石曰：“赦书须内留一本，陛下时看之。又十道黜陟使发日，更付与公事根本，令向外与长吏详择施行，方尽利害之要矣。”二年三月戊辰夜，彗长八丈有馀，西北行，东指，在张十四度。壬申，诏曰：“朕嗣守丕构，对越上玄，虔恭寅畏，於今一纪。何尝不宵衣念道，昃食思愆，师周文之小心，慕《易□乾》之夕惕，惧德不类，贻列圣羞。将欲俗致和平，时无殃咎。然诚未格物，谪见於天，仰愧三灵，俯惭庶汇，思获攸济，浩无津涯。昔宋景发言，星因退舍，鲁僖纳谏，饥不害人。取鉴往贤，深惟自励。载轸在予之责，宜降恤辜之恩，式表殷忧，冀答昭诫。天下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放。”三年九月，上以皇太子慢游败度，欲废之，中丞狄兼谟垂涕切谏。是夜，移太子於少阳院，杀太子宫人左右数十人。十月，皇太子薨於少阳院，谥曰庄恪。十一月乙卯夜，彗孛东西竟天。壬戌，诏曰：“上天盖高，感应必由乎人事；寰宇虽广，理乱尽系乎君心。从古以来，必然之义。朕嗣膺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十有三年，常克己以虔恭，每推诚於众庶。将以导迎休应，渐致辑熙，期克荷於宗祧，思保宁於华夏。而德有所未至，信有所未孚，灾气上腾，天文谪见，再周期月，重扰星躔。当求衣之时，睹垂象之变，兢惧惕厉，若蹈泉谷。是用举成汤之六事，念宋景之一言，详求谴咎之端，采听销禳之术。必有精理，蕴於众情，冀屈法以安人，爰恤刑而原下。应犯死罪，并降从流，流已下递减一等。”五年春正月戊寅，上不康，不受朝贺。辛巳，崩於大明宫之太和殿，谥曰元圣昭献皇帝，庙号文宗，葬章陵。

武宗昭肃皇帝

《唐书》曰：武宗昭肃皇帝，讳炎，穆宗第五子也，母曰宣懿皇后韦氏。元和九年六月十三日生于东宫。长庆元年三月封颖王，本名。初，文宗追悔庄恪太子殂不由道，乃以敬宗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开成四年冬十月宣制，未遑册礼。五年正月，文宗暴疾，宰相李珏、枢密刘弘季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矫诏迎颍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婴疾疹，有加无瘳，惧不能躬总万机，日厘庶政。稽于古训，谋及大臣，用建亲贤，以贰神器。亲弟颍王昔在藩邸，与朕常同师训，动成仪矩，性禀宽仁。俾奉昌图，必谐人欲。可立为皇太弟，应军国政事，便令权勾当。百辟卿士，中外庶臣，宜竭乃心，辅成予志。陈王成美先立为皇太子，以其年尚冲动，未渐师资，比日重难，不遑册命，回践诸邸，式协至公，可复封陈王。”四日，文宗崩，宣遗诏：皇太弟宜于柩前即皇帝位，宰臣杨嗣复摄冢宰。十四日，受册于正殿，年二十七。二月，制穆宗妃韦氏追谥宣懿皇太后，帝之母也。上御正殿，降德音，以开府、右军中尉仇士良封楚国公，右军中尉鱼志弘为韩国公，太常卿崔郸、户部尚书判度支崔珙，并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帝在藩邸时，颇好道术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八十一人刀禁中，于三殿修金道场，乃幸三殿，於九天坛亲受法。右拾遗王哲上疏，言王业之初，不宜崇信过当，疏奏不省。

会昌元年正月庚戌，有事於南郊，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二月，以淮南节度使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年四月，司空、平章事李德裕等上章，请加尊号曰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戊寅，御宣政殿受册。八月，回鹘乌介可汗过天德，至杞头峰北，俘掠口朔、北川，诏刘沔出师守雁门诸关。回鹘首领屈武降幽州，授左武卫将军。诏以“回鹘犯边，渐侵内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师牛僧孺、陈夷行与公卿集议可否以闻。”僧孺曰：“今百寮议状，以固守关防，俟其可击则用兵。”宰相李德裕议以“回鹘所恃者け没、赤心耳，今已离叛，其强弱之势可见。戎人犷悍，不顾成败，以失二将，乘忿入侵，出师急击，破之必矣。守险恃弱，虏无由退。击之为便。“天子以为然。乃征发许、蔡、汴、滑等六镇之师，以太原节度使刘沔为回鹘南面招讨使；以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仲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充回鹘东面招讨使；以李思忠为回鹘西南面招讨使：皆会军于太原。十月，幸泾阳，校猎白鹿原。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等于阁内论：“陛下校猎太频，出城稍远，万机废弛，晨出夜归，方用兵师，且宜停止。”上优劳之。谏官出，上谓宰相曰：“谏官甚要，朕时闻其言，庶几减过。”三年春正月，以宿师于野，罢元会。二月，太原刘沔奏：“昨率诸道之师至大同军，遣石雄袭回鹘牙帐，大败回鹘于杀胡山，其乌介可汗被疮而走。已迎得太和公主至□州。”是日，御宣政殿，百寮称贺。三月，太和公主至京师，百官班於章敬寺迎谒，仍令所司告宪宗、穆宗二室。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卒，三军中以从谏侄稹为兵马留後，上表请授节度。寻遣中使赍诏路府，令稹护从谏之丧归洛阳。稹拒朝旨，寻以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并以本官充招讨泽潞使。四年三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时帝志学神仙，师归真。归真乘宠，每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宜尽除去，帝颇信之。七月，王元逵奏邢州刺史裴问、别将高元武以城降。州刺史王钊、磁州刺史安玉皆以城降何弘敬。山东三州平。潞州大将郭谊、张谷、陈扬廷遣人至王宰军，请杀刘稹以自赎。王宰以闻，乃诏石雄率军三千入潞州，郭谊斩刘稹首以迎雄，泽、潞五州平。八月，王宰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师，上御安福门受俘，百寮楼前称贺。十月，车驾幸县。十一月幸□阳。五年正月，宰臣李德裕、杜棕等率文武百寮上徽号曰仁圣文武章天神功盛德明道皇帝。辛亥，有事於郊庙，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秋七月庚子，敕并省天下佛寺。所拆寺四千六百馀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馀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曰炎。帝重方士，颇服食修摄，亲授法。至是药躁，喜怒失常，既笃，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请见，不许。中外莫知安否，人情危惧。是月二十三日，宣遗诏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年三十三。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葬端陵。

宣宗献文皇帝

《唐书》曰：宣宗献文皇帝，讳忱，宪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六月，生于大明宫。长庆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会昌六年三月，武宗疾笃，宣遗诏立为皇太叔，权勾当军国政事。翌日，即帝位，改今名，时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内明，严重寡言，视瞻特异。幼时宫中以为不慧。十岁时，遇重疾沉绵，忽有光辉烛身，蹶然而兴，正身拱揖，如对臣寮。乳媪以为心疾，穆宗往视之，抚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赐以玉如意、御乌、金带。尝梦乘龙并天，言之於郑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复言。”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强诱其言，以为戏剧，谓之“光叔”。武宗气豪，尤不以礼。及监国之日，哀毁满容，接待群寮，决断庶务，人方见其隐德焉。四月辛未，释服，尊母郑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元年正月，有事于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帝雅好儒士，留心贡举。有时微行人间，采听舆论，以观选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与学士诗什属和，公卿出镇，亦赋诗饯行。凡对臣寮，肃然拱揖，鲜有轻易之言。大臣或献章疏，即烧香盥手，受而览之。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闰三月，敕：“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为理之原。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如有宿旧名僧，复能创，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七月，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卫国公李德裕为人所讼，贬潮州司马员外置。二年春正月，宰相率文武百寮上徽号曰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三年春正月，泾原节度康季荣奏，吐蕃宰相伦恐热以秦、原、乐安三州及石门等七关之兵民归国。诏太仆卿陆耽往喻旨，仍令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宁节度使张景绪各出本道兵马应接。六月，康季荣奏收复原州城及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盘、石峡等六关讫。宁张景绪奏收复萧关。敕於萧关置武州，改乐安为威州。七月三日，七关军人百姓，皆河、陇遗黎，数千人见于阙下。上御延喜门抚慰，令其解辫，赐之冠带，共赐绢十五万匹。八月，凤翔节度使李奏收复秦州，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运，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洎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方御奸，遂从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进士试能，靡不谒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於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左衽输款，边垒连降，刷耻建功，所谋必克。实赖枢衡妙算，将师雄棱，副玄元不争之文，绝汉武远征之悔，瓯脱顿空於内地，斥堠全据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况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郊原，披荆榛而刁斗夜严，逐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泾原宜赐绢六万匹，灵武五万匹，凤翔、宁各四万匹。呜呼！七关要害，三都膏腴，候馆之残耻可寻，唐人之遗风尚在。追怀往事，良用兴嗟。夫取不在广，贵保其金汤；得必有时，讵计於迟速。今则便务修筑，不进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备无患，载洽爱育之道，永置生灵之安，中外臣寮，宜体朕意。”十二月，追谥顺宗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宪宗曰昭文章武大圣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复，百寮请加徽号，帝曰：“河、湟收复，继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对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册出，上俯偻自送，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涕呜咽。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圣，御正殿，大赦天下。五年八月，汝州刺史张义潮遣兄义潭以瓜、沙、伊、肃等十一州户口来献，自河、陇陷蕃百馀年，至是悉复陇右故地。八年正月，陕州黄河清。二月，南蛮进犀牛，诏还之。十一年九月，右补阙陈瑕、左拾遗王谱、右拾遗薛廷杰上疏谏遣中使往罗浮山迎轩辕先生。上曰：“朕以万机事繁，躬亲庶务，访闻罗浮山处士轩辕集，善能摄生，延龄益寿，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观前史，见秦皇、汉武为方士所惑，常以之为诫。卿等位当论列，职在谏司，阅示来章，深纳诚意。”仍谓崔慎由曰：“为吾言於谏官，虽少翁、栾大复生，不能相惑。如闻轩辕生高士，欲与之一言耳。”十二年春正月，罗浮山人轩辕集至京师，上召入禁中，谓曰：“先生遐寿而长生可致乎？”曰：“彻声色，去滋味，哀乐如一，德施周给，自然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何必别求长生耶！”留之月馀，坚求还山。十三年五月，上不豫，月馀不能视朝。八月，宣遗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事。是日，崩于大明宫，圣寿五十。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葬贞陵。

懿宗恭惠皇帝

《唐书》曰：懿宗恭惠皇帝，讳亏，宣宗长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十一月，生於藩邸。会昌六年十月，封郓王，本名温。大中十三年八月，遗诏立为皇太子监国，改今名。十三日，即帝位，时年二十七。帝姿貌瑰杰，有异稠人。藩邸时尝经重疾，郭淑妃侍医药，见黄龙出入於卧内。既间，妃以异告，帝曰：“慎勿复言。”又尝大雪数尺，而帝寝室之上独无，人皆异之。宣宗制《泰边陲乐曲词》有，“海岳晏咸通”之句。又大中末，京城小儿叠布渍水，纽之向日，谓之投晕。帝果以郓王即大位，以咸通为年号。九月，释服，追尊母后晁氏为太后，谥曰元昭。咸通元年春正月，上御紫宸殿受朝。十一月丁未，有事於郊庙，礼毕，御丹凤楼，大赦，改元。二年九月，林邑蛮寇安南府，遣神策将军康承训率禁军及江西、湖南之兵赴援。三年春正月，左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杜率百寮上徽号曰睿文明圣孝德皇帝。四年春正月庚午，有事于圆丘，礼毕，御丹凤门，大赦。五年四月，南蛮寇邕管，以秦州经略使高骈率禁军五千赴邕管，会诸道之师御之。五月，制：“朕以寡昧，获承高祖、太宗之丕构，六载於兹矣。罔畋游是娱，罔声色是纵，罔刑戮是滥，罔邪佞是惑。蚤夜悚惕，以忧以勤，庶几乎八表用康，兆人以泰。而西戎款附，北狄怀柔，独惟南蛮，奸宄不率。侵陷交，突犯朗宁，爰及州，亦用攘寇。劳我士卒，兴吾甲兵，骚动黎元，役力飞挽，每一轸念，悯然疚怀。顾惟生人，罹此愁苦，宜布自天之泽，俾垂及物之仁。如闻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凋伤转甚，宜有特恩。应潭、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路，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以充馆驿息利本钱。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简，宜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间剧，准此例与直本钱。黎等州，因蛮寇杀伤，宜令本道收拾埋瘞。”六年秋，高骈自海门进军破蛮军，收复安南府。自李琢失政，交趾陷没十年，蛮军北寇邕容界，人不聊生，至是方复故地。七年十月，安南都护高骈奏蛮寇悉平。十一月，御宣政殿，大赦，以复安南故地。九年七月，徐州赴桂林戍卒五百人，官军许佶、赵可立杀其主将王仲甫，以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头，剽掠湘潭、衡山两县，有众千人，擅还本镇。九月甲午，庞勋陷宿州。知州判官焦璐奔归于徐。乙未，庞勋陷徐州。十年九月，贼宿州守将张弘稔以城降，有兵万人，马举率兵赴之。庞勋闻之，以其众将攻玄稔。玄稔，贼之劲将也，遂与举合势，急围徐州。许佶登城拒守者三日，佶败出走，稔收复徐州。庞勋方来赴援，闻城已破，欲南趋濠州，马举追及涣河，击败之，勋溺水而死。萧县主将又斩许佶首来降，徐寇悉平。十一月，南诏蛮骠信坦绰酋龙率众二万寇州。十二月，敕荆南节度使杜崇：“据司天奏，有小孛星气经历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缘边藩镇，最要担防，宜训习师徒，增筑城堡。凡关制置，以其事闻。”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追赠卫国公主，谥曰文懿。主，郭淑妃所生，上尤锺念，悲惜异常。以待诏韩宗绍等医药不效，杀之，收捕其亲族三百馀人，系京兆府。宰相刘瞻，京兆尹温璋上疏论谏行法太过，上怒。十二年春正月，宰相路岩率文武百寮上徽号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御含元殿，受册礼毕，大赦。五月庚申，敕：“慎恤刑狱，大《易》格言。《诏》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而狱吏苛刻，务在舞文，守臣因循，罕闻视事。以此械系之辈，溢於狴牢；追捕之徒，繁於简牍。实伤和气，用致氛。况时属高蒸，化先茂育，并赦罪戾，式顺生成。应天下所禁系罪人，除十恶五逆、故意杀人外，馀并宜疏理释放。”十四年六月，帝不豫。七月戊寅，疾大渐。制立晋王俨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辛巳，遗诏曰：“皇太子儇性禀宽和，生知忠孝，德包睿哲，圣表徇齐，必能扬祖宗之重光，荷邦家之丕构。宜令所司具礼，於柩前即皇帝位。”是日，崩於咸宁殿，圣寿四十一。谥曰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葬于简陵。

卷一百一十六　皇王部四十一

唐僖宗恭定皇帝

《唐书》曰：僖宗恭定皇帝，讳儇，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五月，生於东内。初封晋王，名俨。十四年七月，懿宗疾大渐。其月十八日。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慎一日，如履如临。旰昃劳怀，寝兴思理，涉道犹浅，导化未孚。而摄养乖方，寒暑成厉，实有虑於阙政，且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暇於怡神。恙未少瘳，日加寝剧，万务繁总，须有主张。爰考旧章，谋於卿士，思阐鸿业，式建皇储。第五男晋王俨改名儇，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咨尔中外卿士，洎于腹心之臣，敬保天子，辅成予志，各竭乃心，以安黎献。”是日，懿宗崩。即皇帝位于柩前，年十二。左军中尉刘行深、右军中尉韩文约居中执军政，并封国公。八月，皇帝释服，册圣母王氏为皇太后。河南大水。九月，守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韦保衡贬贺州刺史。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上有事於郊庙，礼毕，御丹凤门，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己丑，宰相崔彦昭率文武百官上尊号，上御正殿受册。四月，海贼王郢攻剽浙西郡邑。五月，濮州贼首王仙芝聚徒於长垣县，其众三千，进陷濮州，俘丁壮万人。郓州节度使牛童出兵击之，为贼所败。三年七月，王仙芝寇掠河南十五州，其众数万。是月，贼逼颍、许，攻携曲，下之。四年三月，冤朐贼黄巢聚数万人攻郓州，陷之。七月，黄巢自沂、海，其徒数万，趋颍、蔡，入查牙山，遂与王仙芝合。八月，贼陷随州。五年二月，王仙芝馀党攻江西，招讨使宋威出军屡败之，仍宣诏书招渝仙芝。仙芝致书於威，求节钺，威伪许之。仙芝令其大将尚君长、蔡温玉奉表入朝，威乃斩君长、温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与贼战，大败之，杀仙芝，传首京师。广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上御宣政殿，改元。二月，黄巢自衡、永州下岭，陷湖南、江西属郡。三月，黄巢、尚让东下攻鄂州，陷江南饶、信等十五州。七月，渡江寇淮南。十月，乃悉众渡淮。巢自号率土大将军，其众富足，自淮已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十一月，陷东都，留守刘允章率分司官属迎谒之，贼供顿而去，坊市晏然。壬申，陷虢州。丙子，犯潼关，守关诸将望风自溃。十二月辛巳，贼据潼关。时左军中尉田令孜专政，宰相卢携曲事之，相与误谋，以致倾败。令孜恐众罪加已，请贬携官，命学士王徽、裴彻为相。甲申，宣制以户部侍郎、翰林院学士王徽、裴彻同平章事。贬右仆射、门下侍郎、平章事卢携为太子宾客。携闻贼至仰药而死。是日，上与诸王后妃数百骑，自子城由含元殿出金光门幸山南，文武百寮并不之知，无从行者，京城晏然。是日晡晚，贼入京城，时右骁卫大将军张直方率武官十馀迎黄巢於坡头。壬辰，黄巢据大内，僭号大齐，称年号金统，悉陈文物，据丹凤门伪赦。中和元年春正月，车驾在兴元。六月，车驾幸成都府，西川节度使陈敬自来迎奉。七月乙卯，车驾至西蜀。丁巳，御成都府，改广明二年为中和元年，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天下勤王之师，□会京畿，京师食尽。贼食树皮，以金玉买人於行营之师，人获数百万。山谷避乱百姓，多为诸军之所执卖。八月庚子，贼同州防御使朱温杀其监军严实，与大将胡真、谢瞳等来降，王铎承制拜温华州刺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年四月庚子，沙ヌ忠武、义成、义武等军趋长安，贼悉众拒之於渭桥，大败而还；李克用乘胜追之。己卯，黄巢收其残众，由蓝田关而遁。庚辰，收京城。天下行营兵马都监杨复光上章告捷行在。四年七月癸酉，贼将林言斩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级降时溥。初，徐将李师悦与贼战于瑕丘，贼殊死战，其众殆尽。林言与巢走至太山狼虎谷之襄王村，惧追至并命，乃斩贼降师悦。壬午，捷书至行在。十二月丁亥朔，大明宫留守王徽与留司百官上表，请车驾还宫。诏以来年正月还京。光启元年春正月，车驾在成都府。己卯还京。三月丁卯，车驾至京师。御宣政殿，大赦，改元。时李昌符据凤翔，王重荣据蒲、陕，诸葛爽据河阳、洛阳，孟方正据邢、，李克用据太原、上党，朱全忠据汴、滑，秦宗权据许、蔡，时溥据徐泗，朱据郓、齐、曹、濮，王敬武据淄、青，高骈据淮南八州，秦彦据宣、歙，刘汉宏据浙东，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江淮转运路绝，两河、江淮赋不上供，但岁时献奉而已。国命所能制者，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数十州。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於是荡然。五月，宰臣萧遘率文百寮上徽号曰至德光烈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册，大赦。十二月乙亥，沙陀逼京师，田令孜奉僖宗出幸凤翔。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殿居市里，十焚六七。贼平之後，令京兆尹王徽经年补葺，仅获安堵。至是，乱兵复焚，宫阙萧条，鞠为茂草矣。二年春正月，车驾在凤翔。李克用旋师河中，与朱玫、王重荣同上表，请驾驻跸凤翔，仍数田令孜之罪。乃以飞龙使杨复恭知内枢密事。戊子，田令孜迫乘舆请幸兴元。庚申，车驾幸宝鸡，授刑部尚书孔纬兼御史大夫，令率从官赴行在。时车驾夜出，宰相萧遘、裴徂、郑昌国及文武官寮不之知，扈从不及，故令孔纬从之。萧遘恶令孜弄权，再乱京国，因州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乃令亟召朱玫迎奉。癸巳，朱玫别领步骑五千至凤翔。令孜闻州军至，奉帝入大散关，令禁军守灵壁。玫至，禁军溃散，遂长驱追驾至遵途驿。嗣襄王カ疾，为玟所得。时兴元节度使石君涉闻车驾入关，乃毁撤栈道，栅绝险要，车驾由他道仅达，为州军踵后，崎岖危殆者数四，四月壬子，朱玫、李昌言迫宰相萧遘等於凤翔驿舍，请嗣襄王カ权监军国事。玫自为大丞相，兼左右神策十军军容使，遂驱率文武百寮奉襄王还京师。五月庚辰，襄王僭即皇帝位，年号建贞。十二月，朱玫将王行瑜受密诏，自凤州率众还长安。辛酉，行瑜斩朱玫及其党与数百人，纵兵大掠。是冬苦寒，九衢积雪，兵入之夜，寒冽尤剧，民吏剽剥之后，僵冻而死者蔽地。百官奉襄王奔河中，王重荣绐称迎奉，执李カ斩之。文德元年春正月，车驾在凤翔，蔡贼孙儒斩秦彦、毕师铎於高邮。二月壬午，车驾至京师。戊子，御承天门，大赦，改元。宰臣韦昭度率文武百寮上徽号曰圣文睿德光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孝皇帝。三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不康。壬寅，大渐。癸卯，立亲弟寿王杰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於武德殿，寿二十七，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葬靖陵。

黄巢（附）

《唐书》曰：黄巢，曹州冤句人，本以贩盐为事。乾符中，仍岁凶荒，人饥为盗，河南尤甚。初，里人王仙芝、尚君长聚盗，起於濮阳，攻剽城邑，陷曹、濮及郓州。诏左金吾卫上将军齐克让为兖州节度使，以本军讨仙芝。仙芝惧，引众历陈、许、襄、邓，无少长皆虏之，众号三十万。三年七月，陷江陵。十月，又遣将徐唐莒陷洪州。时仙芝表请符，不允。以神策统军节度使宋威为荆南节度招讨使，中使杨复光为监军。复光遣判官吴彦宏谕以朝旨释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长诣阙请罪，且求恩命。时宋威害复光之成功，擒送阙斩之。贼怒，悉锐击官军，威军大败，复光收其馀众以统之。朝廷以王铎代为招讨。五年八月，收复荆州，斩仙芝首献於阙下。先是，君长弟让以兄奉使见诛，率部众入查岈山。黄巢、黄揆昆仲八人，率盗数千依让。月馀，众至数万。陷汝州，大掠关东，官军加讨，屡为所败，其众十馀万。尚让乃与群盗推巢为主，曰冲天大将军。署官属，藩镇不能制。时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於臣下，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巢徒党既盛，与仙芝为影援。及仙芝败，东攻亳州不下，乃袭破沂州虏之，仙芝馀党悉附焉。时王铎缓於攻取。高骈镇淮南，表请招讨贼，许之，巢及渡淮，伪降於骈。骈遣将张率兵受降於天长镇，巢擒杀之，因虏其众。寻南陷湖、湘，遂据交、广。托越州观察使崔𫟦奏乞天平军节度，朝议不允。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亦不允。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广明元年，北逾五岭，犯湖、湘、江、浙，进逼广陵，高骈闭门自固，所过镇戍，望风降贼。九月，渡淮。十一月，陷洛阳，继攻陕、虢，逼潼关，陷华州，留将乔钧守之。朝廷以田令孜率神策、博野等军十万守潼关。关之左有谷，可通行人，平时禁人出入，谓之禁谷。及贼至，官军但守潼关，不防禁谷，尚让、林言率前锋田禁谷而入，夹攻潼关，官军大溃。博野都径还京师，燔掠西市。十二月三日，僖宗夜自开远门出，趋骆谷。四日，贼至昭应。五日，陷京师。时巢众累年为盗，行伍不胜其富，遇穷民於路，争行施遗。既入青门，坊市聚观，尚让慰晓市人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惜汝辈，但各安家业。”贼众竞投物遗人。十三日，巢僭位，国号大齐。仍御楼宣赦，且陈符命曰：“唐帝知朕起义，改元广明，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唐去丑口而安黄，天令意黄在唐下，乃黄家日月也。土生金，予以金生，宜改元为金统。”中和元年二月，尚让寇凤翔，郑畋出师御之，大败贼於龙尾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畋乃驰檄告谕天下藩镇。四月，泾原行军唐弘夫之师屯渭北，河中王重荣之师屯沙苑，易定王处存之师屯渭桥，延托跋思恭之师屯武功，凤翔郑畋之师屯。六月，宁朱玫之师屯兴平，忠武之师三千屯武功。是岁，诸侯勤王之师，四面俱会。十二月，宰臣王铎率荆、襄之师自行在至。郑畋帐下小校窦玫者，骁敢无敌，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师，放火燔诸门，斩级而还，贼人悚骇。二年，王处存合忠武之师，败贼将尚让，乘胜收复京师。贼遁去，处存不为备，是夜复为贼寇袭，官军不利。九月，贼将同州刺史朱温降王重荣。十一月，李克用率代北之师，自夏阳渡河，屯沙苑。三年春正月，败黄揆於沙苑，进营乾坑。二月，尚让率众十万援华州。克用合河中、易定、忠武之师，战於梁田坡，大败贼军，俘斩数万，乘胜攻华州，堑栅以环之。黄揆弃华州，官军收城。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骑将宠从遇贼於渭南，决战三捷，大败贼军。十月夜，巢党散走，诘旦，克用收京师。巢贼出蓝田、七盘路，东走关东。五月，巢贼先锋将孟楷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称臣於贼，遂攻陈、许，营於氵殷水。陈州刺史赵逆战，败贼前锋，生擒孟楷，斩之。巢乃悉众攻陈州营。於是，自唐、邓、许、汝、孟、洛、郑、汴、曹、濮、徐、兖数十州，毕罹其毒。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赵求援於太原。四年二月，李克用率山西诸军，由蒲、陕济河，会关东诸侯，赴援陈州。三月，诸侯之师复集。四月，官军败贼於太康，俘斩万计，收其四壁。又败贼将黄邺於华西，收其壁。巢败大恐，收军营於故阳里，官军进攻之。五月，大雨震电，平地水深三尺，坏贼垒，贼自离散。复聚於尉氏，逼中牟。翌日，营汴水北。是夜，复大雨震雷，沟塍涨溢。贼分寇汴州，李克用自郑州引军袭击，大败之。残众保胙县、冤句，官军追讨，贼无所保。其将李谠、张归霸等各率部下降于大梁，尚让率部下万人归时溥。贼自相猜间，相杀於营中，所残者千人。中夜遁去，克用追击至济阴而旋。贼散於兖、郓界。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其妻子函送徐州。

昭宗景文皇帝

《唐书》曰：昭宗景文皇帝，讳晔，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以咸通八年三月生於东内。十三年，封寿王，名桀。乾符四年，授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大都督、幽州卢龙等军节度使。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亲睦。自艰难播越，尝随侍左右。文德元年二月，僖宗暴不豫。初复宫闱，人心倾瞩，遽闻被疾，军民骇愕。及大渐之夕，未知所立。军容杨复恭请以寿王监国。遗诏立为皇太弟，柩前即帝位。时年二十二。以司空韦昭度摄冢宰。己丑，见群臣，始听政。帝攻书好文，尤重儒术，神气雄俊，有会昌之遗风。以先朝威武不振，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寝微，而尊礼大臣，详延道术，意在恢张旧业，号令天下。即位之始，中外称之。四月庚午，追谥圣母惠安太后曰恭献。龙纪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文武臣寮进秩颁爵有差。五月，汉州刺史王建陷城都府，迁陈敬於雅州，建自称西川兵马留後。用田令孜为监军。十一月己丑朔，将有事於圆丘。改名曰晔。辛亥，上宿斋於武德殿。甲寅，圆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大顺元年春正月，御武德殿受朝贺。宰臣百寮上徽号曰圣文睿德文武弘孝皇帝，礼毕，大赦，改元。乾宁元年春正月，上御武德殿受朝贺，大赦，改元。二年五月甲子，李茂贞、王行瑜、韩建等各率精甲数千人入覲，京师大骇，人皆亡窜，吏不能止。帝御安福门以俟之。三帅既至，拜舞楼下，帝临轩喻之曰：“卿等藩侯，宜存臣节，称兵入朝，不由奏请，意在何也？”茂贞、行瑜汗流洽背，不能对。惟韩建陈叙入覲之由。上并召楼，赐卮酒，宴於同文殿。茂贞、行瑜极言南北司相倾，深蠹时政，请诛其太甚者。乃贬宰相韦昭度、李溪，寻杀之。杀内官数人而去。王行瑜留弟行约，茂贞留假子阎圭，各以兵二千人宿卫。时三帅同谋废帝立吉王，闻太原起军乃止，留兵宿卫而还。七月，李克用举军渡河，以讨王行瑜、李茂贞、韩建等。庚申，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弃郡入京师，谓两军中尉骆金、刘景宣曰：“沙陀十万至矣！请奉车驾幸州，且有城守。”时景宣附凤翔，癸亥夜，阎圭与刘景宣子继晟、同州王行实纵火剽东市，胁上出幸。上闻乱，登承天门，遣诸王率禁兵御之。捧日都头李筠率本军侍卫楼前。阎圭以凤翔之卒攻李筠，矢及御座之楼扉。上惧，下楼与亲王、公主、内人数百幸永兴坊李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以兵继至，乃与筠两都兵士侍卫出启夏门，憩於华严寺，以俟内人继至。其日晚，幸沙城镇。京师士庶从幸者数十万，比至南山谷口，死三之一。至暮，为盗寇掠，恸哭之声，殷动山谷。信宿，宰相徐彦若、王搏、崔胤三人至，乃移幸石门镇之佛宫。乃令知枢密刘先裕、薛王知柔归京师制置，令禁军以备宫禁。丙寅，李克用遣牙将阎谔奉表奔问，奏屯军河中，俟上进发赴州。丁卯，上遣内官张承业传诏克用军，便令监太原行营兵马，发赴新平。又令内官郤廷立传诏泾州，令张〢起泾原之师会克用军。上在南山半月馀，克用仍在河中，未至渭北。上惧凤翔兵士劫迁，乃令延王将御服、鞍马、玉器等至河中宣谕。八月，李克用遣子存贞奉表行在，请车驾还宫。辛亥，车驾还宫。三年六月，凤翔军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娄馆，接战不利。七月，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跸华州。乙未，次下口。丙申，驻跸华州，时岐军犯京师，宫室厘𨋢，鞠为灰烬。光化元年八月，车驾自华还京师。御端门，大赦，改元。三年十一月，左右军中尉刘季述、王仲先废帝幽於东内问安宫，请皇太子裕监国。是日，迎太子裕监国，矫宣昭宗命称上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甲午，宣上皇制，太子登皇帝位。十二月癸未夜，护驾孙昭德、周承诲等以兵攻刘季述、王仲先。杀仲先，携其首诣东宫门，呼曰：“逆贼王仲先已斩首讫，请陛下出宫慰谕兵士。”宫人破钥，帝与后方得出。天复元年正月，昭宗反正，登长乐门楼，受朝贺。四月甲戌，有事於宗庙。是日，御长乐门，大赦，改元。十月戊戌，朱全忠引四镇之师七万赴河中，京师闻之大恐，民间亡窜山谷。十一月，中尉韩全诲与凤翔护驾都将李继徽奉车驾出幸凤翔。三年正月，车驾出凤翔幸全忠军，全忠素服待罪，泣下不自胜，上亲解玉带赐之。乙丑，次扶风，令朱友伦总兵侍卫。丁卯，次兴平，宰臣崔胤率百官迎谒。戊辰，次咸阳。己巳，入京师。天子素服哭於太庙，改服冕旒，谒九庙。礼毕，御长乐楼，大赦。天元年正月，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馀不息。秦人大骂於路曰：“国贼崔胤、朱温倾覆社稷，俾我及此，天乎！天乎！”丁巳，车驾发京师。癸亥，次陕州，全忠迎谒於路。四月甲辰，车驾由徽安门入，朱全忠、张全义、宰相裴枢、独孤损前导。是日，大风雨土，跬步不辨物色，日螟稍止。上谒太庙，礼毕还宫，御宣正殿劳从官卫士。乙巳，上御光政门，大赦。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朱友恭、氏叔琮、蒋玄晖弑帝於椒殿。帝自离长安，日忧不测，与皇后、内人惟沉饮自宽。时年三十八，谥曰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葬和陵。

哀帝

《唐书》曰：哀帝，讳，昭宗第九子，母曰积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生，乾宁四年封辉王，改名祚。天复三年拜开府仪同三司，充诸道兵马元帅。天元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蒋玄晖矫宣遗诏，又矫宣皇太后令皇太子柩前即位。二年四月甲辰夜，彗起北河，贯文昌，其长三丈，在西北方。十二月戊申，全忠令知枢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於积善宫。四年二月，禅位於梁，全忠建国，奉帝为济阴王，迁於曹州。时太原、幽州、凤翔、西川统称天正朔。天五年二月，帝为全忠所害，时年十七，谥曰哀皇帝，以王礼葬於济阴县之定陶乡。

卷一百一十七　偏霸部一

蜀刘备

《蜀志》曰：先主姓刘，讳备，字玄德，涿郡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後也。胜子贞，元狩六年封涿县陆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备本临邑侯支属。）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举孝廉，官至东郡范令。先主少孤，母贩履织席为业。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上高五尺馀，遥望重重如小车盖，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汉晋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贵人也。）先主少时，与宗中诸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葆盖车。”叔父子敬谓曰：“汝勿妄语，灭吾门矣。”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德然父元起常资给先主，与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耶！”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而瓒深与先主相友。瓒年长，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身长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於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

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贼有功，除安喜尉。大将军何进遣都尉诣丹阳募兵，先主与俱行，至下邳遇贼，力战有功，除下密丞。复去官。后为高唐尉，迁为令。为贼所破，往奔公孙瓒，表为别部司马，使为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绍。数有功，守平原令，后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袁绍攻公孙瓒，先主与楷东屯齐。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有兵千余人，谦以丹阳兵四千人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谦病，谓别驾糜竺曰：“非刘备不能安此州。”谦死，竺帅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当。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凌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户口百万，欲屈使君抚临州事。”北海相孔融谓先主曰：“今日之事，百姓与能，天与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领徐州。袁术来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阴。曹公表先主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是岁，建安元年也。先主与术相持经月，吕布乘虚袭下邳。守将曹豹反，间迎布。布虏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布，布还其妻子。

先主还小沛，复合兵得万馀人，布恶之，自出攻先主，先主败走归曹公。曹公厚遇之，以为豫州牧。曹公助先主围布於下邳，生擒布。复得妻子，从曹公还许。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入则同席。袁术欲经徐州北就袁绍，曹公遣先主督朱灵、路招要击术。未至，术病死。曹公从容谓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先主据下邳，乃杀操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身还小沛。曹公东征，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擒关羽以归。

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谭，先主故茂才也，将步骑迎先主。先主随谭到平原，谭驰使白绍。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关羽亡归先主。曹公遣曹仁将骑击先主，先主还绍军，阴欲离绍，乃说绍南连荆州牧刘表。绍遣先主将本兵至汝南。先主遣糜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主在荆州数年，尝於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一日，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不欲见乎？”先主曰：“可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庐，凡三，见之，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仗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然志由未已，君为计将安出？”亮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非惟天时，抑亦人事。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也。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代，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江，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隘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人殷国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结好孙权，内修政事；天下有变，则命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于秦川，百姓孰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於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

十二年，曹公北征乌丸，先主说表袭许，表不能用。及曹公南征，会表死，子琮代立，遣使请降。先主屯樊城，遂将其众去，过襄阳，诸葛亮说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荆州临亡，托我以孤，背信自济，死何面目见刘荆州乎！吾不忍也。”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比到当阳，众且十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馀里。或谓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济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何忍弃去！”是时，曹公又以江陵有军实，恐先主据之，乃释辎重，轻军到襄阳。闻先主已过，曹公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馀里，及於当阳之长坂。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等数十骑走，遣诸葛亮自结於孙权，权遣周瑜等助之，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

益州牧刘璋内怀恐惧，遣法正迎先主。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璋推先主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先主推璋行镇西大将军，益州牧。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先主大怒，进围成都，数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蜀城中金银分与将士，还其帛。先主复领益州牧。群下尊先主为汉中王，还治成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文帝称尊号，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後建立礼仪，上尊号，即皇帝位於成都。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永安三年，先主病笃，托孤於丞相亮。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宫，时年六十三。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华阳国志》曰：汉末大乱，雄杰并起。若董卓、吕布、二袁、韩、马、张杨、刘表之徒，兼州董郡，众动万计，叱咤之间，皆自谓汉祖可踵，桓、文易迈。而魏武神武肆略，戡屠荡尽。於时先主名微众鲜，而能龙兴凤举，假翼荆楚，番飞梁、益，建元胤汉，与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是！

刘禅

《蜀志》曰：後主讳禅，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立为王太子。即尊号，为皇太子。先主殂於永安宫，後主袭位於成都，时年十七。是岁，魏黄初四年也。景耀六年夏，魏大兴徒众，命征西将军邓艾数道并攻。用光禄大夫谯周策，奉书於艾。後主舆榇自缚，诣垒门。艾解缚焚榇，延请相见。因承制拜後主为骠骑将军。诸围守悉被後主敕，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後主乃举家东迁，在位凡四十年。既至洛阳，策命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後司马文王与後主宴，为之作乐，故蜀妓、旁人皆感怆，而後主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於是！虽使诸葛亮在，亦不能辅之，况姜维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蜀故秘书令郤正闻之，求见禅曰：“王复问，可言‘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会王复问，禅以此答。王曰：“何乃似郤正之语耶！”禅惊曰：“此实如尊命。”左右皆大笑。後薨於洛阳。

《魏略》曰：始，备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迫遽弃家属，奔荆州。後主时年数岁，匿窜，随人西入汉中，为人所卖。及建安十六年，关中破乱，扶风人刘括避乱入汉中，买得禅，问知其良家子，遂养为子，与娶妇，生一子。始禅与父相失时，识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简者，及备得益州而简为将军。备遣简到汉中，舍都邸。禅乃诣简，简相验讯，事皆符验。简喜，以语张鲁，鲁乃洗沐送诣益州。备乃立为太子。始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

卷一百一十八　偏霸部二

吴孙坚

《吴志》曰：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後也。少为县吏。府召署校尉。会稽妖贼许昌起於句章，坚以郡司马募精勇，得千馀人，与州郡合讨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刺史臧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又徙下邳丞。
汉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起於魏郡。遣车骑将军皇甫嵩、中郎将朱俊将兵讨击之。俊表请坚为佐军司马。坚又募精兵千许人与俊并力奋击，所向无前。拜别部司马。
中平三年，司空张温西讨边章、韩遂。温表请坚参军事。温以诏书召董卓，卓良久乃诣，应对不顺。坚数卓三罪，劝温斩之。温不忍发举。军还，拜坚议郎。时长沙贼区星自称将军，以坚为长沙太守，克破星等。汉朝录前後功，封坚乌程侯。
灵帝崩，董卓专擅朝政，州郡举义兵讨卓，坚亦举兵。比至南阳，众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晏然自若，牵咨军门斩之。郡中震忄栗，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相见。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鲁阳城，进军讨卓。卓惮坚猛壮，乃遣将军李亻（音觉）等求和亲。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与汝和耶？”复进军大谷，距雒九十里。卓寻徙都入关，焚雒邑。坚至雒，修诸陵，平塞卓所发掘。讫，引军还，住鲁阳。
初平三年，术使坚征荆州，击刘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邓之间。坚破之，追渡汉水，围襄阳，单马行岘山，为祖军士射杀。追谥武烈皇帝。兄子贲，帅将士众还就术，术复表贲为豫州刺史。坚四子：策、权、翊、匡。
孙策
《吴志》曰：策，字伯符。坚初兴义兵，策将母徙居舒，与周瑜相友，江、淮间人咸向之。坚薨，还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策舅吴景，时为丹阳太守，策乃载母徒曲阿。
兴平元年，从袁术。术甚奇之，以坚故部曲还策。太傅马日（间低）杖节安集关东，辟策，表拜怀义校尉。术常叹曰：“使术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先是，刘繇为扬州刺史，州旧治寿春。寿春，术已据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时吴景尚在丹阳，策从兄贲又为丹阳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贲退舍历阳。繇遣樊能等屯江津，张英屯当利，以距术。术以景为督军中郎将，与贲共将兵击英等，连年不克。策乃说术，乞助景等平定江东。术表策为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兵才千馀，骑数十匹，宾客愿从者数百人。比至历阳，众五千。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转斗，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而军令整肃，百姓怀之。
策为人，美姿颜，好笑语，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是以士民乐为致死。刘繇弃军遁逃，诸郡守皆捐城奔走。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人，处处屯聚。策引兵渡浙江，据会稽，乃攻破虎等。更置长吏，策自领会稽太守，彭城张昭、广陵张、秦松等为谋主，时袁术僭号，策以书责而绝之。曹公表策为讨逆将军，封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侯。後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策，庐江太守刘勋要击，悉虏之。策轻军袭拔庐江，勋众尽降，勋与数百人自归曹公。是时袁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彰取贲女，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

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谋袭许，迎汉帝，密治兵。未发，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刺伤，创甚。谓张昭等曰："中国方乱，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至夜卒，时年二十六。追谥长沙桓王。

孙权

《吴志》曰：孙权，字仲谋。兄策既定诸郡，时权年十五，以为阳羡长。郡察孝廉，举茂才，行奉义校尉。汉以策远修贡职，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虽各才秀明达，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奇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

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耶？"扶令上马，使出巡军，曹公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屯吴。建安八年，权西征黄祖，破其州军。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十六年，权徙治秣陵。明年，城石头，改秣陵为建业。二十一年冬，曹公攻濡须。权令都尉徐详诣曹公，报修好，暂重结婚。二十三年十月，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常从张世击以戈，获之。二十四年，关羽围曹仁于襄阳。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飞笺于曹公，乞讨关羽。闰月，权征羽，遂定荆州。曹公表权为骠骑将军，持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魏文帝践祚，加权九锡，为吴王。

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遂改元为黄武元年，临江拒守。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好。犹与魏文帝相往来，至後年乃绝。七年二月，公卿百司皆劝正尊号。夏四月，武昌言黄龙、凤凰见。丙申，祭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改元黄龙元年。追尊父破虏将军坚为武烈皇帝，母吴氏为武烈皇后，兄讨逆将军策为长沙桓王。六月，与蜀为盟。九月，迁都建业。嘉禾四年，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毒瑁，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听与交易。"赤乌七年，步陟、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还者，咸言蜀欲背盟与魏交通。宜为之备。"权曰："吾待蜀不薄，无以负之。人言若不可信，朕为君破家保之。"蜀竟无谋，如权所筹。太元元年，权祭南郊还，寝疾。二年四月，薨，时年七十一。谥曰大皇帝，葬蒋陵。

《吴志》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能自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以贻厥孙谋以宴翼子者哉？其後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吴志》曰：权自陆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撤军还，兵皆就路，权与凌统、甘宁等在津北。为魏将张辽所袭，统等以死捍权，权乘骏马越津渠得去。

《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曰：“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大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耶。”张辽、乐进相谓言：早知之，急追即获。“举军叹恨。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权数挑战，公坚守不出。权乃自乘船，从濡须口入。公见舟船器仗法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权，刘景儿若豚犬耳！”权为笺与曹公说：“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别纸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语诸将曰：“孙权不欺孤。”乃撤还。

《江表传》曰：坚为下邳丞时，权生，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有贵象。及坚亡，策起事江东，权常随从。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好侠养士，始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参问计谋，策甚奇之，自以为不及也。每请会宾客，顾权曰：“此诸军之将军也。”

孙亮

《吴志》曰：孙亮，字子明，权少子也。权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姊全氏公主尝讠替太子和子母，心不自安，因倚权意，欲豫自结，数称述全尚女，劝权为亮纳焉。赤乌十三年，和废，权遂立亮为太子，以全氏为妃。权薨，太子即尊号。大赦，改元建兴元年。冬十月，大傅诸葛恪率军遏巢湖，城东兴。十二月，魏使将军诸葛诞等出骑七万围东兴。恪以大兵赴敌，大破魏军。太平元年，以从兄偏将军（丑林切）为侍中、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二年四月，亮临正殿，大赦，始临政事。又料兵家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得三千馀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者为之将帅。亮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日於苑中习焉。三年，亮以专恣，与太常全尚、将军刘承谋诛。九月，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杀承於苍龙门外，召大臣会宫门，黜亮为会稽王，时年十六。

《吴历》曰：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屎，召问藏吏，吏叩头。亮问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吏曰：“向求，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侍中刁玄、张启：“黄门、藏吏辞语不同，请付狱推。”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屎，屎里燥。亮大笑谓玄、曰：“若久在蜜中，中外当湿，今里燥，必黄门所为。”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

孙休

《吴志》曰：孙休，字子烈，权第六子。年十三，从中书郎谢慈、郎中盛冲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太元二年正月，封琅耶王，居虎林。四月，权薨，休弟亮承统，诸葛恪秉政，不欲诸王在滨江兵马之处，徙休于丹阳郡。太守李衡数以事侵休，休上书乞徙他郡，诏徙会稽。居数岁，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亮废，孙使宗正孙楷与中书郎董朝迎休。休初闻问，意疑，楷、朝具述奉迎本意，留一日一夜，发。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头曰：“事久变生，天下喁喁，愿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进及布塞亭。武卫将军孙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舆法驾迎於永昌亭。以兵千人迎拜於道侧，休下车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元年。冬，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休闻逆谋，阴与张布图计。十二月戊辰腊辰，百僚朝贺，公卿升殿，诏令武士缚，即日伏诛。五年，以卫将军濮阳兴为丞相。休以丞相兴及左将军张布有旧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休锐意於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间常晨出夜还，惟此时舍书。休欲与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令已不得专，因妄饰说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学，群书略遍，所见不少也。其明君暗主，奸臣贼子，古今贤愚成败之事，无不览也。今曜等入，但欲与讲论书耳，不为从曜等始更受学也。纵复如此，亦何所损？君特当以曜等恐道臣下奸变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事，孤已自备之，不须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无所损，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诏陈谢，重自序述，又言惧妨政事。休答曰：“书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无伤也。此无所为非，而君以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圣王务学业，其流各异，不相妨也。不图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敢。”布拜表叩头，休答曰：“卿相开悟耳，何至叩头乎！如君之忠诚，远近所知。往者所以相感，今日之巍巍也。《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君其终之。”初，休为王时，布为左右将督，素见信爱，及至践祚，厚加宠待，专擅国事，多行无礼，自嫌瑕短，惧曜、冲言之，故尤患忌。休虽解此旨，心不能悦，更恐其疑惧，竟如布意，废其讲业，不复使冲等入。七年七月，休薨，时年三十。谥曰景皇帝。

《江表传》曰：休寝疾，口不能言，乃手书呼丞相濮阳兴入，令子⺪（音湾）出拜之。休把兴手，而指⺪以托之也。

《襄阳记》曰：李衡为丹阳太守，时休在郡，衡数以法绳之。妻习氏每谏衡，衡不从。会休立，衡惧，谓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显於天下，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可自囚诣狱，如此，乃当逆见优饶，非但直活而已。”衡从之。果得无恙，又加威远将军。授以戟。

《吴志》曰：休诏曰：“丹阳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钩斩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君为君，遣衡还郡，勿令自疑。”

孙皓

《吴志》曰：孙皓，字元宗，权孙和之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孙休立，封皓为乌程侯，遣就国。西湖民景养相皓当大贵，皓阴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时蜀初亡，而交携叛，国内震惧，贪得长君。左典军万者为乌程令，与皓相善，称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俦，又加之好学，奉尊法度，屡言之於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布、兴说休妃太后朱，欲以皓为嗣。朱曰：“我寡妇人，安知社稷之虑，苟吴国无陨，宗庙有赖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时年二十三。改元，大赦。

皓既得志，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兴、布窃悔之。或以语皓，十一月，诛兴、布。天纪三年冬，晋命镇东将军司马（音宙）向涂中，安东将军王浑，扬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太尉贾充为大都督，量宜处要，尽军势之中。初，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史。宴罢之後，各奏其阙失，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为罪。後宫千数，而采择无已。激水入宫，宫人有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面，或凿人眼。岑昏险讠叟贵幸，致位九列，好兴功役，众所患苦。是以上下离心，莫为皓尽力，盖积恶已熟，不复堪命故也。晋军所至，则土崩瓦解，而王顺流，司马、王浑皆临近境。皓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等计，分遣使奉书於。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缚焚榇，延请相见。以皓致印绶於己，遣使送皓。皓举家西迁，以太康元年三月丁亥就集于京邑。四月，诏赐号为归命侯，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疋，绵五百斤。皓太子瑾拜郎中。五年，皓死於洛阳。（《吴录》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时年四十二，葬河南县也。）

《世说》曰：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女歌，颇能不？”时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国邻，今为汝作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吴志》评曰：皓淫刑所滥，殒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是以群下人人惴恐。虐用其民，穷淫极侈，宜其腰首分离，以谢百姓。既蒙不死之诏，复加归命之宠，岂非旷荡之恩，过厚之泽也哉！

卷一百十九　偏霸部三

前赵刘元海

《晋书□载记序》叙曰：刘元海以惠帝永兴元年据离石称汉。后九年，石勒据襄国称赵。张氏先据河西，是岁，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华自称凉王。後一年，冉闵据邺称魏。後一年，符健据长安称秦。慕容氏先据辽东称燕，是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符健後一年也，俊始僭号。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据邺。後二年，西燕慕容冲据阿房。是岁也，乞伏国仁据ｘ罕称秦。後一年，慕容永据上党。是岁也，吕光据姑臧称凉。後十二年，慕容德据滑台称南燕。是岁也，秃乌孤据廉川称南凉，段业据张掖称北凉。後三年，李玄盛据敦煌称西凉。後一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称後凉。四月，谯纵据蜀称成都王。後二年，赫连勃勃据朔方称大夏。後二年，冯跋杀离班，据和龙称北燕。堤封天下，十丧其八，莫不龙旌帝服，建社开礻方，华夷咸暨，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乡，或拥数州之地，雄图内卷，师旅外并，穷兵凶於胜负，尽人命於锋镝，其为战国者一百三十六载，抑元海为之祸首云。

刘渊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馀岁，至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北服丁零，内侵燕、岱，控弦四十万。汉祖患之，使刘敬奉公主以妻之，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姓刘氏。建武初，入居西河美稷。後汉中平，单于羌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扶罗以其众留汉，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於河内。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入朝，魏武因留之，为分其众为五部，以左贤王豹为左部帅，其馀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虽分属五部，皆家于晋阳汾、涧之宾。

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龙门，有一大白鱼，顶有二角，轩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祉。”其夜，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征也。”自是十二月而生渊。渊生，左手有文曰渊海，遂以名焉。幼而好学，不舍昼夜，常谓同门生朱纪、范隆等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於是学武事，并皆工绝，猿臂善射，膂力过人。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太原王浑虚衿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晋文王深待之，时东莱王弥等皆凭结浑，言之于晋武帝。帝召见，与言，大悦之。後谓王济曰：“刘元海容貌风仪，机谈鉴智，虽由余、日无以加也。”会父豹卒，帝以渊代为左部帅，转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大安中，惠帝失政，诸王迭相残废，州郡奸豪，所在蜂起。从祖北部都尉、右贤宣等议曰：“右左贤渊姿器绝人，宇超世，天下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共推渊为大单于。渊曰：“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蝼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馀万，皆一当晋十，鼓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何呼韩耶足道哉！”宣等称善。

元熙元年，迁於左国城，晋人东附者数万。宣等上尊号，渊曰：“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皇初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听宇宙混一当更议之。”十月，为坛南郊，僭汉王位，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遵刘禅为孝怀皇帝，立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拜授各有差。四部之东莱王弥起兵青、徐，遣使来降，拜镇东大将军、青州刺史、东莱郡公。四月，汲桑叛，自称赵王，选置州郡。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帅众来降。

永凤元年秋七月，凤凰集于蒲子，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上尊号。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以卫将军和为大将军，抚军刘聪为车骑大将军，建武曜为龙骧大将军。河瑞元年，迁都平阳，汾水中得玉玺，大赦，改元。二年，以大司马、梁王和为皇太子。八月，渊寝疾，以刘洋为太傅，延年为太宰，司徒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置单于台平阳西。渊薨于光极殿，太子和即位。聪自西明门攻，斩和于西室。九月，葬渊永陵，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刘聪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刘聪，字玄明，一名载，渊第四子。母张夫人之孕，梦日入怀，寤而告渊，渊曰：“吉征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聪，夜有白光之异。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馀。幼而聪寤，究通经史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通之。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以永嘉四年僭即帝位于光极前殿，大赦，改年光兴元年。以卫尉呼延宴为前锋大都督，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州；命东莱弥、龙骧曜、镇军勒进军会之。比及河南，十二败晋师，长驱围洛阳，陷之，纵兵大掠。幽晋帝于端门，杀晋太子及诸百官已下二行馀人，洛水北筑为京观。迁帝及太后、侍中庾珉等于平阳。大赦，改元兴为嘉平元年。二月，晋帝进号仪同三司、会稽郡公。聪引帝入宴，谓曰：“卿为豫章王时，朕曾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作乐府歌文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砚，颇忆不？”帝曰：“臣敢忘之，俱恨尔日不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陛下何由得之！”三年正月，宴於光极前殿，逼晋帝行酒，庾珉、王隽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二月丁未，怀帝崩于平阳，於是诛珉等。三月，立贵嫔刘氏为皇后。四月，愍帝即位於长安，车骑曜等攻长安。河东地震，雨于平阳。

建元元年正月，黑雾四塞，着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庚时，日落地，三月相承出於西方东行，平阳地震，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於牵牛，入紫微，龙形逶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癸未，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己丑，刘氏卒，乃失此肉，哭声亦止。十一月，以晋王粲为国相、大单于，总百揆。十二月，宣光陵石人皆行数步，宫中鬼哭。

麟嘉元年，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於粲，立市於後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秋七月，河东大蝗，惟不食粟豆。司隶靳准率部民收而埋之，哭声闻於十馀里，然後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大司马曜攻陷长安外城。九月，犬与豕交于宫门，有豕着进贤冠，聪御坐。犬冠带绶，与豕并。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长安饥甚，死半。麴允为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势不自支。”乃使侍中宗敞奉笺降曜。敞随使者至，帝肉袒牵羊，舆榇衔璧，出降东门。曜受璧焚榇，迁愍帝及司徒梁汾、骠骑麴允等诸臣百馀人至于平阳。聪临光极殿，帝稽颡于前，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聪大怒，允自杀。以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以大司马曜假黄钺，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太宰、秦王。

二年正月，东平王约卒。十一月，聪校猎上林，以晋帝行车骑大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观者皆指帝曰：“此故长安天子。”聚而观之，故老亦有悲泣者。十二月，大飨于光极前殿，聪欲观晋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斩之。戊戌，愍帝崩於平阳。

三年，聪所居螽斯则百堂灾，会稽王康已下二十一子焚焉而卒。自此鬼哭宫，至于九月，夜声不绝。四月，尚书令王监、崔懿之等极谏，聪大怒，收监等斩之。七月，鬼哭于光极殿，聪昼见东平王约，甚恶之。征秦王曜为丞相，录尚书事；固辞，仍以丞相领雍州牧。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大赦，改年汉昌。葬宣光陵，为谥昭武皇帝，庙号烈宗。八月，以丞相曜为相国、大都督；司空靳准为将军，领尚书事。粲荒酗酒色，游宴後庭，军国之事一决於准。准遂勒兵入宫，执粲，数而杀之。追谥灵帝。刘氏无少长男子尽刑于市，发掘二陵，焚烧宗庙。鬼大哭，声闻百里。准自号汉大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相国曜自长安赴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赵录》曰：麟嘉元年十二月，大将军、东平王约卒，一指犹暖，遂不殡殓。至甲戌乃苏，言见渊於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反於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渊谓约曰：“东北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後二年当来，後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但还，後年当来，见汝不迟。”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馀国，引约入宫，与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後年来必见过，当以女相妻。”约归，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苏，谓左右曰：“机上取囊来。”左右取得，开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馀国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驰使奏呈聪曰：“若当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以戊寅岁薨，与此玉并葬焉。

刘曜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刘曜，字永明，渊之族子。少孤，见养於渊。幼而聪慧，性托落高亮，与众不群。铁厚一寸，射而洞之。身长九尺三寸，手垂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不过百馀根，皆长五尺。光初元年十月，太保呼延宴等自平阳来奔，上尊号於曜，僭即皇帝位。十二月，靳准左右军骑乔太、王腾等杀准，奉六玺来降。二年夏四月，徙都长安，立子熙为皇太子。六月，缮宗庙，社祭，南北郊于长安，令曰：“盖王者之兴，必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其速议以闻。”於是太保呼延宴等议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山之属城，陛下勋功懋於平、洛，终於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曜从之。於是以冒顿配天，渊配上帝。

三年五月，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一宿，树拨拨变为人形，长一尺，须眉长三寸，皆黄白色，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着履之形，惟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生柯条，遂为大树，枝叶甚茂。四年，将於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伏闻敕旨营陵，将周回四十，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椁，黄金饰之。臣闻尧葬林，市不改肆；颛顼葬广阳，下不及泉。圣王之终也如是。秦始皇下固三泉，周逾七里，身亡之後，毁不旋踵，暗王之终也如此。从丧乱已来，汉帝诸陵咸见践辱，惟霸陵独全。此虽太宗之达至然，抑亦释之之功。兴亡奢俭，□然於前，惟陛下览之。”曜大悦。终南山崩，崩所得白玉一尺，有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以为己瑞，群臣咸贺。中书监刘均曰：“山崩石坏，国倾民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败，赵因之而昌。大赵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赵，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曜抚然改容。五年，曜后羊氏卒，故晋惠后也，洛阳之陷纳之。六年正月，天裂，广一丈馀，长五十丈。

十一年七月，石虎帅众四万人寇扰河东，进攻蒲坂。曜尽中外精锐，自潼关北济。虎惧，引师而还。曜追而败之，枕尸二百馀里，虎奔朝歌。遂攻石生於金墉，分遣诸将攻讨汲郡、河内。十二月，勒自帅众拒之，阵於洛西。曜性少酗酒，末年尤甚。将战，饮数斗。常乘赤马无故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斗馀。至于西阳门，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马陷石渠，坠於水上，为堪所执。勒将还襄国，喻曜使与太子毗书，令速降，曜但敕毗“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建平末，为勒所杀。

十二年正月，太子毗、大司马南阳王胤等议欲西保秦州，遂相率奔上□。石虎乘胜追战，枕尸千里，上□溃。虎执毗及王公已下三千馀人皆杀之。自刘渊建号西河，至是二十有六载。

《晋书□载记》曰：曜在位十年而败。始，元海以怀帝永嘉四年僭立，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载，以成帝咸和四年灭。

卷一百二十　偏霸部四

後赵石勒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庭中。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幼而力耕，每闻𠓛铎之声，或在前後，归以告父母，曰：“作劳耳鸣，无不祥也。”会并州史司马腾执诸胡山东卖充军实，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勒亦在中。东至平原，卖茬平人师𠆢为奴。每夜於野，尝闻鼓角之声，诸奴亦闻，归以白𠆢，𠆢奇而免之。邻于马牧率汲桑往来，勒以能马自托於桑。而亻庸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见一老父，谓勒曰：“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阳、夔安等十八骑，复东如赤龙骑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永兴元年，关东所在兵起。二年，阳平人公师蕃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桑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以勒为名。

永嘉元年，勒归刘渊，渊拜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渊薨，聪袭位。刘曜、王弥围洛阳，勒帅精骑二万会之。王弥既平洛阳，将先诛勒。勒请弥宴于己营，手斩弥，并其众。将军郭默获沙门天竺浮图澄，以其有道术，进之於勒。试澄有效，甚尊重之。前赵嘉平二年，张宾说勒曰：“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势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将四出，授以奇略，王业可图。”勒於是进据襄国。聪授勒都督幽、冀、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上党公，邑万户。三年，以征虏将军为魏郡太守镇业三台，基谋之崩，兆於此矣。前赵麟嘉元年，刘琨遣姬澹帅众来讨。勒与战，澹军大败。琨长史李弘以并州来降。七月，刘聪疾甚，以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辅政，勒固辞，乃止。

刘曜称尊号，将授勒太宰、大将军，加九，增封十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跸，如曹公辅故事。曜闻曹平乐之言，停太宰之授。勒大怒曰：“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尔所呼耶！”征虏虎与左右长史张敬、张宾等上疏曰：“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霸者之号，请改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魏王在邺故事，以二十四郡、户十九万为赵国。”十一月，勒即位，改光初二年为赵王元年。建社稷、宗庙。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二年，令曰：“国人不得报嫂，在丧婚聚，至於烧葬，令如本俗。”八月，缮轩悬，舞八佾，作金银大辂、黄屋左纛，天子礼乐於斯备矣。三年，黎阳民陈武妻产三男一女，上书自陈。令曰：“昔周之兴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乳四子，可谓庆过姬祥，美加曩日。其赐乳婢一人，百石、杂缯四十匹，庶以肃迎嘉祥。”冬十月，勒与乡亲齿坐，语及平生。勒曰：“李阳，壮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来？父老归语令速来，沤麻麻之忿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仇匹夫乎！”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也。其复之三世。”十一月，李阳至，引入欢酣，宣阳臂笑视之，曰：“卿虽老，臂中犹有力，颇复与人斗不？孤往曰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赐甲第一，拜为都尉。阳与勒邻居，岁常争沤麻池，迭相殴击。四年二月，拜子弘为世子。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常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後，大惊曰：“此法当失，何以得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侯耳。”其天资英达如此。八年八月，修三台。十月，以世子卫将军弘镇邺。太和十年，刘曜围洛阳，襄国大震。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河，先是流澌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澌大至。以为神灵之助，命曰灵昌津。战于西阳门，曜军大溃，石堪执曜送之。二年，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车骑虎克上□，遣主簿赵封奉传国玉玺送之。秦、陇悉平。

建元元年二月，车骑虎等上尊号，勒不许。固请，勒以赵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八月，群臣又固请，以名位不正，宜即尊号。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四月，如邺，议营新宫，廷尉续咸谏曰：“臣闻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阶三尺，美彰于《诗》、《书》。汉文惜百金，不营露台，称之於千古。迨夏商之琼台瑶室，楚秦章华阿房，资财内竭，华夷外叛。”诏曰：“且敕停作，申吾直臣之气。”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为大司马，程遐开府仪同。是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巨木万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此非为灾，天意欲吾营邺都耳。”於是营之。勒以成周汉晋旧京，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

三年正月，大飨于建德殿，酒酣，勒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光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丈夫行事当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朕当在二刘之间，轩辕岂所拟乎！”群臣皆称万岁。

四年，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乡竹死。蛇鼠斗於安定府间，二日，蛇死。临泾马生角。长安城中鸡鸣，音皆曰基兹。安定厅事前夜闻诵书声，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陨石于肥乡。”六月，勒寝疾，召中山王虎、太子弘、侍中严震等侍疾禁中。七月，薨于西阁，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

《晋书》曰：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

石弘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弘，字大雅，勒第三子。母程夫人，右光禄遐之妹。建平元年立为太子。虚衿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圣人之後，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程遐言於勒曰：“中山怏怏，不可以辅少主，宜早除之，以便大计。”勒不从。勒薨，虎执政临轩，召子冀州刺史遂帅兵入禁宿卫，文武无不奔散。弘大惧，策拜中山王虎为丞相，以十三郡封为魏王，又加九锡。虎伪让，後乃受之。延熙元年七月，改顿丘为魏国，公魏郡立黎阳。十月，弘赍玺绶亲诣魏宫，喻禅意。虎曰：“弘昏昧愚暗，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云何禅让也。”十一月，废弘为海阳王，弘就车，容色自若。幽弘及太后、南阳王恢于崇训宫，煞之，时年二十二。

石虎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虎，字季龙，勒之从子。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谓之为勒弟。晋永兴中与勒相失。嘉平元年，刘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时年十七。残忍，好驰猎，喧游无纪度，尤善弹人，军中每患之。勒白王曰：“此儿凶暴，无使军人煞之，声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犊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时多能破车，为复小忍，勿怯之。”至十八，检摄恭谨，严重爱士，弓马迅健，勇冠当时。勒深嘉焉，拜征虏将军。性酷虐无道，军中勇策略与已侔者，辄因事害之。至於降城陷垒，坑斩士女，鲜有遗类。勒屡加责诲，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信弥隆，杖以专征之任。

既废杀弘，称居摄赵大王。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年。虎志荒内游。外耽营缮，使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选守牧，祀郊庙；征伐刑断乃亲览之。三月，南游，临江而还，江东地震。是日，鹤省台成，赐匠有差。九月，迁都邺宫。二年，徙洛阳锺ね、九龙等于邺。是岁，大武殿、东西宫皆就。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穿为伏室，置卫士五百人於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璧，穷极伎巧。起灵台之殿於显阳後，采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後庭服绮珍奇者万馀人，内置宫女十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虚实。禁郡国不得私知学星谶。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馀丈，上置燎，下盘置人，为缴上下。虎试而悦之。

三年，太保安夔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号劝进，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虎大怒，腰斩成公段于阊阖门。即天王位，南郊，大赦。亲王贬为郡公，藩王为县侯。太子邃总百揆，其後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畋，悬管而入，或夜百骑宿于宫臣家，淫其妻妾。装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盘上，传首视之。又纳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后煞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亦赐左右，所以识其味也。虎荒耽内游，威恕违度，邃以事可呈之，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私谓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事发，幽邃于东宫。杀之，及妃张氏男女二十六人尽赐死，合一棺埋之。诛其宫臣友党二百馀人。立河间公宣为太子。建武六年，追尊号考乐平孝公为太宗孝皇帝。八年六月，上党孟门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九年十二月，武乡送雄虎，变为雌，乳一狼子，七日，噬虎脑而杀之，後三日，狼子亦死。佛图澄闻之流涕。十年，虎起河桥於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辄随流，用功五百馀万，不成。虎如灵昌津，沉璧告诚，璧浮于渚上，水波腾上，津所殿观莫不倾坏，死者百馀人。虎恚甚，斩工匠而还。十一年，发雍、梁十六万人成长安未央宫，又发司、豫、荆、兖二十六万人成洛阳宫。十三年正月，虎亲耕籍田于桑梓苑。十四年三月，虎梦龙飞西南，自天落地。旦而问澄公，公曰：“祸将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韬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长九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子宣视而恶之，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杨丕、牟成等曰：“韬凶竖悖逆，敢违我如是！汝等能杀之者，吾入宫，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上必亲临丧，因行大事，无不济矣。”丕等许诺。八月，煞韬，宣奏之，虎哀绝，久之乃苏。召太子宣锁系于邺北，火焚杀之。议立太子於东堂，虎曰：“吾欲以纯灰三斗洗吾腹，腹秽恶，故生凶子，儿年二十便欲煞父。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齐公世为皇世子，立昭仪刘氏为皇后。十一月，飨群臣于大武殿前，佛图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发石而视之，有棘子生焉。冉闵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问佛图澄，澄曰：“其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

大宁元年正月，虎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年。二月，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佛图澄西入关。虎掘之，无尸，惟有一石。虎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寝疾。四月，薨於金华殿。（《晋书》曰：“季龙始咸康元年僭立，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年。”）

子世即位，尊刘后为太后。彭城王遵先镇关右，至是勒兵而还，戎卒九万，次于荡阴，石闵为前锋都督。太后令授遵丞相，加九锡，增封十郡。己丑，至安阳亭。庚甲，曜兵，入自凤阳门，升太武前殿，尽哀，退如东阁。群臣敦劝即位，大赦。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废太后刘氏为昭仪，寻皆杀之。世立凡三十三日。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大司马义阳王鉴为太傅，沛王冲为太保，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甲午，太武殿灾，诸门观阁荡然，服御烧者太半，光炎照天，月馀乃灭。乙未，雨血周遍邺城。六月，葬虎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十一月，石闵劫司空李农、右卫王基密，谋共废遵。闵使将军苏彦、周成帅甲士三十人执遵于南台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几时！”遂杀之于琨华殿，并诛郑太后、张皇后。遵字太祇，虎第九子，凡在位百八十三日。

鉴即位，大赦。以石闵为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鉴使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伪不知，夜斩松、才於西中华门。龙骧将军孙伏都、刘诛等结羯士三千人伏於胡天，亦欲诛闵等。鉴在中台，伏都帅三十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问其故。伏都曰：“闵、农等反，已在都掖门，臣严帅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好陈力，勿忧无报也。”伏都等攻闵、农，不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门至琨华，横尸相枕。诸胡羯无少长斩之，死者二十馀万人，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

初，青龙元年正月，石闵欲灭二石之号，议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十有二国。’继赵李，讠书炳然，且德星镇卫，宜改号大卫，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闰月，废鉴，煞之。诛虎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鉴字太朗，虎第三子也。

《晋书》曰：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自残害。讠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封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石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

石闵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後赵录》曰：石闵，字永曾，虎之养孙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於河内，获瞻，时年十二。长而勇悍，便弓马，临阵不顾。勒奇之曰：“此儿壮健可嘉。”命虎子之。历位左积射将军，封西华侯。闵幼而果锐，虎抚之如孙。及长，身长八尺，善谋，勇力绝人。虎即位，为修武侯，历北中郎将。虎之败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

永兴元年闰月，司徒申锺、司空郎等四十八人上尊号於闵，僭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号称大魏，复姓冉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皇帝，母王氏为皇太后，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司马李农为太宰，诸子皆为县公。

新兴王祇闻石鉴之死，称尊号於襄国，改年永宁。石祇遣相国汝阴王石琨帅众十万伐邺。六月，进据邯郸。闵尽众拒之。琨军大败。二年三月，闵攻襄国百馀日，祇惧，乃去皇帝之号，改称赵王，遣太尉张奉乞师于慕容俊，中军张春请救於姚弋仲。三月，祇相国汝阴王琨自冀州救祇，弋仲遣子襄帅骑三万八千，俊遣将军悦绾帅甲士三万，劲卒十三万，四方攻之，祇卫其後，闵师大败。闵与十余骑奔还邺。祇使刘显帅众七万追奔伐邺。闵尽众出战，大败之，追奔至於阳平。显惧，密使请降，求煞石祇为效。四月，刘显煞祇及其丞相乐安王炳、太保张举等。遣拜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祇、炳皆虎之庶子也。七月，刘显称尊号襄国。三年二月，刘显帅众伐常山，太守苏彦告难。闵率骑八千救彦，败显于常山，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军曹伏驹开门为应，遂入襄国，诛显及其公卿已下百馀人，焚襄国宫室，迁其民于邺。

三月，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击之，与慕容恪遇於广台。恪方阵而前，闵众寡不敌。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溃围出，东奔二十馀里，马无故而死，遂为恪所擒。送之于蓟，俊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敢妄称天子？”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王耶！”俊怒，鞭之三日。遣慕容评帅众围邺。五月，送闵龙城，告而煞之。邺中饿人相食，虎时宫人略尽。冉智尚幼，蒋遣詹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猗奏表降晋。八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将军田香开门隆评。蒋悬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锺及诸王公卿于蓟。初，慕容俊斩闵於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岁永和八年也。

卷一百二十一　偏霸部五

前燕慕容（五罪切）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字奕洛环，昌黎棘城人。昔高辛氏游於海滨，留少子厌次以君北夷，世居辽左，号曰东胡。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曾祖莫护跋，于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拜率义王，始建国大棘城之北。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意甚好之，遂敛袭冠，诸部因呼之步摇，其後音讹，遂为慕容焉。祖木延，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父涉归，以全柳城勋进拜单于，迁邑辽东，於是渐变胡风。自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姓。身长八尺，有大度。晋安北将军张华一见奇之，谓曰：“君後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涉卒，弟耐立，将谋杀，亡潜於辽东徐郁家。太康元年，国人杀耐，迎立之。太康十年，又还于徒河之青山。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谓紫蒙之邑也。永嘉六年，王沉承制以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皆让不受。擢举贤才，官方授任。鲁国孔纂，宿德清望，请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洽通，为东庠祭酒；世子率国胄受业焉。太兴四年，晋遣谒者拜使持节、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封辽东郡公，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咸和元年，加侍中，位特进。八年夏五月，薨于文德殿，年六十五，葬于青山。晋遣使者赠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襄公。为燕王，追谥武宣王。俊称尊，追尊曰武宣帝。庙号高祖。

《晋书》曰：在位四十九年。

慕容（音晃）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字元真，第二子，小字万年。长七尺八寸，雄毅善权略，博学多才艺。晋建武元年，拜振武将军。永昌初，拜左贤王，太宁末，拜平北将军、朝鲜公。咸和八年六月，即辽东公位，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九年八月，晋遣谒者拜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承制一如故事。咸康二年七月，立子俊为世子。四年，以左司马封奕为左长史。九月，奕等以任重位轻，宜称燕王，於是上议。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境内。改备群司，以封奕为相国。追尊先公为武宣王，先妣为王后。起文昌殿，出入警跸。立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太子。是岁，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八年七月，晋使鸿胪郭[A092]持节拜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大将军、燕王，馀如故，封诸功臣百馀人。九月，迁都龙城宫阙。十二年四月，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率群僚观龙，去龙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大悦，赦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寺于山。雅好文籍，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并以教胄子。十四年，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十月，飨群僚于承乾殿，右长史宋谘性贪，赐布百匹，令自负而归，以愧其心。十五年八月，因见白兔，驰射，马倒。辇而还宫，引太子俊嘱以後事，谓曰：“今中原未平，方须经建，委贤任哲，此其时也。恪智勇兼济，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殿，年五十二。十月，葬龙山，谥文明王。俊称尊，追尊曰文明皇帝，庙号太祖，陵曰龙平。

《晋书》曰：尝田于西鄙，将济河，见一老父，服朱衣，乘白马，举手麾曰：“此非猎所，王其还也。”秘之不宣。遂济河，连日大获，後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乃说所见。辇而还宫，引俊嘱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

慕容俊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俊，字宣英，第二子，小字贺赖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身长八尺一寸，善属文，雅长辞赋，至於器服、车、室皆著铭赞以为劝戒。之八年，晋遣使者拜燕王，以俊为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十一年，进拜使持节、镇东将军。薨，即燕王位，赦其境内。元年春正月，俊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五月，闻赵乱，乃严兵将为进取之计。七月，晋使谒者陈沈拜俊侍中、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燕王，承制封拜，一如、故事。元玺元年正月，司南车成，俊大悦，告于庙。四月，遣辅国恪、相国奕讨冉闵，战于魏昌廉台，闵师大败，擒送之。闵大将军蒋辅闵子智固守邺城。遣辅弼评等帅骑一万以讨之，邺北郡县悉降。辅国奕等二百一十人劝称尊号，令曰：“非常之事，匪寡德所宜闻也。”八月，克邺。辅弼评等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锺并乘舆服物及六玺送于中山。传国玺蒋先以送晋。俊欲神其事业，言数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闵妻号奉玺君。封冉智为海滨侯，以辅弼评为司州刺史镇邺。十月，辅国恪等三百五人奉皇帝玺。十一月，僭即皇帝位于正阳前殿，大赦，改年。时晋遣使诣，俊谓之曰：“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己为帝矣。”庚午，书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武宣王遵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浑氏为皇后。

升平元年正月，立中山王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年曰光寿。初，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蹄啮，人莫能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尝仗之济难，今不欲出者，盖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寻奔退，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岁，而骏逸不亏，俊比之于鲍氏，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月，象成而马死。十一月，自蓟迁邺。十二月，入邺宫，大赦。缮宫殿，复铜雀台。以吴王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镇辽东。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树自拔根，出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以为岳神之命，遣尚书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辽西获黑兔。三年三月，俊夜梦石虎啮其臀，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踏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御史中尉伯约数其残酷之罪，鞭而投之漳水。十二月，俊寝疾，谓大司马恪曰：“吾患忄顿，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家国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致治，不可以乱正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也！”俊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四年正月，俊薨于应福前殿，年五十三。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葬龙陵。俊雅好文籍，性严重，未曾以慢服临朝，虽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

《晋书》曰：俊在位十一年，自初即位至于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惟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馀篇也。

慕容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字景茂，俊之第三子。元玺三年，封中山王，寻立为皇太子。光寿四年，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熙元年，以太原王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专百揆上；庸王评为太傅，副赞朝政；司空阳骛为太保；吴王垂为河南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兖州牧，镇梁国。四年正月，南郊。十月，太尉奕迎神主和龙。初，委政太宰恪，专受经于博士王劝、助教尚锋、秘书郎杜诠，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劝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诠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皆有拜授。八年，太宰恪卒。九年十二月，有神降于邺，自称湘女，有声，与人相接，数日而去。十年四月，立贵妃可朱浑氏为皇后。六月，晋大司马桓温率众五万来伐，遂至枋头，吴王垂大败之，斩获三万馀级，温奔还淮南。垂既败温，威德弥振。太傅评大不便之，太后遂与评谋杀垂。十二月，垂出奔秦。

十一年六月，秦辅国将军王猛、镇南将军杨安率众六万来伐。以太傅评、下邳王厉等帅精卒三十万，拒秦师于潞川。州郡盗贼大起，邺中怪异非常。十月，评及猛战于潞川，评师败绩，单骑遁还。猛乘胜追奔，长驱至邺。十月，苻坚帅众会猛来攻，拔邺。城外乱，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馀、句丽及上党质民子弟五百馀人夜开城北门，引纳秦师。与太傅评、左卫将军孟高等数十骑出奔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黎。坚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追之，及于高阳，秦将巨虎执，将缚之，曰：“汝何小人，而敢缚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诏缚贼，何谓天子也！”执送邺。坚问其本状，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陵墓！”坚哀而释之，令还宫率文武出降。坚入邺宫，升正阳殿，徙及王公已下并诸鲜卑四万馀户于长安，封新兴郡侯，邑五千户，寻拜尚书。坚征台城，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淮南之败，随坚还长安。既而吴王垂攻苻丕于邺，中山王冲起兵关中，谋杀坚，事发，为坚所诛，年三十五。德称尊号，伪谥幽皇帝。

《晋书》曰：始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至四世。在位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灭，通、凡八十五年。

前秦苻洪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子孙强盛，世为氐酋。其後家池生蒲，长五丈，节如竹形，于时咸异之，谓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母姜氏，寝产洪。先是陇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为部帅。好学多权略，善骑射。

属刘氏之乱，散千金，招延俊杰，戎晋襁负奔之，推为盟主。刘聪遣使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洛阳公，群氐推为首。刘曜以洪为氐王，及曜败于洛阳，洪率部人西堡陇山。石虎将军攻上□，洪诣虎，降。虎跣出迎之，拜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泾阳伯。赵建平四年，石生起兵于关中，洪遂西结张骏，自称晋北平将军、雍州刺史。石虎既灭生，洪遂率户二万下陇东，如冯翊，虎拜洪护氐校尉，进爵为侯。徙秦雍州民羌十馀万户于关东，迁洪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处之枋头。从征段辽有功，进封西平郡公。佛图澄言符氏有王气，虎阴欲杀之。洪称疾不朝。

太宁元年，进位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进封本国略阳郡公。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洪逆击，败之。於是安定梁扰楞等并关西民望说洪曰：“今胡运已终，中原丧乱，明公神武自天，必继踪周、汉，宜称尊号，以副四海之望。”洪以谶文有“草付应王”，又孙坚之生背有“符”字，遂改姓符氏，自称大将军、单于、三秦王。初，赵将军麻秋西镇ｘ（音符）罕，闻冉闵之乱，率众归邺，洪使子龙骧雄逆击获之，以为军师将军。秋说洪西都长安。既而秋因宴鸩洪，将并其众，世子健收而杀之。洪将死，谓健曰：“关中周、汉旧都，形胜之国，吾亡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薨，年六十六。

符健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健字建业，洪第三子。母姜氏梦感大累而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之夜，洪梦族曾氐王蒲健谓之曰：“是儿兴家门，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罴，字世健，後避石虎外祖张罴之名，故改焉。晋永和六年，自称晋征西大将军、开府、都督关西诸军事、雍州刺史。於是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济讫焚桥。三辅堡壁悉降。十一月，入都长安，于是左长史贾玄硕等依诸葛亮、刘备故事，表健为秦王。玄硕等乃上尊号，健伪让再三，乃从之。皇始元年正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晋永和七年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为太祖武惠皇帝，缮宗庙、社稷于长安。立妻强氏为皇后，子苌为皇太子，靓为平原公，生为淮南公，弟雄丞相、东海公，其馀封授各有差。是年，野蚕成茧，野禾被原，百姓采野茧而衣，收野粟而食，关西家给人足。

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请：“宜依汉、晋，兼皇王之美，不可过自谦冲，同赵之初号。”健从之，僭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大赦。诸公进爵为王，立五等之封，以次进之。三年正月下书曰：“其令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速以闻，勿俱贵贱。”四年，丞相东海王雄卒，赠相国，进封魏王，谥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赵建武中拜龙骧将军，头大足短，故军中称为大头龙骧。健甚重之，曰：“元才，吾之姬旦。”五年四月，立淮南王生为皇太子。六月，健寝疾，引太师鱼尊、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随等嘱以後事，受遗辅政。乙酉，薨于太极前殿，年四十九。葬原陵，伪谥明皇帝，庙号世宗。永兴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庙号高祖。

符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符生，字长生，健第三子。幼而粗暴，昏醉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七岁，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耶！”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及长，力举千钧，走及奔马。皇始五年，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年。群臣奏“先帝晏驾甫尔，不宜改号。”生怒，不从，穷推议主。寿光元年七月，杀右仆射段纯，以太子门大夫赵韶为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佐郎董荣为尚书，并以佞幸进也。九月，中书监胡文言于生：“昆频有客星孛于大角，荧惑入东井。大角为帝座，东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远追周文，修德以攘之”。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足塞大丧之变。”於是杀皇后梁氏，诛太傅录尚书毛贵、车骑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后，安之女孙。又诛丞相雷弱儿。诸羌悉叛。弱儿，南安羌酋也。生虽在谅ウ，游饮荒淫，杀戮无道，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未几，后妃公卿已下至于仆隶，诛五百馀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年正月，嬖臣右仆射董荣言于生曰：“日蚀之灾，宜以贵臣应之。”生曰：“惟有大司马。”“国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从之，诛司空王随。壬戌，飨群臣于太极殿，乐奏，生亲歌以和之。命尚书令辛牢典劝，既而生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矢射牢杀之。於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昏醉，污服，蓬头僵仆，生以为乐。

三年四月，姚襄遣姚兰等众二万七千进据黄洛。生遣平王黄眉、东海王坚、建节将军邓羌等步骑万五千以讨之。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回骑拒襄，大战，获襄。襄有骏马，日行千里，是战也，马倒而擒之。眉等振旅而归。

初，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即坚封也，第在洛门东。生荒暴日滋，残虐弥甚。群臣朔望漏尽请见，生曰：“知尽乎？须待饮讫。”或日暮而不出，百僚饥弊。或至申酉之间方出临朝，酒怒色厉，多有杀戮。或连月昏醉，弗堪省览。或使宫人与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或生剥牛羊驴马，阎鸡鸭，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观以为乐。勋戚忠良，杀害略尽。朝士奔逃草野，皆曰从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过十年。至於截胫、刳胎、拉助、锯头杀者动有千数。生夜对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是夜清河王符法梦神告之：“旦将祸集汝门，先觉，可以免。”寤而心悸。会侍婢来告，乃与特进梁平老等帅壮士数百人潜入□龙门，东海王坚帅麾下三百人继集，宿卫将士皆舍仗归坚。生犹昏寝不寤，坚众既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等人？”引生至别室，废为越王，俄而杀之，时年二十三岁。谥厉王，封子馗为越侯。

卷一百二十二　偏霸部六

前秦符坚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符坚，字永固，健弟雄之子。赵建武中，母苟氏祈西门豹祠，归而夜梦与神交，遂孕，十二月而生。有神光之异，自天属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秘而莫之传也。姿貌魁杰，臂垂过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爱之，名“坚头”，因而谓健曰：“此儿头大镇重，身长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赵右光禄大夫司隶校尉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於路，异之，执其手曰：“符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统顾左右曰：“此儿有霸王之相。”後复遇之，统下车谓曰：“符郎当大贵，但仆不及见，如何？”坚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岁，请就师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健之入关，次于曲沃，梦天神遣使，朱衣赤冠，命拜坚为龙骧将军。旦而为坛於曲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坚，泣谓曰：“先王昔始受此号，汝父次为之，今若（若，汝也）复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性至孝，有器度，博学多才艺，年十一，便有经略大志。

坚既杀符生，永兴元年六月去皇帝之号，僭称大秦天王，即位太极殿，诛董龙等二十馀人，改寿光三年为永兴元年。追尊父为文桓皇帝，世子宏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为丞相、东海公，永安公符侯为太尉，诸王皆贬爵为公。符柳为尚书令，封弟融为阳平公，双河南公，子丕为长乐公，晖为平原公，熙为广平公。李威为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席宝为丞相长史，王猛为中书令侍郎，权翼为黄门郎。诸公卿为生所诛者，悉复本官。十月，丞相东海公法以疑忌赐死，苟太后之意也。坚性友爱，与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二年四月，坚如雍，祀五。六月，如河东，祀后土。八月，自临晋登龙门，顾谓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权翼对曰：“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坚大悦。至韩原，观晋魏颗鬼结草抗秦军之处，赋诗而归。

甘露元年正月，起明堂，禅南北郊。六月，甘露降，乃大赦，改年。八月，坚下书曰：“咸阳内史猛声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可征拜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中丞邓羌性鲠直，与猛协规齐志，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以猛为吏部尚书，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为司隶、侍中，领选如故，猛上疏曰：“伏见阳平公融明德懿亲，光禄西河任群，忠祯淑慎，处士朱肜博识聪辩，并宜左右弥纶，晖赞九棘。愚臣庸鄙，请避贤路。”坚曰：“机务俟才，允属明哲，朝野所望，岂容致辞？所举融等，寻别铨授。”于是以融为侍中、中书监、右仆射，任群为光禄大夫、领太子家令，朱肜为中书侍郎、领太子庶子。

三年九月，凤皇集于东阁，大赦天下。初，将为赦，与左仆射猛、右仆射融议於露堂，悉屏左右。坚自为文，猛、融进纸笔。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而复来，坚恶之，久而乃去。俄而长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融曰：“事何从而泄？”赦外穷推，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四年七月，黄龙见於成纪，梁山崩。五年，白虎见天水。六年，遣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建元元年正月，雍州秀才段铿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馀人皆拜令长。

五年六月，晋大司马桓温伐燕，次于枋头。燕师屡败，遣散骑侍郎乐嵩来乞师，请赂秦以虎牢以西之地。八月，遣将军苟也、洛州刺史邵羌帅步骑二万救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温败归。是月，京兆民王攸上书献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贵孝养，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无偏党，六曰养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贤，八曰惩恶显善，九曰伐叛柔服，十曰易简弘大。”坚纳之，以攸为谏议大夫。十一月，燕车骑吴王垂来奔。桓温既走，慕容悔割河洛之地以赂秦，乃曰：“行人失辞。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坚大怒。六年，令辅国王猛帅镇南杨安、虎牙将军张蚝、建节邓羌等步骑六万讨平燕冀。八月，猛攻克壶关。遣太傅上庸王评等帅四十万屯於潞川。猛觇（丑艳切。觇：候也。）知评卖水鬻樵，不抚将士，大笑谓杨安等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兆之众，尚不足为虑，况数十万乎！今破之必矣。”甲戌，陈於渭原，猛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望燕师之众，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也。成败之机，在此一举。”羌曰：“若以司隶见与，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所及，必以安定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寝而不应。猛乃驰就许之，羌于是饮，与张蚝、徐成等跨马驰入，旁若无人，搴旗斩将。燕师败绩，进师围邺。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至，远近然。十一月，坚自帅精锐十万攻邺，七日而至于安阳故宅，引诸耆老语及祖父旧事，泫然流涕。猛潜如安阳迎坚，坚谓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背众乎？”猛曰：“臣每览亚夫之事，常谓前却人主，以此而为名将，窃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何足忧也！”戊寅，克邺。慕容出奔，将军郭庆执於高阳，送之。辛巳，坚入邺宫，大赦。阅其图籍，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以王猛为都督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冀州牧，镇邺，封清河郡侯，以伪太宰恪、太傅评之第尽赐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辞，坚曰：“昔魏绛和戎，犹有金石丝竹之赏，山甫翼周，实受四牡之锡。卿功超二子，任过管、葛，安得辞也！其敬受之，无逆朕命。”以邓羌为散骑常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户，赏潞川之功。

七年七月，日坚如洛阳，下书曰：“士死知己，犹来格模，故乔公一言，魏祖追恸。赵司隶高平徐统往在邺都，识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孙诣行所。”八年五月，以高平徐攀为琅琊太守。攀，统之少子，以旧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猛入为丞相、中书监、司隶校尉，猛固辞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辞，不拜，乃停司徒之授。四月，天鼓鸣，彗出于尾箕，长十馀丈，或名蚩尤旗。太史令张猛言於坚曰：“尾，燕之分野；而扫东井，东井秦之分，灾深祸大，十年之後，燕灭秦之象。二十年之後，燕当为岱所灭。慕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子兄弟，亡虏也，而布列朝廷，贵盛不二，宜除渠帅以宁皇秦。若旦诛鲜卑，不夕灭客彗者，臣请就妖言之戮。”坚不纳，更以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

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龙，汉阳人，苟太后姑子。少与苻雄刎颈之交，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以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诛苻生及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遂有辟阳之宠。雅重王猛，劝坚以国事任之。坚常谓猛曰：“李公知卿，犹鲍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产。”猛兄事之。夏四月，坚下书曰：“巴夷逆，寇乱益州，招引吴军为唇齿之势，特进镇军将军护羌校尉邓羌可帅甲士五万星夜赴讨。”五月，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二万以应巴獠（音老）晋威远将军桓石帅众三万入据垫江。张育自号蜀王，称藩于晋。八月，邓羌败晋师于涪，西击张育、杨光於绵竹，皆斩之。益州平，羌勒铭于岷山而还。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坚引见东堂，谓之曰：“将军之先仲华遇汉世祖於前，将军复逢朕於後，何邓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谓光武之遇仲华，非独仲华之遭光武！”坚笑：“将军盖以自贶，非直将军之幸，亦朕之遇贤。”

十一年正月，以征士乐陵王忻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忻也，终于太子少傅。五月，猛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使臣祷河岳诸神，无不周备。以猛少瘳，赦殊死。七月，坚临省疾，问以後事，猛曰：“晋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没之後，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雠，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年五十一。坚哭之恸，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饰如故，谥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十二年正月，高陵民穿井得龟，大三尺六寸，背有八卦文。命太卜池养之，食之以粟。四月，坚下书曰：“凉州刺史张天锡虽称藩受位，而臣道未纯，可遣步兵校尉姚苌等自石城津伐。”天锡率劲勇五万来拒。战于赤岸，凉师大溃。天锡率骑数千奔还姑臧，笺降于苌。甲午，大军至姑臧，天锡素车白马，面缚舁榇，降于军门。苌释缚焚榇，送之长安。诸郡悉降，凉州平。九月，以梁熙为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镇姑臧。徙豪右七千户於关中。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号归义侯，拜比部尚书，迁右仆射。苌之征也，坚为天锡立第，既至如归。

十三年正月，太史奏：“有星见於外国之分，当有圣人之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彻乐减膳，出宫女以迎和气。八月，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著作郎董ㄋ（音斐）虽更书时事，然十不留一。十八年三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十月，坚引群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太极殿议曰：“东南一隅，未宾王化，今欲起天下兵讨之。计其兵仗精卒九十七万，吾将先启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与阳平公之任，非诸将之事。”左右仆射权翼、沙门道安、阳平公融、尚书石越等上书面谏，前後数十，坚终不纳。

十九年，晋车骑桓冲率众十万攻襄阳，遣其前将军刘波攻沔北。坚大怒，遣其子征南钜鹿公、冠军慕容垂，佐卫毛当等将步卒五万救襄阳。坚下书曰：“吴人敢恃江山，屡寇王境，宜时进讨，以清宇内。便可戒严，速修戎备，发州民则十丁遣一，兵若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朕将登会稽，复禹绩，伐国存君，义同三王。其以司马昌明为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势还不远，可并为起第。”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将军阳平公融、骑从张蚝、抚军大将军高阳公符方，卫军梁成、平南慕容、冠军慕容垂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前後千里。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融等攻寿春。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水陆七万，败坚于淝水。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还于淮北，顾谓夫人张氏曰：“朕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耶！何面目复临天下？”泫然流涕。坚诸军悉溃，及慕容垂一军独全。比至洛阳，百官威仪，军容粗备。未及关而垂有贰志，说坚请巡抚燕、代，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以为不可，坚不从。坚至自淮南，次于长安东之行宫，入告罪於太庙。

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长乐公符丕遣慕容垂及符飞龙讨之。垂南结丁零，杀飞龙，尽坑其众。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馀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城。慕容弟泓先为北城长史，闻垂攻邺，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数千，还屯华阴。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骑击之，为泓所败。泓自称大都督、雍州牧、济北王，推叔父垂为丞相、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坚谓权翼曰：“将若泓何？”翼曰：“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暇近逼。今宗族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在畿甸，实社稷之忧，宜遣重将讨之。”坚乃以广平公符熙镇蒲坂；符为都督，配兵五万，姚苌为司马，讨泓于华阳。平原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有众二万，进攻蒲阪，坚命窦冲讨之。符睿勇果轻敌，战于华阴，睿败绩被杀。坚大怒，苌惧诛，遂叛。窦冲大破慕容冲于河东，冲奔于泓。泓众至十万余，遣使谓坚曰：“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以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坚大怒，召责之。叩头流血陈谢。坚曰：“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复其位，待之如初。命以书招谕垂及泓、冲，使息兵。密遣使谓之曰：“今秦数已终，当不能复久。吾笼中之人，必无还理，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泓于是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向长安。
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苌于北地。苌率众七万来攻，坚为苌所败。闻慕容冲去长安二百馀里，退师而归，使符方戍骊山，符晖都督中外诸军事，配兵五万拒冲。晖师败绩。坚又以尚书姜宇与苻琳率众三万，击冲于霸上，为冲所败，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据阿房城，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从何出也？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以至于此。”长乐公符丕在邺粮竭，马又无草，削松木而食之。会丁零叛慕容垂，引师去邺，始具西问，知长安危逼，遣从弟求救于谢玄。
二十一年，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改年更始。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督战拒之，飞矢满身，血流被体。时虽兵寇危逼，冯翊诸堡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多为贼所杀。先是，谣言“坚入五将久长得”。坚乃留太子宏守长安，谓之曰：“天或导余，留汝兼总戎政，勿与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自将张夫人及中山公诜率骑数百出奔，如五将山。六月，太子宏将母、妻、数千骑出奔。冲入据长安。
坚至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数十人而已，神色自若，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县，幽之别室。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应符历，可以为惠。”坚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乎！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苌遣右仆射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曰：“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因问纬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对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
八月，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张夫人、中山公等皆自杀。三军莫不哀恸。苌欲匿煞杀坚之名，乃谥为庄烈天王。长乐公称尊号，伪谥坚为世祖宣昭皇帝。初，太子之奔也，假道归晋，历位辅国将军，桓玄篡位，以为梁州刺史。
《晋书》曰：坚在位二十七年。
符丕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符丕字永叙，坚之长庶子。少而聪慧好学，坚与之言将略，嘉之。才亚于符融，为将善收士卒，时出镇于邺，东夏安之。
坚败归长安，丕为慕容垂所逼，自邺奔于枋头。坚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复入邺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平州刺史符冲帅幽、并之众击慕容垂，频为垂将带方等所败，乃率众三万进屯壶关，使招丕。丕乃去邺，率男女六万进如潞州。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长安不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坚为姚苌所杀，乃举哀于晋阳。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南，立坚行庙，大赦，改建元二十一年为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是月，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二年正月，慕容垂僭称尊号。二月，慕容冲左将军韩延杀冲，立段随为燕王，改年昌平。五月，丕以吕光为车骑将军、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苌僭称尊号，氐有啖青者，谓诸将曰：“狄道长符登，虽王室疏属，而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于是推登为使持节，督陇右、雍河二州牧，率众五万，东下陇右，据南安，驰使请命。八月，丕以登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南安王、持节、雍州牧，因其所称而授之。九月，丕下书：“鲜卑慕容永，我之骑将，首乱京畿，祸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帅禁卫虎旅覆而取之。”十月，与慕容永战于襄陵，王师大败。丕惧，帅骑数千南奔东垣。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陕要击，斩之，送丕首于江东。符登称尊号，谥为哀平皇帝。

符登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符登字文高，丕之族子。父敞，太尉司马。登少勇，有壮气。建元元年初，拜殿中将，迁羽林监、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

太平二年，与姚苌战于胡奴追，大破之。十一月，丕子渤海王懿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问，于是为丕发丧行服。为坛于陇东。僭即皇帝位，改太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十二月，立坚神主于军中，引师而告坚神主曰：“今收合义族，众馀五万，星言迈，直造贼庭，庶上报皇帝酷怨，下雪民人大耻。”二年，登次于凡亭。九月，进据胡空堡，戎夏归之者十有馀万。姚苌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三年，登次朝那，姚苌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苌以登战胜，谓坚神象所助，亦於军中立坚神主，谓曰：“往年新平之祸，非苌之罪。陛下假臣龙骧曰：‘朕以龙骧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岂假手符登而图臣，忘前征时之言耶！今为陛下立神像，可归休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四年正月，登楼谓苌曰：“自古安有杀君反立神像！”大呼曰：“杀君贼姚苌出来，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苌惮而不应。苌自立坚神像，战未有利，军每夜惊，乃斩像首送登。六年三月，登自雍攻长安。七月，登攻新平，姚苌救之，登引退。八年十二月，姚苌薨。

九年，登闻苌死，喜曰：“姚兴小儿，吾折杖以笞之。”于是大赦，尽众而东。四月，登从六陌趣废桥，兴将军尹纬据桥以待。登与纬大战，为纬所败，登单马奔雍。初，登之东也，留太子崇守胡空堡。崇闻登败，弃城出奔。登至无归，乃奔平凉，收集遗兵入马毛山。七月，兴攻登于马毛，登遣子崇质于陇西鲜卑乞伏乾归，结婚请援。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兴所败，死之，时年五十二。子崇奔隍中，复称尊号，改年延初。谧登为高皇帝。十月，崇为乾归所逐，奔于杨定，与崇帅众二万攻乾归，为乾归所败，崇、定皆死之。自符健皇始元年，岁在辛亥，晋永和七年；是岁，岁在甲午，四十四年，晋太元十九年也。

《晋书》曰：登在位九年，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年，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灭。

卷一百二十三　偏霸部七

秦姚弋仲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其後烧当雄于洮罕之间，当七世孙填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赤亭。那玄孙柯迴，魏假绥戎校尉、西羌都督。回生弋仲，少而聪猛，英果雄毅。永嘉之乱，戎夏随之数万，自称雍州刺史、护羌校尉、扶风公。

刘曜以弋仲为平西将军。石虎废石弘自立，仲称疾不贺。虎累召之，乃赴。太宁元年，拜侍中、征西大将军。石祇称尊号於襄国，以仲为右丞相。石祇为刘显所杀，仲乃与燕连和。仲有子四十二人，诫诸子曰：“我死之後，汝归晋家，竭尽臣节。”乃使使降晋。晋永和七年，拜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江北诸军事、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七十三。後仲尸柩为苻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苌称尊号，追谥景元皇帝，庙号始祖，陵曰高陵。

姚襄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姚襄，字景国，仲第五子。雄武多才艺，能明察，善抚纳。士民爱敬之，咸请为嗣。仲以襄非长，不许。石祇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将军，护乌丸校尉。晋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丘县公。

弋仲薨，率户六万南至荥阳。晋处襄于谯城，遣弟为任，单骑度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一面交款，便若平生。杨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遣谢万讨襄，逆击破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朝廷大震。襄方轨引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据许昌，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温至伊水，襄彻围拒之，为温所败。襄奔还洛阳，率数千骑奔於北山。百姓随襄者四千馀户。襄寻从北山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辅国将军姚兰略地城。符生遣符飞拒战。襄率众西引，与符坚战于三原，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苌称尊，追谥魏武王。

姚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姚苌，字景茂，仲之第二十四子。少聪哲，多权略，不修行业。兄襄为符坚所杀，苌率诸弟降秦，符坚以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潞川之战有殊功，迁左卫将军，累受幽州刺史。符坚伐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二州诸军事，谓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焉。”左将军窦卫进曰：“王者无戏言，此不祥之卫也。”坚默然。

白雀元年，慕容泓起兵，坚遣子睿讨之，苌为睿司马。既而，为泓所败，睿死。苌遣参军姜协讨罪，坚怒，杀之。苌惧，奔于渭北。归者五万馀家，咸推苌为盟主。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改元，称制行事。二年六月，慕容冲入长安，司隶崔翼、尚书赵迁等数百人来奔。苌闻符坚在五将山，遣骁骑吴忠车骑围之，苌自故县如新平。吴忠执坚，送之。苌将求禅代，坚不许，慕容冲遣率骑大将军尚书令高盖来伐，战於新平，大破之，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

建初元年，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年，国号大秦，改长安为常安。追尊考仲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兴为皇太子。秋七月，苌如安定。二年，徙秦州三万户于安定。七月，以太子兴镇长安。四年十月，立社稷于长安。六年，大败符登于长安。七年三月，苌寝疾，遣镇东姚硕德守长安，召太子兴诣行在所。八年十月，苌如长安，至于新支堡，疾笃，舆疾而进。十二月，至长安，召太尉姚、仆射尹纬等，受遗诏辅政。苌曰：“吾气力转微，将不能复临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恩，四者既备，吾无恨矣。”庚子，薨于永安宫，年六十四。谥武昭皇帝，葬元陵，庙号太祖。

姚兴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姚兴，字子略，苌之太子。苌薨，秘不发丧。皇初元年，乃发丧行服。即天子位于槐里，大赦，改元。七月，如泾阳，与符登战，斩登。徙阴密三万户於长安。二年，以叔父绪为晋王，征西将军硕德为陇西王，弟崇为齐公，显为常山公。三年，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四年二月，遣齐公崇伐洛阳。

弘始元年九月，大赦，改元。冬十月，克洛阳，以东平公绍为都督山东诸军事、豫州牧，镇洛阳。四年五月，遣大将军陇西王硕德率步骑六万伐吕隆于凉州。先是，吐蕃亻辱（内沃切）檀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据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硕德从金城济河，直趣广武，径苍松，至隆城下。隆遣弟辅国超、龙骧邈等率众拒硕德。硕德大破之，生擒邈。亻辱檀、蒙逊、李等各修表奉献。九月，隆奉表请降。兴答报嘉美，以隆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一月，鸠摩罗什至长安。七年正月，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听什说佛经。九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慕容超遣使称蕃。十年，与魏通和，贡马千匹。十一年，蜀谯纵遣使称藩。

十六年五月，兴疾于内寝，太子泓以兵屯东华门，侍疾于谘议堂。尚书令广平公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持兵於第。兴疾损，升前殿，百官咸会，征虏刘羌泣曰：“陛下寝疾数旬，奈何忽有斯事！”兴曰：“朕过庭无训，诸子交恶，含耻胡颜，愧于四海。”兴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书令，以公就第。十七年十二月，兴疾重，广平公弼告病不朝，集兵於第，兴怒，乃收弼囚之。十二月，兴疾甚，遣收广平公弼第甲仗，还武库。於是弼党率甲仗攻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丁未，薨於前殿，年五十三。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姚泓，字元子，兴之太子。兴薨，即位，大赦，改为永和元年，庐于谘议堂。讫葬，乃亲庶政。

晋相刘裕来伐，遣冠军檀道济、龙骧王镇恶入自淮肥。二年七月，刘裕次于陕城，泓次于灞上。裕至潼关，泓自灞上还军，次于石桥。裕进据郑城，泓遣姚裕屯兵宫中，将军姚丕守渭桥，泓军于逍遥园。丕为晋所败。泓自赴之，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泓与河间公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大将军东平公赞闻泓之败，率诸军赴难。会泓于石桥，晋人已固青门（一云诸门，）诸军不得入，众皆惊散。泓与河间公裕等诣裕请降，泓子彭城公伏念，年十二，谓泓曰：“陛下今虽降晋，刘裕待人无礼，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怃然不答。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晋。东平公率宗室子弟百馀人降于裕，裕尽杀之。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戮之，时年三十。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焦死。自姚苌白雀元年，岁在甲申，至于是岁，岁在丙辰，三十有三岁。

蜀李特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廪君之苗裔。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其人，口岁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ク，遂因名焉。及高祖为汉王，始募ク民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关，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更其地为巴郡。土有盐漆之利，民用殷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其後繁昌，分为数十姓。及魏武克汉中，特祖父虎归魏，魏武嘉之，迁略阳，拜虎等为将军。内徙者亦万馀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所在号为巴人。虎子慕为东羌猎将，慕凡有五子：辅、特、庠、流、骧。特身长八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元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氐齐万年扰乱，天水、略阳、扶风、始平诸郡皆被兵寇。民频岁大饥，流移就，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至剑阁，顾盼险阻，曰：“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同移者阎（音郁）等咸叹异之。

初，流民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廷从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元康九年，诏征益州刺史赵（音歆）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胜代。遂谋叛，有刘氏割据之志，胜率众入州，遣众迎之，战于西门，滕败走，获煞之。自称大将军、益州牧。时李庠与兄弟及李合、任回等以四千骑归，以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晓兵阵，军部肃然。恶其齐整，煞之，复以特为督将。特兄弟既怨，引兵归绵竹。恐朝廷讨己，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馀人，夜袭远军，远军大溃，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进攻成都。闻兵至，惊惧不知所为。李等夜斩关走出，文武尽散。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为其下人朱竺所杀。

先是，梁州刺史罗尚闻叛，上表称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事终无成，愿欲征之。惠帝遣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率七千馀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

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镇北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弟骧骁骑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以相统领。进兵攻尚於成都。尚频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距。大安二年，都下推特为大将军，改元为建初元年。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众在各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时也。可告诸村密刻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遣大众奄袭特营，尚出逆战，到官桑，特军败绩，死之。雄称成都王，追谥景王。及称尊号，追尊曰景皇帝，庙号始祖。

李流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子也。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校尉。平赵于成都，晋朝论功，拜奋威将军，封武阳侯。建初元年，特既见杀，流自称大将军、益州牧。九月，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高明仁爱，识量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李雄也）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军，以为成都王也。”遂薨，年五十六。诸将共立雄为主。雄称尊号，追谥流秦文王。子龙嗣。

李雄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雄，字仲俊，特第三子。母罗氏，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既而生荡。後罗氏汲水，忽然而寐，梦大虹绕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荡以李流世卒。雄身长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将贵，其相有四：目如重□，鼻如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为贵人，位过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气闻，识者皆器重之。特称益州牧，以雄镇梓潼，又拜前将军。

流薨，雄称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遵养之志，雄欲迎为君。长生固辞曰：“推步太元，五行大会甲子，祚锺于李，非吾节也。”建兴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约法七章。以叔父骧为太傅，兄虎威为太保。晏平元年三月，范长生乘素舆诣城，雄迎于大门，执版延坐，长生请雄对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夏六月，僭即帝位，大赦，改年，国号大成。追尊父特为景帝，母罗氏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长生为天地太师之号，封西山侯。玉衡五年正月，立妻任氏为皇后。八年四月，范长生卒，以其子侍中贲为丞相。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十四年，立兄子班为太子。二十四年五月，雄寝疾。六月丁卯，薨，年六十一。谥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袭位。

李期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期字世运，雄第四子。聪惠好学，弱冠能属文。雄薨，班即位。雄子车骑将军越自江阳奔丧，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不平。十月，因夜哭临，越煞班於殡宫。班字世文，雄兄荡第四子。雄妻任氏无子，养班为子。越既杀班，于是矫太后令罪状，谥戾太子，立期为主。甲子，期僭即皇帝位。玉恒元年正月，大赦，改年，立妻阎氏为后。四月，大将军汉王寿率步骑一万自涪向成都。期不虞至，预不设备，至即克城，屯兵宫门。杀相国建宁王越、尚书令景骞、尚书田衮等，废期为邛都公，幽之别宫。期自杀，年二十五。谥曰幽公。

李寿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寿，字武考，特季弟骧之子。少尚礼容，敏而好学。雄奇其才秀，以为足荷重任，封为建宁王。既而期立，改封汉王，领梁州刺史，治涪城。寿见期兄弟十馀人并有强兵，惧不自全，阴谋据成都，称藩於晋。乃誓文武，得数千人，袭成都，克之，放兵虏掠，数日乃定。于是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咸康四年为汉兴元年。追尊父骧献皇帝。

三年六月，寿下书曰：“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太兴百万，躬行天罚。”九月，大阅，军士七万馀人，舟师溯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群臣以国小众寡，江吴险远，图之未易，叩头泣谏，乃止兵，人咸呼万岁。十月，宴礼于太学，举明经者封好学侯。四年，以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六年，分宁州兴古、永昌、□南、朱提、越、河阳六郡为汉州。四月，寿寝疾，常见李期为祟。八月，薨，年四十。谥昭文皇帝，庙号中宗，葬安昌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势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势，字子仁，寿之长子。身长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善于俯仰，时人异之。寿既薨，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阎氏为皇太后，妻季氏为皇后。

嘉宁二年，晋遣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来伐，势大发军御之。镇东李位都逆往降。温达成都之十里陌，势众自溃。三月，温至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势乃夜开东门，走九百里至晋寿，然後送降文于温。寻舆榇面缚军门，温解缚焚榇，送势及叔父福《载记》云：及弟福等十馀人于建康，晋封为归义侯。升平五年，卒。

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辟以来，迄于李势，皆有条理，云：“宕渠，古𠀋国。今有𠀋城。秦始皇时，有长人长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雄之称号，祖先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之。谯周云：“我死後三十年，当有异人入蜀。”又著谶云：“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曰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又惠帝之世，蜀童谣曰：“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字。”至是而应焉。李特以晋永和元年，岁在辛酉起兵，至势嘉宁二年，为晋永和三年，岁在壬戌而降晋，合四十七年。

卷一百二十四　偏霸部八

前凉张轨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王耳十七世孙。祖烈，魏外黄令。父温，太官令。母陇西辛氏。轨少好学，明经，与同郡皇甫士安友善，拜宫守舍人。京兆杜预以所注《易》遗之。太康中，为尚书郎、太子洗马、中庶子，迁散骑常侍、征西军司马。

轨以晋室多难，阴图据河西、追窦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观》，轨喜曰：“霸者之兆。”乃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拜凉州刺史。课农桑，拔贤才，置崇文祭酒，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永兴二年，拜西安将军，封安乐乡侯。惠帝崩，遣长史北宫纯、司马纂、别驾阴监奉表京师。是岁，大城姑臧。姑臧城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永嘉四年十一月，黄龙出于临羌河，发水天，身长十馀丈。五年，帝遣使拜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刘曜攻陷长安，迁晋帝于平阳。建兴元年，晋愍帝即位于长安，遣使者拜轨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固让不受。二年，进拜太尉、凉州牧，以轨年老多疾，拜子实行抚军，副凉州刺史。五月，轨寝疾，立子实为世子。己丑，薨于正寝，年六十。葬建陵，册赠侍中、太尉，谥武穆公。张祚僭号，追尊武王，庙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宗。

张实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实，字安逊，轨之世子也。学尚明察，敬贤爱士，晋举秀才，除尚书郎。永嘉元年，固辞骁骑将军，请还凉州，帝许之，改授议郎、西中郎将。建兴元年，长史张玺等表实嗣位。十月，帝遣使授西中郎将，凉州刺史、西平公。二年十一月，帝将降刘曜，进实侍中、司空、凉州牧。三年，始知刘曜逼迁天子平阳，大临三日。五年，南阳王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年号建康，置百官，遣拜实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

六年六月，京兆人刘弘使左道以眩惑百姓，密与实左右十馀人谋杀实，皆怀刃入内，斩实于外寝，时年五十。葬宁陵，晋元宝册赠实大司马、凉州牧，谥元公。张祚僭号，追尊曰明王，庙号高祖。

张茂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梁录》曰：张茂，字成逊，实之母弟。虚靖好学，不以势利为心。建兴元年，相国南阳王宝辟从事中郎，又荐为给事黄门侍郎，皆不就。二年，征为侍中，以父疾固辞。四年，拜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领雍州，皆不受。实左司马阴元等以实既被害，子骏冲幼，宜立长君，乃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以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九月，立实子骏为世子。三年，刘曜遣鸿胪拜茂太师、凉王。四年，茂寝疾，执骏手泣曰：“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以来，世康忠顺。汝谨守忠节，无或失堕。”薨于正寝，年四十八。刘曜遣使赠太宰，谥成烈王。张祚僭号，追尊曰成王，庙号太宗。

张骏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骏，字公庭，实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幼而奇伟，十岁能属文。茂之四年，拜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梁州牧、西平公，大赦境内。刘曜遣使拜大将军、梁州牧。元年正月，亲耕籍田。二月，始承晋元帝崩问，大临三日。四年十二月，刘曜为勒所擒，曜太子毗及刘胤等率众奔上□。六年二月，石勒称天王，遣使拜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五锡之礼。

八年，群寮劝骏称凉王，置百官，骏曰：“此非人臣所言，敢有此言，罪在不赦。”又请立世子，乃立重华为世子。十二月，鄯善王元孟献女殊好，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十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骏避正殿，素服，命群寮极言得失。十五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命西曹椽集阁内，外事付索绥，以著《凉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八月，田于建西，逾玉右县。九月，改玉右县为金泽县。
二十一年，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车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既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禹贡》‘昆仑在临羌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二十二年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年四十。晋遣策赠大司马，谥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张祚僭号，追尊文王，庙号世祖。

张重华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重华，字泰临，骏第二子。宽和懿重，沉毅少言。骏薨，右长史任处上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假凉王，大赦境内。三年九月，晋遣使者拜侍中、大都督陇右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重华以位号未称，怒不受诏。群寮上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
五年，重华宴群寮于闲预庭，论讲经义，硕问索绥曰：“孔子妇谁家女？老聃父字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还山乎？”绥曰：“孔子妇姓并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则无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无妻，与邻人益寿氏老女野合，怀胎，十年乃生老子。四皓还否，臣所未悉。”重华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长安，有四皓冢，为不还山也。”七年十月，重华寝疾临春坊，遣左长史马岌策拜子灵曜为世子，大赦境内。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葬显陵。张祚僭号，追谥桓王，庙号世祖。

张祚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祚，字太伯，骏之长庶子。博学雄武，有政治之才。骏之二十一年，拜延兴太守，封宁侯。重华薨，子灵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长史赵长等矫称遗令，以祚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政。十二月，赵长等议，以灵曜冲幼，世难未夷，宜立长君，废曜为凉宁侯，立祚为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凉公。又从赵长等议，僭即王位于谦光殿，大赦，改年为和平元年。立咤千氏为皇后，子太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重华少子玄靖为凉武侯，置百官。二月，尊祖父，郊祀天地。
二年，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福利，祚甚信之。征东张遣兵，传檄废祚，以侯还第，复立灵曜。八月，祚收弟琚及其子嵩等。骁骑将军宋混兄修素与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晋，众至万馀人，还向姑臧。祚大惧，遣杨秋胡将灵曜于苑，拉其腰而杀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泽，为灵曜发哀。闰月，混至姑臧。祚登神雀观。张琚、张嵩杀祚守卒，死者四百馀人，斩西门关内混。领军赵长开宫门以应琚，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驰入殿中，大呼称万岁。祚以长败贼，下观劳之。长奋槊刺祚中额，奔入万秋阁，为厨士徐里所杀。以庶人礼葬之。天锡即位，备礼改葬于愍陵，追谥威王，封子廷坚为金泽侯。

张弘靖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玄靖，字元安，重华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张琚等上玄靖为大将军、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时年七岁。张至姑臧，推立玄靖为大将军、凉王，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

四年五月，东苑大冢上忽有池，东大泽地燃，广袤数丈。执法御史杜逸言于曰：“此皆变之大者，可移之它族”征兵数万，集于姑臧，谋讨宋氏。混与弟澄及左右壮士杨和等四十馀骑奄入南城，申令诸营曰：“张谋逆，被太后诏诛之。”俄而众至二千。率众出战，混击败之，众悉去，自杀。混入见玄靖，以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酒泉郡侯辅政。

五年六月，大旱，令诸祈雨之官皆咏《□汉诗》，儒林祭酒索绥曰：“《□汉》，陈周宣之美，非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汉，虞丘不贺。今辞与事违，恐非致泽之意也。”绥字士艾，敦煌人。父戢、晋司徒。绥家贫好学，举孝廉，为记室祭酒，母丧去官，又举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馀篇，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六年，宋混卒，天锡以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辅政。八月，右将军齐肃等议，以靖多难务殷，须立长君，劝天锡自立。闰月，天锡遣肃等夜害玄靖，时年十四，葬平陵，谥冲王。

张天锡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张天锡，字纯嘏，骏之少子。母曰刘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谒于太庙，尊母刘氏为太后。元年四月，秦遣鸿胪回国拜天锡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三年，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延兴地震，陷裂水出。天锡避正殿，引咎责躬。晋遣使拜陇右关中诸军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八年，郡国火燃于泥中三十所。符坚复有并兼之规。天锡大惧，遣从事中郎韩博奉表于晋，又与桓温书，克其年大举，都会上□。十年，以世子怀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高昌郡公，次子太豫为世子，豫母焦氏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动，土楼崩。天锡疾，美人阎姬、薛姬皆自杀。二姬，国色，并有殊宠，天锡每谓之曰：“汝二人将何以报我？我死之後，岂可更为人妻！”皆曰：“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于前，洒扫于地下，无他志。”十月，天锡疾瘳，大赦境内，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礼。

十三年五月，符坚遣武卫将军苟长等率众十万来伐。天锡遣中卫将军史景等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赤岸，为秦所败。天锡纳左长史马芮之言，面缚降秦。东徙长安，拜归义侯、北部尚书，迁右仆射。随符坚败于淮南，又入晋为员外散骑常侍，复本封。薨，赠镇西将军，谥悼公。张轨以晋永宁九年，辛酉之岁牧凉州，至天锡败亡之岁，岁在丙午，八主，七十六年。

西凉李（古老切）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曰：李，字玄盛，陇西狄道人也，汉前将军广十六世孙，广子侍中敢之後。世李氏世为西州右姓。祖父（音掩）前凉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坚，幼有令名，世子侍讲，年十八卒。，昶之遗腹子，少而好学，沉敏有器度。後凉龙飞二年，建康太守段业自称凉牧，号神玺。元年，拜郊令。二年，敦煌索仙等以温毅有惠政，推为敦煌太守。段业复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十一月，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为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大赦，改年。追尊祖凉公，父昶凉简公。以瑶为征东将军。三年，于南门起靖恭堂，以议朝政，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亲为序颂，以作鉴戒。五年正月，起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四月，敦煌有葛缘木而生，作黄鸟之形。世子谭卒。九月，立二子歆为世子。正月，大赦，改年为建初元年。三月，宴于曲水，命群寮赋诗，亲为之序文，写诸葛亮训厉以诫诸子。十三年正月，寝疾，顾命长史宋繇曰：“吾终之後，嗣子即卿子也，善相辅导。”二月，薨于恭德殿，年六十七。葬建世陵，谥武昭王，庙号太祖。

初，为群雄所推，定千里之地，谓张氏之业不足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亻辱檀入据姑臧，蒙逊基宇稍广，於是慨然著《述志赋》。初，河右不生楸、槐，张骏之世，取秦陇植之，皆死，至是，酒泉宫西北有槐生焉，乃作《槐树赋》，又作《妇辛氏诔》。自馀赋数十篇。

李歆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曰：李歆字士业，第二子。薨，左长史宋谣等上为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改年为嘉兴元年。七月，歆闻蒙逊南伐西秦，命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太后以为不可，宋瑶亦谏，歆怒不从。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蒙逊自浩来，战于怀城，歆败。左右劝还，歆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煞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杀。歆弟骁骑将军翻、击虏将军豫等西奔敦煌，逊遂入酒泉。

翻及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郡人宋承、张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千骑入于敦煌，宋承推恂为凉州刺史。逊率众二万攻恂，宋承等开门出降，恂自杀。恂，之第六子也。逊获翻子宝，徙于姑臧，岁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奔伊吾。
後二十馀年，至魏太平三年，宝至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遣使降魏，魏以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门以西。宝宽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敦煌三年，徙并州刺史。薨，谥宣公。自元年岁在庚子，至为蒙逊所灭，二十一年。
北凉沮渠蒙逊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曰：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逊好学，涉群史，雄烈有英略。後凉龙飞二年，逊伯父罗仇、麴粥从吕光征河南，光前军大败，皆为光所煞。宗部会葬者万馀人，逊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耄荒，虐民无道，岂可坐观成败，不上继先祖安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众咸称万岁，遂立盟约，一旬之间，众至万馀。与从兄男成推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康公，改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以逊为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大将军，委以军国之任。
永安元年三月，逊以为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安西太守。四月，业收男成，赐死。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害，诸君能为报仇乎？”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从之，北至氐地，众余一万。业遣右将军田昂、武卫将军梁中庸等攻侯坞。逊自氐地救之。昂率骑五百归逊，军遂大溃，中庸来奔。五月，逊至张掖，田昂兄子承爱斩关内逊，业左右散走，逊大呼曰：“镇西何在？”军人曰：“在此。”业曰：“孤单飘一己，为贵门所推，可见乞馀命，投身岭南，庶得东还，与妻子相见。”逊遂斩之。六月，右长史梁中庸等推逊为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大赦，改元。四年，秦遣鸿胪梁斐拜逊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西海公。九年二月，两月并出。
正始元年冬十月，迁都姑臧。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谦光殿，大赦，改元，置百官，始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二年四月，立子政德为世子。三年二月，与西秦通和。逊西巡，遂循海至盐池，祀西王母等寺。寺中有玄石图，命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十四年，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九月，堂成，遂宴群臣，谈论经传，顾谓郎中刘丙曰：“仲尼何如人也？”丙曰：“圣人也。”逊曰：“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迹，圣人固若是乎！”丙不能对。逊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内。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州，仲尼及七十二子游于海中，与鲁人一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以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龙也。具以状告鲁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数万衔土培城，鲁侯信之，大城曲阜。讫而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寇至，攻鲁，不克而还。此其所以称圣也。”义和元年十二月，魏遣太常李慎拜逊太傅、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三年夏四月，逊寝疾，立子茂虔为世子。薨于路寝。五月，葬元陵，谥武宣王，号太祖。

沮渠茂虔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曰：沮渠茂虔，逊第三子。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义和三年，立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逊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为永和元年。立子封疆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年正月，西中郎将、敦煌太守沮渠唐儿上言曰：“有一老父见于郡城东门，投书于地，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满之，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虔访于奉常张慎，慎曰：“昔虢将亡，神降于莘，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虔不悦。七年正月，朝群臣于谦光殿，有狐在于东序，门者不见其入，左右以告，命射之，不获。二月，端门崩。初，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图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庙基陷。六月，当阳门崩。魏常山王赤坚率众至姑臧，虔婴城拒守。九月，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徙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拜虔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八年，赐死，谥哀王。自逊永安元年岁在辛丑，至是岁庚寅，三十九载。

《晋书》曰：蒙逊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称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禅，以元嘉十年死，时年六十六，在位三十二年。子茂虔立六年，为魏所灭。

卷一百二十五　偏霸部九

後凉吕光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凉录》曰：吕光，字世明，洛阳人。其先自沛迁洛阳，因家焉，世为氐酋。父婆楼，字广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赵建武中生于方头，夜有神光之异，故名焉。年十岁，与诸童儿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童儿咸推为主。长而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童子，左肘有肉印。沉粹凝重，宽简有大量。人莫之知，惟王猛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符坚，举贤良，除美阳令，民夷惮爱，邻境肃清。迁鹰扬将军，以功赐爵关内侯。

建元十九年，以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等步骑七万讨西域。十二月，至龟兹，龟兹王帛纯捍命不降。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为木被甲，罗之垒上，以为持久之计。二十五年五月，帛纯乃倾财宝，请救于狄胡。狄胡王遣弟率二十馀万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及以革索为十，策马掷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姑默、宿、尉头等国及诸胡外内七十万人。光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秋七月，战于城西，大败之。帛纯逃奔，王侯降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十馀国。进入其城，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地等。城中塔庙千数，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胡人奢侈，富于生养，家有蒲桃酒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诸国贡款属路，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

光抚宁西域，威恩甚著，秦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二十一年正月，大飨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三月，引还，以驼二万馀头致外国珍异千馀品、骏马万馀匹而还。九月，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大安元年，符丕以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领护西域大都督、酒泉公。

光始闻符坚为姚苌所害，奋袂哀怒，三军缟素，大临于城南。传檄诸州，期孟冬大举。谥坚为文昭皇帝。十月，大赦境内，改建元为大安。十一月，群寮劝进曰：“长蛇未殄，方扫清国难，宜进位元台。”十二月，上光为侍中、中外都督陇右诸军、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遥园，白燕翔于酒泉，众燕成列而从之。麟嘉元年正月，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于是群寮奉请崇进名号，光从之。二月，僭即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置官司，丞郎以下犹摄州县事。三年九月，大庙新成，追尊父为景昭王，祖为宣公，曾祖为恭公，高祖为敬公。

龙飞元年，五龙见于浩，群臣咸贺，劝光称号。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备置群司，立世子绍为太子。四年九月，光寝疾。十二月，疾甚，立太子绍为天王，光自号为太上皇帝，以子纂为太尉，弘为司徒，诏曰：“吾疾病不济，吾终之後，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今外有强寇，民心未宁，汝兄弟辑睦，则贻厥万世。若内相图，则祸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薨，葬高陵。谥武皇帝，庙号太祖。

吕纂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凉录》曰：吕纂，字永绪，光之长庶子。母赵淑媛。少便弓马，不好书。大安元年，至于姑臧。光临薨，执手戒之曰：“汝性粗武，深为吾忧。开基既难，守成不易。善辅永业，勿听谗言。”光薨，绍秘不发丧，纂排阁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纂曰：“臣虽长，陛下国家之嫡，不可以私爱而乱大伦。”骁骑吕超谓绍曰：“纂临丧不哀，步高视远，观其举止，恐成大变，宜早除之。”纂闻超谋，遂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入自青角门，升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纂遂僭即天王位，大赦，改龙飞四年为咸宁元年。谥绍隐王。

纂游田无度，荒酒色，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殿中侍御史王回扣马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纳。番和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盘。思盘诉超于纂，纂召超入朝，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当杀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顿首曰：“不敢。”纂引诸臣宴于内殿，吕隆屡劝纂酒，已至昏醉，乘步兔车将超等游于内。至琨华堂东阁，车不得过，篡亲将窦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将军魏益入，斩纂首以徇。隆既篡位，谥纂灵帝，葬白石陵。

吕隆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凉录》曰：吕隆，字永基，光弟宝之子。既杀纂，遂僭即王位。大赦，改咸宁三年为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宝为文皇帝。超有佐命之勋，拜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定公。二年，秦遣鸿胪恒敦拜隆征北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事、凉州牧、建康公。

三年，隆以二凉之逼，遣超赍珍宝请迎於秦。秦遣尚书、左仆射齐难率步骑四万来迎。隆率户一万随难东迁。既至长安，秦以隆为散骑常侍、尚书、公如故，超为安定太守。其後坐与姚兴少子广平公弼谋反，诛。吕光以乙酉岁据凉州，至于是岁，岁在癸卯，凡一十九年。

後燕慕容垂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垂，字道明，第五子，小字阿六敦。母兰淑仪。垂少有器度，身长七尺七寸，手垂过膝。甚宠之，常曰：“此儿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业。因坠马伤前二齿。后改名，外以慕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谶记之文，去，以垂为名。及俊僭称尊号，封吴王。

建熙十年，以车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评深忌之，垂遂出奔秦。符坚闻垂至，大悦，郊迎执手，礼之甚重。王猛恶垂雄略，劝坚杀之。坚不从，以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历京兆尹。

符坚败于淮南，垂军独全，坚以千馀骑奔之。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丧，皇纲废弛，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垂曰：“彼悉心投命，若何害之！”乃以兵属坚，垂至滠池，言于坚曰：“王师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轻动，臣请奉诏辑宁朔裔。且龙、邺旧都，陵庙所在，乞过展拜，以申罔极。”坚许之。权翼谏曰：“垂爪牙名将，今之韩、白，且世豪东夏，志不为人下。顷避祸归诚，非慕义也。而恐冠军之号不饱其志，列地百里未满其心。且垂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扬，遇风尘之会，必有凌霄之志。”坚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许之，匹夫犹重信，况万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忽轻社稷，臣见其往，不见其还，关东之变，垂其首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凉马台结草筏而渡，至安阳，修笺于长乐公丕。垂至，馆之于邺西。会符晖告丁零翟斌聚众四千谋逼洛阳，丕于是配垂兵二千，遣广武将军符飞龙率氐骑一千为垂之副贰。戒飞龙曰：“垂为三军之统，卿为垂之谋主。”符晖告急，简书相寻，垂方图飞龙，停河内不进，悉诛氐兵，命左右杀飞龙，济河焚桥，众三万。及洛阳，符晖闭门拒守，不与交通。翟斌率众会垂，劝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国之正统，孤之君也。若以诸军之力，得平关东，当以大义喻秦，奉迎反正。诬上自尊，非孤心也。”乃自称大将军、燕王，承制行事。翟斌为建义将军，封河南王；弟德为范阳王。众至二十万，济自石门，长驱攻邺。元年正月，朝群寮于清阳宫，以晖在长安，依晋愍帝在平阳，中宗称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为燕元元年，立太子宝为燕王太子。攻弘邺郛，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于魏郡肥乡筑新兴以置辎重，进师攻邺，开其西奔之路。二年三月，符丕弃邺，奔并州，以鲁阳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邺。

十二年，垂定都中山。建兴元年正月，群寮劝垂正尊号。辛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立子宝为皇太子。十年五月，太子宝率众八万伐魏，范阳王德为之後继。魏闻宝将至，徙于河西。宝临河不敢济，引师还，次于参合。俄而魏军大至，三军奔清，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十一年三月，垂大众出参合，太子宝出天门。垂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各皆号哭，军中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筑燕昌城而还。宝等至□中，闻垂疾，皆引归，及垂于平城。夏四月，薨于上谷沮阳，年七十一。谥武成皇帝，庙号世祖。

《晋书》曰：垂以太元二十一年死，在位十三年。墓曰宣平陵。

慕容宝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宝，字道，垂第四子。元玺四年生于信都。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段后谓垂曰：“太子姿质雍容，柔而不断，非济世之雄。辽西、高阳，陛下儿之贤者，宜择一树之。”垂不纳，谓曰：“汝谓我为晋献公乎！”建兴十一年四月，僭即皇帝位。大赦，改为永康元年。宝遣将军赵王麟逼段后曰：“常谓主上不能嗣守大统，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怒曰：“汝兄弟尚逼杀母，岂能保守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遂自杀。八月，立妃段氏为皇后，濮阳公策为皇太子。

二年正月，魏使修和，宝不许。二月，魏攻中山。其夜，尚书慕容皓谋杀宝，立赵王麟。宝与太子荣等万骑就清河王公於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五月，详遂僭称尊号。九月，赵王麟率众入中山杀详，麟复僭尊号。中山饥，麟出据新市，与魏师战于义台，败绩，南奔。魏入中山。

宝遣御史中丞兼鸿胪鲁遂持节，授司徒、范阳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公、侯、牧、守。三年二月，宝发龙城，以抚军慕容腾为前军，步骑三万，将南伐，次于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民之惮远役，杀司空乐浪王宙，众既幸乱，投仗奔走。宝驰还龙城，又与长乐王盛等南奔。尚书兰汗杀速骨等十馀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迎宝还，及于蓟，宝欲北还，盛等咸以汗忠款虚宝未明，宜就范阳王德。宝从之，乃自蓟而南。四月，宝至邺，邺中遗民固请留之，宝不从。南至黎阳城西，闻范阳王德称制，惧而退，乃还龙城，次于广都。兰汗又遣左将军护超迎宝，具申款诚，忠节无差，宝于是命发。汗遣弟难率五百骑逆宝至龙城。难引宝入于外邸，杀之，年四十四。杀太子荣及王公卿士百馀人。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号年青龙。七月，长乐公盛袭诛汗。盛即位，伪谥宝惠愍皇帝，庙号列宗。

慕容盛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盛，字道运，宝之庶长子。秦建元十年，生于长安。二十年，符坚诛慕容氏，盛奔。东归至垂，问以西事，画地成图，垂笑，谓之曰：“昔魏武抚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爱孙，有由来矣。”于是封长乐公。建兴六年，领北中郎将镇蓟，进爵为王。

及宝为兰难所杀，盛驰赴哀。盛潜结大众，谋讨难及汗等，斩之。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庙，大赦，改青龙元年为建平元年。谦揖自卑，不称尊号，以长乐王称制，诸王贬爵为公。东阳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号，盛不许。十月，根等又请，盛许之。丙子，僭即皇帝位。正月，朝群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年为长乐元年。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号，称庶民天王。

三年八月，右将军慕容国谋率禁兵袭盛，前将军段玑等因众心阻动，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率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一贼从暗中击盛，伤足。遂取辇升前殿，召叔公河间公熙嘱以後事。熙未至而薨，年二十九，伪谥昭武皇帝，庙号中宗。

《晋书》曰：盛幼而羁贱流漂，长则遭家多难，夷险安危，备尝之矣。惩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纤介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于是上下震恐，人不自安，虽推忠诚亲戚亦皆离贰，旧臣靡无夷灭，安忍无亲，所以卒于不免。是岁，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长生，垂之少子。燕元二年，生于常山。建兴八年，封河间王。永康初，随宝奔龙城，拜司隶校尉。长乐元年，迁仆射、中外督领、昌黎尹。盛薨，遂僭即皇帝位。大赦，改长乐三年为光始元年。

二年正月，熙引见州郡耆旧于东宫，问以民所疾苦。司隶部民刘瓒对问称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带方太守。是春，大治宫室。四月，立符贵人为昭仪。五月，筑龙腾苑，广十里馀，役徒二万人。起景□山于苑内。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符昭仪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暑热，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四年二月，昭仪符氏卒，符贵嫔为皇后。九月，符后游畋，熙从之，北登白鹿山，东过青岭，南临沧海，冬十一月乃还。百姓苦之，士卒为狼虎所害及冻死者五千馀人。五年十月，拟邺之凤阳作弘光门，累级三层。

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三月，太史丞梁延年梦月化为五白龙，梦中占之，曰：“月，臣也；龙，君也，月化为龙，当有臣为君。”寤而告人，曰：“国符，其将尽乎。”是月，符后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胶北门，土与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谏，熙大怒，斩之。后尝季夏思冻鱼，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四月，符后卒，熙悲号辟踊，若丧考妣，拥其尸而抚之曰：“体已就冷，命遂断矣！”于是僵仆绝息，久而乃苏。服斩，食粥。百寮宫内设位哭临，有司按检哭者，有泪则，无泪则加罪，群臣振惧，莫不含辛以为泪。高阳王妃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熙欲以为殉，乃毁其衤遂靴，中有弊毡，遂赐死。三女叩头求哀，熙弗许。营陵周轮数里，下固三泉，内图画尚书八座之像。熙曰：“善为之，朕将随后入此陵。”需车高大，毁北门而出。

中卫将军冯跋、左卫将军张兴，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与跋从兄万泥等二十二人结盟，推夕阳公慕容□为主，发尚方徒五千人分屯四门，入宫授甲，闭门拒守。中黄门赵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盗耳，朕还，当诛之。”乃收贯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遂入龙腾苑，左右溃散，熙微服逃于林中，为人执送□等，杀之，年二十三。□葬之徽平陵，谥曰昭文皇帝。《晋书》曰：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义熙二年灭。

慕容□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慕容□，字子雨，宝之养子。祖父和，高勾丽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宝之为太子，□以武艺给侍东宫。永康初，拜侍御郎，以疾去官。

及熙葬后，冯跋诣之，告以大谋，□惧，跋等强之。四月，即天王位，复姓高氏，大赦，改建始元年为正始元年，国仍号大燕。以冯跋为侍中、中外都督、录尚书事、武邑公。二年，慕容归为辽东公，主燕之宗祀。

三年冬十月，□临东堂，幸臣离班、桃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启，抽剑击□，□以几拒班，桃仁进而杀之。推立冯氏为主，跋即位，谥为懿惠皇帝。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垂以丙戌之岁建号中山，冯跋即位之岁，岁在己酉，二十四年。

卷一百二十六　偏霸部十

南凉秃乌孤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八世祖疋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孤卒，子寿阗立。阗孙机能，壮果多谋略。晋太始中，杀秦州刺史胡列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又杀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肝食。能死，从弟务丸代立。丸死，孙推斤立。斤死，子思复立，部落转盛，遂据凉土。卒，子乌孤袭位，养民务农，循结邻好。吕光进封孤广武郡公、益州牧、左贤王。

太初元年正月，改元，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以弟鹿孤为骠骑将军，亻辱檀为车骑将军。二年，改称武威王。三年正月，徙治乐都。八月，孤因酒走马，马倒伤胁，笑曰："几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顾谓群臣曰："方难未靖，宜立长君。"言终而薨。谥武王，庙号高祖。

《晋书》曰：秃乌孤，其先与後魏同出。八世祖疋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显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疋孤子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於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因而氏焉。

秃利鹿孤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利鹿孤，乌孤弟。太初三年八月，即位，大赦，改治西平。建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延耆老访政治。二年，群臣固请即尊号，不许，乃僭称河西王。

三年三月，寝疾，令曰："昔我诸兄弟传位非子者，盖以泰伯三让，周道以兴故也。武王创践宝历，垂诸樊之试，终能克昌家业者，其在车骑乎！吾寝疾忄顿，是将不济，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车骑经总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薨，谥康王，葬西平陵。

秃亻辱檀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亻辱檀，利鹿孤弟也。少机警，有才略。建和三年袭位，徙号凉王，迁于乐都，改为弘昌元年。秦遣使拜车骑将军、广武公。四年六月，秦遣授河右诸军事、凉州刺使，镇姑臧。

七月，宴群寮于宣德堂，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进曰："张文王筑城苑，缮宗庙，构此堂为贻厥之资，万世之业，秦师济河，亏然瓦解。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三主，惟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檀曰："非君无以闻谠言也。"八月，以镇南大将军文支镇姑臧。檀迁于乐都，虽受制于秦，车服礼制一如王者。十一月，迁于姑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平元年十一月，即凉王位于南郊，大赦，改年嘉平，置百官。立世子虎台为太子。二年正月，以子明德归为南中郎将，领昌松太守。归俊爽聪悟，檀甚宠之，年始十三，命为《昌高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檀览而善之，拟之曹子建。

七年，亻辱檀议欲征西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逼炽盘，北迫蒙逊，今远征虽克，後患必深。”亻辱檀曰：“孤将略地，卿无阻众。”谓其太子武台曰：“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虑，惟在炽盘。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亻辱檀乃率骑七千西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馀万。

炽盘乘虚来袭，一旦而城溃。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亻辱檀，亻辱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磐所陷，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所望也。”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镇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亻辱檀曰：“炽盘昔委质於吾，今而归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广，无所容其身，何其痛哉！吾老矣，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盘。六月，至西平，盘遣使郊迎，以上宾之礼。岁馀，为炽盘所鸩。谥景王，时年五十一。武台亦为炽磐所害。少子保周归魏，魏以为张掖王。自乌孤太初元年岁在丁酉，至檀薨之岁甲寅，十有八岁。

《晋书》曰：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亻辱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南燕慕容德

崔鸿《十六国春秋囗南燕录》曰：慕容德，字玄明，之少子。每对诸宫人言：“妇人任娠，梦日入怀，必生天子。”公孙夫人方娠，梦日入脐中，独喜而不敢言。晋咸康二年，昼寝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曰：“此儿易生，似郑庄公，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年十二而薨，哀毁过礼。年十八，长八尺二寸，额上有日月两角，下偃月重文。元玺初，封梁公。建熙初，进号安北将军，封范阳王，入为魏尹。秦灭燕，徙于长安。秦伐凉，德请征自效，後为张掖太守。符坚伐晋，垂请德为副。坚败，德乃随垂如邺。垂称燕王，复封范阳王。建兴元年，为司隶校尉。八年，拜司徒。垂临薨，谓太子宝曰：“邺是旧郡，宜委范阳王。”永康元年，以德镇邺。

及宝失中山，奔龙城，以德为丞相，领冀州，承制南夏。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来攻邺。”元年正月，德率户四万三千、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徙滑台黎阳。魏军垂至，三军危惧，欲堡据黎阳，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济讫，冰亦寻消。德大悦，改黎阳津为天桥津。德入滑台，赵王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山倾陷，龙都萧条，赵魏遗黎，鹄企皇泽，伏愿仰承俯顺，以安宗庙，谨上皇帝尊号。”德许之，令曰：“令假顺来议，且依燕元故事，统符行帝制奏诏而已。”改永康三年为元年，大赦殊死以下，置百官，封进有差。

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城西数里，伏於河西，遣中黄门赵思告北地王锺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於乙连，今失据来此，呼丞相奉迎。”锺驰使白状。宝遣思之後，见采樵者，知德称帝，惧而北奔。

初，符登既灭，登弟广率所部三千来降，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堑。至是复叛，称秦王。德留抚军鲁阳王和守滑台，德率众攻广，斩之。和长史李辨杀和，以滑台降魏。德曰：“符广虽平，抚军失据，进有强敌，退无所托，计将安出？”尚书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地方二千里，户馀十万，四塞之固，可谓用武之国。”德犹预未决。於是遣牙门苏抚问沙门朗公，报曰：“山栖绝俗之士，不应预问朝议，但有待之累，非有托无以立。陛下今来，即朗之檀越，敬览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抚又问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抚曰：“几何？”曰：“年则一纪，世则及子。”抚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岂关人哉！”抚秘不敢言，德大悦。三月，德引归而南。五月，次薛城。八月，入广固，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元年。又曰：“汉宣悯吏民犯讳，故改名，朕今增一备字，以为复名，庶开臣子避讳之路。”於是叙赏有差。褒德仕贤，新旧咸悦。十月，太极、端门并就，以公匠张刚为材官将军、尚方令。

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聪、青州刺史鞠仲来朝，宴于延贤堂，酒酣，德叹谓群臣曰：“朕虽寡薄，拱己南面，在上不骄，夕惕于位，可称自古何等主也？”仲曰：“陛下中兴之圣后，少康、光武之俦也。”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仲疑，多陈让。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戏卿乎！卿饰对非实，故亦虚言相赏。赏不谬加，何足谢也！”韩范进曰：“臣闻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今日之论，可谓君臣俱失。”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

三年三月，德如齐城，登营丘，望见晏婴冢，顾左右曰：“礼，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一贤人达者，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岂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谟对曰：“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矣，岂不知高其梁，丰其礼？盖政在家门，故俭以矫世。存居湫隘，卒岂择地而葬乎！所以不远门者，犹冀悟平生意也。”德悦之。三月，以太牢祀汉城阳景王庙，遂北登社首山，东望鼎足，因目牛山，问谟以齐之山川、贤哲故事。谟历对详辩，画地成图。德深嘉之，拜尚书郎。

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鸡皆惊扰飞散。三月，德疾动经旬，几于不振，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尚书右丞曹默自冀州来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五年正月，兄子超自秦还。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笃，夜梦曰：“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不尔，恶人生心。”戊午，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立超为太子，俄而震起，百寮惊越，德亦不安，还宫，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後事，执超手曰：“若得至晓更见公卿，顾托以汝，死无所恨。”目视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今日召董中书造浩立超。”开目颔之。是夕，薨于显安宫，年七十。为十馀棺，夜分出四门，潜瘗山谷，莫知其尸所在，虚葬于东阳陵。谥献武皇帝，庙号世宗，在位五年。

慕容超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燕录》曰：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秦灭燕，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与母公孙太妃就弟德于张掖。德从符坚南征，留金刀，辞母而去。及垂兵山东，张掖太守符昌诛纳及德之诸子，公孙太妃以耄不合刑，纳妻段氏以怀妊未决，执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将公孙、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公孙氏临卒，授超金刀，曰：“闻汝伯已中兴於邺都，吾朽病将没，相见理绝。汝脱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後因吕隆归秦，秦徙凉州民于长安，超因而东归。母谓超曰：“母子得全济者，呼延氏之力也。惠而不报，天不人。平今虽死，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厚惠。于是纳之。超至长安，佯狂行乞，由是往来无禁。济阴人宗正谦善卜相，西至长安，卖术于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谦相。谦奇其姿貌。超乃内断于心，不告母妻，辞母诣霸上，乃与谦俱归。至诸关禁，自称张伏生。二十日达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广固，呈以金刀，且宣祖母临终之言，德抚之号恸。

超身长八尺，腰带九围，姿器魁杰，有类于德。德爱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骠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开府置佐。十一月，立为太子。己未，僭即皇帝位，大赦，改建平六年为太上元年。

三年七月，遣中书令韩范聘秦，姚兴许还超母妻。八月，秦使兼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还聘，赠以千金。超复遣右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聘秦，送大乐伎一百二十人。姚兴大悦，还超母妻。十月，华发长安，宗正元驰先反命。超大悦，遣征虏公孙五楼率骑二千迎于境上，超亲率六宫迎于马耳关。四年正月，大赦，尊父北海穆王为穆皇帝，母段氏为皇太后，居长乐宫，妻呼延氏为皇后。五年二月，晋相刘裕率众来伐。三月，晋师渡淮，超闻晋军之盛，自率众四万拒战，大败，奔还广固，徙郭内民入保小城。晋攻陷大城，长围列守，超请为藩臣，以大岘为界，裕不许。六年正月，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杀马以飨将士。十一月，尚书悦寿开门纳晋师，超出奔，为晋所执。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杀鲜卑王公已下三千馀人，以男女万馀口为军赏。始德建平元年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己亥僭号居齐，至为刘裕所灭在己酉，凡二十二年。
《晋书》曰：超在位六年，初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义熙六年灭。
卷一百二十七　偏霸部十一
西秦乞伏国仁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秦录》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其先自漠北南出太阴山。五世祖拓邻，者晋太始五年率户五万迁居高平川。邻卒，子结权立，迁于牵屯。权卒，子利那立。那卒，弟祁泥立。祁泥卒，那子述延立，迁于苑川。延卒，祁泥子亻辱大寒立，石勒之灭刘曜也，惧而迁于麦田无孤山。寒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迁于度坚山。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伐，繁率骑三万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五万馀落悉降于统。繁乃诣统归降，符坚拜南单于，留之长安。後以为镇西将军，镇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称。
司繁卒，国仁即位。闻符坚征晋奔败，仁收众至十馀万。又闻坚为姚苌所杀，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为建义元年。置武陵、苑川等十一郡，筑勇士都城以都之。三年，符登遣使拜仁大将军、苑川王。四年六月，薨，伪谥曰烈王，庙号烈祖。
乞伏乾归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秦录》曰：乞伏乾归，国仁弟。雄武有度略。仁薨，群僚以仁子公府幼稚，乃立乾归为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改四年为太初元年。立妻边氏为后，以南川侯出连乙都为丞相。
二年正月，符登遣使拜为大将军、金城王。六年，立子炽盘为太子。七年，登遣使授左丞相、河南王、假黄钺，加九锡之礼。十月，氐王杨定步骑四万来伐，归勒众而进，大败定军，斩定及首级万有七千。于是尽有陇西之地。十二月，僭称秦王，大赦。八年，吕光来伐，归乃称藩，遣子勃勃为质，既而悔之。十三年，秦征西大将军姚硕德率众来伐，入自南安峡。乾归次于陇西以拒硕德。兴潜师继发。乾归闻兴至，自率轻骑数千候兴。俄与中军相失，为兴追骑所逼，战败。遁归苑川，乃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利鹿孤迎归，处之于晋。归将叛，谋泄，惧为利鹿孤所害，谓其子炽盘曰：“姚兴方盛，吾将归之。今送汝兄弟及汝母为质。”于是送炽盘兄弟于西平，归遂奔长安。姚兴大悦，拜河南诸军事、河州刺史、归义侯。十四年，姚兴遣乾归还镇苑川，尽以部民配之。十八年正月，乾归自长安。十九年五月，苑川地震裂。十一月，又朝于长安。二十年，姚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之患，留拜主客尚书，以其子炽盘为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
二十一年，盘以长安乱将始，乃招结诸部，筑城于康琅山以据之。更始元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随姚兴如平流。盘攻抱罕，克之，遂遣使来告，归奔还苑川。遂如ｘ罕，留炽盘镇之。归将众二万迁于度坚山。诸将劝称王，七月，僭称秦王，大赦，改年，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命本位，四年五月，归畋于五溪山，有枭集于其手，归恶之。六月，为兄子公府所杀，公府出奔。盘迁于ｘ罕，遣弟广武将军智达追擒公府于康琅山南，ㄈ裂之。八月，葬归于ｘ罕平元陵。伪谥武元王，庙号高祖。

乞伏炽盘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西秦录》曰：乞伏炽盘，乾归太子。归薨，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改年为永康元年。以尚书令翟就为相国，封拜各有差。

二年，讨吐谷浑别统屈达于渴浑川，大破之，俘获男女二万三千。三年正月，有五色口起于南山。炽磐悦，谓群臣曰：“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五月，亻辱檀西征，率步骑二万袭乐都，亻辱檀降。遂并南凉，兵强地广。

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妻吐蕃氏为皇后。四年，盘子元基自长安逃归，拜尚书左仆射。建弘元年，立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改年，大赦。九年，盘寝疾，顾命太子慕末，乃薨于外寝。六月，葬武平陵。谥文昭王，庙号太祖。

乞伏慕末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西秦录》曰：乞伏慕末，字安石，炽盘之太子。幼而好学，有文才。建弘元年立为太子。盘薨，即秦王位，大赦，改年为永弘元年。二月，立子万载为太子。

三年九月，部民多叛，末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五千东如上口，为赫连定所拒，遂国南安。十一月，魏遣尚书库结率骑五千迎末。卫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遂内徙，从之。库结引还。

四年，赫连定遣其叔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代，末乃衔璧出降。送于上口，及宗族五百馀人，悉为赫连定所诛。自国仁建义元年乙酉岁，至辛未，四十七载。

《晋书》曰：炽盘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禅，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在位三年，为赫连定所杀。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载而灭。

北燕冯跋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北燕录》曰：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其先毕万之後也。子孙食采冯乡，因以氏焉。晋永嘉之乱，祖父和避地上党。父安，雄武有器量，为慕容永将。永灭，跋东徙和龙。长乐中，跋夜见天门开，神光赫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烛于庭中。永康末，拜中卫将军。
建始元年，与二弟结谋，袭杀慕容熙，立高□为主。正始元年，以跋为中外都督、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封武邑公。太平元年，□为离班、桃仁所杀。帐下督张垂等诛班及仁。群臣推跋为主，僭即天王位，大赦，令曰：“义贵适时，不必改作，故陈氏代姜，不徙齐号。即号燕国，改为太平元年。”追尊祖和为元皇帝，父安为宣帝，子永为太子。
三年七月，以太子永领大单于，内置四辅。七年，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以上教之。十四年，宿军地燃，一旬乃灭。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赵寿女既嫁，化为男，娶妻而无子。跋问诸群臣曰：“此何祥乎？”尚书左丞傅权对曰：“汉世雌鸡为雄，阴变为阳，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妇人专宠，王莽篡集。今女为男，臣将为君之征。”跋曰：“将何以禳之？”权曰：“桑谷生朝，大戊修德，而殷道中兴。荧惑守心，宋景责躬，延龄二纪。唯修身崇善可以转祸。”十八年八月，立子翼为太子，跋戒之曰：“吾闻君人以学为本，不学无以立尊。敬师傅，人伦之始。汝其夙夜虔虔，钦承明训。”
二十二年八月，跋寝疾，召中书监申秀、侍中阳哲于内寝，谓之曰：“吾患当不济，卿等善相吾子，参决万机。”九月，跋疾甚，辇而临轩，命太子翼勒兵听政，以备非常。宋夫人规立其子受，恶翼听政，谓之曰：“上疾将瘳，奈何便欲代临天下乎！”翼性仁弱，遂还东宫，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矫绝内外，遣阎寺传问而已，翼及大臣皆不得见。跋弟弘于是举壮士数十人裹甲入禁中，宿卫皆不战而散。宋夫人命闭东阁。弘家僮库斗头径捷有勇力，逾阁而入，至于黄堂，射杀女御一人。跋惊惧而薨。弘遣巡城告曰：“天降凶祸，大帝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丧，疑有逆谋国危社稷。吾备太弟之亲，遂摄大位以宁国家。百官叩门入者进阶二等。”太子翼率东宫兵出战，败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赐死。命宗正冯哲、黄门卢昭典葬事于东宫。葬跋于长谷陵。伪谥文成皇帝，庙号太祖。
冯文通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燕录》曰：冯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篡位，拜中领军，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书右仆射，改封中山公，迁尚书令、司徒、录尚书事。
跋薨，僭即天王位。大兴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为皇后。二年正月，立少子玉仁为太子。六月，有鼠集城西，盈数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衔马尾，後者迭相衔尾而渡。识者以为民迁之象。七月，魏师来伐神高。八月，石城、辽东、营丘、成周四郡并降魏。九月，魏师引还，徙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万馀户而西。
三年六月，魏永昌王健来伐。五年四月，遣右卫孙德乞师于宋。十二月，又遣尚书阳伊请迎于句丽。六年三月，端门崩。四月，魏又遣侍中建兴公虞弼、东平公鹅青来伐，攻克白狼。句丽将葛居、孟光率数万随阳伊来迎，屯于临川。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开门而引魏军。魏军疑而不赴，生遂勒众攻弘。弘引句丽兵入自东门，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卒。句丽军既入城中，取武库甲以给其众，城内美女皆句丽军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龙城见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绝。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于外，葛居、孟光率骑後殿，方轨而进，前後八十馀里。魏军追至辽水，不击而还，遣使征弘于句丽。後二年为句丽所杀。伪谥昭成皇帝。自冯跋太平元年岁在己酉，至弘亡之岁丙子，二十八载。
夏赫连勃勃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勃勃，朔方人。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後，刘元海之族也。曾祖父刘虎，前赵嘉平中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丁零中郎将。祖父豹，後赵建武中拜平北将军、左贤王。父卫辰，符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因秦末兵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姚苌拜辰大将军、河西王、大单于。魏师来伐。辰遣子右地代率骑二万拒战河东，为魏所败。遂乘胜济河，攻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辰第三子，奔秦。高平公没弈于妻之以女。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馀落，镇朔方。
时河西鲜卑杜伦献马八千匹于秦，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二万袭杀高平公没弈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自称天王、大单于，大赦，改弘始十年为龙元年，置百官。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僭称大夏。以大兄右地代为丞相、代公。发岭北民夷十万，于朔方黑渠之南营起京城。大赦，改龙七年为凤翔元年，令曰：“朕之皇祖，北迁幽朔，改姓姒氏，後从母为刘氏。子从母姓，非礼也。古之氏族无常。王者继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支庶非正统者以铁伐为氏，庶朕宗子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二年，立夫人梁氏为后，立子贵为太子。
四年九月，刘裕灭秦，入于长安。十二月，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勃大悦，遂图进取之计，遣太子贵率骑二万南伐长安。五年，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贵击败之，退屯刘迥堡。八月，勃进据咸阳。刘裕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勃入长安。正月，群臣劝勃称皇帝。三月，坛于霸上，即皇帝位，大赦，改凤翔六年为昌武元年。冬十月，以太子贵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镇长安。十一月，勃勃还统万。（统万，勃勃所都之城名也。）统万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大成，大赦，改昌武二年为真兴元年。刻石都南，颂纪功德。四月，追尊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符氏为桓文皇后，祖父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训儿曰元皇帝。五月，雨鱼于统万。二年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

六年，勃将废太子贵为秦王，以酒泉公伦为太子。贵闻将废己，率众七万北伐伦。伦率骑三万拒之，战于平城，为贵所败，伦死之。太原公昌率骑一万袭杀贵，率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勃大悦，立昌为太子。七月，勃寝疾。八月，疾甚，辇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後事，薨于永安殿，年四十五。谥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庙号世祖。

赫连昌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长八尺，魁岸美姿貌。

勃薨，即位于永安台，大赦，改真兴七年为永光元年。七月，杏城刘睹川有青石大如马头，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见而送之。十月，魏乘虚来伐。三年五月，战于黑渠，为魏所败，昌与数千骑奔还。魏追骑亦至。昌留河内公费连乌提守高平，徙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军至安定。三月，城溃，昌奔秦州。魏东平公鹅青追擒之，送于魏。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寻为魏所杀。

赫连定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定，勃勃第五子。凤翔五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镇长安。率众赴安定，进封平原王、大将军、领司徒。

昌为魏所擒，遂率遗众数万据平原，僭称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为胜光元年。进征南大将军、白兰王吐谷浑莫贵为开府仪同三司、河南王。十月，畋于阴磐，登苛蓝山而望统万城，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诸卿建王季之业。”俄而，有群狐百数鸣于定旁，命射之，无所获，定恶之曰：“此大不善，咄咄天道，复何言！”

三年八月，魏军来袭。十月，克安定，进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万西奔上□。四年，河南王莫贵因戎狄之众，东面以争天下。魏遣益州刺史没利延、宁州刺史拾虎率骑三万来伐，遂擒定，送于魏。勃勃初号龙元年岁在丁未，至是岁在辛未，二十五载也。

卷一百二十八　偏霸部十二

宋刘裕

徐爰《宋书》曰：高祖武皇帝姓刘氏，讳裕，彭城绥舆里人。夜生，有神光之异。是夕，甘露降於墓树。尝游下邳，遇一沙门于逆旅，沙门言及中原事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云：“江表寻当丧乱。”高祖曰：“便遂至乱亡，当有拯之者不？”沙门曰：此疮难治，先有良药，当以相与。”因取怀中黄散裹留之。沙门既去，高祖追而望之，倏忽不见。以黄散治疮，一傅而愈。馀散宝录之，被金疮辄用，有验。晋陵人韦叟，少以占相为事，其言多验，尝相高祖，曰：“君当立，主方伯。”久之，又曰：“君相辄进，贵不可言，惟愿富贵无相忘。”

晋末妖贼孙恩作乱，前将军刘牢之东讨。牢之请高祖参军事。牢之命高祖觇贼远近。将勇士数十人，会遇贼至，仍迎击之。贼众数千，高祖所将人多死，而战意方酣，奋长刀，所杀伤甚众。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为贼所杀，乃轻骑赴之。既而众骑并至，贼遂大崩。高祖为流矢所伤，通中信宿而愈。自後屡被重伤，皆弗以为患。军中益加敬惮。

恩北走海盐，高祖追而翼之，筑城于海盐故治，恩知城弗可下，乃进向沪，高祖复弃城追之。恩乘风浮海，奄至丹徒，师众数万，鼓噪登干蒜山，居民皆荷担而走。高祖率所领奔击，大败之，投赴水死者甚众。恩颠沛，仅得还船。虽被摧破，犹恃众力，遂径向京师。朝廷震惧，以高祖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帅舟师讨恩于郁州，复大破之。桓玄从兄循以抚军将军镇丹徒，以高祖为中军参军。

玄篡帝位，循入朝玄，高祖从至京师。玄既宿惮高祖威名，又悦高祖之风仪姿貌，语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卿不得独擅其清！”或说玄曰：“刘裕龙行虎步，瞻视不凡，恐必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荡中原，使裕以万人为前驱，关陇不足定也。事定之後，当更议之耳。”

高祖乃与弟道规、沛郡刘毅、东海何无忌潜谋匡复。桓循弟弘以征虏将军领广陵，以道规为中兵参军。刘毅先亦为弘吏佐，遭母忧还京口，是至住往江北，与道规共集义徒。高祖托游猎，会无忌及任城魏咏之、高平檀凭之及从弟蕃等同谋二十七人，并愿从者百馀人。是时，大风暴起。丙辰，诘朝，城门开，义众驰入，称有诏，齐声大呼，吏士惊散，即获桓循，斩而徇之。与桓弘主簿平昌孟昶等帅将士六十人，斩弘於广陵城，因收众济江。

玄遣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义军。咸曰：“裕等众力甚弱，岂有办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ヅ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遇吴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高祖躬执长刀，径入其阵，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高祖望贼旗鼓誓，众驰进。挺剑指麾，光耀如电，将士皆莫敢仰视，但凭神武，争为先登，殊死而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风火并起，钲鼓之音震骇京邑。桓谦等诸军，一时土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祖镇石头，留台百官群寮宿卫各率其职。於是推高祖为使持节、都督杨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

桓玄经浔阳，江州刺史郭昶之备乘舆法服以资之。收略二千馀人，挟天子奔于江陵。冠军将军刘毅、辅国将军何无忌帅诸军南讨，破玄大将军郭铃等于桑落洲。玄弃众，复挟天子西走。初，益州刺史毛璩遣弟子修之诱玄以入蜀。至於枚回州，益州都护冯迁斩玄，首传于京师。天子反正，诏进位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高祖固让。加录尚书，封豫章公，邑万户，绢三万匹。

鲜卑慕容德僭号於青州，德死，从子超袭伪位。公抗表北讨。屠广固，超逾城走，获之。戮其王公以下，纳口万馀，马二千匹，夷其城隍。献超于京师，斩于建康市。

卢循寇南康、庐陵、豫章，诸郡守皆委任奔走。驰使征公。公至下邳，留船运辎重，自帅精骑步归。孟昶、诸葛长民惧寇之深也，欲拥天子过江，公弗听。昶穷窘无馀图，饮药而卒。群贼大至，公悉出轻利，帝躬提幡鼓，命军众齐力击之，贼众大败。追奔，逮夜乃收兵而归。循等还浔阳。公更简练三军，将进攻讨。循闻大军至，欲遁还豫章，乃悉力栅断左里。丙申，大军至左里。将战，公麾以进兵，幡竿折，遂沉于水。众皆失色，公自忻笑曰：“往年覆舟之战，亦幡竿折，今复然，贼必破矣。”众乃大悦，即攻栅并进。循兵虽死战，犹弗能禁。诸军乘胜击之，循单舸走。刘蕃、孟怀玉斩徐道覆于始兴，传首京师。交州刺史杜慧度斩卢循父子，函七首送都。

刘毅为荆州刺史，矜功骄纵。公表请讨之。毅单骑出，自隘道侧。分遣诸军伐蜀，以朱龄石为益州刺史，公授以谋略，遂平成都，斩伪蜀王谯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僭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宗之得书响应。公帅众军西讨。休之不敢战，乃弃城奔走伪羌。伪主姚兴死，子泓新立，人情骚扰。公乃抗表北伐。诸军入关，及姚泓战，大破之，泓肉袒稽首。公至长安。长安丰稔，帑藏盈积，后宫数千人。公先收彝器、浑仪、土圭之属，献于京师；其馀珍宝珠玉，悉以班诸将士。执姚泓归之，有司斩于建康市。

公至洛阳，常有紫□见於军上，晋帝乃命有司禅位于王。改元熙二年为永初元年。三年正月，崩于西陵，年六十。

沈约《宋书》曰：高祖讳裕，字德舆，汉楚元王交之後也，小字寄奴。初，高祖家贫，尝负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逵执录甚严，王谧造逵见之，乃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惟谧交焉。桓玄将篡，谧手解安帝玺绂，为玄佐命功臣。及义旗事建，众并谓谧宜诛，惟高祖保持之。

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不视珠玉舆马之饰，後庭无丝竹之音。宁州尝献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疮，上大悦，命才寿碎分付诸将卒。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钱帛皆付外府，内无私藏。宋台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孝武帝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於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绋。侍中袁觊盛称上俭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

《宋书》：高祖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也。”

《述异记》曰：宋高祖微时常游会下，过孔静宅，正昼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谓之曰：“起，天子在门。”既而失之。靖遽出，适与帝遇。延入，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後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及京邑定，静自山阴令擢为会稽内史。

刘义符

徐爰《宋书》曰：少帝讳义符，高祖长子也。高祖崩，五月即皇帝位。庐陵王义真明隽秀令，朝野属望，而司空徐羡之、尚书仆射傅亮、领军谢晦等贪弄朝权，深相忌惮，乃共诬罔，构成其衅。是日上疏，收义真，徙於新安郡。徐羡之、王弘、傅亮、谢晦、檀道济等守门，露仗入殿。时上在华林园寝舟中，兵士竞进，杀侍御者二人，遂扶上出东阁，废为荥阳王。一依汉昌邑、晋海西故事，遂徙于吴郡。六月，徐羡之等使邢安太杀荥阳王於金昌亭，年十九。

沈约《宋书》曰：羡之等将谋废立，而庐陵王义真轻动多过，不任主四海，乃先废义真，然後废帝。侍中程道惠劝立第五皇弟恭，羡之不许。遣使杀真於新安，杀帝於吴县。帝突走出门，追者以门关击之，倒地，然後加害。

刘义隆

沈约《宋书》曰：太祖文皇帝讳义隆，小字车儿，武帝第三子也。授西中郎将、荆州刺史。长七尺五寸，博涉经史，善隶书。少帝废，百官备法驾奉迎，即皇帝位，改元元嘉元年。

三年，司徒、录尚书令、杨州刺史徐羡之，尚书令、护军将军傅亮，有罪伏诛。遣中领军到彦之、征北将军檀道济讨荆州刺史谢晦，上亲帅六师，擒晦於延头，送京师伏诛。京师疾疫，遣使存问，给医药，死者若无家属，赐以棺木。十二年，大水，京邑乘舡。二十四年，货贵，制大钱一当两。三十年三月，遇弒于含光殿，年四十七。

刘劭

沈约《宋书》曰：刘劭，字休远，文帝长子。六岁，拜为皇太子。二十七年，有巫严道育，自言通灵，夫为劫，没入奚官。劭姊东阳公主应阁婢王鹦鹉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主云：“道育有异术。”主乃白上，求入道育。道育自言服食，主及劭皆惑之。始兴王与劭并多过失，使道育祈请，令不上达，遂巫蛊。事泄，道育叛亡，变服为尼，逃东宫，往京口。复载将去。三十年二月，自京口入朝，复载还东宫。有告上云：“京口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是严道士。”上使掩捉，得二婢，云：“道育随还都。”上乃使京口送道育二婢，顷至检覆，废劭，赐死。母潘淑妃具以告。驰报劭，劭因是有异谋。其月二十一日，召前中庶子萧斌，告以逆事。明旦，与斌同载，从万春门入。张超之手行杀逆，又使人杀潘淑妃。屯中堂，劭即伪位，改元嘉三年为太初元年。

世祖及南谯王义宣，随王诞并举义兵。劭以事委王罗汉、鲁秀，以拒义军。三月十九日，义军至新林。二十一日，至新亭。二十二日，劭众连败，相继散奔。四月四日，义军薛安郡等并入殿，臧质从广莫门入，同会太极殿。劭穿西垣入武库井中。即从井中牵出，缚劭於马上，防送军门，斩于牙下。、劭及四子并枭首，暴尸於市，投劭、尸于江。张超之为乱军剖腹刳心，脔食其肉，焚其骨头。道育、鹦鹉并都街鞭杀於石头四望山下，焚尸扬灰于江。後史官目劭为元凶。

刘骏

沈约《宋书》曰：世祖孝武皇帝讳骏，字休龙，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迁南中郎将，元凶杀逆，以为征南将军，加散骑常侍。上帅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元嘉三十年四月，上至于新亭，即皇帝位。五月，克京城。

孝建元年春，亲祠南郊，改元，大赦。诏：“凡诸守莅亲民之官，可申详旧条，劝尽地利。力田善蓄者，具以名闻。”更铸四铢钱。立子业为太子。赐为父後者爵一级。

大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四月，京师疾疫，遣使案行，赐给医药。死而无收敛者，官为敛埋。诸王及妃主庶姓位从公者，丧事听设凶门，馀悉断。司空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有罪，贬爵。诞不受命，据广陵反。上亲御六师，车驾出顿宣武堂。三年七月，克广陵城，斩诞。初立驰道自阊阖门至朱雀门，又自朱雀门至於玄武湖。七年，於博望山立双阙。八年闰五月，帝崩於玉烛殿，年三十五。

沈约《宋书》曰：世祖游幸无度，太后、六宫常乘副车在後。沈怀文与王景文每谏不宜数出。后同从，坐松树下，风雨甚骤，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怀文曰：“独言无系，宜相与谏之。”江智渊卧草侧，亦谓“言之为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怀文所启宜从。”智渊未及有言，上乃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颜峻耶，何以恒知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又曰：“颜峻小子，恨不得鞭其面首。”

刘子业

沈约《宋书》曰：前废帝讳子业，小字法师，孝武帝长子也。世祖入伐元凶，被囚於侍中下省，将见害者数矣，卒得无恙。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罢南北二驰道，孝建以来所改制度还依元嘉。是岁，诸郡大旱甚，米一斗数百，京邑亦至百馀。

永光元年春，改元，大赦。八月，帝自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义恭、尚书令骠骑大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廷尉刘德愿。改元为景和元年。以宫人谢氏为贵嫔夫人，加虎贲皮戟，鸾辂龙旗，出警入跸。时帝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先讹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将南巡荆湘二州，以厌之。先欲诛除诸叔，然後发。太宗与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儿密结帝左右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帝於华林园竹林堂射鬼。时巫云：“见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寿寂之怀刀入，姜产之为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殒之，时年十七。

帝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世祖所责。世祖西巡，子业启参承起居，书迹不谨，上让之。子业启事陈谢，上答曰：“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业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顽固尔耶！”帝少好读书，颇识古事，自造《世祖诔》及杂篇章，往往有辞彩。

沈约《宋书》曰：前废帝景和末，召南平王铄妃江氏入宫，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谓之曰：“若不从，当杀汝三子。”江氏犹不肯。於是遣使于弟，杀敬猷，敬渊等杖一百。其夕，废帝亦殒。

刘

沈约《宋书》曰：太宗明皇帝讳，字休炳，小字荣期，文帝第十一子也。为雍州刺史。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废帝诛害宰辅，杀戮大臣，恒虑有图之者，疑畏诸父，并拘之殿内。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将加祸害者，前後非一。既而害上意定，明旦便应就祸。上先与腹心阮佃夫、李道儿、寿寂之等密共合谋，殒废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称臣，引升西堂御坐，召见诸大臣。于时，事出仓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犹著乌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引备羽仪，虽未即位，凡众事悉称令书施行。

上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为太始元年。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勋举兵反，镇军长史邓琬为其谋主，雍州刺史袁𤋮帅众赴之。车驾亲御六师，出顿中兴堂。司徒建安王休仁帅众军大破贼，斩伪尚书仆射袁𤋮，进讨江郢荆雍相五州，平定之。晋安王子勋并赐死，同党皆伏诛。

太豫元年四月，上大渐，袁粲，褚渊、刘㲪、蔡兴宗、沈攸之同被顾命。上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景福殿，年四十四。
帝少而和美，风姿端雅。早失所生，养於路太后房内。大明世，诸弟多被猜忌，惟上见亲，常侍路太后医药。好读书，爱文义，在藩时，撰《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所注《论语》二卷行世。及即大位，四方反叛，以宽仁待物，诸将帅有父兄子弟同逆者，并授以禁兵，委任不异，故众为之用，莫不尽力。平定天下，逆党多被全宥，其才者并见授用，有如旧臣。才学之士，多蒙引进，参究典籍，应对左右。於华林园茆堂讲《周易》，常自临听。末年好鬼神，多忌讳，近谗慝，剪落皇枝，宋氏之业自此衰矣。
沈约《宋书》曰：王景文为扬州刺史。上既有疾，而诸弟并已见杀，惟桂阳王休范人才本下，不见疑，出为江州刺史。虑一旦晏驾，皇后临朝，景文自然成宰相，门族强盛，籍元舅之重，岁暮不为纯臣，太豫元年春，上疾笃，乃遣使送药赐景文死，手诏曰：“与卿周全，欲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
刘昱
沈约《宋书》曰：废帝讳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长子也。太宗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得之卦为少字，故帝字慧震。立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
元徽元年正月，改元。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举兵反。贼奄至，攻新亭垒。齐王拒击，大破之。越骑校尉张苟儿斩休范。五年七月戊子夜，帝殒於仁寿殿。
初，帝在东宫，年五六岁时始就书学，而堕业好嬉戏，主师不能禁。好缘漆帐竿，去地二丈馀，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渐长，喜怒无节，左右有失旨者，辄手加扑打。徒跣蹲踞，以此为常。主师以白太宗，上辄敕昱所生，严加捶训。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惮诸臣，犹未得肆志。自加元服，变态转兴，内外稍无以制。三年秋冬间，便好出游行，太妃每乘青篾车，随相检摄。渐自放恣，太后不复能禁。单将左右，弃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营署，旦出，日暮乃归。四年春夏，此行弥数。自京城克定，意志转骄，於是无日不出。与左右人解僧智、张立鬼恒自驰逐，夜出承明门，夕去晨反，旦去暮归。从者并执矛，行人男女及马驴值无免者。民间忧惧，昼日不敢开门，道上行人殆绝。常着小，未尝服衣冠。有白数十枚，各有名号。钳凿锥锯之徒，不离左右。常以铁锥锥人阴破，左右人见敛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臂正立，以矛刺臂洞骨。於耀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於御床侧。先是民间讹言，谓太宗不男，昱是李道儿子。昱每出入去来，常自称刘统，或自号李将军。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百数十钱，供酒肉之费。辂车一乘，其上施蓬，乘以出入，从者不过数十人。羽仪追之恒不及，又各虑祸，亦不敢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寻，惟整部伍，别在一处瞻望而已。凡诸鄙事，过目即能，锻金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未尝吹篪，执管便韵。天性好杀，以此为忻，一日无事，惨惨不乐。

齐王潜图废立，与直阁将军王敬则谋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车，从二百许人，无复卤簿羽仪，往青园尼寺，晓至新安寺就昙渡道人饮酒，醉，扶夕还仁寿殿东阿毡幄中卧。时昱出入无禁，大内诸阁，夜皆不闭。厢下畏相逢值，无敢出者。宿卫并逃避，内外无相禁摄。王敬则先结昱左右杨万年等二十五人，谋共取昱。其夕，王敬则出外，杨玉夫见昱醉熟无所知，乃与万年同入毡幄内，以昱防身刀斩之。提昱首，依常行法，称敕开承明门出，以首与敬则，驰至领军府，以首付齐王。齐王乃戎服，率左右数十人，称行还，开承明门入。昱他夕每开门，门者震惧不敢视，至是弗之疑。齐王既入，晓，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刘准

沈约《宋书》曰：顺皇帝讳淮，字仲谟，小字知观，明皇帝第三子也。封安成王。废帝殒，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明元年，改元，大赦。齐王出镇东城，辅政作相。三年，加相国，总百揆，备九锡之礼。四月，禅位於齐王。壬辰，帝逊于东邸。既而迁居丹阳宫，封为汝阴王。殂于丹阳，谥曰顺皇帝，时年十三。

史臣曰：“圣王膺录，自非接乱承微，则天历不至也。自三、五以来，受命之主，莫不乘沦亡之极，然后符乐推之运。水德迁谢，其来久矣，岂止于区区汝阴揖让而已哉！”

卷一百二十九　偏霸部十三

南齐萧道成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高皇帝讳道成，字绍伯，小字斗将，汉相何二十四世孙也。何孙侍中彪，免官居东海兰陵郡，於是为兰陵人。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岁生，龙颡锺声，鳞文遍体。儒士雷次宗立学鸡笼山，年十三，受业治《礼记》及《左氏春秋》。袭爵晋兴男，除江夏王大司马参军、员外侍郎、直阁中书舍人、右军将军。

寻阳王子房反，加辅国将军，帅众东讨，一日破十二垒。转冠军将军、持节、北讨诸军事，镇淮阴。征还，迁督徐兖二州军事、南兖州刺史。明帝嫌太祖非人臣相，民间流言，云：“萧道成当为天子”，帝愈以为疑，遣镇军将军吴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军破釜，自将银壶酒封赐。太祖戎服出门迎，即酌饮之。喜还，帝意乃悦。七年，征还京师，部下劝勿就征，太祖曰：“诸卿暗於见事。主上诛诸弟，太子稚弱，作万岁後计，何关他族。惟应速发，事缓必见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骨肉相害，自非灵长之运，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及还京，拜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时世祖以功当别封赣县，太祖以一门二封，固辞不受。诏许之，加二百户。

明帝崩，遗诏为右卫将军，领卫尉，加兵五百人。与尚书令袁粲、护军褚渊、领军刘π共掌机事，加侍中。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反，出顿新亭以拒之，加使持节、平南将军，给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垒未毕，贼前军已至，太祖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浮舸与贼水战，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贼平，振旅凯旋入，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迁散骑常侍、中领军、都督二兖徐青冀五州、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二千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号为四贵。四年，加尚书左仆射。

太祖威名既重，苍梧王深相猜忌，几加大祸。陈太妃骂之曰：“萧道成有功於国，今若害之，谁复为汝著力者？”乃止。杨玉夫等杀苍梧王，迎立顺帝。太祖移镇东府，进侍中、司空、录尚书事，封竟陵郡公。进太尉、十二州诸军事。

大明、太始以来，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辅政，罢御府尚方诸饰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间华伪，杂物不得以金银为薄，马乘具不得金银渡，不得织成绣裙衣，道路不得著锦履，不得用红色为幡盖衣服，不得剪彩帛为杂花，不得以七宝饰乐器，不得以金银为花兽，不得辄铸金铜为像。

又进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署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太尉、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如故。三月，进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齐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位在诸侯王上。四月，进爵为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乐舞八佾。辛卯，宋使兼太保渊、兼太尉僧虔奉玺绂，禅位。

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坛受禅。礼毕，即建康宫，大赦，改明三年为建元元年。封宋帝为汝阴王。五月，汝阴王薨，追谥为宋顺帝。

四年三月庚申，有疾，召司徒褚渊、左仆射王俭，曰：“吾遘疾弥留，至于危笃。公等奉太子如事吾，当令太子敦睦亲戚，委任贤才，崇尚节俭，弘宣简惠，则天下之理尽矣。”壬戌，崩於临光殿，年五十六。谥曰太祖高皇帝。

上少有大量，博涉经史，善属文。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後宫器物栏杆以铜为饰者，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著紫皮履。欲以身率下，移风变俗。每曰：“使我治国十年，当使金土同价。”四月庚寅，葬武进大安陵。

萧赜

萧子显《齐书》曰：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也。小讳龙儿。生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康清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以字上。初为寻阳国侍郎，辟为西曹书佐，出为赣令、尚书库部。桂阳王休范反，上遣军袭寻阳，事平，除晋熙王谘议，迁司徒右长史、黄门郎、散骑常侍、江州刺史。征拜侍中、领军将军，给鼓吹一部。又加持节、都督京畿诸军事、仆射、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给班剑二十人。齐国建，为世子，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给油络车、羽葆鼓吹。以石头为世子宫，置二率，坊省服章，一如东宫。进为太子。及太祖即位，为皇太子。

太祖崩，上即位。乙丑，称先帝遗诏，以司徒褚渊录尚书，左仆射王俭为尚书令。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永明元年正月辛亥，南郊，大赦，改元。四年正月辛亥，藉田礼毕。甲寅，幸阅武堂劳酒小会。

十一年正月，皇太子长懋薨。甲午，立太孙昭业为皇太孙。七月，上不豫，徙居延昌殿，始登阶而屋鸣，咤甚，恶之。戊寅，大渐。诏曰：“始终大期，圣贤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但皇业艰难，万机事重，不能无遗虑耳。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百辟庶条，各奉尔职，谨事太孙，勿有懈怠。知复何言。”又诏曰：“我识灭之後，身著夏衣画天衣，纯乌犀导路，器服悉不得用宝物及织成。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随我入梓宫。灵上勿以牲牢为祭，祭惟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丧礼每存省约，不须烦民。百官六时入临。又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惟年六十，必有道心者，听朝贤选序，已有别诏。”是日崩，年五十四。丙寅，葬景安陵。

帝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颇不喜游宴、雕绮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顿遣。诏“凡诸游烦，宜从休息。自今远近荐献，务存节俭。珠玉玩好，伤工尤重，严加禁绝。”

萧昭业

萧子显《齐书》曰：郁林王昭业，字元尚，小名法身，文惠太子长子也。世祖即位，封南郡王。文惠太子薨，立为皇太孙。即位，追尊文惠太子为世宗文皇帝。

隆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礼。闰月丁卯，以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七月癸巳，太后令：“嗣主特锺气，爰表弱龄。自入纂鸿业，长恶滋甚。居丧无一日之哀，衰为忻宴之服。昏酣长夜，万机斯壅。社稷危殆，有过缀旒。镇军居正体道，国家是赖，伊、霍之举，实寄渊谟，便可依旧典，以礼废黜。中军新安王，体自文皇，哲天秀，宜入嗣鸿业，永宁四海，外即以礼奉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昭业少美容止，好隶书，世祖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重之。进对音吐，甚有令誉。王侯五日一问讯，世祖常独呼昭业至幄座，别加抚问，呼为法身，重爱甚。文惠太子崩，昭业每临哭，辄号兆不自胜，俄而还内，欢笑极乐。在世祖丧，泣竟，入后宫，常列胡伎二部入阁迎奏。为南郡王时，文惠太子禁其起居，节其用度，昭业谓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福生帝王之家。今日见作天子，便是大罪，左右主师，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沽富儿百倍矣。”及即位，极意赏赐，动百数十万。每见钱，曰：“昔时思汝，一个不得，今用汝未？”期年之间所出，诸库储钱数亿垂尽。开主衣库，与不逞群小，又给阉人竖子各数人，随其所欲，恣意辇取，取诸宝器以相剖击破碎之，以为笑乐。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世祖御物甘草杖，宫人寸断用之。毁世祖招婉殿以封赐阉人徐龙驹为斋。龙驹尤亲幸，为後阁舍人，日夜在宫房内。昭业与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龙驹劝长留内，声言度霍氏为尼，以馀人代之。皇后亦淫乱，斋阁通夜洞开，内外淆杂，无复分别。

壬辰，使萧鸾等率兵自尚书入口龙门，戎服加朱衣于上。帝在寿昌殿，闻外有变，使闭内殿，诸阉人登兴光楼望，报云：“见一人戎服，从数百人，在西锺楼下。”须臾，萧鸾领兵先入，帝走向爱姬徐氏房，拔剑自刺不中，以帛缠出，杀之，馀党亦见诛。卒时年二十二，葬以王礼。

萧昭文

萧子显《齐书》曰：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封临汝公。郁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郁林王废，尚书令西昌侯鸾奉帝纂统。延兴元年七月丁酉，即位。以尚书令、镇军大将军西昌侯鸾录尚书事、杨州刺史，封宣城郡公。十月，进为太傅、杨州牧，加殊礼，进爵为王，辅政，帝起居皆谘而後行。思食蒸鱼菜，太官令以无录公命，不与。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幼冲，庶政多昧，且早膺疾，弗克负荷。太傅宣城公宜入承宝命，式宁宗┘。帝可降封海陵王。”

十一月，称王有疾，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时年十五，谥曰恭王。

萧鸾

萧子显《齐书》曰：高宗明皇帝讳鸾，字景栖，始安贞王道生子也。少孤，太祖抚育，恩过诸子。宋世为安吉令，有严能之名，迁宁朔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太祖践祚，迁侍中，封西昌侯。建武元年，持节、冠军将军、郢州刺史。世祖即位，转度支尚书、侍中，领骁骑将军。王子侯旧乘缠帷车，高宗独乘下帷，仪从如素士。迁中领军、左卫将军、豫州刺史、尚书仆射，领右卫将军。武帝遗诏为侍中、尚书令，加镇军、中书监、开府仪同三司。海陵即位，为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扬州刺史，镇东城，给兵五千人。录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假黄钺、中外都督，加殊礼，进爵为王。太后令废海陵王，以上入纂大位，群臣三请，乃受命。

建武元年十月癸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戊子，立皇太子宝卷。赐天下为父後者爵一级。二年十月丁卯，诏曰：“轨业去奢，事殷哲后，训物以俭，理镜前书。朕思所以迁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罢东田，毁兴光楼。”并敕水衡量省御乘。永太元年四月甲寅，改元，大赦。五月，以太子中庶子梁王为雍州刺史。己酉，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

帝明审有吏才，持法无所借。大存俭约。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废文帝所起太子东田，卖之。永明中，舆辇舟乘，剔去金银还主衣库。太官进食，有裹蒸，帝曰：“可四片破之，馀充晚食。”世祖掖庭中宫殿服御，一无所改。

萧宝卷

萧子显《齐书》曰：东昏侯讳宝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建武元年，立为皇太子。高宗崩，即位。

永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辛卯，南郊。诏二品清官以上应食禄者，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并给见钱二千贯。二年八月甲申夜，宫内失火。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义兵于襄阳。三年正月丙申，合朔，事毕，与宫人於阅武堂元会，皇后正位，帝戎服临事。三月，南康王宝融即皇帝位于江陵，以太子左率李居士总督西讨诸军事，屯新亭。九月，义军至南州，辅国将军申曹军二万人于姑熟奔归。丙辰，李居士与义军战于新亭，败绩。十月，冀青二州刺史桓和入卫，屯东宫；己卯，以众降。光禄大夫张瑰先守石头，弃城奔还。于是闭宫城自守。李居士以新亭降。军筑长围守宫城。十二月，王珍国、侍中张讠叟等帅兵入殿废帝。

帝在东宫，便好弄，不喜书学。及即位，性重涩少言，不与朝士接，惟亲信阉人。日夜于後堂戏马，五更方卧，至晡乃起。渐出游走，屏逐居民，从万春门游东宫以东至于郊外，数十百里，皆空家静室。巷陌悬幔为高障，置仗防之，谓之屏除。夜出晨反，火光照天。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仍以金莲帖地，使妃行于其上，曰此步步莲花耶。每出，妃乘卧舆，帝骑马从後。着织成褶，金薄帽，执七宝缠槊，戎服急装，不变寒暑，凌冒雨雪，不避坑阱；驰骋渴乏，辄下马解取腰间蠡器，酌水饮之，复上马驰去。选无赖小儿善走者为逐马，左右百人，常以自随。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夹缘以红锦，金银镂弩牙，毒瑁帖箭。郊郭四民，樵苏路绝，吉凶失时，舆疾弃尸，不得殡葬。後宫遭火之後，更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刻画雕彩，麝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绮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信鬼神，崔惠景事时，拜蒋子文神为假黄钺、使持节、相国、太宰、大将军、杨州牧、钟山王，以至尊为皇帝。迎神像及诸庙杂神皆入後宫，祷祀祈福。及闻兵入，趋出户，阉人黄大刀伤其膝，仆地，曰：“奴反耶？”直後张齐斩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依汉海昏侯故事，追封东昏侯。

唐秘书监虞世南《公子先生论》云：公子曰：“宋齐二代，废王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後如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倾代业者乎？”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人事也？惟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全由训习。自宋、齐以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善乎哉！贾生之言：‘昔者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则保其身体，傅则傅以德义，师则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又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者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遂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儒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生乃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亥，教之狱讼，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明日射人，有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如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彼其导之者非其理也。故选左右禅教之，最急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不尚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忘身，理故然也。”

萧宝融

萧子显《齐书》曰：和帝讳宝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建武元年，封随郡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为荆雍宁益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萧颖胄杀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奉王举兵。以雍州刺史萧衍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左将军。以萧颖胄为右将军、督行诸军事。夏侯自京师至江陵，称宣德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成国祚，光临亿兆，方俟清宫，未即大号，可且封十郡为宣城王，加相国、荆州牧，又加黄钺。”萧颖胄为左长史，进号镇军；萧衍进号征东将军。己巳，群僚上尊号。

中兴元年正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相国左长史萧颖胄为尚书令、领军将军，萧衍为雍州刺史。十二月，建康平。皇太后令以萧衍为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杨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晋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二年正月，皇太后临朝，入居内殿。以大司马萧衍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殊礼，进位相国，总百揆，杨州牧，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加远游冠，位在诸王上。二月，进梁公爵为王，增封十郡，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景辰，逊位于梁。丁卯，梁奉帝为巴陵王，徙姑熟。戊辰，薨，年十五。追为和帝，葬恭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因纣灭，郊天改朔，理无延世。而皇符所集，重兴西楚，神器暂来，虽有冥数，徽名大号，斯为幸矣。

卷一百三十　偏霸部十四

北齐高欢

《北齐书》曰：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讳欢，字贺六浑，渤海人也。六世祖隐，玄菟太守。皇考树，性通率，不事家业。住居白道南，数有赤光紫气之异，邻人以为怪，劝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於同产姊婿镇岳队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目有精光，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少有人杰。素家贫，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马，得给镇为队主。镇将辽西段长常奇神武貌，谓曰："君有康济之才，终不徒然。"便以子孙为托。神武自队主转轮为函使。尝乘驿过建兴，□雾昼晦，雷声随之，半日乃绝，若有神应者。每行道路，往来无风尘之色。又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为函使六年，每至洛阳，给令史麻祥使。祥尝以肉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进之，祥以为慢己，笞神武四十。及自洛阳还，倾产以结客。亲故怪问之，答曰："吾至洛阳，宿卫羽林相率焚领军张彝宅，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若此，事可知也。财物岂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与怀朔省事□中司马子如及秀容人刘贵、中山人贾显智为奔走之友，怀朔户曹史孙腾、外兵使侯景亦相友结。

孝昌元年，归尔朱荣于秀容。先是刘贵事荣，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见。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贵乃为神武更衣，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荣遂坐神武於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但言尔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之意也。"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参军谋。

既而，荣以神武为亲信都督。於时魏明帝衔郑俨、徐纥，逼灵太后，未敢制，私使荣举兵内向。荣以神武为前锋。至上党，明帝又私诏停之。及帝暴崩，荣遂入洛邑。将篡位，神武谏，恐不听，请铸像卜之，铸不成，乃止。孝庄帝立，以定策勋，封铜伯。荣尝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荣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惟贺六浑耳。"因诫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子穿鼻。”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於是大聚敛，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州库角无故自鸣，神武异之，无几而孝庄诛荣。及尔朱兆自晋阳将举兵赴洛，召神武。使长史孙腾辞以绛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腾复命，神武曰：“兆举兵犯上，此大贼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图兆计。及兆入洛，执庄帝以北，神武闻之大惊，又使孙腾伪贺兆，因密觇孝庄所在，将劫以举义，不果。乃以书喻之，言不宜执天子以受恶名於海内。兆不纳，杀帝而与尔朱世隆等立长广王晔，改元建明，封神武为平阳郡公。

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自领军次信都，高乾、封隆之开门以待，遂据冀州。是月，尔朱度律废元晔而立节闵帝，欲羁縻神武。三月，乃白节闵帝，封神武为渤海王，徵使入觐。神武辞。四月癸巳，又加授东道大行台、第一镇人酋长。庞苍鹰自太原来奔，神武以为行台郎，寻以为安州刺史。

神武自向山东，养士缮甲，禁兵侵掠，百姓归心。乃诈为书，云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众皆愁。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发万人，将遣之，孙腾、尉景为请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亲送之郊，雪涕执别。人号恸，哭声动地，神武乃喻之曰：“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徵召！直向西已当死，後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计；须推一人为主。”众愿奉神武。神武曰：“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有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众皆顿颡：“死生惟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飨士，喻以讨尔朱兆之意。封隆之进曰：“千载一时，普天幸甚。”神武曰：“讨贼，大顺也；拯时，大业也。吾虽不武，以死继之，何敢让焉！”

六月庚子，建义於信都。乃抗表罪状尔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尔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来奔。孙腾以为朝廷隔绝，不权立天子，则众望无所系。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为皇帝，年号中兴，是为废帝。十一月，攻邺，相州刺史刘诞婴城固守。神武起土山，为地道，往往建大柱，一时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邺城，据之。废帝进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是时，青州建义大都督崔灵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归附。行汾州事刘贵弃城来降。

闰三月，尔朱天光自长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阳，仲远自东郡，同会邺，众号二十万，挟洹水而军。节闵以长孙承业为大行台，总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邺，自出顿紫陌。时马不满二千，步兵不至三万，众寡不敌。乃於韩陵为圆阵，连牛驴以塞归道。於是将士皆有死志，四面合击之。尔朱兆责神武以背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辅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报仇耳。”神武曰：“我昔日亲闻天柱计，汝在户前立，岂得言不反耶！且以君杀臣，何报之有？今日义绝矣。”乃合战，大败之。

四月，斛斯椿执天光、度律送洛阳。长孙承业遣都督贾显智、张欢入洛阳，执世隆、彦伯斩之。兆奔并州。仲远奔梁州，遂死焉。时凶蠹既除，朝廷庆悦。既而神武至洛阳，废节闵及中兴主而立孝武孝。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太师，世袭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万户。神武辞天柱，减户五万。壬辰，还邺，魏帝饯於乾脯山，执手而别。

七月壬寅，神武帅师北伐尔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贺拔胜、贾显智等往事尔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师宠任，必构祸隙。”神武深以为然。乃归天光、度律於京师，斩之。遂自滏口入。尔朱兆大掠晋阳，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晋阳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

尔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险，出入寇抄。神武扬声讨之，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於赤洪岭。兆自缢，神武亲临，厚葬之。慕容绍宗以尔朱荣妻子及馀众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义故，待之甚厚。

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远部下都督桥宁、张子期自滑台归命，神武以其助乱，且数反复，皆斩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与南陵王宝炬及武卫将军元毗、魏光、王思政构神武於魏帝。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於是魏帝与神武隙矣。

天平元年正月，魏帝下诏罪状神武，为北伐经营。神武亦勒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权，举大义於四海，奉戴主上，义贯幽明。横为斛斯椿谗构，以诚节为逆首。昔晋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恶人，今者南迈，诛椿而已。”以高昂为前锋，曰：“若用司空言，岂有今日之举！”司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为此耳。”

魏帝征兵关右，召贺拔胜赴行在所，遣大行台长孙承业、大都督颍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镇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众，屯河桥。神武至河北十馀里，再遣口申诚款，魏帝不报。神武乃引军渡河。魏帝问计於群臣，或云南依贺拔胜，或云西就关中，或云守洛口，未决。而元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睦，斌之弃椿径还，绐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逊位於长安。

己酉，神武入洛阳，止於永宁寺。八月，神武以万机不可旷废，乃与百僚议，以清河王为大司马，居尚书下舍而承制决事焉。神武寻至弘农，遂克潼关。九月庚寅，神武还至洛阳，乃遣僧道荣奉表关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耆老，议所推立。以为自孝昌衰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遂议立清河王世子善见。议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馀生。”乃立之，是为孝静帝。魏於是始分为二。

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峡，洛阳复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晋阳，形势不能相接，议迁邺。护军祖荣赞焉。诏下三日，车驾便发，户四十万，狼狈就道。神武留洛阳部分，事毕还晋阳。自是军国政务，皆归相府。二年正月，魏帝褒诏，以神武为相国、假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神武固辞。

四年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讨，自蒲津济，众二十万。周文军於沙苑。神武以地厄少却，西人鼓噪而进，军大乱，弃器甲十有八万。神武跨橐驼，候船以归。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请解丞相，魏帝许之。四月庚寅，神武朝於邺。壬辰，还晋阳。兴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进神武为相国、录尚书事，固让乃止。十一月，神武以新宫成，朝於邺。魏帝与神武宴射。

武定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将西征，自邺会兵晋阳。九月，神武围王壁以挑西师，不敢应。西魏晋州刺史韦孝宽守玉壁。顿兵五旬，城不拔，死者七万人，聚为一冢。有星坠於神武营，众驴并鸣，士皆惧。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舆疾班师。庚戌，遣太原公洋镇邺。辛亥，徵世子澄至晋阳。有恶鸟集亭树，世子使斛律光射杀之。己卯，神武以无功，表解都督中外诸军事，魏帝优诏许焉。是时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闻之，乃勉坐见诸贵。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

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馀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库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纯道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礼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乐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戇，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惟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之事。”

五年正月朔，日蚀。神武曰：“日蚀，其为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陈启於魏帝。是日，崩於晋阳，时年五十二。秘不发丧。天保初，追崇为献武帝，庙号太祖。

高澄

《北齐书》曰：世祖文襄皇帝讳澄，字子惠，神武长子也。母曰娄太后。生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岐嶷，神武异之。魏中兴元年，立为渤海王世子。就杜询讲学，敏悟过人，询甚叹服。二年，加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尚孝静帝妹冯翊长公主。时年十三，神情俊爽，便若成人。神武试问以时事得失，辩析无不中理。自是军国筹策皆预之。天平元年，加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三年，入辅朝政，加领军左右、京畿大都督。时人虽闻器识，犹以少年期之，而机略严明，事无凝滞，於是朝野振肃。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讨，不豫，班师。文襄驰赴军所，侍卫还晋阳。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七月戊戌，魏帝诏以文襄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渤海王。文襄启辞，愿停王爵。壬寅，魏帝诏太原公洋摄理军国，遣中使敦喻。八月壬辰，文襄启申神武遗令，请减国邑，分封将督各有差。辛未，朝於邺，固辞丞相。魏帝诏曰：“既朝野攸凭，安危所系，不得令遂本怀，须有权夺。可复前大将军，馀如故。”

七年五月，文襄帅师赴颍川。六月，克之，获西魏大将王思政等。八月，文襄遇盗，崩。初，梁将兰钦子京见虏，文襄以配厨，钦求赎之，不许。京与其党六人谋作乱。时京将进食，文襄却之，谓人曰：“昨夜梦此奴杀我。”又曰：“急杀却。”京闻之，置刃於盘下，冒言进食。文襄怒曰：“我未索食，何遽来？”京挥刀曰：“将杀汝！”文襄自投，伤足，入床下。贼党至，去床，遇弒，时年二十九。追谥文襄皇帝。

高洋

《北齐书》曰：显祖文宣皇帝讳洋，字子进，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常怪之。初高祖之归尔朱荣，时经危乱，家徒壁立，后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帝时尚未能言，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惊，而不敢言。鳞身重踝，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晋阳曾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禿师。帝曾与诸童共见之，历问禄位。至帝，举手再三，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高祖尝试观诸子意识，各使治乱丝，帝独抽刀斩之，曰：“乱者须斩。”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去，而使甲骑伪攻之，世宗等怖挠，帝乃勒众与彭乐敌，乐免胄言情，犹擒之以献。後从世宗行，过辽阳山，独见天门开，馀人无见者。内虽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贵，相法亦何由可解。”惟高祖异之。天平二年，授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武定元年，加侍中。五年，授尚书令、中书监、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若，脔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八年正月戊辰，魏帝诏进使持节、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王，食邑一万户。三月辛酉，又进封齐王，邑十万户。帝自居晋阳，寝室夜有光如昼。既为王，梦人以笔点己额。旦以告馆客王昙哲，曰：“吾其退乎？”昙哲再拜，贺曰：“王上加点为主字，乃当进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邺。甲寅，进位相国，总百揆，加九锡殊礼，齐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奉皇帝玺绶，禅位於帝。

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坛，柴燎告天。事毕还宫，御太极前殿，诏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为天保元年。辛酉，尊王太后为皇太后。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观察风俗，问民疾苦，严勒长吏，厉以廉平，兴利除害，务存安静。六月，诏：吉凶车服制度，各为等差，具立条式，使俭而获中。又诏：“冀州之渤海、长乐二郡，先帝始封之国，义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齐郡，霸业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贵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复田租。”丁亥，诏立王子殷为皇太子，王后李氏为皇后。八月，诏曰：“有能直言正谏，不避罪辜，謇謇若朱口，谔谔若周舍，开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当宠以荣禄，待以不次。又诸牧民之官，仰专意农桑，劝课广收天地之利，以备水旱之灾。”庚寅，诏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旁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冬十月己卯，备法驾，御金辂，入晋阳宫，朝皇太后於内殿。十一月，周文帝率众至陕城，分骑北渡至建州。景寅，帝亲戎出次城东，周文帝闻帝军严盛，叹曰：“高欢不死矣！”遂退。

明年，征契丹。帝亲逾山岭，为士卒先。露头袒身，昼夜兼行千馀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竟大破契丹，获十余万口，杂畜数十万头。

尝于东山游宴，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将俟西伐。西人为之震恐。

帝素沉敏有远亮。初，文襄崩，秘不发丧，其後渐露，魏帝窃谓左右曰：“大将军此殂似是天意，威权当归王室矣。”及帝将幸晋阳，亲入辞谒於昭阳殿，从者千人，居前持剑者十馀辈。帝在殿下数十步立，而卫士升阶已二百许，皆攘袂扣刃，若对严敌。帝令主者传奏，须诣晋阳，言讫，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见容，吾不知死在何日。”

洎受禅之後，留心政术，御下肃清。六七年后，以天下无事，便留连饮宴。通日竟夜，躬自鼓舞。袒露形体，傅粉涂黛。乘驼牛驴，不施鞍勒。亲戚贵臣，杂错侍从。征集淫姬，分付从官亲看，无礼以为戏乐。贵妃薛氏甚被爱宠，忽忆其经与清河王岳私通，命支解之，弄其髀以为琵琶。叹曰：“佳人难再得。”后又以刀子划杨腹，崔季舒托俳优言曰：“老小公子恶戏？”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於棺中，载以需车，几下钉者数焉。发丁匠三十万人，营三台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邺，构木高二十七丈，两栋相去二百馀步，工匠危怯，皆系绳自防；帝登脊疾走，无怖畏。时复雅舞，折旋中节，傍人见者，莫不寒心。
帝沉湎日甚，娄太后举杖击之，曰："如此父生如此儿。"帝曰："天子母岂不知共婿眠时即当嫁老母与胡？"太后大怒，自此不复开颜。帝免冠辞谢，乃设席於地，脱背就罚。苦请，笞脚五十。因此戒酒，一旬，还复如初。又令元黄头与诸国自金凤台各乘纸鸱以飞，黄头至紫陌，乃坠於地。凡所杀害，或支解，或火烧，或投水，盖以万数。又诛元氏或父母为主或身常贵盛，皆斩於东市，凡七百馀人。悉投尸漳水，剖鱼者多获爪甲，都下为之久不食鱼。
七年秋，自河西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於海，前後所筑，东西凡三千馀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春，帝在城东马射，敕京城妇女悉赴观，不赴者，罪以军法，七日乃止。是年，於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馀里。先是，发丁匠三十馀万，营三台於邺下，因其旧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游豫园。至是，三台成，改铜爵曰金凤，金武曰圣应，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登三台，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并命赋诗。以新宫成故也。十年春正月甲寅，帝如辽阳甘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禅居深观，惟军国大政奏闻。三月景辰，帝至自辽阳。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晋阳宫。还京师，葬于武宁陵。谥曰文宣皇帝，庙号高祖。武平初，又改庙号显祖。
先是，帝问泰山道士曰："吾得几年为天子？"答曰："得三十年。"帝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过此无虑。人生有死，又何致惜，但怜儿正道尚幼，人将夺之耳。"帝及期而崩，年三十一。
卷一百三十一　偏霸部十五
北齐高殷
《北齐书》曰：废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长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於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太子曰："迹字，足傍亦为迹，岂非自反耶？"文宣每言"太子得汉家性质，不似我"，欲废之，立太原王。初诏国子博士李宝鼎傅之，鼎卒，复诏国子博士邢峙侍讲。太子虽富於春秋，而温裕开朗，有人君之度，贯综经业，省览时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学者及礼学官於东宫宴会，令以经义相质，亲自临听。太子手笔措问，在坐莫不叹美。九年，文宣在晋阳，太子监国。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位於晋阳宣德殿，大赦。庚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诏宽徭赋。癸亥，高阳王薨，车驾至自晋阳。戊申，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三月甲寅，诏军国事皆申晋阳，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八月，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统。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晋阳，时年十七。谥闵悼王。

高演

《北齐书》曰：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爱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天保初，进爵为王。五年，除并省尚书令。帝善断割，长於文理，省内畏服。七年，从文宣还邺。以尚书奏事有异同，令帝与朝臣先论得失，然後敷奏。帝长於政术，剖断咸尽其理，文宣叹重之。八年，转司空、录尚书事。九年，除大司马，仍录尚书。文宣崩，帝居禁中护丧事，幼主即位，朝班。除太傅、录尚书事，朝政皆决於帝。月馀，乃居藩邸，自是诏敕多不关帝。客或言於帝曰：“鸷鸟舍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屡出。”

乾明元年，从废帝赴邺，居於领军府。时杨、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郑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惧权逼，请以帝为太师、司州牧、录尚书事，长广王湛为大司马、录并省尚书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亲而见猜斥，乃与长广王期猎，谋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发领军府，大风暴起，坏所御车幔，甚恶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数行，於坐执尚书令杨、右仆射燕子献、领军可朱浑天和、侍中宋钦道等於坐。帝戎服与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归彦、领军刘洪徽入自□龙门，於中书省前遇散骑常侍郑子默，又执之，同斩於御府之内。帝至东阁门，都督成休宁抽刃呵帝。帝令高归彦喻之，宁厉声大呼不从。归彦既为领军，素为兵士所服，悉皆耳伏，宁方叹息而罢。帝入至洛阳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并出临御坐。帝奏等罪，求伏专擅之辜。时庭中及两廊下卫士二千馀人，皆披甲待诏，武卫娥永乐武力绝伦，又被文宣重遇，抚刃思效。废帝性吃讷，兼仓促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为皇太后誓，言帝无异志，惟去逼而已。高归彦敕劳卫士解严，永乐乃内刀而泣。帝乃令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以京畿军入守门阁，斩娥永乐於园。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相府佐史进位一等，帝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谘决焉。帝既当大位，知无不为，择其令典，考综名实，废帝恭己以听政。太皇太后寻下令废少主，命帝统大业。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晋阳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为皇建。壬辰，诏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观察风俗，问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访贤良。二年十一月甲辰，诏曰：“朕婴此暴疾，奄忽无远。今嗣子冲眇，未娴政术，社稷业重，理归上德。右丞相长广王湛研机测化，体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气，家国所凭。可遣尚书左仆射赵郡王睿喻旨，徵王统此大宝。”先是，帝不豫而无阙听览，是日，崩於晋阳宫，时年二十七。大宁元年闰十二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癸卯，梓宫还邺。上谥曰孝昭皇帝，葬於文野陵。

帝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望风表，迥然独秀。自居台省，留心政术，闲明簿领，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弥所克励。轻徭薄赋，勤恤人隐。内无私宠，外收人物，虽后父，位亦特进无别。日是临朝，务知人之善恶。每访问左右，冀获直言。曾问舍人裴泽在外议论得失，泽率尔对曰：“陛下聪明至公，自可远侔古昔，而有识之士，咸言伤细，帝王之度，颇为未弘。”帝笑曰：“诚如卿言。朕初临万机，虑不周悉，故致尔耳。此事安度可久行，恐後又嫌疏漏。”泽因被宠遇。其乐闻过也如此。赵郡王睿与库狄安侍坐，帝曰：“须拔我同堂弟，显安我亲姑子，今序家人礼，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显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对曰：“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挞人，常以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谢之。又使直言，对曰：“陛下太细，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无法来久，将整之以至无为耳。”又问王，答如显安，皆从容受纳。

高湛

《北齐书》曰：世祖武成皇帝讳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仪表瑰杰，神武尤所锺爱。神武方招怀荒远，乃为帝娉蠕蠕（而蠢切。）太子庵（乌含切。）罗辰女，号邻和公主。帝时年八岁，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元象中，封长广郡公。天保初，进爵为王，拜尚书令，寻兼司徒，迁太尉。乾明初，杨等密相疏忌，以帝为大司马，领并州刺史。帝既与孝昭谋诛诸执政，迁太傅、录尚书事，领京畿大都督。皇建初，进位右丞相。孝昭幸晋阳，帝以懿亲居守邺，政事咸见委。二年，孝昭崩，遗诏徵帝入统大位。及晋阳宫，发丧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遗诏，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劝，三奏，乃许之。

大宁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宫，大赦，改皇建二年为大宁。庚申，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是岁，周武帝保定元年也。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车驾至自晋阳。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庙。景戌，立妃胡氏为皇后，子纬为皇太子，大赦。四月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二年癸未春正月乙卯，帝诏临朝堂，策试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十二月，大雨雪连月，南北千馀里平地数尺，霜昼下，雨血於太原。

四年三月，彗星见；有物陨於殿庭，如赤漆鼓带小铃；殿上石自起，两两相对。又有神见於後园万寿堂前山穴中，其体壮大，不辨其面，两齿绝白，长出於唇。帝直宿嫔御已下七百人咸见焉。帝又梦之。夏四月戊午，大将军东安王娄睿坐事免。乙亥，陈人来聘。太史奏天文有变，其占当有易王。景子，乃使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宰段韶兼太尉，持节奉皇帝玺绶，传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为天统元年。百官进级，降罪各有差。又诏皇太子妃斛律氏为皇后。於是群公上尊号为太上皇帝，军国大事，咸以奏闻。始将传政，使内参乘子尚乘送诏书於邺。子尚出晋阳城，见人骑马随後，忽失之，尚未至邺，而其言已布矣。

天统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邺宫乾寿堂，时年三十二。谥曰武成皇帝，庙号世祖，葬永平陵。

后主高纬

《北齐书》曰：後主讳纬，字仁纲，武成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胡皇后，梦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孕。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仪，武成特所爱宠，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太业，立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禅位於帝。

天统元年乙酉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晋阳宫，大赦，改河清四年为天统。三年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四年秋，周人来通和，太上皇帝诏侍中斛斯文略报聘於周。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

武平三年二月，侍中祖 ；为左仆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览》，後改名《圣寿堂御览》。三月辛酉，诏文武官五品以上举一人。秋七月戊辰，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八月庚寅，废皇后斛律氏为庶人。是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後改修《文殿御览》。

六年八月，周师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纵火船焚浮桥，河桥绝。闰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御之，师次河阳，周师夜遁。

七年冬十月，帝大狩於祁连池。周师攻晋州。癸亥，帝还晋阳。甲子，出兵，大集晋阳。庚午，帝发晋阳，列阵而行，上鸡栖原，与周齐王宪相对，至夜不战，周师敛阵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还长安，留偏师守晋州。阿那肱等围其城。戊寅，帝至围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来救晋州。庚戌，战於城南，齐军大败。帝弃军先还。癸丑，入晋阳，忧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谓朝臣曰：“周师甚盛，若何？”群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赋，安朝野，收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帝意犹预，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得王延宗、广宁王孝珩等守晋阳。若晋阳不守，即欲奔突厥。群臣皆曰不可，帝不从其言。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伏恩、辅相慕容锺葵等与宿卫近臣三十馀人西奔周师。乙卯，诏募兵，遣安德王延宗为左，广宁王孝珩为右。延宗入见，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谏，不从。帝密遣王康德与中人齐绍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军，劳将士，其夜欲遁，诸将不从。

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诏除安德王延宗为相国，委以备御，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斩五龙门而出，欲走突厥，从官多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领军梅胜郎叩马谏，乃回之邺。时惟高阿那肱等十馀骑，广宁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续至，得数十人同行。戊午，延宗从众议，即皇帝位於晋阳，改隆化为德昌元年。

庚申，帝入邺。辛酉，延宗与周师战於晋阳，大败，为周师所虏。帝遣募人，重加官赏，虽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广宁王孝珩奏请出宫人及珍宝班赐将士，帝不悦。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带甲以处分，请帝亲劳军，为帝撰辞，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临众，将令之，不复记所受言，遂大笑，左右无辞，将士莫不解体。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师、大司马、大将军、三公等官，并增员而授，或三或四，不可胜数。甲子，皇太后从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华门，赐酒食及纸笔，问以御周之方略。群臣各异议，帝莫知所从。又引高元海、宋士素、卢思道、李德林等欲议禅位皇太子。先是，望气者言，当有革易，於是依天统故事，传位幼主。自称太上皇。

幼主名恒，帝之长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邺。其年十月，立为皇太子。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时年八岁。改元为承光元年，大赦。於是黄门侍郎颜之推、中书侍郎薛道衡、侍中陈德信等劝太上皇往河外募兵，更为经略，若不济，南投陈国。从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邺先趣济州。周师渐逼，癸未，幼主又自出邺东。己丑，周师至紫陌桥。癸巳，烧城西门，太上皇将百馀骑东走。乙亥，渡河入济州。其日，幼主禅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汾皆，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禅文及玺绶於瀛州。孝卿乃以之归周。又为任城王诏，尊太上皇为无上皇，幼主为宋国天王。留太后於济州，遣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携幼主走青州，韩长鸾、邓等数十人从。

太上皇既至青州，即为入陈之计。而阿那肱召周军，约生致齐主，而属使人告言，贼军在远，已令人烧断桥路，太上所以停。后周军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将逊於陈，置金囊於鞍後，与长鸾、淑妃等数十骑至青州南邓林，为周将尉迟刚所获。送邺，周武帝与抗宾主礼，并太后、幼主、诸王俱送长安，封帝温国公。在位凡一十三年。

帝业昏乱，加之暴虐，崔季舒、斛律光等皆以直见杀。帝好自弹琵琶而唱无愁曲。每处深宫。羞见朝士。三日一临小殿，启事者走如飘风，头著於胸，不得平视。凡诸犬马，皆有仪同、郡君之号。又於宫中立贫穷村舍，帝自弊衣为乞儿。每好不急之求。一夜索蝎，及晓，得三斗；置之浴斛，使人裸卧斛中，观其号叫宛转而为笑乐。又卖官爵，各分州县，下至乡官皆降中旨。於是州县官人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人不聊生，以至於败也。

初，武成梦大胃攻破邺城，乃悉索境内胃膏以绝之。议者以帝之名声与胃和协，亡齐之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三十二　偏霸部十六

梁萧衍

《梁书》曰：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兰陵中都里人，汉相国何之後也。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参预佐命，封临湘县侯。高祖以宋大明八年生於秣陵同夏里三桥宅。生而有奇异，两胯骈骨，顶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长，博学多诵，好筹略，有文武才干，时流名辈咸推许焉。所居室常若□气，人或遇者，体辄肃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迁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王融等并游焉。隆昌初，明帝辅政，起高祖为宁朔将军，镇寿春。除太子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入直殿省。预萧谌（氏任切。）等定策勋，封建阳县男，邑三百户。

建武二年，魏遣将刘昶、王肃帅众寇司州，高祖为冠军将军，帅所领自外进战。魏军表里受敌，乃弃围退走。军罢，以高祖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还为太子中庶子，领军羽林监。顷之，出镇石头。

四年，魏帝自率大众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又遣崔惠景督诸军，高祖等并受节度。明年三月，惠景与高祖进行邓城，魏主率十万馀骑奄至。惠景军死伤略尽，惟高祖全师而归。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

明帝崩，东昏即位，始安王遥光、徐孝嗣、江祀更直内省，分日帖敕。高祖闻之，谓从舅张弘策曰：“政出多门，乱其阶矣。”时高祖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诣郢，陈计於懿曰：“若隙开衅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图身计。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虎视其间，以观天下，此盖万全之策。如不早图之，悔无及也。”懿闻之色变，心不之许。弘策还。是岁，至襄阳，於是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为舟装之备。

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等谋之。以十一月召僚佐集於厅事，谓之曰：“昔武王会盟津，皆曰纣可伐。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诛戮朝贤，罕有遗育，生人涂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恶，共兴义举，公侯将相，良在兹日，各尽勋效，我不食言。”是日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万馀人，马千馀匹，船三百艘，出檀溪竹木装舰。

东昏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襄阳。颖胄伏甲斩之，送首於高祖。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月未到，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高祖答曰：“所藉义心，一时骁锐，事事相接，犹恐疑怠，天时人谋，有何不利，处分已定，安可中息？”

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高祖为征东将军。高祖发襄阳，移檄京邑。高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竟陵，命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为前军，轻兵济江，逼郢城。张冲出军迎战，茂等邀击，大破之。三月，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遥废东昏为涪陵王。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五月，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等救郢州。六月，子阳进据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带水，筑垒以自固。七月，高祖命王茂潜师袭加湖。俄而大溃，子阳窜走，众尽溺於江，王茂虏其馀而旋。郢城主程茂以城降。高祖又遣军主唐修期攻隋郡，并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入质。司部悉平。八月，天子遣黄门劳军。

八月，诏高祖平定东夏，并以便宜从事。是月，豫州刺史申胄弃姑熟走，大军进据之，遣曹景宗、萧颖达领马步进顿江宁。东昏遣李居士率步军迎战，景宗击走之。大军次新林，命王茂进据越城，曹景宗据皂荚桥。十月，东昏又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等列阵於航南大路，精手利器，尚万人。阉人张佋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鼓噪震天地。珍国之众，一时土崩，诸军望之皆溃。茂军追至宣阳门，李居士以新亭垒、徐元瑜以东府城降，石头、白下诸军并宵溃。高祖镇石头，命诸军围六门。东昏悉焚烧门内，驱逼营府署官并入城，有众二十万。青州刺史桓和绐东昏出战，因以众来降。高祖令诸军筑长围。

十二月，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送首茂师。高祖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收嬖妾潘淑妃及凶党王亘之以下四十八人属吏。宣德皇后令追废涪陵王为东昏侯，依汉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书监、都督扬徐二州诸军事、大司马、录尚书，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万户，给班剑四十人，黄钺、侍中、征讨诸军事并如故。高祖入屯阅武堂，下令大赦。二年，天子遣慰劳京邑。赠高祖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考侍中丞相。宣德皇后临朝，入居内殿。诏进高祖都督中外诸军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掾、属各四人。又诏进相国，总百揆，扬州刺史，封十郡为梁公，备九锡之礼。高祖固辞。二月，进梁公爵为王，以豫州之南谯、庐江、永嘉等十郡益梁国，并前为二十郡。三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景辰，齐帝禅位於梁，高祖谦让不受。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并明著；群臣固请，乃从之。

四月景寅，高祖即皇帝位於南郊，设坛，柴燎，告类於天。大赦，改齐中兴二年为天监元年。封齐帝为巴陵王。八月，诏中书监王莹等八人参定律令。十一月，立皇子统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诏“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是岁，大穰，米斛三十。五年三月，魏宣武帝从弟翼率其诸弟来降。陈伯之自寿阳率众归降。八年正月，舆驾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祠南郊，赦天下。九年三月，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十年，亲祠南郊，大赦。三月，邓析（旨热切。）以句山引魏军，遣镇远将军马仙卑（按《梁书》，朗名仙婢，及长以婢名不典，遂去女从卑，补鼎切，字书又音骿。）讨之。十月，马仙卑大破魏军，斩馘（古获切。）十馀万，复克句山城。十八年，亲祠南郊。

普通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五年六月，龙斗於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经处树木倒折。七年，赦死罪已下。大通元年三月，幸同泰寺舍身。甲戌，还宫，赦天下，改元。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为魏主，遣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卫送还北。魏豫州刺史邓献以地内属。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十月，舆驾还宫，大赦，改元。三年十月，幸同泰寺，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盘经义。六年春，亲耕籍田。四月，荧惑在南斗。大同元年正月，改元，大赦。二年三月，诏“文武在位，举尔所知，公侯将相，随才擢用。”十年三月，幸兰陵，谒建宁陵。十一年四月，魏遣使来聘。中大同元年四月，於同泰寺讲说法会。大赦，改元。十月，以前东扬州刺史岳阳王为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二月，魏司徒侯景以豫章、广、颍、洛阳等十三州内属。以景为大将军，封河南大行台，承诏如邓禹故事。四月，大赦，改元。八月，以大将军侯景录行台尚书事。二年八月，侯景举兵反。十月，景自横江济於采石。景至京师，临贺王正德率众附贼。十月，攻陷东府城，三年三月，前司州刺史羊鸦仁等进军东府北，与贼战，大败。贼攻陷宫城，纵兵大掠。侯景自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丞相、录尚书。四月，高祖以所求不供，忧愤寝疾。五月景辰，崩於净居殿，时年八十六。十一月，进尊为武皇帝，庙号高祖。葬於修陵。

《梁书》曰：高祖生知淳孝。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後宫职司贵妃已下，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乐。历观古昔帝主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

萧纲

《梁书》曰：太宗简文皇帝讳纲，字世赞，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天监五年，封晋安王。中大通三年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立为皇太子。太清三年五月，高祖崩，即皇帝位。

大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西魏寇安陆，执同州刺史柳仲礼，尽没汉东之地。二月，邵陵王纶自寻阳至於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让纶。侯景逼帝幸西州。夏，大饥，人相食，京师尤甚。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八月，湘东王绎遣领军将军王僧辩率众逼郢州。侯景自进位相国，封二十郡为汉王。邵陵王纶弃郢州走。十月，侯景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年三月，侯景自率众西寇，自石头至新林，舳舻相接。四月，至西阳。景分遣魏将宋子仙、任约袭郢州。闰月，景进寇巴陵，王僧辩连战不能克。五月，湘东王遣游击将军胡僧、信州刺史陆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约帅众拒援军。六月，僧等击破任约，擒之。景解围宵遁，王僧辩督众军追景。攻鲁山城，克之。七月，景还至京师。王僧辩军次湓城。八月，侯景遣卫尉卿彭俊率兵入殿，废帝为晋安王，幽於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寻阳王大心及浔阳王诸子二十人。矫诏禅於豫章嗣王栋，大赦，改元。十月，帝崩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九。贼伪谥曰明皇帝，庙称高宗。明年三月，王僧辩率百官奉梓宫升朝堂，世祖追崇为简文皇帝，庙曰太宗。葬庄陵。

《梁书》曰：太宗见幽絷，题壁自序云：“有梁正士兰陵萧世赞，立身行道，终始如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弗欺暗室，岂况三光，数至於此，命也如何！”又为《连珠》二首，文甚凄怆。

萧绎

《梁书》曰：世祖孝元皇帝讳绎，字世诚，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监十三年，封湘东郡王。大同六年，出为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为都督荆雍湘司郢等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

三年三月，侯景寇没京师。太子舍人萧歆至江陵宣密诏，以世祖为侍中、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馀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东王誉拒而不遣。七月，遣世子方等帅众讨誉，战败。又遣将军鲍泉伐讨誉。九月，雍州刺史岳阳王举兵反，来寇江陵，世祖婴城拒守。将杜𠜎（七力切。）及杨混各率其来降，遁走。鲍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卫将军王僧辩代将。大宝元年五月，王僧辩克湘州，斩河东王誉，湘州平。

二年二月，魏遣使来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会任约军。王僧辩帅众屯巴陵。景进寇巴陵，世祖遣将军胡僧、陆法和帅众下援巴陵，任约败，景遂遁走。僧辩帅众军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辩下次湓城。十月，王僧辩等表称：“侯景弒逆皇帝，贼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并罹祸酷。”世祖奉讳，大临三日，百官缟素。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将军胡僧率群僚，并奉笺劝进。世祖固让。三年二月，王僧辩众军发自浔阳，世祖驰檄告四方，有能缚侯景及送首者，封万户开国公。三月，王僧辩等平侯景，传其首於江陵。告明堂、太社。四月，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钺、太尉、武陵王纪窃位於蜀，改号天正元年。世祖遣司空萧太拜谒茔陵，修复社庙。五月，以尚书令、征东将军、江州刺史王僧辩为司徒。斩贼左仆射王伟、尚书吕季略於江陵市。是月，魏遣太师潘洛辛等寇秦郡，王僧辩遣杜𠜎帅众拒之。以陈霸先为征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贺平侯景。八月，萧纪率巴蜀大众东下，遣护军陆法和屯巴峡以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是月，四方征镇、王公、卿士复劝世祖即尊号，表三上，乃从之。
承圣元年十一月景子，即皇帝位於江陵。立太子方矩为皇太子。尊所生妣阮修容为文宣太后。二年，西魏遣大将尉迟迥袭益州。三年三月，以郢州刺史陆法和为司徒。四月，以征北大将军陈霸先为司空。九月，魏遣其柱国万纽于瑾率大众来寇。冬十月，魏军至於襄阳，萧摩诃众会之。内外戒严，舆驾出行栅。征王僧辩等军。十一月，魏军至栅下，徵广州刺史王琳入援。辛卯，魏军大攻，世祖出枇杷门，亲临阵督战。六军败绩，反者斩西门以纳魏师，城陷於西魏。世祖见执。十二月，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时年四十七。太子皆见害。明年四月，追尊元皇帝，庙曰世祖。
《梁书》曰：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六岁，高祖问：“汝读何书？”对曰：“能诵曲礼。”高祖曰：“汝试言之。”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也。
侯景（附）
侯景，河朔人也。少不羁。高欢以为将军。雄勇冠时，征伐数有大功。尝谓欢曰：“若假景三万人，当横行天下，要须缚取萧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
後高欢死，景乃以河南降於梁。高澄使慕容绍宗围长社，景谓绍宗曰：“欲送客耶？将定雄雌耶？”绍宗曰：“吾将决战。”景乃令将士皆披甲，持短刀，但低视砍人胫足，遂败绍宗军。衤卑将斛律光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此贼之难。”相持连月，景食尽，其将暴显等降绍宗，景众乃溃。景与腹心数骑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遂攻寿阳，下之而据其城。梁武以为河南王。招集战士，乃请锦万匹，为军人作袍。帝不与，以青布给之。又请娶於王、谢，帝曰：“王、谢门高，非其偶；可朱、张已下访之。”景恚曰：“弘将胡儿女以配奴。”景既为朝廷所疑。武帝使谓景曰：“譬如贫家畜十客，尚能得志，朕惟有一客，致有忿言，是朕之失也。”明日，遂将兵於沥阳济江。
闻邵陵王纶督众军，景乃谋於王伟。王伟曰：“莫若直掩京都，临贺反於内，大王攻於外，天下不足定也。兵法曰：巧迟不如拙速。今便须进路，不然邵陵及矣。”景遂晨夜兼行至都。百道攻城，纵火焚诸城门。城中仓卒未有备，乃凿门楼，下水沃火，久之方灭。景又於城南、城西各起土山以临城内，内亦作两山以应之，简文以下皆亲执畚（音本。）锸（楚洽切。）景又募人先为奴者，赏以不次。朱异家黩奴逾城投贼，景以为仪同，使至阙下以诱城内，乘马披锦袍诟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使。”於是奴僮竞出，尽皆得志。景决石阙前水，百道攻城，昼夜不息，城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景自为丞相，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帝谓景曰：“卿久在戎，得无劳乎？”景不对。帝曰：“卿是何州人？而至此。”又默然，左右任约代对。及出，景谓约曰：“吾尝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无怖。今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以再见之矣。”先是，城中积尸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敛，或将死未绝，景悉命聚而焚之。尚书郎鲍正疾笃，贼曳出而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

武帝崩，立简文，又立豫章王，景皆杀之，遂篡位。国号汉，年称太始。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七庙？”伟曰：“古者天子祭七代祖考，故致七庙。”并请七代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代吾不复忆，惟记得阿爷名大礻票，且在朔州伊那得来啖。”众闻咸笑。

景频为王僧辩所破，将走，王伟按剑谏曰：“自古岂有走天子，今宫中卫士尚可一战，宁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时打贺拔胜，破葛荣，扬名河朔，与高王一种人。今来直渡大江，取台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摧柳仲礼於南岸，皆尔所亲见也。今日之事，恐是天亡。尔好守城，吾当一决。”乃与百骑东走。至松江，乃与腹心数十人乘舸入海，至湖豆州，舍人羊鲲杀景。景左足上有肉瘤，状似龟，战胜应克捷则隐起分明，如不胜则低。是日，瘤陷肉中。遂传首於江陵。

卷一百三十三　偏霸部十七

梁肃方智

《梁书》曰：敬帝讳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兴梁侯。承圣元年，封晋安郡王。二年，出为平南将军、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扬州刺史王僧辩、司空南徐州刺史陈霸先定议，以帝为太宰、承制，奉迎还京师。四年二月，至自豆浔阳，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辩为中书监、录尚书、骠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加司空陈霸先班剑二十人。

三月，齐遣其上党王高涣送贞阳侯萧渊明来主梁嗣，至东关，遣吴兴太守裴之横与战，败绩，之横死。王僧辩率众出屯姑熟。七月，王僧辩纳贞阳侯萧渊明，自采石济江。入於京师，以帝为皇太子。九月，司空陈霸先举义，袭杀王僧辩，黜萧渊明。丙午，帝即皇帝位。

十月，诏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大赦。以贞阳侯萧渊明为司徒，封建安郡公。以司空陈霸先为尚书令。尊所生夏贵妃为皇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太平元年正月，大赦。四月，齐军水步入丹阳县，至秣陵故治。六月，齐潜军至蒋山，北至玄武湖，司空陈霸先授众军节度，大破之。七月，陈霸先进位司徒。九月，改元，大赦。除司徒陈霸先为丞相、录尚书事。二年四月，齐遣使请和。八月，加丞相黄钺，领太傅，剑履上殿。九月，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备九锡之礼。十月，禅位於陈，奉帝为江阴王，薨於外邸，时年十六，追谥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横溃，丧乱屡臻，当此之时，天历去梁，敬皇高让，将同释负焉。

後梁萧

後梁宣帝讳，昭明太子第三子也。封岳阳王，授雍州刺史。孝元被西魏所害，遂为魏附庸，称大定元年。以蔡大宝为相，时人比刘备遇孔明。性不好酒，尤恶见妇人，酷信佛法。谓尚书宋如周曰：“卿可谤经？”如周昔（上子六切，下音迹。）自陈，惧而出，以告大宝。大宝曰：“卿当不谤馀经，不信法华耳。”如周乃悟，经云随喜，面不狭长。如周面狭且长，故戏之耳。居处残毁，干戈日用，在位八年，愤惋而殂，年四十。子岿立。

萧岿

明帝讳岿，宣帝第三子也。聪明有器识。大定元年，为太子。宣帝崩，太子即位，号天保元年。

十五年，周武帝平北齐，得传国玺，岿入周贺。武帝大会群臣及诸蕃客，周武自弹琵琶，令故齐主高纬起舞。达摩及故安德王延宗悲不自胜。舞讫劝岿，岿乃起舞。周武曰：“梁主乃能为朕舞乎！”岿曰：“陛下既自弹五弦，臣何敢不同百兽！”周武大悦。周武指齐氏故臣吒列长义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岿曰：“长义未能抱乐，翻敢吠尧。”周武大笑。初虽礼接，岿未深知之。至是，岿承间，乃陈父荷，太祖拯救之恩，并叙二国艰虞，唇齿掎角之事。辞理辩畅，因涕泗交流。周武亦为欷。自是礼遇日深，赐杂缯百段、马五匹，并赐齐宫伎女。遣归国，执岿手曰：“待破突厥，必送梁王归江东。”岿途经古迹，莫不驻马赋诗，以叙其怀。至於江陵，凡三十首。女为秦晋王广妃。在位十四年而殂。

萧琮

琮，明帝太子也。既立，赦其封内，改元宽运。琮性广仁有大度，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

明年，隋文征琮入朝。琮率其臣二百馀人朝於长安，群臣辞於送客堂，琮下马一一执别，莫不殒涕。既至，隋文帝留之，使崔弘度将兵攻江陵。江陵不守，於是国废。

陈陈霸先

《陈书》曰：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字兴国，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後也。世居颍川，实玄孙准，晋太尉。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尝谓所亲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後，我子孙必锺斯运。”高祖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少倜傥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兵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尝游义兴，馆於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高祖心独负之。

大同初，新喻侯萧英为吴兴太守，甚重高祖，谓僚佐曰：“此人方将远大。”及英为广州刺史，高祖为中兵参军，随之镇。英令高祖招集士马，众至千人，仍命高祖监宋隆郡。所部安化二县元不宾，高祖讨平之。寻监西江督护、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萧谘为交州刺史，以裒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遣高州刺史孙□、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等不时而进，皆败，於广州伏诛。子雄弟子略与□子侄及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江南督护沈孜，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频战屡捷，天合中流矢死，众大溃，僧明遂降。梁武帝深叹异焉，授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三百户，仍遣画工图高祖而观之。

其年终，萧映卒。明年，高祖送丧还都，至大庾岭，会有诏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瞟（匹妙切。）南讨。十一年六月，军至交州，贲众数万於苏历江口立城栅以拒官军。瞟推高祖为前锋，所向摧陷，贲走典澈湖，於屈獠界立寨，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京师。是岁，太清元年也。除振远将军、江西督护、高安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二年冬，侯景寇京师，高祖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将图高祖。高祖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郎殷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义兵於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缢於阁下。高祖迎萧勃镇广州。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於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侯安都、张等率千馀人来附。萧勃闻之，遣锺休悦说高祖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授军十万，士马精强，然而莫敢当锋，遂令羯贼得志。以君疏外，讵可暗投？未若且住始兴，遥张声势，保此泰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谓休悦曰：“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辱臣死，谁敢爱命！君侯体则皇枝，任崇方岳，已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乃遣使间道往江陵，禀承军期节度。湘东王承制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

六月，高祖修嶂头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遣主帅杜平虏率千人入赣石、鱼梁。高祖命周文育将兵击走之，迁仕奔宁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常侍、使持节、信威将军、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改封长城县侯。寻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六郡诸军事、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馀如故。时宁都人刘蔼等资廷仕舟舻兵仗，将袭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筑城以御之，迁仕亦立城以相对。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迁仕，送南康，高祖斩之。承制命高祖进兵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馀如故。

六月，高祖发自南康，观者数万人。是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八月，僧辩军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高祖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会侯景废简文帝，立豫章嗣王栋，高祖遣兼长史沈衮奉表於江陵劝进。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平东将军，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豫州内史，馀并如故。

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时王僧辩已发湓城，会高祖於白茅湾，乃登岸结坛，刑牲盟约。进军次芜湖，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三月，高祖与诸军进克姑熟，仍次蔡州。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意甚不悦，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乃以船步贮石，沈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馀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龑问计於高祖，高祖曰：“前抑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肆其凶虐，覆我王师。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高祖即於石头西横陇筑栅，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於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众万馀人、铁骑八百馀匹，结阵而进。乃命诸将分处置兵。贼直冲王僧志，僧志小缩，高祖遣徐度领弩手二千横截其後，贼乃却。高祖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悉力乘之，贼退据其栅。景仪同卢辉略开石头北门来降。荡主戴晃、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众军又克其四城。贼复还，殊死战，又尽夺所得城栅。高祖大怒，亲率攻之，士卒腾栅而入，贼复散走。景与百馀骑弃槊执刀，左右冲阵，阵不动，景众大溃，遂北至西明门。景至阙下，不敢入台，遣其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众出广陵应接，会景将郭元建会元建奔齐，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

五月，齐遣辛述围严超达於秦郡，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归，遣记室参军刘本仁献捷於江陵。承制授高祖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馀并如故。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於湘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十一月，湘东王即位於江陵，改承圣元年。明年，湘州平，高祖旋镇京口。三年三月，进高祖司空，馀如故。

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与王僧辩等进启江州，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长史谢哲奉笺劝进。十二月，晋安王至自浔阳，入居朝堂，给高祖班剑二十人。四年五月，齐送贞阳侯渊明还主社稷，王僧辩纳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初，齐之请纳贞阳侯也，高祖以为不可，遣使诣僧辩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竟不从。高祖居常愤恨，密谓所亲曰：“武帝虽磐石之宗，远播四海，至於克雪雠耻，宁济艰难，惟孝元而已，功业懋盛，前代未闻。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嗣主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属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废黜。远求夷狄，假立非次。观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以为赏赐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之，仍部列将士，分赏金帛，水陆俱进。是夜，发南徐州讨王僧辩。甲辰，高祖步军至石头前，进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时王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遽走，与其第三子相遇，俱出阁，左右尚数十人，苦战。高祖大兵寻至，僧辩众寡不敌，走登城南门楼，高祖因风纵火，僧辩穷迫，乃就擒。是夜，缢僧辩及。庚午，贞阳侯逊位，百僚奉晋安王上表劝进。十月己酉，晋安王即位，改承圣四年为绍康元年。壬子，诏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持节、司空、班剑、鼓吹并如故。仍诏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龛据吴兴，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众攻载於义兴，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义兴。二年正月癸未，诛杜龛於吴兴，龛从弟北叟、司马沈孝敦并赐死。

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铁武率舸舰备江川，仍顿梁山起栅。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厍狄伏连、尧难宇、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等，率众十万出栅口，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

四月丁巳，高祖诣梁山军巡抚，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棱顿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兽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於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兵还京师。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儿塘，游骑至台。周文育、侯安都顿白土岗，旗鼓相望，都邑震骇。高祖潜撤精兵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深於瓜步，获舟舰百馀艘、陈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斛。六月壬辰，齐兵潜至锺山龙尾。丁未，进至幕府山。高祖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帐内麾下出幕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不自引兵横出其後，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於临沂，其江乘、摄山、锺山等诸军相次克捷。七月景子，诏授高祖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五千户，并给油幢皂轮车。是月，侯（他甸切。）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镇上流，定南中诸郡。

八月癸卯，太府卿何妥、新州刺史华志各上玉玺一，高祖表以送台，诏归之高祖。是日，诏高祖食安吉、武康二县，合五千户。九月，进高祖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进封义兴郡公。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笺称：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见龙迹，自太里至象阙，亘三四里。庚申，诏追赠高祖考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封义兴郡公，谥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问讯，可施别榻以近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万国於太极东堂，诏加高祖班剑十人。八月甲午，进高祖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给羽葆鼓吹一部。丙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时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九月，诏进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十月，进高祖爵为王，又命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辛未，梁帝禅位。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封梁帝为江阴王。赐民爵二级，文武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五斛。丙子，舆驾幸锺山，祠蒋常帝庙。戊寅，舆驾幸华林园，亲览辞讼，临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劳四方。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谥前夫人钱氏号为昭皇后。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园陵故事。立删定郎，治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於太庙。

夏四月甲子，舆驾亲祠太庙。乙丑，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司空监护丧事，凶礼所须，随由备办。以梁武林侯萧谘息李卿嗣为江阴王。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极殿，承圣中议欲营之，独阙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少府卿蔡俦兼将作大匠，起太极殿。甲寅，太极殿成，匠各给复。十二月庚申，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舆驾幸大庄严寺，设无碍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舆驾还宫。庚寅，高祖於太极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以路寝告成也。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龙见於东方。丁酉，夜大雪，及明，太极殿前有龙迹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甲午，广州刺史欧阳表称：白龙见於州江南岸，长数十丈；仙人见於罗浮山寺小石楼，长三丈所，通身洁白，衣服楚丽。北江州刺史熊昙朗杀都督周文育於军，举兵反。王琳遣其将常众爱、曹庆率兵援佘孝励。六月戊子，仪同侯安都败众爱等於左里，获琳从弟袭、主帅羊柬等三十馀人，众爱遁走。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京师。甲午，众师凯归。

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书左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兼太宰、中书令谢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於堂，哀甚。癸卯，高祖临讯狱讼。是夜，荧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景午，崩於玑殿，时年五十七。遗诏追临川入纂。甲寅，迁殡於太极殿西阶。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万安陵。

卷一百三十四　偏霸部十八

陈陈

《陈书》曰：世祖文皇帝讳，字子华，始兴昭烈王长子也。少沉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坠地，色正黄，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怀之。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及高祖举义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阳献王。世祖乃密裹小刀，冀因入见而害景，至便属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军围石头，景欲加害者数矣，会景败，世祖乃得出赴高祖营。起家为吴兴太守。高祖受禅，立为临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东将军。及周文育、侯安都败於沌口，高祖诏世祖入卫，军储戎备，皆以委焉。寻命率兵城南皖（户板切）。

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遗诏征世祖入纂皇统。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离万国，率土崩心，若丧考妣。龙图宝历，眇属朕躬，运锺扰攘，事切机务，南面须主，西让礼轻，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为天嘉元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立者，赐人五斛。孝弟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甲寅，分遣使者宣劳四方。辛酉，舆驾亲祠南郊。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十二月，立始兴国庙於京师，用王者之礼。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及榷酤之税，并施行。三年春正月庚戌，设帷宫於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舆驾亲祠南郊。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三月景子，安成王顼至自周，诏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吏。是岁，周所立梁王萧死，子岿（丘轨切。）代立。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诏曰：“朕以寡德，纂承弘绪，日昃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未，黎庶未康，兼疾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实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天康元年。”三月己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夏四月乙卯，皇孙至泽生，在位文武赐绢帛各有差，为父後者赐爵一级。

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於有觉殿。遗诏曰：“朕疾苦弥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夫复何言。但王业艰难，频岁军旅，生民多敝，无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渐，以为遗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临，王侯将相善相辅翊，内外叶和，勿违朕意！山陵务存俭速。大敛竟，群臣三日一临，公除之制，率依旧典。”六月甲子，群臣上谥曰文皇帝，庙号世祖。葬永宁陵。

陈伯宗

《陈书》曰：废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世祖嫡长子也。永定二年，拜临川王世子。世祖嗣位，立为皇太子。天康元年四月，世祖崩，即皇帝位。二年春，诏大赦天下，改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赐爵一级。舆驾祠南郊。二年十一月，慈训大后集群臣於朝堂，令降为临海王，送还藩邸。是日，出居别第。太建二年薨，时年十九。

陈顼

《陈书》曰：高宗孝宣皇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梁大通二年生，有赤光满室。少宽大，多智略。及长，美容仪，身长八尺三寸，手垂过膝。有勇力，善骑射。高祖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侄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为直阁将军、中书侍郎。时有马军主李总与高宗有旧，每同游处，高宗尝夜被酒，张灯而寐，总适出，寻返，乃见高宗身是大龙，总便惊走，时在关右。永定元年，遥袭封始兴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吏。寻授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大将军，馀如故。四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六年，迁司空。天康元年，授尚书令。废帝即位，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给班剑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户，馀如故。

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以高宗入纂。是岁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诏“改光大三年为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赐位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後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五斛。”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皇太子。

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辛未，遣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壬午，舆驾祠太庙。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将军、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为中护大将军。丙午，舆驾亲祠太庙。二月癸未，仪其同章昭达擒欧阳纥送都，斩於建康市，广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广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书右仆射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仆射。辛酉，舆驾亲祠南郊。辛未，亲耕藉田。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迄大建元年逋馀军粮、禄秩、夏调未入者，悉原之。

五年三月，北诏大都督吴明彻统众十万，发自白下。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鲁广达克齐大岘城。辛亥，吴明彻克秦州水栅。庚申，齐遣兵十万援历阳，仪同黄法𣰰破之。辛酉，齐军救秦州，吴明彻又破之。癸亥，诏北伐众军所杀齐兵令埋掩。甲子，南谯太守徐曼克石梁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诏曰：“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一物乖方，夕惕犹厉，六合未混，旰食弥忧。朕嗣纂洪基，思弘经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谋，命将兴师，大拯沦溺。灰管未周，凯捷相继，拓地数千，连城将百。蠢彼馀黎，毒兹异境，江淮年少，犹有剽掠，乡闾无赖，摘（他历切。）出阴私，将帅军人，罔顾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声载路。且肇元告庆，边服来荒，始睹皇风，宜覃曲泽，可赦江右淮北南司、霍光、历阳、临江等郡士民，罪无轻重，悉皆原宥。”

七年春正月辛未，舆驾亲祠南郊。四月乙未，陈桃根表上织成罗文锦被裘各二百首，诏於口龙门外焚之。八月，周遣使来聘。是月，甘露频降乐游苑。丁未，舆驾幸乐游苑，采甘露，宴群臣，诏於苑龙舟山立甘露亭。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龙见於南兖州永宁楼侧池中。二月癸亥，舆驾亲耕藉田。三月丁未，诏淮北义人率户口归国者，建其本属旧名，置立郡县，即隶近州，赋给田宅。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货六铢钱。八月甲子，青州义主朱显宗等率所领七百户入附。丁卯，舆驾幸太社，观阅武。十一月，诏“建子令月，微阳初载，应此加辰，宜播宽泽，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国梁士彦率众至肥口。戊戌，周军进围寿阳，以新除中卫大将军、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阳为大都督，总督水步众军。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晋三州及盱眙、山阳、阳平、马头、秦、历阳、沛、北谯、南梁等九郡，并自拔还京师。谯、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尽没於周矣。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於宣福殿，时年五十三。上谥孝宣皇帝，庙号高宗。葬显宁陵。

陈叔宝

《陈书》曰：後主讳叔宝，字元秀，小字黄奴，高宗嫡长子也。梁承圣二年生於江陵。江陵陷，高宗迁关右，留後主於穰城。天嘉三年，归京师，立为安成王世子。十四年正月，高宗崩，即皇帝位於太极前殿，诏大赦。尊皇后为皇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宫曰弘范。立妃沈氏为皇后。七月辛未，大赦。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师至於荆州。九月，设无碍大会於太极殿，舍身及乘舆服御。

至德元年正月，诏大赦，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二年十二月夜，天开，自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青黄杂色，隐隐若雷声。

後主在东宫，好学有文艺。及即位，耽於酒色，常在後庭，不恤政事。又於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栏杆之类，悉以沈檀香木为之，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微风暂至，香闻数里，瑰宝奇丽，近古未有。其下积石成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後主自居临春阁，孔贵人居望仙阁，张贵妃居结绮阁，并复道往来。妇人丽质巧态以从者常千馀人。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侍坐，尚书令江总、孔范等十人侍宴，号曰狎客。上令八妇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曙。所司皆因阉人奏事，主者由此擅作威福。军旅警备，并皆不修。任用沈客卿、施文庆等，以苛刻为忠。於是文武离心，莫肯用命。

隋文帝谓高颎曰：“我为百姓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战船。人请密之，隋文曰：“吾将行天讨，何密之有！使投束於江，彼若能改，吾又何求。”乃遣晋王广为元帅以讨之。

及闻隋军临江，孔范曰：“必无渡理，但恣妓乐纵酒，作诗不辍。”明日，隋军济江陵，文武百寮皆遁出，惟尚书仆射袁宪侍侧。宪劝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锋刃之下，未可当之，吾自有计。”乃逃於井。既军人窥井呼之，後主不应。欲下石，乃叫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束而上。贺若弼呼後主视之，惶惧汗流，股忄栗再拜，弼谓之曰：“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拜，礼也。入朝不失作归命侯，亦无劳恐惧。”

三月，後主与王公百司发自建邺，至长安。後主已下，大小在路，五百馀里累累不绝。隋文宣诏让後主，後主伏地不能对，乃宥之，给赐甚厚。每侍宴，恐致伤心，为不奏吴音。後监守者言：“叔宝愿得官号。”隋文曰：“叔宝绝无心肝。”监守又言：“叔宝日饮一石，少有醒时。”隋文曰：“不尔，何以过日。”及从东巡狩邙山，赋诗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封禅书。”并上表请封禅，隋文谦让不许。後从至仁寿宫，尝侍宴，及出，隋文目之曰：“此败岂不由饮酒作诗，将此功夫，何如思安边计策。”初，贺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启告急，叔宝为饮酒，遂不省。高颎至，犹见启在床下，未开封。岂天亡也。後主以隋仁寿四年十一月终于洛阳，在位七年，年五十二岁。

史臣曰：後主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既属邦国殄瘁，不知稼穑艰难。初惧阽危，屡有哀矜之诏；後稍安集，复扇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於文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昵近群小，皆委之以衡轴。谟谋所及，遂无骨鲠之臣；权要所在，莫匪侵渔之吏。刑政日紊，尸素盈朝，耽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众叛亲离，临机不悟，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视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观列辟，纂武嗣兴，其始也皆欲齐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视五帝，俯协三王，然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故何哉？并以中庸之材，怀可移之性，口存於仁义，心怵於嗜欲。仁义利物而道远，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违，道远难以固志。佞谄之伦，承颜候色，因其所好，以悦导之，若下坂走丸，顺流决壅。非天感灵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遗其所乐，而以百姓为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载而罕遇也。

卷一百三十五　皇亲部一

总序后妃

《尚书大传》曰：古者后夫人将侍，君前，息烛，後举烛，至於房中，释朝服，袭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鸡鸣於阶下（奏犹白阶陛也。）然後夫人鸣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应门击柝告辟（应门，朝六也。辟，启也。）也。然後少师奏质明於陛下（质，正），然後夫人入庭立，君出朝。

《毛诗》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师敬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成妇道也。

又曰：《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讠皮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於忧勤也。“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又曰：《つ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南有つ木，葛ぱ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又曰：《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又曰：《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又曰：《兔》，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肃肃兔，之丁丁；纠纠武夫，公侯干城。”

又曰：《苡》，后妃之美也。天下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采采苡，薄言采之。”

又曰：《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曰：天子之妃曰后。（郑玄注曰：后之言后也。）
又《昏义》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德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天下之妇顺，故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宫、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训成俗，外内和顺，国家治理，此之谓盛德。
《白虎通》曰：天子之发妃谓之后何？后者，君也；天子妃至尊，故谓君也，明海内之小君也。
《汉书》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放也用妹喜；殷之兴也以有及有{新女}，而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擒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诗》首《关雎》，《书》美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
《汉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正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娥、亻容华、充衣，各有爵号，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亻容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衣视八百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陵上司马门外。）
应劭《汉官》曰：皇后称椒房。《诗》云：“椒聊之实，蔓衍盈升”，美其繁兴。以椒涂室，亦取温暖，除恶气也。犹天子赤泥殿上曰丹墀。
《汉旧仪》曰：皇后、婕妤乘辇，馀皆以茵，四人舆以行。
又曰：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
又曰：皇后、太子各食三十县，曰汤沐邑。
《五经要义》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於君所。女史书其日，授环，以示进退之法。生子月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者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阳也，以当就男，故著左手。右手阴也，既御而复故。此女史之职也。
《後汉书》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女，以备内职焉。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夫人坐论妇礼，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丧、祭、宾客，女御序於王之燕寝。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居有保阿之训，动有环之响。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闺房肃雍，险谒不行也。故康王晚朝，《关雎》作讽；宣王晏起，姜氏请愆。及周室东迁，礼序凋缺，诸侯僭纵，轨制无章。齐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晋献升戎女为元妃，终於五子作乱，冢嗣遘屯。爰逮战国，风宪偷薄，适情任欲，颠倒衣裳，以至破国亡身，不可胜数。斯固轻礼驰防，先色後德者也。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官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而妇制莫厘。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无辩，然而选纳尚简，饰玩少华。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妖亻幸毁政之符，外姻乱邦之迹，前史载之详矣。

及光武明德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惟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俸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汉法常因八月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已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後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娉纳，详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颇修，登建嫔后，必先令德，内无出阃之言，权无私溺之授，可谓矫其弊矣。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贻厥方来，岂不休哉！虽御已有度，而防闲未笃，故孝章以下，渐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

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惟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於灵台之上，家婴缧绁於圄犴之下。湮灭连踵，倾继路，而赴蹈不息，刈烂为期，终於陵夷大运，沦亡神宝。《诗》、《书》所叹，略同一揆。

《魏志》曰：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华客，有美人。文帝增贵嫔、淑媛、修容、顺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除顺成官。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

又曰：黄初三年，诏曰：“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已後，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佐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後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殷融议后父不应拜后曰：“天性之至，父子之道，人伦之序，君臣之义，性至因亲，故情礼无二；义序缘敬，故尊严无上。”《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有礼仪生焉。’故资父事君，教之至也。君不以贵而臣其所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子爵不加於父也。夫以帝王之尊，犹无臣妾父母之义，况后从尊於帝，而令母执臣妾邪！而郑玄复云：‘公朝与归宁，别有二制；尊卑迭用，拜谒更序。’亦有未详斯议为何所据？”

晋张华《女史箴》曰：茫茫造化，二仪始分；散气流行，既陶既甄。在帝庖牺，肇经天人；爰始夫妇，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伦。妇德尚柔，含章贞吉；慝婉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结，虔恭中馈；肃慎尔仪，式瞻清懿。樊姬感庄，不食鲜禽；卫女矫桓，耳忘和音。志厉义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槛，冯媛趋进，夫岂无畏？知死不吝。班妾有辞，割欢同辇，夫岂不怀？防微虑远。道罔隆而不杀，物无盛而不衰。日中则昃，月满则微。崇犹尘积，替若骇机。人咸知饰其容，而莫知其饰性。性之不饰，或愆於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出其言善，千里应之；苟违斯义，则同衾以疑。夫出言如徽，而荣辱由兹。勿谓幽昧，灵鉴无象；勿谓玄漠，神听无响。无矜尔荣，天道恶盈；无恃尔贵，隆隆者坠。鉴於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则繁尔类。欢不可以黩，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翟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仇。结恩而绝，职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兴；靖恭自思，荣显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後魏书》曰：魏氏王业之兆虽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世崇俭质，妃嫱嫔御，率多阙焉，唯以次第为称。而章、平、思、昭、穆、惠、炀、烈八帝，妃后无闻。道武追尊祖妣，皆从帝谥为皇后，始立中宫，馀妾或称夫人，多少无限，然皆品次。太武始增左右昭仪及贵人、椒房。

《後魏书》曰：後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劳之恩，并极尊崇之义，虽事乖典礼，而观过知仁。

《北史》曰：周氏率由姬制，内职有序。文帝创基，修衽席以俭约；武皇嗣立，节情欲於矫枉。宫闱有贯鱼之美，戚里无私溺之尤，可谓得君人之体也。宣皇外行其志，内逞其欲，溪壑难满，采择无厌。恩之所加，莫限厮皂；荣之所及，无隔险讠皮。於是升兰殿以正位，践椒庭而齐体者，非一人焉；阶房帷而施青紫，缘恩亻幸而拥玉帛，非一族焉。虽辛、癸之荒淫，赵、李之倾城，曾未足比其仿佛也。人厌苛政，其事实多。文帝之祀忽诸，特由于此。

隋文思革前弊，大矫其违，惟皇后当室，旁无私宠，妇官位号，未详备焉。开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礼》，省减其数。炀帝时，后妃嫔御无厘妇职，惟端容丽饰，陪从宴游而已。帝又参详典故，自制嘉名，著之於令。

人皇后

《春秋命历序》：《洛书レ亡辟》曰：“人皇兄弟九人，别长九州。离艮，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精，女出为之后。”（离、艮卦所推也。）

庖牺母

《河图》曰：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

《帝系谱》曰：伏羲，十月四日人定生，母华胥。（《孝经》、《河图》云：伏羲在亥，得人定之时。）

神农母

《春秋元命苞》曰：女登生神农，人面龙颜，始为天子。

《孝经钩命决》曰：佳姒感龙，生帝嵬魁（嵬魁，神农名。）

《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母曰侍姒，有娇氏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龙首感之，生神农於裳羊山。娶奔水氏之女曰听讠天，生帝临女子。

黄帝母

《河图》曰：黄轩母曰地祇之子，名附宝。之郊野，大霓绕北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辕。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母曰附宝，其先即炎帝母家有娇氏之女，世与少典氏婚。及神农之末，少典氏又娶附宝，见大霓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於寿丘。（干宝云：二十五月而生。余同。）

黄帝四妃

《史记》曰：黄帝娶西陵之女，是为累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

《汉书□古今表》曰：黄帝妃方雷氏，生玄嚣，为青阳。妃累祖，生昌意。妃彤鱼氏，生夷鼓。妃嫫母，生苍林。

《帝王世纪》曰：黄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累祖，次妃方雷氏曰女节，次曰彤鱼氏，次曰嫫母。

《列女传》曰：黄帝妃曰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貌甚丑而最贤心，每自退。（余同《吕氏》。）

颛顼母

《河图》曰：瑶光之星，如虹贯月；正白，感女枢於幽房之宫，生帝颛顼。

《史记》曰：昌意娶蜀山女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黄帝崩，高阳立，是为颛顼。

《帝王世纪》曰：昌意之妃，之女枢。金天氏末，生颛顼於弱水。

颛顼妃

《世本》曰：颛顼娶於胜坟氏。（宋忠注曰：国名。）之子，谓女禄，是生老童。（《帝系》云胜奔氏，馀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喾四妃

《河图》曰：庆都与赤龙合，生帝於伊尧。（《世记》云从母姓。）

《毛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春秋元命苞》曰：周本姜原游闭宫，其地扶桑，履大迹，生后稷。

《春秋合诚图》曰：尧母庆都，有名於世，盖太常之女，生於斗维之野。常在三河之东南，天大雷电，有血流润大石之中，生庆都。长大，常有黄□覆盖之，梦食不饥（天帝以气食。）年二十，寄伊长孺家，无夫，出观三河之首，常若有神随之，有赤龙负图至，署曰：“赤帝起成天宝。”即庆都之。翼之野奄然阴风雨，龙与庆都合，有身，龙消不见，乳尧。（《汉书》云：尧母十四月生尧。《帝王世纪》《搜神记》同。）

《史记》曰：喾聚陈丰，生放勋。

又曰：后稷弃母有邰氏女，曰姜原，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说，欲践之，身重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以为神，收养之。初欲弃之，因名弃。

《毛诗□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本后稷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

《史记》曰：殷契母曰简狄，有氏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遗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世本》曰：帝喾卜其四妃，四妃之子而皆有天下。元妃有邰国之女曰姜原，是产后稷；次妃有氏之女简狄，是产契；次妃曰陈丰，是生帝尧；次妃曰И訾，产帝挚。

《帝王世纪》曰：И訾班在四人下，生挚最长，故登帝位。

尧妃

《世本》曰：尧娶散宜氏子，谓之女皇。（宋忠曰：是生月朱。《帝系》《汉书》同。）

《帝王世纪》曰：女莹生丹朱。（《汉书》亦云女莹。）

舜母

《河图著命》曰：女登见大虹，意感，生舜於姚墟。

《史记》曰：舜母早死，瞽叟更娶后妻，生象傲。

舜二妃

《尚书》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岳曰：“瞽子，父顽，母ㄟ，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沩，嫔于虞。

《礼记》曰：舜葬苍梧，盖二妃未之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帝俊妻娥皇生焉。
《帝系》曰：舜娶於帝尧，谓之曰女匽。
《列女传》曰：有虞二妃，帝尧之二女也，长曰娥皇，次曰女英。尧举舜为相，摄行王政，每事常谋二女。舜既受禅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事瞽叟犹若初焉。天子称二妃聪明贞仁。舜陟方死苍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间，谓之湘君。
《尸子》曰：尧妻舜以娥皇，媵之以（皇娥皇众之）女英。
《离骚□九歌□湘夫人》曰：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帝子谓尧二女娥皇女英，随舜不反，堕于湘水者，因为湘夫人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夏禹母
《河图著命》曰：修纪见流星，意感，生帝文命，我禹兴。
《周礼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
《孝经钩命决》曰：命星贯昴纪，梦接，生禹父。（命使之星谓流行。）
《世本》曰：鲧娶华氏，曰女志，是生高密禹。（《帝系》云产文命，余同）
禹妃
《尚书□咎繇谟》曰禹曰：“予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复往治水，）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涂山女，《史记》同。）
《山海经》曰：太室嵩高成阳西，启母化为石在焉。
《帝王世纪》曰：禹始纳涂山氏女，曰女娲，合婚於台桑，有白狐九尾之瑞，到至是为攸女。故《连山易》曰：“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启是也。
《列女传》曰：启母涂山者，夏禹之妃，涂山之女也。禹娶四日而去治水。启既生，呱呱而泣。禹三过其门不入。
《吕氏春秋》曰：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南音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於涂山之阳，女作歌曰《候人》，实始作南音也。
帝相后（少康二妃附见）
《左传》曰：伍员曰：“昔有过浇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后缗，相妻。）归於有仍，（缗，有仍氏女也。）生少康焉。浇求之，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
《楚辞》曰：迨少康之未家，留有虞之二姚。
桀妃
《洛书录运法》：孔子曰：“逢氏抱小女末喜观帝，孔甲悦，以为太子履癸妃。”
《国语》曰：桀伐蒙山而得末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年》曰：后桀伐岷山，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桀受二女，无子，刻其名於，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而弃其元妃於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夏亡。

《帝王世纪》曰：末喜好闻裂缯之声而笑，桀为发缯裂之，以顺适其意。

《列女传》曰：夏桀末喜者，夏桀之妃也。桀伐有施，有施女以末喜。（以女妻人曰女。）

殷汤母

《河图著命》曰：扶都见白气贯月，意感，生黑帝子汤。

汤妃

《帝王世纪》曰：汤娶有莘，为正妃。

《列女传》曰：汤妃，有莘之女也。德高而伊尹为之媵臣，佐汤致王，训正後宫，嫔御有序，咸无嫉妒逆理之人。生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早卒，丙、壬嗣登太位。

帝乙妃

《史记》曰：帝乙长子曰微子启，贱不得立。立少子辛，辛母正后，嗣。

《帝王世纪》曰：帝乙二妃，生四子：长曰微子启，中曰微仲，少曰受德辛；庶妃生箕子。初，启母之生启及仲，尚为妾；及立为后，乃生纣。

纣妃

《史记》曰：纣伐有苏，有苏人以妲己女焉。纣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武王杀之，斩以玄戈，悬之小白旗。（《世本》又载。）

《列女传》曰：妲己者，殷纣之妃也。纣伐有苏，有苏女以妲己。美而辩，用心邪僻，夸比於体，戚施於貌。纣好酒淫乐，不离妲己，所誉者贵之，所憎者诛之。

周大王妃

《毛诗》曰：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下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又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挚国，任姓。）

《史记》曰：古公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子曰昌。

《列女传》曰：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之女，曰贤而有色。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导三子，皆成贤德。太王有事，必谘谋焉。

王季妃

《河图著命》曰：太妊梦长人感己，生文王。

《毛诗》曰：思齐太妊，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女传》曰：太妊者，王季之妃，挚任之女也。端懿诚庄，维德之行。及其有娠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放言，溲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圣，太妊教以一而知其百，卒为周宗。君子谓太妊能胎教。

文王妃

《毛诗》曰：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缵，继也。莘，太姒国也。长子，长女。）笃生武王。（笺云：太姒厚生圣子武王。）

又曰：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论语□泰伯》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马融曰：乱，理也。十人谓周公旦、召公、公、太公望、毕公荣、虢叔、闳天、散宜生、太颠、南宫括。其一人谓文母也）。”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列女传》曰：太姒者，文王之妃，莘姒之女也，号曰文母。

武王妃

《左传》曰：子产曰：“当武王邑姜方娠太叔，（杜预曰：邑姜，武王后，齐太公之女也。怀胎为娠。太叔，成王之弟叔虞者。）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帝，天也。虞，唐君之名。）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帝王世纪》曰：武王纳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内，生太子诵。

宣王后

《琐语》曰：元妃献后生子，不恒其月而生，后弗敢举。王召群吏问，将弃之。仲山甫曰：“天将以是弃周，弃之何益？且卜筮言，何必从。”乃弗弃。

《列女传》曰：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周宣尝夜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之乐色而忘德也。”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

幽王褒后

《毛诗》曰：《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

又曰：《正月》，刺幽王也。“燎之方阳，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国语》曰：夏之衰也，二龙止於夏庭而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请其而藏之，乃吉。（韦昭曰：龙吐沫，龙之精气也。）龙亡而在，椟而藏之。三代莫敢发。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妇人倮而噪之，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玄黿，入王后宫。童妾既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宣王之时，童谣曰：“厌弧箕服，实亡周国。”有夫妇卖是器者，见後宫童妾所弃妖子，闻其啼，哀而收之。夫妇奔褒。褒人有罪，请入所弃女，是为褒姒。幽王爱之，生伯服，废申后，而以褒姒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不笑。烽火大鼓噪，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数为举烽。申侯怒，与西夷犬戎攻，杀王，虏褒姒。（《史记》《列女传》《世纪》并同。）

《列女传》曰：幽王出入与褒姒同乘弋猎，不时以适褒姒意。

秦始皇太后

《史记》曰：吕不韦所幸姬有娠，而进之於子楚，生秦始皇，是为太后。

《说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𠂤，封长信侯。长信侯生两子，𠂤专国事，骄奢，与侍中、左右贵人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目大呼曰：“吾乃秦皇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与我亢？”斗者走，行白始皇，始皇大怒。𠂤因作乱，战咸阳宫，𠂤败始皇取𠂤四支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皇太后置之咸阳宫，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阙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谒于王，遂以千乘万骑自迎太后归咸阳。太后喜，大置酒待茅焦，及饮，太后称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茅君之力也。”

卷一百三十六　皇亲部二

汉太上昭灵后

《诗含神雾》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皇”。（刻，刻漏，有玉英文也。）後赤龙感女媪，刘季兴。

《春秋握成图》曰：执嘉妻含始游洛池，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为王客。”以其年生刘季，为汉皇。（为王客者，为王者所宾客。）

《史记》曰：高祖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见蛟龙於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帝王世纪》曰：太上皇名执嘉，妃曰媪，为昭灵后。

《陈留风俗传》曰：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於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宫招魂於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於梓宫，其浴处有遗，故谥曰昭灵后。黄乡，今小黄县也。

高祖吕皇后

《汉书》曰：高祖后吕皇后，父吕公，单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时，吕公见而异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鲁元公主。後汉王得定陶戚夫人，爱幸，生赵王如意。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太后，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乃召赵王，欲诛之。使者三反，赵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赵相，相至长安。使人复召赵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入挟赴王与起居饮食。数月，帝晨出射，赵王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迨帝还，赵王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喑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数月，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问，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复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七年而崩。立孝惠後宫子为帝，太后临朝称制。后治天下八年，病大祸而崩。

高祖薄皇后

《汉书》曰：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吴人，秦时与故魏王宗女魏媪通，生薄姬。魏豹立为王，而魏媪内其女於魏宫。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曹参等虏魏王，薄姬输织室。诏内後宫，岁馀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赵先幸。汉王四年，坐河南成皋灵台，此两美人侍，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暮梦龙据妾胸。”上曰：“是贵征也，吾为汝成之。”遂幸，有娠，岁中生文帝。高帝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出从子之代。代王为帝，尊为皇太后。

《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告祠高庙曰：“高皇吕氏不宜配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贤明，子孙赖福延至於今，宜配食地高庙，今上薄太后尊号为高皇后，迁吕太后於园。”

孝惠张皇后

《汉书》曰：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为皇后。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乃使阳为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为帝，吕后崩，大臣正之，以非孝惠子诛之，孝惠后废处北宫。

孝文窦皇后

《汉书》曰：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吕太后时以良家子选入宫。会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家在清河，乃求其主者愿归清河，而主者误置代籍中。窦姬泣涕而行，及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子。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为皇后。景帝立，为皇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以尊其术。

孝景薄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立，立薄妃为皇后，无子无宠。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废。

孝景王皇后

《汉书》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仲，槐里人。初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曰两女当贵，欲倚两女，夺于金氏。金氏怒，不肯与决，乃内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梦日入其怀中，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景帝即位，立为皇后，男为太子。景帝崩，武帝即位，为皇太后也。

孝武陈皇后

《汉书》曰：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武帝得立为太子，长公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及帝即位，妃立为皇后，擅宠骄贵，十馀年而无子，闻卫子夫得幸，几死者数焉。上愈怒。后又挟妇人媚道，颇觉。元光五年，上遂穷治之，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巫蛊祠祭祝诅，大逆无道，相连及诛者三百馀人，楚服枭首於市。赐后策曰：“后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司马相如《长门赋》序曰：孝武皇帝陈皇后得幸颇为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求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颂以奏主上，皇后复得亲幸。

孝武卫皇后

《汉书》曰：孝武卫皇后字子夫，生微贱，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主求良家女子十馀人，饰置家。帝祓灞上，（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还过平阳主。主见所待美人，帝不悦。既饮，讴者进，帝独悦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忻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入宫岁馀，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元朔元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据，即戾太子也。）

孝武李皇后

《汉书》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闻新声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倾国，佳人不可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悯焉，图画其形於甘泉宫。及卫思后废後四年，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妾久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上曰：“夫人病甚，殆将不起，一见属托王及兄弟，岂不快哉！”夫人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不敢以燕堕见帝。”上曰：“夫人若一见我，将加赐千金，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见。”上复言欲必见之，夫人遂转向壁欷而不复言。於是上不悦而起。夫人姊让之曰：“贵人独不可见上属托兄弟耶？何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绝，爱绝则恩绝。上所以恋恋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且畏恶有吐弃我意，尚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厚礼葬焉。

孝昭赵太后

《史记》曰：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即昭帝也。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昭帝立时，年五岁。卫太子废，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於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趋行，女不得活！”夫人死口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其後帝间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以为且立其子，何为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莫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

《汉书》曰：孝武钩弋赵婕妤，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气，使使召之。既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尧十四月乃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生门曰尧母门。昭帝即位，追尊为皇太后。

《汉武故事》曰：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解黄帝素女之术。从上至甘泉，因幸，告上曰：“妾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男七岁妾当死，今年必死，宫中多蛊气，必伤圣体。”言终而卧，遂卒。既殡，香闻十馀里，因葬口陵。上哀悼，又疑非常人，发冢室，棺无尸，惟履存。为起通灵台於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至宣帝时乃止。

《列仙传》曰：钩翼夫人姓赵，少好学沉静，病卧六年，右手拳，饮食少。望气云“东方有贵人气”，推而到，姿色甚伟。帝披其手，得一钩，而手寻伸。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殡，尸不臭而香。数月，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衣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後避讳改为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昭上官皇后

《汉书》曰：孝昭上官皇后，陇西上□人。祖父桀，因材力亲近为侍中。昭帝始立，年八岁，帝姊鄂邑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后交安因主亲近丁外人，闻之长公主，召入为婕妤，月馀为皇后，年甫六岁。安以后父封侯。后桀谋反发觉，后以少不预谋，亦以霍光外孙，不废。宣帝即位，合葬平陵。

卫太子史戾后

《汉书》曰：卫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史良娣生男进，号史皇孙。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及史良娣、史皇孙皆遭害。

史皇孙王悼后

《汉书》曰：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公硕，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孙。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政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数月，卫太子、皇孙败，家人子皆坐诛，莫有收葬者，惟宣帝得全。即尊位後，追尊母夫人谥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

孝宣许皇后

《汉书》曰：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父广汉，昌邑人，为暴室啬夫。广汉有女平君，十四五，当为内者令欧侯氏子妇。临当入门，欧侯子死。其母将行卜相，言当大贵，母独喜。张贺闻许啬夫有女，乃置酒请之，酒酣，为言曾孙可妻也。广汉许诺。明日，姁闻之，怒。广汉重令为媒介，遂与曾孙。及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仪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指，白立许婕妤为皇后。明年，许皇后当娠，病。女医淳于衍受霍氏指，取附子以饮，皇后遂崩。谥曰恭哀皇后。

孝宣霍皇后

《汉书》曰：孝宣霍皇后，光女也。母显，既使女医阴杀许后，显因为女成君衣补，治入宫。

《汉书》曰：孝宣许后起微贱，登至尊，从官车服甚节俭，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长乐宫，亲奉案上食，以妇道供养。及霍后立，亦循许后故事。而皇太后亲霍后之姊子，故常竦体，敬而礼之。皇后舆驾侍从甚盛，赏赐官属以千万计，与许后时悬绝矣。

孝宣王皇后

《汉书》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奉光有女，年十馀，每欲人，所当者辄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宫，称为婕妤。霍皇后废後，上怜太子蚤失母，几为霍氏所害，於是乃选後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谨朴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元帝即位，为皇太后。成帝即位，为太皇太后。时成帝母亦姓王氏，故号太皇太后为邛成太后。年七十馀，崩。（以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故号之。）

孝元王皇后

《汉书》曰：孝元王皇后，王莽之姑也。王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逮捕魏郡盗，皆纵不诛。以奉使不称免，叹曰：“吾闻活千人者有封，吾所活者万馀人，後世其兴乎！”翁孺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徙魏郡元城委粟里，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元城，县；建公，姓名也。）曰：“昔春秋沙麓崩，晋史卜之，曰阴为阳雄，土火相乘，（此龟繇文。阴，元后；阳，汉也。王氏，舜後土也；汉，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阴盛而沙麓崩。）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圣女兴，其齐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当之。元城郭东有麓之墟，即沙麓地也。後八十年，有贵女兴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禁生女政君，即元后也。

初，母李亲妊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及壮大，婉顺得妇人道。常许嫁未行，所许者死。後东平王聘政君为姬，未入，王薨。禁独怪之，使卜数者相政君，“当大贵，不可言。”禁心以为然，乃教书，学鼓琴。五凤中，献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为家人子。皇后择後宫可以娱侍太子者，政君与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乃见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长御问知太子所欲，太子殊无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强应曰：“此中一人可。”是时政君坐近太子，又独衣缝缘，遂送政君於太子宫，见丙殿。得御幸，有娠。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馆画堂，为世嫡皇孙。

宣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元皇帝。立太孙为太子，以母王妃为皇后。哀帝即位，为太皇太后。哀帝崩，无子，以莽为大司马，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为平帝。平帝年九岁，常被疠，太皇太后临朝。平帝崩，无子，莽立孺子，践祚居摄。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为摄皇帝。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为真皇帝。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饬，太后雅爱信之。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代，既无以报，受人寄托，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天下岂有而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泣涕，莽欲胁之，乃出玺投之地。莽改号，太后为新室文母，绝之於汉。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元傅皇后

《汉书》曰：孝元傅昭仪，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昭仪少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为太子，得进。

《汉书》曰：孝元傅皇后，帝即位，为婕妤，甚有宠。为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

信都冯太后

《汉书》曰：孝元冯昭仪，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选入後宫。後五年，就馆生男，拜为婕妤。父奉世。婕妤内宠与傅昭仪等。建始中，上幸虎圈斗兽，後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杆欲上殿。左右贵人傅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熊？”婕妤对曰：“妾闻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

孝成许皇后

《汉书》曰：孝成许皇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伤母恭哀后居位日浅而遭霍氏之辜，故选嘉女以配皇太子。侍送者还白太子忻说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久之。及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后聪慧，善史书，自为妃至即帝位，常宠於上，後宫稀得进见。久之，皇后宠亦益衰，而後宫多新爱。姊平安侯夫人谒等为媚道祝诅後宫有身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问，谒等诛死，许后坐废处昭台宫。

孝成赵皇后

《汉书》曰：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後宫。父临为咸阳侯。後月馀，乃立婕妤为皇后。後宠以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綦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函（谓璧中之横带。）承兰田壁，明珠、翠羽饰之，自後宫未尝有焉。

孝哀丁太后

《汉书》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为太后。建平三年，丁太后崩。起陵恭皇之园。王莽秉政，乃奏贬傅太后号曰定陶恭王母，丁太后号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复奏：“恭王母及丁姬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礼有改葬，请发王母及丁姬冢徙归定陶。”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焚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得入，烧燔椁中器物。莽复奏言：“前恭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姬死，葬逾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恭共王母及丁姬椁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开傅太后棺，臭闻数里。掘平恭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时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冢中。

孝哀傅皇后

《汉书》曰：孝哀傅皇后，定陶傅太后弟子也。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欲重亲，取以配王。王入为汉太子，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立为皇后。帝崩，王莽白太后，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宫。後月馀，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就其园自杀。

孝平母卫姬

《汉书》曰：中山卫姬，平帝母也。父曰子豪。子豪女弟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长女又为元帝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上以卫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生平帝。平帝年二岁，孝王薨，代为王。哀帝崩，无嗣，太皇太后与莽迎中山王，立为帝。莽欲颛国权，卫姬及外家不当得至京师，乃赐卫姬玺绶，即拜为中山王后。莽长子宇非莽隔绝卫氏。卫氏日夜啼泣，思见帝，而但益户邑。宇复教令上书求至京师。会事发觉，莽杀宇，尽诛卫氏支属。莽篡国，废为家人，後岁馀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

《汉书》曰：孝平王皇后，莽女也。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帝崩，莽立孝宣帝玄孙婴为孺子，莽摄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婴为安定公，王皇太后号为安定太后。时年十八，为人婉慝有节操。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号为皇室主，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豫饰将医往问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发病，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汉兵诛莽，焚烧未央宫，后曰：“何面以见汉家！”自投火中而死。

卷一百三十七　皇亲部三

光武郭皇后

《续汉书》曰：光武郭皇后，真定槁人也，安阳思侯昌女，曰圣通。世祖至真定，纳圣通，有宠。世祖即位，圣通为贵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强。二年，贵人立为皇后，强为太子。是後宠衰，数怀怨怼，废。二十八年，薨，葬北陵。

光武阴皇后

《续汉书》曰：光武光烈阴皇后，南阳新野人。名丽华，宣思哀侯陆女也。陆卒後，女年十九，兄识嫁与世祖，纳后於宛当成里。以后性宽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辄退让，自陈不足以当。男为东海王。十七年，郭皇后废后，立为皇后。十九年，太子强废，东海王为太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上微时过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後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遂纳后於宛。

孝明马皇后

《续汉书》曰：孝明明德马皇后，伏波将军新息侯援之女。后年七岁，治家事，敕制僮御，出入授计，一以贯之。诸家莫如其母，不知其家事独后所为也。後闻之，咸惊异焉。母尝使善卜者相后，曰：“此女必当大贵，遂为帝王妃，然而少子。建武二十八年，年十三，以选入太子宫。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己，发于至诚，由是见宠。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请立长秋宫，以帅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夫人德冠後宫，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帛，御者秃裙不缘。性不喜出入游观，未尝临御窗牖，又不好音乐。上时幸苑囿离宫，以故希从，辄诫言不宜晨起，因陈风邪雾露之诫，辞意甚备，上纳焉。诵《易经》，习《诗》，论《春秋》，略记大义；读《楚辞》尤善其赋颂，疾其浮华；听论辄摘其要。读《光武皇帝纪》至“有献千里马、宝剑者，上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尝不叹息也。时有楚狱，囚证相引，系者繁多。后虑其多滥，承间为上言之，上恻然感动。於是上夜起彷徨，思论所纳，非臣下所得闻。后志在克己奉上，不以私家奸朝廷。兄为虎贲中郎将，两弟黄门郎，迄永平之世不迁。明帝体不安，召黄门防奉参医药，夙夜勤劳。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参医药事。章帝即位，后为皇太后，下诏告三辅二千石无得令马氏婚亲因权托属，奸乱吏治，犯者正法以闻。太后素自喜俭，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车如流水马如龙，苍头衣绿衤直领，领袖正白，顾视旁御者，远不及也。亦不谴怒，但绝其岁用，冀以嘿止喧耳。於是亲戚被服如一，政教不严而从，以躬率先之故也。置织室蚕於濯龙中，数来往来观视，内以娱乐，外以先女功。太后崩，合葬显节陵。

《东观汉记》曰：后长七尺二寸，青白色，方口美，为四起大髻，但以成尚有馀，绕髻三匝，复出诸。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后素谨慎小，感慨辄自责。如平生事舅姑时，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及北阁後殿。深以自过，起居不忻，至正月当上原陵，言“我守备不精，惭见原陵”，不上。

《陈思王画赞序》曰：昔明德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尝从观画虞舜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如此为妃。”又前见陶唐之象，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顾而笑。

孝章母贾贵人

《续汉书》曰：孝明贾贵人，南阳人，明德马后之姨女，孝章皇帝之母也。初选入後宫，为贵人，生章帝。马后无子，帝既生，而马后母养之。明帝谓马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人未必当自生子也，但患养之不勤，爱之不至耳。若能爱如己子，则孝敬亦如亲生矣。”於是马后待章帝过於所生，章帝感养育之恩，遂专名马氏为外家，故贾贵人家不蒙舅氏之宠。

孝章窦皇后

《续汉书》曰：孝章章德窦皇后，右扶风平陵人，窦勋之女。后生二岁，呼卜相工，见后皆言大贵。有容貌才能，母氵比阳公主欲内之，帝闻后有才色，数以问诸家。建初二年，后与女弟随主入见长乐宫，进止得，人事修备，奉事长乐宫，下至侍御贡献问遗，皆得其忻心。太后异之，亦可焉。入掖庭，见北宫章德殿。后性敏给，称誉日闻，太后亦缘意。明年，有司请立长秋宫，遂立为后，有宠，专固後宫。先是宋贵人生太子庆，梁贵人生和帝，后心忌害之，皆诬以挟邪媚道。后以忧卒。

孝章梁皇后

《续汉书》曰：孝章恭怀梁皇后，安定乌氏人也。父竦，建初中以女二人选入宫，有宠。其弟产孝和皇帝，窦后母养，欲隔绝梁氏。初，和帝生，竦兄弟不蒙忻喜，窃私相贺。语言漏泄，传闻，窦后恶之，遂作蜚语诬陷以恶。诏书传考竦，死汉阳狱，家属徙九真，二贵人以忧薨。永元九年，窦太后崩，竦长女慝上书自陈，上遂见慝，泣涕问讯，赏赐舍第财物。以二贵人葬有阙，改殡之於承光宫。小贵人尊号曰皇太后，与姊贵人合葬於西陵，上谥曰恭怀皇后，仪比敬园。追爵谥竦为褒亲愍侯，徵还竦家属。

敬隐宋皇后

《续汉书》曰：敬隐宋皇后，右扶风平陵人，当阳穆侯杨之女也。两女皆有才能令色，永平末，俱选入宫，配皇太子，皆宠。明帝崩，太子即位，是为章帝，姊妹并为贵人。建初三年，小贵人生皇子庆，二岁，立为皇太子，後窦后幸，废为清河王。至永元九年，窦后崩，清河王上书求上贵人冢，又为外祖母求诣洛阳治病，诏书听之。殇帝崩，清河王子立，是为安帝。邓太后崩，安帝追尊小贵人曰敬隐后。

孝和阴皇后

《续汉书》曰：孝和阴皇后，吴房侯纲之女也。后为人聪惠，有才能。永元四年，选入掖庭为贵人。以托先后近属，故有异宠，立为皇后。自和熹邓后入宫後，阴后宠衰，怨恨。后外母邓朱数出入後所，有言后与朱共挟蛊，赐后策，迁於祠宫。以忧死，葬临平亭部。

孝和邓皇后

《续汉书》曰：孝和和熹邓皇后，太傅高密侯禹之孙，平寿敬侯训之女也。训有五男三女，长骘，次京、悝、弘、阊；女燕，次绥，绥即后也，次容。燕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卒，有子女娥甫在襁褓。时后年十二，伤娥早孤，养视抚育，慈恩深至。后七岁读《论语》，十二通《诗》。诸兄读经辄难问微意，志在书传。母非之曰：“当习女工，以供衣服，今不是务，汝当举博士耶？”后重违母意，则缝绽极女工事，暮夜私买脂烛读经传，宗族内外皆号曰诸生。父训心异之。永元四年，呼相工苏太相后，大惊曰：“此成汤之骨法也，贵不可言。”七年中，复与诸家女俱选入宫。姿容窈窕，进退辞令，粲然有异，与众女殊。八年十一月己卯，后入掖庭为贵人，诸兄除郎中。后时年十六，德冠後宫。后性恭肃小心，承事阴氏，夙夜兢兢，接抚同列，常克己下之。上深喜焉，遂有特宠。后自入宫，遂博览五经传记、图谶内事、风雨占候、《老子》、《孟子》、《礼记□月令》、《法言》，不观浮华申韩之书。上每欲官秩后诸兄弟，辄为推让。孝和世，骘裁虎贲中郎将，京、悝、弘、阎黄门郎。和帝未崩，数失皇子，皇子生，养於民间，群僚无知者。及和帝崩，是日仓卒，上下忧惶。后乃收敛皇子，皇子胜长，有微疾，殇帝生百馀日，后欲自养长，立为皇子。其夜即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帝在襁褓，皇太后临朝。建元元年三月，太后崩。丙午，合葬顺陵。

《东观汉记》曰：后年五岁，太夫人为剪，夫人年老目冥，并中后额，虽痛忍不言，一额尽伤。左右怪而问之，后言：“夫人哀我为断，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及为太后，时宫中亡大珠一筐，太后念欲下掖庭考问之，恐有无辜僵仆者，乃亲自临见宫人阅问，动察颜色，开示恩信，宫人即时首服。不加鞭棰，不敢隐情，宫人惊，咸称神明。

曹大家（附）

《後汉书》曰：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预闻政事。作《女诫》七篇。年七十馀，卒，皇太后素服举哀，使者监护丧事。所著赋、颂、铭、诔、论、疏，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

孝德左皇后

《续汉书》曰：孝德左皇后，安帝母也。父仲躬，犍为武阳人。后兄圣伯，为妖言伏诛。父母同产皆没宫。后长掖庭，有令色，赐清河王。王大悦，特亲幸，自姬妾已下，莫能与比。六年，生男，为清河太子。卒，葬当利庭。延平元年，殇帝崩，清河太子为皇帝。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帝，左姬孝德皇后。

孝安阎皇后

《续汉书》曰：孝安安思阎皇后，河南荥阳人，侍中长水校尉畅之女也。有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令色，立为皇后。安帝崩，阎后为皇太后，与兄显定策禁中，立济北王少子北乡侯为皇帝，奉後，以其年少，欲久专政。於是，太后摄政。永建元年，崩，谥安思后，合葬恭陵。

孝安李皇后

《续汉书》曰：孝安恭愍李皇后，以宫人侍上，见幸，生顺帝。为阎后所妒，见鸩物故，瘞葬城北。帝即位，左右以闻，更以礼殡。永元二年，葬北陵，谥曰愍皇后。

孝顺梁皇后

《续汉书》曰：梁皇后，大将军商女。后生，有光景之祥。及长，聪睿，仰承兄姊，俯接弟妹，恩情周悉；既有女功之巧，尤好史书学问之事，九岁能诵《孝经》、《论语》，遂治《韩诗》，大义略举；女传列图，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异焉。选入掖庭，相工茅通见之，大惊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於是以为贵人，恩宠日崇。乃白上曰："阳以博施为德，阴以不专为义，盖诗人《螽斯》之福，则百斯男之祚，所由兴也。愿陛下思天行之普逮，均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於是上愈善之，益亲顾焉。阳嘉元年，立为皇后。冲帝在襁褓，太后摄政。和平元年，崩，群臣奏谥曰顺烈皇后，合葬宪陵。

孝冲母虞贵人

《续汉书》曰：孝顺虞大家，孝冲皇帝母也。遭冲、质仍夭，政在梁氏，故与质帝母俱抑而无号。嘉平四年，小黄门赵、议郎毕正上言："孝冲皇帝母虞大家，质皇帝母渤海陈夫人，皆诞生圣帝，未有称号。今遭盛明，当以母氏序载外戚。朝廷之恩，臣子极贱，尚有追赠，况二母见存，而徒曰大家、夫人，非所示後进，母以子贵之义。"上感其言，即日拜大家为贵人，使中常侍持节就园授印绶。

孝质母陈妃

《续汉书》曰：乐安陈夫人，孝质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梁冀欲专国权，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无他宠。灵帝拜夫人为孝王妃。

孝崇鄙皇后

《续汉书》曰：蠡吾博园鄙贵人者，桓皇帝母也。上年十四，袭父蠡吾侯翼爵。即帝位，追尊父为崇皇，陵曰博陵，鄙夫人为崇园贵人。和平元年，有司上言为孝崇皇后，即授印绶，宫曰永乐。

孝桓梁皇后

《续汉书》曰：孝桓懿献皇后，顺烈后之女弟也，字女莹。上始即位，备礼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纳彩，案旧令聘后，纳彩乘马束帛如孝惠、孝平故事，聘后黄金二万斤。永初四年，立为皇后。时太后秉政，皇后擅宠後宫。太后崩後，后恩稍衰。後宫妊孕，若产皇子，后辄随嫉害，少有得全育者。然终身亦无子，後见御转希。至延熹二年，以忧恚崩，葬懿陵。

孝桓邓皇后

《续汉书》曰：孝桓邓皇后，字猛女。母宣本微，初郎中邓香，生后。後梁纪，故后冒姓梁氏。上诛后兄冀等，立猛为皇后，恶梁姓之同，改姓亳氏，复姓邓氏。后恃尊骄忌，与上所幸郭贵人更相谮，乃废之。凡立七年，以忧死，葬於北邙。

孝桓窦皇后

《续汉书》曰：孝桓窦皇后，章女帝窦德皇后之族孙，大将军武之女也。孝灵皇帝尊皇后为皇太后，临朝。武以宦者放纵日久，谋悉诛除，废其宦。上欲获忠节，下副论者。数入禁中，进白太后。太后以为“此皆天所生，汉兴以来，世世用事，国典常故，何可废耶？但当诛恶耳。”中常侍管霸颇闻其语，结谋诛武。武自杀，太后归长乐宫。嘉平元年六月，崩，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

《续汉书》曰：河间慎园董贵人，孝灵皇帝母也。灵帝即皇帝位，追尊父长为孝仁皇帝，陵曰慎陵；董太夫人曰慎园贵人。及窦太后归政，还长乐宫，迎贵人到京都，奉玺绶，上尊号为孝仁皇后，称永乐宫。窦太后崩後，永乐后数至前省，与上相见，与於政事。中平六年，上弃天下。永乐后兄子重为骠骑将军，何太后临朝，重与太后兄大将军进权势相害。后每欲参与政事，太后辄相禁塞，后愤恚，嗔骂曰：“汝欲怙大将军耶？敕骠骑斩大将军头来。”何太后以告进，进收重，免官爵。重自杀，后忧怖，病还河间。崩，合葬慎陵。

孝灵宋皇后

《续汉书》曰：孝灵宋后，敬隐宋贵人之从孙，执金吾酆之女。无宠，而又当正位。後宫幸姬众共谮恶，诬以祝诅。上信之，遂策收玺绶。后自致暴室狱，以忧死，父兄弟皆被诛。诸常侍、小黄门在省闼者，皆怜宋氏无辜，共合钱收葬后及酆父子於门亭宋氏旧茔。

孝灵何皇后

《续汉书》曰：孝灵灵思何皇后，南阳宛人也。以良家子选入掖庭，见幸妊身，就馆生男，为贵人。父真前卒，召贵人同父兄何进为郎中。灵帝崩，何皇后子辩立为皇帝，后为皇太后，进为录尚书。袁绍谋诛废中宫，进以绍计白太后，后不听，以为：“中官统领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且先帝新弃天下，奈何令我楚楚与士人共事乎？”及董卓屯显阳，议以为太后迫永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令崩，逆妇姑之节，迁太后於桐宫。太后暴崩，群臣奏谥曰灵思皇后，合葬文昭陵。

孝灵王皇后

《续汉书》曰：孝灵灵怀王皇后，孝献帝母，王章女也。才明聪敏，能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选入掖庭。光和三年中夏，幸，妊身，后怖畏何皇后，服药欲除妊，胎安不动。又后数梦负日，遂不敢摇播。四年三月癸巳，生上。庚子，渴饮米粥，遂暴薨。上归掖庭，暴室啬夫朱直拥养，独择乳母。岁馀，永乐后自将护。至三岁，灵帝闵上早失所生，追思后令美，乃作《追德赋》、《令仪颂》。陵曰文昭陵，起坟文陵园北。

孝献伏皇后

《续汉书》曰：孝献伏皇后，琅琊东武人，侍中辅国将军不其侯完女也。后坐与父完谋为奸书，诈罔无道。上收后下暴室诏狱，忧死，兄弟皆伏诛。

张《汉记》曰：曹操入其二女於宫，为贵人，诬伏氏为乱，使御史大夫郗虑仗节收后。后被徒跣，走而执上手曰：“不能复相活耶！”上大惊，号哭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郗公，天下暴虐，岂有此乎！”左右莫不流涕，遂杀后也。

《曹瞒列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攘户废壁，牵后出。

孝献曹皇后

《续汉书》曰：孝献曹后，丞相魏王操女也，名宪。建安十八年，上纳操二女宪、节於後宫，皆以为贵人。明年，伏后薨，宪为皇后。二十年，献帝禅位於魏，宪拜山阳公夫人。

卷一百三十八　皇亲部四

魏武宣卞皇后

《魏志》曰：武宣卞皇后，琅琊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於谯纳后为妾。後随太祖至洛。及董卓为乱，太祖微服东出避难。袁术传太祖凶问，时太祖左右在洛者皆归，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定，未可知，今日还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复相见也？正使祸至，共死何若！”遂从后言。太祖闻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废，遂以后为继室。诸子无母者，太祖皆命后养之。文帝为太子，左右长御贺后曰：“将军拜太子，天下莫不忻喜，后当倾府藏赏赐。”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为嗣，我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甚耳，亦何当赐遗乎！”长御还，以语太祖，太祖悦曰：“怒不变容，喜不改节，是最为难。”二十四年，拜为王皇后。文帝践祚，尊曰太后，称永寿宫。

《魏书》曰：后以汉延熹三年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为太后，见外亲，不假以颜色，常言“居处当务节俭，不当妄赏赐，念自勉也。”帝为太后弟秉起第，第成，太后幸弟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

文甄皇后

《魏志》曰：文甄皇后，中山无极人，明帝母。父逸，上蔡令。后三岁失父。後天下兵乱，加以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曰：“世今乱，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赈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也。”举家称善，即从后言。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后。冀州平，文帝纳后於邺，有宠，生明帝。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遣使赐死，葬於邺。明帝即位，有司奏请追谥，又别立寝庙。太和元年，追封谥曰敬侯；孙像袭爵。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以太牢告庙。又尝梦见后，於是舅氏亲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赏赐累巨万。

《魏书》曰：甄后每寝寐，家中仿佛见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相工刘良相后曰：“此女贵乃不可言。”后自少至长，不好戏弄。年八岁，外有立骑戏马者，家人诸姊皆上阁观之，后独不行。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汝当作女博士耶？”后答言：“闻古者贤女，未有不览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及为皇后，宠愈隆而弥挹。每因闲宴，常言：“昔黄帝子孙蕃育，盖由妾媵众多，获斯。愿广求淑媛，以丰继嗣。”帝心喜焉。

文郭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祖世长吏。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为字。早失二亲，丧乱流离，没在铜侯家。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祚，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遂立为后。黄初五年，帝东征，后留许昌永始台。时霖雨百馀日，城楼多坏，有司奏请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漸台，江水至，使者迎而无符，不去，卒没。今帝在远，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明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

明帝毛皇后

《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河内人。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辇。及即位，为皇后。初，明帝为王，始纳河内虞氏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好立贱，未有能以义举者也。”后父嘉本典车工，卒暴富贵，举动甚蚩骇，语辄自称侯身，人以为笑。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幸郭皇后也，后爱宠日衰。景初元年，帝游後园，召才人以上宴乐，左右：“宜延皇后。”帝不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见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馀人。赐后死，然犹加谥，葬愍陵。

明帝郭皇后

《魏志》曰：明帝郭皇后，西平人。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部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见爱幸，拜为夫人。帝疾困，遂立为皇后。齐王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称永宁宫。值三主幼弱，宰辅亲政，与夺大事，皆先启太后，然後施行。丘俭、锺会等假其命，以为乱焉。景元四年，崩。

晋宣穆张皇后

《晋书》曰：宣穆皇后张氏，讳春华，高祖同郡人也。母河内山氏，司徒涛之从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识。初，高祖辞仕，以风痹不能起，居曝书，遇雨，自起收书。家惟一婢见之，后惧言语泄漏，乃手杀之，而自执爨焉。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宠，后罕得进见。帝尝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后惭恚不食，将自杀，诸子亦不食。帝惊而致谢，后乃止。退而谓人曰：“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魏正始八年，崩。武帝受禅，追尊为太后。

景怀夏侯皇后

《晋书》曰：景怀夏侯皇后，沛国谯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将军。母曹氏，魏德阳乡主。后雅有识度，帝每有所为，必预筹画。魏世，皇帝居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三年，以鸩崩。武帝登祚，始加号谥。

文明王皇后

王隐《晋书》曰：文明皇后，王肃女。秉德清贞，体行纯和。八岁，诵《诗》、《论》，特精丧服；苟有文义，过目则识。祖司徒朗异之曰：“兴吾家者，必此女矣，惜不为男。”每居大丧，常身不胜衣。时锺会见任，言於文帝曰：“会好为事端，宠过必弊。”太始元年，尊曰皇后，宫曰崇礼。自即尊位，眷恋素业，忽弃华丽。四年，薨。

《晋书》曰：后讳元姬，年十二，祖朗薨，后哀戚哭泣，发於自然，其父益加敬异。既笄，归於文帝，生武帝。

武元杨皇后

《晋书》曰：杨元后，父炳。言后相贵，故文帝为武帝娶之。生惠帝。武帝疑惠帝不堪奉大统，密以语后，后曰：“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帝采诸葛冲等五十人女入殿，呈露面常衣，令后选取。后不取端正，唯取长白。时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藩女有美色，帝举扇鄣面，语后曰：“藩女可”。后曰：“藩三世皇后，不宜枉以卑位。”其中者以绛纱系臂，遂取胡芳。芳啼哭，左右曰：“陛下闻声。”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壮其言。父奋闻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儿，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帝拜芳为贵嫔。元后疾甚，见上素敬胡夫人，恐立之，又虑太子不安。临终，枕帝膝曰：“从妹男涓有德色，不足，复娶异姓。”帝许之，崩於光明殿。

武悼杨皇后

《晋书后妃列传》曰：后讳芷，字季兰，小字男涓，武帝继室也，太傅杨骏女。咸宁二年，即后位。婉慝（音翳），才色映椒房，宠礼尤隆。后无子。贾庶人为太子妃时，数以肆情忌嫉，失帝意，帝虑始终之事，欲废焉。后为妃陈请曰：“贾公有勋於王府，犹将数世宥之，况贾妃亲则其子。夫妒忌，亦妇人之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纳焉。晏驾，尊曰皇太后。贾庶人五日一朝，后既丧所，夫常有戚容，庶人谓不悦在己，愈自嫌。及星辰有变，占於母家不利，殿中典兵中郎孟观等遂进劝庶人：“有先倡者有福，後废者受祸。”庶人遂陷诛后父骏三族及内外亲属，迁后於永宁宫。贾庶人寻讽百僚，奏太后废为庶人，母庞付廷尉行刑。诏初欲宥之，卒不可。事奏，太后截稽颡称妾，以请母於贾庶人，而庞遂见刑。后不胜忧哀，崩於幽宫，春秋三十有四。谥曰武悼皇后。

《晋后略》曰：贾后既杀杨庶人於金墉城，又信妖巫，谓人既死，必诉怨於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以合瘗之。

惠帝贾皇后

王隐《晋书》曰：后讳南风，武帝谋太子婚，久不决，上欲取卫女，元后欲娶贾充女，上曰：“卫女有五可，贾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长白；贾女种妒少子，丑而短黑。”郭槐多输宝物於后，遂娶南风。八年，将纳妃，帝知太子不慧，故试之。尽召东宫官属，作饮食，而密封诏，使太子决，停信待之。贾妃大惧，召人答诏草。给使张泓曰：“太子不学，而答引古义，必责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答。”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得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写。武帝大喜。贾妃酷妒，手击数人，或以刀戟掷孕妾，子乃堕地。上大怒，治金墉城，将废之。赵粲、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废。洛阳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为盗，召诘之。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师卜当得城南年少厌塞，渐相烦，寻重报。小吏从之，上车下帷，内着帘箱，中行十馀里，过六七门限，开帘，忽见楼阁好屋。问此何处，云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三十五六，短小青黑色，眉後有疵。见留数日，共宿，得此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贾氏亲疏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而去，尉亦解意。云时他人多杀之不出，唯此小吏，以爰得出。贾后诈有身，内物为产，遂取妹夫韩寿儿，托之谅ウ所生，故弗显。贾庶人临废，遥唤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之，亦行自废。”诏赐死。

沈约《宋书》曰：齐王□入废后，后惊曰：“卿何为来？”□曰：“有诏收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又问曰：“谁起事？”□曰：“梁、赵。”后叹曰：“系狗当系其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

《晋后略》曰：载贾后以帘车，出承明东掖东门，诣金墉城，食金屑而死。

惠羊皇后

臧氏《晋书》曰：惠羊皇后，讳献容，太山南城人也。父玄之，字弘猷。永康元年，立为皇后。将入宫中，衣中有火。永兴元年，河间王使将张方废后於金墉城。七月，陈午等唱伐成都王，复后位。八月，张方又废后。十一月，张方逼迁大驾幸长安，留台复后位。永兴二年，张方又废后。河间王矫诏赐后死，刘暾（他昆切。）等上表，后得免。帝还洛，迎复后位。後洛阳令何乔又废后。怀帝即位，尊后为惠皇后，居弘训宫。洛阳败，没於刘曜。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朕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焉？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妾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於高门，尝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爱宠之，生二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

谢夫人（附）

《晋书》曰：谢夫人，名玖。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玖清惠贞正，而有淑姿，选入後庭，为才人。惠帝在东宫，将纳妃。武帝虑太子未知帷房之事，乃遣玖往东宫侍寝，由是得幸，有身。贾后忌之，求还西宫，遂生愍怀。乃立为太子，拜玖为淑媛。乃愍怀遇鸩，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诏改葬太子，因赠玖夫人印绶，葬显平陵。

怀王太后

臧氏《晋书》曰：怀王皇太后，讳姬。初入武帝宫，拜中才人，早崩。怀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梁皇后

臧氏《晋书》曰：梁皇后，讳兰璧，安定人也。祖鸿季，仪同三司。父芬，司徒。后初为豫章王妃，怀帝即位，为皇后。永嘉中，没胡贼。

元帝夏侯太妃

《晋书》曰：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国谯人也。父庄，淮南太守。妃生自华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幼而明慧。琅耶武王为世子覲纳焉，生元帝。元帝立，称王妃。永嘉元年，薨於江左，葬琅耶。国初有谶云“铜马入海建业期”，太妃小字铜环，而元帝中兴於江左矣。

元敬虞皇后

《晋书》：元敬虞皇后，讳孟母，济阳外黄人。父豫。元帝为琅耶王，纳后为妃，无子。永嘉六年，薨。大兴三年，册赠皇后玺绶，於太庙。

《晋书》曰：豫章君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宠，生明帝及琅琊王，由是虞后所忌，渐见疏薄。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别立第宅。太宁元年，帝迎还台内，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同於太后。咸康元年，薨。诏曰：“朕少遭悯凶，慈训无禀，抚育之勤，建安君之仁也。一旦薨殂，实思报复，永怀平昔，感痛哀摧。”其赠豫章郡君，别立庙於京都。

明帝庾皇后

《晋中兴书》曰：明穆皇后庾氏，讳文君，左将军琛第三女也。后少以璋特异，令仪淑美。故中宗为肃祖纳焉。初为世子妃，仁和有礼，深见敬重。后生显宗成皇帝，显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群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汉和熹皇后故事。”后辞让数四，不得已遂临朝摄万机。苏峻作逆，王师败绩，后以忧逼，崩，时年三十三。

成恭杜皇后

《晋书》曰：成恭杜皇后，讳陵阳，镇南将军预之曾孙也。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备礼拜为后。后少有姿色，然长犹无齿，有来求婚者辄中止。及纳采之日，一夜齿尽生。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在位六年，无子。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康帝褚皇后

《晋中兴书》曰：康献皇后褚氏，字苏子，太傅褒之女也。后聪明有器识，以名家女入为琅琊王妃，生孝宗穆皇帝。孝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泰元元年，太后诏曰：“皇帝婚冠礼备，遐迩宅心，宜当阳亲览，缉熙惟始。今归政事，率由旧典。”於是复称崇德太后。九年，崩於显阳殿。

简文郑皇后

《晋中兴书》曰：简文宣太后郑氏，讳阿春，荥阳人。先田氏，生一男，夫又亡，后依於舅吴氏。中宗为丞相，敬后先崩，将纳吴氏女为夫人。后及吴氏女并游後园，有见之者言於中宗曰：“郑氏女虽婺居，贤於吴氏远矣。”遂以德色纳为夫人，甚有宠。后虽贵幸，而恒有忧色，中宗问其故，对曰：“妾有妹，中者长沙王褒，馀二妹未出，恐妹为人妾，无复求者。”中宗从容谓刘隗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郑氏有二妹，卿可求佳对，使不失旧。”隗举其从子佣娶第三者，以小者汉中李氏，皆得旧门。帝称尊号，后虽为夫人，诏太子及东海、武陵王皆母事之。帝崩，后称建平园夫人。咸和元年，薨。

孝武李太后

《晋书》曰：孝武李太后，讳陵容，本出微贱。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废黜，早夭；其後，诸姬绝孕将十年。帝令卜者扈谦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当育二贵男，其一终盛晋室。”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帝闻异而焉，遂生孝武帝。

王皇后

《晋中兴书》曰：孝武定皇后王氏，字法惠。宁康三年，中军将军桓冲、侍中臣康奏：“晋陵太守王蕴女天性柔顺，惠心塞渊，仪度既同，四业允备。且盛德之兆，美善先积。参议，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庙，贞进六宫，母仪天下。”故烈宗纳焉。后性嗜酒骄妒，帝深患之，乃召蕴於东堂，具说后过状，令加训诫。蕴免冠谢焉。后於是少自改饰。太元五年，崩。

安帝陈太后

《晋中兴书》曰：安德太后陈氏，松滋人也。讳归女。父广，以倡进，仕至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弹入宫，初为淑媛，生安、恭二帝。太元十五年，薨，赠夫人，追崇曰皇太后。

恭帝褚皇后

《晋书》曰：恭思褚皇后，讳灵媛，河南阳翟人，义兴太守爽之女也。后初为琅琊王妃。元熙元年，立为皇后，生海盐、富阳公主。及帝禅位於宋，降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葬冲平陵。

卷一百三十九　皇亲部五

後魏叙后事

《後魏书》：魏故事，将立皇后，必令手铸金人，以成者为吉，不成则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缘报母劬劳之恩，极尊崇之义，虽事乖典礼，而观过知仁。

魏神元窦皇后

《後魏书》曰：神元窦皇后，没鹿回部大人宾之女。宾临终，诫其二子速侯、回题，令其善事帝。及宾卒，速侯等欲因帝会丧为变，语颇漏泄，帝闻之，知其终不奉顺，乃先图之。於是使勇士於中营，晨起以佩刀杀后，驰使告速侯等言曰：后暴崩。速侯等惊走，因执而杀之。

文封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後早崩。和帝立，乃葬。高宗初，穿天渊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氏，远近赴会二十桓万人。有司以闻，命藏太庙。次妃兰氏，生二子，长子曰蓝，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维皇后

《後魏书》曰：桓帝后维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曰女国。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

平文王皇后

《後魏书》曰：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诸皇子，后匿帝於中，惧人知，祝曰：“若天祚未终者，汝便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难。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十八年，崩，葬口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飨太庙。

昭成慕容皇后

《後魏书》曰：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元真之女也。有宠，生献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聪敏多智，沉厚善决断，专理内，每事多从。建国二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飨太庙。

献明贺皇后

《後魏书》曰：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后少以容仪选入东宫，生太祖。苻洛之内侮也，后与太祖及故臣民避难北徙。俄而，高车奄来抄掠，后乘车与太祖避贼而南。辂失辖，后惧，仰天告曰：“国家胤胄，岂正尔绝灭也！惟神灵扶助。”遂驰，轮正不倾，而免难。其後刘显使人将害太祖，帝姑为显弟亢{泥土}妻，知之，密以告后。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饮显使醉之。向晨，故惊厩中群马，使起视马，后泣而谓曰：“吾诸子始皆在此，今尽亡失，汝等谁杀之也？”故显不使急追。太祖至贺兰即部。显怒，将害后，后夜奔亢泥家，匿神车中及三日，亢{泥土}举室请救，乃得免。会刘显部乱，始得亡去。皇始元年，崩，时年四十六。葬于盛乐金陵。追尊谥，配飨焉。

道武慕容皇后

《後魏书》曰：道武皇后，慕容宝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卫王仪等奏请立后，帝从群臣议。后铸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庙。封后母孟为溧阳君，後崩。

道武刘皇后

《後魏书》曰：道武宣穆皇后，刘眷女也。登国初，纳为夫人，生华阴公主，後生明元。后专理内事，宠待有加，铸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太宗即位，追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号，配飨太祖。自此後宫子为帝，母皆正位，配飨焉。

明元姚皇后

《後魏书》曰：明元昭哀皇后，姚兴女也，兴封西平长公主。太宗以后礼纳之，後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尊位，然帝宠幸之，出入居处如后焉。是後犹欲正位，而后谦让不当。五年，薨。帝追恨之，赠皇后玺绶而後加谥，葬□中金陵。

明元杜皇后

《後魏书》曰：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邺人，阳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选入太子宫，有宠，生世祖。太宗即位，拜为贵嫔。太常五年，薨。谥密贵嫔，葬□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号谥，配飨太庙。又立后庙于邺，刺史四时荐祀。後甘露降於后庙庭。高祖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妇人外成，理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便罢祀。”先是，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命为世祖母。性仁慈，勤抚导。世祖感其恩训，奉养不异所生。及即位，尊为保太后，後尊为皇太后。真君元年，崩，时六十三。谥曰惠，葬崞山，从后意。初，后尝谓左右曰：“吾於先朝本无位次，不可违礼以从园陵林。北山之上，可以终托。”故葬焉。别立后寝庙於崞山，建碑颂德。

太武赫连皇后

《後魏书》曰：太武皇后赫连氏，屈万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後立为皇后。高宗初，崩。葬金陵。

太武贺皇后

《後魏书》曰：太武敬皇后贺氏，代人也。初为夫人，生恭宗。神元年，薨。追赠贵嫔，葬□中金陵。後追加谥号，配飨太庙。

景穆闾皇后

《後魏书》曰：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河东王毗妹也。少选以入东宫，有宠。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号谥，葬于□中金陵。是时高宗乳母常氏，本辽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宫，世祖选乳高宗。慈和履顺，有劬劳保护之功。高宗即位，为保太后，寻尊为皇太后，谒於郊庙。和平元年，崩。谥曰昭，葬於广宁磨笄山，俗谓之鸣鸡山，太后遗志也。

文成冯皇后

《後魏书》曰：文成文明皇后冯氏，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郡公。母乐浪王氏，生后於长安，有神光之异。朗坐事诛，后遂入宫。世祖昭仪，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抚养教训。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後立为皇后。高宗崩，故事：国有大丧，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烧焚，百官及中宫号泣而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显祖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丞相乙浑谋逆，显祖年十三，居于谅ウ，太后密定大策，诛浑，遂临朝听政。及高祖生，太后躬亲抚养，是後罢令，不听政事。太后行不正，内宠李弈，显祖因事诛之，太后不得意。显祖暴崩，时言太后为之也。承明元年，尊号曰太皇太后，复临朝听政。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及登尊极，省决万机。高祖诏曰：“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欲报之德，正觉是凭，诸鸷伤生之类，宜放山林。其以此地为太皇太后经始灵塔。於是时罢鹰师曹，以其地为报德佛寺。太后与高祖游於方山，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因谓群臣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远山陵，然後为贵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诏有司营建寿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将终为清庙焉。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馀章，又作《皇诰》十八篇。又制：内属五庙之孙，外戚本亲缌麻，皆受复除。素俭，不好华饰，躬御缦缯。而已太后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故王遇、张、符承丞等拔自微阉，岁中而至王公。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之间便为宰辅，赏赉财帛以千万亿计，金书铁券，许以不死之誓。李冲虽以器能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密加赐赉，不可胜数。太后曾与高祖幸灵泉池，宴群臣及藩国使人，诸方渠师，各令为其方舞。高祖率群臣上寿于太后，忻忻然自歌，高祖亦和歌，遂命群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礼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颁赐金帛舆马，每至褒美等，皆引丕等而参之，以示无私也。十四年，崩於太和殿，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於太华殿。高祖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谥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固陵。高祖毁瘠，绝酒肉，不御内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东北里馀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及迁洛阳，乃自表西以为山园之所，而方山灵宫石室至今犹存，号曰千年堂。

文成李皇后

《後魏书》曰：文成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母，顿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异於常，父方叔恒云：“此女当大贵。”及长，姿质美丽。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内，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祖登白楼望见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於斋库中，遂有娠。常太后後问后，后云：“为帝所幸，乃有娠。”时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别加验问，皆相符同。生显祖，拜贵人，薨。後谥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飨太庙。

献文李皇后

《後魏书》曰：献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选入东宫。显祖即位，为夫人，生高祖。皇兴三年，薨。上下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号谥，配飨太庙。

孝文林皇后

《後魏书》曰：孝文贞皇后林氏，平凉人。叔父金闾起自阉宫，有宠於常太后，位至尚书，封平凉公。金闾兄胜为平凉太守。金闾，显祖初为定州刺史，未几，为乙浑所诛，兄弟皆死。胜无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丽，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将为储贰。太和七年，依旧制薨。谥曰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赐死，有司奏废后为庶人。

孝文废皇后

《後魏书》曰：孝文废后冯氏，太师熙之女。太和十七年，立为后。高祖遵经典礼，后及夫人、嫔妃下接御，皆以次进。车驾南伐，后留京师。高祖又南伐，后率六宫迁洛阳。及后父熙、兄诞薨，高祖为书慰以叙哀情。及车驾还洛，恩遇甚厚。高祖後引后姊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素见待念，轻后而不率妾礼。后虽性不妒忌，时有愧恨之色。昭仪规为内主，谮构百端。寻诏废为庶人。后贞谨有德操，遂为练行尼。

孝文冯皇后

《後魏书》曰：孝文幽皇后，亦冯熙女也。母曰常氏，本微贱，得幸於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与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贵宠，乃简熙二女俱入掖庭，时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见爱幸。未几疾病，文明太后乃遣还家为尼，高祖遗留念焉。岁馀而文明太后崩。高祖服终後颇存访之，又闻后素疾痊除，遣玺书劳问，遂迎赴洛阳。及至，宠爱过本，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拜为左昭仪，後立为皇后。後高祖频岁南征，后遂与阉宦高菩萨私乱。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丑恣，中常侍双蒙等为其心腹。中常侍剧鹏谏而不从，愤惧致死。是时，彭城公主，宋王刘昶子妇也，年少嫠居。北平公冯夙，后之同母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许之。而公主志不愿，后欲强之婚有日矣。公主密与侍婢及家僮十馀人，乘轻车，冒霖雨，赴悬瓠奉见高祖，自陈本意，因言后与菩萨乱状，高祖闻因骇愕，未之全信而秘匿之，惟彭城王侍疾左右，具言其事。此后，后渐忧惧，与母常氏求托女巫，祷厌无所不至，愿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辅少主称令者，许赏报不赀。乃取三牲宫中妖祠，假言祈福，专为左道。高祖自豫州北幸邺，后虑还见治捡，弥怀危怖，骤令阉人托参起居，皆赐之衣服，殷勤托寄，勿使泄漏。亦令双蒙允行，皆其信者也。惟小黄门苏兴寿密陈委曲，高祖问其本末，敕以勿泄。至洛，执问菩萨、双蒙等六人，迭相证举，具得情状。高祖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萨等於户外。后临入，令阉人搜衣中，稍有寸刃便斩。后顿首泣谢，乃赐坐东楹，去御筵二丈馀。高祖令菩萨等陈状，又让后曰：“汝母有妖术，可具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启。高祖敕中常侍悉出，唯令长秋卿白整在侧，后犹不言。高祖乃令以绵坚塞整耳，小语呼整再三，无所应，乃命后言。隐事，人莫知之。高祖乃呼彭城、北河二王令入坐，言：“昔是尔嫂，今乃他人，俱入勿避。”二王固辞，不获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妪乃欲白刃插我肋，汝可穷问本末，勿有所难。”高祖深自引过，致愧二王。又云：“冯家女不得复相废逐，且使在宫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谓吾犹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犹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废。良久，二王出，乃赐后辞决。再拜稽首，泣涕欷。令宿东房。高祖疾甚，谓彭城王勰曰：“後宫久乖阴政，自绝于天。若不早为之所，恐成汉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赐自尽别宫，可葬以后礼，庶掩冯门之大过。”高祖崩，北海王祥奉宣遗旨，长秋卿整等入授后药，后走呼不肯引决，执持强之，乃含椒而尽。殡以后礼，谥曰幽后，葬长陵营内。

孝文高皇后

《後魏书》曰：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妹也。父扬，母盖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东裔。高祖初，乃举室西归，达龙城镇，表后德色婉艳，任充宫掖。及至，文明太后亲幸北部，见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年十三。初，后之幼也，曾梦在堂内立，而日光在窗中照之，灼灼而热，后东西避之，光犹斜照不已。如是数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扬。以问辽东人闵宗，曰：“此奇徵也，贵不可言。”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将被帝命，诞育人君之象。”遂生世宗，後生广平王，次长乐公主。及冯昭仪宠盛，密有母养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阳，暴薨於汲郡之共县。或云昭仪遣人贼后也。世祖之为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遂抚念慈爱有加，亲视栉沐，母道隆备。其後有司奏请加谥曰贵人，高祖从之。世宗践祚，追尊配飨。肃宗诏曰：“文昭皇太后，德协坤仪，美符大姒，作合高祖，实诞英圣，而夙世沦晖，孤茕弗。先帝孝感自衷，迁奉未遂，永言哀恨，义结幽明，废吕尊薄，礼申汉代。”又诏曰：“文帝昭皇太后尊配高祖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然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初开终宁陵数丈，於梓宫上获大蛇，长丈馀，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榇迁还，置蛇旧处。

卷一百四十　皇亲部六

後魏宣武于皇后

《後魏书》曰：宣武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劲之女也。世宗始亲政事，烈时为领军，总心膂之任，以嫔御未备，因左右讽谕，称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为贵人。时年十四，甚见宠爱，立为皇后，谒於太庙。后静默宽容，性不妒忌，生皇子昌，三岁夭没。其后暴崩，宫禁事秘，莫能知悉，而世议归咎於高夫人。葬永太陵，谥曰慎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武高皇后

《後魏书》曰：宣武高皇后，文昭弟偃之女也。世宗纳为贵嫔，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后拜为皇后，甚见礼重。性妒忌，宫人稀得进御。及肃宗即位，上尊号曰皇太后。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得入宫中。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恒置左右，抚爱之。神龟元年，太后出觐母武邑君。时天文有变，灵太后欲以太后当祸，是夜暴崩，天下怨之。丧还瑶光佛寺，葬殡皆以尼礼。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嫔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世，二十馀年，皇太子全育，惟肃宗而已。

宣武胡皇后

《後魏书》曰：宣武灵皇后胡氏，安定临泾人，司徒国珍之女。后母皇甫氏产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县有赵胡者善於卜相，国珍往问之，胡云："贤女有大贵之表，方为天地母，生天地主。勿过三人知也。"后姑为尼，能讲道，世宗初，入讲禁中。积数岁，讽左右称后姿行，世宗闻之，乃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而椒庭之中，以国旧制，相与祈祝，皆愿生诸王、公主，不愿生太子也。惟后每谓夫人等言："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及肃宗在孕，同列犹以故事相恐，劝为诸计。后固意确然，幽夜独誓云："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既诞肃宗，进为充华嫔。先是，世宗颇丧皇子，自以春秋长矣，深加慎护。为择乳母，皆取良家宜子者。养於别宫，皇后及充华嫔皆莫得而抚视焉。及肃宗践祚，尊后为皇太妃，後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犹称殿下，令以行事。後改令称诏，群臣上书曰陛下，自称曰朕。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而太后欲以帷幔自鄣，观三公行事，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熹，音熙。）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祠祀。太后性聪悟，多才艺，姑既为尼，幼相依托，略得佛经大义。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射者罚之。又自射针孔，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敕造申讼车，时复御焉，出自口龙大司马门，从宫西而北，入自千秋门，以纳冤讼。又亲策孝秀、州郡计吏於朝堂。太后以肃宗幸华林园，宴群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赋七言诗。太后诗曰："化光造物含气贞。"肃宗诗曰："恭己无为赖慈英。"王公以下赐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请公除，太后不许。寻幸永宁寺，观建刹於九级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数万人。後幸左藏，公主嫔女已下从者百馀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寻幸阙口温水，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敕示文武。时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肃宗於显阳殿，幽太后於北宫，於禁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杀怿。自刘腾死，叉又宽怠。太后与肃宗及高阳王雍为计，解叉领军。太后复临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忄林。郑俨宠私宫掖，势倾海内；李神轨、徐纥并见亲侍。一二年中，位总禁要，手握王爵，轻重在心，宣淫於朝，为四方之所厌秽。文武解体，所在乱逆，土崩鱼烂，始於此矣。及武泰元年，尔朱荣称兵渡河，太后尽召明帝六宫，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荣遣骑拘送太后及幼主河阴。太后对荣多所陈说，荣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并沉于河水。太后妹冯翊君收瘗於双灵寺，武帝时始葬以后礼，而追加谥焉。

又曰：灵太后颇事庄饰，数出游幸。元顺面诤曰：“礼，妇人夫丧，自称未亡人，首去珠珥，衣不被彩。陛下母临天下，年垂不惑，过修容饰，何以示後世？”灵太后惭而还入，召顺，责曰：“千里相徵，岂欲众见辱也？”顺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耻臣之一言乎！”

孝明胡皇后

《後魏书》曰：孝明胡皇后，灵太后从兄冀州刺史盛之女也。灵太后欲荣重门族，故立为皇后。肃宗颇有酒德，专嬖充华潘氏，及嫔御并无过宠。太后为肃宗选纳，抑屈人流。时博陵崔孝芬女、范阳卢道约女、陇西李瓒等女，俱为世妇。诸人诉讼，咸见忿责。武太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瑶光寺焉。

西魏孝武高皇后

《後魏书》曰：孝武皇后高氏，齐神武长女也。帝见立，乃纳为后。及帝西幸关中，降为彭城王妃。

文帝乙弗后

《後魏书》曰：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河南洛阳人也。其先世为吐谷浑渠帅，居青海，号青海王。凉州平，后之高祖莫瑰拥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瑰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为王妃，甚见贵重。父瑗，仪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阳长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仪，少言笑，年数岁，父母异之，指示诸亲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实胜男。”年十六，文帝纳为妃。及帝即位，以大统元年册为皇后。后性好节俭，蔬食故衣，珠玉罗绮绝於服玩。又仁恕，无嫉妒之心，帝益重之。生男女十二人，多早夭，惟太子及武都王戍存焉。时新都关中，务欲东讨，蠕蠕寇边，未遑北伐，故帝结婚以抚之。於是更纳悼后，命后逊居别宫，出家为尼。悼后犹怀猜忌，复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虽限大计，恩好不忘，後密令养，有追还之意。然事秘禁，外无知之者。六年春，蠕蠕举国渡河，前驱已过，而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此役。帝曰：“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耶！”乃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后奉敕，挥泪谓宠曰：“愿至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享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因命武都王前，与之诀。遗语皇太子，辞皆凄怆，因恸哭久之。侍御咸垂涕失声，莫能仰视。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手为落。事毕，乃入室，引被入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神柩将入，有二丛□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出，後号寂陵。及文帝山陵毕，手书云万岁後令后欲配飨。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于太庙。废帝时，合葬於永陵。

郁久闾后

《後魏书》曰：文帝悼皇后郁久闾氏，蠕蠕主阿那瑰之长女。容貌端严，夙有成智。大统初，蠕蠕屡犯北边，文帝乃与通好结婚，扶风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东为贵，后之来，营幕户席，一皆东向。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到黑盐池，魏朝卤簿文物始至。孚奏请正南面，后曰：“我未见魏王，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东面。”孚无以辞。四年正月，至京师，立为皇后，时年十四。六年，后怀孕，将产，居於瑶华殿，闻上有狗吠声，甚恶之。又见妇人盛饰来至后所，后谓左右曰：“此为何人？”医巫傍侍，悉无见者，时以为文后之灵。产讫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当会横桥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ㄝ京後来，将就次所，轴折不进。

西魏废帝宇文后

《後魏书》曰：废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产之日，有□气满室，芬气久之。幼有风神，好陈列女图，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见此女，良慰人意。”废帝之为太子，纳为妃。及即位，为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专宠後宫，不置嫔御。帝既废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祸。

恭帝若干后

《後魏书》曰：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长乐公正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纳之为妃。及即位，立为皇后。後出家为尼，在佛寺薨，竟无谥。

东魏孝静高皇后

《後魏书》曰：孝静高皇后，齐神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诏聘以为皇后。王前後固辞，帝不许。兴和初，诏侍中司空孙腾、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书令司州牧西河王、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支等奉诏致礼，并备宫官侍卫，以后驾迎於晋阳丞相第。五月，立为皇后，大赦天下。齐受禅，降为中山王妃。

後周文元皇后

《後周书》曰：文元皇后，魏孝武妹。初封平原公主，开府张欢。遇后无礼，帝杀欢。改封后冯翊公主，以配太祖，生孝闵。薨，葬成陵。

文叱奴后

《後周书》曰：文叱奴后，太祖为丞相，纳后为姬，生高祖。高祖即位，后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己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闵元后

《後周书》曰：闵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晋安公主，愍帝为洛阳公，尚焉。及践祚，立为皇后。帝被废，后出俗为尼。高祖诛晋公护，上帝尊号为愍帝，以后为孝愍皇后，号崇义宫。隋氏革命，出居里第。大业十二年，殂。

明独孤后

《後周书》曰：明独孤后，太保卫公信之长女也。帝在藩，纳为夫人。帝即位，立为皇后，在位数日，崩。葬昭陵。世宗崩，与后葬之。

武阿史那后

《後周书》曰：武阿史那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灭蠕蠕（而恕反。）後，尽有塞表之地，控弦十数万，于是陵逼中原。太祖方与齐人争衡，结以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保定五年二月，诏陈国公纯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宫已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帐所，迎后。俟斤又许齐人以婚，将有异志。纯等在彼累载，不得返命。会雷风大起，飘坏其穹庐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惧，以为天谴（去战切），乃礼送后及纯等设行殿，列羽仪，奉之以归。高祖行亲迎之礼。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为天元上皇太后。隋开皇二年，殂，年三十一。隋文诏后葬孝陵。

孝帝李后

《後周书》曰：武帝李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谨平江陵，后家被籍没。至长安，太祖以后赐高祖，幸之，生宣帝。宣帝即位，尊为天元圣太后。宣帝崩，静帝尊为大帝太后。隋开皇初，出俗为尼，改名常悲。薨，以尼礼葬於京城南。

宣帝杨后

《後周书》曰：宣帝杨后，名丽华，隋文帝长女。帝在东宫，高祖为帝纳后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立为天元皇后。后性柔婉，不妒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决。后母独孤氏闻之，诣卜陈谢，叩头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静帝尊后为皇太后，号弘圣皇太后。初，宣帝不豫，诏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渐，刘、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后虽初不预谋，然以嗣主幼冲，恐权在他族，不利於己，闻、译已行此诏，甚悦。後知父有异图，意颇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禅代，愤惋愈甚。隋文帝既不能谴责，心甚愧之。开皇六年，封后为乐平公主。後又议夺其志，后誓不许，乃止。大业中，殂，葬定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朱后

《後周书》曰：宣朱皇后，名满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东宫。帝为太子，后被选掌衣服，召而幸之，遂生静帝。静帝立，尊为天元太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年又大帝十岁，疏贱无宠。以静帝之故，特尊崇之。宣帝崩，静帝即位，尊为太后。隋初，出俗为尼，改名法净。後殂，以尼礼葬之。

宣陈后

《後周书》曰：宣陈后，名月仪，自云颍川人。大将军山提之女。以选入宫，拜为德妃。月馀，立为天元左大皇后。帝崩，出俗为尼，改名华光。父山提，本尔朱兆之隶。仕齐，为特进、开府、谢阳王。高祖平齐，拜大将军。以后父超授上柱国，除大宗伯。

宣元后

《後周书》曰：宣元皇后，名乐尚，河南洛阳人，开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选入宫，拜贵妃。后立为天元右大皇后。宣帝崩，出俗为尼，名华胜。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开府。

宣尉迟后

《後周书》曰：宣尉迟皇后，名繁炽，蜀公回之孙女也。有美色，初杞公亮之子西阳公温，后以宗妇入朝，帝逼而幸之。後亮闻，谋逆。帝遂诛温，追后入宫，立为天元右大皇后。帝崩，出俗为尼，改名华道。年四十殂。

静司马后

《後周书》曰：静帝司马后，名令姬，柱国荥阳公消难之女。宣帝传位於帝，纳后为皇后。隋文帝以后父消难拥众奔陈，废后为庶人。后嫁为隋司州刺史李丹妻。

隋文独孤皇后

《隋书》曰：文献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信见高祖有奇表，故以后妻焉，时年十四。高祖与后相得，誓无异生之子。后初亦柔顺恭孝，不失妇道。后姊为周明帝后，长女为周宣帝后，贵戚之盛，莫与为比，而后每谦卑自守，世以为贤。及周宣帝崩，高祖居禁中，总百揆，后使人谓高祖曰：“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高祖受禅，立为皇后。性尤妒忌，上亦每事惟后言是用。后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时皇太子多内宠，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爱妾□氏害之。由是风上竟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仁寿二年八月甲子，月晕四重。己巳，太白犯轩辕。其夜，后崩於永安宫，时年五十，葬于太陵。

宣华夫人

《隋书》曰：宣华夫人，陈宣帝之女也。性聪慧，姿貌无双。及陈灭，配掖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选入宫为嫔。时独孤皇后性妒，後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规为内助，每致礼物，以取媚於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及文献皇后崩，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及上大渐，遗诏拜为宣华夫人。炀帝嗣位之後，出居仙都宫。寻召入，岁馀而终，是年二十九。帝深悼之，为制《神伤赋》。

炀帝萧皇后

《隋书》曰：炀帝萧皇后，萧明帝岿（丘轨切。）之女也。江南风俗，二月生子者不举。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养之。未几，岌夫妻俱死，转养舅氏张轲家。然轲甚贫窭（具宇切，）后躬亲劳苦。炀帝之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於梁，遍占诸女，皆不吉。岿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於是遂策为王妃。后性婉顺，有智识，好学解属文，颇知占候。高祖大善之，帝甚宠敬焉。及帝嗣位，诏立为后。帝每游幸，未尝不随侍从。及宇文氏之乱，随军至聊城。化及败，没於窦建德。突厥处罗可汗遣使迎后於州，建德不敢留，遂入於虏庭。唐贞观四年，灭突厥，乃以礼致之，归於京师。

卷一百四十一　皇亲部七

唐高祖窦皇后

《唐书》：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总管神武公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阳长公主。后生而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周武帝特爱重之，养於宫中。时武帝纳突厥女为后，无宠。后尚幼，窃言於帝曰：“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得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武帝深纳之。毅闻之，谓长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乃於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前後数十辈莫能中，高祖後至，两发各中一目。毅大悦，遂归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丧所生。隋文帝受禅，后闻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毅与长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灭吾族矣！”后事元贞太后以孝闻。闻太后素有羸疾，时或危笃。诸姒以太后性严，惧谴，皆称疾而退。唯后昼夜扶侍，不脱衣履者，动淹旬月焉。善书，学类高祖之书，人莫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规诫。大业中，高祖为扶风太守，有骏马数匹。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鹰爱马，公之所知，此堪进御，不可久留，人或言者，必为身累，愿熟思之。”高祖未决，竟以此获谴。未几，后崩於涿郡，时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为自安之计，数求鹰犬进之，俄而擢拜将军，因流涕谓诸子曰：“我早从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寿安陵，後葬献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号曰太穆顺圣皇后。

太宗长孙皇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太宗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长安人，隋右骁卫将军晟之女也。后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年十三，嫔於太宗。武德元年，册为秦王妃。九年，册拜皇太子妃。太宗即位，立为皇后。后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太宗弥加礼待。十年六月己卯，崩於立政殿，时年三十六。葬於昭陵。后尝撰古妇人善事劝戒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以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当朝贵盛，乃戒其龙马水车，此乃开其祸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诫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闲耳，妇人著述无条贯，不欲至尊见之，慎勿言。”崩後，宫司以闻，太宗览而增恸，以示近臣曰：“皇后此书，足可垂於後代。我岂不达天命而不能割情乎！以其每能规谏，补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益令人哀耳。”上元元年，改上尊号曰文德顺圣皇后。

徐妃（附）

《唐书》曰：太宗贤妃徐氏，名惠，右散骑常侍坚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其父孝德试拟《楚辞》，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词甚典美。自此遍涉经史，手不释卷。太宗闻之，纳为才人。其所属文，挥翰立成，词华绮瞻。俄拜婕妤，再迁充容。时军旅亟动，宫室互兴，百姓颇倦劳役，上疏谏之。太宗善其言，优赐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顾遇之恩，哀慕愈甚，发疾不自医。疾甚，谓所亲曰：“吾荷顾实深，志在早殁，魂其有灵，得侍园寝，吾之志也。”因为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永徽元年，卒，时年二十四。诏赠贤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废王皇后

《唐书》曰：高宗废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同安长公主即后之从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宗，遂纳为晋王妃。高宗登储，册为皇太子妃。永徽初，立为皇后。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於感业寺，后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立为昭仪。俄而渐承恩宠，遂与后及良娣萧氏递相谮毁。帝终不纳后言，而武昭仪宠遇日厚。后惧不自安，密与母柳氏求巫祝厌胜。事发，帝大怒，断柳氏不许入宫，将废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固谏，乃止。俄又纳李义府之策。永徽六年，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

中宗赵皇后

《唐书》曰：中宗和思皇后赵氏，京兆长安人。父环，尚高祖女常乐公主。中宗为英王时，纳后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废，幽死於内侍省。则天临朝，瑰为寿州刺史，坐与越王贞连谋被诛，公主亦坐死。神龙元年，赠后谥为恭皇后。及中宗崩，将葬於定陵，追谥后为和思。莫知瘗所，以皇后衣於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寝宫招魂，置衣於魂舆，以太牢告祭，迁衣於寝宫，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葬焉。

中宗废韦皇后

《唐书》曰：中宗韦庶人，京兆万年人也。中宗为太子时，纳后为妃，仍擢后父玄贞为豫州刺史。嗣圣元年，立为皇后。其年，中宗见废，后随从房州。时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惶恐欲自杀。后劝王曰：“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艰危，情义甚笃。所生懿德太子，永泰、永寿、长宁、安乐四公主，安乐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脱衣裹之，遂名曰裹儿，特宠异焉。及中宗复立为太子，又立后为妃。中兴初，复立为皇后。帝在房州时，常谓后曰：“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乃受上官昭容邪说，引武三思入宫中，升御床，与后双陆，帝为点筹，以为欢笑，丑声日闻於外。景龙四年六月，帝遇暴暴崩，后惧，秘不发丧。及临淄王勒兵入内，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及武延秀、安乐公主皆为乱兵所杀，追贬为庶人。

上官昭容

《唐书》曰：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父庭芝，与仪同被诛，婉儿时在襁褓，随配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史事。则天时，婉儿忤旨当诛，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自圣历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寻拜为昭容。婉儿既与武三思淫乱，每下制敕，多因事推尊武氏而排抑皇家。节愍太子深恶之，及举兵，至肃章门，扣阁索婉儿。婉儿大言曰：“观其此意，即当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与后遂激怒，并将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俄而事定。婉儿常劝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婉儿俄又通於吏部侍郎崔，引知政事。尝充使开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儿草遗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赏。及韦庶人败，婉儿亦斩于旗下。

睿宗刘皇后

《唐书》曰：睿宗肃明顺圣皇后刘氏，父延景，陕州刺史。仪凤中，睿宗居藩，纳后为孺人，寻立为妃。生宁王宪，寿昌、代国二公主。睿宗即位，册为皇后；及降为皇嗣，从降为妃。长寿中，与昭成皇后同被谴，为则天所杀。景□元年，追谥肃明皇后。招魂葬於东都城南，陵曰惠陵。

睿宗窦皇后

《唐书》曰：睿宗昭成顺圣皇后窦氏，父孝谌，润州刺史。后姿容婉顺，动循礼则。睿宗为相王时，为孺人，甚见礼异。光宅元年，立为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主。长寿二年，为户婢团儿诬赞与肃明皇后厌蛊咒诅。正月二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则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时遇害。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於都城之南，陵曰靖陵。

玄宗废王皇后

《唐书》曰：玄宗废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为临淄王时，纳后为妃。上将起事，颇预密谋，赞成大业。先天元年，立为皇后，以父仁皎为太仆卿。后兄守一以后无子，尝惧有废立，导以符厌之事。有左道僧明悟为祭南北斗，刻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讳，合而佩之，且咒曰：“佩此有子，当与则天皇后为比。”事发，上亲究之，皆验。下制废为庶人，守一赐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礼葬於无相寺。宝应元年，雪冤，复尊为皇后。

玄宗武皇后

《唐书》曰：玄宗贞顺皇后武氏，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正女也。攸正卒後，后尚幼，随例入宫。上即位，渐承恩宠。及王庶人废後，特赐号为惠妃，宫中礼秩，一同皇后。惠妃开元初产夏悼王及怀安哀王、上仙公主，并襁褓不育，上特垂伤悼。及生寿王瑁，不敢养於宫中，命宁王宪於外养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华二公主。惠妃以开元二十五薨，年四十馀。

杨贵妃

《唐书》曰：玄宗杨贵妃，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於叔父玄敫。开元初，武惠妃特承恩遇，故王皇后废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哀悼久之，後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恩礼如惠妃。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宫中呼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人。天宝中，安禄山大立边功，上深宠之。禄山来朝，帝令贵妃姊妹与结为兄弟，禄山母事妃，每宴赐，锡赉稠沓。及禄山叛，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及潼关失守，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六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贼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决，缢死於佛室。时年三十八，瘞於驿西道侧。

玄宗杨皇后

《唐书》曰：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后景□元年八月，选入太子宫。时太平公主用事，尤忌东宫。宫中左右持两端，而潜附太平者，必阴伺察，事虽纤芥，皆闻於上，太子心不自安。后时方娠，太子密谓侍读张说曰：“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裔，恐祸及此妇人，其如之何？”密令说怀去胎药而入，太子於曲室躬自煮药，醺然似寐，梦神人覆鼎。既寤如梦，如是者三。太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之，告说，说曰：“天命也，无宜他虑。”既而太平诛，后果生肃宗皇帝。太子妃王氏无子，后班在下，后不敢母肃宗。王妃抚鞠，慈甚所生。开元中，肃宗为忠王，后为妃，又生宁亲公主。张说以旧恩特承宠异，说亦奇忠王仪表，心知运历所锺，故宁亲公主降说子。开元十七年，后薨，葬细柳原。

肃宗张皇后

《唐书》曰：肃宗张皇后，本南阳西鄂人，后徙家昭应。祖母窦氏，玄宗母昭成皇太后之妹也。昭成为天后所杀，玄宗幼失所恃，为窦姨鞠养。景□中，封邓国夫人。父去逸。天宝中，选入太子宫，为良娣。后辩惠丰硕，巧中上旨。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太子与良娣俱从，车驾渡渭，百姓遮道，请留太子收复长安。肃宗性仁孝，以上皇播越，不欲违离左右。宦者李靖忠启太子请留，良娣赞成之，白於玄宗。太子如灵武，时贼已陷京师，从官单寡，道路多虞。每太子次舍宿止，良娣必居其前。太子曰：“捍御非妇人之事，何以居前？”良娣曰：“今大家跋履险艰，兵卫非多，恐有仓卒，妾自当之，大家可由後而出，庶几无患。”及至灵武，产子，三日起缝战士衣。太子劳之曰：“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后曰：“此非妾自养之时，须办大家事。”肃宗即位，册为淑妃。赠父去逸左仆射，母窦氏封义章县主。乾元元年，册为皇后。肃宗崩，太子监国，遂移后於别殿，幽崩。

肃宗吴皇后

《唐书》曰：肃宗章敬皇后吴氏，濮阳人。后父坐事，没入掖庭。开元二十二年，玄宗幸忠王邸，见王服御萧然，傍无媵侍，命将军高力士选掖庭宫人赐之，而后在籍中。容止端丽，性多谦抑，宠遇益隆。明年，生代宗皇帝。二十八年，薨，葬于春明门外。代宗即位，群臣以肃宗山陵有期，准礼以先太后。

代宗沈皇后

《唐书》曰：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吴兴人，世为冠族。父易直，秘书监。开元末，以良家子选入东宫，赐太子，生男广平王。天宝元年，生德宗皇帝。禄山之乱，玄宗幸蜀，诸王、妃、主从幸不及者，多陷於贼，后被拘於东都掖庭。及代宗破贼，收东都，见之，留后於宫中。方经略北征，未暇迎归长安。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及朝义败，复收东都，失后所在，莫测存亡。代宗遣使求访，十馀年寂无所闻。德宗即位，下诏遥尊为皇太后。

代宗独孤皇后

《唐书》曰：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父颖，左威卫录事参军。后以美丽入宫，嬖幸专房，故长秋虚位，诸姬罕所进御。后始册为贵妃，生韩王迥、华阳公主。大历十年五月，薨。追谥曰贞懿皇后，殡於内殿，累年不忍出宫。十三年十月方葬，命宰臣常袞为哀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宗王皇后

《唐书》曰：德宗昭德皇后王氏，父遇，官至秘书监。德宗为鲁王时，纳后为嫔。上元二年，生顺宗皇帝，特承宠异。德宗即位，册为淑妃。贞元二年，妃病。十一月甲午，册为皇后，是日，崩於两仪殿。

韦贤妃

《唐书》曰：德宗韦贤妃，不知氏族所出。初为良娣，贞元二年，册为贤妃。性敏惠，言无苟容，动必由礼，德宗深重之，六宫师其德行。及德宗崩，请於崇陵终丧纪，因侍於寝园。元和四年，薨。

顺宗王皇后

《唐书》曰：顺宗庄宪皇后王氏，琅琊人。父颜，卫尉卿。后幼以良家子选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时，代宗以才人赐之，时年十三。大历十三年，生宪宗皇帝，立为宣王孺人。顺宗升储，册为良娣。后言容恭谨，宫中称其德行。顺宗即位，疾恙未平，后供侍医药，不离左右。属帝不能言，册礼将行复止。及永贞内禅，册为太上皇后。中和元年正月，顺宗晏驾。五月，尊太上皇后为皇太后，册礼毕，宪宗御紫宸宣赦。太后居兴庆宫。后性仁和恭逊，深抑外戚，无丝毫假贷，训厉内职，有母仪之风焉。元和十三年三月，崩於咸宁殿，谥曰庄宪。

宪宗郭皇后

《唐书》曰：宪宗懿安皇后郭氏，尚父子仪之孙，驸马都尉暧之女。母代宗长女平公主。宪宗为广陵王时，纳后为妃。以母贵，父祖有大勋於王室，顺宗深宠异之。贞元十一年，生穆宗皇帝。元和元年，册为贵妃。时后庭多私爱，以后门族华盛，虑正位之後，不容嬖幸，以是册拜後时。穆宗嗣位，册为皇太后。敬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宣宗继统，即后之诸子也，恩礼愈异於前朝。大中年，崩於兴庆宫。谥曰懿安，葬於景陵。后历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孙之礼，福寿隆贵，四十馀年，虽汉之马、邓，无以加焉。

女学士宋尚宫（附）

《唐书》曰：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曰若华，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若华、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雅，不尚芳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华教诲四妹，有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以韦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颜、闵，其间问答，悉以妇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贞元四年，昭义节度使李抱真表荐以闻。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华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妹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嘉其节概不群，不以宫妾遇之，呼为学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赐第一区，给俸料。元和末，若华卒，赠河内郡君。自贞元七年以後，宫中记注簿籍，若华掌其事。穆宗复令若昭代司其职，拜尚宫。姊妹中，若昭尤通晓人事，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宝历初，卒。将葬，诏所司供卤簿。敬宗复令若宪代司宫籍。文宗好文，以若宪能属文，能论议奏对，尤重之。大和中，坐驸马沈事，幽若宪於外第，赐死。

穆宗王太后

《唐书》曰：穆宗恭僖皇太后王氏，越人。父绍卿，婺州金华令。后少入太子宫。元和四年，生敬宗。穆宗皇帝即位，立为妃。长庆四年二月，尊为皇太后。文宗即位之初，号宝历太后。

穆宗萧皇后

《唐书》曰：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初，入十六宅为建安王侍者，元和四年，生文宗皇帝。宝历三年，敬宗崩，中尉王守澄率兵讨贼，迎江王即位。文宗践祚之月，奉册上尊号曰皇太后。武宗即位，供养弥谨，徙居积庆殿，号积庆太后。会昌中，崩。谥曰贞献。

敬宗郭贵妃

《唐书》曰：敬宗郭贵妃，父义，右威卫将军。长庆末，以姿貌选入太子宫。敬宗即位，为才人，生晋王普。帝以少年有子，复以才人容德冠绝，特宠异之。俄册为贵妃。及昭愍遇盗，宫闱变起，文宗即位，尤怜晋王，有若己子，故贵妃礼遇不衰。

昭宗何皇后

《唐书》曰：昭宗积善皇后何氏，东蜀人。侍寿王邸，婉丽多智，特承恩顾，生德王、辉王。昭宗即位，立为淑妃。乾宁中，车驾在华州，册为皇后。自乾符已後，盗满天下，妖生九重，宫庙榛芜，奔播不暇。景福之际，奸臣内侮，后于蒙尘簿狩之中，尝膳御侮，不离左右。天初，朱全忠逼迁舆驾，东幸洛阳。其年八月，昭宗遇弑。翌日，宰相柳璨、独孤损等诈宣皇后令云：“帝为宫人所害，辉王祚宜升帝位。”仍尊皇后为皇太后。遭罹变故，迫以凶威，宫中哭泣，不敢声闻於外。明年十二月，全忠将僭立，先行九锡，然後受禅。全忠牙将蒋玄晖在洛阳宫知枢密，宣徽副使赵殷衡素与不叶，且欲代知枢密事，因使於梁，诬告云：“玄晖私于何太后，相与盟诅，誓复唐室，不欲王受九锡。”全忠大怒，即日遣使至洛阳，诛玄晖，太后亦被害於积善宫，又杀宫人阿秋、阿虔，仍乃废太后为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刘备甘后

《蜀志》曰：先主甘皇后，沛人。产後主，值曹公军至，追先主於当阳长坂，于时困逼，弃后及後主，赖赵□保护，得免於难。后卒，追谥皇思夫人，迁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殒。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宜号昭烈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制曰可。

穆后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陈留人也。兄吴壹，素与刘焉有旧，是以举家随焉入蜀。焉有异志，而闻善相者，使相后，云当大贵。焉时将子瑁自随，遂为瑁纳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主聘后。先主疑与瑁同族，法正进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纳后。延熙八年，薨，合葬惠陵。

刘禅张后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长女。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

小张后

《蜀志》曰：後主小张皇后，飞小女。随後主迁於洛阳。

吴孙坚吴后

《吴志》曰：孙坚吴夫人，权之母也。本吴人，徙钱塘，早失父母，与弟居。孙坚闻其才貌，欲娶之。吴氏亲戚嫌坚轻狡，将距焉，坚甚惭恨。夫人谓亲戚曰：“何爱一女以取祸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许为婚，生四男一女。及权少年统业，夫人助理国政，甚有补益。建安七年，临薨，引见张昭等，嘱以後事。

孙权步后

《吴志》曰：吴主孙权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也。以美丽得幸於权，宠冠後宫。性不嫉妒，多所推进，故久见爱。权为王及帝，意欲以为后，群臣议在徐氏，权依违者十馀年，然宫内皆称皇后，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臣下缘权旨，请追正名号，乃赠皇后印绶。

二王后

《吴志》曰：吴主权王夫人，琅琊人也。夫人以选入宫，得幸，生孙和。权将立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数加谮毁。及权寝疾，言有喜色，由是权深责怒，以忧死。

《吴志》曰：吴主权王夫人，南阳人也。生孙休。及和为太子，和母贵，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在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怀皇后，改葬敬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潘后

《吴志》曰：吴主权潘夫人，会稽句章人。父为吏，坐死。夫人与姊俱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後宫。得幸，有身，梦有以龙头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孙亮。明年，立夫人为皇后。性妒媚容，自始至卒，谮害甚众。权不豫，夫人使问中书令张昭吕后专制故事。侍寝疲劳，因以羸病，诸人伺其昏卧，共缢杀之，托言中恶。後事泄，坐死者六七十人。权寻薨，合葬蒋陵。

谢妃

《吴志》曰：吴主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权聘以为妃，爱幸有宠。後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谢不肯，由是失宠，早卒。

徐妃

《吴志》曰：吴主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初同郡陆尚，尚卒，权聘以为妃，使母养子登。後权以夫人妒忌，废之。以疾卒。

孙亮全后

《吴志》曰：孙亮全夫人，全尚女也。立为皇后。孙废亮为会稽王，随亮之国。

《吴录》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吴平乃归。永宁中，卒。

孙休朱后

《吴志》曰：孙休朱夫人，朱据女。孙废亮，休立，夫人为皇后。休卒，群臣尊夫人为皇太后。孙皓即位月馀，贬为景皇后，称安定宫。

孙皓母何太后

《吴志》曰：孙和何姬，丹阳句容人也。父遂，本骑士。孙权尝游幸诸营，而何姬观於道中，权望见异之，命宦者召入，以赐子和。生男，权喜，名之曰彭祖。彭祖即皓也。后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自杀，何姬曰：“若皆从死，谁当养孤？”遂抚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为昭献皇帝，何姬为昭献皇后，月馀，进为皇太后焉。

孙皓滕后

《吴志》曰：孙皓滕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灭，夫人父牧以疏远徙边郡。孙休即位，大赦，得还，以牧为五官中郎。皓既封乌程侯，聘牧女为妃。皓即位，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卫将军、录尚书事。时人以牧尊戚，颇推令谏争。而夫人宠渐衰，皓滋不悦，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运历中，后不可易”。皓信巫觋，故得不废，常供养平宫。长秋宫僚，备员而已，受朝贺表疏如故。皓内诸宠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天纪四年，随皓迁於洛阳。

前赵刘渊母呼延妃

崔鸿《三十国春秋□前赵录》曰：左贤王妃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龙门，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有一大白鱼，头有二角，轩鬐跃鳞於而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觋皆异之，曰：“此嘉祥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影非常，授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自是十三月而生渊。

刘渊张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渊皇后张氏，梦日入怀，寤而告渊，渊曰：“吉征也，慎勿言之。”自是十五月生聪。

刘聪呼延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聪皇后呼延氏，渊后之从父妹，有美色，恭孝称於宗族，渊后爱聪姿貌，故以配焉。每谓聪曰：“父终子绍，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无种也，愿陛下深思之。”聪亦信之，曰：“然，吾当为计。”后曰：“事留变生，太弟见粲兄弟并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构间其中，未必不祸发于今日。妾常闻陛下说鲁隐公事，一何相似，窃为陛下寒心。”聪深其言，於是相图之计起矣。

大刘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聪皇后刘氏，殷长女也，字丽芳，以左贵嫔立为皇后。聪将起皇仪殿，廷尉陈元达谏，聪大怒，将斩之。后时在後堂，闻而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启曰：“伏闻敕旨将为妾营殿，今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计。当赏以美爵，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自古国败家丧，未始不由妇人。妾每览古事，忿之不忘，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後人观妾，犹妾之视前人，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聪览之色变，曰：“朕此来得微风之患，意怒不自由。元达，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达以刘后表示之曰：“外辅如公等，内辅如此后，朕亦何忧矣。”

小刘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聪后刘氏，殷小女，字丽华。童齿聪惠，肤异常，昼营女工，夜诵经传，母每止之，敦玩弥甚。与诸兄争论经义，理旨超然，诸兄常深叹谢。性孝友，善风仪，进止如璋焉。以贵嫔立为皇后。殷二女四孙，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聪并纳之，自是六刘之宠，倾於後宫。建元中，流星起於牵牛，入紫微，龙形尾蛇，其光照地，落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於平阳，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刘后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见陨肉之旁。刘后卒，伪谥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声亦止。

刘曜刘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皇后，侍中岂女。年十三，长七尺八寸，手垂过膝，与身齐，姿色才德，迈於列后。

後赵石勒刘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石勒刘皇后，侍中闰之妹，後部胡人也。勒纳之于胡关，美色，有特宠。张枰反于襄城，后抽剑斩之，勒赖后济。后性惠，有略，助理军国之务，有吕氏辅汉之风，然严整贞婉容裕不妒忌过之也。石弘即位，尊为皇太后。与彭城王堪谋杀石虎，谋泄，虎杀之。

後燕慕容垂段后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仪之女。后少而婉惠，有节操，尝谓妹季妃曰：“我终不能为庸人之妻。”季妃曰：“妹亦不为庸天之妇。”邻人闻而笑之。内黄人张定善相，见仪二女，大惊曰：“君家大兴，当由二女。”仪深异之，至年二十馀而不嫁。仪子麟谓仪曰：“张定何知，而拒求者。”仪曰：“吾女辈志行不凡，故且踟蹰，以择良配。”垂称燕王，垂纳元妃为继室，遂有殊宠。范阳王德亦聘季妃焉。姊妹俱为垂、德皇后，卒如其志。

宋刘裕臧后

沈约《宋书》曰：武敬臧皇后，讳爱亲，东莞人。后高祖，生会稽宣长公主。高祖以俭正率下，后恭敬不违。及高祖兴复晋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粗素，不为亲属请谒。晋义熙四年正月甲午，卒於东城，时年四十八。追赠豫章公夫人，还葬丹徒。

胡婕妤

《宋书》：武帝胡婕妤，讳道安，淮南人。义熙初，为高祖所纳，生文帝。五年，被谴赐死，时年四十二。高祖践祚，追赠婕妤。太祖即位，上尊号曰章皇太后。

刘义隆袁后

沈约《宋书》曰：文帝袁皇后，讳齐妫，陈郡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湛之庶女也。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太子劭及东阳献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礼甚笃，袁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因此恚恨甚深，称疾不复见上。上每入，必他处回避。上数掩伺之，不能得。疾笃，上执手流涕问所欲言，后视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於显阳殿，时年四十六。上甚悼痛之，诏永寿太守颜延之为哀策文，其文甚丽也。

刘骏母路后

沈约《宋书》曰：文帝路淑媛，讳惠男，丹阳建康人也。以色貌选入後宫，生孝武，拜为淑媛。年既长，无宠，常随世祖出藩。世祖入讨元凶，淑媛留守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上即位，有司奉尊号曰皇太后。弟休之并超显职。太后颇预政事，赐与休之等财物，家累千金，居处器服，与帝子相侔。寻崩，年五十五。迁殡东宫，改东宫门题曰崇宪宫。

刘骏王后

沈约《宋书》曰：孝武文穆王皇后，讳宪原，琅琊临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废帝、山阴公主。世祖在藩，后甚有宠。上伐凶逆，与太后同还京都，立为皇后。大明四年，率六宫躬桑於西郊。废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宫曰永顺。其年，崩於含章殿，时年三十八。葬景宁陵。

刘母沈婕妤

沈约《宋书》：文帝沈婕妤，讳容姬。纳後宫，为美人。生明帝，拜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时年四十。世祖即位，追赠湘东国太妃。太宗即位，上尊号为皇太后。

刘王后

沈约《宋书》曰：明恭王皇后，讳贞风，琅琊临沂人也。上尝宫内大集，而裸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为笑乐，何独不视？”后曰：“为乐之事，其方自多，岂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妇人形体以为乐。外舍之为欢，实与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废帝即位，尊为皇太后。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赐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华，因此欲加鸩害，已令太医煮药，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家便应作孝子，岂复得出入交会。”帝曰：“汝语大有理。”乃止。孝建元年，薨於第，时年四十四。

陈妃

沈约《宋书》曰：明帝陈贵妃，讳妙登，丹阳屠家女也。太妃家在建康县东，家贫，有草屋两三间。上出行见之，赐钱三万，令起瓦房。尉自送钱与之，家人并不在，唯太妃在家，时年十二三。尉见其容质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宫，赐太宗。始有宠，一年许衰歇，以乞将军李道儿，寻又还，生废帝。故民中皆呼废帝为李氏子。废帝践祚，号曰皇太妃，舆服一如晋孝武太妃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诸国太妃曰大姬。

刘昱江后

沈约《宋书》曰：後废帝江皇后，讳简，济阳考城人。太始五年，太宗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门无强荫，卜筮最吉，为太子纳焉。太子即位，为后。帝既废，降为苍梧王妃。

刘准母陈昭华

沈约《宋书》曰：明帝陈昭华，讳法容，丹阳人也。太宗晚年，诸弟姬人有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孕者，辄取入宫，及生男，杀其母，而与六宫所爱者养之。顺帝，桂阳王休范子也，以昭华为母焉。顺帝即位，进为皇太妃。

刘淮谢后

沈约《宋书》曰：顺帝谢后，讳梵境，光禄大夫庄孙女也。明二年，立为皇后。顺帝禅位，降为汝阴王妃。

卷一百四十三　皇亲部九

齐萧道成母陈后

萧子显《齐书》曰：宣孝陈皇后，讳道正，临淮东阳人。后生太祖。太祖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大出，异而悦之。宣帝从任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孙。有相者谓后曰：“夫人有贵子而不见之。”后叹曰：“我三儿，谁当应之。”呼太祖小字曰：“正应是汝。”太祖虽从官，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高宗等冬月犹无缣纩，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我于此过足矣。”殂于县舍，年七十三。建元元年，重追尊孝皇后。

萧道成刘后

萧子显《齐书》曰：高昭刘皇后，讳智容，广陵人也。父寿之，员外郎。后母桓氏梦吞玉胜生后，时有紫光满室。后寝卧，家人常见上如有口气焉。年十余，太祖，严整有礼法，家庭肃然。宋泰豫元年，殂。葬宣帝墓侧，今泰安陵也。门生王清与墓工始下锸，有白兔跳起，寻之不得，及坟成，兔还栖其上。建元元年，尊谥昭皇后。

萧昭业母王后

萧子显《齐书》曰：文安王皇后，讳宝明，琅琊临沂人。建元元年，为南阳王妃。四年，为皇太子妃，无宠。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服及首饰，而后床帷陈设古旧，钗镊十馀枚，永明十一年，为皇太了太妃。郁林王即位，尊为皇太后，称宣德宫。

萧昭业何妃

萧子显《齐书》曰：郁林王何妃，名婧英，庐江人，抚军将军戡之女。后将拜，镜在床无因堕地。其冬，与太后同日谒太庙。后禀性淫乱，为妃时，与外奸通。左右杨珉之与同寝处如伉俪，又与帝相爱亵，故帝恣之。迎后亲戚入宫，赏赐人数十万，以世祖耀灵殿处后家属。帝被废，贬为王妃。

梁萧衍母张后

《梁书》曰：太祖献皇后张氏，讳尚柔，范阳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阳太守。后母萧氏，即文帝从姑。宋元嘉中，嫔于太祖，生长沙宣武王懿、永阳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尝于室内，忽见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惊视，谓侍者曰：“汝见不？”对曰：“不见。”后曰：“常闻见者当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因遂取吞之。是月，产高祖。将产之夜，后见庭内有若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阳宣王畅、义兴昭长公主令蹇。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县同夏里舍，葬武进县东城里山。天监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号为皇后，谥曰献。

萧衍郗后

高祖德皇后郗氏，讳徽，高平金乡人也。祖绍，宋国子祭酒，领东海王师。父烨，太子舍人，早卒。初，母寻阳公主方娠，梦人云：“当生贵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内，器物尽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适有所妨”，乃于水滨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隶书，读史传，女工之事，无不闲习。宋後废帝将纳为后；齐初，安陆王缅又欲结婚，郗氏并辞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聘焉。生永兴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琬、永康公主玉环。建武五年，高祖为雍州刺史，先之镇，後乃迎后至州。未几，殂于襄阳官舍，时年三十二。明年，归葬南徐州武进县。二年，齐朝进高祖位相国，封梁公，诏赠后为梁公妃。高宗践祚，追崇为皇后。

丁贵嫔

《梁书》曰：高祖丁贵嫔，讳令光，谯国人也，世居襄阳。贵嫔生于樊城，初产，有神光之异，紫烟满室，故以为名。相者云：“此女当大贵。”高祖临州，丁氏因人以闻。嫔时年十四，高祖纳焉。初，贵嫔生而有赤志在左臂，治之不灭，至是无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尝于供养经案之侧，仿佛若见神人，心独异之。高祖义师起，昭明太子始诞育，贵嫔与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还京都。天监元年五月，有司奏为贵人，未拜；其年八月，又为贵嫔，位在三夫人上，居于显阳殿。

阮修容

高祖阮修容，讳令嬴，本姓石，会稽馀姚人也。齐始安王遥光纳焉。遥光败後，入东昏宫。建康城平，高祖纳为彩女。天监六年八月，生世祖。寻拜为修容，常随世祖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内寝，时年六十七。归葬江宁县通望山，谥曰宣。世祖即位，追崇为文宣太后。

萧纲王后

《梁书》曰：太宗简皇后王氏，讳灵宾，琅琊临沂人也。祖俭，太尉南昌文献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柬见之曰：“吾家女师也。”天监十一年，拜晋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长山公主妙。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时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即位，追崇为皇后，谥曰简。大宝元年九月，葬庄陵。

萧绎徐妃

《梁书》曰：元帝徐妃，讳昭佩，东海郯人也。祖孝嗣，齐太尉枝江文忠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绲，侍中、信武将军。妃以天监十六年十二月拜湘东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贞。妃无容质，不见礼，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装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还房，必吐衣中。既而贞惠世子方诸母王氏宠爱，未几而终，元帝归咎于妃；及方等死，愈见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杀，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尸还徐氏，谓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

陈陈霸先章后

《陈书》曰：高祖宣皇后章氏，讳要儿，吴兴乌程人也。本姓钮，父景明，为章氏所养，因改姓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骑侍郎。后母苏氏，尝遇道士以小龟遗己，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龟所在。后少而聪慧，美容仪，手爪长五寸，色红白，每有期功之服，则一爪先折。后善书计，能诵《诗》及《楚词》。高祖自广州南征交，命后与衡阳王昌随世祖由海道归於长城。侯景之乱，高祖下至豫章，后为侯景所囚。景平，高祖为长城县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践祚，永定元年，立为皇后。高祖崩，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秘不发哀，召世祖入纂。世祖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下令黜废帝为临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册尊后为皇太后。二年三月景申，崩于紫极殿，时年六十。

陈沈后

《陈书》曰：世祖沈皇后，讳妙容，吴兴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州录事参军。后年十馀岁，以梁大同中归于世祖。高祖之讨侯景，世祖时在吴兴，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获免。高祖践祚，永定元年，后为临川王妃，世祖即位，立为皇后。

陈顼柳后

《陈书》曰：高宗柳皇后，讳敬言，河东解县人也。曾祖世隆，侯景之乱与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以长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圣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祖迁於关右，后与後主留穰城。天嘉二年，与後主还朝，后为安城王妃。高宗即位，立为皇后。后美姿容，身长七尺二寸，手垂过膝。初，高祖居乡里，先娶吴兴钱氏女，及即位，拜为贵妃，甚有宠幸。后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于贵妃，而己御其次焉。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後主赖后与吴媪救而获免。後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此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後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後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後主疮愈，乃归政焉。陈亡，入长安。隋大业十一年，薨于东都，时年八十三。葬洛阳之芒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叔宝沈后

《陈书》曰：後主沈皇后，讳婺华，仪同三司宪侯君理之女也。母，高祖女会稽穆公主。主早亡，时后尚幼，而毁瘠过甚。服毕，每至岁时朔望，恒独坐泣涕，哀恸左右，内外咸敬异焉。太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为皇后。后性端静，寡嗜欲，聪敏强记，涉猎经史，工书翰。初，後主在东宫，而后父君理卒，后居忧，处别殿，哀毁逾礼。後主遇后既薄，而张贵妃宠倾後宫，後宫之政并归之，后澹然未尝有所忌怨。而居处俭约，衣服无锦绣之饰，左右近侍才百许人，唯寻阅图史、佛经为事。陈亡，与後主俱入长安。及後主薨，后自为哀词，文甚酸切。隋炀帝每所巡幸，恒令从驾。及炀帝为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广陵过江还乡里，不知所终。

张贵妃

《陈书》曰：後主张贵妃，名丽华，兵家女也。家贫，父兄以织席为业。後主为太子，选入宫。是时龚贵嫔为良娣，贵妃年十岁，後主见而悦焉，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为贵妃。性聪慧，甚被宠遇。後主每引见贵妃与宾客游宴，贵妃荐诸宫女预焉，後宫等咸德之，竞言贵妃之善，由是爱倾後宫。又好厌魅之术，假鬼神以惑後主，置淫祀于宫中，聚诸妖巫使之鼓舞。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妃必知之，以白後主。由此益重妃，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军陷台城，妃与後主俱入井，隋军出之，晋王广命斩妃于青溪中桥。

北齐高欢娄后

《北齐书》：武明皇后娄氏，讳昭君，赠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强族多聘之，并不肯行。及见神武于城上执役，惊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数致私财，使以娉己，父母不得已而许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倾产以结英豪，密谋秘策，后恒参预。及拜渤海王妃，阃闱之事悉决焉。后高明严断，雅遵俭约，往来外舍，侍从不过十人。性宽厚，不妒忌，神武姬侍，咸以恩待。神武尝将西讨出师，后夜孪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请追告神武，后弗听，曰：“王出统大兵，何得以我故轻离军幕。死生命也，来复何为！”神武闻之，嗟叹良久。沙苑败後，侯景言请精骑二万，必能取之。神武悦，以告于后，后曰：“若如其言，岂有还理，得獭失景，亦有何利。”乃止。文襄嗣位，进为太妃。文宣将受魏禅，后固执不许，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为皇太后，宫宣训。济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尚书令杨等受遗诏辅政，疏忌诸王。太后密与孝昭及诸大将定策诛之，令废立。孝昭即位，复为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诏立武成帝。大宁二年春，太后寝疾，衣忽自举，用巫媪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于北宫，年六十二。合葬义平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朱太妃

《北齐书》：彭城太妃，尔朱荣之女，魏孝庄后也。神武纳为别室，敬重逾于娄后，见必束带，自称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还，尔朱迎于木井北，与蠕蠕公主前後别行，不相见。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妃引长弓邪射飞鸟，亦一发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妇，并堪击贼。”後为尼，神武为起佛寺。天保初，为太妃。及文宣狂酒，将无礼于太妃，太妃不从，遂遇祸。

高澄元后

《北齐书》曰：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静帝之妹也。孝武帝时，封冯翊公主，而归于文襄。容德兼美，曲尽和敬。初生河间王孝琬，时文襄为世子，三日而孝静幸世子第，赠锦彩及布帛万匹，世子辞，求通受诸贵礼遗，于是十屋皆满。次生两公主。文宣受禅，尊为文襄皇后。

高洋李后

《北齐书》曰：文宣皇后李氏，讳祖娥，赵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为太原公夫人。及帝将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汉妇人不可为天下之母，宜更择美配。杨固请依汉、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犹固请废后而立段昭仪，欲以结勋贵之援，帝竟不从而立后焉。帝好捶挞嫔御，乃至有杀戮者，唯后独蒙礼敬。天保十年，改为可贺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宫，号昭信皇后。

高演元后

《北齐书》曰：孝昭皇后元氏，开府元蛮女也。初为常山王妃。天保末，赐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为皇后。帝崩，梓宫之邺，始渡汾桥，武成闻后有奇药，追索之不得，使阉人就车顿辱。降居顺成宫。武成既杀乐陵王，元被隔，不得与家相知。宫闱内忽有飞语，帝令检推，得后父兄书信，元蛮由是坐免官。后以齐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放还山东。

高湛胡后

《北齐书》曰：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阳卢道约女，初怀孕，有胡僧诣门曰：“此宅瓠芦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选为长广王妃。产後主日，鸣于产帐上。武成崩，尊为皇太后。

高纬斛律后

《北齐书》曰：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为皇太子妃。後主受禅，立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悦光，诈称生男，为之大赦。光诛，后废在别宫，後令为尼。

卷一百四十四　皇亲部十

昭仪

《汉书□外戚传》曰：武帝制婕妤、娥、容华、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之号，位次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
《汉书》曰：孝元傅昭仪，哀帝祖母也。父河内人。少为上官太后才人，元帝进幸有宠。为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宫人左右，饮酒酹地，皆祝延之。产一男一女，女为平都公主，男为定陶恭王。
《汉书》曰：孝元冯昭仪，平帝祖母也。父奉世，为执金吾。上幸虎圈斗兽，後宫皆坐。熊佚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昭仪等皆惊走，冯婕妤直前当熊而立，左右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前当？”婕妤曰：“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当之。”元帝嗟叹，以此倍敬重焉。男立为信都王，尊婕妤为昭仪。元帝崩，为信都太后，与王俱居储元宫。
又曰：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帝微行，过阳阿主，作乐。见飞燕而悦之，召入官，大幸。有女弟复召入，俱为婕妤，贵倾後宫。许后废，立为皇后。後宠小衰，而弟更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殿上髹漆，砌皆铜沓金涂，白玉阶，璧带往往为黄金，金公兰田璧，明珠、翠羽饰之，後宫未尝有焉。
《魏志□序》曰：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昭仪、婕妤、容华、美人。明帝又置淑妃、昭华。
《後魏书》曰：世祖左昭仪，文明皇后冯氏之姑。父朗，坐事诛，后遂入宫。昭仪雅有母德，鞠养教诲。年十四，高宗践极，选后为贵人。皆是昭仪抚训之力。
又曰：孝文冯昭仪，废后冯氏姊也。高祖还洛，后恩遇甚厚。昭仪先以疾病，文明太后遣还家为尼。太后崩，服终，高祖重引为左昭仪，至洛，稍有宠，后礼爱渐衰。昭仪自以年长，且前入宫掖，谮见待厚，规为内主，索构百端。帝遂废后为庶人。昭仪宠爱过本，专寝当夕，宫人稀复进见，後遂立为皇后。
沈约《宋书》曰：汉元帝制昭仪，世祖省之。晋泰始二年，又制昭华、昭仪等，以备九嫔也。
崔鸿《三十国春秋□前赵录》曰：嘉平二年，立司空王育女为左昭仪，尚书令任歹女为右昭仪。
《晋书□载记》曰：石勒定昭仪、夫人位视上公，贵嫔、贵人视列侯，员各一人；三英、九华视伯，淑媛，淑仪视子，容华、美人视男，务简贤淑，不限员数。
《西京杂记》曰：赵后腰体弱，笔行步进止，女弟昭仪不能及。但昭仪弱骨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肌，尤善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後宫。
《唐书》曰：高宗六年，将立昭仪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屡言不可。帝后召于志宁等谓曰：“武昭仪有令德，朕欲立为皇后，卿等以为如何？”志宁曰：“自贞观二十三年後，先朝付托遂良，望陛下问其可否。”竟不从无忌等言，而立昭仪为皇后。
夫人
《周礼注》曰：三夫人之於后，犹三公之於王，坐而论。妇，礼无官职者矣。
《礼记□婚义》曰：古者天子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五经要义》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於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其环，以进退之。生子月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於左手；既御，著於右手。左手阳也，以当就男，故着。右手阴也，既御而复故。此女史之职也。
《史记》曰：武帝时，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号娥，秩比中二千石。尹夫人、邢夫人同时并幸，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许之。即令他夫人饰，徒御者数十人，来前。尹夫人见之，曰：“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对曰：“视其貌形体状，不足以当人主。”於是有诏使邢夫人衣故衣，独身来前。尹夫人望见之，曰：“真是矣。”於是乃低头俯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汉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妾皆称夫人。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之号焉。
又曰：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高祖崩，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钳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饮以药，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
又曰：高帝薄姬，文帝母也。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也。”而管、赵先幸。汉王四年，坐河南城皋灵台，此两美人相与笑。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不可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齐人少翁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不得就视，上愈益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何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上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

又曰：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室有奇女天子气，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

《后汉书》曰：陈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声伎入孝王宫，得幸，生质帝。亦以梁氏故，荣宠不及焉。

《魏志》曰：魏因汉法，母后之号，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仪，有婕妤，有容华，有美人。明帝增淑妃、昭华、修仪。太和中，始复命夫人，登其位于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贵嫔、夫人，位次皇后。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有智数，时有所献纳。文帝之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位，后为夫人。

王隐《晋书》曰：胡芳以选入宫，父奋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儿，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後拜芳夫人。元后临终，有命先来临者有赏，胡夫人自排人径前辞决。咸宁二年，立皇后杨氏，封父骏临晋侯。骏渐骄慢，奋语骏：“卿恃女更豪也？与天家作婚者，未有不灭门。”骏曰：“卿女不在天家也？”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增损？”

《後魏书》曰：明元昭哀皇后，姚兴之女。太宗以后礼纳之，後为夫人。后以铸金人不成，未尊位，然帝宠幸，出入居处，礼如后焉。

《晋中兴书》曰：简文宣皇后郑氏，字阿春，荥阳人也。先渤海田氏，生一男，夫亡，后依舅濮阳吴氏。中宗为丞相，敬后先崩，将纳吴氏女为夫人。后及吴氏女并游後园，有见之者言于中宗曰：“郑氏虽婺居，贤于吴氏远矣。”遂以德色纳为夫人，甚有宠。

沈约《宋书》曰：晋武采汉魏之制，置贵嫔、夫人、贵人，是为三夫人，位视三公。

《晋起居注》曰：有司奏今月九日当拜郑夫人，后、婕妤按仪注，应服雀钗衤翼。

《列仙传》曰：钩弋夫人右手拳，姿色甚伟。帝披其手，得一钩，而手寻伸。生昭帝。既而，帝害之。殡，尸不臭而香。数月，昭帝既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系履。故名其宫曰钩翼，後避讳改为弋，庙有神祠焉。

《西京杂记》曰：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泣下流连。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後宫齐唱，常入口霄。
又曰：戚夫人以百炼金为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鸣玉、曜{父几}等各四枚。
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後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内时，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赵王如意为言，高祖思之，或半日不言，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辄倚夫人，夫人击筑，高祖自歌《大风诗》以和之。
又曰：武帝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
又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宫人搔头皆用玉。
贵人
《东观汉记》曰：光烈阴皇后，上即位，立为贵人。上以后性贤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辄退让，自陈不足以当大位。
又曰：章帝宋贵人时，窦皇后内宠方盛，以贵人名族，节操高妙，心内害之。欲为万世之计，阴设方略，谗毁贵人，由是母子见疏。数月，诬奏贵人使婢为蛊道祝诅。七年，遂被谮暴卒。
又曰：孝和阴皇后聪慧敏达，有才能，善史书。永元二年，选入掖庭为贵人，托以先后近属，故有宠。
《後汉书》曰：顺烈梁后，永建三年，与姑俱入掖庭，时年十三。太史卜兆得封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为贵人。常时被引御，从容辞曰：“愿陛下思口雨之均泽，识贯鱼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谤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又曰：桓思窦后，延熹八年，选入掖庭为贵人，其冬，立为皇后，而御见甚稀，帝所宠唯采女田圣等。永康元年冬，帝寝疾，遂以圣等九女皆为贵人。
《东观汉记》曰：申贵人生孝穆皇帝，赵夫人为穆皇后，夫人生桓帝。帝既立，追谥赵夫人为穆皇后，夫人为博园贵人。和平元年，桓帝诏曰：“博园贵人，履高明之懿德，咨淑美之嘉会，与天合灵，笃生朕躬。欲报之德，诗所感叹，今以贵人为孝崇皇后。”
又曰：孝桓帝邓后，字猛。父香，早死。猛母宣，改嫁为掖庭民梁纪妻，纪者，襄城君孙寿之男也。寿引进，令入掖庭，得宠为贵人，故冒姓为梁氏。
《续汉书》曰：光武郭皇后圣通，世祖至真定，纳圣通，有宠。世祖即位，以为贵人。
《魏志》曰：文帝纳甄后于邺，有宠，生明帝。郭后、李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
王隐《晋书》曰：武帝临轩，拜诸葛婉为夫人，李晔为贵人。
《後魏书》曰：文成冯后，生有神光之异。高祖践极，以选为贵人。
又曰：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国蒙县人也，顿丘王峻妹。后之生也，有异于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方叔常言：“此女当大贵。”及长，姿质美丽。永昌王仁得后，後遇事诛，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祖登白楼望见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守库者亦私书壁记之，後验问，皆相符同。生显祖，拜贵人。

沈约《宋书》曰：贵嫔，文帝所制。贵人，汉光武制。泰始二年，又省贵人，置贵姬。

婕妤

《汉书》曰：婕妤视上卿，比列侯。

又曰：孝宣皇帝之为曾孙也，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平君，年十四五，配曾孙。数月，曾孙立为帝，平君为婕妤。是时，霍将军有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公卿议更立皇后，皆心议霍将军女，亦未有言。上乃诏求微时故剑，大臣知旨，白立许婕妤为皇后。

又曰：孝宣王皇后，父奉光少时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相识。奉光有女，年十馀岁，每当人，所当辄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后宫，为婕妤。是时，馆陶公主母华婕妤及淮阳宪王母张婕妤、楚孝王母卫婕妤皆爱幸。皇后废后，上怜许太子早失母，几为霍氏所害，于是乃选後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

又曰：孝成班婕妤，成帝初即位选入後宫。始为少使，俄而大幸，为婕妤，居增城合欢宫，再就馆，有男，数月失之。成帝游于後庭，尝欲与婕妤同辇载，婕妤辞曰：“观古图书，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辇，得无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姬。”

《世说》曰：汉成帝幸赵飞燕，谗班婕妤咒诅，帝乃考问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

《汉书》曰：成帝隆于内宠，班婕妤进侍者李平，得幸，立为婕妤。上曰：“始卫皇后亦从微起。”乃赐平姓曰卫，所谓卫婕妤。

又曰：中山卫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卢奴人，官至卫尉。子豪女弟为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长女又为元帝婕妤，生平阳公主。成帝时，中山孝王无子，以卫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

《魏志》曰：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有婕妤五等。

《晋服制令》曰：婕妤，银印青绶，配朱卖玉。

《妇人集》曰：汉元帝赐婕妤书曰：“问飞燕赵婕妤，夫上有诚，必应以实，愤懑充中，必形于色。”诗云：“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犹此言之真伪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效难以欺矣。夫君子贵素，文足通殷勤而已，亦何必华辞哉！自以亲婕妤异於他人，故不能无言，亦不以深相过望。前数以颜色不平，应对舒迟不谴，卒不能自改。婕妤方见亲幸之时，老母在堂，两弟皆簪金貂，并侍于侧，同列比舍，岂不谓婕妤妹弟尊幸哉？今遇蒙谴，独谓老亲两弟何？班婕妤报诸侄曰：“记言属见元帝所赐赵婕妤书以相比。”元帝被病无，但锻炼後宫贵人书也。类多华辞，至如成帝则推诚写实，若家人夫妇相与书矣，何可比矣？故略陈其长短，今汝曹自评之。

《後魏书》曰：御史中尉李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书学，读诵经传。曾谓所亲曰：“此女当兴我家，卿曹各得其力。”彪亡後，世宗闻名，纳为婕妤。在宫常教帝妹书诵，授经史。世宗崩，婕妤为比丘尼，通习经义，法座讲说，诸僧叹重之。

卷一百四十五　皇亲部十一

嫔

《尚书□尧典》曰：厘降二女于妫，嫔于虞。（降，下。嫔，妇也。舜为匹夫，能以义理下帝女之心于所居妫水之，使行妇道于虞氏。）

《诗推度灾》曰：《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嫔，妇也。八妇正于内，则可以化四方矣。）

《周礼□天官□内宰》曰：以阴礼教九嫔。（不言教夫人，世妇，举中言，省文也。）

又曰：九嫔，掌妇学之法以教九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各帅其属而以时御叙于王所。（嫔，妇也。妇德谓贞慎也，妇言谓辞令也，妇容谓婉娩也，妇功谓丝也。自九嫔以下而御，各帅其属者，使亦九九相与从王所息之燕寝也。群妃御见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御女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当三夕；嫔九人，当一夕；夫人三，当一夕。亦十五日而遍，云自望後足之。）凡祭祀，赞玉，赞后荐，彻豆笾。（玉，玉敦，黍稷器也。）若有宾客，则从后。大丧，则帅叙哭者亦如之。（亦从后也。）

《周礼□冬官□匠人》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礼记》曰：仲春之月，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天子亲往，后妃亲帅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蜀，授以弓矢于高之前。

又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国语》曰：齐襄公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

《汉书》曰：王莽备九嫔，视九卿。

《魏志》曰：文帝增贵嫔，位次皇后。

又曰：文德郭皇后，文帝践祚，为贵嫔。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武帝采诸葛冲等女五十馀人入殿，赐采女食，皆忧，不食。帝使缦韬，杨后曰：“可但入障，其中者以绛系臂。”胡芳泣，左右止之曰：“陛下闻之。”芳曰：“死不畏，何畏陛下？”帝壮其言，故遂敬之。芳父奋闻女中，亦哭曰：“老奴不死，唯有二儿，男在九地之下，女在九天之上。”拜芳为贵嫔。

《晋书》曰：胡贵嫔，名芳。父奋。泰始九年，简良家子以充内职，拜芳为贵嫔。每有顾问，不饰言词，率尔而答，进退方雅。最蒙爱幸，侍御服饰亚于皇后。常与樗蒲，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芳对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芳生武安公主。

王隐《晋书》曰：又采侍御史齐国左维女为修仪，有文才。

《晋书》曰：左贵嫔，名芬。兄思。芬少好学，善缀文，名亚于思，武帝闻而纳之。拜修仪，後为贵嫔，以才德见礼。体羸多患，常居薄室，每游华林，辄回辇过之。语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莫不称美。及杨皇后崩，芬献诔。咸宁二年，纳悼后，芬受诏作颂。及帝女万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诏芬为诔，其文甚丽。帝重芬辞藻，每有方物异宝，必诏为赋颂，以是屡获恩赐焉。

《晋诸公赞》曰：旧制，贵嫔、夫人比三公，假金紫；淑媛、淑仪、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比九卿，假银青。

《晋起居注》曰：泰始三年，使使持节兼五官中郎将宗正丞司马恢拜崇阳园妾李琰为修华，王宣为修容，徐琰为修仪，吴淑为婕妤，赵延为充华。九年，有司奏：“礼，为皇后聘以圭，无妾媵设玉之制。”诏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十年，上临轩，使持节兼太常洛阳令司马启拜采女胡芳为贵嫔；又使使持节兼御史中丞太子舍人司马诞拜采女刘媛为淑妃，臧曜为淑媛，芳为淑仪，赵粲为修华，陈为修容。咸宁三年，拜美人左嫔为修仪，邢兰为婕妤，朱姜为容华。

又曰：惠帝元康二年，诏曰：“才人谢玫进为淑妃。”有司奏：“当与三夫人以下同拜，诏宜在後也。”永宁四年，诏曰：“峻阳园淑妃公孙明识贞粹，今进位为贵人。”

《後魏书》曰：高祖改定内官，三嫔视三卿，六嫔视六卿。

《山海经》曰：鲋隅山，颛顼葬于其阳，九嫔葬其阴。

《左贵嫔集》有《离思赋》、《相风赋》、《孔雀赋》、《松柏赋》、《泣沤颂赋》、《纳皇后颂》、《杨皇后登祚赞》、《芍药花颂》、《郁金颂》、《菊花颂》、《神武颂》、四言诗四首、《武元皇后诔》、《万年公主诔》。

世妇

《周礼》曰：世妇，掌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帅女宫而灌概，为盛。及祭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莅陈女宫之具，凡内羞之物。（莅，临也。内羞，房中之羞。）
《周礼□天官□冢宰》曰：世妇。（不言数者，君子不苟于色，有妇德者乃充之，死则有阙。）
《周礼□春官》曰：世妇：每宫卿二人，女史二人。（世妇居宫，王者六宫。女史，有才智也。）
《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后亲帅九嫔御，（御，谓从往祀也。《礼》，天子有世妇、女御，独出帅九嫔者，举中言。）祠于高之前。（太祝酌饮高之庭。）
又曰：季春之月，后斋戒，亲东向躬桑。（后妃亲采桑，示师先天下也。东向者，时气也。是时明其不常留养蚕者所卜夫人与世妇及诸臣之妻也。）
《礼记□婚义》曰：古者天子二十七世妇，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蔡邕《月令章句》曰：仲春之月，以太牢祀于高。高祀名，高犹尊也，吉事先见之象，盖谓之人见所以祈子孙之祀也。玄鸟感阳而至，故重至日因以用之，简以玄鸟至之日有事高而生契焉。故《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妃率九嫔御”，后者，天子妻也；妃命也，嫔妇也，御妾也。《周礼》天子一后、三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应外朝公卿大夫之数。世妇不见，卑者文略；御妾皆行，世妇可知也。后妃将九嫔女御皆会，以祈孕妊也。“乃醴天子所御，带以弓”，天子所御，谓后妃以下至妾妊有萌牙者也。，弓衣也。祝以高之命，饮之醴酒，带以弓，尚使得男也。“授以弓矢于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孕妊者于高登位之前也。
又曰：“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斋戒者，事于先蚕也。东向，盛德也。躬桑者，手三乡，犹天子亲耕三推也。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卜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室奉种，浴于川，公桑以食之。蚕事既升，（升，成也。）分茧称丝，（丝以斤两，故曰称，知其多少。）以供郊庙之服。天子诸侯所服以祭者，必后夫人所亲蚕也。礼，世妇卒蚕，献茧于夫人。受之，亲缲三盆，手朱禄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故曰无或敢怠。
又曰：孟夏之月，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于天子，进其成功也。乃修蚕税，以桑为均十而取一曰税，乃收世妇以下所蚕之税也。以桑为平者，用桑多则茧多，少则茧少也。贵贱长少如一，贵谓世妇，贱谓妾御，长谓力壮者也。言无尊卑老壮，各自以桑为平，不得以高下为差也。
《史记》曰：中宫天极星，後勾四星，末星正妃，馀三星後宫之属也。
《汉书》曰：轩辕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宫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後汉书》曰：世妇主知丧祭、宾客。
《後魏书》曰：高祖改定内宫，世妇视中大夫。
又曰：宣武灵皇帝胡氏初召入掖庭，为承华世妇，生肃宗明皇帝。
《后周书》：武帝建德中，诏曰：“正位于中，有圣通典。质文相革，损益不同。五帝则四星之象，三王立六宫之数。刘、曹已降，等级弥繁，选择遍于生民，命秩方于庶职。椒房丹地，有众如□。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朕运当浇季，思复古始，无容广集子女，屯聚宫掖。弘赞後庭，事从约简。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宜悉减省。
御女
《周礼□天官□冢宰》曰：女御。（《婚义》所谓御妻，御犹进也，侍也。）
范晔《後汉书》曰：八十一御女，序于王之燕寝，颁官分务，各有典司。
《後汉书》曰：高祖定内官，御女视元士。
《淮南子》曰：孟春之月，东宫御女青色，衣青彩，鼓琴。孟夏之月，南宫女御赤色，衣赤彩，吹笙竽。孟秋之月，西宫御女白色，衣白彩，撞白钟。孟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彩，击磬石。
美人
《汉书》曰：汉兴，因秦之称号，正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及有美人之号焉。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视二千石。
又曰：万石君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于是高祖诏其姊为美人。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
又曰：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乃使佯为有娠，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
又曰：孝成赵皇后弟，绝幸为昭仪，谓成帝“绐我言从中宫来，即从中宫，许美人儿从何生？许氏竟当复立耶？今许美人有子，竟负若约，谓何？”帝曰：“约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出赵氏上者，无忧也。”
范晔《後汉书》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礼，王者备内职焉。光武中兴，置美人，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又曰：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十三选入掖庭，生舞阳长公主。自汉兴，母氏莫不尊宠。顺帝既未加美人爵号，而冲帝早夭，梁冀秉政，忌恶他族，虞氏抑而不登，但称大家而已。
又曰：王美人，赵国人也。丰姿色，聪敏有才能，明书会计，以良家子应法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选入掖庭。为何后所鸩。灵帝思美人，作《追德赋》、《令仪颂》。
《魏志》曰：汉制，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汉法，皆如旧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损。太祖建国，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美人。暨太和中，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美人视二千石。
《江表传》曰：孙皓以张布女为美人，有宠。後美人忤皓，皓怒，棒杀之。
沈约《晋书》曰：夏殷以上，内职无闻。姬氏之隆，妇官为盛，前汉列终十四，世祖受命，又有美人以比职焉。
《後魏书》曰：高祖改定内官，美人视三品。
沈约《宋书》曰：宋武帝采汉魏前事之制，置三夫人，其馀有美人，视爵千石。太祖以美人为散使。
萧子显《齐书》曰：六宫位号，汉魏以来，因宠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美人为散职。
才人
范晔《後汉书》曰：和帝数失皇子，邓后忧继嗣不广，数选进才人，以博帝意。
《魏志》曰：明帝游后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明日，帝见毛后，后曰：“昨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馀人。
《魏略》曰：明帝青龙三年，於别殿之北立八坊，诸才人以上转南附焉。其秩石拟百官之数。
王隐《晋书》曰：太康七年，出後宫才人、妓女已下百七十人归家。
又曰：初，惠帝幼，世祖遣美人谢玖给惠帝，因是有娠。临娶贾妃，迎玖西宫，遂生愍怀。
臧荣绪《晋书》曰：怀帝王太后，讳媛姬。初入，武帝拜中才人，早卒。怀帝即们，追尊曰皇太后也。
《晋书兴书》曰：谢夫人，名玖。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玖清惠贞正，有淑姿，选入後宫，为才人。
《后魏书》曰：高祖置女职，中才人视五品。
沈约《宋书》曰：晋武帝采汉魏之制，置才人、中才人，爵视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世祖又置中才人以为散位。
崔鸿《三十国春秋□后赵录》曰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许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见而悦之，因请于勒。勒引见，号曰才人，以赐虎。性恭惠柔婉，宠幸亚于郑后也。
保林
《汉书》曰：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保林视百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武帝起居注》诏曰：今出清商掖庭及诸署才人、妓女、保林已下二百七十余人还家。

女侍中

《后魏书》曰：高祖置女侍中，视三品。

又曰：陆昕之容貌柔谨，尚献文女常山公主。高祖以其主婿，特垂昵眷。昕之亡，公主奉姑有孝称。神龟初，与穆氏琅琊公主并为女侍中。

又曰：于忠后妻，中山王尼须女。微解书，灵太后此为女侍中。

又曰：灵太后妹为元妻，封平郡君，拜女侍中。

《邺中记》：石虎置女侍中，皆貂蝉，直侍皇后。

女尚书

《魏略》曰：明帝游宴在内，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为女尚书，省奏事，当画可。

《魏书》曰：高祖置女尚书，视三品。

《晋东宫旧事》曰：迎太子妃之日，诸长御皆在幄账，左右侍宫人重行，东面以准女尚书，西面以准女侍中。

陆《邺中记》曰：石虎征诗所得美女万余，以为宫人，简其有才艺者为女尚书。

女史

《毛诗》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也。“静女其娈，贻我彤管。（既有静德，又有美色，又遗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分其日月而以环进退之，生子月娠则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无大小，记以成法。笺云：彤管，色赤貌。）彤管有炜，悦怿女美。”（炜，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者。笺云：赤管然炜，女史以悦怿妃妾之德美之也。）

《毛诗义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国史，主记后夫人之过。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内各有官也。

《周礼》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晓书也。）掌王后之礼，掌内治之藏，以诏后内治内政。（内治之法，本在内掌书而藏之）。送内宫。（考六宫之计。）书内治之藏以令。（后之命也。）凡后之事，以礼从。（亦如太史之于王。）

《汉书》曰：班婕妤《自伤赋》曰：“陈女图以镜鉴，顾女史而问诗。”

范晔《后汉书》曰：颁官分务，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记功书过。

《晋记》曰：元康中，司空张华惧后族之盛，乃作《女史箴》。

沈约《宋书》曰：女史执策记言，是司过身戒夕惕，国畏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魏书》曰：高祖置内职，女史、贤人视三品。
沈约《宋书》曰：太宗留心后记，拟百官，备置内职。紫极房、光兴房备置女史一人。
崔鸿《三十国春秋□后赵录》曰：石虎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验察虚实。
卷一百四十六　皇亲部十二
太子一（并世子见）
《周易□离卦》曰：黄离，元吉。（离南方之卦，离为火土记位焉。土色黄，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文王太子发是也。慎成其业，故吉矣。）《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王肃曰：两离相续，继明之义也。）
《周易□鼎卦》曰：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郑玄曰：颠，踣也。趾，足也。无事曰趾，设陈曰足。爻体选为服，初爻在服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鼎也。初，阴爻而柔，与乾同体，以否正承乾，乾为君，以喻君夫人事君，若失正礼，踣其为足之道情无怨则当以和义出之，然如否者，嫁于天子，虽失礼，无出道远之而已，远之，子废坤为顺，又为子母牛，在后妃之旁侧，妾之例也。有顺德子必贤，贤而立以为世子，又何咎也。）
《周易□震卦》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王肃曰：在有灵而尊者莫若于天，有灵而贵者莫若于王，有声而威者莫若于雷，有政而严者莫若于侯，是以天子当乾，诸侯用震地不过一同雷不过百里，政行百里则匕鬯，亦不丧祭祀，国家大事不丧，宗庙安矣。处则诸侯执其政，出则长子掌其祀。）
《周易□说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
又曰：震为长子。
《易经》曰：震下乾上，无妄，天精起。（郑玄注曰：起，犹立也。乾为天文，震为长子，圣人立为天子，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也。）
又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
《尚书大传》曰：惟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于司马、司徒、司空诸节：“亢才！予无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赏罚，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遗。”（郑玄注曰：四月者，周四月也。发，周武王也。卒父业故称太子。）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群公咸曰休哉。
《尚书中侯》曰：废考，立发为太子。（郑玄曰：定王业也。）
又曰：我终之后，恒称太子。终；卒。恒，常也。称太子者，明非诸侯，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定也。
又曰：太子发以纣存三仁，附即父位，不称王。（发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王得赤雀丹书，故号以应天道，未成而崩。武王以天诛未行，谦不自成，故称太子，发若父业有不成者而将军。）
又曰：予称太子发，明慎父以名卒考。（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终之后，恒称太子者，明慎文王之命也。君存称世子，薨称太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今逾年而称太子，发若父业有不成者而将军。）
《周书》曰：文王受命九年，时维暮春，在高𨻰，召太子发曰：“呜呼！吾语汝所保所守之哉。厚德广惠，忠信志爱，人君之行。（四者君德。）不为骄侈，不为太靡，不淫于美，括柱茅茨，为民爱费。（言务俭也，因就木枚曰括也。）”
《春秋演孔图》曰：圣人在後，（文王子也，故曰在後，嗣文王矣。）曰望阳；苞怀至德，据少阳。
贾谊《书》曰：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嗜鲍鱼而太公弗与，曰：“礼，鲍鱼不登于俎。岂有非礼而可养太子哉！”
《帝王世纪》曰：武王纳太公之女曰邑妾，修教于内，生太子诵。
《尚书□顾命》曰：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何元子钊，（时，是也。元子钊，康王名也。）弘济于艰难。
《穆天子传》曰：成姬之丧，刑侯、曹侯来吊，内史将之以见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辞焉。刑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庙门以送刑侯，再拜劳之，侯不答拜。（谦，不与太子亢也。）
《周书》曰：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与之言（叔誉，叔向），五称而三穷，（五称，说五事遂终矣。）逡巡而退，其言不遂。归，告公曰：“太子晋行年十五，而臣不能与言。”师旷见太子，先称曰：“吾闻太子之语高于太山，愿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吾心甚喜。既见子，喜而又惧，吾闻女知人年长短吉凶也。”旷对曰：“女声清，女色赤火色，不寿。”太子曰：“然，却後三年，吾将上宾於帝所，女慎毋言，殃将及女。”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也。
《春秋传》曰：灵王二十一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隳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
《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有道士浮丘伯引上嵩山，仙去。
《尚书大传》曰：尧为天子，朱为太子，舜为左右。（郑注曰：左右，助也。若周之冢宰典国事。）尧知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肖，似也。尧受运行知天命在受。又深知朱之不似，不欲命於天诛如桀、纣也。）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致天下於大麓之野。
又曰：高宗有亲丧，居庐三年，然未尝言国事而天下无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为太子之时尽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恶，是以虽不言国事也，知天下无背叛之心。
《家语》曰：子张问曰：“《书》云高宗谅ウ，三年不言。言乃雍，（王肃曰：雍，权貌。书云乃雍，雍，和也。）有诸？”孔子曰：“胡为其不然，古者天子崩则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汤既没，太甲听於伊尹；武王既丧，成王听於周公，其义一也。”
《尚书大传》曰：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诸侯来朝，迎於郊者；问其所不知也，问人民之所好恶，土地所生，美珍怪异，山川之所有无。及父在时，皆知之。（郑玄注曰：十八，向入太学，为成人博问庶事也。）
又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又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太学、小学。（礼记曰：学在公宫之左，太学在郊。）使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太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故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序；入太学，知君臣之仪，上下之位。小师取小学之贤者登之大学，大师取大学之贤者，登之天子，天子以为左右。（天子当为太子。《礼志》曰：周公居摄，践祚而治，亢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为成王，居欲使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所以善成王也。）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处士星，储君、副主之宫。
《韩诗外传》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故自唐虞已上，经传无太子称号。夏殷之王虽则传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见文王世子之制。
又曰：赵简子太子名伯鲁，小子名无恤。简子自为二书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与二子，使诵之。居三年，简子坐清台之上，问二书所在？伯鲁忘其表，令诵不能得。无恤出其书於袖，令诵习焉。乃黜伯鲁而立无恤。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不往来。赵仓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国？”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对曰：“臣愿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於是遣仓乡 北犬，奉晨凫献之。侯曰：“击爱我，知我所嗜好。”（《说苑》又载。事具奉使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苑》曰：经侯过魏太子，左带羽玉具剑，右带环，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视。经侯曰：“魏国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国之宝也。”

《毛诗》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於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

《毛诗》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弁彼[QPDL]斯，归飞提提；（兴也。弁，乐也。[QPDL]，卑居。卑居，鸦鸟也。提提，群飞貌。笺云，乐乎彳支，雅鸟出食在野，其饱群飞而归提提然。兴者，喻凡人父子、兄弟出入宫庭，相与饮食亦提提然乐，伤今太子独不然。）民莫不谷，我独于罹。”（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悦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咎，将杀之。笺云：，养也。于，日也。罹，忧也。天下之人，无不父子相养者，我太子独不然，日以忧也。）

又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思畏。（怀，和也。笺云：斯，离也。和汝德，无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国，是以为宗子之城，使免於难。遂行酷虐，则祸及宗子，是谓城坏，城坏则乖离而散，汝独居而畏矣。宗子，嫡子也。）

《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干宝注曰：辨方谓别东西南北之名以表阴阳也。正位谓若君南面当阳，臣北面即阴，居於北宫以体太阴，居太子於东宫以位少阳之类。）

又曰：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岁终则会，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会。（不会计多少优尊者，其颁赐诸臣则计之。）

又曰：凡其死生鲜槁之物，以供王之膳与其荐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郑司农云：鲜谓生肉，槁谓干肉也。

又曰：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选百羞、酱物、珍异以侯馈，供后及世子之膳羞。

又曰：笾人，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於其饮食，以供房中之羞。）

又曰：醢人，供后及世子之酱齑菹。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供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又曰：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弈。（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惠施以为说也。）

又曰：王子诸子，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太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军法：百人为卒，五人为伍。弗，不也。国子属太子，司马虽有军事，不赋之也。）凡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政事，国子存游□，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游□，未仕者。学，太学也。射，名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太子群子卿大夫元士子适子，国之后选皆造焉。）

《仪礼□聘礼》曰：遭夫人、世子之丧，君不受，使大夫受於庙，其他如遭君丧。（夫人，世子死，君为丧主，使大夫受聘，礼不以凶接吉也。其他为礼所降。）

《大戴礼》曰：古之王者，太子生，因举之礼，使士负之。有司参，夙兴，端冕，见之南郊，见之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则教固以行矣。

又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过书而宰彻其膳。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不彻膳则死。於是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

《礼记》曰：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郑玄注曰：避僭邪也。生则亦弗改。）

又曰：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凡入学，以齿。（皆以长幼受学，尊卑不同。）

又曰：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之外，问内竖之御者曰：（内竖，小臣之属，掌内外之通令也。如今小史值日矣。）“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孝子恒兢兢也。）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又，复。）及暮，又至，亦如之。（暮，夕。）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节谓居处故事履蹈也。）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忧解。）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犹勿也。原，再进也。勿有所再进为失饪。臭味恶也。）应曰：“诺。”然後退。（退反其寝。）武王师而行之，不敢有加焉。（庶几程式之帅循也。）。

又曰：乐正司业，父师司成，一有元良，万国以贞，世子之谓也。

又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践，履也，代成王履阼阶，摄王位治天下。）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抗犹举也，谓举世子之法，使与成王居而学之。）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以成王之过击伯禽则足以感喻焉。）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四时各有宜。学士谓司徒论俊选所外於学者。）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

又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於中，发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中，心中也。怿，悦怿也。）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傅、少傅以养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闻之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於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于读曰迂，迂犹广也。）是故知为人子，然後可以为人父；知为人臣，然後可以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莅阼，以为世子则无为也。（以为世子若为世子时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与成王居，（亦学此礼於成王侧。）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义也。君之於世子也，亲则父也。尊则君也。有父之亲，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养世子不可不慎。（处君父之位，览海内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则其馀不足观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齿於学之谓也。”（物犹事也。）

又《世子之记》曰：朝夕至於大寝之门外，问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为世子也，非礼之制，世子之礼亡，此存其记。）内竖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世子，世子色忧不满容。（色忧，忧浅不及，文王不能正履也。）内竖言“复初”，然後亦复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羞，必知所进，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进，必知亲所食。）若内竖言疾，则世子亲齐，玄冠而养。（亲，犹自也。养疾者玄冠玄端。）膳宰之馔，必敬视之（痴者之食齐，和所欲或异；）疾之药，必亲尝之。（试毒味也。）尝馔善，则世子亦能食；尝馔寡，世子亦不能饱。以至于复初，然後亦复初也。

《礼记》曰：国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接，读如捷，捷，胜也。谓食其母使之补虚强气也。）凡接子择吉日，（虽三日之内，尊卑皆必选其吉日也。）冢子则太牢冢，大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国君世子太牢。（皆谓长子。）

又曰：世子生，则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阶，西向。世妇抱子，升自西阶。君名之，乃降。（子升自西阶，则人君见世子於露寝也。）子、庶子见於外寝。（此子谓世子、弟庶子、妾子也。）冢子未食而见，必执其右手。子、庶子已食而见，必循其手。（未食。已食，急正缓庶之义。）

又曰：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

《左传□桓公》曰：北戎伐齐，齐侯使乞师於郑。郑太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小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於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後郑。郑忽以其功也，怒，故有郎之师。公之未婚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太子。太子忽辞。人问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齐大，非吾偶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善自为谋。”及败戎师也，齐侯又欲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太子曰：“无事於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婚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又曰：九月乙卯，子同生。（服虔注曰：桓太子庄公同。）以太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太牢，（接者，子初生接见于父）卜士负之，士妻食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

又曰：曹太子来朝，（曹太子，桓公子庄公射姑。）宾之上卿之礼。（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摄而朝。《曲礼》曰：诸侯之子摄其君未誓於天子，则以皮帛继，子男如诸侯之上卿礼也。上卿出入三积食三牢牵二年一享一食宴之也。）飨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初，献酒如献爵，乐奏，人上堂也。初，献爵奏乐，太子叹而哀叹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施父，鲁大夫，古之享食，所以观威仪，省祸福，无丧而戚，忧必及焉。曹太子临乐而叹，故曰其有忧乎。父将死，兆先见之也。）

又曰：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太子之事。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嫡嗣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舍，置，置申生，勿使将兵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里克不对而退。太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偏衣，偏装之衣，偏，异色，驳，不纯。装在中左右各异，故曰偏。金，以金为。）太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谂周桓公曰：内宠并后，外宠贰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於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速，召也，疾也。言太子不去，身必危，疾召罪。狐突知其虽本既成，而太子拘於一节，不达至孝之义。与皋落战，虽胜而归，犹不能免於难。而使父有悖惑杀子之罪。故《传》曰：备众贤之言，以逊太子之所以死也。《经》在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

又曰：会于首止，会王太子郑，谋宁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将废太子郑而立王子带，故齐桓帅诸侯会王太子，以定其位。）

又曰：盟会于宁母，谋郑故也。郑伯使太子华听命於会，言於齐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违君命。君若去之以为成，我以郑为内臣，君亦无所不利焉。”齐侯将许之，管仲曰：“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华由是得罪於郑。（郑伯罪之也。）

又曰：初，郑公子兰出奔晋，（公子兰，郑文公贱妾燕吉之子穆公也。郑逐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子，故奔晋也。）从於晋侯伐郑，请无与围郑。（晋善兰，不忘本国故也。）许之，故使待命於东。待命于郑东也。郑石甲父、侯宣多逆以为太子，以求成於晋，晋人许之。

又曰：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晋也，（康公，秦穆公太子，晋出也。）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之难。（吕甥芮欲焚公，害也。”）乃多与之徒卫（卫徒兵也。）穆嬴日抱太子（穆嬴，襄公夫人，太子灵公。）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此，太子）？”出朝，则抱以赵氏，顿首於宣子之门曰：“先君奉此子而属诸子曰：此子若才，吾受子之赐；（如子为吾教诲，此子使之有贤才，知人君之道也，明吾受子之赐。赐犹惠。）不才，吾惟子之怨。（才而受赐，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恶其教不至也。）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言诸大夫患穆嬴之言，以君顾命之言责己也。畏，逼迫无置灵公。一曰畏他公干徒来相逼迫矣。）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

又曰：成阝 太子朱儒自安夫锺，（自安，犹处也。夫锺，成阝 邑。）国人弗徇。十二年春，成阝 伯卒，成阝 人立君。（立君，改立君，不周太子者。）太子以夫锺与成阝 口来奔。（成阝 口，亦邑名也。一曰成阝 邦之宝圭。太子父在而自安于夫钟，国人以为不顺，故成阝 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国宝与地夫钟来奔也。）

又曰：齐高厚相太子光，以先会诸侯於锺离，不敬。士庄伯曰：“高厚相太子会诸侯，将社稷是卫，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将不免乎！”（免，脱也。言将不脱罪祸，不以寿终也。《传》举此者，为十九年，齐杀其大夫高厚。二十五年，崔杼弑君，光起本也。）

又曰：齐侯娶於鲁，曰颜懿姬，无子。其侄声姬，（兄子曰侄，懿姬所从也。颜皆其母姓，懿声谥也。传家从後言之，故举谥也。）生光，以为太子。诸子（诸子，妾生子氏。）仲子、戎子，子嬖（二子宋女。）仲子生牙（公子牙也，）属诸戎子。戎子请以为太子，许之（齐侯许之。）仲子曰：“不可。废常（立长为常而废之为不祥也。）不祥，间诸侯，难。（间，犯，谓光已列于诸侯难成。）光之立也，列於诸侯矣。今无故而废之，是专黜诸侯也。（专，独也。光比与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而以难犯不祥。（以难之事犯不善。）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东太子光，（东徙之东垂。）使高厚傅牙，以为太子。夙沙卫为少傅。齐侯疾，崔杼微逆（微，隐匿也。）光，疾病而立之。（疾，困也，而立为太子。）

卷一百四十七　皇亲部十三

太子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赤而毛，弃诸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恭姬，宋伯姬也。）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视夕也。平公，恭姬子也。）恭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右过也，意悦之，故视之过久。）姬纳诸御，（纳之平公之御。）嬖，生佐，（平公嬖弃而生佐，佐立为宋元公。）恶而婉。（婉，顺也，佐貌恶心顺。）太子痤美而很，（太子貌美，戾而心很，很，戾不从教，）合左师畏而恶之。（合左师，向戌也。）寺人惠墙伊戾为太子内师而无宠。（寺人，宋阉士惠墙皆发声，实为伊戾，名以公。寺人为太子内师长，掌内官。）秋，楚客聘於晋，过宋（楚客过使。）太子知之，请野飨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女乎？”（夫谓太子，伊戾无宠於太子。故曰：夫不恶汝。）对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有纵供其外，莫供其内。（言我内师也。当为内师供内使也。）臣请往也。”遣之。至，则，用牲，加书，徵之，（以书为之征验也。书，盟书。）而骋（骋，驰）告公，曰：“太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曰：“为我子，又何求？”对曰：“欲速。”（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故与楚客谋，共弒公也。）公使视之，则信有焉。（有盟也。）问诸夫人（夫人，佐母弃也。）与左师，则皆曰：“固闻之。（固，久也，久闻太子欲为乱。”）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请，曰：“日中不来，吾知死矣。”左师闻之，（闻太子与佐期日中，）聒而与之语。（聒，ん也。欲使失期佐。）过期，乃缢而死。（《经书》宋公杀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谮，听夫人、左师之言，世子无罪而死，故称宋公杀罪之也。）佐为太子。公徐闻其无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许悼公疟。（许悼公，灵公之子。名买疟寒疾也。）五月戊辰，饮太子止之药卒。（《经书》夏五月戊辰，许世子弒其君，买止悼公子，襄太子也，公疾不瘳，止进药。虽尝，不由医。）太子奔晋。书曰：“弒其君。（《礼》医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公疾未瘳而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故国罪之书弒告诸侯。”）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原止之无恶，药物不害，医无以加寿，命有终。故曰，舍药物可也。一曰，罪止非也。刺无良史，物读为勿。止，实孝能尽心，事君舍药，勿以罪之。”）

又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长庶子宜申也。）曰：“太子任弱，其母非嫡，（太子任，昭王也，秦嬴也。）太子建实娉之。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顺，建善则治。王顺国治，可不务乎？”子西怒曰：“是乱国而恶君王也。（谓夫人故太子建娉之废而不立，是谓乱国追恶君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有外援，（外援，谓太子任，秦外孙。黩，易也。秦为任外援，不可易。）不可黩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败亲速雠，乱嗣不祥，我受其名。赂吾以天下，吾滋不从。楚国何为？必杀令尹。”令尹惧，乃立昭王。

又曰：齐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齐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归。不成，未冠。）诸子鬻姒之子荼，荼嬖。（诸子，诸公子。姒，景公妾也。淳于人所纳女，荼安孺子。）诸大夫恐其为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齿长矣，未有太子，若之何？（为子，为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言君年长，未有太子，一旦不讳，当若之何？欲令早立长也。”）公曰：“二三子闻於忧虞，则有疾疹，亦姑谋乐，何忧於无君？（言二三子闻于邻国忧虞，则疾疾在其间，今无疾疹，何为不自谋自乐，何忧无君乎？”）公疾，使国惠子、高昭子立荼，（国惠子，国景之子国忧也。高昭，高偃之子高张也。）置群公子於莱。（莱，齐东鄙邑，欲使远齐。）

《公羊传》曰：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称子般卒何？（何休注曰：据子赤不言子赤卒。）君存称世子，（明当世父位为君也。）君薨称子某，（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故称子某继父也。名者尸柩尚存，以君前臣名。）逾年称公。

又曰：公孙慈如牟。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王世子于首戴。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世子犹世世子也。（解，贵，意也。言当世父位储君，副主不可以诸侯会之。为文故殊之，使若诸侯为世子所会也。自王者言之，居远世子在三公下。礼丧服斩衰曰，公，士大夫之众臣是也，自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礼之威仪各有所施。言及者，因其文可得见汲汲也。世子所以会者，时桓公德衰，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义也。）

《谷梁传》曰：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朝不言使，非正。（庾信注曰：礼，诸侯之嫡誓於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一等，未誓则以玉帛继子男，此谓会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会，今曹伯有疾不朝鲁，未为有缺，而使世子摄朝，言非礼之正。）使世子伉诸侯之礼而来朝，曹伯失正矣。诸侯相见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为失正矣。内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则是放命也。（放，违也。言世子违命而正，是当不义则争之。）

又曰：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招，成公子。偃师，哀公子，所谓悼太子者也。哀公爱其世子，留托之招。哀公有疾，招杀太子偃师而立留。）向曰陈公子招，今曰陈侯之弟招，何也？曰尽其亲，所以恶招也。（尽其亲，谓招称公子，又称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也。）两下相杀，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惟君之贰也，（贰，副。）云可以重之，存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之也。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亲而杀之，恶也。（恶哀公使招至放杀之。）

《孝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郑玄注曰：古者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刍米百车，以客礼待之，尽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也。）

《孔子家语》曰：邾隐公既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於孔子。孔子曰：“其礼如世子之冠，冠於阼阶，所以著代；（王肃注曰：主人之位以明。代、交也。）醮於客位，加其成，（冠於阼阶，若不醴，则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户西为客也。）三加弥尊；喻其志，（喻其志，使弥知尊宜敬，戒加绸布，皮及爵弁。）冠而字之，敬其名。虽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其礼不变，天下无生而贵者。”

又曰：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其即位则尊为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孟懿子曰：“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怪天子无冠礼，而诸侯之冠如子之冠，问之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已，君人无所殊。”（诸侯亦人君，与天子无异。）

《孔丛子》曰：穆公问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曰：“文王舍而立次，微子舍孙而立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质而尊，故立其弟。周人文而亲其亲，故立其子，亦各有礼也。文质不同，其礼则异。文王舍立次，权也。”

《汉旧仪》：皇后、太子各食三十县，曰汤沐邑。

《白虎通》曰：何以知天子之子称世子？《春秋传》曰：“王世子会於首止”是也。何以知天子之称太子？《尚书》曰：“太子发升于舟”是也。《中候》曰：“废考，立太子发”，明文王时称太子也。或云诸侯之子称世子，则《春秋传》云：“晋太子申生、郑太子华、齐太子光”。由是观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汉制，天子称皇帝，其嫡嗣称皇太子；诸侯王之嫡称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曰：太子夫人无谥者何本？妇人随夫，太子无谥，其夫人不得有谥。《士冠经》曰：“天子之元子，犹士也，无谥。”知太子亦无谥。

又曰：天子太子、诸侯之世子皆以诸侯礼娶，与君同示，无再之义也。

又曰：天子之太子、诸侯之世子皆就於诸外者，尊师说，先王之道也。故《曲礼》曰：“闻有来学，无往教焉。”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记》曰：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

又曰：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皆造小学。小学，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艺之宫也。太学者，辟雍、乡射之宫。
又曰：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杀。齐臣子之乱君在者，《春秋》之义，杀太子与杀君同罪。《春秋》曰：“杀其君之子，奚其言君者，明与君同也。”君薨，夫人无子有遣腹，待其产而立之何？尊重正也。《曾子问》云：立以长不以贤，贤、不肖未可知也。《尚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立子以贵不以长者，塞爱憎也。故《春秋公羊传》曰：“立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列女传》曰：鲁漆室女倚柱而啸，邻妇谓之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乎？吾为子求偶。”女曰：“吾岂嫁哉！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邻妇曰：“此乃鲁大夫之忧也。且鲁国虽有事，妇人何与？”女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者晋客舍吾家，系马，马佚驰，践吾园葵，使我终岁不厌菜。邻人女奔亡，借吾兄追之，溺流而死，令吾终身无兄。今鲁君老，老必将悖；太子少，少必愚。愚悖之间，奸伪互起。夫鲁国有事，祸及众庶，妇人独安所避之？”邻妇谢曰：“子之虑非吾所及也。”居三年，鲁果内乱，齐、楚攻之。男子战斗，妇女输，不得休息。
《史记》曰：周厉王奔彘。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又曰：幽王嬖爱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废后及太子，而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毋可奈何！”申侯怒，乃与犬戎共攻杀幽王丽山下，虏褒姒。于是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咎，是为平王。
《纪年》曰：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
《史记□燕世家》曰：燕见秦且灭六国，秦兵临易水，祸且至。太子丹阴养壮士二十人，使荆轲献督亢地图於秦王。秦觉，杀轲，使将军王翦击燕。二十九年，秦拔蓟，燕王亡，徙居辽东，斩丹以献秦。
《燕丹子》曰：太子丹质於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叹，乌即白头，马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为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夜到关，丹为鸡鸣，遂得逃归。故怨於秦，欲报之，养勇士，无所不至。丹与其傅麹武书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国，长於不毛之地，未曾得睹君子雅训。欲有所陈，幸垂览之。丹闻丈夫之道义节，耻受辱以生也。贞正所羞之见，却以亏其节。故有刎喉不顾，据鼎不过者。斯岂乐死而忘生哉，其心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无礼，诸侯最甚。每念之，痛入骨髓。计燕国之众，不能敌之；旷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勇士，集海内英雄，破国空藏以奉养之，重币甘辞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市於秦。秦贪我赂而信我辞，则一剑之任，当千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丹万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无日於天地，死怀恨於九泉。必令诸侯无以为叹，易水之北，未知谁有。此盖亦大夫耻也。谨遣书，愿熟思之。”

《史记□吕后本纪》曰：吕太后，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用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又《张良世家》曰：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策，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幼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此骨肉间，虽臣等百馀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请之。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泽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汉高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将，皆尝与上定天下骁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夷犹侪也。）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也，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晋灼曰：鼓行而西，言无所畏。）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於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疾，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汉十二年，上击破布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后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许之，犹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为辱，故恐，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如淳曰：调护，犹营护也。）太子。”四人为寿已毕，起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子真而主矣。”

《汉书□外戚传》曰：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入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夫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徵也。”未生，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时，薄皇后无子。後数岁，景帝立齐栗姬男为太子，而王夫人男为胶东王。长公主嫖有女，欲与太子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得贵幸，栗姬日怨怒，谢长主，长主不许。长主欲与王夫人，夫人许之。会薄皇后废，长公主日谮栗姬。景帝尝嘱诸姬子，曰：“吾百岁後，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听，景帝心衔之而未发也。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贤之。又以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当言耶！”遂按诛大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男为太子。

《汉武故事》曰：武帝生猗兰殿，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立为太子。

《汉书》曰：卫皇后生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张晏曰：者求子，《月令》曰：祀于高是。）使东方朔、枚皋作祝。及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元鼎四年，纳史良娣，（韦昭曰：良娣，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张晏曰：皆以舅氏姓为氏，以相别也。）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後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充典治巫蛊，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乃收捕充，斩以闻。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等战。太子兵败，亡，不得。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云：“子弄父兵，罪当笞尔。”书奏，天子感寤。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屨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史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自经。後车千秋言太子之冤，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於湖。天下闻而悲之。宣帝即位，有司奉谥曰戾，置奉邑三百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元皇帝为太子也，母曰哀许皇后。宣帝微时，生民间。年二岁，宣帝即位。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宴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害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而王母张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阳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许氏，俱从微起，故终不背焉。

又曰：孝宣王皇后，宣帝即位，召入後宫，稍进为婕妤。霍皇后废後，上怜许太子早失母，几为霍氏所害，於是乃选後宫素谨慎而无子者，遂立王婕妤为皇后，令母养太子。

又曰：孝成皇帝，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家生甲观画堂，（如淳曰：甲观，观名。画堂，堂名三辅。《黄图》云：太子宫有甲观，又别处，不在未央宫中。）为世嫡皇孙。宣帝爱之，字曰太孙，常置左右。年三岁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常急召，太子出龙楼门，（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黄白鹤飞廉之为名也。）不敢绝道，（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古甚重也。）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其後幸酒、乐宴，（晋灼曰：幸酒，好酒乐宴。）上不以为能。而定陶恭王有才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为嗣，赖侍中史丹护太子家，辅助有力，上亦以先帝尤爱太子，故得无废。

又曰：孝哀皇帝，元帝庶孙，定陶恭王子也。嗣立为王，好文辞法律。元延四年，入朝，尽从傅、相、中尉。时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来朝，独从傅。上以问定陶王，对曰：“令，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国二千石，故尽从之。”上令诵《诗》，通习能说。他日问中山王：“独从傅，在何法令？”不能对。帝由此贤定陶王，数称其材，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明年，徵立为皇太子，谢曰：“臣幸得继父守藩为诸侯王，材质不足以假充太子宫。”

卷一百四十八　皇亲部十四

太子三

崔豹《古今注》曰：汉明帝为太子，乐人作歌诗四章以赞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轮》，三曰《星重辉》，四曰《海重润》。

《东观汉记》曰：东海恭王彊，光武皇帝长子也。母郭后。建武二年六月，立为皇太子。十七年十月，郭后废为中山太后。自郭后废，彊不自安，数因左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诚，愿备藩辅。其十九年六月，疆废为东海王。二十八年十月，就国，食东海、鲁国并二郡二十九县。租入倍诸王，赏赐恩宠无伦比。致虎贲旄头，宫殿设锺ね之悬。疆性聪达恭谨，临之国，比上书让还东海十九县。又因皇太子固辞。上不许，以疆章示公卿大夫，深嘉叹之。

《续汉书》曰：赵喜为太尉。中元二年，上崩，喜受遗诏，典录丧礼。新承王莽之乱，国无旧典，皇太子与诸王杂坐同席，尊卑无别，嘉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

范晔《後汉书》曰：孝顺皇帝，安帝之子。母李氏，为阎皇后所害。永宁元年，立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圣、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谮太子乳母王圣舅、厨监邴吉，杀之。太子数为叹息。王圣等惧有後祸，遂与丰、京共陷太子，太子坐废为济阴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乡侯立，济阴王以废黜，不得上殿亲临梓宫，悲号不食，内外群僚莫不哀之。及北乡侯薨，车骑将军阎显及江京，与中常侍刘安、陈达等白太后，秘不发丧，而更徵立诸国皇子，乃闭宫门，屯兵自守。十一月丁亥，京师及郡国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门孙程等十九人共斩江京、刘安、陈达等，迎济阴王於德阳殿西锺下，即皇帝位，年十一。

《魏志》曰：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贾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问诩，默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有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略》曰：太祖不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昌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对曰：“其贵乃不可言。”因问：“寿几何？”何元昌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恙，过是无忧。”後无几而立太子也。

《世语》曰：辛毗女宪英，太常羊耽，外孙夏侯湛为其传，曰宪英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与陈思王争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颈而告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宪，宪叹曰：“太子代君主宗庙社稷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魏书》曰：明帝生数岁而有岐嶷之姿，武帝异之，曰：“我基於尔三世矣。”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於法理。

《魏略》曰：文帝以郭后无子，诏使子明帝。帝以母不以道终，意甚不平。後不获已，乃敬事郭后，旦夕因长御问起居。郭后亦自以无子，遂加慈爱。文帝始以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为嗣，故不拜太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末传》曰：明帝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射杀鹿母，使帝射子。帝不从，曰：“陛下杀其母，臣不忍复射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建树之意定也。

王隐《晋书》曰：武皇帝宽惠仁厚，深沉有智量，风度容貌绰如也。景元中，为抚军。咸熙元年，晋国初开，立为世子，迁抚军大将军、开府、副相国。二年，立为太子。

又曰：惠帝为太子，时上素知太子ウ弱，後必乱国，然不能择才，乃遣荀勖、和峤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也。”峤答诏称：“臣以太子如故，不见更胜。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尽也。”於是天下贵峤而贱勖。

又曰：愍怀太子名（音聿），字熙祖。少聪惠，武帝爱之。六七岁，时帝夜望火，太子牵上衣裾使入ウ中，上问其故，太子对以“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当近火光，令人照见也。”又尝见官养猪肥大不常，复问上：“何不杀以赐左右，而久费五。”上即烹之。由是益奇之，常称以为似宣皇帝；亦以东宫无嫡，有托後之意。太康十年，诏曰：“既长且仁，可令以为广陵王，以广陵、临淮为封国，邑五万户。”及世祖崩，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诏曰：“尚幼蒙，今出止东宫，虽当赖师傅群贤之训。其游处左右，宜得正人陈共周旋，能相长益者。太保卫权息庭，司空司马秦息略，太子太傅杨济息毖，太子少师裴楷息宪，太子少傅张华息，尚书令华口息恒，并以道义之门，有不肃之训，其令此六人更共往来止。”其後太子好卑车、小马、小牛，令左右骑，断羁勒，使堕地。又令人屠肉，己自分齐，手揣轻重，斤两不差。云其母本屠家女也。颇好游宴，或阙朝侍，稍失储副望。贾后无子，妒害滋甚。九年正月，月晕，赤黄数重。三月十八日，荥阳、河南、颍川繁霜，杀桑及桃、李、杏花。尉氏血雨，有声若牛出。许昌城夏桑生於东宫西厢，日长尺馀，数日枯。日中若飞燕者，积数月。汉中平中亦有此变，皆为太子也。贾后作颉字髻，太子见撷之象也。是时谣曰：“东宫马子莫聋空，前至腊月缠汝{髟}。”十一月，天连大风，发屋折树。十二月二十八日，后遣宫婢赍书与太子云：“陛下昨夜不快，汝可入朝。”太子如令请朝，诏听。二十九日，入朝，贾后不见，使婢陈舞赐枣酒，强使饮。辞，不见听，太子醉。贾后诬奏太子有悖书，废徙金墉城。以千兵防送，幽于许昌宫之别坊。贾后与贾谧等谋早害太子，以绝民望。三月十四日，矫诏使小黄门孙虑害太子。贾后表以广陵王礼嫔。赵王伦诛贾谧，废贾后，帝乃使持节兼司空卫尉伊策故皇太后，曰：“呜呼！少资岐嶷之质，荷先帝殊异之宠，大启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遗旨，建尔储副，以光显我祖宗。祇尔德行，以从保傅，事亲孝敬，礼无违者。而朕昧於凶构，致尔於非命之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俾申生、孝己复见於今。赖宰相贤明，人神愤怨，用启朕心，讨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补於荼毒冤魂酷痛哉？是用切怛悼恨，震动於五内。今追复皇太子丧礼备制，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灵，尚获尔心。”

《文士传》曰：贾谧与愍怀太子博争道，成都王厉声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长渊何得无礼！”

《晋书》曰：明帝，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常坐置膝上，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异间者之言？”对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及帝即尊号，立为皇太子。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肃宗，中宗长子也。建武元年，中宗为晋王，拜王太子；及践尊号，为皇太子，册曰：“於戏！朕承天绪，忝继祖宗之洪基，君临於万邦，战战兢兢，若涉渊水，未有攸济。自古圣王敷宇四海，莫不建立元子，本枝百世。今稽古授尔於储宫，以陪贰於朕躬。钦哉！尔其克念乃祖，日新厥德。何远非佞，何亲非贤。钦翼师傅，以丕崇大化。可不慎欤，尔其敬之。”

又曰：孝宗穆皇帝，讳聃，康帝子也。建元二年，康帝疾笃，左光禄大夫领司徒谟、尚书令恢等上疏曰：“臣闻皇羲玄邈，五帝攸往，淳风浇散，三王传嗣，欲令国有常居，民有定奉，关诸盛衰，不易之道也。伏惟皇子，天挺奇表，隆准丰下，岐嶷之姿，彰於始年，大成之风，显於期月。宜建立储宫，允副民望，请下太史，择吉日，告宗庙，备礼仪奉行。”奏可。

《後魏书》曰：太宗明元皇帝，道武之长子。初，帝母既赐死，太祖乃召帝告曰：“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後与国政，使外家无乱。汝当继统，吾故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帝素纯孝，哀泣不能自胜，太祖怒召之。帝欲入，左右曰：“孝子事父，小杖则受，大杖避之。今陛下怒盛，入或不测，陷帝於不义。不如且出，待和解而进，不晚也。”帝从之，乃游行於外。及元绍之逆也，帝还而诛之。天赐六年，即皇帝位。

又曰：景穆皇帝，太武皇帝之长子也。母曰贺夫人。延和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年五岁。明惠强识，闻则不忘。及长，好读经史，皆通大义。太武甚奇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顺等咸言姑臧无水草，不可行。太子有疑色。及车驾至姑臧，乃诏太子曰：“姑臧城东西门外涌泉於城北，其大如河。泽草茂盛，可供大军数万。人之多言，亦可恶也。”太子谓言者曰：“为人臣不实若此，岂是忠乎！吾初闻有疑，但帝决行耳。几误人大事，言者复何面目见帝也。”正平元年六月，薨於东宫，时年二十四。赐谥曰景穆皇太子。高宗即位，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尊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
又曰：世宗宣武皇帝，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梦为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为龙，绕己数匝，遂有娠，生帝於平城宫。二十一年，立为皇太子。
又曰：肃宗孝明皇帝，讳诩，世宗第二子也。延昌元年，立为皇太子。二年，世宗幸东宫，召崔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渊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当今为太子师傅。”光起拜，固辞。诏不许，即命肃宗出从者十馀人，敕以光为傅之意，令肃宗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肃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於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
又曰：废太子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抚视之，常置左右，诏曰：“昔涂山有育，美名列於夏典；任姒作配，昌发显於周书，故能缉熙丕绪，祚延八百。自元子诞育，於今四载，而名表未孚於四方，茂实未昭於朝掖，非所以宪章远猷，允光礼度者也。太皇太后亲发明旨，为之立名，依德协义，名恂，字元道。国祚永隆，储贰有寄，无穷之兆，於是而始。”乃大赦天下。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高祖每岁征幸，常留守。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庶子高道悦数苦谏，恂甚衔之，乃手刃道悦於禁中。高祖引群臣於清徽堂议，废之为庶人，置之河阳。後谋逆，赐死。
《梁书》曰：天监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太子於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缨；至是，诏加金博山。
又曰：昭明太子母丁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恸绝。武帝命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不胜丧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粥。”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武帝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羸瘦。我比更无病，正为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应强加饘粥，不使我恒尔悬心。”虽屡奉劝逼，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又曰：昭明太子性爱山水，於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後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刘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琊王筠、彭城刘洽等同见礼待。太子起乐贤堂。
《後周书》曰：宣帝，讳𥕢，高祖长子。帝即位，多过恶。初，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醪醴不许至东宫。每有过，辄加捶扑。尝谓之曰：“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馀儿岂不堪立邪！”於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帝惮高祖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闻。

《隋书》曰：炀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文献独孤皇后。上美姿仪，少敏惠，高祖及后於诸子中特锺爱。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伎之玩。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及太子勇废，立为皇太子。

《唐书》曰：李纲，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趋而出，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之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导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日在其侧，致令至此，乃陛下训导不足，岂太子之罪耶！”

《隋书》曰：元德太子昭，炀帝长子也。生而高祖命养宫中。三岁时，在玄武门弄石狮子，高祖与文献后至其所。高祖患腰痛，举手凭后，昭因避去，如此者再三。高祖叹曰：“天生长者，谁复教乎！”由是大奇之。高祖尝谓曰：“当为尔娶妇。”昭应声而泣，高祖问其故，对曰：“汉王未婚时，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则便出外。惧将违离，是以啼耳。”上叹其有至性，特锺爱焉。炀帝即位，便幸洛阳宫，昭留守京师。大业元年，帝遣使者立为皇太子。

《唐书》曰：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也。母曰太穆皇后。以隋开皇十八年生於武功之别馆。初，在孕而语声闻於外，后心异之。将诞育，后不之觉，而太宗已生。高祖受禅，拜尚书令，进封秦王。武德九年，立为皇太子。

又曰：隐太子建成，高祖长子也。大业末，高祖捕贼汾、晋，令建成携家属寄於河东。义旗建，遣使密召之，建成与齐巢王元吉间行赴太原。建成至，高祖大喜，拜左领大都督，封陇西郡公，引兵略西河郡，从平长安。义宁元年冬，隋恭帝拜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二年，授抚军大将军、东讨元帅，将兵十万徇洛阳。及还，恭帝授尚书令。武德元年，立为皇太子。时太宗功业日盛，建成与齐王元吉潜谋作乱。九年六月三日，太宗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後宫，因自陈曰：“臣於兄弟无丝毫所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亦耻见诸贼。”高祖省之愕然，报曰：“明日勘问，汝宜早参。”四日，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高祖已调召裴寂、萧、窦延、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颜师古等，欲令穷覆其事。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觉变，即回马，将东归宫府。太宗随而呼之，元吉马上张弓，再三不彀。太宗乃射之，建成应弦而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宗文皇帝，太宗第九子。母曰文德顺圣长孙皇后。贞观二年，生於东宫之丽正殿。封晋王。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初授《孝经》，太宗问曰：“此书中何言为善？”对曰：“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太宗大悦，曰：“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太子承乾废，长孙无忌、李等议，立为皇太子。

又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惶惑不决。乃御两仪殿，群臣尽出，独留长孙无忌及司空房弘龄、李，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聊。”因自投於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也，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於是建立遂定。

卷一百四十九　皇亲部十五

太子四（附）

《唐书》曰：废太子瑛，玄宗第二子也。景口元年，封真定郡王。开元三年，立为皇太子。母赵丽妃，本伎人也，有才貌，善歌舞，玄宗在潞州得幸。及武惠妃宠幸，丽妃恩乃渐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於杨洄，洄希惠妃之旨，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於惠妃。惠妃泣诉於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令张九龄奏曰：“陛下纂嗣鸿业，将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离深宫，日受圣训。今天下之人皆庆陛下享国日久，子孙蕃育，不闻有过，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间废弃三子？且太子国本，难於动摇。昔晋献公惑宠嬖之言，太子申生忧死，国乃大乱。汉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蛊之事，祸及太子，遂至城中流血。晋惠帝有贤子为太子，容贾后之谮，以至丧亡。隋文帝取宠妇之言，废太子勇而立晋王广，遂失天下。由此而论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於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锺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李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下不合参加。”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於宫中，并废为庶人。天下之人不见其过，咸惜之。宝应元年，诏赠皇太子。

又曰：靖恭太子琬，玄宗第六子也。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於范阳。其月，制以琬为征讨元帅，高仙芝为副，令仙芝徵河、陇兵募屯於陕郡以御之。数日，琬薨。琬素有雅称，风格秀整，时士庶冀琬有所成功，忽然殂谢，远近咸失望焉。赠靖恭太子，葬於西原。

又曰：承天皇帝亻炎（音谈）既为张良娣所构，肃宗怒而幽死，又欲摇动代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代宗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从容语及亻炎事，泌曰：“臣幼稚时念得《黄台瓜辞》，陛下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子八人，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弘，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之，立雍王贤。贤每自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哀愍。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卿安得有是言！”自是夺宗之计不行。

又曰：宪宗章武皇帝，顺宗长子。母王太后。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个天子。”德宗异而怜之。贞元四年，封广陵王。顺宗即位之年，封册为皇太子。

又曰：懿宗恭惠皇帝，宣宗长子。母曰元昭皇太后晁氏。大和七年，生於藩邸。封郓王。大中十三年，宣遗诏立为皇太子，姿貌瑰杰，有异稠人。藩邸时当重疾，郭妃侍医，见黄龙出入於卧内。妃以告，帝曰：“慎勿言。”

又曰：僖宗恭定皇帝，懿宗第五子。母曰惠安皇后王氏。初封普王。懿宗大渐，制曰：“朕守大器之重，居兆人之上，日惧一日，如履如临。旰昃劳怀，寝兴思治，涉道犹浅，道化未孚。而摄养乖方，寒暑成厉，实有虑於阙政，且无暇而怡神。考兹旧章，谋於卿士，思阐鸿业，式建皇储。第五男晋王孝敬温恭，宽和博厚，日新令德，天假英姿，言皆中规，动必由礼。俾崇邦本，允叶人心，宜立为皇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咨尔中外卿士，暨於腹心之臣，各竭乃心，永安黎献。”

太弟（附）

王隐《晋书》曰：惠帝永宁二年，立清河王覃为太子。成都、河间王复废覃为清河王，立成都王为皇太弟。

《晋阳秋》曰：永兴元年，河间王表拜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司空越、高密王简、平昌公模等以大驾北征，废皇太弟颖，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领丞相，自邺悬秉朝政，事无大小，皆先关谘。

《唐书》曰：武宗肃皇帝，穆宗第五子。母曰宣懿皇后韦氏。长庆元年，封颖王。开成五年，文宗疾，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矫诏迎颖王於十六宅，曰：“朕自婴疾疹，有加无瘳，惧不能躬总万机，日庶政。稽于古训，谋及大臣，用建亲贤，以贰神器。亲弟颖王汌厘，昔在藩邸，与朕尝同师训，动成仪矩，性禀宽仁。俾奉昌图，必谐人欲。可立为皇太弟，应军国政事，便令勾当。百辟卿士，宜竭乃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昭宗景文皇帝，懿宗第七子。母曰惠安太后王氏。帝於僖宗，母弟也，尤相亲睦，自艰难播越，尝随侍左右。僖宗不豫，遗诏立为皇太弟。

太孙（附）

王隐《晋书》曰：赵王伦既废贾后，皇帝使使持节追复皇太子，拜皇孙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又诏立臧为皇太孙，文武官属即转为太孙官属，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也。赵王伦篡位，太孙废为濮阳王，薨。惠帝复祚，立襄阳王尚为皇太孙。薨，谥冲皇太孙，并追谥前太孙为哀皇太孙。

《晋惠帝起居注》曰：拜皇孙臧为临淮王、尚为襄阳王。又诏臧为皇太孙。臧废到铜驼街，宫人哭从，皆哽咽，路人收泪焉。桑复生於西厢，长丈馀，太孙废乃枯。

又曰：惠帝诏以太常成粲为太孙太傅，前城阊校尉梁柳为太孙太傅。

又曰：惠帝使使持节兼司空任城王济策命愍怀皇太子前妃为皇太孙太妃。是日也，以复妃告於太庙。

《後魏书》曰：高宗文成皇帝，景穆帝之长子也。母曰阎氏。帝少聪达，太武常置左右，号世嫡皇孙。

又曰：刘尼，代人也。父祖皆为方面大人。少壮健，有膂力，世祖善之，拜羽林中郎。宗爱既杀南安王馀於东庙，秘之，唯尼知之。尼劝爱立高宗。爱自以负罪於景穆，闻而惊曰：“君大痴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尼以状告殿中尚书源贺。仍谋於南部尚书陆丽，丽曰：“唯有密奉皇孙耳。”於是贺与长孙渴侯严兵守卫，尼与丽迎高宗於苑中。丽抱高祖马上，入於京城。尼驰还东庙，大呼曰：“宗爱杀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孙已登大位，有诏，宿卫之士皆可还宫。”众咸唱万岁。

《後周书》曰：建德二年夏六月壬子，皇孙衍生，文武官普加一阶。

萧子显《齐书》曰：文惠太子长懋，字□乔，世祖长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为太祖所爱。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户。江左未有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

又曰：郁林王昭业，字元尚，文惠太子长子也，小名法身。文惠太子薨，立昭业为皇太孙，居东宫。昭业少美容止，好隶书。世祖敕皇孙手书不得妄出，以贵重之。

《唐书》：贞观十七年，诞皇太孙，宴宫寮於弘教门。太宗幸东宫，自殿北门入，谓宫臣曰：“顷来生业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会，朕有甲观之庆，故就卿为乐耳。”谓太子曰：“尔国之储，贰府藏是同，金玉绮罗不足为赐。但先圣典籍，可为镜诫耳。”因赐《尚书》、《毛诗》、《孝经》各一部。

又曰：永淳元年，立皇孙重昭为皇太孙，将置府寮，上召吏部侍郎裴敬彝、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王方庆问曰：“今立太孙，前代故事如何？”方庆进曰：“臣按《周礼》，有嫡孙。汉魏已来，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孙，但封王耳。今陛下肇建皇孙，创斯盛典，所以彰子孙千亿之盛，福祚灵长之应也。”上悦。

太子妃（附）

《白虎通》云：妃者，匹也。妃匹者何谓也？相与偶然。古者天子後宫嫡庶皆曰妃。（《史记》曰：黄帝有四妃。帝喾有四妃。虞舜有二妃。）周以天子之正嫡为皇后。秦称皇帝，因称皇后，以太子之正嫡称妃。汉因之。

《汉书□外戚传》云：太子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是也。魏晋以後咸遵之。

《汉书》曰：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取以为太子妃。及帝即位，立为皇后。

又曰：孝武陈皇后，长公主嫖女也。初武帝得立为太子，长主有力，取主女为妃。帝即位，立为皇后。

又曰：元帝为太子，司马良娣死後，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宣帝令皇后择後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王禁女政君预焉。时预择者五人，政君独衣绛缘诸于。（诸于，大掖衣也。）侍中杜辅送入太子宫，见於丙殿。待御幸，有身，立为太子妃。

又曰：孝成许皇后，平恩侯嘉女也。元帝选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黄门亲近者侍送，还白太子欣说状，元帝喜谓左右：“酌酒贺我！”左右皆称万岁。及成帝即位，立许妃为皇后。

又曰：孝哀帝傅皇后，定陶傅太后从弟子也。哀帝为定陶王时，傅太后欲重亲，取以配王。王入为太子，傅氏女为妃。哀帝即位，立为皇后。

《後汉书》曰：明帝马皇后，伏波将军援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蛮，卒於师，虎贲中郎将梁松、黄门侍郎窦氏等因谮之，由是家益失势，又数为权贵所侵侮。后从兄严不胜忧愤，白太夫人绝窦氏婚，求进女掖庭。乃上书曰：“臣叔父援辜恩不报，而妻小特获恩全，戴仰陛下，为天为父。窃闻太子、诸王妃匹未备，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仪状肤，上中以上，皆孝顺小心，婉顺有礼。愿下相工，简其可否。如有万一，援不朽於黄泉。”由是选后入太子宫，时年十三。

《吴志》曰：太子孙和赐死，和与妃张决别。张曰：“吉凶当相随，终不独生活也。”亦自杀。

《蜀志》曰：後主敬哀皇后，车骑将军张飞女也。章武元年，纳为太子妃。建兴元年，立为皇后。

王隐《晋书》曰：杨元后，武帝娶之，生惠帝。谋婚久不决，上欲娶卫女，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娶贾充女。充妻郭酷妒宿著。上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贾家种妒少子，酷而短黑。”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又输宝物于杨后。固启必成。本当娶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岁，定见短小，未胜衣。更娶南风，南风时年十五，大太子二岁。上乃听之。帝知太子不惠，又闻卫言，故试之。尽召东宫大小官属，为作饮食，而密封诏事，使太子决，停信侍之。贾妃大惧，请外人作答诏草。给使张泓行还，启贾妃曰：“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致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答。”贾妃大喜，语泓：“便为我好答，得富贵，与汝共之。”泓素有才，答之，高过。武帝大喜。於是贾妃讽旨於外，说张泓孝廉郎才，语领军，举高第。充遣语女曰：“卫老奴，几破汝家事。”於是贾妃衔之。

又曰：贾妃酷妒，手斫数人，或以戟ㄴ孕妾，子乃随刃堕地。上闻，大怒，垂废之。荀勖深救之，故得不废。

《晋氏后妃别传》曰：武悼皇后，武帝继室也，太傅杨骏女。贾庶人为太子妃时，数以肆情，性忌妒，失帝意，帝欲废焉。后为妃陈请曰：“鲁公有勋於王府，妃亲则其子。妒忌，妇人常事，不足以一眚而忘大德。”帝纳焉。

王隐《晋书》曰：初，世祖遣才人谢玖给事惠帝，因是有娠。临娶贾妃，迎玖西宫，遂生愍怀太子。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为聘王夷甫小女惠风。贾后暴戾日甚，乃表乞免为庶人，送太子妃王氏入金墉城，妃父尚书令王衍见胁，表离婚。妃出金墉城，号哭感动左右，道路为之悲怆也。

又曰：刘曜、王弥等入洛，尽将诸后妃去，愍怀太子王妃拔刀向贼，曰：“我，司徒公女，皇太子妃；死则已，终不为贼妇。”贼乃害之。

《晋起居注》曰：元帝太兴五年，上临轩，使策命拜晋王太子妃庾氏为皇太子妃。

《晋孝武帝起居注》曰：纳采，聘太子妃；百官朱服，会於新安公主第，秘书监王操之为主人。

《晋孝武帝起居注》曰：上临轩，设悬而不乐，遣兼司空望蔡公谢琰，纳太子妃王氏，诏曰：“太子讳婚，礼即就，仰祖宗遗烈，凭道德之资；保傅将翼，贤士竭诚；慎行修德，积善庆隆，岂惟在予！天赍赐所以宣其悦情。其便依旧。有赐。”左仆射王奏赐文武绢布，百官诣止车门上礼。

《甲辰仪》曰：皇太子妃、公妃夫人逢持节使者、高车使者，皆住车，相揖。妃、主皆住车，不揖。

《东宫旧事》曰：司徒会稽王道子等启曰：“皇太子系体宸极，年德并茂，宜简国媛，缉宣内教。故中书令太常王献之、新安公主息女，六行聿修，四德允备，加之世载简正，庆深积善，佥曰宜作配储宫，正位中馈。”太元二十一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子纳妃琅琊临沂王氏，时年十四。
王隐《晋书》曰：安僖皇后王氏，字神受，太常王献之女，新安公主生，即安帝姑也。孝武帝以后少孤，无兄弟，故为安帝纳为太子妃。
《东宫旧事》曰：有诏以皇太子纳妃，赐帛各有差。使持节兼司空公尚书右仆射谢琰、副护军将军临湘县侯车胤迎。詹事尚书左仆射王率东宫属迎於主第。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织成衮带、白玉佩、四望车、羽葆前後部、鼓吹各一部，步摇一具、九钿函盛之同心雀钿一具、函盛鬓花六五枝、登花一三五支、团树花十株、碧纱座半绣一、丹罗杯文长命绮衤属一。（衤属，音属，别名。）
又曰：太子纳妃，绛真文罗一幅、被子一，绛罗绣四幅、被一。
又曰：皇太子纳妃，有绛真文罗、漆龙头支髻、枕一、银花环钅刃、自副金涂连盘鸭灯一、绛地文履一、量漆花簏一、绛地织成绮纟龙、有七采丕文绮一、绛石丕文绮被有一、又七采丕文绮、长命杯文绮。
《晋令》曰：皇太子妃瑜玉。
沈约《宋书》曰：皇太子妃，金玺龟钮朱缓，佩瑜玉。
又曰：少帝司马皇后，讳茂英，河内温人，晋恭帝女也。初封海盐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为皇后。
又曰：前废帝何皇后，讳令婉，庐江人也。孝建三年，纳为皇太子妃。
又曰：後废帝江皇后，讳简，济阳考城人，北中郎长史智渊孙女。太始五年，太宗访太子妃，而雅信小数，名家女多不合。江氏虽世为华族，而后父、祖并已亡，弟又弱小，门无强荫，以卜筮最吉，拜为皇太子妃。
萧子显《齐书》曰：皇太子有厌翟车，（如重翟车，饰微减。）漆画轮车，太子妃亦乘之。
又曰：文安王皇后，讳宝明，琅耶临沂人。建元元年，为南郡王妃。四年，为皇太子妃，无宠。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帐陈古，钗钅念（小钗也。）十馀枚。
《唐书》曰：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十三，嫔於太宗。武德九年，册拜皇太子妃。
又曰：高宗废后王氏，同安长公主即后之从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遂纳为晋王妃。高宗登储，册为皇太子妃。
又曰：开元中，敕：“所选皇太子及诸王等妃，既是百官子女，礼合避人，今追就本县。及过本司，未为得所，其应预妃者，宜令所司具名录奏，各令女及近亲随使於命妇朝堂待进止。”
良娣（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卫太子史良娣，宣帝妃祖母也。太子有妻妾凡三等，子皆称皇孙。史良娣家本鲁国，母贞君，兄恭。元鼎四年，入为良娣，生男，进号史皇孙。武帝末，巫蛊事起，卫太子及良娣、史皇孙皆遭害。

沈约《宋书》曰：大明五年，上更为太子置内职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纳南中郎长史太山羊赡女为良娣。

萧子显《齐书》曰：建元三年，太子宫置三内职，良娣比开国侯。

《唐书》：肃宗张皇后，天宝中选入太子宫，为良娣。

《唐书》曰：顺宗庄宪皇后王氏，幼以良家子入宫，为才人。顺宗在藩邸时，代宗以才人赐之。生宪宗皇帝，立为孺人。顺宗升储，册为良娣。

孺子（附）

《後魏书》曰：刘芳沉雅方正。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

保林（附）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废为庶人，考竟太子母淑妃谢玖，及太子所幸保林及母三弟。

沈约《宋书》曰：大明五年，上为太子纳宜都守袁僧惠女为保林。

萧子显《齐书》曰：太子保林，比五等侯。

才人（附）

王隐《晋书》曰：世祖遣才人谢玖给事惠帝，因是有娠。临娶贾妃，迎玖西宫，遂生愍怀。

萧子显《齐书》曰：太子才人，比驸马都尉。

家人子（附）

《汉书》曰：史皇孙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须。皇孙妻妾无号位，皆称家人子。生宣帝数月，卫太子、史皇孙败，家人子皆坐诛。

卷一百五十　皇亲部第十六

诸王上

《汉书□百官表》曰：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组绶。

《史记》曰：高帝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王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无废。高帝崩，惠帝立。吕后使人持鸩饮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名曰人彘。居数日，乃召惠帝视人彘。帝视，而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又曰：燕王刘泽，（《汉书》曰：泽，高帝从祖昆弟。）高帝十一年，封为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陵侯。高后时，齐人田生以画干营陵侯泽。泽大悦之，用金二百斤金为寿。田生已得金，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太后所幸大谒者张卿。居数月，请张卿，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太后欲立吕产为王，恐大臣不听。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讽大臣以闻太后，太后必喜。诸吕已王，万户侯亦卿有。”卿大然之，乃讽大臣立吕产为王。田生因说张卿曰：“吕产王也，诸大臣未服。今营陵侯泽，诸刘长，为大将军，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县王之，彼得王喜，於诸吕益固矣。”张卿入言，太后乃以泽为琅琊王。

又曰：齐哀王襄，悼惠王子，高祖孙也。太尉周勃诛诸吕，大臣欲立齐王，琅琊王泽曰：“齐王母家驷钧恶戾，虎而冠者。（张晏曰：言钧恶戾，如虎而着冠者。）方以吕氏，几乱天下，又立齐王，是复为吕氏也。”

《汉书》曰：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於沛，为吴王。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因抚其背曰：“後五十年东南有乱，岂若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又曰：楚元王交，高帝少弟也。高帝即帝位，交与卢绾常侍上，出入卧内，传语言诸内事隐谋。文帝尊宠元王，子爵比皇子。

又曰：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馀城。孝惠二年，入朝，帝与齐王燕饮后前，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太后怒，遣人酌两卮鸩酒置前，令齐王为寿。齐王起，帝亦起，欲俱为寿。太后恐，自起反卮。齐王怪之，因不敢饮，阳醉而去。

又曰：济北王兴居，初以东牟侯与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诛吕氏，臣无功，请与太仆滕公入清宫。”遂将少帝出，迎皇帝入宫。始诛吕氏时，朱虚侯功尤大，大臣许尽以赵地王朱虚侯章，尽以梁地王东牟侯兴居。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

又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骋驰，亦欲以行阴德抚循百姓，流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篇，《外书》甚众，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百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张晏曰：赐，赐书。）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赋，旦受诏，食时上。

又曰：孝文皇后生景帝、梁孝王。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三十馀里。（如淳曰：在梁东北离宫所在也。）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跸，入言警，拟天子。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

又曰：梁怀王揖，文帝子也。文帝爱之，异於他子。五年壹朝，因堕马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景栗姬生河间献王德。孝景二年，立。修学好古，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丰，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於儒者。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及诏策问三十馀事。其对推道术而言，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又曰：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愿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吴已破，二岁，为江都王，治吴故国，以军功赐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汉为贼，非上书愿击匈奴，上不许。

又曰：孝景程姬生鲁恭王馀。二年，立为淮阳王。吴楚反破後，徙王鲁。好治宫室苑囿狗马，好音乐，口吃难言。王初治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宫室，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於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又曰：孝景贾夫人生中山靖王胜。建元三年，来朝，天子置酒，胜闻乐声而泣。帝问其故，胜对曰：“臣闻悲者不可为累欷，思者不可为叹息。故高渐离击筑易水上，荆轲为之泣而不食；雍门子壹微吟，孟尝君为之於邑。今臣之心结日久，每闻窈眇之声，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众ゑ漂山，聚蚊成雷，朋党执虎，十夫桡椎。臣身远与寡，莫为之先，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聚轻折轴，羽翮飞肉。今臣雍阏不得闻，窃自悲也。臣闻社鼷不ㄚ，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得蒙肺腑；位虽卑也，得为东藩，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张晏曰：葭，芦叶。莩，里白皮也。）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胜又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馀人。常与赵王彭祖相非曰：“兄为王，专代吏治事，王者当日听音乐，御声色。”赵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称为藩臣！”

又曰：景帝唐姬生长沙定王发。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曰发。以母微，无宠，故王居卑湿贫国。（应劭曰：景帝後二年，诸王来朝，有诏称爵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嗟其拙。上怪而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桂阳属焉。）

又曰：孝武李姬生燕剌（卢达切）王旦。为人辩略，博学经书。及卫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遂立少子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旦得书，不肯哭。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因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多赍金宝走马，赂遗盖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数记疏光过失与因，令上书告之。桀欲从中下其章。旦闻之，喜，上疏。是时昭帝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四，觉其有诈，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臣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苏林曰：广音旷，瓒以“术”为道路。）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纷纷兮置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徘徊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

又曰：孝武李姬生广陵厉王胥。倡乐逸游，故终不得为汉嗣。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以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徵，复使巫祝诅之。後王废，胥浸信女须等。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相馈遗，通私书。後延寿谋反诛，辞连及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胥。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人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下黄泉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为乐极。蒿里召兮郭门闾，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骨骸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

又曰：淮阳宪王钦，宣帝子。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才，帝甚爱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

又曰：初，楚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也。

又曰：王尊为东平相。东平王以至亲骄奢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後，谒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王怒，起入後宫。复延请登堂，尊谓王曰：“尊来为相，人皆吊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见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王顾但负贵，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变色视尊，意欲格杀之，即好谓尊：“欲愿观相君佩刀。”尊举掖，顾谓旁侍郎：“前引佩刀视王，王欲诬相拔刀向王耶？”王又雅闻尊高名，大为尊屈，酌酒具食，相对极欢。

《东观汉记》曰：东平献王苍，少有孝友之质，宽仁弘雅。明帝即位，诏以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四年，苍上疏愿朝，上以王触寒涉道，使中谒者赐乘舆、豹裘。苍到洛阳，使鸿胪持节郊迎，引入不在赞拜之位。升殿乃拜，上亲答拜。诸王归国，上特留苍。八月，饮酎毕，大鸿胪奏遣苍。苍发，上亲临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涕，赏赐以亿万数。
又曰：明帝诏书示诸国曰：“诏问东平王苍处家何等最乐？”王对云：“为善最乐。”帝曰：“其言甚大，称是腰腹。”苍美鬓髯，腰带围八尺二寸。
又曰：北海靖王兴，每朝廷有异政，京师雨泽，秋稼好丑，辄乘驿马问焉。其见亲重如此。
又曰：广陵思王荆，性刻急隐害，善文法，有才能。中元二年，世祖崩，不悲哀，而作飞书与东海王强说之，令举兵为逆乱。强得荆书，即臣其行书者，封上之。以亲亲隐其事，遣荆止河南宫。
又曰：明德后诏书流布，咸称至德。王主诸家，莫敢犯禁。广平钜鹿乐成王在邸，入问起居。帝望，见车骑鞍勒，皆纯墨，无金银采饰，马不逾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於是施亲戚，被服自如。
范晔《后汉书》曰：沛献王辅，矜严有法度，好经书，善说京氏《易》、《孝经》，世号之曰：《沛王通论》。在国谨节，终始如一，称为贤王。显宗敬重，数赏赐焉。
又曰：琅琊孝王京，建武十七年，进爵为王。京性恭孝，好经学，显宗尤爱幸，赏赐恩宠殊异，莫以为比。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遗金财宝赐京。都莒，好治宫室，穷极伎巧，皆饰以金银。上诗赋颂德，帝嘉美，下之史官。
又曰：乐成靖王党，永平十五年，封乐城王。党聪慧，善史书，如正文学字。与肃宗同年，尤相亲爱。
又曰：清河王庆为太子，窦后讽有司奏废庆。庆时虽幼，而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宗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庆小心恭孝，自以废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谒陵庙，常夜分严装，衣冠待明，约敕官属，不得与诸王车驰。常以贵人葬礼有阙，每窃感恨，至四节腊，辄祭於私寝。窦氏诛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及窦太后崩，庆求上冢致哀，帝许之，诏太官四时给祭。庆垂涕曰：“生虽不获供养，终得奉祭祀，私愿足矣。”
又曰：李燮，字德公，灵帝时拜安平相。先是，时安平王续为张角贼所略，国家赎王，还，欲复其国。燮奏曰：“续在国无守，蕃政不称，损辱圣朝，不宜复国。”续竟归蕃，燮以谤毁宗室，输作佐校。未满岁，王果坐不道被诛，乃贵燮为议。
又曰：董卓置弘农王於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曰：“服此药，可以辟恶。”王曰：“我无疾，是欲杀我！”乃与妻唐姬、宫人饮宴别。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如！弃万乘兮退居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兮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异路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因泣下呜咽，王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鸩死，时年十八。
《汉名臣奏》曰：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骏，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武帝色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文王百里，王其免之。”知其主意，即纵酒听乐，因以终也。
《汉杂事》曰：中元二年，光武崩。王莽之乱，国无制度。皇太子与诸王同席坐，尊卑无别，是时上下莫之是正，太尉赵喜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
《魏略》曰：任城王彰，字子文，武帝子也。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国。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见授用，而闻当随例，意甚不悦，不待遣而去。时以鄢陵瘠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禅，因封为中牟王。是后大驾幸许昌，北州诸使上下，畏其刚严，每过中牟，不敢不速。
又曰：赵王朝，一名良。良本陈妾子，良生而陈氏死，太祖令王夫人养之。良年五岁而太祖疾，因遗令语太子言：“此儿三岁亡母，五岁失父，以累汝。”太子由是亲待，隆於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言阿翁，帝言良曰：“我，汝兄耳。”愍甚如是，每为涕泪。
卷一百五十一　皇亲部十七
诸王下
《魏志》曰：邓哀王冲，字苍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慧所及，有若成人之智。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舡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称物以载之，则校可知矣。”太祖大悦。时军国多事，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而为鼠所，库吏惧必死，欲面缚首罪，犹惧不免。冲谓曰：“待三日，然後自归。”冲於是以刃穿单衣，如鼠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是以忧戚。”太祖曰：“此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尚，况鞍悬柱乎？”一无所问。冲仁爱识达，皆此类也。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後意。年十三，病卒，太祖亲为请命。及亡，哀甚。文帝宽慰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
又曰：中山王袞，建安二十一年，封平乡侯。少好学，年十馀岁能属文。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然性所乐，不能废也。
又曰：乐陵王茂，性傲狠，少无宠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独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为王。诏曰：“昔象之为虐至甚，而舜犹侯之有庳。近汉氏淮南、阜陵，皆为乱臣逆子而锡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文、明帝行之於前代，斯皆敦叙亲亲之厚义也。聊城公茂，少不闲礼教，长不务善道。先帝以为古之立诸侯也，皆命贤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独不王茂。太皇太后数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如闻茂顷来少知悔昔之非。今封茂为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下之念。”

又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或谏彰读书，彰谓左右曰：“大丈夫一为卫、霍，将十万骑，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为博士耶？”

又曰：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馀岁，读诵《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蜀志》曰：鲁王永，字公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构永於後主，稍疏外永，至不得朝见者十馀年。

《吴书》曰：南阳王和，字子孝。被谴之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樯，故官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非久安之象。或言《鹊巢》之诗有“积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当复国，傥神灵以此告寤人意乎！

《吴志》曰：鲁王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为太子，霸为鲁王，宠爱崇特，与和无殊。顷之，和、霸不穆之声闻於权耳，权禁断往来，假以精学。

又曰：齐王奋，字子扬。居武昌。权薨，太傅诸葛恪不欲诸王处江滨兵马之地，徙奋於豫章。奋怒，不从命，又数越法度。恪上笺谏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敬之节，下当存抑骄恣荒乱以为警戒。”

《晋书》曰：安平献王孚，世祖受禅，为太宰。一门三世，同时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极人臣，子孙咸居大官，出则旌旗节钺，入则貂蝉衮冕，自公族之宠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恒有履冰之惧。

又曰：安平王孚，武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焉。又以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奉绢二千匹。及元会，诏孚舆车上殿，帝於阶迎拜。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给以□母辇、青盖车。孚虽见尊宠，不以为荣，常有忧色。

又曰：安平献王孚，性通和，以贞白自立，未尝有怨於人。陈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尝罹罪谴，孚往省之，遂与同处分食，谈者称焉。

又曰：平原王，字子良，宣帝子。太始元年，封平原王，邑一千三百户。四年，给鼓吹、驸马二匹，使服侍中之服。不治国事，虽有爵禄，若不在身，所得俸秩，皆露积腐烂。齐王□为长沙王所杀，哭之哀，谓左右曰：“宗室转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唯此儿最可，而复害之，从今殆矣！”

又曰：文帝崩，齐王攸率礼过哀，上以攸至孝毁甚。二年五月，文明皇太后亲临省攸，攸瘠尘墨，貌不可识，太后留攸慰抚，旬日还中。诏勉攸曰：“若万一加以他疾，将复如何？宜远虑深思，不可专守一意，以陷於不孝。若复不从往言，当遣人监守饮食。”

又曰：武帝子，字仕庆。封长沙王。性果厉，有威断。初入洛，谓成都王曰：“天下，先帝之业，王宜维之。”时齐王冏已至，闻义言者皆惮之。

又曰：成都王颖，字章度，武帝子。拜屯骑校尉，加散骑常侍。形状美而神明，少乃不知书。

又曰：梁孝王肜，宣帝子。拜大将军，领西戎校尉。因大会，语王铨曰：“我从兄为尚书令，不能啖大脔。”铨知肜求为尚书令，答曰：“下邳王为令，与天下共嚼啖大脔，故难公在此独嚼。”肜曰：“长安大脔谁耶？”铨答：“卢播是。”肜曰：“是吾家吏，隐忍之耳。”铨曰：“天下皆王家吏，王法可不复行之耶？”

又曰：齐王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为治护。时迭有水旱，则出租秩，加贱以赈国人，须丰年乃收入本直。太康三年，诏：齐王攸当出方岳，遂抚其国，加都督青州，增封济南郡，备物典策，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赐黄钺朝车乘舆之副。

《晋阳秋》曰：齐王冏辅政，士以牛酒郊劳，平原王独赍百钱于怀贺之。

《晋中兴书》曰：谯王丞镇湘州，至武昌，释军备见王敦。敦因宴集，谓丞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将御才也。”丞曰：“公未尽耳，安知铅刀不能一割！”丞以敦欲测其情，故发此言。敦果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此之不武，何能为。”听丞之镇。

又曰：武陵威王为桓温所收。忠敬王，少子也，被废后。新安王遵初封新宁王，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将军桓伊尝造遵，遵恕门人曰：“何通桓氏？”门人曰：“桓伊与桓温疏宗，相见无嫌。”遵曰：“我闻人姓木边，便欲杀之，况诸桓乎！”由是少称聪察。及长，辄凡退，无复名望。

《晋百官表》曰：王，古号也，夏、殷、周称王，金玺龟钮，朱绶，五时朝服，远游冠，佩山玄玉。

沈约《宋书》曰：彭城王义康，性好吏职，锐意文案，纠剔是非。凡所陈奏，入无不可，方伯并委义康授用，由是朝野辐辏，势倾天下。义康亦自强不息，无有懈倦。

又曰：南郡王义宣为荆州刺史。白，美须眉，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多畜嫔媵，後房千馀，尼媪数百，男女四十人。崇饰绮丽，费用殷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江夏王义恭，性嗜不恒，与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前废帝狂悖无道，义恭、元景等谋欲废立。永光元年八月，废帝亲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其四子，时年五十三。断折义恭支体，分裂肠胃，挑取眼睛，以蜜渍之，谓之为鬼目粽。

又曰：衡阳王义季为荆州刺史。先是临川王义庆在任，巴蜀乱扰，师旅应接，府库空虚。义季躬行节俭，蓄财省用，数年间，还复充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断不食肉。义季哀其志，给丰每月白米二斛、钱一千，并制丰啖肉。义季素拙书，上听使馀人书启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一年，徵为都督南徐兖徐青冀幽六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登舟之日，帷帐器服，诸应随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为美谈。

又曰：桂阳王休范进位司空。休范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

又曰：建平宣简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少而闲素，笃好文籍。太祖宠爱殊常，为立第鸡笼山，尽山水之美。建平国，高他国一阶。

又曰：晋平王休，贪淫，好财色。在荆州列所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求白米一斛，皆令彻白，若折者，悉简。籴此米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平米责钱。凡诸求，皆如此。

萧子显《齐书》曰：竟陵王子良，字□英。少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

《後魏书》曰：河南王平原拜齐州刺史，善於怀抚，边民归附者千有馀家。时岁频不登，齐民饥馑，平原以私米三千馀斛为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馀人，还者皆给路粮。百姓咸称咏之。州民韩凝之等千馀人诣阙讼之，高祖览而嘉叹。

又曰：任城王澄，字道镜。少好学。文明太后引见，诫励之，顾谓中书令李冲曰：“此儿风神秀发，德音闲婉，当为宗室领袖。”後为中书令，改授尚书。萧颐使庾荜来朝，荜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见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

又曰：安定王休，少而聪慧，治断有称。车驾南伐，领大司马。高祖亲行军，遇休以三盗人徇於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陛下新御六师，跋涉野次，军行始尔，已有奸切，如其不斩，何以息盗，请必行刑，以肃奸匿。”诏曰：“大司马执宪，诚应如是，但因缘会，朕闻王者之体，亦应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诏。高祖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严而秉法，诸君不可不慎。”於是六军肃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永昌王健，姿貌魁壮，善弓马，达兵法，所征战常有大功。才艺比陈留桓王，而智略过人。
又曰：临淮王，字文若。少有才学，时誉甚美。侍中崔光见，退而谓人曰：“黑头三公，当此人也。”琅琊王诵，有名人也，见之未尝不心醉忘疲。
又曰：东平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气节。高祖器之，谓曰：“叔父必能仪刑社稷，匡辅朕躬，今可改名为匡。”世宗即位，时茹皓始有宠，百寮微惮之。世宗曾於山陵还，诏匡陪乘，又命皓登车。皓褰裳将上，匡谏止，世宗推之令下。当时壮其忠謇。
又曰：广陵王羽，字叔翻。少而聪慧，有断狱之称，领廷尉。高宗幸羽第，与诸弟言曰：“朕昨亲受民讼，始知广陵之明了。”咸阳王禧对曰：“臣年为广陵兄，明为广陵弟。”高祖曰：“我为汝兄，汝为羽昆，汝复何恨。”
又曰：彭城王勰，字产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群。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启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许，乃毁瘠三年，不参吉庆。高祖大奇之。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从征沔北，破新野、南阳。高祖令勰为露布，勰辞曰：“臣闻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必须威示天下。以臣小才，岂是大用。”高祖曰：“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有不见者，咸谓御笔。高祖曰：“汝所为者，人谓吾制，非兄则弟，谁能辩之。”
《北史》《齐书》曰：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陈氏，广宁王伎也。延宗幼为文宣所养，年十二，犹骑置腹上，令溺已齐中。抱之曰：“可怜，止有此一个。”问欲作何王，对曰：“欲冲天王。”文宣问杨，曰：“天下无此郡名，愿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
《隋书》曰：杨雄，高祖族子也。初封清漳王。仁寿初，高祖曰：“清漳之名，未允声望。”命职方进地图，上指安德郡以示群臣曰：“此号足为名德相称。”於是改封安德王。
《唐书》曰：纪王慎为贝州刺史。慎少好学，长於文吏，皇族中与齐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
贾谊《书》曰：高皇帝分天下以封有功之臣，反者如胃毛而起，高皇帝以为不可，是故去不义诸侯，空其国，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诸子毕王而天下乃安。
蔡邕《独断》曰：汉制皇子封为王，其实诸侯也。周末诸侯，或称王故以王号加之，总名诸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天子大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南方受赤，他以其方色。藉以白茅，归国以立社稷，谓之茅土。
王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赵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谗之太后，诬以罪。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命卫士围收之，弗与食。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

《续汉书》曰：乐安陈夫人，孝质皇帝母也。家本魏郡，少以伎入孝王家，得幸，生质帝。梁冀欲专国权，令帝母不得至京都。又帝短祚，是以外家无他宠。帝拜夫人为王妃。

范晔《後汉书》曰：董卓置弘农王於阁上，使郎中令李儒进鸩。王乃与妻唐姬及宫人别，坐者皆欷。王谓姬曰：“卿王者妃，势不复为吏民妻。自爱，从此长辞！”遂饮药而死，时年十八。唐姬，颍川人也。王薨，归乡里。父欲嫁之，姬誓不许。及李亻破长安，遣兵抄关东，略得姬。亻因欲妻之，不听，而终不自名。尚书贾诩知之，以状白献帝。帝闻感怆，乃下诏迎姬，置园中，使侍中持节拜为弘农王妃。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得病，诏遣太医视疾。又遣太妃、沛王林并就省疾。

又曰：彭城王据，建安十六年，封范阳侯。以环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吴志》曰：吴主孙权谢夫人，会稽山阴人也。父。权聘以为妃，爱幸有宠。後权纳姑孙徐氏，欲令谢下之，不肯，由是失志，早卒。

又曰：吴王孙权徐夫人，吴郡富春人也。祖父真，与权父坚相亲，坚以妹妻真，生琨。琨生夫人，初同郡陆尚。尚卒，权为讨虏将军在吴，娉以为妃，后母养子登。後权迁移，以夫人妒忌，废处吴。积十余年，寻卒。

臧荣绪《晋书》：贾充前妻李氏生二女荃、。禁锢解，荃等屡请充迎其母，而父不判。充当镇关中，屯军城西，为供帐，受百官饯。荃、遂突出於坐中，叩头流血，诉充并陈说群客以母应还之意。荃是齐献王之妃，众宾皆惊起散出。充甚愧愕。

《晋中兴书》曰：海西李皇后庾氏，字道怜，司空冰女也。初为海西王妃，海西即位，拜为皇后。泰和元年，崩，葬敬平陵。海西公夫人无子。

又曰：简文皇后王氏，字兰姬。后以冠族，太宗纳焉。初为会稽王妃，生子道生，为世子。并失太宗意，后及道生俱被幽废，以忧薨。烈宗践祚，追尊曰顺皇后。

又曰：中宗母太妃夏侯氏，字光姬，一字铜。太妃为恭王妃，生中宗。王薨，中宗嗣立，称王太妃。永嘉元年，薨，还葬琅琊。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济阳外黄人。中宗之为王，纳后为妃。永嘉六年，薨。

又曰：康献皇后褚氏，字蒜，大傅裒之女也。后以名家，入为琅琊王妃。生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皇帝。
萧子显《齐书》曰：隋郡王子隆，字口兴。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上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蕃屏。”
《後魏书》曰：元匡为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奏“亲王及始蕃、二王蕃妻悉有妃号，而三蕃已下皆谓妻，上不得同为妃名，而下不如五品已上有命妇之号，窃以为疑。”诏曰：“夫贵於朝，妻荣於室，妇人无定，升降从夫。三蕃既启王封，妃名亦同等。妻者，齐也，理於纪齐，可从妃例。”自是三蕃王妻名号始定。
又曰：阳平王显，诏曰：“显所生亲李，诞育懿胤，仪形蕃国，母缘子贵，义著《春秋》。可授阳平王太妃，以申典例。”
卷一百五十二　皇亲部十八
公主上
《易口泰卦》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泰者，阴阳交泰之时，女随尊位履中。居顺，帝乙归妹，诚合斯义。）
《尚书口尧典》曰：降二女于妫，嫔于虞。注云：降，下也。嫔，妇也。（《楚辞》曰：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王逸注曰：帝子，尧子也。）
《毛诗》曰：《何彼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於诸侯，车服不系于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何彼矣？棠棣之华。曷不肃？王姬之车。何彼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春秋左传》曰：襄二十五年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阏父，舜之後，当周之兴，阏父为武王陶正。）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舜，圣，故谓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长女。胡公，阏父之子满也。）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谓之恪，并二王，後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又《庄元年》曰：单伯送王姬，（王将嫁女于齐，命鲁为主，故单伯送天子嫁女于诸侯，使同姓诸侯主之。不亲昏，尊卑不敌。）筑王姬之馆于外。
《公羊传》曰：天子嫁女於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
《史记》曰：婺女，天孙也。
又曰：公叔相魏，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仆曰：“起易去也。”魏相曰：“奈何？”其仆曰：“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与武侯言曰：夫吴起贤人也，而侯之国小，又与强秦壤界，窃恐吴起之无留心也。侯即曰：奈何！因谓侯曰：恐试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则必受，无留心则必辞侯，以此卜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因召吴起而与归，即令公主怒而轻君。起见公主之轻君也，则必辞。”于是吴起见公主之贱魏相，果辞魏武侯。魏武侯疑之而不信也。

又曰：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诸女悉嫁诸公子。由告归咸阳，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

《汉书》曰：单于兵强，数苦北边。上问娄敬，敬曰：“陛下诚能以嫡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岂闻外孙与大父抗礼哉？”

又曰：周勃下廷尉，吏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孝文女也，勃子胜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

又曰：宣平侯张敖尚惠帝姊鲁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

又曰：孝武卫皇后，字子夫。为平阳主讴者。武帝即位，数年无子。过平阳主，既饮，讴者进，帝独说子夫。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甚忻，赐平阳主金千斤。子夫上车，主附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

又曰：乌孙以马千匹娉女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赐乘舆服御物，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赠送甚盛。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公主至其国，自治宫室。昆莫年老，言语不通，公主悲愁，自为作歌。天子闻而怜之，遣使持帷帐锦绣给遗焉。

又曰：林虑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虑病困，以金千斤、钱千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帝许之。林虑公主卒，昭平日骄，醉杀主傅母，系狱。廷尉上请，左右为言：“前入赎，陛下许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嘱我。”故於是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遂可其奏。

又曰：昭帝始立，年八岁，帝长姊鄂邑盖长公主居禁中共养帝。盖公主私通客河间丁外人。上与大将军闻之，不绝主欢，有诏外人侍长公主。

又曰：初，帝姑馆陶公主号窦大主，堂邑侯陈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馀矣。董偃始与母以卖珠为事，年十三，随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计相马御射，颇读传记。至年十八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为人温柔爱人，以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

又曰：梁王以至亲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於天子。天子闻之，心不善。太后知帝弗善，乃怒梁使者，弗见，按责王所为。梁使见太长公主（如淳曰：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王为人子之孝，为人臣之忠，太后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省也。”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为帝言之，帝心乃解。
又曰：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会女过龟兹，龟兹王留不遣，复使使报公主。公主许之。後公主上书，愿令女北宗室入朝。龟兹王降宾亦爱其夫人，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愿与公主女俱入朝。後数求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外国胡人皆曰：“驴非驴，马非马。”若龟兹王所谓骡也。
又曰：薛宣封为侯时，妻死，而敬武马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归故郡，公主留京师。後宣卒，公主上书，愿还宣葬延陵，奏可。其子况私从敦煌归长安，会赦，因留与主私乱。
《後汉书》曰：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诸王女皆封县、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琊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长公主，同之皇女。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後。乡、亭之封则不传袭。
又曰：光武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仪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後宋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彦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董宣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於夏门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杖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诏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民，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帝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
又曰：邓晨初娶世祖姊元。及汉兵起，晨将宾客会棘阳，兵败。世祖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没於乱兵，追封谥元为新野节义长公主，立庙于县西。封晨长子为吴房侯，以奉公主之祀。
又曰：窦宪，字伯度。女弟立为皇后。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主逼畏，不敢计。後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喑呜不能对。
又曰：班始尚清河孝王女阴城公主，顺帝之姑，贵骄淫乱，与所嬖人居帷中，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杀主。帝大怒，腰斩始，同产皆弃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窦融长子穆尚内黄公主。穆子勋，尚东海恭王强女比阳公主。友子固，亦尚世祖女涅阳公主。窦氏一公，两侯三主，亲戚、功臣中莫与为比。
又曰：皇女义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阳公主，延陵乡侯太仆梁松。（舞阳县属颍川郡。松，梁统之子。其传云：尚光武女舞阳公主。又邓训传，舞阴公主子梁扈有罪，与交通，此云舞阳，误。）松坐诽谤诛。
又曰：皇女中礼，十五年封涅阳公主，显亲侯大鸿胪窦固，（涅阳属南阳郡。显亲县属汉阳郡。固，窦融子。）肃宗尊为长公主。
皇女红夫，十五年封馆陶公主，驸马都尉韩光。光坐与淮阳王延谋反诛。
又曰：馆陶公主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也。”
又曰：明帝永平二年，少府阴就子丰杀妻酈邑公主，就坐自杀。
《续汉书》曰：印玺绶，王公玉匣银缕，夫人、贵人、长公主铜缕。
谢承《後汉书》曰：杨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书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让，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魏志》曰：明帝爱女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公主，为之立庙。
《魏略》曰：初，东阿王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着关东，将两三人微行，见清河公主，欲因主以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下。
《魏末传》曰：何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明，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不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岁，宣王遣人录之。晏妇藏其子王宫中，向使者搏颊，乞之，使者具以白宣王。宣王亦闻晏妇有先见之言，心常嘉之，且为沛王故，特原不杀。
《吴志》曰：朱据，字子范，吴郡人。有姿貌。乃尚公主，拜左将军，封□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
《晋书》曰：王济，字武子。少知名，尚武帝妹常山公主。公主妒忌，两目失明，终无子。
又曰：武帝敕卫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自以诸生之故胄，婚对微素，抗表固辞，不许。
又曰：孙秀子会，年二十为射声校尉。尚帝女河东公主。公主母丧未期，便纳娉礼。会形貌短陋，奴仆之下者，初时与富室儿於城西贩马。百姓忽闻其尚主，莫不骇愕。
又曰：桓温尚南康公主。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翼尝荐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郡之任，托其弘济艰难。”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为晋陵主求婚，王曰：“谢混虽不及刘真长，不减王子敬。”帝曰：“如此便足。”会帝崩，袁松欲以女妻之，曰：“卿莫近禁脔。”

臧荣绪《晋书》曰：贾后二女，宣华，女彦。封宣华弘农郡公主。女彦年八岁，聪明岐嶷，便能书学，讽诵《诗》、《论》。病困，贾后欲议封，女彦语后曰：“我尚小，未及成人，礼不用公主。”及薨，谥哀献皇女，以长公主礼送葬。

又曰：孝怀詹事裴绍息猷尚荥阳长公主。绍字承伯，秀从兄子。猷不愿婚，闻诏在中书，即娉温峤妹。中丞傅宣奏猷大不敬。

又曰：帝之姑、姊、妹皆为长公主，加绿绶。

《晋中兴书》曰：王敦，字处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天下大乱，敦将还台，悉以主嫁时侍婢百馀人配给将士，金宝一时弃捐。

又曰：临海公主，惠帝第四女，羊皇后所生。初封清河公主，未出，值永嘉乱，传卖长城民钱温。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主自告吴兴太守周礼以闻，於是杀温。及女谯国曹统。

又曰：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桓温。

又曰：新安愍公主道福，简文第三女，徐淑媛所生。桓济，重王献之。

《晋赞》曰：初，卫子宣尚世祖女繁昌公主，宣遇黄门不厚，致有谗构。杨骏欲专朝政，讽内外夺宣公主，由此去位。上玄诸妃主议，问主：“宣待汝薄，今欲离，汝意云何？”主素讷，不能自申，但泣，泣是不欲离。诸主因言：“泣是妇人重於再出，故泣耳。”於是遂离。与姑妹书称故新妇。

《宋书》曰：公主纳徵，虎、豹皮各一。

又曰：王偃，字子游。母晋孝武帝女弟鄱阳公主，宋受禅，封永成君。尚宋武帝第二女吴兴长公主讳荣男。常倮偃，缚诸庭树，时天夜雪，噤冻久之，偃兄恢排阁诟主，乃免。偃谦虚恭谨，不以世事关怀。位右光禄大夫，赠开府仪同三司。子藻，位东阳太守。尚文帝第六女临川长公主讳英媛。公主性妒，而藻别爱左右人吴崇祖。景和中，主谗之於废帝，藻下狱死，主与王氏离婚。

又曰：何尚武帝少女豫章康长公主讳次男。公主先徐乔，美容色，聪敏有智数，太祖世，礼待特隆。豪竞於时，与平昌孟灵休、东海何勖等，并以舆马相尚。公主与情爱隆密，何氏疏戚，莫不沾被恩纪。

又曰：赵倩尚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甚爱重，倩尝因言戏以手击主，事上闻文帝，离婚。

又曰：褚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第七女治安公主，拜驸马都尉、著作佐郎。公主薨，复尚武帝第五女吴郡宣公主。诸尚主者，并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谨实有意，故为文帝所知，历显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一百五十三　皇亲部十九

公主中

沈约《宋书》曰：山阴公主淫恣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男女虽异，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百数，而妾唯一驸马，事不均平乃如此。”帝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进爵会稽郡长公主，秩同郡王，食汤沐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加班剑二十人。帝每出，主与朝臣常共陪辇。主以吏部褚渊美貌，就帝请以自侍，帝许之。渊侍主十日，备见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也。

又曰：徐达之尚武帝长女会稽宣公主，为彭城、沛二郡太守。子湛之，字孝源。幼孤，为武帝所爱，常与江夏王义恭寝食不离帝侧。永初三年，诏以“公主一门嫡长，湛之致节之胤，封枝江县侯。”数岁，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人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及长，颇涉文义。事祖父母及母，以孝闻。元嘉中，为黄门侍郎。祖母年老，辞其朝直，不拜。後拜秘书监。会稽公主身居长嫡，为文帝所礼，家事大小，必谘而後行。西征谢晦，使公主留止台内，总摄六宫。每不得意，辄号哭，上甚惮之。初，武帝微时，贫陋过甚，常往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袄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与刘湛之等颇相附。及刘湛之得罪，事连湛之，文帝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见文帝，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武帝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长女顿饱食，便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

又曰：王僧绰幼有大成之度，众便以国器许之。好学，练悉朝典。年十三，父昙首卒，文帝引见，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胜。袭封豫宁县侯，尚文帝东阳献公主。初为江夏王义恭司徒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宏识流品，任举，咸尽其分。

又曰：宋世诸公主，莫不严妒，明帝每疾之。湖熟令袁忄舀妻以妒赐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妇记》。光禄大夫江湛孙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为作表让婚，曰：“伏承诏旨，当以临海公主降嫔。臣寒门悴族，人凡质陋，闾阎有对，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贫业寡，年近将冠，皆已有室，荆钗布裙，足得成礼。自晋氏已来，配尚公主者，虽累经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慑气，桓温敛威，真长佯愚以固辞，子敬炙足以求免，王偃无仲都之质，而裸雪於北阶，何阙龙工之姿，而谄投於深井，谢庄迨自害於朦叟，殷冲几不免於强口。制勒甚於仆隶，防闲过於婢妾。行来出入，人理之常，当待宾客，朋从之意。而令扫辙息驾，无窥门之期；废筵抽席，绝接对之理。非唯交友离异，仍乃兄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疏阔。姆尔争媚，相劝以严，妮媪竞前，相谄以急。其间又有应答问讯，卜筮师母，乃至残饮馀食，诘辩与谁，衣被故弊，必责头领。或进不获前，或入不听出。不入则嫌於欲疏，求出则疑有别意，召必以三晡为期，遣必以日出为限，夕不见晚魄，朝不识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昼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内，与此长乖。又声影才闻，则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则丑老丛来。左右整刷，以疑宠见嫌；宾客未冠，以少容致斥。如臣门分，代荷殊荣，足定家声，便预提拂，清官美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质。非唯上陈一己，规全身之愿；实乃广申诸门受患之切。伏愿天慈照察，特赐蠲停。若恩制颁降，披请不申，便当刑肤剪，投山窜海。”帝以此表遍示诸主，以讽切之，并为戏笑。

《梁书》曰：武帝诸女，临安、安吉、长城三主并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称。

又曰：王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长史。琳齐代娶梁武帝妹义兴昭长公主，有子九人，并知名。长子铨，字公衡。美风仪，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附马都尉。铨虽学业不及弟锡，而孝行齐焉。时人以为锡、铨二王，可谓玉昆金季。母长公主疾，铨形貌瘠贬，人不复识。及居丧，哭泣无常，因得气疾。位侍中丹阳尹，卒於卫尉卿。

又曰：柳偃，字彦游。年十二，梁武帝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问：“有何美句？”对曰：“德唯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诏尚武帝女长城公主，拜驸马都尉。

又：谢览，字景涤。尚齐钱塘公主，拜驸马都尉。武帝平建业，朝士皆拜，览时二十馀，为太子舍人，长揖而已。意气雅，视瞻聪明，武帝目送良久，谓徐勉曰：“觉此生芳兰竟体，想谢庄正当如此。”自此乃被赏味。

又曰：谢眺及殷睿素与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兴公主睿子钧，第二女永世公主眺子谟。及帝为雍州，二女并暂随母向州。及帝即位，二公主始随内还。武帝意薄谟，又以门单，欲更张弘策子，弘策卒，又以与王志子。而谟不堪叹恨，为书状如诗赠公主。公主以呈帝，甚加矜叹，而妇终不得还。寻用谟为信安县，稍迁王府谘议。

又曰：殷睿子钧尚武帝永兴公主。自宋、齐已来，公主多骄淫无行，永兴公主加以险虐。钧形貌短小，为公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睿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於背，然犹恨钧。

又曰：张缵，字伯绪。缵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豪亭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身长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武帝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金根车，公主封君皆乘之，但有而已。
又曰：太祖尝引崔玄伯讲论《汉书》，至娄敬说高祖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善之，嗟叹良久。是以诸公主皆降於宾附之国。
又曰：陆昕之风望端雅，尚常山公主，拜附马都尉。公主奉姑，有孝称。初与穆氏琅琊长公主兹并为女侍中，又性不妒忌，以昕之无子，为纳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无男，以昕之从兄希道第四子彰为嗣。
又曰：萧宝寅尚南阳长公主，赐帛一千匹，并给礼具。公主有妇德，事宝寅尽肃雍之礼，好合虽积年，而敬事不替。宝寅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如宾，自非太妃疾笃，未曾归休。宝寅器性温顺，自处以礼，奉敬公主，内外谐穆。清河王怿亲而重之。
又曰：冯穆尚顺阳公主。宋翻为河阴令。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
又曰：陈留公主寡居，泰州刺史张彝意愿尚主，主亦许之。仆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谮彝於世宗。停废数年。
又曰：高道穆为御史中尉。庄帝姊寿阳公主犯行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穆令棒破其车。公主深以为恨，泣以诉帝。帝谓主曰：“高中尉清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责之！”
又曰：宿石，元明帝时拜中垒将军，尝从猎，帝亲欲射虎，石扣马谏，引帝上高原上。後虎腾跃杀人。诏：石为忠臣，切谏，免虎之害。赐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驸马都尉。
又曰：刘昶尚武邑公主，主薨，更尚建兴公主，又尚平阳长公主。及昶终，与三公主同茔异穴。
又曰：刘辉，字重冒。正始初，尚兰陵长公主，世宗第三姊也。公主颇严妒，辉尝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杀之，割其孕子，节解以草装，实婢腹，裸以示辉。辉遂忿憾，疏公主。公主姊因入听讲，言其故灵太后。太后初敕清河王怿穷其事，怿与高阳王雍、广平王怀奏其不知之状，无可为夫妇之礼，请离婚，削除封位。太后从之。
又曰：嵇拔世为讫奚部帅，其父根，皇始初率众归魏太祖，嘉之。拔尚华阴公主，生子敬。元绍之逆也，公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马，封长乐王。
又《蠕蠕》曰：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环遣使朝贡，并为长子请尚公主。孝武诏以范阳王诲之长女琅琊公主许之，未及成婚，帝入关东、西魏竞结阿那环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时舍人元翌子女称为化政公主，妻那环兄弟塔寒。
又曰：阿那环遣使朝贡，复因求婚。诏发常山王骘乐安公主许之，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阿那环奉马千匹以为娉礼，请迎公主。诏兼宗正卿元寿、兼太常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韶等送公主。自晋阳北迈，资用器物，咸出丰渥。阿那环遣迎公主於新城之南。

《陈书》：沈君理美风仪，博涉，有识览。陈武帝镇南徐州，深见器重，命尚会稽长公主。及帝受禅，拜驸马都尉，封永定亭侯。出为吴郡太守。时兵革未宁，百姓荒弊。君理总集士卒，修饬器械，深以理见称。

又曰：蔡凝，字子君。美容止。及长，博学，有文辞，尤工草隶。累迁太子中舍人。以名家子选尚信义公主，拜驸马都尉、中书侍郎，迁晋陵太守。及将之郡，更令左右修中书廨宇，谓宾友曰：“庶来者无劳。”寻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为时所重，常端坐西斋，自非素贵名流，罕所交接，趋时者多讥焉。宣帝常谓凝曰：“我欲用义兴主婿钱肃为黄门郎，卿意何如？”凝正色曰：“帝戚恩由圣旨，则无所复问。若格以佥议，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帝默然而止。肃闻而不平，义兴公主日谮之。寻免官，迁交。

《後周书》：尉迟侯兜，性弘裕，有鉴识，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生迥。及侯兜病且卒，呼二子，抚其首曰：“汝等并有贵相，但恨吾不见尔，各宜勉之。”

《隋书》曰：文帝时，兰陵公主寡，上为求夫，选亲卫柳述及萧等以示相者孙鼎。鼎曰：“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

又曰：兰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仪，性婉顺，好读书，高祖於诸女中特所锺爱。初嫁仪同王奉孝，卒，河东柳述，时年十八。诸姊并骄踞，主独折节遵於妇道，事舅姑甚谨，遇有疾病，必亲奉汤药。高祖闻之大悦。由是述渐见宠遇。初，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高祖初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高祖既崩，述徙岭表。炀帝令主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於柳家，今有罪，妾当从坐，不愿陛下屈法申恩，”帝不从，主忧而卒。

又曰：南阳公主，炀帝长女也。美风仪，有志节，造次必以礼。年十四，嫁许国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谨肃闻。及述病且卒，主亲调饮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称之。及宇文化及逆弑，主随至聊城，而化及为窦建德所败，士及自济北西归大唐。时隋代衣冠并在其所，建德引见之，莫不惶惧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与语，主自陈国破家亡，不能报怨雪耻，泪下盈襟，声辞不辍，情理切至。建德及观听者莫不为之动容陨涕，咸肃然敬异焉。及建德诛化及，时主有一子，名禅师，年且十岁。建德遣武贲郎将於士澄谓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人神所不容。今将族灭其家，公主之子，法当从坐，若不能割爱，亦听留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泣曰：“武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主寻请建德削为尼。（士及，右卫将军述之子也。以父勋封新城县公。隋文帝常引入卧内与语，奇之，令尚炀帝女南阳公主。）

卷一百五十四　皇亲部二十

公主下

《唐书》：窦抗，母隋文帝万安公主。抗在隋以帝甥甚见崇宠。文帝幸其第，命抗及公主酣宴，如家人之礼也。

又曰：隋炀帝至雁门，为突厥所围，萧进谋曰：“臣闻始毕托校猎至此，义成公主初不知其有违背之心。且在蕃夷俗，可贺敦知兵马事。昔汉高祖解平城围，乃是阏氏之力。况义成以帝女为妻，必恃大国之援。若发一单使以告义成，假使无益，事亦无损。”炀帝从之，发使诣可贺敦谕旨。俄而突厥解围而去，於後获其谍人，云：义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毕，称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围，盖义成公主之助也。

又曰：凡公主封，有以国名者，息𨈆国、代国、霍国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阳、宣阳、东阳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乐安、长宁是也。唯玄宗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又曰：高祖平阳公主起义兵。公主於县庄散家资，招引山中亡命，得数百人，以应高祖。略地至、武功、始平，皆下间之。每申明法令，禁兵士无得侵掠，故远近奔赴者甚众，得兵七万人。公主遣使以闻，使者至，高祖大悦。及义军渡河，公主引精兵万馀与太宗会於渭北，与其驸马柴绍各置幕府，营中号为娘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功，每赏赐异於他主。及薨，谥曰昭。

又曰：窦诞，窦抗第三子也。尚高祖女襄阳公主。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又曰：房玄龄之子遗爱，尚高阳公主。玄龄病，上表谏征辽。太宗见表，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此人危忄如此，尚能忧我国家。”

又曰：房遗爱尚太宗女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初，主有宠於太宗，遗爱既骄恣，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水徽中，诬告遗直无礼於己。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遗爱伏诛，公主赐自尽。

又曰：杜如晦之子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赐爵襄阳郡公，授尚乘奉御。贞观中，与太子承乾谋反，坐斩。

又曰：高士廉子以履行尚太宗女东阳公主，拜驸马都尉。遭父艰，居丧以孝闻。太宗手诏敦谕曰：“古人立孝，毁不灭身。闻卿绝粒，殊乖大礼，幸抑摧裂之情，割伤生之累。”俄起为卫尉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萧子锐，尚太宗襄城公主。公主雅有礼度，太宗每令诸公主，凡厥所为，皆视其楷则。又令所司别为营第，公主辞曰：“妇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处不同，则定省多阙。”再三固让，乃止。

又曰：王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妇礼，自始也。

又曰：贞观中，长乐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於永嘉长公主。秘书监魏徵谏曰：“不可。昔汉明帝欲封其子，云我子岂得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姊妹为长公主，天子之女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有逾越。”上然其言。

又曰：太平公主，高宗少女。以则天所生，特承恩宠。初，永隆年降驸马薛绍。绍，垂拱中被诬告与诸王连谋诛死，则天乃杀武攸暨之妻以配主焉。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每预谋议。神龙年，诛张易之有谋，进号镇国太平公主，赏赐不可胜纪。二年，置公主府。时中宗韦后、上宫昭容用事，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公主日益豪横。唐隆元年，玄宗清内难，公主又预其谋，令男崇简从之，与玄宗尊立睿宗。公主频著大勋，益尊重，加实封五千户，通前一万户。每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即宰臣就第，议其可否。公主由是骄恣，田园遍於近甸，贷殖流於江淮。公主惧玄宗英武，乃连结将相，专谋异计。时宰相七人，五出公主门。光天二年，玄宗渐危逼，乃勒兵诛其党萧至忠等。公主遁入山寺，数日方出，赐死於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

又曰：唐隆元年，敕：“公主置府，近有敕总停，太平公主有崇保社稷功，其镇国太平公主府即宜依旧。”酸枣县袁楚客奏记於中书令魏元忠曰：“女有内，男有外，男女有别，刚柔分矣。中外斯隔，阴阳著矣。岂可相滥哉！然而幕府者，丈夫之职，非妇人之事。今诸公主并开府建僚，崇置官秩，若以女处男职，所谓长阴而抑阳也。而望阴阳不僭，风雨不爽，其可得乎！窃谓非致远之计，乖久安之策。《书》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此之谓也，君侯不正，谁正之哉？”

又曰：安乐公主，韦后所生。初，中宗迁於房州，欲及州境，生於路次。性惠敏，容质秀绝。中宗、韦后爱宠日深，恣其所欲，奏请无不允许。恃宠骄纵，权倾天下，自王侯宰相以下，除拜多出其门。所营第宅并造安乐佛寺，拟於宫掖。城西造定昆池于庄，延袤数里。出降之时，以皇后仗发於宫中，中宗与韦后御安福门观之。及韦庶人败，与驸马武延秀皆斩之。追贬为悖逆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延秀，承嗣之第子也。时武崇训为安乐公主婿，即延秀之从父兄也，数引至主第。延秀久陷蕃中，解突厥语，常於主第唱突厥歌，作胡旋舞，有姿媚，主甚喜。及崇训死，延秀得幸，尚主。拜席日，授太常卿、兼右卫将军、驸马都尉。

又曰：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驸马都尉郑颢尚万寿公主，诏曰：“女人之德，雅合慎修，严奉舅姑，夙夜勤事，此妇之节也。先王制礼，贵贱同遵。既已下嫁臣僚，仪则须依古典，万寿公主妇礼宜依士庶。”

又曰：弘化公主，宗室女。贞观十三年，降吐谷浑慕容诸葛钵。

又曰：文成公主，宗室女。贞观十五年，封降於吐蕃赞普弄赞，命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赞亲迎於河源，见主人，子婿之礼甚谨。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当筑一城，以夸示後世。”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从之。

又曰：贞元三年，遣回纥使合厥将军归其国。初，合厥将其君命，请婚於我，上许以咸安公主嫁之，命公主见合阙于麟德殿，且命赍公主画图就示可汗，以马价绢五万匹还之，许其互市而去。以殿中监、嗣王湛然为送咸安公主使，仍兼婚礼使。四年，回纥公主兼使者至自本蕃，上御延喜门，禁妇人及车舆观者。时回纥可汗喜於和亲，其礼甚恭，乃上言曰：“昔为兄弟，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犹父，此犹子，父若患於西戎，子当遣兵除之。”

又曰：太和公主，长庆元年封为公主，册为回纥可敦，出降爱登里逻骨没密施合毗伽保义可汗。初，保义可汗既立，遣使求婚，遂封第九妹为永安公主，将以降嫁。其年，保义可汗卒，册九姓回鹘为崇德可汗。五月，遣使迎请所许嫁公主，朝廷封第五妹为太和公主以降今回纥焉。虽狄人固请永安而终不许，故命中书舍人王起就鸿胪寺以宣喻焉。

《列仙传》曰：朱仲，会稽市贩珠人。高后募三寸珠，乃诣阙上之，珠好过度，赐五百金。鲁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从仲求珠，献四寸之珠。

又曰：萧史善吹箫，教秦穆公女作凤声。公为作凤台，令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随凤飞去。

《荀氏家传》曰：荀羡，字令则。年十五，拟国婚之选，君不欲连姻帝室，乃远遁长沙。监司追寻不获已，遂尚寻阳公主。

《世说》曰：桓武平蜀，以李势女为妾，有宠，尝着斋後。温尚南康长公主，主始不知之，既闻，乃伺温不在，率数十婢拔白刃往李所，故欲斫之。见李梳头，垂委地，姿貌端丽，乃徐下地结，敛手向主曰：“国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见杀，实犹生之年。”神色正，辞气凄惋，主於是掷刀，前抱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阿姊，我见汝不能不怜，何况老奴！”遂善遇之。
《风俗通》曰：列侯尚公主，国人尚公主，以妻制夫，阳屈於阴尔。
《汉武帝集柏梁诗》曰：左九嫔作《万年公主诔》曰：“赫赫京师，河洛所经。阴精发曜，降兹淑灵。笃生公主，诞膺休祯。秀出紫敞，日晖月明。红颜须，金质玉形。”
驸马
《汉书》曰：驸马都尉，掌驸马。（驸马，非正驾车皆为副马。一曰：附，近也，疾也。）
又《百官公卿表》曰：汉武元鼎二年，置三都尉，驸马、奉车，掌御乘舆；车骑都尉，掌羽林从骑。并无员，或以侍中、常侍、卿尹、校尉左迁为之。
《汉旧仪》曰：驸马都尉，掌骑从，武帝置，秩比二千石
《蜀志》曰：诸葛瞻，字思远。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已今年八岁，聪惠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驸马都尉。
《宋书》曰：江，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阳公主。幼以戚属召见，孝武谓谢庄曰：“此小儿方当为名器。”少有美誉，尚孝武女临江公主，拜驸马都尉。为丹阳丞时，袁粲为尹，见，叹曰：“风流不坠，正在江郎。”数与宴赏，留连日夜。
《齐书》曰：王柬，字思晦。年数岁而风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时祖俭作宰相，宾客盈门，见柬，曰：“公才公望，复在此矣。”弱冠，选尚淮南长公主，拜驸马都尉。
《梁书》曰：袁枢博学，明悉旧典。初，陈武帝长女永嗣公主先陈留太守钱蒨，生子，主及并卒於梁时。武帝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将葬，尚书请议加蒨驸马都尉，并赠官。枢议曰：“昔王姬下嫁，必诸侯。同姓为主，闻於《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於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嫔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於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取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瞻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所以假驸马之位，乃配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俪已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追拜之事。远近二例，足以校明，无劳此授。宜追赠亭侯。”时以议为当。
《後魏书》曰：陆昕之风望端雅，尚献文女常山公主，拜驸马都尉。
又曰：冯诞，字子正。与高祖同岁，幼侍书学，特蒙亲待。尚高祖妹安乐公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驸马都尉。高祖宠诞，同舆而载，同按而食，同席而坐。
又曰：宿石，高宗时为中散。尝从猎，高祖亲欲射虎，石叩马而谏，引高宗至原上。後虎腾跃杀人。诏曰：“石为忠臣，而控马切谏，免虎之害。後有犯罪，宥而勿治。”尚上谷公主，拜驸马都尉。
又曰：万安国，代人。父振，尚高阳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冯翊公。安国少明敏，有姿貌。以国甥复尚河南公主，拜驸马都尉，迁散骑常侍。显祖特亲宠之，与同卧起，为立第宅，赏赐至钜万，超拜大司马、大将军，封安成王。
《唐书》曰：文宗俭素，召驸马都尉韦处仁入见，巾夹罗巾以进，上谓曰：“本慕卿门户清素，故俯从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卿不须为也。”
又《官品志》曰：驸马、奉车、车骑三都尉，并无员，驸马以加尚公主者，无班秩。
《语林》曰：何晏，字平叔。以主婿拜驸马都尉。美姿仪，帝每疑其傅粉，後夏月赐以汤饼，大汗出，以朱衣自拭之，尤皎然。
卷一百五十五　州郡部一
叙京都上
《释名》云：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亻邑，聚会之称也。
《左传》曰：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
《尚书大传》曰：十邑为都。
《尚书》曰：建邦设都。
又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厥既得卜，则经营。”
《毛诗》：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崇，作邑于酆。
《周礼口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又曰：四县为都。
又曰：距国五百里为都。
《公羊传》曰：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
《白虎通》曰：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号也，明什倍诸侯，法日月之径千里。或曰夏为夏邑，殷为商邑，周为京师。
《帝王世纪》曰：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师。
又曰：天子所居宫曰都。
《风俗通》曰：京谓非人力所能成，天地性自然也。京师义亦取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宓羲为天子都陈，在《禹贡》豫州之域，西望外方东及明绪，於周陈胡公所封，故《春秋传》曰：“陈，太昊之墟也。”於汉属淮阳，今陈国是也。神农氏亦都陈，又营曲阜，故《春秋》称“鲁，大庭氏之库”。黄帝都涿鹿，於《周官》幽州之域，在汉为上谷。而《世本》云“涿鹿在彭城南。”然则上谷本名彭城，今上谷有涿鹿县及蚩尤城，阪泉地又有黄帝祠，皆黄帝战蚩尤之处也。或曰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少昊氏自穷桑登位，故《春秋传》曰：“世不失职，遂济穷桑，登帝位在鲁北，後徙曲阜。”於周为鲁，在《禹贡》徐州蒙羽之野，奎娄之分，降娄之次，周以封伯禽，故《春秋传》曰：“命伯禽而封少昊之墟。”是以《书叙》称“鲁公伯禽宅曲阜”是也。颛顼氏自穷桑徙商丘，於周为卫，在《禹贡》冀州太行之东北，逾常山及兖州桑土之野，营室东壁之分，豕韦之次，故《春秋传》曰：“卫，颛顼之墟也，谓之帝丘。”今东郡濮阳是也。帝喾氏都宅，今河南偃师是也。《禹贡》外方之城，嵩之北，或言在梁非也。帝尧氏始封於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尧山在焉，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南有望都县，有都山，即尧母庆都之所居也，相去五十里，都山一名亘山，北登尧山，南望都山，故名其县曰望都。而《地理志》尧山在唐南山中，张晏以尧山实在唐北。《地理志》尧之都后徙涿鹿，《世本》云：“在彭城南，”今上谷郡北，自有彭城，非宋彭城也。後又徙晋阳，今太原县也，於《周礼》在并州之域，及为天子都平阳，於《诗风》为唐国，武王子叔虞封焉，更名唐。故吴季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帝舜其所营都或言蒲阪，即河东县。

《帝王世纪》曰：夏鲧封崇伯，故《春秋传》曰：“谓之有崇伯鲧，国在秦晋之间。”《左氏传》曰“赵穿侵崇”是也。禹受封为夏伯，在《禹贡》豫州外方南，角亢氐之分，寿星之次，於秦汉属颍川，本韩地，今河南阳翟是也。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於汉平阳、安邑，皆属河东。晋阳属太原，在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参代之分，实沉之次，於周为晋，今司隶并州之域也。相徙商丘，於周为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是也。少康中兴，复还旧都，故《春秋传》曰：“复禹之迹，不失旧物”是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阳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战国大梁魏都，今陈留浚仪是也。案《经传》曰：“夏与尧、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言自禹至太康，与唐虞不易都城也。然则居阳城者，自谓禹避商均时，非都也。故《战国策》称“桀之居，左天门之险，右天溪之阳，成皋在其北，伊洛在其南。”吴起对魏武侯亦言“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案《地理志》：上党商都，有天井关，即天门也。有羊肠坂，在太原晋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北九十里，为通西上郡关，即吴起之所云也。洛皆在阳城，非都审矣。
《帝王世纪》曰：商契始封於商，在《禹贡》太华之阳，上洛商是也。《世本》“契居蕃，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墟，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之所居也。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因之，故商主大火。”谓之辰，故辰为商星，今濮阳是也。然则契之所封，商丘商洛是也。商土於周为卫商是也。而学者以商丘为契封，谬也。汤始居亳，学者咸以亳本帝喾之墟，在《禹贡》豫州洛河之间，今河南偃师西二十里尸乡之阳亭是也。以经考之事实，甚失其正。《孟子》称“汤居亳，与葛为邻。”案《地理志》：葛，今梁国宁陵之葛乡是也。汤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制；葛伯不祀，汤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葛伯夺而杀之。计宁陵至偃师八百里，而使亳众为之耕，有童子饷食，非其理也。今梁自有二亳，南亳在熟，北亳在蒙，非偃师也。故古文《仲虺之诰》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即《孟子》之言是也。汤又盟诸侯於景亳，然则二亳皆在梁矣，《春秋》“会于亳”是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世本》又言“太甲徙上司马”，在邺西南。案《诗》、《书》太甲无迁都之文，桐宫其在斯乎！仲丁徙嚣，或曰今河南之敖仓是也，故《书序》曰“仲丁徙于嚣”。河甲徙相，在河北，故《书序》曰“河甲居相”是也。祖乙徙耿，为河所毁，故《书序》曰“祖乙圮于耿”，今河东有耿乡是也。及盘庚立，复南居亳之殷地，故《书序》曰“将治亳、殷”，今偃师是也。然则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国，一亳在河南。南亳谷熟，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地；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故《立政篇》曰“三亳坂尹”是也。武丁徙朝歌，於周为卫，今河内县也。纣自朝歌北筑沙丘台。沙丘，《地理志》在巨鹿东北七十里。邯郸国属赵，於《禹贡》在冀州大陆之野，昴毕之分，大梁之次。至今民俗歌谣，男女淫纵，犹有纣之馀风，世称赵女之美是也。
又曰：周后稷始封邰，今扶风是也。及公刘徙邑於豳，今新平漆之东北有豳亭是也。故《诗》称“笃公刘，于豳斯馆。”至太王避狄，循漆水，逾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阳，西北岐城旧址是也。故《诗》称“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南有周原，故始改号曰周。王季徙郢，故《周书》曰“维周王季宅程”是也。故《孟子》称“文王生於毕郢，西夷人也。”暨文王受命，徙都於酆，在今京兆之西是也。故称伐戎於崇，作邑於酆。及武王伐纣，营洛邑而定鼎焉。今洛阳西南洛水之北有鼎中观是也。周公相成王，以酆、镐偏处，西方贡道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故《援神契》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於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之洛邑。故《周书》称“我乃卜涧水东，水西，唯洛食。”是为王城，名曰东周。故《公羊传》曰“王城者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郏辱阝之地，是以或谓之郏辱阝，故《春秋传》曰“成王定鼎于郏辱阝”，河南是也。今郏辱阝东门名鼎门，盖九鼎所从入也。成王即卜营洛邑，建明堂，朝诸侯，复还酆、高阝。故《书序》曰“成王既黜殷命，还归在酆。”至懿王徙大丘，秦谓之废丘，今京兆槐里是也。

《世本》曰：懿王居大丘，厉王淫乱，出于彘，今河东永安是也。平王即位，徙居洛，《洛诰》所谓新邑也。《国语》曰：“幽王灭，周乃东迁。”本殷之畿内，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域，河洛涧之间。周於南柳七星张之分，鹑火之次也。及敬王避子朝之乱，东居成周，故《春秋经》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後六年，王室定，遂徙都成周。是後晋又率诸侯之徒修缮其城，以成周城小，不受王都，故坏翟泉而广焉。翟泉，地在成周东北，今洛阳城中有周王冢是也。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

又曰：秦非子始封於秦，故《秦本纪》称周孝王曰：“朕分之土邑秦。”本陇西秦谷亭是也。玄孙庄公徙废丘，周懿王之所都，今槐里是也。及襄公始受酆之地，列为诸侯。文公徙，故《秦本纪》曰：“公事猎至，乃卜居之。”今扶风县是也。宁公又都平阳，故《秦本纪》曰：“宁公二年，徙居平阳。”今扶风之平阳亭是也。秦德公徙都雍，故《秦本纪》曰：“德公元年，初居雍。”今扶风雍是也。至献公即位，徙治栎阳，今冯翊万年是也。孝公自栎阳徙咸阳，《秦本纪》曰：“作为咸阳，筑冀阙，徙之。”及汉元年，更名新城，属扶风，后并于长安。故《太史公传》曰：“长安，故咸阳也。”元鼎三年，复别为渭城，今长安西北渭水阳有故城，故《西京赋》曰“秦里其朔，实为咸阳”是也。

又曰：汉高帝元年，始为汉王，都南郑，属汉中，秦厉王所置，在《禹贡》梁州之域，北达雍南，跨巴蜀，与秦同分。二年，北徙栎阳，故秦献公之所居。後居万年，故属冯翊，今京兆县也。都长安，秦咸阳之地，今京兆所治县也。其城狭小，至惠帝元年，始更筑广，五年乃成。光武以武信侯进封萧王，在《禹贡》徐州之域，於周以封子姓之别附庸，事在《春秋》；於汉属豫州，今沛国萧是也。及即位於高阝，更名高邑。建武元年，始都洛阳，故成周之旧基，城东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是以时人谓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

又曰：魏武为魏公，都邺，今魏郡是也。後文帝因汉之旧，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与洛阳凡五处，故号曰五都。

《博物志》曰：河东平阳，尧所都。河东太阳，虞所都。（太保后。）

颍川阳翟，夏禹国。弘农陕，虢所都。（王季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南偃师尸乡，汤所都。
鲁国，薛奚仲所都。河南洛阳，周公迁殷民曰成周。河南，武王迁九鼎，周公营之，以为王城；平王所都。
河南巩，东周所都。
扶风槐里，周懿王所都。
扶风邠邑豳乡，公刘所都。
左冯翊栎阳，秦献公所都。
扶风雍，秦惠王所都
《晋书》云：晋都洛阳。至永嘉南迁，居建康，今润州江宁县。宋、齐、梁、陈，并同居建康。梁元帝及後梁萧，又别居江陵。永嘉之乱，有十六国，各建都邑：前梁张轨，都敦煌；後梁吕光，都姑臧；南凉秃乌孤，都略阳；西凉李，都酒泉；北凉沮渠蒙逊，都张掖；前燕慕容，初都和龙，後徙蓟，又徙邺；後燕慕容垂，都中山；南燕慕容德，都广固；北燕冯跋，都和龙；前秦苻坚，後秦姚苌，并都长安；西秦乞伏国仁，都定乐；前赵刘聪，都平阳；後赵石勒，都襄国，至石季龙，都邺；後蜀李特，都成都；夏赫连勃勃，都统万城。又曰：永嘉南迁，後魏据中原，初都代，又徙洛阳。至文帝迁长安，孝静帝迁都邺，号东魏、西魏。东魏禅北齐，高洋以邺为上都，晋阳为下都。西魏禅周，周禅隋，并都长安。隋高祖营大兴城，後徙居之，名曰长安，今西京也。隋炀帝迁洛阳，於故周之王城，对伊阙，即今东都城也。
卷一百五十六　州郡部二
叙京都下
《史记》：娄敬，齐人。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木横展车前人推之。音胡格反。）衣其羊裘，因齐人虞将军见上，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成王即位，而营雒邑，以天下中，四方贡职，道理均，有德易以王，无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险阻，令後世骄奢以虐人也。今陛下与项籍战荥阳，争成皋，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人肝脑涂地，暴骨中野。欲与成、康比隆，臣以为不侔矣。夫秦被山带河，四塞之固。夫与人斗，不扼其喉，拊其背，未能全胜。”上疑之。及留侯言之，上即日车驾西都。赐敬姓刘氏，拜郎中，号奉春君。
《汉书》曰：刘敬说上都关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曰：“洛阳东有成皋，西有崤、渑，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张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阻三面而独守，以一面东制，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以下，是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刘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又曰：秦中，形势之国也，地势便利，以下兵於诸侯，譬如高屋之建瓴水也。

又曰：翼奉上书曰：“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应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愿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据成皋，右阻渑池，前乡嵩高，后介大河，（师古曰：乡读曰向。介，隔碍也。）建荥阳，扶河东，南北千里以为关，而入敖仓；地方千千里者八九，足以自娱；东厌诸侯之权，西远胡羌之难，（师古曰：厌，抑也，音一叶反。远，音于万反。）陛下恭已亡为，按成周之居，兼盘庚之德，万岁之後，长为高宗。”

《後汉书》：建武元年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洛阳，宫阙名，有却非殿。）

又曰：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而关中耆老犹望朝廷西顾。班固感前代相如、寿王、东方之徒，造构文辞，终以讽劝，（相如作上林，子虚赋，吾丘寿王作士大夫论及骠骑将军颂，东方朔作客难及非有先生论，其辞以讽喻为主者也。）乃上《两都赋》，盛称洛阳制度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

又《黄琬传》：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为司徒，迁太尉，更封阳泉乡侯。卓议迁都长安，琬与司徒杨彪同谏，不从。琬退而驳议之，曰：“昔周公营洛邑以宁姬，光武卜东都以隆汉，天之所启，神之所安。大业既定，岂妄有迁动，以亏四海之望也！”

又曰：杜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

又曰：王景，建初七年，迁徐州刺史。先是，杜笃上《论都赋》，欲令车驾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而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景帝时有神雀凤凰，白鹿、白鸟等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

又曰：陈纪迁侍中，出为平原相，谒董卓，时欲徙都长安，乃谓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为陆海。今关东兵起，恐洛阳不可久居。长安犹有宫室，今欲迁，何如？”纪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宜修德政，以怀不附。迁移至尊，诚计之末者。愚以公宜以事委公卿，专精外任。其有违命，则威之以武。今关东兵起，民不堪命。若谦远朝政，率师讨伐，则涂炭之民，庶几可全。若欲徙万乘以自安，将有累卵之危，峥嵘之险也。”卓意甚恨，而敬纪名行，无所复言。

《吴录》曰：张言於孙权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为金陵。秦始皇时，望气者云金陵有王者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有别小江，可以贮舡，宜为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刘备劝都之，自京口迁都焉。
《吴志》先乱时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归建业死，不就武昌居。”乃迁都建业。（案：《江表传》汉建安中，蜀主曾宿於秣陵，睹江山之秀，劝帝居之。初，张谞帝曰：秣陵都，楚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岗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东岗，改名秣陵。今处所见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会，今宜为都邑。帝深善之。後闻刘备语曰：智者意同。案：《吴录》刘备曾使诸葛亮至京，因睹秣陵山阜。叹曰：锺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
《晋书》：周馥，成都王颖以为河南尹。馥观洛阳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都寿春，曰：“不图厄运，戎狄交侵，畿甸危逼。佥以殷人有累迁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河朔萧条，崤、函阻涩，宛都屡败，江、汉多虞。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枕灵岳，名州四带，有重险之固。运漕四通，无屡空之难。虽圣上神聪，元辅明贤，居俭守约，用保宗庙，未若相土迁宅，以保永祚也。”
《载记》曰：刘元海之僭，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元海曰：“陛下凤翔龙兴，奄受大命，然皇居仄陋，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乃迁都平阳。
又石勒下令曰：“武都，吾之丰、沛，万岁之後，魂魄归之。”初，张宾谓勒曰：“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国而都之。然後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王业成矣。”遂据襄国。
又符坚自临晋登龙门，顾问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矣。”权翼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於身殒南巢，首悬白旗，躯残於犬戎，国分於项籍，何也？德不修故也。吴起有云：‘在德不在险。’愿陛下守之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
《江表传》：孙皓欲徙都武昌，杨土百姓沿流供给殊以为患，陆凯上疏曰：“臣闻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其乐弥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民者，国之根也。诚宜重其食，爱其命，民安则君乐矣。又武昌土地危险硗确，非王者建都安国养民之处，船泊则沉漂，陵居则峻危。且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就武昌居。’臣闻翼星为祥，荧惑作妖，童谣之言，发自天心也。”
《後魏书》文旁泰和十八年，人迁都邺，登铜雀台，魏御史大夫崔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运漕四通，有西门、吴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於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慕容灭於後，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乃都洛阳。

《三国典略》：梁元帝在江陵即位，欲还都建康，领军将军胡僧、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谏等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渚宫洲数满百，当出天子，陛下龙飞，是其应乎。”梁主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左仆射王褒曰：“帝王所都，本无定处，其如黔首万姓，未见舆驾入建业，谓是列国诸王。宜顺百姓之心，从四海之望。”时江陵人士咸云弘正等皆是东人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若东人劝东，谓为非计，君等西人欲西，岂成良策？”梁王笑之。又于后堂大会文武五百人，问之曰：“吾欲还业，诸卿以为何如？”众皆愕然，莫敢先对。梁主曰：“劝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入劝梁主云：“建业旧都，茔陵犹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弗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欲陛下住？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象决其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象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

《五经要义》曰：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所以总天地之和，据阴阳之正，均统四方，以制万国者也。

王婴《古今通论》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谓之神州，州中有和美乡方三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圣人所生也。

《盐铁论》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之名都。

《世说》曰：谢公时兵厮养逋亡，多外窜在南塘下诸舡中。或欲求一时搜索，谢公不许，云：“不容置此辈，何以为京师？”

谯周《法训》曰：王者居中国，何也？顺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统也。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大山之下，必广川之上。高无近旱而水用足，下无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山海经》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郭璞注曰：大帝曲密之邑。）

又曰：帝之下都，昆仑之墟。

又曰：从极之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河伯。）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尧闻之贤，举之草茅之中。与之语礼乐而不逆，与之语政至简而易行，与之语道广大而不穷。於是妻之以皇，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帝王世纪》曰：古公父，是为大王，以修德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以皮弊事之，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玉帛，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遂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杖而去，止於岐山之阳，邑於周地，故始改国曰周。豳人闻之，曰仁人不可失也，东循而奔，从之者如归市焉。一年而成三千户之邑，二年而成都，三年五倍其初。王於是改戎俗，筑城郭，立宗庙，设官司，即《诗》所谓“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者也。周道之端，盖自此始。

《两京记》曰：隋文帝开皇二年夏，自故都移今所。帝以长安故城，汉来旧邑，宫宇蠹朽，谋欲迁都。仆射苏威等议合帝旨，太史令庾季才奏当迁都。帝曰：“吾乃今知天道。”开皇二年六月十八日，移入新邑，在汉故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直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今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名栜公，言词多验。时村人於此树下集，栜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位，何故坐之？”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右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谓之大兴城。隋文初封大兴公，及登极，县门园池多取其名。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四十步，周回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三丈五尺。

又云：东都城，隋大业元年，自故都移於今所。其地今周之王城。自周敬王、後汉，并居於今乙故都。至仁寿四年，隋文帝於此营建，初谓之东京，有诣阙言事者称：“一帝二京，事非稽古。”乃改为东都。为王充所据，充平，改洛州总管府，寻又置陕东大行台。武德九年，复为洛州都督府。贞观六年，改为东都旧宫为洛阳宫。明庆元年，复为东都，武太后号为神都。神龙元年，复旧，又改为河南府。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初，隋炀帝登北邙观伊阙，顾曰：“此龙门耶，自古何为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盖其地北据山麓，南望天阙，水木滋茂，川源形胜，自古都邑莫有比也。

又曰：太宗车驾始幸洛阳宫，唯因旧宫，无所改制。终於贞观、永徽之间，荒芜虚耗。置都之後，方渐修补。龙朔中，诏司农少卿韦机更缮造。高宗常谓机曰：“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始作上阳等宫。至武太后，遂定都於此。日加营构，而宫府备矣。

《郡国志》：庐山，在柴桑、彭泽二县之郊，叠障九成，崇岩万仞，《山海经》所谓三天子障，亦曰天子都。

杨雄《蜀都赋》曰：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张衡《南都赋》曰：於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

《鲁都赋》曰：彼齐诸儒，皆绘弁端衣，散佩垂绅，金声玉色，温故知新，访鲁都之区域，吊先王之遗真。

左思《蜀都赋》曰：盖兆基於上世，开国於中古。廓灵关而为门，苞玉垒而为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魏土者，毕昴之所应，虞夏之馀民，先王之桑梓，列圣之遗尘。考之四奥，则八之中；测之寒暑，则霜露所均。

後汉杜笃《论都赋》：夫大汉之盛，代藉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创业於高祖，嗣传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财衍於孝景，威盛於圣武，政行於宣、元，侈极於成、哀，阼祚缺於孝平。传代十一，历载三百。（高祖至平帝十一代，历，涉也，合二百一十四年，此言三百者，谓出二百年，涉三百年。）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谓吕氏乱而文帝兴，昌邑废而宣帝中兴。）皆莫能迁於雍州，而背於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已来，无兹著明。夫雍州，本帝王所以育业，（周始祖后稷封邰，公刘居豳，太王居岐，文王居酆，武王居镐，并在关中，故曰育业也。）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衍，广也。谓秦都关内也。）

卷一百五十七　州郡部三

叙州

《释名》曰：州，注也，郡国所注仰。

《说文》曰：州，畴也，畴其土而生之。

《河图括地象》曰：长城者为州。

又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

又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

《河图》曰：九州殊题，水泉刚柔有异。青、徐角羽集，宽舒迟，人声缓，其泉咸以酸。荆、杨角徵会，气漂轻，人声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刚勇漂，人声塞，其泉苦以辛。兖、豫宫徵合，平静有虑，人声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烈，人声捷，其泉辛以咸。

《尚书□舜典》曰：肇十有二州。（范宁注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为冀州广大，分为并州。燕置幽州，分齐为营州。始为十二州。）

又《汤誓》曰：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政。（九有者，九州也。）

《尚书大传》曰：古之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有十师焉。（郑玄注曰：州九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毛诗□商颂》曰：帝命式于九围。（九围，州也。）

《诗含神雾》曰：邶、、卫、王、郑，此五国者，千里之城，处州之中，名曰地轴。

《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五党为州，使之相；（郑玄注曰：州二千五百家，其困乏。）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又《春官下□保章氏》曰：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夏官下□职方》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天下之图如今司空典地图。）乃辨九州之图，使同贯利。
《礼记□王制》曰：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
《春秋说题辞》曰：州之言殊也，合同类，异其界也。
《尔雅》曰：两河间曰冀州，（自东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河南至汉也。）河西曰雍州，（自河西至黑水。）汉南曰荆州，（自汉南至衡山之阳。）江南曰杨州，（自江至南海也。）济河间曰兖州，（自河东至济也。）济东曰徐州，（自济东至海也。）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齐曰营州。（自岱东至海。）
《孝经援神契》曰：计校九州之别，土壤、山陵、大川，泽所注，莱沛所生，鸟兽所聚九百十一万八千二十四顷，（言民少不足以尽地利，沛水傍渐泑，不可耕者。）硗确不垦者其馀，堤封千五百万二千顷。
《论语摘辅象》曰：兖、豫属上台，（九州系于三台。）荆、杨属下级，（下级，上之下等，一台各有上下。）梁、雍属中上，（中台之上。）冀州属错，（错，杂也。属中台之下，下台之上。）青州属下上，（下台之上。）徐州属下下。（下台之下也。）
《五经异义》曰：地有九州，足以承天。
《史记》曰：邹衍云：“中国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有九，乃谓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後汉书》曰：献帝建安十八年，复《禹贡》九州。（《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於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郡国以并於雍州。自交州，荆益州。於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九数虽同。《禹贡》无益州，有梁州。然梁、益亦一地也。）
又曰：顺帝时，李固上书曰：“夫天下之大，譬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病，则四支不举。故臣之忧，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
应劭《汉官仪》曰：孝武皇帝南平百越，北攘戎狄，置交、朔方之州，复徐、梁之地，改雍曰梁，改梁曰益，凡十三州。所以交、朔独不称州，明示帝王未必相袭。始开北方，遂交南方，为子孙基也。
《汉官解诂》曰：冀赵常山，（胡广注曰：经曰：冀州既载居赵国，今治常山。）兖卫济河，（经曰：济河惟兖州，卫国今治山阳。）青齐海岱，（经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岱惟青州。居齐国今治焉。）徐鲁淮沂，（经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居鲁国，今居豫州而治东海。）杨吴彭蠡，（经曰：淮海惟扬州。又曰彭蠡既潴，居吴国，今治九江。）荆楚衡阳，（经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居楚国，今治武陵。）益庸岷梁，（经曰：华阳、黑水惟梁州。汉改梁州为益州，合治广汉。）凉黑水，（经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居国，汉改雍州为州国。右扶风拘邑县属司隶部，不属州，今治汉阳。）雍别朔方（汉别雍州之地，置朔方刺史，）交南越，（汉平南越之地，置交刺史，列诸州，治苍梧。）幽燕朝鲜，（经无幽州而《周官》有焉，盖冀之别也。）并代晋翟。（经无并州而《周官》有，盖州之别也。居燕国，今广阳也。）

《淮南子》曰：天地之间，九州八柱。

又曰：九州大统，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寅，亦千里。

又曰：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晨土，（东南晨焉，后稷所经纬也，故曰神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穑长，故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万物壮大，故曰滔土。）正西州曰并土，（并犹成，八月建酉，百成熟，故曰并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为四方内主，故曰中土。）西北台括曰肥土，正北济州曰成土，（未闻。）东北薄州曰隐土，（薄犹平也。阴气所隐伏也，故曰隐土。）正东杨州曰申土。（申，复也，阴气尽所隐伏也。东北阳气复起东方，故曰申土。）

《舆地志》曰：周成王时，周公作辅，定官分职，改禹九州，以徐、梁合之于青，分冀州之域为幽、并二州。

《风俗通》曰：《周礼》，“五党为州”。州，畴也。州有长，使之相周，足也。

《物理论》曰：九州变易，交错不同。《禹贡》有梁州，无并州。《周官》有并州。《尔雅》有营州，无青州。汉兴，武帝开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并、梁之数，而增交、益焉。

《太乙式占周公城名录》曰：黄帝受命，风后受图，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图。

张衡《灵宪》曰：昆仑东南有赤县之州，风雨有时，寒暑有节。苟非此土，南则多暑，北则多寒，东则多阳，西则多阴。故圣王不处焉。

叙郡

《释名》曰：郡，群也，人所群聚也。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

《史记》曰：秦始皇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以公国为大，以侯伯为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尉。

《汉书□地理志》曰：汉孝平时，凡郡国一百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六郡者，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
《续汉书□郡国志》曰：光武中兴，命并省郡国。明、章、和至於顺帝，凡郡国一百五，仍为十三部。
又曰：光武以官多役烦，乃并省郡、国十，凡县、道、侯国四百馀所。後为十三州部，司隶理河南，（今洛阳。）豫州理（亳州）洛阳，兖州理昌邑，（今兖州金乡县。）徐州理�necessary，（今泗州下邳县。）青州理临淄，（今青州临淄县。）凉州理陇，（今秦州陇城县。）并州理晋阳，（今太原。）冀州理高邧，（音郝。今赵州高邑县。）幽州理蓟，（今幽州蓟县。）扬州理历阳，（今和州县。）荆州理汉寿，（今朗州武陵县。）交州理广信。（今梧州苍梧县。）至於末加置，郡、国百有五，凡县、道、侯国千一百八十。东有乐浪郡，西有敦煌郡，南有日南郡，北有雁门郡，西南有永昌郡，广袤如前汉。
《通典》曰：秦始皇帝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三十六者：三川、河东、南阳、南郡、九江、漳郡、会稽、颍川、砀郡、泗水、薛郡、琅琊、齐郡、上谷、汉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代郡、钜鹿、邯郸、上党、太原、□中、九原、雁门、上郡、陇西、北地、汉中、巴郡、蜀郡、黔中、长沙，凡三十五。《舆内史》为三十六郡。）郡各领县，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平百越，又置西郡，（闽中、南海、桂林、象海。）合四十郡。置一守、一丞、两尉以典之，监侍御史掌监诸郡。汉有天下，王、侯、郡、国并置焉。迄於平帝，户口繁息，凡新置郡、国六十七，与秦三十六合一百三。改周雍州曰凉州，复置夏之徐、梁三州，而改梁曰益；北置朔方，南有交，别置二刺史，凡十三部。（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刺史十三人，各掌一州。）
又曰：后汉魏武辅政，吴、蜀三方鼎峙，疆埸不定。建安中，置郡十二。（新兴、乐平、西平、新平、略阳、阴平、带方、谯郡、乐陵、章武、南阳，襄陵是也。又省上郡、朔方、五原、□中、定襄、渔阳、庐江等七郡。）文帝受禅，又置七郡。（朝歌、阳平、弋阳、魏兴、新城、美阳、安丰也。）明帝置六郡。（平公孙度得辽西、辽东、带方、玄菟、乐浪，又置上庸一郡。）少帝又置平阳一郡。并得汉旧郡国五十四，平蜀得二十郡。（刘备初置郡九，巴东、巴西、梓潼、江阳、汶山、汉嘉、朱提、□南、涪陵。并得汉旧巴郡、广汉、犍为、祥拘、越、益州、汉中、永昌、南安、武都也。）晋太康平吴之後，天下一统，（平吴得州四。交、广、荆、杨也。郡四十三。）凡州十六。（《太康地记》曰：司、冀、兖、豫、杨、徐、青、幽、并、雍、凉、梁、益、交、广、荆也。）晋自汤阴败後，羌羯交侵，至於刘曜陷洛阳，於是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秦、营十二州并沦没矣。後魏孝文帝都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拓土宇。明帝熙平元年，凡州四十六，镇十二，郡国二百八十九矣。天平年，凡州六十八。至武定年，凡州一百一十一，郡五百一十九。周明帝受魏禅，至大象二年，凡州二百一十一。隋文帝受周禅，至开皇三年，罢天下郡，其县但隶州而已。九年，平陈以後，四海一家。大业三年，罢州为郡。四年，大簿，凡郡、国一百八十三。唐贞观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叙之为十道。

应劭《汉官仪》曰：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源，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有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章树生庭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会稽是也。京兆，绝高曰京。京，大也；十亿曰兆，欲令帝京殷盈也。左辅右弼，蕃翊承风也。张掖，始开垂，张臂掖也。

黄恭《十四州记》曰：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六年，废五等之爵，立郡县之官。以公国为大，侯伯为小，大郡曰守，小郡曰都尉。都尉之言君，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君至尊也。言郡守专权，君臣之礼更宗也。今之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为元首，邑以载民，故取名於君，而谓之郡也。

《风俗通》曰：周制，天子方千里，分为百县，县有四郡。故《左氏传》曰：“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叙县

《释名》曰：县，悬也，悬系於郡也。

《说文》曰：县，邑也，从口巳声。

《周书》曰：郊田方六百里，因四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鄙不过百室，以便野事。

《周礼□地官□遂人》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ガ，五ガ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礼记□王制》曰：天子之县内，方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国。

黄恭《十四州记》曰：县万户以上为令，则子国也。千户为长，男国也。今人呼县为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今之百里，古之诸侯。

又曰：县者，弦也，言施绳用法状如弦，弦声近县，故以取名。

《风俗通》曰：《周礼》“百里曰同”，所以奖王室，协风俗，总名县。县，玄也，言当玄静平徭役。

邑（附）

《尚书大传》曰：五里为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地官》曰：四井为邑。
《易□讼卦》曰：逋其邑人三百户。
《周书》曰：周公乃作大邑于成周。
《左传》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梁传》曰：齐人取子纠杀之。十室之邑，可以隐死。以千乘之鲁而不能存子纠，公为病矣。
《论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史记》曰：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无常处，以兵师为营卫。
张华诗曰：驾言游东邑，东邑纷穰穰。婚姻及良时，嫁娶避当梁。
乡（附）
《释名》曰：乡，向也，众所向也。
《周礼□地官□司徒》曰：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论语》曰：孔子如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又曰：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
《後汉书》曰：张湛为左冯翊，告归平陵，望寺门而步。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湛曰：“《礼》，下公门，轼路马。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唐书》曰：张道源，并州祁人也。年十五，父死，居丧以孝行称。县令郭湛改其居为复礼乡至孝里。
《老子》曰：以乡观乡。
《庄子》曰：游於无何有之乡。
《郑玄别传》曰：国相孔文举教高密县，曰：“公者，人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郑君乡宜曰郑公乡。”
黄恭《交广记》曰：秦兼天下，改附庸为乡。乡则有族，今嗇夫是也。乡之言境，言其在人境域内，非天王所置，故言乡。
《零陵先贤传》曰：郑产，泉陵人，为白土嗇夫。汉末，产子一岁，辄出口钱，民多不举。产乃敕民勿得杀子，口钱自当代出。因名其乡曰更生乡。
《万岁历》曰：黄帝六年正月，获彭绮。是岁，由拳西乡有产儿，堕便语云：“东方明，河欲清，鼎脚折，金乃生。”於是因曰语儿乡。
《郡国志》曰：秭归县屈原乡里，南岸曰归乡，西岸曰秭归。屈原既放，暂归乡里，因曰归乡。屈原姊女须闻原还，亦来喻之，因曰姊归也。
王子年《拾遗录》曰：张掖郡郅奇，字君珍。居丧尽礼，以泪洒石，石即成痕；著枯木枯草，在冬必茂；浸地成咸，俗谓之咸乡。汉帝嘉其孝异，表铭其邑，改曰孝行之乡，岁时使立庙祭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党（附）
《周礼□地官□司徒》曰：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助。
《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党长也，一聚所尊长也。
《六韬》曰：友之友，谓之朋；朋之朋，谓之党；党之党，谓之群。
闾（附）
《周礼□地官□司徒》曰：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
《说文》曰：闾，里门也。《周礼》，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也。
《尚书》曰：武王克商，轼商容闾。
范晔《後汉书》曰：袁忠子秘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刃，皆死於阵，谦以侍免。诏复秘等闾号曰七贤闾。
《战国策》曰：王孙假年十五，齐闵王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汝朝出而晚来，吾倚闾而望汝。”
又曰：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之罪。
《吕氏春秋》曰：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
里（附）
《周礼□地官□遂人》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风俗通》曰：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礼记□曲礼上》曰：里有殡，不巷歌。
《春秋潜谭巴》曰：里社鼓自鸣，此里有圣人。
《论语》曰：里仁为美。
又曰：东里子产润色之。
《论语撰考谶》曰：里名胜母，曾子廉襟。
《汉书》曰：《礼古经》者，出鲁淹中里。
又曰：卢绾与高祖同里。
又曰：宣帝舍长安尚冠里。
《东观汉记》曰：鲍永，字君长。为鲁郡太守，时彭丰等不肯降。後孔子阙里无故荆棘自辟，从讲室扫除至孔里。永异之，召郡府丞谓曰：“方今厄急，而阙里无故自涤，意岂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飨，诛无状也？”乃修学校，礼请丰等会，手格杀之。
张《汉记》曰：荀爽兄弟八人，时人谓之八龙。旧居西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阳里。
《宋书》曰：太原王知玄者，侨居会稽郯县，居家以孝闻。及丁忧，哀毁而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嘉之，沼改所居青苦里为孝家里。
《宋略》曰：张敷幼树风规，贞心简立，居丧灭性，孝道淳深。宜追甄异，以旌厥美，可改所居里曰孝张里。
又曰：散骑常侍袁瑜荐会稽郭世道，诏改所居曰孝行里。
又曰：太祖十三年春，凤凰见于京师，众鸟随之。改其地曰凤凰里。
《唐书》曰：刘之，贞观元年诏遣入京，以母老固辞，太宗许其终养。江南道大使李袭誉嘉其至孝，赐以束帛，因上表旌其门闾，改所居曰孝慈里。
《典略》曰：卫褒，字叔辽，河东人也。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改其里谓之孝德里。
《晋宫阁名》曰：洛阳城中诸里：年和里、宜寿里、永年里、宜都里、太学里、富储里、德官里、大雅里、孝敬里、永安里、安城里、左池里、东台里、安民里、延寿里、日中里、步广里、西国里、东半里、阳里、北恢里、安武里、孝西里、太始里、光林里、石市里、宜秋里、葛西里、西河里、宣赐里、延嘉里、攸阳里、南孝里、中恢里、宜年里、渭阳里、利民里、西乐里、北溪里、西义里、东统里、宣都里、石羊里、中安里、右池里。
潘岳《西征赋》曰：所谓尚冠、修城、河棘、宣明、建阳、昌阴、北焕、南平，皆夷漫涤荡，亡其处而有其名。注云：皆里名也。
《社祭酒别传》曰：桓宣武馆於赤栏桥南，曰延贤里。
《荆州记》曰：岘山南至宜城百馀里，旧说其间雕墙崇峻，汉灵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人，朱辕骈耀，华盖接阴，同会於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敕县号为冠盖里。
《荆州图记》曰：秭归县北有屈原故宅，方七顷，累石为屋。今其名曰乐平里。
伏琛《齐地记》曰：临淄有梧台里。
《益州记》曰：州南，蜀时故锦涧也，其处号锦里。
伍辑之《从征记》曰：谯周云：“孔子後，鲁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馀家，曰孔里。”
《郡国志》曰：齐临淄县东有阴阴里，诸葛亮《梁甫吟》云：“步出齐城门，遥望阴阳里。里内有三坟，累累皆相似。借问谁家坟，田疆古冶子”也。
《会稽典录》曰：陈嚣与民纪伯为邻，伯夜窃藩嚣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後，密枝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觉之惭惶，既还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嚣德义，刻石旌表其闾，号曰义里。
坊（附）
《汉宫阁名》曰：洛阳故北宫有九子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宫阁名》曰：洛阳宫有显昌坊、修城坊、绥福坊、延禄坊、休徵坊、承庆坊、桂芬坊、椒房坊、舒兰坊、艺文坊。

邻（附）

《尚书》曰：睦乃四邻，以蕃王室。

《毛诗》曰：协比其邻。

《周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

《周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 禽祭。

《左传口僖公》曰：弃德不祥，怒邻不义。

又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

又曰：救灾恤邻，天之道也。

又《桓公》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

又《昭元年》曰：晏子如晋，景公使更其宅。还而毁之，曰：“谚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

又曰：诸侯，守在四邻。

《语》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又曰：德不孤，必有邻。

《後汉书》曰：张霸，字伯饶。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傍，以就学焉。

《南史》曰：宋季雅市宅在吕僧珍宅侧。吕问宅价，曰：“千一百万。”吕怪其贵，宋曰：“一百万买宅，千万定邻也。”

《物理论》曰：买宅者先买邻焉。

又曰：买邻之直，贵於买宅也。

卷一百五十八　州郡部四

河南道上

东京开封府

《元和郡国志》曰：《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郑地，战国时为魏都。

《史记》曰：魏惠王自安邑里徙大梁。（今浚仪县。按《後汉书》：大梁城，魏惠王所筑。）

《汉书》曰：郦食其说高祖曰：“陈留，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

又曰：文帝以皇子武为梁王，都大梁，後东徙睢阳。（注曰：睢阳，今宋州也。）

《後汉书》曰：明帝永平十五年，东巡至大梁。

《春秋後语》曰：苏秦去韩之魏，说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留、汝南、郾、邵陵、武阳、新都、东谯、颍、煮枣、无疏，（鸿沟，今在谯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颍，今颍州。煮枣，今曹州。无疏，或作无，未详所在。）西有长蛇之地，（《史记》作长城之地。今武原县有长城。）北有河水、卷、燕、酸枣，地方千里。田舍庐庑之数，无所不蓄牧。人民之众，牛马之多，夜行不绝，訇訇殷殷。（车马声也。訇，火宏切。）夫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

《郡国志》曰：东魏孝静帝以此置梁州。周宣帝改为汴州，以其临汴水为名也。隋大业十三年，州废，以开封、浚仪属郑州，隋乱陷贼。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复置汴州。

《五代史》曰：梁开平元年，梁祖初开国，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京，元管开封、浚仪、陈留、雍丘、封丘、尉氏六县，至是割滑州之酸枣、长垣，郑州之中牟、阳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许州之扶沟、鄢陵，陈州之太康九县隶焉。後唐复降为汴州，以宣武军为额，其武阳、长垣、扶沟、考城等四县仍且隶汴州，其馀五县却还本部。晋天复中，复升为东京，复以前五县隶之，汉、周因之。

《太康地记》曰：豫州之分，其人得中和之气，性安舒，其俗阜，其人和。今俗多宽慢。

《汉志》曰：开封，逢池在东北，或曰宋之逢泽也。瓒曰：《汲郡古文》“梁惠王废逢忌之薮以赐民”，今浚仪是也。

《史记》曰：王稽与范雎言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三亭今属浚仪。）

《陈留风俗仪传》曰：阮简为开封令，有劫贼，外白甚急；简方围棋，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

徐广《史记音义》曰：秦孝公会诸侯於蓬泽。

《图经》曰：浚仪有高阳故城，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封於此城。

又曰：浚仪有信陵亭在城内，即魏公子无忌胜概之地。

《左传》曰：韩起送女於楚，还，过郑，郑伯劳诸国。（今围城是也。）

《汉志》曰：陈留郡，郑邑，後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瓒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属陈，故称陈留也。

《古史考》曰：伊尹生於空桑，陈留有空桑故城。

《家语》曰：孔子南游於楚，至阿谷之隧，使子贡奉觞从女子乞饮。今陈留有阿谷水。

《汉志》曰：雍丘，属陈留，故杞国，周武王封禹後东楼公。

《左传》曰：卫侯伐郑，至于鸣雁。（在雍丘有鸣雁亭。）

《左传》曰：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今在雍丘县。）

《汉志》曰：东昏，陈留郡，莽改曰东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襄邑，属陈留，有服官。莽曰襄平。师古曰：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徙县于襄陵，谓之襄邑县。

《陈留风俗传》曰：襄邑县南有涣水、睢水，传曰睢、涣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

《左传》曰：宣二年，郑破宋师于大棘。杜预曰：在襄邑。

《後汉地理志》曰：陈留郡已吾有大棘乡。

《国都记》云：封丘，卫地，故燕之延乡也。高与项羽战，战于延乡，有翟母免其难，故以延乡封翟母焉。

《汉志》曰：封丘，属陈留郡。孟康曰：春秋时，败翟于长丘，今翟沟是也。

《汉志》曰：尉氏，属陈留郡。应劭曰：古狱官曰尉氏，郑之别邑也。瓒曰：郑大夫尉氏之邑，遂以为邑。师古曰：郑大夫尉氏亦以掌狱之官故为族耳。

《後汉地理志》曰：陈留郡尉氏有陵树乡，乡北有泽，泽北有天子苑囿，有秦乐厩，汉以驯养猛兽。

《汉志》曰：外黄，属陈留郡。张晏曰：魏郡有内黄，故加外耳。瓒曰：县有黄沟，故依之也。

《左传》曰：惠公败宋师于黄。杜注：外黄县东有黄城。

《陈留风俗传》曰：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於皇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招魂於野，有丹蛇洒濯入梓宫，其浴处仍有遗。（其处在小黄，属陈留。）

《汉志》曰：长垣，属陈留郡。莽曰长固。

孟康曰：春秋会於匡，今匡城是。

《晋地道记》曰：长垣，故卫，故匡城地，孔子所厄处也。

《地道记》曰：承匡城在县西，《左传》文十一年，会晋于承匡是也。

《汉志》曰：鄢，属陈留。莽曰顺通。

《左传□隐公》曰：郑伯克段于鄢。

又：郑太叔侵郑，至于廪延。注曰：县北有延津，《後汉地理志》曰：“即酸枣也”。

《战国策》云：齐欲发辛取周九鼎，颜率曰：“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於沙海之上，为日久矣。（沙海属浚仪。）

《陈留风俗传》曰：县有仓颉、师旷城，其城有列仙吹台，梁王增筑之，以为吹台。（俗号繁台。）

《史记》曰：大梁城有十二门，东门曰夷门。隐士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抱关者。魏公子无忌厚遗之，不肯受。

《水经》曰：大禹塞荥阳泽，开渠以通淮、泗，名莨荡渠，即汴渠也。汉平帝时，河、汴决坏。後明帝遣使者修治汴渠。至隋大业中，更令开导，名通济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河水入汴口，自大梁之东，引入泗，连于淮，至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植柳。炀帝巡幸，乘龙舟而往江都。自杨、益、湘南至交、广、闽中，公私漕运商旅，轴轳相接。

《隋书》曰：大业元年，以汴水迂曲回复稍难，自大梁城西南凿渠，引汴水入，号通济渠。

西京河南府

《十道志》曰：洛州，周之旧都，《禹贡》豫州之域。

《尚书□洛诰》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又卜水东，亦惟洛食。”（言先卜河北黎水，不吉。又卜涧之间，乃吉。）

《周礼□司徒职》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

又曰：午为鹑午，周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张十七度，七星，周之分野。

《周书》曰：周公将致政，乃作大邑于洛，北因邙山，以为天下之湊也。

《孝经援神契》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於是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

《汉书》曰：高祖欲都洛阳，戍卒娄敬求见上曰：“陛下都洛阳，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周之先自后稷，积德十馀世。公刘避狄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之岐，国人争归之。文王为西伯。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成王即位，周公之属辅相焉，乃营成周於洛邑，以为天下中，四方纳贡，道里均，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务以德致人，不令後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乃分为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势弱也。今陛下用兵取天下，百姓肝脑涂地，而欲比隆周室，臣以为不侔矣。不如都秦。”帝以问张良，良曰：“洛阳虽险，其中不过百里，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不如都关中，娄敬之说是也。”

《博物志》曰：周在中枢，三河之分，风雨所起，四险之国。武王克殷，定鼎郏辱阝，以为东都。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周公相成王，以酆、镐偏在西方，职贡不均，乃使邵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中土。

《元和郡县志》曰：河南府，三代皆为都邑，周公营之为成周。秦为三川郡。汉为河南郡，後汉光武都之。

《左传》曰：初，平王东迁，辛有伊川，见被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帝王世纪》曰：周襄王十五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果验辛有之言。
又曰：晋赵鞅纳王使，汝寇守阙塞。服虔曰：阙塞，南山伊阙也。
《史记》曰：秦武王谓甘茂曰：“寡人欲通三川，以窥周室，死且不朽矣。”
《汉志》曰：洛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三十二年，晋合诸侯於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王莽曰宜阳。
《後汉书》曰：时天下垦田不以实，户口互有增减，诏下郡国检覆其事，而州郡多不均平，百姓嗟怨。帝见陈留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问曰：“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
又曰：梁鸿登北邙山，作《五噫之歌》曰：“登彼北邙兮，噫！览观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寥寥未央兮，噫！人之劬劳兮，噫！”
《魏志》曰：明帝即位，欲平北邙山，令登观台见孟津。廷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九河盛溢，洪水为害，丘陵皆夷，何以御之？”乃止。
《晋书》曰：武帝问尚书郎虞挚三日曲水事，挚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三生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至水边洗除，因流水以滥觞，遂以成俗。”帝曰：“若如所说，非嘉事也。”尚书郎束对曰：“虞挚小生，未究其本。此事起自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诗：‘羽觞随波流。’及秦昭王时，三月上巳日置酒河曲，遂有金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剑於王曰：‘令君制有西夏。’此即其处，因立为曲水焉。二汉相沿为盛集。”帝嘉对。
《隋书》曰：炀帝命仆射杨素等营构宫室，大业元年，遂成新都而徙居之。今洛阳宫是也。
《洛阳地图》曰：巩，在洛水之间。巩，固也，言四面有山，可以巩固也。
《朱超石与兄书》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映荫可爱。
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西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
《水经》曰：伊水东北过伊阙，昔大禹疏龙门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历其间，谓之伊阙。
《穆天子传》曰：天子射鸟，有兽在葭中，七萃之士高贲戎擒之以献。天子命畜之东虞，曰虎牢。唐讳虎，故改武，其後又名成皋。
《十道志》曰：寿安县，汉宜阳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张仪为秦说韩王曰：“大王今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非大王有也。”
又苏秦说韩宣惠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密县有径山，）西有宜阳、商阪之塞，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
陕州
《十道志》曰：陕州，陕郡。《禹贡》豫州之域，周为二伯分陕之地，即古虢国地。战国时属韩。秦并天下，属三川郡。
《史记》曰：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後汉书》曰：献帝东归至陕，议者欲令天子浮河东下，太尉杨彪曰：“臣弘农人，从此已下，东有三十六滩，非万乘所当从。”乃止。
《史记》曰：芮国，在今冯翊界，鲁桓公三年，芮伯万为母姜氏所逐，遂居于魏。（今芮城是也。）
《诗》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毛苌注曰：虞、芮之君相与争田，而久不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及入境，见行者让路，耕者让畔，咸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所争之地，以为闲田。天下闻之，归周者四十馀国。
《唐书》曰：天宝元年，陵郡太守李齐物凿三门山，路所通，深便於漕运。於所开渎中得古铧锄，上有古篆“平陆”二字，由是其年改为平陆县。
《山海经》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名曰桃林，广围三百里，中多马。造父於其中得骅骝耳之乘，以献穆王。
《尚书》曰：放牛於桃林之野。
《春秋》曰：处桃林之塞。（桃林在灵宝县。）
卷一百五十九　州郡部五
河南道中
虢州
《十道志》曰：虢州，弘农郡。《禹贡》豫州之域，春秋为虢地。七国时秦、韩之境。秦并天下，为三川郡。汉元鼎中，置弘农郡。
《左传口僖二年》曰：晋荀息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以伐虢。
应劭《汉官仪》云：弘，大也，所以广大农业也。
《汉志》曰：武帝置弘农县於秦故函谷关山岭下。
戴延之《西征记》曰：函者，道形如函也。孙卿子曰：“秦有松柏之塞”是也。
《帝王世纪》曰：虢有三焉。周兴，封虢仲於西虢，此其地也。封虢叔於东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成皋是也。今陕郡平陆县是北虢。
《汉书》曰：杨仆为楼船将军，耻为关外人，於是徙关新安，割秦河南、南阳二郡之西境，於故函谷关置弘农郡。
《汉书□郊祀志》曰：黄帝以首山之铜铸鼎於荆山之下，後名其地为鼎湖。（今胡城县也。）
《郡国县道记》曰：卢氏，西虢之别也。
《遁甲开山图》曰：卢氏山宜五，可以避水灾，因山以名县。
汝州
《十道志》曰：汝州，临汝郡。《禹贡》豫州之域，春秋时为周王畿及郑、楚之地。
《十三州志》曰：战国时，梁属魏。秦置三十六郡，属三川郡。汉为河南郡之梁县也。
《左传□昭二十九年传》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即鲁山县也。）
又曰：楚白公之乱，叶公率国人攻白公，白公奔山缢死，叶公遂邑焉。（即今叶县也。）
《家语》曰：叶公好龙，窗壁背画龙形，真龙为降，叶公见而丧魄。
《汉书》曰：汉王至成皋，辕生说汉王曰：“汉、楚相拒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且休息。使韩信等辑河北，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汉得休息。”王从其计，出兵宛、叶间。
《左传》曰：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注曰：应城，在襄城城父县西南。
《韩诗外传》曰：周成王与弟戏，以桐叶为：“以封汝。”周公曰：“天子无戏言。”王应时而封曰应侯。今应城是也。
郑州
《十道志》曰：郑州，荥阳郡。《禹贡》豫州之境。秦兼天下，为三川郡。
《帝王世纪》曰：黄帝都於有熊，今新郑是也。
《汉志》曰：新郑，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
《国语》曰：郑桓公为司徒，问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何以逃死？”史伯对曰：“王室将卑，戎翟必昌，不可逼也。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翟、鲜虞、路、泉、徐、蒲；（鲜虞、姬姓。路、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隗、霍、杨、魏、芮；（八国，姬姓也。）东有齐、鲁、曹、宋、滕、邹、莒；是非王之父子母弟甥舅也，皆则蛮夷戎狄之人也。非亲作顽，不可入也。其济、洛、河、颍之间乎！（言此四水之间可逃。）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东虢，仲之後，郐，姬姓。）虢叔恃势，郐仲恃险，皆有淫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贪冒。君若以周难之故，寄孥与贿焉，不敢不许。（孥，妻子，贿，财也。）周乱而是，骄而贪，必将背君，君若以成周之众，奉辞伐罪，无不克矣。克二邑，邬、弊、补、丹、依、柔、历、华，君之土也。（言克虢郐，此八邑可得。）若前华後河，右洛左济，主、鬼而食溱、洧，（，骊山名，主为神主也。）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王说，乃东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郑是十邑，谓前八邑及虢，郐。）

《韩诗外传》曰：郑国俗以二月桃花下水时会于溱、洧之上，以自祓除也。故《诗》曰：“溱与洧方涣涣兮。”

《汉书》曰：汉王数困荥阳、成皋间，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郦食其曰：“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能坚守敖仓，此天所以资汉。愿足下急进兵攻荥阳，据敖仓之粟，即天下知所归矣。”

《晋书》曰：阮籍尝登广武，见刘、项战处，叹曰：“时无英主，使竖子成名。”（其地在荥阳。）

《地道记》曰：阳武、荥阳有博浪沙，张良为韩击秦始皇处。

宋州

《十道记》曰：宋州，睢阳郡，理宋城县。虞舜十二州为豫州之境。周为青州之域，武王封微子之邑。後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济阴、东平，楚得沛梁，即今州地。

《礼记》曰：武王克殷，下车而封殷之後於宋。

《禹贡》曰：导菏泽，被孟猪。（孟潴泽在今虞城县，明都泽是。）

《博物志》曰：宋北至泗水，南迄睢涡，有孟猪之泽，砀山之基。

《元和郡国志》曰：秦并天下，改为砀郡。後改为梁国，汉文帝封子武为梁王。自汉至晋为梁国，属豫州。宋改为梁郡。隋於睢阳置宋州。

《唐书》曰：天宝末，禄山乱两河，郡县多所陷没。张巡、许远守睢阳，贼将尹子奇并力攻围，逾年不下，城中食尽，竟为贼所陷，巡等抗词不挠，遂被害。

《陈留风俗传》曰：宋之地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仁，好稼穑，恶衣食以致蓄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梁孝王筑东苑三百里，是曰免园。又为复道，自宫属诸平台三十馀里。
《图经》曰：梁王有修竹园，园中竹木，天下之选，集诸方游士，各为赋，故馆有邹枚之号。又有雁鹜池，周回四里，亦梁王所凿。又有清冷池，有钓台，谓之清冷台。
《汉志》曰：宁陵属陈留。莽曰康善。孟康曰，故葛伯国，今葛乡是也。
《汉书》曰：梁孝王武，以孝文十二年徙梁，梁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多大县。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四十馀里。

曹州

《十道志》曰：曹州，济阴郡，置在济阴县。《禹贡》豫州之域。周为曹国地，後属宋，七国时属齐。汉为济阴郡，地在济水之南，故以为名。《曹诗》曰：“荟兮蔚兮，南山朝跻。”（曹南山也。）
《左传□僖二十八年》曰：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移舍於墓”。（言将发冢。）曹人凶惧。因其凶也而攻之，入曹。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晋侯有疾，曹伯之竖侯𤏋需货筮史，曰：“以曹为解。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曹叔振铎，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公说，复曹伯。
《尚书》曰：夏师败绩，遂伐三，俘厥宝玉。（孔曰：三，国名，今定陶。）
《水经》曰：菏水，俗谓之五丈沟，东经定陶。
《汉书》曰：高祖五年春二月甲午，即皇帝位於定陶，汜水之阳。
《左传》曰：卫孙蒯田于隧，饮马于重丘，重丘人毁瓶，因诟之。（重丘，今乘氏县。）

亳州

《十道志》曰：亳州，谯郡，置在谯县。《禹贡》豫州之域。春秋时陈国之谯邑。六国时属楚。秦为砀郡地。汉为谯县，属沛郡。
《左传》曰：楚成得臣帅师伐陈，遂取焦夷。（杜注：焦，今谯国。）
《史记》曰：周武王封神农之後於谯国。
《汉书□地理志》曰：王莽以谯为延成亭。
《魏志》曰：後汉熹平五年，黄龙见谯。太史令单以为其国当有王者兴，不及五十年，亦当复见。及文帝即位，果如其言。以先人旧都立为谯国，与长安、许昌、邺、洛阳号为五都。
《元和郡县志》曰：後魏立南兖州，周武改为亳州。
《魏略》曰：太祖於谯东五十里泽中筑起精舍，读书，射猎，闭绝宾客，即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谯东。
《史记》曰：老子，苦县人也。（苦县，即今真源县。）
单州
《五代史》曰：单州，本单父县，梁为辉州，後唐同光二年复旧，隶宋州。周广顺中，割隶曹州。
《史记》曰：虙不齐，字子贱，为单父宰，反命於孔子，曰：“国有贤者，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
《吕氏春秋》曰：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
许州
《十道志》曰：许州，许昌郡。《禹贡》豫州之域。周为许国。
《左传》曰：许，太岳之胤也。
《说文》曰：许，炎帝之後也，武王伐纣时封之。
《汉志》曰：颍川许县，旧许国也。
《魏略》曰：後汉建安元年，太祖迎献帝都於许，即此邑也。魏文帝即位，改许昌县焉。
《左传》曰：郑伯清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礻方易许田。（今有鲁故城在长社县。）
《後汉书》曰：宋宠为颍川太守，问功曹郑凯曰：“闻贵郡山川多产奇秀，前贤往哲，可得闻乎？”凯对曰：“鄙郡禀嵩高之灵，中岳之精，是以圣贤龙蟠，俊凤集。昔许由、巢父耻受尧禅，洗耳河滨，重道轻帝，邈世高蹈。樊仲父者，志洁心遐，耻山河之功，贱天下之重，抗节参口。公仪、许由俱出阳城。留侯张良，奇谋辅世，玄算入微，济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于城父。胡元安，体曾参之至行，履乐正之纯业，丧亲泣血，骨立形存，精神通於神明，雉兔集於左右，出颍阳。彪义山，英姿秀伟，逸才挺出，究孔子之房奥，存文武於将坠，出於昆阳。杜伯夷，经学著於师门，政事熙於国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损己存公，有公仪之节，出定陵。”
又曰：献帝建安元年，迁都许。
《魏略》曰：黄初五年，文帝东征，留郭后於永始台。霖雨百馀日，城楼多坏，有司请移，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漸台，江水至，使者迎而无符，不出，卒没。今帝在远，未有急，奈何移也。”
又《景福殿赋》曰：镇以崇台，实曰永始。（台在许昌县。）
《魏志》曰：荀，字文若，颍川颍阴人也。董卓之乱，谓父老曰：“颍川四战之地，天下有变，当为兵冲，宜亟去，无久留。”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馥迎，独将宗室至冀州。後董卓遣李亻等出关东，所过虏掠，至颍川，乡人留者多见杀略。

陈州

《十道志》曰：陈州，淮阳郡，置在宛丘县。

《元和郡国图志》曰：《禹贡》豫州之域，本太昊之墟。周武王封妫满於陈，春秋时楚灭之。秦灭楚，属颍川郡。汉高分置淮阳国，後汉改为陈国。

《毛诗口陈风》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

又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注水经》曰：东门池，水至清而不耗，不生诸草。

《尔雅》曰：陈有宛丘。又曰：丘上有丘，为宛丘。

《汉书》曰：高帝十一年，立子友为淮阳王，罢颍川郡以益之。

《七贤传》曰：汉武出淮阳，到监乡。帝问陈翼曰：“此名为何？”翼曰：“监乡。”上曰：“何欺乎？”翼曰：“臣言不欺。若不欺，佩刀当生白毛；若欺，则无毛。”视之，刃果有毛。（监乡在卢江县。）

颍州

《十道志》曰：颍州，汝阴郡，置在汝阴县。

《元和郡县图》曰：《禹贡》豫州之域。春秋胡子国，楚灭之。秦并天下，为颍川郡。在汉则州汝南郡之汝阴县也。魏、晋於此置汝阴郡。後魏改置颍州。

《史记》曰：蒙恬伐楚寝丘。今汝阴县有寝丘故城在焉。

《吕氏春秋》曰：楚孙叔敖戒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无受利地。荆楚之间有寝丘，其地为不利，可长有也。”其子从之。楚封功臣二叶而灭，唯寝丘不夺。一名沈丘。

蔡州

《十道志》曰：蔡州，汝阳郡。《禹贡》豫州也。

《图经》曰：春秋时为沈、蔡二国之地，後为楚、魏二国之境。秦兼天下，以其地为三川。汉为汝南郡。《地形志》曰：“谓之悬瓠城，亦名悬壶城。”又《水经》曰：“汝水周城，形如悬瓠，故取名焉。”

《史记》曰：周武王克殷，封叔度於蔡。挟武庚作乱，周公杀管叔而放蔡叔，与车七乘。子胡改行率德。周公闻之，举胡以为鲁卿士，故鲁国治。复封胡于蔡，是为蔡仲。

《舆地志》曰：新蔡县，蔡平侯自上蔡徙都之，故曰新蔡。

《汉志》曰：汝南郡，高帝置。王莽曰汝汾。

又曰：阳，属汝南郡，在铜水之阳也。音纡。

又曰：吴房，本房子国也。楚灵王迁房于楚。吴王阖闾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堂溪氏。以封吴故曰吴房。
《史记》：苏秦说韩王曰：“韩之剑戟出堂溪。”
又曰：李斯，上蔡人也。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要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子曰：“吾欲与客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可得乎？”
《後汉书》曰：许劭，字子将，汝南平舆人也。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渊有二龙焉。（平舆故城今蔡州汝阳县，东北有二龙乡月且里。）
卷一百六十　州郡部六
河南道下
滑州
《十道志》：滑州，灵昌郡，置在白马县。《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卫地。战国时属魏。秦为东郡地。
《左传》曰：狄灭卫，卫立戴公，以庐于曹。（今白马地即曹邑。）卫文公自曹邑迁于楚丘。（今卫南县也。）卫成公又迁于帝丘。（今濮阳县。）
《史记》曰：秦始皇五年，拔魏十五城，始置东郡。
《汉志》曰：白马，属东郡。
又曰：郦食其说沛公曰：“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
《西征记》曰：古有神白马，因以名县。
又《开山图》曰：白马群行水上，悲鸣则河决，驰走则山崩。
《後汉书》曰：樊封燕侯，即东郡也。
濮州
《十道志》曰：濮州，濮阳郡，置在鄄城县。《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卫地。战国时属齐。秦并天下，即东郡地。在汉为济阴郡之鄄城县。
《左传》曰：齐桓公会诸侯于鄄。（杜注曰：卫邑，今东郡鄄城是也。）
《史记》曰：齐威王九年，赵伐我，取鄄。
《左传》曰：卫侯梦於北宫，见人登昆吾之墟。（注云：卫有观在昆吾之墟，今濮阳城是。）
《史记》曰：舜耕于历山，耕者让畔。（应劭曰：历山即雷泽中山也。）
《水经》曰：昔师延为纣作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延东走，自投濮而死。卫灵公将之晋，舍於濮水之上，夜闻歌声，召师涓受之。
济州
《十道志》曰：济州，济阳郡，置在庐县。《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其地属齐。秦兼天下，为东郡荏平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齐、郑盟于石门，寻卢之盟。杜注曰：今卢县故城是。
《史记》曰：扁鹊生卢，故曰卢医。
郦元《元注水经》曰：高敖城西即故茌平县城，高敖即今州是也。沈约《宋书》作“敲嚣”字。
《宋书》曰：元嘉七年，到彦之北征，拔高敖，後失之。至二十七年，以王玄谟为宁朔将军先锋入河，平之，於此固守，因置高敖城。
《郡国志》曰：後魏置济州於单于城中，即石勒於耕处闻鼓角之声是此。
《图经》曰：东阿，春秋时齐之柯地也。
《郡国志》曰：其地出缯缣，故秦王服阿缟。
《十道志》曰：石，在长清县。
《左氏传》曰：齐晋战于鞍，齐师败绩，齐侯自徐关入，见女子，曰：“君免乎？”曰：“免。”“锐司徒免乎？”曰：“免。”既而问之，壁司徒之妻也。与之石。
郓州
《十道志》曰：郓州，东平郡，置在须昌县。
《元和郡县图》曰：《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属宋，即鲁附庸须句国。战国时，其地属魏。秦为薛郡地。汉为东平国。
《左传》曰：晋人执季文子於苕丘，公还待於郓。杜注曰：“郓，鲁西邑。”
又《僖二十二年》：伐邾须句。（僖公时也。）
又《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赐虞人。（大野即钜鹿县。）
青州
《十道志》曰：青州，北海郡，置在益都县。
《元和郡县志》曰：少昊氏之墟，古青州之地。舜时以青州越海辽远，分为营州。武王克商，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周成王少时，命太公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後子孙为秦所灭，分齐地置齐、琅琊二郡。汉为临淄郡。
《图经》曰：少昊之代爽鸠氏，虞、夏则有季，汤有逢公伯陵，殷末有蒲姑，皆为诸侯，国於此地。周成王时，蒲姑与四国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太公。
《史记》曰：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长城钜防，足以为塞。
又曰：苏秦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馀里，齐军之良，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甚富，其民无不吹箫，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临淄之涂，车毂相击，人肩相摩，连袂成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给人足，志气高扬。
又曰：齐所以名齐者，有天齐祠也。
又《封禅书》曰：始皇游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羡门之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池名，在临淄南郊山下。
《汉书》曰：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
又曰：齐有三服之官，纵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游何牛山之上，北望齐国，曰：“美哉国乎！郁郁葱葱。使古人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俯而泣下沾襟。国子、高子曰：“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衣，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而况君乎！”又俯而泣。晏子笑曰：“乐哉！今日之游宴也，见怯君一、谀臣二。使古而无死，则太公、丁公至今犹存。吾君方将被莱笠而立畎亩，惟农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公惭，乃引觞自罚。
《韩子》曰：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晏子曰：“其田氏乎！”公曰：“寡人有国，而田氏有之，奈何！”对曰：“君欲夺之，则近贤远不肖，振穷恤孤。虽十田氏，其如君何！”
《齐记》曰：晋永嘉五年，东莱牟平曹嶷为刺史，所筑城有大涧甚广，因之为固，谓之广固城。城侧有五龙口。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燕录》曰：慕容德初议所都，尚书潘聪曰：“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里，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险峻，足为王者之都。”从之。
齐州
《十道志》曰：齐州，齐南郡，置在历城县。古兖州之域。
《周礼》曰：子为玄枵，齐之分。
《左传》曰：晋平公伐齐，战于历。
《史记》曰：舜耕于历山下。
《竹书□穆天子传》曰：天子自五鹿东征，钓於漯水，以祭淑人。己巳，天子东征，饮于漯水之上。（漯水在祝阿，即今禹城县。）
《郡国县道记》曰：章丘，古高唐县也，春秋时齐邑。
《史记》曰：齐威王使盼子守高，赵人不敢东渔于河。
淄州
《十道志》曰：淄州，淄川郡，置在淄川县。《禹贡》青州之域。周之九州，为幽州之境。春秋及战国时，属齐。秦为齐郡。汉为济南郡之般阳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志》曰：般阳，属济南郡。应劭曰：在般水之阳。王莽曰济南亭。
《图经》曰：长山县，本汉於陵县也，隋改焉，以界内长白山为名。
《汉志》曰：於陵，属济南郡。王莽曰於陆。
《郡国志》曰：长山於陵城，散宜生得瑞兽之地。
莱州
《十道志》曰：莱州，东莱郡，置在掖县。《禹贡》青州之域。周之九州，为幽州之境。秦置三十六郡，属齐郡。《汉志》：高祖置东莱郡，以其在齐国之东，故曰东莱。
《尚书□禹贡》曰：莱夷作牧。
《左传》曰：齐侯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後齐人复入莱，莱恭公俘柔奔堂，晏弱围堂，灭之，迁莱子於邡 。
《史记》曰：周武王封太公於营丘，莱侯闻之，遂与太公争营丘。
《左传》曰：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聊摄，齐西界；姑尤，齐东界。谓聊城，摄城，姑水，龙水也，水在即墨县。）
《汉书□郊祀志》曰：武帝元封元年，大旱，祷万里沙。孟康云：沙长三百里。（沙在郡界。）
《地理志》曰：长广县有奚养泽。（长广今昌阳县。）
《周礼□职方氏》曰：幽州之薮曰奚养。
登州
《十道志》曰：登州，文登郡。汉牟平县，属东莱郡。文帝封齐悼惠王子将闾为牟平侯，此即将闾邑也。
《图经》曰：古莱子国也。战国及秦，属齐郡。汉已下，属东莱郡。
又曰：文登，汉垂县有之罘山。
《汉书》曰：垂有之罘山，丹水所出。（师古曰：垂，直睡切。）
《史记》曰：始皇二十八年，行郡县，上泰山，过黄垂，经成山。後二十九年，又东游，登成山，升之罘，勒石纪功。
密州
《十道志》曰：密州，高密郡，置在诸城县。《禹贡》青州之域，兼得徐州之地。秦为琅琊郡。汉属齐，文帝分齐立胶西国，封齐悼惠王子为胶西王，都高密。
《齐记》曰：密州，本东武县，乐府《东武吟》即是也。
《秦本纪》曰：始皇二十八年，齐登琅琊层台于山上，秦王乐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万户于琅邪山。
《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徙都琅琊，立观台，周旋七里，以望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
《史记》曰：齐王为燕师所败，唯聊、莒、即墨三城不下。立王之子法章於莒，是为襄王。
徐州
《十道志》曰：徐州，彭城郡，置在彭城县。
《元和郡国志》曰：《禹贡》徐州之域。春秋时宋、滕、薛、小邾、逼阳之地。六国时属楚。秦并天下，为泗水郡。楚汉之际，楚怀王自盱眙徙都之；後项羽徙怀王於郴，自立为西楚霸王，又都於此。汉为泗水郡，後为彭城郡。
《汉书》曰：高祖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大风之歌》，令儿皆习和之。上乃起舞，忄亢慨泣下，谓沛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後，吾魂魄犹思沛。”
《宋书》曰：高祖经略中原，以彭城险要，置府於此。後王玄谟上表曰：“彭城南届大淮，左右清、汴，城隍峻整，襟卫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阳以北，经涂三千，达于济、岱，六州之民三十万户，实由此境。”
《後魏书》曰：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藩，南师来侵，莫不因之以凌诸夏。”
泗州
《元和郡国志》曰：泗州，临淮郡，理临淮县。《禹贡》徐州之域。春秋属鲁，又为徐子之国。後秦灭楚，为泗水郡。汉分置临淮郡。
《汉书□地理志》曰：{九厶}犹，属临淮郡。王莽曰康义。（{九厶}音仇，即连水也。）
《都城记》曰：周穆王末，徐君偃好行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馀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国，今徐城是也。
兖州
《十道志》曰：兖州，鲁郡，置在瑕丘县。
《元和郡县图》曰：《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鲁国。武王即位，封周公於少昊之墟，曲阜之地，周公不就，至子伯禽乃就封。之後三十四君，为楚所灭。楚以鲁为薛郡。汉为鲁国。魏太祖为兖州牧焉。
《左传》曰：季康子伐邾，以邾子益来囚诸负瑕。杜注云：鲁邑也，有瑕丘城，即今县。
《家语》曰：夫子为中都宰，今有中都城在焉。
《汉书》曰：高祖略地，取湖陵。《方舆地志》属山阳郡，即今方与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隐公矢鱼于棠。即此地，唐或为鱼台县。
《汉书》曰：吴楚七国反，天子命周亚夫将三十六军击之。亚夫至淮阳，问客邓都尉：“策安出？”客曰：“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使吴、梁相弊，乃以全制其极，破吴必矣。”亚夫从之，乃破吴。（今金乡县有昌邑故城。）
《魏志》曰：太祖欲征陶谦，时吕布在兖州，荀说太祖曰：“昔高祖居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蒂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自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济、河，天下之要地，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不先定。”乃从之。
海州
《十道志》曰：海州，东海郡，置在朐山县。《禹贡》徐州之域。春秋鲁国之东境。七国时属楚。秦为薛郡地，後分薛郡为郯。汉改郯为东海郡。
《汉书》曰：朐，属东海郡。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
又曰：东海郡祝其，羽山在南，鲧所殛之地。王莽曰犹亭。
《左传》曰：公会齐侯于夹谷即此。
沂州
《十道志》曰：沂州，琅琊郡，置在临沂县。《禹贡》徐州之域也。春秋时齐地。秦置琅琊郡。
《论语》：夫子曰：“点！尔何如？”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又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武城今在费县。）（之，适也。无可之则止，何必公山氏之适。）
又曰：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适也。无可之则止，何必公山氏之适。）
《汉书□地理志》曰：襄贲，属东海郡。王莽曰章信。後属琅琊郡。（贲音肥。）
卷一百六十一　州郡部七
河北道上
怀州
《元和郡县图》曰：怀州，河内郡。《禹贡》冀州之域，覃怀之地。周为畿内及卫、邘、雍三国。春秋时属晋。七国时属韩、魏二国。秦兼天下，灭卫，为三川郡。
《禹贡》曰：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光武定河内而难其守，问于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于关中，无复西顾之忧。今河内带河为固，户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非此了不可也。”乃拜恂为河内太守。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湛园之竹以为矢，养马收租以给军。

《左传》曰：周与郑人苏忿生之田：州、陉、㕣、怀。（州，今河内县。）

又曰：襄王赐晋文公以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於是始启南阳。（在晋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阳。）

《元和郡县图》曰：河内县，《春秋》野王邑也。

《左传》曰：晋人执晏弱于野王。

《汉志》曰：武德县，属河内。始皇东巡，自以武德定天下，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修武，本宁邑也。

《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勒兵於宁，故改曰修武。

《韩非书》曰：秦昭王败赵长平，西伐修武。

《汉书》曰：汉武帝将幸缑氏，至汲县之新中乡，得南越相吕嘉首，因立为获嘉县。

孟州

《图经》曰：孟州，河阳郡。《禹贡》冀、豫二州之境，则武王伐纣，会盟津是也。周为畿内，苏忿生之邑。後为晋邑。

《左传》曰：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

《北齐书》曰：神武使潘岳镇北城，又使高永乐守南城，以备西魏；又东魏所筑中氵单城仍置河阳关；故有河阳三城侯使。

《冀州图经》曰：河阳，在河内郡南六十四里，有宫有关。

《晋书》曰：潘岳才名冠世，为众所嫉，出为河阳令。

《左传口隐三年》曰：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又《僖十年》：狄灭温，（今河内温县。）温子奔卫。周襄王以地赐晋文公。

卫州

《元和郡县图》曰：卫州，汲郡。《禹贡》冀州之域，後为殷都，卫县界朝歌是也。战国时属魏。秦属河东郡。（汉为汲县地。）

《地理志》曰：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口风》邶、、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人，谓之三监。

《史记》曰：周旦以成王命兴师，杀武庚禄父，杀管叔，放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之间故商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志》曰：朝歌，属河内，纣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卫。王莽曰雅歌。

《刘子》曰：邑号朝歌，墨子回车。

《后汉书》曰：虞诩为朝歌令，多盗，连年不解，亲旧多劳吊之，曰："得朝歌何衰也！"诩笑曰："难者不避，易者必从，臣之节也。"诩谒河内太守马棱，棱曰："君儒者，乃在朝歌？甚为君忧之。"诩曰："贼犬羊相聚，以求饱暖耳。去敖仓不过百里，不知取以为粮；青、冀州民，不知掠以为众，守其厄塞，此为断天下之右臂也。今则不然，此无大计之效也。"诩悉平之。

《春秋後序》曰：太康五年，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予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发冢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废，推寻不能尽通，始者藏在秘府，余晚得见之。

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曰：黎阳，古黎国也。《诗》曰："黎侯寓于卫"是也。

相州

《元和郡县图》曰：相州，邺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地属晋。战国时属魏，魏文侯使西门豹守邺是也。秦并天下，为邯郸、上党二郡之地。汉高祖分置魏郡，治邺。

《尚书》曰：河甲居相。

《後魏书》曰：道武幸邺，访立州名，尚书崔光对曰："昔河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从之。

《汉志》曰：魏郡，领邺、馆陶、斥丘等一十八县。

《後魏书》曰：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使、起旧迹，可以饶富，在德不在险，请都之。"孝文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邺城非长久之地，石虎倾於前，慕容灭於後。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且西有枉人山，东有列人县，北有柏人城。君子不饮盗泉，恶其名也。"遂止。

《魏书》曰：黄武二年，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广平、阳平、魏平三郡为三魏也。

《图经》曰：安阳，纣都也，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墟所谓北冢是也。

《战国策》曰：纣昔聚兵百万，左饮淇水使竭，右饮洹水不流。

《晋书□载记》曰：石勒诸将佐议欲都邺，将攻三台，张宾进曰："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进襄国。

《汉志》曰：内黄，属魏郡。《春秋》"吴子、晋侯会于黄池。"今黄泽在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
州
《十道志》曰：洛州，广平郡。属《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为赤狄地，後属晋。
《左传》：“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是也。七国时属赵。秦并天下，为邯郸郡。汉初，置广平国。
《禹贡》曰：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在肥乡县。）
《左传》曰：公会单顷公及诸侯，同盟于鸡泽。杜注云：鸡泽在广平曲梁县。
《汉志》：广平国，领县十六。武帝征和二年改为平干国，宣帝复故。王莽曰富昌。
《十道志》曰：洛水县，本汉斥漳县也。
《汉志》曰：以其国斥卤，故云斥漳。
又曰：曲周，属广平国。莽曰直周。
《图经》曰：邯郸，单，尽也；邯，山名，谓邯山之所尽也。
邢州
《十道志》曰：邢州，钜鹿郡。《禹贡》冀州之域。秦并天下，於此置信都县，属钜鹿郡。
《左传》曰：凡蒋、邢、茅，周公之胤也。
又《成十五年》：楚大夫申公奔晋，晋以为邢大夫。（东阳，晋之山东，魏州广平是。）
《郡国志》曰：邢州尚书坊东平地，周百馀步，其所鸣响，人马行上轰轰有声，掘之即火出。
《十三州记》曰：钜鹿，唐虞时大麓之地。《尚书》：“尧试舜百揆，纳于大麓。”麓则林之大者。尧之禅舜，欲使天下皆见之，故合群臣与百姓，纳之大麓之野，然後授舜，以明己禅也。
《张耳传》曰：高祖从平城还，过赵，赵王自上食，礼甚卑。高祖箕踞。赵相贯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上过欲宿，心动，问：“县名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柏人，今尧山县。）
冀州
《十道志》曰：冀州，信都郡。
《元和郡县图》曰：春秋时属晋。七国时属赵。在秦属钜鹿郡。
李公绪《赵记》曰：赵孝成王造坛台之宫为赵都，朝诸侯，故曰信都。
《史记》曰：秦时有说客说张耳曰：“两君羁旅，难以独立；立赵後，扶以义，可以就功。”乃求赵歇，立为赵王，居信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项羽分赵，立张耳为常山王，居信都，改曰襄国。
《晋书》曰：张宾说石勒曰：“襄国因山凭险，实形势之国，可都之。”遂都於此。
《晋书》曰：初，童谣云：“古在左，月在右，让去言，或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让去言”，襄字也。“或入口”，为国也。寻为石勒所都。
《後汉书》曰：王郎僭号，河北悉应。光武自薊南行，至下博，惶惑不知所之，有白头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为长安守。”光武即驰赴信都，太守任光开门出迎。
《魏志》曰：韩馥为冀州牧，公孙瓒欲袭之。袁绍使高幹馥，令以冀州让绍。馥素忄匡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谏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乳哺，立可饿杀，奈何以州与之？”馥不从，以州与绍。
卢植《冀州风土记》曰：冀州，圣贤之泉薮，帝王之旧地。
《十三州志》曰：冀州之地，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语曰：“仕宦不偶值冀部。”
《後汉书》曰：王郎起，光武自薊南驰，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车入道傍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火，光武对灶燎衣。异进麦饭兔肩。
《魏志》曰：太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太祖“宜复古置九州，冀州所制者广，天下服矣。”太祖将从之，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今分冀州，将皆动心。一旦生变，天下未易图也。”公从之。
赵州
《元和郡县图》曰：赵州，赵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汉为常山郡平棘县地，又赵国。自两汉及魏，以封建子弟。
《赵记》云：女子盛饰冶容，习丝竹，长袖，倾绝诸侯。
《左传》曰：师及齐师、卫孔圉、鲜虞伐晋，取棘蒲。（即今平棘县也。）
《史记》曰：苏秦说赵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於赵。赵地方二千里，西有常山，南有漳河，东有清河，北有燕代。”
《汉志》曰：元氏，属常山县。王莽曰井关亭。赵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
《後汉书》曰：光武北征彭宠，阴后从行，生明帝於元氏传舍。章帝幸元氏，祠光武、显宗於县舍，又祠显宗於始生堂，皆奏乐，用新诗，复元氏祖。
《十道志》曰：高邑县，赵房子之邑，《竹书纪年》作鲂子。汉以为高阝县。後汉复改为高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光武至高阝，群臣请即帝位，於是设坛场於高阝南千秋高亭五成陌。（今赵州柏乡县。）

镇州

《十道志》曰：镇州，常山郡。

《元和郡县图》曰：《禹贡》冀州之域。周为并州地。春秋时为鲜虞国。战国时属赵。秦兼天下，为钜鹿郡。

《十三州志》曰：真定，本名东垣，以河东有垣，故此加东耳。

《汉书》曰：高祖时，代相陈反，使赵利守东垣。上自攻之，不下，卒骂帝，帝怒，增兵急攻城，斩骂者，改曰真定。

《汉志》曰：井陉，属常山郡。

《穆天子传》曰：天子猎于山。注曰：燕、赵谓山脊为，即今井陉是。

《史记》曰：秦始皇十八年，攻赵，王剪下井陉。

《元和郡县图》曰：灵寿县，本中山国都也。

《十三州志》曰：中山武公本周之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国政。晋太史馀见周王，王问之：“诸侯孰先亡？”对曰：“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臣观之，中山其先亡乎？”其後魏乐羊为文侯将，拔中山，封之灵寿。

《战国策》曰：九门县本有九室而居，赵武灵王改为九门县。

《史记》曰：赵惠王三十八年，藺相如城九门大城。

定州

《十道志》曰：定州，博陵郡。《禹贡》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盖井州之域。春秋时鲜虞白狄之国，後改为中山国。

张曜《中山记》曰：郡理中山，以其城中有山，故谓之中山。又云：郡治中人城。

《汉志》曰：卢奴县，属中山国。卢水出焉。

《图经》曰：安喜县，即古卢奴县也。有黑水故池，深而不流；俗谓黑水为卢，不流为奴。

《汉书□外戚传》曰：宣帝母王夫人，微时与父泣别於柳宿城。（在丰义县。）

《十道志》曰：唐县，本春秋时鲜虞邑也，汉为唐县地。

《汉志》曰：唐县，属中山国。王莽曰和亲。故尧国也。尧为唐侯，邑於此。尧山在唐东北望都界。孟康曰：晋荀吴伐鲜虞，入中人，今中人亭是。

应劭《风俗通》曰：中人城北四十里有左人亭，鲜虞故邑。（左人亭即唐县也。）

《汉书》曰：望都，属中山国。莽曰顺调。尧山在北，尧母庆都山在南，登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见都山，故以为名。
《图经》曰：陉邑县，本七国时中山国之苦陉县也。
《史记》曰：李克为中山相，苦陉之吏上计，入多於前，克曰：“苦陉上无山林之饶，下无薮泽牛马之息，而入多於前，是扰乱吾民也。”於是免之。
《十道志》曰：鼓城县，春秋鼓子之邑，汉下曲阳之地。
《春秋左氏传》曰：晋荀吴围鼓，以鼓子鸢归。（钜鹿下曲阳有鼓众。）
《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阳，故加下耳。
《图经》曰：北平县，本秦曲逆县之地，属中山国。
《汉书》曰：高祖北征还过曲逆，上其城，望室甚大，曰：“壮哉县！吾行天下，独见洛阳与是耳。”於是封陈平为曲逆侯。
《後汉书》曰：章帝北巡北岳，以曲逆名不善，改为蒲阴。
瀛州
《十道志》曰：瀛州，河间郡。《禹贡》冀州之域。舜十二州为并州之境。春秋时属燕、赵二国。秦并天下，为河间郡。汉为河间国。
《郡国志》曰：瀛州，以地带沧海，物产滋瀛，故以名之。又云：以瀛海为名。
《汉志》曰：河间国，领县四：乐成、侯井、武隧、弓高。王莽曰朔定。应劭曰：在两河之间。
《汉书》曰：武帝时，望气者云“西北有女极贵”，遂访之於河间，得钩弋夫人。
《十道志》曰：博野县，本汉蠡吾县地。
《十三州志》曰：太初元年，蠡吾侯志入继孝质，是为孝桓帝。追尊其父蠡吾侯翼为孝宗皇帝，陵曰博陵，因改为博野县。
《汉志》曰：高阳县，属涿郡。王莽曰高亭。以其在高河之阳，故曰高阳。
《汉志》曰：东平舒，属渤海郡。以代郡有平舒，故此加东也。（即平舒县。）
卷一百六十二　州郡部八
河北道中
魏州
《元和郡县志》曰：魏州，魏郡。《禹贡》兖、冀二州之域。在夏即观扈之国。春秋时为晋地。战国时为卫、魏二国之地。秦灭魏，置东郡；灭赵，置邯郸郡。汉以秦邯郸之南部、东郡之边县置魏郡。後汉封曹操为魏王，治邺。
《史记》曰：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重义而务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邯郸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汉初，分邯郸之南部置魏郡。
《汉志》曰：魏郡，王莽曰魏成。领邺、馆陶等十八县。
又曰：元城，属魏郡。魏武侯公子元食邑于此，因而氏焉。
《後汉书》曰：曹操为魏公。操分魏郡为东、西部，置都尉。
《元和郡县志》曰：元城县有沙麓山，即《春秋经》所书“沙麓崩”。後为汉元后兴之象也。
博州
《元和郡县志》曰：博州，博平郡。《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时齐之西界聊摄地也。战国时为齐地。秦、汉为东郡地。
《左传》齐晏子对景公曰：“聊摄以东，其为人也多矣。”
《史记》曰：齐田单攻聊城岁馀，士卒多死而聊不下。鲁仲连为书约之，矢以射城中。燕将得鲁连书，泣三日，犹与不能决，乃自杀。
《史记》曰：齐威王伐晋，至博陵。徐广注曰：东郡之博平也。
莫州
《十道志》曰：莫州，大安郡。其地历代所属与瀛州同。唐景□二年，分瀛州置。
《汉志》曰：莫邛 县，属涿郡。王莽曰言符。
《郡国志》曰：莫邛 县有易京城，后汉末公孙瓒筑京以自固。围堑十重，以铁为门，诸将家家作楼，以千计，并高五六丈。为袁绍所攻，城楼皆陷没。
《图经》曰：清乐县，本汉乐乡县也。
《汉志》曰：乐乡，属信都。王莽曰乐丘。
《史记》曰：汉高祖过赵，问：“乐毅有後乎？”对曰：“有乐臣叔。”遂封乐叔于此。
《後汉书》曰：献帝初，公孙瓒据幽州。先是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间不合大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瓒以易地当之，乃筑京以自固也。
深州
《元和郡县图》曰：深州，饶阳郡。《禹贡》冀州之域。七国时为赵地。秦为钜鹿郡地。汉为饶阳县。隋置深州，以州西故深城为名也。
《汉志》曰：饶阳，属涿郡。在饶河之阳，故名之。
又曰：安平，属涿郡。王莽曰广望亭。《汉书》：高帝六年，封鄂千秋为安平侯。
《後汉书》曰：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之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冯异上豆粥。明旦，光武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公孙异字。）

易州

《十道志》曰：易州，上谷郡。《禹贡》冀州之域。虞舜分冀州为并州，则为并州之地。春秋时燕、赵之分。秦并天下，为上谷郡地。汉置涿郡，今州即涿郡之故安地也。

又曰：易县，本汉故安县也。

《汉志》曰：故安，属涿郡。

《汉书》曰：文帝封申屠嘉为故安侯。

《九州记》曰：易县西南三十里有送荆陉，即荆轲入秦之路也。

《河北记》曰：易县前有五公城。王潭不从王莽，潭子兴生五子，避隐於此，世祖并封为侯。

《十道志》曰：氵来水县，本汉遒县也。

《汉志》曰：遒，属涿郡。莽曰遒屏。

《汉书□年表》曰：景帝封匈奴降王隐强为遒侯。

又曰：容城，属涿郡。莽曰深泽。

《十道志》曰：遂城，战国时武遂县，汉之北新城。

《史记》曰：赵悼襄王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

《汉志》曰：北新城，属中山国。莽曰朔平。《土地十三州志》曰：“河间有新城，”故此加北。

幽州

《十道志》曰：幽州，范阳郡。《禹贡》冀州之域。虞舜十二州为幽州。夏、殷省并冀。周复置幽州。秦为渔阳、上谷等五郡。汉高分上谷置涿郡；武帝开东夷，又置玄菟、乐浪二郡。

《释名》曰：幽州，北幽昧之地，故曰幽州。

《晋地道记》曰：幽州，因幽都以为名。

《山海经》曰：北荒有幽都之山。

《尔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

《晋地道记》曰：舜以冀州南北广大，分燕北地为幽州。

《汉志》曰：渔阳郡属幽州，莽曰通路。

《史记》曰：颛顼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

又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曰北。）

《郡国志》曰：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其气躁急。通齐、赵，渤海之间一都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燕、秦千树粟，与封侯等。士马所生，有鱼盐桑枣之利。
《後汉书》曰：公孙瓒破刘虞，尽有幽州之地。
《三国典略》曰：东魏薛叔尝梦山上挂丝，以告所善张亮，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必为幽州。”後果如之。
《礼记》曰：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後於薊。
《史记》曰：邹子之燕，昭王拥彗前驱，请为弟子受业，筑碣石宫以处邹子，亲往师之。
又曰：昭王谓郭隗曰：“愿得贤士，以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归燕。
《汉志》曰：安次县，属渤海郡。又《续汉志》曰：安次，属渔阳郡。
《图经》曰：武清县，本汉之雍奴县也。
郦元《注水经》曰：雍奴，薮泽之名。四面有水曰壅，不流曰奴。
《魏志》曰：《张传》曰：“从击潭於渤海，别将围雍奴，大破之。”
顺州
《方舆志》曰：顺州，顺义郡，在范阳郡。唐天宝初置，又改为顺义、归化二郡。（亦曰思顺州。）
归顺州
《方舆志》曰：归顺州，其地乃燕之北境，燕太子丹使荆柯献地图即谓此也。即元顺州之北境，唐天宝初以置归化、顺义二郡，同领怀柔一县，复又立归顺州以理焉。
涿州
《图经》曰：涿州，涿郡。古涿鹿之地，舜十二州为幽州地。《禹贡》为冀州之域。春秋战国为燕国之涿邑。汉高帝置涿郡。
《史记》曰：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
《汉志》曰：涿郡，高帝置。莽曰垣输。属幽州。领县二十九。
薊州
《图经》曰：薊州，渔阳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属燕。秦时於此置渔阳郡，二汉因之。
又曰：渔阳县，本北无终子国也。有无终山城。
《春秋左氏传》曰：庄十三年，齐人伐山戎。杜预注曰：山戎、北狄、无终，三名其实一也。
《汉志》曰：无终，属右北平。故无终子国也。
燕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燕，宛也。在涿鹿山南宛宛然，因以名之。
《春秋说题辞》曰：箕尾为燕，阴气浸生。故俗云贪利，地宜栗。
《史记》：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不佃作而足於枣栗矣。此所谓天府也。
又《货殖传》曰：燕、秦千树栗，以比封侯。
檀州
《十道志》曰：檀州，密□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并为燕地。秦为渔阳郡。在汉领白檀等十二县。
又曰：本汉奚县，属渔阳郡。
《汉志》曰：奚，属渔阳郡。莽曰敦德。（音题。）
又曰：燕东有渔阳郡。
《汉书》曰：汉李广弭节白檀。
《魏书》曰：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乌丸於柳城。
《续汉书》曰：白檀县，即右北平。
妫州
《十道志》曰：妫州，妫川郡。《禹贡》冀州之域。舜暨周为幽州之域。春秋战国并属燕国。秦并天下，为上谷郡为潘县也。
《汉志》曰：燕西有上谷郡。
又曰：上谷郡，秦置。莽曰朔调。属幽州。领县十五。
又曰：潘县，属上谷郡。莽曰树武。（潘曰普半反。）
《晋太康地里记》曰：潘县，更属广宁郡。
《史记》曰：轩辕黄帝战於阪泉之野。
《十道志》曰：阪泉，在怀戎县。
《周书》曰：黄帝杀蚩尤於中冀，名曰绝辔之野。亦其地。
《史记》曰：燕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造阳即妫州之地名也。）
平州
《十道志》曰：平州，北平郡。《禹贡》冀州之域。舜十二州为营州之境。周为幽州之地。春秋时为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国地。秦兼天下，为辽西郡肥如县地。
《汉志》曰：肥如，属辽西郡。肥子奔燕，燕封於此。
《史记》曰：齐桓公北征山戎至孤竹，至卑耳之溪，见一人长八尺，具衣冠，右袪衣，走马前。桓公问於管仲，对曰：“山之神有俞儿，霸王之君兴则前导，袪衣示前有水，右袪衣从右方涉。”至卑耳之溪，从左方涉，其深至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右已涉。桓公拜曰：“仲父之圣至於此。”
《魏志》曰：曹公北征乌丸，田畴自卢龙道引军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冈，登白狼，望柳城。道今在卢龙县。
营州
《十道志》曰：营州，柳城郡。《禹贡》冀州之域。其在十二州为营州地。周为幽州。春秋为山戎之地。战国时属燕。秦、汉为辽西郡。
《郡国志》曰：地当营室，故曰营州。
《汉志》曰：辽西郡，秦置。属幽州。领县十四。
《後汉书》曰：辽西郡，即乌丸鲜卑蹋顿所居。
《十六国春秋□慕容传》曰：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为福德之地也。可营制规模，筑龙城，构宫室。改柳城为龙城县，遂都之，改曰和龙宫。
《後汉舆地记》曰：舜分齐营州之域燕西，置营丘郡於其域内。今柳城县有营丘城。
德州
《元和郡县志》曰：德州，平原郡。《禹贡》兖州之域。春秋战国时齐地。秦兼天下，为齐郡地。汉分齐郡置平原郡。
《汉志》曰：平原郡，高帝置。王莽曰河平。领县十九。
《十道志》曰：县，本汉条县也。景帝封周亚夫为条侯。後改为。
《汉志》曰：县，属信都。莽曰治。
《元和郡县志》曰：安德县有鬲津枯河，《禹贡》九河之一。
《汉志》曰：鬲县，属平原。王莽曰河平亭。
棣州
《元和郡县志》曰：棣州，乐安郡。《禹贡》青州之域，又曰兖州之域。春秋时为齐地。秦并天下，为齐郡。汉为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
《左氏传》曰：锡我先君履，东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无棣。
《十道志》曰：厌次，本汉富平县。
《汉志》曰：富平，侯国。属平原郡。王莽曰乐安亭。後汉明帝改为厌次。
《汉书□东方朔传》曰：朔，平原厌次人也。
《十道志》曰：滴河县，本汉力县也。（力，音力。）
《汉志》曰：力，属平原郡。莽曰张乡。
《十道志》曰：蒲台，本汉湿沃县也。
《汉志》曰：湿沃，属千乘郡。莽曰近亭。
《三齐记》曰：蒲台高八十尺，始皇所顿处。台下萦蒲系马，今蒲犹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沧州

《十道志》曰：沧州，景城郡。《禹贡》兗州之域。虞舜及周，为幽州之域。春秋时属齐、晋。七国时属齐、赵。秦并天下，以齐地置齐郡，以赵地置钜鹿郡。汉高帝分钜鹿置渤海郡，分齐郡置平原郡。

《汉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滨，因以为名。

《图经》曰：渤海，实沧州之地，属赵分居多。

《汉书》曰：赵分地薄人众，丈夫相遇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

《十三州志》曰：渤海风俗鸷戾，高气力，轻奸凶。

《十道志》曰：清池县，汉之浮阳县也。

《汉志》曰：浮阳，属渤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阳，浮水所出，东入海。

《汉书》曰：宣帝时，渤海饥，盗贼起。龚遂单车入境平之。後劝叛者卖剑买牛，民皆知劝。

《汉志》曰：平童县，灵帝改曰饶安。属渤海郡。

又曰：乐陵县，属平原郡。莽曰美阳。

贝州

《元和郡县图志》曰：贝州，清河郡。《禹贡》兗州之域。春秋时属晋。七国时属赵。秦兼天下，以为钜鹿郡。汉又分置清河郡。

《十道志》曰：周武建德六年，北齐于此置贝州，以贝丘为名。

《左氏传》曰：齐襄公田於贝丘。

《汉志》曰：清河郡，高帝置。王莽曰平河。属冀州。领县十四。

《图经》曰：清河县，秦为厝县。（厝音翅亦反。）汉为信城县。

《汉志》曰：厝，属清河郡。王莽曰厝治。安帝以孝德皇帝葬於厝，改曰甘陵。

《十道志》曰：武城，赵邑东武城也。

《史记》曰：赵平原君胜封东武城。

《元和郡县志》曰：夏津县，本俞阝 县也。

《汉志》曰：俞阝 县，属清河郡。王莽曰善陆。

《汉书》曰：高后封吕他为俞阝 侯。

卷一百六十三　州郡部九

河北道下

蒲州

《十道志》曰：蒲州，河东郡，置在河东县。本汉蒲阪地，盖尧、舜所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晋献公灭魏，以赐毕万。服虔注曰：在晋之蒲阪。
《史记》曰：季布为河东太守，文帝谓布曰：“河东，吾股肱郡也。”
《博物志》曰：河东有山泽近盐。沃土之人不才，汉兴，少有名人。
《魏志□杜畿传》曰：畿为河东太守，开置学官，亲执经教，郡中化之。自後河东多儒者，闾阎之间，习于程法。
《春秋左氏传》曰：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音旬。）瑕氏之地，（郇瑕，古国名。河东解县西北，郇城。）沃饶而近，（，盐。猗氏县盐池是也。）国利君乐，不可失也。”韩献子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垫隘，於是乎有沉溺重追（直伪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则公室乃贫，近宝则民不务本。不可谓乐。”公说，从之。
《郡国志》曰：猗氏县，猗顿所居之地。猗顿，鲁穷士也，问术於陶朱公，公教之蓄五，遂富。汉因之名县。
《史记》曰：魏都安邑。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东侵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我安邑近秦，於是徙居大梁。
《汉志》曰：河东郡，秦置。王莽曰兆阳。领县二十四。
又曰：蒲反，故曰蒲，秦更名。王莽曰蒲城。应劭曰：秦始皇东巡见长坂，故因加反。孟康云：晋文公以赂秦，后秦人还蒲，魏人喜曰：“蒲反矣。”遂名之。师古曰：应说是。
绛州
《元和郡县志》曰：绛州，绛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属晋。战国时为魏地。秦三十六郡为河东郡。
《後汉书》曰：章帝元和三年，行幸安邑，观盐池。
《晋太康地志》曰：安邑有司盐都尉，别领兵五千。
《图经》曰：晋穆侯迁都於绛。曾孙孝侯改绛为翼，翼为晋之旧都。後献公复为绛。绛在今曲沃故城二里，有绛邑故城。是故绛在翼城东南，有故翼城是也。
《十道志》曰：正平县有九原，一名九原，即赵简子观处。
《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
《汉书》曰：元鼎六年，上幸缑氏，至此闻南越破，遂立为闻喜县。
《图经》曰：闻喜县有董泽。《左传》曰：“董泽之蒲可胜既乎！”
晋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和郡县志》曰：晋州，平阳郡。《禹贡》冀州之域，尧、舜所都。周为冀州地。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时属韩。秦为河东郡地。
《十道志》曰：本汉平阳县地。
《汉志》曰：平阳县，属河东郡。以其在平水之阳，故名之。
《前赵录》曰：太史令言於元海曰：“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唐尧所都。”於是徙居平阳也。
《两河记》曰：洪洞县，以此地固重复，控据要险，故曰洪洞焉。
《汉志》曰：襄陵，属河东郡。王莽曰昌。以晋襄公之陵以为名。
《十道志》曰：霍邑，汉彘县也。
《汉志》曰：彘，属河东郡。周厉王所奔也。王莽曰黄城。
泽州
《元和郡县志》曰：泽州，高平郡。《禹贡》冀州之城。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韩、魏，后属韩。秦兼天下，今州即上党郡高都县之地也。
《史记》曰：秦使武安君白起攻赵，赵发兵拒秦，秦大破赵於长平。（长平在高平县，西北有长平故城。）
《十道志》曰：泽州，以泽为名。
《汉志》曰：，属河东郡。《禹贡》析城山在西南（音胡虢反。）
《墨子》曰：舜渔於泽。
《十道志》曰：晋城县，本汉高都县也。
《汉志》曰：高都，属上党郡。有天井关。
《元和郡县志》曰：高平县，本汉泫氏县也。（泫音胡玄反。）
《汉志》曰：泫氏，属上党。泫水所出也。
《竹书纪年》曰：梁惠王九年，晋取泫氏。
《史记》曰：赵成侯十六年，与韩、魏分晋，封晋君于端氏也。
潞州
《元和郡县志》曰：潞州，上党郡。《禹贡》冀州之域。殷为黎国。春秋时属晋，又曰兼有潞子之国。秦为上党郡地。
《左传□宣十五年》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酆舒，潞相。）晋侯伐之，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杀之。
《战国策》曰：秦有安邑，则韩必无。上党以远韩近赵故，卒归赵。
《隋图记》曰：上党、南阳，古以为县，实都也。
《汉志》曰：上党郡，秦置。属并州。有上党关。
又曰：壶关，属上党郡。黎侯国，今有黎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上党，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
《上党记》曰：高平赤壤，其地山阻，百姓不居，即此郡也。
《图经》曰：後周建德七年，于襄垣县立潞州，以其浸汾、潞为名。
《汉志》曰：长子县，属上党郡。周史辛甲所封。师古曰：长读长短之长。
《竹书纪年》曰：梁惠王十二年，郑取屯留、尚子。即长子之地也。
《左传□襄十九年》曰：晋人执卫行人石买於长子，执孙蒯於屯留。（长子属上党。）
又曰：郑伯如晋，晋人执诸铜。
《晋太康地记》曰：铜，故晋大夫羊舌赤邑，时号赤为铜伯华。汉以为县。
辽州
《图经》曰：辽州，乐平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属韩，後属赵。秦、汉为上党郡。贞观中避讳，改为仪州，後又为箕州，复为辽。
《十道志》曰：和顺县，本汉沾县地，即讳阏与邑。
《史记》曰：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赵阏与。赵奢曰：“其道远险扼，譬如两鼠斗於穴中，将勇者胜。”乃使赵奢将，大破秦军，乃解阏与之围。
《汉书□高帝纪》曰：韩信破代相夏说於阏与。
《汉书》曰：沾县，属上党郡。有沾水出壶关。（沾音他兼反。）
沁州
《十道志》曰：沁州（千浸切，）阳城郡。本汉远县地。
《元和郡县志》曰：《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其地属晋。战国时属韩。在秦为上党郡地。今州即汉上党之远属地。
《汉志》曰：远，属上党郡。王莽曰近。
《晋地记》曰：远，今名孤远，後代语讹耳。
《十道志》曰：绵上县，亦远县之地。以县西有绵上地，因名之。旧属介休县，隋分置绵上焉。盖晋介子推之地。
隰州
《图经》曰：隰州，大宁郡。夏殷已前，其地与箕沁同。在周为晋之北鄙。
《元和郡县志》曰：《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为晋地。七国时属魏。秦为河东郡地。汉为蒲子县，属河东郡。
《国语》曰：骊姬谓晋献公曰：“蒲与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若子主蒲与屈，乃可以威民而惧戎。”（太子，申生也；二子，重耳、夷吾也。蒲：阳平，蒲子县。）
《郡国志》曰：以州前二里有泉，下湿，故取下湿之义为名。
《十道志》曰：永和县，本汉狐讠聂县也。（讠聂音之涉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志》曰：狐讠聂，属河东郡。

慈州

《元和郡县志》曰：慈州，文成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晋之屈邑，献公子夷吾所居也。秦并天下，即河东郡之北屈县。

《汉志》曰：北屈，王莽曰朕北。应劭曰：有南屈，故称北。瓒曰：《汲郡古文》“翟章救郑，次于南屈。”

《左传□僖二年》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与虞以伐虢。（屈地生良马。）

《元和郡县图》曰：吉昌县有姚襄城，西临黄河，控带龙门、孟门之险，周、齐交争之地。齐後主武平二年，遣斛律明月破周兵於此城下。

《郡国县道记》曰：吕香，本汉之北屈，有骐县。

《汉志》曰：骐，属河东郡。侯国。

汾州

《十道志》曰：汾州，西河郡。《禹贡》冀州之域。其在虞、夏及周，属并州。春秋时晋地。七国时属赵。秦并天下，属太原郡。

《左传□昭元年》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汾，洮，二水。）以处太原。（太原，晋阳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

又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次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后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迁实沈於大夏，（大夏，今晋阳县。）主参。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叔虞封唐，是为晋侯。）

又《昭二年》曰：齐陈无宇送女，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中都、晋邑，在河西介休县。）

又《僖二十四年》曰：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元和郡县志》曰：子夏居西河，吴起守西河，皆为此也。

《礼记□檀弓》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

《唐书》曰：高祖初起兵，师次霍邑，隋将宋金刚拒，不得进，屯军贾胡堡。会霖神语曰：“若向霍邑，当东南傍山取路。八日雨止，我当助破之。”（贾胡堡，在灵石县。）

并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和郡县图志》曰：并州，太原府。《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为晋。战国时为赵地。秦并天下，置太原郡。
《尚书□禹贡》曰：既修太原，至於岳阳。
《春秋元命苞》曰：并之为言，精合交并。
《释名》曰：并者，兼并也。言或并或设。
《元和郡县志》曰：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按晋、大卤、太原、大夏、夏墟、晋阳六名，其实一也。
《左传》曰：晋荀吴败狄於大卤。（《释名》曰：地不生物曰卤。）
《太康地记》曰：并州不以卫水为号，不以恒山为称，而云并者，盖以在两谷之间乎。
《帝王世纪》曰：帝尧始封於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即太原也。
又曰：禹自安邑都晋阳。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为晋侯。
《史记》曰：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曰：“以是封汝。”周公请封於唐，王曰：“吾戏耳。”周公曰：“天子无戏言。”遂以封之。
《魏志》曰：高祖围袁尚於邺，时袁绍外甥高为并州刺史，牵招说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险，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强胡，宜速迎尚，并力观变。”不从，故败。
《史记》曰：智伯率韩、魏攻赵襄子於晋阳，引汾水灌其城，不没者三板。
《春秋後语》曰：张孟谈谓赵襄子曰：“董安于之在晋阳，公宫之垣皆荻蒿。”
《隋图经》曰：并州，其气勇抗诚信。韩、赵、魏谓之三晋，剽悍盗贼，常为他郡剧。
《汉志》曰：太原郡，秦置。有盐官，在晋阳。属并州。领县二十一。
又曰：榆次，属太原郡。王莽曰太原亭。
《史记□秦本纪》曰：庄襄王使蒙敖攻赵榆次。
《汉志》曰：阳曲，属太原。应劭曰：黄河千里一曲，当其阳，故曰阳曲。
石州
《元和郡县志》曰：石州，昌化郡。《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属并州。春秋时属赵，亦为白狄之地。在秦为西河郡之离石地。
《史记》曰：秦伐赵，取离石。
《前赵录》曰：今离石，左国单于所徙庭是也。
《十六国春秋》曰：晋惠帝以刘元海为离石将兵都尉。
岚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和郡县志》曰：岚州，楼烦郡。《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时为晋国，後属赵，本楼烦故地。秦为太原郡。汉为太原郡之汾阳地。

《史记》曰：赵惠文王主父行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於西河，而破其兵，取其地为县。

《汉书□项羽传》曰：汉有善射者曰楼烦，楚挑战，楼烦辄射杀之。使射羽，羽大怒，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楼烦县属雁门北，县人善骑射。）

《庄子》曰：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然丧其天下。

代州

《元和郡县图》曰：代州，雁门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时晋地。战国时属赵。秦置三十六郡，雁门是其一焉。汉因之。

《河东记》曰：代句注，在州西北雁门界西陉山是也。

《史记》曰：赵襄子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则赵有句注之地。

《尔雅》曰：北陵，西逾雁门是也。（郭璞注曰：西逾雁门山也。）

《地理志》曰：自代傍阴山至高阙，代王以为塞。

《汉志》曰：雁门郡，秦置。句注山在阴馆。王莽曰填狄。属并州。领县十四。

《山海经》曰：雁门出其间，在高柳代中。

《史记》曰：赵襄子与代王会於夏屋，以铜斗击杀代王，而取其地。

《十道志》曰：五台县，本汉虑县。

《汉志》曰：虑，属太原郡。（师古曰：虑音卢夷。）

又曰：崞县，属雁门。王莽曰崞张。

又曰：繁，属雁门。王莽曰当要。

忻州

《元和郡县志》曰：忻州，定襄郡。古并州之域。春秋时为晋国。战国时为赵地。秦、汉为太原郡地，今州即汉太原郡之阳曲县也。

《十道志》曰：忻州，置在秀容县。本汉阳曲县，後汉末，於此置九原县。

《十三州志》曰：汉末大乱，匈奴侵边，自定襄已西尽□中、雁门之间遂空。建安中，丞相曹公集荒郡之户以为县，聚之九原界，以立新兴郡，领九原等县，属并州。

《元和郡县志》曰：秀容城，刘元海新筑。元海感神而生，姿容秀美，因以为名。

蔚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和郡县志》曰：蔚州，安边郡。《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属并州。春秋时，地属晋。战国时属赵。秦、汉为代郡。

《汉志》曰：灵丘，属代郡。瓒曰：灵丘之号，在赵武灵王之前也。

《汉书》曰：郦食其说汉王曰：“杜白马之津，距飞狐之口。”

《晋书》曰：建兴中，刘琨自代出飞狐口，奔於安次。

朔州

《元和郡县志》曰：朔州，马邑郡。属《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为并州地。春秋时为北狄地。战国时属赵。秦为雁门郡。汉为雁门郡之马邑也。

《汉志》曰：马邑，属雁门郡。王莽曰章昭。

《晋太康地记》曰：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为马邑。

《後魏书》曰：道武天兴元年，迁都平城。孝文迁都之後，於此置朔州。

《冀州图》云：赵武灵王胡服而征，遂有犭今狁之地。汉高帝以韩王信壮武，乃以太原郡为韩国，徙信以备胡。信以晋阳去塞远，请理马邑。上乃许之。後匈奴围信，信数求救，上赐书责信。信惧，以马邑降胡。

□州

《元和郡县图》曰：□州，□中郡。《禹贡》冀州之域。虞及周，为并州之地。春秋时为北狄地。战国时，其地属赵，其後属秦雁门郡地。汉雁门郡之平城县也。

《汉志》曰：平城，东郡都尉治。王莽曰平顺。

《郡国志》曰：□中、五原，唾出口成冰，言苦寒也。

《汉书》曰：七年，上自将击韩王信于铜。（县名。）信亡走匈奴，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

《元和郡县图》曰：後魏道武於此建都，东至上谷，西至河，南至中山，北至五原，地方五千里，以为甸服。孝文改为司州牧，置代尹。

卷一百六十四　州郡部十

关西道

雍州

《尚书□禹贡》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田第一，赋第六，人功少。）厥贡惟球、琳、琅。（球、琳皆王名。琅，石而似珠。）

《文耀钩》曰：岐、华已北，龙门积石，南至三危，雍州也。

《春秋说题辞》曰：秦金精坚，故秦俗亦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元命苞》曰：雍，壅也；东距蒲坂，西有汉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是
《释名》曰：雍州，在西山之内。壅，翳也。
应劭注《汉书》曰：四面积高曰壅。李巡注《尔雅》曰：河西其气蔽壅也。
《晋太康地志》曰：雍州西北之地，阳所不及，阴气壅遏，故以为名。
《吕氏春秋》曰：西方为壅州。
《三辅黄图》曰：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以为秦西门。
《地理通说》曰：东自同、华，略河西北；西自岐、陇，会原极于此，尽其地，挟洋、灞，据函、崤，方千里，得百二之固。
《史记》：苏秦说秦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河，外有洪河之险，西有汉中、巴蜀，北有代、马之利，此天府也。”
又曰：献公徙居栎阳。孝公用商鞅，作咸阳，筑冀阙，徙都之。
《货殖传》曰：关中由、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汉书》曰：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言秦地险固，二万人足敌诸侯百万人也。）地势便利，以其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播瓴水，言其向下之势易也。）
又娄敬说高祖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周之都洛，阳为天下之中，四方纳贡，道里均，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今陛下欲比隆成康之时，为不侔矣！且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变急，百万之众可具。故秦膏腴之地，以为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而拊其背，未能相胜。今陛下入关而都之，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祖以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高祖疑未能决。及留侯言明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
又《百官表》曰：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
又《东方朔传》曰：三辅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此所谓天府陆海之地也。
《後汉书》曰：董卓徙都长安，谓陈纪曰：“三辅平敞，四面险固，土地肥美，号曰陆海。”
《三辅黄图》曰：太初元年，以渭城以西属右扶风，长安以东属京兆尹，长陵以北属左冯翊，以辅京师，谓之三辅。
《关中记》曰：秦西以陇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间谓之中地，地东西方千馀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雍州，京兆郡。《禹贡》九州之一。舜置十二牧，雍亦在焉。周武王都丰、镐。平王东迁，以岐、酆之地赐秦。孝公始尹咸阳。秦兼天下，置内史以领关中。项籍灭秦，分其地为三：以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栎阳；董翳为翟王，都高奴；谓之三秦。高祖入关，定三秦，复为内史。武帝改为京兆尹。

华州

《十道志》曰：华州，华阴郡，置在郑县。《禹贡》雍州之域。

《元和郡县图》曰：周为畿内之国，郑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春秋时为秦、晋之地。战国时为秦、魏二国之境，西岳华山在焉。秦为内史地。汉为京兆尹。

《国语》曰：郑桓公为周司徒，食菜咸林也。

《左传》曰：晋侯许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华山。

《史记》曰：秦武公十一年，初县北郑。

《汉志》曰：郑，属京兆尹。周宣王弟郑桓公邑。师古曰：幽王既败，郑桓公死之，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也。

《尔雅》曰：河南曰华。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玉焉。

《魏志》曰：董卓迁都长安，华歆求出为下□令。

《史记》曰：秦始皇三十六年，东游海上，遣使关中，至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我遗镐池君。”（事具璧门。）

《水经》曰：渭水东经平舒城，即江神返璧於华阴平舒道，遗镐池君之处也。

《尚书□泰誓》曰：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

《左传》曰：晋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杜曰：今华阴东潼关是也。）

同州

《元和郡县志》曰：同州，冯翊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属秦，本大荔戎国，秦获之，更名曰临晋。七国时属魏。秦并天下，为京兆、冯翊、扶风并内史之地。汉为河上郡，复为内史，武帝更名左冯翊郡，後改为同州。以春《书》云：“沣水攸同”，故名之也。

《十道志》曰：汉王定三秦，关中置三郡，以塞国为河上郡。後罢三郡以为内史，武帝改为左冯翊。

应劭《汉官解诂》曰：冯辅翊蕃，故以为名。

《水经》曰：洛水东南经沙阜北，其阜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沙苑。

《史记》曰：魏文侯十六年，伐秦，筑临晋。

《十六国春秋》曰：符健时，河渭溢，蒲津监寇登得一履於河中，长七尺。健叹曰：“复载之内，何所不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天子传》曰：阳纡之山，何伯冯夷之所都。
《汉志》曰：临晋县，有河水祠。
又《郊祀志》：祠河於临晋。
《博物志》曰：冯夷，华阴人，得道水仙，为河伯。
《左传》曰：秦、晋战于彭衙。（注曰：冯翊，阳县，西北有衙城。）
又曰：秦伐晋，晋使吕相绝秦曰：“俘我王官，翦我羁马。”（羁马，今在阳，王官，今在澄城。）
《汉书》曰：宣帝微时，尝困莲勺卤中。如淳曰：为人所辱也。莲勺有盐池，名曰卤中。又《汉志》曰：属冯翊。
《汉志》曰：阳，属左冯翊。在水之阳，即《大雅□大明》之诗曰：“在之阳”。
岐州
《元和郡县图》曰：岐州，扶风郡。今为凤翔府。《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秦都，属内史。高帝更名中地郡，复属内史。景帝更名主爵都尉。武帝改右扶风，所以扶助京师行风化也。
《史记》曰：秦文公作。灵公作吴阳上，又作下。（今郡内有三原。）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笄头山，过回中。（回中，在扶风郡。）
《汉书》曰：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萧关，杀北地都尉，烧回中宫，候骑至雍。
《水经》曰：县有积石原。魏青龙二年，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宣王屯渭南。郭洎算亮必争北原，遂先据之。亮至，果不得上。
又《魏氏春秋》曰：亮据渭南，宣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东转，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即诸君无事矣。”亮果屯北原。（五丈原，亦在）
《国语》曰：周之兴也，鸣於岐山。（今岐山县是。）
《三秦记》曰：陈仓山上有石鸡，与山鸡不别。赵高烧山，鸡飞去而石鸡不去，晨鸣山头，声闻三十里，或云王鸡。
耀州
《五代史》曰：耀州，本京兆府华原县，唐末李茂贞据凤翔僭行墨制，建为耀州。以义胜为军额，命温韬为节度使。
乾州
又曰：本唐之奉天县也，唐末李茂贞建之为州。後因之不改。
陇州
《元和郡县图》曰：陇州，阳郡。《禹贡》雍州之域。秦文公所都。汉为县，属右扶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禹贡》曰：导及岐，至於荆山。
《说文》曰：陇，天水大坂名也。
《三秦记口俗歌》曰：陇头流水，呜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又曰：陇，渭西关也。其阪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得越。
《汉志》曰：俞麋，属右扶风。即今之阳县。
州
《元和郡县图》曰：州，新平郡。《禹贡》雍州之域。公刘所居之地。秦为内史地。汉为右扶风。本作豳字，开元中以豳与幽字相涉，改为。
《汉志》曰：邑，属右扶风。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也。
《左传》曰：毕、原、丰、郇，文之昭也。
《十六国春秋》曰：符坚时，新平人王雕陈图谶，王猛以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雕临刑上疏曰：“臣师刘湛明於图记，谓臣曰：‘新平应出帝王宝器。’愿陛下志之。”後果获玉器焉。
《十道志》曰：宜禄县，本汉鹑觚县。後魏又分置东阴盘县。
《周地图记》曰：秦使蒙恬北筑长城，又於北原筑城，以觚奠酒而祭，有鹑飞止觚上，因以名县。今有鹑觚原。
《元和郡县图》曰：新平，本汉漆县。
《後汉书》曰：建武八年，隗嚣攻略阳。上至漆，进止未定，会马援夜至，上喜，问之。援聚米以为山谷於上前，指军所从入。上笑曰：“虏在吾目中矣。”
泾州
《元和郡县图》曰：泾州，安定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属秦，始皇时属北地郡。汉置安定郡。
《宋永初山川记》曰：安定处山谷之间，昆戎旧壤，迫近夷狄，修习武备，人皆以驰射为事。
《国语》曰：周恭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王犹不堪，况汝？小丑小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王，王灭密。（地有阴密城。）
《诗口大雅》曰：密人不恭，敢拒大邦。
宁州
《元和郡县图》曰：宁州，彭原郡。《禹贡》雍州之域。当夏之衰，公刘邑焉。周时为义渠戎王国。至秦昭王杀义渠戎王，并其地；始皇时为北地郡。汉因之。
《汉志》曰：泥阳，属北地郡。莽曰泥阴，应劭曰：“泥水出郁郅北蛮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後汉改泥阳为富平，後魏又改定平。）
又曰：义渠道，属北地郡。莽曰义沟。
《史记》曰：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於西戎，邑于。至秦缪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氏、朐衍之戎筑城郭以居，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杀义渠戎王，於是秦有北地、陇西、上郡之地。
庆州
《元和郡县图》曰：庆州，顺化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夏稷子不居之，今有不故城在焉。春秋时义渠戎王国。始皇时为北地郡。
《汉志》曰：郁郅，属北地郡。有牧师苑官。莽曰功著。
《周地图记》曰：郁郅城，今名尉季城，在白马岭两川交口。《水经》曰：尉季亦曰不，疑郁郅之讹也。
《十道志》曰：乐蟠县，本汉略畔道也。
《汉志》曰：略畔道，莽曰延年。道有略畔山，俗呼曰各盘，音讹耳。
原州
《元和郡县图》曰：原州，平凉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地属秦，始皇时属北地郡。汉为安定郡。
《汉志》曰：高平，属安定郡。莽曰铺陆。
班固《安丰戴侯颂》曰：高平第一，帝临我师。
《汉书》曰：汉文十四年，匈奴入萧关，杀北地都尉。
《十道志》曰：在原州。
《後汉》曰：隗嚣使牛邯守瓦亭关。
《十道志》曰：萧关瓦亭在平凉郡。
灵州
《元和郡县图》曰：灵州，灵武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战国属秦，秦并天下，为北地郡。汉高为富平县地。
《汉志》曰：灵武，属北地。莽曰威武。惠帝四年置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师古曰：水中可居曰州。此地在河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河奇二苑皆在焉。
《十道志》曰：灵州有赫连勃勃所置果园。《水经》云：河水北有薄骨律镇，城在渚上，旧赫连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谓之果林。
《图经》曰：周宣政和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於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
盐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和郡县图》曰：盐州，五原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戎狄地。秦属梁州。汉置五原郡。地有原五，因而名之。

《史记》曰：梁山漆、沮之北有义渠、朐衍之戎。即此地。

《汉志》曰：马岭，属北地郡。以川形似马领，故以为名。

《十道志》曰：马岭，今盐州地。

《元和郡县图》曰：後魏为西安州。以其有盐池，又改为盐州。

州（音夫）

《十道志》曰：州，洛交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秦地，始皇时为上郡。汉为上郡雕阴县地。

《史记》曰：秦文公畋于、渭之间，梦黄蛇首上。以为上帝之徵，遂於立寺，祠白帝也。

《汉书》云：匈奴南侵至朝那，肤施，即此地也。

《汉志》曰：雕阴，属上郡。有雕阴山。

坊州

《元和郡县图》曰：坊州，中部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翟国。秦属内史。汉为右冯翊翟道县之地。符、姚时置杏城。周置马坊。唐高祖因置坊州，取马坊为名。

《汉书》曰：朔方为西部都尉，休屠为北部都尉，搜渠为中部都尉。

《郡国志》曰：城，本三秦高奴之地，翟道故城即今郡城是也，俗谓之高楼城。

《穆天子传》曰：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驷，造父为御，翔行经翟道，升於太行。

《元和郡县图》曰：宜君县，前秦苻坚於衤殳衤 羽县故城置之。

延州

《元和郡县图》曰：延州，延安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白狄所居。秦、汉属上郡高奴之地。项羽以董翳为翟王，居高奴，即其地也。

《汉志》曰：肤施，属上郡。有五龙山。

《水经》曰：渭水东经高奴水。《汉志》：高奴水合丰林水谓之清水。

丹州

《元和郡县图》曰：丹州，咸宁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为白翟所居。秦、汉为上郡地。

《隋图经集记》曰：义川盖春秋时白翟也。其俗语云丹州白室，即白翟讹也。

绥州

《元和郡县图》曰：绥州，上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白翟所居。七国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属秦，秦并天下，为上郡。汉初属翟国，复改为上郡。
《山海经》曰：上郡有疏属。二负之臣曰危，危与二负杀{穴契}窳，帝梏之疏属之山。即此也。
银州
《元和郡县图》曰：银川，银川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白翟地。秦为上郡。汉为河西郡𠂤阴县也。
《前汉志》曰：圜阴，属西河郡。莽曰方阴。师古曰：圜字本作𠂤，县在𠂤水之阴，因以为名也。今有银川、银水，即是旧名犹存，但字变耳。
《耆旧传》：骢马城即银川城也。符秦建元元年，自骢马城巡抚夷狄。
麟州
《元和郡县图》曰：《禹贡》雍州之域。秦、汉为囗中郡。隋为胜州。天宝中，分胜州地置麟州。
《晋太康地记》曰：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即此地。後汉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筑城鄣，列亭至卢山。即今县北光禄塞是也。
夏州
《元和郡县图》曰：夏州，朔方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属魏。秦并天下，属上郡。汉武分置朔方郡。
《诗》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
《汉书》曰：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将兵击匈奴，出囗中，至高关，遂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符离，汉北塞名。）
《十六国春秋》曰：赫连勃勃於朔方县筑大城，既成，下书曰：“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宜以统万为名。”
郦元《水经注》：统万城，赫连勃勃蒸土所筑。
又曰：朔方县有契吴山，赫连勃勃北游登之，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有若此之善者也。”
《汉书》曰：武帝收河南置朔方、五原郡。公孙弘数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上使朱买臣等难弘，发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城之，自此为关中根抵。
《汉志》曰：朔方，治窳浑。莽曰沟搜。窳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
又曰：三封，属朔方郡。今长泽县有三封故城。
丰州
《元和郡县图》曰：丰州，九原郡。《禹贡》雍州之域。秦、汉上郡地。
胜州
《元和郡县图》曰：胜州，榆林郡。《禹贡》雍州之域。春秋时戎狄地。战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晋、赵地。秦、汉为□中郡。
《秦本纪》曰：始皇十三年，伐赵，取□中，因以为郡。
《续汉书□郡国志》曰：□中郡，领□中、咸阳、旗陵、沙南、北兴、武泉、原阳、定襄、武进、成乐十一县。
卷一百六十五　州郡部十一
陇右道
秦州
《十道志》曰：秦州，天水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始封之邑，秦为陇西郡。汉武置天水郡。
《史记□秦本纪》曰：周孝王时，非子好马及善畜养。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遂分土地为附庸，邑之秦，使续嬴氏。
《汉志》曰：天水郡，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
《秦州记》曰：郡前有湖水，冬夏无增减。或说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汉志》曰：上□，属陇西郡。戎邑也。又曰：成纪、清水，并属天水郡。莽改清水曰识睦。
《舆地志》曰：石纽，地名；夏禹所生之地。
《续汉书□郡国志》曰：成纪，古帝庖牺氏所生之地。
《汉志》曰：略阳道，属天水郡。《十二州志》曰：略阳，即故冀城也。
又曰：街泉，戎邑道，属天水郡。
《续汉书□地理志》有街泉亭。
渭州
《十道志》曰：渭州，陇西郡。春秋及战国时，羌戎所居。秦昭王伐得义渠戎王，始置陇西郡。
《禹贡》曰：导渭自鸟鼠同穴。
又曰终南、敦物，至于鸟鼠。
《汉志》：道，戎邑也。属天水郡。即今陇西县地。（音桓。）
《地道记》曰：汉阳有大阪曰陇坻，亦曰陇山。郡处其西，故曰陇西。其山堆旁崩，声闻数百里，扬雄所谓响若坻颓是也。
兰州
《十道志》曰：兰州，金城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
《後汉书□西羌传》曰：羌无弋援剑曾孙忽留湟中。忽子研立，研最豪健，故羌中号为研种。秦始皇时，务并六国，兵不西行，故羌人得蕃息。及秦并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汉兴，匈奴冒顿强盛，臣伏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人求守陇西，於是徙留何於狄道。

《汉志》曰：狄道，属陇西郡。以其地有狄种，故云狄道。

又曰：浩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诗□大雅》曰：“凫在”，亦其义也。兰州有浩故城。浩音卜门。

《汉志》曰：金城郡，领县十三。应劭曰：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瓒曰：金，取其坚固也，故《墨子》曰“金城汤池”。

会州

《十道志》曰：会州，会宁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并天下，属陇西郡。汉属金城郡。唐武德二年，平李轨，置西会州。贞观八年，改为会州。

《元和郡县志》曰：後周太祖为西魏相，来巡，会师於此，因置州，为名。唐贞观中，亦为粟州。

河州

《十道志》曰：河州，安乡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秦并天下，为陇西郡。汉分置天水郡。

《汉志》曰：ｘ罕，属金城郡。故罕羌侯邑也。ｘ音孚，其字从木。

《禹贡》曰：道河积石，至於龙门。（积石山在金城西南。）

《西域传》曰：河注蒲昌海，潜行地下，南出於积石山。

洮州

《十道志》曰：洮州，临洮郡。《禹贡》雍州之域。秦、汉诸羌之地。

《汉志》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ｘ罕，东入河沙。

岷州

《十道志》曰：岷州，和政郡。《禹贡》雍州之域。六国时属秦，秦并天下，为陇西之临洮县。

《史记》曰：蒙恬筑长城，起临洮。

廓州

《十道志》曰：廓州，宁塞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

《汉书》曰：宣帝时，诸羌数背叛，後将军赵充国屯陇西羁縻之，诸羌不敢动。

《後汉书□段传》曰：延熹中，煎当、烧、河、勒姐等八种羌寇陇西、金城，追讨，大破之。明年，烧河大豪寇张掖，斩烧河大帅，虏五千馀人。西羌於是弭定。

叠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叠州，合川郡。《禹贡》梁州之域，历秦、汉、魏、晋，为诸羌所据。

《後周书》曰：建德六年，西逐诸戎，始统有其地，因置恒香郡。寻改为叠州。盖以其地多山重叠，以名郡也。又於三交口筑城，置甘松防。又为三川县，以隶恒香郡。至建德九年，改三川县为常芬县，仍立芳州，以邑隶焉。取其地多芳草，为郡之名。

鄯州

《十道志》曰：鄯州，西平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之地。

《汉志》曰：允吾，属金城郡。今龙支县即其地。

凉州

《十道志》曰：凉州，武威郡。《禹贡》雍州之域。六国至秦，戎狄肢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

《释名》曰：西方寒冻，或云河西土田薄，故曰凉。

《晋书》曰：姑臧城，匈奴所筑旧盖臧城，语讹後云姑臧。

又曰：惠帝末，张轨求为凉州，於是大城此地为一会府以据之，号前凉。後吕光复据之，号後凉。

《禹贡》曰：原隰绩，至于猪野。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续汉书》曰：西羌自赐支以西，滨河首左右居。今河关西可十馀里有河曲，羌谓之赐支。

《异物志》曰：古渠搜国，当大宛北界。猪野，今姑臧界猪野泽是。

刘丙《敦煌实录》曰：晋安帝隆安元年，凉州牧李微玄服出城，逢虎道边，虎化为人，遥呼为西凉君，因弯弧待之。又遥呼曰：“有事告汝，无疑也。”知其异，投弓於地。人乃前曰：“敦煌空虚，不是福地。君之子孙王於西凉，不如徙酒泉。”言讫，乃失。乃移都酒泉。

《后汉书》曰：安帝时，匈奴寇常山。於是西北有事，民饥，民用不足。大将军邓骘欲弃凉州，专务北边，曰：“譬若家人衣坏，败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郎中虞诩曰：“大将军之策，不可者三：先帝辟境，而今弃之，不可一也。弃凉州，即以三辅为塞，园陵单外，不可二也。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风土壮猛，便习兵事。今羌所以不过三辅，为腹心害者，以凉州在其後也。”

甘州

《十道志》曰：甘州，张掖郡。《禹贡》雍州之域。六国至秦，戎狄肢居焉。汉为匈奴右地。

《尚书□禹贡》曰：道弱水，至于合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今张掖有合黎水。
《汉志口西域传》曰：月支本居祁连、敦煌间。《霍去病传》曰：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即此道也。
《汉志》曰：张掖郡，匈奴昆邪王地，武帝时开之。莽曰设屏。应劭曰：张国臂掖，故曰张掖也。
又曰：得，属张掖郡。有千金渠西至乐涫入泽中。莽曰官式。
又曰：删丹，属张。莽曰贯虏。
肃州
《十道志》曰：肃州，酒泉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月支所居。汉为武威、酒泉郡也。
《汉书》曰：武帝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来降。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
又《匈奴传》曰：汉置酒泉郡以隔绝胡与羌通路。又西通月支、大夏，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其水甘若酒，故名酒泉。
《後汉书》曰：班超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书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玉门属敦煌，今沙州也，去长安三千六百里。酒泉，今肃州也，去长安二千八百五十里路。）
瓜州
《十道志》曰：瓜州，晋昌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战国时，乌孙、月支居焉。汉初为匈奴右地，後为武威、酒泉二郡。
《汉志》曰：冥安，属敦煌郡。冥水出焉，又名籍端水，出羌中，西入泽。冥安即晋昌地。
又曰：广至，宜禾都尉治昆仑障。莽曰广桓。即常乐地，有宜禾故城。
沙州
《十道志》曰：沙州，敦煌郡。《禹贡》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属西戎。汉置敦煌郡。
《左传》：范宣子数戎子驹支曰：“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於瓜州，蒙犯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汝剖分而食之。”（瓜州，地在敦煌。）
《汉书》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徙人以实之。（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传》曰：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今寿昌有阳关及玉门故关。
《汉志》曰：敦煌县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
伊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伊吾郡，本伊吾卢地，在敦煌之北，大碛之外，南去玉门八百里。

《後汉书》曰：永平十六年，明帝命将北征，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

又《西羌传》曰：伊吾地宜五、桑、麻、葡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之地以制西戎。

西州

《十道志》曰：西州，交河郡。

《汉书□西域传》曰：车师後王国有新道通玉门关，戊己校尉徐普欲开以省道里半，以避白龙堆之扼。车师後王姑勾以道通为不便，即驰突出高昌壁，入匈奴。

《後魏书》曰：以其地势高峻，人物昌盛，因名高昌。

庭州

《十道志》曰：庭州，雍州之外，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旧地，东与匈奴接，历代为胡虏所居。

《汉书□西域传》曰：贰师伐西域，诸国震惧。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黎多有田卒。

《後汉书》曰：班超将兵击伊吾於蒲类海。

卷一百六十六　州郡部十二

剑南道

剑州

《图经》曰：晋安郡，《禹贡》梁州之域。秦之蜀郡。汉属广汉郡之梓㠯县。

《华阳国志》曰：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阁道以通蜀汉，即此郡。

《三国志》曰：邓艾伐蜀，自阴平县景谷步剑阁道，悬车束马，迳出油江而至广汉，是此地也。

《蜀记》曰：梓㠯县有五妇山，一名五妇台。秦遗蜀美女五人。蜀遣五丁迎女，至梓㠯，五丁蹋地，大呼，惊五女，并化为石。

《郡国志》曰：梓㠯县北有华容，水则《蜀都赋》曰“却背华容”是也。

绵州

《十道志》曰：绵州，巴西郡。《禹贡》梁州之域。周并梁入雍州地。春秋战国，属蜀侯国。秦为蜀郡。汉广汉郡，令州即广汉郡之涪县也。

《九州记》曰：绵州之𠀋人，濮人，皆夷也。

《郡国志》曰：𠀋人劲勇锐气而善舞，故古有巴渝舞。

《蜀记》曰：左绵绯红，三川所尚。（绵州左绵郡县有小江，所染绯红於此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濯後益鲜，人之所重。）
《宋书》曰：范柏年，梓𠂇人。明帝问：“卿乡有贪泉不？”柏年曰：“臣梁、益之地有廉泉、让水，不闻有贪泉。”帝嘉之，即以为蜀郡太守。（廉，让水，在昌期县。）
《郡县志》曰：神泉县，有泉十四，甘香异常，锢疾饮之即差，故曰神泉。
《汉书口志》曰：涪，属广汉郡。有孱亭。莽曰统睦。劭曰：涪水出广汉，南入汉。
梓州
《十道志》曰：梓州，梓𠂇郡。《禹贡》梁州之域。汉武分置广汉郡。
《汉书》曰：文帝以蜀道铜山赐邓通铸钱，即今铜山县也。
《蜀志》曰：先主入蜀攻刘璋，遣诸葛亮等分定州郡，略地至妻阝，百姓以牛酒劳军。
又曰：姜维闻诸葛瞻破，乃引军由广汉妻阝道以审虚实。
《十道志》曰：广汉之地有盐井、铜山之富。本《禹贡》南夷，周末，秦并为郡。有蔬食果实之饶。
《九州要记》曰：玄武山，一名赤雀山，一名宜君山。山有鹿尾入贡。
又《华阳国志》曰：玄武山，一名三山。山出龙骨，传云龙不达坠此，民取以入药用。玄武县因山得名。
遂州
《十道志》曰：遂州，遂宁郡。《禹贡》梁州之域。汉分梁州置广汉郡，今州又为广汉县。
《九州要记》曰：青石县有青石山，天下青石无佳於此，可为钟磬。
又《郡国志》曰：昔巴、蜀争界，历岁不决。汉高八年，山自裂，如索所界。巴、蜀之民惧天戒，乃息所争。
益州
《十道志》曰：益州，成都府。古梁州巴、濮、庸、蜀之地。在秦为汉中、巴、蜀三郡地。
《释名》曰：益，扼也；所在之地险厄。
应劭《地里风俗记》曰：疆壤益广，故号益州。
《史记》曰：周太王逾梁山，之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有成都之名。
又曰：秦惠王时，苴、蜀相攻，各告急於秦。秦欲先伐韩，司马错曰：“不如先伐蜀。夫蜀，戎狄之长也，有桀之乱。以秦攻之，譬使豺狼逐群羊也。又有禁止暴乱之名。今攻韩，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二国并力合谋，而求解于楚、魏。臣窃危之。”王曰：“善。”遂灭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宣帝时，方士上言益州部有金马碧鸡神，帝令王褒入蜀祀之。
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次曰伯雍，又次曰鱼尾。尾田於湔山，得仙。後有王曰杜宇，出天堕山；又有朱提氏女名曰利，自江源而出，为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移居郫邑。
《十三州志》曰：当七国称王，独杜宇称帝於蜀，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後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时有荆人，是后荆地有一死者名鳖冷，其尸亡至汶山，却更生，见望帝。帝以为蜀相。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冷凿巫山，治水有功。望帝自以德薄，乃委国禅鳖冷，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故蜀人闻鸣曰：“我望帝也”。
又云：望帝使鳖冷治水，而淫其妻。冷还，帝惭，遂化为子规。杜宇死时二月，而子规鸣，故蜀人怜之皆起。自开明以下五叶，始立宗庙。时蜀有五丁力士，能徙山岳，每一王死，五丁辄为立大石以志墓。今石井是也，号曰井里。
《成都记》曰：郡城即秦惠王使张仪筑，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
《九州记》曰：益州城初累筑不立，忽有大龟周行旋走，因其行筑之，遂得坚固，故曰龟城。
《南史》曰：宋太始初，益州市桥忽生一洲，有道士柳石见之曰：“当有贵王临州，必王胜喜也。”及齐永明二年，武帝遣始兴王为益州。胜喜者即始兴反语也。
《续汉书□郡国志》曰：益州部：汉中、巴、广汉、蜀、犍为、越、柯、益、永昌，凡九郡。
《华阳国志》曰：成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即锦城，一曰锦宫，又曰锦里。又曰：蜀初少文教，文翁为蜀郡太守，立精舍学堂以隶其俗，因是文教聿兴。今有文翁堂在大城内。
汉州
《图经》曰：汉州，德阳县。土地同益州。秦属蜀郡。汉属广汉郡，後汉因之，兼置益州，领郡十二。
《蜀记》曰：益州谓之三蜀，广汉其一也。
《後汉书》曰：雒城南每阴雨常有哭声，和帝时，陈宠为太守，闻之，有敕令收葬骸骨，哭声遂绝。
《蜀记》曰：金堂县，古有金舡沉江之东岸，民於水中往往见之。
彭州
《十道志》曰：彭州，阳郡。本汉繁县。宋置。《晋寿阳图经》曰：唐垂拱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以九陇县置彭州，取古天彭关以为名。
《周地图记》曰：宋元嘉九年，有樵人逐ば，所趋险绝，进入石穴，行数十步，豁然平博，问是何所？人答云：“小成都”。後更为求之，不知所在。
《地理志》曰：九陇县，晋置。以县有九曲山为名。
蜀州
《十道志》曰：蜀州，唐安郡。本汉江源县，属蜀郡。莽曰邛原。
《魏志》曰：蜀州鸣鹤山，张陵客蜀，学道於此山，造作符书以惑百姓。
又《益州记》曰：张道陵登仙之所，传云陵为腹蛇所吸，人以为登仙。
《蜀记》曰：青城县因山得名，山上有黄帝授道坛。
又《玄中记》云：山有穴，潜行分为三道，各通一处。
邛州
《十道志》曰：邛州，临邛郡。《禹贡》梁州之域。汉武置十三州，在益州之部。
《周地图记》曰：梁武陵王萧纪於蒲水口置邛州。南郡邛来山，因以为名。
《史记》曰：蜀卓氏之先，赵人。秦破赵，卓氏独夫妻推辇而行，曰：“吾闻汶山之下，沃野，有蹲鸱。”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因铜山铸钱此也。
《蜀记》曰：汉张骞奉使寻河源，得高节竹植於邛山，号曰邛竹。今缘山皆是，可为杖。
《蜀志》曰：临邛有火井，诸葛亮一窥更盛。
《博物志》曰：後人以家火投之，火即灭，至今不然。
普州
《十道志》曰：普州，安岳郡。《禹贡》梁州之域。汉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今州境则汉之资中、牛な、垫江，後汉之德阳等四县。
雅州
《十道志》曰：雅州，卢山郡。《禹贡》梁州之部。汉武十三州，在益州之部，即秦严道县也。
《蜀记》曰：秦灭楚，徙楚严王之族於此，故谓之严道。
《汉志》曰：严道，属蜀郡。邛来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王莽曰严治。
《郡国志》曰：汉源县有离崖，即蜀守李冰所凿离堆，即古雅也。
又曰：严道县有九折阪，即王阳回辔之所。
泸州
《十道志》曰：泸州，泸川郡。《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战国时，为巴子国。秦属巴郡。汉属犍为郡。
《汉志》曰：江阳，属犍为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泸州，本汉江阳县地。
诸葛亮《出师表》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茂州
《十道志》曰：茂州，通化郡。《禹贡》梁州之域。本冉ㄎ国，汉以为郡。
《史记》曰：南越破後，冉ㄎ等皆震惧，请臣置吏。以冉ㄎ为汶山郡守。
翼州
《图经》曰：翼州，临翼郡。秦之土地与益州同。二汉属蜀郡，本汉之蚕陵也。
《汉志》曰：蚕陵，属蜀郡。王莽曰步昌。
当州
《十道志》曰：当州，江源郡。《禹贡》梁州之域。周为雍州之境。
《後周书》曰：天和元年，雁门公纥干略於此讨浑胡，因置同昌郡。
悉州
《十道志》曰：悉州，归诚郡。《禹贡》梁州之域，古西羌地。
《图经》曰：唐显庆三年，割当州三十里左封县，界内有悉唐川，因立为悉州。
静州
《图经》曰：静州，静川郡。土地与当州同。唐永徽四年，置静州于唐县，以理夷落。
拓州
《图经》曰：拓州，蓬山郡。土地与当州同。唐显庆三年，于此置拓州。取其开拓封疆为名。
恭州
《图经》曰：恭州，恭化郡。北接土蕃，土地与当州同。唐显庆中，置恭州。取恭慕王化为郡之名。
维州
《十道志》曰：维州，维川郡。
《蜀志》曰：姜维、马忠督将军张嶷北讨汶山叛羌。即此也。
《图经》曰：武德中，白苟羌首领以地内附，因於羌故维城置维州以领之。
奉州
《图经》曰：奉州，口山郡。本蛮夷之地，南接土蕃，为夷落之极塞。武德中，羌夷内附，因立奉州。取其奉顺王命为名。
州
《十道志》曰：州，越郡。本益州西外夷，汉初为邛都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长十数，邛都最大。
《汉志》曰：越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集。属益州。应劭曰：故邛都国也。有水。言越以此水彰休盛也。
《九州要记》曰：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龙鳞。
《博物志》曰：越国有牛，稍割取肉，经日必复生如故。又《玄中记》曰：割而复生，名曰及牛。
《十道记》曰：越有泸水，四时多瘴气。三四月间发，人冲之立死。非时，中人多闷绝。唯五月上伏即无害。故诸葛亮征越，上疏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又《地记》曰：今昆明道渡所，见有武侯道在。
又《十道记》曰：水浚而石，土人以牛皮为船，方涉津。
《九州要记》曰：台登县有奴诺川、鹦鹉山，黑水之间，若水出其下。即黄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汉志》曰：旄牛，属蜀郡。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旄牛，即今台登县。）
姚州
《十道志》曰：姚州，口南郡。盖夷越之地，亦为滇王国。汉武开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泽。後因为益州之口南、弄栋二县也。
《汉志》曰：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王莽曰新就。故滇王国也。有滇池大泽，又有弄栋县焉。
《华阳国志》曰：滇濮、勾町、夜郎、叶榆、同师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御。楚顷襄王遣将军庄乔溯沅水，出苴兰，以伐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反，遂留王之，是为庄王。
黎州
《图经》曰：黎州，洪源郡。汉为沉黎郡。宋、齐以来，并为沉黎郡。後周破羌夷，立黎州。
龙州
《十道志》曰：龙州，江油郡。秦、汉至魏，不置郡县。
《魏志》曰：景元四年，诸军征蜀，邓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险难，艾以毡自裹，转推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即此地也。
《周地图经》曰：江油帅杨、李二姓，各自称藩於梁。至後魏武帝得其地，置江油郡。西魏於此立龙州。
松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松州，交川郡。《禹贡》梁州之域，又为雍州之域。秦、汉，诸羌居焉。

《图经》曰：郡有甘松岭，因以名郡。

《山海经》曰：甘松岭，亦谓之松桑岭，江水发源於此。

《江源记》曰：平康县有羊肠岭，大江发源之所。

嘉州

《十道志》曰：嘉州，犍为郡。《禹贡》梁州之域。汉犍为郡之南安县。

《史记》曰：汉武使唐蒙伐西戎，得夜郎国，遂立犍为郡。

《汉志》青衣，属蜀郡。顺帝改名汉嘉。

《十道志》曰：周武保定元年，於此置青州，遥取汉青衣县为名。宣政二年，改为嘉州。

《华阳国志》曰：青衣有沫水。

《汉志》：蜀李冰凿离追，避沫水之害。又《益州记》曰：青衣神号雷追庙，班固以为离追。

《益州记》曰：峨眉山两山相对，望之如峨眉。

简州

《十道志》曰：简州，阳安郡。《禹贡》梁州之域。汉犍为之郡牛な县地。

《华阳国志》曰：牛な县，有阳明盐井。今在郡北十里。

《九州要记》曰：简州，在赤水之北。（今有绛水，在州南。）

《周地图记》曰：晋义熙末，刺史朱龄石率建平人征蜀，仍於东山立金戍。後魏平蜀，改为金水郡。

陵州

《十道志》曰：陵州，仁寿郡。《禹贡》梁州之域。汉犍为郡之武阳县东境也。

《郡国志》曰：昔张道陵於此得盐井，祠玉女於井内，因谓之陵井。郡因井得名。

《益州记》曰：郡有东隅，三山相对，去陵井百里。

《郡国志》曰：有鼎鼻山，周之九鼎，沦一於此，故後人往往见鼎耳，因名之。

又曰：郡有朝女山，昔有朝祖女於此山得道，今足迹尚存，故名朝女山。

眉州

《十道志》曰：眉州，通义郡。《禹贡》梁州之域。犍为郡之武阳南境。

《周地图记》曰：梁武帝太清二年，武陵王萧纪开通外水，立青州於通谊郡南安县北。後魏二年，平蜀。三年，改青州为眉州。（用峨眉山为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记》曰：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伐蜀，蜀主开明拒之，不利，退至武阳见获。（彭山县即其地。）

《郡国志》曰：青城县当羌蜀之要，汉武使唐蒙破西南夷，路即始於此。

荣州

《十道志》曰：荣州，和义郡。《禹贡》梁州之域。汉为南安县地，属犍为郡。

《九州要记》曰：和义郡，古夜郎之地，有成都市。汉武中时，南中令使通道无功，唐蒙因杀之，令曰：“恨不见立成都市而死！”蒙即立市如成都以杀之，故曰成都市。

《益州记》曰：旭川县有马鸣戍。汉刺史韦枝夜过此地，有神马嘶，汉中马皆嘶以应之，故以此名戍。

《蜀记》曰：昔有女人於溪浣沙，有大竹流水而触之，因有孕。後生一子，自立为王，因以竹为姓。汉武使唐蒙伐柯郡。竹王因有此地，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庙祀之。

资州

《十道志》曰：资州，资阳郡。《禹贡》梁州之域。汉为犍为郡之资中县地。

《周地图记》曰：後魏废帝二年，於武康郡之阳安县置资州。（阳安在今州北简州界。）

《郡国志》曰：内江县有水深百丈，实群川总会之所。

戎州

《十道志》曰：戎州，南溪郡。春秋侯国。秦惠王破滇池，始通五尺道。汉武得蜀，故使唐蒙理道於此，而破柯，即此道也。後为道县，以属犍为郡。

《郡国志》曰：南溪县西三十里有鱼津，津南有鸳鸯坼。

《益部耆旧传》曰：道有张真者，娶黄氏女名帛。真因乘船过江，船覆没，帛求夫尸不得，自沉於水，积十四日，乃抱夫尸出於滩下，故名鸳鸯坼。

卷一百六十七　州郡部十三

山南道上

荆州

《十道志》曰：荆州，江陵郡。汉旧县属南郡。

《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北据荆山，南及衡山之阳。）江、汉朝宗于海。（二水经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

《春秋元命苞》曰：轸散为荆州，分为楚国。（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

《尔雅》曰：汉南曰荆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官□职方氏》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薮泽曰□梦，其川江、汉，其浸颍、湛，其利丹、银、齿、革。
《晋元康地记》曰：荆州於古，蛮服之地。
《汉书》曰：临江闵王荣坐侵庙ヂ地为宫，上徵荣。荣行，祖於江陵北门，既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王不返矣！”王至，诣中尉府，郅都责讯王，王怒，自杀。
《汉书□地理志》曰：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
《史记》曰：苏秦说威王曰：“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陵，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淮南子》曰：楚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苞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霓，深溪肆无景。
《十三州志》曰：汉章帝建初二年，徙钜鹿王恭为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师正南，不可以封。”乃徙为安六王。
盛弘之《荆州记》曰：元嘉中，以京师根本之所寄，荆楚为重镇，上流之所总，拟周之分陕；晋、宋以降，此为西陕。
《释名》曰：荆州取名于荆山。又曰：荆，惊也。南蛮数寇，常置警备。
《左传》曰：楚子西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
《十道志》曰：当阳县，旧县属南郡，广阳王子盖之所封。
《荆州记》曰：当阳，本楚之旧邑。《左氏传》云：“楚潘崇伐の，至于锡穴。”颍容《释例》云：“の，在当阳。”
《十道志》曰：公安县，汉孱陵县地，吴之南郡。
《荆州记》曰：刘备败于襄阳，南奔荆州，吴大帝封为左将军、荆州牧，城北而镇之。时人号备为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
《古今地名》：松滋县，古鸠兹地，汉为庐江郡。
峡州
《十道志》曰：夷陵郡，春秋战国时并楚地。秦置三十六郡，属南郡。魏武於此置临江郡。梁置宜州。周武帝以州居三峡之口，改为峡州。
《史记》曰：秦昭王二十九年，秦将白起攻楚，烧夷陵。
《吴录》曰：蜀昭烈皇帝立宜都郡於西陵。
《宜都记》曰：郡城即陆抗攻步阐於此。
《荆渚记》曰：夷陵郡，居大江之上，即西通全蜀，故夷陵有安蜀古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陆逊上疏：“夷陵要害，实国家之关限。若失之，非损一郡，荆州亦可忧也。”
《十道志》曰：宜郡县，本汉夷县，属南郡。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南崖有山，名荆门；北对崖有山，名虎牙，故曰荆门虎牙，即楚之西塞。
归州
《十道志》曰：归州，巴东郡。在周为夔子国，属楚。秦并天下，为南郡之地。汉置秭归县。唐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归、巴东二县置归州。
袁山松《记》曰：屈原此县人，既被流放，忽然暂归，其姊亦来，因名其地为秭归。（秭与姊同。）
《三国志》曰：吴置建平郡，即宜都之西部也。晋王自蜀江沿流伐吴。守将吾彦表皓曰：“请增建平兵，若建平不下，晋师终不敢过。”皓不从。
复州
《十道志》曰：复州，竟陵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战国时属楚。秦兼天下，属南郡。汉十三州，在荆州部，即江夏之竟陵县地。唐武德五年，为复州。
《郡国志》曰：沔阳县，即楚王地也。
《图经》曰：监利县，汉华容县。乾溪、章华台在焉。
郢州
《十道志》曰：郢州，富水郡。历代所属与竟陵郡同。二汉属江夏郡。晋、宋以来，为竟陵郡地。西魏属安州。後周武帝置郢州。随废。唐武德六年，为郢州。
《郡国志》曰：长寿县武陵山，《春秋》谓楚平王卒於木之下，即此山也。
凤州
《十道志》曰：凤州，河池郡。土地所属与金州同。在秦，陇西郡地。汉为故道县地。故道，今两当县是也。汉武改雍为凉，後为凉州之地。
《水经》曰：两当县，水出陈仓县之大散岭西南，流入故道川。谓之故道水，县因水取名。或云县西有两山相当，故名之。
《华阳国志》曰：河池，一名仇池。
郭仲产《秦州记》云：仇池山，一名仇维山，上有池似覆壶。前志云：是县以山得名。
《水经》曰：大散水流入黄花川。黄花县因水得名。
成州
《十道志》曰：成州，同谷郡。《禹贡》梁州之域，古西戎地。周省梁入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白马氐国。
《史记□西南夷传》曰：自以东北，君长数十，冉ㄘ为大。自冉ㄘ以西北，君长数十，白马最大，皆氐类。
《後汉书》曰：河池，一名仇池，地方百顷，左右悉白马氐。
武州
《十道志》曰：武州，武都郡。土地所属与成州同，亦白马氐之地。
《汉书□西南夷传》曰：汉诛且兰、邛君，并杀侯，冉ㄘ等皆震惧，请臣置吏。以为广西部。至元鼎六年，以白马氐地为武都郡。
《陇右记》曰：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粘。贡之，用封玺书，故诏诰有紫泥之美。
《郡国志》曰：武帝沮水之西有角弩谷，即蜀将姜维剿五部溪蛮之所。
鱼豢《魏略》曰：文帝黄初元年，徙武都於美阳。在今雍州好县界，武都故城是也。
兴州
《十道志》曰：兴州，顺政郡。战国时白马氐之东境。秦并天下，为蜀郡地。汉元鼎六年，置武都郡。
《晋书》曰：怀帝永嘉中，氐之人杨茂搜据武都郡。子孙承嗣为氐王。
《周地图记》曰：郡有丙山，山有穴，即丙穴，其口向丙，因以为名。每春三月上旬，有鱼长八九寸，或二三日，联绵从穴出跃，相传名为嘉鱼。左太冲《蜀都赋》曰：“嘉鱼出于丙穴。”
宕州
《十道志》：宕州，怀道郡。《禹贡》梁州之域，古羌地。周为雍州之境。秦、汉、魏、晋，诸羌据之。
《魏书》曰：梁弥忽匆者，宕昌羌也。其先常为羌，祖勤自称宕昌王。弥忽世祖初求内附，遂拜弥忽为宕昌王，因封其地为宕昌藩。即今宕州。
扶州
《十道志》曰：扶州，同昌郡。《禹贡》梁州之域，实西戎之地。周省梁入雍，为雍州地。秦、汉、魏、晋，并属蕃夷。
《後魏书》曰：废帝前元年，西逐吐谷浑，定阴平，於此置邓州及邓宁郡，取前羌部落所居为之名。时又置夷县，属封统郡，以戎夷宁为义也。
《周地图记》曰：魏废帝置同昌县，属封统郡。
文州
《十道志》曰：文州，阴平郡。《禹贡》梁州之域。周为雍州之境。战国时氐羌据焉。汉武时开西南夷，置阴平道以统其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邓艾自阴平景谷步道悬兵束马，经江油出绵竹。
《华阳国志》曰：晋永平之後，羌虏数叛，遂立为郡以遏之。
《舆地志》曰：晋永嘉之末，太守王鉴以郡降李雄。晋人因是悉流移於蜀、汉，其氐羌并属杨茂搜，此後不复为正朔所颁。
利州
《十道志》曰：利州，益昌郡。土地所属与金州同。春秋战国时并属蜀侯。汉葭萌县地。
《华阳国志》曰：昔蜀王封其弟於汉中，号曰苴侯，因命其地曰葭萌。苴侯与巴王通好，巴与蜀为仇，故蜀王怒，伐苴。苴侯奔巴，求救於秦。秦乃伐蜀，遂灭蜀，及巴、苴，置巴、蜀二郡。
《水经》曰：益昌有小剑城，去大剑城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
《蜀志》曰：先主使陈戎绝马鸣阁。魏武闻之，喜曰：“此阁乃汉中之平阴，乃咽喉之要路。”（马鸣阁在益昌县。）
夔州
《十道志》曰：夔州，□安郡。春秋时为鱼国。秦并天下，为巴郡地。汉为鱼复县。
《左传》曰：庸蛮叛楚，楚庄王伐之，七遇皆北，唯衤卑、、鱼人实逐之。杜曰：衤卑、、鱼三巴，今鱼复县也。
《汉志》曰：江关都尉理鱼复，有橘官。
《郡国记》曰：白帝城，即公孙述至鱼复，有白龙出井中，因号鱼复为白帝城。刘备因改鱼复为永安。又《後汉书》：公孙述自以承汉土德，故号曰白帝城。
《蜀志》曰：罗宪为领军，守永安，闻魏军平蜀，三日哭於都亭。
《荆州图副》曰：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有诸葛孔明八阵图，聚细石为之，各高五丈，皆棋布相当，中间相去九尺，正中开南北巷，悉广五尺。或为人散乱，及为夏水所没，至冬水退，依然如故。
《荆州记》曰：垒西聚石为八行，行八聚，谓之八阵图。因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不复败。後见，莫能了之。桓宣武伐蜀见之，曰：“此常山蛇势也。”
开州
《十道志》曰：开州，盛山郡。本汉朐忍县之地。
合州
《图经》曰：合州，巴川郡。秦、汉属巴郡。宋置东宕渠郡。西魏置合州。
忠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忠州，南宾郡。土地所属与夔州同。谯周《巴记》曰：“後汉献帝初平六年，临江县属永宁郡。建安中，改永宁为巴东郡，临江仍属焉。”《续汉志》曰：“和帝永元中，分枳县置平都县。”（平都即今丰都县也。）

《史记》：苏代曰：“楚得枳而国亡。”

万州

《十道志》曰：万州，南浦郡。土地所属与通州同。汉为巴郡朐忍县地。

《续汉志》曰：朐忍，属巴郡。（朐音蠢；忍，如尹切。）

《寻江源记》曰：梁山东西数千里，望之若长□垂天。《剑阁铭》曰：“岩岩梁山，积石峨峨。”

又曰：景穴有嘉鱼，其味甚美。景穴，在梁山县柏枝山。

阆州

《图经》曰：阆州，阆中郡。《禹贡》梁州之域。春秋为巴国之地。秦、汉为巴郡。

《华阳国志》曰：巴子後理阆中。

《地形志》曰：阆中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今郡城即古之阆中城，後谓之隆城是也。

《後魏典略》曰：此州古有隆城，坚险，因置隆州。寻又立盘龙郡，以郡中有盘龙山为名。

《三巴记》曰：阆中有渝水，𠀋民锐气喜舞。故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故乐府中有巴渝舞。

果州

《十道志》曰：果州，南充郡。《禹贡》梁州之域。春秋战国并属巴子国。秦惠王灭巴、蜀，是为巴郡地。自汉至晋，为安汉县。

《华阳国志》曰：汉献帝初平元年，刘璋分垫江上为巴郡，理此县。

《周地图记》曰：相如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

《郡国志》曰：冯绲为车骑将军，於此镌崖十有馀处。今果山有车骑崖。

《益州记》曰：南充县西有大昆井，即古之盐井也。

《唐书》曰：贞元中，谢真人於郡紫极宫上，万目所睹，郡郭是夕，处处有虹霓□气。

卷一百六十八　州郡部十四

山南道下

梁州

《图经》曰：梁州，汉中郡。春秋至战国时楚地。秦、汉为汉中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刘备初得汉中，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
《汉书》曰：项羽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沛公欲攻楚，丞相萧何谏曰：“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於死乎？且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愿王汉中，镇抚其民，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洋州
《十道志》曰：洋州，洋川郡。春秋战国时并为楚地。秦为汉中郡地。
《汉志》曰：成固，属汉中郡。今洋源县地是也。
又曰：安阳，属汉中。ǹ谷水所出。今黄金县也。
商州
《十道志》曰：商州，上洛郡。《禹贡》梁州之域。周为豫州之境。战国时属秦，秦并天下，为内史地。汉武置上洛县於此。
《史记》：张仪说楚怀王曰：“大王诚能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於是与齐绝约，使一将军随张仪至秦。仪谓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四皓，始皇时隐於商山，作歌曰：“英英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汉志》曰：商，属弘农郡。秦相卫鞅邑也。
金州
《十道志》曰：金州，安康郡。《禹贡》梁州之域。于周，庸国之地，楚之附庸，後为楚地，秦为汉中郡。
《帝王世纪》曰：安康，谓之妫墟，或谓之姚墟。
《後汉书》：郑弘上书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纽。”颖容《释例》曰：舜居西域，本曰妫。
《汉志》曰：西城，属汉中郡。应劭曰：妫墟在西北，舜之所居，即今西城县。
房州
《十道志》曰：房州，房陵郡。土地所属与金州同。古麇国也。
《左传》曰：楚子伐麇，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杜注：防渚，在麇地。阚ゐ云：防陵即春秋防渚也。
《汉志》曰：房陵、上庸、属汉中郡。
盛弘之《荆州记》曰：竹山县有白马塞。孟达为新城太守，登白马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不能守，岂丈夫哉！”
通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通州，通川郡。土地所属与金州同。春秋战国并属巴子国。秦并天下，为巴郡。汉因之。
《後汉志》曰：宣汉，属巴郡。即汉宕渠地也。
《巴汉记》曰：和帝分宕渠之东置也。
《图经》曰：西魏改为通州，以其居四达之路，故以为名。（今为达州。）
渠州
《十道志》曰：渠州，山郡。土地所属与通州同。《汉志》曰：“宕渠，属巴郡。”
《舆地志》曰：梁大通三年，於此置渠州。
左思《蜀都赋》曰：外负铜梁宕渠。
渝州
《十道志》曰：渝州，南平郡。古巴国也。
《三巴记》曰：阆、白二水东西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之三巴。
《山海经》曰：海内西南有巴国。昔太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後昭，是为巴人。（郭璞曰：为巴始祖。）
李膺《益州记》曰：明月峡，在巴县，东壁高四十丈，有圆孔形如满月，因以为名。
又曰：江津县西有香草楼。昔有仙人於此置楼居，植香草於楼下，一夕仙去。後人指其地为香草楼。
涪州
《十道志》曰：涪州，涪陵郡。《禹贡》梁州之域。周为雍州之地。春秋时属巴国。秦为巴郡。汉为涪陵县。《巴汉志》曰：涪陵，巴郡之南鄙，本与楚商於之地接。
朗州
《十道志》曰：朗州，武陵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属楚。秦为黔中郡。汉高祖五年，更名武陵郡。梁湘东王於荆州割武陵郡置武州。陈天嘉元年，分武陵立沅陵郡。隋又改武州为辰州，又改嵩州，又改为朗州。
《史记》曰：秦惠王十四年，求以武阙外就楚易黔中地。
《武陵记》曰：後汉梁松自义陵移郡於若城。今州东有张若城是。
《晋书》曰：潘京，武陵汉寿人也。弱冠，郡辟为主簿，太守赵甚器之，尝问之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獠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山，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於是名焉。”
《武陵记》曰：武陵郡境四千馀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澧州

《十道志》曰：澧州，澧阳郡。春秋战国时，其地属楚。秦属黔中郡。汉改黔中为武陵郡，属荆州。今州即武陵郡之零阳县地。吴分武陵西界立天门郡，即此郡之境。晋为南义阳郡。隋平陈，置松州，寻改为澧州。在澧水之北，故取为名。

《尚书□禹贡》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丰水名。）

《舆地志》曰：晋宋以义阳流人在南郡者立为南义阳郡，在寄荆州。

《十道志》曰：慈利县，即汉零阳县地。

《图经》曰：界内有零溪水，即以为名。隋开皇十八年，改零阳为慈利县。

王仲宣赠孙文始诗曰：悠悠澹、澧。（澹澧二水在澧阳县。）

巴州

《十道志》曰：巴州，土地所属与通州同。汉为巴郡宕渠县。

《四夷县道记》：李特、孙寿时，有群獠十馀万从南越入蜀、汉间，散居山谷。因斯流布在此地，后遂为獠所据。

壁州

《十道志》曰：壁州，始宁郡。本汉宕渠县地，後汉分置宣汉县。梁分宣汉置始宁。後魏分始宁置诺水县。

蓬州

《十道志》曰：蓬州，咸安郡。本汉宕渠县地。

《周地图记》曰：武帝天和四年，割巴州之伏虞郡、隆州之隆城郡，於此置蓬州。

集州

《十道志》曰：集州，符阳郡。本汉宕渠县地。晋惠帝永宁中，李特王蜀，其地属焉。梁武改为东巴州，後改为集州。以东北有集水，因以为名。（又云以万山所集故也。）

唐州

《十道志》曰：唐州，淮安县。《禹贡》豫州之域。春秋楚地。战国时属晋，後入韩。秦置三十六郡，为南阳郡。

《汉志》曰：南阳郡有比阳县，比水所出，东入蔡。

《左传□僖四年》：齐师伐楚。楚子使屈完如师。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君之众，无所用之。”

《晋太康地记》曰：自华至氵比阳，南北连百里，号为方城，亦曰长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地图记》曰：湖阳县，光武所封外祖樊重邑。又光武封姊为湖阳公主。《汉志》曰：“湖阳，古廖国也。”（廖音力教反。）

邓州

《十道志》曰：邓州，南阳县。《禹贡》豫州之域。战国属韩。秦置三十六郡，南阳其一也。

《释名》曰：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

《汉志》曰：南阳郡，领宛、等三十六县。秦置，莽曰前坠，属荆州。

又曰：邓，属南阳。故国。都尉治。应劭曰：邓，侯国也。

《史记》：苏秦说韩惠王曰：“韩西有宜阳，东有穰、氵育。”

《後汉书》曰：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诏下郡国检覆其事。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州、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吏不肯服。时显宗为东海公，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

《史记》曰：秦灭韩，徙天下不轨之人於南阳。故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宛，西通武关，东受淮海，都会也。

《图经》曰：菊潭，以界内菊潭水以名县。

盛弘之《荆州记》曰：菊水，其源旁有芳菊浸润，流其滋液，水极芳馨，饮之者皆寿考。

《後魏略》曰：孝文帝南巡至新野，临潭水而见菖蒲花，乃歌曰：“两菖蒲，新野乐。”遂建两菖蒲寺以美之。

《楚地记》曰：汉江之北为南阳，汉江之南为南郡。

襄州

《十道志》曰：襄州，襄阳郡。《禹贡》豫州之南境。春秋以来，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汉为南阳郡。献帝时，魏武始置襄阳郡。

《襄阳记》曰：襄阳，本楚之下邑，檀溪带其西，岘山亘其南，亦楚国之北津也。

《荆州图副》曰：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

《楚地记》曰：蜀关羽攻没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独襄阳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谓晃曰：“全襄阳者，徐公之功也。”後吴大帝率兵向西，时曹仁镇之，司马宣王言於魏文曰：“襄阳水陆之衝，御寇要地，不可失也。”

《南雍州记》曰：永嘉之乱，三辅豪族流於樊、沔，侨於汉侧。立雍州，因人所思，以安百姓也。宋文帝因之置南雍州焉。

《晋书》曰：山简，字季伦。尝镇襄阳，郡中有高阳池，每临池，未尝不大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还。人歌之曰：“山公何所诣？往至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着白接䍦。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郡砚首山南至宜城百馀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珠轩骈辉，华盖连延，掩映於大太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敕号太上庙，道为冠盖里。
《汉志》曰：筑阳，属南阳郡。故谷国，今城县也。莽曰宜禾。应劭曰：“筑水出汉中房陵，东入沔。”（筑音逐。）
《图经》曰：城县有ガ城。《汉志》曰，即萧何出所封也，音赞。
均州
《十道志》曰：均州，武当郡。《禹贡》豫州之域。春秋时楚地。秦置南阳郡。
《汉志》曰：武当，属南阳郡。
《十道志》曰：郧乡，古の国也。《左传》曰：“楚潘崇伐麇，至于锡穴。”又《地形志》曰：汉中郡之东界有锡县，即古之锡穴也。
随州
《十道志》曰：随州，汉东郡。春秋随侯之国。秦及两汉，属南阳郡。
《左传》曰：楚武王侵随，斗伯比言於楚子曰：“汉东之国，随为大。”
《汉志》曰：随，属南阳郡。故厉国也。《左氏传》曰：楚伐徐，齐师伐厉救之。（厉音赖。）
又曰：春陵，属南阳郡，侯国。故蔡阳之白水乡、上唐乡。汉文帝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春陵乡封长沙王子买为春陵侯。後以春陵下湿，上书徙南阳。今枣阳有春陵故城。
卷一百六十九　州郡部十五
淮南道
扬州
《元和郡县图志》曰：扬州，广陵郡。《禹贡》九州，扬州其一也。春秋时属吴。七国属楚。秦灭楚，为广陵；后并天下，属九江郡。汉为江都国。建武元年，复曰扬州。
《左氏口哀九年》曰：吴城邗沟，通江淮也。
《魏志》曰：黄初六年，征吴，幸广陵城，临江观兵，见江涛，叹曰：“天所以限南北也。”
《隋书》曰：义宁元年，诏修江都宫，治龙舟、凤舸、黄龙赤舰、楼船万艘，以幸江都。为锦帆黼帐，作《泛龙舟》、《春江花月夜》等曲以幸之，因而都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徐湛之为扬州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以为游宴焉。
又曰：扬州刺史王谧薨，高帝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帝入，议以中军谢混为扬州，欲令帝于丹徒领州，以二议谐帝。刘穆之谓帝曰：“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授王谧，事出权道。今若复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于权，无由可得。”帝从之。
《郡国志》曰：广陵，以城置在陵上。《尔雅》云：“大阜曰陵。”连接西蜀，一名阜冈，一名昆仑冈。鲍昭《芜城赋》曰：“拖以漕渠，轴以昆仑岗。”
《河图括地象》曰：昆冈山，横为地轴。此陵交带昆仑，故广陵也。
《汉志》曰：广陵国，高帝六年置，景帝四年更名江都。莽曰江平。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胥皆都此。
《汉书》曰：广陵厉王赐策曰：“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保，恃也）三代要服，不及以正。’”（要服，次荒服之内。正，政也。要，一遥反。）
《图经》曰：江阳县，本汉江都县也，以在江之北，故曰江阳。
《汉志》曰：江都，属广陵国。
又曰：海陵县，临淮郡。莽曰亭间。
《十道志》曰：六合县，本秦堂邑县，春秋时棠也。《左传》襄十四年，楚子为庸浦之役，故子囊帅师于棠。（庸、浦、棠，皆楚邑。）
楚州
《元和郡县志》曰：楚州，淮阴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越。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汉为射阳县之地。
《汉志》曰：射阳县，属临淮郡。莽曰监淮亭。在射水之阳，故曰射阳。
又曰：广陵厉王胥有罪，其相胜之秦夺王射陂。（张晏曰：射水之陂在射阳县。）
《晋书》曰：穆帝时，中郎将荀羡北讨，云旧淮阴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运漕无他屯阻，乃营立城池焉。
《郡国志》曰：北对清泗、临淮，守险有平阳、石龟，田稻丰饶。
《吴越春秋》曰：吴将伐齐，自广陵掘沟通江、淮。即州、地。
《史记》曰：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楚乃东侵，广地于泗上。
《汉志》曰：盱眙，属临淮郡。都尉治。莽曰武匡。
《南兖州记》曰：盱眙，本春秋时善道地。
《汉书》曰：项羽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都盱眙。
《南兖州记》曰：南兖州，地有盐亭百二十三所，县人以鱼盐为业，略不耕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擅利巨海，用致饶沃。公私商运，充实四远，舳舻千计。吴王所以富国强兵而抗汉室也。
《图经》曰：宝应县，本安宜县，即汉之平安县地，属广陵郡。
《唐书》曰：天宝初，有李氏女子既嫁而寡，为尼，名真如。忽有人自天而下，以宝与之。因名宝应。
濠州
《十道志》曰：濠州，锺离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锺离子国。战国时属吴。秦置三十六郡，属九江郡。汉置锺离。
《春秋□成十五年》曰：叔孙侨如会吴于锺离，始通吴也。始与中国接。
又《昭二十四年》曰：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遂灭巢及锺离。
《史记》曰：楚平王十年，吴之边邑卑梁女与楚边邑锺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楚伐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兵攻锺离。楚王闻之，大怒。吴亦发兵，使公子光攻楚，遂灭锺离。
《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见鱼出游从容，庄子曰：“是鱼乐乎！”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耶？”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
《史记》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十道志》曰：涂山，在临淮郡西。
又曰：招义县，本汉临淮县。
《汉志》曰：淮陵县，属临淮郡。莽曰淮陆。
寿州
《元和郡县志》曰：寿州，寿春郡。《禹贡》扬州之域。秦并天下，为九江郡。汉为淮南国。
伏滔《正淮论》曰：爰自战国，至于晋之中兴，六百馀年。保淮南者九姓，称兵有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祸溢於世。保寿春者南引荆、海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里；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管竹之族生焉。其俗尚气力而多勇悍，其人习战争而贵诈伪，所以屡多亡国也。
《史记》曰：楚考烈王自陈徙都寿春，号之曰郢。
又《项羽本纪》曰：羽封英布为九江王，都六，尽有江、淮之地。
《汉书》曰：六，故国也，属六安国，咎繇后，为楚所灭。如溪水首受氵比，东北至寿春入芍陂。（氵比音匕，芍音鸡。）
《左传□文五年》曰：楚成大心、仲归帅师灭六。仲归于家冬，楚公子燮灭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蓼，今安丰蓼县。）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汉志》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鲍，鲍鱼也。）

《寿春记》曰：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数百里无复人居。晋平吴，其民乃还本土，复立为淮南郡。

《齐书》曰：高祖初遣垣崇祖镇寿阳，谓之曰：“我新有天下，魏必以送刘昶为辞。寿春，贼之所冲，深为之备。”既而果然，乃败还。

《十道志》曰：霍丘县，本汉松滋县也。

《汉志》曰：松滋，侯国。属庐江郡。莽曰诵善。

《十道志》曰：霍山县，县也。

《汉志》曰：县，属庐江郡。天柱山在南。

《史记》曰：吴王濞闯四年，伐楚，取。

滁州

《元和郡县志》曰：滁州，永阳郡。春秋时楚地。在汉为全椒县也。

《汉志》曰：全椒县，属九江郡。

《十道志》曰：隋以为滁州，以滁水为名。

《郡国志》曰：後汉彭城刘平为全椒令，虎皆渡江。

和州

《元和郡县志》曰：和州，历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为楚地。秦为历阳县，属九江郡。汉为淮南国。

《郡国志》曰：历阳西有遏胡城，即王导筑以御石虎。

《汉志》曰：历阳，都尉治。属九江郡。莽曰明义。

《十道志》曰：南有历水，故曰历阳。

《淮南子》曰：历阳之都，一夕为湖。（汉明帝时，历阳沦为麻湖。）

《十道志》曰：麻湖在县西十里。

《汉书》曰：汉军追项羽至江东城，乌江亭长舣舟待之。

庐州

《元和郡县志》曰：庐江郡，古庐子国也。春秋舒国之地。

《十道志》曰：战国时，其地属楚。秦置三十六郡，属九江郡。汉为合肥县。

《左传□鲁僖公四年》曰：徐人取舒，杜预注云：舒国，今庐江舒县也。

《尚书□仲虺》：成汤放桀于南巢。

《魏志》曰：青龙元年，满宠为扬州都督，请于合肥城西三十里置新城，表曰：“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达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官兵救之，当先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大辈，然後围乃得解。贼往甚易，兵救甚难。今城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立城据守，此所谓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也。”诏从之。
《庐江记》曰：人物语音，风土明茂，皆胜淮左诸郡。
《汉志》曰：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领县十二。
又曰：龙舒，属庐江郡。应劭曰：群舒邑也。
又曰：居巢，属庐江。应劭曰：《春秋》：“楚人围巢。”巢。国也。
《左传□昭二十五年》曰：楚子使熊相谋郭巢。（为巢筑城郭也。）
《郡国志》曰：濡须水，出自巢湖，谓之马尾沟。
《十道志》曰：慎县，本汉浚遒县。
《汉志》曰：浚遒，属九江郡。（浚音峻，遒音抽反。）
舒州
《释例》曰：舒有五名，舒庸、舒龙、舒州、舒鸠、舒城，其实一也。
《左传□定二年》曰：吴子使舒鸠民诱楚人。
《元和郡县志》曰：舒州，桐安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皖国也。
《十道志》曰：春秋时为楚东鄙。战国时属楚。秦置三十六郡，为江夏郡。
《史记》曰：皖，姓，咎繇之後也。春秋时楚灭之。
《汉志》曰：皖，属庐江郡。
《续汉书□郡国志》曰：庐江郡，自舒县徙居皖。
《魏志》曰：正始二年，孙权遣诸葛恪屯皖城，以伺边隙。
《吴志》曰：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吕蒙上言曰：“皖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加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於是亲征皖，破之。
《宋书□州郡志》曰：晋安帝於旧皖城置怀宁县。
《图经》曰：桐城，春秋时桐国也。亦汉枞阳县也。
《左传□定二年》曰：桐叛楚。（桐，小国也。庐江舒县有桐乡。）
《汉书□武帝纪》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自寻阳浮江，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蕲州
《十道志》曰：蕲州，蕲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并属楚。秦置三十六郡，属九江郡。汉蕲春县之地。
《汉志》曰：蕲春，属江夏郡。
《史记》曰：始皇十六年，灭楚，虏王负刍於蕲。
《地名记》曰：蕲春以水隈多蕲菜，因以为名。
《晋书》曰：武帝以宣太后讳春，改为蕲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魏使庐江谢寄为蕲春郡典农，吕蒙袭破之。
又《贺齐传》曰：初，晋宗为浠口将，以众叛如魏，还为蕲春太守，图袭安乐，取其保质。权以为耻，因军初罢，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诏齐督麋芳、鲜于丹等袭蕲春，生虏宗。吴复置蕲春郡。
申州
《十道志》曰：申州，义阳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申国之地。秦为南阳郡地。汉置平氏县，属荆州。汉武封北地尉卫止为义阳侯。魏文帝分南阳立义阳郡。宋文元嘉末于义阳立司州。周武帝为申州。
《舆地志》曰：义阳有三关之险。《十道志》曰：三关谓平靖关，（长老云：此关因山为障，不营壕隍，故名平靖。）其一也；武阳、黄岘二关，在安州应山县界。
光州
《十道志》曰：光州，弋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弦子国。秦置三十六郡，属九江郡。汉为西阳县。
《左传口僖五年》曰：楚人灭弦，弦子奔黄。（弦在弋阳太县。）
《汉志》曰：西阳，属江夏郡。
又曰：太，属江夏。故弦子国。（音汰，又徒系反。）
《图经》曰：定城县，春秋黄子国也。
《十三州志》曰：定城，置在古黄子国南十二里。
《十道志》曰：定城，本汉弋阳县。
《汉志》曰：弋阳，侯国。属汝南郡。弋山在西北。故黄国，今黄城县也。
《十道志》曰：固始县，本寝丘，孙叔敖所封之邑也。
又曰：殷城县，本汉期思县也。
《汉志》曰：期思，属汝南郡。故蒋国也。
《左氏传》曰：凡蒋，周公之裔也。
安州
《十道志》曰：安州，安陆郡。春秋云阝子之国，口梦之泽在焉。后楚灭云阝，封斗辛为郧公，则其地也。战国时属楚。秦并天下，为南郡城。汉为安陆县。宋武置安陆郡。唐武德四年，为安州。
黄州
《十道志》曰：黄州，齐安郡。《禹贡》荆州之域。战国时属楚。秦为南郡地。汉为西陵县。高齐置衡州。隋开皇三年，为黄州。
又曰：麻城、黄陂县，本汉西陵县也。
沔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沔州，汉阳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鄖国之地。战国时属楚。秦并天下，为南郡地。汉为安陆县地。晋立沌阳县，属江夏郡。唐武德四年，置沔州。

《尚书□禹贡》曰：逾于沔。（汉上曰沔。）

《三国志》曰：魏初定荆州，沌阳以为重镇。

《晋书》曰：永嘉六年，王敦表陶侃为荆州刺史，镇沔阳。

《宋书□州郡志》曰：晋於临嶂山置沌阳县。

《荆州记》曰：临嶂山南峰谓之乌林峰，亦谓赤壁。

《吴志》曰：曹公临荆州，孙权遣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於赤壁。

《永初山川记》曰：沔口，古以为沧浪水，屈原遇渔父处。

卷一百七十　州郡部十六

江南道上

州

《图经》曰：州，古扬州之地也。春秋时为吴地。战国时越灭吴，为越地；後楚灭越，其地又属楚，初置金陵邑。秦并天下，改金陵为秣陵，属鄣郡。汉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

《汉志》曰：故鄣，属丹阳郡。莽曰侯望。

《金陵图》云：昔楚威王见此有王气，因埋金以镇之，故曰金陵。秦并天下，望气者言江东有天子气，凿地断连冈，因改金陵为秣陵。

《吴志》曰：孙权欲兴都，未定，长史张劝都之；后刘备宿于秣陵，亦劝权都之，遂定议，都秣陵。

《建康图》曰：西晋乱，元帝自广陵渡江，此城荒落，以府第居县北，幕府之名，自此而立。寻以江宁为琅琊国，盖龚帝始封之名也。历宋、齐、梁、陈，六代皆都之。

《舆地志》曰：金陵有东府城，晋安帝时筑。其城西，本简文为会稽第。其东则丞相、会稽王道子府。谢安石薨，以道子代领扬州，州在第，故时人号为东府西州。

《图经》曰：金陵有古冶城，本吴铸冶之地也。

《晋书》曰：元帝太兴初，以王导疾久，方士戴洋曰：“君本命在申，申地有冶，金火相烁。”遂移冶於石城。

宣州

《十道志》曰：宣州，宣城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后属越。越为楚所并，战国时又属楚。秦为鄣郡地。汉为丹阳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理志》曰：武帝元狩元年，改鄣郡为丹阳郡，属扬州，理宛城。即今郡是也。
《吴书》曰：孙皓以牛渚为督，以何植为使，而御晋军。（当涂有牛渚山。）
《桓玄传》曰：玄居南州，大筑斋第，以郡在国南，故曰南州。
《齐州郡志》曰：梁承圣元年，置南豫州。
《十道志》曰：隋开皇中，改南豫州为宣州。
《汉志》曰：泾县，属丹阳郡。韦昭曰：泾水出芜湖。
《图经》曰：南陵县有赭圻屯，在县西北。
《晋书》曰：哀帝以桓温入参朝政。自荆州还，至赭圻，诏止之。遂城赭圻镇。
《十道志》曰：南陵有鹊州。
《春秋左氏传》曰：昭五年，楚以诸侯伐吴，吴败之于鹊岸。（吴地也。庐江舒县有鹊尾渚是。）
《汉志》曰：漂阳县，属丹阳郡。漂水所出也。
又曰：当涂，侯国。属九江郡。莽曰山聚。应劭曰：禹娶涂山，有禹墟焉。
《春秋左氏传》曰：禹会诸侯於涂山。
《晋书□州郡志》曰：西晋愍怀之乱，琅耶王出镇扬州，因渡江，南卜金陵，建大业。衣冠礼乐，州郡邑名，并随渡江，从北地。当涂来江南，自东晋始也。
《金陵记》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阳，置南豫州。六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为上游焉。
池州
《图经》曰：池州，池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及秦、汉，为鄣郡之地。吴为石城县。隋为秋浦县。唐武德中，置池州。
《三国志》曰：吴黄武二年，封韩当为石城侯。
《舆地志》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鱼美，故名其水为贵池。
又曰：梁大同二年，置石埭。因贵池源有两小石埭堰溪水，遂以为名。
润州
《十道志》曰：润州，丹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国地，谓之朱方。吴为越所并，地属越。战国时越为楚所灭，复楚。秦并天下，为会稽、鄣二郡之地。汉初为荆国，故荆王刘贾所都之地。吴王濞诛，以其地并入江都国。武帝又分属丹阳、会稽二郡之地。
《左氏传》曰：襄公二十八年，齐庆封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
《後汉书》曰：建安中，吴大帝自吴徙都于京。十六年，迁都秣陵，复於京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置京督以为镇焉。
《吴志》曰：京督所统蕃卫尤要，是以吴为重镇。
《图经》曰：其城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尔雅》曰：“丘绝高曰京。”因谓之京口。
《吴录□地理》曰：秦时，望气者云其地有天子气。始皇使赭衣徒三千人凿坑败其势，改云丹徒。
《图经》曰：丹阳，本汉曲阿县也。
《汉志》曰：曲阿，故□阳。莽曰风美。属会稽郡。
《史记》曰：秦始皇改□阳为曲阿。
《舆地志》曰：曲阿县，属朱东，南徐之境。秦有史官奏：东南有王气，在□阳。故凿北冈，截直道使曲，以厌其气，故曰曲阿。
又曰：丹徒界内，土坚紧如蜡。谚云“生东吴，死丹徒”，言吴多产出，可以摄生自奉养，丹徒地可以葬。
《吴志》曰：岑昏凿丹徒至□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
《图经》曰：唐垂拱四年，立金山县。後改名金坛。取邑界句曲之山，金坛之陵以为号。
《真诰》曰：地肺似洛中北邙山土，水似长安丹凤门外井泉之味。
《河图》曰：乃有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坛之陵。
常州
《十道志》曰：常州，毗陵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吴，後属越。战国属楚。秦、汉为毗陵县，属会稽郡。
《舆地志》曰：晋陵县，春秋时吴之延陵邑也。季札让位，耕於此，因以封之。汉改为毗陵。
《汉志》曰：毗陵县，属会稽郡。季札所居。旧为延陵，汉改之也。莽曰毗坛。
《舆地志》曰：东海王越世子名毗，中宗为越所表遣渡江，故改此为晋陵。
又曰：吴越之间谓荆为楚，秦以子楚改为阳羡。其地本名小震，居在荆溪之北，故云阳羡。
周处《风土记》曰：阳羡本无荆溪。吴郡郡境，震泽之会也，其地理则三江之雄润，五湖之腴表。
《吴越春秋》曰：周改为阳羡。
《汉志》曰：无锡，属会稽郡。莽曰有锡。
周处《风土记》曰：周武王追封周章於吴，又封章小子斌於无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图经》曰：昔有谶述其地云：“无锡宁，天下平；有锡兵，天下争。”故名之。

苏州

《十道志》曰：苏州，吴郡。《禹贡》扬州之域。周为吴国，至阖闾强盛，始都於此，後为越所灭。秦并天下，为会稽郡。

《释名》曰：吴，虞也，太伯封於此，以虞志也。

《郡国志》曰：俗好用剑、轻死，盖湛卢、钅 属镂、干将、要离之遗风焉。东北有海盐，县复有章山之铜，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

《越绝书》曰：阖闾起姑苏台，三年聚财，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

《汉志》曰：吴，属会稽郡。周太伯所邑也。具区泽在其西。王莽曰泰德。

《十道志》曰：嘉兴县，本秦由拳县也。

《汉志》曰：由拳，属会稽郡。应劭曰：古之里。

《吴录□地理志》曰：吴王时，此地本名长水，秦改曰由拳。

《续汉志》曰：属吴郡。吴黄龙五年，嘉禾生於由拳，改县曰禾兴。後以太子名和，改曰嘉兴。

《图经》曰：华亭县，本嘉兴县地，天宝十年置，因华亭谷为名。

《晋书》曰：陆机被诛，临刑叹曰：“华亭唳鹤，不可得闻！”

《舆地志》曰：吴大帝以陆逊为华亭侯，以其所居为封也。华亭谷出佳鱼莼菜，故陆机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湖州

《十道志》曰：湖州，吴兴郡。《禹贡》扬州之域。防风氏之国也。春秋时为吴地，後属越。越为楚所灭後，属楚。秦、汉属会稽郡。

《国语□鲁语》曰：吴伐越，堕会稽，获骨节专车。（骨节长专擅一车也。）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于仲尼，曰：“骨何为大？”仲尼曰：“禹戮防风氏，其骨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汪芒，长翟国名，封山山，在吴郡永安县。）

《郡国志》曰：五湖之表，州以为名也。

《汉志》曰：乌程，属会稽郡。郡有欧阳亭。

《郡国志》曰：古有乌氏、程氏居此，能酝酒，故以名县。

《地理志》曰：武康县，本乌程之馀不乡地，汉末童谣曰：“天子当兴东南三馀之间。”吴乃改会稽之馀暨为永兴，分馀不为永安，以协谣言。

《吴兴记》曰：长城县，吴王阖闾使弟夫概居此，筑城狭而长。晋武帝置，因长城以名县。

杭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杭州，馀杭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越地。秦、汉属会稽郡。

《史记》曰：楚威王伐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

又曰：始皇三十七年，东游丹阳，至钱塘。

《汉志》曰：钱塘，属会稽郡。西部都尉治。莽曰泉亭。

刘道真《钱塘记》曰：昔县境逼近江流，县在灵山下，至今基趾犹存。郡议曹华信乃立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石者，即与钱。及成，县境蒙利，乃迁此地，於是为钱塘县。

《汉志》曰：於，属丹阳郡。（音潜。）

《吴录□地理志》云：县西山，盖因山以立名，旧字无水，至隋加水。

《汉志》曰：馀杭，属会稽郡。莽曰进睦。

《吴兴记》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将上会稽涂山，地，因以立为县。

《郡国志》曰：夏禹东去，舍杭登陆於此，乃以为名。

《十道志》曰：盐官，本汉海盐、由拳二县境。

《汉志》曰：海盐，属会稽郡。故武原乡有盐官。

睦州

《十道志》曰：睦州，新定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越国。秦属丹阳郡。汉为歙县也。

《吴志》曰：大帝以後汉建安十三年使威武中郎将贺齐讨丹阳黟，歙山贼，平定之。分歙始新、新定、黎阳、休阳四县，并黟、歙六县。

《图经》曰：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内外辑睦为义。

《十道志》曰：桐庐县，吴黄武四年，分富春置。以桐溪侧有大椅树，垂条偃盖，傍阴数亩，远望似庐，因谓之桐庐县。

《汉志》曰：富春，属会稽郡。莽曰诛岁。

鄂州

《十道志》曰：鄂州，武昌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楚地。秦属南郡。汉分置立江夏郡。晋安帝义熙元年，冠军刘毅表以为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湖、川，边带溪、沔，请荆州刺史刘道规镇夏口。隋为江夏郡。唐武德四年，为鄂州。

《尚书□禹贡》曰：江、汉朝宗于海。

《十道志》曰：江、汉二水会于州之西界。

《左传》曰：吴伐楚，沈尹射奔命于夏。

《世纪》曰：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今武昌县地。）

《江夏记》曰：一名夏口，亦名鲁口，沙阳、夏、鄂渚、新兴、钓渚，皆其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
《武昌记》曰：大帝筑城於江夏，以程普为太守，遂欲都鄂州，改为武昌郡。其民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归建业死，不向武昌居。”由是徙都建业。
《齐书》曰：刘怀珍言於高帝：“夏口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遂令柳世隆镇焉。
《十道志》曰：江夏县，本汉沙羡县。
饶州
《十道志》曰：饶州，鄱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楚东境。秦为鄱县地，属九江郡。汉为鄱阳，属豫章郡。隋开皇九年，为饶州。
《地理志》曰：城即吴芮为番君时所筑。
《汉书□货殖传》曰：譬犹戎狄之与干越，不相入明矣。韦昭注曰：干越，今馀干县，越之别名。
又曰：淮南王安陈伐闽越之利，上书云：“越人欲为变，必先守馀干，中可积食而有材可治舡，虑越人有伐材积食之患。”
徐湛《鄱阳记》曰：北有尧山，故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
《图经》曰：以山川蕴物珍奇，故名饶。
信州
《图经》曰：唐上元元年正月，江淮转运使元载以此邑川原远，关防襟带，宜置州制，可赐名信州，以信美所称为郡之名。
《鄱阳记》曰：界内之山，出铜及铅、铁者有玉山。
江州
《十道记》曰：江州，寻阳郡。《禹贡》扬、荆二州之境。《尚书□禹贡》：“彭蠡既猪”，又曰“九江孔殷”。
周景武《庐山记》曰：柴桑、彭泽之郊，古三苗国，旧庐江地。
《寻阳记》曰：春秋时吴之西境，後吴为楚灭，更为楚地。秦属庐江郡。汉属淮南国。晋武太康十年，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成帝咸和元年，移理湓城，即今郡是。
《晋地道记》曰：寻阳，陆通五岭，北导长江，远行岷、汉，亦一都会也。
洪州
《十道志》曰：洪州，豫章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地。秦为九江郡。汉为豫章郡。
《豫章记》曰：太康中，望气者云豫章、广陵有天子气，故封愍怀太子为广陵王，领镇军以镇豫章。後永兴中，怀帝遂以豫章王登天位。隋平陈，罢郡为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
抚州
《十道志》曰：抚州，临川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地。秦属九江郡。汉立南昌县，今州即南昌县地。後汉分南昌立临汝县。吴太平二年，分豫章之临汝、南城县立临川郡，即今州也。隋平陈，置抚州。
《晋书》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於郡城东，偏旁临回溪，特据层阜。荀伯子《临川记》曰：王右军故宅，其地爽垲，山川若画，每至重阳日，二千石已下多游萃於斯。旧井及墨池并在。
《汉地理志》曰：高帝六年，命大将军灌婴立洪州。其年，分洪州南境立南城县。以其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
吉州
《十道志》曰：吉州，庐陵郡。春秋时为吴地。战国属楚。秦并天下，属九江郡，南部都尉理。汉为庐陵县，属豫章郡。
雷次宗《豫章记》曰：灵帝末，扬州刺史刘尊上书，请置庐陵、鄱阳二郡。献帝初平二年，始立郡。
《图经》曰：隋平陈，改庐陵郡置吉州，以吉阳山为郡名。
袁州
《十道志》曰：袁州，宜春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吴地。秦属九江郡。汉为豫章郡之宜春县。晋武改宜春为宜阳。隋平陈，分洪州之宜阳为袁州。
《汉书》曰：武帝封长沙定王子为宜春侯。
《吴录》曰：宜春县出美酒，每岁上贡，封酒亲付计吏。
虔州
《十道志》曰：虔州，南康郡。春秋时吴地。秦属九江郡。汉为赣县地，属豫章郡。後汉兴平二年，分豫章立庐陵郡，而赣县属焉。晋太康三年，立为南康郡。隋平陈，立虔州，以虔化水而得名也。
《图经》曰：赣县，章、贡二水双流至县，合为赣水，其间置邑，因以名县。
《十道志》曰：南康县，本汉南野地。
《吴录》曰：南野县有大庾山、九岭峤，以通广州。
建州
《十道志》曰：建州，建安郡。古闽越之地。秦闽中郡。汉属会稽。吴分置建安郡。陈属闽州。隋平陈，属泉州。唐武德四年，置建州，因建溪为名。
《方舆志》曰：浦城县，本汉东侯官之北乡也。吴永安三年，改为吴兴县。
《图经》曰：晋尚书陆迈、梁尚书郎江淹皆为吴兴令，按淹自序云，吴兴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福州

《福州图经》曰：勾践六代孙为楚所并，其後有无诸，以其境南泉山之地因而都之，称闽越王。至孙繇又以东海隅之地称越王。俱是会稽之域，遂有三越之称。

《图经》曰：梁承圣二年，封萧基为长乐侯於此。

《十道志》曰：福州，长乐郡。亦闽越地。秦为闽中郡。汉高帝立无诸为福越王，都於此。晋置晋安郡。陈置闽州。唐开元十三年，为福州。

《开元录》曰：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有五姓，谓林、黄等是其裔。

《郡国志》曰：汉武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御两越，所谓东北一尉，西南一候也。

泉州

《十道志》曰：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宋、齐以後因之。唐景□二年，置泉州；天宝初，为清源郡；乾元元年，又为州。

漳州

《十道志》曰：漳州，漳浦郡。历代土地与长乐郡同。唐分其地置漳州。

《郡国志》曰：梁山有漳浦水，一云漳溪水。

汀州

《十道志》曰：汀州，临汀郡。历代土地旧与长乐郡同。唐开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新罗县，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历中移理长汀白石村。

南州

《十道志》曰：南州，南川郡。《禹贡》梁州之域，周省梁入雍。战国时巴国之地。秦、汉为巴郡之境。

卷一百七十一　州郡部十七

江南道下

越州

《十道志》曰：越州，会稽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越国。

《春秋元命苞》曰：牵牛流为扬州，分为越国。

《史记》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披草莱而邑焉。

《吴志》曰：会稽南面连山万重，北带沧海千里。

《舆地志》曰：顺帝时，阳羡人周嘉上书，请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东为会稽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略》曰：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王羲之云：“每行山阴道上，如镜中游。”王献之望镜湖澄澈，清流泻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应接不暇。”

《郡国志》曰：越王北面以事吴，後终灭吴。

《汉志》曰：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领曲阿等县三十六。

《吴越春秋》曰：禹巡行天下，归还大越，会计修国之道，以会计名山，仍为地号也。

《汉志》曰：剡县，属会稽。莽曰尽忠。

《南史》曰：张稷为剡令，至嵊亭，生子，因名嵊，字四山。

《汉志》曰：诸暨县，属会稽郡。莽曰疏虏。

《十道志》曰：县有暨浦诸山，因以为名。

《会稽志》曰：龟山之下有东武里，即琅琊东武县。山一夕移於此，东武人皆从此，故里不动。

歙州

《十道志》曰：歙州，新安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属越。秦属丹阳郡。

《汉志》曰：歙，都尉治。属丹阳郡。

《汉志》曰：黟县，属丹阳郡。渐江水出焉。成帝鸿嘉二年，为广德国。王莽曰虏。师古曰：黟音伊，字与黝同。

《晋书》曰：孔愉，字敬康，会稽人。永嘉之乱，避地入新安山谷中，以稼穑、读书为业，信著乡里。後奄忽而去。人皆以为神，为之立庙孔灵村。

《梁书》曰：任为新安太守，调枫香二石，始入三两，便止，不欲遗之後人。及下任，惟有桃花米二十石。

《图经》曰：绩溪县，以界内乳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回转屈曲，并流离而复合，谓之绩溪，县因名焉。

《图经》曰：任为新安太守，因行春至此，爱其云溪，缘源寻幽，累日不返。百姓因名其溪为溪，村名村。

又曰：新安贡柿心墨、木黝之字，县职此之由。

又曰：祈门县，本名阊门，著於秦、汉之代县，有巨石夹流水两相对，其状似门，故号阊门。

又曰：婺源县，本晋休宁县。

《东阳记》曰：上应婺女，故名之。

明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明州，馀姚郡。古舜为馀姚之墟。
《史记》曰：越王勾践平吴，徙夫差于甬东。
《汉志》曰：馀姚，属会稽郡。本贸阝县之地。
《风土记》曰：舜支庶所封，故曰余姚。
《舆地志》曰：邑人以其海中物产於山下贸阝易，因名贸阝县。
《图经》曰：贸阝县有甬东及句章故城。
台州
《十道志》曰：台州，古越州，会稽郡之地。《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越国。秦属闽中郡。後越王无疆七代孙闽君摇率越人佐汉伐秦，惠帝录其功，封摇为东海王，都於瓯。
《山海经》曰：瓯在海中。郭璞注云：今临海永宁县即东瓯故地也。若在南海中郁林郡为西瓯。
《吴地记》曰：《汉书》：“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於天子，天子遣太中大夫严助发兵往救，未至，闽越止兵；东瓯乃举国徙中国，处之江淮间。”而後遗人往往渐出，乃以东瓯地为回浦县。
《汉志》曰：回浦，东部都尉理。属会稽郡。杨雄解嘲曰：“东南一尉，西北一候。”
《十道志》曰：唐武德四年，讨平李子通，於临海县置海州。五年，改海州为台州。
处州
《图经》曰：处州，缙口郡。古缙口之墟也。秦为会稽郡地。汉初为东瓯地，後以为回浦县。光武更名章安。晋分为永嘉郡。
《舆地志》曰：永嘉郡，本会稽东部地。晋明帝大宁元年，分临海等立永嘉郡。
《图经》曰：丽水县有恶道，恶道有突星濑。谢灵运与弟书曰：“闻恶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滩。”《永嘉记》曰：王右军游恶道，叹其奇绝，遂书突星濑於石。
《舆地志》曰：松阳县，本章安南乡，汉末立为县。《吴地记》曰：县东南临大溪有松阳树，大八十一围，腹中空可容三十人坐，故取此为名。王右军尝往看之。《永嘉记》曰：青田县有草叶似竹，可染碧，名为竹青。此地所丰，故名青田。《浮丘公相鹤经》曰：青田之鹤。
温州
《十道志》曰：温州，永嘉郡。会稽之东境也。汉永建四年，置永宁县。
《郡国志》曰：永嘉为东瓯，郁林为西越，斯地蚕一年八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图经》曰：永嘉县，汉治县之地，後汉改为章安县。
《汉志》曰：冶，本闽越地。属会稽郡。
婺州
《十道志》曰：婺州，东阳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时为越之西界。秦属会稽郡。汉初属荆、吴二国。
《郡国志》曰：婺州，正得东越之地，汉时其地属会稽，为东扬州。人俗轻躁，少信行，好淫祀。
郑缉之《东阳记》曰：此境於会稽西部，尝置都尉理於此矣。吴宝鼎元年，始分会稽置东阳郡。隋平陈，置婺州，盖取其地於天文为婺女之分野。
《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群鸟助，衔土块为坟，乌口皆伤。一境以为至孝所致，因以县名乌伤。
《十道志》曰：唐武德七年，改乌伤为义乌。
衢州
《十道志》曰：衢州，信安郡。土地所属与婺州同。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於信安县置。西有三衢山，因以为名。
《舆地志》曰：後汉献帝初平三年，分太末县立新安县。晋太康元年，以弘农有新安，改名为信安。
《左传》曰：越伐吴，王孙弥庸观越，见姑蔑之旗。杜注云：今东阳太蔑县是。
《舆地志》曰：太蔑，秦、汉为太末县，今龙丘及《春秋》东阳太末县也。
潭州
《十道志》曰：潭州，长沙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为黔中郡之南境。晋怀帝永嘉元年，分荆州置湘州。隋平陈，改湘州为潭州。
《史记天官书》曰：翼、轸为楚分。傍一小星，为长沙星。
《汉书》曰：高帝封番君芮为长沙王。
又曰：长沙定王发，景帝二年立，以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应劭曰：景帝後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
《郡国志》曰：炎帝神农氏葬於长沙。长沙之尾，东至江夏，谓之沙羡，是其地。
《十三州志》曰：西自湘江，至东莱万里，故曰长沙。
《湘州记》曰：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分黔中以南之沙乡为长沙郡，以统湘川，盖取星以名焉。
《遁甲经》曰：长沙之地，□阳之墟，可以长生，可以避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湘中记》曰：其地有舜之遗风，人多纯朴，今故老犹弹五弦琴，好为《渔父吟》。

《湖南风土记》曰：长沙下湿，丈夫多夭折。俗信鬼，好淫祀，第芦为室，颇杂越风。

岳州

《十道志》曰：岳州，巴陵郡。《禹贡》荆州之域，古三苗国地。春秋及战国时属楚。秦属长沙郡。晋分长沙之巴陵，置建昌郡，在巴陵。齐武封子伦为巴陵王。梁封齐明帝子宝义为巴陵王，奉齐後，以备三恪。隋平陈，改为岳州。

《寻江记》曰：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

《淮南子》曰：斩修蛇於洞庭。

《十道志》曰：巴陵县，本汉下隽县之巴丘地。

《汉书□地理志》曰：下隽县，属长沙郡。

《十道志》曰：华容县，本汉孱陵县。

衡州

《十道志》曰：衡州，衡阳郡。春秋时属楚。秦属长沙郡。汉为酃县地，属长沙国。吴分长沙之东部，立为湘东郡。隋平陈，罢郡为衡州，因衡山以取名。

《尚书□禹贡》曰：荆及衡阳惟荆州。

甄烈《湘州记》曰：宋大明中，望气者云湘东有天子气，遣日者巡视，斩冈以厌之。湘东王为天子。（即明帝也。）

《图经》曰：茶陵县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

永州

《十道志》曰：永州，零陵县。《禹贡》荆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楚之南境。秦属长沙郡。汉属长沙国。晋以零陵属湘州。隋平陈，置永州，因永为水名。

《梁书》曰：孙谦，字长逊。为零陵太守，有善绩，吏人安之。先是，部多猛兽，谦至绝迹；乃去官之夜，猛兽即害居人。

甄烈《湘州记》曰：石燕山，石形似燕，大小如一山，明净即颉颃飞翔。

罗含《湘中记》曰：石燕在泉陵县，雷风则群飞，然其土人稀有见者。

又《十道志》曰：零陵县，本汉泉陵县。

道州

《十道志》曰：道州，江华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属楚。汉属长沙国。唐贞观八年，为道州。

《图经》曰：昔舜封象有鼻国，即其地。

郴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郴州，桂陵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及战国时属楚。秦属长沙郡。汉高祖二年，分长沙南境立桂阳郡，属荆州部，居郴。梁元帝为卢阳郡，属衡州。隋平陈，改为郴州。

《史记》曰：项羽徙义帝於长沙，都郴。

连州

《十道志》曰：连州，连山郡。春秋时楚地。秦为长沙郡之南境。二汉为桂阳郡之桂阳县。吴属始兴郡，晋因之，宋於此立宋安郡，后盾齐如之。梁为阳山郡。唐武德四年，改为连州，以郡南黄连岭为名。

邵州

《十道志》曰：邵州，邵阳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属楚。秦为长沙郡。汉为昭陵县，属零陵郡。吴分零陵北部为邵陵郡，属荆州，即今州也。晋武改昭阳为邵阳。唐贞观十年，改为邵州。

又曰：邵阳县，本汉昭陵县地，属长沙国。

黔州

《十道志》曰：黔州，黔中郡。《禹贡》荆州之域。战国为楚黔中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其地又属焉。汉武陵郡之酉阳县地，武陵五溪蛮之西界也。周武帝保定四年，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

《吴录》曰：黔阳，属武陵郡。黔阳，今辰州三亭县西故城是也。

思州

《十道志》曰：思州，宁夷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楚地。隋开皇十八年，始置务川县，属庸州。唐武德元年，以务川当柯要路，置务州。贞观八年，改为思州，因思邛水为名。

费州

《十道志》曰：费州，涪川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属楚。汉武帝元鼎六年，通柯道，置柯郡，其地属焉。江山阻远，为俚獠所居，多不臣附。周宣政元年，獠王元殊多质等归国，遂立州，取费水为名。

《九州要记》曰：九丘之外，有费州。

辰州

《十道志》曰：辰州，卢溪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属楚，其地即古蛮夷之地。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置黔中郡。汉改黔中为武陵郡。隋开皇平陈，改为辰州。

《沅陵记》曰：五溪十洞颇为边患，自马伏波征南之後，虽为郡县，其民叛扰，代或有之，盖恃山险所致。

《十道志》曰：壶头山，後汉马援征五溪蛮，取壶头山。贼乘高守险，水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舡不得进。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穿岸为室，以避炎气，遂卒於此。《武陵记》曰：山边有石窟，即马援所穿屋也。室内有大蛇如舡，云是援之馀灵。《十道志》曰：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

锦州

《十道志》曰：锦州，卢阳郡。历代土地与辰州同。唐武德初，以辰州之地析置锦州。

溪州

《十道志》曰：溪州，灵溪郡。《禹贡》荆州之域。历代土地所属与辰州同。唐武德中，立溪州，盖取五溪相会於此。

又曰：大乡县，本汉沅陵、零陵二县地，属武陵郡，梁分立大乡县。三亭县，本汉灵阳县地，属武陵郡，唐分大乡县。县有小酉山、黔山、大酉山。

叙州

《十道志》曰：叙州，潭阳郡。古蛮夷之地。战国时为楚黔中地。唐贞观八年，为巫州。天授三年，以巫山不在州界，改为沅州，以沅江水为郡名。开元十三年，仍旧为巫州。至大历五年，为叙州。

《五溪记》曰：民多射生而鼻饮，啖蛇鼠，捕虾蟹，朝营夕用，故无宿给。

施州

《十道志》曰：施州，清江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秦昭王伐楚，置黔中郡，巫地属焉。周武帝建德二年，酋长向邹兄弟四人相率内附，置施州。

又曰：清江县，本汉巫县地，属南郡。巫县，今夔州巫山县是也。吴、晋及周，为沙渠之地。隋於此置清江县。

播州

《十道志》曰：播州，播川郡。秦夜郎县之西南隅。惠王十四年，欲得楚黔中地，以武关之外易之。今隶黔府，即总谓黔中地。汉武元鼎六年，平西南夷，置柯郡，其地属焉。以且兰有掾舡柯，因此立郡以名焉。贞观九年，於此界置郎州，後省。十三年，又於其地置播州，以其地有播川，因名焉。

《汉书》曰：唐蒙上书说武帝曰：“闻夜郎国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舟柯，出其不意以制越，此一奇也。”

珍州

《十道志》曰：珍州，夜郎郡。古山獠夜郎国之地。晋永嘉五年，分柯置夜郎郡，兼置充州。唐贞观十七年，廓辟边夷，置播川镇。後因川中有降珍山，因以镇为珍州，取山名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州志》曰：夜郎自古非臣伏州郡之地，汉武开拓南边，始置夜郎县，属柯郡，即尉居之。
《後汉书》曰：夜郎者，临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舡。
《十三州志》曰：者，江中山名也。
夷州
《十道志》曰：夷州，义泉县。古徼外蛮夷之地。汉置柯郡。历代恃险，不闻臣附。隋大业七年，始招慰，置绥阳县，属明阳郡。唐武德四年，置夷州。
叶州
《十道志》曰：叶州，龙溪郡。古蛮夷之地，唐置叶州，後为龙溪郡。
溱州
《十道志》曰：溱州，溱溪郡。古蛮夷之地。唐贞观八年，开拓南蛮，於荣懿县立溱州，地多贡象牙，後或为溱溪郡。
卷一百七十二　州郡部十八
岭南道
广州
《十道志》曰：广州，南海郡。秦置南海郡。二汉因之，兼置交州。吴因之，分置广州。宋、齐皆因之。梁、陈并置都督府。隋平陈，又置潘州。炀帝初，复置南海郡。唐为广州。
又曰：南海县，本汉番禺县地。
《山海经》曰：桂林八树，在贲禺东。注云：贲禺，即番禺也。
《吴录》曰：番禺县有禺山，尉佗所葬。
《南越志》曰：肃连山西十里有灵州山焉，其山平原弥望，四野极目。郭景纯云：南海之间有衣冠之气者，斯其地也。
又曰：秦占气者以南方有黄气紫云之异，使绣衣使者凿之二十余丈，乃流血数日，以为凿龙之效。今所凿之处形似马鞍，谓之马鞍冈。
又曰：石门之水，旧曰贪泉，俗云：“经大庾则清秽之气分，饮石门则淄素之质变。”
《广州记》曰：尉佗筑朝台以朝天子。
《南越志》曰：朝台下有赵佗城。朝台西三十里，即冈旁江，构越华馆以送陆贾，因称朝亭。
《十道志》曰：番禺北津水，今名廉平水。
韶州
《十道志》曰：韶州，始兴郡。《禹贡》扬州之域。春秋战国皆时楚地。秦属南海郡。二汉属桂阳郡。吴置始兴郡。晋因之。宋改为广兴。齐复为始兴。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陈，为韶州，以韶石为名。

《郡国志》曰：韶州科斗劳水间有韶石二，状若双阙。永和二年，有飞仙衣冠游二石上。昔舜游登此石，奏韶乐，因以名之。

冈州

《十道志》曰：冈州，义宁郡。《禹贡》扬州之域。秦、汉并属南海郡。东晋末，分置新会郡。宋、齐、梁并因之。隋平陈，置封州，後改为允州，後改为冈州。

《郡国志》曰：冈州，地近大海，晴少雨多，时遇甚风，林宇悉拔。俗织竹为釜，以蛎壳屑泥之煮盐，转久弥密。

循州

《十道志》曰：循州，海丰郡。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二汉南海郡地。晋亦然。隋平陈，置循州。

《南越志》曰：郡东水道一千里，赵陀昔为龙州尉，所莅於此。

潮州

《十道志》曰：潮州，潮阳郡。亦古闽越地。秦属南海郡，秦末属尉佗。汉初属南越，後亦属南海郡。後汉因之。晋置东官郡。隋平陈，置潮州。

《郡国志》曰：稻得再熟，蚕亦五收，煮海为盐。

《十道志》曰：海阳县，本汉揭阳县地。

《南越志》曰：潮阳县，穷海之北，故曰潮阳。

恩州

《十道志》曰：恩州，恩平郡。秦属南海郡。二汉为合浦郡。唐贞观中，置恩州。

春州

《十道志》曰：春州，南陵郡。古越地。秦属南海、象郡。汉合浦郡之高凉县地。晋分置恩平县。唐武德四年，讨平萧铣，置春州。

贺州

《十道志》曰：贺州，临贺郡。秦属南海郡。二汉属苍梧郡。吴置临贺郡。晋因之。宋为临庆国。齐复为临贺郡。陈因之。隋平陈，置贺州，因贺水为名。

端州

《十道志》曰：端州，高要郡。秦属南海郡。二汉并属苍梧郡。晋亦然。宋、齐并属南海郡。陈置高要郡。隋平陈，置端州。

《南越志》曰：石室山傍洞口雾自生风烟，有二石门，以为仙之下都。

藤州

《十道志》曰：藤州，感义郡。秦属南海郡。二汉并属苍梧郡。晋属永平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平陈，置藤州；炀帝初，州废，置永平郡。唐复为藤州。

《郡国志》曰：俗以青石为刀剑，如铜铁法。妇人亦为环，代珠玉也。夷人往往化为豸区。（豸区，小虎也。）

康州

《十道志》曰：康州，晋康郡。秦属南海郡。二汉属苍梧郡。晋分置晋康郡。宋、齐因之。隋平陈，废晋康，并入信安郡。唐复置康州。

封州

《十道志》曰：封州，临封郡。土地所属，自秦已上与康州同。今州即汉苍梧郡之广信县也。梁置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陈，废郡改成州为封州。

泷州

《十道志》曰：泷州，开阳郡。土地所属，自汉已上与康州同。晋分端溪置龙乡县，今州即其地。

《南越志》：龙乡县，属广熙郡梁。梁分广熙置建州，又分建州之双头洞立双州，即此是。

高州

《十道志》曰：高州，高凉郡。秦以前土地与晋康郡同。二汉属合浦郡。吴置高凉郡。晋因之，梁置高州。隋平陈，郡废而高州如故。唐为高州。

《南越志》曰：高凉，本合浦县也。吴建安十六年，衡毅、钱博拒步骘于高安峡，毅投水死，博与其属亡于高凉。吕岱为刺史，博既请降，制以博为高凉都尉，於是置郡焉。

义州

《十道志》曰：义州，连城郡。土地所属，秦已上与潘州同。汉置苍梧郡，今州即苍梧郡之孟陵县。唐武德四年，江表底定，於此置南义州。贞观二年，於此置义州。

新州

《十道志》曰：新州，新兴郡。古越地。秦始皇略取陆梁地，置象郡，今州即其地也。汉为合浦郡之临元县。晋穆永和七年，分苍梧郡，於此置新宁郡。梁、隋、唐为新州。

勤州

《十道志》曰：勤州，铜陵郡。秦属南海郡。二汉属合浦郡，隋属信安郡。唐置勤州，或为铜陵郡。

窦州

《十道志》曰：窦州，怀德郡。《禹贡》扬州之分，古越地。汉苍梧郡之端溪县，先管罗窦洞，因为名。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贞观八年，改为窦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国志》曰：窦州悉以高栏为居，号曰干栏。三日一市。
又曰：特亮县，在河洞水北。昔有白牛夜出，光影照村，村人见牛光，号为特亮也。
桂州
《十道志》曰：桂州，始安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越地。七国时为楚越之交。始皇三十三年，尝发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是为桂林郡焉。二汉属零陵、苍梧二郡。吴分置始安郡。晋孝武改为始建。齐复为始安。梁天监六年，立桂州於苍梧、郁林之境，无定理处。大同六年，移桂州於今理。隋大业三年，罢州。唐武德四年，复置桂州。
《始安记》曰：吴越之境，其人好剑，轻死易生。火耕水耨，人食鱼稻，无千金之家。好巫鬼，重淫祀。
《十道志》曰：临桂县，荔水水源多生桂，桂生处不生杂树。
昭州
《十道志》曰：昭州，平乐郡。秦桂林郡地。二汉属苍梧郡。宋属始建国。齐属始安郡。隋亦然。唐武德四年，置乐州。贞观八年，改为昭州，取昭潭为名。
盛弘之《荆州记》曰：平乐县西南数十里有山，间有两目如人眼，极大，瞳子白黑分明。
蒙州
《十道志》曰：蒙州，蒙山郡。汉武平南越，置苍梧郡，今州即苍梧之荔浦县也。隋置隋化县。唐置蒙州，州有山号曰蒙山，山下人皆姓蒙，因为州名。
富州
《十道志》曰：富州，开江郡。秦桂林郡地。二汉属苍梧郡。梁为开江、武城二郡地。陈置静州，改开江、武城二郡为逍遥郡。隋平陈，并废，唐又置静州，贞观八年改为富州，因富水为名。
梧州
《十道志》曰：梧州，苍梧郡。秦属桂林郡。二汉为苍梧。晋以後并因之。梁属成州。隋平陈，改为封州。唐为梧州。
《汉书》曰：武帝元鼎元年，开苍梧郡。
《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
浔州
《十道志》曰：浔州，浔江郡。秦属桂林郡。二汉以後，并属郁林郡。隋属永平、郁林二郡地。唐置浔州。
《郡国志》曰：大宾县，汉布山县地。有糖牛与蛇同穴，牛嗜盐。俚人以皮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涂盐，入穴探之，牛舐之出外，则不得入，取其角为器，一曰糖牛。

龚州

《十道志》曰：龚州，临江郡。秦属桂林郡。汉平南越，置苍梧郡，今州即郡之孟陵县地也。唐置龚州。

郁林州

《十道志》曰：郁林州，郁林郡。秦为桂林郡。汉改为郁林郡，後汉亦同。梁置定州，后改为南定州。隋平陈，改为尹州；炀帝初，为郁林州。唐为郁林州。

平琴州

《十道志》曰：平琴州，平琴郡。旧郁林郡地。唐置平琴州，或为平琴郡。

宾州

《十道志》曰：宾州，安城郡。古越地。秦桂林郡地。汉为郁林郡，又为郁林郡之岭方县。（自汉迄隋，并为岭方县地。唐贞观五年，置宾州。）

澄州

《十道志》曰：澄州，贺水郡。古越地。秦为桂林郡。汉为郁林郡之岭方县。唐武德四年，置澄州。

绣州

《十道志》曰：绣州，常林郡。秦属桂林郡。二汉属郁林郡。晋以後因之。唐平萧铣，置绣州。

象州

《十道志》曰：象州，象郡。秦属桂林郡。二汉为郁林郡。吴又分置桂林郡。晋、宋、齐因之。隋平陈，置象州，因象山以为名。（秦之象郡，今合浦郡，非此象州也。）

柳州

《十道志》曰：柳州，龙城郡。秦、汉土地与象州同。晋以後属桂林郡。隋属始安郡。唐平萧铣，置昆州。贞观八年，改为柳州。

融州

《十道志》曰：融州，融水郡。历代土地与柳州同。唐置融州。

邕州

《十道志》曰：邕州，朗宁郡。古越地。秦为桂林郡。汉郁林郡之岭方县地。晋置晋兴郡于此。隋为郁林郡之宣化县。武德四年，置南晋州。贞观六年，改为邕州。

《图经》曰：人俗吝啬浇薄，内俭外，椎髻跣足，尚鸡卜、卵卜。

贵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道志》曰：贵州，怀泽郡。虞舜暨周，并为荒裔。秦为桂林郡。自汉以下，与郁林郡同。唐置贵州。

党州

《十道志》曰：党州，宁仁郡。秦桂林郡地。唐置党州。

《南越志》曰：党州隆仁县有京观，即古征党洞杀俘虏处。

横州

《十道志》曰：横州，宁浦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汉为合浦郡之高凉县地。隋於此置简州，又改为缘州。唐改为横州。

田州

《十道志》曰：田州，横山郡。土地与朗宁郡同。唐为田州。

严州

《十道志》曰：严州，修德郡。《禹贡》荆州之域。汉武平南越，即象郡地。唐乾封二年，置严州，地在严冈之侧，因为名。

《图经》曰：州门有长河，水深八十丈，从可流下。

山州

《方舆志》曰：山州，龙池郡。土地与严州同。唐为山州，或为龙池郡。

淳州

《方舆志》曰：淳州，永定县。秦属桂林郡地。唐武德四年置，至永贞，以犯宪宗庙讳改为峦州，以峦山为名。

罗州

《十道志》曰：罗州，招义郡。《禹贡》扬州之地，是为南越。宋元嘉三年，镇南将军檀道济巡抚，於陵罗口筑城，因以名之，属高凉郡。唐武德五年，因其地复置州。

《南越志》曰：招义县，昔流人营也。

潘州

《十道志》曰：潘州，南潘郡。古瓯骆越地。秦平百越，为桂林郡地。汉为合浦县地，属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八年，改为潘州。

《岭表记》曰：潘州，昔有方士潘茂於此仙，遂以名郡。

容州

《方舆志》曰：容州，晋宁郡。古越地。秦属象郡。二汉属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县，於此立南流郡。齐、梁、陈不改。隋废。唐武德四年，置铜州。贞观八年，改为容州，因容山为名。

《十道志》曰：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两石相对，状若关形，阔三十馀步。昔马援讨林邑，经此立碑，石碣尚存。昔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已南尤多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疠，去者罕得生还，故谚曰：“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
《郡国志》曰：斯地瘴气，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茆瘴。有瘴江水。
辩州
《十道志》曰：辩州，陵水郡。古越地。秦象郡地。二汉属合浦郡。唐置辩州。
《郡国志》曰：辩州，在陵、罗二水之间。
白州
《十道志》曰：白州，南昌郡。古越地。秦象郡地。汉为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为白州。
《岭表录》曰：州有一派水出自双角山，合容州江呼为绿珠江。又绿珠井在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访使，以真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
牢州
《十道志》曰：牢州，定川郡。本巴蜀西南徼外夷。秦属象郡。汉属柯郡。唐置义州，改为智州。贞观十一年，改为牢州，以牢石为名。
钦州
《十道志》曰：钦州，宁越郡。历代土地与白州同。宋、齐已来，置宋寿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陈，改为钦州。
安南都护府
《方舆志》曰：安南府，今理宋平县。古越地，《禹贡》扬州之地，号为百越。在周为越裳重译之地。秦属象郡。汉为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汉因之。唐为交州。
又曰：人俗杂蛮夷之风，其人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以贯其首。男子耕农，女子织。兵则矛、盾、长刀、木弓、竹矢，或骨为镞。
《交州记》：南定县人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故《山海经》云：“交胫国人脚胫曲戾相交，所以谓之交趾。”
《南越志》曰：龙编县，州之始，有蛟龙编於津之间，因以为瑞而名邑。
武峨州
《方舆志》曰：武峨州，武峨郡。土地与安南府同。唐置武峨州。
粤州
《方舆志》曰：粤州，龙水郡。土地与安南府同。唐为粤州，或为龙水郡。
芝州
《方舆志》曰：芝州，忻城郡。土地与安南府同。唐为芝州，或为忻城郡。
爰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舆志》曰：爰州，九真郡。秦象郡地。汉武置九真郡，後汉亦同。晋亦属九真郡。宋、齐因之。梁置爰州。隋为九真郡。唐又为爰州。

福禄州

《方舆志》曰：福禄州，福禄郡。土地与九真郡同。唐为福禄州。

长州

《方舆志》曰：长州，文阳郡。土地与九真同。唐为长州。

州

《方舆志》曰：州，日南郡。古越裳氏国，九译所通者也。秦属象郡。二汉属九真郡。吴分置九德郡。晋、宋、齐因之。隋置州，後为日南郡。唐为州。

《郡国志》曰：庞山洞人去其两齿为饰，刻胸作花文。中山立市，十日一会。铸铜为器，大如盘，名旁，旁以为财市。

峰州

《方舆志》曰：峰州，承化郡。古文郎国，（有文郎水。）亦陆梁地。秦属象郡。二汉属交趾郡。吴分置新兴郡。晋改为新昌。陈置兴州。隋平陈，改为峰州；炀帝初，废。唐复置峰州。

《林邑记》曰：苍梧以南有文郎野人，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易，若上皇之人。

陆州

《方舆志》曰：陆州，玉山郡。秦象郡地。汉以来属交趾郡。梁分置南州及宁海郡。隋平陈，郡废，改黄州为玉州；炀帝初，州废。唐复置玉州，上元二年，改为陆州，州有陆水。

廉州

《方舆志》曰：廉州，合浦郡。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後汉同。吴改为珠官。晋又为合浦郡。宋因之，兼置临漳郡及越州。齐又因之。隋改为禄州，寻又改为合州。唐置廉州。

《後汉书》曰：孟尝，字伯周，会稽上虞人。为合浦太守，先时太守多贪，珠遂徙向交趾；尝到，革理前弊，珠遂还。称为神明，桓帝征之。

岩州

《方舆志》曰：岩州，安乐郡。土地与合浦郡同。唐为岩州，或为安乐郡。

雷州

《方舆志》曰：雷州，海康郡。秦象郡地。二汉以後，并属合浦郡。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为南合州。隋炀帝初，废。唐为雷州。

《投荒录》云：雷州南滨大海，多雷，雷之声近在檐宇之上。雷州之北，高州之南数乡亦多雷，雷声似在寻常之外。俗俟雷时，具酒肴设奠，畏雷法甚严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以兔肉与鸡肉食者，霹雳即至。
禺州
《十道志》曰：禺州，温水郡。古百越地，婺女之分野。秦属象郡。本宕昌之边邑，唐置宕州，又改为禺州，以南方番禺之地，因名州。
汤州
《方舆志》曰：汤州，汤泉县。秦属象郡。唐置汤州，或为汤泉州。
州
《十道志》曰：州，临潭郡。《禹贡》扬州之分。春秋属楚，在郁林之西南，交趾之北。隋大将军刘方始开此路，为镇守，寻又不通。唐贞观二年，清平公李弘节遣钦州首领宁师宗招慰开拓，寻刘方旧路得达交州。为州在水之东，故以为名。（音而章反。）
笼州
《十道志》曰：笼州，扶南郡。古越地，在南越之西界。唐贞观十二年，大使清平公李弘节招降獠，置笼州，以笼洞为名。
环州
《十道志》曰：环州，正平郡。《禹贡》扬州之分。州隶桂州。贞观十二年，李弘节招慰款附环落洞，故以名州。州在游卢水南，整水北。
古州
《方舆志》曰：古州，乐兴郡。土地同临潭郡。唐置古州，或为乐古郡。
崖州
《方舆志》曰：崖州。朱崖郡。郡地海中之洲也，洲方千里，与今海康郡之徐闻县对。自徐闻径度，便风扬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
《汉书》曰：武帝元鼎六年，开南海地，置朱崖、儋耳二郡。元帝罢朱崖郡，以其阻绝数反，故罢之。
《郡国志》曰：崖州妇人著缁缠，以土为釜，器用瓠瓢。无水，人饮唯石汁。又有椒。以安石榴花着瓮中，经旬即成酒，其味香美，仍醉人。
《交州记》曰：朱崖在大海中，南极之外。
儋州
《十道志》曰：儋州，昌化郡。土地所属与朱崖同。汉元鼎六年，定越地，置儋耳郡。唐武德四年，置儋州。
《汉书》张晏注曰：儋耳其俗，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因名焉。
《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有离耳。郭景纯注曰：锼其耳，分令下垂为饰，即儋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振州
《方舆志》曰：振州，延德郡。土地与朱崖郡同。隋置临振郡。唐置振州。
琼州
《方舆志》曰：琼州，琼山郡。土地与朱崖郡同。唐贞观六年，割崖州置琼州。
万安州
《方舆志》曰：万安州，万安郡。土地与朱崖郡同。唐置万安州，或为万安郡。
卷一百七十三　居处部一
宫
《世本》曰：尧使禹作宫。
《释名》：宫，穹也；屋见垣上穹隆也。
《尔雅》曰：宫谓之室，室谓之宫。
《史记》曰：《天官书》曰：“玄武，虚、危，主宫室。”
《大戴礼》曰：周时德泽和洽，蒿茂大，以为宫柱，名为蒿宫。
《毛诗》曰：定之方中，作为楚宫；揆之以日，作为楚室。
又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左传》曰：襄公作楚宫，穆叔曰：《太誓》云：‘人之所欲，天必从之。’君欲楚夫，故作其宫，若君不复楚，必死是宫也。”六月，公薨于楚宫。
又曰：晋成祁之宫，又成铜之宫数里。
《论语》曰：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简然矣。
《史记》曰：驺子之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坐而受业。筑碣石宫，亲往师之。
又曰：秦始皇造阿房宫，征发天下工匠。
又曰：秦始皇所居之宫有祈年宫、长信宫、梁山宫。
又曰：戎使由余於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又曰：项羽屠咸阳，焚其宫室，三月火不灭。
又曰：卢生说始皇曰：“人主为微行，所居而人知之，则害於神。愿上居居无令人知，则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乃命咸阳之旁三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所幸，有言其处者，死。始皇幸梁山宫，望见丞相骑众，不善之，中人以告丞相，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捕时在旁者，斩之。自是莫知所在，决事悉於咸阳宫。
又曰：始皇二十七年，作长信宫於渭南。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筑墙垣如街巷。）
又曰：汉武帝时，河决。天子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作《瓠子歌》。於是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
又曰：槀里子卒，葬於渭南章台之东。曰：“後百岁，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槀里疾室在於昭王庙西渭南阴乡槀里，故俗谓之槀里子。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槀里。”
《汉书》曰：汉八年，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苍龙，玄虎，二阙。）前殿、武库、大仓。高祖还，见宫阙壮丽，甚怒，曰：“天下方未定，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非壮非丽，无以威四夷，且令後世无以加也。”
又曰：初，江充召见犬台宫，（晋灼曰：黄图上林有走狗观也。古曰今书本犬台有作太台，字者误也。汉无太台宫也。）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上悦之。
又曰：武帝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宫。
又曰：上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又曰：幸河东之明年正月，凤凰集衤殳衤羽，於所集处得玉宝，起步寿宫。
又曰：柏梁灾，越巫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灾，又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於是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
又曰：梁孝王，吴、楚破，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馀城，多大县。孝王，太后少子，爱之，赏赐不可胜道。於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宫连属於平台四十馀里。（如淳曰：在梁东北离宫所在。晋灼曰：或说在城中东北角。）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警入跸，拟於天子。
又曰：孝武作建章宫，为千门万户。有凤凰阙，高二十馀丈，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楼，度高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
又曰：秦起咸阳而西至雍，离宫三百，（师古曰：凡言离宫者皆谓於别处置之，非常所居也。）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为阿房之殿，高数十仞，（师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房也。一说，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为房也。房，次王作旁说云。始皇作四十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阳近，且号阿旁。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也。八尺曰仞也。）东西五里，南北千步，从车罗骑四马驰骛，旌旗不挠。（师古曰：挠，屈也。言庭之广大，殿之高敞，众骑驰骛无所触。建立旗旌，不屈挠。）为宫室之丽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庐而托处焉。

又曰：邹阳谏吴王曰：“臣闻秦倚曲台之宫，（应劭曰：始皇帝所治处也。若汉家未央宫也。）悬衡天下，（服虔曰：关西为衡。应劭曰：衡，平也。如淳曰：衡，犹称也，言其悬法度於其上也。师古曰：此说秦自以为威力强固，非论平法也。下又言陈胜连从兵之据，则是说从横之事耳。服释是也。）画地而不犯，（师古曰：画地不犯者，法制之行。）兵加胡越；至其晚节末路，张耳、陈胜连从兵之据，（师古曰：从音子容切。）以叩函谷，咸阳遂危。（师古曰：叩，击也。）何则？列郡不相亲，万室不相救也？”

又曰：後元二年，幸，作五柞宫。（张晏曰：有五柞树，因以名。）

又曰：甘露二年，幸阳宫。（在，音倍。）

《後汉书》曰：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宫，锺离意诣阙免冠上疏曰：“伏见陛下以天时小旱，忧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责，而比日密□，遂无大润，岂政有未得应天心者邪？昔成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邪？使人疾邪？宫室崇邪？女谒盛邪？苞苴行邪？谗夫昌邪？’窃见北宫大作，人失农时，此所谓宫室荣也。自古非患宫室小狭，但患人不安宁。宜且罢止，以应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无有重行能，久食重禄，擢备近臣，比受厚赐，喜惧相半，不胜愚戇征营，（征营，不自安也。）罪当万死。”帝策诏报曰：“汤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谢。比上天降旱，密□数会，朕戚然惭惧，思获嘉应。故分布祷请，候风□，北祈明堂，南设雩场。（明堂在洛阳城南，言北祈者，盖时修雩场在明堂之南也。）今又敕大匠止作诸宫，减省不急，庶消灾谴。”诏因谢公卿百僚，遂应时澍雨。

又曰：东平王苍薨，元和三年，东巡狩，幸东平宫，追念苍，谓其诸子曰：“思其人，至其乡，其处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

《魏志》曰：帝营作许昌宫，杨阜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禹卑宫室，而天下乐。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皆丧社稷也。”

《吴志》曰：後主二年六月，起新宫於大初之东，制度尤广。二千石已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又坏诸地大开苑囿，起土山作楼观，加饰珠玉，制以奇名，右临硎，左弯奇。又开城北渠引後湖水。激流入宫内，巡绕堂殿。穷极伎巧，功费万计。

又曰：赤乌十年春二月，南宫。三月，改作大初宫，诏移武昌材瓦。有司奏：“武昌宫作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别更置。”帝曰：“大禹卑宫室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多赋，妨损农业。且建业宫乃朕从京来作府舍耳，柱材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细，年月久远，恐损坏，今武昌宫材木自可用缮之。”

《晋书》曰：尚书仆射谢安石以宫室朽坏，启作新宫。帝权出居会稽王第。二月，始兴功，内外日役六千人。安与大匠毛安之决意修定，皆仰摸玄象，体合辰极，并新制置省阁堂宇名署。时正构太极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头，石头津主启闻，取用之。因画花於梁上，以表瑞焉。又起朱雀重楼，皆绣而藻井，门开三道，上重名朱雀观。观下门上有铜雀悬楣上，刻木为龙虎，左右相对。

王隐《晋书》曰：高堂隆刻邺宫屋材云：“後若干年，当有天子居此宫。”惠帝止邺宫，治屋土剥更屋，始见刻字，计年正合时。

《载记》曰：石勒欲营邺宫，先是廷尉续咸谏止之。及是霖雨，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馀万根，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否？此非为灾，天意欲吾营都矣。”於是营之，勒亲定规模。

又曰：刘曜命起丰明观，立西宫，建凌霄楼於镐池。侍中乔豫、和苞上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上准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後，宗庙流漂无所，而犹上宪营室作为楚宫。故能上兴康叔、武公之迹，延九百之庆也。今奉诏书将营丰明观，市道刍荛咸非之，曰一观之费足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楼而建凌霄，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剪齐、魏矣。”书奏，曜大悦。

《宋书》曰：少帝以石头城为长乐宫，东府城为未央宫。

《齐书》曰：高祖永明元年秋七月，车驾幸青溪旧宫，设金石乐，在位者赋诗。

《唐书》曰：东都平，太宗入观隋氏宫室，嗟後主罄人力以逞奢侈。薛收进曰：“峻宇雕墙，殷辛以灭；土阶茅栋，唐尧以昌。秦帝增阿房之饰，汉后罢露台之费，故汉祚延而秦祸速，自古如此。土崩瓦解，取讥後代，良以奢虐所致。”太宗悦其对。

又曰：高祖尝避暑於仁智宫。

又曰：阎立德受诏造翠微微宫玉华宫，咸称旨，赏赐甚厚。

又曰：太宗将幸九成宫，姚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言甚切至，太宗纳之。

《西京杂记》曰：赵王如意年幼，未能亲就外傅，戚姬使旧赵内傅赵媪傅之，号其室为养德宫。

又曰：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上枝覆荫数十亩。其西有青桐观，观有三梧桐树，树下石骐麟二枚，刊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有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皆含血而属筋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纣作倾宫，七年乃成，大十里，高十丈。
又曰：尧有贰宫。
《汉武故事》曰：上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取年十五已上、二十已下，满四十者出嫁。掖庭令总其籍，时有死出者隋补之，凡诸宫美人可有七八千。建章、未央、长乐三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不由径路。
《六韬》曰：殷君喜治宫室七十三所。大宫百里，宫中九市。
《列仙传》曰：钩弋夫人，齐人，病六年，右手拳。望气者云："东方有贵人气。"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伟，帝披其手，得一玉钩，而手寻展。故名其宫为钩翼宫。
《十洲记》曰：方丈山上有玄琉璃宫。
《博物志》曰：夏桀之时，为长夜宫於深谷之中，男女杂处，三旬不出听政。其後大风飘沙，一夕填此宫谷。
《邺中记》曰：石虎在时，自襄国至邺二百里中，四十里辄立一宫，宫有一夫人，侍婢数十，黄门宿卫，石虎下辇即止。凡虎所起，内外大小殿、台、观、行、宫四十四所。
《郡国志》曰：武帝游五柞宫，欲广，上林令谯隆谏曰："尧、舜至治广德，不务苑囿。"帝初不悦，後拜为中郎。
《墨子》曰：上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而居处，下润伤民，故圣人作，为宫室。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中足以御风寒，上足以待霜雪，墙高足以别男女，故以便生，不以为乐也。今之为宫室，必厚敛百姓，暴夺民财，为曲直之室，青黄刻镂之饰，故国贫而人难诉也。
《管子》曰：黄帝有合宫以听政。
《穆天子传》曰：天子升於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
《越绝书》曰：美女宫，周五百九十步。土城者，勾践所习教美西西施、郑旦宫室。
《方言》曰：吴有馆娃之宫。
《列子》曰：周穆王时，西域国有化人来，王执化人之，腾而上天。暨及化人之宫，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雨之上，实为清都紫微也。
《孟子》曰：齐宣王见孟子於雪宫。
《吕氏春秋》曰：武王胜殷，清箕子之宫也。
《神异经》曰：东方有宫，青石为墙，高三仞，左右阙高百尺，画以五色，门有银榜，以青石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西方有宫，白石为墙，五色玄黄门，有金榜而银镂，题曰天地少女之宫。中央有宫，以金为墙，阙有金榜以银镂，题曰天皇之宫。南方有宫，以赤石为墙，赤铜为门，阙有银榜，曰天地中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宫。北方有宫，以黑石为墙，题曰天地中男之宫。东南有宫，以黄石为墙，以黄榜碧镂，题曰天地少男之宫。西南有宫，以黄铜为墙，题曰地皇之宫。

《十洲记》曰：青丘山上有紫宫，天真仙女多游於此。

又曰：方丈山有琉璃宫。

《纪年》曰：穆王所居，郑宫春宫。

《说苑》曰：楚使使聘齐。齐王享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吞舟，况大国之树。”

《三辅故事》曰：桂宫周匝十里，有光明殿、走狗台，土山复道横北庭，从宫中西上城至神明台。

《三辅黄图》曰：有夜光宫、望远宫、昭台宫、蒲桃宫、棠梨宫、{卄员}阳宫、长平宫、五柞宫。

《汉宫阙名》曰：长安有长乐宫、未央宫、长门宫、鼓篁宫、承光宫、宜春宫、池阳宫、长平宫、黄山宫、望仙宫、长杨宫、集灵宫、延寿宫、祈年宫、通天宫、及娑宫、沛宫、林光宫、甘泉宫、龙泉宫、首山宫、交门宫、明光宫、五柞宫、万岁宫、竹宫、寿宫、建章宫、太一宫、思子宫、（见《汉书》，长乐等宫，或在京师，或在外邵，或帝王所居，或祀祠所在，或因事以置。）夜光宫、棠梨宫、扶荔宫（见《三辅莫图》）、桂宫（见《三辅故事》）、鼎湖宫、谷口宫。

《魏略》曰：大秦国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困，食器亦然。

《郡国志》曰：金河府摩磷宫北二十里有石殿一，飞桥向岸，画以古贤哲士，太常卿蒋少游制。太和五年，文明太后来幸，钓得鲤鱼一双，长三尺，以黄金锁穿鳃，放於池中。後皆长五尺，沉泛相随。正光元年五月五日，天清气爽，闻池内锵锵声，水中惊沸，须臾，雷电海冥，有气五道自池中属於天，久之乃灭，波止水定，唯见一鱼化为龙矣。

又曰：秦川宫，昔非子到秦，於此筑宫室。

又曰：庐山有三宫，上宫在悬崖之表，人所不及；次宫在山岩下，两边有阴阳沟，有石羊马，夹道相对；下宫在彭蠡湖际。

《隋图经》曰：大业十六年，自江都还洛阳，敕於汾州北临汾水起汾阳宫，即管涔山汾河源所出之处。当盛暑之时，临河盥氵敕，即凉风凛然如八九月，其北多雨，经夏罕有晴日，一日之中，倏忽而雨，倏忽而晴，晴雨未曾经日。虽高岭千仞，岭上居人掘地深二三尺，即得清泉用之。

《寿春图经》曰：十宫，在县北五里长阜苑内，依林傍涧，疏迴跨屺，随地形置焉。并隋炀帝立也，曰归雁宫、回流宫、九里宫、松林宫、枫林宫、大雷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雷宫、春草宫、九华宫、光汾宫，是曰十宫。
《西京记》曰：通义坊，唐高祖龙潜旧宅，武德元年以为通义宫。六年，高祖临幸，大宴群臣，引见邻里父老，班赐有差。贞观元年，立为兴圣尼寺焉。
又曰：大明宫，南接京城之北面，西接京城之东北隅。初，高宗尝患风Φ，以宫内湫湿，屋宇拥蔽，乃於此置宫。司农少卿梁孝仁充使制造。北据高冈，南望爽垲，视终南如指掌，坊市俯而可窥。
《东京记》曰：上阳宫，在皇城西南东苑，前苑东垂，南临洛水，西亘谷水。上元中，韦机充使所造。列岸修廊连亘，掘地，得铜器似盆而浅，中有隐起双鲤之状，鱼间有四篆字曰：“长宜子孙”。时人以为李氏再兴之符。高宗末年，常居此宫以听政也。
《两京记》曰：上阳宫西有西上阳宫，两宫夹谷水，虹桥架空，以通往来。
《楚辞》曰：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卷一百七十四　居处部二
室
《说文》曰：室，实也。
《释名》曰：室，实也；物满实其中也。
《毛诗》曰：《斯干》，宣王考室也。“筑室百堵，西南其户。”
又曰：如彼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郑《笺》云：如当路筑室，得人而与之谋所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成。
又曰：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又曰：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尚书》曰：若考作室，既法，厥子乃不肯堂，矧肯构？
《周礼口冬官口匠人》曰：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居之。
《礼记口檀弓下》曰：晋献赵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文子，赵武也。作室成，晋君献之，谓贺也。诸大夫亦发礼以往也。）长老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国旋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
又曰：室中不翔。
又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
《左传口襄十五年》：宋向戌来聘，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
又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窟室。）
又曰：吴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掘地为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怒於室而色於市。
《论语》曰：子游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澹台灭明者，孔子弟子，子游之同门也，修身正行，公事乃肯来我室，得与之语耳，非公事不肯来。言无私谒。）
《国语》曰：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襄子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植。’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说苑》同。
又曰：赵文子为室，斫其椽而砻之。张老夕焉而见之，不谒而归。文子驾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对曰：“天子之室，斫其椽而砻之，加密石焉；诸侯砻之；大夫斫之；士首之，（首之，斫其首也。）备其物，义也，从其等，礼也。今子贵而忘义，富而忘礼，吾惧不免，何以敢告。”文子归，勿令砻也！”
《春秋繁露》曰：广室多阴，远天地之和也，故圣人弗为。
《汉书》曰：文帝征贾谊入见，上方受，坐宣室，因感鬼神事，与谊言之。
又曰：武帝为窦太主置酒宣室，使谒者引内董君。是时东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斩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谓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积思於六经，留神於王事，驰骛於唐、虞，折节於三代。偃不遵经劝学，反以靡丽为右，奢侈为务，尽狗马之乐，极耳目之欲，行邪狂之道，经淫辟之路，是乃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师古曰：蜮，魅也。音或。说者以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用於此不当其义，今俗犹言魅蜮也。）偃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不应，良久曰：“吾业已设饮，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乱之渐，其变为篡，是以竖貂为淫而易牙作患，庆父死而鲁国全，管、蔡诛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诏止，更置酒北宫，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更名东交门。（苏林曰：以偃从北门入，交会於内，故名之也。）赐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宠由是日衰。
又《霍光传》曰：盖主等奏废光，光闻，止画室中不敢入。帝召入，慰勉之。（注：画室，近臣计画之室。师古曰：雕画之室也。）
又曰：孔光凡典枢机十馀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旨苟合；如或不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时有所言，辄削草稿，以为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师古曰：奸，求也。奸忠直之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奸音干也。）有所荐举，惟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晋灼曰：长乐宫中有温文殿。）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

又曰：京房所言屡中，天子悦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即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刺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汉三年，魏王豹叛汉附楚，汉使大将韩信击，虏豹。薄姬内人传诣洛阳织室。汉王见薄姬，内後宫，幸之，生文帝。

《後汉书》曰：祭彤为太仆。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又曰：袁闳见时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曰：“吾先公福祚，後代不能以德守之，竞为骄奢，与乱代争权，此即晋之三矣。”延嘉末，党事将作，遂散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於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东向拜母。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殁，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狂生目之。潜身十八年，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经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又曰：马援之攻五溪蛮，初军至下隽，有两道可入，从壶头侧路近而水险，（壶头，山名也。在今辰州沅陵县东。《武陵记》此山与东海方壶山相似，因名壶头。）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充县，属武陵郡。）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蛮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以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武陵记》曰：壶头山旁有石窟，援所穿室也。室内有蛇数百斛，以大云是援之馀灵耳。）贼每乘险鼓噪，援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流涕。

谢承《后汉书》曰：陈蕃家居，不好扫室。宾客存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丈夫当为国家扫除天下，岂徒室中！”

《晋书》曰：嵇含，字君道。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学，能属文。家在巩县亳丘，自号亳丘子，署其门曰归厚之门，室曰慎之终室。

《宋书》曰：武帝六年五月，初置阴室于覆舟山，备藏冰也。

《唐书》曰：太子承乾，盛农之时营造曲室，累月不止。左庶子于志宁切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从。
《家语》曰：鲁有独处室者，邻之嫠妇亦独处室。夜暴风雨，室坏，趋而托之，鲁人闭户不受。
《三辅黄图》曰：明堂有十二室，法十二月。
杨龙骧《洛阳记》曰：显阳殿北有避雷室，西有御龙室。
《神异经》曰：西北荒有石室，有百二十人同居，齐寿千二百岁。
《十洲记》曰：昆仑山上有琼华之室。
《淮南子》曰：西方有金室。
《列仙传》曰：彭祖，殷大夫也。历夏至商末，号七百岁。历阳有彭祖仙室。
《汉宫殿名》曰：神明台，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今人谓之九天台。武帝求神仙，恒置九天道士百人。
《洛阳宫室名》曰：洛阳有望舒凉室、含章鞠室、清暑凉室。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管子》曰：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於民也。（事具帝王部。）
《晏子》曰：景公谓晏子曰：“寡人欲朝夕相见，为夫子筑室於闺内，可乎？”对曰：“臣闻之，隐而显，近而结，惟至贤耳。如臣者，饰其容止待令，犹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远之也。”
又曰：景公问晏子曰：“吾欲服圣王之服，居圣王之室，如此则诸侯其至乎？”对曰：“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室无益也。”
《拾遗录》曰：老君居反景之室，日与世人绝迹。
又曰：燕昭王坐明之室，升於泉昭之馆，常有白凤、白鸾绕集其间。
《列子》曰：虚室生白。张湛注云：夫视有若虚者，虚室而纯白独生。
《庄子》曰：原宪居圜堵之室，蓬户不完，桑以为枢，瓮以为牖，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
《尸子》曰：厚积不登高台，不处大室；高台多伤，大室多阴，故皆不居。
《吕氏春秋》曰：高亢作室。
又曰：齐宣王为大室，大盖百亩，堂上三百户。三年而未成，群臣莫敢谏。
《淮南子》曰：高阳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木，必将挠。以生材任重涂，今虽成，後必将败。”高阳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涂，乾则益轻。以劲材任轻涂，今虽恶，後必善。”匠人穷辞，无以对，受命而为之室。其始成，然善也，而後果败。
又曰：昆仑有璇室。
又曰：有石城金室。
又曰：古者民泽处复穴，（凿岩岸之腹以为密室。）冬日则不胜雪霜雾露，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则不胜暑热蚊虻。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室屋，上栋下宇，以蔽风雨，以避寒暑，百姓安之。

《盐铁论》曰：匈奴织柳为室，旃席为盖。

《说苑》曰：延陵季子游於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故室美；故墙高，新墙庳，是以知民力屈也。”

又曰：一室之中，有王道焉，父母之谓也。故君正则百姓治，父母平则子孙孝慈。是以孔子家儿不知倨。所以然者，生而见善教也。

《新序》曰：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谏曰：“室大，众与人处则睥，少与人处则悲，愿公之也。”曰：“闻命矣。”筑室者不辍。明日，又谏：“国小室大，百姓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公曰：“闻命矣。”筑室不辍。明日，又谏曰：“左昭右穆，为室而大，以临二先君，无乃害於孝乎！”於是哀公毁室而止。

《风俗通》曰：《论语》：“夫子宫墙数仞。”《礼记》：“季武子入宫不敢哭。”由是言之，宫室一也。秦以来，尊者以为常号，乃避之耳。室也，实。

《弟子职》曰：“室中握手。”《论语》曰：“譬如墙。”由此言之，宫其外，室其内也。

《楚辞》曰：砥室翠翘，挂曲琼些。（言卧内之室，以砥为壁，干而滑泽，以翠鸟之羽雕饰王钩以经衣。曲琼，玉钩也。）

又曰：凿山楹而为室，下披衣於水渚。雾露其晨降兮，□依斐而承宇。

又曰：网户朱缀刻方连，冬有奥突夏室寒。（奥，礻复室。夏，大室。事具居处部。）

又曰：筑室兮水中，葺之以荷盖。

又曰：像设君室静闲安，高堂邃宇槛层轩。

潘岳《狭室赋》曰：“伊余馆之褊狭，良穷弊而极微。”

李尤《室铭》曰：室以安宁，寝息幽闲。室寒空巢，遮遏风寒。无曰寂寞，屋漏昭然。

卷一百七十五　居处部三

殿

《说文》曰：殿，堂之高大者也。

《释名》曰：殿，典也。

挚虞《决疑要注》曰：凡太极殿乃有陛，堂则有阶无陛也。右戚左平，平者以文砖相亚次，戚者为陛级也。九锡之礼，纳陛以登，谓受此陛以上殿。堂之正者为路寝。凡殿堂坐位，以近尊为上，无尊者则已；东向者以北为上，南向者以西为上，西向者以南为上，北向者以东为上也。殿堂之上，惟天子居床，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皆铺幅席，席前设筵。几天子之殿，东西九筵，南北七筵。
《史记》秦始皇以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宇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楚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之旗。周旋为阁道，自殿下直指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
《汉书》曰：宣帝幸河东之明年，凤凰集上林，乃作凤凰殿，以答嘉瑞。（事具祥瑞部《凤凰》篇。）
《後汉书》曰：《董卓传》云：建安元年七月，帝还至洛阳，幸杨安殿。张杨以为己功，故因以“杨”为名殿。
范晔《後汉书》曰：中平三年，复修玉堂殿。
《东观汉记》曰：明帝欲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谏，出为鲁相。後欲起德阳殿，殿成，百官大会。上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不得成此殿。”
《魏志□明纪》云：青龙三年丁已，行还洛阳宫，命有司复崇华殿，改名九龙殿。又《高堂隆传》云：帝遂复崇华殿，时郡国有龙九见，故改曰九龙殿。
又《张辽传》曰：文帝引辽会建始殿，亲问破吴贼意状，帝叹息顾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为起殿舍，又特为辽母作殿。
《晋书》曰：张骏霸西河，於姑臧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四面各起一殿，东方曰宜阳青殿，南方曰朱阳赤殿，西方曰政德白殿，北方曰玄武黑殿。各同方色，各以时居之。
《晋载记》曰：石虎於襄国起太武殿，於邺造东西宫，至是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纟卒之，下穿伏室，置卫士五百人於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又起灵台於显阳殿後，选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绮、奇玩者万馀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视灾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实。
《魏略》曰：青龙三年，起太极殿。
洛阳诸故宫，有却非殿、铜马殿、敬法殿、清凉殿、凤皇殿、嘉德殿、黄龙殿、寿安殿、竹殿。
《晋中兴书》曰：烈宗起清暑殿，谶者曰：“清暑，反语楚声也。为殿以酸楚之声为号，非吉祥也。”有顷，烈宗崩，桓玄自号楚。
又：孝武帝造太极殿，郭璞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为奴所坏。”後梁武帝毁之，舍身为奴。
落享《燕书》曰：秋七月丁卯，营新殿。昌黎大棘城县河岸崩，出铁筑头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乐民郭陵见之，诣阙言状，以是日到。诏曰：“经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协之应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书》曰：刘曜召构殿巧手三千人，发阳平等十郡车牛五千乘运土，筑建德殿台基。

《齐书□武穆裴皇后传》云：宠姬荀昭华居凤华柏殿。宫内御所居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

又《魏虏传》云：虏主宏率众至寿阳，军中黑毡行殿，皆乌漆、乌漆槊，缀以黑虾蟆幡。登八公山，赋诗而去。

又《礼志》去：魏文修洛阳宫室，权都许昌，殿狭小，元日於城南立毡殿，青帷以为门。

又《萧赤斧子颖胄传》曰：建武中，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欣恐畏，不敢居之。颖胄改为嘉福殿。

《隋书□宇文恺传》云：时上北巡，恺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

唐太宗谓侍臣曰：“今天下无事，四夷宾服，惟须守此成功，以养百姓。”因指殿而言曰：“安百姓者如造此舍，经始斯毕，安可改移！若易一榱，增一瓦，人足竞践，良工挥墨，摇其梁栋，所坏益多。亦犹百姓既安，因而抚养，若慕奇功，变法制，不恒其德必，必致劳扰。”

又曰：太宗谓侍臣曰：“朕顷观《刘聪传》，聪将为刘后起皇仪殿，廷尉陈元达谏，聪大怒，命斩之。刘后手疏，启请甚切，聪怒解而甚愧之。人之读书欲广闻见，然非知之难也。朕近於蓝田市木，将别为一殿，取制两仪，仍构重阁，其木已具，远想聪事，斯作遂止。”

又曰：高祖引苏世长宴於披香殿，世长酒酣奏曰：“此隋炀帝之所作耶，何雕丽之若此？”高祖曰：“卿好谏以直，其心实诈，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何须奸说疑炀帝乎？”对曰：“臣实不知。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若是陛下作此，诚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获陪侍，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当彼时亦以为足。今自隋之侈，民不堪命，数归有道，而陛下得之，实谓惩其奢淫，不忘俭约。今初有天下，而於隋宫之内又加雕饣希，欲拨其乱，宁可得乎？”高祖每优容之。

又曰：玄宗尝召张说及礼官学士等，赐宴於集仙殿。上谓说曰：“今与卿等贤才同宴於此，宜改殿为集贤殿。”因下制，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又曰：丽正殿，高宗降诞之所。开元中，缮写图籍贮之。

《洛阳宫殿簿》有明光殿。《三秦记》云：明光殿在桂宫中，皆以金玉珠玑为帘，昼夜光明。

太冲《吴都赋》曰：饰赤乌之是也。

《三辅宫殿名》曰：未央宫有骐ら殿、椒房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长乐宫前殿、宣德殿、通化殿、高明殿。
《汉宫殿名》曰：长安有临华殿、神仙殿、高门殿、朱鸟殿、曾城殿、宣室殿、承明殿、凤皇殿、飞□殿、昭阳殿、鸳鸯殿、钓台殿、合欢殿、萧何殿、曹参殿、韩信殿。
《成都记》曰：隋蜀王秀常造一殿，飞鸟不止其上。
戴延之《西征记》曰：太极殿上有金井阑、金博山、鹿卢，、蛟龙负山於井上，又有金狮子，在龙下。
伏滔《北征记》曰：梁城东有韩冯墓，去城三里。青兰殿是宋王行殿。
山谦之《丹阳记》曰：太极殿，周制路寝也。秦、汉曰前殿，今称太极曰前殿，洛宫之号始自魏。案《史记》，秦皇改命宫为庙，以拟太极。魏号正殿为太极，盖采其义而加以太，亦犹汉夏门魏加曰太夏耳。咸康中，散骑侍郎庾阐议求改太为泰，盖谬矣。东西堂亦魏制，於周小寝也。皇后正殿曰显阳，东曰含章，西曰徽音，又洛宫之旧也。含章名起後汉，显阳、徽音亦起魏，曰明阳，晋避文帝讳改为此。周礼亦有路寝、小寝，又其制度也。
《登真隐诀》云：寥阳殿、太和殿，皆云玉清宫中殿名。
《二京杂记》曰：汉成帝设□帐、□幄、云幕於甘泉紫殿，谓之三□殿。
《汉官典职》曰：德阳殿周旋容万人，激洛水於殿下。
《郡国志》曰：秦州上□县北十六里有无疆古殿基，後魏太武筑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成帝造飞行殿，方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而趋，一名□雷宫。
《两京记》曰：东京五殿，阴殿也。壁厚五丈，高九十尺，东西房廊皆五十馀间，西院有厨，东院有教坊、内库。高宗常御此殿。
又曰：流杯殿东西廊、殿南头两边皆有亭子以间山池。此殿上作漆渠九曲，从陶光园引水入渠，隋炀帝常於此为曲水之饮，在东都。
又曰：含元殿陛土高於平地四十馀丈，南去丹凤门四百步。
王文考《鲁灵光殿赋序》曰：鲁灵光殿者，盖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馀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国，好治宫室，遂因鲁僖基兆而营焉。遭汉中微，盗赋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堕坏，而灵光岿然独存，意者岂非神明依凭支持，以保汉室者耶？然其规矩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晋宫阁名》曰：太极殿十二间：徽行殿、显阳殿、晖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寿殿、百福殿、清暑殿、章华殿、嘉福殿、宣光殿、修明殿、嘉乐殿、芙蓉殿、崇光殿、华光殿、蔬圃殿、华德殿、九华殿（右在五殿有华林园。）章阳殿、百儿殿、芳德殿、灵光殿、承光殿、永宁殿、景福殿、延休殿、百子殿、虞清殿、渊冥殿、安昌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康宫殿簿》云：林光殿，在县东北十里潮沟村覆舟山前，晋以为药园。
又云：陈永初中，於台城中起昭德、嘉德、寿安、乾明、有觉等殿。
又云：光严殿，在县东北六里景阳山东。岭南起重□、光严二殿。前为两楼。
又云：梁於台城中立曾城观。观历四代修理，更起重阁七间，上名重□殿，下名光严殿。
又云：太初宫中有神龙殿，去县三里。左太冲《吴都赋》曰：“抗神龙之华殿”是也。
又云：台城温德门内又起三善、长春、胜辩等殿。
又云：凤光殿，在县东北五里一百步旧台城内。
又云：宋於台城立正福、清曜等殿。
又云：台城中有丽谯阁、丽日殿、飞香三重卜。
又云：台城温德门内有永贞、温文、文思、寿安等殿。
《舆地志》云：未央後宫有鸳鸯、昭阳、飞翔、增地、合欢，兰林，披香、凤凰等八殿。
又云：丹阳郡建康县文德殿，梁武帝移张衡浑仪置此殿。
又云：洛阳有显阳殿，皇后正殿也。魏明所建。
又云：丹阳郡建康县台城华光殿，梁武帝大通中毁，施与草堂寺，人洗取朱货直百万，以其地起重阁九间。
又云：丹阳郡建康县台城宝□殿，梁武帝以施佛事。
又云：丹阳郡建康县台城惠轮殿，梁武帝以供养佛。
又云：洛阳昭阳殿，魏明所治，在太极之北，铸黄龙高四丈，凤凰二丈，置殿前。
又云：新安郡新治县西十里有太宰殿。晋武陵王为太宰，桓温诈言其反，徙新安。立第於此，葬第侧，後丧还都。今空冢在。
杨龙骧《洛城记》曰：显阳殿北有□气殿。
《洛阳宫殿簿》曰：明光殿、徽音殿、式乾殿、晖章殿、含章殿、建始殿、仁寿殿、嘉福殿、百福殿、芙蓉殿、九华殿、流圃殿、华光殿、崇光殿。
《建康宫阙簿》曰：赤乌殿在县东北五里。吴昭明宫内制度上应星宿，亦所以永安也。
注《水经》曰：孔子庙东南去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也。阙北百馀步，即灵光殿基，东西二十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馀。东西廊庑别舍，中间方七百馀步。阙之东北有浴池，池方四十余步，池中有钩台方十步。池台之基岸悉石也，遗基尚整。故王延寿赋曰：“周行数里，仰不见日是也。是汉景帝程姬子鲁恭王之所造也。殿之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台南水东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台西水南北四百步，东西六十步。台池咸结石为之。”

卷一百七十六　居处部四

堂

《说文》：堂，殿也。

《释名》曰：堂，犹堂堂；高显貌也。

《礼记》曰：堂上不趋，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又曰：将上堂，声必扬。

又曰：礼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又曰：觐礼，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

《尚书大传》曰：天子堂广九雉，诸侯七雉，伯、子、男五雉。（雉，三尺也。）

《续汉书》曰：中平二年，造万金堂於西园。

《三十国春秋□西凉传》曰：李於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堂成，图赞自古明王忠臣、孝子贞女，自为序，以明鉴戒。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是月，白雀翔于靖恭堂，颂之。

《梁书》曰：高祖五年，改阅武堂为德阳堂，改听讼堂为义贤堂。

《后魏书》：任城王澄从高祖於观德殿，高祖曰：“躬以观德。”次之凝闲堂，高祖曰：“名要有义，此堂天子闲居之义。不可纵奢以忘俭，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谓李冲曰：“此东曰步元庑，西曰游凯庑。此坐虽非唐尧之君，卿等当无愧於元、凯。”冲对曰：“臣既遇唐尧之君，不敢辞元、凯之誉。”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示听德音。）即命黄门郎崔光、郭雅、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高祖曰：“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和苞《汉赵记》曰：刘聪嘉平三年，廷尉陈元达极谏，聪怒，将斩之。聪时幸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聪免之。於是易李中堂为愧贤堂。

《北史》：齐文襄於邺东起山池游观。河间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於舟上，数集诸弟，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後园之玩习。於是贵贱慕效，处处营造。

又曰：若干惠事母以孝闻。周文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周文闻之，即日徙堂於惠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衡》曰：王者之堂，墨子称尧舜堂高三尺，儒家以为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莢生於阶下，须临堂察之，乃知莢数。夫起视堂下之莢，孰与悬日历於坐，顾辄见之也。

《风俗通》曰：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也，所以厌火。

《晋宫阁名》曰：洛阳宫有则百堂、螽斯堂、休征堂、延禄堂、仁寿堂、绥福堂、含芳堂、乐日堂、椒华堂、芳音堂、显成堂、承先堂、五福堂、嘉宁堂。

《瑞应图》：帝琴堂前有二桔树连理，改琴堂为连理堂。

《华阳国志》曰：文翁立讲堂，作石室，一曰玉堂，在城南。永初後，堂遇火，太守更修立，又增二石室。

《虞氏家记》曰：虞潭为右卫将军，太夫人年高，求解职。被诏不听，特假百日，迎母东归。起堂养亲，亲集会，作诗言志。

《齐地记》曰：临淄城西门久有古讲堂，基柱犹存，齐宣王修文学处也。

《拾遗记》曰：董偃尝卧延清之堂，设火齐屏风。

又曰：海人献龙膏，为灯於燕昭王，王坐通口之堂。

王子年《拾遗记》：汉武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明不歇。帝弥思涕，及改延凉室为遗芬梦堂。

《襄沔记》：白马泉，每年刺史三月上旬於此泉起曲水流杯堂，引泉水为祓禊之所，临时构造，事竟毁除。其流杯堂本在垒城西。

《郡国志》：王屋县有孔子学堂，西南七里有石室，临大河，水势湍急，五里之间，寂无水声，如似听义。

又曰：齐桓公宫城西门外有讲堂，齐宣王立此学也，故称为稷下学。莒子如齐，盟于稷门，此也。

《宋永初山川古今记》：永康县缙口堂，黄帝练丹处。

又曰：费北有积弩堂。

《益州记》：太文翁学堂，在城南。

《羊头山记》曰：学堂，洛阳南开阳门外，长十丈，广三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八枚，西《尚书》、《周易》、《公羊》十六碑，南《礼记》五碑，东《论语》三碑，有谏议大夫马日碑，议郎蔡邕铭。

又曰：圣寿堂，石虎造。垂王佩八百，大、小镜二万枚，丁香末为泥油瓦；四面垂金铃一万枚，去邺三十里闻响。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光碧之堂，西王母所居。

《郡国志》：鸡陂之侧，即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後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故涂以雌黄，遂名黄堂。

《说苑》曰：圣人之於天下，譬如一堂之上也。今有满堂饮酒者，一人独累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管子》曰：堂上远於百里，门廷远於万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步者百日万里之情通门庭，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谓远於万里也。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言：“西王母有六甲之术，用之可以游景□之宫，登流霞之堂。”
《汉武故事》曰：玉堂去地十二丈，基阶皆用玉。
《东京赋》：金华玉堂，白虎麒麟。
潘尼诗曰：鸾凤栖堂庑，不若翔寥廓。
《文选□天台山赋》：玉堂荫映乎高隅。
《楚辞》曰：鱼鳞屋兮龙堂。
古诗云：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庭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
堂皇（附）
《汉书》曰：坐堂皇上。室而无四壁，曰皇也。
《广雅》曰：堂皇，合殿也。
《洛阳记》曰：洛阳宫有桃间堂皇、杏间堂皇、柰间堂皇、竹间堂皇、李间堂皇、鱼梁堂皇、醴泉堂泉、百戏堂皇。
《晋宫阙名》曰：洛阳宫有水碓堂皇、择果堂皇。
陆机《四言诗序》曰：天子晏朝士於宣猷堂皇，遂命机赋诗。
楼
《尔雅》曰：狭而修曲曰楼。
《说文》曰：楼，重屋也；巢，泽中守草楼也。
《释名》曰：楼有户牖，诸孔娄娄然也。
《史记》曰：方士言武帝曰：“黄帝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帝乃立神明台、井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
《汉书》曰：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明堂图。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盖楼之始也。
又《郊祀志》云：其南有玉堂，璧门大鸟之属，立神明台、井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颜师古注云：《汉宫卜疏》云：“神台，高五十丈，上有九室。”
《东观汉记》云：公孙述造十层赤楼也。
《後汉书□张奂传》曰：初，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占者曰：“必将生男，复临兹郡，命终此楼。”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州兵围之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黄昌为郡守。陕县彭氏造高楼临道。昌行县，彭氏妇人辄升高楼而观，昌乃杀之。
《蜀志》曰：周群作小楼，多令奴更直台上视天灾，才有一气，即白群。群自上楼观之。
《晋书》曰：石崇作楼，令婢绿珠作歌舞於上。孙秀求绿珠不得。及崇被收，方在楼上，谓珠曰：“我今为汝死矣。”珠乃坠楼而死。
又曰：於石头东城内起高楼，加累入於霄汉，连堞带於积水，署曰入汉楼。
《宋书》曰：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气出景阳楼，状如烟，回薄久之。诏改景阳为景□楼。
《赵书》云：赵梁袭长安，秦王业奔射雁楼，格战至天明，不拔。
《齐书》曰：东昏侯后宫起仙华、神仙、玉寿诸殿，穷尽雕采，以麝香杂香涂壁。时世祖于楼上施青漆，世谓之青楼。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绝用琉璃。”
又曰：焦度尝战败，逃於营亭湖中，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复拒沈攸之於郢城，登楼辱詈攸之。攸之攻，不能下。至今呼此楼为焦度楼也。
又《魏虏传》云：虏自佛狸世至万民，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台，谓之白楼。楼南又有伺星楼。
《梁书□处士陶弘景传》云：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永明初，更筑三层楼。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
又曰：武帝大同十年，幸兰陵，固赋《归旧乡诗》。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楼，曰：“此不足以固守，然北望江山，实为壮观。”乃改名北顾，因幸回宾亭，宴帝乡故老及迎候者少长数千人，各赍钱三千文与之。
《周书》曰：《长孙俭传》云：“为荆州刺史，人安其业。吏人表请为俭构清德楼，树碑刻颂。朝议许焉。”
盛弘之《荆州记》云：西鄂城东有三女楼。周稚殁三女，造此楼於墓所。
《老君本记》云：周康王时，文始真人结草为楼，占星候气。
《登真隐诀》云：长绵楼上太清上宫，名玉晨道君所居。
《吴越春秋》云：会稽郡小城，勾践筑，周千一百二十步，西北立为龙翼楼。
《世说》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丽，顾长康曰：“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墨子》云：偏城三十步置坐候楼，楼出堞四尺；百步一木楼，楼前面九尺，高七尺。二百步一立楼，去城中二丈五尺。
《洛阳地记》曰：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城西百馀步有丹霞楼，临川康王之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越春秋》曰：范蠡为勾践立飞翼楼，以象天门；为两绕栋，以像龙角。
《羊头山记》曰：原城西门南角有万岁楼，俗传飞入江，常以铁锁维之。又楼上时见一道白气如烟，刺史必死，轻者贬谪，州人至为常候。
《郡国志》曰：定州安县城上楼，谓之神女楼。
又曰：马邑白楼，即後魏纳姚兴女为后，后悲思，因造此楼登望，饰以铅粉，故名之。
又曰：金华县，因山为名。城南临溪水高阜上有楼，名曰玄畅楼，宋沈约造以吟咏於此处。
韦述《两京新记》曰：上阳宫有丽青台浴日楼。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玉楼十二层。
《虞氏家记》曰：吴小城白门，盖吴王阖闾所作也。至秦始皇帝守宫吏烛燕窟失火，烧宫而此楼故存。
《濑乡记》曰：老子庙有皇天楼、九柱楼、静念楼，皆画仙人□气。
袁彦伯《罗山疏》曰：仰望石楼，眇然在□中。
《金陵地记》：吴嘉禾元年，於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楼，名曰落星楼。
《吴都赋》曰：享戎旅於落星之楼。
《世说》曰：凌□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後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持之，楼便即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
《九江录》曰：庾亮在武昌，诸佐吏殷浩等乘秋夜佳景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众将避之，公曰：“老子於此兴复不浅。”便坐谈咏。至今名庾公楼。
《幽明录》曰：邺城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二十丈，安金凤凰三头於其上，一头飞入漳河，清朗见在水底，一头今独存。
《水经》：邓州伯陵山上有入乡楼。
《益州记》曰：成都有百尺楼。
《晋宫卜名》云：洛阳有凤皇楼。
诗曰：西北有高楼，上与浮□齐。
《乐府诗》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
《汉宫阁名》云：长安有马伯骞楼，又有贞女楼。
《晋宫阁名》：晋有伺星楼。
又曰：总章观、仪凤楼，在观上广望观之，南又别有翔凤楼，又有庆□楼。
卷一百七十七　居处部五
台上
《尔雅》曰：观四方而高曰台，（积土四方者。）有木曰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台，持也；言筑土坚高能自胜持也。
又曰：《尚书》曰：散鹿台之财。
《毛诗》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谓文王之作灵台也。
又曰：《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
《礼记□月令》：五月，可以居高明，可以处台榭。
《左传》曰：夏启有钧台之飨。
又曰：宋平公筑台，妨於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曰：“泽门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黑居邑中。）子罕闻之，亲执扑以行筑，而才失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
又曰：晋灵公不君，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者。
又曰：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
又曰：有蛇自泉台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八月声，姜薨，毁泉台也。
《史记》曰：秦始皇作琅琊台，刊石颂德。
又曰：晋灵公造九层之台，孙息曰：“臣能累十二棋，加一鸡子於上。”公曰：“危哉！”息曰：“公造九层之台，三年不成，实危於此。”公乃止。
又曰：赵武灵王为野台以望齐中之山境。徐广注：野，一作望齐也。
又曰：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徐广曰：涪陵出丹也。）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谓其多，不可訾量。）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为筑女怀清台。
又曰：淮南王安立思仙台。
又曰：楚灵王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昔楚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
又曰：燕昭王置千金于台上，以延天下士，谓之黄金台。
又曰：子路闻蒯聩入，驰往，入城造蒯聩。蒯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蒯聩弗听。於是子路欲燔台，蒯聩惧，乃下石乞、壶攻子路，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
又曰：汉武帝起柏梁台，高数十丈，悉以香柏，香闻数十里。
《汉书□郊祀志》曰：王莽篡位二年，好神仙事，以方士言起八风台於宫中。台成，作乐其上。
《史记》云：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孙卿言於帝曰：“仙人好楼居。”帝乃使卿持节候神，作通天台，高三十丈，雷雨悉在其下，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武帝祭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置祠具招仙人。祭天已，令人升通天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候天神，天神既下所祭。若大流星，乃举烽火而就行宫望拜，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承□表之露。元凤间，台自毁，椽桷皆化为龙凤，随风雨飞去。《西京赋》云：“通天眇而竦峙，经百常而基擢，上班华以交纷，下刻峭而若削也。”

又《艺文志》：《曲台后仓记》七篇。如淳注曰：行礼射曲台，后仓为记，故曰《曲台记》。

又曰：赵武灵王建台於邯郸。

又曰：文帝尝欲作露台，计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又曰：贰师击右贤王，召李陵，使为贰师将军辎重。陵召见武台，（师古曰：未央宫有武台也。）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军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无骑予女。”陵对曰：“无所事骑，（师古曰：犹言不事复骑也。）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上壮而拜之。

《後汉书》曰：永平初，马援女立为皇后，显宗图画建初中名臣列将於□台，（□台在南宫。）以椒房故，独不及援。东平王苍观图，言於帝曰：“何不画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魏志》曰：《武纪》建安十五年，作铜雀台。十八年，作金虎台，又作冰井台。

《魏略》云：黄初五年，文帝东征，留郭后於永始台。霖雨，城楼多坏，有司请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贞姜留渐台，江水至，使迎而无符，不去，卒没。今帝在远，未有急而便移止，奈何也。”

何晏《景福殿赋》曰：镇以崇台，实曰永始，复道重阁，猖狂是俟。

《吴志》曰：孙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忻。权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醉堕台乃止。”张昭曰：“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权有惭色而罢。

《晋书》曰：汝南文成王亮大妃伏氏，尝以小病，祓於洛水，帝兄弟三人侍从，并持节鼓吹，震耀洛滨。武帝登凌□台望见，曰：“伏妃可谓富贵矣。”

又曰：范宁为豫章太守，大设庠序，遣往交州采磐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馀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

又曰：凉张茂筑灵钓台，周轮八十馀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阎鲁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鲁妖妄，请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茂曰：“吾信劳人。鲁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大府主簿马鲂曰：“今世难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比年已来，转觉众务日奢於往，每所经营，轻为雅权度，实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过也。”命止作役。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勃勃大破南凉亻辱檀於百井，杀众数万，以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

《韩子》曰：景公与晏子游少海，登柏寝之台，望其国曰：“美哉焕乎！後世将孰有之？”晏子曰：“其田氏乎！”曰：“寡人有国，如田氏有之，为之奈何？”对曰：“君若欲夺之，则近贤远不肖，治其烦乱，绥其刑罚，振贫穷，恤孤寡，行惠而好俭，民将归君。虽十田氏，其如君何？”

又曰：越王伐吴，先宣言：“吾闻吴王筑如皇之台，掘渊泉之池，罢苦百姓，剪财货以尽民力。余为民诛之。”

《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结构巧丽，穷极神功，横岩□渚，竦曜星河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起大台，岁寒，役者皆冻。晏子遂如台，执扑鞭其不务者，曰：“吾细人也，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国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晏子归而君令罢役。仲尼曰：“古之善为臣者，美名归之君，灾祸归之身。”

陆贾《新语》曰：楚灵王作乾溪之台，立百仞之高，欲登浮□，窥天上。

《王孙子》曰：昔卫灵公坐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仲叔御谏曰：“昔桀行此而灭，纣用此以亡。今四境内侵，诸侯加兵，土地日削，内宠无乃太盛欤！”公下席再拜，曰：“寡人过矣。”於是出宫女数百人，百姓大悦。子贡闻之，曰：“所谓能受谏也。”

《贾子》曰：翟王使使之楚，楚王夸之，飨於章华之台，三休，乃至。

《南雍州记》曰：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後无复敢有住者。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

《楼观本记》曰：尹喜宅南山阜上，先馆舍即大夫观望之台也。昔老君於此山腾空，时人因号曰老子陵，盖非坟墓也。故《尔雅》云：“大陆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谓矣。

《新序》曰：桀作瑶台，殚百姓之财。伊尹谏之，桀曰：“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日亡，吾亡矣。”

又曰：魏王将欲为中天之台，曰：“敢谏者死。”许绾入曰：“闻大王将为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之台，愿加万亿。”王曰：“子何力能加？”曰：“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立七千五百里高；其趾当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古者尧舜建诸侯五千里，王必愿为台，不起兵伐诸侯，尽有其地犹不足，又伐四夷，得万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材木之积，人徒之众，食廪之输，以千万亿度。八千里之外，当尽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台具者已备，乃可作。”王默然而罢。

又曰：纣为鹿台，十年乃成，大三里，高千尺，临望口雨，故天下叛。

沈怀远《南越志》曰：熙安县东南有圆冈，高十丈，四面为羊肠道。论者曰：“尉佗登此望汉而朝，名曰朝台也。”

裴渊《广州记》曰：尉佗筑台，以朝汉室。圆基千步，直峭百丈，累道登进，顶上三亩，朔望升拜，号为朝台。

戴延之《西征记》曰：许昌城，本许由所居，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高六丈，广三十步，长六十步。由耻闻尧让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台。

《管子》曰：仓寡而台榭繁者，藏不足以供其费。台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三辅故事》曰：未央宫前有东山台、钓台，仓池中有渐台。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门下，抱笔执牍，从之书过。简子与之居，无几而死。後与诸大夫饮於洪波之台，酒酣，泣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谔谔。今舍死，吾亡无日矣。”

《说苑》：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约，庄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诸侯请为觞，皆仰而曰：“将将之台，其谋，我言而不尚，诸侯伐之。”於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又曰：齐景公为露寝之台，成而不焉。柏常骞曰：“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焉？”公曰：“然。枭昔者鸣，其声无不为也。吾恶之甚，是以不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公曰：“何其？”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公使为室，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明日，问公曰：“今昔闻枭声乎？”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枭当陛布翼伏地而死。

《家语》曰：楚王将游荆台，司马子期谏，王怒，令尹子西驾於殿下曰：“今荆台之观，不可失也。”王喜，子西出从十里，还，引辔而止曰：“夫子期，忠臣也；若臣，谀臣也。愿王赏忠而诛谀也。”王乃还。

《五经异义》曰：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

《归藏口夏后》曰：启筮，享神於晋之灵台，作璇台。

《山海经》曰：享神於大陵，而上钓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曰：九层之台，起於累土。
又曰：众人熙熙，如春登台。
伏滔《地记》曰：琅琊城东南十里有郎山，即古琅琊台也。秦始皇二十八年，至琅琊，大乐之，留三月，作琅琊台。台赤孤山也，然高显出於众山之上，高五里，下周二十五余里。山上垒石为台，石形如砖，长八尺，广四尺，厚尺半。三级而上，级高三丈。上级平敞二百馀步，刊石立碑，记秦功德。汉武帝亦登此台。
《吴越春秋》曰：楚灵王立。建章华之台，与群臣登焉。王曰：“台美乎！”伍举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克听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土木之崇高，虫镂之刻画，金石之清音，丝竹之凄唳，之为美。昔先庄王为匏居之台，高不过望国氛，大不过容宴豆，木不妨守备，用不烦官府，民不败时务，官不易朝常。今君为此台七年，国人怨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姓烦焉，诸侯忿怨，卿士讪讥，岂前王之年盛，人君之所美者乎？臣之诚愚，不知所谓也。”灵王纳之，即除工去饰，不游於台。
又曰：范蠡於东武山起游台其上，东南为司马门，立增楼冠其山巅，以为灵台。起离宫於淮阳，中宿台在於高平，驾台在於成丘。立苑於乐野，燕台在於石室，斋台在於襟山。勾践之出游也，休息石台，食於冷厨。
又曰：吴王阖卜治宫室，立射台於安里，华池在平昌，南城宫在长乐。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姑胥之台；旦食且山，昼游胥台；射於鸥陂，驰於游台，兴乐石城。
又曰：越得神木一双，大二十围，长五十寻，阳为文梓，阴为便冉。巧工施校，制以规绳，雕治圆转，刻削磨砻，分为丹青，错画文章，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类龙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种献之於吴王，曰：“东海役臣臣孤勾践使臣种，敢因下吏闻於左右，赖大王之力，窃为小殿，有馀材，再拜，献之。”吴王大悦。子胥谏曰：“王勿受。昔者桀为灵台，纣起鹿台，阴阳不和，寒暑不时，五不熟，自取其灾，民虚国变，遂取灭亡。大王受之，後必为越所戮。”吴王不听，遂受而起姑胥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行步之人，道死巷哭，不辍嗟嘻之声，民疲士苦，人不聊生。
《帝王世纪》曰：周赧王虽居天子之位，为诸侯所侵逼，与家人无异。贳於民，无以归之，乃上台以避之。故周人因名其台曰逃债台。故洛阳南宫{移}台是也。
《吕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九成台，饮食必以献王。
《孙子》曰：“昔卫灵公坐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
戴延之《西征记》曰：官渡台，去清口泽六十里，魏武造也。破袁绍於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龙骧《洛阳记》曰：凌□台，高二十三丈，登之见孟津。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君山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向像羽人之馆。风雨之後，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山都木客，为舞唱之节。
《述征记》曰：广阳门北，魏明帝流杯池犹有处所。池西，平原懿公主第，有皇女台。西南，刘曜垒。垒西，曜试弩棚。西北有斗鸡台。
卷一百七十八　居处部六
台下
王子年《拾遗记》曰：秦始皇起□明台，穷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工。南得烟丘碧桂、丽水然沙、贲都朱泥、□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ォ龙杉、□梓、寒河星柘；西得漏海浮金、狼渊羽壁、涤嶂霞素、阜乾漆、阴阪文杞、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瑶异是集。有二人皆腾虚缘木、挥斤斧于空中，子时兴功，至午时已毕，秦人谓之子午台。又云：二客於子午之地各起一台。
又曰：燕昭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数斗膏以献王。王坐通□堂，亦曰通霞之台，以龙膏为灯，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也，遥拜之。灯以火浣布为缠。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见人物之影如镜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质方一尺，则重一两。昭王春此石为泥，泥於通霞之台。与西王母游居此台上，常有钟鼓琴瑟鸣，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台左右种恒春之树，叶如莲花，芬芳似桂花，随四时之色。
又曰：魏明帝即位五年，起灵禽之园，方国所献异鸟殊兽皆畜此园也。时昆明国贡嗽金鸟，国人云其地去凉洲九千里，出此鸟，形如雀，色黄，毛羽柔密，常翱翔海上。罗者得之，以为至瑞，闻大魏之德被於荒远，故越山航海来献大国。帝得此鸟，畜於灵禽之园，饴以真珠，饮以龟脑，鸟常吐金屑如粟，铸之以为器服。昔汉武帝时有献大雀，此之类也。此鸟畏雪霜，乃起小屋以处之，名曰避寒台，皆用水精为户牖，使内外通光而风露恒隔。宫人争以鸟所吐之金用饰钗，谓之避寒金，宫人相嘲曰：“不服避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乱，争此宝以为身饰，及行卧皆怀挟，以要宠也。魏代丧灭，珍宝池台鞠为煨烬，嗽之鸟亦自高翔也。
又曰：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明之台，一名宣昭之台。聚天下异木神工；得谷阴生之树，其质千寻，文理盘错，以此一木，台用足矣。其木有龙蛇百兽之形；筛水精为泥。台高百丈，升之以望□色。时有苌弘，能招致神异。王登台，忽见二人乘□而至，乘游飞之辇，驾以青螭，其衣皆缝缉毛羽，王即迎之上席。时天下大旱，地裂木然，一人先唱，能为霜雪，引气一喷则□起雪飞，坐者皆口噤，井池冰坚可琢。又设狐腋素裘、紫罢文褥，褥是西域所献，施於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又一人以指弹席上而暄风入室，裘褥皆弃台下。
又曰：魏文帝筑台，基高四十丈，列烛置於台下，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也，以处美人薛灵芸焉。
又曰：魏明帝起凌□台，躬自掘土，群臣皆负畚锸。时阴寒，役者多死，高堂隆等谏之，不听，累年而毕。
又曰：魏文帝时黄星炳夜，乃起毕昴台以祀星。
又曰：吴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入於织室。夫人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馀人。有司闻於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真状以进吴主，吴主见图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抚按则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乃命雕轮就织室，纳於後宫。果以姿色获宠。每与夫人游昭宣之台，恣意幸，既尽酣醉，唾於玉壶中，使侍婢写於台下，得火齐指环，即挂石榴枝上。因其处起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特为妖乎！”权乃翻其名为榴环台也。又与夫人游钓，得大鱼，吴王喜，而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诫。”至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之神矣。钓台今犹基存。
《汉武帝内传》曰：钩弋夫人谓帝曰：“妻相运正应为陛下生一男，男年七岁，妾当死矣。今年必不得归，愿陛下自爱。”言终遂卒。既殡，尸香闻十馀里。因葬之□陵。帝甚哀悼，又疑其非常人，乃发冢开视，空棺无尸，唯衣履存焉。乃起通灵台於甘泉。常有一青鸟集台上往来，至宣帝时止矣。
又曰：渐台高三十丈，南有辟门三层，内殿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凰高五丈，饰以黄金于楼屋上。
《洞冥记》曰：武帝起招仙之台於明庭宫北。明庭宫者，甘泉宫之别名也。於台上撞碧玉之钟，挂悬黎之磬，吹霜涤之篪，唱《来□依日》之曲，使台下听而不闻管歌之声。
又曰：太初二年，起甘泉望风台。於台上得珠，望之如照月，因名照月珠。
又曰：建元二年，帝起腾光台，以望四远。常有飞光如星集於台上，亦曰经星台。
又曰：帝初起神明台时，掘地入三十丈，得泉水色黄，傍有人居，无日月光明，昼夜以火照，中有人食土饮水，服赭布之衣。汉人问：汝何时居此？”答曰：“商王无道，使兆民入地千丈。求青坚之土以作瓦，起瑶宫金堂。二人皆以绳纟 追入地里，负畚器取土，多有压陷死者，今犹二人在耳。”汉人问：“何得独存？”答曰：“我以玉为衣金为环，身有金玉，故心气不灭。”汉人问：“汝欲更出为人否？”答曰：“食土饮泉，与蝼蚁为伍，宁望日月乎！”乃引出，三日自死，骨肉靡靡成灰，唯心如弹丸大，坚如石，以物扣之，则是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血耳。
《述异记》曰：郭景纯注《尔雅》，台今在夷陵郡。又曲阜县南十里，有孔子春秋台。
又曰：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锺。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舟陈妓，日与西施为水嬉。又於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栏杆皆珠玉饰之。吴既败，越王勾践于会稽山上，地方千里。勾践得范蠡之谋，躬教民以耕桑，延四方之士，作台於外而馆贤士，会稽之上有越台。
又曰：晋永嘉之乱，既过江，诸公主不得随去。安阳公主与平城公主等奔入两河界，悉为民家妻，常怏怏不悦，故有思乡之志。村人感之，共筑一台以居之，谓之公主望乡之馆，至今岿然。王朗《怀旧赋》云：“将军出塞之台，公主望乡之馆。”是也。汉武帝遣将军王戍边。及帝崩，王莽篡逆，与莽有隙，遂留不敢归，因亡入胡中。士卒相率筑台，为望乡之处。
又曰：会稽山有虞舜巡狩台，台下有望陵祠。帝舜南巡，葬於九疑山。民思之，故立祠。中都郭门古宫存焉，宫前有尧台舜馆，铭记皆古。
又曰：中山有韩夫人愁思台，望子陵也。
又曰：燕昭王为郭隗筑台，今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为贤士台，亦谓之招贤台。
《郡国志》曰：濮州璧玉台，穆天子为盛姬所造也。今旁地犹多珉石。
又曰：汝阴县富陂城，即《诗》之汝坟也。俗谓之女郎台。
又曰：魏砚子台，云是张仪冢，似砚也。
又曰：曹州麟城南有望麟台、园客祠，庭种香草，有五色神蛾得六大茧，丝六十日始尽处。
又曰：洛州温明台，後汉世祖昼卧此殿，耿入造床下，齐劝即位处。
又曰：荥阳县有太武城，高祖与项氏各在一城。东城有高坛，即项羽置太公於上处。今名项羽堆，亦呼为太公台。
又曰：金河府青台，方山北五里，文明太后恒於六宫游戏，因歌曰：“青台雀，青台雀，缘山采花额颈着。”其曲并在大乐部。
又曰：金河府，自平城遥登台出渴钵口，梁元帝横吹。
诗曰：朝登青陂道，暮宿白登台。即天女神生後魏始祖神元地也。
又曰：卫州范城北十四里，沙丘台也，俗称妲己台。去二里有一台，南临淇水，俗称为上宫也。
又曰：郓州须昌县有犀丘城青陵台，宋王令韩凭筑者。
又曰：南顿县有光武台，应璩宅在其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洛阳阳子台，在阳城东三十里，阳陵子隐处洛水，昔王子晋与浮丘公同游，受玉鸡之瑞水，亦宓妃之所在也。
又曰：冤句县昌都城，吕后追尊父吕公为宣王，都此。有吕后台，西有辟阳侯台，阁道相连，基址见存。
又曰：洛阳鸡台有刘曜试弩棚、夕阳亭。贾充出镇长安，百僚饯送於此。
又曰：郑州故魏任城王台下池内有汉时铁钟，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自正，为晋氏重兴之瑞。今不知所在。东南有空侯城，郑卫之音也。
又曰：酸枣县，韩徙都於此，有冰井台、五马泉。
又曰：卫州有凤皇台。
又曰：荆州龙陂山有楚王台。
又曰：濮州羊角城陈思王愁台，基甚高。
又曰：夏州朔方郡，赫连勃勃僭号，筑土起真珠楼、冲天台。
又曰：兖州有娥皇、女英台。
又曰：恒州野望台，赵武灵王以登高望野，亦曰寒台。
又曰：荆州华容县东十六里有章华台，楚灵王筑，台东即荆台县也。
又曰：并州榆次县凿台，即韩杀智伯於凿台之中。
又曰：木客山，吴王遣木客入山求木，不得，工人忧思，作《木客吟》；一旦，神木自生，长二十丈，作姑苏台。
又曰：邓州皇后城，即迎阴后处。城西，张平子读书堂。
又曰：亳州城父县老子祠赖乡曲仁里庙，内有八公台、九柱楼，画东王母、西王母。又有静念楼。
又曰：蒲州蚩尤城鸣条野，禹娶涂山女，思恋本国，筑台以望之，谓之青台。上有禹祠，下有青台驿。
又曰：汴城上有列仙吹台，西有牧泽甬道二百里，汉梁孝王所造，今谓之赤堤。城东有繁台，本吹台也，云苍颉师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侧，因名焉。西有崇台，即颜率云蝉台之下，沙海之上是也。
又曰：许州有丹书台，魏文帝受禅，有黄鸟衔丹书集此台。
又曰：卫州鹿台在预城内，纣自投火处。《纪年》曰：“武王擒纣於南单之台”，盖鹿台之异名也。糟丘酒池去城南一里，基迹犹存。
《水经注》曰：固安县金台陂，东西六七里，南北五十步。侧陂西北有钓台，高十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馀步有金台，金台高上东西八十许步，南北加减，高十馀丈。昔慕容垂之为范阳也，戍之，即斯台也。有小金台，台北有简马台，并悉高大，秀峙相对，翼台左右，水流经通，长庑广宇，周旋波浦，栋渚咸沦，柱础尚存。是基构可得而寻，访诸耆旧，咸言昭王礼贤，广延方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垂。言燕昭创之于前，子丹踵之於後。故雕墙败馆，尚传镌刻之名，虽无经纪可凭，察其古迹，似符宿传矣。

又曰：凤溪水侧有凤皇止焉，故谓之凤皇台。

又曰：河水南至华阴，又东北，王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经皇天固。三面壁立，高千许仞，汉世祭天於其上，因名之为皇天固。上有汉武帝思子台。及泉鸠里加兵仞於太子者，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於湖。（师古曰：言已望而思之，无太子之魂归来也。其在今湖城县之西，乡县之东，基趾犹存也。）天下闻而悲之。

又曰：睢阳城故东宫即梁之旧池也，周五六百步，水列钓台。池东又有一台，世谓之清冷台。北城凭隅，又结一池台。晋灼曰：“或说平台，在城中东北角；亦或言兔园，在平台侧。”如淳曰：“平台，离宫所在。今城东二十里有台，宽广而不甚极高，俗谓之平台。余按《汉梁孝王传》，称王以功亲为大国，筑东苑方三百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复道自宫东出扬州之门，左阳门，即睢阳东门也，连属於平台则近矣，属之城隅则不能，是知平台不在城中也。

又曰：景升台，刘表之所筑也。表性好鹰，每登此台歌，野鹰自来。

又曰：睢阳城中有掠马台。东有一台，谓之清冷台。

又曰：长平城在上党郡南，秦垒在城西。秦抗赵众，收头颅筑台於此，崔嵬桀起，今乃号曰白起台。

《山海经》曰：沃民国有轩辕台。

又曰：帝喾、尧、丹朱、帝舜各二台，台四方，在昆仑东北。

《列仙传》曰：萧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鹄。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皇来止其屋。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数年，皆随凤飞去。秦为作凤女祠於雍宫，时有箫声焉。

《成都记》曰：望乡台，蜀王秀所筑也。

又曰：思妻台，在梓潼县。五丁於此山拔蛇，山崩，杀五丁，并杀秦王女，因名之。

《三辅宫殿簿》曰：长乐宫有临华台、神仙台。

《西征记》曰：扬州雷陂有台高二丈，《南兖州记》即吴王濞之钓台也。

《地理志》曰：北地郡有之回台，郡西北四百里。

《嵩高山记》曰：山有玉女台，云汉武帝见三仙玉女，因以名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益州记》曰：雁桥东有严君平卜处，土台高数丈。
《南雍州记》曰：高齐之後有堂，堂西有射堂五间。射堂南有大池，池上有台，名曰乐喜台。
《荆州记》曰：江陵县东有天井台，飞轩孤映，背邑面河，实郊躔游憩之佳处也。
《襄沔记》曰：襄县南五里凤林山侧，宋隋王刘诞镇此，有龙儿见此池中，後雍州刺史韦睿於此立放生台。
《越绝书》曰：夫差起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三百里，太史公登之以望五湖。
伏琛《齐地记》曰：平业城西北八十里有平望亭，亦古县也，或云秦始皇为望海台。
《述征记》曰：陵口台在明光殿西，高八丈，累砖作道通至台上，登回回眺，究观洛邑，暨南望少室，亦山丘之秀极也。
又曰：蠡台，梁孝王所筑於兔园中，回道似蠡，因名之。
卷一百七十九　居处部七
阙
崔豹《古今注》曰：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其上皆画口气仙灵，奇禽怪兽，以示四方。苍龙，白虎，玄武，朱雀，并画其形。
《释名》曰：观，于上观望也。
《广志》曰：阙，缺也，门两边缺然为道也。
《周礼》：太宰以正月悬治法於象魏。
《礼记》曰：昔者仲尼与於蜡宾，事毕，於游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郑玄云：观，阙也。）
《左传》曰：哀公三年，司铎火，逾公宫。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象魏，阙也，法令悬之。故谓其书为象魏。）
又曰：《哀十七年传》云：“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注云：卫有观在古昆吾氏之墟也，今濮阳城。
《公羊口昭二十五年传》云：子家驹曰：“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乘大辂。”注云：礼，天子、诸侯内阙一观也。
又《定二年传》云：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两观微也，然则曷为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
《汉书》曰：郡有桂浦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蓬莱、方丈、瀛洲，此三山在海中，诸仙人不死药皆在焉，黄金、白银为阙。事具仙部。

又曰：建章宫东凤阙，高二十丈。

《列女传》曰：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有车声，至阙而息，过又闻车声。夫人曰：“此必是蘧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闻《礼》：下公门，轼路马。”今蘧伯玉贤者也。必不以暗昧废礼。”公令人视之，果如所言。

《神异经》曰：东南有石井，其方百丈。上有二石阙，侠东南面，上有蹲熊，有榜着阙，题曰地户。西北荒中有金阙，高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天门。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水精阙。

《水经》曰：秦孝公筑冀阙，临渭水，在咸阳西四十里。

《关中记》曰：未央宫东有青龙阙，北有玄武阙，《汉书》所谓北阙者也。建章宫圆阙，临北道，凤在上，故号曰凤阙也。阊阖门内东出，有折风阙，一名别风。

《濑乡记》曰：老子庙前有两石阙，大阙高九丈八尺，下三重石鹿，阙边各有子阙。

山谦之《丹阳记》曰：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许墓阙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两峰，曰：“天阙也，岂烦改作！”帝然之。

邓德明《南康记》曰：南康县归美山，去县七百里，下有石城，高数丈，远望嵯峨，灵阙腾空，故老谓之神阙。

《庄子》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沧海之上，心居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得。”中山公子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瞻子曰：“不能自胜则从，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从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人无寿类矣。”

魏文帝歌曰：长安城西有双员阙，上有双铜雀，一鸣五生，载鸣五熟。

王子年《拾遗记》曰：昆仑第九层，山形渐狭小，下有芝田蕙圃，皆有数百顷，群仙种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最下层有流精阙，直上四十丈有风□雷雨师阙。

观

《汉书□成纪》云：孝成帝，元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帝在太子家生甲观画堂。应劭注云：甲观在太子宫甲地，主用乳生也。颜师古曰：画堂，但画饰室中，宫殿通有彩画也。

又曰：甘露二年，幸阳宫，（在。）属玉观。（属玉，水鸟，似，以名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丁鸿，字孝公。肃宗诏鸿与广平王羡及诸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论定五经同异於北宫白虎观，（广平王羡，明帝子。《东观记》曰：与太常楼望，少府成封、屯骑校尉桓郁、卫士令贾逵集议白虎门，名於门，立观因以名焉。）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制临决。鸿以才，论最明，儒者称之，帝数嗟美焉。时人叹曰：“殿中无双丁孝公。”

又《章帝纪》曰：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於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

又曰：时谓东观为老氏藏室。注：老子为柱下史，四方所记，文书皆归於柱下。言东观多经籍。

又曰：高彪除郎中，校书东观，後迁外黄令。画彪形像，以劝学者。

又曰：灵帝起四百尺观於河亮道，造万金堂於西园，又造南宫玉堂，筑广城苑。

《魏志》曰：明帝作凌霄观，始构，有鹊巢其上。侍中高堂隆曰：“起阙而鹊巢，不得居之象。”

又曰：明帝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

《吴志□孙和传》曰：和为太子，被废。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首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登白爵观见，甚恶之。

《蜀志》云：李辅，字元政，为牙门讨破羌虏，筑平羌观于秦亭。

《晋元□元纪》曰：大兴元年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诏曰：“天灾谴诫，所以彰朕之不德也。群公卿士，各上封事，具陈得失，无所讳，将亲览焉。”新作听讼观。

又《刘曜载记》曰：曜立太学於长乐宫东，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命起丰明观西宫，建凌霄台於氵高池。

又《石季龙载记》云：“太子宣出时，季龙於其後宫升凌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又《张骏传》云：骏境内渐平，使其将杨宣帅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於是西域并降。鄯善王元孟献女，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

《齐书□王俭传》云：宋明帝太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二人，儒玄史四科，科置学士十人，其馀吏下各有差。是岁，省总明观，於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簿书充之。

《陈书□後主纪》云：帝令采木湘州，拟造正寝。筏至牛渚矶尽没，既而渔人见筏於海上。复起齐□观。国人歌曰：“齐□观，寇来无际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高祖纪下》云：十五年五月议改律令於东明观，亲折疑狱。
又《道武帝纪》云：天兴三年，起紫极殿、立武楼、风凉观、石池、鹿苑台。
又《匈奴刘聪传》云：平阳地震，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赤龙奋迅而去。
《舆地志》云：丹阳郡建康县台城，齐文惠太子治玄圃，有明月观、婉转桥、徘徊廊，圃内作净名精舍。
又曰：丹阳郡秣陵县新亭陇有远望楼，又名劳劳楼，宋改为临沧观，行人分别之所。
又曰：洛阳有广望观、阆风观、万世观、修灵观、临商观。
《百叶抄》：魏筑总章观，建翔凤於其上，使八方才人、六宫女尚书居之，引水过九龙殿前，玉井绮栏，水转百戏。
又曰：石虎起灵台，九殿女官十有八等，又女妓二千为卤簿，皆著紫纶巾、熟锦、金银镂带、五纹织成靴，游於戏马观。
《汉封禅仪》泰山东南有山名日观，鸡一鸣时，见日始出，长三丈，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齐。《三辅黄图》云：汉武帝起鹊观。又起神明观、及娑观、甘泉苑，起仙人观，缘山谷行至□阳，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风，周回五百四十里。
又曰：武帝起鹊观、神明观、驾法观、集灵观、仙门观、阳禄观。
《汉宫殿名》曰：长安有临山观、渭桥观、仙人观、霸昌观、兰池观、平乐观、九华观、豫章观、鸿雀观、昆明观、走马观、华光观、封峦观、走狗观、天梯观、瑶台观、流渠观、相思观、长平观、宜春观、华池观、射熊观、迎风观、露寒观、当市观、石阙观、白渠观、鼎郊观、（潘丘《巳阙中记》云：鼎郊观在上林苑。）白虎观、怀德观、三雀观、林木观、温德观、长平观。
华延携《洛阳记》曰：洛阳城十八观，皆施玄槛铁笼，疏□毋忄晃。
《华山记》曰：南岭东岩北面有二小山，一山有双石竖立，号曰石门；一山孤崖特秀，上有客观，陟之者远眺千里。
阮胜之《扬州记》曰：扬子县有杨子宫，宫中有玄珠观。
《华阳国志》云：蜀城有逸客观。
华延携《洛中记》云：金墉城西南角有昌都观，东北有百尺楼，魏都水使者陈熙造。
《建康宫阙簿》云：商飚观，在东北十三里篱门亭後亭墩上，齐武帝筑。九日，登以宴群臣。
又曰：曾城观，在县东北七里景□楼东，齐武帝起。七月七日夜，令宫人登以穿针，因曰穿针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通天观，在县东北五里一百步旧台城内。宋元嘉中，筑蔬圃。二十三年，更修广之，筑池泊天泉，造景阳楼、大壮观、花光殿，设射堋，又立凤光殿、醴泉堂。

又曰：洛阳宫中有玄览观、东观、清览观、高平观、广望观、听松观、见亲观、高乐观、陵□、总章、宣曲、万年等观。

又云：建业宫有迎风观，在县南十五里。宋武大明中，起於石子墩上，孙峻杀诸葛恪，殷杀朱主皆於此。又有徼道观。

晋潘岳《关中记》曰：柘观、虎圈观、昆池观、上阎观、朗池观、走马观、汤禄观、博望观、则阳观、阴德观、并在上林苑中。

陆机《洛阳地记》曰：洛阳南宫有承风观，洛阳北宫有增喜观，洛阳城外有宣杨观、千秋、鸿池、泉城、杨威、石楼等观。

又曰：洛阳城外有鼎中观。

《舆地志》云：洛阳西南洛水上有鼎中观，是成王定鼎处。

唐韦述《东京杂记》曰：东京紫微宫有一柱观。

又曰：上阳宫有上清观。

潘安仁《西征赋》云：图万载而不倾，奄摧落於十纪，擢百寻之曾观兮，今数仞之馀址。

左太冲《吴都赋》云：虑紫宫以营室，廓广庭之漫漫，寒暑隔阂於邃宇，虹霓回带於□观。

何平叔《景福殿赋》云：於是碣以高昌崇观，表以建城峻庐，岑立，崔嵬峦居。

宋玉《高唐赋》序云：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於□梦之台，望高堂之观。

魏陈思王《七启》曰：闲宫显敞，□屋皓干，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风而立观。

沈休文《锺山诗□应西阳王教》云：即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南瞻储胥观，西望昆明池。

沈休文《游沈道士馆诗》云：既表祈年观，复立望仙宫。

谢玄晖《观朝雨诗》云：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既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

卷一百八十　居处部八

宅

《释名》曰：宅，择也；言择吉处而营之也。

《说文》曰：宅，人所托也。

《周礼》曰：凡任地，国宅无征。郑注云：国宅城中，无征税也。

《礼记》曰：献田宅者操书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及晏子如晋，公更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如里室，皆如其旧。则使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惟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卒复其旧宅。

《汉书》曰：萧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曰：“令後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又曰：鲁恭王馀好治宫室苑囿，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锺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於其壁中得古文经传。

《吴志》曰：周瑜与孙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外堂拜母，有无通共。

《晋书》曰：裴楷性宽厚，与物无忤。不持俭素，每游荣贵，辄取其珍玩。虽车马器服，宿昔之间，便以施诸穷乏。尝营别宅，基构甚丽，与兄共游行，床帐俨然，梂轩疏郎，兄心甚愿之而口不言也，楷心知其意，便使住。

又曰：杜后母裴氏为广德县君。裴氏名穆，长水校尉绰孙，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孙。中表之美，高於当世。遐随东海王越遇害，无子。唯穆渡江，遂享荣庆，立第南掖门外，世所谓杜姥宅云。

又曰：有秦王公国家，京城不宜有田宅。未暇作诸国邸，当使有往来处，今限京师得有宅一所。

《齐书》曰：刘绘，字士彰，彭城人也，太常悛弟。父π，宋末权贵，门多客。绘解褐为著作郎，太祖见。叹曰：“刘公为不亡矣！”绘聪警，善隶书。为竟陵王後进宾客时，张融、周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谓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又朝野为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处二人间。

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幼丧父母，为外宁氏所养。氏起宅，相者云：“当出贵外甥。”外祖父母以宁氏甥小而慧，谓应相也。舒答：“当为外家成此宅相。”

又曰：上党鲍瑗家多丧祸贫苦，淳于智卜之，卦成，谓曰：“为君安宅者，女子工耶？”曰：“是也。”又曰：“此人已死耶？”曰：“然”。智曰：“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入市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折新马鞭者，便就请买还，悬此树，三年当得物。”瑗承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三年，後浚井，中得数十万铜钱杂器，复可二十馀万。於是家业用展，病者亦愈。

《晋书》曰：孔愉营山阴湖南侯山下数亩地为宅，草屋数间，便弃官居之。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桓玄得志，常欲以谢安宅为营。谢混曰：“邵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静之德，更不保五亩宅耶！”玄闻，惭而止。

《宋书》曰：初，太社西空地一区，吴时丁奉宅，孙皓流徙其家；晋有江左，初为周𫘜、苏峻宅，其後为袁真宅，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皆凶败；後给臧焘，亦频遇丧祸；故世称恶地。王僧绰常以正达自居，谓宅无吉凶，请为第。始就筑，未居而败。

又《颜延之传》曰：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无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旧。见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人笑汝拙也。”

《齐书》曰：齐世祖武皇帝讳赜，字宣远，太祖长子也。小字龙儿。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字上焉。

《梁书》曰：高祖，宋大明八年甲辰，生於秣陵县同夏里三桥宅。

《後魏书》曰：德兴反於营州，使尚书卢同往讨之，大败而反。属侍中穆绍与元顺侍坐，因论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绍，颇欲为言。顺勃然曰：“卢同终将无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顺曰：“有好宅与要势侍中，岂虑罪也？”绍惭，不复敢言。

又《邢峦传》曰：孝文因行乐至司空府南，见峦宅，谓峦曰：“朝行乐至此，见卿宅乃住，东望德馆，情有依然。”峦对曰：“陛下移构中原，方建无穷之业，臣意在与魏升降，宁容不务永宁之宅。”帝谓司空穆高、仆射李冲曰：“峦之此言，其意不小。”

《五代史□晋史》曰：罗绍威前唐时尝建第洛阳福善里。庄宗同光中，始赐明宗梁租庸使赵岩宅，虽华，以趋内远，乃召绍威子周敬易其第。後明宗即位，一日梦中见一人，仪形瑰秀，若素识者，上梦中曰：“此得非前宅主罗氏乎！”及寤，访其子孙，左右对曰：“周敬见列明廷。”召至，果符梦中所见。上谓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勋之後久无土地。”因授左冯翊。非承家为善，何以致此！

《五代史□周书》曰：汉初，以晋入蕃将相第宅赐随驾大臣，以赵莹第赐太祖。太祖召莹子前刑部郎中易则告之曰：“所赐第除素属版籍外，如别有契券，己所置者，可归本直。”即以千馀缗遗易则，易则惶恐辞让，太祖坚之，乃受。

《孔子家语》曰：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寡人闻东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益宅不与焉。夫损人而自益，身之不祥也。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也。释贤而任不肖，国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学，俗之不祥也。圣人伏匿，愚者擅权，天下之不祥也。不祥有五，而益宅不与焉。”

《淮南子》曰：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怒，左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曼折睢，对曰：“天下三不祥，而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复问：“何为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嗜欲无止，二不祥。不听正谏，三不祥。”哀公喟然，自反，不益宅。

《风俗通》曰：宅不西益，俗说西者为上，上益宅者，妨家长也。原其所以西益者，《礼记》曰：“南向北向，西方为上。”《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尊长之处也。不西益者，恐动摇之耳。审西益有害，增广三面岂能独吉乎？

《国语》：鲁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鲁僖公之子。弛，毁也。孟文子，鲁大夫公孙敖之子文伯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毁之，以益宫也。）使人谓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宽者。”对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车服，表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禄，食之次也。君议五者以建政，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与其车服，而曰：将易而次，为宽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车服，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闻命。若罪也，则请纳禄与车服而违署，唯里人之所命次。”公弗取。臧，文仲闻之，曰：“孟孙善守矣，其可以盖穆伯而守其後於鲁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孙敖也。淫乎鲁，出奔而死，圻於齐。今文子守官不失礼，故可掩盖其父恶，守其后嗣也。）公欲弛后邝 敬子之宅，亦如之。（公，文公。后邝 敬子，鲁大夫后邝 惠伯玄孙之孙敬伯回也。亦如之者，亦谓之欲利子於外之宽者也。）对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同里，尝、、享之所致君昨者世有数矣。出入受事之币以致君之命者，亦有数矣。今命臣更次於外，无乃违乎！请从司徒以班从次。”亦弗取。

《孟子》曰：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

《韩子》曰：有与猛者邻，欲卖宅避之。人曰：“是其贯将满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以我满贯也。”遂去之。

《淮南子》曰：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固，然则六合不足均也。

《抱朴子》曰：葛卢佐光武有大功，受爵，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址石础存焉。

《郡国志》曰：虢州杨震宅，西有龙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书窟。太元初，人逐兽入穴，见古书二千馀卷。

又曰：洛阳董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辄得金玉宝玩。後魏邢峦掘得丹沙及钱，铭曰董太傅之物。后梦见卓索，栾不与。经年而卒。

又曰：洛阳石崇宅有绿珠楼，今谓之狄泉。

又曰：洛阳苏秦宅在利仁里。後魏高显业每夜见赤光，於光处掘得金百斤，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苏家金。业为之造寺。
又曰：山南有许询宅。
又曰：长沙南寺贾谊宅，亦陶侃宅在焉。
又曰：娄县山下有巫咸故宅在焉。
又曰：鄂州西塞山有黄琬宅、丁固宅。
又曰：寻阳郡湓城亭有陶潜宅。
又曰：柳州城东北有仙人苏耽宅。
又曰：氵育阳有小长安，东场城有范蠡祠，即故宅也。
又曰：恒州九门县新市城西有蔺相如宅。
又曰：邓州枚溪出紫山南道，百里奚故宅基在焉。
又曰：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亦曰郑城。玄後移葬於属阜。墓侧有稻田万顷，断水造鱼梁，岁收亿万，世号万匹梁。
《舆地志》云：县东南白沙有庞士元宅於汉水之北，司马德操宅於汉水之南，隔鱼梁州街对宇，欢情自接，每至相思，则褰裳涉水。
《楼承先别传》曰：楼玄到广州密求虞仲翔故宅处，遂徘徊踯躅，哀咽凄怆，不能自胜耳。
《三辅决录》曰：郭祥为太尉长史，起大宅在高陵城西，世称曰长史宅。
《濑乡记》曰：老子祠在濑乡曲仁里。谯城西出十里，老子平生时，教化学堂故处也。汉桓帝修建屋宇为老子庙。庙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所生旧宅也。
刘祯《京口记》曰：糖颓山，山周回二里馀。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馀亩。
又曰：长村东太渎，渎北有谢玄故宅。
戴延之《西征记》曰：东阳门外道北，吴蜀二主第宅，去城二里。墟基犹存。
又曰：潼关，北去蒲阪城六十里，城中有舜庙。城外有宅井及二妃坛。南去城二十里有山，舜所耕山也。
《述征记》曰：丰水西九十里有汉高祖宅。
又曰：山阳县城东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园宅。今悉为田墟，而父老犹谓嵇公竹林地，以时有遗竹也。
《成都记》曰：成都县南百步有严君、司马相如、杨雄宅。今草玄亭馀迹尚存。
《陈留耆旧传》曰：董宣为北海太守。大姓公孙舟造起大宅，卜工占之，云宅成当出一丧。舟使其子取行人杀之以塞咎。宣收舟，拷杀之。
《世说》曰：锺会、荀济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锺太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後知是锺，而无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求，思所以报之。会钟兄弟共以千万起新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善画，於是潜往画锺门堂，并作太傅形象，衣冠状貌如平生之容。锺来入门，便感恸，于是宅遂空废。

《徐邈别传》曰：邈字仙民，举也恣承，传为定范。旧疑岁神在卯，举世认承，传为定范。旧疑岁神在卯，此宅之左，即彼宅之右地，何得俱忌。邈以为太岁之属，自是游神；譬如日出之时，向东皆逆，非为定体。

《水经注》曰：齐城门外有晏婴宅。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野郡西七里有杨溪，源出紫山，南流入汴育。故耆老传云溪西有百里奚宅。

又曰：新野郡南有越相范蠡祠，蠡宅三户。人传云祠处即是宅。

又曰：襄阳范蠡祠南有晋河南尹乐广宅，周回十馀亩。曩旧井犹未颓，檀道济置逻其中，即名为乐宅。

又曰：襄阳西北十馀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又曰：宛城有伍子胥宅。

范汪《荆州记》曰：义阳六安县有光武宅，枕白水，所谓龙飞白水。

《苏州记》曰：周文学科孔子弟子言偃宅在常熟县西。

《史记》云：言偃，吴人也，字子游。又《吴地记》云：宅有井，井边有监洗石，周四尺。《舆地志》云：梁萧正德为郡太守，为萧将去，莫知所在。

《吴地记》曰：云陆氏宅在长谷，谷在吴县东北，谷名华亭谷，水下通松江。昔陆逊、陆凯居此谷。《吴志》云：“汉庐江太守陆康与袁术有隙，使侄逊与其子绩率宗族远此避难。”居于是谷。谷东有昆山父祖墓焉。故陆机《思乡诗》：曰“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

《列仙传》云：历阳有彭祖宅，祷祠风雨，应期而至。

《襄沔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葛故宅，立碣表闾，使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

又曰：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

又曰：长流解西有梁曹仪同景宗、柳仪同庆远、韦仪同睿诸宅，并相邻次郭城西门。韦睿少时，有南阳人蔡那善相，相睿宅应出三公、刺史，贵不可言。时睿宅上有草房十间，那宅在城南，悉是瓦屋，求睿换宅，疑而不许。两兄阐、纂有令问，位望在睿之右。乡里谓此人应班槐棘。其後阐、纂相继而终。睿奉龙飞，遂成宅相。简文征书既至，游憩此宅，望气之言，殆有征矣。

《丹阳记》曰：有张子布宅，在淮水南对瓦官寺门张侯桥所也。桥近宅，因以为名。

仲雍《荆州记》曰：秭归县有屈原宅、伍子胥庙。捣衣石犹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韦述《两京记》曰：东京宜人坊，其半本隋齐王柬宅。炀帝爱子，初欲尽坊为宅，帝问宇文恺曰：“里名为何？”恺曰：“里名宜人。”帝曰：“既号宜人，奈何无人，可以半为王宅？”

又曰：仁和坊，兵部侍郎许钦明宅。钦明，户部尚书圉师犹子，与中书令郝处俊乡党亲族。两家子弟类多鬼陋，而盛饰车马，以游里巷。京洛为之语曰：“衣裳好仪观恶，不姓许即姓郝！”

又曰：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韦庶人数游於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於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以中宗号为名。词人名士，竞入游赏。

又曰：延寿坊东隅，驸马裴巽宅。高祖末，裴行俭居之。自行俭以前，居者辄死。自俭卜居，有狂僧突入，髡其庭中大柳树，中有豕走出，径入北邻，其家数月暴死尽，此宅清宴。

又曰：永兴坊西门北魏徵宅，本宇文恺宅。及徵居之，太宗幸焉，时将营小殿赐徵为堂。

又曰：通化坊东南，郧公殷开山宅，西北颜师古宅，又有欧阳询宅。时人谓之吴儿坊。

又曰：延寿坊北门之西，有中书令阎立本宅。宅内西亭有立本画水墨之迹。

又曰：明教坊龙兴观西南隅，开府宋宅。南门之东，国子司业崔融宅。造宅，悉东西相对，不为斜曲，以避恶名。融为则天哀策，用思精苦，下直马过其门不觉，文就而卒。

又曰：尚善坊东南隅，歧王范宅。宅有薛稷画鹤，世称妙绝。

又曰：劝善坊东北隅，太子太师郑公魏徵宅。山池院有进士郑光画山水，为时所重。

又曰：宣风坊北街之西，中书令苏味道宅。宅有三十六柱亭子，时称巧绝。

《禄山事迹》曰：禄山旧宅在道政坊，玄宗以其隘陋，更於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内库钱更造宅焉。敕所司穷其华丽，不限功力财物，堂皇院宇，重复窈窕，周匝诰曲，户牖交疏，高台临池，宛若天造，帷帐幔幕，充刃其中。至九年八月，禄山献俘至京，方命入此新宅。

《春秋内事》曰：阴宅以日奇，阳宅以月偶；阴宅先内男子当令奇，阳宅先内女子当令偶，乃吉。阴宅内男子三人，阳宅内女子二人。

《地镜图》曰：人望百家宅法中有赤气者，家有汛财。白气入人家，有财不保。黑气有五，其伏在宅中，青气者有银，地宝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嵇康《宅无吉凶论》曰：“设为三公之宅，而命愚民居之，必不为三公，可知也。夫寿夭之不可求，甚於贵贱。然则择百年之宫，而望殇子之寿，孤逆魁忌，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几矣。然则果无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

《楼观本记》曰：隋之开皇元年，敕旨：“楼观者，本尹先生卜居之胜宅，老君说经之圣迹，乃元教根源，福田之首。宜令所司别作图样，开拓旧居。”

卷一百八十一　居处部九

第

《汉书》曰：高祖诏列侯食邑者，皆赐大第室。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又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

《史记》驺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驺衍之术以纪文。於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汉书》：霍去病益贵，上为治第，辞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

又曰：高后德夏侯婴、脱孝惠、鲁元於下邑，赐北第。上曰近我，以尊异之，注云：第以北为尊。

又曰：平恩侯许伯入第，司隶校尉盖宽饶往贺，酒酣，仰视屋曰：“美哉！富贵无常，忽则易人，如此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诫哉！”

《晋书》：青溪桥东南临淮水，周三里九十步，太宗旧第，後为会稽文孝王道子宅。谢安薨後，道子领扬州刺史，於此理事，时人呼为东府，至是筑城，以东府为名。其城东北角有灵秀山，即道子宅内山，嬖臣赵牙所筑也。

《齐书》：刘姿状纤小，而儒学冠於当朝，京师贵游士子莫不下席受业。性谦下，不以高名自居。住檀桥，有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不敢斥，呼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谒。表世祖为立漏。学徒不敢斥，呼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亲往谒。表世祖为立馆，以杨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曰：“室美岂为人灾？华宇岂吾宅耶？”未及徙居，遇疾卒。

《唐书》：段纶，兵部尚书。纶少任侠，落拓，不修细行。仕隋左亲卫，隐太子见而悦之，妻以琅琊长公主，舍高祖之旧第，数闻鼓吹之音，观之，无所睹。纶谓主曰：“闻图谶李氏当王命，今於第内有此祯祥，必而家应之徵也。”

又曰：张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亭馆之丽，甲于都城，子孙五代，无所加工。时号三相张公云。

《魏王奏事》：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宅。

《荀氏家传》曰：荀，字文若。太祖既定冀州，为公起大第於邺。诸将各以功次受居第。太祖亲游之，笑曰：“此亦《周礼》六勋之差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选□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
《西京赋》：北阙甲第，当道直启。
邸
《史记》曰：代王驰入北邸。
《史记□封禅书》曰：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诸侯甘泉。甘泉作诸侯邸。
陆机《洛阳记》曰：百郡邸，在洛城中东城下步广里中。
屋
《说文》曰：屋，居也。
《释名》曰：大屋曰庑，庑，抚也，覆也；亦谓之正也，屋之正大者。
《通俗文》曰：客堂曰。
《声类》曰：庑，堂下周也。
《释名》曰：屋，奥也；其中温奥。
《易□丰卦》曰：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王弼注云：屋，藏荫物也。以荫处极而最在外际自藏阴者也。既丰其屋。又覆其家，ウ之甚也。弃其所处而深自藏。窥户无人。）
《诗□鹊巢□行露》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又曰：於我乎！夏屋渠渠。注：夏，大也。渠渠，犹勤勤也。
又《车辚□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注：西戎板屋。心曲，心之委曲也。
又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
《周礼□冬官□庐人》曰：殷重屋，堂修七寻，崇三尺，四阿，重屋。《考工记》：葺屋三分，瓦屋四分。注：各分，其修，以其一为峻。
《尚书大传》曰：武王伐纣，观兵於孟津，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
《礼记》曰：富润屋。
《左传》：清庙茅屋，昭其俭也。
又曰：宋灾，乐喜为政，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注：大屋难彻，故就涂之。
又曰：栾氏乘公门，宣子谓赵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栾氏退。
又《昭六年传》曰：叔孙聘於晋，一日必葺其墙屋，去如始至。
《东观汉记》曰：锺离意为棠邑令，初到无屋，意乃出俸钱作屋。民赍柱趣作，浹日而成。毕，为民士祝曰：“兴功役者令也。如有祸祟，令当之。”民大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霸，建武初，连徵不至。霸安贫贱，居常茅屋蓬户，藜藿不厌。然乐道不息，以寿终。
《吴志》曰：吴仪，字子羽。为人不治产业，造屋才足自容。邻家起大宅，孙权出，望见起屋，左右曰：“是仪家。”权曰：“吴子羽俭，必非也。”令人亲至，果在邻舍。
又曰：鱼宗为将军朱据长史，将母在营。夜雨屋漏，宗起，涕泣谢母，母曰：“但当勉之，何足泣也？”
《晋记》曰：左将军王□，中宗姨弟也，为母起屋违制，上流涕责□。
皇甫谧《列女传》曰：卫农与妻宿客舍，遇雷雨，妻梦虎啮其足，惊起，相谓曰：“我此行未宜，天欲戮我。”夫妻出，中夜叩头。屋坏，压杀数十人。
《家语》曰：孔子厄於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以货窃犯围出，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坏屋之下有埃尘，黑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外望见之，不悦，以为窃食。（《吕氏春秋》亦载。）
又曰：周公居冢宰之尊，而犹下白屋之士。（日见百七十人。）
《新语》曰：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纣之人可比屋而诛。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九间，虽昆仑玄圃不之过也。
又曰：武帝四岁封胶东王，长主抱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长主指左右长御百馀人，皆云不用。因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笑对云：“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定婚。
《汉官典职》曰：南北宫相去七里，中间作大屋，复道三行，天子案行中央，台官从左右。
崔凯《丧服节》曰：礼，人君宫室之制为殷屋。殷屋，四厦屋也。卿大夫为夏屋，隔半以北为正室，中半以南为堂。正室，斋室也。
《神异经》曰：西北金阙，北荒有百屋，齐长四十丈，画以五色。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城有郁金屋。
《广志》曰：大秦国以青水精为屋。
《郡国志》曰：秦州俗尚气力，不耻寇盗，弓马射猎，以为工能。其居，八板为屋。故《诗》云：“在其板屋，修我甲兵，及车辚辚，四铁小戎。”皆言田狩之事。
《论衡》曰：丰屋知名家，乔木知旧都，鸿文在国，圣世之验。又工伎之书，起宅盖屋，必择吉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体，何患害于岁月而必择之？亦如以障蔽人身者神要之，则夫装车、治船，亦当择日。
《世说》曰：蔡司徒说在洛，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数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庾阐作《杨都赋》成，以示庾亮。亮云：“可三二京，四三都。”谢安云：“不得尔，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拟学而无不俭狭。”景阳诗：蜘蛛网四屋。

《七启》曰：□屋皓旰（音旱）闲宫显敞。

《陶潜集》：少无俗韵，性本爱丘山，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刘义恭《启事》曰：洪恩潭被，赐臣息伯禽圣屋二间。

《楚词□九歌》曰：鱼鳞屋兮龙堂。

家

《说文》：牖户之间谓之，其内谓之家。

《易□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

又：家人高々，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易□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

《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家刑国。

《後汉书》曰：李通严毅，治家如官庭。

舍

《说文》曰：市居曰舍。

《礼记》有客弗能馆，不问其所舍。

《左传》秦获晋侯以归，晋大夫反首拔舍而从之。注：反首，乱头反下垂也。拔舍，草止也。

《汉书》：曾城舍，班婕妤居之。

又曰：成帝赵皇后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

桓子《新论》：董贤女弟为昭仪，居椒风舍。

《後汉书》曰：朱初学长安，帝往候之，不得相劳苦，而先升讲舍。後车驾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无舍我讲乎？”以有旧恩，数蒙赏赖。

谢承《後汉书》曰：赵昱请处士綦母君公立精舍，受《公羊传》。

又曰：杨震客居湖县，立精舍，家贫，常以种蓝自业。

又曰：杨奇，字公挺，震之玄孙。少有志节，不以家势为名，交结英彦，不与豪右相交通，於河南缑氏界中立精舍，门徒常二百人。

又曰：陈实，字仲弓。诣大学，郭林宗、陈仲举为亲友。归家，立精舍，讲授诸生数百人。

又曰：周磐，字坚伯。初为安陵令，以从弟畅为司隶，县属州部换阳平令，复换重合令。磐已历二县，耻复经三城，遂去还家，立精舍，教授学徒，守先人冢庐，远方知名。

又曰：张涣，字然明，弘农华阴人。诣太学受业，博通五经。隐处在扶风县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立精舍，斟酌法乔卿之《雅训》，昼诵《书》《传》，暮习弓马。
魏武令曰：孤本欲自立精舍，今遂为国讨贼。
《後汉书》：张湛称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东门候舍，故时人号曰东门君。
《齐书》：周，字彦伦，汝南安城人也。智林道人遗书。於锺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
《古今注》野人为员舍如蜗牛之壳，故曰蜗舍。
庐
《说文》曰：庐，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释名》曰：寄此为庐。
《周礼》：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
《汉书》：武帝赐严助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张晏曰：承明庐，在石渠阁外直宿山，曰庐也。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无以从横说。
华峤《後汉书》曰：汝南薛苞，字孟尝。父取後妻，憎苞，分之出外。日夜号泣不能去，被殴杖，不得已庐於门外。旦入洒扫进食，父怒逐之。又庐於里头，晨昏不废。积岁馀，父母惭而还之。
《东观汉记》曰：耿纯率宗族归光武，纯兄归，烧家庐舍。上以问纯，纯曰：“恐宗人宾客，卒有不同，故焚烧庐舍，绝其反顾之望。”上大笑。
又曰：李恂为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
《魏略》曰：杨沛前後宰历城，守不以私计介意。後家无馀积，无他奴婢，占河南席阳亭部荒田二顷，分牛庐，居止其中。
《魏志》曰：管宁至辽东，乃庐於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
《晋书》：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
诸葛亮《表》：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於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
《郡国志》：庐山，周武王时有匡俗先生，字君孝，兄弟七人皆有道术，结庐於此仙去。空庐尚存，故曰庐山。
皇甫谧《高士传》曰：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汉末，无父母兄弟，见汉衰乃不言，常结草为庐，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
《洛阳故宫名》曰：侍中庐，在南宫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屠苏（附）
《通俗文》曰：屋平曰屠苏。
《广雅》曰：屠苏，庵也。
《魏略》曰：李胜为河南尹，厅事前屠苏坏，令人治之。
庵
《释名》曰：圜屋曰庵，庵，掩也；自覆掩也。
卷一百八十二　居处部十
门上
《说文》曰：门，扪也；在外为人所扪摸也。从二户，象形也。闾阖，天门也。阖，门扉也。，门也。，门向也。，市门也。阇，门竖也。阇，昏也；门常昏闭，故曰阇即守门隶人也。阎，里中之门也。
《易□说卦》曰：艮为门。
《尔雅》曰：谓之门。（注：《诗》曰祝祭於礻方是也。）
又曰：正门谓之应门，宫中之门谓之闱。（谓相通之小门。）
韩杨《天文要集》：角，天门也。
《风俗通》曰：，城外郭内里门也。
《礼记》注云：天子五门：皋门、雉门、库门、应门、路门。鲁有库、雉、路三门，则诸侯三门也。
汉制，内至禁省为殿门，外出大道为掖门。
应劭注《汉书》曰：掖者，言在司马门之旁掖。王者行幸，设车宫辕门，帷宫旌门，无宫则供人门。郑注《周官》云：次车为藩，则仰车辕以表门。张帷为宫，则树旌以表门。陈列周卫，则立长人以表门。
《周礼》曰：掌舍，掌王会同之舍，设陛互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宫棘门，为帷宫设旌门，无宫则供人门。（辕门，谓次以为藩，即车以为门。人门，谓以人为卫，立长人以为门。）
又曰：师氏，掌以以美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门，路寝门也；王日视朝於路寝门外也。画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尚书》曰：舜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又曰：辟四门
《诗》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锵锵。
又曰：《北门》，刺士不得其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又曰：高门有闶。
又曰：《衡门》，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衡门之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以栖迟。
《诗义问》曰：横一木作门而上无屋，谓之衡门。
《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又曰：出门同人，无咎。
又曰：不出户庭，无咎。
《礼记》曰：凡与客入者，每门让於客。客至於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後出迎客。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
又曰：生男，悬弧于门左。
又曰：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又曰：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
又曰：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作乐。
又曰：大夫、士出入公门，由右，不践阈。
又曰：入门而问讳。
又曰：孔子负手曳杖，逍遥於门。
又曰：天子诸侯台门，此以高为贵者。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门，祭先肝。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顺阴也。
又曰：孟冬，戒门闾，修键闭。
《左传》启塞从时。门户桥道谓之启，城郭墙堑为之塞，皆启闭之急，不可一日而阙也。
又《襄二年》王叔之宰曰：“茙门圭窦之人而皆陵其上，难为上矣。”（茙门，柴门，闺窦小户穿壁，上锐下方，状如圭。）
又曰：新作南门，书不时也。（注：本名稷门，公吏高之，改高门也。）
又曰：郑大水，龙斗於时门之外洧渊。
又曰：公及邾师战，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杜预曰：鱼门，邾城门。）
又曰：楚子囊围宋，门于桐门。
又曰：楚子为陈夏氏乱，遂入陈，杀夏徵舒，𠂤诸栗门。（𠂤，车裂也，栗门，陈城门也。）
《论语口宪问》曰：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
又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
又《乡党》曰：入公门，鞠躬如也。
《史记》曰：金马门者，官者署门也。门旁有铜马，故谓之曰金马门。
又曰：太史公曰：“余过大梁，求所谓夷门者，大梁城东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口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客欲往，翟公乃大署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又曰：万石君子庆为内史。庆归，入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又曰：吕不韦说子楚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盖自大子之门，顾乃大吾门！”不韦曰：“吾门待子门而大耳。”

《汉书》曰：太液池有璧门。

又曰：陈平家贫，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

又曰：魏勃家贫，欲见齐相曹参，无以自达，常早起扫其门。人问故？勃曰：“欲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门。”乃见参，参用为舍人。

又曰：梅福居家，常以读书养性为事。至元始中，王莽颛政，（师古曰：颛与专同。）福一朝弃妻子，去九江，至今传以为仙。其後，人有见福於会稽者，变姓名，为吴市门卒云。

又曰：于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曾有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世传云。

又曰：张释之为公车令，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车司马门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不谨。”薄太后使丞者诏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又曰：郑崇为尚书，上谓曰：“君门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师古曰：请求者多，交通宾客者也。）崇对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又曰：邹阳谏吴王曰：“今臣尽智毕义，易精极虑，则无国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

又曰：王尊为东平相。是时，东平王以至亲骄不奉法度。傅相连坐。（师古曰：前任傅相者，坐王得罪。）及尊视事，奉玺书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诏，尊持玺书归舍，食已乃还。致诏後，谒见王，太傅在前说《相鼠》之诗。（师古曰：《鼠》，风篇名，刺无礼之诗也。其辞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视也。言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无礼仪，亦与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过雷门！”（师古曰：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故尊引之也。布鼓，谓以布为鼓，故无声。）王怒，起入後宫，尊亦直趋出就舍。

又曰：盖宽饶，字次公。为谏议大夫，行郎中户将军。（师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属官有郎中、事户，骑三将，各以所主为名也。将者，主户卫也。）劾奏卫将军张安世子侍中阳都侯彭祖不下殿门，（师古曰：过殿门不下车也。）并连及安世居位无补。彭祖时实下门，宽饶坐举奏大臣非是，左迁为卫司马。

又曰：萧望之署小苑东门候时，王仲翁出入从仓头卢儿，顾谓望之：“不肯录录，反抱关为。”（师古曰：录录，谓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随例搜索以建忤，执政不得大官而守门。）望之曰：“各从其志。”

又曰：钩弋夫人大有宠，有娠，十四月乃产，是为昭帝。武帝曰：“昔尧十四月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门曰尧母门。

范晔《後汉书》曰：孔融云：“郑君里门，四方所由观礼，其广令容高车结驷，名为通德之门。

又曰：郅恽，字君章。为上东门候，帝常猎，夜还，恽拒门不开。帝乃回从中东门入。赐恽布，贬中东门候。

又曰：《李膺传》曰：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以鱼为喻。龙门，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绛州龙门县。

辛氏《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水陆不通，鱼鳖之属莫能上，江海大鱼薄集龙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则为龙。

袁宏《汉纪》曰：建初二年，有司依旧典奏封诸舅，太后诏曰：“前过濯龙门上，见外家车如流水马如龙。吾不谴怒之，但绝其岁用。”

《後汉书口马援传》曰：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於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为金马门。

又曰：赤眉入长安，更始单骑走，从厨城门出，（《三辅黄图》曰：洛城门，王莽改曰建子门，其内有长安厨官，俗名之为厨城门。今长安故城北面之中门是也。）诸妇女从後连呼曰：“陛下，当下谢城。”更始即下拜，复上马去。

又《郭祚传》曰：祚迁尚书右仆射。故事，令仆中丞驺唱而入宫门，至於马道。及祚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纳之，诏御在太极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驺唱不入宫，自此始也。

又曰：张湛，建武初为左冯翊。在郡修典礼，设条教，政化大行。後告归平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寺门而步。（告，请也。告归，谓请假归寺门。即平陵县门也。）主簿进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轻。”谌曰：“《礼》，下公门。轼辂马。（辂，大也。君所居曰辂寝。车马曰辂马。轼，车前横木也。《乘车》曰：必正之有所敬，则抚轼谓小俯也。）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又曰：虞延为陈留督邮，敕延一人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下小，不容羽盖，帝怒，使挞侍御史，延因下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言辞激扬，有感上意，乃制诏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侍御史罪宜放。”

《魏书》曰：文帝初在东宫，集诸儒於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吴志》曰：张昭谏，孙权不从，称疾不朝。权自出，过其门呼昭，辞疾笃。权使烧其门，欲恐之，昭更闭门。权使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权载以还宫。

又曰：初平中，谣曰：“黄金车，班兰耳，阊阖门，出天子。”阊阖，吴西郭门，夫差所作。

又曰：诸葛恪有迁都意，更起武昌宫。是月，武昌门灾，改作端门。

《晋书》曰：王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尝自比子贡。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理，唯谈《庄》、《老》。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改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

又曰：贺循，时廷尉张住在小市，将夺左右近宅以广其居，乃私作都门，早闭晏开，人多患之，讼于州府，皆不见省。会循出，至破冈，连名诣循质之。循曰：“见张廷尉，当为及之。”闻而遽毁其门，诣循致谢。其为世所敬服如此。

又曰：陈ĸ，字延思，陈国若人也。少好学，有文义。父立宅起门，ĸ曰：“当使容驷马车。”笑而从之。

又曰：稽含自号即丘子，门曰归厚之门。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勃勃宫殿大成，乃刻石都南，颂其功德。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平朔门。又起冲天台於南山，欲登之望长安。

又《後赵录》曰：建武十年，白虹出自大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馀刻乃灭。于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

又《後秦录》曰：姚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及昏而还，将自平朔门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拒之。乃回从朝门而入。旦而召聪，谓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喜焉。”于是进位二等。

《隋书》曰：高祖初为定州总管。先是，定州城西门久闭不行。齐文宣帝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请开之，以便行路。帝不许，曰：“当有圣人来启之。”及高祖至而开焉，莫不惊异。

《陈书》曰：高祖七年，改作□龙、神虎二门。案：《宫殿薄》曰：□龙门，第二重宫墙东西门，晋本名中东华门，本晋东掖门也，梁改之，西对第三重墙万春门。神虎门，第二重宫墙西门，晋本名中西华门，本晋西掖门，宋改名西华，东入对第三重墙千秋门。

《水经注》曰：长安城，惠帝元年筑，六年成，即咸阳也。本离宫无城，故城之。十二门：东出北头第一门宣平门，王莽更名春王门，正月亭，民曰东城门，其郭门曰东都门，逢萌挂冠处也。第二清明门，一曰凯门，王莽更曰宣德门，布恩亭内有籍田仓，亦曰籍田门，第三霸门，王莽更名仁寿门，无疆亭，民见门色青，又名青城门，亦曰青绮门，邵平种瓜处也。南出东头第一门覆盎门，王莽更曰永春门，长茂亭，其南有下杜城，应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门。又曰端门，北对长乐宫。第二门安门，亦曰鼎路门，王莽改曰光礼门，显乐亭。第三西安门，北对未央宫，本名平门，王莽更名信平门，诚正亭。西出南头第一章门，王莽更名万秋门，亿年亭亦曰故光毕门也。又曰便门，第二直门，王莽改曰直道门，端路亭，故龙楼门也。第三西城门，亦曰雍门，王莽更名章义门，著谊亭，其水北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门，又曰光门，亦曰突门，北出西头第一门横门，王莽更名朔都门，左函亭，如淳曰：横音光，故曰光门，其外郭有棘门，徐广曰：棘门在横门外，《北汉书》徐厉军此以备匈奴，又有通亥门也。第二门洛门，又曰朝门，王莽更名建子门，广世亭，一名高门。

卷一百八十三　居处部十一

门下

《家语》曰：孔子谓子路曰：“见长者不能黜其色，见幼者不能尽其辞，虽有疾风雨，吾不入其门矣。”

《白虎通》曰：门四出何？所以通四方。故《礼□三朝记》曰：“天子之宫四通。”

《太公金匮门之书》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

蔡邕《明堂月令论》曰：《礼□古大明堂之礼》曰：”膳夫氏相，礼，日中出南闱，见九侯及门；日昃出西闱，亲五闱之事；日暗出北闱，视帝绩、帝猷。明堂之西北门称闱。

《墨子》曰：夫城守之法，为悬门沉机也。

《潜夫论》曰：贵戚愿为其宅吉而制令名，欲其门坚而造作铁枢。卒其所以败者，非苦禁忌而门枢朽，常苦崇财货而骄僭耳。上不顺天心，下不育人物，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其私智，窃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诬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图泰山之安，为朝露之行而思传代之功，岂不惑哉？

《吴地记》曰：阊阖者，吴王阖闾所作也，名为阊阖门，高楼阁道。後由此伐楚，改曰破楚门。

《世说》曰：杨修为魏武主簿，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修见，即命坏之，曰：“门中活，阔字，王嫌门大也。”

《鲁连子》曰：先生见孟尝君於杏唐之门。

《说苑》韩昭侯造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反益以奢，此谓福不重至，祸必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矣。

常璩《华阳国志》曰：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作石犀五头以压水精，在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

《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为太子聘齐女。齐女思之齐，日夜号泣，因而为疾。阖闾乃为起北门，名曰望齐门；作楼，令女往登，游其上。

又曰：子胥为吴造大城。陆门八，象天造八风；水门八，法地之八听。立阊门者，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以象地户，亦名破楚门。亦名蛇门者，吴位辰，属龙，故小城南门作龙，以厌蛇气也。

又曰：吴赦越王，使归国，送之蛇门外之，大纵酒，群臣祖道。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楚，晏子身短，楚人为小门於大门之侧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乃更通大门。

《淮南子》曰：周文王作玉门，言以玉饰也。

又曰：昆仑山旁有四百四十门。

又曰：北极之山，曰寒门。《楚辞》曰：踔绝寒门。

又曰：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海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八门之风，是节寒暑焉。

《神异经》曰：东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户共一门，石榜题曰鬼门。西南铜关，颊榜题曰人往门。向东北铜阙，夹门榜题曰人来门。

张晏注《汉书》曰：龙楼门，门上有铜龙。

《汉宫殿名》曰：长安有宣平门、覆盎门、万秋门、横门、东都门、（本名青门）、宣德门、礼成门、青绮门、章义门、仁寿门、寿成门。有辟门，慈石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洛阳有太夏门、阊阖门、西华门、万春门、苍龙门、长秋门、景福门、永巷门、丙舍门、鸿都门、金牙门、不老门、章台门、濯龙门、定鼎门。
蔡质《汉官仪》曰：宫北朱雀门至止车门，内崇贤门，内建礼门。
《洛阳故宫名》曰：洛阳有飞兔门、含章门，又有建礼门、广怀门，有明礼门、泰夏门、司马门、阊阖门、南止车门、东西止车门、西华门、神虎门、□龙门、东掖门、西掖门、千秋门、南端门、笙镛门、神仙门、敬法门、却非门、含德门、上东门、广阳门、津门、小苑门、开阳门、中东门、司马门、北阙门、玄武门、南掖门、北掖门、南端门、金门、九龙门、白虎门、春兴门、青锁门、金商门、宜秋门。
《古今地名》曰：河南定鼎门，九鼎新定。
《晋宫阙名》洛阳有承明门。
又许昌有崇礼门。
晋宫门又有大夏门、长春门、朱明门、青阳门。
《三辅黄图》曰：又有章城门、直城门、洛城门。
《水经注》曰：神兽门东对□龙门，衡伏之上，皆刻□龙凤虎之状。
又曰：水东流建春门石桥下，即上东门也。一曰上门，又曰阊阖门，汉之西上门。
又曰：陶水东南经高门南，盖层阜堕缺，故有高门之称矣。又经司马子长墓北入于河，亦谓之龙门。《太史公自叙》云：“迁生於龙门”是也，在冯翊夏阳县。
《郡国志》：贺州封阳有堤，陂内水深百寻，大鱼自掷，登此门化为龙，不过者曝鳃点额也。
又曰：同州龙门城带龙门山，大鱼点额暴鳃半死，谓此也。
司马彪注《庄子》云：吕梁，即龙门也。
又曰：郢城南有三门，东曰龙门。《离骚》云：“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夏首即夏口也。
又曰：洞庭山有宫五门，东通林屋，西达峨眉，南接罗浮，北连岱岳。东有石楼，楼下两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谓神钲也。
又曰：兖州乘丘，《左传》“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自雩门突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大败宋师于乘丘。”即此也。
又曰：长安县，汉高祖五年置。故城在京西北二里，汉惠帝筑。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入街九陌，东面有青绮门，东陵侯邵平，秦破为布衣，种瓜此门外。西北面有棘门，汉文屯兵之所。
又曰：鲁城，伯禽邑也。西五门，东一曰鹿门，即臧孙纥斩鹿门关以出奔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第三曰稷门，即圉人荤能投盖於稷门之所。
又曰：蜀望帝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後户。
又曰：州仙宫门，即汉武帝所游相思川也。伏陆县有相思乡。
又曰：洛阳南面最东曰开阳门，初未有名，夜有一柱飞在楼上，乃是琅琊开阳县南门一柱飞去，遂记其年月日，以为名。
又曰：鸿门在新丰县西八里，沛公见项羽处。
又曰：蓟城，慕容隽铸铜马於门侧，谓曰铜马门。今大厅前有石函，长二尺，高一尺，代不敢开，铭云：秦建元十年造铜虎马。
又曰：汴州陈留郡，本春秋卫地，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亦称梁惠王焉。士多髦俊，儒艺，游侠每集夷门，即侯嬴抱关之处。
又曰：洪州西门、昌门。豫章生松阳门内，大二十五围，尝枯，永嘉中忽更荣茂，以为元帝中兴之瑞。故郭璞《南郊赋》云：“弊樟擢秀於祖邑。”以宣帝曾为此郡守故也。
又曰：虬门，即吴大城门也。
又曰：广州卢耽仕州为治中，有仙术。刺史步骘恶之，以状闻，後诛之。耽後题其门曰：“珠门，珠门，国虽存，无射年。欲知此书，卢耽还。”太守削之，随削，字更生。
又曰：越州雷门，勾践所立，以吴有蛇门，得雷而发，表事吴之意。吴以越在辰巳之地，作也门。
石虎《邺中记》曰：邺宫南面三门，西凤阳门，高二十五丈，上六层，反宇向阳，下开二门；又安大铜凤於其镇，举头一丈六尺；门窗户，朱柱白壁。未到邺城七八里，遥望此门。
《述征记》曰：青门外有魏车骑将军郭淮碑。小城最东一门名落索门，门里有司马京兆碑，郡民所立。
《豫章记》曰：郡，灌婴所筑，有六门；其一曰松阳门，其所以郡为名。西二门，其一曰昌门，其一曰皋门。东及北一门，亦即以东北为名。晋太元中，太守顺阳范君更开门之北为东阳门，以对皋门，开北门以对松阳门。今八门相望，通路直指。
《安城记》曰：郡大城旧有六门，今为八。
《荆州图记》曰：临澧县南三百里有高峦特立，素崖千里，望之有似香炉。吴永安六年，自然洞开，直朗如门，古老相传名天门，门两角上各生一竹，垂下为之天帚云。
《吴地记》曰：匠门，本名干将门，门外有干将墓。後语讹呼为匠门，其言剑匠，因之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郡国志》云：申公巫臣家亦在西南面。
刘澄之《宋初山川古今记》曰：魏武听政殿前有听政门。
《丹阳记》曰：司马门之名起汉世。案《列女传》：“锺离春诣齐司马门。”《史记》又云：“司马欣请事咸阳，留司马门三日。”是则名起战国，非独汉也。今又曰公车门，而俗称谢章门也。
《西京记》：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怀刃入者辄止之。
《西征赋》曰：门磁石而梁木兰，构阿房之屈奇。
《芜城赋》曰：制磁石以御冲，糊坏以飞文。
韦述《西京新记》曰：西京，俗曰长安城，亦曰京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门：中明德门，东启夏门，西安化门。东面三门：中春明门，北通化门，南延兴门。西面三门：中金光门，北开远门，南延平门。皇城西：芳林门、金光门、朱雀门、通化门，春明门有萧望之冢，启夏门、先农坛。皇城南面六门：正南承天门，门外两观、肺石、登闻鼓，东长乐、广运、重明、永春门，次西永安门。次北嘉猷，东西恭礼、安仁门。东西廊归仁、纳义门，次北太极门。西至殿北面三门：正北玄武，次东安礼门、玄德门。西面二门：南通明，北嘉猷门。太极殿旁东上西上阁门，东西廊左。右延明门。甘露殿门外东西永巷，日华、月华门，东西千步廊。东宫重明门，北左右永福门，内廊左右嘉善门，东西奉化门。
又曰：西京大明宫南面五门：正南丹凤门，次东望仙、延政门，次西建福、兴安门。
又曰：大明宫含元殿，东西通乾、观象门，殿北宣政门，门设外屏，东崇明门，南出含曜门、昭训门，西光顺门，东西廊日华、月华门。紫宸殿，前紫宸门，门设外屏，东崇明门，南出含曜门、昭训门；西光顺门，南出昭庆门、光范门。
又曰：东京，俗曰洛阳城。城高一丈八尺。南面三门：正南曰定鼎门，东建春门，南永通门。北面二门：东安喜门，西徽安门。西面连苑。
又曰：东京紫微宫，城南面六门：正南应天门，门外观相夹肺石、登闻鼓；次东兴教门，重光门，太和门；次西光政门，洛南门。东面一门：重光北门。西南二门：南洛城西门，北嘉豫门。北面二门：西玄武，东安宁门。应天次北乾元门，门东万春门，西千秋门，门外东西廊、左右延福门。又西会昌门，西北景运门。
又曰：上阳宫东西二门：南曰提象门，北星躔门。内门曰观风门。
又曰：东都苑东面四门曰垂豫、上阳、新门、望春门。南面三门曰兴善、兴安、灵光门。西面四门曰延秋、游义、笼烟、灵溪门。北面四门曰朝阳、灵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冬、应福门。
又曰：东都皇城南面三门：正南曰端门，东左掖门，西右掖门，东面一门宾曜门。西面二门：南曰丽景门，北曰宣耀门。
又曰：东都城东面一门：宣仁门。南面一门：永福门。北面一门：含嘉门。
又曰：万年县门，宇文恺所造。高宗末，太平公主出降，於县廨为婚第，以县门窄隘，欲毁之。高宗敕曰：“其宇文恺所作，不须坼。”於他所开门，遂存。
《楚辞》曰：望长楸而太息，涕零零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
又曰：君之门兮九重。
又曰：魂兮下来入修门。王逸曰：修门，郢城门也。
挚虞《门铭》云：禄无常家，福无定门。人谋鬼谋，道在则尊。
李尤《平城门铭》曰：平门督司，午位处中。外临僚侍，内达帝宫。正阳南面，炎暑赫融。
李尤《广城门铭》曰：广阳位孟，厥月在申。凉风时至，白露已纷。
李尤《上东门铭》曰：上东少阳，厥位在寅。条风动物，月当孟春。
李尤《中东门铭》曰：东处仲月，厥位在卯。仓庚有声，鹰隼匿爪。除去桎梏，狱讼勿考。
李尤《旄城门铭》曰：旄门值季，位月在辰。顺阳布惠，贫乏是振。
李尤《门铭》曰：门之设张，为宅表会，纳善闭恶，击邪防害。
李尤《西上门铭》曰：上西在季，位月惟戌。菊黄豹祭，号令严悉。
李尤《夏门铭》曰：夏门值孟，位月在亥。不周用事，玄冥幽晦。阴阳不通，くぐ匿彩。迎冬北坛，顺阴所在。
李尤《城门铭》曰：门北中，位当于丑。太阴主刑，杀伐为首。
班固《西都赋》曰：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
左思《吴都赋》曰：通门二八，水道陆衢，
《西京赋》曰：重门袭故，阳曜阴藏。
潘岳《怀县作诗》曰：绿槐夹门植。
《魏文帝赋序》曰：王粲直贤门也，故篡之。
古诗曰：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

卷一百八十四　居处部十二

户

《释名》曰：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
《说文》曰：半门曰户。
《易□丰卦》：窥其户，阒其无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鸿雁□斯干》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
《大戴礼》曰：隋武子《户之铭》曰：“夫难得而易失。”又《夏小正》曰：“七月，汉案户。汉，天汉也。案户者，直户也；言正南北也。”
《礼记□曲礼上》曰：户外有二屨，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将入户，视必下。入户奉扃瞻视毋回。（不于掩人之私。）户开亦开，户阖亦阖。有後入者，阖而勿遂。
又《礼运》曰：大道之行，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又《玉藻》曰：君子之居恒当户。（自明。）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户，祭先脾。阳气出祀之于户也。
《论语》曰：子曰：“谁能出不由户者？何莫由斯道也。”
《史记》：田婴贱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勿令举，妾窃举之。及婴见文，怒曰：“五月之子，长与户齐，不利其父母。”文顿首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受命于户乎？如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谁能至者！”婴叹曰：“子休矣。”
《後汉书》曰：庞参为汉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盏，致于屏前，自抱孙儿伏於户下。主簿白以为琚。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薤本，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於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强扶弱，以惠政得人。
又曰：魏应，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学。建武初，诣博士受业，习《鲁诗》，闭户诵习，不交僚友，京师称之。
又曰：鲁恭十五，及弟丕俱居大学，习《鲁诗》，（鲁申公诗。）闭户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
《晋书□羊祜传》：襄阳百姓於岘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庙，岁时飨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预因名为堕泪碑。荆州人为祜讳名，屋室皆以门为称，改户曹为祠曹也。
《老子》曰：不出户，知天下。
《庄子》曰：原宪居鲁，蓬户不完，桑以为枢也。
《慎子》曰：天明，不忧人之暗。虽不忧暗也，阙户牖必敢以明焉。
《淮南子》曰：使鬼神玄化，则不待户牖而行，若循虚而出入，则亦无履也。夫户牖者，风气所从往来也；而风气者，阴阳之户牖者也。离者必病，故托鬼神以戒之。
又曰：百星之明，不若一月之光，十牖毕开，不若一户之明。
扬子《法言》曰：山径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曰：“子户乎？”曰：“我户哉！吾独有不户者矣？”（恶大不由圣人之道者也。）

《三辅黄图》曰：明堂有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

束《发蒙记》曰：治户伤孕妇。

《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入学。闭户牖。精力过人。太学号曰闭户先生。

《语林》曰：大将军、丞相诸人在此时闭户共为谋身之计，王旷、世弘来，在户外诸人不容之。旷乃剔壁窥之，曰：“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将欲告官，遽而纳之，遂建江左之策。

《神异经》曰：东南有石井焉，上二石阙，东南面上有榜着阙，题曰地户。

《列士传》曰：吴王阖闾畏王僚之子庆忌，作石室铜户以备之。

《太公金匮□户之书》曰：出畏之，入惧之也。

解道虎《齐记》曰：巢父城北十五里石户，圣人去转欲闭，今裁广数寸，窥屋里方二丈。

《论衡》曰：燕王生明光宫，所卧处三户尽闭，使二十人开，不得。

《越地传》曰：勾践宫有百户。

《列仙传》曰：方回，尧时隐人，食□母。夏桀时为人所闭於宫中，从求道，因化得去，印封其户。时人曰：“得方回一丸泥，闭户不可开。”

枢

《尔雅》曰：枢谓之畏。（郭璞注曰：门户扉枢也。孙炎曰：门户扇枢间，可依蔽，为畏也。）

《说文》曰：门枢谓之畏。

《魏志□华佗》曰：户枢不朽。

《潜夫论》曰：贵戚惧家之不吉，而聚为令名；惧门之不坚，而为作铁枢。卒其所败者，非禁忌少门枢朽也，苦崇货财而行骄僭，失民心耳。（事具门部。）

《傅子》曰：汉武世，王侯观殿重阶，金枢紫墀。

李陵诗曰：明月照户枢，想见馀光辉。

《文选□诗》曰：秦地天下枢，八方湊贤才。

《尚书□顾命》曰：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孔安国曰：綦文鹿子皮。弁亦土也。堂廉曰，土所立也。）

《尔雅》曰：枢达北方谓之落时，落时谓之。

《三秦记》曰：明光殿以金为。

关

《易□复卦》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贡《易林》曰：《大畜之乾》：“金柱铁关，坚固卫灾。君子居之，居当忧居。”
《左传□襄四年》：季孙攻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奔邾。
《方言》曰：关而东陈楚之间，户。
《老子》曰：善闭无关键。
《史记》曰：侯嬴谓魏公子曰：“嬴乃夷门抱关者。”
又《汉书》：王仲翁谓萧望之曰：“不肯录录，反抱关为。”（录录，循常也。）
《鲁连子》曰：鲁连先生见孟尝君杏店堂之门，孟尝君曰：“吾闻先生有势数，可得闻乎？”连曰：“势数者，譬若门关，举之而便则可；以一指持中而举之，非便，则两手。不关，非益加重两手，非加，罢也。彼所起者，非举势也。彼可举，然後举之，所谓势数。”
钥
《周礼□地官》曰：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郑司农云：键为牡也。）
《方言》曰：关西谓之钥。
何承天《纂文》曰：牡，出钥者也。人作钥子、钥母，非也。
《东宫旧事》曰：守钥四人，对番上下。（东宫门钥，在中庶子坊。）
《太公金匮钥之书》曰：昏慎守，深察讹也。
《风俗通》曰：钥施悬鱼，翳伏渊源，欲令楗闭如此。
闱
《尔雅》曰：宫中门谓之闱。
《周礼□考工记》曰：闱门容小扃。
蔡邕《明堂月令语》曰：明堂之门，北门称闱。
闺
《尔雅》曰：闱小者谓之闺。
《说文》曰：闺，持主户也；上圆下方，有似於圭。
《文选》曰：闺中风暖。
卜
《说文》曰：卜，门傍户也。
《尔雅》曰：小闺谓之卜。
《史记》曰：汲黑为东海太守，以清静为政。黯多病，卧卜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
《汉书》曰：公孙弘为丞相，起客馆，开东卜，以延贤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田延年盗三千万，即闭卜独居，偏袒持刀东西步。数日，使者召延年诣廷尉。闻鼓声，自刎死。

《汉书》曰：左冯翊韩延寿行县，之高陵，有昆弟相与讼田，延寿耻不能明教化，因入传舍，闭卜思过。讼者自髡，肉袒谢之。

《宋书》曰：孝武宴朝贤，张畅、何偃并在坐，偃因醉曰："张畅固是奇才，同义宣作贼亦能无咎，非才何以致此？"畅乃厉声曰："太初之时，谁黄其卜？"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时，偃父尚之为元凶司空，义师至新林，门生皆逃，尚之父子与婢妾共洗黄卜，故畅讥之。

《晋宫卜名》曰：洛阳宫有金光卜、清阳卜、朱明卜、承休卜、安乐卜、白藏卜、显仁卜、崇明卜、章德卜、飞□卜、安世卜、长安卜。长安有东明卜、西华卜、紫闼卜。

《傅玄歌诗》曰：我家近宫掖，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卜门，白玉为殿堂。

《宋志》：三公黄卜，前史无其义。按《礼记》，士ĸ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注云：贱与君同，不嫌也。夫朱门洞开，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卜以示嫌，不敢近天子也，且汉制云尔。

阁

《周书□作雒》曰：凡五宫，堂咸有深阁。

《韩诗外传》曰：黄帝时，凤皇集东园，止於阿阁，栖梧桐，食竹实，终身不去。

《礼记□内则》曰：大夫七十而阁。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郑玄元注曰：阁，以板为之，藏食物也。王者三牲，肉及鱼腊。）

《广雅》曰：栈，阁也。

《汉书》曰：甘露中，五经诸儒杂论於石渠阁。

又《扬雄传》曰：王莽时，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免，乃从阁上自投，几死。莽闻之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间请问其故。乃刘子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然京师为语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阁。"

後汉杨级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论定五经於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後世法。于是诏诸儒於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陈书》曰：至德二年，後主於光昭殿起临春、结绮、望仙等三阁。长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户皆壁以悬柏栏杆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宝珍异，皆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动，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奇树，杂以花药，後主自居临春阁，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相往来。

《五代史□朱梁传》曰：宰相柳璨奏：“西京旧有凌烟阁图画国初功臣，今迁奉东都，比未崇建四镇，副元帅梁王勋业冠古，请近新凌烟阁别创一卜，图画梁王，以旌德业。”诏曰：“魏赏彭阳之功，别创纪勋之观，齐旌泗水之绩，乃崇嘉德之楼，式示新规，爰从旧典。宜令所司於皇城内择吉地别造凌烟阁，图写赐名曰天佑旌功之阁。”

《战国策》曰：田单栈道木阁以迎齐襄王及后，於城阳山反之国。

《楚汉春秋》曰：项王为高阁，置太公於上，告汉王曰：“今不急告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若烹汝翁，幸分我一杯羹。”

《三辅旧事》曰：秦二世起凌云阁与南山齐。

《汉宫殿疏》曰：天禄阁、骐ら阁，萧何造，以藏秘书，画贤臣。凌□阁，秦二世造。

《洛阳宫殿簿》曰：“高平观南行至清览观，高阁六十四间。修龄观南行至临商观，高阁五十五间。太极殿前南行仰阁三百二十八间，南上总章观，阁十三间。东上凌□台，阁十一间。永宁宫连阁二百八十六间。十二间连阁上下数见，亲观差阁九间。

《洛阳地记》曰：□台高阁十四间，乘风观高阁十二间。

《丹阳记》曰：汉魏殿观多以复道相通，故洛宫之阁七百馀间。

《三辅故事》曰：天禄阁、石渠阁在大殿北，以阁秘书。又画贤臣像凡十一二人，霍光第一，苏武第十一。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阁。

《物理论》曰：故人之任孕者，总其名籍，上之天府。天子立金匮玉卜，命司录以省监之。

《西京记》曰：西京大明正中含元殿，殿东西翔鸾栖凤，卜下肺石登闻鼓，左右龙尾道。

《东京记》曰：紫微宫有临波阁、阊阖阁。

班固《西都赋》曰：周庐千列，徼道绮错，辇路经营，兰除飞阁。

张衡《西京赋》曰：钩陈之外，阁道穹隆，属长乐与明光，径北通乎桂宫。

葛龚《反遂初赋》曰：考天文于兰阁，览群言於石渠。

古诗曰：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陆机《乐府诗》曰：昌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

崔琦《七蠲》曰：紫阁青宫，绮错相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京赋》曰：飞阁神行。
《南都赋》曰：连阁焕其相辉。
《上林赋》曰：重座曲阁。
陆机表云：登三阁。注：三阁谓秘书郎掌内外三阁经书。
鲍昭诗：观霞登彩阁。
《蜀都赋》曰：行阳城之延阁。注：延，长也。
江淹表云：府之延阁。注：延阁，书府也。
《天台赋》曰：朱阁玲珑於□间。
陆机诗曰：飞阁缨虹く。
张景阳《七命》：翠观岑青，雕阁霞连。
谢玄晖诗曰：寻□陟累树，随山望茵阁。
《楚辞》曰：兰阁兮黄楼。
古诗曰：层阁肃天居。
{移}（音驰，又音移。）
《尔雅》曰：连阁谓之{移}。郭璞注曰：堂楼阁连小屋，今呼之{移}。
《通俗文》：连阁曰{移}。
闼
《东观汉记》曰：帝诏马严留仁寿闼，与校书杜抚、班固定《建武注记》。
《晋宫阁名》曰：洛阳宫有崇阳闼、延明闼、通明闼、修□闼、通福闼、徵间闼承休闼、玄明闼、玄晖闼、崇礼闼、白藏闼。
卷一百八十五　居处部十三
厅事
《郡国志》曰：广州，吴孙皓时以滕修为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骑五色羊负五来，迎而去。今州厅事梁上画五仙人骑五色羊为瑞。
裴渊《广州记》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茎於楚庭，於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像其瑞焉。
《临海记》曰：章安县南门有赤兰桥，世传成公绥作县此桥上，制厅，县令年常祭厅事神用生鹿。其年活得白鹿还，於厅事上生以祭神，仍遂食之，岁时用焉。自是以後，白鹿不可复得，而必须生鹿，历代相承，迄今不绝。
《世说》曰：庾太尉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诸厅事，上，征西车骑自譬，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头，散高咏从阁内出，避雨者退，莫有留者。
王朗《与许靖书》曰：武皇帝於江陵刘景升厅事上共论道，足下至，于通夜不寐，忘倦，饥渴无已。
卢湛《祭法》曰：凡祭法，有庙者置之於座；未遑立庙，祭於厅事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京记》曰：考功员外厅有薛稷画鹤，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有薛稷画树石，并为时所重。

斋

《王安成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於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晋徵祥说》曰：桓玄镇姑熟，屋壁先画作黄盘龙号为盘龙斋。俄而玄败，将军刘毅居之，毅小名盘。

《襄沔记》曰：金城内刺史院有高斋。梁昭明太子於此斋造《文选》。鲍至云：简文为晋安王镇襄阳，日又引刘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悦、徐陵、王囿、孔铄等於此斋综诗集。于时鲍至亦在，数凡十人，资给丰厚，日设肴馔，于时号为高斋学士。

《雍州记》云：高斋，其泥色，甚鲜净，故此名焉。南平世子恪临州，有甘露降此斋前竹林。昭明太子於斋营集道义，以时相继。

又曰：白土斋南道有一斋，以栗为屋。梁武帝临州，寝卧於此斋中，常有五色□回转，状如盘龙，屋上恒紫□腾起，形似伞盖。远近望者，莫不异焉。梁武帝於此龙飞。

又曰：高斋东北有一斋名曰下斋，次於高斋，制度壮丽，极爽垲。刺史辨决狱讼，旧出此斋。

《国史补》曰：梁武造寺，令萧子□飞白大书一“萧”字在焉。李约自江淮竭产买归洛中，置於小亭，号曰萧斋。

房

《说文》曰：房，室在旁也。

《释名》曰：房，旁也；室之两旁也。

《尚书大传》曰：古后夫人将侍於君，前息烛，後举烛，至于房中，释朝服，袭燕服，然後入御於君。

《毛诗□黍离》曰：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

《汉书》曰：哀帝初即位，躬行俭约，省减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焉。有诏问丞相、大司空：“定陶恭王太后宜当何居？”孔光不欲令帝旦夕相近，即议以为定陶王太后宜改筑宫。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太后果从复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称尊号，贵宠其属。使上以不得直道而行。

应劭《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以椒涂室，主温暖，除恶气也。

郦善长《水经注》曰：芒水出南山芒水谷，北流，迳玉女房。水侧山际有石室，世谓之玉女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国志》曰：葭萌县玉女房，昔有玉女入石穴，空有竹数茎，下有青石坛，每因风恒自扫坛。
王子年《拾遗记》曰：越欲灭吴，蓄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杀三牲以祈天地，杀龙以祠川海，以江南亿万户民输为佣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贡於吴。吴处之以椒华之房，贯细珠为帘晃晃，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妖惑，怠於国政。及越兵入，乃抱二女以逃吴苑。
《晋宫卜名》曰：洛阳宫内有义和温房。
《十洲记》曰：昆仑山有紫翠丹房。
《拾遗录》曰：昆仑丹密口房，东西千步，望之如丹霞。
《尸子》曰：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阁。
《楚辞》曰：夸容修态兮洞房。
又《九歌》曰：桂栋兮兰，新夷楣兮药房。
宋玉《风赋》曰：主人女子，乃更有兰房奥室，止臣其中。
庭
《说文》曰：庭，朝中也。
《尚书》曰：咸造，勿亵在王庭。
《周易》曰：扬於王庭，孚号有厉；造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礼记》曰：诸侯之庭。
《毛诗》曰：洒扫庭内。
又曰：俟我于庭乎而。
又曰：殖殖其庭。
又曰：子有庭内，弗洒弗扫。
又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左传》曰：庭实旅百。
《论语》曰：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
又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周书》曰：成王四征不庭。
《汉书》曰：王商为人多质有威重，（师古曰：多质，言不为文饰。）长八尺馀，身体鸿大，容貌绝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师古曰：单于将见天子，而经未央庭中遇商。）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言而叹曰：“真汉相矣。”
《晋书》曰：谢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侄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於庭阶耳。”安悦。

《说苑》曰：吴入楚，申包胥告急於秦，秦哀公曰：“诺。固将图之。”申包胥立哭於秦庭，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声。哀公曰：“有臣如此，可不救乎？”兴师救楚，吴人引兵而还。昭王反，复欲封申包胥，包胥辞曰：“救亡，非为名也。功成受赐，是卖勇也。”遂退而隐，终身不见。

阶

《释名》曰：阶，梯也；言有等差。

《说文》曰：阶，陛也；陛，升高阶也。除，殿陛也。阼，主阶也。

《尚书》曰：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礼记》曰：季氏之葬在西阶下。

又《大传》曰：天子阼阶高九尺。

又曰：主人与客让登，主人先登；客从之。拾级聚足，连步以上。上於东阶，则先右足；上於西阶，则先左足。

又曰：夏后氏殡於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周人殡於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

《左传》曰：石之纷如死於阶下。

又曰：卫孙子来聘，公登亦登。

《论语》曰：没阶趋进，翼如也。

《史记》曰：尧舜土阶三等，堂高三尺。

《三秦记》曰：明光殿以玉为阶。

《吕氏春秋》曰：周之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

《文选口诗》曰：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

又曰：阿阁三重阶。

陛

挚虞《决要注》云：其制有陛，石戚左平，平以文砖相亚次，戚者为陛级也。九锡之礼，纳陛以登，谓受此陛以上殿。

《灵光殿赋》曰：飞陛缘口以上征。

蔡邕《独断》曰：天子陈兵於陛，故呼陛下，用卑达尊之意也。

墀

《说文》曰：墀，涂地也。

《礼记》曰：天子赤墀。

《汉官典职》曰：以丹漆地，故曰丹墀。《汉书》有白玉墀。

又曰：曲阳侯王根僭作赤墀青琐，司隶京兆奏，根负铖谢罪。

刘桢《清虑赋》曰：骈雄黄以为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序

《尔雅》曰：东西廂谓之序。（郭璞曰：所以序别外内也。犍为舍人曰：殿东西堂，序尊卑处。）

《广雅》曰：反坫谓之序。

《说文》曰：序，东西墙也。

《尚书□顾命》曰：《大训》，在西序。《河图》，在东序。孔安国曰：《大训》，《唐虞书》典、谟也。《河图》，八卦也。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东序重深而奥秘。

廊

《周书□作雒》曰：凡五宫明堂，咸有重廊。

《史记》：纣有谀臣，曰左强，夸而目巧，教纣为象廊。

《汉书》曰：武帝策茂才曰：“盖闻虞舜之时，游岩廊之上。”（文颖注曰：殿下外屋也。晋灼注曰：堂边曰岩峻之廊也。）

邹缉之《东阳记》曰：石步廊，去歌山十里，临流虚构，高可数丈，长三十丈，可容百人坐。

《韩子》曰：师旷为晋平公请角，一奏，有□从西北方起；再奏，大风而随之，裂帏幕，破俎豆，堕廊瓦。平公惧，伏于廊室。

《两京记》曰：隋炀帝从东都至西京，御道并作长廊。

枚乘《七发》曰：连廊四柱，台城增光。

陆机《与弟□书》曰：听颂观东作百丈许廊屋。

塾

《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郭璞注曰：东门堂。）

《尚书□顾命》曰：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右塾之后。

《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塾何？以饰门，因取其名也。明臣下当见於君，先孰思其事也。

《东观汉记》曰：赵孝为郎，每告归，往来常白衣步担过道上邮亭，但称书生，寄止於亭门塾。

《魏武制度奏》曰：三公列侯，门施内外，塾方三十亩。

坛

《左传》曰：子产相郑伯以如楚，舍不为坛。

《汉书》曰：萧何荐韩信於高祖，高祖择日斋戒，设坛，拜为将军。

《庄子》曰：孔子游乎缁维之林，休坐於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终，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左手据膝，右手柱颐以听。曲终而招子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路，二人俱对。客指孔子曰：“彼何为者也？”子路曰：“鲁之君子也。”徐灵期《南岳记》曰：南岳山上有飞流坛，悬水激石，飞湍百仞，即孙温伯所丧身处也。又有曲水坛，水行石上成沟渎，如世人临河坛也，三月三日时来逍遥。

《梁州记》曰：沔阳城，先沔阳县所治也，在汉水南，旧萧何所筑。刘备为汉王，权住此城，盟於城下。今门外有盟坛犹存。

《帝王世记》曰：雍郊有五坛，汉武获麟处。

屏

《尔雅》曰：屏谓之树。（郭璞曰：小墙当门中者也。犍为舍人曰：以垣当门蔽为树。）

《广雅》曰：复ぜ谓之屏。

《说文》曰：屏，蔽也。

《释名》曰：屏，自郭屏也。萧墙，在门内；萧，萧也；臣将入，于此自肃警之处也。罘ぜ，在门外；罘，复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也。

《礼记□礼器》曰：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郑玄注云：屏，树也。今谓之罘ぜ。）

《论语□八佾》曰：或问：“管氏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郑玄注曰：树，屏也。）

又《季氏》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萧墙，谓之屏也。）

《汉书□佞幸传》曰：哀帝令将作为董贤起冢营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徼道，周垣数里，门辟罘ぜ甚盛。

又曰：《王莽传》曰：“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但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园门罘ぜ，曰：“无使民复思汉也。”

《汉官典职》曰：省阁下大屏称曰丹屏，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

《晋书》曰：阮籍为东平相，彻去屏障，使内外相对。

《孙卿子》曰：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礼也。外屏不欲见於外，内屏不欲见于内也。

《风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士以帘，稍有第以自障蔽也，示臣临见，自整屏气处也。

《吴越春秋》曰：越将伐吴，越王命于夫人，王背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内政无出，外政无入。各守其职，已尽其信。内中辱者，则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则是予也。吾见子於是，已明试矣。”王出宫，夫人送王不过屏。因反阖其门，填之以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虎通》曰：所以设屏何？所以自障也，示极臣下之故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诸侯德小，所照见近，故内屏。

《尔雅》曰：户牖之间谓之。（郭璞注曰：窗东户西也。《礼》云：斧，形如屏风。画为斧文置地，以其所名之耳。）
《尚书□顾命》曰：设黼。
《仪礼□觐礼》曰：天子负，南面朝诸侯，是升致命也。
《礼记□明堂位》曰：天子负斧，南而立。
宁
《尔雅》曰：门屏之间谓之宁。（郭璞注曰：人君视朝门，宁立处也。）
《释名》曰：宁，伫也；见君所伫立定气之处也。
《毛诗》曰：俟我於著乎而。
《曲礼》曰：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
卷一百八十六　居处部十四
厨
《说文》曰：厨，庖屋也。
《易》曰：庖有鱼义，不及宾也。
《毛诗》：大庖不盈。
《礼记□玉藻》曰：君子远庖厨，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又田猎之礼，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汉书□贾谊》曰：其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故远胞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後汉书》：祢衡到许都，人问：“荀文若、赵稚子云何？”（赵为荡寇将军。见《魏志》。）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吊丧，稚长可监厨请客。（《典略》云：衡见荀仪容，但有貌耳，故可吊丧，赵有腹健，啖肉，故可监厨也。）
《七贤传》曰：阮籍以步兵厨中有美酒，求为步兵校尉。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庖厨不徙，後宫不移。
古诗曰：左顾敕中厨。
灶
《礼》：有五祀，灶居一焉。
《月令》：孟夏，其祀灶，祭先肺。阳气盛，热外，祀之於灶，从热类也。
《礼》：臧文仲燔柴於灶者，灶者，老妇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非所柴也，文仲焉知礼？
《礼》：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王孙贾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
《史记》：孙膑救韩入魏，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经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人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遂逐之。又李斯曰：“灶上骚除，万世一时也。”骚音扫。
《汉书》：李少君言祀灶皆可致神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器，以食则益寿，寿益则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天子亲祀灶焉。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也。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不报闻。其後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杀牛置酒谢其人，灼烂者在於上行，馀各以次，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主人乃寤而请之。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千疋，後以为郎。
又曰：息夫躬祠灶，人见之，告咒诅，遂弃市。
又曰：昭帝时，燕王宫豕出（胡困切，）坏都灶。注：都灶，蒸炊之大灶也。刘向以为豕祸。
《後汉书》：李南女晓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灶室，卒有暴风，妇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世传术，疾风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应之。”因著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又曰：《更始传》：李轶、朱鲔擅命山东，王匡、张横暴三辅。其所写官爵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𠰁、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
又曰：虞诩为怀令。后羌寇武都，邓太后以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引见嘉德殿，厚加赏赐。羌乃率众数千，遮诩於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馀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迫。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二百，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过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又曰：向栩性不恒，又似狂，坐于灶北板屋上。
又曰：张忠署孙宾为主簿，遂祭灶，请比邻。
又曰：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见。杀黄羊，因祀之。三世繁昌，遂常以腊日祭也。
《战国策》曰：智伯攻晋阳城，城不沉者三版，洎灶生蛙，悬釜而炊。
《鲁连子》曰：一井五瓶，泄可立待。一灶五突，烹饪十倍，分烟者众。
《淮南子》曰：黄帝作灶，死为灶神。
《庄子》曰：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觚，灶额也。
又曰：阳子居南郭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还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中道仰天而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屣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夫子，夫子行不闲，是以不敢问。今闲矣，请闻其过。”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阳子居蹴然变容曰：“敬闻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将，家公执席，妻执巾栉，舍者避席，炀者避灶。其反也，舍者与之争席矣。
《宜都县记》曰：宜都山绝崖壁立数百丈，有一火烬插在崖间，望可长数尺。传云尧洪水，人泊船此旁，爨馀留之，故曰插灶崖。
《万毕术》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
《梦书》曰：灶主食，梦者得食。
李尤《灶铭》曰：燧人造火，灶能以兴。
窦
《周礼囗考工记》曰：宫中之窦，其崇三尺。
《左传》曰：荦门圭窦之人皆凌其上。
又曰：有过氏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
《晋书》：光逸避乱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於户外脱衣露头於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家语》曰：子羔为卫之士师，刖人之足。卫有蒯之乱，子羔逃至郭门，刖者守焉。谓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又曰：“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彼有室。”子羔入焉。追者罢，子羔乃去。
厕
《广雅》曰：清溷，屏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厕，清也。
《释名》曰：厕，言人杂厕在上，非一也。或曰：溷，浊也。或曰：清至秽，宜常修治，使清洁。
《仪礼》曰：隶人温厕。温，塞也；为人复往亵也。
《左传》曰：晋侯将食麦，如厕，陷而卒。
《史记》曰：朱虚侯入未央宫，遂击吕产，产走。天风大起，从官乱，莫敢斗，遂杀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须贾。贾为魏昭王使於齐，雎从。齐襄王闻雎辩有口才，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须贾以雎持魏事阴告齐，故雎独得此馈，心怒。归以告魏相魏齐。齐使人笞击雎，折肋折齿。雎佯死，卷以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以惩後，令无妄言者。
又曰：李斯者，楚之上蔡人也。少时为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不见人犬之忧。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又曰：万石君长子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溷，身自浣涤，（徐广曰：溷，筑垣短板也。《音注》：厕溷，谓溷垣墙，隐於其侧而浣涤也。一谓溷窦。言建又自洗荡厕窦。厕窦，泻除秽污之穴也。）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
又曰：赵襄子灭智伯，其臣豫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乃变名姓为刑人，入宫涂厕，中挟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厕之刑人，豫让内持刃兵，曰：“欲为智伯报仇。”左右欲诛之，赵襄子曰：“彼义人也，我谨避之耳；且智伯亡无後，而其臣欲为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去之。
又曰：大将军卫青侍中，上据厕而视之。注：溷，厕也。
《汉书》：郅都侍上。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上目都击之，都不往。上欲自行，都伏谏曰：“一姬死，复一姬进，上虽自轻，奈太后宗庙何？”太后闻之，赐都金。
《晋书》：王戎，惠帝反宫，以戎为尚书令。既而河间王遣使说成都王颖，将诛齐王冏。檄书至，冏谓戎曰：“孙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纠合义兵，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听谗，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卿善为我筹之。”戎曰：“公首举义众，定大业，开辟已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赏，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贰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权崇让，此求安之计也。”冏谋臣葛怒曰：“汉魏以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公就第，宁有得保妻子乎！议者可斩。”於是百官震悚，戎伪药发堕厕，得不及祸。

又曰：郭璞素与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妇女间，便入。璞曰：“卿来，他处自可径前，但不可厕上相寻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诣璞，正逢在厕，掩而观之，见璞裸身被，衔刀设。璞见彝，抚心大惊曰：“吾每属卿勿来，反更如是！非但祸吾，卿亦不免矣。天实为之，将以谁咎！”璞终婴王敦之祸，彝亦死苏峻之难。

《魏氏春秋》曰：许允为镇北将军，未发，徙乐浪。允善相，印将拜，印以不善更刻大，如此者三。允曰：“印虽好而已被辱。”问送印者，果怀之而坠於厕。

《幽明录》曰：建德民虞敬上厕，辄有一人授草手内与之，不睹其形，如此非一。过後至厕，久无送者，但闻户外斗声，窥之，正见死奴与死婢争先进草，奴适在前，婢便因後挝之，由此，辄两相击。食顷，敬欲出，婢奴阵势方未已，乃厉声叱之，奄如火灭。自是遂绝。

又曰：阮德如尝於厕见一鬼，长丈馀，色黑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唤而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

桓谭《新论》曰：博士弟子谭生居东寺，连三夜有恶梦，以问人，教使晨起厕中说之。三旦而人告，以为咒诅，扑治数日。

曹毗曰：杜兰香戒张硕不宜露头上厕，夜行必烛，若脱误，当跪拜谢。

周景式《孝子传》曰：管宁避地辽东，经海遇风，船人危惧，皆叩头思过；宁思惟无愆，念尝如厕不冠，即便悔过，海风寻止。

《异苑》：陶侃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杖，有一人著平上介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相见。”

《襄沔记》：蜀先主之依刘表，起至厕，见髀里生肉，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之，备曰：“平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表虽重备，因此欲取备。备觉，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鸪，从襄阳城西檀溪水中而渡，被溺不得出，备既急，乃曰：“的鸪：今日危矣，可不努力乎！”的鸪乃一踊三丈，遂得过溪而去。

《神仙传》曰：淮南王安谒仙伯，坐起不恭。主者奏安不敬，谪守厕三年。

《抱朴子口内篇》曰：河东项曼都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问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仙人乘龙迎我上天，先过紫府，金床玉几，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杯饮我，辄不死不饥渴。昔淮南王事天帝有失行，谪之守厕矣，吾何人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刘实诣石崇，如厕，见有绛文帐茵缛甚丽，两婢持锦囊。实遽退，笑谓崇曰：“向误入卿室。”崇曰：“是厕耳。”实更往，向乃守厕婢所进锦囊是筹，良久不得便，行出，谓崇曰：“贫士不得此厕。”乃如他厕。

又曰：石崇厕常有十馀婢侍列，皆佳丽，藻饰置甲煎沉香，无不毕备；又与新衣，客多不能着。王敦为将军年少，往脱故衣，着新衣，气色傲然。群婢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世说》：王大将军敦初尚主，厕见漆箱中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下果，食遂至尽。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敦自倒着水中而饮之，谓之乾饭。群婢掩口而笑之。

卷一百八十七　居处部十五

墙壁

《说文》曰：垣蔽曰墙。又曰：壁，垣也。

《尔雅》曰：墙谓之墉。

《广雅》曰：墉，垣墙也。

《释名》曰：墉，容也；所以蔽隐于形容也。壁，辟也；所以辟断风寒也。墙，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垣，援也；人所阻以为援卫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书》曰：既勤垣墉，惟其涂茨。

《尚书大传》云：天子贲庸，诸侯疏杼。注曰：贲，大也；言大墙正道直也。疏，衰也；杼，亦墙也；亦衰杀其上，不得正直。

《诗》曰：百堵皆作。

又曰：筑室百堵。

又曰：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

又曰：乘彼危垣，以望复关。

又曰：《墙有茨》，卫人刺上也。公子顽通于君母，而不可道也。墙有茨，不可扫也。《笺》：墙，所以防非常也。

又曰：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由，用也，人将听之。

又曰：将仲子兮，无逾我墙。

又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务，侮也。）

又曰：彻我墙屋，田卒莱。毁墙屋，不得农也。

《书序》：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至鲁恭王时，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

又曰：峻宇雕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七月，坯墙垣。六月小署后五日，蟋蟀居壁。
《周礼》曰：墙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为率，足以相为胜也。
《左传》：叔孙曰：“人之有墙，以蔽恶也。墙之坏，谁之咎也？”注：咎在墙也。
又曰：巢牛隐於短垣以射吴子诸樊。
又曰：寺人披伐蒲，重耳逾垣而走，披斩其。
又曰：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
《论语》：叔孙武叔谓子贡曰：“仲尼岂贤於子乎？”对曰：“譬之宫墙，赐之墙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
又曰：粪土之墙不可圬也。
又曰：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史记》曰：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门东出，不便，乃穿一门出太庙暖垣。丞相申屠嘉闻之，奏请诛错。上爱之，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暖，且又我使为之。”错谢而出。嘉曰：“吾悔不先斩错。”
又曰：司马相如家成都，贫，家徒四壁立。
《汉书》曰：贯高等欲害高祖。置人於复壁中。
《後汉书》曰：逢萌与同郡徐房、平原李子□、王君公相友善，并晓达阴阳，怀德秽行。房与子□养徒各千人，君公遭乱独不去，侩平自隐。（侩，谓平会两家买卖之事。）时人语曰：“避世墙东王君公。”
又曰：史叔宾者，陈留人也。少有盛名。郭林宗见而告人曰：“墙高基下，虽得必失。”後果以论议阿枉毁名云。
又曰：崔晏仕宦，历位边郡而愈贫薄，家徒四壁。卒，无以殡敛，光禄勋杨赐、太仆袁逢、少府段为备棺椁葬具，大将军袁隗树碑颂。
又曰：杜安，字伯夷。少有志节，年十三入太学，号奇童。京师贵戚慕其名，或遗之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印封如故，竟不罹患，时人贵之。位至巴郡太守。
《吴志》曰：吕蒙病，孙权时在江安，迎置内厩，治护万方。欲数见颜色，又恐劳勤，常穿壁瞻之，见其少食则喜，不能则咄也。
《晋书□外国传》：大秦国以琉璃为墙壁。
《齐书》曰：刘，字子敬。方轨正直。兄夜隔壁呼出，不答，方下床着衣立，行及帘外，然後应。问其故，曰：“向束带未竟。”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昼卧斋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行数步而壁崩。
《左传》曰：正考父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孰敢不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人不敢以不轨之事侮之。）
《家语》曰：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
《衡山记》曰：甘泉宫有石壁焉，禹所刻文在此。
《洞冥记》曰：元狩三年，帝复起凌霞观，去地九十丈，累白玉为壁，以八分篆写羲皇以来迄周成王封禅之事。所谓事登壁间，盖帝王之本绩也。
《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恐颓也。
《淮南子》曰：舜作宫筑墙始也。
《汉官仪》曰：省中皆胡粉涂壁，画古烈士。
《新序》曰：诸侯墙有黑垩之色，无丹青之彩。
《神仙记》：白和事王君，王君语曰：“我暂往瀛州，汝于正北石室熟视北壁，当见文字，读之得道矣。”三年，方见壁上有古人所刻《太清经》，读之得仙。
《魏略》曰：赵岐避难青州市，孙嵩知岐避事，置岐於复壁中。
《西京杂记》云：匡衡凿邻家壁，偷光读书。
宋玉《赋》云：东家美女登墙窥玉三年，玉犹未许。
焦赣《易林》曰：千仞之墙，祸不入门。
孟奥《北征记》曰：邺城避雷室西南石沟北有华林墙，墙高九丈，方圆一里也。
柱
《广雅》曰：楹谓之柱。
《释名》曰：柱，住也。楹，亭也。亭，亭然孤立也。
《周书》曰：文王在镐召太子发曰：“吾栝柱而茅茨，为民爱费也。”
《左传》曰：叔孙豹指楹曰：“虽恶是，其可去乎？”
又曰：丹垣宫楹。
《梁传》曰：丹桓宫楹。礼，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
《大戴礼》曰：周时德泽和洽，蒿茂以为宫柱，名曰蒿宫。
《汉书□郊祀志》曰：武帝铸柏梁铜柱。
又曰：成帝立赵皇后，刘辅谏曰：“朽木不可为柱，卑人不可为主。”
范晔《後汉书》曰：李膺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第舍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往，破柱，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
《魏略》曰：大秦国以水精为室柱。
《吴志》曰：孙坚为董卓所攻，坚与数十骑驰围而出。坚常著赤帻，令亲近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急，见一柱在草中，因脱帻著柱上。卓骑望见，围绕数重，后觉是柱，乃去。

《晋书》曰：石季龙掘秦始皇冢，取其铜柱，铸以为器。

又曰：太始二年秋，营太庙，致荆山之材，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

曹嘉之《晋纪》曰：诸葛诞以气励称。常倚柱读书，雷震其柱，诞读书自若。

《陈书》曰：初，梁侯景焚太极殿。及景平，至陈武帝议欲营之，独阙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後渚。因得用之。

《汉武内传》曰：上起神屋，铸铜为柱，金涂，大五围。

《帝王世纪》曰：桀作金柱三千。

《列女传》曰：纣作铜柱，以炭火然之，有罪者令抱其柱，辄堕炭中，妲己观以为笑。

《汉官典职》曰：德阳殿柱皆金刻镂作，奇禽万巧，间以丹青翡翠，竟柱构以水精，一柱三带，韬以赤缇。

应劭《汉官》曰：开阳门始成，未有名。夜有一柱飞来楼上，后琅琊开阳县上言：南门一柱飞去。光武使视，因刻记其年月，以名门焉。

《神异经》曰：昆仑山有铜柱，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回如削。下有仙人府与天地同，休息男女名曰玉人，男即玉男，女即玉女，无为配匹而仙道成也。

《三辅决录》曰：长陵田凤，字季宗。为尚书郎。仪貌端正。入奏事，灵帝目送之，因题殿柱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

伏滔《北征记》曰：广陵，吴王濞所都。修大城，得柏柱三，皆柏心，盖吴王濞门柱也。

华延隽《洛阳记》曰：太极殿有四金铜柱。

焦赣《易林□旅之咸》曰：金梁铁柱。

又曰：《家人之升》曰：“高楼无柱，颠僵不久，纣失人主，身死牧野。”

盛弘之《荆州记》曰：巴东城西有一柏柱孤植，大可数围，高三丈馀。相传是公孙述时楼柱，乃云：斫之血出，枯而不朽，历代弥固，将恐有物凭焉。

《江陵记》曰：沔城内有赤湖客舍，襄阳大道经城中过。元嘉十年，连雨，城南门沮坏，得土中故楠柱，长一丈七尺。临川康王取以为大斋西北柱，初时色黑，一季後不复黑，计此千年。

《列子》曰：共工触不周山，天柱折。

《晏子春秋》曰：晏子将死，凿楹纳书焉，谓妻曰：“楹记日也，子壮而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燕丹子》曰：荆轲以匕首ㄴ决秦王，入铜柱，火出。
《淮南子》曰：柱不可以刺齿，蓬不可以持屋。
《世说》曰：陆抗初拜司空，有人往索酒，便自起酌梁柱间，祝曰：“当今乏才，以尔为柱石之任，莫倾人栋梁。”陆笑曰：“感卿良箴。”
《楚辞口天问》曰：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傅玄《正都赋》曰：锦墙雕柱。
刘良《七举》曰：绿柱朱榱，青琐壁。
李尤《楹铭》曰：强体正，虽重不移；上下相安，高而不危。
《世说口夏侯玄赞》曰：玄尝倚柱作书，霹雳其柱，神色无变，作书如故。
俞益期笺曰：马文渊昔立两铜柱於林邑。岸北有遗兵十馀家，不反，居宁灵岸南对铜柱，悉姓为马，自为婚姻，有二百户。交州以流寓，号曰马流。言语饮食，尚与华夏同。山川移易，铜柱今没在海中，正赖此民以识故处。
梁
《尔雅》曰：{亡木}谓之梁。（郭璞注曰：屋大梁。）
《吴越春秋》曰：夏禹庙以梅木为梁。
焦贡《易林口旅之咸》曰：金梁铁柱，完全不腐。
《汉官典职》曰：德阳宫画屋朱梁。
曹子建《七启》曰：彤轩紫柱，文榱华梁。
《古歌》曰：本自南山松，今为宫殿梁。
《西京赋》曰：为雄虹之长梁。
司马相如《长门赋》曰：饰文杏以为梁。
班固《西郊赋》曰：应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
《楚词》曰：玄玉之梁。
曹植诗：文榱华梁。
栋
《尔雅》曰：栋谓之桴。（郭璞注曰：屋急也。）
《广雅》曰：急，栋也。
《释名》曰：急，稳也，似桷也。或谓之望，高可望也。或谓之栋。栋，中也。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
《易口大过卦》曰：栋桡，本末弱也。（王弼注曰：初为本，而上为末。）
《左传口襄二十八年》曰：卢蒲癸刺庆舍，王何解其肩。犹援庙桷，动於甍。（柱注曰屋栋。）
又曰：子产谓子皮曰：“子於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压焉。”
《汉武帝故事》：上起神屋，甍附作金凤，轩翥若飞，口衔流苏，长十馀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左慈与曹公饮，饮毕，以杯掷屋栋悬着，栋动摇，似飞鸟。
《淮南子》曰：郢人买屋栋而与之车毂，跪而度之，大虽可而长不足也。
《桓子新论》曰：王公大人则嘉得良师明辅，品庶凡民则乐畜仁贤哲士，皆国之柱栋而人之羽翼。
《楚辞□九歌》曰：桂栋兮兰，新夷楣兮药房。
郭璞《游仙诗》曰：□生梁栋间。
傅玄《栋铭》曰：国有维辅，屋有栋梁。室之倾尚可柱也，心之倾不可辅也。
卷一百八十八　居处部十六
窗
《说文》曰：窗，穿壁以木为交窗，所以见日也。向北出牖也。在墙曰牖，在屋曰窗。
又曰：棂，间子也。栊，房室之疏也。
《释名》曰：窗，聪也；於内视外，为之聪明。
《大戴礼》曰：随武子《牖之铭》曰：“随天之时，以地则之，敬祀皇天，敬以先时。”
《礼记□郊特牲》曰：薄社北牖，使阴明也。
又《儒行》曰：荜门闺窦，蓬户瓮牖。
《论语》曰：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五经典义》曰：虞主埋之庙北牖下，北方无事，虞主亦无事也。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后不喜出入游观，希尝临御窗牖。
《老子》曰：凿户牖以为室。
又曰：不窥牖，见天道。
《汉官□封禅仪》曰：泰山有天窗。
《三辅黄图》曰：明堂有七十二牖。
《孝经注》曰：明堂之制，八窗四闼。
《东宫旧事》曰：阁内有曲鄣，鄣上雀目窗。
又曰：宫有四面窗，八所，绫绮连钱及青匡郭飞板。
《郭子》曰：满奋畏风，在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问之，对曰：“臣若吴牛，见月而喘。”
《西京杂记》曰：昭阳殿窗户扉多是绿琉璃，皆通照，毛不得藏焉。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降，东方朔於朱雀牖中窥母。母谓帝曰：“此儿无赖，久被斥逐，原心无恙，寻当得还。”
又曰：帝起超神屋，有□母窗、珊瑚窗。
《贤圣冢墓记》曰：东平思王奢靡，及死，生葬所幸奴婢著铜窗内，令守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行数》曰：《太公金匮□牖之书》曰：“门望端审，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李尤《牖铭》曰：天设窗牖，开光照阴，施於明堂，以象八风。
陆机诗曰：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馀辉，览之不盈手。
《灵光殿赋》曰：玉女窥窗而下视。
《文选□诗》曰：窗中列远岫。
《蜀都赋》曰：列绮窗以瞰江。
古诗曰：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又曰：文疏结绮窗，何阁三重阶？
槛
《汉书》曰：朱□忠谏，攀槛，槛折。及治，上曰：“勿易！因而辑之，以旌直臣。”
《文选》曰：伏棂槛而俯听，闻雷霆之相激。
《鲁灵光殿赋》曰：轩槛蔓延。
《楚词》曰：坐堂伏槛临曲池。
又曰：照槛兮扶桑。
椽
《说文》曰：椽，榱也，桷也，，榱也。秦谓之榱，周谓之椽，鲁谓之桷。
《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来早切。）
《汉书解诂》曰：桷，椽也。诸侯丹桷，以丹色也。
《诗》曰：松桷有梃。
《梁》曰：刻桓宫桷。礼，天子之桷，斫之磨砻之，加密石焉。诸侯之桷，斫之砻之。大夫斫之。士斫本。刻桷，非正也。
《左传》曰：宋人伐郑，以太宫之椽为卢门之椽。
《续汉书》曰：蔡邕避难在吴，告人曰：“吾昔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从东间数第十六，可以为。取用，果有异声。”
张《汉记》曰：梁冀起台殿，梁柱椽桷镂为青龙白虎，画以丹青□气。
《战国策》曰：或谓孟尝君曰：“廊庙之椽，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士之智。”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金为椽，刻玳瑁为龙虎禽兽以薄其上，状若隐起，椽首皆作龙形，龙首衔铃，流苏悬之。
《西京杂记》曰：照阳殿椽桷皆刻作蛇龙，萦绕其间，鳞甲分明，见者莫不惊忄栗。
《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檐
《说文》曰：檐，也。
又曰：楣，秦名屋联[A171]也。齐谓之檐，楚谓之。
《释名》曰：檐，妾也；妾屋前後也。，旅也；连旅之，或谓之[A171]。
[A171]，绵也；连绵榱头使平也。上入曰雀头，形似爵也。
《礼记□明堂位》曰：复庙重檐，天子之庙饰也。
《梁传□文公》曰：坏庙之道，易檐可也。
《尔雅》曰：檐谓之。（郭璞曰：屋楹也。）

《尔雅》曰：梁上楹谓之。
《汉官解诂》曰：，梁上柱也。诸侯藻，为藻文也。
华延隽《洛阳记》曰：堂皇宫殿皆石玉、龙楣、藻。
《礼记□礼器》曰：管仲镂簋、朱、山节、藻，君子以为滥矣。

《尔雅》曰：而谓之。（郭璞注曰：即栌也。）
《三辅故事》曰：王莽起九庙，为铜钅 薄栌。
扬子《法言》曰：吾未见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者也。
开
《尔雅》曰：笄谓之疾。（郭璞注曰：柱上薄也，亦名开。犍为舍人曰：朱儒下小方木。）
《广雅》曰：薄谓之开。曲开谓之栾。
《说文》曰：开，屋强也。
王延寿《灵光殿赋》曰：曲开夭矫而环勾。
韦仲将《景福殿赋》曰：於是周览升降，流目详观，丛楹负极，飞栌承栾，开梧绮错，鲜攒。
铺首
《通俗文》曰：门扇饰谓之铺首。
《说文》曰：门扇环谓之铺首。
《风俗通》曰：门户铺首，《百家书》云：“输般见水上蠡，谓之曰：开汝头，见汝形。蠡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开。设之门户，欲使闭藏，当如此固密也。”
扬雄《甘泉赋》曰：排玉户而扬金铺兮，发兰蕙与芎穷。
李尤《平乐观赋》曰：过洞房之辅闼，历金环之华铺。
藻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殿堂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菱，水物，所以厌火也。
《西都赋》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红葩之狎猎。
《魏都赋》曰：绮井列疏以悬蒂。注：疏，布也。以板为井形，饰以丹青，如绮也。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圆渊方井，反植荷渠；绿房紫的，咄咤垂珠。
左思《魏都赋》曰：绮井列疏以悬蒂，华莲垂葩以到披。
曹植《七启》曰：绮井含葩，金壁玉箱。
颜延之《七绎》曰：木写口气，土秘椒芳，既扌延天而到井，又斫圆而镂方。
鸱尾
《晋中兴书》曰：泰元十年，鹳巢太极殿东鸱尾。
《晋安帝纪》曰：义熙五年六月，雷震太庙鸱尾，彻壁柱，若有文字。
宋武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清暑殿鸱吻中。
《陈书》曰：高祖二年戊辰，重口殿东鸱吻有紫烟出属天。
《唐会要》曰：汉柏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於屋以厌火祥。时人或谓鸱吻非也。
质础
《尚书大传》曰：大夫有石材，庶人有石承。（注曰：石材，柱下质也。石承，当柱下而已，不外出为饰。）
《说文》曰：质，柱下石也。古以木，今以石。
《广志》曰：舄石有五色者，光泽以为柱质，出苑蓬山。
《战国策》曰：智伯攻赵襄子。襄子之晋阳，谓张孟谈曰：“吾城郭完，仓廪实，铜少奈何？”孟谈曰：“臣闻董安于之治晋阳，公之堂皆以黄铜为柱质。请发而用之，则有馀铜矣。”
《古史考》曰：秦始皇使刑徒七万人作骊山，以北山石为舄。
《异物志》曰：大秦国以水精为舄。
《淮南子》曰：山口蒸，柱础润。
张衡《西京赋》曰：雕楹玉舄。
何平叔《景福殿赋》曰：金楹齐列，玉舄承趺。
奥
《论语口八佾》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
《尔雅》曰：西南隅谓之奥。（郭璞注曰：室中隐奥处。）
《通俗文》曰：奥内曰。
《韩子》曰：卫将军文子见曾子，曾子不起而延之於坐席，正身见於奥。文子谓其御曰：“曾子愚人哉！以我为君子也，君子安可不敬！以我为愚人，愚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可侮也！”
《吕氏春秋》曰：苑春谏卫公云：“君因隅奥有灶，不知寒矣。”
屋漏
《毛诗□荡□抑》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
《尔雅》曰：西北隅谓之屋漏。（郭璞注曰：屋漏，义未详也。犍为舍人曰：古者撤屋西北，猥以炊浴，没者讫而覆之，故谓之屋漏也。）
宦
《尔雅》曰：东北隅谓之宦。（郭璞注曰：义未详。犍为舍人曰：东北阳气始起，万物所养，故谓之宦也。）
《说文》曰：宦，养也；室东北隅食所居也。

《尔雅》曰：东南隅谓之。（郭璞注曰：，暗也。犍为舍人曰：东北万物生，蛰虫必出，无不由户。）
《释名》曰：，幽也；亦取宜也。
砖
《诗》曰：乃生女子，载弄之瓦。瓦，纺砖也。
又曰：中堂有甓。注：一名瓴。
《晋书》曰：陶侃，字士行。在广州无事，辄朝运百甓於外，暮运於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
《宋书》范晔母如厕而产，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瓦
《说文》曰：瓦，土器已烧之总名也。
《礼记》曰：有虞氏瓦棺。
又曰：毁方而瓦合。
《史记》曰：秦军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
《汉书》曰：霍光巷行，人见有人在屋上撒瓦投地，就视不见。而霍氏诛。
又曰：平帝元始四年，东风吹，长安城东门，屋瓦尽落。
《魏志》曰：魏文帝谓周宣曰：“朕梦殿上双瓦落地，化为鸳鸯，何也？”宣曰：“後宫当有暴死者。”须臾，後宫相害，死者。
《吴录》曰：景帝时，戎将於广陵掘诸冢，取版砖为城，所坏甚多。
《晋书》曰：张孟阳貌丑，尝从潘岳游洛阳市。岳美貌，群女争以果掷岳，满车箱；孟阳被投之瓦石。
《博物志》曰：桀作瓦。
《古史》曰：昆吾氏作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曰：挺埴以为器。
《梦书》云：梦见瓦，为甲铠，御祸患。
《春秋潜巴潭》曰：宫瓦自坠，至死不祥。
《汉武故事》云：上起神屋，以铜为瓦。
《庄子》曰：虽有忮心，不怨飘瓦。
又曰：以瓦注者巧。注，射；赌物也，所赌轻则意巧。
又曰：陶者曰：“我善冶埴。”
《大秦记》曰：大秦以水精为瓦。
《抱朴子》曰：班狄不能削瓦石为芒针。
燕子丹曰：荆轲之东宫，临池才舍瓦投蛙，太子进金瓦。
卷一百八十九　居处部十七
井
《释名》：井，清也；泉之清洁者也。
《风俗通》云：井者，法也，节也；言法制居人，令节其饮食，无穷竭也。久不滞渫，涤为井泥。（《易》云，井泥不食。）不停污曰井渫。（《易》云：井渫不食。）涤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易》云：井冽，寒泉。）聚砖，修井也。（《易》云：井无咎。）
《易传》曰：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礼记》曰：井与门、户、灶、中ニ为五祀。
《世本》曰：伯夷作井。
《周书》云：黄帝作井。
《说文》云：八家一井。
《易》曰：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又曰：井冽寒泉。
《周礼》曰：挈壶氏：掌挈壶以令军井。
《左传》曰：楚伐萧，还无社谓申叔展曰：“目於智井而拯之。”“若为茅，哭井则已。”
又曰：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狂狡辂郑人，（狂狡，宋大夫。辂，迎也。）入於井，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禽也。戎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听，谓常在於耳，著於心，想闻其政令。）杀敌为果，致果为毅。易之，戮也。”
《史记》曰：瞽叟使舜穿井，穿井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弟象共下土实井，从匿空中出，去。
《汉书》曰：蜀多盐井，罗褒以盐井致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陈遵每大饮会，宾客满堂，辄闭门，取客车辖投井中。
《汉书》曰：元帝时，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至成帝，北宫井水溢，王莽之徵也。
又曰：朱博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馀区井水俱竭，长老异之。後果废焉。
又曰：王莽时，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兴，自此始矣。莽使群公白太后，太后曰：“此诬罔天下，不可施行。”宗广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夕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有新井，入地且百尺也。”
《後汉书》曰：琅琊有冰井，冰厚尺馀。
又曰：耿恭之攻匈奴，以疏勒城傍有涧水可固，五月，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攻恭，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拥绝涧水。恭於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恭仰天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万岁。乃令士扬水以示虏，（《东观记》曰：恭亲自挽笼，於是令士且勿饮，先和泥涂城，并扬示之。）虏出不意，以为神明，遂引去。
又曰：淳于恭门侧有井，乡里小儿争饮牛，恭恶之，多置水器，汲水满之。
又曰：张让劫天子至河，掌玺者投玺井中。後孙坚讨董卓至杞国，见井有五色光，後浚井得玺。
《吴书》曰：孙策功曹魏滕有罪谴，欲杀之，左右忧恐，计无所出。夫人乃倚大井召策谓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阐过录功。功曹在公尽规，汝今杀之，他人明日皆叛汝矣。吾不忍见汝祸及，当先投此中。”策大惊，遽释滕罪。
《晋书》曰：阮瞻尝群行，冒热渴甚，逆旅有井，众人竞趣之，瞻独逡巡在後，须臾，饮者毕，乃进，其夷退无竞如此。
又曰：元帝为晋王，使郭璞筮，遇豫之睽，璞曰：“会稽当出锺，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也。”及帝即位，太兴初，会稽剡县人果於井中得一锺，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馀字时人莫识之。璞曰：“盖王者之作，必有灵符，塞天人之心，与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
《梁书》曰：巴郡忽有地自开成井，方六丈，深三十二丈。
《帝王世纪》曰：尧时，老人击壤於路而歌曰：“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史》曰：延陵县季子庙沸井之北，忽闻金石声，疑有异，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又响，即复凿之，复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简，长一尺，广二分，上有隐起字曰：“庐山道人张陵再拜谒。”简文坚白，字色乃黄。

鱼豢《魏略》曰：明帝九龙殿前为玉井绮栏。

《高士传》曰：管宁所居井，会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宁乃多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

《唐书》曰：长庆中，长安主簿郑翦主役太清宫御院。忽於院前西序见一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直皇帝过路，汝速实之。不然，罪出不测。”翦惶恐，遽领役人视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一古井宛然。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翦以闻。上既至宫，群臣及供奉官於马前蹈舞贺。有诏命翰林学士韦处厚纪述，以表其异。

《孟子》曰：有为者譬若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有为，仁义也。轫，八尺也，虽深，不及泉。喻有为者中道而尽弃前行也。）

《庄子》曰：公孙龙问於魏牟曰：“龙困百家之智，穷众口之辨，以为至达，今吾闻庄子之言，茫然异之，无所开吾喙。”公子牟笑曰：“子独不闻玄井之蛙谓东海之鳖曰：吾跳梁乎井之上，入休乎缺之岸；赴水则接掖持颐，蹶泥则灭足没跗；还干蟹与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寺坎井之乐，亦至矣。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若曰：“夫万里之远，不足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不为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之推移者，此亦东海之大乐。”於是坎井之蛙闻之，然惊，规规然自失。

《墨子》云：备城五十步一井。

《范子》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孙子兵法》曰：地多陷曲曰天井。

《墨子》云：二舍共一井。

《抱朴子□内篇》曰：临沅县有寥氏，家世老寿。後子孙辄夭残折，他人居其故宅复世寿，乃知是宅所为，不知何故，疑井中赤，乃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丹汁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

《吕氏春秋》曰：天下之美者，昆仑之井。

又曰：宋丁氏无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人传之者闻於宋君，召问其故，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说苑》曰：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问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闻，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焚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管子》曰：桓公将与管仲饮，十日斋戒，掘新井而柴焉。注：新井以柴盖覆之，取其清洁，示敬也。

《葛仙公传》曰：仙公取数十钱，使一人投井水，公从井上呼，钱又一一飞从井中出，入公器中也。

《桂阳列仙传》曰：苏启母曰：“有宾客来会，受性当仙，今招去，违於供养。今年多疫，窃有此井水，饮之可得无恙，卖此水过於供养。”使宾客随去焉。

《水经注》曰：华林园蔬圃中有古井，悉珉玉为之，以缋石为口，玉作精密，独不变古，粲焉如新。

《异苑》曰：兰陵昌虑县阝城有华山，山上有井，鸟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团翅，此禽见则大水。井又不可窥，窥者盈岁辄死。

又曰：广陵郡东界有黄公冢高坟二所，前有一井，面广数尺，每旱不竭，有於其中得铜釜及罐各一。

又曰：谢晦，字宣明。宅南路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见三龙甚分明，行道往观，莫不嗟异。有人入井，始知是砖隐起作龙形。

又曰：浔阳昙椿世居长沙，宅有古井，每夜辄闻有如炮竹声，相承谓为龙咤。

《风俗通》曰：庞俭，父先逃走，随母流宕。後居乡里，凿井得铜，生遂致富。後买奴，曰：“堂上者，我妇也。”问其故？奴曰：“我妇姓艾，字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赤志。”母曰：“我翁也。”遂为夫妻。时人曰：“凿进得铜，买奴得翁。

又曰：庞俭凿井，得钱数万。

又曰：郄子路行饮马，投钱井中。

《续汉礼义志》曰：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

《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黄龙登。

《异物志》曰：卢陵城中有一井，井中有二色，半青半黄，黄者似炭汁，作麋粥皆金色，因名之金井。

《幽明录》曰：山阴县九侯神山上有灵坛。坛前有古井，常无水。及请告神，即水涌出，供用足乃复渐止。

《浔阳记》曰：盆城，汉灌婴所筑。孙权经此城，自立Ｂ井，令人掘，得故井，铭曰：“颍阳侯所开，三百年当塞，不满百年，为当运者所开。”权忻，以为瑞井。江中风浪，井水辄动。

《豫章记》曰：厌源山西北余侔村五六里有洪井，说云洪崖先生之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都赋》曰：火井荧於幽泉。注：蜀都有火井，欲出其火，先将家火投之，隆隆如雷声，须臾火出，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其光不灭。

《博物志》曰：临邛有火井，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昔时有竹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後火转盛势，以盆着井，煮盐得盐。後以烛火投井中，即灭。迄今不复也。

盛弘之《荆州记》：随郡北界有庙乡，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村，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村。西有重堑，内周回一顷二十亩，地中有九井。相传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井水动。则以地为神农社，年常祀之。

《浔阳记》：龙窟有深泉，泉侧常见龙。曾有人於水边洗铜碗，忽浪起水涨，便失碗，此人没水逐取，既出，复失去。後人见龙衔碗在城里井边。

《幽明录》曰：襄邑县南有濑乡老子庙，庙中有九井，洁斋入者，温清随人意念。

《濑乡记》：老子庙中有九井，汲一井，馀井水并动。

《广志》曰：临邛有粉井，得其水汰粉，则益光。

《嵩山记》：少室山有口母井，出口母。

《洛阳记》：宫墙西有两铜井连御沟，名曰汜。

《羊头山记》：卫青破月支，月支有井，色如酒，因名曰酒井。

又曰：东阿城北门有大井，深七尺，煮之得胶，贡之。

又曰：雍丘县有神井，兴雾雹，享祭不辍。

又曰：盘固山有大井，铜人尝守之，五十年一踊，水起数十丈，铜人每以手掩之，即止。

又曰：零浦有盐井二十四，其一出火，筒取密闭，万里不灭。

又曰：金龙井，西京太极殿上有之，金龙负山於上，兼金鹿卢。

《山海经》曰：昆仑山墟，在西北帝之下都，高百仞，面有九井，以玉为杆。

《洞冥记》：珠甜水去虞渊八十里，有甜溪水如蜜。东方朔游此水，还，将数斛以献帝。帝投阴井，井里遂恒甜而寒，洗肉肌理柔滑。瑶琨去玉门九万里，有碧草如麦，锉之以酿，则味如酒而验烈，看之则颜色如醉，饮一合则三旬不醒，啜甜水则随饮随醒。

又曰：长安东七百里有口山，山头有井，口从中出，若土德王则黄口出，火德王则赤口出，水德王则黑口出，金德王则白口出，木德王则青口出。

《荆州记》：风井，夏则风出，冬则风入。

又曰：益阳县有冈，冈上有金井数百尺。传云：昔有金人以杖撞地而辄成井。

王子年《拾遗记》：峻锾山名下有金井，白气冠其上，井中金桑，弱可缄滕。

又曰：范蠡相越，致千金，僮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於越都，以为兵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铜钱之类如山阜者。或藏之井{渐土}，谓之宝井。奇容丽色溢於闺房，谓之游宫。自历古以来，未之有也。

又曰：频思之国，人皆多力拳颈，不食五，日中无影，饮桂浆口露，羽毛为衣。大如缕，坚韧如筋，申之裁至一丈，置则自缩如螺。缋此人以为绳，以汲丹井之水，至久方得升合之水。水中有白蛙两翅，去来常在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晋临井而窥，有青雀衔土杓以授，子晋取而饮之，乃有雪飞，子晋以衣袖雪，则雪自止，白蛙化为双白鸠入口。

又曰：王傅，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果大富。永初中，以钱买官，至中垒校尉。三田一土，乃垒字也。

《郡国志》曰：姑衍州有凉风井，穴深不可测，常有微风，虽三伏盛暑犹须衣裘。

又曰：恒州常穿井，得白玉，方四尺，下有石，石有龟，长二尺许。

又曰：连浑府姑衍州遥火山西有火井，深不可见底，炎气上，常若微电，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似火从他发，故名荧台。

又曰：濮州姚墟有二井，是舜井也。以物投一井，即二井水皆动。耕於历山，渔於雷泽，即此也。

又曰：硖州宜阳山有风井，穴大如瓮，夏出冬入。有樵人置笠穴口，风翕之入，後于长溪口得笠，则知潜通也。

又曰：朔州有神泉，人歌曰：纥真山头有神井，入地千尺绝骨冷。

又曰：贵州有司命井，半甘半淡，潜涌江波，虚盈如势。

又曰：衡山侯昙山，山有溪豪神祠坛。坛旁有石井，常无水，人祀之即水出，事了即乾。

又曰：柳州昔相岭西麓下有潮井，广半亩，一日三涌三落。

又曰：尧井在汜水县东十五里，汉高祖败，项羽追之，入此井得免。见井中有双鸠飞出，有蜘蛛网，因而得免。

又曰：济州城，管仲私邑。今城内有夫子五井焉。

又曰：洪州庞源山，山上有风雨池，言山高水深，流激着树，洒如风雨，云是洪崖之井。

又曰：广州越井冈，一云越王井。云赵佗误坠酒杯於井，遂浮出石门。故诗云“石门通越井”是也。

又曰：儋州氵公井与沦水通，有人以竹置井中口，沦水得之。俚人呼竹为滔氵公，因以为名。

师旷问天老曰：人家忌腊日杀生於堂上，有血光，一不祥；井上种桃，花落井，二不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文志》曰：玉井四星，在参左足下。水以符瑞，王者清净，则浪井出。
《符瑞图》曰：浪井者，不凿自成。王者清净，则有仙人主之。
《丹阳记》曰：句容县有沸井，亦曰沸潭。
《两京记》曰：醴泉坊，本名承明坊。开皇初，缮筑此坊，忽闻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浪井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
《水经注》云：襄国西石冈上有井，大如车轮。《图志》云此井光武营库所凿。《魏都赋》曰：墨井盐池。注：邺西高陵有石墨井。
《岭表录》：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使，以珍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
《渚宫故事》云：江陵城东二十里有天井，周回二里，其深不测，旱而祷之，即大雨即至。
《隋图经》云：常山唐县中山城西北隅有一大井，俗名赵母井。昔云“醇酎千日”，即是此井所酝。後以石盖之，人不敢开，齐刺史博陵王济欲开之，即有□雾隐蔽，惧不敢开。
魏文诗曰：双桐生空井，枝叶自交加。
《白泽图》曰：井神曰吹箫女子。
江文通《井赋》曰：穿重壤之千仞兮，构玉之百节，营之不日，既汲既渫。
晋郭璞《井赋》曰：尔乃冠玉槛，鳞错，鼓辘卢，挥劲索。
魏明帝《猛虎行》曰：双桐生空井，枝叶自交加，通泉浸其根，玄□润其柯。
卷一百九十　居处部十八
仓
《说文》曰：仓，藏也；仓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
《周礼》注曰：藏米曰廪。
《释名》曰：仓，藏谷物也。
《诗》云：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以峙其长。
又曰：丰年多黍多余，亦有高廪，万亿及秭。
又曰：我仓既盈，我庾惟亿。
《尚书》曰：武王克商，发巨桥之粟，大赖于万姓。巨桥，纣仓也。
《传》曰：楚庄王赈廪同食。注：赈廪，开仓。同食，上下无异。
《礼记□月令》：季春，发仓廪，赐贫穷。
又曰：五皆入，必量於岁。
又曰：循行积聚，无有不敛。
又曰：孟冬，命有司穿窦窖，修仓，谨益藏，务积聚。
又曰：国无九年之畜为不足，无三年之畜曰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储畜以待凶荒。
又曰：仓人：掌粟入之藏。办九之物，以待邦用。若不足，则止馀法用；有馀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
又曰：廪人：掌九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丰凶。
《公羊传□桓公》曰：御廪灾，御廪者何？粢盛之所藏也。
《论语》曰：旧既没，新既升。
《春秋佐助期》曰：天廪仓神名均明。
《史记》曰：舜母嫉舜，舜父使舜涂泥仓，放火而烧舜，舜垂席而下，得无伤。
又曰：李斯年少时入仓，观仓中鼠食粟，居大庑下。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杰皆争取金玉，而任氏独窖仓廪。及楚汉交兵，民不得田，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
又曰：高帝七年，立太仓。
《汉书》曰：汲黯因使矫制发仓，救河内饥民。上释罪。
又曰：武帝之初，民给家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诗》曰：“如冈如阜，如山如陵。”
又《宣纪》曰：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民。
又曰：王嘉奏事曰：“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後也。”
又邹阳上书吴王曰：吴有诸侯之位，而实富於天子，转粟西乡，陆行不绝，水行满河，（如淳曰：言汉京师仰须山东漕运以自给耳。）不如海陵之仓。
又贾捐之上书曰：武帝元狩六年，太仓粟红腐不可食。
又《食货志》曰：汉宣帝时，年丰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计，令郡国皆筑仓，以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其价而粜，以利人，名曰常平仓。百姓利之也。
《後汉书》曰：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贼公孙举伪号历年，守令不能破，多为坐法。尚书选三府掾属能治剧者，乃以韶为赢长。（赢县，故城在今兖州砖城县东北也。）贼闻其贤，相戒不入赢境。馀县多被寇，废耕桑，其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甚众。韶愍其饥困，乃开仓赈之，所廪赡万馀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多德，竟无所坐。
又曰：隗嚣既败，公孙述欲安众。以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述改名白帝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来常空。述即使人言白帝仓出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竟出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俄而嚣将王元降，述以为将军。

又曰：虞诩时，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屯聚连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何衰！”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始到，河内太守马棱勉之曰：“君儒者，当谟谋庙堂之上，反在朝歌邪？”诩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见吊勉。诩筹之，知其能为也。朝歌者，韩、魏之郊，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今其众新盛，难与争锋。兵不厌权，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举阂而已。”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吏已下各举所知，攻劫者为上，偷盗为次，带丧服而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馀人。诩为之飨会，悉负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乃潜遣贫民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缝其裾为帜，（帜，记也。《续汉书》曰：以缝缕其裙也。）有市里者，吏辄擒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

《魏志》曰：袁涣，字耀卿。为魏国郎中令。及卒，太祖为之流涕，以二千斛，一教“以太仓千斛赐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者，官法也；垣下者，新旧也。”

《吴书》曰：建康宫城即吴苑城，城内有仓名曰苑仓，故开北渎，通转运於仓所，时人亦呼为仓城。晋咸和中，修苑城为宫，惟仓不毁，故名太仓，在西华门内道北。

《晋书》：郑默出为东郡太守，值岁荒人饥，默辄开仓赈给，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诏书褒叹，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县有此比者，听出给。入为散骑常侍。

又曰：王浑，武帝受禅，加扬烈将军，迁徐州刺史。时年荒饥，浑开仓赈赡，百姓赖之。

又曰：王蕴为吴兴太守。民饥，辄开仓赡恤。主簿请先列上待报，蕴曰：“行仁义败，无恨。”坐违科免官，士庶诣阙，左降晋陵太守。

《郡国志》曰：衡山石廪峰一如仓庾，有二户一开一闭，闭者亦有关钥之形。王子年《拾遗记》曰：曹曾遇世乱，家家焚庐，曾畜书万卷，虑其先文湮没，乃积石如仓廪以藏书，世谓曹家书仓焉。

《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名之曰羊肠仓，在晋门闾阳北。石磴萦委若羊肠，故以为名。即今羊肠坂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越绝书》曰：君均东仓，春申君造。西仓名曰君均西仓，门周一里八步。
又曰：吴两仓，春申君所造，一名均输。
《洛阳记》曰：有常满仓。
《天门集》曰：廪星主仓。
《说苑》曰：子路为蒲令，备水灾。与民春修沟渎，为民烦苦，故人予一箪食、一壶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忿然不悦，往见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将至，恐有水灾，故与民修沟渎以备之，而民多匮於食，故与人一箪食、一壶浆。而夫子使赐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尔以为饿，何不告於君，发仓廪以给食之；而以尔私馈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见汝之私义也。速已则可矣，否则尔受责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又曰：北郭骚踵见晏子曰：“窃悦先生之义，愿乞所以养母者。”晏子使人分仓粟、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於景公，出奔。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悦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者。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更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复之，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今去齐国，国必侵矣。方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绝颈以白晏子。”逡巡而退，因自杀也。公闻之大骇，乘驰而自追晏子，及之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闻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叹曰：“婴不肖罪过，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晋阳秋》曰：泰始四年七月，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民也。
《管子》曰：错国不倾之地，积不涸之仓，藏不竭之府。注：不涸之仓，言务五也。
《述征记》曰：东城二石桥，旧於王城之东北，开渠引洛水，名曰阳渠，东流经洛阳，於城之东南，然後北回，通运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
《永嘉郡记》曰：青田溪发源太湖，湖是白土，无复细石，中生蕴藻，冬天水热如汤，故众鱼归之，名为鱼仓。
《益州记》曰：今成都县东有颓城毁垣，土人云古白帝仓也。
《异苑》曰：馀姚县仓封闭完密，而年年辄大损耗，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斫毁龟口，於是无复亏减。
《三辅故事》曰：汉大将军周亚夫军於细柳，今石激是也。石激西有细柳仓，城东嘉禾仓。
《老子》曰：田甚芜，仓甚虚。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
又曰：不务地利，则仓不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诸中国之在海内，不似卩米之在太仓乎！
《韩子》曰：韩昭侯之时，黍种贵，昭侯令人覆廪，吏果窃黍种粜之。
《淮南子》曰：近敖仓者不为之多饭，期满腹而已。
《盐铁论》曰：匈奴因山谷为城池，水草为仓廪。
《地理志》曰：敖仓在河南广武山，郑国所置。汉王与项羽争天下，运敖仓之粟。

《西京杂记》曰：曹元理善算。友人陈广汉有二，忘其石数。后算欠一斗，乃有鼠大如斗，在其中。
《吴志》曰：周瑜过鲁肃求资，肃有米三千石，乃指一与之。
《续异记》曰：晋陵无锡尉严无欲贮。後开，乃成蛇。以草焚之，便贫。
《诗》曰：胡取禾三百兮。
庾
《韩诗外传》曰：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庾，商贾藏於箧笥。
《毛诗》曰：曾孙之庾，如坻如京。注曰：庾，露积也。
卷一百九十一　居处部十九
府库藏
《释名》曰：库，舍也；物在舍也，齐鲁谓库为舍也。
《说文》曰：库，兵车所藏也。帑，金帛所藏也。府，文书所藏也。
《礼记》曰：季秋之月，命百工审五库之量。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库者：一曰车库，二曰兵库，三曰祭器库，四曰乐器库，五曰宴器库。
又《月令》曰：季春，命有司开府库，出币帛，聘名士。
《周礼》曰：太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於受藏之府，颁其贿於受用之府。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太府，下大夫，若今之司农。）
又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玉、珠玉、含玉。诸侯则共珠盘、玉敦。
又曰：内府：掌受九贡、九赋、九功货贿，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币献之金玉、齿革、兵器，凡良货贿，入焉。
又曰：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小用。注：布帛之藏，帛曰布，小用赐也。
又《天官□玉府》曰：合诸侯，则供珠盘。（郑玄注曰：以珠饰盘承牛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春官□天府》曰：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郡吏之治。（察，贰其黜陟也。治中，谓治薄书之要。）

《尚书》曰：武王克殷，散鹿台之财。纣所积之府库曰鹿台。

《春秋文耀钩》曰：咸池、天潢五星，五帝车舍也。宋均注曰：舍，库也；五帝车府。

《曲礼》：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六职。注：谓主藏物之税也。

《左传》曰：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及公子出也，窃藏以逃，尽用以求纳之，求纳文公。

《论语》曰：鲁人为长府，（藏货曰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汉书》曰：汉高祖七年，萧何立东阙前殿武库。

又曰：立武库以藏禁兵。

又曰：枚乘谏吴王曰：“夫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转输错出，军行数千里不绝於郊，其珍怪不如东山之府。”（如淳曰：吴王之府藏也。）

谢承《後汉书》曰：灵帝光和中，武库屋自坏。司隶许冰上书曰：“武库，禁兵所在，国之禁，为灾深矣。”

《魏志》曰：嘉平中，二鱼集於武库屋上。

《晋书》曰：武库封闭甚密，忽有雉叫。张华曰：“此必蛇化为雉。”视之，果有蛇蜕也。

又曰：赵王伦既还，谄事贾后，因求录尚书事，後又求尚书令。张华与裴皆固执不可，由是致怨，伦、秀疾华如仇。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鉴，目锺会云：“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

《商君书》曰：汤、武破桀、纣，海内无患，遂筑五库，藏五兵，偃武也。

锺会《刍荛论》曰：国之称富者，在乎丰人，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非上天所降，皆资之於人。人困则国虚矣。

《洞冥记》曰：元狩四年将夕，有黄叟怀内探径尺玉以授帝。帝以玉还宝库，即龙玉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赀，拟王家有宝库千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郄公大聚敛，钱数千万。嘉宾意甚不同，尝朝旦问讯，郄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钱货事。郄云：“汝正当欲得我钱耳！”乃听一日开库，任意用。郄公始止，谓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中乞与人，都尽。郄公闻之，惊怪不能已。

《拾遗录》曰：太上皇以宝剑赐高祖。及吕后，藏於瑶库。守者见白气从户中出如龙蛇，吕后更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惠帝即位，以此贮禁兵，名曰灵金府。

《韩诗外传》曰：晋平公藏宝之台烧，救火三日三夜。公子晏贺曰：“臣闻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仓，商贾藏於箧匮。今百姓乏於外，而赋敛无已者，是以天火之。桀、纣残贼而为天下戮。今皇天降灾於藏台，是君之福也。

《庄子》曰：天地有官，阴阳有藏。

魏都白藏之藏注曰：白藏库在西城，有屋一百七十四间。《尔雅》“秋为白藏”，因以为名。

《列子》曰：范氏之藏大火，商丘开入火，往还无难色，埃不漫，身不爻。子华之客乃谢之。

晋挚虞《武库屋铭》曰：有财无义，惟家之殃；无爱粪土，以毁五常。

张衡《西京赋》曰：武库禁兵，设在兰。

曹毗《魏都赋》曰：百藏之库，戎储攸归。

潘岳诗曰：微火不戒，延我宝库。

厩

《说文》曰：厩，马舍也。

《释名》曰：厩，鸠也，聚也，牛马之所聚也。

《诗》曰：乘马在厩。

《左传》曰：庄二十九年，新作延厩，书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注：日中，春秋分也。治厩当以秋分，今以春作，不时也。

《梁传》曰：二十九年，新延厩，延厩者。法厩。注：《周礼》天子十二闲，言法厩者，六闲之旧制。

又曰：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也？”公曰：“此晋之宝也。”息曰：“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厩而藏之外厩。”

《礼记□杂记》曰：厩焚。孔子拜乡人为火来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

《论语□乡党》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夏侯婴为沛厩司御，每送客还，过高祖语，未尝不移日。
《东观汉记》曰：顺帝汉安元年，始置承华厩舍令。
又曰：灵帝光和四年，初置绿骥厩，领受郡国调马。调，谓征发。
《汉旧仪》曰：天子六厩，未央厩、承华厩皆万匹。
《三辅黄图》曰：未央宫有金花厩、辂令厩、大厩、果马厩、乾梁厩、骑马厩、大宛厩、胡河厩、余厩，凡厩九，在城内。
《孟子》曰：厩有肥马，野有饿殍，是率兽而食人也。
《郡国志》曰：雍州霸昌厩，在长安西二十五里。王莽使司徒王寻发长安宿此。
《春秋佐助期》曰：厩星传令神，名诗时。
市
《古史考》曰：神农作市。《世本》：祝融作市。
《说文》曰：市，买卖之所也。
《古今注》曰：市，垣也；市，门也。
《风俗通》曰：俗言市井者，言至市鬻卖，当须於井上洗濯，令物鲜洁，然後市。案二十亩为一井，今因井为市。
《礼记》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於市；奸色乱正色，不鬻於市也。
《周礼》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注云：主者，言其多也。百族，百姓也。
又曰：凡国凶、荒、札、丧，则市无徵。
又曰：国君过市，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注曰：市者，交利而行之处也。君子无故不往观焉。
《史记》曰：吕不韦撰《春秋》成，榜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赐金三十斤。”
《後汉书》曰：张楷，字公超。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数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皆造门焉。车马填街，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司隶举茂才，除长陵令，不之官。隐居弘农山，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後华阴山中，遂有公超市。
又曰：王充家贫无书，尝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遍而诵之。
《晋书》曰：羊祜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时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皆为冰。南州人方市，闻祜丧，莫不号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其仁德感人如此。

《韩子》曰：庞共与魏太子质於邯郸，其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王信乎？”曰：“否。”“三人言，王信乎？”王曰：“寡人信矣。”共曰：“夫市无虎明矣。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郸去魏远於市，谤臣者过於三人，愿王察之。

《越绝书》曰：伍子胥至吴，徒跣被，乞於吴市三日。市正疑之，而导於阖闾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乞於吴市三日。”阖闾曰：“吾闻荆王杀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胥勇且智，彼必经诸侯之邦，可以报其父之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吴王下阶迎而唁数之，曰：“吾知子非常人也，何素穷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无罪，而楚王杀之，并其子。子胥得道遁逃出走，谁可以归骸骨者，唯大王哀之。”吴王曰：“诺。”上殿与语，三日，语无复者。王乃令：“邦中无贵贱长少，有不听子胥教者，犹不听寡人之罪，至死不赦。”

又曰：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阙两城以为市，在湖里。

班固《两都赋》曰：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傍流百廛，红尘四合，烟□相连。

《宫阙记》云：长安市有九所，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四里为市，凡九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南，又有当市观。

又曰：旗亭楼在杜门大道南，又有当市观。

张衡《西京赋》云：郭开九市，通带，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是也。又按《郡国志》云：长安大侠万子夏居柳市；司马季主卜东市；西市在醴泉坊，隋曰利人市，因有西市署。

《洛阳记》曰：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按金市在临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马市在东，旧置丞焉。又郦道元《注水经》云，马市即嵇康为司马昭所害之处。

《蜀本记》曰：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後，於成都青羊肆寻吾。”今为青羊观是也。

《郡国志》曰：幽州有亭。《新论》云：“添县亭，本大王所部，其人相与夜市，不为则有重害焉。”

又曰：始皇陵有银蚕金雁，以多奇物，故俗云秦王地市。

又曰：郢城内有市名蒲胥，故南齐校尉府也。

又曰：越州梅市，即梅福为市门卒之所。

又曰：齐桓公宫内有七市，韩娥东之齐乏粮，过雍门鬻歌於市，乃此也。

又曰：雍州富平西南十五里有直市城，秦文王造。物无二价，以直市为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记》曰：东京丰都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开三门，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初筑市，掘得古冢，土藏无砖甓，棺木陈朽，触之便散，尸着平上帻、朱衣，得铭曰：“筮道居朝，龟言近市，五百年间，於斯见矣。”当时达者参验其文，魏黄初二年所葬也。

又曰：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於是修饰诸行，葺理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瑰货充积，人物华盛。时诸行铺，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夷人有就店饮啖，皆令不取直。胡夷惊视，浸以为常。

又曰：西市，隋曰利人市。市西北隅有海池，长安中僧法成所穿，分永安渠以注之，以为放生之所。穿池得古石，铭云：“百年为市，而後为池。”自置都立市，至是时百馀年矣。

卷一百九十二　居处部二十

城上

《说文》曰：城，以盛民也。墉，城垣也。

《释名》曰：城，盛也；盛受国都也。

又曰：城上垣谓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墙，言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所谓堞，亦女墙也。

《易》曰：城复于隍。

《诗》曰：宗子维城，无俾城坏。

又曰：挑兮达兮，在城阙兮。

又曰：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建宫室，得其时制焉。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崇墉言言。

又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又曰：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

又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礼记□曲礼上》曰：登高不指。城上不呼。

《左传□隐公》曰：郑庄公立，姜氏爱共叔，为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

又曰：美城之大名也。

又曰：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卫，城无益也。”

又曰：梁伯好土功，亟城而不处，民罢而不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

又曰：备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浃辰之间，而楚克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都。
又曰：无戎而城，雠必保焉。
又曰：楚子围郑。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
又曰：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又曰：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又曰：士弥牟城成周，计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期，计徒庸，虑材用，书糇粮，令役於诸侯。
又曰：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旱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役人曰：“纵其有皮，丹漆若何？”华元去之曰：“去之，夫其口众我寡。”
《梁传□襄公》曰：古者，大国过小邑，必饰城礼罪，礼也。（明己国无罪。）
《公羊传》曰：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公羊传》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男五十雉，高三雉。
《史记》云：秦始皇使蒙恬北筑长城，西属流沙，东至辽水，以捍胡。
又曰：秦二世欲漆城，优旃曰：“善哉！漆城光荡荡，寇来不得上。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屋。”二世笑，遂止。
《汉书》曰：武帝太初元年，使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
又曰：梁孝王广睢阳城，周围七十里。
又曰：贰师遣属国胡骑二千与虏战，虏兵坏散死伤者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北至范大夫城。（汉将姓范，初筑此城，范亡其妻率众完保之，因以为名。）
又曰：车师前治交河城，外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去长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又曰：昭帝元凤六年，募郡国徙辽东玄兔城。
《续汉书》曰：耿恭，字伯宗。为戊巳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巳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
《魏志》曰：曹公攻马超，渡渭，每为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城。娄子伯说公：“今天寒，可沙为城，以水灌之，一夜可立。”从之。乃多作缣囊以盛土堰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公军於是尽得渡。
干宝《晋记》曰：魏文帝之在广陵，吴人大骇，乃临江为疑城，自石头城至于江乘，以木为枝，衣以苇席，加彩饰焉，一夕而成。
《晋书》云：“凉州城有龙形，故名卧龙城，本匈奴所筑也。”
又曰：朱序迁梁州刺史，镇襄阳。符坚遣军围序，序母韩氏自行城，谓西北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先弊，遂领百馀婢及城中女丁筑二十馀丈。贼攻，新筑不败，遂引退。襄阳谓之夫人城。

《晋载记》曰：赫连勃勃以叱于呵利领将作大匠，乃蒸土筑城。以锥刺之，锥入一寸，即杀作者；不入，即杀行锥者。勃勃以为忠。

沈约《宋书》曰：檀道济见收，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又曰：氐师杨难当寇汉中，魏兴太守薛健据黄金城。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燕录》曰：初，后燕帝光始中，丁灵民杨道猎於白鹿山，为契丹所获，流漂塞外，至大难北及黎大国，逐水草，以射猎为业。至十月，乃收苇为城，水浇令冻，高一丈五尺，东北七十八里，南北二十馀里，名陵城，居於其中。

又《夏录》曰：赫连勃勃下书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义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城弗远，宜有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国，可以统万为名焉。

《燕书》曰：太祖八年，使唐柱等筑龙城，立门阙、宫殿、庙园、籍田，後遂改为龙城县。

《北齐书》曰：唐邕，字道和。为给事黄门中书舍人。文宣出塞，邕必陪从。文宣尝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曰：“此何等城也？”或曰：“金城汤池，天府之国也。”文宣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也。”

《唐书》曰：景□二年三月，张仁愿於河北筑三受降城。先是，朔方与突厥以河为界，北有拂□祠，突厥每入寇，必祷祠，候冰合而入。时默啜西击，仁愿乘虚夺取漠南之地，筑三城，首尾相应。以拂□祠为中城，东西相去各四百里，背据津济，遥相应接。北拓三百馀里，於牛头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无寇掠，减镇兵数万人。

又曰：天宝二年正月二十八日，筑神都罗城，号曰金城。

又曰：天宝六载十二月，筑会昌城于阳所，置百司及公卿邸第。

又曰：建中元年五月，筑奉天城。四年十月，上避难于奉天。初，术士桑道茂奏请城奉天为王者之居，至是方验。

又曰：贞元九年二月，诏复筑盐州。先是，贞元三年，城为吐蕃所坏，自後塞外无保障，犬戎入寇。既城之後，边患顿息。

《五经异义》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专，御於天子也。

《周处》曰：周公作城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南系洛水，北因陕山，为天下之大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邑百雉之城，古之制也。
《国语》曰：众心成城，言以众心为城。
《墨子》曰：解带为城。
《琴操》杞梁死，妻援琴歌曰：“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哀感皇天今城为堕。”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就夫之死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
《淮南子》曰：昆仑山有层城九重。
又曰：鲧作九仞之城。
《墨子》曰：城西门守城之法：积樵营，杂茅苇，有木，有荻，有积沙，有蓬艾，有麻脂，有金钱，有积粟。
《庄子》曰：孔子说盗跖曰：“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跖曰：“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也。”
《韩子》曰：靖郭君城薛，客谏靖郭君曰：“君失齐国，虽薛城至於天，犹无益也。”靖郭君乃不城薛。
《博物志》曰：处士东里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禹始也。
又曰：代城始筑，立版，一日亡西南五十里，於泽中自立，结苇为门，因就营筑焉，其城圆周三十七里，为九门，故城处呼曰东城。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筑长城土色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薨，未葬，中牟叛之。既葬五日，襄子兴兵而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襄子击金而退军。吏曰：“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天助也，何为退？”襄子曰：“吾闻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险。使其城成，然後攻之。”
《述异志》曰：庐山上北岭有城号康王城，天雨闻鼓角之声。传云周康王好音，累巡名山，故有康王之号。
又曰：浔阳柴桑县城，晋永和中有童谣呼为平石城，时人佥谓平灭石之徵也。桓玄篡位，晋帝为平固王，恭帝为石阳公，具迁於此城。
又曰：寻阳张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张少贫约，屡往游憩，忽有一老父来，与张言，因问之：“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为南郡城耳。”言讫便去，不知所之。张既出官，仕进累迁，位登元凯。後为南郡太守，即以城号，以志老父之言焉。
又曰：安阳有金城，城皆如金色，坚劲不崩摧。先儒云：上古时天雨黄金也。
郦元《水经注》曰：鲁阳关水历衡山西，南经皇后城。建武元年光武遣侍中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俊持节迎光烈皇后於济阳，後发兵三百馀人，宿卫皇后道路归京师，盖税舍所在，故得其名矣。
又曰：汉水东合甲水，南流，经金井城。
又曰：汉水东经方石城，城在高原上，高十馀丈，四面临平，形若覆盆。其城宿是流杂聚居，故世亦谓流杂城。
又曰：易水出西山宽中谷，东经五大夫城，昔北平侯王潭所居。王莽之乱，子兴生五子，并避乱，隐居此山。故其後居，世以为五大夫城。
《河北记》云：易县有五公城。王潭不从王莽，潭子兴生五子避隐於此，世祖并封为侯：元才北平侯、显才蒲平侯、益才安嘉侯、仲才新市侯、季才唐侯，所谓中山五侯。其西三十里有五大夫城，说与此同。
《说苑》曰：中行穆子围鼓，鼓人有以城叛来降者，穆子不许。军吏曰：“师徒不勤得城，何故不受？”穆子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恶也。人以城来，独何赏？”
《秦州记》曰：天水郡治上□城，前有湖水，冬夏中停无增减。天水取名，由此湖也。
又曰：金城郡，汉昭元始六年所置。应劭云：初筑城，得金，故曰金城。凡城皆称金，言其固也。故《墨子》称金城汤池。
《齐地记》曰：即墨城东西百八十里平昌城，高六丈，有台，有井与荆水通，失物於井，得之於荆水。又神龙出入焉，故一名龙城。
《三齐略记》曰：阳庭城东西二百五十里青城山，秦始皇登此山，造石城，入河三十里，临海射鱼，方四百里水变血色，今犹尔也。
解道虎《齐记》曰：不夜城，在阳庭东南一百二十里。淳于髡称海童作妖，城古有日夜出见於东境，故莱子此城以不夜为名异之。
《梦书》曰：城为人君，一县尊也，梦见城者见人君也，梦筑新城，有功名。
《新序》曰：梁伯湎於酒，淫於色，心忄昏而耳塞，好作大城而不居，民罢甚。
《武当山记》曰：魏兴锡县有长利城，父老伯相传，云是长安土所筑，邑塞于余城。
王韶之《始兴记》曰：有任将军城，秦南海尉任嚣城也。合迳有三城：马鞍城、白鹿城、白沙城。郡晋咸康中张舫甚有惠政，白鹿群游，取一而献之，故因此为名。
袁山松《宜都记》曰：限山县有山名下鱼城，四面绝崖，两道可上，皆险，山周回可二十里，上有林木池水，里民种于山下。晋永嘉乱，土人登此避贼，贼守之经年，食鱼掷下与贼，以示不穷，贼遂退散。因以此为下鱼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地记》曰：门外越城者，越来伐吴，吴王在姑苏筑此城以逼之。又有越来溪。

又曰：越来溪西鱼城者，吴王既游姑苏，筑此城以养鱼。

又曰：鱼城之西有故城，长老云筑以酿酒。今俗人呼之为苦酒城。

又曰：匠门外鸭城者，吴王筑此城以养鸭。

又曰：娄门外鸡陂者，吴王养鸡城。

又曰：海渚有吴王阖闾，与越结怨，相伐，筑城名曰南武城，以御越。

盛弘之《荆州记》曰：马牧城东三里有蜂城。故老相传，云饥年民结侣拾蜂，止憩其中，故因为城。又云城随门势，上大下尖，其形似蜂，故有蜂号。二称莫知所附，故并载焉。

又云：当阳县东南有麦城。城东有驴磨城、掎角城。传云伍员造此二城以攻麦城，故假驴磨之名。

又曰：樊城西北有城，即《春秋》所称子之国。光武云“宛最强，次之”，即谓此。城西北行十馀里，邓侯吴离之国，为楚文王所灭，今为邓县。邓城西馀里有城，伯绥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慎莫言。”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缄口铭背之流也。

又曰：秭归县西有杨城，周回十馀里，即熊绎所居。

《荆州图记》曰：江夏郡所治夏口城，其西南角因矶为高崇墉，枕流，上则远眺山川，下则激浪崎岖，是曰黄鹄矶。实舟人之所艰也。

又曰：白帝城，西临大江，东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

又曰：邓城有樊城，是樊仲山甫所封也。

又曰：沌阳县有却月城，西一里有马城也。

又曰：夷阳县南对岸有陆抗故城，即山为墉，四面天险，上有步阐故城。

又曰：新野郡魏三公城，左右传汉时三公饯离处也。

伏滔《北征记》曰：梁国，名故宋国，微子所封。城再重。大城，梁孝王所筑。

孟粤《北征记》曰：许昌，在洛水之西。城方圆二十里，有三重。城南北东西土门金城，西南员实中台高六丈馀，方圆二亩，上有庙城，门有铁镬。

《关中记》曰：长安地皆黑壤，城今赤如火，坚如石。父老所传，凿龙首山土为城，又诸台关亦尔。

《益州记》曰：益州城，张仪所筑。锦城在州南，蜀时故宫也，其处号锦里。

《成都记》曰：府城本呼为锦城，秦灭蜀，张仪所筑也。每面各三里，周回十二里，高七丈。屡皆倾侧，忽有大龟周行，随其所蹑而筑之，功果就焉，故亦号为龟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黄图》曰：长安城西南头第二门名直城，王莽改曰端路，今名直城。
卷一百九十三　居处部二十一
城下
《丹阳记》曰：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始加砖、累石头，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形险固，有奇势。故诸葛亮曰：“钟山龙盘，石城虎踞。”良有之矣。
又曰：赵城，去宫八里，案《越绝书》，则东瓯越王所立也。
又曰：江宁县北三十里有白马城，吴时为烽火之所。
《太康地记》曰：梁孝王筑睢阳城十二里，以鼓唱节杵，而下和称睢阳，因以为县。
又曰：雁门马邑县，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以筑城，遂名马邑云。（《搜神记》亦载也。）
《述征记》曰：思子城，汉武帝征和二年，卫太子遇江充之乱，奔湖自缢。壶关三老、太庙令田千秋诉太子之冤，筑思子宫於湖，其城存焉。
《续述征记》曰：广固城有大涧甚广，阻之为固，谓之广固。
又曰：白马城，魏黄初中曹彪封白马王，治于此城。
又曰：小城阳城，在阳城西南半里许，实中俗说囚尧城。
《羊头山记》：邯郸城，邯，山名；郸，尽也，邯山至此而尽也。
又曰：曲阜城，城内有曲阜逶迤，长八九里。
东方朔《十洲记》曰：昆仑山有积金，为天城，四面千里。
《关中记》曰：长安城，其形似北斗，其土本皆黑壤，今城赤如火，坚如金。父老所传，凿龙首山土以为城也。
《幽明录》曰：始兴县有皋天子庙，因山崎岖，十有馀里，坑堑数重，阡陌交通。城内堂塞碎瓦柱穿犹存，东有皋天子冢。皋天子，未之闻也。
刘直《京口记》曰：有小城。
邓德明《南康记》曰：归美山下有石城，高数丈，有一门，门外有二石，夹左右高数百丈，远望嵯峨，口阙腾空。故老谓之神仙游焉。
《江宁图》曰：石头城，吴之金陵城，为石城。
《郡国志》曰：兖州两观城，即仲尼为鲁司寇诛少正卯之处。
又曰：陕州魏城，即芮伯万母恶芮伯，逐之，出居于魏处也。晋献公灭之，以赐毕万。山河之间，土地迫隘，故魏国著《十亩》之诗。
又曰：口中府快马城有绫罗泉，即塞上翁所居之邑，有快马亭。塞上翁，六国前人，姓李也。
又曰：雍州霸陵城，在通化门东二十里。秦襄王葬于其坂，谓之霸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汴之高陵城，即高阳之墟也。繁阳城，汉云外黄县，有繁阳亭。张耳为外黄令，有夏后祠神井，能兴雨雹。
又曰：徐州薛城，高厚无比。多出暴桀子弟，盖孟尝君馀风也。
又曰：六壁府，後魏太平真君五年，讨胡於六壁，即此城。俗以城为六面，因以为名焉。
又有虢城、虞城，相传云：晋既灭虞、虢，迁其人於此，筑城以居之。
又曰：幽州无终县西平城，即李广射石虎之处。
又曰：复州竟陵城、口梦城，城西大泽，即古口梦泽也。却月城在河口，魏将黄祖所守处。
又曰：妫州涿鹿城，即黄帝擒蚩尤处。黄帝泉今枯而不流，即古之版泉也。
又曰：凉州昌松县有鸾鸟城，魏改为神鸟城。张轨时，有五色鸟集，於其处筑城。
又曰：卫州有狗城，盖纣养狗之处也。
又曰：洛州夫人城，即赵武灵王夫人筑也。
又曰：卫州有酒城。
又曰：凉州卧龙城，又云鸟城，亦名多翅城。
又曰：登州文登县有不夜城、尚书城。有石桥，即秦始皇造；欲观日处文登山，始皇召文士而登此山。
又曰：齐有士乡城。郑玄云：“齐有士乡城，越有君子军。”
又曰：同州韩城，即韩原也。《诗》所谓“韩侯受命”，是此韩地。春秋时，秦擒晋惠公处也。
又曰：肃州福禄城，因谢艾所筑也。
又曰：廉州，宋太始年，陈伯绍平夷，至合浦，见三青牛，围之不获，即其处置城，俗号青牛城。
又曰：箕子城，石勒每破一州必简别衣冠，号为君子城。洎乎幽州，擢荀绰、裴宪等，还襄国，路经此。後俗讹为箕子城。
又曰：平州孤竹城，即孤竹国也。汉灵帝时，辽西守廉翻梦人云：“余孤竹君之子也，今辽海漂吾棺。”明日，见浮棺，因葬之。
又曰：口中府齐柳牙舒城有道人城，初筑时有仙人游其地，遂名城焉。
又曰：成都郡城，秦惠王二十七年张仪筑，以象咸阳。沃野千里，号曰陆海。有万岁池，即筑城取土之处也。
又曰：定州博陵县唐城，尧为唐侯，国於此。
又曰：阳翟县，旧属汝州，有鸡鸣城。
又曰：隋州博望城，即张骞封侯之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许州雍城，即黄帝臣雍父始作杵臼处。
又曰：朔州太平城，後魏穆帝治也。太极殿、琉璃台瓦及鸱尾，悉以琉璃为之。
又曰：郑州博浪城，即张良为韩报仇击秦王处。
又曰：雍州杜城，在安仙门南七里。《春秋》范宣子云：“在周为唐杜氏”，即是此也。
又曰：益阳城，鲁肃筑也。云登之望见长沙城邑人马，形色宛然相去三百里。故老云：“长沙、益阳，一时相望。”
又曰：广州万人城，即尉佗故城也。
又曰：张掖郡，窦融筑千秋城、万岁城。
又曰：洛阳渑池县有秦赵二王城，号为俱利城。
又曰：定州博陵县乐羊城，魏文侯使乐羊取中山造。
又曰：重泉城，汉武为李夫人所筑。
又曰：蓝田有青维泥城，亦曰柳城。
又曰：贺州芜城，池隍中颇出珠玉宝器，即尉佗拒防之所也。
又曰：曹州漆园城，庄周为吏处。
又曰：曹州白雁城，即卫侯伐郑至于鸣雁，是此也。
又曰：洛州王城，宫城西入苑，故郏辱阝城也。周武王伐殷，迁九鼎此地也。夏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土中焉。泉亭，即春秋时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
又曰：坊州城，即高奴城，俗谓高楼城。
又曰：汴有浚城。《诗》云：“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水冬夏常冷，因曰寒泉。
又曰：滑州鹿鸣城，城内有鸣鹿台。
又曰：陈官城，周二十里，东晋所筑，号曰六门城。宣阳门损上作虎，刻木相对，又施口楣藻井。言武门上作重楼，号曰西辰观。吴初筑在府宫南，号太初宫，正殿曰神龙殿；又有临海赤乌殿，孙皓起显明宫，引水激之，饰以珠玉，有弯崎、临硎之观门及楼。皆击鼓持夜以齐，以鼓多惊眠，改为铁磬。
《过秦论》曰：秦践华以为城，因河以为池。
《越绝书》曰：石城者，吴王阖闾所置美人离城也。
又曰：楼门外马宁溪止复城者，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
又曰：楼门外鸿城者，故越王城也，去县百五十里。吴鸡笼山外陂，故吴王所畜鸡使李保之养，去县二十里。阖闾姑胥台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太湖中窥百姓，去县三十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陆门二，有楼，水门八；南面十四里四十二步，西面七里百一十二步，北面八里二百六十步，东面一十里七十九步，阖闾所造也。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吴小城周一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门三，皆有楼。东宫周一里二百步路。西宫在长秋门，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守营者照燕失火烧之。

《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

又曰：范蠡观天文，法於紫宫，筑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三步，一员三方。西北立飞翼之楼，以象天门。东南服漏石窦，以象地户。陵门四达，以象八风。外郭筑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不敢壅塞。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

又曰：伍子胥为吴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天城。周回四十七里，陆门八，以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象地之八窗。筑小城十里，陆门三。东面者欲以绝越明矣。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立地门者，以象地户也。阖闾欲西破皮强楚，楚在西北，故立阊门以通天气也，因复名破楚门。

《水经注》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氵亲水，达冂阳县界，南北联联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云。郦县有故城一面，未详里数，号为长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间相去六百里。北南虽无基筑，皆连山相接，而汉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齐桓公云：“楚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郡国志》曰：叶县有长城曰方城，指此城也。

《吴地记》曰：袁山松城，《晋书》云：“左将军袁山松，陈郡人。时为吴郡太守，隆安五年筑此城，在沪渎边江城之，以御孙恩围。山松於此城陷害。”山松城今为波潮所冲，以半毁江中。山松城东夹江又有二城相对，阖闾所筑以备越处。

《鄱阳记》曰：仙人城，在县东南，其城皆峭壁危石，直上千仞，自古呼为仙人城。每天空无口，秋日清澈，其上宫殿、仓廪，历历可见。

赵晔《吴越春秋》曰：尧听四岳之言，用鲧修水。鲧曰：“帝之遭天灾，厥黎及康。”乃筑城造郭，以为国固。

《淮南子》曰：昆仑山上有层城九重。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殖袭莒战而死。其妻无所归，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郭（附）

《说文》曰：郭，廓也；廓落在城也。

《礼记口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宫室，补城郭。

又《礼记》曰：正月，无置城郭。（妨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火见而清风，戒寒而修城郭。
《月令》曰：孟夏，坯城郭。
《后汉书》曰：马援所过，为郡县，治城郭。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廖扶，毕志衡门，死葬北郭，号曰北郭先生。
《风俗通》曰：郭，郛者，亦大也。
《庄子》曰：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学夫子之道，足以自乐。回故不仕矣。”
《魏略》曰：秦国石为城郭。
《管子》曰：内谓之城，外谓之郭。
焦贡《易林》曰：金城铁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贼。
王肃《表》曰：夫城之有郭，犹里之有表，骨之有皮。表里各异，则保障不完；皮骨分离，则一体不具。
壕（附）
《释名》曰：城下谓之壕。壕，翱也；言都邑内所翱翔祖驾处也。
《礼》曰：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城郭沟池以为固。谋用是作，兵由是起。
《汉书》：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不能守。”
橹（附）
《释名》曰：橹，露也；露上无覆屋也。
《孙子兵法》曰：攻城之法，修橹，其器械三月而後成。
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橹，外有沟渠。
卷一百九十四　居处部二十二
馆驿
《说文》云：馆，客舍也。从食，官声。
《周礼》曰：五十里有市，市有馆，馆有积，以待朝聘之客。
《广雅□释宫》云：馆，舍也。《桂苑》云：客舍也，待宾之舍曰馆。《开元文字》云：凡事之宾客馆焉，舍也，馆有积以待朝聘之官是也。客舍，逆旅名，候馆也。公馆者，公宫与公所为也。私馆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
《礼记》曰：旧馆人之丧，脱骖而赙。
《左传》曰：敢辱大馆。
又《庄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於其宫侧，而振万焉。（万，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僖上》曰：改馆晋侯，馈七牢焉。
《诗□国风□郑□缁衣》曰：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又《大雅》云：笃公刘，于豳斯馆。
《周礼□地官□司徒下》云：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馆有积。注云：候楼馆可以观望也。
又《秋官□司寇下》云：凡诸侯入王，则逆劳于畿。及郊劳，视馆。注云：视馆，致馆也。
又《司仪》云：主君郊劳；交摈，三辞。车送，拜；三揖，三辞；受拜。车送，三辞；再拜。致馆亦如之。注云：馆，舍也。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礼亲致之。《仪礼□聘礼》云：卿致馆。注云：致，至也；至此馆。主人以礼致之，所以安之也。
又《环人》云：掌送迎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舍则授馆。
又云：至于国，宾入馆，次于舍门。注云：次，待事于客。
《仪礼□公食大夫礼》云：有司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注云：牲之俎，正馔，尤尊。尽以归，尊宾之至也。
又《聘礼》云：厥明，讶迎于馆。注云：此讶下大夫，以君命迎宾，谓之讶。讶迎，亦皮弁也。
《礼记□曲礼上》云：问疾弗能遗，不问其所欲。见人弗能馆，不问其所舍。
又《檀弓上》云：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生於我乎馆，死於我乎殡。”
又曰：子贡曰：“於门人之丧，未有所说骖。说骖於旧馆，无乃以重乎？”
又《曾子问》云：卿大夫之家曰私馆。公馆与公所为曰公馆。注云：公馆，若今县官舍也。
《左传□庄元年经》云：夏，单伯送王姬。秋，筑王姬之馆于外。注云：公在谅ウ，虑齐侯当亲迎，不忍便以礼接於庙，又不敢逆王命，故改筑舍於外也。
又《僖三十一年传》云：晋分曹之田，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恭，不速行，将无及也。”
又《襄三十一年传》云：子产相郑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子产使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士文伯让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盗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今吾子坏之，其若异客何？”子产曰：“侨闻之文公之为盟主也，宫室台榭，以崇大诸侯之馆。今铜之宫数里，而诸侯舍於隶人。门不容车，不可逾越。”士文伯不能对。晋侯见郑伯有加礼，厚其宴好而归之。乃筑诸侯之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昭十三年传》云：宣子谓叔向曰：“子能归季孙乎？”对曰：“不能。鲋也能。”乃使叔鱼，见季孙曰：“鲋闻诸吏，将为子除馆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
又曰：“叔孙所馆，虽一日必葺其墙屋，去之如始至。
《汉书》：薛宣子惠为彭城令，宣过之，桥梁、邮驿不修。宣知其不能。
又《郊祀志》曰：孙卿曰：“仙人可见，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馆如缑氏城，置脯酒，神人可致。且仙人好楼居。”於是上令长安作飞廉、桂馆，甘泉作延寿馆。
又曰：郑庄置驿以延宾客。
又曰：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
又《元后传》：王莽又知太后妇人餍居深宫中，莽欲娱乐以示其权，乃令太后四时车驾巡狩四郊，存见孤寡妇人。春幸茧馆，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
又《外戚传》曰：成帝许美人在上林鹿馆，数召，入饰室中。元延二年，怀子。
《汉书口叙传》曰：述元纪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
又《扬雄传口长杨赋》云：张网置罘，捕熊豪猪く狐兔麋鹿，载以槛车，输长杨射熊馆。又《羽猎赋》云：於是禽弹中衰，相与集於靖冥之馆。
《魏志》曰：文昭甄宣后，明帝母也。后已早废。父逸，上蔡令，早卒。及明帝即位，追封逸为上蔡侯，谥敬侯；孙蒙袭爵。薨，子畅嗣。上为畅起大第，车驾自临之。
《世说》曰：魏明帝为外祖母筑馆于甄氏，自行视，谓左右曰：“馆当以何为名？”侍中缪袭对曰：“陛下圣恩齐于哲王，罔极过于曾闵，此馆之兴，情锺舅氏，宜以渭阳为名。”
《魏书》曰：帝於後园为母起观及宫，名其里曰渭阳里。
《晋书口天文志》云：传舍九星在华盖上，近河，宾客之馆，主胡人入中国。客星守之，备奸使，亦曰胡兵起。
《宋书口文帝本纪》云：帝临玄武馆阅武。
又《隐逸口雷次宗传》云：徵诣京邑，为筑室於锺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
《齐书口褚伯玉传》云：高帝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伯玉。伯玉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馆以居之。
《梁书口高祖纪》云：大同七年，幸於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徒；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冲虚真经□黄帝》云：黄帝於是放万机，舍寝室，去直侍，彻锺县，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
《汉武帝故事》云：上自封禅後，梦高祖坐明堂。群臣亦梦。於是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还，作高陵馆。
《郡国志》：台州仙石山有馆，土人谓之黄公客堂。堂两边有石步廊，触石□起，崇朝必有雨；有四竿筋竹，风吹自成阴，拂石皆净。即王方平游处。
《荆州图记》云：襄阳县南，水行四十里，陆道六十里，有桃林馆。
《建康地记》云：显仁馆，在江宁县东南五里青溪中桥东湘宫巷下，古高丽使处。
《西京杂记》云：公孙弘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外曰钦贤馆，以待大贤；翘材馆，以待大材；接士馆，以待国士。
又曰：梁孝王游於忘忧之馆，进诸游士，各使为赋。
《隐诀》易迁馆、含真台，有女真二人为主，一曰张微子，二曰傅礼和。
《晋宫阁名》云：华林馆有繁昌馆、建康馆、显昌馆、延祚馆、寿安馆、干禄馆。
班孟坚《西都赋》云：於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
张平子《西京赋》曰：顾往昔之遗馆，获林光於秦馀。
又云：郡国宫馆，百四十五，石极，并卷鄤。
又云：豫章珍馆，揭焉中峙。
班婕妤《自伤赋》曰：痛阳禄与柘馆，（皆宫名，生二子处。此二馆皆失也。）乃襁褓而罹灾，岂妾人之殃咎兮？将天命之不可求也。
张衡《西京赋》曰：既新作於迎风，增露寒与储胥，高基於山冈，直扌带霓以高居。（薛综注曰：此二皆系馆名。）
张衡《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馆，龙省盘蜿，天马半汉。
刘劭《赵都赋》曰：置酒乎黄华之馆。
左思《魏都赋》曰：营密馆以周坊，饰宾侣之所集。
潘尼《东都馆赋》曰：东馆者，盖东武最侯之馆也。俄而迁居，谓余曰：“吾将老焉，故有终焉之心，而无移易之意，子且为我赋之。”
传舍
《释名》曰：传，传也；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复来，转相传，无常人也。
《史记》：相如为赵王奉璧使，秦王舍之广成传舍。古县也。或云秦始皇因为望海台。
传载曰：郑审，开元中为殿中侍御史，充馆驿使。令每传舍立十二辰候，自审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亭

《释名》曰：亭，停也。人所停集也。

《风俗通》曰：谨案《春秋国语》有寓望，谓金亭也，民所安定也。亭有楼，从高省，丁声也。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今语有亭留、亭待，盖行旅宿食之所馆也。亭亦平也，民有讼诤，吏留办处，勿失其正也。

《汉书□项羽传》曰：乌江亭长舣舡待羽。

又曰：武帝元封元年，幸缑氏，登太室，上闻万岁声者三，故立万岁亭。

又《韩信传》曰：信从下乡南昌亭长食，（张晏曰：下乡属淮阴。）亭长妻苦之，乃晨炊蓐食。

又曰：李广尝夜从一骑至霸陵，亭，霸陵尉乍呵止广宿亭下。

高允《塞上公亭诗序》曰：延和三年，余赴京师，发石门北行，失道，夜寓宿代之快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贵之邑也。曰公有良马，因以命之，此其所贵也。负长城而面南山，皋泽带其侧，涌波灌其前；停策以流目，抱遗风以依然，仰德音於在昔，遂挥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代之李氏并其後也。（此段及后段根据《四库全书》所收抄本，当系倒错，故从本卷前部“馆驿”移入。）

潘岳《伤弱子》曰：惟元康二年三月壬寅，弱子生。夏五月，余之长安，壬寅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失。越翌旦乙巳，瘗于亭。《续汉书》曰：灵帝到夏门亭，使窦武持节以玉青盖迎入殿中。

又曰：蔡邕避难在吴，告人曰：“吾昔至会稽高迁亭，见竹椽从东间数，第十六可以为。”取用，果有异声。

《东观汉记》曰：王郎起，光武自蓟东南驰，晨夜至饶阳芜蒌亭，时天寒，众皆饥，冯异上豆粥。

又曰：赵孝父为田禾将军。孝尝从长安来，欲止亭。亭长难之，言有贵客过，扫洒，不欲秽地。良久，乃听止，吏因问曰：“田将军子从长安来，何时发？几日至？”孝曰：“寻到矣。”

张《汉记》曰：楚晔为天水太守，之官，与故太守丧会于陇亭堂。吏移丧避晔，晔让丧于正堂，关西称之。

谢承《後汉书》曰：苍梧广信女子苏娥，行宿鹊巢亭，为亭长龚寿所杀，及婢致富，取财物埋置楼下。交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觉寿奸罪，奏之，杀寿。（《列异传》曰：鹊奔亭。）

《汉书典职》曰：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

《魏略》曰：从长安至大秦，人民连属，十里一亭。

《魏书》曰：元皇后以汉延嘉三年二月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不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孙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即毙。
又曰：大史慈与刘繇住县，立屯府，大为山越所附。孙策躬自攻讨，遂见囚执。策即解缚，捉其手曰：“宁识神亭战时耶？若卿尔时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
王隐《晋书》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曾祖华至行感灵，夜有神人告亭欲崩，苗出，亭崩，得免。
又曰：王羲之初度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谢询、谢尚、支遁等宴集於山阴之兰亭。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慕容垂请入邺城拜庙，苻不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
沈约《宋书》曰：孔宁子与王华并有富贵之愿，自徐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於太祖。宁子尝东归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弒君亭，不可泊也。”
又曰：徐湛之为广陵郡守，善为政，威惠并行。广陵城旧有高楼，湛之更加修整；更起风亭、月观、吹台、琴室，果竹繁茂，花药成行。
《帝王世纪》曰：桀败於鸣条之野，案《孟子》舜卒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在安邑之西。
《世说》曰：过江诸人每至暇日，辄相要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在坐，而叹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泪。惟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
《梦书》曰：亭为积功，民所成也。梦筑亭者，功积成也。梦亭坏败，恩泽伤也。
韦耀《口阳赋》曰：八乡九市，亭侯三六，列树表涂，路有庐宿。
《丹阳记》曰：京师三亭。新亭，吴旧亭也，故基沦毁，隆安中，有丹阳尹司马恢移创今地。谢石创征虏亭，三吴缙绅创治亭，并太元中。
《寻阳记》曰：稽亭北瞰大江，南望高岳；淹留远客，因以为名焉。
刘桢《京口记》曰：劫亭临湖，亭通阿湖陵郡治丹徒县，八县，八县来往经过此，湖中多劫，於边立亭，因以为名。
裴渊明《广州记》曰：尉佗筑台，以朔望升拜，号为朝拜台。傍江构起华馆，以送陆贾，因称朝亭。
《永嘉记》曰：乐城县三京亭，此亭是祖送行人之所。
王韶之《始兴记》曰：淘水源有尧山，长岭衡亘，远望如阵。口山下有平陵，陵上有古大堂基十馀处，虽已夷漫而犹可识，谓曰尧故亭。父老相传：尧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巡登此山，故亭即其行宫。
《三齐略记》曰：曲城齐城东有万岁水，水北有万岁亭，汉武帝所造。
伏琛《齐地记》曰：平寿城西北有平望亭，亦古县也。或云秦始皇因为望海台。
《庄子》曰：仁义者，先生之蘧庐也。注：传舍也。
华延雋《洛阳记》曰：城内都亭、华林、奉常、广世、昌益、广莫、定阳、遮要、暴室、广阳、西明、万岁、文阳、东明、视中、东因、建奉、止奸、得宫、东阳、千秋、安众、孝敬、清明二十四亭。河阴界东出，户乡亭、南泉亭、街邮亭。
孔晔《会稽记》云：江夏太守宋辅於重山南白楼亭立学教授。
又《郡国志》云：沛国桓俨避地至会稽，闻陈业贤而往候之，不见。临去入交州，留书系白楼亭柱而别。
《鄱阳记》曰：白口亭，在县西南，旁对干越亭而峙焉，跨石城之危，瞰长江之深。随州刺史刘长卿题诗曰：“孤城上与白口齐”，因以白口为名。
《豫章记》曰：徐孺子墓在郡南十四里，曰白社亭。吴嘉禾中，太守长沙徐熙於墓遂种松，太守南阳谢景於墓侧立碑。永安中，太守梁郡夏侯嵩於碑边立思贤亭。松、碑、亭今并在，松大合抱，亭世世修治至今，谓之谢君亭。
《越绝书》曰：女阳亭者，勾践入宦於吴，夫人从，道产女於亭，养於李，谓之语儿乡。
《郡国志》皇甫谧云：鸣条之野，立鸣条亭。
又曰：凉州候马亭，贰师伐大宛，得天马，感西风，顿羁而逸，至敦煌北塞下，鸣而去。贰师候於此，遂名之。
又曰：韶州潼溪里有三枫亭。
又曰：济州周首亭，即埋长狄乔如首於山西是也。
又曰：冀州华阳亭，即嵇叔夜学琴於此。
又曰：幽州督亢亭，即荆轲以地图献秦处。
又曰：柳州武丁冈有栾亭，即太守栾巴所建也。
又曰：柯亭，一名千秋亭，又名高迁亭。《会稽记》云：汉议郎蔡邕避难宿於此亭，仰观椽竹，知有奇响，因取为笛，果有异声。
又曰：润州覆舟山有阆风亭。
《襄江记》：岘山亭在襄阳县东一十里，今基迹尚存。
《两京新记》曰：西京苑内有望口亭、鞠场亭、柳园亭、真兴亭、神皋亭、园桃亭、临渭亭、永泰亭。南昌园园北，昌国亭、流杯亭、青门亭，邵平种瓜之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京上阳宫有曜掌亭、九州亭。
又曰：东都苑内有金谷亭、凝碧池。
《建安记》曰：止马亭在飞爰岭口，马之登降於此止息，故名之。
卷一百九十五　居处部二十三
逆旅
《左氏传□僖公上》曰：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
《史记》曰：师尚父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客寝处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
《汉武帝故事》曰：上尝至柏谷，夜投亭宿，亭长不内，乃宿於逆旅。逆旅翁谓上曰：“汝长大多力，当勤稼穑，何忽带剑群聚，夜行动众？此不欲为盗，则淫耳。”上默然不应，因乞浆饮，翁曰：“吾正有溺，无浆也。”有顷，还内，上使人觇之，见翁方要少年十馀人皆持弓矢刀剑，令主人妪出安过客。妪归，谓其翁曰：“吾观此丈夫，乃非常人也，且亦有备，不可图也。不如因礼之。”其夫曰：“此易与耳，鸣鼓会众，讨此群盗，何忧不克？”妪曰：“且安之，令其眠，乃可图也。”翁从之。时上从者十馀人，既闻其谋，皆惧，劝上夜去。上曰：“必致祸，不如且止以安之。”有顷，妪出，谓上曰：“诸翁子不闻主人翁言乎！此翁好饮酒，狂悖，不足计也。今日具令公子安眠，无他。”妪因还内。时天寒，妪酌酒，多与其夫，诸少年皆醉。妪出谢客，杀鸡作食。平明，上去。是日还宫，乃召逆旅夫妻见之，赐妪金十斤，其夫为羽林郎。自是惩戒，希复微行。
《续汉书□五行传》曰：灵帝数游戏於西园中，令後宫采女为客舍主，身为商贾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饮食以为戏乐。
《东观汉记》曰：第五伦自度仕宦牢落，遂将家属客河东，变易姓名，自称王伯齐。常与奴载盐北至太原贩卖，每所止客舍，去辄为粪除道上。号曰道士，开门请求不复责舍宿直。
范晔《後汉书》曰：周防，字伟公。父杨，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过客，而不受其报。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每行宿逆旅，辄躬洒扫。及明去，後人至，见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处也。”
《晋书》曰：桑虞尝行寄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主人曰：“此舍数失鱼肉鸡鸭，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将脯主至山冢间寻求，果得遗脯。以衣还虞，虞投之不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苑》曰：郑桓公会封於郑，暮舍於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於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客之寝安，殆非就封者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行十日十夜至，即有与之争封者。

《楚辞口七谏》曰：路室女之方桑兮，（路室，客舍。）孔子过之以自侍。（言孔子出游，过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视。善其贞信，故以自侍。）

潘岳《客舍议》曰：尚书敕：“客舍废农，奸淫亡命，败乱法度，皆当除坏。十里安一宫舍，使老小贫民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官舍收钱数。春农事兴，求须冬闲。”谨案：客舍逆旅久矣，其所由来矣，行者赖以顿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贸迁，各得其所。官无役赋，而因民成利；惠加百姓，而公无所费。语曰：“许由辞此帝尧之命，而舍於逆旅。”自唐尧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

道路

《尔雅》曰：庙中路谓之唐。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枝旁，三达谓之剧旁，（今南阳冠章县乡数通交错道路，呼之五剧乡。）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七达谓之剧骖，（三道复一道歧出者，北海极县有此道。）八达谓之崇期，（四道交出。）九达谓之逵。（四者交道出，复有旁通者。）

又曰：大路谓之奔。

《说文》曰：一达谓之道路。

又曰：馗，九达道也；似龟背，故谓之馗。

《易》曰：艮，为径。王口注曰：物始，故为径路。

又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又曰：泯驴往来，朋从尔思

《诗》曰：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又曰：行路迟迟，中心有违。

又曰：周道，鞠为茂草。

又曰：路阻且跻。（跻，升。）

又曰：周道逶迟。（历远貌。）

又曰：周道如砥。（贡赋均平。）

又曰：有大之杜，行彼周道。

又曰：遵大路兮，掺执子之兮。

又《兔》曰：肃肃兔，施于中逵。

《周礼口夏官》曰：合方氏，掌天下道路。

又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夏官□候人》曰：各掌其方之道。
《礼记□檀弓》曰：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於路画宫而受吊焉。（哀公，鲁君也。画宫，画地为宫象。）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礼也。”
又《月令》曰：三月，开通道路。
又曰：道路，男子由左，妇人由右，车从中央。
《左传》曰：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盟诸王父之衢。
《史记》曰：文帝行至霸陵，慎夫人从，上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
《东观汉记》曰：逢萌被徵，上道，迷不知东西，云：“朝所徵我者，为聪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济政？”即驾而归。
《国语》曰：夫辰角见而除道，故《夏令》曰：“九月除道”。（贾逵注曰：辰角，大辰，仓龙之龙。角，星名也。）
《家语》曰：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
《魏晋春秋》曰：阮籍有时率意独行，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陆机《洛阳记》曰：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策土墙，高四尺馀，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此三道四通五达也。
《淮南子》曰：杨朱见歧路而哭，曰：“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圣人之道，如衢设樽，过者斯酌之。
《博物志》曰：文王以太公为灌坛令，其年，风不鸣条。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哭，问其故，曰：“我东山女，嫁为西海妇，行必以暴风雨，今灌坛令当道有德，吾不敢以风雨过也。”
《十洲记》曰：天帝君之城，仙真之人出道径自有一路，内到锺山海阿门外。天帝君总九夫人之维，贵无比焉。
崔豹《古今舆服注》曰：警跸，所以戒徒行。跸，路也；谓行者警於途路。
《列子》曰：尧治天下，未知其天下治欤不治欤？微服游於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民，莫匪尔极。”
任豫《益州记》曰：江油左担道，案《图》，在阴平县北，於成都为西。（其道至阻，自北来者，担在左肩，不得度担也。）邓艾束马悬车处。
《郡国志》曰：雍州轵道，在通化门东北十里。
又曰：朱超石与兄书曰：“洛下道路本好，青槐荫映可爱。”
《列子》曰：杨子之邻亡羊，既率其党，又请杨子之竖追之。杨子曰：“亡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羊何追者众？”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而反。”杨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

《韩子》曰：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子路私为浆饮，要作沟者於五甫之衢，孔子讥其不知礼也。

《楚辞》曰：心不怡之长久，忧与愁之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古乐府诗》曰：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

《古诗》曰驱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驰道

《史记》贾山曰：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达，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以铁椎筑之。隐，於靳反。）树以青松。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盗贼，秦制也。

《汉书》曰：江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问之，公主曰：“有太后诏。”充曰：“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劾没入官。充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

又曰：惠帝为东朝长乐宫，作复道，方筑高帝庙南，叔孙通曰：“陛下何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日出游高庙？奈何令子孙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矣。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游之，益广宗庙，大孝本也。”帝从之。

又曰：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至直城门得绝乃度。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乃令太子被召得绝驰道。

又曰：上居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数人偶语。上曰：“此何语？”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与此属取天下，今陛下已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诛者皆平生雠怨。今军吏计功，天下不足以遍封，又恐见疑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将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有故，数窘辱我。”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则人人自坚矣。”於是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震卦》曰：震，大途。（王□注曰：火途，万物所出。）
《论语□阳货》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尔雅》曰：堂涂谓之陈。路依涂。
《吕氏春秋》曰：孔子用鲁，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长途中宿。
阡陌
《史记》曰：商鞅相秦孝公，坏井田，开阡陌。
《汉书□游侠传》曰：原涉乃大治冢舍，周阁重门。初，武帝时，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谓其道为京兆阡。涉慕之，乃买地开道，立署曰南阳阡，人不肯从，谓之原氏阡。
《赵书》曰：佛图澄建武末卒，葬邺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数年矣。
《三辅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召公皆葬毕陌南北。
《风俗通》曰：南北曰阡，东西曰陌。
曹植诗曰：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陆机诗曰：回渠绕曲陌，通波扶直阡。
街
《说文》曰：街，四通道也。
《汉书》曰：张敞无威仪，罢朝会，走马章台街。（瓒曰：在长安建章台下街也。）
《郡国志》曰：雍州司天台西北有香室街。
又曰：夕阴街在右扶风南。
《东观汉记》曰：建武时，天下垦田皆不实，诏下州郡检实。时州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史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使，言於长寿街得之。
《汉官典职》曰：洛阳有二十四街，街一亭。
华氏《洛阳记》曰：两铜驼在官之南街，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洛阳又有香街。
《三辅故事》曰：太上皇在长安香街南，高庙在长安城门街东、太常街南。
《汉宫殿疏》曰：长安有八街九市。
《风俗通》曰：京师有长寿街、万岁街、士马街、若此非一。街者，隽也；离也；四出之路，携离而别。
巷
《毛诗□缁衣□丰》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巷门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叔于田，巷无居人。叔于狩，巷无饮酒。叔野，巷无服马。
又曰：姜原始生后稷，诞置之厄巷，牛羊腓字之。
《论语》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尔雅》曰：宫中廿谓之。
《汉书》曰：陈平家贫，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门外多长者车辙。
《晋书》曰：纪瞻性静默，少交游，好读书，或手自抄写，凡所著述，诗赋笺表数十篇。兼解音乐，殆甚妙。厚自奉养，立宅於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木，有足赏玩焉。
《丹阳记》曰：七战巷者，庾亮与苏峻战宣阳门外，峻初小退，寻复来攻，交战者七，亮乃南奔，故有此名。
《商君书》曰：穷巷多怪，曲学多辨也。
《尸子》曰：舜之方陶不能利其巷也，及南面而君天下，蛮夷皆被其福。
卷一百九十六　居处部二十四
苑囿
《风俗通》曰：苑，蕴也；言薪蒸所蕴积也。
又曰：囿者，畜鱼鳖之处也。囿，犹有也。
《说文》曰：苑有园曰囿，一曰养禽兽曰囿。
《毛诗□文王□灵台》曰：王在灵囿，鹿攸伏。
《左传□僖上》曰：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蔡人嫁之。
又《成下》曰：十八年秋，筑鹿囿，书，不时也。
又曰：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子欲速成，叔孙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剿民也。无囿犹可，无民其可得乎？”
又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注：皆囿名也。
《毛苌诗注》曰：囿，所以养禽兽，天子百里，诸侯四十里。
《大戴礼》曰：正月，祭韭囿。
《周官》曰：囿人，掌囿游之兽禁。郑玄注云：囿，游囿之离宫。小苑，游观处也。禁者，其蕃卫也。囿游之兽，游牧之兽也。
《史记》曰：汉二年，东略地，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民田之。
又《滑稽传》曰：秦始皇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於其中，寇从东方来，令兽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
又：萧相国请曰：“上林中多空地，愿令民得田苑中。”上大怒曰：“相国多受民财，乃为民请吾苑。”乃下廷尉械系。数日，王卫尉侍，曰：“便於民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真宰相事。陛下距楚数岁，陈豨布反，上自击之，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已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陛下何疑？”於是使持节赦出何，徒跣谢。上曰：“休矣！相国为民请吾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耳。”

《汉书》曰：武帝好微行，后南山下乃知帝微行数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远出。丞相御史知旨，乃使右辅都尉徼循长杨以东，右内史发小民供待会。後乃私置更衣从宣曲以南一十二所，中休更衣，（师古曰：宣曲，宫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诸宫，长杨、五柞、倍杨、宣曲尤幸。於是上以为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待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以东，宜春以西，堤封顷亩，及其贾直，欲除以为上林苑，属之南山。又诏中尉、左右内史表属县草田欲以偿。时东方朔在傍，进谏曰：“臣闻谦逊静悫，天表之应，应之以福；骄溢靡丽，天表之应，应之以异。今陛下累郎台，恐其不高也；（师古曰：郎者，堂下周屋也。）弋猎之处，恐不广也。如今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以势、、杜乎！奢侈起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师古曰：原，本也。言说不能尽其根本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足仰也。又有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鄠、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长养麋鹿，广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坏人冢墓，发人室庐，令幼弱怀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营之，垣而囿之，骑驰东西，车骛南北，又有深沟大渠，夫一日之乐，不足以危无堤之舆，（苏林曰：堤，限也。舆，乘舆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舆也。张晏曰：一日之乐，谓田猎也。无堤之舆，谓天子富贵无堤限也。）是其不可三也。故务苑囿之大，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宫而诸侯叛，（应劭曰：纣于宫中设九市。）灵王起章华之台而楚民散，秦兴阿房之殿而天下乱。粪土愚臣，忘生触死，逆盛意，犯隆指，罪当万死，不胜大愿，愿陈《泰阶六符》，（孟康曰：泰阶，三台也。每台而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验也。应劭曰：黄帝泰阶六符，经曰：泰阶者，天之三阶也。上阶为天子，中阶为诸侯、公卿、大夫，下阶为庶人。上阶上星为男主，下星为女主；中阶上星为诸侯，三公；下星为卿大夫；下阶上星为元士，下星为庶人。三阶平则阴阳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雨时，社稷神祇，威护其宜，天下大安，是谓太平。三阶不平，则五神乏祀，日有蚀之，水润不浸，稼穑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宁，故治道倾，天子行暴令，好兴兵甲，修宫室，广苑囿，则上阶为之奄奄。疏，阔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为陈之。）以观天变，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阶》之事，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

又曰：武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皆宫观名。）八九月中，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也。旦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驰骛禾稼亢稻之地，民皆号呼骂詈也。

又曰：宣帝神爵三年，起乐游苑。《三辅黄图》云在杜陵。

又曰：元始元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

又曰：枚乘说吴王曰：“汉上林离宫，积聚玩好，圈守禽兽，不如长洲之苑。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又曰：房太子既冠就宫，为立博望苑，以通宾客。

范晔《後汉书》曰：永初六年春正月庚申，诏越置长利、高望、如昌三苑，又令益州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

又曰：延熹二年初，造昆阳苑，置丞尉。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以广成游猎地假与贫民。广成，苑名。在汝州。

又曰：灵帝光和三年，作圭灵昆苑。（毕圭苑有二，东圭周一千五百步，中有鱼梁台；西苑周三千三百步，在洛阳宣平门外。）

又曰：灵帝光和五年，始制置圃囿，以宦者为令。

又曰：杨赐为少府光禄勋，代刘为司徒，帝欲造毕圭灵琨之苑，赐上疏谏曰：“窃闻使者并出，规度城南人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苑囿，裁足以修容三驱之礼，薪莱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补鸿池，右作上林，（鸿池在洛阳东，上林在西。）不奢不约，以合礼中。今猥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囿，坏沃衍，废田园，驱居人，畜禽兽，殆非所谓若保赤子之义。今城外苑已有五六，（阳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三年造显阳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可以逞情意，顺四时也，宜惟夏禹卑宫，太宗露台之义，以慰下人之劳。”书奏，帝意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为小；齐宣七十里，人以为大。今与百姓共之，无害於政也。”帝悦，遂令筑苑。

《汉官典职》曰：宫内苑聚土为山，十里九阪，种奇树，育麋鹿麂，鸟兽百种，激上河水，铜龙吐水，铜仙人衔杯，受水下注，天子乘辇，游猎苑中。

《汉旧仪》曰：上林苑中广长三百里，置令、丞、左右尉，苑中养百兽。天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遇秋冬猎射苑中，取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又曰：武帝时，使上林苑中官奴婢，及天下民贫货不满五十万徙置苑中，人日五钱，到元帝得七十亿万，以给军击西域。
《续汉书□献帝纪》曰：昭宁元年，董卓住兵屯阳苑，使者就拜司空。
《续汉书□百官志》曰：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兽。
《东观汉记》曰：桓帝延熹元年，初置鸿德苑。
张《汉记》曰：梁冀多规苑囿，西至弘农，东至荥阳，南入鲁阳，北到河淇，周旗十里。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赵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於襄国。
又《後燕录》曰：慕容熙筑龙腾苑，广袤十馀里，役徒二万人。又起景灵山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门相交；凿天河渠引入宫。
《晋宫阁名》曰：洛阳有洪德苑、灵昆苑、平乐苑。
《河南十二境簿》曰：河南县有鹿子苑，洛阳城西有桑梓苑。
《孟子》曰：齐宣王问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何其大也？”孟子曰：“犹以为小也。”王曰：“寡人囿方四十里，民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刍荛、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宜矣。王之囿，杀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是以四十里为于国中也。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吕氏春秋》曰：昔先王之为苑囿园池，足观望劳形而已矣，非好侈，节乎性也。
陶季直《京都记》曰：覆舟山，周回二十里，有林名白水苑。
又曰：建康县北，吴朝为桂林苑。
《南朝宫苑记》曰：乐游苑，在覆舟山，南北连山筑台观，苑内起正阳、林光等殿。
又曰：桂林苑，在落星山之阳。《吴都赋》云“数军实于桂林之苑”，即此也。
又曰：芳林苑，一名桃花园，本齐高帝旧宅，在废东府城东边秦淮大路北。齐王融作《曲水诗》序载“怀平浦乃卷芳林”，即此也。
又曰：南苑，在台城南凤台山。宋孝武以南苑地给张永，云“且给三百年，期讫更启”，即此也。
《渚宫故事》云：湘东王於子城中造湘东苑，穿地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禊饮堂，堂後有隐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马埒。其西有乡射堂，堂安行堋，可得移动。东南有连理，太清初生此连理，当时以为湘东践祚之瑞。北有映月亭、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竹堂、临水斋。前有高山，山有洞石，潜行宛委二百馀步；山上有阳口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颜之推云“屡陪明月宴”，并将军扈义熙所造。

《三辅黄图》曰：宫二、观十四，在甘泉苑垣内。甘泉苑起仙人观。

石虎《邺中记》曰：邺城西三里桑梓苑，有宫临漳水，凡此诸宫皆夫人、侍婢。又并有苑囿养獐鹿雉兔虎，数游宴其中。

《西京杂记》曰：庐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别囿学格熊罴，後遂能空手搏之。

又曰：乐游苑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

又曰：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

又曰：梁孝王好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白室山，山上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宫馆相连，延亘数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靡不毕备。王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韩子》曰：秦大饥，应侯请发五苑果枣栗以活民，王曰：“秦法，赏有功，诛有罪。今发五苑，是有功无功俱赏也。”

《礼稽命微》曰：外内之制，各得其所；四方之事，无有畜滞，则麒麟游囿，六畜繁多，天苑有德星应。

《白虎通》曰：苑囿所以在东方何？苑囿，养万物者也，东方所以生也。

《战国策》曰：张仪说韩王曰：“大王不助秦，鸿台之宫，乐林之苑，非韩之有也。”

《拾遗记》曰：黄帝为养龙之囿。

《洞冥记》曰：北及玄阪，云空同七十万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万里，流沫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也。北有溃阳之山。有兔如鼠能飞，毛色光如漆，以脑和丹食则不死。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甘泉宫西，周千里，万国献异物，皆集此中。

《三辅黄图》曰：甘泉苑起仙人观，缘山谷行至口阳，三百八十里，入右扶风，周回五百四十里。

《两京记》曰：东宫有九殿。禁苑在宫城之北，苑中有四面监，分掌宫中种植及修缉，又置苑总监都统，并属司农寺。

又曰：东都苑，隋曰会通苑，又改为芳华。

又曰：神都苑，周回一百二十六里，东面七十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四里。

司马相如《封禅文》曰：般般之兽，乐我君囿。

卷一百九十七　居处部二十五

园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园树果，圃树菜也。
《易》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毛诗》曰；园有桃，其实之肴。
又曰：折柳樊圃。
《周礼》曰：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凡祭祀、宾客，供其果，享亦如之。注云：果，枣栗之属。，瓜瓠之属。珍异，蒲桃、枇杷之属。
又曰：大宰九职，二曰园圃，毓草木。
又曰：园廛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税一也。廛，城市中空地。
又曰：圃以树事贡草木，谓果瓜葵韭。
《论语》曰：樊迟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史记》曰：梁有漆园，楚有桔柚园。
又曰：王剪为秦将伐楚，请善田宅园池甚众。
《汉书》曰：始曹参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贤唯参。参代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之约束。择郡国吏长大，讷於文辞，谨厚长者，即召为丞相史。史之刻深，欲务声名，辄斥去之。日夜饮酒，卿大夫以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度其欲有言，复饮酒，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以为常。相舍後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患之，无如何，乃请参游後园。闻吏醉歌呼，从吏幸相怒召按之。乃反取酒张坐饮，大歌呼与相和。参见人之有细过，掩匿覆盖之，府中无事。
又曰：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九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圃，其精如此。
《後汉书》曰：法真隐大泽，讲论艺术，历年不窥园圃也。
又曰：窦宪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田园，（沁水，明帝女。）主畏逼，不敢言。後肃宗驾出游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阴，於禁反。喝，一介反。犹噎塞也。）後发觉，帝大怒，责宪曰：“贵主尚见侵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宪大震惧。
《魏志》曰：颜斐，字文林。为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园，使吏投简锄治也。
《晋书》曰：范任好学，外氏家贫，无以资给。汪乃庐于园中，布衣蔬食，然薪写书，写毕，诵读亦遍，遂博学多通，善谈名理。
又曰：华□既废黜，武帝後又登凌□台，望见□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封。久之，拜城门校尉，迁左卫将军。数年，以为中书监。
又曰：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帝求之，不过数十。王济侯其上直，率少年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园，共啖毕，伐树而去。
王隐《晋书》曰：凉州牧张骏增筑四城，相去各千步。东城殖园果，命曰讲武场；北城殖园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宫殿。
《宋书》曰：柳元景多产业，居南岸有数十亩菜园。时有人求之，或留钱，元景曰：“本立园自为供吃，岂求利耶？”
《齐书》曰：世祖太子性颇奢丽，宫内多雕饰，精绮过於王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起出池阁。）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虑上宫望见，乃傍列修竹，内施高障，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障蔽。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世祖引前例，求於东田起小苑，上许之，穷极制度。
《陈留耆旧传》曰：范丹学通三经，常自任灌园。
《向秀别传》曰：秀与吕安灌园於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
《庄子》曰：子贡过汉阴，见一文人为圃畦，凿隧而入，抱瓮而出灌。子贡曰：“有机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後重前轻，挈水若抽，其名为槔者。”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於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不为也。”子贡告孔子，孔子曰：“假修浑沌之术者也。”
《杂记》曰：於陵子辞卿相而桔槔灌园。
又曰：戴宏为河间相，自免归而灌蔬，以经教授也。
《西京杂记》曰：茂陵富人袁广，藏钅 强巨万，家童八九百人。於邙山下筑园。东西五里百步，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馀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其间。聚沙为洲，激水为波潮，其中江鸥海鹄，乳雏产っ，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卜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偏。广有罪诛，没入为宫园，鸟兽草木，佥移上林苑中。
又曰：乐游园自生玫每树，树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怀风，时人或谓光风，风在其间常肃肃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曰怀风，茂陵谓之连枝草。
又曰：梁孝王兔园有落猿岩、栖龙岫、雁池、鹤洲、凫渚，宫观相属。
《隋图经》曰：《史记》谓梁孝王筑东苑，方三百里，是曰兔园。
王褒《囗阳记》曰：车箱阪下有梨园一顷，树数百株，青翠繁密，望如车盖。
《水经注》曰：睢水东南流，入於竹圃，水次绿竹荫渚，青青实望，世人言梁王竹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玄瓠湾中地数顷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岁贡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树木高茂，望若屯囗，中有栗堂，甚闲敞，牧宰英彦多所游薄。

《魏志》曰：有芳林园、桐园，芳林後避少帝讳，改为华林。

《晋宫阁名》灵芝园。邺有鸣鹤园、蒲桃园、华林园。

司马彪《续汉书》曰：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也。

郭仲产《仇池记》城东有苜蓿园。

《列女传》：鲁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系马园中，马逸，践葵，使予终岁不饱葵。”

《淮南子》曰：园有螫毒，葵藿为之不采。

《陈留记》曰：园，襄邑人也。始居园中，故代谓之园公。

《天文要集》曰：庖瓜为天子果园，又天园主果实茄蓄储。

又曰：芙蓉园，本隋氏之离宫，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贞观中赐魏王泰。泰死，又赐东宫，令属家令寺。园中广厦修廊，连亘屈曲，其地延袤爽垲，跨带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绿被冈阜，东坂下有凉堂，堂东有临水亭，按《黄图》曲池，汉武所造，周回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冒间禽鱼翔泳。宣帝立庙曲池之北，名曰乐游庙。即今平坊内基趾是也。此在秦为宜春苑，在汉为乐游苑。宇文恺营建京城，以罗城东南地高不便，故缺此隅头一坊，馀地穿入芙蓉池以虚之。

《郡国志》云：西夷有荔支园。僮，施夷中最贤者。古之谓僮之富，多以荔支为业，园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

《隋图经》曰：司竹园在县东十二里，穆天子西征至玄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史记》曰渭川千亩竹，汉谓杜竹林，故有司竹都尉；《西都赋》所谓杜滨，其足竹林果园芳草甘木也。

圈

《史记》曰：窦太后好黄老书，召辕固问老子书，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击豕。

《汉书》曰：孝武帝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其西则数十里虎圈。

又曰：李禹有宠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後诉之上，上召禹，使制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从洛中以剑斫绝累，欲刺虎。（师古曰：落与络同，谓当时纟强络而下也。累，索也。）上壮之，遂救止焉。

《三辅故事》曰：师子圈在建章宫西南。

《列士传》曰：秦召公子无忌，忌不行，使朱亥奉璧。秦王大怒，将朱亥着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圈中，亥目视虎，虎不敢动。
《郡国志》曰：雍州虎圈在通化门东二十五里。秦王置朱亥於其中，亥目，虎不敢动。
汉文帝问上林尉处及冯婕妤，当熊在此。
《汉宫殿疏》曰：有彘圈，有师子圈，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
牢
《说文》曰：牢，闲养牛马园也。
《诗》曰：乃造其曹，执豕于牢。注云：曹，群也；言搏豕於牢中，以为饮酒之ゾ。
《穆天子传》曰：高奔戎获虎，畜於东虞，命曰虎牢。（事具州群。）
曹子建《求自试表》曰：如微才不试，没世无闻，禽息鸟视，终於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
藩篱
《易》曰：羝羊触藩，羸其角。
《诗》曰：折柳樊圃。（樊，或云藩。）
《左传》曰：宋向戌请弭诸侯之兵。襄公二十七年，诸侯之大夫会於宋，以藩为军。注云：示不相忌也。
又《哀十二年》：卫侯会兵于郧。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太宰？”乃请束锦以行，乃免卫侯。
《晋书》曰：庾衮，字叔褒。初，衮诸父并贵盛，唯衮父独安贫约。躬耕稼穑，以给供养，而执事勤恪，与弟子树篱，跪以授条。或曰：“今在隐屏，先生何恭之过也？”答曰：“幽显易操，非君子意也。”
《宋书》曰：谢瞻，字宣远。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於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瞻在家，惊骇谓晦曰：“吾家以远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耶？”乃坚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
《南朝宫苑记》曰：建康篱门，旧南北两岸篱门五十六所，盖京邑之郊门也，如长安东都门亦周之郊门。江左初立，并用篱为之，故曰篱门。南篱门在国门西，三桥篱门在金光宅寺侧。东篱门本名肇建篱门，在古肇建市之东。北篱门今覆舟东头玄武湖东南角，今见有亭，名篱门亭。西篱门在石头城东，护军府在西篱门外路北。白杨篱门外有石井篱门。
《庄子》曰：愿游其藩。
《闲居赋》曰：芳枳坚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玉对问曰：藩篱之。
《鹪鹩赋》曰：鹪鹩长於藩篱之下。
华表
崔豹《古今注》：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木，以横木交柱头，状如华，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衢路。秦乃除之，汉始复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柱。
辽东华表。（见鹤门。）
燕昭王墓前华表。（见门。）
卷一百九十八　封建部一
叙封建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
《史记》曰：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鲁、卫地，各四百里，亲亲之义，褒有德也。太公於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
又曰：高祖定天下，田横犹居海岛，帝喻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侯。”
又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
又曰：邹忌以鼓瑟见齐威王，王悦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见之曰：“善说！髡有愚志，愿陈诸前。”髡说毕即出，至门而语其仆曰：“是人者，吾说之微言，其应我若响之应声，是必封不久矣。”
《汉书》曰：李广与望气王朔语：“自汉击匈奴，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校尉材能不及中，以军功取侯者数十人。广不为人後，然终无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耶！”朔曰：“将军自念，岂有所恨者乎？”广曰：“吾为陇西太守，羌尝反，吾诱降八百馀人，诈而同坑。”曰：“祸莫大於杀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也。”
《东观汉记》曰：上封功臣，皆为列侯，大国四县，馀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以无道。未尝闻封功臣地而灭也。”
又曰：冯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任事精勤，遂见亲识，由是使典诸侯封事。
《百官表注记》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兴，隆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亲亲建国，则周公宅鲁，康叔启卫。贤贤表德，则太公封齐。九命既赐，用征诸侯。鲁以周公之故，郊祭昊天，车服有裕。季世陵迟，僭施无度，强弱相吞，旧制不复循也。
《禹贡》徐州土五色，王者取五色土以为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与之；皆苴以白茅，皆假铜虎、竹使、符第五。夫为诸侯始受封之。各有菜地，百里之诸侯以四十里为采地，七十里之诸侯以三十里为菜地，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为菜地。其後子孙虽有黜地，而菜地世世不黜。
《汉杂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封诸侯者，取其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国，故谓之受茅土。汉兴，唯皇子封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户赋租入为节，不受茅土，不立社。
王隐《晋书》曰：元康初，杨骏辅政，封赏过度，石崇与散骑常侍蜀郡何攀共为驳议，以为陛下圣德光被，皇灵启祚，正位宣化，万国归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赏，优於太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苻定、苻绍等降，慕容垂下书封绍等为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拟三恪。
《吴越春秋》曰：吴王闻勾践尽心自守，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种赍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以报增封之礼。
《韩子》曰：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五年，秦不益一尺之地，乃成其陶邑之封。应侯以攻韩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来，诸用秦者皆应、穰之类也。故胜战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
《说苑》曰：郑桓公东会封於郑，舍於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於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寝安，殆非会封者也。”郑桓公闻之，援辔自驾，其仆接术而载之。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循其治政，以宁国家，未必封侯也。今军政之法，斩一牙门将者封侯。夫斩一将之功，孰与安宁天下者？安宁天下者不爵，斩一将之功者封侯，失赏之意也。
又曰：《春秋》郑庄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过制，国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国内大乱。故过度则有强臣之祸，鄙小则有微弱之忧。秦以列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势而并天下，自以由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致郡县，虽有亲子、母弟，皆为匹夫。及其政衰，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汉家，见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连城数十，廓地千里，自关已东，皆为王国。力多而权重，故亦有七国之难。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封诸侯以夏何？阳气盛养，故以封诸侯，盛养贤也。立人君阳德之盛者也。

又曰：受命之王，致太平之君，美群臣上下之功，故尽封之。及中兴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试之，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为附庸，附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封示之优贤义，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过七十里？曰土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公、卿、大夫者何谓也？内爵称也。为爵称公、卿、大夫何？爵者，量其职，尽其才。公之为言，公正无私也。卿之为言，章也，善明也。大夫之为言，大扶，扶进人也。

王充《论衡》曰：尧、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纣之人，可比屋而诛。

曹植《迁都赋》曰：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邱，改邑浚仪，而末将於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

爵

《易□中孚卦》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曰：齐庄公为勇爵。（设爵位以命勇士。）殖绰、郭最欲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於门中，识其枚数。（识门枚数。）其可与乎？”公曰：“子为晋君也。”对曰：“臣为隶新。然二子者，譬之禽兽，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言尝射得之也。）

《白虎通》曰：爵五等者，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或法三，或法五何？质者据天，故象三光；文者据地，故法五行。

《礼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

《王制》曰：五者之制，爵禄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乎。此据周也。所以名之为公、侯何？公者，公正无私之意。侯者，侯顺逆故也。

《孝经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称公，大国侯皆千乘，象雷百里，所润□雨同。

《史记》曰：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白起为上将军，奇兵绝赵军後。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救之。

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今赎入三千匹强矣。晋灼汉武帝一级七十万。《始皇本纪》入粟千斛拜爵一级。时制各异者也。）赐民爵，户一级。六年，令民得买爵。

又曰：卫青比年击胡，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列罪，请置赏官，名曰武功爵也。

又曰：宣帝五凤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长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爵关内侯。

袁山松《後汉书》曰：建宁二年，爵乳母赵尧为平民君。

《魏书》曰：太祖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关外侯十六级，五大夫十五级，与旧例侯凡六等。

《魏氏春秋》曰：黄初三年，帝欲封太后母，尚书陈群奏曰：“案典籍之文，无妇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礼》，妇人因夫爵。秦违古法，汉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是也。

《晋书》曰：长乐冯恢，父为弘农太守，爱少子淑，欲以爵传之。恢父终，服阕，乃还乡里，结草为庐，阳不能言，淑得袭爵。恢始仕。

《管子》曰：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足以著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大，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禄。古之人修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

《商君书》曰：明王之所贵唯爵，其赏不荣，则民急；其列不显，则民不事；爵易得也，则民不贵。

《淮南子》曰：爵禄者，人臣之衔辔。

《说苑》曰：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侨去虞而从文公。文公反国，择可爵而爵之，择可禄而禄之，侨独不与焉。文公酌诸大夫酒，酒酣，公曰：“二三子盍为寡人赋乎。”舟之侨曰：“君子为赋，小人请陈其辞，辞曰：有龙矫矫，顿失其所，一蛇从之，周流天下；龙反其渊，蛇宁其处。”公亻矍然曰：“子欲爵也，请待旦日之朝。子欲禄耶，请今命廪人。”之侨曰：“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遂退，终身诵《甫田》之诗。

《风俗通》曰：汉武帝讳彻，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称关内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爵也。

王粲《爵论》曰：爵自一级，转登十级而为列侯；譬犹秩自百石，转迁而至公也。而近世赏人，皆不由等级从，无爵封，无列侯。原其所以，爵废故也。《司马法》曰：“赏不逾时，欲民速观为善之利也。”近世爵废，人有小功，无以赏也，乃积累焉，颁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为而及时也。上观古比高祖功臣，及白起、卫鞅，皆稍赐爵，为五大夫、客卿、庶长，以至於侯，非一顿而封也。夫稍稍赐爵，与功大小相称而俱登，既得其义，且侯次有绪，使慕进者逐之不倦矣。

异姓王封

《汉书》曰：高祖定天下，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布、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於灭亡。张耳以知全，至子亦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泽流支庶，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诈力也。）

《汉书》曰：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谓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故致千里客，宦为外黄令。商祖为布衣时，尝从耳游。秦灭魏，故购求耳千金。耳变姓名，之陈，为里监门。後项羽秦亦闻耳贤，乃分赵立耳为常山王。田荣袭耳，耳败走汉。汉二年，遣耳与韩信击破赵井陉，斩陈馀氵氏水上。四年夏，立耳为赵王。耳薨，子敖嗣为王。又曰：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楚，不为假王以填（镇也。）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於荥阳，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从後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寤，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遣张良立信为齐王，徵其兵使击楚。

又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渔钜野泽中，为盗。陈胜起岁馀，泽间少年相聚百馀人，往从越，请仲为长。乃行略地，收诸侯散卒，得千馀人。沛公之从砀北击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将其众居钜野泽中。项籍入关，王诸侯，还归，越众万馀人无所属。齐王田荣叛项王，汉乃使人赐越将军印，使下济阴以击楚。大破楚军。汉二年，拜越为魏相国，将兵略定梁地。汉王之败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独将其兵北居河上。汉三年，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项王与汉王相距荥阳，越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汉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楚，为项籍所败固陵，乃谓留侯曰：“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阳以北至城，皆许以王彭越，则兵至矣。”於是汉王发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会垓下。项籍死，立越为梁王，都定陶。

又曰：项羽入咸阳，黥布为前锋。项王封诸将，立布为九江王。後与随何俱归汉。汉王方踞床洗，而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张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汉益分布兵而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秋七月，立布为淮南王。

又曰：卢绾，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及高祖初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项籍死，使绾别将刘贾击临江王共尉，还，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时诸侯非刘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绾，群臣觖望。及虏臧荼，乃下诏诸将相列侯，择群臣有功者以为燕王。群臣知上欲王绾，皆曰：“太尉长安侯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绾为燕王。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汉十年，陈反。汉既斩，其礻卑将降，言燕王绾使范齐通谋所。上使使召绾，绾称病，又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称病不行。高祖崩，遂亡入匈奴。

又曰：吴芮，秦时番阳令，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钅（呼玄反，）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项籍死，上以钅有功于入武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都临湘。

又曰：惠帝崩，立孝惠後宫子为帝，吕太后临朝称制。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太后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戒产、禄曰：“高祖与大臣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共诛产、禄，迎立代王，是为孝文皇帝。

《晋书》曰：初，武帝为王时，王祥与荀攵往谒。攵谓祥曰：“相国王尊重列侯，既已尽敬，便当拜也。”祥曰：“相国诚为尊贵，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而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攵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北齐书》曰：尉景之子粲，少历显职，体性粗武。天宝初，封库狄干等为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粲以父不预王爵，大恚恨，十馀日闭门不朝。帝怪，遣就宅问之。隔门谓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须开门受敕。”粲遂弯弓隔门欲刺使者。使者以状闻之，文宣使段韶谕旨。粲见韶，唯抚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亲诣其宅慰之，方复朝请。寻追封景为长乐王。

《唐书》曰：安禄山死，朝廷欲图大举，诏郭子仪帅师趋京城。师於水之西，与贼将安太清、安守忠战。后从元帅广平王率、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京师老幼百万夹道欢叫，涕泣而言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是时河东、河西、河南所盗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上，肃宗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子仪顿首感谢。乾元元年九月，诏子仪与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朝恩害子仪之功，媒蘖之，召还京师。子仪虽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祸难未平，不遑寝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复虑蕃寇逼迫京畿。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今残蘖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肃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复为朝恩所间，事竟不行。上元二年，李光弼兵败於邙山，河阳失守。又河中军乱，杀其帅李国贞。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恐其合从连贼，朝廷深忧之。後辈帅臣未能弹压，遂用子仪为朔方、河中、北庭、潞、仪、泽、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定国副元帅，进封汾阳郡王，出镇绛州。子仪至绛，擒其杀国贞贼王元振数十人，并诛之。太原辛□京闻子仪诛元振，亦诛害景山者。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

又曰：浑，皋兰州人也，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父释之，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於边上，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宁朔郡王。德宗幸奉天，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乃署为行侯都虞侯以拒朱Γ。贼平，德宗还宫，以为河中尹，河中、绛、慈、隰节度使，封咸宁郡王。

又曰：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人。少尝与诸兄读书，辍卷叹曰：“丈夫当建功於代，以济四海，安能为一儒哉！”燧姿度魁异，沉勇多智略。後朱Γ之乱，燧守太原，燧以晋阳王业所起，乃引晋水而注城之东，渚以为池，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寻兼保宁军节度使，封北平郡王。

卷一百九十九　封建部二

公封

韦昭《辨释名》曰：公，直也；取其正直无私。

《易□师卦》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

《周书》：能移於众，与百姓同之谓公。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职曰：诸公之地，封土方五百里，其食半。

又《春官》曰：大宗伯职曰：公执桓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陶侃，有善相者师圭谓侃曰：“君左手中指有坚理，当为公。若彻於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以纸手，公字愈明。
《後魏书》曰：许洛阳为雁门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异垄合颖。世祖善之，进爵北地公。
魏咸熙元年，相国晋王奏建五等，诸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一千八百户，置相一人，典祠、典书、典卫、典礼各一人，妾六人，车前司马十人，旅贲四十人。
侯封
《周易□豫卦》曰：（豫，利建侯，行师。彖曰：）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
又《比卦》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又《屯卦》曰：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周书》曰：能树名生物，与天道俱，谓之侯。
《周礼□春官》：大宗伯职曰：侯执信圭。
又典命职曰：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十为节。
《汉书解诂》曰：列侯金印紫绶，以赏有功，功大者食县邑，小者食乡亭。
《後汉书》曰：冯石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卫尉。能取悦当代，为安帝所宠。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赐驳犀贝剑、佩刀、（以班犀饰剑也。）紫艾绶、（艾，绿色也。其色似艾。）玉各一。（半环曰，以饰带也。）
又曰：丁，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乐，诸将皆占丰邑美县，唯愿封本乡。或谓曰：“人皆欲县，子独求乡，何也？”曰：“昔孙叔敖救其子，受封必受尧角之地，今能薄功微，得乡亭厚矣。”帝从之，封为定陵新安乡侯，食邑五千户。后徙封陵阳侯。
又曰：韩歆封扶阳侯。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尝因朝会，闻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歆又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帝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前书》武帝谓朱买臣之词也。）丹顿首谢。
又曰：光武下诏封诸将，博士丁恭议曰：“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如雷。”
又曰：阴兴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後召兴，欲封之，置印绶於前，兴固辞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为盈溢。臣蒙陛下责之，恩泽至厚，富贵已极，不可复加，至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夺其志。
又曰：傅昌嗣，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贫不愿之封，乞钱五十万，为关内侯。肃宗怒，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
《魏志》曰：张鲁自巴中将其馀众降，封鲁及五子皆为列侯。又曰文帝黄初二年，分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为列侯。
又咸熙元年，晋王奏建五等，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户，官属同诸公，妾五人，车前司马八人，旅贲三十六人。
《吴志》曰：全琮，字子璜。刘备将关羽围逼襄阳，琮上疏陈羽可讨之计。权时已与吕蒙阴议袭之，恐事泄，故寝琮表不答。及擒羽，权置酒公安，顾谓琮曰：“君前陈此，孤虽不相答，今日之捷，亦君之功也。”於是封华亭侯。
《晋书》曰：高贵乡公将攻文帝，召王沈及王业告之。沈驰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於主，为众论所非。
又曰：卫都督幽州，以其离间二虏功，赐子亭侯。乞以封弟，未受命而亡，子密受封为亭侯。六男无爵，悉让於弟，远近称之。
《隋书》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筹算，胆力过人。后周元年，以父贤勋封回乐县侯。时年尚小，拜爵之日，亲族相贺，崇独泣。贤怪而问之，对曰：“无勋於国，而幼少封侯。当报主恩，不得终於奉养，是以悲耳。”贤由是大奇之。
伯封
《周书》曰：率众时作，谓之伯。
《周礼口春官》：大宗伯职曰：伯执躬圭。
《孝经援神契》曰：伯，白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春，晋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户，妾四人，车前司马八人，旅贲二十八人。
《後周书》曰：王勇论讨茹茹功，别封永固县伯，邑五百户。时有别封者，例听回授次子，勇独请封兄子元兴，时人义之。
子封
《周礼口春官》典命职曰：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
又曰：春官大宗伯职曰：子执璧。
《魏志》曰：蒋恺，济之孙也。咸熙中开建五等，以济著勋前朝，改封恺为下蔡子。
又曰：咸熙元年，相国晋王奏建五等，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户，相一人，典词令、典书丞、典卫丞各一人，妾三人，车前司马四人，旅贲二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王敬则封重安县子，邑三百五十户。敬则少时於草中射猎，有虫如鸟豆集其身，ㄴ去乃脱，其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道士曰：“不须忧，此封侯之瑞也。”敬则闻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

《环济要略》曰：子独孽孽，栖下之称也。

男封

《周礼□地官》：大司徒职曰：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又《春官》：典命职曰：男执蒲璧。

《环济要略》曰：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为君也。

《魏志》曰：咸熙元年，相国晋王奏建五等，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百户，相一人，典祠长、典书丞各一人，妾二人，车前司马二人，旅贲十二人。又次国男方二十五里，邑二百户。

同姓封

《毛诗□宫》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奄有龟蒙，遂荒大东。

《左传□僖中》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成邗、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文昭十六国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武穆四国。）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周公胤六国也。）

又《昭公上》曰：武王邑姜娠大叔，梦天谓已：“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及生，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

《史记》曰：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季历之兄。二人知大王欲立季历，乃荆蛮，以避季历。义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无子，而仲雍氏立。五世，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

又曰：武王封吴周章之弟虞仲於虞，列为诸侯。十二世而为晋所灭。

又曰：周公旦，武王之弟。佐武王平纣而封於少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凡四十四世而楚考烈王灭鲁。

又曰：管叔鲜，蔡叔度，武王之弟。武王已克殷，封鲜於管，封度於蔡。周公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蔡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周公言於成王，复封於蔡。凡二十五世，至侯齐而楚惠王灭蔡。

又曰：曹叔振铎者，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封振铎於曹。凡二十四世，至伯阳而宋灭曹。

又曰：卫康叔者，武王弟也。周公以成王之命伐武庚，放蔡叔，杀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为卫君。凡三十九世，至君角而秦并天下，废为庶人。

又曰：晋叔虞者，成王之弟。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曰：“以唐封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佚因言，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东。三十五世，至靖公而韩、魏、赵三分其地。

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庶子。封於郑。二十四世，至郑君乙而韩哀侯灭郑，并其地。

又曰：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胤，夏后少康之子。封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断文身。二十馀世，至子勾践立，灭吴，称霸。後十世，闽君摇佐诸侯平秦，高祖以摇为楚王。

《汉书》曰：汉兴之初，尊王子弟，大启九国。京师内外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国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也。

又曰：高祖封兄喜为代王，匈奴入代，废为合阳侯。子濞为吴王。

又曰：吕后封楚王郢为下邳侯，齐王肥子章朱虚侯，兴居东牟侯。

又曰：孝文封齐王肥子十人为侯，淮南王子长四人为侯，後改封王。

又曰：孝景封楚王子四人为侯，梁王子二人为侯。

又曰：淮南厉王死後，孝文怜淮南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城侯。

又曰：梁孝王死，窦太后泣极哀，不食。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令食汤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悦，为帝一食。

又曰：孝武帝令诸王推恩分子弟，诸王子孙一百七十七人为侯。

又曰：武帝以子弘为齐王，子旦燕王，子胥广陵王，子昌邑王。子贺为昭帝後，即位二十七日，废归故县。

又曰：武帝使御史大夫张汤策立子闳为齐王，曰：“於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维稽古，建尔国家，封於东土，世为汉蕃辅。”立子旦燕王，曰：“小子旦，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於北土。”子胥为广陵王，曰：“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於南土。”

又曰：宣帝诏曰：“盖闻象有罪，舜封之。其封昌邑王贺为海昏侯。”

又曰：宣帝封子厥为淮阳王，宇为东平王，嚣为楚王，竟为中山王，广陵王子胥宏为高密王。

又曰：昭帝封诸王子孙十二人，宣帝封六十三人，元帝封四十八人，成帝封四十三人，哀帝封九人，平帝封四十八人为侯。

《续汉书》曰：灵帝封河间王子庾为济南王，奉帝父孝仁祀。

《魏志》曰：明帝太和六年春二月，诏曰：“古之帝王，封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诗》不云乎：怀德惟宁，宗子维城。秦、汉继周，或强或弱，俱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厥中。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後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

《晋起居注》曰：武帝诏：皇子裕生七岁矣，得疾，封始兴王。

又曰：武帝诏：安平献王孙承，昔以父早亡，不建大祚，以县封之。今以三县，封为武邑王。

又曰：惠帝诏：侍中司马讨杨骏之功，封东海王，食六县。

《晋百官名》曰：武帝以齐王蕤为辽东王，绍弟弟定国後。赞为广陵王，绍弟广德後。

《陈留风俗传》曰：周成王戏其弟，桐叶之封。周公曰：“君无二言。”遂封之於唐。後侯常慎其德，其《诗》曰：“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是也。

《华阳国志》曰：武帝封子颍为成都王，以蜀、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邑蜀郡太守号为成都内史。

外戚封

《史记》曰：武帝卫后弟青，封长平侯，四子皆封侯，贵震天下，天下歌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汉书》曰：文帝封太后弟薄昭为轵侯，又封王舅驷钧为侯。

又曰：景帝封太后弟侄窦广国为章武侯，窦彭祖为南皮侯，窦婴以破吴楚功封魏其侯，后弟王信为益靖侯。

又曰：武帝封太后同母弟田为武安侯，胜周阳侯，皇后弟卫青以伐匈奴封长平侯，皇后姊子霍去病以伐匈奴封冠军侯。

《汉书》曰：元帝封王皇后父禁为平阳侯。薨，长子凤嗣。

又曰：王音既以从舅越亲用事，小心亲职。岁馀，上下诏，封音为安阳侯，食邑与五侯等，俱三千户。

又曰：成帝封太后兄子莽为新都侯，宣帝悼皇考皇舅孙史丹为武阳侯，皇后兄赵钦为新成侯，父赵临为成阳侯，太后姊子淳于长定陵侯，中山王舅冯参为宜阳侯。

又曰：哀帝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郑崇谏曰：“孝武皇帝封亲舅五侯，天为赤黄，昼昏，日中有黑气。今祖母从昆弟二人已侯，许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绿。今欲复封商，坏乱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

《东观汉记》曰：封马防兄弟三人各六千户，防为颍阳侯，特以勋劳，绥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户增防。防身带三勋，宠贵至盛。

又曰：邓训，自中兴後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贵盛莫比。

《後汉书》曰：明德马后诏不得封外戚。章帝省诏悲叹，复重请曰：“汉兴，舅氏之封侯，犹皇子之为王也。太后诚存谦虚，奈何令臣独不加恩三舅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且卫尉年尊，两校尉大有病，（卫尉，太后兄廖，两校尉，兄防，兄光也。）如今不讳，使臣长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时，不可稽留。”太后报曰：“吾反复念之，思令两善，岂徒欲获谦让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以恩泽封爵外家为外施也。）昔窦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窦太后，文帝后也。王皇后，景帝后也。兄即王信，後封为益侯。）丞相条侯言受高祖约，无军功，非刘氏不侯。（条侯，周亚夫也。前书曰，高帝与功臣约，非刘氏不王，非功不侯。如违约，天下共击之。）今马氏无功於国，岂得与阴、郭中兴之后等耶？”

《後汉书》曰：阴识封阴乡侯。二年，以征伐军功增封，识让曰：“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众。臣属掖庭，乃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

《魏志》：黄初二年，诏曰：“后族之家，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後世，若有违背，天下共诛之。”

《魏志》曰：明帝追封甄后父逸安成乡侯，兄豫袭封。後改为魏昌侯，子畅嗣父封，畅弟温、ĸ、艳皆列侯。又以後亡从孙黄合葬帝爱女淑，追封黄列侯。

《吴志》曰：孙皓元年十二月，封后父滕为高密侯，舅何等三人皆列侯。

王隐《晋书》曰：武帝封杨后父镇军将军杨骏为临晋侯，后母太原庞为安昌乡君。太学生王铃曰：“侯称临晋，後必制国也。”骏渐骄傲，胡奋语骏曰：“卿恃女更豪耶？人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早晚事耳。”骏曰：“卿女复不在天家耶？”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何能增损！”

又曰：杨骏以女超居重位，自镇军将军迁车骑将军，封临晋侯。识者议之曰：“夫建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临晋为侯，兆於乱也。”

卷二百　封建部三

以公相封

《汉书》曰：高祖拨乱诛暴，庶事草创，行赏授位，以能为次叙。至於孝武，元功宿将略尽，上亦兴文学，进拔幽隐。公孙弘自海滨而登丞相。自是之後，宰相毕侯。

又曰：汉帝以列侯为丞相，唯公孙弘无爵为丞相，上於是下诏封丞相平津侯。其後以为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又曰：武帝时，车千秋为高庙郎，上书讼卫太子冤。上亦颇知太子惶恐，感悟，召千秋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当遂为吾辅。”拜千秋为大鸿胪。数月，为丞相，封富民侯。

又曰：朱博以丞相封二千五百户，上书：“故事不过千户。”还千五百户。

《魏志》曰：王郎，字景兴。文帝即位，授司空，进封平乡侯。子肃嗣。初，文帝分朗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崔林为司空，封阳安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臣松之有郎汉封丞相，已为荀悦所讥。魏封三公，其末同也。）
又曰：曹爽以大将军辅政，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
又曰：陈群以镇军，录尚书受遗诏，进封颍阴侯。
又曰：何夔，字叔龙，为太子少傅、太仆。文帝践阼，封阳亭侯，三百户。病，乞逊位，诏曰：“以亲则君有辅弼之勋，以贤则君有淳固之茂。”
又曰：刘放，字子弃，为中书监，掌机密，进封魏寿亭侯。孙资为中书令，封乐阳亭侯；太和末，资决策伐公孙渊，进左乡侯。辽东平定，又以参谋之功各封大县，放方城侯，资中郡侯。齐王即位，以决定大谋，并增邑，子一人亭侯。
又曰：卫凯为汉侍中，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命。文帝践祚，封阳告亭侯。明帝即位，进阌乡侯。
又曰：桓楷为尚书令，封亭乡侯。及病，文帝自临省，谓之曰：“吾方托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卿勉之。”徙封安乐乡侯。
又曰：胡质薨，家无馀财，唯赐衣、书篋而已，追封阳陵亭侯。
又曰：卢毓、卫臻、徐宣、陈矫、和洽、常林、杜袭、裴潜、韩暨、高文惠、王观、辛毗、刘靖、王基，并以列卿、尚书封侯。
又曰：汉制，凡人君特所宠念，皆赐之封邑。及丞相初拜，亦锡茅土，号曰恩泽。出自私情，非至公之封也，中兴以来无有封者。
功臣封
《周礼□夏官》曰：司勋，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者。）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太常。
《史记》曰：古之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阀，积功曰阅。
又曰：太公望，文王立以为师。文王作酆邑，天下三分有其二。及武王克纣，太公之谋居多，於是武王封尚父於齐营丘。成王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邵康公封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汝实征之。”齐由此得专征伐，为大国二十八世。
又曰：邵公，与周同姓。武王灭殷，封邵公於燕。其在成王时，自陕以西，邵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四十三世，秦始皇灭之。
又曰：楚出自帝颛顼高阳。後吴回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子六人，少曰季连。季连之苗胤曰鬻子。鬻子事周文王，早卒。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嗣，乃封其後熊绎於楚，以子男之国。三十世，至负刍而秦灭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魏者，毕公高之後。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封之於毕。其後曰毕万，事晋献公。伐霍、取、魏，灭之。因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其後魏献子并为晋卿。至魏文侯，为诸侯。子武立，与韩、赵共灭晋而三分其地。又七世至王假，秦灭魏。

又曰：韩与周同姓，其後世事晋，得封於韩原，曰韩武子。武子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六世至景侯虔，始列为诸侯。及孙哀侯，与赵、魏共灭晋，三分其地。八世至王安，而秦灭韩。

又曰：赵氏之先，与秦共祖。造父事周穆王。攻徐，破之。乃赐以赵城。七世叔带去周入晋。赵氏五世而至赵夙，夙生衰。衰生盾，并为大夫。其後赵鞅，是为简子，始大。又四世而至列侯籍，始立为诸侯。三世至敬，与韩、魏共灭晋，分其地。又七世至幽王缪，降秦而赵亡。

又曰：陈完者，陈厉公他之子。完後奔齐，为田氏。齐懿氏欲妻之，卜之，曰：“是谓凤凰子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八世之後，莫之与京。”卒妻之。完卒，谥为敬仲。六世而至田常，田常杀齐简公，立简公弟平公，乃割齐安平以东为己封，封邑大於齐。至曾孙和，遂迁齐康公於海上，而田和立为齐侯。五世至王建，为秦所灭。

又曰：西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为秦襄公将兵救周。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於是始国，与诸侯通。

又曰：乐毅并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追至於临淄，齐王走，保於莒。乐毅独留徇齐，攻入临淄，尽以宝货、财物、祭器输之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

《汉书》曰：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三分关中，立秦三将：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县名，今槐里是。）司马欣为塞王，（韦昭曰：在长安东，名桃林塞也。）都栎阳；董翳为翟王，（文颖曰：本上郡，秦所置，项羽更名为翟也。）都高奴。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赵将司马为殷王，都朝歌。当阳君英布为九江王，都六。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本南郡，改为临江国。）都江陵。藩君吴芮为衡山王，都邾文颖曰：邾音朱，县名。故齐王建孙田安为济北王。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都平阳。徙燕王韩广为辽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赵歇为代王。赵相张耳为常山王也。

又曰：汉四年，立韩信为齐王，后徙为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布为淮南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卢绾为燕王，韩王信为代王，彭越为梁王。
又曰：克项八载，天下乃平，始论功，侯者四十有三人。时人民散亡，大侯不过万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於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藏诸宗庙，副在有司。迨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其後子孙骄恣，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讫於孝武後元之年，靡有孑遗。
又曰：汉封功臣，张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乃封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馀人，其馀日夜争功未决，未得行封。上在洛阳南宫，从复道（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谓之复也。韦昭曰：间道也。）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此谋反耳。”上曰：“为将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其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数尝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於是上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皆曰：“雍齿且侯，我属无患矣。”
又曰：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ガ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诸君知猎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功人也。且诸君独以随我，多者两三人；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陛下虽亡山东，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封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
又曰：高祖封项伯等四人为列侯，赐姓刘氏。
又曰：项羽被十疮，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羽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公得之。”乃自刭。王翳取其头，乱相蹂蹈争羽相杀者数十人。最後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体。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为列侯。
又曰：陈反。上自至邯郸，喜曰：“不南据邯郸，北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因见四人，上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皆伏地。上封各千户，以为将。
又曰：淮阴侯韩信舍人乐说告信反，封顺阳侯。
又曰：文帝诏曰：“方大臣诛诸吕迎朕，腾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劝朕，朕已得保宗庙。已尊昌为卫将军，其封昌为壮武侯。”
又曰：韩王信入匈奴，与太子俱，至颓当城，生子，因名颓当。至孝文时，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弓高侯。颓当孽孙嫣贵幸，显当时世。嫣弟说以校尉攻匈奴，封龙额侯。
又曰：景帝封功臣卫绾、直不疑等十九人，绾封建陵侯，不疑塞侯。
又曰：张贺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时收养掖庭，恩甚密焉。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宣帝追恩，乃封其家为恩德侯，置守蒙二百人。
《东观汉记》曰：光武功臣邓禹等二十八人皆为侯，封余功臣一百八十九人。
又曰：李通上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久之，有司奏请封诸皇子，上感通建创大谋，因封通少子雄为邵陵侯。
又曰：建武二年，定封景丹栎阳侯，上谓丹曰：“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故以封卿。”
又：诏封窦融曰：“行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属国都尉窦融，执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虏隗嚣，率厉五郡精兵，羌胡毕集，兵不血刃，而虏土崩瓦解，功既大矣。笃意分明，断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丰、阳原、蓼安凡四县，封融为安丰侯。”
又曰：三辅豪杰入长安，攻未央宫，杜虞杀莽於渐台，东海公宾就得其首，传诣宛，封滑侯。
又曰：申屠志以功封汝阴王，上书以非刘氏，还玉玺。改为阳侯。
又曰：班超定西域五十馀国，乃诏封超为定远侯。
《後汉书》曰：单超、左绾、徐璜、具瑗、唐衡，桓帝时共诛梁冀，同日封侯，谓之五侯。於是朝庭日乱。超薨之後，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
《魏志》曰：夏侯渊，字妙才，以功封博昌亭侯。
大祖下令曰：“夏侯渊虎步关右，所向无前。仲尼有言：吾与尔俱不如也。”後战死。黄初、太和中，赐渊子五人皆关内侯。
又：太祖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苦何以安焉！其保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馀人皆为列侯，其馀各以次受封，及复死事之孤，轻重各有差。
又曰：曹洪，字子廉，以功封野王侯。文帝时，坐事削。明帝即位，更封乐成侯。
又曰：曹休，字文烈，自荆州北归。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驹也。”文帝录前後功，封为东亭侯。
又曰：曹真，字子丹，以功封邵陵侯。真少与宗人尊、乡人朱赞并事太祖。遵、赞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尊子等。诏曰：“大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晏平久要之分。听分赐遵等子爵关内侯。”及真薨，明帝悉封真五子皆列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祖自柳城还，称荀攸前後谋谟，曰：“昔高祖使张子房自择齐三万户，今孤亦欲君自择所封。”
又曰：太祖见贾诩，执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为执金吾，封都亭侯。文帝即位，又封诩小子访为列侯。
又曰：郭嘉，字奉孝。冀州平，封齐阳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臣策未决，嘉辅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最。”增邑，并前千户。
又曰：张既，字德容。诏曰：“卿勋非但破胡，乃永宁河右，使吾长无西顾之念。”徙封西乡侯。
又曰：任峻，字伯远。为典农中郎，大兴屯田，军国致饶。太祖以峻功高，表封都亭侯。
又曰：张辽，字文远。为荡寇将军，以功封都亭侯。又讨陈兰、梅成等入山中，兰等壁其上，辽力战，平之。太祖论诸将功曰：“登天山，以取兰、成，荡寇功也。”乃增邑。文帝，又分封兄及一子列侯。帝践阼，进封晋阳侯。及薨，诏曰：“合肥之役，辽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未之有也。其分辽邑，赐一子爵关内侯。”
又曰：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克敌，皆攸之谋也。”於是封攸陵树亭侯。
又曰：太祖谓于禁曰：“汝育水之难，吾焉能也？将军在乱能整，虽古之名将，何以加之！”乃录前後功，封益寿亭侯。
又曰：文帝践阼，进张为郑侯。明帝诏曰：“贼亮以巴、蜀之众，将军所向克定。乃益户，并前四千三百户。”前後有功，明帝分户，封四子列侯。
又曰：朱灵，字文博。先封俞阝侯，文帝诏曰：“将军佐命先帝，威过方、邵。平生所志，愿勿难色。”灵谢曰：“高唐，宿所镇。”乃更封高唐侯。
又曰：庞德以众降，太祖闻其骁勇，封关内亭侯。为关羽所得，骂羽而死。太祖悲之，封其二子为列侯。
又曰：徐邈，字景山。西域流通，荒戎入贡，皆邈勋也。以功封都亭侯。
又曰：王昶，字文舒。讨诸葛诞，诞诛。诏曰：“昔孙膑佐赵，直湊大梁。兵骤进，亦所以成兵势也。”增邑，四千七百户矣。
《吴志》曰：骆统，字公绪。初，曹仁攻濡须，使别将常雕等袭中洲，统与严圭共拒，破之，封新阳亭侯。
《晋书》曰：苻坚南寇，桓伊与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俱，破坚於肥水。以功封永循县侯，进号右军将军，赐钱百万，袍表千端。
王隐《晋书》曰：封宣帝为武平侯。公孙渊平，又增封舞阳、昆阳二县。
又曰：封文帝为高都侯，太始元年诏曰：“昔唐虞三代之盛，暨於汉魏创制，褒崇元勋，班爵行赏，与国同礼，施禄逮下，万邦咸，朕以寡德，登於天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托於王公之上。腹心股肱，文武之臣，光齐帝业，余嘉乃勋。庆赏之行，其用宜速。”

又曰《张华传》曰：华以建策，加华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府。诏听。乃更论平吴之功，封华郡公，三千户；王者择近郡平土，详依典制施行。华让，前後十馀，频繁恳诚。诏不听，遂受封。

《晋中兴书》曰：元帝以佐命功，封周乌程公，又封王敦武昌公。

又：孔愉，字敬康，以讨华轶功，封馀不亭侯。初，愉少时，尝得一龟，放於馀不溪中流，左顾者数过。及铸侯印，而龟左顾；更铸，犹然。印工以闻，愉悟，遂佩焉。

又曰：明帝以平钱凤功，封始兴公温峤建宁公，庾亮永昌公，郗鉴南平公，卞壸建兴公，苏峻邵陵侯，刘泉泉陵侯，应詹观宁侯，卞郭益阳侯，赵胤湘南侯。

又曰：成帝以平苏峻公，封公者三人，侯者八人。又以讨郭默功封者三人。穆帝以平蜀功，封桓温临贺公。

又曰：哀帝以平关、洛功，封桓冲丰城公。海西公以平袁真功，赐桓温子伟为西昌公。

又曰：安帝以兴复功，封刘裕等二十三人。裕昌谋，封豫章公，万户；刘毅南平公，五千户；何无忌安成公；刘道规华容公。

《晋起居注》曰：太康元年诏曰：“张华前与故太傅创谋大计，部分方算，有谋谟之勋，封广武侯，邑万户。”

又曰：惠帝追封卫为郡公。

《会稽典录》曰：郑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日遂并护车以北道。故号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抚循外蛮，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其封吉为安远侯。”

《华阳国志》曰：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自有恩信方略，为帝募发夕民，西与定秦地。既定，封自为长安建章郡侯。帝将征关东，夕民皆思归。嘉其功，难伤其意，遂听还。谓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可徙封自阆中慈乡侯。”自固辞，乃封度县侯。

卷二百一　封建部四

德行封（《汉书》在恩泽表）

《汉书》曰：宣帝以刘德谨重，封为阳城侯。

又曰：邴吉有阴德於孝宣帝微时，帝即位，众莫知，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转迁御史大夫。帝闻，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绅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未获其乐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为博阳侯。
《东观汉记》曰：建武元年，诏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淳固，断断无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诚能为人所不能为，则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故武王诛纣，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赐安车一乘，衣一袭，金五百斤。”
讨乱定策封（《汉书》在《恩泽表》）
《汉书》曰：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逆，时霍光、金日、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为宅（丁固切）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文颖曰：博，大；陆，平。取其嘉名，无此县也。食邑北海之河间。臣瓒案：渔阳有博陆城也。）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鸩杀忽。
奉使封
《史记》曰：高祖使刘敬使匈奴，还报曰：“匈奴不可击，此必见短，伏奇兵以争利。”上怒，械系敬。必往而厄於白登，七日乃得解。还至广武，赦敬，封千户，号建信君。
《汉书》曰：武帝以校尉张骞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无饥渴；因前使外国功，封骞博望侯。
又：昭帝以平乐厩监傅介子诛楼兰王，封宜阳侯。
又：元帝以甘延寿使西域郅支单于，封义成侯。
《蜀志》曰：陈震，字孝起。使吴贺孙权践祚。及到武昌，权与震坛歃血。还，封阳亭侯。
尊贤继绝封
《尚书大传》曰：武王胜殷，箕子走，之朝鲜，因以封之。
《礼记□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由尊贤。不过二代。
又《礼记》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史记》曰：武王克纣，以纣子武庚禄父续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与武庚作乱。周公以王命诛之，命微子开为殷後，奉其先祀，国于宋。至宋王偃立，於是齐、魏、楚伐宋，灭之，而三分其地。
《汉书》：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必兴灭继绝，修废举逸，然後天下归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拨乱，日不暇给，然犹修祀六国，来聘四皓，魏则垄无忌之墓，赵则封乐毅之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元狩中，复诏御史：“以ガ二千四百户封萧何曾孙庆为ガ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报萧相国德厚也。”
又曰：武帝过洛阳，下诏以三十里地封周後为周子南君。
又曰：封周公後公孙相如为褒鲁侯。
又曰：元始四年，靳翕、夏侯婴、陈平、张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后，诏爵复家。
《东观汉记》曰：建武二年，封殷绍嘉公为宋公，周承休公为卫公。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议郎孔羡为崇圣侯，奉孔子祀。
《晋中兴书》曰：元帝封孔亭为崇圣侯，不食户邑。
又曰：元帝诏封魏後曹励为陈留王。
《吕氏春秋》曰：武王胜殷，封帝尧之後於犁丘，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死王事子孙封
《左传口哀下》曰：晋荀瑶率师伐郑，次于桐丘。郑弸弘请救于齐。齐师将兴，陈成子属孤子，（属，会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三日朝。设乘车两马，系五邑焉。（乘车两马，大夫车服也。系五邑，加之五邑也。一曰两饰也。）召颜涿聚之子晋，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哀二十三年。）国之多难，未汝恤也。今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车而朝，无废前劳。”
《汉书》曰：周苛以内史守荥阳，骂项羽死。高帝封苛子成为高景侯。
又曰：郦食其使约诸侯，至齐，死事。高祖封食其子疾为高梁侯。
又曰：赵王反，内史王捍、相建德谏不听，遂烧杀捍等。景帝封捍子乘之、建德子横皆为侯。楚王反，太傅赵夷吾、相张尚并谏不听，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居皆为侯。
《魏志》曰：鲍信为济北相，协视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录信功，封子后阝为新都亭侯。
《说苑》曰：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说平原君，令尽散家财以飨士，攻秦国。平原从其计。勇敢三千人皆出，从谈赴秦军，秦军为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谈死，封其父为李侯。
异域降封
《汉书》曰：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汉，景帝欲侯之以劝後。亚夫曰：“彼背其王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上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免相。
又曰：武帝时，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赵信、南越王兄建德等，凡三十五人来降，并封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宣帝时，匈奴单于先贤禅等二人降，并封侯。
《魏志》曰：鲜卑轲比能，明帝时将其部众降，拜归义侯。
杂恩泽封
《汉书》曰：高后以大谒者张泽劝王诸吕，封为建阳侯。
又曰：孝武以方术封栾大为乐通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张贺有旧恩，封贺子彭祖为都阳侯。
又曰：王莽居摄，安众侯刘崇与张绍攻宛而败。绍从兄竦、崇父嘉诣阙自归，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悦。太后下诏：“惟嘉父子兄弟，虽有属，不敢阿私。以千户封嘉为师礼侯，嘉子七人皆赐爵关内侯。”後又封竦为淑德侯。长安人为语曰：“欲求封，过张伯松；力战斗，不如巧为奏。”
《东观汉记》曰：马防子钜为常从小侯，上欲冠之，夜拜为黄门侍郎。
华峤《後汉书》曰：元和元年，遂置鸿都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拜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
《鲁国先贤志》曰：汶阳鲍氏起於鲍吉，吉字利主。桓帝初为蠡吾侯，吉为书师。及桓帝立，历位至河南尹。诏曰：“吉与朕有龙潜之旧，其封西乡侯。”宗族以吉势力，至刺史二千石者五。
杂名号封
《汉书》曰：高祖微时，尝避事，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应劭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谓上女婿立为婿，立空也，上有嫂也。晋灼曰：丘，大也。大妇为冢妇也。）嫂厌叔与客来，佯为羹尽，铦釜，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岱等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为颉羹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为冠军侯。
又曰：赵破奴以司马再从骠骑将军击匈奴，封为从骠骑侯。
《东观汉记》曰：彭宠奴子密杀宠，诣阙降，封为不义侯。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号，侯爵十八级，关中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钮墨绶。五大夫十五级，铜印环纽，亦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注曰：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也。
《搜神记》曰：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後，有鸟如山鹊飞翔，堕地，市人ㄴ之，随地化为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颢藏之秘府。後校书东观，奏言曰：“尧、舜时，朝有此官。今落印，宜可复置。”
宦者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高后大谒者寺人张泽劝王诸吕，封建阳侯。
《东观汉记》曰：孙程为中黄门。安帝崩，初江京等谮诬太子，废为济阴王，居西锺下，徵北乡侯为嗣。程等十八人杀江京、阎显等，立阴济王为帝。以功封程为浮阳侯，万户。又封中黄门王康华容侯，王国为郦侯。
《续汉书》曰：吕强为中黄门。灵帝例封宦者，以强为都乡侯，强辞让恳恻，帝乃听之。数上书谏诤，为中常侍赵忠等所谮，死。
《晋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诏曰：“中常侍董猛固让封邑，其封为武安侯。猛前求馀户封三兄，今皆封为亭侯。”
逊让
《史记》曰：晋文公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禄。使人召之，则亡。遂求所在，闻其入绵上山中，於是文公环绵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以记吾过，以旌善人”。（旌，表之也。）
又曰：鲁连说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军为却。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谢者三，曰：“吾与富贵而屈於人，宁贫贱而肆意。”
《战国策》曰：赵王以武城封孟尝君，择舍人以为武城吏，而进之曰：“鄙说，借车者驰之，借衣者被之。夫借衣车者，非亲友即兄弟也。夫驰亲友之车，被兄弟之衣，文以为不可。今赵王不以文不肖，封之以武城，愿大夫之往也，无伐树木，无废房屋，然赵王悟而知文也，谨使可全而归之。”
《汉书》曰：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金日为宅侯，日以帝少，不受。
又曰：武帝诏曰：“匈奴逆天理，乱人伦。车骑将军青度西河至高阙，斩轻锐之卒，执讯获鬼，驱马牛羊百有馀万，全甲兵而还。益封三千户，封青三子皆为侯。”青固谢云：“皆诸校尉之力。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而受之封，非臣待罪行间以劝士力战之意。”
又曰：张延寿历位九卿，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馀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久堪，数上书减户邑。天子以为有让，乃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
又曰：张贺为掖庭令，收养皇曾孙，恩甚密。皇曾孙即位，是为宣帝，而贺已死，欲封其冢为恩德侯。其子彭祖，小与上同席研书，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贺弟安世深辞让，上曰：“吾自为掖庭令，不为将军也。”安世乃不敢言。
《东观汉记》曰：窦融数辞爵位，曰：“臣有一子，质性顽钝，何乃当传以连城广土享诸侯之国也！”因会见，诏曰：“公欲让职还土，今相见，不宜论也。”
又曰：永元元年，以定策功增封邓骘三千户，让，不获，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恺，字伯预，以当袭父爵封居崇侯，让于弟宪。有司奏之，侍中贾逵上书陈之，和帝诏：“恺致国于弟，遁亡，所守弥固。”乃拜为郎。
又曰：丁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乐，曰：“昔孙敖教其子，受必求尧确之地。德薄功微，乡亭可矣。”上从之，封为定陵谢安乡侯，食千户。
又曰：帝欲封樊兴，置印绶於前，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一家数人并受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兴之让，不夺其志。
又曰：封朱为高侯，邑七千三百户，自陈功薄而国大，愿受南阳五百户足矣。上不许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临沮侯。歆当嗣爵，以母年老国远，上书辞让。诏许，乃赐关内侯。
又曰：丁卒，子鸿上书，让国于弟盛。既葬，乃挂结冢庐而逃。
又曰：大将军窦宪封舞阳侯，食邑二万户，窦固辞封，诏曰：“大将军宪前岁出征，克灭北狄，朝加封赏，固辞不受；舅氏旧典，并蒙爵土，其封宪冠军侯，邑二万户。”
《魏志》曰：田畴从太祖入卢龙塞，太祖犹欲侯之。畴素与夏侯善，太祖语曰：“且往以情喻之。”答曰：“畴，负义逃窜之人耳，蒙恩令活，已为多矣。岂可卖卢龙塞以易赏禄哉？独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为议郎。
《魏志》曰：王基拔寿春，进封东武侯，上疏固辞，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马宣王诛曹爽，进蒋济封都乡侯，上疏固辞，不许。孙盛曰：“蒋济之辞邑，可谓不负心矣。”
蔡邕《独断》曰：汉总名诸侯王，子弟封者为诸侯；异姓者为彻侯，避武帝讳，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优，朝廷所异者，赐位在三公下；其次诸侯，在九卿下；其小国侯，以肺腑宿卫、亲、公主子孙，坟墓於京师者，亦随会见，猥诸侯。
诛贬
《汉书》曰：高帝子淮南厉王长，孝文六年谋反，徙蜀，至雍死。赵王如意、赵王恢、赵王友为吕后所杀。孝景子胶东王自杀。孝武子燕王旦、广陵王胥，并自杀。齐王肥子济北王兴居、济南王辟光、胶西王卯、胶东王雄渠、高帝兄子吴王濞、弟孙楚并反，伏诛。淮南王长子安、衡山王赐、江都王非子建并谋反，诛。楚王六世孙延寿、淮南王曾孙宽并谋反，死。武帝子孙侯者，凡坐酎金等失侯及诛、免者一百九人。
又曰：陈平薨，子何代立。坐略人妻弃市，国除。始平曰：“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平阳侯曹参六世孙宗坐阑入宫掖门，配城旦。留侯张良子不疑坐谋杀楚内史，赎为城旦，封绝；其馀功臣子孙皆罪诛、免，辄复立嗣。
又曰：高后封诸吕五人为侯，八年九月并诛，张泽一人免。孝文元年，轵侯薄昭自杀。景帝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武帝乐通侯栾大斩。昭帝安阳侯上官桀、桑乐侯安反，诛。宣帝平丘侯王迁自杀。昌永侯田广明自杀。阳成侯田延年盗都内钱，自杀。元帝乐安侯匡衡，免。成陵侯淳于长大逆诛。宜乡侯冯参自杀。商阳侯薛宣坐不忠孝，免。哀帝丁明、傅晏、丁满、朱博、王嘉、傅商、郑崇、董贤、孙宠、息夫躬并诛、免。平帝甄丰、刘歆为王莽所杀。高陵侯翟方进子卢坐弟举兵，为王莽所杀。
《东观汉记》曰：光武子楚王英谋反，自杀。广陵王荆谊自杀。
又曰：成德侯朱鲔玄孙朱祀坐杀人，国除。昌成侯桓公孙述坐与楚谋反，国除。
又曰：魏成、曾纯坐讦讪，国除。山桑侯王常孙广坐楚事，国除。利取侯毕寻玄孙守坐奸人妻，国除。首卿侯段普曾孙胜坐杀婢，国除。夕阳侯邢崇孙之为贼所盗，亡印绶，国除。广平侯吴汉无後，国除。颍阳侯祭遵无子，国除。
华峤《後汉书》曰：傅俊子昌徙封芜湖侯，建初中遭母忧，因上书，以国贫不之封，乞钱五万，为关内侯。肃宗贬为关内侯，竟不赐钱。
《魏志》曰：曹洪性吝，文帝少时求假不称，恨之。後犯罪当死，太后谓郭后曰："今曹洪犯死，吾敕帝废后。"后泣涕请，乃得免前官削爵土。
又曰：彭城王据坐私遣人诣中尚方作禁物，削户二千。申王袞、楚王彪并入朝，犯京都禁，削县户。
又曰：楚王彪坐王陵同谋延彪都许昌，遣御史案验收治，使自图，乃自杀。
又曰：黄初三年，临淄侯植监国；谒者灌均希旨，奏植酒悖，劫胁使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贬为安都侯。
卷二百二　封建部五
妇人封
《左传□成公上》曰：晋败齐师，齐侯遂自徐关入，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避女子，（使避君也。齐侯单还，妇人不知之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壁司徒之妻也。（壁司徒，主垒壁。）予之石。（石，邑名。济北卢县东，有地名石。）
《陈留风俗传》曰：高祖与项氏战，厄於延乡，有翟母者免其难。故以延乡为封丘县，以封翟母焉。
夫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崔篆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於新代。
《唐书》曰：魏衡妻王氏，梓州妻邙 人也。武德初，薛仁杲旧将房企地侵掠梁部，因获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渐强盛，衡谋以城应贼，企地领众将趋梁州，未至数十里，饮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刀斩之，携其首入城，贼众乃散。高祖大悦，封为崇义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徒於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自是平壤馀众走投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在代奴城，高丽引羯攻之，刘氏擐甲率众守城，久之，贼乃退。上嘉其功，特封为燕郡夫人。
又曰：邹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许人也。万岁通天年中，契丹贼李尽忠来寇平州，保英时任刺史，领兵讨击。既而城孤援寡，势将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贼退。所司以闻，优制封为诚节夫人。
又曰：王君，上尝於广达楼引君及妻夏氏设宴，赐以帛。夏氏亦有战功，故特赏之，封为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口晋史》曰：镇州节度使安重荣妻彭城郡夫人刘氏，封鲁国夫人；南阳郡夫人韩氏，封陈国夫人。重荣立二嫡妻，非礼也。朝廷并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汉书》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儿为平原君。
《後汉书》曰：弘农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梁冀，乃上言大将军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诸子，则其妻宜为邑君。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绂，比长公主。（长公子仪服同藩王。）
又曰：安思阎皇后，追尊后母宗为荥阳君。
《晋中兴书》曰：肃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宫，生肃祖。中宗以母贱，命虞妃母养肃祖，而出嫁荀为马氏妻。太宁元年，马氏无疾而卒，肃祖迎母还宫养，称建安君。追赐豫章君，谥曰恭惠。
《後魏书》曰：景明初世，追舅氏，封外祖母盖氏为清河郡君。
又曰：灵太后临朝，以元妹，封妻新平君。後迁冯翊君。
县君
《汉书》曰：王太后微时为金王孙妇，妇生，在民间，盖讳之也。武帝始立，韩嫣白之。帝曰：“何为不蚤言？”乃车驾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直至其门，使左右入求之。家人惊恐，女逃匿床下，扶持出拜。帝下车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载之长乐宫，与俱谒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捧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太后谢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帝费。”因赐汤沐邑，号修成君。
又曰：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
范晔《後汉书》曰：灵思何皇后，追封父真为车骑将军、舞阳宣德侯，后母兴为舞阳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广宗人也。母董为郡君。追改封父永为灌津敬侯，世妇董为常阳君。
又曰：青龙二年春，追谥后兄俨曰安城郭穆侯，封俨世妇刘为东乡君，又追封逸世妇张为安嘉君。
又曰：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齐王即位，尊后皇太后，封太后母杜为阳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内人。黄初中，以选入东宫，明帝时为平原王进御有宠，出入与同舆辇。追封后母夏氏为野王君。
又曰：太始三年，诏曰：“汉文追崇灵文之号，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广亲亲之恩。宜追封故卫将军景侯夫人羊氏为平阳君也。”
臧荣绪《晋书》曰：武悼杨皇后废在金墉城，与母高都君庞氏共止。高都君临刑，后抱持号叫，不食而崩。
《晋中兴书》曰：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将军琛第三女。赠琛为车骑将军，母丘氏封安阳县君，从母荀氏永宣县君。
又曰：简文顺皇后王氏，字兰始，骠骑将军述之再从妹。追赠前夫人成氏东丰县君，後夫人成氏东兴君。
沈约《宋书》曰：孝穆赵皇后，讳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永初二年，有司奏裔命妇孙可建昌县君。
又曰：孝穆萧皇后，名文寿，兰陵人。父卓，初与裔俱赠金紫光禄大夫；妻下邳赵氏，封吴郡寿昌县君。
《唐书》曰：古玄应妻高氏，固守飞狐县城，卒免为突厥所陷。下诏曰：“顷属默啜攻城，咸忧陷没，丈夫固守，犹不能坚，妇人怀忠，不惮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褒，何以奖劝。古玄应妻可封为徇忠县君。”
又曰：衡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录事参军，为招讨使董昌龄诬枉杀之。方厚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冤者，昌龄雅不疑虑，听其归丧。程氏故得以徒行诣阙，截耳於右银台门，告夫被杀之冤。御史台鞫之得实，谏官亦有章疏，故昌龄再授谴逐。程氏，开成元年降敕曰：“乃者吏为不道，虐杀尔夫。诣阙申冤，徒行万里，崎岖逼畏，滨於危亡。血诚既昭，幽愤果雪，虽古之烈妇，何以加焉。如闻孤孀无依，昼哭待尽，俾荣禄养，仍锡疏封，可武昌县君。”
《英雄记》曰：董卓孙女名白，时尚未笄，封为渭阳君，於城起坛，从广二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高五六尺。使白乘金华青盖车，都尉、中郎将、刺史二千石在者，各令乘轩簪笔，为白导从之坛，上使兄子横为使者授印绶也。
潘岳《宜城宣君诔》曰：行成于已，名生於人，考终定谥，实曰宣君。祝宗莅事，卿相奉引，轻车整驾，介士列阵，鸾辂依容，乍车升椋。
乡君
《魏志》曰：卞隆以后父封睢阳乡侯，隆妻王氏为显阳君。追封隆前妻刘氏为仁慎乡君，后亲母故也。
又曰：甄俨孙女为齐王皇后，后父已没，封后母为广阳乡君。
《晋书》曰：立皇后杨氏母太原庞氏为安昌乡君，追外曾祖母故司徒王郎夫人夏氏为荥阳乡君。
《晋中兴书》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长史之女也。初为琅琊王妃，哀帝即位，拜为皇后。追赠父金紫光禄大夫，封晋安县侯，母爰氏为安国乡君也。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济阳外黄人也。祖寿，抚军大将军掾。父豫，太傅参军。中宗之为琅琊王，纳后为妃。豫妻王氏为云阝阳县君，从母散骑常侍新野王罕妻为平阳乡君。
又曰：康献皇后褚氏，太傅褒之女。封母谢氏为浔阳县君。
又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阳京兆人也。母裴氏为广德县高安乡君，赐钱百万，布二百匹。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充之女。追赠父充光禄大夫，封晋兴侯；母孔氏长乐乡君。
又曰：王蕴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禄大夫，封建昌侯；母刘氏平乐君。
沈约《宋书》曰：武敬臧皇后，讳受，东莞人也。父俊，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孙氏迁永平乡君。
《唐书》曰：独孤武都谋叛王世充归国，事觉，诛死。武都子师仁年始三岁，世充以其年幼不杀，使禁掌之。乳母王氏，号兰英，请髡钳，求入保养，世充许之。兰英抚育提携，备尽筋力。时丧乱年饥，人多饿死，兰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归与师仁，兰英唯啖土饮水而已。後诈采拾，乃窃师仁归於京师，高祖嘉其义，下诏曰：“师仁乳母王氏，慈惠有闻，抚鞠无倦，提携遗幼，背逆归朝。宜有隆褒，以锡其号。可封永寿乡君。”
锡命（附）
《书序》曰：平王锡晋文侯鬯、圭瓒，作《文侯之命》。
《左传》曰：王命尹氏策命晋文公为侯伯。锡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弓矢千、鬯一卣、虎贲三百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文元年，天王使荣叔来锡公命。杜预注曰：诸侯即位，天子锡以命合瑞为信。若僖十一年，“王赐晋侯命”，亦其比也。
又曰：襄十四年，王使刘定公赐齐灵公命，曰：“昔伯舅太公，佑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太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厶伯舅是赖。余今命汝环！（环，齐灵公名也。）兹帅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勋。敬之哉！无废朕命。”（纂，继也。因昏而加褒显。传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国语》曰：襄王使邵伯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後。且吕、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邑。（邑，国。）在《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在予一人，乃我教道之过。）在《盘庚》曰：国之臧，则维汝众；（今《商书盘庚》是也。臧，善，国俗之善，则维汝众，归功於下也。）国之不臧，则惟余一人，是有逸罚。（逸、过，罚，罪也。国俗之不善，则惟一人，是我有过，其罪当在我也。）如是则长众使人，不可不慎。人之所急在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之必以众济，故祓除其心，（被，拂也。）以和惠人。考中度衷以莅之，（莅，临，考中省已之中心，以度人人之心，恕以临之也。）昭明物则以训之，制义庶孚以行之。（义宜庶众孚信，当制立事，宜为众所信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洁。）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然则长众使人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礼不顺，非信不行。今晋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赂，（背外，不与秦也，背内，不与里丕田也。）虐其处者，（杀里丕之党。）弃其信；不敬王命，弃其礼；施其所恶，弃其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恶於下，无以事上。今晋侯皆施之於人，故曰弃其忠也。）以恶实心，弃其精。（实，满。）四者皆弃，（精、忠、礼、信。）则远不至而近不和矣，将何以守国？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敬人事。（礼，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人，大夫、士曰恪位著（中庭之左右曰位。门屏之间曰著也。）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班爵、贵贱以别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人，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夫晋侯非嗣也，（嗣，嗣也。）而得其位，怵惕，保位戒惧，犹曰未也。若将广其心而远其邻，凌其人而卑其上，将何以固守？夫执玉卑，替其挚；拜不稽首，诬其王。挚替无镇，诬王无人。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大臣享其禄，不谏而阿之，亦必及焉。”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於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无胄；秦人杀子金、子公。（子金，吕甥。子公，芮之子。）

又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锡晋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晋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命於武宫，设桑主，布机筵，太宰莅之，晋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如公命侯伯之礼，而加之以宴好。内史兴归，以告王曰：“晋，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礼义成。敬王命，顺之道；成礼义，德之则。德以道诸侯，必归之。且礼之所以观忠、信、仁、义，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行报无匮，守固不偷，节度不携，若人不怨而财不匮，令不偷而动不携，其何事不济！中能应外，忠也；施三服义，仁也；守法不淫，信也；行礼不疚，义也。臣入晋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晋侯其能礼矣，王其善之！树於有礼，艾人必丰。”王从之，使於晋者，道相逮。及惠后之难，王出在郑，（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继母陈妫有宠，生子带将立，子带未及而卒。子带奔。齐王复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废隗氏。周大夫颓叔、姚子奉、子带以翟师伐周，王出郑，居于氾。事在鲁僖二十四年。）晋侯纳之。襄王十六年，立晋文公。二十一年，以诸侯朝於衡雍，且献楚捷，遂为践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范晔《後汉书》曰：董昭等欲共进曹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荀。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振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禀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劳军于谯，表留。

《晋中兴书》曰：烈宗冲幼，桓温威震内外，人情尊沓，牙生同异。谢安与王坦之尽忠匡翼。温讽朝廷欲为九锡，使骁骑将军袁宏具草。时温已病笃，宏以呈安。安视，辄云不好，更改之，使弥历旬日。至于温薨，锡命遂寝。

卷二百三　职官部一

总叙官

《礼记》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听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又《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为御。（谓此地之田税所给也）。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春秋》曰：昭十七年，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公问焉，曰：“少氏以鸟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何故？”（少金天氏，黄帝子，巳姓之祖也。问何故以鸟为官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黄帝轩辕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也）。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神农姜姓之祖也，有火瑞，故以火纪事名官也。）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共工以诸侯霸九州者，在神农前、太吴后，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太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名官司也。）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之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

又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

《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敬顺天地以授人也）。分命羲仲，宅夷，曰谷。（羲仲居治东方之官。宅，居也。东表之地称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使敬导出日，平均次序，东作之事以务农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南交言夏与春交。）平秩南讹，敬致。（讹，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寅饯纳日，平秩西成。（饯，送也。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攻，助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都，谓所聚也。易谓岁，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顺天常。）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定四时成岁，以告时授事，则众功皆广。）

又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奋，起也。有能起发其功广尧之事也。）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亮，信惠顺也。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顺其事者，谁乎？）佥曰：“伯禹作司空。”（禹入为天子，司空治水有功，言可用也。）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称禹前功以命之，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许其让，使往宅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顺古大道。）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夏商官倍，亦克用。（汤禹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敬信天地之教。）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扰，安也。）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士农工商，使顺天时。）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导九州牧伯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又曰：俊在官，（俊德治能之士皆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僚工皆官也，师师相师法。百官皆是，言政无非。）抚于五辰，庶绩其凝。（言五官皆顺五行之时，众功皆成。）
又曰：无旷庶官。天上，人其代之。（位非其人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又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言奉上布德，顺下训民，不可官所私，任非其人。）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非贤不嚼。）
《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极，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
又《周官》曰：宗伯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命受职，（受职，治职事。）再命受服，（受服，受祭衣服为上士。）三命受位，（列位于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受祭器为上大夫也。）五命赐则，（则，法也。）六命赐官，（此王六命之卿赐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如诸候也。）七命赐国，（出就候伯之国。）八命作牧，（谓候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专征伐于诸候。）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为二伯，得征伐五候九伯也。郑司农云：长诸候为方伯也。）
《尚书大传》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与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时之官也。）
《家语》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礼官所以成仁。）司马之官以成圣，（政官所以成圣。圣通官正，所以平通天下。）司寇之官以成义（刑官所以成义。）司空之官以成礼，（事官所以成礼也。非事不立也。）六官在手以为辔。
《东观汉记》曰：更始所置官爵多群小，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後汉书》曰：建武六年，诏曰：“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隶州牧条奏并省，有四百馀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汉旧仪》曰：古法虽圣犹试，故设四科之辟。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科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科曰明晓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史；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令皆试以其能，然後官之。

《後魏书》曰：天兴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维面置一人，以拟八坐，谓之八国。常侍侍直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仙人博士官，典煮炼百药。天锡元年八月，初置六谒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属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属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属官有署令长，秩八品。令长属官有署丞，秩九品。九月，又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初，帝欲法古纯质，每於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口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谓之白鹭，亦取其延颈远望也。自馀之官，义皆类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太常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东、西、南、北部，皆以诸事为之。大人置三属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内外百官，屡有减置。或事出当时目，不为常，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徒是也。

贾谊《新书》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仪表，问焉则应，求焉则得，者，谓之师；智足以为龙砺，行足以为辅助，明於进贤，敢於退不肖，内相匡正，外相扬美，谓之友。智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能死之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愆於乡曲，言语谈说不怍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业，服一介之使能合两君之忻，执戟居前能举君之过失，不难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贪於财，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则不敢泄君之谋，君有过失虽不能正谏，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忧色者，侍御之臣也。惟谀之行，惟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厮役也。

《通典》曰：唐开元中刊定职次，著之为格。盖尚书省，以统会众务、举持纲目；门下省以侍从献替，规驳非宜；中书省，以献纳制册，敷扬宣劳；秘书省以监录图书；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尚书、门下、中书、秘书、殿中、内侍凡六省。）御史台以肃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为九寺。）五监，（少府、将作、国子、军器、都水为五监。）以分理群司，六军、（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为六军。）十六卫，（左右卫、左右骁、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为十六卫。）以严其禁御。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内坊掌冶内事。）三寺、（守令，率更、太仆等三寺。）十率，（左右卫、左右司御、左右清道、左右监门、左右内，凡十率府。）俾又储宫、牧守、督护，分临畿服。（京府置牧，余府州置都督、都护、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

《说苑》曰：应侯与贾子坐，闻有鼓琴之声。应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贾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急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才而官卑之，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

仲长子《昌言》曰：官之有级，犹阶之有等，升阶越等，其步也乱。乱登朝级，败礼伤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虽有贤才皆以级次进焉。贾生有言：“治国取人，务在求能。故裁国之无利器，犹镂以铅刀而望其切，不亦疏乎！

杨泉《物理论》曰：吏者，理也，所以理万机、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物，犹使狼牧羊、鹰养雏也。是以人主务在审官择人。

《李重集杂奏议》曰：古之圣王建官垂制，所以体国经治，而功在简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损。舜命九官，周分六职，秦采古制，汉仍秦旧，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之职，始於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官，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辄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得为治大体，所以远踪三代也。及至东京，虽渐优显，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虞延、第五伦、鲍昱是也。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预、胡质等郡，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或还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虽没世不徙官”之义也。汉魏以来，内官之贵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台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而今皆数等而後至，众职率亦如此。陵迟之俗未久，笃尚之风未洽，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著，黜陟不得彰，此为治之大弊也。汉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为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轻贫，先亦试守，不称，则继以左迁。然则俊才登进，无能降退，此则所谓有知必试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为今宜并郡守等级，使同古者，明试守左迁之例，官人之理尽，则士必量能而受爵矣。

《桓温集□略表》曰：今天下分崩，丧乱殄瘁，虽道隆中兴，而户口凋寡，近方汉时不当一郡之民。民户既少，则势不多而当必同古制。百官备职，实非大易；随时之宜，且设官以理务。务寡则官省，官省以国治，则职显而人清。故光武初兴，多所并省；诸葛亮相蜀，简才并官。此皆达治之成规，今日之所先也。宜从权制，并官省职。愚谓门下三省、秘书、著作，通可减半。古以九卿综事，不专尚书，故重九棘也。今事归内台，则九卿为虚设之位，惟太常、廷尉职不可阙。其诸员外散官及军府参佐职无所掌者，皆并若车驾、郊庙、籍田之属。凡诸大事于礼宜置者，临时权兼，事讫则罢职。既并则官少而才精，职理则无害民而治道康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相上

《尚书》曰：成汤居毫，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为之。

又《君》曰：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则有伊尹格于皇天。又《说命》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说筑傅岩之野。爰立作相，置诸左右。命之曰：“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韩诗外传》曰：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田饶谓哀公曰：“臣将去，若黄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饶曰：“君独不见鸡乎？虽有五德，君犹日满而食之者何？以其所从来者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黍粱，无此五德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者远也。臣将去，若黄鹄举矣。”哀公曰：“止！吾将书子之言也。”饶曰：“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荫其树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书其言！”遂去，之燕，燕用为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为之避寝。

《左传》曰：仲虺居薛，为汤左相。

又曰：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

《国语》曰：季文子相宣公、成公，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他谏曰：“子为鲁上卿，相二君矣，妾无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文子曰：“吾亦愿之。然吾观国人，其父兄之食粗衣恶者犹多矣，而我美妾与马，无乃非相人乎？且吾闻之以德荣为华，不闻以妾与马。”文子以告孟献子，献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饩不过稂莠。（饩，米也。稂，童粮。）

《史记》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黄帝得蚩尤而明天道，得太常而察地利，得奢龙而辨东方，得祝融而辨南方，得风后而辨西方，得后土而辨北方，谓之六相。）

又曰：尧举八凯，（仓舒、乂岂攵、ρ、大临、龙降、庭坚、仲容、叔达为八凯。即垂盖禹皋陶之伦也。庭坚即皋陶也。）使主后土，（后土，地官也。）以揆厘百事，莫不时叙，地平天成。（揆，度。成，亦平也。）举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为八元也。）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内诸夏，外夷狄。）谓之十六相。（亦曰十六族。）

又曰：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

又曰：郑以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闭，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土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公仪休为鲁相，客有遗鱼者，不受。客曰：“闻君嗜鱼，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鱼故，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而鱼，谁复给我鱼？故不受。”食茹，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布好而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其所，岂可害其货乎！”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坚直廉士，无所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还，自系，使人言之于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王法非忠也。王赦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又曰：五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国中不驱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後世。五大夫死，国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又曰：秦庄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又曰：二世亡，诛李斯，乃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皆决之。

又曰：赵高为丞相，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

又曰：韦丞相贤者，鲁人，以读书术为吏，至大鸿胪。有相工相之，当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侯。”丞相曰：“我为丞相，有长子，是安从得之？”後贤竟为丞相，病死。而长子有罪，论不得嗣，而立玄成。

又曰：魏相者，济阴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诸吏带剑前奏事。或有不带剑者，当入奏事，乃借剑而敢入。

又曰：匡衡为御史大夫，岁馀，韦丞相死，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衡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至丞相，岂非遇时而合也。

《汉书》曰：陈平，阳武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为右丞相，以平为左丞相。帝问勃曰：“一岁决狱，钱出入几何？”勃不知，汗出浃背。上问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谁？”曰：“决狱责廷尉，钱责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阴阳，调四时，理万物，抚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勃语平曰：“君独不早教我乎？”

又曰：萧何，沛人。陈反，上自将。闻吕后用何计诛韩信，拜何相国。何病，惠帝自临视何疾，因问：“君百岁後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虽死无恨矣。”

又曰：曹参，沛人。闻萧何薨，告舍人：“趋治装，吾当入相。”使者果召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相。择郡国长史，讷文辞谨厚者为丞相史。参日夜饮酒，宾客见参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

又曰：萧何拜相国，益封五千户，卒五百人为卫。众人皆贺，邵平独吊，谓何曰：“祸自此始也。”何乃让封，悉以家财佐军，上喜。

又曰：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为丞相。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时大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钜万，文帝常燕饮通家。是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其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朝罢，嘉为檄召通，通至，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使吏令行斩之。（如淳曰：嘉语其吏曰：“今便行斩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

又曰：公孙弘，颍川人。武帝以弘为丞相，掌列侯，惟弘无爵。诏封平津乡侯，六百五十户。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脱粟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家无馀财。

又曰：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泣涕曰：“臣本边鄙鞍马骑射，不任宰相。”

又曰：车千秋，本姓田，为高寝郎，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何罪哉！臣尝梦见白头公教臣言。”於是上召见千秋，千秋体貌甚严，帝说之，曰：“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相。”数月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寤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尝有。

又曰：蔡义，河内人。诏求能为韩诗者，征义。待诏，久不进见，义上疏曰：“臣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而不弃人伦者，窃以闻於先师，自托於经术，愿赐清间之燕，尽精思於前。”上召见，说诗，悦之，擢为光禄大夫，代杨敞为丞相。时年八十馀，短小无须眉，貌类老妪，行步伛偻，常两吏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为丞相，宽大好礼让，掾史有罪，辄予长休。吉终无所案验。客或谓吉：“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吉驭吏嗜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为丞相有威重，长八尺馀，身体鸿大，容貌过人。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商起离席与言。单于仰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也！”

又曰：邴吉为丞相，常出，逢斗者，死伤横道，吉不问。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吏怪之。吉曰：“人斗杀伤，长安令、京兆尹所当禁，吾备宰相，不亲小事。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此时气失节，三公典调阴阳，职所忧也。”

又曰：薛宣为丞相，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属讥其烦碎，无大体，不称贤相也。

又曰：韦贤，字长孺。为丞相，年七十馀，乞罢归，赐第。丞相致仕，自贤始也。

又曰：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儒由是兴。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及瘳视事，则赐以养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师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为黍米，不当言稷。且作酒自有淳浇异，为上中下耳，非必系於米也。）

又曰：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若丞相不胜任，使者策书驾骆马，免为庶人。若丞相有他过，使者奉策书骓鬼马，即时布衣步出府，乘栈车牝马，归田里思过。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袭。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度，以职相参，历载二百，天下安宁。今更大司空与丞相同。故事，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为丞相，非所以重国政也。臣愿罢大司空，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师。”哀帝从之。

又曰：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承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国，萧何、曹参并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后汉书》曰：李通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连年乞骸骨。帝每优宠之，令以公位归第养疾。

《汉旧仪》曰：丞相车两黑𬴂骑者，戈绛，掾史见礼如师，白录不拜朝，示不臣也。听事，曰黄，无锺铃。

《汉杂事》曰：田为丞相，中二千石拜谒，不为礼。汲黯为主爵都尉，见，未尝拜，揖之而已。

《汉旧仪》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疾；薨，即移于第中，赐棺赙葬地；葬日，公卿以下会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劭《汉官》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问起居，百官亦如之。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
又曰：锺繇，字元常。魏国初建为大理，迁相国。文帝在东宫，赐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锺，实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蜀志》曰：诸葛亮率诸军攻祁山，魏明帝使张距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马谡违亮节度，为所破，戮谡以谢众，上疏自贬，以右将军行丞相事。
《吴志》曰：张昭，字子布。初，孙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事职冗者，贵重非所以优也。”後孙劭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爱乎？顾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顾雍为丞相，孙权常遣中书郎诣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与相反复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设，即退告权。权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其见敬信如此。
又曰：万为右丞相，王蕃啁曰：“鱼潜於渊，出水吹沫，何则？物有本性，不可横处非分也。出自溪谷，羊质虎皮，虚受光赫之宠，跨越三九之位，犬马犹能识养，将何以报厚施乎？”曰：“唐虞之朝无谬举之才，造父之门无驽蹇之质。蕃上诬明选，下讪桢，亦何伤於日月？多见其不知量耳。”
又曰：顾雍，字元欢，吴郡人也。代孙邵为丞相平尚书事，其所选用文武将吏随能所任，心无适莫。时访逮民间及政职所宜，辄密以闻。若见纳用，则归之於上；不用，终不宣泄。权以此重之。
又曰：步骘，字子山。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然门内妻妾服饰奢绮，颇以此见讥。
又曰：陆凯迁丞相。孙皓性不好人视已，群臣侍见，睛莫敢迕。凯说皓曰：“夫君臣，无不相识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听凯自视。
《晋书》曰：东海王越为太傅，问王尼何以独不拜？尼数越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
又曰：山涛薨，魏舒领司徒，有顷即真。舒居位持重，为任职，不显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禄赐散之九族，家无馀财。
《齐书》曰：褚渊，美仪貌，善容止，俯仰进退，盛有风则。每朝会，百僚远国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叹曰：“褚渊能迟行缓步，便持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顾命江佑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萧坦之，更日帖敕，时呼为六贵，皆宰相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职仪》曰：相国绿纟 戾绶衮冕服，汤以伊尹为宰相，仲虺为右相，高宗得傅说，立为相，魏襄王以公孙衍为相邦，赵孝成王以廉颇为相国。

卷二百五　职官部三

丞相下

《唐书》曰：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任委实重，诏敕如有不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拣择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诏敕疑有不稳，必须执之。”

又曰：来恒及弟济，相次知政事，时以为荣。初，济父护儿在隋为猛将，而恒、济俱以学行见称。时虞世南子昶，既无才术，历将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济初升相位，许敬宗叹曰：“士之登庸不系世业，履道则为衣冠，失绪则为匹庶。来护儿儿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贤文武固无种也。”

又曰：杜景俭为相，则天常以季秋内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虽周文德及行苇，无以过也。”景俭独曰：“谨按《洪范五行传》阴阳不相夺伦，渎之即为灾。又《春秋》云：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渎阴阳也。臣虑陛下，布教施令有亏礼典。又臣等忝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谢罪。则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尝召陆元方问以外事，对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间碎务，不敢以烦圣览。”

又曰：苏味道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故时人号为模棱手，以为口实。

又曰：宇文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为己任，谓人曰：“使吾居此数月，庶令海内无事矣。”於是荐宋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许先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既居相位，独洁其身，惟诺而已。所有锡赍皆缄封，不敢费之。百司或有所咨决，辄对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并两给俸禄。

又曰：杨绾，素以德行著闻，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於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坼。中书令郭子仪在州行营，闻绾拜相，座内音乐咸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以承恩，每出入，骀驭百馀，亦即日减损车马，惟留十骑而已。其馀望风变奢从俭者不可胜数，其镇俗移风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肃宗时，天下事殷而宰相不减，三四员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诏旨出入，非大事不欲历抵诸第。肃宗许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进，遂为故事。

又曰：李岘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时海内多务，宰相元载等见中官宣传恩诏至中书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岘至，叱左右去其榻。

又曰：柳浑与张延赏同在相位，延赏怙权矜已而嫉浑守正，俾其所厚谓浑曰："相公旧德，但节言於庙堂，则重位可久。"答曰："为吾谢张相公：柳浑头可断也，言不可绝。"自是竟为延赏所挤，寻除右散骑常侍，罢知政事。

又曰：柳浑为相，而韩自浙西入觐，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调兵、食笼、盐铁、勾官吏脏罚、口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过不能暇，无敢枝梧者。於省中榜吏至死。浑虽所引，心恶其专政，正色让之曰："先相公狷察，为相不满岁而罢。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况省闼且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行於今朝，专立威福？岂尊主卑臣之义也！"感悟，愧悔为霁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凤翔也，谓宾介曰："魏征能直言极谏，致太宗於尧舜之上，真忠臣也，仆所慕之。"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此绅儒者之事，非勋德所宜。"晟敛容曰："行军失言！传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备位将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岂所谓有犯无隐知而不为者耶！是非在人主所择耳。"叔度惭而退。故晟为相，每当上所顾问，必极言匪躬尽大臣之节。性沉默，未尝泄於所亲。

又曰：阎立本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又曰：皇甫阴结权亻幸，以求宰相，崔群累疏其奸邪，尝因对面论语及天宝开元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用姚崇、宋，张九龄、韩休。李元，杜暹则理，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人皆以天宝十五年禄山自范阳起兵，是理乱分时；臣以为开元二十年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臣李林甫，理乱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词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深衔之，而宪宗终用为宰相。

又曰：李绛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协。时议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绛尤恶之。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又曰：贞元九年，诏宰相以旬秉笔决事。初，至德中，宰相迭秉笔处断，每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一易，及贾耽、赵憬、陆贽、卢迈同平章政事，百寮其所关白，更相让不言。於是奏议请旬秉笔者出应之，其後又请每日更秉其笔，迭以应事，皆从之。

又曰：李藩拜门下侍郎时，王锷领太原，用钱千万赂贵亻幸，求兼相。藩与权德舆在中书，有密旨曰：“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藩遂以笔涂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舆失色曰：“纵不可，宜别作奏，岂有以笔涂诏耶！”曰：“势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寝。

又曰：韩弘入朝，以宣武旧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财厚赂权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遗。俄而，父子俱卒，孤孙幼小。穆宗恐为厮养窃盗，乃令中使至其家，阅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纳赂之所。惟於牛僧孺官侧朱书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即付讫。穆宗按簿甚悦。居无何，议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又曰：李程为相，敬宗冲幼，好治宫室，畋游无度。欲於宫中营新殿，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以慈俭化天下，陛下在谅ウ之中不宜兴作，愿以瓦木回奉园陵。”上欣然从之。

又曰：文宗问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辅弼，无能康济，然思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无淫虐，下无怨ゃ，私室无强家，公议无壅滞，虽未及至理，亦谓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书，谓同列曰：“吾辈为宰相，天子责成如是，安可久处兹地邪！”旬日间，三上章请退，不许。

又曰：韦处厚为相时，文宗勤於听政，然浮於决断，宰臣奏事得请，往往中变。处厚常独论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为宰相，参议大政。凡有奏请，初蒙听纳，寻易圣怀。若出自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议，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勋宿德，历辅四朝，孜孜竭诚，人望所属，陛下固宜亲重，窦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当委信。微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门。言既不从，臣宜先退。”即趋下再拜陈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业，朕素自知，登庸作辅，百职斯举，纵朕有所失，安可遽辞以彰吾薄德！”处厚谢之而去，出延英门，复令召还，谓曰：“凡卿所欲言，并宜启谕。”处厚因对，彰善瘅恶，归之法制，凡数百言。又言裴度勋高望重，为人尽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壮国威。帝皆听纳。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议。

又曰：文宗朝宰臣杨嗣复因对奏曰：“使府判官，令人数猥多，徒有糜费，臣欲条疏。”上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复曰：“有才人自别，但澄去滓弊者，菁华自出。”上曰：“萧复为相，难言者必言，贞元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锡为相，尤以公廉为己任，四方问遗，悉无受者。既被罪，为有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验劾，多获其四方受领所还问遗之状，朝野为之叹息。
又曰：宋申锡以漳王事。申锡既被罪，怡然不以为意，自中书归私第，止于外厅，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谓之曰：“公为宰相，人臣位极於此，何负天子反乎？”申锡对曰：“吾自书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锄去奸乱，反为所罗网，夫人察申锡岂反者乎？”因相与泣下数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镇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复相。今德裕自镇南复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会昌元年，中书奏请依姚故事，宰臣每月修《时政记》送史馆，从之。
又曰：宣宗时，魏谟为相，奏曰：“臣无夔契之才，骤叨夔契之任，将何以仰报鸿私？今边戍粗安，海内宁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东宫，俾正人傅导以存副贰之重。”因泣下，上感而听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储贰，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献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办，作相之日，率先启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霍与毕Π俱以儒术进用，并居相位，廉洁贞苦，君子多之，称为曹毕。
又曰：萧遘与王铎并居相位，帝常召宰相，铎年高，升阶足跌，踣勾陈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辅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谓遘曰：“适见卿扶王铎子，喜卿善事长矣。”遘对曰：“臣扶王铎，不独司长。臣应举岁，铎为主司，以臣中选门生也。”上笑曰：“王铎选进士，朕选宰相，於卿无负矣！”遘谢之而退。
卷二百六　职官部四
总叙三师
《六典》曰：三师，训导之官也。盖天子所师法，大抵无所统职，然非道德崇重则不居其位，无其人则阙之。
《尚书》云：成王黜殷，灭淮夷，归酆，作《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孔安国曰：“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义。”
《礼记》云：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其人。语使能也。
《六典》云：汉承秦制，不置三公。汉末，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师傅之官，位在三公上。後汉因之，师、傅尊号曰上公，置府僚。魏、晋、江左皆然。後魏太师、太傅、太保尊号曰三师，後周又为三公。隋氏又为三师。
太师
《毛诗》曰：尹氏太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迷。（笺云：毗，辅也。言尹氏居太师之官，持国政之平，维制四方。）
又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
《大戴礼》曰：天子不论於先圣王之德，不知君国畜民之道，不见礼义之正，不察应事之理，不博古之典传，不闲威仪之数，礼乐无经，学业不法，凡是其属太师之任也。
《逸礼》曰：太公为太师，周公为太傅，召公为太保
《史记》曰：周文王得吕尚于溪，以为师，谓之太公；武王嗣位，号曰师尚父；成王即政，尊为太师
《汉书音义》曰：师，训也。
应劭《汉官仪》曰：孝平皇帝元始元年，太后诏曰：“太师光，今年老有疾，俊大臣，惟国之重。《书》曰：无遗老成，国之将兴。尊师重傅，其令太师无朝，十日一赐餐，赐以灵寿杖。黄门令为太师于省中施坐置几，太师入省用杖焉。”
《续汉书》曰：赵典笃学博闻，宜备国师，即太师也。
《献帝春秋》曰：董卓自号太师，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与卓争权，後嵩为中丞，见卓拜。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为鸿鹄，但公今日变为凤凰。”卓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
《晋书□载记》曰：蜀李寿以安车束帛聘龚牡为太师，牡固辞，特听缟巾素带，居师友之位。
《宋书》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训护人主，导以德义，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礼，非人则阙矣。汉制保傅在三公上，号曰上公，自後常然。
《隋书》曰：高祖受禅，李穆来朝，高祖降座礼之，拜太师，赞拜不名，真食成安县三千户。于是穆子孙虽在襁褓，拜仪同。其一门执象笏者百馀人。穆之贵盛，当时无比。
《唐书》曰：太宗降手诏曰：“朕观前代，明王圣主曷常无师傅哉？况朕踵百王之末，智不周物，其无师傅何以匡朕之不逮！《诗》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宜依古道，置三师位也。”
《通典》曰：太师古官，殷纣时箕子，周武王时太公，成王时周公，并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秦及汉初并无，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绶，位在太傅上。
大傅
《大戴礼》曰：傅，傅之德义也。天子无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无礼於大臣，不中於折狱，不哀於丧，不敬於祭，不信於诸侯，不议於戎事，不厚於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强於行，不从太师之言。凡是之属，太傅之任也。
《汉书》曰：王莽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上书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小，宜师傅。”领宿卫，明年，徙为太师。莽为太傅，光常称疾，不敢与莽并。
《汉书音义》曰：傅，覆也。
《东观汉记》曰：诏云，行太尉事卫尉赵喜，三叶在位，为国元老，其以喜为太傅。
又曰：胡广为太傅，总录尚书事。时年八十而心力克壮，继母在堂，朝夕瞻省，傍无几杖，言不称老，达练事体，明解朝章，虽无謇直之风，屡有补缺之益。
又曰：卓茂，字子康。世祖即位，求茂谒见。年七十余，拜太傅，封宣德侯，赐几杖。
又曰：邓禹，字仲华，以元功拜太傅，进见东向，甚见尊宠。
《後汉书》曰：张禹迁为太傅，邓太后以殇帝初育，（育，生也。）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舍宫中，给帷帐床褥，太官朝夕进食，五日一归府。每朝见，特赞与三公绝席。
《续汉书》曰：太傅掌以善道，无常职。每帝即位，辄置一人录尚书事，薨，辄省之。
华峤《後汉书》曰：邓彪，字智伯，为太傅，赐爵关内侯。百官总己以听於彪，恩宠之异，莫与为比焉。
应劭《汉官》曰：太傅，古官也。周成王时，康叔为之。高后元年初，用王陵，金印紫绶。
又曰：和帝册故太尉邓彪曰：“元功之族，三让弥高，今以彪为太傅。”
《魏志》曰：锺繇迁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为故事。
《晋书》曰：何曾为太傅，乞逊位，诏会朝剑履乘舆上殿，如汉相国萧何、田千秋，魏太傅锺繇故事。
《宋书》曰：晋宣帝为魏太傅，诛曹爽，後置左右长史、掾属、舍人各十人，事既非常，加又领兵，非准例也。
《齐职仪》曰：太傅，品秩冠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为太傅，迁太师，秦无其职。汉惠帝崩，吕后以丞相王陵为少帝太傅，位在三公上。
《後魏书》：淮阳王欣，大统中为太傅，文帝谓欣曰：“王三为太傅，再为太师，自古人臣未闻此例。”欣逊谢而已。
《北齐书》曰：高归彦作乱冀州，诏段韶与东安王娄睿率众讨平之，迁太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女乐十人并归彦果园一千亩。
《後周书》曰：王盟为太傅。盟姿度弘雅，仁而泛爱，虽位居师傅，礼冠群后而谦恭自处，未尝以势位骄人。魏文帝甚尊重之。
贾谊《新书》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嗜它（大何反。）鱼而公弗予。文王曰：“发嗜它鱼，何为弗予？”太公曰：“礼它鱼不登乎俎豆，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哉！”
《语林》曰：太傅府有三才：裴邈清才，潘阳仲大才，刘庆孙长才。
曹植《辅臣论》曰：盖精微听察，理析毫分，规矩可则，阿保不倾，群言系于口，而研核是非；典诰总乎心，而惟所用之者，锺太傅也。
王口之《保傅箴》曰：保傅之贤明。宗国用宁；辅弼之不忠，祸及于躬。无曰父子无间，昔有潘崇；无曰至亲无二，或容江充。
太保
《周礼》曰：保氏掌谏王恶。（谏者，以礼义正之也。）
《大戴礼》曰：天子处位不端，受业不敬，言语不序，声音不中律，进退升降不以礼，俯仰周旋不无节，凡此之属，太保之任也。
《尚书大传》曰：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召公先周公视洛邑也。）
应邵《汉宫》曰：太保，古官也。保，养也。
《晋书》曰：王祥，字休征。泰始元年拜太保。三年，御史中丞侯史光上言：“祥久以疾病缺废朝会，应免官。”诏曰：“太保耆艾元老，高行清粹，朕所毗倚，以隆道弘治者也。前後逊让不从所执，此非有司所得议也。其寝光奏。”
《晋起居注》曰：太保卫明允笃诚，有匪躬之志，其给千兵，骑百人。
《齐职仪》：殷太甲时，伊尹为太保。周成王时，召公为太保。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蜀李雄录》曰：雄异母兄始，字伯敬，为太保，善抚士众，众多归之，时人为之语曰：欲养老，属太保。
《吕氏春秋》曰：荆文王得如黄之狗、宛路之，以田於云梦，三月不反，得丹阳之姬，期年不听朝。保申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伏，臣将笞王。”王曰：“不免於襁褓而齿於诸侯矣。愿请变更而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曰：“王起。”王乃变更，召保申杀如黄之狗，折宛路之，放丹阳之姬，兼国三十九，保申之力也。
太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天官上》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佐王治邦国。
又曰：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两，耦合之。言系者以维持其情性，使不离散也。）
《尚书□伊训》曰：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汤有功烈之祖，故称为王，即太甲也。）
又曰：冢宰统百官，均四海。
《家语》曰：官属不治，分职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纪曰乱。乱则饬冢宰。（饬谓整摄。）
《晋书》曰：武帝时，何曾屡上书逊位，诏以“司徒所掌烦务，不可以久劳耆艾，其进位太宰，朝会乘輿，剑履上殿，以汉萧何，魏锺繇故事。”
又曰：何曾为太宰，年老礼优，每召见，敕以常所饮食服物自随，令二子侍从。
又曰：太宰与王导同受顾命辅成帝时，帝幼冲，诏依安平献王孚故事，设床帐於殿上，帝亲迎拜。
又曰：安帝以太宰琅阝 琊王德文不宜婴拂事务，以纡论道之重；可衮冕之服，绿纟 戾绶，羽葆鼓吹。（纟 戾，音戾。，绿也。以线为质。又曰：，草名也，出琅阝 琊平昌县。似艾，可染绶，因以为绶名也。）
《晋公卿礼秩》曰：安平王孚，朗陵公何曾，汝南王亮，皆为太宰。
《齐职仪》曰：太宰品第一，金章紫绶，佩山玄玉。尧命羲和，使主阴阳之职。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伏事虞夏，敬授民时，尊稷为天官。夏衰，稷後不失官，由是废稷。殷以其官为冢宰。周公在丰为太宰，邵公又居之。秦汉魏无其职。晋武以从祖安平王孚为太宰，安平薨，省；咸宁四年又置。或谓本太师之职。避景皇讳，改为太宰。（或谓太宰，周之卿位。）晋武依周置职以尊安平，非避讳也。元兴中，恭帝为太宰，桓玄都督中外，博士徐豁议：“太宰非武官不应都督。”遂从豁议。
《後周书》曰：文帝依《周礼》，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理，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国。
《通典》曰：太宰於殷为六太，於周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王时，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理。秦、汉、魏并不置。晋初，依《周礼》备三公。三公之职，太师居首。景帝名师，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献王孚居焉。
仲长统《昌言》曰：冢宰，尧官也，《尚书》曰冢宰。一曰掌邦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统百官，以和邦国，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温子升《为上党王穆让太宰表》曰：臣闻策蹇长途，终惭一日之致；悬缕层台，难任千钧之重。固知才弱不可自强，力微难以企及。智小谋大，恐贻折足之忧；才轻任重，惧有绝膑之悔。既虑铄金，固陈匪石。

总叙三公

《六典》曰：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不以一职名其官。

《尚书》曰：惟兹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

《周礼》曰：三槐，三公位焉。

《公羊》曰：三公者何？天子之相。

《春秋汉含孳》曰：三公在天为三台，九卿为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为帝佐以匡纲纪。

《史记》曰：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汉初，因秦置丞相，而弘为之，则丞相为三公矣。

《汉书》曰：六符。（孟康曰：泰阶三台也，凡六星也。六符，星之符验也。）

《晋书》曰：文帝为晋王，何曾与高柔、郑冲俱为三公。将入见，曾独致拜尽敬，二人犹揖而已。

《晋官品令》曰：三公，绿纟戾绶也。（纟戾，音戾。）

《宋志》曰：三公黄卜，前史无其义，按《礼记》，士，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云：士贱与君同，不嫌也。夫朱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也。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以示谦，不敢斥天子，宜是汉来制也。（，音毕。）

《通典》曰：隋置太尉、司徒、司空以为三公，参议国之大事。依北齐置府寮，无其人则缺。祭祀则太尉亚献，司徒奉俎，司空行扫除，其位多旷，行事则摄。

《天文录》曰：三台星，一名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

陶氏《职官要录》曰：三台，拟三公。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

《韩子》曰：背私曰公。三象鼎足，数三，法三光。《傅子》曰：三公者，佐天子理阴阳。

《环济要略》曰：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

《说苑》曰：三公，正天下，调阴阳，节风雨。

《古今通语》曰：异官同爵，共位别职，兴仁隆化、幽赞神明者，谓之太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五教、理人伦，使风行俗平、万国咸宁者，谓之司徒；使国无枉理，法错刑清、事均民聚者，谓之司空。若仁义之路开，和平之气通，则五星顺行，庶绩咸熙。

李固《奏记》曰：汤问伊尹，公卿大夫其相何如？伊尹对曰：三公，智通大道，应变不穷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非大罪不逊位。

卷二百七　职官部五

太尉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命太尉赞杰俊。（蔡邕《章句》曰：太尉，卿官。）

《春秋运斗枢》曰：赤龙负图以出河，见尧与太尉舜等百二十臣集发藏大麓。

《春秋合诚图》曰：尧坐中舟，与太尉舜临观凤皇授图。

《史记》曰：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汉书》曰：太尉，秦官也，掌武事。

又曰：高祖言周勃重厚而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为太尉。

《东观汉记》曰：刘彪，字智伯，为太尉，在位清白廉让以率下。

又曰：张辅，字孟侯。为太尉，父尚在。辅每迁转，乃一到雒，父来，适会正腊，公卿罢朝，俱贺岁，奉酒上辅父寿，极欣燕，莫不嘉其荣也。

《後汉书》曰：杨震，字伯起，尝客於湖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暮，而震励志逾笃。後有鹳雀衔三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凡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位至太尉。

又曰：刘宽为太尉，灵帝颇好学艺，每引见宽，令讲经，宽尝於坐被酒睡伏。（被，加也。为酒所加也。）帝问："太尉醉耶？"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

又曰：张禹为太尉，时连岁灾荒，府藏空虚。禹上疏求入三岁租税，以助郡国廪假。（廪，给也。假，贷也。）许之。

又曰：杨震代刘恺为太尉，帝舅大鸿胪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於震，震不从，宝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国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宝惟传上意耳。"（言非已本心传在上之意。）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书敕。遂拒不许，宝大恨而去。

又《宦者传》曰：曹嵩，灵帝时贷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续汉书□百官志》曰：太尉一人，掌方岳事物、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世祖即位为大司马。

又曰：太尉，郊庙掌亚献、大丧，告谥南郊。

又曰：王龚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书记；其所辟命，皆海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者。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临淮太守，行春，有二白鹿随车夹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鹿为吉凶，贺曰：“闻三公车﹀画作鹿，明府当为宰相。”弘後果为太尉。
又曰：陈蕃拜太尉，临朝叹曰：“黄宪若在，不敢先佩印绶。”
又曰：郑弘，字巨君，为太尉，举将第五伦为司空，班位在下，每正朝见弘，曲躬自卑。帝知，遂置口母屏风分隔之，由此以为故事。
又曰：京兆朱宠，字仲威。为太尉，家贫，食脱粟饭，卧布被，朝廷赐锦被粱肉，皆不敢当。
华峤《後汉书》曰：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就国。凡三公以灾免，自防始也。
袁山松《後汉书》曰：太尉刘虞让位於羊续。灵帝时为三公者，皆输礼钱千万，续举礻ｐ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惟此而已。”遂不代虞。
张《汉记》曰：杨秉，字叔卿，为太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称为名公。
《汉书口百官表》曰：太尉，秦官，金印紫绶，掌武事，周勃、灌婴、周亚夫等为之。
又《百官表注》曰：太尉，古官也。自上安下曰尉，故官以为号。
应劭《汉官仪》曰：章帝诏曰：“司空牟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融为太尉，录尚书事。”
又曰：《冲帝册书》曰：太尉赵峻，贰掌枢衡，有匪石不贰之心。
又曰：三公，国之桢，朝廷取正，以成断金。大司农李固，公侯之苗，忠正不挠，有史鱼之风，其以固为太尉。
又曰：河间相张衡说明帝，以为司徒、司空府已荣，欲更治太尉府，府公南阳赵喜也。西曹掾安众郑均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宫寺。今府本馆陶公主第舍，员职鲜少，自足相授喜，表陈之，即见听许。其冬，帝幸辟雍，历二府，光观壮丽，而太尉府独卑陋。显宗东顾叹息曰：“屠牛纵酒，勿令乞儿为宰。”
《汉官典职》曰：太尉，孝文三年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复省，更名大司马。建武二十七年复置太尉。
《魏志》曰：文帝践祚，锺繇迁太尉。时华歆、王朗并先世名臣，帝罢朝，谓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後日殆难继矣。”
又曰：华歆拜太尉。歆疾，乞退，让位於管宁，文帝不许。临当大会，乃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谕旨曰：“朕新莅庶事，一日万机，惧听断之不明，赖有德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左右朕躬。君其力疾就会，以惠予一人。”将立几筵，命百官总已，以须君到，然後御坐。

又曰：邓艾，字士载。既平刘禅，诏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斩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擒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

（又）〔晋书〕曰：王祥，字休征，为太尉。司马文王进爵为王，祥与司徒何曾、司空荀攵并诣王。攵曰：“相王尊重，今可相率而拜。”祥曰：“相国势位诚为尊贵，然乃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辄拜人者耶！损魏朝之美，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荀攵遂拜，祥独长揖。文王谓祥曰：“然後知君子见顾之重。”

《吴志》曰：孙皓诏曰：“范慎勋德俱茂，朕所敬凭，宜登上公以副众望，可为太尉。”

《晋中兴书》曰：郄鉴为太尉，虽在公位，冲心愈约，劳谦日仄，诵玩坟索，自少及长，身无择行。家本书生，後因丧乱，解巾从戎，非其本愿，常怀慨然。咸康五年秋寝疾，上疏逊位，优诏不许。

又曰：桓温授侍中、太尉，固让不受。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轺轩相望於道，温遂亲职。

谢灵运《晋书》曰：秦有太尉掌兵，汉仍修之，或置或省。是故司马之官，主九伐之职。

《齐职仪》曰：魏文黄初二年，日蚀，奏免太尉贾诩。诏：天地灾害，责在朕躬，勿贬三公，遂为永制。

《五代史□后唐书》：庄宗御文明殿，册齐王张全义为守，太尉如常。仪礼毕，全义於尚书都省领事，宰臣群官在列，左谏议窦专不降阶，为御史所劾。专援引旧典以对。时宰臣不记故事，无能诘责，寝而不行。

《汝南先贤传》曰：陈蕃拜太尉，让曰：“齐七政、训五兵，臣不如议郎王畅。”

《天文录》曰：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阴阳，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

挚虞《册陇王太尉文》曰：朕惟君行为时表，亲则宗臣，论道经邦，保皇家，是用进登上台。

司徒上

《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五品，五常。逊，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五常之教，务在宽也。）
《礼记王制》曰：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民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黜恶。（司徒，地官，卿掌邦教也。）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司徒行县鄙。（蔡邕《月令章句》曰：司徒，教官也。）
又曰：契为司徒而民成，谓知五教之礼也。
《毛诗□缁衣》曰：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周礼》曰：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扰，亦安也。）
又曰：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又《地官》曰：大司徒之职，凡建邦国以土圭之法，土其地而制其域。（土其地，犹言度其地也。）
又曰：大司徒之职，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乐所以荡正民情思，使其心应和也。）
又《地官》曰：大司徒之职，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保息，谓安之也。慈幼，谓爱幼少也。）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安富，谓平其徭役，不专取。）
《春秋传》曰：祝鸠氏，司徒也。
《尚书□大传》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司徒。
《韩诗外传》曰：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人怨其上，则责之司徒。
《论语摘辅像》曰：仲尼为素王，颜渊为司徒。
《家语》曰：地宜不殖，则物不蕃，万民饥寒，教训不行，风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则饬司徒。（饬，谓整摄。）
《汉书》曰：祝良，字仲子，东海人，为大司徒。鲍恢为长史，以事至东海，过其家，见良妻布衣徒跣，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授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若掾耶？”恢下拜之，叹息而归。
《东观汉记》曰：邓禹为司徒，讨赤眉不以时进，光武与书曰：司徒，尧也；赤眉，桀也。今长安饥民，孰不延望？
又曰：袁安为司徒，每朝会忧念王室，未尝不流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郭丹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後汉书》曰：蔡茂，字子礼。代戴涉为司徒，在职清俭匪懈。茂初在广汉，梦在大殿之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主簿郭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其中穗，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为秩，虽曰失之，乃以得禄秩也。衮职有缺，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辟贺为掾。

又曰：光武即位高邑，使使者持节拜，邓禹为大司徒，策曰：“前将军禹，深执忠孝，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门人日亲。斩将破军，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宽。今遣奉车骑都尉授印绶封为ガ侯，邑万户，其敬之哉！”禹时年二十四。

又曰：范迁为司徒，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常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

又曰：张湛称疾不朝，後大司徒戴涉被诛，（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举人盗金下狱。）帝强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遗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

又曰：冯勤迁司徒。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今。“（朱浮为大司空，坐卖弄国恩免。又为陵轹同列，帝衔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訾，量也。言无量可比之，贵重之极也。訾与资同。）忠臣孝子，览照前代以为鉴诫，能尽忠於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代，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约尽忠，号称任职。

又曰：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所得俸禄以收养亲族，自无担石之储。

又曰：鲍昱代王敏为司徒，赐钱帛什器帷帐。

又曰：司徒公一人，掌人民事，凡教民孝悌、逊顺、谦俭、养生送死事，则议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岁尽则奉其殿最而行赏；凡郊祀之事，掌牲视濯。

谢承《後汉书》曰：刘宠为司徒，卧粗布被。

《汉官典职》曰：司徒，本丞相官，哀帝改为大司徒，主司徒众，驯五品，府与苍龙阙对。厌於尊者，不敢称府也。

《魏志》曰：华歆，字子鱼。拜司徒。歆素贫，禄赐以赈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公卿尝并赐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帝叹息，下诏曰：“司徒，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无谓也。特赐御衣，及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黄初元年，改相国为司徒，御史大夫为司空，奉常郎中令为大司农。
《魏名臣奏》曰：黄门杜恕奏曰：汉故事，人民病疾，责之司徒。
《蜀志》曰：许靖，字文休。及先主即尊号，策靖曰：“朕获奉洪业，君临万国，夙宵徨徨，惧不能绥，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君其勖哉！秉哉无怠，称朕意焉。”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纳诱後进，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吴录》曰：丁固为司徒，初为尚书，梦松树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年，吾当为公乎？”遂如梦焉。
卷二百八　职官部六
司徒下
《晋书》曰：王浑，字玄冲，迁司徒仍加兵。浑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乃吏属；绛衣自以非是旧典，皆令皂服。论者美其谦而识体。
又曰：石苞为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之制，宜遣掾属循行，皆当均其土，宜举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诏曰：“农殖者，为政之本，有国之大务也。虽欲安民兴化，不先富而教之，其道无由而至。今四海多事，军国用广，加承征役之後，属有水旱之患，仓库不充，百姓无积。稼穑树艺，司徒掌之。今虽登论道，然经国立政惟时所急，故陶唐之世稷官为重。今司徒位当其任，有毁家纾国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苞在位称为忠勤，帝每委任焉。
又曰：何邵，曾之子也。永康初迁司徒。赵王伦篡位，及三王交争，邵以轩冕而游其间，无怨之者。
又曰：何曾，字颖考。以太保侍中领司徒，曾固让。诏曰：“司徒，旧丞相之职，自古及今，总论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选於众而复盘桓，非所闻也。”
又曰：魏舒为司徒，不持激厉，不课人短。陈留周震为诸府所辟，书既下，公辄亡，佥号震曰：“杀公掾，舒辟之。”果无患。
又曰：王戎代王浑为司徒，高选长史西曹掾委任责成。戎形状短陋，而目明彻，威仪不足。常畜马舆，无日不出，亲类之亡无不吊也。常以象牙算昼夜算计家财，远及田牧。性又至俭，不能善自奉养，财不出外，天下之人谓之膏肓之病。
又曰：山涛为司徒，固辞。敕断表，卧加章绶。涛曰：“岂可以垂没之年污宦乎？”迳出归家。
又曰：魏舒，字阳元，为司徒，年过致仕，有逊让意而无居宅，乃渐以俸秩之馀为第一所。舒素为人，先行而後言，故未曾语亲疏言当逊位。九年正月，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服入殿，朝会罢，迳还。奉送章绶，内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曹嘉之《晋记》曰：王戎再至司徒，委事掾属，乘小马从便门出，见者不知是台司也。
《晋诸公赞》曰：司徒傅祗疾，逊位，不许，板舆上殿。
《晋中兴书》曰：刘隗从兄畴，字王乔，有重名。司空蔡谟每叹曰：“若使刘王乔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选也。”
又曰：蔡谟，字道明，迁司徒。谟固让曰：“若我作司徒，将为後代哂，义不敢拜。”诏数十下，谟章表十余上，陈以疾笃。帝临轩自朝至申而征不至。公卿以蔡公傲，无人臣之礼，奏送谟廷尉。谟率子弟诣阙稽颡，诏免为庶人。
《齐职仪》曰：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庙服冕同太尉。汉哀帝从朱博议，始置三司，改丞相为大司徒，以孔光为之。魏以华歆为之。
《北齐书》曰：孔腾。初，北境乱，腾亡一女。及贵，推访不得，疑其为人婢。及为司徒，婢诉良者皆免之，愿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遂解司徒。
《隋书》曰：王谊为大司徒，苏威立议，以为户口滋多，民田不赡，欲减功臣之地以给民。谊奏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寝威议。
《唐书》曰：大和四年，守司徒裴度上表辞册命，言臣此官已三度受册，有颜目。从之。
《九州春秋》曰：灵帝卖官，廷尉崔烈入钱五百万以买司徒。烈子均亦有时名，烈问曰：“吾作公，天下人谓何如？”对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谓不当为公。今登其位，海内嫌其铜臭。”烈举杖击之，均走。烈曰：“子授父挞而走，可谓孝乎？”均曰：“舜之事父，少杖则受，大杖而走，不陷父於不义。”烈曰：“尔以吾为瞽叟耶？”
《华阳国志》曰：自建武之後，群儒修业开案图纬，汉之宰相当出坤乡。於是司徒李公屡登七政，太傅于坚弈代论道。
《荀氏家传》曰：组字大章，中宗为晋王时，将征为司徒，问太常贺循，循曰：“组旧望清重，勤劳显著，迁训五品，以统人伦，实充人望。”诏以组为司徒。
《江氏家传》曰：江统字应元。时太傅从事中郎庾子嵩以风韵见重，亦雅敬君德，每云：“当今可以居司徒、充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管子》曰：昔者，黄帝得祝融，辨南方，故使为司徒。
《符子》曰：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而议之，乃谓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丘为司徒，而授以鲁政焉。寡人将欲询诸三子。”左丘明曰：“孔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人与！夫圣人在政，过者离位焉。君虽欲谋，其罪弗合乎？”鲁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爱裘而好珍羞，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谋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丘为司徒，召三桓而议之，亦与狐谋裘与羊谋羞哉！”於是，鲁侯遂不与桓谋，而召孔丘为司徒。

《典略》曰：契为司徒，百姓和亲；夔主宾客，远人毕至。

蔡邕《申鼎铭序》曰：惟建宁四年春三月，进公登于王前廷，乃制诏曰：“其以司空桥玄为司徒。”公拜稽首，三让，然後受命。

曹植《辅臣论》曰：辨博通幽，见传异度。德实充塞于内，知谋从横於外。解疑释滞，剖散盘结者，主司徒。

荀勖答诏曰：咸宁四年，司徒何曾迁太宰，诏问勖：“司徒处当得人，副远近之望并治事见才，谁可也？”勖表“三公具瞻之望，诚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贾诩为公，孙权笑之；尚书令李胤忠亮高洁；应处台辅。”

宋谢庄《为北中郎谢兼司徒章》曰：臣闻燮理阴阳，夤亮天地，弗惟其官，无人则缺。司徒掌敷五典，职扰兆民，岂悟乾灵罔遗光渥，方阐不次之任？殊绝蕃岳，岂可权尸三事，假备六符，惭震周回，顾步交悸。

司空

《尚书》曰：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奋，明也。载，成也。）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时懋哉！”（帝曰：然，嗟！禹，女有平水灾之功。惟是勉之哉。遂委以政也。）又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冬官卿主国空亡以居士农工商四民，使顺天时，分地利也。）

《礼记□王制》曰：司空执度度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也。度，丈尺也。）量地远近，（制邑井之处也。）兴事任力。（事谓筑邑宿市。）

《春秋□昭四年》曰：爽鸠氏，司空也。

《续汉志》曰：司空为冬官，掌邦事。凡营城起邑、复沟洫、修坟防之事，则议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课，岁尽则奏其殿最而行赏罚。凡国有大造大疑，谏诤与大尉同。

《春秋元命苞》曰：危东六星，两两而比，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天下忧水。

《韩诗外诗》曰：山陵崩ㄡ，川谷不通，五谷不殖，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

《尚书大传》曰：沟渎拥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

《尚书形德放》曰：禹长于地理水泉，九州得括象图，故尧以为司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曰：度量不审，举事失理，都鄙不修，财物失所曰贫。贫则饬司空。（饬谓整摄。）
又曰：鲁定公以孔子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五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也。）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汉书》曰：成帝绥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初改为司空，议者又以县道官有狱司空，故复加为大司空，亦所以别大小之文。）
又曰：彭宣，字子佩，为大司空，而王莽为大司马专权。宣上书曰：“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则覆，乱美质。臣老病，愿上印绶。”
又曰：何武字君卿，为司空，事後母不笃。诏以其举措烦碎，不合众心，孝声不闻，恶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绶，遂册免之。
《东观汉记》曰：杜林代张纯为大司空，务于无为，第五伦为司空，奉公不挠，言事无所依违。
《後汉书》曰：王梁初为野王令，世祖议选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卫，作玄武。”帝以野王，卫之所徙；（《史记》曰：卫文君自濮阳徙于野王。）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于是，擢拜梁为大司空。
又曰：窦融拜冀州牧，十馀日，又迁大司空。融自以非旧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召会进见，容貌辞气卑恭已甚，帝以此愈亲厚之。
又曰：陈宠为司空，府故事以计吏至时，自以下皆属籍不通宾客，以防交关。宠去籍通客以明无所不受。论者大之。
又曰：张奋，字稚通，父纯。临终敕家丞曰：“司空无功於时，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议传国。”奋兄根，少被病。光武诏奋嗣爵，奋称纯遗敕，固不肯受，帝以奋违诏敕收下狱。奋惶怖，乃袭。
又曰：第五伦，章帝立，征拜司空。奉公不挠，言议果决，後自陈老病，以二千石禄俸终厥身。
《续汉书》曰：张奋为司空时，岁灾旱，祈雨不应。乃上表，即时引见，复口陈时政之宜。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阳狱录囚徒，大雨三日。
华峤《後汉书》曰：第五伦虽峭直，然常以中兴已来，二主好吏化俗尚苛刻。政化之本，宜先以宽和。及为三公，值章帝长者多恕，屡有善政，伦上疏褒称盛美，因以劝成德风也。
又曰：伏恭为太仆，帝临辟雍於行礼中，拜恭为司空，儒者以为荣。
袁宏《后汉纪》曰：第五伦为司空，有人与伦千里马者，伦虽不取，每三公有所选举，伦心不忘也，然亦终不用。
《汉官解诂》曰：下理坤道，上和乾光，谓之司空。
《魏志》曰：景初元年，司徒司空并缺，散骑侍郎孟康曰：“夫宰相者，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瞻效，诚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伏义之士，足为海内所师表者。窃见司隶校尉崔林，禀自然之正性，体高雅之弘量。论其所长以比古之人，忠直不回，则史鱼之俦也；清俭守约，则季文之匹也。”遂为司空，封安阳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又曰：徐邈拜司空，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固辞不受。

《晋书》曰：裴秀为司空，删定官制，损益多善。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又案《禹贡》山川地名古有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事成奏上，藏於秘府。秀在位四年，为当世名公。

又曰：郑袤字林叔，为司空，天子临轩，遣就第拜授，袤谓使曰：“魏以徐景山为司空。徐公曰：三公上应天心，苟非其人，实伤和气。”固辞，见许。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诏光禄大夫郑袤体行纯正，履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风，进有素丝之节，宜齐三阶之耀，补袞职之缺，明弼朕躬，匡其不逮，其以袤为司空。

《晋中兴书》：虞玩，字士瑶。王道、郗鉴、庾亮相继薨，迁玩为司空，给羽林四十人。玩比陈让，不听。既拜，叹息谓宾客曰：“以我为三公，是天下无人矣！”谈者以玩为知言。

《齐职仪》曰：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为司空。成王以毛公为司空。宋以武公之讳，改司空为莫敖。秦置御史大夫，省司空。

《後魏书》曰：伊馥拜司空。及为三公，清约自守，为政举大纲而已，不为苛碎。

《後周书》曰：冬官谓之大司空卿，掌邦事，以五材九范之徒，佐皇帝，富邦国，大祭祀，行洒扫，庙社四望则奉豕牲。

《唐书》曰：天宝十三载，册杨国忠为司空，其日雨土。

《五代史口唐书》曰：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节度使冯道为守司空。时议以自隋唐已来，三公无职事，自非亲王不恒置，於宰臣为加官，无单置者。道在相位时带司空，及罢镇，未命官，议者不练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议纷然。或云便可综中书门下事，或云须册开府。及就列，无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台官两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及晋天福中，以李鳞为司徒；周广顺初，以窦贞固为司徒，苏禹为司空，遂以为例。议者不复有云。

《华阳国志》曰：赵瑶字元，拜扶风太守。未之郡，司空张温谓曰：“第五伯鱼从蜀郡为司空，今扫吾第以待足下。”

《荀氏家传》曰：荀爽，字慈明。董卓征公，公到府三日，策拜司空。爽起岩穴，九十五日而为台司，世人号为白衣登三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荀岂攵为司空，文帝平蜀，议复五等表魏朝，使公定礼仪，中护军贾充正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议官制。公遂删定旧文，行正式为一代之典。书成，奏藏於秘府。其服色旗帜法驾之式，礼乐牺牲柴燎之典，迁毁配食之制，及於明堂辟雍之仪，皆公所议定，朝廷归其美。公既为台辅，德望清重，加以留心礼教，以年耆多疾，不便朝见，诏使侍中任恺咨问政化所宜行否。

又曰：荀蕃字大坚，为司空。刘琨表於太子曰：“司空荀蕃，朝廷之旧臣，奕世忠勤，乃心皇家，具瞻之望，惟蕃而已。宜增位号，授分陕之重，永令臣等有所凭准。

《白虎通》曰：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况於实乎？

《环济要略》曰：冬官司空，掌邦事，营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宅器械，监百工。

《典略》曰：禹为司空，披九山，通九泽，决九川，定九州，使各以其职来贡。

《傅子》曰：荀仲豫称禹十二为司空。

《世论》曰：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司马文王秉政，征诞为司空。书至，诞曰：“我当在王文舒後，今便为司空，不遣使者。出赍书，使以兵付乐，此必所为。”乃将左右数百人至扬州，州人欲闭门，诞叱之曰：“卿非我故吏耶？”迳入，逃上楼，就斩之。

齐孔稚《为王敬则让司空表》曰：故李通豪赡以亲宠登用，王基才勇以声华入选。先帝擢臣以荣华，陛下申臣以富贵，遂得北带五州，东跨六郡，内亚三鼎，外齐四岳。蝉佩之映，则左右交晖；龟组之华，则纵横吐耀；轻轮徐动，则剑骑如口；飞盖暂停，则歌锺成列。金龙，吹郁其前；鸣笳凤，管叠其後。邓禹若不遭汉光则南阳之掾史，微臣若不逢明圣则孤城之戍客，岂可加以正台之席，登以论道之寄，启黄扉而燮五纬，蹑青帷而调四序。

梁刘孝仪《为临川王解司空表》曰：臣以庸薄，谬窃隆重，职班三事，任总六条。衣衮坐槐，既阙论道驼传憩棠，尤惭为政而俯司土地，仰燮阴阳。折挠之讥已彰，愆伏之咎爰著。今水戾不跃，旱魃为灾，山无荟蔚，口成烟火，陛下曲私，未垂策免，臣职是当，於何逃责？乞责降兹台步，协此天人。

卷二百九　职官部七

大司马

三公府掾属

韦昭《辩释名》曰：大司马：马，武也，大总武事也。大司马掌军，古者兵车，一车四马，故以马名官。

《周礼口夏官》曰：太司马之职，掌建邦国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国。（平，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制畿封国，以正邦国。（封为立封立疆为界。）设仪辨位，以等邦国。（仪谓诸侯之仪也，别尊卑之位。）进贤兴功，以作邦国。（作，起也。起其劝善乐业之心，使不废也。）建牧立监，以维邦国。（牧，州牧也。监，监一国，谓君也。维，联结也。）制军诘禁，以均邦国。（诘，犹穷治也。均，犹正也。）施贡分职，以任邦国。（职，谓赋税也。任，犹事，事以其力之所堪也。）简稽乡民，以同邦国。（简谓比数之以稽，犹训也。）均守平则，以安邦国。（均之者尊者守大，卑者守小也。则，法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国。（比，犹亲也。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国。（诸侯有违王命，则出兵以征伐，所以正之。）

《尚书》曰：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也。

《毛诗》曰：圻父，（圻父，司马也。）予王之爪牙。

《春秋运斗枢》曰：黄帝与大司马容光观凤皇衔图置黄帝前。

《尚书中候》曰：稷为大司马，舜为太尉。

《尚书大传》曰：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

《韩诗外传》曰：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责之司马。

《河图录运法》曰：黄帝坐玄扈阁上，与大司马容光、左右辅将周昌等百二十人观凤皇衔书。

《家语》曰：贤能而失官爵，功劳而失赏禄，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则饬司马。（饬谓整摄。）

《史记》曰：楚大司马景舍帅军伐蔡，蔡侯奉社稷而归之。楚发其赏，舍辞曰：“发诚布令而敌退，是王威也；相攻而敌退，是将威也；战而敌退，是众威也。臣不宜以众威受赏。

《汉书》曰：元狩四年，上命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兵五万，骑数十万出塞，斩首捕虏有功，乃置大司马。

又曰：董贤为大司马。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单于来朝宴见，群臣上前。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

又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

又曰：成帝绥和元年，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

《东观汉记》曰：更始欲以近亲巡行河北，大司徒赐言上弟秀可用。更始以上为大司马，遣之河北。

又曰：谶云：“孙咸征狄，命以平狄将军。”孙咸行大司马事。

《後汉书》曰：世祖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阵。及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平，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世祖即位，拜汉为大司马。
又曰：上疾瘳，召见阴兴，欲以代吴汉为大司马。兴叩头流涕固让，曰：“臣不敢惜身，诚亏损圣德，不可苟冒。”至诚发中，感动左右，帝遂听之。
《汉官序》曰：三司之职，司马主兵，汉承秦曰太尉，武帝改曰大司马。无印绶，官兼加而已。世祖改曰太尉。
《吴志》曰：赤乌九年秋九月，以车骑朱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
《晋书》曰：石苞，泰始之初拜大司马。旧参军於都督无敬，故孙楚抗衡於苞。苞以楚傲，更相表礼。故参军有敬，自楚始也。
又曰：齐王冏之盛也，有一妇人诣大司马府求寄产，吏诘之，妇人曰：“我截脐便去耳！”识者闻而恶之。
又曰：陈骞，咸宁初转大司马。骞因入朝言於帝曰：“胡列、牵弘皆勇而无谋，强於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时弘为扬州刺史，不承顺骞命，帝以为不协相构，于是征弘。既至，复以为凉州刺史。骞窃叹息，以为必败，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丧没。征讨连岁，仅而得定，帝乃悔之。
《晋武帝太始官名》曰：大司马石苞，开通爽悟，秉意不碎。
《晋公卿礼秩》曰：司马，兵官也。魏氏大司马、大将军各自为官，在三司上；晋以石苞为大司马，次三司下。
《晋诸公赞》曰：义阳王为大司马时，父孚为太宰。父子居上公，中代以来未之有也。
《晋中兴书》曰：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常至洛阳货畚。有人於市贵买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直。”猛随去，忽至深山，此人曰：“且住，当先启道君。”须臾，猛进，见一公踞胡床，头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顾视，乃嵩高山也。
《齐职仪》曰：大司马，品第一，秩中二千石，金章紫绶，武冠绛服朝，佩山玄玉。其在少昊，则雎鸠氏之任；颛顼以司马主火；尧命羲叔为司马，夏官也。唐夏二代以司夏官，弃居其职。周成王以毕公高为司马。楚汉之际，曹参、周勃始居其职。
又曰：大司马府，旧为阙，王莽篡位，故贬去阙焉。
《後魏书》曰：安定王休领大司马，高祖亲行诸军，遇休以三盗人徇於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陛下将远亲衡、霍，故亲御六师，跋涉野次。军行始尔，已有奸窃，如其不斩，何以息盗？”诏曰：“大司马执宪诚如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因缘会朕，王者之体，亦时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乃奉诏。高祖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严而秉法，君不可不慎。”於是六军肃然。
《後周书》曰：夏官谓之大司马。（卿掌邦政，以建邦国之九法。佐皇帝平邦国，大祭祀掌其宿卫，庙社列奉牺牲。）
《管子》曰：昔黄帝得大封，辨乎四方，故使为司马。
又曰：凉风至，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马全组甲、厉士众。
《傅子》曰：曹大司马之勇，贲育弗如也。（曹仁。）
《博物志》曰：太公望为灌坛令，文王梦见妇人当道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神，嫁为西海妇，灌坛令当吾道。”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
《班彪上事》曰：元狩六年罢太尉，置司马。时议以北军中候有千人，司马故加之为大司马，所以别大小司马之号也。
三公府掾属
☆太尉长史
应劭《汉官仪》曰：太尉、司徒、司空长史，秩比千石，号为毗佐三台，助和鼎味。
☆太尉掾
《汝南先贤传》曰：李宣字公休，为太尉黄琼所辟。时寒暑不和，琼见掾属曰：“是太尉无德，愿诸掾有以匡之。”次乃宣，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辅弼天子，处谏诤之职，未有对扬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岩谷之士，小掾私所以于邑。”
《广州先贤传》曰：邓盛字伯真，苍梧人，为太尉诸曹掾。彭城相左尚以赃获罪，三府掾属拷验，逾年不竟。更选盛覆拷，盛至狱，洗沐尚，解械赐席，乃谓尚曰：“君受国重恩，而所坐事理如此，今遇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对曰：“今使君相於如此，尚独何心敢不以死相归乎？”即引笔具对。
《卫别传》曰：，字叔宝。陈留阮千里有令闻，当年太尉王君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阮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而辟之为掾，世号曰“三语掾。”君见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可无言而辟，复何假於一言！”
崔实《政论》曰：且三公，天子之股肱掾属，则三公之喉舌。天子当恭己南面于三公，三公亦委策掾属以答天子。
☆太尉从事中郎
《後魏书》曰：郭景尚，字思和，涉历书传，迁太尉从事中郎，善事权宠，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呼为“郭尖”。
干宝《司徒议》曰：从事中郎之职，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纪纲其事，维正大体，参辅谋议。
☆太尉主簿
《後魏书》曰：元庆智性贪鄙，为太尉主簿，事无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钱二十钱，得便取之，府中号曰十钱主簿。
《广州先贤传》曰：邓盛字伯直，为秭归令，闻母病，解印绶决去。太尉司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为主簿。
☆司徒长史
《东观汉记》曰：吴梁为司徒长史，以清白方正称。
干宝《晋记》曰：傅咸为司徒长史，多所执正。
《齐书》曰：到为司徒左长史。宋世，上数游会家，同从明帝射雉郊野，渴倦，得早青瓜，与上对剖食之。上怀其旧德，意眄良厚。至是一岁三迁。
《梁书》曰：褚球，字仲宝，为司徒左长史。加貂，自球始也。
干宝《司徒仪》曰：左长史，职掌检其法宪，明其分职。
☆司徒掾
《汉书》曰：武帝时，司徒奏州郡农桑未有赏罚制，宜遣掾属循行，诏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有所循者增掾属十人。
谢承《後汉书》曰：虞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贺，上望见延在公府掾属中，驰小黄门问曰：“故陈留督邮虞延非耶？”对曰：“是。”遂前召见。
《汉杂事》曰：陈宠为司徒掾。先是，公府掾多不亲事，但以交接为务。宠常独亲事。
《魏书》曰：王粲，字仲宣，年十八，司徒掾辟迁黄门，不就。
《晋书》曰：魏舒为司徒时，陈留周震累为诸府所辟。辟书既下，公辄丧亡，佥号震曰：“杀公掾，莫有辟者。”舒固辟之，而竟无患，识者以此称其达命。
又曰：周馥迁司徒左曹掾，司徒王浑奏曰：“馥理识清正，有才，主定九品，检括精详，臣委任责成，褒贬允当，请补尚书郎。”许之。
干宝《司徒仪》曰：掾属之职，敦明教义，肃厉清风，非礼不言，非法不行，以训群吏，以贵朝望，各掌其所治之曹。
《锺离意别传》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议曹掾，以诏书送徒三百馀人到河北，遭遇隆冬盛寒，徒衣被单，手足不能复行。到弘农县，使令出见钱为徒作襦裤，令曰：“不被诏。”意曰：“使者奉诏命，宁私行耶？”出钱便上尚书，使者亦当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状，见霸曰：“所使掾何仁恕为国用心乎！诚良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司徒属

《东观汉记》曰：司徒侯霸辟闵仲叔，到与相见，劳问之，不及政事。仲叔曰：“始被明公辟，且喜且惧。及奉见明公，喜惧皆去。所望明公问属，何以为政，美俗成化，以仲叔为不足问耶？不当辟也！如以为任用而不使陈之，则为失人，是以喜惧皆去。”便辞而出。

《晋中兴书》曰：殷融，字洪远，司徒王导以为左西属。融饮酒善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事务自婴。导甚相亲悦焉。

☆司徒从事中郎

《晋中兴书》曰：颍川荀组，字大章，司徒王浑表曰：“左西属荀组，文义、贞素、清识见称，宜转从事中郎。”

《陶氏家传》曰：回字恭渊，为大司徒王导从事中郎，为人正直不挠。导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辅佐之才，真国器也。”

☆司徒咨议参军

《晋中兴书》曰：庐江何充，字次道，为司徒王导咨议参军。

《後魏书》曰：李系为主客郎，齐文襄王摄选，以系为司徒咨议参军，因谓之曰：“自郎署此，所谓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举耳。”

☆司徒主簿

《三国典略》曰：齐许，护之子也，性识敏速，达於从政。尝为司徒主簿，以能判，时人号为人铁主簿。

☆司空掾

《魏志》曰：国渊字子尼，太祖辟为司空掾属。每於公朝论议，常直言正色，退无私宴。

又曰：太祖为司空丞相，毛常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复何忧哉！”

《邴吉别传》曰：邴原，字根矩。魏武皇帝初，为司空辟，署议曹掾。请见，礼毕，上送至门中，原辞，直去不顾。上还，语左右：“孤甚敬此人。与其辞，远送之，谓其尚顾而终不顾，此人诚高士也。”人谓曰：“君宜谢公，公望君一日，辞不顾揖。”原勃然曰：“夫何谢哉？夫揖让者，谓其敌耳。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让何施？且孔子反命曰：宾不顾矣。吾何谢哉！”人以语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斯名而岂徒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录尚书

《汉书》曰：张安世领尚书事，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

又曰：孔光字子夏，领尚书事，凡典枢机十馀年，守法度，修政事，不希苟合。或问：“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语，其慎密也如此。

应劭《汉官仪》曰：章帝诏曰：“司空牟融典职六年，勤劳不怠，其以融为太尉，录尚书事。”

又曰：和帝策书曰：“故太尉邓彪，元公之族，三让弥高，海内归仁，为群贤首。其以彪为太傅，录尚书事，百官总已以听。”

又曰：灵帝策书曰：“故太尉陈蕃，忠亮謇谔，有不吐茹之心。司徒胡广敦德允元，五世从政。今以蕃为太傅，与广参录尚书事。”

又曰：冲帝策书曰：太尉赵峻，二世掌典机衡，有匪石不二之节。大司农李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余以峻为太傅，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

《晋书》曰：元康元年，诛杨骏诏曰：“司徒王浑秉德忠正，器量弘远，历位内外，文武勋庸，著在方策，宜参弼机衡以亮天工，其令录尚书事。”

又曰：贾充为太尉，录尚书事，及伐吴为大都督。吴平，遣侍中程咸犒劳，增邑八千户。

又曰：会稽王道子元显，并录尚书事。时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

《晋中兴书》曰：泰和元年，诏会稽王体道冲虚，理识明允。阿衡李文，有保之规；辅弼哀皇，尽翼亮之道。朕承洪绪，仍闻善诱，慎徽五教，仪形具瞻，登贤显亲，国之典也。其以为丞相，录尚书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

又曰：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尚书下舍火。是时桓玄用事，出镇姑熟，名虽在外，实遥录尚书，故天火示不复用也。

又曰：明帝后庚氏为皇太后，九月癸卯，皇太后临朝称制，司徒王导录尚书事。

傅畅《晋故事》曰：何劭、王戎、张华、裴楷、杨济、和峤为愍怀太傅，通省尚书事。张华为光禄大夫，尚书七条事皆咨而後行。惠帝之世，太保卫、太宰河间王、太傅东海王越，皆录三省尚书秘书事。

沈约《宋书》曰：高武永初三年，尚书令扬州刺史徐羡之为司空，录尚书事。

又曰：孝武帝即位，以大将军江夏王义恭为太尉，录尚书事。

又曰：诸公录尚书事，古制也。王肃解《尚书》“纳于大麓”曰：“尧纳舜於尊显之官，使之录万机之政。”案：汉氏诸吏平尚书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平尚书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明帝为宣城王，录尚书事。废帝昭业思蒸鱼，太官以无录公命，不与。
《後魏书》曰：北海王祥，初迁大将军，录尚书事。祥之命，其夜暴风□电拔其庭中桐树，大十围，倒立本处。天威如此，识者知其不终。
《三国典略》曰：齐以并省，尚书令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尚书郎中源师常白那肱云：“龙见当雩。”那肱问曰：“何处龙见？作何颜色？”师答曰：“此是龙星，须雩祭也，非是真有龙见。”那肱曰：“汉儿多事，强知星宿。”
《唐书官品志》曰：录尚书一人，位在令上，掌与令同，但不纠察。今则纠弹见事，与御史中丞更相廉察。
陶氏《职官要录》曰：後汉章帝以太傅赵喜、太尉牟融并录尚书事。尚书有六名，自此始也。因斯以来，每帝幼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
尚书令
《六典》曰：尚书令，掌总领百官，仪形端揆，其属有六尚书：一曰吏部，二曰户部，三曰礼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务皆会而决之。
《汉官仪》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故公为之者，朝会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时衣赐尚书令。其三公、列卿、将军、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传呼，不得纡台官；台官过，乃得去。（汉尚书称台，魏晋以来为省。）
《汉书》曰：张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於职，休沐未尝出。上行幸河东，亡书三篋，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後构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才，擢为尚书令。
《东观汉记》曰：陈忠为尚书令，数进忠言，辞旨弘丽，前後所奏，悉条於宫上阁以为故事。
又曰：侯霸为尚书令，深见任用；樊淮为尚书令，明习汉家故事，周密畏慎；申屠刚为尚书令，謇謇多直言，无所屈挠。
《後汉书》曰：宋均拜尚书令，每有驳议，多合上旨。均尝删翦疑事，帝以为有奸，大怒。收郎缚格之。诸尚书惶恐，皆叩头谢罪。均顾厉色曰：“盖忠臣执义，无有二心，若畏威失正，均虽死不易！”小黄门在傍，入具以闻。帝善其不挠，即令贷郎。
又曰：申屠刚迁尚书令。光武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晏安逸豫。谏不见听，遂以头轫乘舆轮，帝遂为止。
又曰：郭贺字乔卿，为尚书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侯霸拜尚书令，条撰善政有便於民者，除其烦苛。时令立春下宽大诏书，由霸始，建言多施用。

又曰：陈蕃出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宾客。征为尚书令，送者不出郭门。

华峤《後汉书》曰：申屠刚为尚书令，时内外群官，多帝自迁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於前。群臣莫敢言，惟刚每极谏。

张《汉记》曰：左雄为尚书令，在位者各肃清，时称曰：“左伯豪为尚书令，天下皆慎选举。”伯豪，雄字也。

《汉官》曰：尚书令，秦官，铜印墨绶，与司隶校尉、御史中丞皆专席坐，京师号曰“三独坐”，言其尊重如此。

《魏志》曰：陈矫，字季弼，尚书令。魏明帝尝至尚书门，矫跪问：“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对曰：“此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不称，则请就黜。”帝惭，回车。

又曰：荀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俊咸宗焉。

《魏氏春秋》曰：荀攸字公达，为尚书令。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称之曰：“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知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回、宁武子不能过。”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攸曾病，世子问疾，独拜床下，其见尊异如此。始，攸入尚书，太祖闻名，与语，大悦，谓荀、锺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

《蜀志》曰：费代蒋琬为尚书令，于时战军多事，众务烦猥。识寤过人，每省读书记，粗举目暂视，究其意旨，其速数倍於人，终亦不忘。常以朝晡听事，其间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奕，每尽人之欢，事亦不废。後迁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允代为尚书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滞，允叹曰：“人才力相悬若此，非吾所及。”

又曰：蒋琬，字公琰。诸葛亮每言：“公琰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也。”密表後主：“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为尚书令。时新丧元帅，远近危悚。琬出类拔萃，处群僚之右，既无戚容，又无喜色，神宇举止，有如平常，由是众望渐服。

又曰：刘巴字子初，代法正为尚书令。躬履清俭，不治产业。又自以归附非素，惧见猜嫌，恭默守靖，退无私交，非公事不言。

又曰：吕字季阳，代董允为尚书令，庶事无留，门无停宾。又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静少言，为政不烦，号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声损於郡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乐广为尚书令，所在无当时功誉，然为後人所思。
又曰：裴秀为尚书令。秀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在位四载，为当世名公。
又曰：李胤为尚书令，虽历职内外，而在公退食，家至贫俭，儿病无以市药，上赐钱十万。
又曰：荀勖守尚书令，课试令史以下核其才能，有ウ於文法不能决疑处事者，即时遣出。帝尝谓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进善，不进不止；荀公达之退恶，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又曰：会稽王道子，尝集朝士，置酒於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王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氵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
又曰：王彪之字叔虎，为尚书令，与谢安共掌朝政。安每称曰：“朝之大事，众不能决者，咨之王公，无不得判。”
又曰：大熙元年，诏曰：“夫总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开塞者，端右之职也。是以自汉代以来，每选此官，必慎其人。议郎王戎可为尚书令。”
又曰：卫字伯玉，拜尚书令，性严整，以法御下，视参佐尚书郎若掾属。
又曰：熊远启曰：“伏见吏部以太尉荀组为尚书令，复领荆州牧，自三代以来，未闻以纳言之官而出领牧伯者。”
《晋中兴书》曰：卞为尚书令，司徒王导称疾不朝。奏导专任不敬，事寝不行，举朝惮。
又曰：万协迁尚书令，诏曰：“尚书令协抗志高亮，才鉴博雅，朕甚嘉之。
《晋书》曰：《百官表》注：尚书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谓文昌天府，铜印墨绶，五时朝服，纳言帻，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领都总摄诸曹，出纳王命。
《晋公卿礼秩》曰：尚书令拜受命皆策命，薨则於朝堂发哀，古之冢宰以在端右故也。
《晋故事》曰：贾充为尚书令，以目疾表置省事，於是遂置省事吏四人，品职章服与诸曹令史同。
《宋书》曰：王僧虔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蹶，引之不已则遗，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
又曰：武帝践祚，王莹迁尚书令。时有猛兽入郭，上意不悦，以问群臣，皆莫能对。莹在御筵，乃敛板答曰：“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陛下应御图，武象来格。”帝大悦，众咸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谢ㄱ字敬冲，征为司徒尚书令。ㄱ辞脚疾不堪，谒，乃角巾肩舆诣口龙门。谢既见，乘小车就席。

《齐职仪》曰：秦汉之世，委政公卿。尚书之职，掌封奏令，赞文书；仆射主开闭，令不在，则仆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内职，八座尚书任同六卿；舜举八元八凯，以隆唐朝。今号八座为元凯，谓贤能用事，义如昔也。

《梁书》曰：何敬容为尚书令，贪吝为时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则大作苟、小为文，容字大为父、小为口。陆亻垂戏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

又曰：漏禁中语故嘲诮日至。尝有客姓吉，问卿与邴吉远近，曰："如明公之与萧何。"

《唐书》曰：太宗在藩，尝为尚书令。其後，人臣莫敢为，遂废其官。广德元年，代宗以亲贤有大勋，遂特拜尚书令。

又曰：广德二年冬，诏郭子仪於尚书省视尚书令事，命宰臣己下，特遣射生五百骑执戟翼从，自朝堂至於省，赐以教坊音乐。

《五代史口梁书》：开平三年，诏升尚书令为正一品。按《唐典》，尚书令正二品，至是以将授赵王此官，故升之。

《会稽先贤传》曰：沈勋征诣南宫，赐酒拜尚书令，持节临辟，雍名冠百僚。

《襄阳耆旧传》曰：刘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

徐广《军服仪制》曰：尚书令轺车，黑耳後户。

《通典》曰：大唐尚书令，朝服、冕、八旒、七章、三梁冠。（，雉也，可为冠也。）武德初，太宗为秦王时，尝居之，其後人臣莫敢当。故自龙朔二年，制废尚书令。

又曰：旧尚书令，有大厅当省之中，今谓之都堂。

《世说》曰：崇礼闼在东掖门内，路西即尚书省；崇礼门东、建礼门内，即是尚书令下舍之门。

卷二百一十一　职官部九

左右仆射

《汉书口百官表》曰：仆射，秦官也。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自待中、尚书、博士及驺宰、永巷，皆有仆射。取所领之事以为号，若尚书，则名曰尚书仆射。

《东观汉记》曰：鲍永字君长，拜仆射，行将军事，将兵安集河东。永好文德，行军常皂，路称"鲍尚书兵"。

《後汉书》曰：郅寿为尚书仆射，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常使门生赍书诣寿，有所请，寿即送诏狱。前後上书陈宪骄恣，引王莽以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家。
又曰：郑崇字子游，为尚书仆射，数见谏净，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
《续汉书》曰：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令不在则奏下众事。
《魏志》曰：毛字孝先，为尚书仆射。时太子未定立，临淄王植有宠。谏曰：“近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会起更衣，太祖谓左右曰：“国之司直，我之周昌。”
又曰：徐宣为左仆射，後加侍中。车驾幸许昌，宣总统留事。帝还，主者奏呈文书。诏曰：“朕省与仆射何异？”竟不视。
又曰：文帝时，欲以贾诩为仆射。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以服人；诩纵昧於荣利，奈国朝何？”
《魏略》曰：李丰字安国，为侍中仆射，在台阁，常多托疾。时台制满百日当解禄，丰未满百日起，已而复卧，如是数岁。及太傅宣王久病，曹爽摄政，丰依违二公间，故时人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净，而内图事机有似游光。
《吴志》曰：诸葛恪既定山越，孙权使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曰：“故遣中台近官，迎致犒赐。”
《晋书》曰：荀𫝆代陈泰为仆射，吏部四辞而後受。
又曰：太康元年，以山涛清虚恬简，转为左仆射。
又曰：魏舒太康初拜右仆射，舒与卫、山涛、张华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禅东岳。前後累陈其事，帝谦让不许。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四年，诏曰：“吏部掌叙人伦，治化之本也，宜得忠正旧德。尚书右仆射魏舒，宽泰弘毅，潜通有才识，其以舒为左右仆射，领选曹。”
又曰：永昌元年诏曰：“尚书分置左右仆射，所以广登贤俊，经始万机。护军周𫝆可左仆射，领军王遂可右仆射。”
又曰：尚书高阳王，忠允善政，思量弘济，莅官尽心，所居著称，其以为右仆射。”
又曰：“太康元年诏曰：尚书置左右仆射，所以恢演治典，协宣庶政。”
谢灵运《晋书》曰：古者重武事，贵射御，取其捷御如仆，各置一人，尚书六人，谓之八座。参摄百揆，出纳王命，古元凯之任也。
干宝《晋记》曰：武帝诏曰：“散骑常侍、中军将军羊祜，秉德清劲，经纬文武，虽处腹心之任，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以祜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
《晋诸公赞》曰：司马少时有令望，早历显职，晋受禅为尚书左仆射，时年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七，众论以为美。
《晋书百官注》曰：仆射一人，铜印、墨绶，五时朝服，纳言帻，进贤冠，佩水苍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石。
《晋公卿礼秩》曰：尚书仆射，魏晋以来或置左右，或不置。
《晋中兴书》曰：顾和，康帝即位为尚书仆射，以母老固辞。诏敕特谕，暮出朝还，其优遇如此。
又曰：纪瞻字士远，为右仆射。肃祖尝内殿慨然忧天下曰：“社稷之臣，欲无复十人如何？”因数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谢曰：“臣不敢闻命。”肃祖曰：“方欲与君善语，云何复崇谦让耶。”瞻以年在悬车，自陈告老。诏曰：“岂朕德薄，不足以为治乎？”
又曰：王拜尚书左仆射，领吏部，时烈宗雅好典籍，深钦爱之，与殷仲堪、徐邈并以才学文章为上所昵。桓玄《答道子笺》云：“王明悟疏彻风流之美，虽逼於同异，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所益自多也。”
又曰：刁协字玄亮，除左仆射，时中兴草创，制度未立，朝臣无练习旧仪者。惟协以久在中朝，加性聪朗，多谙故事，朝廷宪体、出入威仪、唱赞一皆禀於协，当时称为强记。
《宋书》曰：刘延孙为尚书左仆射。延孙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船自清溪至平昌门，仍入尚书下舍。
又曰：汉制，御史中丞遇尚书令，仆、丞郎车，皆预相回避，台官过乃得去。今尚书令上朝及下，禁断行人，犹其制也。（尚书，汉称台，魏晋已降，方号曰省。）
又王弘为仆射，奏弹康乐侯谢灵运：淫其{薛女}女、杀兴湖江，请免官削爵，付大理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
又曰：王裕之，字敬弘，元嘉三年为尚书仆射，所署文案，初不省读。尝豫听讼，上问疑狱，敬宏不对。上变色问左右，何故不以讯牒副仆射，敬弘曰：“臣乃得讯牒读之，正自不解。”上甚不悦。
《齐书》曰：王延之转左仆射。宗德既衰，太祖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时人为之语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
又曰：张绪，帝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绪少有清望，诚美选也，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彦回曰：“俭少年，或未忆耳。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昏衰政，不可为则。”
《齐职仪》曰：魏朝以尚书仆射毛领选曹，晋武以仆射领吏曹，後依拟至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领焉。
《南燕书》曰：慕容德以右仆射封嵩为左仆射，尚书韩讠卓为右仆射。时嵩、讠卓并年三十，又以嵩弟鬲为西中郎将，讠卓弟轨为中郎将，嵩等俱拜，帝临轩诏令四人同入，嵩等升殿方谢，帝顾曰：“跃二龙於长衢，骋双骥於千里。”朝野荣之。
《後魏书》曰：郭祚为右仆射，时议定新令，诏祚与侍中、门下参议刊正。故事，令、仆射、中丞驺唱而入宫，至於驰道。及祚为仆射，以为非尽敬之宜，言於帝，纳之，下诏：“御在太极，驺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驺唱不入宫，自此始也。
又曰：赵善为尚书右仆射，性温恭有器局，虽位居端右而愈自谦退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善之咎也。”时人称其有公辅之量。
又曰：元顺除吏部尚书右仆射，及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仵，仵起曰：“此榻曾经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
又曰：阳平王新成之子钦，字思若，累迁尚书右仆射。钦色黑，故时人号为黑面仆射。
《三国典略》曰：东魏以孙腾兼尚书左仆射，府库关钥，一以委之。
又曰：北齐王晋明，豪侈有气侠，留心经史，招引宾客。尝为尚书右仆射，百馀日便谢病而退。告人云：“废人饮酒，安能作刀笔吏，披故纸乎？”
《北齐书》曰：高隆之为尚书右仆射，时初给民田，贵势皆占良美，贫弱咸受瘠薄。隆之启高祖，悉更反易，乃得均平。
《後周书》曰：周惠达为右仆射，自关右草创，礼乐缺然，惠达与礼乐官损益旧章，至是仪轨稍备。魏文帝因朝奏乐，顾谓惠达曰：“此卿之功也。”
又曰：李远除尚书左仆射，远白太祖曰：“远秦陇匹夫，才艺俱缺，平生念望不过一郡守耳。遭逢际会，得奉圣明，主贵臣迁，以至於此。今位居上列，爵迈通侯，受委方面，生杀在手，非直荣宠一时，亦足光华身世。但尚书仆射，任居端揆，今以赐授，适所以重其罪责。明主若欲全之，乞寝此授。”太祖曰：“公勋德兼美，朝廷敬肃，选众而举，何足为辞！且孤之於公，义等骨肉，岂容於官位之间便致退让？深乖所望也。”远不得已，方拜职。
《陈书》曰：袁宪迁右仆射，参掌选事。先是，宪长兄简懿为左仆射，至是宪为右仆射，台省目简懿为大仆射，宪为小仆射，朝廷荣之。
《隋书》曰：杨素为右仆射，与高专掌朝政，後文帝渐疏忌素，诏曰：“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平论大事。”外示崇重，实夺其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为仆射，当须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有武艺谋略、才堪抚众者，任以边事；有经明德行，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清悫、处事公平者，任以剧务；有学通今古，识达政术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枉屈大事合闻奏者关於仆射。

又曰：戴至德为仆射，时与刘仁轨更日受词讼。尝有老母经省陈词，至德已收牒省视，老母前曰：“本谓是解事仆射，所以来诉；公乃是不解事仆射，请却付牒来也。”至德笑而还之，议者尤称其长者焉。

又曰：元和中，裴均为仆射，於尚书省都堂上事，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使尚书郎为之。又三品已上官升阶列坐，四品、五品及郎官、御史拜於厅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升阶答拜。初，开元中张说为右丞相，因制仪注自极尊大，自非中书门下及诸三品已上官，是日皆坐受拜。或征其所从来，答曰：“圣历中王及善、豆卢钦望同日拜文昌左右丞，亦同此仪。当时以说方承恩宠，不敢复诘，因为故事，非旧典也。均交结权幸而得贵位，在班列尝逾位而立，御史中丞卢坦请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也。”寻罢坦为右庶子，时人归咎於均。

又曰：宝历中，左仆射李绛与御史中丞王相遇於道，车不为之却，因上言：“故事云，左右仆射，师长庶僚，开元中以为左右丞相，其後虽去三事机务，犹总百司之权，表状之中不署其姓。尚书已下，每月合衙上日，百寮列班，宰相送上，中丞御史列位於庭。礼数之崇，中外特异，所以自武德贞观以来，圣君贤臣布政除弊，不革此礼，谓为合宜。苟有不安，寻亦合废。近年缘有才不当职、恩加特拜者，遂从权便，不用旧仪，酌於群情，事实非当。今或有仆射初除就中丞院门相见者，即与就参何殊？或中丞新授，亦无见仆射之处。又参贺处，或仆射先至，中丞後来，宪度乖宜，尊卑倒置。倘人才忝位，自合别授贤良；若朝命守官，岂得有亏法制！伏望下百僚，重详定事体，使永可遵行。”奉敕宜令左右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详议闻奏。元和中，太常博士韦谦举奏削去旧仪，今降上论於体甚当。然其时，党方盛，致绛改官，共寝其仪。

又曰：李程，太和中为左仆射、中谢，日奏曰：“臣所忝官上礼，前後仪注不同。在元和、长庆中，仆射数人，上日不受四品已下官拜。近日再定仪注，四品已下官悉许受拜，王涯窦易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云已闻奏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进退未知所据。”时中丞李汉以为受四品已下拜太重，敕曰：“仆射上仪近已详定，所缘拜礼皆约令文，已经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大和四年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月十六日敕处分。”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尚书仆射，其年匈奴来降，诏赐缣三百疋，尚书侍郎暨鄭受诏，误以三千疋赐匈奴。诏大怒，鞭鄭欲死，意独排省阁入谏，明帝以合大义。恚损怒消，帝谓意曰：“非锺离尚书，朕几降威於此郎。”

《世说》曰：周伯仁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醒，时人谓为三日仆射。

《唐书官品志》曰：仆射为执法，置二，则为左右仆射，皆与令同。左纠弹而右不纠弹。

《唐新语》曰：自武德至长安四年已前，仆射并是正宰相，故太宗谓房玄龄等曰：“公为宰相，当须大开耳目，求访贤哲。”即其事也。神龙初，豆卢钦望为仆射，不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敢参议政事，後加知军国事。韦安石为仆射，东都留守，自後仆射不知政事。

卷二百一十二　职官部十

总叙尚书

韦昭《辩释名》曰：尚，上也。言最在上，总领之也。辩云：尚，犹奉也。百官言事，当省案平处奉之，故曰尚书。尚食、尚方亦然。

《周礼》曰：司会，中大夫二人。注：司会主天下之大计，计官之长，若今之尚书。

《汉书口百官表》曰：成帝初，置尚书员五人。（如淳曰：主天子书、主天子物皆曰尚，如主婿曰尚主者也。）

《东观汉记》曰：章帝东巡过任城，乃幸郑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身，故时人号为白衣尚书。

又曰：章帝赐尚书剑各一，手署姓名：韩棱，楚龙泉；郅寿，蜀汉文剑；陈宠，济南锻成。一室丙两刃，其馀皆平剑。其时，论者以为棱渊深有谋，故得龙泉；寿明达有文章，故得蜀汉文剑；宠敦朴，有善於内，不见於外，故得锻成剑。皆因名而表意。

《後汉书》曰：杨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遂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续汉书口百官志》曰：尚书，秩六百硕。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官，置尚书。员五人，一人为仆射，分为四曹，通掌图书、秘记、章奏，各有曹任常侍，主丞相、御史、公卿事。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国事，民曹主吏民上书事，客曹主外国夷狄事。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断狱，共为五曹。世祖又分增三公为二曹，其一曹主岁尽课州郡事，改常侍曹为吏曹，主选举祠祀；民曹主缮治、攻作、盐池、苑囿；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二千石曹主辞讼；中都官主水火盗贼。与三公为六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固上疏云：“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北斗为天喉舌，尚书为陛下喉舌。”

谢承《後汉书》曰：陈禁字子雅，拜尚书。公卿朝，日晏无诏。禁问台上：“故事何时可罢？”对言：“已食辄有诏罢，今已宴。”禁曰：“宁可白耶！”尚书郎以上方宴乐，不敢白，禁使罢。公卿既罢，上问左右：“今未有诏而罢朝，何也？”尚书直对曰：“陈禁命罢。”上曰：“勿复问也。”禁在台二年，尝病，令仆射数奏，久病满百日，请辄免。有诏赐金帛医药。

又曰：张陵字处仲，为尚书。首岁朝，梁冀带剑入省，陵叱冀令出，敕虎贲夺其剑，冀跪谢。陵劾之，诏以岁俸赎罪，百僚肃然。冀弟不疑曾举陵，後疾冀。不疑谓曰：昔举君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陵申公宪，非报私恩耳！”不疑有惭色。

又曰：翟字子广，为侍中。时尚书有缺，诏将军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由是，对第一，拜尚书。

又曰：魏朗字少英，入为尚书，再升紫微，謇谔禁省，不屈豪右，为百僚所服。以党事免。朗性矜严，闭门整法，长吏希见，动有礼序，室家相待如宾，子孙如事严君焉。

又曰：蔡邕字伯喈，以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月之间，周历三台。

又曰：锺离意，字子阿，明帝征为尚书。交太守坐赃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颁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於盗泉之水，曾参回车於胜母之乡，恶其名也。赃秽之宝不敢拜。”帝笑曰：“清乎，尚书！”赐钱三十万。

又曰：荀绲字伯条，拜尚书。绲性明亮，敏於众职，以勖群僚，秉机平正，直而行之。是时，内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惮焉。

又曰：韦彪上疏曰：“欲急世所务，当先除其患，其源在尚书。尚书典枢机，天下事一决之，不可不察。”

《汉官解诂》曰：士之权贵不过尚书。

又曰：唐虞曰：“纳言，周官为内史，机事所总，号令攸发。

《汉官仪》曰：尚书，唐虞官也。《书》曰：“龙作纳言。”《诗》云：“仲山甫，王之喉舌。”秦改称尚书，汉亦尊此官典机密也。

应劭《汉官》：汉明帝诏曰：“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

张《汉记》曰：朱穆党事禁固，征拜尚书。正月，百官朝贺毕，虎贲当陛置弓於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回避，不敢当。穆乃呵之曰：“天子弓当载之於肩首之上，乃敢置地，大不谨不敬！”即收虎贲付诏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罪。莫不肃然，服其忠烈。
《魏志》曰：陈群为尚书，制九品为官人之法，群所建也。
又曰：许混字子劭，清淳有鉴识，明帝时为尚书。
又曰：丁谧字彦静，曹爽宿与相亲，拔为散骑常侍，转为尚书。在台阁，数有所弹驳，以势屈於爽，爽亦敬之。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点作疽囊。三狗谓何、邓、丁也。点者，爽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谧尤疽囊也。
又曰：孔礼字德远，为尚书。明帝方修台署，节气不和，天下少谷。礼固争，因罢役，制曰敬纳谠言。
《魏略》曰：帝游晏在内，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书可云也。
《吴志》曰：尚书熊睦见孙皓酷虐，微有谏，皓使人以刃环撞杀之，身无完肌也。
《晋书》曰：杜预为尚书，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服焉。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
又曰：山涛转尚书，表辞年老。诏曰：“方今多事，嘉谋良图委以老成也。”
又曰：刘颂为尚书，孙秀等推崇赵伦功宜加九锡，百僚莫敢异议。颂独曰：“昔汉之锡魏、魏之锡晋，皆一时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庙安，虽嬖后被退，势臣受诛，用周勃诛诸吕而尊孝文，霍光废昌邑而奉孝宣，并无九锡之命。乱旧典而习权变，非先王之制。九锡之议，谓无所施。”
《晋康帝起居注》：诏曰：“尚书，万事之本，朕所责成也。而廪秩俭薄，甚非治体。今虽军国多费，不为元凯惜禄，其依令、仆给尚书各亲信五十人廪赐。”
《晋中兴书》曰：蔡谟为尚书，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贤莫居。前後选用，名资有常。孔愉、诸葛恢，并以清节令才，素有名望。昔愉为御史中丞，臣尚为司徒长史；恢为会稽太守，臣为尚书郎；恢尹丹阳，臣守小郡。名辈不同，阶级殊悬。今猥以轻鄙，超逾等匹，上乱圣朝贯鱼之次，下违群士准平之论，岂惟微臣斯亡之诫，实贻圣政维尘之累。”
《宋书》曰：凡尚书官，大罪则免，小罪则出，出者百日无代人，听还本职。
《宋志》曰：今朝士诣三公，尚书丞郎诣令仆射尚书，并门外下车履，度门阃乃纳履。
《齐职仪》曰：尚书六人，品第三，秩六百户，进贤两梁冠，纳言帻，绛朝服，佩水苍玉，执笏负荷。
《梁书》曰：陆杲迁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座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杲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晚，不及时刻，坐免官也。
又曰：周舍问刘杳：“尚书官著紫荷，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答曰：“张安世传云：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注云：囊，囊，也，近臣簪笔以待顾问也。”
《後魏书》曰：肃宗灵太后，曾宴於华林园，举觞谓群臣曰：“袁尚书朕之杜预，欲以此杯敬属元凯，今为尽之。”侍座者莫不羡仰。翻名位俱重当时，贤达咸推与之。
《隋书》曰：于仲文，上以尚书文簿繁杂，吏多奸计，令仲文勘录省中事，其所发レ甚多。上嘉其明断，厚加劳赏焉。
《唐新语》曰：玄宗欲以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谏曰：“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已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
《益都耆旧传》曰：太尉李固荐杨淮累世服事台阁，既闲练旧典，且有用，宜在机密，特拜尚书。固薨，免官。尚书令陈蕃表行状，复征为尚书。
《会稽典录》曰：郑弘拜尚书。《旧典》：科郎满，补县长令史为丞尉。弘奏以为台职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请使郎补县令史为长。上从其议。自此为始。
《通典》曰：尚书，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王政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众务泉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是为喉舌。”
郭子曰：王公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
又曰：傅嘏字兰石，为尚书，大小无不总。
桓子《新论》曰：昔尧试舜於大麓。麓者，领录天下事，如今之尚书官矣。宜得大贤智，乃可使处议持平。
王昶《考课事》曰：尚书侍中考课：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赋政，五曰罚法以考典刑。
应璩书曰：知杨生翻然遂登纳言，虽有所越，亦其宜也。傅说弃板筑而为殷相，吕望投渭竿而为周师，卓茂起闾里而为汉宰。若此翁者，乃奇耳。琐琐尚书，执宪之吏，曷以为异哉！
卷二百一十三　职官部十一
左丞
《六典》曰：左右丞掌管辖省事，纠举宪章，以辨六官之仪制，而正其文法，分而视焉。
《汉官典职》曰：尚书左右丞，典台事，绳纠，无所不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百官志》曰：左丞掌录尚书，吏人上章，百官威仪。
《汉官仪》曰：汉制：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堂交礼，迁，又解交。
《晋书□百官表志注》曰：左右丞，俸月三十斛，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射制、弹案选用署吏，稽近道文书，给假。
《晋书》曰：刘字长叔，为尚书左丞，正色在朝，三台清肃。
又曰：郄诜为尚书左丞，推奏吏部尚书崔洪，洪曰："举诜丞而还奏我，此谓挽弩自射。"诜曰："赵宣子任韩厥为司马，而厥以军法戮宣子；崔侯为国举才，我以才见举，惟官是视，各明至公，何故其言乃至於此？"洪闻而悦服之。
又曰：傅咸为尚书左丞。时尚书郭奕，咸故将也。累辞病疾不起，复不上朝。又自表妹葬，乞出临丧，诏书听许，咸举奏之。
又曰：郄弘始为尚书郎，转左右丞，在朝为百僚所惮，後坐泄事免。
《晋诸公赞》曰：许奇为尚书左丞，有准绳操。
又曰：傅咸字长虞，为左丞，台阁小大，望风自肃。
《晋中兴书》曰：荀蕤字令远，迁左丞。时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封温，蕤谓太宗曰："若温复假主威平定河洛，修复山陵，将复何以加之？"遂止。
沈约《宋书》曰：何承天为中丞，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
《宋书□百官志》曰：晋宋之世，左丞主台内禁令、宗庙祠祀、朝仪礼制、选用署吏，纠诸不法，无所回避。
《三国典略》曰：北齐张耀尝为尚书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文宣夜还，耀不开门，勒兵严备，火至，看面然後开迎。文宣笑曰："卿欲学郅君章也。"赐以锦袍，以其忠勤，深见亲待。
《梁书》曰：贺琛迁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琛前後居职，凡郊庙诸议，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时人呼之。
又曰：刘孺弟览除尚书左丞。性聪敏，尚书令史七百人，一见并记姓名。当官清正，无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从兄吏部郎李绰，在职颇通赃货，览劾奏，并免官。李绰怨之，常谓人曰："犬啮行路，览噬家人。"
《北史》曰：郎茂，炀帝即位为尚书左丞。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恺位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仲文大将军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诛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人轨物？"恺与仲文竟坐得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杨汪字元度。高祖尝谓谏议大夫王达曰：“卿为我觅一好左丞。”达遂私於汪曰：“我当荐君为左丞，若事果，当以良田相报也。”汪以达所言奏之，达竟以获罪。卒拜汪为尚书左丞。汪明习法令，果於剖断，当时号为称职。

《唐书》曰：赵涓，永泰初为监察御史。时禁中失火，焚室数十间，火起处与东宫稍近，代宗深疑之。涓为巡使，俾令即讯，涓周历彳囿，按据迹状，乃上直中官遗火所致也。推鞫明审，颇尽事情。既奏，代宗称赏焉。德宗时在东宫，常感涓之究理详细。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与观察使韩不相得，奏免涓官。德宗见其名，谓宰相曰：“岂非永泰初御史赵涓乎？”对曰：“然”。即日拜尚书左丞。

《唐新语》曰：杨为左丞，时宇文化及子孙理资荫朝廷，以事隔两朝，且其家亲族亦众多，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未详其案状，诉者以道理已成，无复凝滞，勃然逼。曰：“适朝退未食，食毕当详案。”诉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羁旅诉者乎？”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杀隋主，子诉隋资，生者犹配远方，死者无宜更叙。”时人深赏之。

《傅咸表》曰：左丞职轻事重，以贱制贵，所以难居。臣以ウ劣，猥忝斯任，愧於不称，惧罪之及，夙夜惶恐，寝食无宁。

《卞弹尚书丞郎事》曰：旧丞、郎取急及属出，皆尚有对，使职局不废，而昨左右二丞及诸郎皆出，惟次直二郎在，设使有兵火警急，便为无复行事者。二丞顿行，无印可以封符疏。此之逋慢，莫斯之甚！

《傅咸答辛旷诗序》曰：尚书左丞弹八座以下，居万机之会。斯乃皇朝之司直，天台之管辖。余前为右丞，具知此职之要；後忝此任，亻黾从事，日慎一日。

右丞

《续汉书口百官志》曰：尚书右丞一人，四百石，掌录文书、期会、假署印绶及笔墨诸材用。

《汉官仪》曰：尚书左右丞，秩各四百石，迁刺史。

《晋书百官表注》曰：右丞主台内库藏、廨舍、量物用多少及廪赐、民户、租布、刑狱、兵器，稽远道文书、章表、奏事。

《晋中兴书》曰：王国宝因酒坐怒右丞祖台之，攘袂唤呼，以盘盏乐器掷台之，复为有司所弹。烈宗诏曰：“国宝纵肆情性，甚不可长；台之懦弱非监司体，其免官。”

沈约《宋书》曰：晋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诣都座朝；江左惟旦朝而已。八座丞郎初拜，并集都座交礼，迁又解交，汉旧制也。今惟八座解交，丞、郎不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交。
《宋书□百官志》曰：右丞掌台内库藏，凡诸器物、廨舍、刑狱、兵器。
《唐书》曰：宇文节为尚书右丞，明习法令，以局见称。时江夏王道宗，尝以私事於节，遂奏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匹，仍劳之曰：“朕所以不置左右仆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又曰：韦温为尚书右丞，吏部员外张文规父弘靖，长庆初在幽州为朱克融所囚，文规不时省赴。人士喧然，罪之。温居纲辖，首纠其事，出文规为安州刺史。
《五代史□后唐书》曰：梁开平二年，改左右丞为左右司侍郎，避庙讳也。至同元年十月复旧为左右丞，长兴元年九月诏曰：“台辖之司，官资并设左右貂，素来相类，左右揆不至相悬。以此比方，岂宜各别。自此宜升尚书右丞官品，与左丞并为正四品。”
左司郎中 左司员外郎
《六典》曰：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举正稽违，省署符目焉。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
《隋书》曰：炀帝三年，尚书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诸曹郎从五品。掌都省之职。
《唐职员令》曰：左右司郎中，掌副左右丞所管诸司事。署抄目，举稽失，知台内宿直。若本司郎中不在并行之。
右司郎中 右司员外郎
《隋书》曰：骨仪迁尚书右司郎。于时政渐乱浊，货赂公行，凡当枢要之职，无问贵贱，并家累金宝。天下士大夫莫不变节，而仪励志守常，介然独立。
令史
《汉官仪》曰：能通苍颉史篇，补兰台令史；满岁，补尚书令史；满岁，为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郎与令史分职受书。令史见仆射、尚书，执板拜；见丞、郎，执板揖。
《续汉书□百官志》曰：尚书令史十八人，人二百石。曹有三人主书，後增列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华峤《後汉书》：韦彪上疏曰：“有楚狱事繁，故置尚书令史以助郎。”
《晋书》曰：陈寿少仕蜀，在观阁为令史，又为郎。宦人黄皓专弄朝政，大将军阎宇等皆曲躬事皓以营时务，寿独峻然，皓乃自禅与杖。
又曰：赵孟字长舒，入补尚书郎令史，善於清谈，有国士之风。其面有疵点，诸事不决，皆言当问疵面。
《齐职仪》曰：自魏晋宋齐，正令史、书令史皆有品秩，朱衣执板，进贤一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冠。
杨楞伽《北齐邺都故事》曰：尚书郎判事，正令史侧坐，书令史过事。
《典略》曰：边让字文礼，陈留人，将军何进闻其名，欲以礼辟。恐不肯来，乃托以军事召之，到署令史。进以礼见之，让占对闲叙，声气如流。其时，坐席宾客有百数，皆高慕之。
卷二百一十四　职官部十二
吏部尚书
《六典》曰：吏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勋，四曰考功，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皆质正焉。
《後汉书》曰：光武改常侍曹为吏部曹，主举选、斋祀事。
《魏志》曰：卢毓为侍中，在职三年，多所驳易。诏曰：“官人秩才，圣帝所难，必须良佐，进可替否。侍中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可谓明试有功、不懈于位者也。其以毓为吏部尚书。”使毓自选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举常侍郑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举吾所未闻者。”乃举阮武、孙邕，帝於是用邕。
《吴志》注曰：李肃字伟恭，南阳人。少以才闻，善论议，臧否得中，甄奇录异，荐述後进，题目品藻，曲有条贯，众人以此服之。权擢为选曹尚书，选举号为得才。
又曰：暨艳字子休，为选曹尚书。性峭厉，好清议。当时郎署混浊，多非其人，欲区别贤愚，弹指百僚，核选三署，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故怨愤声积，竞言艳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坐自杀。
又曰：陆喜字文仲，颇涉文籍，好人伦。孙皓时为选曹尚书。
又曰：薛综为选部尚书，固让顾谭曰：“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照人物，德服众望，诚非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综。
《晋书》曰：山涛为吏部尚书。涛用人皆先密启，然後公奏。
又曰：邓攸为吏部尚书，当时清静，内外肃然。后牧马於家庭，妻息素食，不受一钱。
又曰：嵇绍字延祖，裴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为吏部尚书，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
又曰：王戎为左仆射，领吏部尚书。自戎居选，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沉浮，门调户选。好营生，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聚敛积实，不知纪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隐之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贤明妇人也。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杼为之悲泣，既而谓康伯曰：“若居铨衡，当举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

又曰：蔡克居选官，苟进之徒望风畏惮。初，克未仕时，河内山简尝与琅邪王衍书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书示众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称。”後衍闻克在选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验於今矣。”

《晋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八月诏曰：“选曹铨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华崇本者。尚书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为吏部尚书。

虞预《晋书》曰：卢钦字子若，少好学，为尚书仆射，领吏部。钦清实，选举称为廉平。

《晋阳秋》曰：陈群为吏部尚书，制九品格，登用皆由中正考之簿册，然後授任。

《晋书诸公赞》曰：李胤为吏部尚书，正身率职不挠，故能行其所见，遂刊定选例而著于今。

《宋书》曰：颜竣为吏部尚书，留心选举，自强不息，任遇既隆，奏无不可。後谢庄代竣，意多不行。竣容貌严毅；庄风姿甚美，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语曰：“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又曰：蔡廓为吏部尚书。廓因傅隆问傅亮，选事若悉以见付不论，不然不能拜。亮以语录尚书徐羡之，羡之曰：“黄门已下悉以委蔡，自此已上宜共参同异。”廓曰：“我不能为徐干木署纸尾。”遂不拜。干木，羡之小字也。选案录尚书与吏部尚书连名，故廓云纸尾。

又曰：王弘自领选，将加荣禄於人者，每先呵责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语欣欢者，必无所谐。人问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抚劳，便成与主分功，此所谓奸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既无以为惠，又不微借颜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问者悦伏。

又曰：江湛为吏部尚书，家甚贫，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遇汁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後赴。

又曰：庾仲文，性好洁，为吏部尚书，用少府卿刘道锡为广州刺史，道锡至镇饷白檀牵车，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见问曰：“道锡饷卿小车，装饰甚丽，有之乎？”仲文惧，起谢。

又曰：庾炳之为吏部尚书，通货贿。吏部令史钱泰能弹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齐善歌，诣炳之宅咨事，因留宿。尚书旧制：令史咨事不得宿停外，虽有八座命亦不许。为所司奏，免官也。

又曰：少帝即位，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不肯拜，乃以王惠代焉。惠被召即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尝接客，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及去职，其封如初。时谈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虽事异而意同也。

《齐书》曰：褚彦回迁吏部尚书，有人求官，密袖中将一饼金，因求清闲，出金示之曰：“人无知者。”彦回曰：“卿自应得官，无假此物。若必见与，不得不相启。”此人大惧，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时人莫之知也。

又曰：褚炫为吏部尚书。炫居身清立，非吊问不杂交游，论者以为美。及在选部，门庭萧索，宾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纸帽，风吹纸剥殆尽。

《南史》曰：初，谢告王敬则，敬则女为妻，常怀刀欲报，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有愧色。

《南史》曰：蔡征拜吏部尚书，启後主借鼓吹，後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征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拜讫，即追还。

《梁书》曰：萧子明为吏部尚书，性凝简，负才气。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挥而已。衣冠窃恨之。

又曰：谢览字景涤，ㄱ之弟、瀹之子也。自祖至孙三代居选部，时以为荣。

又曰：王泰字仲通，为都官尚书，能接人士，士皆愿其居选官。顷之，为吏部尚书。衣冠倾属。

又曰：谢举字言扬，迁掌吏部。举祖庄宋代再典选，至举又三为此职，前代未有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永宁伯郭抚，字仲安，金城人也。初，为吏部尚书，与郎姚范清心虚求，搜扬俊，内外称之，以拟魏之崔、毛。

《後魏书》曰：崔玄伯迁吏部尚书，命有司制官爵、撰朝仪、协音乐、定律令、申科禁，玄伯总而裁之，以为永式。及置八部大夫，拟八座，玄伯通置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

又曰：崔亮迁吏部尚书，时羽楚新害张彝之後，灵太后令武官得依资入选。官员既少，应选者多，前尚书李韶循常擢入，百姓大为嗟怨。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後者终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

又曰：郭祚为吏部。祚持身洁清，重惜官位，至於铨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笔，下笔即云：“此人便以贵矣。”由是颇劳滞，当时每招怨言。然所用者，皆量才称职，时人以此归之。

又曰：元顺为吏部尚书，时三公曹令史朱晖，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雍欲以为廷尉评，频频托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於地。雍闻之，大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昧爽坐都厅，召尚书及丞郎毕集，欲待顺至，於众挫之。顺日高方至，雍攘袂抚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亲尊莫二，元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顺须眉俱张，仰面看屋，愤气奔涌，长嘘而不言。久之，摇一白羽扇，徐而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人，身为省史，何令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复逾之。”雍曰：“身为丞相、录尚书，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顺曰：“庖人虽不理庖，尸祝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闻有别旨，令殿下参选事。”顺又厉声曰：“殿下必如是，顺当依事奏闻！”雍遂笑而言曰：“岂可以朱晖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顺入室，与之极饮。顺之亢毅不挠，皆此类也。

又曰：元修义迁吏部尚书，及在铨衡，惟事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时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党郡缺，遂求之。修义私已许人，抑居不与。居大言不逊。修义命左右台曳之。居对众大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贼？”居指修义曰：“此座上者，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修义失色。居行骂而出。

《三国典略》曰：东魏以杨典选，尝六十人为一甲。令其自叙讫，不省文簿，便次第呼之，呼误以“慕容”为“长孙”一人而已。有职人鲁漫汉，自言微贱不蒙记。曰：“卿前在元子思坊乘驴遥见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识卿耶？”漫汉惊服。又谓之曰：“名以定体，果自不虚。”令史唱名误以卢士深为士琛，深自言其名。曰：“卢郎朗润，所以加玉。”

《北齐书》曰：段孝言为吏部尚书。孝言既无深鉴，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贿则旧。有将作丞崔成，忽於众中抗言曰：“尚书，天下尚书，岂独段家尚书也！”孝言无辞以答，惟厉色遣下而已。

又曰：陈□孔奂为吏部尚书，太子叔宝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於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才，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后，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为恨。乃自言於陈主，将许之，奂乃启曰：“江总，文章之人，今太子文藻不少，无藉於总！如臣愚见，愿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陈主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尚书王廊，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时亦在侧，乃曰：“廊，王泰之子，不可为太子詹事。”奂又启曰：“宋朝范蔚宗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世不疑。”太子固争之，陈主卒以总，果共太子为长夜之饮，养良娣陈氏为女。太子微行游总家，陈主怒而免之。

《隋书》曰：牛弘为吏部尚书，其选举先德行而後文才，所进用多称职。吏部侍郎高世本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馀，迹以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弘深识其真，推心委任。隋之选举，於斯为最。
又曰：牛弘拜吏部尚书，时高祖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又曰：韦世康拜吏部尚书，前後十馀年间，多所进拔，朝廷称为廉平。尝因休暇而谓子弟曰：“吾闻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将耳顺，志在悬车，汝辈以为云何？”子福嗣答曰：“大人澡身浴德，名立宦成，盈满之诫，先哲所重，欲追踪二疏，伏奉尊命。”
《唐书》曰：韦思谦弱冠举进士，累补应城令。岁馀调选，思谦在官，坐公事微殿，旧制多不进官。吏部尚书高季辅曰：“自居选部，今始得此一人，岂以小疵而弃大德。”特进超授监察御史，由是知名。
又曰：李巽为吏部尚书，病极，郎官相率省疾。巽初不言其病，与之考校程课，商榷公利，至其夕而终。
《唐新语》曰：裴光廷为吏部，始制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辙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固争不得。及光廷卒，有司定谥，以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
《先贤行状》曰：崔琰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馀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美，天下称平。
《袁子》曰：魏家置吏部尚书，专选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乱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权重而人才难居此职，称此才者，未有一也。
《世说》曰：王浚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锺士季，须臾去。後客问锺曰：“二童是谁？”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後二十年，此二贤为吏部尚书。当尔时，天下无滞才。”
《世语》曰：安定梁鹄，善八分书，初为吏部尚书，太祖求为洛阳令，鹄以为北部尉。鹄避地荆州，太祖定荆州。太祖求鹄，鹄乞以书赎死，乃令书信幡、宫门题。
《语林》曰：袁贞为监运，范玄平作吏部尚书。大坐，语袁：“卿此选还不失护军。”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魏名臣奏》曰：羽林右监朱遗言：“天下之任非吏部尚书所能独办，令长以下可专付吏部，守以上八座举。”
《傅咸集□表》曰：昔毛为吏部尚书，无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叹曰：“孤之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如毛尚书令，使吏部用心如毛，风俗之易在不难矣。”

卷二百一十五　职官部十三

吏部侍郎

《隋书》曰：陆彦师为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於士庶。论者美之。

又曰：高孝基为吏部侍郎，房玄龄、杜如晦与选，孝基特加赏异。後以为知人。

又曰：炀帝以尚书六曹：吏部、礼部、兵部、刑部、民部、工部各置侍郎一人，以贰尚书之职。

《唐书》曰：高季辅为吏部侍郎，凡所铨叙，时称允当。从幸翠微宫，太宗赐金背镜一面，以表其清鉴焉。

又曰：天后以许子孺为天官侍郎，孺不以藻饰为意。其补官悉委令史勾直，时谓勾直曰平配。後崔玄为之，介然自守，绝於请谒。为职政者所忌，转文昌左丞，选司令史乃设斋自庆。武太后闻之，复拜为天官侍郎。

又曰：席豫为吏部侍郎，玄宗谓之曰：“以卿前为考功，职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选六年，复有令誉。

又曰：房颖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景伯至颖叔，四代咸居选部，时论荣之。

又曰：韦陟为吏部侍郎，常病选人冒名，接脚窃授。缺员既少，取士良难。正调者被挤，伪集者冒进。陟刚肠嫉恶，风彩严正，见选人疑其有瑕，按声盘诘，无不首伏。每岁皆赎得数百员阙，以待淹滞。常谓所亲曰：“使陟知铨衡一二年，则无人可选矣。”

又曰：崔群征拜吏部侍郎，穆宗召见别殿，谓群曰：“我升储位，知卿为羽翼。”群曰：“先帝意元在陛下，顷者授陛下淮西节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阳之牍，允符东海之贤。’若不知先帝深旨，臣岂敢轻言。

又曰：崔郾为兵部侍郎，本管判吏部东铨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选曹讹弊延英，谓宰臣曰：“吏部殊不选才，安得摭实无滥，可厘革否？”李石对曰：“令录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旧。”上曰：“循旧如配官耳，贤不肖安能甄别？”乃召三铨，谓之曰：“卿等比选令录，如何注拟？”郾对曰：“资叙相当，问其为治之术，视可否而拟之。”帝曰：“依资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对曰：“与边远漫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边，民则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远近皆须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又曰：杨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选十馀载，铨叙人伦，称为允当。然而抑文雅，进黠吏，观时任数，颇为时论所讥。

又曰：邓玄挺为吏部侍郎，既不称职，甚为时谈所鄙。又时患消渴病，选人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目为“邓渴”，榜於衢路。自有唐已来，掌选之失，未有如玄挺者。坐此左迁澧州刺史。

《唐新语》曰：裴行俭为吏部侍郎，赏拔苏味道、王励，曰：“二公後当相次掌钧衡之任。”卒如其言。

又曰：韦陟尝任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叙五品，陟判之曰：“青坛展庆，曾不立班；朱绂承荣，无宜卧拜。”时人推其强直。

又曰：姜晦为吏部侍郎，性聪悟，识理体。旧制：史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与选人交通。及晦领选事，尽除之，大开铨门，示无所禁。私引致者，晦辄知之。召问，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规，咸以为不可。竟铨综得所，贿赂不行，举朝叹伏。

又曰：马载为吏部侍郎。时考功员外刘思立子宪为河内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选人有索宪缺者，载深咨嗟，以为名教所不容，乃书其无行注于集。朝廷咸曰：“真铨综流品之司，可谓振理风俗也。”其人比出选门，为众目所视，众口所讦，趑趄失步。

总叙尚书郎

《汉书》曰：南宫二十五星，应台郎位，故明帝云：“郎官上应列宿。”即此也。

又曰：主父偃诣阙上书，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其一事谏匈奴，上谓曰：“公等安在，何相见之晚？”乃拜偃为郎中。

又曰：韩信为项羽郎中，数干以策而弗用。

《东观汉记》曰：樊梵字文高，为郎。每尝直事，驻车待漏；虽在闲署，冠剑不解於身。每斋祠，恐失时，张灯俯伏。为郎二十三岁，未尝被奏，三署服其慎重。

又曰：黄香为尚书郎，尝独止宿台上，昼夜不离省闼。上闻，善之。

又曰：阳嘉二年，汝南童子谢廉、河南赵建，年十二，各通一经，以太学初缮，应化而至，皆除郎中。

又曰：黄香知古今记，群书无不涉猎，兼好图谶、天官、星气、锺律、历算，穷极道术。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京师贵戚慕其声名，更馈衣物，拜尚书郎。

《後汉书》曰：冯豹拜尚书郎，忠勤不懈，每事未报，常俯伏省阁，或从昏至明。肃宗闻而嘉之，使黄门持被覆豹，敕令勿惊，由是数加赏赐。

又曰：冯勤除为郎中、给事尚书，以图议军粮，在事精勤，遂见亲识。每引进，帝辄顾谓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轻重，国土远近，地势丰薄，不相逾越，莫不厌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能。
又曰：药菸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枕止，（止，思渍反。谓俎几也。《方言》云：蜀汉之郊曰止。）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菸，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
又曰：桓彬拜尚书郎，时中常侍曹节女婿冯方亦为郎，彬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彰言彬等为酒党。事下尚书令刘猛，猛雅善彬等，不举正其事；节大怒，劾奏猛，以为阿党，请收下诏狱，在朝者为之寒心。猛意气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锢。彬遂见废。
又曰：王译为尚书侍郎，台阁议奏常依义据法，为三台之表。
又曰：陈忠疏曰：“尚书为王喉舌，而诸郎多文俗，鲜有雅才，每为诏文宣示内外，转相求请也。”
《续汉书》曰：胡广字伯始，举孝廉试为天下第一，旬日拜尚书郎。
又曰：徐防为尚书郎，性周密畏慎，在台阁典职十年，奏事三世，未尝有过。
谢承《後汉书》曰：尚书郎，旧典秩满迁令长。郑弘为仆射，奏以台职任尊而赏薄，人无乐者，请使郎补二千石，自此始也。
又曰：方储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储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备，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乱丝付储使理，储拔佩刀而断之曰：“反经任势，临事宜然。”
又曰：何汤拜郎中，守关阳门。候上微行夜还，汤闭门不纳，更从中东门入。明旦召诣太官赐食，诸门候皆夺俸。
华峤《後汉书》曰：馆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赐钱千万。明帝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非其人则民受其殃。”
又曰：窦攸笃学，退居，举孝廉为郎。世祖会百僚於灵台，得鼠如豹文，问群臣，攸曰：“鼠。”诏曰：“何以知？”曰：“见《尔雅》。”诏：书如攸言，赐帛三百，更敕诸王子从攸受《尔雅》。
又曰：明帝性褊察，尝以事怒郎乐菸，菸迳入床下。上怒甚，疾呼曰：“郎出！郎出！”菸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上乃舍之。
《汉官仪》曰：尚书郎四人：一主匈奴单于营部，一主羌夷吏民，一主天下户口、土田垦作，一主钱帛、贡献、委输。
又曰：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夜更直五日於建礼门内。
又曰：尚书郎给青缣白绫被，以锦被，帷帐，毡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汤官供饼饵、五熟果实，下天子一等级。尚书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从直。女侍执香炉，烧薰，从入台，护衣。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画古贤人、烈女。郎握兰含香，趣走丹墀奏事，黄门郎与对揖，天子五时赐服。若郎处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年，赐迁二千石刺史。
又曰：尚书郎，初上诣台称守，满岁称尚书郎中，三年称侍郎。
《续汉书□百官志》曰：尚书郎三十六人，四百石。
《魏志》曰：明帝太和四年诏曰：“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後生进趣，不由模典，岂朕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又曰：贾诩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时人莫知，惟汉阳阎忠异之，谓有良、平之计。察孝廉为郎。
《魏略》曰：韩宣字景然。为尚书郎，尝以职事当受罚，已缚束竟杖未行。文帝辇过，问：“是谁？”左右以实对。帝曰：“是子建所道韩宣耶！”特原之。
又曰：姜维字伯约，郡欲表维以为将。维家本衣冠，不愿为将，郡因表拜郎中。
《吴志》曰：张纯字元基，少厉操行，学博才秀，而切问捷对，容止可观，擢拜郎中。
又曰：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
又曰：孙皓降晋，赐号归命侯，诸子为王者皆拜郎中。
《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为尚书郎，时选郎或有非其人，论者欲有沙汰之言。舒曰：“吾即其人也。”乃幞被遥出，同僚素无清议者，咸有自愧之色，谈者莫不咏其高。
又曰：索靖，同郡张勃特表靖以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武帝纳之，擢为尚书郎。
又曰：乐广为尚书郎，与何晏、邓等谈讲，卫见而奇之曰：“常恐微言将绝，今复闻之。”命诸子造焉。谓曰；“此人之水镜也。每见此人，莹然犹披□雾而睹青天也。”
又曰：索靖子，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廊庙之材，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举秀才，除郎中，尝报兄仇，手杀三十七人，时人壮之。
又曰：吴隐之兄坦之，为袁真功曹。真败，将及祸，隐之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释之，遂为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中。
又曰：嵇含言於长沙王曰：“昔魏武每有军事，增置掾属。尚书令陈矫以有军事，亦奏增郎。况今郎官中骑三曹昼出督战，夜还理事，一人两役，内外废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含谓之各有主师，委之大将，不宜复令台僚杂与其门。”从之，乃增郎及令史也。
又曰：贾充改为律令，以裴楷为定科郎。
《晋中兴书》曰：王彪之字叔虎，从伯遵谓曰：“选官欲以汝达，可作诸王佐郎。”彪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於时，至於超迁，是所不愿。”遂为郎。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选曹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子国宝好倾侧，妇父谢安恶之，除尚书郎。国宝以为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作馀曹郎，怨之，辞不拜。
《晋太康起居注》曰：故司空王基夙为先帝授任，基子冲尚书郎中虽在清途，犹未免楚挞。其以冲为治书侍御史。
《齐书》曰：陆惠晓除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惠晓举酒曰：“陆惠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耶？”
《梁书》：天监元年诏曰：“自礼闱陵替，历兹永久。郎署备员，无取职事，糠秕文案，贵尚虚闲。空有趋墀之名，了无握兰之实。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
又曰：王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职。
又曰：刘洽为尚书殿中郎，洽兄弟群从递居此职，时人荣之。
又曰：殿中郎缺，武帝曰：“此曹旧用文学，且居雁行之首，宜详择其人。”以张缅为之。
《後魏书》曰：高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初，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积六年，遵始蒙赦。其笃行如此。
《三国典略》曰：齐主命百司各列勤惰，尚书郎皇甫亮三日不上，齐主亲诘其故。亮对曰：“一二日雨，日病酒。”齐主以其言实，遂优容之，令杖胫三十。
《唐书》曰：韦虚舟家有礼则，父子兄弟更践郎省，时称郎官家。
又曰：赵晔字□卿，邓州穰人。早擅高名，在宦途五十年，累经贬谪，蹇踬备至，入仕三十年方ｒ省官。身在郎署，子尝徒步，官既散曹，俸禄单寡，衣食不充，以至亡歿。服名捡者为之叹息。
《三辅决录》曰：田凤字季宗，为尚书郎，容仪端正。入奏事，灵帝目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题柱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
又曰：陈重与其友雷义俱拜尚书郎，义以左黜。重见义去官，亦以病免。
《汝南先贤传》曰：陈蕃上书云：昔明帝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赐钱千万。左右问之，帝曰：“郎，天官也，以当叙德，何可妄与人耶！”今陛下以郎比一把菜，臣以为反侧也。
又曰：屈霸字子卿，拜尚书郎。当五侯之时，贵戚倾天下，在朝者莫不睫承风，子卿终不屈挠。
《王处冲别传》曰：处冲为尚书郎，外望简纵若有遗漏，然事要机辄执其中，中外之间亡所辨明。台阁益归重之。
《通典》曰：故事，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格令不载，亦无正敕。贞观二年十一月，韦叔谨除刑部员外；三年四月，韦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七月，韦叔谐除库部郎中。太宗谓曰：“知卿兄弟近在尚书省，故授卿此官，欲成一家之美，无辞稍屈阶资也。”其後同省者甚多。近日非特恩除拜，即须相回避。
《抱朴子》曰：汉末有祢衡者，年二十三。孔文举齿过知命，身居九列，才学冠群，名位殊绝，始友衡于布衣，又荐之於朝，以为宜使起家作台郎。
《世语》曰：青龙中石苞鬻铁於长安，得见司马宣王，知焉，擢为郎。
又曰：曹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爽不从，有司奏综导爽反，宣王曰“各为其主也”。宥之为郎。
桓谭《新论》曰：余年十七为奉车郎中，卫殿中小苑西门。
《魏武集□选举令》曰：国家旧法选尚书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笔真草，有才能谨慎，典曹治事，起草立义，又以草呈示令、仆，讫乃付令史书之耳。书讫，共省读内之。事本来台郎统之，令史不行知也。书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谬误，读省者之责。若郎不能为文书，当御令史，是为牵牛不可以服箱，而当取辩於茧角也。
《魏名臣奏□驸马都尉甄毅奏》曰：汉时公卿皆奏事选尚书郎，试，然後得为之。其在职，自赍所发书，诣天子前发省便处当，事轻重口自决定。或天子难问，据案处正，乃见郎之割断材伎。魏则不然。今尚书郎皆天下之选，材伎锋出，亦欲骋其能於万乘之前，宜如故事，令郎口自奏事，自处当。
《山涛启事》曰：雍州久无郎，前尚书傅祗坐事免官，在职日浅，其州人才无先之者，不审可复用否？
又曰：皇太子东宫，多用杂材为官属，宜令纯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孝若，有盛文德而不长理民，有益台阁，在东宫已久。殿中郎缺，宜得才学，不审孝若可迁此否？
陆机《谢吴王表》曰：殿中以臣为郎中，命转中兵郎，复以颇涉文学，见转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中郎。
卷二百一十六　职官部十四
吏部郎中
《六典》曰：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阶品。
《魏志》曰：诸葛诞，字公休，为吏部郎。人有所嘱托，辄显其言而亟用之，後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
《魏志》曰：袁侃论议清当，柔而不犯，善与人同。当废兴之间，人所趋务者，常谦退不为也，时人以是称之。历选部郎，号为清平。
《魏氏春秋》曰：许允为吏部郎，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将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领之而。帝怒诘之，允对曰：“某郡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後；某守虽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视，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
《蜀志》曰：赵戬字叔茂，京兆长陵人。质而好学，言称诗书；爱鄙於人，不论疏密。辟公府，入为尚书选部郎。董卓欲以所私并充台阁，戬拒不听。卓怒召戬，欲杀之。观者皆为戬惧，而戬自若。及见卓，列辞正色，陈说是非，卓虽凶戾，屈而谢之。
《晋书》曰：山涛为吏部郎，文帝与书曰：“足下在事，明雅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丝百斤、谷二百斛。”
又曰：李重字茂曾，选尚书吏部郎，询朝众而斥华竞，存公平而塞私谒，是以群才罔不毕举。
又曰：吏部郎缺，文帝问人於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於是以楷为吏部郎。
又曰：徐宁，少未知名，为兴县令。时廷尉桓彝称有人伦鉴识，护军庾亮每属之访一佳吏部郎。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忧悒。因上岸，见一室宇，有似廨署，访之，云是兴县。彝乃造之，宁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数夕。彝大赏之，结交而别。至都，谓庾亮曰：“吾为卿得一佳吏部郎。”亮问所在，彝曰：“人所应有不必有，人所应无不必无，徐宁真海岱清士。”因为叙之，即迁吏部郎。
又曰：杜锡字世嘏，补吏部郎，不敢用乡曲一人。
又曰：王戎少颖悟，二十四为吏部郎。
又曰：李胤为吏部，清慎选举。号为廉平。
荀绰《晋後略》曰：武含字景纬，官历中庶子，散骑常侍。以母在日诲云：“汝修其志，仕当为尚书郎。”惧进叙有违前言，乃辞常侍为吏部郎。
《晋中兴书》曰：阮放与从弟孚齐名，为吏部郎，铨管之任，甚有称誉。性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约，不理产业，为郎不免饥乏。王导、庾亮以其名士，供给衣食，放由是得立。

又曰：毕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达，泰兴末为吏部郎，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酒饮之。掌酒者不察，执而缚之。郎往视，乃毕吏部也，遽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於瓮侧，致醉而去。卓常谓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宋书》曰：王僧绰为吏部郎，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

又曰：何尚之迁吏部郎，告休定省，倾朝廷送别於治渚。及至郡，叔度谓曰：“闻汝来此，倾朝相送，可几客？”答曰：“殆数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关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尝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众，及废徙东阳，船泊征虏亭积日，乃至亲旧无复相窥者。”

又曰：王微字景玄，吏部尚书。江湛举微为吏部郎，微与湛书曰：“君平生云：扬我名者杀我身。天爵且犹灭名，安用吏部郎哉！其举何陋，其事不经！非独绅者不道，仆妾皆笑之。”

又曰：王悦之为吏部郎，邻舍有会同者，遗悦之饼一瓯，辞不受，曰：“此费诚小，然少来不愿当之。”

又曰：袁淑为吏部郎，其秋大举北伐，淑侍坐，从容曰：“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捡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当之。”

《齐书》曰：陆慧晓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与申好，慧晓不纳。吏曹都令史历政以来，执选事，慧晓任已独行，未尝与语。帝遣左右单景俊以事诮问，慧晓谓景俊曰：“六十之年，不复能咨都令史。为吏部郎也，上若谓身不堪，便当拂衣而退。”帝甚惮之。

又曰：谢迁尚书吏部郎中，上表三让，中书疑官未及让，以问沈约，曰：“宋元嘉中，范晔让吏部，朱循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并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耶？孙兴公、孔觊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耶？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

《梁书》曰：顾宪之字士思，为吏部郎。初，其祖凯之尝为吏部，於庭列植嘉树，谓人曰：“吾为宪之种耳！”至是，宪之果为此官。

又曰：王亮字奉叔，为吏部郎，铨序著称。及後为吏部尚书，拘资次而已，当代谓为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宋繇，沮渠蒙逊平酒泉，於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书吏部郎中，委以铨衡之任。

又曰：邓渊博览经书，长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为吏部郎。渊明解制度，多识故事，与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多渊所为。

又曰：孝文帝欲创革旧制，选置百官，谓群臣曰：“为朕举一吏部郎，给卿三日假。”寻曰：“朕已得之矣。”乃征崔亮为之。亮字敬儒。自参选事，垂将二十年，廉慎明决。尚书曰：“非崔郎中，选事不办。”

又曰：韦为吏部郎，性贪婪，鬻卖官吏，皆有定价。

《王蕴别传》曰：蕴字叔仁，为吏部郎。欲使时无屈滞，曾下鼓急出，日暝乃至。家去台数里，高褰车帷先後与语，不得进也。一官缺，求者十辈，蕴连状呈宰录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不得者，甘心无怨。

《晋怀帝永嘉官名》曰：吏部郎太原温畿字元甫，世论以其为人夷旷似玉。

《郭子》曰：刘道真少时，渔钓草泽，善歌啸，闻之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人，甚乐其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其不饱，又进一豚，又食半，馀半还之。後道真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乃超用之。儿不知所由，问母而後知之。於是赍牛酒以诣道真，道真笑曰：“去！去！无可复相报者。”

《世说》曰：山涛举阮咸为吏部郎，白曰：清直寡欲，万物不能移也。

《山涛启事》曰：人才既自难知，中人已下情伪又难，吏部郎以碎事日夜相接，非但当正已而已，乃当能正人。议郎杜默，德履亦佳，太子庶子崔谅、中郎陈淮皆有意，正又其次，不审有可用者不？

《袁宏与谢仆射书》曰：“闻见拟为吏部郎，不知审尔？果当至此，诚相遇之过。”

梁□陆亻垂《拜吏部郎表》曰：铨衡庶品，历选宾实。阮咸真素，屡荐未登；陆亮忠心，裁居散职。自非季重清识，李毅恬正，何以区分管库，式鉴胥吏。

吏部员外郎

《六典》曰：吏部员外郎二人，一人掌判南曹，每岁选人有解状、簿书、资历、考课，必由之以覆其实，乃上三铨；其三铨进甲则署焉。一人掌判曹务，凡预太庙斋郎帖试，如贡举焉。

《唐书》曰：崔郾为吏部员外，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

《五代史□后唐书》曰：萧顷迁吏部员外郎。先是，张由中书出为右仆射，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朱温判官高邵使祖荫求一子出身，官省寺，皆称无例。指挥甚急，吏徒惶惧，顷乃判状云：“仆射未集，郎官未赴省，上指挥吏曹公事，且非南宫旧仪。”闻之，惭悚致谢，顷由是名振。

司封郎中 司封员外郎

《六典》曰：司封郎中员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一万户。二曰郡王，从一品，食邑五千户。三曰国公，从一品，食邑三千户。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户。五曰县公，从二品，食邑一千五百户。六曰县侯，从三品，食邑一千户。七曰县伯，正四品，食邑七百户。八曰县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户。九曰县男，从五品，食邑三百户。

《职员令》曰：司封郎中掌封玺，皇宗诸亲、内外命妇及国官、邑官，告身并选流外亲品等第等。

司勋郎中 司勋员外郎

《六典》曰：司勋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凡勋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比正二品；十一转柱国，比从二品；十转为上护军，比正三品；九转为护军，比从三品；八转为上轻车都尉，比正四品；七转为轻车都尉，比从四品；六转为上骑都尉，比正五品；五转为骑都尉，比从五品；四转为骁骑尉，比正六品；三转为飞骑尉，比从六品；二转为□骑尉，比正七品；一转为武骑尉，比从七品。

考功郎中

《六典》曰：考功郎中，员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於其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後送省。

《唐书》曰：代宗幸陕，考功郎中裴步怀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上见而谓之曰：“疾风知劲草，果信矣。”

考功员外郎

《唐书》曰：席豫，襄阳人，周湖州刺史固七世孙，近徙家河南。豫进士及第，开元中累官至考功员外郎，典举得士，为时所称。

《唐书》曰：孙逖为考功员外郎。逖选贡士二年，多得俊才。初年则杜鸿渐至宰辅，颜真卿为尚书；後年拔李华、萧颖士、赵骅登上第。逖为人曰：“此三人便堪掌纶诰。”

又曰：刘思立，宋州宁陵人也。迁考功员外郎，始奏请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

又曰：郑氵为考功员外郎，刺史有驱迫人吏上言政绩请刊石纪政者，氵探得其情，条责廉使，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渤，穆宗即位召为考功员外郎。十一月定京官考，不避权幸，皆行升黜，奏曰：“宰臣萧亻府、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临之初用为辅弼，安危理乱，决在此时。况陛下思天下和平，敬大臣礼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满自贤之心。而宰相之权、宰相之事，陛下一以付之，实君义臣行，千载一遇之时也。此时若失，他更无时。而府等上不能推至公、申口诚、陈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举旧法，复百司之本。如此则教化不立矣。臣闻政之兴废，在於赏罚。府等作相已来，未闻奖一人德义，举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劝；又不闻黜一人职事不理、持禄养交者，使尸禄之徒有所惧。如此则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辨，混然无章，教化不行，赏罚不设，天下之事，复何望哉！一昨陛下游幸骊山，宰相、翰林学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萧府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躯恳谏，而使陛下有忽谏之名流於史册，是陷君於过也。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若府等言行计从，不当如是！若言不行，计不从，须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进退戾也，何所避辞。其萧府、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学士杜元颖等，并请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绛、左散骑常侍张惟素、右散骑常侍李益等谏幸骊山，郑覃等谏畋游，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无度；又恐马有衔蹶不测之变、风寒生疾之忧，急奏无所诣，国玺委於妇人中幸之手。绛等能率御史谏官论列於朝，有恳激事君之礼。其李绛、张惟素、李益三人，伏请赐上下考外，特与迁官，以彰陛下优忠赏谏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缘与于，上下考，于以犯脏处死，准令须降，请赐考中中。大理卿许季同，任使于、韦道冲、韦正牧，皆以犯赃，或左降，或处死，合考中下；然顷者，陷刘辟之乱，弃家归朝，忠节明著，今宜以功补过，请赐考中中。少府监裴通，职事修举，合考中上；以其请追封所生母，而舍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请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寝，擅饭师旷、李调。今愚臣守官，请书宰相学士中下考。上爱圣运，下振颓纲，故臣惧不言之为罪，不惧言之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缘限在今月内进，辄先具如前。其四品已下官，续具条流闻奏。”状入，留中不下。议者以宰辅旷官，自宜上疏论列，而渤越职钓名，非尽事君之道。

《唐新语》曰：李回秀任考功员外，知贡举。有进士姓崔者，文笔非佳。回秀览之良久，谓曰：“清河崔郎，仪貌不恶，须眉如戟，精彩甚高，出身何处量？岂必须进士。”再三喻而遣之。闻者大噱。

卷二百一十七　职官部十五

兵部尚书

《六典》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授及地图、舆马、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咸质正焉。
《五代史□晋史》曰：王权转兵部尚书，高祖德契丹屈节以事之，驰歹乘轺，道路交织。一日，敕权为使，权以前世累为将相，未尝自称臣於戎虏者。谓人曰：“我虽不才，年今耄矣，岂能稽颡於穹庐之长乎？违诏得罪，亦所甘心。”由是停任。
兵部侍郎
《唐书》曰：太宗以杨弘礼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专典兵机之务。弘礼每入参谋议，出则统众攻战。驻跸之阵领马步二十四军，出其不意以击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见弘礼所统之众人皆尽力，杀获居多，甚壮之，谓许敬宗等曰：“越公儿郎，故有家风矣。”
又曰：崔迁兵部侍郎，父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有其事。
兵部郎中兵部员外郎
《六典》曰：兵部郎中二人，一人掌判帐及天下武官之阶品、卫府之名数；一人掌判簿，以总军戎差遣之名数。员外郎二人。
职方郎中职方员外郎
《六典》曰：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近及四夷之归化者。（外夷有每有蕃客至，委鸿胪讠凡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修图以进。）
《周礼》曰：《夏官》职方氏，中大夫之职，掌天下地图，主四方之职贡。
驾部郎中驾部员外郎
《六典》曰：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舆辇、车乘、传驿、厩牧官私马牛杂畜之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数。
《北史》曰：冯子琮为尚书驾部郎中，摄库部。孝昭曾阅簿领试，令口陈，子琮ウ对，无有遗失。
《隋书》曰：辛公义为驾部郎，勾检马牧，所获十馀万匹。帝喜曰：“惟我公义，奉国竭心。”
库部郎中库部员外郎
《六典》曰：库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军州戎器、仪仗，凡元正、冬至陈设，并祠祭、丧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数，量其缮造之功，以分给焉。
《宋书》：文帝宴会，有荒外归化人，帝问尚书库部顾琛曰：“库中仗有几许？”琛诡对曰：“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多，秘不言。”帝既问失言，及琛跪对，甚善之。
又曰：江智泉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泉问孤援寡独有此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甚不悦，固辞不拜。
《唐书》曰：孔若思迁库部郎中。若思常谓人仕至郎中足矣，至是持一石止水满於座右，以示有止足之意。
户部尚书
《六典》曰：户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田户、均输钱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户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皆质正焉。
《汉书》曰：成帝置尚书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书事。
《吴志》曰：孙休初即位，户部尚书阶下读奏。
《梁书》曰：到溉为左民尚书。溉身长八尺，美风仪，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床，傍无姬侍；自外车服，不事鲜华，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传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又曰：何胤，字子季，为左民尚书，後辞官，隐於若邪山口门寺。敕给白衣尚书禄，胤固辞。
又曰：到洽为御史中丞，兄溉为左民尚书。旧制中丞不得入尚书下舍，洽引服亲不应有碍，刺省详决乃许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笃，不能相别也。
又曰：周弘正为左民尚书，夏月著犊鼻，衣朱衣，为有司所弹。其放达如此。
户部侍郎
《唐书》曰：李林甫引萧炅为户部侍郎，尝与何挺之同行庆吊。客次有《礼记》一卷，炅读之曰：“蒸尝伏腊。”炅早从宦，无学术，不识“伏腊”之意，误读之。挺之戏问，炅对如初，挺之白张九龄曰：“省中岂得有伏猎侍郎！”由是出为岐州刺史。
又曰：李绛为户部侍郎，尝因次对，宪宗曰：“户部比有进献，至卿独无何也？”绛曰：“将户部钱献入内藏，是用官物以结私恩。”上耸然，益嘉其直。
又曰：长庆中孟简代崔群为户部侍郎。是官有二员，其判使案者别居一署，谓之左户。元和以还号为清重之最，宰辅登用多由此而去。
又曰：张平叔长庆中为户部侍郎。平叔狡险大言，因王播以进。既掌财用，常屈公利，以便嬖幸多狎之。既有宠於上，进退便僻杂以优谐，或自称老奴，无复大臣之体。尝奏事毕，降阶复升。又有论奏佻荡轻脱，上每为笑容之，在班列间，玩狎郎吏，哗肆无忌。请变榷盐法，请宰相为之使，因以自求枢机之任。每月内制出，辄疑授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又曰：庾敬休字顺之，为户部侍郎，奏两川米价腾踊，百姓流亡，请粜两川阙官职田禄米以救贫人。从之。
户部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分理户口、井田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

《隋书》曰：高构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敬之所重，我读卿判数过，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赐米百石。由是知名。

《唐书》曰：韦维少习儒业，博涉文史，举进士，自大理丞累至户部郎中，善於剖判。时员外郎宋之问工於诗，时人以为户部有二妙。

户部员外郎

《唐新语》曰：吕太一迁户部员外。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户部，令墙宇悉竖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报牒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竖篱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度支尚书

《晋书》曰：初，魏文帝置度支尚书，专掌军国支计，朝议以征讨未息，动须节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安平王孚，问左右曰："有兄风不？"答曰："似兄。"帝曰："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转为度支尚书。

又曰：当阳侯杜元凯为度支尚书，内以利人，外以救边，备物致用，以济当时之益者五十馀条。

朱凤《晋书》曰：文帝立度支尚书，军粮计校一由之，以司马孚为之。

《晋起居注》曰：咸宁五年诏曰："一年不收，使公私俱匮；不惟天时，乃人事有不尽也。故总要者，正在度支尚书也。其以散骑常侍中书令张华为度支尚书。"

《後魏书》曰：阳平王子匡除度支尚书。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常无降下之色。时世宗委政於肇，朝廷倾惮，惟匡与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厅事，意欲舆棺诣阙论肇罪恶。

《隋书》曰：长孙平，开皇三年徵拜度支尚书。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为差等，储之闾里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度支郎中

《唐书》曰：崔仁师为度支郎中，尝奏度支财物数千言，手不执本，太宗怪之。令黄门侍郎杜正伦赍本，仁师对唱，一无差殊。太宗大奇之。

《六典》曰：度支郎中、员外，掌判天下租赋少多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路之利，每岁计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与地之近者以供国，物之固与地之远者以供军，皆料其远近、时月、众寡、好恶而节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支员外郎

《唐书》曰：张为度支员外郎，黄巢将逼关辅。托疾，请告侍其母，挈族避乱商州。贼犯京师，僖宗出幸，途无供须，卫军不得食。汉阴令李康献糗饵数百骡纲，军士始得食。僖宗召康问之曰：“卿为县令，安操心及此？”康对曰：“臣为尘吏，安敢有此进献。张员外教臣也。”帝异之。

金部郎中金部员外郎

《隋书》曰：卢昌衡字子均，为仆射祖孝征所荐，迁尚书金部郎。孝征每曰：“吾用卢子均为尚书郎，自谓无愧幽明矣。”

《六典》曰：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判天下库藏钱帛出纳之事，颁其节制，而司其簿录。

仓部郎中

《六典》曰：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判天下仓储，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凡中外文武官品秩有差，岁再给之。

《唐书》曰：毕Ⅱ历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惟Ⅱ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执政多之。

仓部员外郎

《唐书》曰：长庆中孟简迁仓部员外郎，属顺宗登极，王叔文窃政，骤为户部侍郎。简为其属，中立正色，挺然不附。叔文心忌而不敢退黜，言於宰相韦执谊，换刑部员外郎。

卷二百一十八　职官部十六

刑部尚书

《六典》曰：刑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咸质正焉。

《唐书》曰：柳公绰为刑部尚书。京兆人有姑鞭妇致死者，府断以偿死，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减死。

又曰：李适之拜刑部尚书。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

刑部侍郎

《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张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议其狱，多言亮当诛，惟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斩於市，籍没其家。岁馀，刑部侍郎有缺，令执政者妙择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此言当矣。当时虽不即从，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彖转刑部侍郎。彖精於法律，选大中已前二百四十四年制敕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分为六百四十六门，议其轻重，别成一家法书，号“大中统类”奏行用之。

刑部郎中刑部员外郎

《六典》曰：刑部郎中、员外郎各二员，掌举其典宪而辨其轻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而大凡五百条焉。

《唐书》曰：长庆中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口阳县力人张莅，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征之，莅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德，年十四，将救其父。以莅角力人，不敢解，遂持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文：“为人所殴，人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致死，依常律。”即买德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以权之，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德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分善恶。先具事由陈奏，伏冀赐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是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都官尚书

《南史》曰：徐孝克为都官尚书。自晋已来，尚书官僚皆携家属居省，省在台城内下舍，门中有阁道，东西跨路通於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阁道，年代久远，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际，无故有声光，或见人着衣冠从井中出，须臾复没，或门阁自然开闭，居者多死云。尚书周确卒於此省，孝克代确，便即居之，经两载，妖变皆息。时人咸以为贞正所致。

《梁书》曰：羊侃迁都官尚书，时尚书令何敬容用事，与之并居，未尝游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曰：“我床非阉人所坐。”竟不前之，时论美其贞正。

《後周书》曰：梁元帝以沈重领江陵，迁都官尚书，领羽林监察；又令重於合欢殿讲《周礼》。

比部郎中比部员外郎

《六典》曰：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勾诸司百僚俸料、公廨、赃赎、调敛、徒役、课程、逋悬数物，以周知内外之经费而总勾之。凡内官料俸以品第高下为差，外官以州、县、府之上、中、下为差。

《魏志》曰：何贞奏《许都赋》，明帝奇之，擢为比部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绰《尚书故实》曰：杜牧尝於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後果得比部员外。

司门郎中司门员外郎

《六典》曰：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凡关二十有六，而为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华夷，设险作固，闲邪正禁者。

《周礼□司徒职□司门》：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贿货。凡财物犯禁者举之，以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

礼部尚书

《六典》曰：礼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礼仪、祭飨、贡举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礼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皆质正焉。

《尚书□尧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伯夷，汝作秩宗。”

《家语》曰：父子不亲，长幼失序，君臣上下乖离异志曰不和，不和则饬宗伯。”（饬谓整摄。）

《後魏书》曰：孝文车驾征马圈，留宋弁以本官兼祠部尚书，摄七兵事。及行，执其手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令卿绾摄二曹。”弁顿首辞谢。（东晋始置祠部尚书，宋、齐、梁、陈、后魏、北齐皆同。东晋至隋乃更为礼部尚书。）

礼部侍郎

《唐书》曰：韦陟为礼部侍郎。陟好引接後辈，尤鉴於文，虽词人後生靡不谙练。曩者主司取与，皆以一场之善，登其科目，不尽其才。陟先责旧，乃令举人自通所工诗笔，先试一日，知其所长，然後依常式考核，片善无遗，美声盈路。

又曰：贾至转礼部侍郎，是岁至以时艰岁歉、举人赴省者，奏请两都分试，从之。两都试举人，自此始也。

又曰：高郢拜礼部侍郎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声名。每岁冬，州府荐送後惟追奉宴集，罕肄其业。郢性刚正，尤嫉其风。既领职，拒绝请托，虽同列通熟无敢言者。志在经艺，专考程试。凡掌贡部三岁，进幽独，抑浮华，朋滥之风翕然一变。

又曰：贬刘太真为信州刺史。太真为礼部侍郎，性愜懦诡随。其掌贡举，宰臣、姻族、方镇子弟先收擢之。又尝叙陈少游勋拟之桓文，大招物议，因斯贬。

礼部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礼部郎中、员外郎掌二尚书、侍郎，举其仪制而辨其名数。

《梁书》曰：武帝谓徐勉云：“今帝业初构，须一人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略诵上口。”遂拜为仪曹郎。

礼部员外郎

《唐书》曰：韦叔夏授春官员外郎，则天将拜洛及享明堂，皆别受制，共当时大儒祝钦明、郭山恽撰定仪注。凡所立议，众咸推服之。

祠部郎中祠部员外郎

《六典》曰：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祀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释奠於先圣先师。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庙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众星、山林、川泽、五龙祠等及州县社稷、释奠为小祀。

《梁书》曰：贺德基少游学都下，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车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裤。尝於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乃谓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问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礼记》称为精明，位尚书祠部郎，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郎，时论美其不坠。

主客郎中主客员外郎

《六典》曰：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二王後及诸蕃朝聘之事。

《後汉书》何远少有美望，公府中十辟，一无所就。由是名重华夏，起家为尚书主客郎。

膳部郎中膳部员外郎

《六典》曰：膳部郎中、员外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渎，享祀宗庙、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涤养之数，省阅之仪，皆载於廪牺之职焉。

《五代史□后唐书》曰：膳部郎中郑□先奏：“诸司诸使职掌人吏，乘暖坐带银鱼席帽，轻衣肥马参杂，庭臣尊卑无别，污染时风，请下禁止。”上嘉其事，促行之；中书覆为“不可”；赵凤亟言於执政曰：“此礼诫人，不可不切。”为权吏所庇，竟寝其事。

工部尚书工部侍郎

《六典》曰：工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属，咸质正焉。
《隋书》曰：长孙平为工部尚书，名为称职。时有人告大都督邴绍非毁朝廷为愦愦者，上怒，将斩之。平进谏曰：“川泽纳污，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臣不胜至愿，愿陛下弘山海之量，茂宽裕之德。鄙谚曰：不痴不聋，不堪作大家翁。此言虽小，可以喻大。邴绍之言不应闻奏，陛下又复诛之，臣恐百代之後，有亏圣德。”上於是赦绍。
《唐书》曰：阎立本代兄立德为工部尚书，兄弟相代为八座，时论荣之。
《五代史口晋书》曰：裴知贡举，擢桑维翰进士第。後维翰居相位，征拜工部尚书，舍於相国寺，维翰谒之，不迎不送。或问之，答曰：“见维翰於中书则庶僚也，维翰见於馆则门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五代史口周书》曰：卢文纪，嗣业之子，为工部尚书。时新除工部郎中于邺公参文纪，文纪以父名同音，不见。或谓邺曰：“南宫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书、侍郎，不容参，何以省上？”邺忧畏太过，一夕醉归，遂经於室。其甥郑镣以事闻，谪文纪为石州司马。
工部郎中工部员外郎
《六典》曰：工部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浚，土木之缮葺，工匠之程式，咸经度之。凡兴建修筑，材木、工匠则下少府、将作，以奉其事。
屯田郎中屯田员外郎
《六典》曰：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咸取决焉。诸屯田役力，各有程数。
《三国典略》曰：裴让之十七举秀才，为屯田郎中，与祖班俱聘宋邢邵。省中语曰：“多奇多能祖孝征，能赋能诗裴让之。”让之弟谳之、谋之、纳之、谒之并清立，杨曰：“河东上族，京官不少；裴让兄弟，都无乡音，裴文季为不亡也。”
《隋书》曰：柳为屯田郎。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颎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外门。尊有厌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有外门既设，内阁又施！”事竟不行，颎闻而叹伏。
《唐书》曰：沈扶字口翔，太和初为屯田郎中。五年，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内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浙川县，於荒野中囤贮。除支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五石烂成灰尘。度支牒征元掌所由，自贞元二年邓琬父子兄弟至玄孙，相承系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今琬孙及玄孙见在枷禁者。”敕曰：“如闻。盐铁度支两使，此类极多。其邓琬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人，资产全已卖纳。禁系三代，瘐死狱中，实伤和气。邓琬等并疏放。天下州府监院，如有此类，不得禁经三年已上。速便疏理以闻，物议嘉扶，有宣抚之才。”

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

《六典》曰：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辨其时禁。凡采捕畋猎，必以其时。

水部郎中水部员外郎

《六典》曰：水部郎中、员外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坎河渠。凡舟楫溉灌之利，咸总而举。

《梁书》：刘孝绰兼尚书水部郎，奉启陈谢，手敕答曰：“美锦未可便制，簿领亦宜稍习。”顷之即真。

卷二百一十九　职官部十七

侍中

《六典》曰：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盖以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

应劭《汉书》曰：侍中，周官也。金蝉有貂，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食洁，口在掖下；貂内劲悍，而外温润。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卒思近对，拾遗补缺，百僚之中莫密於兹。秦始皇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

《史记》曰：二世用赵高计，不悉廷见大臣，居禁中。赵高常侍中用事。

《汉书》曰：张彭祖，宣帝时为侍中。少与帝微时同砚席书，以旧恩封侯，出常参乘。

又曰：史丹元帝世为侍中，出常陪乘，甚有宠，九男皆以丹任为侍中。

又曰：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五为侍中。

又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

又曰：孝惠时侍中皆冠，贝带，傅脂粉。

又曰：张良子辟强，年十五为侍中。

又曰：上官桀，陇西人，为中厩令。上尝疾，及愈，见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复见马邪？”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惶，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帝以为忠，亲近之，为侍中。

又曰：卫尉金敞疾甚，成帝拜子涉为侍中，绿车载送卫尉府。（如淳曰：载以皇孙车，宠之也。）

《东观汉记》曰：戴凭字次仲，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君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又曰：冯鲂字孝孙，父子兄弟并带青紫，三代侍中。
《後汉书》曰：赵典再迁为侍中，时帝欲广开鸿池，典谏曰：“鸿池溉已且百顷，犹复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约已、遵孝文之爱人也。”帝纳其言而止。
又曰：杨震孙奇灵帝时为侍中，帝常从容问奇曰：“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帝不悦曰：“卿强项，真杨震子孙。”（强项，言不低屈也。光武谓董宣为强项令也。）
又曰：朱穆因进见，乃陈曰：“闻汉家旧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省，览。）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传，通。）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穆伏不肯起。左右传出，（传声令出也。）良久乃趋而去。
又曰：爰延为侍中，帝游上林苑，从容问延曰：“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此中主之谓也。”帝曰：“昔朱□廷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命矣。”
又曰：桓帝末，侍中皇禅参乘，上问：“貂何法？”不知所出；又问地震，云：“不为灾。”还宫，乃左迁议郎。
又曰：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顺帝时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於代，其赋、诔、书、论及杂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
《续汉书》曰：侍中比二千石，无员。
《汉官仪》曰：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内，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至东京时属少府，亦无员。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
谢承《後汉书》曰：公孙晔拜博士侍中，国有疑事，常使进见。问其得失，所陈皆据经依义，补益国家，深见省纳。
又曰：刘淑为侍中，朝夕建议，竭忠於朝，补政二百馀事，悉有篇章。朝廷有疑事，密诏问焉。
又曰：周举字宣光。时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有威名者，乃拜举侍中，与杜乔、周翊、冯羡、栾巴、张纲、郭尊、太尉长史刘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号曰八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劭《汉官仪》曰：侍中存年耆口臭，上出鸡舌使含之。鸡舌香，颇小，辛螫，不敢咀咽。自嫌有过，得赐毒药，归舍辞诀，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赖僚友诸贤问其愆失，求视其药及口香，共笑之。更为吞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於此耳。

《汉官》曰：侍中，殿下称制，出则参乘，佩玺抱剑。

又曰：史丹为侍中。元帝寝疾，丹以亲密近臣得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应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

《汉官仪》曰：侍中，秩千石。黄门有画室署，玉堂署，各有长一人。

《汉旧仪》曰：侍中无员，或列侯将军、卫尉、光禄大夫为之，得举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见皇后如见帝，见婕妤，行则对壁，坐则伏茵。

《汉书典职》曰：侍中常伯选旧儒高德、博学洞达、仰瞻俯视、切问近对、喻指公卿，员八人，在尚书仆射下，尚书上。

《汉杂事》曰：金敞为元帝侍中，帝崩，故事，近臣皆随陵为园。敞世名忠孝，太后使侍成帝。

《魏志》曰：卢毓为侍中，先是，散骑常侍刘劭受诏定律，未就。毓上论曰：“古今制律之意，以为法宜一正，不宜有两端，使奸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数以宫室事切谏，帝不悦，毓进曰：臣闻君明臣直，古之圣王恐不闻其过，故有敢谏之鼓。近臣尽规，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诸生，名为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职三年，多所驳易。

又曰：刘晔字子阳，为侍中。在朝，略不交接时人，或问其故，晔答曰：“魏室即祚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仆在汉为支叶，於魏备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拜侍中，博物强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弛废，方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又曰：苏则拜侍中，与董昭同僚，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

又曰：辛毗迁侍中，於时，帝欲徙冀州户十万实於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与臣议？”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

又曰：苏则与吉茂同隐於太白山，後则为侍中。侍中旧亲省起居，故俗谓之执虎子。茂见则，嘲曰：“仕进不止执虎子。”则笑曰：“诚不能效汝蹇蹇鹿车驱也。”

《蜀志》曰：宗预字德艳，南阳人也。预将命使吴，孙权问预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预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权大笑，嘉其抗亮，甚爱待之，见敬亚於邓芝、费，迁为侍中。

又曰：关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

又曰：董扶字茂安。灵帝征扶，即拜侍中，在朝称为儒宗，甚见器用。

又曰：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

《晋书》曰：王济字武子，累选侍中，与侍中孔恂、杨济同列，为一时秀彦。武帝常会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顾济、恂而谓诸公曰：“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

又曰：沈演之为侍中、卫将军，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俱为优重，此盖宰相便座，卿其勉之！”

又曰：陆玩迁侍中。玩虽登公辅，谦不辟掾属。成帝闻而劝之，玩不得已而从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为人主所贵，加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诱纳後进，谦若布衣，由是绅之徒莫不荫其德宇。

又曰：韦诞以能书留补侍中，魏氏宝器铭题皆诞书也。

又曰：安平王孚，初为魏太子中庶子。魏文帝初即位，选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旧人颇讽主者，便欲就用不调馀人。孚曰：“虽尧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当进用海内英贤，犹患不得，如何欲因际会自相荐举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贵。”遂更他选。

又曰：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赂戎，筒中细布五十端，为司隶所纠，以知而未纳，故得不坐，然议者尤之。帝谓朝臣曰：“戎之为行，岂怀私苟得，正当不欲为异耳！”帝虽以是言释之，然为清慎者所鄙。

又曰：褚翼字谋远，为侍中。苏峻作乱，王师败绩，火及宫室。翼手抱天子登太极殿，峻兵入，叱翼令下，翼不动，曰：“苏冠军未覲至尊，军人岂得逼斥宫禁。”於是兵士不敢上太极。峻执政，犹以为侍中。

《宋书》曰：陆仲元者，晋太尉玩曾孙也，为侍中。自吴郡太守玩至仲元，四世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又曰：刘湛为侍中。时王华、王昙首、殷景仁亦为侍中，文帝於六合殿与四人宴饮甚悦。华等出，帝目送良久，叹曰：“此四贤一时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难继。”

又曰：殷景仁迁侍中，与王华、王昙首、刘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扃，冠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又曰：王僧绰迁侍中。任以机密，时年二十九。始兴王尝问其年，僧绰自谦早达，逡巡良久乃答。其谦虚自退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谢庄为侍中，领前将军。时孝武出行夜还，敕开门。庄居守，以信或虚，须墨诏乃开。上後因酒宴从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对曰：“臣闻搜巡有度，郊祀有节，盘於游田，著之前诫。陛下今蒙犯尘露，晨往宵还，容致不郢之徒妄生矫诈，臣是以伏须神笔。”

又曰：孝武时，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銮轪过白门阊，偃将匐，帝反手接之曰：“朕反陪卿也。”

又曰：王华等每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手，拨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

《齐书》曰：江淹累迁侍中。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於樵所得貂蝉一具，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征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耶！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南史》曰：谢フ（音斐）为侍中，及齐受禅，フ当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フ佯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フ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者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フ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フ，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

《齐职仪》曰：魏，侍中掌傧赞。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侍郎对挟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缺也。

又曰：东汉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法驾出，多识者一人参乘，兼负传国玺，操斩蛇剑。

《南史》曰：朱异居权要三十馀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

《梁书》曰：萧介，会侍中阙，选司举王筠等四人并不称旨。高祖曰：“我门中久无此职，宜用萧介为之。”介博物强识，应对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

又曰：王训字怀范，为侍中。武帝问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几为宰相？”对曰：“少过三十。”帝曰：“今之王训，无谢彦回。”彦回，宋明帝时为侍郎。

又曰：柳庆远为侍中。尝失火，禁中惊惧。帝悉敛诸门钥，问“柳侍中何在”，即至，悉付之。

《後魏书》曰：罗结，世祖初迁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悫，甚见信，待监典後宫，出入卧内。

又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五代史百官志》曰：北齐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献纳谏正及进御之职，参与诸公论国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魏征代王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征评理之。征性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
又曰：杨师道为侍中，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馀风，可庶几也。”
《唐书□官品志》曰：侍中高功者，在职一年，诏加侍中祭酒，与侍郎高功者一人对掌禁令。
《华阳国志》曰：谯隆为上林令，武帝欲广上林苑。隆言：“尧舜至治，广德不务林苑。”帝後思其言，征为侍中。
《益部耆旧传》曰：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人浴於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後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人见。”
又曰：李固字子坚，谏帝云：“臣一日会朝中，见诸侍中皆诸家年少，无一宿儒可顾问者。”乃进杨厚、黄琼。
《三辅故事》曰：金日字翁叔，封它侯，有忠勤之节，七叶侍中。
《文士传》曰：张衡拜侍中，恒居帷幄，从容讽议，拾遗左右。
《竹林七贤传》曰：山涛，大始七年为侍中，诏书曰：“涛清风淳履，思心通远，宜侍帷幄，尽规左右。”
《颜含别传》曰：颜髦字君道，仪状严整，风貌端美。大司马桓公叹曰：“颜侍中廊庙之望，喉舌机要。”
魏明帝《先贤传》曰：卢植字子，拜侍中。逆臣董卓议欲废帝，群僚之士惟卓是顺，独植正色。卓遂大怒，欲害植。议郎彭伯群与卓亲，入为卓议曰：“夫善人者，天下之纪。卢侍中海内大儒，天下之望。今先害之，则天下怖。”卓遂止。
《孔丛子》曰：孔臧与子琳书：侍中安国特见崇礼，不供亵事，独得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此亲汝所见。
《环济要略》曰：侍中，古官也。或曰风后为黄帝侍中，周时号常伯。常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复故冠貂蝉，汉因而不改。侍帷幄，受顾问，拾遗於左右，出则负玺以从，秩二千石。
《语林》曰：晋孝武好与虞啸父饮酒，不醉不出。後临出拜，殆不复能起，帝因呼人扶上殿：“扶虞侍中。”啸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乱，非分之赐，所不敢当。”帝美之，敕左右疏其语。
《续搜神记》曰：程咸字延休，其母始怀咸，梦老公授药与之，服此当生贵子。晋武帝时历位至侍中，有名於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挚虞《决疑要注》曰：晋武帝时彭权为侍中，帝问侍臣：“旄头之义何谓邪？”权对曰：“《秦纪》云：秦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旄头，故使虎士执之，以卫至尊。”

《山公启事》曰：侍中、太常、河南尹并缺，皆显职，宜必得其人。右军裴偕通理有才义，佥论以为侍中才。又启云：“诏，侍中缺，当复得人，谁可者？”雍州刺史郭奕、左卫将军王济皆忠亮有美才，侍中之最高者也。

《傅咸诗序》曰：朗陵公何敬祖，咸之从兄也。国子祭酒王武子，咸从姑之外孙。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贤相得甚欣，咸亦庆之，乃赋诗以申怀曰：“吾兄既凤翔，王子亦龙飞。双鸾游兰渚，二难扬清辉。”

梁口王筠《为从兄让侍中表》曰：至如元勋旧儒之胄，积德累仁之基，九世七叶之华，相韩事汉之贵。不然则子骏之学洞古今，平子之思侔造化，仲宣之辨识无滞，次仲之解经不穷。然後可以喻旨公卿。问对帷，陪六尺之舆，通四方之意。求之微臣，此途顿隔。

梁丘迟《为范卫军让梁台侍中表》曰：是以怀铅早岁，不以陨获累心；蹑ㄚ晚年，岂以充诎在念？易农伊泰，仕焉已幸，遂复分竹九疑，拥旄百越。值天地中开，神武再廓，麻丝是蓄，菅蒯靡遗。今霸运肇基。四海明目，枢机规献，实在得人，况在庸微，何用膺荷？

北齐口邢子才《为彭城王韶让侍中表》曰：貂映首，日月在躬，冠盖庶寮，跨蹑多士。虽智惭量力明阙，自知在梁之讥，无待喧哗之议、素餐之责，岂须尊沓之口，何悟天情方眷，复延今宠？遂总录百揆，寅亮万机，文昌治本，得失所系。用才长短，隆替以之，何容以斯寡薄，用应兹忝！

卷二百二十　职官部十八

中书令

《六典》曰：中书令之职，掌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

《汉书》曰：司马迁既被刑之後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又曰：石君防与弘恭皆少坐腐刑，为黄门以选为中尚书。宣帝时任中书官，以恭为令，君防为仆射。恭死，君防代为令，贵幸倾朝，百寮皆敬事。

应劭《汉官仪》曰：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掖。

《吴录》曰：纪鸾字子上。景皇时，鸾父亮为尚书令，鸾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屏风隔其坐。

《吴志》曰：胡冲平和有文，天纪中为中书令。

又曰：张尚，有俊才，孙皓时为侍郎，以言语辩捷见知，擢为侍中、中书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录曰：蔡款字文德，历位内外，以清贞显於当世。后以卫尉领中书令。
《晋书》曰：王献之为中书令。少而标迈，不循常贯，文义并所不长而能撮其胜会，故为一时风流之冠。献之卒，以王珉代之，世谓之“大王令小王令”也。珉父洽，永和中尝为此官，至珉复居之，时人以为弈世令望。
又曰：王献之为中书令，启琅琊王为中书监表曰：“中书职掌诏命，固非轻才所能独任。自晋建国，常命宰相参领；中兴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徽，德音四塞。”
又曰：和峤为中书令，荀勖为监，峤意抗直，鄙荀巧佞，以意气加之，专车而坐。自此监、令乃使异车。
臧荣绪《晋书》曰：潘尼性淡，退惟以著述为事。永兴末为中书令。
《晋阳秋》曰：王洽除中书令，时年二十九。将辞之，从兄朗之遗书曰：“弟今二十九，便居清显要任，敢不敬以先旨，为弟启义让之路焉。若弟年至四五十之间，虽复超登公辅，亦非吾所豫，况降此以还者耶？”洽遂不拜。
又曰：温峤上疏曰：“臣才短学浅，文义不通；中书之职，酬对无方；斟酌重轻，岂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辞得止。
《晋中兴书》曰：肃祖以温峤为散骑常侍侍讲，大宁初手诏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怀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远，宜居深密。今欲以卿为中书令，朝论咸以为宜。”
又曰：王洽字敬和。显宗时，王洽为中书令，帝曰：“敬和清裁，昔为中书郎，吾尚小，数呼见，意甚亲之。今以为中书令，欲共讲文章之事也。”
又曰：褚裒授卫将军、中书令，裒以中书铨管诏命，不宜以亲居之，固让。
《晋令》曰：中书为诏令、记会时事、典作文书也。
《晋制》曰：中书令：铜印，墨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乘轺车。
《晋诸公赞》曰：陈准为中书令，张华为监，准与华俱处机密而推崇之。每直日有诏书，无小大辄先示华，了不措意；华得诏书不以示准。省中号准为中书五郎，其从容如此。
又曰：怀帝以缪播为中书令，朝事莫不谘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下，无以尚也。
《宋书》曰：傅亮，永初元年为中书令，直中书省专典诏命。以亮任总国权，听於省，见客神虎门外，每旦车常数百两。
《宋泰始起居注》曰：王言之职，总司清要。中将军丹阳尹王景文夙尚弘简，情度淹粹，忠规茂绩，实宣国道，宜兼管内枢，以重其任。可中书令。
《齐书》曰：王延之代张绪为中书令，何点叹曰：“晋以子敬季琰为此职，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王延之、张绪为之，可谓清官後接之者，实为未易。”
崔鸿《後赵录》曰：徐光字季武，顿丘人。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阳攻顿丘，掠之，而令主秣马，光但书柱作诗赋。左右以白石勒，勒令召光，付纸笔，光立为颂。赐衣服，迁为中书令。
《後魏书》曰：任城王澄为中书令，萧颐使庾华来朝，见澄音韵遒雅，风仪秀逸，谓主客郎张寻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称，今魏任城乃以文见美也。”
又曰：高允，高宗礼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积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论。或有上书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为不能书谏之，使人知恶，而於家内隐处也？”岂不以父亲，恐恶彰於外也。今国家善恶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此岂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非，恒正言面论，至朕所不用闻者，皆言说无避就。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谏，岂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闻一正言，但伺朕喜时求官乞职。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劳耳，皆至公王；此人把笔匡我国家，不过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书令。
又曰：高允字伯恭，为中书令，高宗重之，不名，恒呼为令公。
又曰：高允拜中书令，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粒。”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高宗叹息曰：“古人之清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
《唐书》曰：武德年尝有敕，而中书门下不时宣行。高祖责其迟由，内史令萧曰：“臣大业之日见内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谓易虽在前，难必在後。臣在中书日久，备见其事。今皇阶初构，事涉安危，若远方有疑，恐失机会。比每授一敕，臣必审勘使与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迟晚之愆，实由於此。”上善之。
又曰：褚遂良拜中书令，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又曰：神龙元年改中书令曰紫微令。
又曰：开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员，每议事，诸舍人同押连署状进讫。凡事有是非，理均与夺，人心既异，所见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今商量其事，执见不同者，望请别作商量状，连本状同奏。若状语交牙，恐烦圣思，臣既是官长，望於两状後略言二理优劣，奏听进止，则人各尽能，官无留事。”敕曰：“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九龄为中书令，时天长节百寮上寿，多献珍异，惟九龄进《金镜录》五卷，言前古兴废之道。上赏异之。
《薛莹条列吴事》曰：胡冲意性调美，心趣解畅，有刀笔才，闲於时事。为中书令，虽不能匡矫，亦自守不苟求容媚。
《王珉别传》曰：珉字季琰。诏曰：“新除侍中王珉，才学广赡，理识清通，宜处机近以参时务。其以珉为长兼中书令。”
郭颁《魏晋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鸡栖树，二人相谓“此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
又曰：司马景王令中书令虞松作表，辄不可意；令松更定，思竭不能改。锺会为定五字，松深悦服。
宋□谢庄《让中书令表》曰：伏惟陛下登驭震维，临齐政，泽与风翔，恩从□动。臣闻：璧门天邃，凤沼神深，丝纶王言，出纳帝命，自非望允，当时誉宣，庠塾未有，谬垂曲宠，空席兹荣。在於平壮，犹不可勉；况今绵痼，百志俱沦。
中书监
《魏志》曰：黄初中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遂并掌机密，历文、明、齐王三世。
又曰：蒋济字子通，时中书监、令号为专任，济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人臣匪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愿无忘於左右。”
《晋书》曰：荀勖守中书监，毗赞朝政，及迁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失之甚愠。人有贺者，勖恚曰：“夺我凤皇池，诸公何贺焉！”
又曰：太安元年有胡人入□龙门，殿前再拜云：“我当作中书监。”付都虞候斩之。
《晋阳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书监。魏禅晋，使整与中书令刘良共为诏。世祖践祚，权即用之。
《晋中兴书》曰：肃宗欲使庾亮为中书监，亮上疏曰：“陛下践祚，复以臣领中书，则示天下有私矣。”
《晋诸公赞》曰：华□为中书监时，事多不泄。启世祖乞授子荟答诏：先时荀勖为中书监，末年亦使息组书诏草；傅礻玄为中书监，病风，复使息畅书启事。皆前後相承，以子弟管之。
《後魏书》曰：孝文时蠕蠕（如兖反。）国有丧，帝遣高闾为书与之，不叙凶事。孝文谓曰：“卿为中书监，职典文词，若情思不至，应谢所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环济要略》曰：中书掌内事，密诏下州郡及边将，不由尚书者也。後关百官事益重，有令、仆射、丞、郎、令史，秩与尚书同。

《陶氏职官要录》曰：中书监，旧视仆射，梁选簿书。自宋已来比尚书令，特进之流而无事任，清贵华重大位多领之。

王导《表》曰：臣乞得除中书监，持节，专壹所司，竭诚保傅，惟力是视。诏曰：“昔者⊥公曾从中书监为尚书令，人贺之，乃发恚云：夺我凤皇池，卿诸人何贺耶？愿足下处之勿疑。”

王敦《表》曰：中书令、领军庾亮，清雅履正，可中书监，领军如故。

中书侍郎

《六典》曰：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凡临轩册命大臣，令为之使，则持册书以授之。凡四夷来朝，临轩则授其表疏，升於西阶而奉之；若献贽币则受之，以授於所司。

《魏志》曰：明帝诏举中书郎，谓吏部尚书卢毓曰：“得其人与不，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有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举韩暨敦笃至行，帝乃用之。

《吴志》曰：孙琳求中书两郎典知荆州诸事，主者奏中书不应外出，休特听之。其所请求，一皆给与也。

《晋书》曰：华□字长俊，为人清简弘雅，加以名家子孙，以妇父卢毓典选，至年四十五为中书通事郎。

又曰：华表子简字奉骏，有智器文藻，官至中书郎。

又曰：卫为中书郎，时权臣专政，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甚为傅嘏所重，谓之宁武子。

臧荣绪《晋书》曰：夏侯孝若为野王令，居邑累岁，朝野多叹其屈，除中书郎。

《晋起居注》曰：今之士大夫，多不乐出宰牧而好内官。今皆先经外官，治民著绩，然後入为常伯中书郎。

曹嘉之《晋纪》曰：汝南史曜，字季茂，为山涛所知，为征南府小吏。乡人周浚见曜而友之，配之妹，官至中书郎。

《晋中兴书》曰：孔演字元舒，晋国初建，与庾亮俱补中书侍郎。於时中兴肇建，庶事草创，演经学博通，又练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

又曰：顾荣，齐王□召为主簿。□自擅威权，荣知其必败，惟终日昏酒。□以荣为中书郎。

又曰：范宁为临淮太守，征拜中书侍郎，专掌西省。以职在机近，固辞，不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以献替，有益治道。
又曰：范宁拜中书侍郎，时烈宗雅好文学，而宁明习五经，甚见亲爱。朝廷疑议，辄咨访之，宁指朝士，直言无讳。
又曰：王字仲祖，恬畅能言名理，善隶书，与刘恢为中书侍郎。太宗辅政，、恢并数侍接对号，为入室之宾。恢字真长，少清峻，时人以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
《宋书》曰：王征与从弟僧绰书曰："阖门皆蒙时私吾，高卧家巷，遂至中书侍郎。此足以阖棺矣。"
又曰：裴瓒风神高迈，为中书侍郎。出入禁门，见者皆肃然改容。
《北史》曰：赵彦深讽朝廷子坚为中书侍郎，颇招物议。时冯子琮子慈明、祖；子君信并相继居中书，故时语云："冯祖及赵，秽我凤池。"
《隋书》曰：元善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毅气抑扬，观者瞩目。
《唐书》曰：郭正一永淳二年除中书侍郎。正一在中书累年，明习旧事，兼有词学，制、敕多出其手，当时号为称职。
又曰：崔沔拜中书侍郎，或谓沔曰："今之中书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虽是副贰，但署位而已，甚无事也。"沔曰："不然。设官分职，上下相维，各申所见，方为济理，岂可俯默偷安而为怀禄士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异同。
《王别传》曰：为中书郎，在职四年无人对，对难与比肩故也。
《锺会母传》曰：嘉平元年，车驾朝高平陵，会为中书郎从行。宣王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
《嵇氏世家》曰：嵇含为中书侍郎，书檄口集，莫不立草。
《通典》曰：隋初为内史侍郎四员，炀帝减二员，改为内书侍郎。
陆士衡转中书传郎，齐王收士衡付廷尉，士衡出後谢表曰：臣以职在中书，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笔札见知，虑逼迫不获已，乃诈发内妹丧，出就第，云哭泣受吊。片言只字，文不关其间。
梁口庾肩吾《为宁国公让中书郎表》曰：臣闻陟彼大行，伯后之车屡怠；望兹吴坂，少游之马难追。是知美非流水，立致摧辕，骏靡浮口，便其顿辔。起登天汉，宁陪九万之风；坐济星桥，非使千年之翼。岂有幼称辩慧，足对元礼；弱标俊颖，能嘲子淑？玉重组长，空见休宠；深宫邃宇，孰知怀忧？
卷二百二十一　职官部十九
黄门侍郎
《六典》曰：黄门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凡政之弛张，事之与夺，皆参议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大祭祀，则从升坛以陪礼；皇帝盥手，则奉巾以进；既则奠巾於篚，奉匏爵以赞献。凡元正、冬至天子视朝，则以天下祥瑞奏闻。

《汉官仪》曰：给事黄门侍郎，次侍中，侍从左右，开通内外，给事於中，故曰给事中黄门侍郎。

《汉书》曰：王音荐扬雄待诏，岁馀，为给事黄门郎。成、哀、平三代不徙。

又曰：张禹为太傅，有疾，成帝临视，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侧，数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黄门侍郎。

又曰：刘向字子政，宣帝时以中郎为给事黄门侍郎。

又曰：董贤字圣卿，□阳人，为太子舍人。贤待漏在殿下，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识而问之曰：“是舍人董贤耶？”因引上与语，拜为黄门侍郎。

《东观汉记》曰：邓阊，字秀昭，迁黄门侍郎。於时国家每有灾异水旱，阊侧身暴露，忧惧憔悴，形於颜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汉兴以来，为外戚仪表。

《後汉书》曰：马防子钜为常从小侯，正月当冠，特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

《续汉书》曰：荀悦字仲豫，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从弟、孔融，并侍讲禁中。

又《舆服志》曰：禁门曰黄闼，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令。然则黄门郎给事黄闼之内，故曰黄门郎。本既无员，於此各置六人也。

又《百官志》曰：给事黄门侍郎，六百石，无员，侍从左右，给事中使，开通中外，诸王朝见於殿上，引王就位。

《献帝起居注》曰：自诛黄门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机事颇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门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

《汉官》曰：尚书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壁，其边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

《汉旧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琐门拜，名曰夕郎。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人，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为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迁为羽林监。

又曰：杜恕字务伯，为散骑、黄门侍郎。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在朝不结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尚字伯仁，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有筹画智略，从太祖定冀州，迁黄门侍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锺毓字稚叔。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风。太和初，蜀相诸葛亮围祁山，明帝欲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贵庙胜，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车驾宜镇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师，诗人所重，实非至尊顺动之时也。”迁黄门侍郎。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献帝时为黄门侍郎，旦夕侍讲，为天子所爱信。

《蜀志》曰：费字文伟，为黄门侍郎。丞相亮南征还，群僚於数十里逢迎，年位多在右，而亮命同载，由是众莫不易观。

《吴志》曰：孙承字显世。好学，有文章，作《萤火赋》行於世。为黄门侍郎，与顾荣俱为侍臣。归命世内侍多得罪，惟荣、承独获免。常使二人记事，承答顾问，乃下诏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当令如宗室承、顾荣俦也。”

又曰：孙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特不与酒，侍立终日，为司过之吏。宴罢之後，各奏其阙失，迕视之咎，谬言之愆，罔有不举。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为罪。

《晋书》曰：顾荣，少有璋，符采朗澈，仕吴，弱冠举贤良，为黄门侍郎。当时後进尽相推谢，称荣有天才令望。

又曰：张华为黄门侍郎，博览图籍，千门万户画地成图。

又曰：吴隐之，孝武帝欲以为黄门郎，以隐之貌类简文帝乃止。

又曰：嵇绍为给事黄门侍郎。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年少居位，潘岳、杜衤武等皆附托焉。谧求交於绍，绍拒而不答。及谧诛，绍时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阳子。

《晋书□载记》曰：秦黄门郎古成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逃匿，终身不敢见诜。

《齐职仪》曰：给事黄门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绛朝服。汉有中黄门，给事黄门，位从诸大夫，秦制也。与侍中掌奏文案、赞相威仪，典署其事。

《後魏书》曰：崔光为黄门侍郎，未尝留心文案，惟从容论议、参赞文政而已。

又曰：阳平王之子匡，为黄门侍郎。茹皓始有宠，百寮微惮之。世宗曾於山陵还，诏匡陪乘命。皓登车褰裳将上，匡谏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当时壮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顺，除给事黄门侍郎。时领军元威刑尤盛，凡有迁授，莫不造门谢谒。顺拜表而已，曾不诣，谓顺曰：“卿何得不见我？”顺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辅。叔父宜至公为心，举士报国，如何卖恩，责人私谢，岂所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卢诞拜给事黄门侍郎，魏帝诏曰：“经典易求，人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令卿为师。”于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隋书》曰：刘行本为黄门侍郎，文帝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进谏，帝不顾，行本乃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岂得轻臣而不顾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谢之而原所笞者。
《唐书》曰：温大雅为黄门侍郎，弟彦将为中书侍郎，对居近侍，高祖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
又曰：高宗总章元年十月，东天竺乌蔡国长年婆罗门卢伽逸多受诏合丹，上将饵之。东台侍郎郝处俊谏曰：“修短有天命，未闻万乘之主，轻服蕃夷之药。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你娑婆寐依其本国仙方合长年神药。胡既有异术，征求灵草秘石，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欲归罪於胡人，将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龟镜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宝元年，改黄门侍郎为门下侍郎。
《五代史□晋书》曰：天福七年诏门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俸禄同常侍。
《三辅决录》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时游学长安，以儒行为给事黄门郎。
又曰：杜恕字矜伯，拜黄门侍郎，每直省阁，威仪矜严。
又曰：马后志在克已辅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弟为黄门郎，讫永平世不迁。
《英雄记》曰：曹纯字子和，年十六为黄门郎。
《王嘏别传》曰：嘏字昭先。魏文以嘏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坏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柏阶别传》曰：阶为尚书令，文帝行幸，见诸少子无裤，上搏手曰：“长者子无裤。”是日拜三子为黄门郎。
《傅子》曰：王黎为黄门郎，轩轩然得志，煦煦然自乐。
刘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
《刘向集□书□诫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黄门侍郎，显处也。新拜皆谢贵人，叩头谨战战栗栗，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韦嗣立黄门侍郎制》曰：绛衣近侍，秩亚貂蝉；青琐崇班，职参鸳鹭。实神化之有寄，信贤才之攸宜。通议大夫韦嗣立，忠规奕叶，孝绪蝉联，家匡玄燕之朝，人辅彤灵之代。芝兰并秀，见谢石之阶庭；骐骥齐驱，有刘山之昆季。入光振鹭，誉满三台；出据冯熊，声流十部。近者命兹，鸾渚已濯，雁行才出，公扃奄归蒿里；永言荆树，生折连枝；眷彼恒山，空馀一鸟。俾迁荣於皂盖，宜袭宠於黄枢。
给事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给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凡文武六品以下授职，所司奏拟，则校其仕历深浅，功状殿最，访其德行，量其才艺；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则白侍中而退量焉。

《汉仪注》曰：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

《汉书》曰：给事，秦官也，至汉因之，皆为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诏：“萧望之傅朕八年，可赐爵关内侯、给事中。”

《後汉书》曰：郑众字仲师，以明经拜给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苏。

《晋书》曰：任熙字伯远，立德邈然，征拜给事中。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诏曰：“郎中张建，忠笃履素，为江表士大夫所称，宜在中朝，其以建为给事中。”

晋武帝诏曰：燕王师陈邵，清贞廉洁，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训，可给侍中。

《唐书》曰：卢粲，幽州范阳人也，京龙二年迁给事中。时节愍太子初立，韦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劝中宗下敕，令太子却取卫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驳奏曰：“皇太子处继明之重，当主鬯之尊，岁时服用自可百司供拟。又据《周官》：‘诸应用财器，岁终则会，惟王及太子应用物并不会。’此则储蓄之费，咸与王同。今与列国诸侯齐衡入封，岂所谓宪章在昔垂法将来者也。必谓青宫初启，服用所资自当广支库物，不可长存藩封。”诏从之。

又曰：卢粲迁给事中，时安乐公主婿武崇训为节愍太子所杀，特追封为鲁王，令司农少卿赵履温监护葬事。履温讽公主奏请依永泰公主故事，为崇训造陵，诏从其请。粲驳奏曰：“伏寻陵之称谓，本属皇王及储君等。自皇家已来，诸王及公主墓无称陵者，惟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途，不应假永泰公主为名。请比贞观已来诸王旧例，足得丰厚。”手敕答曰：“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无异，同穴之义，古今不殊，鲁王缘此，特为陵制，不烦固执。”粲又奏曰：“臣闻陵之称谓，施於尊极，不属王公已下。且鲁王若欲论亲等第，则不亲於雍王守礼，雍王之墓尚不称陵，鲁王则不可因尚公主而加号。且君之举事则载於方册，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历检贞观已来，驸马墓无得称陵者；且君人之礼服绝於傍期，盖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及其夫，赠之仪，哀荣足备，岂得使上下无辨、君臣一贯者哉！”帝竟依粲所奏。

又曰：李藩为给侍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耶！”裴言於帝，以为宰相器。

又曰：宪宗以同州刺史吕元膺复为给事中。初，元膺自给事中除同州，及入谢，上问以时政得失，元膺论奏，词甚激切，上嘉其刚正。翌日，谓宰臣曰：“吕元膺谠言直气，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进贺曰：“陛下纳谏，超冠前王，乃宗社无疆之福。臣等不能广求直士，又不能数进直言，孤负圣心，合当罪责。今请以元膺复为给事中，以备顾问。”上悦而从之。

又曰：李逊为给事中，尝论时政，以为事君之义，有犯无隐，陈诚启沃，不必择辰。今君臣敷奏乃候只日，是毕岁臣下睹天颜，献可否，能几何？宪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抚州司马令狐通为右卫将军、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言通前刺史寿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遽加奖用。上命宰臣谕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韦弘景为给事中，屡有封驳。时有刘士经以驸马交通邪亻幸，自检校官用为太仆卿，弘景执奏不可；中人宣谕再三，弘景不为之回。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安南邕容宣慰，时论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为给事中。开成元年出为华州刺史，诏方下，两省迭诣中书，求承嘏出麾之由。给事中卢载封还诏书，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继有封驳，能奉其职，宜在锁闱。牧守之才，易为推择。”文宗谓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优其禄俸，暂令廉问近关，而谏列拜章，惜其称职，甚美事也。”乃复为给事中。

又曰：于敖迁给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与翰林学士李绅素不叶，遂诬绅，以不测之罪逐於岭外。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时人以为与严相善，诉其非罪，皆曰：“于给事犯宰执之怒，伸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不大噱。

《东方朔记》曰：东方朔为中郎，赐帛百匹，给事中。

荀绰《兖州记》曰：袁淮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为给事中。

《胡广集》曰：给事中掌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

《束集》曰：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皆是帝室茂亲，或贵游子弟。若悉从高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降损。
卷二百二十二　职官部二十
中书舍人
《六典》曰：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章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
《晋中兴书》曰：刘起迁中书舍人，时台省初建，内外多事，出内书命以忠慎称。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赐，皆固辞曰：“凡陋小臣，横窃赏赐，无德而禄，殃咎必至。”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东莞姑幕人也。少好学问，尤善经传。时烈宗始览典籍，招延礼学之士，谢安举选，补中书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每预顾问，辄有献替，多所补益。烈宗甚爱之。
《齐书》曰：永明元年，荧惑入紫微，时中书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谓之曰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会玄象失度，太史奏：“宜修福禳之。”太尉王俭谓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户。”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
又曰：明帝践阼，引傅昭为中书舍人，时居此职者，皆权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预，器服率略，身安粗粝，常插烛板床。明帝闻之，赐漆合烛盘，敕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久为中书通事舍人，後出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恋之，垂涕而去。
《梁书》曰：裴子野以中书侍郎鸿胪常兼中书通事舍人，别敕知诏诰。
《南史》曰：顾协为舍人，同官者皆润屋。协在省十六载，器服食饮不改於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於馈遗。
《北齐书》曰：荀士逊，世祖时为中书舍人。状貌甚丑，以文辞见用。曾有事须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传通者不得士逊姓名。乃云：“丑舍人。”世祖曰：“必士逊也。”看封题，果是，内人莫不欣笑。
又曰：颜之推，天保末从显祖至天池以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书出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显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寝。
《北史》曰：魏收兼中书舍人，与温子、邢子才齐誉，世号三才。
《隋书》曰：虞世基拜内史舍人，炀帝即位，顾遇弥隆。秘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罕所推谢，至是与世基相见，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也。”

《唐书》曰：贞观中，中书舍人高季辅上封章曰：“时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谋猷之臣，不弘简易之政。台阁之吏，昧於经远之道，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未有坦平恕之怀，副圣明之旨，伏愿随方训浩，使各扬其职。人敦朴素，俗革浇浮，家识孝慈，人知廉耻，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国肥，祸乱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赐锺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报之也。”

又曰：颜师古迁中书舍人，专掌机密。於时军国多务，凡有制诰，皆成其手。师古达於政理，册奏之工，时无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寿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缺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剧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伏。

又曰：景龙四年初定内难，惟中书舍人苏在太极殿後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手操口对，无毫厘差误。主书韩礼、谈子阳转书诏草，屡谓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

又曰：杨炎为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於制书，炎善为德音。开元已来，言诏制之美者，号常、杨焉。

又曰：王徽曾祖择从，择从兄易从，天后朝登进士第；从弟朋从、言从睿宗朝并以进士擢第，昆仲四人开元中三至凤阁舍人，故时人号凤阁王家。

又曰：齐汇，开元中迁中书舍人。论驳书诏，润色王言，皆以古仪谟诰为准的。侍中宋、中书侍郎苏并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孙也，为中书舍人。中书省有一盘石，初，道衡为内史侍郎，尝踞而草制。元超每见此石，未尝不泣然流涕。

又曰：贾曾授中书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辞，乃拜谏议大夫知制诰。至开元初，复拜中书舍人，又固辞。议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又与曾父音同字别。於礼无嫌，乃就职，与苏晋同掌制诰，皆以词学见知，时人称为“苏、贾”。

又曰：许景先转中书舍人，中书令张说常称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实一时之秀也。”

又曰：郄高卿为中书舍人，处事不回，为宰相元载所忌。鱼朝恩署牙将李琮为两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银台门毁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诣元载，抗论以为国耻，请速论奏。载不从，高卿遂以疾辞。以前中书舍人居东洛，凡十年，自号伊川田父，清名高节，称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诏中书舍人分署尚书六曹，复旧制也。

又曰：高郢掌诰累年，家无制草，或谓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
又穆宗诏曰：“中书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废革日久，顿复稍难，宜渐令条举。有须慎重者，便令参议；如关机密者，即且如旧。”
又曰：路随，敬宗初登极，拜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仍锡金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叱而却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财耶！”终无所纳。
又曰：太和四年敕，前行郎中知制诰者，约满一周年即与正，授从谏议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为学士，拜中书舍人。敖构思敏速，语近而理胜，不务奇涩，武宗深重之。尝草《赐阵伤边将诏》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览而善之，赐之宫锦。
又曰：崔郾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郾奏曰：“陛下用臣为侍讲，卒岁有馀，未尝问臣经义。今蒙转改，实惭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机务稍闲，即当请益。”高钅弋曰：“陛下意虽乐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宁知重道？”帝深引咎，锡之锦采。
又曰：中书舍人郑居中，少有时名，扬历清贯，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辞官，恣游名山。一日，搦管为诗，才书五字曰：“口山游已遍。”纸犹在手，笔忽堕地而终。
又曰：晋初，中书置舍人、通事各一人，东晋合为一职，晋代入直阁内宣诏命，而侍郎之任轻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它官兼领。其後，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
《五代史口後唐书》曰：明宗时，刘赞为中书舍人，与学士窦梦征同年登第，邻居友善。梦征早卒，赞与同年杨疑式缌麻为位而哭。其家无嫡长，与视丧，恤孀稚，士人称之。
《五代史口晋史》曰：陈，长兴中自舍人衔命册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讶其高岸。人或有献可於，宜陈一讴颂，以称帝之美，可邀其异待耳。曰：“人生贫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违礼以求利，既损国纲，且亏士行，今生所不为也。”闻者无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诏曰：《六典》云：“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策命，皆按故事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来，典实斯在，爰从近代，别创新名。今运属兴，王事从师古，俾仍旧贯，以辉前规。其翰林学士院公事宜，并归中书舍人。
《五代史口汉史》曰：唐李昭以尚书郎出为苏州刺史，期岁，以中书舍人召还，不拜。谓宰辅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诰为次序；便由刺史玷纶闱，非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诰，翌岁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为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有崔颀者，协之子也。授偃师簿，薄其卑屑弃去，数年应进士。延将入贡院见旧相，吏部尚书卢文纪素与协不睦，谓延曰：“舍人以谨重闻於时，所以老夫去冬与诸相首以长者闻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颇多面目，说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丨，乳母浮之水上；或骇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无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征泅之类也。舍人当求实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嗤曰：“卢公之言为崔颀也。纵与其父不悦致意，何至此耶！”来春以颀登甲科，其仁而徇公皆此类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书置通事一人，主呈奏。晋初，中书又置舍人一人。至东晋合通事及舍人二职，谓之通事舍人，犹掌呈奏。

《陶氏职官要录》曰：中书舍人，旧视给事中。

《梁选簿》云：梁天监用人务简英才，不限资次。

又曰：隋内史舍人八员，专掌诏诰。炀帝减四人，後改为内史舍人。

《荀勖集》曰：晋武帝时，门下启令史伊羡、赵咸为中书舍人，对掌文法。勖奏以为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记天子之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冬则授之於国史焉。

《唐书》曰：太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赍笔砚及纸，於螭头下记言记事。

又曰：郑朗，开成中为起居郎。初，太和末风俗稍奢，文宗恭勤节俭，冀革其风。宰臣等言曰：“陛下躬俭节用，风俗已移，长裾大袂，渐以减损，若更令戚属绝其侈靡，不虑下不从教。”帝曰：“此事亦难户晓，但去其泰甚，自以俭德化之。朕闻前时，内库惟二锦袍饰以金乌，一袍玄宗幸温汤时御之，一与贵妃，当时贵重如此。今奢靡，岂复贵之邪？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张元昌便用金唾壶，昨因李训已诛之矣”。时朗执笔螭头下，宰臣退，上谓朗曰：“适所议论，卿记录未？吾试观之。”朗对曰：“臣执笔所记，便名为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观。昔太宗欲览国史，谏议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隐善恶，或主非上智，饰非护失，见之则致怨，所以义不可观。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帝曰：“适来所记，无可否臧，见亦何爽？”乃宣谓宰臣曰：“郑朗引故事，不欲朕见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恶必书，朕恐有平常闲话，不关理体，垂诸将来，窃以为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以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丑言。”朗遂进之。
又曰：开成二年十二月，阁门对左右史裴素等上自开成初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君臣论奏得以备书，故开成政事最详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诏德音，如记事之制，以纪时政之损益。季冬则授之於国史。
《唐书》曰：邢文伟，滁州全椒人。时右史官缺，高宗谓侍臣曰：“邢文伟事我儿能减膳切谏，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李让夷字达心，为谏议大夫。开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时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请罢官。宰臣李石奏阙官，上曰：“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尝兼此官，卿可尽言今谏议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让夷、冯定、孙简仜。帝曰：“让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张次宗。郑覃曰：“崔球游宗闵之门，赤墀下秉笔记注，为千古法，不可用朋党，如裴中孺、李让夷，臣不敢有纤芥异论。”其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谟转起居舍人，紫宸中谢，帝谓之曰：“以卿论事忠切，有文贞之风，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谓之曰：“卿家有何旧书诏？”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见在。”上令进来。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郑覃不会我意。此即甘棠之义，非在笏而已。”
又曰：魏谟，文宗时为起居舍人，紫宸入卜，遣中使取谟起居注，欲视之。谟执奏曰：“自古置史官，书事以明鉴诫。陛下但为善事，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忤，臣纵不书，天下人书之。臣以陛下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尝取观之，”谟曰：“由史官不守职分，臣岂敢陷陛下为非法！陛下一览之後，自此书事须有回避。如此，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张次宗有文学，稽古厉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
卷二百二十三　职官部二十一
谏议大夫
《六典》曰：谏议大夫掌侍从赞相，规谏讽谕。凡谏有五：一曰风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
《汉书》曰：韦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少好修文业，尤谦逊，其接人贫贱者益加，由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
又曰：刘辅以美才擢为谏议大夫。成帝欲立赵婕妤为皇后，辅上书曰：“陛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触情纵欲，以卑贱之女母天下乎？里语曰：腐木不可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臣辱谏诤之官，不敢不尽死言。”

又曰：贡禹字少翁。元帝征禹为谏议大夫，数虚已问以政事。是时年谷不登，禹奏言宫室制度宜从俭省，天子纳其善言。

又曰：夏侯胜，字长公，明《洪范□五行》，为谏议大夫。为人简易，无威仪，见时谓上为君，误相字於上前，上以此亲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渊，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於众庶，闻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褒作《中和》、《乐职》、（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乐其职也。）《宣布》诗，（如淳曰：《国语》所谓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苏林曰，歌之名也。）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何武为童子，选在歌中。武歌於太学，宣帝召见，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轶材，上乃征褒，既至，诏褒为《圣主得贤臣颂》，擢为谏议大夫。

又曰：扬雄字子□，以耆老久次转为谏议大夫，疾免，复召为谏议大夫。家至贫，嗜酒，人稀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肴酒以从游学。

又曰：孔光字子夏，经学尤明，举止方正，为谏议大夫。

《东观汉记》曰：郭丹字少卿。从师长安，买符入函谷关，乃慨然而叹曰：“丹不乘使者车，不出此关。”既至京师，尝为都讲，更始二年为谏议大夫。持节归南阳，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车出关。

《後汉书》曰：陈禅字纪山，为谏议大夫。西南禅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大会，作之於庭，禅离席举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乐。”

又曰：韦彪字孟达，上疏曰：“谏议之职，应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补益於朝者。今或从征试辈为大夫，动举州郡。并宜清选其任，责以言绩。其二千石视事虽久，而为吏人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赏，勿妄迁徙。惟留圣心。”

又曰：江革转谏议大夫，赐告归，天子思革笃行，诏齐相曰：“谏议大夫江革，前以病归，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众善之始也。县以见谷千斛赐“巨孝”常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酒，以终厥身。”

又曰：刘陶字子奇，拜谏议大夫。灵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言天下乱皆由於宦竖，宦竖见事急共谗陶，诏收黄门北寺狱。陶自知必死，对使者曰：“谗邪相求，考掠日深，臣恨不列稷卨伊周之踪，而与比干、龙逢为俦，事败乃悔，复何可及！”闭气而死。

《续汉书》曰：周举，字宣光。梁商表为从事中郎，商疾甚，帝问遗言，对曰：“臣从事中郎周举，清慎高亮，可任谏议大夫。”

谢承《後汉书》曰：傅翻字君成，转谏议大夫，天性谅直，数陈谠言。武帝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谏议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犯颜谏争，终不曲挠。散禄赈给诸生，言德无比。
《魏志》曰：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也。自为儿童戏，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帅。”口授兵法数万言。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与夏侯尚并掌军计。
又曰：贾逵，字梁道。太祖征刘备，先遣逵至斜谷观形势，道逢水衡载囚数十，逵以军事急，辄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馀。太祖善之，拜谏议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潜，以《左氏传》教授，後主践阼，拜谏议大夫。
《后汉书》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贾逵荐尤有扬雄之才，明帝召作《东壁雍德阳诸观铭》，拜谏议大夫。
《後魏书》曰：张普惠，字洪赈，常山九门人。为谏议大夫，任城王澄谓普惠曰：“不喜得谏议，惟喜谏议得君。”
《唐书》曰：高祖尝嘲苏世长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於郑国，忘信义於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封侯；臣以山南归国，惟蒙屯监。”于是拜为谏议大夫。
又曰：苏世长擢拜谏议大夫，从幸泾阳校猎，大获禽兽於旌门。高祖入御营，顾谓朝臣曰：“今日畋，乐乎？”世长进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世长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
又曰：王为谏议大夫，尝有论谏，太宗称善。遂诏：“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必使谏官随入，与闻政事。”
又曰：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十有馀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谏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上然之。
又曰：萧钧迁谏议大夫。时有左武候、引驾卢文操逾垣盗左藏库物。高宗以引驾职在纠绳，身行盗窃，命有司杀之。钧进谏曰：“文操所犯，情实难原，然恐天下闻之，必谓陛下轻法律，贱人命，任喜怒，贵财物。臣之所职以谏为名，愚衷所怀，不敢不奏。”帝谓曰：“卿职在司谏，能尽忠规，遂特免其死罪。”顾谓侍臣曰：“此乃真谏议也。”
又曰：武后临朝，置匦四区，共为一室，列於朝堂。东方春色青，有能告以养人及劝农，可投书於青匦，铭之曰：“延恩”；南方夏色赤，有能正谏论时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得失，可投书於丹匦，铭之曰：“招谏；”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陈抑屈，可投书於素匦，铭之曰：“申冤”；北方水色玄，有谋智者可投书於玄匦，铭之曰“通玄”。宜令正谏大夫、补缺拾遗等一人，充使知匦事，每日所有投书，至暮即进。天宝九载三月，改匦为献纳。

又曰：李景伯迁谏议大夫。中宗尝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为回波词，众皆为谄佞之词及自要荣位，次至景伯，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中宗不悦。中书令萧至忠称之曰：“此真谏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谏议大夫论事，自今已後不须令宰相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两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无假文言。既成殿最，用存沮劝。

又曰：阳城为谏议大夫，裴延龄谗谮陆贽等坐贬黜，德宗怒不解，在朝无救者。城闻而起曰：“吾谏官也，不可天子杀无罪人而信用奸臣。”即率拾遗王仲舒等数人，守延英门上疏，论延龄奸佞，贽等无罪状。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语，将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谕遣之。於是金吾将军张万福闻谏官伏阁谏，趋往至延英门，大言贺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诸谏议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连呼：“太平，太平！”万福武人，时八十馀，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郾迁谏议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郾与同列郑覃等延英切谏，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简。

又曰：文宗尝於便殿召柳公权、周墀对。公权论事切直，忤旨，周墀为之惴栗。公权词气益坚，上徐谓公权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谏议。以卿论事有争臣之风，今授卿谏议大夫。”

又曰：孔为谏议，上疏以事四条陈讽。後有李涉投匦，上言吐突承公忠，为匦使，览副状大怒，逐之。因上疏苦谏，遂贬涉，幸臣闻之侧目，人皆为危之。高步公卿间，以方严见惮。

又曰：冯定为谏议大夫。李训事败，伏诛，衣冠横罹其祸，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请用神策仗卫在殿门。定抗疏论罢，人情危之。又请许左右史随宰臣入延英记事。

又曰：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据《六典》，隋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上，大历二年升门下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诗》云：‘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周、汉大臣愿入禁闼，补过拾遗。张衡为侍中，常居帷幄，从容讽谏，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则君敬其言而行其道。况謇谔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优崇，则难用耆德，其谏议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依隋书旧制，升为从四品，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缺。向後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选。”从之。

《五代史□周书》曰：显德五年，敕谏议大夫宜依旧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给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谏议大夫四员，正五品上，皆隶门下省，班在给事中之下。会昌二年十一月，中书门下奏升为正四品下，仍分为左右，以备两省四品之缺，故其班亦升在给事中之上。近朝自谏议大夫拜给事中者，官虽序迁，位则降等，至是以其迁次不伦，故改正焉。

《三辅决录》曰：第五颉，字子陵，为谏议大夫。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寄止灵台中，或十日不炊。

补阙

《六典》曰：补阙，唐垂拱中创立，四员，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员，通前为十员。其或才职相当，不待缺而授。言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补阙，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於时、不合於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於下，忠孝之不闻於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

《唐书》曰：王源中字正蒙，早以文学知名，升进士第宏词科，累迁至左补阙。时典禁军者不循法度，至有台府人吏皆为追擒，源中上疏，其略曰：“夫台宪者，纪纲之地；府县者，责成之所。设有罪犯，宜归司存，安有北军势重於南衙，辇下权倾於仗内？乞还法司，庶守职分。”宪宗可其请。

又曰：裴在中书，有独孤郁、李正辞、严休复自拾遗转补阙，及参谢之际，廷语之曰：“独孤与李二补阙，孜孜献纳，今之迁转可谓酬劳无愧矣。严补阙官业或异於斯。昨者进拟，不无疑缓。”休复悚愆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谟为补阙，上尝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征，采拾缺失，弼成圣政。今我得魏谟，於疑似之间，必极匡谏；虽不敢希及贞观之政，庶几处於无过之地。”命授谟左补阙。於内状备述，谏疏激切，诏申书善为之词。

《唐书》曰：贞元中，韦渠牟为右补阙，内供奉，僚列初轻之。上在延英既对宰相，多使中贵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辈始注目矣。岁中，迁左谏议大夫。时延英对，秉政财赋之臣昼漏率下二三刻为常，渠牟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语款洽，往往外闻。

又曰：韦温为左补阙，忠鲠救时。宋申锡被诬，温昌言：“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辅，不当有此，是奸人陷害也。吾辈谏官，岂避一时之雷电而致圣君贤相蔽惑之咎耶！”因率同列伏阁切争之，由是知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拾遗

《六典》曰：拾遗，唐垂拱中创立，四员，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员，通前为十员。才可则登，不拘阶叙。言国家有遗事，拾而论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有不便於时、不合於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於下，忠孝之不闻於上，则条其事状而荐言之。

《唐书》曰：李邕，少知名，长安初，内史李峤及监察御史张廷并荐邕词高行直，堪为谏诤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遗。

又曰：李邕为左拾遗，御史中丞宋奏侍臣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则天初不应，邕在陛下进曰：“臣观宋之言，事关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则天色稍解，始允宋所请，既出，或谓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邕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称也？”

又曰：李邕为左拾遗，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邕上书谏曰：“盖人感一飧之惠，殒七尺之身。况臣为陛下官，受陛下禄，而得目有所见，口不言之，是负恩矣。自陛下亲政日近，复在九重，所以未闻在外群下窃议，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诡惑，妄说妖祥。惟陛下不知，尚见驱使。此道若行，必挠乱朝政。臣至愚至贱，不敢以胸臆对扬天庭，请以古事明证。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则墨翟、干宝各献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为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虚妄，历代无效。臣愚，不愿陛下复行之於明时。惟尧舜二帝，自古称圣。臣观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平章百姓，不闻以鬼神之道听理天下。伏愿陛下察之，则天下幸甚。”疏奏，不纳。

又曰：许景先，常州义兴人，後徙家洛阳，少举进士，授夏阳尉。神龙初，东都起圣善寺、报慈阁，景先诣阙，献《大像阁赋》，词甚美丽，擢拜左拾遗。

又曰：萧昕为左拾遗。昕常与布衣张镐为友，馆而礼之，表荐曰：“如镐者，用之为王者师，不用则幽谷一叟尔。”玄宗擢镐拾遗，不数年，出入将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遗杜从郁为秘书丞。从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议郎为左补阙，崔群、韦贯之、左拾遗独孤郁等上疏，以为宰相之子不合为谏诤之官，於是降为左拾遗。群等又奏云：“拾遗与补阙虽资品不同，而皆是谏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为宰相而子为谏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论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臣对讫，左拾遗杨归厚次请对。时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对来，归厚坚词固请，宰相谕之不退，上乃召见。归厚首论中官许遂振，次历诋宰辅，皆过激切；然而自求试，其词甚繁，逾刻而罢。
又曰：元贞除左拾遗。贞性锋锐，见事风生；既居谏垣，不欲碌碌自滞，事无不言，即日上疏论谏职。
又曰：宝历中，左拾遗李汉、右拾遗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於阁内谏曰：“臣伏见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书进拟，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纪纲浸坏，奸邪恣行，伏乞圣恩详察。上厉声曰：“更有何事？”舒元褒进曰：“陛下近日修造亦太多！”上色变曰：“何处修造？”元褒俯首不能对。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谏臣，有所闻即合论奏，亦岂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见般辇瓦木绝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圣虑。”上曰：“所奏知。”然後各复位，议者以为不废其职。
又曰：太和三年，左拾遗舒元褒等论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补阙李虞与温造街中相逢，造怒，不回避，遂捉李虞祗承人禁身一宿，决脊杖十下者。臣等谨案国朝政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今温造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伏以事有虽小而关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乃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前时，中书舍人李虞仲与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马，知制诰崔咸与造相逢，又捉其从人。当时缘不上闻，所以强暴益甚。臣等又闻元和、长庆中，中丞行李不过半坊，今乃远至两坊，谓之笼街喝道。但以尊崇自处，不思僭拟之嫌。陛下若不因此特有惩革，伏恐从此供奉官辈，便须回避中丞，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谏列，实为陛下惜之。奉敕宪官之职在指佞触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职在献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并列通班，合知名分，如闻喧竞，亦以再三，既招人言，甚损朝体。其台官与供奉官同道，听先後而行；道途任祗揖而过。其参从人则各随本官之後，少相僻避，勿信冲突。又闻近日已来，应合有导从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过。自今传呼，前後不过三百步。
《唐书》曰：归登为右拾遗。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登惨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贞元十年策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遗，裴延龄领度支，矫诞大言，中伤良善，仲舒上疏极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宗儒拜右拾遗、翰林学士，父骅改秘书少监，与父并命出於中旨，当时荣之。

卷二百二十四　职官部二十二

散骑常侍

《六典》曰：唐贞观初置散骑常侍二员，隶门下省。明庆二年，又置二员，隶中书省，始有左、右之号。并金蝉、毛貂，左散骑与侍中为左貂；右散骑与中书令为右貂，谓之八貂。

又曰：散骑常侍，晋代此官选望甚重，时与黄门侍郎谓之黄、散。

《汉书□百官表》曰：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正员多至数十人。

应劭《汉官仪》曰：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骑骑马并乘舆车，献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骑、常侍为一官。省中置四人，与侍中同掌规谏，不用宦者，宦者为官不过署令。

《魏略》曰：散骑常侍比於侍中，貂插右。黄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从与上谈议，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达之姿才容观，以为散骑常侍。

《吴志》曰：薛莹既至洛阳，特先见叙，为散骑常侍，答问处当，皆有条理。

《晋书》曰：郑默字思元，为散骑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已陪乘，诏曰：“使郑常侍参乘。”

又曰：阮孚为散骑常侍。尝以金貂换酒，复为所司弹劾，帝宥之。

又曰：华峤字叔骏，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台，中书、散骑、著作及理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与武帝同年，有总角之好，及帝即位，转散骑常侍，甚见亲重。

《晋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诏曰：“尚书冯ヨ忠亮在公，历职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屡求放退。其以ヨ为散骑常侍，赐钱二千万，床帐一具。”

又曰：升平五年诏曰：“前西中郎谢万，才义简亮，宜居献替，其以万为散骑常侍。”

《晋中兴书》曰：庾阐有文章才美，议者以为宜综国史，於是召为散骑常侍。

《晋诸公赞》曰：司马骏五六岁能书数，魏王为帝，骏八岁为散骑常侍，常侍讲。

《齐书》曰：周盘龙，自平北将军为散骑常侍，武帝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对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职仪》曰：魏氏侍中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挟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书》曰：初，高祖以李彪为散骑常侍，郭祚因入见，高祖谓祚曰：“朕误授一人官禄。”对曰：“岂容圣诏一行而有差异？”高祖曰：“朕昨误。”沉吟曰：“此自应有让，朕欲别授一官。”须臾，彪有启云：“伯石辞卿，子产所恶，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让。”高祖叹谓祚曰：“卿之忠谏，李彪正辞，使朕迟回不能复决。”遂不移官。

又曰：明亮为常侍，加武勇将军，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号至浊。”

又曰：苟颓，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举才堪事、人足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颓应选，征拜散骑常侍。

又曰：孝文谓散骑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书合省逋堕，致使王言遗滞，起居不修。”

《北齐书》曰：宋弁为散骑常侍，迁右将军，领黄门。弁屡让，高祖曰：“散骑位在中书之右；常侍者，黄门之庶兄；领军者，二卫之假摄。不足空存推让而弃大委。”

又曰：朝贵多假常侍以取貂蝉之饰，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陈诸假侍服者，亦请罢之。诏皆如表。

《三国典略》曰：齐遣散骑常侍崔瞻聘於陈。瞻辞韵温雅，南人钦服，乃谓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来，今日谁相对者？”

又曰：贺琛为梁散骑常侍，梁主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语曰：“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隋书》曰：案汉官侍内金蝉左貂，金取刚固、蝉取高洁也。

《董巴志》曰：内常侍右貂金，银附蝉，内书今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内史金蝉右貂，纳言金蝉左貂。开皇时特加散骑常侍，在门下者貂蝉，至是罢之，惟加常侍。聘外国者特给貂蝉，还则输纳於内省。

《环济要略》曰：散骑常侍入侍左右，出则侍事於廊庑之下。

《华峤集》云：诏曰：“散骑以从容侍从，承答顾问，掌赞诏命，平处文籍，故前世多参用文学之士。议郎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其以峤为散骑常侍兼与中书共参著作事。”峤表谢云：“非臣典笔申辞所能陈谢。”

员外散骑常侍

《晋书》曰：吏部郎李重启：东莞太守曹嘉之，才翰学义先代之后，宜补员外常侍。

《晋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导表员外常侍孙朝，八年告老，弃身茨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绝荣禄，宜给本官秩俸以终馀年。
《梁书》曰：贺琛，字国宝，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座无貂，貂自琛始也。
通直散骑常侍
陶氏《职官要录》曰：晋太始十年，诏东平王为员外常侍，通直殿中，与散骑常侍通直。通直之号，盖自此始也。
朱凤《晋书》曰：左军陈与骞之子以父老求去职，宿卫不宜旷，诏以为通直常侍。
《宋书》曰：通直散骑常侍，员四人，魏末散骑常侍又有在员外。晋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故谓之通直散骑常侍。晋江左置四人。
《梁书》曰：鲍泉尝乘高车，从数十，左右伞盖，服玩甚精。道逢国子祭酒王承，承疑非旧贯，遣访之。泉从者答曰：“鲍通直。”承怪焉，复欲辱之，遣逼车问：“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为口实，见尚豪华人相戏曰：“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以之为笑谑。
《北齐书》曰：张景仁除通直散骑常侍，及奏，御笔点通直字，遂为正常侍也。
《隋书》曰：许善心加通直散骑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号哭於西阶之下，藉草东向，经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赐衣一袭。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复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兴。上顾左右曰：“我平陈国，惟复此人，既能怀其旧君，即是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马二十匹。
散骑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骑常侍、侍郎各四人。
又曰：锺敏字雅叔，年十四为散骑侍郎，机捷谈笑，有父之风。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属，并受九亲赐拜，遂转为散骑常侍。是时，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而康独缘妃嫱，杂在其间，故於时皆共轻之，号为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读书传，後遂有所弹驳，其文义雅而切要，众人乃更加意。
《晋阳秋》曰：荀爽，字景倩。帝见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散骑侍郎。
干宝《晋纪》曰：处士冯恢，志行过人，以为散骑侍郎。张华曰：“臣请观之，若不见臣，上也；见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为宾主者，固俗士也。”及华至，恢待之恭，於是时人少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高祖初平长安，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侍郎，既在朝列，咸陪游宴。礼部尚书李纲谏曰：“臣案《周礼》，均工乐胥，不得预於士伍。虽复才如子野，妙等师襄，皆终身继世，不易其业。故魏武帝欲使祢衡击鼓，先解朝服露体而击之，问其故，对曰：”不敢以先王法服而为伶人之衣也。”惟齐末高纬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有国家者以为殷监。今新定天下，开太平之基，起义功臣，行赏未遍，高才硕学，犹滞草菜，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鸣玉曳组，趋驰廊庙，故非创规模贻子孙之道也。”高祖不纳。

《桓氏家传》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骑之官，皆选亲旧文武之才，以为宾宴之臣，迁桓范为散骑侍郎。

陶氏《职官要录》曰：案汉初有骑郎，常侍有资者得为骑郎，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侍郎，盖此官也。

《华峤谱叙》曰：华歆有三子，表字伟容，年二十馀，为散骑侍郎。时同寮诸郎共平尚书事。年少并厉锋气，要名誉。尚书事至，或有不便，故遗漏不视，及传书者去，即深文论驳。惟表不然，事有不便，辄与尚书共论，尽其意，主者固执，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陈恭等以此称之。

员外散骑侍郎

《晋起居注》曰：大兴四年诏曰：“今以前司空从事中郎卢谌为散骑侍郎，在员外。”

《晋中兴书》曰：苻坚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诏曰：“朗深识逆顺，望风归化，既嘉此诚，亦简其才，可员外散骑侍郎，并赐给之。”

《宋书》曰：员外散骑侍郎，置无员。

《後魏书》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阳内附，高祖与语，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亚，拜员外散骑侍郎。

通直散骑侍郎

《晋大兴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骑侍郎四人。

沈约《宋书》曰：晋元帝使员外散骑侍郎二人与散骑通直，故谓之通直散骑侍郎。

《後魏书》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颇有文才，迁通直散骑侍郎，与黄门王遵业、尚书郎卢观典修仪注。临淮王式谓瑾等三俊，共掌帝仪，可谓舅甥之国。王、卢，即瑾之外兄也。

卷二百二十五　职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职，掌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列；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三司即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中外百寮之事应弹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则方幅奏弹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汉书□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也。应劭曰：“侍御之率，故称大夫。”

《史记》曰：赵尧者，少为符玺御史。赵人方兴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年虽少，奇士也，君必异之，且代君位。”昌笑曰：“尧，刀笔吏，何能至是乎？”居顷之，尧侍，高祖独不乐，悲歌，群臣不知所以然。尧进问：“陛下所悲者，非为赵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吕后有隙，万岁之後而赵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忧之，不知所出。”尧曰：“陛下独宜为赵王置强相，及吕后、太子、群臣所素敬惮者乃可。”高祖曰：“然。谁可？”尧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坚忍质直，且吕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惮之。独昌可。”高祖乃召问昌，谓之曰：“吾欲固烦公，公强为我相赵。”昌泣曰：“臣初起从陛下，独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诸侯？”高祖曰：“吾极知其左迁，然吾私忧赵，念非公毋可者。”於是徙昌为赵王相。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为御史大夫者？”熟视赵尧，曰：“毋以易尧。”遂拜尧为御史大夫。

《汉书》曰：元帝时，琅琊贡禹为御史大夫，而华阴守承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贤。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选。平陵朱□兼资文武，中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试守御史大夫，尽其能。”

又曰：朱博为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馀区，井泉俱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後去不来者数月，长老异之，果废焉。

又曰：汲黯谓上曰：“公孙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三公为布被，诚饰诈以钓名，今臣弘位为御史大夫，九卿以下无差，诚如黯言。”

又曰：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时，又东置沧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谏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沧海，专奉朔方，上许之。

又曰：张汤为御史大夫，舞文巧诋以辅法。

又曰：张欧为御史大夫，上具狱事可却之，不可者不得已而为之，涕泣对之。其爱人若此。年老请免，天子亦宠以上大夫禄归老於家。

又曰：杜周为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为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府，不敢当旧位，坐卧皆易其处。

又曰：倪宽为御史大夫，以称意任职，故久无所匡谏，官属易之。

又曰：张汤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语国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晁错迁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则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错，独窦婴争之，由此与婴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请罢大司空，以御史大夫为百僚师，帝从之。
又曰：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倪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征褚大，大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洛阳，闻宽为大夫，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诚知人。”
《汉书口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事。
《汉杂记事》曰：故事，上书为二封，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之，有不善，屏去不奏。魏相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拥蔽。
《汉旧仪》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马门内，门无塾，门署用梓板，不起ぬ色，题曰：“御史大夫寺。”
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云：御史台在宫阙西南，其门北开，取冬杀之义也。
《唐书》曰：韦挺。太宗尝谓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独朕意耳！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卿勉之哉！”
又曰：薛谦光拜御史大夫时，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县不能理。谦光将加弹奏，或请寝之。谦光曰：“宪台理冤滞何所回避？朝弹暮黜亦可矣。”遂与殿中慕容奏弹之。
又曰：韦思谦除右肃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为言。谦曰：“国家班列自有等差，奈何以姑息为事。”
又曰：崔隐甫为大夫，一切督责之事，无大小，悉令咨决，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贬黜者过半，群僚侧目。上常谓曰：“卿为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肃宗幸灵武，李岘应召至行在，拜扶风郡太守兼御史大夫。既收京师，拜礼部尚书、守京兆尹，复兼御史大夫。时岘兄亘为户部尚书，兼成都尹。乾元初，玄宗还京，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台事。自国初以来，兄弟并拜大夫，未有其比。时长安士庶，皆赋美之。
又曰：崔纵劝李怀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无几，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数奏怀光刚愎反覆，宜阴备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纵素善怀光，必不来矣。”上曰：“他人不知，纵吾可保。”不数日，纵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征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贞元中位缺，久难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耸听。及居位，——无修举，但规求作相。久之，寝不得志。见客必曰：“无以某官散相疏也。”见属官必先拜，脂韦在列，大失人情。
又曰：李景让转御史大夫。景让慷慨有大志，事母以孝闻，正色立朝，言无避忌。时宣宗皇舅郑光卒，诏赠司徒。罢朝三日，景让曰：“国舅虽亲，朝典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无容过越。”乃上言曰：“郑光是陛下亲舅，外族之爱，诚轸圣心；况皇太后哀切之时，理合加等，而赐之粟帛，降之吊问。自家刑国，允谓合宜，今以辍朝之数，比於亲王公主，即前例所无，纵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礼，所贵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则深，於宗属则薄。所以先王制礼，割爱厚亲，士庶犹然，况当万乘。亲王公主，宗属也；舅氏，外族也。今朝廷公卿以至庶人，据《开元礼》，外祖父母及亲舅丧，止服小功五月；若亲伯叔、亲兄弟，即服齐周年，所以疏其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汉有吕氏之侈，几灭刘氏；国朝有则天之篡，殆革唐命。盖非一朝一夕，其所由来渐也。今郑光辍朝日数，与亲王公主同，设使陛下速改诏命，辍朝一日或两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礼无僭，使四方见陛下钦明之德，青史传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永播芳烈。臣愚不肖，谬窃恩私，实愿陛下处於尧、舜之上，羲、轩之列，所以甘心鼎镬，伏进危言。”优诏报之，乃罢朝两日。

又曰：田令孜军败，沙陀逼京师，帝移幸凤翔，帅朱玫引兵来迎驾。令孜挟帝幸山南。时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从，而随驾者黄门卫士数百人而已。帝驻宝鸡候馆，诏授孔纬御史大夫，遣中使传诏，令纬率百僚赴行在。时京师急变，从驾官属至，并为乱兵所剽，资装殆尽。纬承令见宰相论事，萧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辞疾不见。纬遣台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为词。纬无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谓之曰：“吾辈世荷国恩，身居宪秩，虽六奔道，而咫尺天颜，累诏追征，皆无承禀，非臣子之义也。凡布衣交旧，缓急犹相救恤，况在君亲？策名委质，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岂不怀，但剽剥之馀，乞食不给，今若首途聊营一日之费，俟信宿继行可也。”纬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得夕，丈夫岂以妻子之故，怠君父之急耶？公辈善自为谋，吾行决矣。”即日见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诏命，令促百寮前进。观群臣之意，未有发期，仆忝宪闱，不宜居後。道途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骑，送至陈仓。”昌符嘉之，谓纬曰：“路无顿递，裹粮办耶？”乃送钱五十缗，令骑士援纬达散关。纬知朱玫必蓄异志，奏曰：“关城小邑，不足以驻六师，请速幸梁州。”翌日，车驾离陈仓，才入关，而、岐之兵围宝鸡，攻散关。微纬之言，几危矣。

《五代史□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为御史大夫，自後不复除。

《通典》曰：汉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参知机务之类。所以《汉书》云：“薛、贡、直匡迭为宰相。”薛宣、韦贤、匡衡则是丞相，而贡禹但为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时，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凡置左、右肃政二台，别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监察各二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武帝集》曰：武帝作柏梁台，诏群臣二千石，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笔之吏臣执之。”

《唐中宗授杨再思检校左台大夫制》曰：避车要秩，非德靡升；专席雄班，惟贤是属。侍中杨再思，衣冠旧齿，廊庙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终弗亏其度。在明时而有立，居暗室以无欺。投水陈谟，迈汉朝之三杰；r沙作相，掩虞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凛若负冰霜之气。伫因献替，兼肃权豪。宜分务於鸾扃，俾效能於乌署。

又《苏口授右台大夫制》曰：乌台峻秩，望总铁冠，苍崇班，威高石室。诚副相之荣级，实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苏口，词吞楚泽，量湛黄陂。既光大厦之材，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骥，道掩题舆；右辅凭熊，风超露冕。朱幡雾撤，初停州县之劳；白简霜凝，宜屏权豪之气。

御史中丞上

韦昭《辨释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别居殿中，举不法，故曰中丞。

《周礼》曰：天官，小宰之职，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宫政令，凡宫之纠禁。（注曰：若汉之御史中丞。）

《史记》曰：臧宣为御史及中丞者几三十年，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

《汉书》曰：陈咸字子康，沛郡人。为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课第诸刺史，执法殿中。公卿已下，皆敬惮之。

又曰：鲍宣字贡君，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郡国二千石所贬退称进，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秘书图讠之属，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又曰：张汤为御史大夫，丞上旨，请造白金与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

《东观汉记》曰：樊准字幼陵，为御史中丞，举正非法，百僚震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

《後魏书》曰：高恭之字道穆，为御史中丞。帝姊寿阳公主行犯清路，执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车，公主深以为恨，泣以诉帝。帝谓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岂可以私恨责之耶！”道穆後见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极以为愧！”道穆免冠谢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独於公主亏朝廷典章。”

谢承《後汉书》曰：陈谦字伯让，拜御史中丞，执宪奉法，多所纠正，为百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敬。尚书选举，序位旌贤，常咨问谦。自陈蕃虽尊为宰相，论议褒贬，每往质疑，皆服其清识高亮。

《续汉书》曰：马严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赐冠、帻、衣服、车马。严举劾案章，申明旧典，奉法按举，无所回避，百寮惮之。

《汉官仪》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别在殿中兼典兰台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章奏，纠察百僚。

《汉旧仪》曰：御史中丞，督司隶，司隶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以下。

《汉官解诂注》曰：建武以来，省御史大夫官属入侍兰台。兰台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总之。此官得举非法，其权次尚书。

《魏志》曰：鲍勋字叔业。黄初四年，尚书令陈群、仆射司马宣王并举勋为官正，官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严惮，罔不肃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与洛阳令相遇，则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卷二百二十六　职官部二十四

御史中丞下

《晋书》曰：熊远字孝文。迁御史中丞，中宗每叹其公忠，谓远曰：“卿在朝政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劲，可谓王臣。”

又曰：庾峻字山甫，为御史中丞，优而不克。

又曰：周处字子隐，为御史中丞，奏征虏将军石崇、大将军梁王肜等，正绳直笔，权豪震肃。

又曰：刘暾（他昆切。）字长升，兼中丞，奏免尚书仆射等十馀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

谢灵运《晋书》曰：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自汉罢御史大夫而宪台犹置，以丞为台主，中丞是也。

《晋中兴书》曰：王恬字元愉，（音俞。）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废，太宗即位，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请理罪。明日，温见奏事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

又曰：熊远迁御史中丞，尚书郎卢入直，逢尚书刁协于大司马门外。协醉，使避之。以当直不肯回，协令人牵堕马，至协乘马而後释。远奏请免协官。诏令白衣领职。

又曰：刘（音雨。）迁御史中丞。气尚人，为宪司，甚得志。弹萧惠开云：“非才，非望，非勋，非地。”弹王僧远云：“荫藉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萧惠开拜御史中丞。世祖与刘季之诏曰：“今以萧惠开为宪司，冀当称职。但往一服。额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寮畏惮之。八年入为侍中，诏曰：“惠开前任宪，奉法绳，不阿权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又曰：郑鲜之迁御史中丞，明宪直绳，甚得直司之体。外甥毅权重当时，朝廷莫不归附。鲜之尽心，高祖独不屈意，毅甚恨焉。”

又曰：“荀伯子为御史中丞，莅职勤恪，有匪躬之称。立朝正色，内外惮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毁，或延及祖宗，其言切直。又颇杂嘲戏，故世人以此非之。

《齐书》曰：王僧处迁御史中丞，甲族由来多不居宪职，王氏分枝居乌衣者位宦微减。僧处为此官，乃曰：“此是乌衣诸郎坐处，我亦可试为耳！”

又曰：江淹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震肃百寮也。”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称明旨耳！”於是弹中书令谢ㄱ、（音斐。）司徒左长史王纟青、（音茜。）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托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又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内外肃然。明帝谓曰：“自宋已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

《梁书》曰：乐蔼迁御史中丞。初，蔼发江陵，无故於舡得八车辐，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迁焉。

又曰：王僧孺兼御史中丞。僧儒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携僧儒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顷之即真。

《後魏书》曰：李彪为中尉，号为严酷。以奸款难得，乃为木手击其胁腋，气绝而後属者时有。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而杀之。及彪之病也，体上疮溃，痛毒备极。

又曰：李彪迁御史中尉。彪为高祖所宠，性又刚直，遂多所弹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高祖尝呼为李生，又从容谓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犹汉之有汲黯。”

《北齐书》曰：齐王高澄用崔暹为御史中尉，宋游道为尚书左丞，谓之曰：“卿一人处南台，一人处北省，当使天下肃然。”

又曰：琅邪王俨，字仁威，武成第三子，累为御史中丞。魏氏旧制，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迳住车去牛，顿车於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违迟，则赤棒棒之。自都邺後，此仪寝绝。武成欲雄宠俨，乃使一依旧制。初，从北宫出，将上宫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时俨总领四职，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中使骤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应声碎其鞍，马惊人坠。帝大笑，以为善。更敕令驻车，传语良久，观者倾京邑。

《陈书》曰：徐陵除散骑常侍、御史中丞。时安成王为司空，以帝弟之尊，势倾朝野。直兵鲍僧假王威权，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者。陵闻之，乃为奏弹，导从南台官属，引奏案而入。世祖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色坐。陵进读奉状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书监。自此朝廷肃然。

《隋书》曰：後魏延昌中，王显有宠於宣武，御史中丞请革选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殿中更置御史。自开皇後，始自吏部选用，依旧直入禁中。

《唐书官品志》曰：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已下，其在营门行，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

又曰：张易之纵恣益横，尝私引相工李引泰占吉凶，言涉不顺。御史丞宋（音口。）请穷究其状，武太后曰：“易之等已上闻。”曰：“谋反大逆，无容首免。易之等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於心，虽死不恨。”太后不悦。内史姚（音轨。）恐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天颜咫尺，亲奉德音，不烦宰相擅宣王命。”太后意解，及收易之等就狱，寻诏原之，命就宅谢罪。拒而不见，曰：“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法无私也。”

又曰：御史中丞姚庭筠奏称：“律令格式，悬之象魏，奉而行之，事无不理。比见诸司寮ㄔ，不能遵守章程，事无大小，皆悉闻奏。臣闻为君者任臣，为臣者奉法，故云汝为君目，将司明也。则知万机务综，不可遍览也。所以设官分职者，委任责成，百工惟时，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窗，或伐一枯木，并皆上闻。旒取断宸衷，岂代天理物，至公之道也。自今已後，若缘军国大事及牒式无文者，任奏取进旨。自馀据章程合行者，各令准法处分。其故生疑滞致有稽失者，请令御史随事纠弹。”上从之。

又曰：卢奕，怀慎之少子也。与兄奂（音唤。）齐名，天宝十一年为御史中丞。始怀慎及奂并为此官，父子三人为中丞，清节不易，时人美之。

又曰：齐映为御史中丞，从德宗幸梁州，每遇险，映尝执辔，会上马惊，跳奔益甚。上惧伤映，令舍辔，映坚执，久之乃止。问其故，对曰：“马奔是，（音弟。）不过伤臣；如舍之，或犯清尘。虽臣万死，何以塞责？”上嘉叹无已。

又曰：御史中丞武元衡奏：“贞元二年御史中丞窦参所奏，凡诸使兼宪官者，除元帅、都统、节度、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馀并在本官之位。其後苏弁、（音卞。）于（音顾。）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邓求以易州刺史兼御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夫，皆奉进旨，令在同类之上。伏以前後异同，遵守不一，臣谨议伏请，自今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惟检校省官，立在本品同类之上。”从之。

又曰：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例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殿中侍御史，旧例在任十三月转准具员，加至十八月，今请减至十五月。侍御史，旧例在任六月转准具员，加十三月，今请减至十月。”从之。

又曰：文宗开成初，中丞狄兼谟谢官，上曰：“御史中丞，朝廷纪纲，一台理则朝廷理，朝廷理则天下理。无旷厥职。”兼奏曰：“凡天下有碍法不得中道事，臣尽得以弹奏。”上曰：“大抵以顾望畏忌为心者，自失职业。卿梁公之後，将嗣家声，不可不留意。”

又曰：文宗谓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悉数大臣而品第之，叹曰：“宋申锡堪任此官，惜哉！”

又曰：牛僧孺可为大夫，宰臣郑覃曰：“顷为中丞，未尝搏击，恐无风望。”上曰：“不然，鸾凤与鹰隼事异。”

又曰：居晦作此官，朕曾以时谚谓杜甫、李白辈为四绝问。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记得居晦，今所以擢为中丞。

又曰：会昌元年，中书门下奏：“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置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之。

又曰：薛存诚为给事中。琼林库使奏召工徒太广，存诚以为此者奸人窜名以避征徭，不可许。咸阳尉袁傪（都甘切。）与军镇相竞，军人无理，遂肆侵诬，傪反受罚。二敕继至，存诚皆执之。上闻甚悦，命中使嘉劳。由是选拜御史中丞。

又曰：孔纬为御史中丞。纬器志方雅，嫉恶如仇。既总宪纲，中外不绳而自肃。

又曰：卢坦为御史中丞，裴均为仆射，左班逾位请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为仆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权幸者。”寻罢为右庶子，时人归咎於均。

《三国典略》曰：梁张绾，字孝卿，雍州刺吏绩之弟也。梁主策其百事，绾对阙其六，乃号为百六公。常为御史中丞，兄绩为仆射。元日朝会，及百司就列，兄弟并导驺两途，前世未有，时人荣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录》曰：段凯骁勇善射，好读书，为御史中丞，明笔直绳，无所阿避，号曰老虎。

《傅咸集》：奏曰：司隶中丞得纠太子而不得纠尚书。臣所未譬，朝廷无亦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梅陶自叙曰：“余居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亲友莫不致谏。余笑而应之。堂高由陛下，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岂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见延清，赐以请宴礼之，如师。”袁淑《谢中丞章》曰：“窃惟此职，昭赞实预损益，必须廉明威正。刺骨穷文，使权家勋族不敢藉强而侮物；戚门右姓不得称雄以掩众。昔傅咸卧治，僚辟戢惧；孙宝移疾，卿尹皆怠。”

持书侍御史

《汉书》曰：宣皇帝元凤中，路温舒上书宜尚德缓刑，帝深采览之。季秋後谳时，（谳，鱼列反，又音。）帝幸宣室齐宫而决事，命侍御史二人持书，遂置持书御史。

《通典》曰：御史中丞，旧持书御史也。（国讳改焉，后历代皆同。）

《风俗通》曰：顷者，廷尉多墙面而苟充兹位，持书侍御史不复平议谳，当纠纷，岂一事哉！里语曰：“县官漫漫，冤死者半。”

《後汉书》曰：蔡邕以侍御史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迁三台。

《续后汉书□百官志》曰：持书御史，秩百石，掌选明法律者为之。天子疑狱，以法律谳是非，纠六品已下。桓帝以後不治狱，充位而已。

《魏志》曰：王观字伟台，东郡丘人也。明帝幸许昌，召观为治（音持，下同。）书侍御史，典行台狱。时多仓卒喜怒，而观不阿音顺旨。

《晋书》曰：杜预为镇南，入辞，口启陈寿才史通博，宜补黄散也。（黄，黄门待郎。散，散骑常待。）上曰：“寿可作治书否？”预对曰：“惟在圣诏。”即手诏用之。

又曰：太始四年置黄沙狱、持书御史一人，秩与中丞同，掌诏狱及廷尉不当，皆理之。

《梁书》曰：谢几卿，天监初除征虏，鄱阳王记室，尚书三公侍郎，寻为治书侍御史。旧郎官转为此职者，世谓为南奔。几卿颇失志，多陈疾，台事略不复理。徙为散骑侍郎。

《後魏书》曰：高道悦拜治书御史，正己当官，亡惮强御，奏举任城王王澄等免官。高祖诏褒美之。

《隋书》曰：柳迁治书侍御史。於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超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ウ於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馀种秽良田。古人乃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兴寝，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诚！”上善之，干子竟免。

又曰：梁毗为持书御史。时京师饥，上令禁酒，刘使妾任（任，纵也。）屋当炉酤酒，毗劾奏曰：“臣闻处贵则戒之以奢，持满则守之以约。既位列郡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当戒满归盈，监斯止足。何乃规曲蘖之润，竞锥刀之末，身昵酒徒，家为逋薮？若不纠绳，何以肃厉！”有诏不治，郁郁不得志。

又曰：柳为治书御史，右仆射杨素当涂显贵，百寮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床。从外来，见素如此，於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据案而坐，立素於廷，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

《唐书》曰：孙伏伽初以三事上谏，高祖大悦，擢拜治书侍御史，兼赐帛三百匹。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旧政，高祖并纳之，因谓裴寂曰：“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此每虚心接待，冀闻谠言。然惟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馀人犹踵弊风，俯首而已，岂朕所望哉？”

江总《赠孔中丞诗》曰：我行五岭表，辞乡二十年，闻鹦欲动咏，披雾即依然。畴昔同寮き，今随年代改。借问藏书处，惟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简肃权豪。谁知怀九叹，徒然泣二毛。

傅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阙。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词曰：“煌煌天文，众星是环。爰立执法，其晖有焕。执宪之纲，秉国之宪。鹰扬虎视，肃清违慢。謇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顾其身？身之不顾，孰有弗震？邦国若否，惟仲山甫是明。焉用彼相，莫扶其倾。淮南构逆，实惮汲生。赫赫有国，可无忠贞！忧责有在，绳亦必直。良农耘秽，勿使能植。无礼是逐，安惜翅翼？喏尔庶寮，各敬乃职。无为罚先，无怙厥力。怨及朋友，无惭於色。得之天子，内省有忒。（音匿，惭也。）是用作箴，惟以自敕。”

卷二百二十七　职官部二十五

侍御史

《六典》曰：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凡有别付者，则按其实状以奏。若寻常之狱，推讫，断於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弹奏者，则具其事为状；大夫、中丞押大事，则豸冠、朱衣、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已。
《续汉书□百官志》曰：侍御史，员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属高第补之，或牧守、议郎、郎中为之。掌察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有违失者举劾之。凡郊庙及大拜则一人监威仪，有违失者则劾奏。
《汉官仪□侍臣下》曰：御史，秦官也。案周有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
应劭《汉官仪》曰：侍御史，周官也。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铁为之，言其审固不挠也。或说古有獬豸兽，主触邪佞，故执宪者以其角形为冠耳。余览《秦事》云：“始皇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汉兴袭秦，因而不改。
《汉书仪》曰：御史员四十五人，皆是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绛，给事殿中为御史。宿庐在石渠门外，二人尚玺，四人持书，给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领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
《史记》曰：赵禹者，人。武帝即位，禹以刀笔吏积劳迁为侍御史，与张汤论定律令。
又曰：下杜人程邈为御史，得罪始皇，幽系□阳十年。从狱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减损，方者使员，员者使方，奏之，始皇善之，出为御史。
又曰：张苍好旧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汉书》曰：江充拜直指绣衣，使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时近臣多奢僭，充皆举劾，请没入车马，令身从北军击匈奴。奏闻，贵戚惶恐。
又曰：王驾字翁孺，武帝时为绣衣御史，逐捕群盗，皆纵而不诛。
又曰：严延年迁御史，劾霍光专废立。
《东观汉记》曰：陈宠，曾祖父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将归乡里，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咸常戒子孙为人议法当依轻，虽有百金之利，无与人重。
《後汉书》曰：桓典为侍御史，执政无所避，常乘骢马，京师畏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
又曰：杜诗为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百姓惶扰。诗敕晓不改，遂格杀广，还以状闻。世祖召见，赐以戟焉。
又曰：李恂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馀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
又曰：光武闻杜林还三辅，乃征拜侍御史。引见，问以经书、故旧及西州事，甚悦之，赐以车马衣被。
又曰：陈翔字子麟，拜侍御史。元日朝贺，大将军梁冀威仪不整，翔奏请收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罪，时人奇之。
又曰：杨秉字叔节，拜侍御史，京畿咸称其宰相之才。
又曰：谯玄为绣衣使者，持节分行天下，观览风俗，所至专行诛赏。
《续後汉书》曰：种字景伯。顺帝时为侍御史，监护太子于承光宫。中常侍高梵受敕迎太子，不赍诏书，以衣车载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开门临去。至，横剑当车曰：“御史受诏监护太子。太子国之储副，人命所系。常侍来，无一尺诏书，安知非挟奸耶？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争。
又曰：张纲字文纪，迁侍御史。汉初，遣八使巡行风俗，八使同日拜，谓之八彦，皆宿儒要位，惟纲年少官微，受命各之所部，而纲独埋车轮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大将军梁冀兄弟罪恶，京师震悚。
《魏志》曰：袁绍字本初，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
又曰：帝尝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为何官何主？”左右不对。辛毗曰：“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今者直备官但珥笔耳。”
《吴志》曰：吕岱亲近吴都徐原，慷忾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赐巾衤，（居侯切，丹衣。）与共言论，後遂荐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岱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岱，岱笑：“是我所以贵德渊（德渊，岱字。）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於何闻过？”谈者美之。
又曰：张字子纲，广陵人也。孙策遣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
又曰：朱据字子范，吴郡人也，补侍御史。是时选曹尚书暨艳疾贪污在位，欲沙汰之。据以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过，弃瑕取用，举清励浊，足以沮劝，若一时贬黜，惧有後咎。艳不听，卒败。
《晋书》曰：庾峻字山甫。长安大狱久不决，转峻御史往断，朝野称当。
又曰：刘毅子敦，（它昆切。）正直有父风，为御史。库失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敦正色诘之。彰怒曰：“我能截卿角也！”敦勃然谓彰曰：“君何时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呼命纸笔奏之，彰伏不敢言。众人皆释，乃止。
《隋书》曰：柳调转侍御史，左仆射杨素尝於朝堂见调，因独言曰：“柳调通体弱，独摇不须风。”调敛板正色曰：“调信无取者，公不当以为侍御史；调信有可取，不应发此言！公当具瞻之秋，枢机何可轻发？”素甚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游元为侍御史，奉使於黎阳督运，会杨玄感作逆，乃谓元曰：“独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以陷身绝域之所，军粮断绝，此亦天亡之时，我今亲率义兵诛无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兄弟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乾，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竟不屈节，於是害之。

又曰：陈孝意，大业初为鲁郡司法书佐，郡内号为廉平。太守苏威尝欲杀一囚，孝意固谏，至於再三，威不许。孝意因解衣，请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谢遣之。渐加礼敬。及威为纳言，奏孝意侍御史。

又曰：獬豸冠，案《礼图》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汉官》云：“惠，蝉也。细如蝉翼，今御史服之礼图也。”）

又曰：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官服之。案《董巴志》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麟一角。”应劭云：“古有此兽，主触不直，故执宪者为冠以象之。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

《唐书》：李素立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权拟雍州刺史录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又曰：柳范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范奏惮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去。久之，独引范曰：“何得逆折我？”范曰：“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高宗尝问群臣求可为御史者，佥举万年尉杨子（失其名。）居数月，复问之，群臣又举焉。上曰：“吾闻斯人常褒服居公堂视事，其可为准绳司乎？”由是百司群僚必表而视事。

又曰：乾封中韦仁约除侍御史，与公卿相见，未尝行拜礼。或勉之，仁约曰：“雕鹗鹰岂众禽之偶，奈何设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当特立乃曰御史。衔命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惧州县，诚旷职耳。”

又曰：贾言忠，河南洛阳人也。乾封中为侍御史，时朝廷有事辽东，言忠奉使往支军粮，及还，高宗问以军事。言忠画其山川地势，且陈辽东可平之状。高祖悦。又问诸将优劣。言忠曰：“李先朝旧臣，圣鉴所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振敌；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颇有忌前之癖。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逮於李者。”高宗深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思立，宋州宁陵人也。高宗时为侍御史。属河南河北旱俭，遣御史中丞崔谧等分道存问赈给。思立上疏谏曰：“今麦序方秋，蚕功未毕；三时之务，万姓所先；敕使抚巡，人皆竦；忘其家业，翼此天恩，踊跃参迎，必难抑止；集聚既广，妨废亦多。加以途程往还，兼之晨夕停滞。既缘赈给，须立簿书；本欲安存，却成烦扰。又无驿之处，骑马稍难。简择公私，须臾追集。雨後农务，特切常情，废须臾，即亏岁计。每为一马，遂劳数家，从此相乘，恐更滋甚。望且委州县赈给，待秋後闲时出使褒贬。”疏奏，谧等遂不行。

又曰：李义府恃宠用事。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乃讽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会有密言其状者。上令给事中刘仲轨鞫之。义府恐泄其谋，逼正义自缢於狱中。上知，而特原义府之罪。侍御史王义方奏：“义府擅杀寺丞，陛下虽已释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相济，盐梅相成，然後庶绩咸熙，风雨交泰，则知人主不得独是非。昔唐尧至圣，失之於四凶；汉祖深仁，失之於陈豨；光武聪明宽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英雄，失之於张邈。此英杰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今陛下继圣，抚有万邦，蛮陬夷落，犹惧刑纲，况搴毂咫尺，奸臣肆虐。杀一六品寺丞，足使忠臣抗愤；纵令正义自缢，此事弥不可容。便是畏义府之权势，能杀身以灭口。此则生杀之威，已非主出；赏罚之柄，下移奸佞。请乞重勘，当正义死之由，雪冤气於幽泉，诛奸臣於白日。”对仗叱义府，令下；义府视，不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趋出。

又曰：王志，博州聊城人也。少以进士擢第，神龙年累除左台御史。执法刚正，百僚畏惮，时人呼“皂雕”言其顾瞻人吏如雕鹗之视燕雀也。

又曰：苏瑰案问郑普思，其妻有宠於韦庶人，特敕令对御辨折，上屡抑瑰而伸普思。侍御史范献忠历阶而前曰：“臣请先罪苏瑰。”上问其故。献忠曰：“苏瑰国之大夫，荷荣贵久矣，不斩逆贼而後闻奏，今使眩惑天聪，摇动刑柄。而普思反状昭露，陛下曲为申理，此则王者不死。今圣躬万福，岂有两天子耶？臣请先死，终不能事普思。”上意乃解，狱遂定。

又曰：御史遭长官於途，皆免帽降乘，长官戢辔，辞而上马。乾封中王本立为御史，意气颇高，途逢长官，端揖而已，自是诸人或降而立，或足至地，或侧鞭弛镫，轻重无恒。开元以来，但举鞭耸揖而已也。

又曰：刘藏器为侍御史，时卫卿尉迟宝琳抑人为妾，藏器奏请还其父母。上既可其奏，宝琳私奏乞之，上又从之。藏器复执奏，上又可之。宝琳又请，如是三。藏器进言曰：“法者，海内之悬衡，上下之所共，若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若用舍恣情，爱憎由己，则国之刑宪何所施陈。今宝琳请，陛下从之；臣执奏，陛下亦从之。今日从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无信不立，匹夫匹妇尚不可失信，况为天子，安可戏言？今陛下二三其言？处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内，无所适从。”上竟从藏器所奏。
又曰：王播为侍御史。贞元末，华臣李实为京兆尹，恃恩颇横，尝遇播於途不避。故事，尹避台官。播移文诋之。
又曰：温造拜侍御史，请复置弹事朱衣、豸冠於外廊，大臣阻而不行。李自夏州入拜金吾，违制进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弹奏，股战汗流。私谓人曰：吾逾蔡州城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
《英雄记》曰：袁绍辟大将军府，不得已，起从命，举高第，迁侍御史。弟术为尚书，绍不欲为台下，告疾求退。
《三辅决录》曰：韦约字季明。司徒刘恺甚敬重之，谓曰：“君以轻去就，故大位不跻，今岁垂尽，选御史实欲烦君。”约曰：“犬马齿尽，既无膂力，又无考课；所以踌躇恋慕者，以明公礼遇隆崇，未能自割。”因称素有风疾，眩冒不堪久侍，遂徒跣趋出，公追不及。
《陈留耆旧传》曰：杨仁字文义，明帝引见，问当代政治之事，仁对，上大奇之，拜侍御史。明帝崩，是时，诸马贵贱各争入宫，仁被甲持戟遮敕宫门不得令入。章帝既立，诸马贵更赞仁刻峻，於是上善之。
《通典》曰：侍御史之职四。谓推、（推，有掌推鞫。）弹、（掌弹举。）公廨、（知公廨事。）杂事，（台中事悉总之。）定殿中监察以下职事及进名改转，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它人称之曰“端公”。其知杂事者谓之杂端，最为雄极。食座之南设横榻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不得坐。（亦谓之痴床，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故谓之痴床也。）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则迁登南省，故号为南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让、去就。殿中已下，皆禀而随之先後，亏失者有罚。
又曰：二汉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劾日。）三曰供曹，（掌齐祀。）四曰尉马曹，（掌厩马。）五曰乘曹，（掌获驾。）豹尾之内便为禁省。
又曰：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即於台门候，御史竞往门外收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永徽中崔义玄为大夫，劾状题告人姓名。
《黄石公阴谋秘法》曰：荧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罚、收捕、纠正。
殿中侍御史
《六典》曰：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若郊祀、巡省则具服从，於旌门检察，视其文物有亏缺则纠之。凡两京城内则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国典略》曰：齐宋世良，字元文，魏孝庄时为殿中侍御史。诣河北括户，大获游惰；至汲郡旁见有骸骨，移书瘗之。其夜有雨滂沱，孝庄劳之曰："卿所括得丁，倍於本帐，若官人皆如此，便是更生出一天下也。"

《唐书□官品志》曰：殿中侍御史四人，掌殿中禁卫内事。

又曰：张行成为殿中侍御史，纠劾不避权戚，太宗以为能，谓房玄龄曰："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

又曰：王无竞自监察御史转殿中侍御史。旧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宰相宗楚客、杨再思尝离班偶语，无竞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轻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转无竞为太子舍人。

又曰：殿中侍御史郭震，劾刑部尚书赵彦昭、太子宾客韦嗣立、青州刺史韦安石曰："彦昭以女巫赵五娘左道乱常，托为诸姑，潜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践台阶，或驱车造门施妇人之服，或携妻就谒申狄子之情，同恶相济，一至於此！又张易之兄弟，势倾朝野，嗣立此际结为舅甥，神龙之初已合诛死，天网疏漏，腰领误全，与安石托附阿韦，编诸属籍。中宗晏驾，削太皇辅正之制，定阿韦临朝之策。此时朝野危惧，人神怨愤。臣忝司清宪，敢不纠弹，彦照等并请准法处分。"於是并贬官。

《山公启事》曰：中书属通事令史孙琳限满，久习内事，才宜殿中侍御史，须空补之，不审可否？诏曰："可！。"

《曹氏传》曰：左拥起於碎吏，武帝以为能，擢为殿中侍御史。

监察御史

《六典》曰：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朝廷有不肃敬及斗失者，则纠而劾之。

《唐书》曰：李素立武德初为监察御史，时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将令杀之，素立谏曰："三尺之法与天下共之，法一动摇，则人无所措手足。陛下甫创鸿业，遐荒尚阻，奈何辇毂之下，便弃刑书？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从之。

又曰：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坐事免归乡里，居长安。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采访使，荐嘉贞才堪宪官，请以己之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曰："臣以草莱而得谒九重，是千载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又曰：纪履忠为监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来俊臣犯状有五：一专擅国权，二谋害忠善，三赃贿贪浊，四失仪勃礼，五淫昏很戾。论兹五罪，合至万诛，请下狱理罪。

又曰：萧至忠为监察御史，弹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苏味道赃污贬官。御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之曰：“近日弹事不咨大夫，礼乎？”众不敢对，至忠曰：“故事，台中无长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弹，事不相关，或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承嘉默然，而惮其刚正。

又曰：崔琬为监察御史，弹奏宰相宗楚客、纪处讷等骄恣跋扈，请收劾之。旧制，大臣有被御史弹者，皆俯偻趋出，待罪朝省。楚客目作色，称以忠鲠被诬。中宗令琬与楚客约为兄弟，人窃叹焉。

又曰：齐汾，定州义丰人。少以词学称，弱冠制科登第。景□二年，中书令姚崇用为监察御史。弹劾违犯，先於风教，当时以为称职。

又曰：开元五年，监察御史杜暹往碛西覆屯会郭处与史献等不叶，更相执奏，诏暹案其事实。史献以金遗暹，固辞。左右曰：“公远使绝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於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李勉拜监察御史，属朝廷右武，勋臣恃宠，多不知礼。大将荣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阙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省司，肃宗特原之，叹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又曰：御史台奏准：旧例监察御史从下六人，各察尚书省一司；又准：兴元元年十月敕令监察从上第一人，察吏部礼部第二人，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户部，刑部第四人者。伏以监察第一第二人已充监察及馆驿等，使新人除出使外，并无以观其能否。今请守旧制，新人分察。从之。

又曰：元贞拜监察御史，奉使东蜀，劾奏东川节度使严砺违制擅赋，又籍没涂山甫等吏民八十八户田宅奴婢。时砺已死，七州刺史皆责罚。贞虽举职，而执政犹有与砺厚者恶之。

又曰：杨收兄假自浙西观察判官入为监察御史，兄弟并居宪府，特为新例。

又曰：李𥳇（音澄。）登，太原人也。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业、宇文顺、字孺卿、李宙及𥳇登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

又曰：柳浑拜监察御史，台中执法之地，动限仪矩，浑性放旷，不甚检束。察长拘局，忿其疏纵。浑不乐，乞外任，执政惜其才，奏为左补阙。

卷二百二十八　职官部二十六

叙卿

韦昭《辨释名》曰：卿，庆也。言万国皆庆赖之也。

《帝王世纪》曰：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

《白虎通》曰：卿，章也，善明理也。

韦昭《辨释名》曰：汉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仆，三曰太卫尉，四曰光禄，五曰宗正，六曰执金吾，七曰大司农，八曰少府，九曰大鸿胪，十曰廷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一曰大长秋，十二曰将作大匠。辨云：汉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禄勋，三曰卫尉，四曰太仆，五曰廷尉，六曰鸿胪，七曰宗正，八曰司农，九曰少府，是为九卿。

《通典》曰：後汉九卿而分属三司：太常、光禄勋、卫尉，三卿并太常所部；太仆卿、廷尉、大鸿胪，三卿并司徒所部；宗正、大司农，少府，三卿并司空所部。

《尚书□周官》曰：六卿分职，各帅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各帅其属官，大夫止治其所分之职，倡导九州牧伯，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汉官仪》曰：卿，中秩二千石，绶青，地桃花，三采。

又曰：衣裳：公侯华虫，卿大夫藻火。

《左传》曰：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幸若获宥，（宥赤。）及於宽政，赦其不闲於教训而免於罪戾，弛於负担，君之惠也，所获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请以死告。”（以死为誓。）

又曰：卿非君命不越境。

又曰：晋于被庐。命赵衰为卿，让於先轸。（杜预曰：先轸，晋下军之佐原轸。）

《周礼》曰：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赤心三刺。）

《春秋汉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国语》曰：晋悼公使张老为卿，辞曰：“臣不如魏绛。夫绛之智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若在卿位，外内必平。”

《汉官》曰：司马安巧宦，四至九卿。

谢承《後汉书》曰：李淑谏更始曰：“夫三公，上应台宿；九卿，下括河内。”

《梁书》曰：武帝天监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司农为司农卿，三卿是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为少府卿，加置太仆卿，三卿是为夏卿。以卫尉为卫尉卿，廷尉为廷尉卿，将作大匠为大匠卿，三卿是为秋卿。以光禄勋为光禄卿，大鸿胪为鸿胪卿，都水使者为大舟卿，三卿是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北齐书》曰：以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是为九寺。

《庄子》曰：楚昭王迎屠羊说，以之位。（马彪曰：诸侯三卿皆执。）

《说苑》曰：秦缪公使贾人载盐於卫，贾人买百里奚，使将车至秦。缪公观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百里奚牛肥，公问之，对曰：“臣牛食之以时，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以为上卿。

又曰：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於沟渠，补堤防，种树木，美五。如是举以为九卿之事，常在於德。

又曰：齐桓公使管仲治国，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成近。”桓公立以为仲父，国大安。孔子曰：“管仲之贵，不得此权者，亦不能使其君面南而伯矣。”

太常卿

《六典》曰：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焉。一曰郊社，二曰太庙，三曰诸陵，四曰太极，五曰鼓吹，六曰大医，七曰太卜，八曰廩牺，总其属，行其政令。

《尚书□尧典》曰：伯夷，汝作秩宗，典朕三礼。

《周礼□春官》曰：大宗伯一人，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礼。

《史记》曰：高祖灭秦，登尊号，群臣饮酒争功，醉或怨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於是，叔孙通进说。遂为绵（子悦切。）野外，习之月馀，通曰：“可试观。”上使行礼。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次奉贺。莫不震恐肃敬。诸侯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御史执法与不仪者趣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於是高祖曰：“吾今日乃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太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言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曰：“叔孙生圣人也，知当世务。”

《汉书》曰：太常，古官云：伯夷秩宗，典三礼，欲令国家盛大，社稷常存，故称太常。

又曰：奉常官掌宗庙礼仪，有丞。景帝六年更名太常。

又曰：杜业有才能，选为太常，数言得失，不事权贵。

又曰：宣帝地节四年，任官为太常，坐盗茂陵园中物，免。

又曰：武帝元鼎四年，ガ侯萧寿成为太常，坐牺牲不如令，论。

又曰：孝武帝元朔元年，孔臧为太常，坐南陵桥坏，衣冠道绝，免。

《东观汉记》曰：周泽少修高节，耿介特立，好学问，治《严氏春秋》，门徒数百人。隐居山野，不汲汲於时俗。拜太常，果敢，数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後汉书》曰：桓荣拜太常。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太常，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乘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西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若此。

又曰：桓荣及子郁，皆为太常。初，荣受学章句，减其烦辞；後郁又删之。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又曰：灵帝欲以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束园礼钱十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驺，骑士也。）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於单席，举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惟斯而已。”左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位。而征为太常。

又曰：杨赐以病罢，居无何，拜太常，诏赐御府衣一袭，（衣单服具曰袭。）所服冠、帻、绶、玉壶、革带，金错钩佩。（金错，以金间错其文。）

《续後汉书》曰：张奂字然明，拜太常卿。奂有清节，可否之间，强御不敢夺也。赅览群籍，古今详备。

又《百官志》曰：太常卿，每祭祀先奏礼仪；及行事，则赞天子。大射、养老、丧，皆奏其礼仪。秩比中二千石。

华峤《後汉书》曰：刘恺为太常，论议常弘正大义，诸儒为之语曰：“难经伉伉刘太常。”

《魏志》曰：和洽字士阳，汝南西平人。转为太常，清贫守约，至卖田宅以自给。明帝闻之，加赐帛。

又曰：常林从光禄勋为太常，晋宣王以林乡邑耆老，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序，以为後生之法，贵非吾之所制也。”言者惭而宿宿。

又曰：邢字子升，时人称“德行堂堂邢子升”，文帝以为太常。

《晋书》曰：郑默字思元，迁太常。山涛欲举一亲为博士，见默语曰：“卿尹翁归，令吾不敢复言。”谓其柔而能整也。

又曰：张华为太常。以太庙屋栋折，免官。

臧荣绪《晋书》曰：咸熙五年诏曰：“华表字伟容，清贤履道，内贞外顺，历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为太常卿。”

《晋起居注》曰：安帝三年，太常临川王宝启：“府舍窄狭，不足移家，母锺年高，违离靡宁，乞还第摄事。”诏听之。

《晋中兴书》曰：蔡谟字道明，拜太常，咸康四年，临轩，门下奏非祭祀宴飨则无设乐，谟奏宜有金石，显宗纳焉。临轩作乐，自此始也。

又曰：建元元年诏曰：太常职典天地，兼掌宗庙，其为任也，谓重矣。是以古今选建，未尝不妙简时望，兼之儒雅。会稽王叔履尚清虚，志道无倦，优游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朕所咨仰。其以王领太常，本官如故。”
又曰：贺循字彦先，为散骑常侍。元帝以贺循为太常，而散骑常侍如故。循以九卿旧不如官，惟拜太常而已。中宗践祚，下令曰：“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加以位处上卿，服物盖身而已，屋裁庇风雨。孤常造庐，特以为难其赐六尺床、席、褥并钱二十万，以表至德。”
《齐书》曰：张瑰以雍州刺史拜太常，自谓闲职。武帝曰：“卿辈未富贵，谓人不与，既富贵，复欲委去之。”瑰曰：“陛下，御臣等若养马，无事就闲厩，有事复牵来。”帝犹怒，遂以为散骑常侍。
《北齐书》曰：赵彦深五岁，母傅氏谓之曰：“家贫儿小，何以能济？”彦深泣而立曰：“若天哀矜，儿大当仰天报。”傅感其意，对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还，不脱朝服，先入见母，跪陈幼小孤露，蒙训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後周书》曰：长孙绍远为太常，广召工人制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宜。惟黄锺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常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前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
又曰：斛斯征迁太常卿。自魏孝武西迁，雅乐废缺，征博采遗逸，稽诸典故，创新改旧方，始备焉。又乐有钅享（音淳。）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征见之曰：“此钅享于也。”众弗之言。征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茼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征乃取以合乐焉。
又曰：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掌邦礼以佐皇帝，和邦国，是为春官。
《唐书》曰：赵宗儒，长庆初为太常。有《师子乐》，备五色之方，非会朝聘享不作。幼君荒诞，伶官纵肆，中人掌教坊者移牒取之。宗宰相，以宗儒懦怯不任事，改太子少师。
又曰：崔拜太常卿。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於官署，观者纵焉。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避之。又曰：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王涯询於旧工，取开元时重按之，名曰《口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廊、少府监庾丞宪押乐工，献於黎园亭。帝按之於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彩。
又曰：窦诞为太常，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太乐鼓吹。官僚於後弹胡琵琶，胡人白胡达、竹伯夷积劳计考，并至太官。至是以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
应劭《汉官》曰：北海周泽为太常，恒斋，其妻怜其年老瘦弱，窥内问之，泽大怒，以为干斋。掾吏扣头争之，不听，遂收送诏狱，并自劾。论者非其激发，谚曰：“居代不谐为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既作事，复低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官典职》曰：惠帝改太常为奉常，景帝复为太常，盖周官宗伯也。
《汉官解诂》曰：太常，社稷、郊祀，事重职尊，故在九卿之首。
卫宏曰：太常主导赞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下，华虫七章，汉陵属三辅，太常月一行。
《汉书》注颜师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画日月焉。王有大事，则建以行，礼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尊大之义也。”
《齐职仪》曰：太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王朗云：“西京太常行陵，赤车千乘。”
《益部耆旧传》曰：赵典字仲经，为太常，虽身处上卿而布被瓦器。
梁□陆倕《为光禄让太常表》曰：昔者楚德方盛，叔敖濯衣；汉道克昌，王阳结绶。故拜命无辞，受爵不让。况宗卿清重，历选所难，汉晋已降，莫非素、范，辞爵则桓郁、张奋，让封则丁鸿、刘恺。潘尼（音夷）之文雅纯深，华表之从容退默。自此迄兹，风流继轨，以臣况之，曾无等级。
陈□沈□《为周弘正让太常表》曰：臣闻玉舄雕楹，不取材於蟠木；丹朱绣黼，岂袭冕於薜萝。何则？适用各有其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孙之野外定礼，倍资典实；刁协之躬为唱引，岂易其仪？倘九宾阙相，对禅失仪，责以司存，云谁之咎？况南史执简，转见违才，君举必书，尤难妄冒。
卷二百二十九　职官部二十七
太常少卿
《六典》曰：凡有事於宗庙，少卿帅太祝、齐郎入荐香烛，整拂神幄，出入神主，将享，则与良 p 令实。
《後魏书》曰：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十二年降为正四品。
又曰：景明初班职，令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选，明礼兼天文阴阳者为之。
又曰：元顺为太常少卿，以父忧去职，哭泣呕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免丧抽去，不复更生，世人以为孝思所致。
《三国典略》曰：齐太常少卿袁聿修巡省河南诸州，兖州刺史邢邵与聿修故旧，常於省中盛呼聿修为清郎，至是遣送白绸为信，聿修不受，与邵书曰：“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愿表此心，不贻厚责。”邵亦欣然报书曰：“一日之赠，率尔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丞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作清卿矣。”
《唐书》曰：冯定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於庭，定立於其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太常丞

《六典》曰：太常丞二人，以五品上，秦有奉常丞，汉因之，比千石。魏、晋、宋，皆置一人。

《汉书》曰：韦弘为太常丞，职掌陵庙，烦剧多过，父贤敕令自免。弘怀嫌不去官，及贤疾笃，果坐庙事系狱。

《宋百官春秋》曰：太常丞视尚书郎，铜印、黄绶，一梁冠，品第七，掌举陵庙非法。

《陶氏家传》曰：覆之字孙宗，为太常丞。凡宗庙疑义，多所决定，时人为之语曰：“定礼决疑，问陶覆之。”

《陶氏职官要录》曰：晋、宋九卿丞，皆进贤一梁冠，介帻，皂衣，铜印，黄绶。齐、梁墨绶。

太常博士

《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礼之仪式，本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卿导赞其仪。凡王公已下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

《通典》曰：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晋因之，事掌引道乘舆。王公已下应追谥者，则博士议定之。

《晋中兴书》曰：博士之职，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于询度，当以正道，克厌人望，然後为可。

《唐书》曰：王彦威太原人，世儒家，少孤贫苦学，尤通三礼，无由自达。元和中游京师，求为太常散吏，部卿知其书生，补为检讨官。彦威於礼阁掇拾，自隋已来朝廷沿革，吉凶五礼，以类区分成三十卷，献之，号曰“元和新礼”，繇是知名。特授太常博士。

又曰：陆亘为太常博士。寺有礼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仪，官不能达，率访真，真亦赖是须姑息。元和七年，册皇太子，将撰仪注，真亦欲参预，亘笞之。由是，礼仪不专於胥吏。

《郭子》曰：张凭举孝廉，诣刘真长，还船，须臾，真长至，遣觅张孝廉，船同旅愕然。即同载，俱诣抚军刘前进，谓抚军曰：“今日为公得一士，太常博士之选。”既前，抚军与之言，咨嗟称善，乃曰：“张凭勃□为理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太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太祝掌出纳神主於太庙之九室，而奉享荐之仪。
《周礼》曰：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郑司农曰：“顺祝，顺农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策祝，远罪疾也。”
《汉书口百官表》曰：太常属官，有太祝令、丞，景帝六年更名为祝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庙祝。
《东观汉记》曰：阴猛好学温良，称於儒林，以郎迁为太祝令。
《续汉书》曰：太祝令秩六百石，掌祠赞祝，近臣神巫主祝小祝。
协律郎
《六典》曰：协律郎掌知六律、六吕，以辨四时之风气，八风五音之节。
《汉书》曰：武帝时，李延年善新声，以为协律都尉。
《魏志》曰：武帝平荆州，得杜夔，知音识旧乐，故以为协律郎。
太庙令
《汉书口百官表》曰：太常属官有诸庙令、长、丞。
《续汉书》曰：高庙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庙，掌按行扫除。无丞。）世祖庙令一人。
《宋书》曰：太庙令一人，主守宗庙，案行洒扫众事，领斋郎二十四人。
《齐职仪》曰：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庙令。
陵令
《六典》曰：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事；丞为之贰。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飨於诸陵。若桥陵，则日献羞焉。凡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若父、祖陵陪子孙从葬者亦如之。
《周礼》曰：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
《汉书》曰：太常属官有诸陵令。元光二年，分诸陵邑属三辅。
又曰：司马相如为茂陵令。
《续汉书》曰：太常职掌先帝陵，每园令各一人，秩六百石。（掌守园陵，按行扫除。）丞及校长各一人。（校长主戒贼盗。）
《齐职仪》曰：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职，掌先王之墓。
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铜印、墨绶、进贤一梁冠、绛朝服。
《唐书口官品志》曰：梁天监七年，又诏以为陵监之名，不出前诰；且宗庙宪章，既备典礼，园寝职司，理不容异，诸正陵先立监者改为令，於是陵置令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广《陵令箴》曰：昔在广叶葬野衣薪，礼非极哀，不树不封，瓦棺周聚。夏攸谓：“壤不毁肤，贿不害生，是谓皇极。”百王此经，故厚不可皇，薄不可王，乃眷西顾，爰矩孝文陵。臣司墓，敢告守人。

太乐令

《六典》曰：太乐令掌教乐人，词合锺律，以供邦国之祭祀、飨宴，丞为之贰。

《汉书□百官表》曰：太常属官，有太乐令、丞。

《续汉书》曰：明帝永平十三年，曹褒奏《尚书璇玑钤》曰：“有帝汉德，合作乐名。”天子下诏，改大乐令丞，以应图讖。

又曰：太乐令，秩六百石，掌伎乐人。凡国祭祀，掌奏乐及大司乐，掌其陈序。

《晋起居注》曰：成帝咸和中诏：“大乐令载绥教官伎乐勤劳，赐米百石，布二十匹。”

太医令

《六典》曰：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

《汉书》曰：《百官表》曰：“少府属官，有太医令，丞无员，多至数十人。”

《续汉书》曰：太医一人，秩六百石，有药丞、主药方丞。

《魏略》曰：脂习字元升，除太医令，与孔融亲善，融被诛，习独往哭之。黄初中以习有栾布之节，赐拜中散大夫。

应劭《汉官仪》曰：太医，周官也。两梁冠，秩千石。

《典论》曰：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形体，乱其舄履，使小大无不倾倒。

崔实《太医令箴》曰：动不肆勤，静不宴逸，有疾归天，医无能恤。晋平好内，四时是一，非鬼非食，惑以自失。虽有秦和，焉所施术？太上防疾，其次萌牙，腠理不蠲，骨髓奈何！

廪牺令

《六典》曰：廪牺令掌荐牺牲及粢盛之事，丞为之贰。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数。（昊天上帝以苍，地皇祇以黄，神州以黝，五帝之牲各以方色。）

韦昭《辨释名》曰：释云：廪牺。牺，戏也；廪，养之也。辨云：六牲，取其纯毛者，别养之以奉祭祀。纯色者少，故名牺。牺，希也。

《周礼》曰：牧人：下士，掌牧六牲，以供祭祀。

《汉书□百官表》曰：内史属官，有廪牺令、丞、尉，後属司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职仪》曰：周牧人之职也，掌六牲。阳祀用𤰔，阴祀用黝，取纯毛者。光武中兴，属河南，秩六百石。

光禄卿

《六典》曰：光禄卿之职，掌邦国醪醴膳羞之事，总太官、珍羞、良，掌醢四署之官属，修其储备，谨其出纳；少卿为之贰。有大祭祀，则省牲镬，视濯溉。

《汉官解诂》曰：士之权贵，不过尚书，其次诸吏。（诸吏，光禄勋是也。）

应邵《汉官仪》曰：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言光禄典郎，谒诸虎贲羽林，举不妄得，赏不失劳，故曰光禄勋。

《唐书□官品志》曰：光禄卿位视太子中庶子，掌官尉门户，统守黄门、华林园、暴室等令。

《汉书》曰：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掌中殿门户，秩中二千石。

又曰：石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省读，惊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不足一，获谴死矣。”其谨慎如此。

又曰：周仁，景帝时为郎中令，为人阴重不泄。服虔曰：“质重不泄人之阴谋也。”师古曰：“阴，密也。言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以是得幸，出入卧内，於宫秘戏，仁常在傍，终无所言。

又曰：张安世字孺子，为光禄勋。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覆水耶？”郎有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怒，以奴淫污衣冠告署挞奴。其隐人过，皆此类也。

《东观汉记》曰：孙堪字子雅，为光禄勋，以清廉称，与周泽相类。泽字雅都，京师号之为“二雅”。

又曰：刘昆字桓公，为光禄勋，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人经。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禄终其身。

又曰：邵训字伯春，乡里号之曰：“德行恂恂邵伯春。”章和中为光禄勋。

《後汉书》曰：杜林字伯山，扶风人也。林少沉审，博学多闻，世称通儒。为光禄勋，内奉宿卫，外总三署。郎有好学者，辄见引进，朝夕满堂。

又曰：马防字公平，林风人也。防贵宠最盛，与九卿绝席，拜光禄卿。

又曰：张湛字子孝，拜光禄勋。光武临朝，或有惰容，辄陈谏。常乘白马，上後见湛，辄曰：“白马生，且复谏矣。”

又曰：袁彭，顺帝初为光禄勋，行至清，为吏粗礻 包粝食。

《续汉书》曰：荀爽字慈明，为光禄勋。视事三月，策拜司空。

谢承《後汉书》曰：杨赐字伯钦，拜为光禄勋。嘉德殿前有青赤气，诏特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中使问赐祥异祸福，吉凶所在。以赐博学硕儒，故密咨问。其极陈其意，尝上疏陈，请案《春秋讠》“天投霓，海内乱。”今妄嬖阉尹，共专国朝之所致也。

《魏志》曰：郑袤为光禄勋，毋丘俭作乱，帝自征之，百官祖送。时袤疾不任会，上谓王肃：“惟不见郑光禄为恨。”袤闻，白舆追上，上笑曰：“知生必来。”遂与同载，问以计谋，帝甚重之。

又曰：王肃字子雍，为光禄勋，时有二鱼长尺，集武库之屋，有司以为吉祥。肃辨之曰：“鱼生於泉而见於屋，鳞介之物失其所也。边将其殆有弃甲之变乎？”其後果有东关之败。

又曰：袁涣字曜卿，为中郎令。时言刘备死，群臣皆贺；涣以尝为其吏，独不贺。卒官，太祖为之流涕。

《吴志》曰：石伟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学，修节不殆，介然独立，有不可夺之志。举茂才、贤良方正，皆不就。孙休即位，特征伟，累迁至光禄勋。及皓即位，朝政昏乱，伟乃辞老耄固疾乞身。

又曰：薛莹字道言。以时法政多谬，举措烦苛，莹每上，便宜陈缓刑简役，以济育百姓，颇或施行。迁光禄勋。

《晋中兴书》曰：郑默字思元，转光禄勋，宽冲博受，不以声色矜人，虽卒，徒厮养皆遇之以恩。

《宋书》曰：王惠。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

《孟宗别传》曰：宗为光禄勋，大会，宗先少酒，偶有强者，饮一杯便吐。传诏司察宗吐麦饭，察者以闻，上乃叹息曰：“至德清纯如此。”

光禄少卿

《後魏职令》曰：光禄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肃勤明敏，兼职古典者。

《唐书》曰：柳亨拜光禄少卿，太宗每诫之曰：“与卿旧亲，情素兼宿。卿为人交游过多，今授此职，宜存简静。”亨性好射猎，有饕湎之名。此後颇自勖励，杜绝宾客，约身节俭，勤於职事。太宗亦以此称之也。

太官令

《六典》曰：太官令，供膳食之事；丞为之贰。凡祭之日，则白卿诸厨省牲、取明水於阴鉴，取明火於阳燧，帅宰人以銮刀割牲，取其毛、血，实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帅进馔者实、簋，设於馔幕之内。

《汉书口百官表》曰：少府属官有太官令一人，丞一人。

应劭《汉官仪》曰：太官令，两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以供养劳苦，迁左丞。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汤官丞，掌诸甘肥；有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汉旧仪》曰：太官，（主饭、肉、汤、官酒。）皆令丞治，太官、汤官、奴婢三千，大置酒，皆缇衤，（音沟。）蔽膝、缘帻。
又曰：太官上食黄钅 口（音口，金饰器。）器，中官私官上食用白银钅 口器，如祠庙器云。
谢承《後汉书》曰：鲁国陈政，字叔方，为太官令。黄门郎与政有隙，因进御食以贯炙，光武见，敕斩政，政曰：“臣有当死者三：黑山出炭，增治吐炎，又肤烂肉而不消，臣罪一也；陕出佩刀，砥砺五石，亏肌截骨，曾不能断，臣罪二也；臣朗月书章奏，侧光读经书，旦临食与丞及庖人六目齐视，不及黄门一人，臣罪三也。”诏赦之。
《魏略》曰：时苗为寿春令，迁为太官令。
《後魏书》曰：毛循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祖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
扬雄《太官令箴》曰：时惟膳夫，实司王饔；祁祁庶羞，口实是供。群物百品，八珍清觞，以御宾客，以膳於王。
《王朗集》曰：“朗为大理时上：“主簿赵郡张登，昔为本县主簿，值黑山贼围郡，登与县长王携帅吏兵七十二人俱往赴救，与贼交战。吏兵散走，携殆见害，登手格二贼，以全携命。又守长夏逸为督邮所枉，登身授拷掠，理逸之罪。义济二君，宜加显异。”黄初，诏曰：“登忠义彰著，在职功勤，名位虽卑，直亮宜显。饔膳近任，当得此吏。今以登为太官令。”
卷二百三十　职官部二十八
卫尉卿
《六典》曰：卫卿之职，掌邦国器械、文物之事，总武库、武器、守宫三署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大祭祀、大朝会，则供具羽仪、节钺、金戟、帷、茵{艹席}之属。
《汉书口百官表》曰：卫尉，秦官也，掌宫门卫屯兵。汉因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後元年改为卫尉。
《东观汉记》曰：光武二十三年，太尉鲍昱兼卫尉。永元三年，司徒丁鸿兼卫尉。
《後汉书》曰：铫，（音遥。）期字次况，颍川人也。拜卫尉卿，期重於信义，忧国忧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颜谏诤。
《续汉书》曰：阴兴为卫尉，每诸将出征伐，身行劳问，无所爱惜。
又曰：马光字叔山，为卫尉卿。上以光谨敕小心，周密畏慎，特亲异之。
又曰：窦固字孟孙，为卫尉卿。两宫宿卫见重当时，仁厚谦恭，甚有名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喜字伯阳，为卫尉，尽心事上，夙夜匪懈。母没，上疏乞守服，不许，遣使释服。
又《百官志》曰：卫尉卿，秩中二千石，掌官服、卫士、公车令、百官卫士、左右都虞候、宫掖门司马皆属焉。
《魏志》曰：辛毗为卫尉，清平。与徐邈、胡质，皆以忧国忘私，不营产业，赐二千斛、钱三十万，布告天下。
又曰：田预为并州刺史。征为卫尉。屡乞逊位，司马宣王以预克壮，书谕未听。预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因称疾。
又曰：辛毗字佐治，为卫尉卿。帝方修殿舍，毗谏曰："诗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吴志》曰：严为孙权立吴及称尊号。尝为卫尉，禄赐皆散之亲戚知故，家常不充。
《晋书》曰：石崇拜卫尉，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二十四友。"广成君每出，崇降车路左，望尘而拜，其佞如此。
《宋书》曰：南郡王义宣子恢为侍中，领卫尉。晋氏过江不置卫尉，世祖欲重城禁，故复置卫尉，自恢为始也。
《唐书□官品志》曰：卫尉卿位视侍中，掌宫门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宫徼，纠察不法，统武库令、公车司马令。
《汉官解诂》曰：卫尉主宫阙之内，卫士於垣下为庐，各有员部。凡居宫中者，皆置籍於门，按其姓名，有医巫傲人当入者，本官长吏为封启，传审其印信，然後内之。人有籍者，皆复有符，用木长二寸，以所长官两字为铁印分符。当出入者，按籍毕，复齿符乃引内之也。其有官位得出入者，令执御者各传呼，前後以相通，从昏至晨分部行夜。夜有行者辄前曰："谁！谁！"若此不懈，终岁更始，所以重慎宿卫也。
《汉书旧仪》曰：卫尉寺在京内，胡广云："宫阙之内，卫士於周垣下为庐者，若今之伏宿屋矣。"
武库令
《六典》曰：武库令掌藏邦国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数，以备国用；丞为之贰。
《汉书□百官表》曰：执金吾属官，有武库令。
又曰：杜钦为大将军，武库令职闲无事，钦所好也。
又曰：武库令一人。昔武王伐纣，散牛放马，倒载干戈，韬以虎皮而藏诸武库。武库之职，由来尚矣。
《续汉书》曰：武库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乐广欲会荆杨士人，武库令黄庆进陶侃於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

守宫令

《六典》曰：守宫令掌邦国供帐之属，辨其名物，会其出入。凡大祭祀、大朝会及巡幸，则设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门外。

《续汉书》曰：少府属官有守宫令、丞，主御纸笔墨及财物诸用，并封书泥之事。

《魏志》曰：荀字文若，年少时，南阳何异之，曰：“王佐才也。”举孝廉，拜守宫令。

董巴《汉中官传》曰：守宫，禁内署令，秩千石，在省内用中人，省外士人。

《齐职仪》曰：守宫，周掌舍之职，王行为帷宫，即其任也。

公车令

《汉书》曰：张释之为公车令。

《续汉书》曰：公车司马令，掌宫南门。凡吏民上书、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皆掌之。

又曰：周垂字子居，拜侍御史、公车司马令，不畏强御，以是见怨於幸臣。

应劭《汉官仪》曰：公车司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马门。徼夜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李邵以公车司马入为侍。

宗正卿

《六典》曰：宗正卿之职，掌九族、六亲之属籍，以别昭穆之序，并领崇玄署；少卿为之贰。

《汉书》曰：宗正，秦官也。（应劭曰：周成王时，形伯入为正。）掌亲属。

又曰：刘德字路叔，修黄老术，有智略，少时数言时事，召见甘泉宫。武帝谓之“千里驹”。昭帝初为宗正丞，後为宗正卿。德妻死，大将军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满也。

又曰：刘向字子政，元帝时萧望之、周堪荐向宗室，忠直明经有行，为宗正。

《东观汉记》曰：刘般字伯兴，迁宗正。在朝廷竭忠尽节，勤身忧国，夙夜不怠，数纳嘉谋，州郡便宜，清净畏慎，受职修治，振施宗族。

又曰：刘平字公子，以仁孝著闻。永平三年，为宗正卿。

《後汉书》曰：刘轸字君文，梁孝王胤为宗正，卒官，遂代掌宗正焉。

《续汉书》曰：宗正卿一人，秩二千石，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岁计，上宗室名籍。

《晋起居注》曰：咸宁元年，以太中大夫王览为宗正卿。

又曰：太始二年，以侍中中书监朱整为宗正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杜铨。初，密太后父豹丧在濮阳，世祖欲命迎葬於邺，谓司徒崔浩曰：“天下诸杜，何处望高？”浩对京兆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杜中长老一人，以为宗正，命营护凶事。”浩曰：“中书博士杜铨，其家今在赵郡，是杜预之後，於今为诸杜最。”即命诏之。及见，铨器貌瑰雅，世祖感悦，谓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为宗正。

《唐书□官品志》曰：宗正卿，位视列曹尚书，主皇室外戚之籍，以宗室为之。

《石氏星经》曰：宗正二星，在帝座东南。

《山公启事》曰：羊祜忠笃宽厚，然不长理剧，宗正卿缺，不审可转作否？

宗正少卿

《后魏职令》曰：宗正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懿清和识参教典者，先尽皇宗，无则用庶姓。

宗正丞

《六典》曰：宗正丞，掌判寺事。

太仆卿

《六典》曰：太仆卿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厩、典牧、章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之属。

《尚书□□命》曰：穆王命伯□为周太仆正，（伯□成名为太仆，作大御中大夫也。）作《□命》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今予命汝作太仆正，正於群仆侍御之臣。”

《周礼》曰：太仆正，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诸侯之复逆。王视朝，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於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祭祀、宾客、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王出入，则自在左驭而前驱。

《汉书》曰：夏侯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竟高祖世以太仆事惠帝，惠帝崩，以太仆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来，婴与东牟侯入清宫，以天子驾迎代王，共立文帝，复为太仆。

又曰：《百官表》曰：“太仆掌舆马。属官有大厩、未央厩、象马三令。又车府、路令、（音灵。）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余、承华五监长丞；又边郡六牧苑令，各三丞；又牧橐、昆蹄令、丞皆属焉。

《东观汉记》曰：祭（侧界切。）彤膂力过人，常贯三百斤弓，马为太仆；从帝过孔子讲堂，帝指子路室曰：“太仆，吾之御侮也。”

《後汉书》曰：征祭彤为太仆。彤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既嘉其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美彤清约，拜日赐钱一百万、马三匹、衣被、刀剑下至居屋什物，大小无不悉备。
《续汉书》曰：赵岐字台卿，献帝以为太仆，持节安慰天下。
又《百官志》曰：太仆秩中二千石，掌车马。天子出，奉驾；大驾则驭。
《魏志》曰：国渊字子尼，迁太仆。居列卿位，布衣疏食，禄赐散之旧故宗族，以恭俭自守。
又曰：潘尼字正叔，侍中为太仆，造《乘舆箴》。
《汉旧仪》曰：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三十万头，择取给六厩，牛羊无数，以给牲牺。
《汉杂事》曰：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於兄弟中最为简易，而犹如此。
又曰：公孙贺以太仆为丞相，子敬声代为太仆。
《晋诸公赞》曰：郭展为太仆，留心於养生，是以厩马充刃；其後征吴，得以济事。
《唐书□官品志》曰：太仆卿位视黄门侍郎，统南马牧、左右牧、龙厩、内外厩丞。
乘黄令
《六典》曰：乘黄令掌天子车辂，辨其名数与驯驭之法；丞为之贰。
《宋书》曰：乘黄令，晋官也。主乘舆金根车及安车、追锋诸众车马。
《齐职仪》曰：乘黄，兽名也。龙翼马身，黄帝乘之而仙，後人以名厩。
厩令
《六典》曰：典厩令掌系饲马牛，给养杂畜之事；丞为之贰。
《汉书》曰：太仆属官有大厩、未央厩、象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车府、辂令、骑马、骏马四令、丞；（晋约曰：汉仪注，大厩，名也，主马万匹也。）又龙马、闲驹、橐泉、（如淳曰：厩在橐泉宫下。）余、承革五监长、丞；牧橐、昆蹄令丞。（应劭曰：橐，橐驼。昆蹄，好马名也。如淳曰：因以名厩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象马为桐马。（应劭曰：主乳马取其汁，桐洛之味酢可饮，因以名官相动。）
又曰：苏武为多中监。（移中，厩名，音移。）
又曰：上官桀迁未央厩，上体不安，及愈，见马瘦，上怒曰：“汝以我不复见马耶！”桀曰：“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
《齐职仪》曰：诸厩有圉师、牧人，养马之官；校人，掌王之马正也。
车府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车府令掌王公已下车骆，辨其名数及驯驭之法，丞为之贰。
《史记》曰：赵高为秦车府令。
《汉书口百官表》曰：太仆属官，有车府令一人，六百石；丞一人。
《东观汉记》曰：永平中，车驾出，信阳侯阴就干车骑突卤簿，车府令齐国徐匡就车收御者送狱，诏书谴匡，匡自系不出。吴良上书言：“信阳侯骄慢，干突车骑，无大臣礼，大不敬。匡执法守正而下狱，臣恐陛下政化由是隳矣。”於是诏出匡，左迁为即丘长。
《齐职仪》曰：车府署，周有巾车典辂之职，辨五辂之制。
卷二百三十一　职官部二十九
大理卿
《六典》曰：大理卿之职，掌邦国折狱详刑之事。以五听察其情：一曰气听，二曰色听，三曰视听，四曰声听，五曰词听。以三虑尽其理：一曰明慎以谳疑狱，二曰哀矜以雪冤狱，三曰公平以鞫庶狱。少卿为之贰。
韦昭《辨释名》曰：廷尉，县尉，皆古官也。以尉尉人也。凡掌贼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言以罪罚奸非也。
《尚书》曰：帝曰：“皋繇，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论语》曰：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士师，典狱之官。）问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韩诗外传》曰：晋文公使李离为理，过听杀人，自拘於廷，请死於君。君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之罪，非子之罪也！”离曰：“法失则刑失，刑失则在臣。居为长，不与下吏让位；爵为多，不与下吏分利。君以为能听微决疑，故使臣为理。今过听杀无罪，罪当死，臣不能以虚自诬。”遂伏剑死。君子曰：“忠矣，仁矣！”
《家语》曰：季羔为卫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有乱，季羔逃，刖者守门，谓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罢，羔问曰：“吾亲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曩者，君理人以法令，先君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於颜色，臣又知之；君岂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故然，此臣之所以脱君也。”孔子闻之曰：“善哉，为吏！其用法一。思仁恕则树德，加严暴则树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史记口天官书》曰：斗魁四星，贵人之牢，曰“大理”。
《汉书》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右、左监。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
又曰：于定国为廷尉，为人卑恭，尤重经术。其决狱平法，务在哀蠲，罪疑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

又曰：朱博迁廷尉，恐为官属所轻，召见正监典法掾吏，谓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明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化部断狱以来二十年，亦独耳剽目久，（剽，劫也。匹妙反。）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试与正监共撰前代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问，廷尉将为诸君覆之。”正监条白，博皆召掾吏，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官属咸服。

又曰：张释之为廷尉，文帝尝行，有人从渭桥下出，乘舆马惊。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其犯跸，当罚金。上怒。释之曰：“法者，所与天下公共也。方以其时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人安所措其手足乎？”後有盗高庙座前玉环者，文帝令族之。释之奏当弃市，上大怒。释之曰：“法如是也。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如令愚人取长陵一A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又曰：张汤为廷尉，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理《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谳疑事，必先为上分别其原，以扬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则让曰：“监掾史所所为也。”（享者，平也，均也。）

又曰：杜周为廷尉。其治大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客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以三尺竹简书法令律。）专以主意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为廷尉，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馀人。

又曰：王生者，善黄老言，处士也。张释之召居廷中，王生年老，与释之及公卿会，廷中立，王生袜解，顾谓释之：“为我系袜！”释之前跪而系之。既退，或让王生曰：“何辱张廷尉乎？”王生曰：“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聊使系袜，欲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又曰：下口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免官，门外可设雀罗，复为廷尉，乃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又曰：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乃征吴公为廷尉。

又曰：孔光为廷尉。时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长少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长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翟方进等议，乃始等於法无以解论。光以为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乃始或嫁，义已绝，而欲以为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以光议定。

《东观汉记》曰：陈宠为廷尉，有疑狱，辄手笔作议，所活者甚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郭躬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又曰：郭躬字仲孙。为廷尉正，迁廷尉，家代掌法；子镇自廷尉左监迁廷尉。凡郭氏为廷尉者七人。
《後汉书》曰：杨赐迁廷尉，乃叹曰：“昔三后成功，惟殷于人，而咎繇不与焉，盖吝之也。”（吝，耻也。）遂以代非法家固辞。
谢承《後汉书》曰：范延寿，宣帝时为廷尉。时燕赵之间，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长各求离别；争财分子，至闻于县，县不能决断，谳之于廷尉。於是延寿决之，以为悖逆人伦，比之禽兽生子属其母，以子并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长等无师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
又曰：傅贤迁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无私门，宾客公卿宴会，要请不往。自以为贫无以报答其施，常垂念刑法，务从轻；比至断狱，迟回流涕。在位四年，治狱称平。
华峤《後汉书》曰：吴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桓帝时为廷尉。雄子，孙恭，三世相承为廷尉，为法名家。
《汉官仪》曰：光武时，有疑狱，见廷尉曹史张禹，所问辄对，处当详衷，於是册免廷尉，以禹代之。虽越次而授，亦足以厉其臣节也。
《魏志》曰：高柔字文惠，陈留圉人，迁廷尉。顷之，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怨仇乎？”对曰：“夫良善，与人无仇。”又曰：“汝夫不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时子文适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文，问所坐。言次，曰：“汝颇曾举人钱否？”子文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钱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举耶？”子文怪之，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杀礼，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头，具首杀礼本末，埋藏所。柔便遣吏卒丞子文辞往掘，即得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班示天下，以礼为戒。
又曰：高柔字文惠，迁廷尉。时猎法甚峻，而宜阳典农刘龟窃於禁内射兔，其功曹张京诣授事言之。帝匿名收龟付狱。柔请告者名，帝大怒曰：“刘龟当死，乃敢猎吾禁地，送龟廷尉，廷尉便当考掠，何复请告者名，吾岂妄收龟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复为奏，辞旨深切。帝意寤，乃下张京名。即还讯，各当其罪。
又曰：锺毓迁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改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毓所创也。
《晋书》曰：孔坦字君平，迁侍中廷尉，多平正当法，合人情，而时势要自以爱憎为断，坦意不得皆行也。
《晋中兴书》曰：范坚为子常，为廷尉，奏主典吏邵广盗官幔合布四十匹，依律弃市。广息口、宗二人，自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尚书议可，特听。坚驳之曰：“此为施一恩於今，开万怨於後。”显宗从之，正广刑。
又曰：王彪之迁廷尉，时永嘉太守谢毅赦後杀郡人周矫，矫从兄球诣州诉冤，扬州刺史殷浩遣从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为狱主，身无主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与州相反覆，穆帝发诏令受之，彪之又上疏执据。时人云，张释之以来，复见斯事。
《後魏书》曰：崔光韶迁廷尉卿，时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劾，光韶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阳王徽、尚书令临淮王、吏部尚书李神隽、侍中李并势望当时，皆为莹求宽。光韶正色曰：“朝贤执事於舜之功，未闻有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其执意不回如此。
《隋书》曰：文帝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卢思道奏曰：“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也。”
又曰：杨注字元度，守大理卿。注视事二日，帝将亲省囚徒。其时系囚二百馀人，注通宵究审，诘朝而奏，曲尽事情，一无遗误，帝甚嘉之。
《唐书口官品志》曰：廷尉卿，梁国初建曰大理。天监元年复改为廷尉，有正、监平三人。元会，廷尉三官与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服，以监东西中华门；手执方木，长三尺，方一寸，谓之执方。
又曰：郎楚之，武德初为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
又曰：刘德威授大理卿，太宗尝问之曰：“近来刑纲稍密，其过安在？”德威奏言：“诚在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舍所急，则宁失不经复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又曰：高宗问大理唐临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馀人，惟二人合死。”上闻囚数不多，怡然形於颜色，谓临曰：“昔东宫，卿已事朕，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职。以畴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为国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称朕意焉。”
又曰：张文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狱四百馀条，其得罪者皆无怨言。文尝有疾，系囚相与设斋以祷焉。寻拜侍中兼太子宾客，大理囚一时恸哭，其得人心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大理卿袁仁敬暴卒，系囚闻之，皆恸哭悲歌，曰：“天不恤冤人兮，何夺我慈亲兮！有理无申兮，痛哉安诉陈兮！”

又曰：龙朔二年，改大理卿为详刑寺正卿。

《唐新语》曰：唐临为大理卿，初莅职，断一死囚。先时坐死者十馀人，皆它官所断。会太宗幸寺，亲录囚徒，它官所断囚皆称冤不已；临所断者，默而无言。太宗怪之，问其故，囚对曰：“唐卿断臣必不枉滥，所以绝意。”太宗叹息久之曰：“为狱固当若是。”囚遂见原。

《五代史口後唐书》曰：长兴二年八月，敕令後大理寺官员宜同台省官例升进，其法直官比礼直官任任使。

《会稽典录》曰：盛吉字君达，为廷尉。性多哀怜，其妻谓吉曰：“君为天下执法，不可使人一滥罪殃及子孙。”其囚无胤嗣者，令其妻妾得入，使有遗类。视事十二年，天下称有恩。

又曰：董昆字文通，馀姚人也。迁廷尉卿，持法清峻，不发私书。

又曰：盛吉拜迁尉，吉性多仁恩，务在哀矜。每至冬日，罪囚当断，其妻执烛，吉手执丹笔，夫妻相向垂泣。

《会稽後贤记》曰：孔坦迁廷尉卿，狱多囚系，坦到官，躬执辞状，口辨曲直，小大以情，不加楚挞。每台司录狱，无所顾问，皆面决当时之事。

《天文录》曰：平星主建廷，平主天下之狱事，若今廷尉之象。故《星赞》曰：“平星执法，正纲纪也。”

《文子》曰：皋陶喑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乎言者也。

《说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之族也而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成王闻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小，置廷理其人，以违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之意，反内政。

《新序》曰：楚昭王时，石奢为理，有杀人者，奢追之，则其父也。奢曰：“以父成政，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遂刎颈而死。

挚虞《新礼仪》曰：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祀以社日，新礼改以孟秋之月，以应秋。

大理少卿

《後魏职令》曰：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思理平断、明刑识法者。

《北齐书》曰：宋世轨为廷尉少卿，时大理正苏珍之亦以平知名，寺中为之语曰：“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谓之寺中二绝。卒官廷尉御史，诸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岂有生路也？”

《隋书》曰：赵绰为大理少卿，侍郎辛尝衣绯，俗云利于官，文帝以为厌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斩之。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令斩绰。绰解衣当斩，上使人问曰：“竟如何？”绰曰：“执法不敢惜死！”上良久乃释之。他日又令斩二人，绰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置臣法司，欲误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绰曰：“臣冀感天心，何论大木！”上乃止。时薛胄为大理卿，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

又曰：源师，炀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显仁宫，敕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帝付大理绳之。师据律奏徒，帝令斩之，师奏曰：“此人罪诚难恕，若陛下初便杀之，自可不问文墨，既付有司，议归恒典，脱宿卫近侍者更有此犯，将何以加之？”帝乃止。

《唐新语》曰：太宗尝谓侍臣曰：“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用心存法，无过戴胄者，乃以为大理少卿。”

又曰：徐有功迁司刑少卿，时周兴、来俊臣等罗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数千百家。有功居司刑，平反者不可胜纪，时人方之于定国。

大理正

《六典》曰：大理正掌参议刑狱、详正科条之事。凡六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

《礼记》曰：成狱辞史以狱成告於正，正听之。郑玄注云：於《周礼》乡师之属，今汉有正、平、丞，秦所置也。

《东观汉记》曰：何敞字比干，迁廷尉正。张汤为廷尉，以残酷见任，增饰法律，敞尝争之，存者千数。

《后汉书》曰：黄霸字次公。宣帝在人间时，知百姓苦。吏闻霸理法平，召为廷尉正。及夏侯胜非议下廷尉狱，霸从胜受《尚书》。

谢承《後汉书》曰：陈琳字伯真。桥玄表琳明律令，征拜廷尉正。

《魏志》曰：司马芝，字子华，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晋书》曰：江统字元应，为廷尉正，作三刑议。

又曰：廷尉三官通视南台，持书旧尚书郎下迁，梁制，服獬豸冠、介帻、皂衣、铜印、墨绶。

《晋中兴书》曰：顾荣字彦先，入洛以南土秀望，累迁廷尉正。

《南史》曰：顾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迁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褐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上襦与顾郎，顾郎难衣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竟不敢以遗之。”

大理丞

《六典》曰：大理丞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据其本状以正刑名。徒已上，各呼囚与其家属，告以罪名，问其伏款；不伏，则听自理。

《唐书》曰：杜景、徐有功为司刑丞，与来俊臣、侯思止同理狱，人称之曰：“遇徐、杜必生，遇来、侯必死。”

《唐新语》曰：李日知为司刑丞，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於再三。元礼怒，遣府史谓日知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不死法。”竟以两闻，日知果直。

廷尉监

《汉书》曰：邴吉字少卿，稍迁廷尉监，治巫蛊。

谢承《後汉书》曰：陈咸字子威，为廷尉监，执狱多恩，议人常从轻，比多所全活，皆称其恩。

《晋起居注》曰：迁尉监陆鸾上表求增筑讯堂，图画先贤像，诏许之。

廷尉评

《六典》曰：大理评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而出推长吏，据状合停务及禁锢者，先请鱼书以往，据所受之状鞫而书之。若词有反复，不能首实者，则依法栲之。凡大理断狱，皆连署焉。

《汉书》曰：宣帝诏曰：“今遣廷吏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员四人，其务平之！”涿郡太守郑昌上言曰：“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理，救衰乱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听，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就，奸吏无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德怠，则廷平将摇权而为乱首也。”宣帝始置左右平。而《三辅决录》注云：“何比干汉武时为廷尉右平，谬矣！”

又曰：马宫字游卿，行能高洁，迁廷尉平。

又《百官表》曰：宣帝地节三年初，置左右平四人，秩六百石。

《晋中兴书》曰：顾荣字彦先，迁廷尉平。时赵王伦欲诛淮南王允官属，下廷尉议罪。荣具明刑理，不宜广滥。伦意解，赖荣济者甚众。

《隋书》曰：廷尉平，置一人，第六品下。後改为评事。

《唐新语》曰：敬昭道为大理评事。时沂州有反者，诖误坐者四百馀人，将隶于司农。未即路，系在州狱，昭道援赦文判而免之。时宰相责大理“奈何免反人家口？”大理群官失色，引昭道以见，执政怒而责之，昭道曰：“赦云：见禁囚徒，反者家口系在州狱，此即见禁也。”反复诘对，至於五六执政无以夺之，诖误者悉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决录注》曰：茂陵何比干汉武时，丞相公孙弘举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

卷二百三十二　职官部三十

鸿胪卿

《六典》曰：鸿胪卿之职，掌宾客及凶仪之事，领典客、司仪二署，以率其官属，而供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凡二王之後及夷狄君长之子袭官爵者，皆辨其嫡庶，详其可否。若诸蕃大酋渠有封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

韦昭《辨释名》曰：腹前肥者胪，言以京师为心腹，王侯外国为四体以养之也。辨云：鸿胪，本故典客，掌宾礼。鸿，大也；胪，陈序也。欲以大礼陈序宾客也。

《汉书》曰：田序字子公，连擒大奸，征为大鸿胪。

又曰：典客，秦官，掌诸侯、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

《东观汉记》曰：大鸿胪，汉旧官，建武元年复置，属官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理礼员四十七人，主斋祠、傧赞九宾之礼。

《续汉书》曰：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诸王入，当郊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并属焉。皇子拜王，赞授印绶；及拜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鸿胪召拜之。

谢承《後汉书》曰：陈纪字元方，遭父太丘长实忧，呕血绝气。豫州嘉其至行，表上尚书，图画百城，以励风俗。袁绍以太尉让纪，纪不受；拜大鸿胪。卒官，子群为三公。天下以为公惭卿，卿惭长。

又曰：白嵩字季山，为济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征拜大鸿胪。

《汉官解诂》曰：鸿，声也；胪，传也。所以传声，赞导九宾也。

又曰：昔唐虞宾於四门，此则礼宾之制与鸿胪之任亦同。

《汉杂事》曰：萧由为陈留太守，入为鸿胪，不任宾赞，还官。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也。迁大鸿胪。龟兹王遣侍子来朝，朝廷嘉其远至，褒赏其王甚厚。馀国各遣子来朝，问使连属，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权取疏属贾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绶，而道路护送，所损滋多。劳所养之民，资无益之事，为夷狄所笑，此曩时之所患也。乃移书敦煌谕旨，并录前世待遇诸国丰约故事，使有恒常。

《魏略》曰：韩宣字景然，为大鸿胪。始南阳曲阜韩暨以宿德，在宣前为大鸿胪。及宣在官，亦称职，故鸿胪中为之语曰：“大鸿胪，小鸿胪，前後治行相曷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杜琼字伯瑜，後主立为大鸿胪。为人静默少言，阖门自守，不与世事。

《吴志》曰：张俨字子节，吴人也。弱冠知名，早历显位，以博闻多识拜大鸿胪。使於晋，皓谓俨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对曰“皇皇者华，臣蒙其荣，惧无古人延誉之美，磨厉锋锷，思不辱命。”既至，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书仆射羊祜、尚书何祯并结缟带之好。

《唐书□官品志》曰：鸿胪卿位视尚书右丞，掌导护赞拜。

《山涛启事》曰：鸿胪，职主胡事，前後为之者率多不善了。今缺，当选御史中丞刁攸，不审可尔不？

鸿胪少卿

《后魏职令》曰：鸿胪少卿第四品上，第二清，用雅学详当、明枢达理者。

《隋书》曰：炀帝时，蛮夷朝贡，前後相属。帝从容谓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观礼华夏，鸿胪之职，须归令望。宁有多才艺、美容仪可以接对宾客者为之乎？”咸以苏夔对，帝然之，即日拜鸿胪少卿。

典属国

《汉书》曰：武帝以移中监苏武为典属国。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以常惠为典属国。

又曰：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成帝河平元年，省并大鸿胪。

司农卿

《六典》曰：司农卿之职，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总上林、太仓、钧盾、导官四署与诸监之官属，谨其出纳而修其职务；少卿为之贰。凡京都百司官吏禄廪，皆仰给焉。

《周礼》曰：冢宰有大府下大夫。郑玄注曰：“大府为王治藏之长，若今司农矣。”

《史记》曰：韩信归汉，汉以为治粟内史。

《汉书》曰：治粟内史，秦官，掌货。景帝更名大农令，武帝更名大司农。

又曰：郑当时，字庄，为司农。戒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礼以下人。山东诸公翕然称庄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

又曰：朱邑为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身为列卿，居处节俭，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及卒，诏称扬其节行，赐邑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

又曰：田延年为大司农，坐盗都内钱三千万，自杀。

又曰：平帝元始元年，改大司农曰羲和，以刘歆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刘据为大司农，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将加捶挞，尚书左雄谏帝曰：“九卿位亚三公，行则鸣玉，孝明永平始加扑罚，非古制也。”帝从之，卿於是始免扑捶。
又曰：高诩字季回，以儒学征拜大司农。在朝以清白方正称。
又曰：辛融字子优，为大司农，性明达，称为名卿。
《续汉书》曰：李固为大司农。上信阉官，天下牧守多其宗亲旧故。及受货贿，有诏特拜，不由选试，乱生弥甚。固乃上表具陈盗贼所以兴，由官非其人也。
又曰：大司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诸钱金帛。
又曰：赵典字仲经，为大司农，闭门却扫，非德不交。
又曰：耿国字叔虑，为大司农，晓边事，能论议，数上便宜事，天子器之。
又曰：郑玄，公车征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
张《汉记》曰：陈宠为广汉太守，风声大行，入为大司农。
应劭《汉官仪》曰：大司农，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时。高祖受命，惩秦之弊，与民休息。逮至文景，国家无事，家给人足，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腐败而不可食。
《魏志》曰：梁习为并州二十馀年，政治为天下最，乃征拜大司农。
《吴志》曰：楼玄为大司农。玄从九卿持刀侍卫，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迕皓意，渐见责怒。後人诬白玄与贺劭相逢，驻共耳语大笑，谤讪政事，遂被诏诘责，送付广州。
《晋阳秋》曰：司农桓范，字元则，出奔，曹爽云：“大司农印在吾手中，所在得开仓而食。”
《宋书》曰：大司农卿一人，《书》称弃，后稷其职也。
《齐职仪》曰：司农卿耕籍则掌其礼仪。
《隋书》曰：赵元淑转颍川太守，甚有惠政，因入朝，会司农不时纳诸郡租，元淑奏之。帝谓元淑曰：“如卿意者，几日当了？”元淑曰：“如臣意，不过十日。”帝即日拜元淑为司农卿，纳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悦焉。
《唐书□官品志》曰：司农卿，位视散骑常侍，主农功、仓廪，统太仓、导官、籍田、上林令。
韩扬《天文要集》曰：天仓者，大司农也。
《异苑》曰：吴郡岑渊为吴郡，时大司农卿碑注在江乘湖西。太元中，村人见龟载从田中出，还其先处，萍藻犹着腹下。
史游《急就篇》曰：司农少府，国之泉也。
司农少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职令》曰：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能者。
《唐书》曰：韦弘机为司农少卿，受诏检校东都营田、园苑之事。高宗谓之曰：“两都是朕东西二宅也。今之宫馆，隋代所造，岁序既淹，渐将颓顿，欲有修造，又费财力，何如？”弘机奏曰：“臣任司农，向已十年，前後省费，今见贮钱三千万贯；若以供葺理，可不劳而就也。”上大悦。
上林苑令
《汉书□百官表》曰：水衡属官有上林令。
《续汉书》曰：上林苑令六百石，主苑中禽兽；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兽，送太官。
《李别传》曰：以郎谒者，为上林苑令。
扬雄《上林苑令箴》曰：芒芒天田，作。山有陵陆，野有林麓。夷原薮，禽兽攸伏。鱼鳖以时，刍荛咸植。国以殷富，民以家给。
太仓令
《六典》曰：太仓署令，掌九廪藏之事；丞为之贰。凡凿窖、置屋，皆铭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受领粟官吏姓名。又立碑如其铭焉。
《汉书》曰：淳于意为太仓令。
《续汉书》曰：太仓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受郡国转漕。
《梁冀别传》曰：太仓令秦宫，出入冀妻寿所，语言、饮食独往独来，屏去御者。（宫，冀仓头。）寿姊夫宗欣不知书，因寿气力起家，拜太仓令。
《齐职仪》曰：太仓令，周司徒属官，有廪人、仓人则其职也。
导官令
《六典》曰：导官令掌导择米麦之事。凡有九之用，皆随其精粗，差其耗损而供之。
《汉书□百官表》曰：少府属官有导官。（如淳曰：太官之别主酒也。）
《续汉书》曰：导官令一人，主舂御米及作乾□导择也。
太府卿
《六典》曰：太府卿之职，掌邦国赋货之事，总京都四市、平准、左右藏、常平八署之官属，举其纲目，修其职务；少卿为之贰。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权衡。
《周礼》曰：天官属有太府下大夫，掌贡赋，受其货贿之入。
《梁书》曰：天监七年，置太府，班第十三，掌金帛，府帑，统右藏令、上库丞、太市、南市、北市令、关津亦皆属焉。
《後魏书》曰：杨播字延庆，弘农华阴人也。播少修敕，奉亲尽礼。累迁右卫将军，从车驾南巡，到悬瓠除太府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杨崇礼为太府少卿，虽钱帛充仞，丈尺间皆躬自省阅，时议以为称职。擢拜太府卿，每岁勾剥省便常出数百万贯。在职二十年，公清如一。时太平日久，御府财物山积，以为经杨卿者，无不精好。

《唐书□官品志》曰：太府卿位视宗正，掌金帛府帑，统右藏令。

太府少卿

《後魏职令》曰：太府少卿第四品上，士人官上用勤笃有，细务无滞者。

《新唐语》曰：狄光嗣，仁杰长子也。睿宗朝起复除太府少卿，光嗣频表不起，乃降敕："朕念卿家门忠於王室，夺卿情理，以答殊恩。卿屡表固陈，词理恳至，循环省览，有足可矜。令遂所请，用劝浮薄，待卿情礼云毕，更候後命，仍编入史。"

市令

《六典》曰：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谓秤以格，斗以概也。）以三贾均平市。（精为上贾，次为中贾，粗为下贾。）凡卖买不和而擅固，（擅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也。）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谓在旁高下其价以相惑乱。）

《史记》曰：司马谈祖为汉市长。

《汉书□百官表》曰：内史，属官有长安市长，又长安西市令长、丞，属左冯翊。

《东观汉记》曰：祭遵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上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贷之，以为刺奸将军，语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令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晋书》曰：石苞卖铁于邺市，市长沛国赵元儒名知人，见而异之，便与结交。叹其远量，当至公辅。

《齐职仪》曰：市令，周有司、廛、肆、师、司、市、皆其任也。

平准令

《六典》曰：平准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为之贰。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则以时出贷；其没官物者，亦如之。

韦昭《辨释名》曰：释云：平准令，主染色。色有常平之法，准的之也。辨云：主平物价，使相依准。

《史记》曰：桑弘羊以物多腾跃，请置平准於京师，受天下委输，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则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矣。始置平准焉。

《汉书□百官表》曰：司农属官有平准令、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赵广汉清洁下士，有名誉。州举茂才，拜平准令。
《续汉书》曰：平准令，秩六百石。
《齐职仪》曰：染署，掌染缯色。少昊置五雉为工正，雉氏设五色之工。周有染人之职，掌丝帛以为服。
左右藏令
《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国库藏之事；丞为之贰。凡天下赋调，先於输场阅其合尺度斤两者。卿及御史监阅，然後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以别粗良，辨新旧也。
又曰：右藏置令掌邦国宝货之事；丞为之贰。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玩好之物皆藏之，出纳禁令，如左藏之职。
《齐职仪》曰：右藏库，周天府内府之任。天府，物所藏也。内府，掌邦市之出入，以待王用。後汉中藏府令、丞，掌币帛、金银诸物；晋置中黄左右藏。
卷二百三十三　职官部三十一
秘书监
《六典》曰：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属而修其职：少监为之贰。
《东观汉记》曰：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书监，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异同。
华峤《後汉书》曰：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藏室，道家蓬莱山。王融《曲水诗序》曰：”记言事於仙室。”谓藏室也。
《魏志》曰：王象字善伯，散骑常侍领秘书监，撰《皇览》。
鱼豢《魏略》曰：兰台，台也。而秘书署耳。
王隐《晋书》曰：王沉为秘书监，著《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序事。
又曰：羊为黄门郎，陈留王立，以少帝，不愿为侍臣，徙为秘书监。
又曰：惠帝永平元年，诏云：“秘书监综理经籍，考校古今，课试署吏，领有四百人，宜专其事。”
邓粲《晋纪》：华谭为秘书，自负宿名，意每怏怏，尝从容谓上曰：“臣老於秘阁矣。汲暗之言，复存今日。”上不悦。
《晋诸公赞》曰：荀勖领秘书监。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书，勖躬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列於秘书，经传阙文多所证明。
又赞曰：庾峻自司空长史迁秘书监，幽赞、符命、天文、地理，因有述焉。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孙盛字安国，为秘书监，笃尚好学。自少及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阳秋》
沈约《宋书□百官志》曰：秘书监、丞各一人，郎四人。魏武建国有秘书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右丞。黄初中，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之局不废。昔汉武帝建藏书之册，置写书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禄、石渠、延阁、广内秘府之室，谓之秘书。至成、哀世，使刘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于後则图籍在东观，有校书郎，又有著作郎。（傅毅、马融之徒多为校书郎。又蔡邕从尚书选入东观著作，邕既已为尚书郎而入东观著作，复拜议郎，知是著作郎也。）又硕学达官，往往典校秘书，如向、歆故事。或但校书东观，或有兼撰《汉记》也。

《梁书》曰：任字彦升，为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後魏书》：伊馥，世祖欲拜馥为尚书、郡公。馥辞曰：“尚书务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请收过恩。”世祖问其所欲，馥曰：“中、秘二省多诸文士，若恩矜不已，请参其次。”世祖贤之，遂拜为中护将军，秘书监。

《隋书》曰：柳，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与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於。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於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

《唐书》曰：魏征为秘书监，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自是秘府图籍，粲然毕备。

刘歆《七略》曰：武帝广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鱼豢《魏略》曰：芸台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称芸台。

《三辅黄图》曰：未央宫东有麒麟殿，藏秘书，即扬雄校书之处也。

王充《论衡》曰：兰台之官，监国得失也。

《通典》曰：秘书省，但主书写、勘校而已，虽非要剧，然好学君子亦多求为之。

温峤《举荀崧为秘书监表》曰：夫国史之兴，将以明得失之迹，谓之实录，使一代之典，焕然可观。散骑常侍崧文质彬彬，思义通博，历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秘奥，宣明史籍。

王肃《表》曰：青龙之末，主者启选秘书监，诏秘书驺吏以上三百馀人，非但学问义理，当闻有威严能检下者，诏肃以常侍领焉。

又王肃《论秘书不应属少府表》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郡国称敢言之上东观，且自大魏分秘书而为中书以来，传绪相继，於今三监未有隶名於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编名於驺隶，言事於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国典乎？太和中，兰台、秘书争议，三府奏议秘书司先王之载籍，掌制书之典谟，与中书相亚，宜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书为官联。
《华峤集》诏曰：“尚书峤体素弘简，文雅该通，经览古今，博闻多识，属书实录，有良史之志，故转为秘书监，其加散骑常侍。使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领之。峤表曰：“伏见诏书以臣为秘书监，加位常伯。昔刘向父子，世典史籍；马融通博，三入东观，非臣肤浅所敢投迹。”
《唐书》：太宗正授颜师古秘书监，制曰：“秘书望华，史官任重，选众而举，历代攸难。守秘书监颜师古，体业淹和，器用详敏，学该总流略，词兼典丽。职司图书，亟经岁序，朱紫既辨，著述有成。宜正名器，允兹望实可秘书监。
秘书少监
《唐书》：周思茂者，贝州漳南人。少与弟思钧俱早知名，自右史转太子舍人，与范履冰在禁，最蒙亲遇，至於政事损益多参预焉。累迁麟台少监、崇文馆学士。垂拱四年下狱死。
又曰：王绍宗，扬州江都人也。迁秘书少监，仍侍皇太子读书。绍宗性淡雅，以儒素见称。当时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张易之兄弟亦厚之；易之伏诛，绍宗坐以交往见废。
又曰：德宗以左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张荐为秘书少监，修撰如故。时裴延龄贵，欲异同宰府，乃言於上曰：“谏议大夫，论朝廷得失之官，史馆修撰，书朝廷得失之事，则领史职者不宜为谏官。”故有斯命。
秘书丞
《魏志》曰：武帝置秘书左、右丞，以刘放为秘书左丞，孙资为秘书右丞。
《魏略》曰：薛夏字宣声，天水人也，博学有才华。天水旧有姜、任、阎、赵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为单家，不为降屈，四姓欲治之。夏乃游逸，东诣京师。太祖宿闻其名，甚礼遇之。文帝又嘉其才，黄初中为秘书丞。帝常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谓之薛君。夏居甚贫，帝又顾其衣薄，解御袍赐之。其後，征东将军曹休来朝，时帝方与夏有所咨论，而外启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顾夏言之于休曰：“此君秘书丞，天水薛宣声也，宜共谈。”其见遇如此。
鱼豢《魏略》曰：薛夏为秘书丞，时秘书尝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秘书丞时为署耳，谓夏不得仪当有坐者。夏报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也、阁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无以折之。
又曰：严苞以高才，黄初中入为秘书丞，数奏文赋，帝甚异之。
《晋书》：嵇绍以父得罪，靖居私门。山涛领选，启武帝曰：“《康诰》有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子罪不相及。嵇绍贤侔郄缺，宜加旌命，请为秘书郎。”帝谓涛曰：“如卿所言，乃堪为丞，何但郎也。”乃发诏征之，起家为秘书丞。
王隐《晋书》曰：庾峻字山甫，博学有才。为秘书丞，遍观古今，闻见益优。
虞预《晋书》曰：何桢字元，庐江人也。为尚书郎，特诏参秘书丞。秘书本有一丞，时尚未转，遂以桢为右丞。右丞之置，自桢始也。
檀道论《晋阳秋》曰：太元十八年，王谧为秘书丞，乃表前尚书殷允、中书郎张敞、太子後率郄俭之、故太常桓石秀是多书之家，请秘书郎分局采借。
《齐书》曰：王俭字仲宝，为秘书丞。上表求校坟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献之。
又曰：张率字士简，吴郡人，迁秘书丞。高祖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胄绪未有为之，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
《齐职仪》云：秘书丞，铜印墨绶。
《南史》：刘孝绰迁秘书丞。武帝谓舍人周舍云：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故以孝绰居此职。”
《後魏书》：李彪字道固，迁秘书丞，分领著作事。自文、成帝已来至於大和，崔浩、高允著述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一二无存。彪与秘书令高始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焉。
又曰：李辅字伯尚，少有重名，高祖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驹，敕撰《太宗起居注》，寻迁秘书丞。
《後周书》曰：柳虬为秘书丞，时秘书虽领著作，不参吏事，自虬为丞，始令监掌焉。
王肃《论秘书表》云：青龙中议秘书丞、郎与博士议郎同职，近日月，宜在三台上。
又曰：秘书丞、郎宜比尚书郎，侍御史，今侍御史乘犊车奏事，用尺一；秘书丞、郎乘鹿车，犹用尺奏，恐非陛下崇儒之本意也。
秘书郎
《六典》曰：秘书郎四人，从六品上。《晋起居注》云：“武帝遣秘书，图书分为甲、乙、景、丁四部，使秘书郎各掌其一焉。”
《魏志》曰：王基字伯舆，东莱人也。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特表请基为别驾，後召为秘书郎，凌复请还。顷之，司徒王朗辟基，凌又不遣。朗书却州曰：“取宿卫之臣，留秘阁之吏，所希闻也。”凌犹不遣。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又曰：锺会字士季，敏惠夙成。时蒋济著论谓观其眸子可以知人，会年五岁见济，济大奇之。正始中以赐官郎中，为秘书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郤正字令先，安贫好学，博涉坟籍。弱冠能属文，入为秘书史，转令史，迁秘书郎。性淡於荣利，尤耽文章，自司马、王、杨、班、傅、张、蔡之俦遗文篇赋，及当世美书善论，益部有者，则钻凿推求，略皆寓目。

王隐《晋书》曰：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时陈留虞松为中书令，谓默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

又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

虞预《晋书》曰：司马彪，少笃学不倦，好色薄行，不交人事，专精学问。泰始中为秘书郎，後转为丞。

《晋太康起居注》曰：秘书丞桓石绥启校定四部书，诏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晋令》云：秘书郎掌外三阁经书，覆省校阅。正定脱误。

沈约《宋书》曰：秘书郎四人，後汉校书郎也。

又曰：萧惠开虽贵戚而车服简素，初为秘书郎，秘书、著作并名家年少，惠开意趣与之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语。

《宋书》曰：王敬弘子恢之为秘书郎，使求为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无竞之地。”文帝许之。

《梁书》曰：张缵，字伯绪，为秘书郎。固求不迁，欲遍观阁内图籍。

《後魏书》：高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秘书郎，典秘阁。谧以坟典残缺，奏广访郡邑，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

《通典》曰：宋、齐秘书郎皆四员，尤为美职，皆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十月便迁。

又曰：秘书郎有自齐梁之末多以贵游子弟为之，无其才实，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王肃《表》曰：臣以为秘书职于三台为近密，中书郎在尚书丞、郎上，秘书丞、郎宜次尚书郎下，不然则宜次侍御史下。秘书丞、郎俱四百石，迁宜比尚书郎，出亦宜为郡。此陛下崇儒术之盛旨也。尚书郎、侍御史，皆乘犊车，而秘书丞、郎独鹿车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转台郎以为秘书丞、郎之本意也。

卷二百三十四　职官部三十二

著作郎

《续汉书》曰：弘农杨彪，字文先，多识博闻，与诸郎著作东观。

王隐《晋书》曰：陈寿为著作佐郎，迁大著作。

又曰：陆士衡以文学为秘书监虞所请为著作郎，议《晋书》限断。

又曰：何嵩善《史》《汉》，为著作。

《晋书》曰：元康元年诏：著作郎旧隶中书，而秘书既典司文籍，今改中书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郎为秘书著作郎。
《晋中兴书》曰：孙盛历散骑常侍、秘书监，常领著作。
又曰：孙绰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於时才笔之士，绰为其冠。
又曰：李充为大著作。於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分作四部，秘阁以为永制。
又曰：谢沈为祠部郎，何充、庾冰以沈有史才，迁大著作。
《晋太兴起居注》曰：元帝依故事召陈郡王隐待诏著作，单衣、介帻，朔望朝著作之省。
沈约《宋书》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国史。丞天时年已老，而著作郎并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皇将九子，奶母何言耶！”
又曰：著作郎，後汉官。後汉已来，太史但掌天文律历而已，其国记撰述悉在著作。江左王导表著作为史官是也。後汉东观有著作郎。
《後魏书》：崔浩好文学，时人莫及。天兴中，给事秘书，转著作郎。太祖以其工书，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风严峻，宦者左右多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隐，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太祖知之，辄命赐以御粥。其砥直任时，不为穷通改节，皆此类也。
又曰：程骏拜著作郎。显祖屡引与论《易》、《老》之义，顾谓群臣曰：“朕与此人言，意甚闲畅。”又问骏曰：“卿年几何？”对曰：“臣六十有一。”显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岂非早也？”骏曰：“臣虽才谢吕望，而陛下尊过西伯。觊天假馀年，竭《六韬》之效。”
又曰：韩显宗除著作郎，高祖曾谓显宗及程灵虬曰：“著作之任，国言是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闻。若欲取古人班、马之徒，固自辽阔。若求之当代文学之能，卿等应推崔孝伯。”
又曰：赵逸为赫连屈丐著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书，曰：“此竖无道，安得为此言乎！作者谁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亦犹子囗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
《三国典略》曰：齐主以其著作郎祖 ；数上密启，命中书门下二省断 ；奏事。初， ；为秘书郎，用芳林遍略质樗蒲钱。又陈元康被伤将死，凭 ；作书属家累，并云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 ；不通此书，唤喜私问，得金二十五锭，惟与喜二锭，馀并自入。祖喜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璩等，叔谌以语杨，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其後齐文宣以 ；为秘书丞，盗遍略事发，付平阳王淹，令录 ；付禁。淹遣使收 ；， ；便私逃。黄门侍郎高德正谋云：但宣命向秘书称奉并州进止，须经史各部仰丞亲自检校，催遣，如此则 ；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安，夜当还宅，然後掩捉之。果如德正所图，遂缚送廷尉。据犯当死，文宣以其伏事先代，除名为民；爱其才伎，令直中书，普选劳旧，迁为著作。

《唐书》曰：著作郎邓隆上表请编录御制诗集，太宗冲让不许。隆好学多伎。王充兄子太之守河阳也，引隆为宾客，大见亲遇。及太宗攻洛阳，遣书谕太；隆为太复书，言辞不逊。洛阳平後，隆惧罪，变姓名，自号隐玄先生，窜於白鹿山，黄冠野服，不接人事。贞观初，征授国子主簿，与博陵崔仁师、昌黎慕容善行、弘农刘爻、新野康安礼、河东敬播俱为修史学士。隆负宿罪，犹不自安，太宗闻之，遣房玄龄谓之曰：“尔为王太作书，诚合重责，但各为其主，於朕何有恶哉？朕今为天子，何能追责匹夫之过尔，宜怛然，勿怀危惧也。”擢授著作郎。及修史成，寻卒。撰《东都记》三十卷，为学者所重。

又曰：龙朔二年改著作郎为司文郎中，佐郎为司文郎。

又曰：《刘允济传》，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济奏上《明堂赋》以讽，则天甚嘉叹之，手制褒美，拜著作郎。

陶氏《职官要录》曰：著作郎。视通直郎，史才富博者为之。

《应亨集□让著作表》曰：自司隶校尉奉至臣五叶著作，不绝乡族，以为美谈。

著作佐郎

王隐《晋书》曰：武帝欲以郭琦为佐著作郎，问尚书郭彰。彰憎琦不附已，答诏“不识。”上曰：“若如卿言，乌丸家儿能事卿，即堪为郎矣。”及赵王伦篡，又欲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能复为今世吏。”终於家。

又曰：华峤《汉书》十典未成，秘书监缪征奏峤少子畅为著作佐郎，卒成十典。

《晋中兴书》曰：郭璞奏《南郊赋》，中宗见赋，嘉其才，以为著作佐郎。

又曰：华谭为秘书监，时晋陵朱凤、吴郡吴震等，以单族有史才白首衡门，谭荐二人擢补著作佐郎，并皆称职。

沈约《宋书》曰：谢裕字景仁，陈郡阳夏人也。会稽王世子元显嬖人张法顺，权倾一时，内外无不造门者，惟景仁不至，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桓玄诛元显，见景仁谓四坐曰：“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

《後魏书》曰：宋弁字义和，为著作佐郎，寻除尚书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会之次，历访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高祖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赐名为弁，意取弁和献玉，楚之不知宝之理也。

《後周书》曰：黎景熙，字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东卜，大统末，除安西将军，寻拜著作佐郎。於时伦辈皆位兼常、伯，车服华盛，惟季明独以贫素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无愧色；又勤於所职，著述不怠；然性尤专固，不合於时，是以一为史官，十年不调。

《张华别传》曰：陈寿好学，善著述，论著作佐郎。当时，夏侯湛等多欲作《魏书》，见寿所作，即坏已书。

《文士传》曰：束晚应司空辟，入府六日，除著作佐郎。著作西观，撰《晋书》，草创三《帝纪》及《十志》。

又曰：张载作《汜赋》，太仆傅玄见赋叹息称善，以车迎载，言谈终日。玄深贵重载，遂知名，起家征为佐著作郎。

校书郎

《六典》曰：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

《汉书》曰：刘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时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无所不究。

又曰：王莽、刘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上，治狱使者来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从阁上自投下，几死，莽曰：“雄素不与事，何故在此？”问其故。乃刘尝从雄学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诏勿问。

《後汉书》曰：马融字季长，博通经籍。永初二年，大将军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秉政。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狩之礼，息战阵之法，故使猾贼纵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并用，无或可废。乃上《广成颂》以讽谏。

王隐《晋书》曰：郑默，字思元。为秘书郎，删省旧文，除其浮秽，著《魏中经》。中书令虞松谓默曰：”而今而后，朱紫别矣。”

《晋令》曰：秘书郎掌中外三阁经书，覆校阙遗，正定脱误。

《晋太元起居注》曰：秘书丞桓绥启校定四部书，诏遣郎中四人，各掌一部。

《唐书》曰：杨口，华阴人。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

正字

《六典》曰：正字四人，正九品下，掌定典籍，刊正文字。

《唐书》曰：陈子昂苦节读书，尤善属文。高宗灵驾将还长安，子昂诣阙上书，陈东都形胜可以安置山陵，关中俭旱，西行不便。则天召见，奇其对，拜麟台正字。

又曰：吴通玄、道为太子诸王授经，而通玄兄弟出入禁掖，恒侍太子游。通玄与兄通微俱博学善属文，文采绮丽。通玄幼应神童，释褐秘书省正字。

又曰：苏弁字元容，京兆武功人也。弁少有文学，举进士，授秘书省正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明皇杂录》曰：刘晏以神童为秘书、秘书省正字。上问晏曰：“正字正得几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玄宗大奇之。

卷二百三十五　职官部三十三

太史令

《春秋元命苞》云：屈中挟一而起者为史，史之为言纪也，天度文法以此起也。

《尚书□酒诰》曰：太史友，内史友。（太史，内史掌国典法所宾友者也。）

《周书》曰：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右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其惊，余乃取，遂事之，要戒申戎夫王之朔望以闻也。”

《礼记□曲礼下》曰：天子建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

又《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春秋□宣上》曰：赵穿攻灵公於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贻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

又《襄四》曰：太史书：“崔杼杀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嗣续。）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曰：鲁昭公二年，晋韩宣子聘鲁，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

《周礼□春官下》曰：太史掌建国之六典。（太史，日官也。《春秋传》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卿。）

《大戴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则有司过之史。

《春秋文耀钩》曰：楚立唐氏以为史官，苍□如霓，围轸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轸而蹲，（蟠，犹周也。蹲，踞也。）楚惊。

《唐史》曰：君慢命，又简宗庙，（命，天命也。轸，于天文楚之分也。向之而踞，是慢命踞简宗庙。）於是昼遗炎烟，耀於苍□，精消无文。（轸火精□水气围轸水也。昼，日阳也，炎火亦阳也。遗之者象蟠所也。水难胜火，三阳并气，且火炎上宜消灭也。文则蚬也。）唐史之册，上灭苍□。（告神以史功也。）

《韩诗外传》曰：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太史也。

《毛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後语》曰：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
《国语》曰：郑桓公为司徒，问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也。）余惧及之焉。”
《汉书》曰：司马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如淳曰：《汉仪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臣瓚案：《百官表》无太史公。茂陵中书司马谈为太史令。）迁仕，为郎中，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𠀋（音昨）、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如淳云：周南，洛阳也。）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绪，封泰山而予不得行，是命也夫！是命也夫！予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述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
又《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
又曰：青史子注，古史官记事也。
又曰：孔甲《盘盂》篇。（黄帝史官。）
又曰：史籀。（周宣王大史，作大篆。）
又曰：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章。
《东观汉记》曰：阴猛以博通古今为太史令。
司马彪《续汉书》曰：张衡字平子，以郎中迁太史令。妙善玑衡之正，作浑天仪，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如酒杯。如有地动，樽则震，寻其方面，知震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
张《汉纪》曰：初，王师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御史、太史令王立曰：“去春，太白犯镇星於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河，北不可犯也。”由是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後立数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者土也。承汉，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惟委任曹氏而已。”曹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於朝廷，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应劭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掌天时星历。凡岁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奏良日；国有瑞应、灾异，记之。
又曰：太史令秩六百石。望朗三十人，掌故三十人。昔在颛顼，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分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至於夏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周，世叙其官皆精研术数，穷神知化。当春秋时，鲁有梓慎，晋有卜偃，宋有子韦，郑有裨灶，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言屡中，有备无害。汉兴，甘石、唐都、司马父子抑亦次焉。末涂偷进，苟忝兹阶，既ㄅ候望，竞饰邪伪，以凶为吉，莫之惩纠。

《汉旧仪》曰：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马迁父谈，世为太史。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

《魏志》曰：黄龙见谯桥，桓玄问太史令单，曰：“其国当有王者。”

《吴志》曰：吴范字文则，会稽上虞人也。刘盛兵西陵，范曰：“後当和亲。”终皆如言。其占验明审如此。权以范为骑都尉，领太史令，数从访问，欲知其诀。范秘惜其术，不以至要语权。权由是恨也。

又曰：韦曜字弘嗣。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

沈约《宋书》曰：太史掌历数、灵台，专候日月星气焉。

《世本》曰：沮诵，苍颉作书。（宋衷注曰：沮诵、苍颉、黄帝之史。）

《唐书》曰：乾元元年改太史局为司天台，掌天文、历数、风口、气色有异则密封以闻。其小史有司历、保章正、灵台郎、挈壶正等，官各有差。

《吕氏春秋》曰：夏太史令终古见夏桀惑乱，载其图法而泣，乃出奔商；商太史高势见纣之迷乱，载其图法出，之周；晋太史屠乘见晋之乱，以其图法归周。

《帝王世纪》曰：黄帝使苍颉取象鸟迹，始作文字之篆，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册而藏之。

《文士传》曰：张衡性精微，有巧艺，特留意於天文、阴阳、算数，由是迁太史令。

《环济要略》曰：太史令取善纪述者，使记时事，天子图书计最典籍皆副焉。

《贾谊书》曰：不知日月之时节，不知先王之讳与国之忌，不知风雨雷电之眚，凡此属太史之任也。

扬雄《太史令箴》曰：昔在太古，爰初肇记。天地之纪，重离是司。降及唐虞，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百政攸宜。夏帝不慎，羲和不令，湎时乱日，帝旅爰征，庶寮至殷，惟天为难，夏氏黩德面明神不蠲。

荀悦《申鉴》曰：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庙，左右二史臧否成败无不存焉。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悖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方，各书其事，岁尽则集之於尚书。

殿中监

《六典》曰：殿中监掌服御之事，总尚食、尚药、尚衣、尚乘、尚舍、尚辇六局之官属，备其礼物而供其职事。少监为之贰。尚食奉御掌常谨其储供，辨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数；直长为之贰。尚药奉御掌合和药物，辨药上中下之三品；直长为之贰。尚衣奉御掌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尚乘奉御掌内外闲厩之马，辨其粗良，而率其习驭；直长为之贰。尚舍奉御掌殿庭张设、汤沐，而洁其洒扫；直长为之贰。尚辇奉御掌舆辇、伞扇之事，分其次序，而辨其名数；直长为之贰。

大长秋

《天官书》：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宫正、宫伯、（皆主王宫中官之长。）宫人、（掌王之六寝也。）内宰、（理王内之政令，以阴礼教六宫。阴礼，妇礼也。）阍人、寺人官。战国时有宦者令，秦有将作、尉卫、少府各一人。（并皇后卿也。）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将作为大长秋，（颜师古曰：秋，收成之时；长，恒久之义。故以为皇后官名。）或用中人，（中人，阉人也。）或用士人。成帝加置太仆一人，掌太后舆马，通谓之皇太后卿；皆随太后宫为官号，无太后则缺。至後汉复增置丞、中宫谒者令、中宫尚书、中宫私府令、中宫永巷令、中宫黄门冗从仆射，虎贲官骑、中宫官署令、药长并隶大长秋。历魏、晋、宋、梁、陈、後魏皆有长秋之号，而官属省置不同。北齐有长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诸宫门掖庭等，并用宦者。隋改曰内侍省，炀帝改为长秋监，置令一人、丞二人，并用士人。唐武德初复为内侍省，皆用宦者。

《後汉书》曰：郑众字季产，南阳人也。为人谨敏有心，永平中，初给事太子家。肃宗即位，拜小黄门，迁中常侍。和帝初，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又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谟诛之，以功迁大长秋。

又曰：良贺位为大长秋，清俭退厚。阳嘉中诏九卿举武猛，贺独无所荐，引帝问其故，对曰：“臣生自草茅，长於宫掖，既无知人之明，又未尝交加士类。昔卫鞅因景监以见，有识知其不终。今得臣举者，匪荣伊辱。”固辞之。

又曰：曹腾字季兴。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册功，皆封亭侯，腾迁大长秋。用事省闼三十馀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

又曰：曹节字汉丰，南阳新野人也。灵帝即位，以定册功封长安乡侯。时窦太后临朝，后父大将军武与太傅陈蕃谋诛中官，节等与长乐五官史朱等，矫诏诛武、蕃等，节迁长乐卫尉，後转大长秋。

卷二百三十六　职官部三十四

国子祭酒

《六典》曰：国子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韦昭《辩释名》曰：祭酒者，谓祭六神以酒之也。辩云：凡会同飨宴，必尊长先用，以酒祭先，故曰祭酒。汉时吴王年长，以为刘氏祭酒是也。
徐广《释祭酒》云：古主人具馔，则宾中长者一人举酒祭地，是则长者为祭酒也。
《汉书》曰：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应劭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饮时，惟尊长者，以酒沃酹也。
又曰：张安世荐苏武明习故事，奉使不辱君命。宣帝以武壮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
《续汉书□百官表》曰：建武初，置五经博士，太常差次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
《汉书□百官表》注：博士祭酒一人，掌国子学，每朝，服进贤两梁冠，佩水苍玉。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纂请秦宓为师友祭酒。
《晋书》曰：袁瑰字山甫，为国子祭酒。时属经丧乱，礼教陵迟，瑰上疏，求立学徒，帝从之。国学之兴，自瑰始也。
又曰：裴为祭酒，奏立太学，讲堂筑门阙，刻石写五经。
《晋中兴书》曰：杜夷字行齐，以儒学称。中宗以夷为丞相祭酒。中兴初，皇太子凡三至夷舍，执经问义。
沈约《宋书》曰：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有仆射。光武增为十五人，益一经有数家之学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仆射曰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长也。
《齐书》曰：张绪。竟陵王子良领国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辞祭酒以授张绪，物议以为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绪领国子祭酒。
《齐职仪》曰：晋令博士祭酒掌国子学，而国子生师事祭酒，执经，葛巾单衣，终身致敬。
《梁书》曰：王承字安期，为国子祭酒。承祖俭父柬并居此职，三代为国师，前代未有，当时以为荣。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建元七年，高平苏通、长乐刘祥并以硕学耆儒，尤精二礼。坚以通为《礼记》祭酒，居于东庠；祥为《仪礼》祭酒，处于西亭。坚每月朔旦率百僚亲临讲论。
《後魏书》曰：韩子熙累迁国子祭酒。子熙俭素安贫，常好退静。迁邺之始，百司并给兵力，时以祭酒闲豫，止给二人。或有令其陈谒者，子熙曰：“朝廷不与祭酒兵，何关韩子熙事？”论者称之。
《後周书》曰：卢诞本名恭祖，拜给事黄门侍郎，魏帝诏曰：“经师易求，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难得。朕诸儿稍长，欲命卿为师。”於是亲幸晋王第，敕晋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赐名曰诞。又以诞儒宗学府，为当世所推，乃拜国子祭酒。

《隋书》曰：杨汪字元度，拜国子祭酒。帝令百僚就学，与汪讲论，天下通儒硕学多萃焉。论难锋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书其问答奏之，省而大悦，赐良马一匹。

又曰：元善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於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赍绢百匹，衣一袭。

《唐书》曰：许後胤尝侍太宗讲，後为睦州刺史，因入朝乞骸骨，太宗召问曰：“朕与卿刺史，资以自养，何谓即求致仕。”后胤对曰：“年老筋力不逮，望得私第，时见阙庭。”太宗曰：“卿气力犹强，欲何官也？”後胤陈谢不敢，太宗曰：“朕昔从卿读书，卿今日从朕求官，但言所欲，不相违也。”时国子祭酒缺，後胤奏言之，因授国子祭酒。

《风俗通》曰：孙卿有秀才，善为《诗》、《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而孙卿最老师，三为祭酒。

齐王融《为王俭让国子祭酒表》曰：窃以成均义重，振古所崇，资师道尊，有来攸尚。匪由兰芷，畴变入室之情；不自朱蓝，何迁素丝之质？

司业

《唐书》曰：韦叔夏迁成均司业，久视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礼仪，国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详明。成均司业韦叔夏、太子率更令祝钦明等，博涉礼经，多所该练，委以参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礼所修仪注，并委叔夏等刊定讫，然後进奏。”

又曰：归崇敬上言：“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设ね，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ㄐねㄝ也。今太学既不教乐，於义则无所取，请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上。”

博士

《六典》曰：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国公子、孙。

应劭《汉官仪》曰：博士，秦官也。博者，通博古今；士者，辩於然否。孝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秩六百石，太常差次有聪明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总领纲纪。

《汉旧仪》曰：武帝初置博士，取学通行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朝贺，位次中都官，吏称先生不得言君，其弟子称门人也。

《汉书》曰：贾谊，文帝召为博士，时年二十许，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韦贤字长孺，为人质朴少欲，笃志於学，兼通《礼》、《尚书》，以《诗》教授，时人号称邹鲁大儒，征为博士。
又曰：公孙弘对策，时百馀人，太常奏第居下。天子擢之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严，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也。
又曰：元鼎中，徐偃为博士，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张汤劾偃矫制，法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万人，专之可也。汤不能诎。
《东观汉记》曰：甄宇拜博士，每腊诏赐博士羊，人一羊，有大小肥瘦，时议欲杀羊分肉，又欲投钩。宇因取瘦者，自是不复争。後召会，诏问”瘦羊博士”所在，京师因以为号。
又曰：欧阳歙，其先和伯从伏生受《尚书》，至于歙，七世皆为博士，敦於经学，恭俭好礼。
《後汉书》曰：光武每朝会辄令桓荣於公卿前说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会博士缺，帝欲用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帝曰：“俞，往，汝谐。”因拜荣为博士。
又曰：董钧，永初为博士，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多见从用，当世称通儒。
华峤《後汉书》曰：初，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叔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陈元闻之，乃诣阙上疏争之，更相辩对，凡十馀上，帝卒立左氏学也。
《汉旧仪》曰：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馀人，朝服，玄章甫冠。
《魏志》曰：乐祗字文载。少好学，黄初中征拜博士。于时太学初立，博士十馀人，学多偏僻，不敢亲教，备员而已。惟文载五业并授。
又曰：文帝黄初五年，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梁》博士。
又曰：明帝太和二年，诏曰：“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自顷儒官或非其人，将何以宣明圣道！其高选博士才任中常侍者。
《吴志》诏曰：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自建兴已来，时事多故，吏民颇以目前趋务，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则伤化败俗。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学者各令就业，一岁课试，差其品第加以位赏。使见之者乐其荣，闻之者羡其誉，以敦王化，以隆风俗。
《晋令》曰：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若散骑、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试在高等，拜郎中。
《晋书□载记》曰：姚泓受经于博士淳于岐。岐病，亲诣省病，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崔逸字景隽，好古博涉，为国子博士。每因公事，逸常被诏独进，博士特命，自逸始也。
《後周书》曰：卢辩字景宣。为太学博士，以《大戴礼》未有解诂，辩乃注之。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谓辩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纂前修矣。”
《隋书》曰：马光，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
又曰：马光为太学博士，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馀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辩，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
又曰：王颁授著作佐郎，寻令於国子讲授。会高祖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颁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国子博士。
又曰：何妥授太学博士。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喾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伯。
又曰：房晖远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
《鲁国先贤传》曰：汉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申公为《诗》，号曰《鲁诗》。
《李后邠 别传》曰：后邠 上书太后，数陈忠言，其辞虽不能尽施用，辄有策诏褒赞焉。博士著两梁冠，朝会宜随士大夫例。时贱经学博士，乃在市长下，公奏以为非所以敬儒德、明国体也。上善公言，正月大朝引博士公府长史前。
《殷氏世传》曰：殷亮，建武中征拜博士，迁讲学大夫。诸儒讲论，胜者赐席，亮重席至八九，帝嘉之，曰：“讲学不当如是耶！”
《典略》曰：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为鲁相，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
《论衡》曰：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博士弟子郭略，夜定旧说，死於烛下。
少府监
《六典》曰：少府监之职、掌百工技巧之政令，总中书尚、左尚、右尚职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掌治五署之官属，正其工徒，谨其缮作；少监为之贰。
《汉官□宰尹下》曰：少府，言别为小藏，故曰少府。
《汉书》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
又曰：欧阳地余，字长宾。为少府，诫其子曰：“我死，官属送汝财物慎无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洁著，可以自成。”及卒，少府官属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焉，赐钱百万。
《後汉书》曰：东平王苍为骠骑。正月朔朝，苍当入贺，故事少府给璧。时阴就为少府，贵傲不奉法，漏将尽，求璧不得。苍掾朱晖遥见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绐曰：“试请观之。”既得而驰奉之，就复以他璧朝。
张《汉记》曰：太常种拂与李儒战而死，子劭征为少府、鸿胪皆不受，曰：“我父尽忠於朝，而为时所妒，父以身徇国，为贼臣所害，为臣子不能除贼，何面目复覲明主！”三辅闻之，为之感动。
应劭《汉官仪》曰：少府掌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以给私养，自别为藏。少者小也，故称少府。
《魏志》曰：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之，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珍玩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
又曰：杨阜字义山，为少府卿，然以天下为己任。
《吴志》曰：先主遣少府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比者若越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台，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详对曰：“大王欲奉至尊以合诸侯，若越横江而游姑苏，是踵亡秦而蹈夫差，恐天下事去矣。”太祖曰：“徐生得无逆诈耶！”
臧荣绪《晋书》曰：陈字国镇，过江为少府卿。时大旱经久，大兴四年四月始雨，有司奏应报赛宗庙山川。中宗诏曰：“祈庙云报赛，非奉尊上辞也，吾意有疑。”以为旧山川有祈报，故雨应赛，非大事不应告庙；子无要君亲之道，读祭称赛，於义有违。从之。
《唐书□官品志》曰：少府卿位视尚书左丞，置材官将军、左中尚方、甄官、平水、中署、南塘、邸税库、东西冶、中黄、细作、炭库、纸官、染署等令、丞。
将作监
《六典》曰：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属，以供其职事；少匠贰焉。
《汉书》曰：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
范晔《後汉书》曰：魏霸征拜将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顺陵。时盛冬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冻，中使督促，数罚掾吏以厉霸。霸抚循而已，初不切责，而反劳之曰：“令诸卿被辱，大匠过也。”吏皆怀恩，力作功倍。
《续汉书》曰：曹褒字叔通，迁将作大匠。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自省医药糜粥，死者减少。
又《百官志》曰：将作，秩二千石，掌作宗庙、路、寝、宫室。丞一人，六百石。左右校令，左右工徒，掌木工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
又曰：李固字子坚，迁大匠，常推贤士孔融，以将作大匠迁少府也。
华峤《後汉书》曰：应顺字仲华，为将作大匠，发摘众奸，皆极其刑，豪猾之吏敛迹。视事五年，省费以亿万。
应劭《汉官仪》曰：世祖中兴，以谒者领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真，位次河南尹。永元七年大匠应慎上言：“百郡计吏，观国之光，而舍逆旅，崎岖私馆，贡篚之物，朽湿曝露。昔晋霸之盟主耳，舍诸侯於隶人，郑子产以为大讥，况今四海之大而可无乎？”和帝嘉纳之。
《魏志》曰：杨阜字义山，为将作大匠。明帝时初治宫室，发美女充後庭，阜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後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密乎？”帝闻之而愈敬惮。
《晋书》曰：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文《尚书》，奏今文长於古文，宜以古文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
《唐书□官品志》曰：大匠卿位视太仆，掌土木之工，统左、右校诸署。
《汝南先贤传》曰：应仲华迁大匠，除藻饰之无用，割有损之浮费，凡所省息七亿馀万。
卷二百三十七　职官部三十五
总叙将军
石氏《中官占》曰：河鼓星主军鼓，一曰三星主天子三将军。中央大星为大将军，左星为左将军，右星为右将军，所以备关梁而距难也。
《周礼□夏官上□大司马》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一乡之民也。凡起从役家一人也。）王六军，（六乡之数也。卿治文教，军定武功。其道皆兼三才而两之，故数俱六也。）大国三军，（公侯之封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一军。）次国二军，（诸伯之封。）小国一军。（子男之封。）军将皆命卿。（位视六事之人，司于六军之大夫。春秋之时，列国有正卿为将军，又以亚卿一人为佐，犹执政者贪其权，遂以陵迟，皆非周公之旧也。）
《左传□襄公十三年》曰：晋於绵上以治兵，使士モ将中军，辞曰：“伯游长。昔臣习於知氏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使荀偃将中军，士モ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
《孝经左契》曰：将军顺虎衔珠，大夫正海出鱼。
《史记》曰：齐景公召穰苴与语，大悦，以为将军，将兵燕。
又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周亚夫为将军，居灞上，祝兹候（徐广曰：表作松兹。姓徐名悍也。）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备胡。
《汉书》曰：楚王召宋义计事，而悦之，因以为将军。
范晔《後汉书》曰：灵帝时，望气者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源说何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亲于兵事，可以威压四方。”诏进大发兵，讲武于平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有小坛，复九重华盖，高九丈，引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阵。天子亲出监军，住大华盖下，进住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上马，称“无上将军”，行阵三匝而还。
《魏志》曰：太祖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魏书》曰：绥，却也。有前一尺，无却一寸也。）《尸子》曰：“十万之军无将军，必乱。”
左右卫将军
《六典》曰：左右卫将军之职，掌统领宫庭巡警、冲卫之法令，以督其属之队仗，而总诸曹之职务焉。其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将军所掌之职皆如之。
《晋书》曰：羊为晋台左卫将军。
又曰：吴隐之迁左卫将军。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衤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贫庶。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南顿王宗字延祖，拜左卫将军，为肃祖所昵，委以禁旅。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领左卫，少有风格，尚刑名之学，尝著《废庄论》。
又曰：虞谭、陈略、曹毗、毛安之并为左卫将军。
沈约《宋书》曰：左、右卫将军，晋文建国所置。
《隋书》曰：薛世雄，性廉谨，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帝由是嘉之。帝尝从容谓群臣曰：“我欲举好人，未知诸君识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皆称善。帝复曰：“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於是超拜右翊卫将军。（炀帝改左右卫为之。）
《唐书》曰：元和中，以前灵盐等节度使王亻必为右卫将军。亻必在镇，无智略以驭人，居常猜忌及多杀人以惧之，众亦不附。及召至，逾月而授以卫将军。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亻必始以责罢中书草制。
《隋书》曰：来护儿，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军，帝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驾江都，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荣之。
《魏志》曰：许褚从太祖战，大破马超等，乃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文帝践阼，迁武卫将军。
又曰：曹爽自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爽秉政，又以弟训为武卫将军。
《王敦别传》曰：敦子应，字安期，官至武卫将军。
《隋书》曰：独孤盛为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作乱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卫者皆释仗而走。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形势太异也！”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无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话！”不及被甲，与左右十馀人逆拒之，为乱兵所杀。
《唐书》曰：咸通中以伶官李可及为威卫将军，曹确执奏曰：“臣览贞观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员。顾谓房玄龄曰：‘朕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太和中文宗欲以乐官尉迟璋为王府率拾遗，窦询直极谏，乃改授光州长史。伏乞以两朝故事，别授可及之官。”帝不之听。
又曰：高祖以李粲为左监门大将军，礼高年也。初，高祖问粲年几，对曰八十，高祖曰：“公清之誉闻於隋日，今年齿虽迈，筋力未衰，但监门之职，非公莫可，意欲相委如何？”粲以年老辞让，高祖曰：“藉公处分耳，岂欲烦公筋力耶！”於是诏粲自非殿庭，皆乘蜀马，论者荣之。
又曰：王及善除右千牛卫将军，高宗谓曰：“朕以卿忠敬，故与卿三品要职。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侧，知此官否？”
又曰：李听，元和中为羽林将军，有名马，穆宗在东宫令近侍讽听献之。听以职总亲军，不敢从。及即位之始，幽冀不廷，太原与二镇接境，方议易帅。宰臣进拟，上皆不允，谓宰臣曰：“李听为羽林将军，不与朕马，是必可任。”
《五代史》云：周广顺二年十二月，诏改左右威卫复为左右屯卫，避太祖讳也。
左右金吾卫将军
《六典》曰：左右金吾卫大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
《百官表》云：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师。（如淳曰：所谓游徼，徼循禁备盗贼也。颜师古曰：徼，谓遮绕之也。音工钓反。）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应劭曰：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也。颜师古曰：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职主先导，以备非常，故执此鸟之象，因以名官也。）缇骑二百人，舆服导从，车骑满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旧掌京师盗贼，考按疑事。汉郅都、宁成、王温舒、咸宣等皆截理横噬虎而冠者也，止切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辨亦旋诛黜。又置执金吾丞。後汉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卫尉巡行宫中，金吾徼循宫外，为表里以擒奸讨猾。）日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自中兴但专徼循，不与他政。又有执金吾吏、文学执金吾佐、执金吾员吏。魏武秉政，复为中尉。晋初罢直，至後周置武环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将军一人、将军三人，掌车驾出入，先驱後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炀帝大业三年改为左、右武候卫，所领军事名飞。（《汉宫表》曰：汉有左戈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飞，掌戈射，属少府。光武省之，隋代采旧名。）唐初又为左、右武候府，（贞观十年十二月，马周奏：京城诸街置鼓，罢传呼。）龙朔二年改为左、右金吾卫，置大将军一人，所掌与隋同；将军二人副其事。（领官属并。隋置，大唐因之。）

《後汉书》曰：初，光武适新野，闻阴后美，心悦之。後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汉官□宰尹下》曰：吾，御也，常执金革以御非常。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马导从，充满於路，世祖微时，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是也。

《汉书□百官公卿表》曰：秦名曰中尉，掌徼循京师。有两丞、候、司马，兵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

又曰：毋将隆为执金吾。时侍中董贤方贵，上使中黄门发武库兵，前後十辈，送贤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苏林曰：用度皆出大司农。）大司农钱自非乘舆不以给，供养劳赐，一出少府。盖不以本藏给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

又曰：郅都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也。

《东观汉记》曰：马防字孝孙。拜执金吾，性矜严公正，上事处议多见用。

《续汉书》曰：阴识拜执金吾，位特进，入则极言正谏。至与宾客语，不及国事，常慕仲山甫匪躬之节，所用掾史皆得天下俊哲。（虞诩、传贤等是也。）

又曰：朱浮字叔元，为执金吾。帝以二千石长吏多不堪任，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交易纷扰，百姓不宁。六年，有日蚀之异，浮因上疏切谏，自是州郡奏长吏二千石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後黜退。

又曰：秩中二千石，掌外司非常水火之事，旦三绕行宫外，及主兵器，丞一人，比千石。

华峤《後汉书》曰：贾复为执金吾。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将反，上召诸将议，以橛叩地曰：“郾最强，宛次之。”复率尔对曰：“臣请击郾。”上笑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执金吾击鄙，吾复何忧耶？”
又曰：耿秉为人威重，有谋略，拜执金吾。每行幸，秉恒领宿卫。
谢承《後汉书》曰：梁冀为执金吾，岁朝，托疾不朝，司隶扬雄治之，诏以二月俸赎罪。
《汉杂事》曰：辛庆忌明略威重，任国柱石，为执金吾。
《魏书》曰：臧霸与曹休讨吴，破贼吕范於洞浦，征为执金吾。每有军事，帝咨访焉。
又曰：崔琰迁中尉。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七寸，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严惮焉。
又曰：徐奕，太祖以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侧席；汲黯在朝，淮南为之折谋。《诗》称‘邦之司直’君之谓也。”
《唐书》曰：高祖以徐世为右武候大将军，（隋大业三年及唐初并为左右武候，至龙朔二年复为左右金吾。）诏曰：“念功褒善，哲王彝训；纪德亲贤，有国通典。黎州总管曹国公世本自黎阳，拥徒归顺，任以藩岳，诚效克彰，节义不渝，夷险无变，信同金石，操拟松筠，宜加宠命，用超恒序，可赐姓李氏。”
又曰：赵道兴，贞观初历迁左武候中郎将，明闲宿卫，号为称职。太祖尝谓之曰：“卿父为隋武候将军，甚有当官之誉。卿今克传弓冶，可谓不坠家声。”因授右武候将军。其父时廨宇，仍旧不改，时人以为荣。
又曰：裴为右金吾将军。建中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时十月禁屠杀，以甫近山陵，禁益严。尚父、汾阳王郭子仪隶人杀羊以入，门者觉之，列奏状，上以为不畏强御，累遣宣喻。或谓曰：“郭公有社稷功，岂不为盖之？”笑曰：“非尔所解。且郭公威仪权太盛，上新即位，必谓党附者众。今发其细过，以明不弄权耳。吾上以尽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又曰：臧希让为金吾大将军。肮脏好谈时政，屡以理体上于公卿，诏令集贤院待制。希让无学术，及处近地，从容公卿间，强引文言以自贤，而所闻知多道途得之，每发必差谬，颇为士子所笑。
诸卫上将军
《唐通典》曰：魏黄初中，始有上大将军，以曹真为之。吴亦以陆逊为上大将军。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将军；隋并以为武散官，不理事。上大将军从二品。
又曰：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窦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古今，自昔位号不足以为称，乃特置天策上将军以拜焉，位在王公上。
又曰：贞元二年九月诏曰：“六军先已各置统军一人，今十六卫，宜各置上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一人，秩从其品。”繇是上将军之官始列於品位。
卷二百三十八　职官部三十六
大将军
《史记》曰：武帝伐匈奴以卫青为大将军，位在诸公上。公卿皆拜，惟汲黯独揖。有言大将军尊贵不宜尔，黯曰：“大将军有揖客，独不贵耶？”青闻之，愈重黯。
《汉书》曰：武帝以霍光为大将军，辅昭帝，田千秋为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听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千秋居相位，谨厚有重名。光谓千秋曰：“始与君具受先帝遗诏，令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无负天下。”千秋曰：“惟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
《後汉书》曰：窦宪为大将军，威震天下，复出屯武威。会帝西祠园陵，诏宪与车驾会长安。及宪至，尚书以下议欲拜之，伏称万岁。韩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谄，下交不黩，礼无为人臣称万岁之制。”议者皆惭而止。
又曰：诏邓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焉。
应劭《汉官仪》曰：和帝以窦宪为大将军，乃冠三公。
又曰：梁冀为大将军，以三世姻媾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举高第茂才，官属皆倍馀府。
《魏志》曰：文帝以孙权为大将军，吴王，加九锡。
又曰：太傅司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诏召高文惠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傅谓之曰：“君为周勃矣。”
《後魏书》曰：莫题有谋策，为大将军，平慕容麟，赐爵东宛侯。後太祖欲广宫宇，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以题机巧，令监定焉。
陈思王《辅臣论》曰：知虑深奥，渊然难测；恭以奉上，爱以接下；纳言左右，为帝喉舌：曹大将军也。
大将军
《魏志》曰：王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
臧荣绪《晋书》曰：鲁芝字世英。耽思坟籍，研精稽古，自三代之奥典，圣人之微言皆赅览焉。大将军曹爽辅政，高选贤明以为官属，延芝为司马。
《续汉书》曰：李固字子坚，拜议郎，为洛阳令，大将军梁冀请为从事中郎。
《晋书》曰：郑冲字文和，以儒雅为业，箪食瓢饮，布衾袍，不以为忧。大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曹爽以为从事中郎。
又曰：李喜，景帝辅政命喜为大将军从事中郎。喜到，引见，谓喜曰：“昔先公辟君而不应，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对曰：“先公以礼见待，喜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帝甚重之。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郭舒，大将军王敦以为从事中郎。会敦讨刘隗，切谏，敦大怒曰：“人中间言卿痴，故炙卿眉头，今疾复发耶！勿复语也。”舒曰：“明公听舒一言。舒闻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皆不痴也。昔尧立诽谤之木，舜悬敢谏之鼓，公为胜尧舜耶？而乃折舒使不得言！”敦默然也。
《竹林七贤传》曰：阮籍字嗣宗，为太傅司马宣王参军，迁景王大将军从事中郎。
《通典》曰：从事中郎，汉末官也。陈阳为大将军，王凤从事中郎是也。在主簿上，所掌与长史同。
华峤《後汉书》曰：崔る字亭伯，辟大将军窦宪府掾。宪新辅政，贵重掾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る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る数谏之，出为长岑长，不得意，不之官而归。
华峤《後汉书》曰：马融字季长，为大将军邓骘舍人。
《晋阳秋》曰：乂兴周延为左率转尚书，迁大将军咨议参军。
车骑将军
《汉书》曰：元光二年，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
应劭《汉官仪》曰：帝以元舅马防为车骑将军，银印、青绶。
《吴志》曰：孙壹奔魏，以壹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吴侯，以故王芳贵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妒忌，下不堪命，遂共杀壹及邢氏。
《蜀志》曰：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益州从事张裕善相，芝往从之，谓芝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为车骑将军，赏罚明，断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馀财。
《後魏书》曰：王衍字文舒，出为散骑常侍、征东将军、西兖州刺史。衍届治未几，属尔朱仲远称兵内向，州既路冲，为其攻逼。衍不能守，为仲远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骑牛从军，久乃见释。还洛，除车骑将军。
《隋书》曰：长孙览，周武帝在藩，与览亲善，及即位，弥加礼焉，超拜车骑大将军。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读。览有口辩，声气雄壮，凡所宣传，百僚属目。帝每嘉叹之，览初名善，帝谓之曰：“朕以万几，委卿先览。”遂赐名焉。
骠骑将军
《汉书》曰：武帝以霍去病为嫖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宠冠群臣，置骠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军，秩与大将军同。
又曰：明帝即位，以东平王苍为骠骑辅政，开东阁延英雄。及苍归国，有骠骑时吏丁牧、周相，以苍敬贤下士，不忍去之，遂为王家大夫，数十年事祖及孙。帝闻，褒美。
又曰：骠骑将军，汉官也，长史、司马各一人，金璋、紫绶，五时朝服，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兴诸将皆称大，後天下既定，武官悉省。
《东观汉记》明帝诏曰：东平王苍，宽博有谋，可以托六尺之孤，临大节而不可夺其名，以苍为骠骑将军。
又曰：张意拜骠骑将军，讨东瓯，备水战之具。一战大破，所向无前。
又曰：其将军不常置，比公者又有骠骑将军。建武二十年复置骠骑将军，位次公，有长史一人。
《後汉书》曰：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岁，上将军印绶，罢，赐养牛，上樽酒十斛。
应劭《汉官仪》曰：汉兴，置骠骑将军，位次丞相。
《隋书》曰：崔彭转骠骑，恒典宿卫。性谨密，在省闼二十馀年，每当上在仗，危坐终日，未尝有怠惰之容，上甚嘉之。上每谓彭曰：“卿当上日，我寝处自安。”又尝曰：“卿弓马固以绝人，颇知学不？”彭曰：“臣少爱《周礼》《尚书》，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废也。”上曰：“试为我言之。”彭因说君臣戒慎之义，上称善。
韦昭《辨释名》曰：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秩比三公。辨云：此二将军，秩本二千石。
《世说》曰：何骠骑弟第五以高情逊避，而骠骑令仕，对曰：“然第五之称，何必减之骠骑！”
陈思王《辅臣论》曰：魁杰雄特，秉心平直；威严足惮，风行草靡；戎昭果毅，折冲厌难者：司马骠骑。
梁□简文帝《让骠骑扬州刺史表》曰：常愿侯服就列，希同特进之班；角巾还第，不竞龙骧之贵。而天泽无涯，名器总集。窃以骠骑之官，既为上将；神州之重，实号中土。故以弹压六戎，冠冕九牧。岂止司隶绛节，金吾缇骑！况复任总皇畿，位重连率；何则骠骑之号，历选为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永平之建特授刘苍。齐献为公主所申，吴汉因群臣之举。
骁骑将军
《汉书》曰：李广为骁骑将军，後出雁门击匈奴。匈奴生得广，广时伤，阳死，睨傍胡儿善马，暂腾而上，南驰得脱。广亡失多，当斩，赎为庶人。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刘桓为骁骑将军，攻中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建武九年，以刘喜为骁骑将军，攻涿郡。
华峤《後汉书》曰：马成字君迁，拜骁骑将军，北屯常山。积数年，上以其勤劳，征归京师，边民多上书请之，上复以成镇抚之。
《魏志》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性勇而须黄，为骁骑将军。北出塞，为寇所要，彰独与麾下数百骑突虏，王闻之曰：“我黄须儿定可用也。”
又曰：董卓立献帝，表太祖为骁骑将军，欲与计事。太祖乃变姓名，间行东归。
《齐书》曰：江学攵为侍中，转都官尚书，领骁骑将军。王晏启武帝曰：“江学攵今重登礼阁，兼寄六军，慈渥所覃，实有优忝。但语其事任，殆同闲辈。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谓以侍中领骁骑，望实清显，有殊纳言。”上曰：“学攵常启吾，为其鼻中恶。今既以何胤、王莹还门下，故有此回换耳。”
卫将军
《汉书》曰：文帝至渭桥，群臣奉天子法驾，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
又曰：文帝三年，遣灌婴击匈奴，发中尉材官兵属卫将军，军长安。
《晋书》曰：虞潜字思奥，为卫将军，貌如不武，内实坚明。
前将军
《汉书》曰：前、後、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亚上卿，金印、紫绶。
又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将军。宣元以後，杂错更置，或为前，或为後，或为左，或为右，虽不出征，犹有其官，在诸卿上，为国爪牙，所以扬示威灵於四远，折冲万人，如虎如罴。
又曰：左、右、前、後将军，皆周官也，秦汉因置以征四夷。後虽不征伐，其官常存。
又曰：傅喜为右将军。傅太后与政，喜数谏，后不悦，上印绶，病在家。何武等上疏固请，乃拜前将军。
《魏志》曰：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聂壹之後，以避冤变姓。少为郡吏，武力过人。文帝即位转前将军。又黄初二年，辽至洛阳宫，文帝引辽，会建始殿，亲问破吴意状。帝叹息顾左右曰：“此亦古之劭虎也。”
《蜀志》曰：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後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拜受。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後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为怨也。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於汉叔，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王与君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谓君侯不宜计官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谓惜此举动，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即受拜。（汉叔，黄忠字也。）

《後魏书》曰：谷楷，昌黎人，濮阳公浑曾孙也。称有局，迁前军将军。楷眇一目，而性甚严忍，时人号为瞎虎。

後将军

《汉书》曰：赵充国为後将军，西羌反，上命御史大夫邴吉问：“谁可将者？”充国时年已七十馀，对曰：“无逾於老臣者矣。”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逾度，（逾，远也。）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

《东观汉记》曰：郅彤字玮君，信都人也，为曲阳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马平河北，至曲阳，彤举城降，为後大将军。

《魏志》曰：曹洪为文帝所废，明帝即位，拜後将军。

《蜀志》曰：黄忠字汉叔，先主为汉中王，欲用忠为後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而今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羽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当解之。”遂与羽等同位，赐爵关内侯。

《晋中兴书》曰：应詹字思远，太兴三年为後军将军。

《晋起居注》曰：太始八年，置後军将军，掌宿卫。

左将军

《汉书》曰：公孙贺封南候，（，音芳孝反。）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失侯。

又曰：辛庆忌，字子真，为左将军，为国虎臣，匈奴、西域亲附，敬其威信。

《东观汉记》曰：贾复字君文。治《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於学，此将相之器。”征诣洛阳，拜左将军。南击赤眉、新城，转西入关，击盆子於渑池，破之。

《魏志》曰：文帝即位，以李为左将军。诏与曹真讨安定卢水胡及东羌。

《晋书□百官名臣》曰：王济字武子，起家中书郎，迁左军将军。

山涛《启事》曰：左将军裴楷，通理有才义。

右将军

《汉书》曰：常惠以明习外国事，勤劳数有功，为右将军。

又曰：何武荐辛庆忌宜在爪牙，乃拜为右将军。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为右将军，性俭约畏慎，为将常远斥候，叹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我遇之，当以功自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ウ，《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郭默为右军将军。默既远人，乐为边将，不愿内转，谓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用，更用虚名者；且右军主禁兵，禁兵不妄出，有急方始配给，兵将无素，是谓弃之，安得不乱？”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导之从子也。幼讷於言，人未之知。年十三，尝见周ダ，异之。时重牛心炙，座客未啖，先割啖之羲之，於是闻名。及长，尤善草、隶书，为今古冠绝。累迁为右将军。不乐京师，遂往会稽与谢安、孙绰等游处山阴。有道士养群鹅，羲之意甚悦。道士云：“为写《黄庭经》，当举群相赠。”乃为写讫，笼鹅而去。

卷二百三十九　职官部三十七

四征将军

征东将军

《魏志》曰：张辽字文远，为征东将军。征孙权，被甲持戟先登陷阵，冲垒入，至权麾下。

又曰：满宠字伯宁，为征东将军。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公，赐田十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

《晋书》：王浑平吴，转征东大将军，复镇寿阳。浑不尚刑名，处断明允。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浑抚循羁旅，虚怀绥纳，座无空席，门不停宾。於是江东之士，莫不悦附。

征西将军

《东观汉记》曰：冯异为征西将军，入关征赤眉。

又曰：耿秉为征西将军，领抚单于。及薨，南单于举国发丧，犁面流血。

《魏志》曰：夏侯渊字妙才，为征西将军，守汉中。

《後魏书》曰：陆真，代人也。少善骑射，数从征伐，所在摧锋陷阵。前後以功为征西将军。

征南将军

《魏志》曰：夏侯尚字仁伯，渊从子也。文帝与之亲友，太祖定冀州，尚为军司马，常从征讨，迁征南将军。

又曰：曹仁为征南将军，鄢陵侯彰北征乌丸，文帝在东宫，为书戒彰曰：“为将奉法，不当如征南耶！”

《晋书》曰：羊祜为征南将军，寝疾，求入朝。既至洛阳，会景献梓宫在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哀恸至笃。中诏申谕，扶疾引见，命乘辇入殿，无下拜，甚见优礼。
《後魏书》曰：司马景之，字洪略，晋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时，归封苍梧公，加征南大将军。
征北将军
《魏志》曰：杜恕为幽州刺史，时征北将军程嘉屯蓟，尚书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处先帝之世，倾田国让于青州。足下今俱杖节，共屯一城，宜深有以礼之。”
沈约《宋书》曰：衡阳王义季为征北将军、徐州刺史。
四镇将军
镇东将军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华阴人也。亡命东海，以壮勇闻。太祖募索，得霸，见而悦之，以为琅琊相。文帝即位，迁镇东将军。
镇西将军
《魏志》曰：曹真字子丹。文帝即位，以真为镇西将军。
《蜀志》曰：马超，父腾，灵帝末与边章、韩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腾率众诣长安。汉朝以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腾为征西将军屯郿。
镇南将军
《蜀志》曰：黄权字公衡，伐吴败於白帝。既附魏，文帝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耶？”权曰：“臣降吴不可，归蜀无路，是以归命。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帝善之，拜镇南将军。
《吴志》曰：吕岱既定交州，进讨九真，斩获万数。又遣从事南宣国化，及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权嘉其功，进拜镇南将军。
《晋书》曰：杜预为镇南将军，缮兵甲，曜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所获之众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
《後魏书》曰：唐和诣阙，世祖优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归诚先朝，拜镇南将军。
镇北将军
《魏氏春秋》曰：许元字士宗，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
《蜀志》：魏延字文长。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先主践尊号，进拜镇北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何曾为镇北将军。文帝使武帝、齐王攸送之，帝又过其子劭。曾先敕劭曰：“客必过汝，汝当预严。”劭不冠带，停帝良久，曾深以为谴劭。曾见崇重如此。

四安将军

安东将军

王隐《晋书》曰：武帝伐吴，以王浑为安东将军。

《晋公卿礼秩》曰：世祖以扶风王骏为安东大将军。

安西将军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少好弓马弋猎。俊豪并起，仁亦阴结少年，周游淮泗之间，遂从太祖为别部司马。太祖讨马超，以仁行安西将军。

安南将军

谢承《後汉书》曰：光武以岑彭为安南将军。

安北将军

沈约《宋书》曰：刘秀之，东莞莒人。少孤贫，有志操。为安北将军、雍州刺史。上车马幸新亭，视秀之发引。

四平将军

平东将军

王隐《晋书》曰：武帝伐吴，以王为平东将军。

平西将军

《蜀志》曰：马超闻先主围刘璋於成都，密书请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为平西将军。

沈约《宋书》曰：临川王义庆为平西将军。

平南将军

王隐《晋书》曰：武帝伐吴，以胡奋为平南将军。

平北将军

《魏志》曰：太祖征冀州，张燕求佐军，拜平北将军。

杂号将军上

镇军将军

《魏志》曰：黄初七年，魏文以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顾命。

又曰：甘露元年，以石苞为镇军将军。

沈约《宋书》曰：齐王攸为镇军将军。

抚军将军

《魏志》曰：黄初四年，以司马宣王为抚军大将军辅政。

又曰：齐王嘉平三年，以司马景王为抚军大将军辅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简文为抚军时，坐床上生尘，不听左右拂去，见鼠行迹，视以为嘉。有参军见鼠，以手板格煞之，抚军谓曰：“无乃不可乎？”

征虏将军

《东观汉记》曰：祭遵为征虏将军，廉洁奉公，光武叹曰：“安得忧国奉公如祭征虏者乎？”

《魏志》曰：太祖以临淄侯植为征虏将军，遣救曹仁，呼有所敕而植醉，於是罢之。

又曰：南阳周太好立功，善用兵，以为征虏将军。

沈约《宋书》曰：征虏将军，世号金紫将军。

冠军将军

《史记》曰：楚义帝，以宋义为卿子冠军。

《汉书》曰：武帝以霍去病征匈奴，功冠三军，封冠军侯。

《魏志》曰：正始中，以文钦为冠军将军、扬州刺史。

《晋起居注》曰：武帝泰始七年，诏曰：议郎胡奋开爽忠亮，有文武才，历位外内，涉练戎事，威略之声著於方外，其以奋为冠军将军。

《齐书》曰：刘悛尝从驾登蒋山，上数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顾谓悛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贵好改其素情，吾虽有四海，今日与卿尽布衣之适。”悛起，拜谢，迁冠军将军。

《晋书□载记》曰：符坚寇晋，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

车频《秦书》曰：苻坚与符健西入关。坚时年十二，未有军号，健梦有天神遣使者，朱衣武冠，拜坚为龙骧将军。後加此官，以应神梦。

《羊祜别传》曰：先时吴童谣云：”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即表王为龙骧将军，谋伐吴。

辅国将军

《晋书》：王导为辅国将军。导上笺曰：“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过亭侯。仓舒，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以此格万物，得不局迹乎！今者临郡，不问贤愚豪贱，皆加重号，辄有鼓盖。时有不得者，或为耻辱。天官混杂，朝望颓毁。导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开创乱源，饕窃名位，取紊彝典，谨送鼓盖加崇之物，请从导始。庶令雅俗区别，群望无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王为辅国将军。
又曰：羊以辅国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领军将军
《魏志》曰：文帝即位，拜曹休为领军将军。
《晋书》曰：纪瞻转领军将军，当时服其严毅。虽恒疾病，六军敬惮之。瞻以久病，请去官，不听，复加散骑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谓瞻曰：“卿虽病，但为朕卧护六军，所益多矣。”
《晋阳秋》曰：韩康伯年四十九，拜领军。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固请，徙之。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陶回拜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性方范，不畏强御。丹阳尹桓景颇以佞事司徒王导，导甚昵之。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会荧惑守南斗经旬，王公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讠。”回答曰：“公以明德作镇，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佞；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之。
《梁书》曰：胡曾拜领军将军，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斋中，对之自娱，人曰：“此是羽仪，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或出游，亦以自随。士人笑之。
《唐书》曰：贞元十一年，以前太子宾客李愿为左领军大将军，李凭为右威卫大将军。依前兼中丞，皆太尉晟之子，以免丧故，晟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
护军将军
王隐《晋书》曰：王敦将复作逆，明帝问曰：“何如？”应詹厉然慷慨答诏，曰：“陛下宜奋赫斯之威，臣等当负戈从戎，以顺讨逆，诚社稷之计也。”即以詹为护军将军，同心灭敦。
中军将军
《汉书》曰：冯奉世字子明。元帝以为中军将军，屯首阳。
《魏志》曰：曹真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以中军将军受顾命。
王隐《晋书》曰：太始元年，以羊祜为中军将军，总宿卫。
游击将军
《史记》曰：汉高祖以陈为游击将军。
《汉书》曰：太祖太初元年，以苏建、韩说为游击将军。
袁宏《汉记》曰：建武二年，以邓隆为游击将军，助朱浮攻彭宠。
《魏志》曰：卞阐，少有才学，为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
《山涛启事》曰：游击将军诸葛冲精果有文武才，拟补兖州。诏答曰：“冲领兵未？”欲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射将军

《後周书》曰：于谨除积射将军，又随广阳王元深征鲜于修礼。停军中山，侍中元晏言於灵太后曰：“广阳王以宗室之重，受律专征，今乃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隙，恐非陛下纯臣矣。”灵太后诏，於尚书省门外立榜，募能获谨者，许重赏。谨闻之，乃谓广阳王曰：“今女主临朝，取信谗佞，脱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许之。谨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众共诘之。谨曰：“我即是也。”有司以闻。灵后引见之，大怒。谨备述广阳忠款，兼陈停军之状。灵后意解，舍之。

《世语》曰：积射将军樊震对武帝称邓艾之忠。

积弩将军

沈约《宋书》曰：积弩将军，晋官也。

《齐职仪》曰：积弩将军，品第四，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太康十年，立积弩、积射营各二千五百人，并以将军领之。

强弩将军

《汉书》曰：元狩元年，以李沮为强弩将军，伐匈奴。

又曰：太初二年，以路博德为强弩将军。

又曰：神雀二年，以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迁大司马。

傅畅《晋赞》曰：晋文王，晋台置强弩将军，掌宿卫。

殿中将军

《玄中记》曰：汉桓帝时，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直走荡桓帝边，人皆走，太尉何公为殿中将军，有勇力，辄走逆之。牛见公往，乃反，走还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脱，以右手持斧斫牛头，杀之。此青牛者，是万年木精也。

《语林》曰：庾公欲伐王公，先书与郗公曰：“老贼转欲张，殿中将军旧用才学士，以广视听，而顷悉内面墙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数州之众，以除君侧之恶。今年之举，蔑不济矣。”

员外将军

《後魏官氏志》曰：员外将军从第八品。

直阁将军

《後魏书》曰：杨晔字延季，弘农华阴人也。性雅厚，颇有文学，起家奉朝请，稍迁直阁将军。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也。生而紫胞，年长而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狮子。明帝即位，为直阁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刘善明为直阁将军。五年，青州没虏，善明母陷北虏，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时人称之。

卷二百四十　职官部三十八

杂号将军下

建威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耿为建威大将军，从攻洛阳。

奋威将军

《魏志》曰：吕布杀董卓，王允以布为奋威大将军，仪比三司。

又曰：沮授说袁绍，绍即表为奋威将军。

奋武将军

《吴志》曰：贺齐传豫章，东部民彭才、李玉、王海等起为贼乱，众万馀人。齐讨平之，诛其首恶，馀各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为县户。迁奋武将军。

振威将军

《魏志》曰：太祖以程昱为振威大将军，破袁谭、尚。

扬威将军

《魏志》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也。从太祖讨孙权於濡须口，与张辽为前锋，行遇霖雨，大军先反，水遂长，贼船稍近，将士皆不安。辽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钝，宁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辽至，以语太祖。太祖善之，拜霸扬威将军。

建武将军

《魏志》曰：太祖以夏侯为建武将军。

又曰：文帝善孟达姿才容观，以为建武将军。

轻车将军

《汉书》曰：武帝元光七年，以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屯马邑。

伏波将军

《环济要略》曰：伏波，船涉江海，欲浪伏息也。

《汉书》曰：武帝元鼎五年，以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伐南越吕嘉。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马援为伏波将军。

《魏志》曰：夏侯为伏波将军，领河南尹，使得以便宜从事，不拘科制。太祖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

王隐《晋书》曰：武帝以孙为伏波将军。

材官将军

《汉书》曰：武帝以李息为材官将军，军马邑。

折冲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书》曰：武帝以乐进为折冲将军。

虎威将军

《魏志》曰：于禁字文则，太山人。将军王朗异之，荐禁才任大将。太祖召见与语，拜军司马，後拜虎威将军。

《吴志》曰：朱然字义封。从孙权讨关羽，别与潘璋到临沮擒羽，迁昭武将军，封西安乡侯。虎威将军吕蒙病笃，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蒙对曰：“朱然胆守有馀，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然节，镇江陵。

《齐书》曰：柳世隆，元景子也，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隋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

偏将军

《后汉书》曰：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家贫，以贩马自业。素闻世祖长者，独欲归心。及世祖於广阿，拜汉为偏将军。

又曰：臧宫字君翁，颍川人也。从世祖征战，诸将多称勇。世祖察宫勤力少言，甚亲纳之。及至河北，以为偏将军。

《吴志》曰：陈武字子烈，庐江人。孙策在寿春，武往修谒，时年十八，长七尺七寸。及权统事，尤为权所爱，拜为偏将军。

又曰：董袭字元代，会稽人。长八尺，武力过人，拜偏将军。

裨将军

《魏志》曰：李通字文达，江夏平春人。以游侠闻於江、汝之间。属连岁大饥，通倾家振施，与士分糟糠。建安初，通举众诣太祖于许。太祖讨张绣，通为先登，大破绣军，拜裨将军。

虎牙将军

《汉书》曰：宣帝以口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伐匈奴。

范晔《後汉书》曰：盖延字巨卿，渔阳人也。身长八尺。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延。与吴汉同归世祖，从平河北；世祖即位，拜虎牙将军。

汉臣将军

《东观汉记》曰：上於大会中指王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以常为汉臣将军，与诸将绝席。

讨虏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王霸为讨虏将军，击董宪。

破虏将军

《魏志》曰：李典字曼成，山阳巨野人。为破虏将军。典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军中称其长者。

建义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书》曰：光武以朱为建义将军，攻朱鲔。
刺奸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军市令祭遵为刺奸将军。
范晔《後汉书》曰：岑彭字君然，南阳棘阳人也。後世祖拜为刺奸大将军，使督察众营，授以常所持节。
辅威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臧宫为辅威将军。
扬化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坚镡为扬化将军。
安汉将军
《蜀志》曰：糜竺，字子仲。益州既定，拜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竺雍容敦雅，而翰翮非所长。是以待之上宾之礼，未曾有所统御。然赏赐优宠，无与为比。
又曰：王平字子均。诸葛亮卒於武功，军退还，魏延作乱，一战而败，平之功也。迁安汉将军。
辅汉将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邓奉为辅汉将军。
都护将军
《魏志》曰：曹洪累从征讨，为都护将军。
立义将军
《魏志》曰：庞德以众降，太祖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
中坚将军
《魏志》曰：太祖以许褚为中坚将军，又以张辽为行中坚将军。
厉威将军
《魏志》曰：太祖征荆州，还，留满宠行厉威将军。
荡寇将军
《蜀志》曰：张嶷字伯岐。自越征诣成都，民夷恋慕泣涕，过旄牛邑，邑君襁负来迎反，追寻至蜀郡界，其督率随嶷朝贡者百馀人。嶷至，拜荡寇将军，慷慨壮烈，人多贵之。
讨逆将军
《吴志》曰：曹公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辅吴将军
《吴志》曰：孙权以张昭为辅吴将军。
沈约《宋书》曰：吴置辅吴将军，班亚三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荡魏将军
《吴志》曰：吕据，太元元年，大风，江水盛溢之流，渐淹城门，权使视水，独见据使人取大船以备害，权嘉之，拜荡魏将军。
鹰扬将军
《晋书》曰：郭奕，咸宁初迁雍州刺史、鹰扬将军，寻假赤幢、曲盖、鼓吹。
牙门将军
《蜀志》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将随先主入蜀，数有战功，迁牙门将军。
中将军
《北齐书》曰：沙苑之败，崔仲文持马以而渡河，波中乍没乍出。高祖望见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既济，劳之曰：“卿为亲为君，不顾万死，可谓家之孝子、国之忠臣。”加中将军。
中领军
《魏略》曰：中领军，延康中置，故汉北军中候之官。
又曰：太祖以史涣忠勇，为中领军，令禁军。
又曰：太祖还长安，以曹休为中领军。
又曰：文帝征孙权，以尚书令陈群为中领军。
《晋书》曰：吴隐之为中领军，清俭不华，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馀悉分赈亲族。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
《晋中兴书》曰：羊祜字叔子，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
《齐书》曰：萧景先。武帝少年，与景先共车，行泥路，车久故坏，至领军府西门，车辕折，俱狼狈。景先谓帝曰：“两人脱作领军，亦不得忘，今日艰辛。”及武帝践祚，诏以景先为领军。拜日，羽仪甚盛，倾朝观属。拜还，未至府门，中诏相闻领军今日故当无折辕事耶？景先奉谢。
《梁书》曰：臧盾迁中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监局事多。盾为人敏赡，有风力，长於拨繁，职事甚理。天监中，吴平侯萧景居此职，著声称，至是盾复继之。
《三国典略》曰：齐左仆射祖 ；附陆令萱，求为领军，齐主许之。侍中斛律孝卿谓上洛王元海、侯吕芬等云：“ ；是汉儿，两眼盲，岂合作领军也。”无海遂入启之。 ；言於齐主云：“元海与臣素有隙，必是元海谮臣。”齐主曰：“然。” ；列元海共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陆令萱又唱和之，遂除元海为郑州刺史、叔元为襄城郡守、叔略为南营州录事参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独处机衡，总知兵事。齐王亦令中要人扶侍出入，每同御榻论决朝政。
《高堂隆集》曰：己巳诏书：中领军、游击皆青玉佩。
中护军
《史记》曰：汉高帝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
《汉书》曰：护军都尉，秦官。元狩四年属大司马，元寿元年更名司寇，元始元年更名护军。
《魏志》曰：韩浩字元嗣。以忠勇显，为中护军，掌禁兵，置长史、司马。从太祖讨张鲁，鲁降。议者以浩智略足以绥边，欲留使都督诸军镇汉中，太祖曰：“吾安可以无护军？”乃与俱还，其见亲如此。
王隐《晋书》曰：邓攸迁吏部尚书。牧马於家庭，妻子素食，当时清净，内外肃然，迁为中护军。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诏曰：“中护军职典武选，宜得堪其事者。左卫将军羊有明赡才见，乃心在公，其以为中护军。”
《晋中兴书》曰：司徒王导将以赵永为中护军，孔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今诚乏才，岂可以赵冰居之！”其秉正不挠，皆此类也。
《世语》曰：夏侯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
《皇甫谧集》云：护军，武士之官。
《晋王羲之临护军教》曰：今所在要，在於公役均平。其差大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
北军中候
《汉书》曰：武帝置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外内。
《续汉书》曰：光武中兴中，省垒置中候五尉校营。
又曰：孔文举拜北军中候。
王隐《晋书》曰：荀字道将，为北军中候。
又曰：太祖永昌元年，以锺雅为北军中候，五年，省并领军。
《晋中兴书》曰：陶回字恭之。王导以回有器，擢拜北军中候。回性不畏强御。
朱衣直阁
《後魏书》曰：元文景，大司农卿康之次子，除员外郎、冠军将军、朱衣直阁。
直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于忠字思贤。弱冠拜侍御史。文明太后临朝，刑政颇峻，忠朴直少言，终无过误。寻除左中郎将，领直寝。
又曰：杨津字罗汉，弘农华阴人也。本字延祚，高祖赐名焉。少端谨，以器度见称，为直寝。
直後
《後魏书》曰：元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年二十，起家员外郎，领直後。
萧子显《齐书》曰：临海亡命田流，自号东海王，逃窜会稽贸阝县边海山谷中，立屯营，官军不能讨。明帝遣直後闻人袭，说降之。
直斋
《後魏书口官氏志》曰：大和九年十月初，置直斋。
监军
《史记》曰：穰苴将兵燕、晋之师，苴曰：“臣素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大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景公使庄贾往，苴与贾约曰：“会日中於军门。”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夕时乃至，苴遂斩贾以徇三军。军士皆震栗，服之。
《东观汉记》曰：光武使来歙监诸将。
范晔《後汉书》曰：宋均字叔庠，为监军。时伏波将军马援征武溪，南临沅水，军士多病。均惧众军疾疫，矫诏迫降之，诸将莫应。均乃勒兵围贼城，诈为诏而降之，为置长吏而归，自劾矫诏之罪。帝善之。
《魏志》曰：司马文王征寿春，使监军石苞统卒为游军。
《晋武帝起居注》曰：豫州刺史胡威，忠素质直，思谋深奥，其以威为监军，刺史如故。
沈约《宋书》曰：监军，盖诸将出征，大将监领之。
卷二百四十一　职官部三十九
中郎将
《汉书》曰：武帝拜张骞为中郎将，使西域。
又曰：宣帝即位，诏曰：“朕微眇时，故掖庭令张贺辅导朕躬，贺有孤孙霸七岁，拜为中郎将。”
又曰：宣帝时，杨恽为中郎将。郎官故事，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山郎，以资财为郎也。山之所出财用，故取名焉。）恽罢山郎，皆以法令从事。有罪过，辄奏免。郎官化之，莫不自励。
又曰：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节过蜀，县令负弩前导，蜀人以为荣。
又曰：卫绾为中郎将，醇谨无他。孝景幸上林，诏中郎将参乘，还，问曰：“君知所以得参乘乎？”绾曰：“臣代戏车士，幸得功次迁，待罪中郎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知也。”
又曰：张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问禹，禹不能记，曰：皆有文书。光由是贤千秋，以禹为不才，叹曰：“霍氏世衰，张氏兴矣？”後霍禹诛灭，安世子相继为侍中、中常侍，列校十馀人。
又曰：卜式为中郎。初，式不愿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即为郎而牧羊，岁馀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矣。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无令败群。”上奇其言。
《东观汉记》曰：更始入长安，多用群小，时人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
《後汉书》曰：董卓以吕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迁至中郎将。卓自知凶恣，每怀猜畏，行止常以布自卫。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卓意亦解。布由是阴怨於卓。
《蜀志》曰：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笃於乡里，合部曲数百人。笃卒，荆州牧刘表令峻摄其众。表卒，峻率众归先主，先主以峻为中郎将。
又曰：刘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师祝公丧去官。
又曰：张飞字翼德，涿郡人也。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兄事之。先主从曹公破吕布，还许昌，曹公拜羽、飞为中郎将。
五官中郎将
《续汉书》曰：五官中郎将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无员。）五官侍郎，比三百石。（无员，凡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
《东观汉记》曰：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将。每朝会，天子使虎贲扶持，帝自礼之。有疾不会，辄遣太官送𬟁食醪，恩宠莫比。
《续汉书》曰：张纯字伯仁，迁五官中郎将。纯在朝历世，明习故事。建武初，旧章多阙，每有疑议辄以访纯，自郊庙婚冠丧纪、礼仪，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数四引见。
谢沈《汉书》曰：樊英字季齐，顺帝备礼征拜五官中郎将。数月，以病逊位归。
应劭《汉官仪》曰：五官中郎将，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属焉。
《魏氏令》曰：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而为五官郎将，此是太子可知矣。（《魏志》：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中郎将
《天文录》曰：郎将星，若今之左右郎将也。故《星赞》曰：“郎将星，主阅具，为武备。”
《汉书》曰：辛庆忌字子贡，从光禄大夫，迁左曹中郎将。
《後汉书》曰：左宫为左中郎将，击武陵贼，降，凡将兵二十馀年，以信谨质朴，故常见用。
《续汉书》曰：丞宫迁左中郎将，数进忠谏，论议守正，不希世遇，朝臣惮其节，名称闻於匈奴。单于遣使来贡，求见宫，诏敕宫自整顿，宫曰：“夷狄眩名，非识实也。闻臣虚称，故欲见臣。臣丑陋形寝，见必轻贱，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时以大鸿胪魏应示之。
又曰：杨秉字叔节，以尚书侍讲；蔡雍字伯喈，以侍中并为左中郎将。
又曰：皇甫嵩为左中郎将，击匈奴。
《汉旧仪》曰：左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主谒者。
右中郎将
《汉书》曰：段会宗字子松，为右中郎将。
《续汉书》曰：朱隽为右中郎将，持节击颍川长社贼。
《汉旧仪》曰：右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主常侍侍郎。
《蜀志》曰：宗预为右中郎将，将命使吴。
虎贲中郎将
应劭《汉官仪》曰：虎贲中郎将，古官也。《书》称武王伐纣，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擒纣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古有勇者孟贲，改奔为贲。中郎将，冠两尾。，鹖鸟中之异劲者也。每所攫取，应爪摧碎。尾，上党所贡。
《周礼□夏官下虎贲氏》曰：“虎贲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闲，┗互也。）
《尚书□牧誓》曰：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
《周书》曰：古有虎贲士千人，以牛投牛，以马投马，以车捧车。
《汉书□夏官表》曰：期门仆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贲郎，置中郎将，秩比二千石。
《东观汉记》曰：马援从陇西太守，迁虎贲中郎将。
又曰：马后不以私家干朝廷，兄为虎贲中郎将，讫永平世不转。
又曰：明德太后姊子夏寿等，私呼虎贲张鸣与敖戏争斗，上特诏曰：”尔虎贲将军，蒙国厚恩，位在中臣，宿卫禁门，当进人不避仇雠，举罚不避亲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轻薄，虎贲兰内所使，至命欲相杀於殿下，不避门内，畏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恣纵，故不逐捕，此皆生於不学之门所致也。”
又曰：马廖、任傀皆从羽林监迁虎贲中郎将。
《续汉书》曰：鲁国孔融为北军中候，三日，迁虎贲中郎将。
又曰：虎贲中郎将，比二千石。（主虎贲宿卫也。）左右仆射、左右陛长各一人。（仆射主虎贲郎将，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之下。）
又曰：虎贲武骑皆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者，勇雉也，其斗死乃止。
又曰：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虎贲中郎，比六百石。虎贲侍郎，比四百石。虎贲郎中，比三百石。节从虎贲，比二百石。皆无员数，掌宿卫侍从。虎贲武骑皆冠，虎文单衣。
谢承《後汉书》曰：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请雨。洛阳令着车盖出，门候何汤将卫士钩令车，收案。有诏免令官，拜汤虎贲中郎将。上常叹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汤之谓也。”
《汉官典职》曰：虎贲中郎将，主虎贲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汉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汉兴以来，深考古义，推万变之备，於是制宣室出入之义，正轻重之罚。故司马殿省阙至五六里，周卫击刀斗禁门。自近臣侍侧尚不得著剑入，防未然也。陛下圣德纯备，海内晏然。此国家之明制，必前後备虎贲。”
《汉旧仪》曰：期门骑者，陇西工射猎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二百人。王莽以为虎贲郎。
刘谦之《晋纪》曰：桓玄欲复虎贲中郎将，疑应直与不。访之僚佐，咸莫能定。参军刘兰之对曰：“昔潘岳为《秋兴赋》，序云：‘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於散骑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
《後魏书》曰：韩茂膂力绝人，尤善骑射。太祖曾亲征丁零翟猛，茂为中军，执幢。时大风，诸军旌旗皆偃仆，茂于马上持幢，初不倾倒。太宗异而问之，征茂所属，具以状对。太宗谓左右曰：“记之。”寻征诣行在所，试以骑射，太宗深奇之，以茂为虎贲中郎将。
《九州春秋》曰：袁术为虎贲中郎将。张让杀何进，术斫阁起火。（《魏志》曰：术烧南宫嘉得青门也。）
《环济要略》曰：汉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门郎，与之期於殿门。平帝改为虎贲中郎。
《张纯别传》曰：纯字伯仁，郊庙、冠婚、丧纪礼仪多所正定。上甚重之，以纯兼虎贲中郎将，一日数见。
东中郎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蒋济字子通。文帝即位，为东中郎将。济请留，诏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宁，要须良臣以镇边境。如其无事，乃还鸣玉，未为後也。”後曹仁薨，复以济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诏曰：“卿兼资文武，志节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故复授将帅之任。”

西中郎将

沈约《宋书》曰：西中郎将，南、北、东、西中郎将，後汉号也。

南中郎将

《魏志》曰：鄢陵侯彰为南中郎将。

又曰：临淄侯植为南中郎将。

《晋诸公赞》曰：石崇为南中郎将。

北中郎将

《续汉书》曰：卢植为北中郎将，征黄巾。

《魏志》曰：代郡乌丸反，以曹彰为北中郎将。临发，太祖诫之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

王隐《晋书》曰：山涛为北中郎将，守邺。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二年诏：邺城守事宜速有人，又当得亲亲有文武器任者。高阳王，今来之国，虽当出为藩辅，以才事，亦古之制也。其以为督邺城守事、北中郎将。

《晋中兴书》曰：荀羡为北中郎将、徐州刺史，时年二十八。

《郭泰别传》曰：王叔优问才之所宜，泰曰：“当以武官显。”叔优后至北中郎将。

杂中郎将

匈奴中郎将

《续汉书》曰：张奂字然明，与段纪明、皇甫威明俱显，京师号为凉州三明，并为匈奴中郎将。

司金中郎将

《魏略》曰：河北始开冶，遂以王修为司金中郎将。修奏记曰：“修闻枳棘之材，无柱梁之质；涓流之水，无洪波之势。是以在职七年，忠谨不昭於时，功业不见於事，力少任重，不堪为擢。

典农中郎将

《魏志》曰：任峻字伯远，为典农中郎将数年，所在积粟仓廪皆盈。

又曰：毋丘俭字仲恭，河东闻喜人，为洛阳典农。时取农民以治宫室，俭上疏曰：”臣愚以为天下所急除者二贼，所急务者衣食。诚使二贼不灭，士民饥冻，虽崇美宫室，犹无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略》曰：上以农殖大事，将选典农，以徐邈为颍川典农中郎将，所在著称。

武卫中郎将

《魏志》曰：许褚字仲康。太祖与遂、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惟褚在。超负其力，阴欲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目眄之，超不动，乃各罢。後数日会战，大破超等，褚身斩首级，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

建义中郎将

《後汉书》曰：《袁绍传》：魏郡兵反，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英雄记》曰：升故为内黄小吏。）独反诸贼，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重，辎重也。）载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卫，送到斥丘。（斥丘县属钜鹿郡。故城今相州成安县东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齿，故曰斥丘也。）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

都尉

《史记》曰：宁成成家，上欲以为郡守。御史大夫公孙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诚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为关中都尉。

又曰：汲黯字长孺。为东海太守，岁馀大治，上闻召为主爵都尉。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汉书》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与左冯翊、京兆是为三辅，皆有两丞。

又曰：韩信数以策干项羽，羽弗用，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楚官。）坐法当斩，信乃仰视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滕公奇壮之，与语，大说，言於汉王，以为治粟都尉。

《东观汉记》曰：樊晔与世祖有旧，世祖常於新野坐文书事被拘。时晔为市吏，馈饵一笥，上德之，后拜为河东尉。临发，之官，引见□台，赐御食衣被，上啁晔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晔顿首曰：“小臣蒙恩，特见拔擢，陛下不忘往旧，臣得竭死自效。”

又曰：任延字长孙，南宛人，更始拜为西部都尉，年十九，迎吏见其少，皆惊。及到，淡泊无为，下车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时天下新定，道路不通，诸避世江南者皆未还。会稽多士，延到皆礼之，卑请高行俊义董子仪、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行县所到，辄使劳孝子，崇礼养善如此。建武之初，上书言：臣赞拜不由王庭，愿收骸骨。诏书征延，民攀持辙涕泣。

《汉官解诂》云：都尉将兵，副佐太守，备盗贼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略》曰：积弩都尉，秩比二千石。后更为典弩都尉。又有典铠都尉，秩与弩同，皆属积弩。

又曰：抚军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始太祖欲广耳目，使卢洪、赵达二人主刺举，洪、达多所陷入，故于时军中为之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洪尚可，赵达杀我。”後达竟为人迫死。

《魏志》曰：韩暨为监冶谒者，在职七年，器用充实。诏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班亚九卿。

《吴志》曰：孙桓字叔武，仪容端正，器怀聪朗，博学强记，能议论应对。权常称为宗室颜渊，擢为武卫都尉。从讨关羽於华容，诱羽馀党得五千人，牛马器械甚众。

《临海记》曰：汉元鼎五年，立都尉府於侯官，以镇抚二越，所谓东南一尉者也。

《黄帝占军气决》曰：都尉气如合抱之榆。

周绍《新论》曰：散骑侍郎、武卫都尉孙奇，字仲容。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诗一篇美而风之：“恂恂周公，美妙无已。诞姿既丰，世胄有纪。平南之孙，奋威之子。”

《湖广边都尉箴》曰：巍巍上圣，光被八埏。矧惟内外，罔不来宾。季末陵迟，王泽壅隔。戎狄作难，鬼方骚逖。桓桓猛将，是攘是辟。殷宗周宣，用显其绩。大汉龙兴，念存治平。荡荡率土，来同门并。守抚其民，尉典其戎。五才并用，文武程功。

奉车都尉

韦昭《辩释名》曰：奉车都尉，奉天子乘舆。辩云：奉车都尉，主乘舆乘车，尊不敢言主，故言奉。

《汉书》曰：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

骑都尉

《魏略》曰：李丰字安国。年十七，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明帝时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上曰：“丰名乃播於吴越耶！”後转拜骑都尉。

又曰：毕轨字昭先。明帝在东宫时，轨在文学中；及即位，入为黄门郎，拜骑都尉。

《魏志》曰：徐晃字公明，河内东阳人也。为郡吏，从车骑将军杨奉讨贼有功，拜骑都尉。

《吴志》曰：骆统字公绪，会稽乌阳人。时饥荒，多有困乏，统为饮食衰少。其姊仁爱，寡妇无子，见统甚哀之，数问其故。统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心独饱！”姊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统，又以告母。母亦贤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孙权以将军领会稽太守，统年二十，试为乌程相，民户过万，咸叹其惠理。权嘉之，召为功曹，行骑都尉。

又曰：孙权遣骑都尉赵咨使魏。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也？”咨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咨曰：“纳鲁肃於凡器，是其聪也；拨吕蒙於行阵，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顾承字子直。嘉禾中，与舅陆瑁俱以礼征。权赐丞相雍书曰：“贵孙子直，令问休休，至与相见，过於所闻，为君嘉之。”拜骑都尉。

《吴志》曰：诸葛恪字元逊，瑾长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骑都尉。

卷二百四十二　职官部四十

诸校尉

屯骑校尉

陶氏《职官要录》曰：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案：晋官，晋承汉置，以为宿卫官，各领千兵。兴宁三年，桓温奏省五校尉。永初元年复置，以叙勋旧。

《东观汉记》曰：刘磐字仲兴，兼屯骑校尉。时五校官显职闲，府寺宽敞，舆服光丽，伎巧毕给，故多宗室肺腑居之。

《後汉书》曰：邓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後。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永寿中，与伏无忌、延笃著书东观，官至屯骑校尉。

《蜀志》曰：宗预字德艳，为屯骑校尉。邓芝自江州来朝，谓预曰：“礼，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预答曰：“卿七十不还兵，我六十何为不受耶？”复东聘吴，孙权捉预手，涕泣，遗大珠一斛。

《晋书》曰：濮阳王允为屯骑校尉，给千人营，置长史。

《司马无忌让屯骑校尉表》曰：屯骑之任，职典禁旅，御卫事重，必宜其人，岂臣微弱所可克堪？

越骑校尉

《汉书口百官表》曰：越骑校尉掌越骑。如淳曰：“越人内附，以为骑也。”晋灼曰：“其才力超越。”

《後汉书》曰：越骑校尉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太后不从。康心怀畏惧，永宁元年遂谢病不朝。

又曰：桓郁迁越骑校尉。诏敕太子、诸王各奉贺致礼。郁数进忠言，多见纳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董卓传》：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怀佩刀以见卓。孚语毕辞去，卓起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急呼左右执杀孚，而大诟曰："虏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奸贼於都市，以谢天地！"言未毕而毙。
谢承《後汉书》曰：曹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伍伯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伍伯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破石淫暴无道，多此类也。
步兵校尉
《汉书》曰：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门。
《东观汉记》曰：崔篆，王莽时为郡文学，以明经征诣公车，太保甄丰举为步兵校尉。篆辞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战阵不访儒士，此举奚至哉？"遂投劾归。
又曰：梁不疑拜步兵校尉，上书曰："刊校之职，上应天工，下厌群望，实非过少所任。"
《梁史》曰：韦粲长八尺，容观甚伟。初为□麾晋安王参军，後为外兵参军，兼中兵。时颍川庾仲容、吴郡张率前辈，才名与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为皇太子，粲自记室迁步兵校尉。
《后魏春秋》曰：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长水校尉
《释名》曰：长水校尉，长於水战、用船之事。韦昭辩云："长水校尉，典胡骑，不主水战也。其厩近水，故以为名。"
《东观汉记》曰：贾宗字武孺。为长水校尉，数言便宜，赏赐殊特，上美宗既有武节，又兼经术，每燕会，令与当世大儒司徒丁鸿问难经传。
《蜀志》曰：秦密为长水校尉。吴遣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而密後往。既至，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学者也。"及至，温问密曰："君学乎？"答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答问如响，应声而出。温大敬服之。
王隐《晋书》曰：下邳王晃，起家为长水校尉，给千人营，置长史司马。
射声校尉
《汉书》曰：射声校尉，掌待诏射声。（应劭曰：士工射者冥中闻声射之则中，因以名也。须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诏射声。）
《东观汉记》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岁，还洛阳，拜为射声校尉。
《续汉书》曰：曹褒迁射声校尉。案行营舍，不葬者悉为买空地葬之，设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士咸称其仁。
王隐《晋书》曰：武帝诏曰：“射声校尉胡奋，外掌方任，内参九列，不宜同之常例，勿使入直。”
何法盛《晋兴中书》曰：刘超字世逾，中书郎迁为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领之，号为君子营，以实宿卫。
中垒校尉
《汉书》曰：中垒校尉（武帝置。世祖中兴省更置北军中候掌兵官。）掌北军垒门内外。
胡骑校尉
《汉书》曰：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
虎贲校尉
《汉书》：虎贲校尉掌轻车，武帝初置，有丞、司马，秩二千石。
城门校尉
《後汉书》曰：赤眉与李松战，生得松。时松弟为城门校尉，赤眉使使谓之曰：“开城门，活汝兄。”即开门。
《环济要略》曰：城门校尉，高祖置，秩二千石，出从缇骑百二十人。
嫖姚校尉（《汉书》为嫖姚。服虔音剽摇。师古曰：劲疾之貌。）
《汉书》曰：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为嫖姚校尉。
护羌校尉
《东观汉记》曰：邓训为护羌校尉，诸胡皆喜，义从。羌胡俗耻病死，每疾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其困者，辄拘持缠束，不与兵刀，使医药疗理，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及训病卒官，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数千人。
护乌桓校尉
《续汉书》曰：护乌桓校尉一人，主乌桓校尉，比二千石。
应劭《汉官仪》曰：护乌桓校尉，孝武帝时，乌桓属汉，始於幽州置之，拥节、监领，秩比二千石。
《魏略》曰：毋丘俭，字仲恭，为荆、幽二州刺史，持节，领护乌桓校尉。
戊巳校尉
《东观汉记》曰：耿恭，字伯宗。永平中始置西域都护戊巳校尉，乃以恭为戊巳校尉。
南蛮校尉
傅畅《晋诸公赞》曰：王戎为荆州刺史、扬烈将军，领南蛮校尉。
南夷校尉
沈约《宋书》曰：护南夷校尉，晋武帝立，领治宁州，江左改曰镇蛮校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夷校尉
沈约《宋书》曰：护西夷校尉，晋武帝立，治宁州，江左平蜀后治涪城，终晋世。（晋太康三年置。永嘉中益州刺史领西夷校尉。太元末殷荆州表复之，又治涪城也。）
西域校尉
沈约《宋书》曰：护西域校尉，晋武帝立，治雍州。江左废，安帝元兴中又置，寄治西阳。
宁蛮校尉
沈约《宋书》曰：宁蛮校尉，晋安帝置，治襄阳郡，以授鲁宗之。
三巴校尉
《齐职仪》曰：三巴校尉，银印、青绶、虎冠、绛朝服，宋太始五年置，以巴东、巴西、梓潼、建平四郡隶焉。建元二年省校尉，改置巴州刺史。
忠义校尉
《吴志》曰：是仪从孙权讨关羽，拜忠义校尉。仪上表陈谢，权令曰：“孤虽非赵简子，卿安得不自屈为周舍耶？”
怀义校尉
《吴志》曰：太傅马日仗节案兵集东关，在寿春以礼辟孙策，表拜怀义校尉。
折冲校尉
《吴志》曰：袁术表孙策为折冲校尉，行殊寇将军。
翊军校尉
王隐《晋书》曰：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为营。
材官校尉
《魏略》曰：材官校尉，黄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官，属少府。
骁骑校尉
《魏略》曰：董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又被征为典军校尉。
典农校尉
《魏略》曰：典农校尉，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司农度支校尉
《魏略》曰：司农度支校尉，黄初四年置，比二千石，掌诸军兵田。
建义校尉
《吴志》曰：《朱据传》：孙权咨嗟将帅，追思吕蒙、张温，以为据才兼文武，可以继之，由是拜建义校尉，领兵屯姑孰。
武卫校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朱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权爱异之，常侍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

灭虏校尉

《吴志》曰：贺景为灭虏校尉，御众严而有恩，兵器精饰。

西园八校尉

范晔《後汉书》曰：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

东宫三校尉

沈约《宋书》曰：武帝永初二年，置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

羽林监

《汉书□百官表》曰：羽林掌送从，飞期门，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营骑，後更名羽林，取从军死事之子孙，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

又曰：甘延寿字君况，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於等伦，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

《续汉书》曰：羽林左右监，皆冠冠。

应劭《汉官仪》曰：羽林者，言其为国羽翼如林盛也。一名为严郎，言其御侮严厉。其後简取五营高才，别为左右监，监羽林左右骑，父死子继，与虎贲同。

《汉杂事》曰：窦固以羽林监为中郎将，征西羌，还中郎印绶，复为羽林监。

《汉名臣奏》曰：曹上疏“王者莫不制礼乐”，诏褒即先序礼乐，以帝新制一篇冠首，擢监羽林左骑。

《魏略》曰：桓范字元则，为羽林左监，以才学与王象等典集《皇览》。

《魏志》曰：夏侯玄字太初，弱冠为黄门侍郎。尝进见，与皇后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於色。明帝恨，左迁羽林监。

《梁冀别传》曰：冀妻孙寿从弟安，以童幼拜黄门侍郎、羽林监。

期门仆射

《汉书》曰：建元三年，上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微行常用饮酎，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良家子能善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也。

《後汉书》曰：阴兴守期门仆射，典将武骑，从征伐，平定郡国。兴每从出入，常操持小盖，障翳风雨，躬履涂泥，率先期门。光武所幸之处，辄先入清宫，甚见亲信。

冗从仆射

《续汉志》曰：冗从仆射，秩比六百石。武帝置期门郎，有仆射。常从游猎，或以宦者为之，号冗从黄门仆射，居则直门户，行则骑从。桓帝永寿三年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冗从仆射。
《续汉志》曰：先腊一日，大傩逐疫鬼，冗从仆射将之，逐恶鬼于禁中。
《魏志》曰：冗从仆射毕轨表尚书仆射王思精勤旧吏，忠亮计略不及辛毗，宜以毗代思。
《晋武起居注》曰：东莞王世子瑾贞固和详，有识见才，以为冗从仆射。
傅畅《晋诸公赞》曰：司马滕字元迈，文献王泰之第三子也。性沉壮，起家为冗从仆射。滕意欲业官以自显，出为郡守。
卷二百四十三　职官部四十一
仪同
《东观汉记》曰：邓骘字昭伯，延平元年拜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始自骘也。
《蜀志》曰：黄权降，魏文帝善之，景初三年拜车骑将军，仪同三司。
王隐《晋书》曰：太始七年，以郑袤为司空。天子临轩，遣使就第拜授。袤遣息称疾，上送印绶，至于十数。久之见许，以疾就第，拜仪同三司，置舍人官骑，赐床帐、簟褥、钱五十万。
又曰：华□为太子少傅，甚得辅导之义。河南尹韩寿，贾后之妹夫，欲以女配□，不许，由是有恨，故不正三司。疾笃，乃拜仪同三司。
《晋起居注》曰：太始八年诏曰：“卫将军羊祜，历文、武，有佐命之勋，其为车骑将军，开府，如三司之仪。
又曰：元年诏曰：“中书监光禄大夫张华，历世腹心，情所凭赖，故畴其勋绩，使仪同三司而虚冲挹损，难违高尚。其以光禄大夫仪同三司，本职如故。又给亲信满百人。
又曰：元康元年诏曰：“光禄大夫王戎、光禄大夫裴楷，开府辟召，仪同三司。
《晋中兴书》曰：郗，咸安元年拜都督浙江东五都诸军事，进位镇军，开府仪同三司，辞不受。
又曰：蔡谟免，皇太后诏以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遣谒者孟洪就加册命。谟上疏陈谢，遂以疾笃不朝。赐几杖，门施行马。
《齐书》曰：徐孝嗣加开府仪同三司。孝嗣闻有诏，敛容谓左右曰：“吾德惭古人，位登衮职，将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夺，必当死请。若不获命，正当角巾丘园，待罪家巷耳。”故让不受。
《齐职仪》曰：开府仪同三司，置舍人官骑。建初三年，马防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魏以黄权为车骑开府，此後甚众，将军开府，依大司马，朱服；光禄大夫开府，依司徒，皂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裴文举，武成二年就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蜀土沃饶，商贩百倍，或有劝文举规利。文举答之曰：“利之为贵，莫若安身，身安道隆，非货之谓。是以不为，非恶财也。”

《後周书》曰：李贤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贤第，让齿而坐，行乡饮酒礼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贤乘辂备仪服，以诸侯会遇礼相见。然後幸贤第，欢宴终日，凡是亲族，颁赐有差。

《陈书》：章昭达以平留异功授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初，文帝尝梦昭达升台铉，及旦，以梦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顾昭达曰：“卿忆梦不？何以偿梦？”昭达对曰：“当效犬马之用，以尽臣节，自馀无以奉偿。”

《隋书》曰：何稠安集岭南，有钦州刺史宁猛力帅众迎军。初，猛力掘山洞，欲图为逆，至是惶惧，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因示无猜贰，遂放还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师京相见。”稠还奏状，上意不怿。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谓稠曰：“汝前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临终，诫其子长真曰：“我与天使为约，不可失信於国士。汝葬我讫，即宜上路。”长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於此。”以勋授开府。

齐王俭《拜仪同三司章》曰：臣闻日中则昃，盈虚之定分；器满必倾，往覆之常理。遂乃班同衮章，燮和台曜，外参论道，内总百司，物议惟尘，自识非据。

梁庾肩吾《为武陵王拜仪同章》曰：臣宅庆紫霄，联休皇极，地均西月。既无迹而成高仕，若乘风故不行而自远。今者四郊无垒，天下同文。都尉春田，犹居塞外；单于冬猎，不入渔阳。臣坐牧三边，非劳七战，岂能屯兵大夏，封万里之侯；飞箭聊城，受千金之寿？论其才望，有惧茂弘；先佩印绶，常羞叔度。

隋江总太保萧公《谢仪同三司表》曰：阪泉野战，曾无汗马之劳；代邸运筹，又阙前驱之勇。薄伐专征，早游边外。执玉奉酎，又亏朝则。王人降止，朝册远临。奉述敕书，曲停表奏。沧波阻，既杜敬仲之辞；关路攸长，致绝赵衰之让。心驰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口，拜承明之未果。

特进

《东观汉记》曰：邓禹右将军官罢，以特进奉朝请。

《汉杂事》曰：诸侯公德优盛，朝廷所敬异者，赐位特进在三公上，无秩。

《後汉书》曰：梁商以女立为皇后，妹为贵人，加商位特进，更增国土，赐安车驷马。

谢承《後汉书》曰：赵典道懿，尊为国师，位特进，七为列卿，寝布被，瓦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也。
《晋书□百官表》曰：特进，官品第二。汉制，皇后之父率为此官。
傅咸奏曰：公，品第一，执坐侍臣之上；特进，品第二，执皮帛坐侍臣之下，今启特进宜执璧继公。
沈约《宋书》曰：特进。魏世骠骑将军刘放、卫将军孙资等逊位，以侯就第，并位特进。其诸官加特进者，从本官供给。特进但为班位而已，不别有吏、卒、车、服也。
《齐职仪》曰：特进，以功德特进见之。
《後魏书》曰：刁雍拜特进。皇兴中，雍与陇西王源贺及中书监高允等，并以耆年特见优礼，锡雍几杖、剑履上殿，日致珍羞焉。
《北史》曰：穆绍加特进。时侍中元顺与绍同官，顺尝因醉入寝所，绍拥被而起，正色让顺曰：“老身二十年侍中，与卿先君亟连职事，纵卿後进，何置相排突也。”遂谢事还家，诏谕乃起。
《唐书□官品志》曰：特进、左右光禄、金紫、银青等光禄大夫。用人俱以旧德，就闲者居之。
总叙大夫
《白虎通》曰：大夫，为言大扶进人也。
《毛诗□卫□硕人》曰：大夫夙退，无使君劳。（大夫未退，君听朝于路寝，夫人听内事于正寝。大夫退，然后罢也。笺云：庄姜始来，时卫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无使我君之劳倦，以君夫人新为配偶，宜亲亲之也。）
《毛诗□雨无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则，劳也。笺云：正，长也。官长之大夫。厉王流于彘而皆散处，无复知我民之见疲劳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笺云：王流在外，三公及诸侯随而行者，皆无君臣之礼，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周礼□秋官下》：朝大夫掌邦家之国治。（邦家，王子弟公聊及大夫之采地也。）凡邦家之治於国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听之。
《礼记□曲礼上》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谢，去也。君贪其德而留之。）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於其国则称名。越国而问焉，必告之以其制。（他国问其老者，必以制度告之。）
金紫光禄大夫
干宝《晋书》曰：尚书仆谢李胤母丧，拜金紫光禄大夫，给吏卒，门施行马。
《三国典略》曰：房谟本姓屋氏高。渤海王入洛，授金紫光禄大夫。累赐奴婢，率多放免。王后赐生口，黥面为“房”字而付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禄大夫
《汉书□百官表》曰：光禄勋属官有大夫，掌议论。
《汉书》曰：谷永既为大将军王凤擢为光禄大夫。永奏书谢凤曰：“永，斗筲之材，质薄学朽，无一日之雅，左右之方，将军悦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厕之争臣之末。”
又曰：金日为光禄大夫，亲近未尝有过，上信爱之。
又曰：贡禹上书云：“贫老，家资不满万钱，拜光禄大夫，赐益多，家益富。伏自念无报厚德，日夜惭愧。”
又曰：杜陵王仲翁，霍光以为光禄大夫。仲翁出入，苍头庐儿传呼，甚尊宠。
又曰：蔡义上书曰：“臣山东草莱之人，行能无所比，容貌不及众，然而不弃人伦者，以闻道於先师。愿赐清闲之宴，得舒精思於前。”上即见，说《诗》，甚悦，擢为光禄大夫。”
《东观汉记》曰：张堪字子孝，为光禄大夫。数谏。堪常乘白马，光武每有异政，辄曰：“白马生且复谏矣。”
又曰：樊宏字靡卿，为光禄大夫。为人谦素畏慎，每朝会，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时至乃起。帝闻之，敕临朝乃告，勿令豫到。
《後汉书》曰：邓太后从樊准议，悉以公田赋与贫人，即擢准与议郎吕仓并守光禄大夫。准使冀州，仓使兖州。准到部开仓廪食，（禀给。）慰安生业，流人咸得苏息。
又曰：魏文帝受禅，欲以杨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代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衣袍。因朝会引见，令彪着布单衣、鹿皮冠而入，待以宾客之礼。
华峤《後汉书》曰：邓彪遭後母忧，毁瘠过礼，因疾乞身，以光禄大夫行服。
《汉书解诂》曰：武帝以中大夫为光禄大夫，与博士俱以儒雅之选。异官通职，《周官》所谓官联者也。温故知新，率由旧章，皆能明古今、辨章旧闻者也。
《汉书□百官表》注曰：光禄大夫，古官也。银章、青绶。
《汉官仪》曰：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掌议论，属光禄勋，门外特施行马，以旌别之。
《魏志》曰：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时论林节操清峻，欲致之公辅，而林遂称疾笃，拜光禄大夫。
又曰：黄初四年，诏给光禄大夫杨彪吏卒，门施行马。
《吴志》曰：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黜陟之诏。
王隐《晋书》曰：刘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禄大夫致仕，门施行马，赐钱百三十万。
《晋书》曰：王览为宗正卿致仕，诏遣殿中医疗疾给药，後转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又曰：郑褒，魏景元初，疾病失明，屡乞骸骨，不许，拜光禄大夫。
又曰：华表字伟容，歆子也。太始中为太中大夫，禄赐与聊同，门施行马。
《晋阳秋》曰：李喜乞老，以为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晋中兴书》曰：王蕴字叔仁修。烈宗将纳后，访於公卿，仆射谢安曰：“王蕴地望，可与国婚。”定后既立，征拜金紫光禄大夫。
又曰：祖纳字士言。少持操行，能言名理，迁右光禄大夫。
又曰：荀组字太章，颍川人也。弱冠，太尉王夷甫见而称之，为光禄大夫。
又曰：荀松字景猷，组族子也。弱冠，太原王济甚相器重，拜右光禄大夫。
又曰：贺循字彦士，会稽人也。节操尚厉，童龀不群；言行举动，必以礼让。行有馀力则精书学。由是博览群书，尤明《三礼》，为江表儒宗，拜右光禄大夫。
又曰：顾和字君季，荣族子也。和二岁失父，总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族父荣雅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兴吾宗者，必此子矣。”康帝即位，为尚书仆射，更拜银青光禄大夫，又迁左光禄大夫。
《晋诸公赞》：卫尉傅祗以风疾逊位，加光禄大夫，门施行马。
《齐书》云：周盘龙，世祖讲武，令盘龙领军校尉，骋槊，後以疾为光禄大夫。
《後魏书》曰：李茂字中宗，为光禄大夫。茂性谦慎，以弟仲宠盛，惧于盈满，遂托以老疾固请逊位，高祖从之，听食大夫禄，还私第。
《汝南先贤传》曰：郭宪为光禄大夫。上欲到三辅，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巡。”上遂行，宪当车，拔佩刀以断车引。上不止，到弘农，兵起颍川，上曰：“恨不用光禄之言。”於是乃还。
《樊英别传》曰：诏书告南阳太守、五官中郎将樊英委荣辞禄，不降其节，志不可夺。今以英为光禄，赐还家，在所县给千斛，常以八月存高年，给羊一头，酒三斛。
《荀氏家传》曰：字道明，性清净，善谈论，迁光禄大夫。以君面似胡，明帝谓为神明胡子。
太中大夫
韦昭《辨释名》曰：太中大夫，大夫之中最高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陆贾，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又以口辨居左右，常使诸侯。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贾说佗，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帝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

又曰：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拜太中大夫，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

《东观汉记》曰：来歙字君叔，南阳新野人也。歙有大志，慷慨，治《春秋左氏》。东诣洛阳，见上，大喜曰：“君叔独劳苦。”即解被襦以衣歙，拜太中大夫。

《後汉书》：征郭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以充其家。辄散与宗亲九族，无所遗馀。

司马彪《续汉书》曰：张湛拜太中大夫。病居东门候舍，故时人号之为中东门君。上数存问、赏赐。

《魏志》曰：管宁字幼安，北海朱虚人也。年十六丧父，中表愍其孤贫，咸共赠赙，悉辞不受。长八尺，美须眉。与平原华歆、同县邴原相友。黄初四年，诏公卿举独行君子，司徒华歆荐宁，文帝以宁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

又曰：韩暨字公至。明帝诏曰：“太中大夫暨，澡身浴德，志节高洁，年逾七十，守道弥固，可谓纯笃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为司徒。”

《吴志》曰：裴玄字彦黄，下邳人也。少有学行，官至太中太夫。

《梁书》曰：顾宪之字士思。风疾求还，吴天监二年，授太中大夫。虽累年宰郡，资无担石，及归环堵，不免饥寒。

中大夫

《汉书》曰：晁错对策，书百余人，惟错为高最，乃迁为中大夫。

又曰：倪宽以侍御史见上，语经学，从问《尚书》一篇，擢为中大夫。

中散大夫

《东观汉记》曰：牟长字君高。少笃学，治《欧阳尚书》，诸生著录，前後万人。建武十四年，征为中散大夫。

《後汉书》曰：鲁丕字叔陵，迁中散大夫。时贾逵荐丕，道艺深明，宜见任因和帝朝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置朝，特赐冠帻、履、袜、衣一袭。

《续汉书》曰：谯玄字君黄，能说《春秋》，迁中散大夫。

柱国

《北史》曰：李敏，美姿容，善骑射。开皇初，周宣后乐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择婚对，敕贵公子弟集弘圣宫者，日以百数。公主选取敏，礼仪如尚帝女。後将侍宴，公主谓敏曰：“我以天下与至尊惟一女夫，当为汝求柱国，若授馀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慎无谢。”及进见，上亲御琵琶，敏舞，大悦，谓公主曰：“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上谓敏可授仪同，敏不答。上曰：“不满尔意耶？”令授开府，又不谢。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今授卿柱国。”敏乃拜，蹈舞。遂於坐发诏授柱国。

《五代史》：後唐天成三年五月诏曰：“开府仪同三司，阶之极；太师，官之极；封王，爵之极；上柱国，勋之极。近代已来，文臣官阶稍高便授柱国，岁月未深便转上柱国，武资不计何人，初官便授上柱国。官爵非无次第，阶勋备有等差，宜自此时重修旧制。今後凡是加勋，先自武骑尉经十二转，乃授上柱国。永作成规，不令逾越。”虽有是命，竟不革前例。

奉朝请

《汉书》曰：王陵为太傅，杜门谢疾，竟不朝请。

《续汉书》曰：前汉列侯，奉朝请在长安，位次三公。汉武时，宣帝为皇曾孙，令奉朝请。

《东观汉记》曰：建武中，邓禹失司徒，特进奉朝请。

《汉官解诂》曰：三辅职如郡守，独奉朝请。成帝丞相张禹逊位，特进奉朝请。又以关内侯萧望之奉朝请。奉朝请之号则非为官。如淳曰：“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请。虽国戚及勋门子弟为之，但预朝请会而已。”

《晋起居注》曰：孝武宁康三年，诏陇西王世子越、驸马都尉杨邈并可奉朝请，侍从左右，与太子游处。

沈约《宋书》曰：奉朝请，无员外，本不为官。汉东京罢省三公，外戚、宗室，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会朝请召而已。

又曰：王敬弘子恢之被召为秘书郎，敬弘求为奉朝请，与恢之书曰：“秘书有限，故有竞。朝请无限，故无竞。吾欲使汝处於不竞之地。”太祖嘉而许之。

《北齐书》曰：祖鸿勋为州主簿，仆射临淮王表荐鸿勋有文学，宜试以一官，敕除奉朝请。人谓之曰：“临淮举卿，便以得调，竟不相谢，恐非其宜。”鸿勋曰：“为国举才，临淮之务，祖鸿勋何事从而谢之？”闻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後魏书》曰：崔光韶事亲以孝闻，初除奉朝请。光韶与弟光伯双生，操业相侔，特相友爱。遂经吏部尚书李冲，让官於光伯，辞色恳至。冲为奏闻，高祖嘉而许之。

又曰：裴询字敬叔。美仪貌，多艺能，音律博奕，咸所开解。起家奉朝请。

又曰：梁景伯生於桑乾，少丧父，以孝闻。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尚书卢渊称之於李冲，冲时典选，拔为奉朝请。

致仕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王祥致仕，诏赐几杖、床帐、簟蓐，以舍人六人为睢陵公舍人。又曰：郑冲致仕，诏赐安车、驷马、床帐、簟蓐。

《五代史》曰：郑韬以户部尚书致仕，自襁褓迨於悬车，事真伪十一君，凡七十载，所任无官谤，无私过，三持使节，不辱君命。士无贤不肖皆恭已接纳。晚年背伛，时人咸曰郑伛不迂。平生交友之中无隙怨，亲族之间无爱憎，恬和自如，性尚闲简。及致政归洛，甚惬终焉之旨。

卷二百四十四　职官部四十二

太子太师

《六典》曰：太子三师，以道德辅教太子者也，止於动静、起居、言语、视听，皆有以师焉。

《礼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於中，发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怿。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

《大戴礼》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太公为太师。

《唐书□官品志》曰：太子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师，常师范、训导、辅翊。

太子太傅

《礼记》曰：三王教太子，立太傅、少傅以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

《史记》曰：万石君（姓石，名奋。）无文学，恭谨无比，迁为太子太傅。

又曰：夏侯胜为太子太傅，受业，诏撰《尚书》、《论语》，赐黄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子赐钱二百万，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汉书》曰：景帝栗太子以窦婴为太傅。十年，栗太子废，婴争不能得，谢病屏居蓝田山下。数月，诸窦宾客辨士说清，遂起朝。

又曰：萧望之，字长倩，为太子太傅，以《论语》授太子。

又曰：叔孙通为太傅。高帝欲立赵王，废太子，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立太子，晋国乱者数十年；秦不早定扶苏，终使灭祀。今太子仁，陛下必废嫡立庶，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上曰：“公罢，吾戏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乎？”

又曰：疏广字仲翁，为太傅，兄子受为少傅，朝廷以为荣。皆请免归乡里，公卿祖饯东都门外，百姓观者叹曰：“贤哉二大夫！”初，太子外祖许伯以太子少，请使其弟舜监护太子家。广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今官属以备，若亲昵外家，非所以广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之。

《东观汉记》曰：建安二十八年，大会百官，诏问谁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意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太子舅执金吾阴识可，博士张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为阴氏乎？”为天下乎？即为阴氏，则阴侯可；为天下，则固宜用天下之贤才。”上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为太子太傅。

又曰：张湛字子孝，为太子太傅。及郭后废，因称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东门候舍，故时人号中东门君。帝数存问，赏赐。後大司徒戴涉被诛，帝强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遗失溲，因自陈疾笃，不能复任朝事，遂罢之。

《後汉书》曰：明帝以邓禹先帝名臣，拜太子太傅也。

应劭《汉官仪》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将，琢磨玉质。言太子有玉之质，琢磨以道也。

《魏志》曰：何夔代凉茂为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见，太子正法服而礼焉。

《吴志》曰：吴粲迁太子太傅，遭二宫之变，抗言执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鲁王出住夏口，遣杨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数以消息语陆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由此为竺等所谮害。

又曰：孙权寝疾，征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子太傅，会稽太守滕胤为太常，并受诏辅太子。

又曰：阚泽字德闰，会稽山阴人，拜太子太傅，领中书。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谕以明治乱，因对贾祖《过秦论》最美，权览读焉。

又曰：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秉事郑玄，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权闻其名儒，以礼征；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又曰：张温字惠恕，吴郡吴人也。温少修节操，容貌奇伟。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为谁比？”大司农刘基曰：“可与全综为辈。”太常顾雍曰：“基未详其为人也。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征到廷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拜议郎，选曹尚书，寻迁太子太傅。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三年始置太子二傅。是时官事大小皆由二傅，太傅立草，少傅写之。

《晋中兴书》曰：贺循字彦先，为太子太傅。诏曰：“循清直履道，秉尚贞贵，居身以冲约为本，立德以俭让为行，可躬训储宫，默而成化。”

《唐书□官品志》曰：太子太傅一人，位视尚书令；少傅一人，位视左仆射。

《魏故事》曰：太傅於太子不称臣，少傅称臣。

太子太保

《礼记》曰：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

《晋书》曰：刘实字子真，以特进开府，加太子太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怀帝以荀组为侍中，特进，行太子太保。
傅畅《晋赞》曰：贾充为太尉，行太子太保，以公位重，其为保、傅，或行或领，各随其时。
《後魏书》曰：显祖将禅位於京兆郡王子推，任城王云、陇西王源贺并固谏。陆馥抗言曰：“皇太子圣德承基，四海属望，不可横议，干国之纪。臣请刎颈殿庭，有死无二。”久之，帝意乃解，诏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为太保。
太子少师
《六典》曰：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观三师之道德而教谕焉。
《晋书》曰：惠帝以卫尉裴楷为太子少师。
《宋书》曰：太子少师、少保，并晋置。
《後魏书》曰：郭祚领太子少师，曾从世宗幸东宫，肃宗幼弱，祚怀一黄出奉肃宗。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王显迭相唇齿深，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时人谤祚者，以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唐书口官品志》曰：太子少师、少傅、少保，是为三少，各一人，掌皇太子以观三师之德。出则三师在前，三少在後。
又曰：李纲拜太子少师。纲有脚疾，不堪践履。太宗特赐步舆，令纲乘至阁下，数引禁中，问以政道。又令舆入东宫，皇太子引上殿，亲拜之，纲於是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理顺词直，听者忘倦。
又曰：贞观十三年，以左仆射房玄龄为太子少师。玄龄上表逊位，诏不许。太宗因谓侍臣曰：“太子师保，古难其选。若成王幼小，以周公为傅，左右皆贤，日闻雅训，自幼及长，便为圣君。秦之胡亥，赵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诛功臣，杀亲族，酷烈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恶由於习近。”
又曰：唐休，年力虽衰，进取弥锐。时宫人贺娄氏用事，而休为男取其养女，因以自达，拜太子少师。时议讥之。
又曰：长庆中，以兼太常卿赵宗儒为太子少师。太常有师子乐，备五方之色，非会朝聘享不作焉。至是，中人掌教坊之乐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违，以状白宰相，以为事在有司执守，不合关白，而宗儒忧恐不已。宰相责以懦怯不任事，故换此散秩。
陶氏《职官录》曰：三少旧视左仆射，冠服同三太也。
太子少傅
《汉书》曰：上谓张良曰：“子房虽疾，强起傅太子。”时叔孙通已为太傅，以良行少傅事。
又曰：匡衡字稚圭，为太子少傅，数上书陈便宜。少好学，家贫，佣力以供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
《东观汉记》曰：建兴二十八年，以桓荣为少傅，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後汉书》曰：征王丹为太子少傅。时大司徒侯霸欲与交友，及丹被征，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车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结交，何为见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续汉书》曰：王丹字仲回，为太子少傅，謇谔正直，名德重於时。
《魏志》曰：邢，字子昂。初，太子未定而临淄侯植有宠，丁仪等并赞翼其美。太祖问，对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识其意，後遂以为太子少傅。
《吴志》曰：薛综、综子莹、莹子兼，三世并为太子少傅，谈者美之。
《晋书》曰：山涛转太子少傅。在东宫，年已七十，病疾求退，手诏不听，寻讲武於宣武场。有诏，涛乘步辇，导皇太子入。时尚书仆射卢钦与涛言及孙武用兵本意，武帝欣然而言曰：“山少傅故是天下谈士也。”举坐倾心。
又曰：何曾议太子少傅当称臣拜，荀𫝆曰：“太之与少，自二傅之名次耳，非於太子有轻重也。”诏曰：“秦汉以来，旧章废灭，随时改作，其故事不可依用，宜远准古义，定二傅不臣拜。”
又曰：王雅为太子少傅。时朝望属王，亦颇以自许。及诏用雅，众遂赴雅焉。将拜，遇雨，请以伞入。王不许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贵幸，威权甚振，门下车骑常数百，而善应接，倾心礼之。
《晋中兴书》曰：周𫝆字伯仁，拜太子少傅。𫝆上疏曰：“臣退自忖省，学不通一经，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难，未能守分。不悟天监忘臣顽蔽，乃欲使臣内管铨衡，外忝傅训，质轻蝉翼，事重千钧，此之不可，不待识而明矣。
《後周书》曰：萧圆肃，武帝建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户。肃氏以任当师傅，调护是职。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莫不援立太子，为皇之贰。是以《易》称明两，《礼》云上嗣。东序养德，震方主器。束就学，《宵雅》便隶。朝读百篇，已夜乃寐。爰日惜力，寸阴无弃。视膳再饭，寝门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询谋计虑，问对疑承。安乐必敬，无忘战兢。夫天道益谦，人道恶盈。汉嗣不绝乎驰道，魏储回还乎邺城。前史攸载，後世扬名。三善既备，万国以贞。姬周长久，实赖元良。嬴秦短祚，诚由少阳。虽卜年七百，有德至历而昌；数世一万，无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光副皇极，永固洪基。观德审谕，敢告职司。”太子见而悦之，致书劳问。
《陈书》曰：孝明帝在东宫，宣武皇帝欲以崔光为太子师傅。光固辞，帝令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南面再拜，宫官皆从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惟西面拜谢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

傅玄《太子少傅箴》曰：夫金木无常，方员应形，亦有隐括，习以性成。故近朱默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正人在侧，德义盈堂；鲍肆先入，兰蕙不芳。傅臣司训，敢告君王。

太子少保

《晋书》曰：怀帝以光禄刘蕃为太子少保。

《晋诸公赞》曰：惠帝以吏部尚书和峤为太子少保。

《唐书》曰：李纲字文纪，为太子少保。高祖以纲隋代名臣，甚加优礼，每手敕未尝称名，其见重如此。

《唐新语》曰：李适之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酒，颇妨政事。玄宗惑焉，乃除太子少保。适之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举朝服其度量。

卷二百四十五　职官部四十三

太子宾客

《六典》曰：太子宾客掌侍从规谏，赞相礼仪，而先後焉。凡皇太子有宾客宴会，则为之上齿。

《汉书》曰：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张良计，致商山四皓，以为宾客。又孝武帝为太子，立博望苑以使通宾客，则其义也。

太子詹事

《六典》曰：太子詹事之职，掌统东宫三寺、十率府之政令，辨其纲纪而修其职务；少詹事为之贰。凡太子立官之典制，皆视其事而承受焉。

《俗说》曰：江夷为右仆射，主上欲用其领詹事，语王淮：“卿可觅比例。”淮对曰：“臣当出外寻访。”淮後见主上，问：“近所道事，卿已得比例未？”淮曰：“惟谢琰右仆射领詹事。”琰即谢公之子。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

应劭《汉官仪》曰：詹事，秦官。詹，省也，给也。秩比二千石。

《汉书》曰：窦婴字王孙，孝景即位，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窦太后爱之。孝王朝，酒酣，上从容曰：“千秋万岁后传王。”太后欢。婴引卮酒进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太后由是憎婴。

又曰：孔光父霸，字次孺。宣帝时，以授太子经为詹事。

又曰：詹事，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属，诸官皆属焉。成帝鸿嘉三年，帝省詹事，属大长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卞为詹事，世称卞裁断切直，敦实，忠於事上也。
《晋起居注》曰：武帝以王恭丹阳尹领詹事，恭让表曰：“今皇储始建，四方是式，总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简才贤，尽一时之胜，岂臣最庸所可叨忝！”
《晋公卿礼秩》曰：太始中立詹事，掌宫事。
沈约《宋书》曰：詹事一人，初领官属。成帝时悉属少傅，魏氏置詹事总众职，晋初又属二傅，咸宁复置詹事。
《齐职仪》曰：詹事品第三，茂陵书，秩二千石，银章、青绶。局拟尚书令，位视领护将军。
《陈书》曰：後主欲以江总为太子詹事，令管记陆瑜言之於孔奂，奂谓瑜曰：“江有潘、陆之华，而无园绮之实，辅弼储宫，窃有所难。”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为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将许之，奂乃奏曰：“江总，文华之人，今皇太子文华不少，无藉於总。如臣愚见，顾选敦重之才，以居辅导。”帝曰：“即如卿言，谁当居此？”奂曰：“都官尚书王廊，世有懿德，识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奂又奏曰：“宋朝范晔，即范泰之子，亦为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争之，帝卒以总为詹事。
《唐书》曰：苏弁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邹儒立对仗弹之。弁於金吾待罪数刻，特释放。旧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贞元三年，御史中丞窦参叙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乃引旧班制立，台官诘之，乃绐云：“已白宰相，请依旧制。”故为儒立弹之。
又曰：龙朔二年，改詹事为端尹，詹事府为端尹府。
王珉《答徐邈书》曰：詹事弹一官，如尚书左丞矣。
太子少詹事
《唐书》曰：张行成转太子少詹事。太宗东征，皇太子於定州监国，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谓行成曰：“今者送公衣锦还乡。”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太子中庶子
《汉书□百官表》曰：太子中庶子，职侍中。
《汉书》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见称。
又曰：欧阳地馀，字长宾，为中庶子，授皇太子经。
又曰：冯野王通《诗》，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
《魏志》曰：鲍勋字叔业，清白有高节，知名当世，为中庶子。在东宫，正色不挠。
《蜀志》曰：後主立太子，以霍弋为中庶子。好驰射，出入无度，弋援引古事，尽言规谏，甚得切磋之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孙登为太子。时太傅张温言於权曰：“夫中庶子官最亲密，切问近对，宜用俊彦。”於是乃用陈表等为中庶子。后又以庶子礼拘，复令敕中侍坐。

又曰：羊□（音道。）初为中庶子，年二十。时廷尉监隐蕃结交豪杰，自卫将军全琮等皆倾心敬待，惟□及宣诏郎杨迪拒绝不与通，时人怪之。而蕃后叛逆，众乃服之。

《晋书》曰：安平王孚，初为魏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号哭过甚，孚谏曰：“大行晏驾，天下恃殿下为命。当上为宗庙，下为万国，奈何效匹夫之孝！”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时群臣初闻帝崩，相聚号哭，无复行列。孚厉声於朝曰：“今大行晏驾，天下震动，当早拜嗣君，以镇海内，而但哭耶！”孚与尚书和洽奉太子以即位，是为文帝。

又曰：温峤为中庶子，献《侍臣箴》，甚见补益。

又曰：王恂启以桓谦为中庶子，曰东宫之选中庶子管总门下，尤不可不得其才也。

《晋起居注》曰：武帝咸宁元年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

《晋中兴书》曰：殷仲堪，少好学，能清言，善属文，人士咸钦爱之，以孝行称。烈宗闻其名，召为太子中庶子，甚相知悦。

又曰：温峤拜太子中庶子。峤在东宫，特见嘉宠，僚属莫与为比。峤与阮放等共劝太子游谈老庄，不教以经史，太子甚爱之，数规谏讽议。

又曰：肃宗之在东宫，孔演领太子中庶子。于时中兴肇构，庶事草创。演经学渊博，该识旧典，朝仪轨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并亲爱之。

沈约《宋书》曰：中庶子，汉置。古者世禄，卿大夫之子，即为副□，谓之国子。天子、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齐书》曰：袁粲言於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复中庶子。

《陈书》曰：王父冲尝为辞领中庶子，世祖顾谓冲曰：”所以久留於承华，正欲使太子微有风法耳。”

《唐书□官品志》曰：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为祭酒，行则负玺，前後部护驾。

《陶氏家传》曰：侃迁太子中庶子。君少而好学，善谈玄理，尤明《诗》、《易》，以孝行闻於时。储选殊难其人，特召君焉。

《山公启事》曰：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济阴太守留俨、城阳太守石崇参选。

晋齐王攸《与山涛书》曰：太子中庶子，东宫显职，加侍接左右，诚宜得笃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行检之人，必允众望。
太子左右庶子
《六典》曰：左庶子之职，掌侍从、赞相、驳正启奏，中允为之二。凡皇太子从祀朝会，出则版奏外办中严，入则解严焉。凡令书下左春坊，则与中允、司议郎等覆启以画诺。右庶子之职，掌侍从左右，献纳启奏；中舍人为之二。凡皇太子监国，於宫内下令书，太子亲画日至春坊，则宣传之。
《礼记》曰：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职，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与其教理。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若有甲兵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於有司。
《汉书》曰：成帝以傅善有志行，为太子庶子。
《魏志》曰：鲍勋字叔业，为庶子，在东宫正色不挠。
《魏氏春秋》曰：阮浑字长威，籍之子也，少知名，为太子庶子。
《吴志》注曰：华融字德蕤，广陵江都人。祖父避乱，居山阴。时皇象亦寓居山阴，吴郡张温来就象学，欲得所舍。或告温曰：“有华德蕤者，虽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温遂止融家，朝夕谈讲。俄而温为选部尚书，乃推擢融为太子庶子，遂知名显达。
《晋书》曰：郑默，武帝时与太原郭奕俱为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同藩国。”事遂不行。
《晋起居注》曰：太康十年诏：“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在忠谠。其以为太子庶子。”
《隋书》曰：刘行本为太子左庶子。时左卫率长史夏侯福为太子所昵，尝於阁内与太子戏。福大笑，声闻於外。行本时在阁下闻之，待其出，行本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亵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太子为福致请，乃释之。
《隋书》曰：刘行本为左庶子。太子尝得良马，令夏侯福乘而观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乘。行本不从，正色而进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辅导殿下以正道，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惭而止。
又曰：刘行本拜太子左庶子，领治书如故。皇太子虚襟敬惮。时唐令则亦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
又曰：刘行本为左庶子。卒後而太子勇废，文帝曰：“若使刘行本在，勇当不及於此。”
《唐书□官品志》曰：庶子四人，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高功者一人。与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又曰：贞观中诏曰：“皇太子与百官书疏，未有制式。近代已来，例皆名白，无以别贵贱。今凡处分论事之书，皇太子并画令，左右庶子已下署名，宣奉行书案画日，其馀与诸子亲及师傅等书下不在此限。
又曰：于志宁为太子右庶子，撰《谏苑》二十卷，以进於太子承乾也。
又曰：杜正伦为太子左庶子。太宗谓曰：“国之储副，自古所重，必择善人为之辅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怀贞悫，能执直道，故辍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轻重也。”
又曰：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曰：“古者太子既生，卜士负之，即置辅弼。昔成王幼小，周、邵为傅，日闻正道，习以成性。今皇太子既幼，卿当辅之正道，无使邪僻开其心。勉之无怠，当称所委，官赏可不次而得也。”
又曰：李百药授太子右庶子。时太子颇留意典坟，然闲宴之後，嬉戏过度，百药作《赞道赋》以讽焉，词多不载。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朕於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悉述古来储二事以诫太子，甚是典要。朕选卿以辅弼太子，正为此事，大称所委，但须善始令终耳。”因赐彩物三百段。
又曰：李义琰为太子右庶子，同中书门下三品。义琰博学，多识典故。上每有顾问，言多切直。章怀太子之废也，上慰勉官寮，尽舍罪，令复其位。薛元超等皆舞蹈谢恩，义琰独引罪涕泣，时论美之。
《山涛启事》曰：东宫官属宜得高茂者，庶子贾模缺，宜补刘粹、周蔚，惟加所裁。诏用粹。
《环济要略》曰：庶子主宫中，并诸吏之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职，以徼候。
卷二百四十六　职官部四十四
太子左右赞善大夫
《六典》曰：左赞善大夫，掌翊赞太子以规讽也。皇太子出入动静，苟非其德义，则必陈古以箴焉。右赞善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宫臣则列於右阶之下。
《唐书》曰：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芊为右赞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太子洗马
《六典》曰：洗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缉之事，立正本、副本，以备供进。凡天下之图书上於东宫者，皆受而藏之。
《国语》曰：夫差为勾践洗马。
《续汉书□百官志》曰：洗马，员十六人，秩六百石，职如谒者。太子出，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直，一人在前导威仪，盖洗马之义也。
《汉书》曰：司马安，少与汲黯为太子洗马，安为人深巧善官，四至九卿。
《魏略》曰：颜裴字文林，以才学为太子洗马。
《晋书》曰：江统为洗马，太子颇好游宴，或阙朝侍，统以五事谏之。
又曰：解系兄弟少连、叔连，各清身洁已，仕皆为洗马。
《梁书》曰：庾於陵拜太子洗马。旧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时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高祖曰：“官以人而清，岂限以甲族。”时论以为美。
《唐书》曰：李纲字文纪。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纲白勇曰：“令则身任公卿，职当调护，乃於宴座自比倡优，进淫声，秽视听。事若上闻，罪不在测，岂不累於殿下？臣请遽正其罪。”勇曰：“我欲为乐耳，君勿多事。”纲趋而出。及勇废黜，文帝召东宫官属切让之，无敢对者。纲对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过，非太子罪也。太子才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贤明之士辅道之，足堪继嗣皇业。方今多士盈朝，当择贤居任，奈何以弦歌鹰犬之才日在其侧，致令至此，乃陛下诫道不足，岂太子之罪耶！”辞气凛然，左右皆为之失色。文帝曰：“令汝在彼，岂非择人。”
《文士传》曰：江统字应元。召补洗马，每有疑滞大事、章表奏议，辄为同官所推，常为之作草。
《韩子》曰：勾践入宦於吴，执干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於姑苏。
傅咸《申怀赋□序》曰：余自无施，谬为众论所许，补太子洗马，才不称职，意常默然。
傅咸《感别赋□序》曰：有人鲁庶叔，雅量弘济，思心邃远。余自少与之相长，情相亲爱，有如同生。其後迁太子洗马。俄而谬蒙朝私，猥忝斯职，虽惧不称，而喜得与此子同班共事。天下之遇，未有若此。周旋三载，鲁生迁尚书郎，虽别不远，而情甚怅恨，退作兹赋云尔。
徐邈《问玉珉》曰：汉法制：洗马，冠高山冠，职如谒者。中朝新制：洗马，进贤冠，出则在马前清道，故曰洗马。
太子司议郎
《六典》曰：司议郎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谒、从享及释奠於先圣先师，讲学、齿胄、抚军、监国之命可传於史册者，并录为记注。若宫坊之内祥瑞、灾眚，宫长除拜、薨卒，亦皆记之。每岁终，则送史馆。
《唐书》曰：敬播以撰《实录》功，迁太子司议郎。时此官初置，极为清望。中书令马周叹曰：“所恨资品望高，不获历居此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贞观中皇太子上表曰：“臣闻直笔记言，谏司箴过，盖绝代之通训，乃垂裕於当今。臣以暇日遐览前志，窃惟古之养德，咸有史官，所以补缺拾遗，为砥为砺，彰善瘅恶，如切如磋，譬立准而端形，犹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礼》曰：太子免於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汉书》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记过之史。是知姬诵登两，肇建此官；刘启升储，宪章斯义。故能道温玉裕，声闻宸宫。上有慰於皇情，下无亏於物议。臣地居问寝，齿在横经，越以幼年，夙蒙天奖。趋紫宸以遵礼，仰黄屋以承欢；怙圣慈而益骄，恃锺心而取恣。肃恭驰道，恐或乖方；晨昏视膳，虑有违舛。蒙泉始道，必俟後乘之规；离光未融，惧寝前星之耀。是以夙兴夜寐，内省非忧，延首谠言，冀匡童昧。而魏晋已降，不置此员，杜绝箴规，何期甚谬！伏惟陛下穷神稽古，尚择刍荛之言；玄览文明，犹开登石之路。况臣冲藐，未涉艺文。出自深宫，便亲监抚之重；罕从鼓篋，畴识弦诵之宜。一德有惭，贻忧睿念；三朝登俊，何以胜任？所以冒敢陈闻，请遵故实，愿开史职，故司眷诫。是使绵载坠典，复在圣朝；资此正人，少匡不逮。”於是门下坊置太子司议郎四人，妙选名行之士为之。正六品上，掌侍从、规谏、驳正、启奏，并录东宫记注，分判坊事。

又曰：元让有孝行。则天朝，中宗居东宫，复征拜司议郎。及谒见，则天谓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我儿也。”

又曰：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长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书纠缪》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稿草，请官给纸笔写上秘阁。诏曰：“王元感质性温敏，博闻强记，手不释卷，老而弥笃。掎前达之失，究先圣之旨。是谓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知古尝称其所撰书曰：“信可谓五经之指南也。”

太子中舍人

《晋书》曰：杜锡，预之子也。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屡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患之。後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毡中，刺足流血。他日，太子问锡：“向者何事？”锡曰：“醉不知。”太子诘之曰：“君喜责人，何自作过也。”

《晋中兴书》曰：顾荣清操，南士秀望，累迁太子中舍人。

又曰：顾荣字彦先。时吴朝士人入洛者，惟陆机、陆□及荣三人。而机、□虽有才藻，清望不及荣也。选补吴王郎中令，累迁太子中舍人。

太子舍人

《六典》曰：太子舍人掌侍从，行令书、令旨及表、启之事。皇太子通表如诸臣之礼。诸臣及宫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笺，小事以启，其封题皆曰：“上於右春坊”，通事舍人开封以进。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与庶子参详之，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进；不可者则否。
《续汉书□百官志》曰：舍人秩二百石，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
《汉书》曰：文帝使晁错诣伏生受《尚书》，还拜太子舍人。
《东观汉记》曰：侯霸字君房，为人严而有威，为太子舍人。
《汉杂事》曰：郑当时为太子舍人。每伍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以夜继日，常恐不遍；然其交知皆天下名士也。
《魏志》曰：张茂上便宜，擢为太子舍人。
《晋书》曰：王衍以名问，超为太子舍人。
又曰：元帝太兴元年，以太子绍舅虞为舍人。太子奏曰：“舅，甥宜崇敬，降舅氏之亲为侍臣，非所安也。”诏乃转为常侍。
沈约《宋书》曰：王僧达，琅琊临沂人。太保弘之少子也。太祖闻僧达早慧，召於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嘉之，以为太子舍人。
《齐书》曰：张率，建武三年举秀才，除太子舍人。与同郡陆亻垂、陆厥幼相友狎，尝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遇任在焉。约谓曰：“此三子後进秀才，皆南金也，卿可与交。”由此与友。
《梁书》曰：刘杳字士深，为舍人。及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住者，敕特留杳焉。
《後魏书》曰：崔玄伯，少有俊才，号曰冀州神童。符融收冀州，虚心礼敬，拜阳平公，管征东记室。出总庶政，入为宾友，众务修理，处断无滞。符坚闻而奇之，征为太子舍人。
挚虞云：太常弟子通二经，补文学；三经，补太子舍人，晋置十六人，掌表、启。
太子通事舍人
《六典》曰：太子通事舍人，掌导引宫臣辞见，及承令劳问之事。凡元正、冬至，百官与诸方之使者参见，亦如之。若皇太子行，先一日，京文武职事九品已上奉辞；及还宫之明日，亦如之。
《三国典略》曰：陈殷不害字长卿。尚书右丞不佞兄也。长于政事，兼饰以儒术。梁武帝时，与庾肩吾俱为东宫通事舍人。直日奏事，梁武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所长，可使不害来耶！”
卷二百四十七　职官部四十五
太子率更令
《六典》曰：率更令之职，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刻漏之政令。凡皇太子释奠於先圣先师，讲学齿胄，皆总其仪注，而为之导引。若皇太子备礼出入，乘轺车，位亚家令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颜师古注曰：“掌知漏刻曰率更。”
《续汉书□百官志》曰：率更令，秩千石，与庶子、舍人更直，职似光禄勋。掌宫殿门户之禁，郎将屯卫之士。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康八年，诏曰：“太子率更仆，东宫之达官也。其进品第五，秩与中庶子，左、右卫率同。职拟光禄勋也。
《隋书》曰：明克让转率更令，进爵为侯。太子以师道处之，恩礼甚厚，有四方珍味辄以赐之。于时，东宫盛征天下才学之士，至於博物洽闻，皆出其下。
《唐书□官品志》曰：率更令，掌伎乐、漏刻也。
《物理论》曰：今有吕子义，清贤士也，为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六典》曰：家令之职，掌皇太子之饮膳、食储、库藏之政令，总食官、典仓、司藏三署之官属。皇太子备礼出入，则乘轺车，俱威仪，先诸臣以导引。若祭祀、宾客，则供酒食，以为献主。
《汉书》曰：文帝以晁错为太子家令，多所献替，称为智囊。
《汉书》曰：疏受，字公子。为太子家令，恭谨，敏而有辞，宣帝置酒太子宫，受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惬。
《续汉书□百官志》曰：太子家令，秩千石，主仓谷物，职如司农、少府，拟廷尉也。
《蜀志》曰：谯周，字尹南。後主为太子，以周为家令。後主时颇出游观，增广声乐。周上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跨州据郡，欲并神器，於是贤才智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
《宋书》曰：太子家令，主内茵蓐、床机诸供中之物，又知官奴婢月用钱、内库米盐、车牛、刑狱。
《唐书□官品志》曰：家令掌刑法、食膳、仓库、什物、奴婢等事。
太子仆
《六典》曰：太子仆之职，掌车舆、乘骑、仪仗之政令，及丧葬之礼物，辨其次叙与其出入，而供给之。皇太子之车辂三：一曰金辂，二曰轺辂车，三曰四望。凡皇太子备礼而出，则率厩牧令进辂，仆亲驭焉。
《後汉书》：太子少傅属官有太子仆一人，秩千石，主车马，职如太仆。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仆及中允朝，朝入，请问起居。
沈约《宋书》曰：太子仆，秦官也。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以散骑常侍荀伯子为太子仆。
《隋书》曰：柳肃迁太子仆。太子废，坐除名为民。大业中，帝与段达语及庶人罪恶之状，达云：“柳肃在官，大见疏斥。”帝问其故，答曰：“学士刘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进章仇太翼於宫中，为巫蛊事。肃知而谏曰：‘殿下帝之冢子，位当储二，诚在不孝，无患见疑。刘臻书生，鼓摇唇舌，适足以相诳误，愿陛下勿纳之。’庶人不怿，他日谓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肃知之，令面折我。’”

《唐书□官品志》曰：仆掌宗族亲疏、车舆骑乘也。

太子典膳丞

《六典》曰：典膳郎掌进膳、尝食之事；丞为之贰。每夕，局官於厨更直。

《北齐书》曰：门下坊始别置典膳局，有监、丞各二人。

《唐书》曰：邢文伟，滁州全椒人也。迁太子典膳丞。时孝敬在东宫，罕与宫臣接见，文伟辄减膳，上书曰：“臣窃见《礼戴记》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彻膳之宰。史之义，不得不司过；宰之义，不得不彻膳。’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简英俊，自庶子已下，至咨议、舍人及学士、侍读等，使翼佐殿下，以成圣德。近者以来，未甚延纳，谈议不狎，谒见尚稀，三朝之後，但与内人独居，何由发挥圣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虽缺官，宰当奉职，忝备所司，不敢逃死，谨守礼经，辄申减膳。”太子答书曰：“顾以庸虚，早尚坟典，每欲研精政术，极意书林。但往在幼年，未闲将卫，谒诚耽诵，因即损心。比日以来，风虚更积，中奉恩旨，不许重劳。加以趋侍含元，温清朝夕，承亲无自专之道，遵礼以色养为先。所以屡阙坐朝，时乖学绪。公潜申雅勖，式荐忠规，敬寻来请，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审谕，义均弼谐，岂能进此药言，形於简墨！抚躬三省，感愧兼深。”文伟自此益知名。

太子侍读

《唐书》曰：玄宗在东宫，张说与国子司业褚无量俱为侍读，深见亲敬。

又曰：元和十二年，谏议大夫韦绶罢皇太子侍读。绶好谐戏，兼通小说，太子因侍上，或以绶所能言之，上谓宰臣曰：“侍读者，当以经术辅导太子，使深知君臣、父子之教令，或闻绶之谈论有异於是，岂所以导太子者！”因命罢其职。

又曰：吕元膺为同州刺史，及中谢，上问时政得失；元膺论奏，辞气激切，上嘉之。翌日，谓宰臣曰：“吕元膺有谠言直气，宜留在右，使言得失，卿等以为何如？”李藩、裴贺曰：“陛下纳谏，超冠百王，乃宗社无疆之休。臣等不能广求端士，又不能数进忠言，孤负圣心，合当罪戾，请留元膺给事左右。”寻兼皇太子侍读。

《五代史□後唐书》曰：仓部郎中何泽上疏请置太子侍读，敕旨：“何泽早处班行，深明典制，固根本而别彰忧国，上封章而足表匡君，其所敷陈，实为允当，特议施行。”

太子门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典》曰：宫门郎掌内外宫门管之事。凡宫殿门，夜漏尽，击漏鼓，开；夜漏上水一刻，击漏鼓，闭。每岁终行傩，应经所由门，并先一刻早开。若皇太子不在，则闭东宫正门，其宫城门使、宿卫人应入宫殿者，各於左、右厢便门出入。至皇太子还仗，乃开。

《续汉书□百官志》曰：门大夫，员二人，秩六百石，职比郎将。

《汉书》曰：文帝以晁错为太子舍人，转太子门大夫。

《晋书》曰：太子门大夫局准公车令，班同中书舍人。主通远近笺表，宫门禁防。

《唐书》曰：龙朔二年，改门大夫为宫门郎，职比城门郎。

《三辅决录》曰：桓帝以平陵鲁宽为太子门大夫。

太子左卫率

《六典》曰：左、右卫率，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总诸曹之事。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属焉。副率为之贰。凡元正、冬至，皇太子朝宫臣及诸方使，则率卫府之属以仪仗为左、右厢以卫之。若皇太子备礼出入，则如卤簿之法以从。

《续汉书□百官志》曰：卫率秩四百石，主门卫。

《晋志》曰：凡太子出，前卫率导，在前广麾外；左右二率从，夹导舆车；後卫率从，在乌皮外；并带戟执刀。其服并视左、右卫将军。

《晋书》曰：刘卞为愍怀太子左率，知贾后必害太子，乃问张华，华曰：“君欲如何？”卞曰：“东宫俊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录尚书事，废贾后于金墉，两黄门力耳！”华曰：“废立大事，又非所能。”贾后微闻，迁卞为雍州刺史。卞恐终露，乃服药卒。

《晋中兴书》曰：褚翼，字谋远。少失父，以才艺堪干立名。肃祖即位，徵拜屯骑校尉，迁太子左卫率。

《隋书》曰：宇文述每与晋王谋事。及晋王为皇太子，以述为左卫率。旧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贵，遂进率品为第三，其见重如此。

《唐书□官品志》曰：左右卫率各一人，位视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领果毅、统远、立忠、建宁、凌锋、夷冠、祚德等七营，右率领崇荣、永吉、崇和、细射等四营。二率各置尉。

《山公启事》曰：太子左率缺。待威重，宜得其才，无疾患者。城阳太守石崇忠谠有文武，河东太守焦胜清贞有信义，皆其选也。

右卫率

《晋中兴书》曰：郤恢，字道，为太子右卫率。恢八尺，美须髯，风神魁梧，烈宗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隐，字处默。太元中以国子博士为太子右卫率。
沈约《宋书》曰：元嘉中以王琳、谢弘征，并为太子右卫率。
《隋书》曰：高祖以太子勇知时政，欲重宫官之资，故以大臣领其职。苏孝慈自兵部尚书拜右卫率，尚书如故。上将废太子，惮其在东宫，乃出为浙州刺史。
荀绰《冀州记》曰：裴康，字仲预。与弟楷为名士，仕至太子右卫率。
《荀氏家传》曰：车骑将军悝，字茂中，山涛举之为太子右卫率，称君清和理正，从容顾问，动可观采，真侍卫之美者。
前卫率
《晋中兴书》曰：徐邈，字仙民。建元中为太子前卫率。
後卫率
《晋起居注》曰：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郄俭为太子後卫率。
《宋起居注》曰：永初元年，以徐佩为太子後卫率。
左右内率府长史
《六典》曰：左右内率府长史，掌判诸曹官吏及千牛备身之二。
《唐书》曰：永淳中，以雍人元让为太子右内率府长史，旌孝行也。让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致养，不出闾里十馀年。及母终，庐於墓侧，蓬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监国，下令表其门闾。至是巡察使奏让孝悌殊异，由是拜职。
卷二百四十八　职官部四十六
王师
《汉书》曰：王式，字翁思，东平人。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无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
王傅
《後汉书》曰：皇太子强求乞自退，封东海王，故重选官属，以杜林为王傅，从驾南巡狩。时诸王傅数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应诏，惟林守慎，有召必至。馀人虽不见谴，而林特受赏赐；又辞不敢受，帝益重之。
《吴志》：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也。南、鲁二宫初立，仪以本职领鲁王傅。仪嫌二宫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窃以鲁王天挺懿德，兼资文武，当今之宜，宜镇四方，为国藩辅。宣扬德美，广耀威灵，乃国家之良规，海内所瞻望。但臣言辞鄙野，不能究尽其意。愚以二宫宜有降杀，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书三四上。为傅尽忠，动辄规谏；事上勤，与人恭；不治产业，不受施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屋舍才足自容。邻家有起大宅者，权出望见，问起大室者谁，左右对曰：“似是仪家也”。权曰：“仪俭，必非。”问果他家。其见知信如此。

《唐书》曰：丘悦，河南陆浑人，亦有学业。景龙中为相王府掾，与文学韦利器、典签裴耀卿俱为王府直学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开元初卒。撰《三国典略》三十卷行於时。

王友

《晋中兴书》曰：谢尚，字仁祖，司徒左西属，为会稽王友。

《北史》曰：萧大圜除滕王友，尝问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馀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耳！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过如日月之蚀，彰於四海，安得而隐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抑又礼也。”乃大笑。

《殷浩别传》曰：会稽王少著名誉，友学之奉，必极有德，以浩为友。

《山公启事》曰：近启修武令刘讷补南阳王友。诏曰：“友诚宜得有益者，然以长吏治民，不宜屡易为疑，令散人无依仰。”又启：“今者职散中诚自有人，然刘讷才志外内非称，臣以为宜蒙此者，是以启及，不审固可用不？”诏：“可尔所启。”

王侍读

《隋书》曰：杨汪，字元度。勤学，专精《左氏传》，通《三礼解》，补周冀王侍读。王甚重之，每曰：“王侍读德业优深，孤之穆生也。”

《唐书》曰：姚思廉初为代王侍读。属义师入京城，时府寮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义师入殿门，思廉谓之曰：“唐公举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布列阶下。须臾太宗至，闻而义之，许其扶王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观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谓也！”太宗居藩，引为文学。及亲征徐圆朗，思廉时在洛阳，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百段，遗其书曰：“想卿节义之风，故有斯赠。”

王文学

《魏志》曰：中山恭王衮，每读书，文学左右常恐以精力为病，数谏止之，不能废也。文学阮辅相与言曰：“受诏察王举措，有过当奏；及有善，亦宜以闻。”遂共表陈衮美。衮闻之大惊，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以上闻，适增其负累也。”

《晋书》曰：郑袤。魏武帝初封诸子为侯，精选宾友，袤与徐俱为临淄文学。

《晋诸公赞》曰：扶风王，年八岁，聪明善诗赋，中表奇之，魏烈祖以为齐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芳文学。
《长沙耆旧传》曰：太尉李公，时为荆州刺史，下辟书：“夫采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名士求之文学。或割百蚌不得一珠，不可舍蚌求之於鱼；或百文学不出奇士，不可舍文学求之於斗筲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学亦士之场矣。”
郡国相
《东观汉记》曰：吴，字季英，陈留人。迁胶东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阁自责，然後科其所讼，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争隙省息，吏民不欺。
又曰：鲁平，字叔陵，拜赵相。为政尚宽惠礼让，虽有官，不废教授，门人常有数百。关东号曰：“五经复兴鲁叔陵。”
《後汉书》曰：“张禹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坡，（《东观记》曰：坡水广二十里，径直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坡与陂同。）傍多良田，而湮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人，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馀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後岁至垦千馀顷，人用温给。
又曰：赵咨应召，复拜东海相。之官，道经荥阳。令敦煌曹，咨之故孝廉也，（咨为敦煌太守时，荐为孝廉。）迎路谒候，咨不为留。送至亭水次，望尘不及，谓主簿曰：“赵君名重，今过界不见，必为天下笑！”即弃印绶，追至东海。谒咨毕，辞归家。其为时人所贵若此。
谢承《後汉书》曰：东郡赵咨为东海相，人遗其双枯鱼啖之，二岁不尽，以俭化俗。
《魏志》曰：初，曹公为兖州，以东平毕谌为别驾。张邈之叛也，邈劫谌父母弟妻子；公谢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谌顿首无二心，公嘉之，为之流涕。既出，遂亡归。及邈败，生得谌，众为谌惧，公曰：“夫人孝於其亲者，岂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为鲁相。
又曰：太祖，光和末，黄巾起，拜骑都尉，讨颍川贼，迁为济南相。国有十馀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
《蜀志》：刘备领平原相。郡民刘平素轻先主，耻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语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
《晋书》曰：文帝辅政，阮籍常从容言於帝曰：“平生曾游东平县，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阮神迁平原相。时襄邑卫京自南阳太守迁於河内，与神俱拜，帝望而叹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忧乎？”

《九州春秋》曰：孔融为北海相，一朝杀五部督邮。

《会稽典录》曰：骆俊，字孝远，乌伤人。孝灵皇帝擢拜陈相。汝南葛陂盗贼并起，陈与接境，四面受敌。俊厉吏民为之保障，出仓见以赡贫民，邻郡士庶咸往归之，身捐俸禄给其衣食。民有产子，常敕主者厚致米肉，生男女者辄以骆为名。

国郎中令

《汉书》曰：龚遂，字少卿，山阳人。以明经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贺。贺动作多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诤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於涕泣，謇謇无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畏惮之。王又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者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周勃等共诛诸吕，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愿大王勿疑也。”代王遣后薄昭见勃，勃等俱言所以迎立王者，昭还报信矣。王笑谓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骖乘，张武等乘传诣长安，群臣奉法驾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续汉书》曰：皇子封王，其郡为国。每国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卫官也。

《魏志》曰：袁涣为魏国郎中令。及卒，太祖为之流涕，赐二千斛，一教“以太仓千斛赐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千斛与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者，官法也；以垣下者，亲旧也。”

《晋中兴书》曰：顾荣。时在洛者，惟陆机、陆口及荣，惟三人而已。机、口虽有才藻，不及荣也。以南土秀望，补吴王郎中令。

沈约《宋书》曰：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减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续搜神记》曰：会稽朱弼为王国郎中令，营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谢子木代其事，以弼死亡，乃定簿书，多张功费，长百馀万，以其赃诬弼，而实入子木。子木夜寝，忽闻有人道弼姓字者，俄顷而到子木堂前，立谓之曰：“卿以枯骨腐肉专可得诬！当以某日夜更相书。”言终，忽然不见。

陆机《诣吴王表》曰：臣本吴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远人，绥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东到淮南，发诏以臣为郎中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中尉

《史记》曰：鲁申公弟子为博士十馀人。孔安国至临淮太守，徐偃为胶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节，称其好学。

《汉书》曰：郑当时，字庄，陈人也。稍迁为鲁中尉。

又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齐人公孙诡多奇计，初见日："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曰"公孙将军。"

《续汉书》曰：清河王小心恭孝，特见亲爱。後诸王就国，邓太后诏特清河国置中尉内史，赐乘上御物焉。

《汉旧仪》曰：帝子为王，王国置太傅、相公、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辅王。

《三辅决录》曰：淮阳宪王，宣帝爱子，器异其才，欲以为嗣。王恃宠自骄，天子乃用韦玄成为中尉，以辅导之。受诏，与萧望之等论五经同异於石渠阁。

《邵氏家传》曰：邵弘，字德裕。时景帝为琅琊王，诏书高选官属，请君为中尉。君为人体素方严，仪容甚伟，虽私门接对，僮仆俨然，不厉而威，王甚惮焉。王常侯君昼息，身随使者潜至君舍，令使者进曰："王有令。"君徐理鬓冠履，俯伏尽礼，然後读之。王与使者群立瞻听，为之叹息曰："古人称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反逆诈以试长者，岂不陋哉！"王虚心受纳，欣宴言话，昼夜无休。君乃上书谏王，王读三四，瞿然失色，後谓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竖。"

国常侍

《汉书》曰：龚舍，字君倩，少好学，明经。楚王入朝，闻舍高名，聘为常侍。不得已，随王归国。

《晋春书》曰：甘卓，字季思。察孝廉，为吴王宴常侍。

国侍郎

王隐《晋书》曰：孙秀，琅琊国书佐，为赵王伦国侍郎。

桓谭《新论》曰：宣帝元康、神爵之间，丞相奏能鼓雅瑟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召见温室，拜为侍郎。

府长史

《汉书》曰：张汤为御史大夫，为三长史朱买臣等所谮。帝遣杜周诘汤，汤欲对，周曰："君为大臣，今被责诘，何用对为？"於是自杀。临死上书曰："谮臣者，三长史也。"帝追惜汤，悉诛三长史。

又曰：赵充国从贰师将军击匈奴，身被二十馀疮。武帝视而嗟叹，迁车骑长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刘舆为魏郡太守，东海王越将召之，或曰：“舆犹腻也，近则污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是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舆既见越，应机辩画，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

又曰：刘舆为东海王越左长史。越既秉政，时宾客满筵，文案盈几，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或以夜继之，皆人人欢畅，莫不悦附。命议如流，酬对款备，时人服其能，比之陈遵。时称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裴邈清才。

《晋中兴书》曰：王献之，少有清誉，亦善隶书。後将军谢安请为长史，甚钦爱之。

又曰：薛兼，字令长，与同郡纪瞻等初入洛，张华叹曰：“皆南金也。”屡迁至丞相右长史，兼恪勤王事，以佐禄秩优泰，每约损辞让，以周贫而已。

《宋书》曰：阮万龄，陈留尉氏人。万龄少知名，自通直郎为孟昶建威府长史。时袁豹、江夷相继为昶司马，时人谓昶府有三素。

《齐书》曰：庾杲之出为王俭卫军长史，时人呼俭府为入芙蓉池。

又曰：陆慧晓为晋熙王冠军长史。慧晓历辅五政，治身清肃，僚佐以下造请，起送之。或谓慧晓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

又曰：陆慧晓迁右长史。时陈郡谢ㄱ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谁可为比！”融曰：“两贤同时，便是未有前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张跃，字世渊，清河东武城人也。学敏才达，雅善清谈，石勒伟其仪辨，拜世子卫军长史。敕世子曰：“张长史，人之表范，汝其师之。”

《後魏书》曰：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好学有文才，太祖为代王，迁为左长史。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

《南史》曰：孔觊除安陆王子绥後军长史。性使酒恃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间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权幸莫不畏而嫉之。居常贫罄，无有丰约，未尝开怀。为府长史，典签，咨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晓明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众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见，遣人觇其醉醒。

《隋书》曰：卫玄初仕，周武帝亲总万机，拜益州总管府长吏，赐以万钉宝带。

《唐书》曰：和元为千牛卫长史。先是元┘献诗十首，其词猥陋，皆寓言嬖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意及兵戈，韦氏命拘於大理而将戮。月馀而韦氏就诛，其诗若合符谶，故上闻而拜之。

《魏武故事□载令》曰：府长史王必，是吾披荆棘时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铁石，国之长吏也。蹉跌久不辟之，舍骐骥而不乘，焉惶惶而更求哉？今故教辟之。

《陶氏家传》云：猷，字恭豫。王导以君江东俊望，请为右军长史。君恪勤王事，每当朝日，恒夙兴就路。及到府门，辄先众僚。为人美容止，善谈论，亦以此见称当世焉。

府司马

《左传》曰：季氏以公□为马正，（马正，家司马也。）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闵子马，闵马父也。）曰：“子无然。祸福无门，惟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所，位处也。）恭敬父命，何常之有？”（言废置在父无常位。）公□然之。恭敬朝夕，恪居官次。

《家语》曰：《乡射》曰：“孔子观於乡射，於是退而与门人习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焉。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者。（子路为司马，故射立于子路，使出延射。）

《魏略》曰：诸葛诞伐吴，战於东关，上欲速进军，司马王仪谏曰：“吴贼必有伏，宜持重，不可进。”上不听，果为吴人所覆。仪曰：“今日之败，谁当其咎？”上曰：“司马欲委罪孤耶！”遂法仪。

《晋书》曰：石苞为景帝中护军司马。宣帝闻苞好色薄行，以让帝，帝答曰：“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廉贞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懿乃止。

《晋阳秋》曰：晋陵人韦。桓修令於坐相刘裕，仕官当至州不？云：“刘粗是有相人，当不失边州刺史。”既出，私於裕曰：“卿大有贵相，向不敢极言耳！”裕恶其言末略，答曰：“卿狂言！验当相用为司马。”义旗後数年，见裕，诉曰：“周成不负桐叶之信，公不应忘司马之言。今不希镇军府，闻护军司马缺，愿赐卒恩。”裕美而用之。

《晋中兴书》曰：中宗为安东将军，镇下邳。请王导为司马，军国之事，无不咨访。中宗迁镇建康，导为司马，委以政事。于时朝野倾心，号曰“仲父导。”忠於事上，达於从政，以百六之弊，寄寓江左。为治之本，务在清静。

沈约《宋书》曰：羊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谓咨议参军郑鳞之曰：“羊徽一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後恨不识之。”拨补右将军刘蕃司马。

《後魏书》曰：辛祥为并州平北府司马。有白璧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据，咸以为然。祥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馀，别获真贼。

《世说》云：谢奕为桓宣武荆州司马。奕既上，犹推布衣之交，在温坐岸帻啸咏无异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马也。”奕醉温於许，主避之，主每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

卷二百四十九　职官部四十七

从事中郎

《魏志》曰：韩嵩，字德高，义阳人。少好学，贫不改操。知世将乱，不应三公之命，与同好数人隐居於郦西山中。黄巾起，嵩避难南方，刘表逼以为从事中郎。

《吴志》曰：严，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学，善《诗》、《书》、《三礼》。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性质直纯厚，其於人物，忠告善导，志存补益。张昭进之於孙权。权以为骑都尉、从事中郎。

《晋书》曰：祖纳，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义可观。性至孝，少孤贫，常自炊爨以养母。平北将军王敦闻之，遗其二婢，辟为从事中郎。有戏之曰：“奴价倍婢。”纳曰：“百里何必轻於五皮耶！”

又曰：稽绍，字延祖，方直儒雅，为卫军从事中郎。

虞预《晋书》曰：刘隗，字大连，彭城人。学涉有具，为秘书郎。避乱南渡，遂为中宗从事中郎，甚见器遇。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谢万少而才器俊秀，太宗闻其名，取为镇军从事中郎。

《抱朴子》曰：友人稽君道为广州刺史，其弟应静为太傅从事中郎，别於襄阳，君道泣而应静不泣，抱朴子以为丈夫宜然。

府掾

《史记》曰：倪宽为廷尉史。为人温良，有廉智，张汤以为长者，数称誉之。及汤为御史大夫，而宽为掾。

《汉书》曰：陈遵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车小马，不尚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

《东观汉记》曰：吴良以清白方正称，东平王苍辟为西曹掾。数谏正苍，多善策。苍上表荐良。

《续汉书》曰：府掾比古之元士，皆三命也。

《汉旧注》曰：或曰：汉初掾史辟皆上言，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则为百石，属其後皆自辟，故通为百石云。

《魏志》曰：董寻，字文奥。为人忠直，为军谋掾。青龙中，上大兴宫室，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皆负土，寻上书谏曰：“今臣自知言必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无益，其死何损。且比本不生矣，是以发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魏略》曰：令狐劭，字孔叔。在安邑毛城中，会太祖攻破邺，遂围毛城。城破，邵等辈十馀人皆当斩。太祖阅见之，疑其衣冠也，问其祖考而识其父，乃解于署军谋掾。

《蜀志》云：马良，字季常。为左将军掾。後遣使吴，良谓亮曰：“今衔国命，协穆二家，幸为良介於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草曰：“寡君遣掾良通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於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权善待之。

《吴志》曰：张温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

《晋中兴书》曰：荀，字道明。有清称，京师为之语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马齐王冏辟以为掾。

又曰：王弱冠与陈郡谢玄俱辟，大司马桓温语人曰：“谢掾年三十必拥旄仗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

《典略》曰：赵戬除万年令，遂遭三辅乱，客荆州，刘表以为宾客。是时，白衣平原祢衡高论冠世，来游京师，诋讠此朝士，及南见戬，叹之曰：“所谓铁则干将、莫耶，木则椅桐梓漆，人则颜冉、仲弓。”後辟魏王相国掾。

《殷氏家传》曰：殷泰，字子平。为文皇帝车骑掾，委以书记，上叹曰：“非为秋兔之毫，乃是鹰之爪。

郭子曰：王仲祖、谢仁祖同为王公掾。在坐，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王命为之，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顾谓诸客曰：“使人思安丰。”（安丰，王戎封也。）

《语林》曰：王蓝田，少有痴称。王丞相以地辟之，既见，无所他问，问来时米几价。蓝田不答，直张目视王公，王公曰：“王掾不痴，何以云痴？”

府属

《汉书》曰：谷永，字子□。为长安吏，後博学经书，有茂材，除补御史大夫属。

华峤《後汉书》曰：陈宠以时俗三府掾属不肯亲事，但出入养虚，故宠独勤心於事。又以法令繁冗，吏得生因缘，以致轻重，及置撰科牒辞讼比例，使事类相从，以塞奸源。其後公府奉以为法。

《魏志》曰：蒋济，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属。令曰：“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於贤属。”

又曰：胡质，字文德，少与蒋子通俱知名於江淮间，仕州郡。济为别驾，使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祖。太祖问曰：“胡通达长者，宁有孙子不？”济曰：“有子曰质，规摹大略不及父，至於精良综事过之。”太祖辟为丞相属。
臧荣绪《晋书》云：刘沈，字道真，世为北州名族，博学好古，辟卫属。
范亨《燕书》曰：鲜於休有才器伎，辟为左光禄大夫曹属。
咨议参军
《齐书》曰：张岱历为三府咨议，与典签主帅共事，事举而情得。或谓岱曰：“主王既以执事多门，而每能缉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为政端平，待物以礼，悔吝之事，无由而及。明ウ短长，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南史》曰：柳叔夜，年十六为新野太守，甚有名绩，补遥光咨议参军。及事败，左右扶上马，欲与俱亡，答曰：“吾已许始安以死，岂可负之耶？”遂自杀。
公府舍人
《史记》曰：李斯，上蔡人也，为丞相吕不韦舍人。
《汉书》曰：爰盎，字丝，楚人也。为将军吕禄舍人。
又曰：田叔，字子仁，以壮勇为卫将军舍人。（卫青也也）後使刺三河，奏事称意，为京辅都尉。
干宝《晋纪》云：阎赞为人鲠直，不畏强御，初仕为太傅杨舍人。
记室参军
《魏志》曰：太祖以陈琳、阮管记室，军国书檄多琳所作。锺会以中郎在大将军管记室事，为心腹之任，时人谓之子房。
《吴志》曰：孙惠以书干东海王越，诡其姓名，自称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之以勤王匡世之略，辞义甚美。越省书榜题，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见。越即以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疏，豫参谋议。每造书檄，越或驿马催之，应命立成，皆有辞旨。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王丞少而冲淡，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重之，以比南阳乐广。司空东海王越以为记室参军，雅相敬重，敕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
又曰：殷浩，字渊源，弱冠与京兆杜并有美誉。善言玄理，论难精微，故风流清谈皆归之。征西将军庾亮引为记室参军。
又曰：孔寅，字舒元。中宗命为安东参军，专掌记室。时书命殷积，寅每称职。
沈约《宋书》曰：孔ダ署衡阳王义季记室，奉笺固辞曰：“记室之局，实惟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敢居之。ダ学不综实，性又疏惰，何可以属知秘记，秉笔文闱。假吹之尤，方斯非滥。”

《三国典略》曰：颜晃字克明，琅琊临沂人也。少孤贫，有词彩。解褐梁邵陵王纶兼记室参军。时东宫学士庾信常使於府，王使晃接对，信轻其尚少，曰：“此府兼记室几人？”晃答曰：“犹少於宫中学士。”时杜龛为吴兴太守，专好勇力，梁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书翰。仍谓龛曰：“颜晃文学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间，必宜咨禀。”

《後周书》曰：柳庆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後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隋书》曰：魏澹专精好学，博涉经史，善属文，词采赡逸。齐博陵王济闻其名，引为记室。

《唐书》曰：李巨川，字下已，陇右人。国初十八学士道玄之後，故相逢吉之侄曾孙。父循，大中八年登进士第。巨川乾符应进士，属天下大乱，流离奔播，切於禄仕，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殄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藩邻，无不耸动。重荣收复之功，巨川之助也。

《典略》曰：阮，字元瑜，陈留人。以才自护，曹洪闻其有才，欲使报答书记。不肯，榜笞，终不屈。洪以语曹公，公知其无病，使人呼，终惶怖诣门。公见之，谓曰：“卿不肯为洪，且为我作之。”：“诺。”遂为记室。

《世说》曰：太原孙楚，字子荆，为大司马石苞记室参军。

又曰：郗超、王，并以俊才为桓温大司马所眷，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桓时为荆州，超为人多须，形状短小。於时西人为之歌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府参军

《魏志》曰：张范参丞相军事，甚见敬重。太祖征伐，常谓文帝曰：“举动必咨此人。”世子执子孙礼。

又曰：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备九锡，以彰殊勋。密以咨荀，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平。会征孙权，表请劳军於谯，因留，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太祖军至濡须，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

又曰：曹休，字文烈。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参洪军事。太祖谓休曰：“汝虽参军，其实师也。”洪闻此令，恒委事於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于禁屯颍阴，乐进屯阳翟，张辽屯长社。诸将任气，多共不协，使赵俨并参三军，每事诲谕，遂相亲睦。

又曰：太祖征马超，文帝留守，使程昱参军事。田银、苏伯等反河间，遣将军贾信讨之。贼有千馀人请降，议者皆以为如旧法，昱曰：“……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纵诛之，宜先启闻。”众议曰：军事有专，无请。”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见昱，昱曰：“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今此贼制在贾信之手，无朝夕之变，故老臣不愿将军行之。”文帝答曰：“君虑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诛。太祖还，闻之甚悦，谓昱曰：“君非徒明於军计也，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为相国参军。府朝碎事，未尝不见是非，至废兴大事，众人既下意，然后徐为之，多出众议，莫不敬从晋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

又曰：孙楚，字子荆，为佐著作郎，参石苞骠骑军事。楚既负其才器，颇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参卿军。”初，参军不敬府主，楚既轻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又曰：李胤，字宣伯。容貌简素，颓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沉邃，言必有中。高祖为大将军，胤再参军，上信重之。

臧荣绪《晋书》曰：庾岂攵，字子嵩，参太傅军事。从子亮，少时见岂攵在太傅府，僚佐多名士，皆一世秀异。岂攵处其中，常自袖手。

《晋中兴书》曰：郄超，字景兴。少而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倜傥高俊，笼盖当时。时人为之语曰：“扬州独步王文度，盛德绝伦郄景兴。”交游士林，每在胜拔。又精於理义。大司马桓温取为参军。温英气盖世，罕有所推，与超相见，常谓不能测也。

又曰：薛兼为军祭酒，言於中宗曰：“臣邑人张，才堪任，当今之良器，愿垂引纳，以综朝事。”中宗即召为安东参军。

又曰：郭亚为尚书郎，大将军王敦以璞有术，取为参军。璞畏，不敢辞。

又曰：中宗之为安东，取周访为参军，在散辈中未之识也。府进镇东，访随例为参军。时府参军谯国周访有罪，当死，误收访，访自列无罪而吏不察。访穷蹙，乃身自执使仗奋击，收捕数十人皆被创披散。访得逸走，归府闻，中宗大惊，怒，不问格斗之罪。

又曰：苏峻反，范汪逃遁西归。时庾亮、温峤治兵浔阳，咸以众少贼强未敢即路，且信使阻绝，不相知闻。及汪经过，峤等访焉。汪曰：“贼政令不一，贪暴纵横，灭亡已兆，虽强易弱。朝廷倒悬，宜时进讨。”峤等纳之。是日，护军、平南二府交命，始解褐，参护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阮孚，字遥集，咸子也。避乱渡江，中宗以为安东参军，蓬饮酒，不以王务婴心。
又曰：镇南将军刘弘以陶侃为长吏，谓侃曰：“我昔为羊太傅参军，羊公见语云：君後当居我身处。我今相察，亦复然也。”
沈约《宋书》曰：宗越随柳元景北伐，领马幢主，隶柳元怙，有战功，在景後。还，补後军参军督护随王。诞戏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征伐未死，不忧不得咨议参军。”诞大笑。
《宋书》曰：王瞻，字明远，一字叔鸾。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尝诣刘彦节，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子，引满促膝，惟余二人。”彦节外迹虽酬之，意甚不悦。
《梁史》曰：沈警，字世明。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累千金。後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财，为东南豪士，无进仕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乃谓曰：“沈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耳。”还家，积载以坟索自娱。
《後秦记》云：姚襄遣参军薛瓚使桓温，温以胡戏瓚，瓚曰：“在北曰狐，居南曰貉，何所问也？”
《後周书》曰：梁昕以三辅望族上谒。太祖见昕容貌瑰伟，深赏异之。即授右府长流参军。
《文章志》云：顾凯之，字长康。博学有文章，性迟钝。为桓温参军，甚被亲昵。温尝语人云：“凯之体中有痴黠各半，合而论之，只得平平耳。”
干宝《司徒仪》曰：行参军之职掌，凡使命及督察覆行之事，弹劾、补遗、献纳、闻见、以达视听。
《世语》曰：王子猷作桓温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此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又曰：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不能者，罚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览笔便作，其一句云：“И（子瑜反。）隅跃清池。”桓问И隅是何语，答云：“蛮名鱼为И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为蛮语？”隆答曰：“千里投君，始得为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魏武选令》曰：今诏书省司隶官锺校尉，材智决洞，通敏先觉，可上请参军，以辅ウ政。
《俗说》曰：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於坐作诗，随得五三句。後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後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成。王怪，笑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所以。王後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
诸葛亮《与参军掾属教》曰：任重才轻，固多阙漏。前参军董幼宰，每言辄尽，数有谏云。虽性鄙薄，不能悉纳。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未有忠於国。如亮可以少过矣。
《孙绰为功曹参军驳事笺》曰：纲纪居管辖之任，以纠司外内，驳议弹射，诚无所拘。然亦所以献可替否，举直绳违而已。
卷二百五十　职官部四十八
司隶校尉
《通典》曰：司隶，周官也。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也。物谓衣服、兵器之属。）帅其民而捕其盗贼。
《汉书》曰：诸葛丰为司隶校尉，无所回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言间者何久阔不相见，以逢诸葛故也。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宾客犯法，与章相连。丰欲劾奏，适逢章出，丰驻车举节招章曰：“下！”欲收之。章驰去，丰奔车逐之。章突入殿得免，由此成帝遂收丰节也。
又曰：鲍宣，字子都。明经，为司隶。丞相孔光行园陵，官属行驰道中，宣使钩止丞相掾史，没入其车马，以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官欲捕从事，闭门不内。宣坐闭拒使者，大不敬，下狱。博士弟子王咸举幡太学下，曰：“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诸生会者千馀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车不得行。宣罪减死一等。
又曰：盖宽饶，字次公。为司隶校尉，子常步行。好直言犯上，无所回避。
又曰：王骏为司隶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东观汉记》曰：鲍永为司隶校尉。时赵王良从上送中郎将来歙丧还，入夏城门中，与五官将车相逢，道迫，良怒，召门候岑遵，叩头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车驾临故中郎将来歙丧还，车驾过，须臾赵王良从後到，与右中郎将张邯相逢城门中，道迫狭，叱邯旋车，又召门候岑遵诘责，使前走数十步。按良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遵帝城门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头都道，走马头前。无藩臣之礼，大不敬也。”
《後汉书》曰：鲍昱为隶，在职奉法守正，有父风。永平五年，坐救火迟，免。
又曰：鲍永为司隶，鲍恢为都官从事，并不避强御。诏策曰：“贵戚且当敛手，以避二鲍。”其见惮如此。永子昱，复为司隶，初拜使封胡降檄。世祖遣问昱曰：“有所怪否？”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著姓名。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上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
又曰：李膺，字元礼，拜司隶校尉。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膺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逃，藏让舍柱中。膺率将吏破柱取朔，付狱杀之。让冤於帝，帝诏诘膺，膺曰：“昔仲尼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积旬，惧以淹留为愆，不意获速疾之罪。乞留五日，克殄元恶。”帝谓让曰：“汝弟之罪也。”自是宦官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帝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司隶也。”

又曰：司隶校尉下邳赵兴，亦不恤讳忌，（恤，忧也。）每入官舍，辄更缮修馆宇，移穿改筑，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禄益用丰炽，官至颍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称。孙安代鲁相，三叶皆为司隶，时称其盛。

又曰：江冯上言，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陈元议以为不宜使有司省察公辅，乃止。

《续汉书》曰：阳球，字方正，渔阳人也。少有勇气，尚书令中常侍王甫、曹节等秉权势，球常唾手拊髀曰：“阳球作司隶，此曹子何得尔耶！”寻为司隶，明日诣阙谢恩。甫时休下在舍，球报甫罪，收至洛阳诏狱，自临拷之。甫子萌亦见收。

又曰：牟融拜司隶校尉，典司京都，执宪持平，多所举正。百僚莫不敬惮。

又曰：《百官志》曰：“司隶校尉一人，比千石。孝武持节，常察举百僚以下及京师近都犯法者。”

谢承《後汉书》曰：华松擢为司隶校尉。是时贵戚专势，有司软弱，莫敢纠罚。松下车闭阁，不通私书，不与豪右相见，奸慝犯者辄死，奏马氏三侯，群豪敛手。

应劭《汉官仪》曰：司隶校尉，纠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国无不统。陛坐见诸卿皆独席。

《魏志》曰：徐宣迁司隶校尉，转散骑常侍，从至广陵。大军乘舟，风浪暴起，帝船回到，宣船在後，凌波而前，群寮无先至者。帝壮之。

又曰：锺会为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毕综。

《晋书》曰：傅玄转司隶校尉。献皇后崩於弘训宫，设丧位。旧制，司隶於端门外坐，在诸卿上，绝席。而入殿按本品秩，在诸卿下。以次坐，不绝席。而谒者以弘训宫为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厉声色而责谒者。谒者妄称尚书所处，玄对百寮而骂尚书以下。御史中丞庾纯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实，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简，整簪带，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贵游慑伏，台阁生风。

臧荣绪《晋书》曰：傅咸以议郎长兼司隶校尉。咸前後固辞，辞旨恳切。上不听，切敕使者逼就拜授。咸悲鲠伤咽，以身无兄弟，职无假，到官之日丧祭无主，重自陈乞，遂不见听。乃於官舍设灵坐，朔望奉祭。咸卧病治职。时朝廷宽弛，豪右放恣，郡县容纵，寇盗充仞，攻篡囚徒，掠夺市道。公私情托，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肃然，贵戚惮之。数月之间，三奏免选官。奏按謇谔，终无曲挠，虽不见从，有司肃然。

《晋志》曰：汉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

《晋诸公赞》曰：刘毅，字仲雄。为司隶，奏太尉何曾、尚书刘实父子及羊、张他等，所犯狼藉。司部守令事相连及，睹风投印绶者甚众，皆以为毅能继诸葛丰、盖宽饶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王猛望燕师之众，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也，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

《唐书□官品志》曰：司隶台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诸巡察。其所掌六条：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贪残害政；三察豪强奸猾侵害下人及田宅逾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虫灾不以实言，枉征赋役及无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内贼盗不能穷逐，隐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异行隐而不贡者。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

《英雄记》曰：董卓谓王允曰："欲得一快司隶校尉，谁可作者？"允曰："惟有盖勋元、周京兆耳。"卓曰："此明智有馀，不可假以雄职。"

《列异传》曰：故司隶尉上党鲍子都，少时为上计掾，於道中遇一书生独行。时无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车为按摩，奄忽而亡，不知姓名。有素书一卷，银十饼。即卖一饼以殡，其馀银及素书着腹上，咒之曰："若子魂灵有知，当令子家知子在此。今使命不获久留。"遂辞而去。至京师，有骢马随之，人莫能得近，惟子都得近。子都归行失道，遇一关内侯家。日暮往宿，见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见马，入白侯曰："外客盗骑昔所失骢马。"侯曰："鲍子都上党高士，必应有语。"侯曰："若此，乃吾马，昔年无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计遇一书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惊愕曰："此吾儿也。"侯迎丧开椁，视银书如言。侯乃举家诣阙上荐子都，声名遂显。至子永、孙昱，并为司隶。及其为公，皆乘骢马，故京师歌曰："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疲，行步转工。"

《傅咸集□叙》曰：司隶校尉，旧号卧虎，诚以举纲而万目理，提领而众毛顺。

州牧

《汉书》曰：何武与翟方进共奏曰："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请罢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
《续汉书》曰：皇甫嵩领冀州牧，奏请一年租以赈饥民。民歌曰：“天下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有皇甫兮，复安居。”
《吴志》曰：吕范拜扬州牧。性好威仪，州民如陆逊、全琮及贵公子，皆修敬虔肃，不敢轻脱也。其居家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
又曰：《吕岱传》：“廖式作乱，围城邑，零陵、苍梧、茂林诸郡骚扰。岱自表辄行，星夜兼路。权遣使追拜岱交州牧。”
《晋书》曰：张茂为凉州牧，武公轨之子也。筑灵钧台，周轮八十馀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增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为妖乎？”太府主簿马鲂谏曰：“今世难未夷，惟当弘尚道业，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已来，转觉众务日奢於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过也。”命止作役。
又曰：张骏为凉州牧，刑清国富，群僚劝进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
《北史》曰：裴侠尝与诸牧守俱谒周文，文命侠别立，谓诸牧守曰：“裴侯清慎奉公，为天下之最，令众中有如侠者，可与之俱立。”众皆默然，无敢应者。周文乃厚赐侠，朝野欢服焉，号为独立使君。
《北史》曰：後魏广阳王嘉迁司州牧，嘉表请於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乞发三正复丁以充兹役，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後周书》曰：苏绰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司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计帐者，不得居守。
卷二百五十一　职官部四十九
都督
《晋书》曰：杜预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南土美而谣之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又曰：陶侃为都督荆、雍、益、梁四州诸军事。是时荆州大饥，百姓多饥死。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
又曰：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招俊以礼，怀远以德，吴人悦服，呼为羊公。
又曰：庾翼都督江、荆、益三州刺史，制度规模每出於人。数年之中，军国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怀归附。
又曰：陈勰为陶侃广州长史。侃梦有司马以铠与侃，勰以为司马国姓，铠者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之器，节下当进位。果除都督交州。
又曰：张实都督凉州，下令曰：“忝继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於市者，报以羊米。”
又曰：石苞都督扬州诸军事。苞因入朝。当还，辞高贵乡公，留语尽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数日而有成济之事。
又曰：刘胤代温峤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假节。胤位任转高，放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货，商贩百万。初，胤之代峤也，远近皆谓非选。陶侃、郗鉴咸云胤非方伯才，朝廷不从。或问王悦曰：“今大难之後，绳纪顿绝。自江陵至於建康，三千馀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侈汰之性，卧而对之，不有外变，必有内患。”悦曰：“闻温平南语家公云，连得恶梦，思见代者。寻云可用刘胤。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有司奏免胤官。书始下，而为郭默所害。
又曰：王恭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假节，镇京口。初，都督以北为号者，累有不祥，故桓冲、王坦之、桓彝之后，不受镇北之号。恭表让军号，以超授为辞，而实恶其名，於是改号前将军。
《北史》曰：贺兰祥除都督荆州刺史，见有发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谓守令曰：“此岂仁者为政耶！”命所在收藏。时夏亢阳，即日降雨。
《唐书》曰：宋转广州都督，仍为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屡有火灾。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烧之患，夷夏怀惠，立碑以纪其政。
又曰：王方翼为夏州都督。属牛疫，无以营农，方翼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百姓赖焉。
总管
《後周书》曰：长孙俭为荆州总管，尝诣阙奏事。时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报，自旦达暮，竟无惰容。其奉公勤至，皆此类也。
又曰：赫连达迁大将军、夏州总管、三州五防诸军事。达虽非文吏，然性质直，遵守法度，轻於鞭挞，而重慎死罪。性又廉俭，边境胡民或馈达以羊者，达欲招纳异类，报以缯帛。主司请用官物，达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焉。
《北史》曰：韦孝宽为延州总管。兄至州，与孝宽相见，将别，孝宽以所乘马及辔勒与。以其华饰，心不欲之，谓孝宽曰：昔人不弃遗簪坠履者，恶与之同出而不与同归。吾之操行虽不逮前烈，然舍旧策新，亦非吾志也。”乃乘旧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归。

《隋书》曰：元褒为原州总管。有商人为贼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执之，褒察其色宽其辞正，遂舍其人。商诣阙讼褒受金纵贼，上遣使穷治之。使者簿责褒曰：“何故利金而舍盗也？”褒便即引咎，初无异词。使者与褒俱诣京师，遂坐免官。其盗寻发於他所，上谓褒曰：“公朝廷旧人，位望隆重，受金舍贼非善事，何至自诬也？”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盗贼，臣之罪一也。州民为人所谤，不付法司，悬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牵率愚臣，不顾刑法，不恃文书约束，至今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责？臣又不言受赂，使者复将有所穷究，然则缧绁横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诬。”上叹异之，称为长者。

又曰：元景山为亳州总管。先是，州民王回洛、张季真等聚结亡命，每为劫盗，前後牧守不能制。景山下车遂捕之，回洛、季真挺身奔江南。擒其党与数百人，皆斩之。法令明肃，盗贼屏迹，称为大治。

又曰：韦世康尝因侍宴，再拜陈让曰：“臣无尺寸之功，位亚台铉。今犬马齿截，不益明时，恐先朝露，无以塞责。愿乞骸骨，退避贤能。”上曰：“朕夙夜庶几求贤若渴，冀与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请，深乖本望，纵令筋力衰谢，犹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荆州总管。时天下惟置四大总管，并、扬、益三州，并亲王临统，惟荆州委於世康，时论以为美。世康为政简静，百姓爱悦，合境无讼。

又曰：韦艺迁营州总管。艺容貌瑰伟，每夷狄参谒，必整仪卫，盛服以见之，独坐满一榻。蕃人畏惧，莫敢仰视。

又曰：薛道衡，声名藉甚一时。仁寿中，杨素专掌朝政，道衡既与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机密，因而检校襄州总管。道衡久蒙驱策，一旦违离，不胜悲恋，言之哽咽。高祖怆然改容曰：“尔光阴晚暮，侍奉诚劳。朕欲令尔将摄，兼抚氓俗。今尔之去，朕如断一臂。”於是赍物三百并，九环金带，并时服一袭，马十匹，慰勉遣之。

又曰：樊子盖转循州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

又曰：令孤熙拜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许以便宜从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补授。给帐内五百人，赐帛五百匹，发传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帅更相谓曰：“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於是相率归附。先是，州县生梗，长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总管府。熙悉遣之，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激，称为大化。

又曰：李安领行军总管，率蜀兵顺流东下。时陈人屯白沙，安谓诸将曰：“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非北人所长。今陈人依险泊船，必轻我而无备。以夜袭之，贼可破也。”诸将以为然。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师。高祖嘉之。

《唐书》曰：田留安拜魏州总管。刘闶之乱也，来攻州城。於时山东豪猾多杀长吏以应贼，百姓、凶人咸怀异志。凡诸守皆以心腹自卫，多所猜防。由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独抚结所部，示无疑阻。凡有白事者，无间疏远，皆至卧内。谓人曰：“吾与卿辈，同为国守，自宜一心，无为疑贰也。必欲弃同即异，背顺归逆，亦任卿辈斩吾头而去矣。”城中父老递相诫励子弟曰：“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负之。”由是人情遂固。州人苑竹林者，刘闶之党也。初有异图，留安阴知之而不发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关钥。竹林感其意，遂归心焉。卒收其力用。

又曰：刘世让拜广州总管，将之官，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比数南寇者，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计者，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贮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掠其城下，践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馀，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曰：“非公无可任者。可驰驿至彼，善为经略。”世让於是以兵临马邑。高满政以其地来降，突厥患之，遣曹繁陀来诣中国，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由是得罪，籍没其家。及突厥来降，言世让无逆谋，始原其妻子。

都督护

《汉书》曰：宣帝时，匈奴日逐王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吉送三千人、小王将十三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将诣京。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故号为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抚循外蛮，宣明威信。封吉为安远侯。”汉之号令班於西域，始自张骞，成於郑吉也。

又曰：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为西域都护，与谷永相友善。永闵其老复远出，与书戒之曰：“足下以柔远之灵德，复典都护之重职，甚休！愿吾子因循旧贯，无求奇功，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愿详思愚言。”

又曰：元帝时，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副。郅支单于数困辱汉使，汤与延寿谋曰：“郅支所在绝远，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从乌孙直指其城，可以成功。”延寿欲奏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必不从。”会延寿久病，汤独矫制发兵，延寿闻之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竖子欲阻众耶？”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阵，益置扬威、白虎、合骑之校，（张晏曰：西域阵法之名也。）即日引军分行。遂斩郅支单于头送京师。延寿封茂成侯，汤封关内侯。功大赏少，为石显、匡衡所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邵《汉官仪》曰：西域都护，武皇帝始开通西域三十六国，其後稍分至五十馀国，置使者校尉以领护之。宣帝神雀三年，改曰都护，秩二千石。平帝时省都护，令戊巳校尉领之。

沈约《宋书》曰：初，汉宣帝置西域都护，以加骑都尉，若谏大夫，护西域诸国。光武建武初，始有督军诸使。至献帝建安中，魏武相汉，遣大将外出督十军二十军者，始号都督。曹、袁、张、杨之徒，虽以三公假节领州郡，然无都督之号也。三国时亦有都护、中都护左右都护，将军兼督诸军，犹是旧制意也。黄初三年，上军大将曹真始都督中外诸军事，总诸军。高贵乡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事，寻加大都督之号。太始中置小都督，江左亦时有也。吴朝镇将总兵亦曰都督，大军出为二部，则曰左、右都督。分武昌为两部，亦曰左、右部大督，其总一者，则曰大都督。又绕帐、羽林、无难之属，随事有督，无常号也。至诸葛恪以下辅政乃都督中外诸军事。蜀关羽在江陵亦督军、州，至张飞、姜维亦为中外都督，如吴、魏也。晋氏以来，宰辅任重者为中外大都督；方伯望隆者，亦如大都督之号。凡诸都督，虽军号有轻重，无假节也。

《唐书》曰：马总为安南都护。总敦儒学，长於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於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

卷二百五十二　职官部五十

尹

《春秋传》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

《汉书》曰：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张晏曰：地高曰京。《左传》曰：“莫之与京。”十亿曰兆。尹者正也。）秩二千石，银印、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

又曰：赵广汉，字子都，涿郡人也，守京兆尹。广汉为人强力，天性精於吏职。见使吏民，或夜不寝至旦。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苏峻曰：钩得其情，吏不得去。）钩距者，设如欲知马价，则先问狗，次问羊，又问牛，然後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贱贵不失实矣。铢两之奸，皆知之。长安少年数人会穷里空会谋共劫人，坐语未讫，广汉使捕治，具服。廉明，威制豪强，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又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衣黄衣，诣北阙，自谓卫太子。京兆隽不疑後到，叱从吏，使收缚之，曰：“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送诏狱，由是名声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貌一似戾太子。

又曰：张敞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议，引古今，处便宜，公卿皆服。敞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或曰：在长安中，在章台下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又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怃，大也。孟康曰：怃音诩，北方人谓为妍。）有司以奏，上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於画眉者。”上爱其能，然不得大位。为京兆尹九年，与杨恽厚，坐恽大逆诛。

又曰：张敞冬为尹，一日捕诸偷得数百人，由是市无偷盗。

又曰：王尊、王章、王骏并为京兆，有名，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後有三王。”

《後汉书》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赃罪鞫人，常称曰“凡学士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於圣世，曰尹不忍为也。”闻之者感激自厉。在职十年，京师肃然，名重於朝廷。

又曰：张入为河南尹。窦景家人复击伤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缇骑侯海等五百人殴伤市丞。（《说文》曰：缇，帛丹黄色也。《汉宫仪》曰：执金吾有缇骑。）部吏杨章等穷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怨，乃移书辟章等六人为执金吾吏，欲固执之。章等惶恐，入白，愿自引赃罪，以辞景命。即上言其状。窦太后诏报：“自今执金吾辟吏，皆勿遣。”

又曰：杨彪迁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於郡界辜扌官财物七千馀万，（《华峤书》曰：甫使门生翘辜扌解。见《灵帝纪》。）彪发其奸，言之司隶校尉阳球，因此奏诛甫，天下莫不惬心。

又曰：延笃，字叔固，及边凤皆为京兆尹，并有能名。语曰：“前有张、赵，後有边、延。”张、赵即赵广汉及张敞也。

又曰：梁冀为河南尹，居职暴恣，多非法。父商所亲客洛阳令吕放，颇与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让冀，冀即遣人於道刺杀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于放怨仇，请以放弟禹为洛阳令。（安尉放家，欲以灭口。）使捕之，尽灭其宗亲、宾客百馀人。

又曰：王梁为河南尹，穿渠引谷水注洛阳城下，东写巩川，及渠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惭惧，上书乞骸骨。

谢承《後汉书》曰：周畅，字伯时。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自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凡万馀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

袁山松《後汉书》曰：延笃，字叔坚。南阳人也，为京兆尹，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邵《汉官仪》曰：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阳本成周，周之衰微，分为东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河伊也。汉更名河南。孝武皇帝增曰太守。世祖中兴，徙都洛阳，改号为尹。尹，正也。《诗》云：“赫赫师尹。”

《魏志》曰：郑浑，字文公，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使兼复者与单轻者相伍，温信者与孤老为比，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於农而盗息。

又曰：傅嘏，字兰石。为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宗畿，兼主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静综其纲而太密，後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纲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河南俗党，五官掾功曹典选职，皆授其本国人，无用异邦人者。嘏各举其良而用之，分官曹之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为本，然持法有恒而不可犯，见理识情，狱讼不枉，贾楚而得其实。不为小惠，有所荐达及大益於民事，皆隐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当时无赫赫之名，使民久而後安者也。

又曰：司马芝，字子华，为河南尹，教群下曰：“盖君能设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闻也。夫设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闻，吏之祸也。君劣於上，吏祸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厉。

又曰：刘馥，字子靖，出为河南尹。散骑常侍应璩以书与子靖曰：“入作纳言，出临京任，富民之术，日引月长。”

王隐《晋书》曰：乐广，字彦辅，为河南尹。故郡中前多怪，後人皆於廊下邮传中治事，无敢在厅事者，惟广处之自苦。白日户自闭，二子凯、模等慑怖，广使掘墙孔得狸，以绝代者，乃相承入止。

又曰：庾纯，字谋甫。太始六年诏曰：“河南大郡，四方表则，中书令庾纯清粹忠正，才绍治化，其以纯为河南尹。”

又曰：刘隗补丹阳尹。虽在外，而万几秘密皆预闻之。

《晋书》曰：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相饰供馔。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则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而不问贵贱。有羊固拜东海太守，竟日皆美，虽晚至者犹获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

《晋起居注》曰：武帝咸宁三年诏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风教宜为遐迩所模，以导齐之。侍中奉车都尉王恂，忠亮笃诚，才兼外内，明於治化。其以恂为河南尹。”

《晋中兴书》云：晋天兴元年，改丹阳内史为丹阳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刘秀之迁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尹，与子弟於厅事上饮宴，秀之亦与焉。厅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试以栗遥掷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诸子并不能中，惟秀之独入焉。

《唐书》曰：开元初，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总理众务。

又曰：郑瑜，出为河南尹。瑜既入境，官吏以逼降诞日，瑜到即後於是，乃送所献马、赍印於路，以例告瑜；曰：“未上官不可遽有进献。”及既上，即过时矣，遂不献。

又曰：郭英。时严武卒，元载荐英代之，遂兼成都尹，充剑南节度使。英到成都，肆行不轨，无所忌惮。玄宗旧宫置为道士观，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先是，节度使每至，皆先拜而後视事。英以观地有形胜，乃入居之，其真容及图画，悉遭毁坏。见者无不愤怒。

又曰：英为成都尹，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未尝问百姓间事，人颇怨之。

又曰：许孟容为京兆尹。神策军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满三岁不偿。孟容遣吏收捕械系，克日命还之，曰：“不及期当死。”自兴元已後，禁军有功，又中贵之尤有渥恩者，方得护军，故军士日益横，府县不能制。孟容刚正不惧，以法绳之，一军尽惊。冤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军，孟容系之不遣。中使再至，乃执奏曰：“臣诚知不奉诏当诛，然臣职司辇毂，合为陛下弹抑豪强。钱未尽输，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许之。自此豪右敛迹，威望大震。

又曰：刘栖楚为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顾患难，事无大小必设钩钜，故时人重之。或称其机变，往往有类於西汉时赵广汉者。

又曰：李杰为河南尹。杰既勤於听理，每有诉列，虽衢路当食，无废处断。由是官无留事人，人吏爱之。先是，河汴之间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运不通。杰奏调发汴，郑丁夫以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为利。刻石水滨，以纪其绩。

又曰：柳仲郢为河南尹，以宽惠为政，言事者以为不类京兆之政。仲郢曰：“辇毂之下，弹压为先，郡邑之治，惠养为本，何取类耶？”

又曰：苏震为太常卿。是岁东都耆老，表乞行幸，上重违其心，选勤旧勋贤为之牧守，遂以震为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仍充东都畿甸观察使。

《英雄记》曰：董卓废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惟京兆尹盖勋长揖争礼，见者皆为失色。

《李燮别传》曰：燮字德公，京兆人。拜京兆尹，吏民爱敬，乃作歌曰：“我府君，道教举。恩如春，威如虎。爱如母，训如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别传》曰：邓骘弟豹为将作大匠。河南尹缺，豹欲得之。上及骘兄弟亦欲用，难便召拜，下诏令公卿举，骘以旨遣人讽公卿悉举豹。李曰：“司隶河南尹，当整顿京师，检御贵戚，今反使亲家为之，必不可为後法。”公举司隶羊浸不举豹。豹竟不得尹，恨公卿不举，对士大夫曰：“李公宁能不举我，故我不得尹耶！”

《庄子》曰：孙叔敖能以爵禄为己害，故三为令尹，三去令尹，而色不变。

《语林》曰：苏峻新平，温、庾诸公以朝廷初复，京尹宜得望实，惟孔君平可以处之。孔固辞，二公逼谕甚苦。孔敖然曰：“先帝大渐，卿辈身侍御床，口行诏令，孔坦尔时正琐臣耳，何与国家事不可！今日丧乱而猥见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割截耶！”庾愧不能答。

《说苑》曰：楚令尹子文之族干法者，廷理释之，子文责之曰：“吾岂为私意耶，何廷理之驳於法也！不置刑地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人。国人闻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党何忧！”乃相与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国法程，廷理释之，子文不听。”

《通典》曰：凡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阳尹，後魏初曰代尹，东魏曰魏尹，北齐曰清都尹。

杨雄《河南尹箴》曰：茫茫天区，画冀为京。商邑翼翼，四方之经。爰作卿士，以尹王州。风化攸兴，万国承流。

梁□邵陵王《让丹阳尹初表》曰：臣进非民誉，退异宗英，尸居戎号，已紊彝典，况京兆五守，西汉难追；河南二尹，东京罕继。审已循涯，自知莫可；街谈巷议，尤见不胜。

梁□庾肩吾《为南康王让丹阳尹表》曰：臣闻剑镂七星，非有司天之用；缣图五岳，宁识崇朝之□。是知策彼泥龙，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马，安可使其奔电。方今振鹭盈庭，白驹空谷，惟帝念功，惟明克允。君子之国，罕闻其让；石门之水，获免於贪。

少尹

《唐书》曰：李丬 登为东京少尹。时萧胤为尹，依倚权贵，莅事多不法。丬 登以公直正之，人用厶赖。又道士孙甑生以左道求进，托以修功德，往来嵩山，求请无度，丬 登必挫之。

《五代史□後唐书》曰：李承勋累迁至太原少尹。刘守光之僭号也，庄宗遣承勋往使，伺其衅端。承勋至幽州，见守光如藩方交聘之礼，谒者曰：“燕王为帝矣，可行朝礼。”承勋曰：“吾大国使人，太原亚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闻之不悦，拘留於狱，数日出而讯之曰：“臣我乎？”承勋曰：“燕君能臣我王，则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王师讨守光，承勋竟没於燕中。

留守

《东观汉记》曰：和帝南巡祠园庙，张禹以太尉留守北宫，大官朝夕送食。

《後汉书》曰：车驾征张步，留伏湛居守。时祭高庙，（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隶校尉於庙中争论，湛不举奏，坐策免。

《吴志》曰：孙权征新城，使登居守，总知留事。时年不丰，颇有贼盗，乃表定科令，所以防御，甚得止奸之要。

《晋书》曰：张方劫惠帝，幸长安。仆射荀藩等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

《后魏书》曰：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持节。

又曰：荀颓。大驾行幸三州，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兵收掩毕获，内外晏然。驾还，饮至文明太后，曰：“当尔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处分失所，则事成不测矣。今京畿不扰，宗庙社稷安者，实卿之功也。”

《隋书》曰：杨瓒。平齐之役，诸王咸从，留瓒居守，帝谓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付重，朕将遂事东方，无西顾之忧矣。”其见亲信如此。

《唐书》曰：仪凤元年，司农卿韦弘机为东都留守。时有道士朱钦遂为中宫所使，至都所为横恣，弘机执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称中宫驱使，依倚形势。臣恐亏损皇明，为祸患之渐。”高宗特发中使赐书慰谕，仍云不须漏泄。

又曰：武后垂拱中，文昌右丞相苏良嗣为京留守。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京苑，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驳之曰：“昔公仪休相鲁，犹能拨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又曰：柳公绰为北都留守，充河东节度观察使等。是岁，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且曰朝贡。所经过，守帅每假礼分，严其兵备。留馆则戒卒於外，惧有袭夺太原故事，亦出兵送之。畅至界上，公绰独使牙门将祖孝恭单马劳焉，待以修好之意。畅感义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及至关，牙门令译引谒，晏以常礼。及市马归，竟不敢有所犯。

卷二百五十三　职官部五十一

内史

《史记》曰：汲黯，字长孺。公孙弘为相，乃上言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汉书》曰：倪宽迁右内史。宽既治民，劝农业，表奏开六辅渠，（六辅谓京兆、冯翊、扶风、河东、河南、河内也。）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後有军发，右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皆恐失之，大家车牛，小家担负，输租褁属不绝，课更最。上由此愈奇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孔季恭为吴兴内史。吴兴频丧太守，言项羽神为祟。君居郡事，竟无害也。

又曰：王荟，字敬文。恬虚守靖，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将军、吴国内史。时年饥粟贵，人多饥死，荟以私米作饣粥以饴饿者，所济活甚众。

《梁书》曰：顾宪之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贵，悉裹以生席，弃之路傍。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其家人绝灭者，宪之为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辄云先祖为祸，皆开冢剖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时刺史王奂新至，惟衡阳独无讼者，乃叹曰：“顾衡阳之化至矣。”

又曰：傅昭为安成内史。郡自宋以来，兵乱相接。郡府舍称凶，每昏旦闻人鬼相触，在任者鲜以吉终。及昭至，有人夜见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腾虚而去。有顷，风雨忽至，飘郡厅事入隍中。自是郡遂无患，咸以昭贞正所致。

又曰：傅昭为安成内史。郡多猛兽为害，昭乃命去槛阱，猛兽竟不为害。

又曰：殷钧，字季和，陈郡长平人也。为临川内史。钧体多疾，闭阁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

又曰：伏恒为永阳内史。在郡清洁，政务安静。郡人何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诣州言状，湘州刺史以闻。诏勘有十五事为吏人所，帝善之。

《隋书》曰：樊子盖为河南内史，屡有治绩，文帝谓曰：“今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也。”

《唐书》曰：王及善。契丹作乱，山东不安，起授滑州刺史。则天谓曰：“边贼反叛，卿虽疾阖，可将妻子日行三十里，缓步至彼，与朕卧理此州，以断河路也。”因问朝廷得失及善备，陈理乱之宜十馀道，则天曰：“彼末事也，此为本也，卿不可行。”乃留拜内史。

郡丞

《汉书》曰：黄霸为颍川郡守。有郡丞老，病聋，督邮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颇重听，何伤其善？助之，无失贤者意。”

又曰：黄霸为河南太守丞。霸为人明察内敏，又习文法，为丞处职，当於法令，太守甚任之，吏民爱敬焉。

《东观汉记》曰：光武议灵台所处，上谓桓谭曰：“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曰：“臣不读谶。”上问其政，谭复言谶非经。上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卒。时年七十馀。
又曰：赵典兄子温，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生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而去，後官至三公。
谢承《後汉书》曰：刘平为济阳郡丞，太守刘育甚重之，任以郡职。
《汉名臣奏》曰：张禹奏曰：“案令丞相奏事，司直持案，长史将簿；中二千石奏事，皆与其丞合缘。是以臣下各得心竭诚，而事公明。”
王隐《晋书》曰：范晷，字彦长，南阳人。侨居清河，仕为郡五官，後为河内郡丞。时裴叔则为河内郡，知之，为裴所伏，後为侍御史。
《隋书》曰：张须艾，为齐郡丞。属岁饥，米踊贵，须艾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待诏敕，不可擅与。”须艾曰：“今帝在远，遣使往来，必掩岁序。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先开仓而後上状，帝知之而不责也。
又曰：王文同为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长吏短，前後守令咸惮之。同下车，闻其名，召而数之。因令左右剉木为大橛，埋於庭，出尺馀，四角各埋小橛。令其露心於木橛上，缚四支於小橛，以棒殴其背，应时溃烂。郡中大骇，吏人相视慑气。
《唐书口官品志》曰：丹阳、会稽、吴郡、吴兴及万户郡丞，并六百石。
《汝南先贤传》曰：周防，字伟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试经，防尤能诵读，拜为守丞。防以未冠，请去，师事徐州刺史盖豫，明经，举孝廉，拜郎中。
《陆机集上表》曰：伏见司徒下谏议大夫张畅，除当为豫章内史丞。畅才思清敏，志节贞厉，秉心立操，早有名誉。其年时旧比，多历郡守，惟畅陵迟白首，末齿而佐下藩，遂蹈碎浊，於畅名实损，居之为剧，前後未始有此。愚以为宜解举，试以近县。”诏畅既为是人所称，便差代。
郡参军
《晋书》曰：阮孚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饮酒，不以王务萦心。
《北史》曰：卢文伟，少孤，有志尚，颇涉经史，年三十八始举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长流参军，说刺史斐隽案旧迹修督冗陂，溉田万顷，人赖其利。
晋口刘弘教曰：太康以来，天下无虞，遂共尚无为，贵谈庄老，少有说事。外托论公务，内但共谈笑，今既同舟而载，安可不人人致力耶？
督邮
韦昭《辩释名》曰：释云：督邮主诸县罚，以负邮，殷纠摄之也。
《汉书》曰：田延年为河东太守，行县在平阳，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皆临见，令有文者东，有武者西。阅数十人，次到尹翁归，独伏不肯起，对曰：“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文武兼备，惟所施设。”延年召上辞问，甚奇其对，使归府，案事发奸，穷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邮。河东二十县分为两部，闵孺部汾北，翁归部汾南。

又曰：孙宝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故吏侯文为东部督邮。入见，敕曰：“鹰隼始击，常顺天气取奸恶，以成严霜之诛，掾部讵有其人乎？”文曰：“无其人不敢空受职。”宝曰：“谁？”文曰：“霸陵杜稚季。”宝曰：“更言其次。”文曰：“豺狼方横道，不宜复问狐狸。”稚季闻之，杜门不通水火，穿後墙为小户，不敢犯法。

《东观汉记》曰：赵勤，字孟卿，南阳棘人。明达好学，介然特立。太守骆珍召署曹吏至掾、督邮，太守桓虞下车，叶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复勤督邮。到叶，见霸，不问县事，但高谈清论以激厉之，霸即陈责解印绶去。勤还，入新野界，令闻霸已去，遣吏奏记陈罪，复还印绶去。虞乃叹曰：“善吏如良鹰矣！下即中。”

又曰：虞延，陈留人。光武东巡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在焉。延为部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占拜可观，其园陵树蘖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大小不容羽盖，上怒，使挞侍御史。延因陛见，引咎，以为罪在督邮。上诏曰：“以陈留督邮虞延故，贷御史罪。”

《後汉书》曰：马援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皆列纠察。）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

又曰：陈球为繁阳令。时魏郡守讽县求贿，球不与，太守怒挞督邮，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逐之，将致议於天下。”太守乃止。

司马彪《续汉书》曰：锺离意仕郡，为督邮。县亭长受民鸡酒，府下记考之。意封还记，诣卜白“见以《春秋》责重，先内後外；政化之本，由近及远；宜先清府内，且阔细微。”太守贤之。

谢承《後汉书》曰：会稽谢夷吾，字尧卿，为西部督邮。乌程长有罪，太守第五伦使夷吾往收之。到县，入卜便大哭，以三百钱为礼，便归。伦问其故，对曰：“三十日中当死，故不收之。”至时，果如其言。

谢承《后汉书》曰：许庆，字子伯。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辂车邮”。庆尝与友人谈论汉无统嗣，幸臣专势，世俗衰薄，贤者放退，慨然据地悲哭。时人称许子伯哭世。

又曰：闻人袭为郡督邮，行则负担，卧则无被，连皮以自覆，不受人食之费。

《魏志》曰：蒲宠，字伯宁，山阳昌邑人。年十八，为郡督邮，时郡内李朔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拥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宠纠焉。朔等请罪，不复侵掠。
又曰：高堂隆，字叔平，平阳人，鲁高堂生後也。少为诸生，太守薛悌命为督邮。督军与悌争，名悌面呵之，隆按剑叱督军曰：“昔鲁定见侮，仲尼历阶；赵弹秦筝，相如进缶。临臣名君，义之所讨也。”督军失色，悌起止之。
《列异传》曰：汝南北部督邮西平刘伯夷，有大才略，案行到惧武亭，夜宿，或曰：“此亭不可宿。”伯夷乃独住宿，去火，诵《诗》、《书》五经讫。卧有顷，转东，首以絮巾结，两足以帻冠之，拨剑解带。夜时有异物稍稍转近，忽来覆伯夷，伯夷屈起以袂掩之，以带系魅。呼火照之，视得一老狸，色赤无毛。持火烧杀之。明日发视楼屋间，得魅所杀人结数百枚。於是亭遂清静。旧说狸髡千人，得为神也。
《汉魏先贤行状》曰：故宗正南阳刘伯，字奉先。少履清节，忠亮正直，研精文学，无不综览。尝为督邮，时豫章太守虞绩以饕餮秽污，征至郡界，当就法车，不肯就坐。伯乃拔刀殴绩，绩恐就车。乃径上尚书，以肃王道。
《广州先贤状》曰：徐征，字君求，苍梧荔浦人。少有方直之行、不挠之节，颇览书传，尤明律令。延熹五年，征为中部督邮。时唐衡恃豪贵，京师号为唐独语。遣宾客至苍梧，颇不拘法度，征便收客郡市髡笞。乃白太守，太守大怒，收徵送狱，主簿宁阁曰：“此人无故卖买，既侵百姓，污辱妇女。徐征上念明政，据刑申耻，今便治，郡无复爪牙之吏，後督邮当徒跣行，奉诸贵戚宾客耳。”太守答知征为是，迫不得已。
《会稽先贤传》曰：茅开，字季阖，馀姚人。为督邮，平决厌众心，尝之部，历其家，不入门，当路向堂朝拜。府君益善之。
《锺离意别传》曰：汝南黄谠拜会稽太守，召意署北部督邮。时郡中大疫，黄君转署意中部督邮。意乃露车不冠，身循行病者门，入家赐与医药，诣神庙为民祷祭。其所临户四千馀人。後日府君出行灾眚，百姓攀车言曰：“明府不须出也。但得锺离督邮，民皆活也。”
马融《长笛赋序》曰：融既博览，又好音乐，能鼓琴吹笛。为督邮，独卧平阳邬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融闻甚悲，遂作《长笛赋》云尔。
卷二百五十四　职官部五十二
刺史上
《汉书》曰：监察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刺吏，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郡，秩六百石，员十三人。
又曰：刺史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浸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剥民人。

又曰：王遵迁益州刺史。先是，琅琊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柰何数乘此险？”後以病去。及遵为刺史，至其坂问吏曰：“此王阳所畏道耶？”吏对曰：“是。”遵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

又曰：汉家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供典州，督察郡国，吏人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守相其有异材功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今增秩为牧，以高第补九卿，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臣请罢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东观汉记》曰：州牧刺史，汉旧官。建元元年，复置牧；十八年改为刺史，督二千石。

又曰：段起於徒中，为并州刺史，有功征还京师。乘轻车介士，鼓吹曲盖，朱旗骑马，殷天蔽日，连骑相继数十里。

《後汉书》曰：马严上书云：“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已，同则举为尤，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

又曰：郭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即引见，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因言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帝纳之。

谢承《後汉书》曰：王宏迁冀州刺史。宏性刻，不发私书，不容豪族，宾客号曰“王独坐”。

又曰：李寿为青州刺史，发玺书於本县传舍，乘法驾乘朱轩就路，奏免四郡相，百城怖惧，悉豫弃官。

《魏志》曰：贾逵字梁道，为豫州刺史。是时，天下初复，州郡多不摄。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毅、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恺悌之德也。今长史慢法，盗贼公行，州知而不纠，天下复何所取乎？”逵到官数月，乃还，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纵不如法者，皆举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当以豫州为法。

又曰：张既字德容，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君还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

又曰：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迁徐州刺史，加破虏将军。请琅琊王祥为别驾，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贤。

《晋书》曰：向雄，太始中累迁秦州刺史，假赤幢、曲盖、鼓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卞，东平须昌人也，後为岳州刺史。昔同时为须昌小吏者百馀人，祖饯之，其一人轻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又曰：王机入广州刺史，郭纳握节而避，机遂入城就讷求节。讷曰：“昔苏武不失其节，前史以为美谈。此节天朝所假，义不相与，自可遣兵取之。”机惭而止。

又曰：石苞为徐州刺史。文帝之败於东关也，苞独全军而退，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付卿。”

《晋阳春秋》云：胡质为荆州刺史。子威自洛阳至荆州定省，家贫，自驱驴，单行见父。停十馀日，临归，质赐绢一匹为道粮，威跪拜曰：“大人清高，不审安得此？”质曰：“吾俸禄之馀，故以为汝粮耳。”

又曰：晋武尝问威曰：“卿清孰与卿父清？”威曰：“臣不如也。”帝曰：“何以为不如？”威曰：“臣父清畏人知之，臣清畏人不知。”

陆机《晋武纪》曰：王之在巴郡也，梦悬四刀於其上，甚恶之。主簿李毅拜贺曰：“三刀为州，而复益一，明府其临益州乎？”果为益州刺史。

《晋中兴书》曰：荀羡字令则，为徐州刺史。时年二十，中兴方伯未有如羡少者。

《梁书》曰：夏侯详迁湘州刺史。详善吏事，在州四载，为百姓所称。州城南临水，有峻峰，旧传云：“刺史登此山辄代。”是山历政莫敢至。详於其地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揖之志。

《三国典略》曰：梁太祖制以南汾州刺史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补。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土堆之处，植树以代之。既免修复之劳，旅又得庇荫。太祖後见之，怪而问焉。人以状对，太祖嘉之：“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二树，百里五树焉。

又曰：梁萧恪，字敬则，南平元襄王伟之子也。初，恪为雍州刺史，宾客有江仲举、蔡、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樊邓歌之云：“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梁武闻而接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及恪还，梁武问之，恪甚惭恧。

《後魏书》曰：高阳王雍为相州刺史。帝诫曰：“为牧之道，亦易亦难。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故曰是难。”

又曰：高允为怀州刺史。允秋日巡境，问民疾苦。至郡县，见邵公庙废毁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阙而不礼，为善者何望！”乃表闻修葺之。

又曰：李崇为并州刺史。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则击之。俄顷之间，声布百里，遂多擒获。诸州鼓楼自崇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南安王祯出为相州刺史。高祖饯之於华林都亭，诏曰：“今者之集，虽曰分岐，实为曲宴，并可赋诗申意。射者可以观德，不能赋诗者，可听射也。当使武士弯弓，文士下笔。”

又曰：汝阴王子修义，字寿安，涉猎书传，高才，为高祖所知。除右将军、齐州刺史。修义以齐州频丧刺史，累表固辞。诏曰：“修短有命，吉凶由人，何过致忧惮，以乖维城之寄。违凶就吉，时亦有之，可听更立廨宇。”修义於是移治东城。

又曰：毕终敬父子相代为本州，当世荣之。时终敬以老还乡，常呼其子元宾为使君。每於元宾听政之时，乘舆出至元宾所，先遣左右敕不听起，观其断决，欣欣然喜见颜色。

又曰：邢蛮征梁、汉，诸郡之民，相继而至，遂平汉中。诏曰：“峦至彼，有以怀和附众，高下品第，可依义阳都督之格也。”拜蛮西安、梁、秦州刺史。

《北齐书》曰：张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叔尝梦亮於山上挂丝，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其为幽州乎？”数日，亮出为幽州刺史。

《北史》曰：齐平鉴为扬州刺史。其妻生男，鉴因喜饮醉，擅免境内囚，误免关中细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原其罪，赐牛、羊、酒，令作乐。

又曰：慕容三藏为郭州刺史。州界连□山，响称万年者三，诏颁郡国，仍遣使酾山所。其日景□浮於上，雉兔驯坛侧。使还以闻，上大悦。

《後周书》曰：苏亮出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给路车、鼓吹，先还其宅，并给骑士三千，列羽仪游乡党，经过，故人欢饮旬日，然後入州，世以为荣。

又曰：独孤信为秦州刺史。尝因腊日暮驰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又曰：刘雄，字猛雀。高祖尝从容谓雄曰：“古人云：富贵不归故乡，犹衣锦夜游。今以卿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谢。於是诏以雄为河州刺史。雄先已为本县令，复有此授，乡里荣之。

又曰：史宁为凉州刺史。遣使诣太祖请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槊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无损公名也。”

又曰：长孙俭为荆州刺史。时梁岳阳王萧内附，初遣使入朝。至荆州。俭於厅事列军仪，具戎服，与使人以宾主礼相见。俭容貌魁伟，声音如钟，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问客。客惶恐不敢仰视。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於别斋。因序梁国丧乱，朝廷招携之意，发言可观。使人大悦，出曰：“吾所不能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国典略》曰：周陆逞，字季明，尝为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辞，例备卤簿。逞以时属农要，奏请停之，制曰：“逞虽未临人，已存优恤，宜遂所请，彰其雅操。”

又曰：周帝制於玉壁置勋州，以孝宽为刺史。为其立勋於此，因以名之。

又曰：贺拔岳引军西，次平凉。岳以夏州邻接寇贼，欲求良牧以镇之，众咸曰：“宇文左丞，即其人也。”岳曰：“宇文左丞，吾之左右手，不可废也。”沉吟累日，乃从众议表太祖为夏州刺史。

《陈书》曰：侯景平，元帝遍问朝宰曰：“今天下始定，极须良才，请卿各举所知。”群臣未有对者。帝曰：“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王褒进曰：“未审为谁？”帝曰：“欧阳公有匡济之才。”恐萧广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卷二百五十五　职官部五十三

刺史下

《隋书》曰：杨尚希素有足疾。上谓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治之。”於是出拜蒲州刺史。

又曰：高励拜楚州刺史，吏民安之。先是，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励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

又曰：张威以罪免，後从上祠泰山。至洛阳，上谓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镇，可谓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惟利是视？岂直孤负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问威曰：“公所执笏，今安在？”威顿首曰：“臣负罪亏失，无颜复执，谨藏於家。”上曰：“可持来。”威明日奉笏以见。上曰：“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朕不忘之。今还公笏。”于是复拜洛州刺史。

又曰：梁彦光拜赵州刺史。彦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饧。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上从之，复为相州刺史。豪猾者闻彦光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ㄴ奸隐，有若神明，於是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

《唐书》曰：天授二年正月，天后内出绣袍，赐新除都督、刺史。其袍皆刺绣作山形，绕山勒回文，铭曰：“德政惟明，职令思平，清信忠勤，劳进躬亲。”自此每新除都督、刺史，必以袍赐之。

又曰：李择言，开元中为汉、褒、相、岐四州刺史。安德郡公所历，皆以严闻。其在汉州，张嘉贞为益州长史判都督事，性简贵，待管内刺史礼隔，而引择言同榻坐谈正理，时人荣之。

又曰：袁光庭者，河西戍将，天宝末为伊州刺史。禄山之乱，西北边戍兵入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关、陇郡邑皆为吐蕃所拔，惟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朝廷闻之，赠工部尚书。

又曰：曹王皋上书言理道，拜为衡州刺史。坐小法，贬潮州刺史。杨炎作相，复以皋为衡州刺史。初，皋为御史覆讯，惧贻太妃忧，出则素服，入则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不知之也。及为潮州，诡词谓迁官，至是复为衡州，方具以事白太妃。因泣下，具言非疾不敢有闻。其沉密重慎如此。

又曰：贞元初，德宗以奉先县令郑瑜为饶州刺史，昭应县令韦武为遂州刺史，华原县令崔琮为汝州刺史，蓝田县令韦贞伯为舒州刺史，令李曾为郢州刺史。录善政也，各赐马一匹，并彩物衣服以遣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十月，上欲以潮州刺史韩愈为袁州刺史。愈至潮州献上表，上对宰臣曰：“昨日韩愈表，因思当时所论佛骨，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之。”是时上深欲擢用愈，候宰臣启之耳。皇甫素嫉愈，乃曰：“终是狂疏，且与移一郡。”故有是命。

又曰：刘禹锡移授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奏：“禹锡母年八十，今播州乃猿所居，人迹罕至。禹锡诚合得罪，然其老母必至不得行，则须与子为死别，伤陛下孝理之风。伏请屈法，稍移近处，使得终养。”上曰：“夫为人子，每事尤须修谨，常恐贻亲之忧。今禹锡所坐，更合重於他人，岂可以此论。”度不能对。上曰：“我所言，是责人子之事，然终不能伤其所亲之心。“明日改授禹锡为连州刺史。

又曰：崔珙，太和七年正月拜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延英中谢，帝问以抚理南海之宜，珙奏对明辨，帝深嘉之。时高镇徐州，承智兴之後，军骄难制，军士数犯法，上欲择威望之帅以临之，久难其才。会珙言事慷慨，谓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气真爽，此可以临徐人。”即以王茂先代珙镇广南，授珙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

又曰：张贾出守衢州。辞日，文宗谓贾曰：“闻卿大善长行。”贾知上不喜博，遂自解说，乃曰：“臣公事之馀，聊与宾客为戏，非有所妨也。”上曰：“岂谓好之而不妨事耶！”自後刺史面辞日，上必殷勤戒饬，曰：“无嗜博，无饮酒。”

又曰：浑钅 岁，之子。开成初年，相拟寿州刺史，文宗曰：“钅 岁，勋臣子弟，岂可以委牧民。仲尼有言：不如多与之邑。今我念其先人之功，与之致富可也。”宰臣曰：“钅 岁常历名郡，有政能。”乃从之。

又曰：开成二年，幽州节度使史元忠奏当管八州，准门下牒追刺史右鱼各一只。臣勘自天宝末年，频有兵戈，并多失坠，伏乞各赐新铜鱼。可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授汝州刺史。为政严简，州境肃然。与兄升、弟晕尤相笃睦，升等每月自东都省，往来微行，州人不之觉。其清慎如此。
又曰：孔若思为衡州刺史。先是，诸州别驾皆以宗室为之，不为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举奏别驾李道钦罪犯，请加鞫讯。乃诏别驾於刺史致礼，自若思始也。
又曰：萧复累迁同州刺史。时州人阻饥，有京畿观察使储廪在境内，复辄以贫人，为有司所劾，诏下削阶受代。亲友唁之，复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惮薄责。”
又曰：赵昌除华州刺史，辞於麟德殿。时年八十有馀，趋拜轻捷，占对详明。上退而叹异，宣令宰臣密访其颐养之道以奏焉。
又曰：咸通中卫洙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中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虽文字有殊，而声韵难别，请改授闲官者。”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
《五代史□后唐书》曰：李嗣肱，克修之子也，少有胆略。时朱温将贺德伦急攻县。朱温率师五万，合势营於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骑三百，薄晚与贼之樵刍者相杂。日既晡，入朱温营门，诸骑相合，大噪，弓矢星发，阚驰突，汴人不知所为，营中大扰。既暝，敛骑而退。是夜，朱温烧营而遁，解县之围，以功特授蔚州刺史。
又曰：庄宗以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伶人剖符，非制也。上初平汴州，陈俊、德源皆为乐官，周匝所荐，上许之。典郡郭崇韬以为不可，遂寝。伶官言之者众，上密召崇韬谓之曰：“予已许陈俊一郡，今经年未行，卿虽以正言匡谏，我每惭见二人，卿当屈意行之。”故有斯命。
又曰：前洋州节度副使程徽、陈利见请於瀛、莫两州界起置营田以备边，因授徽莫州刺史，充两州营田使。
《五代史□梁书》：开平四年九月诏曰：“魏博管内刺史比来州务并委督邮，遂使曹官擅其威权，州牧同於闲冗，俾循通制，宜塞异端，并河南诸州例，刺史得以专达。”时议者曰：“唐朝宪宗乌重裔为沧州节度史，尝称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夺刺史权与县令职而自作威福耳！若二千石各得其柄，又有镇兵，虽安史挟奸，岂能据一墉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还刺史职，分州兵并隶收管。是後虽幽、镇、魏三道以河北旧风自相传袭，惟沧州一道独禀命受代，自重裔制置使然也，则梁氏之更张，正合其者矣。”
《五代史》曰：晋少帝开运中，沈斌为祁州刺史。契丹自恒州驱牛羊过城下，斌乃出州兵击之，为契丹精骑门邀击之，州兵陷贼。赵延寿知其无兵，遂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藩贼急攻之，仍呼谓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择祸莫若轻！早以城降，无自辱也。”斌登城呼而报曰：“侍中父子误计陷於腥膻，忍以大羊残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惭，反有德色。沈斌弓折箭尽，宁为国家死耳，不效公所为也。”翌日城陷，斌自杀。

《三辅决录》曰：韦康代父为凉州刺史，父出止传舍，康入官宇，时人荣之。

《桓石秀别传》曰：石秀为竟陵太守，迁江州刺史，非其志也。治称不烦，在州郡弋钓山泽，纵心游览而已。善驰射，望之若画。

《桓氏家传》曰：范为兖州刺史，表谢曰：“喜於复见选擢，惭於不堪所职，悲於恋慕阙廷，三者交集，不知所裁。”

黄泰《交广记》曰：秦兼天下，改州牧为刺史。朱明之时则出巡行封部，玄英之月则还诣天府表奏。刺者，言其刺举不法。史者，使也。

《异苑》曰：晋陵韦朗，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见庭前井中有人，长尺馀，所被带、组、甲、麾伍相应相随出门，良久乃尽。朗兄薮颇善占筮，常云“吾子弟当至刺史”，朗历清、广二州。

《郭子》曰：王丞相治扬州廨舍，案行而言：“我正为次道理此耳。”何次道少为王公所知重，故有此叹。

卷二百五十六　职官部五十四

良刺史上

《汉书》曰：黄霸为扬州刺史。治有绩，汉宣诏赐车特高一尺，别驾主簿，缇纟 由屏泥于载前，以彰有德也。

又曰：朱博迁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惊，不意博临事乃至於此。

又曰：何武为扬州刺史，行部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得失，然後入传舍，问垦田顷亩、五美恶。

《东观汉记》曰：郭，字细侯，河南人也。在并州素结恩德，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迎拜，问曰：“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迎。”诸儿复送到郭外，问使君何日当还，曰：“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还，入美稷界先期一日。念负诸童儿，遂止於野亭，须期乃入。

又曰：李为兖州刺史。所种小麦、胡麻悉付从事，一无所留，清约率下，常席羊皮布被。

《後汉书》曰：郭贺为荆州刺史。显宗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经过，吏人指以相示，莫不荣之。

又曰：贾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相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赃过者，望风解印绶而去。

又曰：王望为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馀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

又曰：中平元年，交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贾琮为交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使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

又曰：郭为并州牧。入界，所到县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所过，问民疾苦，聘求耆德雅俊，设几杖之礼，朝夕与参政事。

又曰：苏章为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

又曰：张禹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於济涉。禹将渡，吏固请不听，禹厉言曰：“子胥如有灵，知吾志在理察枉讼，岂危我哉！”遂鼓而过。历行郡邑，深幽之处莫不必到，亲录囚徒，多所明举。吏人希见使者，人怀喜悦。

又曰：杨秉迁任城相。自为刺史二千石，计日受俸，馀禄不入私门。故吏赍钱百万遗之，闭门不受，以廉洁称。

又曰：谢夷吾为荆州刺史，第五伦荐之曰：“受牧荆州，威行郡国，奉法作政，有周、邵之风，居俭履约，绍公仪之後。寻功简能为外台之表，听声察实为九伯之冠也。”

《续汉书》曰：种为益州刺史。在职三年，宣恩远夷，开晓殊俗，岷山杂落皆怀服汉德。其白狼、木诸国，自前刺史卒後遂绝。至，乃复向化。时永昌太守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纠发追捕，驰传上言，冀由是衔怒。

又曰：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辄一月寒食，莫敢烟暴，老少不堪，岁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

谢承《後汉书》曰：陈留百里嵩，字景山，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传车所经，甘雨辄注。东海金乡、祝其两县，僻在山间，嵩传驷不往，二县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父老干请，嵩曲路到二县，入界即雨。
又曰：巴祇，字敬祖。为扬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禄不使有馀积，毁坏不复改易，以水澡傅墨用之。夜与士对坐，暗中不燃官烛。
又曰：第五种迁兖州刺史。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势贪放。种欲收举，未知所使。会闻从事卫羽素抗直，乃召羽具告之，曰：“闻公不畏强御，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之何？”对曰：“愿庶几於一割。”羽出，遂驰到定陶，闭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馀人，六七日中纠发其赃五六十万。种即奏匡，并以劾超。
《魏志》曰：刘馥，字元颖，沛国相人也。太祖方有袁绍之难，谓馥可任以东南之事，遂表为扬州刺史。馥既受命，单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怀绪等皆安集之，贡献相继。南怀绪数年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以溉稻田，官民有蓄陂塘之利，至今为用。
又曰：徐邈为凉州刺史，进善黜恶，风化大行，百姓归心焉。西域通流，荒戎入贡，皆邈勋也。
又曰：田豫护匈奴中郎将，领并州刺史。外胡闻其威名，相率来献。州界宁肃，百姓怀之。
又曰：陈泰为并州刺史，怀柔民夷，甚有威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
又曰：梁习，字子虞，为并州刺史，政治常为天下最。太和二年，征拜大司农。习在州二十馀年，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明帝异之，礼赐甚厚。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也。迁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扬烈将军，赐爵关内侯。昶虽在外任，心存朝廷，以为魏承秦汉之弊，法制苛碎。不大厘改国典以准先王之风，而望治化复兴不可得也。乃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於时务者二十馀篇。
又曰：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迁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称之。虽在军旅，常恶衣恶食，以俭率下。
《魏略》云：裴潜为兖州时，尝作一胡床，及去，留以挂柱。
《吴志》曰：吕岱为交州刺史。历年不饷家，妻子饥乏，孙权闻之叹息，以让群臣曰：“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内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加赐钱米绢布，岁有常限。
《晋书》曰：杜元凯为荆州人，号为杜父。旧水道，惟沿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君乃开阳口，起夏水，导洪洞，达巴陵，径近千里。南土美而谣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知名与勇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隐之为广州。州界有贪泉，父老云：“余此水使廉士变贪。”隐之先至水，酌而饮之，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饮重千金。若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王隐《晋书》曰：华轶为江州刺史，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时天子孤危，四方瓦解，轶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贡献入洛，不失臣节。谓使者曰：“若洛都道断，可输之琅琊王，以明吾之为司马氏也。”

又曰：山涛为冀州刺史。冀州旧名克俗，略无人士。自涛居州，搜求贤才，旌命所知三十馀人，皆显名当世。冀州之士，於是为盛。

《晋阳秋》曰：刘弘字和季，与晋世祖同年，居同里，以旧恩屡登显位。弘为荆州刺史，值王室多难，得专命一方，尽其器能，推诚御下，厉以公义。每有手书发郡国，丁宁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奔赴，咸曰：“得公一纸书，贤於十部从事也。”

曹嘉之《晋纪》云：羊暨为青州刺史，暨牛产犊，及迁，以官舍所生，遗之而去。

《晋中兴书》曰：褚裒，字季野，河南人也。弱冠，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褚季野有皮里阳秋。”裒女即献后也。征拜侍中，迁尚书。裒以后父苦求外出，除江州刺史。莅政贞素，每崇清约，常使私僮樵采。

又曰：桓伊，字叔夏，谯国人。湛隐有武，又善音律，为中兴第一。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州治宜还豫章。”诏答移州浔阳，其馀皆听。伊随宜拯抚，甚得南土清和。

《宋书》曰：陆征为益州刺史，恤隐有方，威惠兼著，寇盗静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悦，至今称之。

《齐书》曰：临川王映为雍州刺史。尝置钱还都买物，有献计者於江陵买货至都回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耶？乃复求利。”

又曰：王琨为广州刺史。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谓“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琨无所取纳，表献禄俸之半。州镇旧有鼓吹，又启输还。及罢任，孝武知其清，问还资多少？琨曰：“臣买宅百三十万，馀物称之。”帝悦其对。

《梁书》曰：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有疾，百姓商贾咸为请命。既薨，四州裂裳为白帽，哀哭送之。

又曰：夏侯，字世龙；弟夔，字季龙。并任豫州，人歌曰：“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优优。”

又曰：王神念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冀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縻费极多。及神念至，使令毁彻，风俗遂改。

卷二百五十七　职官部五十五

良刺史中

《後魏书》曰：李崇为扬州刺史。先是，寿春县人苟泰有二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後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二父与儿各在别处，经禁数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闻即号啕，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乃款引“先亡一子，故妄认之”。

又曰：李崇除兖州刺史。兖土旧多劫盗，崇乃村置一楼，楼悬一鼓，盗发之处，双槌乱击。四面诸村始闻者槌一通，次复闻者以二为节，次後闻者以三为节，各击数千槌。诸村闻鼓，皆守要路，是以盗发俄顷之间，声布百里。其中险要悉有伏人，盗窃始发，便尔擒送。诸州置楼悬鼓，自崇始也。

又曰：韦崇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レ细事，常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

又曰：崔亮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船，行人艰阻。谓寮佐曰：“昔杜预乃造河梁，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营之。”咸曰：“水浅，不可为浮桥，长无常，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桥渡渭，以像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

又曰：任城王□为冀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州民各请输绢五尺、粟伍升以报□恩。高祖嘉之。

又曰：城阳王长寿之子徽除并州刺史。先是，州界下霜，人庶逃散。徽辄开仓赈之，文武咸共谏止。徽曰：“昔汲长孺，郡守耳，尚辄开仓，救人饥弊，况我皇家亲近，授委大藩，岂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给後表。肃宗嘉之。

又曰：李平，字昙定。为相州刺史，劝课农桑，修饰太学，简试通儒，以充博士，选五郡聪敏者以教之，图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讲堂，亲为立赞。前来台使颇好侵取，平画《履虎尾》《践薄冰》於客馆，注颂其下，以示诫焉。

又曰：韦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於州总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境内清肃。

又曰：韦珍迁郢州刺史。在州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以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
又曰：韩麒麟除齐州刺史，假魏昌候。麒麟在官，寡於刑罚，从事刘普庆说麒麟曰：“明公仗节方夏，而无所斩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罚所以止恶，盖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须斩戮以立威名，当以卿应之。”普庆惭惧而去。
又曰：李崇沉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在扬州凡经十年，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虎。
又曰：陆俟长子馥多智，有父风。高祖见而悦之，谓朝臣曰：“吾常叹其父智过其躯，是复逾於父矣。”少为内都下大夫，出为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旧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於是发奸摘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寇盗。征为散骑常侍，人乞留者千馀人。
又曰：崔休为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单才剽、李伯徽、刘通等一千人，上书讼休德政，灵太后善之。休在幽、青五六年，皆清白爱民，甚著声绩，二州怀其德泽，百姓追思之。
又曰：任城王澄为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表请复皇宗之学，开四门之教，诏从之。
又曰：阮孚拜冀州刺史，劝课农桑，境内称为慈父，邻州号曰神君。先是，州人张孟都、张洪建、马潘、崔之怜、张叔绪、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号曰八王。孚至，皆请入城，愿致死效力。
《北齐书》曰：赵郡王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库堆以西黄河以东长城诸镇诸军事。慰抚新迁，量置烽戍，内防外御，备有条法，大为兵民所安。有无水之处，祷而掘井，锹插裁下，泉源涌出，至今号曰“赵郡王泉”。
又曰：魏兰根为岐州刺史。从行台萧宝寅讨破宛川，俘其人为奴婢，以美女十人赏兰根。兰根曰：“此县介於强虏，故成背叛。今当恤其饥寒，柰何并充仆隶。”於是尽以归其父兄。部内麦多五穗，邻州田鼠为灾，犬牙不入岐土。
又曰：韩轨迁秦州刺史，甚得边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轨还，仍赐城人户别绢布两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辞不受，惟乞留轨。神武嘉叹，乃留焉。
《北史》曰：齐任城王谐为并州刺史。时有妇人临汾川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者。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谐召居城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马人於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妪抚膺哭曰：“儿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之，时称明察。
又曰：齐平览迁怀州刺史。鉴奏请於州西故军道，筑城以防西军，从之。寻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魏来攻。时新筑城，粮仗未集，素乏水，南门有大井，随汲即竭。览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异於常。

又曰：齐彭城王氵攸为沧州刺史。有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界，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价。其主见识之，推获盗者。

又曰：窦炽为原州刺史。炽挫抑豪右，申理幽滞，在州十载，甚有政绩。州城北有泉水，屡经游践，尝与僚吏宴於泉侧，因酌水自饮曰：“吾在此州，惟当饮水而已。”

又曰：申微为襄州刺史。时南方初附，旧俗，官人皆通饷遗。微性廉慎，乃画杨震像於寝室以自戒。及代还，人使送者数十里不绝。微自以无德於人，慨然怀愧，因赋诗题於清水亭。长幼闻之，皆竞来读，递相谓曰：“此是申使君手迹。”并写诵之。

又曰：赫连达为口州刺史，性镰俭。边境胡人或馈达羊，达欲招异类，报以缯帛，主司请用官物，达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库，是欺上也。”命取私帛与之，识者嘉其仁恕。

《三国典略》曰：贺祥为荆州刺史。祥有惠政，远近款附。梁岳阳王钦其清素，乃赠以竹屏风。祥难违其意，取付所司。太祖闻之，并以赐祥。

《後周书》曰：独孤信为秦州刺史。先是，守宰ウ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讼，历年不能决。信在州，事无拥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民愿附者数万家。太祖以其信著遐迩，故赐名为信。

又曰：达奚武之在同州也，时属大旱。高祖敕武祀华岳，而庙在旧山下。当往祈祷，武谓寮属曰：“吾备位三公，不能燮理阴阳，遂使盛农之月，久绝甘雨，天子劳心，百姓惶惧，忝寄既重，忧责实深。不可同於众人，在常祀之所，必须登峰展诚，须其灵奥。”岳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惟将数人，攀藤援棘，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请，陈百姓恳诚。晚不得还，即於岳上藉草而宿。梦见白衣人来，执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惊觉，益用祇肃。至旦，口雾四起，俄而澍雨，远近沾浹。高祖闻之，玺书慰劳。

又曰：韦，字世珍。魏恭帝二年，赐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後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又曰：长孙俭授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仆射。所部郑县令泉璨为民所讼，推理获实。俭即大集僚属而谓之曰：“此由刺史教诲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厅事前肉袒自罚，舍璨不问。於是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玺书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思政迁荆州刺史。州境卑湿，城堑多坏。思政乃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赐钱二十万。

又曰：泉企为东雍州刺史。性清约，纤毫不扰於民。在州五年，每於乡里运米以自给。

《隋书》曰：令狐熙拜沧州刺史。时山东承齐之弊，户口簿籍类不以实。熙晓喻之，令自归首，至者一万口。在职数年，风教大洽，称为良二千石。开皇四年，上幸洛阳，熙来朝，吏民恐其迁易，悲泣於道。及熙复还，百姓出境迎谒，欢叫盈路。在州获白乌、白獐、嘉禾，甘露降於庭前柳树。

又曰：令狐熙，时上祠泰山还，次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於是以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於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称为良政。上闻而嘉之，顾谓侍臣曰：“邺都，天下难理处也。敕相州刺史豆卢通，令习熙之法。”其年来朝，考绩为天下之最，赐帛三百匹，颁告天下。

又曰：杨达，字士达，为鄯、郑、赵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陈之後，四海大同，上差品天下牧宰，达为第一，赐杂采五百段，加以金帛。

又曰：慕容三藏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皆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绥抚，百姓爱悦，襁负日至，吏民歌颂之。高祖闻其能，屡有劳问。其年，当州畜产繁孳，获醍醐奉献，赖物百段。

又曰：卫玄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於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後归附者十馀万口。高祖大悦，赐缣二千匹。

又曰：郭衍为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冢。衍亲备船筏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後始闻奏，上大善之。

又曰：辛彦之拜隋州刺史。於时州牧多贡珍玩，惟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

又曰：梁彦光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於州境。开皇二年，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诏曰：“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恩惠在人，廉慎之誉，闻於天下。三载之後，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百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

又曰：梁彦光为相州刺史。有涂阳人焦通，性嗜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於孔子庙。於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寤，既悲且愧，若无自容。彦光训谕而遣之。後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

又曰：公孙景茂迁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时属平陈之後，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粥汤药，分赈济之，赖以全活者以千数。上闻而嘉之，诏宣告天下。

又曰：薛胄为兖州刺史。城东有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泛滥大泽中。胄遂积石堰之，使决，令西注，陂泽尽为良田。以通转运，利尽淮海，百姓赖之，号为“薛公丰兖渠”。

又曰：梁毗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此递相陵夺，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後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毗，於是置金座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耶？”一无所纳，悉以还之。於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高祖闻而善之。

又曰：赵为冀州刺史，甚有威德。常有疾，百姓奔驰，争为祈祷，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薄，市井多奸诈，为铜斗铁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闻而嘉焉，颁告天下，以为常法。

又曰：蔡王智积为同州刺史，仪卫资送甚盛。颐之，以修谨闻，高祖善之。在州未尝嬉戏游猎，听政之暇，端然读书，门无私谒。有侍读公孙尚仪，山东儒士，府佐杨君英、萧德言，并有文学，时延於座，所设惟饼果，酒才三酌。家有女妓，惟年节嘉庆，奏於太妃之前。其简静如此。

又曰：公孙景茂为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单骑巡人家，至户入，阅视百姓产业。有循理者，於都会时乃褒扬称述。如有过恶，随即训导，而不彰也。由是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助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其後请致仕，上优诏听之。仁寿中，上明公杨纪出使河北，见景茂神力不衰，还以状奏。於是就拜淄州刺史，赐以马舆，便道之官。前後历职，皆有德政，论者称为良牧。

又曰：梁彦光为相州刺史。初，齐亡後，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伎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讹，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馔，其馀并座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於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

又曰：韦世康。尉迟回之作乱也，高祖忧之，谓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善为吾守。”因授绛州刺史，以雅望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阖境清肃。
又曰：豆卢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华夷悦服，德泽流行，多致祥瑞。鸟鼠山，俗呼为高武陇，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绝壁千寻，由来乏水，诸羌苦之。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乌翔止厅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见於襄武。民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出玉浆。济我民夷，神鸟来翔。”百姓因号其泉为玉浆泉。
卷二百五十八　职官部五十六
良刺史下
《唐书》曰：姜谟拜秦州刺史。高祖谓曰：“衣锦还乡，古人所尚，今以本州相授，用答元功。凉州之路，近为荒梗，宜弘方略，有以静之。”谟至州，抚以恩信，州人相谓曰：“吾辈复见太平官府矣。”盗贼悉来归首，士庶安之。
又曰：颜游秦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敬让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又曰：太宗诏朝集使刺史以上升殿，亲问上，曰：“卿等在州，何以抚教？”定州刺史薛献对曰：“老者国家所养，臣每存恤之；少者国家所使，臣每劝诫之。田畴荒废，渐加垦辟；礼义既行，产业咸振。此皆禀之圣化，非臣之力。”太宗曰：“如公之所奏，足称循良；清净为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又曰：贾敦颐，曹州冤句人也。贞观中，历迁沧州刺史。在职清洁，每入朝，尽室而行，惟敝车一乘，羸马数匹；羁有缺，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後转瀛州刺史。州界滹沱河及氵寇水，每岁泛溢，漂流民人。敦颐奏立堤堰，自是无复水患。
又曰：田仁会，永徽初累迁郢州刺史，以善政闻。时属亢旱，仁会自曝祈祷，竟获甘泽。其岁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诚为人上天闻，旱田致雨山出口，仓廪既实礼义申，但愿常在不患贫。”
又曰：《许景先传》，开元十三年，玄宗令宰臣择刺史之任，必在得人。景先首中其选，自吏部侍郎出为虢州刺史，後转岐州。
又曰：薛大鼎为沧州刺史。州界有无棣河，隋末填废，大鼎奏开之，引鱼盐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达沧海鱼盐至。昔日徒行今骋驷，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决长芦及漳、衡等三河，分泄夏潦，境内无复水灾。时与瀛州刺史贾敦颐、冀州刺史郑德本，俱有美政，河北号“铛脚刺史”。
又曰：敬晖除卫州刺史。时河北新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辍，晖下车谓曰：“金汤非粟而不守，岂有弃收获而缮城郭哉！”悉令罢散，由是人吏咸歌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又曰：萧定。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惟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溢为理行第一。其劝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定又冠焉。
又曰：段秀实为泾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三四年间，吐蕃不敢犯塞，清约率易，远近称之。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後，端居静虑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检校礼部尚书。
又曰：刘赞，子玄之孙，为浙西都团练判官。建中初，杨炎作相，擢为歙州刺史，以勤闻。有老妇捃拾於丛林之间，为猛兽将，噬，幼女号呼搏而救之，母子俱免。本道观察使韩滉为异迹，加金紫之服，累岁迁常州刺史。
又曰：李惠登。李希烈反，授惠登兵二千，镇隋州。贞元初，举州归顺，授隋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遭李忠臣、希烈歼残後，野旷无人，惠登朴质不知学，居官无枝弃，率心为政，皆与理顺。利人者因行之，病人者因去之，二十年间，田畴辟，户口加。诸州奏吏入其境，无不歌谣其能。
又曰：韩愈为潮州刺史。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其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咒之曰：“前代德薄之君，弃楚、越之地，则鳄鱼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圣，四海之外，抚而有之。况潮州之境，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之祀，鳄鱼岂可与刺史杂处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鳄鱼悍然不安溪潭，食民畜熊鹿獐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与刺史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安肯为鳄鱼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咒之夕，有暴风雷起於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於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又曰：卢钧，开成元年为广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困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廉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已一不干预。自贞元已来，衣冠得罪流於岭表者，因而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棲。其家疾病死丧，则为医药殡敛，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其德义，令不严而人化。
又曰：朱敬则为御史冉祖雍所诬，贬授庐州刺史。经数月代到，还乡里，无淮南一物，惟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徒步而归。
又曰：许圉师转相州刺史，政宽存惠人，吏刊石以颂之。尝有官吏犯赃事露，圉师不令推究，但赐《清白诗》以激之。犯者愧惧，遂改节为廉士。其宽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
又曰：齐瀚，定州义丰人。为汴州刺史。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於河、洛，舟车辐凑，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称职，惟倪若水与瀚皆以清严为治，吏民歌之。
又曰：李勉为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观察。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後累岁，陷没十馀州。勉至，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并力招讨，悉斩之，五岭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馀。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者。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卢奂、李朝隐之徒。人吏诣阙请立碑，代宗许之。
又曰：杨城为道州刺史。在州以家人法待吏人，宜罚者罚之，宜赏者赏之，一不以簿书介意。道州土地产民多矮，每年常配乡户贡其男，号为“矮奴”。城不平其以良为贱，又悯其编岁有离异之苦，乃抗疏论而免之，自是乃停其贡，民皆赖之，无不泣荷。
又曰：尹思贞为青州刺史。境内有蚕一年四熟者，黜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八月至州，见蚕叹曰：“非善政，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荐之。
又曰：马遂改怀州刺史。乘兵乱之後，其夏大旱，人吏失耕稼，遂乃务修教化，将吏有父母者，遂辄造之施敬，收瘗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界中生谷，人颇赖之。
又曰：牛僧孺为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江夏城风土散恶，难立垣墉，每年加版筑，赋菁茅以覆之。吏缘为奸，蠹弊绵岁。僧孺至，计茅苫板筑之费，岁十馀万，即赋之以砖，以当苫筑之价。凡五年，墉皆葺，蠹永除。
又曰：皇甫无逸为同州刺史，闭门自守，不通宾客，左右不得出门。凡所货易，皆往他州。每按部樵采，不犯於人。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人主将续之，无逸遽抽佩刀断衣带以为其炷，其廉介如此。
又曰：吕元膺为蕲州刺史，颇著恩信。尝岁终阅郡狱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见。”因泣下。元膺悯焉，尽脱其械，纵之，以为期。守吏曰：“贼不可纵。”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无後到者，由是群盗感义，相引而去。
又曰：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土俗以男女质钱，过期则没入钱主。宗元革其乡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钱赎之，归其父母。
又曰：王仲舒为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江西前例，榷酒私酿法深，仲舒至镇，奏罢之。又出官钱二万贯，代贫户输税。
又曰：令狐楚，子绪以荫授官，历隋、寿、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请立碑颂。绪以弟在辅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顾，弟陶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因人，出自宸衷。臣伏睹诏令，以臣刺寿州日，粗立政劳，吏民求立碑颂，寻乞追罢。臣任隋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上考。此名已闻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颂，乞赐寝停。”宣宗嘉其意，从之。

《五代史□梁书》曰：韩建为潼关防御使，兼华州刺史。河潼经大寇之後，户口流散。建披荆棘辟污莱，劝课农事，树植蔬果，出入闾里，亲问疾苦，不数年流亡毕复，军民充实。

又曰：王檀，字众美，为密州刺史。郡接淮戎，旧无壁垒，乃率丁夫修筑罗城，六旬而毕，居民赖之。

又曰：赵克裕，河阳人也。继领亳、郑二州刺史。时关东藩镇方为蔡寇所毒，黎元流散，不能相保。克裕妙有农战之备，复善於绥怀，民赖而获安。

《五代史□晋史》曰：相里令自羽林都虞候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属，将吏不遣莅州邑之职，皆优其给赡，使分掌家事而已。其後累典大都，皆有声绩。

又曰：泽州奏前刺史史延韬离州，为军民遮围，不放出城，兼截下马镫，共留延韬，经三日後，夜开城门赴阙。

又曰：安元信历数任皆名郡也，亲族谓曰：“公身俸二千石，鬓有白，家无肥美田园，何以为子孙计？”元信曰：“吾本无文经武略，遭遇先帝风□之会，继提郡印，位在亲人，平生之望过矣，每以衣食丰足为愧，安有积货治产，欲为豚犬辈後图，不亦愚乎？”闻者美之。

《英雄记》曰：幽州刺史刘虞，食不重肴，蓝缕绳履。

《华阳国志》曰：赵琰为青州刺史。有贵要属托，琰於厅事前置大水器，发书悉投置水中，无有所报。

《益部耆旧传》曰：严遵，字正思，为扬州刺史。行部闻路旁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谁，对曰：“夫遭烧死。”遵敕吏舆尸，到，与语，吏曰：“死人自道不烧死。”摄女令人守尸，曰：“当有物往。”吏曰：“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锥贯顶，拷问以淫杀夫。

《会稽典录》曰：谢夷吾，字尧卿，山阴人。为荆州刺史，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鲁阳，有诏敕夷吾入传录见囚，有亭长奸部民者，县言和奸，上意以为吏劫民何得言和。须臾，夷吾呵之曰：“亭长朱帻之吏，职在禁奸，今为恶之端，何得言和？”切让长吏治亭长罪。其所决正一县三百馀事，与上合。帝叹曰：“使诸州刺史悉如此者，朕不忧天下矣。”迁巨鹿太守。临发，陛见，赐车马剑带，敕之曰：“巨鹿剧郡，旧为难治，以君有拨烦之才，故特授任，无毁前功。”

《祖逖别传》曰：逖为豫州刺史，克己矜施，不畜资产。丧乱之馀，白骨未收者，为之殡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敛者，皆加贬责，由是百姓感化，复睹太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置酒大会，坐中耆老相与流涕而叹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将何恨？”又童谣曰：“幸哉遗民免豺虎，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瓠脯，亦何报恩歌且舞。”

《陶氏家传》云：基，字叔先，为交州刺史。始，夷人不识礼义，男女互相奔随，生子乃不知父。君乃敦以婚姻之道，训以父子之恩，道之以礼，齐之以刑，设庠序，立学校，合境化之，莫不悦之。

《语林》曰：何公为扬州。有葬亲者乞数万钱，而帐下无有。扬州常有粝米以赈孤寡，乃有万馀斛，虞存为治中面见道，帐下空素求粲。此米付帐下，何公曰：“何次道义不与孤寡争粒。”

酷刺史

《续汉书》曰：侯览为益州刺史，丰富者辄诬以大罪，皆诛灭之，没入财物。谢承《後汉书》曰：第五伦上疏褒称盛美曰：“前岁诛刺史二千石贪残者，皆明圣所察，非臣下所及。”

《晋书》曰：郄隆为扬州刺史。僚属有过，辄依台阁峻制绳之，远近咸怨。

干宝《晋纪》曰：苟为兖州刺史。姨母寡，有一子，坐小事。姨母向叩头，及中外皆乞活，不听。死後往哭之，甚悲，曰：“杀弟者兖州刺史，哭卿者苟道将也。”

《後魏书》曰：于洛侯，代人也。以劳旧为秦州刺史，而贪酷安忍。民王富炽夺民吕胜胫缠一具，洛侯辄鞭富炽一百，截其右腕，无有纪极。夜常不卧，执烛达晓，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不为。性不饮酒，惟多置肴昼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寝寐。

又曰：齐以斛律武都为兖州刺史。涂经卫地，受绢千匹，黎阳郡守石曜手持一缣而谓之曰：“此是老石机杼，聊以奉赠。自此已外，并须出於吏人。”武都知曜清素纯儒，笑而不责。

《北史》曰：齐渔阳王绍信，文襄第六子，历特进青州刺史。行过渔阳，与大富人锺长命同坐，太守郑道盖来谒，长命欲起，绍信不听，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为起，乃与长命结为义兄弟。仍与长命妻为姊妹，责其阖家长幼皆有赠贿，锺氏遂贫。

又曰：齐安德王延宗为定州刺史，於楼上大便，使人在下张口承，之以猪糁和人粪以饲左右，有难色者鞭之。

《隋书》曰：厍狄士文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馀财。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於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庆吊不通，法令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有细过必深文陷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厍狄士文为贝州刺史。发摘奸隐，长吏尺布斗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馀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於州境。至岭南遇瘴疠，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闻之，令人捕捉，挝捶盈前，而哭者弥甚。

又曰：赵仲卿拜石州刺史。法令严猛，纤微之失无所容舍，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官人战栗，无敢违犯者；贼屏息，皆称其能。

《唐书》曰：杨德，高宗末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为之语曰："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

卷二百五十九　职官部五十七

太守

《论语》子路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居中不践迹，不入室也。此人为政不能早有成功，百年乃能无残暴之人。）

《史记》曰：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孝景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於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焉。

又曰：杜周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

《汉书》曰：郡守，秦官也，常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

又曰：季布为河东太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布进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韦昭曰：窥见陛下深浅也。）上默然，惭曰："河东吾股肱郡，故时召君耳。"

又曰：严助，会稽人也。上问所欲，对曰："愿为会稽太守。"在郡数年，不闻问。上赐诏书曰："君厌承明之庐，（石渠门外。）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助惶恐，上书谢曰："臣事君犹子事父，臣当伏诛。愿奉二年计最。"（如淳曰：旧法，当使丞奉岁计躬自欲入奉之也。最，凡要也。）

又曰：朱买臣，字翁子。拜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又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相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丞守相推，排陈列庭中拜谒。
又曰：龚胜，楚人也。哀帝以胜守右扶风，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迁胜光禄卿。
《东观汉记》曰：彭宠，字伯通，南阳宛人也。父容，哀帝时为渔阳太守，有名於边，容貌饮食绝众。是时，单于来朝，当道二千石皆选容貌饮食者，故容徙为□中太守。
又曰：冯勤，字伟伯。曾祖杨宣帝时为弘农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赵魏间，号为“万石诸冯”。至是世至二千石。
《汉杂事》曰：蒋满为上党，其子万为北地都尉，同诏征见，宣帝曰：“父子剖符耶！”即诏满为淮阳相，万为弘农守。
《後汉书》曰：郅恽再迁长沙太守。先是，长沙有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火，火为之灭。恽真异之，以为首举。
又曰：任延为武威太守。帝亲见，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名誉。”延对曰：“臣闻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节；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诏。”帝叹息曰：“卿言是也。”
又曰：桥玄为上谷太守。上□姜岐，守道隐居，名闻西州。玄召以为吏，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争不能得，遽晓譬岐。岐坚卧不起。郡内士大夫亦往谏，玄乃止。时颇以为讥。
《汉官解诂》云：太守专郡，信理庶绩，劝农赈贫，决讼断辟，兴利除害，检察详奸，举善黜恶，诛杀暴残者也。
《魏志》曰：贾逵，字梁道。太祖征马超至弘农，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领弘太守。”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也。”
又曰：刘靖，馥之子也，黄初中迁庐江太守。诏曰：“卿父昔为彼州，今卿复为此郡，可谓能克负荷者也。”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征吕布，仁别攻句阳，拔之，数有功，拜广阳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
《蜀志》曰：法正，字孝直。先主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虑孙夫人生变於肘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先主定益州，以琰为固陵太守。

《吴志》曰：士燮为交太守。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耽玩《春秋》，为之注解。陈国袁徽与尚书令荀书曰：“交士府君既学问优博，又达於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馀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虽窦融保河西，曷以加之？”

又曰：周鲂。黄武中鄱阳大帅彭绮作乱，攻没属城，乃以鲂为鄱阳太守，与胡综等戮力致讨，遂生擒绮，送诣武昌。

又曰：陆绩，字公纪。孙权统事，辟为奏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

《晋书》曰：桓玄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弃官归国。

又曰：辛恭靖，陇西狄道人也。少有器，才量过人，隆安中为河南太守。会姚兴来寇，恭靖固守百馀日，以无救而陷，被执至长安，兴谓之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可乎！”恭靖厉色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兴怒，幽之别室。经三年，至元兴中，诳守者乃逾垣而遁，归於江东。

又曰：郑冲为陈留太守。冲以儒雅为德，莅职不为局之誉，而箪食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

又曰：刘世智，字子房。贞素有兄风。少贫窭，每负薪自给，读书不辍，竟以彳行称。历吏部郎，出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寝矣。”

又曰：刘胤。王敦请为右司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视事，以是忤敦意，出为豫章太守，辞以脚疾，诏就家授印绶。郡人莫鸿，南土豪族，因乱，杀本县令，横恣无道，百姓患之。胤至，诛鸿及诸豪右，界内肃然。

《晋起居注》：太康八年诏曰：“昔先王御俗，以兴至治，未有不先成民事者也。汉宣识其如此，是以叹息。良二千石，今欲皆先外郡，治民著绩，然後入为常伯纳言及典兵宿卫、黄门散骑、中书郎。

《晋书口吕光载记》曰：吕纂克金城太守卫，目谓光曰：”我宁守节断头，不为降虏也。”光义而免之。

沈约《宋书》曰：羊玄保为黄门郎，善奕棋，棋品第三。太祖亦好棋，数蒙引见，嘉其温谨。与太祖赌郡戏，胜以补宣城太守。

《齐书》曰：王敬则迁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有十数小儿於路取遗物，敬则杀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遗物，郡无劫盗。又录得一偷，召其亲属於前鞭之，令偷身长扫街路，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善明，太祖践祚，以善明勋诚，欲与善明禄，召谓之曰：“淮南近畿，国之形胜，自非亲贤，不使居之。卿为我卧治也！”代高宗为征虏将军，淮南、宣城二郡太守。
又曰：张岱。时新安王子鸾以盛宠为南徐州，割吴郡属焉。高选佐吏，孝武帝召岱谓之曰：“卿美望夙著，兼资宦已多。今欲用卿为子鸾别驾，总刺史之任，无谓小屈，终当大伸也。”
又曰：王敬则为吴兴太守，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结贤反。）叹曰：“吴兴昔无此，是我少时在此作也。”召故人饮酒，说平生不以屑也。
《南史》曰：谢超宗有高名，齐高帝以超宗为义兴太守。升明二年，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高帝谓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三国典略》曰：王庆籍为京兆太守。太祖以其精勤，赍以紫袍及绫裳一袭，谓百官曰：“王庆籍一世清人也。”
又曰：阴铿为招远将军、晋陵太守。铿常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矣，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酒，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梁书》曰：刘之遴为南郡太守。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卿後当为折臂太守，则居此中。”之遴後果折臂，遂临此郡。
又曰：谢ㄱ，字敬仲。齐时为义兴太守，加秩二千石。在郡不省杂事，悉付纲纪，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又曰：任为吴兴太守，清洁友人。到溉与弟洽，从为山泽游。被代而还，无衣，沈约遗裙衫迎也。
又曰：范缜为宜都太守。性不信鬼神，夷陵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缜乃下教断不祠。
《後魏书》曰：房士达，永安末转济南太守。士达不入京师，而频为本州郡，时人荣之。
又曰：崔休为渤海太守。时大儒张吾贵有盛名於山东，四方学士咸相宗慕，弟子自远而至者常千馀人。生徒既众，所在多不见容。休乃为设俎豆，招延礼接，使肄业而还，儒者称为口实。
又曰：卢道将为燕郡太守。道将下车，表乐毅、霍元之墓，而为之立祠。
又曰：房幼愍。安丰、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夺官，居家，忽闻有客声，出无所见。还至庭中，为家群犬所噬，遂卒。
《北史》曰：宋钦道仕齐，历位中山太守。长於抚接，然好察细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间者先酬钱，然後敢食。临莅处称为严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周书》曰：卢光为京兆太守。先是，舍数有妖怪，在前後将莫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几，光所乘马忽升厅事，升床南首而立，又食器无故自破。光并不以介怀。其精诚守正如此。

《唐书》曰：崔玄亮，清慎介独，自登朝，行不乐趋竞。历御史、尚书，密、湖、曹三郡守。每一迁秩，谦让辄形於色。

又曰：李守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敛，但舆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坑侧有饿犬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苦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仍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三辅决录》曰：马援诫兄子书：“庞伯高敦笃周慎，口无择言，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世祖见援书，即擢为零陵太守。在郡四年，甚有治化。

《文士传》曰：文帝亦亲阮籍，常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常从容言昔曾游东平，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大悦，即从其意。籍便乘驴往之，至郡皆坏府舍诸壁鄣，使内外相望，教令清当。十馀日，便复乘驴而去。

《楚国先贤传》曰：耒阳胡绍，字伯藩，年十八为郡门下，迎太守许荆。荆足中风，使绍抑之。绍视荆（音跖。）下而笑，荆怒问之，绍曰：“见明府下黑子，绍亦有之，欣而故笑。”荆视之，果有黑子。令其从学，学八年，遂为九真、零陵二郡太守。

《华阳国志》曰：赵瑶字元，弟琰字稚。瑶兄弟皆以令德著闻。瑶少有公望，迁扶风太守，徙为蜀郡，司空张温谓之曰：“第五伯鱼从蜀郡入为司空，吾今扫第以待足下矣。”

《西京杂记》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舍亭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曝露乃劳之曰：“无罢乎？”遗以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寻迁为掾吏。

《韩子》曰：李悝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民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杓，中之者胜，不中者负。”令且下而人皆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战，大败之，以民之善射也。

《风俗通》曰：蜀郡任嘉，年三四岁时，父腾为诸生，於汉中就师。有盗贼，道路断绝，蜀亦覆没，客转长沙为州郡吏。後嘉为长沙太守，腾为奏曹掾，默知嘉实其子。一日，嘉母语次谓嘉曰：“奏曹任掾则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岂独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邪意？”母曰：“咄！我尚守养汝数十年无嫌讥，岂以垂没更失计哉！顾实真父，不可弃捐。”後，嘉问掾声音何类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犍为武阳人，蓬转流宕到此。”母察审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识左耳前赘，因出抱持，对之流涕。嘉自拔榻，噓欷哽咽。

《世说》曰：爰综为新安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宴。有人於石下得剪刀者，众咸异之，主簿对曰：“昔长沙恒王尝饮饯孙洲，父老云：此洲狭而长，君当为长沙。事果应。夫三刀为州，今得交刀，君亦当为交州。”後果作交州。

《世语》曰：荆州刺史裴潜以南阳周泰为从事，使诣司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泰九年居丧，留缺待之，後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宣王为大会，使尚书锺毓嘲之曰：“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典郡，乞儿乘小车，一何快耶！”泰曰：“君贵公之子，故守吏职，猕猴骑土牛，一何迟也。”

《潘尼赠二李郎诗序》曰：元康六年，尚书吏部郎汝南李光彦迁汲郡太守，都亭侯江夏李茂曾迁平阳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历职显要，旬月之间，继踵名郡，离俭剧之勤，就放旷之逸，枕鸣琴以俟远，致离别之际，各斐然赋诗。

卷二百六十　职官部五十八

良太守上

《汉书》曰：黄霸，字次公，淮阳人也。为颍川太守，咸称神明，奸人去入他郡，盗贼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是时凤皇神雀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无重罪囚，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元首明哉！其赐霸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又曰：文翁，庐江人也。少好学。景帝末年为蜀郡太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才者张叔等十馀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蜀地学於京师者比齐鲁焉。

又曰：龚遂，字少卿，山阳人。宣帝问遂曰：”渤海废乱，朕甚忧之。君何以息其盗贼，以称朕意？”遂曰：“海滨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於饥寒而吏莫恤，今欲使臣胜之邪？将安之？”上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遂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惟缓之，然後可治。愿丞相御史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从事。”上许焉。遂单车独行至府，郡中翕然，盗贼亦皆罢毙。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而佩犊乎！”

又曰：朱博迁琅邪太守。齐部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问，对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乃召见诸曹吏书佐及县大吏，选其可用者，出教署之。皆斥罢诸病吏，郡中大惊。又敕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衤召，（裙，音绍，谓大也。）不中节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尹翁归，字子况，为东海太守。郡中吏人贤不肖及奸邪，尽知之，东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风，满岁为真。政虽任刑，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语不及私，温良廉退，不以行能骄人，甚得名誉於朝廷。

又曰：薛宣，字贡君。东海太守左冯翊满岁称职。宣为吏赏罚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爱人而安利之。）

又曰：朱邑，字仲卿，庐江人。少时为舒桐乡啬夫，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未尝笞辱人，存问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爱敬焉。迁北海太守。

又曰：赵喜，字伯阳，为平原太守。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辄死。岁屡有年，百姓歌之。

又曰：汲黯为东海太守，治官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其大指而已。黯素多病，卧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召为淮阳太守，黯辞之，上曰：“君薄淮阳耶？吾欲得君卧而治之。”乃行。

又曰：王尊为中郡太守。河溢堤坏，尊执，请以身填金堤，而水稍却。

又曰：王尊，字子贡，涿郡人也。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属县曰：“令长丞尉，奉法守城，为民父母，御强扶弱，宣恩广泽，甚劳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愿诸君自勉正身。”

又曰：冯立，字圣通。以父任为郎，迁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在职公廉，治行略与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人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人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智恩惠民，政如鲁、卫德化均，周公、康叔犹二君。”後迁为东海太守，下湿病Φ。天子闻之，徙太原太守。更治五郡，所居有迹。

又曰：韩延寿，字长公，燕人。为淮阳太守，治甚有名。徙颍川，多豪强，难治。延寿教以礼让，令文学校官诸生冠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娶礼，百姓遵用其教。徙为东郡太守，吏无追捕之苦，人无捶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入守左冯翊，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延寿大伤之，曰：“幸得为郡，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卜思过。於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皆自髡肉袒谢，终死不敢复争。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复以辞讼自言者。推其志诚，吏民不忍欺。

又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也。以明经甲科为郎，超为零陵太守，病归。复征为谏议大夫，迁南阳太守。躬劝耕农，开通沟渠，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争。吏民亲爱之，号曰邵父。荆州刺史奏信臣为百姓兴利，郡以殷富，赐黄金四十斤。迁河南太守，治行常为第一。

又曰：班伯为定襄太守。定襄闻伯素贵，年少自请治剧，畏其下车任威，吏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竦息。伯请问耆老父祖有故人旧恩者，延之满堂。日为供具，执子孙礼，诸所宾礼皆名豪，怀恩醉，共谏伯曰：“宜颇摄录盗贼。”具言本谋亡匿处，伯曰：“是所望於父师矣。”乃召属县长吏选精进掾史分部收捕，旬日尽得，郡中震慑，咸称神明。

又曰：萧育，字次君。哀帝时，南郡多盗贼，拜育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策，（使车，三公使奉之车也，如安车。）加赐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盗贼断绝。

《东观汉记》曰：杜诗，字君公，为南阳太守。性节俭而治清平，以诛暴立威信，善於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省，见功多，时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阳人为之语：“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又曰：马援，字文渊，扶风人。为陇西太守。务开宽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宾客故人，日满其门。诸曹时白外事，辄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烦。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

又曰：朱晖，字文季，再迁临淮太守。晖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之士。吏民畏爱，谓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

又曰：祭肜为辽东太守。肜之威声扬於北方，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及肜卒，乌桓、鲜卑追思无已。每朝京师，过肜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

又曰：张堪，字君游。迁渔阳太守，教民耕种，百姓殷富。童谣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又曰：第五伦，字伯鱼，为会稽太守。性节俭，虽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发当，百姓老小阗府门，攀车叩马，啼呼曰：“舍我何之？”其得人心见爱如此。

又曰：郭为颍川太守。辞去，之官，光武诏曰：“郡得贤能太守，去帝城不远，河润九里，冀京师并蒙其福也。

又曰：秦彭迁山阳太守。时山阳新遭地动，後饥旱，贵，米石七八万，百姓穷困。彭下车，经营劳来，为民四诫，以父母妻子兄弟长幼之序，择民能率众以为乡三老，选乡三老为县三老，令与长吏参职。崇儒雅，贵庠序，上德化。春秋飨射，升降揖让，务以礼示民，吏民畏爱，不敢欺犯。

又曰：侯霸，字君房，为临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败，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征霸，百姓老弱相携，号哭遮使者车，或当道而卧。皆曰：”乞侯君复留。“民乃诚乳妇勿得举子，侯君当去，必不能全。使者虑霸就征，临淮必乱，不敢授玺书而具以状闻。

又曰：耿纯，字伯山，巨鹿人。请治一郡，尽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自效。”乃拜纯为东郡太守。後坐事免。上过东郡，数千人号呼涕泣云：“愿复得耿君。”上复以纯为东郡太守。

又曰：王阜为益州太守。边郡吏多放纵，阜以法绳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静，百姓安业。甘露降，白乌见，连有瑞应，世谓其持法平、政宽慈有化所致。

又曰：魏霸为巨鹿太守。霸性清约质朴，为政宽恕。正色而已，不求备於人。掾史有过，辄私责，数不改，休罢之，终不暴扬其恶。

又曰：秦彭，字伯本。为山阳太守。以礼训民，不任刑名。崇好儒雅，百姓怀之，莫敢欺犯。转颍川太守，凤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元成间，宗族五人同为二千石，故号为“万石秦氏”。

又曰：沈丰，字圣达，为零陵太守。为政慎刑重杀，听理辞讼，初不历狱，嫌疑不决，一断於口。鞭杖不举，市无刑戮。僚友有过，初不暴扬。有奇谋异略，辄为谈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又曰：宗庆，字叔平。为长沙太守。民养子者三千馀人，男女皆以宗为名。

《後汉书》曰：光武南定河内，而更始大司马朱鲔等盛兵据洛阳。又并州未安，光武难其守，问於邓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昔高祖任萧何於关中，无复西顾之忧，所以得专精山东，终成大业。今河内带河为固，产口殷实，北通上党，南迫洛阳。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

又曰：寇恂，字子翼。为颍川太守，拜执金吾。後光武幸颍川，百姓遮道曰：“愿陛下复借寇君一年。”乃留之。

又曰：杨震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后转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後代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又曰：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实，而海出珠宝，与交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是，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於交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於道。尝到官，革易前弊，求人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

又曰：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贫无礼娉，令长吏以下各省俸禄以赈助之。同时相娶者二千馀人。是岁风雨顺节，稼丰衍。其产子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知种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
又曰：陈宠转广汉太守。西川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诉讼日百数。宠到，显用良吏王涣、乍 覃显等，以为腹心，（镡，音徒南反。）讼者日减，郡中清肃。先是，洛县城南（洛县名。故城在今益州雒县南也。）每阴雨，常有哭声闻於府中，积数十年。宠闻而疑其故，使吏案行。还言：“前代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宠怆然矜叹，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声遂绝。
又曰：宋均为九江太守。山阳楚沛多蝗，其飞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
又曰：刘宠为会稽太守。简除烦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征为将作大匠。山阴县有五六老叟，𠂤眉皓自若耶山谷间出，人赍百钱以送宠。宠为人选一大钱受之。
又曰：曹褒为河内太守。时春夏大旱，粮踊贵。褒到，乃省吏并职，退去奸残。澍雨数降，其秋大熟，百姓给足，流寓皆还。
又曰：鲍德为南阳太守。时岁多荒灾，惟南阳丰穰，吏人爱悦，号为神父。
又曰：廉范迁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辩，好相持短长。范每厉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说。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堵。平生无襦今五裤。”
又曰：马严为陈留太守。下车明赏罚，发奸慝，郡界清静。时京师讹言贼从东方来，百姓奔走，转相惊动，诸郡惶急，各以状闻。严察其虚妄，独不为备。诏书敕问，使驿系道，严固执无贼，後卒如言。
又曰：黄香为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岁数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农，《王制》士者不耕，（王制曰：上农夫食九人。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耕也。）伐冰食禄之人，不与百姓争利。”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
又曰：中平三年，江夏兵赵慈反叛，杀南阳太守秦颉，攻没六县，拜羊续为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後乃进。其令长贪洁，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赵慈，斩之，获首五千馀级。属县馀贼并诣续降。
又曰：羊续为南阳太守。续妻後与子秘俱往郡舍，续闭门不内，妻而自将秘行，其资藏惟有布衾，敝祇盐、麦数斛而已。（《说文》曰：，短衣而已，者，丁奚反。，音丁劳也。）顾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资尔母乎？”使与母俱归。
又曰：三府举王堂治剧，拜巴郡太守。棠驰兵赴斩贼，斩虏千馀级，巴庸清静，吏民生为立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樊准拜巨鹿太守。时饥荒之馀，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准课督农桑，广施方略，期年间，粟丰贱数十倍。而赵、魏之郊数为羌所钞暴，准外御寇虏，内抚百姓，郡境以安。

又曰：伏湛，更始立，以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不登，国君撤膳；（《礼记》曰：年不登，君膳不祭肺。）今人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粝，粗米者。《九章算术》曰：粟五十粝率三十一斛。粟得六斗米为粝也。）悉分俸禄以赈乡里，来客者百馀家。

又曰：鲍昱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馀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为之，犹今之水门也。）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

又曰：第五访为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是弃人也。（须，待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迁淮阴太守，消息徭赋，政不烦苛。行春天旱，随车致雨。白鹿方道，夹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曰：“鹿为吉为凶？”国拜贺曰：“闻三公车﹀画作鹿，明府必为宰相。”

《续汉书》曰：宋均为九江太守。五日一听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时多虎，均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泉，物性之所托。故江淮之间有猛兽，犹江北之鸡豚也。数为民害，咎在贪残。今退槛阱，进忠良。”虎遂东渡江。

又曰：刘宽字文饶，弘农人，为南阳太守。温仁多恕，遇民如子，口不出詈言。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

又曰：羊茂学季宝，豫章人，为东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处单扳榻，常食饭，出界买盐，致妻子，不历官舍。

华峤《後汉书》曰：岑熙为东郡太守，好聘礼隐逸，显之於朝，与参政事。视事三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蝥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嘉我生，独于斯时。美矣岑君，於戏休兹。”

张《汉记》曰：宋登，字叔扬。出为颍川太守，市无豫价，道不拾遗。病免，卒於家，汝阴人配社祀之。

又曰：陈球为零陵太守。球到郡，设方略，期月间，贼虏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反，与桂阳贼胡兰数万人转攻零陵。零陵下湿，编木为城，不可守备，郡中惶恐。掾吏白请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郡，岂顾妻孥而沮国威乎，重复言者斩！”乃悉郡内吏民老弱，与共城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杂事》曰：蒋满为上党太守，长子万为北地都尉，次子辅为安定太守。满与万俱知名，并见征。时征为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见，万退却，不敢与父并，诏谴赞谒者曰：“何以不齐？”左右曰：“此父子也。”上叹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即先诏曰：“上党太守满经行笃著，信行山东，其以满为淮阳王相，诲导东蕃。弘农，股肱郡，其以万为弘农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卷二百六十一　职官部五十九

良太守中

《魏略》曰：颜斐字文林。为京兆太守。到官，乃令属县整阡陌，树桑果。又是时人多无车牛。斐课人以闲月取车材，使转相教作车。又课民无牛者命畜猪，贵时卖以买牛。始人以为烦。一二年间，家家有丁车、大牛。迁为平平太守，吏人啼哭遮道，车马不得前，十馀日乃出界。

《魏志》曰：贾逵为弘农太守。太祖召见计事，大悦之，谓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贾逵，则吾何忧？”

又曰：杜畿为河东郡守。崇宽惠，与民无为。民尝辞讼，有相告者，亲为陈大义，遣令归谛思之，若意有所不尽，更来诣府。乡邑父老自相责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自是少辞讼。诏曰：“昔萧何定关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奇功，间将授卿以纳言之职；顾念河东，吾股肱郡，充实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烦卿卧而镇之。”畿在河东十六年，常为天下最。

又曰：胡质字文德，为常山太守，迁任东莞。士卢显为人所杀，质曰：“此士无仇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见其比居年少，书吏李若见问而色动，遂穷诘情状。若即自首，罪人斯得。每军功赏赐，皆散之於众，无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将士用命。

又曰：仓慈，字孝仁，淮南人。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豪，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修政而已，无所匡革。慈到，大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馀，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先是，属城讼狱众猥，县不能决，多积治下；慈躬往省阅，斟酌轻重，自非殊死，便杖而遣之，一岁决刑曾不满十人。

又曰：令狐邵，字孔叔，为弘农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也。

又曰：田豫，字国让，迁南阳太守。先时，郡人侯音反，众数千人在山中为群盗，大为郡患。前太守收其党与五百馀人，表奏皆当死。豫悉见诸系囚，慰谕，开其自新之路，一时破械遣之。诸囚皆叩头，愿自效，即相告语，群贼一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散，郡内清静。具以状闻，太祖善之。
又曰：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陈国吴璀、清河太守乐安任燠、京兆太守济北颜斐、弘农太守太原令狐邵、济南相鲁国孔乂，或哀矜折狱，或推诚惠爱，或治身清白，或摘奸发伏，咸为良二千石。
又曰：凉茂，字伯方。时泰山多盗贼，以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馀家。
又曰：郑浑字文公，迁沛郡太守。郡界下湿，常患水涝，百姓饥乏。浑於萧、湘二县界，兴陂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亡下，宜溉灌，终成稻田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魏略》曰：孟康，正始中出为弘农太守。康到官，清平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狱讼，缘民所欲而利之。郡领吏二百馀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无宿诺，时出案行，不欲烦损吏民。常豫敕卒行各持镰，所在自刈马草，不止亭传，露宿树下。
《蜀志》：何祗，字君肃。汶山夷不安，以祗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迁广汉，後夷反叛，辞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时难复屈祗，拔族人为之，汶山复得安。
《吴志》曰：顾邵，字孝则。年二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後；禁淫祀非礼之祭。看相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直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
又曰：孙权授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拜毕，令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恪到府，乃移书四部属城长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渐出降。
王隐《晋书》曰：广平太守缺，宣帝谓郑袤曰：“贤叔大匠垂称於阳平、魏郡，并蒙惠化。且卢子家、王子雍继踵此郡，吾欲令郡世不乏贤，故复相屈。”袤在郡先以德化，善作条教，百姓爱之。
又曰：郑默为东郡太守。值岁荒民饥，默辄开仓赈给，自表待罪。朝廷嘉默忧国恤人。诏书褒叹，比之汲黯。
又曰：应詹为南平太守。天下分崩，征镇州郡，已失城邑，詹独保境。外攘狂狡，内除涂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晋书》曰：范粲迁武威太守。到郡，选良吏，立学校，劝农桑。是时戎夷颇侵疆埸，粲明设防备，敌不敢侵，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
又曰：刘颂为河内守。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转为侵害，颂表罢之，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获其利。
又曰：吴隐之为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
又曰：邓攸字伯道，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後断其盘囊。占者以为水边有女，汝字也；断盘囊者，新兽头代故兽头也，不作汝阴，当汝南也。果迁汝阴太守。
又曰：邓攸，元帝以攸为太子中庶子。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惟饮吴水而已。时郡中大饥，攸赈贷未报，乃辄开仓救之。台遣散骑常侍桓彝慰劳饥人，观听善不，乃劾攸以擅出。俄而有诏原之。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
又曰：邓攸为吴郡太守。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止停，中夜发去。吴人歌之曰：“纟 凡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百姓诣台乞留一岁，不听。
又曰：陆纳为吴兴太守。至郡，不受俸禄。顷之，征拜左民尚书，领州大中正。将应召，外白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袱而已，其馀并封以还官。
《晋中兴书》曰：王蕴，字叔仁，为吴兴太守。时郡荒民饥，蕴辄开仓赈恤。主簿执谏云宜先列上，蕴曰：“行仁义而败者鲜矣。”於是以米赈贷，赖蕴活者十室而八，然後具自表闻。朝廷以违科免，饥民多诵之，诏特左迁晋陵太守。
又曰：诸葛恢，字道明。中宗选为会稽太守。临行，上为置酒，谓之曰：“今之会稽，昔关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恢陈谢，曰：“今天下丧乱之馀，风俗陵迟，宜尊五美，屏四恶，进忠实之士，退浮华之党。”中宗深纳焉。
《南史》曰：宋江秉之为临海太守，以简约见称，卒於官。所得禄秩悉散之亲故，妻子常饥寒。人有劝其营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岂可与人竞利？”在郡作书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库。
《齐书》曰：刘怀慰拜齐郡太守。上谓怀慰曰：“齐邦是王业所基，吾方以为显任。经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怀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垦废田二百顷，决沈湖灌溉。不受礼谒，民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旦食有馀，幸不烦此。”因著《廉吏论》以达其意。
又曰：虞愿为晋州太守。海边有越王石，常随□雾。相传云：“清廉太守乃得见。”愿往观视，清彻无隐蔽。後琅琊王秀之为郡，与朝士书曰：“此郡承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之後，善政犹在，遗风易遵，差得无事。”
又曰：王秀之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防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
又曰：裴昭明历郡皆有善政，常谓人曰：“人生何事须聚蓄，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则不如一经。”故终身不治产。
又曰：萧介，字茂镜。少颖悟，有器识。梁大明中，武陵王纪为扬州刺史，以介为府长史，在职以清白称。武帝谓何敬容曰：“萧介甚贫，可以处一郡。”复曰：“始兴郡频无良守，可以介为之。”由是出焉。
《齐春秋》曰：崔元祖父景真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悬一蒲鞭而未尝用。
《梁书》曰：褚翔为义兴太守。翔在政洁已，省繁苛，去游费，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树，积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叶，百姓咸以为善政所感。及秩满，吏民诣阙请之，敕许焉。
又曰：何敬容为吴郡太守。为政勤恤，民隐辩讼如神，视事四年，治为天下第一。吏民诣阙请树碑，诏许之。
又曰：刘之亨，字嘉会，之遴弟也。代之遴为南郡太守，在郡有异绩。数年卒於官，时年五十。荆土至今怀之，不忍斥其名，号为“大南郡”、“小南郡”。
又曰：何胤，字子季。为建安太守，民不忍欺。每伏腊放囚还家，及期而至。
又曰：傅昭迁临海太守。郡有密岩，前後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县令常饷粟，置绢於簿下，昭笑而还之。
又曰：徐ゼ，东海郯人。高祖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ゼ商较纵横，答应如响，高祖宠遇日隆。领军朱异不悦，谓所亲曰：“徐叟出入两宫，渐来逼我，须早为之所。”遂承间白高祖曰：“ゼ年老，又爱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颐养。”高祖谓ゼ欲之，乃召ゼ曰：“新安大好山水，任等并经为之，卿为我卧治此郡。”遂出为新安守，周月之中，风俗便改。
又曰：张缅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闲吏事，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见断决允愜，甚称赏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索棱，字孟则，敦煌人。好学博闻，姚苌甚重之，委以机密，文章诏檄皆棱之文也。後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爱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绩允厘；剖符作宰，实获我思。”
又曰：前凉晋昌太守阴繇卒，郡人思其政化，送丧至武威者千馀人。
《後魏书》曰：羊敦，字元礼，太山巨平人。为广平太守，甚有能名，奸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毫无犯。属岁饥馑，家馈未至，使人寻陂泽，拔藕而食之。遇有疾苦，解衣质米。朝廷以其清白，赐千斛，绢百匹。

又曰：张长年为汝南太守。郡人刘崇之兄弟分析，家贫惟有一牛，争之不决，讼於郡庭。长年曰：“汝曹当以一牛，故致此竞，有二牛各应得一，岂有讼理。”即以家牛一头赐之。于是郡境之中各相诫约，咸敦敬让。

又曰：柳崇出为河北太守。崇初届郡，郡民张明失马，疑十馀人。崇见之，不问贼事，人别借以温颜，更问其亲老存不，农桑多少，而微察其辞色。即获真贼吕穆等二人，馀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帖然。

又曰：吕显拜巨鹿太守。清身奉公，备存赡恤，妻子不免饥寒。民颂之曰：“时惟府君，克清克明。缉我荒土，民胥乐生。愿寿无疆，以享长龄。”

又曰：韦崇，字洪基。除南颍川太守，不好发摘细事，常云：“何用小察，以伤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闻而嘉赏，赐帛二百匹。

又曰：辛穆，字叔宗。转汝阳太守，值水涝民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

又曰：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虚曾失礼於景伯，闻其临郡，阖家逃亡。景伯督切属县追捕擒之，即署其子为西曹掾，命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一时俱下，论者称之。

卷二百六十二　职官部六十

良太守下

《北史》曰：西魏裴侠，除河北郡守。侠躬履俭素，爱人如子，所食惟菽麦盐菜而已，吏人莫不怀之。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为也。”乃悉罢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侠亦不私，并收庸直为市官马，岁时既积，马遂成群。去职之日，一无所取，人歌之曰：“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

《北史》曰：宋世良为清河太守，才识闲明，尤善政术，在郡未几，声问甚高。阳平郡移治劫盗三十馀人，世良讯其情状，惟送十二人，馀皆放之。阳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辄放吾贼？”及推问，送者皆实，放皆非，明朗大服。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於此。人为之语曰：“宁度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良施八条，制盗奔他境，人又谣曰：“曲堤虽险贼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是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刚者，泣而前谢曰：“老人年九十，记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彻底；今失贤者，人何以济！”莫不攀援涕泣。

《北齐书》曰：赫连子悦除林虑太守。文襄往晋阳，由郡境问不便，悦云：“临水、武安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觉损。”悦答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公心。”文襄善之，乃敕依事施行，自是人属近便行路称之。

《北齐书》曰：崔伯谦，字士逊，博陵安平人也。除济北太守，恩信大行，又改鞭用熟皮为之，示耻而已。

《北齐书》曰：苏琼，字珍之，长乐武强人也，除南清河太守。性清慎，不发私书。

《陈书》曰：孔奂，字休文，除晋陵太守。晋陵自宋齐以来为大郡，虽经寇扰，犹为全实，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惟以单船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俭素，乃饷以衣毡一具。奂曰：“太守身居美禄，何为不能办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独享温饱。劳卿厚意，幸勿为烦。”

《隋书》曰：于义迁安武太守，专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张善安、王叔儿争财相讼，义曰：“太守德薄不胜任之所致，非其罪也。”於是取家财，倍与二人，谕而遣去。善安等各怀耻愧，移语他州。於是风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类也。

又曰：于仲文迁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家各失牛，後得一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长史韩伯俊曰：“于安固少善听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阴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诃诘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柳俭，炀帝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赐物一百段而遣之。俭清节愈厉。大业五年入朝，郡国毕集，帝谓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俭对。又问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绚、颍川郡丞敬肃等二人对。帝赐俭帛二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异焉。

又曰：车驾西巡还，谓武威太守樊子盖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由此赐之口味百馀斛。

《唐书》曰：颜真卿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濠，阴科丁壮，储廪实；乃阳会多士，泛舟於池，饮酒赋诗。或谗於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无几，禄山果反，河朔尽陷，独平原城守具备，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玄宗初闻禄山之变，叹曰：“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得平原，大喜，顾左右曰：“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五代史□晋史》曰：郭延鲁清泰中迁复州守。延鲁临任，忽惊叹曰：“先人曾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纰缪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尝敛贷，庶事致理，一郡赖焉。及秩满，百姓上章举留，将离境，攀卧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围者不能去，朝廷闻而嘉之。

《华阳国志》曰：张翕，字子阳，巴郡人。为阴平郡守，布衣蔬食，俭以化民。自乘二马之官，久之，一马死一马病。翕曰：“吾将步行矣。”夷、汉甚安其惠爱，在官十九年卒，百姓号慕，送葬者以千数。天子嗟叹，赐钱十万为立祠堂。後太守数烦扰，夷人叛乱。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太守，迎者如□。

又《华阳国志》曰：孝顺帝永建中，太山吴资为巴郡太守，民歌之曰：“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郡后恤时务，我民以优饶。”及资迁去，民人思资，又歌曰：“望远忽不见，惆怅当徘徊。恩泽实难忘，悠悠心永怀。”

《益部耆旧传》曰：张霸，字伯饶。为会稽太守。举贤士劝教讲授，一郡慕化，但闻诵声；又野无遗寇，民语曰：“城上乌鸣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子。”

锺ヴ《良吏传》曰：王堂，字敬伯，广汉妻阝人也。为汝南太守。属城多ウ弱，堂简选四部督邮，奏免四十馀人。以陈蕃为功曹，应嗣为主簿，教曰：“简核众职，委功曹拾遗补缺，仰恃明俊，古人有言：劳於求贤，逸於得士。太守不敢妄有符教。”

《崔氏家传》曰：崔实除五原太守。郡处边陲，不知耕桑之业，民多饥寒之患。於是乃劝人农种，教其织，以赈贫穷，民用获济，号曰“神惠”焉。

《桓阶别传》曰：上已平荆州，引为主簿，每有深谋疑事，尝与君筹之，或日昃忘食，或夜坐彻旦。擢为赵郡太守，会郡僚送之，上曰：“北边未清，以卿威能震敌，德怀远人，故用相烦，是亦寇恂河内之举。”阶在郡，时俸尽，食酱孚，上闻之，数戏之曰：“卿家酱颇得成不耶？”诏曰：“昔子文清俭，朝不谋夕而有脯粮之秩；宣子守约，箪食鱼飧而有加梁之赐。岂况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栋宇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礼贤之意也，其赐射鹿师二人，并给媒。”（齐入谓曲孽为媒。）

《江祚别传》曰：祚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子。

《孟宗别传》曰：宗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时人之生子以“孟”为名。

《召氏家传》曰：邵训，字伯春，为陈留太守。以君性多弘恕，追诏勉厉之曰：“陈留太守，讲授省中，六年于兹，经术明笃，有匡生解颐之风，赐钱三十万及刀剑衣服、居家之具。”

《宣城记》曰：泾县洪短，吴时为庐江太守。以清称。征还。船轻，皆载土。时岁暮，逐除者就乞，所获甚少，洪乃语之，逐除人见土而去。

《秦子》曰：孔文举为北海相，有遭父丧，哭泣墓侧、色无憔悴，文举杀之。有母病差，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人熟麦而进之，文举闻，特赏之。盗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者，以为勤养於母也；哭而见杀者，以为哀而不实也。
《世说》曰：周夕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是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狭小而又漏，殆无复可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遇此？”即启用焉。
吴兴太守《论衡》曰：淮阳铸为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垆，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阳政清。
《风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郡太守。开成都两江，溉田万顷。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杯但澹淡。冰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於岸旁。有间，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极不胜，当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气决抗壮健者，因名子曰冰儿。
酷太守
《汉书》曰：王温舒为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往吏十馀人为爪牙，使督盗贼。道不拾遗，迁河内太守。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以九月至郡，令具私马五十匹，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馀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赃。奏行不过二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馀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无犬吠之盗。其颇不得，失之旁郡，追求，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又曰：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人。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已下皆畏避之，莫敢与语，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赵绣案高氏得其死罪。绣见延年，为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观延年意。延年已先知之。赵掾至，白其轻者，延年索怀中，得重劾，即收送狱。夜入晨杀，吏分拷两高，穷竟其奸，诛杀各数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遗。三岁，迁河内太守。
《东观汉记》曰：樊晔为天水郡。其政严猛，好申、韩之术，不假下以权，道路不敢相盗，商人行旅以钱物於大道旁，曰：“以付樊父。”後还，其物如故，道不拾遗。凉州为之语曰：“游子常苦贫，力子天所富。宁见乳虎穴，不入冀城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晋阳秋》曰：庐陵太守羊舟，疑郡人简良等为贼，杀一百九十人，徙谪百有馀人。有司奏舟罪死，以景献皇后有属八议，帝曰：“此古人所无，何八议之有乎？未忍肆之市朝，其赐命狱所。”琅琊王太妃山氏，舟之甥也，诣阙请命。丞相以太妃为言，於是减死罪。既出，有疾，见简良为祟，旬日而卒。
《三国典略》曰：齐广陵太守敬长瑜多受财贿，刺史陆骏将启劾之。长瑜以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於散骑常侍和士开，以画屏风诈为长瑜之献，齐王大悦。骏启寻至，遂不问焉。

《梁书》曰：南淮侯萧推，字智进，梁王弟安城康王秀之子。姿貌丰悦，举动可观，历淮南、宣城、晋安、吴郡四太守，所临之郡必赤地大旱，吴人号为“旱母”。

又曰：臧厥为晋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结聚逋逃，前二千石虽募讨捕，而寇盗不止。厥下车，宣风化，凡诸凶党，皆襁负而出，居民复业，商旅流通。然为政严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罚，百姓谓之“臧兽”。

《唐书》曰：李邕，天宝初为汲郡、北海二太守。邕性豪侈，不护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奸赃事发。又尝与左骁卫兵曹柳马一匹，及下狱，吉温令引邕谈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刑部员外祁顺之、监察御史罗希驰往就郡决杀之，时年七十馀。

卷二百六十三　职官部六十一

别驾

应劭《汉官仪》曰：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

《汉书》曰：黄霸为扬州刺史。三岁，宣帝诏赐车盖特高一尺别驾主簿车，缇幺 由屏星於轼前，以彰有德。

《东观汉记》曰：郭在并州行部，童儿骑竹马迎拜，问使君何日当还，语别驾，计日告之。

《後汉书》曰：袁绍领冀州，以审配为别驾，委以腹心，并总幕府。绍又以田丰为别驾，丰劝迎天子，绍不纳，及败，曰：“吾惭田别驾。”

谢承《後汉书》曰：周景为豫州，辟陈蕃为别驾，不就。景题别驾舆曰：“陈仲举座也。”不复更辟。蕃惶惧，起视职。

又曰：陈茂，豫州刺史周敞辟为别驾从事。与俱行部，到颍川阳翟传。传中有置美酒一押，敞去，敕御驺载酒以行。茂见，於外取押击柱破之，敞问茂：“刺史年老酒益气，别驾破押，名亦何益？”茂答曰：“所过皆有，以明使君传车骖载酒非宜也。”

《魏志》曰：崔琰，字季。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琰为别驾，语琰曰：“比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计校甲兵，惟此为先，斯岂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于时宾客皆复失色。

又曰：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对曰：“今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乃以为益州别驾。

又曰：王基，字伯舆，东莱人。时青土初定，刺史王凌表请基为别驾。凌流称青土，盖亦由基协和之辅也。

《吴书》曰：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权嘉逊功德，欲殊显之，虽为上将军、列侯，犹欲令历本州举命，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

《晋书》曰：王祥，徐州刺史吕虔檄为别驾。祥乃应召，虔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靖，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邓粲《晋记》曰：王澄为荆州，宗厥以酒色礼澄。澄叱左右厂之。别驾郭舒厉色曰：“使君醉。”澄曰：“狂邪！狂我醉。”因炙舒眉。

《晋中兴书》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语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辞之，虔强与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後必兴，足称此刀，故以相与。”

又曰：长沙邓粲，高洁著名，桓冲召粲为别驾。粲起就职，时南郡刘尚公亦治操不仕，粲既就职，尚公语粲曰：“卿道广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谓有志於隐，而未知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无以难之。虽然，粲名誉解半矣。

又曰：邓骞，字长真，长沙人也。谯王承为魏所败，求骞甚急，乡人为惧，骞笑曰：“欲用我耳。”乃往诣，喜谓曰：“君可谓古之解扬也。”以为别驾。

《续晋安帝纪》曰：益州刺史李邈，微时居汉川，与别驾姜显饯送刺史。显忽邈，邈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为姜显所陵，即不复还家，仍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镇梁、汉，显犹栖迟，即檄为别驾。

《後周书》曰：柳庆为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失之。谓是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遂自诬服。庆闻而叹之，乃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曰：“无。”“与人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主人特以痛自诬，非盗也。彼沙门乃真盗耳。”即遣吏逮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後捕得，尽获所失之金。

《隋书》：赵轨为齐州别驾，征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挥涕曰：“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而饮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德宗命王虔休幕客昭义军节度掌书记卢顼为州别驾知州事，赐绯鱼袋赏有功也。时元谊据州，顼白於虔休请入城说下之，顼见诣为陈利害，诣请随顼归朝，故顼不次授官。

《三辅决录》曰：苏章为冀州刺史，召安平崔瑗为别驾。

《豫章烈士传》曰：孔恂，字巨卿，新淦人。为别驾。车前后旧有屏星，如刺史车曲翳仪式。时刺史行部发去日晏，怒命去之。恂曰：“明使君发自晏而饮，撤去屏星，毁国旧仪，此不可行。别驾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传而去。

《曹操别传》曰：武皇帝为兖州，以毕谌为别驾。兖州乱，张孟卓劫谌母弟，帝见谌，曰：“孤绥抚失和，闻卿母弟为张邈所执，人情不相远，卿可去。孤自遣不为相弃。”谌弟泣曰：“当以死自效。”帝亦垂涕答之。谌明日便走，后破下邳，得谌，还以为掾。

《王允别传》曰：允仕郡，民有路拂者少无行，而太守王珠召以补吏。允犯颜固争，珠怒收允，欲杀之。刺史邓盛闻而驰传，辟为别驾从事。允由是知名，路拂以之废弃。

《管辂别传》曰：赵孔耀言辂於冀州刺史裴徽，即檄召辂。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疲倦。天时大热，移床在庭前树下，乃至鸡鸣向晨然後出。自尔四见，引辂为别驾。

《江氏家传》曰：统字应元。太傅东海王领州牧，请君为别驾，与君书曰：“昔子师作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此求者不知，君举高平郗道微为贤良，陈留阮宣子为直言，济北程弘叔为方正，皆於时选为允。”

《顾和别传》曰：顾球，时为扬州别驾，顾荣谓球曰：“卿速步公孝，如是超卿矣。”（和，字公孝。）

《庾亮集□答郭逊书》曰：别驾旧与刺史别乘，同流宣化於万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

应亨《与州将笺》曰：诲命欲求佳别驾，自顷诸府大开，搜延路广，海无遗蚌，山亡逸璞。归数日，卧思，始得一人。陈国有袁字惠瑛者，才识可以经於治乱，栖寺可以劝砺後进，享具所服，闻而未尝接颜交言也。又宗令文，早有名辈相与通，家门素所具，抑亦其次。

治中

《通典》曰：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汉制也。

谢承《後汉书》曰：陈禅为州治中从事。刺史为人所劾受纳赃赂，禅当传拷，乃至笞掠无算，五毒毕加。禅神意自若，辞对无屈，事遂释。

应劭《汉官仪》曰：司隶功曹从事，即治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审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袁绍领冀州，委配心腹之任，以为治中别驾。
又曰：太祖令曰：“频年已来，不闻嘉谋，岂吾开延不勤之耶？自今已後，诸掾属治中别驾，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将览也。”
又曰：毛，字孝先，陈留平丘人也。少为县吏，以清公称。将避乱荆州，未至，闻刘表政令不明，遂住鲁阳。太祖临兗州，辟为治中从事。
《蜀志》曰：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不治，免官。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乃以为治中。
《江表传》曰：孙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潘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伏面着床席，涕泣交横。权至，慰劳与语，使亲近以手巾拭其面。起，下地拜谢。即以为治中。
王隐《晋书》曰：唐彬檄为治中别驾，忠肃公亮，匡救违阙，尽规诲以纳善，不显谏以彰主失，当朝正色焉。
又曰：谯郡太守李诠称散吏戴烬当尽州席坐，後竟为治中。
檀道鸾《晋纪》曰：习凿齿少博涉，才情秀逸，桓温奇之。自州从事，岁中三转，至治中。
《梁书》曰：萧洽为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镇，吏数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为之，清身率职，馈遗一无所受，妻子不免饥寒。
又曰：陆襄，字师卿。为扬州治中，襄父终此官，乃固辞，高祖不许，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也。
《益部耆旧传》曰：柳琮，字伯骞。为治中，与人交结，久而益亲，其所拔进，皆世所称，致位牧守。乡里为之语曰：“得黄金一笥，不如柳伯骞所识。”
又曰：张彦，字伯春，为治中从事，刺史每坐高床，治中单席於地。
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少有栖山之术，善解飞，每夕辄凌虚归家，晓则还州。曾元会，晓不及朝，则化为白鹄，至阁前回翔欲下。威仪以帚掷之，得一只履，耽乃惊还就列。时步骘为广州刺史，意恶之，便以状列闻，遂至诛灭。
《世说》曰：习凿齿才具不常，桓宣武器之，未三十用为荆州治中。谢笺曰：“不遇明公，荆州老从事耳！”
长史
《後周书》曰：刘为萧循益州长史。及太祖既纳萧循之降，又许其返国。循至长安累月，未之遣也。因侍宴，太祖曰：“我于古谁比？”对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汤、武莫逮；今日所见，曾齐桓、晋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汤、武，望与伊、周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对曰：“齐桓存三亡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文不失信於伐原。”语未终，太祖抚掌曰：“我解尔意，欲激我耳。”於是即命遣循。

《陈书》曰：萧济为扬州长史。高宗尝敕取扬州曹事躬自省览，见济条理详悉，文无滞留，乃顾谓左右曰：“我本期萧长史长於经传，不意精练繁剧乃至於此。”

《隋书》曰：荣毗。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世号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毗因朝集，素谓之曰：“素之举卿，适以自罚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举。”素笑曰：“前者戏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

又曰：高祖时，制刺史二佐，每岁暮更入朝，上考课。

《唐书》曰：张惟一为荆州长史，以防御使陈希昂为司马。希昂，衡州酋帅，家兵千人，在部下自为藩卫。有牟遂金仕至将军，为惟一将。希昂积憾，持兵领众入惟一衙，索遂金头。金藏於惟一後院，惟一惧截头，遂与之，兵始退。自此之後，政归希昂，惟一寄坐而已。

司马

《北史》曰：魏苏亮拜黄门侍郎。文帝子宜都王武为秦州刺史，以亮为司马。帝谓亮曰：“黄门郎岂可为秦州司马，以朕爱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为恨。”

《三国典略》曰：齐以太子率更令崔龙子为司州司马。初，龙子为司徒功曹，嫁女与穆提婆以求此职，提婆许之，以其品悬绝，先转为率更令。至是成婚既毕，即便用之。寻有谣言榜於路侧曰：“司州司马崔老鸱，取钱能疾判事迟。”御史冯士见而劾之，遂免其官。

《北史》曰：隋房恭懿历泽、德二州司马，卢恺复奏其政美，上甚异之，复赐以帛。诸州朝集，称为劝励之首，以为“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

《隋书》曰：刘模为岚州司马。杨谅既作乱，刺史乔锺葵发兵将赴逆，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致位方伯，谓当竭诚效命以答慈造，岂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为厉阶！”锺葵失色曰：“司马反耶！”临之以兵，气辞不挠，锺葵义而释之。军吏进曰：“若不斩模，何以厌众心。”於是囚之於狱。悉取模资财分赐党与。及谅平，炀帝嘉之，拜开府，授天兴令。

卷二百六十四　职官部六十二

功曹参军

韦昭《辩释名》曰：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户曹，民所群聚也。其他皆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萧何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
又曰：朱博为琅琊郡守。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与笔札使自记，受取一钱已上，无得有所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具自书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对以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
《东观汉记》曰：赵勤，南阳人。太守桓虞召为功曹，委以郡事。尝有重客过，欲托一士令为曹吏。虞曰：“我有贤功曹赵勤，当与议之。”潜於内中听，虞乃问勤，勤对曰：“恐未合众。”客曰：“止，止，勿复道。”
又曰：杨正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贾胡共起帷帐设祭。尹车过帐，胡牵车令拜，尹疑，止车，正在前导曰：“礼天子不食支庶，况夷狄乎！”敕坏祭，遂去。
又曰：鲍永为郡功曹。时有称侍中止传舍者，太守赵兴欲出谒，永以不宜出，当车，拔佩刀，兴因还。後数日，诏书下，捕之，果矫称使者。由是知名。
又曰：郭丹为郡功曹，荐阴、程胡、鲁欣自代，太守杜诗曰：“古者卿士让位，今功曹稽古经，可为至德。编署黄堂，以为後法。”
又曰：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初为郡吏，岁旦，与掾史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谄称太守功德。良於下席勃然进曰：“佞邪之人，欺谄无状，愿勿受其觞。”太守敛容而止。宴罢，转良为功曹；耻以言受进，终不肯谒。
又曰：汝南太守欧阳歙召郅恽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皆赍牛酒到府饮宴。时临飨礼毕，歙教曰：“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不严而治，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恽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员，朋党构奸，罔上害民。明府以恶为善，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奉觥。”歙色惭，不知所为，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歙意少解，曰：“实歙罪也。”
又曰：永平初，新野功曹邓寅以外戚小侯，每预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於众，上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衣服。虞延以寅无实行，未尝加礼，上乃诏令自称南阳功曹诣阙。寅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寅闻而惭退。
《後汉书》曰：虞延去官还乡里，太守富宗闻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车服器物多不中节，延谏曰：“昔晏婴辅齐，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鲁，妾不衣帛。以约失之者鲜矣。”宗不悦，延即辞退。居有顷，宗果以侈纵被诛，临当伏刑，揽涕而叹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谏。”
又曰：周章初仕郡为功曹。时大将军窦宪免，封冠军侯就国。章从太守行春到冠军，太守犹欲谒之。章进谏曰：“今日公行春，岂可越仪私交。且宪椒房之亲，势倾王室，而退就蕃国，祸福难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举止进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可轻乎？”太守不听，遂便升车。章前拔佩刀绝马鞅，於是乃止。及宪被诛，公卿以下多以交关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

又曰：徐稚，豫章人。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肯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又曰：韩棱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疾，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

又曰：廉范。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备礼谒范为功曹，（谒，请。）会融为州所举案，（举其罪案验之。）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於是东至洛阳，变名姓，求代廷尉狱卒。居无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勤劳。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耶！”（郑玄注：《礼记》曰：瞀目不明之貌。）语遂绝。融系出困病，范随而养视，及死，竟不言，身自将车送丧至南阳，葬毕乃去。

《续汉书》曰：汝南太守宗资以事委任功曹范滂，时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又曰：李恂，字叔英，安定临泾人。太守李鸿请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为从事。会鸿卒，恂不应州命而送鸿丧还乡里，既葬，留起冢坟，治丧三年。

又曰：李充为太守鲁平请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投充以捐沟中，因谪署县都亭长，不得已，起亲职役。

谢承《後汉书》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资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顽嚚秽浊，为乡曲所弃，常侍唐衡属其事资，敕曹召署文学吏。滂不肯听，资怒，召功曹书佐朱零，问不召颂意状。零以告滂，滂曰：“答教当言：颂则滂之姊子，岂不乐其升进。但颂亡秽小人，不宜染污朝廷，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零具答教如此。零入闻，资使五伯乱捶困杖，言辞不慑，仰疾言曰：“范滂清议，犹利刃截腐肉，愿为明府所笞杀，不为滂所废绝。今日之死当受忠名，为滂所废，永成恶人。”滂正直謇谔皆此类也。

又曰：许劭仕郡为功曹，抗忠举义，进善黜恶，正机执衡，允齐风俗。所称如龙之升，所贬如堕于渊，清论风行，所吹草偃，为众所服。

又曰：李寿聪明智达，有俊才。太守黄谯高其名德，召署功曹。每进见，常荐达郡中善人有异行者，谯辄序用。寿虽见优礼愈隆，寿意益下，其所致达未尝伐其功美。

又曰：羊定，字世德，为郡功曹。病困，被不覆躯，衣不周身，郡将赐大布被及襦裤，皆不受，执志而终。

又曰：锺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同郡陈实，年不及皓，引与为友。皓为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曹，会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实可。”实闻之曰：“锺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犹识我。”

又曰：彭修，会稽人。仕郡为功曹，时西部都尉宰晁行太守事，以征过收吴县狱吏，将杀之，主簿锺离意争谏甚切，晁怒，使收缚意，修排卜直入，拜于庭曰：“明府发雷霆于主簿，请闻其过。”晁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废命不忠，岂非过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口攀毁栏槛，自非贤君，焉得忠臣？”遂原意，罚贷狱吏。

袁山松《後汉书》曰：岑至，字公孝，高才绝人，五经六艺无不洞贯。太守成晋请为功曹，时谣曰：“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

张《汉记》曰：陈宠为广汉太守，风声大行，征为大司农，帝问何以为治，宠曰：“臣任功曹王涣。”涣由是知名。

《魏志》曰：臧洪，广陵郡人也。为张超功曹，超兄邈谓超曰：“闻弟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数优超，超甚爱之，海内奇士也。”邈即引见洪，与语大异之。

又曰：臧洪，字子原。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董卓图危社稷，洪说超曰：“明府历世受恩，兄弟并据大郡，今王室将危，贼臣未枭，此诚天下义烈报恩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民殷富，若动桴鼓，可得二万人，以此诛除国贼，为天下倡先，义之大者也。”超然其言。

又曰：袁涣，字曜卿。当时诸公子多越法度，而涣清静，举动必以礼。郡命为功曹，郡中奸吏皆去。

又曰：陈矫，字季弼，广陵人。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议论，待吾不足者，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言明府骄而自矜。”使过泰山，泰山太守东郡薛悌异之，结为亲友。戏矫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邻国君屈从陪臣游，不亦可乎！”

又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年二十为郡功曹。郑县内系囚数百，畿亲临狱，裁其轻重，尽决遣之。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志。

《魏略》曰：京兆尹张时，河东人也。与杜畿有旧，署为功曹。常言：“此家疏诞，不中功曹也。”畿窃云：“不中功曹，中河东太守”。

《蜀志》曰：庞统，字士元。郡命为功曹。性好人伦，勤於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即声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吴志》曰：聂友，字文悌，豫章人也。有唇吻，少为县吏。虞翻徙交州，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使友送之，翻与语而奇焉，为书与豫章太守谢斐，令以为功曹。郡时见有功曹，斐见之，问曰：“县吏聂友，可堪何职？”对曰：“此人县间小吏耳，犹可堪曹吏佐。”斐曰：“论者以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为功曹。

又曰：虞翻，字仲翔，为孙策功曹。策好驰骋游猎，翻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於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於豫且，（子余切。）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策答曰：“君言是也。然时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谌草创之计，是以行耳。”

又曰：处士谢谭为吴粲功曹，以疾不诣，粲教曰：“夫应龙德以屈伸为神，凤皇以嘉鸣为贵，何必隐於天外，潜鳞於重渊者哉？”

又曰：潘，字承明，武威人也。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王粲见而贵异之。由是知名，为郡功曹。

《吴录》曰：孙劭，字长绪，北海人。为孔融功曹，融称曰廊庙才也，後为吴丞相。

王隐《晋书》曰：刘毅，字仲雄。侨居阳平，太守杜恕逼迫举毅为功曹。月馀，日沙汰郡吏百馀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

又曰：世号庾兖有异行。元康之末，颍川太守复以功曹命之，兖服造事之衣，杖棰荷斧，不俟驾行，曰：“请受下夫之役。”府君饰车而迎，逡巡辞焉。形虽益恭而神有不可动之色。府君知其不屈，乃叹曰：“非常士也，吾无以臣之矣。”乃厚礼遣之。

《晋中兴书》曰：胡毋辅之尝过河南门下饮酒，门下驺王子博箕坐其傍。辅之叱之，使取火，博曰：“我卒也，不乏吾事。”荐之河南尹乐广，召见甚悦，擢为功曹。

又曰：任旭，字次龙，临海人。操立清俭，不染流俗。郡将蒋秀请为功曹。治官贪秽，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谏。秀既不纳，旭乃谢去，闭门讲肄，养志而已。久之，坐事被收，旭於狱狼狈营救，躬自扶送，秀慨然叹曰：“任功曹直人，吾违其谠言，以至於此，复何言哉！”

《九州春秋》曰：建安六年，刘表攻西鄂，西鄂长杜子绪帅县男女婴城而守。时南阳功曹柏孝长亦在城中，闻兵攻声恐惧，入室闭户，牵被覆头，相攻半日，稍敢出面。

《英雄记》曰：尚栩先人尚子平，有道术，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食饮。

《会稽典录》曰：孙策功曹魏滕以忤意见遣，将杀之，吴太夫人乃倚大井而语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当优贤礼士，舍过录功。魏功曹在公尽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今日杀之，则人明日叛汝。吾不忍见祸及，当先投此井中耳！”策大惊，遽释滕。

又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从太守行春，寝於阁外，感时志激，中夜长叹。府君朝问：“昨叹者者谁？”主簿曰：“书佐魏朗也。”府君由是知朗有凌口之志，转功曹佐。正旦，与掾史上朝，时功曹吏颜翕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斥翕不敬，敕卒撤去。翕恚而不听，以手欧卒。朗右手鸣鼓，左手撤裘。以闻府君，曰：“朗当朝正色，有不挠之节。”遂退翕以朗代之。朗辞病不就。

又曰：魏徽，字孔章，仕郡为功曹吏。府君贵其名，重徽，每拜谒，常跪而待之。

《华阳国志》曰：公孙述入蜀，蜀郡拒守，述攻之，功曹朱尊绊马死战，光武帝嘉之。

又曰：李业，字巨游，广汉梓潼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刘咸慕其名，召为功曹，十命不诣。

又曰：朱仓，字云卿，下邳人。少受学於蜀郡张宁。餐豆屑，饮水，同业怜其贫，资给米肉，不受。家贫常以步行。为郡功曹。

锺ヴ《良吏传》曰：桓虞，字仲春，冯翊万年人也。为南阳郡守。下车闻叶县雍昱及新野令不遵法度，选督邮不能正，乃署赵勤为督邮。到叶，昱即解印绶；入新野，新野令闻昱已去，遣吏奉记陈罪，亦即弃官。虞乃叹曰：“善吏如良鹰，下即中。”擢为功曹，委以郡事。

《豫章列士传》曰：华茂为功曹。病，被不覆躯，布衣不周身。郡将与大布被、裤，皆不受。

《汝南先贤传》曰：袁阆，字奉高，为功曹，辟太尉掾。太守唐珍曰：“今君当应宰府，宜选功曹以自代。”因荐陈仲举，珍即请蕃为功曹。

又曰：新蔡郑敬，字次都，为郡功曹。都尉高懿厅前槐树有露类甘露者，懿问掾属，皆言是甘露，敬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树汁耳。”懿不悦。托疾而去。

又曰：许慎为功曹，奉上以笃义，率下以恭宽。

《荆州先德传》曰：周瑜领南郡，以庞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

《锺离意别传》曰：意，字子阿，会稽山阴人也。太守窦翔召意署功曹吏，意乃为府立条式，威仪严肃，莫不靖恭。後日，窦君与意相见曰：“功曹须立严科，太守观察朝晡。”吏无大小，莫不畏威。

《陈别传》曰：实，字仲弓，颍川许人也。为郡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伦用吏，伦教署文学掾。实知非其人，乃怀檄请见，乞从外署，伦从之。於是乡论怪其非举。伦後被征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传舍，伦语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恶则称已者也。闻者方叹息。

《陆绩别传》曰：绩，字公纪，郡人也。太守王朗命为功曹，风化肃穆，郡内大治。

《京兆旧事》曰：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日一炊，无被，有蒿一束，暮卧其中，旦则收之。

司仓参军

《後汉书》曰：戴就，字景成。仕郡为仓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从事案仓库簿领，五毒惨至，郡事遂释也。

《三国典略》曰：张轨入关拔岳，以为仓曹参军。或有请贷官粟者，轨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济人之难，讵得相违。”乃卖所服之衣，粜粟以赈其乏。

司户参军

《後汉书》曰：陆绩、李皆仕郡为户曹史。後官至司空。

《唐书》曰：裴琰之，绛州闻喜人也。世为著姓，永徽中为同州司户参军。时年少，美容仪，刺史李崇义初甚轻之。先是，州中有积年旧案数百道，崇义促琰之使断之。琰之命书吏数人连纸进笔，斯须剖断并毕，文翰俱美，且尽与夺之理。崇义大惊，谢曰：“公何忍藏锋以成鄙夫之过。”由是大知名，号为霹雳手。

司兵参军

《唐书》曰：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後徙居巩县。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兵曹参军。

司法参军

《後汉书》曰：周燕，宣帝时为郡决曹掾。太守欲枉杀囚，燕数谏不听，遂杀。囚家诣阙称冤，诏遣覆考。燕谓太守曰：“愿谨定之，书背著燕名，府君但时言病而已。使收燕，燕遂死之。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两汉有决曹贼，曹掾主刑法历代皆有，或谓之贼曹，或为法曹。

又曰：郭弘为颍川郡决曹掾，治狱至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内比之东海于公。

《隋书》曰：陈孝意为会郡司法书佐。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固谏不许，乃解衣，请先受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

五官掾

《汉书》曰：王尊，字子赣，涿郡人。为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张辅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狼之心，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辅家，适足以葬矣。“遂将辅送狱，直府史诣阁下，从太守受其事。辅系狱数日死。

《东观汉记》曰：黄香，江夏安陵人也。父况为郡五官，举孝廉，贫无奴仆，香躬勤左右。苦暑乃扇床枕，冬以身温席。

又曰：桓帝时，白马令李□坐直谏系狱，弘农五官掾杜众伤其忠直获罪，上书愿与□俱得死，遂俱死狱中。

《後汉书》曰：谅辅，字汉儒，仕郡为五官掾。夏大旱，太守自祈祷无应，乃自曝庭中，祝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乃积薪以自环，构火其旁曰：“若日中不雨，将自焚。”未日中而澍雨也。

臧荣绪《晋书》曰：范略，字彦长，南阳顺阳人。少游学清河，遂徙家侨居，郡命为五官掾。

卷二百六十五　职官部六十三

州主簿

韦昭《辩释名》曰：主簿，主诸簿书。簿，普也，普关诸事。

《汉书》曰：王尊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溢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马祀水神河伯。尊亲执璧，使巫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于堤上。及水盛堤坏，吏民皆走，惟二主簿位在尊旁，尊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

《东观汉记》曰：周喜仕郡为主簿。王莽末，群贼入汝阳城，喜从太守何敞讨贼，为流矢所中，谓贼众曰：“卿曹皆民隶也，岂有还害其君者耶？喜请以死赎君命。”因仰天号泣，贼於是相视曰：“此义士也。”给其车马遣送之。

《後汉书》曰：朱俊，会稽人也。太守尹端以俊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讨贼许昭失利，为州所奏，罪应弃市。俊乃赢服间行，轻赍数百金到京师，赂主章史，还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输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俊亦终无所言。

《魏志》曰：卢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举为冀州主簿。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皆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毓驳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故《诗》曰：‘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又《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即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而吏议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所加？（卺，音谨）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恐过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礼聘，已入门庭，刑之为可，杀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太祖曰：“毓之所执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
又曰：庞涓，字子异。太守徐揖请为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围城。涓弃妻子，夜逾城围，告急於张掖、敦煌二郡，初疑未发兵，涓欲伏剑，二郡感其义，遂兴兵。军未至，而郡邑以陷，揖死，涓乃收敛捐丧，送还本郡，行服三年乃还。
又曰：崔林，字德儒，清河人。少时晚成，宗族莫知，惟从兄琰异之。太祖定冀州，擢为州主簿。
《蜀志》曰：杜微，字国辅，梓潼涪人。丞相亮领益州牧，以微为主簿。微固辞，舆而致之。既至，亮引而微自陈谢。亮以微不闻人言，於座上作书与之。
《吴录》曰：荀咸，字子良。为郡主簿。太守黄君行春，留咸守郡。郡掾栖采雀卵，咸责数以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王隐《晋书》曰：陶侃，字士衡，鄱阳人。为郡主簿。夫人病，欲使主簿迎医于数百里。天大寒雪，各辞，疾召侃使行，侃曰：“资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当父母，安有父母之病而闻迎医不便行也？”
《晋书》曰：潘京，字世长，武陵汉寿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赵基器之，尝问曰：“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数为所攻，光武时移东出，遂得全完，共议易号。传曰止戈为武，《诗》称高平曰陵，於是名焉。”为州所辟，因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京曰：“辟士为不孝耶？”京举板答曰：“今为忠臣，不得复为孝子。”其机辩皆此类。
又曰：易雄，长沙浏阳人也。仕郡，为主簿。张昌之乱也，执太守万嗣，将斩之，雄与贼争论曲直。贼怒，叱使牵雄斩之，雄趋出自若。贼人又呼问之，雄对如初。如此者三，贼乃舍之。嗣由是获免，雄遂知名。
又曰：潘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後太庙立，州郡皆遣使贺，京白太守曰：“夫太庙立，移神主，应问讯，不应贺。”遂遣京作文，使诣京师，以为永式。
又曰：习凿齿，字彦威。为桓温荆州主簿，亲遇隆密。时语曰：“徒三十年看儒书，不如一诣习主簿也。”
《宋书》曰：王思远，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见礼遇。景素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庐江何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废为庶人，思远分衣食以相资赡，年长为备笄总，访求偶对，倾家送遣。
《三国典略》曰：梁李膺，字公胤，广汉人也。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悦之，谓曰：“卿何如李膺？”对曰：“胜。”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梁武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争财，诣州相讼，安祖召其兄弟，以礼义责让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谢罪，郡内钦服之。
又曰：韦ㄱ，字尊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ㄱ以家粟造粥以饵饥人，所活甚众。
又曰：杜暹补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馀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番，馀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
《唐书》曰：颜杲卿以荫受官。性刚直，有吏。开元中为魏州录事参军，振举纲目，政称第一。
《三辅决录》曰：韦元将，年十五，身长八尺五寸，为郡主簿。杨彪称曰：“韦主簿年虽少，有老成之风，昂昂千里之驹。”
《陈留耆旧传》曰：戴斌为郡主簿，送故将丧归乡里蠡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脱叩头求哀，终不见听。斌乃投放操手剑，目厉声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丧车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义，乃内之。
《广陵列士传》曰：刘俊为郡主簿。郡将为贼所得，俊知言辞不能动贼，因叩头流血，乞得代之。贼不听，前斫府君，俊因投身，投之正与刃会，斫俊左肩，疮尺馀。贼又欲更下刃，俊号呼，抱持不置，贼因相谓曰：“此义士，杀之不祥。”遂俱纵遣。
黄义仲《交、广二州记》曰：合浦之士有尹牙，为郡主簿，太守答云：“重仇未报。”牙即变姓易名，为报之。天子奇其义，因赦不问。
《俗说》曰：谢景仁为豫州主簿，在玄卜下。桓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令弹。谢即理弦抚筝，因歌《秋风》，意气殊迈。桓大以此奇之。
从事
《汉书》曰：邴吉，字少卿。为廷尉右监，坐法失官，归为州从事。
又曰：赵广汉，涿郡人。为州从事，以严、通敏、下士为名。
又曰：扬雄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严君平德”。杜陵李强为益州牧，喜谓雄曰：“吾真得严君平矣。”雄曰：“备礼以待之，彼人可见而不得诎也。”强心以为不然，及至蜀，致礼与相见，卒不敢言以为从事，乃叹曰：“扬子口诚知人也。”
《东观汉记》曰：鲍永为司隶校尉，矜严公正。平陵鲍恢为从事，恢亦抗直。诏曰：“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
又曰：樊准，字幼陵，为州从事。临职介正，不发私书。
又曰：班彪避地河南，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后接以师友之道。
《後汉书》曰：朱震，字伯厚，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赃罪之数。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曰：杨球为幽州从事，部分边塞，职事修理。
谢承《後汉书》曰：陈众辟州从事。有剧贼淳于临等数千人攻县杀吏，光武遣司空李通率师击之。州牧惶怖，恐获罪戾，众於是自请以恩信晓喻降之，乘单车驾白马，往到贼所，以义告谕。临素服名德，即降服，民生立祠曰：“白马从事。”
华峤《後汉书》曰：卫羽为州从事。时中常侍单超兄子匡为济阴太守，负其势，大为贪放。刺史第五种欲取之，闻羽素抗厉，乃召羽谓曰：“闻公不畏强御，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对曰：“愿庶几於一割。”羽出，遂驰至定陶，闭城门，收匡宾客亲吏四十馀人。七日中起发其赃五六千万，钟即举奏，一州震栗。
《魏志》曰：贾洪，字叔业。家贫好学，应州辟。其时州中自参事以下百馀人，惟洪与严苞才学最高，故众为之语曰：“州中晔晔贾叔业，辨论胸胸严文通。”
又曰：袁绍领冀州从事，沮授喜曰“吾心”也。
又曰：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本聂壹之後，以避怨变姓。汉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又曰：邢，太祖辟为冀州从事，时人称之：“德行堂堂邢子昂。”
《蜀志》曰：张松说刘璋交通先主，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於门以谏，璋无所纳。
又曰：马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材力过人，好论军计。
又曰：谯周，字允南。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推诚不识，无造次辨论之方，然潜识内敏。建兴中丞相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
王隐《晋书》曰：“山涛，字巨源，河内人。年四十始为州郡部河南从事。”
又曰：刘毅辟为司州都官从事，京邑肃然。弹河南尹事司隶徐不过曰：“飞虎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飞虎，又能杀鼠，何损於犬。”投传而去。
《晋中兴书》曰：华谭，字令思。生未期而父殁，母年十八，执节养谭。弱冠知名，扬州刺史周俊礼辟署从事。爱其才器，以为宾友。
《陈留耆旧传》曰：高慎，字孝甫。敦质少华，口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沉之谋，为从事，号曰卧虎。故人谓之：“嶷然不语，名高孝甫。”
《益部耆旧传》曰：李弘，字仲元。为州从事，扬雄称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见其貌肃如也，观其行穆如也，闻其言戚如也。”
又曰：巴郡任文公，有道术，为州从事。时越欲反，州遣五从事案虚实。止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舍，食未半，有风发案，文公起曰：“当有逆变。”因促驾去，诸从事未能发，为郡兵所杀。

《锺离意别传》曰：扬州刺史夏君三辟意九江从事。三府侧席，夏君见意曰：“刺史得京师书，闻从事有令问，刺史何惜王家之爵不贡贤者。”乃表上尚书。

《李固别传》曰：益州及司隶辟，皆不就，门徒或称从事掾，固曰：“未曾受其位，不宜获其号。”

《孟嘉别传》曰：庾亮辟嘉为劝学从事。亮盛修学学攵，高选儒官。正旦大会，褚褒问亮：“嘉何在？”亮曰：“但自觅之。”褒历观之，指嘉曰：“将无是乎？”亮欣然。

《罗含别传》曰：含字君章，刺史庾□以亲贤之，重作镇方岳搜杨楚，楚匪兰弗刈，仍辟含荆州部从事。

《潜夫论》曰：孝明帝时，荆州举茂才，过阙谢恩，赐食既讫，问何异闻，对曰：“巫地有剧贼九人，刺史不能得。”帝曰：“汝非部郡从事耶？”对曰：“是也。”帝乃振怒曰：“贼发部中而不能擒，何以为茂才！”乃捶数百而切让州郡。十日之间贼即伏诛。由此观之，擒盗贼在明法不在数赦也。

《世说》曰：顾和为州从事。月旦，朝未入，停车，周侯历和车边过，和风貌夷然不动，周指顾心曰：“此中何有？”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入，遇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令仆才。”

又曰：罗含为宣武从事，谢镇西作江夏使，往检校之。罗既至，初不问郡家事，乃遥就谢数日，饮酒而还。桓公问何事？罗云：“未审公谓谢尚是何似人？”桓公答：“仁祖是胜我许人。”罗云：“岂有胜公人而有行非者，故一无所问。”桓公奇其意而不责。

《王丞相集□教》曰：丹阳从事陈耽器局弘正，可转主簿；吴兴从事谢鸾，才正直，可转西曹。

中正

《魏略》曰：时苗，字德胄，巨鹿人也。为大官令，领其郡中正定九品，至於叙人才，不能宽大，然纪人之短，虽在久远，衔之不置。

《吴志》曰：习温为荆州太平公。太平公即州都也。後潘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太平公，甚得其誉。

《晋书》曰：杨卓、陶侃共载诣顾荣，州大中正温雅责卓与小人共载，卓曰：“江州名少风俗，卿已不能养进寒俊，且可不毁之。”杨卓代雅为大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

又曰：诸葛瞻领丹阳、宣城、新安三郡大中正，时中州人士多寓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曰：“司徒魏舒、司隶严询与毅年齿相近，询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舒所统殷广，兼执九品，铨十六州，议者不以为剧。昔郑武公年过八十，入为司徒。毅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始。

又曰：解结问别驾治中：“河北白壤高良，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皆云不审。陈ĸ对曰：“《诗》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英伟大贤多出山泽，河北地平气均，蓬蒿裁六尺，不足成林故也。”

又曰：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晋令云：“大小中正为内官者，听月三会议，上东门外，设幔陈席。”

又曰：刘毅上表：“刺史初临州，大中正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若吏部选用，犹下中正，问人事所在，父祖位状。

《晋起居注》曰：仆射诸葛恢启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侍郎、司徒、左长史属掾皆为中正。臣今领吏部，请解大中正以为都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者也。”

萧子显《齐书》曰：张绪，字思蔓，吴郡人。转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长沙王晃属选用吴兴闻人邕为州议曹，绪以资籍不当，执不许。晃遣书佐固请之，绪正色谓晃信曰：“信此是家州聊，殿下何得见逼！”

《梁书》曰：沈约迁侍中、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关尚书八条事。

《後魏书》曰：房坚迁齐州大中正。高祖临朝，令诸州中正各举所知，千秋与幽州中正杨尼各举其子。高祖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当闻来牒。”

《北齐书》曰：乾明中邢邵为中寿监，同郡许与邵竞本州中正，遂凭附宋钦道，出邵为刺史。

《三国典略》曰：陈以孔奂为御史中丞，领扬州大中正。晋陵自宋、齐以来为大都，奂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大悦，号曰“神君”。

《襄阳耆旧传》曰：晋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未悉使江南别立大中正。

《通典》曰：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

《郭子》曰：孙子荆应上品，拔王武子。时为大中正。谓访闻此人，非卿能拔，自为之目，曰：“天才英雄，亮拔不群。”

《傅子》曰：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辈目。州置都，而总其议。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

《曹羲集□九品议》曰：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捡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州中正而实决於郡人。

《孙楚集□奏》曰：九品，汉氏本无，班固著《汉书》，序先往代贤智此九条，此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又魏武拔奇，决於胸臆，收才不问阶次，岂赖九品而後得人！今可令长守为大小中正，各自品其编户也。

《刘毅集□论九品》曰：臣闻用治理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治乱之所由。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今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

《荀勖集》曰：袁让豫州大中正曰：“被敕以臣为豫州大中正。臣与州闾乡党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方於他州，人数倍多，品藻人物，以正一州清论。此乃臧否之本，风俗所重。”

《傅畅自序》曰：时请定九品，以余为中正。余以祖考历代掌州乡之论，又兄宣年三十五，立为州都令，余以少年复为此任，故至於上品。以宿年为先，是以乡里素滞屈者渐得叙也。

应璩《新论》曰：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生，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

卷二百六十六　职官部六十四

令长

《礼记□檀弓下》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详以告，曰：“请庚之。”（申详，子张子也。庚，偿也。）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言非故也。）以吾为邑长於斯也。买道而葬，後难继也。”（恃宠虐民，非也。）

《左传》曰：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求伤之已。”

《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子游为武城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言治小何须用大道。）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道，礼乐也。乐以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和则易使。）子曰：“二三子，（谓从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戏以治小用大道也。）

又曰：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又曰：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言澹台灭明公且方也。）

《家语》曰：子路治蒲，请见於孔子曰：“由愿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对曰：“邑多壮士，又难治也。”子曰：“然。吾语汝，恭与敬可以摄勇，宽而正可以怀强，爱而恕可以容困，（言爱而恕者容困穷。）温而断可以抑奸。如此而加之以忠洁，则政不难矣。”

又曰：子路为蒲宰。为水备，与其民修沟渎。以民之烦劳也，人与一单食，（同箪。）一浆。孔子闻之，使子贡止之。子路不悦，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仁，由不受也。”孔子曰：“尔以为人诚，何不白于君，发仓廪以给之，而私以汝食遗之？是尔明君之无惠而见已之德美也。汝速已则可，不已则汝之见罪必矣。”

《晏子春秋》曰：晏子为阿宰，三年而毁闻於国，景公不悦，召而免之。晏子谢曰：“婴知过矣。”请复治阿三年，而誉闻于国。公将赏之，辞而不受。公问其故，对曰：“昔者婴之所以当诛者当赏，而今所以当赏者当诛，是故不敢受。”

《史记》曰：齐威王即位，召即墨大夫，语之曰：“子居即墨，毁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然吾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逐起兵击诸侯，诸侯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汉书》曰：诸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一千石至六百石。万户以下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又曰：萧育，字次君，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召诣後曹，当以职事对，育径出，曹书佐随牵育，育拔佩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

又曰：薛宣子惠始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数日，案行舍中，处置什器，观视园菜，终不问惠以吏事。惠自知治县不称宣意，遣门下掾送宣至陈留，令掾进自从其所，问宣不教诫惠吏职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能与不能，自有资才，何可学也？”众人以宣言为然。

《东观汉记》曰：张歆守平皋长。有报父仇贼自出，歆召，因诣阁曰：“欲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其辞。”既入，解械，饮食，使发遣，遂弃官亡命。逢赦出，由是乡里服其高义。

《後汉书》曰：冯鲂迁郏令，後车驾西征隗嚣，颍川盗贼群起，郏贼延褒等众三千馀人，攻围县舍，鲂率吏士七十许人，力战连日，弩矢尽，城陷，鲂乃遁去。帝闻其反，即驰赴颍川，鲂诣行在所。帝案行斗处，知鲂力战，乃嘉之曰：“此健令也。”

又曰：宋翻，字飞乌，广平列人也。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翻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於是威振京师。

又曰：董宣，字少平。征为洛阳令，击搏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

又曰：公孙述为清水长。父仁以述年少，遣门下掾随之官。月馀，掾辞归，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

《续汉书》曰：董宣为洛阳令。宁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大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车，格杀之。主即驰车入宫，上大怒，召宣：“令欲死乎？”宣叩头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纵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愿一言，死无恨。”上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民，以奴杀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杀臣不如臣自杀。”即以头撑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黄门持之曰：“痴令！”令叩头谢主，宣不从。上曰：“顿痴令头！”宣两手据地，不肯低头。上敕强项令出，太官赐食。

又曰：虞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曰：“得此何衰？”诩曰：“难者不避，易者不从，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其利器乎？”

华峤《後汉书》曰：周规除临湘令。长沙太守程徐二月行县，敕诸县治道。规以方春向农，民多剧务，不欲夺人良时。徐出督邮，规即委官而去。徐怃然有愧色，遣功曹赍印绶檄书谢请还，规谓功曹曰：“程府君爱马蹄，不重民力。”径逝不顾。

《汉制》曰：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

《汉书》胡广注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出入，盗贼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後。负多尤为殿者，于後曹对责，以纠怠慢也。

《魏志》曰：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文帝即王位，以邺县户数万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为邺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贾逵守绛邑长，郭援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

又曰：满宠，字伯宁。守高平令，县人张苞为郡督邮，贪秽受取，干乱吏政。宠因其来在传舍，率吏卒出收之，诘其所犯，即日考竟，遂弃官而归。

又曰：崔林，字德儒。除邬令，贫无车马，单步之官。

《蜀志》曰：邓芝，字伯苗。先主定益州，芝为郫邸阁督。先主出至郫，与语，大奇之，擢为郫令。

又曰：蒋琬，字公琰，零陵湘乡人也。弱冠与外弟泉陵刘敏俱知名。琬以州书佐随先主入蜀，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琬众事不理，时又耽酒，先主大怒，将加罪戮。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饬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仓卒免官而已。

《吴志》曰：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守剡长。县吏斯从轻侠为奸，齐欲治之，主簿谏曰：“从，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齐闻大怒，便立斩从。从族党遂相纠合，众千馀人，举兵攻县。齐率吏民，开城门突击，大破之，威震山越。

又曰：陶谦除舒令。郡太守张盘同郡先辈，与谦父友，谦耻为之屈。尝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乃舞，舞又不转。盘曰：“不当转耶？”曰：“不可转，转则胜人。”

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为吴令时，皆不得将家之官。每得时物来以寄母，常不先食。及闻母亡，犯禁弃官。

又曰：刘繇，字正礼。举孝廉，为郎中，除下邑长。时郡守以贵戚托之，遂弃官而去。

又曰：朱然，字义封，尝与孙权同书学，结恩爱。至权统事，以为馀姚长，时年十九。

《晋书》曰：车济，字万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壮勇。为金城令，为石季龙将麻秋所陷，济不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临之以兵。济辞色不挠，曰：“吾虽才非庞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杀，志不可移。”乃伏剑而死。秋叹其忠节，以礼葬之。

《晋中兴书》曰：华谭所友袁甫者，字公胄，历阳人。少能言议，与谭齐名，友善。大安中，甫入洛，诣中领军何勖，自言能治剧县，勖曰：“君子治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宜，何以惟欲宰民，何不为一台职乎？”甫曰：“人各有所能否。譬由锦缯中之好而不可以为合；（口洽切。）稻食中之好而不可以为酱。是以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苟非大才，何能悉备！”久之，除松滋令。

《晋书》曰：陶潜，字渊明。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解印绶去，赋《归去来》。

《齐书》曰：张融为封溪令。行路经嶂险，獠贼执融，将杀食之。融神色不动，方作《洛生咏》，贼异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于海中遇风，终无惧色。方咏曰：“乾鱼自可还其本乡，肉脯复何为者哉！”

《齐书》曰：卞延之，弱冠为上虞令，有刚气。会稽太守孟凯以令长裁之，愤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为此帻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勋门而傲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梁书》曰：萧素为中书侍郎在位。少时求为诸暨令，到县十馀日，挂衣冠於县门而去。

《後魏书》曰：高祖以北平府长史裴聿、中书侍郎崔亮并清贫，欲以俸禄优之，乃以亮带野王令，聿带温县令，时人荣之。

《北史》曰：齐因魏宰县多用庙监，至於士流，耻居百里。元文遥以县令为字人之切，用之犹恐其披诉，总召集神武门，令赵郡王宣旨唱名，厚加慰谕。士人为县，自此始也。

《三国典略》曰：陈褚为中书侍郎。陈主以山阴县多豪猾，谓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曰：“褚清廉有用。”陈主曰：“善。”乃以为令。县人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多有隐没。乃锁次的具状启台，陈主手敕慰劳，并遣使助，搜括所出军人八百馀户。时曹义达为陈主所宠，县人陈信家富於财，谄事义达。信父显文恃势横暴，乃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栗，莫敢犯者。义达於是谮之。在任，守禄俸而已。去官之後，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或嗤以非百里之才，答曰：“吾委输课最不後列城，除残去暴，奸吏。若谓不能自润脂膏则如来命，以为不达从政，吾未服也。”

《韩子》曰：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吾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谁使而可？”赵武曰：“邢伯子可。”公曰：“伯子，非子仇耶？”对曰：“私仇不入公门。”又问：“中府之令空，谁使而可？”赵武曰：“臣子可。”故曰外举不避仇雠，内举不避子弟。

又曰：宓子贱为单父令，见有若，有若曰：“子何瘦焉？”宓子曰：“忧官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又曰：晋文公出亡，赵衰挈壶飧而从。与文公相失，饥而道寝，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举兵攻原，克而拔之。文公曰：“夫轻忍饿馁之患，而必全壶飧者，是且不以原叛。”乃举为原令。
《慎子》曰：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夫以立官长以为官也，非立官以为长也。
《风俗通》曰：俗说孝明帝时，尚书郎河东王乔迁为叶令。乔有神，每月朔常诣台朝。明帝怪其来数而无车骑，密令太史候望，言临至时，常有双凫从东南来，因伏伺，见凫举罗，但得一只舄。使尚方识视，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
《通典》曰：县邑之长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晋谓之大夫，鲁、卫谓之宰，楚谓之公。）
卷二百六十七　职官部六十五
良令长上
《礼记》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闻子皋为成宰，而为之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筐，范则冠而蝉有绥，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
《韩诗外传》曰：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於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劳，任人者逸。”
《家语》曰：孔子仕为中都宰。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不二价。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皆则。（鲁国在东，故言西方诸候。）
又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宽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之政而三称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见其政矣。入境田畴辟，沟洫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尽力也。入其庭，甚清闲，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善，庸尽其美乎！”
《史记》曰：西门豹为邺令。豹到邺，会长老，问民之所疾苦。长老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收取其钱得数百万，为河伯取妇。当其时，巫行视人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聘取。洗沐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逃亡。”豹曰：“河伯取妇时，愿三老语之。”至其时，豹往河上，呼河伯妇来，曰：“是女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之。”即使吏抱大巫妪投河中。豹顾曰：“巫妪不来，复欲使廷掾与豪长一人趣之。”皆叩头，血流地，後不敢言为河伯取妇。豹即发民凿渠十二，引灌民田，田皆灌溉，至今皆得水利。

《汉书》曰：邵信臣，字翁卿，九江寿春人，补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其治，视民如子，所居见称。

《後汉书》曰：卓茂为密令，劳心谆谆，视民如子，民不忍欺。光武初即位，诏曰：“前密令卓茂，能为人所不能为。夫名冠天下，当受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茂长子为太中大夫，次子为郎中。

又曰：刘昆，字桓公，为江陵令。县连失火，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

又曰：戴封，字平仲，为西华令。大旱祈祷无获，乃积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

又曰：王涣为洛阳令，人为立祠。及桓帝事黄老，道毁诸旁祀，惟特诏密县留卓茂庙及涣祠也。

《东观汉记》曰：卓茂，字子康，南阳人。迁密令，视民如子，口无恶言，吏民亲爱而不忍欺之。民尝有言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茂问之曰：“亭长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属之而受乎？将平居以恩意遗之乎？“民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窃闻贤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遗之。”茂曰：“凡人所以贵於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尚致馈，此乃相亲，况吏民乎？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仪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去，不在人间耶？”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从人情。今我以礼教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馀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界。督邮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按幸，见乃服焉。

又曰：韩棱字伯师，颍川人也。为下邳令，视事未期，吏民爱慕。时邻县皆雹伤稼，惟下邳界独无。

又曰：王阜，字世公。为重泉令，吏民向化，鸾鸟集止学宫，阜使校官掾长涉叠，为张雅乐击磬。鸟举足垂翼，应声而舞，翱翔复上县庭屋，十馀日乃去。

又曰：孔奋，字君鱼，右扶风茂陵人。守姑臧长七年，诏书以为奋在姑臧，治有绝迹，赐爵关内侯。奋素孝，供养至谨。在姑臧惟老母极膳，妻子饭食葱芥。时人笑之，或嘲奋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润。”而奋不改其操。

又曰：锺离意为堂邑令。初到市无屋，意乃出俸钱作屋。民赍茅竹或持材木争赴趣作，不日而成。既毕，为解土祝曰：“兴功役者令也，如有祸祟，令自当之。”民皆大悦。

《後汉书》曰：戴封，字平仲。拜议郎，迁西华令。汝、颍多蝗灾，独不入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界。时督邮行县，蝗忽大至，督邮其日即去，蝗亦顿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祷请无获，乃积薪艾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远近叹服。

又曰：童恢为不其令。吏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牧，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三万馀户。人常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於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如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遂令放释。

又曰：刘矩为雍丘令，以礼让化之，其无孝义者，皆感悟自革。人有争讼，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各罢去。其有路得遗者，皆推寻其主。

又曰：王涣为洛阳令，有善政。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以千数。（，音张芮反。《说文》曰：祭守也。）涣丧西归，道经弘农，人庶皆设案於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任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人思其德，为立祠於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

又曰：虞延为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於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殡于门外，百姓感悦之。

又曰：虞延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二百，（，捶也。音彭。）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数日伏诛。於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

又曰：法雄除平氏长，善政事，好发レ奸伏，盗贼希发，吏人畏爱之。南阳太守鲍得上其理状，迁宛陵令。

《续汉书》曰：鲁恭为中牟令，导民以孝，推诚而治。建初中，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实，遣仁恕掾肥亲往察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何不系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治之善恶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扰贤者耳。”还府，以状白安，安美其治，以励属县。
又曰：祭彤除偃师长，视事五年，县无盗贼，州课第一，迁襄贲令。时盗贼钞掠，彤到官，诛□奸猾，县界清静，诏书增秩一等，赐缣百匹，册书勉励。
又曰：刘宠除东平陵令。是时民俗奢泰，宠到官，躬俭训民以礼，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视事数年，以母病，去官归，百姓士女攀车拒轮，充塞道路，车不得前，乃止亭，轻服潜遁。
又曰：刘余为浈阳长，政化大行，道不拾遗。以病去官，童谣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又曰：公孙述补清水长，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之神明。
又曰：胡绍为河内怀令，三日一视事，十日一诣仓。受俸米於卜外炊作乾饭食之，不设爨灶。得一强盗，问其党与，得数百人皆诛之。政教清平，为三河表。
又曰：牟融举茂才，为丰令。视事二年，政化流行，县无狱讼，吏畏而爱之。治有异迹，为州郡最。
又曰：度尚，字博平，山阳人。除上党长，治政严峻，明於疑理，县中谓之神明。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字巨君。为邹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遗宝物，悬於道衢，求主还之。鲁国当春大旱，五不丰，邹独致雨偏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国，过邹界不集。郡国以状闻，诏书以为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
又曰：方储，字圣明。晓风角占候，为句章长。时人田还，置馀粟一石及刀锄于田陌，明日求，亡去，疑其旁家。储曰：“此人非偷。”自呼县功曹谓曰：“君何取人粟置家後积茭中？”功曹叹服。後为洛阳令。功曹是宪客，为宪所讽，夜杀人断头着奁中厩门下，欲令储去官。储摩死者耳边问：“谁所杀？”有顷曰，死人言为功曹所杀。收功曹，拷竟具服。
又曰：贾彪，字伟节。补新息长，政多奇异。小人迫困贫，产子不能举养，彪禁有犯者，以杀人罪罪之，县境震栗。人养子，佥曰：“贾父所长，”男女以贾为名。
华峤《後汉书》曰：刘平为全椒令。掾吏五日一朝，罢门阑，卒署各遣就农。人感怀，至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刺史行部，狱无囚徒，民各自以为职，不知所问，惟班诏书而去。先是，县多虎为害。平到，修政选进儒良，黜贪残，视事三月，虎皆渡江而去。
又曰：刘永国，字叔儒，为东城令。民闻其名，枉者更直，浊者强清，肃然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惟以著作为务。
袁山松《後汉书》曰：范丹为莱芜长。去官，常便卖卜以自给，步行无车，被囊自随。
《汉官仪》曰：明帝临观，见洛阳令车骑，意河南尹定，至而非，尤其太盛，敕去轩绥。时偃师长治有能名，以事诣台，因取赐之下县，遂以为故事。
《魏志》曰：郑浑，字文公。避难淮南。太祖闻其笃行，召为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产殖，其生子无以相活，率皆不举。浑所在夺其渔猎之具，课使耕种，又兼开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丰给，无不举育，所育男女，多以郑为名。
又曰：胡质，字文德，楚国寿春人也。为顿丘令。县民郭政通於从妹，杀其夫程他，郡吏冯谅系狱为证。政与妹皆耐掠隐抵，谅不胜，痛自诬，当反其罪。质至官，察其情色，更详其事，检验具服。
又曰：王修，字叔治。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得。修将吏民围之，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
又曰：赵俨，字思伯。为朗陵长。县多豪猾，无所畏忌。俨取其尤甚者，收缚案验，皆得死罪。俨既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并著。
又曰：张暨，字德容，冯掖高陵人也。举茂才，为新丰令。治为三辅第一。
又曰：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为堂阳长，其治务宽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
又曰：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关中始平，茂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隐处，精思数岁，州举茂才，除临汾令。居官清静，吏民不忍欺。
又曰：太祖平袁氏，以高柔为管长。县中素闻其名，奸吏数人皆引去。柔教曰：“昔邴吉临政，吏尝有非，犹尚容之。况此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复之。”咸还，皆自砺，成为佳吏。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也。益州牧刘璋以为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
又曰：吕义，字季阳，迁新都绵竹令，乃心隐恤，百姓称之，为一州诸城之首。
《吴录》曰：张举，字子清，为句章令。有妇杀夫者，因焚屋，言烧死。其弟疑而讼之。举按尸，开口视无灰。令人取猪二头，杀一生一，而俱焚之；开视其口，所杀者无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妇遂首服焉。政化流行，民歌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泽。
《晋书》曰：陆□为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到官，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後，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相要候於是。”一县称为神明。郡守害其能，屡谴责之，□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图画形像，配食县社。
又曰：范广为堂邑令。大旱米贵，广散私赈饥人，至数千斛，远近流寓归投之，户口十倍。
又曰：曹摅为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时天大雨雪，宫门夜失行马，群官检察，莫知所在。摅使收门士，众官咸谓不然。摅曰：“宫掖禁严，非外人所敢盗，必是门士以燎寒耳。”诘之，果服。
又曰：曹摅为临淄令。县有寡妇，守节不移。姑愍之，密自杀。亲党告妇杀姑，官为考鞫，寡妇不胜苦楚，乃自诬。狱当决，摅察其有冤，更加辩究，具得情实，时称其明。
《晋中兴书》曰：范宁，字武子。解褐除馀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志行之士，莫不来宗，期年之後，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
《宋书》曰：顾宪之为建康令。清俭强力，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饮酒者，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焉。
又曰：顾宪之为建康令。时有盗牛者，被主所认，盗者亦称已牛，二家辞理等，前後令莫能决。宪之至，覆其状，谓二家曰：“无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迳还本主宅，盗者始伏其辜。发奸レ伏，多如此类，时人号曰神明。
又曰：顾凯之迁山阴令。山阴民户三万，海内剧邑，前後官长，昼夜不得休，事犹不举。凯之理繁以约，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寂，自宋世为山阴，务简而绩修，莫能尚也。
《齐书》曰：傅琰为山阴令，有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不辩，乃缚团丝於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又二野父争鸡，琰各问“何以食鸡”，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鸡得粟，罪言豆者。县内咸称神明，无敢复为盗者。
又曰：傅琰，字季，为山阴令。父僧，亦为山阴令，父子并著奇绩。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
《梁书》曰：傅岐除始新令。县民有因斗相殴而死者，死家诉郡，郡录其仇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考掠备至，终不引咎，郡乃移狱於县，岐即命脱械，以和言问之，便即自服。法当偿死，会冬节至，岐乃放其还家，使过节一日复狱。曹掾固争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负信，县令当坐，主者勿忧。”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叹异，遽以状闻。岐後去，县民无老小皆出境拜送，啼号之声，闻於数十里。

又曰：萧景，字子昭。为永宁令。永嘉太守榜郡门曰：“诸县有疑滞，可就永宁令决之。”

又曰：丘仲孚迁山阴令。居职甚有声称，百姓为之谣曰：“二傅沈刘，不如一丘。”

又曰：丘仲孚为山阴令。仲孚长於拨烦，善适权变，吏民敬服，号称神明，治为天下第一。

又曰：何远，字义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为武康令，正身率职，愈励廉节，除淫祀。高祖闻其能，擢为宣城太守。自县令为邦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

又曰：孙谦为钱塘令，治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之，谦却而不受。

又曰：裴子野出为诸暨令。在县不行鞭罚，民有争者，示之以理。

卷二百六十八　职官部六十六

良令长下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曰：张谭，字元庆，武威姑臧人也。为和宁令，政以德化为本，不务威刑。民有过者，读《孝经》及《忠臣孝子传》训导之，百姓爱之如父母，号曰“慈君”。

又《後赵录》曰：王谟，字思贤。瓮鼻，言不清畅，短无威仪。将拜曲阳令，石勒疑之，问长史张宾，宾曰：“请试可。”勒从之。政教严明，百城尤最。出为都部从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又《后赵录》曰：申录，字道时，为广昌令。白乌巢其庭树，甘露降其厅事，后为三公。

《隋书》曰：郎茂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择免者百馀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曰：“长史言卫国人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晖无以应。

《後周书》曰：辛昂行成都令。昂到县便与诸生祭文翁学堂，因共欢宴。谓诸生曰：“子孝臣忠，师严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语，何以成名？宜自勉，克成令誉。”昂言切理至，诸生等深感悟，归而告其父老曰：“宰君教诫如此，不可违之。”於是井邑肃然，咸从其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书》曰：褚。山阴县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赃免，高宗患之，谓中书舍人蔡景历曰：“稽阴大邑，久无良宰，卿文士之内，试思其人。”景历进曰：“褚廉俭有用，未审堪其选不？”高宗曰：“甚善，卿言与朕意同。”乃除山阴令。

《隋书》曰：魏德深迁贵乡长。为政清净，不严而治。会兴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时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惟德深一县，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扰，称为大治。寻转馆陶长，贵乡吏人闻之，皆嘘欷流涕，语不成声。及将赴任，倾城送之，号泣之声，道路不绝。既至馆陶，阖境老幼皆如见其父母。有猾人员外郎赵君实，与郡丞元宝藏深相交结，前後令长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县，君实屏处於室，未尝辄敢出门。逃窜之徒，归来如市。贵乡父老冒涉险难，诣阙请留德深，有诏许之。馆陶父老复诣郡相讼，以贵乡文书为诈。郡不能决。会持节使者韦霁、杜整等至，两县诣使讼之，乃断从贵乡。贵乡吏人歌呼满道，互相称庆。馆陶众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数百家。

《隋书》曰：苏威荐房恭懿，授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上闻而嘉之，赐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赐，分给穷乏。未几，复赐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赈贫人，上闻而止之。时雍州诸县令，每朔朝谒，上见恭懿必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

又曰：房彦谦迁长葛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若邛州司马。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颂德。

又曰：刘旷，不知何许人也。性谨厚，每以诚恕应物。开皇初，为平乡令，单骑之官。人有争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自各引咎而去。所得奉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

《唐书》曰：李大亮授土门令。属百姓饥荒，盗贼侵寇，大亮遂卖所乘马分给贫弱，劝以垦田，岁因大稔。躬捕寇盗，所击辄平。时太宗在藩，巡抚北境，闻而嗟叹，下书劳之。

又曰：贾敦颐弟敦实，贞观中为饶阳令，政化清静，老幼怀之。时敦颐复授瀛州刺史，旧制，大功以上不复连官，朝廷以其兄弟在职，俱有能名，遂不迁替。

又曰：高宗以尚乘奉御权怀恩为万年令，赏能也。时有奉乘安毕罗善於调马，上颇狎之，怀恩因奏事，遇毕罗在帝左右言戏无礼，怀恩既退，执而杖之。上知而嗟赏，谓侍臣曰：“怀恩乃能不避强御，真良吏也。”即日迁擢。

又曰：景□中，长安县令李朝隐加太中大夫。朝隐之宰京县也，政刑毕举，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豪慑惮。有内侍伯非礼干忤，朝隐叱击于狱，上喜焉，故有此命。
又曰：路嗣恭，京兆三原人，始名剑客，历仕郡县，有能名，後授神乌令，考绩上上，而为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鲁恭，赐改其名。
又曰：韦景骏，开元中为肥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痛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泣呜咽，仍取《孝经》与之，令习读。於是母子感悟，各请改悔，遂称慈孝。累转赵州长史，路由肥乡，人吏惊喜，竞来犒饯，留连经日。有童稚数人，年甫十馀岁，亦在其中。景骏谓曰：“计吾去此时，汝辈未生，既无旧恩，何殷勤之甚也？”咸对曰：“比闻长宿传说，县中廨宇、学堂、馆舍、堤桥，并是明公遗迹。将谓古人，不意亲得瞻睹，不觉欣恋倍於常也。”其为人所思如此。
又曰：冯伉迁尚书膳部员外郎。李抱真卒，充吊赠使，抱真男遗伉帛数百匹，不纳。又专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请不受。属醴泉缺县令，宰臣进人名，上意不可，谓宰臣曰：“前使泽潞不受财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县令。患百姓多昏猾，为著《谕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一卷，俾其传习。
又曰：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也。为鲁山令。先是堕车伤足，不任趋拜，汝郡守以客礼待之。部人为盗，吏捕之系狱，会县界有猛兽为暴，盗自陈曰：“愿格杀猛兽以自赎。”德秀许之，胥吏曰：“盗诡计苟免，擅放官囚，无乃累乎？”德秀曰：“吾不欲负约，累则吾坐必请不及诸君。”即破械出之。翌日，格猛兽而还。诚信化人，大率此类。
又曰：王敬则为暨阳令。时军荒後，县有一部劫逃入山中，颇为人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帅，使出首，当申论郭下庙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则引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帅既出，敬则於庙中设酒会，於座收缚，曰：“吾启神，若负誓，还神十牛。今不得违誓。”即杀十牛解神，并斩诸劫，百姓悦之。
《晋史》曰：寿张令赵赍考满之外，量留二年，以飞蝗避境故也。
《广州先贤传》曰：黄豪，字子微，交趾人。除外黄令。豪约己俭节，粗布蔬食，所得俸秩，悉赐贫吏，一县称平。
《益部耆旧传》曰：罗衡，字仲伯。为万年令，诛锄奸党，县界肃然。民夜不闭门，系牛马於道旁曰：“以属罗公。”
又曰：赵羊，字孙明。少好游侠，行部带剑。过亭长，亭长谴之，乃叹曰：“无大志，故为竖吏所轻耳。”於是解剑挂壁曰：“羊不乘辎车、佩绂，不复带剑。”因之京师，诣大学受业治《春秋》，变行厉操，名德遂称，除野王令。乃解剑带之官，治官清约，以身率下，烟火不举，常食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阎宪，字孟度。为绵竹令，治以礼让为首，宽猛相济。其听察甚明，简选吏职，甚得其人。男子杜成，夜於路得遗装一囊，开视有锦二十五匹，迄明，诣吏，曰：“县有明君，不能惭心故也。”

又曰：杨球，字仲宣。为茂陵令，宽和多惠，以至诚接下，为民所爱。比县连岁蝗灾，曲折不入茂陵。

《长沙耆旧传》曰：祝良，字邵卿。为洛阳令，贵戚敛手，桴鼓稀鸣。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阶庭，告诚引罪，紫口沓起，甘雨乃降。

《陈留风俗传》曰：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囹圄空虚。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贡之风化犹存，其民好学多贫，此其风也。

《海内先贤传》曰：公沙穆迁弘农令，界有蝗虫食禾稼，百姓惶惧。穆设坛谢曰：“百姓有过，咎在典掌，罪穆之由，请以身祷。”玄口四集，雨下{滂}霈，自日中至晡，不知蝗虫所在，百姓称曰“神明”。

《鲁国先贤传》曰：孔翊为洛阳令，置水於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理贵戚，无所回避。

《汝南先贤传》曰：黄浮，字隐公，阳安人。年二十，在於民伍，曾为墟里所差，次当给亭。於是感激学书，慨然长叹曰：“黄浮非乡里所知。”因随人到京师求学，岁馀除昌虑长、濮阳令。同岁子为都市掾，犯罪当死，一郡尽为之请。浮曰：“周公诛二弟，石昔讨其子，今虽同岁子，浮所不能赦也。”治政清明，号为神君。

又曰：陈晔，邵陵人也。体尚笃烈，学通古今，除巫令。民张遗腹子，年十五，为父报仇。吏捕得之，晔愍曰：“嗟乎，今杀遗腹之孤，绝人继嗣，民是不仁也。法复仇之子，是不义也。不仁不义，焉可以为君长哉！”遂解印绶逃亡，遇赦乃出。

锺玩《良吏传》曰：高玩，字伯珍，蜀郡人也。除曲阳令。及徵还，送者不使出界，布被裘，犹去时之服，朝野归其清。

又曰：司马俊，字元异。补洛阳令，豪右挫气，京都号曰卧虎。

又曰：陈登，字元龙，广汉人也。为东阳长，视民如子。

《崔氏家传》曰：崔瑗为汲令，乃为开沟造稻田，薄卤之地更为沃壤，民赖其利。长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锡我慈仁父。临民布德泽，恩惠施以序。穿沟广溉灌，决渠作甘雨。”

《殷氏传》曰：殷裒为荥阳令。先多淫雨，百姓饥馑。君乃穿渠入河，三十馀里，疏导原隰，用致丰年，民赖其利，号“殷沟”而颂之。

《锺离意别传》曰：意迁东平瑕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便弓弩，飞射走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不脱一，桀悖好犯长吏。意到官，召署捕贼掾，敕谓之云：“令昔尝破三军之众，不用尺兵；尝缚暴虎，不用尺绳，但以良诈为之耳。掾之气势安若？”宜慎之。因复召直子涉署门下，将游徼私出入寺门，无所关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门，吹气大言，言无上下。意气敕直，能为子屈者，自缚诫令，不则鞭杀其子。直果自缚。意告曰：“令前告汝，尝缚暴虎，不用尺绳。汝自视何如，虎自缚耶？”敕狱械直父子，结连其头，对榜（博壮切。）欲死。掾吏陈谏乃贷之，由是相率为善。所谓上德之政，鹰化为鸠，暴虎成狸，此之谓也。

《荀氏家传》曰：荀貌除太原榆次令，为政以德，人怀之。时有凤凰集其境内，晋武帝下诏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丧亲戚，为之树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爱之如父母，乐之如时雨。”

《典略》曰：韩攸，字仲潢，颍川人。为嬴长，时民大饥，而太守未至。攸因发仓赈之。吏白，言太守垂至，军粮重事，可须来到。攸言：“民命悬急，令以擅出受罪，合眼入地，不以为恨也。”後竟不坐。吏民蒙济者数千人。

《会稽典录》曰：徐弘，字圣通，为汝阴令。县俗刚强，大姓兼并。弘到官，诛剪奸桀，豪右敛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遗。童歌之曰：“徐圣通，政无双，平刑罚，奸宄空。”

《华阳国志》曰：王长文，字德俊。元康初试守江源令。县收得盗马贼及发冢贼长文引见诱慰。时适腊晦，皆遣归家，狱先有系囚亦遣之。谓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长吏之过也。蜡节庆祚归就，汝上下善相欢乐，过节来还，当为汝思他理。”郡吏惶惧，争请不许。寻有赦令，无不感恩。

又曰：景毅，字文坚，梓潼人。为高陵令，立文学以礼让化民，迁侍御史，吏民守阙请之，三年不绝。

《搜神记》曰：徐栩，字敬卿，吴由拳人。少为狱吏，执法详平，为小黄令。时属县大蝗，野无生草，至小黄界，飞过不集。

《山公启事》曰：温令许奇等并见称名，虽在职，各日浅，宜显报大郡以劝天下，诏曰：“案其资历，悉自足为郡守，各以在职日浅则宜尽其政绩，不宜速他转也。”

《博物志》曰：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太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果有疾风暴雨，去者皆西来也。

《说苑》曰：晏子治东阿，三年，景公召而数之曰：“吾以子为可，而使子治东阿，今子治而乱，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将加大诛乎？”晏子曰：“臣请改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行而治东阿，三年不治，臣请死之。”景公许之。於是明年上计，景公迎而贺之曰：“善矣，子之治东阿也。”晏子对曰：“前臣之治东阿，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治东阿也，属行，货赂至，事左右，陂池之鱼入权家，民之贫饥者过半，君反迎而贺臣，臣愿乞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谢曰：“子强复治之东阿者，子之东阿也，寡人无复与焉。”

《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齐君使之治阿。既行矣，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及之，还之；已至，勿还也。”使者及之而不还。君问其故，对曰：“臣见使与共载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决，必能治阿矣，是以不还。”

又曰：鲁君使宓子贱为单父宰，子贱辞去，因请借善书者二人，书其宪法教品，鲁君与之。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引其肘，书丑，则怒之，欲好则引之。书者患之，请辞而去，归以告鲁君。鲁君曰：“子贱苦吾扰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美其德也。

卷二百六十九　职官部六十七

酷令长

《汉书》曰：何并，字子廉，为长陵令，道不拾遗。成太后外家王氏贵，而侍中王林卿坐法免，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并恐其犯法，乃自造门上谒，谓林卿曰：“冢间单外，君宜以时归。”林卿曰：“诺。”林卿素骄，惭於宾客。林卿既去，北渡泾桥，令骑奴还至寺门，拔剑剥其建鼓。并自从吏兵追林卿。行数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ㄗ自代，乘从车骑，身变服从间径驰去。会日暮追至，收缚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并心知已失林卿，乃曰：“君因自称奴，得脱，死！”即叱吏断头，持还县所，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

《东观汉记》曰：董宣为洛阳令。击持豪强，在县五年，七十四卒官，诏遣使者临视，惟布被覆尸，妻子对哭，家无馀财。上叹曰：“董宣死，乃知贫耳。”

《晋书》曰：何曾孙机为邹平令，性亦矜傲，责乡里谢鲲等拜。或戒之曰：“礼敬年爵，以德为主。令鲲畏势，惧伤风俗。”机不以为惭。羡为离狐令，既骄且吝，陵驾人物，乡闾疾之如仇。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

《梁书》曰：沈为馀姚令。富吏鲜衣美服，以自彰别，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着芒ハ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丞

《史记》曰：诏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太子建不遣。（如淳注曰：“丞主刑狱囚徒，故责之。”）

《汉书》曰：黄霸为颍川太守，务在成就全安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毋失贤者意。”（如淳曰：“许，县丞也。”）

《後汉书》曰：张玄字君夏，河阳人也。少习《春秋颜氏》，兼通数家法。建武初，举明经，补弘农文学，迁陈仓县丞。清净无欲，专心经书，方其讲问，乃不食终日。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伏其多通，著录千馀人。玄初为县丞，尝以职事对府，不知官曹处，吏白门下责之。时扶风琅邪徐业，亦大儒也。闻玄诸生，试引见之，与语，大惊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遭，逢也。）遂请上堂，难问极日。

《吴志》曰：会稽妖贼许昌起於句章，自称阳明皇帝，扇动诸县，众以数万。孙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馀人，与州郡合讨破之。刺史臧列上功状，诏书除坚盐渎丞，数岁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

又曰：孙坚为下邳丞，历佐三县，所在有称，吏民亲附。乡里知旧，好事少年，往来者常数百人，坚接抚待养，有若子弟也。

《唐书》曰：武德元年诏：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六人，八品。畿令六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县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四人，九品，中、下县各有差，後改为尉。

主簿

《後汉书》曰：缪肜（音融。）字孺公，仕县为主簿。时县令被章见考，吏皆畏惧自诬，而肜独证据，掠考苦毒，乃至体生虫蛆，因转换五狱，逾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又曰：宁阳主簿诣阙，诉其县令之枉，积六七岁不省，乃复上书曰：“臣闻陛下为臣父，臣为陛下子。臣章百上，终不见省，臣岂可北诣单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尚书劾以大逆，虞诩驳之曰：“主簿所讼乃君父之怨，百上不达，乃有司之过。”

又曰：仇览，字季智，一名香。初为蒲亭长。有陈元者，母告其不孝，览为陈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谓览曰：“主簿闻陈元之过而不罪，得无少鹰之志耶？”览曰：“以为鹰，不若鸾凤。”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非大贤之路。”乃以月俸资遣令入太学，其名大振。

《唐书》曰：苏弁为奉天主簿。朱Γ之乱，德宗仓卒出幸，县令杜正元上府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闻大驾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窜山谷。弁谕之曰：“君上避狄，臣下当伏难死节。昔肃宗幸灵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潜遁，帝命斩之以徇，诸君知其事乎？”众心乃安。乃车驾至，迎扈储峙无阙，德宗嘉之，就加试大理司直。

《汝南先贤传》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为主簿，表不乐为吏，於寺门中焚烧衣帻。端怒，收表，欲杀之。陈仲举闻之，至宋公，欲请表，先过宣，宣问：“何故来？”曰：“欲见寇令，请足下儿。”宣曰：“吾子犯罪，罪当死，如有明君，岂妄杀人！宜从此还。”端追问仲举，仲举具以语之。端乃叹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苏林《广旧传》曰：仇香，字季智。为书生，性谦恭勤恪，威严矜庄，貌不为昼夜易容，言不为喜怒变声。虽同侪群居，必正色後言，终身无泄狎之交，以是见惮。学通三经，然无知名之援、乡里之举。年四十，召为县主簿。

《唐职员令》曰：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纠止县内非违，监印，给纸笔之事。

县尉

《春秋元命苞》曰：天尉主甲卒，设武备。（今时尉官亦准此义也。）

《史记》曰：张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汉书音义》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汤主治之也。苏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讳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韦昭曰：大府，公府也。）

《汉书》曰：李广出雁门，匈奴兵多，破广。广亡失多，当斩，赎为庶人。屏居蓝田南山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居无何，匈奴入陇西，杀太守。於是上乃召广拜为右北平太守。广请霸陵尉与俱，因斩之。

又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寿春人也。少学长安，明《尚书》、《梁春秋》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後去官。

《东观汉记》曰：光武起兵入冠，绛衣，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节，志意抗厉。家贫，给事为县亭长。尉过，迎拜问事。微久，尉去，举拳挝地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耶！”遂去，学问。

《後汉书》曰：桥玄案梁冀客陈助、羊昌罪，由是著名，举孝廉，补洛阳左部尉。时梁不疑为河南尹，以公事当诣府受对，玄耻为所辱，乃弃官还乡里。

又曰：令长、国相亦皆有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主盗贼，案察奸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劭《汉官仪》曰：大县丞、左右尉，所谓命卿三人。小县一人一尉，命二人。

《续汉书□百官志》曰：边县有障塞尉，掌禁备羌夷犯塞，秩比二百石。

《魏志》曰：太祖除洛阳北部尉。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馀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後数月，爰幸小黄门蹇右叔父夜行，则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共疾之，而不能伤。

《蜀志》曰：刘备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弃官亡命。

《唐书》曰：颜师古，隋仁寿中授养安尉。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因谓曰：“安养剧县，何以克当？”师古曰：“割鸡焉用牛刀。”素奇其对。到官，果以理闻。

又曰：员半千，晋州临汾人。上元初，应八科举，授武陟尉。属频岁旱饥，劝县令殷子良开仓以赈贫馁，子良不从。会子良赴州，半千便发仓粟，以给饥人。怀州刺史郭齐宗大惊，因而按之。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道存抚使，谓齐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归一尉，岂不愧也！”遽令释之。

又曰：王无竞，字仲烈，其先琅琊人，因官徙居东莱，宋太尉弘之十一代孙。无竞有文学，初应举，下笔成章，举及第，解褐授赵州栾城县尉。

又曰：李勉为开封尉。升平日久，且汴水陆所凑，邑居庞杂，号难治。勉与联尉卢城轨等，并有擒奸レ伏之名。

又曰：柳公绰为渭南尉。公绰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

又曰：包佶授蓝田尉。时有诏命畿内诸县城奉天，时严郢为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风霆，本曹尉韦重规，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请代，役无愆素，当时义之。

又曰：窦参强直果断。少以门荫，积官至万年尉。时同僚有直官曹者，将夕，闻亲疾，参请代之。会狱囚亡走，京兆尹按直部，将奏，参遽请曰：“彼以不及状谒，参实代之，宜当罪。”坐贬江夏尉，人多义之。

《唐新语》曰：卢庄道，年十六，授长安尉。太宗将录囚徒，京宰以庄道幼年，惧不举，欲以他尉代之。庄道不从，但闲暇不之省也。时系囚四百馀人，令、丞深以为惧。翌日，太宗召囚，庄道乃徐书状以进，引诸囚人，庄道评其轻重，留系日月，应对如神，太宗惊叹。

又曰：魏奉古为雍丘尉。时姚 ;莅汴州，郡僚毕谒。 ;览刺，召奉古前，持《厩牧令》示奉古，奉古一览便讽千馀言， ;惊起曰：“仕宦且四十年，未尝见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朱履霜，好学，明法理，补山阴尉。巡察使委以推按，故人或遗以数两黄连，固辞不受，曰：“不辞，受此归，恐母妻诘问从何而得，不知所以对也。”

又曰：杨再思为玄武尉。使于京，舍止於客院。盗者窃其装囊，邂逅遇之，盗者谢罪，再思曰：“足下有遗行，勿复声恶，恐傍人害足下，可留公文，馀并仰遗。”不形容色，时人莫测其量。

又曰：玄宗听政之暇，从禽自娱，又於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曼衍之戏。酸枣尉袁楚客以为天子春秋方壮，宜节之以雅，恐从禽好郑将荡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义上疏以讽，玄宗纳之。

又曰：郑蜀宾颇善五言，竟不闻达，年老方授江左一尉。亲朋饯别於上门，蜀宾赋诗留别曰：“畏途方万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将白首，何处入黄泉。”酒酣咏之，声调哀感，满座为之流涕。竟卒于官。

《鲁国先贤传》曰：二世时，山东盗贼起，二世问诸臣曰：“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馀人前曰：“人臣无将则反，罪至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辐凑，安有反者？此乃鼠窃狗盗，守尉今捕诛之，何足可忧！”二世喜，乃赐通衣帛，拜为博士。诸生或讥通之谀，通曰：“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遂从项梁，梁死从项羽。

《先贤行状》曰：程坚，字谌甫，为北阳尉。贫无车马，每出追游，常步行。郡间给事焉。

《搜神记》曰：蒋子文者，广陵人。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言已青骨，死当为神。当汉末为秣陵尉，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故吏见子文于道，乘白马，执白扇，侍从如平生。吏见惊走。子文进马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之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

《荆州图记》曰：澧阳县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双立，状类人形，高各三十丈，周回等四十丈。古之相传，昔有充县左尉与零陵尉共论疆，因相伤害，化为此石，即以为二县界首。东标零陵，西碣弃县。充县废省，今临澧县则其地也。

《墨子》曰：备城法：百步一亭，亭一尉焉。

宋武帝诏曰：百里之任，总归官长。县尉实效甚微，其费不少。二品县可置一尉而已，馀悉停省。

卷二百七十　兵部一

叙兵上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农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卷威文立兵。（宋均注曰：卷，手也，手文威字也。）
《书》曰：鸿范八政，八曰师。
《大戴礼》曰：鲁哀公问孔子曰：“蚩尤作兵与？”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反利无义，以丧厥身，何兵之能作与？民皆生也。”
《左传》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又曰：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
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又曰：师直为壮，曲为老。
又曰：师克在和，不在众。
《梁传》曰：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死。
《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注曰：玩，黩。震，惧也。）
《家语》曰：哀公问曰：“寡人欲吾国小则能守，大则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将谁攻焉？苟违此道，民叛如归，皆君之仇，将谁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废泽梁之禁，驰关市之税，以惠百姓。
《史记》曰：范蠡云：“兵者，凶器；战者，逆德。”
《汉书》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矣。後世烁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次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出至於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定水灾。唐虞之际，至治之极，犹流共工，放欢兜，窜三苗，殛鲧，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出军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冬大阅以狩，皆以农隙以讲武事焉。连师比年简车，卒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王为国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以仁义绥民者，无敌於天下也。至於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节制矣。然犹未本仁义之大统也。故魏、秦之武，锐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当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寝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极功也。
又曰：魏相曰：“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敌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谓之应兵；争忿小故不胜愤怒者谓之忿兵；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谓之骄兵。
又曰：晁错上书云：”丈五之沟，堑车之水，（堑音子廉反。）陵阜崎岖，积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车骑五不当一。平原广泽，漫衍相属，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候视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三不当一。草木蒙茏，枝叶蔚茂，此矛之地，长戟三不当一。穹崇险隘，阻厄相视，此刀之地，弓弩二不当一。
《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居则贵左，故吉事尚左，丧事居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战胜，以丧礼处之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
《六韬》曰：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令民不及掩耳，卒电不暇瞑目。
《古司马兵法》曰：古者，以义理之谓之正，（治民、用兵、止乱、讨暴，必以义也。）正不获意则权，权出於战，不出於仁也。（分不均、求不胜谓之不获意。权，锤也，平轻重而为之功。以死易生，以危为宁，反复往来而以诈成，故曰不出於仁也。）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以杀止杀，可以生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除民乱以去君害。）以战去战，虽战可恃也。故仁见亲，义见悦，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将有五材，民亲悦恃方而信之。）故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利加於人则守固，威加於敌人则战胜也。）
又曰：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春夏兴师为违时。春兴师虏五，夏兴师伤人民。故役不逾时，寒暑不易服，饥疫不行，所以爱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人也。（敌有丧、饥、疫不加兵，爱彼民如己民。）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彼民也。（大寒甚暑，吏士懈倦。）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
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秋，诸侯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又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痛，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者，古之道也，自古之政也。（仁、义、勇、智、信，民之本，随时而施，为民纲纪，古之所传政道也。）

又曰：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则可治之。）立国辨职，（立国治民，分守境界，各任其职也。）以爵分禄。（以爵位尊卑，职其禄秩也。）诸侯悦怀，海外来服，（服从已也。）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

又曰：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后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睹不善之害也。（赏功不移晷，罚恶不列，所以劝善惩恶欲疾速者也。）

又曰：夏后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设军不阵，敌服，故不用五兵。）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阵而不战。）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周不及虞夏之教，讨暴征乱战后胜。）夏赏於朝，贵善也（以德化也。）。殷戮於市，威不善也。（以刑禁也。）周赏於朝，戮於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以赏进，以罚禁。）三王章其德，一也。（三王皆道德，文武随而施之，其致一也。）

又曰：凡战，宽而观其虑，（宽者，先以单弱示不能，以示敌变化，虑其利害得失所在也。）进退以观其固，（遣轻兵至敌所在，视察进退固备虚危处所也。）危而观其惧，（诈没危事，以知敌恐怖得失之势也。）静而观其怠，（敌静而不动，相视吏士知懈怠。）动而观其疑，（轻兵挑战，相视敌人，知其疑否也。）袭而观其治。（欲袭敌，先视其守备外内，什伍、器械，虚实治乱所在也。）

又曰：凡战，以轻行，轻危；（轻兵高林疾足，能追奔逐，比翼助进退，当须步曲什伍为卒，节度行止。轻兵，无轻重，故危之。）以重行，重无功。（重兵持坚固守，什伍不得进退，不得能利，故无功也。）故战相为轻重。（重兵主持坚固守，轻兵主追兵取利，相为用也。）

又曰：民有勇心，惟敌之视；（士卒勇锐，进退前后，离合左右，见胜利之形，惟敌所在，辄得其便也。）民有畏心，惟北之视。（士卒恐惧，各有嫌疑不求便利，怀其北心，当安稳教导，开示胜形，以服习之。）两心交支，两利若一；（两军相当，兵相支持，各求便利共事，一胜之势在两军间有道者得之也。）两为之职，惟权之视。（谓知已知彼，称轻重，量多少，度进退，知彼已虚实之所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军旅以舒为主，舒则人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人不趋，车不驰也。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无过诫命。（军族政为坚固也，进退疾徐，从金鼓之声也。）
又曰：军庸不入国，国庸不入军。军庸入国则民德废，国庸入军则民德弱。（军国异庸，强弱殊任，故不相入，入则乱也。）故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此申叙国庸之宜。）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轼，城上不趋，危事不齿。（此申致军庸之宜抗者，不待问也。意者有虑于事而为，不须令遂必也。果胜也，介者不拜，车不轼，骑不下，所以远屈而乱行也，上趋为惊众也。）故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可生，罚无可杀也。（民有一善处一事，故能尽民之善，无损德，民能堪其事，故赏罚无所施。）
又曰：凡从奔勿息，敌或止於路，则虑之。（追敌奔北无休懈，则敌于路旁设伏，当观察反复虑之，自警戒也。）凡近敌都，必有进路，退必有反虑。（深入敌地，必知进退便利道径，通塞利害所在，避实从虚也。）
又曰：凡战，先则弊，後则慑。（兵先举则劳，后起则士心不定而恐惧。）选良次兵，是谓益民之强；（选良者，择取劲勇有材者为前，当什伍相以接之死地及见胜则心专强之。）弃任节食，是谓开民之意，自古之政也。（任者，畜积器物焚储畜服御之具。节余粮战之曰不余食，示必死战也。开塞生意以专民心，此五帝三王用兵之道也。）
《曹公孙子兵法序》曰：操闻上古弧矢之利，《论语》“足食足兵”，《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传》云：“王赫斯怒”，黄帝、汤武咸用干戈为民也。用武者灭，用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贤之於兵也，戢而时动，不得已而用之。吾观兵书战策，孙武深矣。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灭齐、晋。後百馀岁，有孙膑，是武之後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谓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人与上同意，（谓导以教令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上有仁化于下，则能致命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言以九也，形势不同，因时制度也。）将者，智信仁勇严。（将宜五德备也。）法者，曲帜制官道主用。（部曲幡帜、金鼓之制。官者道者粮路主用，军费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又曰：兵者，诡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实能用师，外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法。）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欲进而治去道，若韩信之袭安邑，陈舟监晋而度于夏阳是也。）故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敌持实，须备之。）强而避之，（避其所长。）怒而挠之，（待其衰解。）卑而骄之，引而劳之（以利劳之。）亲而离之，佚而劳之，（以利劳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击其懈怠空虚也。）此兵之胜，不可豫传。（传，泄也。）

又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夫兴兵深入长驱，敌举国来服为上；次，兵击破得之为次。）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军四千人。）全卒为上，破卒次之。（上一千人，下五百人。）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百人至五人也。）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不战而屈人之兵者，善之善者也。（夫不战而敌自屈服，上；兵代谋，敌始有谋，代之易也。）

又曰：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以十敌一则围之，是为智，等而兵利钧而客劲操，所以倍兵围下邳而生擒吕布也。）倍则分之，（以二敌一，二则为当一，术为奇。）敌则能战，（已为士众等差者，犹设奇伏以胜之也。）少则能逃，（高壁垒勿与敌战也。）不若则能避之，（引兵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小不能当大也。）

又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部曲为分，什伍为数也。）斗众如斗少，形名是也。（旌旗曰形，金鼓曰名。）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先出合战为当，后出为奇也。）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以实击虚也。）

又曰：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见羸形也。）与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以利害动敌也。）故善战者，求之於势，（专在权也。）不责於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以势者权变明也。）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员则行。（任势自然。）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於万仞之山者，势也。

又曰：凡先据战地而待敌者佚，（有余力地。）後据战地而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诱之以利。）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出兵所必趣，攻兵所必救。）故敌佚能劳之，（以利烦之。）饱能饥之，（绝其粮道。）安能动之，出其所必趋也。（使敌必。）

又曰：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就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势盛必衰，形露必败，能因敌变化胜之，若神。）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长短，月有死生。（兵无常势，盈缩随敌也。）

又曰：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敌情谋者不能结交也。）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高而崇者为山，树木所聚者为林，坑堆者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险，一高一下为阻，水草渐洳为沮，泉水所归不流者为泽也。）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兵一分一合，此敌为变。）故兵疾如风，（击虚空也。）徐如林，（不见利也。）侵掠如火，（疾如火也。）不动如山，（守山。）难知如阴，（似天阴不见外宿也。）动如雷霆。

又曰：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左氏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正正高齐，堂堂者大。）

又曰：用兵之法，高陵勿向，倍丘勿迎，丘阪勿迎，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怀归故能死战，不可击也。）围师勿斗，（司马法曰：兵三面，开其一面，示生路也。若敌专陆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虚，欲使战守不周也。）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故善用兵，譬如帅然；帅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又曰：践墨循敌，以决战事。（行践规矩无常者也。）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後如脱兔，敌不及矩。（处女示弱，兔，往也。）

《吴子》曰：鼓ㄆ金铎所以威耳，旌麾旗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三者不立，虽有国，必败於敌。故曰心威於形，不可不战。

《管子》曰：夫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论工、（造军器）制器、（兵器）选士、政教、（军中号令。）服习、（谓使习武艺。）偏知天下、（谓彳扁知其地形隘易，主将二拙，士卒勇怯。）明於机数。此八者皆须，故兵未出境而无敌；八者悉备，然後能正天下。

又曰：凡民之所以守战而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战，虽复至死，不敢持之，以德于上则有数存于其间，以至此地。）曰古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一变。）田宅富厚足也，（二变。）不然则州党与宗族足怀乐也，（三变。）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於民也厚无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于人无所他往，故得人致死。四变。）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五变。）不然则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六变。）不然则讠罚严而可畏也，赏明而足劝也，（七变。）不然则有深怨於敌人也，（八变。）不然则有深於上也。（功厚则禄多，故亦自为战而不得于君。九变。）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ウ也。

《尉僚子》曰：凡兵者，羊肠亦胜，锯齿亦胜。兵重者如山林，轻者如燔如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漏如溃，如堵垣压人也，□霓覆人也。
又曰：故兵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所以养民也。
又曰：城所以守战，战所以守城也。故务耕者其民不饥，务守者其民不危，务战者其地不围。三者，先王之本务也，而兵最急。
卷二百七十一　兵部二
叙兵下
《六韬》曰：大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雨、如风、如雷、如电、天下尽惊，然後乃成。
又曰：武王问太公曰：“欲引兵深入诸侯之地，三军卒有缓急，或利或害。吾欲以近通远，从中应外，急三军之用，谓之如何？”公曰：“主将有阴符：有大胜得敌之符，长一尺；有破军擒敌之符，长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长八寸；有却敌执远之符，长七寸；有反兵惊中坚守之符，长六寸；有请粮食、益兵卒之符，长五寸；有败军亡将之符，长四寸；有卒利亡失之符，长三寸。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泄闻符所告者皆诛。符者，主将所以阴通信语，不得漏泄，中外之道也。”王曰：“善。”
《黄石公记》曰：将所以有威者，号令也；战所以全胜者，军正也；士所以轻战者，用兵也。故战如风发，勇如河决，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也。
《黄石公三略》曰：圣王制兵也，非好乐之也，将以诛暴也。（暴谓乱国贼民。）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溉萤火，其克必也。
《商君书》曰：夫民情好爵禄而畏刑罚，人君设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尽而名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则兵无敌也。
《吕氏春秋》曰：古之圣王有义兵，譬之若用药良药治人，毒药杀人。义兵为天下之良药也。
又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自来者尚矣，古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有炎黄。）固用水火矣。（黄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难矣。（与高辛氏争为帝而亡之矣。）五帝固相与争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已战矣，故胜为长。（长，帅。）长则犹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长，长之立也出於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也。
又曰：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天下无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罚不可偃於国，诛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夫有以𠂤壹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丧国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兴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於此，则必胜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旌旗干戈哉！故善谕威者，於其未发也，於其未通也，乎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也。
又曰：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缓徐迟後。缓徐迟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决义兵之胜也。
又曰：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蹈之，并气抟精，心无有虑，（犹预之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壹诸武而已矣。
又曰：万乘之国，外之不可以距敌，内之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术也。不得所以用之术，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也？
《淮南子》曰：古之用兵者，非利壤土之广，而贪金玉之赂，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
又曰：凡有血气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触，有齿者螫，有蹄者，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相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人无筋骨之强、爪牙之利，故割革而为甲，烁铁而为刃。贪昧饕餮之人，残贼天下，万民骚动，莫宁其所。有圣人勃然而起，乃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除秽，以浊为清，以危为宁也。
又曰：兵之所由来远。黄帝尝与炎帝战矣，（炎帝神农氏之末世矣，与黄帝战于阪泉，帝灭之。）颛顼尝与共工争矣。（共工与颛顼争为帝，触不周山之折也。）故黄帝战於涿鹿之野，（黄帝与尤战于淫鹿。涿鹿在上谷。）尧战於丹水之浦，（尧以楚伯受命，灭不义于丹浦。丹浦在南阳。）舜伐有苗，（有苗，三苗。）启攻有扈，（禹之子伐有扈于甘，在石扶风县也。）自五帝而不能偃也，况衰世也！
又曰：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共工为水害，故颛顼诛之。教之以道、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临之以威武不从，则制之以兵革。故圣人之兵也，若枹鼓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也。
又曰：杀无罪之民而养不义之君，害莫大焉；殚天下之财而赡一人之欲，祸莫深焉。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今集万民之力，而反为残贼，是为虎傅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曷为不除也。
又曰：霸王之兵，以论虑之，以策图之，以义扶之，非以亡存也，将以存亡也。
又曰：闻敌国之君有加虐於其民者，则举兵而临其境，责之以不义，刺之以过行。兵至其郊，乃令军帅曰：“无伐树木，无掘坟墓，无五，（，烧也。）无焚积聚，无捕虏民，无收六畜。（无聚所征国民以为采取，无收其六畜以自饶利。）乃发号施令曰：某国之君，傲天侮鬼，决狱不辜，杀戮无罪，此天之所诛也，民之所仇也。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复有德也，有逆天之道、率民为贼者，身死族灭。以家听者禄以家，以里听者赏以里，以乡听者封以乡，以县听者侯以县。克国不及其民，废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显其贤良，赈其孤寡，恤其贫穷，出其囹圄，赏其有功。百姓开门而待之，淅米而储之，（淅，清。）惟恐其不来也。此汤、武之所以致王，而齐桓、晋文之所以成霸也。
又曰：君为无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也，渴而求饮，夫谁与交兵接刃乎？故义兵之至也，至於不战而心服也。
又曰：晚世之兵，君虽无道，莫不设渠堑傅堞加守。（傅，守也。堞，城上女墙也。）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广壤也，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为之故也。
又曰：夫为地战者，不能成其王；为身战者，不能立其功。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众之所去，虽大必亡也。
又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将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观。地方而无限，故莫能窥其门。天化育而无形象，地生长而无计量，浑浑沉沉，孰知其藏也？
又曰：凡物有朕，惟道无联；（方万物可联也，而道不可联也。）所以无联者，以其无常形势也。转轮而无穷，象日月之运行，若春秋有代谢，若日月有昼夜，终而复始，明而复晦，莫能得其纪。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矣。物物而不物，故胜不屈。形，兵之极也；至於无形，可谓之极矣。
又曰：大兵无创，与鬼神通；五兵不厉，天下莫之敢当；建鼓不出库，诸侯莫不慑忄沮胆。故庙战者帝，神化者王。所谓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时也。修政於境内，而远方慕其德，制胜於未战，而诸侯服其威也。
又曰：民诚从令，虽少无畏；民不从令，虽众为寡。故下不亲上，下心不用；卒不畏将，其形不战。守有必固，而攻有必胜，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机固已形矣。
又曰：兵有三势，有二钤。有气势，有地势，有因势。将充勇而轻敌，卒果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乐战，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志厉青口，气如飘风，声如雷电，诚积逾而威加敌人，此谓气势。狭路关津，大山名塞，龙蛇蟠，（蟠，冤屈也。）却笠居，（却，偃覆也，笠，登也。）羊肠道，（羊肠一屈一伸。）鱼笱门，（竹笱所以捕鱼，其门可入而不得出也。）一人守险，而千人不敢过，此谓地势。因其劳倦怠乱饥渴冻，推其摇摇，挤其揭揭，此谓因势。善用间谍，（间谍，军之反间也。）审错规虑，设蔚施伏，（草木盛曰蔚。）隐遁其形，出於不意，使敌人之兵无所适备，此谓知钤。阵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抟，前后不相展，（展，蹀蹈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钤。钤势必形，吏卒抟精，选良用才，官得其人，计定谋决，明於死生，举错得时，莫不振惊，故攻不待冲隆口梯而城拔，（云梯，可依云而立，所以瞰敌之城中也。）战不至交兵接刃而敌破，明於必胜之数也。

又曰：夫飞鸟之鸷也俯其首，猛兽之ㄑ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牙，噬犬不见其齿。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迎，逆敌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为之欲歙而应之以张，（歙弱张强也。歙，读如胁。）将欲西如示之以东也。

又曰：神莫贵於天，势莫便於地，动莫急於时，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植也。然必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糟柔无系，修戟无刺。（糟，柔木也。无系，无铁刃也。刺，锋也。糟，读如糟。）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丬詹以守，（隆，高也。冲所以临敌城。冲，突坏之。渠，堑也。一曰：渠，甲名。丬詹丬宪所以御也。）连弩以射，销车以斗。（车弓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刃着左右为机开发。）

又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黄口，幼少也。二毛，有白发。）於古为义，於今为笑。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又曰：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位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不能及神农伏羲也。）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

桓范《世要论》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则分争，分争群群则智者为之君长。君长立则兴兵。所从来久矣，虽圣帝明王，弗能废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黄帝战於阪泉，尧伐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汤、周之文武皆用师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为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遗後，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仁以受之，义以理之。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民臣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得众；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内，则兵强於外也。

杜恕论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故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所以讨强暴而除残贼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衰世乎？

又曰：滥杀无辜之民，以养不义之君，非兵之体也。殚天下之以立威成名，非兵之体也。虏其君，隶其臣，迁其社，易其民，非兵之体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义，终之以仁。将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将以禁暴，非以为暴也。

又曰：兵之来也，以除不义而授德，克其国而不伤其民，废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显其贤良，赈其孤寡，恤其穷困，百姓闻之，欣然箪食壶浆以迎其君，之迟也。以汤武之师用兵上也，谁与交锋而接刃哉？

又曰：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後战者也。若乃征之以义，以责其过；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怀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体，所谓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国家，理境内，施仁义，布德惠，明劝赏，黜幽昧，功臣附亲，士卒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响应，此上兵之体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能，国富，赏罚信，未至交兵而敌人亡遁，此次兵之体也。知地之形，因险厄之利，明奇正之变，审进退之宜，援ｘ而鼓之，黄尘四起，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非兵之体也。

又曰：夫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才之用，则兵之所加，若劲风振槁，此兵之体也。

《盐铁论》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久长；圣人法之，厌而不伤。

蒋子《万机论》曰：夫虎之为兽，水牛之为畜，殆似兵矣。夫虎爪牙既锋，胆力无伍，至於即豕也，卑俯而下之，必有扼喉之获。夫水牛不便速，角又乔，疏然处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队相伍。及其寝宿，因阵反御，若见兕虎抵角，牛全兕害矣。若用兵，恃强必鉴於虎，居弱必诫水牛，可谓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矣。

刘向《新序》曰：上古之时，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诛，无师而威，故善为国者不师，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师旅之备而无用，故善师者不阵，五帝之谓也。汤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皆阵而不战，故善阵者不战，三王之谓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讨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惠、时化之风也。至齐桓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服，而强楚以致苞茅之贡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觐，三存亡，一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会十有一，尝有大战亦不血刃。至晋文公，设虎皮之威，陈曳柴之伪，以破楚师而安中国，故曰善战者不死，晋文公之谓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昭王出亡，父老迎而笑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反笑，何无忧？寡人且从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贤也。”及申包胥请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怜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吴师，昭王反国。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谓也。是故自晋文公已下至战国而暴兵始众，於是以强并弱，以大吞小。故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衡，群相攻伐。故战则称孙吴，守则称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穷兵极武而亡。及项羽尚暴而灭，汉以宽仁而兴，故能扫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为兵者，其行事略可观也。

曰：乐毅以弱燕破强齐七十馀城者，齐无法故也。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无法故也。韩信以寡众破赵二十万者，赵无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克多者，军有法故也。故用兵无法，犹乘舟无楫，登马而不勒。是以良将思计如饥，存法如渴。所以战必胜，攻必拔也。

陈琳《书》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卫公兵法》曰：危阪高陵，溪谷险难，则用步卒。平原广衍，草浅地坚，则用车。追奔逐北，乘虚猎散，反覆百里，则用骑。故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侍，参合乃行。

卷二百七十二　兵部三

将帅上

《开元文字》曰：将，率也。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为郎将。

《左传》曰：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公孙固，宋庄公孙。）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轸，下军之佐原轸也。报宋赠马之施也。）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戍以逼齐。）於是乎於被庐，（晋常以礼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庐，晋地。）作三军，（闵元年晋献公作三军，令复大国之礼。）谋元帅。（中军师。）赵衰曰：“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尚书，虞夏书也。赋纳以言观其志也，明试以功考其事也，车服以庸报其劳也。赋，犹取也。庸，功也。）君其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乃使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於狐毛，而佐之；（毛，狐偃之兄。）命赵衰为卿，让於栾枝、先轸。（栾枝，贞子也。栾宾之孙。）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

《公羊传》曰：君将使射姑将，阳处父谏曰：“射姑民众不说，不可使将。”於是废将。

《战国策》曰：秦与赵兵相距长平，赵孝成王使赵奢之子将。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读其父奢书传，而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奢子括少时学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当。尝与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难，然不谓之善。其母问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赵若以为将，破军者必是儿。”及括将行，其母上书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大王及宗室所赏者尽以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此儿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买之。王以为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毋遣。”王曰：“吾已决矣。”其母因曰：“即有如不称，妾得无随罪乎？王许之：“诺。”遂与秦军战，死，军败，数十万降秦，秦悉坑之。

《国语》曰：公使赵衰为卿，辞曰：“栾枝贞慎，（枝，晋大夫栾共子之子也。）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臣弗若也。”乃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前取五鹿，先轸之谋也。（五鹿，卫地。）卒，使先轸代之。（从下军之佐超将中军。传曰：尚德也，代先轸之。）胥臣佐下军。

又曰：公使原季为卿，（原季，赵衰也，文公二年为原大夫卿次卿。）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三德谓劝文公纳襄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以示民礼，故以三德纪民。三德纪之语在下。）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章，著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於臣，其齿又长。（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尚齿也。《传》曰：“使狐偃将上军，让於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虞唐云：代将新军。昭谓代将上军。）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先且居，先轸之子，蒲城伯复受霍为霍伯也。）军伐有赏，（伐，功也。）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且臣之伦，箕郑、胥婴、先都在。”（伦匹三子，晋大夫。）乃使先且居将上军。（代狐毛也。）公曰：“赵衰三让。（三使为卿，三让之。进栾枝等八人。）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以赵衰之故，於清源，作五军。（清源，警地。晋本三军，有中军上下，今有五，益新上下。）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婴将新下军，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请佐，（蒲城伯，先且居。）公曰：“夫赵衰三让不失义。（义，宜也。）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有何患矣！请令衰也从子。”（从先且居。）乃使赵衰佐新上军。（此有新字，误也。赵衰从新上军之将进佐上军为外一等，新上军之将位在上军佐之下。此章或在狐毛卒上，非也，当左下。）

《史记□孟尝君传》曰：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

又《项羽本纪》曰：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

又曰：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之时，赵歇为王，陈馀为将，张耳为相。

又曰：魏文侯问曰：“吴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於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又《王翦传》曰：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强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何以？其杀伐多矣，其后受其不祥。”

又《淮阴侯传》曰：韩信曰：“陛下非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

《汉书□韩信传》曰：汉王使郦生往说魏王豹，豹不听，乃以信为左丞相击魏。信问郦生：“魏得毋用周叔为大将乎？”曰：“柏直也。”信曰：“竖子耳。”遂进击魏。

又《陆贾传》曰：贾谓陈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则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

又《齐王传》曰：祝午绐琅琊王曰：“吕氏为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

《後汉书□虞诩传》曰：李循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

又曰：大将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丽之物则悉以赐有功者。若勋劳宜赏，则不吝万金。无功冀施，分毫不与。

《魏志》曰：太祖既破张绣，东擒吕布，定徐州，遂与袁绍相距。孔融谓荀曰：“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曰：“颜良、文丑，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

又曰：太祖征荆南，刘备奔吴，论者以为权必杀备。程昱料之曰：“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於天下，初举荆州，不能独当。刘备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可得而杀也。”权果多与备兵以御太祖。

《晋书》曰：王导，字茂弘，光禄大夫览之孙也。父裁，镇军司马。导少有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又《张华传》曰：今之所要在军帅，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

又《莫容德载记》曰：昔韩信以裨将伐齐，有征无战；耿以偏军讨张涉，克不移朔。

《後周书》曰：王励，性忠果，有才。年七十，从太祖入关，及太祖平秦陇、定关中，励常侍从。太祖尝谓之曰：“为将，坐见成败者上也，被坚执锐者次也。”励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

《隋书》曰：炀帝之在东宫，尝谓弼曰：“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其间优劣何如？”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曰：“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择。”弼意自许为大将。（弼，贺若弼。）

《唐书》曰：太宗尝论将帅，谓左右曰：“当今名将，惟李、任城王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即大败。”

又曰：太宗与长孙无忌、薛万彻等宴於丹霄殿，各赐膜皮，而误呼“万彻”为万均，因怆然曰：“万均，朕之勋旧，不幸早亡，不觉呼名，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因取膜皮，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於前，侍坐者无不感泣。潞公薛万均，万彻兄也，国初立大功，故太宗思之。

又曰：贾言忠，乾封中为侍御史。时朝廷有事辽东，言忠奉使往支军粮。及还，高宗问以军事，言忠画其山川、地势，具陈辽东可平之状，高宗大悦。又问诸将优劣，言忠曰：“李先朝旧臣，圣鉴所悉；庞同善虽非斗将，而持军严整；薛仁贵勇冠三军，名可振敌；高侃俭素自处，忠果有谋，契何力，沉毅持重，有统御之才，然颇有忌前之癖。诸将夙夜小心，忘身忧国，莫逮於李者。”高宗深然之。

又曰：裴度使蔡州行营，宣谕诸军既还，帝问诸将之才，度曰：“臣观李光颜，见义能勇，终有所成。”不数日，光颜奏大破贼军於时曲。帝尤叹度之知人。

又曰：朱滔效顺，代宗临轩劳问，既而曰：“卿自谓才孰与Γ多？”滔曰：“各有长短。统御士众，方略明辨，臣不及Γ。臣年二十八获谒龙颜，Γ长臣五岁，未朝凤阙，Γ不及臣。”代宗愈喜。

《古司马兵法》曰：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国中之听，必得其情；军旅之听，必得其宜。此贵不伐之士也。（不伐之士治国必得其实，在军必得其宜，故先贵而用之。）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故其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谨选而使之。事极修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官给矣。教极省则人兴良矣。
又曰：凡战，胜则与众分善。（将虽有独见之知，战胜不自取功，常推与下分者也。）选良，先无功者。（勇猛劲才，战不得功，後战必选为前，当以激致其锐气也。）若使不胜，使过在已。（战有失利，当为吏士引其过咎，令无惭愧，使复可使。）
又曰：上同无获，（将智与众同等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随众取同，故无功也。）上专多死，（将无明智，耻求贤问智，自专事为众所弊，故战多死也。）上生多疑。（将无义必，苟求全免害避难，则士多疑者也。）上死不胜。（将无善略，苟以死当敌，故不胜也。）凡民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视下如子，则民生爱；志意激扬，则民怨怒；使民以礼，征伐以义，则民死威；赏赐分明，则民死义；爵赏厚，则民死利。）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故知兵之术，人之司命，国家安民之主也。将者，国辅。辅周，则国必强；（将周密谋不泄也。）辅隙，则国必弱。
又曰：故君之所以患於军者三。三者何也？曰：不知军之不可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縻，御。）不知军中之事而同军中之政，则军士惑也；不知三军之任权而欲同三军之任，则军事覆疑。（不得其人也。）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而引胜；（引，夺也。）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司马法曰：进退惟时，无白寡人。）此五者，知胜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又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於君，合军聚众，汜地无舍，（无所依也。）衢地合交，（结诸候也。）绝地无留，（无久止也。）围地无谋，（发奇兵也。）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死难之地所不当从也，不得也。）军有所不击，（军难可击。以地险难，不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又利薄。）城有所不攻，（城小固粮饶，不可攻也。）地有所不争，（皆与上同操所以置华费而深入徐州拔十四县。）君命有所不受。（苟便于事，不苟于君命也。）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则知用兵矣。（九事之变。）将不通於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又曰：治人不知五变，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下五事也。）是故智者之虑必杂於利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杂於利而务可信，（计敌不能依五地为我害信，务为可信也。）杂於害而患可解。（并计于害，虽有患可解也。害中杂利，陷之死地而后生也。）趣之以利。（令自来也。）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安不忘危，常备之也。）无恃其不攻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恃吾不可攻。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勇无疑也。）必生可虏，（见利不进将怯弱必生之意，上下犹豫，可急而取。）忿速可侮，（忿疾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也。）廉洁可辱，（廉洁之人可污辱而致必来战。）爱人而烦，（出必所走，爱人者必倍道兼行救之，则烦劳也。）凡此五者，将之过，用兵之灾。覆军救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又曰：吏强卒弱，曰陷。（吏强欲进，卒弱辄陷，败也。）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大吏小将也，大将怒之，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也。）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为将若此，乱之道也。）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避锋，曰北。（兵势若此，必走也。）凡此六者，胜败之道，将之至任也。

又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起，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不得已而用兵）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合战，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不得以喜怒而用兵。）怒不可复喜，愠不可复悦，亡国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故曰：明主虑之，良将警之，此安国之道也。

《吴子》曰：人有三不和；不和於国，不可以出军；不和於军，不可以出阵；不和於阵，不可以进战。

又曰：将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戎者，虽克如始战。

《孔丛子》曰：子思居卫，言荀变於卫君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率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才可将。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三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长弃短，故材连抱而有数尺朽者，良工不弃，以其所妨者细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以三卵焉弃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卫君再拜曰：“谨受诏矣。”

卷二百七十三　兵部四

将帅下

《吕氏春秋》曰：管子言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生粟，尽地之利，臣不若宁邀，（邀乃戚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颜进谏以忠，不避死亡，不重贵富，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平原广城，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章宾胥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理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若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人臣也，用不能长之，而尽以五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能，又况於人主乎？

《淮南子》曰：中将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专用人与势，虽未能万全，胜钤必多矣。下将之用兵也，博闻而自乱，多知而自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是以动为人擒矣。今使两人接刃，巧拙不异，而勇士必胜者何也？其行之诚也。

又曰：鼓不与於五音，而为五音主；水不与於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故能调五音者，不与五音也；能调五味者，不与五味者也。是故将军之心，滔滔如春，旷旷如夏，湫如秋，典凝如冬。（典常凝正也，常正于冬也。）因刑而与之化，随时而与之移。夫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清音浊。观彼之所以来，各以其胜应之。是故扶义而动，推理而行，掩节断割，（掩，覆也。覆其节制断割之也。）因资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举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轻来；合如兕虎，敌故奔走也。

又曰：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所谓三隧者：上知天道，下习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从偃隧。）所谓四义者：便国不负兵，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辟罪。所谓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刚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谓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浊也，谋远而不可篡也，操固而不可迁也，明知而不可蔽也，不贪於货，不淫於色，不监於辨，不推於明，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谓至平，窈窈冥冥，孰知其情！发必中证，言必合数；动必顺时，解必中腠。（腠理。）通动静之机，明开塞之节。审举错之利害，若合符节。疾如广弩，势如发矢，一龙一蛇，动无常体。莫见其所中，莫知其所穷；攻则不可守，守则不可攻也。

《抱朴子》曰：良将，去如收电，可见不可追；留如丘山，可瞻不可动。

又曰：大将，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六韬》曰：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在其通达，不在一术也。

又曰：武王问太公曰：“论将之道奈何？”太公曰：“将有五才、十过。五才者，勇、智、仁、信、必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於人，信则不欺人，必则无二心。所谓十过者；将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喜利者，有仁而不忍於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用人者。是故兵者，国之大器，存亡之所由也。”

又曰：太公曰：“夜卧早起，虽剧不悔，妻子之将也；笃实希言，赋物平均，十人之将也；数行刑戮，不避亲戚，百人之将也；讼辩好胜，欲正一众，千人之将也；知人饥饱，念人剧易，万人之将也；战战忄栗忄栗，日慎一日，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人之将也；见贤进之，行法不枉，百万人之将也。知天文，悉地理，四海如妻子，此天师之主也。”
又曰：为将，冬日不衣裘，夏日不操扇，天雨不张盖。
又曰：武王曰：“吾欲令三军，亲其将如父母，攻城则争先登，野战则争先赴，闻金声则怒，闻鼓声则喜，为之奈何？”太公曰：“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士卒皆定次，将乃就舍；军不举火，将亦不食。”
《三略》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军幕未办，时不言倦。冬不服裘，夏不操扇，是谓礼也。
诸葛亮《兵要》曰：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扬名。
又曰：不爱尺璧而爱寸阴者，时难遭而易失也。故良将之趋时也，衣不解带，履不遗蹑。
又曰：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动也，如璧之不污。
又曰：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
桓范《世要论》曰：夫事之安危，实在於将。故曰：“将不知兵，以其主与敌；主不择将，以其国与敌也。”然择将者，不务求其策，而反先索其勇；不取之於威严，而用之於软缓。此所谓弃本而要其末也。
又曰：昔霸王之战，策贵庙胜，故曰上兵伐谋而战胜也。吴起临阵，推剑不持；项羽初学剑，後贵兵略。此勇难独用，况无勇乎。
又曰：太公誓师後至斩，故云执桴鼓、立军门，有不可犯之色也。严故能行其法，威故能著其恩也。
又曰：今之择将宜参准往古。古数诡於常时之法，得其状而责任之，所谓坐车上而御骐骥，不劳而致千里者也。
又曰：古之论将者，言长於计策而课以料敌，言善於治军则考以事政，勇於奋击则责以战斗。若无此三者，则不委之以境外之任，付之以安危之事。
蒋子《万机论》曰：知兵之将，国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无逮焉。吕望虽知，孙武虽晓，乐毅虽贤，白起虽武；夫齐之朽骨，吴之縻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岂可其糟粕，复得生而使之哉！固当出我民之最，择其智勇之长者，用其术略也。
又曰：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吞敌在将也。
《吴子》曰：凡人之论将，恒观之于勇，勇之于将乃万分之一耳。故《六韬》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为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子》曰：将者，勇、智、仁、信、严也。
又曰：三军之众，百万之师，张设轻重在於一人，谓之气机。道峡路险，名山大塞，十人所守，千人不过，是谓地机。善行间谍，分散其众，使君臣相怨，是谓事机。车坚舟利，士马闲习，是谓力机。此所谓四机者也。
又曰：夫将可乐而不可忧，谋可深而不可疑。将忧则内疑，（将有忧色，则内外相疑不相信也。）谋疑则敌国奋。（多疑则计乱，乱则令敌国奋也。）以此征伐，则可致乱。故将能清净，（应财曰：清不扰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受贤于群英之中，若吴纳范蠡、齐纳宁戚之类也。）能采善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裁厄难，（险、难、厄，皆悉明也。）能制军权。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将有不合去者，慰喻还之，若肃何追韩信。）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士卒若卑贱者贵之，昔吴起不与士卒同衣食者是也。）强者抑之，敌者残之，（卑中有贱而敌贵者，乱上下之礼残，杀之。）贪者丰之，（悬赏所以丰其心，所以使贪。）欲者使之，（临敌将战，有欲立功名，有欲利敌人者，皆许而使之，所谓使勇使贪。）畏者隐之，（士卒有所畏惧者，隐蔽於後，勿使为军锋。军败由锋怯。）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有谗斗之覆，信之。）毁者复之，（官职有毁废者，则修而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服者活之，（首服罪者活之。）降者说之，（说，舍。）获城者割之，（赏功臣也。）获地者裂之，（赐功劳者。）获国者守之，（得其国必封贤以守之。昔吴伐越得而不守，所以终败也。）获厄塞之，获难屯之，获财散之，敌动伺之，敌强下之，（敌阵强则下之与战。若齐师伐鲁鼓之，曹刿不动，三鼓破齐也。）敌凌假之，（敌之威势凌我而来，宜持以待之，勿与战。楚凌汉，求决一决，汉祖知弱不许之是也。）敌暴安之，（敌人为暴虐之行，则安之、劝之，所以怒我众也。昔燕伐齐田单不下，燕师掘齐人冢墓，田单安劝之是也。）敌勃义之，（敌为勃乱之事，则我修义以待之。彼勃我义，故克。）敌睦携之，顺举挫之，（举顺以挫逆也。）因势破之，放言过之。（放过恶言以诬诈敌人，以怒己众也。）此为将之道也。
又曰：故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赏罚不明，善恶无异，则有功之臣皆懈倦也。）将专己则下归咎，（专己自任，不与下谋，众皆归罪於将而责之。）将自臧则下少功，（臧，善也。将自伐动忘下自用者，故曰少功也。）将受谗则下有离心，将贪财则奸不禁，（上贪则下盗也。）将内顾则士卒淫。（内顾，思妻妾也。）将有一则众不服，有二则军无试，（试，法也。）有三则军乖背，有四则祸及国。
又曰：《军志》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将众如一体也。）攻敌欲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群心结，（结如一也。）攻敌疾则诈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将谋泄则军无势，以外窥内则祸不制，（窥，见也。谋泄则外见已情虚实，其祸不可制也。）财入营则众奸会。（凡为军使外人以财货入营内，则奸谋奄集其中也。）将有此三者，军必败也。”

又曰：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防虑，不能从谋，故去之。）将无勇则吏士恐，（将怯则下无所恃，故恐也。）将迁怒则军士惧。虑也，谋也，将之所重；勇也，怒也，将之所用意。故曰：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人可烦也。此五者，将兵之过，用兵之灾也。

又曰：凡战之要，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兴也。其将愚而信人，可谋而诈；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礫，可离而间，将怠士懈可潜而袭。智而心缓者可迫也，勇而轻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诱也，贪而喜利者可袭也，仁而不忍於人者可劳也，智而心缓者可惊也，信而喜信於人者可诳也，廉洁而不爱人者可侮也，刚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心喜用於人者可使人欺也。此皆用兵之要，为将之略也。

何晏《韩白论》曰：此两将者，殆蚩尤之敌，盖开辟所希有也。何者为胜也？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为出奇无穷。欲窥沧海，白起为胜。若夫韩信，断幡以覆军，拔旗以流血，其以取胜，非复人力也，亦可谓奇之又奇者哉。白起之破赵军，诈奔而断其粮道。取胜之比，皆此类也。所谓可奇於不奇之间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班叔皮《王命论》曰：是时，陵为汉将，而母获於楚。

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曰：赏茂通侯，荣高列将。

潘安仁《西征赋》曰：萧、曹、魏、丙之相，辛、李、卫、霍之将，御使则苏属国，震远则张博望。（属国，苏武。博望，张骞。）

范晔《二十八将传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咸能感会风□，奋其知勇。议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职，至使英资茂绩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图远算，固将有以为尔。若乃王道既晦，降及霸德，犹能受授惟庸。勋贤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赵之同列文朝，可谓兼通矣。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於翼扶王运，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缯盗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菹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讫於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绅道塞，贤能蔽壅。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永宁年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於南宫□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依其大第，系之篇末，以志功次云尔。

卷二百七十四　兵部五

命将

《礼记》曰：诸侯赐弓矢，然後专征；赐斧钺，然後专杀。

《史记□留侯世家》曰：黥布反，上欲使太子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无异使羊将狼也。”

又《冯唐》曰：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

又《淮阴侯传》曰：信数与萧何曰：“信虽为将，信必不留。”汉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

《汉书》曰：萧何追韩信，还，汉王曰：“以为大将。”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宜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後汉书□陈龟传》曰：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

挚虞《新礼》曰：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於朝堂。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

崔豹《古今舆服注》曰：得赐黄钺，则斩持节将。

《淮南子》曰：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耳。今国有难，请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宿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主亲操钺持头，授将军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又复操斧持头授将军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将以授斧钺，答曰：“国不可从外治也，军不可从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钺之威，臣无还，愿君亦无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许，臣不敢将。君若许之，臣辞而行。”乃剪爪，（前长爪，送终之礼，去其手足爪也。）设明衣，（明衣，丧衣也。在于暗冥，故言明。）凿凶门而出。（凶门，北出门也。将军之出，以丧礼乐之，以必死也。）乘将军车，载旌旗斧钺，其临敌决战，不顾必死，无有二心。是故无天於上，无地於下，无敌於前，无主於後，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利合於主，上将之道也。如此，则智者为之虑，勇者为之斗。气厉青□，疾如驰骛。是故兵未交接，而敌人恐惧。若战胜敌奔，赏吏迁官；顾反於国，放旗以入，乃缟素辟舍，请罪於君。君曰：“赦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胜三年反舍，（大胜敌者，还三年，乃反故舍。）中胜二年，下胜期年。兵之所加者，必无道之国也。故能战胜而不报，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将不夭死，五丰昌，风雨时节。战胜於外，福生於内，是故名必成而後无馀害矣。

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曰：昔汉光武命将，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从事。

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曰：朝为仇虏，夕为上将。

冯衍《与田邑书》曰：今以一节之任，建三军之威，岂特宠其八尺之竹、牦牛之尾也！

易将

《史记》曰：秦师伐赵，王使廉颇御之。颇固壁不战，赵王惑秦之间，以赵奢之子代颇，赵师大败。

《後汉书》曰：光武遣冯异代邓禹，车驾送之河南，赐以乘舆、七尺具剑。（具，谓以宝玉装饰之。《东观汉记》作玉具剑。）

《晋书》曰：石苞为淮北监军，王琛所奏与吴人交通。先时望气者云“东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帝甚疑之。会荆州刺史胡烈表吴人欲大出为寇，苞亦闻吴师将入至，乃筑垒遏之以自固。帝闻之，谓羊祜曰：“吴人每来，常东西相应，岂石苞果有不顺乎？”祜深明之，而帝犹疑焉。命苞子乔为尚书郎，上召之，经日不至。帝谓为必叛，欲讨而隐其事，遂下诏以苞不料贼势，筑垒遏水，劳扰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义阳王望率其大军征之，以备非常。又敕镇东将军琅邪王自下邳会寿春。苞用掾孙铄计，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闻之，意解。及苞诣阙，以公还第。苞自耻受任无效而无怨色。

又曰：镇南将军杜元凯都督荆州诸军事，袭吴西陵督张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吴之名将，据要害之地，耻无备取败，不以实闻於孙皓。元凯欲间吴边将，乃请还其所获之众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晋军将至，使将帅移易，成倾荡之势，竟殄灭焉。

《北史》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迟迥据相州举兵。隋文遣郧公韦孝宽（郧，音云。）为东道元帅，师次沁水，水涨，兵未得渡。吏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欣、崔弘度等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骚骚，人情大异。”文帝以为忧，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独进计云：“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得使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尽腹心，前遣之人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逃逸，便须禁固，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奢之子以之败赵。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文帝大悟，即令高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成大功。
《战国策》曰：昌国君乐毅为燕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下七十馀城，尽郡县之以属燕，惟莒、即墨二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齐人反间，疑乐毅，而使骑劫代之，乐毅奔赵。
老将
《史记》曰：秦始皇问李信曰：“吾欲攻荆，用几何人而足？”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断壮勇，其言是也。”王翦因谢疾，归老於颍阳。李信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得顿舍，大破李信军。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颍阳谢翦曰：“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将军独忍弃寡人乎？”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惟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将六十万人，始皇自送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翦曰：“为大王将，有功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或曰：“将军乞贷亦已甚矣。”翦曰：“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翦果代信击荆。大破荆军，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
《汉书》曰：西羌反时，赵充国年七十馀，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无逾于老臣耳。”上遣焉，问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俞度，（俞，遥也，三辅言也。）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充国日飨军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责曰：”汝无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欲一斗而死，可得耶。
又曰：元狩四年，大将军大击匈奴，李广数自请行。上以为老，不许；良久乃许之。大将军阴受上旨，以为李广数奇，（不偶也。）无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时公孙敖亡道。徙广，广或失道。大将军使长史持□醪遗广，因问失道状。长史急责广之莫府上簿。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谓其麾下曰：“广结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徙广部行回远，又迷失道，岂非天哉！终不能复对刀笔吏。”遂引刀自刭。而百姓闻之，知与不知，皆为垂泣。
《东观汉记》曰：马援，字文渊。建武二十四年，威武将军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

《宋书》曰：沈庆之讨竟陵王诞。庆之至城下，诞登楼谓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为来？”庆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劳少壮，故使仆来耳？”

《梁书》曰：王神念少善骑射，及老不衰，尝於武帝前手执二刀盾，左右交度，驰马往来，冠绝群伍。

《後魏书》曰：中山王英之征义阳，傅永为宁朔将军、统军，当长围遏其南门。萧衍将马仙卑连营稍进，规解城围。永谓英曰：“凶竖驰突，意在决战。雅山形要，宜早据之。”英沉吟未决，永曰：“机者如神，难遇易失，今日不去，明朝必为贼有，虽悔无及。”英乃分兵，夜筑城於山上，遣统军张怀等列阵於山下以防之。至晓，仙卑果至，怀等战败，筑城者悉皆奔退，仙卑乘胜直趋长围，义阳城人复出挑战。永乃分兵付长史贾思祖，令守营垒，自将马步千人南逆仙卑。ㄈ甲挥戈，单骑先入，惟有军主蔡三虎副之，馀人无有及者。突阵横过，贼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复入，洞大破之，斩仙卑子。仙卑烧营席卷而遁。英於阵谓永曰：“公伤矣，且还营。”永曰：“昔汉祖扪足，不欲人知。下官虽微，国家一帅，奈何使虏有伤将之名！”遂与诸军追之，极夜而反，时年七十馀矣。三军莫不壮之。

又曰：毕众敬爵为东平公，善自奉养，必致他方远味。年已七十，鬓皓白，而气力未衰，据鞍驰骋，有若少壮。笃於姻亲，深有国士之风。太和中，高祖宾礼旧老，众敬与咸阳公高允引至方山，虽文武奢俭，好尚不同，然与允甚相爱敬，接膝谈款，有若平生。後以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众敬临还，献真珠四具、银装剑一口、刺虎矛一枚。

《後周书》曰：梁台不过识千馀字，口占书启，词意可观。年过六十，犹能被甲跨马，足不蹑蹬。驰射弋猎，矢不虚发。

《隋书》曰：开皇初，突厥寇边，燕、蓟多被其患。总管李崇为虏所杀，周瑶拜为幽州，总管六州五十镇诸军事。摇修鄣塞，谨斥堠，边民以安。後六载，徙为寿州。初，自以年老，乞骸骨，上召之。既引见，上劳之曰：“公积行累仁，历仕三代，克终富贵，保兹遐寿，良足善也。”赐坐褥，归於第。岁馀，终於家。

又曰：贺若谊为泾州刺史。时突厥屡为边患，朝廷以谊素有威名，拜灵州刺史，进位柱国。谊时年老，而筋力不衰，犹能重铠上马，为北夷所惮。数载，上表乞骸骨，优诏许之。谊家富於财，于郊外构一别庐，多植果木。每邀宾客，列女乐，游集其间。卒於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良将上
《论语》曰：子曰：“孟之反不伐。”孔注曰：“鲁大夫孟之侧也，与齐战，军大败。不伐者，不自伐其功也。”
《孝经左契》曰：将军顺虎衔珠，大夫正海出鱼。
《抱朴子》曰：良将刚则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则象渊，可观而不可入。去如收电，可见而不可得；留如山岳，可瞻而不可量。
《唐子》曰：良将如泉如山，不知其欢戚也。
《史记》曰：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起，起取齐女为妻，而疑之。起遂杀妻，明不为齐也。鲁卒以为将，大破齐，後之魏。
又曰：陈胜之反秦，使王离击赵王及张耳巨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
又曰：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李克曰：“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於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
《汉书》曰：杜业曰：“窃见朱博忠信勇猛，材略不世出，诚国家雄俊之宝臣也，宜征博左右，以镇天下。此人在朝，则陛下可高卧矣。”
又《谷永传》曰：平阿侯谭位特进，领城门兵。永闻，与谭书曰：“君侯躬周、召之德，执管、晏之操，敬贤下士，乐善不倦，宜在上将久矣。属闻以特进领城门兵，（属，之欲切。）愚窃不为君侯喜，宜深辞职，自陈浅薄不足以固城门守，收太伯之让，保谦谦之路，阖门高枕为智者。”谭得书大感，遂辞让不受领城门职。
又曰：霍去病为骠骑将军，上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不灭，无以家为。”
又曰：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汉飞将军。”广历七郡太守，前後三十馀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馀财，不言生产事。
又曰：李广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其燕太子丹者也。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文帝曰：“惜广不逢时，令当高祖世，万户侯岂足道哉！”
又曰：剧孟，洛阳人也。以任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大尉，乘传东，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大将得之若一敌国。
又曰：沛公入咸阳，诸将皆争赴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得图书故也。
《後汉书□景丹传》曰：帝曰：“景将军，北州大将是其人也。”
又《马武传□论》曰：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咸能感会风口，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智能之士也。
又《贾复传》曰：世祖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也；不然，失吾名将。”
又曰：冯异大破赤眉於崤，玺书曰：“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者也。”
又曰：耿秉能说《司马兵法》，尤好将帅之略。
又曰：冯异字公孙。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东观汉记》曰：《续汉书》云：异敕吏士，非交战受敌，常行诸营之后，相逢引车避之，由是无争道变斗者也。）进止皆有表识，（言其进退有常处。）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并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光武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隶，属也。袁山松书曰：先时诸将同营，吏卒多犯法。）军士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
又《邓禹传》云：赤眉遂入长安。是时三辅连覆败，赤眉所过残灭贼，百姓不知所归。闻禹乘胜克而师行有纪，（纲纪也，言有条贯而不残暴。）皆望风相携负以迎军，降者以千数，众号百万。禹所止辄停车住节，（住或作柱。）以劳来之，父老童稚垂戴白，（垂发，童幼也。戴白，父老也。）满其车下，莫不感悦，于是名震关西。帝嘉之，数赐书褒美。
又曰：窦融以兄弟并受爵位，久专方面，惧不自安，数上书求代。诏报曰：“吾与将军如左右手耳，（韩信亡，萧何自追人，人曰：“丞相何亡。”高祖闻之，如失左右手。见前书。）数执谦退，何不晓人意？勉循士人，莫擅离部曲。
又曰：诸将每论功自伐，贾复未尝有言。帝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曰：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遐，出号名将。
又曰：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人也。长沙蛮寇益阳，荆南皆没。於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军长沙，进击武陵蛮夷，荆州平定，诏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於从事中郎。
《东观汉记》曰：上自征隗嚣至漆，诸侯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未决，会召马援，因说隗嚣将帅土崩之势、兵进必破之状於上前聚米为山，指画形势。器众大溃。
又曰：吴汉当出师，朝受诏，夕即引道，初无办严之日，故能常任职，以功名终。
又曰：吴汉常属吏士治兵事，上时令人视吴公何为，还言曰：“方修攻具。”上曰：“吴公隐若一敌国矣。”
《魏志》曰：诸葛亮斜谷出军至武功，司马宣王御之。亮挑战，宣王不出。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之妇人巾帼，宣王怒，表请决战，天子不许，遣辛毗仗节立於军门以制之。会亮病卒，归，宣王不敢追之而退。百姓为之语曰：“死诸葛走生仲达。”宣王曰：“吾便料死故也。”宣王案幸亮营垒处，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李典，字曼成。好学问，贵儒雅，不与诸将争功。敬贤士大夫，恂恂若不及。

又《任城王传》曰：太祖问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至彰，曰：“好为将。”

又曰：刘晔谓太祖曰：“诸葛亮明於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

又曰：贾逵，字梁道，河东人。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

《蜀志》曰：邓芝为大将二十馀年，赏罚明，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馀财。

又曰：关羽，字□长。亡命奔涿郡。先主於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晋书》曰：应詹迁南平太守。镇南将军山简复假詹督五郡军事。会蜀贼杜畴作乱，金宝溢目，詹一无所取，惟收图书，莫不叹之。

又曰：周访威风既著，远近悦服，智勇过人，为中兴名将，性谦虚，未尝论功伐。或问访曰：“人有小善，鲜不自称。卿功勋如此，初无一言，何也？”访曰：“朝廷威灵，将士用命，访何功之有！”

又曰：苏峻平论功，顾众推功於蔡谟，谟以众唱谋，非己之力，俱表相让，论者美之。

又曰：苻坚众号百万，次於淝水，谢玄入问计，谢安无惧色，方与玄围棋，游涉至夜乃还。指受将帅各当其任。玄等破坚，驿书至，安对客围棋，看书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客问，徐答“小儿辈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也。

又曰：帝谓纪瞻曰：“卿虽疾病，为朕卧护六军，所益多矣。”

又《羊祜传》曰：吴人寇弋阳、江夏，略户口，诏遣侍臣移书诘祜不追讨之意，并欲移州复旧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阳八百里，皆知贼去亦已经日矣。步军方往，安能救之哉！劳师以免责，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皆与州相近，以兵势好合恶离。疆埸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辄徙州，贼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者。”使者不能诘。

又曰：羊祜入朝，武帝遣中书令张华问其筹策。祜曰：“今主上有禅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混一六合，以兴文教，则主齐尧、舜，臣同稷、契，为百代之盛。若孙皓不幸而残，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患乎？”华深赞成其计。祜谓华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护诸将，祜曰：“取吴不必须臣自行，但既平之後，劳圣虑耳。功名之际，臣所不敢居。事当有所付受，愿审择其人。”疾渐笃，乃举杜预自代，寻卒。

又曰：毛穆之镇广陵，迁右将军、宣城内史、假节，镇姑熟。穆之以为戍在近畿，无复军惊，不宜加节，上疏辞让，许之。

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陆人。少为吴牙门将陶丹给使。吴平，徙江夏。伺有武勇，讷口，不知书，为郡将督，见乡里士大夫，揖称名而已。及为将，遂以谦恭称。

又曰：邓遐，字应远。勇力绝人，气盖当时，人方之樊哙。桓温以为参军，数从温征伐。历冠军将军，数郡太守，号为名将。襄阳城北沔有蛟，常为人害，遐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数段而出。

又曰：刘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画。

干宝《晋纪》曰：文淑，字次骞，小名鸯，有武力筹策。杨休、胡烈为虏所害，武帝西忧，遣淑出征，所向摧靡，秦凉遂平，名震天下。为东夷校尉，姿器膂力，万人之雄。

《慕容盛载纪》曰：尚书左仆射领中军熙从征句骊、契丹，皆勇冠诸将。

又曰：皇甫真，字楚季。弱冠以高才随慕容评攻邺都，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惟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

《二石伪事》曰：郭权降石虎，虎问权曰：“卿若得吾者，当杀不？”权曰：“若登时得至尊，必杀不疑也。”虎曰：“卿健将也。”因与共言事。

崔鸿《前燕录》曰：张蛙本姓弓，上党人也。膂力过人，能曳牛走。坚甚宠之，常侍左右，终为名将。所在有殊功，世称邓羌、张蚝皆万人敌也。

《宋书》曰：姚泓屯军长城下，王镇恶抚慰士卒，乃以身先士众，腾跃争先，泓众一时奔溃。泓妻子归高祖降将，至京，镇恶於灞上奉迎，高祖劳之曰：“成吾霸业者，真卿也。”镇恶再拜。谢曰：“此明公之威，诸将之力，镇恶何功之有焉！”笑曰：“卿欲学冯异耶！”

又曰：桓玄云：“刘毅勇冠三军，当今实为无敌。”

又曰：刘顺幢主樊僧爱勇冠三军，军中皆惧。

《齐书》曰：曹景宗，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万人。及克马圈，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後，景宗退无怨言。

又曰：垣崇祖初见高帝，便自比韩信、白起，咸不信，惟上独许之。及破魏军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进为都督。

《梁书》曰：冯道根每征伐，终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监功之多少，吾将何事。”武帝常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美其口不论勋，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

《梁後略》曰：陆纳分其众，轻舸掩袭巴陵，晨至城下，骠骑始命诸将会议。乃出自垒门，坐胡床以望之。贼乘水来攻，矢下如雨，人情骚扰，莫不震惧。而骠骑方食甘蔗，曾无遽色。

又曰：齐遣其将窦泰趋潼关。太祖将袭秦，众咸难之，太祖问策於宇文深，深对曰：“窦氏，欢之骁将也，每仗之以为御侮。”

《北齐书》曰：刘丰，本出河间乐城。丰有雄姿壮气，果毅绝人；有口辩，好说兵事。

又曰：辛术，字怀哲，陇西狄道人也。清俭寡欲。及平楚定淮南，凡诸货物一毫不犯，惟收典籍，多是晋、宋、齐、梁时佳本，鸠集万有馀卷。

卷二百七十六　兵部七

良将下

《後周书》曰：王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城既无外援，亦无叛者。思政常以勤王为务，不营资产。尝被赐园池，思政出征後，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无蓄各。

又曰：元定有勇略，每战必陷阵，然未尝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诸将亦称其长者。

又曰：蔡少有大志，与乡人李穆，布衣齐名。尝相谓曰：“大丈夫当建立功名，以取富贵，安能久处贫贱耶！”言讫，各大笑。穆即申公，后皆如其言。

又曰：王罴为华州刺史。时茹茹渡河南寇，候骑已至幽州。朝廷虑其深入，乃征兵发士马，屯守京城，堑诸街巷，以备侵轶。右仆射周惠达召罴议之。罴不应命，谓其使曰：“若茹茹在渭北者，王罴率乡里自破之，不烦国家兵马。何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惊动，由周家小儿性怯致此。”罴轻侮权势，守正不同，皆此类也。

又曰：刘亮，本名道德。累迁左大都督，从擒窦泰，复弘农与沙苑之後，并力战有功，迁车骑大将军，开府，封长广公。亮以勇敢见知，为当时名将，并屡陈谋策，多合机宜。太祖谓之曰：“卿文武兼资，即孤之孔明也。”乃赐名“亮”，并赐姓侯莫陈氏，出为东州刺史。卒，丧还京师，太祖亲临之，泣而谓人曰：“股肱丧矣，腹心何寄！”

又曰：王杰，本名文达。太祖奇其才，擢授扬烈将军、羽林监，寻加都督。太祖尝谓诸将曰：“王文达，万人敌也，但恐勇决太过耳。”复潼关，破沙苑，争河桥，战邙山，皆以勇敢闻。亲待日隆，赏赐加於伦等。於是赐姓宇文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于谨平江陵还，太祖亲至其第，宴语极欢。赏谨奴婢一千口，及宝物，并金石丝竹乐一部。谨自以久当权，位望隆重，功名既立，愿保优闲。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着铠甲等。太祖识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岂得便尔独善。”遂不受。
又曰：蔡，字承先。有膂力，便骑射。从征伐，常溃围陷阵，为士卒先。军还之日，诸将争功，终无所竞。太祖每叹之，尝谓诸将曰：“承先口不言勋，孤当代其论叙。”其见知如此。
《三国典略》曰：周高琳每征战，勇冠诸军。太祖谓之曰：“公即我之韩、白也。”
又曰：胡僧为梁名将，常以鼓吹置於斋中，恒坐对之，以自娱玩。或谏之曰：“公名望隆重，朝野具瞻，此是羽仪，可自居外。”僧曰：“我性爱之，恒须见耳。”
又曰：北齐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光禄大夫那瑰之子也。世性敦直，善骑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神武戒文襄曰：“有谗此人者，勿信之。”文宣尝与金宴射，亲持槊走马以拟金胸者三，金坚不动。赐帛千匹，因过其宅，置酒作乐。
《北史》曰：隋文帝尝从容命高与贺若弼言及平陈事，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後於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将论功！”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
又曰：周将王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着破衣弊甲，敌人疑非将帅，故得免。
又曰：韩果从平窦泰於潼关，周文依其规画，军以胜返，赏真珠金带一腰。
《隋书》曰：李密，父宽，骁勇善战，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山郡公，号为名将。
又曰：史万岁少英武，善骑射，骁捷若飞。好读兵书，兼精占候。
又曰：宇文忻每参帷幄，出入卧内，禅代之际，忻有力焉。後拜右领军大将军，恩赐弥重。忻妙解兵法，驭戎齐整，当时六军有一善事，虽非忻所建，在下辄相谓曰：“此必忻法也。”其见推服如此。
又曰：薛世雄，性廉谨，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帝由是嘉之。帝尝从容谓群臣曰：“我欲举好人，未知诸君识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皆称善。帝复曰：“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於是超拜右翊卫将军。
又曰：杨玄感欲立名，阴求将领。谓兵部尚书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国思，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裔，何以塞责！若方隅有风尘之警，庶得执鞭行阵，少展丝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顾谓群臣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於是赍物千段，礼遇益隆。
又曰：突厥入朝，上赐之射，突厥一发中的。上曰：“非贺若弼无能当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咒曰：“若赤诚奉国者，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既射，一发而中。上大悦，顾谓突厥曰：“此人天赐我也！”
《唐书》曰：刘黑闼为窦建德将奇兵，东西掩袭，多所克获，每临危难而色不变，军中号为“神勇”。
又曰：屈突通平薛仁杲之际，宝物山积，诸将争取。通一无所犯。高祖闻之，曰：“通清正奉国，著於终始，名下定不虚也。”赐金银六百两，杂彩千段。
又曰：右武侯将军张士贵破反獠而还，太宗劳之曰：“闻公亲蒙矢石，为士卒先，虽古名将无以加也。朕尝闻以身报国者不顾性命，尝闻其语未睹其实，於公方见之矣。”
又曰：文德皇后之葬也，段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宿於章武门。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将军处，宇文士及开营内使者，志玄闭门不内，曰：“军门不可夜开。”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伪。”竟停使者至晓。太宗闻而叹曰：“此真将军也，周亚夫何以加焉。”
又曰：霍王元范，高祖第十四子也，母曰“张美人”。元范少善骑射，初为吴王时，尝从太宗游猎，遇群兽，命射之，矢不虚发，兽无遗者。太宗抚其背曰：“汝才艺过人，恨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安乎！”
又曰：王君廓统兵经略东都，王世充将郭士行、许罗汉前後入掠。君廓辄击退之，拜右武卫将军。诏劳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贼一万，自古以少击众未之前闻！非惟骁勇绝人，亦足以显卿忠节也。”
又曰：突厥入寇，王君廓邀击破之，俘斩二千馀人，获马五千匹。高祖闻而大悦，征之入朝，赐与御马，令殿廷乘之而出。又谓侍臣曰：“吾闻蔺相如叱秦王，目眦出血。君廓往击，建德将出战，徐遏之，君廓愤发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常例赏之。”复赐锦袍金带，还领幽州。
又曰：高宗时，吐蕃陷安西四镇。长寿初，蕃军逼安西府，则天令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将军阿史那忠节等，率师拒之。孝杰至安西，合战屡捷，大破蕃军，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而还。则天大悦，谓侍臣曰：“昔贞观年中俱统得此蕃城，其後西陲不守，并陷吐蕃。今既复旧，边境自然无事。孝杰建兹功效，竭尽款诚，遂能裹足徒行，身与士卒齐力。如此忠恳，深足可嘉。”迁左卫大将军。
又曰：薛仁贵击九姓突厥於天山，军将发，高宗出甲，令仁贵射之，射穿五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九姓众十馀万，令骁健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箭，中三人，其馀下马请降，并坑之。更就碛北安抚馀众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将士长歌入汉关。”

又曰：刘仁轨，显庆四年，出为青州刺史。五年，大军征辽，令仁轨监统水军，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随军自效。寻检校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仍别领水军二万袭破倭贼数万於白波，虏获船舰四百馀艘。倭及耽罗等国皆遣使诣之请降。初，仁轨将发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耳！”乃於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人怪其故，答曰：“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至是果以军功显正，除带方州刺史。

又曰：郭元振为安西大都护。时安西突厥首领乌质勒部落强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帐计会军事。时天大雪，元振立於帐前，与乌质勒言议，须臾，雪深风冷，元振未尝移足，乌质勒年老，不胜寒苦，会罢而死。

又曰：李晟，临洮人也，祖思恭，父钦，代居陇右，尝为裨将。晟数岁而孤，事母以孝闻。少雄烈，有材力，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有骁将乘城拒斗，颇多杀士卒，忠嗣募军中能射者射之。晟乃引弓，一发而毙，三军大呼。忠嗣厚赏之，因抚其背曰：“此万人之敌也。”

又曰：贞元五年九月，马燧与太尉晟召见於延英殿，上喜其有大勋力，皆图形於凌烟阁，列於元臣之次。九年十月，召见延英殿，因拜，手仆於地，上亲起之。

又曰：王栖耀，性谨厚，善骑射。始起兵，涉寇境太深，遇游骑四合，百步内立表俾之环视，发必破的。虏相顾恐惧，徐而解去。尝猎会稽山中，有逸林白额兽卒起草中，应弦而毙。在苏州尝与诸文士游虎丘寺，平野霁日，先一箭射空，再发贯之，江东文士自梁肃已下歌咏焉。

又曰：李既执送吴元济，裴度建彰义军节，拥降卒万馀人次入焉。李具候度马首。度将避之，曰：“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请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礼受谒，众耸观焉。明日，以师还于文成栅。度乃视节度使观察及刺史事，蔡人大悦。

又曰：李光颜为河东裨将，讨李怀光、杨惠琳皆有功。後随高崇文平蜀，搴旗斩将，出入如神，由是稍稍知名。授兼御史大夫。时兄光进官亦至兼御史大夫，军中号曰“大大夫”、“小大夫。”

《国语口周语》曰：邵公告单公曰：“晋有三伐，勇而有礼，返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舍之，仁也。”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河上公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当果敢推让，勿自伐取其美也。”
《六韬》曰：兵入殷郊，见太公曰：“是吾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据而鹰峙，威怒自副，见利欲发，进不顾前。”后见武王曰：“是新君也，见敌不怒。”
《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曰：“紫髯将军长上短下谁也？”答曰：“是孙会稽。”
《会稽典录》曰：张立之为人刚毅，志意慷慨。太祖尝抑之曰：“尔不念诗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谓左右曰：“丈夫当为卫、霍，将十万，驰沙漠，驱戎狄，立功建号耳，何能作博士耶！”
《荆州记》曰：邓遐，襄阳人也。勇力绝人，历位冠军将军、数郡太守，号名将。
袁子《世说》曰：吕布之破也，太祖给众官军乘，使取军中物惟所欲。众人皆重载，惟袁涣取书数百卷、资粮而已。众人闻之大惭。
刘向《新序》曰：孙武、乐毅之徒，皆前世之贤将也。久远深奥，其事难知。至於吴汉，近时人耳，起於贩马，立为良将，乘名竹帛，天下归德，此可慕也。

卷二百七十七　兵部八

儒将

《左传》曰：晋谋元帅，赵衰曰：“郤说礼乐而敦诗书，以将中军。”
《汉书》曰：冯奉世以良家子选为将，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涉大义，读史书。
《後汉书》曰：马援闲於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太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常言：“伏波论兵，与我意合。”每有所谋，未尝不用。
又曰：祭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虽在军旅，不忘俎豆。
又曰：贾复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於学，将相之器也。”
又曰：贾复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与高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广雅》曰：剽，削也。谓除甲兵。《东观汉记》曰：复阖门养威，重授《易经》，起大义。）帝深然之，遂罢左右将军。复以候就第，加位特进。
《吴书》曰：鲁肃为人方严。寡于玩饰，内外节俭，不务俗好，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书。又善谈论，能属文辞。思弘远，有过人之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瑜之後，肃为之冠也。
《晋书》曰：杜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有大事，辄居将帅之列。
又曰：刘毅征卢循，败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毅自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馀也。
又《载记》曰：石勒雅好文学，虽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後，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
《宋书》曰：沈庆之尝对上为诗，令仆射颜师伯执笔，庆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时运昌。老朽筋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此圣代，何愧张子房。”并叹其辞意之美。
《梁书》曰：曹景宗大破魏军，振旅凯入，帝于华光宴饮，因令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已尽，惟馀“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路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欣然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史。
《北史》曰：周文帝宴群公，卿士仍赋诗言。高琳诗末章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犭熏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
《後魏书》曰：韦为东豫州刺史。以蛮俗荒梗，不识礼仪，乃表立太学，选诸郡生徒於州检教。又于城北置崇武馆以习武焉。境内清肃，还迁大将军。
又曰：征虏将军刘藻涉猎群籍，美谈笑，善与人交，饮酒至一石不乱。
《後周书》曰：宇文显和性矜严，颇涉经史，膂力绝人，弯弓数百斤，能左右驰射。
又曰：贺拔胜长於丧乱之中，尤工武艺，走马射飞鸟，十中其五六。太祖每云：”诸将对敌，神色皆动，惟贺拔公临阵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任始爱坟籍，乃招引文儒讨论义理。性又通率，重义轻财，身死之日惟随身兵仗及书千馀卷。
《隋书》曰：高祖有平南之志，访可任者。高曰：“朝臣之内，文武才无出贺若弼者。”高祖曰：“得之矣。”於是拜弼为吴郡总管，委以平陈之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
又曰：周罗初仕陈，为太子左卫率，信任逾重，时参宴席，陈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後也？”都官尚书孔范对曰：“周罗执笔制诗，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後。”自是益见亲礼。
又曰：于仲文讨高丽，大破之。至鸭绿水，高丽将乙支文德诈降，来入其营。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乙支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来，仲文将执之。时尚书右丞刘士龙为慰抚使，固止之，仲文遂舍文德。寻悔，遣人绐文德曰：“更有言议，可复求也。”文德不从，遂济，仲文选骑渡水追之，每战破贼。文德遗仲文诗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穷地理。战胜功既高，知足愿云止。”仲文答书谕之，文德烧栅而遁。
《唐书》曰：调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傅叛，单于府所管二十四州皆叛应之。单于都护萧嗣业率兵讨之，被阿史德掠其粮车，兵多饿死，由是大败。朝廷忧之，遣礼部尚书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诸军三十万进讨。行俭至朔州，知贼掠嗣业粮运得胜，乃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猛士五人，持陌刀劲弩，又以羸兵数百援之，兼伏精兵于险厄处。虏见粮车果大至，羸兵才斗，弃车而走，贼驱车就泉井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敌众大骇，奔散。伏兵险发，虏骑擒戮殆尽。自是续遣粮车，虏望之不敢逼。粮饷即通，进兵屡捷。行俭终擒温傅，再平突厥。
又曰：娄师德，弱冠进士擢第，累补监察御史。上元初，吐蕃犯塞，有诏募勇士以讨之，师德抗表应募，请为猛士击虏。高宗大悦，特假朝散大夫，从军西讨，频立战功，迁殿中，改授金吾将军、丰州都督。则天降书劳之，曰：“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劳，两军镇兵咸得支给，览以嘉尚，忻悦良深。”召为夏官侍郎，俄拜凤阁侍郎，同平章事，改纳言。
又曰：娄师德颇有学术，器量宽厚，喜怒不形於色。专综边任三十馀年，恭勤接下，孜孜不怠。当危乱之际，族灭者相继，师德出将入相，能以功名始终，识者多之。
又曰：永徽中，薛仁贵平百济，高宗令别将摄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留兵镇守，诏仁贵班师还。高宗劳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後奏请，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将，何得然也？”对曰：“非臣所能，皆刘仁轨之所为也。”帝深加叹赏，超仁轨六阶正，授带方州刺史。仁贵初平百济，合境凋残，僵尸相属。仁轨始令收敛骸骨，瘗埋吊祭之。校计户口，署置官长，开通道路，整理村落，补葺堤堰，修复陂塘，劝课耕种，赈贷贫乏，存问孤老。颁宗庙忌讳，位皇家社稷。百济馀众，复安生业。仁轨位至中书令。
又曰：御史大夫唐休有文武才。贞观元年为陇右大使，大破吐蕃大将麴莽布支於凉州洪源谷。凡六战六捷，破虏筑京观而还。後吐蕃使来朝，尝因侍宴蕃使屡觇休。则天问其故，对曰：“往岁洪源战时，此将军雄猛无比，杀臣将士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今愿识之。”则天大加叹异。休尤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亘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长安中，西突厥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安西道阻，表疏相继。则天召休与宰相商度事势，俄顷间草奏便施行。後十馀日，安西诸州请兵应接，一如休所画。则天谓之曰：“恨用卿晚。”用迁夏官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仍谓魏元忠曰：“休谙练边事，卿等十不当一也。”

又曰：宰相张说出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开元九年，胡贼康待宾据长泉镇叛，与党项连结，攻陷兰池等六胡州。诏说与朔方军大使王合势进讨。贼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说统马步万人出合河关掩击，大破之。追至骆驼堰，胡及党项自相疑贰，乃散。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副使史宪请尽诛党项，说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尽诛之，是逆天道。”因奏置麟川，安置党项馀众。其年，说自兵部尚书进同平章事。十年，又敕说为朔方军节度大使，往巡五城，处置兵马。时降胡康愿子自立为可汗，举兵掠监牧马，西河涉出塞。说收兵讨而擒之，以献，徙其家属於木盘山。其党悉平，获男女三千人。於是移河曲六胡州残胡五万馀口配之於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地。先是，缘边镇兵常六十万，说以边寇渐平，奏罢二十馀万，勒还农亩。玄宗颇以为疑，说奏曰：“臣久在疆埸，具悉边事，御敌制胜不在多驱闲冗。陛下若以为疑，臣请阖门百口保之。以陛下之明，四夷畏服，必不虑减兵而招寇也。”玄宗从之。时当蕃卫士，浸以贫弱，逃亡略尽，说建策请一切罢之，别召募强壮，令其宿卫，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必争来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人，分击诸卫，广骑是也。

又曰：吴元济据蔡州叛，王师讨伐，诏柳公绰以鄂兵五千隶安州刺史李听，率赴行营。公绰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耶？”即日上奏。愿自征行。许之。公绰自鄂济江，直抵安州，李听以廉使之礼事之。公绰谓之曰：“公所以属负弩者，岂非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两郡守耳，何所统摄乎？以公名家晓兵，若吾不足以指麾，则当赴阙。不然，吾且署职名，以兵法从事矣。”听曰：“惟公所命。”即署听为鄂岳都知兵马使、中军先锋、行营马步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选卒六千属听，戒其部校曰：“行营之事，一决都将。”听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其出权制变，为当时所称。入为刑部尚书，出授太原尹、河东节度使。陉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惮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耶执宜，安置於口、朔塞下，治废栅十一，募兵三千，令沙陀屯守，由是遂无边患。

又曰：元和十二年，宪宗召宰臣议兵曰：“王师伐蔡，首尾三年，虽捷奏频来，窠巢未殄，度支供馈，其何以济？”李逢吉、崔群、王涯各有奏对，多言罢兵为便。惟裴度不言利害，议曰：“臣请身自往行营督战。”明日延英复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宰臣俱退，上独止度，谓之曰：“卿必能为朕行乎？”度顿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与此贼俱全。”上亦为之感动。度奏曰：“贼已力困，但以群帅不一，故未降耳。”上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讨使，度奏曰：“韩弘已为都统，臣不欲受招讨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诏以度为彰义军节度，蔡、申、光观察等使，仍淮西行营宣慰处置使。其年八月一日，度发京师，仍赐禁军三百为卫兵。宪宗御通化门饯军，度衔涕辞。至蔡州，度传上慰劳之旨，躬督战阵，卒伍立功，即时论赏，诸将奋励，无敢退留。至十月十一日拔蔡州，擒吴元济，仗节而还。

又曰：元和中，以裴度征淮西，诏曰：“辅弼之臣，军国是赖。兴化致理，秉钧以居；取威定功，则分阃而出。所以同君臣之体，一中外之任焉。属者问罪汝南，致诛淮右，盖欲刷其污俗，吊彼顽人。虽挈地求生者实繁有徒，而婴城执迷者未翦其类，何兽困而犹斗，岂鸟穷之无归欤？由是遥听鼓鼙，更张琴瑟，烦我台席，董兹戎旆。朝议大夫、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飞骑尉、赐金鱼袋裴度，为时降生，协朕梦卜，精办宣力，坚明纳忠。当轴而才谋老成，运筹而智略有定。司其枢务，备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万人之心。是用祷於上玄，拣此吉日，带丞相之印绶，所以尊其名；赐诸侯之斧钺，所以重其命。尔宜布清问，恢壮猷，感励连营，荡平多垒，招怀孤疾，字抚夷伤。况淮西一军，素效忠节，过海赴难，史册书勋。建中初，攻破襄阳，擒灭崇义。比者胁於凶逆，归命无由。每念前劳，常思安抚。所以内辍辅臣，俾为师率，实欲保全慰谕，各使得宜。汝往钦哉！无越我丕训。”

《唐书》曰：太尉李光弼，御军严峻而有礼，士卒望风畏惮。乾元中，郭子仪会九节度之师，不利於相州，诏以光弼代子仪为河北副元帅。子仪宽恕，朔方将士多不奉法。时仆固怀恩引回纥内助，累立战功，将帅多假借之。及光弼统师，怀恩为右厢都知兵马使。光弼出关，会诸军于汜水，左厢都知兵马使张用济後至，斩於纛下，怀恩见而惮之，不敢惕息。光弼在河阳，令怀恩攻泰清於怀州，官军频不利。光弼怒，将斩之，怀恩出奇为地道，偷得贼号，诈传号令，贼军大乱，遂拔怀州擒泰清而还。光弼舍之。泰清妻有美色，城破被俘，泰清从光弼求之，即命还泰清。议者称自艰难已来，惟光弼行军理戎沉毅有筹略，将帅中第一。

又曰：凤翔将野诗、良辅，泾原将郝，各以名雄边上，吐蕃尝谓汉使曰：“唐国既与吐蕃和好，何忘语也？”问曰：“何谓？”曰：“若不忘语，何因遣野诗、良辅作陇州刺史？”其畏惮如此。

卷二百七十八　兵部九

边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李牧为赵将，居雁门备匈奴。日击牛飨士，谨烽火，多间谍。敢有捕虏者斩，王以为怯，代之。匈奴数来，复使牧将，牧曰：“如前，乃敢奉令。”王许诺。数岁终无所得，後进百金之士五万，彀弦者十万，大破匈奴。
又曰：文帝时，匈奴大入朝那，杀北地都尉。（音昂。）帝以问冯唐：“安得廉颇、李牧为将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於外，不从中御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能得尽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东破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灭。今臣窃闻魏尚为口中守，其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口中之塞。虏尝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口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口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
又曰：武帝以李广为未央卫尉，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不识故与广俱尝屯边，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束文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刀斗，士吏理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敌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广，士卒亦多乐从广而苦程不识。
《汉书》曰：晁错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於匈奴，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於良将，不可不择也。”
又曰：赵充国奏曰：“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妻子于他种中，涉河而来为寇。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策也。”
又曰：张安世长子千秋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阵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
《後汉书》曰：窦宪惧诛，自求击匈奴以赎死。会南单于请兵北伐，乃拜宪车骑将军，金印紫绶，官属依司空，（依，准也。长一人，千石，掾属二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史及御属三十二人。见《续汉志》。）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汉有南北军，北军中侯一人，六百石，掌临五营。）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汉官仪》曰：光武中兴，以幽、冀、并州兵骑克定天下，故於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又曰：扶风郡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故俗称雍营。）及羌胡兵出塞。明年，宪与秉各将四千骑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狮子，其名也。）万骑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屯屠河，（屯屠河，单于名。）将万馀骑出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邓禹少子。）及缘边义从羌胡八千骑，与左贤王安国万骑出固阳塞，（固阳在五原郡。固音固。）皆会涿郡山。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呼衍其号，因以为姓，匈奴贵种也。今呼延姓是其後。须訾，名。）精骑万馀，与北单于战於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北海。（匈奴中海名。）斩名王已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於是温犊须、日逐、温吾、夫渠王抑等八十一部率降者，前後二十馀万人。宪、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馀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又曰：马援讨五溪蛮，军次下隽，（下隽，县名，属长沙国，故城今辰州沅陵县。隽音字兖反。）有两道可入，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壶头，山名也，今在辰州沅陵东。《武陵记》曰：此山头与东海方壶山相似，神仙多所游集，因名壶头山也。）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充，县名，属武陵郡。充，音昌容反。）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扌益其喉咽，（扌益，持也。）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三月，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会暑甚，士卒多疾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武陵记》曰：壶头山边有石窟，即援所室也。室内有地如百斛船大，云是援之馀灵也。）贼每升险鼓噪，援辄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

又曰：初，马援军还，将至，故人多迎劳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计谋，於坐贺援，援谓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众人耶？昔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置七郡，裁封数百户；（《汉书》曰：平南越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九真、日南、朱崖、儋耳九郡，今此言七郡，则与前书不同也。）今我微劳，猥飨大县，功薄赏厚，何以能长久乎？先生奚用相济？”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於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又曰：邓训卒官，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训往乌桓校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吏士也。）至空城郭。吏执不听，以状白校尉徐亻焉。叹息曰：“此义也。”（亻焉音于建反。）乃释之。遂家家为训立祠，每有疾病，辄请祷求福。

又曰：窦固复出玉门，击西域。诏耿秉及骑尉刘张皆去符传以属固，（专将兵者并有符传拟合之取信。今去节者皆固之节度也。）固遂破白山，降车师。

又曰：蔡肜使招呼鲜卑，示以财利。其大都护偏何（鲜卑名也。）遣使奉献，愿得归化，肜慰纳赏赐，稍复亲附。其异种满离、高句骊之属，遂骆驿款塞，上貂裘好马，帝辄倍其赏赐。其後偏何邑落诸豪并归义，愿自效。肜曰：“审欲立功，当归击凶奴，斩送头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即击匈奴左伊衤失訾部，斩首二千馀级，持头诣郡。其後岁岁相攻，辄送首级。

又曰：乌桓、鲜卑追思蔡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又曰：耿恭以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据之。七月，匈奴复攻，恭募先登数千人直驰之，胡骑散走，匈奴遂于城下拥绝涧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马粪汁而饮之。（笮，谓压笮也。）恭仰叹曰：“闻昔贰师将军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贰师，大宛中城名。昔武帝时，使李广利代大宛至贰师城，因以为号。）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有顷，水泉奔出，众皆称为万岁。乃令吏士扬水以示虏。

又曰：光武至蓟，闻邯郸兵方到，光武将欲南归，召官属计议。耿曰：“今兵从南来，不可南行。渔阳太守彭宠，公之邑人；（宠，南阳宛人也。）上谷太守，即父也。发此两郡，控弦万骑，邯郸不足虑也。”光武官属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又曰：耿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庭，於金微山斩阏氏、名王已下五千馀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馀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

又曰：班超在疏勒，将还中国，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超还至于，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所行。超恐于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後，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尉头国居尉头谷，去长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与疏勒接，衣服类乌孙也。）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

又曰：段破羌穷山深谷之中，斩其渠师以下万九千级，获牛马骡驴毡裘庐帐什物不可胜数。

又曰：郭凉，字公文。气力壮猛，虽武将，然通经书，多智略，尤晓边事，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北方。
又曰：张奂，前为度辽将军，与段争击羌，意不相平。及颖为司隶，欲逐奂归敦煌，将害之。奂忧惧，奏记谢曰：“小人不明，得过州将，千里委命，以情相归。”
又曰：《刘焉传》曰：“拜张鲁镇夷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其贡献。”
谢承《後汉书》曰：臧有事才，达于从政，讨贼有功，拜议郎。还京师，见太尉袁逢，问其西域诸国土地风俗，人物种数，具答，悉陈其状，手画地形。逢奇其才，叹息言：“虽班固作《西域传》，何以过此！”
《东观汉记》曰：黄香为尚书，晓习边事，每行军调度动，得事中。上知其勤，数加赏赐。
《魏志》曰：毋丘俭，字仲恭。有策，为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俭以高句丽数叛，帅军出玄菟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三万，逆军随流水上，大战，宫连败走。遂束马悬车，登九都山，斩获首虏以千数。玄菟太守王颀过沃沮千余里，至肃慎界，刻石记功，刊丸都之山。
《吴志》曰：孙歆，字公礼。为边将数十年，善养士卒，得其死力。将帅姓名，尽具识之，所问咸对。身长八尺，仪貌都雅。权欢悦曰：“吾久不见公礼，不图进益乃如此。”
《後魏书》曰：韦珍。高祖初，蛮首桓诞归款，以为东荆州刺史。令珍为使，与诞招慰诸蛮，珍自悬瓠西入三百馀里，至桐柏山，穷临淮源，宣扬恩泽，莫不附降。淮源旧有祠堂，蛮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晓告曰：“天地明灵，即是民之父母，岂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代用。”群蛮从约，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万馀户，置郡县而还。以奉使称旨，除左将军、乐陵镇将，赐爵霸城子。
又曰：李崇行梁州刺史。时巴丘扰动，诏崇以将军荆州刺史镇上洛，敕发陕、秦二州兵送崇至。辞曰：“边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诏代之，自然易帖。但须一宣诏旨而已，不劳发兵自防，使怀惧也。”高祖从之。
又曰：宇文测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後，突厥即来寇掠，于是常预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於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至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测因请置戍兵以备之。
《隋书》曰：帝以薛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军，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孤军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於汉旧伊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东筑城，号“新伊吾”，因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馀人戍之而还。天子大悦，进位正议大夫，赐物二千段。

《唐书》曰：马总为安南郡都护、总管经略使。总敦儒学，长於政术，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挠，夷獠便之。於汉所立铜柱之处，以铜一千五百斤特铸二柱，刻书唐德，以继伏波之迹。

又曰：范希朝镇振武。蕃落之俗，有长帅至，必效奇驼名马，虽廉者犹曰当从俗，以致其欢。希朝一无所受。积十四年，皆保塞而不为横。

又曰：柳公绰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是岁，北虏遣梅禄将军李畅以马万匹来市，托云入贡。所经州府，守帅假之礼分，严其兵备。留馆则戒卒於外，惧其袭夺。太原故事，出兵逆之。畅及界上，公绰使牙将祖孝恭单马劳问，待以修好之意。畅感义出涕，徐驱道中，不妄驰猎。及至，辟牙门，令译引谒，宴以常礼。及市马而还，不敢侵犯。陉北有沙ㄚ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绰至镇，召其酋朱耶执宜，直抵口、朔塞下，治废栅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御匈奴。其妻母来太原者，请梁国夫人以酒食问遗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梁吴均《边城将》诗曰：仆本边城将，驰射灵关下。箭御雁门石，气振武安瓦。玉标丹霞敛，金络艳光马。高旗入汉飞，长鞭历地写。

卷二百七十九　兵部十

威名

《史记》曰：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界。

《汉书》曰：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素闻名节，举边为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雁门。匈奴为偶人像都，令驰骑射之，莫能中者，其见惮如此。

《後汉书口公孙瓒传》曰：瓒字伯，辽西令支人。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渤海界，欲与黑山合。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於东光南，（东光，今沧州县。）大破之，斩首三万馀级。贼弃辎重数万两，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敌复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馀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算，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

又曰：瓒为降虏校尉，讨乌桓，每闻有警，瓒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逐，或继之以夜战。虏识声，惮其勇，莫敢抗犯。

又曰：瓒征乌桓，常与善骑射之士数十人，皆乘白马，以为左右翼，自号“白马义从”。乌桓更相告语，避白马长史。乃画作瓒形，驰射之，中者咸称万岁。虏自此之後，遂远窜塞外。

又曰：承宫名播匈奴。时北单于遣使求得见宫，显宗敕自整饰，宫对曰：“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狄眩名，非识实者也。臣状丑，不可以示远，宜选有威容者。”
《续汉书□承宫传》曰：夷狄闻臣虚称，故欲见臣。臣丑陋形寝，不如选长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
又曰：武王乡 寅，（音引。）字伯升，世祖之长兄也。慷慨有大节，进围宛城中，自号“天柱大将军”。王莽素闻其名，大震惧，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像於壁，旦起射之。
《东观汉记》曰：耿秉性勇壮而简易於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堠，明要誓，有警，军阵立成，士卒皆乐为死。匈奴闻秉卒，举国号泣。
《魏志》曰：吕布，字奉先。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
又曰：庞德将所领南屯樊，讨关羽，曰：“今年我不杀羽，羽当杀我。”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德常乘白马，羽谓之白马将。
又曰：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其父母以辽恐之。
《晋书》曰：邓遐勇力绝人，气盖当世，时人方之樊哙。桓温引以为参军，数郡号为名将。
《宋书》曰：刘胡本名坳胡，以其颜面坳黑似胡，故以为名。及长，以坳胡难道，单呼为胡。出身郡将，捷口，善处分，稍至队主，讨诸蛮，往无不捷，蛮甚畏惮之。小儿啼，语之曰：“刘胡来”，便即止。
又曰：沈庆之伐沔北诸蛮，大破之，威震诸山，群蛮皆稽颡。庆之患头风，着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
《後魏书》曰：李崇沉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在扬州凡经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虎”，贼甚惮之。
《後周书》曰：韩果从大军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险阻，人迹罕至，果进兵穷讨，散其种落。稽胡惮果劲健，号为“著翅人”。太祖闻之，笑曰：“著翅之名，宁减飞将。”
又曰：蔡与齐神武遇，战於邙山。时著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咸曰：“此是铁猛兽也。”皆遽避之。
又曰：裴宽在孔城十三年，与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相对。永业有计谋，多谲诈，或声言春发，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宽每揣知其情，出兵邀击，无不克之。永业常戒其部曰：“但好慎孔城，自外无足虑。”其见惮如此。
又曰：怡峰，字景阜，辽东人也。从征役，以骁勇闻，当时号为“骁将”。
又曰：梁武敕萧续曰：“贺拔胜，北间骑将，汝宜慎之。”
《唐书》曰：郝为刺史。始以临泾地，宜当畜息，蕃戎每为寇，即屯其地。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其帅，愿以城控之；前帅不从，其後段为节度使，复白，多其策，乃表请城之，故诏镇其地。自是西戎无敢犯泾者。自行间，前无强敌。在边上三十年，生得蕃人辄刳剔而归其尸，蕃人畏之如神。下令得者赏以等身金。蕃中小儿啼号者，但连呼“郝”以怖之。

又曰：张万福带利州刺史镇咸阳，因留宿卫。李正己反，将断江、淮路，令兵守甬桥、涡口。淮进奉船千馀只，泊涡下不敢过。德宗以万福为濠州刺史，召见谓曰：“先帝改作名正者，所以褒卿也。朕以为江、淮草木亦知卿名，若从先帝所改，恐贼不知是卿也。”复赐名万福，慰遣之。万福驰至涡口，立马岸上，发进奉船，淄青兵马倚岸睥睨不敢动，诸道船继进。

《吴越春秋》曰：吴公子庆忌，吴王僚子也。勇捷，为人所闻，筋力果劲，万人之敌也。

《世说》曰：桓石虎，小字镇恶。常从征枋头，车骑冲没陈，左右莫能先救。宣武问：“汝叔落贼，汝知否？”虎闻气甚，奋策马於万众中，置冲还，三军叹服。河朔遂以其威。时有患疟者怖之，多愈，因断疟焉。

《敦煌实录》曰：宋质直破虏有威名，儿啼，恐之即止。虏相恚曰：“使汝行逢宋都督。”

信义

《左传》曰：曹、卫告绝於楚。子玉怒，从晋师。晋退，军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过楚，楚成王有赠送之惠。）退三舍避之，所以报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国，何以报我？故以退三舍为报。）

又曰：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请待，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三舍而原降。

又曰：晋将荀吴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也。）鼓人或请以城叛，吴曰：“吾闻诸叔向：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也。（愆，过。适，归。）或以为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赏所甚恶，若所好何？（无复加所好也。）若其弗赏，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所丧滋多。”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或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军吏曰：“获城而不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所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邑以贾怠，不如完旧，（完犹保守也。贾音估；完，户官切。）贾怠无卒，（卒，终。）弃旧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德义不爽，（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差。）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知义所在也。荀吴必其能获，故因以示义。）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

《史记》曰：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怀王孙心，立为楚怀王，从民所欲也。

又曰：汉楚相持之际，项羽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令之舍人儿也。以其幼弱，故孙其父。）往说羽曰：彭城强劫外黄，（强音其两反。）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

又曰：汉王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请发丧。汉王从之。高祖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王放杀义帝於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发国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于是诸侯多从之。

《後汉书》曰：更始初，光武为萧王，定河北。诸贼铜马馀众降，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阵。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扰言致也。）由是皆服。

《蜀志》曰：明帝自征蜀，至长安，遣张诸军劲卒四十馀万，潜军密进，规向剑阁。诸葛亮有战士万二千。时魏军始阵，幡兵适交，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控，权停下兵一月，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计日。”乃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往者愤踊，咸思致命。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司马宣王，一战大克，此之由也。

《吴志》曰：孙皎尝遣兵候魏，获魏边将吏美女以进皎，皎更其衣服送还之也。

《晋书》曰：武帝有灭吴之志，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祜率营兵出镇南夏，开设庠序，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督荆州诸军事。祜以孟献营武牢而郑人惧，晏婴城东阳而莱子服，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绝，乃增修德信，以怀柔初附，慨然有吞吴之心。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後吴将夏祥、邵歹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境。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於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祜与陆抗相对，使命交通，抗称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士多谏抗，抗曰：“羊祜岂鸩人者！”时谈以为华元、子反复见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孙皓闻二境交和，以诘抗。抗曰：“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

又曰：羊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

《宋书》曰：刘道规为荆州刺史，桓玄馀党荀林屯江津，桓谦军屯枝江。二寇交逼，久绝都邑之问。荆楚既桓氏义旧，并怀异心，道规乃会将士，告之曰：“桓谦今在近畿，闻诸君颇有去就之计。吾东来，文武足以济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开城门，达晓不闭。众咸惮服，莫有去者。

又曰：刘裕为将，北伐後秦姚弘，（乌弘反。）以檀道济为前锋，至洛阳，凡拔城破垒，俘四千馀人。议者谓应以戮为京观，道济曰：“伐罪吊民，正在今日。”皆释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甚众。

崔鸿《後燕录》曰：遣将慕容白曜伐宋无盐城，克之，将尽以其人为军实。副将郦范（郦音历也。）曰：“齐四履之地，号为东秦，不远为经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无沾泽，连城有怀二之将，比邑有拒守之失。宜先信义，示之轨物；然後民心可怀，二州可定。”白曜从之。进次肥城，白曜欲攻之。范曰：“肥城虽小，攻则淹日，得之无益。军声失之，有损威势。且无盐之卒，死者涂炭，成败之机，足为鉴矣。若飞书告谕，可不攻自伏，纵其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乃以书晓之，肥城果溃也。

《北史》曰：西魏将王罴之守华州也，（今冯翊部。）西魏师与东魏师战河桥不利，东魏卒赵青雀据长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罴乃大开州门，召城中军民谓之曰：“如闻天子败绩，不知吉凶，诸人相惊，咸有异心，王罴受委於此，以死报恩。诸人若有异图，可来见杀；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诚能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罴同心者，可共固守。”军民见其诚信，皆无异志。
《後魏书》曰：李为为荆州刺史，轻将数十骑到上洛，宣诏绥慰，当即帖然。寻敕边戍掠得萧赜人者，悉令还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许。两境交和，无复烽燧之警。
《隋书》曰：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隋将周法尚讨之。光仕帅劲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附，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法尚遣兵列阵以当，光仕亲率奇兵蔽林设伏。两阵始交，法尚驰击其栅，栅中人皆走败，光仕大溃，追斩之。
《唐书》曰：武德中，李靖既克江陵，降萧铣。时诸将咸云：“铣之将帅与官军拒战，罪状既重，请籍没其家，以赏将士。”靖曰：“王者之师，义在吊罚。且犬吠非其主，无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汉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宽大，以慰远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义。且恐自此南城镇各坚守不下，非计之善。”於是遂止。江、汉之城闻之，莫不争下。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蔡人大悦。旧令：途无偶语，夜不燃烛，又或以酒食相过从者，以军法论。度乃约法，惟盗斗杀外，馀尽除之，其往来者，不复以昼夜为限。於是蔡之遗黎，始知有生人之乐。
又曰：裴度既平淮西，以蔡卒为牙兵，或以为反侧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备。度笑而答曰：“吾受命为彰义军节度使，元恶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无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时平定。
又曰：李袭蔡州，既获李，破解其缚而客礼之。乘间常召及李忠义，屏人而语。义亦降将也，本名宪，改之。军中多以谏，益亲。始募敢死者三十人以为突将，自教习之。将袭元济，会雨水，自五月至七月不止，所在陂泽溃溢，不可行营。诸军皆以不杀为言，虑其诱覆官军，简牒日至，且言得贼谍具事。无以止之，乃持泣曰：“岂天不欲平此贼，何尔我一身而见夺於众口！”亦虑诸军先以谤间，则不能全之矣。乃械送京师，先表请释，且言“必杀，则无与成功者。”比至京，诏释以还，喜甚，署为散兵马使，授刀佩之，夜则倚以巡警。或使入帐中言事，因留，对举酒，往往达旦。窃听者时闻泣涕声。寻署为六院兵马使。
《说苑》曰：晋文公伐楚，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无失信，不背三舍之约。先轸所谋军事，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众人悦服。
《庄子》曰：市南宜僚弄丸，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秉羽，而郢人投兵。（彪曰：宜僚善弄丸，白公胁之，弄丸如故。孙叔敖秉羽之舞，郢人无所攻，故投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韩诗外传》曰：简子薨，未葬。中牟叛之，葬五日，兴师攻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曰：“吾闻君子不承人於利，不厄人於险。”使修其城，然後攻之。中牟闻其义，请降。
《吕氏春秋》曰：夏后与有扈战於甘泽而不胜，曰：“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于是，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修，女子不饰，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
卷二百八十　兵部十一
抚士上
《孙子》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恩不可专用，罚不可独在，譬如骄子不可用也。
《军谶》曰：军无财，则士不来；军无赏，则士不往。故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礼者，士之所归也；赏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归，示其所死。故曰：礼而後悔，则士不止；赏而後悔，则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进矣。
《左传》曰：冬，楚师伐宋，围萧，萧溃。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军，拊而勉之。（拊，抚，慰勉也。）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士悦以忘寒。）
又曰：声子诣楚，谓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晋，以为谋主。彭城之役，晋、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归老幼，返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乘，（简，择。，阅。）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师宵溃。晋降彭城而归诸宋。楚失东夷，子辛死之，则雍子之为也。”
《史记》曰：楚人有馈一箪醪者，楚庄王投之於河，令将士迎流而饮之，三军皆醉。
又曰：赵括为将，母上书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赏赐者，尽与军吏，今括一日为将，所赐金视便田宅买之。父子异心，不可用。”王不听，遂请曰：“有所不称，妾得无随乎？”王许诺。
又曰：吴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暑不张盖，分率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
又曰：田横据有齐地，汉将韩信、灌婴平齐地，横走归彭越。汉灭项籍後，横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帝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谓横耳，小者徒属。）不来，发兵加诛。”乃与其客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乘传诣洛阳。至户乡，厩置（之驿马之所，谓）谓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见我，不过欲一见面我貌耳。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祖以王者礼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馀尚五百人在海中闻横死，亦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汉书》曰：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馀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馀财，终不言生产事。将兵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不近水，士卒不尽食不尝食。士以此爱乐为用也。

又曰：窦婴拜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以所赐金陈廊庑下，军吏辄令取为用，金无入家者。

又曰：司马迁与任少卿书曰：“愚以为李陵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

又曰：袁盎，字丝。为中郎，以数上谏为陇西都尉。仁而爱士，士卒皆争为致死。

《後汉书》曰：桓帝段为破羌将军征羌。每行军，仁爱士卒，疾者亲自瞻省，手为裹疮。在边十馀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勤苦，故皆乐为死战。

又曰：皇甫规，延熹中为中郎将，持节监讨零吾等羌。会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将士，三军感悦，东羌遂遣使乞降。

又曰：皇甫嵩平黄巾，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後就舍帐。军士皆食，尔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

又曰：马援讨西羌，中流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

又曰：董卓击汉阳叛羌，破之，拜郎中，赐缣九千匹。卓曰：“为者则已，有者则士。”（为功者虽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吏兵，无所留。

又曰：王霸常与臧宫、傅俊共营，霸独善抚士卒，死者脱衣以敛之，伤者躬亲以养之。

又曰：光武遣太中大夫赐征西吏士，死伤者医药棺殓，大司马已下，亲吊死问疾，以崇谦让。

又曰：耿恭在疏勒，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

又曰：袁绍攻臧洪。粮尽，主簿启内厨米三斗稍为饘粥。洪曰：“何能独甘此耶？”使为薄粥，遍班士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

《魏书□曹公令》曰：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永代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
《魏志口曹真传》曰：真每征行，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辄以家财颁赐，士卒皆愿为用。
又曰：诸葛诞守寿春，以司马氏累世擅权，遂举兵，称匡辅魏室为辞。司马文王率师讨之，寿春城陷，诞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战，数百人拱手为列。每斩一人，辄遣降之，皆云：“为诸葛公死，无恨！”以至于尽，无一人降，时人比之田横。吴戍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敌，吾不取。”乃免胄冒阵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吴志》曰：陆瑁，字子璋，丞相逊弟也。少好学笃义。先是，陈留濮阳逸、沛郡朱纂、广陵袁迪等，皆单食有志，就瑁游处，瑁割少分甘，与共丰约。
《蜀志》曰：邓芝为大将二十馀年，赏罚明，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苟素俭，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
《晋书》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宾客义徒皆豪杰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时扬土大饥，此辈多为盗窃，攻剽富室，逖慰抚问之曰：“比复南塘一出不？”或为吏所绳，逖辄拥护救解之。谈者以此少逖，自若也。
又曰：祖逖据太丘，樊雅攻之。陈留太守陈川使李头救之，头力战，有勋。逖时获雅骏马，李头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与之。头感逖恩遇，每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
又《载记》曰：刘曜将陈安善於抚纳，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骢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聂骢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
又曰：段灼追理邓艾表曰：“留屯上口，承官军大败之後，士卒破胆，将吏无气。仓库空虚，器械殚尽。艾欲积强兵，以待有事。是岁少雨，又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所统万数，而身不避仆虏之劳，亲执士卒之役。”
又曰：周访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与李矩、郭默相结，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抚纳，晋众皆为致死。
《续晋阳秋》曰：卢循为广州。州无面，每得分饷，未周遍文武，则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将梁椿，性果毅，善抚纳，所获赏物，分赐麾下，故每践敌场，咸得其死力。
《北齐书》曰：兰陵武王长恭，其为将也，躬勤细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郡王琛薨，子嗣为定州刺史。诏领山东兵数万，监筑长城。于时盛夏。而定州先有冰室，每岁藏冰，长史宗钦道以冒犯暑热，遂遣舆冰追送。正值日中炎赫，乃对之叹息云：“三军皆饮温水，吾以何义独进寒冰？”遂至消液，竟不一尝。兵人感悦，遐迩称叹。

《後魏书》曰：司马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及宋受禅，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馀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图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来，欲因杀之。楚之闻谦疾，果自买汤药往省之。谦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状告之。楚之叹曰：“若如来言，虽有所防，恐有所失。”谦遂委身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之心，皆此类也。

《後周书》曰：侯莫陈顺於渭桥与贼战，频破之。魏文帝还，亲执顺手曰：“渭桥之战，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镂玉梁带赐之。

又曰：史宁为凉州刺史，遣使诣太祖请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槊等赐宁，谓其使人曰：“为我谢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终，无损功名也。”

又曰：武帝胜齐，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人二千人，班赐将士。

又曰：武帝劳谦接下，自强不息。以海内未康，锐情教习。至於治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而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

又曰：武帝善於抚下，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劝酒，或手付赐物。至於征伐之处，躬在行阵。性又果决，能断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强。

又曰：太祖平侯莫陈悦，整兵入上口，收悦府库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赐将士，众大悦。

又曰：武帝大举伐齐，次於晋州。初，齐攻晋州，恐周师卒至，於城南穿堑，自乔山属於汾水。帝率诸军八万人，置阵东南二十馀里。帝常御马，从数人巡阵处分之，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将士感见知之恩，各思自励。将战，有司请换马。帝曰：“朕独乘良马，欲何所之？”齐主亦於此堑列阵，帝欲薄之，以碍堑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决。申後，齐人乃填堑南引。帝大喜，勒诸军击之，兵才合，齐人便逐北，斩首万馀级。齐主与其麾下数十骑走还并州。於是齐众大溃。

《隋书》曰：杨玄感反，吴人朱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馀万。帝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能克。王充募江都万馀人击，频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於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身无所受。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

又曰：炀帝在藩时，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书》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请围东都。高祖谓使人宇文士及曰：“归报尔王，今取东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悉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赐将士。
又曰：贞观中，太宗亲征高丽，驾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门亲慰抚之。有从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床前问其疾苦，仍敕州县厚加供给。凡在征人，欣然。纵有病者，悦之忘疾。师次白岩城，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之吮血。从行文武竞思奋励。及军回行，次柳城，诏集战亡人骸骨，设太牢以祭之。太宗恸哭尽哀，军人无不洒泣，兵士观者归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儿之死，天子哭之，死无所恨。”
又曰：司空李每将兵在军，识其臧否；闻人片善，扼腕而从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军，所得金帛皆散之将士，於是人皆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呕血者也。
又曰：秦叔宝随太宗战於美良川，破尉迟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赐以金瓶，而劳之曰：”卿不顾妻子，远投於我，又立功效能，朕肉可为卿用者，割以赐卿耳，况子女玉帛乎！卿当勉之。“寻授秦王右统军。
卷二百八十一　兵部十二
抚士下
《唐书》曰：太宗征辽，车驾次辽泽下，诏曰：“日者隋师渡辽，时非天赞，从军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叹。掩骼之义，仰惟先典，其令并收葬之。”
又曰：建中二年，田悦攻临。守将张伾丕以军士连战已苦，府藏已竭，私产亦罄而赏之不，乃饰其爱女出示於众，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请估而给焉。”军中感之，曰：“愿以一死斗，不敢言赏。”遂大破之。
又曰：马燧既败田悦，以功加右仆射。先战，燧誓於军中，战胜请以家财行赏。既战，尽其私积以颁将士。上闻而嘉之，乃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还其家财。寻加魏博招讨使。
又曰：李晟以神策军讨朱Γ。时神策军家族多陷於Γ，晟家妻子仅百口亦同陷Γ，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舆何在？而敢言乎？”Γ又间日使人至晟军，则晟小吏王无忌之婿也。因无忌以谒晟，且曰：“公家无恙，城中有书问。”以此诱晟，晟怒曰：“尔敢为贼传命耶？”立斩之。时转输不至，盛夏军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劳苦，每以大义奋激，士皆涕流感悦，卒无离叛者。於是军士皆角力、驰骑、超逾为戏，晟知可用。
又曰：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热，将士未给春服，上亦御衤夹服以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左右请御衫，上曰：“将士从我者冬服未易，我岂可独衣衫乎？”将士闻之，无不感涕。至五月，诸道财赋稍至，先令给将士衣服，而後御衫。

又曰：李光颜为陈许节度使，会讨吴元济，诏光颜以本军独当一面。光颜性忠义，善抚养士卒，士卒乐为用，每战甚苦。及贼将邓怀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颜益坚平贼之志。时韩弘为汴师，骄矜倔强，常恃贼势索朝廷姑息，且恶光颜力战，阴图挠屈，计无所施。遂举大梁城求得一美妇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艺，饰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计费凡数百万，命使者送遗光颜，冀光颜一见悦惑而怠於军政也。使者即赍书先造光颜战垒，曰：“本使令公德公私爱，忧公暴露，欲进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谨以候命。”光颜曰：“今日已暮，明旦纳焉。”诘朝，光颜乃大宴军士，三军咸集，命使者进妓。妓至，则容止端丽，殆非人间所有，一座皆惊。光颜乃於座上谓来使曰：“令公怜光颜离家室久，舍美妓见赠，诚有以荷德也。然光颜受国恩深，誓不与逆贼同生日月下。今战卒数万，皆弃妻子，蹈白刃，光颜奈何独以女色为乐？”言讫，涕泣呜咽。堂下兵十数万，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缣帛酬来使，俾令领其妓自席上而回，仍谓使者曰：“为光颜多谢令公。光颜事君许国之心，死无贰矣！”明日遂大战，兵士无不一当百。终殄蔡孽，光颜功最居多。

又曰：令狐楚为汴州刺史。汴军素骄，累逐主帅，前使韩弘兄弟，率以峻法绳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长於抚理，前镇河阳，代乌重胤；重胤移镇沧州，以河阳军三千人为牙卒，咸不愿从，中路叛归，又不敢归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闻之，乃疾驱赴怀州，溃卒亦至，楚单骑喻之，咸令弓解甲，用为前驱，卒不敢乱。及莅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为治，去其太甚，军民感悦，翕然从化，後竟为善地。

又曰：柳公绰镇鄂州时，吴元济叛，公绰请讨之。鄂军既在行营，公绰时令左右省问其家。如疾病、养生、送死，必厚廪给之。军士之妻冶容不谨者，沉之於江。行卒相感曰：“中丞为我辈知家事，何以报效？”故鄂人战每克捷。

又曰：郑从谠为北都留守。旧府城都虞侯张彦球者，前帅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还，纵兵破钥，杀故帅康传圭。及从谠至，搜索其魁诛之。知彦球善有方略，召之开喻，坦然无疑，悉以兵柄委之。

又曰：乌重胤为长帅，赤心奉上，能与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尝矜伐。而善待寮佐，体分周密，曲尽礼敬，故当时名士咸愿依焉。殁数日，有军士二十馀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将，无以加也。

《三国典略》曰：北齐斛律光虽居大将，未尝戮人。军士未安，终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果□，遍分麾下。号令不过数句，言皆切要。每战居险，为士卒先。有士卒中蛊，亲尝其唾，三军感之，乐为致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魏以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羸粮与士分劳。卒有病疽者，吴起为吮。（疽，七余反。）卒母闻而哭之。或谓之曰：“母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父战不旋踵，遂死於敌。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处矣。是以哭之。”於是击秦，拔其五城。

《吕氏春秋》曰：勾践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吴。有酒流之江，与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

又曰：昔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四马车，两马在中为服。《诗》曰：“两服上襄”，两在边为骖。）缪公自往求焉，见野人方将食之於岐山之阳。缪公笑曰：食骏马之肉，不还饮酒，余恐其伤汝也！“于是遍饮而去之。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扣，持。）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其甲之扌云者已六札矣。（扌云者配陨也，文有所失也。）野人之尝食马肉者三百有馀人，毕力为缪公疾斗於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所谓“君子正以行德爱人则宽以尽其力。”人主胡可不务行德爱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皆乐为其君死。

《符子》曰：秦穆公伐晋，及河，将劳师，而醪惟饮一锺。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酿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军醉矣。

《三略》曰：夫将之为帅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遗一箪之醪者，使投诸河，令士众向流而挹之。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军之士思为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已也。

又曰：用兵之要，在於崇礼而重禄。（崇，高也。禄，廪食也。）崇礼则贤士至，重禄则戎士轻死。（贤士至谓若燕礼郭隗而乐毅之徒鳞集也。故曰：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又曰：良将之统军也，恕己活人，推惠施恩，力士日亲，战如风发，攻如河决。

《淮南子》曰：古之善将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张盖，寒不被裘，所以均寒暑也。阴阳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齐劳佚也。军食熟然後敢食，军井通然後敢饮，所以同饥渴也。合战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将之用兵也，常以积德击积怨，以积爱击积憎，何故而不胜？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为之劳也，欲民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饥者能食之，劳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偿其二责而失其三望，国虽大，兵犹且弱也。

又曰：苦者必得其乐，劳者必得其利，斩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赏。（死事，以军事死，赏其后子孙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虽射口中之鸟，而钓深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鱼，弹琴瑟，声钟竽，敦六博，（郭，致也。）投高塞，兵犹且强，令犹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则下可用也，德足慕则威可立也。

又曰：上视下如子，则下事上如父；上视下如弟，则下事上如兄。夫上视下如子，则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则必正天下。上视下如弟，则不难为之死；下事上如兄，则不难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与斗者，积恩先施也。故四马不调，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则孙子不能以应敌。（孙子名武，吴王阖闾之将也。）是故内修其政以积其德，外塞其丑以服其威，察其劳佚以知其饱饥。故战日有期，视死若归。故将必与卒同甘苦共饥寒，故其死可得而尽也。

《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多，灯烛灭，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曰：“今者烛灭，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缨持之，趣火来，上视绝缨者。”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百有馀人，皆绝去其冠缨，而上火，卒尽欢而罢。居二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首，却敌，卒得胜之。庄王怪而问曰：“寡人德薄，又未尝异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对曰：“臣当死。往者醉失礼，王隐忍不暴加诛也。臣终不敢以荫蔽之德而不显报王也，常愿肝脑涂地用颈血溅敌久矣。臣乃夜绝缨者也。”遂斥晋军，楚得以强。此有阴德者，必有阳报也。

又曰：平原君既归赵，楚使申君将兵救赵。魏信陵君亦矫夺晋鄙军往救赵。未至，秦急围邯郸，邯郸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君曰：“君不忧赵亡乎？”平原君曰：“赵亡即胜虏，何为不忧？”李谈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谓至困；而君之後宫百数，妇妾荷绮，厨粮馀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器物锺磬自恣。若使秦破赵，君安得有此？使赵而全，君何患无有？君诚能令夫人以下遍于士卒间，分功作之，家所有尽散以飨士，方其危苦时易患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计，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从李谈赴秦军，秦军却三十里。亦会楚魏救至，秦军遂罢。李谈死，封其父为侯。

《列女传》曰：楚子反攻秦军，绝粮，使人请於王，因问其母，母问使者曰：“士卒无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问曰：“将军无恙乎？”对曰：“将军朝夕刍豢黍粱。”子反破秦军而归，母闭门不内，使数之，曰：“子不闻越王勾践之伐吴耶？客有献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饮下流，味不加喙，而士卒战自五也。异日，又有献一囊口，王又使以赐军士，分而食之，甘不逾嗌，而战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独朝夕刍豢，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二百八十二　兵部十三

机略一

《孙子》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正者当敌，奇兵从旁击其不备。）故善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故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闻。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以喻奇正无穷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故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於毁折者，节也。（发起讨击敌之）。是以善战者其势险，（险犹疾也）其节短。（短，近。）势如广弩，节如发机。（在疾不运，发则中也）。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旌旗乱也，示敌者若乱，以金鼓齐之）。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车骑转形圆者，出入有道，齐整。）

《左传》曰：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阵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而从之以扬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邢伯，楚中行伯之。）

又曰：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夫概谓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使先济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斗心，半济而後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从之。

又曰：郑人侵卫牧，以报东门之役。卫人以燕师伐郑。郑将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子元潜军军其後。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又曰：宋襄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未尽渡泓水也。）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阵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二毛，头白有二色者也。）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击以求胜。）寡人虽亡国之余，（宋，商纣之后也。）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敌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赞我也。（，强也。言楚在险隘，不得陈列，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虽因阻隘之，犹恐不胜也。）且今之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者，谓与吾竞者也。胡，元老之称也，音苟。）明耻教战，求杀敌也，”（明设刑戮，以耻不果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也。）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言苟不欲伤杀敌人，则本可不须斗也。）三军以利用也，（为利兴也。）金鼓以声气也，（鼓以佐士众之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鼓亻可也。”（亻，岩未整阵也，亻，音谗。《通典》曰：宋公违之而败也。）

又曰：越伐吴，吴子御于笠泽，夹水而阵，越为左右勾卒，勾卒伍（伍相，著别为左右屯也。勾音钩。）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右勾卒为声势以分吴，而三军精卒并力击其中军，故得胜。《吴越春秋》：越伐吴，起军於江南，乃分兵为左右军将，有私卒六千人为中军，日昏，乃令左军含枚，氵斥江五里；右军含枚，沿江五里。夜半鸣鼓，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来攻我乎？”因分其军为二阵拒越。越王乃以其以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败。此与左氏传事同小异，故附于此。）

又曰：吴子阖庐问於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任患。（音的。）若为三师以隶焉，（隶，犹劳也。）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罢弊于道。）亟隶以罢之，（亟，数也，音器。肄音羊至切。）多方以误之，既罢（音疲。）而後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於是乎始病，终於吴师入郢。（郢，楚都也。）

又曰：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阵于李。（，将遂切。）勾践患吴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动。（使敢死之士往，辄为吴师所擒，欲使吴师乱取之，而吴不动。）使罪人三行，属剑於颈，（以剑注劲。行，户郎切。）而辞曰：“二君有理，（理，军旅也。）臣旗鼓，（犯军令也。）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将归死。”遂自刭也。师属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败吴师。

又曰：楚子围宋，晋侯将救之，大夫先轸曰：“报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宋免矣。”从之而解。

又曰：晋楚战于城濮，楚将子玉从晋师。晋师阵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斗宜申将左，斗勃将右。晋裨将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蔡属楚右师。）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旆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将稍却也。）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曳柴起尘，诈为众走。）楚师驰之。原轸、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公族，公所师之军。）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馆，舍也。食楚军谷三日也。）

又曰：楚将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音忧）。邓养甥（甥，音男。）帅师救。三逐巴师，不克。斗廉衡阵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而北。（衡，横也。分巴师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部，斗廉横阵于其间，以与邓师战而伪北。北，走。）邓人逐知，背巴师而夹攻之。（楚师伪走，邓师逐之，背巴师。巴师攻之，楚师自前与战也。）邓师大败，人宵溃。（宵，夜。）

又曰：晋师伐秦，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

又曰：楚师伐吴，钅咸（音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烧火燧系象尾，使赴吴师惊之。钅咸，职深切。）

又曰：时邾人城翼，（翼，邾邑也。）还，将自离姑。（离姑，邾邑也。从离姑则道经鲁之武城也。）大夫公孙囗曰："鲁将御我。"欲自武城还，循山而南。（至武城而还，依山南行不欲过武城。囗，助鱼切。）大夫徐囗、丘弱、茅地（二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而将不出，是不归也。"（谓此道下山湿。）遂自离姑。（遂过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断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师。（推，士追切。蹶其月切。）

又曰：晋将阳处父侵蔡，（父，音甫。）楚将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氵氏而军。（氵氏，直利切。）处父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阵，（欲避楚，使渡成阵而后战。）迟速惟命，不然纾我。（纾，缓。）老师费财，亦无益也。"乃驾以待。子上欲涉，大孙伯曰："不可。晋人无信，半涉而薄我，悔败何及，不如纾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晋渡。）阳子宣言曰："楚师遁矣。"遂归楚师亦归。太子商臣谮子上曰："受晋赂而避之，楚之耻也，罪莫大焉。"王杀子上。

《战国策》曰：秦伐赵，赵以赵奢之子代廉颇为将，拒秦将王於长平。（音恨勿切。）秦王闻之，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而王为裨将军，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者斩。马服子至，则出兵击秦军。秦军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秦壁坚，距不得入，而秦奇兵贰万五千人绝赵军，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而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时马服子出锐卒自相搏战，秦军射杀之。军大败，卒二十馀万人降，皆坑之。

又曰：燕军大破齐国。齐将田单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锸，与士卒分功，妻妾编行伍之间，尽散饭食飨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约降於燕，燕军皆呼万岁。田单又收人金得千镒，令即墨富豪遗燕将书曰："即墨即降，愿无掠虏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将大喜，许之，燕军由此益懈。田单出军击，大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燕师伐齐已下七十馀城，围即墨，未下。齐将田单乃收城中得千馀牛，为缝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於其中角，而灌脂束苇於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後。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者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而齐七十馀城皆复为齐。

又曰：燕将骑劫攻齐即墨，齐将田单拒守，乃宣言曰：“吾惟惧燕军之劓所得齐卒，置之前行与我战，即墨败矣。”燕人闻之，如其言。城中人见齐降者尽劓，皆怒坚守，惟恐见得。田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为寒心！”燕军尽掘垄墓，烧死人。即墨人从城上遥见，皆涕泣，共欲出战，怒皆十倍。因大败燕。

又曰：魏赵相攻，齐将田忌引兵救赵。孙膑曰：“夫解离乱纷纠者不控扌卷，（丘员切。）救斗者不捕扌戟，（音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於外，老弱罢於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入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收弊於魏也。”田忌从之，直走大梁，魏师遂退。

又曰：齐孙膑谓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伏其心。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也。当收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乱，必将以实利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者也。”

《史记》曰：秦伐韩，军於阏与。赵王召赵奢而问：“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譬两鼠斗於穴中，将勇者胜。”王乃命救之。秦军武安西，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赵奢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还报曰：“去国三十里而不行。”秦将大喜。秦间去，赵奢卷甲而趋之。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兵以待之。先据北山上者胜。”奢许诺，即以万人趋之。秦兵後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大破秦军，解阏与之围。

又曰：李广军败，为匈奴生得，佯死，腾上胡儿善马，抱儿南驰，以故得脱。

卷二百八十三　兵部十四

机略二

《史记》曰：韩信伐赵，引兵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乃使万人先行，背水阵。赵军望见，大笑。平旦，信建大将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於是信、张耳佯弃旗鼓，走水上军。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果空壁争汉旗鼓，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不能得信等，欲归，还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谓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於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氵氏水上，（徐广曰：氵氏音迟。）擒赵王歇。信诸将问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术何也？”信曰：“此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所谓驱市人而战，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则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诸将皆服，曰：“善。非所及也。”

又曰：越与吴战，败，范蠡献吴粟十万斛而蒸之。吴言粟好，尽付民种之，不生，明年大饥。越遂伐吴，灭之。

又曰：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关，欲以二万人击秦关下军，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也。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愿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张旗帜诸山之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秦将。”（贪而忽名，可货以赂。）秦将果畔，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士卒恐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懈怠击之。”沛公乃引兵击之，秦兵大败。

又曰：项籍围汉王於荥阳，汉将纪信诈降，以故汉王得出走入关，收其兵欲复东。袁生说汉王曰：“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中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平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未晚。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楚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与黥布行收兵。项羽闻汉王在宛，果引兵南。汉王深壁不与战。终以此弊楚。

又曰：汉王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思归。韩信说汉王曰：“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而独居南郑。是迁也，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日夜而思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成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向，争权天下。”汉王从之，终灭项籍。

又曰：汉楚相持，项羽自击汉将彭越于梁，令其将大司马曹咎守成皋。汉将挑楚军，咎怒，渡汜水战汉将，后半涉，汉击大破之。

又曰：汉王与韩信、彭越期会击楚军，至固陵，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谓张良曰：“诸侯不从约，奈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分天下，今可立致。不即，事未可知。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至城，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皆报请令进兵，并至垓下，遂破项籍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汉王与诸侯兵共击项羽，决胜垓下。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汉王在後。绛侯、柴将军在汉王後。项羽之卒可十万。韩信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退。信复乘之，大败垓下。

又曰：破项羽於垓下。羽兵尚众，汉兵围之，皆为楚歌。楚人久苦征战，困败思归，遂溃。（《通典》曰：斯亦攻心之机也。）

又曰：汉王遣将韩信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度军，（以木为器如罌。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袭安邑。虏魏王豹。

又曰：吴王濞反，（濞，匹备反。）汉将周亚夫率师御之，壁於下邑。吴师奔壁东南，亚夫备西北。吴师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大败。

《汉书》曰：先零、（音怜。）罕开（音。）二种羌皆解仇，合党为寇，汉将赵充国讨之，守便宜上书曰：“先零羌虏欲为背叛，故与罕、解仇，然其私心恐汉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请击先零，若先击罕羌，零必助之。今虏马肥饶精，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施德於罕羌也。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犹十数年，不一二岁而已。先诛先零，则罕、开之属不烦兵矣。”宣帝从之，果如其策。

又曰：王莽末，光武起兵据昆阳城时惟有八九千人。莽遣将王邑、严尤讨之，军到城下者十万，光武留王凤等守城，与李轶等十馀骑夜出，既至郾、定陵，悉发诸营兵。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亟，急也。纪力切。）彼必奔走，则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今将百万之众，过城而不能下，何谓耶？”遂围之数十里，列营百所，囗车十馀，瞰临城中，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千里。或为地道，或朋勹城。（朋，薄萌切。）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光武遂与诸营部俱进，自将部骑千馀人，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阵。寻、邑亦遣千兵馀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兵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因而大败。（《通典》曰：王邑违九攻宛，所以败也。）

又曰：王郎起河北。郎钜鹿郡太守王饶据城，光武围数十日，连攻不克。耿纯说曰：“久守王饶，士众疲，不如及大兵精锐进攻邯郸。若王郎已诛，王饶不战自服矣。”从之，乃留兵守钜鹿，而进军邯郸，屯其郭北。郎数出战，无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馀日。郎少傅李立为反间，开门内汉兵，遂拔邯郸郎党悉平。

又曰：曹操围袁尚，凿池环城。初令浅，示若可越，城中望见，笑而不出。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溃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者。
《后汉书》曰：朱穆举度尚，自右校令擢荆州刺史，击桂阳苍梧盗贼。尚躬率部曲，与同劳逸，广募杂种诸蛮夷，明设购赏，进击，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渠帅卜阳、潘鸿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穷追数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获珍宝。而阳、鸿等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则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尔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士喜悦，大小皆相与从禽。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实足富数代，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闻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
又曰：廉范为□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傍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而范兵不敌。会日暮，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火，营中星列。（用两炬交缚如十字，其头，手执一端，使敌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虏遥望火多，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旦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于寝蓐中也。）斩首数百级，虏自相辚籍，死者千馀人，（辚，轹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复向□中。
又曰：耿恭与匈奴战，恭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疮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而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又曰：耿秉诸校会，（会，犹集也。）后五日攻西安。张蓝闻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敕诸将皆蓐食，会明至临淄城。护军荀梁等争之，以为宜速攻西安。曰：“不然。西安闻吾欲攻之，日夜为备。然临淄出不意而至，必惊扰，吾攻之一日必拔。拔临淄即西安孤，张蓝与步隔绝，必复亡去，所谓击一而得两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顿兵坚城，死伤必多。纵能拔之，张蓝引兵还奔临淄，并兵合势，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地，後无转输，旬月之间，不战而困。诸军之言，未见其宜。”遂攻临淄，半日拔之，入据其城。
又曰：高峻据高平，犹不下，帝议遣使降之。乃谓寇恂曰：“为吾行也。若峻不降，引耿等击之。”恂奉玺书与峻，峻遣军帅皇甫文出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率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帅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杀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计者也。今来，辞意不屈，必无降心。全之则文得其计，杀之则峻亡其胆，是以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吴汉在河北，时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鬲，县名，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西北。五姓盖当地强宗豪右也。鬲，音革。）诸将争欲攻之，汉不听，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敢轻冒进兵者斩。”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诸将乃服，曰：“不战而下城，非众所及也。”

卷二百八十四　兵部十五

机略三

《後汉书□朱隽传》曰：赵弘据宛城，隽因急击弘，斩之。贼馀帅韩忠复据宛拒隽。隽兵少不敌，乃张围结垒，赴土山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司马张超及徐𠀋、秦颉皆欲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秦项之际，人无定主也，故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隽登土山望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彻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自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隽因击之，大破之。乘胜逐北数十里，斩首万馀级。忠等遂降。

又曰：董卓将三万讨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县属天水郡。）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伪立鄏以为捕鱼，潜从鄏下过军。（《续汉书》“鄏”字作“堰”。）比贼追之，决水已深不得渡。时众军败退，惟卓全师而还。

又曰：臧宫将兵屯骆越。越人谋叛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乘至，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回转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营陈兵大会，击牛酾酒，飨赐慰纳之。

又曰：蜀有妖巫维汜弟子单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维，或作侯。）劫吏人，自称将军，于是遣臧宫将北军及黎阳营数千人围之。贼谷食多，数攻不下，士卒死伤。帝召公卿诸侯王问方略，皆曰“宜重其购赏”。时显宗为东海王，独对曰：“妖巫相劫，势无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围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缓，（挺，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则一亭长足以禽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然之，即敕宫撤围缓贼，贼众分散，遂斩臣、镇等。
又曰：岑彭南击秦丰，与其大将蔡宏拒彭等于邓，数月不得进。帝怪以让彭，彭惧，于是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旦西击山都。（山都，县名，属南阳郡。）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渡沔水，击其将张杨于阿头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东狼谷中，即汉水之上源也。阿头山在襄阳。）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击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与诸将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预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追斩蔡宏。
又《皇甫嵩传》曰：梁州贼王国围陈仓，复拜嵩为左将军，督前将军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选赴陈仓，嵩不听。卓曰：“知者不後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馀。（《孙子》之文。）有馀者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玄女三宫战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宝。九天九地，各有表里。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顺之，万全可保。）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苦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馀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弊，果自解去。嵩进兵击之。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司马法》之言。）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虿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且走者，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後拒。连战大破，斩首万馀级，国走而死。卓大惭恨，由是忌嵩。
又曰：吴汉、岑彭讨公孙述，述使其将延岑等悉兵拒广汉及资中，又遣将侯丹率二万馀人拒黄石。彭乃多张疑兵，使护军杨翕与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今南郡，即汉江州县。）𣲘斥江都江而上，（江都江，城都江也。）袭击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馀里，径拔武阳。使精骑驰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如风雨，所至皆奔散。初，述闻汉军在平曲，故遣大军逆之，及汉兵至武阳，出延岑军後，蜀地震骇。
又曰：马援为陇西太守，发步骑三千人击先零羌。羌将其妻子辎重移阻於允吾谷，（允语，音锐牙。）援乃潜行间道，掩赴其营。羌大惊坏，复远徙唐翼谷中，援复追讨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後，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冯异与邓禹率车骑将军邓弘等议攻赤眉。异曰：“贼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成计也。”禹、弘不从。弘遂大战移日，赤眉佯败，弃辎重而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之。赤眉引还击弘，弘军大乱。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饥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

又曰：河南贼张步据地，汉将耿讨之，壁於临淄。步与其三弟蓝、弘、寿及故大彤渠帅重异等兵（重姓，异名也。）号二十万，至临淄大城东，将攻。先出淄水上，与重异遇，突骑欲纵，恐挫其锋，令步不敢进，固示弱以盛其气，乃引归小城，陈兵於内。步气盛，直攻营，与裨将刘歆等合战，升王宫坏台望之，（临淄，本齐国所都，即齐王宫中坏台也。）视歆等锋交，乃自引精兵横交突步阵於东城下，破之。

又曰：赤眉、青犊十馀万众并在射犬，光武引兵将击之。耿纯军在前，去众营数里，贼忽夜攻纯，雨射营中，士多伤。纯勒部曲坚守不动。选敢死千人，俱持强弩，各傅三矢，使衔枚间行，（傅，着。）绕出贼後，齐声呼噪，强弩并发，贼众惊走，追击之，遂败。

又曰：光武遣将王霸、马武击河南贼周建於垂惠。贼帅苏茂将五校兵四千馀人救建，而先遣精骑遮击马武军粮，武往救之。建从城中兵出夹击武，武恃霸之援，战不甚力，为茂、建所败。武军奔过霸营，大呼求救。霸曰：“贼兵盛，出必败，努力而已。”乃闭营坚壁。军吏皆争之。霸曰：“茂兵精锐，其众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马武与吾相持，两军不一，此败道也。今闭营固守，示不相援，贼必乘胜轻进；马武无救，其战自倍。如此，茂、建众疲劳，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战良久，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後，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後受敌，惊乱，败之。

又曰：西域莎车国王不供，将兵长史班超发于阗、疏勒诸国二万五千人击之。莎车求救龟兹，龟兹王遣将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助之。超召诸将及于阗、疏勒王议曰：“兵少不敌，莫如各解散去。于阗从此东归，长史亦从此西归，夜半闻鼓声，便发众。”皆以为然，乃阴缓所擒得生口归，以超言告龟兹，龟兹闻之喜，使其将以万骑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绕于阗王。人定後，超密令诸司马勒兵，至鸡鸣驰赴莎车草营掩覆之，胡皆惊走，斩首五千级。莎车遂降。

又曰：光武遣将邓禹西征至河东，禹击更始将王匡，禹军不利，战罢。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众。明晨，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得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冯异将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于道侧。明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示弱。）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于崤底。

又曰：岑彭将兵三万余人南击秦丰，拔黄邮，丰与其大将蔡宏等拒于邓，数日不得进。彭夜勒兵马，申令军中，使明早西击山都。乃缓所获虏，令得逃亡，归以告丰，丰即悉其军西邀彭。彭乃潜兵度沔水，击其将张杨于河头山，大破之。从川谷间伐木开道，直袭黎丘，破诸屯兵。丰闻大惊，驰归救之。彭依东山为营，丰与蔡宏夜攻彭，彭先为之备，出兵逆击之，丰败走。

又曰：张步据齐地，汉将耿征之。步将费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进兵先胁巨里，使多伐树木，扬言以填塞坑堑。数日，有降者言邑闻欲攻巨里，谋来救之。严令军中趣修攻具，宜敕诸部，后三日当悉力攻巨里城。阴缓生口，令得亡归。归者以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将精兵三万余人来救之。喜，谓诸将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诱致邑耳。今来，适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岗坂，乘高合战，大破之，临阵斩邑。既而收首级以示巨里，城中凶惧，（凶，许拱切。）费悉众亡归。

又曰：将军耿秉与窦固合兵一万四千骑击车师，车师有后王、前王，前王即后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余里。秉议先赴后王，以为并力根本，则前王自服。固计未决，秉奋身而起，众军不得已，遂进。并纵兵钞掠，斩首数千级，收马牛羊十余万头。后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降。

又曰：袁绍，曹公相持于官渡，俎授说绍（俎，侧居切。）可遣蒋奇别为支军于外，以绝曹公之路。绍不从。许攸进曰：“曹公兵少而悉师拒我，许不余守，势必空弱。若分遣轻军，星行掩袭，许伏则操为成擒。如其末溃，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绍又不用，竟为曹公所败。

又曰：曹公征河北，师次顿丘。黑山贼子毒等攻东武阳。曹公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魏武要击于内黄，大破之。

又曰：曹公征张绣于穰，荀攸曰：“绣仰食于刘表，于久而势必离。今缓之可诱致，急之则相救。”公不从，与绣战。表果救之，公败归。

又曰：青、徐黄巾三十万众入渤海界，欲与黑山合。公孙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於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二万馀级。贼弃辎重数万两，奔走渡河。瓒因其半济薄之，贼复大破，死者数万。

卷二百八十五　兵部十六

机略四

《魏志》曰：曹公西征马超，与超夹关为军。公急持之，而潜遣徐晃、朱灵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度蒲坂津，据河西为营。公由潼关北渡，未济，超赴船急战。公放马牛以饵贼，贼乱取牛马，公得度，循河为甬道而南。贼退，距渭口，公乃多设疑兵，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夜，分兵结营于渭南。贼夜攻营，伏兵击破之。

又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绍於是渡河追公军，至延津南。公勒兵驻营南坂下，使登垒视之，曰：“可五六百骑。”有顷，复白：“骑稍多，步兵不胜数。”公曰：“勿复白。”乃令骑放马解鞍。是时，白马辎重就道。诸将以为敌骑多，不如还保营。荀攸曰：“此所以饵敌也。如何去之！”绍骑将文丑与刘备五六千骑前後至。诸将复白：“可上马。”公曰：“未也。”有顷，骑至稍多，或分辎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马。时骑不满六百，遂纵兵击之，大破。

又曰：曹公既克邺，袁尚、熙遂奔辽东，众百数千。初，辽东太守公孙康恃远不服。曹公破乌丸，或说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斩送其首，不烦兵矣。”公引兵还，康果斩送尚、熙，传其首。诸将或问曰：“公还，而康斩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其势然也。”

又曰：曹公讨鲜卑，出卢龙，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陷柳城。未至二百里，虏乃知之。将数万骑逆军，登白狼山，卒与虏遇，众甚盛。公登高，观敌阵不整，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大败之。

又曰：黄巾贼起，命将朱隽率兵讨之。贼帅韩忠据宛拒隽，隽兵少不敌，乃长围结垒起土以临城内，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隽自将精卒五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惧乞降。

又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绍遣将郭图、淳于琼、颜良等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绍引兵至黎阳，将度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说曰：“今兵少不敌，分其势乃可。公到延津，若将度兵向其後，绍必西应之，然後轻兵袭白马，掩其不备，颜良可擒也。”公从之。绍闻兵度，即留分兵西应之。公乃引军兼行趣白马，未至十馀里，良大惊，来逆战。使张辽、关羽前登，击破，斩良。遂解白马围。

又曰：曹公击破马超，超走凉州。关中平，诸将或问曹公曰：“初，贼守潼关，渭北道缺，不从河东击冯翊，而反守潼关，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贼守潼关，若吾入河东，贼必引守诸津，则西河未可渡也。吾欲盛兵向潼关；贼悉南守，西河之备虚，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军北渡，贼不能与吾争西河者，以有二将之军也。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伪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之，所以纵逸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朝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又曰：蜀关羽围曹公将曹仁於樊，又围将军吕布於襄阳，曹公遣将徐晃救仁。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偃城。晃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後，贼烧屯走。晃得偃城，两面连营，稍前，去贼围三丈所，未攻，贼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兵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蹈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胜，今陷贼围，多斩首虏。吾用兵三十馀年，及所闻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长驱径入敌围者。”

又曰：曹公征关中，进军渡渭。马超及韩遂数战，不许，因请割地。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韩遂请与公相见，公与遂交马语，移时不及军事，但说京都故旧，拊手欢笑。既罢，超等问遂：“公何言？”遂曰：“无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乃与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骁骑夹击，大破之。遂、超走凉州。

《魏志》曰：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次于辽水。文懿遣将军毕衍、杨祚等步骑数万阻辽，隧以距之，围堑二十馀里。宣王令军穿围，盛兵多张旗帜，出其东南，贼尽锐赴之，乃沉舟潜济，急于东北，斜趣之襄平。衍等恐襄平无守，夜遁。

又曰：郭淮讨叛羌师。其羌师屯河关、白土故城，据河拒官军。淮见形上流，密于下度兵据白土故城，击，大破之。

又曰：李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会袁尚遣将高蕃将兵屯河上，绝水道。典与诸将议曰：“蕃军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击之必克，宜亟击之。”昱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又曰：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沉舟潜济辽水，作长围，忽弃贼而向襄平。诸将言曰：“不攻贼而作围，非所以示众也。”宣王曰：“贼坚营高垒，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计，此王邑所以耻过昆阳也。古人云：敌虽高垒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贼大众在此，贼窟虚矣。我直指襄平，必怀内惧。惧而求战，破之必矣。”遂整阵而过。贼见兵出其后，果邀之。宣王谓诸将曰：“所以不攻其营，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纵兵逆击，大破之，三战皆捷。

又曰：田豫，字国让。率兵击鲜卑比能，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後，断截归路。国让乃进军，去虏十馀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然之，从他道引去。胡见烟火不绝，以为尚在，去行数十里乃知之。

又曰：诸葛诞、文钦反，据寿春，司马景王总兵讨之，谓诸将曰：“彼当突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决一朝之命！”或谓：“大军不能久，省食减口，冀有他变，料敌之情不出此二者，今当多方以乱之，备其越逸，此胜计也。”因命合围，分遣羸疾就淮北廪军士，大豆人三胜，钦闻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纵反间，扬言吴救方至，诞等益宽恣食。俄而，城中乏粮，诸将并请攻之。景王曰：“诞聚粮固守，外结吴人，自谓足据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之，损游军之力，外寇卒至，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且坚守三面，若贼陆道而来，军粮必少，吾以游兵轻骑绝其转输，可不战而破外贼，钦等必为擒矣。”诞、钦等出攻长围，诸军逆击，走之。初，诞、钦内不相协，乃至穷蹙转相疑贰，诞杀钦。子鸯逾城降，以为将军、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见城上持弓者不发，因令攻而拔之。

又曰：诸葛诞据寿春反，命将王基讨之。吴遣朱异来救诞，军於安城。诏王基引诸军转据北山，基谓诸将曰：“今围垒转固，兵马向集，但当精修守备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险，使得放纵，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与贼交利对敌，当不动如山。若迁移依险，人心摇荡，於势大损。诸军并据深沟高垒，众心皆定，不可倾动，此御兵之要地也。”书奏，报听之。寿春竟破，司马文王与基书曰：“初议者云云，求移者甚众，时未临履，亦谓宜然。将军深算利害，独秉固志，上违诏命，下距众议，终至制敌擒寇，虽古人所述，不是过也。”

又曰：郭淮在汉中，蜀主刘备欲渡汉水来攻。诸将议众寡不敌，依水为陈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敌，非算也。不如远水为阵，引而致之，半济而後击，备可破也。”既阵，备疑不敢渡。（《通典》曰：蜀主悟之，不敢。）

又曰：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田豫持节护乌丸校尉。时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等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乃共要盟，不得以马与中国市。豫以戎狄为一，非中国之利，乃先构离之，使自为仇敌，互相攻伐。素利违盟，出马千匹与官，为比能所击，求救于豫。豫深入虏廷，胡围豫于马邑城十重。豫密使司马建旌旗，鸣鼓吹，从南门出，胡人皆往赴之。豫将精锐自北门出，鼓噪而赴，两头俱发，出虏不意，虏众乱，弃马步走，追讨二十馀里，僵尸蔽地。自是胡人破胆，威振沙漠。

又曰：诸葛亮出斜谷，司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诸将皆欲攻西围，郭淮独以为此见形於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耳。其夜果攻阳遂，有备不得上。

《吴志》曰：曹公入荆州，刘备为曹公所破，与鲁肃遇于当阳，遂共图计。遣诸葛亮诣孙权，权遣周瑜、程普与之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观操船舰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数十，实以薪草，上建牙旗。盖乃先报书，欺以欲降。曹公军延颈指言：“盖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
又曰：周瑜使甘宁据夷陵。魏将曹仁围宁，吕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断险道，贼走可得其马。军到夷陵，即日交战，所杀过半。敌夜遁去，行过柴道，骑皆舍马步走。蒙兵追蹙，获马三百匹，方船载还。
又曰：贺齐讨黔，歙贼帅，（黟音伊几切。歙音摄。）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历林山，山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方，贼临高下石，不可得攻。军住经日，将吏患之。齐身出周行，观视形便，阴募轻捷士，为作铁戈，密於隐险贼所不备处，以戈拓山为缘道，道成，夜令潜上，乃多悬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数十人，四面流布，俱鸣鼓角，齐勒兵待之。贼夜闻鼓声四合，谓大军悉以得上，惊惧惑乱，不知所为，守路备险者，皆走还依众，大军因是得上。贼中有善禁术者，吴师刀剑不得拔，弓弩射矢俱还自向，辄致不利。齐曰：“吾闻之，雄黄胜五兵，还丹能威敌。夫金有刃、虫有毒者皆可禁之。以无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无能为也。”遂伐木为列阵，四面罗布，俱鸣鼓角，勒兵待曙。贼惶遽无依，禁术不效，大破而降之。
《蜀志》曰：诸葛孔明率众定南夷，擒夷帅孟获，七纵七擒。获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扬雄《蜀王记》云：秦王石牛，置金於後，蜀人以为牛便金。蜀王发卒开道，令五丁拖牛置成都，蜀道乃通。
卷二百八十六　兵部十七
机略五
王隐《晋书》曰：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於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於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
《晋书□毛宝传》曰：时苏峻送米万斛馈祖约，约遣司马桓抚等迎之。宝告其众曰：“兵法，军令有所不从，岂可不上岸邪！”乃设变力战，悉获其米。
又曰：马隆平泰原，加赤幢、曲盖、鼓吹。隆奇谋间发，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先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也。
又曰：卫既囚邓艾，诸将图欲劫艾，整仗趋营，轻出迎之，伪作表草将申明艾事，诸将信之而止。
又曰：刘琨少负壮气，有纵横之才，善交胜己，而颇浮夸。与范阳祖逖为友，闻逖被用，与亲故书曰：“吾枕戈待用，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气相期如此。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弃围而走。

又曰：卢循自广州南下，戎卒十万，船舻千艘，讨败将军刘毅于桑落，径至江宁。循妹夫徐道覆素有胆决，知裕已还，欲乾没一战，请於新亭、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之。循多谋少决，欲以万全为计，固不听。道覆曰：“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不成。使我得为英雄主驱驰，天下不足定也！”後循战败。

又曰：王敦反。敦既死，以兄子应为嗣。沈充自吴率众万馀人至，与王含等合。充司马顾说充曰：“今日举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离众沮，锋摧势挫，持疑犹豫，必致祸败。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舰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逃归於吴。含复率众渡淮，苏峻等逆击，大破之，充亦烧营而退。既而周光斩钱凤，吴儒斩充，并传首京师。

又《载记》曰：符登攻姚苌，苌退还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军于胡空堡，率骑万馀围苌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苌恶之，命三军哭以应登，登乃引退。

又曰：河间王在关中遣将张方讨长沙王，方率众自函谷入屯河南。遣左将军皇甫商拒之而败，张方率兵入洛阳。奉惠帝讨方于城内，方军遥见乘舆，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众遂大败。方退壁于十二里桥，人情挫衄，无复固志，或劝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钝是常，贵因败以为成耳。我更前作垒，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潜进逼洛城七里。既新捷，不以为意，忽闻方垒成，师乃战，遂大败。

又曰：石勒据襄国，晋将王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杯等部众五万馀以讨勒。时城隍未修，乃筑隔城重栅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必败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於野以决之，何如？”诸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追而击之，必克。”张宾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丕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丕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众既奔，馀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指挥而定。”勒纳之，即以孔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丕，就六眷等众遂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十馀里，获铠马五十疋。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杯三弟为质而请末杯。诸将并劝杀末杯以挫之，勒曰：“辽西鲜卑，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浚用矣。”於是纳其质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还，终获其用。

又曰：杜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城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万馀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拒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伐战一当万。”

又曰：刘牢之等讨妖贼孙恩，恩败走，虏男女二十馀万口，一时入海。惧官军之蹑，乃缘道多弃宝物子女。时东土殷实，粲丽盈目，牢之等遽收敛，故恩复得逃入海。（《通典》曰：孙恩用此术获免也。）

又曰：李矩守荥阳，後赵石勒亲率兵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败之，斩获甚众，勒乃退。

又曰：刘琨守太原，遣将姬澹率众十馀万讨石勒。勒将拒之，或谏曰：“澹兵马精盛，其锋不可当，宜深沟高壁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勒曰：“澹众大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走，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立斩谏者。以孔苌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後出者斩。设疑兵於山上，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兵追之，勒前後伏兵夹击，澹军大败。

又《载记》曰：前燕慕容封略渐广，（，胡罪切。）据棘城。晋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阴结高勾丽（毖，音秘。）及宇文、段回等谋灭，以分其地。遂同伐，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靖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谲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国攻棘城，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众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国果疑宇文同於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简锐士配子，推锋於前，，音晃子翰领精骑为奇兵，从傍出，直冲其营；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军之至，方率兵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众遂大败。
又曰：苏峻反，攻克石头城，据之。以陶惟、温峤率兵讨之，诸将请於查浦筑垒。监军李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极崇固，可容数千人，贼来攻不便，戮贼之术也。”侃从之。夜立垒讫，贼见垒大惊。贼攻大叶，侃将救之，长史殷羡曰：“若大叶步战不利，则大事去矣。但当急攻石头，峻必救之，而大叶自解。”侃又从羡言。峻果弃大叶而救石头。诸军与峻战陵东，侃督竟陵太守李阳部将彭伐斩峻於阵，贼众遂溃。
又曰：妖贼孙恩北出海盐，刘裕为将，筑城于海盐。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裕独深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旦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裕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众大上。裕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北凉沮渠蒙逊率兵伐南凉秃亻辱檀，（亻辱，奴沃切）入其境，徙数千户而还。亻辱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犯也。”蒙逊曰：“亻辱檀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一鼓而灭。”进击败之，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乃数千户。亻辱檀惧，请和之而归。
又曰：前燕将慕容垂讨丁零翟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馀艘，载疑兵列仗氵斥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潜遣其桂林王慕容镇率骁骑於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士众疲渴，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垂遣追击，尽擒其众。
又曰：後燕慕容盛据辽东，其辽西太守李朗阴引後魏军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将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馀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迎魏师于北平。旱候知之，袭克令支，遣礻卑将追朗，及于无支，斩之。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鸠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前秦符坚陷襄阳，晋将桓冲攻之。坚将慕容垂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以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火炬於树枝，光照数里，冲惧，退还。
又曰：後赵石勒将石季龙，太掠陈蔡间而去，留将桃豹守谯城，住西台。东晋将祖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馀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戎饥久，益惧，无复胆气。

又曰：後凉吕光遣将吕延伐西秦乞伏乾归，大败之。乾归因大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纵反间，称乾归东奔成纪，吕延信之，引师轻进。延司马耿雅谏曰：“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赢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亦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而可睹风自散乎？”今宜部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俟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战败，死之。

又曰：北凉沮渠蒙逊伐西凉李士业於酒泉，先攻浩，（浩音卜，音门。）蛇盘於帐前。蒙逊笑曰：“前一为腾蛇，今盘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李士业征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将进军黄谷，士业闻而大悦，直入都渎涧。蒙逊潜军逆之，败士业于怀城，遂进克酒泉。

又曰：南凉秃亻辱檀守姑臧，伐秦姚兴遣将姚弼等至於城下。亻辱檀驱牛羊於野，弼众采掠，亻辱檀分击，大破之。

又曰：前燕慕容隽已克幽、蓟，至于冀州。冉闵师骑拒之，与隽将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闵将董润言于闵曰：“鲜卑乘胜，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後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闵怒曰：“吾成师以出，将平幽州，斩慕容隽。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闵威名素振，燕众咸惮之。恪谓诸将曰：“闵勇而无谋，一夫之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都，掎角以待之。闵性轻锐，又以吾军势非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军但励卒从傍须其战，合夹而击之，必克。”闵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乘骏马左仗双刀，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馀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东走，行二十余里，为恪所擒。

卷二百八十七　兵部十八

机略六

《宋书》曰：武帝遣将朱龄石伐谯，纵於蜀。帝曰：“往年，刘敬宣黄武无功而退。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必重兵守涪城，以备内道。若向黄武，正堕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全封付龄石，署其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外取广汉，使赢弱乘高舰十馀，由内水向黄武。”众军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将侯耀、谯诜等率众万馀屯彭模，夹水为城。龄石至彭模，诸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贼水北城险阻众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耀、谯诜，仍回军以麾，南城即时散溃。

又曰：刘道济为益州刺史，政刑失中，群盗蜂起，攻围州城。道济将裴方明出东门，破贼三营，斩首数百级。贼虽败，已复还合。方明复伪出北门，回击城东大营，杀千馀人。时天大雾，方明等复扬声出东门，而潜自北门出攻城北城西诸营，贼众大溃，於是奔散。

又曰：柳元景为隋郡太守。既至而蛮反，断驿道，欲攻郡。郡内力少，粮杖又乏，元景设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驿道，或曰：“蛮将逼城，不宜分众。”元景曰：“蛮闻郡遣重戍，岂悟城内兵少。且表里合势，于计为长。”会蛮垂至，乃使驿道兵潜出其后，戒曰：“火举驰进。”前后俱发，蛮众惊扰，投郧水死者千余人，斩获数百，郡境肃然，无复寇抄。

又曰：檀祗为广陵相。亡命司马国兄弟自北徐州界聚众数百，潜过淮，因天夜阴暗，率百许人缘广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厅事。祗惊起，出门将处分，贼射之，伤败，却入。密语左右曰：“贼乘暗得入，掩我不备。但打五鼓，惧明，必走矣。”贼闻鼓鸣，谓晓，于是奔散，追讨，尽获之。

又曰：宗悫征林邑，围区粟城。林邑王范阳迈遣将范毗沙达率万余人来救。悫谓诸将曰：“寇众我寡，难与争锋。”乃分军为数道，偃旗卧鼓，悫潜进，令曰：“听吾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贼了不为备，卒见军至，惊惧退出，悫乘胜追讨，散归林邑。仍攻区栗，拔之。泛海陵山，径入象浦。有大渠南来注浦，宋师沮渠置阵。林邑王倾国来逆，沮渠不得渡。以具装被象，诸将惮之，请待前后军进，然后击之。悫曰：“不然。吾已屠其坚城，破其锐众。我气方厉，彼已破胆，一战可定，何疑焉。”悫以为外国有师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象相御。象果惊奔，众因此溃乱。悫率兵直度渠奋击，阳迈遁走，其众一时奔散，遂克林邑。

《南史》曰：萧齐将鲁康祚、赵公政，众号一万，侵後魏荆河州之太仓口。魏将傅永率三千人击之。时康祚等军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馀里。永量吴楚之兵好夜斫营，即夜分兵为二部，出於营外。又以贼若夜来，必应於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亲领兵来斫永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竞起，不能记其本济，遂睹永所置之火而争度焉。水深溺而死，斩首者数千级，生擒公政，康祚人马坠淮，晓而获其尸。

又曰：东昏侯以刘山阳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过荆州就行事萧颖胄以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阳。梁武帝时为雍州刺史，知其谋，乃遣参军王天兽、庞庆国诣江陵遍与州府人书。及山阳西上，梁武谓诸将曰：“荆州本畏襄阳人，又加以唇亡齿寒，自有伤弦之急，宁不暗同耶？我若总荆州之兵，扫定东夏、韩、白重出，不能为计。况以无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阳至荆州便即授首，诸君试观何如。”及山阳至巴陵，梁武复令天兽赍书与颖胄兄弟。去後，梁武谓张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兽往州府，人皆有书，令乘驿甚急，止有两封与行事兄弟，云‘天兽口具’；及问天兽而口无所说，行事不暗相闻，不容矫有所道。天兽是行事心膂，彼闻必谓行事与天兽共隐其事，必人人疑。山阳惑於众口，必相嫌贰，则行事进无以自明，必恐漏吾谋内。是驰两空亟定一州矣。”山阳至江安，闻之，果疑不上。颖胄大惧，乃斩天兽，送首山阳，信之，将数十人驰入，颖胄伏甲斩之，送首梁武，以州归。

又曰：梁武帝发雍州，东下，（雍州，今襄阳郡。）大军次江宁。梁武使吕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顿於越城，吕僧珍犹守白坂。齐主东昏将李居士密觇，知城中众少，率锐卒万人直来攻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令力既不敌，不可与战，可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拨栅，僧尔分人上城，矢石俱发，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复逾城而下，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

《三国典略》曰：侯景叛，段韶夹涡而军。潜於上风纵火，景众骑入水，出而却走，草湿，火不复然。

《梁书》曰：司州刺史陈庆之率兵围东魏南荆州，东魏将尧雄、行台侯景救之。雄曰：“苟堆，梁之北面重镇，因其空虚，攻之必克。彼若闻难，荆围自解，此所谓机不可失也。”遂举众攻之，庆之果弃荆州来，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镇将苟元广。

又曰：陈庆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涡阳。（涡，孤和切。）魏遣将元昭等率兵来援，前军至驰涧，去涡阳四十里。庆之欲逆战，诸将以贼之前锋必是轻锐，与战若捷，不足为功，如其不利，沮我军势，兵法所谓以逸待劳，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以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败理。且闻虏所据营，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诸君若皆疑惑，庆之请独取之。”於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

又曰：梁襄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自率步骑一万寇西魏。魏将杨忠帅众南伐攻梁随，克之，进围安陆。仲礼闻随郡陷，恐安陆不可守，遂驰归赴援。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请急攻之。忠曰：“攻守势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劳师，表里受敌，非计也。南人多习水军，不闲野战，仲礼回师已在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袭之。彼怠我奋，一举必克，则安陆不攻自拔，诸城可传檄而定也。”於是选骑二千，衔枚夜进，遇仲礼於氵崇头，（氵崇音崇，水所冲曰氵崇）忠亲自陷阵，擒仲礼，悉俘其众。安陆及竟陵郡如忠所策。

《陈书》曰：周炅镇安、蕲等州，高齐遣将陆骞以众二万出自巴、蕲与炅战。炅留羸弱辎重，设疑兵以当之，自率精锐由间道邀其後，大败骞军，虏获器械马驴不可胜数。

《北史》曰：後魏济阴王新成颇有武略，库莫奚侵扰，诏新成讨之。新成乃多为毒酒，贼逼便弃营而去。贼至竟饮，遂简轻骑击之，俘馘甚多。

又曰：梁将赵祖悦率水军偷据峡石，後魏将崔延伯率兵讨之。延伯夹淮为营，遂取车轮去辋削锐，其辐两接对，揉竹为𣏌，（揉，人久切。）贯连相属并十馀道，横水为桥，两头施大辘轳，出没任情，不可烧斫。既断祖悦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氏援军不能赴救，祖悦合军咸见俘虏。

《後魏书》曰：太武征夏赫连昌於统万城，师次城下，收众伪退。昌鼓噪而前。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沙尘昏冥。宦者赵儿进曰：“今风雨从贼後来，我向彼背，天助人。将士饥渴，愿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欤！千日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後以离绝，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风雨在人，岂有常也。”帝从之，公骑奋击，昌军大溃。

又曰：雍州刺史萧宝寅据州反，魏大将长孙稚讨之，军次弘农，副将杨侃曰：“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挟关为垒，胜负之理，久而无决。岂才雄相类，算略抗衡，当以河山险阻，难用智力。今贼守潼关，全据形胜，纵曹操更出，亦无所逞奇。必须北取蒲坂，飞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斗心，潼关之贼必睹风而散。诸处既平，长安自克。”稚曰：“贼党薛备义已围河东，薛风贤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孙停师虞坂，久不能进。虽有此计，犹用为疑。”侃曰：“珍孙本行陈一夫，因缘进达，可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帅之任，处分三军，精神乱矣，宁堪图贼。河东理在蒲坂，西带河湄，所部之人，多在东境。修义驱率壮勇，西围郡邑，父老妻弱，尚保旧村，若卒一临，方寸各乱，人人思归，则郡围自解。不战而胜，昭然在目。”稚从之，令其子彦等领骑与侃於弘农北度。所统悉是骑士，习於野战，未可攻城，便据石锥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车於此，以待步卒，兼观人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还村，候台军举烽火，亦举烽火应之，以明降疑。其无应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须殄戮，赏赍军士。”民遂传相告报，未实降者，亦许举烽，一宿之间，火遍数百里内。宝寅将时围河东，不测所以，各自散归。长安贼平，侃颇有力。

又曰：河北贼葛荣别帅韩楼、郝长等有众数万，屯据蓟城，遣将侯泉率骑七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讨之。泉遂广张声势，多设供具，亲以数百骑深入楼境，欲执行人，以问虚实。去蓟百馀里，值贼帅陈周马步万馀，泉遂潜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虏其卒五千馀人。寻，还其马伏，纵令入城，左右谏曰：“既获贼众，何为复资遣之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战，事须为计，以离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骑夜进。昧旦，叩其城门，韩楼果疑降卒为泉内应，遂遁走，追擒之。

又曰：河北贼葛荣率众将向洛阳，众号百万。大将军尔朱荣之卒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葛荣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已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又以人马逼战，刀不如棒，密勒军士各赍棒一枚，置于马侧。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虑沸腾逐北。乃分命壮勇所当冲突，号令严明，将士同奋。荣身自陷阵，出於贼後，表里合击，大破之，於阵擒葛荣。

又曰：傅永守楚王戍，萧齐将裴叔业来攻。永令填塞外堑，夜伏战士千人於城外。晓而叔业至，顿於城东，列阵，将置长围。永所伏兵於道左击其後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救之。永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进退失图，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尤盛，非力屈而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假逐之。”

又曰：太武帝亲征後燕将慕容德于邺战，前军败绩，德又欲攻之。别驾韩讠卓进曰：“今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击也；前锋既败，後阵方固，三不可击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可动；动而不胜，众心不固，二不宜动；隍池夫修，敌来无备，三不宜动。此皆兵机也。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所掠，久则三军糜资，攻则众旅多{敝死}，师老衅生，详而图之，可以捷也。”德曰：“韩别驾之言，良平之策也。”

又曰：“大将广阳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谨单骑入贼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铁勒酋长也列河等，领三万馀户并款附，相率南迁。广阳欲与谨至折敦岭迎接之。谨曰：“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闻也列河等归附，必来要击。彼若先据险要，则难与争锋。今以列河等饵之，当竞来抄掠，然後设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广阳然其计。拔陵果来要击，破也列河於岭上，部众皆没。谨伏兵发，贼遂大败，悉收列河之众也。

卷二百八十八　兵部十九

机略七

《三国典略》曰：周贺若敦、陈侯相拒於湘州。敦恐知其粮少，乃於营内聚土，覆之以米，召其侧近村人，扬有所访，令其遥见。闻以为实，乃据守要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老敦师。敦又增修壁垒，示以持久。初，土人乘轻骑，载米粟、笼鸡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伪为土人，装船内甲士其中。兵见船至送米，争取。敦甲士出而擒之。

《後周书》曰：太祖以王罴为大都督镇华州。魏孝武西迁，拜骠骑大将军，加侍中、开府。尝修州城未毕，梯在外。齐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罴，罴不之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罴尚卧未起，闻卜外汹汹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敌见之惊，逐至东门，左右稍集，合战破之。轨众遂投城遁走。

又曰：陆腾。陵州木笼獠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獠既因山为城，攻之未可拔。腾遂於城下多设声乐及诸杂技，示无战心。诸贼果弃其兵仗，或携妻子临城观乐。腾知其无备，密令众军俱上，诸贼惶惧，不知所为。遂纵兵讨击，尽破之。

又曰：杨忠。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虽称藩附，而尚有二心。忠自穰城观於汉滨，易旗递进，实骑二千，察登楼望之，以为三万，惧而服焉。

又曰：韩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当千里径。先是高齐寇数入，人废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至，适会寇来，乃不下属县。人既不及设备，以故多被抄掠。齐人喜相谓曰：“汾州不觉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还，必莫能追蹑我矣。”由是益懈，不为营垒。已先勒精锐，伏北山中，分据险阻，邀其归路。乘其众怠，纵伏击之，尽获其众。

又曰：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渡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敖曹围洛州。太祖出军广阳，召诸将曰：“贼今掎吾三面，又造桥於河，示欲必渡，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久与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且欢起兵以来，泰每为先驱，其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出其不意，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诸将咸曰：“贼在近，舍而远袭，事若差跌，悔无及也。”太祖曰：“欢前袭关，吾军不过霸上。今者大来，兵未出郊。贼顾谓吾但自守耳，无远斗意。又忸於得志，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贼虽造桥，未能径度。比五日中，吾取窦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声言欲保陇右。辛亥，谒帝而潜出军。癸丑旦，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惶惧，依山为阵，未及成列，太祖纵兵击破之，尽俘其众万馀人。斩泰，传首长安。高敖曹陷洛州，执刺史泉企，闻泰之殁，焚辎重弃城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为丞相，益州总管王谦举兵拒命，隋文遣将梁睿讨之，进至龙门。谦将赵俨、秦会拥众十万，据险为营，周亘三十里。睿令将士衔枚出间道，四面奋击，破之。王谦又令高阿那瑰、达奚（，渠记切。）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盛兵攻利州。闻梁睿将至，分兵据开远。睿谓将士曰：“此虏据要，欲遏吾兵势，吾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将趋剑阁，一将诣巴西，一将水军入嘉陵。睿遣将分道攻，自午及申，破之。奔归於谦。睿进逼成都，谦令达奚城守，亲率精兵五万，背城结阵。睿击之，谦不利，将入城，以城降，谦将麾下三十骑遁走，斩之。

又曰：後周将法尚初自陈来归，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朗诈为背已奔於陈，伪告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尽欲叛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当於阵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於江曲。猛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船於浦中，又伏精锐於古村之北，自张旗帜，逆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走，退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舟楫，建周旗帜。猛於是大败，仅以身免。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辅政，周大将尉迟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县多从。迥遣将檀让屯成武，别将高士儒屯永昌。隋将于仲文诈移书州县曰：“大军将至，可移积粟。”让谓仲文未能卒至，方捶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选精骑袭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将席毗罗，众十万，屯於沛县，将攻徐州。其妻子住金乡。仲文遣人诈为毗罗使者，谓金乡城主徐善净曰：“檀让明日午到金乡，将宣蜀公（即尉迟迥）令，赏赐将士。”金乡人谓为信然，皆喜。仲文简精兵，伪建迥旗帜，倍道而进。善净遥见仲文军且至，以为檀让，乃出迎谒。仲文执之，遂取金乡。诸将多劝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罗起兵之所，当宽其妻子，其兵可自归。如即屠之，彼意绝矣。”众皆称善。于是毗罗恃众来薄官军，仲文背城结阵，出军数里，设伏於麻田中。两阵才合，伏兵发，俱曳柴鼓噪，尘埃蔽天。毗罗军大溃，仲文乘之，贼皆投漆水而死，水为之不流。获檀，槛送京师，河南悉平。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将于仲文先以兵定关东，破尉迟迥将檀让。初，仲文在蓼堤，诸将皆曰：“军自远来，士马疲弊，不可决胜。”仲文令三军趣食，列阵大战。既而破贼，诸将皆谓曰：“前兵疲不可交战，竟而克胜，其计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皆山东人，果於进，不宜持久。乘势击之，所以制胜。”诸将皆以为非所及。

又曰：後周将达奚长儒围陈将吴明彻於吕梁，陈遣骁将刘景率劲勇七千来为声援。长儒於是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毂相次，以待景军。景至，船盘碍轮，不得进。长儒乃纵奇兵，水陆俱发，大破，因擒明彻。

又曰：後周遣将率突厥之众逼齐晋阳，齐将段韶御之。时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为前锋，从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诸将咸欲逆击之，韶曰：“步人气力，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有限，今积雪既厚，逆战非便，不如阵以待之。彼劳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战，大破之，敌前锋尽殪，无复孑遗，自馀通宵奔遁。

又曰：後周遣将讨高齐，围洛，齐将段韶御之。韶登邙坂，聊欲观周军形势。至太和谷，便值周军，即遣驰告诸营，与诸将结阵以待之。周军以步人在前上逆战，韶以彼徒我骑，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马击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溃，洛城之围，并即奔遁。

又曰：西魏末，岷州羌据州城反，魏将独孤信讨之。勒兵向万年，顿三交谷口。贼并力拒守，信因诡道趋稠松岭。（绸，直由切。）贼不虞信兵之至，观风奔溃。乘胜逐北，径至城下，贼出降。

又曰：西魏末，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魏将独孤信率兵讨之。仲和婴城固守，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迟明克之。（迟，直吏切，未明也。天未明之时须已袭之，事毕然后天明，明迟于事也。）

又曰：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将元纂御之。蠕蠕遂逃出塞。纂命将于谨率二千骑追之，至郁郅原，前後十七战，尽降其众。率轻骑出塞觇贼，属铁勒数千骑奄至，谨以众寡不敌，退必不免，乃散其众骑，使匿丛薄间。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军众者。贼遥见，虽疑有伏兵，既恃其众，不以为虑，乃进军逼谨。谨常乘骏马一紫一，贼先所识，乃使二人各乘一马，突阵而出。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率馀军击其追骑，贼遂奔走，因得入寨。

又曰：西魏末，遣将史宁与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浑，俱会於青海。宁谓木汗曰：“树敦、贺真二城是吐谷浑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馀种自然离散，此上策也。”木汗从之，即分为两军，木汗从北道向贺真，宁趣树敦。吐谷浑婆周王率众逆宁，宁击斩之，逾山履险，遂至树敦。即吐谷浑之旧都，多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贺真，留其征南王及数千人固守。宁进兵攻之，伪退，果开门逐之，因回兵奋击。门未及阖，宁兵遂得入，生获其征南王，俘虏男女财宝，尽归诸突厥。

又曰：东魏西荆州为梁将曹义宗所围，东魏召人赴救，慕容俨应募赴之。时东魏北汾育太守宋带剑谋叛，（汾育，音育。）俨乃轻骑，出其不意，直至城，语云：“大军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带剑造次，惶恐不知所为，便出迎俨，即执之，一郡遂定。

又曰：东魏初，齐神武破尔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险，出入钞掠。神武每扬声云欲讨之，师出复止，如此者数四。神武揣兆岁首必应会饮，使将窦泰率精骑先，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莫不夺气。因而克之。

又曰：东魏将齐神武率兵伐西魏，大军济河，集诸将议进趣之计。斛律羌举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宇文黑獭虽聚凶党，强弱可知。若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兽。若不然，其战而径趣，长安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彼无所归，则黑獭之首悬於军门矣。”诸将议有同，遂战於渭曲，大败而归。齐神武违之，故败也。

又曰：东魏末，齐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归梁，而围彭城。澄遣慕容绍宗讨之，将战，绍宗以梁人剽悍，恐其众之挠也，一一引将卒而诳之曰：“我当佯退，诱梁人使前。汝可击之。”皆申明诫之。景又命梁人，逐北勿过二里。会战，绍宗实败走，梁人不用景言，乘败深入。魏人以绍宗言为信，争共掩击，遂大破之。

又曰：东魏遣将斛律金寇西魏洛阳，师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度河，乃於上流纵火船而下，以烧河桥。金先备小艇半盛以水，铁锁连之，亘绝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须臾火灭，而桥获存，遂进军洛阳。

又曰：东魏将齐神武伐西魏，军至许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征诸州兵皆来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度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於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度渭，南夹渭而军。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馀里。齐神武闻周文至，引军来会，睹周丈军少，竟驰而进，不行列，总萃於左。军兵将交，周文鸣鼓，士皆奋起。其将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破之，斩六千馀级，临阵降者二万馀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後虏其卒七万，留其甲士二万，馀悉纵归。

又曰：齐神武大举伐西魏，将渡蒲津，其将薛叔曰：（叔，吕六切。）“西贼连年饥馑，但宜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众尽应饿死，西贼自然归降，愿无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後军全力，前军若败，後军承之。”神武皆弗纳，遂有沙苑之败。

又曰：齐神武与魏孝武帝构隙，自太原举兵逼洛阳。帝遣将元斌之斛斯椿镇武牢，（椿，丑伦切。）遣使告周文帝。文帝谓左右曰：“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晓兵者所忌，正须乘便击之。而主上以万乘之重，不能渡河决战，方缘津据守，且长河万里，御为难，若一处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长安。（孝武违而败也。）

卷二百八十九　兵部二十

机略八

《隋书》曰：杨义臣与汉王将乔锺葵相拒。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有持一鼓，潜驱之涧谷间，出其不意。义臣晡後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葵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张天，锺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以功进位上大将军。
又曰：长孙晟讨突厥达头，{曰成}进策曰：“突厥饮泉，亦可行毒。”因取诸药毒水上流，达头人畜饮之多死。於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斩首千馀级。
又曰：高献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征集士马，声言掩袭，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後虽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壮。”文帝行其策，陈人益弊。
又曰：贺若弼镇淮南。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之际，必集历阳。於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後以为常，不复设备。其後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之觉也。遂灭陈。
《通典》曰：隋末王世充与李密相持於东都。充夜渡，陈於洛水之北。其时密亦渡洛水，陈兵与充相对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马骑长枪，宜路宽放纵；充兵多戈矛，宜隘险。然南逼洛水，北限天山，地形褊促，骑不成列，纵蹙之，密军失利。密与数子登船南济，自馀兵马皆东走月城。充乘胜长驱，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马西上，直向充本营，左右麾旌相继而至。充营内见密兵来逼，急连举六烽。充乃舍月城之围，收兵西退，自洛北达於黑石，中间四十馀里，奔赴颠狈，大丧师徒。密之行也，东北之围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战而成功。充伏其权奇，不复轻出。
又曰：隋汉王谅据并州。及隋将杨素率众数万讨谅。时晋、绛、吕三州并为谅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谅遣将赵子开拥众十馀万拦绝径路，屯据高壁岭，布阵五十里。素令诸将以兵临之，自引兵入霍山，缘崖谷而进，直指其营，一战破之，杀获数万。
又曰：隋开皇中，文帝大议伐陈。诸将皆云：“大江阔远，兵不习水，以此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当百。”襄邑公贺若弼献十策，其一事，请多造船。须船既多，贼必防拟更甚。今南地无马，请付傍江诸州，二十岁已上老马，令饲，以平陈为名，贼必惧，求马拟战。密敕刺史私卖博大船。江南下湿，特不宜马，不逾周年，并当死尽，终不为彼用。陈主陈叔宝果大造船市马；输船既多，方觉不便，而止。高请所博得船，运诸州米贮寿阳城，役徒於寿阳，穿大池，以鱼莲遨游为名，造船教水战。仍以贺若弼为寿州总管，终以此平陈。
又曰：隋将军刘方率兵讨林邑国。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臣象而战，方军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阵，方以战伪奔北。梵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逐之，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纵兵击，大破之。
又曰：隋末宇文化及杀炀帝，后率兵来攻李密於黎阳。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度永济渠，与密战於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顿於汲县，化及掠及郡，北趣魏县。其将王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於密者，前後相继。
又曰：隋末杨玄感反，攻东都，刑部尚书卫玄与玄感战，兵始会，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官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於是大溃。
又曰：隋炀帝征高丽，隋将于仲文率军从乐浪道。军次乌骨城，仲文拣羸马驴数千，置於军後。既而率众东过，高丽出兵掩袭辎重，仲文回击，大破之。
又曰：隋汉王谅作乱，遣其将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隋将史祥讨之，军於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攻河阳。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於阳内城以备祥。祥於是舣船河南。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於下流潜度，公理率众拒之。祥至氵贝水，（氵贝，古间切。）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
又曰：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死。隋将王充守东都，欲乘其弊，练精勇得二万馀人，马千馀匹於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轻充之心，不设壁垒。充夜遣二百馀骑潜入北山，伏谷中，令军士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而下，驰压密营。营中大乱，无能拒之者。即入纵火，密军大惊而溃。
《唐书》曰：太宗屯武牢，窦建德悉众而南，陈兵於汜水，王世充将郭士衡阵於南，周亘数里，鼓噪请战，诸将大惧。太宗将数骑升高丘，安坐以望之，谓诸将曰：“贼起山东，未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政令；逼城而阵，有轻我心。我按兵不出，彼乃气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何往不克！吾与公等为约，必以午後破之。如或不然，寡人为无谋矣。”建德乃遣兵涉汜水，太宗令总管王君廓以少击之。待河北马渡，方欲与战。建德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人皆坐列。又争饮水。太宗乃令宇文士及将三百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上。诫之曰：“贼若不动，汝宜引归；如觉动，宜出东面。”士及才过，贼众果动，逡巡欲退。太宗曰：“可以击也。”亲率轻骑追而诱之，众军继至。建德回师而阵，未及整列，太宗先登以击之，所向皆靡。俄而众军合战，嚣尘四起。太宗率史大奈、程咬金、秦叔宝、宇文歆等缠幡而入，出其阵後，张我旗帜。贼顾见之，众乃大溃。追奔三十里，斩首三千馀级，虏其众五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人，一时放散。
又曰：太宗讨刘黑闼，相持两月馀。黑闼率步骑二万，南渡水，结阵而至，晨压我营。太宗遣轻骑当之，贼皆殊死战。於是亲率精骑，击贼马军，破之；因乘胜蹂其步卒。自午及昏，战数合，贼大溃，斩首万馀级。溺水死者数千人。黑闼与二百人北走，悉虏其众。先是，太宗遣兵堰上流，令黑闼得渡；及战之日，遽令决堰，水大至，深丈馀，贼众以为神，由是败走。
又曰：武德中，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诸将，谓之曰：“虏控弦鸣镝，弓马是凭。今雨弥时，弧矢俱弊，突厥人众如鸟矢（所介切。）羽。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待？”今欲先令劲兵乱其阵，乃率突骑驱其後。虏俗进不相让，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涧谷深长，特有一道，鱼贯以度，因而迫之，彼十万骑坑阱中物耳。追至黄河，纵不尽擒，必当十获八九，此晓兵者所共解。诸君勿疑。於是潜师夜出，冒雨而进，丑徒震骇。因纵反间於突利，悦而归心。二可汗内离，颉利欲战不可，因请和而去。
又曰：贞观中，苏定方率兵讨突厥。贺鲁大雪，平地二尺，军中咸请停兵候晴，定方曰：“虏恃雪深，谓我不能前进，必当憩息，追之可及。若缓以纵之，则渐远难追。省日兼功，在此举也。”於是勒兵凌雪，昼夜兼进，所经收其人众。遂至双河，去贺鲁所居二百馀里，布阵长驱，径至金牙山贺鲁牙帐。时贺鲁集众欲猎，定方纵兵击之，尽破其牙帐，生擒数万人。贺鲁脱走，投石国。定方於是悉命诸部归其所居，埋瘗骸骨，存问疾苦，复其产业。贺鲁所掳掠者，悉捡责还之。於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令副将萧嗣业往石国，以追贺鲁，遂擒归於京师。
又曰：贞观中，突厥诸部离叛，朝廷将图进取，以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率骁骑三千，自马邑出其不意，直趋恶阳岭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见官军奄至，于是大惧，相谓曰：“唐兵若不倾国而来，靖岂孤军而至。”一日数惊。四年，靖进击定襄城，破之。突厥部落并走碛北，突利可汗来奔。
又曰：贞观中吐谷浑寇边，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等五总管征之。军次伏俟城，吐谷浑烧去野草，以馁我师，退保大非川。诸将咸言春草未生，马已羸疲，不可赴敌。惟靖决计而进，深入敌境，遂逾积石山。前後战数十合，杀伤甚众，大破其国。
又曰：武德中，突厥突利，颉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两阵将交，太宗以数骑出，谓之曰：“不念昔者香火之言，乃来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内异，故以此言疑之。颉利见太宗轻出，又闻香火之言，乃阴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须虑，我无恶意，更欲与王自断当耳。”於是敛军引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贞观中，北狄铁勒薛延陀，发同罗、仆骨、回纥等众，合二十万，度汉，屯白道川。据善阳岭，以击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种落走朔州，留精骑以拒战，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张俭、李等率兵数道击之，时太宗诫之曰：“延陀负其兵力，逾漠而来，经途数千，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其掩思摩，不能疾击。思摩既入长城，又不能速退。吾先敕思摩烧杀草，延陀粮食日尽，野无所获。顷者侦人来云，其马啮啖林木，枝皮略尽。卿等掎角思摩，不须前战，俟其将退，一时奋击，制胜之举也。”於是李绩击延陀之众，破之。先是，延陀击突厥沙钵罗及社尔，皆以步兵战而胜。及其将来寇也，先讲武於国中，教习步战，每五人，以一人经习战阵者使执马，而四人前战，克胜即授马以追奔，失於应接，罪至於死，没其家口，以赏战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辄退，延陀乘胜而逐之。绩兵拒击，而延陀万矢俱发，伤我战马。李绩乃令去马步陈，率长槊数百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副总管薛万彻率数千骑收其执马者，其众失马，莫知所从，因击之，乃大败。

又曰：武后初，徐敬业起兵於扬州。武太后令将军李孝逸讨之。敬业拒於高邮之下阿溪。敬业置阵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顾瞻，阵不能整。孝逸遂率众击之，因风纵火。敬业惧烧而退，孝逸进击，大破之。

又曰：武德中，薛万均与罗艺守幽、燕，窦建德率众十万来至范阳。万均谓艺曰：“众寡不敌，今若兵斗，百战百败，当以计取。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贼若渡水，请公精骑百人伏於城侧，待其半度而击之，破之必矣。”从之。建德果引兵度水，万均击之，大破。

又曰：武德初，王世充据东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宫。营垒未立，王世充众二万自方诸门出临水以御大军。诸将甚惧，太宗以精骑陈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观贼阵，谓左右曰：“贼势迫矣，悉众而出，利在一战。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阵以当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烟，吾当率马军南下。”兵才接，太宗以骑冲之，挺身先进，与通表里合势。贼众殊死战，散而复合者数焉。地既险隘，贼多，（，键也。，算也。）骑战稍难。太宗亲自射之，莫不应弦而倒。起辰起及午，贼众始退。因乘之，迫於城堑，俘斩七千人，自是不敢复出。

又曰：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於黑山，至朔州，谓其下曰：“兵法尚诈者，以权谋制敌也。若御其下，则非诚信不可行。遣副将萧嗣业运粮被掠，兵多馁死，所以败也。狡寇忸犷太，不可以不备。”乃诈为粮军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贼驱马就泉井，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亦至，杀获殆尽，贼众奔溃。自是续遣粮运，无敢近之者。
又曰：马燧为魏博招讨使。田悦求救於淄青、恒州，李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仅万人以救悦，李惟岳亦遣三千馀人救援。悦收合散兵二万馀，壁於洹水，淄青军其东，恒州军其西，首尾相应。燧帅诸军进屯於邺，奏请益河阳兵，诏遣河阳节度使李将兵会之。军次於漳，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筑月城以为固，军不得度。燧乃於下流以兵车数百乘，维铁锁，绝中流，实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浅，诸军毕渡。是时军粮少，悦深壁不战，欲老燧军。燧令诸军持十日粮以前，进次仓口，与悦等夹洹水而军。李抱真等问曰：“粮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粮少利速战，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悦与淄青、恒州三军为首尾，计欲不战以老我师，若分军击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来救，是前後受敌也。兵法所谓攻其必救，固当战也。燧为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桥逾洹水，日挑战，悦不敢出。洹州兵自以军少，惧为燧所并，引军合於田悦。燧令於军中曰：“悦死伤之馀，安敢出战？所恃者，淄青军尔，吾当先破纳军，则田悦坐受降也。”淄青军闻，惧，亦引军合於田悦。谓燧明日复战，乃伏兵万人，欲邀之。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先鸡鸣时击鼓鸣，潜率师旁洹水西，径趋魏州，令曰：“闻贼至，即止为阵。”又令百骑鸣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军止鼓角，匿其旁，伺悦军毕渡，焚其桥。军行十数里，悦乃率淄青、恒州兵步骑四万馀，逾桥掩其後，乘风纵火，鼓噪而进。燧乃坐军前，除草斩榛棘广百步以为阵，募勇士得五千馀人，分为前引，以俟贼至。比悦军至，则火灭气乏，力少衰，乃纵击之，悦大败。时神策、昭义、河阳军小却，河东军胜，诸军还斗，合击之大破之。迫切洹水，悦军走桥，桥已焚矣。悦军乱，赴水，斩首二万，杀贼大将孙晋卿、安墨啜，生获三千馀人，溺水死者不可胜数。淄青军殆尽，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悦收兵得千馀人走，夜至魏州。
又曰：元和十二年，唐邓节度使李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围蔡州吴房县，攻其外城；毁之，斩首千馀级。初将出攻，左右曰以“往亡日，请避之。”曰：“贼以往亡，谓吾不能来，正可击也。”及战胜而归，贼以枭骑五百追，下马据胡床，令於众曰：“後回戈者斩！”由是众悉力战，射杀贼将孙忠宪，贼众乃退。或劝曰：“乘其退，可遂拔吴房。”曰：“取之，贼必合势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

卷二百九十　兵部二十一

料敌上

《孙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五计而索其情。（索其胜负之情。索，搜索之义也。）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当校两国之君主，知能否也。若荀息断虞公贪而好宝，宫之奇懦，不能强谏。）天地孰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两军所据，知谁得天时地利。）法令孰行？（设而不犯，犯而必诛。号出令知谁能施行也。）兵众孰强？士卒孰练？（知谁兵器强盛，士卒简练者，故王子曰：主不素习，当阵惶惑；将不素习，临阵变是也。）赏罚孰明？（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也。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吾以此知胜负矣。（以上七事，料敌情知胜负所在。）敌知吾卒之可用以击之，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以击，知吾卒之可击，而不知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胜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顿。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其势若此，必走北之兵也。）夫料敌制胜，计极险易，利害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夫惟无虑而易於敌者，必擒於人也。（已无智虑而外易人者，必为人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策度敌情，观其所施，则计数知。）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喜怒动作，察其举止，则精理可知也。故知动静权变为胜。）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敌情，观其所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馀之处。（角，量也。角量彼我军马之使，则长短可知。）

又曰：兵者诡道，（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故校之以五计而索其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胜败之数，用兵之法，当此事称量敌之情也。）地生度，（因地形度形势。）度生量，量生数，（知其远近广狭，知其数量。）数生称，（称量敌与己。）称生胜。（称量人之故知其势，胜负所在也。）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轻不能相举动也。）胜之战者，人也；若决水於千仞之溪者，形也。（仞，七尺也。其势疾也。）

《左传》曰：吴子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於会稽。请行成，伍员曰：“不可。臣闻务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违天而长仇，虽悔之，不可矣。”王不听。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

又曰：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矣。昔阖庐食不贰味，居不重席，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者也。”

又曰：楚子伐郑，晋师救之。楚子北，师次於延𨐈。（延𨐈，郑北地。延𨐈音延。）闻晋师济河，楚子欲还。伍参言於楚子曰：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欲专其所行而不得。）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楚改乘辕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晋师在敖、高𨐈之间。（敖，五劳反。高𨐈，许各反。）晋魏求公族未得，（欲为公族大夫。）而怒，欲败晋师。请致师，不许。请使，许之。（使，所吏反。）遂往，请战而还。赵旃求卿未得，挑战不许。请召盟，许之。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皆命而往。克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随会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丧师无日矣。（乘，犹登也。）不如备之。楚之无恶，除备而盟，何损於好？若以恶来，有备不败。且虽诸侯相见，军卫不彻，警也。”先不可。（不设。）随会使巩朔、韩穿帅七覆於敖前，（帅，将也。覆为伏兵七处。）故上军不败。而中军下军皆败绩。

又曰：吴师伐楚州来，楚救之。吴人御诸锺离。楚将子瑕卒，楚师。（吴楚之间谓火灭为。军之重主丧亡，故其军人无复气势也。，子廉反。）吴将公子光曰：“诸侯从於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克，胜也。军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无常也。）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大将死，其师，越为帅，帅贱多宠，政令不壹。（越非正聊也，军多宠人，政令不一于越也。）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工国：楚、顿、胡、沈、蔡、陈、许也。）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先分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诱之。）後者敦陈整旅。”（敦，厚。）吴子从之。战於鸡父。（音甫。）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囚徒不习战，以示不整也。）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之其後：中军从王，光帅右军，掩馀帅左军，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三国：许、蔡、顿也。）楚师大奔也。

又曰：晋侯将伐虢，大夫士曰：“不可。虢公骄，若骤得胜於我，必弃其民。（弃民不养也。）无众而後伐之，欲御我谁与？”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夫民让事乐和，爱亲哀丧而後可使也。（上之使民，以义让哀乐为本，言不可以力强。）虢弗蓄也，亟战将饥。”（言虢不蓄义让而力战也。）後终为晋所灭。

又曰：秦伯伐晋，晋将赵盾御之。上军佐臾骈曰：“秦不能久，请深垒固军以待之。”秦人欲战，秦伯谓士会曰：“若何而战？”（晋士会奔秦。）对曰：“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必实为此谋，将以老我师也，（臾骈，赵盾属大夫，新出佐上军。）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婿也，（侧室，枝子。）有宠而弱，不在军事，（弱，年少又未尝涉知军之事。）好勇而狂，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若使轻者隶焉，其可也。”（隶，暂住而追退。）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上军不动，赵穿独追之。）返，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军吏曰：“将有待也。”（待可击之。）穿曰：“我不知谋，将独出。”乃以其属出。赵盾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晋自有数位从聊者。）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而退。（《司马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逐奔不远，从绥不及。逐奔不远则难诱，从绥不及则难陷。然则古名退军为绥，秦晋未能坚战，短兵未致争而两退，故曰交绥也。）
又曰：晋师伐楚。四月，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阵。晋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间。（古苋切）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阵而不整；（不整例。）蛮军而不阵；（蛮夷从楚者不结阵。）阵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也，故兵家以为忌。）在阵而嚣，（嚣，哗喧也。）合而加嚣，（阵合宜靖而益其声。）各顾其後，莫有斗心。旧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终败楚於鄢陵。
《史记》曰：庞涓追孙膑，膑量其行，暮当至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险，可伏兵，乃大斫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下。”於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见火起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树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
又曰：汉王在汉中拜韩信为大将，信因问王曰：“今东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耶？”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以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暗，音阴。恶，乌路切。叱，尺粟切。咤，陟讶切。）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语言句々，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刻印元刂（元刂，五元切。）敝，忍不能与，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於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克！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馀万，惟独邯、欣、翳得脱，（章邯、司马欣、董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人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人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定秦灭项。
又曰：项籍围汉王於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然。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於行赏功爵邑，重之，（言爱惜之。）士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王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可定矣。”

又曰：汉王与项籍约中分天下，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不因其饥而遂取之，今释不取，所谓养虎自遗患也。”从之，终灭羽。

《汉书》曰：陈王拜项梁为楚上柱国，梁自号武信君。乃使宋义於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张晏曰：显，名。高陵，县名也。）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义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则免，疾行及祸。”章邯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梁死。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见楚怀王曰：“宋义论武信君必败，数日果破。未战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召宋义与计事而悦之，因以为上将。

又曰：西域都护为乌孙兵所围，上召陈汤问之。汤知：“乌孙瓦合，不能久攻。诎指计其日，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果四日，军书到言已解。

又曰：黥布反。帝召薛公问，对曰：“使布出於上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高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对曰：“必出下计。布故郦山之徒也，（郦，音离。）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後为百姓万代虑也。故曰出下计。”上自将，东击布。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馀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败死。（时贾都丹徒也。）汉终破布。

《通典》曰：後汉末，曹公击马超。始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後，诸将问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又曰：後汉末，青州黄巾众百馀万人起兖州界，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惟以抄掠为资。今不若蓄士众之力，先为固守，使彼欲战不得，攻则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後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刘岱违之而败。）

又曰：後汉末，荀攸从曹公征张绣，攸言曰：“绣与刘表相持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致也。”不从，表果救之，军不利。曹公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违之而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後汉末，张辽屯长社，军中有谋反者，夜惊起乱火，一军尽扰。辽谓左右：“勿动！是不一营尽反，必有造变者，欲以动乱人耳。”乃令军中不反者安阵，辽将亲兵数十人中阵而立。有顷定，即得首谋者，杀之。（张辽审计立擒贼首，亦同料敌之义。）

又曰：後汉末，曹公征荆州，刘琮降，得其水军及步军，遂遗书孙权云：“今将水军十八万与将军会猎於长州之苑。”将士闻之恐。权延见群下，问计，咸曰：“曹操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刘表理水军，艨艟斗舰千数，操悉俘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则长江之险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权将周瑜曰：“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神武雄才，兼仗父兄遗烈，据有江东，地方千里，兵精足用，英豪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岂可迎之耶？请为将军筹之。使北土已安，操无内忧，能旷日持久，来争疆埸，又能与我校胜负於船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而加以马超、韩遂在关西，为操後患。且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不曾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得请精兵三万人，径进夏口，保为将军破之。”权曰：“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吕布、刘表与孤耳。今诸英雄已灭，惟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君言当击，甚与孤合。”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言迎曹操者，与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又曰：蜀大将诸葛亮悉众十万由斜谷出，始平，据武功五丈原。魏大将司马宣王帅师拒之，与亮对於渭南。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本。耕者杂於渭滨，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屡使交书，复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王亦屡表请战。魏使卫尉辛毗仗节勒懿及军吏以下不许出战。姜维谓亮曰：彼无战心。所以固请者，亦惑於众耳。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岂千里请战耶！”宣王使二千馀人就军营东西角大声称“万岁”。亮使问之，答曰：“吴朝有使至，请降。”亮谓曰：“计吴朝必无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烦诡诳如此？”懿与亮相持百馀日，亮卒於军中。及军退，懿追焉。亮长史杨仪结阵反旗鸣鼓，若将向懿者，懿遽退，不敢逼，经二日，乃行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仪多布铁蒺藜。懿使军士二千人，著软材平底木履前行，蒺藜悉着履。次马步径进，追至赤岸，方知审问，百姓为之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懿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孔明料吴下降明矣。司马不料亮死暗也。）

《吴志》曰：魏使大司马曹仁步骑数万向濡须，伪欲东攻羡溪。朱桓分兵赴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溪，仁军进拒濡须。桓闻追羡溪，兵未到而仁奄至。诸将各惧，桓喻之曰：“凡两军交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兵法所以称客倍而主人半者，谓俱在平原，无城池之守，又谓士众勇怯齐等故耳。今任既非智勇，又久涉，人马罢困，桓与诸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陪山陵，以逸待劳，以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虽曹丕自来，尚不足忧，况仁等耶！”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仁，仁果遣其子太攻濡须，分遣将军常雕、王双等乘油船袭中州。桓自拒太，太烧营退，枭雕首，生虏双，送武昌；临阵及溺死者千馀人。

《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曜败石勒将石季龙於高候，（今绛州闻喜县界也。）遂围洛阳。勒将亲救，程遐等固谏曰：“刘曜乘胜，兵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军千里，势不可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谓之曰：“刘曜乘高堆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堆之势，不能进临襄国，更攻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无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睹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挑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勒谓徐光：“曜盛兵城皋间，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勒诸军至城皋。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乃卷甲衔枚诡道兼路，出於巩、訾之间。知曜陈其军十馀万人於城西，弥悦。勒入自宣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兵骑八千，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於西阳门。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于阵擒曜，以徇於军也。

卷二百九十一　兵部二十二

料敌下

《宋书》曰：晋义熙五年二月，伪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伐，以丹阳尹孟昶监中军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军进琅琊。所过筑城留守。超大将军公孙五楼请断大岘，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岘，军无所资，何能自返。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岘，吾何患焉！”及入岘，帝举手指天曰：“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馀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

《通典》曰：陈将吴明彻进逼寿阳，北齐将王琳拒守。又遣大将皮景和率兵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万来援，去寿春三十里，顿军不进。诸将咸曰：“坚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审公计将安出？”明彻曰：“兵贵在速，而彼结营不进，自挫其锋，吾知其不敢战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寿阳。

又曰：西魏遣将于谨讨梁元帝於江陵，长孙俭问谨曰：“为萧绎之计，将欲如何？”谨曰：“耀兵汉、沔，席卷度江，直据丹阳，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难於移动，据守罗郭，是其下策。”俭曰：“揣绎定出何策？”谨曰：“必用其下策。”俭曰：“彼弃上而用下，何也？”对曰：“萧氏保据江南，绵历数纪。属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齐氏之患，必谓力不能分。且绎懦而无谋，多疑少断，人难虑始，皆恋邑居，既恶迁移，当保罗郭。所以用下策也。”谨令令中山公护及杨忠等，率精骑先据江律，断其走路。染人竖木棚于外城，广输六十里。寻而谋至，悉众围之。梁主屡遣兵于城出战，辄为谋所破。旬六日，外城自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缚出降，寻杀之。

又曰：後魏末，原州民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树儿等据州城反，州人李贤乃招集豪杰谋曰：“贼起仓卒，便诛二将，其势虽盛，其志已骄。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残剥为业。夫霸据之贼而驭乌合之众，势自离解。今若从中击之，贼必丧胆。如吾计者，指日取之。”众皆从，贤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为两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贼大惊，一战而败。狼遁走，追斩之。

《後魏书》曰：李顺使凉州还，世祖问蒙逊政教得失。顺曰：“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虽不能贻厥将来，犹足以终其一世。但前岁表许十月送昙元谶，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观之，不复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则效在不远，其子必复袭世袭。”又问曰：“早晚当灭？”顺曰：“臣略见其子，并非俊才，能保一隅。如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继蒙逊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佥谓不逮。殆天所用资圣明也。”既而蒙逊死问至，世祖谓顺曰：“卿言蒙逊死，今则验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凉州，亦当不远。”於是赐绢千匹，厩马一匹，进号安西将军，宠待弥厚。

《唐书》曰：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於河东。太宗往征之，谓诸将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於是遣刘弘等绝其粮道。其众遂馁，金刚果遁。

又曰：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公讨萧铣，师至於清江，克铣荆门。遣其将乘胜入北江，铣悉兵以拒之。孝恭将战，李靖止之曰：“楚之轻锐，难与争锋。今新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救败之师也，非其本图，势不能久。一日不战，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两分，留轻兵以抗我，退羸师以自守，此即势亏力弱，击之必捷。”孝恭不从，遣靖安营，自以锐师水战。孝公果败於南岸。

又曰：隋末王世充杀其主越王侗，自僭伪号，太宗率师讨之。世充求援於河北窦建德，将全军赴之。诸将以二贼合势，众寡不敌，宜退舍以避之。行台郎中薛收独进计曰：“王世充据有东都，府库填积，其下兵士皆江淮精税，其所患者在於乏食耳。是以为我所持，求战不可。建德亲总军旅，来拒我师，亦当尽彼骁雄，期於奋决。若纵其至此，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则伊、洛之间战斗不已。今宜分兵守营，深其沟防，即世充欲战，慎勿出兵。大王亲选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师，当我堂堂之势，一战必克。建德既破，则世充自下。不过两旬，夏、郑二主可面缚於麾下矣。若退兵自守，计之下也。”秦王喜曰：“合吾意。”是日出师据虎牢，卒擒建德。

又曰：隋炀帝为突厥所围，郡县皆发赴援。时太宗年未弱冠，召募从军，隶屯卫将军□定兴。师将发，太宗劝之多赍旗鼓，设疑兵，以威突厥。定兴初不纳，太宗谓之曰：“始毕扫其境内，敢围天子，本疑国家仓卒无援。忽见旗鼓之盛，必谓救兵□集。今者师进，可前後相次，令数十里间连亘不绝。昼则旗幡相续，夜则钲鼓相应，以张形势，贼见必惧，望尘而退。此计之上也。不然则为所轻，悉军来战，公必不支矣。”定兴悦而从焉。将次崞县，突厥候骑驰告始毕曰：“兵大至。”遂解围而退，果如所筹。

又曰：太宗遣李靖经略突厥，以张公谨副。公谨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颉利纵欲肆情，穷凶极暴，诛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类，并自立君长，将图反噬，此则众叛於下，其可取二也。颉利被疑，轻骑自免；柘设出讨，匹马不归；欲谷丧师，立足无地；则兵挫将败，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糇粮乏绝，天降之灾，因以饥馑，其可取四也。颉利疏其突厥，委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军一临，内必生变，其可取五也。华人入北，其类实多，比闻自相啸聚，保据山险，师出塞垣，自然有应，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纳之。及破定襄，败颉利，颇预谋略，进爵为国公。

又曰：元和十年，王师讨淮西，镇州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李师道谋挠王师，遣刺客於京城，杀宰相武元衡。宪宗怒，命御史中丞裴度为宰相，专主兵机，以诛三盗，时淮西镇冀两道用军，度支储运供饷不暇，复又诸军玩寇阴与贼通，冀朝廷力竭即行赦、雪，议者患之。宰相韦贯之奏曰：“陛下岂不知建中之事乎？天下之兵，始於蔡急魏应，齐赵同恶。德宗率天下兵，令马燧、李抱真急击之。物力既屈。朱Γ乘间为乱，朱滔南向指阙，致使梁、汉为府，奉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行，皆陛下亲所闻见。非他也，不能忍待次第，速於灭贼故也。陛下独不能宽岁月之计，俟拔蔡而围镇耶？”上深然之，而已下诏矣。後擒元济而承宗服，果如贯之所筹。

《汉晋春秋》曰：亮围祁山，招鲜卑轲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应亮。於是魏大司马曹真有疾，司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长安，督张、费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口，馀众悉出，西救祁山。欲分驻雍、，宣王曰：“料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不能当而分为前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口。郭淮、费曜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麦，与宣王遇於上口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兵而还。宣王寻亮至於卤城。张曰：“彼远来逆我，请战不得，谓我利在不战，欲以长计制之也。且祁山大军以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为奇兵，亦出其後，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今亮悬军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从，固寻亮。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贾诩、魏平数请战，且曰：“公畏蜀如畏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诸将咸请战。五月辛巳，乃使张攻无当监何平於南国，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距，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铠五千领。宣王还保营。

袁希之《汉表传》曰：丞相亮出军围祁连山，始以木牛运粮。魏司马宣王张救祁连山。夏六月，亮粮尽，军还，至於青封木门，追之。亮驻军，削树皮题曰：“张死此树下。”豫令兵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果自见，千弩俱发，射而死。

《韩子》曰：赵主父使李疵视中山可攻不，报曰：“可攻也。”主父曰：“何故可攻？”对曰：“其见岩穴穷阎隘巷之士以十数，亢礼下布衣之士以百数矣。”君曰：“是贤君也，安可攻？”疵曰：“然矣。好显岩穴之士而朝之，则战士怠於行阵；上尊者下居士而朝之，则农夫惰於力田。战士怠於阵者，兵弱也；农夫惰於田者，国贫也。”

《卫公兵法》曰：凡与敌相逢，持军相守，欲知彼算，将揣其谋，则如之何？”对曰：“士马骁雄，示我以羸弱；阵伍齐肃，示我以不战；见小利佯为不敢争，伏奇兵故诱以奔北；内实严警，外为弛慢；恣行间谍，托以忠告；或执使以相忿，或厚赂以相悦；移师则减灶，合营则偃旗；智足以及谋，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军而不侵；以多击少，必取於晨朝；以寡击众，必候於日暮。如此则兵多诡状，将有深图，理虽曲为防慎，不可入其规画。故传曰：见可则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但敌固无小，蜂虿有毒。且鸟穷则啄，兽穷犹触者，皆自卫其生命，而求免於祸难也。若困而不斗，乃知不逮於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兽，其能将乎？必须料敌制胜，诫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问曰：“所谓料敌者何？”对曰：“凡料敌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计，始可出兵而决於胜负矣。当料彼将吏孰与己和，客主孰与己逸，排甲孰与己坚，器械孰与己利，教练孰与己明，地形孰与己险，城池孰与固己，骑畜孰与己多，粮储孰与己广，工巧孰与己能，秣饲孰与己丰，资货孰与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胜哉！夫军无小听，听必审也；战无小利，利必大也。审听之道，诈亦受之，实亦受之，工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诈而似实亦受之，其实而似诈受之。但当明听其实，参会众情，徐思其验，锻炼而使。不得逆诈自聪，挫折愚人之词；又不得听庸人之说，称敌寡弱，轻侮众心，而不料其虚实；又不得受敌人以小利饵我勇士，辄掠骑畜，获其首级，将ウ不断，而重赏之。忽敌无备，必为所败。揣敌之术，亦易知矣。若辞怒而不战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饮者，倍程迫速渴之兼也。夫欲行无穷之势，图不测之利，其事烦多，略陈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击者，为其将智而谋深，士勇而军整，锋甲坚锐而地险，骑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则士畜必死之心，将怀擒敌之计，此当固而待之，未得轻而犯也。如逢大敌而必可斗也，彼将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马虽多而众心不一，锋甲虽广而兵刃不坚，居地无固而粮运不继，卒无决战之志，傍无军马之援；此可袭而取之。抑又闻之，统戎行师，攻城野战，当须料敌，然后纵兵。夫为将能识此之机变，知彼之物情，亦何虑功不逮、斗不胜哉！

又曰：敌有十五形可击：新集，（始至，行阵未定。）未食，（虽已结阵，须馈食。）不顺，（逆风向腱。）後至，（敌后来，不得山川地势利。）奔走，（行阵失次，用力不齐，阵布不均。）不戒，（我亦弱，诱敌之不设备。）勤劳，（位道兼行，人马未息，衣甲驰路，虽阵不整。）将离，（大将已去，独任小吏，素不威服。）长路，（趋战争利，昼幕不息。）候济，（半渡疾击。）不暇，（贪利求胜，不暇尽阵。）险路，（泥泞阴狭，车马单行，左右难救。）扰乱，（行列失序，进退不齐，纵不相戴，横不相对，或坐或立。）惊怖，（卒厄相逢，都无备预，鼓噪掩击，三军震慑。）不定。（阵数移动，人马数顾。）师有十过：勇而轻死。（可暴。）贪而好利，（可遗。）仁而不忍，（可劳。）知而不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诳。）廉洁而爱人，（可侮。）慢而心缓，（可袭。）刚而自用，（可诱。）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

《孙子》曰：军旁有险阻、蒋潢井、生葭苇、山林翳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处也。（险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草蒋水草之，潢者池也，井者不也，葭苇者众木所居也，翳荟者可以屏笼蔽处也。此以上相地形，此以下察敌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翳荟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处，反复索之也。）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敌远而挑人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处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敌去我近，促谴轻挑，我欲使前就之，其就处者平利也。）众树动者，来也；（斩拔树木除道进来，故动。）众草多障者，疑也；（结草为阵，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敌必逃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也。）鸟起者，伏也；（下有伏兵住藏，触鸟而惊起。）兽骇者，覆也；（敌广阵张翼来覆我也，故兽惊骇矣。）尘高而锐者，车来也；（车马行疾速，尘相冲，故高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薪采来也；（尘散而条达，各行所来也。）少而往来者，营军者也。（少，尘少也。）辞卑而益备者，进也；（其人来使辞卑，使必进来间视之，敌增备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诡诈也。来驰驱，无所畏，是欲退。）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阵兵欲战也。轻车，驰车在阵侧。）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未有要约而使来请和者，有间谋也。）奔走而陈兵者，期也；（自与偏将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倚仗而立者，饥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饥之意。）汲役先饮者，渴也；向人见利而不进者，劳也；（士疲劳也。敌人来，见我利而不能击进者，疲劳。）鸟集者，虚也；（敌大作营垒示我众，而鸟集其上，其中虚者也。）夜呼者，恐也；（军士夜喧争，将不勇相惊而无备者，恐惧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无威重。）旗动者，乱也；（旌旗谬动东西倾倚者，乱也。）吏怒者，倦也。（军吏悉怒将者，疲倦。）粟马食肉，军无悬不及其舍者，穷寇也。（谷马食肉，不复畜积，无悬箪之食，欲死战，此穷寇也。，即箪之类也。）谆谆翕翕，徐言入入者，失众也；（谆谆者，语貌，又足貌也。翕翕者，不直貌，上失卒之心，少气之意。徐言入入者，与之言安徐之貌，此将失其众也。谆，章沦切。翕，许及切。）数赏者，窘也；（军不索敌，数行赏，欲士卒之力战者，此恐窘者也。）数罚者，困也；（数行刑罚者教令施废，是困者也。）先暴而後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先行悍暴於士卒，而后欲畏己者，此将不精之极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战未相伏而下其意气相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备其伏也。此必有间谍也。）

又曰：凡敌有不卜而与战，有不占而避之。疾风大寒，早兴冥迁，剖冰济度。盛夏炎热，兴役无间。行饥驱渴，务取於远。师久无粮，士众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军资既竭，时多霖注，欲掠无所，师众不多，地土不利。人马疾疫，道远日暮，士卒劳倦，饥未及食，解甲而息，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坂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类，击而勿疑。若土地广大，人众富盛，上爱其下，惠施流布，赏信刑察，发止得时，行阵居列，任贤使能，师徒习教，兵甲精锐，四邻有助，大国有援。凡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惮而避之。故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

卷二百九十二　兵部二十三

用间

《孙子》曰：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不事不耕者凡七十万家也。）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是故明王圣主、贤君胜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於众者先知。先知者不可取於神鬼，（不可祈祷以求。）不可像於事也，（不可以事类求。）不可验於事度，（不可以行事度也。）必取於人，知敌之情也。（因人也。）故用间有五：乡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用时任五间也。）乡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也。（因敌乡人知敌表里虚实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官失职者，若刑戮之子孙与受罚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也。）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者也。（敌使间来视我，我知之，因厚赂重许反使为我间也。萧世Π曰：言敌使人来候，我佯不知，而示以虚事，前却期会使归相语，是故曰反间也。）死间者，为诳事於外，令吾间知之，而待於敌也。（作诈狂之事于外，佯泄漏之，使吾间知之。吾间至敌中，为敌所得，必以诳事喻，敌从而备之吾所行，不然间则死矣。又一云：敌间来，间以我诳事而持归，然皆非所图也。二间皆不能知幽隐深度，故曰死间也。萧世Π云：所获敌人及已军士有重罪系者，故贷免，相敕勿泄，佯不秘密，令敌间窃闻之，吾因纵之亡，亡必归，敌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间焉。）生间者，反报者也。（择已有贤才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人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已知其实还报，故曰生间也。）故三军之亲，莫亲於间，（若不亲抚重以禄赏，则反为敌用，泄吾情实也。）赏莫厚於间，（间事不密，则为已害。）事莫密於间。（厚赏之赖其用。）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不能得间人之用也。）非微密者不能得间之实。（精微用意，密不汇漏。）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其间者，与所告者皆死。凡军之所欲击，（所欲击之军。）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人之所欲杀，（所欲杀之人。）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舍人之姓名，（守，有官职任者。谒，告也，主告事者也。门者，守门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为亲旧，有急即呼之，则不见何止，亦因以知敌之情。）令吾间必索知之，敌间之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舍，居止也。今吾人遗以重利，复遇而舍止之，可令诡其辞。）故反间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敌人之间而用。）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反故间而知敌情，乡间、内间者皆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敌。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诳事而知敌情，生间往反，可使知其敌之腹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主人当知五间之用，厚其禄，丰其财。）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反间者，五间之本事之要也，故当在厚待之。）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伊尹。）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吕望。）故惟明主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者也。（以上注出《通典》。）

《左传》曰：楚师伐宋。九月，不服，将去宋，楚大夫申叔时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楚子从之。（筑室于宋，分兵于田，示无去志，王从其言。）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乡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之姓名，因而利导之。华元盖用此术，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敝，不能从也。（宁以国敝，不从城下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元君不因间，若不用谋，无由得入楚军也。）

又曰：楚师伐郑，郑人将奔。楚师夜遁，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礼记》曰：晋人之觇宋者，反报於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不可伐也？”从之。

《战国策》曰：郑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思其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而不备郑。郑袭胡，取之。（此用死间之势。）

又曰：燕昭王以乐毅为将，破齐七十馀城。及惠王立，与毅有隙，齐将田单乃纵反间於燕。宣言曰：“齐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乐毅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绥即墨残矣。”燕王以为然，使骑劫代毅，燕人士卒离心。单又纵反间曰：“吾惧燕人掘吾城外冢墓，𠯿先人。”（𠯿与戮同。）燕军从之。即墨人激怒请战，大败燕师，所亡七十馀城悉复之。

又曰：秦师围赵阏与，（音余。）赵将赵奢救之，去赵国都三十里不进。秦间来，奢进食遣之。（食音寺。）间以报秦将，以为奢师怯弱而止不行。奢乃随而卷甲趋秦师，击，破之。（期则反用彼间。）

又曰：秦与赵兵相距长平，赵孝成王使廉颇为将，固壁不战。秦数挑战，廉颇不出。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患，独畏马服赵奢之子为将耳。”赵王信秦之间，因以奢子为将，终为秦将白起所败。

《史记》曰：楚汉相持，未决胜负。陈平言於汉王曰：“彼项王有骨鲠之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亚父范增，锺离昧、龙且、周殷之属，（味，音妹。且，于间切。）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攻之，破楚必矣。”汉王然之，乃出黄金四万斤与平，恣所为，不问出入。平既多以金纵反间於楚军，宣言诸将锺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分王其地。项王果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举鼎俎而来也。）即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也！”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去肉更草菜之具。）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疽，痈创也。音千余切。）汉遣纪信诈降，而汉王宵遁。终灭项羽。（羽不悟反间而亡也。）

又曰：汉使郦食其说齐王田广，广舍兵与郦生纵酒。汉将韩信因齐无备，袭齐，破之。田广烹食其。（此偶成韩信用死间之势。）

又曰：汉高帝被匈奴单于冒顿围於白登，乃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向，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

又《高祖纪》曰：上闻豺希将皆故贾人也，上曰：“吾知所以与之。”乃以金啖将，将多降者。（陈豺希也）

《後汉书》曰：西域将兵长史班超发于阗诸国兵，击莎车龟兹国，扬言兵少不敌，罢散。乃阴缓生口归，以告龟兹，王喜而不虞。超即潜勒兵驰莎车营，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间之势。）

《晋书》曰：益州牧罗尚遣将隗伯攻蜀贼李雄於郫城，未有胜负。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见血，使谲罗尚，欲为内应，以火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从泰击雄。雄将李骧於道设伏。泰以长梯倚城而举火，伯军见火起，皆争缘梯。泰又以绳汲上。尚军百馀人皆斩之。雄因放兵，内外击之，大破尚军。（此用内间之势。）

又曰：刘曜逼长安，复围北城，太守曲昌遣使求救於曲充。充率步骑赴之，去城数十里，贼绕城放火，烟尘蔽天。反纵诈充曰：“郡城已陷，焚烧向尽，军无及矣。”充信之，众惧而溃。後数日，曲昌突围赴长安，北城遂陷。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凉吕光将吕延伐乞伏乾归，大败之。乾归乃纵反间，称众溃东奔成纪，延信而追之。延司马耿雉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从。”相遇，战败死之。

《魏书》曰：陆俟击吴於杏城，大败之。获吴二叔，诸将请送京师，俟独不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吴一身藏窜，非其亲信，谁能获之？若停十万之众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许吴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吴，擒之必也。”诸将咸曰：“今来讨贼，既破之，获其二叔，惟走一人，何所复至。”俟曰：“吴之恃逆，本自天性，今若获免，必诳惑愚人，称王者不死，妄相扇动。为患必大。”遂遣吴二叔，与之期。吴叔不至，诸将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可，必不背。”他日果斩吴以至，皆如所言。俟之明略，皆此类也。

《通典》曰：东魏将段琛据宜阳，遣将牛道恒扇诱边人。西魏将韦孝宽拒之，遣谍人访获道恒手迹，令善书者伪作道恒与孝宽书，论归款之意；又为落烬烧迹，若火下书者，还令谍人遗之於琛营。琛得书果疑之，道恒所经略，皆不见用。孝宽知其离沮，因出奇兵掩袭，擒道恒及琛等。崤、渑遂清。

又曰：东魏大将齐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将周文帝遣将达奚武觇之。武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周文。

又曰：高齐斛律光，字明月，为当时名将。後周将韦孝宽守玉壁，（今绛郡ネ山县。）忌光英勇。孝宽参军曲严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齐朝必大相杀戮。”孝宽因令严作谣言，令间谍漏其文於邺，曰：“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百升，斛也。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祖 ;因续之曰：“盲老公上下斧，饶舌老母不得语。”令小儿歌之於路。穆提婆闻之，以告其母陆令萱。萱以饶舌斥己也。（陆令即后王郯母。）盲老公谓祖 ;也。遂相与协谋，令以谣言启後主，诛光。周武帝闻之，遂大赦境内，始有灭齐之志。竟平其国。

《唐书》曰：黄州总管周法明率兵击辅公┛，遇张善安阻兵夏口，法明屯荆口镇，登战舰与所亲饮酒。善安遣刺客数人，诈为渔者，乘轻舟而至，见者不以为虞，遂杀法明而去。

又曰：卫国公李靖伐突厥可汗，以唐俭先在突厥结和亲，突厥遂不备。靖因掩击，破之。（亦以唐俭为死间之势。）

《卫公兵法》曰：夫战之取胜，此岂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历观古人之用间，其妙非一也。即有间其君者，有间其亲者，有间其贤者，有间其能者，有间其助者，有间其邻好者，有间其左右者，有间其纵横者。故子贡、史廖、陈轸、苏秦、张仪、范雎等，皆凭此术而成功也。且间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潜何察而致词焉；有因其事故泄虚假令告示焉；有因敌之使矫使其事而返之焉；有审择贤能，觇彼向背虚实而归说之焉；有佯缓罪戾，微漏我伪情浮计使亡报之焉。凡此五间，皆须隐秘，重之以赏始可行焉。若敌有宠嬖任以腹心者，我当使间，遗其珍玩，恣其所欲，顺而傍诱之。敌有重臣，失势不满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者，我则啖以厚利，诡相亲附，采其情实而致之。敌有亲贵左右，多词夸诞好论利害者，我则使间，曲情尊奉，厚遗珍宝，揣其所间而返间之。敌若使聘於我，我则稽留其使，令人与之共处，矫致殷勤，伪相亲昵，朝夕慰论，倍供殊味，观其辞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独与己伴居，我遣聪耳者潜於复壁中听所间。使既迟违。恐彼怪责，必是窃论心事，我知事计，遣而用之。且夫用间以间人，人亦用间以间已。已以密往，人以密来，理须独察於心，参会於事，则不失矣。若敌使人来，欲推我虚实，察我动静，觇知事计而行其间者，我当佯为不觉，舍而厚利，善饭之，微以我言诳事，示以前却期会，即我之所须，为彼之失者，因其有间而返间之。彼若将我虚而以为实，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济舟，舟亦因水覆没。间所以能成功，亦凭间而倾败。若束事主，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不诡状以自容，不权宜以为利，虽有善间，其可用乎？

卷二百九十三　兵部二十四

示缓

《战国策》曰：秦伐韩，军於阏与。赵王召问赵奢，对曰：“道远险狭，难救，譬犹两鼠斗於穴中也。将勇者胜。”王令奢救之。军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垒。秦间来，奢善食遣之。间以报，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赵奢既已遣秦间，乃卷甲而行趋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奢纵兵击，破之，阏与围解。

《通典》曰：曹公进军攻袁尚将审配於邺，先凿堑围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审配遥见，笑而不出争利。曹公令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决漳水以灌之。数月，城中饿死过半，尚将马延临阵降，遂克邺城。

又曰：魏将司马宣王征公孙文懿。贼保襄平，宣王进军围之。会霖潦大水，平地数尺，三军恐惧，欲移营。宣王令军中敢有言徙者斩，都督令史张静犯令，斩之，军中乃定。贼恃水，樵木自若，诸将欲取之，皆不听。司马陈曰：“昔攻上庸，八部并进，昼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坚城，斩孟达。今者远来而更安缓，愚窃惑焉。”宣王曰：“孟达众少，而食支一年。吾将士四倍於达，而粮不淹一月，以一月图一年，安可不速？今贼众我寡，贼饥我饱，水雨乃尔，功力不设，虽当促之，欲何所为。自发京师，不忧攻战，但恐贼粮垂尽，而围落未合，掠其牛马，抄其樵采，此故驱使走也。夫兵者诡道，善因事变。贼凭众恃雨，故虽饥困，安肯束手！当示无能为之，若取小利以惊之，非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既而雨止，遂合围，起土山地道，橹钩勹竞发，矢石雨下，昼夜攻而拔之。

又曰：万俟丑奴称乱关右，魏将贺拔岳讨之，军於、渭之间，宣告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营，农於岐州之北。百里细川，因险立栅，其千人以下为栅者亦有数处，且田且守。岳知其势分，乃密严备，晡时潜遣轻骑先行断路，於後诸军尽发，昧朝攻围元进栅，拔之，诸所俘执者皆放之，自馀栅悉降。岳宣言径趋泾州，其刺史侯长贵亦以城降，丑奴乃弃平亭而走。

《晋书□安平献王孚传》曰：吴诸葛恪围新城，以孚督诸军二十万御之。孚次寿春，遣毋丘俭、文钦等讨之。诸将欲速击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争力也。”故稽留月馀乃进军，吴师望风而退。

《宋书》曰：临烈王道规曰：“兵法：屈申有时，不可苟进。诸桓世居西楚，群小皆为竭力，桓振勇冠三军，难以争胜，且可顿兵养锐，徐以计策縻之，不忧不克也。

务速

《孙子》曰：久则顿兵挫锐，攻城则力屈。（顿，弊。屈，尽。）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顿兵挫锐，力屈货殚，（音单。）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後。故兵闻拙速，（虽拙有速胜也。）未有工之久也。夫久兵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左传》曰：先轸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又曰：楚子伐随，随少师谓随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

又曰：武城黑谓子常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

《魏志》曰：夏侯渊，性果悍，进军疾速。人歌曰：“夏侯渊，三日六百五日千。”

《晋书□吕光载记》曰：光行至高昌，闻坚寇晋，光欲更须後命，部将杜进曰：“节下任全方面，赴机宜速，何不了而留乎？”

又曰：杜预破吴，众议且候来冬。预曰：“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後，迎刃而解。”乃平之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秦姚苌与苻登相持，苌将荀曜据逆万堡，密引苻登。苌与登战，败於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慎於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者何也？”苌闻之，而谓硕德曰：“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遥据吾东，必荀曜竖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变成，其祸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竖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果大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姚苌与苻登相持未解，登将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氐胡万人攻苌将姚当於杏城，苌将雷恶地叛应褐飞，攻苌将姚汉得於李润。苌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苌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咸，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苌将众不满两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绝。苌每见一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苌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馀也。”褐飞等以苌兵少，尽众来攻。苌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飞兵扰乱，苌遣将王超等率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恶地请降，苌待之如初。

《通典》曰：後汉末，荀攸从曹公征吕布，至下邳，布败固守，攻之不拔，连战，士卒疲，曹公欲还。攸与郭嘉说公曰：“吕布勇而无谋，今三战皆北，其锐气衰。三军以气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且布之谋主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衰而未复，宫谋之未定，进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溃，生擒布。

又曰：蜀将诸葛亮伐魏，魏将司马宣王、郭淮等御亮。张劝宣王分军住雍、为後镇，宣王曰：“料前军能独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後，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擒也。”遂进军俞、（音舒。）縻。亮闻大军且至，乃自帅众将芟上口之麦。诸将皆惧，宣王曰：“亮虑多决少，必安营自固。然後芟麦，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睹尘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劳，此晓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据渭水，此易与耳。”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宣王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也。

又曰：蜀将孟达之降魏也，魏朝以达领新城太守，假节。达於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谋泄，将举兵，司马宣王秉政，恐达速发，以书安之。达得书，犹豫不决。宣王乃潜军进，诸将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审察而後动。宣王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往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救达，宣王分诸将以拒之。初，达与诸葛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返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吾所在深险，司马公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於城外为水栅以自固。宣王度其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刘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遂斩达。

又曰：东魏荆州刺史辛纂据穰城。西魏将杨忠从独孤信讨之。纂迎战，败退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令忠为前驱，驰至其城北，叱门者曰：“今大军已至，城中有应，尔等求活，何不避走！”闻者尽散。忠乘而入，弯弓大呼，纂兵卫百馀人莫之敢御，遂斩纂以徇，城中慑伏。

《唐书》曰：隋末，高祖义兵发太原，次灵石县贾胡堡。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霍邑以拒之。会久雨粮尽，与长史裴寂及诸将议曰：“宋老生顿霍邑，屈突通镇河东，二人同心，非造次可进。”欲还太原，以图後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便即班师，将恐义从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师赴霍邑，遂平老生也。

又曰：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将宗罗侯来拒，大破於浅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馀骑追奔，直趣折摅以乘之。仁杲列阵城下，太宗据泾水以临贼，徒气沮，无敢进战。其骁将泽等数人临阵来降，请还取马。太宗纵遣之，於是各乘良马，须臾并至，仁杲大惧，婴城自守。太宗具知贼中虚实，将夕，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因纵辩士谕以祸福，仁杲遂开门降。既而诸将奉贺，因问曰：“始大王野战破贼，其主尚保坚城，王无攻具，轻骑腾逐，不待步兵，径薄城下，咸疑不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权道迫之，使其计不暇发，以故克也。罗侯恃往前之胜，兼复养锐日久，见吾不出，意在相轻。今喜吾悉出兵来战，吾虽破之，擒杀盖少。若不急蹑，还走投城，仁杲收而抚之，则便未可得矣。且其兵众皆陇西人，一败被追，不及回顾，散归陇外，则折摅自虚，我军随而迫之，所以惧而降也。此乃成算，诸君尽不见耶？”

又曰：武后初，徐敬业举兵於江都，称匡复皇家，以尉魏思温为谋主，问计於思温，对曰：“明公既以太后幽絷少主，志在於匡复，兵贵神速，但宜早渡淮北，亲率大众直入东都。山东将士知公有勤王之举，必以死从。此即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业将从其策，薛璋又说曰：“金陵之地，王气已见，宜早应之。兼有大江设险，足可以自固。请且攻取常、润等州，以为王霸之业，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则退有所归，进无不利，实为良算也。”敬业以为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击润州。思温密谓杜求仁曰：“兵势宜合，不可分。今敬业不知，并力渡淮，率山东之众以取洛阳，必是无能成事命也可知。”敬业寻亦悔之，所以遂败。

《吕氏春秋》曰：凡兵，欲急疾捷，不可久处，所以兔起鸟举。（喻急疾也。）虽有江河之险，则陵之；虽有太山之塞，遂逾之。

《卫公兵法》曰：用兵上神，战贵其速。简练士卒，申明号令，晓其目以麾帜，习其耳以鼓金，严赏罚以戒之，重刍豢以养之，浚沟堑以防之，指山川以导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则虽敌人有雷电之疾，而我亦有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也。若兵无先备，则卒不应；卒不应，则失於机；失於机，则後於事；後於事，则不制胜而军覆矣。故《吕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决取胜，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惟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敌将多谋，戎卒辑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坚，气锐而严，力全而劲，岂可速而犯之耶？”答曰：“若此则当卷迹藏声，蓄盈待竭，避其锋势，与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颇之拒白起，守而不战；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进是也。”

卷二百九十四　兵部二十五

示弱

《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若息侯诱蔡楚子谋宋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言已实能，用师外示之怯也。若孙膑示弱而制庞涓。）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欲进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设其近，诳曜敌军示之以远，本从其近，若韩信之袭安邑，陈舟临晋而渡夏阳。）

又曰：古人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後不相及，众寡不相待，贵贱不相求，上下不相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多设诈变，出东见西，攻南引北，敌之使彼张惶离乱而不集聚也。）合於利而动，（暴之使离，乱之使不齐，动兵而战之。）不合於利而止。

《左传》曰：蔡声子谓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乱，伯贲之子苗贲皇奔晋，以为谋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军而阵。苗贲皇曰：”楚师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灶，成阵以当之，栾、范易行以诱之，（栾书时将中军，范燮佐之。易行谓简兵备，欲令楚贪已而不复顾二穆之兵。易，以鼓反。行，胡郎反。）中行、二必克二穆。（时将上军，中行偃佐之。至佐新军，令此三人分二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败之。”（四萃，四面集之也。）晋人从之，楚师大败，王夷师，（夷，伤也。吴楚之间谓灭为，子廉切。）子反死之。郑叛吴兴，则苗贲皇之为也。

《战国策》曰：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于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趣入收保，不敢战。如是数岁，亦不亡失。然匈奴谓牧为怯。赵王让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将。岁馀，匈奴每来，出战，数不利。复遣牧，牧至，如故约。匈奴数来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而不用，皆愿一战。於是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弓弩者十万人，悉勒习战。大纵畜牧，人众满野。匈奴小入，佯北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喜，率众来入。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大破之，煞匈奴十馀万骑。单于奔走，十馀岁不敢近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韩魏相攻，齐将田忌率兵伐魏，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孙膑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蹶，犹挫也。）五十里走者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下。”於是令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军大乱。庞涓乃自刎，曰：“遂成竖子之名！”

《汉书》曰：韩王信反，帝帝自往击。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击汉，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徒见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易击。帝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见，示也。）今臣往，徒见羸老弱，（，音渍，一说读曰瘠。瘠，瘦也。）此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三十馀万众兵已业行。帝怒，以为敬妄言阻吾军，（阻，谓止坏也。）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于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先贤行状》曰：孙策遣攻陈登於匡琦城。贼初到，旌甲覆水郡下，众寡不敌。登乃闭门自守，示弱不战，将士衔声，寂若无人。登乘城观形势，知其可击。乃申命士众，宿整兵器，昧爽，开门引军指贼营，步骑抄其後。贼周章方结阵，不得还船。登纵兵乘之，贼遂大败。

《晋书》曰：李矩守荥阳城，前赵刘聪将刘畅步骑三万讨矩，屯於韩王故垒，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时畅卒至，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於畅，潜匿精勇，见其老弱。畅不以为虞，大飨渠帅，人皆醉饱。矩谋夜袭之，畅仅以身免。

又《慕容宝载记》曰：魏伐并州，骠骑李农逆战，败绩。宝引群臣於东堂议之，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劲敌也，示之以弱，关拒战，计之上也。”

《陈书》曰：武帝东讨杜龛，侯安都军守，北齐军入据石头，游骑至於阙下。安都闭门偃旗帜，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贼者斩。”及夕，贼收军还石头。安都夜令士卒密营御敌之具。明辰，贼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开东西掖门与战，大败之。贼乃退还石头，不敢复逼台城。

《後周书》曰：隋文帝作相之初，尉迟迥拒命，遣将崔仲文率兵定关东，军次蓼堤。迥将檀让拥众数万，仲文以羸师战，让悉众来拒，仲文伪北，让军颇骄。於是遣精兵左右翼击之，大败让军，进攻梁郡，迥守将刘子宽弃城遁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炀帝大业中，彭城贼张大彪、宋世模等众至数万，作保悬薄山，寇掠徐、兖。隋将董纯讨之。纯初闭营不与战，贼屡挑之不出，贼以纯为怯，不设备，纵兵大掠。纯选精锐击贼，合战於昌虑，大破之，斩首万馀级，筑为京观。

又曰：隋末山贼孟让，众号十万，屯盱眙。炀帝遣王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与战。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贼中闻之。让果大笑曰：“王充文法吏，何能为将！吾当生缚之。”於是进攻其栅。充与战，佯不胜，让益轻之，乃分兵虏掠。充知其可击，令军中移灶撤幕设方阵，四面而出战，大破之，虏男女十万馀口，让仅以身免。

《六韬》曰：武王问太公曰：“敌人先至，已据便地，形势又强，则如之何？”对曰：“当示以怯弱，设伏佯走，自投死地。敌见之必疾而赴，扰乱失次，必离固所，入我伏兵，伏兵齐起，急击前後，冲其两旁。”

示强

《左传》曰：楚将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师入桔衤 失之门。（桔衤 失，郑远郊之门也。）又入自纯门及逵市。（纯门，郑外郭门也。逵市，郭内道上市也。）悬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悬门施于内城门，郑示楚以间城，故不闭城门，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不敢进也。）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言曰：“楚幕（楚国。）有乌。”乃止。（幕，帐也。）

又曰：楚大饥，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帅群蛮以叛楚。（庸，楚属之小国。）麇人率百濮，将伐楚，（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门不启。（备中国也。）楚人谋徙於阪高。（楚险地也。）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我若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自庐以往，振廪同食。（往，往伐庸也。振，发也。廪，仓也。同食，上下无异馔也。）

又曰：晋文公率诸侯伐楚，楚将子玉从晋师。晋退三舍，楚师不止。又次於城濮。楚师背崔而舍，（阝，丘陵险阻名也。阝，音携。）文公患之，听舆人之诵，（恐众畏险，故听其歌诵也。）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高平曰：原喻晋军美盛若原田草也，每然可以谋立新功，不足念旧惠也。）晋大夫狐偃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晋国外河而内山也。）晋车七百乘显引靷半。（五万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靼，在胸曰引，在腹曰靷，在后曰半。言驾乘修备，半，呼见切。引，与进切。）晋侯登有莘之墟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有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国名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战之具，盖亦示强也。）终败楚师。

又曰：晋侯伐齐，齐侯登巫山以观。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阵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为阵示众也。）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伪以衣物为人形也。建旌以先驱。）舆曳柴而从之。（以扬尘。）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脱，不张旌帜也。）

又曰：蔡声子聘楚，谓令尹屈建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以为谋主。绕角之役，析公曰：“楚师轻佻，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均，同其声。）楚师必遁。”晋人从之，楚师宵溃。晋遂侵蔡，袭沈，获其君。败申、息之师于桑隧，获申丽而还。郑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诸华，则析公之为也。

《汉书》曰：景帝时，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李广，（中官之幸贵也。）勒习兵击匈奴。贵人将数十骑出猎，见匈奴三人，与战。被射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匈奴射雕者也。”（雕善飞，故使善射者射之。）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令骑左右翼，而广身射彼三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遥见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惊上山阵。广之百骑皆大恐，还驰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到匈奴阵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急，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於是广上马，与十馀骑奔射杀之，而复还至其百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卒不敢击。向半夜时，胡兵以为汉有伏军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诘朝，广乃归其军。

《後汉书》曰：廉范为□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不敌。会日暮，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燃火。虏遥见火多，谓汉兵救至，大惊，待朝，将退，范乃令军中蓐食，晨往击之，斩首数百级。虏自此不敢复向□中。

又曰：虞诩为武郡太守，以讨叛羌。羌乃率众数千，遮诩於陈仓、崤谷，诩即停车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旁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馀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或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诩曰：“虏多众，吾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满三千，而羌众万馀，攻围赤亭数十日。诩乃令军中，使强弩勿发，先用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弩。羌以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诩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发无不中，羌大震，退。诩因出城奋击，多所伤杀。明日悉陈其众，令从东郭门出，北郭门入，换易衣服，回转数周。羌不知其数，更相恐动。诩计贼当退，乃潜遣五百馀人於浅水设伏，候其走路。虏果奔，因掩击；大破之。

《通典》曰：後汉末陈登为广陵守，孙策遣军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军营处所，令多取柴薪，两束一聚，相去十步，从横成行，令俱起火，火燃其聚。城上称庆，若大军到。贼睹火惊溃，登勒兵追奔，斩首万级也。

又曰：蜀大将诸葛亮，屯於阳平，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魏将司马宣王率二十万众拒亮，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王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将士失色。亮是时意气自若，敕军皆卧旗息鼓，不得辄出卷幔，开四门，扫地却洒。宣王疑是甚有伏，於是引军北趣山。亮谓参佐曰："司马懿谓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逻还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为恨。

又曰：西晋将杜元凯伐吴，陈兵於江陵，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度，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吴将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皆破之。

又曰：东晋末，宋武帝为将，讨海贼孙恩。恩在扈渎，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宋武曰："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後为声援。"不从。是夜，宋武多设伏兵，兼置旗鼓，然一处不过数人。明日，贼率众乃万馀迎战。前驱既交，诸伏皆举旗鸣鼓。贼谓四面有军，乃引退。嗣之追奔，为贼所没。宋武且战且退，贼既盛，所领死伤且尽。宋武虑不免，至向伏兵处，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贼谓当走反停，疑犹有伏。宋武因呼更战，气色甚猛，贼以为然，乃引军去。宋武徐归，然後散兵稍集。

又曰：东晋末，桓玄篡晋，宋武帝起义兵讨玄，使将桓谦、何湛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蒋山，多张旗帜。玄不之测，大惧。武帝与刘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东北风急，义军放火，烟尘涨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

又曰：萧齐将冯道根守阜陵城戍。初到阜陵，理城隍，远斥堠，有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理城未毕，会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众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失色。道根命广开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军战，败之。魏人见意闲，且战又不利，因退走。

又曰：後魏将宇文测行绥州事，每岁河冰合後，突厥即来寇。先是，常遣居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城堡以避之，测至，皆令安堵如旧。乃於要路数百处，并多积柴，仍远遣斥候，知其动静。是年十二月，突厥从连谷入寇，去界数十里，测命积柴之处一时纵火。突厥谓有大军至，惧而遁走，自相蹂践，委弃杂畜及辎重不可胜数。测徐率所部收之，分给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复至。

又曰：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虽称藩附於西魏，而尚有贰心。西魏将杨忠自樊城观兵於汉滨，易旗递进。实骑二千，登楼睹之。以为三万也，惧而伏焉。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勒荆州监军郭敬寇晋襄阳，勒驰令敬退守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爱，坚守，後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禁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於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谍还告晋南中郎将周抚，抚以为勒军大至，惧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阳焉。

又曰：前凉张重华以谢艾为军师将军，率骑三万，进军临河。後赵石勒将麻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帢，（帢，苦洽切。）鸣鼓而行。秋遥睹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令黑槊龙腾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或劝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分处。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艾又遣将缘河截其後，秋军乃退。艾乘击，遂大败之，斩秋将杜勋，及虏俘斩首三千级。秋匹马奔大厦。

卷二百九十五　兵部二十六

审察

《孙子》曰：兵怒而不相迎，交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备奇伏也。）

《左传》曰：齐师伐鲁，败退，鲁庄公将逐之。曹刿曰：“未可。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恐诈而奔也。）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辙乱，怖遽也。）

又曰：秦晋战于河曲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君之士皆未也，明日请相见也。”（，缺也，鱼觐切。）晋大夫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目动心不安，言肆声放失常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薄，迫也。）晋裨将胥甲、赵穿当军门呼曰：“死伤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险，无勇也。”乃止。秦师果夜遁。

又曰：晋侯伐齐，齐侯畏其众。齐师夜遁，师旷曰：“鸟乌之声乐，齐师其遁。”（鸟乌得空，故乐也。）邢伯曰：“有班马之声，（夜遁，马不闻见，故鸣班列也。）齐师其遁。”叔向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又曰：晋师伐楚，将战，楚子登巢车以观晋军，（巢车，车上为橹。）楚将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州梨晋伯宗子，先奔楚。）王曰：“骋而左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也？”（骋，走。）曰：“召军吏也。”“皆聚於中军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夷，平行，户郎切。）“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将帅；右，车右。）竟败楚於鄢陵。（鄢，音偃。）

《魏志》曰：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曹公遣曹洪征之。备遣张飞屯固山，欲断军後。众议狐疑，洪曰：“贼实断道者，当伏兵潜行，今反张声，势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击兰，破则飞自走。”集兵击兰，大破之，飞果走。

《宋书》曰：东晋末，武帝率兵北伐，围南燕慕容超於广固，未下。时後秦姚兴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见与邻好，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一万，遥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长驱而进。”宋武遣兴使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刘穆之闻有兴使驰入，而宋武发遣已去。以兴所言并答，具语穆之。穆之曰：“常日事无大小，必赐与谋。此宜善详，云何率尔便答。公所答兴言未能威敌，只增彼怒耳。若燕未可拔，兴救奄至，不审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机，非卿所解，故不语耳。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遣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见我伐燕，内已怀惧，自强之辞耳。”兴竟不能出师广固，终拔，擒慕容超，平齐地。

又曰：武帝自京口举义兵讨桓玄，玄将桓谦屯於东陵，卞范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贼有伏兵，谓小将刘锺曰：“此山下当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取之。”锺应声驰进，果有伏兵数百，一时奔走。

又曰：雍州刺史袁豸举兵反，沿流入鹊尾，与官军相持既久。官军主张兴世越鹊尾，上据钱溪，觇将刘胡攻之，不下。豸遣人传唱钱溪已平，官军之众并惧。宋将沈攸之曰：“不然。若钱溪实败，万人中要应有逃亡得还者。必是彼战失利，唱空声以惑众耳。”勒军中不得辄动。钱溪信寻至，果大破贼。攸之悉以钱溪所送胡军耳鼻示人，觇骇惧，急追胡还。遂溃走。

《後魏书》曰：司马楚之讨蠕蠕，蠕蠕潜遣奸觇（蠕，如兖切。）入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诸将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觇贼截之以为验耳，贼将至。”即使军人伐柳为城，水灌令冻，城立而贼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败乃走散。世祖闻而嘉之。

又曰：将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辄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视之，所疑之处，往必有获。

《通典》曰：周武帝帅师攻围高齐晋州，齐後主将兵十万自来援之。时柱国陈王纯顿军千里径，大将军永昌公椿屯鸡栖原，大将军宇文盛屯汾水关，并受齐王宪节度。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去留不定，见机而作，不得遵常。汝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营，势令兵去之後，贼犹致疑，不须张幕，可伐疑也。”时齐分军万人向千里径，又令其众出汾水关，自率大兵与椿对阵。宇文盛驰骑告急。宪自以千骑救之。齐人睹谷中尘起，相率遽退。盛与柱国侯莫陈芮涉汾逐之，多有斩获。俄而椿告齐众稍逼，宪又回军赴之。会椿被敕追还，率兵夜返。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也，不疑军退，翌日始悟。（周人说疑，齐人不察。）

《军谶》曰：夫用兵者，必察敌国之情，视其仓廪，度其馀粮，以卜其强弱。运粮二百里者，无二年之食也；运粮三百里者，无三年之粮也。是谓虚国民贫，上下不相亲，则有离叛心。上行暴虐，则下刻急相残贼，是为亡国。若进恶不退，群贤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内贪外廉，窃公为恩，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

游击将军

《史记》曰：汉高祖以陈为游击将军。

《汉书》曰：太祖太初元年，以苏建、韩说为游击将军。

袁宏《汉记》曰：建武二年，以邓隆为游击将军，助朱浮攻彭宠。

《魏志》曰：卞阐，少有才学，为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

《山涛启事》曰：游击将军诸葛冲精果有文武才，拟补兖州。诏答曰：“冲领兵未？”欲出之。

积射将军

《後周书》曰：于谨除积射将军，又随广阳王元深征鲜于修礼。停军中山，侍中元晏言於灵太后曰：“广阳王以宗室之重，受律专征，今乃盘桓不进，坐图非望。”又有于谨者，智略过人，为其谋主。风尘之隙，恐非陛下纯臣矣。”灵太后诏，於尚书省门外立榜，募能获谨者，许重赏。谨闻之，乃谓广阳王曰：“今女主临朝，取信谗佞，脱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祸至无日。谨请束身诣阙，归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许之。谨遂到榜下曰：“吾知此人。”众共诘之。谨曰：“我即是也。”有司以闻。灵后引见之，大怒。谨备述广阳忠款，兼陈停军之状。灵后意解，舍之。

《世语》曰：积射将军樊震对武帝称邓艾之忠。

积弩将军

沈约《宋书》曰：积弩将军，晋官也。

《齐职仪》曰：积弩将军，品第四，银章、青绶、武冠、绛朝服、佩水苍玉。晋太康十年，立积弩、积射营各二千五百人，并以将军领之。

强弩将军

《汉书》曰：元狩元年，以李沮为强弩将军，伐匈奴。

又曰：太初二年，以路博德为强弩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神雀二年，以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迁大司马。
傅畅《晋赞》曰：晋文王，晋台置强弩将军，掌宿卫。
殿中将军
《玄中记》曰：汉桓帝时，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直走荡桓帝边，人皆走，太尉何公为殿中将军，有勇力，辄走逆之。牛见公往，乃反，走还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脱，以右手持斧斫牛头，杀之。此青牛者，是万年木精也。
《语林》曰：庾公欲伐王公，先书与郗公曰：“老贼转欲张，殿中将军旧用才学士，以广视听，而顷悉内面墙人，是欲蔽主之明。便欲勒数州之众，以除君侧之恶。今年之举，蔑不济矣。”
员外将军
《後魏官氏志》曰：员外将军从第八品。
直阁将军
《後魏书》曰：杨晔字延季，弘农华阴人也。性雅厚，颇有文学，起家奉朝请，稍迁直阁将军。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也。生而紫胞，年长而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狮子。明帝即位，为直阁将军。
《齐书》曰：刘善明为直阁将军。五年，青州没虏，善明母陷北虏，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时人称之。
卷二百九十六　兵部二十七
法令
《孙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幡帜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用也。道者，粮路也。主用者，主军费用。）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者，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谓必取，（文恩武罚。）令素行以教其人也，令素行则人服；令素不行则人不服。令素信著者，与众相得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理，譬如骄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纯任，还为己害。）
《左传》曰：晋侯之弟扬干乱行於曲梁，（行，军次也。）魏绛戮其仆。（仆，御也。）晋侯怒，谓羊舌赤曰：“合诸侯以为荣也，扬干为戮，何辱如之？必杀魏绛，无失也！”赤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避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授仆人书，（仆人，晋侯御仆也。）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君乏使，使臣斯司马。（斯，此。）臣闻师众以顺为武，（顺莫敢违。）军事有死无犯为敬。（守官行法，虽死不敢有违。）君合诸侯，臣不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死，以及扬干，无所逃罪。（惧自犯不武不敬。）不能致训，至於用钺。（用钺斩扬干之仆。）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言不敢不从戮也。）请归死於司寇。”（致尸于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亲爱也。吾子之讨，军礼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子无重寡人之过，（听降死为重过。）敢以为请。”（请使无死。）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令欲显绛，故特为设礼食。）

《史记》曰：齐景公时，晋伐阿、鄄，（阿，今济阳郡东阿县。鄄，音绢，今濮阳郡鄄城县。）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婴乃荐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齐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燕、晋之师。穰苴曰：“臣素卑贱，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弗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者以监军，乃可。”於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穰苴既辞，与贾约曰：旦日日中，会於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不甚急；亲戚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苴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後期者云何？”对曰：“当斩。”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震栗。燕、晋之师闻之，悉引而归，皆复所侵之地。

又曰：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於是许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曰：“汝知尔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武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後，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毕，乃设铁钺，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妇人大笑。武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武曰：“臣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於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者。於是武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惟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於是阖闾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
又曰：文帝立後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滋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灞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军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军中但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士卒谓从车骑曰：“将军约束，军中不得驱驰。”於是天子乃案辔徐行。至军中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应劭曰：礼，介者不拜也。）天子为动容轼车，使人称：“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
《後汉书》曰：祭遵从征河北，为军市令。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光武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众军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贳之，（贳犹赦也。）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
谢承《後汉书》曰：张温以司空加车骑将军，征韩遂。丙辰，引温见於崇德殿，温以军礼，长揖不拜。
《魏志》曰：曹仁，字子孝。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整奉法，常置科於左右，案以从事。
《吴志》曰：吕蒙图关羽，定南郡，尽得羽及将士家属。蒙抚慰，约令军中不得干历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民，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虽公物，蒙犹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废法，遂垂涕斩之。
《晋书□李特载记》曰：益州刺史赵以李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庠素东羌良将，晓军法，不用麾帜，举矛为行伍，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阵肃然。
萧子显《齐书》曰：李安民为徐州城局参军，王回素为安民所亲，盗绢二匹，安民流涕於门斩之，厚为殓祭，军府皆震服焉。
《北史》曰：後魏孝文车驾南征，以宋弁为司徒、东道副将军。人有盗马半者，斩而徇。於是三军震惧，莫敢犯法。
又曰：後魏安定王休车驾南伐，领大司马。孝文亲行诸军，遇休以三盗人徇六军将斩之，有诏赦之，休执曰：”不斩何以息盗。”诏曰：“王者之体亦有非常之泽，虽违军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诏。帝谓司徒冯诞曰：“大司马严而执法，诸军不可不慎。”於是六军肃然。
《唐书》曰：阚棱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临阵，手持大刀，长一丈，一举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毙数人，前无当者。及杜伏威据有江淮之地，兵皆出自群贼，类多放纵，有相侵夺者，棱必杀之，虽亲故无所舍，令行禁止，路不拾遗。後从伏威入朝，拜左领军将军。辅公之反也，棱从军讨之。及与陈正通相遇，方接战，棱脱兜鍪谓贼众曰：“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其众多棱旧之所部，由是各无斗志，或有遥拜者，贼师遂溃。

又曰：窦轨初入蜀，将其甥从军，以为心腹。尝夜出，呼之不以时至，因斩之。将吏重足而立，见之者莫不股忄栗。

又曰：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河西节度王忠嗣以为大计军副使。安思顺为大使，翰常怏怏不能下之，忠嗣遂使翰别为将，讨吐蕃于新城，以同戴副使为副。副使不为翰用，颇沮之，翰怒甚，脱甲挝杀之，投其尸於坑中，军中股忄栗。

又曰：马燧讨李怀於光河中，帅步骑三万次於绛。乃分兵收夏县，略稷山，拨龙门，降其将冯万兴、任象王。燧以兵围攻绛州，拔其外城，其夜伪刺史王克同与大将达奚小进弃城走，降其众四千人。又遣大将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闻喜、夏县、万泉、虞乡、永乐、猗氏六县，降其将辛口（音诜。）及兵五千人。谷秀以犯令虏士女，斩之以徇。

又曰：德宗幸奉天，诏以李晟为神策行营节度使。晟军令严肃，所过樵采无犯。自河中田蒲津而军渭北，壁东渭桥以逼朱Γ。时刘德信将神策兵救襄城，败於扈涧，闻难，率馀军前次渭南，与晟合军。军无统一，晟不能制，德信因至晟军，晟乃斩之。复以数骑入德信军中，抚劳军士，无敢动者。晟既并德信军，军益振。

又曰：李晟收复都城，朱Γ乃与妻子及姚令言、张庭芝等数千骑西走泾原，馀兵靡散。晟乃入，抵丹凤门，舍军於外朝。晟处於右金吾伏舍下令曰：“军中五日不得通家问，违者斩之。”遣京兆尹李齐运告谕於众，百姓安堵，秋毫无犯。尚可孤军人有擅取马者，晟大将高明曜掳贼女妓一人，司马（音胄）。取贼马二匹，晟立斩之。军士皆胁息，莫敢仰视。翌日，晟以露布闻，上览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寿称万岁，曰：“李晟虔奉圣谟，荡涤凶慝。然古之树勋，力复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惊宗庙，不易市肆，长安人不识旗鼓，安堵如初，三代以来，未之有也。”上笑曰：“天生李晟，为社稷万人，不为朕也。”百官再拜而退。

又曰：永贞元年冬，刘辟阻兵，朝议讨伐，宰臣杜黄裳以为独任高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拜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天鳞游诸镇兵讨辟。时宿将专征者甚众，人人自谓当选，及诏出大惊。崇文在常武，练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长武，卯时宣命，而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出师五千，器用无阙者。军至兴元，军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斩之以徇。从阆中入，遂却剑门之师，解梓潼之围。

又曰：高崇文平刘辟，王师入成都，介士屯於大造，军令严肃，珍货山积，市井不移，无秋毫无犯。

又曰：郗士美为昭义节度使。朝廷讨王承宗，士美遣兵马使王献领卒一万为前锋。献凶恶恃乱，逗挠不进，遽令召至，数其罪斩之。下令曰：“敢後出者斩！”士美亲鼓之。兵既合，而贼军大败，下三营，环柏乡，屡以捷闻。上大悦曰：“吾固知士美之能办吾事。”於时四面七、八镇兵共十馀万，以环镇、冀，未有首功，多犯法。士美兵士勇敢畏法，声甚振，承宗大惧，指期有破亡之势，会诏班师，至今两河间称之。

又曰：李师道攻徐，徐将王智兴败贼壁，获美妾。智兴惧军士争之，乃曰：“军中有女子，安得不败？此虽无罪，违军法也。”即斩之以徇。

《韩子》曰：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乃倚车辕於北门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赐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或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於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民则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民争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尉缭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杀其半者威立海内，杀其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其十一者令行士卒。故曰百万之众不斗，不如万人之尸；万人之死，不如百人之贼。赏明如日月，信比如四时，令严如斧钺，而出卒有不死者，未尝闻也。

《六韬》曰：武王问：“将，何以为威？”太公曰：“杀一人而万人惧者，宜杀之。杀一人，三军不知，虽多杀，其将不重也。”

《淮南子》曰：勾践决一狱不辜，援龙渊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战，武士必死。

《魏武军令》曰：兵欲作阵对敌营，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阵。皆无欢哗，明听鼓音，旗幡麾前则前，麾後则後，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斩。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不进，什长杀之；什长不进，都伯杀之。督战部曲，将拔刃在後，察违令不进者斩之。一部受敌，馀部有不进救者斩之。

《武侯兵法》曰：军有七禁：一曰轻，二曰慢，三曰盗，四曰欺，五曰背，六曰乱，七曰误。此治军之禁也。若期会不到，闻鼓不行，乘宽自留，回避务止，初近而後远，唤名而不应，军甲不具，兵器不备，此谓轻军。（有此者斩之。）受命不传，传之不审，以惑吏士，金鼓不闻，旌旗不睹，此谓慢军。（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者斩之。）食不廪粮，军不部兵，赋赐不均，阿私所亲，取非其物，借贷不还，夺人头首级以获功名，此谓盗军。（有此者斩之。）变易姓名，衣服不鲜，金鼓不具，兵刃不磨，器仗不坚，矢不着羽，弓弩无弦，主者吏士法令不从，此谓欺军。（有此者斩之。）闻鼓不行，叩金不止，按旗不伏，举旗不起，指麾不随，避前在後，纵发乱行，折兵弩之势，却退不斗，或左或右，扶伤举死，因归还，此谓背军。（有此者斩之。）出军行将，士卒争先，纷纷扰扰，军骑相连，咽塞道路，後不得前，呼唤喧哗，无所听闻，失行乱次，兵刃中伤，长将不理，上下纵横，此谓乱军。（有此者斩之。）屯营所止，问其乡里。亲近相随，共食相保，呼召不得，越入他位，干误次第，不可呵止，度营出入，不由门户，不自启白奸邪所起，知者不告，罪同一等，合人饮食，阿私所受，大言惊语，疑惑吏士，此谓误军。（有此者斩之。）

《卫公兵法》曰：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日威振於敌国，一日令行於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如曰：尽忠益时、轻生重节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惰、败事贪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质直敦素者，虽重必舍；游辞巧饰、虚伪狡诈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赞，恶无纤而不贬，斯乃励众劝功之要术也。昔马谡兵败，葛亮对泣而诛；乡人盗笠，吕蒙先涕而后斩；马逸范麦，曹公割而自刑；两椽辞屈，黄盖诘问而俱戮。故知威克其爱，虽少必济；如爱胜其威，虽多必败。盖赏罚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数，在必当。故《尉缭子》曰：“吴起与秦人战，战而未合，有一夫不胜勇，乃怒而前，获首而返。吴起斩之。吏曰：‘此壮士也，不可斩。’吴子曰：‘虽壮士，不从令者必斩之。’

又曰：褰旗斩将，陷阵摧锋，上赏。破敌所得资物仆马等，并给战士。每收阵之後，礻卑将虞候辈收敛，付总管均分之。与敌斗，旗头被伤，救得者重赏。漏泄军情，斩之；背军逃走，者斩之；後期战而，斩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齐、旌旗不整、金革不鸣，斩之；与敌私交通，斩之；（言语书疏并同。）或说道释、祈祷鬼神、阴阳卜筮、灾祥讹言以动众心，并与其人往还言议，斩之；无故惊军，叫呼奔走，谬言烟尘，斩之；凡令觇候，或更相推托，谬说事宜，兼复漏泄者，斩之；吏士所经历侵掠者，斩之；奸人妻女及将妇女入营，斩之。不战而降敌，没其家。凡有私仇须先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战阵报复者，斩之。布阵旗乱，吏士惊惶，罪在旗头，斩之。阵定或辄进退，或对敌乱行者，前後左右所平之行便，斩之。或有弓弩已注，矢而回顾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斩之。前行不动，行斩于失之行。守围不固，一火及主吏并斩之。遇敌攻围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队不救致陷者，全部队皆斩之。为敌所乘，失旗鼓节钺，者全阵斩之。战敌，旗头被敌杀，争得尸首免坐；不得者，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旗并斩之。凡战敌失主将，随从者皆斩之。一将遇御敌，裨将已下等羌主率不齐力同战、更相救助者，任便斩之。吏士虽破敌，滥行戮杀，发冢焚庐，践稼穑、伐树木者，斩之。擒获敌人，或有来降者，直领见总帅，不得辄访问敌中事，若违因而漏泄者，斩之。破敌先虏掠者斩之。（入敌境同。）凡隐欺破虏所收获及吏士身死有欺隐其资物兼违令不收恤者斩之。违总帅一时之令，者斩之。

卷二百九十七　兵部二十八

训兵

《孙子》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铎，金钲也，听其音声以为耳候也。）视不相见，故为旌旗。（瞻其指麾，以为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齐一耳目之视听，使知进退之度。）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齐之以法教，使强弱不得相逾。）纷纷纭纭，间乱而不可乱；（旌旗乱也，示敌若乱，以金间之。纷纷，旌旗像。纭纭，士卒貌。言旌旗翻转一合一离，士卒进退或往或来，视之若扰，观之若乱，然其法令素定，度帜分明，各有分数，扰而不乱也。）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车骑齐转也。形圆者，出入有道齐整也。浑浑，车轮转行。沌沌，步骑奔驰；视其形阵纵横圆而不方，然其指趣各有所应，故王子曰：将欲内明而外暗，内理而外军，所以示敌之轻已者也。浑，外本切。沌，徒损切。）

《周礼》曰：太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同谓威其不协僭差者，军礼之别五也。）大师之礼用众也，（用其义勇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均其地政地守地职之赋，所以忧民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古之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也。）大役之礼任众也。（筑宫邑所以事民力强弱也。）大封之礼合众也。（止封疆沟途之固，所以合聚其民也。）

又曰：《夏官》大司马之职：掌仲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阵，如战之阵。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田。仲夏教茇舍，如振旅。群吏撰车徒，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如振旅。辨旗物之用，遂以田。仲冬教大阅。前期，群吏听誓於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阵，曰：”不用命者，斩之！”遂以狩田。师以救无辜，伐有罪。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於社。

《左传》曰：春夏苗，秋冬狩，於农隙以讲武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

又曰：楚子文治兵於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於，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贾不贺，曰：“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苗贲皇徇曰：“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阵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
又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则宾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复缓师，秦将生心。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逐寇如追逃，军之善政也。”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戊子，败秦师於令狐，至於刳首。
又曰：宣榭火。（宣榭，讲武室也。）
《论语》曰：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可就兵攻战也。）
又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後汉书》曰：灵帝时，望气者以为京师有大兵，两宫流血，以为《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压四方。帝乃讲武於平乐观下。起大坛，建五采华盖。天子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何进领兵屯於观下，置西园八校尉，袁绍、曹操等为之。
《唐书》曰：太宗初即位，突厥入寇，欲诸军皆习骑射。每退朝，即引诸军卫将习射於显德殿庭，谓将军已下曰：“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若轩辕善用五兵，即能北逐獯虏；周宣驱驾方、召，亦能制胜太原。下至汉、晋之君，洎于隋代，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抗御，遣中国生民涂炭于寇手，我今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惟习弓马。若无贼来，我则为汝博士，教汝等武艺优长；若有贼来，我则为汝将帅，领汝斗战。亦望使汝等前无横敌。”於是日引数百人於殿庭教射，太宗亲自临试，每坐或至午时。射中者随赏弓刀、布帛，统帅加上考。朝臣咸谏云：“不宜引卑碎之人，挟弧矢於轩陛之侧。”上曰：“率土之内皆吾臣子，我所恨不能将我心遍置人腹中，岂有相疑之道哉！”由是一二年间，兵士尽便弓马。
又曰：李抱真领泽潞观察使留後。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上党且当兵冲。是时承战馀之地，土瘠赋重，人益困，无以养军士。乃籍户丁男，三选其一，有材力者免租徭，给弓矢，令之曰：“农之隙，则分曹角射；岁终，吾当会试。”及期，按簿而征之，都试以示赏罚，复命之如初。比三年，则皆善射，抱真曰：“军可用矣。”於是举部内之众，得成卒二万，前既不廪费，府库益实，乃缮兵甲，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称昭义步兵冠诸军。
又曰：德宗即位，以马燧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度支、营田使。当是，承鲍防自百井败军之後，兵甲寡弱，骑士少。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得数千人，悉补骑卒，教之数月，皆为精骑。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称其所衣，以便进趋。又造战车，蒙以狡猰象，列戟於後，行则载兵甲，止则为营阵，或塞险厄以遏奔冲，器械无不犀利。居一年，陈兵三万，开广场以习战阵，教其进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司马兵法》曰：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可使阵难，使可用难；（使人尽心效力，用必胜也。）非知之难，行之难。（教习使人知进退之便，左右之利，事事自行之者难。）

又曰：天子之义必纯取於天地，而观於先圣。（天子奉天地之道，调和阴阳四时之气，顺先王之法度也。）士庶之义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长。（士庶必从父母之教，君长之命。）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虽有明君，士不教习，不可以受敌也。）古之教民，必立贵贱之经纶，使高下不相凌，德义不相逾，材伎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意和。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故德义不相逾。（治国以仁德，军事以勇。德以从化，义以法断。以国容入军则军败，军容入国则国乱也。）

吴起《教战法》曰：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士，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战阵，三鼓趣食，四鼓然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後举旗。

《六韬》曰：教战之法，必明告吏士，三令五申，教其操兵起居、进止，旌旗指麾。阵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绳而解之。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宜，无绝人马之力。令吏士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之众。大战之法，百万之师，故能成大功也。

《卫公兵法》曰：诸兵士将战，身貌弱，不胜衣甲。及戎具所施，理须坚劲须简取强兵，并令试练器仗。兵须彻扎掐坚，皆须取甲，试令所射，然始取中。又曰：每营中，两厢置土马十二匹，大小如常马真鞍，令士卒擐甲胄，弓矢，（音高。）佩刀剑，持矛，左右上下，以便习其事。

又《教旗法》曰：凡教旗，于平原旷野、登高远视处，大将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一十二面，角一十二具，左右各树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节次之。左右衙官，驻队如偃月形，为後骑。下临平野，使士卒目见旌旗，耳闻鼓角，心存号令。乃命诸将分为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胄幡帜，分为左右厢，各以兵马使为长，班布其次。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以长参短，以短参长。回军转阵，以後为前，以前为後，进无奔迸，退无趋走。以正合，以奇胜，听音睹麾，乍合乍离。於是三令五申：白旗点鼓，音动则左右厢齐合；朱旗点角，音动则左右厢齐离。离之与合，皆不离中央之地。左厢阳向西旋，右厢阴向东旋，左右各复本初。白旗掉鼓，音动则左右各口蒸鸟散，弥川络野，然而不失部队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动则左右各复本初，前後左右无差尺寸。散则法天，聚则法地。如此三合而三离，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从军令。於是大将出五彩旗一十二口，各树於左右厢阵前，每旗命壮勇士五十人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旗，选壮勇士五十人夺旗，左厢夺右厢，右厢夺左厢，鼓音动而夺，角音动而止，得旗者胜，失旗者负，胜赏而负罚。离合之势，聚散之形，胜负之理，赏罚之信，因是而教之。

《太白阴经》曰：春秋末，并为战国，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以相夸视，而秦更名为角抵。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天下既平，春秋，振旅理兵，所以不忘战。今边军更名曰教旗，使士卒识金鼓、别旗帜、任行列、知部分，一军之节制也。

又曰：古之诸侯畋猎者，为田除害也。上所以供承宗庙，下所以闲习武事。太古之时，人食禽兽之肉，坐其皮；後代之人浸多，时禽兽寡少，衣食不足。於是神农教其植，导以纺绩。自是之後，禽兽复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为人所害。於是王公秋冬无事畋猎，闲习兵革，奋扬威武，以戒非常。季冬之月腊日，阴用事，万物毕成，蛰虫已伏，乃具卒乘，从禽於山泽，以教部伍，分进退之仪。一人守，围地三尺；十二时守，三万六千尺。积尺得六千步，积步得一十五里馀六十步，围中径阔得地五里馀二十步，以左右决胜将为交头；其决胜左右，将各主士仵，为行列；皆以金鼓旌旗为节制。其初起围张翼，随山林地势，无远近部分；其合围地虞候先择定讫，以善弧矢者为围中骑；其步卒抢旗幡守围，有漏禽兽，坐守围之吏。大兽公之，小兽私之，以观进止。

《管子》曰：凉风至而白露下，天子命左右司马，令组甲厉士众。

《商君书》曰：民之见战，如饥狼之见虎，则民可用矣。

《吕氏春秋》曰：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可以胜人之厚禄教练卒；老弱罢民（罢与疲同。）可以胜人精士练材；离散系累，可以胜人之行陈（陈与阵同。）整齐；口白挺，可以胜人之长乍 兆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於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於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午犹欲剑之利也。（陈午，齐人。庆忌，吴公子。二人皆勇有捷力。）简选精良，兵械利，令将将之，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闾是也。

又曰：故凡形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将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

又曰：阖闾试其民於五湖，剑皆加於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勾践试其民於寝宫，民争入火，死者千馀，遽击金而退之；赏罚充实也。

《邺城故事》曰：凌霄观成案：石季龙，永和三年，命其子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猎，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後宫升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文选》曰：三令五申，教达禁城。

《谢承与步子出书》曰：示攻战进取之方，教进退疾徐之节也。

《刘向别传》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之时。蹋鞠，兵势所以陈之，知武材也，皆因熙戏而讲习也。

卷二百九十八　兵部二十九

军制

《礼记》曰：六十不豫服戎。师出不逾时，为怨思也。逾时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

《周礼》曰：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郑玄曰：两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师二千五百人，军万二千五百人也。）

《汉书□武帝纪》曰：建元元年春二月，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张晏注云：复甲卒，不豫革车之赋也。）

《白虎通》曰：王命法：三十受兵、六十归兵。国有三军，所以诫非常，伐无道，尊宗庙，重社稷，安不忘危。何以言有三军也？《论语》云：“子行三军，则谁与？”《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师二千五百人，二师为一军。三军六师，万五千人也。传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天下。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不足，故复加五千人。因法月数，月，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梁传》曰：“天子六军，诸侯上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诸侯所以一军者何？诸侯，藩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难，故得有一军也。”

《淮南子》曰：季武子为三军，（为，作也。武子，鲁卿季文之子，季孙夙也。《周礼》：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鲁伯禽之封，旧有三军，其后削弱，二军而已。武子欲传公室，故欲益中军为三，三家各征其一，事在鲁哀公十一年。）叔孙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师谓六军之众，公谓诸侯。为王卿士者为元帅也。）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国之君，师三军之众。大国三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无军，无三军也。若元侯有事，则命卿帅其所教武卫之士，以佐元侯。《礼》所云：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谓以赋出军从征伐，赞佐治也。）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无聊，无命聊也。《王制》：小国二聊，皆命于其君也。）帅赋以从诸侯。（赋国中出兵车甲士以从大国诸侯。）是以上能征下，无奸慝。（征，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匿，恶。）今我小侯也，（言小候削弱之日久矣。）处大国之间，（大国齐楚。）缮贡赋以供从，犹惧有讨。（犹惧以不给见诛讨。）若为元侯之所为，（之所谓作三军元帅所为。）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中者，明已有上下军。）自是齐楚代讨於鲁，（代，更。）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如楚朝，事楚也。）

《穰苴兵法》曰：五人为伍，十五为队，一军凡二百五十人。队馀奇兵，队七十有五，以为中垒。守地六千尺，积尺得四里。以中垒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垒内有地三顷馀百八十步。正门为握奇大将军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辎积皆中垒，外馀八千七百五十人，队一百七十五，分为八阵。六阵各有一千九十四人，六阵各减一人以为一阵之部署，举一军则千军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为一，或离而为八，阵故以正合，以奇胜。）

《通典》曰：每军大将一人，（别奏八人，亻兼十六人。）副二人，（分掌军务，奏、亻兼减大将半。）判官二人，典军四人，总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亻兼各五人，在衙官下。）子将八人，（委其分行阵、辨金鼓及部署亻兼各二人。）执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仓、司驿、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队五十人，押官一人，队头一人，副二人，旗头一人，副二人，长火五人。（六分支甲，四分支战袍，一分支枪。）

又曰：周制：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有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军师旅卒两伍皆众名，伍一比、两一闾、卒一族、旅一党、师一州、军一卿、家所出一人也。按《司马法》：二十五为两，四两为卒，百人也。五卒为旅，五百人。五旅为师，二千五百人。五师为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万二千象十有二月，五百象闰。）管子言于齐桓公曰：欲正卒伍，修兵甲，则大国亦将为之。君有征战之事，则小国有守圉之备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诸侯，则事有所隐而政有所寓。（不显习于兵事，故曰事有所隐。军政寓之田猎，故有所寓。）公作内政而寓军令焉。三分齐国为高子之里，为国子之里，为公之里，以为三军。择其贤民，使为里君。（每里皆使贤者为君。）乡有行伍卒长，则有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因田猎之功过，期行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于是乃制五家以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以为军令。是故五家为轨，故五人为轨，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三军故有中军之鼓，（中军则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国子之鼓。春以田曰，振旅；（因寓军政，而且整族。）秋以田曰，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顺杀气，因理兵。）是故卒伍定於里，军政定於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受，少同居，长同游，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灾祸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则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君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於天下。（教士，谓先教习之士。）

又曰：凡立军，一人曰独，二人曰比，三人曰参，比参曰伍，伍人为列，（列有头。）二列为火，（十人有长，立火字。）五火为队，（五十人有头。）二队为官，（百人立长。）二官为曲，（二百人立候。）二曲为部，（四百人立司马。）二部为校，（八百人立尉。）二校为裨，（六百人立将军。）二裨为军。（三千二百人有将军、副将军。）

《唐书》曰：高祖起义兵，命太宗将兵徇西河郡，下之。癸巳，建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具设官属，始置三军，分为左右：以公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大都督，左三军悉隶焉；命太宗为敦煌公，右领大都督，右三军将军悉隶焉。开仓库以赈穷乏，远近响应。

又曰：高祖二年秋七月壬申，诏曰：“天生五材，司物资其器用；武有七德，拨乱所以定功。故黄帝垂裳，尚有阪泉之战；放勋光宅，犹称丹浦之师。禁暴安人，率由兹道；创业垂统，莫此为先。以是周置六军，每习狩；汉增八校，毕选骁勇。故能化行九有，威震百蛮，奸宄不兴，虔刘息志。季叶凌替，军政湮亡，卒伍不修，旌旗舛杂。部伍符籍，空有调发之名；逗挠之兴，竟无讨袭之用。遂使夷狄放命，盗贼交侵，战争多虞，黔黎殄丧。朕受天明命，抚育万方，爰自义师，克成帝业。至如超乘之士，莫匪百金；彀骑之材，岂惟七萃。今虽关塞宁谧，荒裔肃清，伊洛犹芜，江湖尚梗，役车未息，戎马载驰，武备之方，尤宜精练。所以各因部校，序其统属，改授鼓。创造徽章，取象天官，定其名号。庶使前茅後劲，类别区分，玉帐绛宫，刑德允备，蹈兹汤火，譬彼椒兰，大定戎衣，止戈斯在。於是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武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歧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时高祖以天下未定，实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故兴此制也。每军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自是士马精强，无敌於天下矣。

《五代周史》曰：显德初，世宗自高平还，乃大阅，帝亲临之。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太祖皇帝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甲之盛，近代无比。
偏将
《尚书》曰：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
《左传》曰：赵朔、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息、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
又曰：晋侯请於王。戊申，以绂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命卿之服。）於是晋国之盗逃奔於齐。
又曰：楚子北师次於延郩。沈尹将中军，子西将左，子反将右，将饮马於河而归。
又曰：鲁宣公十年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
《公羊传》曰：秋，卫师入盛。曷为或言帅师，或不言帅师？将尊师少称将。将卑师众称师。
《论语》曰：王孙贾治军旅，奚其丧？（卫灵公无道，得贾尚不丧也。）
《史记□项羽本纪》曰：於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
又曰：项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
又《灌婴传》曰：婴击陈，受诏别攻丞相侯敞，斩敞及特将五人。（文颖注云：特一之将。）
《後汉书□西域传》曰：大秦国一名梨，所治城周百馀里，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
《晋书》曰：张光字景武，江夏锺武人也。身长八尺，明眉目，美声音。少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门将伐吴有功，迁江夏西部都尉。
又曰：羊祜在军，常轻裘缓带，身不披甲。铃阁之下，侍卫者不过十数人，而颇以田渔废政。尝欲夜出，军司徐胤执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祜改容谢之，此後稀出矣。
又曰：吾彦为小将，给吴大司马陆抗。抗奇其勇略，将拔用之，患众情不允，乃会诸将，密使人佯狂拔刀跳跃而来，坐上诸将皆惧而走，惟彦不动，举几拒之，众服其勇，乃擢用焉。
又《天文志》曰：大白为上将，羽林为中军。
又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府也之星也。一曰上将，建武威。二曰次将，尚书、中书，司隶赏功也。
又曰：郎将位北，主阅旗，所以为武备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毕八星，主边兵、戈猎。其大星曰天高，一曰边将。
又曰：参，白兽之体。其中三星横列，三将也。东北曰左眉，主左将；西北曰右肩，主右将。故《皇帝占》参应七将。七将大，天下兵精。
又曰：南三星骑阵将军，骑将也。南三星车骑，车骑之将也。
又曰：狼一星，在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动也。
《後周书》曰：贺拔岳事尔朱荣，以定策功，授前将军。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关中骚动，朝廷深以为忧。荣将遣岳讨之。岳私谓其兄胜曰：“鬼奴拥秦、陇之兵，足为敌。若岳往而无功，罪责立至；假克定，恐谗生焉。”胜曰：“汝欲何计自安？”岳曰：“请尔朱氏一人为元帅，岳贰帅之，则可矣。”胜以为然，乃请於荣。荣大悦，乃以天光为雍州刺史，以岳为卫将军、左都督。
《隋书》曰：大业九年，征天下兵，募民为骁果，置折冲、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将官，以领骁果。
《唐书》曰：李质者汴之牙将。李既为留後，倚质为心腹。及朝廷以为郡守，志邀节钺，质劝谕不从。会疽发首，乃与监军姚文寿谋，斩传首京师。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後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後迎充。
卷二百九十九　兵部三十
练士
《通典□搜才》曰：（凡为将统戎，在知士器局，当设科目差等优异，应机而任，以收其效。）选士之科，沉谋密略出人者；词辩从衡，能移夺人之性情，堪辩说者；能往来听言语，览视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伪，日列於前者；能得敌之主佐、门庐、请谒之情，堪间谍者；能知山川险易，行止形势，利害远近，井泉水草，径路迂直，堪乡导者；巧思出人，制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强敌撤扎戈铤剑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虏，搴旗斩将，堪陷阵者；し捷若飞，逾城城堑，出入无形，堪窥觇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钩，或负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风□气候转，或多言天道，诡说阴阳者；（此虽非兵家本事，所要资权谲次以取胜耳。）罪犯者；父子兄弟欲执仇者；贫穷忿怒，将欲快其志；故赘婿人虏，欲昭迹扬名。
《长短经》曰：夫王者帅师必简练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万事毕矣。腹心一人，（主理繁应卒，揆天消变，总撮计谋，保国全命者也。）谋士五人，（主国安危，豫虑未然，喻才能，明赏罚，受官位，决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历，候风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时日考符，验效灾异，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军行止，形势利害，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者也。）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凡军阵所用，刺举非法者也。）通粮四人，（主广饮食，密蓄积，通粮道，致五，令三军不困乏食也。）奋威四人，（主择材士，喻兵马，风流电掣，不失所由奇状也。）鼓旗三人，（主佐鼓旗符节号令，倏忽往来，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旌，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四转守御者。）通才三人，（主拾遗补过，集会术数，周流并会，应待宾客，议论谈语，消息结解也。）权士三人，（主奇谲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也。）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语，览视四方之事，军中之情伪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厉三军，冒难死攻，令三军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飞名誉，震远近，动移四境，以弱敌心也。）游士八人，（主祠征祥候开阖，视敌人为谋者也。）伟士二人，（主为诸诈，依托鬼神，以惑敌心。）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领理万物也。）方士二人。（全为药以全伤病也。）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为卒，（名曰冒将之士。）有勃气壮勇暴强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阵之士。）有学於奇正长剑雕弧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锐骑之士。）有破格舒钩、强梁多力、能溃破金鼓、绝灭旌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逾高超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冠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势、欲复见其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罪之人昆弟为其将报仇者聚为一卒，（名曰死责之士。）有贫穷忿怒、将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故赘婿人虏欲昭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厉顿之士。）有辩言巧辞、善毁誉者聚为一卒，（名曰间谍飞言弱敌之士。）有故靡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过人能负重行数百里者聚为一卒。（名曰待令之士。）夫卒强将弱曰ㄚ，（音豕）吏强卒弱曰陷，兵无选锋曰北，必然之数矣。故曰：兵众势强，士卒孰练，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不可忽也。

兵众

《书》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於商郊。

又曰：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

《诗》曰：予王之爪牙，予王之爪士。

《周礼》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颁之。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

《左传》曰：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

又曰：组甲三百，被练三千。

《史记》曰：苏秦说惠王曰：“韩之卒勇，被坚甲带利剑，一人当百。以大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贤，西面事秦，为天下笑。”
《汉书》晁错云：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後汉书口光武纪》曰：伯升拔宛已三日，而世祖尚未知，乃伪使书报城中“宛已下，兵到”，而佯堕其书。寻、邑得之，不喜。诸将既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後汉书》曰：光武起，王莽遣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王莽时，表章所献金匮图有王寻姓名。王邑，王商子，於莽为从父兄弟。）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五月，到颍川，复与严尤、陈茂合。（颍川郡，今洛州阳翟县也。）
又曰：王元说隗嚣曰：“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取西河上郡，东收三辅之地。按秦旧迹，表里河山。（秦外山而内河。）元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代一时也。”
又曰：河南贼张步据齐地，耿讨，败之。步肉袒负斧於军门。（，钅甚也。示必死。钅甚音砧。音质。）传步诣行在，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凡平城阳、琅琊、高密、胶东、东莱、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等。）令步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尚千馀万，辎重七千馀两，皆罢遣归乡里。齐地悉平。
又曰：建安中，刘表为荆州牧。（理今江陵郡也。）刘备时在荆州，众力尚少，诸葛亮曰：“荆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发调，即人心不悦，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言其计，故表众遂强。
又曰：百官志云：节从武贲，比二百石。
《东观汉记》曰：上赐冯异玺书曰：“闻吏士精锐，水火不避，购赏之赐，必不令将军负丹青，失断金也。”
《魏志》曰：张绣反，袭太祖，出战不利，轻骑引去。典韦战於门中，贼不得入。兵遂散从他门并入。时韦校尚有十馀人，皆殊死战，无不一当十。前後至稍多，韦以长戟左右击之，左右死伤者略尽。
《晋书》曰：桓玄使陶谦屯覆舟山，刘毅至蒋山。裕羸弱登山，多张旗帜，玄不知测。裕与毅分为数队，进突谦阵，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谦等诸军一时奔散。（裕则刘裕也。）
又《职官志》曰：左卫将军领熊渠武贲，右卫将军领飞武贲。
又《天文志》曰：武贲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台，南静室，旄头之骑官也。
徐爰《宋书》曰：众推高祖为盟主，移檄京邑，遇吴甫之，玄骁将也，其兵甚锐。高祖躬执长刀，径入其阵，众皆披靡，即斩甫之。进至罗落桥，高祖望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旗鼓，誓众驰进，挺剑指麾，光曜如电，将士皆莫敢仰视。但冯神武争为先登，殊死而战，无不一当百。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陈安奔陇城，前赵将刘贲驰将追之，石虎止贲曰：“穷寇归兵不可迫也。我士卒连胜，皆已怠矣；以骄急之卒，当致死之众，恐无万全之利。“贲曰：”不然。彼锐气尽矣，众心乖沮，人怀苟免，莫有斗志，我卒乘猛气甚盛，皆一当十，岂其衰沮之馀所能抗也。贲躬先士卒，战辄败之，遂围安於陇城。

又曰：定阳人梁犊，因民心怨赵也，谋兵东还。犊自称大将军，率众攻下辨，克之。犊军人皆多力善射，一当十，馀无兵甲，所在略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拟向崩溃。

《後魏书》曰：燕凤尝使於苻坚曰：“彼国人马，实为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可尔，说马太多，是虚辞耳。”凤曰：“□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馀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之，犹尚未尽。”坚厚加赠遗。

又曰：宋遣沈攸之，吴𠎤喜公领卒数万从沂清而进，欲援下邳，尉元遣孔伯恭卒步骑一万以拒之，并以攸之前败军人伤残手足、兀膝行者尽送令还之。

又《官氏志》曰：太和中，定品令有戟武贲将军，有募员武贲将军，有高车武贲将军。

又曰：河北贼葛荣为魏将尔朱荣所擒，馀众悉降。以贼徒既众，若即分割，恐其疑惧，或更结聚，乃普告勒各从所乐，亲属相随，任所居止。於是群情喜悦，登即四散，数十万众一时散尽。待出百里之外，乃使分道押领，随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帅，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时人服其处分几速。

《三国典略》曰：萧明王僧辩书曰：“凡诸部曲，并使招携，投赴戎行，前後云集。霜戈电戟，无非武库之兵；龙甲犀渠，皆是□台之仗。

《文选》曰：□屯七萃士，鱼丽六郡兵。

又曰：士马精研。

陆士衡《辨亡论》曰：於时□兴之将，带州飚起之师，跨邑哮阚之群，风驱熊罴之众雾集。

又曰：夫曹、刘之将，非一世所选；向时之师，无曩日之众。

又曰：《孙子荆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云：”今百僚济济，俊盈庭；虎臣武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

队伍

《太白阴经》曰：阳队起一至九，阴队起九至一，队有五十人，五人火长，五九不失四十五人之数。卒间容卒，相去二步；队间容队，相去一十八步。前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步，其队前後相去亦如之。黄帝曰“阵间容阵，队间容队，曲间容曲”是也。

《卫公兵法》曰：诸道狭不可并行者，即第一战锋队为首，其次右战队次之，其次左战队次之，其次右驻队次之，其次左驻队次之。若道平川阔，可以并行者，宜作统法。每统战，锐队居前，两战队并行次之，又两驻队并行次之，馀统准此。若更堪齐头行者，每统五队，横列齐行，後统次之。如每统三百人，简取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第一队为战锋队，第二队第三队为战队，第四第五队为驻队。每队队头一人，副队头一人。其下等五十人为辎重队，别着队头一人，拟战日押辎重，遥为声援。若兵数更多皆类此。诸军当军折冲果毅，必须排定队伍。每行引发营，须依次第。战日有罪须罚，有功须赏，依名排次，甚为省易。不然，推逐稍难，争竞不定。

又曰：诸每队给一旗，行则引队，住则立於队前。其大总管及副总管则立十旗以上，副总管则立四以上。行则建于车前，住则立於帐侧。统头亦别给异色旗。拟临阵之时，辨其进退，驻队等，别样别造，令引辎重，各令本营行队识认此旗。诸军相去既远，语声难彻，走马报又劳烦，故建旗帜，用为节度。方面举，当方面兵急须装束。旗向前亚，方面兵急须进，旗三竖即住，其卧却回审，细看大将所举之旗。（大将方面旗：东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专看方色旗亚处，即是其方贼来，便须御捍攻击。）

又曰：诸军将战，每营跳荡队、马军队、奇兵队、战锋队，驻队等，分拆为五等，当军各令一官押领。出战之时，先用某等兵战斗；如更须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尽当营。辎重队不得辄用，亦各一官人押领，使坚垒，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纷杂。自馀节度，一依横阵。

卷三百　兵部三十一

卒

《说文》曰：隶人给事者为卒，衣有题识者也。

《玉篇》曰：卒，众之名也，屯戍之兵也。

《桂苑》曰：卒，隶人也。

《管子》曰：管仲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二百人为卒，卒有正。卒，聚也。

《韵海》曰：南楚谓卒为弩父，卒主担弩导，因以为名也。又行鞭杖者也，皆赤帻绛衤。

《左传》曰：齐侯求逢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齐师以帅退，入於狄卒。（狄卒者，狄人从晋讨齐也。）狄卒皆抽戈盾冒之。

又曰：楚令尹子重将为阳桥之役以救齐。赦罪，悉师。王卒尽行，彭名御戎，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侯将伐郑，楚子救郑。六月，晋、楚遇於鄢陵。苗贲皇言於晋侯曰：“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王卒，必大败。”

又曰：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而栾氏退。摄车从之。

又曰：楚伐舒鸠，吴人救之。楚子强、子息、桓子、骈子、子孟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

又曰：齐为息阝故，国书，高无本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

又曰：蔡、卫不拔，固将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从之。

又曰：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惟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又曰：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史记□项羽本记》曰：是时吕后父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稍稍收其士卒。

《汉书□吴王刘濞传》曰：吴王先起兵，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西、胶东王为渠率，与川、济南共攻围临。赵王遂亦阴使匈奴与连兵。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二十馀万人也。

又《司马迁传》曰：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陵，李陵也。）

又《刑法志》曰：战国之时，转相攻伐，齐愍以骑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

又《五行志》曰：成帝绥和二年八月，郑通里男子王褒衣绛衣小冠，带剑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解帷组结佩之，自云：“天帝使我居此。”收缚考问，故公车大谁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宫，下狱死。（大谁者，非常之人名，大姓谁是也。本以谁何为称，因用名。官有大谁长，今此卒即长所领之卒也。）

又《食货志》曰：董仲舒说武帝曰：“今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三十倍於古。（更，工衡切。）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也。

又《胡建传》曰：建字子孟，河东人也。孝武天汉中，守军正丞，贫亡车马，常步；与走卒起居，所以尉荐走卒，甚得其心。（尉者，自上安之也。荐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藉之也。）
《晋书□天文志》曰：积卒十三星，在房心南，主为卫也。
又《谢万传》曰：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
又《刘元海载记》曰：元海薨，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参顾命也，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於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於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坐，祸难未可测也。
又《刘曜载记》曰：刘岳攻石生於洛阳，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镇东呼延谟率荆州之众自崤渑而东。
《庄子》曰：孔子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太山之阳，脍人肝而之。
魏武《步战令》曰：严鼓一通，步骑士悉装；再通，骑上马，步结屯；三通，以次出之，随幡所指。住者结屯幡後，闻急鼓音整阵，斥候者视地形广狭，从四角而立表，制阵之宜。请部曲各自按部阵，兵曹举事。不如令者斩！
陈孔璋《檄吴将校部曲文》曰：又使征西将军夏侯渊等帅精甲五万，巴汉锐卒五万。
又曰：城都屠勾践武卒散於黄池。
曹植《求自试表》曰：伏见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
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曰：东诛叛逆，全军独克，擒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计，威加南海，名慑三越。
干宝《晋记论》曰：将相侯王连头受戮，乞为奴仆，而犹不获免，嫔嫱妃主，虏辱於戎卒，岂不哀哉！
陆士衡《辨亡论》曰：告类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
刘孝标《辨命论》曰：楚师屠汉卒，睢河鲠其流，秦人坑赵士卒，沸声若雷霆。
班孟坚《西都赋》曰：列卒周匝，星罗□布。
左太冲《吴都赋》曰：雕题之士，镂身之卒。
又《魏都赋》曰：薄戍绵幂，无异蛛蝥之网；弱卒琐甲，何异螳螂之卫！
王仲宣《从军诗》曰：舟盖长川，陈卒被隰。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应诗》曰：官度厕一卒，乌林预艰阻。
贾谊《过秦论》曰：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又曰：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颜延年《杨给事诔》曰：立於将卒之间，以辑华裔之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

《释名》曰：骑，歧也，两脚歧别也。

《史记》曰：韩信伐赵，未至井陉，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而望赵军。

又曰：今上为胶东王时，韩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善骑射，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

《汉书》曰：霍去病年十八为侍中，善骑射。

又曰：赵充国字公孙，陇西上口人也。始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服虔曰：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也。）善骑射，对补羽林。

《後汉书》曰：景丹从击王郎将倪宏等於南蛮，郎兵迎战，汉军退却，（《续汉书》曰：南蛮贼迎击上营，得上鼓车、辎重数乘。）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追奔十馀里，死伤者从横。丹还，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耶！”遂从征河北。

又曰：吕布为曹操所败，布见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过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也！”

《东观汉记》曰：邓禹攻赤眉，辄不利，吏士散已尽，禹独以二十四骑还诣洛阳。

又曰：段起於徒中，为并州刺史。征还京师，马骑五万馀匹。

又曰：马鲂将缇骑宿玄武门。

张《汉记》曰：蔡雍上书灵帝曰：“幽州突骑，冀州强弩，天下精兵也。”

《魏志》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太祖指休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文帝同居止，见待如子。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

又曰：太祖哀曹真少孤，占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尝猎，为虎所逐，顾射虎，应声而倒。太祖壮其勇，使将虎骑。

又曰：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假公孙瓒都督行军事讨之。

《吴志》曰：孙坚领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鲁阳城。当进军讨董卓，遣长史公仇称将兵从事还州督军粮。施帐幔於城东门外，祖道送称，官属并会。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轻骑数十先到。坚方行酒谈笑，敕部曲整顿行阵，无得妄动。後骑渐益，坚徐罢坐，导引入城，乃谓左右曰：“向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袭，诸君不得入耳。”卓兵见坚士众甚整，不敢攻城，乃引还。

又曰：孙策骑士有罪，逃入袁术营，隐於内厩，策指使人就斩之，讫，诣术谢。术曰：“兵人好叛，当共疾之，何为谢耶？”

《蜀志》曰：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于当阳之长阪，先主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妻子奔，使张飞将二十骑据水断桥，目横矛曰：“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
又曰：赵口字子龙，随先主为先主主骑。
《晋书口载记》曰：苻坚伐晋，舍大军於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而族之！”
《宋书》曰：傅弘之素善骑射，高祖至长安，弘之於姚泓驰道内，缓服戎马，或驰或骤，往反二十里中，甚有节制，羌胡聚观者数十人，并惋惊叹息。
《梁书》曰：曹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逐獐，数肋射之。”
《後周书》曰：太祖尝从数骑於野，忽闻箫鼓之音，以问从人，皆莫之闻也。
《唐书》曰：贞观中，左右屯营始置飞骑，拣材力骁捷善骑射者为之。太宗时出游幸则从，马衣五色袍，乘六闲骏马，赐猛兽皮鞴以标异之。又加阶级、廪食各有差。
《五代周史》曰：显德中，世宗车驾至濠州城下。戊子，亲破十八里滩寨。在濠州东北淮水之中，四面阻水，上令甲士数百人跨驰以济。太祖皇帝以骑军浮水而渡，遂破其寨，虏其战舰而回。
《三国典略》曰：陈韦字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称。先寻以为骁骑将军，领朱衣直阁骁骑之职。旧领营兵梁世已来其任逾重。素有名望，每大事恒令侠侍左右，时人荣之，号曰“侠御将军”。
《祢衡别传》曰：衡着官布单衣，以杖捶地，数骂责操及其先祖，无所不至。操乃敕外具上厩ら马三匹，并骑二人。须臾外给启马办，曹公谓孔文举曰：“祢衡小人，无状乃尔，孤今杀之无异鼠雀耳！顾此子有异才，远近闻之，孤今杀之，将谓孤不能容。刘景升天性险急，不能容受此子，必当杀之。”乃以衡置马上，两骑挟送至南阳也。
《会稽典录》曰：朱育谓锺离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骑乃可有图。今骑无从出，而怀进取之志，将何计？”收曰：“大皇以中国多骑，欲得骑以当之，吴神锋弩射三四里，洞三四马，骑敢近之乎？”
《邺中记》曰：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皆著五彩靴。
《邺城故事》记：凉马台，（一名阅马台，亦名戏马台。）案《邺中记》云：赵王虎建武六年，造凉马台在城西漳水之南，约坎为台。虎常於此台简练骑卒、虎牙、宿卫，号口腾黑槊骑五千人。每月朔晦阅马於此台，乃於漳水之南张帜鸣鼓，列骑星罗。虎乃登台射，箭一发，五千骑一时奔走，从漳水之南齐走集于台下。队督已下皆班赍。虎又射一箭，其五千骑又齐走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攒促，若数万人骑，皆以漆槊从事，故以“黑槊”为号。季龙又常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骑一千人为卤簿，皆着紫纶巾、熟锦裤、金银镂带、五文织成靴，游于台上。

《六韬》曰：选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以上，材轻捷疾，力过伦等，能驰彀骑射，前後左右，周旋进退，超越沟堑，驰山陵险阻，绝大泽、越强敌、乱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三略》曰：欲知敌形色可胜之符，先以二十八骑惑之，骑象二十八宿也。

《淮南子》曰：夫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祸，害也。）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中，伤也。好为情欲之事者，未尝不自伤也。）争利者未尝不穷也。

《通典》曰：孙膑云：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敌散乱；四曰迎敌前、击敌後，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八曰攻其静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系}其子弟。此十者，骑战利也。夫骑者，能离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名离合之兵也。

卷三百一　兵部三十二

阵

《尚书》曰：武王与纣癸亥陈於商郊。

《左传》曰：晋将荀吴败燕无终及群狄於太原，崇卒也。（无终，山戎。）初将战，魏舒曰：“彼走我车，所遇又厄，（地险不便也。厄，乌介反。）以什共车必克。（更增十人，当一车之用。）困诸厄，又克。（车每用于厄道，今去车，故为必克也。）请皆卒，（去马为步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魏舒先自毁其属车，为步阵。行，户郎反。）五乘为三伍。（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车，更以五人为伍，分为伍，三也。）为五阵以相离，两於前，伍於後，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皆临时处置之名也。）以诱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阵而薄之，大败。

又曰：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为鱼丽之阵，先偏後伍，伍承弥缝。（杜预注曰：此鱼丽之法。）

又曰：宋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御之。宋师未阵而薄之，败诸晋邗。凡师，敌未阵曰败某师，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得隽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曰王师败绩於某。

又曰：宋公及楚人战於泓。司马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请击之。”公曰：“不可。”既阵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门官，守门者也。）国人皆咎公。公曰：“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寡人虽亡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宋，商纣之后。）不鼓不成列。”（耻以诈胜也。）
又曰：晋楚将战，晋栾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候胜焉。”至曰：“楚有六间，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恶，（子重、子反也。）王卒以旧；（罢老不代。）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阵；（蛮夷从楚，不结阵也。）阵不违晦；（晦月终阴之尽，故兵家以为忌。）在阵而嚣，（嚣，喧哗也。）合而加嚣，（阵合宜静而益有声。）各顾其後，莫有斗心，人（恤其所底）各恤其死。旧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又曰：宋公子谋逐华ァ，卫公子朝救宋，与华氏战於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郑翩，宋大夫，与华ァ俱亡者。鹳，鹳阵也。鹅，雁行阵也。）
又曰：越子伐吴，吴人御之笠泽，夹水而阵。越子为左右勾卒，（勾卒，钩伍相着，引为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吴师分以御之。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
又曰：鲁哀公为支离之卒，（阵名。）因祝史挥以侵卫，卫人病之。
又曰：吴越战於鸡父。公子光曰：“请先者去备薄威，後者敦阵整衣。”遂克之。
又曰：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阵名。）
《论语》曰：卫灵公问阵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周书》曰：春为牝阵，弓为前行；夏为方阵，戟为前行；季夏为圆阵，矛为前行；秋为牡阵，剑为前行；冬为伏阵，为前行。是为五阵。
《史记》曰：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平水害。
《汉书□陈汤传》曰：汤伐西域，置扬威、白虎、合骑三校。（张宴曰：西域阵名。）
又曰：韩信为相国，击齐，齐王走高密，信追至高密西。楚使龙且将，号二十万救齐。齐王使龙且并军与信战，夹潍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追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太半不得渡，即击，杀龙且，虏齐王广。遂平齐。
又曰：李陵至峻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陵军居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後行持弓弩，令曰：“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杀千人。
又曰：卫青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兵阵而待。於是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张晏曰：兵车也。）而从五千骑往当匈奴。
《晋书》曰：卞字望之，子及盱同没阵，母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汝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子，夫何恨乎！”下士翟汤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门。”

王隐《晋书》曰：马隆击凉州，恶虏断道。隆作八阵图车营并追，狭则木屋施轮并前，智谋纵横，出其不意，故能成功。

《後魏书》曰：文成帝和平二年，制战阵之法十有馀条，因大傩曜兵，有飞龙、腾蛇、鱼丽之变，以示威武。

《隋书》曰：周法尚为定襄太守。时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宫。内史令元寿言於帝曰：“汉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首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虽是故事，此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怿，曰：“卿意以为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此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卫将军，赐良马一匹，绢三百匹。

《唐书》曰：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先是，人间有羲之书，凡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每听览馀闲时，取临玩焉。谓朝臣曰：“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未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每执鼓，必自指。习觇兵阵，即知强弱。常取吾弱对其强，强对其弱。敌犯其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溃。多使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人之书，殊学於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又曰：太宗制《破阵乐舞图》：左圆右方，先偏後伍，鱼丽鹅鹳，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互，以象战阵之形。令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为三变，每变为四阵，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更名《七德》之舞。

又曰：高宗御武成殿，亲试制举人，问之曰：“兵书云天阵、地阵、人阵，其说如何？”举人员半千对曰：“臣观载籍，此说颇多，或谓天阵偏伍弥缝也。以臣愚见，谓不然矣。夫师出以义，有若时雨，得天之时，此天阵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战，得地之利，此地阵也。善用兵者，使三军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人阵也。三者去矣，其何以战？”高宗嗟赏之，擢居上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曰：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
《国语》曰：吴王之军为方阵：白裳、白旗、素甲、白羽，望之如荼；（茅也。）左军赤裳、赤，望之如火；右军玄裳、玄旗，望之如墨
《庄子》曰：徐无鬼谓武侯曰：“军无盛鹤，列於丽谯之间。”（鹤，列阵名。丽，谯楼也。）
《鬻子》曰：武王伐纣，虎旅百万，陈於商郊，起自黄鸟，讫於赤甫，走如疾风，声如震霆。武王乃使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
《尉缭子》曰：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背向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武王伐纣，背清水，向山陵，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於白旗，岂不得天官之阵哉！”
《孙子》曰：善用兵者，譬如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腹则首尾俱至。
《傅子》曰：兵法云：“内精八阵之变，外尽九成之宜，然可以用奇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腹县盐井以西，石碛平旷，聘望四远，诸葛孔明积细石为垒，方可数百步。垒西郭，又聚石为八行，相去二丈许，谓之八阵图。曰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复败。自後深识见者，并莫能了。桓宣武伐蜀，经之，以为常山蛇势。
《六韬》曰：武王问太公曰：“凡用兵为天阵奈何？为地阵奈何？为人阵奈何？”太公曰：“星辰、日月、斗杓，一左一右，一迎一背，谓之天阵；丘陵水泉，亦有左右前後之利，此谓地阵；用车用马，用文用武，谓之人阵。”武王曰：“善。”
又曰：武王问曰：“引兵入诸侯之地，高山盘石，其避无草木，四面受敌，士卒惑迷，为之奈何？”太公曰：“当为□象之阵。”
《兵钤》曰：有运衡阵，洞当阵，龙腾阵，鸟翔阵，握机阵，虎翼阵。
《兵书要决》曰：孙子称：无要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者，谓行军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击之也；堂堂之阵者，谓营军也，堂堂不冒乱者，不可就而击之。
《黄石公记》曰：使商人为前兵者，象白虎阵；使羽人为前兵者，象玄武阵；使征人为前兵者，象朱雀阵；使角人为前兵者，象青龙阵，亦曰旬始阵。
又曰：彼以直阵来者，我以方阵应之。方来，锐应之；锐来，曲应之；曲来，圆应之；圆来，直应之。直木，方金，锐火，曲水，圆土也，各以能克者，应胜之。
《诸葛亮军令》曰：连冲阵，狭而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卫公兵法》曰：诸逢贼布阵，须有次第。先右虞候改为首，其次右军，其次前军，其次中军，其次後军，其次左军，其次左虞候。其诸军跳荡奇兵马军，各随本军，以次行至战所，并於本军战锋队前布列，待五方旗节度。如战锋等队打贼不入，其跳荡奇兵排後即入。山谷林木蒙密之处，并渡水狭路及下营战处，百里以来，总须搜踏清静。不然，兵引过半，临战下营，伏兵起发，致损军旅。其收军还营，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军、後军、中军、前军、右军、右虞候次之。诸贼徒恃固，阻山布阵，不得横列，兵士分立，宜为坚阵。其阵法弩手、弓手，与战锋队相间引，前两队两边相翊。布列既定，诸军既听角声。其角声节度一准前，看黄旗向贼亚，闻鼓声发，诸军弩手弓手及战锋队，各令人捉马，一时笼枪大叫齐入。若弩手弓手战锋等队引退，跳荡奇兵队一时齐入，战锋等队排比回面，还与奇兵同入。如见黄旗却立不亚，及闻金钲声乃止。膊上架枪引还，各於旧处，准前听角声。卷幡簇队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听一会角声，依军次引发。

又曰：诸方阵既成，逢贼斗战，或打头，或打尾。打头其阵行，不前进；阵既不进，自然牢密。如其打尾，头行不停，其阵中间，多即断绝，须面列各定，总管都狎当，勿令断绝。

《太白阴经》曰：黄帝设八阵之形；车厢洞当，金也；车上中黄，土也；鸟云乌翔，火也；折冲，木也；龙腾却月，水也；雁行鹅鹤，天也；轮车，地也；飞翼浮阻，巽也。风后亦演渥奇图云：以正合，以奇胜，或合而为一阵，或散而为八。聚散之势，节制之度，复置虚实二垒，力牧亦创营图。其後秦由余、蜀诸葛亮，并有阵图以教人战。夫营垒教图，使士卒知进止，识金鼓，其应敌战不可预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无穷。兵形象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敌而制胜，能与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则其战阵无图明矣。而庸将以教习之阵为战敌之阵，不亦谬乎！

又曰：合而为一阵，终一阵之中，离而为八阵。听音望麾，以出四奇。飞龙、虎翼、鸟翔、蛇盘，为四奇阵；地、天、风、□，为四正阵。夫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奇为阳，正为阴，阴阳相薄而四时行焉。奇为刚，正为柔，刚柔相得而万物成焉。奇正之用而万物无所胜焉。

又曰：《天阵经》曰：风后演握奇图、（自一阵之中分为八阵，天有冲，或圆，布形。黄帝曰：少则为员，利为主，色尚玄为乾。）地阵、（黄帝曰：壮则为方，利为主，色尚黄为坤。）风阵。风附於天，风象峰，其形锐，首利为客，色尚赤，为巽。□阵，□附於天。（太公曰：左右相向是也。其形锐首，利为主，色尚白，己前为四正为坎。）飞龙阵，（其形屈曲象龙，利为主，色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玄下赤为震。）虎翼阵，（居中张翼而进，其形踞。利为主，色尚上黄下青为兑。）蛇盘阵，（太公曰：围绕之义，其形宛转，利为主，色尚上黄下赤为艮。）鸟翔阵。（太公曰：突击之战，其形迅急，利为客，其色尚上玄下白为离。）

又曰：天阵居乾为天门，地阵居坤为地门，风阵居巽为风门，□阵居坎为□门，飞龙居震为飞龙门，武翼居兑为武翼门，鸟翔居离为鸟翔门，蛇盘居艮为蛇盘门。天、地、风、□为四正门，龙、虎、鸟、蛇为四奇门，乾、坤、艮、巽为阖门，坎、离、震、兑为开门。

卷三百二　兵部三十三

先锋

《後汉书》曰：祭肜拜辽东太守。至则厉兵马，广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

《东观汉记》曰：贾复以偏将军从上拔邯郸，击青犊，大战，日中，贼阵坚不却。上传召复曰：“吏士饥，且可朝食。”复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诸将皆服其勇。

《魏志》曰：张辽字文远，为征东将军。征孙权，被甲战，先陷阵，衔垒入，至麾下。

《晋书□刘牢之传》曰：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符坚方盛，玄召募，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又曰：元兴初，会稽王道子将讨桓玄，诏司马柔之兼侍中，以驺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熟，为玄前锋所害。

又《载记》曰：高句丽及宇文政国等谋灭，以分其野。太兴初，三国伐，曰：“彼军初，其锋甚锐。若逆击之，落其计矣。”

又曰：《吕隆载记》曰：“宜曜劲锋，示其威武。彼以我远来，必决死拒战，可一举而平。”

《宋书》曰：刘怀慎，彭城人也。少谨慎质直。始参高祖镇军车骑将军事，振武军、彭城内史。从征鲜卑，每战必先士卒，及克广固，怀慎率所先登。高祖拒卢循於石头，屡战克捷。

又《张畅传》曰：虏攻彭城南门并放火，畅躬自前战，身先士卒。

《梁书》曰：宋武北伐广固，田子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符为前锋。龙符战没，田子力战，破之。

又曰：孟龙符，怀王第三子也。骁勇有胆气，高祖伐广固，以龙符统步骑为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锋。贼数十围统攻之，以众寡不敌，遂见害。追赠青州刺史。
又表曰：龙符投袂义切，前驱效命，擢锋三捷，每为众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虏，朝议爵赏，未及施行，会臣北伐，复统前旅，临朐之战，气冠三军。于时逆徒实繁，控弦掩泽，龙符匹马电跃，所向摧靡，奋戈深入，知死不吝。
《後周书》曰：高祖东伐齐，王宪率所部先向晋州。明日，诸军总集，稍逼城下；齐人亦大出兵，阵於营南。高祖召宪，驰往观之，宪返命曰：“易与耳，请破而後食。”帝悦曰：“如汝所言，吾无忧矣。”内史柳昂私谓宪曰：“贼亦不少，王安得轻之？”宪曰：“宪受委前锋，情兼家国，扫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贼虽众，其如我何？”既而诸军俱进，应时大溃，其夜齐主遁走。宪轻骑追之。
又曰：李弼背侯莫陈悦以秦州归国。太祖谓弼曰：“公与吾同心，天下不足平。”破悦，得金宝奴婢，悉以好者赐之，拜秦州刺史。从太祖平窦泰，先锋陷敌，太祖以所乘骓赐之，及泰所着弁甲亦赐之。
《唐书》曰：太宗击王世充，选千余骑为奇兵，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建大，令骑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等分统之。每临冠，太宗躬被玄甲，先锋率之，候机而进，所向摧殄，常以少击众，贼徒气慑。
殿
《广雅□释诂》曰：殿，後也。
《桂苑》曰：殿，镇也。军後也。
《开元文字》曰：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谓镇也。孟之反不伐，奔而殿，言在军後也。前曰启，后曰殿。
《左传》曰：公与石祁子，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
又曰：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阴，遂从齐师。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殖绰、郭最曰：“子殿国师，齐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又曰：子仪之乱，析公奔晋，晋人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殿，後军也。
又曰：公侵齐，门于阳州。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师退，冉猛伪伤足而先。其兄会乃呼曰：“猛也殿。”
又曰：处父曰：“然则乱也，必及於子，先备诸。”与孟孙以壬辰为期。阳虎前驱，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铍夹之，阳越殿。”（越，阳虎从弟也。）
又曰：侯犯止之，曰：“谋免我乎？”侯犯请行，许之。驷赤先如宿，侯犯殿。
又曰：夏，卫公孟区伐曹，克郊。还，滑罗殿。（罗，卫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追郑师，姚般、公孙林殿而射，前列多死。
又曰：宋公伐曹，将还，褚师子肥殿。曹人诟之，不行。（子肥，宋大夫。）
又曰：陈陈庄涉泗。孟之侧後入以为殿。（之侧，孟氏族，字反也。）
《论语》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後也，马不进也。”
《史记□绛侯世家》曰：周勃，沛人也。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勃击章邯车骑，殿。（如淳注曰：殿不进。吕瓒云：在军后曰殿也。）
《後汉书》曰：岑彭围隗嚣於西城。嚣将行巡，周宗将蜀救兵到，嚣得出还冀。汉军食尽，烧辎重，引兵下陇，延、亦相随而退。嚣出兵尾击诸营，彭殿为後拒。（尾，谓尾其後也。凡军在前曰启，在後曰殿。）
《後周书》曰：高祖伐齐还，以齐王宪为後拒。齐主自率众来追，至於高梁桥。宪以精骑二千，阻水为阵。齐领军段畅直进至桥。隔水招畅与语，语毕，宪问畅曰：“若何姓名？”畅曰：“领军段畅也。公复为谁？”宪曰：“我虞候大都督耳。”畅曰：“观公言语，不是凡人，今日相见，何用隐其名位？”陈王纯、梁公侯莫陈{艹丙}、内史王谊等并在宪侧。畅固问不已。宪乃曰“我天子太弟齐王也。”指陈王已下，并以名位告之。畅鞭马而去，宪即命旋军，而齐人遽追之，戈甲甚锐。宪与开府宇文忻各统精兵百骑为殿以拒之，斩其骁将贺兰豹子、出褥瑰等百馀人，齐众乃退。
又曰：杨宽从天穆引军趣成皋，令宽与尔朱兆为後拒。寻以众议不可，乃回赴石济。宽夜行失道，後期。诸将咸言：“宽少与北海周旋，今不来矣。”天穆答曰：“杨宽非轻於去就者也，其所逗留，必有他故。吾当与诸若保明之。”语讫，候骑白宽至。天穆抚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来。”遽出帐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唐书》曰：胡贼掠宜君，令窦轨讨之。初，不利，轨斩其部将十四人，拔队中小帅以代之。轨率数百骑殿於後，令众曰：“闻鼓声有不进者，自後斩之。”既鼓，士卒争进击贼，破之，斩首千馀级，虏男女二万馀口。
乡导
《孙子》曰：不用乡导者，不得地利。（不任彼乡人而导军者则不能得道路之便利。）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卫公兵法》曰：凡是贼徒，好相掩袭，须择敢勇之夫，选明察之士，兼使乡导，潜历山原，密其声、晦其迹。或刻为兽蹄，而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丛薄。然後倾耳以遥听，竦目而深视，专智以度事机，注心而候气色。见水痕则可以测敌济之早晚，观树动则可以辨来寇之驰驱也。故烟火莫若谨而审，旌帜莫若齐而一，爵赏必重而不欺，刑戮必严而不舍。知敌之动静而我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其备，彼之去就而我岂不保其全哉。（必须先觇敌国道路远近，水潦山林，谷险厄，城邑大小，沟渠深浅，蓄积多少，兵革之数，豪杰姓名，审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伏兵

《易》曰：伏戎于莽，三岁不兴。

《左传》曰：北戎侵郑，郑伯患之。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其刚不耻退也。）君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后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後者弗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郑将祝聃逐之。衷戎师，前後击之，尽殪。（为三部伏兵。祝聃帅勇而无刚者先犯之，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伏兵起，戎还走，祝聃返，遂逐之。戎前後及中三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衷，丁仲切。）

又曰：吴侵楚，楚将养由基奔命，楚司马子庚以师继之。养由基曰：“吴乘我丧，谓我不能师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备。）子为三覆以待我，我请诱之。”子庚从之。战于庸浦，（庸浦，楚地。）大败吴师。

又曰：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兵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右，军右也。）趋登曰：“臣将侍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跣以下，公嗾獒焉。明搏而杀之。斗且出，提弥死之。

又曰：卫侯在平寿，（平寿，卫下邑。）公孟有事於盖获之门外，（有事，祭也。盖获，卫郭门也。）齐氏惟於门外而伏甲焉。

《後汉书》曰：冯异招集诸营保数万人，与贼约期会战。使壮士变服与赤眉同，伏於道侧。旦日，赤眉使万人攻异前部，异裁出兵以救之。（裁，小出兵，所示弱也。）贼见势弱，遂悉众攻异，乃纵兵大战。日昃，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追击，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万人。

《通典》曰：後汉末，荆川牧刘表遣刘备北侵至邺，曹公遣将李典夏侯距之。备一旦烧屯去，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狭，草木深，不可追也。”不听，与将于禁追之。典与等果入贼伏衷，战不利。典往救，备救至乃退。

又曰：後汉末，吕布从东缯与陈宫将万馀人来与曹公战。时兵皆出取麦，在者不数千人，屯营不固，曹公乃令妇人守陈，悉将兵距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树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诈，勿入伏中。”引军南七十馀里。明日复来，曹公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堤，步卒并进，遂大破之。
《晋书》曰：镇南将军杜元凯伐吴乐乡城，晋牙门管定、周旨等伏兵乐乡城外。吴都督孙歆先遣车出拒晋将王浚於上流，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於是进逼江陵。吴都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晋师攻克之。
《十六国春秋》曰：後晋石季龙攻晋将刘演于廪丘，晋将邵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卢关津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川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张平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廪丘。
又曰：夏赫连勃勃进屯依力川，後秦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率骑御之，兴遣其将姚文宗拒战。勃勃伪退，设伏以待之，兴将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
《北齐书》曰：段韶与右丞相斛律光率师伐后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镇，东接定阳，又作深堑，断绝行道。韶乃密抽壮士，从袭之。又遣潜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内外相应，度者千有馀人，周人始觉。於是合战，大破之，诸将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险，不可攻，纵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并加以图定阳，计之长者。”将士咸以为然。遂围定阳，其城主杨范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观城势，乃纵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谓光曰：“此城三面重涧险阻，并无走路，惟虑东南一处耳。贼若突围，必从此出，但简精兵专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壮士千馀人设伏於东涧口，其夜果如所策，贼遂出城，伏兵击之，大溃，范等面缚，尽获其众。
《後魏书》曰：万俟丑奴作乱关中，魏将贺拔岳率兵讨之。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杀略其民以挑之，丑奴大将尉迟菩萨。菩萨果率步骑三万至渭北。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岳称扬国威，菩萨自言强盛，往复数返。时已逼暮，於是各还兵。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骑数四十、五十、为一处，随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将百馀骑，隔水与贼相见。岳渐前进，先所置骑随岳而集。骑既渐增，贼不复测其多少。行二十许里，至水浅可济之处，岳便骑马东出，以东奔遁。贼谓岳走，乃弃步兵，南渡渭水，轻骑追岳。岳东进十馀里，依横冈设伏待之。贼以路险不得齐进，前後继至，半度冈东。岳乃回与贼战，身先士卒，急击之，贼便退走。岳号令所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人，马亦无遗。遂擒菩萨，乃度渭北，降步卒万馀。
《隋书》曰：炀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浑王无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我真山，帝令将张定和率师击之。定和既与贼相遇，轻其众少，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命降，贼不肯。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贼伏兵於岩石之下，发矢中之而毙。

《唐书》曰：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於东都，窦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万来救。太宗自率骑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荥阳西上，筑垒於板渚，太宗以五百骑出槊牢东二十馀里，将挑战，先伏李、程咬金、秦叔宝等，令尉迟敬德执槊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贼众大惊扰，出兵数千骑。太宗逡巡渐却，遂引以入伏内。李等奋击，大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瓚，斩首数百级。

又曰：罗士信仕王世充，率千馀人奔於州。高祖以为新安道行军总管，使围世充。士信进居前锋，退居後殿，凡所虏获悉分士卒，以此为常，身未曾自取。人有功者，解衣下马而赏之。然持兵严暴，有不用命者，无问亲友，必皆斩决。由是下不附而畏之。及大军至洛阳，士信以兵围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骂之。士信怒，夜遣百馀人将婴儿数十从南而来，至於堡下，诈言“从东都来投罗总管”也。因命婴儿啼噪，既而阳惊曰：“此千金堡，吾辈错矣！”忽然而去。堡中谓是东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侧，候其开门而奋击，遂破之，杀无遗类也。

又曰：武德中，菀君璋及突厥吐屯设末攻马邑，高蒲政设三伏以待之。突厥至城下，伏兵发，大破之，斩首二百馀级，以满政为朔州总管，曲赦马邑。

又曰：王君廓从大军讨下别に辕、罗山二县，王世充遣将魏隐率兵拒之。君廓撤营伪遁，设伏以待之。隐纵兵疾进，发伏，破之。

又曰：太宗初为右元帅，总兵十万徇东都。军屯西苑，营於三王陵，自三月而旋。俄而隋将段达率万馀人自後而至，太宗发伏以击之，贼师大败，亲自追奔至金城下，斩四十馀级。

又曰：王君廓亡命，聚徒数千人，转掠长平，进逼夏县。河东郡丞丁荣以兵拒之，又遣使慰谕。君廓见其使谬为恭敬，称欲归首。荣心轻之，于是曜兵登山下十馀里。君廓悉匿其众于山谷中，荣无所见，引兵而退，才至山下，君廓追击，大破之。

《吴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于私室中，具酒，而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卫陈于道。专诸置鱼腹而进之，刺王僚，贯脾达背，王僚立死。

《世说》曰：桓玄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趣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起解兵。王、谢旧齐名，于此始别优劣。

卷三百三　兵部三十四

征伐上

《释名》曰：伐，豁也，所向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书》曰：葛伯仇饷汤，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後予？”
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
《诗》曰：《东山》，周公东征也。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栖栖，戎车既饰。四牡既佶，载是常服。薄伐犭金狁，以奏肤功。有严有翼，共武之服。
又曰：《采芑》宣王南征也。蠢尔蛮荆，大邦为柔。
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又曰：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又曰：笃生武王，保命尔，燮伐大商。（燮，和也。）
又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肆，疾也。）
又曰：《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
又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𠂇入其阻，裒荆之旅。（《传》云：𠂇，深也。笺云：有钟鼓曰伐。{冖米}，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商宗挞，然奋扬威武出兵伐之也。）
《礼记》曰：吴侵陈，斩祀杀厉。（祀神谓有屋树者。厉，疾病。）师还出境，陈太宰使於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善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者则谓之何？”（太宰、行人，官名。）太宰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获，犹系虏之人。二毛，发鬓斑白者。）今斯师也，杀厉与？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审也。）曰：“反尔地，归尔子，则谓之何？”曰：“君王讨毙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师与有无名者也。”（又微之，终其意也。吴、楚、晋号称王。）
《周礼》曰：大司马之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冯弱犯寡，则眚之；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侵外，则单之；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犯令侵政，则杜之；放杀其君，则残之；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大戴礼》曰：明主之所征，必道之所废者也。彼废道而不行，然後诛其君，改其政，吊其民，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主之征也，犹时雨也，至则民说。
《左传》曰：夏，郑人侵许。凡师有锺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又曰：吴子诸樊伐楚，门于巢。（巩巢门也。）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将亲门。我获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疆其少安！”吴子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焉，牛臣隐於短墙以射之，卒。
又曰：晋师伐楚至於必阝，楚师出阵。楚将孙叔敖曰：“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先人也。（元戎，戎车在前军。言王者军行必有戎车十乘，在前开道，先人为备御之也。）《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薄之也。”（夺，敌战也。）遂疾进师，车骑卒奔，乘晋师。荀林父不知所为，鼓於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两手曰掬。）下军裨将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
又曰：晋伐齐，齐侯驾，将走邮棠。（邮棠，齐邑。邮，羽求切。）太子与郭荣扣马，（太子，光也。荣，齐大夫。）曰：师速而疾，略也。（言欲行略其地，无久攻意。）将退矣，君何惧焉！且社稷之主，轻则失众。君必待之。“将犯之，太子抽剑断鞅，乃止。于是，晋师东侵至潍，南及沂。（齐侯纳太子谏，故获不败也。）
又曰：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于陈，（成，平。）陈不许。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君其许郑。”（陈，公也。）陈侯曰：“宋、卫实难，（可畏难也。）郑何能为？”遂不许。君子曰：“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
又曰：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
又曰：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於难。隋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又曰：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以周班，後郑，郑人怒，请师於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
又曰：吴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
又曰：晋侯复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谓二年假晋道伐夏阳也。）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颊辅。车，牙车也。）公不听，後遂为晋所灭。
又曰：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又何患焉！”狐突曰：“ㄎ凉冬杀，金寒离，胡可恃也？”里克曰：“师在制命而已，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将焉用之也。”
又：齐侯伐楚，楚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尔，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也？”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後。燕人畏郑三军而不虞制人。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又曰：十年，公会郑伯伐宋。壬申，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辛未，归于我。（郑伯後期，而公独败宋师，故郑伯独进兵以入郜。入而不贪，命鲁取之，推功上爵，让以自赞也。）君子谓郑庄公曰：“於是乎可谓正矣。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
又曰：卫大旱，宁庄子曰：“周饥克殷而年丰，今邢方无道，诸侯无伯，（伯，长也。）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从之，师兴而雨。
又曰：公伐邾，取须句。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卑，小也。）臧文仲曰：“国无小，不可易也。蜂虿有毒，而况国乎？”弗听。及邾，战於升陉，我师败绩。
又曰：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朱方，吴邑，庆封所封也。屈申，屈荡之子也。）克之。执庆封而尽灭其族。（庆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吴也。）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其肯从於戮乎？”（言不肯默而从戮也。）王不听，负之斧钺，以徇于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齐崔杼弒其君，庆封其党也，故以弒君罪责之。）庆封曰：“无或如楚恭王之庶子围，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诸侯。”王使速杀之。
又曰：四月，郑人侵卫牧，（牧卫邑也。《经》书夏四月葬卫桓公。今《传》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郑人侵卫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复备举《经》文也。）以报东门之役。（东门役在四年。）
又曰：秋，卫伐邢以报免有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独见伐也。）
又曰：夏，赵盾救焦，遂自阴地，有诸侯之师侵郑，以报大棘之役。
又曰：晋荀息请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於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在。”对曰：“宫之奇为人懦，不能强谏，且少长於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令，伐冥阝三门。冀之既病，则亦惟君故。今虢为不道，保於逆旅，侵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於虢。”虞公许之。
又曰：晋侯伐曹，假道於卫。（曹在卫东故也。）卫人不许，还自南，河济，（从汲郡南度，出卫南而东也。）侵曹伐卫。
《公羊传》曰：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战，不言伐何？避嫌也。
又曰：二月，公侵宋。曷为或言侵、或言伐？粗者曰侵，精者曰伐。（注云：精，犹精密也。推兵入境伐击之益深，用意稍精密者也。）
《论语》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季氏将伐颛臾。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於费。今不取，後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韩诗外传》曰：楚王欲伐晋，告士大夫有谏者死。叔敖曰：“臣园中有榆，榆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不知螳螂在其後，欲获而食之，螳螂取蝉，不知黄雀在其後。”

又曰：修武属河内，本殷之宁邑。武王伐纣，勒兵於宁，改曰“修武”，今怀州也。

《家语》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大夫家无藏甲，邑无百雉之城，（高丈长丈曰堵，三堵曰雉。）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乃使季氏宰仲由隳三都。叔孙辄不得意於季氏，因费宰公不狃率费人以袭鲁，攻之入，及台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勒士众下伐之。费人北，遂隳之。强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又曰：孔子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行地弥博，得亲弥众，是还师於衽席之上也。”

《国语》曰：吴伐越，越王勾践请嫡女执箕帚，嫡男奉盥，（，沃盥器也。）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懈于王府。吴王曰：“吾将许越成。”申胥谏曰：（申胥，楚臣伍胥。）“不可许也。大夫种勇而善谋，将还玩吴国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吴王不听，乃许盟。将伐齐，申胥谏曰：“越之在吴，犹人有腹心之疾。今非越是图，而齐、鲁为忧。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与我争此地哉？”王弗听。

又曰：谋甫谏曰：“不可。先王之於民，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笃，奉以忠信，弈世载德，不忝前人。至於武王，昭前人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国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又不至则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又增修其德，无勤民於远矣。是以近无不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无不服。今自大毕、伯仕之终也，大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也。吾闻夫犬戎树，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又曰：文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用，其征伐。）子犯曰：“民未知义，（未知尊上之义。）盍纳天子以示之义？”（时天子以子带之难在郑地汜。）乃纳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信。”乃伐原。（谓信上令以五日之粮，粮尽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对曰：“民未知礼，盍大，备师尚礼以示之？”（所以明尊卑、顺少长、习威仪也。）乃大於被庐。（被庐，晋地。）作三军。使将中军，以为大政，（大掌国政。）郤溱佐之。子犯曰：“可矣。”（可用也。）遂伐曹、卫，出戍，释宋围，败楚师于城濮。于是乎遂伯。（，齐地也。）

《战国策》曰：赵且伐燕。苏代谓燕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见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鹬。’两者不能相舍，而渔者并擒之。今赵且伐燕，不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大王熟计之。”惠王曰：“善。”乃止。

又曰：苏秦谓秦惠王曰：“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可并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郊。”王曰：“寡人闻：毛羽不丰满，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秦曰：“臣固疑大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蒲逐，黄帝伐涿鹿，尧伐欢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王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罔有不战者也。夫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自攻，迫则杖戟相踵，兵胜於外，义强於内，威在於上，民伏于下。今欲并天下，陵万乘，黜敌国，制海内，臣诸侯，非兵不可。”

卷三百四　兵部三十五

征伐中

《史记》曰：秦缪公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遂去降秦。奏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利。

又曰：赵四战之国，其人习兵，不可伐也。

又曰：鲁君问柳下惠伐齐，下惠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至於我哉？”

又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轩辕乃集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或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
又曰：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又曰：西伯既卒，周武王东伐至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
又曰：武王为文王木主载车中，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
又曰：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毕罚。”（徐广注云：伐一作灭。）
《汉书□郊祀志》曰：昔齐桓公欲封禅，谓管仲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束马县车，上卑耳之山；南伐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遂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
又《李广利传》曰：天子为万里而伐，不录其过。
又《匈奴传》曰：东胡强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阏氏。冒顿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与之，东胡愈骄。冒顿遂东集，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大破，灭东胡王。
《後汉书》曰：帝以关中未定，而邓禹久不进兵，下敕曰：“司徒，尧也；亡贼，桀也。长安吏人，遑遑无所依归。宜以时进讨，镇慰西京，系百姓之心。”禹犹执前意，乃分遣将军别攻上郡诸县，更征兵引，归至大要。（大要，县名。）
《魏志》曰：太祖父嵩，去官後还谯，以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
又曰：景元四年，邓艾伐蜀。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作桥阁。山高谷深，至有艰险。艾以旃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
王隐《晋书》曰：太康元年，龙骧将军王浚等攻建平、丹阳城，克之。东击西陵以下，尽拔其城，虏其将帅。於是上下诸军同时并进，吴人降者以万计。吴丞相张悌及护军孙震，与扬州刺史周浚等战於板桥，破之。临陈斩悌、震首，浚遂泛舟东下，所历皆平。军至秣陵，皓面缚舆榇将其太子诣浚降。乃收其图籍，皆因吴所置，除其虐政，示以简易，百姓大悦。乃赦天下，改元为太康，天下大五日。
《晋书》曰：宣王破张鲁，请魏武便讨刘备。魏武曰：“人若无足，既得陇，复欲得蜀也。”
又曰：王羲之与会稽王笺，陈殷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
又《宣纪》曰：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以淮南作乱，议者请速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曰：“吾当与四方同力，全胜制之。”乃表曰：“昔黩布叛逆，汉祖亲征；隗嚣违戾，光武西伐。皆所以奋杨赫斯，震曜威武也。”
又《天文志》曰：参十星，一曰参伐，主斩刈。又为天狱，主杀。
又《冯ヨ传》曰：初谋伐吴，ヨ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吴平，ヨ内怀惭惧。
又《载记》曰：慕容垂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慕容永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怠，请俟他年。垂将从之，及闻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计决矣。不复留贼以累子孙也。”乃发步骑七万，遣其丹阳王慕容瓚、龙骧张崇攻永弟支于晋阳。
《北史》曰：慕容绍宗讨侯景於涡阳。时景军甚盛，初闻韩轨往讨之，曰：“啖猪肠小儿。”闻高岳往，曰：“此兵精，凡人耳。”诸将被轻。及闻绍宗至，扣鞍曰：“谁教鲜卑小儿解遣绍宗来？若然，高王未死耶？”及与景战，诸将频败，无肯先者。绍宗麾兵径进，诸将从之，因大捷。
《三国典略》曰：周伐梁，于谨大军次于樊、邓，岳阳王率军会之，传檄于梁曰：“告梁文武众官：夫作国者罔弗以礼信为本，惟尔今主往遭侯景逆乱之始，实结我国家以邻援。今总背德，党贼高洋，引厥使人置之堂宇，傲我王命，扰我边人。我皇帝袭天之意，弗敢以宁，分命众军，奉杨庙略凡众十万，直指江陵。”丁卯，梁主停讲，内外诫严，是朝昏雾，巳时方歇。梁主亲戎百官并甲胄，从於襖饮堂间，公私马仗。是日大风拔木。王琛既至石梵，未见我军，乃驰书报黄罗汉曰：“吾至梵境。”上恬然前曰：“所言皆儿戏耳。”罗汉入启，梁主疑之。庚午，续讲百官以戎服听。
《後周书》曰：建德五年冬十月，帝谓群臣曰：“朕去岁属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贼入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又闻其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天与不取，恐贻後悔。若复同往年，出军河外，直为抚背，未扼其喉。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诸将多不愿行。帝曰：“机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军者，朕当以军法裁之。”己酉，帝总戎东伐。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隋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大将军窦恭为左二军总管，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
又曰：保定中，命宇文护统众伐齐。於是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及秦陇、巴蜀之兵、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十月，帝於庙廷授护斧钺。出军至潼关，乃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大将军权景宣攻克豫州，寻以洛阳围解，亦引军退。杨标於轵关战没，护於是班师。以无功，与诸将稽首请罪，帝弗之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建德四年秋七月，武帝召大将军以上於文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运，创造王基，兵威所临，有征无战。唯彼伪齐，犹怀跋扈。虽复戎车屡驾，而大勋未集。朕以寡昧，纂承鸿绪，往以政出权宰，无所措怀。自亲览万机，便图东讨。恶衣菲食，缮甲治兵，数年已来，战备稍足。而伪主昏虐，恣行无道，伐暴除乱，斯实其时。今欲数道出兵，水陆兼进，北拒大行之路，东扼黎阳之险。若攻拔河阴，兖、豫则驰檄可定。然後养锐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战，则破之必矣。王公以为何如？”群臣咸称善。丁丑，诏曰：“高氏因时放命，据有汾、漳，擅假名器，历年永久。朕以亭毒为心，遵养时晦，遂敦聘好，务息黎元。而彼怀恶不悛，寻事侵轶，背言负信，窃邑藏奸。往者军下宜阳，衅由彼始；兵兴汾曲，事非我先。此获俘囚，礼送相继；彼所拘执，曾无一反。加以淫刑妄逞，毒赋繁兴，齐、鲁轸殄悴之哀，幽、并企来苏之望。既祸盈恶稔，众叛亲离，不有一戎，何以大定！今白藏在辰，凉风戒节，厉兵诘暴，时事惟宜。朕当亲御六师，龚行天罚。庶凭祖宗之灵，资将士之力，风驰九有，电扫八。可分命众军，指期进发。”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越王盛为後一军总管，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後二军总管，赵王招为後三军总管；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申国公李穆众三万守河阳道，常山公于翼众二万出陈、汝。壬午，上亲率六军，众六万，直指河阴。八月癸卯，入于齐境。禁伐树践苗稼，犯者以军法从事。

《隋书》曰：崔仲方为虢州刺史。上书论取陈之策曰：“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合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氏草窃，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颛顼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於陈。”至鲁昭九年，陈灾裨灶，曰：“岁五及鹑火而後陈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後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後，舜承颛顼，虽太岁左行，岁星又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王，国号为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沉，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得岁之助，以今量古，灭不疑也。臣谓午未申酉，并是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动植回心，人神叶契。陈既主昏於上，民ゥ於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有宏谋，但刍荛所见，冀申营烂爝。今惟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要冲，必争之所。贼虽於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机、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上览而大悦，转基州刺史，征入朝。仲方因面陈经略，上善之，赐以御袍裤，并杂彩五百段，进位开府而遣之。及大举伐陈，以仲方为行军总管，率兵与秦会。

又曰：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贺若弼为行军总管。将渡江，酹酒而咒曰：“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

又曰：李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赞平陈之计。八年，车驾幸同州，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书後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隋也。”时高因使入京，上语颖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高祖以之付晋王。後驾还，在途中，高祖以马鞭南指云：“待平陈讫，会以七宝装严公，使自山东无及之者。”

《唐书》曰：武德初，秦王东讨王世充，连年未下，宿使於野。高祖以兵久在外，议欲班师。中书令封德彝奏曰：“世充得地虽多，而羁縻相属，其所用命者惟洛阳一城而已。计尽力穷，破在旦夕。今若还兵，贼势必振，更相连结，後必难图。未若乘其已衰，破之必矣。”高祖从其议。及平世充，高祖顾谓侍臣曰：“朕初兴兵东讨，众议多有不同，惟秦王请行，德彝赞成此计，张华叶同晋武亦无以加之。”

又曰：高崇文伐蜀，领兵马取凤翔斜谷路，李元奕领兵马取骆谷路，同赴梓州应接。当秦惠王时，用司马错之策以伐蜀，汉光武使吴汉伐公孙述，魏司马文王使邓艾伐刘禅，晋穆帝使桓温伐李子仁，宋武帝使朱龄石伐谯纵，梁武帝使邓元起伐刘季连，周太祖使尉迟迥平肃记，隋文帝使梁睿平王谦，宪宗命高崇文平刘辟。自秦至元和，九度伐蜀，四为水军氵斥江而上，惟秦与邓艾、尉迟迥、梁睿及崇文五在斜谷、骆谷出师，两讨不廷。

《古司马兵法》曰：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列相也，相诸侯优劣地而封之以地，德广受土广，德小受土小也。）以政令平诸侯，（王者以道德善政教训诸侯平均之。）以礼信结诸侯，（谦恭爱惠，接待诸侯。官命诚信，以治民心。）以材力说诸侯，（材，能也。力者任重理烦，能堪物理事，位高力大，故诸侯悦来，各修其职任。）以谋人维诸侯，（维，持也。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方来，不奉制令，骄佚自专，故立牧伯维持督御之。）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明约有功赏之，奢淫不从罚之，所以合诸侯也。）比小大以和诸侯。（比，次也。使小国事大国，不失尊卑之序，以协诸侯也。）会之所以发禁：（三者恐禁命不行以乱风化，故发九伐三禁以申敕之。）凌弱犯寡则沮之，（侮弱侵寡，则四面削其地。）贼伤人则伐之，暴内简外则疆之，（言诸侯内与臣下，无礼而暴虐之，外轻慢小人，不恤诚禁，则置之空单无人之地。）野荒民散则削之，负固不伏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悖逆人伦，则攻杀也。）放杀其君则残之，（尽残灭其首恶辈类也。）犯令政则杜之，（侮王者法则杜塞，不命与邻国交通。）外内乱、禽兽行则灭之。（诸侯淫乱，夫人伦，内外不别，与禽兽同行，不可以示百姓。）则诛灭尽矣。

《孙子》曰：夫伐大国则其兵众不得聚，威加於敌家，则交不得合。（皆失之矣。）是故不事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霸主者，不结威天下。诸侯之交，权交者也。）伸己之私，（绝天下之交，夺天下之权，以威德伸己之私欲。）威加於敌家，故其国可拔而其城可隳也。无法之悬，无功之令，（言军法令不应预施悬也。《司马法》曰：“见敌作誓，瞻功作赏。”此之谓也。）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者，用也。言明罚虽用众，若使一人也。）

又曰：安能动之。（攻其所爱。）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绝粮道，守归路，攻其君主。）上兵伐谋，（敌始有设，谋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春秋说题辞》曰：伐者，涉人国内行威，有所斩坏。伐之为言败也。

《白虎通》曰：王者受命，质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质家言天命已使民诛无道，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为王者，故先改正朔也。文者先其文，质者先其质也。故《论语》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谓汤伐桀，告天也。《诗》曰：“命此文王”，言诛伐也。

《礼记》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

《尚书》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此言开自出伐有扈也。

《王制》曰：赐之弓矢，乃得专征伐犯王诛者也。大夫将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系心，故但闻将军令，不闻君命也，明进退在大夫也。

又曰：诛者何谓也？诛犹责也。诛其人，责其罪，极其过恶。

《春秋》曰：楚子虔诱蔡侯班杀之于申。《传》曰：“诛君之子不立。讨者何谓也？讨犹除也，欲言臣当扫除君之贼也。”

《春秋》曰：卫侯杀州吁于濮。《传》曰：“其称人何？讨贼之辞也。伐者何谓伐于也。言欲伐击之也。”

《尚书叙》曰：武王伐纣，征者何谓也？征犹正也，欲言其正轻重，纵辞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示东征，诛禄甫也。战者何谓也？
《尚书大传》曰：战者，惮惊之也。
又曰：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所以强弱枝，尊天子卑诸侯也。
《论语》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也。
卷三百五　兵部三十六
征伐下
《说苑》曰：赵简子举兵伐齐，有被甲者笑之。曰：“子何笑？”对曰：“臣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说之，则可，无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追之；不能，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还师而归。
又曰：中行献子将伐郑，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郑，诸侯仇我，忧必滋长。”郤至又曰：“得郑，是兼国也，则王者固多忧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远人归，故无忧；今我寡德而有使王者之功，故多忧。今子见无事而欲富乐者乎？”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观楚重宝。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问焉，曰：“秦欲观楚宝器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诸侯乎？”对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问焉，对曰：“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非国之重宝也。”遂使恤应之。恤发精兵三百人陈於西门之内，为东西之坛。秦使者至，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子西，南面太宗子方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恤自居西面之坛，称曰：“客观楚之宝器。楚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人各得其所。子西在此，奉璧、使诸侯、解忿愤之难，交两国之欣，使无兵革之忧。太宗子方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正兵戎，以当强敌，提桴鼓以动百为之众，使皆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司马子反在此，若怀霸王之余义，撮治乱之遗风。昭奚恤在此，惟大国所观。”秦使者惧然，无以对，遂揖而去。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
又曰：汤居亳七十里，地与葛为邻。葛伯放淫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人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又使众往为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夺之，不受者杀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秦道得通，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张仪等将兵，随石牛道伐蜀焉。

《英雄记》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於马上舞也。

《纪年》曰：周穆王四十七年伐纡，大起九师，东至於九江，比黿，以为梁。

《春秋後秦语》曰：陈轸为楚使，来见秦惠王，曰：“卞庄子方刺兽，而管竖子止之，曰：两兽方食牛，牛必甘，甘必争，争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兽之功。卞庄子以为然，立待之。顷有两兽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两实。此犹卞庄子刺虎之类也。”惠王曰：“善”。

又《楚语》曰：白起将兵伐楚。楚人黄歇者游学博闻，襄王以为辩，故使於秦，说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而怒大受其弊。不如善楚。”秦王乃止不伐楚，约为与国，黄歇受约而归。

又《赵语曰：张孟谈阴见韩魏之君曰：“臣闻唇亡者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亡矣。赵亡则二君为之次。”二君曰：“我知其然。”

《吴越春秋》曰：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齐，敢有谏者死。”太子友请明。时怀丸挟弹从後园而来，衣沾履濡。吴王夫差怪而问之，太子友对曰：“臣游後园，闻秋蝉之鸣，往而观之，秋蝉登高树，饮清露，悲吟以为安，不知螳螂超枝缘条，曳腰举刃，欲援其形也。螳螂贪心时进，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缘茂林，徘徊枝叶，欲啄螳螂也。夫黄雀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踌躇引弹蜚丸之集其背也。”

又曰：越王勾践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因此而坏其谋之可。”大夫种曰：“可。惟君王选择美女二人而进之。”於是越王曰：“善哉。”乃使相工索国中，得苎萝山卖薪之女，名西施、郑旦而献於吴。

又曰：越王念吴欲复承之，乃中夜抱柱而哭，讫，复承之以啸。於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夫复仇谋敌，非君王之忧，自臣下急务也。”

又曰：吴王阖闾将伐楚，登台向风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乃荐孙子。孙子者，吴人也，名武，善为兵法，僻隐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吕氏春秋》曰：智伯将伐仇繇之国，山险无道，乃遗以大钟，方九轨，仇繇开道迎之，因其道，取其国。（韩子曰：智伯铸大钟遗仇繇，由君大悦，除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迎之，七月而仇亡也。）
又曰：阖闾选多力者五百人，利止者三千人，以为前陈，进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於庳卢，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又曰：凡人之攻伐也，非因利则因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曷为攻矣？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晋赵简子鞅将袭卫，史墨往睹之。反曰：蘧伯玉为政未可与加。简子辍不伐卫。故曰：史墨来而辍不袭卫也。）
又曰：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侍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挟其侍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卑梁人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边邑，克夷而复去之。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於鸡父，大败之，获其师。
又曰：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公曰：“何故？”对曰：“其城廓高，沟洫深，畜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宁国，楚臣。）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廓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
又曰：箴尹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觞之。西家之潦，经其庭而不禁。箴尹问其故，司城子罕曰：“西家高，吾宫卑，潦不经吾庭不得写，为是吾不禁也。”箴尹归，适遇荆欲攻宋，箴尹谏於王曰：“宋不可攻也。其君贤相仁，贤者得民，仁者能用之，攻之必无功也。”
《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民人无食；羿窳、九婴、大风、封豕、凿齿、修蛇皆为害。尧乃使羿诛凿齿於畴华之泽，（南地也。）杀九婴於凶水，（水火之怪，在北狄之地。）缴大风於青立之野，（大风，鹯鸟也。）射十日而下其九日，杀羿窳、（状如龙首，食人，在西方也。）断修蛇於洞庭，（在南方。）擒封豕於桑林。（封豕，大彘也。桑林，汤祷旱地。）
又曰：晋伐楚，三舍不止，大夫击之。庄王曰：“先君之时，晋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也。若何其辱？”群大夫曰：“先臣之时，晋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晋伐楚，此臣之罪也，请击之。”王俯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不可伐也。”夜，还师而归。
又曰：诸侯伐秦，及泾莫济，（鲁襄十一年，晋悼公我郑，秦人伐晋救郑，十四年，晋使六卿帅诸侯之大夫伐秦，至泾水，无有先渡者也。）晋叔向见叔孙穆子曰：“诸侯伐不恭而讨之，及泾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业事《匏有苦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风》篇名。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言其必济，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舟虞掌舟，司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济而已。（材，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共济而已。佩匏可以渡水。）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诗以言志。）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鲁人以莒人先济，诸侯从之。

又曰：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四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冬也。宋背楚事晋，故楚伐之。）公率齐、秦伐曹卫，以救宋。（鲁僖二十八年春，晋侯侵曹伐卫。《传》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卫也。）宋人使门尹班告急於晋。（门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则宋绝。（舍，不救，则宋降楚，与我绝。）告楚则不许我，（告，请。请宋于楚，楚不许我。）我欲击楚，齐、秦不欲，其若之何？”

又曰：自大毕，伯士之终也，（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终，卒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以其职，谓其嗣子其贵之宝来见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享，宾服。服礼以责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几，危。顿，败。）吾闻夫犬戎树敦，（树，立。言犬戎立性朴。）帅旧德而守纯终固，（帅，循也。纯，专固一。言犬戎氏修先王之旧德，奉其常职，天性专一，终身不移，不听穆王责其厚享也。）其有以御我矣。”（御，应距也。）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目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责犬戎非礼，暴兵露师，伤威毁信，荒服者不至。）

又曰：商王帝辛大恶于人，（商，殷人，本号辛，纣名。大恶，大为人所恶也。）庶人不忍，欣载武王以至戎于商牧。（载奉武兵牧商郊，牧野也。）是先王非务武也，勤恤人隐而除其害。（恤，忧。隐，痛。）

又曰：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何以明之？陈夏征舒杀其君，楚庄王伐之，陈之人听命。庄王已讨有罪，遣卒戍陈，（戍，守也。欲守陈。）大夫毕贺。申叔时使于齐，及还而不贺。庄王曰：“陈为无道，寡人起六军以讨之，征暴乱，诛罪人，群臣皆贺而子不贺，何？”申叔时曰：“人有牵牛而往，蹊于人之田中，田主杀其人而夺之牛，罪则有矣，罚亦重矣。今君王以陈为无道，举兵而征之，因诛罪人，遣卒戍陈。诸侯闻之，非以王为诛罪人也，贪陈国也。盖闻君子不弃义以为利。”王曰：“善。”乃罢陈之戍。後诸侯闻之，朝于楚，此务崇君之德也。始张式为智伯谋（张式，晋人。）晋六将军，中行子最弱，而上下离心，可伐以广地。於是伐范中行，灭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韩、魏。韩、魏裂地而授之，赵氏不予，乃率韩、魏而伐赵，围晋阳三年。三国阴谋遂灭之。此务为其君广地也。夫为君崇德者霸，为君广地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灭。故千乘之国，文德行者王，汤武是也。万乘之国，好广地者亡，智伯是也。

《庄子》曰：犀首请魏伐齐，季子谏勿伐，华子闻而丑之曰：“善言伐齐乱人也，善言勿伐亦乱人，谓伐之与不伐乱人。者，又乱人也。”

《列子》曰：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锄御而笑之。公问之，对曰：“笑臣邻之人也。邻之人有送其妻适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之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窃笑此也。”公悟，乃引师而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矣。

《墨子》曰：天赐武王黄鸟之旗，以伐纣。

又曰：汤在𠂤 鹿宫，梦神谓之曰：“夏桀无道，汝克戡之。”

《孙卿子》曰：尧伐欢兜，舜伐三由，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两帝四王者，仁义之兵於天下也。

《尉缭子》曰：武王之伐纣也，河水逆流，左骖霆死，地方百里，战卒三万。纣之阵，起自黄鸟，至于赤斧，其间百里。武王不罢士民，兵不血刃，克殷诛纣，其人事然。

《韩子》：晋献公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蒸其心，以乱其政。

《阮嗣宗为郑冲劝晋王笺》曰：前者胡公东诛叛逆，全军独克，擒阖闾之将，斩轻锐之卒，以万万计。

卷三百六　兵部三十七

请征伐

《家语》曰：孔子北游，登于农山。子路、子贡、颜回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震于天，旌ㄚ缤纷，下蟠于地。（蟠，委也。）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攘，却也。）搴（取也。）旗执馘，惟由能之，使夫二子从我焉。”孔子曰：“勇哉！”

《史记》曰：终军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

又曰：单于为书，慢骂太后，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高皇帝以三十万困於平城，哙亦在其中，且秦以事胡，陈胜等起。”

《後汉书》曰：刘尚击武陵五溪蛮，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时年六十二，帝恐其老，未许之。援自谓曰：“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矍铄，勇貌也。《东观记》作“获哉，是翁。”获，音许约反。）遂遣援。（援，马援也。）

又曰：更始郾王、尹尊及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诸将议兵事，未有信言，沉吟久之，乃以橛叩地曰：“郾最强，宛为次，谁当击之？”贾复率然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臣请击鄜。”帝笑曰：“执金吾击鄜，吾复何忧！”
《唐书》曰：李晟以军功授特进、光禄卿，寻转试太常卿。大历初，李抱玉镇凤翔，署晟为左军都将。四年，吐蕃围灵州，抱玉遣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晟辞曰：“以众则不足，以谋则太多。”乃请将兵二千人疾出大霿阙。至临洮，屠定秦堡，焚其积聚，虏堡帅慕容谷锺而还，吐蕃因解灵州围而去也。
又曰：马燧讨李怀光，师次于焦离堡，其夜贼将吴□弃太原堡走，其下皆降。燧率诸军济河，兵凡八万，阵於城下。是日，贼将牛俊斩怀光首以降。降者一万六千，斩贼将阎晏、孟宝、张清、吴□等七人以舍其，为怀光所虏胁，舍之。燧自从京师至河中，凡二十七日。上乃下诏褒美，迁光禄大夫，兼侍中。初，德宗欲罢兵，燧不可，请得一月刍粮足以平河中。至是，果然矣。
又曰：德宗幸奉天，诏李晟与李怀光合军拒朱Γ，时每将出合战，晟必自异，衣锦裘、绣帽於前，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丧饰以啖贼耶！”晟曰：“前久在泾源，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阴有异志，兵迁延不进。晟因入说怀光曰：“寇贼偷据天子，行在近县，兵柄庙略，属在於公。公宜以时速进，晟愿以所部得奉严令，为公前驱，虽死不悔。”怀光益拒之。
又曰：史敬奉，灵武人，少事本军为衙将。元和十四年，敬奉大破吐蕃於盐州城下，赐实封五千户。先是西戎频岁犯边，敬奉白节度使杜叔良，请与三千人，备一月粮，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馀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谓吐蕃尽杀之矣。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众之後。戎人惊溃，敬奉率众大破之，杀戮不可胜记，驱其馀众於芦河，获羊马驼牛万数。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胜衣。至於野外驰逐，能擒奔马，自执鞭勒，随鞍跃上，然後羁带，矛矢在手，前无强敌。甥侄及僮使仅二百人，每以自随，临入敌，辄分其队为四五，随逐水草，每数日各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获虏矣。
《三国典略》曰：北齐平广陵王孝珩曰：“奈何嗣君无独见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内参群竖，离间骨肉，恨不得握兵符，受庙算，出万死，身先士卒，展我力耳。”
又曰：齐主曰：“今日饮酒，乐哉！”武卫将军斛律光进曰：“关西未平，人为仇敌，陛下亦何乐哉？会当马步十万，三道渡，由平道陷玉壁，拔长安，自仇凉色来纳在掌握，使百官袭冠冕，军士释介胄，然後称乐。”齐王谓群臣曰：“明月常有此意，忧国如家，卿辈无及之者。”平原王段昭出谓光曰：“卿胜先帝耶，先帝以四十万攻玉壁，不利而还，将兵如盘擎水，误即倾覆，何容易而轻言之。”光笑曰：“非卿所知。”
出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出师以律，失律凶也。
《书》曰：张皇六师，肃将天威，兼弱攻昧，推亡固存，无作神羞。
《诗》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
《礼记》曰：师出不逾时，为怨思也；逾时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
又曰：天子将出征，类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於所征之地；（，师祭也。）受命于祖，（告祖。）受成于学。（定兵谋也。）出征执有罪，反，释奠於学，以讯馘告。
《周礼》曰：牙璋以起军旅。
又曰：类祭，先出师，告天祭地；造祭，将与兵，造於先祖祭也。
《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习战，入曰振旅习战也。
《後汉书》曰：光武起，王莽下天下能为兵法者六十三家数百人，并以为军吏；选练武卫，招募猛士，（《说文》云：募，广求也。）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时有长人巨无霸，（王莽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自谓巨无霸，出于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滨。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卧则枕鼓，以铁箸食。见前书。）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郑玄注：《周礼》六军壁三垒。崔瑗《中尉箴》曰：堂堂黄帝，设为垒尉。尉者，主垒壁之事。）又驱诸猛兽（猛或作犷。犷，猛貌，音古猛反。）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
又曰：车驾东归。敕岑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彭头须为白。
又曰：马严拜将军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美稷，县名。）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敕严过武库，祭蚩尤，（武库掌兵器，令一人，秩六百石。前书音义曰：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合祭之，见高祖纪。）帝亲御阿阁，（阿曲。）观其士众，时人荣之。
又曰：马成拜扬武将军，督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时帝幸寿春，设坛场，祖礼遣之。
又曰：凉部叛羌摇荡四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邓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饯送。
又曰：马援出师，诏百官祖道。
又曰：光武筹赤眉必破长安，欲乘舋并入关中，而方自事山东，未知所寄。以邓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讨之略。乃拜为前将军持节，中分麾下精兵二万人，遣西入关，令自选偏裨以下可与俱者。
《晋书》曰：何曾，正始中为镇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假节。将之镇，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使武帝、齐王攸辞送数十里，曾盛为宾主，备太牢之馔。侍从吏驺，莫不醉饱。

又《载记》曰：苻坚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王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王至霸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推问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

《後魏书》曰：车驾南伐，以刘藻为征虏将军，督统军高聪等四军为东道别将。辞於洛水之南，孝文曰："与卿石头相见。"藻对曰："臣虽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贼虏而遗陛下，辄当酾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笑曰："今未及曲阿，且以河东数石赐卿。"

《後周书》曰：武帝保定四年冬十月甲子，诏大将军、大蒙宰、晋国公护率军伐齐，帝於太庙庭授以斧钺。护总大军出潼关，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少师杨标出枳关。丁卯，幸沙苑劳师。

《三国典略》曰：侯景西逼梁，湘东王遣晋州刺史萧惠正率兵援于已陵，惠王辞以不堪，举天门郡守胡僧以自代。王以为武猛将军，令其进发。僧佑谓其子曰："汝可以开两高门，一朱一白，吾当以死决之，不捷不归也。"王闻而壮之，厚抚其家，谓僧曰："景便於陆道，不闲水斗。贼若水战，但以大舰临之，自当必克。若其步战，自可鼓棹直就巴丘，不须交锋。"

又曰：周遣常山郡公子谨率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步骑五万南伐，太祖饯於青泥谷。时庾信来聘未返，太祖问之曰："我遣此兵马缚取湘东、关西作博士，卿以为得不？"信曰："必得之後，王勿以为不忠。"太祖笑而颔之。

《白虎通》曰：王者之伐，所以皮弁素帻。何服皮弁素帻也？王者将出，辞於祢，还假祢祖，言辞反之，礼尊亲之义。

《王制》曰：王者将出，类於上帝，宜于社，造于祢。

《尚书》曰："归，假于艺祖。"出以告天，至告祖也。先告庙，後告天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专也，非出辞反面道也。与宗庙异义。还，不复告天者，天道质无内外，故不复告也。《尚书》言归假于祖社，不见告天，知不告也。

又曰：遣将军必於庙何？示不敢自专。独于祖庙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此言於祖庙，命遣之也。

挚虞《决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出征，以齐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以行。故《尚书□甘誓》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於社。"秦汉及魏行不载主也。

《卫公兵法》曰：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而即分为七军，如或多或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为奇兵。）
《太白阴经》曰：参七星，伐三星，连体十星，为十将。西方白虎宿也，主杀伐，此星出而天下秋，草木摇落，有若军威，故兵出而法焉。
张平子《南都赋》曰：尔其则有谋臣武将，皆能攫戾执猛，破坚摧刚。
虞子阳《霍将军北伐诗》曰：拥旄为汉将，汗马出长城。
魏明帝《善哉行》曰：我徂我征，伐彼蛮虏。练师简卒，爰整其旅。轻舟竞川，傍江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发桴若雷，吐气成雨。旌旄指麾，进退合矩。
军行
《礼记》曰：军行，左青龙而右白虎，前朱雀而後玄武。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尘埃，则载鸣鸢。
《左传》曰：凡师出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
《後魏书》曰于栗，太宗南临孟津请众，曰：“可作桥乎？”对曰：“杜预造桥，遗事可想”乃编次大船，构桥於野坂。六军既济，太宗深叹焉。
《隋书》曰：炀帝征高丽，宇文述为扶馀道将军。临发，帝谓述曰：“礼，七十者行役以妇人从，公宜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不入军，临阵时耳。至于营垒之间，无所伤也。项籍虞姬，即其故事。”
《唐书》曰：太宗率众平汾晋，趋龙门阙，履冰而渡，进屯柏壁。
《白虎通》曰：王法年四十受兵法何？重不绝人世也。师行不必反，战不必胜，故须其有世也。年六十归兵者何？不忍并斗人父子也。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轻车也。驾驰千乘也。）革车千乘，（重车也。言万骑之重也。一车驾四卒，十奇一重养，二人主炊，冢子一人主保国守衣装，厮二人主养马，凡五人。步兵十人重以大军驾牛养，二人主炊，冢子一人，主保国守装，凡三人也。）带甲十万。（士卒数也。）千里而馈粮，（境越千里。）则外内之费，（资费。）宾客之用，胶漆之财，车甲之奉，日千金然後十万之众举矣。
又曰：出其所必趋，（使敌不得往相救也。）行千里而不劳者，行於无人之地。（出空击虚，虚其不意。）
又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於君，合军聚众，（聚，因人结行位也。）交和而舍，（军门为利门，左右门为期门，以军营为辕门，以人营为人门。两军相当为交利也。）莫难於军争。（从始受命，至于交利，军争难也。）
又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近水草也。）视坐处高，（向阳也，处，视谓目前生地，处军当在高。）战隆无登，（无迎高也。降，下也。谓山下也。战于山下，敌引之上山，无登逐也。）此处山谷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引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渡。）客绝水而来，勿迎之於水内，令之半渡而击之，利。欲战无附於水而迎於客也。视在处高，（水上亦当处其高也。）无迎水流，（恐溉我也。）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流，交军於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倍众树，（不得已专敌战而会斥泽之中。）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车之利也。）而左右倍高，前死後生，（战便。）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所以胜四帝者也。（黄帝始立，四方诸侯亦称帝。以此四地胜之。）凡军喜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喜一作好。山南曰阳，山北曰阴。）养生处实，是为必胜。军无百疾，丘陵堤防，必处其高阳而右背也。（堤者，积土。所背当处其阳而右之。战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敌若据山陵，依附险阻陈，待敌勿轻攻趣也。既地势不便，有损右之衡也。）背丘勿迎。（敌背丘陵为阵，无有後患，则当引置平地，勿迎而击之。）又曰：上雨水，水沫至，欲渡者待其定。（恐半渡而水便涨也。）绝间过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大害，必亟去之，勿近也。（山也，深大为绝。间，四方高，中央下，为天井。深水所居朦胞者为天牢。四雄绝人者为天罗。地形陷者为天陷。山间夹地深数尺长数尺者谓之天隙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也。（用兵常远六害。今敌近信则利，敌凶。）军旁有险阻、蒋潢、并生、葭苇、小林、翳荟（鸟会反。）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藏处也。（险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必水草也。潢者，池也。并生葭苇者，众草所聚也。小林者众木所居也。翳荟者，所以屏蔽之处也。）

《卫公兵法》曰：军马行动，须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马军为首，次右虞候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前军马军，次前军步军；次中军马军，次中军步军，次右军马军；次后军步军；次左军马军，次右军步军，次左虞侯马军。次左虞侯步军。其马军去步军一二里外行，每有高处即令三五骑马於上立，顾以候不虞。以後馀军，准前立马四顾。右虞候既先发安营，路平道路，修理泥淖、桥津，检行水草。左虞候排比队仗，整齐军次，使不交杂。若军回入，先左虞候马军，次左虞侯步军，次左马军，次左步军，其次第准前却转。其虞候军职掌，淮初发交换。诸军营各量置虞候子，并使排比依军次行。如此发引，卒逢寇贼，部伍甚易。若零叠散行，牵卒难就，万一贼至，并非所管。

又曰：诸军计伐，例有数营发引逢贼，首尾难救。行引之时，须先为方阵。应行之兵分为四，辎重为两道引，战锋等队亦为两道引。其第一分初发，辎重及战锋分为四道行，两行（户郎切。下同。）辎重，在心双引，两行战锋队并合，各在辎重外。左右夹双引，其次一分，战锋队与前般左右行战锋队相当，辎重队与前行辎重队相当。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发第一分别，战锋辎重相当。如其逢贼，前分四行，两行辎重抽缩，两行战锋横列。作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面甚易，其次两分，先作四行长引，其战锋既在外，便充两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辎重进前，其战锋队横列相接，使充後面亦易，其方阵立即可成。如此发引，纵使狭路急缓，亦得成阵。每军战锋等队，须过本军辎重尾。辎重稠行，战锋等队稠引，常令辎重并近前头。战锋队相去十步下一队，辎重队相去十步下一队，辎重队相去两步下一队，如此即须相里得。若逢川陆平坦，弥加稳便，其战锋辎重队，分布使均。

又曰：诸兵马发行，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须填补，有须开拓。左右虞候军兵，先多於军，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将此兵修理桥梁泥泞，开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阑遗。诸兵士每下营讫，先令两队共掘一厕。

又曰：行军沙碛、咸卤之中，有野马黄牛踪，寻之有水；鸟乌所集处有水；地生葭苇、芦、（吐敢反。）菰蒲之处，下有伏泉；地有蚁壤之处，下有伏泉。

《太白阴经□济水具篇》曰：军行过大水，河渠、沟涧，无津梁舟筏，难以济渡，太公以天ㄔ天船，皆质朴不便於用，令随事逐物变化而用之，以济巨川。

又曰：木罂：以木缚瓮为筏。瓮受二石，力胜一人。瓮间阔五寸，底以绳勾联，编枪於其上，形长而方，前置拔头，後置梢，左右置棹。

又曰：枪筏枪十根为一束，力胜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为一筏，皆去钻刃，以束为鱼鳞，以横栝而缚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为三筏，计用枪一万二千五百根，率渡一千二百五十人，十渡则一军必济。

又曰：蒲筏：以蒲九尺围，颠倒为束，十道缚之，似束枪为筏。量长短多少，随蒲丰俭。无蒲亦用苇筏，量大小以济人。

又曰：挟为：以善水者，继小绳先浮渡水，次引大为於两岸，立大橛急定为，使人挟为浮渡，大军可为数十道。

又曰：浮囊：以浑脱羊皮吹气令满，系其孔，束於腋下而浮渡。

卷三百七　兵部三十八

会兵

《书》曰：戊午，师渡孟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族，众也。如林，言盛多。会，逆，拒战。）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壹戎衣，而天下大定。（言与众同心，动有成也。）

《梁传》曰：齐侯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爱民也。

《後汉书》曰：初，卷人维汜，（卷，县名，居河南郡，故城在今郑州原武城县西北。）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後其弟子李广等，宣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十七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城，（完，县名，属卢江郡，今舒州怀宁县。音下板切，又下管切。）杀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遣谒者张宗将兵数千人讨之，复为广所败。於是使马援发诸郡兵，合万馀人击破广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斩之。
又曰：章和二年，护羌校尉张纡诱诛烧当种羌迷吾等，由是诸羌大怒，谋欲报怨，朝廷忧之。公卿举邓训代纡为校尉。诸羌激忿，遂相与解仇结婚，交质盟诅，（郑玄注：《周礼》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诅。）众四万馀人，期冰合渡河攻训。
又曰：吴汉为安乐令，会王郎起，北州扰惑。汉素闻光武长者，独欲归心。乃说太守彭宠曰：“渔阳、上谷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兵，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一时，言不可再遇也。）宠以为然。
又曰：朱鲔闻光武北伐而河内孤，使讨难将军苏茂、副将贾强率兵三万馀人，渡巩河攻温。（巩、温，并今洛川县也，临广河，故曰巩河。）檄书至，寇恂即勒军驰出，并移告属县，发兵会於温下。军吏皆谏曰：“今洛阳兵渡河，前後不绝，宜待众军毕集，乃可出也。”恂曰：“温，郡之藩蔽，失温则郡不可守。”遂驰赴之。旦日合战，而偏将军冯异遣救，及诸县兵适至，士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刘公兵到。”苏茂军闻之，阵动，恂因奔击，大破之。
又曰：吴汉悉发幽州兵，与光武会清阳。诸将望见汉还，士马甚盛，皆曰：“是宁肯分兵与人耶？”及汉至莫府，上兵簿（莫，大也。兵薄，军之士名帐。）诸将人人多请之。光武曰：“属者恐不与人，（属，犹近也。）今所请又何多也？”诸将皆惭。
《晋书□天文志》曰：征吴之役，三河徐、兖之兵悉出，交战於吴、楚之地。
《唐书》曰：宪宗时，郓州李师道翻覆违命，诏宣武、义成、武宁、横海四节度之师与田弘正会军讨之。弘正奏请取黎阳渡河，会李光颜等军齐进。帝召宰臣於延英议可否，皆曰：“阃外之事，大将制之，既有奏陈，宜遂其请。”裴度独以为不可，奏曰：“魏博一军，不同诸道。过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须进击，亦见成功。若取黎阳渡河，即才离本界，便至滑出，徒有供饷之劳，又生顾望之势。况弘正、光颜并少威断，更相疑惑，必恐迁延。然兵事不从中制，一定处分，或虑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则不如河北养威。不然，即且秣马厉兵，候霜降水落，於杨刘渡河。直抵郓州。但得至阳谷已来卜营，则兵势自盛，形自不挠。”上曰：“卿言是矣。”乃诏弘正取杨刘渡河。及弘正军既济河而南，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势果蹙。顷之，诛师道。
《三国典略》曰：周武帝率六军趣邺，齐主令群臣议之。广宁王孝珩议曰：“今大寇既深，事藉机变，请使任城王便领幽州道兵，自土门入，声取并州。独孤永业便领洛州兵，自潼关入，声取长安。臣请领京畿兵出滏，只鼓行逆战。贼悬军远来，日增疲老，闻南北有兵，自然应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誓众

《书》曰：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三苗之民数千，王诛率循也。徂，往也。不循帝道，言乱逆也，命禹讨之。）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令诸侯伐有苗也。军旅曰誓。济济，众盛之貌。）蠢兹有苗，昏迷不恭，（蠢，动；昏，暗也。言其所以宜讨。）侮慢自贤，反道败德；（狎侮先王，轻慢典教，反正道，败德义。）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废仁贤，任奸佞。）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言民叛天，灾之。）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肆，故也。辞谓不恭。罪谓侮慢以下事。）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禹拜昌言，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於两阶。七旬，有苗格。

又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又曰：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告于众曰：“羲和尸厥官、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今予奉将天罚。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尔众士，懋戒哉！”钦承天子休命。

又曰：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善谷乃甲胄，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峙乃糗粮，峙乃刍茭，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馀刑，非杀。”（刑者非一也。）

又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群后以师毕会。（诸侯尽会止也。）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称西土。）今商王受力行无度，（行无法度。）播弃黎老，昵比罪人。（鲐背之者称黎老。弃，不礼敬也。昵，近也。罪人，谓天下逋逃小人也。）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言我治理之臣虽少，而心德同也。）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周，至也。纣至亲虽多，不若周家之多仁人也。）

又曰：武王伐纣，曰：“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又曰：尔众士同力王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太尉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
《後汉书》曰：齐武王伯升，既破甄阜军，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晋书》曰：元帝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仍将本流徒部曲百馀家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屯于淮阴，起冶铸兵器，得二千馀人而後进。
又《载记》曰：王猛与慕容评战，陈於渭原，而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
《後周书》曰：太祖率李弱、独孤信等十二将东伐。至潼关，太祖乃誓於师曰：“与尔有众，奉天威，诛暴乱。惟尔众士，整尔甲兵，戒尔戎事，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尔众士其勉之。”遣子宴居军前徇地。
《唐书》曰：高祖起义兵，西图关中，精甲三万。高祖杖白旗，誓众於太原之野，引师即路。
又曰：太宗征王世充，陈兵水之上，步骑五万。太宗举旄誓众曰：“隋室无道，毒被苍生，我国家受命于天，宁济亿兆。世充敢抗大邦，数行侵暴，诛杀良善，恣其淫酷。国家为百姓除害，事不获已。各宜整尔军旅，修尔器械，立勋立效，龚行天罚，敢有犯命者斩无赦。”
又曰：朱Γ乱韦皋於陇州，筑坛於庭，血牲，与将士等盟曰：“上天不吊，国家多难，逆臣乘间，盗据皇宫。而李楚琳亦扇凶徒，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安能恤下。皋是用激心愤气，不遑底宁，誓与群公，竭诚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伏顺除凶，祖先之灵，必当幽赞。言诚则志合，义感则心齐，粉骨尘躯，决无所顾。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于子孙，亦罔遗育。皇天后土，当兆斯言。”又使通於吐蕃以求助。
《古司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礼。不远则难诱，不及则难陷，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後其教可复，是故君子贵之也。有虞氏戒於国中，欲人体其命也；（舜以农教战，以战教民，畋猎简习，故民体之也。）夏后氏誓於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禹令军聚，重复教肆，进退左右，前後离合周旋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待事也；（殷既遵虞夏之教民，又於军门外复简试。）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意也。（周用虞夏殷之教民交和接兵，又复申望誓之军，德薄，民俗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王者以有功德者为君长，贼臣欲篡杀之。）遍告於诸侯，章明於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祷于后土，四海之神，山川冢社。（冢社者，天子太社也。）乃造于先王，然後冢宰征师于诸侯。（造，就也。就造于先祖庙也。）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至于所征之国，与天子会。）天子正刑，（刑者，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义、伐不从，王者之法也。）冢宰与伯布命于军，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无猎田，无有虐，无毁二功，无粪墙屋，无伐树木，无取六畜，无取禾粟，无取器城。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若伤人，医药归之。既诛有罪，王及诸侯正其国，举贤更立，明正复职。（王者与四方诸侯伐无道之国，整顿其民人，举贤良更立为君，奉遵王法，复百官之职事矣。）

《论衡》曰：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到孟津之上，仗钺把旄，号其众曰：“仓兕”。仓兕，水中之兽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汝不急渡，苍兕害汝。河中有此之物，时时出浮，一身九头，人畏恶之，未必覆人船者也。

《文选》曰：勒三军，誓将帅，元戎竟野，戈彗□。

麾兵

《庄子》曰：市南宜僚弄丸，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

《晋书》曰：张重华攻石季龙，遣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麻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舄，鸣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槊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张瑁从左南缘河而绝其後，秋军乃退。艾乘奔击，遂大败之。

又曰：陈敏一旦据有江东，刑政无常，不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为患。周、顾荣之徒常惧祸败。遣使密报征东将军刘准遣兵临，淮已为应。及兵至，敏使弟昶及将钱广，次乌江以拒之。钱广，乡人也，潜使图昶。广遣其属何康投募送白事于昶，昶倾视书，康挥刀斩之，称州下已杀敏，动者诛三族，吹角为内应。广先勒兵在朱雀桥，陈兵水南。敏师万人将战，未济，荣以白羽扇麾之，敏众溃散。敏单骑东奔，为义师所斩。

《梁书》曰：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高祖诏韦率众会焉。英自率众来战，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

刘《梁典》曰：韦字文怀，京兆杜陵人也。虽有旷世之度，莅民以惠爱为本，所居必治。将兵仁爱，被服必於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麾进止。

《北史》曰：唐永身长八尺，少耿介，有将帅才，读《班超传》，慨然有万里之志。正光中，为北地太守。永善取下士，人竞为之用。临阵常着白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处分，辞色自若。在北地四年，与贼数十战，未尝败北。时人语曰：“莫陆梁，恐尔逢唐将。”永所营之处，至今犹称唐公垒。

《後魏书》曰：毛法仁言声壮大，至於军旅田狩，唱呼处分，振於山谷。

《後周书》曰：李远，字万岁。幼有器局，志度恢然。尝与群儿为战斗之戏，指麾部分，便有军阵之法。郡守见而异之，召使更戏。群儿惧而散走，远持杖叱之，复为向势，意气雄壮，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儿必为将帅，非常人也。”

又曰：建德中东伐齐，帝引兵发京师。壬寅，渡河，与诸军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晋州。恐王师卒至，於城南穿堑，自乔山属於汾水。庚戌，帝帅诸军八万人，置阵东西二十馀里。帝乘常御马，从数人巡阵处分，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将士感见知之恩，各自奋励。

《隋书》曰：李子雄从幸江都，帝以仗卫不整，顾子雄步伍之，子雄立指麾，六军肃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寻转右武侯大将军。

《唐书》曰：德宗时，郑权为泾原节度使刘昌从事。昌病，亟请入觐，度军中必有变，以权宽厚，善容众，俾主留务。既而兵果为乱。权挺身于白刃中，抗词以明逆顺，因杀其首乱者数人，士皆戢伏。

又曰：昭宗时，玉山都头杨守信叶杨复恭称兵阙下，阵于通化门，上陈兵於延喜门。是夜，令刘崇望守度支军。明日晓，入含光门。未开，门内禁军列于左右，俟门开即劫掠两市。及闻传呼宰相来，门方开，崇望驻马慰谕之曰：“圣上在街东亲总戎事。公等禁军，何不楼前杀贼，立取功名。切不可剽掠街市，图小利以成恶名也。”将士惟惟，从崇望至长乐门。守信见兵来，即遁，军士呼万岁。是日库市获全，军人不乱，厶崇望之方略也。

《五代周史》曰：世宗至泗州，太祖皇帝乘胜麾军焚郭门，夺月城，帝亲冒矢石以攻其垒。丙午日南至，从臣拜贺於城之上。

《语林》曰：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

飧士

《左传》曰：宋华元将战，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刑孰大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乐毅并护赵、楚、韩、魏、燕之兵以伐齐，破之济西。诸侯罢归，而燕军乐毅独追，至于临。齐王之败济而亡走，保於莒。乐毅独留徇齐，齐皆城守。乐毅攻入临淄，尽取齐宝财物祭器输之燕。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毅於昌国，号为昌国君。

《东观汉记》曰：上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隗嚣众溃走，围解。於是置酒高会，劳赐诸将，来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

《後汉书》曰：吴汉围苏茂於广乐。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馀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疮而起，椎牛飨士，令军合战，大破之。

又曰：刘盆子既降，帝令县厨赐食，众积困馁，十馀万人皆得饱饫。

又曰：邓禹至长安，军昆明池，大飨士卒。率诸将斋戒，择吉日，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来诣洛阳，因循行园陵，为置吏士奉守焉。

《後周书》曰：若于惠於诸将年最少。早丧父，事母以孝闻。太祖尝造射堂新成，与诸将宴射。惠窃叹曰："亲老矣，何时办此乎？"太祖闻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见重如此。

《淮南子》曰：员中规，方中矩；动成战，止成文。可以谕众而不可以陈军。涤杯而食，洗爵而饮，盥而後馈，可以养少而不可以飨众。

《黄石公记》曰：动为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柔而能刚，则其国弥光；弱而能强，则其国弥章。一箪之醪，投之於河，令士众迎饮，三军为其死，战如风发，攻如河决。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

犒师

《左传》曰：夏，齐师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劳齐师也。）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於弊邑，使下臣犒执事。"

又曰：三十三年，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商，行贾也。乘四韦也。先韦乃及牛也。古者将献馈於人，有以先也。）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於弊邑，敢犒从者。不腆弊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腆，厚也。奄，久也。积，刍米菜蔬也。）行则备一夕之卫。"

又曰：楚子以驿至于罗。（白，传也。罗，水名。）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汝卜来吉乎？"对曰："吉。且吴社稷是卜，岂直为一人？使臣获衅鼓，而弊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弗杀。
《後汉书》曰：岑彭长驱入江关，令军中无得掳掠。所过，百姓皆奉牛酒迎劳。彭见诸耆老，为言“大汉哀愍，巴蜀久见虏役，故兴师遂伐，以讨有罪，为人除害。”让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悦，争开门降。
《晋书》曰：桓温进兵至霸上，耆老持牛酒迎温，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
《後梁略》曰：大宝元年，西魏将杨忠来逼荆镇，上惧其至，送遣犒军。既而与忠结盟，并送质子与魏相约为兄弟之亲。於是聘使往还，相望道路。
《後魏书》曰：邓颖从世祖幸汉南，高车莫弗库若於率骑数万驱鹿百馀万，诣行在所，诏颖为文，铭于汉南，以昭功德。
《淮南子》曰：秦缪公使孟明举兵袭郑，郑贾人弦高、蹇他（他，弦高党人。）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又数过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其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三率相与谋（三率，秦将白乙、孟明、西乞。）曰：“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晋先轸举兵击之，（先轸，晋大夫也。）大破之。郑伯乃以存国之赏赏弦高，高辞。
卷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战上
《尚书大传》曰：战者，惮也，惊之也。
《说文》曰：战，斗也。
《开元文字》曰：仲秋大阅，戎众庶，修战法，“阴疑於阳必战”是也。凡师皆阵曰战。谓坚而有备，各得其所，成败决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阴之为道，卑顺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也。）
又曰：阴疑於阳必战，为其嫌於无阳也，故称龙焉。（为其嫌于非阳而战也。）
《书》曰：汤与桀战于鸣条之野。
又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与受战于牧野。
《左传》曰：鲁宣公十二年，晋荀林父与楚子战于必𠦂，晋师败绩。
又曰：吴伐楚，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
又曰：齐伯郭启伐莒。莒子将战，宛羊牧谏之曰：“齐师贱，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诸侯之戍谋曰：“若华氏知困而致死，楚耻无功而疾。战，非吾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孟懿子阳虎伐郓，郓人将战。
又曰：宋多责赂於郑，郑人不堪。故以绝鲁及齐，与宋、卫、燕战。不书所战，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诸侯伐郑，报宋之战也。
又曰：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备其不虞。姑尽所备焉。事至而战，又何谒焉。”
又曰：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又曰：里克谏曰：“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救也。”
又曰：子鱼曰：“君未知战。敌之人厄而未成列，天赞我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子鱼曰：“且今之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晋公子重耳之及於难也，晋人伐诸蒲城。蒲城人欲战，重耳不可。
又曰：齐晋将战，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桀，担也。）擒之而乘其车，（既获其人。固释己车而载所获。）系桑本焉，以徇齐垒，（将至齐垒，以桑树系车而桑走，欲自异也。）曰：“欲勇者贾余馀勇。”（贾，卖也。言己勇有馀，欲卖之也。）
又曰：晋楚将战，而楚晨压晋军而阵。军吏患之。范丐趋进，曰：“塞井夷灶，阵於军中，而疏行首。晋、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齐侯还自晋，不入。（不入国。）遂袭莒，门于且于，（且于，莒邑。）伤股而退。（齐侯伤。）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寿舒，莒邑。）杞殖、华还载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齐大夫也。且于隧，狭路。）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赂之，使无死，曰：“请有盟。”（欲以盟二子无致死战。）华周对曰：“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华周即华还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君？”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杞梁即杞殖。）
又曰：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肉食，在位者也。间，犹与也。）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惠未遍，民不从也。”公曰：“牺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复战。大败吴师，获太子友，王孙弥庸。

又曰：献子曰：“二憾往矣，弗备必败。”彘子曰：“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礼乐慈爱，战所蓄也。

又曰：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皋浒，楚地。）伯棼射王，汰，及鼓跗，着於丁宁。（伯棼子越椒也，车辕汰过也，箭过车辕上也。丁宁，钲也。）又射汰，以贯笠毂。（兵车尊者则边人执笠依毂下以御寒暑。）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於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若敖氏。

又曰：晋楚交战，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

又曰：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欲得郑人自御，知其地利者也。）郑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郑公孙也。）将及楚师，而後从之乘，皆踞转而鼓琴。（转衣装也。）近，不告而驰之。皆取胄於橐而胄，入垒，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挟囚。（禽，获也。）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

又曰：吴师居麇，子期将焚之，子西曰：“父兄亲暴骨焉，不能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国亡矣！岂惮焚之？”焚之，而又战。

又曰：吴伐楚师，及清发，（清发，水名。）将击之。夫概王曰：“困兽犹斗，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败我。若使先济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斗心矣。半济而後可击也。”从之。又败之。楚人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又从之。败诸雍澨，五战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阵。故不在战数数也。澨，时制切。）

又曰：晋侯逆秦师，使大夫韩简视师。复曰：“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谓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宠，（为秦所纳也。）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战于韩原。晋戎马还泞而止。（泞，泥也。还，便旋也。小驷不调，故还泥中。泞，乃定切。）秦伯获晋侯以归。（晋曲而怠，秦直而怒，所以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子伐隋，军於汉、淮之间。隋将季梁谓隋侯曰：“请下之，弗许而後战，（下之请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隋少师谓隋侯曰：“必速战。不然，将失楚师。”战于速杞，隋师败绩。（若用季梁之谋，必胜矣。）

又曰：吴楚二师阵于柏举。吴子阖闾之弟夫概王，晨请於阖闾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师继之，必克。”以其属五千，先击囊瓦之卒。楚师乱，吴师大败之。

又曰：晋师伐楚，苗贲皇言於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卒，（萃，集。）必大败之。”及战，晋将吕，射楚恭王，中目。（，鱼绮切。）楚师宵遁。晋师入楚，三日馆。

又曰：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

又曰：彭城之役，晋、楚遇於靡角之谷。晋侯将遁矣。雍子发命於军曰：“恤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简兵搜乘，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明日将战。”行归者而逸楚囚，楚师宵溃。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

又曰：栾武子欲报楚，韩献子曰：“无庸。使重其罪，民将叛之。无民，孰战？”

又曰：晋、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战，郤至曰：“韩之战，惠公不振旅。”

又曰：潘之子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

又曰：苗贲皇徇曰：“搜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劳未艾，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诸侯皆不欲战，乃许郑成。

又曰：晋阳处父侵蔡，楚子上救之，与晋师夹江而军。阳子患之，使谓子上曰：“吾闻之，文不犯顺，武不违敌。子若欲战，则吾退舍，子济而阵，迟速惟命。”

又曰：宣子曰：“秦获穿也。获一卿矣。秦以胜归，我何以报？”乃皆出战，交绥。

《公羊传》曰：己巳，晋侯及楚战城濮，楚师败绩，此大战也。

又曰：诈战曰？此何以曰？（诈，卒也，齐人语也。）

又曰：晋人及秦伯战于ゾ，秦败。或曰：“襄公称人何贬也？君在殡而用师诈战。”

又曰：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乃败绩。

又曰：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战不言伐何？避嫌也。恶乎嫌，嫌与郑人战也，此偏战也。何以不言师败绩？内不言战，言战乃败绩。（与郑人战于宋地，故举伐以明之也。）

《家语》曰：齐国书伐鲁，（书，齐卿也。）季康子使冉求帅左师卫之，樊迟为右。季氏曰：“须也，弱。”（须，迟名。弱，幼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齐师战于郊，未逾沟。（前有沟，众不肯逾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季孙德不素著，不为民所信也。）请三交而逾之。”（与众要信，三交而逾沟也。）如之，众从之。师入齐，齐军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子闻之曰：“义也。”（在军能却敌，合乎义。）既战，季孙问冉有曰：“子於战，学之乎？性达之乎？”对曰：“学之。”季孙曰：“从事孔子，兹于学。”冉有曰：“即学於孔子也。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季孙悦。樊迟以告孔子，子曰：“季孙於是乎可谓悦人之有能矣。”

又曰：孔子曰：“黄帝服牛乘马，扰驯猛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又曰：子贡言志曰：“愿得齐楚合战於滂荡之野，埃尘连接，挺刃交兵。”

《国语》曰：申包胥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人之极；不仁则不共三军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

《战国策》曰：魏太子自将，过宋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战之术，今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富不过有魏，而贵不益为王。若不胜，即万世无魏矣。此臣百胜之术也”太子曰：“请从公言而还。”太子上车请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败北同，不如遂行。”乃与齐战而死。

《史记》曰：黄帝教熊罴ァ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服虔曰：阪泉，地名。皇甫谧曰：在上谷。）三战，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遂擒蚩尤。（《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关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初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

又曰：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振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张晏曰：率黥布。）二万人渡河救巨鹿。战小利，陈馀复请兵。羽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於是至即围秦将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虏王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者十馀壁，皆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地，诸侯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羽见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辕门，（张宴曰：军行以车为阵，辕相向为门曰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羽于是始为诸侯上将军，兵皆属焉。
又《淮阴侯传》曰：信云：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子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
又曰：项王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皆服，未常败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
又《商君传》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
又《蔺相如传》曰：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
又曰：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遁逃，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徐广曰：卤，盾也。）
《汉书》曰：汉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从鲁出胡陵，至萧，晨击汉军，大战彭城灵壁东（胡陵县在彭城南。）睢水上，大破汉军，多杀士卒，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扬沙石，昼晦，楚军大乱，而汉王得与数十骑遁去。过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公主，载行。楚骑追急，汉王推堕二子。滕公下收载，遂得脱。
又《张骞传》曰：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
又《叙传》曰：述赵充国、辛庆忌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战。
又《西南夷传》曰：姑缯叶瑜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音壁。）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战士乃溺水死者四千馀人。复攻武威、张掖、酒泉，烧民庐舍。六年，陇西太守孙羌击破之。
又曰：萧何功最盛，封𣍐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何未尝有汗马之劳，顾居臣上，何也？”
又曰：高帝末，黥布反，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楚三军欲以相救为奇兵。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军，彼败吾一军，馀皆走，安能相救？”楚将不听。布果破其一军，二军散走。遂西，与上兵遇蕲西，大战，布军败走。
又曰：赵充国讨先零羌，虏久屯聚，解弛，睹见大军，弃辎重，欲渡湟水，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将校皆曰：“善。”虏果赴水，溺死者数百。於是破之。

又《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云：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

卷三百九　兵部四十

战中

《後汉书》曰：吴汉讨公孙述，乃进军攻广都，拔之。光武戒汉曰：“成都十馀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汉乘利，遂自将步骑二万馀进逼成都，去城十馀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刘尚将万馀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馀里。帝闻大惊，使让汉曰：“公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贼若出兵缀公，而大众攻尚，尚破，公即破矣。急引兵还广都。”诏书未到，述果使其将谢丰、袁吉攻汉，使别将攻尚。汉败入壁，丰围之。汉乃召诸将励之曰：“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馀。成败之机，在此举也。”于是飨士秣马，闭营三日不出，乃多挂幡旗，使烟火不绝，夜衔枚引兵与尚合军。丰等不觉，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将攻江南。汉悉兵迎战，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斩谢丰、袁吉，获甲首五千馀级。于是引还广都，留尚拒述。帝报曰：“公还广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击公也。（略，犹过也。）若先攻尚，公从广都五十里悉步骑赴之，适当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汉与述战於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

又曰：凉州贼王国围陈仓，不拔而去。皇甫嵩进兵击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穷寇勿追，归众勿迫。今我追国，是迫归众，追穷寇也。困兽犹斗，蜂蚖有毒，况大众乎？”嵩曰：“不然。前吾不击，避其锐也。今而击之，待其衰也。所击疲师，非归众也。国众且走，莫有斗志。以整击乱，非穷寇也。”遂独进击之，使卓为後拒。连战大破，斩首万馀级，国走而死。

又曰：曹操击陶谦，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馀，泗水为之不流。

又曰：廉范迁□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过五千人，移书傍郡。吏欲传檄求救，范不听，自率士卒摧之。虏众盛，范兵不敌。乃令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百级。

《续汉书》曰：耿字伯照，扶风人。少学诗礼。见郡督尉试骑士，建旗鼓，肄驰骋，由是心善将率。後上闻为张步所攻。欲自往。陈俊曰：“步兵盛，可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闭营，待上至。”曰：“上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遂合战破之。

《蜀志》曰：夏侯渊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赵□遣兵随忠取米。忠过期不还，□将数十人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势逼，且斗且却，入营更大开门，偃旗鼓。公军至，疑有伏兵。□雷鼓，於後射公，公军惊骇，自相蹂践，堕汉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为胆。”（子龙，赵□字也。）作乐饮宴至暝。

《晋中兴书》曰：桓温步骑四万，自江陵向关中，伐伪立荆州刺史郭敬，进击青泥，皆破之。至于灞上，戎首多降，居民皆壶浆路侧，耆老或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兵帅苻健以五千人守长安小城，时运道艰难，而关中大饥，温率众还，诏遣侍中黄门慰劳，於襄阳犒军。十一年，温进征讨大都督督司冀州诸军事，委以专征之任。温乃合众治兵。七月，率众伐羌。十月，温次伊水。羌帅姚襄来逆，军屯于北，遣使诣温，奉身归命，愿敕前锋小却，当拜伏路左。温答曰：“我自修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相迫，何复求却？”於是方轨齐进，襄率骁勇万馀人距水前战。温命小弟冲及诸将奋击，襄大败奔北，自相杀害，死者数千，越北芒而奔走。温屯故太极殿前，贼周成率众降温，徙入金墉，谒先帝诸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选陵令守护。

又曰：谢玄进号冠军将军，加领徐州刺史，还于广陵，以功封东兴县侯。八年玄至，苻坚倾国大出，众号百万。先遣苻融、慕容炜、张蚝、苻方四师至颍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涧。诏加卫将军安征讨大都督。玄为前锋、都督徐、兖、青三州、扬州之晋陵、幽州之燕国诸军事，与叔父征虏将军石、从弟辅国将军琰、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玄等拒之，众凡八万。玄先遣广陵刘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涧，即斩梁成及成弟□，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斩首万级，生擒五千馀人。十月，苻融进屯寿阳。玄与琰等选精锐八千人决战肥水南，临阵斩苻融，俘获万计，得伪辇及□母车，其馀宝器山积，锦数万端，牛马驴骡骆驼十万疋。

又曰：苻坚率众五十万向寿春，谓融曰：“晋人若知朕来，便一时还南，固守长江，虽百万之众，无所用之。今秘吾来，令彼不知，彼顾江东，在此必当战。若其溃败，求守长江，不复可得，则吾事济矣。”乃秘不言坚自来，於是以小将旗列屯淝北。晋征虏将军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并阻水南，一时涉渡淝水。融曰：“及吴未成列击之，必克也。”坚曰：“不然。我长於步，彼便於水，今舍步入水，是以所短击其所长，非良策矣。可须彼过水，一时击之。彼既背水，进退无术，乃可尽杀，然後船舫渡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直指会稽观禹朝万国之处，不亦乐乎。”列陈以待晋军。晋军既济，战于肥北。坚被重疮，三军溃乱。坚驰还长安。

《晋书》曰：刘毅溯江追桓玄，战於峥嵘州。于时官军数千，玄兵甚盛，而玄惧有败衄，常漾轻舸于舫侧，故其众莫有斗心。官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

又曰：将军王敦反，兵至石头，欲攻晋将刘隗。（五罪切。）其将杜弘曰：“刘隗死士众多，未易可克，不如石头。其守将周礼少恩，兵不为之用，攻之必败。礼败，隗自走，”敦从之。礼果开城门纳弘。诸将与敦战，晋师大败。

又曰：前秦苻坚率兵来伐，晋将军谢石、谢玄拒之。坚遣其尚书朱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谓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以敌也。及其众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晋将遣使请战，许之。坚师列阵逼肥水。晋师不得度。晋将使谓坚将苻融曰：“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坚众皆曰：“宜阻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坚曰：“但却军，令得过，我以铁骑向水，逼而杀之。不然，因其济水而覆之。”於是麾军却阵，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肥逼之。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晋师乘胜追击，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走。

又《慕容超载记》曰：於是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王师不利。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苻坚遣将吕光领兵伐龟兹。光军其城南五里为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龟兹王帛纯婴城自守，乃倾国财宝，请诸国来救。温宿、尉头等国王，合七十馀万众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按兵以拒之。光曰：“彼众我寡，众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迁营相接，阵为勾锁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战于城西，大败之。纯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馀国。

又曰：西魏末，东魏遣将侯景、高敖曹等围西魏将独孤信於洛阳。东魏大将齐神武继後。西魏大将周文帝率军救信，进军东。景等夜解围去。及晨，周文率轻骑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周文马中流矢，惊逸，遂失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授周文兵复振，于是大捷，斩高敖曹，虏其甲士万五千，赴河死者以万数。是日置阵既大，首尾悬远，从辰至未，战数十合，氛雾四塞，莫能相知。独孤信、李远居右，赵贵、怡峰居左，战并不利，又不知周文所在，皆弃其率先归开府。唐公等为後军，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等退，即与俱还。由是乃班师，洛阳亦失守。大军至弘农，守将皆已弃城西走。

又曰：後魏末，贼莫折後炽所在寇掠州人。李贤率乡兵与泾州刺史史宁讨之，後炽列阵以待。贤谓宁曰：“贼聚结岁久，徒众甚多，数州之人，皆为其用，我若总为一阵，并力击之，彼既同恶相济，理必总萃於我，势既不分，众寡莫敌，我便救，首尾无以制之。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阵，多设旗鼓，掎角而前，以胁诸栅，以别统精兵直指後炽，按甲而待，莫与交锋；後炽欲前，则惧我疑兵。令其进不得战，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攻之，必破。後炽一败，则众栅不攻自拔矣。”宁不从，屡战频北。贤乃率数百骑径入後炽营，收其妻子僮隶五百馀人，并辎重等。属後炽与宁战胜，方欲追奔，忽与贤遇。乃弃宁与贤接战，贼遂大败，後炽单骑遁走。

《北史》曰：後魏孝文南伐齐，齐将陈显达率众拒战。元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军，将士从之，显达奔溃。帝大悦，曰：“任城康王大有德福，文武顿出其门，以功赐爵高平县侯。”

《後周书》曰：天和六年，宇文宪帅众二万出自龙门。齐将新蔡王康德以宪兵至，潜军宵遁。宪乃西归，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复入於齐。人谓略不及远，遂弛边备。宪乃渡河攻其伏龙等四城，二日尽拔。又进攻张辟，克之，获其军实，夷其城垒。斛律明月时在华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时汾州又见围日久，粮援路绝，遣柱国宇文盛运粟以馈之。宪自入两乳谷，袭克齐相杜成，进军姚襄，齐人婴城固守，以为汾州之援。齐平原王段孝先、兰陵王高长恭引兵大至，宪命将士阵而待之。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遂以奔退。宪身自督战，齐众稍却。会日暮，乃各收军。

又曰：齐神武遂渡河逼华州，刺史王罴严守，知不可攻，涉洛，军於许原西。太祖据渭南，征诸州兵皆会，乃召诸将，谓之曰：“高欢越山渡河，远来至此，天亡之时也。吾欲击之何如？”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欢更西，以见其势。太祖曰：“欢若得至咸阳，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即造浮桥於渭，令军人赍三日粮轻骑渡渭，辎重自渭南夹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齐神武军六十馀里。齐神武闻太祖至，引军来会。癸巳旦，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望太祖军少，竞驰而进，不为行列，总萃於左。军兵将交，太祖鸣鼓，士皆奋起，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遂大破之，斩六千馀级，临阵降者二万馀人。

《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辅少主。相州总管尉迟迥举兵不从，隋文遣将韦孝宽讨之。迥男率众十万入武德，军於沁东拒之，与孝宽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馀里，麾军小却，欲待孝宽军半度而击之。孝宽因其却，乃鸣鼓齐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大败。
又曰：後周末，隋文帝遣将韦孝宽率兵讨尉迟迥於相州，军进至州，迥悉出其卒十三万，阵于城南。迥旧习军旅，虽老犹被甲临阵，其麾下三千兵皆关中人，为之力战。孝宽等军失利而却，邺中士女观者如堵，高与李询乃整阵先犯观者，因其扰而乘之，迥众大败，遂拔其城。
又曰：後汉末，曹公征张鲁於汉中，使张辽与乐进、李典等将千馀人守合肥，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吴主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云：“若权至著，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征在外，比救至，败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後可守。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於是辽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权不敢动，遥见所将众少，乃聚围辽。率左右麾，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馀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馀众。权人马皆披靡，（披，匹靡反。）无敢当者。自朝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攻合肥十馀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之，几复获权。（孙盛曰：夫兵固诡道，奇正相资，若将帅不知，则弃师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悬弱无援，专任勇者则好战生患，专任怯者则惧心难保。且彼众我寡，心必怀贪堕，以致命之兵，击贪堕之卒，其势必胜，胜而後守必固。是以魏武杂选武力，参以同异，为之密教，宜其用事。至是而应，若合符契，妙矣！）
《北齐书》曰：慕容绍宗与侯景战於涡阳，大破景军，溺死於涡水，水不为流。景走淮南。
卷三百一十　兵部四十一
战下
《後周书□梁台传》曰：时大军围洛阳，久而不拔。齐骑奄至，齐公宪率兵御之，乃有数人为敌所执。已去阵二百馀步，台望见之，愤怒，单马突入，射杀两人，敌皆披靡，执者遂得还。齐王宪每叹曰：“梁台果毅胆决，不可及也。”
又曰：田弘讨西平反羌及凤州叛兵等，并破之。弘每临阵，摧锋直前，身被一百馀箭，破骨者九，马被十槊，朝廷壮之。
又曰：李标字灵杰。长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胆气。少事尔朱氏。累迁右将军。魏孝武以标从为太祖帐内都督。从复弘农，破沙苑。标时跨马运矛，冲坚陷阵，隐身披甲之中。敌人见之，皆曰：“避此小儿”。太祖初亦闻标骁悍，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其能，至是方嗟叹之。谓标曰：“但使胆决如此，何必要须八尺之躯也。”
又曰：贺若敦，太祖时群盗蜂起，各据山谷。大龟山贼张世显潜来袭统，敦挺身赴战，手斩七八贼，贼乃退走。父统大悦，谓左右僚属曰：“我少从军旅，战阵非一，如此儿年时胆略者，未见其人。非惟成我门户，亦当为国名将。”

又曰：王雅从战邙山。时大军不利，为敌所乘，诸将皆引退，雅独回骑拒之。敌人见其无继，步骑竞进。雅左右奋击，频斩九级，敌众稍却，雅乃还军。太祖叹曰：“王雅举身悉是胆也。”
又曰：蔡宇承先，从太祖战於河桥，乃下马步斗，手杀数人。左右劝乘马以备急卒。怒之曰：“丞相养我如子，今日岂以性命为念！”遂率左右十馀人，齐声大呼，杀伤甚多。敌以其无继，遂围之十馀重，谓曰：“观君似是勇士，但弛甲来降，岂虑无富贵耶。”骂之曰：“死卒！吾今取头，自当封公，何假贼之官号也。”乃弯弓持满，四面拒之。东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长刀者，直进取去。可三十步，左右劝射之，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岂虚发哉。”敌人渐进，可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应弦而倒，便以槊刺杀之。因此，战数合，惟失一人。敌乃稍却。徐引退。是战也，我军不利。太祖已还。至弘农，夜中与太祖相见。太祖见，至字之曰：“承先，尔来，吾无忧矣。”太祖心惊，不得寝，枕股上，乃安。
又曰：王雄从晋公护东征。至邙山，与齐将斛律明月接战。雄驰杀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尽，惟馀一奴一矢在焉。雄案槊不及明月者丈馀，曰：“惜尔不杀得，但生将尔见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额，雄抱马退走，至营而薨。
又曰：耿豪本名令贵。沙苑之战，豪杀伤甚多，血染甲裳尽赤。太祖见之，叹曰：“令贵武猛，所向无前，观其甲裳，足以为验，不须更论级数也。”
又曰：王勇从讨赵青雀，平之，论功居最，除卫大将军、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骑常侍，兼太子武卫。邙山之战，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并执短兵，大呼直进，出入冲击，杀伤甚多，敌人无敢当者。是役也，大军不利，惟勇及王文达、耿令贵三人力战，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赏帛二千匹，令自分之。军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拟授勇等，然州颇有优劣，又令探筹取之。勇遂得雍州，文达得岐州，令贵得北雍州。仍赐勇名为勇，令贵名豪，文达名杰，以彰其功。
又曰：耿豪从太祖战於邙山，家谓所部曰：“大丈夫见贼，须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皱眉畏死。”遂大呼独入，敌人锋刃乱下，当时咸谓豪殁。俄然奋刃而还。战数合，当豪前者，死伤相继。又谓左右曰：“吾岂乐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但壮士除贼，不得不尔。若不能杀贼，又不为人所伤，何异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

《隋书》曰：突厥入寇，隋将杨素击之。先是，诸将与虏战，每虑胡骑奔突，皆戎车步骑相参，舁鹿角为方阵，骑在其内。素谓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也。”於是悉除旧法，令诸军为骑阵。突厥达头可汗闻之大喜，率精骑十馀万而至。素奋击，大破之。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然大抵驭戎严整，有犯军令者，立斩之，无所宽贷。每将临寇，求人过失而斩人，多者百馀人，少不下十数。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还者，无问多少，悉斩之。又令二三百人复进，还如向法。将士股栗，有必死之心，由是战无不胜，时称名将。

又曰：张须陀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後三十馀战，每破走之。转荥阳守。时李密说让取洛口仓，让惮须陀，不敢进。密劝之，让遂与密率兵逼荥阳，须陀拒之。让惧而退，须陀乘之，逐北十馀里。时李密先伏数千人於林木间，邀击须陀军，遂败绩。密与让合军围之，须陀溃围辄出，左右不能尽出，须陀复跃马入救之。往来数四，众皆散，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时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昼夜号泣，数日不止。

又曰：麦铁杖辽东之役，将渡辽，谓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杀，尔当富贵，惟诚与孝，尔其勉之！”及济，桥未成，阵去东岸尚数丈，贼大至，铁杖跳上岸，与贼战死，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文亦死之，左右更无及者。帝为之流涕，购得其尸。

又曰：权袭庆仕周，从武元皇帝与齐师战于并州，被围百馀重。袭庆力战矢尽，短兵相接，杀伤甚众，於是刀槊皆折，脱胄掷地，向贼大骂曰：“何不来斫头也！”贼遂杀之。

又曰：高智惠作乱江南，史万岁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万岁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浮洞不可胜数。前後七百馀战，转斗千馀里，寂无声闻者十旬，远近皆以万岁为没。万岁以水陆阻绝，信使不通，乃置书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悦，上其事。高祖嗟叹。

又曰：宇文庆从周武帝攻河阴，先登攀堞，与贼短兵接战，良久，中石乃坠，绝而后苏。帝劳之曰：“卿之馀勇，可以贾人也。”复从武帝拔晋州，其後齐师大至，庆与宇文宪轻骑觇，卒与贼相遇，为贼所窘。宪挺身而遁，庆退据汾桥，众贼争进，庆引弓射之，所中人马必倒，贼乃稍却。及破高纬，拔高辟，克并州，下信都，擒高谐，功并居最。

《唐书》曰：高祖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至龙门县，有贼母端儿帅众数千人奄至城下。时诸军无备，为贼所乘。高祖亲率十馀骑横出击之，所射应弦而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大溃，逐北数十里，伏尸相继於道。时高祖射七十发，明日斩首筑为京观，於尸上尽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又曰：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刘秋子率士卒攻贼。兵尽矢穷，秋子张空拳大呼於军前，死战而胜。诏嘉其忠勇，授淮阳太守。

又曰：白孝德，胡人也，骁悍有胆力。乾元中，李光弼为偏裨。史思明攻河阳，使骁将刘龙仙率铁骑五十临河挑战。龙仙勇捷自恃，举右足加马鬣上，手运两矢，骂光弼。光弼登城望之，诸将皆侍，顾曰："孰可取者？"仆固怀恩前请行，光弼曰："此非大将所为。"历选其次无可，於是左右窃议曰："孝德可。光弼闻之，乃招孝德前问："可得手？"孝德曰"得。"光弼问："所加几何人而可？"曰："独往则可，加人不可。"光弼曰："壮哉！"终问所欲，对曰："愿备五十骑於壁门候。既入然後进，及诸大将鼓噪以借威，他无所用。"光弼抚其背以遣。孝德挟二矛，策马截流而渡。半济而怀恩贺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怀恩曰："观其揽便辟，可万全者。"龙仙始见其独来，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将动，孝德摇手示之，若使其不动，然龙仙不测，又止。孝德呼："太尉使予致辞，非他。"龙仙去三十步与之言，亵骂如初。孝德息马伺便，久之，因目曰："贼识我乎？"龙仙曰："谁？"曰："我，国之大将白孝德。"龙仙曰："是猪狗乎？"孝德发声然，执矛突前而搏之，城上万鼓齐噪，五十骑以继进。龙仙矢不及发，环走堤上。孝德以匹马逐之，胡骑五十皆披靡，若猛犬之猎群狐也。遂斩之，提首而归。

又曰：王难得试卫尉卿，至凤翔为都知兵马使，兼兴平军事。尝有裨将靳元曜，当合战，堕马，呼难得，难得俯马救之。贼射难得，中眉，皮穿，下蔽目。难得乃拔去箭，并皮掣弃之，勇冠三军，由是士众多附之。

《五代口周史》曰：王殷迁奉国右厢都指挥使。汉祖受命从征杜重威於邺下。殷与刘词皆率先力战，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镞於口中。以是汉祖嘉之。

《三国典略》曰：茹茹寇肆，齐主自晋阳讨之，虏骑散走，大军遂还。齐主率二千馀骑为殿，夜宿黄瓜堆。茹茹别部数万骑扣鞍而进，四面围逼麾下。齐主安卧，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画军形，溃围而出。虏骑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罗辰妻子生口三万馀，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骑数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请益，齐主更减其半，那肱骑奋击，亦大克捷。

战不顾亲

《史记》曰：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乃翁。必欲烹而翁，即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烹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祇益祸耳。”项王从之。
《後汉书》曰：邳彤，字伟君，世祖拜为後大将军，常从战攻信都。复反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击彤父弟及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彤亲属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刘公之恩。公方争国事，彤不得复念私也。”会更始所遣将攻拔信都，王郎兵败走，彤家得免。
又曰：世祖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上党太守田邑连战十馀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冯衍乃遗邑书，邑报书曰：“仆虽驽怯，亦欲为人者也，岂苟贪生而畏死哉。闻老母诸弟见执於军，而邑安然不顾者，岂非重其节乎？若使人居天地，寿如金石，要长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年之期未有能至，老壮有间相去几何？诚使故朝尚在，忠义可云？虽老亲受戮，妻儿横分，邑之愿也。”
又曰：赵苞字威豪，迁辽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馀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劫郡。苞率步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视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人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惟当万死，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败之，其母妻皆为所害。
《东观汉记》曰：孔奋为武都郡丞，时在郡为隗嚣馀党所攻，杀太守，得奋妻子。奋追贼，贼推奋妻子於军前。奋年五十，惟有一子，不顾，遂擒贼，而其子见屠。帝嘉其忠，迁武都太守。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俞叛袁绍，而降公孙瓒，遣兵卫之。绍遣朱灵攻之。灵家在城中，瓒以灵母、弟置城上，诱呼灵，灵望城上泣曰：“丈夫一出身与人，岂复顾家耶！”战遂拔之，生擒雍，而灵家皆死。（灵字文博。）
《蜀志》曰：姜维与母相失。（孙盛《杂记》曰：姜维得母书，并求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见当归。）
《续帝王世纪》曰：晋师度岘，慕容超使拒之，闻晋兵盛，自将四万继之。及晋人战於临昭，燕兵大败，超单马奔入城。八月，将封。融自河北奔晋师，使诏诱城内，超怒，缚其母，悬诸城上。融曰：“姜维有言，良田百顷，不在一亩。”
《梁书》曰：羊侃长子，为侯景所获，执来城下示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得计此一子？幸尔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犹在耶？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汝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感其忠义，亦不害也。
战伤
《左传》曰：齐晋将战，郤克伤於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
《魏书》曰：孙观迁青州刺史，从征孙权於濡须口，为流矢所中，穿左足，穿力战不顾，太祖劳之曰：“将军被疮深重，而猛气益奋。”及疮甚，遂卒。
《魏志》曰：诸葛亮出祁连山，诏张督诸军至洛阳。亮还保祁连山，追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右膝，薨。
又曰：夏侯字元让。太祖自徐州还，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
又曰：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魏书》曰：公所乘马名绝影，为流矢所中，伤颊及足，并中公右臂。）
《蜀志》曰：先主进围络县，庞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
《三国典略》曰：陈薛安都引兵破留异，成州刺史韩子皋单马入阵，伤顶之左，一髻半落。安都为流矢所中，流血至踝，乘舆车，容止不变。
《北史》曰：彭乐天平四年，从神武西讨，与周文相拒，神武欲缓持之。乐气奋，请决战，曰：“我众贼少，不可失也。”神武从之，乐因醉入，深被刺，肠出，内之，不尽，截去复战，身被数疮，军势遂挫，不利而还。神武每追论以戒之。
《後周书》曰：河桥之战，王思政下马，用长槊左右横击，掊数人。时陷阵既深，从者死尽，思政被重创闷绝。会日暮，敌亦收军。思政久经军旅，每战惟著破敝甲，敌疑非将帅，故免。有帐下督雷五安於战处哭求思政，会其已苏，遂相得。乃割衣裹创，扶思政上马，夜久方得还。仍镇弘农。思政以玉璧地在险要，请筑城。即自营度，移镇之，迁并州刺史，仍镇玉璧。
又曰：韦法保每与敌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单马陷阵，是以战必被伤。尝至关南与东魏人战，流矢中颈，从口中出，当时气绝。舆至营，久之乃苏。
又曰：李弼从太祖，与齐战於渭桥。弼深入，陷阵。身被七创，遂为所获。弼佯殒绝於地，守者稍懈。弼睥睨，傍有马，因跃上西驰，得免。
《隋书》曰：开皇二年，突厥叶护及番那可汗众十馀万，寇掠而南，诏以达奚长孺为行军总管，率众二千击之。遇於周，众寡不敌，军中大惧，长儒慷慨，神色愈烈。为虏所冲，突厥散而复聚，且战且行，转斗三日，五兵咸尽，士卒以拳殴之，手皆见骨，杀伤万计，虏气稍夺，於是解去。长儒身被五疮，通中者二；其战士死伤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陇，既逢长儒，兵皆力战，虏意大沮。明日，於战处焚尸恸哭而去。
卷三百一十一　兵部四十二
请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帅师以来，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矣。
又曰：晋师至于靡笄之下，齐侯使请战。
又曰：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
又曰：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韩简，晋大夫，韩万之孙。）复曰：“师少於我，斗士倍於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谓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宠，（为秦所纳。）饥食其粟，三施而无报，是以来也。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国乎？”（狃，忄太也。言辟秦则使忄太来。）遂使请战，曰：“寡人不佞，能合其众而不能离也。君若不还，无所逃命。”秦伯使公孙枝对曰：“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犹吾忧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烦夫子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军事，诘朝将见。”

《梁传》曰：请一战，不克请再，再不克请三，三不克请四，四不克请五，五不克举国而授，於是而与之盟。
《史记□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伐韩於伊阙，大胜，斩首二十四万。秦乃与楚王书曰：“楚倍秦，秦且率诸侯伐楚，争一旦之命。愿王之饬士卒，得一乐战。”楚顷襄王患之，乃谋与秦平。
《後汉书□王霸传》曰：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请战。
挑战
《孙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也。）主不可以怒而兴军，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众兴军，以道理胜负之计，不可以己之私。举兵则以策，不可以愠恚之故而合战也。）怒而可以复喜，愠而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主怒兴伐，人无素谋明计，则破亡矣。将愠怒而斗，仓卒而合战，所杀伤必多。怒忿复可以悦喜，言亡国不可以复存，死不可以复生，言当须愤之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将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左传》曰：赵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师者。请挑战，弗许。请召盟，许之。
《左传》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ユ摩垒而还。”（靡，近也。靡于驰也。）乐伯曰：“吾闻致师者，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馘，断耳也。）执俘而还。”皆行所闻而复。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魏武侯问吴起曰：“两军相常，不知其将欲击，何如？”起曰：“令贱而勇者，将而击锐，交和而北，告而勿罚，观敌进取，一来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见利不取，此将有谋。若其众追北，旗帜杂乱，自止自行，或纵或横，贪利务得，凡若此类。将令不行。”

《史记》曰：《吴世家》曰：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李。（贾逵曰：越地也。）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自刭。（《左传》曰：使罪人三行属剑於颈。）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

又曰：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十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王胸，汉王扪足曰：“虏中吾指！”

又曰：王翦代李信击荆，荆兵数挑战，终不出。久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汉书》曰：项羽使人谓汉王曰：“天下匈匈，以吾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无徒罢天下父子为。”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羽令壮士出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被甲挑战。楼烦欲射，羽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问之，乃羽。汉王大惊。

又曰：楚汉相持彭城，数绝楚粮道。项羽欲讨越，谓其将曹咎曰：“谨守皋，即汉欲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汉果数挑战，楚军不出，使大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货赂。曹咎自刎汜水上。

《後汉书》曰：张堪为谒者。使送委输缣帛，并领骑七千匹，诣大司马吴汉代公孙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时汉军馀七日粮，阴具船欲遁去。堪闻之，驰往见汉，说述必败，不宜退师之策。汉从之，乃示弱挑敌，述果自出，战死城下。

又曰：王霸讨苏茂，贼聚众挑战，霸坚不出，方飨士作倡乐。茂矢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切之胜。（徼，要也。一切犹权时也。）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既不得战，乃引还营。

又曰：李宪叛，马成拜扬武将军，发会稽、丹阳、九江、六安四郡兵击李宪，进围宪於舒，令诸军各深沟高垒。宪数挑战，成坚壁不出，守之岁馀，至六年春，城中食尽，乃攻之。遂屠舒。斩宪。

《魏志》曰：公西征马超，进军度渭。超等数挑战，不许。公乃克日会战，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乃纵虎骑夹击，大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氏春秋》曰：诸葛亮遇司马宣王，因挑战，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魏略》曰：太祖在汉中，而刘备栖於山领，使刘封下挑战，太祖骂曰：“卖履舍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呼我黄须儿来，令击之。”乃召曹彰晨夜进追，西到长安，而太祖已还。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姚襄据黄落，前秦苻坚遣将黄眉、邓羌等率步骑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於虚发。襄频为晋将桓张平所败，锐气丧矣。今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狠，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且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擒也。”黄眉从之。遣羌追骑三千军於襄垒。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至于三原，羌回骑拒襄。俄而，黄眉至，大战，斩之，尽俘其众。
《宋书》曰：沈攸之反，自江陵举兵东下，分兵出夏口，据鲁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将柳世崇曰：“被太后令，当还都，卿既相与奉国，想行此意。”世崇答曰：“东下之师，久承声闻，郢城小镇，自守而已。”攸之将去，世崇遣军於西渚挑战。攸之果怒，令诸军登岸烧郭邑，筑长围攻之。世崇随宜拒应，众皆披却，攸之军日久败溃。
《隋书》曰：陈茂从高祖与齐师战於晋州。贼甚盛，高祖将挑战，茂固止不得，因捉马。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额，流血被面，词气不挠。高祖感而谢之，厚加礼敬。
又曰：窦荣定之击突厥也，史万岁诣辕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因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过，令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引军而去。
《唐书》曰：高祖初起，师次霍邑，隋将宋老生拒之。上谓诸将曰：“老生若婴城自守，当即攻之。主客势悬，卒难致力，其计若何？”太宗进曰：“老生勇而无谋，请以轻兵挑之。必出战，则成擒矣。”从之。太宗以数骑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老生果怒，开门出兵。太宗驰白高祖曰：“事谐矣。”高祖因谓陇西公建成曰：“汝看两阵将交，引左军直趋东门。”令太宗引右军直趋南门，以断其归路。老生之军背城而阵，高祖以中军与建成合阵于城东，太宗及柴绍阵於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中军与左军咸却。太宗自南原遥见尘起，知义师退，率二百骑驰下峻坂，杀一贼将，遂横断其军，出于阵後，表里齐讠，响若崩山，隋师大溃，各舍杖而走。县门发，老生不得入城，乃弃马投堑，甲士斩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数里，僵死尸相枕，四面乘胜进薄其城。时无攻具，士卒缘禊而上，一时攀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敢当者，遂平霍邑，抚其馀众而用之。
又曰：杜伏威既败隋师，炀帝又遣将军陈棱讨之，棱不敢战，伏威知其怯懦，因遗棱妇人之服以激怒之，棱果大怒恚，率众而至。伏威逆拒，杀数千人，棱仅以身免。
又曰：窦建德自荥阳西上，太宗以数百骑出武牢关二十馀里以挑之。往往设伏，比至贼营才四骑而已，谓左右曰：“贼见我而旋是其上计，乘险逐我，是其下策，”贼初见骑少，疑为斥候。太宗谓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毙其一将。贼以兵六十骑并援枪而至，从者咸失色。太宗谓之曰：“尔但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辔徐行，贼至，引弓射之，毙一将，贼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毙，贼乃不敢复逼。太宗且挑且还，伏兵相次而发，合击破之，获其大将殷秋、石瓚，斩首数百级。
决战上
《六韬》曰：周武王将伐纣，问太公曰：“今敌人围我，断後绝粮，吾欲徐以为阵，以败为胜，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也，暴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可为四冲阵，以骁骑惊其三军，左军疾左右，右军疾右，中军迭前迭後，往敌之空。吾军疾击鼓而当之。”
又曰：“敌疏其阵，又远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劳我士卒，为之奈何？”太公曰：“发我锐士先击其前，军骑猎其左右，引而分队，以随其後，三军疾战。凡以少击众，避之於易，要之於险，避之以昼，取之以夜。故曰：以一击十，莫善於厄；以十击百，莫善於险；以千击万，莫善於阻。用众者务易，用少者务厄也。”
《左传》曰：晋师伐齐，阵于莘。（所臻切。）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及战，郤克伤於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中军将自执旗鼓，故虽伤而击鼓不息也。）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识己推车也。）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镇也。集，成也。）若之何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擐，贯。即，就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并，毕正切。）右援ｘ（音桴。）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晋师从郤克车。）齐师败绩。
又曰：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无存，齐人也。室之，为取妇。）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国。”（高氏、国氏，齐贵族也。无存欲必有功还，取卿相之女也。）先登，求自门出，死於ニ下。（既入城，夷仪人不服，故斗死于门屋ニ下也。）齐侯克夷仪，谓夷仪人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给五家不使役。）乃得其尸。公三衤遂之；（衤遂，衣也。比殡三加衤遂，深厚礼之也。）与之犀轩直盖，（犀轩，卿车。直盖，高盖也。）亲推之三。（齐侯自推丧轮三转也。）

《国语》曰：齐庄公且伐莒，为车五乘之兵，而杞梁、华舟独不与焉，故归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无义，死而无名，则虽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义，死而有名，则五乘之兵尽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华周同车侍于庄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华舟下斗，获甲首三。庄公止之曰：“子止与子同齐国。”杞梁、华舟曰：“君为五乘之兵，而舟、梁不与焉，是少吾勇也；临敌涉难，止我以利，是恶吾行也；深入多杀者，臣之事也。齐国之利，非吾所知也。”遂进斗，坏军陷阵，三军不敢当。

《战国策》曰：齐上将田单率师将攻狄，鲁仲连子曰：“将军攻狄，必不能下也。”单曰：“单以破亡馀卒破万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车不谢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齐婴儿谣曰：“大冠若箕，修剑柱归。”单乃惧，问仲连子。对曰：“将军在即墨之时，坐即织篑，立即杖插，为士卒倡，当此之时，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闻是言莫不掩泣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土之宝，是以乐生而恶死。此以不胜也。”田单明日结励气，立於矢石间，引ｘ而鼓之，狄人乃下。

《汉书》曰：御史大夫韩安国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荷戟驱不测之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也。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足引他过以诛之。”

《後汉书》曰：刘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阳，莽将王寻、王邑来讨，兵号百万。先至昆阳以十万，围数重。时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堕其书，寻、邑得其书，不喜。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西城水上冲其中坚，寻、邑阵乱，乘势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

又曰：郏令冯鲂力战死，帝曰：“此健令。”

又曰：吴汉率兵围苏茂於广乐。刘永将周建来救，汉将轻骑迎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诸将谓汉曰：“大敌在前而公伤卧，众心惧矣。”汉乃勃然裹疮而起，椎牛飨士，令众军曰：“贼众虽多，皆劫掠群盗，胜不相让，败不相救，非有杖节义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诸君勉之！”於是军士激怒，人倍其气。明日，建、茂出围兵汉。选四部精兵三千馀人，齐鼓而进，建军大溃，还，奔城。汉长驱追击，大破之。

李陵《答苏武书》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绝域，五将失道，陵独遇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单于谓陵不可复得，便欲引还，而贼臣教之，遂便复战，故陵不得免耳。
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所杀过当。
卷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决战中
《後汉书》曰：贾复与五校战於真定，大破之。复伤疮甚。光武大惊曰：“我所以不令贾复别将者，为其轻敌。果然，失吾名将。闻其妇在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复病寻愈，追及光武於蓟，相见甚欢。
又曰：铫期从击王郎将宏刘、奉於钜鹿下，（，五奚反。）期先登陷阵，手杀五十馀人，被疮中额，摄愤复战，（摄犹正也。）遂大破之。
又曰：祭遵与景丹诸将南击弘农、厌新、柏华蛮中贼。（《东观记》曰：柏华，聚名。）弩中遵口，洞出血流。众见遵伤，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战皆自倍，遂大破之。
又曰：帝在鲁，闻耿为张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曰：“剧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乃出兵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杀伤无数，城中沟堑皆满。
又曰：岑彭征公孙述，乃令军中募攻浮桥，先登者授上赏。于是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大风狂急，彭、奇船还流而上，直冲浮桥，而攒柱钩而不能去。（《续汉书》曰：时天东风，其攒柱有反把钩，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急火盛，桥楼崩烧。彭复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
又曰：张步攻耿营，与刘歆等战。升王宫瑰台望之，（临淄本齐国所都，即齐王宫中有环台也。《东观记》作瑰台。）视歆等锋交，乃引精兵以横突步阵于东城下，大破之。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又曰：袁绍使曲安攻公孙瓒，绍在後十数里，闻瓒已破，发鞍息马，惟卫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馀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却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返逃垣墙间耶？”促使诸弩并发，多伤瓒骑。众不知是绍，颇稍引却。会曲义来迎，骑乃散退。
又曰：邓禹还长安，张宗夜将锐士入城袭赤眉，中矛贯胛。（胛，背上两腋间。）又转攻诸营堡，为流矢所激，皆几至于死。
又曰：贾复从上击青犊於射犬，大战至日中，贼阵坚不却。光武传召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士皆饥，可但朝饭。”复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犹负也。折羽为旌。将军先所执。先登，先敌也。）所向皆靡，贼乃败走。诸将咸服其勇。

又曰：陈俊字子昭，拜强弩将军，所向皆破。世祖曰：“战将尽如此，岂有忧乎？”

《魏志》曰：母丘俭字仲恭，有策，为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出玄菟，从道滑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逆军沸水上，大战，宫连破走。俭遂束马悬车，登九都山，屠高丽，所斩获首虏以千数。使玄菟太守王颀追，过沃沮千馀里，至肃慎界，刻石纪功，刊九都之山，铭不耐之城。

又曰：代郡乌桓反，以任城王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临发，太祖诫彰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诫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数千骑卒至，时兵马未集，惟有步卒千人，骑数百匹，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後相属。战过半日，彰铠中数箭，意气益广，乘胜逐北，至於乘乾，（臣松之案：乘乾，县名，属代郡，今北虏居之，号为乘乾郡。）去代二百馀里。长史诸将皆以为新涉远，士马疲，又受节度不得过代，不可深进，遗令轻敌。彰曰：“率师专行，惟利所在，何节度乎？胡走未远，追之必破，从令纵敌，非良将也。”遂上马，令军中後出者，斩。一日一夜与虏相及，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千数。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时鲜卑大人轲比能将数万骑观望强弱，见彰力战，所向皆破，乃请服，北方悉平。时太祖在长安召彰，彰自代过邺。太子谓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见上，勿宜自伐。”彰到，如太子言，归功诸将。太祖喜，持彰须曰：“黄须儿竟大可用。”

又曰：庞德与曹仁讨关羽。德屯樊北十里，会天霖雨十馀日，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与诸将避水上堤。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堤上。德披甲荷弓，箭不虚发。将军董冲、部曲将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斩之。自平旦力战至日过中，羽攻益急。德谓督将成何曰：”吾闻良将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益怒，气愈壮，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与麾下将一人，伍伯二人，弯弓傅矢，登小船欲还仁营。水盛船覆，失弓矢，独抱船覆水中，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谓曰：“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耶！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遂为羽所杀。

《吴志》曰：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并艚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董袭与陵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被两铠乘大舸船突入蒙冲，裹身以刀斫两绁，蒙冲横流，大兵遂进，祖便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走，兵追斩之。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裘曰：“今日之，断绁之功。”
《晋书》曰：刘毅等诛桓玄，兵至竹里，玄使其将皇甫敷、吴甫之拒毅军，遇之於江乘，临阵斩甫之，进至罗洛桥，又斩敷首。玄大惧，使桓谦、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军至蒋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张旗帜，玄不之测，益以危惧。谦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惧伏裕，莫敢出斗。裕与毅等分为数队，进突谦陈，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时东北风急，毅军放火，烟尘张天，鼓噪之音震骇京邑，谦等诸军一时奔散。
又曰：周处攻齐万年於六陌。将战，处军人未食，齐王肜促命速进，而绝其後继。处知必败，赋诗曰：“去去世事已，策马观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命终。”言毕而战，自旦及暮，斩首万计。弦绝矢尽。左右劝退，处案剑曰：“此是吾效节授命之日，何退之为！且古者良将受命，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也。今诸军负信，势必不振。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力战而殁。
又曰：明威将军朱伺随陶侃讨杜有殊功。石勒夏口之战，伺用铁面自卫，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贼挽船上岸，於水边作阵。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胫，气色不变。诸军寻至，贼溃，追击之，皆弃船投水，死者太半。贼夜还长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远将军，赤幢曲盖。
又曰：朱伺、刘浚与郑攀战杨口垒。伺常所调弩忽噤不发，伺甚恶之。及贼攻陷北门，伺退入船。初，浚开诸船底，以木掩之，名为船械。伺既入，贼举铤ㄟ伺，伺逆接铤，反以ㄟ贼。贼走上船屋，大唤云：“贼帅在北！”伺从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
又《载记》曰：刘曜使其将军平先、丘中伯率劲骑追陈安。安与壮士十馀骑於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人；远则带双，左右驰射而走。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匿于溪涧。翌日寻之，遂不知所在。会连雨始霁，辄振威呼延青寻其径迹，斩安于涧曲。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丈八蛇矛左右。战始三交失蛇矛，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刘曜命乐府歌。
又曰：禿亻辱檀追赫连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众逆击。败之，追奔八十馀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馀人，以为京观，号“髑髅台”，还于岭北。
又曰：前秦苻坚为姚苌所攻。苻坚率兵攻姚苌，皆刻锋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为志。每战以长槊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後赵再闵之乱，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石闵帅骑千馀拒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归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战，人或问之。伺答：“诸人以舌击贼，伺惟以刀耳。”又问曰：“将军前後击贼，何以每得胜耶？”伺曰：“两敌共对，惟当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胜耳。”

又曰：周访讨江沔间贼杜曾。访有众八千，进至张阳。曾锐气甚盛，访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善谋也。”使将军李恒督左甄，许朝督右甄，访自领中军，高张旗帜。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军，访甚恶之，自於阵後射雉以安众心。令小将赵胤领其父馀兵属左甄，力战，败而复合。胤驰马告急，访怒，叱令更进。胤号哭，还战，自辰至申，两甄皆败。访选精锐八百人，自行酒饮之，敕不得妄动，闻鼓音乃进。贼未至三十步，访亲鸣鼓，将士皆腾跃奔赴，曾遂大溃，杀千馀人。遂定汉沔。

又曰：刘裕举兵伐後秦姚泓，王镇恶为前锋，军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镇恶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间诸舰悉逐流去。时泓屯军在长安城下，犹数万人。镇恶抚慰士卒曰：“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生之计耶？惟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乃身先士卒。众亦知无复退路，莫不腾踊争先。泓众一时奔溃，即陷长安城。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苻坚将王猛讨前燕慕容。遣将慕容评屯於潞川以拒之。猛与评相持，遣裨将郭庆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後，傍山起火，烧其辎重。惧，遣使让评，催之遣战。猛知评卖水鬻薪，不抚将士，有可乘之会。评又求战，乃陈于潞原，而誓众曰：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愿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睹评师之众也，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寝而弗应，猛驰就许之。羌於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蚝，七吏切。）跨马运矛，驰入评军。出入数四，傍若无人，搴旗斩将，（搴，居辇反。）杀伤甚众。战及日中，评众大败，俘斩五万。

裴子野《宋略》曰：左将军刘康祖闻虏寇寿阳，自虎牢率七千人来赴。虏至者八万骑。康祖令军中曰：“顾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士皆用命，贼死者万余，血流没踝，流矢贯颈，堕马死。

《宋书□邓琬传》曰：殷孝祖屯军鹊洲。沈冲之谓陶亮曰：“昔孝祖枭将，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便死。孝祖与贼合战，每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兵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显，欲不毙得乎？”

又曰：傅弘之，字仲度，凉伪太子。赫连瑰率从袭长安，弘之领步骑五千大破之。瑰又抄渭南，弘之又于寡妇渡破瑰，获贼二百。及义真东归，赫连佛佛倾国追蹑，于青泥大战，弘之射贯甲胄，气冠三军。阵败陷没，佛佛逼令降，弘之不为屈也。

又《高祖记》曰：于时北师始还，伤痍未复，战士才数千，贼众十余万，舳舻亘千里。孟昶、诸葛长仁惧，欲拥天子过江。帝曰：“今兵士虽少，犹足一战，若其克济，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复能草间求活，吾计决矣。”

又曰：薛安都北征至陕下，魏多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着绛衲两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敌。当其锋者，无不应刃而倒。如是数四，每入，众无不披靡。

又曰：高祖义军进至覆舟山东，张疑兵以油帔冠株，布满山谷。帝先驰之，将皆殊死战，无不一当百，呼声动天地，因风纵火，烟焰张天，谦等大败。

《齐书》曰：薛安都讨鲁爽。及沈庆之济江，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世枭猛，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返，时人皆云：关羽斩颜良，不足过也。

《梁书》曰：大同初，魏军复围南郑，杜怀瑶命第三子嶷帅二百人与魏前锋战于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马。敌人交槊将至，嶷斩其一骑，跃而上，驰以归。嶷旅力绝人，便马善射，一日战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馀力，班丝缠矛肖，长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杀伤数百人。敌人惮之，号为杜彪。

又曰：侯景围王僧辨於巴陵。元帝乃引僧於狱，拜为假武节猛将军，封新市县侯，令援僧辨。将行，泣下，谓其子曰：“汝可开朱白二门，吾不捷则死。吉则由朱，凶则由白也。”元帝闻而壮之。

又曰：蔡道班为吴阳戍主，攻蛮锡城，反为蛮困。冯根年十六，救之，匹马交战，提双剑左右奋击，杀伤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师次秣陵东，昏遣大将王珍国盛兵朱雀门，众号二十万。及战，梁武军引却，王茂匹马单刀直前。外生韦欣庆，勇力绝人，执铁缠槊，翼茂而进，故大破之。茂勋第一，欣庆力也。

《陈书》曰：武帝入援建邺，杜僧明为前锋，与蔡路养战於南野。僧明马被伤，武帝驰救之，以所乘马援僧明，明上马复进，杀数十人。因而乘之，遂败路养。

《南史》曰：陈将萧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济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人，妙於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得识其形状。”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着绛衣华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觇伺，知胡在阵，仍自酌酒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馀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钅 见，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於是齐师退走。

《後魏书》曰：吕罗汉父温佐秦州，罗汉随侍。陇右氐杨难当率众数万寇上口，秦人多应之。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共登西城楼，令罗汉射，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应弦而殪。贼众转盛，罗汉进计曰：“今又不出战，示敌以弱，众情携贰，大事去矣。”意头善之，即简千馀骑令罗汉出战。罗汉与诸骑策马大呼，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杀难当左右队骑八人，难当大惊。

又曰：宇文延字庆寿，体貌魁岸，眉目疏朗。永平中，释褐奉朝请，直後、员外散骑常侍。以父福老，诏听随侍在瀛州。属大乘妖党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战，死者数人，身被重疮，贼乃少退，而纵火烧斋阁。福时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体灼烂，尽为烬。於是勒众与贼苦战，贼乃散走。以此见称。

又曰：赵遐为荥阳太守。时萧衍将马仙卑率众攻围的城，戍主傅文骥婴城固守。以遐为别将，与刘思祖等救之。次於鲍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频降，厉涉长驱，将至的城。仙卑见遐营垒未就，径来逆战，思祖率彭沛之众，望阵奔退。遐孤军奋击，独破仙卑，斩其直阁将军、军主李鲁生。仙卑先分军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栅，以围固城。遐身自潜行，观水深浅，结草为筏，衔枚夜进，破其六栅，遂解假固城之围。进救朐城，都督卢昶率大军继之。未几而文骥力竭，以城降贼，众军大崩。昶弃其节传，轻骑而走，惟遐独握节而还。

卷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决战下

《隋书》曰：文帝遣将贺若弼伐陈，後主令中将军鲁广达陈兵白土岗，居众军之南偏，镇东大将军任忠次之，护军樊毅、都官尚书孔范又次之，侍中车骑大将军萧摩诃军最居北，众军南北亘二十里，首尾进退，各不相知。贺若弼初谓未战，将轻骑登山观视形势，及见众军，因驰下置阵。广达首率所部进薄，弼军屡却，俄而复振，更分军趣地突诸将，孔范出战，於交而走。诸将支离，阵犹未合，骑卒会散，驻之弗止，因而大败。

又曰：杨义臣拜朔州总管。汉王谅作乱并州，时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锺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率马步二万，夜出西陉，迟明行数十里。锺葵觇见义臣兵少，悉众拒之。锺葵亚将王拔骁勇，善用槊，射之者不能中。将军杨思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当之，义臣见思恩气貌雄勇，顾之曰：“壮士也！”赐以卮酒。思恩望见拔立於阵後，投觞於地，策马赴之。再往不克，义臣后选骑士十馀人从之。思恩遂突击，杀数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从骑士退，思恩为拔所杀。拔遂乘之，义臣军北者十馀里。

又曰：炀帝征高丽，隋大将宇文述与九军过鸭绿水，又东注萨水，去高丽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高丽国相乙支文德遣使伪降，请述曰：“遂旋师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後军，於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五十里。初，度辽九军三十万人，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

《唐书》曰：太宗尝谓群臣曰：“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不无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於江陵，不从靖谋，致败。委舟大掠，人皆负重。靖见其兵乱，进兵击之，贼大败。又乘胜进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贼救兵见之，谓城以陷，莫敢轻进。铣内外阻绝，城中携贰，由是惧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临朝称制。徐敬业於扬州起兵，以匡复皇家为辞，月馀，致精卒数万。太后遣将军李孝逸领兵讨之，敬业率军拒於下呵溪。方成列，敬业谓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後。”众乃争退。孝逸之师因其动噪而奔击，乃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悦反，以兵围临淄、、邢州，诏以李晟为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与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军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淄，寻加兼御史中丞。河东昭义军攻杨朝光於临淄南，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李奉国击悦於双岗，悦兵却，遂斩朝光。战于临淄，诸军皆却。晟引军渡淄水，乘冰而济，横击悦军，诸军复振，击悦，大破。败悦於洹水，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实封百户。

又曰：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马。居无何，朱滔、王武俊皆反，联兵救田悦。悦深壁不战，以老王师。时武俊遣兵围康日知於赵州。晟乃献状请解赵州围，因合义武节度使张孝忠以军图范阳。上大壮之，乃加晟御史大夫，俾禁兵将莫仁擢、赵光铣、杜季皆隶焉。晟乃自魏州直趋赵州，贼解围而去。晟留赵州三日，与义武合军，而北略恒州，围朱滔将郑济於清苑，决水灌之。田悦、朱滔、王武俊皆遣兵来救，战於白楼。贼犯义武，义武军却，晟引步骑数百击破之，景济所乘马连中流矢。逾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惧，乃自魏县悉兵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救，复围晟军。晟内围景济，外与滔等拒战，日数合，自正月至于五月。会晟病甚，不知人数焉，军使合谋，乃以马与晟，引军还定州，贼不敢逼。

《三国典略》曰：後周军围晋阳，齐人望之，如黑□四合。高延宗胜兵四万人，婴城布阵，躬与齐王宪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众。帝逐北入城，当天门顿营，焚佛寺，光烛天地。延宗率众排军向前，我军遂却，人相蹂死者颇众。齐人欲闭门，以阃下积尸，扉不得阖。帝从数骑崎岖危险，仅得出门，侍臣歼焉。惟左仕上士库狄侍从，时四更也。延宗以帝长须，使於积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既胜，乃入坊饮，延宗不复能整顿之。帝出城饥甚，将谋遁免，开府宇文忻进曰：“陛下乘胜至此，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会延宗使开府段畅以千人击帝，畅以众降，盛言城内空虚，更无继援。帝乃驻马召兵，旗鼓复振，攻三门，克之。延宗率众苦战，尸骸塞路。辰时力屈，轻骑走出城北，於人家擒之。延宗见帝，自投於地，帝欲执其手，固辞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帝强执之，曰：“两国天子，有何怨恶，直为百姓而来耳，勿怖。”终不杀。

又曰：齐师伐梁，大至于锺山龙尾，周文育请战，陈霸先曰：“兵不逆风。”文育曰：“事急矣，当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马，杀伤数百人。齐军乃移营于幕府山。

又曰：侯景次于涡阳，有车数千两，马数千匹，甲士四万人。慕容绍宗戎卒十万，旗甲耀日。方轨长驱，鸣鼓并进，景使谓之曰：“公等为欲送客，为欲定雌雄？”绍宗对曰：“当欲公决胜负。”遂顺风以阵，景闭其垒，风止乃出。绍宗曰：“侯景多诡诈，好掩人背，咸宜备之。”景果令入阵者皆短兵，但斫人胫及马足。东魏军大败，绍宗坠马。

又曰：陈霸先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齐人相对，侯安都谓萧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矣。”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侯安都坠马被围，萧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安都乃免。霸先乃自率帐内麾下出幕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击之，齐人大溃，自相蹂藉，壅川塞谷。

《庄子》曰：惠子见戴晋人，戴晋人曰：“有所谓蜗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国於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於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诚知所争者若此之细，则天下无争矣。

《文子》曰：庙战者帝，神化者王。庙战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明四时也。

《列子》曰：黄帝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率熊罴狼豹ァ虎豹前，驱雕鹰鸢为旗帜，此以力使禽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为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
《六韬》曰：以少击众，必以日之暮；以众击众，必以日之早。
《穰苴兵法》曰：以战出战，虽战，可也。战，春不东，秋不西，月食还师，所以止战也。
《古司马兵法弱》曰：凡军，使法在巳曰专，与不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小听谓轻听敌人，称其虚弱，危败易胜，以喜士众，沮备预也。小利谓小敌击诱於饵，数为小战也。）
又曰：凡五兵，长以卫短，短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迭，更也。言更息则可堪久。悉举兵战，众多者强。）
《孙子》曰：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变者也。（兵一分合，以敌为变。兵法诡诈，以利动敌心或合离，为变化之术也。）故其疾如风，（言进退应机。）其徐如林，（不见利不前也。如风吹林木，小动而其大不够。）侵掠如火，（疾也，抄掠财物，如炎火之猛烈。）不动如山，（守也，不信敌之诳惑，安固如山。）难知如阴，（莫测如天之阴口，不见列宿之象。）动如雷霆。（盛猛速疾，不及应也。故太公曰：疾电不及目也。）指向分众，（因敌而制胜也。旌旗之所指向则往分离其师众也。）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又曰：我专而敌分。（我专一而敌分散也。）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见敌形，审其虚实，故所备者少，专为屯以我之专击彼之散卒，为十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我专为一，故众；敌分为十，故寡。）能以众敌寡者，则吾所与战者约矣。（言约少而易胜。）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也，（言举动微密，情不可使彼知吾所举，知吾所集也。）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形藏，故疑则分离其众备我也，言少而易击故也。）故备前则後寡，备後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不备者无不寡。（言敌之所备者多，则士卒无不分散而少。）寡者备人者也，（敌分散而少，皆先备人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敌所以备多己者，由我分其众散故也。）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千里而会战；（以度量知空虚，先知战地之形又必战日，则可千里期会，先往以待之。若敌以先至，不往可以劳之。）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敌以先居形势之地，已方趋利欲战，则左右前後，惑疑进退，不能相救，况数十里之间也。）故善用兵者，譬如帅然。帅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夫善战也必知战之日，知战之地，度道假期，分军离卒，远者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近者後发。千里之会，同时而合。若会都市，其会地之日，无令敌知，知之则所备处少，不知所备处多，备寡则专，备多则分，分则力散，专则力并也。）

又曰：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民之耳目也。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左氏传》言：一鼓堕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也。）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堕归也。

又曰：胜者之兵先胜而後求战；败者之兵先战而後求胜。

又曰：围地则谋，死地则战。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

《吴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轻二重。使地轻马，使马轻车，使车轻人，使人轻战。锋锐甲坚则人轻战。

《吕氏春秋》曰：赵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鸠，衣铁甲，操铁杖以战，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

又曰：赵简子攻卫，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於犀橹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去绛七十里，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砥之以勇，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魏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犀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

又曰：昔荆恭王与晋厉公战於鄢陵，荆师败，共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操参酒而进之。（酒器受三升曰参。）子反曰：“訾！退！酒也。”竖阳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却。”竖阳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之而不能绝於口，醉。战既罢，共王欲复战而谋事，使人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共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亲侍，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不无与伤战矣。”於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战。故竖阳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败也。

又曰：齐、与晋战，平阿之馀子亡戟得矛，（平阿，齐邑。余子，官氏。）退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也，遇高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孤叔无孙，（孤，特，位尊也。叔，姓。无孙，名。）馀子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亢，当。）平阿馀子曰：“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

又曰：吴起谓商文曰：“马与人敌在前，援桴一鼓，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晋文公将与楚战城濮，问於咎犯曰：“为之柰何？”咎犯曰：“仁义之军，不厌忠信；战阵之戎，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问雍季，雍季对曰：“焚林而猎，偷多兽，必无兽。以诈伪愚人，虽偷利厚，亦无复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听雍季之计，而用咎犯之谋，与楚人战，大破。还赏有功者，先季雍，左右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赏先季雍者，何也？”文公言曰：“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季雍之言，万世之利，吾岂可以一时之权而先万世之利哉！”

又曰：敌溃而走，後必可移；适迫而不动，名之曰奄迟；击之如雷霆；斩之若草木；耀之若火电。欲疾以速，人不及步，车不及以转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虽众多，势莫敢格。

《春秋感精符》曰：强杰并侵，兵雷合龙门，血溺骖。（宋均曰：龙门，鲁门也。时与宋齐战败，相杀血溺骖马者也。）

贾谊《新书》曰：黄帝行道，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三辅旧事》曰：武帝发兵攻卫太子，连斗五日，白虎门前沟中血流没足。

《列女传》曰：汤受命而伐桀，战于鸣条。（鸣条，南夷地名。）桀师不战，汤遂放桀，与末嬉嬖妾同舟浮海，死於南巢之山。

《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此兵之利也。故战斗之利，惟气其形也。

《卫公兵法》曰：凡事有未形同而势异者，亦有势同而形别者。若顺其可，则一举而功济；如从未可，则暂动而必败。故孙膑曰：“计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曰：“百里趋利则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半至。”善动敌者，形之而敌从之，与之而敌取之，以奇动之，以本待之。此战势之要术也。若我士卒以齐，法令以行，奇正以设，置阵以定，誓众以毕，上下已怒，天时已应，地利已据，鼓角以震，风势以顺，敌人虽众，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无寸刃，而欲搏之，势不可触，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因势。若将勇轻敌，士卒乐战，三军之众，志厉青冂，气等飘风，声如雷霆，此所谓气势也。若关山狭路，大阜深涧，龙蛇蟠阴，羊肠狗门，一夫守险，千人不过，此谓地势也。若因敌怠慢，劳役饥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波惊扰，将吏纵横，前营未舍，後军半济，此谓因势也。若遇此势，当潜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设伏，乘势取胜。是以良将用兵，审于机势，而用兵仍须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赏而劝之，激而扬之。若鹯之攫，兽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远则气衰而不及，近则形见而不得。故良将之战，必整其三军，砺其锋甲，设其奇伏，量其形势，遥则力疲而不及，近则敌知而不应。若不通此机，乃智不及于鸟兽，亦何能取胜于寇乎？乃须怒士鼓众，使之奋勇，故能无强阵于前，无坚城于外。以弱胜强，必因势也。

杨子口《长杨赋》曰：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巨海，漂昆仑，提剑而叱之。所过麾城扌斩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殚纪。

潘安仁《西征赋》曰：追皇驾而骤战，望玉辂而纵镝。

潘安仁《射雉赋》曰：若夫多疑少决，胆劣心捐，内无固守，出不交战。

《谢玄晖诗》曰：炎灵剑遗玺，当涂骇龙战。

《李少卿答苏武书》曰：疲兵载战，一以当千。

陆士衡《辨亡论》曰：我陆公挫之西陵，覆师改绩，因而後济，绝命永安。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只轮不反。

卷三百一十四　兵部四十五

突围

《汉书》曰：赵充国，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充国乃与壮士百馀人溃围陷阵，贰师引军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馀疮。

又曰：灌夫父张孟，常为颍阴侯灌婴舍人，蒙灌氏姓为灌孟。（师古曰：蒙，冒也。）孟年老，颍阴侯强请之，郁郁不得意，故战尝陷坚，遂死吴军中。军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与丧归。夫奋曰：“愿得吴王下将军头以报父仇。”於是夫披甲持戟，募中军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两人及从奴十馀骑驰入吴军。至戏下，（师古曰：戏，大将之旗，音与麾同。）所杀伤数十人。不得前，复还走汉壁，亡其奴，独与两骑归。

《后汉书》曰：袁尚征袁谭於平原，使其将审配守邺，曹公攻邺城。尚闻邺急，弃平原而求入城，以计事者主簿李孚请行。尚曰：“当何所办？”李曰：“今邺围甚急，多人则不可。”孚乃自选温信者三人，不示其谋，各给骏马，令释戎器，著平上冠，持问事杖，投暮直抵邺下，自称曹公都督巡历围垒，所过呵责，失候者辄捶之。自东历西，径出曹公营。当城门，复怒守围者，收缚之。因开围，驰入城下，配以ホ缒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万岁，守围者以状闻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复出。”孚计事讫，欲还而外围益急，谓配曰：“城中谷少，无用老弱为，不如驱出之省谷。”配乃夜简得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人，皆令秉白幡，持脂烛，从三门而出请降。孚所将来骑随降人而出。时守围吏闻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观火，不复视围。孚出北门，突围而归尚。明日，曹公闻孚以得去。曰：“果如吾言。”

又曰：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常从数十骑出行塞下，卒逢鲜卑数百骑。瓒乃退入空亭，纳其从者曰：“今不奔之，则死尽矣。”乃自持两刃矛，驰出冲贼，杀伤数十人，瓒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又曰：贾复从征伐，未尝丧败，数与诸军溃围解急，身被十二疮。帝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尝自从之。

《魏志》曰：张辽为杂号将军，守合肥。为孙权所围，独出麾下，从者千馀人溃围，刺之，已出。复入复出，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

又曰：曹仁字子孝，太祖从弟也。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将周瑜。瑜未渡，前锋数千人始至。仁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将军牛金逆与挑战，遂为所围，长史陈矫在城上望见金等垂没，左右皆失气。仁气奋怒，遂被甲上马，将其麾下壮士数十骑出城。径前，冲入阵，金等乃解。馀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贼众乃退。矫等初见仁出，皆惧，及见仁还，乃叹曰：“将军真天人也！”三军服其勇。太祖益壮之。

《晋书》曰：李矩将张皮与刘粲战於盟津，矩进救之，使壮士三千泛舟迎皮。贼临河列阵，作长钩以钩船，连战数日不得渡。夜遣部将格增济入支垒，与皮选精骑千馀，而杀所获牛马，焚烧器械，夜突围而出，奔武牢。

《宋书》曰：刘康祖世居京口。便弓马，膂力绝人，浮荡蒲酒为事。每犯法，为郡县所录，辄越屋逾墙，莫能擒之。夜入人家，为有司所围，突围去，并莫能追。因夜还京口，半夕便至，明日，守门诣府州要职。俄而建康移书录之，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无恙。

追奔

《孙子》曰：归师勿遏。（若穷寇退还，依险而行，人人怀归，敢于死战，徐观其变，勿远截也。）

《后汉书》曰：曹公围张绣于穰，刘表遣兵救绣，以绝军後。公将引还，绣兵来追，公军不得进。连营稍前到安众，绣与兵合守险，公军前後受敌。公乃夜凿险为地道，悉过辎重，设奇兵。会明，贼谓公为遁也，悉军来追，纵奇兵，步骑夹攻，大破之。公谓荀曰：“虏遏吾归师，而与吾死地，吾是以知胜矣。”

又曰：曹公征张绣於穰，一朝引军退，绣自追之。贾诩谓绣曰：“不可追，追必败。”绣不从，大败而还。诩谓绣曰：“更追之，更战必胜。”绣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败，奈何复追？”诩曰：“兵势有变，亟往必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亟，记力切。）绣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战，果胜。以问诩，曰：“绣以精兵追退军，而公曰必败，乃以败卒击胜兵，而公曰必胜。悉如公言，何其皆验？”诩曰：“此易知耳。将军虽善用兵，非曹公敌也。军新退，曹公必自断後；追兵虽精，将既不敌，彼士亦锐，故知必败。曹公攻将军无失策，力未尽而退，必国内有故；故以破，必轻车速进，留诸将断後，诸将虽勇，亦非将军敌，故虽用败兵而战必胜也。”绣大服。

又曰：睢阳人复返城迎刘永，盖延复率诸将围之百馀日，收其野。永乏食突走，延追击，尽得辎重。永为其将所杀，永弟防以城降。

又曰：玺书拜马援为伏波将军，以扶乐侯刘隆为副。（扶乐，县名，属九真郡。）督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军至合浦，而志病卒。诏援并将其兵，遂缘海而进，随山刊道千馀里。（刊，除也。）十八年春，军至浪泊上，与贼战，破之，斩首数千级，降者万馀人。援追征侧等至禁溪，数败之，贼遂散走。明年正月，征侧、征贰传首洛阳。

又曰：陈俊与五校战于安次，俊下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馀里，斩其渠帅而还。光武望而叹曰：“战将尽如是，岂有忧哉！”

又曰：鲜卑万馀骑寇辽东，祭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阵。虏大奔，投水死过半。遂穷追出，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馀级，获马数千匹。

又曰：邓禹进围安邑，更始遣将王匡、成丹、刘均等合军十馀万，复共击禹，禹军不利，樊崇战死。会日暮，战罢，军帅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皆劝禹夜去，禹不听。明日癸亥，匡等以甲穷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众。明旦，匡悉军出攻禹，禹令军中无妄动；既至营下，因传发诸将鼓而并进，大破之。匡等皆弃军亡走，禹率轻骑急追，获刘均及河东太守杨宝、持节中郎将弭强，皆斩之，收得节六，印绶五百，兵器不可胜数，遂定河东。

又曰：窦固与耿忠引兵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连山也。今在西州交河县东北，今名祁县罗浸山。）击呼衍王，斩首千馀级。呼衍王走，追至蒲类海。（蒲类海，今名蒲悉海，在今庭州蒲昌县东南。）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伊吾，今伊州县也。）

又曰：马防拜车骑将军，击羌军到冀，而羌豪布桥等围南部都尉於临洮。防欲救之，临洮道险，车骑不得方驾，防乃别使两司马将数百骑，分为前後军，去临洮十馀里为大营，多树幡帜，扬言大兵且当进。羌候见之，驰还，言汉兵盛不可当。明旦遂鼓噪而前，羌虏惊走，因走击破之，斩首虏四千馀人，遂解临洮围。

《晋书》曰：王逊为宁州刺史，越、李骧寇宁州。逊使将军姚崇、爨琛拒之，战于堂狼，大破骧等，崇追至泸水，透水死者千馀人。崇以道远不敢渡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逊以崇不穷追也，怒囚于郡，执崇，鞭之，怒甚，上冲冠，冠为之裂，夜中遂卒。

又《载记》曰：慕容宝与魏战，谋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弃大军率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於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无返。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苻坚自征晋於寿春，败还长安。慕容泓起兵于华泽，坚将苻睿、窦冲、姚苌讨之。（，以{艹丙}切。）苻睿勇果轻敌，不恤士众。泓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睿驰兵邀之。姚苌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驰令出关，不可遏也。”睿弗从。战于华泽，睿败绩，被杀。

又曰：夏赫连勃勃伐南凉秃亻辱檀，大败之，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数十万而还。亻辱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朗曰：“勃勃天姿雄警，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亻辱檀不从。勃勃闻而大喜，乃于杨武下陕，凿陵埋车以塞路。勃勃乃勒众逆击，大败之。杀伤万计。

又曰：後凉吕弘攻段业於张掖，不胜，将东走。业议欲击之，其将沮渠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纵之以为後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业叹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後周书》曰：晋公护东伐高齐，遣将尉迟迥围洛阳，为敌所败。周将达奚武与齐王宪於邙山御之。至夜，收军。宪欲待明更战，武欲还，固争未决。武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势。大王少年未经军事，岂可将数营士众，一旦弃之乎。”宪从之，遂全军而返。

《隋书》曰：张金称既败，将数百人遁逃，後归漳南，招集馀党。杨善会追捕斩之，传首行在所。帝赐以尚方甲槊弓剑，进拜清河通守。

《唐书》曰：武德初，刘武周入寇。仆射裴寂拒战于度索原，寂军败，武周进过河东，太宗出兵拒之。江夏王道宗，年十七，从征。太宗登玉壁城望贼，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贼乘胜而来，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但深沟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安得持久？粮饷既竭，自当离溃，可不战而擒也。”太宗曰：“汝意暗与我合。”武周食尽，夜遁，追及会州，一战灭之。

又曰：段德操领延州道行军总管，镇北境。梁师都与突厥之众数千骑来寇延安，营於野猪岭。德操以众寡不敌，按甲以挫其锐。後伺贼稍怠，遣副总管梁礼率众击之，德操以轻骑出其不意。贼与礼酣战久之，德操多张旗帜，掩至其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大溃，逐北二百馀里，克其魏州，虏男女二千馀口。经数月，师都又以步骑五千来寇，德操击之，俘斩略尽，师都与百馀骑而遁。以功拜上柱国，封平原郡公，邑一千户，赐以貂裘金带，布帛千匹。

《卫公兵法》曰：诸战锋等队打贼败，其驻队队别量抽骁健二十人逐北，其辎重队遥叫作声援，不得辄动。跳荡队、奇兵队趁贼退，不得过百步。如审知贼徒败散，仍须取机追逐。

乘势

《左传》曰：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攻曹城门。）曹人尸诸城上，（磔晋死人於城上也。）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称舍於墓。”（舆，众也。舍墓为将发冢也。）师迁焉，曹人凶惧，（迁至曹人墓也。{凶儿}々，恐惧声也。音吁勇切。）为其所得者棺而出。因其凶也而攻之。遂入曹也。

《史记》曰：汉王遣将韩信破陈馀，後信购致广武君李左车，师事之。韩信曰：“仆欲北伐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对曰：“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阙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振天下，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下，欲战恐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燕、齐相持而不下，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之所短也。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弱，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兵，（《魏都赋》曰：者顺时。刘逵曰：，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於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以从，使宣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而後实者，此之谓也。”韩信并从之，燕、齐从风而靡。

《後汉书》曰：王莽兵攻昆阳，光武自将步骑千馀，前去大军四五里而阵。寻、邑亦遣人数千合战。光武奔之，斩首数十级。（秦法：斩首一，赐爵一级。故因谓斩首为级。）诸部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光武复进，寻、邑兵却，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连胜，遂前。时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伪使持书报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阳堕其书。寻、邑得之，不。（喜音许记切。）诸将既经累捷，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光武乃与敢死者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敢死，谓果敢而死者。凡军事中军最尊居以坚锐自辅，故曰中坚也。）寻、邑阵乱，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动天地。莽兵大败，走者相腾践，奔殪百馀里间。（殪，仆也。）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氵虫川盛溢，（《水经》曰：氵虫水出南阳鲁阳县西尧山南，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阳城北东入汝。氵蚩音直理切。）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数过於万，故以万为数。）水为不流。王邑、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渡逃去。尽获其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算。

又曰：曹公征张鲁，定汉中，刘晔进说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内外。今举汉中，蜀人观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也。刘备，人杰也，有智度而迟新，得，蜀人犹未附。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於理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也。今不取，必为後忧。”曹公不从。居数月，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斩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问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晋书》曰：何无忌南追桓玄，与振武将军刘道规俱受刘毅节度。玄留其龙骧将军何澹之、前将军郭铨、江州刺史郭昶之守盆口。无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军来战。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无忌曰：“贼帅必不居此，欲诈我耳，宜亟攻之。”众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徒得无益。”无忌谓道规曰：“今众寡不敌，战不全胜。澹之虽不居此舫，取则易获，因纵兵腾之，可一鼓而败之也。”道规从之，遂获贼舫，因传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贼中惊扰，无忌之众亦为喟然。道规乘胜迳进，无忌又鼓噪赴之，澹之遂溃。

又曰：镇南将军、都督荆州杜元凯袭吾乐乡，（在今江陵郡松滋县东六十里。）虏都督孙歆，沅湖以南至於交、广，睹风送款。时众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将暑热，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大举。”凯曰：“昔燕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王师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数节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群帅，直指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吴国。先议者惭而谢焉。

又曰：朱龄石伐蜀贼谯纵，纵将谯道福重兵守涪。龄石师次平模，去成都二里，纵遣将侯晖、谯悦屯平模，夹岸连城，层楼立栅。龄石谓裨将刘钟曰：“天方暑热，贼今固险，攻之难拔，祇困我师。吾欲蓄锐息兵，伺隙而进。卿以为何如？”钟曰：“不然。前扬声言大众由涪水，故谯道福不敢舍涪，今重军过之，出其不意，侯晖之徒已破胆矣。只可因其凶惧而攻之，势当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缓兵相持，虚实相见，涪军复来，难为敌也。进不能战，退无所资，二万馀人悉为蜀子虏耳。”从之。翌日，进攻皆克，斩侯晖等，纵之城守者相次瓦解。

又曰：卢循率众数万，方舰而下。刘裕率兵拒之，出轻利斗舰，躬提幡鼓，命众军齐力击之。又上步骑於西岸。右军参军庾乐生乘舰不进，斩而徇之。於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军并腾踊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蹙之，因风水势，舰悉泊西岸上。军先备火具，乃投火焚之，烟焰翳天，贼众大败，追奔至夜乃归。循等还寻阳。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

又曰：周访讨贼杜曾，曾大溃，杀千馀人。访夜追之，诸将请待明，访曰：“曾骁勇能战，尚之败也，彼劳我逸，是以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灭。”鼓行而进，遂定汉，沔。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李特攻晋将张徽，败徽军，特议欲释徽还涪。（音浮）诸将进曰：“徽军连战，士卒伤减，知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徽养病收亡，馀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进攻徽，徽溃围走。特遣将水陆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丧还之也。

《唐书》曰：太宗进逼西河，宋金刚果遁走。太宗追之，身先士卒，奋击，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馀里，转战数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岭，总管刘弘基执马而谏曰：“大王功效於此足矣，亦宜思自安之计。方今草创，敌可尽乎？且饣侯粮已竭，士卒疲顿，更欲何之？愿且停营，待兵粮咸集而後决战。”太宗曰：“功者难成易败，机者难得易失。金刚走到汾州，众心已沮，我及其未定，当乘势击之，此破竹之义也。如更迟留，必为贼计，此失机之道。吾国家之事，当竭忠尽力，岂顾身之安危乎？”遂策马去，诸军乃进，莫敢以饥乏为辞。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苦饥，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抚将士与之同食，三军感悦，皆饱而思奋激，明日趋汾州，金刚列阵，南北七里，以抗官军。太宗遣总管李、程咬金、秦叔宝当其北；翟长孙、秦武通当其南；亲御中军以临之。诸军战小却，为贼所乘。太宗率精骑三千直趣金刚，贼众大溃，斩首三千馀级，追奔数十里。至张难堡，有涪州行军总管樊伯通、张德政先据此堡，望见太宗轻骑而来，初未识之，太宗免胄曰：“我也。”堡人欢噪，既而涕泣曰：“不图今日生谒大王，死无所恨。”左右以太宗不食告之，乃奉浊酒脱粟饭。太宗曰：“今日饥渴并解，虽公孙豆粥，何以加之。”

又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胜遂逼，折抚城。窦抗等苦谏曰：“贼主犹据坚城，虽破其将宗罗，未可即逼，请按兵以候其变。”太宗曰：“算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贼大军以败，馀众何足为虞，凶魁之计尽於此矣。”遂率众而进，至夜半，军临贼城，守陴者皆乱争，自投而下，仁杲穷蹙，开门请降。

卷三百一十五　兵部四十六

水战

《国语口吴语》曰：越王军於江南，明日将舟战於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慕容超载记》曰：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
又《晋书》曰：陈敏作乱，陶侃时镇江夏，以朱伺能水战，晓作舟舰，乃遣作大舰，暑为右甄，据江口，摧破敏前锋。
又《何无忌传》曰：卢循遣别将徐道覆顺流而下，舟舰皆重楼。无忌将率众拒之，长史邓潜之谏曰：“今以神武之师抗彼逆众，回山压卵，未足为譬。然国家之计，在此一举。闻其舟舰大盛，势居上流。蜂虿之毒，邾鲁成鉴。宜决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舍我远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击之。若弃万全之长策，而决成败于一战，如其失利，悔无及矣。”无忌不从，遂以舟师拒之。既及贼，令强弩数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侧。俄而西风大起，无忌所乘小舰被飘于东岸，贼乘风以大舰逼之，众遂奔败，无忌尚厉声曰：“取我苏武节来！”节至，乃躬执以督战。贼众□集，登舰者数十人。无忌辞色无挠，遂握节死之。
《梁书》曰：王琳帅兵东下，陈遣太尉侯填、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等以琳军方盛，引军入芜湖避之。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道，将直取扬州，侯填等徐出芜湖，蹑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风翻为用，琳兵放火燧以掷正规船者，皆反烧其船，琳舰溃乱，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馀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隋书》曰：杨素伐陈，率水军东下，舟舻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陈南康内史吕仲肃屯歧亭，正据江峡，於北岸凿岩，缀铁锁三条，横绝上流，以遏战船。素令仁恩登陆俱发，先攻其栅。仲肃军夜溃，素徐去其锁。
又《李安传》曰：伐陈之役，蜀兵顺流东下。时陈人屯白沙，安谓诸将曰：“水战非北人所长。今陈人依险泊船，以夜袭屯，贼可破也。”
《越绝书》曰：伍子胥水战法，大翼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纟光为事。不过数金。一朝而鬻伎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
《阮元瑜为曹公与孙权书》曰：若恃水战，临江塞要。欲令王师终不得渡，亦未必也。
《孙子荆为石仲恭与孙皓书》曰：自倾国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简习水战。掩袭上
《白虎通》曰：袭者何？谓行不假涂，掩人不备也。人衔枚，马缠勒，昼伏夜行，为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
又曰：初，周人与范氏田，公孙庞税焉。赵氏得而献之，吏请杀之。赵孟曰：“为其主也，何罪？”止而与之田。及铁之战，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门于且于，莒子伤股而退。明日，将复战，期于寿舒。
又曰：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管，钥。）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蹇叔，秦大夫。）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且师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辞，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晋人御师必於ゾ。ゾ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皋，夏桀之祖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此道在二陵之间，南谷中各深委曲，两山相，故可以避风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人，天奉我也。（奉，与。）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有？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代之患。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言不可谓背君。）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晋文未葬，故襄公称子。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也。）遂败秦师于ゾ，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家语》曰：吴越遂遇于黄池，越王袭吴之国。吴王归，与越战，灭焉。
《战国策》曰：苏秦谓楚威王曰：“王兴师袭秦，此所谓两虎相据也。”
《後汉书》曰：渔阳太守彭宠反，自将二万馀人攻幽州刺史朱浮于笳，光武使将军邓隆救笳。隆军潞南，浮军雍奴，遣吏奏状。帝读檄，怒谓使曰：“营相去百里，其势岂得相及？比若（若，汝也。）还，北军必败矣。”宠果盛军临河以拒隆，又别发轻骑三千袭其後，大破隆军。朱浮远，遂不能救，引而去。
又曰：苏茂、周建与马武合战。良久，王霸军中壮士路润等数十人，断请战，霸知士心锐，乃开营，後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後受敌，惊乱走散。
又曰：邓训发湟中六千人，令长史任尚将之，缝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箄，木残也。音步佳反。）掩击迷唐庐落大豪，多所斩获。
又曰：马援讨诸羌，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陈军向山，而分遣数百骑绕袭其後，乘夜放火，击鼓叫噪，虏遂大溃，凡斩首千馀级。援以兵少，不得穷追，收其粮畜产而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曹瞒传》曰：公闻许攸来，跣出迎，攸劝公袭绍将，公大喜，乃选精锐步骑，皆执袁军旗帜，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把束薪，所历道有问者，语之曰：“袁公恐曹操钞掠後军，还兵以益备。”问者信以为然。既至，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尽燔其粮宝货，斩督将睢元晋等，割得诸军淳于仲简鼻，杀士卒千馀人，皆取鼻，牛马割唇舌以示，绍军将士皆惶惧。

又曰：曹公征张鲁至阳平，张鲁使弟卫据阳平关，横山筑城十馀里。攻之不拔，乃引军还。贼见大军退，其守备懈，公乃密遣骑将等乘险夜袭，大破之。

又曰：庐江太守刘勋理明城，（今同安郡。）恃兵强士勇，横于江、淮之间，无出其右者，孙策恶之。时已有江左，自领会稽太守，使人卑辞厚币而说之曰：“海昏上缭宗人，数欺下国，患之有年矣。击之路由不便，幸因将军之神武而临之。且上缭国富廩实，吴娃越姬，充于後庭，明珠大贝，被于帑藏，（帑，他朗切。）取之可以资军。虽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过也。策愿举敝邑士卒以为外援。”勋然之。刘晔谏曰：“上缭虽小，而城坚池深。守之则易，攻之则难，不可旬月而拔也。且见疲於外而国虚於内。孙策多谋而善用兵，乘虚袭我，将何御之？而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羝羊触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进，其在兹乎？”勋不从。遂大兴师伐上缭，其庐江果为策所袭。勋穷蹙，遂奔曹公。

《魏志》曰：遣将锺会、邓艾伐蜀，蜀将姜维守剑阁。锺会攻维未能拔。艾上言：“请从阴平江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士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阵相拒，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至成都。蜀主刘禅面缚舆榇诣军门降。

又曰：杨阜字义山，天水羌人也。韦康以为别驾。马超率万馀人攻冀城，阜率国士大夫及宗族子弟胜兵千馀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营，与超接战，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杀刺史太守。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历城，阜少长叙家，见叙母，说前在冀中时事，欷悲甚。叙曰：“何乃尔？”阜曰：“守臣不能见，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视息天下乎！”时叙母慨然，敕叙从阜计。超闻阜等兵起，自将出，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弒君桀贼，天地岂久容？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阜与超战，身被五疮，宗族昆季死者七人。

《吴志》曰：蜀将关羽遣糜芳守南郡，羽领兵围樊。吴主遣将吕蒙屯陆口，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倍修恩厚，与关羽结好。羽多留兵备南郡，恐蒙有变。蒙上疏曰：“羽计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众还建业，以理病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徐以大军溯江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不战而羽易擒耳。”吴主然之。蒙遂称病而还建业。羽果稍撤备，而悉众赴樊城。蒙遂发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为商人，以理征棹，达曙兼行，过羽所置屯戍，辄缚之。羽遂失惊，师次于南郡，袭夺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闻城以陷而家属无恙，见待甚於平时，无复斗心，稍稍散，羽竟为吴师所擒，荆州遂平。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羽围曹仁於襄阳，曹公遣左将军于禁救之。会汉水暴起，羽以舟兵尽生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惟城未拔。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蒙据江陵，抚其老弱，释于禁之囚。

《晋书》曰：王如，京兆人也。初为州武吏，遇乱流移至宛。时诸流人有诏并遣还乡，如等以关中荒残，不愿归，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发。如遂潜结无赖少年，夜袭二军，大破之。又陷攻襄城。於是流人诸郡各率其党攻诸城镇，多杀令长以应之。未几，众四五万，号大将军，后如连年种，皆化为莠，军中大饥。

又曰：石勒遣其将石良率精兵五千袭李矩，逆击不利。郭诵弟元复为贼所执，贼遣元以书说矩曰：“去年东平曹嶷，西平猗庐，矩如牛角，何不归命？”矩以示诵，诵曰：“昔王陵之母在贼，犹不改意，弟当何论！”勒复遣诵麈尾马鞭，以示殷勤，诵不答。

又曰：张骏为凉州牧。咸和初，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阆、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秦州诸郡。刘曜遣其将刘胤来拒，屯于狄道城。韩璞进渡沃干岭。辛岩曰：“我握众数万，藉氐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曰：“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积十七日，军粮竭，遣辛岩督于金城。胤闻之，大悦，谓其将士曰：“韩璞之众，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廪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若败辛岩，璞等自溃。彼众我寡，宜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宜厉尔戈矛，竭汝智力。”众咸奋。於是率骑二千，袭岩于沃干岭，败之，璞军遂溃，死者二万馀人。面缚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

王隐《晋书》曰：祖逖军大饥，进据丘城。樊雅遣六十馀人入逖营，拔戟大呼向逖，逖军人夜不知何贼之多少，皆欲散走。逖疑非多人，但摧左右拒之。会督护董昭入，共讨贼，贼散故道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掩袭下
《晋书》曰：石勒伪推奉晋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引军拒勒。浚将佐咸请出军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飨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厅事，命甲士执浚，立之於前，数其罪恶而诛之。遂陷幽州。
又曰：刘裕秉政，刘毅为荆州刺史，每多异同之议，裕帅兵讨之。遣裨将王镇恶先袭，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镇恶进路，扬声刘蕃上。先是毅称病，表请从弟兖州刺史蕃为副，毅谓信然，不知见袭。镇恶自豫章口舍船步上，小将蒯思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乙士，（卒之次也。）对舸岸上竖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语所留人：“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如後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後，令烧江津船舰。镇恶迳前袭城，语前军：“若有问者，但云刘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刘蕃实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亲将朱显之，将千余骑，从者数十，欲出江津。问是何人，答曰：“刘兖州至。”显之驰前问蕃在所，答云：“在後。”显之既至后，不见蕃，而见军人担鼓排战具，又遥见江津船舰已被焚烧，烟焰涨天，而鼓严之声甚盛，知其非蕃上，便跃马驰去告毅：“外有大军，似从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烧矣。”行命闭诸城门。镇恶亦驰进，军人缘城得入，门犹未及下关，因得开大城东门入城内。毅凡有八队馀，已得戒严。蒯恩入东门，便北回击射堂前军，攻金城东门。镇恶入东门，便直西击金城西门。军分攻金城南门。毅金城内东从旧将士，犹有六队千馀人。食时就斗，中晡西人退散及归降略尽。镇恶入城，便因风放火，烧大城南门及东门。又遣人以诏及赦文并高祖手书凡三箧示毅，毅皆烧不视。金城内亦未信裕自来。镇恶至军，门人与毅东来将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亲者，镇恶命因斗且共语，众并知刘裕自来，人情离懈。一更许，听事前阵散溃。毅左右兵犹闭东南阁拒战，镇恶虑ウ夜暗自相伤犯，乃引军出绕金城，开其南面以退。毅虑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许人开北门突出。毅于佛寺自缢。
《梁书》曰：侯景反，陷建业，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图逆，召高梁太守冯宝，宝欲往，其妻沈氏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此诈君欲为反耳。顷者京师见逼，羽檄征兵，遍于郡县。刺史称疾不赴，缮甲治兵，今已备矣；而更召君往，必见留，追君兵众，此意可知矣。鱼不可脱于泉，愿且勿行。遣使谲之，曰‘身疾笃，谨遣妻传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闻喜，必无防，为君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如反掌矣。”宝从之。于是沈氏自将千人，皆藏短兵，步担杂物，唱言货。（，音琛。）先书报迁仕曰：“太守冯宝疾笃，谨令妻沈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迁仕大悦，出迎沈氏。沈氏因释担出刃，大破之，迁仕脱身而遁，沈氏入据其城，尽收其众。

《後魏书》曰：晋王伏罗督高平、源州诸军讨吐谷浑慕利延。军至乐都，谓诸将曰：“若从大道，恐军声先振，必当远遁。若潜军出其非意，此邓艾擒蜀之计也。”诸将咸难之，伏罗曰：“夫将军制胜，万里择利，专之可也。”遂间道行。至大母桥，利延众惊奔白兰，慕利延兄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万馀落。

又曰：陆俟，代人也。长安卢永、刘超等聚党以叛。世祖诏俟以本官镇长安，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超闻之欣然，以为无能为也。既至，申扬威信，示以成败，诱纳超女，外若姻亲。超犹自警，初无降意。俟乃率其帐下，往见超，观其举措。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适当以弓马相待，三百以内当以酒食相供。”乃将三百骑诣超，超设备甚严。俟遂纵酒以尽醉而返。後谓将士曰：“超可取。”乃密选精兵五百人激厉之，言至恳切。士卒答曰：“以死从公，必无二也。”遂伪猎诣超，与士卒约曰：“今会发机，当以醉为限。”俟于是诈醉，上马大呼，手斩超。将士皆应声纵击，遂平之。世祖大悦，征还，转外都大官。

又曰：魏使萧宝寅伐梁。梁堰淮水滥溢，将为扬、徐之患。夤于堰上流，凿新渠，引注淮泽。乃遣将士千馀夜渡淮，烧其营聚，破贼，斩其将军而还。

又曰：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郦范为副帅，次无盐，宋将申纂凭城拒守。议者佥以攻具未周，不宜便进。范曰：“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无宜淹留，久稽机候，且纂必以我军来速，不在攻守，谓方城可凭，弱卒可恃。今若外潜威形，内整戎旅，密厉将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潜军伪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设备。于是即夜部分，晨便腾城，崇朝而克。

又曰：幽州刺史刘灵助以庄帝被尔朱兆所弑，遂举兵唱义，诸州豪右咸相通结。灵助屯於定州之安固，兆遣将叱列延庆讨之。诸将谓延庆曰：“灵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响应，未易可图，若万一战有利钝，则大事去矣。未若还师西入，据关拒险，以恃其变。”延庆曰：“刘灵助，庸人也。天道深远，岂其所识。大兵一临，彼皆恃其妖术，坐看符厌，宁肯戮力致死，与吾争胜负哉？如吾计者，欲出营城外，诡言西归，灵助闻之，必信而自宽。潜军往袭，可一举而擒。”乃出顿城西，声云将还。简精骑一千夜发，诘朝造灵助垒，战於城北，遂破，被擒之。

又曰：宕昌羌獠甘作乱，逐其王弥定。魏遣将史宁讨破之。甘将百骑走投生羌巩廉王，弥定遂得复位。宁以未获獠甘，密欲图之，乃扬声欲还。獠甘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招引叛羌，依山起栅，欲攻弥定。宁谓将军曰：“此羌人入吾术中，当进兵擒之耳。”诸将思归，咸曰：“羌人聚散无常，依据山谷。今若追讨，恐引日无成。且弥定还得守藩，将军功已立矣。獠甘势弱，定能制之。此还军，策之上者。”宁曰：“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岂可舍垂灭之寇，更烦再举？人臣之礼，知无不为，此观诸军，不足与计事也。如更沮众，宁岂不能斩诸将！”遂进军，獠甘众亦至，与战，大破之。生擒獠甘并巩廉王。

《後周书》曰：刘亮初从贺拔岳西征，常先锋陷阵，以功拜大都督。及岳被害，亮与诸将谋迎太祖。豳州刺史孙定儿据州不下，泾、秦诸州悉相与应，众至数万，推定儿为主，以拒义师。太祖令亮袭之。定儿以义兵犹远，未之为备。亮将二十骑，先竖一纛於近城高岭，即驰入城中。定儿方致酒高会，卒见亮，众皆骇愕，莫知所为。亮乃麾兵斩定儿首，悬首，号令贼党。仍遥指城外纛，命二骑曰：“出追大军。”贼党大惧，一时降附。於是诸州皆归款伏。太祖置十二军，诸将将之，亮领一军。每征讨，与怡峰俱为骑将。

又曰：贺拔岳从尔朱天光讨万俟丑奴，宣言远近曰：“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至秋凉，更图进取。”丑奴闻之，遂以为实，分遣诸军散农，营於岐州之北百里纲州。岳与天光诸军尽发，掩之，丑奴乃弃平亭而走。岳轻骑急追，明日，及丑奴於平凉之长坑，一战擒之。

《隋书》曰：遂州獠反，命将周法尚讨之。军将至，贼弃州城，走散山谷间，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自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觇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十人，袭击破之。

又曰：李彻从元帅卫王爽击突厥。行军总管李充言於爽曰：“周、齐之世，有同战国，中夏力分，其来久矣。突厥每侵边，诸将辄以全军为计，莫能死战。由是突厥胜多败少，所以每轻中国之师。今者沙钵略悉国内之众，屯据要险，必轻我而无备，精兵袭之，可破也。”爽从之。诸将多以为疑，惟彻奖成其计，请以同行。遂与充率精骑五千，出其不意，掩击，大破之。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以功加上大将军。

又曰：李安为尚书右丞、黄门侍郎。平陈之役，以为杨素司马，仍领行军总管，率蜀兵顺流东下时陈人屯白沙，安谓诸将曰：“水战非北人所长，今陈人依险泊船，必轻我而无备。以夜袭之，贼可破也。”诸将以为然。安率众先锋，大破陈师。高祖嘉之，诏书劳曰：“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开府亲将所部，夜动舟师，摧破贼徒，生擒虏众，益官军之气，破贼人之胆，副朕所委，闻以忻然。”进位上大将军。

又曰：李密击宇文化及，精兵良将多有死伤。王世充在东都乘其弊而击之。率步骑二万，营于洛南。李密军于偃师北。世充潜遣二百骑，夜伏於北山，自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众，迟明渡水，人奔马驰，以袭密营。密遽出兵以拒之，阵未成列，两军已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驰入密营，烧其庐舍。密见营中火发，因而遁走。

又曰：炀帝末年，群盗起，遣将张须陀击卢明月於下邳。贼连营十馀万，须陀才万人，力势不敌。去贼六七里，立栅相持，经十馀日，粮尽，欲退。谓将士曰：“贼见兵却，必轻来追我，其众若出，营内即虚，欲以千人袭营，可有大利。此乘危险，谁能去者？”人皆莫对，惟秦叔宝与罗士信皆曰：“愿行。”於是须陀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领千兵潜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宝、士信驰至其栅，栅门闭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楼，拔贼帜，各杀数人，营中大乱。叔宝斩关而纳外兵，因散，纵火焚其三十余栅，烟焰涨天。明月奔还，须陀却击遂之，大破贼众。明月以数百骑遁去，馀皆虏之。

又曰：李密起兵于雍丘。是时河南、山东大水，死者将半。密将李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饥，若据得黎阳仓，大事济矣。”密乃遣领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即日克之。开仓恣食，一旬之间，胜兵二十馀万人。

《唐书》曰：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将赴乌海，仁贵谓待封曰：“乌海险远，车行艰涩，若引辎重，将失事机，破贼即回，又烦转运。彼多瘴疠，无宜久留。大非川岭上宽平，足堪置栅，可留二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吾等轻锐倍道，掩其未整，即扑灭之矣。”仁贵遂率众先行，至河口遇贼，击破斩之，所获甚众，收其牛羊万馀头。

又曰：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屯於定襄。时诸部离散，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选骁骑三千，径赴恶阳岭，出其不意击之，突利惊走，靖遂收定襄之地。颉利可汗惧退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内附；又命靖往迎之。颉利虽外请入朝，犹持两端，待草青马肥，将逾沙碛。其年，太宗遣唐俭、安修仁往颉利牙慰抚之。靖揣知其意，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若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引兵自白道袭之，破虏必矣。”公谨曰：“诏许其降，行人在彼，未宜置讨。”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韩信所以破齐。如唐俭等辈，何足可惜。”督军疾进，师至阴山，遇其斥候千馀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诏使大悦，不虞官兵之卒至。靖军将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乃走。靖俘斩万馀级，获口千馀万，得可汗妇隋义城公主，杀之。颉利奔吐谷浑，西道行军张宝相擒之以献。俄而突利可汗来降，靖始复定襄、恒安故地，开拓北境自阴山已北至于大漠。太宗初闻突厥国灭，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昔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於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暂举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因大赦天下，大五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将袭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郑告师期於裴度。乃以李帅突将三千为先锋，李忠义副之，自帅中军三千，田进诚以後军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栅，众请所向，曰：“东六十里而止。”至贼境，曰张柴，围入之，而尽杀其众，令军士少息，分食缮羁，勒兵甲胄，发刃彀弓，复建旆而出。是日，阴晦雨雪，大风裂旗旆，马仆栗而不能跃，上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泽梁径险夷，张柴以东，师人未尝蹈其境，皆谓投身不测。初至张柴，诸将请所止。曰：“入蔡州取吴元济也。”诸将失色。监军使驻马哭曰：“果落李计中矣！”不听，促进师，其下皆谓必不生还；然以从之令，无敢为身计者。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其夜冻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自张柴行七十里，北至县瓠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鹅鸭池，令惊击之，以杂其声。贼恃吴房、朗山之固，晏然无一人知者，李、李忠义持坎城而先登，敢锐者从之，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留击柝者以安之。及鸡鸣，雪亦止，以众人，止元济外宅，田进诚续至，乃合众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杂役者尚千馀人，乘城拒战。初有告，元济不信，又告城陷矣。元济曰：“是洄曲子弟归求寒衣耳。”及出，听闻号令云：“常侍传语。”乃曰：“何常侍乃得至此？”遂操弓挟矢，麾其左右奴仆尽乘城而自督战。计元济犹望董重质来救，乃访质家安恤之，使其子持书礼召质。质见子言城已陷及元济孤窘之状，又见李辈已立奇功，乃慨然以单骑归，白衣叩伏前，揖登阶，以宾礼与之食。时田进诚既毁其城外门，得甲仗库，易其器甲。明日后薄城，焚其南门，百姓争负薪蒿以委之，元济城上以请罪，进诚授梯而下之，得元济，槛送京师。其申、光二州城镇兵尚二万馀人，相次来降。自元济就执，不戮一人，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及厨厩之间者，使复其职，使之不疑。乃屯军鞠场以候裴度也。

又曰：石雄为刘沔裨将，会昌初，回鹘寇天德，诏命刘沔为招抚回鹘使。三年，回鹘大掠云、朔北边，屯于五原。沔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沔谓雄曰：“黠虏离散，不足驱除。国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今观其所为，气凌我辈。若禀朝旨，或恐依违。我辈捍边，但能除患，专之可也。公乃选骁健，乘其不意，径趋虏帐，彼以疾雷之势，不暇枝梧，必弃公主亡窜。事苟不捷，吾自继进，亦无患也。”雄受教，自选劲骑，得沙陀李国昌三部落，兼契拓拔杂虏三千骑，月暗夜发马邑，径趋乌介之牙。时虏帐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视其众寡。见毡车数十，从者皆衣朱碧，类华人服饰。雄令谍者讯之：“此何大人？”虏曰：“此公主帐也。”雄喻其人曰：“国家兵马欲取可汗，公主至此，国家也，须谋归路，俟其兵合时不得动帐幕。”雄乃在率城内牛马杂畜及大鼓，夜穴城为十余门。迟明，城上立旗张矩火，乃于诸门纵其牛畜，鼓噪从之，直犯乌介牙帐。炬火烛天，鼓噪动地，可汗惶骇莫测，率骑而奔。雄率劲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之，至杀胡山，急击之，斩首万级，生擒五千，羊马车帐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还太原。
又曰：黄巢既陷长安。时郑畋帐下小校窦玖者，骁敢无敌，每夜率敢死之士百人直入京师，放火燔诸门，斩级而还，贼人悚骇。
《吕氏春秋》曰：齐令章子将攻荆，荆令唐篾将拒之。与荆人夹Γ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甚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使载刍者与见章子，因夜奄荆人所盛守，果杀唐篾也。
《太公阴谋书》：武王伐殷，兵至牧野，晨举脂烛，摧掩不备。
卷三百十七　兵部四十八
攻围上
《孙子》曰：下政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辒辌，具器械，三月而後城，距又三月而後已。（修，治也。橹，大也。辒辌，车也。辒状，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器械者，机关攻守总名，蜚临，冂梯之属，距勇士积而前以附其城也。）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则杀士三分之一分，而城不拔者，攻之灾也。（将忿，不得攻器，而使卒缘城上，如蚁缘墙，杀士也。）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毁人之国而非久，必以全争於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不以敌战而必全得之，意胜於天下，不顿兵血刃也。）
又曰：不可胜则守，可胜则攻。（敌攻已，可胜也。）守则不足，攻则有馀。（吾所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馀也。）所以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因其山水丘陵之固。）善攻者动於九天之上，（因天时地利之变，若动於九天之上也。）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又曰：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必攻也。（谓敌之惜者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情不泄也。）微乎微乎，故能隐於常形；神乎神乎，故能为敌司命。进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也，速而不可及也。（卒往攻其虚，解退又疾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之。（绝粮道，守归路，攻君王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军不烦也。）敌不得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乖，戾也，戾其道示以利害，使疑之。我未修垒堑，敌人不敢敌我者，以形势之长，攻，就能加之于敌也。）
《左传》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鼓白，狄之别种也。巨鹿郡曲阳县有鼓聚。）鼓人或请以城叛，穆子弗许。曰：“或以吾城叛，吾所恶也。人以城来，我独何好焉？”使敌杀叛人而缮守备。围鼓三月，鼓人请降，使其民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卒义不爽，（爽，差。）好恶不愆，城可获而民知义所。（知义所在。）有死命而无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归。（鼓君名。）

又曰：齐高发帅师伐莒。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己为嫠妇。及老，托於纪鄣，（纪彰，莒邑。）纺焉以度而去之。（因纺纟卢连所以度城藏，欲待外攻以报仇也。）及师至，则投诸外，（投绳城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缘绳登城。）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传》言：怨不在大。）

又曰：晋侯，秦伯围郑，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於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佚之狐，烛之武，皆郑大夫也。）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公曰：“虽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

又曰：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又曰：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太宫，（临，哭也。太宫，郑太祖庙。）且巷出车，吉。（示将见迁。）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陴者，城上脾睨也。皆哭者，告楚穷也。）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哀其穷，故为退师，尚不服，故获围之九十日。）入自皇门，至于逵路。（方九轨曰逵。）郑伯肉袒牵羊以逆，（示服为臣仆也。）曰：“孤实不天，（不为天所佑。）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惟命。其剪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顾前好，（世有盟誓。）使改事君，夷於九县，（楚灭九国以为县也。）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实图之。”

又曰：齐侯伐我北鄙，围龙。（鲁邑。）顷公之嬖人卢蒲就魁门焉，（攻龙门也。）龙人囚之。齐人曰：“弗杀！吾与而盟。”弗听，杀而膊诸城上。（膊，磔也。）齐侯怒，亲鼓，士陵城，三日，取龙。

《国语》曰：晋献公见翟且之氛，归寝不寐。（翟相国名也。言有亡国之气也。一曰敌国有善祥，则己国凶恶也。）郤叔虎朝，公语之。遂伐翟且，叔虎乘城，被羽先登，克之。（羽，羽衣。登，并其城也。）

《战国策》曰：平原君谓冯忌曰：“寡人欲出兵攻燕，何如？”对曰：“不可！夫以秦将伐武安君公孙起乘十胜之威，与马服子战於长平之下，大败赵师，自以馀兵围邯郸之城。赵以十败之馀众，收破军之弊，而秦罢於邯郸之下。赵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难而守易也。今赵非有十克之威，而燕非有长平之祸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一败之祸未复，而欲以罢赵攻强燕，强秦以兵承赵之弊，此乃强吴所以亡，而弱越所以霸也。故臣未见燕之所攻也。”平原曰：“善！”

又曰：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羹，乐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尽一杯。文侯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之羹，赏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秦攻赵，苏子说秦王曰：“臣闻王之于民也，多听而时用之，是故事无败也。臣闻怀重宝者不夜行，任大功者不轻敌，是以贤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辞顺。故民不恶其尊，世不妒其业。”秦乃解兵，诸侯休，天下安，不相攻二十九年。

《史记》曰：秦末，沛公破南阳，南阳守走，保城守宛。（，鱼绮切。）张良曰：“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後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更张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黎，未也，未明之貌。顷已围之，事毕方明。又言：黎，黑色，亦未明也。）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曰：“死未晚也。”乃逾城见沛公，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庶众，积蓄多，吏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今足下尽日止攻，士死伤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随足下後。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後又有强宛之患。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无所累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引兵而无有不下者。

又曰：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斩首五万。

又曰：《周本纪》曰：古公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獯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与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今戎翟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为。”

《汉书口李陵传》曰：单于急攻陵，陵居谷中，虏在山上，四面射之，矢下如雨。

又曰：李广利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至贰师，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当道小国各坚守，不肯给食。攻郁城，杀伤甚众，引而还。天子闻之大怒，使使遮玉门关，曰：“军有敢入辄斩之。”贰师恐，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六万人伐宛。宛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攻之三十馀日。宛贵人相与谋，遣人到贰师军约：“汉无攻我，我尽出善马。”贰师许之，取善马、中马以三千匹馀。

《後汉书》曰：河南贼董宪招诱五校馀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光武亲征至番，（音波）去宪百馀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各坚壁，以待其弊。顷之，五校粮尽，果引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三日大破之。

又曰：王郎起兵，光武自蓟至信都，使郑禹发奔命，得数千人。令自将之，别攻，拔乐阳。

又曰：庞萌、董宪反，与苏茂校（音效）强合兵三万，急围桃城。光武时在蒙，闻之，乃留辎重，自将轻骑二千、步骑数万，晨夜驰赴，师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且日："诸将请进。"贼亦挑战，帝不听，乃休士养锐以挫其锋。城中闻车驾至，众心固。时吴汉等在东郡，驰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馀日，众疲困而不能下。及吴汉等到，乃率众军进桃城，帝亲自搏战，大破之。

又曰：张步据齐地，汉将耿总兵讨之。张步使其大将费邑军历下，又分守祝阿、锺城。先击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开围一角，令其众得奔归锺城。钟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惧，遂空壁亡去。

又曰：汉将朱俊与荆州刺史徐𠂤共讨黄巾，击贼帅赵弘，斩之。贼馀帅韩忠复据宛乞降，司马张超请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人无定主，故赏降附劝以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寇，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今若受之，更开逆意，贼利则进战，钝则乞降，纵敌长寇，非良计也。"因急攻，连战不克。俊登土山睹之，顾谓张超曰："吾知之矣。贼今外围周固，内营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战也。万人一心，犹不可当，况十万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围，并兵入城。忠见围解，势必自出，出则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围，忠果出战，俊因击，大破之。忠等皆降。

又曰：曹公破袁尚，拔邺，进围壶关。令曰："城拔，皆坑之。"连日不能下。其将曹仁谓公曰："夫围城必开之，所以开其生路也。今许之必死，将卒自以为守。且城固而粮多，攻则士卒伤，守则旷日持久。今顿兵坚城之下，攻必死之，虑非良计也。"曹公从之，遂降其城。

《东观汉记》曰：张步都临淄，使弟玄武将军蓝将兵守西安，去临淄四十里，耿引军营临淄、西安之间。视西安城小而坚，蓝兵又精，未易攻也。临淄诸郡太守相与杂居，人不专一，其声虽大而虚，易攻。内欲攻之，告令军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复纵生口令归。蓝闻之，晨夜守城。至期日夜半，令军皆食，会明，求乞攻西安，临淄不能救也。曰："然吾故扬言欲攻西安，今方自忧治城具，而吾攻临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吾得临淄即西安孤，必复亡矣，所谓一举而两得者也。且西安城坚，精兵二万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伤。正使得其城，张蓝引兵突临淄，更强勒兵，凭城观人虚实，吾深入敌城，後无转输，旬月之间，不战而困，诸军不见是尔。"遂击临淄，至日中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蓝闻临淄破，果将其众亡。

《江表传》曰：郭典字君业，为钜鹿太守，与中郎将董卓攻黄巾贼张宝于下曲阳。典作围堑而卓不肯。典曰：“受诏攻贼，有死而已。”使诸将引兵屯东，典独於西当贼之冲，昼夜进攻。宝由是城守不敢出。时为之语曰：“郭君围堑，董将不许，几令狐狸，化为豺虎。赖我郭君，不畏强御，转机之间，敌为穷虏。猗猗惠君，实邈疆土。”

《英雄记》曰：袁尚使审配守邺，曹操进军攻邺。审配将冯礼为内应，开突门内操兵三百馀人，配觉之，从城上以大石击门，门闭，入者皆死。操乃凿堑围，回四十里，初令浅，示若可越。配望见，笑而不出。操令一夜浚之，广深二丈，决漳水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饿死者过半。尚闻邺急，将兵万馀人还救。操逆击，破之。尚走，依曲漳为营，操复围之。尚惧，遣阴夔、陈琳请降，不听。尚还走蓝田，操复进，急围之，尚将马延等临阵降，众大溃，尚奔中山。尽收其辎重，得尚印绶、节钺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审配命士卒曰：“坚守死战，操军疲矣。幽州方至，何忧无主？”以其兄子荣为东门校尉，荣夜开门内操兵，配犹拒战，城陷，生获配。意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

《魏志》曰：袁绍围太祖於官渡，粮乏。问计於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必决其机，须臾可定。”太祖曰：“善。”乃弃兵出，为围击绍，绍军大溃，河北平。

卷三百一十八　兵部四十九

攻围下

王隐《晋书》曰：祖约为豫州刺史，胡骑至，攻城大战。其日西风，兵火俱攻。贼以绳系铁钩摘挽城楼，楼柱拔坏，又作铁钩扌属（音）城登梯得上，所挽楼城北角行墙三十步坏。约始大怖，使戴洋呼：“孙叔敖、伍子胥！卿若使胡奴得城，当持白酒寸脯着卿前；急令转风却贼，当上肥牛。”中後风转下，晡，贼退，亦不知风偶自转为能感动。

《晋书》曰：赵王伦、孙秀为义师所讨，日蹙，乃与秀谋，或欲收馀卒出战，或欲焚烧宫室，诛杀不附己者，或欲乘船东走入海。计未决，王与率营兵七百馀人，自南掖门入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与自往攻秀，秀闭中书南门，与放兵登墙烧屋。秀及左右遽走出，左卫将军赵泉，斩秀等以徇。

又曰：刘裕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将鹅青等步骑十万屯河北，有数千骑缘河随晋军进止。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杀掠。遣军才过岸，即退；军还，复来。宋武乃遣白直队王丁午，（音午）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馀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乃吏切，羽毛饰。）魏人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宋武先命朱超石戒严二千人，白既举，超石驰往赴之，并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辕上。魏人见营阵，乃进围营，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敌，敌以众少兵弱，四面俱发，寅薄攻营。於是百弩俱发，又遣善射者从箭射之，魏众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别赍大槌并千馀张槊，乃断槊长四尺，以槌槌之，一槊辄洞贯三四人。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

《宋书》曰：晋义熙五年六月，伪燕主慕容超留羸老守广固，使其广宁王贺剌卢及公孙五楼悉力据临朐。去城四十里，有臣梦水，超告五楼：“急据之。”比至，为龙符所保，五楼乃退大军，分四千两车为二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御者执槊，以骑为游军。军令严肃。比及临朐，贼骑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刘藩、荆州刺史刘道邻等陷其阵。日向昃，战犹酣，帝用参军胡藩策袭克临朐，贼乃大奔。超遁还广固。获其玉玺、豹尾、辇等送于都。景子克广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筑长围以守之，馆於青土，停江淮转输。

又曰：朱修之随右军到彦之北，自河南回。循之留戍滑台，被魏将安颉攻之，围，粮绝，将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围既久，母常悲忧。忽一旦乳汁惊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汁时，今如此，儿必没矣。”魏果以其日克滑台，囚之。

又曰：宗越为长水校尉。竟陵王诞据广陵反，越领马军隶沈庆之攻诞。及城陷，孝武使悉杀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诛，躬临其事，莫不先加捶楚，或有鞭其面者，欣然有所得，杀凡数千人。改封始安县子。

《三国典略》曰：侯景收其馀众步骑八百，南过小城，城人登埤诟之曰：“跛脚奴。”景怒，攻城，拔之，杀诟者而去。

又曰：周王思政固守颍川，高岳久围不解。陈元康言于齐王澄曰：“公自匡辅朝政，未有殊功，虽败侯景，本非外贼，颍城将陷，愿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定业。”王从之。于是亲至颍川，益发其众，号曰：“决命夫”。更起土山，王坐於堰上。赵道德言於王曰：“箭头有铁，不避大王。”引王带而下，箭集於王坐之所。

《梁书》曰：武帝自襄阳率兵东下，至郢州，攻未拔。萧颖胄在江陵遣卫尉席阐文劳军，因谓梁武曰：“今顿兵两岸，不并军围郢，定西阳、武昌，取江州，此机已失；莫若请救于魏；与北连和，犹为上策。”梁武谓阐文曰：“汉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粮运资储，听此气息，兵若进鲁山，必阻河路，所谓扌益喉。若粮运不通，自然离散，何谓持久？邓元起近欲以三千往定寻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若欢然悟机，一郦生亦足；脱拒王师，固非三千能下。西阳、武昌，取便得耳，得便应镇守，守两城不减万人，粮储称足，卒无所出。脱东军有上者，万人攻一城，两城势不相救。若我分军应援，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没，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于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阳、武昌，自然风靡，何遽分兵散众，自贻其忧？且丈夫举动，言静天步；况拥七州之兵，以诛群竖，悬河注火，奚有不灭？岂容北面请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贻我丑声。此之下计，何谓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无不风靡，遂克建业。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燕将慕容恪率兵讨段龛於广固，恪围之。诸将劝恪宜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须强援，虏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龛恩结贼党，众未离心，今凭固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当持久以取耳。”乃筑室返耕，严固围垒，终克广固。

又曰：燕将吕护据野王，阴通晋，事觉，燕将慕容恪等率众讨之。将军傅颜言于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必士卒摄魂，败亡之验也。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便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图。今圈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其毙必矣，何必遽残士卒之命，而趋一时之利哉！吾严围垒，休养将卒，以重官美货间而离之，事淹势穷，其衅易动，我则未劳而寇已弊，此谓兵不血刃，坐以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凡经六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

《後魏书》曰：齐神武起义兵於河北，被尔朱兆、天光、度律、仲远等四将同会邺南，士马精强，号二十万，围於邺南韩陵山。时神武马二千，步不满三万。兆等及围不合，神武连系牛驴自塞之，於是将士死战，四面奋击，大破兆等。

又曰：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昭成以礼迎致之，凤不应聘。命诸军围代城，人曰：“燕凤不来，吾将屠汝。”代人惧，送凤。昭成与语，大悦，待以宾礼。

《北史》曰：西魏将王思政守颍川郡城，东魏师十万攻之，备尽攻击之术，以颍水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济，率左右据土山，谓之曰：“吾受国任，遂辱王命，力屈道穷，计无所出。惟当效死，以谢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号恸。思政向西再拜，便欲自刭。先是，齐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将军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侯，重赏。若大将军身有损，亲近左右，皆从大戮。”都督骆训谓思政曰：“公常语训等，但将我头降，非但得富贵，亦是活一城人。今高襄既有此语，公岂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决。齐文襄遣其散骑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引见文襄，辞气慷慨，涕泗交流，无屈挠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礼遇甚厚。思政初入颍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遂无叛者。

《後周书》曰：武帝建德五年，东伐齐，六军攻晋州城，帝屯於汾曲。齐王宪攻洪同、永安二城，并拔之。是夜，虹见於晋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长十馀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亲督战，城下惶窘。庚午，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壬午，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送款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未明，登城鼓噪，齐众溃，遂克晋州，擒其城主，俘甲士八千人，送关中。

《隋书》曰：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沈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馀骑。光孚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当死於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接，杀十数人。贼竞击之而坠，未及於地，适遇竿上有垂为，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恒致左右，亲顾渐密。

又曰：陈棱，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後三岁，与朝议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馀人，自义安泛海击琉求国。月馀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棱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棱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棱击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暝，将士皆惧，棱刑白马以祭海神。既而开霁，分为五军，趋其都邑。渴刺兜率众数千逆拒，棱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棱乘胜逐北，至其栅，渴兜背栅而阵。棱尽锐击之，从晨至未，苦斗不息。渴刺兜自以军疲，引入栅。棱遂填坟堑，攻破其栅，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棱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

《唐书》曰：武德初，宇文化及据聊城。淮安王神通进兵蹑之，秘书丞征谓神通曰：“化及今据聊城，莘人为其固守。若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县，聊城益惧，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须以攻具自随，一足威敌，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见无攻具，不下，如不能克莘，而还追化及，恐亦无功，则化及非旬月可获。莘人阻我粮运，士及为之外援，恐非计之善者。”神通不从，军次莘，果不下而退败。

又曰：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辅公㫐，（音石。）贼一军舟师三万，顿于当涂，栅断江口，傍江筑城。又遣六军二万据当涂南路，亦造栅自固，并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力养锐，以抗大军。诸将皆云：“二军并是强兵，为不战之计，城栅既固，率不可攻。请直指丹阳，掩其巢穴。若丹阳既破，二军可不战而破。”靖曰：“公┘精锐，虽在水陆二军，然其自统之兵，亦是劲勇。二军城栅尚不可攻，公┘既保石头，岂应易拔？若我帅师至丹阳，留停旬日，进则石头未平，退则归路已绝，此便腹背受敌，恐非万全之计。然此二军皆是百战馀贼，必不惮於野战。今若攻其城栅，乃是出其不意，灭贼之机，惟在此举。”靖乃率诸将水陆，俱苦战，破之。二军悉溃走。靖遂率轻兵先至丹阳，公┘馀众虽多，不敢战，拥兵东走，并相次擒获。

又曰：高祖率众攻屈突通於河东，士卒登城南面者已千馀人。高祖在东原望之而不见，会暴雨至，鸣角止军，由是不克。或劝遂攻之，高祖曰：“屈突通习兵而无勇，若决战非其所长，婴城难以必胜，此自守虏耳，不足为虞。”遂收军营于河渚。

又曰：薛万均围梁师都，突厥率众来援。诸将见贼城险固，皆有惮色。万均谓之曰：“城中无气，鼓声不彻，此见败亡之候，平在旦夕。诸君勿以为忧。”俄而师都见杀，城降。

又曰：天宝末，安禄山反，尚衡起义兵讨禄山，以王栖曜为牙旗将，下兖、郓诸县，军威稍振。兼衙前总管，复下曹州。初，逆将邢起然乘城号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殒之，城中气慑，遂下。

又曰：马燧自京还太原。初，田悦新代承嗣统兵，恐人不附己，诈示诚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备之。其年，悦果与淄青、恒冀通谋，自将兵五万围邢州，攻临洛，筑重城，内绝其外，以拒救兵。邢州将李洪、临将张亻丕，皆坚守不拔。昭义军数告急，乃诏燧将救临。燧军出崞口，兵未过险，乃遣人持书喻说，且示之好，悦谓燧畏之。十一月，师次邯郸，悦遣使至，燧皆斩之以徇；遣兵击破其支军，射杀其将成炫之。悦自攻临，遣大将杨朝先将兵万馀，於临南双岗下东西列二栅以御燧。燧乃率李抱真、李晟进军，营於二栅之中。其夜，东栅走归悦。燧进军营明山，取其弃栅以置辎重。悦谓将吏曰：“朝光守坚栅不下万人，彼令燧等尽锐攻之，比数月不能下，杀伤必甚。吾此必破临，赏劳军士而与之战，必胜之术也。”悦乃分恒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先。燧率军攻朝先，田悦将万馀人救之。燧乃令大将李自良、李奉国将兵合神策军据双岗御之，令曰：“令悦得过，当斩尔！”燧令推火车以焚其栅，自晨及暮，急击，大破之，拔其栅，斩朝先及大将卢子昌，斩首五千馀级，生虏八百馀人。居五日，进军径战。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凡百馀合，士皆决死，悦兵大败，斩首万馀，生虏九百人，得三十万斛，器甲称是。悦收兵夜走邢州。

《五代周史》：慕容彦超，汉祖即位授澶州节度史。检校太尉杜重威叛於邺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郓州节度使高行周为行营都部署，彦超为副。兵至城下，二帅不协，杜重威之子妇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彦超举措轻躁。彦超欲速於攻城，行周以为未可，彦超乃扬言称行周以爱女之故惜贼而不攻，行周忿之。汉祖闻其事，惧有他变，以是亲征。比及车驾至邺，彦超数因事陵迫行周，行周不胜其憾。尝一日至於行宫幕次泣告於执政，又自掬粪茹於口中，声气甚厉，闻於御坐。汉祖深知彦超之曲，遣近臣和解。行周亦召彦超於帐中责之，兼令首过於行周。行周稍解。时彦超独排群议，累请攻城，汉祖信之，乃亲督诸军四面齐进，损伤者万馀人，死者千馀人。众议无不归罪於彦超，自是不复敢言攻城矣。

《说苑》曰：田单为齐上将，兴师十余万，将以攻翟，往见鲁仲连子，仲连子曰：“将军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将军曰：“单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复齐之国，何谓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齐之童儿谣曰：“大冠如箕，长剑拄颐，故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单恐骇，往见仲连子曰：“先生何以知单攻翟不能下也？”仲连子曰：“夫将军即墨之时，坐则织簀，立则杖锺，为士卒倡，曰：恐宗庙亡矣！故将有死之心，无生之气。今将军东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宝，黄金横带，驰乎淄渭之间，是以乐生而恶死也。”田单明日结，径立于矢石之间，乃引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淮南子》曰：赵简子死未葬，中牟入齐。（中牟自入於齐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围未合，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法：鼓以进众，钲以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闻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险。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闻其义，乃请降。

《古司马兵法》曰：众以合寡，为远裹而阙。（合有交兵，众者以寡合对追逐也，围也。以众击寡，逐而围之，闻其去道，无令死战。）敌若众，则受裹。（敌众己寡，则依利道而受围以坚众心。分其四向而受敌，则众以死为生，故能冲逐四出，以克胜也。）敌若寡若畏，则譬之开之。（敌家少弱恐惧者，则开去道，无令为穷寇，必死战也。）

《韩子》曰：世有三亡：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清济浊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

《管子》曰：善攻者料众以攻，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

《列子》曰：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壮者皆乘城而战者太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拒守上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先谘之庙堂，虑其危难，然後高垒深沟，使兵士练习，故敌不得胜。）以待敌之可胜，（以此守备之固，待敌之阙，则可胜也。）不可胜在己，（言守备之固，制敌在外也。）可胜在敌。（守备之固，自修理以待敌之虚懈，已见敌有阙漏之形，然後可胜也。）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不可胜已。（若敌晓练兵事，策与道合，深为已备者，亦不可强胜。）故曰胜可知，（见成形也。）而不可为也。（敌有备也，已料见形者则胜负可知。若敌密而无形，亦不可强使为败。故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不可胜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见其形，彼众我寡，则自守也。）可胜者，攻也。（敌攻已，乃可胜也。已见其形，彼寡我众，则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备者，务因其山川之阻、丘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

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重。）

《易》曰：利用御寇，不利为寇。

《左传》曰：晋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晋将范宣子告齐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敌。）齐师夜遁。

又曰：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

《後汉书》曰：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左将军皇甫嵩督前将军董卓救之，卓欲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知者不後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馀。有馀者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之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已陷害受之地，而陈仓保不捐之地，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馀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弊，果自解去。

又曰：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馀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番须、回中，并地名也。番，音盘。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前书音义曰：回中在，今陇州元县也。）径至略阳，（径，直也。）斩隗嚣守将金梁，因其保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东观汉记》曰：上闻得略阳，甚悦，左右怪。上数破大敌，今得小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阳嚣所依阻，心腹已坏制则其支体易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众溃走，围解。於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

又曰：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张宗诣禹自归。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至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为後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署其前後，乱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为之。郑玄注：《礼记》云：圆曰簞，方曰笥。）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张宗岂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曰：“将军有亲弱在营，奈何不顾？”宗曰：“愚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遂留为後拒。诸营既引兵，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禹到前县，议曰：“以张将军之众，当百万之师，犹以小雪投沸汤，虽欲戮力，其势不全也。”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宗引兵始发，而赤眉至，宗与战，却之，乃得归营，於是诸将服其勇。

又曰：隗嚣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亟，纪力切。）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刭颈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馀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东观汉记》曰：邓禹使积弩将军冯将兵击邑，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因拜为上党太守。

《晋书》曰：陶侃使桓宣、李阳平襄阳。侃使宣镇之，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耒於轺轩，或亲芸获於垅亩。十馀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以寡弱拒守，议者以为次於祖逖、周访。

又曰：吴彦为吴建平太守。时王将伐吴，造船於蜀，彦觉之，请增兵为备，皓不从，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及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惟彦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退舍礼之。

《梁书》曰：侯景反，兵逼建业，众皆凶惧，梁将羊侃为守城督，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路。”众乃少安。贼为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烧之，俄尽。贼又东西两面起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贼又作登城楼车，高十馀丈，欲临射城内，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不劳设备。”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频攻不捷，会侃病死，城方陷。

《南史》曰：蔡道恭为司州刺史，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裁半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刺史蔡道恭堑内作蒙艟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伏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填塞之。相持百馀日，前後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梯冲，攻围日急。道恭用四石乌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槊，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登城者。魏军甚惮之。

《陈书》曰：宜黄侯慧纪镇荆州。隋师济江，慧纪率将士三万人，船舰千馀乘，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以五条铁锁横江。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隋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馀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险，隋军死者五千人。陈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

《後周书》曰：李迁哲，天和三年，进位大将军。召迁哲率金、上等诸州兵镇襄阳。五年，陈将章昭达攻逼江陵。梁主萧岿告急於襄州，卫公直令迁哲往救焉。迁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与陈将程文季交战，兵稍却，迁哲乃亲自陷阵，手杀数人。会江陵总管陆腾出兵助之，陈人又因水汎长，坏龙川宁朔堤，引水灌城。城中惊扰。迁哲乃先塞水，又募骁勇出击之，频有斩获，众心稍定。俄而敌入郭内，焚烧人家。迁哲自率骑出南门，又令步兵自北门出，两军合势，首尾邀之，陈人复败，多投水而死。是夜，陈人又窃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百数人。迁哲又率骁勇捍之，陈人复溃。俄而大风暴起，迁哲乘ウ出兵击其营，陈人大乱，杀伤甚众。陆腾复破之於西堤，陈人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罴为荆州刺史，进号抚军将军。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遗罴铁券，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罴煮粥，与将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战，尝不擐甲胄，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国家，使贼箭中王罴；不尔，王罴须破贼。”屡经战阵，亦不被伤。弥历三年，义宗方退，进封霸城县公。寻迁车骑大将军。

又曰：王罴华州刺史，沙苑之役，齐神武士马甚盛。太祖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罴语使人曰：“老罴当道卧，子安得过！”太祖闻而壮之。及齐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家，生死在此，欲死者来。”齐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颍川兼河南诸军事，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率骑十万来攻颍川。城内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谓一战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选城中骁勇，开门出入。岳众不能当，引军乱退。思政登城遥见岳阵不整，乃率步骑三千出邀击之，杀伤甚众，然後还城设守御之备。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营垒。又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飞梯火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昼夜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钻，（子算切。）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缒而出战，岳众披靡，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思政即命据其两土山，置楼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夺气，不敢复攻。齐文襄更益岳兵，堰，（于建反。）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悬釜更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入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投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生擒永珍。思政谓之曰：“仆之破亡，在於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并收绍宗等尸，以礼埋瘗。

又曰：将贺若敦率步骑六千渡江取陈湘州，陈将侯卸之，江路遂断。粮援既绝，人怀危惧。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资费。恐等知其粮少，乃于营内聚土，覆之以米。集诸营军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给粮者。因召侧近村民，佯有所访问，令於营外遥见，随即遣之。等闻知，良以为实。乃据守要险，欲旷日老敦师，敦又增修营垒，造庐舍，示以持久。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者，遂纳之。敦又别取一马，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马以招军，诈称降附。遣兵迎接，竟来牵马。马既畏船不上，敦发伏掩之，尽殪。又湘之人乘轻船，载米粟及笼鸡鸭以饷军。敦患之，乃为土人装船，伏甲士于中，兵见之，谓饷船主，逆来争之，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实有馈饷及亡命奔者，犹谓敦之设诈逆遣押击，并不敢受。相持岁馀，不能制。

《北史》曰：西魏将韦孝宽守玉壁，东魏大将齐神武命攻之。连营数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其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敌人以楼高不得入，遂於城南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截其地道，仍置战士屯於堑城上，城外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於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之。（鞴，蒲拜切。）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作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幔，随其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於空中，其车竟不能坏。城外又缚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作长铁钩，利其锋刃，火竿一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并崩坏。孝宽又随坏处竖木栅以之，敌不得入。城外尽其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竟以全。

《隋书》曰：梁士彦迁熊州刺史。後从武帝拔晋州，进位柱国，除使持节、晋绛二州诸军事、晋州刺史。及帝还後，齐後主亲总六军而围之。独守孤城，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声援，众皆震惧，士彦慷慨自若。贼尽锐攻之，楼堞皆尽，城雉所存，寻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士彦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於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率军民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军亦至，齐师解围，营于城东十馀里。士彦见帝，持帝须而泣曰：“臣几不见陛下！”帝亦为之流涕。时帝以将士疲倦，意欲班师。士彦叩马而谏曰：“今齐师遁，众心皆动，因其惧也而攻之，其势必举。”帝从之，大军遂进。帝执其手曰：“余之有晋州，为平齐之基。若不固守，则事不谐矣。朕无前虑，惟恐後变，善为我守之。”

又曰：郭荣，宇文护擢中外府水曹参军。时齐寇屡侵，护令荣於汾州观贼形势。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荣以为二城孤迥，势不相救，请於州镇之间更筑一城，以相控摄。护从之。俄而齐将段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荣所立者独能自守。护作浮桥，出兵渡河，与孝先战。孝先于上流纵火筏以击浮桥，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护。

又曰：刘宏，字仲远，拜泉州刺史。会高智慧作乱，以兵攻州，宏城中守百馀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战，死亡大半，粮尽无所食，与士卒数百人煮犀角腰带，及剥树皮而食之，一无离叛。贼知其饥饿，欲降之，宏抗节弥厉。贼悉众来攻，城陷，为贼所害。上闻而嘉叹者久之，赐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检校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并州，景发兵拒之。谅遣刘嵩袭景，战于东城。升楼射之，皆应弦而倒。选壮士击之，斩获略尽。谅复遣岚州刺史乔锺葵率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贼冲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知将士可用，其後推诚于此三人，无所关预，惟在阁持重，时出抚循而已。月馀，朔州总管杨义臣以兵来援，合击，大破之。

卷三百二十　兵部五十一

拒守下

《唐书》曰：乾符中，元万顷从李征高丽，尝令万顷作文檄高丽，其语有讥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是流于岭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贼围城，城中张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门，未尝回头，不复省视妻子。贼退后，收拾器械，处置公事，经三日，然後归家。

又曰：史思明围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围，十日不解。每日使贼於阵前骂光弼，并戏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撑之。贼明日还於旧处，立将戏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道透陷，遂把贼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对众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归河北。

又曰：薛愿为颍川太守、本郡防御使。时贼已陷陈留、荥阳、汝南等郡，方围南阳。颍川当其来往之路，愿与防御副使庞坚同力固守，城中储蓄无素，兵卒单寡。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彻殆尽，而外救不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梯冲栅，四面□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馀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而愿、坚俱被执，送于东都，将支解之。或说禄山曰：“薛愿、庞坚，义士也。人各为其主，屠之不祥。”乃系於洛水之滨，属苦寒，一夕冻死。

又曰：张巡守睢阳，在城中每战，登陴大呼以助威，皆眦裂血流面，牙齿皆碎。城将陷，西向再拜，曰：“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贼见逼，臣死之後，愿为鬼与贼为厉，以答国恩。”及城陷，尹子奇见巡问之曰：“闻公每督战，皆裂齿碎，实有之否？”巡应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杀逆贼，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视其齿，见舌存者不过三数。巡因大诟骂子奇，责以悖逆，损害平人。子奇义其言，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守义，必不为我用，又得众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义围宋州，刘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岑计蹙，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数千斤曲，可屑以食众。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东南隅之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昌遂被铠持盾登之，陈逆顺以告谕贼，贼之众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师李光弼救军至，贼乃宵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围练使李道古攻申州，克其罗城，乃进围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帅妇人登城而呼，悬门窃发，分出其众，道古众惊乱，多为虏杀。

又曰：王凝为宣州刺史。黄巢自岭表北归，大掠淮南，攻围和州。凝令牙将樊俦舟师据采石以援之。俦违令，凝即斩之以徇，命别将马颖代俦赴援，竟解历阳之围。贼怒，引众攻宣城。大将王涓请出军逆战，凝曰：“贼忿而来，宜持重待之。彼众我寡，万一不捷，则州城危矣！”涓锐意请行，凝即阅集丁壮，分守要害，登陴设备，涓果战死。贼乘胜而来，则守有备矣。贼为梯冲之具，急攻数月，御备力殚，吏民请曰：“贼之凶势不可当，愿尚书归款退之，惧覆尚书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岂独全？誓与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贼已退去，时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为常州别驾，时江左兵荒，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五千人镇之。日新贪暴，贼萧庭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时栖曜游弈远郊，遂为贼所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围苏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贼众大溃。
又曰：张亻丕，建中初，以泽潞将镇临。田悦攻之，亻丕度兵力不能出战，严设守备，婴城拒守，贼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伤，粮储渐乏，救兵未至。亻丕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於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亻丕之家无尺寸之物与公等为赏，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卖之，为将士一日费。”众皆大哭，曰：“誓与将军死战，幸无虑也。”会马燧以太原之师至，与军众合击悦於城下，大败之。亻丕乘势出战，士卒无不一当百。围解，以功迁泗州刺史。
《三国典略》曰：周独孤永业恐洛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驰入金墉助守。尉迟迥为土山地道，晓夕攻战，永业选其三百人为爪牙，每先锋死战，迥不能克。
又曰：台城未陷，侯景又烧大司马门，後阁舍人高善宝以私金千两赏其战士，直阁将军宗思领将士数人逾城出外洒水，久之火灭。景又遣持长柯斧入斫门，将开，善宝促凿扇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陈人侵齐北，徐州刺史祖班令不闭城门，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断人行，鸡犬不许鸣吠。陈人莫测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中夜，班忽令鼓噪，陈人惊散。晓复结陈向城，班自临战。陈人先闻其盲，谓不能抗拒，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怪之，遂退。时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军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史》曰：梁将吴明彻攻围海西，齐将郎塞固守，乃至削木为箭，剪纸为羽。围解还朝，仆射杨迎劳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纸，皆无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过！”
《墨子》曰：禽滑厘问曰：“㘝梯施，攻备已具，武力又多，争上吾城，为之柰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雨，薪火、水汤以济之。若城外穿地来攻者，宜城中掘於井，以薄罂内井中，使听聪者伏罂听之，审知穴处，凿内而迎之。”
《吕氏春秋》曰：公输般为高㘝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攻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於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墨子也，能以术御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处士东里魂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廓，盖禹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谊《过秦论》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又曰：然後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奈何。

《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厉义勇，奋不顾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犹转战，战穷极，摧丑虏。

危急

《韩子》曰：智伯围襄子於襄阳，决水以灌之，城中巢处悬釜而炊，易子食，析骨炊。

《史记》曰：楚庄王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食尽，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宋华元出告以情，庄王曰：“君子哉！”遂罢兵去。

又曰：齐田单攻聊城，岁馀不下。鲁连乃为书继之矢射城中，遗燕将书曰：“今公以弊聊之人距全齐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无反心，是孙膑之兵也。”

又曰：赵襄子保晋阳，三国攻晋阳。岁馀，引汾水灌其城，不没者三板。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

《汉记》曰：段破羌胡。明年，羌复寇张掖，下马大战，弓刀折尽，虏亦引退。追之。昼夜攻击，割肉食雪四十馀日。

《後汉书》曰：车师王与匈奴共攻耿恭於疏勒中。恭食尽，乃煮铠弩，食其筋革。

又曰：臧洪为东郡太守，为袁绍所围。初，尚掘鼠煮筋角，後无所食，取草实而食之。

《魏志》曰：太祖围张超於雍丘，超言：“惟臧洪，当来救吾。”众人以为袁、曹方睦，洪为绍所表用，必不败好招祸。洪闻之，果徒跣号泣，勒所镇。又从绍请兵马，求欲救超，绍不听许。遂为太祖所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兴兵围之，历年不下。绍忿洪无降意，增兵急攻。洪自度不得免，呼吏士谓曰：“袁氏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洪郡，洪於大义不得不死。念诸君无事空兴此祸耳，可将妻子去。”吏士皆垂泣。掘鼠煮筋角，後无所食，主簿启内厨米三斗，洪使作薄粥，众分之，杀其爱妾以食士。城中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城陷，绍生执洪。

徐广《晋记》曰：霍彪为贼费黑所隔，积百日，杀马烧皮铠食之。

又曰：韩冕、苏硕等攻范，城中饥，米一斗万钱。

《晋书》：刘琨赴并州上表曰：“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得存二，携老扶弱，不绝於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群胡数万，周匝四山，动足遇掠，开目睹寇。惟有壶关，可得告籴。而此二道，九州之险，数人当路，则百夫不敢进，公私往反，没丧者多。婴守穷城，不得薪菜，耕牛既尽，又乏田器。以臣愚短，当此至难，忧如循环，不遑寝食。”

《晋中兴书》曰：中宗初镇江左，假郄鉴龙骧将军、兖州刺史。徐龛、石勒，左右交侵。鉴收合荒散，保固一山，随宜抗对，百姓饥馑，掘野鼠蛰燕而食之。

又《十六国春秋》曰：蜀王李雄攻谯登于涪城，无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熏鼠食之，一无叛者。

《宋书》曰：朱修之留府滑台，乃为索虏所攻围。修之粮尽，救兵不至，将士熏鼠食之，城陷，为虏所执。上嘉其节。

萧子显《齐书》曰：魏遣魏郡王元英围南郑，退入斜谷，天大雨，军士乃截竹炊米於马上，持炬炊而食之。

《隋书》曰：李密间行入关，被囚於京兆，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馑，至削树皮食之矣。

卷三百二十一　兵部五十二

火攻

《孙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与敌陈师，敌傍近草，因风烧之，战之助也。）二曰火积，（烧其积蓄。）三曰火辎，（烧其辎重。）四曰火库，（当使奸人入敌营，烧其兵库。）五曰火坠。（坠，堕也，以火堕敌营中也。尖头之法以铁笼火着箭头，强弩射敌营中。一曰火道，烧绝其粮道。）行火必有因，（因奸人也。又因风燥而焚之。）烟火必素具。（烧烟具也。先具烧燧之属。）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戊箕、东壁、翼、轸也。（戊翼参日宿，此宿之日风起。）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萧世诚云：春景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风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飞鸟、十精，知风雨期，五子六运式也。各候其时，可用火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於内，即早应之於外。（以兵应之，使奸人纵火於敌营内，当速进以攻攻其外。）火发而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止。（见利则进，知难则止，极尽火力，可则进，不可则止，无使敌知吾为。）火可发於外，无待於内，以时发之。火发於上风，无攻於下风。（下风不便也，烧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则必为所害也。）昼风久，夜风止。（数常也，阳风也，昼风则火气相动，夜也风卒欲纵火，亦当知风之长短也。）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既知起五火之变，当复以数理消息其可否也。）故以火佐攻者明。（取胜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田单，齐人也。燕将乐毅攻齐，单保即墨不下。燕兵围之，单乃收城中牛千馀头，画以五采，束刃於角，缚苇于尾。凿城下数穴，牵牛诣穴，以烧其尾端，牛尾热，奔燕军，燕军大乱，所触皆死。大克燕军。

《汉书》曰：李陵征匈奴，战败班师，为单于所逐，及于大泽葭苇中。匈奴于上风纵火，陵亦先放火烧断葭苇，用绝火势。（萧代诚曰：敌用火焚吾门，思火减败，吾当更积薪助火，使火势盛，敌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汉书》曰：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於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伊吾，匈奴中地名，在伊州纳职县界。前书音义曰：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楼兰国也。昭帝元凤四年，改为鄯善。去阳关一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後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於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曹辈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贼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从事又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于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起令十人持鼓藏贼舍後，约曰：“见火燃，皆当鸣鼓大呼。”馀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後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馀级，馀众百许人悉烧死。（《东观记》曰：斩得匈奴节使屋赖带、副使比离支首及节也。）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说。

又曰：杨璇字机平，为零陵太守。是时苍梧、桂阳猾贼相聚，攻郡县，贼众多而璇力弱，吏民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车上，（排囊，即今排袋也。排，蒲拜切。）系布索於马尾，又为兵车，专彀弓弩，克期会战。乃令马车居前，顺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因使後车弓弩乱发，钲鼓鸣震。群盗波骇破散，追逐伤斩无数，枭其渠帅，郡境以清。

又曰：皇甫嵩讨黄巾贼张角，嵩保长社。贼来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风，嵩乃约勒军士皆束炬乘城，使锐士间出围外，纵火大呼，城上举燎应之，嵩因鼓而奔其阵，贼惊乱奔走。嵩进兵讨之，与角弟梁战於广宗。梁众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闭营休士，以观其变。知贼意稍懈，乃潜夜勒兵，鸡鸣驰赴其阵，战至晡时，大破之。

《吴志》：刘表死，曹公克荆州，得刘琮水军，沿流东下。吴主孙权遣周瑜领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战，曹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方连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又先备走舸，各系大船後，因风相次俱进。曹公军吏士皆延颈遥观，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焰涨天，（，音标。火飞也。）人马烧溺死者甚众，遂败退。

《魏志□诸葛诞传》曰：太傅司马宣王潜军东伐，以诞为镇东将军。後毋丘俭反，大为攻具，昼夜五六日攻南围，欲决围荡出。围上诸军，临高以发石车火箭，逆烧破其攻具。

《晋书》：王浚伐吴。吴人於江险碛要害之处皆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浚乃作大筏数十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於是船无所碍。

《晋中兴书》曰：殷浩北伐，江为长史。及丁零反叛，浩军震惧。姚襄去军十里结草为营，方欲击浩，浩甚怀忧。令伐之，曰：“今兵非不精，而众少於羌，且堑栅甚固，难与校力。”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脚皆系火，一时驱放，以兵遏後，群鸡骇散，一时飞过堑并集羌营，皆燃。因其惊乱，纵兵击之，襄遂摧退。

《宋书》：王玄谟围滑台，城内多茅屋。众皆曰：“宜以火箭烧之。”

又《殷琰传》曰：琰与刘π相持，π用茅苞土掷以塞堑，掷者如□，城内乃以火箭射之。

又曰《良吏□杜慧度传》曰：慧度为交州刺史。卢循袭破合浦，径向交州。慧度自登高舰，合战，放火箭雉尾炬，循众舰惧然，一时溃散。

《齐书□宗室》：始安王遥光反，诏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屯东府东离门。众军围东城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

《陈书》《南史》曰：武帝时，江东梁将王琳率兵东下，陈遣大将侯等拒之。以琳军威方盛，乃引军入芜湖，避之，是时西南风至急，琳谓得天时，将取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侯等徐出芜湖以蹑其後。比及兵交，放火，西南风翻为用。琳兵放火燧以掷船者，返烧其船，琳兵溃乱，投水死者十二三，其馀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

《北史》曰：李询仕周，迁司卫上士。武帝幸囗阳宫，委以留府事，卫王直作乱，焚肃章门，询於内益火，故贼不得入。武帝善之。

《北齐书》曰：二月，周师来寇，遣段韶与大尉兰陵王长恭同往御。至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敌之绝险，石城千仞，诸将莫肯攻围。韶曰：“分北、河东，势为国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计彼援兵，会在南道，今断其要路，救不能来。且城势虽高，其中甚狭，火弩射之，一朝可尽。”诸将称善，遂鸣鼓而攻之，城溃，获仪同薛敬礼，大斩获首虏，仍城华谷，置戍而还。

《隋书》曰：文帝时，高献取陈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行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通典》曰：火兵：以骁骑夜衔枚，缚马口，人负束薪、麻蕴，怀火直抵敌营，一时举火，营中惊乱，急而乘之，静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时燥旱，营舍茅竹积穗粮军营于稿草宿莽之中，因风而焚也。）

又曰：火兽：以艾カ火（カ，于问切。）置瓢中，瓢开四孔，系瓢於野猪、獐鹿项下，针其尾端，向敌营而纵之，奔入草中，瓢败火发。

又曰：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实艾火，开两孔，复合系野鸡项下，针其尾而纵之，奔入草中，器败火发。

又曰：火盗，遣人暗、服与敌人同者，夜窃号逐便怀火偷入营，焚其积聚，火发，必乱而出。

又曰：火弩：以擘张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符矢端，以数百张中夜齐射敌营中刍草、积聚。

又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橹版木上，瓢败油散，因烧矢镞内中，射油散处，火立燃。复以油瓢续之，则楼橹尽焚。谓之“火箭。”

又曰：磨杏子中空，以艾实之，系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飞入城垒中栖宿，其积聚庐舍，须臾火发，谓之“火杏”矣。

水攻

《孙子》曰：以水佐攻者强。（水以为卫，故强也。）水可以绝而不可以夺。（水但以绝其敌道，分敌军，不以夺敌畜积。）

《史记》曰：汉王遣韩信已定齐临淄，遂东追齐王田广至高密。项羽使龙且将二十万救齐，田广、龙且并军（且，子余切。）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寇力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壁，令齐王使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吾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遂战，与信夹潍水阵。（潍，音惟。）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之，杀龙且。龙且水东军遂败走。

《後汉书》曰：董卓将兵三万讨先零羌，为羌胡所围，粮食乏绝，进退逼急。乃于所度水中伪立鄠以捕鱼，（鄠，音偃。）而潜从鄠下过军，比贼追之，决水，深不得渡。时众军败退，惟董卓全师而还也。

又曰：曹操围吕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克之。

又曰：光武至邯郸，故赵缪王子林（缪王景七代孙，名元。前书曰：元坐杀人，为大鸿胪所奏，谥曰：缪。音谬。《东观记》曰：林作临字。）说光武曰：“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

《南史》曰：齐高帝新践祚，恐魏致讨，以送刘昶为辞，以为军冲必在寿春，非垣，崇祖莫可为捍。徙为豫州刺史，监二州诸军事，封望蔡侯。建元二年，魏遣刘昶攻寿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起小城，使数千人守之，谓长史封伯曰：“虏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峡，自然沉溺。岂非小劳而大利耶？”及魏军由西道集堰南，分军东路内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纱帽，肩舆上城，手自转式。日晡时，决小埭，水势奔下，魏攻城之众，溺死千数，大众退走。

《梁书》曰：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帝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恒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帝弗纳，发徐、杨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筑之。假康绚节，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於锺离南起浮山，北抵石，依岸筑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有蛟，能乘风雨，决坏岸崖，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锄，数千万沉於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岗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武帝愍之，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并加蠲复。是冬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有七八。帝遣赐以衣裤。十二月，魏遣杨将大眼扬声决堰，绚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军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三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绚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绚然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於魏曰：“梁所惧开湫”。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八公山，南北居人散就冈垄。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张豹子，谓已必尸其事。既而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由是谮绚与魏交通，帝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寻除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绚还後，豹子不修堰，至其秋淮水暴涨，堰坏，奔流於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

《陈书》曰：闽中守陈宝应举兵反，据建安、晋安二郡界，水陆为栅。将军章昭达讨之，据其上流，命军士伐木带枝叶为筏，施拍（拍，普伯切。）於其上，缀以大索，相次列营，带夹两岸。宝应数挑战，昭达按甲不动。俄而暴雨，江水大涨，昭达放筏冲突，水栅尽破。又出兵攻其步军。宝应大溃，遂克定闽中。

又曰：欧阳纥据岭南反，遣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纥乃出，栅涯口，（涯，音崖。）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於木栅之外，用遏舟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舟，以临贼栅。又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斫竹笼，篾皆解。因纵大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因擒纥。

《三国典略》曰：东魏慕容绍宗、高岳等堰洧水以灌颍川。时有怪兽每冲坏其堰，岳等悉众苦攻，分休迭进，王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其劳苦。属以大雪，岳众多死，岳等乃作铁笼杂兽，用压水神。

《後周书》曰：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兼督诸州兵以援王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救兵不得至。

《唐书》曰：武德中，刘黑闼据河北反，太宗率兵讨之。先遣堰治水，上流浅，令黑闼得渡。及战，遽合决堰，水至深丈馀。贼徒既败，争渡水，溺死者数千人，咸以为神。黑闼与二百馀骑奔於突厥，悉虏其兵众，河北复平。

又曰：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属江水泛涨，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靖谓孝恭曰：“以速为神机者，时不可失。今若乘水涨之势，倏忽至其城下，可谓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从之，进兵次夷陵。铣将文士弘屯清江，靖与之决战，大破贼军。仍率所部星驰进发，营於荆州城下。弘既败，铣众莫不震。靖又破其将杨君茂、郑秀等，遂围城数重。其夜，铣遣使请降，靖即入据其城，号令严肃，军无私焉。

《淮南子》曰：始智伯率韩、魏二国伐赵，围晋阳，决晋水而灌之。城中缘木而处，悬釜而炊。襄子谓张孟谈曰：“城中力已尽。粮食匮，武夫病，为之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张孟谈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无为贵智。臣请试潜行，（伏行也。）见韩、魏之君而约之。”乃见韩、魏之君说曰：“臣闻之：唇亡则齿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赵，赵将亡矣，则二君为之次矣，今而不图之，祸将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为人，粗中而少亲。我谋而泄，事必败，为之奈何？”张孟谈曰：“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二君亦图之！”二君乃与孟谈谋，阴与之盟。张孟谈乃报襄子，至期日之夜，赵民杀守堤之吏，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卒犯其前，大败智伯军，杀其身而三分其国。

《太白阴经□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强，水因地而成势，为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决而流。故晋水可以灌安邑，汾水可以浸平阳。先设水平，测其高下，可以漂城、灌军、沉营、杀将。

又曰：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及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阔一寸八分，长一尺，深一寸二分，分间相去一寸五分。中间有通水渠，阔二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施池，匡厚二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齿齐平，则为天下准式。十步，一里，乃至数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板，形如方扇，长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阔三尺，柄长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内小刻其分。随向远近高下立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视，三浮木齿及照板，又以度竿上尺寸为高下，递而往视，尺寸相承，则山岗、沟涧、水源高下深浅，可以分寸为度。

卷三百二十二　兵部五十三

胜

《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势见也。（吾以此道观之，是兵无成势，无常形，临时变化，不可预传，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

又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守备也。）可胜在敌。（自循理以备敌之虚懈。）故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也。

又曰：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也。（交争胜也。太公曰：争胜白刃之中，非良将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见易闻也。）古之所谓善战者，胜胜易胜者也。（原微易胜，攻其可胜，不攻其不可胜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勇攻。（敌兵形未成，胜之无赫赫之功也。）
又曰：善战者立於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故胜兵先胜而後求战，败兵先战而後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攻。（善胜兵者，先自理，为可胜之道，保法度，不失敌之乱败也。）
又曰：胜可知而不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馀不足之处。（角，量之也。）故兵形之极至於无形，无形则深渊不能窥也，而智者不能谋也。因形而作胜於众，众不能知也。（因地形而立胜。）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也。（人皆知吾所以胜，莫知吾因敌形制此胜也。）故兵战胜不复，（不量重复。）而应形无穷。（动而应也。）
又曰：故知胜有五：知可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能料知敌情，审其虚实者胜。）知众寡之用者胜；（言兵之形，有众而不可击寡，或可以弱制强而能变之者胜也。《春秋传》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上下同欲者胜；（言君臣和同、勇而欲战者，胜也。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胜；（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师，击彼无法度之兵。故《春秋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出师。）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司马法》曰：进退惟时，无曰寡人。将既精能，晓练兵势，君能专任，事不从中御也。）此五者，知胜之道。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审知彼己强弱之势，虽不至百战，实无危殆也。）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虽不知敌之形势，恃己能克之者，胜负各半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外不料敌，内不知己，用战必危也。）知地知天，胜乃可全。（知地形之便，知天时孤虚向背晦暝风冂之谲诡也。）
《左传》曰：楚屈瑕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也。）郧人军於蒲骚，楚莫敖曰：（莫敖，官名。）“盍请济师？”（盍，何也。何不济益师？）对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也。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武王有乱臣十人，纣有亿兆之众。）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于蒲骚。
又曰：秦伯以璧祈战于河。（注：祷河求胜也。）
《战国策》曰：魏武侯问吴起曰：“兵以何胜？”曰：“以理为胜。”曰：“不在众乎？”起曰：“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闻鼓不进，闻金不止，虽有百万之师，何益於用？所为理者，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如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阵，虽散成行，投之无所往，天下莫敢当。”
又曰：韩、魏之君不朝於齐。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使田忌伐魏，三战三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或说齐闵王曰：“臣之所闻战攻之道於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孙吴之将擒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樽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史记》曰：张仪东说齐王曰：“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後，虽有胜之名，而有危之实，是何也？齐大鲁小也。”

又曰：魏以太子申为上将军伐齐，过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自将攻齐。”太子曰：“胜并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

《汉书》曰：广武君谓韩信曰：“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日而失之，军败高邝 下，身死氵氏水上。”

又曰：高祖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天下者何？”王陵对曰：“陛下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则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後汉书》曰：河南尹朱隽为董卓陈军事。卓折隽曰：“我百战百胜决於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隽曰：“昔武丁之明犹求箴谏，况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戏之耳。”隽曰：“不闻怒言，可以为戏？”卓谢隽。

又曰：吴汉与公孙术战於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遂军其郭中。

又《光武诏》曰：将军邓禹与朕谋谟帷幄，决胜千里。

《魏志》曰：锺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诏曰：“会所向摧弊，前无强敌，缄制众城，纲运罗送。蜀之豪帅，面缚归命，谋无遗策，举无废攻。凡所降诛，动以万计，全胜独克，有征无战，拓平西夏，方隅清晏。以会为司徒。”会喜之。

又曰：魏国初建，荀攸为尚书令。攸深密有智防，自从太祖征伐，常谋谟帷幄，时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吴志》曰：魏大司马曹仁将步骑数万向濡须，仁伪欲东攻羡溪；朱桓分兵赴羡溪，仁进军拒濡须，桓闻遣使追羡溪兵，兵未到而仁兵奄至。诸将各惧，桓喻之曰：“凡两军相对，胜负在将，不在众寡。困与诸军共据高城，南临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劳，为主制客。此百战百胜之势。”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诱仁。仁果分遣将军王双等乘油船袭中洲。桓身自距军，生获双等送武昌。

《晋书》曰：王浚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梁、益诸军事，率兵伐吴。浚兵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
又曰：征西将军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镇石城，为灭贼之渐。事下公卿，蔡谟议曰：“自石勒初起，则季龙为牙爪，百战百胜，遂定中国。”
又曰：嵇绍，字延祖。初为侍中，从驾至汤阴。绍之行也，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嵇正容曰：“大驾亲征，以正伐邪，理必有征无战。若皇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闻者莫不叹息。
《汉晋春秋》曰：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胡、汉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知定易胜耳。”亮纵使更战，七纵七擒。
《傅巽别传》曰：卫臻领举傅选为骥州刺史。文帝曰：“巽，吾腹心臣也，不妨与其筹算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可授以远任。”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西京从军中郎将张夕言于凉王曰：“太祖以天挺神姿，应桓文之运，流漂万里，于西夏所推平索嗣，兵不血刃，取酒泉有易俯拾，为殿下开创崇规，贻厥孙谋者也。”
又曰：秦王坚下书曰：“吴人敢恃江山，僭称大号，轻率犬羊，屡窥王境，朕将巡狩省方，登会稽而朝诸侯，复禹绩而定九州。今王师所临，必有征无战，伐国存主，义同一体。”
又曰：夏王勃勃，自号贞兴元年。夏，刻石都南，颂其功曰：“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德，仰协时来，俯从民望。属奸豪鼎峙之际，群凶岳立之秋，故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即有征无战，五稔之间而治风宏阐矣。”
《春秋齐後语》曰：邹忌与田忌不相善，公孙阅谓邹忌曰：“何不令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之，验其辞於王之所。“邹忌从之，田忌惧，无以自白。遂以其徒袭攻临淄，欲杀邹忌，不胜而奔。
《梁後略》曰：君子普通之末，边疆告惊，寇虏烽煽，击柝相闻，上皇乃运筹帷中，迈曹王之远略，决胜千里，超光武之悬谋。故能师不疲劳，献捷相系。
《老子》曰：善胜敌者不争。
又曰：战胜则以丧礼处之。
《管子》曰：天时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於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於内，然後兵出乎境。计未定内而出兵，是则战之自毁也。故不明敌人之攻不能加也，（不能加兵。）不明敌人之积不能约也，（不能约誓。）不明敌人之士不先阵也。是故以众击寡，以理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欧众白徒，故百战百胜也。
《孙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远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慕义，兵不血刃。
《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虽善为兵，而不肯以知兵闻也。）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
邓析子曰：百战百胜，黄帝之师也。
《韩诗外传》曰：孔子叹平仲，云：“身不出樽俎之门，而折冲千里之外。”（注云：冲，冲车也。谓敌人设此以临城，大臣谋干庙堂，遥以折之。）
《古司马兵法》曰：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捷，胜也。一军皆胜上下均不取功也。）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则不差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也。（败者，负也。一军奔北，人皆有罪，故不诛上下俱过。）上苟以不善在已，必悔其上过；下苟以不善在已，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
又曰：凡战，以力久，以气胜；（有力者，任重则可久，可久即可怠。）以固久，以危胜；（营垒次舍器械具备，行阵坚守可以久也，乘危乃以死易生，战攻之心定矣。）本心固，新气胜。（无畏疑，心本坚固，养而不劳，故能制胜。）以甲固，以兵胜。（甲以卫刀矢，兵以斩获敌，甲坚则固，兵利则胜也。）凡车以密固，徒以坐固，（车卒众则密阵，步卒众则坐阵。）以重固，以轻胜。（车步兼也，以重卒持竖，以轻卒攻取，故胜也。）
《吕氏春秋》曰：凡兵也者，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而不可胜矣。夫兵不贵胜而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在彼。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若此者则兵无失矣。
又曰：赵襄子攻翟，胜。左人、中人，使者使谒之。（下左人、中人城。今卢奴西山中有二城也。）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下两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大，长也。）不过三日，猋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又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昔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後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惟有道之主能持胜。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
《三辅故事》云：娄敬为陇西太守，过洛阳见刘晔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羁匈奴头着陛下前。”
《卫公兵法》曰：夫决胜之策者，在乎察将之才能，审敌之强弱，料地之形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时之宜利。先胜而後战，守地不失，是谓必胜之道也。若上骄下怨，可离而间；营久卒疲，可掩而袭；昧去迷就，士众猜嫌，可振而走；重进轻退，遇逢险阻，可邀而取。若敌人旌旗屡动，士马数顾，其卒或纵或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见利恐不获，涉长途而未息，入险地而不疑，劲风剧寒，剖冰济水，烈景炎热，倍道兼行，阵而未定，舍而未毕，若此之势，乘而击之，此所谓天赞我也，岂有不胜乎？

《张协诗》曰：畴昔怀微志，帷幕窃所经。何必操干戈，堂上有奇兵。

陆士衡《辩正论》曰：攻无坚城之将，战无交锋之虏。

又曰：由是二邦之将，丧气挫锋，势衄财匮，而吴宛然坐乘其弊。

卷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败

《易》曰：投戈散地，六亲不相能保。

《礼记》曰：谋人之军，败则死之。

又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马惊败绩。

《左传》曰：凡师，敌未阵曰败某师，皆阵曰战，大崩曰败绩，得俊曰克，覆而败之曰取某师，京师败绩曰王师败绩于某。

又曰：夫其败也，如日月之蚀，何损於明？

又曰：及齐师战於乾时，我师败绩。

又曰：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

又曰：郑伯侵陈，大获。往岁，郑伯请成於陈，五父谏曰：“亲仁善邻，国之宝也。”陈侯不从，故败。

又曰：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

又曰：宋师与齐师战于献，齐师败绩。

又曰：息侯伐郑。郑伯与战于境，息师大败而还。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不度德，（郑庄贤也。）不量力，（息国弱也。）不亲亲，（郑息同姓之国。）不征辞，不察有罪，（言语相恨，当明征其辞，以审曲直，不宜轻斗。）犯五不韪（韪，是也。）而以伐人，其丧师也，不亦宜乎！

又曰：郑师伐宋，将战，华元杀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斟曰：“畴昔之羊，子为政，（畴昔，犹前日也。）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又曰：狄人伐卫，战于荥泽，卫师败绩，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遂灭卫。

《史记》曰：管仲曰：“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为鲁将。与齐战，败，三北，鲁庄公犹复以为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齐桓公许与鲁会于柯，而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问曰：“子将何欲？”曹沫曰：“齐强鲁弱，大国侵鲁，亦以甚矣！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君其图之？”桓公乃许尽还鲁之侵地。曹沫三战所亡，尽复于鲁。（案《鲁连与燕将书》曰：曹子为将，三败三北，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计不及顾，义不旋踵，刎颈而死，则亦不免为败军擒将矣。曹子弃三北之耻而退与鲁君讨桓公，朝天下，会诸侯，三战之所亡，一朝而复之，天下震动，诸侯惊骇，威加吴越。）

又《晋世家》曰：襄公墨衰。四月，败秦师于ゾ，虏秦王将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先轸闻之，谓襄公曰：“患生矣！”轸乃追秦将。秦将渡河，已在船中，顿首谢，卒不及。後三年，秦果使孟明等伐晋，报ゾ之败也。

《後汉书》曰：建武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杜茂为骠骑大将军，大司徒邓禹及冯异与赤眉战于回，禹败绩。後闰九月乙巳，冯异与赤眉战於崤底，大破之。

又曰：邓禹与赤眉战败，帝征禹还。敕曰：“赤眉无谷，自当来东，吾折捶笞之，非诸将忧也。无得进兵。”禹惭於受任而功不遂，数以饥卒徼战，辄不利。（徼，古尧切。）

又曰：邓禹与车骑将军邓弘击赤眉，遂为所败，众皆死散。禹独与二十四骑还诣宜阳，谢上大司徒、梁侯印绶。有诏归侯印绶。数月，拜为右将军。

又曰：邓弘与赤眉大战移日，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兵还击弘，弘军溃乱，冯异与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异以士卒饿倦，可且休，禹不听，复战，大为所败。

又曰：庞萌反，攻杀楚郡太守，引军袭败盖延，盖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坏津梁，仅而得免。

又曰：公孙瓒为袁绍所围，遣子续求救于黑山贼帅张燕，燕卒兵十万，三道来救瓒。未及至，瓒乃密使行人赍书告续曰：“昔周末丧乱，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犹为否也。不图今日亲当其锋。袁氏之攻，状若鬼神，梯冲舞於楼上，鼓角鸣於地中，日穷月急，不遑启处。汝当碎首於张燕，驰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动。（言相感也。）且厉五千铁骑於北隰之中，（湿曰隰。）起火为应，吾当自内出，奋扬威武，决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虽广，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绍候得其书，（《献帝春秋》候者得书，绍使陈琳易其辞，即此书。）如期举火，瓒以为救至，遂便出战。绍设伏，瓒遂大败，复还保小城。自计必无全，乃悉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

《魏志》曰：太祖在长安，使曹仁讨关羽於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溢，平地水数丈，禁等七军皆没。禁与诸将登高望水，无所回避。羽乘大舟就攻，禁遂降。会孙权擒羽，获其众，禁复在吴。文帝践祚，权称藩，遣之，帝引见，禁须皓白，形容憔悴。涕泣顿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视之事。（《魏书》《诏》曰：昔荀林父败绩於必𠯿，孟明丧师於ゾ，晋秦不替，使复其位。後晋获狄土，秦霸西戎，区区小国，犹尚若斯，而况万乘乎！樊城之败，水灾暴至，非战之咎也，其复禁等官。）拜安远将军。

《晋书》曰：陆机河桥之战，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长沙王奉天子与机战于鹿苑，机军大败，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

又曰：张骏为凉州牧。西域长史李柏请讨叛将赵真，为真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念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

又曰：孙恩为刘裕所击，穷蹙，乃赴海自沉，妖党及妓妾谓之水仙，投水从死者百数。馀众以恩妹夫卢循为主。

又曰：卢循既败走，召妓妾问曰：“我今将自杀，谁能同者？”多云：“雀鼠贪生，就死实难。”有云：“官尚当死，某岂愿生！”於是悉配诸辞死者，因自投于外。同党尽诛。

又曰：苻坚败走，刘牢之进屯鄄城，讨诸未服，河南诸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苻坚子丕据邺，为慕容垂所逼，请降，牢之引兵救之。垂闻军至，出新城北走。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取辎重，军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脱。会丕救至，因入临漳，集亡散，兵复少振。牢之以军败征而还。

又曰：苻坚败寿春，单骑遁还于淮北，饥甚。人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大悦，曰：“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命赐帛十匹。

又曰：毋丘俭、文钦反。司马景王遣邓艾督太山诸军屯乐嘉。钦将攻艾，景王衔枚径造乐嘉。钦子鸯，年十八，勇冠三军，谓钦曰：“及其未定，请登城鼓噪，击之可破也。”既谋而行，三噪而钦不能应，鸯退，相与引而东。景王谓诸将曰：“钦走矣。”发锐军以追之。诸将曰：“钦旧将，鸯小而锐，引军内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鸯三鼓而钦不应，其势已屈，不走何待？”钦将遁，谓鸯曰：“不先折其势，不得去也。”乃与骑十馀冲锋陷阵，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骁骑八千翼而追之。钦父子与麾下走保项。俭闻钦败，弃众宵遁淮南。安风津都尉追俭，斩之。

又曰：苻坚率众百万屯寿阳，列阵淝水。谢玄谓苻融曰：“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请君稍却。”坚遂麾使阵退，众因乱不能止。玄以精锐决战。坚众崩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至，草行露宿，饥冻以死。获坚乘舆□母车，军资山积。
又曰：苻坚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又见王师部阵，谓融曰：“此亦敌也。”怃然有惧色。及败，单骑遁于淮北，饥甚，人有进壶飧者，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今蒙尘之难，岂自天乎！”
《晋中兴书》曰：谢琰为会稽内史，督五部事。隆安四年，孙恩攻上虞，进及邢浦。上党太守张虔硕战败於邢浦，人情震惧，群贼锐进，咸以宜持重严备，且列水军於南湖，又应分军设伏以待之。琰不听。外白贼至，时尚未食。琰曰：“要先灭此寇而後食耳。”跨马而出。广武将军桓宝为前锋，果敢能战。杀贼甚多，而塘路迮狭，鱼贯不聚，贼於舰中傍射，前後断绝。琰至千秋亭，与二子肇、峻俱被害，宝亦死之。
又曰：刘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与桓玄战于峥嵘洲。义军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T。玄故将刘统、冯雅等聚党四百人，掩没浔阳城，建威将军刘怀肃讨平之。其党自相斩以降。玄入江陵，太守冯谈劝使更下战，玄不从，欲步出汉州，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崩阻，不可复合。益州刺史毛琚弟卒，琚使其从孙之、参军费恬送丧，葬于江陵。琚弟修之为玄屯骑校尉，玄计穷欲走汉中，修之诱以入蜀，遂与石康等乘舰溯江数十里，恬与之迎击玄。益州督护冯迁斫玄，玄曰：“是何人耶？敢杀天子！”迁曰：“欲杀天子之贼耳。”斩玄首并石康等五级，庾颐之及殿中监万盖、丁仙期皆死之。玄年六十，息升六岁，云：“我是豫章王，诸军勿见杀。”遂送至江陵，市斩之。
《三十国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宝步骑七万伐後魏，战於参合陂，大败。宝以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由是自率大众伐魏。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时号哭，军中皆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却还，道卒。
《宋书》曰：晋安王子勋举兵浔阳，宋将殷孝祖讨之。时贼据赭圻。（赭，音者。）孝祖将进攻之，与贼合战，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谓死将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此，射者十手攒射，欲不{敝死}，得乎？”是日，于阵中流矢死。
又曰：王玄谟北围滑台，为魏军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还至历城，义恭与玄谟书曰：“闻因败为成臂上疮，将非金印之征邪。”
《梁後略》曰：丙午，军帅萧方等至於长沙，河东王誉率左右七千人，置阵登高以御之。方等兵精众盛，暗江水满，争来赴战。俄尔之间，方等众溃，誉军以骑汨之，悉皆透水。方等与左右二百馀人，驰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曰：东魏大将齐神武与西魏大将周文帝战邙山。时周文见齐神武出旗鼓，识之，乃募敢勇士三千，令贺拔胜总之，犯其军。与齐神武相遇，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胜，逐齐神武数里，刃垂及之。会胜马为流矢所中，死，比副骑至，齐神武已逸去。

《隋书》曰：高丽之役，炀帝使宇文述将兵东济萨水，去平壤三十里，因山为营。乙支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弊，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後军，於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惟二千七百人。帝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为民。

《唐书》曰：屈突通将自武关趋蓝田以赴长安。军过潼关，为刘文静所遏，不得进，相持月馀，通又令显和以步骑万人夜袭文静，诘朝大战，义军不利。显和纵兵入我二栅而战者，往复数焉。文静为流矢所中，义军气夺，垂至於败。而文静游军数百骑自南山而来击其背，显和大败，匹马而归。通势弥蹙，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劳勉将士，未尝不流涕，人亦以此怀之。

又曰：安禄山之乱，哥舒翰领兵马步十五万，贼将崔乾会战。初，哥舒翰造毡车，以毡蒙其车，以马驾之。画以龙虎之状，五色相恒，以金银饰其画兽之目及爪，将冲战焉。因其惊骇，拟从而掎角，攒戈矢而逐之。贼知其计，积薪刍於隘路，候毡车至，顺风纵火焚之，驾马奔骇，烧毡车，薪刍烟焰昏黑，两军不相辨。我师谓贼军在烟焰中，遂集弓弩并力射之。贼军抽退，尽日矢尽，方觉无贼。我师众从关门六七十里，路狭，北抵黄河，南是古岸排，蹴进不得。贼抽军从南山设疑，曳柴扬尘，以伺罗诸，诸兵习险，直渡黄河古岸横截我师，我师败绩，沉河而死十有二三。

又曰：潼关之战，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观军阵进退之势。于时有般粮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可得，遂令将船百馀只，到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舟争渡者不可胜数，每满即沉。如是登船沉者数十渡，馀军尽散走，还入关。

《三国典略》曰：齐师既败，军士奔至江者，缚荻为筏，多被没溺，浮尸翳江，至於京。先是，童谣曰：“虏马万匹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虏奴。”至是，梁军士以齐兵质酒，一人才得一醉。

又曰：周武伐齐，齐主亦於堑北列阵，谓高阿那肱曰：“战是耶，不战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战，却守高梁桥。”安吐根曰：“一把子贼，马上刺取掷著汾阳中。”诸内参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悬军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齐主曰：“此言是也。”使让那肱曰：“尔富贵足，惜性命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填堑南引。帝大喜。齐主亲战，东偏颇有退者，淑妃怖曰：“军败矣！”穆提婆进曰：“大家去，大家去！”齐主以淑妃奔高梁关。奚长乐谏曰：“半进半退，战家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扰，愿速还安抚。”齐主将从之，穆提婆引其肘曰：“长乐言，何可信？”齐众大溃。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在阵死者八千馀人。齐主夜走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将军王轨破陈於吕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吴明彻、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季等，俘斩三万馀人。初，轨潜於清水入淮口，多竖大木以铁锁贯车轮，横截水流，遏断船只。萧摩诃谓明彻曰：“闻王轨锁下流，其两边筑城。今尚未立，若见遣击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则吾属且为虏矣。”明彻乃奋髯曰：“搴旗陷阵，将军事也；长算远略，老夫事也！”摩诃失色而退。一旬之间，我兵益至。摩诃又请明彻曰：“今求战不得，进退无路，若潜军突围，未足为耻。愿公率步乘车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後，必当使公安达京邑。”明彻曰：“弟之此计，乃良图也。然老夫受专征，不能战胜攻取，今被围逼，惭寡无地。且步军既多，吾为总督，必须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遂欲破堰。大军以舫载马，北谯州刺史裴子烈议曰：“若决堰下船，船必倾倒，不如前遣马出，於事为允。”会明彻疾笃，知事不济，遂从之。乃遣摩诃率马军数千前还。明彻决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势渐微，船碍车轮，并不得渡。轨围而蹙之，明彻力穷就执。陈之锐卒，於是歼焉。

《卫公兵法》曰：或若军有贤智而不能用者，败；上下相亲而各述己长者，败；赏罚不当而众多怨言者，败；知而不敢击，不知而击之者，败；地利不得而卒多战厄者，败；劳逸无别，不晓车骑之用者，败；觇侯不审而轻敌懈怠者，败；行於险道而不知深沟绝涧者，败；阵无选锋而奇正不分者，败。凡此十败，非天之殃，将之过也。夫兵者，宁可千日而不使，不可一时而不胜。故白起对秦王曰：“明王爱其国，忠臣爱其名。宁伏其重诛，不忍为辱军之将。”又严颜谓张飞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故二将咸重其名节，宁就死而不求生者，盖知败衄之耻，斯诚甚矣。

《说苑》曰：晋、荆战於必阝，晋师败绩，荀林父将归请死。景公将许之，士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晋胜于荆，夫文公犹有忧色。曰：子玉犹存，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荆杀子玉，乃喜。今天或者大警晋也，林父之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今杀之，是重荆胜也。”景公曰：“善。”乃使复将。

潘安仁《马督诔□序》曰：昔乘丘之战，县贲父御鲁庄公，马惊败绩。贲父曰：“他日未尝败绩，今而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偏师裨将殒首覆军者，盖以十数。

卷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招

《左传》曰：鲁叔弓帅师围费，弗克，败焉。（为费所败。）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区夫，鲁大夫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费来如归，南氏亡矣。人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人疾而叛，为之聚也。若诸侯皆然，费人无归，不亲南氏，将焉入矣？”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

《史记》曰：汉高帝初，陈反於代，（，虚岂切。）帝自往击之。至邯郸，喜曰：“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因问周昌曰：“赵亦有壮士可令将者乎？”对曰：“有。”见四人，四人谒，帝慢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帝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所知。陈反，邯郸以北皆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独邯郸中有此耳。吾胡爱四千户，封此四人，以慰赵子弟！”皆曰：“善。”

《汉书□西南夷传》曰：陆贾至南越，越王恐，顿首谢罪，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於是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汉皇帝贤天子。自今以後去帝制黄屋左纛。”因为之称蛮夷。

《後汉书》曰：岑彭与大司马吴汉等围洛阳数月。朱鲔等坚守不肯下。帝以彭尝为校尉，令往说之。鲔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劳苦欢语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常思有以报恩。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天下之士，逝其去矣。公虽婴城固守，将何待乎？”（婴，绕也。谓以城自婴绕而守之。）鲔曰：“大司徒被害时，鲔与其谋。（与，音预。）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自知罪深。”彭还，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怒。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北，吾不食言。”（指河水为信，言其明白也。）彭复往告鲔，鲔从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趣，向也。）鲔见其诚，即许降。後五日，鲔将轻骑诣彭。顾敕谓部将曰：“坚守待我。我若不还，诸君径将大兵上に辕，归郾王。”（《更始传》，尹尊为郾王。）乃面缚，与彭俱诣河阳。（《东观记》曰：诸行在所河津亭。）帝即解其缚，召见之，复令彭夜与鲔归城。明旦，悉其众出降，拜鲔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吴志》曰：关羽围魏氏之樊，留兵将备公安及南郡。吴将吕蒙袭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将糜芳降。蒙入据城，尽得羽及将士家属，蒙皆抚慰，约令军中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干历人家有求取。军中震忄栗，道不拾遗，蒙朝暮使亲近存恤耆老，问所不足，病疾者给医药，饥寒者赐衣粮。羽府藏财宝，皆封闭以待吴主孙权至。羽还路，数使人与蒙相闻，蒙辄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问，或手书示信。羽人还，私相参讯，咸知家门无恙，见待过於平时，羽吏士无斗心。会权至，羽自知孤穷，乃走麦城，西至漳乡，众皆委羽而降。

《三国典略》曰：梁萧乾，字思惕，梁秘书监子范之子。容止雅正，志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口之法。闽中豪帅反叛，陈武谓乾曰："陆贾南征，赵佗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仿佛在目。"乃令乾往使谕以逆顺，渠帅并即款附。

《北史》曰：魏可朱浑元归齐。神武闻其来，遣平阳太守高崇持金环一枚赐元，并运资粮候接。

《隋书》曰：刘权为南海太守。行至鄱阳，会群盗起，不得进，诏令权召募讨之。权率兵与贼相遇，不与战，先乘单骑诣贼营，说以利害。而群贼感悦，一时降附。帝闻而嘉之。

又曰：开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众为乱，诏何稠召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周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使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遣之。崇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俚兵，以临馀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款。

又曰：仁寿初，山獠作乱，出卫玄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至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下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於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後归附者十馀万口。高祖大悦，赐缣二千匹，除遂州总管，仍令剑南安抚。

《唐书》曰：马燧讨李怀光，自京师与浑、骆元光、韩游怀合军，次于长春宫。怀光遣骁将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严。燧度长春不下，则瑰光自固，攻之则旷日持久，死伤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惧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谓曰："我来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复西拜。

又曰："公等皆朔方将士，禄山已来，首立大勋，四十馀年，功伐最高，柰何弃祖父之勋力，为灭族之计耶！从吾言，非止免罪，富贵可图也。"贼徒皆不对。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诚，今相去数步，尔当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军士亦泣。先一日，贼将尉率兵二千以焦离堡降燧。廷光道既绝，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数骑径入城，处之不疑，莫不畏服，众大呼曰："吾复得为王人矣！"浑私叹谓参佐曰："谓马公用兵与仆不相远，但怪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败田悦；今睹其行师料敌，仆不逮远矣。
又曰：曹王皋为衡州刺史。初，湖南团练使辛京杲遣将军王国良镇武冈。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国良以兵叛，因据山河守险，劫行旅以自给。诏征荆南、江西、黔桂兵诛之，二岁不下。乃以皋为潭州刺史、湖南都团练使。皋率诸军至武冈，国良阻险，兵不得进。皋乃谓诸军曰：“国良怨京杲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不如降之。”乃三遗之书，国良因谓降，未得其情。皋曰：“其心屈矣。”乃舍军自称使者，乘扁舟直造其垒，曰：“曹王也。”国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为巴州刺史，时岁俭，夷獠相聚山泽为盗。数千百人来围州城，邵抚励州兵与之拒战。凡旬有二日，间遣使说喻，示以善恶。山盗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为朔方节度使。至灵武，突厥别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劲，希朝诱致之，自甘州举族来归，众且万人。其後以之讨贼，所至有功。
降
《左传》曰：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於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楚子从之。
《史记》曰：楚庄王围郑，三月，克之。入自皇门，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曰：“孤实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
又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
《後汉书》曰：武都参狼羌为寇，杀长史。马援将四千馀人往击之，不与战。羌遂穷困，悉降。
又曰：陈宫降，曹操曰：“奈卿老母何？”宫曰：“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夫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操复曰：“奈卿妻子何？”宫曰：“闻霸王之主，不绝人之嗣。”因请就刑，遂出不顾。操为之涕泣，遂杀之，传首许市。
又曰：耿秉与窦固至车师後，王安得震怖，从数百骑出迎秉。而固司马苏安欲全功归固，即驰谓安得曰：“汉贵将独有奉车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沮阳公主，明帝姊也。）爵为通侯，当先降之。”安得乃还，更令其诸将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马，麾其精骑径造固壁。言曰：“车师王降，讫今不至，请往枭其首。”固大惊曰：“且止，将败事！”秉厉声曰：“受降如受敌。”遂驰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门，脱帽抱马足降。（《东观记》曰：脱帽，趋鸣马蹄也。）秉将以诣固。其前，王亦归命，遂定车师而还。
又曰：太山贼叔孙无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讨。卫羽说第五种曰：“中国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宁，忘战日久，而太山险阻，寇猾不制。今虽有精兵，难以赴敌，羽请譬降之。”种敬诺。羽乃往，备说祸福，无忌即帅其党与三千馀人降。

又曰：刘盆子遣刘恭乞降，曰：“盆子将百万众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将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馀人肉袒降。上得所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各一。积兵甲宜阳城西，与熊耳山齐。

又曰：庞雄与梁𠔃 堇及耿种步骑万六千人攻虎泽。连营稍前，单于惶怖，遣左奥曰遂王诣𠔃 堇乞降。𠔃 堇乃大阵兵受之。单于脱，帽徒跣，面缚稽颡，纳质。

又曰：岑彭与严说共守宛。汉兵攻之数月，城中粮尽，人相食，彭乃与说举城降。诸将欲斩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执心坚守，是其节也。今举大事，当表义士，不如封之，以劝其後。”更始乃封彭为归德侯。

又曰：班超复使西域。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逐雄张南，（于阗国去长安九千七百七十里，南与羌，西与始墨接，莎车国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东至玉门、阳关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雄张犹炽盛也。张，音丁亮反。波，傍也。波音讹 皮。）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续汉书》及《华桥书》，字并作鬼。《说文》：马浅墨色也。音京媚反。）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又曰：张步战败，退保平寿，（今青州北海县。）苏茂将万馀人来救之。茂让步曰：“以南阳兵精，延岑善战，而耿走之。奈何就攻其营？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负，无可言者。”（负，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斩降者，封为列侯。步遂斩茂，使奉其首降。

又曰：田戎闻秦丰被围，惧，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续汉书》曰：辛臣为戎作地国，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云洛阳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曰：“以秦王之强犹为征南所围，岂况吾耶？降计决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氵斥沔，止黎丘，刻期曰当降。而辛臣於後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於彭，而以书招戎。戎疑必卖己，遂不敢降，（《东观记》云：戎至期日，灼龟卜降兆，不中，折，遂止不降。）而反与秦丰合，彭出兵攻戎，数月，大破之。

《吴书》曰：壬申，王受皓之降，命解缚焚榇，延请相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阳秋》曰：平吴，收其图籍，领州四，郡三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万，後宫五千馀人。

《晋书》曰：樊雅据谯郡，祖逖使桓宣说之。雅与宣置酒结友，遣子随宣诣逖。少日，雅便自诣逖，逖遣雅还抚其众。佥谓前数骂辱逖，惧罪不敢降。雅复闭城自守。逖往攻之，复遣宣入说雅。雅即斩异己者，遂出降。

又曰：建兴中，陈声聚诸无赖二千馀家断江抄掠，陶侃遣朱伺为督护讨声。声众虽少，伺容之不击，声求遣弟诣侃降，伺外许之。及声去，伺仍遣劲勇要声弟斩之，潜军袭声。声正旦并出祭祀饮食，伺军入其门，方觉。声将阎晋、郑进皆死战，伺军人多伤，乃还营。声东走，保董城。伺又率诸军围守之，遂重柴绕城，作高橹，以劲弩下射之，又断其水道。城中无水，杀牛饮血。阎晋，声妇弟也，乃斩声首出降。

又曰：桓温伐蜀，军次彭模，乃命参军周楚、孙盛守辎重，自将步卒直诣成都。李势使其叔父福及从兄权等攻彭模，楚等御之，福退走。温反击权等，三战三捷，贼众散，自间道归成都。势於是悉众与温战于笮桥，参军龚护战没，众惧欲退。而鼓吏误鸣进鼓，於是攻之，势众大溃。温乘胜直进，焚其小城，势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寿葭萌城。其将军郑嵩、咎坚观势降，乃面缚舆榇请命。温解缚焚榇，送于京师。温停蜀三旬，举贤旌善，百姓大悦。

《齐书》曰：始兴王鉴镇益州，益州劫帅韩武、方棠聚党千馀人，断流为暴，郡县不禁，行旅断绝。鉴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长史虞等咸请杀之，鉴曰：“武、方为暴，积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杀，失信，且无以劝善。”於是启台，果被宥。自巴西蛮夷、凶恶皆望风降附。

《三国典略》曰：侯景党仪同司马世口率其所领降于慕容绍宗，仍以铁骑五千夹而击景。景谓其众曰：“汝辈家口，高登悉已杀之，努力何虑无妻子？待向江东，当还入邺，用汝辈悉作本州刺史。”众信之。绍宗遥呼曰：“尔居家悉在，但能归来，官勋如旧。”乃被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众大溃，争赴涡水，涡水为之不流。

《後周书》曰：武帝平齐。齐王至，帝降自阼阶，以宾主之礼相见。高氵皆在冀州拥兵未下，遣上柱国、齐王宪与柱国、随公杨坚率军讨平之。齐定州刺史、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齐诸行台州镇悉降，关东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县三百八十五，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六。

《唐书》曰：王行本仕隋，以军功为朝散大夫。尧君素之镇河东也，令行本统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诛於东楼，行本率兵赴之，不及，因捕杀君素者，党属与数百人皆诛之。後兵出战官军。高祖更令将军秦武通击之，武通令军中无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泄其谋，於是掘长围以逼之，武通谓掘围者：“若见贼，但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围者走，行本奔数里，通率骑横出击之，贼众溃，因纵兵乘之，杀七百馀人，自此兵势渐弱。太宗求得其所亲妇人遣入城喻意，行本曰：“罪戾既深，自知不免止，当逃窜山谷耳。”因潜引武周，又求援于窦建德，武周遣其将寻相以兵援之。太宗邀击，大破之。行本穷急粮尽，谋欲突围而出，人无从者，遂面缚请降。

又曰：刘闼亡将张君立，奔於高开道，因与其将张金树潜相连结。时开道亲兵数百人，皆勇敢士也，号为“义儿”。恒在阁内。金树每督兵於阁下。及将为变，谮其党数人入其阁内，与诸义儿阳为游戏，至日将夕，阴断其弓弦，又藏其刀杖，聚其槊於床下。合瞑，金树以其徒大呼来屯阁下，向所遣人抱义儿肖一时而出，诸义儿遽将出战，而弓弦皆绝，刀杖已失。张君立於外城举火相应，表里惊扰。义儿穷蹙，争归金树。开道知不免死，於是擐甲持兵坐於堂上，与妻妾奏妓乐酣宴。金树之党惮其勇，不敢逼之。天将晓，开道先缢其妻及子而後自杀。金树陈兵大集，执其义儿皆斩之。又杀张君立，死者五百馀人，於是来降。

诈降

《史记》曰：楚汉相持，项羽围汉王于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王急攻荥阳，汉王患之，陈平反间。既行，羽果疑亚父，亚父大怒而去，发病死。汉将纪信曰：“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於是陈平夜出女子东门三千馀人，楚因击之。纪信乃乘王车黄屋左纛，曰：“食尽，汉王降楚。”楚军皆呼万岁。之城东观之，上以故与数十骑出西门遁走。

《後汉书》曰：时汉中贼延岑出散关，及更始将军李宝合兵数万人，与逢安战於杜陵，岑等大败，死者万馀人，宝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宝乃密使人谓岑曰：“子弩力还战，吾当於内反之，表里合势，可大破也。”岑即还，挑战。安等空营击之。宝从後悉拔赤眉旌帜，更立己幡旗。安等战疲还营，见旗帜皆白，大惊，乱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馀万。

《後魏书》曰：万俟丑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勤明达等反叛，寇掠泾川。魏将崔延伯率众军将出营讨贼。未战之间，有贼数百骑诈持文书，云是降簿，乞且缓师。延伯谓其事实，逡巡未阅。俄而，宿勤明达率众自东北而至，乞降贼从西竞下，诸军前後受敌。延伯上马突阵，贼势摧挫，便尔逐北，遥造其营。贼本轻骑，延伯军兼步卒，兵力疲怠，贼乃乘间得入城。延伯军遂大败，伤死者二万人。

《通典》曰：西魏大将周文帝征东魏，战於邙山。裨将于谨率其麾下伪降，立於路左。东魏大将齐神武军乘胜逐北，不以为虞。追骑过尽，谨乃自後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敌人大骇。独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奋击，齐神武军遂乱。以此西魏军得全而返之。
又曰：隋炀帝征高丽，九军已度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又不测帝意。会高丽国相乙亥文德来，诣其营，都将宇文述不能执，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更进追击。时文德见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於是，遂进遇平壤城。文德伪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师。文德随击之，大败。（文德之战之北，迁延令敌饥瘦，亦同持久之义。）
卷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乞师
《左传》曰：卫人伐齐，公子遂如楚乞师。（公子遂，鲁卿。）
又曰：东门襄仲、臧文如楚乞师。（襄仲居东门，故以为氏。臧文为襄仲副使，故不书。）
又曰：夏公使如楚乞师，以伐齐。（公不事齐，与晋盟，故惧而乞师於楚。）
又曰：晋侯使荀来乞师。
又曰：十三年，晋侯使郤来乞师，将事不敬。（将事，敬君命也。）孟献子曰：“郤氏亡乎？礼，身之也；敬，身之阶也。郤子无阶，且先君之嗣卿，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郤，郤克子，故曰嗣卿。为十七年春杀郤传也。）
又曰：晋侯使士鲂来乞师。
又曰：郤如卫，遂如齐，皆乞师焉。栾来乞师，孟献子曰：“晋有胜矣。”（卑让有礼，故知其将胜楚矣。）
又曰：秋，齐侯闻将有晋师，使陈无宇从启强如楚，辞且乞师。（辞有晋师，未得相见也。）
《谷梁传》曰：师出不必反，战不必胜，故言乞也。
《战国策》曰：楚围雍氏，韩使求于秦，秦师不下。ゾ令靳尚使谓秦王曰：“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唇竭齿寒，愿大王熟计之。”宣太后召尚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髀加妾身，妾困弗支也。尽身妾上而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夫救韩日费千金，独不使妾少有利耶。”靳尚归。韩襄王赂於太后，复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翠曰：“未也。”茂曰：“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韩急则圻而入楚矣，臣安敢来？”茂曰：“先生勿复言也。”乃言於秦王曰：“今雍氏围而秦兵不下，是无韩也。楚韩为一，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秦王乃下师於ゾ以救韩。
《後汉书》曰：曹操与袁绍相持於官渡，绍遣人求救，刘表许之而不至，亦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援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刘先说表曰：“今豪杰并起，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

救援

《春秋後齐语》曰：秦攻赵长平，齐楚救之。赵人无食，请粟於齐，齐欲勿与。周子曰：“不如与之，以退秦兵；不与，则秦兵不却。是秦之计中，而齐楚之计过也。且赵之於齐楚，捍蔽也，犹齿之於唇，唇亡则齿寒。今日亡赵，明日患及齐楚。是故赵之务宜若奉漏瓮沃ヌ釜也。夫救赵，高义也。却秦兵，显名也。义救亡国，威却强秦之兵，不务为此而务爱粟，为国计者，过矣。”齐王不听，秦破赵於长平。遂围邯郸焉。

又《韩语》曰：襄王十二年，楚围雍氏，韩令使者求救於秦。冠盖相望，秦师不出。使靳尚如秦谓秦王曰：“韩之於秦，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病矣。秦师不出，唇亡齿寒，愿大王计之也。”

《史记》曰：赵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让信陵君以请救。曰：“胜所以结为婚姻者，以公子高义。今纵轻胜，独不怜公子之姊耶？”公子说：“王不可。”乃将车骑欲与赵俱死。行过夷门，见侯嬴坐而去。公子曰：“侯生无一言半辞送我哉？”乃复见之。生曰：“知公子之必来！”乃谓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可为如姬复父之仇，求其虎符，夺晋鄙军，此五霸之伐也。然恐鄙有所疑，臣客朱亥可与俱行。”至军，亥以四十斤铁椎杀晋鄙，引兵救赵却秦军。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公子惧，不归。赵以五城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张绣，荀攸言於太祖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远军仰食于表，表不能供，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若急之，其势必相救。”太祖不从，遂进军至襄。绣战急，表果救之，军不利。太祖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

《魏略》曰：曹洪为太祖族弟。兴平末，太祖尝与洪出，为寇劫失马，追者在後，洪下马与太祖。太祖辞曰：“各自急。”洪言曰：“天下诸将可无洪，不可无君也。”太祖乃乘之，遂相扶佐得济。（《魏志》曰：太祖为卓败，失马。）

《晋书》曰：桓宣屯马头山，为祖焕、桓抚所攻，求援於庐江太守毛宝。宣遣子戎重请，宝即随戎赴之。未至，而贼已与宣战。宝军缘兵少器仗滥恶，大为焕、抚所破。宝中箭，贯髀、彻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靴。去船所百馀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战亡将士，洗疮讫，夜还救宣。宝至宣营而焕、抚亦退。

又曰：淮南妖贼张昌，旬月之间，众三万皆绛绩，科头，攒面以毛。王歆上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妖贼张昌、刘尼称神圣，犬羊万计，绛头毛面挑刀走戟，其锋不可当。请诸军以助。”

《三十六国春秋》曰：姚襄南至荥阳，与高昌李历战于麻田，马中流矢死。弟苌下马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此，竖子何敢害苌？”会救至，俱不死。

《北史》曰：齐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文襄第四子。累迁并州刺史。突厥入晋阳，长恭尽力击之。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不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杀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

《後魏书》曰：齐将陈伯之进逼寿春沿淮为寇。时司徒彭城王勰、广陵侯衍同镇寿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台援不至，深以为忧。诏遣傅永为统军，领汝阴之兵三千人援。永总勒士卒，水陆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千余里，牵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趋淮下船便渡。适上岸贼军追及，会时已夜，永乃潜进。时晓，达寿春城下。勰、衍闻外有军，共上门楼观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谓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阳难复再见，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军入城。永曰：“执兵被甲，固敌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围守，岂是救援之意？”遂孤军城外与勰并势，以击伯之，频有克捷。

又曰：辛渊私署凉王李骑将军。子钦亦厚遇之。钦与沮渠蒙逊战於蓼泉，军败失马。渊以所乘马授钦，而身死於难，以义烈见称西土。

又曰：裴骏值贼作乱於关中，汾阴人薛永宗聚众应之。残破诸县，来袭闻喜。县中先无兵杖，人情骇动，县令忧惶，计无所出。骏在家闻之，便率厉乡豪曰：“在礼，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为贼所逼，是吾等徇节之秋，诸君可不勉乎？”诸豪皆奋激请行。骏乃简骑骁勇数百人奔赴。贼闻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状表闻。玄世祖亲讨盖吴，引见骏，骏陈叙事宜甚玄机理。世祖大悦，顾谓崔浩曰：“裴骏有当世才，是且忠义可嘉。”补中书博士。浩亦深器骏，目为三河领袖。转中书侍郎。

《後周书》曰：萧。大统十五年，乃遣使称藩，请为附庸。太祖令丞相东阁祭酒营权使焉。大悦。是岁梁元帝令柳仲礼率众进图襄阳，惧，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寮为质以请救。太祖又令荣权报命，仍遣开府杨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杨忠擒仲礼，平汉东，乃获安。

又曰：李贤时，有贼师达符显围逼州城，昼夜攻战，屡被摧衄。贤间赴雍州，诣天光请援。天光许之，贤乃返。而贼营垒四合，无因入城。候日向夕，乃伪负薪与贼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贼众方觉，乃弓弩乱发，射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军将至，贼闻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颢，太祖长兄。德皇帝娶乐浪王氏为德皇后，生颢及连次。太祖德皇帝与卫可孤战於武川，临阵坠马，颢奔救，击杀数十人，贼众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马引去。俄而，贼追骑大至，颢遂战殁。保定初，追赠太师，寻追封邵公。
又曰：太祖率轻骑追侯景於河上。景等北据河桥、南属邙山为阵，与诸军合战。太祖马中流矢，惊逸，遂失之。因此军中扰乱。都督李穆下马援太祖，军以复振。於是大捷，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
《隋书》曰：张须陀为齐郡丞，贼裴长才、石子河等众二万奄至城下，纵兵大掠。须陀未暇集兵，亲率五骑与贼竞赴之，围百馀重，身中数疮，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却。须陀督军复战，长才败走。後数旬，贼帅秦君弘、郭方预等合军围北海，兵锋甚锐，须陀谓官属曰：“贼自恃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简精兵倍道而进，贼果无备，击，大破之，斩数万级，获辎重三千两。
《唐书》曰：李晟兼左金吾大将军、泾原四镇都知兵马使并总游兵。无何，节度使马与吐蕃战於监仓，兵败。晟率所部横击之，拔出於乱兵，以功封合川郡王。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礼，令朝京师。代宗知之，留宿卫。上即位，吐蕃寇剑南，时节度使崔宁在京师，三川皆恐。诏晟将神策兵五百救援。晟乃逾漏天攻拔飞越，廓清肃宁三城，绝大渡河。获虏首千馀级，虏乃引去。因留成都，数月而还。
又曰：裴度征蔡州，计筑赫连城於池口。未毕役，度领师及宾从往观之。导骑将及城门，左右曰：“五沟贼至。”言未毕，贼以突来，哮呼争进，城震坏者十馀板，注弩挺刃，势将及度。赖李光颜决战於前以却之。时光颜先虑其来，使田希以二百骑伏於沟中。出贼不意，交击之，方得入城。希又先扼其沟中归路，贼多弃骑越沟，相牵堕压而死者千馀人。是日非光颜救，度几陷。
又曰：辛谠性慷慨，重然诺，专务赈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进，有济时匡难之志。咸通十年，庞勋乱徐、泗，时杜𠦂 舀守泗州。贼以郡当江淮要害，极力攻之。时两淮郡国皆陷，独𠦂 舀守临淮。久之，援军虽集，贼未解围。时谠寓居广陵，乃仗剑小艇趋泗口，贯贼栅入城见𠦂 舀。𠦂 舀素闻有义而不相面，喜谠至，握手谢曰：“判官李延枢方话子为人，何遽至也？吾无忧矣！”时贼三面攻城，王师结垒于洪源驿，相顾不前。谠夜以小舟穿贼垒至洪源驿，见监军郭厚本，论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将王公弁谓厚本曰：“贼车众我寡，无宜轻举，当俟可行。”谠坐中拔剑目谓公弁曰：“贼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诏赴援，而逗留不进，心欲何为？不惟有我负国恩，丈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气义亦宜感发，假如临淮陷贼，淮南即是寇场，公何独存耶？”即欲挥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谊望泗州大哭者经日，帐下为之流涕。厚本义其心，选甲士三百随谊入泗州。夜半斩贼栅，大呼由水门而入，贼军大骇。既知援兵入城，贼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观察使杜审权遣大将翟行约率军三千赴援，屯莲塘驿。丬舀欲遣人劳之，将吏皆惮其行。谊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难相赴，安得令使者无言而还。”即赍丬舀书币犒其使。淮南大将李湘率师五千来援，受贼诈降，败於淮口。湘与郭厚本皆为贼所执，自是无援。贼并兵急攻，以铁索断淮流，梯衡口合，凡周七月，昼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寝寐，面目疮生，军储渐少，分食稀粥。赖谊犯难仗义求救於淮北诸军。既而，马举以大军至，贼解围而去。谊无子，犹子山僧、元老等寄在广陵，每出城则书二侄名谓丬舀曰：“志之，得嗣为幸。”丬舀益感之。贼平。授谊泗州团练判官、侍御史。

繁钦《丘隽碑》曰：故右扶风都尉主簿，有丘隽者，从都尉讨叛胡，官兵败绩，卒伍奔散，都尉临阵坠马，隽於是下马援甲，以身御寇，遂致死战场。都尉乘隽马得免。

擒获上

《左传》曰：郑将公子归生伐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宋将狂狡辂郑人，郑人入於井，（辂，迎也。五驾切。）倒戟而出，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擒也。”戎昭果毅以听之谓礼，（听，谓常在放闻，身着於心，想闻其政令。）杀敌为果，致果为毅。

《梁》曰：宋华元帅师及郑公子归生，战于大棘，宋师败绩，获宋华元。获者，不与之辞也。

《史记》曰：汉六年，人有告楚王韩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发使告诸侯会陈，伪游口梦，实欲袭信。信不知，谒高祖於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後车。信曰：“狡兔死，良狗烹。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遂械系信至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

《後汉书》曰：龟兹王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班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槖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光往降之。敕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而立定。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续汉书》曰：求得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国人大悦。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张飞等氵斥流而上，分定郡县，破璋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巴郡严颜，先获颜。飞呵颜曰：“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我州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令斫头。颜曰：“斫头便斫，何为怒耶？”飞壮而释之，引为宾客。

《晋书□载记》曰：慕容将乘海讨慕容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以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为所擒。杀仁而还。

又曰：王凌遣督护王昌等率疾陆眷及弟文鸯、从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国。勒败还垒，末杯追入垒门，为勒所获。勒质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陆眷，疾陆眷将许之，文鸯谏曰：“受命讨勒，宁以末杯一人故纵成擒之寇，既失凌意，且有後忧，必不可许。”疾陆眷不听，以铠马二百五十匹，金银各一簏赎末杯，勒归之。

《吕氏春秋》曰：汤以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十人，戊子战于成阝，遂擒推移大牺。（桀多力，能推移大牺，因以为号。）

卷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擒获下

《晋书□载记》曰：刘曜光禄大夫游子远与氐羌伊余战。伊馀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誓众，蓐食，晨大风、震雾。子远曰：“天赞我也。”躬先士卒，扫壁而出，迟明覆之，生擒伊馀，悉俘其众。

《二石伪事》曰：刘曜躬领将士二十七万众，大举征勒。勒养子生为卫将军，领三千人镇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觉勒军卒至。天晓，曜军当攻金城，勒军入，正与曜军相遇，即交战，曜军大破，登时先擒曜身。

《三十国春秋》曰：丁亥，中军刘裕悉众攻燕。众咸谏曰：“今往亡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之。燕王慕容超走，追获焉。裕责其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无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萧方等曰：“美哉，其言也。以言必已亲，终不忘孝，可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信乎！”

《三国典略》曰：侯景昼息夜行，追军渐逼。使谓慕容绍宗曰：“景若被擒，公复何所用？”绍宗乃缓之。

又曰：北齐平，任城王氵皆（音谐）据冀州，与广宁王孝珩召募得四万馀人，以拒我军。齐王宪率众讨之，仍令太上主手书与氵皆曰：“朝廷遇纬甚厚，诸王无恙，叔若释甲，则无所忧。”氵皆不纳及。大开赏募，多出金帛。沙门求为战者，亦数千人。候骑执氵皆间谋二人以白于宪，乃集齐之旧将，遍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还，可即充我使。”乃与氵皆书曰：“一木不维大厦，三谏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项伯背楚，赐姓汉朝，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终日，所望知几！”氵皆得书沉之於井。宪至信都，氵皆阵於城南。宪登张耳冢以望之，俄而，氵皆领军尉相顾，遂以众音谐降。氵皆大怒，杀其妻子。明日复战，宪遂破之，俘斩三万人，氵皆被擒，见宪不拜，呼之为弟。

《北史》曰：後魏元遥迁左光禄大夫，仍领护军。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妖幻，遂说渤海人李归伯合家从之。归伯招率乡人，推法庆为王。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惟以杀害为事。於是聚众杀阜城令，破渤海郡，杀害吏人。刺史萧宝京遣兼长史崔伯ら讨之，败于煮枣城。伯ら战没，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冖尼僧，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众魔。诏以遥为使持节督北征诸军事，率步骑十万以讨之。法庆相率攻遥，遥并击破之。遥遣辅国将军张虬等擒法庆并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後擒归伯，戮於都市。

《後周书》曰：裴宽与东魏将彭乐恂战于新城，因伤被擒至河阴见齐文襄。宽举止详於占对，文襄甚赏异之，谓宽曰：“卿三河冠盖，材识如此，我必使卿富贵。关中贫狭，何足可依，勿怀异图也。”因解锁付馆，厚加其礼。宽乃裁所卧之毡夜纵缒而出，因得遁还见於太祖。太祖顾谓诸公曰：“被坚执锐，或有其人，疾风劲草，岁寒方验。裴宽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归我，虽古之竹帛所载，何以加之。”

又曰：太祖时，梁元帝遣使请旧图以定疆界。又连结於齐，言辞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谁能兴之？其萧绎之谓乎。”冬十月壬戌，遣柱国于谨、中山公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十一月癸未，师济於汉，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据江津以备其逸。甲申，谨至江陵列营围守。辛亥，进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没为奴婢者十馀万，其免者二百馀家。立萧为梁主，居江陵为魏附庸。

又曰：侯莫陈崇随贺拔岳征讨，以功除建威将军。从岳入关，破万俟丑奴。崇与轻骑逐北，至泾长坑及之。贼未成列，崇单骑入贼中，於马上生擒丑奴。於是大呼，众悉披靡，莫敢当之。後骑集，遂破之。岳以丑奴所乘马及宝剑金带赏之。

又曰：李广，会稽人。早事，以敢勇闻。氵毛口之役，先力战，及华皎军败，为吴明彻所擒，将降之，广辞色不屈，遂被害。

又曰：柳桧除魏兴、华阳二郡守，安康人黄众宝谋反，连结党与，将围州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相谓曰：“尝闻柳君勇悍，其锋不可当。今既在外，方为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击之。”遂围桧郡。郡城卑下，士众寡弱，人无守御之备，连战积十馀日，士卒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数疮，遂为贼所获。既而众宝等进围东梁州，乃缚桧置城下，欲令诱说城中。桧乃大呼曰：“群贼乌合，粮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众宝大怒，乃临桧以兵曰：“速更汝辞，不尔便就戮矣。”桧守节不变，遂害之。弃尸水中，人皆为之流涕。

《隋书》曰：汉王谅之作乱也，炀帝将发幽州兵以讨之。时窦抗为幽州总管，帝怒其有贰心，问可任者於杨素。素进李子雄，授上大将军，拜广州刺史，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馀人。抗恃素贵不与相见，子雄遣人谕之。後二日，抗从铁骑二千来诣子雄所，子雄伏甲请与相见，因擒抗。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陉以讨谅。时谅遣大将军刘建略地燕赵，正攻井陉，相遇於抱犊山下，力战破之，迁幽州总管。

又曰：独孤楷字修则，不知何许人也。本姓李氏，父屯从齐神武帝与周师战於沙苑，齐师败绩，因为柱国独孤信所擒。配为士伍，给使信家，渐得亲近，因赐姓独孤氏。楷少谨厚，便弄马槊，为宇文护执刀，累转车骑将军。其後数从征伐，赐爵广阿县公，邑千户。

《唐书》曰：长平王叔良遣骠骑刘感击薛仁果，却为所败。感殁於贼。感不知何许人，初以本官镇泾州，为仁果所围。感拒战，久之，城中粮尽无可食，感杀马以分士卒。感一无所啖，惟煮马骨取汁和木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数矣。会长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去。感与叔良复出战，因为贼所擒。

又曰：王行敏镇潞州，刘黑闼来攻，行敏自历亭出兵拒战击贼，破之。既而憩於野，不设备，贼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为黑闼所擒，竟不拜，黑闼怒斩之。临死西向而言曰：“行敏大唐忠臣也，愿陛下知之。”高祖闻而痛惜焉。

又曰：刘世让检校并州总管时，突汗厥可汗遣俱检特勒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为民患。前总管李仲文不能制，世让到官，以计擒之。驰使以闻，高祖大悦，嘉叹久之。

又曰：姜宝谊，武德初拜武卫大将军，寻为井钺将军。刘武周将黄子英往来雀鼠谷，高祖令宝谊击之。子英数以轻兵挑战，宝谊兵才接，子英轻遁。如此者再三，宝谊悉众以遂之，伏兵发，军遂大败。宝谊为贼所擒，後得逃归。至是与裴寂拒宋金，对战始合，寂弃军而走，兵遂大溃。宝谊复为贼所擒。高祖初闻其没也，泣曰：“宝谊烈士，必不生降。”赐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宝谊後谋背贼，事泄遇害。临死西向大言曰：“臣无状负陛下，被屠溃，是所甘心。但败军丧师，九泉所恨。”及贼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谥曰：“刚”。

又曰：恒州节度使李宝臣使人谓朱滔曰：“吾闻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识之？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缋事以观，可乎？”滔乃图其形以示之，锦衣金钩甚伟。宝臣悬於射堂，命诸将熟视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猎，宝臣密选精卒劫之，戒其将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悬者。”是时二军方共事，不相虞，而卒变暴至，滔骇然，与战於瓦桥。适衣他服，以不识免。

又曰：蔡州贼将吴秀琳，以文城栅兵三千降李。从秀琳於新兴栅，遂以琳之众攻吴房。夏四月庚寅朔辛卯，李奏师至岈山，擒贼将柳世干、李凑等二人。李光颜败元济之众三万於偃城，其将张伯良奔於蔡州，杀其卒十二三，获马千馀匹，器甲三万。其甲上悉画作雷公符北斗星文，又云“速破城北军，急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晖正阳败入保滁州，太祖皇帝麾兵涉水逾城而入，尽戮其党，生擒晖及其伪命都监姚凤等，送於行在。世宗召见之，晖曰：“臣力备矣，欲暂坐。”及坐，又曰：“臣欲暂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复容之。乃言曰：“臣非不尽忠於本国，实以甲兵勇怯不敌。臣早事晋朝，屡将兵与契丹相持，未如天朝此日甲马之盛。昨者退守滁州，不谓天兵便能逾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故就擒耳。”因盛称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释之，赐衣服带鞍马。後数日，晖以金疮寻卒於洛阳。晖本骁将，唐庄宗之基业因晖而败焉。故晖有名於天下。

虏掠

《左传》曰：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後汉书》曰：冯异谓苗萌曰：“今诸将皆壮士，屈起多暴横。独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非庸人也，可以归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从子计。”

又曰：郅恽至庐江，因遇积弩将军傅俊东徇扬州。俊素闻恽名，乃礼请上之，上为将兵长史，授以军政。恽乃誓众曰：“无掩人不备，穷人於厄；不得断人肢体，裸人形骸，放淫妇女。”俊军士犹发冢陈尸，掠夺百姓。恽谏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吕氏春秋》曰：武王伐纣至鲔水，纣使胶鬲候周，问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将以甲子日至。”胶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吏谏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故能获天地之应，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应，谓夜雨止、毕陈、白鱼入舟之类。克，胜也。商，殷号也。旅，众也。如林，言众多。《尚书》曰：武王伐纣，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将军如何不师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伤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谢天改政，无以全命。愿将军亲率士卒，收伤葬死，哭所残暴，以明非将军本意也。”从之，百姓悦服，所向皆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宫人孟玖弟超并为成都王颖所嬖宠。超领万人为小都督，未战，纵兵大掠。陆机录其主者。超将铁骑百馀人直入机麾下夺之，顾谓机曰：“貉奴能作督不？”机司马孙极劝机杀之，机不能用。超宣言於众曰：“陆机将反。”

又曰：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於东莱，王弥率家僮从之。柏根死，亡入长广山为群盗。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预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土号为“飞豹。”

《十六国春秋》曰：南凉秃亻辱檀伐北凉沮渠蒙逊於姑臧，至番禾苕ワ，（苕，徒聊切。ワ，徒吊切。）掠五千馀户。其将窟古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游师，早度峻口。蒙逊善於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不虑，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游师，必捐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亻辱檀大败而还。

《三国典略》曰：齐主以契丹犯塞，亲征至於平州，取其西道，直指长渐。司徒潘祖乐率精骑五千自东道趣青山，向白狼城。安德王韩轨，率精骑四千断其走路，追奔至于辽水。齐主露袒身，昼夜不息，行千馀里。惟食肉饮水，壮气弥厉，亲逾山岭为士卒先，指挥奋击，大破之。虏获十万馀口。

《後魏书》曰：济阴王新城颇有武略。库莫奚侵扰，诏新城率众讨之。新城乃多为毒酒。贼渐逼，使弃营而去。贼至喜而竞饮，聊无所备。遂简轻骑，因醉纵击，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会守东城，谋欲逃遁。先是封敕文掘重堑於东城之外，断贼走路。夜中会乃陈飞梯腾堑而走。敕文先严兵於堑外，拒斗，从夜至旦。敕文谋於众曰：“困兽犹斗，而况於人。贼众知无生路，人自致死，必伤士众，未易可平。若开其生路，贼必上下离心，克之易矣。”众咸以为然。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贼众曰：“若能归降，原其生命。”应时降者六百馀人。会知人心沮坏，於是分遁。敕文纵骑腾蹑，死者大半。俘获四千五百馀口。

《後周书》曰：贺拔岳副尔朱天光讨万俟丑奴。时丑奴自率大众围歧州，遣行台尉迟菩萨等向武功南渡渭水，天光望岳率骑赴之。岳身先率击之，退走。岳号令部：“贼下马者，皆不听杀。”贼顾见之，便悉投马。俄而虏获三千馀人。人马无遗，遂擒菩萨，降卒万馀，并收其辎重。丑奴弃歧州，走安定平亭。

《隋书》曰：南宁夷爨玩来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复叛，遂以史万岁为行军总管，率众击之。入自蜻蛉（音精灵）川，经弄拣，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贼前猿屯据要害，万岁皆击破之。行数百里，见诸葛亮纪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後，胜我者过此。”万岁令左右倒其碑而进，渡西二河入渠滥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千馀里，破其三十馀部，虏获男女二万馀口。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於是勒美隋德。万岁遣使驰奏，请将玩入朝，诏许之。
又曰：达奚长孺与乌丸轨围陈将吴明彻於吕梁，陈遣骁将刘景率劲勇七千来为声援，轨令长孺逆拒之。长孺於是取车轮数百系以大石，沉之清水，连毂相次以待。景军至，船舰碍轮不得进，长儒乃纵奇兵，水陆俱发，大败之，俘数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陈，背陈归周，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郎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人皆窃议尽欲叛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当於阵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佯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舸于浦中，又伏精锐於古村之北，自张旗帜迎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帜。猛於是大败，仅以身免。虏八千人。
卷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献俘
《诗》曰：一月三捷。
《左传》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凯以入于晋，（凯，乐也。）献俘授馘，饮至大赏，（授，数也。献楚俘于庙。）征会讨贰，（征会诸侯，将冬会于温。）杀舟之侨以徇於国，民於是大服。
又曰：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不敬。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刘康公，元孝原叔赵同也。）天夺之魄也。”
又曰：春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铎辰，留吁之属也。）三月献狄俘于庙。
《晋书□载记》曰：石季龙攻陷徐龛，送之襄国，勒囊盛於百尺楼，自上Ξ杀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龛降卒三千。
又曰：杜预平吴，王先到上得孙歆头。预後至送歆，洛中以为大笑。
《梁书》曰：沈林子献捷书，每以实闻。武帝问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师，本有征无战，岂可复增张虏获以示夸诞？昔魏尚以盈级致罚，此後乘之良辙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书》曰：裴叔业率王茂先、李定等来侵楚王戍，傅永适还州。王肃复令傅永讨之。永将心腹一人驰诣楚王，至即令填塞外堑，夜伏俘士一千人於城外，晓而叔业等至，顿於城东，列阵置长围。永所伏兵于道左击其後军，破之。叔业乃令将佐守所列之阵，自率精甲数千救之。永上门楼观叔业南行五六里许，便开门奋击，遂摧破之。叔业进退失图，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弱卒不满三千，彼精甲犹盛，非力屈而败，直堕吾计中耳。既不测我之虚实，足丧其胆，俘此足矣，何假逐之。”获叔业伞扇鼓幕甲仗万馀。两月之中，遂献再捷，高祖嘉之。

《後周书》曰：武帝平齐。夏四月；至自东伐，列齐主於前，其王公等并从，车舆、旗帜及器物以次陈於其後。大驾布六军，备凯乐，献俘於太庙，京邑观者皆称万岁。戊申，封齐主为温国公。

《唐书》曰：武德中，西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请婚，又入寇边上。高祖谓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复请和，和之与战，其策安在？”太常卿郑元对曰：“若击之则怨深，难以和缉。”中书令封德彝进曰：“若不战而和亲，夷狄必谓中国畏惧。”未若击之，克捷而和亲，此则为威恩兼举。”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献名马。己巳，并州大总管襄邑王神符击突厥於汾东，斩首五百级，虏其马二千匹。汾州刺史萧殳斩突厥五千馀级。

又曰：太宗平东都凯旋，亲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後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随神器辇辂献捷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

又曰：张瑾初仕隋，历职显贵。炀帝被围於雁门也，瑾以骁果出城击战；一日九捷。炀帝登城望之，大悦。赐物二千段。

又曰：元和中，忠武军节度使李光颜奏破吴元济之众，上大悦，赐其告捷使奴婢银锦。

又曰：元和十二年十月，唐、邓、隋节度使李帅师入蔡州，执贼帅吴元济以闻，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贺，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会。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节度使田弘正遣使献逆臣李师道，命左右军兵卫之。先献於太庙郊社，上御兴安门，百僚于门下列位称贺。

又曰：元和中，昭义节度郗士美以贼首三百来献，诏枭於通化门外。

班师

《尔雅》曰：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曰振旅，反尊卑也。（郭璞曰：幼贱在前，贵勇也；尊老在後，尚仪也。）

《诗》曰：出车，劳还率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方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执讯获丑，薄言还归。”

又曰：大杜，劳还役也，“有大之杜，其叶萋萋”。

《周礼》曰：若师有功，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献于社。

《左传》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饮至于庙以数车徒所获也。）

又曰：楚子败晋师於必𠯿，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楚子曰：“夫文止戈为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众、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财者也。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後汉书》曰：曹操讨刘备，出教曰：“鸡肋”。外曹莫晓，杨德祖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则我惜。公归计决矣。”操乃还军。
又曰：马援自南方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赐援兵车一乘。
《晋书》曰：王平吴，上表云：“间在秣陵，诸军凡二十万众，臣军先至，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归仰臣，臣切敕所领，秋毫不犯。诸有市易皆明破券契，有违犯者凡斩十三人，皆是人所知也。馀军纵横，诈称臣军，而军类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
又曰：贾充为伐吴大都督。孙皓降於王，充未之知，方以吴未可平，抗表请班师。充表与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宋书》曰：十二月丙申，大军次左里，将战。帝麾之，麾竿折，幡沉於水，众咸惧。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胜必矣。”遂攻其栅。卢循单舸走，众军皆弛。晋帝遣侍中黄门，劳师于行所。
《三国典略》曰：齐公宪夜收军，欲待明更战。达奚武谓之曰：“洛阳军散，人情骇动，若不因夜速还，明日欲归不得。武在军旅久矣，备见形状，岂可将数营大众一朝而弃之。”宪从其谏，遂全军而反。
《後魏书》曰：萧衍寇徐、兖州，邢峦大破之，旋师。世宗临东堂劳之曰：“卿役不逾时克清妖丑，鸿勋硕美，可谓不愧古人。”峦曰：“此是陛下威略圣灵，加以将士之力，臣何功之有？”
《白虎通》曰：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物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即内有怨女，外有旷夫。《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春秋》曰：宋人取长葛。传曰：“外取邑皆不书，此何谓以书？久也。”
《六韬》曰：武王平殷还，问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贤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无故，如天如地。”
《说苑》曰：魏文侯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文侯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操以进。”主书者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举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
《韩子》曰：晋文公将与楚战，召舅犯问曰：“吾将与楚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对曰：“臣闻之，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又问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後必无兽。以诈遇民，後必无民。”公曰：“善！”以舅犯谋与楚战，大败之。归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谋，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此非若所知。夫舅犯之言，权也；雍季之言，万世之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罢兵

《史记》曰：汉武帝患匈奴屡为边患，雁门马邑豪聂壹因大将军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帝召问公卿曰：“今欲举兵攻之，何如？”韩安国曰：“臣闻高皇帝围于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数所。平城之饥，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围反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政。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代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窃以为勿击便。”

《汉书》曰：元帝时，朱崖、儋耳二郡夷数反，贾捐之上书请不击。其略曰：“臣闻尧、舜、禹三圣之德，地方不过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欲与声教则理之，不欲与者不强理也。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秦氏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而天下溃叛。赖圣汉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国富人逸，攘却匈奴，西连诸国，至於安息，东过碣石。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ぉぉ之忿，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ぉ，居缘切。挤，祖奚切。）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诗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自古患之久矣，何况万里之蛮乎？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馀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於劳师远攻，亡士无功乎！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不及，皆可无以为也於是。”遂罢其郡。

《後汉书》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宫、马武上书请临塞厚悬购赏，喻告高勾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及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矣。帝曰：“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

《魏志》曰：诸葛诞据寿春反，魏将王基讨之。司马文王欲遣诸将轻兵深入，招迎吴将唐咨等子弟因衅有荡覆吴之势。基谏曰：“昔吴将诸葛恪乘东关之胜，竭江表兵以围新城，城既不拔，而众死者太半。蜀将姜维因洮上之利，轻军深入，粮饷不继，军覆上。（音圭）夫既胜之後必轻敌，则虑难不深。今贼新败於外，又内患未弭，是其修政设虑之时也。且兵出逾年，人有归志，俘馘十万，罪人斯得。自历代征伐未有全兵独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破袁绍於官渡，自以所获已多，不复追奔，惧挫威也。”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尸子》曰：公输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赴於宋，至於郢，见般曰：“闻子为阶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胡不已也？公输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见我於王？”公输般曰：“诺。”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此为窃疾耳。”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舆也，荆有□梦，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汉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无雉兔鲋鱼者也，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便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请无攻宋。”

《吕氏春秋》曰：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乃按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闻君子之用兵也，莫见其形，其功已成。此之谓也。

偃武

《易》曰：“泽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书》曰：武王伐殷，乃偃武修文。（倒载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也。行礼射，设庠序，修文教也。）归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南曰阳。桃林在华山东北，皆非长养牛马之地，欲使自生死，示天下不复乘用也，修文教也。）

《礼记》曰：“武王克商後，散军而郊，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矣。归马於华山之阳，放牛於桃林之野。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示天下不复用兵也。

《左传》曰：宋向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兴废存亡，昏明之术皆由兵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诬乎！”

又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

又曰：夫文止戈为武。

《家语》曰：孔子北游，登于农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馘，惟由能之。”子贡进曰：“赐愿旗鼓相望，缟衣白冠陈说其间，二国释怨，惟赐能之。”颜回曰：“回闻薰莸不同器而治，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於原薮，则由无所施其勇，赐无所用其辩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史记》曰：始皇曰：“寡人赖宗庙之灵，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收天下兵器销以为钟钅 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阳之宫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文帝诏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讨，故鸡鸣狗吠，烟火万里也。”

又《食货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颜师古曰：“欲百姓之殷实，故取其嘉名也。”

《庄子》曰：孔子谓盗跖曰：“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使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

又曰：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

《古司马法》曰：古者，武军三年不与民，睹之劳也，上下相报，和之至也。（还师罢兵，复戎卒，三年不徭役以答人劳。）得意则凯乐，歌示喜也。（圣主诛不义，百姓皆得其所喜乐，各安其居，乐其常。）偃伯灵台，答民之劳，告不兴也。（偃，休息也。伯，主兵也。灵台颂德美之，喜以祭天，示不复用兵也。）

《吕氏春秋》曰：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矢，示天下不用兵。

《尸子》曰：武王已战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玄，牛马放之历山，终身弗乘也。

《淮南子》曰：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长人见於临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因写其形，铸金人以像之。翁仲君何是也。）发谪戍入刍槁，（戍守长城也，入刍槁之税以供国用也。）头会箕赋於少府。（头会，随民口数人责其税，箕赋，似箕敛民财，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农。）丁壮人夫西至临洮狄道。（临洮，陇西之县，洮水北。狄道，汉阳之县是也。）东至会稽浮石，（会稽，山名。浮石，随水高下，言不没，皆在辽西界。一说会稽山在泰山下，封于泰山，禅于会稽是也。）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郁林也。）北至飞狄阳原。（飞狄在代郡南飞狄山也。阳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沟量。（言满沟也。）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汉高祖也。）举天下之大义，躬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执利兵，伐无道，以求百姓之命，祈之皇天也。）当此之时，天下雄俊豪英暴露於野泽。（才过千人为俊，百人为豪，万人为英。）前蒙矢石而後堕沟壑，出百死而绍一生，以争天下之权，（堕，入也。绍，至也。）奋武励威，以决一旦之命。当此之时，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以为不肖。（言尚武也。）逮至累乱以胜，（胜暴乱也。）海内大定，继文之业，立武之功。（继文王受命之业、武王诛无道之功。）履天子之图籍，造刘氏之貌冠。（高祖于新农所作竹冠，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季貌冠也。）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载天子之旗，乘泰辂，建九旒，撞大钟，击鸣鼓，奏咸池，持干戚。（《周礼》：天子五辂，泰辂，上辂也。王者功成作乐，故撞钟击鼓。《咸池》，黄帝乐也。干，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执。）当此之时，有立武者见疑一世之间，而文武代为，雌雄有时而用也。今世之为武也。则非文为；为文者，则非武。更相非，而不知时世之用也。

《说苑》曰：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子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之于战，此其幼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贼心为足，今滋甚。君之宠此子也，又且以谁之父杀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

左太冲《魏都赋》曰：丧乱既弭而能宴武，人归兽而去战，萧斧戢柯以押刃，虹旌摄麾以就卷。

沈休文诗曰：丹浦非乐战，负重切君临。

卷三百二十八　兵部五十九

从军

《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

又曰：鸨羽，刺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父母也。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不能艺稷黍。

《汉书□张良传》曰：良性多病，未尝持兵将，常为画策臣时从行。

《後汉书》曰：周嘉字惠文，仕郡为主簿。王莽末，群盗入汝阳，嘉从太守何敞讨贼，为流矢所中。贼围十重，白刃交集，嘉以身捍之，曰：“嘉请以死赎君命。”後太守寇恂举为孝廉，拜侍郎。引见，问遭难之事，诏嘉尚公主，嘉称疾不肯当。

《梁书》曰：曹景宗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族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

《後魏书》曰：张衮字洪龙，上谷沮阳人也。好学有文才。太祖为代王选为左长史，决策帏幄，太祖器之，礼遇优厚。

又曰：韩茂从讨平凉，当茂所冲，莫不应弦而殪。由是世祖壮之。

又曰：张衮从太祖破贺讷，登勿居山，聚石为峰，以记功德，命衮为文。

又曰：窦代田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赐之，诏斤膝行授酒于代田，敕斤曰：“全尔命者代田功也。”进爵长广公。

《隋书》曰：郭荣，辽东之役以功进位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事辽东，荣以为中国疲敝，万乘不宜屡动。乃言于帝曰：“戎狄失礼，臣下之事。臣闻千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岂有亲辱大驾以临小寇！”帝不纳，复从军攻辽东城，荣亲蒙矢石，昼夜不释甲胄。
王粲《从军诗》曰：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回身赴床寝，此愁当告谁。身服干戈事，岂得念所私。
又曰：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师。
鲍明远《代东武吟》曰：始随张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轻车，迫虏近塞垣。
曹子建诗曰：从军度函谷，驰马过西京。
嵇叔夜《赠彦才入军》诗曰：良马既闲，丽服有辉。风驰霓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
陆机《从军行》曰：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苦哉远征人，附心悲如何？
薛莹《答华永先诗》曰：桴鼓常在侧，笔研永欲捐。卷衮不复开，干戈以为权。
刘义恭《拟古》诗曰：束甲辞京洛，负戈事乌孙。後军济太河，筑垒黎阳屯。旦闻羽檄飞，夕见边驿奔。
羽书
《史记》曰：齐使鲁连为书，以箭射城中遗燕将曰：“吾闻之，知者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忠废名灭，後代无称，非智也。且吾闻效小节者不能行大威，恶小耻者不能立荣名。昔管仲、曹沫二公者非不能效小节、弊死小耻也，以为杀身绝代，功名不立，非智也。故业与王霸争流，名与天壤相，公其图之。”燕将自杀。
《汉书□高帝纪》曰：武臣自立为赵王，沛令欲以沛应之。恐有变，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高祖，乃书帛射城中与沛父老。父老乃杀沛令，开门迎高祖。
《後汉书》曰：隗嚣檄告州郡，言王莽之罪，越楚之竹不足以书其恶。
《魏志》曰：关羽围行征南将军曹仁於樊。赵俨以议郎参仁军事。俨谓军将曰：“今贼独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前军逼围，遣谋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然後表里俱发，破楚必矣。”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射飞书，与仁消息。
《晋书》曰：初，安南将军甘卓与左将军隋王承书，劝使固守，当以兵出沔口，断王敦归路，则湘围自解。承答其书，略曰：“足下若能卷甲电赴，犹或有济，若其狐疑，求我枯鱼之肆矣。”
《梁後略》曰：己酉，上自长沙寺移住天居寺。是日，北射书城内：“今者行兵，不贪城隍土地，不贪子女玉帛，志存救弊，济此生民，广访民人，择善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梁朝士庶尚未相领解，蚁聚穷城，寂无求问，寻此异卜，良用疑惑。”
又曰：褚萝率其下五百人，乘大舰於鹿头後湖，以备水战。北军聚而观。萝乃掉舰向岸，北军引去，萝亦回归。上乃射书北军，大开赏募，有能斩送贼师者封五千户侯，赐绢万匹。

占候

《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节制也。（谓顺天行诛，因阴阳四时、刚柔之制。故《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受爱吾人。”若细雨沐军，临机必有捷；回风相触，道远而无功。□类羊群，必走之道；气如惊鹿，必败之势。黑□出垒，赤气临军，皆败之兆。若烟非烟，此庆□也，必胜。若雾非雾，是泣军也，必败。是知风□之占，其来久矣。）

《孙子占》曰：三军将行，其旌旗从容以向前，是为天送，必亟击之，得其大将。三军将行，其旌旗垫（音店）然若雨，是为天ｒ，其师失。三军将行，ュ旗乱於上，东西南北无所主方，其军不还。三军将阵，雨甚，是为浴师，勿用阵战。三军将战，有□其上而赤，勿用阵，先阵战者莫复其迹。三军方行，大风飘起於军前，右周绝军，其将亡。右周中，其师得粮。

《左传□僖公五年》曰：晋侯围上阳，问於卜偃曰：“何时克之？”对曰：“童谣云：丙子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享享，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于邢丘，轵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惧，召太公而问之曰：“纣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轵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者，欲洒吾兵也。”

《後汉书》曰：韩遂屯美阳，董卓与战，辄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长十馀丈，照遂营中，驴马尽鸣，贼以为不祥，欲归金城。卓闻之，喜。明日乃与右扶风鲍鸿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斩首数千级。

又曰：王寻、王邑攻南阳，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而汲。王凤等乞降，不许。寻、邑自以为功在漏刻，意气甚逸。夜有流星坠营中，昼有□气如坏山，当营而陨，不及尺而散，吏士皆厌伏。（《续汉志》曰：□如坏山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坠，其下覆军杀将，血流千里。厌音一叶反。）

《晋书□载记》曰：刘曜。咸和三年，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以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唯太史令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人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而拜者，屈伏於人；履迹而行，慎勿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众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近至七八日，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石季龙攻张重华，谢艾拒之。艾建牙旗盟将士，有西北风吹旌东南指，曰：“风为令，今旗指之，天所赞也，破之必矣。”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还讨叛虏斯骨贞万馀落破之。

又《天文志》曰：水与金合为变，谋为兵。夏入太白中上出，破军杀将。

又曰：元兴二年八月庚子，太白犯岁星在上将。

又曰：永兴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岁星守东井。占曰：“有兵。”井又秦分野，是年，苟师破公师，蕃张方破苑阳，王关西诸将攻河间王，奔走，东海王迎杀之。永和十四年十二月，慕容俊遂据临漳，尽有幽、并、青、冀之地，缘河诸将奔散，河津隔绝。

又曰：戊子，月犯牵牛大星。占曰：“牵牛，天将也。”

又曰：义熙十四年十月癸巳，荧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将，乃顺行至左掖门。

又曰：辰星当出不出，是谓击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间，地动。

又曰：凡有蚀五星，其国皆主岁以饥，荧惑以乱，镇以弒太白以强国，战辰星以女乱。

又曰：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其出，太白为主。出而与太白不相从，乃各出一方为格野，虽有军，不战。

《隋书》曰：长孙晟以边功授上开府仪同三司，复遣还大利，安抚新附。仁寿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馀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诏杨素为行军元帅、晟为受降使者北伐。二年，军次北河，值贼帅思力侯斤等领兵拒战，与大将军梁默击走之。转战六十馀里，贼众多降。

《唐书》曰：武德中，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据丹阳反。遣赵郡王恭为行军元帅讨之。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中皆失色。恭举止自若，谕之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自顾无负于物，诸君何忧惧之深？公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盆中之血，乃公授首之征。”遂尽欢而罢。时人服其识度而能安众，竟平公焉。

又曰：李晟之将复京师也，时荧惑守岁，久之方退。宾介或劝晟曰：“今荧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当死节，垂象玄远，吾安知天道”。至是，谓参佐曰：“前者公劝晟出兵，非敢拒也。且军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尝闻五纬盈缩无准，惧复来守岁，则我军不战而自溃矣。”参佐叹服，皆曰：“非所及也。”寻拜晟为司徒兼中书令。

《三国典略》曰：十一月癸未，梁主阅戎，於津阳门外立二城，南为吴地，北为虏城。西北风甚急，溥天昏暗，幡旗南靡，乃移虏军度南城，吴军度北城，以顺风也。俄而骤雨暴降，梁主轻辇还宫，至城而雾，观者怪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原郡王高洋督兵攻王思政，陷於颍川，遂入东魏。先是，长社夜声如车骑从西北向有城，居二日，黑风起於乾地，吹水入城，城坏，风羊角而上。
又曰：侯败王琳于梁山，琳及萧庄并奔于齐。初东关水舟舰得通，琳引合肥之众相次而下。与琳合战，琳军少却，退保西岸。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没于沙中。夜有流星坠于琳营。及旦风静，琳入浦修船，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
《六韬》曰：周武王伐纣，师至泥水牛头山，风雨甚疾，旗鼓毁折。王之骖乘惶震而死。
太公曰：用兵者，顺天道未必吉，逆之未必凶。若失人事，三军败亡。且天道鬼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智将不废而愚将拘之。若乃好贤而能用，举事而得，此则不看时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祷祝而福从。”遂命驱之前进。周公曰：“今时逆太岁，龟灼凶，卜筮不吉，星变为灾，请还师。”太公怒曰：“今纣刳比干、囚箕子，以飞廉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龟折蓍，援ｘ而鼓，率众先涉河。武王从之，遂灭纣。
又曰：从孤击虚，高人无徐，一女子当百夫。风鸣气者贼存在十里，鸣条百里，摇枝四百里。雨ｒ衣裳者谓润兵，不ｒ者谓泣兵。金气自鸣及焦气者，军疲也。
又曰：武王使散宜生卜伐殷，钻龟，龟不兆。下占於地，数蓍，蓍交而折。祖行之日，雨辎车至轸。行至之日，帜折为三。宜生曰：“四凶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退，非子之所及也。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蓍者折草，何足以辨吉凶。祖行之日雨辎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帜折为三，是军分为三，如此斩纣之首，吉也。”
《抱朴子》曰：晋太康二年，京邑始乱，三国举兵攻长沙，王人小民张昌反於荆州，奉刘尼为汉主。乃遣石冰击定扬州，屯於建业。宋道冲说冰求为丹阳太守，到郡发兵以攻冰召余为贮兵都尉。余年二十一，见军旅不得已而就之。宋侯不用吾计，数败。吾令宋侯从月建住华盖下，遂收合馀烬，从吾计，破石冰焉。
又曰：凡战，观□如走鹿形者，败军之气也。
《兵法秘诀》曰：镇星所在之宿，其国不可伐。又彗星见大明，臣下纵横，民流亡无所食，父子坐离，夫妇不相得。四维有流星，前如瓮，後如火光，竟天如雷声，名曰“天狗”。其下饥荒，民疾疫，群臣死。流星东北行，名天冈，天海之口，必有大水土功。又四维有流星，入以後有白气如□状，似车轮，是谓啮食，其下大兵，中国多盗贼。又有星如斗，见北斗，名为旬始，天下大乱，诸侯争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女兵法》曰：凡行兵之道，天地大宝得者全胜，失者必负。北斗之中，禽有旬始，状像雄鸡，制百兵之母。能得其术，何神不使。九地九天，各有表里，三奇六合主威军事。

又曰：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募求术士，乃得伍胥。与之言曰：“今日余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其咎安在？”伍骨曰：“此城中之将，为人必白色、商音，帝始攻时，得无以秋之东方行乎？今黄帝为人苍色、角音，此雄军也。以战为之。”黄帝曰：“善！为之若何？”伍骨曰：“臣请攻蚩尤，三日城必下。”黄帝大喜。其中黄直曰：“帝积三年攻蚩尤而城不下，今子欲以三日下之，何以为明？”伍骨曰：“不如臣言，请以军法论。”黄帝曰：“子欲以何时？”“臣请朱雀之日日正中时，立赤色徵音绛衣之军于南方，以辅角军；臣请以青龙之日平旦时，立青色角音青衣之军于东方，以辅羽军；臣请以玄武之日人定时，立黑色羽音黑衣之将于北方，以辅商军；臣请以白虎之日日入时，立白色商音白衣之将于西方，以辅宫军。四将以立，臣请为帝以黄龙之日日中，建黄旗于中央，以制四方。”五军已具，四面攻蚩尤，三日其城果下，黄帝即封骨世世不绝。

又曰：战斗不法，当从九天之上击九地之下，众士默默，人无见者。九天者，春在青龙，夏在朱雀，秋在白虎，冬在玄武。四神为九天，其冲为九地。

《星占》曰：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

《兵书》曰：气聚如龙、如鹊尾者，其下兵军破败也。

卷三百二十九　兵部六十

征应

《汉书》曰：贰师将军李广利被围水绝，广利拔刀刺山，飞泉涌出。

又曰：王莽出军，祖都门外，天雨沾衣，长老叹曰：“是谓泣军。”

王隐《晋书》曰：咸康元年，督护王随领三千人讨宁州贼，三角皆裂，军人恶之。随曰：“裂者破也，当破贼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两道讨贼，贼守马羡奔走，民皆归降。

《晋书口桓温传》云：郭璞为谶曰：“有人姓李，儿传征战。譬如车轴，脱作在一面。”儿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车去轴为亘，合成桓字也。

又曰：成都王颖师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垒井中皆有龙象，前军大败。

又曰：时有童谣云：“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龙。”会益州刺史王，小字阿童，表请加龙骧将军，令造舟楫。

又曰：谢艾出师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艾曰：“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克敌之兆。”果胜之。
又曰：王澄为荆州，时京师危逼，澄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会王如寇襄阳，澄前锋至宜城，为如党严嶷所获。
又《载记》曰：吕光伐西域，进及流沙三百馀里，无水，将士失色。光曰：“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飞泉涌出，吾等岂独无感致乎！皇天必有济，诸君不足忧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又曰：石勒拒刘曜，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曷。先是流澌风猛，军至水泮清和，济毕，流澌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
《宋书》曰：王仲德初欲南归奔太山，追骑急夜行，忽见前有猛炬之，乘火行百许里，以免。
又曰：元凶弑逆，孝武率众入讨。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并举义兵。三月乙未，建牙军门。是时多不悉旧仪，有一翁斑白，自称少从武帝征伐，颇悉其事。因使指麾，事毕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东北风，连阴不霁，其日牙立之後，风转西南，景色开霁，有紫□阴於牙上。
《北齐书》曰：侯景遣将任约伐湘东王於江陵，陆法和自请征之，至赤沙湖与任约相对，纵大舫于前而逆风不便，法和执白羽以麾，风即返。於是大溃，约逃窜不知所之。
《後周书》曰：太祖既继贺拔岳起事，将刑牲盟誓同奖王室。初，贺拔岳营於河曲，有军吏独行，忽见一老翁鬓眉皓素，谓之曰：“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然无所成，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後必大盛。”言讫不见。此吏恒与所亲言之，至是方验。
《隋书》曰：张祥开皇中，累迁并州司马。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其将刘建略地燕赵，至井陉，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後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其城侧有西王母庙，祥登城望之，再拜涕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起，须臾骤雨，其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莫不用心。城围月馀，李雄援军至，贼遂退走。
又曰：窦荣定以佐命功拜上柱国、宁州刺史，朱几复为武安侯大将军，寻除泰州总管，赐吴乐一部。突厥沙钵寇边，以为行军元帅。率九总管步骑三万出源州，与虏战於高越原，两相持。其地无水，士卒渴甚，至刺马血而饮，死者十二三。荣定仰天太息。俄而澍雨，军乃复振。于是进击，数挫其锋。沙钵突厥惮之，请盟而去。
《唐书》曰：开元中，降胡叛，敕王帅并州兵济河以讨之。睃乃间行倍道，以夜继昼，卷甲舍幕而往。会夜於山中忽遇风雪甚盛，睃恐失期，仰天誓曰：“睃若事君不忠，天讨有罪，明灵所殛，固自当之。而士众何辜，令此艰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心忠烈，天鉴孔明，当止雪回风，以济戎事。”言讫，风回雪止。时叛者分为两道，睃追及之，杀一千五百馀人，生获一千四百馀人，驼马牛羊甚众。
又曰：初肃宗行至丰宁，南见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将诣丰宁，忽大风飞沙砾，数步之间不辨人马。由是回军东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又曰：肃宗至平源郡，路傍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谓左右曰：“吾若破贼，射则中之；不然则否。”一发而毙，左右咸称万岁。
又曰：建中三年，哥舒曜欲攻李希烈於许州，师次颍桥，大电雷而雨，营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驴马死者有七。曜恶之，乃退。
又曰：田悦为魏王受册之日，其军上有口物稍异。马燧等望而笑曰：“此口无知，乃为贼瑞。”
又曰：田悦称魏王，其营地前二年土长高三尺余。魏州户曹韦稔为士长颂曰：公益土之兆也。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十里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前人乎？”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人长尺而人形具焉，冠右，衣，马前疾走。寡人其不济乎？”管仲曰：“衣，示前有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之溪，从左涉深及冠，从右方深至膝。”已涉，大济。公拜曰：“仲父之圣若此也。”
《山海经》曰：鹿台之山有鸟焉，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岛溪”。其鸣自呼，见则有兵。小决之山有兽焉，如猿，白首赤足，见则有兵。能山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郭璞注曰：今邺西北有石鼓鸣乃有兵，即此类。）
《淮南子》曰：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雄鸡夜鸣，库兵动而戎马惊。（戎马，兵马也。鸡夜鸣而兵马起，气之感动也。）
《六韬》曰：三军无故，旌旗皆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な鼓之音宛而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
又曰：纣为无道，武王於是东伐纣。至於河上，雨甚雷疾，王之乘黄振而死，旗旌折阳侯波。周公进曰：“天不周矣。意者，君德行未尽，而百姓疾怨，故天降吾祸。”于是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众而先，以造于殷，天下从之。甲子之日，至于牧野，举师而讨之。纣城备设而不守，亲擒纣，悬其首於白旗。
又曰：武王伐纣，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无亲，今海内陆沉於殷久矣，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伯夷、叔齐曰：“杀一人而有天下，圣人不为。”太公曰：“师渡孟津，六马仰流，赤乌降，白鱼外入，此岂非天非命也？师到每（音牧）野，天暴风电，前後不相见，车盖发越，辕衡摧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旌旄三折，旗帜飞扬者精锐感天也。雨以洗吾兵，雷电应天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追攻吴兵，欲入胥门。未至六里，望吴南城，见伍子头眉若车轮，目垂光烈，鬓四张，耀於十数里。大惧，留兵。即日夜半，暴风疾雨，雷电鸣，沙石飞射，疾於弓弩。越军坏败。
桓谭《新论》曰：维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孟津之上。此武王已毕三年之丧，欲卒父业。升舟而得鱼，则地应也。奄祭降乌，天应也。二年，闻纣杀比干、囚箕子，太师、少师抱乐器奔周。甲子，日月若连璧，五星若连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从天以讨纣，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三国典略》曰：东魏以平鉴为怀州刺史。鉴乃於轵开道筑城，以防于我。寻而，太祖遣骠骑将军杨才剽、仪同长孙庆明率兵东伐。是时，新筑之城少粮乏水，众情大惧。南门内有一土井，随汲即竭。鉴乃具衣冠俯井而祝，俄而泉涌，城内皆足。扬水示才剽，才剽无功而还。（才剽，匹眇切。）
又曰：周帝问齐王延宗曰：“邺城若为可取？”延宗辞曰：“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强问之，乃曰：“若任城据邺，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时好事者以为延宗年号德昌，得二日也。及即位至败，果二日。
神兵
《梁书》曰：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景。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口如伞，倏忽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祚已来，未尝躬自到庙，於是，乃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锺离，蒋帝庙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後，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
又曰：王僧辩平郢州，进师寻阳，军人多梦周何二庙神兵曰：“吾已助天子讨贼。”自称征讨大将军，并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杀竟。”同梦者数十百焉。
《陈书》曰：高祖讨侯景，军次大雷。军人杜棱梦雷池君周何神，自称征讨大将军，乘朱航，陈甲仗，称下征侯景，须臾便还，云已杀景。
《隋书》曰：汉王谅馀党据晋、绛等等三州未下，诏罗行绛、晋、吕三州诸军事，进兵围之，为流矢所中，卒于师，时年六十四。送柩还京，行数里，无故舆马自止，策之不动。有飘风旋绕焉。绛州长史郭雅稽颡祝之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寻即除殄，无为恋恨。”於是风静马行，见者莫不悲叹。其年秋七月，子仲隐梦见罗曰：“我明日当战。”其灵座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若人带持之状。绛州城陷，是其日也。
《唐书》曰：高祖初起，师次霍邑。隋武牙郎将宋老生陈兵拒险，义师不得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屯军於贾胡堡。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患之。忽有白衣人诣军门见曰：“霍山神遣语大唐皇帝，若向霍山邑，当东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当助尔破之。”高祖初哂之，遣人东南视地，果有微道。高祖笑曰：“此神不欺赵襄子，岂负吾耶？”时有讹言云突厥将袭太原，又军粮且尽，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八月己卯，雨果霁。高祖大悦，以太牢祭霍山。辛巳，引师从傍山道趋霍邑，去城十馀里，有阵□起军北，东西竟天。高祖谓裴寂曰：“□色如此，必当有庆。”

又曰：贞元初，江西都团练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贼李希烈之将董侍召率众袭鄂州，顺风纵火，邑屋将焚。臣乃祷於城隍神，倏忽风回火烈，贼溃，遂击破之。连状黄沔三州。请付史官，以答神意。从之。

《三国典略》曰：齐高纬发晋阳，开府薛荣宗尝云能使鬼兵，言于齐主曰：“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往，”齐主信之。经介休，见一古冢，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曰：“是谁冢也？”行恭戏之曰：“郭林宗。”“是谁？”曰：“郭元真父。”荣宗即启云：“臣向见郭林宗从冢出，著大帽，吉莫华，摇马鞭问臣：我阿贞来否？”

又曰：侯景西逼，陆法和率白服子弟顿于安南，乞征任氏，湘东许之。乃召诸蛮子弟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登舰，大笑曰：“无量兵马。”江陵旧多神祠，俗恒祈祷，自法和军出，无复一验，人以诸神皆行从故也。

又曰：梁临汝侯萧献尝为吴郡太守，与楚庙神交饮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迁益州刺史，江阳人齐苟儿反，率众攻城，猷乃遥祷请救。将战之日，有田老逢一骑，络铁从东来，问去城几里。曰：“四十。”时已晡，骑举槊曰：“後人来，可令人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此时庙中祈祷，无复有验。十馀日後，乃见侍卫土偶泥湿如汗。於是苟儿乃平。

卷三百三十　兵部六十一

警备

《孙子》曰：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无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则思危，存则思亡，常有备也。）

《左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

又曰：诸侯相见，军卫不撤，警也。

又曰：晋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压，窄其未备也。）军吏患之。晋将范丐趋进曰：“塞井夷灶，阵於军中，而疏行首，（疏行，有当阵前户决开垒战道。行，部郎切。）晋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苏秦将合从说燕文侯曰：“燕地方二千里，带甲十万，车七百，骑六千，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粟之利。”
又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秦带甲百馀万，虎贲之士不胜计，秦卒犹孟贲之与怯夫。”
又曰：江乙对宣王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
《春秋後语》曰：苏秦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主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阴。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质也。”
《史记》曰：周末荆人伐陈，吴救之，军行三十里，雨十日，夜见星。左史倚相谓荆大将子期曰：“雨十日，甲辑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阵，而吴人至，见荆有备而反。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为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克。”从之，遂破吴军。
又曰：秦将王翦率兵六十万伐楚，楚王悉国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楚兵数挑战，终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拊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大破楚军蕲南，因灭其国。
又曰：汉景帝初，吴王濞反。总兵度淮与楚王战，遂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大将军击吴，又败，梁将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报汉大将周亚夫求救，亚夫不许。又使使恶亚夫於上，（恶，乌路切。）上使人告之救梁。亚夫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楚相张尚谏吴王而死。）乃得颇败吴兵。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亚夫军会下邑矣。师欲战，亚夫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奔亚夫壁，亚夫终不出。中夜惊，内相扰乱，至帐下，亚夫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士卒多饥死，遂以叛散。
《汉书》曰：傅喜以光禄大夫养病。大司空何武、尚书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曰：“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师古曰：谓季氏亡则鲁不昌。）楚以子玉轻重，（师古曰：谓楚杀子玉而晋侯喜，可知也。）魏以无知忌折衡，（师古曰：信陵君也。）项以范增为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则文公侧席而坐，及其老也，君臣相庆，百万之众不如一贤也。”
《後汉书》曰：更始初，光武在河北击铜马贼於邬；吴汉将突骑来会清阳城，贼挑战，卤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卤与虏同。掠，夺取之也。）绝其粮道，积月馀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受降未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高湖重连贼从东南来，与铜马馀众合，光武复与大战於蒲阳，悉破降也。
又曰：王霸、马武既破周建、苏茂营，贼复聚挑战，霸坚卧不出。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一切之胜。（徼，要也。一切，犹权时也。徼，古尧切。）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又曰：公孙瓒既为鲜于辅所败，虑有非常，乃告於高京，以铁为门，斥去左右。男人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专侍姬妾。其文簿书皆及而上之，令妇人习为大言声，使闻数百步以传宣教令。疏远宾客，无所亲信，故谋臣猛将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复攻战。
《九州春秋》曰：公孙瓒曰：“始天下兵起，我谓唾掌而决。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卤千里，（卤，即橹字，见《说文》。《释名》曰：橹，露也，上无屋覆也。）积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庆也。”
《魏志》曰：冀州牧韩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支十年。”
又曰：大军南征吴到积湖，大将汉宠帅诸军在前，与贼隔水相对。令诸将曰：“今夕风甚猛，贼必来烧营，宜为之备。”诸军皆惊。夜半，贼果遣十部来烧营，宠掩击破之。
又曰：吴将诸葛恪围新城，司马景王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诸将高垒以弊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太半。景王乃令钦督锐卒趣合，偷断要其归路，俭帅诸军以为後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馀级。
《吴书》曰：赵咨字德度，南阳人。博学多智，应对辨捷。孙权为吴王，擢至太中大夫使。魏文帝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咨曰：“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在经略。虽有馀闲，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又曰：“吴难魏不”？咨曰：“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难之有！”
《蜀志》曰：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於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阻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是平原广野，当恐有焱沛交驰之忧。（焱，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标。）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於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口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逊曰：“已晓破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而成势，遂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四十馀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

《晋书》曰：王戎谓齐王冏曰：“公首举众，匡定大业，开辟已来，未始有也。然论功报赏，不及有劳，朝野失望，人怀二志。今二王带甲百万，其锋不可当。若以王就第不失，故委此求安之计也。”

又曰：大将罗尚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等潜率步骑三万袭蜀贼李特营，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起，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遂害曾元、张显等。

又曰：安平王孚初为魏度支尚书，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贼之备。又以关中连贼寇，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於上冈。秋冬习战，春夏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备矣。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曜遣将讨氐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馀大言於众中：“往日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自欲降乎？”遂率劲卒五万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馀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士马之强，人百匪敌。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劲悍，其锋不可近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此曹刿之胜也。”乃坚壁不战，伊馀有𠑊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扫垒而出。迟明，设覆而战，（迟，直吏切。）生擒伊馀于阵，尽俘其众。

又曰：北燕冯跋据辽东，其弟万泥阻兵以叛。跋遣将冯弘与将军张兴讨之。弘遣使谕之曰：“昔者兄弟乘风冂之运，抚翼而起，群公天意所锺，逼奉主上先践宝位，裂土疏爵，当与兄弟共之。奈何欲寻干戈於萧墙，弃友于而为阋伯。过贵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奖王室。”万泥不从，克期出战。兴谓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惊营，宜备不虞，”弘乃各严备，仍人课草十束，束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万泥果遣壮士十馀人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遂平万泥等。

《宋书》曰：桂阳王休范举兵於寻阳，已发，东下，朝廷惶骇。宋相齐高祖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於覆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在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请顿新亭，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至。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请顿新亭以当其锋。休范果败。

又《高祖纪》曰：时议者欲分兵屯守诸津。帝曰：“贼众我寡，分兵测人虚实，一处失利则沮三军之心。若聚众石头，则力不分也。”

《三国典略》曰：梁武陆王萧纪在蜀一十七年，开拓土宇，器甲殷积，有马八千匹，既便骑射，尤工舞槊。

《後魏书》曰：任城王澄时，四中郎将兵数寡弱，不足以襟带京师，澄奏宜以东中带营阳郡，南中带鲁阳郡，西中带恒农郡，北中带河内郡，选二品三品亲贤兼称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强兵。如此，则深根固本、强弱枝之义也。灵太后初将从之，後议者不得，乃止。

《唐书》曰：武德中，太宗领兵征薛仁果於析摭城。（析，音昔，思历切。摭，音炙，之石切。）贼有十馀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衄，锐气犹少。贼骤胜，必轻进好斗。我且闭壁以待其气衰而後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其将翟长孙、梁胡郎率所部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果心腹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因令行军总管梁实营於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侯日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及是，尽锐攻梁实，冀逞其志。梁实固险下以挫其锋，罗侯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复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拒之。罗侯并军共战，玉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侯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罗侯气夺。於是大溃。

又曰：武德中，太宗率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时年十七从军，太宗登玉壁城望贼，顾谓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何如？”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令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暗与我合。”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州，一战破之。

又曰：薛万均从李靖等击吐谷浑，军次青海。与弟万彻率军先路，道遇虏於赤海，万均将十数骑击走之，追奔至积石山南道，大风折旗拔木，万均谓左右曰：“虏将至矣，宜各设备。”俄而虏至，万均直前斩一贼将。於是大溃，杀伤略尽。

又曰：广德中，安史故将分据河北，吐蕃数犯京畿。故郭子仪、鱼朝恩常统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守河中，以备仓卒。欲兵权在京师，乃以鱼朝恩、元载、王缙建议，请於河中府置中都，创置积兵五万以为禁旅，取关辅、河东等十州税物以奉京师。车驾常以秋杪行幸，春首还京，即河北西蕃无忧越轶。代宗以为然。载已潜遣人於河中料度创造宫殿及营私第。既而言事者以为无故示贼以怯，国计非便，事竟不行。

又曰：李晟讨朱Γ，德宗幸奉天日，诏以晟为左仆射平章事。晟拜哭受命，且曰：“长安宗庙所在，为天下本。若皆扈跸，谁复京师。”乃浚隍壁、缮兵粟马，以诛Γ、兴复为己任。初军无刍，乃令检校户部郎中张假京兆少尹，择官吏以赋渭北畿县，不数日，刍粮皆足。乃陈说三军曰：“今国步多艰，乱逆继兴，属车西幸，关中无主。吾等皆受国恩，见危死节，臣子之分。况当此时不能清寇以取富贵，非士也。渭桥跨大川，吾与公等戮力一心，择利而进，复大业建不世之功，能从我乎？”军士皆泣下曰：“惟公所命。”晟亦嘘欷流涕。是时朱Γ盗天邑，怀光反咸阳，河北伪称国者三，希烈、李纳交逼陈宋。晟内无货财，外无疆土，以孤军守危城，为秉节向义者所归。於是戴休颜举奉天之兵，韩游瑰悉宁之师，尚可孤守蓝田，骆元光固华州皆归款。於是晟军大振。

又曰：李元谅，贞元初将本军与侍中浑会吐蕃，盟於平源，元谅谓曰：“戎狄多诈，不可无备。公奉国命轻重，宜有以防之。”不从，且不设备。及会，元谅命军中皆衣甲持兵，整部队以俟变。去坛十里，虏果衷甲，乘无备，伏精骑以围城。士大夫皆衣朝服就执，及军士死者不可胜数，所脱者百无一二。挺身走，虏骑逐。至元谅，军士皆坚阵持满，虏骑望见之，乃引去。是日无元谅军，几不免。元谅乃徐引军而归。

卷三百三十一　兵部六十二

斥候

《後周书》曰：韩果性强记，兼有权略，所行之处，山川形势辄能记忆。兼善伺敌虚实，揣知情状。有潜匿溪谷欲为间侦者，果登高望之，所疑处往必有获。太祖由是以果为虞候都督。每从征行，常领候骑昼夜巡察，略不眠寝。

又曰：达奚武大统初为秦州刺史。齐神武趣沙苑，太祖复遣武觇之。武从三骑皆衣敌人衣服，至日暮去营数百步，下马潜听得其军号，因上马历营若警夜者，不如法者往往挞之，具知敌之情状，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诸葛亮《兵要》曰：军已近敌，篱落常平明以先发，绝军前十里内，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内。数里之外，五人为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隐蔽之处。军至，转寻高而前。第一见贼，转语後第二，第三诣主者白之。凡候见贼百人以下，但举幡指；百人以上，便举幡大呼。主者遣疾马往视察之。

又曰：凡军行营垒，先使腹心及乡导前覘审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营地，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军分数，立四表候视，然後移营。又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揭，去列切。）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逾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然后分兵前后，以为镇拓。乃令辎重老小，次步後马，切在整肃，防敌至，人马无声，不失行列。险地狭径，亦以部曲鳞次，或须环回旋转，以後为前，以左为右，行则鱼贯，立则雁行。到前止处，候骑精锐，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营。一人一步，随师多少，咸表十二辰，竖六ㄩ，长二丈八尺，审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ㄩ竖午地，白兽ㄩ竖酉地，玄武ㄩ竖子地，青龙ㄩ竖卯地，招摇ㄩ竖中央。其樵牧饮，不得出表外也。

《卫公兵法》曰：诸营下定，事须防御。於营外二十步，列队仗，如临阵对寇法，昼夜严谨。纵逢雨雪，并押队官并不得离队。营留五匹马，并鞍辔放饲，防有警急，即令驰告。至夜，每阵前百步外，着听子二人，一更一替，以听不虞。仍令探更人务探听子细，勿令眠睡。其昼日，诸军前各亦逐高要处，安置斥候，以视动静。

又曰：诸军营队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声唱号，巡者敲弓一下，坐者扣槊三下，方掷军号，以相应会。当营界探，周而复始。掷号错失，便即决罚。当军折冲、果毅，并押铺宿，尽更巡探，递相分付；虞候及中军官人，通探都巡。

又曰：诸军下定，每营夜别置外探。每营折冲、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别四人，各领五骑马，於营四面去营十里外游奕，以备非常。如有警急，奔驰报军。

又曰：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响见於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

又曰：诸兵马既逼贼庭，探候事须明审。诸营住及营行，前後及左右厢助上，五里著马两骑，十里更加两骑。十五里更加两骑，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马十二骑。若兵多，发引稍长，助上即更量加一两道，使令相见。其乘马人，每令遥相见，常接高行，各执一方面异旗，无贼此旗常卷，见贼即速展。军营见旗展，即知贼至，须觅稳处。既知贼来，得设机伏，整齐部伍，迎前出战。其最远及次远人，须与好马乘骑，不然被贼捉将。

备边

《汉书》曰：晁错上言守边备塞曰：“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於旷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所以离南亩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如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人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态。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其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无下千家为居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与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苦妻者，县官买与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与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忧。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後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实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人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诏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骒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立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闲，置器物焉。民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豕，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乐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才有礼让、习地形、悉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於应敌。故卒伍成於内则军政定於外，服习已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又曰：王莽将严尤上言曰：“匈奴为害久矣。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当周宣王时，犭金狁内侵至於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内侵，譬蚊虻之螫，驱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粮深入远戍，每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衄，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境既完，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备。计其道里，二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粮用备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也。牛又当赍食加二十斛重地。胡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其馀粮，人不胜，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釜镬（音富。）薪炭重，不可炊食口、（音备。）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病之忧，势不能久，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不能及，幸而逢虏，要遮前後，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忧之。

又《班固论》曰：书云：“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久矣。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信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於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晁错，孝武时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同异，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终始。自汉兴以至於今，旷世历年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昔和亲之论发於刘敬，是时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难，故从其言，约法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遵而不违，匈奴寇盗不为衰止，而单于反以骄倨。逮至孝文与通关市，妻以汉女，增厚其赂，岁以千金，而匈奴数背约束，边境屡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遂贮戎服，亲御鞍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驰射上林，讲习战阵，聚天下精兵军於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以为义动君子，利动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独可说以厚利，结之於天耳。故与之复利以说其意，与盟於天以牢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匈奴虽欲展转，柰失重利何，柰杀爱子何。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城郭之固，无异於贞士之约，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於长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国，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未合於当时而有阙於後世也。当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馀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安肯以爱子为质乎？此不合当时之言也。若不置质定约和亲，是虽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队备塞之具，厉长戟劲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於民，远行货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信甘言，守空约而冀胡马之不窥，不已过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奋击之威，值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奴百年之运，因其坏乱几亡之厄，权时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於汉廷。是时边城晏闲，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馀载之间，遭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于由是归怨自绝，莽遂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故呼韩耶始朝於汉，汉议其礼，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慌忽无常，至亦宜待以客礼，让而不臣，如後嗣遁逃窜伏，使於中国不为叛臣。”及孝元时，议罢守塞之备，应以为不可。云盛不忘衰，安心思厄，远见识微之明矣。单于咸弃其爱子，末利不顾，侵掠所获，岁巨计。而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规视建议不图万世之固，而偏恃一时之事者，未可以经远。若乃征伐之功，秦汉行事，严尤论之当矣。故先王度中土，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刑政，或修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左衽，人面兽心，其於中国殊章服异习，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川，拥以沙漠，天地之所以绝内外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以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土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人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後汉书》曰：马援奏言：“西干县户有三万二千，（西干县，交趾郡，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远界去庭千馀里，（庭，县庭也。）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许之。

又曰：马援在陇西，帝诏武威太守，（《东观汉记》曰：梁统也。）令悉还金城客民，（金城人客在武威者。）归者三千馀口，使各反旧邑。援奏为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字林》曰：坞，小障，一曰小城，字或作坞。）开导水田，劝以耕牧，郡中乐业。

又曰：杜茂引兵屯晋阳，上遣谒者段将众配茂镇守北边。因发边卒筑亭候，修烽火。又发委输金帛缯弩供给军士，并赐边民。冠盖相望，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也。

《晋书□杜预传》曰：匈奴师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馀条，皆纳焉。

《宋书》曰：文帝元嘉中，每岁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议。何承天陈备边之要，其大略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防；三曰纂偶车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饬戎械；四曰计丁课役，勿使有阙。

《唐书》曰：高祖与群臣言备边之事，将作大匠于筠进曰：“未若多造船舰於五原灵武，置舟师於黄河之中，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中书侍郎温彦博又进曰：“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因循其事。”高祖并从之。於是遣将军桑显和堑断北边要路，又征江南习水之士，更发卒於灵州造战船。

塞险

《左传》曰：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自豫章与楚夹汉。（豫章、汉东、江北、地名）楚左司马沈尹戌谓楚将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沿，缘也。缘汉上下，遮使勿度也。）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人毁吴所舍舟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三者，汉东三隘路。厄、乌革切。）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後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楚大夫武成黑谓子常曰：“吴用水也，我用革也，（用，军器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大夫史皇谓子常曰：“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总名。）是独克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於大别，（《禹贡》汉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则此二别在江夏界也。）三战，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吴不可胜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难而逃之，将何所入，必死之。”（子常违左司马成之言，故败也。）

《战国策》曰：吴子问孙武曰：“敌人保山据险，擅利而处，粮食又足，挑之则不出，乘间则侵掠，为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谨备勿懈，潜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诱之，禁其牧采。久无所得，自然变改，待离其故，夺其所爱。”

《汉书》曰：匈奴呼韩耶单于来朝，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请罢边备，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议。郎中侯应上言以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汉以来，匈奴寇侵甚矣，其北边有阴山，东西千馀里，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停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後边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也。前已罢外城，省停隧，今才足以候视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且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或因山岩石木柴疆落溪水，卒徒筑理，功费久远，不可胜计。今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变。障塞破坏，隧灭绝，当更发屯缮理。累代之功不可卒复，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帝纳之。

《蜀志》曰：曹公使夏侯妙才、张屯汉中。蜀先主进兵汉中，次於阳平关，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渡沔水，缘山稍前，於是定军势作营。妙才兵来争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妙才军，斩妙才。曹公自长安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及公至，先主敛众拒险，终不交锋。积日不拔，士亡者多，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

《魏志》曰：曹爽伐蜀，司马景王同行，出洛次於兴势。蜀将王林夜袭，景王营坚卧不动，林退。景王谓诸将曰：“费已据险拒守，进不获战，攻之不可，宜亟军，（亟，纪力切。）以为图。”爽等引还。果驰兵赴三岭争险，乃得过也。

《晋书》曰：刘裕讨南燕慕容超，超召群臣议拒晋师，大将公孙五楼曰：“吴兵轻剽，所利在速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校，其资储之外馀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河山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於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其将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贻窘迫。昔成安君不守井陉之险，终屈於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於邓艾。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岘，策之上也。”超不从，乃合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蓄锐以待之。其夏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等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晋师度岘，慕容超惧，率四万骑就段晖等於临朐，战败，超奔还广固，宋武围广固，数月而破，燕地悉平。

《後魏书》曰：遣将伐后燕慕容宝，已平并州，潞川频胜。宝在中山引群臣议之。中尹符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军多骑师剽锐，（眭，息为切。）马上赍粮，不过旬月，宜令郡县聚千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既罄，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阙拒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谨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魏攻中山不克，进据博陵鲁口，诸将睹风而奔，郡县悉降於魏。

《唐书》曰：武德中，太宗围王世充於东都，世充势穷，窦建德自北来救。诸将及萧等咸请且退师避之，太宗不许，曰：“世充粮尽，内外离心，我当不劳攻击，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今我据武牢，厄其襟要，若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恃胜冒险争锋，吾当破贼。若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彼败我振，足以临之。一行两定，在於斯举。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贼并力，将若之何？”秦府记室薛收进曰：“世充据东都，府库填积，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为我所持。建德亲总十馀万众来拒王师，亦当尽彼骁雄，期於速战。若纵其两寇相连，转河北之积以相资给，则伊洛间战斗不已。大王今欲亲率猛锐，先据成皋之险，训兵坐甲，当彼疲弊之众，一战必克。建德破，则世充自下，不过数旬，二国之君可面缚麾下。萧等柰何遂请退兵？”太宗曰：“善！”而从之，留齐王元吉围世充，亲率三千五百人趣虎牢守之，与战相持二十馀日。五月，建德谋伺官军刍尽，牧马於河北，必将袭武牢。太宗闻之，遂牧马千馀匹於河渚间以诱之。诘朝，建德果悉众而至，阵於汜水东。太宗候阵久，卒饥，令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驰而南上，贼阵动，因而诸军奋击之，大溃。竟如太宗本策。

卷三百三十二　兵部六十三

据要

《吴子》曰：凡行师越境必申地形，审知主客之向背。地形若不悉知，往必败矣。故军有所至，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势，使军士伺其伏兵。将必自行视地之势，因而图之，知其险易也。

《战国策》曰：秦师伐韩，围阏与。赵遣将赵奢救之。军士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

又曰：“先据北山上者胜，後至者败。”赵奢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後至，争山不得上，赵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阏与之围。（与，音馀。）

《後汉书》曰：诸将征隗嚣，为所败，光武令悉军邑。（，音询。）未及至，隗嚣乘胜使其将王元行巡，将二万馀人下陇。因分遣巡取邑。汉将冯异即驰兵欲先据之。诸将皆曰：“虏兵盛而新乘胜，不可与争。宜止军便地，徐思方略。”异曰：“虏兵临境，忸忕犬小利，（忸忕犬，犹惯习也。谓惯习前事而复为之也。忸，音尼丑切。忕犬音游也。）遂欲深入，若得邑，三辅动摇，是吾忧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馀，今先据城以逸待劳，非所以争也。”遂潜往阏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驰赴之。异乘其不意，卒击鼓建旗而出，巡军惊乱奔走，追击数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诸葛亮出斜谷。是时魏将司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争北原。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人夷，非国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堑垒未成，蜀兵大至，淮遂击走之。

《吴志》曰：诸葛诞、胡遵等伐吴攻东兴。吴将诸葛恪率军拒之。及恪上岸，部将丁奉与唐咨、吕据、留赞俱从山西上，奉曰：“今军行迟，若敌据便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难与争锋矣。”乃令诸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径进。时风便，奉举帆二日至，遂据塘。天寒雪，时魏军将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相谓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铠着胄持短兵，敌人从而笑焉，不为设备。奉纵兵破之，大破敌前屯，会据等至，魏军遂溃。

《晋书》曰：刘裕率师伐南燕慕容超。晋师渡岘，慕容超惧，率卒四万就其将段晖等於临朐，（其俱切。）谓其将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源，晋军至而失水，亦不能战。以临朐有巨[B16K]水，去城四十里。”五楼驰据之。龙骧将军孟龙符领骑居前，奔往争之，五楼乃退，因而大败。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秦姚兴与前秦符登相持，登自大陌向废桥，兴乃自将精骑以拒登，使将尹纬领步军据废桥以抗。登困急攻纬，纬将出战，兴遣使谓纬曰：“兵法不战而制人者，盖谓此也。符登穷寇，特宜持重，不可轻战。”纬曰：“先帝登遐，人情尚扰，不因思奋之力枭殄逆竖，大事去失矣。”遂与登战，大破之。登众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溃。

又曰：夏赫连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兴将王奚聚羌胡二千馀户於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奚骁悍有膂力，短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於是揜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

《宋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参征西军事，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伪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尹昭据蒲坂，林子於陕城与冠军檀道济同攻蒲坂。龙骧王镇恶攻道关，姚泓闻大军至，遣伪平公姚绍争据潼关。林子谓道济曰：“潼关天远，所谓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屈，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围也。及其未至当并力争之，若潼关事捷，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

《後周书》曰：东魏将齐神武伐西魏，军过蒲津，涉洛至许源。西魏将周文帝军至沙苑，齐神武闻周文帝至，引军来会。诘朝，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周文帝部将李弼曰：“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遂进军至渭曲，背水东西为阵，合战，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从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兴悉众救平。同进计曰：“汾东有蒙坑，东西三百馀里，径路不通，姚兴来必定汾西，乘高临下直至紫壁。如此，则寇内外势接，宜截汾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既固，贼至无所施其智力矣。”从之，兴果视平屠灭而不能救。

《隋书》曰：文帝初，突厥寇兰州，隋将贺娄子率众众拒之。至可洛亥（音哀）山与贼相遇，贼众甚盛。子阻前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弊，纵击，大败之。

《唐书》曰：盛彦师镇宜阳，会李密叛。彦师率兵邀徼之，令其众曰：“惟我马首是瞻。”遂逾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挟路，持刀盾者伏於溪谷之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令曰：“待贼半渡而击之。”所部皆笑曰：“贼向洛州，何为守此？”彦师曰：“吾筹之熟矣。李密声往洛州，其实欲南走襄城就张善相耳，若贼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险难以展力。吾今先据要害，此贼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乃逾山南上，彦师邀击之。封葛国公。

漕运

《孙子》曰：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得尽知用兵之利。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再载，取用於国，因输於敌，故军食可足。（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因敌也。）故国之贫於师者师远逾也。远输则百姓贫，（兵事转运千里之外，财费于道路，人有困穷者也。）近师则贵卖，贵卖则百姓虚，虚则竭，（近军师市多非常之卖，当时贫费以趋末利，然後财货殚尽国家虚也。）竭则急於丘役。力屈中原，内虚於家，（丘，十六井也，百姓财皆尽，兵不解，运粮尽力于原野。）百姓之费，十去其七。（所破费也。）公家之用，破车疲马，甲胄弓矢，戟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计较之也。）故智将务食於敌，食敌一锺当吾二十锺。（六斛四斗为锺。计千里转运二十锺而致一锺於军中也。）{廿忌}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廿忌}秆槁一石百二十斤也。转输之法费二十石乃得一石也。）

《後汉书》曰：永平中，理呼池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郦氏《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谓之羊肠仓，在晋阳西北，石磴萦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今岚州界羊肠坂是也。石臼河，水名。）欲令通漕。（水运曰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邓训谒者便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隐，审量括之也。）知大功难立，具以上言，肃宗从之，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又曰：第五种拜高密侯相。是时，徐、兖二州盗贼群聚、高密在二州之郊，种乃使储粮畜，勤厉吏士，贼闻皆惮之。

又曰：光武即位时，军食急乏，寇恂以辇车骊驾转输，前后不绝。（《前书音义》曰：骊驾，并驾也。辇车，人挽行也。）

又曰：诏报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长安，（跋扈，犹暴横也。）吾策其无，必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势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候耳。”

又曰：来歙上书曰：“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昔赵之将帅多贾人，高帝悬之以重赏。（高帝十年，陈豨希反於赵、代，其将多贾人，帝多以金购，豨希将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则其众可夺。臣知国家所给非一，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东观汉记》曰：来歙征公孙述，诏於积六万斛，驴四百头负驮。
《蜀国志》曰：诸葛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粮，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於渭南。
《晋书□载记》曰：罗尚委城遁，李雄遂克成都。於时，雄军饥甚，乃率众就於妻阝，掘野鼠等食之。
《晋书》曰：祖逖伐陈留太守陈川，石季龙救之，徙陈川还襄国，留姚豹等守川故城，住西台。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馀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为疲极而息於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成饥久，益惧，无复胆气。石勒将刘文堂以驴千头运粮以馈姚豹，逖遣韩潜、冯铸等追击於汴，尽获之。桃豹宵退据东燕。
《唐书》曰：贞元十五年，令江淮转运米。每年米宜运二百万石已来，虽有此命，而运米竟不过四十万石。
又曰：韦伦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会襄州裨将康楚元、张嘉延拥众为叛，凶党万馀人，自称楚义王。襄州刺史王政弃城遁走，嘉延又南袭破江陵汉沔，馈运阻绝，朝廷旰食。伦乃调兵驻邓州界，康楚元凶党有来降，必厚加赏。数日後，楚元众颇怠，伦进军击之，生擒楚元以献，馀众悉走，收租庸钱物仅二百万贯，并免失坠。
又曰：元和中，盐铁使王播进陈许军琵琶沟运图。先是，中官李重秀奉命视之，还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北颍口，水运千里而近。及上览图，诏韩弘发卒以通汴河，於是船胜三百石皆入颍。
又曰：开成初以王彦威判度支，尝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计司，按见管钱文簿，皆量入以为出，使经费必足，无所刻削。且八口之家有岁蓄，而军用钱物一切通用，悉随色额占定，终岁支给，无毫厘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自欺窃，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额图”。既而又进供军国，曰：“起至德乾元之际，迄於贞观元和之初，天下有观察者十，节度者二十有九，防御者四，经略者三，掎角之师，大牙相制，大都通邑，无不有兵。都记中外各额至八十馀万。长庆户口凡三百三十五万，以额约九十九万，通计三户资一兵。合计天下租赋一岁所入，总不过三千五百馀万，而上供之数三之一焉。二分之中二给衣赐，自留使兵士衣赐之外，其馀四十万众，仰给度支。伏以时逢理安，运属神圣，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时忧勤之端，兵食自切。臣谬司邦计，遽奉睿图，辄纂事功，庶裨圣览。”
又曰：黄巢既来，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稼，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石碓数百，生纳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

又曰：秦宗权以蔡州叛烂，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澜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三国典略》曰：陈霸先遣钱明领水军出江宁浦，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於是，齐军大馁，杀马驴而食之。

又曰：以粮运不继，调市人饸鬼军。建康令孔焕以麦屑为饭；用荷叶裹之，信宿之间，得数万裹以给兵士。会陈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霸先即炊黍煮鸭，誓申一战，计粮分肉，人获数脔。

绝粮道

《汉书》曰：景帝初，吴楚七国反，以太尉周亚夫将，问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楚兵锐，甚难与争锋，而剽轻不能久，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之口，塞吴饷（式亮切。）道，使吴梁相弊而粮食竭，乃以全军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亚夫言於帝，许之。遂破吴军。

又曰：王莽末，天下乱。光武兄伯升起兵讨莽，为莽将甄（音真。）阜、梁丘赐所败，复收会兵众，还保棘阳，阜、赐乘胜留辎重於篮乡，引精兵十万南渡潢淳，临Γ水，（潢音黄。Γ音毗。）阻两川间为营，绝後桥示无还心。伯升於是大飨军士，设盟约，休卒三日，为六部潜师夜起袭取蓝乡，尽获其辎重。明晨，汉军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至食时，阵溃，遂斩阜、赐。

《後汉书》曰：韩遂败走榆中，（榆中县属金城郡。）张温乃遣周慎将三万人追讨之。温参军事孙坚（坚，权之父也。）说慎曰："贼城中无谷。当外转粮食。坚愿得万人断其运道，将军以大兵继後，贼必困乏而不敢战。若走入羌中，并力讨之，凉州可定也。"慎不从，引军围榆中城，而边章遂分屯葵园陕，反断慎运道。慎惧，乃弃重而退。

又曰：曹公与袁绍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绍曰："北兵数众，（沮，侧居切。）而果劲不及南。南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战，北利在於缓待，宜旷以日月。"绍不从，连营稍前逼官渡，合战，曹公军不利，复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皆蒙，众大惧。曹公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众号霹雳车。绍为地道，欲袭曹公营，公辄於内为长堑以拒之。又遣骑兵袭击绍运车，大破之，尽焚其。会绍遣将于琼等将兵万馀人北迎运，沮授说绍可遣将别为军于表，以绝曹公之抄。绍复不从。琼宿乌巢，去绍军四十里。绍谋士许攸奔曹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攸谓曹公曰：“孤军独守，外无求索，危急之时也。今袁氏辎重有万馀两而无严备，可轻兵袭之。不虑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公乃选精锐马步，秉袁氏旗帜，夜衔枚缚马口从间道出，人负束薪。时有问者，诒之（绐，音怠。）曰：“袁公恐曹操掠後军，兵以益备。”闻者信之。既至辎重，围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破琼等，悉斩之。数日，绍弃甲而遁。

《蜀志》曰：姜维率众侵魏，依维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勾安、李韶等守之，聚羌胡质任寇逼诸郡，魏将陈泰御之。泰谓诸将曰：“麴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未必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来救，山道险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邓艾等进兵围之，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维果来救，出自牛头，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返道，则我之擒也。诸军各坚垒勿与战。”自南渡白水，循水而东，使诸将截其还路。维惧，遁走。安等孤悬，遂皆降。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曜遣将刘胤西伐张骏之武威。骏遣将辛岩，韩瑛（音英。）东拒。刘胤屯於狄道城，韩瑛进度沃于岭。辛岩曰：“我拥众数万，籍云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尔，久则变生。”瑛曰：“自夏末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毙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积七十馀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於金城。胤闻之大悦，谓其将士曰：“韩瑛之众十倍於吾，粮廪将悬，难以持久。今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若败辛岩，瑛等自溃。彼众我寡，且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咸奋。於是，遣骑三千袭岩於沃於岭，大败之。瑛军遂溃，死者三万馀人。

《三国典略》曰：周王思政固守颍川。思政运米数百车，欲向孔城。齐大都督破六韩常与洛州刺史可朱浑宝，愿前後要袭获之。乃启於齐王澄曰：“常自镇河阳已来，频出关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请於形胜之处营筑城戍，安置士马，截其往来。彼之咽喉既断，颍城吞灭可期。且孔城以西年不稔，东道断绝亦不能存。”王纳其计。

卷三百三十三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汉书》曰：昭帝始元二年，诏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调，谓发选之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也。今其郡习战射士於张掖为屯田也。调，音从钓切。将，音子亮切。朔方、张掖、并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後将军赵充国将兵击先零羌。充国以击虏殄灭为期，乃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十九万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艾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石，百一十斤也。）难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变。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猝。（且没切。言仓卒暴疾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计度临羌，东至浩，（浩，音阅。音门。即金城郡度武县地。临羌在今西平郡也。）羌虏故田及公田人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愿罢骑兵，留弛刑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私从者合九万二百八十二人，用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下，缮乡亭，浚沟渠，（水运木缮补也。）治湟ɑ以西（湟，音皇。ɑ，音峡。）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赋人二十亩。（田事出谓至春人出营田也。赋，班与之也。）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口、马什二，就草（口，副也，七碎切。什二者，千骑则与副马二百匹。）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畜，省大费。今大司农所转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计之。”诏曰：“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孰计其便，复奏。”充国又奏曰：“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擒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大获地利。明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黄巾，欲经略四方，而苦军食不足，羽林监颍川枣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百姓屯田於许下，（今颍川郡许昌县也。）得百万斛。郡国列置田官，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又曰：废帝齐王正始四年，司马宣王督诸军伐吴，因欲广田积为兼并之计，乃使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自今淮阳郡项城县以东，至今寿春郡也。）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计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上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三万人，淮南三万人，分水且田且守。小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敌，无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计。遂北临淮水，自锺离西南横石以西尽Γ水（氵比，旁脂切。）四百馀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咫二渠，上引流，下通淮颍，大理诸陂，於颍南颍北穿渠三百馀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於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晋书》曰：羊为征南大将军，镇襄阳吴西城，去襄阳七百里。每为边害，羊祜患之，意以诡计令吴罢守。於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馀顷，不乏其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太康元年平吴之後，当阳侯杜元凯在荆州（今襄阳郡。）修召信臣遗迹，（邵信臣所作口庐陂六门堰，在今南阳郡虢县界，时为荆州所统也。）激用氵蚩（音虽。）氵育（音育。）诸水以浸田原万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淮沔汉达江陵千八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当阳侯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馀里。（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陵县界。巴陵即今郡也。）内泄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阳，并今郡地。）南土歌之曰：後代无叛由杜翁，孰识知名与勇功。

又曰：梁武昭王击玉门，以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为东伐之资。

又曰：东晋元帝督课农功，二千石、长吏以入多少为殿。其宿卫要任皆令赴农，使军各自佃即以为廪。太兴中，三吴大饥，後军将军应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枣祗、韩浩之议，广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开垦，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间者，流人奔东吴，东吴今俭，皆已返。江西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宜简流人，兴复农官，功劳报赏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兴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计赋税以使之，公私兼济，则仓庾盈亿，可计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羡为北部都尉，镇下邳，（今临淮郡县也。）起田於东阳之石鳖，（亦作临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齐书》曰：高帝敕相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营田，自然平殄虏寇。昔魏置典农而中都足食，晋开汝颍而河汴委储。卿其勉之。”

《後魏书》曰：文帝大统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书丞李彪上表请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人，相水陆之宜，料顷亩之数，以赃赎杂物市牛，科给令其肆力，一夫之田岁贡六十斛，甄其正课并征戍杂役。行此二事，数年之中则积而人足矣。帝览而善之，寻施行焉。自此公私丰赡，虽有水旱不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镇将。雍以西土乏雨，表求凿渠溉公私田。又奉诏以高平、安定、统万及薄骨律等四镇出车牛五千乘，运屯五十万斛，付沃野以供军粮。道多深沙，车牛难阻，河水之次，造船水运。又以所绾边表常惧不虞，造储置兵备守，诏皆从之。诏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功焉。

《北齐书》曰：废帝乾明中，尚书左丞苏珍芝又议修石鳖等屯，岁收数十万石，自是淮南防粮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亢旧陂（今范阳郡范阳县界是。）长城左右营屯田，岁收稻粟数十万石，北境得以周赡。又於河内置怀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屯以给河南之费，自是，稍止转输之劳。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诏缘边城守，堪垦食者营屯田，置都子使以统之。子使当田五十顷，岁终课其所入褒贬。
《隋书》曰：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转输劳弊，乃命朔方总管赵仲卿於长城以北大兴屯田。
《隋书》曰：郭衍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番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馀石，民免转输之劳。
《唐书》曰：窦静历并州大总管司马，迁长史。於时突厥数为边患，师旅岁兴，军粮不属。静上表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馈运。时议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动众，书奏不省。静复上书，辞甚切。於是，征静入朝，与裴寂、萧、封德彝等争论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从静议。岁收数十万斛。高祖善之。
又曰：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等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其屯应置者皆从尚书省处分，其旧屯重置者一依丞前封疆为定，新置者并取荒间无籍广占之地。其屯虽科五十顷，易田之处各依乡原量事加数。其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斛斗等级为功优。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於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疆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顷亩折除。其大麦、荞麦、乾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天宝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万三千九百六十石，关内五十六万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万三千二百八十石，河东二十四万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万八十八石，陇右四十四万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右射阳湖置洪泽屯，寿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获其利。）
王元长《策秀才文》曰：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徇末，厥弊滋多。
戍役
《诗》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金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卒，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左传》曰：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谋作乱。
《汉书》曰：晁错上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当世急务也。臣闻秦北攻胡貊，筑塞河上；南攻杨粤，置卒戍焉。非所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乱。夫起兵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饮酪，其人密理，（密理，谓肥肉也。）鸟兽毳毛，其性能寒。杨粤（音越。）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死者偾於地。（偾，僵也，音奋。）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也。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归。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无铢两之报，故其祸及己。陈胜行戍至於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如飞鸟走兽於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业。然令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以为备，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蔺石，城上雷石也。渠答，铁蒺{艹梨}也。）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又曰：错复言：“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利，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二内，内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为置医药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节三年，诏曰：“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饰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

《後汉书》曰：横野大将军王常薨，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将众兵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关以东。

又曰：二十五年，南单于遣子入侍。於是□中五原八郡人归本土，边人在中国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也。

卷三百三十四　兵部六十五

辎重

《释名》曰：辎，厕也。谓军粮什物杂厕载之，以其累重，故称辎重。（《後汉书》注曰：辎，车名也。）

《孙子》曰：使敌不得至者，险害之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险害之要路，敌不得自致。故王子曰：一犬当穴，万鼠不敢出；一虎当溪，万鹿不敢过，言守之上也。）故饱能饥之。（绝其粮也。）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委置库藏，轻师而行，若敌乘虚而来，抄绝其後，则已辎重皆悉捐弃。）是以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积，刍草之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汉王遣将韩信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陈馀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李左车说陈馀曰：“韩信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欲以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樵，取薪也。苏，草也。）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使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韩信之头可致於麾下。不然，必为所擒矣。”陈馀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千里而袭我，亦已罢极。今如避不击，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韩信使人间视，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进，竟破赵军。

《後汉书》曰：董许邯与更始诸将，各拥兵据南阳诸城。帝遣吴汉伐之，汉军所过多侵暴。时破虏将军邓奉谒归新野，怒吴汉掠其乡里，遂返击破汉军，获其辎重，屯据氵育阳与诸将合从。

又曰：邓禹自箕关将入河东，（箕关在今王屋县界。）河东都尉守关不开，禹攻十日，破之，获辎重千馀乘。

又曰：耿追张步平寿，乃肉袒负斧於军门。（，钅甚也。示必死。钅甚，祈林切。）传步诣行在所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东观记》曰：凡平城阳、琅琊、高密、胶东、东莱、北海、齐千乘、济南、平原、泰山、临淄等郡。）令部兵各以郡人诣旗下，众向十馀万，辎重七千馀两，皆罢遣归乡里。

《晋书》曰：刘毅追桓玄於峥嵘州，乘风纵火，尽锐争先，玄众大溃，烧辎重夜走。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苻坚遣将王猛伐前燕慕容，师次潞川。燕将慕容评率兵十万御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将郭度率骑五千，夜从间道起火於高山，因烧评辎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因而大败。

《唐书》曰：高宗遣将薛仁贵、郭待封伐吐蕃。仁贵留三万人作两栅，辎重并留栅内，倍道掩之。待封不从仁贵之策，领辎重继进，未至乌海，吐蕃二十馀万悉众救其前军，迎击待封，败之。待封趋山，军粮及辎重并为贼所掠，仁贵遂退军。

戎车

《书》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车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虎贲三百人，与纣战於牧野。

《诗》曰：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礼记》曰：兵车不式，武车绥旌。前有水，则载青旌。前有尘埃，则载鸣鸢。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前有士师，则载虎皮。前有挚兽，则载貔貅。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音劲。）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传》曰：晋车七百乘，显引鞅绊，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虽瘠，偾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会诸侯伐随，军於汉淮之间。少师谓随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无与王遇，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弗从，战於速杞，随师败绩，斗丹获其戎车。

《梁》曰：赵盾长毂五百，绵地千里。

《古司马兵法》曰：戎车，夏曰：“钩车”，先正也。（钩设浦车望远近计车量。地以立垒正者，什伍之例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寅，敬也。前有旌旗帜所以知变化，示应而不失。）周曰：“元戎”，先良也。（前立伐恶立善之旗，所以知善罪之所在。先齐良善而後伐之。）

《文选》曰：“轻车霆激，骁骑雷惊。”

战舰

《墨子》曰：公输般自鲁之楚，为舟战之具，谓之钩拒。退则钩之，进则拒之也。

《後汉书》曰：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泛将数万人，乘枋下江关。（枋以木竹为之，浮於江水上。《尔雅》曰：舫，附也。郭景纯曰：水中，筏也。《华阳国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关，旧在京赤甲城，後移在江南岸，对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鱼复县南。枋，即舫字，古通用。）击破冯骏及田鸿、季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斗楼，立攒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装直进楼船，冒突、露橹数千艘。（并船名。楼船之上施楼。橹，楫也。《尔雅》曰：楫，谓之橹。又谓露橹在外，人在舟中。冒突，取其触冒而唐突也。）

《晋书》曰：周访与诸军共征杜韬，韬作结皋打官军船舰，访作长岐枨以拒之，结皋不为害。

又曰：刘裕北征广固，岭南贼将徐道覆谓其师卢循曰：“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循从之。初，道覆密欲装舟舰，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伪云将下都货之，称力少不能得，致即贱卖之，价减数倍。居人贪贱，卖衣物而市之。赣石水急，（赣，古暗切。）出船甚难，皆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是者数四，故板大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举兵，案卖券而取，无得隐匿者。乃并装之，旬日而办。遂举众寇南康，庐陵、豫章郡诸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书》曰：陆纳反叛，造大舰，一名曰“三王舰”者，邵陵王、河东王、桂阳嗣王三人并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舰，祭以太牢，加其节盖，羽仪鼓吹，每战辄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营楼舰将图义举，琳将张平宅乘一舰，每将战胜，舰则有声如野猪。故琳战舰以千数，以野猪为名。

《南史》曰：梁徐世谱从陆法和与侯景战于赤亭湖。景军甚盛，世谱乃别造楼船、拍舰、火舫水军，以益军势。将战，又乘大舰居前，大败景军，擒景将任约。景退走，因随王僧辩攻郢州。世谱复乘大舰临其仓间，贼将宋子仙举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鱼复县侯。

《周书□庾信传》曰：信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麾兵金匮，校战王堂，苍鹰赤雀，铁轴牙樯。”

《隋书》曰：杨素数进取陈之计，未几，拜信州总管，赐钱百万、帛千段、马二百匹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馀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旗帜加於上。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馀平乘舴舰等各有差。

《唐书》曰：曹王皋性多巧思，常为战舰，挟以二轮，令蹈之，溯风澎浪，其疾如挂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为久，不可败性纤悉。每遗人粮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置布帛令纵书其幅而印之，绝吏之私易。

《三国典略》曰：梁陆法和多聚兵舰，欲袭襄阳，寇武关，梁主使止之。法和谓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释梵天王坐处，岂规人主之位？但於空王佛所与主上香火因缘，见主上应有报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业不可改也。”

又曰：梁陆纳叛湘州时，造二舰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龙”，一曰“白虎”。选其骁勇者乘之以战。

《魏武军令□船战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严；再通，士伍皆就船，整持橹棹。战士各持兵器就船，各当其所。幡鼓各随将所载船。鼓三通，大小战船以次发，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处，违令者斩。

《通典》曰：水战，船阔狭、长短，随用大小；胜人多少，皆以米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橹、帆席、为索、沉石、调度，与常船不殊。

又曰：楼船，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忽遇暴风，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为水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不设，以成形势。
又曰：蒙冲，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前后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近，矢石不能败。此不用大船，务於速进，乘人之不及，非战之船也。
又曰：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墙下开制棹孔；舷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敌，上无覆背，前後左右树牙旗、幡帜、金鼓。此战船也。
又曰：走舸：舷上立女墙，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於上。此战船也。
又曰：游艇：无女墙，舷上置浆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又曰：海鹘：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战船也。
傅玄《上都赋》曰：飞口首，龙舟余皇。艨艟水城，蜀艇吴航。万艘俱兴，口帆齐张。悬旆光天，征铎琳琅。凌波溯流，星列雁行。
《吴都赋》曰：戎车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亭障
《後汉书》马成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西河，今胜州富昌县也。渭桥本名横桥，在今咸阳县东南。）河上至安邑，（《前汉书》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二年改为河上郡，武帝分为左冯翊。）太原至井陉，（太原，今并州也。井陉，今属常山郡。常山，今相州也。）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劳征还京师。
又曰：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诏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茂治飞狐道。（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推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馀里。
《晋书》曰：梁武昭王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国，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国以威南虏。
《唐书》曰：窦静检校并州大总管。以突厥频来入寇，请断石岭以为障塞。诏从之。
又曰：马燧奏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馀步，上连峻山，与吐蕃相直。虏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险易立石种树以塞之，下置二门，上设谯橹，八日而功毕。会抱玉入觐，燧与俱来，留京师。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见，拜商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为州刺史，奏方渠合道水波，皆贼路也。请城其地以备之。诏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须兵几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烦外助。”复问：“前筑盐州，凡兴师七万，今何其易也？”朝晟曰：“盐州之役，咸集诸蕃，戎尽知之。今臣境近虏，若大兴兵，即蕃戎入寇，寇则战，战则无暇城矣。今请密发军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毕，蕃人始知，已无可柰何。”上从之。已事，军还至马岭，吐蕃始乘障，数日而退。

又曰：贞元九年二月，将城盐州，诏曰：“设险守国，易象垂文，有备无患，先王令典。况修复旧制，安固封疆，按甲息人，必在於此。盐州地当冲要，远介朔陲，东达宁夏，西援灵武，密迩延庆，保障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备无据，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偶要害役戍其勤。若非兴集师徒缮修壁垒，设攻守之具，务耕战之方，则封内多虞，诸华屡惊，由中及外，皆靡宁居。深帷永图，岂忘终食，顾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复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与其临事而重扰，岂若先备而安休，是用弘远之谋，修五原之垒，使边城有守，中夏克宁。不有劳，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军及朔方、河中、绛、、宁、庆兵马副元帅浑，朔方、灵盐、丰、绥、银节度都统杜希全，宁节度使张献甫，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邢君牙、夏、绥、银节度使韩潭，、坊、丹、延节度使王栖曜，振武、麟胜节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简择马步将士合三万五千人，同赴盐州。左神策将军张昌宜充右神策将军，盐州行营节度使权知盐州刺史，杜彦光充盐州刺史，应所板筑及缘修城杂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馀将士皆列布营阵，戒严设备，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筑攻役将士各赐绢布有差，其盐州防秋将士三年满，与代，更加给赐。仍委杜彦光具名闻奏，悉与改转，其防遏将士等毕事便合放归，仍赐布帛有差，其诸军吏士都赐帛绢七千匹。朕情非为已，悉在靖人，咨尔将相之臣、忠良之士，输诚奉国，陈力忘劳，勉茂功勋，永安疆场，必集兵事，实惟众心各自率励，以副朕意。”初，贞元三年，盐州为吐蕃所陷，毁其城而去。自是塞外无保障，灵武势隔，西逼坊，甚为边患，故命城之，二旬而毕。又诏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统兵五千与兼御史中丞史履澄、杜彦光之众戍之。是役也，上念将士之劳，厚令度支供给。又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探讨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筑之际，虏无犯塞者。及毕，中外咸称贺焉。

又曰：范希朝为振武节度使。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州阜，凌犯为盗，日久匿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怪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异蕃虽鼠窃狗盗，必杀无赦，戎寇甚惮之。

又曰：元和中，城临泾，从泾原节度使段之请也。临泾城直泾州西北九十里，实险要之镇。从前因循不修，常为犬戎所堡，其界有青石岭，岭多美土，军人耕获，屡为蕃寇掠夺。请修筑，议者是非相半。决城之功毕，时方以为大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三国典略》曰：齐司徒斛律光筑吞周、平陇、定番三城於境上。
卷三百三十五　兵部六十六
营垒
《孙子》曰：绝斥泽，惟亟去无留。（斥，咸卤之地。水草恶，浸洳不可处军也。亟，纪力切。）为交军於斥岸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不得已与敌战而会斥泽之中，当背稠树以为固守也。）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车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战便也。）此处平陆军也。
《礼记》曰：四郊多垒，卿大夫士之辱也。
《左传》曰：许伯致师，御靡旌摩垒而还。
《史记》曰：黄帝修德振兵，与神农战于阪泉之野，以师兵为营卫。
《汉书》曰：周亚夫军於细柳，天子入壁门而不得进。上曰：“此真将军。”
又曰：李陵浚稽山，与单于相值，可三万。陵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弓弩，令曰：“闻金声而止。”虏还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如淳曰：手对战也。）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
《後汉书》曰：岑彭伐蜀，所营地名“彭亡”，闻而恶之，欲徙。会日暮，蜀刺客诈为可亡降，夜刺杀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馀家。时赤眉贼欲前攻宏营，宏遣人持牛酒米粟劳遗赤眉。赤眉长老闻宏仁厚，皆称曰：“樊君素善，且今见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难。
又曰：第五伦少介烈，有义行。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有众，引𠂇持满以拒之。
又曰：吴汉自将步骑二万馀人，进逼成都。去城十馀里阻江北为营，作浮桥，使副将武威将军刘尚将万馀人屯於江南。
《东观汉记》曰：庞萌攻盖延，延与战，破之。诏书劳延曰：“庞萌一夜反叛，相去不远，营壁不坚，殆令人齿欲相击，而将军有不可动之节，吾甚美之。”
《魏志》曰：邓艾每见高山大泽，辄规谋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皆笑之。
又曰：诸葛亮死，军退。司马宣王幸其营垒，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曹公征马超於关中，军於渭南，为贼冲突，营不得立。地又纯沙，不得版筑。其将娄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须臾冰坚如铁石，功不达曙，百堵所立，虽金汤之固未能过也。”公从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刘备东下伐吴，魏文帝闻备树栅连营七百馀里，谓群臣曰：“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营可以拒敌者乎？苞原隰险阻而为军者，为敌所擒，此兵忌也。缓急不相救，一军溃则众心恐矣。”数日，果有备败书至。

《晋书》曰：《沮渠蒙逊载记》曰：改业筑西安城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曰：“莫孩勇而无谋，知进忘退，所谓为之筑冢非筑城也。”改业不从。俄而，为吕纂所灭。

又曰：姚苌破魏褐飞於杏城，苌命其将当城于营处一栅，孔中莳树一根，以旌战功。岁馀间之，城曰：“营所至小，已广之矣。”苌曰：“少来斗战无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万众，国之事业由此克举。小乃为奇，大何足贵。”

又曰：成都王颖惮长沙王在内，遂与河间王表请诛。后父羊玄之、左将军皇甫商等檄使就第。乃与将张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陆机为前将军，假节。颖至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垒井中皆有龙像。进军屯河南阻清水为垒，造浮桥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沉之以系桥，名曰石鳖。

崔鸿《後赵录》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馀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

《宋书》曰：宗越善营立阵，每数万人止顿，自骑马前行，使军人随其後，马止营合，未尝参差。

《梁书》曰：王僧辩、陈霸先之破侯景也，耀军于张公洲。高旗巨舰，遏过江蔽日，乘潮顺流。景登石头城而睹之，不悦曰：“彼军士有如是之气，不可易也。”因率铁骑万人，声鼓而进。霸先谓僧辩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贼今送死欲为一战，我众彼寡，宜分其势。”僧辩然之。乃以强弩攻其前，轻锐蹂其後，径冲其中，景遂大溃，弃城而遁。

《後周书》曰：杨猛镇潼关，封阳伯邑百七户。俄而，潼关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栅，收集义徒，授征东将军扬州刺史大都督武卫将军，仍镇善渚。大统三年，为窦泰所袭，猛脱身得免。太祖以众寡不敌，弗之责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

《唐书》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难。李怀光以朔方军屯咸阳，不欲晟独当一面以分功，乃奏请晟兵。诏令晟将兵合怀光军，晟领兵至陈陶斜，军垒未周，贼出兵来攻，晟乃出阵，且言於怀光曰：“贼坚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战，此殆天以贼赐明公也。”怀光恐晟有功，乃曰：“马未衔秣，士不素饱，不饱不若敛兵俟时而发。”晟乃收军入垒。

又曰：高宗遣将军裴行俭讨突厥。军至单于都护府之北，际晚下营，壕堑方周，遽令移就崇冈。将士云众已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更令徙之。此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馀。将吏惊服，问行俭曰：“何以知风雨也？”行俭笑曰：“自今但依我节制，何须问我所由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国典略》曰：萧纪兵次西陵，舻舳旌戈，翳川曜日。护军陆法和于峡两岸筑二垒，运石填江，铁锁断之。梁主令法和垒北断白雁城道，别立小栅。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处士东里愧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盖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张军处将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谓七舍七殃？”太公曰：“张军勿居天舍，勿居地舍，勿居虚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蜚锋，勿居湖泉。”武王曰：“何谓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谓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谓虚器？”“故败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谓宿死？”“冢墓丘陵间也。”“何谓湖泉？”“枯泽无水者也。”“何谓吞害？”“即人所聚五处也。”“何谓蜚锋？”“地斥卤秃不生草木也。”所谓七舍七殃。不张军处将也。

《太白阴经》曰：偃月营形象偃月，皆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地窄山狭之所营。

又曰：偃月外营右置上弦门，中置偃月门，左置下弦门。

《文选》曰：夜薄休屠营。

卢思道《从军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

烽燧

《说文》曰：烽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也。

《汉书音义》曰：高台上作桔槔头，置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悬之，有寇则火燃举之曰烽。下多积薪，寇至则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广雅》曰：兜零，箭也。）

《史记》曰：周幽王后褒姒好举烽火、叩贼鼓方喜。王欲后喜，辄诈为之。後犬戎兵至，举烽火，叩贼鼓，群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杀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与信陵君博北境，举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赵王阴事，言赵王猎，非寇也。”

《汉书》曰：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中，烽火通於甘泉。

《东观汉记》曰：郭为并州。知卢芳贼难卒以力制，常严烽候、明购赏以结寇心。

又曰：马成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於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筑保垒、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汉书》曰：廉范为□中太守。会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虏入度五千人乃移书旁郡求助。吏白“今虏兵度出五千人，请移檄。”范不听，遂选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遣骠骑大将军杜茂屯北边，筑亭候，修烽燧。
《後周书》曰：宇文贵性聪敏，过目辄记。尝道逢二人，谓其左右曰：“此人是县党，何因辄行？”左右不识，贵便说其姓名，莫不叹伏。白戟烽师为商人所烧，烽师纳货不言其罪。他日北师随例来参，贵乃问云：“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师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隋书》曰：突厥染干为邻部战败，与长孙晟独以五骑，连夜南走。至旦，行百馀里，收得数百骑。乃相与谋曰：“今兵败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岂礼我乎。召厥虽来，本无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济。”晟知其怀贰，乃密使从者入伏远镇，令速举烽。染见四烽俱发，问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绐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见贼来，我国家法，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使见贼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晟留其达官执室以领其众，自将染干驰驿入朝。
《唐书》曰：元和中，京兆尹李奏：“三原、高陵、泾阳、兴平等四县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师九百七十五人。今远近无虞，畿内烽燧请停。”从之。
《玄女战经》曰：诸见举烽火传言虏且起，欲知审来不以言者，时所加之，得阳者不得阴者，为来法。
《晋令》曰：误举烽燧罚金一斤八两，故不举者弃市。
《甘氏天文占》曰：权举烽远近沉浮，权四星在辕尾西，边地惊，备烽候相望，虏至则举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槔，火锤其头，若警急燃火放之，权重本低则末仰，人见烽火。
吴时《缘江戍图》曰：每刺奸屯有五兵，贼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传之。
黄帝《出军决法》曰：行军行兵，两敌相要，地形不便，望见烽火，不得为客。
《卫公兵法》曰：烽台於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於孤迥道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一丈，形圆。
又曰：诸军马拟停三五日，即须去军一二百里以来安置烽。如有动静，举烽相报。其烽并於贼路左侧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应接，令遣到军。其游奕马骑，昼日游奕，候视。至暮速即作食吃，即移十里外止宿，虑防贼徒，暮间见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火，夜间掩袭捉将。其贼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听贼徒，如觉来，报烽家，举烽递报军司。如觉五骑以上十骑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应讫，即灭火；若百骑以上，二百以下，即放两炬火，准前应灭。贼若五百骑以上，五千骑以下，即同放三炬火，准前应灭。前烽应讫，即赴军。若虑走不到军，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军。如以次烽候视不觉，其举火之烽即须差人急走告知。贼路既置烽，军内即须应接。又置一都烽，应接四山诸烽。其都烽如见烟火，急报大总管，云：“某道烟火起”，大总管当须严备，收拾畜生，遣人远探。每烽令别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冲、果毅一人都押。

庾阐《杨都赋》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头，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於西陵，鼓三竟达吴都。

南徐敬业《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

《北门行》曰：羽檄起边庭，烽火入咸阳。

张景阳《杂诗》曰：长铗鸣鞘中，烽火烈边庭。

蔡邕徙朔方，上书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职在候望。忧怖焦灼，无心复能操笔成草，致章阙庭。

蔡谟《与弟书》曰：军之耳目，当用烽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须臾百里。

京观

《左传》曰：丙辰，楚军於必𠯿，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筑武军营以章武功。）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视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於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大鱼，喻不义吞食小国也。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

又曰：齐侯伐晋，取朝歌为二队，入孟门，登太行。张武军於荥庭，戍郸邵，封少水，（封晋尸于少水，以为京观。）以报平阴之役，乃还。

又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封丸尸而还，遂霸西戎。

崔鸿《夏录》曰：赫连勃勃大破南凉，杀众数万，以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

《梁书》曰：天歼丑类，宜为京观，用旌武功。

卷三百三十六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诗》曰：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毛苌曰：仇，匹也。钩，钩梯，所以上城者也。临，临车也。冲，冲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墉，城也。）
《左传》曰：晋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郑人囚之以献於楚。楚子使反其言，三而後许。登诸楼车，（所谓□梯。）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归。
《春秋感精符》曰：齐晋并争，吴楚更谋，不守诸侯之节，竞行天子之事，作衡车，厉武将，轮有刃，衡者剑，以相振惧。（宋均曰：衡，陷敌之车也。轮有刃，凿轮着刃也，衡，马轭也。）
《後汉书》曰：王寻、王邑攻光武。严尤说王邑曰：“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在宛，亟进大兵，（亟，急也。纪力切。）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将军围翟义，坐不生得以见责让，（翟义，字文仲，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立东平云子，义自号柱天大将军以诛莽。莽乃使孙建、王邑等将兵击义，破之。义亡自杀，故坐不得生。）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何谓耶！”（遇，或谓过也。）遂围之数十重，列营百数，□车十馀丈，（□车，即楼车，称□，其高也。升之以望敌。犹墨子云般输为□梯之械。）瞰临城中，（俯视曰瞰。）旗帜蔽野，（《广雅》曰：帜，幡也。）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说文》曰：钲，铙也。似铃。）或为地道，冲朋撞城。（冲，撞车也。《诗》：临冲闲闲。许慎曰：朋，楼车也。朋，步耕切。）
又曰：黄巾贼起，卢植征之，连战破贼，张角等走保广宗。植筑围凿堑，造作□梯，垂当拔之。帝遣小黄门左丰诣军，观贼形势。或劝植以赂送丰，植不肯。丰还，言於帝曰：“广宗贼易破耳，卢中郎固垒息军以缓天诛。”帝怒，遂槛车征植。
袁山松《後汉书》曰：朱隽击黄巾贼赵弘於南阳，斩之。贼复以韩忠为师。隽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临之。因伪修攻具，曜兵於西南。隽身自披甲，将精卒，乘其东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东观汉记》曰：初，王莽之遣王寻、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山东。甲卫、冲朋、干戈、旌旗，战攻之具甚盛。後寻、邑环昆阳城作营，围之数重，□车十馀丈瞰城中。或为地突，或冲车撞城，积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负户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斗车。上曰：“兵法但有所图画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马犯军令当斩，坐斗车上。
又曰：隗嚣破後，有五六种寇侵，见便钞掠，退阻营堑。来歙乃大治攻具，冲车度堑，遂与五溪战，大破之。
又曰：吴汉常独厉吏士，治兵事。上时令人视吴公何为，还言方修攻具。上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公隐若一敌国矣。”
《魏志》曰：太祖战不利，复壁。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营中。太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为道地欲袭太祖营，太祖辄於内为长堑以拒之。
鱼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陈仓城，为诸葛亮所围，起□梯冲车以临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之人皆烧死。
又曰：衡山王赐谋反，使枚赫、陈善作朋车。
又曰：胶东康王寄作楼车战具以备淮南事。及汉治淮南事，连寄，寄发病死。
韦昭《吴书》曰：督将张异攻麻屯，败。使将王告作临车、□梯，克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真、夏尚等到江陵连屯围城，攻击甚急。真等起土山、凿地突、楼橹临城。征北将军朱然在城中晏然无恐，随形势立备，巧不得施。
张勃《吴录》曰：黄武二年，曹休令臧霜以轻船敢死万人袭攻徐陵，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
王隐《晋书》曰：宣帝讨公孙渊至襄平，遂围之。起土山地道，修橹钩撞，发石雨下，昼夜攻之，斩传其首。
又曰：诸葛诞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敛诸侯材板薄橹，以为攻具。”
又曰：段匹所立代郡太守薛闾嵩，与刘琨雁门太守王处合军谋杀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袭。儿强取处女为妾，遂以攻具告。遂斩王处、辟闾嵩及其徒党。
王韶之《晋记》曰：宋王围慕容超。张缵巧思绝人，使人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超党震慑，城内知亡矣。
《晋起居注》曰：徐道霸蚁聚坚城，因山固守，令董率诸军围堑，四合高勹□梯，三方并攻，即日登城斩徐道霸以衅钲鼓。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吴王皓闻师之将兴也，乃使刘恪守牛渚，使张悌造攻车於戏场。
又曰：刘裕攻南燕，得燕人张纲治攻具。既成，设飞桥悬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范《汉赵记》曰：麟嘉三年，太子桀讨赵同、郭默於洛阳。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袭太子营，飞梯腾栅而入，太子勒兵於东北，穿栅而出。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众十馀万人，造攻车飞梯攻平阳小城。今上遣骑万五千曳柴扬尘ａ於山谷，寻汾州向平阳内外击之，勒师溃。
高闾《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熙与符后征高丽，至辽东，为冲车驰道以攻之。
崔鸿《前凉录》曰：麻秋晋攻抱罕，围堑数重，□梯抛车，地突百道皆通。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亦起口梯抛车，穿地以应之。秋众伤数万。
崔鸿《後凉录》曰：将军窦苟从吕光攻龟兹，每登口梯、入地道，坠落，苏而复上。
车频《秦书》曰：苟长围襄阳，作飞口车攻城，克之。
沈约《宋书》曰：竟陵王诞据广陵反，世祖使庆之塞堑造道，立行楼土山并诸攻具。时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庆之官以激之。自四月至於七月，乃屠城斩诞。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虏主佛狸遂攻围悬瓠，行汝南郡事，广陵陈宪婴城自守。虏多作高楼，施弩以射城内，飞矢雨下，城中负户以汲。又毁佛图取金像以为大钩，施之冲车端，以牵楼作蛤蟆车以填堑。宪督厉将士固女墙而战，贼死者尸与城等。
又曰：伪燕主慕容超尚书郎张纲乞师於姚兴，自长安返，太山守申宣执送之。纲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及至，升诸楼车以示之，故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获，纲反见虏，乃求称藩，割大岘为界，献马千匹。不听。
又曰：十月，张纲修攻具成，设飞楼悬梯木幔板屋，冠以皮，弓矢无所用之。刘毅遣上党太守赵恢以千馀人来援，帝夜潜遣军会之。明旦，恢众五千，方道而进。每晋使将到，辄复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广固。
孙严《宋书》曰：柳元景等北讨诸军攻具进兵城下，伪弘农太守李初古拔婴城自固。诸军鼓噪陵城，冲车四临，数道俱攻，先登生禽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书》曰：晋安王子勋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宋遣辅国将军刘π用草茅苞土掷以塞堑，城内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续至，堑便欲满。队主赵法进计：以铁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缘隙得入草，于是火然。π乃作大虾蟆车载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堑。琰户曹参军虞挹之造抛车，击之以石，车悉破坏。
宋《起居注》曰：刘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众车虎士攻城，钩车至城东南楼下。逆贼程天祚等道穷数迫，仍乞降附。"
《齐书》曰：殷琰反，帝遣辅国将军刘π西讨之。筑长围、创攻道於东南角，并作大哈蟆车载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堑。琰乃始降。
《三国典略》曰：侯景作尖顶木驴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蜡，取掷焚之，乃退。
《梁书》曰：侯景为曲项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羊侃作短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楼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既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朱异、张绾议出击之，帝以问侃。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今击之，出人若少不足当贼，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馀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赴水，死者太半矣。

《隋书》曰：辽东之役，何稠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恺造辽水桥不成，师未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列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是岁加金紫光禄大夫。

《唐书》曰：姜霍为交河道行军副总管，率众数千先大军出伊吾，趣柳城谷，依山采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纪功碑，确磨去其文，刊颂国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侃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负阻城险，用稽天诛。臣土山临其城，楼橹攻具备设。”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将垣遵逾城归顺，高祖使遵等治攻城㇇车，筑长围高三丈，外三重堑。

周迁《舆服杂事》曰：贲，今之㇇车也。其下四轮，从中权之，至敌城下。

又曰：汉世祖造大战车，驾数牛，上设楼橹，置疆塞之外以拒匈奴。

郦善长《水经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军次区粟，进逼城。飞梯□桥，悬楼登垒，钲鼓大作，风烈火，城摧众陷，斩区粟天范扶龙首。十五已上，坑截无赦。

太公《六韬》曰：凡三军有火器攻城围邑，有贲𠂤临冲，城中则有□梯飞楼。

又曰：凡三军行师令众，旦则有□梯远望，夜则有□火万炬。

又曰：武王寝疾十日，太公负王，乃驾骜之车，周且为御，至于孟津。大黄参连弩，大才扶车，（并战具也。）飞凫（赤茎白羽，以铁为首。）雷影，（青茎赤羽，以铜为首，副也。昼则为光，夜则为星。）方头铁𣏌 追（重八斤，亦军备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铁越，军备也。）行马（广二丈，二十具。）渡沟，飞桥（广五尺，转关鹿卢八具。）天缸，（一名天横，以济丈水也。）鹰爪方凶铁把，（柄长七尺。）天阵（日月斗柄杓，此为左一右一仰背天阵。）地阵（邱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阵（车马文武。）积楹临冲，（攻城围邑。）□梯飞楼，（视城中也。）武冲大橹（三军所须。）□火万炬，（以防火也。）吹鸣。（威振万里也。）

《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太公：“今民吏未安，贤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须兵器，可以守国，耒耜是其弓弩，锄耙是其矛戟，簦笠是其兜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锁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车试法》曰：诸出军行将屯营置陈，必法天文圆，法北辰为上将，角为冲车，訾为钺。敌当冲车者，败当铁钺者，乱。
又曰：诸出军行将屯守攻陈，设坛祠祷，戎器血，涂金鼓，神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时令。朱雀所居神，与今日日上神王相而克。
《庄子》曰：梁丽可冲城，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墨子》曰：备冲法：绞善麻长八丈，内有大树则击之，用斧长六尺，令有力者斩之。
又曰：墨子自齐至郢见楚王。楚王曰：“公输般为我□梯取宋矣。”墨子乃见公输般，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九设攻城之具机变，墨子九拒之。械尽，墨子御有馀。公输屈曰：“吾知拒子矣。”墨子曰：“子不过欲杀臣。臣之弟子禽滑三百人已持臣守御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问：“□梯既施，为之奈何？”墨子曰：“□梯者，重器也。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汤水以济之，如此则□梯之功败。”（《尸子》又载：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墨子请献十金。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再拜。）
傅子序马钧曰：钧石车敌人，於树边悬湿牛皮，中之，则堕石不能连续，而欲作一轮悬大石数十，以机鼓轮为常。则悬石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尝试以车轮悬瓠数十，飞之数百步矣。
曹植《东征赋》曰：循戈橹於清流兮，汜□梯而容与。禽元帅于中舟兮，振灵威於东野。
陈琳《武军赋序》曰：回天军於易水之阳，以讨瓒焉。鸿沟参周，鹿菰十里，荐之以棘，为建修卤干青霄。深隧，下三泉，飞梯□冲神钩之具，不在吴孙之篇、《三略》《六韬》之术者凡数十事，秘莫得闻也。乃作《武军赋》曰：“钩车曷九牛转，牵雷激，折橹倒垣。其攻也，则飞梯行临，□阁虚构，上通紫霓，下过三垆。”
繁钦为史叔良作《移零陵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设。
袁宏《祖逖碑》曰：逖为豫州刺史。薨时，君柩未旋，郡寇围城。冲橹既附，城将降矣。勇士五百，抚戈同泣：“非祖侯之为，吾谁为死？”并力齐赴，卷甲霄起，遂陷坚阵，负戈而反。
卷三百三十七　兵部六十八
攻具下
《通典□卫公兵法□攻城战具篇》曰：作四轮车，上以绳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土回切。）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败。谓之贲ㄝ车。（凡力有余者，攻，先绝诸国之交，使无外救。粮多而人少，攻而勿围；粮少而人多，围而勿攻。）
又曰：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牙，牙有检，梯节长丈二尺；有四桄，（音光。）桄相去三尺，势微曲，递牙相检，飞於口间，以窥城中。有上城梯，首冠双辘轳，枕城而上。谓之飞口梯。
又曰：大木为床，下安四独轮。床上建双陛，间横括。中立独竿，首如桔槔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随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风四脚，亦随事而用之。谓之抛车。
又曰：作转轴车，车上定十二日弩，以铁钩绳连转，车行轴转，引弩持满弦，挂牙上弩为七衢，中衢大箭一，镞刃长七寸，广五寸，箭竿长三尺，围五寸，以铁钅（音业。）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发，诸箭齐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垒，无不摧损，楼橹亦颠坠。谓之车弩。
又曰：以木为脊，长一丈，径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阔而上尖，高七尺。内可容六人，以湿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铁火所不能败。用攻其城，谓之尖头木驴。
又曰：於城下起土为山，乘城而上，古谓之土山，今之垒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运土人，以防攻击者。（土山，则孙子所谓拒闽。）凿地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积薪於柱间而烧之，柱折城摧，谓之地道。
又曰：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车可进退，圜城而行，於营中远视。亦谓之巢车。如鸟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为幔，立桔槔於四轮车上，悬幔逼城堞间，使し捷者（《太白阴经》曰：使し卒蔽之。）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谓之木幔。
又《守城篇》曰：禽滑厘问墨翟守戍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烦冗不便於用。其後韦孝窥守晋州、羊侃守台城，皆约封胡子技巧之术，法古不妙，非合今之用也。今述所便於事者，如後渭浚湟、（深也。）增城（修堞。）悬门。（悬板为重门也。）
又曰：突门：於城中对敌营，自凿城内为ウ门，多少临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或於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又曰：涂扇。以泥涂城门扇，厚可三寸，备火。
又曰：凿门，为敌所过门，先自凿门扇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则敌不得近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涂栈：以泥涂门上木栈，厚可五寸，备火。
又曰：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着横栝，去其检，桥转，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而杀燕丹。
又曰：积石。备抛石，大小随事。
又曰：楼橹却敌，上建候楼，以板为之，跳出为橹，{比}篱战隔，於女墙上跳出豕，去墙三尺，内着横括，豕端安辖，以荆柳编为之，长一丈，阔五尺，悬豕端，用遮矢石。
又曰：布幔：以复布为幔，以弱竿悬挂於女墙外，去墙外七八尺，以折抛石之势，矢石不复及墙。
又曰：木弩：以黄连桑柘为弩，弓长一丈二尺，径七寸，两肖二寸，以绞车张之。太矢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
又曰：燕尾炬：缚苇草为炬，尾分为两岐，如燕尾状，以油蜡灌之，加火，从城坠下，便骑木驴而烧之。
又曰：松明：以木明烧之，夜以铁锁缒下，巡城，照敌人乘城而上。
又曰：脂油烛炬：燃灯秉烛於城中四衢、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用备非常。
又曰：行炉：融铁汁烬，舁行於城上，以洒敌人。
又曰：游火：以铁筐盛火，加脂蜡铁锁悬缒下，烧穴中孔城人。
又曰：灰、糠比：因风於城上掷之，以眯敌人目，因以铁汁洒之。
又曰：连棒：如打禾连枷状，用打女墙外上城敌人。
又曰：扌叉竿：如抢，刃为两岐，用叉飞梯及人。
又曰：钩竿：如枪，刃两旁有曲刃，可以钩搭。
又曰：油囊，盛水，於城上。掷安火车中，囊败火盛。
又曰：天井，敌人攻城为地道来，乃自於城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积薪安井中，以火薰之，敌人自焦灼。
又曰：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二丈，令头覆戴新瓮於井中坐听，则城外百步之内有孔城地道者，并听闻瓮中而辨知方所近远矣。
又曰：铁夹杖：状如铁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马。
又曰：陷马坑：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枪、竹签。其坑十字相交，状如钩锁，以覆刍草苇木，加之土种草实，令生苗蒙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皆设之。（《卫公兵法》曰：坑如亚字相连，以草及细尘覆其上。）
又曰：拒马枪：以木径一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从横安枪，（一作检。）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门要路巷，人马不得奔驰。
又曰：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木任版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建立木栅，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阙内重加短木为阁道，柱外重长出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尺又立阁道，内柱上布板木为栈，立栏竿行於栅上。悬门、壅墙、壕堑、拒马防守，一如城垒法。
《太白阴经》曰：蜀，铁堑鏊。蜀，短柄也。铁鏊，凿井、鏊城也。

许慎《说文》曰：，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为机以拒敌也。从方，会声。（一云：从衣，会声。）
《左传》曰：周桓王伐郑，郑为三拒，命二拒曰，动而鼓。（杜预注曰：，旗也。执以为号令。）
《魏武本记》曰：上与袁绍军於官渡，贼射于营中，行者皆被甲，众皆恐。上令传言动而鼓。《说文》曰：，发石机也。乃造发石车击绍橹，一日尽坏。绍众号之霹雳车。
沈怀文《宋侍中赵伦之碑》曰：君戮力以致诚，吐规以会机，一鼓则寇骑□彻，动则敌车雾消。
鹿角
袁晔《汉献帝春秋》曰：扬州刺史刘馥上言：“荆州牧刘表与会稽太守孙权谋袭京城。”遂堑许，作鹿角砦。
王沈《魏书》曰：李通拜汝南太守，刘备与周瑜围曹仁於江陵，与诸将击之。通亲下马入围拔鹿角，勇冠诸将军。
鱼豢《魏略》曰：夏侯霸，字仲权，为偏将军。太和中，在长安及子午之役，霸占为前锋。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战鹿角间，赖救然後解。
《魏志》曰：徐晃讨关羽於樊，羽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魏太祖令曰：“贼为堑鹿角十里，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将军之功逾孙武、穰苴。”
虞溥《江表传》曰：曹公出濡须，甘宁拔曹公鹿角，逾垒入，斩数十人。
王隐《晋书》曰：马隆为武威太守。之郡，作八阵图。地广则鹿角车营，进攻则木屋抱轮。并战并前，虏弗能逼。
干宝《晋记》曰：曹爽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
习凿齿《汉晋阳秋》曰：曹芳谒曹墓於大石山，曹爽兄弟皆从。於是，司马懿闭四城，遂与太尉蒋济俱屯洛水南浮桥。奏罢，爽兄弟不知所为，芳还宿伊水南，发屯田数千人，树鹿角为营。
《晋惠帝起居注》曰：王浚乘胜追石超军于斥丘，超持重不与战，以鹿角为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云以鹿角步安立营。）
《晋起居注》曰：义熙六年，筑垒起城于祖浦石头城，施鹿角以御卢循。
司马彪《战略》曰：辽东太守公孙渊反，明帝召太尉司马公计之。军到襄平，公围之北面，东面有围不合，连车置水中，积石镇其上，以鹿角塞之。
《魏武帝表》曰：臣前遣讨河内，获嘉之屯，获生口，辞云：“河内有一神人宋金生，令诸屯皆云鹿角不须守，吾使狗为汝守。不从其言者，即夜闻有军兵声，明日视屯下，但见虎迹。”臣辄部武猛都尉吕纳，将兵掩捉得生口，辄行军法。
诸葛亮《教》曰：前到武都一日，鹿角坏刀斧千馀枚，赖贼已走。若未走，无所复用。
晋宣帝《教》曰：今日当将作四千人，东为三军作营堑垒，又当将斧三百枚，破树木作鹿角，塞诸邮漏处。
诸葛亮《军令》曰：敌以来进持鹿角，兵悉却在连冲後。敌已附鹿角里，兵但得进踞，以矛戟刺之，不得此住，起住妨弩。
《魏武军策令》曰：夏侯渊今月贼烧却鹿角。鹿角去本营十五里，渊将四百兵行鹿角，因使士补之。贼山上望见，从谷中卒出，渊使兵与斗，贼遂绕出其後，兵退而渊未至，甚可伤。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
王旷与杨州论讨孙敏计曰：贼今下屯固横江。
又云：复据乌江，皆堑垒，彭排鹿角，步安严峻以袭历阳诸军。
辛丙洛戍时与桓郎笺曰：“桓振武令下官将千二百人掩袭营，值天洪雨，器仗沾湿，堑广深丈馀，鹿角五重，楼橹严设。自四更三唱攻，逼至小食时，不克。”
枪
张揖《广雅》曰：{就}，谓之枪。（，音孤。）
服虔《通俗文》曰：剡苇伤盗谓之枪。何承天纂文曰：“{就}，（音就）枪也。”
谢灵运《自理表》曰：星言奔驰，归滑陛下。及经山阴，方卫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
《宋起居注》曰：泰始三年，有司奏贼帅刘胡等从南城兰道领马步万馀人，树排枪陌山，从东五道直来攻营。
杜预《奏秦州军事》曰：臣尝闻边人说虏专以骑为寇，穿堑不如作马舀。马舀法，坑方三尺，错平穿之，虏骑非下马平治，则终不得入。又其外蹊要路，亦可随作坞，施枪著舀中讫，薄覆其上。如此则虏当筑地而行，不敢辄往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谟《与何骠骑书》曰：公失橹上人，吾亦具之矣。在深草中立橹，无故以橹自标，令贼见之而自不得见贼，贼不病痴，何故不来取耶？今令数百步内皆露见，布竹如猬毛，贼不能飞，何得卒至邪？

弋

张揖《埤苍》曰：夕，大弋也。

许慎《说文》曰：楫，弋也，橜，弋也。

太公《六韬》曰：委环铁弋长三丈千三百。

《左传》曰：齐人战获臧坚。齐侯使宿沙卫唁之，曰："无死。"坚曰："使刑臣礼於士。"以弋抉其伤而死。

司马彪《战略》曰：辽东太守公孙渊反，太尉司马公讨之。军至襄平，去城百步，穿重堑，竖连栅，安诸营，立楼橹，其近水沙地不得作围堑，用车轮以大弋穿其中，又坚轮障其前。

韦昭《吴书》曰：贺齐讨贼陈仆於林历山，山四面壁立不可攻。齐乃阴作铁弋，於贼不备处以弋拓山为道，夜潜上破贼。

卷三百三十八　兵部六十九

角

徐广《车服仪制》曰：角，前世书记所不载。或云本出羌胡，吹以惊中国之马，或云本出吴越。

《晋书□安帝记》曰：桓玄制龙头角。或曰所谓亢龙角者也。

《晋中兴书》曰：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马恬奏劾大不敬，请治罪。明日，温见奏事，叹曰："此儿乃敢弹我，真可畏也。"

又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画长鸣角一，双幡副。（音饵。）

《宋书》曰：张兴世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三国典略》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库。至是齐主入库，赐从臣兵器，持此角赐平秦王归彦曰："尔事常山，不得反，事长广得反，反时将此角吓汉也。"

史苓《武昌记》曰：武昌有龙山，欲阴雨，上有声如吹角。

《辛氏三秦记》曰：河西有沙角山，山头颓沙则鼓角鸣。

《异苑》曰：晋孝武太元末，帝每闻手巾箱中有鼓吹女角声。於是，请僧斋会。夜见一臂长三尺许，手长数尺，来摹经案。帝是岁崩，天下大乱。

《幽明录》曰：晋司空郗方回葬妇於离山，使会稽郡吏史泽治墓，多平夷古坟。后坏一冢，构制甚伟，器物殊盛。冢发闻鼓角声，角声自是多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侃表云：奉献金口角。
《石勒别传》曰：石勒永康中流宕山东，寄旅平原师劝家亻庸耕，耳恒闻鼓角な铎之音，勒私异之。
《世说》曰：乐令有数客，阔不复来。乐问所以。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厅事上壁有角，角边漆画作蛇，乐而疑是角影入杯中。复令置杯酒於前处，谓曰：“君更看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乐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疴顿消。
（又一本云角弓。）
《语林》曰：陆士衡为河北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军惊角鼓吹，谓其司马孙极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
谷俭《角赋》曰：夫角以类推之，盖黄帝会群臣於太山，作清角之音，似两凤之双鸣，若二龙之齐吟，如丹蛇之翘首，似雄蛇之带天。
《卫公兵法》曰：夫军城及野营行军在外，日出日没时，挝鼓一千扌追：三百三十三椎为一通。鼓音止，角音动，吹十二声为一叠；角音止，鼓音动。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毕。
又曰：诸大将置鼓四十面，子总管给鼓十面，营别给鼓一面，行即负随纛下，拟昼夜及在道有警，急击之传响。令诸军严警，兼用防备贼侵逼。如军行引之时，先军卒逢贼寇，先军即急击鼓救。中腰逢贼，即须击鼓，前军闻声便往後；后军闻声，须急向前赴救。後头逢贼即击鼓，前头中腰闻声，即须住，并量抽兵相救。如发引稍长，鼓声不彻，中腰支料更须置鼓传响，使传後得闻。其诸营自须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贼犯营即急击，令诸军有警备。
又曰：诸行军立营数则万计，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听角声，俱共齐发。路狭难进，徒饿马驴，应发营。第一角声绝，右虞候促马驴；第二角声绝，即被驾，右一军促马驴；第三角声绝，右虞候即发引，右一军被驾，右二军促马驴；第四角声绝，右一军即发引，右二军被驾。以後诸军，每听角声，装束被驾准此。每营各出一战队，今取虞候进止，防有贼至，便用腾击。後如其路便细小，即须更有角声，仍令虞候及当营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过，不得停拥。过讫，以后军准前排比催迫急过。
金鼓
《释名》曰：校，号也。将帅号令之所在也。节为号令、赏罚之节也。铎，度也。号令之限度也。金鼓，金，禁也。为进退之禁也。
《诗》曰：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
又曰：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又曰：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鼓人掌教六鼓：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享宗庙也。）以贲鼓鼓军事，（大鼓谓之贲鼓，长八尺。）以鼓鼓役事，（，大鼓也。长丈二尺也。）以晋鼓鼓金奏。（晋鼓，长六尺六寸。谓乐正击编钟也。）

《左传》曰：凡师有金鼓曰伐，无曰侵。

又曰：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犒，劳也。）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曰：“汝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欢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凭怒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乃释之。

又曰：密须之鼓与其大辂，文王所以大也。

又曰：简子曰：“吾伏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为上也。）

又曰：吴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陈书曰：“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鼓以进军，金以退军。不闻金，言将死以也。）

《国语》曰：越甲至齐，雍门子狄请死之。齐王曰：“鼓铎之声未闻，矢石未交，长兵未接，子何务死焉？”

《後汉书》曰：光武徇河内，韩歆议欲城守，岑彭止不听。既而光武至怀，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谋，大怒，收歆置鼓下，将斩之。（中将军最尊，自执旗鼓。若置营，则立旗以为军门，并设鼓。戮人必於其下。）召见彭，彭因进说，俱获免。

《东观汉记》曰：段起於徒中，为并州刺史，有功征还京师。乘轻车，介士鼓吹，曲盖朱旗，骑马拂天蔽日，铮铎金鼓，雷振动地，连骑继迹，弥数十里。

《齐地记》曰：城东有上祠山，上有石鼓。旧说云：“将有寇难则鼓自鸣，所以豫警备也。”

《吴兴记》曰：长城县有夏架山，石鼓盘石为足。长老云：“鸣声如金鼓，鸣则三吴有兵。”

《东方朔传》曰：朔初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而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事、钲鼓之教。”

《周髀》曰：十人之长执铜，百人之师执铎，千人之师执鼙，万人之将执大鼓。

《吴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周宅酆高阝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堡，置鼓其上，远近相闻，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褒姒大悦，笑之。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兵数至而无寇。後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骊山之下，为天下笑。

韩侯曰：吴使沮卫献虫蠹於荆师，荆师将杀之以衅鼓。卫曰：“死者无知，则衅无益；若有知，战之时臣使鼓不鸣。”因不杀之。

孙子曰：是故军攻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故夜战多钟鼓，昼战多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

《抱朴子》曰：军始发，大风甚，雨起於後，旌旗前指，金鼓清鸣，大胜。

《黄帝出军决》曰：牙旗者，将军之精；金鼓者，将军之气，一军之形候也。

《唐子》曰：将勿离鼓旗。鼓旗，将之耳目也。

徐《齐都赋》曰：王乃乘华玉之路，驾玄驳之骏。翠握浮游，金光皓干；（公旦切。）戎车□布，武骑星散；钲鼓雷动，旌旗虹乱。

陆□《南征赋》曰：戎士肃而启行，三军分而杂沓。长角哀吟以命旅，金鼓訇隐而砰磕。

孙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磨旗，以昭其声。

な

《释名》曰：な，裨也，裨助鼓节也。（な，补弥切。）

《吕氏春秋》曰：亻垂作鼓鼓。

郑缉之《东阳记》曰：晋隆安中，孙恩遣偏师谢咸攻东阳。东阳岑山下民闻岭上有鼓な声，若数万人。咸破溃，而山上鼓な亦绝。

召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悬五声以听之，曰：“语寡人以狱讼者挥召。”（音挑。）

《吕氏春秋》曰：亻垂作召。

又曰：武王有诫慎之召。（欲诫者，捶召鼓。）

铙

《说文》曰：铙，小钲也。（铙，女交切。）

《周礼》曰：六鼓四金，以金钅享和鼓，以金镯节鼓，以金铎通鼓。（镯，音氵蜀，钲也。军行鸣之，以为鼓节。）

铃

《说文》曰：铃，丁也。从金，令声。

《左传》曰：扬銮和铃，昭其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安平太守宅老，铃下作怪为鸟鹊斗。盖公府阁有绳铃以传呼，铃下有吏者也。

《风俗通》曰：铃柄施县鱼，鱼者，欲君臣沈静如鱼之入水，不可复得闻见耳。

《集异记》曰：广陵士甲市得一宅，但闻中有摇铃声，夜辄止。後遂见其真形，乃是其故人，问曰：“何以常摇铃？”答曰：“我典使君药物，故夜持时耳。”问曰：“昼日何以不持时？”曰：“白日是死道之夜。”因别而去。

铎

《三礼图》曰：铎，今之铃，其铸铜为之。木舌为木铎，金舌为金铎也。

《说文》曰：铎，大铃也。

《释名》曰：铎，度也。号令之限度也。

王隐《晋书》曰：荀勖逢赵郡商贾於路，悬铎於牛，识其声焉，及後为乐。勖曰：“赵之牛铎则善谐矣。”於是，下郡悉送，果有谐者。世伏其才明。

《晋书□载记》曰：石勒少时，尝耕，每闻ㄠ铎之音，归以告其母。母曰：“作劳耳鸣，非不祥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令铭於ㄐ{虚}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铎。”

《文子》曰：老子云：“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消。

刁斗

《纂文》曰：刁斗，持时铃也。

《汉书》曰：李广行师，不击刁斗以自卫。（孟康曰：以铜为器，受一斗，昼炊饮食，夜击持行夜。铭曰：刁斗在荥阳军。音谯，形如销。销，火玄切，即铙也。音俗呼铜铙。二音桃。）

《汉名臣奏》曰：汉兴以来，深存古义，宫殿省闼至五六重，周卫刁斗。

柝

《说文》曰：橐，行夜所击木也。

《易□系辞》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周礼》曰：野庐氏宾客宿息则聚柝。

《汉书旧仪》曰：宫中卫宫城门击刁斗，传五夜，衡卫士周庐击木柝。

张衡《东京赋》曰：故亟谷击柝於东西。（柝，守夜所击木也。）

卷三百三十九　兵部七十

叙兵器

《礼记》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是谓胁君。

《周礼》曰：司兵掌五兵。（五兵者：戈、殳、戟、矛、牟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孔文子将攻太叔，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闻之矣，兵甲之事未之学也。”
《春秋佐助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辩会曰：“库兵动，鼓自鸣，诸侯得众也。”
《汉书》曰：兵不锐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
又曰：韩延寿在东郡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建幢，植羽葆鼓车。又取官铜候月蚀铸作刀剑，仿效尚方。萧望之以为僭上不道，弃市。
又曰：李陵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围陵，陵军居两山间，以车为营。陵引士营外为陈，前行持戟，后行持弓弩。
《东观汉记》曰：盆子降，铠甲兵弩积城西门，高与熊耳山等。
又曰：王莽之遣王寻、王邑也，欲盛威以振山东，甲冲朋，干戈旌旗甚盛。
又曰：邓遵永初中，迁度辽将军，讨击羌虏，斩首八百馀级，得铠弩刀矛戟匕首二三千枚。
又曰：吴汉性忠厚，笃於事上，自初从征伐常在左右。兵有不利，军营不如意，汉常独膳激扬吏士。
《吴志》曰：贺齐性奢侈，尤好军事。兵甲器械极为精好，干橹戈矛葩爪文画，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王隐《晋书》曰：羊祜表伐吴曰：“劲弩长弓不如中国，长矛盾戟不如中国，马骑陵厉又不如中国，吴惟便水战，一入其地则长江非复吴有。”
《晋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乙丑诏曰：“作琅邪王大车斧六十枚，侍臣剑八枚，将军手戟四枚。”
《三国典略》曰：梁邵陵王纶笃好书史，妙工草隶。为丹阳尹。擅造甲仗，梁武知之，囗纶并沉于江中。及后出征，器械并阙，乃独叹曰：“吾昔聚仗，本备非常，朝廷见疑，逼使分散，今日讨逆，卒无所资。”
太公《六韬》曰：春以长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在前：此四时应天之法也。
太公《金匮》曰：武王曰：“五帝之时，无守战之具，国存者何？”太公曰：“守战之具皆在民间：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锄耙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镰斧者是其攻战之具也，鸡狗者是其钲鼓也。”
《古司马兵法》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犯则不齐。（兵长短相卫，太短太轻者，皆不如法也。犯者，触柱也，故不齐。不及者远於利也。锐者不固则破，故奔北扰乱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李氏曰：迭，更也，言更战更息，则可堪久。悉举军战，众多者强。）

《军令》曰：始出营，竖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结幡旗，鸣鼓角；未至营三里，复翌矛戟，舒幡旗，鸣鼓角；至营复结幡旗，止鼓角。违令者髡。

《吕氏春秋》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逾矣，敌已服矣，岂必用 x 鼓干戈哉！

《淮南子》曰：兵革𣰰 享摩，（𣰰 享，祺名也。）金鼓钺，所以饰怒也。（𣰰享，布均切。）

又曰：所谓兼国有地者，伏尸数十万，破车以千百数，伤弓弩矛戟矢石之创者，扶舆於路。故世至枕人头、食人肉、菹人肝、饮人血，甘之於猫豢牛羊。（猫牛肉，豢豕肉。）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尝得安其情性而乐习俗，保其修命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诸侯力政，天下不合为一家也。

又曰：齐桓公将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坚也。戟，车戟也。长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轻罪者赎以金分，（轻小以金分，出金赜道罪至重有分两也。）说而不胜者出一束箭。（不胜犹不直也。箭十二为束。）百姓皆说，乃矫箭为矢，（矢，箭之竿好者也。）铸金而为刃，（刃，五刃也，刀、剑、矛、戟、矢也。）以伐不义而征无道，遂霸天下。

崔《政论》曰：兵器精利，有蔡太仆之弩，龙亭之剑，至今擅名天下。

陆机《要览》曰：东弓、南矛、西戟、北剑、中鼓，亦曰“四兵”。

《盐铁论》曰：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堂之犍，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伏敌国。故孟贲畜臂，众人轻之；怯夫有备，其气自倍。以吴楚之士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豺 各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

《邯郸五经折疑驳》曰：矢绝于弦，不可追止，戟执在手，制之在人。

《山海经》曰：天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下之所分壤树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馀，拙者不足。

干宝《搜神记》曰：晋元康中，妇人以金银象角毒瑁为斧钺戈戟而戴之以当笄，盖妖之大者也。

樊文渊《七经义纲格论》曰：车上五兵：戈、殳、车戟、酋矛、牟夷。步卒五兵：戈、殳、车戟、酋矛、矢。

魏文《典略》曰：昔周有雍孤之戟，屈卢之矛，孤父之戈，上世名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抱朴子》曰：“剑戟不皆於缝，佳馔不可击断牛马。”
又曰：陈吴之徒奋剑而大呼，刘项之伦挥戈而飚骇。
又曰：或问辟五兵之道，抱朴子答曰：“吴大皇帝曾从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北斗姓氏及日月名字，便不畏白刃。大皇帝以试告左右数十人，常为先登陷阵，皆不伤也。郑君云：“但诵五兵名亦验矣。刀名大房，虚星主之；矢名防隍，荧惑主之；弓名曲张，角星主之；弩名远望，张星主之；戟名大将，参星主之。临战时尝细祝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或丙午日日中作燕军龙虎三囊符，岁易之。岁符岁易，月符月易，日符日易，或佩西毒兵信符，或佩南极铄金符，或取牡荆以作六阴神将符指敌人，或以月蚀时刻三岁蟾蜍喉下之有八字者血，以书所将之刀剑，或交锋之际，乘魁履刚呼四方之长，亦有明效也。
魏文帝《校猎赋》曰：抗冲天之素旄兮，靡格泽之修循。旃雄戟（音皇）而跃厉兮，黄越扈而扬鲜。
又曰：千乘乱扰，万骑奔走。经营原隰，腾越峻。彤弓斯彀，戈铤具举。
徐《齐都赋》曰：矢流镝纟圭，（胡卦切。）张罗{蚕}（作合切。）飞，铤抱雄戈。
缪袭《藉田赋》曰：灵蔚以焘兮，雄戟偈以嵯峨。弯枉矢于狼狐兮，建黄钺於匏瓜。
繁钦《征天山赋》曰：有汉丞相武平侯曹公仗节东征，观六军于三江，浮五湖以耀武。左骈雄戟，右攒干将。彤弧朱，丹羽绛房。望之如火，映夺朝阳。
应璩诗曰：放戈释甲胄，乘轩入紫微。从容侍帷幄，光辅日月晖。
崔る《安丰侯诗》曰：被兕甲兮跨良马，挥长戟兮广强弩。（广，音霍。）
曹植诗曰：皇考建世业，余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
魏元帝《董逃行》曰：晨背大河南辕，跋涉遐路漫漫。师徒百万哗喧，戈矛若林成山，旌旗拂日蔽天。
应璩书曰：左执屈卢之劲矛，右秉干将之雄戟。高冠拂□，长剑耿介，箫管振音，厥声载路。冯轼虎视，清风震叠，可谓堂堂乎难与并为仁也。
《太白阴经》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於事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其相须如左右手。故曰：“器械不精不可言兵，五兵不利不可举事。”上古庖牺氏之时，弦木为弓，剡木为矢。神农氏之时，以石为兵。
《尚书》曰：石中矢镞。黄帝之时，以玉为兵。蚩尤之时，烁金为兵，割革为甲，始制五兵，建旗帜，树夔鼓。
又曰：鼓以佐军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纛六口，大将中营建，出引六军。古者天子六军，诸侯三军。今天子十二，诸侯六军，故纛有六以主之。
又曰：门旗二口，色红八幅，大将牙门之旗，出引将军前列。
又曰：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出居红旗後，止居帐门前，左右安立。
又曰：五方旗五口，各具方色，大将中营建出六纛後，在营亦於纛後随方而建。
又曰：严警鼓一十二面，大将营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纛後。
又曰：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金。
又曰：队旗二百五十面，尚色图禽与本阵同五幅。
又曰：刃二百五十口，尚色图禽与诸阵不同，各自为志，认旗出居队後，恐士卒交杂。
又曰：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杂大将军。
又曰：阵将鼓一百二十五面，恐设疑惊敌用。
又曰：甲六分，七千五百领。
又曰：战袍四分，五千领。
又曰：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恐伤兵缚筏用。
又曰：牛筋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
又曰：弩二分，弦三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
又曰：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张弓，三万七千五百条弦，三十七万五千只箭，射甲箭五万只。
又曰：生𥫱 匕箭二万五千只，长箭垛箭。（𥫱 匕，匹梨切。）
又曰：弓袋、胡鹿长弓袋，并一万二千五百副。
又曰：佩刀八分，一万口。
又曰：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
又曰：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锥钺斧代各四支分。
又曰：扌答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也。
牙
《兵书》曰：牙旗者，将军之精。凡始竖牙必以制日。制日者，谓上克下日也。立牙之日，吉气来应，大胜之徵；凶气先应，破军杀将。
《黄帝出军决》曰：始立牙之日，喜气来应，旗帜指敌或从风举，晖晖终日不绕竿，勇气奔逸，是谓堂堂之阵。此大胜之征。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旗。青牙旗引住东，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黄牙旗引住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始立牙之日，凶气先应，旗帜皆垂，或逆风滂氵孛，牙竿摧折，旗幡绝烈，还绕缴竿，如此终日，势弱。
又曰：将军出兵有所讨伐，引兵出城门望见白口及白水者，举白牙旗。五色牙旗随天气四时也。
《真人水镜经》曰：凡军始出，立牙竿必令完竖，若有折，将军不利。牙旗竿，军之精也，即《周礼司常职》云：“军旅会同置旌门”是也。
《抱朴子》曰：军始举牙立旗，风气和调，幡校飘飘，终日不息者，其军有功。
《魏志》曰：典韦初为张邈士属，司马赵宠牙门长大莫能胜，典一手建之，宠异有才力。
《吴志曰》：陆逊为右部督，会丹阳贼帅费栈扇动山越，权遣逊讨栈。栈支党多所往，兵少。逊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潜山谷间，鼓噪而前，应即破散。
又曰：黄武八年夏，黄龙见樊口，於是权称尊号，因瑞改元。又作黄龙大牙，常在中军，诸军进退视其所向。命胡综作赋。
《吴书》曰：贺齐从上讨合肥时，城中出战。徐盛失牙，齐别拒击得盛所失牙。
《晋书》曰：陆机始临戎而牙旗折，意甚恶之。後战，军果大败。
《后魏书》曰：奚斤，代人也。魏初大将行师，惟长孙嵩拒刘裕及斤征河南，独给漏刻及十二牙旗。
吴胡综《大牙赋》曰：狼弧垂曜，实惟兵精。圣人观法，是效是营。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吴，实天生德，乃律天时，制其神军。取象太一，五将三门。疾则如电，迟则如口。进止有度，约而不烦。四灵既布，黄龙处中。周制日月，实曰大常。桀然特立，六军所望。
後汉滕辅《祭牙文》曰：恭羞太牢，洁荐遐灵。推毂之任，实讨不庭。天道助顺，正直聪明。
晋袁宏《祭牙文》曰：天生五才，治道所司。废一不可，静乱辅时。赫赫晋德，乃武乃文。中世不竞，王度堑屯。戎狄滑夏，虔刘生民。蠢尔东胡，被左袂。思我皇泽，稽首海裔。受爵纳贡，服膺累世。後嗣不恭，实叛实戾。侵我神畿，隔我嘉惠。哀彼黎民，婴此残。况荷大宠，任其艰难。慨然发愤，抚剑忘餐雕。敢建高牙，烈烈桓桓。
晋顾恺之《祭牙文》曰：维年月日，录尚书事豫章公裕，敢告黄帝蚩尤五兵之灵。两仪有正，四海有王。晋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阗阗伐鼓。白气经天，阐扬神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王诞《伐广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显兹威灵。使鸣金辍衅，无战有宁。皇风幽被，凯旆归旌。

宋郑鲜《祭牙文》曰：洁牲先事，荐兹敬祭，崇牙既建，义锋增厉，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兹灵鉴，庶必有察，逆顺幽辨，忠孝显节。使凶丑时歼，主宁臣悦。振旅上京，凯归西蕃。神器增晖，四境永安。

唐陈子昂《礻马牙文》曰：盖先王作兵以讨有罪，奸匿窃命，戎夷不恭，则必肆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万国，宠绥百蛮，青口干吕，自环入贡，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乱天常，乃蜂聚丸山，豕食辽塞，宴安鸩毒，作为搀枪。天厌其凶，国用致讨。皇帝命我，肃将王诛，今大军已集，吉辰协应，旄头首建，羽旆前列。夷貊感威，将士听誓，方俟天命，为民殄灾。惟尔有神，尚歼乃丑，召太一，会雷公。翼白虎，乘青龙。星流彗扫，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岂非正直克明。无纵大雠，以作神羞。

卷三百四十　兵部七十一

常

《释名》曰：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

《尚书口君牙》曰：惟乃祖乃父，世笃忠贞，服劳王家，厥有成绩，纪于太常。

《周礼》曰：日月为常，十二旒。

《河图》曰：风后曰：“予告汝帝之五旗：东方法青龙曰旗，南方法赤鸟曰鼠，西方法白虎曰典，北方法玄蛇曰，中央法黄龙曰常。

《国语》曰：吴王会晋於黄池。吴王白常白，赤常赤旗。

《文选》曰：建辰旒之太常。

又曰：建太常兮礻非々。

《释名》曰：交龙为，，奇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通以一赤色为之，无文采。诸侯所建也。

《尔雅》曰：有铃曰。（郭璞注曰：悬铃竿头，画交龙于旒。）

《诗》曰：王锡韩侯，淑旗绥章。龙阳阳，和铃央央。

又曰：央央。

《礼记口月令》曰：天子春载青，夏载赤，秋载白，冬载玄旗。

《周礼》曰：交龙为九，诸侯所建。

《左传》曰：周分鲁大路大。

又曰：三辰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旃

《释名》曰：旃，战也。战战恭巳而已。三孤所建，象无事也。

《说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众也。

《世本》曰：黄帝作旃。

《尔雅》曰：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练为疏，因其文章，不复画也。）

《周礼》曰：通帛为旃。（大赤也。周正赤无所饰，孤卿所建也。）

《左传》曰：城濮之战，亡大旆之左旃。（旃旗名繁。曰旃。）祁瞒奸命，（当此之事而不治为事，军令也。）司马杀之以殉于诸侯。

《汉书》曰：田前堂罗锺鼓，立曲旃。（如淳曰：通白为旃，苏林曰：柄上曲也。）

《孟子》曰：招庶人以旃。（田也。）

《西京赋》曰：虹旃霓旄。

又曰：树修旃。

《上林赋》曰：立历天之，曳梢星之旃。

物

《释名》曰：杂帛为物，以杂色缀其边为翅尾也。将帅之所建也。

《礼含文嘉》曰：制度为科，物应以宜，明物以类感其方也。

《左传》曰：敖为宰，择楚之令典，军行，右辕，左追蓐，（右者，侠为军备；左者，追草为宿备。）前茅虑无，（如今斥候持绛及白幡，见骑贼举绛幡，见步贼举白幡。备不虞，有无茅，明也。或以云：楚以茅为旗帜也。）中权，後劲，（中军制谋，後以精兵为殿耳。）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兵矣。

旗

《释名》曰：熊虎为旗，期也。将军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与众期其下也。

《礼记》曰：龙九旒，天子之ユ也。

又曰：行前朱鸟而後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劲其怒。（注曰：以此四兽为军阵，象天也。画招摇星于旌旗上，以起居坚劲军之威怒。）

《周礼》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龟蛇为，金羽为⊥，析羽为旌。（《物名》曰：有画异物，则异名也。）

又曰：龙九ヵ以象大火也。（交龙为旗，诸侯所建也。大火仓龙，宿之心也。其属箕尾九星也。）鸟七ヵ，以象鹑火也。（鸟隼为，州里之所建也。鹑火朱鸟，宿之柳也，其属有七星也。）熊旗六ヵ，以象参伐。（熊虎为旗，师都之所建也。伐属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也。）龟蛇四ヵ，以象营室也。（龟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具鄙之所建营室立武宿也。与东壁连体而四星也。）弧旌枉矢以象弧。（《觐礼》曰：侯氏载龙弧，则旌旗之属皆有弧。弧以张幺 参之，幅有衣，谓之。又为矢象弧星，有矢象妖星，有枉矢。枉史者，蛇行有尾。由此云，枉矢，盖画之也。，音独。）

《左传》曰：礻匀服振振，取虢之旗。（礻匀，音均。）

又曰：三辰旗，昭其明也。（注：日、月、星也。）

又曰：狄人伐卫，卫懿公战于荥泽。卫师败绩。灭卫。卫侯不去旗，是以甚败。

又曰：越伐吴。王孙弥庸见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见雠而勿杀。”

又曰：郑人击简子中肩，毙于车中，获其蜂旗。（蜂旗，旗名。）

又曰：公孙庞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於子姚之幕下。

又曰：郑伐许，颖考叔取郑伯之旗蚤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

《史记》曰：李斯上书云：“今陛下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汉书□郊祀志》曰：武帝将伐南越，以班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

《东观汉记》曰：耿追张步，步奔平寿，乃肉袒负斧於军门。而勒兵入据其城，树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部人诣旗下。众向十馀万，辎重七千馀，而皆罢遣归乡里。

沈约《宋书□舆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盖取负重而安稳也。五旗缠竿即礼记德车结旌不画饰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车绥旌垂舒之也。

《北史》曰：卢贲尝事隋文，及受禅命。贲清宫因典宿卫。贲乃奏改周伐旗帜，更为嘉名，其青龙、驺虞、朱雀、玄武、千秋万岁之旗，皆贲所创也。

《隋书》曰：凡旗：太常画三辰，（日、月、五星。）画青龙，（皇帝升龙，诸侯交龙。）画朱雀，旌画黄麟，旗画白兽，画玄武，皆加□气。其旂物在军亦画其事号，加之以□气，徽帜亦如。（通帛为旂，杂帛为物。在军亦画其人官与姓名之事号，徽帜亦书之，画其所书之例。）旌节又画白兽，而折羽於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苍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黄旗，五曰白旗，六曰玄旗。画缋之旗六以充王路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龙之旗，三曰朱鸟之，四曰黄麟之旌，五曰白兽之旗，六曰玄武之。皆左建旗而右建榻戟。（榻，它腊切。）

又曰：有继旗四以施军旅：一曰麾以供军将，二曰  以供师帅，三曰以供旅师，四曰旆以供□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元和中，淮南节度使马总进吴元济旌旗七百三十九事。
《家语》曰：子路言志云：“愿得旌旗缤纷，下蟠于地。”
《诗推度灾》曰：上出号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惊蛰，睹旗鼓，动三军，骇观其前，动化而天，情可见矣。
《战国策》曰：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穆天子传》曰：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旒上画日月及北斗星也。）
周迁《车服杂记》曰：晋元皇始制五牛之旗，设青在左，黄在中。
《六韬》曰：武王伐纣，悬纣之首於白旗。
《古司马军法》曰：夏后氏玄首人之执也，殷曰白天之义也，周曰黄地之道也，（旌首有铃曰。三王所以立，不失天地人之道也。）章夏以日月上明也，殷以虎上威也，周以龙上文也。（章，画饰也。三王画各有所法也。）
《郝萌占》曰：旗上有光，人主大喜，延年益寿。
黄石公《三略》曰：欲知敌形色可胜之符，先战以二十八骑。角人青衣赤旗东方七人，徵人赤衣黄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骑，象二十八宿。
《军令》曰：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皆进战，不进者斩。闻金音举青旗，船皆止，不止者斩。
《王孙子》曰：桀纣或放南巢，或头悬赤旗，斯无它，不节财而暴人也。
《孙子》曰：言不相闻故为鼓铎，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夫金鼓旌旗所以一民之耳目也。
又曰：无要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
《列子》曰：黄帝与炎帝战，以雕鹰鸢为旗帜。
《隋巢子》曰：天赐武王黄鸟之旗以伐殷。
《淮南子》曰：凡国有难，君自宫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身，今国有难，愿子将而应之。”将军受命，乃令祝史太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受旗鼓。
《楚辞》曰：驾龙兮乘雷，（，车轩也。）载□旗兮逶迤。
又曰：乘回风兮载□旗。
又曰：扬彗星以为旗。
又曰：乘赤豹兮狐从文，新夷车兮结桂旗。
宋玉《高唐赋》曰：眄兮若妖姬，扬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若驾驷马，建羽旗。
相如《上林赋》曰：靡鱼须之桡旃，（以鱼须为旃柄，驱驰逐战也。）曳明月之珠旗。（以明珠缀饰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沉《饯行赋》曰：曳招摇之修旗，若蜿虹之垂天。
崔る《东巡颂》曰：升九龙之华旗。
《文选》曰：□旗拂霓。
又曰：牙纷缤。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揭竿为旗。
又曰：曳彗星之飞旗。
又曰：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又曰：朱旗绛天。
又曰：建祝姑。（祝姑，旗名。）
又曰：青霞杂桂旗。

《释名》曰：鸟隼为。，誉也。军吏所建也。急疾趋事则有称誉也。
《尔雅》曰：错革鸟曰。（郭璞注曰：此谓全剥鸟皮毛置之竿头也。旧说刻革鸟置竿首也。孙叔敖云：革，急也。言画急疾之鸟於旒也。《周官》鸟隼为也。按《礼记》郑玄云，载之以示众，即此类也。《书》云：鸟战目革。《诗》云：如载鸣鸢鸟斯革。旌首鸟者，自是鸟之皮毛，明矣。）
《诗》曰：孑孑干，在浚之都。
又曰：彼斯，胡不旆旆？（旆，旒垂也。）
《周礼》曰：鸟隼为，州里所建也。（州长之属）

《释名》曰：龟蛇为，兆也。龟知气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尔雅》曰：绩广充幅，长寻曰。（郭璞注曰：帛全幅，长八尺者也。）
《诗》曰：设此矣。
又曰：建设旄，搏兽于敖。（周宣王也。）
《周礼》曰：龟蛇为，四ヵ，县鄙之所建也。

《释名》曰：全羽为  ，犹匮。匮也，顺滑貌也。（一作礻遂。）
《说文》曰：者，导车所载，全羽以为允，允而进也。
《周礼》曰：全羽为，导车所进。（车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也。）
旌
《释名》曰：折羽为旌。旌，精光也。绥有虞氏之旌也，注旄竿首，其形蕤蕤然也。绥夏后氏之旌也，其形襄也。白旆，殷旌也，以帛继末也。，陶也。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貌陶陶下垂也。
《尔雅》曰：旄首曰旌。（郭璞注曰：戴旌于竿头，如今之幢，亦有旄也。）
《广雅》曰：天子之旌高九仞，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诗》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又曰：悠悠旆旌。
《礼记》曰：前有水则载青旌。（郑玄注曰：载，所谓举於旌首，所以警众者也。郑记王赞问曰："举旌於首，当皆以皮邪画之耶？"郑答曰："皆俱举皮置於首，不画羽为旌也。"）
《周礼》曰：折羽为旌，游车所建。（游车，木路也，王以田也。全羽、折羽，皆五色文也。）
又曰：掌舍为帷宫设旌门。（树旌以表门。）
《左传》曰：鄢陵之役，栾𫐄或见子重之旌，谓晋侯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旌也。"
又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齐而弗归。（折羽为旌，王者游车所建，齐私有之，因谓之羽毛。）
又曰：楚灵王之为令尹也，为王旌。芋尹无宇断之曰："一国两君，其谁堪之？"
又曰：卫宣公夷姜，与朔构急子。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而杀之，寿子载其旗旌以先，盗杀之。急子後往，盗又杀焉。
又曰：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靡旌，驱疾也。摩，近也。）
《公羊传》曰：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逆。（何休曰：茅旌，宗庙所用也。为宗庙所用，求以宗庙归首也。）
《史记》曰：秦并天下，以水德之始，旌旄节皆尚黑。
《汉书□文帝诏》曰：朝有进善之旌。（应劭注：尧设五达之道，令人进善也。）
又曰：高祖使韩信与楚战，信潜伏人於楚军之侧。方战，兵遂伪走，楚军逐之，乃令拔楚旌立汉旌，楚师望见奔走，遂败楚矣。
《後汉书》曰：世祖进师临河，连旌沿河十馀里。
《战国策》曰：苏秦为赵合从于楚。威王曰："寡人西接秦，秦虎狼之国。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
《汉武故事》曰：栾大有方术，常于殿前树旌，数百人因令自相击庭中，去地十馀丈，观者大骇。
《孟子》曰：齐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非其招也，夫招虞人以皮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人以旃，士以，大夫以旌，况以不贤招贤人乎。
《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示不蔽也。
《庄子》曰：楚昭王使延屠羊说以三旌之位、万锺之禄也。
《抱朴子□军术》曰：军始出而旌旗绕竿者，急住。更待善时而出军。
《天文要集》曰：翼星明，旌旗用。
《赵氏兵书》曰：有鸟集将军旌上，将军增秩禄。
《文选》曰：蔽引高旌。
又曰：旌旗拂天。
又曰：霓为旌，翠为盖。
又曰：筌桡兮兰旌。（筌，此缘切。桡，音饶。）
又曰：建虹旌兮威夷。
卷三百四十一　兵部七十二
旆
《说文》曰：旆者，旆然垂也。
《尔雅》曰：续曰旆。（帛续末为燕尾也。）
《左传》曰：楚令尹南辕反旆。
又曰：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晋楚战，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玉，楚令尹也。）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子西，斗宜申。子上斗勃也。）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陈楚属楚之右师也。）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旗而退，若大将稍却也。）
《东京赋》曰：通帛旆。
帜
《史记》曰：沛公祠黄帝、蚩尤於沛庭，旗帜皆尚赤。
又曰：韩信伐赵，令轻骑二百人，人持一赤帜入赵壁，拔赵帜，立汉帜。
《东观汉记》曰：汉兵守成都，公孙述谓延岑曰：“事当柰何？”岑曰：“男儿当死中求生，可坐穷乎！财物易聚耳，不宜有爱。”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馀人以配。岑于市桥伪建旗帜，鸣鼓挑战，而潜遣奇兵出吴汉军後，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袁山松《後汉书》曰：赤眉复入长安，止桂宫。逢安将千馀人攻延岑于杜阳。邓禹以赤眉精兵出在外，惟盆子羸弱在长安攻之。与谢禄夜战街中，邓禹败走。逢安西与延牙、苏茂、李宝战於杜阳，大破之。宝、茂降，牙收散卒还战，宝、茂从内拔赤眉旗，自立其帜。赤眉还，惊乱走，自投川死者十馀万人。
《墨子》曰：凡帜，帛长五丈，广半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白经》曰：右一将行得水，黑幡旗帜，图熊；（旗额白脚青。）右二将行得火，赤幡旗帜，图鹞；（旗额白脚青。）右三将行得木，青幡旗帜，图熊；（旗额白脚青。）右四将行得金，白幡旗帜，图狼；（旗额白脚青。）右五将行得土，黄幡旗帜，图虎。（旗额白脚青。）左一将行得水，黑幡旗帜，图熊；（旗额白脚青。）左二将行得火，赤幡旗帜，图鹞；（旗额青脚白。）左三将行得木，青幡旗帜，图熊；（旗额青脚黄。）左四将行得金，白幡旗帜，图狼；（旗额青脚黑。）左五将行得土，黄幡旗帜，图虎。（旗额青脚赤。）

幡

《释名》曰：幡也，其貌幡幡然也。

《说文》曰：幡，帜也。

《麟角》曰：信幡，古之麾号也。所以题表官号以为符信，故谓之信幡。乘舆则画为白虎，取其义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龙、朱雀、玄武、白虎、黄龙等五幡以诏四方。诏东方郡国以青龙，信南朱雀、西白虎、北玄武，朝廷畿甸则以黄龙，亦以麒麟信幡。高贵乡公讨晋文，自秉黄龙幡以麾号令。晋朝惟用白虎书信，幡用鸟，取其飞腾轻疾。一曰鸿雁有去来之信也。

《汉书》曰：甘延寿出西域，部勒行阵，别为校尉。逾葱岭，入赤谷，至郅支城，望见单于城上五采幡帜。

又曰：武帝伐南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名曰灵旗。

《献帝春秋》曰：董卓未诛，有书三尺布幡上作两口相衔之字，负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吕布杀卓，负布者不复见。

《吴志》曰：陆逊取宜都，获秭归、枝江，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

王隐《晋书》曰：河间王伐齐王冏，火烧观阁及千秋、神虎二宫门。冏盗白虎幡，唱云：“长沙王矫诏。”长沙更以白幡唱称：“大司马谋反。”

《晋书》曰：长沙王攻齐王冏，冏令王胡悉盗驺虞幡。唱云：“长沙王矫诏。”称“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

又《张华传》曰：楚王玮受密诏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卫等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华白帝以玮矫诏擅害三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上从之，玮兵果散。及玮诛，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

又曰：卫既诛，女与国臣书曰：“先公名谥未显，无异凡人。每怪一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主簿刘繇等执黄幡，挝登闻鼓，上言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王玮之诛二公也，守东掖门。玄驺虞幡出，又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诏，是以从之。”

《宋书》曰：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兽幡银字。”不肯开。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昙首曰：“既无异敕，又阙幡，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元嘉元年二月虽有开门例，此乃前事违令。今守旧未为非礼，其不请白兽幡银字致开门不时，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问，更立科条。

《北史》曰：後魏元孚持白虎幡劳阿那瑰於柔玄、怀荒二镇之间。阿那瑰众号三十万，阴有异意，遂拘留孚，载以赍せ（音汾。）せ（音温。）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众，坐孚东厢，称为行台，甚加礼敬。

《晋起居注》曰：太山佐伺承有母云：“感老君生承承相。”中贵画作九龙幡，遂群聚弃市。

《晋诸公赞》曰：楚王玮矫诏害汝南王亮。其夜，帝临东堂，张华唱议，乃遣左右以白虎幡麾之，然後众散。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瑕兵。今立春遣户曹史檀建赍青帻幡白督邮，督邮不受，建留于家，还白意言受。他日，意见督邮，而督邮谢意，言所以不受青帻幡者，已自有也。意还，召建问状，建惶怖叩头。意曰：“勿叩头使外闻也。”出因转署主记史假，遣无期。建归家，父问之曰：“朝大士众贤能者多，子何功才既获显荣，假乃无期，宠厚将何谓也？得无有不信於贤主耶？”建长跪以青帻幡意语父。父嘿然，有顷，令妻设酒杀鸡与建相乐，谓建曰：“吾闻有道之君，以义理杀人；无道之君，以血刃加人。长假无期，惟死不还，将何以自裁乎？”酒毕进药，建遂物故。

石虎《邺中记》曰：勒为石虎讳，呼白虎幡为天鹿幡。

《盐铁论》曰：发春之後悬青幡、筑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春令之论也。

《军令》曰：五闻鼓声，举黄帛两半幡，合旗为三面，负阵。

庾肃之教令曰：大赦荡然，万物更新。阳幡既建，事从宽简。差可得询求民瘼，抚循物性。

旒

《周礼》曰：龙九ヵ，象大火也。鸟七ヵ，象鹑火也。熊旗六ヵ，以象伐也。龟四ヵ，以象营室也。（大尾九星，朱鸟七星，参七星，营室四星。）

又曰：全羽为旒。

《公羊传》曰：诸侯若赘旒。

《礼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旗者，旌旗也。所以别尊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存贵贱也。）诸侯七仞九旒，齐尔。（尔，车後横木也。诸侯之旗齐於尔。）卿大夫五仞五旒，齐尔。士三仞三旒，齐首。（首，头也。）

《广雅》曰：天子十二旒，至地。诸侯九旒，至尔。卿大夫七旒，至毂。士三旒，至肩。

《东京赋》曰：建神旒之太常。

旄

《尚书》曰：武王右秉白旄。（孔安国注曰：手秉旄，有事施教也。）

又曰：羽畎夏翟。（雉名，可饰旄。）

《毛诗》曰：建彼旄矣。

又曰：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之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左传》曰：晋人假羽旄于齐而不归，齐人始贰。

《汉书□武纪》曰：征和二年，更节加黄旄。（应劭注曰：时太子亦发节以战，故加黄其上以别之也。）

《晋书》曰：王，字元林。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

《鬻子》曰：武王伐纣，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纣军反走。

《列仙传》曰：秦文公时有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坠髻被，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旄头骑使先驱。

《文选》曰：羽旄扫霓。

又曰：羽旄杨蕤。

又曰：素旄一麾，浑一区宇。

《洛神赋》曰：左倚彩旄，右荫桂旌。

《楚辞》曰：建修虹之采旄。

《甘泉赋》曰：流星旄以电烛。

又曰：建雄虹之采旄。（缀系之文，相纷错也。）五色杂而炫耀。（众采杂厕而明朗。）

毛

服虔《通俗文》曰：毛饰曰旄。（音饵）

《汉魏故事》曰：与外国节皆二，赤旄一，黑十，异于常节。

《魏略》曰：诸葛亮见刘备。备性好旄，时有以旄牛尾与备者，备手自结之。亮曰：“将军当复有远志耶！止结旄而已。”备知亮非常人，乃投旄而谓曰：“以忘忧耳！”

《吴时外国传》曰：黑白旄出天竺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公故事》曰：臣侃奏献金缮白旄四枚。
《续异记》曰：竟陵王诞在广陵，左右侍直。眠中梦人告之曰：“官须为槊毛。”觉则已失矣。如此者数十人。
《俗说》曰：谢安小儿时便有名誉，流闻远国。慕容皝谢白毛一双，谢时年十三。（一作慕容垂也。）
魏武《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十铃毛一具。
诸葛亮《与瑾书》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练到所督，则先主帐下白毛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
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孔雀毛二枚。
诸葛亮《与吴王书》曰：所送白毛薄少，重见辞谢，益以增惭。
庾翼《与慕容书》曰：今致襦铠一领，兜牟白毛四副。
又曰：今致朱漆𣰰 册（𣰰 册，所谏切。）二十张，绛碧画幡，黑毛四副。
麾
《左传》曰：楚人谓“夫ㄠ，子重之麾也”。
《梁》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礼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陈五兵，五鼓；诸侯置三麾，陈三兵，三鼓；大夫击门，士击柝。
《後汉书》曰：班超拜为将兵长史，假鼓吹幡麾。
王隐《晋书》曰：戴洋病亡，天神使为酒藏吏。受符持幡，麾将士蓬莱诸山，五日更生。
《华阳国志》曰：曹公察关羽不安，使张辽以情问之。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当立效报公。”曹闻而义之。是岁绍征官渡，遣骁将军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公使辽、羽为先锋，关羽望见良，麾策马刺良于万众中，斩其首还，遂解延围。公即表封羽汉寿亭侯，重加赏赐。关羽尽封其物，拜书告辞而归先主也。
《晋令》曰：两头进战，视麾所指。闻三金音止，二金音还。
《军令》曰：凡战临阵，皆无喧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後则後，麾左则左，麾右则右，麾不闻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斩。
《淮南子》曰：譬若军之持麾者也，妄指而乱矣。
幢
《释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
《晋公卿礼秩》曰：安平王孚、汝南王亮、太傅杨骏、义阳王望、齐王冏、鲁王贾充、河间王、梁王彤、秦王东、长沙王，皆给羽葆幢。
《後魏书》曰：韩茂膂力绝人，尤善骑射。太宗曾亲征丁零翟猛，茂为中军执幢。时大风，诸军旌旗皆偃仆，茂于马上持幢初不颠倒。太宗异而问之，徵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属，具以状对。太宗谓左右曰：“记之。”寻征诣行在所，试以骑射。太宗深奇之，以茂为虎贲中郎将。

《兵书》曰：赤幢常在，大将不得动摇。赤者，火也。火，土之母，故军主长服赤幢。

节

《周礼》曰：守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掌邦国之使者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为之。）门户用符节，货贿用玺节。使用管节，道用旌节。（以竹为之。）

《汉书》曰：苏武在匈奴北海牧羊，起卧操节。（节，麾也。）

又曰：张骞使月支，匈奴得之。留骞五六年，汉节不失。

《东观汉记》曰：郑众谓匈奴曰：“不忍将大汉节对毡裘也。”

《唐书》曰：颍王敫为蜀郡都督。敫性俭，率将渡绵州江。登舟见以彩缘席为藉者，顾曰：“此可以为寝处，奈何践之？”命撤去之。敫初奉命之藩，卒遽不遑受节。绵州司马史贲进说曰：“王，帝子也，且为节度大使。今之藩而不持节，单骑径进，人何所瞻。请建大槊，蒙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敫笑曰：“但为真王，何用假旌节乎！”

钺

《释名》曰：钺，豁也。所司莫敢当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曰：钺，玉斧也。

《开元文字》云：斧也，或为钺。

《尚书□牧誓》曰：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又《顾命》曰：一人冕，执刘立于东堂；一人冕，执钺立于西堂。（云冕皆大夫也。钺，属也。立於东西厢之前堂。）

《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遏。（虔，固也。）

《礼记》曰：天子赐诸侯乐则以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鼖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後征，赐钺然後杀，赐圭瓒然後为鬯。

又曰：军旅钺，先王之所以饰怒也。

又曰：是故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於钺。

《左传》曰：魏绛至，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公读其书曰：“君合诸侯，臣敢不敬。君师不武，执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死，以及杨干，无所逃罪。不能致训，至於用钺。臣之罪重，敢有不从，以怒君心，请归死於司寇也。”

又曰：将戮庆封，椒举曰：“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庆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从于戮乎？播於诸侯。焉用之？”王弗听。负之斧钺，以徇於诸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其後襄之二辂，钺耜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晋文公也。）
《史记□殷本纪》曰：当是时，桀为虐乱，荒酗于酒，不修厥政，天下叛之。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又曰：纣囚西伯於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征伐。
又曰：《周本纪》曰：“纣嬖妾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
又曰：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
《汉书□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薄刑用鞭朴。
《後汉书□郭躬传》曰：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固奏彭专擅，请诛之。显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议者皆然固奏。躬独曰：“于法，彭得斩之。”帝曰：“毕征校尉一统於督，彭既无斧钺，何得专杀人乎？”躬对曰：“一统于督者谓在部曲也，今彭专军别将，有异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关督帅，且汉制戟即为斧钺，於法不合罪。”帝从躬之议。
《吴志□陆逊传》曰：逊假节钺为大督，逆曹休，斩获万馀。
《吴录》曰：假陆逊黄钺，吴主亲执鞭以见之。
《晋书□天文志》曰：天枪三星在北斗杓东。一曰天钺，天之武备也。
又曰：参十星。一曰参伐，一曰大展，一曰天市，一曰钺，主斩刈。
又曰：青龙三年六月丁未，镇星犯井钺。占曰：“为兵气也。”
又曰：甘露元年七月乙卯，荧惑犯井钺。占曰：“并有兵事。”
《唐书》曰：天宝中制黄钺。古来以金为饰金者应五行之数，有肃杀之威。去金称黄，理合未当。其钺宜改为金钺，副钺威武之义焉。
《司马法》曰：夏执玄钺。
崔豹《古今舆服注》曰：玄钺，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黄钺斩纣，故王者以为戒。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
《博物志》曰：武王伐纣，渡河，大风波。武王操钺秉麾麾之，风波立济。
《正部》曰：奔逃之士，不避斧钺。
张平子《西京赋》曰：於是，蚩尤秉钺，奋鬣被般，禁御不若，以知神奸。
张平子《东京赋》曰：总轻武於後陈，奏丽鼓之嘈献。戎士介而扬挥，载金钲而建黄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方相秉钺，巫觋操，桃弧棘矢，所发无臬。
又曰：我光武忿之，乃龙飞白水，凤翔参墟，授钺四七，共工是除。
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曰：锡以二辂，虎贲钺。
陈孔章《檄吴将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钺鹰扬，顺风烈火。元戎启行，未鼓而破。
又曰：伏婴钺，首腰分离。
范蔚宗《宦者传论》曰：梁冀受钺，迹罔公正，思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
曹植《王仲宣诔》曰：我公奋钺，耀威南楚。荆人或违，陈戎讲武。
卷三百四十二　兵部七十三
剑上
《释名》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敛也，以其在身拱时敛在臂内也。其旁鼻曰镡。（音寻。）镡，寻也。带所贯寻也。其末曰锋，末之言也。
《韵集》曰：镡，（音覃）剑口也。《方言》曰：鞘，（音肖。）谓之室。
《说文》曰：韬，谓之衣。（亦曰衤 尧，衤 尧音绕）《字林》曰：彗，（直例反。）剑鼻也。
《礼记》曰：武王克商後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武贲之士脱剑。
又曰：进剑者左首。（尊也。）
又曰：受弓剑以袂。（敬也。）
《周礼》曰：周官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腊谓两刃，音猎。）两从半之，（剑脊两面杀趋锷者。）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茎谓剑夹人之所握钅 覃以上。）中其茎设其後。（谓从中以却稍大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音刷。）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今之匕首也，各以形貌大小带之。士，勇士也。）
又曰：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勿能为良，地气然也。
《左传》曰：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贾害也。”乃献之。又求其宝剑。叔曰：“是无厌。无厌，将及我。”遂伐虞，故虞公出奔共池。（洪池，地名。）
又曰：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国人患之。又将叛齐，乌存帅国人以逐之。（乌存，莒大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公子光伏甲于掘室而享王，（掘地为室。）使甲坐於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於门外，（进羞者献体解衣也。）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承执羞者也。）光伪足疾，入於掘室，（恐难作王党杀，已预避之也。）专诸剑鱼中以进，遂杀王。

又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吴人皆喜，惟伍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属镂，剑也。

又曰：楚太子建为郑人杀之，其子胜在郑。晋人伐郑，楚救之，与之盟。胜怒曰：“郑人在此，雠不远矣。”胜自厉剑，子平见之曰：“王孙何以自厉也？”曰：“将以杀汝父也。”

又曰：宋杀申再，楚子闻之，剑及寝门之外。（怒也。）

《家语》曰：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舞之，曰：“古之君子以剑自卫。”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则以忠化之，寇暴则以仁圉之，何必持剑？”子路曰：“由乃得闻此言也，请摄齐以受教。”

又曰：颜回曰：“愿铸剑戟为农器。”

《战国策》曰：韩卒之剑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宛冯、龙泉、太阿皆陆断马牛，水击鸿雁，当敌於甲盾耳。此天下名器也。

《国语》曰：齐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讠以金，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口夷，试诸壤土，乃甲兵大足也。”

《史记》曰：吴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宝剑系徐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当谁予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平原君及毛遂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决。遂按剑而上请平原君曰：“从者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与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今十步之内，王不能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於遂。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诸侯乃定从。

又曰：《范雎传》云：秦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大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斯上书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
又曰：陈平间行杖剑，亡渡河。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疑其亡将，腰中当有金宝。目之，欲杀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无有，乃止。
又曰：邹阳上书梁王云：“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ㄅ投人于道路，人无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又曰：高祖送徒骊山，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
又曰：高祖置酒雒阳宫。曰：“吾有三杰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吾擒也。”
又曰：高祖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高祖问医曰：“病可治於？”医曰：“可治。”于是，高祖慢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又曰：伍员奔吴，船人济之。员感其德，解宝剑赐之。船人曰：“子达吴勿相忘，剑则不敢以当。”
又曰：魏相为丞相，好武。令诸吏有奏事者带剑而前奏，或有不带剑者入奏事，乃借错剑而方敢入。
又曰：荆轲，卫人。之燕，燕人谓之轲卿。轲卿好读书，学击剑，以术说元君，元君不用。
又曰：司马相如好读书，学击剑。故母名曰：“犬子”。
《汉书》曰：隽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武帝末，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扌具剑。（应劭曰：扌具，Ｂ首之。扌：磊落壮大之貌。）
又曰：时中国初定，尉他平南越回，王之。高祖使中大夫陆贾赐他印为南越王。王赐贾橐中装千金。贾有五男，乃出所使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鼓瑟、侍者十人、宝剑值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人马酒食，极欢十日，而更约所。死家得宝剑。”其游汉庭，名声籍甚。（言狼籍甚盛也。）
又曰：朱博奏王莽为庶人，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孔休守新都伯。休谒见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莽後病，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见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休复辞让。莽曰：“君嫌其价耶”。遂椎碎自裹以进，休乃受之。
又曰：朱□曰：“臣愿请上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首。”上问谁，对曰：“安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侯张禹。”上怒。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务农。劝人卖剑买牛。曰：“可为佩牛乎！”
又曰：沛公从百馀骑，见羽於鸿门。羽因留沛公饮，范增数目羽击沛公，羽不应。范增起出，谓项庄曰：“君王为人不忍，汝入，以剑舞，因击杀之。”庄入为寿，寿毕，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因拔剑起舞。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获免。
又曰：孝景帝赐卫绾，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独亦至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尚盛未尝服之也。
又曰：质氏以治削而鼎食。（注：治刀剑也。）
又曰：王莽使武贲以斩马剑挫（音M。）董忠。
又曰：梁冀带剑入省，尚书张凌呵叱令出。冀跪谢，凌不应，因劾奏。诏以一岁俸赎罪。
《楚汉春秋》曰：上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如何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目按剑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
《後汉书》曰：韩棱为尚书令，与仆射郅寿、尚书陈宠同时俱以才能称。肃宗尝赐诸尚书剑，惟此三人，特以宠剑自手署其名曰：“韩棱楚龙泉”、（《晋太康记》曰：“汝南西平县有龙泉，可淬刀剑，特坚利。”汝南即楚分野也。）郅寿蜀汉文”、“陈宠济南椎成。”（椎，音直追切。《汉官仪》椎成作锻成。）时论者为之说：以棱深有谋故得龙泉，寿明达有文章故得汉文，宠敦朴善不见外故得椎成。
谢承《後汉书》曰：延熹中，诏应奉曰：“蛮夷叛逆作难，积恶放恣，镬中之鱼，火炽汤尽，当急焦烂，以刷国耻。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复式序重任，奉之兴废期在于今。赐俸钱十万，驳犀方具剑、金错把刃剑、革带各一，奉其勉之。”
又曰：吴郡张业，字仲叔，为郡门下掾。逐太守归乡里，至河内，遇贼，业拔剑与贼交战而死。子武，时幼不识父，伤父丧不还。每至节日，持业遗剑至河内，到业死处，酒悲哀，感动路人。
《东观汉记》曰：世祖十三年，王国有献名马、宝剑，直百金。马以驾鼓车，剑以赐骑士。
又曰：冯石袭母公主封获嘉侯亦为侍中，稍迁卫尉，能取悦当世，为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数日，赐犀具剑、紫艾绶、玉各一。
又曰：建武二年，遣冯异西击赤眉，平关中，上自河南赐异乘舆、七尺玉具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光武有骇犀之剑，以赐陈遵。
《魏志》曰：文帝为太子时，与邓庶饮酣，论及剑术，不决。时方食甘蔗，因以习之，下殿数交，三中其臂。
《魏略》曰：严翰，字公仲。器性重厚，笃好击剑。
《魏氏春秋》曰：魏武过城皋故人吕伯奢。伯奢不在，家人为供。王闻其食器声，疑其图已。夜手剑杀八人。既见食饮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无令人负我。”
《吴书》曰：太史慈临亡叹息曰：“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权甚悼惜之。
《晋书》曰：上公九命，则剑履上殿。
又曰：张轨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已西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
又曰：武库火，历代之宝孔子履、汉高斩白蛇剑、王莽头皆失所在。张华见龙剑排户而飞去。
又曰：何攀除兖州刺史，锡班剑、赤舄。
又曰：王如初聚众作逆，败。王敦弟棱爱骁武，请敦配麾下，棱甚加宠遇。如数与敦将角射斗争为过，棱杖之，如甚以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棱每谏之，敦常怒异色。乃密使人激怒如，劝令杀棱。因棱闲宴，如请剑舞为劝，棱从之。如于是舞刀为戏，渐来前，棱恶而呵之，不止，遂直前斩棱。敦闻而佯惊，亦捕如诛之。
又曰《张华传》：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司空张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效欤？”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馀，得一石函，光华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牛斗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崖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大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以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返。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於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华之博物多此类。

又曰：《载记》云：刘曜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於俗，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变为五色。

崔鸿《後赵录》曰：张宾阔达有大节，尝自谓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後张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勒与诸将下山东，宾曰：“吾历览诸将，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者。”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

《宋书》曰：初，世祖尝赐谢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别。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悦，当时以为知言。

《梁书》曰：天监五年，卢陵太守王希聃于高昌县获铜瑞剑二口。以闻曰：“薄伐凶丑，而龙渊耀质；匈奴将灭，白旗表征。”

又曰：七年，会稽太守衡阳王元简上言，馀姚县掘地得剑二口，又於县东江水中得剑一口，文漫若雌雄。

又曰：羊侃初为尚书郎，以勇闻。魏帝尝谓曰：“郎官谓卿为虎，岂羊质虎皮乎？试作虎状。”侃因以手抉殿柱没指。魏帝壮之，赐以珠剑。

《三国典略》曰：侯景篡位，迁豫章王拣别官。白虹贯日，三重；其夜，月入太微掩帝坐，景所带剑水精标无故坠落，景身自俯拾，心亟恶之。

《五代周史》曰：郑仁诲字日新，晋阳人。父霸累赠太子太师。仁诲幼事唐骁将陈绍光。绍光恃勇使酒，尝乘醉抽佩剑将事刂刃于仁诲，左右无不奔避。惟仁诲端立以俟，略无惧色。绍光因掷剑於地谓仁诲曰：“汝有此气度，必当享人间富贵。”

卷三百四十三　兵部七十四

剑中

《吴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作名剑五枚，三大二小，一曰纯钩，二曰湛卢，三曰豪曹，或曰盘郢，四曰鱼肠，五曰钜阙。秦客薛烛善相剑，王取豪曹示之，薛烛曰：“非宝剑也，夫宝剑五色并见，今豪曹五色黯然无华，殒其光，亡其神矣。”王复取钜阙示之，烛曰：“非宝剑也。夫宝剑金锡和同，气如口烟，今其光已离矣。”王复取鱼肠示之，薛烛曰：“夫宝剑者，金精从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本不逆。今鱼肠倒本从末，逆理之剑也。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王取纯钩示之，薛烛矍然而望之曰：“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湘，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色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此纯钩者也。”王曰：“是也。客有买此剑者，市之，乡三十、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其可与乎？”薛烛曰：“不可。臣闻王初造此剑，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洒道，雷公发鼓，蛟龙捧炉，天帝壮炭，太乙下观。於是，欧冶子曰：天地之精，悉其伎巧，造为此剑。吉者宜王，凶者可以遗人。凶者尚直万金，况纯钩者耶。”取湛卢，薛烛曰：“善哉！衔金铁之英，吐银锡之精，奇气托灵，有游出之神。服此剑者，可以折冲伐敌。人君有逆谋则去之他国。”允常乃以湛卢献吴。吴公子光杀吴王僚，湛卢去如楚。昭王寤而得之，召风胡子问之。“此剑值几何？”对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溪深而不测，群神上天，欧冶已死，虽有倾城量金珠玉不可与，况骏马万户之都乎！”

又曰：越王问范蠡用兵行阵。对曰：“越有处女出于南林之中，愿君王问以手战之道，立可见也。”处女将见，道逢老人自称袁公，袁公曰：“闻子善为剑，愿一观之。”女曰：“妾不敢有隐。”袁公即跪拔林之竹，处女即捷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处女，处女因举杖击之，袁公即飞上树变为白猿。女别去，见越王。越王大悦，乃命五校之队长高才习之以教军人。当此之时，皆称“越女剑。”

又曰：干将者，吴人。与欧冶同师，俱作剑。前献剑一枚，阖闾得而宝之。以故使干将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将之妻名也。干将作剑采五山之精，合六合之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百神临观，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未流。莫邪曰：“子以忄喜为剑闻於王，王使子作剑三年不成者，其有意乎？”干将曰：“吾不知其理。”莫邪曰：“夫神物之化，须人而成，今夫子作剑得无当得人而後成？”干将曰：“昔吾师之作冶也，金铁之颖不消，夫妻俱入冶炉之中。”莫邪曰：“先师亲烁身以成物，妾何难也。”於是干将夫妻乃断剪指投之炉中，使僮女（一作“子”。）三百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阴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将匿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阖闾甚惜之。

又曰：伍子胥过江，解剑与渔父曰：“此剑中有七星北斗文，其直千金。”《越绝书》曰：楚王召风胡子而问之曰：“寡人闻吴有干将，越有欧冶子，此二人寡人愿赍邦之重宝，皆以奉。子因吴王请此二人为铁剑，可乎？”风胡子曰：“善。”於是，乃令风胡子之吴见欧冶子、干将，使之为铁剑。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泄其溪，取其铁英为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剑成，风胡子奏之楚王。楚王见之，精神太悦。见风胡子问之曰：“此三剑其名为何？”风胡子曰：“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曰：“何为龙渊、太阿、工市？”风胡子曰：“欲知龙渊，观其状如登高山，临深渊。欲知太阿，观其锷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欲知工市，观其锷从文间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绝。”晋郑闻此三剑而求之不得，兴师围楚之城，三年不解。仓尽，库无兵革，於是引太阿之剑，登城而麾之，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晋郑之头毕白。楚王於是大悦，曰：“此剑威耶？寡人力也。”风胡子对曰：“剑之威也，因大王之神。”楚王曰：“夫剑，铁耳。固能有精神如此乎？”风胡子曰：“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玉为兵，禹以铜铁为兵，天下皆服，此亦铁之神也，王之德也。”

又曰：阖闾冢吴县昌门外，名曰白虎丘。磐郢、鱼肠之剑在焉。十万人治之，葬三日，白虎居上，号曰虎丘。

又曰：伍子胥走吴，至江上，见渔者曰：“来渡我。”渔者知其非恒人，即载入船。子胥即解其剑以与渔者曰：“吾人之剑，直百金，请以与子也。”渔者曰：“吾闻荆王有令曰：能得伍子胥者，购之千金。吾欲得荆王之千金，何以子百金之剑为？”渔者渡子胥之津，曰：“亟餐而去，无令遣追者及子也。”子胥行，即覆船，伏匕首自刎而死。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冶剑，过期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壮问母，知之。乃上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音，七年琴成。入韩逢其妻，从置枹对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似政齿？”政曰：“天下人齿相似。”反入山，援石击落其齿。以刀内琴中，刺韩王。

《列士传》曰：干将、莫耶为晋君作剑，三年而成。剑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留其雄者。谓其妻曰：“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及至，君觉，杀干将。妻後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思於屋柱中得之。晋君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晋君，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日跳不烂。君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君，君头堕镬中，客又自刎。三头悉烂，不可分别分葬之，名曰：“三王冢。”（《列异传》曰：莫耶为楚王作剑，藏其雄者。《搜神记》亦曰：为楚王作剑。馀悉同也。）

《孝子传》曰：眉间赤名赤鼻，父干将，母莫耶。父为晋王作剑，藏雄送雌。母孕尺，父曰：“男，当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巅。及产，果男。母以告之，尺破柱得剑，欲报晋君。客有为报者，将尺首及剑见晋君。君怒，烹之，首不烂。王临之，客以拟王，王首堕汤中，客因自拟之。三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糜不分，乃为三冢，曰“三王冢”也。
《文士传》曰：魏文帝爱杨修才，诛後追忆修。修曾以宝剑与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杨修剑也。”
周斐《先贤传》曰：许嘉给县功曹仪小吏，常持剑侍臣功曹，月朔晨朝并持炬火。嘉於是忿然叹曰：“男儿为吏，不免贱役。”即投火於地，以剑带槐树趋谒府门。
《南记》曰：魏应字尹伯，任城人。明鲁诗，章帝重之。数进见论难於前，特受赏赐剑衣服。
《先贤行状》曰：王烈字彦考，通识达道。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以後将改过。子既已赦宥，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或问：“此人既有盗畏君闻之，反与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盗其骏马，食之，已而赐之酒。盗者不爱其死以救穆公之难。今此盗人能悔其过，惧闻之，知是耻恶则善心将生，故与布劝为善也。”一年之中，行路老父担重，人代担行数十里，欲至家，置而去。问姓字不以告。顷之，老父复行，失剑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惧後人得之，剑主永失所取，而购募或能差错，遂守之。至暮，剑主还，见之，前者代担人也。老父揽其袂曰：“子前者代吾担，不得姓名，今子复守吾剑于路，未有若子之仁，子请告吾姓名，将以告王烈。”乃语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见之。”使人见之，乃昔时盗牛人也。
《雷焕别传》曰：焕字孔章，鄱阳人。善星历卜占。晋司空张华夜见异气起牛斗，华问焕“见之乎？”焕曰：“此谓宝剑气。”华曰：“时有相吾者云：君当贵绕身佩宝剑。此言欲效矣。”乃以焕为丰城令。焕至县，移狱掘入三十馀尺，得青石函一枚，中有双剑，文采未甚明。焕取南昌西山黄白土用拭剑，光艳照曜。乃送一剑并少黄土与华，自留一剑。华得剑并土曰：“此干将也，莫耶已复不至，而天生神物，终当合耳。”乃更以华阴赤土一斤送与焕。焕得磨剑，鲜光愈亮。及华诛，剑亡，玉匣莫知所在。後焕亡，焕子爽带剑经延平津，剑无故堕水。令人没水逐觉，见二龙长数丈盘交，须臾，光彩微发，曜日映川。
《说苑》曰：经侯往过魏太子，左带玉具剑，右带环，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又曰：西闾过渡河而溺焉。能说诸侯，过曰：“干将莫耶拂锺不铮，以之摄履，曾不如两钱之锥。”（铮，楚庚切。）
又曰：齐遣淳于髡到楚。髡为人头小，楚王甚薄之。谓曰：“齐无人耶？而使子来，子何长也？”髡对曰：“臣无所长，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状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即与髡共饮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盐铁论》曰：所谓利兵者，非谓吴楚之铓、干将之剑也。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为胄，仁义为剑，莫之敢当，莫之敢御，汤武是也。今不建不攻之城、不可当之兵，而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细矣。

魏文帝《典论》曰：余好击剑，善以短乘长。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骇炉，巨橐自鼓。

又曰：建安二十四年二月丙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剑，长四尺二寸，重一斤十有五两，淬以清漳，厉以监（音监）诸，（音诸。）饰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飞景”。（监诸，青砺石也。）

《世说》曰：王子乔墓在金陵。战国时，人有盗发之者，睹无所见，惟有一剑停在空中。欲进取之，剑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

又曰：锺会是荀济北从舅，二人情好不协。荀有好宝剑，可直百万，常在母锺太夫人许。会善书，学荀手迹作书与母取剑，仍窃去不还。荀深知是锺，无求得，求思所以报之。锺会兄弟共以千万起新宅，始成，甚精丽，未得移住。荀善画，於是潜往画锺门堂并作太傅形像，衣冠状貌如平生。二锺来入门，便大感恸。於是，宅遂空废。

陶弘景《刀剑录》曰：夏禹字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铸一剑，长三尺九寸，後藏于会稽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记星辰，背记山水日月。

又曰：启子少康在位二十九年。岁次辛卯二年春，铸一铜剑，上有八方面，长三尺一寸，头方。

又曰：孔甲在位四十年。以九年岁次甲辰，采牛头山铁铸一剑，铭之曰：“夹”，古文篆，长四尺一寸。

又曰：太田在位三十二年。以四年岁次甲子铸一剑，长二尺九寸，文曰：“定光”，古文篆书。

又曰：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岁次戊午铸一剑，长三尺，铭曰：“照胆”，大篆书。

又曰：周昭王瑕在位五十一年。二年岁次壬午，铸五剑，各投五岳镇方岳。大篆书，长五尺。

又曰：简王夷在位十四年。岁次癸酉铸一剑，铭曰“日骏”，长三尺，大篆书。

又曰：秦昭王在位五年。元年丙午铸一剑，长三尺。铭曰“诚”，大篆书。

又曰：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三年丁巳采北祇铜铸二剑，铭曰：“定秦”。李斯小篆书，李斯刻。一口埋在阿房阙下，一口埋在日观台。长六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前汉刘季在位十二年，季以始皇三十四年於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小篆书铭曰：“赤霄”。及贵，常服之。此即斩白蛇之剑也。
又曰：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九年庚午铸三剑，各长三尺三寸，铭曰：“神龟”，形以应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宫。
又曰：武帝彻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乙已铸八剑，各长三尺六寸，铭曰：“八服”，小篆书。嵩翟衡华玄山皆埋之。
又曰：宣帝询在位二十五年。太始四年铸两剑，各长三尺。一曰毛，二曰贵，以应足下毛之祥。背小篆书。
又曰：平帝衍在位五年。元始元年辛酉掘得一剑，上有帝名，因服之，大篆书。
又曰：新室王莽在位十八年，建国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剑，皆练五石为之。铭曰：“神胜万国伏”。小篆书。长三尺六寸。
又曰：刘更始圣公在位二年。自选一剑，铭曰“更国”，小篆书，
又曰：後汉光武帝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贵时，在南阳鄂水中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书。帝服之。
又曰：汉明帝在位十八年，元和元年戊午铸一剑，上作龙形，沉之于洛水。洛水清，往往有人见。
又曰：章帝ㄗ在位十三年。建初八年铸一金剑，投之伊水中以厌来人之怪。弘景按：《水经》伊水有一物如人来头，有人浴辄引之投水。
又曰：安帝在位十九年。永初七年铸一剑，藏峨嵋山，拟山王也。
又曰：顺帝宝在位十九年。永建元年铸一剑，长三尺四寸，小篆书，铭曰：“安汉”。後遂为年号。
又曰：灵帝宏在位二十二年。以建和三年铸四剑，名曰：“中兴”。一剑无故而失。
又曰：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於谷中得一剑，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正常服之。”
又曰：齐王芳正始六年造一剑，常服之。无故失其刃，但有空匣。
又曰：吴主孙权黄武五年采武昌山铜铁作十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字。
又曰：吴孙权赤乌中有人得淮阴侯韩信剑，帝赐周瑜。
又曰：孙亮建兴二年铸一剑，铭曰：“流光”，小篆书。
又曰：孙皓建初元年铸一剑，铭曰：“皇帝吴主”，小篆书。
又曰：蜀後主刘禅延熙二年造大金剑，长一丈二尺，镇剑口山。往往人见辉光，後人处处求觅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宋刘昱元徽二年於蒋山预造一剑，铭曰：“永蜀”，小篆书。
又曰：蜀王刘备章武元年辛丑采金牛山铁铸八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剑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亮。二与张飞关羽，一与赵口。并是亮书作风角处所。
又曰：晋怀帝名炽，永嘉元年造一剑，长五尺，铭曰：“步光”，篆字。
又曰：东晋司马衍咸和元年造剑十三口，铭曰：“兴国”。
又曰：东晋司马昌明太元十年於金华山顶埋一剑，铭曰：“神剑”。
又曰：後魏道武帝登国元年於阿理铸二剑，一铭曰“镇山”。一铭曰：“沉水”，并隶书。
又曰：明元帝以太常元年造一剑，长四尺，铭背曰：“太常”。
又曰：太武帝至真君元年，有道士继天师自为帝造剑，因改元为真君。剑长三尺六寸，隶书。
又曰：梁武帝萧衍天监元年即位，至普通中岁在庚申，命弘景造神剑十三口。用金、银、铜、铁、锡五色合为此剑。长短各依剑洞术法，一曰凝霜，道家三洞九真，剑上刻真人玉女名字。二曰宫仪，备斋六宫，有剑神名，无刃，刻宫宿星，皇后服之。三曰ゼ光，备非常御斩刺，长三尺六寸，上刻风伯雨师形名。四曰九天，出军行师，君执授将，长五尺，金镂作蚩尤神形。五曰伐形，刻符道家登真图口诀，六甲神，长五尺。六曰四目，突宫闱茵被卧止小室帐帐中，长三尺五寸，七曰五威灵光，长二尺许，半身有刃，上刻星辰北斗天市天魁二十八宿，服此除百邪魑魅，去厌帅伏用之。八曰风鸟，有恶鸟鸣，起镇之；上有黄帝咒法，禹步形势用之。九曰司命，行刑煞罚者执之，赐万姓自裁者。十曰礼剑，生畜男子弧矢剑则用之。十二曰永昌，镇国安社用之，长七尺。十三曰闰剑，长六尺。所以作十三口象闰月故也。取上元甲子时加斗魁，加岁正月旦合，合之取风雷雨震，日止环偏，长八寸，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小篆文。
卷三百四十四　兵部七十五
剑下
《吕氏春秋》曰：伍员如吴。过於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已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与丈人，曰：“千金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受，曰：“荆国之法得伍员者爵执圭，禄万石，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吴，尚犹不取，今我何用子之千金剑为乎？”伍员过於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将奚不有，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
又曰：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纽也，黄白杂则坚且纽，良剑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难者曰：“白所以不为纽也，黄所以不为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纽。又柔则锴，坚则折，剑折且钅卷，焉得为利剑？”剑之精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贤者之所以废也。

又曰：荆有次非者，（一作。）得宝剑于干遂。（干遂，邑名。）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汝尝见两蛟夹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腐肉朽骨耳，弃剑而已，余何爱焉。”遂攘臂祛衣，拔剑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舟中之人皆获全。荆王闻之，仕以执圭。（《周礼》“侯执信圭。”楚以次非为勇武侯。）孔子闻之，曰：“腐肉朽骨犹能除害，见几哉！”

又曰：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

又曰：楚人有人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也。”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龙鱼河图》曰：流洲在西海中，地方三千里，上多山川，积石名为昆吾石。冶其石为铁作剑，光明照洞如水精，以割玉如土。

又曰：剑名飞杨。

《山海经》曰：蛟鱼皮有珠文而坚，可以饰刀剑口。

又曰：汲郡冢中得铜剑一枚，长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将剑。明古者通以锡铜为兵器。

又曰：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广雅》曰：断蛇、鱼肠、纯钩、燕支、蔡偷、属镂、千胜、堂、墨阳，并剑名也。

周迁《舆服杂事》曰：剑所从来久矣，其後惟朝服带剑。晋朝代之以木，贵者玉饰首，贱者以蚌、金、银、玳瑁为雕饰。

张敞《晋东宫旧事》曰：太子仪饰有玉头剑。

《古今注》曰：吴大帝的宝剑六，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

《十洲记》曰：流洲在西海中，上有山川，积石为昆吾。冶其石成铁作剑，光明照如水精状，割玉如泥。

《汉武内传》曰：王母带分景之剑，上元夫人带流黄择精之剑。

《神仙传》曰：真人去世，多以剑代形。五百年後，剑亦能灵化。其验矣。

《西京杂记》曰：汉高祖斩蛇剑以七彩珠、九华玉为饰，五色琉璃为匣，刃上常如霜雪，光景照外。开囊拔鞘，辄有风气射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拾遗记》曰：颛顼高阳氏有画影剑，腾空剑，若四方有兵，此剑则飞赴指其方则克。未用时，在匣中常如龙虎吟。

又曰：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牛白马祀昆吾山神，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日光昼暗。金者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曰断水，画水开即不合。三曰转魄，指月蟾兔为之倒转。四曰悬剪，飞鸟游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曰惊鲵，以之沉海，鲸鲵为之深入。六曰灭魂，扶以之夜行，不遇魑魅。七曰却邪，有妖魅见之则止。八曰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也。

雷次宗《豫章记》曰：吴未亡，恒有紫气见於牛斗之间。占者以为吴方兴，惟张华以为不然。及平，此气愈明。张华闻雷孔章妙达纬象，乃要宿，屏人问天文将来吉凶。孔章曰：“无他象，惟牛斗之间有异气，是宝物之精，上彻於天耳。”“此气自正始嘉平至今日，众咸谓孙氏之祥，惟吾识其不然。今闻子言，乃玄与吾同。今在何郡？”曰：“在豫章丰城。”张遂以孔章为丰城令。至县，移狱掘深二丈得玉匣，长八九尺，开之得二剑，一龙渊，二即太阿。其夕牛斗气不复见。孔章乃留其一，匣龙渊而进之。剑至，张公於密室发之，光焰华ĸ，焕若电发。後张遇害，此剑飞入襄城水中。孔章临亡，诫其子恒以剑自随。後其子为建安从事，经浅濑，剑忽於腰中跃出。初出犹是剑，入水乃变为龙，逐而视之，见二龙相随而逝焉。孔章曾孙穆之犹有张公与其祖书反复，桑根纸古字。县後有掘剑窟，方广七八尺。

《搜神记》曰：东越门中有岭高数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馀围。常病都尉及长吏。下梦巫觋，欲得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辄吞之，已用九女。李诞有小女名寄，应募而行。乃请好剑、咋蛇犬，作数斛米，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出，头大如，目如二尺镜，先啖蜜。寄便放犬咋蛇，以剑斫杀。得九女髑髅。越王乃娉寄为后。

又曰：会稽贺字彦琚，得疾不知人，惟心下温。二日苏，云：“吏以将上天，入曲房，房中有层架，其上层有印，中层有剑，使惟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层，取剑而出。门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剑惟得使社公耳。’”

《异苑》曰：吏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孔子屐、高祖斩白蛇剑、王莽头等三物。中书监张茂先惧难作，列兵陈卫，咸见此剑穿屋飞出，莫知所向。

《辛氏三秦记》曰：三月三日，秦昭王置酒河曲，有神人自泉而出，捧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

《老子》曰：服文彩，带利剑。

又曰：善摄生者兵无所容其刃。

《庄子口说剑篇》曰：昔赵文王喜剑，剑士侠门而客三千馀人，日夜相击於前，死伤者岁百馀人，好之不厌，如是三年国衰，诸侯谋之。太子悝患之，募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曰：“孰能说王之意，止剑士者奉千金。”左右曰：“庄子能。”太子奉千金，庄子弗受，与使者皆往见太子曰：“闻太子欲用周者绝王之喜好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见者惟剑士也。”庄子曰：“诺。周善为剑。”太子曰：“吾王所好剑士也。蓬头突鬓，垂冠缦胡之缨，短後之衣，目而语难，王见说之。今夫子必儒服见王，事必大逆。”庄子请治剑服。三日，太子乃见王。王脱白刃待之。庄子入殿门不趋，见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焉？”曰：“臣闻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王曰：“子之剑何能禁制。”曰：“臣之剑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悦，曰：“天下无敌矣。”庄子曰：“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後之以发，先之以至，愿得试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设戏请夫子。”王乃校剑士，七日七夜死伤者六十馀人，得五六人，使捧剑於殿下，乃召庄子。王曰：“今日使剑士交剑。”庄子曰：“望之以久矣。”王曰：“夫子御杖长短如何？”庄子曰：“臣之所奉皆可，臣有三剑，惟王所用，请先言而後试。”王曰：“愿闻三剑。”曰：“有天子之剑，有诸侯之剑，有庶人之剑。”王曰：“天子之剑何如？”曰：“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晋卫为脊，周宋为镡，韩魏为铗，苞以四夷，裹以四时，统以渤海，带以常山，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按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口，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剑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诸侯之剑何？”曰：“诸侯之剑以智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豪杰士为铗。此剑直之亦无前，举之亦无上，按之亦无下，运之亦无旁。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人意以安四乡。此剑一用如雷电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宾服而听从君命者。此诸侯之剑也。”王曰：“庶人之剑如何？”曰：“庶人之剑蓬头突鬓，垂冠缦胡之缨，短後之衣，目而语难，相击於前，上斩颈颔，下次肝肺。此无异斗鸡，一旦命已绝矣，无所用於国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剑，臣窃为大王薄之。”王乃牵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环之。庄子曰：“王安坐定气，剑事毕矣。”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伏毙其处矣。

又曰：干越之剑，匣而藏之，不敢轻用，宝之至也。

又曰：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为镆耶。”

《列子》曰：魏黑卯以匿嫌杀丘邴章，（匿嫌，私恨也。）邴章之子来丹谋复父仇，而丹气甚猛，其形甚露。（露，羸。）耻假力於人，誓以手剑。而黑卯力抗百人，非人类也。其视来丹犹雏っ也。来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过矣，将奚谋焉？”来丹垂涕曰：“愿子为我谋。”申抱曰：“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之宝剑，一僮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奚不请为？”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丹适卫，见孔周，执仆礼，请先纳妻子，後言所欲。周曰：“吾有三剑，惟子所择，而皆不能杀人。且先言其状：一曰含光，视之不可见，运之不知，其所触，泯然无际，经物而不觉。二曰承影，将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际，北面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识其状。其触物也，窃然有声，经物而物不疾。三曰宵练，昼则见影而不见光，夜方见光而不见形。其触物，耆然而过，（耆，音霍虢切。）随过随合，觉疾而不血刃。此三宝剑，传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尝启封。”来丹请其下者，孔周乃归其妻子，跪而授其下剑。丹再拜受之。执剑从黑卯。黑卯醉，偃卧牖下，自颈至腰三斩，黑卯不觉。丹以黑卯死，趣而退。遇卯子於门，又击之三下，如接虚。卯子方笑。丹知剑不能煞人也，叹而归。卯醒，怒妻子曰：“醉而覆我，使我嗌疾而腰急。”其子曰：“丹之来。过於门。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强。彼其厌我哉？”

又曰：宋有兰子者以数干宋元君，弄七剑迭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戎献昆吾之剑，赤刀切玉如切泥。

《管子》曰：昔葛大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

又曰：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

《墨子》曰：良剑期乎利，不期乎莫耶。

《孙卿子》曰：干将莫耶。巨阙辟闾。皆古之良剑也。

《尉缭子》曰：吴越临战，左右进剑。

《吴子》曰：夫提鼓挥扌孚，临难决疑，接兵用刃，此将军也。一剑之任，非将军事也。

又曰：一贼铗剑击於市，万人无不触辟者。臣以为非一人独勇，一市万人皆不肖。

《尸子》曰：水试断鹄雁，陆试断牛马，所以观良剑也。

《燕丹子》曰：荆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音砧。）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单衣可裂（司德状拜二）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於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荆轲掷剑中铜柱焉。

《淮南万毕术》曰：拔剑倚户，儿不夜惊。

又曰：夫淳剑鱼肠之始，下夫击则不能断，刺则不能入。（高诱注曰：鱼肠，文绕屈譬若鱼肠。）

又曰：剑工惑剑之似莫耶者，惟欧冶能名其种。（欧冶，良工也。）玉工眩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似碧卢者，惟猗顿不失其情。（碧卢，或作武夫。猗顿，鲁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

《抱朴子》曰：欧冶不能铸铅锡为干将。

《符朗子》曰：符朗弃千金之剑，抱朴子趋曰：“何夫子弃大而存小乎？”符朗不应。

《贾子》曰：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不带剑。

《亢苍子》曰：蜚景之剑，威集白日，气成紫霓，以之封获，则刀劂（俱卫切。）刃也无择，（蜚景，神剑也。劂，钅兼也。神剑虽利，以之获稻，犹同於钅兼刀者也。）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运掌之上，千里之内不留行矣。（凶邪流毒，湿疫之气也。此神剑之能辟凶邪，故威光所行，千里之内未尝留止者也。）

宋玉《大言赋》曰：长剑倚天外。

班固《幽通赋》注曰：卫灵太子蒯聩为无道，好带长剑，长一丈。公炼乃作短者，长一尺。公知不可以传国，乃逐之。

《魏都赋》曰：剑则流彩之珍，素质之宝，或虹蔚波映，或龟文龙藻，服之可以威百蛮，指麾可以开昏扰。

《古诗》曰：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馀。（《博物志》曰：剑後鹿卢名曰属镂。）

又曰：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班固诗曰：宝剑直千金。

又曰：延陵轻宝剑。

曹子建诗曰：拊剑西南望。

江文通诗曰：倚剑临八荒。

宋鲍昭诗曰：双剑将别离，先在匣中鸣。雌沉吴江里，雄飞入楚城。吴江深无底，楚关有崇扃。一为天地别，岂直限幽明。神物终不隔，千祀倘还并。

梁吴均《咏宝剑诗》曰：我有一宝剑，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锷边霜凛凛，匣上风凄凄。寄语张公子，何当来见携。

梁崔鸿《咏剑诗》曰：宝剑出昆吾，龟龙夹采珠。五精初献术，千户竟论都。匣气冲牛斗，山形转鹿卢。欲知天下贵，持此问风胡。

曹植《七启》曰：步光之剑，（越剑名。）华藻繁缛。饰以文犀，以翠绿。缀以骊龙之珠，错以荆山之玉。陆断犀象，未足称隽。随波截鸿，水不渐刃。

张景阳《七命》曰：楚之阳剑，欧冶所营。（阳，剑名也。）耶溪之挺，赤山之精。销逾羊头，（羊头骨销之也。）镆以锻成。乃炼乃铄，万辟千灌。（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销练名。）丰隆奋椎，飞廉扇炭。神气化成，阳文阴缦。既亦流绮星连，浮彩艳发，光如散电，质如曜雪，霜锷水凝，冰刃霜，形冠豪曹，名珍巨阙。指郑则三军白首，麾晋则千里流血。岂徒水截蛟鸿，陆洒奔驷。断浮翮以为三，绝重甲而称利。

又曰：。若其形震薛烛，光骇风胡，价兼三乡，声贵两都。或驰名倾秦，或夜飞去吴，功冠万载，威曜无穷。挥之者无前，拥之者身雄。可以从服九国，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风，此盖希代之神兵也。

《楚辞》曰：执堂溪（堂溪，剑名。）以拂蓬，秉干将以割肉。

又曰：抚长剑兮玉珥。（珥，剑也镡。）

又曰：余玄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冠青□之崔巍。（高貌。）

後汉公孙瑞《剑铭》曰：天生五才，金德惟刚。从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勋伐弥彰。暨彼良工，欧冶干将。爰造宝剑，巨阙墨阳。精通皓灵，获兹休祥。剖山竭川，虹霓消亡。昭威耀武，震动遐荒。楚以定霸，越以取强。

晋裴景声《文身剑铭》曰：器以利显，实以名举。长剑耿介，体文经武。陆断玄犀，水截轻羽。九功斯像，七德是辅。

晋张协《太阿剑铭》曰：太阿之剑，世载其美。淬以清波，敛以越玄。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运自肃，率土从轨。

梁简文帝《谢敕赍方诸剑等启》曰：才发玉函，雕奇溢目。始开牙捡，丽饰交陈。已疋丹霞之晖，乍比青□之制。身文且贵，器用惟宜。寒暑兼华，左右相照。

梁沈约《为东宫谢敕赐孟尝君剑启》曰：田文重气殉名，四豪莫及。宝剑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远，遗物足奇。谨加玩服，以深存古。

卷三百四十五　兵部七十六

刀上

《释名》曰：刀，到也。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其末曰锋，言若锋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环，形似环也。其室曰削，削，峭也。其形峭壳，裹刀体也。室口之饰曰奉，捧，捧也。捧来口也。下末之饰曰毕，毕，卑也；在下之言也。短刀曰拍髀，带时拍体旁也。

又曰：露拍，言露见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为刀形，而几刃，备容仪而已。剪刀，剪进前也。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铰刀，皆随时名之也。

《说文》曰：刀，兵也。象形也。Φ刂（五各切。）刀，剑刃也。削髀也。欹劂，曲刀也。（な，布顶切。刮，居绮切。劂，居卫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林》曰：奉，佩刀下饰也。天子以玉，诸侯以金。（毕），佩刀饰也。
《太公兵法》曰：刀之神名曰脱光。
《尚书》曰：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国注曰：宝刀、赤刀，削也。大训、虞书也。）
《诗》曰：执其鸾刀。
又曰：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舟，带也。）
《礼记》曰：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贵其义也。
《左传》曰：子皮欲使尹何为宰，子产曰：“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梁》曰：孟劳，鲁之宝刀也。
《论语》曰：孔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春秋繁露》曰：礼之所为兴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
《春秋演孔图》曰：八政不中，则天雨刀。
《史记》曰：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子削切。）非其任，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
《汉书》曰：昭帝遣李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单于置酒赐汉使者，李陵、卫律皆侍坐。立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谕之言可归汉也。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可为带牛而佩犊者也。
又曰：盖宽饶奏事，上以为怨谤，下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又曰：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征大宛。军中无水，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
又曰：王尊为东平王相，王曰：“愿观相国佩刀。”尊前引刀视王。
《後汉书》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遗仲升楚腾陵错横刀岁{白十}（音皂。）削一枚，金错半垂刀一枚。
又曰：河南尹朱隽为董卓陈军事，卓折隽曰：“我百战百胜，决之於心，卿勿妄说，且污我刀。”
《续汉书口舆服志》曰：佩刀乘舆，黄金通身，雕错半蛟，鱼鳞金染，错雌黄，室五色。诸侯黄金错环，狭半杖墨室。公卿百官皆淳墨不半枚。小黄郎雌黄室。中黄门郎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贲黄室虎文。其将白虎文。皆以白珠蛟为标口之饰，乘舆加翡翠山纡缨其侧。
谢承《後汉书》曰：丹阳方储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储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备，在所用施。”上嘉其才，以繁乱丝付储使理之。储拔佩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断之。对曰：“反经任势，临事宜然。”
又曰：应奉得赐金错把刀。
《东观汉记》曰：朱晖字文季，年十三，与舅母家属入宛城。道遇贼，欲夺妇女衣。晖拔刀曰：“钱物可得，诸母衣不可夺。今日朱晖死也。”贼义之，笑曰：“童子内刀。”遂放遣。
又曰：赐邓遵金对鲜卑绲带一具，金错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环横刀、金错屈尺八佩刀各一。
又曰：祭遵袭略阳，遣护军王忠皆持卤刀斧伐树开道，至略阳，袭隗嚣。
又曰：班超曰：“臣乘圣威神，出万死之志，冀立铅刀一割之用。”
又曰：马严为陈留太守。建初中，严病，遣功曹吏李龚奉章诣阙。上亲召见袭，问疾病形状，以黄金十斤，佩刀、书刀、革带付袭赐严，遣太医送方药。
又曰：张步攻耿营，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献帝春秋》曰：越骑校尉汝南伍孚忿董卓无道，欲身自杀之，挟佩刀诣卓。孚语毕辟出，卓至卜执手，孚因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
《英雄记》曰：董卓谓袁绍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於上东门而奔冀州。
《汉魏春秋》曰：刘琮乞降，不敢告备，备亦不知。久而觉之，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白。是时曹公在宛，备乃惊骇，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告我，不亦大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诚不足以解忿，亦耻大丈夫，临别复杀卿辈也。”
《魏志》曰：王祥事後母至孝。後母嫉之，伺祥卧以刀斫之，值祥出外，持刀斫着被。祥知，不言如故。
又曰：许褚从讨袁绍於官渡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太祖益亲信之，出入同行，不离左右。
又曰：典韦，陈留人。形貌魁梧，膂力过人，好节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礼为仇，韦为报之。礼故富春长，备怨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礼，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去。礼居近市，一市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之。
魏武帝令曰：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五官将。其馀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文学，将以次与之。
《吴志》曰：孙坚至钱塘，会海贼掠贾人。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逻遮收贼。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孙权以公孙渊称蕃，遣张弥、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张昭谏切，权不能堪，按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於众折孤，孤常恐失计。”昭熟视权曰：“臣虽知言不见用，而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於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耳。”因泣涕横流。权掷刀置地，与昭对泣。

《吴书》曰：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宁常备，统不得雠之。尝於吕蒙舍，会酒酣，统乃以刀舞。宁起曰：“宁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盾以身分之。後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徙屯。

《江表传》曰：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曹操者，与此案同。”

《蜀志》曰：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懔懔。

王隐《晋书》曰：卫监军。护军锺会素与至厚，坐则同床，行则同舆。会书板上欲杀胡烈等示，言不可。会自削弃，反问何许闻消息，相疑益露。厕上见烈，故给使令出语三军。会逼不得议定。经宿不眠，各横刀膝上。

陆机《晋书》曰：王之在巴郡也，梦悬四刀於其上，甚恶之。主簿李毅拜贺曰：“夫三刀为州，而见四刀为益，一也。明府其临益州乎？”後果为益州。

《晋中兴书》曰：初，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辞之，固强乃受。祥为司空，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皆凡，汝後必兴，足称此刀，故以相与。”览後奕世贤兴於江东。

又曰：孙恩者亦名灵秀，琅琊人。孙秀族也。世奉事北斗之道。恩叔泰，字敬远，师事钱塘杜子恭弟子。子恭有秘术，尝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当送相还。”刀主行至嘉兴，有鱼跃入船中，破鱼得瓜刀。其为神效往往如此。

又曰：郭翻，武昌人，坠刀於水，路人为取。翻仍以与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固辞。翻曰：“尔尚不取，我岂能复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将为天地鬼神之所责矣！”翻知其终不受，复沉刀於水。路人怅然，乃复惊没为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价与之。其廉不受惠，皆此类矣。

《晋书》曰：元帝以刘琨为侍中太尉，其馀如故，并赠名刀。琨答曰：“谨当躬自执佩，馘截二虏。”

又《载记》曰：慕容翰北投宇文归，既而逃还，归乃遣劲骑百馀追之。翰遥谓追者曰：“吾既思恋而归，理无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无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竖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者可来前也。”归骑解刀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翰一发便中刀环，追骑乃散。
又曰：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於朔方之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可以统万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刚刀，为龙雀大环，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逋。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
萧子显《齐书》曰：世祖武皇帝讳颐，字宣远。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舆始登阶，而殿屋鸣咤。上恶之，诏曰：“我识灭之後，身上着画天衣，纯乌犀导。常所服身刀长短二口铁环者，随我入梓宫。”
《北齐书》曰：綦毋怀文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性之溺，淬以五特之脂，斩甲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铁柔铤，是其遗法也。作刀犹甚快利，但不能截三十札耳。
《梁书》曰：席阐文为西中郎中兵参军领城扃，梁武帝之将起兵，阐文劝颖曹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报帝，并献银装刀。帝报以金如意。
《梁书》曰：韩子高，会稽山阴人也。家本微贱。侯景之乱，寓都下。景平，陈文帝出守吴兴，子高年十六，为总角，容貌美丽，状似妇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载还乡里。文帝见而问曰：“能事我乎？子高许诺。子高本名蛮子，帝改名子。性恭谨，恒执备身刀。
《唐书》曰：李嗣业，京兆高陵人也。身长七尺，壮勇绝伦。天宝初，随募至安西，频经战斗。于时诸军初用陌刀，业善用之，每为队头，所向必陷。
又曰：王及善，初除右千牛卫将军。高宗曰：“朕以卿忠谨，故与卿三品要职。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侧，知此官贵否？”
《河图》曰：怪目、勇敢、重瞳，天雨刀，楚之邦。（宋均注曰：项羽。）
《遁甲开山图》曰：神芝五色，生於名山之阴，五色口气覆之。其味甘苦，以铜刀收之。
又曰：霍山有玉石，芝生大石上。万人牵，终不拔，以竹刀割之即断。
太公《六韬》曰：大橹刀重一斤，长四尺，三百枚。
傅咸《奏事》曰：尚书旧奏给介士二百人，人给大铜口刀各一枚。
《博物志》曰：《周书》云：“西域献火浣布，昆吾氏献切玉刀。”浣布，烧之则洁。切玉刀，切玉如泥。（一云：切玉如葛蜜。）布，汉魏世有献者，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未闻。
崔豹《舆服注》曰：吴大皇帝有宝刀三，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影。
《拾遗记》曰：帝解鸣鸿刀赐东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时采首阳之金铸为此刀。雄者已飞，雌者独在。”（一出洞冥记。）
《林邑记》曰：林邑王范文，先是夷奴。初，牧牛洞中，得鲤鱼。私将还，欲食之。其主捡求，文恐。因曰：“将砺石还，非鱼也。”主往看，果是石。文知异，看石有铁，铸石为两刀，咒曰：“鱼为刀，若斫石入者，文当为此国王。”斫石即入，人情渐附之。
裴渊《广州记》曰：石林竹劲利，削为刀，切象皮如纤茅。
杨泉《物理论》曰：古有阮师之刀，天下之所宝贵也。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灵。七月庚辛，见金神於冶监之门，其人光泽炜耀。向而再拜。神执其手曰：“子可教也。”阮致之闲宴设馔而问焉。神教以水火之齐，五精之陶，用阴阳之候，取刚软之和。行其术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而丧其明。其刀平背、狭刃、方口、洪首，截轻微绝丝之系，斫坚刚无变动之异。世不惜百金精求，不可得也。其次有苏家刀，虽不及阮家，亦一时之利器也。次有阳纪，赵、青间皆不能继。
虞喜《志林》曰：古人铸刀，以五月丙午取纯火精，以协其数也。
魏武帝《内戒令》曰：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摄服奸宄者也。
《搜神记》曰：宫亭湖孤石庙，有估客下都经其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厚相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一书刀亦在箱中。既还，以箱及香置庙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汛，忽有鲤鱼跳入船中，破鱼得刀。
祖台之《志怪》曰：廷尉徐元礼嫁女，从祖与外兄孔正阳共诣徐家。道中有土墙，见一小儿裸身，正赤手持刀，长五六寸，坐墙上，磨甚，独语。因跳车上曲兰中坐，反覆视刀，辄舐之，至徐家门前桑树下，又跳下坐灰中，复更磨刀。日晡，新妇就车中，见小儿持刀入室便刺新妇。新妇应刀而倒。扶还，解衣视小腹紫色如酒盘大，有顷便亡。鬼子出门舞，刀上有血，涂桑树，火燃，斯须烧尽。
《神异经》曰：南荒之中有如之何树，三百年作华，九百岁作实。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金刀割之则饴，木刀割之则辛，食之得地仙。
《列仙传》曰：丁次卿者，不知何许人也。汉顺帝卖刀辽东市时，人名之丁氏次卿，有宝刀。
《神仙传》曰：蜀人李阿，传世不老。有古强者随阿入青城山，恐有虎狼，取父大刀。阿见而怒，取强刀以击石，刀折败。强窃忧刀败，阿复取刀，左右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刀复如故，还强也。
《列异传》曰：有神王方平降陈节方家，以刀一口长五尺，一长五尺三寸，名泰山环。语节方曰：“此刀不能为馀益，然独卧可使无鬼入，军不伤。勿以入厕溷，且不宜久服。三年後求者，急与。”果有载车以钱百万请刀。
《录异传》曰：有王更生者，为汉中太守。郡界有袁氏庙，灵响，更生过庙祭，去而遗其刀。而遣小吏李高还取刀。高见刀在庙床上，高进取去，仰见座上有一君着大冠袍衣，头鬓半白，谓高曰：“可取还，勿道见我，後吾当汝。”高还如言不道。後高仕为郡守，当复迁为郡。高时年已六十馀，祖高者百馀人，高乃道昔为更生小吏，见遣至庙所取遗刀，见庙神，使吾莫道，至今不敢道，然心常以欺君为惭。”言毕，此刀立刺高心下，须臾死。
《庐江七贤传》曰：汉武帝出淮阳，到舒州不览城。问曰：“此乡名何？”陈翼对曰：“乡名不览。”上曰：“万乘主所问不祥耶？”欲举燔之。翼曰：“臣言不欺，佩刀当生毛；欺，则无毛也。”视之，刀有毛长寸，乃不燔。
《列士传》曰：专诸持一刚刀，置鱼腹中，以刺王僚。
《列女传》曰：庞娥亲者，酒泉庞子夏妻，赵君安女。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三子遭疫而死，寿大喜。娥亲闻曰：“李寿，汝莫喜。焉知娥亲不手刃汝耶？”乃阴市刀，志在杀寿。後於都亭奋刀斫寿，刀折，拔寿佩刀断寿头。诣狱求死，诏赦之。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诸王杀其国人，以刀斫刺，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涂刀刃斫之，乃入。国人名之曰蝉也。
《蒲元传》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象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於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白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取水者方叩头首伏云：“实於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於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刀成，以竹筒密内铁珠满其中，举刀断之，应手零落若生刍，故称绝当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环者是其遗范也。
《费别传》曰：孙权以手中尝所执宝刀赠之。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讨不庭，禁玄乱也，但愿大王勉建功业，同奖汉室。臣虽ウ弱，不负来顾。”
《桂阳先贤画赞》曰：成武丁以疾而终，殓毕。其友从临武县来至郡，道与武丁相逢。友曰：“子欲何之？而不将人。”答曰：“今吾南游，为过报小儿，善护大刀。”到其门，见其妻哭泣，问之，答曰：“夫没。”友大惊，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适与相逢。”乃发棺视，了无所见。遂除，而心丧之。咸以武丁得神仙。

卷三百四十六　兵部七十七

刀下

陶弘景《刀剑录》曰：董卓少时，耕野得一刀，无文字，四面隐起作山口文，斫玉如木。及贵，示五官郎蔡邕，邕曰：“此项羽刀也。”

又曰：袁绍在黎阳，梦有人授一宝刀。及觉，果在床前。铭曰：“思绍。”思绍，字也。

又曰：郭璞于太原得一刀，文曰：“宜为将。”後遂为将军。及与蜀战，败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双曾于市中买得一刀。卖人曰：“得之者贵。”因之不见。双後佩之，果为将。将此刀与曹真，真以一刀换之。

又曰：锺会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刀。”会死，入帐下王伯升。後渡浮江，刀遂飞入水。

又曰：邓艾年十二，曾读太山碑。碑下掘得一刀，黑如漆色，长三尺馀。上常有风气冷凄凄然。时人以为神赐。

又曰：孙权遣张昭代周瑜为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荡寇将军”四字，八分书。

又曰：蒋钦拜别部司马，造一刀。文曰：“司马”，古隶书。

又曰：周幼平击曹公胜，拜平虏将军。因造一刀，遂铭曰：“幼平”。

又曰：董元代少果勇，自打铁作刀。後讨黄祖，蒙冲狭河，元代引刀断蒙冲缆，分为二流。大司马号刀曰“断蒙刀”。

又曰：潘文偏将军，为擒关羽，拜固陵太守。因刻刀曰“固陵”。

又曰：朱理君少爱征讨，黄武中，累功拜安国将军。作佩刀，文曰“安国”。

又曰：关羽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采武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及羽败，惜刀投於水。

又曰：张翼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炼赤珠山铁为一刀。铭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将也。”後被范强将此刀入吴。

又曰：黄中从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如血。於汉中击夏侯军，一日之中，手刃数百。

又曰：诸葛亮定黔中，从青石祠过，拔刀刺山没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测。

又曰：蜀主刘备令蒲元造刀五千口，皆连环及刃口，刻七十二炼，柄中通之，兼有二字。

又曰：西晋司马炎咸宁元年造刀八千口，铭曰“司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晋司马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口刀，铭曰“五方”。单符隶书。
又曰：前赵刘元海元熙二年造灭贼刀，长三尺九寸，隶字。
又曰：后蜀主李雄晏平元年造腾马刀五百口，隶字。
又曰：前凉张造刀一百口，无故尽生，文曰“霸”。
又曰：後赵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金，工用万人，尖头，长三尺六寸，铭曰“建平”，隶书。
又曰：石勒未贵时，耕得一刀。铭曰“石氏昌”，篆书。
又曰：石季龙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长五尺，铭曰“皇帝石勒氏”，隶书。
又曰：西凉李玄威元年造珠碧刀，铭曰“百胜”，隶书。
又曰：前秦符坚甘露四年造一刀，用五千功，铭曰“神术”，隶书。
又曰：前燕慕容俊元年造二十八口刀，铭曰“二十八将”。
又曰：後燕慕容垂兴元元年於中山造刀一口，长三尺六寸，隶书。
又曰：後秦姚苌建初元年造二刀，长七尺，一铭曰“雄”，一曰“雌”，隶字。若叩即鸣。
又曰：西秦乞伏国仁建义三年造刀一口，铭曰“建义”，隶字。
又曰：後凉吕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铭曰“背麟”，长三尺六寸。
又曰：南凉秃乌孤大初三年造一刀，狭小，长三尺五寸，青色。匠云“当作之时，梦见一人，披朱衣，云‘吾是太乙神，故看尔作此刀。有敌至，刀必鸣。’”後落突厥可汗处。
又曰：南凉慕容去明建平元年造刀四口，文曰“建平”，隶书。
又曰：北凉沮渠蒙逊永安三年造刀百口，铭曰“永安”，隶书。
又曰：夏赫连勃勃龙升二年造五刀，背上有龙雀环，兼金镂作一龙形，长三尺九寸。刘裕破长安得此刀，後入梁。
又曰：北燕冯跋太平八年造一刀，铭曰“太平”，隶书。
又曰：宋高祖刘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铭其背曰“定国”，小篆书，长八尺。後入梁。
又曰：宋刘义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铭曰“五色”，小篆书。
又曰：刘淮升明元年掘得一刀，铭曰“上血”，其刀光照一室。帝奇之，常服。至二年七月，帝使杨玉夫候织女，玉夫候不得，惧死，因用弒帝，果如其铭。故知吉凶，其兆见矣。
又曰：齐高祖萧道成建元年克位造一刀，铭曰“定业”，长五尺，篆书。帝自制之。
又曰：明帝鸾建武二年造一刀，铭曰“朝仪刀”，小篆书，长四尺。
又曰：後魏宣武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隶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後魏元昭成帝建国元年於赤冶城铸刀十口，金镂“赤冶”二字，隶书。
《庄子》曰：庖丁为惠文君解牛。丁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刃若新发於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馀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如新发於硎。”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献赤刀，切玉如切泥。
《墨子》曰：墨子见齐王曰：“有刀於此，试之人头，□然断之，可谓利也。”王曰：“利。”墨子曰：“刀则利矣，孰将受其不祥？”王曰：“刀受其利，试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国覆军，贼杀百姓，孰谓受其不祥？”王俯仰曰：“我受其不祥。”
《孔丛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
《淮南子》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又曰：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弓，木不可以为斧。
又曰：金胜木者，非以一刀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一业塞江也。（业，块也。）
《法言》曰：刀不利，笔不，宜加诸砺。
《阮子》曰：裁国无利器，犹铅刀而望其巧。
《抱朴子》曰：金丹以涂刀，辟兵万里。
《论衡》曰：世讳砺刀井上，恐刀堕井中。或说以为刑之字井与刀也，厉刀井上，井刀相见，恐被刑也。
《典论》曰：魏太子丕造百辟宝刀三，其一长四尺三寸六分，重三斤六两，文似灵龟，名曰“灵宝”。其二采似丹霞，名曰“含章”，长四尺四寸三分，重三斤十两。其三鉴似崩霜，刀身剑铗，名曰“素质”，长四尺三寸，重二斤九两。又造百辟露陌刀一，长三尺二寸，重二斤二两，状似龙文，名曰“龙鳞”。
《圣证论》曰：昔国家有优曰史利，汉氏旧优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为诞而不信也。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楚辞》曰：师望在肆昌何识，（师望谓太公也。昌，文王名也。言太公在市肆而屠，何以知识之。）鼓刀扬声后乃喜。（后谓文王。）
又曰：铅刀进御，违弃太阿。（太阿，剑名。）
张衡《西京赋》曰：吞刀吐火，□雾杳冥。画地成川，流渭通泾。
刘祯《瓜赋》曰：折以金刀，四剖三离。
曹植《宝刀赋》曰：建安中，家父魏王乃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以龙、虎、熊、马、雀为识。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饶阳侯各得一焉。其馀二枚，家王自杖之。赋曰：“有皇汉之明后，思潜达而玄通。飞文义以博致，扬武备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凶。乃炽火炎炉，融铁挺英。乌获奋椎，欧冶是营。扇景风以激气，飞光鉴於天庭。爰告祠于太乙，乃感梦而通灵。然後砺以五方之石。凿以中黄之壤，规员景以定众，摅神思而造像。垂华纷之葳蕤，流翠采之晃养。陆斩犀象，水断龙舟；轻击浮截，刃不氵流。逾南越之巨阙，超有楚之太阿。实真人之攸御，永天禄而是荷。”

《乐府歌》曰：秦家有好女，自名曰女休，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阳刀，右据宛景矛。

张华诗曰：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

《古诗》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双琼瑶。

後汉马敬通《刀阳铭》曰：修尔甲兵，用戒不虞。见危授命，临事而惧。

又《刀阴铭》曰：温温穆穆，配天之威。苗裔无疆，福禄来绥。

後汉李尤错《佩刀铭》曰：佩之有错，抑武扬文。岂为丽好，将戒其身。

又《金马书刀铭》曰：巧冶炼刚，金马托形。黄文错镂，兼勒工名。

魏文帝《露陌刀铭》曰：於铄良刀，胡练时，譬诸麟角，靡所任兹。不逢不若，永世宝持。

曹植《宝刀铭》曰：造兹宝刀，既砻既砺。匪以尚武，予身是卫。麟角匪触，鸾距匪蹶。

王粲《刀铭》曰：相时阴阳，制法利兵。陆犀兕，水截鲵鲸。君子服之，式章威灵。

何晏《斫猛兽刀铭》曰：徒抟不共，作戎宣丘。用造斯器，螭兽是刘。制禽允良，昏明时，永厘厥後，蠲民之灾。（一作《斩虎刀铭》曰：螭虎是刘。）

晋张协《把刀铭》曰：奕奕名金，昆吾遗璞。裁为把刀，利亚切玉。时文斯偃，含精内烛。威助虽化，武不可黩。

裴景声《文身刀铭》曰：良金百炼，名工展巧。宝刀既成，穷理尽妙。文繁波回，流光霆（一作“电”。）照。在我皇世，戢而不耀。

张协《露陌刀铭》曰：露陌在服，威灵远振。遵养时晦，曜得崇信。

魏武《军策令》曰：孤先在襄邑，有起兵意，与工师共作卑手刀。时北海孙宾硕来候孤，讥孤曰：“当慕其大者，乃与工师共作刀耶？”孤答曰：“能小复能大，何害！”

曹植表曰：昔欧冶改视，铅刀易价；伯乐所眄，驽马百倍。

王表曰：孙皓出案行石头，还，左右兵皆跳刀大呼，云：“要当为国家一死战决之胜。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况今有数万众，自足办事。”皓意大喜，便开库藏尽出金宝以赐予之。小人无状，得便持走。

陶侃表曰：伏承大官厨器损失，谨奉献狼炙刀二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衡《与特进书》曰：以为铅刀，强可一割。
谢尚《与张凉州书》曰：今致五尺金断头刀一口。
班固《与窦笺》曰：今月中舍以令赐固刀把曰：“此将军少小时所服，今赐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惭。
谢尚《与杨征南书》曰：云今饷五尺金头刀、碧绫车中盾。
梁简文帝《谢敕赍善胜威胜刀启》曰：冰锷含采，琰表饰。名均素质，神号脱光。五宝初成，曹丕先荷其一；二胜今造，愚臣总被其恩。锡韩非之书，未足为比；给博山之笔，方此更轻。
梁刘孝仪为晋安王《谢东宫赐玉环刀启》曰：苗峰珍铤，利极。谨当拥以雄身，借而安体。
匕首
《通俗文》曰：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礼□冬官桃氏》曰：桃氏为剑，葛广二寸有半寸，（葛，谓两刀也。）两从半之。（郑司农云：谓剑脊两面杀趣鄂者也。）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郑司农云：茎谓剑夹，人所握，𠂤 覃以上也。玄谓：茎在夹中者，茎长五寸也。）参分其葛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锾，（音刷。）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锾，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锾，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三分；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此今之匕首也。各以其形貌大小带之。此上谓国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乐记》：武王克商，裨冕缙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
《史记》曰：燕丹使荆轲刺秦王，预求天下名匕首。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无不立死者。摘秦王不中，见诛。
《汉书》曰：王莽避火宣室，持虞帝匕首。
《东观汉记》曰：邓遵破匈奴，得剑、匕首二三千枚。
《魏志》曰：典韦好节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礼为雠，韦为报之，怀匕首入杀礼，徐步而去。
《後魏书》曰：叔孙俊字丑归少聪敏。十五内侍左右，以便弓马转猎郎。太宗初，以俊爪牙与磨浑等拾遗左右，迁卫将军，赐爵安城公。朱堤王悦怀刃入禁，欲为大逆，俊觉悦动有异，便引手於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执悦杀之。太宗以俊功重，军国大计，皆委之。
《说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君，鄢陵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秦王怒曰：“尝见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韦带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曰：“今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矣！”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韩灭魏，鄢陵独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乎！”

《零陵先贤传》曰：刘璋请刘备。璋将杨怀数谏备误主人，请璋子及怀，酒酣，备见怀佩匕首，备出其匕首谓曰：“将军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观乎？”怀与之，备得匕首谓怀曰：“汝小子何敢间我兄弟之好邪？”怀骂言未讫，备斩之。

《典论》曰：昔周鲁之宝赤刀孟劳，楚越称太阿，纯钩。余善击剑，能以短乘长，故选兹良金，命彼国工，精而炼之，至于百辟。其始成也，五色充炉，巨橐自鼓，灵物彷佛，飞鸟翔舞，以为三剑三刀三匕首。因姿定名，以铭其拊，惜乎不遇薛烛青萍也。其三剑：一曰飞景，长四尺二寸；二曰流采，长四尺二寸；三曰华铤，色似彩虹，长四尺二寸。其三刀：一曰灵宝，长四尺二寸，似灵龟；二曰含章，采似丹霞，长四尺四寸；三曰素质，长四尺三寸，刀身而剑铗。其三匕首：一曰清刚，长二尺三寸，光似坚冰；二曰杨文，长二尺一寸，重一斤六两，曜似朝日；三曰龙鳞，状似龙文。

又曰：昔周鲁宝鹿狐之戟，屈卢之矛，狐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文事，必有武备矣。

诸葛亮《教》曰：作部仲匕首五百枚，以给骑士。

《盐铁论》论：荆轲怀数年之谋，事不就者以尺八匕首不足恃也。

《神仙传》曰：有书生姓张，就李仲文学隐术，久无所得，患之。张怀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宁可杀？”

《拾遗记》曰：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名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物也。上皇游丰沛山中，寓居穷谷。里有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笑答曰：“天子铸剑，慎勿泄。”上皇谓戏辞，无疑色。工人曰：“今所铸刚砺，制器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昴星为辅，以歼三猾。木衰火盛，此为兴何。”上皇曰：“吾此物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豹。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切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砺敛锷，终为鄙器。”上皇即解之以投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晦。及乎剑成，杀三牲以衅祭。工问上皇曰：“何时得此匕首？”答曰：“秦昭襄王时，余时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高宗初时物，此世世相传。上有古书字记其年月。”及成剑，工人视之，其铭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以授上皇。上皇赐高祖，高祖长佩於身，以歼三猾。天下已定，吕后藏於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囗，出户外如龙蛇。库名曰灵禽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案钩命决，萧何为昴星精，项羽、陈胜、胡亥，为之三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张载《匕首铭》曰：先民造制，戒豫为惟谨。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利以形彰，功以道隐。

铗

《史记》曰：冯谖闻孟尝好客，见之。君置之传舍。五日，弹其剑铗而歌曰：“长铗归来兮，食无鱼！”迁之幸舍。五日，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兮，出无舆！”又迁之代舍。五日，又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兮，无以为家！”一出《战国策》。

曹子建诗曰：长铗鸣鞘中。

晋张协《长铗铭》曰：五才并建，金作明威。长铗陆离，弭凶防违。素刃霜厉，溢景横飞。

又《短剑铭》曰：器用名品，诡制殊观，亦有短铗，清晖载烂。昔在光明，戢兵静乱。惟皇宝之，优而弗玩。

左思《吴都赋》曰：毛群以齿角为矛铗。（刘渊林注曰：铗刀身剑锋有长有短也。）

铍

《说文》曰：铘，铍有镡也。（铍，普皮切。）

《左传□昭二十七年》曰：吴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荐体，抽剑刺王，铍交於胸。

左思《吴都赋》曰：羽族以嘴距为刀铍。（铍，两刃小刀也。）

卷三百四十七　兵部七十八

弓

《释名》曰：弓，穹也。张之穹隆然也。其末曰箫，言箫邪也。又谓之弭，以骨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付。（孚主切。一作拊。）付，抚也。所抚持也。箫跗之间曰渊。渊，宛也。言宛曲也。

《说文》曰：弓，近穷远，象形也。享，（音雕，又音敦。）画弓也。弭，弓无缘，可以解骖觖也。，（许缘切。）角弓也。弧，木弓也。一曰往体寡来体多曰弧。召，（尺招切，又刺朝切。）弓反也。，（音权。）弓曲也。繇，（音遥。）弓便利也。张，施弓弦也。矍，（乌郭切。）弓急张也。朋，（拍生切。又鄙矜切。）弓强貌也。弯，持弓关矢也。干，（一弧切。）满弓有所向也。弘，弓声也。

又曰：（音独。），（音畅。）弓衣也。

又曰：角，（音端。）兽状似豕，角善为弓，出胡尸国。（一曰出休尸国。）

《山海经》曰：少生般，始为弓矢。（郭璞注曰：般音斑，世本云：牟夷作矢，挥作弓。弓矢一器，作者两人，於义有疑。此言般作之，是也。）帝後赐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彤弓素，以扶下国。（以射除患，扶助下国也。）
《世本》曰：挥作弓。（宋衷注曰：挥，黄帝臣也。）
孙卿子曰：亻垂作弓。
《龙鱼河图》曰：弓之神名曰曲张。（《太公兵法》又曰：弓神名曲张。）
《方言》曰：弓藏谓之卖。（音独。箭衣也。）
《墨子》曰：羿作弓。
《尔雅》曰：弓有缘者谓之弓，（郭璞注曰：即今宛转弓也。）无缘者谓之弭。（今之弓角也。）以金者谓之铣，以蜃者谓之珧，（音遥。）以玉者谓之圭。（用金蚌玉饰弓两头，因以为名也。）
《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又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又曰：先张之弧。
《尚书》曰：和之弓在东房。（孔安国注曰：和，古之弓人。）
又曰：平王锡晋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音卢。）弓一，矢千。
又曰：备乃弓矢。
《诗》曰：彤弓，天子赐有功诸侯也。彤弓召兮，受言藏之。（召，也也。）
又曰：もも角弓，翩其反矣。（もも，调利也。）
又曰：既张我弓。
又曰：弓矢斯张。
又曰：四牡翼翼，象弭鱼腹。（郑玄注：象弭，弓反未{敝弓}者，以象骨为之，以助御者。{敝弓}，必袂切。）
《礼记》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又曰：凡遗人弓者，张弓尚箸，弛弓尚角。（弓有往来，体皆欲其下曲乂然。）左手执箫，右手承拊，（箫，弭头也。）尊卑垂。（，佩巾也。磬折则佩巾垂授之仪，尊卑一也。）
又曰：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又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又曰：武王克商後，干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周礼》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仲春献弓弩，仲秋献矢ゅ。（弓弩成於和，矢ゅ成於坚也。ゅ，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及其颁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音砧。）质者；夹弓、庾弓，以受射犴（音岸，又俄寒切。）侯鸟兽者；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及使者、劳者。（王、弧、夹、庾、唐、大兵者，弓异体之名。往体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体多曰王、弧，往体多，来体寡曰夹、庾。）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句者，谓之弊弓。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射牲者，示亲杀也。《国语》曰：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泽，共射椹质之弓矢。（郑司农云：泽，泽宫也。所以习射选士之处也。《射义》曰：天子将至，必先习射於泽者，所以择士也。）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数。

又曰：庭氏：掌射国中之妖鸟。（马融传曰：国中妖鸟，枭鸡，恶声之鸟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兽虎狼鸣也，救日食则伐鼓，北面射太阴。救月蚀则伐鼓，南面射太阳，以此弓矢射之。）若其神也，则以太阴之弓与枉矢射之。（枉，矢名也。）

又曰：弓长八尺谓之庇轵，五尺谓之庇轮，四尺谓之庇尔。（轵，毂木也。）

又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凡取之道：七柘为上，意（音亿。）次之，桑次之，（山桑也。）檿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凡相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响心，阴声则远根。（阳犹清也。）凡析射远者用势，射深者用直。凡为弓，冬析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材，冬定体。为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用此弓也。）

又曰：弓力有三均，谓之九和。安弓危矢，危弓安矢。

《仪礼》曰：射，告宾曰：“弓矢既具，有司请射。”宾与大夫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

《左传》曰：王赐晋文公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

又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弓矢。”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好以大屈。（宴好之赐也。大屈，弓名。）

又曰：舟坚射陈武子中手，（舟坚，季氏臣也。）失弓而骂。（武子骂也。）

又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之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封之於少昊之墟。

又曰：鲁伐齐，士皆坐列。颜高之弓六钧，皆分取传而观之。（颜高，鲁人也。三十斤为钧，六钧，一百八十斤也。故异之。）

又曰：子荡以弓梏华弱于朝。

又曰：扬虎税甲如公宫，取宝玉大弓以出。

又曰：齐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欲执之，辞曰：“旌以招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
又曰：晋楚战於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杜预注曰：问，遗之也。）
又曰：楚灵王次于乾，左尹子革夕，王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僻在荆山，惟是桃弧棘矢，以供御王事。”
《梁》曰：八年，盗窃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赐藏之鲁。焦赣《易林》曰：桃弓苇戟，除残去恶。
郭璞《毛诗拾遗》曰：象弭鱼腹，毛云：“弭，弓反末{敝弓}者，以象骨为上，盖俗说文误也。”
《左传》曰：左执鞭弭。弭者，弓之别名，谓以象牙为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为弓者。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张，神名推亡。
《史记》曰：上迎宝鼎於中山，有路弓乘矢集获坛下。
又曰：黄帝骑龙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龙髯，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号。後世因名其弓为乌号。
又曰：汉高祖擒韩信，信曰：“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又曰：子贡说越王以兵从吴伐齐，越王乃使以秦屈卢之弓、步光之剑以贺。
《续汉书》曰：鲜卑亦东胡之支也，禽兽异於中国者有野马、原羊、角端牛。以角为弓，世谓之角端弓者也。
《东观汉记》曰：祭肜为辽东太守。至则厉兵马，远斥候。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
又曰：盖延字巨卿，渔阳要阳人，以气势闻。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
谢承《後汉书》曰：朱穆为尚书，岁初百官朝贺，有虎贲当阶置弓於地，谓群僚曰：“此天子弓，谁敢干越？”百僚皆避之。穆呵之曰：“天子之弓当戴之於首上，何敢置地？大不敬。”即收虎贲付狱治罪，皆肃然服之。
张《汉记》曰：陈球为零陵太守，州兵朱盖等反，与桂阳贼胡简数万人转攻零陵。球城守，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远射十馀步，斩朱盖等。
《魏志》曰：句骊别种居小水，因名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也。挹娄弓长四尺，力如弩；弓用苦，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国也。
《魏要略》曰：北方有橐离之国，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马闲，马以气嘘之。王疑以为太子，令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怒，夺其国，杀之。东明走，南至奄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
王隐《晋书》曰：刘琨与丞相笺曰：“不得进军者，实困无食，残民鸟散。”录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蓝缕，木弓一张，荆矢十只。”
《晋中兴书》曰：符健凶暴，露刃张弓，推钳锯凿，杀人之具备置左右。
《晋令》曰：弓弩士习射者给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张。
沈约《宋书》曰：萧思话为梁州，太祖赐以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并往桑弓一张，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废射，又多病，略当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叹息。良材美器，宜在尽用之地，丈人真无所与让也。
《梁书》曰：羊侃膂力绝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马上用六石弓。
《三国典略》曰：齐綦连猛有勇力。梁使来聘，有武艺人求欲相角。猛带两，左右驰射，并取四弓叠而挽之，梁人嗟服。
《後魏书》曰：傅融性豪爽，有三子灵庆、灵根、灵越，并有才力。融以此自负，谓足为一时之雄。尝谓人曰：“吾昨夜梦有一骏马，无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曰：惟有傅灵庆堪乘此马。又有一弓亦无人堪引，有一人曰：惟有傅灵根可以弯此弓。又有数纸文书，人皆读不能解此文。有一人曰：惟有傅灵越可以解之。”融意谓其三子文武才堪以驾驭当世。常密谓乡人曰：“汝闻之不？融之子有三灵，此图谶之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之士多相归附。
《唐书》曰：太宗谓萧曰：“朕少好弓矢，自为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脉理皆斜，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浅得为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犹失之，何况於治乎。”自是遂延耆老问之政术，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书内省，上每延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家语》曰：楚共王出游，亡其乌嗥之弓。（乌嗥，良弓名也。）左右请求之，王曰：“止也，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宜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又曰：弓调而後求劲焉。
《国语》曰：周宣王时，有童谣“弧，箕（音期。）服，实亡周国”。有夫妇鬻是器者，王执而戮之。乃奔褒，（贾逵注曰：箕，木名，服，矢筒。）得弃女子於野而养之，是为褒姒。卒以衰周。
又曰：更盈侍魏王，见一雁过，曰：“臣能遥弓而落雁。”乃弯弓向雁，雁即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鄢之战，郄至三逐王卒。王使工尹襄问之以弓。郄至甲胄而见客，免胄而听命。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使人为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乌号之柘、燕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鱼之胶，四物者，天下之精材也。”

《战国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顷襄王闻，召而问之。对曰：“见六双，王何以不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

《越绝书》曰：麻林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为弓弦，使齐人守之。

《典略》曰：苏秦说韩宣王曰：“今韩地方九百里，带甲数十万，强弓劲弩皆射六百步之外。”

刘向《说苑》曰：齐攻鲁，子贡见哀公谓求救於吴。公曰：“奚先君宝之用？”子贡曰：“使吾宝而与我师，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杨麻筋之弓六往。

《江表传》曰：高句丽王遣使贡孙权角弓。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之先，女人为主，名柳叶。有模跋国人，字混慎，好事神，一心不懈，神感至意。夜梦人赐神弓一张，教载贾人舶入海。混慎晨入庙，於神树下得弓，便载大船入海。神回风令至扶南，柳叶欲劫取之，混慎举神弓而射焉。贯船通度，柳叶惧伏。混慎因至扶南。

《邺中记》曰：石虎女骑皆手持雌黄宛转角弓。

《遁甲开山图》曰：河东有独头山，多青檀，可以为良弓。

《括地图》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三礼图》曰：彤弓天子所用，弓卿以下所用也。

崔豹《舆服注》曰：两汉京兆河南尹及执金吾同隶校尉，皆使人导引传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有乘高窥者亦射之。晋魏设弓而不用焉。

《古史考》曰：乌号柘树枝长而乌集，将飞枝弹鸟，乌乃号呼。以柘为弓，因名曰乌号。

《风俗通》曰：乌号弓者，柘桑之枝。枝条畅茂，鸟登其上，垂下着地，乌适遍去，从後拔杀取以为弓，因名乌号耳。

又曰：白鹘，古弓名。（出边崖类聚。）

沈怀远《南越志》曰：宋昌县有棘竹，长十寻，俚人取以为弓。

又曰：沙麻竹人削以为弓，弓似弩，淮南所谓浮子弩也。

《南州异物志》曰：乌浒国有弧竹，皮厚寸馀，破以作弓，长四尺，名曰弧弓。

《广志》曰：缘沉，古弓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徐偃王既治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已得天瑞，遂因名为号，自称徐偃王。

《列女传》曰：晋平公使工人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扎，公怒，将杀工。其妻，繁人之女也。见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劳矣。生太山之阿，一日三睹阴，三睹阳，傅以燕牛之角，缠以荆麋之筋，糊以河鱼之胶，此四者，天下选也，而不穿一孔，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杀妾之夫，不亦谬乎。妾闻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射之道也。”公以其言为仪而穿七孔。弓工立得出，赐金三镒。（綦毋邃注曰：繁人，官名。孔，铠孔也。燕角善楚筋纫河胶粘也。）

《管公明别传》曰：信都令家中妇女尽惊更牙疾病，使公明为占之卦。成语曰：“君北室床西头当有两死男人，一鬼持矛，一鬼持弓箭。头在壁中，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头，故头重痛，不得举；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悬痛，不得饮食。昼则浮游，夜还病人，故惊恐。若徙其尸柩，便皆丁强。”於是令归室中，果得两楸棺，中有角弓及数箭，物已久远，木消烂。徙骸理之，合家皆愈。

《洞林》曰：曲阿令赵元瞻儿字虎舒，从吾学卜。自求著作卦，见吾有盛艾小陵龟，欲得之。不与，语之曰：“当作卦相为致此物，令自来。”复数日，果有一龟入厩。虎舒後见吾言：“偶有一物试可占之，若得，当再拜输一好角弓。”即便作卦，曰：“案卦之是为龟。”虎舒奉弓起，再拜。

《老子》曰：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列子》曰：纪昌学射於飞卫。飞卫曰：“尔先学不瞚而後能。又使学视小如大。纪昌悬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轮，睹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

《孟子》曰：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犹弓人而耻为弓。

《孔丛子》曰：楚王张繁弱之弓，载忘归之矢，射蛟兕於□梦。

《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无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无所用弓。”羿闻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

《孙卿子》曰：繁弱、钜黍，古之良弓也。（《广雅》又云。）

又曰：天子雕弓，诸侯彤弓，大夫黑弓，礼也。

《鲁连子》曰：楚王成章华台酌诸侯酒。鲁君先至，楚王悦之，与大曲之弓。

《阙子》曰：宋景公谓弓人曰：“为弓亦迟矣。”对曰：“臣不得见公矣。”公曰：“何也？”“臣之精尽於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公张弓登虎圈之台，东面而射，矢逾西霜之山，集彭城之东，其馀力逸劲，饮羽於石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尽精於一弓而身为夭死，况治天下，奈何其独也。
《尸子》曰：鸿鹤在上，弓享（同矍）弩待之。若发若否，问二五弗知，非二五难计也。欲鸿之心乱也。
《抱朴子》曰：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
又曰：农夫得彤弓以驱鸟，南成得衮衣以负薪，犹世人得仙丹而不贵。
《淮南子》曰：射者乌号之弓，弯綦卫之箭。（杆，张也，弯，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卫，羽也。乌号、柘桑，其材坚劲，乌寺其上，及飞至枝，必挠下劲而复起扌巢乌随之，乌不敢飞，号呼其上，伐其材以为弓，因曰乌号之弓也。一说黄帝铸鼎锺於湖，得遒而仙，乘龙上天，其臣援弓射龙，欲下黄帝，不能也。乌，于也。号，呼也。於是抱弓而号也。自以名其弓为乌号之弓也。）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羿，古诸侯有穷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发百中，故曰之巧。要，取竞逐也。）何则？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淇卫路（路，箭竹也。出于淇地。卫，箭羽也。）饰以银，虽有薄缟，然独犹不能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经於革矣。
又曰：典张，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又曰：宛转弓，今之弭弓是也。
《吕氏春秋》曰：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已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弓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间而止，（至于一半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孰能用是。”宣王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
又曰：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招，谓的也。）
杜夷《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数，剑缺因用之者多。
《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阚弓射之，灭矢饮羽。下视知石也。却复射之，矢摧无迹。
谯子《法训》曰：善耕者足以谨地，待时而动；善射者调弓定准，见可而发。君子善养，其人足用。
韩杨《天子要集》曰：弧者，天弓备盗贼。
《楚辞》曰：带长剑兮挟秦弓。（言死带剑、弓，示不舍武也。）
刘邵《赵郡赋》曰：其器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丁令、角端。
陈琳《武军赋》曰：弓则乌号、越棘、繁弱、角端，象弭绣质，哲付文身。
唐太宗《咏弓诗》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
後梁宣帝《咏弓诗》曰：虞人招不进，繁氏久弥工。已悲轩主迹，复挹楚王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杨师道《奉和咏弓诗》曰：霜重麟胶劲，风高月影圆。乌飞随帝辇，雁落逐鸣弦。
齐王融《谢武陵王赐弓启》曰：殿下乜藻蕙楼，畅艺兰苑，敷积玉於风筵，叠连珠於月的。兔园掩秀，邺水惭奇。融揖让未工，滥陪升饮之赏；操弧反正，谬奉招贤之赐。文韬镂景，逸稍□，玩溢百龄，佩流千载。
晋嵇合《木弓铭》曰：乌号之朴，丰条足理。弦弧走栝，截飞骇止。射隼高墙，出必有拟，既用御武，亦以招士。
李尤《良弓铭》曰：弓矢之作，爰自曩时。乡射载礼，招命在诗。妙称颜高，巧发由基。不争之美，亦以办仪。
卷三百四十八　兵部七十九
弩
《释名》曰：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县刀，其形然也。合名之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枢机开阖有节也。
《说文》曰：洛阳名弩曰。（许缘切。）弸，弩也。广，满弓也。（广，音霍。）
《古史考》曰：黄帝作弩。
《广雅》曰：钜黍弓，子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远望。
《尚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
《尚书帝命验》曰：王弩发，惊天下。（秦有往矢西流，往矢即弩星也。兵精主天下，见之而惊。西流，秦灭也。）贱类出，高将下。（贱类谓秦始皇也。吕不韦之妻孕身而秦襄王纳之，生始皇。高，谓丞相赵高也。始皇出，赵高下，言天生之也。贱或为贼。）
《史记》曰：庞涓追孙膑，（音鬓。）膑量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险，可伏兵，乃大斫树白而书：“庞涓死此下。”於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
又曰：高祖厄於冒顿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弸弩。”（弸，张也，音嘣。）
又曰：始皇葬骊山，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辄射之。
又曰：苏秦说韩王曰：“子、距黍射六百步之外。（许慎曰：南方子蛮之弩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射。）
又曰：苏代遗穰侯书曰：“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痈也。”
又曰：汉王临广武，数项羽十罪。项羽大怒，令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
《汉书》曰：《李广传》曰：“广为匈奴所击，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服虔曰：大黄，肩弩也。）
又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张，（如淳曰：材官皆多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生。）从高帝击项籍。
又曰：李陵至浚稽与单于相值，骑二万围陵。陵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陵引士出营外为阵，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虏见汉军少，直前就营。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
又曰：司马相如为中郎，建节邛笮。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荣之。
又曰：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过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先驱。
《续汉书》曰：虞诩为武都太守。虏来攻城，诩出战，使强弩射之，三发而三中，虏众溃。（谢承《後汉书》云：羌攻城也。）
《东观汉记》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尽穷困，士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恭与士推诚同死生，故无贰心。
《後汉书》曰：宋则子年十岁，与苍头共弩射。苍头弦断，矢激误中之，即死。奴叩头就诛，则察而恕之。颍川荀爽深以为美，时人亦服焉。
又曰：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而走。陈愍王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置军营於国之都亭也。）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馀万人。
又曰：陈愍王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
华峤《後汉书》曰：陈愍王宠射，善弩。其秘法以天覆地载，参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其射至十发十中。
《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吴志》曰：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吴书》曰：宁本南阳人也。）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毛（音饵。）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也。
《吴录》曰：松梁山山石开处，容数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沣州。
《晋书》曰：《嵇绍传》云：“齐王□被诛。初，兵交，绍奔散赴宫。有持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东卜下者，将射之。遇有殿中将兵萧隆见绍姿容长者，疑非凡人，趣前拔箭，於此得免。

又曰：刘聪将赵染冤杀其长史鲁徽。染寇北地，梦鲁徽大怒，引弓射之，染惊悸而寤。旦攻城将，中弩而死。

又曰：孟为吴人所获，将徙之临海。等志北归，虑东徙转远。以吴人爰蜀侧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后逃至京都。

又曰：崔洪荐郤诜自代。诜後驳奏。洪曰：“我举郤诜而反奏我，是挽弩自射。”

《晋阳秋》曰：初，高祖勒兵阙下，经曹爽门。爽帐下督严世引弩将射高祖，孙谦止之曰：“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车乃过。（《世说》又载。）

又曰：马隆讨凉州虏。隆募限腰引弩四十六钧、弓限四钧以上。隆捶扌剽悬弓弩，扌剽侧阅试，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

《唐书》曰：李希烈既陷汴州，乘胜东侵，连陷陈留、雍丘，顿军宁陵，期下宋州，会食浙西。节度韩命王栖曜将强弩数千，夜入宁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帐，希烈惊曰：“此江淮弩士，今入矣。”遂不敢东，希烈夜败。

《晋诸公赞》曰：都官从事程伟案状羊（音酉。）所犯狼籍，即遣家人持铜弩牙首入重法。时人皆谓有权智，世祖诏迁官。

《英雄记》曰：王匡字公节，太山人，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使。匡於徐州发强弩五百，西诣京师。会进败，匡还乡。

又曰：袁绍击公孙瓒，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

又曰：袁尚使审配守邺城，曹操进军攻邺，生获配。谓曰：“吾近行围，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

《日南传》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阳。安阳王有神人Э（音高。）通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万人死，三发杀三万人。佗退，遣太子始降安阳。安阳不知通神人，遇无道理，通去。始有姿容端美，安阳王女眉珠悦其貌而通之。始与珠入库盗锯截神弩，亡归报佗。佗出其非意。安阳王弩折兵挫，浮海奔窜。

《华阳国志》曰：秦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郡游巴蜀，伤害千馀人。昭王乃重募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阆中夷廖中能作白的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不欲封，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

又曰：邓芝征涪陵，见玄猿抱子在树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以木叶塞疮。芝乃叹息曰：“嘻！吾违物之性，其将死矣。”投弩水中，芝後果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稽典录》曰：锺离权谓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国多骑，欲以当之。然吴神锋弩射三里贯洞，三四马骑敢近之乎？”

《南越志》曰：龙川有营涧，尝有铜弩牙流出水，皆以银黄雕镂。取之者，祀而後得。曾有取此牙逢风雨举船沦没。父老云：“越王弩营处也。”

《杂记》曰：东吴朝鸿胪卿张俨、议郎张纯、镇南将军朱异三人，共诣骠骑将军朱据。据曰：“三贤屈顾老鄙，相闻含甘须之明，怀终贾之才，相饥渴久矣。各为赋一物，然後乃坐。”乃各赋所见。异赋弩曰：“南岳之，锺山之铜。应机命中，射隼高墉。”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弹，弹生於古之孝子。臣闻楚琴氏以弓矢之势，不足以威天下，遂乃横弓着臂，施机设郭，加之以力。郭为方城守臣子也，敖为人君命所起也，关为守御捡去止也，（音奇，又音蚁。）为侍从听人主也，辞为道路通所使也，弓为将军主重负也，弦为军师御战士也，矢为飞容主教使也，金为穿敌往不止也，卫为副使正道里也，骠为都尉执左右也。鸟不得飞，兽不得走，弩之所向，无不恐者。”王曰：“善。子之说弩也。愿复闻正射之道。”陈音对曰：“臣闻射之道，左足纵，右足横；左手若拊枝，右手若抱儿；右手发，左手不知。此正射持弩之道也。”

《战国策》曰：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天下之良弓、劲弩皆自韩出，射六百步之外。”

《文子》曰：狡兔得而猎犬烹，高鸟尽而强弩藏。

《尉缭子》曰：兵如植木，弩如羊角。

《慎子》曰：弩弱而高者，乘於风也。身不肯而行合者，得助於众也。

《淮南子》曰：乌号之弓，子之弩，（南方子蛮夷柘弩皆善射也。）不能无弦而射。越ノ（渠容切。）蜀艇，（ノ，小艇。船大皆一木。）不能无水而浮。

又曰：铅不可以为刀，铜不可以为弩，铁不可以为弓，木不可以为釜。

又曰：万毕术云：“牛翁十四，可以强弩。”（取牛翁十四枚，曲蟮白颈者二七，以三尺新布裹之活涂布着之，无令人见，用之拭弩令温，引之校半力也。）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无法准，故任巧由意；弩有法准，故易有善。

《抱朴子》曰：秋以弓弩在前。

太公《六韬》曰：陷坚阵，败强敌，以大黄参连弩，大扶月车三十六乘，才士、强弩、矛戟为翼。

《太公兵法》曰：神后加四仲者以为明堂宫时。天一出游八极之外，行窃冥之中，日照其前，月照其後，当此之时，天一自持玉弩，执法丞相刻不道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政论》曰：永平，建初之际，去战未久，官兵劲利，有蔡太仆之弩，擅名天下。

《风俗通》曰：汲令应郴，（一作“余祖父郴”。）夏至日请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悬赤弩，照於杯中，见其形如蛇。宣恶之，然不敢不饮，因得胸腹病，攻治不差。郴後知之，过宣家问疾之由，以为蛇入腹中。郴绕厅事思惟良久，顾悬弩曰：“此是乎？”乃扶宣来，於故处设酒，杯中致复有蛇。因谓宣曰：“北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瘳。

又曰：臧文仲家欲炊，而失釜及弓、弩，自行。

《十洲记》曰：续弦胶或名连金泥，此胶能属连弓弩断弦，连刀剑断折之金。胶连，使人挽制，他处即断，此终不复脱。天汉二年，帝事北海，祠恒山，西国王使至献胶四两、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库，不知胶裘二物之妙也。以上贡不奇，稽留使未遣之。帝幸华林苑，射虎而弩弦断。使者从驾，因上胶一分，使口濡以续弦。帝惊，乃使武士数人对掣，终日不断。胶青色如璧玉，吉光毛裘黄色，盖神马之类也。裘入水经月不沉，入火不焦，帝乃重之。厚赂使者而遣之。

赵公王琚（音居。）《教射经》曰：弩古有黄连、百竹、八檐、双弓之号，今有绞车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垒用之。擘张弩中，三百步步战用之。马弩中二百步马战用之。弩张迟，临敌不过三发，所以战阵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战。而将不明於弩也。不可杂於短兵，当别为队，攒箭注射，则前无立兵，对无横阵。复以阵中张、阵外射，番次轮回，张而复出，射而复入，则弩不绝声，敌无薄我。夫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杀。《法令》曰：“张弩後，左厢丁字立，当弩八字立，高楦（揎音宣。）手，屈衫襟，左手承𠂇，右手迎上，当心看张。张有阔狭，左𠂆右膊，还复当心安箭。高举射敌，远抬弩头，敌近平身放敌在左右，回身放，敌在高上，挈脚放。放箭讫，唱杀，却制拗曷尾覆弩还着地。”

《太白阴经口发弩图篇》曰：弩者，怒也。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穿刚达坚，自近及远，守险塞口，破骁陷坚，非弩不克也。

後汉李尤《弩铭》曰：粤自近古，发意所睹。前圣制弓，後世造弩。机牙发矢，执破丑虏。克获虽屡，犹不可常。忘战者危，极武者伤。

魏陈琳《武军赋》曰：弩则幽都筋角，恒山。通肌畅骨，直矢轻弦，当锋摧决，贯遐洞坚。

陆机《七导》曰：长角三倡，武士棋布。捺紫间之神机，审心中而後射。

《东观汉记》云：朱初理马援表曰：“羌反杀吏，惟狄道为国坚守。然民饥饿，啖弩煮履，援救倒悬之急，存几亡之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幽州刺史议》曰：幽州突骑，冀州强弩，为天下精兵。国家赡核，四方有事，未尝不取办於二州。
《暨艳集□杂移》曰：角弩既调，射者又工，多获鹑鸟，能无恳伤？
《文选》曰：机不虚椅。
又曰：虞机发，留。
又曰：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
《射雉赋》曰：擎牙亻玄镞，心平望审。
又曰：黄间机张，镞折毫芒。俯贯鲔与，仰落双，鱼不及窜，鸟不及翔。
又曰：彀金机驰，鸣镝剪爵，毫落劲翮。
卷三百四十九　兵部八十
箭上
《字林》曰：箭，天竹也。
《字统》曰：箭者，竹之别形，大身小叶曰竹，小身大叶曰箭。箭竹主为矢，因谓矢为箭。
《开元文字》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箭，也。自关而东谓之矢，自关而西谓之箭。箭者，竹名，因以为号也。三镰，谓今{角}（音同。）射箭也。平题，今戏射箭也。镰，棱也。题，头也。
《说文》曰：箭，矢也。从竹，前声。
《释名》曰：矢，指也。言其所指向迅疾也。又谓之箭。箭，进也。其本曰足，矢形似木，木以下为本，以根为足。又谓之镝。镝，敌也。可以御敌也。齐人谓之镞，言其所中皆族灭也。关西曰。铰，（音校也。）言有铰刃也。其体曰竿，言挺竿也。其旁曰羽，如鸟羽也。鸟须羽而飞，矢须羽而前也。齐人曰卫，所以导卫矢也。其末曰括。括，会也。与弦会也。括旁曰叉，形如叉也。
《方言》曰：箭自关而东谓之矢，江淮之间谓之𥳇 侯，（音侯。）关西曰箭。（郭璞注曰：箭者，竹名，因以为号也。）
杨雄《方言》曰：凡箭镞三者谓之羊头。其广薄而长薄谓之𥳇 卑。（音卑。）
《尔雅》曰：东南之美者，会稽竹箭焉。（注云：会稽，山名，今在山阴县南。竹箭，条也。）
又曰：金镞翦羽谓之镞，骨镞不翦羽谓之志。（郭璞注曰：金镞，今𥳇 卑箭也。骨镞，金骨。不剪，谓以鸟羽自然浅狭，不复翦之，使齐也。音雹。）
《孙卿子》曰：浮游作矢。
《世本》曰：夷牟作矢。（黄帝二臣。）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续长。
《赵氏兵书》曰：矢，一名信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得金矢，利艰，贞吉。
又曰：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书》曰：周成王崩，垂之竹矢在东房。（垂，舜共二所为也。）
《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弓矢既同。
又曰：舍矢如破。
又曰：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发彼小，殪此大兕。
又曰：束矢其搜。（丬叟，众意劲急也。五十矢为束。）
《礼记》曰：古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又曰：《月令□仲冬》云：“是月也，伐木取竹箭。”（注云：此时坚成可伐取也。）
又曰：后妃执弓挟矢於高之前。
又曰：乘丘之役，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诛之。”
《周礼》曰：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
又曰：司弓矢：掌八矢之法。八矢：一曰枉，二曰，（音结）三曰杀，四曰镞，五曰，六曰，七曰恒，八曰库。（音Φ。）凡枉矢、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镞矢用诸近射田猎；矢、矢、用诸弋射；恒矢、Φ矢，用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盖枉、杀、、恒，弓所用也；、镞、、Φ、弩所用也。
《左传》曰：鲁庄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杜预曰：矢名也。）
又曰：狄人伐卫，公与石祁子，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
又曰：祝冉射王中肩，王亦能军。
又曰：楚子与莫犴氏战于ㄖ泞，（ㄖ泞，楚也。）伯棼射王汰及鼓，跗着於丁宁，（伯棼，越椒也。，车辕，汰过也。箭过车辕上也。丁宁，钲也。）又射汰以贯笠毂。师惧退，王使巡师曰：“吾先君文王克息，获三矢焉，伯棼窃其二，尽於是矣。”鼓而进之，遂灭莫敖氏。
又曰：吕射恭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中项，伏韬而死。以一矢复命。
又曰：郄克伤，流血及屨，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予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齐师遁，晋州绰及之。射殖绰中肩，两矢夹尸。（胫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君以郑故，亲集矢於目。（鄢陵战，晋射中楚王目也。）
又曰：齐子渊捷从泄声子射之中。凡繇朐（音劬。）汰，匕入者三寸。
又曰：孟之侧後入以为殿，抽矢策马曰：“马不进也。”（不欲伐善。）
《梁》曰：偏弓镞矢不出境。（偏，当为敦。镞矢，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论语》曰：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孔子曰：“何好？”对曰：“好长剑。”孔子曰：“以子所能，加之以学，岂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扶自直，斩而用射，达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为？”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再拜。
《国语》曰：吴晋会于黄池。吴王擐甲陈卒，赤旗赤羽之，望之如火。（贾逵注曰：矢羽为。）
又曰：仲尼在陈，有隼于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矢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注：《说苑》云：百蛮。）使各以其方赂来贡，使无忘职业。於是肃慎氏贡苦矢、石，其长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远，以示後人，使永鉴焉，故铭其栝（镌书切名也。括，箭羽之间。）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矢。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言。（椟，柜也。惠公使有司求之故府，得肃慎氏矢於金柜之中，如仲尼之所言也。）
《史记》曰：魏公子无忌进兵击秦，秦军解去，遂救邯郸。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负矰（音兰。）矢为公子先引。（注：吕忱《字林》曰：矰，盛弩矢。）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一日五十万矢皆尽。虏攻急，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
又曰：匈奴右贤王围李广。广为圆阵外向，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
又曰：娄烦射项羽，弓发矢欲到，羽怒目叱，矢乃堕地，烦亦恐死。
又曰：李广夜行，见石如虎，乃射之，其矢没羽。
《续汉书》曰：来歙击隗嚣。守略阳城，大战，登城相射，乃发屋断木为箭。
《东观汉记》曰：耿与张步战，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又曰：上拜寇恂河内太守，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治矢百馀万。
又曰：匈奴破离後，王安得攻金满城。耿恭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中其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疮皆沸，并大惊。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魏志》曰：挹娄在扶馀东北千馀里，弓长四尺如弩，苦长八寸，青石为镞。
又曰：陈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发。”
《魏略》曰：孙权乘大船出濡须口来观魏军，曹公使弓弩乱发射之。矢着其船，船乃偏重箭坠，将倾。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矢。矢均船平，乃放船而走。
《蜀志》曰：关羽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医者曰：“矢镞有毒，当须破臂刮骨也。”
《晋书□石季龙载记》曰：石韬起堂于太尉府，号曰宣光殿。梁长九丈。石宣视而大怒，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使杨杯、牟皮、牟成、赵生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箭而去。
又《毛宝传》曰：宝军县兵少，器仗滥恶，大为祖焕、桓抚所破。宝中箭，贯髀彻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满华。
又《桓玄传》曰：达枚、回恬、与之迎击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万盖等以身蔽玄，并中数十箭而死。
崔鸿《三十国春秋□西秦录》曰：白兰王吐谷浑阿柴临卒，呼子弟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将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只箭折之。”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终而卒。
又《後燕录》曰：慕容盛行至西乐，遇盗陕中。盛曰：“我六尺之躯，入水不溺，在火不焦，尔欲当锋乎？试竖尔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尔命；如其不中，当束身相授。”盗行竖箭，盛一发中之。盗曰：“相试耳。”资而遣之。
《宋书□朱龄石弟超石传》曰：阿簿千步骑十万屯河北岸，超石以软弓小箭射虏。
又曰：谢灵运《山居赋》云：其竹则二箭殊叶，四若齐味。（注云：二箭，一者苦箭大叶，一者竽箭细叶。）
又曰：《朱修之传》曰：鲁秀击襄阳，修之发连弩射秀，秀亦发连弩应之。修之使军人缘水拾箭。
又曰：《谢庄传》云：时河南献舞马，诏群臣为赋，庄所上其辞曰：“迎调露於飞锺，赴承□於惊箭。”
《齐书》曰：《陈显达传》云：“显达杜姥（莫补切。）宅大战破贼，矢中左眼。拔箭而镞不出。北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妪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
《三国典略》曰：梁以护军将军陆法和为郢州刺史，封江乘县公。法和尝军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帝，谓人曰：“诸葛孔明可谓名将，吾目见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镞一斛许。”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齐书》曰：郎基字世业，迁海西镇将。梁吴明彻攻海西，基粮仗皆尽，乃削木为箭，纸为羽，得围解还朝。仆射杨暗劳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箭纸羽，皆无故事。班墨之思，何以过之。”

《後魏书》曰：世宗幸邺，还於河内怀界，帝亲射矢一里五十馀步。侍中高显等奏：“伏见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镞所逮三百五十馀步。臣等伏惟陛下圣武自天，神艺夙茂。巧会驺虞之节，妙尽矍（居约切。）圃之仪。威棱攸叠，（胡甘切。）兕慑气；才猛所振，憨弭心。足以肃截九区，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铭射宫，永彰圣艺。”

《後周书》曰：王杰，魏恭帝元年从于谨围江陵，时栅内有人善用长槊，战士将登者，多为所毙。谨令杰射之，应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馀众继进，遂拔之。谨喜曰：“济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又曰：贺拔岳既遇害于河曲，太祖乃率轻骑驰赴平凉。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太祖至安定遇之，谓景曰：“贺拔公虽死，宇文泰尚存，卿何为也？”景失色对曰：“我犹箭也，随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即还。

又曰：《庾信传》云：“信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云：两观当戟，千门受箭。白虹贯日，苍鹰击殿。”

又曰：《长孙晟传》云：“晟与汝南公猎，见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射取之。晟弯弓驰往，遇雕相跃，一发双贯焉。”

《唐书》曰：太宗讨刘黑闼。闼常於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将，勇壮绝人，直冲太宗，刃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於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常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又曰：贞元四年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等，今年权停。时谏议大夫田敦因蒙召对，奏言：“兵部武举等每年常数百千人，持挟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上闻而瞿然，故命停之。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十数人。时议恶敦贵，欲非短旧事，奏议不实。自是讫于贞元，更不复置。

太公《六韬》曰：陷坚阵强敌，大黄参连弩，飞鸟、电景矢自副。（注云：飞鸟、电景，矢名。飞鸟，尺茎白羽，以纲为首。电景，青茎尺羽，以纲为首。纲一作铁。）

《太公金匮》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画丁侯，三向射之。丁侯病，遣使请臣。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头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巳日拔其腹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庚辛日拔其股箭，癸亥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闻，皆惧。越常氏献白雉。

卷三百五十　兵部八十一

箭下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赐鹖尾、鹘尾（许交切。）箭十二枚。

《三齐略记》曰：富平城，孝明帝时改为厌次。此城东南五十里有蒲台，高丈八。秦始皇所顿处时，在台下萦蒲系马夹道数百步，到今蒲生犹萦马。蒲似水杨而劲堪为箭。

《博物志》曰：交州山夷名曰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馀。以ヌ铜为镝，涂毒药於镝锋，中人即死。不时敛藏，则胼胀沸烂，须臾ヌ煎都尽，惟骨在耳。其俗誓不以此药法语人。治之，饮妇人月水及粪汁，时有差者。惟射猪犬者无它，以其食粪故也。ヌ铜者有声，以物打之，徐听其声。得ヌ毒者，偏凿取以为箭镝。

焦贡《易林》曰：双凫俱飞，以归稻池。经涉其泽，为矢所射，伤我胸臆。

刘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似伏兽，射之饮羽。

《异苑》曰：乌伤黄蔡，义熙初於查溪岸照射，见水际有物，眼光彻，其间相去三尺许，形大如斗。引弩射之，应弦而中，便闻从流奔惊，波浪砰磕，（苦盍切。）不知所向。经年，与伴共至一处。名为竹落冈，去先所二十许里，有骨可长三丈馀，见昔射箭贯在其中。因语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斯。”拔矢而归。其夕梦见一长人，责诮之曰：“我在洲渚之间，无关人事，而横见杀害，怨苦莫伸，连时觅汝，今始相得。”眠寤乃患腹疾而殒。

又曰：永阳李增行经大溪，见二蛟在水，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归，因复出市，有女子素服衔涕，捉所射箭。增怪而问焉，女答曰：“何用问为！若是君许，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反，未达家，暴死於路。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

《列子》曰：逢蒙之弟子曰：“鸿超怒其妻而怖之，引乌号之弓、綦卫之箭，射其目。矢未注，眸子瞬不睫，矢坠地而尘不扬。”

又曰：飞卫学射於甘蝇，诸法并善，惟啮法不教。卫密将矢以射蝇，蝇啮得镞矢射卫，卫绕树而走，矢亦绕树而射。

《鲁连子》曰：燕伐齐，取七十馀城，惟莒与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军，杀燕将军骑劫，复齐城。惟聊城不下。燕将城守数月，鲁仲连乃为书，着之於矢以射城中遗燕将。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

《尉缭子》曰：夫杀人百步之外者，谁也？曰：“矢也。”

《韩子》曰：矢来无向，则为铁室以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智伯将伐赵，赵襄子召张孟谈问之曰：“柰无箭何？”孟谈曰：“董安于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荻蒿、苦楚（音隔。）之，其高至于丈。君发而用之，有馀箭矣。”於是发而试之，坚，则菌之劲不能过也。君曰：“吾箭已足矣，柰无金何？”孟谈曰：“董子之治晋阳，宫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君发而用之，有馀金矣。”（《战国策》曰：公宫之垣皆以荻稿，其坚则菌{路}之劲不能过其余。何也？{路}音路。）

又曰：“水激则悍，矢激则远。”

又曰：楚人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抟矢而熙。（熙，戏也。）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树号矣。（由基，楚共王之臣养叔也。调，调张也。矫，直也。拥，抱也。）

《诸葛子》曰：若能力兼三人，身与马如胶漆，手与箭如飞虹，诚宜宠异。

《亢仓子》曰：勾粤之，镞以精金，鹙隼为之羽，以之掊，则其与稿朴也无择。（勾粤，东粤。，似也。鹙隼，雕鹗之类。掊，打击也。《尔雅》曰：东南之美，有会稽之竹箭焉。夫勾越之以精金为镞，以隼翎羽之。打击则同於槁科也。无择，犹无异也。）及夫荡寇争虔。（音衡。）觇武决胜，加之𠂤弩之上，则三百步之外不立敌矣。（排荡寇敌，争衡决胜，如此勾粤之干于强弩之上，则不立敌也。）

《楚辞》曰：举长矢兮射天狼。

陈琳《武军赋》曰：矢则申息肃，（音慎。）空流，刃铜毒铁，镞鸣镞。

《子虚赋》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雕弓，右夏服之劲箭。

《射雉赋》曰：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於一箭。丑夫为之改貌，憾妻为之释怨。

《吴都赋》曰：其竹则（于君切。）（都郎切。）{休}𣏌，（音吟於。）桂箭射，由梧有篁，{票}{劳}（音瓢劳。）有丛。

後汉李尤《弧矢铭》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四大协并，八极同纪。

晋江统《弧矢铭》曰：幽都筋角，会稽竹矢。率土名珍，东南之美。易以获隼，诗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匮。

梁昭明太子《弓矢赞》曰：弓用筋角，矢制良工。亦以观德，非止临戎。杨叶命中，猿堕张空。

箭筒

《释名》曰：箭箄受矢之器，以皮曰ゅ，（扶福切。）柔服用之也。织竹曰笮，（音帻。）相迫笮之名也。

《说文》曰：兰所以盛弩矢，人所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义问》曰：总所以覆矢也，谓箭筒盖也。
《周礼□夏官下□司弓矢》曰：仲秋献矢ゅ。（ゅ，盛矢器也。兽皮为之也。）
《左传》曰：公徒执冰而踞。（杜预注曰：冰，箭筒盖也。）
又曰：晋楚战，楚熊负羁囚智。智庄子以其族反之，（负羁，楚大夫也。智，智庄子之子也。）厨武子御，（武子，魏。）下军之士多从之。（智庄子，下军大夫故也。）每射，抽矢，，（楚尤切）纳诸厨子之房。（抽，擢也。，好箭也。房，箭舍也。）武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爱，（蒲，杨柳，可以为箭也。）董泽之蒲，可胜既乎？”（董泽，地名，在东闻喜县。）
《集异记》曰：丹阳张承先家有一鬼，为张偷得一箭筒，云：“慎勿至新亭射，此三井陶家物。”张以借他，鬼骂欲烧屋，张驰取还乃止。
《杂诗》曰：象弧雕服。
《竹谱》曰：射筒竹簿肌而长，中着箭，因以为名。
步叉（叉音钗，一作叉，音与上同。）
《释名》曰：步叉，人所带，以箭叉其中。马上曰，，建也。弓矢并建立其中也。
《通俗文》曰：箭ゅ，谓之步叉。
《赵书》曰：石虎等破刘曜于上□，获马二百匹，赤金银、步叉、弓三十具。

《左传》曰：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左执鞭弭，右执，以与君周旋。（，受箭也。）
《後汉书》曰：董卓膂力过人，双带两，左右驰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谓之服，藏弓，谓之。《左氏传》云：右属。）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赐鱼皮步叉一，獾皮一，琢金校步叉一，金校豹皮一。
射捍（音汗。字与同。射以皮臂也。）
《说文》曰：射臂扞沓也。
《三礼弓矢图》曰：扞遂者臂捍，以朱韦为之。谓之扞遂者，所以遂弦也。
《括地图》曰：羿年五岁，父母与入山。其母处之大树下，待蝉鸣，还，欲取之。群蝉俱鸣，遂捐去。羿为山间所养，年二十，能习弓矢。仰叹曰：“我将射远方，矢至吾门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经至羿门，随矢去。
《管子》曰：桓公弋，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弛弓脱捍而迎之。
《鲁连子》曰：弦弋 旱相第而增矢得高焉。专诸刺王僚，阖庐乃名成焉。
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雅□释器》曰：是谓之弹。（是音置。）
《宋林》曰：弹，行丸者，又并也。并使战动棹（一作棹。）弹也。（拼，普耕切，与枰同。）
《桂苑》曰：弹，行丸弓也，又作弓。（音弹）
《开元文字》曰：引弹之谓行丸者也。又弹并也。
《说文》曰：弹，行丸也。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云：“弩生於弓，弓生於弹，弹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质朴，死则裹以白茅，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歌之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遂令死者不犯鸟狐之残也。”
《周礼》曰：凡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注云：句兵，戈戟属，弹为掉也。，狂。）
《左传》曰：晋灵公不君，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者。
《谷梁》曰：灵公朝大夫而暴弹之也，观其避丸也。（暴，戏暴之也。）
《汉书》曰：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多少年群辈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破武吏，黑者所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
张《汉记》曰：班超使于阗，愿将三十六人以为蒿矢、弹丸之用。
《魏书》曰：齐王芳为帝，常喜以弹弹人。
《魏书传》曰：曹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计穷愁闷，持弹到後园中，楼上人便唱言：“故大将军东行、南行。”爽还厅事上矣。
《晋安帝纪》曰：琅邪内史孙无终，贪横忍虐，妓妾有忤意者，辄弹其面。
萧子显《齐书》桓荣祖字华先，下邳人。荣祖善弹，弹鸟毛尽而鸟不死。海鹄群翔，荣祖登城西楼弹之，无不折翅而下。
崔鸿《西秦录》曰：辛进字国都，陇西人。建弘初，为散骑常侍，从乞伏炽盘游于後园。宵观弹鸟，丸伤暮末母之面。至是末问母面伤之由。母曰：“辛进弹鸟所伤。”末怒，故诛之。
《隋书》曰：长孙晟善弹。有鸢群飞，上曰：“公为我取之。”晟十发俱中，并应刃而落。赐赍极多。
《韩诗外传》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告大夫曰：“有敢谏者，罪至死无赦。”孙叔敖进谏曰：“臣之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在後，曲其颈欲擢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不知黄雀在後，举头而欲啄食之。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丸在榆下，仰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知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此皆贪前之利，不顾後害者也。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人主亦然。”楚国不殆而晋国以宁，孙叔敖之力也。

《西京杂记》曰：韩嫣于骞武帝佞亻幸人也。作金丸，人皆逐之。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

《异苑》曰：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树，扶疏荫渎，鸟常产育其上。太元中，陈郡谢庆执弹乘马激杀数头。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养，何故见侵？”经年而谢卒。庆名涣，灵运父也。

《幽明录》曰：元嘉初，散骑刘隽家在丹阳郡，後尝闲居。而天大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牵狡狯，（音侩。）而并不沾濡，隽疑非人。俄见共争一瓠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出，人问前得一壶，而泣曰：“此是小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隽具说之。

《东方朔记》曰：东方朔对骠骑难曰：“以珠弹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庄子》曰：庄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翼广七尺，目大运寸，而进集于栗林。周曰：“何鸟哉？”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物固相累。二类相招也。”指弹而射之，虞人逐而讯之。（以周为盗栗。）

又曰：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右臂以为弹，余因以求炙。

又曰：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以所用者重，所要者轻。

《太玄经》曰：明珠弹於飞，害其得不伤。

《潜夫论》曰：丁夫不傅犁锄，怀丸挟弹，或取好土作丸弹卖之。其弹外不可御盗，内不足禁鼷鼠，妄弹鸟雀，百发不得一，反中人面目，此无用而有害也。

《世说》曰：前辈人忌日惟不饮酒作乐。王世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别主人欲作音声，王便起去，持弹往卫洗马墓下弹鸟。

《梦书》曰：梦持弹者，得朋友。

赵壹《穷鸟赋》曰：有一穷鸟，戢翼原野。（音必。）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後见驱者。缴张右，羿弓彀左，飞丸缴矢，交集於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水乍火。

夏侯孝若《缴弹赋》曰：张弱弓，理繁缴，望大群以送丸，审遣放而必获。

《古乐府歌》曰：鸟生八九子，秦氏桂树间。秦氏家有游荡子，立用睢阳弹弹丸。

魏明帝《猛虎行》曰：双桐生空井，枝叶自相加。通泉浸其根，玄口润其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有双栖鸟，交颈鸣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弹是窠。
桓玄《南林弹诗》曰：散带蹑奔驷，挥弹出长林。归翮赴旧栖，木末转翔禽。落羽寻绝响，屡中辄应心。
後汉李尤《弹铭》曰：昔之造弹，起意弦木。以丸为矢，合竹为朴。漆饰胶治，弗用筋镞。丸弹之利，以弋凫鹜。晋灵骄悖，群臣是弹。乐其如跃，趋如避丸。
卷三百五十一　兵部八十二
戈
《易》曰：离为戈兵。
又曰：投戈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
《书》曰：武王至商郊，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又曰：武王伐纣，战於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又曰：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孔安国曰：二臣桓毛名。）俾爰齐侯吕，以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又曰：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兑、和，古之巧人。）
又曰：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一人冕，执，立于东垂；一人冕，执瞿，立于西垂。（、瞿皆戟属。）
又曰：惟干戈省厥躬。
又曰：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公曰：“备乃弓矢，锻乃戈矛。”
《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与祋 殳。（毛苌曰：候人，道路送迎宾客者也。荷，揭也。祋 殳，殳也。祋 殳，丁外切。）
又曰：载戢干戈，载弓矢。
《礼记》曰：进戈者前其比，（徂闷切。）後其刃；进矛戟者，前其镦，（音队。）后其锐。（郑玄曰：後刃，敬也。二兵镦，虽在下犹为首。锐底曰，取其也。平底曰镦，取其镦地也。）
又曰：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干，盾也，戈句序戟也。干戈万舞，象舞也。）
又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
又曰：宾牟贾侍坐於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而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王克商，济河而西，倒载干戈，包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曰建。”
又曰：大夫士既殡而君往焉，祝先升，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执戈立于前，一人立于後。
《周礼》曰：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
又曰：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郊祀裘冕，二人执戈，送逆尸从车。（郑玄曰：裘冕者，亦从尸服也。从尸车，送逆之往来也。）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疫。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方良，罔两也。）
又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颁之。祭祀，授故士戈。（故士，王族，故士也与旅贲当事则卫王者也。）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乘车，王所乘车军。旅则草路，会同则金路也。）
又曰：车谓之六等之数：（郑玄曰：六等之数法易之，三材六画也。）车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於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於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
又曰：金有六齐。四分其金则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
又曰：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郑玄曰：戈，今勾子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也。）已倨则不入，已勾则不决。长内则折前，短内则不疾。（郑玄曰：戈，勾兵也。主於胡已倨，谓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则不入。已勾，谓胡曲多也。以啄人则创不决前谓援也。内长则援短，援短则曲於磬折，椵於磬折则引之於胡并钩。内短则援长，援长则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则引之不疾。）
又曰：庐人为庐器。戈秘六尺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矛夷三寻。（郑玄曰：秘犹柄也。八尺曰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也。）
《左传》曰：晋公子重耳及齐，齐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怀与安，实败名。”公子不可，姜与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又曰：秦伐晋。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
又曰：鲁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舂，犹冲也。）埋其首於子驹之北门。（狄长三丈。）
又曰：齐败於鞍。齐顷公既免，求逢田父，三入三出。入于狄，卒皆抽戈盾，冒之以入于卫，卫师免之，遂自徐关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楚战於鄢陵。范丐趋进（丐，士燮子。）曰：“塞井夷灶，陈於军中，晋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执戈逐之曰：“国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

又曰：晋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公使清沸助之，（沸，嬖人也。）抽戈结衽（衽，裳也。）而伪讼者三。郤将谋於谢。（榭，讲武堂也。）矫以戈杀驹伯、苦成叔於其位。（驹伯，苦成叔郤也。）温季曰：“逃，威也。”遂趋。（郤至未奉君命而死，今矫等意欲禀□命，不以君命而来，故欲逃也。）矫及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又曰：晋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厉公，献子所杀。）公以戈击之，首坠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亦梦见献子与厉公讼。）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于东方则可以逞。”

又曰：晋侯伐齐，范鞅门於雍门，其御追喜以戈杀犬於门中。（杀犬示闲暇也。）

又曰：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舍，庆封子。）卢蒲癸臣子之，（子之舍也。）与王何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後之。（寝戈，亲近兵仗也。）尝於太公之庙，庆舍莅事。（临祭事也。）麻婴为尸，（为祭尸也。）卢蒲癸、王何执寝戈。庆氏以其甲环公宫。卢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击之，解其左肩。犹援庙桷，动於甍，以俎壶投，杀人而後死。（言其力多。）

又曰：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子黑又使强委禽焉。（禽，雁也。纳彩内雁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适子南氏，子怒，既而橐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执戈逐之，及冲击之以戈，（冲，交道也。）子伤而归。告大夫曰：“我好见之，不知其有异志，故伤。”

又曰：晋平公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

又曰：卫公孟縶狎齐豹，（公孟，灵公兄也。齐豹，齐恶之子，为卫司寇也。）夺之司寇与鄄，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有事，祭也。盖获，卫郭门也。）齐氏帷於门外而伏甲焉。使祝蛙置戈於车，薪以当门。华齐御公孟，宗鲁骖乘。及闳，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中公孟肩，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入郢，楚昭王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又曰：吴伐越。越子句践御之，陈于李。灵姑浮以戈击阖闾，伤将指。
又曰：人输晋范氏粟。郑之姚子般送之，范吉射逆之，赵鞅御之。邮无恤御简子，卫太子为右，登铁上。郑人击赵简子，中肩，毙于车中，太子救之，以伐郑。师北，太子後复之，郑师大败。
又曰：齐简公即位。与妇人饮酒于檀台。成子迁居寝，（徙公使居正寝。）公执戈将击之。（疑其欲作乱也。）太史子馀曰：“非不利也，将除害也。”
又曰：晋荀瑶帅师伐郑。（荀瑶，智伯也。）郑弸弘请救于齐。（弘，弸攴子）陈成子救郑。及濮，雨，不涉。成子衣制杖戈，（制雨衣也。）立于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闻之，乃还。（畏其得众心也。）曰：“我卜伐郑，不卜敌齐。”
又曰：卫良夫与太子蒯聩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入，适伯姬氏。既食，孔伯姬仗戈而先，太子与五人介舆从之，（分械甲也。）迫叔悝於厕，强盟之。（孔氏专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辄。）
《汉书》曰：宣帝时，美阳鼎献之。张敞好古文字，案鼎铭勒而上议曰：“今鼎出於郊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孟康曰：尸，主也。）官此扌旬邑，赐尔鸾，黹雕戈尸，臣拜手稽首。窃以传记言之，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也。”
又曰：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遣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张晏曰：严故越人，降为归义侯。越人于水中负{金}々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於下，因以为名也。）下离水。
《晋书》曰：《贾充传》云：“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拒战於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口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今日之事当如何？”充谓曰：“公养汝等正拟今日，复何疑。”济於是抽戈犯跸。
崔鸿《前赵录》曰：李景年字延，前部人。长平之战，刘聪马中矢，几为晋军所获。景年以马授聪。挥戈前战。以功封梁邹侯。
《战国策》曰：中山君飨都大夫羊羹不遍，司马子期怒而走於楚，说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而随，中山君顾谓二人：“子奚为者也？”二人对曰：“臣有父当饿将死，君下壶食臣之父，故来死君也。”中山君慨然仰天叹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国，以一壶食得士二人。”
《国语》曰：秦师侵晋，惠公令韩简挑战，曰：“昔君之惠，寡人未敢忘。家人之众能合之不能离也。君若不还，寡人将无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见使者。
《庄子》曰：孔子穷於陈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子路仡然执戈而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子》曰：勾践入官於吴，执戈为吴王洗马，故能杀夫差於姑苏。
《吕氏春秋》曰：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远立，（郭远立，矢石不及也。）又居於犀蔽犀橹之下，投x而叹（投，弃也。）曰：“呜呼，士之（音速。）弊，尽一若此乎！”（犹化也，一犹皆也，言士之變化弊恶皆如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亦由君不能耳，士又何弊尽之有！”简子乃去犀蔽犀橹，而立於矢石之所及，（矢，箭也。石，弩也。）一鼓而毕乘之。（毕，尽也。乘，凌也。）简子曰：“与我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
《淮南子》曰：阳虎为乱於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赏，失者夷族。围三匝矣，阳虎将举剑而自刎颈，门者止之曰：“我将出子。”阳虎左执剑，右提戈，赴围而走，门者出之。阳虎既出，顾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鲁君闻阳虎失，怒所出之门。以为伤者战斗者也，不伤者为纵之。伤者受厚赏，不伤者受重罪也。此所谓害之而反利之者也。
又曰：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授戈而日。日反三舍。（鲁阳，楚人也，文之孙，司马期之子，所谓鲁阳文子也。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曰鲁阳公，今南阳鲁是也。）
《五经要义》曰：国君及元率戎车将在中央当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执戈在後。
陆景《典语》曰：戈刀虽备於执事，而无所扬其锋。
桓宽《盐铁论》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
《玄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长七尺四寸矣，未通史书，与从姑子梁柳等击壤于路，或编荆为盾，执荻为戈，分陈相刺习兵，共以为乐。
张骞《文士传□挚虞答策》曰：古之良臣受彤弓雕戈之锡，铭之彝器，贶之後昆，旷世历代以为宾荣。岂无其物，贵殊品也。
《抱朴子》曰：虎狼见逼，不挥戈奋剑而弹琴咏诗，吾未见其身之可保也。
又曰：荆卿、朱亥不示小勇於怯弱之间，孟贲、冯妇不奋戈戟于狸豺之群。
《山海经》曰：昆仑墟北，有人曰：“太行伯”，把戈。
干宝《搜神记》曰：有崔文子者，学仙於子高。子高化为白霓而持药与子，文子惊怪，引戈击霓，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子乔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筐，须臾而化为大鸟。开而视之，翻飞而去。
梅陶《在盆口与三公书》苏峻勇而无谋，兵家所常弊也。长广人释锄犁，执干戈，何知战法。
《文选》曰：戈彗□。
又曰：戈矛若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离骚》曰：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号短兵接。
繁钦《述征赋》曰：时三日之暮春，逼干戈之急难。
王粲《从军诗》曰：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
高贵乡公诗曰：干戈随风靡，武骑齐雁行。
魏明帝《堂上行》曰：武夫怀勇毅，勒马於中原。干戈森若林，长剑奋无前。
荀道雍《猛虎行》曰：诘朝弹竹冠，荷戈翦荒要。
应贞《华览》曰：万夫决拾，武骑齐足。乘夷长森，分行别属，弓不虚弯，戈不苟扑。
傅毅《西征颂》曰：愠昆夷之匪协，咸矫于戎事。干戈动而后戢，天将祚而隆化。
崔ゐ《北征颂》曰：人事协兮皇恩得，金精扬兮水灵伏，顺天机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克。
张协《七命》曰：举戈林竦，挥锋电灭。仰倾云巢，俯殚地穴。
孔欣《七诲》曰：携同好，命爪牙，摄乌号，杖雄戈，缘山结网，参口张罗。
殷融议曰：自顷多难，国度屡空。疋夫有重茧之劳，武士有执戈之勋。
卷三百五十二　兵部八十三
戟上
《释名》曰：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戈，勾矛戟也。戈，过也。所刺则决过，所勾引制之不得过也。车戟曰常，长丈六尺，车上所持也。八尺曰寻，倍寻曰常，故称常也。手戟，手所持レ之戟也。
《说文》曰：戈，平头戟也。从弋，一横之象形也。戟，有枝兵也。戟读若棘。镆耶，大戟也。
《方言》曰：戟，楚谓之孑。（郭璞曰：取名于钩孑也。）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孑，或谓之钅 寅。（音寅。）吴扬之间谓之戈。东齐秦晋之间谓其大者曰镘（莫干切。）胡，其曲者谓之句孑镘胡。（即今鸡鸣句孑戟也。）南楚宛郢谓之戟。其柄，自关而西谓之秘，或谓之殳。（音殊。）
《广雅》曰：，谓之雄戟。
《太公兵法》曰：戟之神名大将。
《赵氏兵书》曰：戟，参星主之。
《周礼》曰：掌舍为坛，（音遗。）宫棘门。（郑司农云：棘门，以戟为门也。）
《左传》曰：郑伯将伐许，授兵於太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考叔挟以走，（，车辕也。）子都拔棘以逐之。（棘，戟也。）及大逵，不及，子都怒。（都，阏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尸，陈也。孑者戟，然则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也。）
又曰：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宋华元御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狂狡辂郑人，郑人入於井。（狂校，宋大夫。辂，迎也。）倒戟而出之，获狂狡。君子曰：“失礼违命，宜其为擒也。”
又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遂跣以下，公族夫獒犬焉。灵辄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曰：“翳桑之饿人也。”
又曰：诸侯伐T阳，狄弥建大车之轮，蒙之以甲为橹，左执之，右拔戟成一队。
又曰：栾氏乘公门，范宣子谓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剑以帅卒，（用剑，短兵接，欲致死也。）栾氏退。摄军从之，遇栾乐，（乐，盈之族。）曰：“乐射之不中，又注，（注，属矢於弦。）则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
《周书》曰：年饥，上用舆，曲不漆，矛戟缕缠，羽旄不择乌。
《史记》曰：平原君与楚合纵，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毛遂按剑而前曰：“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
又曰：苏秦说韩王曰：“韩之剑戟皆出於冥山棠。”
《汉书》曰：项羽令壮士挑战。汉有善骑射曰楼烦，（应劭曰：楼烦，今楼烦县是也。）楚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复敢出。
又曰：田肯贺上曰：“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秦得百二焉。齐地方二千里，持戟百方，齐得十二焉，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也。”
又曰：奉天子法驾，迎皇帝代邸，皇帝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足下何为者？”不得入。
又曰：汉七年，长乐宫成，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
又曰：息夫躬云：“诸曹以下，仆（音速。）不足数。卒有强弩围城，长戟指阙，陛下谁与备之。”
又曰：晁错上言曰：“两阵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後，此长戟之地也。剑盾三不当一。”
又曰：灌夫字仲儒，父孟死吴军。夫奋曰：“愿取吴王若将军之头，以报父仇。”於是夫披甲持戟，募军中壮士所善愿从数十人。及出壁门，莫敢前，独两人及从奴十馀骑驰入吴军，至戏（音麾。）下，所杀伤数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扬雄位不过执戟。
又曰：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丫服入庙，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
《後汉书》曰：光武署铫期为贼曹掾。上略地向北，期从徇蓟。时王郎檄书到，蓟中起兵应郎。光武趋驾出，百姓聚观，喧呼满道，遮路不得行。期骑马奋戟，嗔目大呼，左右曰，（《周礼》：隶仆掌宫中之事。郑众曰：止行清道也，若今警跸。《说文》：与跸同。）众皆披靡。
《东观汉记》曰：吴汉与苏茂、周建战。汉躬披甲持戟，告令诸部将曰：“闻鼓声大呼，俱进，後至者斩。”遂鼓而进，贼兵大破。
又曰：建武四年，隗嚣遣马援奏课京师，因曰：“臣与公孙述同县，少小相善。臣前往蜀，述陛戟乃见臣；今臣远从异方来，陛下何以知臣非刺客奸人，而简易若是？”上大笑。
又曰：田邑字伯玉，为上党太守，时更始遣鲍永、冯衍屯太原。永、衍恐其先降，说之曰：“晏婴临盟，拟以曲戟，不易其辞。”
又曰：杨政字子行，师事博士范升。建武中，范升为太常丞，为去妻所诬告，坐事系狱，当伏重罪。政以车驾出时，伏道边，抱升子持车叩头。武骑虎贲恐惊马，引弓射之，不去，旄头以戟叉政伤胸前，政遂涕泣求哀，上即尺一出升。
又曰：孙程与王康等斩江京等迎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弟景为卫尉，从省中还外府，收兵至盛德门。尚书郭镇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斫镇，不中，镇剑击景堕车。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
谢承《後汉书》曰：彭循字子阳。太守秘君闻循义勇多谋，请循以守吴令。民歌之曰：“时岁仓卒，盗贼纵横。大戟强弩不可当，赖遇贤令彭子阳。”
司马彪《续汉书》曰：杨仁字文义，巴郡人。显字特诏补北宫卫士。及帝崩，时诸马贵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严勒门卫，莫敢轻进者。肃宗既立，诸马共谐仁。上知其忠，愈善之。
张瑩《汉南记》曰：陈蕃等欲除诸黄门，谋泄。阉寺之党於宫中诈称惊，云外有反者。蕃奔入宫，小黄门朱寓逆以戟刺蕃。
《魏志》曰：董卓恐人谋已，常以吕布自卫。尝失意拔手戟ㄟ布，布拳捷之。由是，阴怨卓。（《英雄记》又载：吕布诣董卓，卓尝拔戟掷之，言布乱其私室。）
又曰：袁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刘备。备求救於吕布，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布谓灵等曰：“布性不合斗，但解斗耳。”布令门侯於营门中举一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戟，布言：“诸军观布射戟小枝，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斗。”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枝。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欢会，然後各罢。

又曰：张绣反，袭太祖营。太祖出战不利。典韦以长戟左右击之，一叉辄十馀矛（音矛）摧，左右死伤者略尽。韦被数十创，短兵接战，贼前搏之，韦双挟两戟击杀之，馀贼不敢前。

又曰：典韦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持一双戟八十斤。”

王沈《魏书》曰：太祖讨吕布於濮阳。布有别屯在濮西相持。太祖募陷陈，典韦先占，但持长矛撩战。时西面又急，韦左手持十馀戟，大呼起，所抵无不应手倒者。

鱼豢《魏略》曰：徐庶字元直。少好任侠，为人报仇，白垩（乌各切。）突面，披而走。为吏所得，乃感激弃其刀戟，更绢巾单衣，折节学问。

《吴志》曰：孙权拜诸葛恪丹阳太守，授戟武骑，作鼓吹，导引归家。

又曰：孙权乘马射虎（，摅陵切。）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遂却。

又曰：太史慈、刘繇使循骑，卒遇孙策。慈便前斗，正与策对。刺慈马，以揽慈项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

又曰：孙遣中书郎李崇夺孙亮玺绶，征立琅琊王休。奉书於休曰：“以薄才，见授大任，不能辅导陛下。顷月以来，多所造立，亲近刘承，悦於美色，败坏藏中矛戟五千馀枚，以为戏具。”

韦召《吴书》曰：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尝於吕蒙舍会，酒酣，统乃以刀舞。宁起曰：“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以身分之。

张勃《吴录》曰：严白虎使弟舆谐长沙桓王请和，许之。舆请与王独会面约。既会，王引白削斫席，舆体动。王知其无能，以手戟投之，立死。

《蜀志》曰：两镶（音攘）是谓闭木户，持双戟是谓坐铁室也。

常璩《华阳国志》曰：荆邯记公孙述曰：“昔汉祖败而复征，故能禽秦亡楚，以弱为强，况今地方数千，杖戟百万。”

《晋书》曰：贾后字南风。初为太子妃，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帝闻之大怒，欲废之。

又曰：杨骏字文长，为贾后所诛。初，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及骏居内府，以戟为卫。至兵入骏府，逃于马厩，以戟杀之。

又曰：裴楷有知人之鉴，谓锺会如观武库，森森见矛戟在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上闻贾妃酷妒，戟レ诸孕子者皆堕。已治室金墉城，寻当废之。赵粲救於内，荀勖救於外，故不济焉。
又曰：祖逖军大饥，进据食犬丘城。樊雅遣六十馀人入逖营，拔戟盾大呼向逖，逖军人夜不知何贼多少，皆欲散走。
崔鸿《前赵录》曰：杜育字子光，濮阳人。少为贼，其母每怒。育曰："天下将乱，且以习胆。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头。"曾为贼围，衣甲三重，持戟蓬转而出。
又曰：刘聪猎上林，以愍帝行车骑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观者指曰："此故长安天子。"
崔鸿《後赵录》曰：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斩鲜卑三百馀级。
《齐书》曰：宋升平三年，尤里封人於官高湖际得瑞ヒ（苏合切。）戟三杖，旁有古字。
《隋书》曰：柳为屯田侍郎，固让，弗许。时制三品以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槊已列门外，尊有厌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阁又施。"事竟不行，闻而叹伏。
《家语》曰：孔子北游，登于农山之上。子路、子贡、颜回侍侧日孔子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将择焉。"颜回曰："回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导之礼乐，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於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载无战斗之患。"夫子懔然曰："美哉！德也。"
陆贾《楚汉春秋》曰：沛公脱身鸿门，从问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只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乐资《春秋後传》曰：聂政拔剑至韩，韩相方坐府上，持兵戟而卫，侍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陛，刺杀侠累。
《战国策》曰：苏秦说惠王曰："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守，迫则杖戟相撞。"
又曰：齐王建入朝於秦，雍门司马横戟当马前曰："所为立王者为社稷，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听，遂入秦。
《英雄记》曰：吕布白陈登，使诣曹操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机曰："不惟吾所求无获，但为卿父子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鹰，饥则为用，饱则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
王隆《汉官解诂》曰：卫尉宫阙周庐殿掖，屯陈夹道，当兵交戟。（胡伯始曰：谓者门郎阁陈屯，士夹首道旁，当兵以示威武，交戟以遮妄出入者。）
应劭《汉官仪》曰：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家令领主自有宫置。周卫交戟，五日一朝，因坐东厢，省视膳食。
《东方朔传》曰：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执戟在殿陛遥指独语。上见，呼问之。朔对曰：“殿後柏树上有鹊立枯枝上，东向鸣。”上遣侍中视之，如朔言。问何以知之。朔曰：“风从东来，鹊尾旁风则倾，背风则蹶，必当顺风而立，故知东向鸣也。新雨生枝滑，故枝涩，故立枯枝上。”上大笑，赐帛十匹。
又曰：孝武元封三年，作柏梁台。召群臣有能为七言者，乃得上坐。卫尉“周卫交戟禁不时。”
陈寿《益部耆旧传》曰：张霸迁会稽太守。是後盗贼衰少，野无遗寇，童谣曰：“弃若戟，弃若矛，盗贼尽，吏皆休。”
萧广济《孝子传》曰：魏阳不知何处人，独与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阳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许。”少年怒，道逢阳父，打阳，叩头请罪。父没，阳断少年头以谢父冢前。
师觉授《孝子传》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魏人於遂杀之。子崔既长，欲报父仇，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备，须後日於城西决战。”其日持蒲弓木戟，与崔战而死。
张敞《晋东宫旧事》曰：东列崇福门，门各羌十幡，鸡鸣戟十张。
卷三百五十三　兵部八十四
戟下
《世说》曰：旧制三公领兵入见，皆交戟叉颈而前。初，曹公将讨张绣，入见天子时始复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见。（一出郭颂《世语》。）
孙盛《异同难语》曰：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前，逾垣而出。材力绝人，莫之能害。
干宝《搜神记》曰：汉武帝时，张宽为扬州刺史。先是有二老翁争山地，诣州讼，疆界连年不决。宽视事，复来。宽视二翁形状非人，令卒持戟将入，问“汝何等精？”翁欲走，宽呵格之，化为巨蛇。
又曰：成都王之攻长沙也，反军于邺内外陈兵。是夜，戟锋皆有火，遥望如悬烛，就则亡焉。（《三十国春秋》又载。）
刘敬叔《异苑》曰：彭城刘黄雅以太元中为京口府佐，被使还都。路经行里亭，多虎。刘极自防卫，牛马系于户前，手戟置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跳入，跨越人畜，独取刘而去。
刘义庆《幽明录》曰：项县姚牛，十馀岁，父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後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於众中。
东阳无疑《齐谐记》曰：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曰：“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着地，犹尚暖。
束《发蒙记》曰：师子五色，而食虎於巨木之岫，一噬则百人仆，惟畏钩戟。
顾恺《启蒙记》曰：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见。以挑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
周处《风土记》曰：戟长一丈三尺，奋扬俯仰，乍跪乍立，兼五兵而能，乃谓名人。
又曰：教学讲武，戒远虑戎。首玄戈奋长雄，迎来送往，斫截横从。扶强顿弱，惟敌所从。（首，先也。玄戈，北斗杓端招摇之内、贯索之外，独星也。戟为五兵之雄，盖取威奋振也。凡用戟法必先小振动之，陵上摄下，收功于中，恒在首领之间来迎去送，顺而不逆也。）植则虎龙交牙，神变无常。去者厚饯，来者不攘。（言用双戟之法，交戟相向，左手为龙，右手为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无常，随变而改。颠倒入怀，转如回风，敌毙孤胜，摄戟徐反，可谓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盖乃进足奋手欲及机也。如敌来辎去，疾进而送之；来重进疾，开而待之。）
《南州八郡志》曰：宋昌郡西南三千里有骠国，以金为刀戟。
焦赣《易林》曰：桃弓苇戟，除残去恶。
又曰：倚锋据戟，伤我胸臆。
《春秋考异邮》曰：刘子单子折猛入城，天王奔走，尹氏立朝。国有三王，天下两主，周分为二，莫能救讨。强弩张於前，帝（音梯）戟拔於後。
《管子》曰：黄帝问於伯高，伯高曰：“雍孤之山发水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孤之戟。”
春秋《晏子》曰：景公饮酒，移於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立於门曰：“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曰：“夫铺荐席、陈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又移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门曰：“铺荐席、陈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又曰：崔杼杀庄公，盟诸大夫。令有敢不盟者，戟钩其颈。
《孙卿子》曰：虽有戈矛之戟，不如恭俭之利。与人善言，暖於布帛；伤人以言，深於矛戟。
又曰：孤父戈以恶牟 属牛，愚莫甚焉。（牟 属，徐玉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口棘矜，非锬（音谈）於句戟长铩也。（如淳曰：长刃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铁，上句曲。）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
《尉缭子》曰：夫杀之五十步之内者，谁也？曰：“矛戟也。”
《韩子》曰：譬如剑戟，愚人行忿则祸生，圣人诛暴则福成。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高诱曰：有枝，象阳布散也。）
刘向《新序》曰：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车，而席会独担戟行歌。简子曰：“寡人上坂，会独不推车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会曰：“人臣侮其主者，其罪死而又死。”简子曰：“何谓死而又死？”席会对曰：“身死妻子为戮，谓之死而又死。”
又曰：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敢言归者死。颜蜀谏曰：“君乐治海上，不乐治国，倘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东北海也？”公据戟将斫之，蜀抚衣而侍之曰：“君奚不斫也？昔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不亦可乎！”公遂归。
《抱朴子》曰：太阿临项，长戟指心，而操不可夺也。
又曰：拙者得公输之斤斧，不能以成口梯；怯者得冯妇之刀戟，不能格兕虎。
《蒋子》曰：士有一餐而倒戟，义所驱也。
应璩诗曰：丈夫要雄戟，更来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谁复有不并。
又曰：郡国贪慕将，驰骋习弓戟。虽妙未更事，难用应卒迫。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干将，韩王剑师。雄戟，干将所造也。）
左思《吴都赋》曰：吴钩越棘。（越铁利，故称越棘。）
又曰：羽旄杨，雄戟耀芒。
繁钦《撰征赋》曰：左倚雄戟，右攒干将。
《两都赋》曰：郎将司阶，虎戟义铩。（音杀）
又曰：周庐千列，陛戟百重。
陶侃《表》曰：伏维武库倾荡，宿卫有阙，辄简选其差可者，奉献金铃大戟五十张。
孙盛奏事曰：诸违令私作铠一领、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张，戟十枚以上皆弃市。
张载《剑阁铭》曰：一人荷戟，万夫趑趄。（难行貌也。）
李尤《戟铭》曰：鼓戟之设，以戒非常。秉执操持，邪暴是防。须臾之忿，终日为殃。山陵之祸，起於豪芒。
张协《手戟铭》曰：锬锬（音谈）雄戟，清金练钢。名配越棘，用过干将。严锋劲枝，乜锷耀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文帝《书》曰：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张鲁有精钾数万，临高守要。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进。而我军过之，若骇鲸之决网罟，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

应《表》曰：长戟百万，胡马千群。

应卢《华览》曰：强弩连城，长戟指塞。

傅玄《朝会赋》曰：流苏粲粲，华盖重阴。羽林虎旅，长戟扌肃掺。（上音萧，下音参。）

贾谊《过秦论》曰：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口扰（音优）白挺，横行天下。秦人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於鸿门，曾无藩篱之艰。

殳

《释名》曰：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直降切。）扌至（陟降切。）於车上，使殊离也。

《说文》曰：殳，以杖殊人也。《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於兵车，旅贲以先驱也。

《诗》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

又曰：彼候人兮，荷戈与礻殳。（候人，道路迎送宾客者也。荷，揭也。礻殳，殳也。礻殳，丁外切。）

《周礼》曰：车六等之数，殳长四尺，崇于人四尺谓之四等。

《左传》曰：宋张𠂤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华多僚。（子皮，华𠂇也。任、翩，𠂇家臣。）华氏居卢门，以南里叛。公子成以晋师至。（成前奔晋，今还救宋也。）会晋、齐、卫救宋，与华氏战于赭丘。公子城射华豹，殪。张𠂤抽殳而下。（殳长丈二，在车边。）

又曰：莒子庚舆将出奔，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惧，将止。苑羊牧之曰：“君过之，乌存以力闻可矣，何必弒君成名？”遂奔齐。

《韩子》曰：楚国法：太子不得乘车至弟门。时天雨，王急召太子，庭中有水，太子遂驱车至弟门。廷尉举殳击马，遂败其驾。

焦赣《易林》曰：大过之讼，秉钺执殳，挑战先驱。

萧子良《古今蒙隶文体》曰：殳书者，伯氏之职也。古者文既记笏，武亦书殳也。

《司马兵法》曰：兵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阅，阅则易乱，太犯则不济。（李氏曰：兵长短相为卫守，合同为用，太长太短太轻皆不如法度者也。犯者触推故不济不及者不还于利阅者，不固则破败，故奔北走，扰乱烦也。）故初列即戟间焉，（一弓一戟相间也。）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殳矛间焉。（一殳一矛相间也。）
又曰：周左执黄钺，右执白旄，所以不进者，审察斩杀之威也。有司皆执殳戈，示诸鞭扑之辱。（欧使不行不进者也。）
又曰：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兵长短各有所宜，因事而施。）凡五兵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
《淮南子》曰：武王执戈秉钺以胜殷，笏杖殳以临朝。
魏文帝诗曰：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骋我纤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惊戈殳。白日未及移，手获三十馀。
王粲《七释》曰：流锋四射，毕罕横厉。奋干殳而捎击，驰鹰犬以搏噬。
夏侯湛《猎兔赋》曰：拟以锐殳，规以良弓。睹豪末而放镞兮，殪之于窟中。
左思《吴都赋》曰：于卤殳，赐夷勃卢。（殳皆矛也。）
谢惠连《从军行》曰：赵骑驰四牡，吴舟浮三翼。弓矛有恒用，殳元息。
太公《六韬》曰：方胸两枝，铁叉柄长三丈以上三百枝。
矛
《释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头曰，（徂闷切。）入地也。松棱长三丈，其矜宜轻以松作之，棱，速也。前速之言也。矛长丈八尺曰槊。马上所持，言其稍槊便杀也。
又曰：缴，矛缴也。可以缴截敌阵之矛也。仇矛，头为三叉，言以讨仇敌之矛也。矛戟，戟常也，其矜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可夷灭敌也，亦车上所持也。务矛，长九尺，务，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间矛谓之钅施，（音施）或谓之，或谓之钅从，（音{穴忽}）其柄谓之矜。
又曰：矛（音敌）细如鹤胫者，谓之鹤膝。
《世本》曰：杼作矛。
《太公兵法》曰：矛之神名趺跲。
《书》曰：锻乃戈矛，砺乃锋刃。
又曰：门之内，一人冕，执锐，（锐，矛也。）立于阶侧。（周成王崩，士卫殡也。）
《诗》曰：清人在彭，驷介旁旁。（笺云：清者，高克所军之邑也。驷介，四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重英，矛之象也。）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笺云：二矛，酋矛、夷矛也。）
又曰：{九厶}（音求）矛鋈镦，（三隅矛也。鋈，音沃。镦，音队。）蒙伐有苑。（蒙，郭羽也。伐，干也。苑，文貌也。）
《礼记》曰：进矛戟者前其镦，後其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戴礼》曰：武王践阼矛之铭曰：“造予少闻，弗忍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以戒後世子孙。”
《左传》曰：齐伐鲁。冉有用矛於齐师，故能入其军。
《史记》曰：武王牧野誓曰：“立尔矛。”
《汉书》曰：姑句家矛端生火光，其妻曰：“矛端生火光，此兵器也。”
《魏志》曰：公孙瓒手执两头矛，杀鲜卑数十人。
《魏书》曰：议者多言关中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曹公谓诸将，战在我，非在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
《魏略》曰：阎行，金城人，後名艳，字彦明，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约。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腾子超亦号为健。行尝刺超，矛折，因以矛挝超，几杀之。
《吴书》曰：孙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骑。与虞翻相随，翻喜用矛，谓在前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日可行三百里。”
《三国异同传》曰：公孙瓒为辽东属国长史，尝从数十骑出行塞，卒遇鲜卑百骑，以矛击，杀伤数十人。鲜卑由是畏之。
《蜀志》曰：先主为曹公所逐，弃妻子走。令张飞将二十骑拒後。据水断桥，目横矛曰：“我张翼德也，可来决死！”无敢进者。
《晋书□载记》曰：蜀李雄无事小出，丞相杨褒于後持矛驰马过雄。雄怪问之。对曰：“夫统天下之重者，如乘恶马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雄寤即还。
《晋太康起居注》：诏曰：“诸王中尉及诸军皆典兵以备不虞，乃有着中战衣、木履持长矛者，此为儿戏而无相弹慑也。”
《赵书》曰：赵曜讨陈安於陇城，城陷，安死。乃谣曰：“陇上健儿曰陈安，爱养将士同心肝。马铁镂鞍，丈八蛇矛左右盘。百骑俱出如□浮，追者十万骑修修。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
《吴越春秋》曰：越屈卢之矛，（《越绝书》云：勃卢之矛。）步光之剑，献吴王。
《六韬》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绾矛杀百步之外者千人。
《韩子》曰：人有鬻矛盾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刘向《说苑》曰：秦急围邯郸。邯郸传舍吏子李谈谓平原曰：“邯郸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而君之後宫婢妾荷绮、馀粱肉；士民兵尽或剡木为矛戟，而君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物锺磬自恣。”

《吕氏春秋》曰：齐晋相与战，平阿馀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决，谓路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心犹不决，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无责乎？”阿馀子曰：“嘻！还反战。”死之。

《神仙传》曰：左慈见孙讨逆。讨逆使慈着马前，欲手刺杀之。讨逆着鞭驱马，操矛逐慈。慈着木履，策杖徐步，终不能及，乃止。

《列女传》曰：巴赵娥者，赵万之妻。群县遭乱，万得足疾不能行，为贼所杀。贼欲杀娥，娥守丧不去。贼举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贼必劫略，乃以心赴矛，贯心达背而死。

刘敬叔《异苑》曰：河间沐坚字壁强。石勒时，监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为坚形以刃矛斫刺，咒令速毙。坚寻得病，苦被捶割，於是遂殒。

《梦书》曰：矛戟为相待期蚤晚也。梦得矛戟者，忧相敕也。持矛待交友，见人持矛待於己也，持矛来倒却中止也。

魏文帝诗曰：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

《乐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女休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阳刀，右执宛景矛。

张奂《与崔子真书》曰：仆以元年到任，有见兵二百，马如羊，矛如锥，盾如榆叶。

《诸葛亮集》曰：敕作部皆作五折钢铠，十折矛以给之。

卷三百五十四　兵部八十五

槊

《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谓之槊。

《晋书》曰：刘迈，毅之兄也。迈字伯群，少有才，为殷仲堪中兵参军。桓玄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过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厅事前戏马，以槊拟仲堪。迈时在坐，谓玄曰：“马槊有馀，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许之。仲堪为之失色。

《齐书》曰：长沙王晃。武帝常幸锺山，晃从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矛肖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每远州献骏马，上辄令晃於华林中调试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

《後魏书》曰：宋大千骁果善骑射，迁中散。至於朝贺之日，大千常着御铠盘马殿庭，莫不叹异。尝从太宗猎，见虎在高崖上，大千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于栗，（音低。）代人也，从太祖田於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谓栗曰：“卿勇如此，宁能搏之乎？”对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壮士也。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禽获。刘裕之伐姚泓也，栗虑其北扰，遂筑垒河上，亲自守焉。裕甚惮之，不敢前进。裕遗栗书，远引孙权求讨关羽之事，假道西上，题书曰：“黑槊公麾下。”栗以状表闻，太宗许之，因授黑槊将军。栗好持黑槊，以自Ｂ卫，裕望而异之，故有是号。累迁豫州刺史。

《续晋阳秋》曰：太尉伐羌，於济口入河。索虏遣将鹅青步骑十万於河北，声云救羌。太尉遣队主丁午（音五。）以车百乘五，北岸为却月阵，相去一步。车置七人，授以长白槊。（音饵。）

《三国典略》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都见太子詹事周舍。舍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文育谓弘让曰：“谁能学此，取富贵但有大槊耳。”弘让壮之，教之骑射。文育大悦。

又曰：羊侃字祖忻，尝从梁主宴乐游苑。时少府启两刃槊成，长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赐侃河南国紫骝马命试之。侃执槊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观者登树。梁主曰：“此树必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号此槊为“折树槊。”

又曰：北齐安州刺史卢胄，入海岛得一人胫，可长二丈，以为槊，献於神武。诸将咸莫能用，惟彭乐举之。胄未几遇疾，痛声闻外，巫言海神为祟，因此而卒。

《邺城故事》曰：紫陌浮桥在城西北五里，案《邺中记》云：赵王虎时，於此济置紫陌宫。暨齐时，因修为济口，帝巡幸又向并州。百官相饯，莫不至此而决别。迄今犹以为渡口。齐文宣时西巡，百官辞於紫陌，使槊骑围之曰：“我举鞭一时刺杀。”淹留半日，文宣醉不能起。黄门侍郎连子畅进曰：“陛下如此，诸臣恐怖。”文宣曰：“大怖耶？若然，不须杀。”乃命解围。

又曰：北齐文宣於台上以槊刺都督尉子辉，应手而死。

《灵鬼志》曰：河间王既败於关中，有给使安甚壮健，常乘一赤马，隽快非常，双持二刀，皆长七尺，驰马运刀，所向披靡。关西为之歌曰：垄上健儿字陈安，头小面狭腹中宽，丈八长槊左右盘。

《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褶，（音十。）上马持槊，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王。傅玄歌诗曰：“弯我繁弱弓，弄我丈八槊。一举覆三军，再举殄戎貊。”

梁简文帝《马槊谱序》曰：马槊为用，虽非远法，近代相传，槊已成艺。邓蔗萦魏后之庭，武而犹质；桓马入丹阳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馀暇，复撰斯法。搜采抑扬，斟酌烦简。至如春亭落景，秋皋晚净，青霜旦尽，密雨初晴。纤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沃若，天马半汉。盼金精而转态，交流汗血；爱连乾而息影，不畏衣春。镂衢与白刃争晖，翠与红尘俱动。足使武夫愤气，观者冲冠。巴童留玩，不待轻舟之楫；越女踟蹰，无假如皋之箭。

枪

《风俗通》曰：刻苇伤盗为枪。

《宋元嘉起居注》曰：谢灵运《自理表》云：“及经山阴，防御彰赫。彭排马枪，断截衢巷。”

《卫公兵法》曰：听角声第一声绝，诸队即一时散立；第二声绝，诸队一时捺枪、卷幡、张弓、拔刀；第三声绝，诸队一时举枪；第四声绝，诸队一时笼枪，跪膝坐。

《唐书》曰：郯国公罗士信，容貌短小而骁勇绝伦。隋末贼起，士信始年十四，为通守张须陀执衣。遇翟让来寇，士信请自效。须陀小之曰：“汝形容未胜衣甲，何可入阵？”士信怒，重着二甲，左右双，跃而上马。须陀壮之，遂将其众击贼于汳雍水之上。阵才列，士信执长枪立於马上，驰至贼所，刺倒数人，斩一人首，掷於空中，用枪承之，戴以略阵。贼众愕然莫敢逼者。士信乃弃策驰马，为十下而还。须陀因而奋击。兵始接，贼师大溃。士信逐北，每杀一人，辄劓其鼻而怀之，每归而数其鼻，以表杀贼之多少也。须陀大悦之，引置左右。每战，须陀居前，士信为副，贼无敢当者。

又曰：太宗每当大阵，望贼中骁将、锐士炫曜人马、出入来去者，意颇怒之，辄命秦叔宝往取焉。叔宝应命跃马负枪而进，必刺之万众之中，人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宝亦以此颇自矜尚。贞观以後，恒多疾病，每谓人曰：“吾少长戎马，所经二百馀阵，屡中重疮，计吾前後出血亦数斛矣，何能不病乎！”及卒，太宗甚伤惜久之。赠徐州都督，陪葬于昭陵。令所司於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之功焉。

又曰：哥舒翰为别将。时吐蕃大寇边，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众三道从山相续而下，翰持半段枪当其锋逆击之，无不摧靡。又击其次军，复走之。又击其後军，皆大破。由是知名。天宝六载，擢受右武卫将军，仍充陇右节度使副都知、关西兵马使、河源军使。先是吐蕃每岁候麦秋即大掠，积石军前後不能御。至是翰使将王难德、杨景辉等潜领兵候蕃兵至，设伏以待之。吐蕃五千骑既至，放马脱甲，翰以城中率骁勇合伏兵驰击之，杀略尽。百馀骑奔突得走，王难德追击之，匹马不还。翰尝逐马惊坠于河，立於水中，吐蕃三人拟枪力刺之，翰大叱之，贼惊骇，俱废失枪而走。救骑至，贼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车，年十五，每随翰入阵。翰善使枪，追贼及，以枪搭其肩而遏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坠。左车辄下马斩其首，率以为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难得有胆力，善骑射。天宝元年正月，吐蕃大寇河源军，难得以骑将为军锋。赞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し悍，乘谙真马，宝钿装鞍，军前求较斗者，难得横枪突往，刺杀之，斩其首，以其马归。虏众无敢追者。军使以闻，玄宗召至御殿，问之。因令驰突作杀琅支都状，壮之。衣以锦袍，拜左金吾卫羽林将军。

《五代晋史》曰：梁将有王彦章者，勇力过人，常执铁枪重百斤。所向辟易，庄宗畏之。

《释名》曰：，延也，达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方言》曰：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或谓之钅从，其柄谓之钤。

《东都赋》曰：戈彗口。（，小矛也。）

钩镶（音穰，又音襄，又音襄。戎器也。）

《释名》曰：钩镶，两头曰钩，中央曰镶。或推钩、推镶，或钩引，用之宜也。

《东观汉记》曰：诏令赐邓遵金蚩尤辟兵钩一。

又曰：桓帝永兴二年，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忽有气，掘之，得玉，各有钩长七寸三分，周五寸四分，身中皆有雕镂。

《汉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汉兴以求，深考古义，惟万变之备，於是制宫室出入之仪，正轻重之冠。故司马殿省门闼至五六重，周卫击刁斗。近臣侍侧尚不得着钩带入房。

《梁书》曰：吉士瞻初为荆府城局参军，浚池得一金革带钩。隐起镂甚精巧，篆文曰：“锡尔金钩，且公且侯。”士瞻取夏侯洋兄之女，女窃以与洋，洋喜佩之。及是革命，洋果封侯，而士瞻不锡茅土。

《列仙传》曰：钩弋夫人姓赵。病卧，左手拳。望气者云：“东北有贵人气，推而得夫人。”武帝发手得玉钩，手亦舒，遂幸而生昭帝。後被害，殡之，尸不臭而香一月。

《三秦记》曰：藏钩因钩弋夫人，世人法之也。

《瑞应图》曰：汤都于亳，有神人牵白狼，口衔铜钩入汤庭。

《搜神记》曰：京兆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外入。张氏恶之，披怀而祝曰：“鸠介来，为我祸耶，飞上受尘；为我福耶，来入我怀。”鸠翻入怀，以手探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带钩焉。遂宝之。自是之後，子孙昌盛，有为必偶，货财万倍。蜀客贾至长安中闻之，乃厚赂内婢，婢窃钩以与蜀客。张氏失钩，渐渐衰耗，而蜀客数罹难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以力求。”於是以钩反，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传钩”云。
《陈留风俗传》曰：浚仪，周时梁伯所居国都。多池沼，时池中出神带钩，到今其民象而作之，号曰：“大梁氏钩”焉。
《吴越春秋》曰：阖闾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而有人贪赏之重，因杀其两子，以血衅金，遂成二钩，献之阖闾，而诣宫门求赏。王曰：“为钩者多，而子独求赏，何以异於众人之钩乎？”作者曰：“吾之作钩者，贪王之赏，杀吾二子以成两钩。”以示之曰：“何者是也？”时王钩甚众，形体相类，不知所在。于是钩师向钩而哭，呼其两子名曰：“吴鸿、泥稽，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声未绝於口，两钩俱飞著於父之胸。吴王大惊，乃赏之百金。
《梦书》曰：梦得钩带，忧约束也。钩带著身，约敕已也。持钩带脱，事决已也。
《庄子》曰：曲者中钩。
《吴都赋》曰：吴钩越棘。
魏文帝《与王朗书》曰：丕白：不爱江汉之珠，而爱巴蜀之钩，此言难得之贵宝，不若易有贱物。
魏文帝《答刘备》曰：获累纸之命，兼美之贶，他既备善，双钩尤妙，前後之惠，非贤兄之贡，则执事之贻也。来若川流，聚成山积，其充匮笥、填府藏者，固已无数矣。
卷三百五十五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释名》曰：铠犹垲，垲，坚重之言也。或谓之甲，似物孚甲以自御也。
《广雅》曰：函甲，介铠也。
《说文》曰：铠，甲也。𥫱 干，（音汗。）臂铠也。𥫱 亚，（音，音鸦，金遐）颈铠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舆也。甲，铠也。《墨子》同。）
《书》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孔安国曰：甲，铠也，言不可轻教令，易用兵。）
又曰：鲁侯伯禽宅曲阜，徐戎并兴。公曰：“善。[A14H]乃甲胄，矫乃干。”（言当善简汝甲铠兜鍪，施汝盾，使可用也。）
《易口说卦》曰：离为甲胄。
《诗》曰：《小戎》，美闵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𠔃，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介，胄也。）
又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
《礼记》曰：介胄，则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献甲者执胄。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奉胄。（郑玄曰：甲，铠也。有以前之谓他贽弊也。，铠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也。）
又曰：国家靡弊，则车不几，甲不组，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履，马不常秣。（靡弊，赋税极也。雕，画也。几附缠为圻鄂也。组以组饰之也。组以铠，饰也。）
又曰：宾牟贾侍坐於孔子，言及武乐，孔子曰：“武王克殷，济河而西，车甲衅（许靳切。）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
又曰：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言色称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铠也。干橹者，大小盾也。）
《周礼》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今时铠也，司其甲戈盾官也。）
又曰：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郑玄曰：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也。燕近强胡，胡习作甲胄也。）
又曰：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读如灌，注之谓上旅下旅扎续之数也。革坚者扎长。郑司农云：合甲削革裹肉，但取其表合以为甲也。）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郑玄曰：革坚者，支久也。）凡为甲必先为容，（服者之形容。郑司农云：容谓象式也。）然後制革，（裁扎之广袤也。）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郑司农云：上旅谓要以上也，下旅谓要以下也。）以其长为之围。（围谓扎要广厚。）凡甲锻不挚则不坚，已敝则挠。（郑司农云：锻，锻革也。贽谓质也。锻革太熟则革敝，无强挠曲也。）
《左传》曰：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即位，使段居京，谓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将袭于郑。夫人将启，公闻其期，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又曰：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其师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宫甲围成王。（杜预曰：太子宫甲也。）
又曰：秦晋师於河曲，秦军掩晋上军，赵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敌至不击，将何俟焉！”乃以其属出。
又曰：宋华元获于郑，逃归。後宋城，华元为植，巡功。（植，将主也。）城者讴曰：“旱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旱，出目大。皤，大腹。弃甲，谓亡师也。）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于思，须之貌。）使其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那，犹何也。）役人曰：“纵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音峙。）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斗且出，提弥明死之。
又曰：晋楚战於必𠘨。楚王乘左广以逐赵旃，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也。）
又曰：齐晋陈於鞍。齐顷公曰：“余姑剪灭此而朝食。”（姑，且；剪，尽。）不介马而驰之，晋郤克伤於矢，曰：“余病。”张侯曰：“擐甲执兵，固即死也。（擐，贯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使吕相绝秦曰：“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又曰：晋楚战於鄢陵。潘之子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蹲，聚也。一发达七札。）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也。”
又曰：晋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郤氏。长鱼矫请无用众。既杀三郤，胥童以甲劫栾书、中行偃於朝。矫曰：“不杀二子，忧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吾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简，选练也。）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马融曰：组甲，组为甲里，公族所服，被练为里，甲者所服。杜预曰：组甲成组，文被练。练，袍也。）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
又曰：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使皇郧命校正出马，工正出车，备甲兵，庀武守。
又曰：诸侯会且，遂伐T阳。狄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杜预曰：狄弥，鲁人也。蒙，覆也。橹，大盾也。）左执之，右拔戟成一队。（百人为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尉止等作难於西宫，子孔知而不言。）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栾盈帅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

又曰：崔杼称疾不视事。庄公问崔子，（问疾。）遂从姜氏。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为崔子闭公也。）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自刃於庙，弗许。遂杀之。

又曰：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庀，治。）数甲兵，（阅数也。）赋车、籍马，（籍，疏其毛色、岁齿，以备军用。）赋车兵徒甲、（步卒。）甲盾之数。（使器仗有常数。）既成，以授子木，礼也。

又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子以弭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郑地。）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喜，曰：“子皮与我矣！”晨，自墓门之窦入。弭带率国人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诸侯将盟於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会击晋。）伯州犁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伯州犁也。）告人曰：“令尹将死矣。”（为明年，子木死。）

又曰：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禽，雁也。纳彩 采用雁。）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抑子美夫！”（言丈夫。）适子南氏。子怒，既而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取其妻。子南击之以戈，伤而归。

又曰：楚灵王伏甲飨蔡灵侯，醉而杀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帅师围蔡。（传言楚无道也。）

又曰：齐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栾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杀梁婴（梁婴，子尾家宰。）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疆也。子旗为子良主宰。）其臣曰：“孺子长矣，（孺子谓子良也。）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将攻之。陈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将助之。或告於子旗，子旗不信，则数人告。将往，又数人告於道，遂如陈氏。桓子将出矣，闻之而还，（闻子旗至。）游服而逆之，（去戎备，著常游戏之服。）请命。（问桓子所至也。）对曰：“闻𠂤氏授甲将攻子，子闻诸乎？”曰：“弗闻。”曰：“子盍亦授甲，无宇请从。”（无宇，桓子名也。）

又曰：齐惠栾、高氏皆嗜酒，（栾高二族，皆出于惠公也。）信内多怨𠂤於陈鲍氏而恶之。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鲍氏遭子良醉而骋，（欲及子良醉，故驰告鲍文子也。）遂见文子，（文子国鲍也。）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彼传言也。）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栾施、高强来奔。
又曰：晋荀跞如周，籍谈为介。王曰：“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阙巩国所出铠。）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
又曰：鲁昭公伐季平子。叔孙氏之司马戾言於其众曰：“凡有季氏与无，於我孰利？”皆曰：“无季氏，是无叔孙氏也。”戾曰：“然则救诸。”帅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围也。）公徒释甲执冰而踞，（言无战心也。）遂逐之。（逐公徒也。）公逊于齐。
又曰：吴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掘地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门，（坐道边，至光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
又曰：楚郄宛直而和，国人说之。令尹子常贿而谮郄宛焉。谓子常曰：“子恶欲饮子酒。”（子恶，郄宛。）又谓子恶：“令尹欲酒於子氏。”无极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择焉。（择取以进子常。）取五甲五兵曰诸门，令尹至必观之而从以酬之。”（曰无极辞。）及飨日：“惟诸门左。”（张帷张兵甲其中也。）无极谓令尹曰：“吾几祸子。子恶将为子不利，甲在门矣。子必无往。”令尹使视氏，则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郄氏，尽灭郄氏之族党。
又曰：齐伐晋夷仪。东郭书让登，（让众使后而己先登。）书与王猛息，（战迄，共止息也。）猛曰：“我先登。”书敛甲曰：“曩者之难，今又难焉。”（敛甲起，欲击猛。）猛笑曰：“吾从子，如骖之靳。”（靳，车中马也。猛不敢与书争，言己从书，若骖马之相随靳也。）
又曰：齐伐鲁，鲁孟孺子泄帅右师，（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颜羽御，邴泄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帅左师，管周御，樊迟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门之外，（南城门也。）五右师从之。及齐师战于郊，师获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齐人不能师。
又曰：哀公会吴子伐齐。甲戌，战于艾陵，展如败高子，国子败胥门，巢王卒助之，大败齐师，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献于公。（公以兵从，故以劳公。）
又曰：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五千保于会稽。
又曰：卫孔文子将攻大叔氏，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闻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
又曰：侯犯以后邝叛。武叔懿子围后邝，弗克。驷赤谓侯犯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门，以备不虞。”侯犯曰：“诺。”乃命舍甲焉。侯犯请易於齐，齐有司观后邝，将至。驷赤使周走而呼曰：“齐师至矣。”后邝人大骇，介侯犯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甲，以围侯犯。
又曰：晋周绰射殖绰，殖绰齐中大夫肩，两矢夹尸，曰：“止，将为三军，获；不止，将取其衷。”乃弛弓而缚郭最。皆衿甲面缚。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丘使也。（何休一解曰：四井为邑，四邑为丘。甲，铠也。讥始使丘民作田铠也。）
《周书》曰：年不登，甲则缨宫室不容。（甲不以组也。）
《战国策》曰：陉山之事，赵且与秦伐齐。齐王惧，苏代为齐献书穰侯曰：“臣闻往来者之言曰：秦且益起甲兵四万人以伐齐，臣窃必是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熟於计，穰侯智而习於事，必不益赵甲兵以伐齐也。”
《国语》曰：晋平公射安不死，使竖襄搏之，逸。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今君射安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也。”（贾逵注曰：以兕革为大甲。安音晏。）
又曰：勾践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水犀，兽名。）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众之不足也。”
《史记》曰：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君侧之恶人也。
《汉书》曰：甲不坚密，与袒裼（音锡）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
又曰：周亚夫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之动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
《後汉书》曰：朱浮被彭宠攻，怀惧，上疏曰：“今秋稼已熟，复为渔阳所掠。张丰狂悖奸党曰增，连年拒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可施。”
又曰：曹操攻袁谭。弟尚曰：“我铠甲不精，故前为曹操所败。”
《东观汉记》曰：祭遵薨，赐朱轮容车，遣校尉教骑士四百人披玄甲。
又曰：将军刘尚击武陵，没。议复遣将。马援年六十二，自请曰：“臣尚能披铠上马。”光武试焉。既上马，据鞍左右顾眄。上曰：“矍铄哉！是翁也。”
又曰：刘盆子与丞相二十馀万人诣宜阳降光武，积兵甲於宜阳城西，高与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三年，肃慎国献皮骨铁杂铠二十领。
又《东夷传》曰：汉时扶夫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艹免}（音免）郡王死则迎取。公孙渊诛，得之玄{艹免}库。
《晋书》曰：桓伊为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马步铠六百领，预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过蒙殊宠，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马器铠随处放散。於时，收拾破败不足贯连，比年营缮并已修整。今六合虽一，馀烬未灭，臣不以朽迈，犹欲输力效命，仰报皇恩，此志永绝，衔恨泉壤。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并在寻阳，请勒所属领受。”诏曰：“忠诚不遂，益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怀。”乃受其所上之铠。
又曰：马隆讨凉州，或夹道累磁石。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转战千里，杀伤以千数。
又曰：杜曾，新野人。少骁勇绝人，能披甲游於水中。凡有战阵，勇冠三军。
《魏末传》曰：司马文王秉政，征诸葛诞。既被征，诣诸牙门，置酒饮宴，谓众人曰：“前作千人铠仗始成，欲以击贼。今当还洛，不复得用，欲出，将见人游戏。须臾还耳，诸君且止。”乃严鼓将七百人出，遂杀乐。
《吴历》曰：魏文帝与吴王明光铠。
王隐《晋书》曰：马隆为武威太守。之郡，恶虏窟局树机能等断道围隆。隆作八阵图，地广则鹿角车营并进，狭则木屋施轮，并战并前。智谋从横，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夹道侧，贼铠不得过。隆兵着牛皮铠得过，贼以为神。
又曰：陶侃梦见司马与侃铠者，长史陈协以为：司马者，国姓也；铠者，国之器也；节下当进位。俄转都督湘州刺史。
崔鸿《後燕录》曰：苻丕遣石越讨慕容丰，皆劝丰逆击之。丰曰：“我无兵仗，彼有锐钾，（音甲）不如待暮一战而定之。”
《三十六国春秋》曰：太康之初，吴寇新殄，未盈一纪，干戈已寻。虮虱生乎甲胄，燕雀处於帷幄。
车频《秦书》曰：苻坚使熊{辶貊}造金银细镂铠，金为线以缨之。（纟延，音线。）
《宋书》曰：四年不期为虏所陷。沈文秀被围三载，外无援兵，士卒为之用命，无离叛者。日夜战斗，甲胄生虮虱。
《隋书》曰：长孙平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数年。会正月十五日百姓大献戏，画衣裳为鏊甲之象。上怒而觅之。俄而，念平镇淮南时事，进位大将军。
又曰：张ち于（伦切。）累破贼有功，征入朝，拜大将军。高祖命升御座而宴之，谓ち曰：“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今日聚集，示无外也。”其後赐绮罗千匹，绿沉甲兽文具装。
又曰：权武少果劲，勇力绝人，能重甲上马。尝倒投於井，未及泉，复跃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书》曰：元和中，以尚书左丞吕膺检校工部尚书，充东都留守。旧例，命留守必赐旗甲，与方镇略同。及元膺受任，竟无所赐。朝论以东有寇虞时用元膺，尤不当削其仪制，以沮威望。谏官上疏曰：“华、汝、寿三州例赐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宠借。”上曰：“此数处并不当与。”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为偏将。显德初，河东刘崇帅众来寇，世宗亲总六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御之。及阵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马前距跃数四，且曰：“愿赐臣坚甲一联，以观臣之效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阵所得降军数千人署为效顺指挥，命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亲征淮甸，景思继有战功。

卷三百五十六　兵部八十七

甲下

《吴越春秋》曰：勾践使大夫种於吴曰：“窃闻大王兴大义，诛强救弱，越使贱臣种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领以贺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请王僚。王僚乃被棠夷之甲三重，使兵卫至光家之门，夹陛带甲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专诸置鱼肠剑炙鱼腹中而进之，刺王僚，贯达背，王僚立死。

《献帝春秋》曰：越骑校尉伍孚以董卓无道，欲身自杀之。内贯小铠拔佩刀诣卓。卓送出阁，执手告别。孚引刀刺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杀孚，夷其族。

《董卓传》曰：卓孙年七岁，爱以为己子。为作小铠胄，使骑（音决）是（音啼）马，与玉甲一具。俱出入，以为麟驹凤雏，至杀人之子，如蚤虱耳。

《晋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发丧。贼於水南北渡攻宫垒栅，皆重铠浴铁。都督应詹等出精锐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刘损奏：前广州刺史韦朗於广州所部作犀皮铠六领，请免朗官也。

《邺中记》曰：石季龙左右置直卫万人，皆五色细铠，光曜夺目。

伏侯《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阳宛陵入掘地得甲一。

《述异记》曰：乾罗者，慕容之十一世祖也。著金银襦铠，骑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坠，鲜卑神之，推为君长。

《家语》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

《管子》曰：葛卢之山，发而出黄金。蚩尤受之，制以为剑铠。（言其始也。）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赵岐章句曰：矢，箭也。函，铠也。）

《孙卿子》曰：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国，必有兵道。

《盐铁论》曰：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

《吕氏春秋》曰：田赞补衣而见荆王，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赞曰：“衣又有恶於此者。”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於此。”王曰：“何谓也。”对曰：“甲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恶乎甲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赞也贫，贫故衣恶。今大王万乘之主，富厚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堕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荣也。”

《吕氏春秋》曰：邾之故法，为甲裳衣帛。（以帛缀甲。）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得组？”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知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说，於是乎止官无以组，（以用。）邾君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赵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鸠衣铁甲，操杖，击无不碎，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

《说苑》曰：孔子之匡，简子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何仁义之不免俗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修，是吾之过也。若非阳虎而以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夫！由歌，方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崔《政论》曰：贪饕之吏，竞纳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被弓弩，铁淬盍中令脆易治，铠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襦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屠犀为甲，给乎专政之服；裂翠为华，集乎后妃之首。虽出於幽谷，迁於乔木，然为二物之计，未若栖窜於林薄，摄生乎榛薮。

《文选》曰：介胄被ㄏ汗。

又曰：金练照海浦。（注：练，甲也。）

又曰：玄甲耀日。

陈林《武库赋》曰：铠则东胡阙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椎，韦人制缝。玄羽缥甲，灼爚流光。

孔融《刑论》曰：古圣作犀兕革铠，今盆领铁铠，绝圣甚远。

魏武《军策令》曰：袁本初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见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时士卒精练，不与今时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具，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今世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以付铠曹。

殷仲堪《相王笺》曰：奉所赐马铠，既足以奖厉懦心，又以光华远任。

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襦铠一领，兜鍪一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邓百川昔送此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复是异物，故复致之。
李尤《铠铭》曰：甲铠之施，御锋矢。尚其坚刚，或用犀兕。内以存身，外不伤害。有似仁人，厥道广大。好德者宁，好战者危。专智恃力，君子不为。
兜鍪
《广雅》曰：兜鍪谓之胄，锻谓之钅区钅侯。（上音欧，下音侯。）
《说文》曰：兜鍪，首铠也。
《易》曰：离为甲胄。
《诗》曰：公徒三万，贝胄朱纟干。（毛苌曰：贝胄，具饰也。朱纟干，以朱纟干缀之。纟干，子林功。）
《礼记》曰：献甲者执胄，献杖者执末。
又曰：临哀则必有哀色，执绋（甫勿切。）不笑，临乐不叹。甲胄则必有不可犯之色。（貌与事宜相配也。）
又曰：车则免绥，执以将命。甲若有以前之，则执以将命，无以前之，则袒奉胄。（郑玄注曰：袒其衣，出兜鍪以致命。，铠衣也。）
《左传》曰：公及邾师战於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杜预曰：胄，兜鍪也。鱼门，邾城门。）
又曰：秦师袭郑，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
又曰：晋侯败狄于箕。先轸曰：“匹夫逞志於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元，面如生。
又曰：晋楚战於鄢陵，郤至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疾如风也。）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问，遗也。）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甲胄，（间，尤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三肃使者而退。
又曰：楚白公乱，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月以冀，若见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言叶公得民心也。）
《梁传》曰：古者被甲婴胄，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岂曰以报其耻哉！
《汉书》曰：《王莽传》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锡，於是稽首拜受甲胄一具。
《後汉书》曰：刘虞积忿公孙瓒不已，自率兵十万攻瓒。将出，从事代郡程绪免胄而前曰：“公孙瓒虽有过恶，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晓使得改行，以武临之，瓒必悔祸谢罪，所谓不战而服人也。”虞以绪临事沮议，斩之以徇，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士曰：“无伤馀人，杀一伯而已。”虞遂大败，斩虞于蓟市。
《东观汉记》曰：祭遵薨，丧至河南。博士范升上疏曰：“遵为将军，虽在军旅，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谓守死善道者也。”乃赠将军给侯印绶，遣校尉发骑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车军阵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马武与众将上陇击隗嚣，身被甲兜鍪，持戟奔击，杀数十人。嚣追兵尽还，武中矢伤。
又曰：上征彭宠，朱浮上疏切谏曰：“连年距守，吏士疲劳，甲胄生虮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心，大兵冀蒙救护生活之恩，陛下辍忘之于河北，诚不知所以然。”
《献帝春秋》曰：孙策获太史慈，谓曰：“孤昔与卿神亭之役，若为卿先如何？”慈谓曰：“不敢面欺，若兜鍪带不断，未可量也。”
《吴志》曰：太史慈与孙策战于神亭，策得慈兜鍪。
《吴历》曰：诸葛修作东兴遏，魏军拒之。时寒雪，恪使丁奉等皆解铠，但着兜鍪，持刀缘遏上，北军见身缘遏，皆大笑，不即严兵。便乱斫，遂破北军。
《晋书□天文志》曰：魏文帝黄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历轩辕，占曰：“兵丧，除旧布新之象。”时帝军广陵，辛丑，帝亲御甲胄观兵。
沈约《宋书》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讨至陕。虏多纵突骑，众军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着绛纳两当，械马亦去具装驰奔，以入贼阵。猛气咆哮，所向无前。当其锋者，应刃而倒。贼忿之，夹射不能中。如是者数四，每一入，众无不披靡。
王琰《宋书》曰：晋康太守刘思道攻广州杀刺史羊希。龙骧将军陈伯绍讨之，思道迎击之，杀伤甚众。会绍髻解，兜鍪坠地，退走见禽。
车频《秦书》曰：苻登，坚族曾孙。坚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为度，故战所向无前。
崔鸿《前秦录》曰：苻坚末，慕容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飞矢满身。
《後周书》曰：突屈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其後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执介胄而後能距敌者，固非人之所贵也。
《孝经援神契》曰：欲去恶鬼，须具五刑，五人皆持大斧，着铁兜鍪，将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战国策》曰：苏秦说韩王曰：“韩之剑，当敌则斩甲盾鍪。”
《国语》曰：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矣。”张御曰：“受命於庙，受服於社，甲胄而效死，戎之政也。”
又《晋语》曰：郤至甲胄而见客，免胄而听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资《春秋後传》曰：吴越令魏武侯厉众。五年，秦人兴师而临西河，魏士闻之，介胄不待令而奋击，杀秦人者万数。

《英雄记》曰：袁绍为公孙瓒所围，别驾田丰扶绍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云：“丈夫当前斗死，而返逃入墙间，岂可得活。”（一云：入匿墙间。）

卢《晋书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还洛阳。右将军张方启曰：“陛下自邺来还，宜询宗庙。”天子出，因便去刂（居邺切。）启移都。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兜鍪又苷皆用凉州白毛，望之若茶。

周迁《舆服杂事》曰：刺扌交者，扌交人之执刺兵者也。首戴虎皮胄。

《传》曰：蒙皋貔比以犯陈蔡，因是有虎皮胄焉。蜀队戴贝胄被犀角，此古制也。《诗》云：贝胄朱纟扌，谓以贝齿饰胄，朱缕缀之也。胄插以翟尾，垂以红絮，朱纟扌之象也。

《晋令》曰：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义恭《广志》曰：獠（音老）在羊柯，兴古、郁林、交趾、苍梧，皆以朱漆皮为兜鍪。

《家语》曰：孔子对鲁哀公曰：“介胄执戈者，无退懦之气，非体纯猛，服使之然。”

《孔丛子》曰：陈王曰：“将居军之礼，胜败之变，如之何？”太师曰：“介胄在身，执锐在列，虽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则衮冕之服；统师旅，则有介胄之服。”

《韩子》曰：天下无道，攻战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御者为械。谓铠甲兜鍪也。”

《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罚者，刃之甲胄也。若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音琰。）锋也。以刑罚施平世，是以甲胄升庙堂也。

又曰：忍痛苦之药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婴甲胄之重冷者，所以锋镝之集。

又曰：盘旋揖让，非御寇之容；贯甲缨胄，非庙堂之饰。

曹植表曰：两当铠二十领，兜鍪自副铠百领。

陶侃《答温峤书》曰：奉所送帐下得苏峻兜牟。兜牟作之巧丨，用功殊多，战器不事须此也。意谓不如三甲者，逆贼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恶其名。得此兜牟者，犹以有功，令赏其细葛一端。

魏武帝《破袁尚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贼袁尚还，即厉精锐讨之。今尚人徒震荡，部曲丧守，引兵遁亡。臣陈军披坚执锐，朱旗震，虎士雷噪，望旃眩精，闻声丧气，投戈解甲，翕然沮坏。尚单骑遁走，捐弃伪节钺，大将军、冗阝乡侯印各一枚，兜鍪万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盾弓戟，不可胜数。（冗阝，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浪切，又古衡切。）
干宝《百志诗》曰：壮士禀杰资，气烈有自然。俯仰群众中，胡能救世艰？阅巩代缝掖，兜鍪易进贤。
杨雄《长杨赋》曰：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钜，海漂昆仑，提剑而叱之。所过靡城扌斩邑，下将降旗，一日之战不可殚记。当此之勤，鏊生虮虱，介胄被ｒ汗。
《文选》曰：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
又曰：贝胄星离。
盾上
《释名》曰：盾，遁也，跪其下避刃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於吴，为魁师者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约胁而邹者曰陷虏，言可陷破虏敌，今谓之曰露是也。狭而长者曰步盾，步兵所持，与刀相配者也。狭而短者曰狭子盾，车上所持者也。子，小称也。以逢（音逢。）编板者，谓之木络盾，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
许慎《说文》曰：（音伐。）也。所以身、蔽目，从目，象形声也。卤，大也。
扬雄《方言》曰：，自关而东或谓之，或谓之干，（干者，杆也。）关西谓之。
张揖《埤苍》曰：，盾也。
《广雅》曰：果科干扌卤戟，盾也。
《龙鱼河图》曰：盾名自障。
《礼记》曰：仲夏之月，命乐师修召（音桃。）な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
又曰：春秋学干戈，秋冬学羽，皆於东序。
又曰：季夏以礼祀周公於太庙，朱干三戚，冕而舞大武。（郑玄曰：朱干，亦大盾也。）
《周礼》曰：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衣朱裳，执戈杨盾，帅百隶而时傩。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辩其物与之等，以待军事。（郑玄曰：五盾，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
又曰：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颁之。
又曰：鲁及齐战於炊鼻。（杜预曰：炊鼻，鲁地。）齐子泉捷从泄声子。（声子，鲁大夫也。）射之中盾瓦。（瓦，盾脊也。）繇勾（音钩。）汰匕，入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寸。（入盾瓦也。繇过汰矢激也。）
又曰：宋乐祁献赵简子杨盾六十。
卷三百五十七　兵部八十八
盾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亻告戴干，是谓清明。发节移度，盖象招摇。（宋均曰：干，盾也。招摇为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见天中以为表者也。）
《史记》曰：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馀骑因项伯面见羽，谢无有闭关事。羽既飨军士，中酒，亚父谋欲杀沛公，令项庄拔剑舞，坐中欲击沛公。樊哙在营外闻事急，乃持剑盾入营，卫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羽目之，问为谁，良曰：“沛公参乘樊哙。”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而之。羽曰：“能复饮乎？”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乎！”
《汉书》曰：周亚夫子为父买尚方甲盾五百被，（张晏曰：被，具也。）可以葬者。取佣苦之不与钱。佣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于亚夫，亚夫呕血死。
又曰：晁错上言曰：“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
谢承《後汉书》曰：孟政字子节。地皇六年，为府丞虞卿书佐。时太守缺，丞视事。毗陵有贼，丞讨之。未到县，道路逢贼，吏卒迸散。政操刀与贼相击，丞得免难，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汉字子甫，迁丹阳太守。是时，大江剧贼余来等劫击牛渚、丹阳、边水诸县居民，欧略良善，经岁为害。汉到郡，会集劲士，修整战具钩镶、刀、盾、大戟、长矛、弓弩，劲兵转送承接。余来亟战失利，遂见枭获。孝顺帝喜其功，赐以剑。
《後汉书》曰：袁绍为高橹，起土山射，曹操营中皆蒙而行。
《东观汉记》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节。家贫，给事为县亭长。尉过，迎拜问事。尉去，举盾レ地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後耶！”遂去学问。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军於官渡。袁绍进保武阳，稍前依沙追为屯。合战不利，绍射营中雨下，行者皆蒙盾，众大惧。
又曰：太祖与吕布战，太祖募陷阵。典韦先将，应募者数十人，皆衣两铠，弃，但持长矛撩戟。
鱼豢《魏略》曰：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人也。游侠。兴平中，三辅乱，出母为贼所略，出攘臂结衽，独持盾追之。行数里及贼，杀十馀人，贼乃解还出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韦昭《吴书》曰：鲁肃欲渡江，众骑追肃。肃植盾引弓射之，矢贯洞骑。度不制，乃相率还。
《吴录》曰：交趾朱鸢县有槟榔，正直高六七丈，叶大如盾。
王隐《晋书》曰：朱伺字仲文，小为牙门将陶丹给使。吴平，内涉江夏，便鞍马弓弩，刀盾射猎。
干宝《晋记》曰：吴军师张悌帅众三万济江，与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陵成阵相对。沈莹领丹阳锐卒刀盾五千，号青巾兵，屡陷坚阵。
沈休文《宋书》曰：宗越南阳叶人也。为队主，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家贫无以市马刀盾，步出，单身挺战，众莫能当。每一戟，郡将就赏钱五千，因此得买马。
《宋略》曰：宁朔将军、益州刺史刘豪，少工刀盾，勇冠三军。及在汉中，忽修长生之术，使道士合金丹饵之，咽而死。及就殓，尸弱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刘损奏：“风闻前广州刺史韦朗莅任虐法，暴浊是彰，於州所造牙盾三十幡，朱画青绫盾三十五幡，请以见事追免朗前所居官。”
《南史》王洪轨随齐高帝镇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盾，卿可自防。”答曰：“天下无洪轨何妨。苍生方乱，岂可一日无公。”帝甚赏之。
《齐书》曰：王宜兴，吴兴人也。形状短小而果劲，有胆力。少年时为劫不须伴。郡县讨逐，围绕数十重，终莫能禽。赏舞刀盾，使十馀人以水交洒，不能著。
《北史》曰：後魏蠕蠕（而兗切。）犯塞，以任城王□为中军大都督，从献文讨之。过大碛，□曰：“夷狄马初不见虎头盾，若令舞盾在前，破之必矣。”帝从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驾而前，大破之，获其凶酋。
《英雄记》曰：公孙伯圭追讨叛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圭力战兵乏，食马尽，煮弩盾啖食之。
又曰：袁绍讨公孙瓒，先令麴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盾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范经云，兵革并起，兵谓金刃，革谓甲盾。
又曰：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注曰：去毛曰革。犀兕水牛之属以为甲盾鼓な。）
张敞《晋东宫旧事》曰：东宫外崇福门，门各羌盾士幡，鸡鸣戟十张。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献金华大羌盾五十幡，青绫金华盾五十幡。
王琰《冥祥记》曰：东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随湘州刺史刘韫监营浦县，敬叔时遇有旃檀制以为像，像将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愿甚{勤心}而营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处，凭几微睡，见沙门语敬收云：“县後何家有一桐盾甚堪像光。其人极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问县後果有何家，因求买盾。何氏云：“实有此盾，甚爱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说所梦，何氏惊，奉以制光。

《山海经》曰：羿与凿齿战于寿华之野。羿射杀之。羿持弓矢，凿齿持戟盾。（郭璞曰：凿齿，人类，齿如凿，长五六尺。）

又曰：开明北有凤鸟、鸾鸟，背戴。（，音伐，盾也。）

张华《博物志》曰：朝廷都许时上先人刀剑盾物及铜大盆，殿上四角鼎皆先侯所赐得也。

刘义庆《世说》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装馀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并谓不堪用，正合烧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谓可以为竹甲盾，而未显其言。驰使以问杨主簿德祖，应声答与帝正同。众伏其辩悟。

《异苑》曰：河南褚襄字季野。将北伐，车士忽同时唱言可各持两盾。复相谓曰：“一人焉用两为？”及败，悉而卤而退。

《国语》曰：桓公问曰：“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子曰：“轻过而移诸甲兵。”（贾逵曰：轻过，轻罪也。移诸甲兵，以甲兵赎罪也。）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轻罪赎，一盾一戟。”

《潜夫论》曰：虏或持铜镜以象兵，或负板案以类盾。遑遽扰攘，未能相一，诚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栝淇卫筒菌{艹路}，（音路。高诱曰：栝，剪括也。淇卫菌{艹路}，箭所出也。）戴以银锡，（戴，饰也。饰翦以银锡。）虽有薄缟之，腐荷之橹，（荷，莲草也。橹，大盾也。）然犹不能独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势，则贯兕甲而经革盾矣。（经，犹达也。）

杨泉《物理论》曰：古有阮师之刀，苏家之盾，皆为良工利器，时所宝贵也。夫刀者，身之宝也；盾者，身之卫也。御难之藩墙，守之城池也。

《梦书》曰：梦得镶盾，忧相负也。

《汉书□扬雄校猎赋》曰：贲育之伦，蒙盾负羽，杖镆邪而罗者以万计。

《吴都赋》曰：杭神龙之华殿，施荣而捷猎。（勾践将伐吴，作荣婴以白璧，镂以黄金，状若龙蛇，以献吴王。吴王受之，施於姑苏台。捷猎，例次貌也。言今起神龙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干卤殳夷勃卢之施。

又曰：家有鹤来，户有犀渠。（鹤来，矛也。犀渠，盾也。一曰铠，犀革为之。）

李尤《盾铭》曰：吴鲁，戎兵特须也。

张奂《与崔子真书》曰：仆以元年到任，有见兵二百，马如牯（古咎切。）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矛如锥锬，盾如榆叶。（锬，徒甘切。长牟也。）
陶侃《答慕容瑰书》曰：当今杨淮锐勇，飞廉超骥，收屈卢必陷之矛，集鲛犀不入之盾。
庾阐《责伍员文》曰：自我来思，逾历中春。凄风跨月，芒雨积旬。地藉湿蓐，室无完幕。负盾传时，仗橹击柝。
谢尚《饷杨征南书》曰：五尺金斫头刀一口，碧绫车中盾一番。
又《与张凉州书》曰：今致碧绫车中盾一。
彭排
《释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敌御攻也。
《晋安帝纪》曰：刘裕大破孙恩於[B168]山，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
诸葛亮《军令》曰：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
衔枚
《诗》曰：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衔枚。（郑玄曰：勿，犹无也。女制彼裳衣而束，谓兵服也。示初无行阵含枚之事也。）
《礼记》曰：升正柩，诸侯执五百人，皆衔枚。
《周礼》曰：衔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郑玄曰：枚状如箸，横含之。）衔枚氏掌司嚣，（察嚣欢者为其聒乱。）国之大祭祀，令禁毋嚣。军旅田役令衔枚。（为其言语以相误也。）
《国语》曰：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令左军衔枚，泝 斥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贾逵曰：逆流而上曰泝 斥，径渡曰逾。须，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鸣鼓中水以须。越王以其中军私率六千人衔枚以袭攻之，吴师大北。
《史记》曰：项梁率师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衔枚击楚，杀项梁。
陆贾《楚汉春秋》曰：高祖向咸阳南趣宛，宛坚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衔枚，马束口，龙举而翼奋，鸡未鸣，围宛城三匝，宛城降。
《汉书》曰：秦将章邯围魏王咎於临济。田儋（都甘切。）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齐军，煞儋於临济下。
又曰：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阵，会明毕。
《东观汉记》曰：吴汉伐蜀，分营於水南水北。北营战不利，乃衔枚引兵往合水南营，大破公孙述。
梁祚《国统》曰：孙权尝赐甘宁酒米，宁以米赐帐下，乃以银碗酌酒自饮，次与其郡督，次酌其次，命衔枚出斫敌。
王隐《晋书》曰：毋丘俭、文钦反，遣邓艾进屯乐嘉。钦果夜衔枚袭艾等，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爽至於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诸军事。成都王使和演发兵杀浚，单于以演谋告浚。州府逼近，衔枚密严，夜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请降。
孙严《宋书》曰：柳元景总军北讨。元景至弘农，营於开方口，众军并造陕下。元景遣军副柳元怙简步骑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战。元怙悉偃旗鼓，士马皆衔枚潜师伏甲而进。既出，贼不意，虏众大骇。
王智深《宋书》曰：刘诞作乱，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龙骧将军卜天生推车塞堑，率敢死数百人衔枚先登。
习凿齿《汉晋阳秋》曰：初魏军始入蜀，刘禅分二千人付罗献留守。吴闻蜀败，遂起兵，遣盛宪、谢询等水陆并到，说献以合从之计。献谓诸将曰：“今处孤城，百姓无主。吴人因衅，公敢西过，宜一决战以示众心。”遂衔枚出击破宪。
卢《晋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邺至洛，右将军张方逼帝幸长安。河间王率参佐到灞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馀步，衔枚屯列。
崔鸿《後秦录》曰：永和二年，遣武卫姚鸾营於大路。晋将沈林子简其军中精锐朱远等衔枚夜袭鸾营，鸾死之。
又《前凉录》曰：张璩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车都尉，从梁肃征陇右，与王擢遇於邢岗，相距十日。璩衔枚密击，大破之，由是显名。
又《蜀录》曰：李特使弟骧屯军毗桥以备罗尚。尚遣将张兴伪降於骧，以观虚实。兴夜归白尚，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兴夜袭骧营，骧及将士奔於流栅。
《越绝书》曰：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军法，子胥曰：“王身将即疑船，旌麾兵戟与王舡等者七艘。将军疑船，兵戟与将军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阵之左右，有敌即出就阵。吏卒皆衔枚，敖歌击鼓者斩。
《曹瞒传》曰：公将袭袁绍军，乃选精锐步骑皆衔枚缚马口，夜从间道出，人抱束薪至绍围屯，大放火，营中惊乱，大破之。
太公《六韬》曰：以少击众，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则灭之。或鼓呼而行，或衔枚而止。
吴孙子《三十二垒经灵辅》曰：移车移旗，以顺其意，衔枚而陈，分师而伏。後至先击，以战则克。
魏文帝《兵书要略》曰：衔枚毋ん哗，惟令之从。
左思《吴都赋》曰：衔枚无声，悠悠旆旌。
（与棒通用。）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步项切。）
《魏志》曰：锺会反，囚将军胡烈等。与子疏云：“会帐下督丘建密说消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已作大坑，白数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杀，投置坑中。”外兵闻，乃杀会。
《曹瞞传》曰：操为洛阳北部尉。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数十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辄棒杀之。
虞浦《江表传》曰：孙皓以张布女为美人。皓先报布，後问美人曰：“尔父何在？”答曰：“贼已杀之。”皓大怒，即棒杀美人。
沈约《宋书》曰：後废帝昱，或有忤意者，辄加以虐刑。有白棒数十枚，各有名号，钅咸凿锥锯之徒，不离左右。尝以铁锥锥人阴破。
《六韬》曰：方胥铁重十二斤，柄长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许慎注曰：大杖以桃为之，击杀羿，是以鬼畏桃人也。）
《抱朴子》曰：吴遣贺将军讨山贼。中有善禁者，每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将军乃多作劲木白击之，禁不复行，因而克贼。
又曰：余愿世人改其无检之行，除其骄简之失，则赵胜之门无去客，黄祖之无所用矣。
《晋宣帝教》曰：当教诸围上守土皆作，人一枚，轻重长短者，各各可守，皆当头施纫挂臂，贼破，死在旦夕。邂逅冲突围，当以之。
高堂隆《陈灾异表》曰：石氏星占曰：“天五。五星，夭之杖也，主挝乱兵。客星彗干犯，兵大起，二年消复之。宜罢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为乱，足其廪食，度可劳然後用之，则士卒安而无乱兵矣。
椎
《史记》曰：张良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一百二十斤，击始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晋鄙。
《汉书》曰：淮南厉王长，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请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从者刑之。
卷三百五十八　兵部八十九
鞍
《说文》曰：鞍，马皮具也。（皮，皮彼切。）
《汉书》曰：孝宣许皇后，元帝母也。父广汉昌邑王侍郎，从武帝上甘泉，误取他郎鞍以被其马，发觉，吏劾从行而盗当死者。诏下蚕室，後为宦者丞。
司马彪《汉书》曰：光武征赵喜，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
《东观汉记》曰：景丹将兵诣上，上劳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马坐鞍旖上。（音塔。音登。）
又曰：王莽诛，诸谋者季次元闻事发觉，被马欲亡。马驾在辕中，惶遽着鞍上马，出门顾车乃自觉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时，广平钜鹿乐城王在邸入问起居。朕从上望见车骑鞍勒皆纯黑，无金银采饰，马不逾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赐钱各五百万。”

《英雄记》曰：吕布刺杀董卓，与李亻霍战败，乃将数百骑以卓头击马鞍，走出武关。

《魏志》曰：许褚从讨韩遂、马超於潼关。太祖将北渡临济河，先渡兵，独与褚及虎士百馀人留南岸断後。超将步骑万馀人来奔太祖军，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船工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并棹船，仅乃得渡。是日微褚几厄。

又曰：太祖马鞍在库为鼠所啮，库吏惧死，邓哀王冲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谬有愁色。太祖问之，冲曰：“俗以鼠啮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库吏以啮鞍闻，太祖笑曰：“儿衣在侧而，况鞍悬柱乎。”

《魏略》曰：五官将知王忠昔尝啖人，时因从驾出行，令取蒙间髑髅著忠系马鞍，以为嬉笑。

《吴志》曰：曹公破走，鲁肃先还，权大请诸将。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曰：“愿至尊威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蒲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拊掌欣笑。

又曰：孙权每田猎，乘马射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臣，岂谓驰逐於原野，校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後魏书》曰：傅永有气，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骋。

《江表传》曰：孙策讨祖郎，生获之。策谓郎曰：“尔昔斫孤马鞍，今创军立事，除弃宿恨，汝莫怨怖。”郎叩头谢罪，即破械赐衣，署门下贼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题头高桥鞍一具。

《三辅决录》曰：平陵士孙奋富闻京师。梁冀知奋俭吝，以镂衢鞍遗奋，从货五十万。

《西京杂记》曰：武帝时，身毒国献白光琉璃鞍，鞍在暗室光照十丈。

又曰：武帝得贰师天马，造玫瑰石为鞍。

《异苑》曰：昔有人乘马山行，遥望岫里有二老公相对ツ蒲，遂下骑造焉。以策柱地而观之，自谓俄顷，视其马鞭，亏然已烂，顾瞻其马鞍，体骸枯朽。既还至家，无复亲属，一恸而绝。

《六韬》曰：车骑之将，军马不具。鞍勒不备者诛。

陆景《典语》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丰镐之宝地，大启封境以封秦。释鞍授，假骥他人，欲无陵已，其可得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玄《马射赋》曰：百马齐兴，六骥孔闲。金衔玉羁，文防镂鞍。明珂景服，华采鲜。

《古乐府》左延年《从军诗》曰：从军何等乐，一驱乘双驳。鞍马照人目，龙骧自动作。

谢惠连诗曰：挂鞍长林侧，饮马修川湄。

刘琨《扶风歌》曰：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

魏曹植《上银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银鞍一具，初不敢乘，谨奉上。

宋刘义恭《谢金梁鞍启》曰：赐臣供御金梁桥鞍，制作精巧，宜副龙驷。圣慈下逮，猥垂光赐。

後汉李尤《鞍铭》曰：驱骛驰逐，腾跃覆曳。（曳，丑世切。）虽其捷习，亦有颠沛。井羸其瓶，罔不斯败。

辔

《释名》曰：辔，佛也。言牵引佛戾以制马也。

《诗》曰：我马维驹，六辔如濡。

又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

又曰：驷铁孔阜，六辔在手。

《周礼》曰：挈壶氏挈辔以令舍。（悬辔于当所舍止之处。）

又曰：大驭掌驭王路以祀。及犯，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遂驱之。

《家语》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故口无声而马应辔，策不举而极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齐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顺从，刑不用而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马者，正身以总辔。

又曰：闵子骞为费宰，问政於孔子。孔子曰：“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适卫，卫将军文子问曰：“今齐之以刑而犹弗胜，何礼之齐也？”孔子云：“礼，譬之於御则辔也。”

《汉春秋》曰：大仆公卿奉引，大仆执辔，大将军陪乘。光武东京郊祀，法驾则河南尹奉引，奉车都尉执辔，侍中参乘。

《孔丛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衔辔，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故赦者，马之委辔也，无赦者，痤疽之矿石也。（痤，作和切。疽，七余切。）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衔，应之於辔；得之手，应於心。

《淮南子》曰：权衡者，人主之车舆；爵禄者，人臣之衔辔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车摄辔，马为齐整。
班固《东巡颂》曰：乘舆动色，群后屏气。万骑齐镳，千乘弭辔。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马齐辔，御由造父。
後汉李尤《辔铭》曰：辔衔在手，急缓必时。赏罚在心，中和是思。马知良御，进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张揖《埤苍》曰：勺，（音的。）马缰也。，马勒也。面、（音缅。）奇，（音羁）勒且也。（且，音浙，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马口曰。
环济《吴纪》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撤军还兵。吕蒙等共留津北，魏将张辽奄至，围数重，蒙等死战。既破围上马出，外浮桥南已绝，丈馀无板。谷利时为亲近监，白曰：“至尊牢摄鞍缓，利当着鞭以增马势。”於是得渡。
《晋书》曰：温峤字太真。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制谏，太子乃止。
《晋起居注》曰：冠军将军王浚表：“臣以发许昌城内北人诸将孙凯等谋，欲逼臣留身躯遣南人。臣初出城门，乃相缠绕，牵臣马。臣手刃斩截，仅乃得出。”
应《驰射赋》曰：放长骋，神足奔越。终节三驱，每不虚发。
陈琳《武库赋》曰：马则飞□绝景，直卯，走骏惊飚，步象□浮。受衔斯游，敛则止。
傅玄《良马赋》曰：奋沛艾，虎据麟寺。望□睇景，乘虚四起。纵衔则往，揽则止。
成公绥《射兔赋》曰：收辅车之双辔，舍良马之长。禽迅羽之轻焱，截逸足之狡弄。盈得获於後乘，充庖厨之所贡。
夏侯湛《征迈辞》曰：上伊阙兮临川，拊骏马兮授鞍。中衢兮载叹，敛兮盘桓。
闵鸿《与刘子雅书》曰：若能奔骥以接驽乘，则力追者万群；倾修翅以顾短翮，则归飞者如□。
勒
刘芳《毛诗笺音义证》曰：辔是御者所执者也。不得以辔为勒。且旧语云：“马勒不云辔。”以勒为辔者，盖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马勒，而以为辔。反覆推之，此为明证。又《诗》称“执辔如组”，又曰“六辔在手”。以所执为辔，审矣。今俗儒咸以辔为勒，而曾无寤者。
《家语》曰：闵子问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弃其德法，专用刑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譬犹御马，弃其衔勒，而专用策，马必伤，车必败。无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国必亡。”
《汉书》曰：呼韩耶单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宫，赐以冠带衣裳、玉具剑、鞍勒一具，马十五匹。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好卑鸡、小马、小牛，令左右骑，断羁勒使堕地。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凉州胡安据盗发张骏墓，得珊瑚马鞭、马瑙锺、黄金勒。
《邺中记》曰：虎讳勒，呼马勒曰辔，罗勒曰香菜。
《永昌记》曰：哀牢王出入射猎，骑马金银鞍勒如翠毛之饰。
《淮南子》曰：雁门之北狄不谷食，贱长贵壮，各上气力，人不弛弓，马不解勒，便之也。（高诱曰：不谷曰不谷食口酪而已。北狄，鲜卑也。弛，舍也。便，习也。）
《说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轩车，载华盖，黄金之勒，约镇簟席，如此者具驷十八乘。子方望以为人君。翟黄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将何以至此？”对曰：“此皆君之赐也。臣进五大夫，禄爵倍，以故至於此。”
韩阳《天文要集》曰：造父五星在传舍南，造父洗马辔勒衔镳。
枣据诗曰：麒骥伏吴坂，不与伯乐俱。驽马同衔勒，岂得独卓殊。
魏文帝《马脑勒赋》曰：马脑，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马脑，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系颈，或以饰勒。余有斯勒，美而赋之。命陈琳、王粲并作。词曰：“天珍物，寄中山之崇岗。禀金德之灵施，含白虎之华章。扇朔方之玄气，喜南离之焱阳。歙中区之黄采，曜东夏之纯苍。苞五色之明丽，配皎日之流光。内（音照。）浮景，外鲜文繁。奇章异彩，的其间。尔乃藉彼朱，华勒用成。骈居列寺，焕若罗星。”
应《驰射赋》曰：群骏笼茸於衡首，咸皆腰与飞兔。拢修勒而容与，并轩翥而厉怒。
陈琳《马脑勒赋》曰：五官将得马脑以为宝勒，美其英纟采之光艳也，使琳赋之。“尔乃他山为错，荆和为理，制为宝勒，以御君子。”
王粲《马脑勒赋》曰：因姿象形，匪匪刻。厥容应规，厥性顺德。御世嗣之骏服兮，表骥之仪式。
王沉《马脑勒赋》曰：厥象伊何，如规之盈。鲛鳞纤郁，白黑殊形。如冰之洁，如玉之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雕镂而自成。尔乃施饰龙首，加服鸾镳。和铃锵锵，回景逍遥。
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镳，包也。所以在傍苞敛其口也。
《说文》曰：镳，马衔也。衔马勒口中也。
《尔雅》曰：镳谓之钀 献。（郭璞曰：勒也，许揭切，又鱼列切。）
《诗》曰：游於北园，四马既闲。车鸾镳，载险歇骄。（毛苌曰：，轩也。险歇骄，田犬也。郑玄曰：轩车，驱逆之车也。置鸾於镳者，异於乘车也。）
释智匠《古今乐录》曰：明帝休成之乐歌曰：“玉镳息节，金辂怀音。”
《文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欲举嵇康自代。康闻，与之书曰：“譬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教从制，长而见羁。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
《鲁国先贤志》曰：黄伯仁《龙马颂》曰：“扬鸾镳兮挥红沫之播飘。”
《盐铁论》曰：古者庶人贱骑绳控，草（音低。）皮荐而已。及其後，革鞍攻成，铁镳不饰。
又曰：古者樵车无轮，栈车无轭，其後木令不衣，长毂败幅。今富者银黄华左，搔以结。错镳涂朱，珥靳飞令。
《楚辞》曰：绝镳衔以驰骛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荡荡其无人兮，远不御兮千里。
枣据诗曰：真伪各有分，驽骥不齐镳。
陶琬之诗曰：我服既晖，我驷既闲，扬镳警路，哀清绵。（《桓玄集》载：琬之为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阳楼诗》曰：士女炫街里，轩冕曜都城。万尔扬金镳，千舳树兰旌。
袁淑《游新亭曲水诗序》曰：离榭修幕，陵遂弥阜。镳容旆采，野丽□。
鲍昭诗曰：飞镳出荆路，骛服入秦州。
王沉《践行赋》曰：六龙齐镳，鸾声振振。景动波回，天行星陈。
张协《玄武馆赋》曰：天子翱翔郊甸，顺时巡省。龙驷腾镳，羽骑游骋。顾流光以按辔，回鸾旗而时幸。
李充《穆天子赋》曰：其马则赤骥盗骊，骅骝耳，杨和齐镳，一瞬千里。
董子晓《乘舆驳马赋》曰：躯观若斯，气势□披。衔金镳，着玉羁。
颜延之《七绎》曰：梓工饰雕簟之舆，涓人进龙图之马。义驾则眩夺凤盖，振镳则圈促函夏，故动轫驰光，举策流赭。
张委《九ê》曰：映金箱之羽盖，鸣玉衡之鸾镳。望天路以振策，指万里於崇朝。
殷淡《宣贵妃诔》曰：严位服於旗容，尚徽谥於铭策。节哀路於萧钟，齐行镳於京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琚《与刘文达书》曰：仆顷倦游谈之事，欲修无为之术，不能与足下齐镳骋辔、争千里之表也。
桓温《与慕容书》曰：自沧流以北，幽朔以东，将军皆以羁落而总率之矣。首尾唇齿，左右力用，鸣镝扬镳，动数十万。
卷三百五十九　兵部九十
羁
许慎《说文》曰：羁，马络头也。
《左传》曰：晋公子重耳之及难也，秦伯纳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於天下，（杜预曰：羁，马羁，绁马也。）臣之罪甚多矣。请由此亡。”
又曰：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也。其出也，窃藏以逃，（文公出时也。）尽用以求纳之。及入，求见，公辞以沐。谓仆人曰：“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汉书》曰：今汉承衰周、暴秦极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几羁而御旱马。（如淳曰：几，音机，以绳系马领曰几。旱，突之马也。旱，音汗。）
《东观汉记》曰：光武皇帝虽发师旁县，人马席荐奇半皆有成贾，而贵不侵民，民乐与官市。（奇，音羁。半，音半。）
康泰《吴时外国传》曰：加营国王好马，月支贾人常以舶载马到加营国。国王悉为售之。若於路失羁半，但将头皮示王，王亦售其半价。
郭颁《晋世语》曰：愍怀太子好卑鸡、小马、小牛，置田舍，令左右骑，断羁勒令堕马。
《韩诗外传》曰：昔卫献公走，反国及郊，将班邑於从者而後入。太史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负羁勺（音的。）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国而复为私也，无乃不可乎？”
释智匠《古今乐录》曰：《襄阳铜蹄歌》曰：“龙马紫金鞍，翠毛白玉羁。照曜双厥下，知是襄阳儿。
杜夷《幽求》曰：羁蚊绊蚤，禁其非法。刳虮屠虱，求其肝胆。非至精，谁能知之？
又曰：衔羁之马，伏枥之驹，莫不思平原旷泽，翘尾而驰陆也。
又曰：周羁镂绊，呼名翘陆，不可化也。
《梦书》曰：羁缰为相要制也。梦得羁缰要约士也。羁结语言缰往来也。羁结疆竖结敕疆也。弊绝不用，难俯仰也。
挚虞《逸骥诗》曰：逸骥无镳辔，腾陆从长川。剪落就羁勺，飞轩蹑口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绰诗曰：野马闲於羁，泽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为人事间？
傅玄《驰射马赋》曰：百鸟齐兴，六骥孔闲。金衔玉羁，文防镂鞍。明珂景朗，华茸采鲜。
傅玄《良马赋》曰：金羁在首，发以明珂。镂鞍采茸，织防含华。（茸，音茸。）
傅玄《难良马赋》曰：饰以金羁，申以玉缨，结以轻轩，节以和铃。
曹植《游侠篇》曰：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孙惠《三马哀辞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马，一时离羁，感田子之爱，遂作哀文云耳。
珂
服虔《通俗文》曰：勒饰曰珂。
郭义恭《广志》曰：期调国出金银、白珠、流璃、水晶器、五色珠、马珂。
又曰：剽刃国出桐华布、珂、珠贝、艾香、鸡舌香。
傅玄《乐府豫章行》曰：轻裘缀孔翠，明珂耀珊瑚。
张华《轻薄篇》曰：文轩树羽盖，乘马玉珂。
存
《隋书》曰：宇文述素好着奇服，炫时人。云定兴为制马鞴，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轻薄者争效学之，谓为许公缺势。又遇天寒，定兴曰：“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衤夹头巾，令深衤百（音陌。）耳。又学之，名为许公衤百势。述大悦曰：“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
障泥
王隐《晋书》曰：韩友字景先，庐江舒人。舒县廷掾王睦卒病死，已呼魄，家人就友卜。令以丹画板作日月置尸头，前及卧虎皮马障泥，登时大愈。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高勾骊以千里马、生罴皮障泥献於南燕。燕王超大悦，答以水牛、能言鸟。
《世说》曰：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乾障泥，前有水，终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
防汗
《东观汉记》曰：和帝永元三年，西谒园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将，从。赐马二匹，并鞍勒、防汗。
《魏百官名》曰：黄地金镂织成万岁障泥一具，又织成彰汗一具。
桓宽《盐铁论》曰：古者庶人贱骑，绳控草皮荐而已。及其後革鞍攻成，铁镳不饰。令富者黄金琅勒，绣汗。（音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彪《魏略》曰：孟达将蜀兵数百降魏。魏文帝以达为新城太守。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言：玉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

当胸

《後汉书》曰：太守赵兴署鲍永功曹。时有矫称侍中止传舍者，兴欲谒之。永疑其诈，谏不听，出。兴遂驾往，永乃拔佩刀截马当胸，乃止。（当胸以韦为之也。）後数日，莽诏书果下，捕矫称者。永由是知名。

尾

服虔《通俗文》曰：马娄（音楼。）尾曰。（胡畎切。）

《魏百官名》曰：赤茸石尾一具。

鞭

《礼记》曰：献车马者执绥。

又曰：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於马前。已驾，仆展令，（郑玄曰：展令具视。）效驾，（自己驾也。）奋衣由右上，取贰绥，（奋振去尘也。贰，副也。）执荬分辔，驱之五步而立。

《左传》曰：晋公子重耳之及於难也，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对曰：“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右属，以与君周旋。”

又曰：宋告急於晋，伯宗曰：“不可。虽鞭之长，不及马腹。”

又曰：楚灵王使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以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执鞭以教令。）右尹子革夕，（子革，郑丹也。夕，暮也。）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

又曰：晋荀瑶帅师伐郑，郑弸弘请救於齐。陈成子救郑。及濮，雨，不涉。成子衣制杖戈，（制，雨衣也。）立於阪上。马不出者，助之，鞭之。

《公羊传》曰：阳虎将杀季孙于蒲圃，使临南御之。至孟衢，临南投策，使阳越下取策。

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曰：椐枝叶似桢松。《尔雅》曰：“椐，柜也。”（去匮切。）节以扶老，即金灵寿是也。今人以为马鞭及杖。

《孔丛子》曰：刑以齐民，譬之於御则鞭策也。

《汉书》曰：娄敬云：“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马，去居岐。”

又曰：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又曰：李广击匈奴，匈奴兵多，破广军，生得广。广时伤，置络间而卧行十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广佯死，睨其傍有一胡儿骑，广腾而上胡儿马，因鞭马南驰数十里，得其馀军。

又曰：大司空士夜过奉常亭，亭长呵之。告以官名，亭长醉曰：“宁有符传耶？”士以马击亭长。

《汉献帝起居注》曰：李亻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又於朝廷省门为董卓设神坐，数以羊祠之。词毕，过省阁问帝起居，求入见。亻带三刀，手复与鞭合持一刀。侍中侍郎见亻带仗，皆惶恐，亦带剑持刀，先入在帝侧。

张勃《吴录》曰：大皇帝大会饮宴，下马迎鲁肃。肃入拜，起，礼之。谓言：“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未？”肃趋进曰：“未也。”众咸愕然。既坐，徐举鞭曰：“愿麾下威德加于四海，然後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帝拊掌欢笑。

又曰：大皇帝潜军於皖口，命陆逊为大都督，假钺。大皇帝亲执鞭以见之。

虞溥《江表传》曰：孙权攻合肥不能下，彻军将退兵。已上道，权与吕蒙、蒋钦、陵统等在後张幔饮食毕，垂当发。魏将张辽帅六七千人奄至，围遮数重。权乘骏马上津桥，南已见彻丈馀无板。谷利附在马後，使持戈缓，利於後著鞭以助马势，遂得超度。

王隐《晋书》曰：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淳于叔平曰：“君舍东北有桑树。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新马鞭，便就买还，以悬北桑树，三年当暴得财也。”瑗遂承其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正三年，浚井得钱数十万，铜铁杂器复可二十馀万。於是，家业用展，病者亦愈。

干宝《晋记》曰：晋永嘉初，有神见衮州甄城民家，免奴为主簿，自号为樊道基。有妪号成夫人。欲迎致，使载车行，当得此免奴主簿从行为译，以宣所宜。汝南梅迹字仲真，去邺来经衮州，闻其然，因结羊世茂、阮士公诸宾往观之。成夫人便遣主簿出当与贵客语，主簿死不肯避，成夫人因大嗔，索士公马鞭，脱主簿鞭之。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祖逖与刘琨中夜而坐，相谓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相避於中原。”後琨与亲旧书曰：“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人着鞭耳。”

沈约《宋书》曰：胡蕃字道序。义旗起，桓玄战败，将出奔，藩於南掖门捉玄马曰：“今羽林射手犹有八百，皆是义故西人，一旦舍此欲归，可复得乎？”玄直以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石勒遣石虎率精骑五千掩李矩营。生执矩外甥郭谓之弟元教。元作书与谓说云：“去年东平曹嶷，西宾猗卢，矩如牛角，何不归命？”勒与谓书：“饷麈尾马勒说宾礼，贤弟相同断金，往物为信。”矩所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士并欲归勒。矩知众之去已，乃率众来归。
又曰：城都王颖诛黄门孟玖。於是，东海王越、高密王简皆惧，奔国，琅琊王睿又将出焉。而徼禁甚密，颖又先下诸津，禁止诸贵人王至河阳，乃见构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长官，禁贵人，而尔见止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奔国。
崔鸿《前秦录》曰：符坚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教为将士。朱彤谏曰：“虎将之士受教学生，强之术，乃弱本之方。夫养将之法，譬之养马，秣以高栃，习以战驭。长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规矩，任知进退。”
又曰：符坚引群臣议代晋。太子左率右越曰：“今岁镇守斗，福德在吴，弗可犯。且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政之臣，愿保境养民，伺其虚隙。”坚曰：“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夫差威陵上国，为勾践所灭。虽有长江，其能固乎？吾之众投鞭於江，足断其流。吾当内断其心矣。”
又曰：符坚时，关中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避虏。”秦呼鲜卑为白虏。慕容垂起关东，岁在癸未。
崔鸿《後梁录》曰：咸宁二年，盗发张骏墓，得珠帘、琉璃、珊瑚马鞭。
乐资《春秋後传》曰：鲁仲连曰：“齐闵王将之鲁，夷维子为执鞭而从之。”
袁希之》汉表传》曰：费领汉节，诱纳降附越隽太守。张嶷笺试曰：“昔岑彭率师，来歙杖节，咸皆见害刺客，不镇重也。今明公位尊权重，宜览前事。”後岁首，持节行酒，郭循以马鞭中小刀刺，数日薨。
《魏百官名》曰：驼马鞭二枚。
《异苑》曰：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着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汝何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占卜。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时。
刘义庆《幽明录》曰：馀杭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百许，前车辎重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馀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助。”後入山得一王豸屯，从此如意。
又曰：桓玄既肆无君之心，使御史害太傅道子於安城。玄在南州坐，忽见一平上帻人持马鞭通云：“蒋侯来。”玄惊愕然。便见阶下奴子御车，见一士在夫自云是蒋子文。“君何以害太傅？与为伯仲。”顾视之间，便不复见。
又曰：广陵韩晷，字兴彦。陈敏反时，与敏弟恢战於寻阳，还营下马，觉鞭重，见有绿锦囊中有短卷书，着鞘皆不知所从来。开视之，故纸佛神咒经。
《谢氏鬼神列传》曰：下邳陈超为鬼君弼所逐，改名何规，从馀杭步道还家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福，绝不敢出入五年。後意渐替懈，与亲旧临水戏。酒酣，共说往事，超云“不复畏此鬼也。”小府首乃见鬼影在水中，超惊怖。时亦有乘马者，超借马骑之，下鞭奔驱。此鬼去超远近常如初。微闻鬼云：“汝何规耶？急急就死。”

吴会《分地记》曰：六山者，勾践於此山铸铜。铜不铄，则埋之。上生马，勾践遣使者移於南社种之。饰治以为马，献於吴。

刘欣期《交州记》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长二尺馀，形如马鞭柄。

阚る《十三州志》曰：山桑县人俗贪伪，好持马鞭行邑，故语曰：“沛国龙冗至山桑，诈托旅使若奔丧，道遇寇抄失资粮。”

《太公阴谋》曰：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诫，随之以身，书曰马不可极，民不可剧。马极则踬，民剧则败。”

《庄子》曰：庄子使楚，见髑髅然，（司马彪曰：曰骨貌。）檄以马而问之曰：“夫子贪生理而为此乎？将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乎？”语卒，援髑髅枕而寝。

又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及至伯乐曰：“我善治之，烧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淮南子》曰：昔者王良造父御也，投足调均，劳逸若一。安劳乐进，驰骛若灭。左右若鞭，周旋若环。世皆以为巧，然末见其贵也。。若夫钳具，太丙之御也。除辔舍衔，去鞭弃策，军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

又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驺。电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

《盐铁论》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以调四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以治万民。

又曰：秦摄利衔以御宇内，执修以笞八极。

杜夷《幽求》曰：召渴者以临河，不待鞭策而自至。

《说苑》曰：默无过言，悫无过事。木马不能行，亦不费食；骐骥日驰千里，鞭不去其背。

杨伟《时务论》曰：辔策半挚之具设，虽刚怒、粗戾、蹄之马，若足构半挚，口衔辔勒，策必至，则蹑属循轨。（属，驰录切。）

《世说》曰：王敦在姑熟。晋帝出看敦营，敦觉，追帝。帝以金马鞭与客舍姥，（莫补切。）姥以水浇马屎。令追者问姥，姥云：“去已久矣。”追者乃止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澄字平子，从荆州下过王敦，敦谋欲害之。而平子左右二十八人，悉捉铁马鞭为卫，敦不敢近。
《梦书》曰：鞭为所使，有敕趋也。梦得鞭，欲有使也。持以鞭马，使朋友也。鞭使马疾，服诺喜也。
曹植《九咏》曰：乘逸响兮执电鞭，忽而往兮恍而旋。
曹植《陌上桑》曰：望口际，有真人。安得轻举继清尘。执电鞭，骋飞鳞。
张华《轻薄篇》曰：文轩树羽盖，乘马玉珂。横簪列瑁毒，长鞭施象牙。
扬雄《河东赋》曰：奋电鞭，骖雷辎。鸣洪钟，建五旗。
魏文帝《临涡赋》曰：建安十八年，终谯，余兄弟从上拜坟墓，遂乘马游观，经东园，遵涡水，相洋乎高树之下，乃驻马书鞭为涡赋。
傅玄《良马赋》曰：鞭不得摇，手不及动。忽然增逝，肉飞骨踊。
傅玄《驰射马赋》曰：亻艮如革，戾如胶。鞭裁向腹，奋尾跳。
曹植表曰：愿得策马执鞭，首当尘路。撮风后之奇，接吴孙之要。追慕卜商，起矛左右。
李尤《马铭》曰：御者策，示有威怒。东野之败，督责过度。
温峤《与陶公书》曰：奉惠赤角一具及兆鼓马鞭。鼓角既周军用，马鞭服以周旋。玩之于手，与之偕老也。偃武之日，乃当藏之箧笥耳。
谢艾《密令与杨初》曰：今遣舍人孔章，特口谕要密，将军可差腹心人旨致珊瑚马勒香璎（於盈切。）一具遗王擢。王擢狐疑于将军父子，事得施矣。
袁宏《与范曾书》曰：四海鼎沸，天鬯将移。杖策以晨征，登重莫以吐奇。指六合以倒戈，望昆仑而举麾。

鱼豢《魏略》曰：献帝露布益州曰：“马系而不暇解，贯胄延颈，以待白刃。”（，五刚切。又五浪切。）
《蜀志》曰：灵帝末，先主从校尉邹靖讨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乃直入府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弃官亡命。
常璩《华阳国志》曰：建宁郡同濑县、存马县雍反时，结垒于县山系马，马柱生成林。今夷言无梁林。无梁，夷言马也。
萧子口《晋史草》曰：姚略时有贺僧者，不知何人，自云游历五郡，时人号为贺五郡。斋戒奉道，为百姓说吉凶。略死泓立，僧谓泓曰：“宜洁扫一马厩，开屋设大，有异马，其大非常，自远来，天所送矣。”
《赵书》曰：徐光字秀武，顿丘人。父以牛医为业。光年十四五，为将军王阳秣马。光但书马屋柱，为诗颂，不亲马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丹阳甘卓字季思。照镜无头，乃见在马。
荀氏《灵鬼志》曰：泰元中，有道人从外国来，多有术法。自说所受术师，曰：“衣非沙门也。”尝行见一人担上有小笼子，可受斗馀，语担人云：“吾步疲极，欲暂寄居君担上。”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君欲何许自居耶？”答云：“君若见许，正欲入君此笼子中。”担人愈怪其奇。“君能入笼中，便是神人也。”即入笼中，笼亦不更大，担亦不觉重。至国中，一家大富而性悭惜，不行仁义。语担人：“吾试为君破奴悭囊。”即至其家，有一快马甚惜之。在下系，忽失去，寻求不知处。明日见马在五斗粟中，终不可破取，不知何方得取之。便往语，言：“君作百人厨食，周饷穷困者，马当得出耳。”主人即狼狈作之。既毕，马还在柱。
《淮南万毕术》曰：马生腐芽者，取马生茅，可以为药，食煞鸟矣。
卷三百六十　人事部一
叙人
《释名》曰：人，仁也，生物也。
《易下系》曰：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醇，厚也。）
又《叙卦》曰：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妇。
又《说卦》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
《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
又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此言兼气性之效也。）
又《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恶形焉。
《左传□昭七年》：郑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阳曰魂。（阳，神气也。）用物精多，则魂魄强。（物，权势。）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
《春秋元命苞》曰：五气之精，交聚相加，以酉恤道，人致和。（五气，五行之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阴阳之性以一起，人副天道，故生一子。
又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上为下效，道之始也。
又曰：仁者情志好生爱人，故其为仁以人，其立字二人为仁。
又曰：圣人一其德知者循其辙，长生久视，（一其德，言尽得其帝之精气也。循其辙，言不违其帝所尚也。知是，则皆得长生；久视言所行当天也。）不以命制，则愚者悖慢，知者无所施其术。残物逆道天不杀，故立三命以垂策，所以尊天，一节三者，法三道之术。（不以命制愚慢之人，则贤知道术不得施行，势相反。）命者，天之令也，所受於帝。行正不过得寿命，寿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帝，天帝也。八十一，阳气相乘之极。）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也。（《援神契》曰：随者逆天道常善之行，则随其暴虐行以教之。）有遭命，遭命者，行正不误，逢世残贼，君上逆乱，辜咎下流，灾并发，阴阳散忤，暴气雷至，灭曰动地，夭绝人命，纱鹿袭邑是也。（忤，错也。袭，犹沦也。河水沦沙，鹿之邑，溺杀人也。）
《春秋孔演图》曰：正气为帝，间气为臣，宫商为姓，秀气为人。（正气，谓若木人则得苍龙之形灵，威仰之气火，人得朱鸟之形赤嫖怒之气。以生之比也，间气则不苞一行，各受一星以生。若萧何感昴精，樊哙感狼精，周勃感冗精者也。）
又《春秋繁露》曰：惟人独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藏，副行数也。外有四肢，副时数也。乍视乍，副昼夜也。乍柔乍刚，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
《乐动声仪》曰：中元者，人气也。气以定万物，通於四时者也。
《尔雅》曰：太平之人仁，（东至日所出为太平。）丹穴之人知，（距齐州以南戴日为太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为太蒙。）崆峒之人武。
《孝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
《家语》曰：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人之命与性，何谓也？”孔子对曰：“分於道谓之命，（始得为人也。故下句曰：命者，性之始也。）形於一谓之性，（人各受阴阳刚柔之性，故形于一。）化於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人始生而不具者有五焉：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煦，晴转也。）然後有见；八月生齿，然後能食；期而生膑，然後能行；三年囟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阴穷反阳，故阴以阳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穷反阴，故阳以阴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十有六而化。女子七月生齿，七岁而龀，十有四而化。一阴一阳，奇偶相配，（阳数奇，阴数偶。）然後道合化成，性命之端形於此也。

又曰：坚土之人刚，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毛土之人鬼。（毛，耗字也。息土细致，毛土粗疏者也。）倮虫三百六十，而人为之长。

又曰：孔子游泰山，见荣启期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为乐者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以一乐；男尊女卑，吾得为男，是二乐；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吾已行年九十，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又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审此五者则理道毕矣。

《汉书》曰：司马迁曰：“凡人所以生者，神也；所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弊，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

《鬻子》曰：天地辟，万物生，人为正焉。人化而为善，禽兽化而为恶，人而不善者，谓之禽兽。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文子》曰：人之情欲平，嗜欲乱之。精气为人，人受天地变化而生，一月而膏，（初形骸如膏脂。）二月而脉，（渐生筋脉。）三月而胚，（胚胞三月。）四月而胎，（如水中蟆之胎。）五月而筋，（气积而成仅拢）六月成骨，（血化肉，肉化脂，脂化骨。）七月成形，（四肢九窍成。）八月而动，（动作。）九月而躁，（动数如前）十月而生。形骸乃成，五藏乃形。

又曰：昔者中黄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伍有德人、贤人、知人、善人、辩人，中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众人、奴人、愚人、视肉人、小人。上伍之与下伍，犹人之与牛马也。

又曰：知出於万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杰，十人者谓之豪。

《列子》曰：戴含齿，倚而趋，谓之人。

《管子》曰：人，水也。男妇精合而水流形。二月而咀，咀者，五味也。五味是五藏：酸生脾，咸生肺，辛生肾，苦生肝，甘生心。藏已具而後生五肉：脾生髓，肝生骨，肾生筋，肺生革，心生肉。肉已具然後生九窍：脾为鼻，肝为目，肾为耳，肺为口，心为下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

《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鸿洞莫知。其间有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经营天地，（二神，阴阳之神也。）於是乃别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骨骸，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骸反其根。

又曰：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技者，中人也；若覆而并有之，技能而裁使之者，圣人也。（裁，制也，度其技能而裁制使也。）

又曰：故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窍、三百六十骨节。天有风雨暑寒，人亦有取与喜怒。故胆为口，脾为风，肾为雨，肝为雷，以与天地相参也；而心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

《公孙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节，当天之数也。形体有骨肉，当地之厚也。有九窍脉理，当川谷也。血气者，风雨也。

《白虎通》曰：男女者何谓？男者任也，任功业也；女者如也，如从人也。

《风俗通》曰：天地初开未有人，女娲搰黄土为人，力不暇，乃引丬於泥中以为人。富贵，黄土人也；贫贱凡庸，丬人也。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谦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粗则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则失身。）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小则不胜。）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则骄陵。）由此论之，小心而志大者，豪杰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而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任子》曰：木气人勇，金气人刚，火气人强而躁，土气人知而宽，水气人急而贼。

《傅子》曰：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圆则圆，置之方则方，澄之则淳而清，动之则流而浊。

孕

《易口渐卦》曰：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王弼注曰：夫妇邪丑则非夫而孕，故不育。）

《尚书口泰誓》曰：商王受焚炙忠良，刳剔孕妇。

《左传口僖中》曰：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大戴礼》曰：周后任成王於身，立而不，坐而不差，独处不倨，虽怒不詈，胎教之谓也。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为後世戒。

《史记》曰：后稷名弃，母有邰氏女，曰姜原，为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迹，心说，顾之，乃践之，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后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秦之先，帝颛顼之苗孙曰女修。玄鸟陨卵，修取吞之，有孕，生子大业。

又曰：昔夏氏之将衰也，有二龙止於夏庭。龙亡在，椟而藏之。至周厉王，发而观之，化为元龟，入王後宫，宫妾未龀而遭之，既笄而孕，无夫而生子，惧而弃之，即褒姒也。

《汉书》曰：张仓妻妾百数，尝孕者不复幸。

又曰：钩弋夫人怀昭帝，十四月乃生，上以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门曰尧母门。

又曰：初，王禁妻李亲任政君在身，梦月入其怀。

范晔《後汉书》曰：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欲杀之。妻言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雹入口，因吞，遂任身，十月而产子。

又曰：灵帝王美人妊娠，畏何后，乃服药欲除之，而胎安坚，终自不动。又梦见负日而行，四年乃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帝大怒，欲废后，诸宦官固请，得止。董太后自养协，号董侯。

《东观汉记》曰：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见带奂印绶，登楼而歌。乃讯之於占者，曰：“必生男，复临兹邦，命终此楼。”既而生猛，以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之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

《魏略》曰：昔北方有高离国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嘘之，徙於马阑中，马以气嘘之。王疑以为天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之曰东明。帝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欲杀之。东明走，至淹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因得渡。鱼鳖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也。

又曰：黄牛羌种孕身六月生。

《吴录》曰：武烈皇帝姓孙，名坚，字文台。母有身，梦肠绕吴阊门。

又曰：长沙桓王，名策，字伯符，武烈长子。母吴氏有身，梦月入怀。

《晋书》曰：贾后酷，以戟ㄴ诸宫人，孕子皆随刃以死。

《晋阳秋》曰：初，太宗诸子继夭，诸姬绝孕，令扈谦卜，繇云：“後房当有女诞三男一女，终大盛。”於是尽出後宫及诸婢，悉见之。织坊中有一人色黑，宫人谓之昆仑，相者惊曰：“此是也。”帝以大计，幸之，生烈宗。

车频《秦书》曰：苻坚母苟氏，浴漳水，经西门豹祠。归，夜梦若有龙蛇感己，遂怀孕而生坚。

《三国典略》曰：周太祖宇文泰之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梦抱子天，才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皇帝喜曰：“虽不至天，贵亦极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子》曰：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迹，伊尹生乎空桑。
《庄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而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不至乎孩而始谁，（谁者，别人之意。未孩已择人言，竞教速成。）则始又有夭矣。
《吕氏春秋》曰：有亻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伊尹母化也。）
《淮南子》曰：孕妇见兔，其子缺唇；见麋而子必四目。
《帝王世纪》曰：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代，有大迹出雷泽，胥履之，生庖牺。
又曰：帝尧陶唐氏，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於丹陵，名曰放勋。
《遁甲开山图》荣氏解曰：女狄暮汲於石纽山下大祠前，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身，十四月而生夏禹。
《括地图》曰：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儿，生儿长大能乘口，盖龙类，去会稽四万六千里。
《外国图》曰：“方丘之上暑湿，生男子三年而死，其潢水，妇人入浴，出则乳矣。是去九疑二万四千里。”
《列女传》曰：简狄者，帝喾之次妃也，妃有氏之女，与姊妹浴於玄丘水之上，有玄鸟衔卵而坠，五色甚好，相与竞取之。简狄得而吞之，有孕，遂生契。（先结切。）
又曰：大任者，文王之母，性专一。及其有身，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恶言，以胎教也。
《会稽先贤传》曰：吴侍中阚泽，字德润，在母胞八月，叱声震外。
《蜀郡记》曰：诸山夷獠子任七月生，生时必临水，儿出便投水中，浮则取养，沉乃弃之。
《华佗别传》曰：甘陵相夫人有胎六月，腹痛十馀日，大极，请佗视脉。佗曰：“有两胎，一已死。”便手摸其胎，在左男也，在右女也，右死。即为汤，下之便愈。
《洞冥记》曰：东方朔母田氏寡居，梦太白星临其上，因有娠。田氏叹曰：“无夫而娠，人将弃我。”乃移向代都东方里为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为氏，朔为名。
《博物志》：徐君宫人有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於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鹘仓，猎於水滨，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母以为异，乃覆需之，遂成儿，儿生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知，袭君徐国。後鹆仓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见有狗垄。
又曰：妇人妊娠，不欲见鬼恶物、异鸟兽，食亦当避异常味。欲见熊、虎、豹、射御，食牛心、白犬肉、鲤鱼头。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听诵诗书讽咏之声，不听淫声，不视邪色。以此产子，子贤明、端正、寿考，所谓胎教之法。
《异苑》曰：瞽瞍生舜，徵在生孔子，其有胎教也哉？妇人妊娠未满三月，著婿冠衣，平旦左绕井三匝，映井水，许见影而去，勿返顾，勿令婿见，必生男。
又曰：魏兴李宣妻樊氏，义熙中怀妊，过其不孕，而额上有创，儿穿之以出，长为将，今犹存，名胡儿。
又曰：太原温盘石母，怀身三年然後生，堕地便坐而笑，发覆面，牙齿皆具。
《续搜神记》曰：袁真在豫州，遣妓女纪陵送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至经时，三人半夜共出庭前观望，忽见一流星夜从天直堕盆水中，□然明净。薛、郭二人更以瓢酌水，皆不得。阿马最後取，星正入瓢中，便饮之，即觉有娠，遂生桓南郡。
《幽明录》曰：谯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馀年无子，而妇卒，哭恸云：“竟无遗体遂丧，此酷何深？”妇忽然起坐曰：“感君藏悼，我不即朽，君可暝後见就，依平生时阴阳，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交接後叹曰：“亡人亦无生理，可别作屋见置，瞻视满十月然後殡。”尔来觉妇身微暖，如未亡。既及十月，果生一男，男名灵产。
《论衡》曰：后稷之母衣帝喾之服，坐息帝喾处而妊身。
又曰：傅言黄帝任二十月而生，生而神灵，弱而能言。
《语林》曰：张衡之初死，蔡邕母始孕。此二人才貌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卷三百六十一　人事部二
产
《毛诗□鸿雁□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又《生民》曰：厥初生民，时维姜原。诞弥厥月，先生如达。（后稷之在其母终人道，十月而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不坼不副，无灾无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则病，生则拆副，灾害其母，横逆人道。）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
《礼记□内则》曰：妻将生子，及月辰，居侧室。（侧室谓夹之室，次燕寝也。）夫使人日再问之。至生子，夫复使人日再问之。子生，男子设弧於门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子设於门右。（弧者，有事于武者也；者，妇人之佩巾。）三日始负子，男射女否。国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三日，卜士负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左传□隐公玄年》曰：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寤生。

又《襄五年》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

又《昭二十八年》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华妻也。）曰：“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又《昭二十九年》曰：公衍、公为之生也，其母亻皆出。（出之三日产舍。）公衍先生。公为之母曰：“相与偕出，请相与偕告。”（留公衍母使待己共白公。）三日，公为生，其母先以告，公为为兄。公私喜於阳谷而思於鲁，曰：“务人为此祸也。（务人，公为也。始于公若谋逐季氏。）且後生而为兄，其诬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为太子。

《家语》曰：子夏问曰：“商闻《易》之生人及万物，鸟兽昆虫各有奇偶，菩拗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其本焉。天一、地二、人三，三三为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为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为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而化。其馀各从其类矣。鸟鱼生於阴而属幼婶，故皆卵生。吞者八窍而卵生，龃嚼者九窍而胎生。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敢问其皆然乎？”孔子曰：“然。吾闻诸老聃，亦如子之言也。”

《史记□楚世家》曰：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六子，拆副而生焉。

又曰：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以五月生。婴告其母：“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因其兄弟而见其子文於田婴。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及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户耶？”婴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忧焉？必受命於户，则可高其户耳。”

《汉书》曰：高祖七年春，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勿事，不使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卢绾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学书，又相爱也。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重赋於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分，至於生子辄杀。玄帝议令民产子七岁及出口分。
《东观汉记》曰：敬隐宋后以王莽末年生，遭世仓卒，其母不举，弃之南山下。时天寒，冬十一月，再宿不死。外家出，过於道南，闻有儿啼声，怜之，因往就视，有飞鸟纡翼覆之，沙石满其口，鼻能喘，心怪违之，以有神灵，遂取而持归养，长至年十三岁，乃以归宋氏。
《後汉书》曰：窦武母产武，并产一蛇。
又曰：虞延初生，上有物，若一匹练，遂上升天，占者以吻吉。
《魏志》曰：黄初六年三月，魏郡太守孔羡《表黎阳令程放书》言：“掾汝南屈雍妻王以去年十月十二日，在草生男儿，从右腋生水腹下而出，其母自若，无他异痛，今疮已愈。母子安全无灾无害也。”
王隐《晋书》曰：齐王冏辅政，太安玄年，有妇人诣大司马门寄产，吏驱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耳。”言毕不见。识者闻而恶之，至二年谋反诛。
又曰：程咸，字延休，魏郡武安人也。其母夜梦白头公授之以药曰：“服此当生贵子也。”生咸，好学有才，为锺毓主记。毓弟会问有可与语吏否，毓乃称咸。
孙盛《晋阳秋》曰：魏舒主人妻产，俄闻车马之声，问曰：“男女？”从者入，反曰：“男也。”年十五以兵死。又问寝者谁，曰魏公舒。默然谢之。
干宝《晋纪》曰：愍帝建兴三年，抱罕伎人产一龙子，色似锦文，望之如见神光在床上，少有就视者。
《後魏书》曰：太祖道武皇帝讳圭，献明皇帝之子也，以建国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於参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理胞之坎，遂成林。
《前赵录》曰：刘渊字玄海，父豹，母呼延，梦服日精，十三月而生渊。刘聪母曰张夫人，十五月生聪焉。
《三十国春秋》曰：前秦蒲洪父怀归，为部落小帅，其母姜氏因寤产洪，惊悸而寤。
又曰：後凉秃乌孤七世祖寿阗之在孕也，母梦一老父被左衽，乘白马，谓曰：“尔夫虽西移，终当东返，至京，必生贵男，长为人主。”言终胎动而寤，後因寝生寿阗被中，因以秃为号，寿阗为名。
《後赵书》曰：黎阳民妻产三男一女，勒赐乳母帛，以为休祥。
崔鸿《南燕录》曰：慕容德，少子，母公孙夫人，晋咸康中，昼寝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既生，似郑庄公，曰：“长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王敬则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後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
又曰：王镇恶之产也，当五月五日，家人欲弃之，其祖猛曰：“昔孟尝君如是而相齐，此儿必兴吾族。”因以镇恶为名。
又曰：范晔字蔚宗，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北齐书》曰：武明娄皇后，讳昭君，性宽厚，不妒忌。高祖率众将讨西寇，出师之夜，后孪（生患切，双生子也。）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请追告高祖，后弗听，曰：“王出统大兵，何得以我故轻离大军！”
《唐书》曰：幽州节度使刘济，怦之长子。初，母难产，既产，侍者初见是一大蛇，黑气勃勃，莫不惊走。及长，颇异常童。所居室焚，人皆惊救，从济容而出，众异之。累历牧宰。及怦为节度，济为行军司马。怦卒，军人习河朔旧事，济请代父为帅，朝廷从之。
《庄子》曰：厉之人夜半生其子也，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恐其似己也。
《吕氏春秋》曰：夏后孔甲佃于东阳山，大风晦，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子必大吉”；或曰：“不胜，必有殃咎”。乃取归，曰：“为余子，谁敢殃之？”子成人，幕动析，（音老。）斧破斩其足，遂为守者。孔子曰：“呜呼！有命矣。”
《西京杂记》曰：王凤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举，其母曰：“田文五月五日生，父婴敕其母勿举，母窃举之，後为孟尝君。以占事推之，非不祥。”遂举之。
又曰：霍将军妻产二子，疑所为兄弟，或曰前生为兄，後生为弟。今虽俱日，亦宜以先生者为兄。或曰居上者宜为兄，居下者宜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为弟。时霍光闻之，曰：“昔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良，以卯生嚣，以巳生良，则以嚣为兄，以良为弟。若以在上为兄，嚣亦当为弟矣。昔许僖公一产二女，曰娥、曰茂；楚大夫唐勒生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贞夫，女曰琼华，皆以先生者为长。近代郑昌、时文、长倩并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孝黎一生一男一女，并以前生者为长，霍氏亦以前生为兄焉。”
《玄中记》曰：朱梧县，其民服役，依海际居，产子以沙石自拥，不食米，止资鱼以为生气。
又曰：丈夫民，殷帝大戊使王英采药於西王母。至此绝粮，不能进，乃食木实，衣以木皮，终身无妻，产子二人，从背胁间出，其父则死，是为丈夫民，去玉门二万里。
《外国图》曰：长人国妖，六年乃生而白首，儿则长大，乘云而不还，龙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玄山《濑乡记》曰：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门左有碑，文曰：“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鹿下，托於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於楚国淮阳苦县濑乡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阳，号曰聃。

《孔演图》曰：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巳往梦交，语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於空桑中。

《广志》曰：獠民皆七月生。

《帝系》曰：陆终娶鬼方国君之妹，谓之女贵，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母左胁三人出，右胁三人出。

《风俗通》曰：生三子不举。俗说生子至於三子，似六畜，言其妨父母，故不举之也。谨按春秋《国语》：“越王勾践令民生三子者与之乳母，生二子者与之饩。”三子，力不能独养，故与乳母。所以人民繁息，卒灭强吴，雪会稽之耻，行霸於中国者也。古陆终氏娶于鬼方，谓之女贵，是生六子皆为诸侯。今人多生三子，悉成长，父母完安，岂有天所孕育而害其父母兄弟者哉？

又曰：不举寤生子。俗说儿堕地未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举寤生子妨父母。谨按《春秋左氏传》：“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因名寤生。”武公老终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

又曰：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掾。妇於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得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後翁仲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光为主簿，使还致敬於郡县，因告光曰：“事讫，腊日与小儿俱上冢，去家经十三年，不躬蒸尝。主簿微察，知相先君宁息，会同饮食，忻娱不已。往到於冢上，郎君沃酹，主簿俯伏在後。但见屠者弊衣蠡结，倨神坐，持刀割肉，有五时衣带青黑绶数人，彷徨阴堂东西厢，不敢来前。”光怪其故。还至，引见问之。乞屏左右。起造於膝前，白事状如此。翁仲曰：“主簿出，勿言。”因持剑上堂，谓妪：“汝何故杀吾子？”妪大怒曰：“卿常言儿声气喜学，似我老公，欲死欲作狂语。”翁仲曰：“祠祭如不具服，子母立截！”妪辞穷情竭，泣涕具陈其故。时子巳年十八，呼与辞决曰：“凡有子者，欲以承先祖，先祖不享血食，无可奈何。”自以衣裘僮仆车马送，迎取其女。女嫁为卖饼子妇，後西平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翁仲便养从弟子熙，为高邑令。

又曰：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丞相黄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儿，取两妇各十步，叱妇曰：“自往取之。”长妇抱持甚急，儿大啼叫；弟妇恐伤害之，因乃放与而止，甚怆怆。长妇甚喜。霸曰：“此弟子也。”责问乃伏。

又曰：不举父同月子，俗云：妨父也。按《左传》，桓公之子与父同月生，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子“同”。汉明帝亦与光武同月生。
《神仙传》曰：老子母怀之七十岁乃生，时割其左腋而生，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
《列仙传》曰：木羽，钜鹿南祁乡人，贫，母王助产，尝探儿，儿生开眼，视母大笑，母乃惊怖。仍梦见大冠赤帻者守，儿曰：“此司命君也，当报汝，使汝子木羽得仙。”後生儿，字木羽，所探儿。年十五，夜有车马迎之，过呼：“木羽，木羽，为我御来。”遂相随去。
《列异传》曰：华子鱼为诸生，尝宿人门外，生人妇夜主。有两吏来诣其门，便相向僻易，欲退。相谓曰：“公在此。”因踟蹰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得住？”乃前，向子鱼拜。相将入，出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曰：“当与三岁。”子鱼後故往视之，儿果年三岁已死。乃自喜曰：“我固当公。”後果为太慰。
《益部耆旧传》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後沉木化而为龙出水，沙壹忽闻龙语曰：“若生我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走，背龙而坐，龙就而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小子曰九隆。及後长大，诸兄共推以为王。
《博物志》曰：蜀郡诸山夷，名曰獠子，妇人妊身七月，生时必须临水，儿生便置水中，浮即养之，沉便遂弃也。至长皆拔去其上齿，後狗牙各一，以为身饰。
《论衡》曰：黄帝二十月而生。
又曰：唐文伯，河东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时，生，有人从门呼其父名。父出应之，不见人，见一木杖植其门侧，好善异于众。其父持杖入门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位至广汉太守，以杖当得子之力矣。
谯周《法训》曰：一产二子者，当以後生者为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凿语耳。君子不测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傅子》曰：昔燕赵之间，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争讼。廷尉延寿奏云：“禽兽生子逐母，宜以四子还母，尸三男子于市。”
《世说》曰：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恶之，乃置之瓮，投于江湖。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长养之以为子，登三司，流有中庸之号。广後不治其本亲服，云“我于本亲已为死人也”，世以此为深讥焉。
《搜神记》曰：陈仲举微时，尝宿黄申家，而申妇方产，有扣申门者，家人咸不知。久之，方闻屋里有言：“宾堂下有人，不可进。”扣门者相告曰：“今当从後门往。”其一人便往。有顷还，留者问之：“是何等？名为何？当与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往者曰：“男也，名为奴，当与十五岁。”“後应以何死？”答曰：“应以兵死。”仲举告其家曰：“吾能相，此儿当以兵死。”父母惊之，寸刃不使得执也。至年十五，有置凿于梁上者，其末出，奴以为木也，自下钩之，凿从梁落，陷脑而死。後仲举为豫章太守，故遣吏往饷之申家，并问奴所在。其家以此具告仲举，仲举叹此谓命矣。（《幽明录》同。）

《异苑》曰：魏郡徐逮，字君。及妇平昌孟氏生儿，头有一角一脚，头正仰向，通身尽赤，落地无声，乘标而去。

又曰：丹阳县骆庆妇，生一男一虎一，、虎毛色斑黑，牙爪皆备，即杀之。儿经六日而死，母不异。

又曰：沛国武标之妻林氏，玄嘉中怀身得病而死。俗忌含胎入柩，柩中要须割出。妻乳母伤痛之，乃抚尸而咒曰：“若天道有灵，无令死被擘裂。”须臾，尸面然上色，於是呼婢共扶之。俄顷，儿堕而尸倒也。

《嵩高山记》曰：昔阳翟有妇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从母背上出。五岁便入北山学道，神明为母立祠，因号曰“开母祠”焉。

卷三百六十二　人事部三

姓

《说文》曰：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因生以从女、生，生亦声也。

《易类谋》曰：黄帝吹律以定姓。

《左传□隐八年》曰：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於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谓若舜由沩，故谓陈为妫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诸侯位卑，不得赐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无骇，公子展之孙，故为展氏也。）

又《襄二十四年》曰：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丐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

《史记》曰：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汉书》曰：夏侯婴为滕令，故号滕公。及曾孙颇尚主，主随外家姓，号孙公，故滕公子孙更为孙氏。

又曰：戍卒娄敬求见，说上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而都雒阳，不便，不如入关据秦之固。”上以问张良，良因劝上。是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奉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赐姓刘氏。
又曰：灌夫，颍阴人也，父张孟，尝为颍阴侯。灌婴舍人因得幸进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为灌孟。（师古曰：蒙，冒也。）
又曰：卫青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侯家。平阳侯曹寿，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季与主家僮卫妪通，生青。青有同产兄卫长君及子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卫氏。
《汉书》曰：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也。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
《後汉书》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人也。其先齐诸田，诸田徙园陵者多，故以次第为氏。
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曰：赫连勃勃下书：“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
《三国典略》曰：周蔡佑，字承先，陈留圉人，齐安郡守袭之子也。有膂力，便骑射。太祖以其战功，赐姓大利稽氏。
《唐书》曰：康国，即汉康居之国也。其王姓温，月氏人。先居张掖祁连山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南依葱岭，遂有其地。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
又曰：则天朝博州刺史琅琊王冲，据博州起兵。冲父豫州刺史越王贞又举兵於豫州，与相应。讨平之，改姓为虺氏。
又曰：尚可孤，东部鲜卑宇文之别种也，代居松漠之间。天宝末，归国隶安禄山，後事史思明。上玄中归顺，累授左右威卫二大将军。鱼朝恩之统禁军，爱其勇力，甚委遇之，俾为养子，奏改姓鱼氏。
又曰：李全略者，本姓王，名简，为镇州小将军，事王武俊。玄和中，节度使王承宗殁，军情不安，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及长庆初，镇州军乱，害田弘正，穆宗为之旰食，以简尝为将，召问其计。简遂极言利害，愿有以自效。明年，擢拜横海军节度使，赐姓李氏，名全略，以崇宠之。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爱、厚亲亲、远禽兽，别婚姻也。故纪世别类，使生相爱、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为重人伦也。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诗》云“天生蒸民”，《尚书》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者何？以为古者圣人吹律定姓，以记其族。人含五常而生，正声有五，宫、商、角、徵、羽，转而相杂，五五二十五，转生四时，异气殊音悉备，故姓有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闻其氏即可知矣。所以勉人为善也。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别诸侯之後，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灭国、继绝世也。王者之子称王子，王者之孙称王孙，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各以其王父字为氏。故《春秋》有“王子瑕”，《论语》有“王孙贾”，又有“卫公子”、“荆公孙朝”。鲁有仲氏、孟氏、叔氏、季氏〈楚有昭、屈、景氏，齐有高、国、崔、卢氏，以知其子孙也。王者之子亦称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者之孙亦称王孙。《刑德放》曰：尧知命，表稷、契，赐姓于姬；皋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远刑。禹姓姒，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鸟子生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

《风俗通》曰：万类之中，惟人为贵。《春秋左氏传》：“官有世功，即有官族，邑亦如之。”《公羊》讥卫灭邢，《论语》贬昭公娶於吴，讳同姓也。盖姓有九，或氏於号，或氏於谥，或氏於爵，或氏於国，或氏於官，或氏於字，或氏於居，或氏於事，或氏於职。典号，唐虞夏殷也；以谥，戴武宣穆也；以爵，王公侯伯也；以国，曹鲁宋卫也；以官，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司城也；以字，伯仲柿啪也；以居，城郭园池也；以事，巫卜陶丘也；以职，三马、五鹿、青牛、白马也。

《三辅旧事》曰：尧母字都，配高辛氏而生尧，因主人伊长孺为姓，谓之伊。

《陈留风俗传》曰：侯氏氏侯爵。周微，官失其守，故以侯爵为姓。

又曰：秦之先曰伯翳，佐舜扰驯鸟兽，锡姓曰嬴氏，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江氏。

《文士传》曰：束字广微，束广後也。王莽末，广曾孙孟造自东海避难归芜城，改姓去“束”之“足”，为束氏。

《世说》曰：诸葛令恢与王丞相共争姓族前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言王、葛？”诸葛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耶？”

《论衡》曰：孔子推律，自知殷之苗也。

名

《礼记□曲礼上》曰：名子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此在常语之中为后难讳也。《春秋传》曰：名，终将讳之。）

又曰：二名不偏讳。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徵不称在，言在不称徵也。

又《曲礼下》曰：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

又《大传》曰：名者，人治之大也，可无慎乎！（人治行以正人。）

《左传□桓公二年》曰：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礼举之。公问名於申，对曰：“夫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若唐叔虞、鲁公子友。）以德命为义，（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也。）以类命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山。）取於物吻假，（若伯鱼生，人有馈之鱼，因名之曰鲤。）取於父为类。（若子同生有与父同者也。）不以国，（国君之子，不自以本国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君父之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礼既卒，器以木铎徇，曰舍故而讳新，谓舍亲尽之祖，而讳新死者。）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祠，以器弊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僖侯名司徒，废为中军也。）宋以武公废司空，（武公名司空，废为司城也。）先君献、武废二山，（二山，具、敖也。鲁献公名具，武公名敖。）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命之曰同。”（物，类也，谓同日也。）

又《闵公》曰：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为名。）

又《文下》曰：叟邝 瞞侵齐。（叟邝 瞞，狄国名。）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冬十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侨如，叟邝 瞞国之君。）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三。三子因名宣伯曰侨如，以旌其功也。）

又《宣上》曰：楚斗伯比淫于云邝 子之女，生子文，弃诸梦中，虎乳之。云邝子畋见之，使收之。楚人谓乳为，谓虎为於菟，故命曰斗於菟。

又《宣上》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吉，梦天使与己兰，曰：“予为伯。余，尔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徵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又《定下》曰：鲁苦越生子，将待事而名之。阳州之役获焉，名之曰阳州。（欲自比侨如。）

《汉书》曰：司马相如，小名犬子。及长，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後汉书》曰：赵岐字台卿，生於御史台，因字台卿。

《东观汉记》曰：廉范为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其愿，时生子皆以廉为名者千。

《魏志》曰：程昱本名立，梦登太山捧日，人或以梦告太祖。太祖曰：“终为吾腹心。”遂上加日。

又曰：邓艾字士载，棘阳人。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碑文“言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後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谦实，以见其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人为子之道，莫大於宝身全行，以显父母。”

《吴志》曰：立子ㄦ为太子。注曰，休制曰：“孤今为四子作名字，太子名ㄦ，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ㄇ，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尧攵，音如兕觥之觥；字ㄛ，音如玄贤首之贤。（音玄）次子名，音如草莽之莽；字盥，音如举物之举。次子名亢攵，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寅，音如有所推持之推。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

《江表传》曰：顾雍从蔡伯喈学，专一清静，敏而易教。伯喈贵异之，谓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与卿。”故雍与伯喈同名，由此也。《吴录》曰：雍字玄叹，言为蔡邕之所叹也。

《晋书》曰：谢玄破苻坚於淮、淝，先有童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破！”故桓豁以石名子以邀其功。

《晋中兴书》曰：咸和玄年，当徵苏峻，司徒导欲出王舒为外援。及更拜抚军将军、会稽内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以父名会，不得作会稽。朝议以字同音异，於礼无嫌。舒陈音虽异而字同，求换他郡。於是改“会”字为“郐”。（古会切。）舒不得已亲职。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李，字子□，陇西狄道人也。本名良，又妻姓梁，张骏戏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称，子孙将何以目其舅氏？昔耿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赖卿有同於耿氏。”乃赐名曰。

又曰：陈安成纪平庄人也。少慷慨，读书见许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

《後魏书》曰：游肇，字伯始，高祖赐名。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又曰：太和初，宋弁为殿中郎中。高祖尝因朝会之次，历访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对，声姿清亮，进止可观，高祖称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赐名为弁，意取弁和献玉，楚王不知宝也。

《宋书》曰：废帝讳昱，字德融，小字惠震，明帝长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卫尉府。太宗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为小字，故帝字惠震。

又曰：王景文，美风姿，好言玄理，少与陈郡谢庄齐名。太祖甚相钦重，故为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名太宗。

又曰：颜竣为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马江夏王义恭诸子为玄凶所杀，至是并各产男，上自为制名：名义恭子为伯禽，以比鲁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为辟强，以比汉侍中张辟强，张良之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谢庄五子[C152]（力计切）、フ、颢、だ、（音扌忽。）{艹瀹}，（音药。）世谓庄名子以风，月、景、山、水。

《梁书》曰：张嵊，字四山。初，嵊父稷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馀，犹班衣受稷杖，动至数百，收泪欢然。

《三国典略》曰：周陆逞，字季明，绥德郡公通之弟也。初名彦，字世雄。魏文帝尝从容谓之曰：“尔既温裕，何乃字世雄，且为世之雄，非所宜也，於尔兄弟又复不类。”遂改焉。

《南史》曰：陈文帝尝谓宣帝曰：“我诸子皆以伯为名，汝诸子宜用叔为称。”宣帝因以访毛喜，喜即条自古名贤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馀人以启之，文帝称善。

《白虎通》曰：人必有姓名何？以吐情自纪，尊事人者也。《论语》曰：“名不正则言不顺。”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时，物有其变，人生三月，目煦亦能咳笑与人相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礼》传曰：“子生三月则父名之。”名之於祖庙者，谓子之亲庙也，明当为宗祖子也。一说名之於燕寝，名者幼小卑贱之称也，质略，故於燕寝。殷以日名子何？殷家质直，故以生日名也。《尚书》言太甲、帝乙、武丁也。於名臣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不使亦不止也。以《尚书》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大王名甫，王季名历，此殷之诸侯也。不以子丑为名何？曰：甲乙者也，子丑者枝也，者本，本贯，故以甲乙为名也。名或兼或单何？名子非一，或听其声律定其名，或依其事旁於形，故或兼或单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弃之，因名为“弃”。旁其形者，孔子首类鲁尼丘山，故以为之名也。

《风俗通》曰：袁贺字玄服。祖父京为侍中，安帝始加玄服，京入贺，而贺始生，因名之曰贺，而字玄服。

《郑玄别传》曰：玄一子名益，字益恩。年二十三，相国孔府君举为孝廉。府君以多寇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乃令从家将兵奔救，遇贼见害，时年二十七也。妻有遗体生男，玄以太岁在丁卯，生此男以丁卯日生，生又手理与玄相似，故名曰小同。

《孟宗别传》曰：孟宗为豫章太守，民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时之生子者，多以孟为名。

《江祚别传》曰：祚为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为名字。

《蜀李书》曰：贾夷，字景叔，梓潼人也。太始初，内移河东，少仕晋台，为仓部令史。怀帝时，为安富令。中原丧乱，玉衡七年归国。武帝素闻夷名，重之，皇子雅生，因名贾夷。

《秦记》曰：後帝泓，字玄子，时东宫生。邵弘言于父曰：“君之於臣，先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与其门人，名之可也。至於同官之於僚党，同姓之於昆弟，同门之於朋友，可以称其字，而不可斥其名。故《公羊传》曰：“名不若字”者，非谓其人之名不如其字尊，乃谓为人所字则近乎见尊、为人所名则近乎见卑也。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义而择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职，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币，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隐疾，所以显其名也；遍告内外，所以昭其名也；书而藏之，所以宝其名也；贱者避焉，所以贵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礼，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为本故尊，为末故卑，尊故其礼祥，卑故其事略也。且妇人无名，故贱於丈夫；野人无名，故贱於学士。名者，己之所以事尊，尊者之所以命己；字则己之所以接卑，卑者之所以称己；未有用之于尊而为卑，用之于卑而为尊者也。

《搜神记》曰：齐惠公之妾萧桐子见御有身，以其贱，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顷公於野，又不敢举也。狸乳覆之，人见而收之，因名无野。

何真《玄寿赐名叙》曰：新妇荀氏所生女，以岁在丁丑四月五日始出时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时加卯，甲乙卯皆东南，春夏天地动发，万物滋生，今月吉，月之善时也。又於《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为长男，巽为长女。而此女孙，正用兹日斯时，始瞻日月，岂伊先祖之灵，实临佑之！玄素颜，妇人之上姿也；寿考无疆，生民之至愿也。故赐名曰“玄寿”焉。

卷三百六十三　人事部四

字

《礼记口冠义》曰：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春秋说》曰：字者饰也。

谢承《後汉书》曰：傅燮，字南容，北地灵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复白圭，乃改焉。

《晋中兴书》曰：诸葛恢，字道明，瞻弟也。弱冠知名，试守即丘长，转临沂令。值天下乱，避地江左。于时颍川荀，字道明；陈留蔡谟，字道明。俱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时人为之歌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又曰：孔愉字敬康，少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子康俱知名，号曰会稽三康。

徐广《晋纪》曰：桓温才气雄俊，恢爽陵迈。温峤见其幼时，知必非常，故父彝字曰温。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字何？所以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礼口士冠》经曰：“宾北面字之。”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称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虑定也。能从四时长幼之序，故以伯仲号也。

《荀氏家传》曰：荀恺字茂伯，小而知，外祖晋宣王甚器之，字为虎子。弟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龙子。王每谓曰：“俟汝长大，当共天下。”
《陈武别传》曰：武，胡人，育於临水令陈君。君奇之，起议欲易其故字。武长跪自启曰：“里语有之，都亭鼠数闻长者语，今当易字，实有私心。尝闻长卿慕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在乡里，久闻故老之说，称汉使苏武执忠守志，不服单于，流放漠北，拥节牧羊，寄秋雁以诉心，因行口而托诚，高山仰止，意窃慕之。”陈氏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显。其本是胡人，而石勒、石虎讳胡曰国人，故因字之曰国武。
《尹文子》曰：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音傅）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以实对，於是改之，宾客复往。
《圣证论》曰：学者不知孟轲字，按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轲少居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也。
形体
《释名》曰：形有形像之异也。体，弟也；骨肉、毛血、表里、大小相次第也。
《尚书大传》曰：尧八眉，舜四瞳子，禹其跳，汤扁，文王四乳。八者，如八字者也；其跳者，也；（其发声也。步，足不能相遇也。）扁者，枯也。（言汤体半小象扁枯。）言皆不善也。
《韩诗外传》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谓五藏？情藏於肾，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谓六府？咽喉，量入之府；胃者，五之府；大肠，转输之府；小肠，受成之府；胆，积精之府；膀胱，精液之府也。
《孝经援神契》曰：人头圆象天，足方法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时，九窍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义，志知，心礼，胆断，脾信，膀胱决难袖法星辰，节法日岁，肠法钤。（钤，钩也，主键闭。）
《东观汉记》曰：诏书令功臣家各自记功状，不得自增加以变时事，或自道先祖形貌、表相，无益事实。复曰齿长一寸，龙颜虎口，奇毛异骨，形容极变，亦非诏书之所知也。
又曰：上复以朱为护军，常舍止於中。侍宴，从容曰：“长安政乱，云有日角之相。”从以观上风采。上曰：“召刺奸收护军！”由是不复言。
《江表传》曰：孙权生而方颐，大口，目有精光。
《晋起居注》曰：怀帝，琅琊恭王子，母曰夏侯氏。帝生有白毫生於目左角，龙颜，隆准，眼有精曜。
《蜀李书》曰：武帝讳雄，字仲俊，始祖第三子。帝身长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将贵，其相有四：目如重口，鼻如龟龙，口如方器，耳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望。法为贵人，位过三公，不疑也。”帝每周旋乡里，有识者皆器重之。有刘化者，道术士也，太康中每语乡里曰：“李仲俊有大贵之表，终为人主也。”

车频《秦书》曰：苻坚时，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晋人为之题目，谓胡人为侧鼻，东夷为广面阔额，北狄为匡脚面，南蛮为肿蹄方，方以类名也。

吴均《齐春秋》曰：太祖神容魁梧，天表英特，体有龙文，宽雅沉深，喜怒不形於人。

《隋书》曰：高祖文帝龙颜，额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

《晏子春秋》曰：伊尹倨身，汤伛。

《孙卿子》曰：卫灵公有臣公孙吕，长七尺，面居三尺广三寸，鼻目取具，名振天下。

《管子》曰：子产日角，晏平仲月角，尾生犀角，柳下惠、史鱼反角。

《文子》曰：人头之圆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亦复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节。天有风口寒暑，人亦有取於喜怒，胆为口，肺为雨，脾为风，肾为电，肝为雷，以与天地相类，而心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而血气者，风雨也。日月失行而薄蚀无光；风雨非时，毁折生灾；五星失行，州土受其殃。天地之道，爱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爱，精神何能久驰而不止！是故圣人内而不失也。

《孔丛子》曰：魏安王欲以马回为相，问子顺曰：“回为人便便，亮直之丈夫也？”顺曰：“闻诸孙卿，其为人长目而豕视，必体方而心圆。臣见其面非不伟，其体而疑其目。”王卒用之，果以谄得罪。

《庄子》曰：老莱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趣下，末偻而後耳，（耳却近后而上偻也。）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

又曰：夫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体者，所禀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故曰一月而气，二月而血，三月而胎，四月而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动，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体以成，五藏乃形。是以肺主目，肾主鼻，胆主口，肝主耳。

又《地形篇》曰：东方，川谷之所主，日月之所生，其人锐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於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阳气之所浹，暑湿居之，其人堕形锐上，大口决眦，窍通於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皆方面修颈，行，窍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而勇敢不仁。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闭者也，寒冰之所积者也，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於阴，骨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而寿。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窍通於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而惠圣。

《博物志》曰：东方少阳，日月所出，山谷清朗，其人姣好。西方少阴，日月所入，其土窍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阳，土下水沃，其人大口。北方太阴，土平广深，其人广面缩颈。中央四抄，风雨交，山谷峻，其人端立。

《神仙传》曰：《王礼》、《金{角}》、《内经》皆云老子黄色美须，广颡长耳，大目疏齿，方口厚唇，有参午达理，鱼目虎鼻，纯骨双柱，耳有三门，足蹈二五，手抱十丈。

《列女传》曰：柿脓之生叔鱼也，生而视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鸢肩而牛腹，壑可满，是不可厌也。

《李郃别传》曰：公长七尺八寸，多须髯，八眉，左耳有奇表，项枕如鼎足，手握三公之字。

《管宁别传》曰：宁身长八尺，龙颜秀目。

《论衡》曰：苍颉四目而佐帝，公子重耳骈胁为诸侯霸，苏秦骨鼻为六国相，张仪仳胁相秦、魏。

头上

《说文》曰：首，头也。、（口瓦切。）硕、，大头也；颗，小头也。

《释名》曰：头，独也。处体高而独尊也。首，始也。

《易口未济卦》曰：饮酒，濡其首，有孚失是。（饮酒濡首，有孚失是，酒无节。）

又曰：《说卦》曰：乾为首。

《韩诗外传》曰：禽息，秦大夫，荐百里奚，不见纳。缪公出，当车以头击，脑乃精出，曰：“臣生无补于国，不如死也。”缪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礼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锐头；君乘水而王其民，大头。

《礼记口玉藻》曰：头容直，（不倾顾也。）头颈必中。（头容直也。）

《乐汁图》曰：赤帝锐头，黑帝大头。（朱均注曰：锐头，像朱鸟也。）

《左传口昭五年》曰：竖牛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

《春秋玄命苞》曰：头者神所居，上员象天，气之府也。岁必十二，故人头长一尺二寸。

《尔雅》曰：玄，首也。（《左传》曰：狄人归先轸之玄。）

《孝经援神契》曰：头圆象天，足方法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蔺相如为赵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谓秦王曰：“赵王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见臣，礼节甚倨，得璧傅之美人以为戏弄，臣故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
又曰：须贾使秦，见范雎。雎数之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者，我屠大梁。”贾归告齐，亡匿赵平原君所。齐遂自刭，赵王取头与秦。
又曰：栾布为梁大夫，使於齐，未还。汉诛彭越，枭头雒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捕之。”栾布从齐还，奏事于彭越头下。
《战国策》曰：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漆其头以为饮器。（《史记》同。）
又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
《汉书》曰：项藉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项王也。”羽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公得。”乃自刭。王翳取其头。
又曰：高祖招田横，横至尸乡厩，谓从者曰：“陛下欲一见我面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形犹未败。”遂自刭。令客奉其头。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额颅相属於道。
又曰：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後为当世大儒。
又曰：陈遵长八尺馀，长头大鼻，容貌甚伟。
又曰：御史大夫陈万年子咸，亢直有异才。万年常召咸於床下教戒之，咸睡，头触屏风，万年怒之，咸叩头为破也，万年不复言。
又曰：建玄中，匈奴降者言匈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师古曰：饮酒之器。）
《东观汉记》曰：岑彭引兵从车驾破天水，与吴汉围隗嚣於西城。敕彭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若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鬓为白。”
《後汉书》曰：贾逵自为儿童，常在太学，不通人间事。身长八尺二寸。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
又曰：张让、段珪何进，为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版，疑之，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进头掷与尚书，曰：“何叫蔌，已伏诛。”
《典略》曰：李傕移保黄白城，梁与、张横等破之，送其首。初，亻兄子循及利等侍上无礼，及亻头到，有诏高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略》曰：庞意手斩一级，不知是郭援。战罢之後，众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锺氏之甥，意後於中出一头，锺繇见之而哭。意谢繇，繇曰：“援虽我甥，乃国贼也，卿何谢焉？”
《魏志》曰：辰韩国，儿生以石压其头，欲其褊，故今辰韩人皆褊头。
又曰：袁绍辟牵招为督军从事。绍卒，事袁尚。後辽东送尚首，悬在马市，招睹之悲感，设祭头下。太祖义之。
又曰：刘□字恭嗣。年十岁，戏于讲堂上，司马德操抚其头曰：“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
《蜀志》曰：秦密使吴，吴主问密：“天有头乎？”曰：“有。《诗》云：‘乃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又曰：貌延字文长，义阳人。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为用，头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诛，杨仪蹋延头曰：“庸奴！能复作恶？”
又曰：先主与张飞、赵□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时巴郡严颜率众守城不降，及城陷，缚颜至，飞呵颜曰：“汝见大军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战？”颜答曰：“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命左右牵去斫头。大笑曰：“斫头便斫头，何为怒耶？”於是飞壮而释之，引为上客。
卷三百六十四　人事部五
头下
《吴志》曰：孙权太子和被幽闭，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
又曰：诸葛恪被诛，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闻雷震奋激，不崇一朝，大风冲发，希有极日。今恪父子三首，悬市积日，观者数万，詈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
又曰：关羽既败走，权使虞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而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废性。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晋书》曰：嵇康谓赵至曰：“君头小而锐，有白起风，童子白黑分明。”
又曰：桓温卒，子玄为嗣，袭爵，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故吏也。”玄因涕泪被面，众并异之。
王隐《晋书》曰：苍梧太守吴臣据郡邑，不恭王命，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喻臣，臣照镜不见其头，骘因入斩之。
又曰：王与谢玄俱被辟，桓温曰：“谢掾必拥麾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未易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庾亮与苏峻战於建阳门，王师败绩。亮於阵携其三弟怿、条、翼南奔温峤，显宗幸峤船，亮泥首谢罪。
崔鸿《前秦录》曰：东海王苻雄，字玄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龙骧将军，征伐皆有殊绩。雄鬼形貌，头大足短，故军中称之为“大头龙骧”。
《秦记》曰：苻坚祖洪见坚状貌，欲令头坚腹软，字之曰“坚头”。
《隋书》曰：高祖文皇帝，生冯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见头上出角，遍身起麟，大骇，坠帝於地。
《春秋後语》：平原君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小头而锐，瞳子白黑分明，视瞻不转。小头而锐，断敢行也；瞳子白黑，见事明也；视瞻不转，执志强也。可以持久，难与争锋，廉颇足以当之。
《吴越春秋》曰：眉间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客问曰：“子眉间尺乎？”答曰：“是也。”“吾能为报雠。”尺曰：“父无分寸之罪，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用耶？”客曰：“须子之头，并子之剑。”尺乃与头，客，与王，王大赏之，即以镬煮其头，七日七夜不烂，客曰：“此头不烂者，王亲临之。”王即看之，客於後以剑斩王头入镬中，二头相啮，客恐尺不胜，自以剑拟头之镬中。三头相咬，七日後，一时俱烂，乃分葬汝南宜春县并三冢。
《山海经》曰：三首国，一身三首；羽民国，为人长头。
又曰：共工之臣曰相仰氏，（共工，霸九州者也。）九首以食于九山。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梧丘，夜梦五大夫称冤，公问晏子。晏子曰：“昔灵公田，有大夫骇兽，断其头，埋之，命曰五大夫丘。”公令掘之，果如其言。
又曰：汤长头而寡。
《庄子》曰：口将东过扶摇之枝，（云将，云之主师也。扶摇，木名，生海东。）而遭鸿蒙，（鸿蒙，自然玄气。）口将曰：“天气不和，地气郁结，六气不调，四时不节，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鸿蒙拊髀爵跃掉头曰：“吾弗知，吾弗知。”
又曰：亡羊而得牛，断指而得头。
《燕丹子》曰：荆轲谓樊于其曰：“今得将军之首与燕地图，秦王必喜而见轲，轲将左手把其袖，右手扌甚其胸，则将军积忿除矣。”于是起，扼腕执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闻命。”于是自刎，头堕背后，两目不瞑。以函盛于其首，与轲入秦。
《吕氏春秋》曰：今有人於此，断头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饰头，衣所以饰身，今杀所饰而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趋利似此，亦不知所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系谱》曰：神农牛首，伏羲人头蛇身。
《黄帝素问》曰：头者，精明之主也。
《董卓别传》曰：卓知所为不得远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於雒阳城。时遇二月社，民在社下饮食，悉就断头，驾其车马，载其妇女财物，以断头系车辕轴，还雒，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关雒阳城门，焚烧其头。
《神仙传》曰：曹公捕左慈，数日得之，便断头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头。”定视，是一束茅耳。
《搜神记》曰：南方有落头民。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旁人怪之，夜照视，惟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再三堕地，噫咤甚愁而体气急疾，若将死者。乃去被，头复起，傅颈得安，复如常人。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博物志》同。）
又曰：渤海太守史良好一女子，许嫁而不果。良断其头而归，投於灶下，曰：“当令火葬。”头语曰：“使君，我相从，何图当耳！”
《异苑》曰：管宁避难辽东还，泠海遭风，船垂倾没，宁思愆曰：“吾尝一朝科头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过恐在此。”
又曰：晋惠帝玄康三年，武军火烧夫子履、汉斩白蛇剑、漆王莽头等。
《录异传》曰：汉武帝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雍上马还营，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吻佳，无头佳乎？”吏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幽明录》曰：河东贾弼，小名翳儿，具谙究世谱。义熙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有一人面鼾甚多，大鼻间目，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乃於梦中许易。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琅琊王大惊，遣傅教呼视，弼到，琅琊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因还家，家悉惊，入内，妇女走藏。弼坐，自陈说良久，并遣人至府检问，方信。後能半面啼，半面笑，两手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馀并如先。
《列女传》曰：京师节女，长安大昌里人。夫有仇，仇家执父，使要其子，为中间，女念不听则杀父，杀父不孝，听则杀夫，杀夫不义。乃许之曰：“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者是。”还谲其夫，使卧他处。自沐卧楼上，仇家断其头而去。仇悲义之，遂不杀其父。
《益部耆旧传》曰：段翳字玄章，善天文风角。有一诸生来学积年，诸生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作一脂筒，中盛简书，曰：“有变乃发视之。”生至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萌，与吏争津，吏过从人，头破。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破头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叹，乃还卒其业。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渍至膝，啖瓜数十；渍至头，可啖百馀。水皆作瓜气。
《括地图》曰：白民，白首身，被。
《三巴记》曰：巴有将军曼子请於楚，以平巴乱，楚使请城，曼子曰：“城不可得。”乃自刎其头与楚，楚义之，以上卿礼葬其头，巴以上卿礼葬其身。
《长沙耆旧传》曰：刘寿少时遇相师曰：“君脑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李别传》曰：公耳有奇表，脑枕如鼎形。
《易洞林》曰：郭璞为左尉，周恭卜云：“君堕马伤头。”尉後乘马行，黄昏，坂下有犊车触马，马惊，头打石上，流血殆死。
《语林》曰：魏郡太守陈异尝诣郡民尹方，方被头，以水洗盘，抱小儿出，更无馀言。异曰：“被头者，欲吾治民如理；洗盘者，欲使吾清如水；抱小儿者，欲使吾爱民如赤子也。”
《世说》曰：祖广字渊度，行恒缩头。诣桓南郡，下车，桓曰：“天甚明朗，祖参军如从屋漏中来。”
又曰：诸葛道明初过江左，名亚王、庾之下。先为临沂令，丞相谓曰：“明府当为黑头公。”
《楚辞》曰：魂兮来归，君无上天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顶
《说文》曰：顶，巅也。
《易□大故翟》曰：过涉灭顶，凶，无咎。
韦曜《毛诗问》曰：早，鬼眼在顶上。
《列女传》曰：齐锺离春，齐无盐邑之女，（钟离，姓；春，名也。）其为人极鬼无双，臼头，深目，顶上少，折腰出胸。
《庄子》曰：支离疏，颐隐於脐，肩高於顶。
应璩新诗曰：醉酒巾帻落，顶秃赤如狐。
额
《释名》曰：额，鄂也，有垠鄂也，故幽州人谓之鄂。
《易□说卦》曰：巽为广颡。（上大下小，故为广颡。）
《河图》曰：黄帝广颡龙饿拢
又曰：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铜头、铁额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
《毛诗□□君子偕老》曰：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清，视明也。扬，广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颜丰薄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诗含神雾》曰：代汉者，龙颜珠饿拢
《春秋玄命苞》曰：在天为文昌，在人为颜颡，太一之谓也。颜之言气畔也，阳立於五，故颜博五寸。
《论语摘辅象》曰：樊迟山额，有若月衡，反宇陷额，是谓和喜。
《方言》曰：，（音稽）额也。颜，颡也。江湘谓之头，中夏谓之额，东齐谓之颡，河济淮泗之间谓之颜。
《汉书》曰：成帝幸宫人严宫，生男。帝为赵昭仪召杀之，宫曰：“果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类孝玄帝，令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得闻之？”
《东观汉记》曰：和熹皇后年五岁，夫人吻剪，夫人年老目瞑，并中后额，虽痛，忍不言。
又曰；铙期从击王郎将儿弘、刘奉於钜鹿下，期先登陷阵，手杀五十馀人，疮中额，摄帻复战，逐大破之。
又曰：马廖上疏曰：“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长安语曰：城中好广眉，四方过半饿拢”
《魏志》曰：庞意亲与关羽交战，射羽中饿拢
王隐《晋书》曰：玄帝白毫生额上，有光明。
崔鸿《後赵录》曰：石勒征见无刘曜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指额曰：“天也。”
《北齐书》曰：文宣帝洋为王时，梦人以笔点己额，明日告舍人王□哲曰：“吾其诛乎？”□哲贺曰：“王上加点，为主乎？”後果然。
《隋书》曰：刘孝焯，字士龙，信都人。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深沉，弱不好弄。
又曰：炀帝令陈棱讨杜伏威，伏威自出阵前挑战，棱部将射中其额，伏威怒，指之曰：“不杀汝，我终不拔箭。”遂驰之，获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斩之。
《盐铁论》曰：古者君子思德，小人思利，今人坚额健舌，或以致业。
《抱朴子》曰：老君额有三理，上下彻。
《语林》曰：贾充问孙皓：“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颜之厚。”
《吴都赋》曰：雕题之士。注曰：“镂额也。岭南并镂饿拢额，题也。”
相书《占气杂要》曰：黄气如带当额横，卿之相也，有卒喜皆发於色，额上面中年上，是其候也。黄色最佳。
又曰：额临者，男早得官，女子早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三百六十五　人事部六

面

《说文》曰：面，颜前也。从{一自}，（音首。）象人面形。，（音于愿切。）面不正也。，（音括）短面也。颔，（音胡感切。）面黄也。，（音刀丁切。）面瘦浅颥颥也。赧，面惭赤也。

《可图》曰：苍帝方面，赤帝圆面，白帝广面，黑帝深面。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

《左传□僖三十三年》曰：晋侯败狄于箕。先轸免胄入狄师，死焉。狄人归其玄，面如生。（言其有异于人。）

又《襄三十一》曰：郑子产曰：“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

又《襄二十五》曰：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其心矣。”

又《哀下》曰：楚白公作乱，杀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叶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及北门，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冀君来。）若见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

《史记》曰：孟戏，中衍，鸟身人面，赵之先也。

《汉书》曰：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遂转面向壁，欷而不复言。

又曰：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毁给事中薛宣不供养行丧服，薄於骨肉，不宜复列封侯使在朝省。宣子氵兄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音求）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会司隶阙，氵兄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事下有司，沈减死一等，宣坐免为庶人。

又曰：朱博为左冯翊。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曾盗人妻，见斫，创着其颊，府功曹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乃叩头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因亲信以为耳目。

又曰：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之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夜寝早起，妻希见其面。

又曰董仲舒，广川人也。景帝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傅以久次相授业，或那见其面。三年不窥园圃，其精如此。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缘恩意，进其玉贝、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玉彘耳。”（音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剑鼻也。）
又曰：张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於卜相者，久而颇晓其别蓍布卦意。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曰：“是儿多知，可令学经。”
《东观汉记》曰：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南单于举国发哀，犁面流血。
《後汉书》曰：应奉年二十时，尝诣彭城相袁贺，贺时出行闭门，造车匠於内开扇出半面视奉，奉即委去。後数十年於路见车匠识而呼之。
《魏略》曰：徐庶，名福，本单家子，好任侠击剑。中平末，尝为人报仇，白垩突面，被而走。
《蜀志》曰：张裕晓相术，每举镜照面，自知死刑，未尝不扑之于地。
又曰：刘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经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与後主有私，呼卒过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弃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过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琰竟弃市。
《吴志》曰：诸葛恪父瑾长面，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也。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坐欣笑，乃以驴赐恪。
王隐《晋书》曰：赵孟字长舒，入补尚书都令史，善於清谈，有国士之风。其面有疵黯，诸事不决，皆言当问“疵面”也。
《晋中兴书》曰：王珂为桓温主簿，二军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
《晋书》曰：初，王恭败枭首於东桁，王平之抽槊刺其面。
又曰：桓温字玄子，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
又曰：刘牢之面紫赤色，鬓目惊人，而沈毅多计。
又曰：刘裕於东府聚樗蒲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馀人并黑棋，惟裕及刘毅在後。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因ソ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
《宋书》曰：沈庆之谓帝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论争伐，问白面书生，事何由济？”
又曰：明帝大会新亭，接劳诸军，主樗蒲赌官李安人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状也。”
又曰：刘为右卫将军，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竣书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
《齐书》曰：东昏即位，多行杀戮。沈昭略与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赐药酒。昭略骂徐孝嗣曰：“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掷瓯破面曰：“作破面鬼！”时年四十。
《後梁书》曰：宋如周有才学，为度支尚书。如周面狭长，宣帝尝戏之曰：“卿何谤《法华经》？”如周，自陈不谤。帝又言之，如周惧而出，告蔡大宝。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馀经，止应不信《法华》。《法华》云：开经随喜，面不狭长。”如周乃悟。
《後魏书》曰：清河王怿被诬见害，朝野贵贱知与不知，含悲丧气。远夷在京师闻怿丧，为之以刀劈面者数百人。
《三国典略》曰：高长恭以淮南之乱，恐为将帅，叹曰：“我去年面垂，今岁何为不发？”至是，齐主使徐之范饮以毒药。长恭谓妃郑氏曰：“我尽忠事上，何辜於天，而遭赐鸩之祸！”
《春秋後语》曰：秦急攻赵，求救於齐。齐王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长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爱之，不肯遣。大臣强谏。太后怒，谓左右曰：“敢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山海经》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不死。（郭璞注曰：“人头三也，各有面也。”）
又曰：一目国，一目中其面而居。
《尸子》曰：子贡问孔子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黄帝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
又曰：禹长颈、鸟喙，面貌亦恶，天下从贤之者学也。
《孙卿子》曰：卫灵公有臣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寸，名动天下。
《庄子》曰：孔子谓盗跖曰：“今将军身长九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齿如含贝，音中钟声，而名曰盗跖，丘窃为将军耻之。”
《韩子》曰：古人目短於面见，故以镜观。
《燕舟》曰：田光云：“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荆轲者，神勇也，怒而不变。”
《说苑》曰：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今。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吾何面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自刎。（《吕氏春秋》同。）
《典略》曰：袁绍妻刘性妒忌。绍死，其尸未殡，杀其妾五人。恐死者有知，皆髡黑面。
《中论》曰：小人耻其面不如子都，君子耻其行不如尧舜。
谯周《法训》曰：昔有人使妻为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击伤妻面。此可为孝乎？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侯，定於一尺之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看。王曰：“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於其君者则剥其皮。”乃举棋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又曰：刘真长病积，时公主毁悴，将终，唤主，主既见其如此，乃举手指之云：“君危笃，何以自修饰？”刘便牵被覆面背之，不忍视。
又曰：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如神仙中人。”
又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赐汤饼，令晏食之，汗晨〇面，拭之转白。（《世说》同。）
《世说》曰：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又曰：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康一见。置怀中，不敢出，户外遥掷，面便走。
《郭子》曰：琅琊诸葛忘名，面病鼠瘘，刘真长见叹曰：“鼠乃复窟穴人面乎？”
《异苑》曰：陈郡谢石字石奴，少患面创，诸治莫愈，乃自幽远，止於岩下。中宵，有物来舐其创，随舐随除，既不见形，意为是龙，而舐处悉白，故世呼为谢白面。
《会稽後贤记》曰：贞女谢仙女者，谢承孙也。吴归命侯采仙女充後宫，仙女乃炙面服醇醢以取黄瘦，竟得免。
《黄帝八十一问》曰：人面独能寒，何也？曰：“头者，诸阳之脉会也，诸阴脉皆至颈项不还上，独诸阳脉上头，故面能寒耳。”
《相决》曰：奇毛生身及面，皆豪贵。白毫黑毛生共孔，带印绶。
蔡邕《女戒》曰：夫心犹面首也，一旦不修饰则尘垢秽之，人心不思善则邪恶入之。人盛饰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
眉
《说文》曰：眉，目上毛也。
《释名》曰：眉，媚也，有妩媚也。
《毛诗□淇澳□硕人》曰：螓首蛾眉，（螓，首颡广而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尚书大传》曰：尧有眉八。（如八字也。《淮南子》同。）
《大戴礼》曰：曾子曰：“敢问不劳可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眉曰：“参，汝以明主为劳乎？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礼说》曰：君子乘金而玉，为人美眉。
《左传□定公八年》曰：公侵齐，门幼婶州。颜息射人中眉，（颜息，鲁人。）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传》曰：长狄兄弟三人递为害，断其首而载之，眉见於轼。
《战国策》曰：豫让欲报赵襄子，灭鬓去眉，吞炭漆。
《春秋後语》曰：吕不韦谓太后曰：“诈腐刑，ぎ则得给事中。”乃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须眉，以为宦者。
《汉书》曰：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傅京兆眉怃。（应劭曰：怃，大也。孟康曰：怃，音诩，北方人谓好为诩也。）
《东观汉记》曰：王莽天凤五年，樊崇起兵於莒，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由是号曰赤眉。
又曰：明德马后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以缥。
又曰：马援自还京，数被进见，为人缜髯，眉目如画。
又曰：梁鸿居吴赁舂，每归，妻为其食，不敢於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邓粲《晋记》曰：荆州民宗尝以酒犯王平子，平子怒叱左右厂。郭舒厉色谓左右曰：“使君醉，汝辈何敢妄动！”平子大恚曰：“别驾狂郎，枉言我醉！”因遣炙舒眉头，舒跪受炙。平子意释而得免。
《宋书》曰：王玄谟在雍，人言欲反。玄谟驰启自解，帝知其虚，驰遣主书吴喜公慰抚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复为笑，想足以伸卿眉头耳。”玄谟性严，未曾妄笑，时人言玄谟眉头未曾伸，故以此见戏。
《梁书》曰：武宁王大威，字仁容，美风仪，眉目如画。
《三国典略》曰：梁简文方颊丰下，眉目秀发。
《隋书》曰：玄晖字叔平，河南洛阳人也。父知，须眉如画，进止可观，少得美名于京师。
《唐书》曰：毛若虚，绛州太平人也。眉毛覆於眼，性残忍。初为蜀川县尉，天宝末为武公丞，年已六十馀矣。
《帝王世纪》曰：文王虎眉。
《列仙传》曰：阳都女生而连眉，众以为异。
《列仙传》曰：莫耶子赤鼻，眉间一尺。
《列士传》曰：干将子赤鼻，眉广三寸。
《荆州先贤传》曰：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兄弟五人皆有令名。良眉中有白毛，乡里颂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间广一尺。
《韩子》曰：失镜无以正鬓眉，失道无以知迷惑。
《吕氏春秋》曰：吴阖闾使民习战，剑如眉，流血不可止。
《淮南子》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圆。（察，见也。）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桓帝玄嘉中，京师妇人作愁眉。愁眉者，细而曲折。此梁冀家所为，京师皆效之。天戒若曰：将收捕冀，妇女忧愁之眉也。
《抱朴子》曰：有古强者，自云四千岁，云见尧、舜、禹，汤，说之了了。世云“尧眉八采”，不然也，直两眉头甚竖，似八字眉。
《唐子》曰：人多患远，见百步而不自知眉颊；知眉颊者，复不能察百步。
《西京杂记》曰：卓文君妖冶好眉色，如望远山。
《语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惟事事胜於人，布置须眉亦胜人，我辈皆出其辕下。
《樊氏相法》曰：眉中长毫，百二十岁。
卷三百六十六　人事部七
耳
《释名》曰：耳，而乡也。耳有一体属着两边，而乡而乡然也。（而乡，音而。）
《礼》曰：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耳，目不绝乎声。
《左传》富辰谏曰：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
又曰：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曰：“文公之入也无卫，故有吕、之难。”乃多与之徒。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嗣不立而外求，君将焉置此？”出朝，则抱以赵氏，顿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属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赐；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虽终，言犹在耳，而弃之，若何？”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畏国人以大义来逼也。）乃背先蔑而立灵公，以御秦师。
又曰：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折馘，断耳。）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
又曰：林雍羞为颜鸣右，下。（羞为右，改下车战也。）苑何忌取其耳。（不欲杀雍，但截其耳以辱之。）《诗》曰：“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
又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我非且以手携挈之，亲视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且语之，亲提撕其耳。此言教道。）
《易》曰：荷校灭耳，聪不明也。
又曰：巽而耳目聪明。
《语》曰：六十而耳顺。
《梁传》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无正长之治，大臣背叛。
《春秋玄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大传》曰：孔子曰：“自吾得由也，恶言不至於耳。”
《史记》曰：吕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
又《淮阴侯列传》曰：韩信使人言於汉王曰：“齐，反覆之国，南边楚，不吻假王镇之，其势不定。”汉王大怒，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宁能禁信之王乎？”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明日复来，舍人谓兑曰：“臣窃观苏公说也，其辩过於君，君能听乎？”兑曰：“不能。”曰：“君即不能，愿君坚塞两耳，无听其谈。”明日复见，终日谈而去。秦谓舍人曰：“昨日我谈薄而君动，今精而君不动，何也？”舍人曰：“我为塞两耳，无听谈也。”
《汉书》曰：杨恽报孙会宗书曰：“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
《英雄记》曰：曹公擒吕布，布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座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邪。”操曰：“缚虎不得不急。”乃命缓布缚。备曰：“不可。公不见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操颔之，布目备曰：“大耳儿，最叵信。”（叵，普火切。）
《魏书》曰：荀攸年七八岁，父衢曾醉，误伤攸耳，而攸出入游戏，常避护，不欲令衢见。衢後闻之，乃惊其宿知如此。
《吴录》曰：关羽走，孙权使虞翻筮之，曰：“必当断头伤其耳。”果如翻言。
《蜀志》曰：先主长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顾自见其耳。
《晋书》曰：王导多疾，每自忧，陈训曰：“耳竖必寿，亦大贵。”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闻床下蚁动，谓是牛斗。
王隐《晋书》曰：张轨为凉州刺史。敦煌曹上言轨老病，更请刺史。轨治中率数十人皆割耳於盘，流血诉枉，得停。
《蜀书》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过三公，不疑也。”
《唐书》曰：汴州节度李忠臣尝因奏对，德宗谓之曰：“卿耳甚大，贵人也。”忠臣对曰：“臣闻驴耳甚大，龙耳即小，臣耳虽大，乃驴耳也。”上悦之。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
《孟子》曰：伯夷耳不听恶声。
《冠子》曰：夫耳主听，两豆塞之，则上不闻雷霆。
《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决江疏河。
《抱朴子》曰：老子耳长七寸。
又曰：耳能闻雷霆，而不闻蚁虱之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雷则掩耳，电则掩目。耳闻所恶，不如无闻；目见所恶，不如无见。
又曰：且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曲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暗以狂，凡学，非为能益也，达天性也。
《说苑》曰：昔费仲、恶来、胶革，长鼻决耳，从纣之心，武王诛之。
《博物志》曰：南方落头民，其头能飞，以耳为翼。
《濑乡记》曰：老子耳有三门。
王子年《拾遗录》曰：沐胥国人，左耳中出青龙，右耳中出白虎。龙虎初出之时，如绳缘颊，手捋面而龙虎皆飞，去地十馀丈。而口气绕龙，风来吹虎。俄而以手一挥，龙虎皆还入耳。
《高士传》曰：尧聘许由为九州牧，由闻之，洗耳于河。
《列仙传》曰：务光，夏时人，耳长七寸。阳都女，耳细而长。众皆言此天人也。
又曰：宁先生毛身广耳，阮丘耳长六七寸。
《列士传》曰：燕丹师田光，往候荆轲。值轲醉，唾其耳中，轲觉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即往见光。
《列女後传》曰；刘仲敬妻者，沛国桓林之姊也。仲敬早亡，桓乃引刀割耳。宗妇问之，桓曰：“吾自五代以来，世知名，男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家以我年少，必相嫁，故预自裁割，以信我心。”
又曰：曹文叔妻，谯国夏侯宁之女。文叔早亡，妻断自誓。其家欲嫁之，又截两耳。司马太傅美之，乞为曹氏後。
又曰：阳华穆妻者，下邳刘方之女，字桃树。生一男，而穆早亡，吴丁讠耳（音缉）求之。讠耳，知名之士，家将许焉，桃树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桃树乃安身守正，动不愆礼。
《长沙耆旧传》曰：太尉刘寿少遇相师，相师曰：“耳为天柱，今君耳城郭，必典家蚌拢”
《樊氏相法》曰：耳门不容麦，岁至百，兼富。
目
《释名》曰：目，默也，谓默而内识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
《礼》曰：目者，气之清明者也。
又《玉藻》曰：目容端。（不睇视也。）
又《大学》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
《左传》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富辰曰：“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
又曰：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
又曰：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也。”
又曰：秦伯伐晋，取羁马。乃出战，交绥。（古名退军为交绥。秦晋志未敢坚战，兵未致争而两军退，故曰交绥。）秦行人夜戒晋师曰：“两军之士皆未也，明日请相见。”（，缺也。）臾骈曰：“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将遁矣。薄诸河，必败之。”
又曰：宋华玄为植，巡功，（植，将主也。）城者讴曰：“旱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于思，多须之貌。）
又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
又曰：晋楚将战，晋侯筮之，卜史曰：“吉”。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玄王中厥目。”及战，共王中目。
又曰：叔孙豹会晋士丐于柯，盟于督阳。苟偃瘅疽，生疡於头。（瘅疽，恶疮。）济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视，不可含。（目开口禁也。）宣子盥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大夫称主。）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於齐故也？”（怀子，栾盈也。）乃复抚之曰：“苟终，所不嗣事于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续也。）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欲之。（向，司马向，卜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与，也。）地怒，使其徒夺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
又曰：公侵齐，门幼婶州。颜息射人中眉，退曰：“我无勇，吾志其目也。”
《诗》曰：美目ツ兮，巧笑倩兮。素以为绚兮。
《书》曰：正月玄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
《易口小畜》曰：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又《说卦》曰：离为目。
《春秋孔演图》曰：苍颉四目，是谓并明。
《春秋玄命苞》曰：目，肝之使。
又曰：舜重瞳子，是谓慈原，上应摄提，下应三玄。
《尚书大传》曰：舜目四瞳子。
《论语隐义》曰：卫蒯聩乱，子路兴师往，有孤黯者当师，曰：“子欲入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然。”黯从城上下麻绳，钓子路半城，问曰：“为师耶，为君耶？”曰：“在君为君，在师为师。”黯因投之，折其左股，不死。黯开城，欲杀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谓曰：“畏子之目，愿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遂杀之。

《史记》曰：吴王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子胥仰天叹曰：“嗟乎！抉吾眼，着吴东门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又曰：赵王与秦王会沔池，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怿，为一击缶。

又曰：越王无疆与中国争强，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越王不纳，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知，如目之见毫毛而不自见睫也。今王知晋之失计，不知越之过，是目论也。”

又曰：大梁人尉缭曰：“秦王为人蜂准（蜂，一作隆。）长目”。

又曰：汉王诣鸿门谢项羽，羽欲杀汉王，樊哙带剑拥戟入军门，披帷西向而立，目视羽，鬓上指，目眦尽裂。

又曰：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

《楚汉春秋》曰：上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郦生目案剑曰：“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

《汉书》曰：东方朔上书曰：“臣朔目若悬珠，齿如编贝。”

《东观汉记》曰：杜根谏和喜（音喜，又许忌切。）邓后以安帝宜亲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扑杀之。根诈死三日，目中生蛆。

《魏志》曰：太祖与韩遂、马超等单马会语，左右皆不得从，惟将许褚。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素闻褚勇，疑从骑是。乃问：“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顾指褚，褚目眄之，超不敢动。

又曰：张绣反，袭太祖营，典韦战於门中。韦乃双挟两贼击杀之，馀贼不敢进。韦复前突杀数人，疮重，目大骂而死。

又曰：夏侯敦（音敦）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时夏侯渊与敦俱为将军，军中号敦为盲夏侯。

《晋书》曰：王衍尝因宴集，为族人所怒，举摞（音）掷其面。衍初无言，引王导共载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车中揽镜自照，谓：“尔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王隐《晋书》曰：甘卓为扬威将军，历阳内史郡人陈训私语人曰：“甘公头系视仰，目中有赤脉，当危於兵，勿为将可也。”果为王敦所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敦枉害刁协。及敦病，白日见协乘轺（音遥）车从吏驺诣敦，而仰头目。
邓粲《晋纪》：阮籍能为青白眼，礼俗士辄以白眼对之。稽喜，康之兄，闻籍不哭，见白眼，喜不惮而退。
萧子显《齐书》曰：褚渊有器度，不妄举动。宅常失火。烟焰甚遍，左右惊扰，渊神气怡然，索舆来徐去。轻薄子颇以名节讥之，以渊眼多白睛，谓之“白虹贯日”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秦录》曰：苻生骁果粗暴，昏酒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年七岁，洪戏之问侍者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
《三国典略》曰：齐韩凤、穆提婆、高阿那肱共处衡轴，号曰三贵。目张拳，有啖人势。
又曰：和士开常言曰：“琅琊王目光弈弈，数步射人，向者暂对，不觉汗出。”
又曰：周武帝还自东伐。初遇疾，口不能言，脸垂覆目。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韩非子》曰：目见有百步之外，而不能见其睫。
《庄子》曰：温伯雪子齐，舍於鲁，仲尼见之不言，子路问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也。”
又曰：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义翻然，乃愦吾心，乱莫大焉。”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
又曰：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则眸子毛焉。
范子曰：掩目别黑白，虽一时中，犹不知天道也。
《慎子》曰：离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尺水不能见浅深，非目不足，其势难睹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则不可以视。
又曰：舜两眸子，是谓重明。
《孙卿子》曰：厌目而视者，视一以为两。
《燕丹子》曰：樊於期闻荆轲之言，於是自刭，头堕背後，两目不。
《韩子》曰：田骈欺邹君，将杀之。田骈恐，告惠子。惠子见邹君曰：“有人见君，则（大叶切，闭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杀之。”惠子曰：“瞽两目，君奚弗杀？”“骈东欺齐侯，南欺荆王。骈之於人，瞽也，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奚恶？”乃弗杀。
又曰：古人目短於自见，故以鉴观面。
又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举事亦然。
又曰：楚庄王欲伐越，庄子曰：“王之伐越，何也？”王曰：“政乱兵弱。”庄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见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见其睫。王之弱乱，非越王之下也，而欲伐越，此知之如目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闻雷霆之音；耳调玉石之声，而目不见太山之高，何则？不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志也。
《孔丛子》曰：夫子周见苌弘，言终而退。苌弘语刘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貌也。”
《郭子》曰：刘尹道、桓温须如反猬毛，眼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一流人也。
《抱朴子》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项领之间。
《蒋子语》曰：两目不相为视。昔吴有二人评王者，一人曰好，一人曰鬼，久之不决。二人各曰：“尔可来入吾目中，则好鬼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异耳。
袁准《正书》曰：目以见小为明，耳以听大为聪。
顾子《义训》曰：假天下之目以视，则四海毫末可见也。
《山海经》曰：一臂国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括地图》同。）
《太公金匮》曰：一目视则不明，一耳听则不聪。
《吕氏春秋》曰：孟贲过于河，先其伍，船人怒，以楫（音。）其头。中河，孟贲目视船人M袖植、目烈、须指，（指，直。）舟人尽惕骇，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孟贲，不敢直视，涉无先者，又辱之乎？不知故也。
又曰：管子缚束於鲁。鲍叔曰：“君欲霸王，则臣不若管夷吾。”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若得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君不听，鲍叔固让，果听之。於是使告鲁曰：“管仲，寡人雠也，愿得而亲加手焉。”鲁许诺，乃使吏享其拳，胶其目，（以革囊其手也。）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
又曰：学，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
《春秋後语》曰：平原君对赵王曰：“沔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也，小头而锐，瞳子白黑分明。小头而锐，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
《列仙传》曰：秦召魏公子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将朱亥着虎圈中。亥目视虎，毗血出溅虎，虎终不敢以视。
《郑玄别传》曰：玄玄眉明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卓别传》曰：卓会公卿，召诸降贼饭，行责降者曰：“何不凿眼！”应声，眼皆落地。
赵至《自叙》曰：嵇康谓至曰：“卿头小锐，瞳子白黑分明，觇占停谛，有白起风。”
《列仙传》曰：（於角切。），（音筌。）槐山人，采药，好食松实，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为碧鸡祠主簿，饵丹，身及子皆赤。
《神仙传》曰：涉正，巴东人。入吴，常闭目，弟子随之数十年，莫有见开目者。有一弟子固请之，正为开目，音如霹雳，光如电照。弟子顿伏，良久乃起。
《竹林七贤传》曰：王戎眸子洞彻，视日而眼照不亏。
《世说》曰：顾长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悬河究★。
又曰：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承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
又曰：裴令俊有姿容，时人名之为王人。有疾至困，武帝使王夷甫往视之。王出。语人曰：“眸子闪闪如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如恶耳。”
《语林》曰：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
《谈薮》曰：王肃初归国，谓阳大眼曰：“在南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今见，乃不异人。”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硪捃发，足使君亡魂丧胆，何必大如车轮。”
又曰：後魏昭成帝常击贼。流矢中目。贼破，执射者至，左右欲剥割之。帝曰：“彼各为主，何罪？”乃释之。
卷三百六十七　人事部八
颊
《说文》曰：颊，面旁也，辅颊也。
《释名》曰：颊，夹也，面旁称也，亦取挟敛食物也。
《传》曰：宫之奇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乎？”（辅，颊。辅车，牙车。）
又曰：公侵齐，门幼婶州，士皆坐列。颜高夺人弱弓，籍丘子□击之，与一人俱毙。（子□，齐人。）偃，且射子□，中颊，殪。（子□死。）
《易□咸卦□象》曰：“咸其辅颊舌，腾口说也。”
又《卦》曰：壮于，有凶。（求龟反，面权也。）
又曰：艮其辅，言有序。（施止于辅，以处于中，故曰无择言。）
《史记》曰：汉王闻魏豹反，方东忧楚。未及击，谓郦生曰：“缓颊往说魏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下之，吾以万户封若。”
又曰：武帝玄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儋耳郡。张晏曰：“儋耳，其俗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若鸡肠。”
又《汉书》曰：朱博入守左冯翊。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疮著其颊。博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疮？”禁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以为耳目。
《江表传》曰：孙策杀吴郡太守许贡，贡奴客潜民间，欲报雠。策出猎，卒遇三人，即贡客也。射策，中颊。後骑寻至，皆刺杀之。
王隐《晋书》曰：大驾北伐成都，王颍统王师於荡阴败绩，上伤颊，失六玺，左右奔走。
《三国典略》曰：梁谢答仁闻侯景奔，乃自东阳率众候之。至钱塘问赵伯超曰：“公得何消息而闭门见拒？”伯超曰：“汝颊边有耳否？侯王已死，远近悉平，君将此兵欲向何处？”答仁曰：“审如公言，死无所恨。”
《淮南子》曰：厌（音父。）在颊则好，宰烧则鬼。
王子年《拾遗录》曰：孙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邓夫人颊，血流婉转，弥苦，及差而灭，左颊有赤点如志，迫而视之，更益妍也。诸嬖欲宠者，皆以丹脂点颊而後进幸。
《唐子》曰：人多远见百步，而不自知眉颊。
蒋齐《万机语》曰：许子将褒贬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许文休。刘晔曰：“子昭发自贾竖，年至耳顺，退能守静，进能不苟。”济答曰：“子昭诚自长幼完洁，然观其摇牙树颊，自非文休敌也。”
《世说》曰：郤公遭永嘉丧乱，穷馁，乡人共饷之。公尝携兄子、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穷馁，以君之贤，共存君耳，恐不能兼饷。”公於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还，吐与二小儿。後并得存过江。公亡，翼时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三年。
鼻
《释名》曰：鼻，𠂤也，出气𠂤𠂤也。
《公羊传□僖公》曰：邾娄人执曾𠯿子，用之社，盖叩其鼻以血社也。
《孝经援神契》曰：伏羲山准，禹虎鼻。
《史记□范雎传》曰：蔡泽游学于诸侯，小大甚众而不遇，从唐举相。举熟视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颜，戏，膝挛。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
《战国策》曰：苏子南使齐，谓齐王曰：“臣闻当世之主，必诛暴正乱。今宋王射天笞地，铸诸侯之像，使侍屏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无道，而王弗伐，王名终不成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管辂举秀才，何晏请曰：“试为我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否？又连梦青蝇数十，来集鼻上，驱之不去。”辂曰：“鼻者艮，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亡。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後三公可决，青蝇可驱。”

《晋书》曰：谢安石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不能及，或掩鼻以之。”

又曰：王澄在荆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别驾郭舒励色谓左右曰：“使君过醉，汝辈何敢妄动！”澄恚，遣掐其鼻，炙其眉。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王谟字思贤，瓮鼻，言不清畅，短无威仪。将拜曲阳令，勒疑之，问长史张宾，宾曰：“请试可不？”勒从之。由是政教严明，百城尤最，出为都部从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唐书》曰：薛举每破阵，所获士卒皆杀之。杀人多断舌割鼻。

《庄子》曰：野人垩墁於鼻端，若蝇翼。使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垩尽而鼻不伤。

《列子》曰：夏禹蛇身人面，牛首虎鼻，而有大圣之德。

《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韩子》曰：魏王遗楚美女，楚王悦之。夫人郑袖谓新人曰：“王甚爱子，然恶子鼻。见王常掩鼻，则王长幸子。”於是新人从之。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对曰：“言恶闻王口臭。”王怒甚，因劓之。

《淮南子》曰：东方人隆鼻。

《山海经》曰：一臂国人，一鼻孔。

《论衡》曰：鼻不知臭为，（乌贡切。）人不知是非为闭。

又曰：苏秦骨鼻，为六国相。

《太玄经》曰：割鼻饴口，丧其息主。

《列士传》曰：干将子赤鼻。

《列女传》曰：梁高行者，梁之寡妇，荣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贵人争欲取之，不能得，梁王闻，使娉焉，乃援镜操刀以割鼻曰：“妾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馀之人，殆可释矣。”王高其节，敬其身，号曰：“梁高行。”

又曰：沛国孙去病妻，同郡戴玄世女。夫死，母欲嫁之。操刀割鼻，刀钝不入，趋于石上砺之，鼻然後断。郡表其闾。

又曰：梁郡夏文圭妻，沛国刘景宾女，亦割鼻自誓不嫁。

《列女後传》曰：吴孙奇妻者，广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奇亡，慎以姬少寡无子，迎还其家，姬不肯。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故事》曰：卫太子岳鼻，太子来省疾，至甘泉宫，江充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诏，恶太子鼻岳，以纸蔽其鼻。充语武帝曰：“太子不欲闻陛下脓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还。
崔实《政论》曰：秦割六国之君，剿杀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鬼。故百姓鸟惊兽骇，不知所归命。
《王湛别传》曰：王处冲身长八尺，龙颊大鼻。
《世说》曰：初，谢安在山东居布衣时，兄弟有富贵者。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厕，令婢以盘擎枣，与厕人塞鼻。
又曰：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每嘲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山不高则不灵。”
《谈薮》曰：宋废帝常入武帝庙，指其画像曰：“此渠大好色，不择尊卑。”顾谓左右：“渠大鼾鼻，如何不鼾。”即令画工鼾。
又曰：齐世祖之征颍川也，有皇甫王渊者善相人，见其容止，窃议曰：“此不作大物，会是垂涕丌者。”谓太原公洋也。
崔玄《濑乡记》曰：老子鼻双柱。
《养生经》曰：鼻者，心之门。

《说文》曰：，鼻茎也。（，乌葛切。）
《释名》曰：，鞍也，偃折如鞍也。
《史记》曰：唐举谓蔡泽曰：“先生颜蹙，殆不相乎？”
《後汉书》曰：周燮字伯彦，初生颐折丑甚，母欲弃之，其父不听曰：“吾闻贤圣多有异，兴我宗者乃此。”於是宝之。
《吴书》曰：诸葛恪字玄逊，瑾长子。少知名，少鬓眉折广颡。
《庄子》曰：髑髅深频蹙曰：“岂能舍南面王，乐而为人生哉！”
《吕氏春秋》曰：文王好食昌菹，孔子蹙而食之。
扬雄《解嘲》曰：蔡泽，山东匹夫也。颐折，涕唾流沫。
口
《说文》曰：口者，人之所以言、食。
《释名》曰：口，空也。
《礼》曰：曾子谓子思曰：“！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晋人谓赵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中，身也。退，知柔貌。）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呐呐，舒小貌，音如悦切。）
又《玉藻》曰：口容止。（不安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少仪》曰：燕侍食於君子。数噍，毋为口容。（口容，弄口。噍，才笑切。）
又《祭义》曰：恶言不出於口。
又《缁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费而烦，易出难悔，易以溺人。（言口多空言且烦数也。过言一出，驷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也。）
《左传》曰：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又曰：口不道忠信之言为へ。
又曰：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匿之口。”
又曰：胖子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口实，社稷是养。”（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禄，皆为社稷。）
又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饣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又曰：费无极言於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阳杀太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奔宋。王召奋阳。奋阳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尔耳，谁告建也？”
《诗口正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丑也。）
又《十月之交》曰：无罪无辜，谗口嚣嚣。
《书序》曰：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傅授。
又曰：《大禹谟》曰：“惟口出好兴戎。朕言不再。”（好谓赏善，戎谓伐恶，言口荣辱之主，虑而言宣也，戎于一也。）
又《盘庚上》曰：相时丬 佥民，犹胥顾於箴言，其发有逸口。（言丬 佥利，小人尚相顾于箴悔之言，恐君其发动有过口之患也。）
又《说命》曰：惟口起羞。
《易口说卦》曰：兑为口。
《论语口公冶长》曰：或曰：“雍也仁而不亻 妄。”子曰：“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
又《阳货》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公羊传》：公子谄于隐公，谓隐公曰：“百姓安子，诸侯说子，盍终为君矣。”隐公曰：“否。使修菟裘，吾将老焉。”公子恐若其言闻於桓，於是谓桓公曰：“吾为子口隐矣。”
《孝经援神契》曰：舜大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海口，言若含择。
《论语择辅像》曰：子贡斗星绕口，南容升。
又曰：太公大口，鼻有伏藏。
《史记》曰：周厉王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王喜，告召公：“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於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於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於是国人莫敢出言。
又曰：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番俎於大夫。孔子遂行。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言妇人之口请，谓是以忧，使死人败，故可以出走也。）
又曰：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於削地，以诛晁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
《汉书》曰：汉王击魏豹，谓郦食其曰：“魏大将者，其人为谁？”曰：“柏直也。”汉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高祖欲废太子，周昌谏曰：“臣口不能言，心知不可。”
又曰：良药苦口利于病。
又曰：张苍免相後，口无齿，食乳，女子为乳母。
又曰：条侯周亚夫，相曰：“从理入口，法饿死。”
又曰：扬雄口吃，不能剧谈。
又曰：王莽为人哆口。（哆，唱者切。）
《东观汉记》曰：光武为人，日角、大口、美须眉。
又曰：明德马后身长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
《後汉书》曰：马援在交趾，还书戒兄子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
应劭《汉官》曰：侍中乃存，年老口臭，帝赐以鸡舌香，令含之。
《汉表传》曰：孙坚为下邳丞时。孙权生而方颐大口，目有精光。坚异之，以为贵象。
《燕书》曰：申弼，烈祖常从容问诸侍臣曰：“夫口以下，动乃能制物，铁钻为用，亦噬嗑之意，而从上下何也？”弼答曰：“口之下动，上使下也；铁钻之用，上斩下也。”烈祖称善。
《南史》曰：谢フ出为吴兴郡守，与弟瀹於征虏渚送别。フ指瀹口曰：“此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宜饮酒。”
《唐书》曰：郝处俊、孙象贤，垂拱中坐事伏法。临刑，言多不顺。自此，法司每将杀人也，必先以木丸塞口。
又曰：杜黄裳，性雅淡宽恕，心虽从长口不忤物。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管子》曰：桓公与管仲谋伐莒，未发，已闻於国。东郭邮至，公问之：“子曰言伐莒乎？”东郭曰：“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视二君在堂上口开不合，言莒也。”
《庄子》曰：公孙龙口嗑而不合，舌举不下。
《鬼谷子》曰：口者，机开也，所以开闭情意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周生烈子》曰：口者言之门。
《河图》曰：秦始皇虎口日角。
陆贾《新语》曰：众口所毁，浮石沉木。群邪相抑，以曲为直。
《说苑》曰：口者开也，舌者机也。出言不审，驷马不能追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入臣于吴，吴王病大便，太宰奉溲恶以出。勾践尝之，後病口臭。范蠡令左右食苓草以乱其气。
《曹瞒别传》曰：操遨游无度，其叔数语其父。操后行，逢叔于道，阳败而为口，云中暴风。叔告其父，父呼乎见之，操面如故。从此叔言不复入信，操益得纵恣为王也。
杜如《体论》曰：束修之业，其上在于不言。
谚曰：口如鼻，至老不失。
傅子曰：拟金人铭，作《口铭》云：“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蚁孔溃河，溜穴倾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存亡之机，开阖之术。口与心谋，安危之源，枢机之发，荣辱存焉。”
王子年《拾遗录》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里一人身如蛇鳞于石上，口吐一王简以受禹。简长十二寸，以量度天地。
又曰：始皇二年，謇消国善画工者名烈裔，口含丹墨喷壁，即成龙口之队。
又曰：沐胥国人，年九万岁，以口喷水为雨，纷漫数十里，俄而口吹为风，而雨皆止。
《濑乡记口李母碑》曰：老子方口。
《养生经》曰：军营之中有甘泉。注云：军营，口也；甘泉，唾也。
又曰：口为华池。
《相书》曰：大容，手赤如丹，贵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欲知人多舌，当视其口，如鸟喙，言语皆聚，此多舌人也。
《谈薮》曰：梁高祖重陈郡谢玄晖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
舌
《释名》曰：舌，泄也，舒泄所当言也。
《诗□雨无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悴。
《诗□大雅□瞻》曰：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又《抑》曰：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
《论语□颜渊》曰：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春秋玄命苞》曰：舌之为言，达也。阳立于三，故舌在口中者长三寸，象斗。玉衡阴合有四，故舌沦入溢（音益。）内者长四寸。（宋均曰：玉衡，三星也。魁，四星也。）
《孝经钩命决》曰：仲尼舌理七重，陈机授度。
《史记》曰：平原君既已定从，而归至于赵，曰：“今毛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又曰：留侯曰：“今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卦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也。”
又曰：张仪常从楚相饮，已而失璧，门下意仪盗璧，共执，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仪张口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妻曰：“君舌在也。”仪曰：“足矣。”
又曰：郭解任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能专以奸犯法，公何谓贤？”解客闻之，杀此生，断其舌。
《汉书》曰：蒯通谓韩信曰：“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城。”
又曰：东海公宾就斩王莽，傅诣更始，悬于宛市，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
《後汉书》曰：马援与隗嚣将杨广书曰：“岂有知其无成，而但萎委咋舌叉手从族乎？”（萎，腰软弱也。萎，音于罪切；委，音也罪切。）
张《汉记》曰：董卓於众坐，生斩人手足，又凿目截舌口，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英雄记》曰：曹操与刘备密言，备泄于袁绍，绍知操有图国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诫後世。
《魏末传》曰：诸葛诞杀乐，有典农都尉数谗诞，于是收而斩之，骂曰：“卿坐舌。”先使人以竹搀其舌，然後杀之。（搀，音谗，又楚金切，夹刂之也。）
《晋中兴书》曰：温峤密启肃祖，陈王敦作难，郭闻曰：“果为小物所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募：“有能生得峤者，吾当手拔其舌。”
《晋书》曰：鸠摩罗什，年七岁出家，日诵千偈。後死，姚兴依外国法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
沈约《宋书》曰：南郡王义宣，生而舌短言涩。
《唐书》曰：波斯国俗法，有罪者火烧铁灼其舌，疮白者为理，疮黑者为有罪。
《燕丹子》曰：荆轲见燕太子，太子曰：“田先生今无恙乎？”轲曰：“光送轲之时，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可，向轲吞舌而死。”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
《山海经》曰：反舌国，其人反舌，一曰交。
《说苑》曰：桓公饮管仲酒，弃其半，公问其故，对曰：“臣闻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身弃，臣谓弃身不如弃酒。”
又曰：韩子问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叔向曰：“臣年八十，齿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刚不如柔也。”
杨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笔舌，宁有书不由笔，言不由舌也？
《搜神记》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断舌，先吐舌示宾客，然後乃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傅以示人，取舌还合，有顷如故。
《桂阳先贤传》曰：采阳陵，字遂文，果而好义。郡长汲府君为州所章，陵被掠考，参加五毒。陵乃截舌以着盘中，献之廷尉。群公咸共议之，事得清理。
又曰：临武程桓，少有才艺，为九江主记掾。府君为人所章，桓被徵诣台，徐郎中委郎诣州，乞就考于格上，拔刀截舌，郡事清理。
《谈薮》曰：颍川王伟有才学，为侯景左仆射。景败，被擒送江陵，湘东王欲活之，左右妒其才，乃曰：“伟作檄文。”绎视之，大怒，钉伟舌於柱。
《养性经》曰：舌之和之候也。
《相书》曰：舌如绛赤者，贤人也。
《相书杂要》曰：吐舌及鼻，三公也。
卷三百六十八　人事部九
唇吻
《说文》曰：唇，口端也。
《释名》曰：唇，缘也，口之缘也。吻，免也，入则碎，止则免也。又取扌文也，漱唾所出，恒加扌文拭，因以为名也。
《传》曰：晋欲伐虢，假道于虞，虞君许之。宫之奇谏曰：“谚有之：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其虞虢之谓乎？”
又曰：吴将伐鲁，王问于子泄，对曰：“诸侯将救之，未可以得老焉。夫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晋之唇，唇亡齿寒，君所知也。不救何为？”
《春秋玄命苞》曰：唇者，齿之垣，所以扶神设端，若有列星与外有限，故曰：唇亡齿寒。
《春秋孔演图》曰：八政不中，则人无唇。（人恃唇乃语，命无阴不制。）
《孝经钩命决》曰：仲尼斗唇吐教，陈机授度。
《史记》曰：越王勾践曰：“孤常不料力，与吴战，困于会稽，日夜焦唇乾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
《汉书》曰：张汤与颜异有隙，人有告异以他议，事下汤异。云：异与客语，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
又《薛宣传》曰：博士申咸毁丞相宣家行不足，宣子况赎（音求。）客杨明，斫咸宫门外，申断鼻唇。况坐徙敦煌，宣免为庶人。
王隐《晋书》曰：《寒俊传》曰：“刘升龙，须昌人。赤色文唇，少言语，有大志，自县小吏至雍州刺史。”
《梁书》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极殿，其徒数万。吹唇唱吼而上。
《庄子》曰：孔子谓盗跖曰：将军唇如激丹。
《淮南子口说山》曰：孕见兔而子缺唇，见麋而四目。物固有似然不然也。
贾谊曰：沸唇投塞垣之下。（匈奴号也。）
《通俗文》曰：唇不覆齿，谓之。（音牙。）龇。（粗家切。）
《广志》曰：赤口濮崭，其唇以丹饰之。
《濑乡记李母碑》曰：老君厚唇。
赵志《自叙》曰：志长七尺四寸，洁白，黑明眉，赤唇，髭鬓不多。
《敦煌实录》曰：王 ！（音参，又丑林。）卒，有盗开 !冢者，见 !与人樗蒲，举杯酒赐盗者。盗者惶怖。既饮，见牵铜马出。其夜有神告城门：“我王孟曾使也。人发孟曾冢，以酒黑其唇，明日入城有黑唇者是也。”须臾马还，流汗，盗明诣城门不觉唇黑，为吏所缚。（孟曾。 !之字也。）
宋玉《神女赋》：朱唇若丹。
曹植《洛神赋》曰：丹唇外朗，皓齿内鲜。
又曰：启朱唇以徐言。
崔る《七依》曰：紫唇素齿，雪白玉辉。
《广雅》曰：耳谓之吻。（耳，音饵。）
《淮南子》曰：决吻治龋，君子不与。（龋，丘主切。）
齿
《说文》曰：龀，毁齿也。男生八月生齿，八岁而龀；女生七月生齿，七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龁。（音引）
《释名》曰：齿，始也，少长之别，始乎此也。以齿食多者长，食少者幼也。
《礼》曰：毋刺齿。（□□容止也。）
又曰：濡肉齿决，（决，犹断也。）乾肉不齿决，壑宜用乎！
又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言笑之微。）君子以为难。
《左传》曰：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立之。将盟，遂诬鲍子曰：“子之命也。”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孺子，荼也。景公常衔绳为牛，使荼牵之，荼顿地，折其齿也。）
《诗□硕人》曰：齿如瓠犀。
又《宫》曰：既受多祉，黄发儿齿。
《公羊传□庄公》曰：仇牧闻闵公弒，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宋万臂扌杀仇牧，碎其首，齿著乎门阖。（侧手曰假。□袁葛切。）
《春秋玄命苞》曰：武王骈齿，是谓刚强。取象参房，诛害以从天心。（宋均注曰：房为明堂主布政，参为大辰主斩刈，兼此二者，故重者为表。）
《孝经钩命决》曰：夫子骈齿。（像钩星也。）
《史记》曰：颜回年二十九，发尽白，齿早落。
又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须贾，贾使齐，雎从，齐襄王闻雎辩，赐金及牛酒，贾以为雎持魏事告齐，故得馈。以告魏相，魏齐大怒，使人笞击雎，折胁摺齿。雎佯死。
《汉书》曰：张苍无齿，惟饮乳，百有馀岁而卒。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项诵，字叔和，为郡主簿。太守为属县所诬，章诵诣狱证，要引刀自掾，（音断。）血出滂流，齿皆堕地。太守获免。
《晋书》曰：温峤先有齿疾，疾因拔齿，中风而卒。
又曰：成帝杜皇后少有姿色，长犹无齿，有求昏者辄中止。及帝纳采，一夜齿尽生。
又曰：谢鲲邻家有美女，鲲调之，女以梭投鲲，折其两齿。世俗为之谣曰：任作达不已，幼舆折齿。”幼舆，鲲字也。
《山海经》曰：黑齿国，为人黑齿。
《河图矩起》曰：帝喾骈齿。（宋均曰：所以骈齿，齿星位。）
《白虎通》曰：帝喾骈齿，上法日参。秉度成纪，以理阴阳。
《抱朴子内篇》曰：或问坚齿之道，答曰：“养以华池，漱以浓液，永不动；次则服灵非散，既脱更生。”
杨泉《物理论》曰：夫齿者，年也，身之宝也。藏之斧凿，所以调谐五味，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性气者也。
《神仙传》曰：老君疏齿。
《神仙服经》曰：服神丹三百岁，齿化为石。
《王闳本事》曰：闳为琅琊太守，张步欲诛之。闳出东武城门，马奔，堕车折齿。闳心恶，移病归府，遂得免。
《字林》曰：，（牛于切。）齿不相值也。，（初举切。）齿伤酢也。咬、啮、噬也。，（音舅。）老人齿如臼也。
《段国沙州记》曰：国人年五十以上四齿皆落，将由地寒多障气也。
《异物志》曰：屠移在海外，以草染齿，因号黑齿。
《袁子正书》曰：山梁氏泥于西，屠而漆其齿。
《世说》曰：孙子荆少时欲隐语，王武子曰：“吾当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王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
又曰：王子猷诣谢玄，林公先在坐。王曰：“若林公鬓并全，神情当复胜此？”谢曰：“唇齿相须，不可偏亡。”
《琴操》曰：聂政父为韩王冶剑，过期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长，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音，七年琴成。入韩，逢其妻，从买柈，对妻而笑，妻泣曰：“君何以似政齿？”政乃入山，援石击落其齿。
《楚辞》曰：美人皓齿雪以夸。
《临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曰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
宋玉《登徒子赋》曰：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皓齿粲烂。
张协《楔赋》曰：清哇发於素齿。
牙
《释名》曰：牙，植也，随形言之也。
干宝《晋纪》曰：贾庶人未害ê怀太子时，有谣曰：“南风烈烈吹白沙，千岁髑髅生齿牙。”（南风，庶人名。ê怀，小名沙门。）
《三国典略》曰：齐太上主生（音颠。）牙，问於尚药典御，邓宣以对，太上主怒而挞之。中书监徐之才拜贺曰：“此知牙，生者聪明长寿。”太上悦而赏之。
喉咽
《说文》曰：咽，嗌也，喉咙也。
《释名》曰：咽，咽物也。青徐谓之尸（音尸。）物投其中，受而下之也。又谓之嗌，气所通流，厄要之处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曰：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生舂其喉，以戈杀之。
《孝经钩命决》曰：夫子辅喉。
《史记》曰：孙子曰：“夫救斗者不搏扌戟（音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亢音刚，又音抗，人喉也。）
又曰：贯高闻赦张王，乃曰：“所以不死者，白张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责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弒之名，何面复事上哉！纵上不杀我，不愧心乎？”乃仰绝亢而死。（韦昭曰：亢，咽也。）
《汉书》曰：人有上书言息夫躬怀怨恨，非笑朝廷所进，候星宿，视天子吉凶，与巫共祝诅。上遣侍御史、廷尉监逮躬，系雒阳诏狱。欲掠问，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问，云咽已绝。（师古曰：咽，喉咙也，音一千歹。）
《後汉书》曰：霍讠（音缉。）为舅，宋光被诬，上书曰：“譬犹疗饥於附子，止渴於毒，未入肠胃，已绝喉咽，岂可为哉！”
又曰：王青字公然。青父隆，建武初为都尉功曹。青为小吏，与父俱从都尉行县，道遇贼，隆以身卫全都尉，遂死于难。青亦被矢贯咽，音声流喝。
又曰：李固对诏曰：“陛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北斗，天之喉舌；尚书，陛下之喉舌。”
《魏志》曰：乐陵王茂兄东平王蒐。茂称咽病，不肯发哀，诏削户。
《蜀志》曰：彭与葛亮书曰：“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扼其喉，愚夫不为也，况仆颇别菽麦哉！”
《唐书》曰：幽州朱融、镇州王庭凑叛，东川节度王涯献书曰：“臣闻用兵若斗，先扼其喉。今瀛、莫、易、定，两贼之咽喉也，诚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间谍无所入，而以大军先进冀、赵，次临井陉，此一举万全之势也。”
《抱朴子》曰：焦喉之渴，遥指沧海。
《列女传》曰：齐锺离春者，宣王后也，极鬼，鼻结喉。
《益部耆旧传》曰：膛为杨凤者，其妻陈姬，早亡，兄弟欲嫁之，姬於是列刀割咽，流亚几死。九族惊异，乃从其节。
又曰：蜀郡史贤妻张昭仪。贤既犯罪被诛，仪取刀自割咽喉而死。
《物理论》曰：咽喉生之要孔。
《黄帝素问》曰：喉主天气，咽主地气。
颐颔
《释名》曰：颐或曰辅车，其骨强，所以辅持其口。或曰牙车，牙所载也。或曰颔车。颔，含也。
《韩诗》曰：有美一人，硕大且{妗酉}。（薛君曰：{妗酉}，重颐也，瘟澎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周易口噬嗑卦》曰：颐中有物曰噬嗑。
又《颐卦》曰：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春秋玄命苞》曰：后稷歧颐自求，是谓好农，盖象角玄，载土食。（宋均注曰：面皮有二象也。颐面为下部，下部为地，巧于利也。）
《战国策》曰：静郭君善昆辩，昆辩多疵，门下不悦。孟尝君以谏，静郭君大怒，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旦暮进食。威王薨，宣王立，太子不善静郭君，辞之薛。昆辩至齐见宣王，王曰：“子，静郭君所听爱者乎？”曰：“爱即有之，听即无有。王之为太子，辩谓静郭君曰：太子相不仁，过颐豕视，若是法背父，不若废太子，更立卫姬子婴儿郭师。静郭君泣而曰：‘不可！吾弗忍为。’听辩而为之，必无今患矣。”宣王曰：“寡人殊不知此。”乃迎静郭君。
《史记》曰：黄歇上书秦王曰：“本国残，社稷坏，刳腹结肠，折颈摺颐。”（摺，卢合切。）
又曰：蔡泽颐。（，瘟篷切。）
《汉书》曰：王莽蹙颐。
范晔《後汉书》曰：班超字仲升。为人大志，不修小节。尝行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曰：“生燕颔虎头，飞而肉食，此万里侯相也。”
《江表传》曰：孙权方颐大口。
《三国略》曰：徐之才，年十三，刘孝绰见之，言曰：“徐郎燕颔，班超之相也。”
《帝系》曰：帝喾方颐。
《庄子》曰：支疏颐隐於齐。
又曰：孔子游缁帷之林，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揄袂，行原而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之。
《韩子口喻老》曰：白公胜虑乱，罢朝，到杖策钅 贯颐，而血流至地而弗知，郑人闻之曰：“颐之忘，何不忘哉？”（策，马也。端有针似口马谓之钅，音竹劣、陟卫二切。）
《河图》曰：黄帝兑颐。
《说苑》曰：田单攻翟，三月不克，婴儿谣曰：“大冠如箕，长剑柱颐。”
《西京杂记》曰：匡衡字稚圭，亲骚能说《诗》，时人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鼎，衡小字也。
王粲《七释》曰：扬蛾眉而颐指。
《汝南先贤传》曰：周燮颐折，其貌甚鬼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谈薮》曰：北齐李恕无须，崔谌玩之曰：“何不锥刺颐，作数百孔，拔左右好须者栽之。”

承浆

《释名》曰：口下曰承浆，承水浆也。

《针灸经》曰：承浆，一名悬浆也。

卷三百六十九　人事部十

颈项

《释名》曰：颈，径也，径挺而长也。

《说文》曰：颈，头茎也。尸，项也。

《河图》曰：黑帝修颈。

《毛诗口硕人》曰：领如蝤蛴。（领，颈也。）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其民长颈。（宋均曰：以青龙也。）

《春秋玄命苞》曰：北方至寒，其人形短颈。（短颈畏寒。）

《传》曰：晋伐齐，齐侯御诸平阴。晋州绰射殖绰，中肩，两矢夹尸。（尸，颈也。）

《史记》曰：范蠡遗大夫种书曰：“越王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又曰：沛公军至灞上，秦王子婴以组系颈，降轵道傍。

《汉书》曰：张耳、陈馀相与为刎颈之交。（刎颈之交者，言托契深重，虽断颈绝头无所顾也。）

又曰：周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主也。”

又曰：田取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灌夫行酒，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坐乃起更衣，稍稍去。窦婴去，因戏（音麾，招麾之令出也。）夫。夫出，遂怒曰：“此吾骄灌夫罪也。”乃令骑留夫，夫不得出。籍福起为谢，按夫项令谢，夫愈怒，不肯顺。乃戏（亦音麾）骑令缚夫置傅舍。

《後汉书》曰：董宣既格杀明阳公主家苍头，帝使宣谢公主，宣不伏，上使人按其项於地，宣不肯起，因号为“强项侯。”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常行遇见相工，工谓超曰：“燕颔虎头，飞而食肉，此万里封侯相。”

《魏书》曰：文帝既立为嗣，喜，因抱辛毗颈曰：“辛君知吾喜不？”

《魏志》曰：丘俭使王颀至海上，海上人云：“得一破船，有生人，项有面，与语不晓，不食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贼，因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著马（五葬切。）弃官亡命。

王隐《晋书》曰：杜预初伐吴，吴人知预病瘿，每见大树似瘿者，辄以刀斩破白，题曰“杜预颈”。

《唐书》曰：屈突通或说归降义军，通泣曰：“吾蒙国重恩，历事两主，受人厚禄，安可逃难，惟死而已。”自摩其颈曰：“要当为国家受人一刀耳。”

《家语》曰：孔子，其颈似皋陶。

《孔丛子》曰：子高游赵还鲁，平原君客邹文、李节与子高别，文、节流涕交颈，子高抚手而已。

《尸子》曰：禹长颈鸟喙。

《扶南传》曰：毗蹇国王，身长一丈二尺，颈长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知未然事，号为“长颈王”。

繁钦《三胡赋》曰：宾之胡，面象炙猬顶，须如持囊。

肩

《释名》曰：肩，坚也。

《说文》曰：肩，也。

《春秋玄命苞》曰：文王龙颜皐肩。

《左传口昭二十年》曰：卫公孟縶狎齐豹。初，齐鼻见宗鲁於公孟（荐达也。）为参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若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将死之。”公孟有事於盖获之门外，宗鲁参乘，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

又《昭二十六年》：成大夫公孙朝告于齐曰：“孟氏，鲁之敝室也。（敝，坏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请息肩于齐。”齐师围成。

又《定上》曰：楚子涉雎，（七余切。）济江，入于口中（云梦泽也。）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王孙由于以背受之，中肩。

《尔雅》曰：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体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由鱼鸟之相舍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後赵录》曰：初，太式殿既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烈士，是月皆变为胡状。旬馀，头悉入肩中，惟冠忭介（音介。）仿佛微出，石虎大恶之。

《国语》曰：叔鱼鸢肩，其母曰：“是必为贿死。”

《庄子》曰：支离疏肩高於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卢敖见若士，深目鸢肩。
《淮南子》曰：东方之人鸢肩，北方人大肩。
《梁冀别传》曰：冀鸢肩，文傅曰：“赵壹肩高二尺，高自抗竦，为乡党所摈。”
车频《秦书》曰：苻坚生，肩背有赤色隐起，状如篆文。
《洛神赋》曰：肩若削成。
胛
《释名》曰：胛，阖也。与胸胁背相会阖。
《说文》曰：，肩胛也。
《春秋玄命苞》曰：胛之为言，附着也。如龙蟠虎伏，合附着也。
《吴越春秋》曰：专诸刺王僚，贯胛达背。
臂
《释名》曰：臂，裨也，在傍曰裨也。
《左传□庄公》：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
又《襄公》：公孙丁射尹公佗贯臂。
《春秋玄命苞》曰：汤臂四肘，是谓神刚。象月推移，以绥四方。
《史记》曰：吴起东出卫郭门，与其母决，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门。”果如其言。
《汉书》曰：李广，陇西人，猿臂，善骑射。
又曰：陈汤击郅支时，中寒病，臂不屈伸。汤入，有诏无拜。
又《王莽传》曰：甄丰子寻，作符命而诛。寻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视，曰：“此一太子也，或曰一六子也。”明寻子父当戮死也。
又曰：刘歆上议曰：“武帝立五属国，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左臂；西伐大宛，结乌孙，以裂匈奴右臂。”
《续汉书》曰：单超，河南人。梁冀振动天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呼单超等入谋诛冀，乃更召徐璜具瑗等五人，遂定其议。帝啮超臂出血，以为盟，冀及宗亲党与悉诛之。
《後汉书》曰：杨璇平苍梧桂阳猾贼，荆州刺史赵凯，诬奏璇实非身破贼，而妄有其功。遂槛车徵璇。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啮臂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以付子弟诣阙通之。诏原璇，更拜议郎，凯受诬人之罪。
《魏志》曰：太祖所乘马，名绝影，流矢所中，并中太祖右臂。
《吴志》曰：太史慈字子义，东来人也。长七尺，美须髯，猿臂善射。
《蜀志》曰：先主长七尺五寸，自顾见耳，垂臂下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关□为流矢所中，贯在右臂，阴雨常痛，伸臂与医，刮骨去毒，血流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晋书》曰：都官从事济南刘享尝奏何曾绮丽华饰，莹牛蹄角。後曾辟享为掾，因小事杖享破臂。
《晋中兴书》曰：交州刺史王谅为州人梁硕所围，城陷。硕逼夺谅节，谅不与，硕遂断谅右臂，谅正色曰：“死不畏，臂断何有哉？”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勒引李阳欢酣，宣阳臂笑视之曰：“卿虽老，臂中由有力，颇复与人斗不？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
《后秦记》曰：姚襄垂臂过膝。
《三国典略》曰：陆法和进于巴陵，见王僧辩谓之曰：“贫道已却侯景一臂，更何能为，檀越宜即逐取侯景。”
《三国典略》曰：高欢营主尉景欲执尔朱兆，欢啮臂止之。
《唐书》曰：高宗幸东都，太子於京师监国，因留薛玄超以侍太子。临行，谓玄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关西之事，悉以委卿。”
《列子》曰：甘蝇，古之善射者。飞卫学射于甘蝇。纪昌学射於飞卫，尽飞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锋触而坠于地，飞卫矢先穷，纪昌惟一。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之而无馋拢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请为父子。克臂以誓，不得告术于人也。
《庄子》曰：仲尼谓颜渊曰：“吾终身与汝交臂而失之，可不哀与！”
又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吻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鸡炙。
又曰：韩、魏相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僖侯，昭僖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攫之乎？”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自是观之，两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两臂，韩之轻於天下远矣。”
《燕丹子》曰：荆轲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奏奉盘金，轲用竭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
《淮南子》曰：羿右臂长而善射。
《新序》曰：崔杼杀庄公。申蒯渔於海，将入死之。门者以告，崔杼令勿内。蒯曰：“汝疑我乎？”乃断其左臂以与门者以示。杼陈八列，令其入，蒯拔剑呼天而斗，杀七列，不及崔杼一列而死。
《白虎通》曰：汤臂二肘，是谓抑翼。攘去不义，万民蕃息。
《琐语》曰：晋师旷昼侍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嬖人戏，坠床伤臂。”公书记之，使问齐侯，果如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长臂国人，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
又曰：奇肱之国，其人惟有一臂。
刘欣期《交州记》曰：儋耳之东，人臂一骨。
《外国事》曰：大拳国人，猿臂长胁。
《西京杂记》曰：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绥宛转，绳系宝镜一枚。
《幽明录》曰：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叔子於是乃自掘断墓。後相者又云：“此墓由当出折臂三公。”叔子工骑乘，及为襄阳县督，盘马落地，遂折臂。
《论衡》曰：书傅称曾子孝，与母同气。曾子出薪於野，客至而欲去，曾子母以右手扼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驰至，此虚也。臂痛，曾子臂亦痛；母死，曾子亦死乎？
《俗说》曰：释道安生，便左臂上一肉，广一寸许，着臂如钏，将可上下，时人谓之印手菩萨。
《楚辞》曰：九折臂而成医。
腕
《释名》曰：腕者，言宛屈也。
《左传口定下》曰：晋师将盟卫侯于专阝泽。（专阝，音专。）赵简子曰：“群臣谁敢盟卫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将歃，涉佗扌卫侯之手，及腕，卫侯怒。
腋
《释名》曰：腋，绎也，言可张翕寻绎也。
《说文》曰：胳，略下也。去，腋下也。（胳，音各。去，香劫反，又去鱼二切。）
《汉书口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狗，戟高后腋，忽不见。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腋下而崩。
《东观汉记》曰：江革为五官中郎将，将朝会，诏使虎贲迎送扶腋，宠遇甚厚。
孔融上书曰：先帝褒厚老臣，惧其殒越，是故扶接，助其气力，三公刺腋。近为忧之，非警戒也，云备大臣，非其类也。
《神仙传》曰：老子母感大流星而娠，怀之七十岁乃生，剖母左腋而出。
肘
《释名》曰：肘，注也，可隐注也。
《传》曰：师阵於鞍，郄克伤於矢，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栾盈之乱，范鞅遇栾乐，曰：“乐免之，死将讼汝於天。”乐射之，不中。又注，则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钩之，断肘而死。
《春秋後语》曰：知伯率韩、魏之兵以伐赵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不没者三板。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参乘。知伯曰：“吾不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乃今知之。然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桓子肘韩康子，韩康子履桓子之足，接於车上。而知伯地分、身死、国亡，为天下笑。
谢承《後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志在矫俗，裳不下膝，弹琴出肘。
段龟龙《凉州记》曰：吕光左肘生肉印。及征西域，印内隐起文字曰“巨霸”也。
《庄子》曰：子贡往见原宪，宪杖策而应，正衿肘见。
又曰：支离叔与滑介叔观於冥伯之丘，昆仑之墟，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於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化及我，何恶哉？”
《吕氏春秋》曰：密子贱治单父，恐鲁君听谗，令己不得行术。将行，请迎史二人俱至单父，使其书。将书，密子掣其肘，书不善则怒。史患之，请归，报鲁君。鲁君太息曰：“密子以此谏寡人。自今以去，单父非寡人有。”
卷三百七十　人事部十一
手
《释名》曰：手，须也，事业之所须也。
《毛诗口硕人》曰：手如柔荑。（如荑之新生也。）
又《魏风口葛屨》曰：掺掺女手，可以缝裳。
又《卫风》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又《邶口柏舟口北风》曰：北风其凉，雨雪其。（普康切。）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莫赤匪狐，莫黑匪乌。惠而好我，携手同车。
又《缁衣口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
《礼口曲礼》曰：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捧长者之手。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於门。
又《檀弓下》曰：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
又《玉藻》曰：手容恭。（高且正也。）
又《表记》曰：后稷，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烈，业也，言后稷造稼穑，天下世以为业，岂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无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人夫人”，故仲子归於我。
又《闵公》曰：成季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友”。
又《宣上》曰：晋灵公不君，宰夫而熊蹯不熟，杀之，诸畚（音本。）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
又曰：楚侵郑，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上下手以遵囚意。）
又曰：邑姜方娠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
又曰：齐鲁战于炊鼻。冉竖，（季氏臣也。）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脉拢（武子骂也。）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须眉，甚口。（甚口，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子强，武子。）
又曰：昔叔向郑，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而闻之，曰：“必明也。”下，执其手以上。
又曰：卫侯为灵台於籍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右者见君解袜。）公怒。辞曰：“臣有病，异於人。（足存创疾。）若见之，君将欧。（欧，呕吐也，许角切。）”公愈怒。褚师出，公戟其手，曰：“必断其足。”

《论语摘辅象》曰：仲弓钩文在手，是谓知始。宰我手握户，是谓守道。子游手握文雅，是谓敏士。公冶长手握辅，是谓习道。子贡手握五，是谓受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谓疾恶。
《孝经援神契》曰：舜手握褒。宋均注曰：“手中有褒字也。喻从劳苦起，受褒饬致天祚。”
《汉书》曰：萧何闻韩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又曰：孝武帝钩弋赵婕妤，家在河间。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为拳夫人，生昭帝。
又曰：鲍永辟鲍恢为从事，京师语曰：“贵戚敛手避二鲍。”
《後汉书》曰：刘宽欲朝，婢翻羹污朝衣，手收之。宽曰：“徐徐，羹烂汝手？”
又曰：郭玉者，广汉人也。学方诊之伎，和帝奇异之，乃试令嬖人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其中，使玉各诊一手。玉言：“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疑其故。”帝叹称善。
《东观汉记》曰：公孙述自言手文有奇瑞，数移书中国。上赐述书曰：“瑞应手掌成文，亦非吾所知。”
张《汉记》曰：董卓於众座中生斩人手足，百姓嗷嗷。
《魏略》曰：邓雄鸣诣太祖，太祖执其手曰：“孤方入关，梦得神人，即汝耶！”乃厚赐之。
王隐《晋书》曰：初，武帝未为太子，文帝问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抚军伸手过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愍怀太子名，字熙祖。惠帝晚成，世祖遣才人谢玖给惠帝，生愍怀，与诸王子共戏。惠帝来朝，谓：“诸王子也。”执其手，世祖曰：“是汝儿也。”乃缩手。
又曰：高平刘柔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淳于知，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後三寸为“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以卧。其明，有一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郭文，字文举，入馀杭山。苏峻未乱之前，诣临安山中。临安令万宠迎着县中养病，及峻党破馀杭山，临安如故，人始异之。自後不复语，但举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宠问：“先生可复得几日？”文三举其手，果以十五日终。
《晋中兴书》曰：范宣，陈留人也。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耶？”答曰：“不足为痛，但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家人以其年幼而异焉。
崔鸿《前赵录》曰：刘翌骁过人，能一手举殿柱跳过平阳门。
《三十六国春秋》曰：刘渊父豹，母呼延氏。渊生而左手有文曰“渊”，遂以命之。
又曰：彭神苻，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神苻”。
《梁书》曰：武帝手文曰“武”。
《三国典略》曰：梁刘之遴，字思贞，文范先生虬之子也。博综文史，尚书令沈休之深敬器之。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每昼则以纸就笔。
《唐书》曰：承乾数引侯君集入内，问以自安之术。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乘衅以图之，遂赞成不轨，常举手谓承乾曰：“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
《老子》曰：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
《庄子》曰：曾子居卫，袍无表，手足胼胝。
《墨子》曰：今谓人曰：“与子冠履而断子手足，必不为，何则？”冠履不若手足贵也。争一言以相杀，是义贵於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嫂溺则援之以手，权也。”（反于经而善者曰权。）
《韩子》曰：名实相须而成，形体相应而生，故一手独，虽疾无声。故曰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则不两成。
《吕氏春秋》曰：客有言伍员于王子光，恶其容貌，以告。伍员曰：“愿王子居重惟，见衣若手，请因说之。”王子光许之。子胥说之半，举惟，搏其手而与之坐。
《燕丹子》曰：太子与荆轲置酒，美人鼓琴。轲曰：“好手。”太子即断其手，以玉盘奉之。
又王曰：秦王断荆轲两手，轲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
《太玄经》曰：九体一，为手足。
《山海经》曰：柔利国，为人一手。野人国，面目手足尽异。一臂国，为人一手。
《神仙传》曰：《金简》、《玉札》、《内经》皆云：“太上老子足踏二五，手把十文。”
《郑玄别传》曰：玄惟有一子益恩。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曰“小同”。
《李别传》曰：公长七尺八寸，多须髯，手握三公之字。
《幽明录》曰：石勒问佛图澄：“刘曜可擒，兆可见不？”澄令童子齐七日，取麻油掌中研之，燎旃檀而咒。有顷，举手向童子，掌内粲然有异。澄问：“有所见不？”曰：“惟见一军人，长大白，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其年果生擒曜。
《异苑》曰：陶侃左手有文，直达中指，至上横节便绝。占者以为：“此文若过，位在无极。侃针挑令彻，血流弹壁，乃作“公”字；又取纸裹，“公”迹愈明。
《搜神记》曰：周畅少孝，独与母居，每出入，母欲呼之，常自啮其手，畅即应手痛而至。治中从事未之信，候畅时在田，母啮手，而畅即归。
班固《幽通赋》注曰：齐桓公倚柱叹曰：“天下奇珍易得，但未得食人肉耳。”易牙归，断其儿手以啖於君也。
掌
《释名》曰：掌，言可以排掌也。
《春秋玄命苞》曰：掌圆法天以运动。
《孝经钩命决》曰：仲尼虎掌，是谓威射。
《论语摘辅象》曰：澹台灭明歧掌，是谓正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明日复见，抵掌而说。兑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九州春秋》曰：公孙瓒为袁绍所围，曰：“天下兵起，我谓可唾掌而决。今视之，兵革方始，不如休兵积。”
《魏志》曰：上攻吕布於濮阳，焚其东门。布骑犯青州，青州兵奔，阵乱，趋门，门已烧。上乘马突火出，堕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上马，乃出。
《魏略》曰：京兆鲍出有文才，值世饥饿，出求食饮啖人，贼以绳贯其母手掌，驱去走追击贼，得其母还。
《孟子》曰：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
孙卿《劝学》曰：有子恶卧而卒（仓韦切。）其掌，可谓能自忍矣。（恒范《世要论》曰：有君好卧，而刺其掌。）
《南方异物志》：乌浒人以人掌跖为珍重，以食长老。
指
《春秋玄命苞》曰：指五者，法五行。
《传》曰：楚人献鼋於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入见。（公子，宋子公也。子家，归生也。）子公之食指动（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不与。子公怒，染指於鼎，尝之而出。
又曰：晋、楚战于必𨸏，楚孙叔敖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於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
又曰：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陈于（音醉。）丽泷灵姑浮以戈击阖闾，（灵姑浮，越大夫。阖闾，吴王也。）伤将指，取其一履。（将指，中大指，亦曰大拇指。）还，卒于陉，去李七里。
《史记》曰：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甚恭。高祖箕踞骂之。是时赵午等数十人皆怒，谓赵王曰：“今遇王如是，臣等请为死。”王啮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误！且先人失国，赖陛下德流子孙，公等奈何言若是！”
《汉书》曰：高祖与匈奴连战，会于楼烦，十月寒冰，堕指十二三。
《後汉书》曰：蔡顺少孤，养母，尝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顺不还，乃噬其指。顺即心动，弃薪驰归，跪问其故，母曰：“有急客来，吾噬指以悟汝耳。”
谢承《後汉书》曰：梁国车章为本县功曹令。黄奉为人所诬，章证其无罪，下笔立辞，乃以斧斫左手五指，闭口死于狱中。
《晋书》曰：武帝与胡贵嫔争槜蒲，伤其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缟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太宗尝闲宴，顾谓李曰：“朕将属以幼孙，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於李密，今岂负於朕哉！”雪涕致词，因噬指流血。俄而沉醉，乃解御服覆之。
《庄子》曰：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枝於手者，树无用之指也。
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又曰：指穷为薪而火傅也。（穷尽以为薪，犹前薪以指，指尽前薪之理，故火傅而不灭。）
《墨子》曰：桀有勇力之人大戏，纣有勇力之人费仲、恶来、崇侯虎，并指画杀人。
《孟子》曰：养其一指而失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矣。（医养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害之此为也。狼藉乱，不知治疾之人也，肩背之有疾以至于不知。）
《抱朴子》指测海，指极，则谓水尽；犹目察百步而云见极也。
《吴越春秋》曰：夫差闻孔子至吴，微服观之。或人伤其指，王怒，欲索国而诛之，子胥谏乃止。
《吕氏春秋》曰：亻垂，巧人也。人不爱亻垂之指，而爱己之指。
《搜神记》曰：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之，啮指。”孔子闻之曰：“曾之至诚也，精感万里。”
《孝子传》曰：乐正者，曾参门人也。来候参，参采薪在野，母啮右指，旋顷走归。见正不语，入，跪问母：“何患？”母曰：“无”。参曰：“负薪右臂痛，薪堕地，何谓无？”母曰：“向者客来无所使，故啮指呼汝耳。”参乃悲然。
《列女传》曰：汉武帝巡太山，稷丘君冠章甫，拥琴来拜，曰：“陛下勿上，上必伤足。”及上数里，右足指果折。上讳之，故但祠而还。
《列仙传》曰：广汉庞伯妻段，有美色，早寡，父母欲嫁之，援刀割指以自誓。
《陈留耆旧传》曰：吴为胶东相。安丘男子母丘长共母到市，遇醉客骂母。长怒，杀之，为吏所得，系狱。问，知无子，令妻入，遂有身。临刑，啮指断，吞之。谓妻曰：“若生男，名曰吴生，云我临死吞指为誓，属子报吴君。”
《世说》曰：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也？”答曰：“非为痛也，但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
班固《幽通赋》注曰：管仲射小白，中其钩。白阳僵，鲍叔割指血涂之，倾盖以覆之。哭曰：“吾君死矣！”鲁摄兵。

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爪，绍也。筋极为爪，以绍续指端。
《诗□鸿雁□祈父》曰：祈父，幽熙之爪牙。胡转予于恤？靡所止居。
《史记》曰：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剪其爪沉之河，以祠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干神命者乃旦也。”亦藏策於府。成王病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见周公之祷书，乃泣而归周公。
谢承《後汉书》曰：会稽戴就为郡仓曹掾。太守为州所奏，就见收，持铁针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堕地，终无挠辞。
《魏略》曰：临乐国王生浮屠，身色黄，发青如丝，爪赤如铜。
《续晋阳秋》曰：义熙九年，群盗发卞墓，剖棺虏略。尸僵，须苍白，面如生人，两手悉拳，爪甲乃长，穿达手背焉。
《三国典略》曰：齐王诛诸玄姻党，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尸於漳水，剖鱼者得人爪甲，邺都为之不食鱼也。
《南史》曰：羊侃有妓着七寸鹿角，爪弹筝，一时无对。
《韩子》曰：韩昭侯除爪，而阳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取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诚。
《淮南子》曰：古将之出，凿凶门，设明衣，剪指爪。（许慎注曰：明衣，遗终衣也。剪手足指甲者，是必死也。）
《帝王世纪》曰：汤伐桀後，大旱七年。遂齐戒，剪断爪，以己为牺牲，祷於桑林之社。
夏侯湛《新论》曰：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
《列异传》曰：神仙麻姑降东阳蔡经家，手爪长四寸。经意曰：“此女子实好佳手，愿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见经顿地，两目流血。
刘欣期《交州记》曰：刺史陶璜昼卧，觉，见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捉之，以爪扌郭（呼郭切。）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飞去。
卷三百七十一　人事部十二
胸
《说文》曰：膺，胸也。臆，胸骨也。
《广雅》曰：臆，膺胸也。
《释名》曰：胸，犹空々气所冲。（空，许江切。）
《左传□僖下》曰：魏僖负羁氏。魏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
《论语摘辅象》曰：孔子胸应矩，是谓仪古。
《春秋演孔图》曰：孔胸文曰：制作定世苻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後语》曰：荆轲谓樊于期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王，秦王必喜而见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扌甚其胸。”
《汉书》曰：高祖与项羽对军，数羽十罪，羽伏弩射汉王，中胸，高祖诈扪足曰：“虏中吾指。”
又曰：王莽好反膺高视。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有二胸，民谋其主。
《帝王世纪》曰：禹母吞神珠，胸坼而生禹。
《淮南子》曰：文王亡膺。（许慎注曰：亡，庐也。）
《南州异物志》曰：獠民亦谓文身国，刻其胸前，作华文以为饰。
《山海经》曰：结胸国，为人结胸；（郭璞注曰：臆前肤出，如人结喉。）贯胸国，为人胸有窍。
《世说》曰：王孝伯问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忱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言同相如，惟有酒异。大忱，小字。）
《录异传》曰：汉武帝时，苍梧贾雍为豫章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雍上马还营，营中咸走来视雍，雍胸语曰：“有头吻佳。”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无亦佳。”言毕遂死。
《志怪集》曰：石季伦母丧，洛下豪俊赴殡者倾都。王戎亦入，临殡，便见鬼攘臂打捶凿，甚惶惶。有一人当棺立，此鬼披胸陷之，此人即应凿而倒。人便舁去，得病半日死。故世间相傅不宜当棺，由戎所见。
膈
《说文》曰：胸，心上膈也。
《释名》曰：膈，塞也。膈塞上下，使不与气相乱。
《世说》曰：桓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膈县；“从事”言至脐，“督邮”言至膈上住。
乳
《广雅》曰：氵重谓之乳。
《说文》曰：氵重，乳汁也。（氵重，音冻，又竹仲切。）
《通俗文》曰：乳病曰。（丁故切。）
《河图》曰：苍帝并乳。（宋均曰：法房星也。）
《春秋玄命苞》曰：文王四乳，是为含良。盖法酒旗，布恩舒明。（宋均曰：乳，酒也。）
《汉书》曰：张苍免相，後口中无齿，食乳，以女子为乳母也。
谢承《後汉书》曰：南阳李善，本济阳李玄家奴。玄遭病死，惟有孤孙续有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万，奴婢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夜抱续逃瑕丘界，亲自哺养，乳为生氵重，遂至成长。

《吴书》曰：颍川冯熙使魏，辞意不屈，魏留之。熙玖披迫，乃引刀刺中乳房。上闻嘉之，赐盐米复其门。

《後魏书》曰：朱循之，为刘义隆司徒从事中郎，守滑台，安颉围之。其母在家，乳汁忽出，母号恸，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复有乳汁之时。今忽如此，儿必没矣。”果以其日为颉所擒。

又曰：昭成皇帝讳什翼犍，卧则乳至席。

《齐书》曰：太祖母陈皇后，生太祖二年，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乳遂大出。

《淮南子》曰：文王四乳，是谓太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

《山海经》曰：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罪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齐为口。

《益部耆旧传》曰：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祠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长七尺。上怪问之。女曰：“帝後第七车者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祠者，斋戒不严时则女人见。”

刘欣期《交州记》曰：赵妪者，九真军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着金扌翕，踪屐，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吴郡陆胤平之。

王子年《拾遗录》曰：无老国，其人皆千岁。百岁一老，齿落秃，又年少妪者乳养，还复若幼稚。

《神仙服食经》曰：仙药有阳丹、阴丹。阴丹，妇人乳汁也。妇人十五已上，下为月客，有身，月客绝；上为乳汁。

《养性经》曰：乳者意之府也。

《世说》曰：王武子肫肥美，异常味。武帝怪问：“何由乃尔？”云以人乳饮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以饮食未毕便去。

《异苑》曰：贾充妻郭氏，为人凶妒，生儿黎民，年始二岁。充外入，就乳母抱中呜撮，郭遥见，谓充爱乳妪，即杀之。儿恒啼泣，不饮他乳，经日遂死。郭於是终身无子。

《唐新语》曰：韩思彦以侍御史巡察于蜀。成都有富商兄弟三人分资，不平，争诉，累年不决。思彦推案数日，令厨者奉乳自饮，以其馀赐争者。窃相语，遂号哭，攀援不解，俱言曰：“侍御岂不以兄弟同乳母耶！”悲号不自胜，请同居如初。

《相书口许负》曰：乳间阔尺，富贵足寿；乳黑如墨，公侯之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腹

《说文》曰：腹，厚也。

《释名》曰：腹，复也，富也。腹，胃之属。已自裹盛，复于外复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齐己下曰水腹，水氵勺所聚也。

又曰：少腹。少，小也，比脐以上为小也。

《易口说卦》曰：坤为腹。离，其於人也为大腹。

《尚书口盘庚》曰：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

《左传口宣十二年》传曰：楚子围萧。司马卯言，号申叔展。叔展曰：“有麦麴乎？”曰：“无”。“有山芎乎？”曰：“无。”“河鱼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出之。”

《国语》曰：叔鱼牛腹，其母叹曰：“必以贿死。”

《史记》曰：薄姬曰：“昨夜梦苍龙据妾腹。”帝曰：“此贵徵也，吾为汝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

《史记》曰：范雎说秦昭王曰：“伍子胥橐载而出昭门，夜行昼伏，至於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匍匐，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食於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

《东观汉记》曰：光武降铜马，诸将未能信贼，贼亦两心。上敕贼各归勒兵，上轻骑入贼营，贼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

又曰：帝问东平王苍：“在家何等最乐？”对曰：“为善最乐。”後诏与诸国述之曰：“王言甚大，副其腰腹矣。”

谢承《後汉书》曰：济阴戎良，字子恭。年十八，为郡门下。良仪容佳丽，太守诸葛礼使写书，从者诬良与婢通。良刳腹引出肝肠，示礼赤心。

《後汉书》曰：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韶口辩，曾昼眠卧，弟子嘲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之曰：“吾以边为姓，先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义。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

《魏志》曰：管辂弟展谓辂曰：“大将军待君意厚，冀当富贵。”辂长叹曰：“天与我明才，不与我年寿，恐四十七八间，不见女嫁男娶。吾背无三甲，腹无三壬，此皆不寿之验。”明年四十八卒。

《吴录》曰：丁固梦腹上生松，赵达谓之曰：“松字十八公。”後果然。（梦门已具。）

《齐书》曰：高帝为领军，苍梧王深相猜忌，屡欲害帝，常帅数十人直入领军府。时暑热，帝昼卧裸袒。苍梧立帝於室内画腹为射的，自引满，将射之。帝神色不动，敛袂曰：“老臣无罪。”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领军腹大，是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射堋，而一箭便死，後无可复射，不如射之。”乃取箭，一发即中帝脐，苍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如何？”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佛图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当斋时，平旦至流水侧，复腹傍孔中引出五藏六腑洗之，讫，还内腹中。

《老子》曰：虚其心，实其腹。

又曰：圣人为腹不为目。

《庄子》曰：夫赫胥氏之时，民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唐子》曰：人君以江海为腹、山为面，如此则不知其量，畏而怀之。

《帝王世纪》曰：纣刳孕妇之腹中以观其胎。

《吴越春秋》曰：子胥鞭平王尸三百，右手决其目，左手践其腹。

京房《易占》曰：人生有二腹，其国分。

王子年《拾遗录》曰：孙策每梦肠出委地，有神女夜来为其收内腹里，云：“必生才雄之子，方兴吴国。”神女负策母绕吴昌门三匝，曰：“当锡尔此土，鼎足于天下。”

《谈薮》曰：杨娶博陵崔季让女。崔家富图籍，殆将万卷，成婚之後，颇亦游其书斋。既而告人曰：“崔氏书被人盗尽，曾不知觉。”崔遽令检之，扪腹曰：“已藏之经笥矣。”

《世说》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腹中书耳。”

又曰：张磏既贵，有少时宾客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为酣畅，其夜醉眠。张常饮此酒，眠辄使人左右转倒，其夜客卧，忘敕左右，而左右依常为张公转侧。至明起，友人犹不起，视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沱。

又曰：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慰弹棋局曰：“何乃讠匀？”（吴人以吟为讠匀，或作氵訇，音与郑相近。）刘既出，人问：“见王公如何？”刘曰：未见他异，惟作吴语耳。”

又曰：郄太尉在京，日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郄信曰：“君往东廊下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郄云：“王家诸郎皆可喜，闻某来觅女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坦腹而食，如不闻。”郄云：“正好。”比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之。

《俗说》曰：有人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有？”答：“此中洪洞，容卿等数百人。”

背

《说文》曰：背，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背，陪也，在後称也。
《广雅》曰：背谓之骶，（音帝。）背北也。
《左传□庄公》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
《史记》曰：娄敬说高祖曰：“夫与人斗，不厄其亢、（张晏曰：亢，喉咙也。）拊其背，未能全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秦之故地，此亦厄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又曰：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说之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
《汉书》曰：吴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镇之，乃立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二城。高祖召濞相之，曰：“尔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帝後五十年东南有乱，岂非若耶？天下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又曰：武帝过平阳主。既饮，讴者进，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还坐欣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奉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玄朔玄年生男据，遂立为皇后。
《後汉书》曰：越骑校尉伍子孚怒董卓凶毒，乃朝服怀刃。见卓语毕，辞去，卓送至阁，以手抚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奋得免，呼左右执杀缵。
《魏略》曰：孟达降，文帝乘小辇，执手，拊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耶！”
又曰：太祖丁夫人养刘夫人子修，修亡於穰下，常言：“将我儿杀之！”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後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踞机如故。太祖拊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应。太祖却行户外，遂不应。太祖曰：“真决矣。”遂与之绝。
《吴志》曰：鲁肃代周瑜，当之陆口，过吕蒙屯下。肃常轻蒙，蒙问肃：“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造次应曰：“临时施宜。蒙曰：今东西虽一家，而关羽实熊虎，计安可不豫定？”因为画五策。肃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于此！”（子明，蒙之字也。）
车频《秦书》曰：苻坚生，肩背赤色隐起，状若篆文“付”，因吻苻氏。
又曰：坚背文曰“草付之祥”，因吻苻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贞观四年制：决罪人，不得鞭背，以明堂孔穴针灸之所。
又曰：吕温者，以小吏事崔汉衡。贞玄初，吐蕃背盟，汉衡为吐蕃所虏，将杀之。温趋往以背受刃，吐蕃义之，由是与汉衡俱免。
《尸子》曰：医者，秦之良医，为宣王割痤，为惠王治痔，皆愈。张子之背肿，谓曰：“背非吾背也，子制焉。”医善治疾，张子委制焉。夫为身与国亦犹此，必有所要制然後治矣。（，音扣，又音龋。）
《孔丛子》曰：仲尼龟背。
《帝王世纪》曰：简翟浴玄丘之水，燕遗卵吞之，剖背生契。
《白虎通》曰：《传》称周公背偻，是谓强，後成就周道，辅相幼主。
又《孙卿子》曰：周公伛，背不伸也。
《博物志》曰：宋有田夫自曝背於日，其妻曰：“负日之暄，今献必蒙重赏。”田夫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芹子献之乡豪，尝，苦於口，笑而弃之。”
《论衡》曰：书言齐桓公负妇人以朝诸侯。管仲曰：“吾君背疽疮，不得妇人疮不愈。”此虚也。桓公赡违燎，夜坐以致贤士，岂反以白日负妇人於背乎？
《幽明录》曰：王子猷先有背疾，子敬疾笃，恒禁来往，闻子敬亡，抚心悲恸，都不一声，背即溃裂。
脊
《说文》曰：脊，背吕也。
《释名》曰：脊，积也。积续骨节，终上下也。
《春秋玄命苞》曰：阳立于三，故人脊三寸而结。（宋均曰：结、节结也。）
《孝经钩命决》曰：仲尼龟脊。
《墨子》曰：周宣王杀其臣杜伯，不辜。後三年，王田于圃田。车徒满野，杜伯乘白马素车，衣朱衣朱冠，弓矢射王车上，中心折脊，王殪车中，伏而死。（，音畅。）
胁
《说文》曰：，并胁也。膀，两胁旁也，从肉，胁声。
《通俗文》曰：腋下谓之胁。
《释名》曰：胁，挟也。在两旁，臂所挟也。
《春秋玄命苞》曰：阴极於八，故人旁八，长八寸。
又曰：颛顼骿，上法月参，集成纪以理阴阳。
《左传口僖中》曰：晋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闻其骿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
《公羊传》曰：齐公子彭生送鲁庄公，拉干而杀之也。
《史记》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须贾，贾使齐，雎从。齐王闻雎辩，赐金及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酒。须贾以为睢持阴事告齐，既归，以告魏相，魏大怒，使人笞击睢，折胁摺齿。睢佯死，弃于厕。

《吴志》曰：曹仁攻围甘宁，周瑜救宁，围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战。瑜跨马略阵，会流矢中右胁，疮甚，便还。後仁闻瑜卧疮未起，勒兵就阵。瑜乃自舆按行，激扬吏士，仁遂退。

《晋书》曰：周夕在中朝时能饮一石，及过江，虽醉，每称无对。偶有旧对从北来，夕亦出二石酒共饮，各大醉。及夕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

《世本》曰：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贵（音蒯），生六子，孕而不育。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启其右胁，三人出焉。

王充《论衡》曰：张仪骈胁，卒相秦魏。

《外国图》曰：大秦国人长胁。

肋

《释名》曰：肋，勒也，检肋五藏也。

《广雅》曰：谓之肋。

《竹林七贤论》曰：刘伶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欧之。伶顾而笑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

脇

《说文》曰：脇，肚脇也。

《释名》曰：齐，剂也，肠端之所限剂也。

《春秋玄命苞》曰：齐者下流，并会合为齐腹。（宋均曰：齐，中也，四方并凑者也。）

《左传口庄公》曰：楚文王过邓，邓祁侯享之，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後君噬脇。"（若啮腹齐，喻不可及。）

《後汉书》曰：董卓既诛，乃尸於市。天时始热，卓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脇中，光明达曙，如是积日。

《汉晋阳秋》曰：齐王口之方盛也，有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吏诘之。妇人曰："我截齐罢便去耳。"有识者闻而恶其言。

《南燕录》曰：慕容德，其母梦日入脇中，昼寝而生德。

《庄子》曰：支离疏颐隐於脇。

《笑林》曰：赵伯翁肥大，夏日醉卧，孙儿缘其肚上戏，因以李八九枚内脇中。至後日，李大烂，汁出，乃泣谓家人曰："我肠烂，将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孙儿所内李子也。

腰

《说文》曰：腰，身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腰，约也。在体之中，约继大而小也。
《春秋玄命苞》曰：腰而上者为天，尊高阳之状；腰而下者为阴，丰厚地之重。数合于四，故腰周四尺。
《後汉书》曰：东平宪王苍腰带八围，显宗甚重之。诏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王曰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梁冀妻能作折腰步。
《晋书》曰：陶潜曰：“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乡里小人。”
干宝《晋纪》曰：中书令李丰谋废大将军，世宗使舍人王羡请之。丰来，辞不逊，左右以刀环筑腰死。
《南史》曰：羊侃有妓张静琬，腰一尺六寸，能掌中舞；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地上簪。
《二石伪事》曰：石虎攻中山，得郑略之妹，生二男。更娶崔为妻，至相敬待，无儿。郑复生男，崔求养，郑不许，一月卒病死。郑谗：“崔谓妾多养胡子。”虎时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闻欲杀之，徒跣至虎前曰：“公勿枉杀绐，乞听妾言。”虎不听，但言：“促还坐，无预卿。”崔便去，未至，虎于後射之，中腰而覆。
《墨子》曰：楚灵王好士细腰，故其臣皆三饭为节，胁息然後带，扶墙然後起。
《韩子》曰：楚灵王好细腰，国有饿死人。
《尹子》曰：楚庄王好细腰，一国皆有饥色。
《西京杂记》曰：赵后体腰柔弱，善行步进止，女弟昭仪不能及也。
卷三百七十二　人事部十三
髀股
《说文》曰：髀，股外也。又曰：股，髀也。
《释名》曰：髀，卑也，在下称也；股，固也，为强固也。
《易口说》：卦曰：《巽》为股。
《春秋玄命苞》曰：髀之为言歧也。阴二，故人两髀。
《尚书口咎繇谟》：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左传口僖中》曰：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公既成列，楚人未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阵而後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
又《襄四年》曰：齐侯袭莒门于且于，（且于，莒邑。）伤股而退。
又《襄二十五年》曰：崔杼之乱。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公逾墙。又射之，中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哀下》曰：卫石圃攻公，公逾于北方而坠，折股。
《战国策》曰：苏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汉书》曰：高祖股上有七十二黑子。
又曰：魏勃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早扫齐舍。人门，因得自进。及灌婴责其劝齐王反状，勃曰："失火之家，岂暇先言大人，然後救火乎？"因退，股战不能言。婴曰："人谓勃勇，庸妄人耳，何能为乎？"
《东观汉记》曰：耿击张步于东城，飞矢中股，以手中刀截之，军中无知者。
《魏志》曰：诸葛亮军退，司马宣王使张追之。曰："军法，围城必阙，归军勿追。"宣王不听，不得已逐之，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髀股。
《江表传》曰：孙策攻{艹乍}融，为流矢中，伤股，不能乘马，因自舆还。
《九州春秋》曰：刘备奔荆州，刘表甚敬礼之。备作上客数年，尝于坐中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流涕还坐。表问备，备曰："昔年尝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生肉，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立，是以悲耳。"
《晋中兴书》曰：王恭败，单马奔曲阿，不堪久骑，两髀生疮，不能复去。曲阿人殷霍以船载之，为胡浦尉所得。
《三国典略》曰：後周卢昌期、祖英伯反，宇文神举讨平之。神举以英伯壮节，欲令宽赦，军人已割其髀肉如鹅卵矣，英伯颜色不变，遂遣诛之。
《唐书》曰：李初平王世充，获其故人单雄信。表称其武艺，请以官爵赎之，高祖不许。临将就戮，对之号恸，割股肉以啖之曰："生死永诀。"
《典略》曰：王苻字节信，安定人，渡辽将军皇甫规去官归安定，有人前以货买雁门太守者亦去官归，书刺从规，规卧不迎，使呼入。既坐，问啖雁美乎？又以其刺刮髀，闻苻至，大礼之。
段龟龙《凉州记》曰：隐王张美人，年色壮艳，出家为道。吕隆逼之。张自投门楼，双股顿折。口诵经，色自若，俄而死。
《太公金匮》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引画丁侯射之。丁侯病，遣使请臣，尚父乃以十干日别去箭，丁侯病乃愈。四夷闻，皆惧，越裳氏献白鸟也。
《山海经》曰：长股国为人常被，一曰长脚。
范注方曰：青龙中，司徒吏颜奋女苦风，一髀偏枯。农犊民为穿地作坑，取鸡矢、荆叶燃之，令烟，内胫坑中，视虫出，长尺，头尾赤，病愈。
臀
《广雅》曰：臀，谓之佳，亦谓卒。（睢，音谁。翠，音翠。）
《释名》曰：臀，鄂也。高厚有殿鄂也。
《周易□困卦□初六》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觌，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后卦》曰：臀无肤，其行次且。
《国语》曰：晋成公之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故名之黑臀。
膝
《释名》曰：膝，申也，可屈申也。膝头曰专。专，圆也，因形圆而名之。
《礼记□檀弓下》曰：穆公问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坠诸渊。无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
《孝经》曰：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曰严。
《史记》曰：卫鞅复见孝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
《魏志》曰：朱建平善相马，文帝将出，取马入。建平曰：“此马之相，今日死矣。”文帝将乘马，马恶衣香，啮帝膝，帝大怒，即使杀之。
又曰：诸葛亮复出歧山。诏张督诸将至木门，与亮军交战，飞矢中右膝，薨。
又曰：苏则与董昭俱为侍中，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锺繇有膝疾，拜起不便，常舆车上钓拢
《魏略》曰：初，袁熙纳甄后，熙出行在幽州，后留侍姑。及邺城破，袁绍妻及后坐堂上，文帝入绍舍，后怖，以头伏姑膝上，文帝谓曰：“袁夫人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视，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闻，遂为迎之。
又曰：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玄、徐玄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郡守刺史。”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
《三国典略》曰：王僧辩平侯景，或谓僧辩曰：“朝士来者，孰当先至？”僧辩曰：“其周弘正乎？”俄而，弘正与弟弘让自拔迎军，僧辩甚喜，谓之曰：“公可坐膝上。”弘正对曰：“可谓加诸膝也，老夫何足当之？”
《庄子》曰：黄帝闻广成子在于崆峒之上，间居三月，复往邀之，广成子南首而卧，黄帝从下风，膝行而进。
《列女传》曰：桀日夜与啮嬉及宫人饮酒，常置啮嬉于膝上，听用其言。
黄帝《素问》曰：膝者，筋之府。
胫
《说文》曰：胫，行也。（行，胡郎切。）
《释名》曰：胫，茎也，直而长，似物茎。
《尚书□泰誓》曰：商王受朝涉之胫。（孔安国注曰：冬月见朝涉水者，谓其胫耐寒，斩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宪问》曰：原壤夷俟。孔子曰：“幼而不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後汉书》曰：马援击西羌，中流矢，贯胫，帝以玺书劳之。
《东观汉记》曰：淳于恭养兄崇孤而教诲学问，时不如意辄呼责，数以捶自击其胫，欲感之。儿惭负，不敢复有过。
《魏略》曰：北丁零有马胫国，声似雁鹜，从膝胫以下生马蹄，走疾于马。
《正部》曰：夏禹治水，腓无，胫无毛。
《山海经》曰：交胫国为人交胫。（郭璞注曰：脚胫相交，所谓交趾也。）有赤胫民。赤水之东有长胫之国。
腓胀
《说文》曰：，腓胀也。（，市兖切。腓，苻非切。胀，直良切。）
《易□艮卦》曰：六二，艮其腓。
又《咸卦六二》曰：咸其腓，凶，居则吉。
《东观汉记》曰：马援为陇西太守，击羌，中矢，贯腓胀，上闻，赐羊三千、牛三百头以养病。
《山海经》曰：无之国，为人无。（郭璞曰：胀胀。，音启，又公弟切。）
《韩子》曰：晋平公与唐彦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问之，公曰：“向吾侍唐子，肱未足Φ而不可伸。”
足
《尔雅》曰：趾，足也。
《说文》曰：足在下也。
《释名》曰：脚，却也，以其坐时却在後也。
《易□说卦》曰：震为足。
《尚书□说命》曰：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
《礼记□玉藻》曰：足容重。（举欲迟也。）
又《祭义》曰：乐正子春下堂而伤其足，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数月不出，犹有忧色，何也？”乐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顷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幽吸孝之道，予是以有忧色也。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而行危殆。”
《左传□庄公》曰：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刖强□。君子谓强□不能卫其足。
又《庄公八年》曰：齐乱，杀孟阳于床。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户下，遂弒之。
又《成下》曰：齐刖鲍牵，仲尼曰：“鲍庄子之知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言鲍牵居乱不能危行言逊。）
又《昭七年》曰：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周合生孟縶。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周，音周；合，乌合切。）
又《哀下》曰：卫侯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曰：“必断而足。”（事具手部。）
《梁传口定公》：公会齐侯于夹谷，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手足异门而出。
《史记》曰：韩信使人言齐伪诈多变，愿吻假王，汉王大怒，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
《汉书》曰：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汉王数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扪足曰：“虏中吾指。”
又曰：张汤所爱史鲁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病，为谒居摩足。
又曰：昭帝立，遣李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单于置酒，政等见陵，未得私语，即目视陵，而数自循其刀环握其足，阴喻之，言可归汉。
《後汉书》曰：李固足下有龟文。
《续汉书》曰：杨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馀年。
王隐《晋书》曰：陶侃为荆州，杜（间韬。）将王真遥语，真横脚马上，侃说曰：“杜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金，父死不奔丧。君本佳人，何随之？天下无白头贼也。”真闻，下其脚，辞又顺。侃知其意，使降人喻真，真乞得先信，乃截为信。蜀贼粮尽，真既降，而走。
《晋书》曰：陶潜无履，江州刺史王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座伸足令度焉。弘要之还州，问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病，向来篮舆亦足自反。”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
《三十国春秋》曰：王济尝与武帝棋，济伸脚在局下，因问孙皓曰：“闻君生剥人面皮，何也？”皓曰：“见人臣无礼于其君者，则剥之。”武子大惭，遽缩脚。
《晋阳秋》曰：周顗既遇害，王彬告之甚哀，敦怒曰：“周伯仁凡人遇汝，何为如此？”彬曰：“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蹇谔，亦无所阿党，且加之极刑，何痛如之。”左右见敦盛怒，窃劝跪谢。彬曰：“脚痛不能跪拜。”敦复曰：“脚痛孰与颈痛。”咸为失色。
《续晋阳秋》曰：习凿齿以脚病废于里巷。苻坚灭樊邓。素闻其名，与释道安俱舆而致焉。与语大悦。以其蹇疾，裁堪半丁，与诸镇书曰：“晋氏平吴，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二陆；今破汉南，得士一人半耳。”
《三国典略》曰：侯景左足上有肉瘤，其状如龟。战庆克捷，瘤则隐起；如其不胜，瘤则低下；及奔败，瘤陷肉中。
《唐书》曰：工部尚书贾直言父道冲，以伎术待诏翰林，因言事获罪于代宗皇帝，诏逐之，赐鸩于路。直言伪令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伺使者视稍怠，即取其鸩以饮，遂迷仆而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後复苏。代宗闻之，减父罪，直言亦自此病。
《家语》曰：南宫纟 舀（音韬。）见孔子，未尝越履，往来过之，足不履影。
《老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之中，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左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又奉献之。玉人相之曰：“石也。”刖其右足。成王即位，和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王使玉人理之，得宝焉，名曰和氏璧。
又曰：鲁哀公问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对曰：“夔，人也，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
又曰：晋平公与唐彦坐而出，叔向入，公曳一足，叔向问之。公曰：“吾待唐子，肱未足痹而不敢申。”叔向不悦。公曰：“子欲贵，吾爵子；子欲富，吾禄子。夫唐先生无欲也，非正坐，吾无以养之。”
《三辅旧事》曰：武帝发兵攻卫太子，连斗五日，白虎阙前沟中血没足。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复怨，非一旦也。苦思劳心，夜以接日。足氵青则渍之以水，冬寒则抱冰，夏热则握火。愁心苦志，县胆于户，出入尝之，不绝于口。
《帝王世纪》曰：大禹右足文履已字。
《抱朴子》曰：老君足下有八卦。
《穆天子传》曰：至于巨氏，巨之人乃献白鹤之血以饮天子，且具牛马之氵重，（氵重，乳也。今江南人多呼乳为氵重，音寒冻之冻。）以洗天子之足。
《山海经》曰：柔利国为人，一手，反膝曲足。一曰留利之国，人足反折。跋踵国，其为两足皆大。（郭璞注曰：“其人行足跟不着地也。”）
《周书》曰：晋平公使师旷见太子晋曰：“吾闻王子之语高于太山，夜寐昼居不安，不远道愿一言。”王子曰：“吾闻太师将来，吾心甚喜。既以见君子，喜而又惧。吾甚年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度。”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足句，（居劬切。）是以数也。”王子曰：“请入坐。”遂席弦琴，师旷歌无射。
《濑乡记》：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发栾书冢柩，明器朽烂无馀，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须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仍以杖击王左脚。王觉左脚肿痛，生疮，至死不馋拢

王子年《拾遗录》曰：周昭王梦羽人遗药，以之涂足，则飞上天，万里之外。

萧广济《孝子传》曰：五郡孝子者，中山、常山、魏郡、钜鹿、赵国人也。少去乡里，孤无父母相随，于卫国因结兄弟，长玄重，次仲重，次叔仲，次季仲，次稚重，期夕相事，财三千万。于空城中见一老姥，兄弟下车再拜曰：“愿为母。”母许焉。积二十四年，母得病，口不能言。五子乃仰天叹：“愿使我母语。”即便得语，谓五子曰：“吾太原断恤猛女，嫁同县张文贤，死亡。我男儿名焉，遗七岁，值乱亡失，心前有七星，右足有黑识。”语未竟而卒。五子送丧，会朝歌长晨出，亡其记囊，疑五子所窃，收得三重。诣河内告枉，具言始末，太守号哭曰：“生不识父，与母相失，痛不自聊，知近为五子所养。”驰使放三重。

《会稽典录》曰：黄昌为蜀郡太守。初，昌为州书佐，妇宁于家，遇贼，遂流转入蜀，为民妻。其子犯法，乃诣昌，昌疑不类蜀人，因问所由。对曰：“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州书佐黄昌妻，尝归家，为贼所略，遂至于此。”昌惊呼，前谓曰：“何以识黄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言当为二千石。”乃出足示之，相持悲泣，还为夫妻。

《楚辞□卜居》曰：渔父鼓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踝

《释名》曰：踝，跨踝踊也。亦因其形踝踝也。足後曰跟，在下旁着地。踵，聚也，上体之所锺聚也。

《史记》曰：苏秦握锥自厉，流血至踝。

《英雄记》曰：向诩坐板床，有两踝处入板中二寸许。

《陆机别传》曰：孟玖欺成都王颖曰：“陆机司马孙承，备知机情，可考验也。”颖于是收承父子五人，考掠备加，踝骨皆脱出，终不诬机。

卷三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十四

毛

《释名》曰：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别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左传□僖中》曰：君子不禽二毛。（二毛，头白有二色。）

又《襄二十六年》曰：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

《汉书》曰：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师古曰：遍身及足下生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
《列子》曰：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一毛以济一世，为之乎？”杨子曰：“世故非一毛所济。”出以语孟孙，孟孙曰：“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故万分之一物，奈何轻之？”
《山海经》曰：毛民为人身生毛。（郭璞注曰：临海东南海中有毛人，晋永嘉四年得之也。）
《列仙传》曰：（于角切。）（此缘切。）食松实，形体生毛，长数寸。
又曰：毛女字玉名姜，在华阴山，世世见之，形体生毛。所止岩中恒有鼓琴声，自称秦皇时宫人也。
《神仙传》：刘根学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冬夏不衣，身毛长三尺。
《神异经》曰：八荒中有毛人，长七八尺，身形头上皆毛。毛如猴，长尺馀。见人则口开吐舌，名髯公，一名髯豸昆。（音昆。）
《寻阳记》曰：桓穆遣人寻庐山，下岭见毛人，长大，体悉毛，语不可解。山居道士亦时见此。
《临海异物志》曰：毛人洲在张屿，毛长短如熊。周绰得毛人，送诣秣陵。

《释名》曰：，拔也，拔擢而出。
《归藏启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
《易□说卦》曰：巽，其於人也，为寡。
《毛诗□□柏舟》曰：ʙ如□，不屑𠂤也。（ʙ，黑发也。如云，言美长也。）
又《鱼藻□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台笠緇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其情性密致，操行正直，发之本末，无隆杀之。）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如蚖。（蚖，螈虫也，尾赤，捷然似妇人发末曲上卷然。）
又《采绿》曰：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曲局，薄言归沐。（局，卷也。妇人夫不在则不容饰，今曲卷其发，忧思之甚也。）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为人美。
《左传□僖中》曰：初，平王东迁，辛有伊川，见被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僖公二十二年，秦、晋迁陆浑之戎於伊川。
又《昭三年》曰：齐侯田于莒，卢蒲见，泣且请曰：“余如此种种，余奚能为？”（，庆封之党，种种短也，放之于境，自言衰老，不能复为。，普箋切，）公曰：“诺。”子雅曰：“彼其短而心甚长，其或寝处我矣。”
又《昭二十八年》曰：昔有仍氏生女，黑（有仍，古诸侯也。美发为。）而甚美，光可鉴（有仍，古诸侯也。美发为ʙ。）名曰玄妻。（以发黑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哀上》曰：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虞殡，送葬歌曲示死也。）陈子行命其徒具玉。（含玉，以示必死。）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短。”（约，绳也。八尺为寻。吴发短，欲以绳贯其首。）
又《哀上》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以为饰，岂礼也哉？
又《哀下》曰：初，卫侯自城上见巳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𠂤。（吕姜，庄公夫人。𠂤，发也。）
《梁传□哀公》曰：吴夷狄之国，断文身。（断发，避蛟龙也。）
《论语□宪问》曰：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左衽矣。
《孝经》曰：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史记》曰：箕子谏纣不听，乃被佯狂为奴。
又曰：范雎先事魏中大夫须贾，贾使齐，雎从。齐王闻雎辩，赐金及牛酒。须贾以为雎持阴事告齐。既归，以告魏相。魏相魏齐大怒，使笞击范雎。雎既相秦，号曰张禄，而魏弗知。使须贾於秦，雎谓贾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续贾之罪，未足也。”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傅昌，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以让季历。
又曰：蔺相如使秦。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上穿冠。
又曰：卫皇后字子夫，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鬓，悦之，因立为后。
《汉书》曰：苏武留匈奴凡十九岁。始以强壮出使，乃还M袖鬓尽白。
又《王莽传》曰：更始玄年，置百官，莽闻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鬓。
《楚汉春秋》曰：上败彭城，薛人丁固追上，上被而顾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骂而去。上即位，欲陈功，上曰：“使项失天下，是子也。为人臣两心，非忠也。”下吏笞杀之。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后美，为四起大髻，但以成，尚有馀，绕髻三匝。
又曰：和熹邓后六岁，诸兄持后，后曰：“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何弄人乎？”
又曰：刘盆子年十五，被徒跣，卒见众，拜，恐怖啼泣。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李光，字伯明，为兖州。母亡後归，视床处，得亡母乱，光持悲号，气绝复续。
又曰：献帝幸弘农，郭汜虏略百官妇女有美者，皆断取之。
又曰：曹操逼献帝废伏后，以尚书令华歆、郗虑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藏壁中，歆就牵后出。时帝在外殿，后被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
《魏志》曰：曹仁讨关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禁等军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遂降吴。文帝践祚，权遣还，引见，禁鬓皓白，形容憔悴，拜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谒高陵，帝预於陵屋图禁降伏之状，禁见，惭恚发疾薨。

《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李夫人。夫人说甄后见谮之祸，不获大敛，被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殡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姿秀出，立委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

《吴志》曰：留赞为将，临敌必被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应之，战无不捷。

王隐《晋书》曰：陶侃为吏，鄱阳孝廉与亲人过侃宿，母截以供宾。诸客叹曰：“非贤母不生此子也。”

又曰：顾悦之与简文帝同年，而早白，上问故，对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蒲柳之质，望风先凋。”

又曰：初，武帝未为世子，文帝问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抚军垂至地，伸手过膝，非人臣之相也。”

又曰：故中牟令苏韶，字孝先。咸宁初，亡诸子，迎丧至襄城。第九子节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诏曰：“卿犯卤簿，应髡刑。”节俯受剔，觉循见头，视截如指大。後又梦见韶截之。节素美，五截而尽。

沈约《宋书》曰：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常於江陵寄书与宗人何勖，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云：“陆展染鬓，欲以媚侧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复出。”

《北齐书》：王琳，字子衡，山阴人也。琳体貌闲雅M袖垂委地。

《齐书》曰：徐寅尝有罪，系旦日原之，而皓白。武帝问其故，曰：“臣思愆於内，而变於外。”当时称之。

《唐书》曰：高祖窦皇后，生而垂过颈；三岁，发与身齐。

又曰：龟兹国，男女皆剪，垂与项齐。惟王不剪。新罗国，其妇人绕头，以彩为饰，发甚长美。

《家语》曰：颜回，鲁人，字子渊。年二十九，发早白。

《韩子》曰：文公时，宰人上炙而绕之。（事具“炙”门。）

又曰：昔齐桓宫中有三市，妇倡三百，被而御妇人。

《淮南子》曰：万术曰：“理灶前，妇安夫家。”

《帝王世纪》曰：老聘初生而白，故号老子。

《吕氏春秋》曰：殷汤克夏而大旱，汤乃以身祷於桑林，剪其，自以为牺牲，祈福於上帝。

《山海经》曰：修般民、白民，其人被。

《曹瞒传》曰：太祖尝行过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持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相付。时太祖马腾入麦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帅下？然孤为军帅，不可杀，请自刑。”因援剑割置地。

《许逵别传》曰：蓟子训，齐人，有神术。人白者请子训，但与对坐共语，宿昔间，发皆黑。

《樊英别传》曰：英被，忽拔刀斫舍中，妻问故，曰：“郄生道遇钞。”郄生还云：“道遇贼，赖被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仲信，陈郡夏阳人，能傅英业。

《黄庭经》曰：神名苍华。

《列仙传》曰：容成公、黄帝善补导事，发白更黑。宁先生、稷丘君白更黑。宁先生被，鼓琴，赤斧饵丹砂，毛皆赤。阮丘被覆耳。成璜道士儿丘与老子《黄庭经》，读三遍通之，俱入浮阳山，白更黑，须长三尺馀。

《神异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之，长一丈，头皓白，身人形而虎尾，与一玉女更投壶。

又曰：西方有人焉，不饮不食，被东走，已往复来。其妇恒追录之，不肯听止。妇头亦被发，名曰狂，一名颠，一名覆。此人夫妻与天地俱生，狂走东西，以投昼夜。

《异苑》曰：有人误吞，便得病，但欲咽猪脂。张口时，喉中有一头出受膏，乃取小钩饵而引之，得一物，长三尺馀，其形似蛇而悉是脂。县於屋间，旬日融尽，惟宰缮。

《列女传》曰：吴伯阳妻顾昭君早寡，剪以明志。

又曰：乐羊学书，其妻贞义，截以供其费。

又曰：广汉冯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珥字进，早寡无嗣，奉养继姑，守心纯固，以义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阴有所许，珥断自明，乡人称之。

《陈留风俗传》曰：小黄县者，宋地阳武东黄乡也。因黄水以名县。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于黄乡。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洒濯入梓棺，其浴处有遗，故谥曰昭灵夫人。

《益部耆旧传》曰：蜀郡公乘会妻，同县张氏女也。会早卒，後欲问者，女乃断割耳，以明不嫁。

车频《秦书》曰：苻坚建玄十八年，新罗国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长丈馀。

《林邑国记》曰：朱崖人多长，汉时郡守贪残，缚妇女，割头取，由是叛乱，不复宾伏。

《广志》曰：黄头夷，发黄如茧帚。

戴延之《西征记》曰：陕县大城西北角，水漫涌起，勃郁方数十丈，有如物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中。父老云，铜翁仲头常与水齐。晋军至，发不复出，惟见水黑，嗟嗟有声，声闻数里。翁仲本在大司马门外，为贼所徙，至此而没。

《谭薮》曰：後魏卢景裕生而头白，有四十九茎，因名曰白头。

王子年《拾遗录》曰：帝喾高辛氏，娶於诹氏女，女生而与足齐，坠地能言，乃纳於帝。

又曰：张仪、苏秦二人共递剪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

晋左思《白赋》曰：星星白，生於鬓垂。虽非青蝇，秽我光仪。策名观国，以此见疵，将拔将镊，好爵是縻。白将拔，然自诉。禀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如览明镜，惕然见恶；朝生昼拔，何罪之故。观橘观柚，一皓一晔，贵其素华，匪尚绿叶。愿戢子手，摄子之镊，咨尔白，观世之涂。靡不追荣，贵磺贱枯。赫赫阊阖，蔼蔼紫庐。弱冠来仕，童髦献谟。甘罗乘轩，子奇剖苻。英英终贾，高论□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白临拔，目号呼：何我之冤，何子之愚！甘罗自以辩慧见称，不以黑而名著；贾生自以良才见异，不以厚鬓而获举。闻之先民，国用老成。二老归周，周道肃清。四皓佐汉，汉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荣。咨尔白，事各有以，尔之所言，非不有理。曩尊耆耋，今薄旧齿。皤皤荣期，皓首田里，虽有二毛，河清难俟。随时之宜，见叹孔子，白辞尽，誓以固泅拢昔临玉颜，今从飞碰拢肤至昵，尚不克终。聊用拟辞，比之《国风》。

鬓

《说文》曰：鬓，颊也。

《释名》曰：其上镣袖曰鬓。鬓，宾也，宾崖也，为面额之崖岸也。

《晋书》曰：魏造凌□殿，榜未题，匠误钉之，使韦仲将县橙书之。比讫，鬓尽白，还戒子孙，宜绝此法。（扌登，音镫。）

《神仙传》曰：蓟子训，乡曲诸老鬓白者，使宿昔之间皆黑。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绝所爱者，有莫琼树、薛夜来、陈尚衣、陈巧笑。琼树始制为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故曰蝉鬓。

《述异记》曰：尹雄年九十，左鬓生角长半寸。

吴质表曰：质已四十三矣，白生鬓。

髻

《说文》曰：髻，结也。

《汉书》曰：尉他髻。（服虔注曰：今兵推头结也。）

《续汉书□五行志》曰：桓帝玄嘉中，京师妇女作堕马髻。堕马髻者，侧在一边，自梁冀家所为，京师皆效。天戒若曰：“冀妇女将收捕，吏卒顿曳，令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倾邪。”
《东观汉记》曰：梁鸿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
又曰：马廖上表长乐宫曰：“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王隐《晋书》曰：贾后作颉子髻。太子见颉子象。（干宝《晋纪》曰：初，贾后造首，以缯缚其髻，天下化之，名颉子髻也。，户计切。）
《搜神记》曰：玄康中，妇人结髻者既成，以缯急束其环，名曰缬子髻。始自中宫，天下翕然化之。及其末年，有愍怀之事。
《唐书》曰：田悦既败，谓其下曰：“吾不能自刭，公当斩吾首以取功勋。”众皆怜之曰：“死生以之。”悦曰：“吾虽死，宁忘厚意於城下乎？”乃自割一髻，以为要誓。於是将士各断其，结为兄弟，誓同生死。
《唐书》曰：中天竺国人，皆为螺髻於顶，馀剪之使拳。
《世说》曰：王昙孙年十四便歌，谢公召至，昙孙作两丸发。
《梁冀别传》曰：冀未诛时，妇人作不聊生髻。
《神仙传》曰：麻姑至蔡经家，是好女子，年十八许，作髻，馀散垂之至腰。
枚乘《梁苑园赋》曰：若乃采桑之妇，连袖方路，摩陀长髻，便娟数顾。
卷三百七十四　人事部十五
髭
《释名》曰：口上曰髭，髭，姿也，为姿容之美色。
《说文》曰：髭，口上须也。
《左传口昭二十六年》曰：王子朝使告诸侯曰：“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修其职。至於灵王，生而有髭。王甚神圣，无恶於诸侯。”
班固《幽通赋注》曰：卫蒯聩乱，子羔灭髭鬓，衣妇人衣逃，得出。曰：“父子争国，吾何为其间乎？”
须髯
《释名》曰：颐下曰须。须，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须生也。亦取须体长而後生也。在颊耳旁曰髯，随口动摇，髯髯然也。
《说文》曰：须，面上毛也。
《春秋玄命苞》曰：精散为须髯。
《左传口宣二年》曰：宋城，华玄为植，（植，将主也。）巡功。城者讴曰：“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于思，多髯之貌。）
《左传口昭七年》曰：楚子享公于新台，使长鬣者相。（，须也。欲光夸鲁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昭十七年》曰：吴伐楚，战于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馀皇。（余皇，舟名。）吴公子光请於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惟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藉众之力，以取舟也。）使长鬣者三人，（长鬣者，多髯，与吴异形状，诈为楚人也。）潜伏於舟侧，曰：“我呼馀皇，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从而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馀皇以归。（言光有谋也。）

《史记》曰：秦太后拔ぢ须眉，为宦者。

又曰：汉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

《汉书》曰：霍光长七尺三寸，白，疏眉目，美须。

又曰：朱博为琅琊太守，曹掾吏皆移病卧。博问其故，对曰：“故事，二千石新到，遣吏存问致意，乃敢就职。”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乃行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郡中大惊。

又《王莽传》曰：莽闻汉兵起，愈恐，欲外示自安，染其须，进天下所徵淑女备嫔御。

《东观汉记》曰：吴良为东平王所荐，诏曰：“前见良头须皎然，衣冠甚伟，求贤助国，宰相之职，今以良为议郎。

《後汉书》曰：岑彭、吴汉围隗嚣於西城，公孙述将李育守上□，帝留盖延、耿围之。车驾东归，敕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即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又曰：温序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将苟宇所拘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虑同力，天下可图也。”序大怒，叱宇，因以节挝杀人。宇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於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逼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死。

《续汉书》曰：司马直，字叔异。洁白，美须髯，容貌俨然，乡闾奉之如神。

《魏志》曰：初，苏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常从容曰：“吾应天受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吻见问，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选掐则曰：“不谓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严惮焉。後有曰琰怨谤者，罚为徒隶，使人视之，辞色无挠。太祖令曰：“琰虽见刑，而通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忽。”遂赐死。

又曰：任城王章为北中郎将，讨乌桓有功，归。太祖喜，捋章须曰：“黄须儿，定大奇！”

《魏略》曰：刘雄鸣诣太祖，太祖执其手谓曰：“孤方入关，梦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赐之，後亡。太祖平汉中，来降，太祖捉其须曰：“老贼，真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矣。”
又曰：任城王性刚勇而黄须。北伐乌丸，王闻之曰：“我黄须，定可使。”刘备使刘封挑战。王骂曰：“卖履舍长，而使假子拒汝公乎！我黄须来击之。”
《吴录》曰：朱桓还屯濡须，权祖之。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复恨。”权凭几前席，桓进捋须曰：“臣今日真谓捋虎须也。”
《献帝春秋》曰：张辽问吴降人曰：“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大便马，善射，是谁？”降人答曰：“是孙会稽也。”
《蜀志》曰：张裕为刘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为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也。先主常衔其不逊，後诛之。
又曰：马超来降，关羽护前，书问诸葛亮，亮答书曰：“孟起当与益德争先，未若髯之绝伦。”羽多须，故亮谓之髯。
《晋书》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沾须，皆为冰焉。
邓粲《晋纪》曰：浈阳令羊嗣，贪而不治，县功曹吏共逐嗣。嗣饶须，乃以嗣淖沈阑中。始兴太守尹虞闻，大怒，手剑功曹。（虞，字王卿，长沙人也。）
又曰：王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须鬓皓白，时人谓之王白须。
又曰：张华多须，常以帛缠之，陆□见之，笑不能止。
又曰：桓温少与沛国刘丬炎善，丬炎常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似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
《晋中兴书》曰：冉闵杀石鉴及羯胡数万人。于时人有高鼻多须者，无不滥死。
崔鸿《前赵录》曰：刘聪以谗慝故诛詹事曹光。光临刑，举止自若，谓刑者曰：“取席敷之，无令土污吾须。”
又曰：刘玄海，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二尺馀，当心有赤毫三根，长三尺六寸。
又《前秦录》曰：苻坚每曰：“自王丞相薨後，须中白。”（王丞相，猛也。）
《宋书》曰：山阴公主淫恣，见褚彦回悦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彦回不从，主曰：“君髭须如戟，何无丈夫意？”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群臣，各有称目，多须者谓之羊。
《三国典略》曰：齐许长须，垂至带。省中号为长鬣公。文宣尝因酒酣，握须称美。遂以刀截之，惟留一握。不敢复长，人号为齐髯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侯景使宋子仙等执梁湘东王世子方诸及中抚军长史鲍泉、司马虞预于郢州。是日，子仙等至，百姓奔告方诸，以五色杂彩编鲍泉白须，对之双六，弗之信也。告者既众，方命阖门。县门未下，子仙已入，方诸等膜拜，而鲍泉遁于床下。子仙窥见泉素髯间彩，疑愕惮之。及其被执，莫不惊笑。

又曰：李庶，黎阳人，魏大司农谐之子也。以清卞每接梁客。徐陵谓其徒曰：“江北惟有李庶可语耳。”庶无须髯，人谓天阉。崔谌尝玩庶曰：“教弟种须，取锥刺而为窍，以马尾插之。”世傅诸崔多恶疾，以呼淹为墓田，故庶答之曰：“先以方回施贵族，艺眉有效，然後树须。”邢邵笑谓谌曰：“卿不谙李庶，何故犯之？”

又曰：周太子ど有失德，柱国王轨因淖社上寿，捋武帝须曰：“可爱好老公，恨後嗣弱耳。”

《唐书》曰：太宗幸翠微宫，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房玄龄时在京城留守。会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对曰：“玄龄但云李纬大好髭须，更无他语。”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

又曰：李病，验方：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其和药。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帝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

又曰：李光弼母有须数十茎，长五六寸。

《晏子》曰：汤长头而髯，伊尹蓬头而髯。

《孙卿子》曰：傅说之状秃，无须眉。

《庄子》曰：孔子往见盗跖，归，到东门外，适遇柳下季，曰：“不见车马有行色，得微往见跖耶？”孔子曰：“然。吾所谓无病而自灸。疾走料虎头，编虎须，几不免虎口哉！”

《孔丛子》曰：子高曰：“臣见临屠商焉，身修八尺，须髯如戟，面正红白，幼女不敬之，无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齐，齐之嬖臣美须眉立乎侧，君指而言曰：“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须眉於先生也。”子思答曰：“非所愿也。但欲君修礼义。富百姓，使得寄孥於君之境内，则其庸多矣。”

《吕氏春秋》曰：豫让欲报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容。

《抱朴子》曰：有古疆者，自言四千岁，敢为虚言云：见尧为人长大，美须。

《风俗通》曰：不举生鬓须子。俗说：人十四五乃当生鬓须，今生而有，妨害父母也。谨按《周书》，灵王生而有髭，王甚圣神，亦克修其职，诸侯服，享二世，休和安在，其有害乎？

《世说》曰：锺毓兄弟警悟过人，每有嘲语，未尝屈踬。毓语会：“闻安陵能作调，试共视之。”於是与弟盛饰共载，从东门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央殊高。”二锺都不觉。车後一门生云：“向已被嘲。”锺愕然。门生曰：“中央高者两头抵膻。”毓兄弟多须，故以此调之。

又曰：郤超为桓温记室参军，有奇才、多髭髯，荆州为之称“髯参军。”

《语林》曰：庾公道：“王尼子非惟事事胜人，布置须眉亦胜人。我辈皆出其辕下。”

《俗说》曰：有人诣谢益寿云：“向在刘丹阳坐，见一客殊毛。”谢曰：“正是我家阿瞻。”瞻多须，故云尔。

《广陵列士传》曰：刘瑜字季节，举方正，对策高第，人呼为长须方正。

《列仙传》曰：丁次卿，汉顺帝时人。至娶妇家，未见礼异。妇出谒客，须髯郁然，其家谢之。次卿举手向妇，须髯即去。

郭璞《洞林》曰：东中郎参军周稚琰封蚕蛾、虫，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蚕蛾及毛蠹。”稚琰饶须，故因以调之也。

睫

《说文》曰：睫，映目旁毛也。

《释名》曰：睫，接也，捶於匡而相接也。

《汉书》曰：袁盎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二年，陛下不交睫解衣。”

谢承《後汉书》曰：赵昱字玄达，年十三，母病二月，昱惨戚消瘦，眼不交睫。

《列子》曰：晋国苦盗。有郤雍者能察盗，於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使视盗，千百无遗。赵文子曰：“周谚有言：‘见渊中鱼不祥。’郤雍必死。”俄而群盗杀之。

裴玄《新语》曰：尹氏之镜，数睫照形。蒸食，曾不如三钱竹箅。

髑髅

《说文》曰：髑髅，头也。

《广雅》曰：髑髅，谓之颡颅也。

《魏略》曰：王忠，先因饥啖人五官，将戏，因从驾出行，过冢间，无何，令俳取道边死人髑髅，系着忠马戏笑。

《庄子》曰：列子行食於道，见百岁髑髅，搴蓬而指之曰：“惟予与汝未尝死、未尝生也。”

又曰：庄子之于楚，见空髑髅，然有形。击之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鬼而为此乎？将子冻馁之患而为此乎？”於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向子之谈者，似辩人也。睹子所言，皆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时之事，泛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颦蹙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之劳乎？”

《南州异物志》曰：乌浒人得髑髅，破之以饮酒。

盛弘之《荆州记》曰：长沙浦圻县有吕蒙冢，中有髑髅极大。蒙形既长伟，疑即蒙髑髅也。

裴渊之《广州记》曰：卢循袭广州，风火夜发，奔逸者数千。而已循除烧骨，数得髑髅三万馀，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为共冢。

《续搜神记》曰：永嘉五年，高荣为高平戍逻王。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人民皆坞垒自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千馀丈，树巅火焱，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怕惧，并严出欲击之。引骑到山下，无有人，但见碎火来洒，人袍、铠马、毛鬣皆烧，於是军人走还。明往视，山中无燃火处，惟有髑髅百头，布散山中。

张衡《髑髅赋》曰：张平子将游目於九野，观化乎八方，顾见髑髅委於路旁，下据朽壤，上负玄霜，平子怅然而问之：“子将并粮推命以夭逝乎？奔丧此土，流迁来乎？为是上知，为是下愚。”答曰：“吾宋人也。姓庄名周，游心方外，不能自修，公子何以问之？”对曰：“我欲告之於五岳，祷之於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髅曰：“死为休息，生为役劳。冬冰之凝，何如春水之消！况我已化，与道逍遥，与阴阳同其流，玄气全其朴，口汉为川池，星宿为珠玉，雷电为鼓扇，日月为灯烛。合体自然，无情无欲；不行而至，不疾而速。”

卷三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十六

肉

《说文》曰：每，（音梅。）背肉也。胂，（音身。）夹脊肉也。，（音息。）寄肉也。

《释名》曰：肉，柔也。

《礼记口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齐，长子死，葬於嬴、博之间，号之曰：“骨肉归於土，魂气无不之。”

《左传口宣公十二年》曰：楚子北，师次幼捎阝，将饮马於河而归。闻晋师既济，王欲还，嬖人伍参欲战。令尹孙叔敖弗欲，曰：“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参曰：“若事之捷，孙叔敖为无谋矣。战若不捷，参之肉将在晋军，可得食乎？”

《史记》曰：晋公子重耳在齐五年，赵衰等谋醉重耳，载以行。行远而觉，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耳引戈欲杀咎犯，咎犯曰：“杀臣，成子偃之愿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偃，咎犯名也。）

《吕氏春秋》曰：齐有人一居东郭，一居西郭，幸而相遇饮酒，曰：“须肉。”各抽刀自割相啖，乃至于死。

《交州名士传》曰：张重字仲笃，举计。汉明帝易重，问何短小，重曰：“陛下欲得其才，将称骨度肉也。”

《唐书》曰：先天中有王知道母患骨蒸，医云须得生人肉食之。知道遂密割股上肉半斤许，加五味以进。母食之便愈。

黄帝《素问》曰：“脾主肉，久坐伤肉。脾热者，色黄而肉软。”

《楚辞□大招》曰：丰肉微骨，体便娟只。

皮肤

《释名》曰：皮，被也，被覆体也。肤，布也，布在表也。

《礼记》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衣取蔽形。）长无被土。

《毛诗□硕人》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

《孝经》曰：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之，肌肤若冰雪。

《商子》曰：上世之士，衣不暖肤，食不满腹，苦其心意，劳其四肢。

《抱朴子》曰：素颜红肤，惑其目；清商流徵，乱其听。

《列异传》曰：蔡经与神交，神将去，家人见经诣井上饮水，上马而去。视井上，俱见经皮如蛇蜕，遂不还。

《西京杂记》曰：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

《新论语》曰：生於皮，去而皮不知。

王子年《拾遗录》曰：燕昭王三年，广延之国去燕七万里，或云在扶桑之东，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提波，一名携汉，并玉凝肤，骨轻气馥，绰约婉妙，绝古无伦。

《语林》曰：贾充问孙皓何以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颜之厚也。”

骨

《说文》曰：骨，体之质也，肉之核也。

《释名》曰：骨坚而滑也，似木枝格。

《孝经援神契》曰：周道衰，路有饥骨，血成池。

《史记》曰：楚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玄乃夜私见楚将子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反告庄王，王问曰：“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
又曰：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帝王世纪》曰：殷时有仙女名昌容，隔肉见骨。
《东观汉记》曰：陈宠字昭公，为广汉太守。先是雒县城南每阴雨，常有鬼哭声，宠使案行，昔岁仓卒，时骸骨不葬者多，宠乃敕县葬埋，由是即绝。
《晋书》曰：桓温生未期，温峤见曰：“此儿有奇骨相，可使啼。”峤曰：“真英物也，因名温。”
《尸子》曰：徐偃王有筋无骨。
《公孙尼子》曰：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
《燕丹子》曰：田光曰：“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
《贾子》曰：文王昼卧，梦人登城呼曰：“我东北陬槁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令以人君葬之，吏曰：“以五大夫葬之。”文王曰：“吾梦中已许之。”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故背槁骨，况生人乎？”乃下信其上。
《孔丛子》曰：孔附谓陈王曰：“梁人有扬由者，伎巧过人，骨腾肉飞。”
《国语》曰：吴伐越，隳会稽，获骨焉，一节专车，使问仲尼，曰：“禹致群臣於会稽，防风氏後至，戮之，其骨专车，此为大矣。”
《新序》曰：文王之葬枯骨，无益众庶，众庶悦之，恩义动人也。
《列仙传》曰：宁封，黄帝时陶正，有神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之，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骨。时人葬之，谓之封子。
《列异传》曰：蒋子文，汉末为秣陵尉，自谓骨青，死当为神。
《西京杂记》曰：戚姬以百炼金为区环，照见指上骨。（区，革候切。）
王子年《拾遗录》曰：沐胥国人忽复化为老叟，俄而即死，臭烂盈屋，人有除烧其骸骨於粪土之中，复还为人矣。
《搜神记》曰：有谈生无妇，有女来为其妇，三年生一儿，曰：“慎勿以火照我。三年後可照。”生盗照之，腰已上皆肉，腰以下但枯骨，妇求去。
《续搜神记》曰：司徒蔡谟亲有王蒙者单独，常为蔡公所收养。蒙长才五尺，似为无骨，登床辄令抱上。
《扶南传》曰：顿逊国人死，鸟葬或火葬。鸟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鸟如鹅，绿色，飞来万许，啄食都尽，敛骨焚之，沉於海水，此必生天上。鸟若不食，自悲伤，乃就火葬，取骨埋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王右军目陈玄伯块垒有正骨。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皓体陈露，弱骨丰肌。
筋
《说文》曰：筋，体之力也，可以相连属作用也。
《释名》曰：筋，力也，肉中之力、气之玄也。
《礼记□曲礼》曰：老者不以筋力为礼。
《左传□哀公上》曰：卫太子祷曰：“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
《公孙尼子》曰：多食苦者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气不利。
《韩子》曰：淖齿之用齐，擢闵王之筋，县之庙梁，宿昔而死。
《论衡》曰：命富之人，筋力自强；命贵之人，才知自高。
《物理论》曰：夫清忠之士，乃千人之表，万人之英。得其人，则事易於反手；不得其人，则难於拔筋。
脉
《释名》曰：脉，幕也，络一体也。
《史记》曰：扁鹊以长桑君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病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又曰：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於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病与之同，不出三日必间。”居二日半，简子寤。
又曰：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曰：“闻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扁鹊曰：“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扪盾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入报虢君。虢君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扁鹊曰：“若太子病者，所谓尸蹶者也。是以阳脉不遂，（音队）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
又曰：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宰瑟脉，不治恐肾拢”桓侯曰：“寡人无疾。”
又曰：齐太仓公淳于意，少而喜医。更师同郡玄里阳公，受其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音羁。）咳术、揆度阴阳，诊病知人死生。
《汉书》曰：王莽得翟义党王孙度，使太医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音庭。）导其脉，知其所终始，云可以治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郭玉为人善别脉，知人生死。章帝令童男着女子之衣，诈云其病，使玉诊脉。玉曰：“此女虽言病，据脉阳盛阴微，臣谓非女子。”帝善之。

《三国典略》曰：周武帝不豫，止於囗阳宫，内史柳私问姚僧坦曰：“至尊贬膳日久，脉候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非愚所及。凡庶如此，万无一全。”

《冠子》曰：魏文侯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并医，其孰最善？”扁鹊曰：“长兄视神，故名不出家；仲兄视毫毛，故名不出闾；鹊针人血脉，救人生死，名闻天下。”

《燕丹子》曰：田光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

《论衡》曰：王莽时省五经，平章句，弟子郭略夜定旧记，死於烛下，精思不任，脉绝气灭。

崔玄始《正论》曰：风俗者，国之脉诊也。年如其肌肤，肌肤虽和，而脉诊不和，亦未为休也。

髓

《说文》曰：髓，骨中脂也。

《史记》曰：扁鹊过齐，桓侯客之。後五日复见，望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之居腠理也，汤熨之所能及；宰瑟脉，针石所能及；在肠胃，酒醪之所能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也。今疾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後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鹊已逃去。桓侯遂死。

又曰：勾践顿首再拜，答子贡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於会稽，痛入於骨髓。”

《帝王世纪》曰：纣斩朝涉之胫而观其髓。郦善长《水经注》曰：“淇水历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东南迳朝歌台下，俗谓之阳河水也。纣在台上，见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畏寒。纣乃於此胫而视髓。”

脑

《左传囗僖下》曰：晋文公梦与楚王搏，楚子伏已而其脑。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预注云：脑能柔物。）

《春秋玄命苞》曰：脑之为言在也，人精在脑。

《韩诗外传》曰：禽息，秦大夫，荐百里奚，不见纳。缪公出，当车以头击，（五结切。）脑乃精出，曰：“臣生无补於国，不如死也。”缪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史记》曰：昔赵襄子以其姊为代王妻。後与王遇於句注之塞，厨人进斟，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
《三国典略》曰：齐南阳王绰与齐王俱五月五日生，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嫡，故贬之为弟。俗云：其日生者，脑不坏烂，死後逾一年方许收殓，毛不落，如生人焉。
《神异经》曰：西荒中有人，长短如人，着百结败衣，手足虎爪，名模豹。见人独自，辄就人欲食脑，先捕虱。人伺其卧，舌出盘地丈馀，便烧石投其舌，於是绝气而死。若不如此，寤而辄食人脑。
《列异传》曰：陈仓有得异物，其形不类猪，不似羊，莫能名。以献秦穆公。道遇二童子，曰：“此名为ｐ（音衤奥。）述，常在地下，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烧其头。”
《西京杂记》曰：广陵王胥有勇力，恒於别囿学格熊，後遂空手搏之，陷脑而死。
血
《释名》曰：血，也，流也。（，乎会切。）
《礼记□檀弓》曰：高子皋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
《左传□庄公八年》曰：齐侯田于贝丘，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
又《成公上》曰：齐晋将战，克伤於矢，流亚及屨，未绝鼓音。张侯曰：“余病矣。”至曰：“自师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张侯，解张也。朱，血色，血色久则殷。今人谓朱黑殷也，言血多污车轮后不敢息也。）”
《春秋考异邮》曰：龙门之下血如江。（宋均曰：龙门战在鲁桓十三年。）
《易□屯卦》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尚书□武成》曰：纣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国注曰：流漂舂杵。）
《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诫：血气未定，诫之在色；血菩藿刚，诫之在斗；血气既衰，诫之在得。
《汉书》曰：申屠嘉为丞相，邓通居上傍，怠慢嘉。嘉为檄召通，责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通顿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节召通而谢嘉。
《汉书》曰：息夫躬坐咒诅下狱，仰天大呼，血打鼻出，食顷而死。
《东观汉记》曰：逢萌隐琅琊不劳山，非礼不动，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吏奉谒，萌不诺。太守遣吏捕之，民相率以石掷吏，皆流血奔走。
又曰；耿秉为征西将军，镇抚单于以下。及薨，南单于举国发哀，犁面流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妫皓字玄起，父为南郡太守，坐事系狱。皓怀小石，至公卿间辄出石，叩头其上，流血覆面，父系得免。

虞预《晋书》曰：玄康玄年，河间、成都二王举兵向京都，朝廷北讨，徵嵇绍为侍中。王旅不振，败绩於汤阴，百官侍卫莫不溃散，惟绍以身捍寇。兵突御辇，飞矢雨集，绍遂被害於帝侧，血溅御服。及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着柱，终柱末二丈三尺，旋复流下四尺五寸，百姓咸称其冤。

《晋书□张轨传》曰：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尸号哭，欧血而死。

又曰：桓温父彝为韩晃所害，泾令江播预焉。温时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复雠。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伏都有膂力，善尺牍，攻石闵不克，为闵所杀，横尸相枕，血流成渠，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皆斩之，死者二十馀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

又《北燕录》曰：冯跃宴郡僚，忽有血流左臂，跃恶之。从事中郎王乘因陈苻命之应，跃戒其勿言。

《南史》曰：萧睿明母病风，积年沉卧。睿明昼夜祷祈，时寒，下泪为冰，叩头血出，亦为冰不溜。

《陈书》曰：吴明彻杀王琳，有一叟以酒脯来至，号酹尽哀，收其血，怀之而去。

《三国典略》曰：齐主於凉风堂召孝昭第二子百年，遣左右乱捶击之。又令曳以绕堂，所行之处，血皆遍地。

又曰：齐主将杀开府高德正，召而谓之曰：“闻尔病，我为尔针。”以刀子刺之，血流沾地。

又曰：周师围江陵，谢答仁请守子城，梁主即授城内大都督。既而召王裒谋之，裒以为不可。答仁请入不得，呕血而去。

《唐书》曰：王君廓镇幽州，会突厥入寇，君廓邀击，破之。高祖大悦，徵入朝，赐以御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谓侍臣曰：“吾闻蔺相如叱秦皇，目眦出血，君廓往击窦建德，将出战，李遏之，君廓发愤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常例赏之。”复赐锦袍金带。

又曰：辅公┛据江东反，发兵寇寿阳。命李孝恭为行军玄帅以击之。孝恭自荆州趣九江，将发，与诸将宴集，命取水，忽变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举止自若，徐谕之曰：“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自顾无负於物，诸君何见忧之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恶积祸盈，今承庙算，以致讨。碗中之血，乃公┘授首之徵。”
又曰：李思摩，颉利族人也。授右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太宗亲为吮血。
又曰；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着绯衫，覆面床下，泣涕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
又曰：玄宗幸蜀，次马嵬，召左相韦见素，见素出店，为乱兵所挝，头血流地。上遽令寿王傅诏止之。
又曰：天宝十五年，安禄山下将蔡希德攻陷常山郡，执太守颜杲卿、长史袁履谦，杀掠人吏万馀人，城中流血。
又曰；窦轨每临戎对寇，或鞠挟月，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贵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之。每日被事，多所鞭挞，流血满庭，见者莫不股栗。
又曰：刘审礼丁父忧去职，及葬，跣足随车，流血洒地，行路称之。
又曰：牛徽为吏部员外郎。巢贼犯京师，父蔚方病，徽与其子自扶蓝（音蓝）舆，投窜山南。卜路险狭，盗贼纵横，谷中盗击徽破首，流血被体，而捉舆不辍。
《庄子》曰：苌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
《燕丹子》曰：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
《贾子》曰：炎帝、黄帝异母兄弟，各有天下之半，战於涿鹿之野，流血漂杵。
《山海经》曰：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五，以其地为台。相繇，一名相仰。
《春秋後语》曰：燕太子丹，豫求天下名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无不立死者。（裴ゐ曰：言以匕首伤人血出，沾濡丝缕，便立死。濡，读如儒也。）
《说苑》曰：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泣尽而继之以血。
《幽明录》曰：王伯阳亡，其子营墓得三漆棺，移置南岗。夜梦鲁肃云：“当杀汝父。”寻复梦见。伯阳云：“鲁肃与弟争墓。”後於坐褥上见数升血，疑鲁肃杀之故也。墓今在长广桥东一里。
《汝南先贤传》曰：阳安令赵规与朗陵太守黄萌争水，规割指诅曰：“随血所流入阳安界。”萌忿，杀规。小吏王朔复刺杀萌，朗陵官属又杀朔。民於京山上为朔作祠坛，每水旱辄往祈祷。
《博物志》曰：战斗死亡处有人马血，积年化为磷，磷着地及草木，如霜露，略不可见。人行或有触着，体便有光，拂拭便分散无数。又细咤声如沙豆，住久乃灭。其人忽忽如失魂，经日乃馋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旧事》曰：武帝发兵攻太子，连斗五日，白虎阙前沟中血没足。
《世说》曰：阮步兵居丧不率礼，而志孝称。当葬母，先食肫饮酒，然後临诀而哭，直云：“人言穷，我将穷矣！”因吐血一升，气绝不如人，弥时乃苏。
膏
《春秋玄命苞》曰：膏者，神之液。
《文子》曰：人受变化，一月而膏，三月而脉。
《异苑》曰：满奋丰肥，肤肉溃裂，每暑夏辄膏流汗溢。
卷三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十七
心
《释名》曰：心，纤也。所识纤微，无物不贯也。
《礼记□礼运》曰：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又《祭义》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
又《缁衣》曰：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
又《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左传□庄公》曰：楚武王伐随，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矣。”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於行，国之福也。”王遂行，卒於（音门。）木之下。
又《昭公二十一年》曰：周景王铸无射。泠州鸠曰：“王其以心疾死乎？”
《毛诗□柏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谷风》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
又《小弁》曰：我心忧伤，焉如捣。
又《巧言》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周易□上系》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尚书□仲虺之诰》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
又《太甲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人以言拂违汝心，必以道义求其意，勿拒逆之。）
又《说命》曰：启乃心，沃朕心。
又《泰誓》曰：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人执异心不和谐。）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
又《酒诰》曰：诞惟厥纵淫逸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B242]伤心。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为德直道而行，于心逸豫，而各日美；为伪饰巧百端，于心劳苦，而事日拙不可为。）
《论语》曰：七十而纵心所欲，不逾矩。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史记》曰：吴公子季札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子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战国策》曰：苏秦为赵合从於楚威王，王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亲。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无所终薄。”
《汉书口张耳传》曰：上从东垣过柏人，欲宿，心动，帝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又《郑崇传》曰：尚书令赵彩磔谄，素害崇，知其见疏，因奏崇与宗族通，疑有奸，请治。上责崇曰：“君门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
《东观汉记》曰：许辅，平原人，为县门下小吏。县令刘雄为贼所攻，欲以矛刺雄，辅前叩头，以身代雄。贼等遂戟刺辅，贯心洞背即死。东郡太守捕得贼，具以状上，诏书伤痛之。
《蜀志》曰：刘琮闻曹公来征，遣使请降。先主在樊闻之，率众南行，诸葛亮与友人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追，获庶母。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於事，请於此别。”遂诣曹公。
《晋书》曰：张华被诛。华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爱死，惧王室之难，祸不可测也。”
又曰：阮咸与籍为竹林之游，太原郭奕、高爽为众所推，见咸而心醉，不觉叹焉。
又曰：顾和。王导为扬州，辟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门外。周ダ遇之，和方择虱，夷然不动。ダ既过，顾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ダ入，谓导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导亦以为然。
《齐书》曰：陆惠晓匪躬清恪，风神俊朗。何点每叹曰：“惠晓心如明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南阳宋玄卿，有志行，早孤，为祖母所养。祖母病，玄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小痛，以此为常。

《南史》曰：贺道养工下筮，经遇工歌女，人病死，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块加其心上，俄顷而苏。

《唐书》曰：宪宗问宰臣为理之要何先？裴对曰：“先正其心。”上深然之。

又曰：魏州节度使田布以牙将史宪诚离间三军，度众终不为用，乃密表陈情，号哭拜授。其从事李石乃入启父灵，抽刀刺心曰：“上以谢君父，下以示三军。”言讫而绝。

又曰：昭宗龙纪玄年，杭州刺史钱Ａ攻宣州，下之，擒刘浩，剖心以祭周宝。

《国语》曰：观其容而知其心矣。

又曰：谚曰：“众心成城。”

《老子》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管子》曰：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修理。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

《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署梁，十八日不返，晏子往见，公曰：“夫子何遽，得无有故乎？”对曰：“国人皆以君安野而好兽。”公曰：“夫以狱讼不正，则太士子牛存焉；社稷宗庙不享，则太祝子游存矣；仓廪不实，申田存矣；国家之有馀不足骋乎，则吾子存焉。寡人有吾子，犹心有四支，故心得佚。”晏子曰：“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则可令四支一日无心乎？”公罢田而返。

又曰：崔杼杀庄公，敢不盟者戟钩其颈，剑承其心。晏子不与盟而出，上车，其仆将驰，晏子抚其手曰：“鹿生於山野，命悬於庖厨，婴命有所悬矣！”成节而去。

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闻之曰：“小子记之：胖子以一心事百君。”

《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

《列子》曰：鲁公扈、赵婴齐同见扁鹊，鹊曰：“公扈志强而气弱，足於谋而寡断；婴齐志弱而气强，故少於虑而伤於专。若换汝之心，则均於善矣。”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救以神药，既寤如初。於是公扈反婴齐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不识。婴齐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不识也。

又曰：龙叔谓文挚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乃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从而向明理望之。既而曰：“噫！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达（旧说圣人心有七孔）。今圣知为病者，或由此乎？”

孟子曰：人皆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不过苗利得粟，粪心易行而得所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何谓易行？一欲止淫。
又曰：见孺子入井，皆有恻隐之心，非子父母也。无此心者，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
《庄子》曰：孔子曰：“凡人心险於山川，难知於天。”
又曰：万恶不可纳於灵台。（司马注曰：心为神圣之台。）
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镜，（郭象注曰：鉴物无错。）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来即应，去即止。）
《韩子》曰：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己董安于心缓，佩弦以自急。
《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
《孙卿子》曰：君子之学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动静皆可为法。
《公孙尼子》曰：心者，众知之要，物皆求於心。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驰骋于是非之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门户者是也。
《抱朴子》曰：昔西施心病，卧於道侧，兰麝芬芳，见者咸美其容。
《笃论》曰：杜怒，与宋书曰：“吾年五十不见废弃者，遭明达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见亮，便刳心着地，正数斤肉耳，何足有所明耶！”
《傅子》曰：心有管龠，须言而发。
又曰：人皆知涤其器，而莫知洗其心。
《异苑》曰：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下假寐，梦见一父老以刀开其心，谓曰：“子何学矣？”於是寤而即反，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易》，皆已东矣。”
《列女传》曰：王子比干谏，纣以为妖言，妲己谓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窍有九毛。”遂剖视之。
《括地图》曰：无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复生，去玉关四万六千里。
《风俗通》曰：俗说无恙，无病也。凡人相问无病也。案《易传》：上古露宿患恙虫噬食人心，凡相访，问曰：“无恙乎？”非谓病也。
《世说》曰：魏武云：“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刀密来我侧，我必心动，使戮汝，但勿言，当厚相报。”怀刀者信焉，遂斩之。谋逆者挫气。
又曰：简文帝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梁想，觉鱼鸟自来见亲。”
《诸葛亮书》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肝，火藏也。
《释名》曰：肝，也，於五行属木，故其体状有枝也。凡物以木为也。
《乐动声仪》曰：五藏肝仁，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而有枝叶。
《史记》曰：盗跖日杀不辜ㄖ，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
《汉书》曰：蒯通说韩信曰：“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
又曰：息夫躬绝命辞曰：“涕泣流兮兰，心结忄骨（音骨）兮伤肝。”
《魏末传》曰：诸葛诞杀文钦。及城陷，钦子鸯虎先入，杀诞，啖其肝。
《续晋阳秋》曰：会稽太守谢琰拒孙恩，恩帐下都督张猛於後斫马，琰堕地，遂杀之。高祖左里之捷生禽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曰：马权兄为凉将綦母诩所杀。权後杀诩，食其肝。
《括地图》曰：细民肝不朽，死八年复生，穴处，衣皮。
《庄子》曰：盗跖居太山，脍人肝而食之。
《吕氏春秋》曰：卫懿公有臣弘演，有所使。翟人攻卫，杀懿公，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见肝，尽哀而止曰：“臣请为礻暴。”（音博）“因自杀，先出其肝，内公之肝。”齐桓公闻之复卫。（高诱注曰：礻暴，表也。）
《贾子》曰：武王伐纣，纣斗而死，弃之王门外。民蹈其腹，蹙其肾，践其肺，履其肝。武王以帏守之，民褰而入，以石抵之者犹未止。
《唐书》曰：天宝三年，有星如月，坠于东南，坠後有声。京师讹言：“官遣枨捕人肝以祭天狗。”人相恐，畿县尤甚。发使安之。
《谈薮》曰：徐擒好为体语，尝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写，斜看紫肺，正视红肝。”
肺
《说文》曰：肺，水藏也。
《释名》曰：肺，勃也，其气勃郁也。
《毛诗□荡□桑柔》曰：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博物志》曰：Ａ（音留）民其肺不朽，百年复生。
《白虎通》曰：肺所以义者何？肺者金之精，义者断决西方，亦杀成万物。故肺象金色，白系於鼻。
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脾，金藏也。
《释名》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气，主化也。
陈思王《辩道论》曰：甘始论车师之西国，儿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努行也。
《白虎通》曰：脾之为言并也，所以并积气。
又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土尚任，养万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系於舌。
肾
《说文》曰：肾，水藏也。
《释名》曰：肾属水，主引水气灌注诸脉也。
《尚书□盘庚》曰：今我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布心腹，言输诚于百姓以告志。）
《文子》曰：肾主鼻。
《白虎通》曰：肾所以知何？肾者水之精；知者进止，无所疑惑，水亦进而不惑，北方水，故肾黑阴，故肾双居。
胆
《说文》曰：胆，连肝之府也。
《史记》曰：吴既赦越王勾践返国，苦身焦思，置胆於坐，卧即仰饮胆曰：“汝忘会稽之耻乎？”
《魏志》曰：乐进字文谦，阳平卫国人。容貌短小，心胆烈，从太祖，为帐下吏。
又曰：袁绍在黎阳，将南渡，时程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绍拥十万众，自以所向无前，今见昱兵少，必不来攻。”太祖从之，绍果不往。太祖谓贾诩曰：“程昱之胆，过于贲育。”
又曰：袁绍既并公孙瓒，兼四州地，众十馀万，诸将以为不可敌。公曰：“绍志大而知小，色厉而胆薄，土地虽广，粮食丰，所以为奉吾也。”
《吴志》曰：吕蒙病笃，孙权问曰：“卿如不起，谁可代者？”对曰：“朱然胆有馀，愚以为可任。”蒙卒，权假朱然节，镇江陵。
又曰：朱然长不过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彩，惟施军器，馀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存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
《管辂别传》曰：辂年十五，琅琊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欲见辂，辂造之，客百馀人，有能言之士。辂谓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未坚刚，若欲相观，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升，独使饮之。於是辂与人人答对，言皆有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别传》曰：□字子龙。先主入益州，□留守营。曹公争汉中地，运米北山下，数千万囊。黄忠以为可取，过期不还，□将数十人出围视忠。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前锋所击，且斗且却，公军散走，已复合，云陷敌，还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疑云有伏兵，引去。□鼓震，以戎弩於後射公军，公军惊骇，因相蹂践，堕汉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来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为胆。"

《宋书》曰：太学生会稽魏淮，以才学为王融所赏。既欲奉子良，而淮鼓成其事。太学生卢义、丘园宾窃相谓曰："竟陵才弱，王中书无断，败在目中矣。"及融诛，召淮入，舍人省诘问，遂惧而死，举体皆青。时人谓淮胆破。

《唐书》曰：武懿宗抚河北诸州。先是百姓有胁从贼者，後得归来，懿宗以为同反，尽生刳，取其胆，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又曰：孙思邈对卢昭邻曰："胆欲大而心欲小。"

黄帝《素问》曰：胆者，中心之官，断决出焉。

《白虎通》曰：胆者肝之府，肝者木之精，主仁。仁者苦不忍，故以胆断。是以仁者有勇，故胆断也。肝胆异处何？以其相为府也。肝者木精，木之为言牧也。人怒，无不色青目振张者，是其效也。

《西京杂记》曰：秦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见肠胃、瘟糯历然。人有疾病，在内藏掩心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

《世说》曰：姜维死时见剖，胆大如斗。

胃

《说文》曰：胃，府也。

《释名》曰：胃，围也，受食物也。

《春秋玄命苞》曰：胃者，脾之府，主禀气；胃者，之委。故脾禀气也。

《魏略》曰：陈思王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也。

《物理论》曰：腹胃五藏之府，陶治之大化也。

肠

《说文》曰：肠，大小肠也。

《释名》曰：肠，畅也。畅胃气，去滓秽也。

《史记》曰：聂政刺杀韩累，因自披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

又曰：卫绾为中郎将，郎官有谴，常蒙其罪，不与他将争；有功，常让他将。上以为廉，忠实无他肠。

《後汉书》曰：董卓将兵击韩遂，诏徵卓为少府，不肯就，上书言："所将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弊肠狗态，（言羌胡心肠毕弊恶，情态如狗也。）臣禁不能止。”

《魏略》曰：丁冲为司隶校尉，後数岁，遇诸将饮，美不能止，醉，烂肠而死。

《吴书》曰：孙坚母怀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告邻母，母曰：“安知非吉徵。”

《梁书》曰：王伟尝为侯景作檄，檄湘东王。及景败，获伟，王怒，钉其舌，抽其肠而死。

《抱朴子》曰：欲得长生肠中清，欲得不死肠无屎。

《白虎通》曰：大肠小肠，心之府也，主礼。礼有分理，肠亦大小相承受也。

王子年《拾遗录》曰：北有浣肠之国，从口中引肠出，出而浣濯之，更递易其五藏。浣毕，啸傲而飞焉。

《楚辞口九章》曰：惟郢路之辽远，肠一夕而九回。

膀胱

《广雅》曰：膀胱谓之脬。（音胞）

《释名》曰：胞，（步交切。）也。，虚空之言也，主以虚承水氵勺也。或曰膀胱，言体短而横广也。

《春秋玄命苞》曰：膀胱者，肺之府也。肺者断决，膀胱亦常张有势，故膀胱决难也。

尻

《说文》曰：隹，尻也。（隹，音谁。）

《释名》曰：尻，窨也，所在窨牢深也。

《汉书》曰：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尻带後穿。（师古曰：衣尻带后，谓衣当尻上，而居革带之下处也。）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见邓通，其衣後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姓名，文帝甚悦，尊幸之。

王隐《晋书》曰：成都王攻洛，大驾幸北城。上观看孟豺，军人擘尻面天子。豺後降长沙王，以豺军人辱帝，东市斩之。

《晋中兴书》曰：胡毋辅之子谦之醉，与父语，常呼父字，辅之亦不怪也。常窥辅之，厉声曰：“彦国老年，不得为尔！将令我尻背东壁。”辅之遽呼入，与共饮酒。其为放达如此。

京房《易妖占》曰：人生子无尻，国主以仇亡。

《淮南子》曰：北方人下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中国人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长；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长大。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
《周书》曰：丘陵之人专而长。
《史记》曰：胖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阳阳，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以实对，荐以为大夫。
《汉书》曰：东方朔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
又曰：车千秋长八尺馀，体貌甚丽，武帝见而悦之。
又曰：金日，父以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纶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日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马又肥好，上异而问之，以本状对。上即日赐汤沐衣冠，拜为马监。
又曰：王商长八尺馀，身体洪大，容貌绝人。单于来朝，见商而拜。
又曰：王莽夙夜连率韩博士言：“有奇士，长一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欲奋击胡虏。自谓巨母霸，出於蓬莱东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濒，轺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即日以大车四马，建虎旗，载霸诣阙。霸卧则枕鼓，以铁著食，此皇天所以辅新室。”
又曰：朱口字子游，鲁人，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长八尺馀，貌甚壮，以勇力闻。年四十，乃变节从博士白子友受《易》。
《东观汉记》曰：冯勤字伟伯，魏郡人。曾祖父杨，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八子，皆为二千石，赵、魏间荣之，号“万石”焉。兄弟形皆伟壮，惟勤祖偃长不满七尺，常自谓短陋，恐子孙似之，乃为子伉娶长妻，生勤，长八尺三寸。
又曰：贾逵长八尺二寸，京师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
华峤《後汉书》曰：赵壹字玄淑，汉阳人，体貌魁梧，身长八尺，美须眉，望之甚伟。
范晔《後汉书》曰：虞延字子大，陈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绢，遂上升天，占者以吻吉。及身长六尺六寸，腰带十围，力能扛鼎。
又曰：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
又曰：郭林宗仪貌魁岸，身八尺，声如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弘《汉纪》曰：长乐卫尉马腾，其长八尺，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许褚字仲康，长八尺馀，大十围，容貌雄异，勇力绝人。
《晋书》曰：羊祜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太原郭奕见之曰：“此今之颜子也。”
《晋书□载记》曰：刘曜子胤，风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长八尺三寸M袖与身齐，多力善射、骁捷如风□，曜因以重之。
《三十国春秋》曰：燕徵其东莱太守王鸾。鸾身长九尺，腰带十围，贯甲跨马，不据鞍由镫。燕王德见而奇其魁伟，赐之食，一进一斛馀。德惊曰：“所啖如此，非耕而能饱？但才貌不凡，堪为贵人，可以一县试之。”由是拜逢陵长，甚有治绩。
崔鸿《前秦录》曰：鹿字处默，西平人也。身长八尺，腰带十围，清辩善论，雄武便弓马，孝友贞亮，声高一时。
车频《秦书》曰：苻坚时有申香，长十尺以上，为拂盖郎。
裴景仁《秦书》曰：姚苌围苻坚，遣仆射尹纬诣阙陈事。坚见纬貌魁梧，志气秀杰，腰带十围，瑰伟异常，惊而问曰：“卿於朕世，何为所作？”纬答曰：“尚书令史。”坚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书》曰：南郡王义宣为荆州刺史，白皙美须眉，身长七尺五寸，腰带十围。
《齐书》曰：王茂先身长八尺，洁白美容仪。齐武帝布衣时，常见之，叹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
又曰：刘善明，平原人也。长八尺九寸，质素，不好声色。
《北齐书》曰：肃宗孝昭皇帝，讳演，字延安。聪敏有识度，深沉能断，不可窥测。身长八尺，腰带十围，仪表望风，迥然独秀。
《周书》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喜《春秋左氏传》。身长八尺，腰带十围，容止颓然，有过人者。
《三国典略》曰：寇俊归老，不复朝觐，天王思与相见，乃令入朝。俊身长八尺，须皓然，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天王与之同席而坐，因访洛阳故事，不觉屡为前膝。
《唐书》曰：李义琰身长八尺，博学多识。高宗每有顾问，言皆切直。
《孟子》曰：曹文公弟曹交问曰：“闻文王七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淮南子》曰：朱儒问天高於修人，曰：“吾不知。”曰：“子虽不知，犹近之於我也。”故凡问事，必於近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见吴王僚，僚望其颜色，甚可畏，长一丈，大十围，眉开一尺。王僚与语三日，辞无复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壮之气。

《帝王世纪》曰：季历之妃生文王昌，身长十尺。

又曰：禹长九尺九寸，殷汤长九尺。

《凉州记》曰：吕光字世明，连结豪贤，好施待士，身长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肉印。性沉重，质略宽大，有度量。时人莫之识，惟王猛布衣时异之，曰：“此非凡人。”

《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俊，字玄异，博学好古，侗傥有大度，长八尺三寸，腰十围。仪状魁岸，行与众有异，乡党宗族，咸影附焉。

祖冲之《述异记》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长人见，身长五丈，语人张靖曰，今当太平。新平令以闻，健以妖妄召靖，系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监登於河中流得大屐一只，长九尺三寸。足迹称屐，指长尺馀，文深七寸。

《琐语》曰：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大君子甚长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则盘庚也。夫盘庚之长九尺有馀，大下小上，白色而髯，其言好仰而声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伐宋也。

《世说》曰：满宠、宠子伟、伟子奋，皆长八尺。

长绝域人

《河图玉板》曰：从昆仑以北九万里得龙伯国，人长三十丈，生万八千岁而死。从昆仑以东得大秦国，人长十丈。从此以东十万里得佻吐凋国，人长三丈五尺。从此以东千里得中秦，人长一丈。

《龙鱼河图》曰：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铜头铁额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天之东西南北极各有金刚敢死力士，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铁面兵，长三千万丈，三千亿万人。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长狄之人，长盖五丈馀也。

又曰：秦始皇时有大人身长五丈，足迹六尺。夷狄服，见於临洮。天戒秦曰：勿大行夷狄之道，将受其祸云。

《左传□文下》曰：冬十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舂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於子驹之北门，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侨如，以旌其功。）

《公羊传□文公》曰：长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齐，王子城父杀之；一者之鲁，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

《梁传□文公》曰：鲁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败狄于咸，获长狄也，兄弟三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迭害中国，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於轼。
《春秋考异邮》曰：长狄兄弟三人，各长百尺。狄者阴气，时中国衰，有夷狄萌。
《家语》曰：吴伐越，隳会稽，获巨骨一节，专车载焉。吴子使来聘鲁，以问孔子，孔子曰：“丘闻昔禹致群臣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戮之，其骨节专车。”客曰：“防风何字也？”子曰：“汪罔之君，守封之山，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罔氏，於周为长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长极几何？”子曰：“长者不过十丈，数之极也。”
《魏略》曰：天竺国人皆长一丈八尺，车邻国男女皆长一丈八尺。
《魏志》曰：咸熙二年，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馀，迹长三尺六寸。白，着黄单衣，戴黄巾，呼人王始语，云今当太平。
《列子》曰：渤海之东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群圣居之，帝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龙伯之国有大人，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归。於是，岱舆、员峤二山沉於大海。帝冯怒，侵灭龙伯之国，使小。至伏羲、神农时，其国人犹长数十丈。
《淮南子》曰：东方之人长一丈。
《孙绰子》曰：海人与山客辩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鱼，额若华山之顶，一吸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傍荫数国。东极有大人，斩木为策，短不可杖，钓鱼为鲜，不足充。”（音逋）
《山海经》曰：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堂。有一人蹲其上，张其两臂。
《汉武故事》曰：公孙卿至东莱，云见一人长五丈，自称巨公，牵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谒天子，因忽不见。
《神异经》曰：东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长七丈，腹围如长，箕头，（箕头，发烦乱也。）不饮食。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二百，但吞不咋。（锄各切。）此人以鬼为饭，以雾露为浆，名天郭，一名食耶，（吞食耶鬼。）一名黄父。（黄父，鬼俗人，依此名两名之。）
又曰：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饮天酒（天酒，甘露也。）五，不食五鱼肉，忽有饥时，向天乃饱。好山海间，不犯百姓，不干万物，与天地同生，名无路之人，（言无路者，高大不可为路也。）一名仁（《礼》曰：仁也。）一名信，（与天地俱生而不没曰信。）一名神。
又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长一丈，其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凭青龙，右手凭白虎，知河海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知百草木盐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曰圣，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无不达。凡人见拜者，令人神知。
又曰：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百辅，（百辅，围千里也。）天初立时，使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其夫妻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彰其杀，气息如人，不畏寒暑，不饮不食。须黄河清，当复更使其夫妻导百川。
《蜀王本纪》曰：秦襄王时，宕渠郡献长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图》曰：大人国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儿白首长丈。
《外国图》曰：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猿臂长胁，好骑骆驼。
辛氏《三秦记》曰：敦煌西尽大秦，隔海，心无忧，遇善风不经二十日得渡；心忧，数年不得渡。该曰：心无忧患，不经二旬；心若忧患，远离三春。士人贤直，男女皆长一丈，端正。国主风雨不和，则让贤而治之。
郭子《横洞冥记》曰：有攴提国人长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当胸，手足三指。
卷三百七十八　人事部十九
短中国人
《左传□襄上》曰：臧纥救曾阝侵邾，败于狐骀。（臧纥，武仲也。曾阝属鲁，故救之。狐骀，邾也。）国人诵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襄公初弱，故曰小子；臧纥短小，故曰朱儒。）
《家语》曰：高柴，齐人，字子羔，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居鲁见知。
《史记》曰：秦倡朱儒优旃。始皇时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汝虽长，尚雨立；我虽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汉书》曰：严延年为人短小精，敏捷于事。虽子贡、冉有通于政事，不能继也。
又曰：楼护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
又曰：东方朔待诏公车，奉禄薄，未得省见。久之，朔绐（音迨。）骀朱儒，（师古曰：朱儒，短人也；骀，厩之御骀也。）曰：“上以若曹无益於县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临众处官不能治民，从军击虏不任兵事，无益于国用，徒索衣食，今欲尽杀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过，叩头请罪。”居有顷，闻上过。朱儒皆号泣顿首，上问何为，对曰：“东方朔言上欲尽诛臣等。”上知朔多端，召问：“何恐朱儒为？”对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长三尺馀，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诏金马门。
又曰：郭解为人短小、恭俭，诸公以此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蔡义为丞相，时年八十馀，短小。常两吏挟乃能行。
又曰：张苍不满五尺，苍父八尺馀，苍子复长八尺，及孙毅长六尺馀。
又曰：宣帝时渤海盗贼起，上以龚遂为太守，召见。遂形貌短小，帝见，心内轻焉，及对，赐黄金乘傳去。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周滂，字次彦。世祖到常山，问可治兵者谁，滂舅以滂对。世祖见滂短小，以为不能将帅，滂对有词理，拜颍川府丞。
《东观汉记》曰：张重日南计吏，形容短小。明帝问云：“何郡小吏？”答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
袁弘《汉纪》曰：阴后短小，举止时有失仪，左右掩口而笑。
《魏志》曰：乐进字文谦，容貌短小，胆烈，从高祖为帐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
《吴录》曰：张蕃字仲辅，为人短小，顾谭以短戏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曰佃极。”
臧荣绪《晋书》曰：山涛子淳玄，疾不仕。世祖闻其短小而聪敏，欲见之。涛面答：“淳玄自谓形容宜绝人事。”不肯受诏，论者奇之。
沈约《宋书》曰：王敬弘形状短小而坐起端方。
刘《梁典》曰：徐ゼ起家太学博士，周舍举曰：“臣外弟徐ゼ形质陋小，若不胜衣，不堪此选。”乃为晋安王侍读。
崔鸿《前凉录》曰：宗鬼字仲业，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华竞，形状短小，体有鳞甲，仕至西平太守。
《三国典略》曰：齐孟业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闻业名，召为法曹，见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寻断决之处，乃谓业曰：“卿决断之明，可谓有过躯之用。”
《晏子春秋》曰：胖子短小，使楚，楚人为小门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狗门入。”王曰：“全齐无人耶？使子为使。”晏子曰：“齐之临淄，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无人？使贤者使于贤国，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国，以婴为不肖，故使王耳。”
孙卿子《非相》曰：帝舜短，周公短，楚叶公子高微小短，行若不胜衣，而定楚国。
《说苑》曰：齐遣淳于髡到楚，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谓曰：“齐无人而使子来，何长也？”对曰：“臣无所长。臣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状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即与髡共饮酒。
《博物志》曰：齐桓公猎得一鸣鹄，宰之，嗉中得一人，长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带剑持车，骂詈目。后又得一折齿，方圆三尺，问群臣曰：“天下有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小儿否？”陈章答曰：“昔秦胡充，一举渡海，与齐鲁交战，伤折版齿。昔李子敖于鸣鹄嗉中游，长三寸三分。”

《纂文》曰：汉光武时，颍川张仲师长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论衡》。）

《古文琐语》曰：齐景公伐宋，至曲陵，梦见有短丈夫宾于前。晏子曰：“君所梦何如哉？”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则如是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师，不如违之。”遂不果伐宋。

《方言》曰：（蒲揩切），短也，江湘之会谓之（昨启反）。

又曰：，桂林之中谓短，东扬之间谓之俯。（今俗呼小为也。俯言俯视，因名云。）

《汝南先贤传》曰：周举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风。

陆胤《广州先贤传》曰：徐徵字君外，为人短小果敢。

刘彦明《敦煌实录》曰：氵几氵存字世震，博学，善属文，为人短小。弱冠，屡陈损益。

《续搜神记》曰：司徒蔡谟亲亲有王蒙者，单独，常为蔡公所收养。蒙长才及三尺，似为无骨，登床辄令人抱上。

桓谭《新论》曰：谚云：朱攘披一节而长短可知。

短绝域人

《诗含神雾》曰：东北极有人长九寸。

《家语》曰：孔子曰：“焦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国语》同。）

《魏略□西域传》曰：短人国在康居西，男女皆长三尺，众甚多。

《康在长老传》曰：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国，国中甚多珠，夜光明，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馀里。

《魏志》曰：倭南有朱儒国人，其长三四尺，去女王国四千馀里。

《列子》曰：从中州以东三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六寸。东北极有人名，人长九寸。

《山海经》曰：周饶国为人短小，着冠带。一曰焦侥国。（郭璞曰：其人长三尺。）

《汉武故事》曰：东郡送一短人，长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东方朔问，朔至，呼短人曰：“巨灵，汝何忽叛来？阿母还未？”短人不对，因指朔谓上曰：“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上大惊，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谓上曰：“王母使臣来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净，不宜躁扰。”复五年，与帝会言，终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长一寸，围如长，朱衣玄冠，乘轺车，导引有威仪。人遇其乘车，并食之，其味辛楚，终不为虫豸所咋，并识万物名字，杀腹中三虫。

又曰：西海之中有鹄国，男女皆长七寸，自然有礼，好经论、跪拜，寿三百岁，人行如飞，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鹄。鹄遇吞之，上寿三百岁，在鹄腹不死，而鹄一举千里。（张华注曰：此陈章对齐桓公云：“西海之外鹄国，男女皆七寸也。”）

《广志》曰：东方有人，长三尺，君长出行，导卫威仪，有若中国人。又有小人如蝼古，手撮之，满手得二十枚。

《外国图》曰：焦侥国人长一尺六寸，迎风则偃，背风则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焦侥长三尺，其国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万里。

王子年《拾遗记》曰：员峤山有陀移国，人长三尺，寿万岁。广延之国，人长二尺。

郭璞《山海经图赞》曰：焦侥极么，（门可反。）人惟小，四体具足，眉目才了。

肥

《说文》曰：肥，多肉也。腴，腹下肥也。

《礼记□礼运》曰：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四塘湃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

《左传□哀下》曰：鲁哀公至自越。郭重仆，孟武伯恶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公与大夫始有恶。

《公羊传□宣公》曰：楚庄王围宋，子反乘堞而窥宋城，见华玄曰：“何如？”华玄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闻围国者，钳马而秣之，使肥者应客，是何子之情也？”华玄曰：“吾闻君子见人之恶则矜之，小人见人之恶则幸之。吾见君之，是以情也。”

《家语》曰：弱土之人肥。

《汉书》曰：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纵平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亲家产，曰：“亦食糠（音纥，京师人谓粗为纥头也。）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逐其妇。

又曰：张苍当斩，解衣伏质，长大肥白如瓠。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于沛公，赦勿斩。

《东观汉记》曰：梁鸿妻同郡孟氏女，状鬼而肥，力举石臼，择对不嫁，愿得如鸿者，後因妻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梁国车成，字子威。兄恩都。为赤眉贼所得，欲脔之。成叩头曰：“兄瘦我肥，欲得代之。”贼感其义，俱放之。
《後汉书》曰：虞延字子大，陈留东昏人也。腰带十围，力能扛鼎。
又曰：东平王苍，腰带八围，显宗甚重之，诏曰：“日者问东平王处家何等最乐，言为善最乐，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又曰：尸董卓于市。天时始热，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脐中，光明达曙。
《後汉典略》曰：马腾字寿成，扶风茂陵人，马援後也。长八尺馀，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
《魏志》曰：司马懿奏免曹爽。桓范逾城出，为爽画二策，爽不能用，范怒爽曰：“肥奴！曹子丹好人，生卿五六头肉，今桓范随卿灭门也。”
《晋书》曰：王戎子万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晋中兴书》曰：兖州既有八伯之号，其後更置四伯：大鸿胪陈留江渊以能食为伯，豫章太守陈留史畴以大肥为大伯，散骑侍郎高平张嶷以狡妄为猾伯，卢陵太守羊曼以很戾为琐伯，盖拟古之四凶。
《晋书》曰：孝武即位，桓温入朝，拜高平陵，问左右殷涓形状，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见在帝侧。”
《後赵书》曰：王洛生，石勒欲挫其权豪。洛生在狱自刺腹，深五寸。洛生肥盛，不陷中，重以刀溃其腹，出胃而死。
《宋书》曰：前废帝狂悖无道，诛害群公，忌惮诸父，并聚之殿内，殴捶凌曳，无复人理。始兴王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秤之，以太宗尤肥，号为猪王。
又曰：沈昭略性狂俊，不事公卿，尝至娄湖苑逢王景文子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也，何乃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
又曰：范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鬓。善弹琵琶，能为新声。
《梁书》曰：安陵王大春字仁经，少博涉书傅，性孝谨，体貌瑰伟，腰带十围。
《隋书》曰：王世续字阐熙，容貌魁岸，腰带十围，风神爽拔，有杰人之表。
《尸子》曰：闵子骞肥。子贡曰：“何肥也？”子骞曰：“吾出见其美车马，则欲之；入闻先王之言，则又欲之。两心相与战，今先王之言胜，故肥。”
《韩子》曰：子夏见曾子曰：“何肥也？”对曰：“战胜故肥。”曾子曰：“何谓也？”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今先王之义胜，故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继子得食，肥而不泽，情不相往来也。子怀幼舌，慈母喻于利，情相往来也。
《吴质别传》：诏特进以下会质间，曹真肥，朱铦瞿，质召俳优使说肥、瞿。真曰：“卿欲部曲将遇我耶？”遂争而罢。
《诸葛恪别传》曰：孙权常问恪：“何以自娱而更肥泽？”恪对曰：“臣闻富润屋，德润身。臣非敢自娱，修己而已。”
《异苑》曰：晋司隶校尉高平满奋字武秋，丰肥，肤肉溃裂，每至暑夏，辄膏汗流溢。其有爱妾，夜取以燃照，炎灼发于屋表。奋大恶之，悉盛而埋之。暨永嘉之乱，为胡贼所烧，皎若烛光。
《会稽典录》曰：董孝治，勾章人。家贫，采薪供养，得甘果，奔走以献母，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孝治母肥，常苦辱之，孝治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鸟兽助其悲号。丧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得免。
《方言》曰：益、梁之间，凡讳其肥盛谓之襄。（如掌切，肥貌也。）
《博物志》曰：京邑有一人失名姓，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彼县令故义共傅食之，一二年中，一乡吻俭。
张显誓曰：古谚云：尧舜至圣，身如脯腊；桀纣无道，肥肤三尺。
《语林》曰：孟业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为千斤。武帝为称之难，其大臣乃作一大秤挂壁。业入见，武帝曰：“朕欲自秤有几斤？”业答曰：“陛下欲称臣耳，无烦复劳圣躬。”于是称业，果得千斤。
《世说》曰：太祖父嵩在太山，太祖令太山太守应劭送家诣袁州。陶谦密遣数十骑掩捕嵩家。嵩俱，穿後垣先出，其妾肥不得出，逃于厕，与妾俱被害。
又曰：庾公造周伯仁，曰：“君何所欣悦而忽肥？”庾曰：“君复何所忧惨而忽？”伯仁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滓秽日去。”
《物理论》曰：气胜玄气，其人肥而不寿。
瘦
《释名》曰：省，瘦也。瞿省，约少之言也。（《说文》曰：羸，委也；瘠，瘦也。）
《周礼□地官□司徒》曰：坟衍之人皙而瘠。（下平衍也。）
《左传□襄二十一年》曰：楚子使子冯为令尹。访于申叔豫，豫曰：“国多宠而王弱，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大夫老疾受水。）而床焉。重茧衣裘，（《礼记》王藻曰：“纩为茧、为袍也。”）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汉书》曰：张汤子安世女孙敬，为霍氏外属妇。霍氏反，当相坐，安世瘦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幼烧色。宣帝赦敬，以慰其意。
《东观汉记》曰：和熹邓后自遭大忧，及新野君仍丧，诸兄尝悲伤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胜。
又曰：庞萌字明。兄为赤眉所得，欲啖之，萌诣贼，叩头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愿代兄。”贼义而不啖。
谢承《後汉书》曰：杨彪见汉祚将移，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馀年。後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公何瘦甚？”对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献帝春秋》曰：司空攻吕布于下邳，吕布登西北白楼上，城陷，士擒以诣司空，布曰：“明公何瘦？”司空曰：“所以瘦，不早相得故耳。”（司空，曹操也。）
《三辅决录注》曰：张氏得钩，何氏得算，故三辅旧语曰：“何氏算，张氏钩；何氏肥，张氏瘦。”言何氏有肥人辄贵，瘦人辄贱；张氏瘦者辄贵，肥者辄贱。故二族以钩、算智吉凶，以肥瘦知贵贱。
《文子》曰：神农形悴，尫瘦，将欲利万人也。
《韩子》曰：宓子贱治单父。有子见之曰：“何瘁也？”曰：“官事急，忧之，故瞿。”有子曰：“昔舜鼓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今单父细，治之而忧，治天下将奈何？故无术御之，虽瘁瞿，未有益也”。
《世说》曰：邓竟陵免官，後赴山陵，过见大司马桓公，问曰：“卿何以更瘦？”（徐广《晋记》曰：邓遐勇力绝人，气盖当世，人方樊哙，为桓温参军，数从征伐，为冠军将军、竟陵太守。枋头之役，温既怀耻忽，目忌惮遐，因免遐官。）遐曰：“有愧于叔达，不能不恨恨于破甑。”
《述异记》曰：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于时，南平𠇣士为江安令，丧官。至其年末，崇在厅事上，忽见一人从门入云：“𠇣江安通法崇。”法崇知士已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曰：“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今系苦役，穷剧理尽。”
魏明帝手诏曹植曰：“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惊，宜当节水加餐。”答诏表曰：“近得赐御食，拜表谢恩。寻奉手诏，愍臣瘦弱。奉诏之日，泣涕横流。虽武、文二帝所以愍怜于臣，不复过于明诏。”
卷三百七十九　人事部二十
美丈夫上
《尚书□洪范》曰：二，五事：一曰貌。（容仪。）
《毛诗》曰：云谁之思？西方美人。（笺云，思问室之贤者。）彼美人兮。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之人兮。（笺云，彼美人，谓硕人也。）
又曰：叔于田，巷无居人。（叔，大叔段也。）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信也。）
又《淇奥》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
又《猗嗟》曰：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昌，盛也。颀，长貌也。）抑若扬兮，（抑美色，扬广扬。）美目扬兮。（好目扬眉。）巧趋跄兮，射则臧兮。
又《小戎》曰：文茵畅毂，驾我骐。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又《卢瘤路曰：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鬈，好貌。读当为奴。权，勇壮也。）卢重钅每，其人美且。（，才也。）
又《汾沮洳》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又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左传》曰：宋公子鲍，美而艳。
又曰：子太叔，美秀而文。
又曰：冉竖射陈武子，中手，（冉竖，季氏臣。）失弓而脉拢（武子骂詈。）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ʙ须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强也。”（子强，武子字。）
《尔雅》曰：美士为彦。
《论语》曰：堂堂乎张也，（言子张，容貌盛。）难与并为仁矣。
《孝经》曰：容止可观，进退可度。
《家语》曰：息土之民美。
《汉书》曰：张子房，状貌如美妇人。
又曰：直不疑，状貌甚美。
又曰：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宜劝学，召见宴昵殿中，容貌甚丽，诵说有法，拜中常侍。
又曰：公孙弘对策时百馀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又曰：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亡归。沛公略地过武阳，苍当斩，解衣伏质，美丽长大，肥白如瓠。王陵见美，乃言沛公，赦之。後为御史大夫。及为相，事陵如父。陵死，苍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後归。
又曰：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长大美色而肥，或谮平于汉王曰：“平虽贫，美丈夫，如冠玉耳。”（注曰：此王比平。）
又曰：董偃始与母卖珠为事，年十三随母至馆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见，曰：“吾为母养之。”因留第中，教书射御。年十八乃冠，出则执辔，入则侍内，甚温软。以主故，诸公接之，名称城中，号曰董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车千秋姓田，为高寝郎。戾太子败，千秋讼太子冤。上颇知太子无他意，乃召见千秋。千秋长八尺馀，体貌甚丽，帝悦之，曰：“此高庙神灵使公，公当遂留辅我。”後年老，乘小车上殿，故号车氏。

又曰：董贤，字圣卿。口阳人也。为太子舍人。哀帝时为郎，傅漏在殿，为人美丽，哀帝望见，悦其仪貌，拜为黄门郎。

又曰：江充召见太一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衣冠见上，上许之。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

又曰：王商长八尺馀，体甚鸿大，容貌绝人。单于来朝，仰视，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真汉相也。”

又曰：东方朔目如悬珠，齿如编贝。

又曰：司马相如车骑雍容，闲雅甚都。（都，闲雅之称也。）

又曰：薛宣好威仪，进止雍容，细甚可观。

又曰：霍光白疏目，美鬓髯也。

《後汉书》曰：徐防字谒卿，沛国人也。体貌矜严，占对可观，显宗异之，特授尚书郎。

又曰：新野功曹邓衍，以戚小子侯。每预朝会，容姿趋步，有出于众。显宗目之曰：“朕之容貌，岂若此人？”时赐与焉。衍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

又曰：蔡邕字伯喈，谓从弟谷曰：“董卓性刚难济，吾且遁逃山东以待，如何？”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乃止。

谢承《後汉书》曰：杨乔为尚书，容仪伟丽，数上言政事。桓帝爱其才貌，诏妻以公主。乔固辞不听，还，闭口不食，七日而死。

《东观汉记》曰：杜诗荐伏湛曰：“仪貌堂堂，国之辉光，知略谋虑，朝之渊薮。”

又曰：马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白，眉目如画。闲进对，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辅长者至闾里少年，皆可观。皇太子、诸王闻者，莫不属耳忘倦。

又曰：虞延字子大，陈留人也。上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宰缮。时延为督邮，诏呼见，问园陵事。延进止从容，跪拜可观，其陵树株蘖皆谙其数。帝善之。

《魏志》曰：邢字子昂，时人称“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为太常。

《吴志》曰：诸葛恪，字玄逊。《江表传》曰：“恪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见而奇之。谓父瑾曰：“蓝田出美玉，真不虚也。”

又曰：朱据字子范，吴郡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论难。黄武初，徵拜五官中郎将。权迁建邺，徵尚公主，拜左将军，封口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孙韶字公礼，为边将，不进见十馀年。权还建邺，乃得朝觐，问诸要害，远近人马众寡，将卒名字具识之，所问咸对。身长八尺，仪貌都雅。权悦曰：“吾久不见公礼。”

又曰：吕范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母嫌，欲勿与范亲，刘氏曰：“观吕子衡，宁当久贫者耶？”遂与之婚。

又曰：孙桓仪容端正，聪明博学，能论议应对。孙权常称为“宗室颜渊。”

又曰：张纯少厉操行，学博才秀，切问捷对，容止可观。拜郎中。

《晋书》曰：裴楷字叔则，为吏部侍郎，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义理。时人谓之玉人。

又曰：尚书闵鸿见陆口，奇之：“此儿若非龙驹，则是凤雏。”

又曰：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人。才名冠世，出为河阳令，有异政，累迁给事中。美姿仪，少时常挟弹出洛阳，群妪相遇者悉连手萦绕，以果掷之。盈车而归。

又曰：王恭字伯季，累迁为青、兖二州刺史。美姿仪，人或多目之，云：“濯濯若春日柳。”恭尝被鹤{敝毛}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神仙中人。”

又曰：卫字叔宝，河东安邑人也。龆龀年乘白羊车入市，见者咸曰：“谁家璧人？”遂号为璧人。王武子，之舅也，尝与同游，语人曰：“昨日与吾外甥并坐，若珠玉在侧，朗然映人，觉我形秽。”及长，好言玄理。武子每闻言，叹息绝倒。故时人语曰：“卫谈道，武子绝倒。”妻父乐广有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为太子洗马。以国乱至江夏。亡其妻，征南将军山简以女妻之。至豫章，大将军王敦谓长史谢鲲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於江表。”後求往建邺，敦遣之，京师人闻其姿容，观者如堵，不见者辄叹之。

又曰：王衍字夷甫，有美貌，幼清辩。仕至太尉，尝执玉柄麈尾，与手无别。人为之义，口中雌黄，为世间之一龙。义理有所不安者，即随改之。妻郭氏，贾后之亲。藉势，聚敛无厌，夷甫患之，口不言钱。妻试之，令婢以钱绕床，夷甫曰：“好举阿堵物！”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知，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时人为之语曰：“石仲容，姣无双。”

又曰：嵇康长七尺八寸，美音气，好容色，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又曰：王戎字冲，幼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耶！”尝帽破，入市买之，群妪悦之，争遗其帽。
又曰：刘琰、谢尚论中朝人物，刘琰云：“杜朕清，卫叔宝神清。”为有识所重如此。
又曰：韩寿，武帝时为掾，有姿容。太尉贾充有室女，见寿美，心悦之。充有异香，女窃与寿带之。充怪以问婢，婢以告充，乃以女妻之。
又曰：王戎谓王衍神姿高彻，如瑶林树，自是风尘外物。
又曰：文帝器重魏舒，每朝会坐罢，目送曰：“魏舒堂堂，人之领袖也。”
又曰：桓温字玄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大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声，曰：“真英物也。”年长，豪爽有气概，姿貌甚伟。
又曰：王衍神情明秀，王澄曰：“见形似道，而神锋太俊。”
《晋中兴书》曰：王矩字令式，美容貌。每出行，观者盈路。
《宋书》曰：谢庄字希逸，美容仪，善谈论属文，好玄理，为文帝所赏。帝一见之，辄叹曰：“蓝田出美玉，岂虚也哉！”
又曰：盖道风姿貌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奇之曰：“此荆楚仙人也。”
又曰：谢晦美风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鬓如墨，涉猎文义，朗赡多通。时人以方杨德祖，微将不及，晦闻犹以为恨。
《齐春秋》曰：世祖尝于华林园宴集，使群臣各出所能，王俭曰：“臣少为书生，请诵《封禅书》。”跪前诵之。容止可观，音吐蕴藉。上大悦曰：“乐哉！”
《梁书》曰：陶洪景，字通明，特爱松风，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又曰：王茂字休远，太原祁人也。身长八尺，美容观。武帝布衣时见之，叹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之器。”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辛弟理，美姿貌。张骏欲夺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骏大怒。徙理敦煌，遂以忧死。
又曰：《前赵录》曰：游子远，幼有姿貌，聪亮好学。年十五至洛阳，张华见而奇之，曰：“此儿雅洁洪方，精公才也。”
又曰：《後赵录》曰：张谧美姿貌，幼有逸气，太守陆□见而异之，谓傅喜曰：“吾闻冀州多名童，故不虚也。”
又曰：刘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来，当至小秦国，易姓名为季子仰拢游于县爰赤眉家，颇见其妖状，转相扇惑，聚千人于南山，僭称号。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石广击斩之子，颈无血，十馀日而面犹如生。
《北齐书》曰：崔陵子瞻，字彦通，聪明有文情，善容止，神彩凝然。杨曰：“昔裴瓒在晋也，为中书郎，情高迈，每于禁门出入，宿卫者肃然动容。崔生堂堂之貌，亦当无愧裴子。”
又曰：王昕字玄景，北海剧人也。生九子，并风流蕴藉，世号王氏九龙。
又曰：刘五子，并有志行，为世所称。字祖玉，聪敏机悟，美姿仪，为其舅北海王昕所爱。顾座曰：“可谓珠玉在傍，觉我质秽。”
又曰：李绘字恭文，仪貌端伟。河间邢晏，即绘第五舅也。与绘清言，叹其高远。每称曰：“若披口雾，如对珠玉。”
又曰：北平阳贞字仁坚，世祖第五子，沉审宽恕，太祖称之曰：“此儿得我凤毛。”
又曰：陆，字口驹，洛阳人也。昆弟六人，并魏蓝田公主玄氏所生。故邢邵尝谓人云：“蓝田生美玉，岂虚也！”
《十二国史》曰：邹忌为齐相，身长八尺馀，体肥丽，朝服衣冠，窥照自视，谓其妻曰：“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公，齐之美者也。忌不信，复问妾，妾曰：“君美。”旦日，客从外来。忌复问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来，忌孰视之，自以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不如徐公，而臣妻嫂及客皆言臣美，或私畏于臣，或有求于臣。今齐地千里，宫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过者，受上赏。
又曰：美男破老，美女破居。
《北史口後魏书》曰咸阳王禧弟树，字秀和，一字君立，美姿貌，有将略，位宗正卿。後奔梁，梁武尤器之，封为魏郡王。
《陈书》曰：韩子高，会稽山阴人。本家微贱，年十六犹总角，才敏过人，容貌美丽，状似妇人。
又曰：谢哲字颍豫，陈郡阳夏人也。美风仪，举止蕴藉，襟情朗然，为士君子所重。
又曰：萧允字叔然。兰陵人也。风神凝远，通达有识鉴，容止蕴藉，动合规矩。
又曰：王字子，司空冲之第十三子，沉静有器局，美风仪，举止蕴藉。
又曰：宜郡王叔明，字照，高宗第六子也。仪容美丽，举止柔弱，状似妇人。
《隋书》曰：燕王亻炎，字仁安，敏慧，美姿仪。炀帝于诸孙中特所锺爱，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置左右。好读书，重儒素，有若成人，良娣早终，每至忌日，未尝不流涕呜咽，帝由是益奇之。
又曰：玄善，洛阳人也。以风流蕴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後进所归。
《语林》曰：何平叔美姿仪而绝白，魏文帝疑其中捋，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又曰：王右军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异苑》曰：鄢阳陈忠女，名丰，邻人葛勃有美姿，丰与村中数女共聚络丝，戏相谓曰：“若得婿如葛勃，无所恨也。”
卷三百八十　人事部二十一
美丈夫下
《唐书》曰：张知謇，蒲州河东人，徙家于歧。少与兄知立、知晦、弟知然励志读书，皆明经擢第，仪质瑰伟，眉目疏朗，晓立理文而清介自守，故公卿争进之。
又曰：崔，美姿仪，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莅并有文翰，居清要。每宴私之际，自比东晋王导、谢安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液尤善五言，叹曰：“海子，我家之神龟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
又曰：卢承庆美风仪，博学有才。贞观初，为秦州都督府户曹参军，因奏河西军事，太宗奇其明辩，擢拜考功员外郎，迁民部侍郎。太宗尝问历代户口数，承庆叙夏商後迄于周隋，皆有依据。上嗟赏之，令兼检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选事。
《庄子》曰：盗跖谓孔子曰：“长大美好，人见而悦者，此吾父母遗德，丘虽不吾誉，吾不自知耶！”
《傅玄子》曰：蒯躬字叔孝，性方严，有容仪，人望而畏之。有过其门者，皆整衣改容。
《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貌，常同行，人谓之连璧。
又曰：谢哲字颍豫，陈郡人也。美风仪，举止蕴藉，而襟情豁然，为士君子所重。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游洛阳，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于是名震京师。复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惟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晋《谢安别传》曰：王以疾辞职，岁馀卒，桓玄与会稽王导子书曰：“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忽尔丧失，叹悼之深，岂但风流相悼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
《荀氏家传》曰：荀悦字仲豫。俭之子。俭早卒，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读，一览多能诵记，性静，美姿容。
又曰：荀羡字令则，七岁随父在石头。苏峻爱其姿神，数唤之。年十五，拟国婚之选，不欲连姻帝室，乃遁长沙。监司追寻，不得已，遂尚浔阳公主。风气英秀，明须眉，俯仰眄睐，容止可则。
皇甫谧《逸士传》曰：或问许子将：“荀靖与荀爽孰贤？”子将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
《何晏别传》曰：何晏，南阳人，大将军进之孙。遇害，魏武纳晏母，晏小，养于魏宫，至七八岁，惠心天悟，形貌绝美。武帝欲以为子，每扶将游观，令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之，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姓不相贯。”
《管辂别传》曰：诸葛原与管辂别，戒以二事，言：“卿乐酒，量温克，然不可保，宁当节之。即卿有水鉴之才，所见者妙，仰观如神，祸如膏火，不可不慎也。
《吴地记》曰：陆闳字子春，畅子也。姿容如玉，威仪秀异。光武升台而见，伟之，笑曰：“南方故多佳人。”
《三国典略》曰：李绘仪貌端伟，神情朗俊。舅河间邢晏每与之言，叹其高远，称之曰：“若披烟雾，如对珠玉，宅相之奇，良在此甥。”文襄嗣业晋代，山东诸郡其特降书徵者，惟绘、清河太守辛术二人而已。
又曰：梁杨白花，字长茂，武都仇池人，大眼之子也。少有勇力，容貌瑰伟。
又曰：山公目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
又曰：嵇叔夜之为人，其醉也隗峨，如玉山之将颓。
又曰：卫从豫章下，人久闻其姿，观者如堵，先有羸疾，发遂死，时人谓看杀卫。
又曰：人叹王恭形茂者，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王右军见杜洪理，叹曰：“肤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
又曰：裴叔则有俊彩容仪，脱冠、粗服、乱头皆好。有人见之，曰：“裴叔则如玉山行，光映照人也。”
又曰：时人目李宣国如玉山之将摧。
又曰：卫伯玉为尚书令，见乐广与朝中名士谈义，奇之曰：“自昔诸子弟造之曰：此人水鉴也，莹然若披□雾而睹青天。”
又曰：抚军问孙兴公：“刘真长何如？”曰：“橚膨令淑。”“王仲祖何如？”曰：“温润怡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范豫章谓王荆州（范宁王悦。）曰：“卿风流俊望，真後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谱曰：坦之娶阳范。注：女宁，生悦。）

又曰：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之松，虽磊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也。

杨松《谈薮》曰：张绪字思曼，少而闲雅，风流吐纳，观者忘疲。永明主见灵和殿前，柳条嫩弱，披靡可爱，嗟赏曰：”此杨列掮流可爱，似张绪少年。”

宋玉《风赋》曰：楚襄王时，宋玉休归，唐勒谗之于王。王谓玉曰：“体貌容冶，口多微辞，不亦薄乎？”玉谓王曰：“身体容冶，受之二亲；口多微辞，闻之圣人。”

陈沈炯《长安少年行》曰：长安美少年，骢马铁连钱。陈王装瑙勒，晋帝铸金鞭，步摇如飞燕，剑锷似舒莲。去来新市北，遨游大道边。

美妇人上

《周易》曰：冶容诲淫。

《毛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姝，美色也。）

又曰：云谁之思，美孟姜矣。

又曰：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英，不槿也。）

又曰：野有蔓草，零露𣲘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又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惟私，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秦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眄兮。

又曰：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又曰：有女如玉。

又曰：有女如□。

又曰：娈彼诸姬。（娈，好貌。）

《左传》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闻甚美必有甚恶，而天锺美于是，将必是以有败也。昔有仍氏生女，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古诸侯，发美曰黑。）实有豕心。夔舜典乐夫有尤物，（尤，异也。）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必有祸。”

又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色美曰艳。）

又曰：卫侯自城上见巳氏之妻美，使髡之，以为吕姜[illegible]。

又曰：郑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孙楚与公孙黑争聘之。

《公羊传》曰：骊姬者，国色也。（其颜色，一国之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邾娄颜夫人者，妪盈女，国色也。
《尔雅》曰：美女为媛。
《国语》曰：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灿。今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康公弗献，一年，王灭密。（贾逵注曰：灿，美也。）
《战国策》曰：晋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远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国者。”
又曰：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喜为阴姬，乃谓赵王曰：“臣闻赵，佳丽之所出也。今至境，入都邑，殊无美者，臣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其眉目准额权衡偃月，乃帝王之后，非诸侯姬也。”赵王大悦，欲请之，司马喜归谓中山君曰：“赵王非贤主也，乃欲请阴姬。王宜立以为后，以绝赵王之意。”中山君遂立为后。
又曰：张仪之楚，见楚王曰：“彼周、郑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之间，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王曰：“楚，僻陋之国，寡人未见中国之女如此之美！”乃资以珠玉使行。后郑袖闻之，大恐。令人谓张子曰：“闻君将之晋，有千金斤，请供刍秣。”张子请王觞之。王召郑袖而觞之。张子再拜曰：“仪有死罪。仪行天地遍矣，未尝见人如此之美也！而仪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吾固知天下无若是两人矣。”
《史记》曰：纣囚西伯，而闳夭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献纣，纣大悦，乃放西伯。
又曰：汉武帝时，尹夫人与邢夫人同时幸，武帝有诏不得相见。尹夫人自请武帝，愿见邢夫人，帝令他夫人饰，从者数十人来前。尹夫人见之，曰：“非邢夫人。”帝曰：“何以知之？”对曰：“观其体貌形状，不足以当人主。”有诏邢夫人。邢夫人故衣独身来，尹夫人望见，曰：“真是矣。”于是乃低头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谚曰：“美女入室，恶女之仇。”
《汉书》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不可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李夫人少而早卒，上怜愍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
华峤《後汉书》曰：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
《东观汉记》曰：赵喜与友人韩仲伯欲出武关，仲伯以其妇有色，恐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弃之。喜责怒仲伯，以泥涂其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每逢贼，辄为求哀。言其病，遂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初，光武闻阴丽华美，心悦，叹曰：“娶妻当得阴丽华。”後为皇后。
《汉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以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满四十者出嫁。凡诸宫美人可七八千，帝从行郡国，载之後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使满，皆自然美丽，不使粉白黛黑，侍衣轩者亦如之。
《魏略》曰：初，袁绍子熙纳甄后，熙出奔幽州，后留侍姑。及邺破，绍妻及后坐堂皇上。绍妻自抟。文帝语：“袁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妇举头！”姑乃捧后令仰，帝就视，见其颜色非凡，称叹之。太祖为迎也。
《吴志》曰：周瑜从孙策攻皖城，得乔公两女，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
又曰：孙权步夫人以美丽得幸，宠冠後庭。
王隐《晋书》曰：阮籍邻家处女有才色，籍不与亲，生不相知。未嫁而死，籍往哭，尽哀乃去。
《晋阳春秋》曰：荀灿字奉倩，常曰：“妇人者，才知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玺骑将军曹洪女，有美色，灿于是聘焉，容服帷帐甚丽，专房宴寝。历数年後，妇偶病亡。未殡，傅嘏往唁，灿不哭，神伤曰：“佳人难再得。”痛悼不已，岁馀亦亡。
邓粲《晋记》曰：杜韬至长沙，掠前始兴太守尹虞二女，皆国色也。将妻之，曰：“我父二千石，终不为贼作妇。”遂自杀焉。
又曰：谢鲲邻家有美女，鲲挑之，女织梭投之，折其两齿。
干宝《晋纪》曰：石崇有妓曰绿珠，美如玉，善舞。孙秀使人求焉，崇方登凉观，临清水，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崇尽出妇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而披罗，使者曰：“君侯服御丽矣，然本受命，旨索绿珠。”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使者曰：“愿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还以告，故秀劝赵王伦杀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刘聪使大鸿胪李恒聘太保刘商女，谓恒曰：“此女辈皆姿色超世，且太保于朕，实自不同。”恒曰：“太保裔自有周，与圣源实别。”聪大悦，赐金六十斤。
又曰：崔鸿《後赵□石虎》：郑后名樱桃，晋冗从仆射郑世达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数叹其貌于太妃，太妃给之。
又曰：前秦初，苻坚灭燕，慕容冲妹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
车频《秦书》曰：苻坚时，新罗献美女，国在百济国东。
《三十国春秋》曰：後凉吕超杀其君纂，后杨氏国色，超将妻焉。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必及宗。”桓以此言告后，后曰：“大人本卖女与氐羌，以图富贵，一之以甚，其可再乎？”桓不能强，乃自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乔知之尤称俊才，所作篇咏，时人多讽诵之，则天时累除右补阙，迁左司郎中。知之有侍婢，曰窈窕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知之下狱死。

《南史□恩幸传》曰：阮佃夫见庐江何恢有妓张耀华美。为广州刺史，将发，要佃夫饮，设乐，见张氏悦之，频求此人。恢曰："不可。"佃夫拂衣出户，曰："惜指失掌邪！"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

卷三百八十一　人事部二十二

美妇人下

《庄子》曰：西施、毛嫱，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

《尹文子》曰：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常谦辞毁之，以为鬼恶。鬼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敢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

《阚子》曰：西施自窥于井，不恃其美，犹佐汤沐；尧舜自窥于世，不恃其贤，犹须才德。况中庸而距谏！嫫母自窥于井，以为媚于西施；桀纣自窥于世，以为贤于尧舜。

《韩子》曰：魏王遗楚王美女，王甚悦之。

《慎子》曰：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则见者皆走，易以玄锡则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颜皓齿，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泽而美者，西施、阳文也。（许慎注曰：阳文，楚好女也。）

又曰：蔡之幼女，卫之稚质，纂组奇彩，抑黑质，扬赤文，（纂组，织纪也，如今之绶也，没黑见赤其工也。）汤禹之知不能逮也。（言不能及二国女之行也。）

《神仙传》曰：介象字玄则，会稽人。入山求仙，见谷上有石，皆紫色，如鸡子，象取二枚，见一美人，被五彩。象向之叩头，乞长生，女曰："汝急送手中物，还著故处。汝未应取此。"象乃送石还，女授丹方一首。

《穆天子传》曰：赤乌之人献二女于天子，女聪、女列。赤乌氏，美人之地也。

刘向《列仙传》曰：萧史者，秦穆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随凤飞去。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乘紫云之辇，履玄琼之舄，下辇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许飞琼鼓云和之簧。

《续列女传》曰：曹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伍伯妻有美色，破石从求之，伍伯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襄阳耆旧记》曰：楚襄王游□梦，望朝□之馀，上有□气，宋玉曰：“昔先王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暧乎若□，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浮如倾，对曰：我帝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丧，封乎巫山之台，精魂为草，实为灵芝。”

《西京杂记》曰：卓文君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作《美人赋》以自刺。

王子年《拾遗记》曰：魏文帝所爱美人，姓薛名灵芸，常山人也。灵芸年十七，容貌绝世。时明帝选良家子入宫，灵芸别父母，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玉唾壶承泪，壶即如红色。及至京师，壶中之泪凝如血矣。

又曰：蜀先主甘后，沛人，生微贱，里中相者云：“此后後贵，位极宫掖。”及后长，体貌特异。年十八，玉质柔肥，态媚容冶。先主置后白绡帐中，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侧，常称：“玉人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说乎！”后与玉人洁白齐色，观者殆相乱惑。嬖者非惟嫉于后，亦妒在玉人。后欲毁之，乃诫上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勿复进也？”上乃彻玉人，众嬖皆退。当时以甘后为神知妇人。

又曰：吴王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容态少俦，江东绝色。同幽者百馀人，谓夫人曰“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陈于吴主，使图其容。夫人忧戚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之以进吴主，主见喜，以虎魄如意抚案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欢乐！”乃纳于後宫。

又曰：孙亮作绿琉璃屏风，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常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倆居，三名洁华，四名洛宝。

又曰：周成王时有因祇国，去王都九万里，献女工一人，善于工巧，体貌轻洁，被纤罗杂绣之衣，长袖修裾。风至，则结其襟带，恐飘摇不能自止。善织，以五色丝引而结之，则成文锦。

《吴会分地记》曰：土城者：勾践时索美女，欲以献吴，于罗山得西施、郑旦，作土城贮之，使近道习见人，令贤傅母教之三年。

段龟龙《凉州记》曰：隐王美人张氏，色艳，出家为道。乃自投门楼，双股频折，口诵经，颜色自若，俄而死。

《邺中记》曰：广陵公陈逵妹，才色甚美M袖长七尺，石虎以为夫人。

《三国典略》曰：崔孝芬取贫家子贾氏以为养女，有姿色。腾纳之，请以邑号。

又曰：齐武成曾有疾，自云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亭亭而立。徐之才云：“此至灵所致”，即进汤服一剂，便觉稍远；又服，还变成五色物。数剂疾平。

《帝王世纪》曰：纣以鬼侯为三公，鬼侯有女美，而进之于纣，纣悦之。妲己乃泣而谮之，纣怒鬼侯女，遂杀之，而醢鬼侯。

何集《续帝王世纪》曰：张天锡疾笃。阎、薛二姬并有国色，天锡谓曰：“吾死之後，汝二人岂可更为他妻？”皆曰：“尊若不讳，请效死尊前，誓无他志。”二人自杀。天锡有瘳，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礼。

《说苑》曰：齐王起九重之台，募国中有画者，赐之钱，狂卒敬君居常饥寒，妻端正。敬君工画，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嬉笑。旁人瞻见之，以白王，王即设酒与敬君相乐，谓敬君曰：“国中献女无好者，以钱百万，谓妻可乎？不者，杀汝。”敬臼匍忄 章惶听许。

《世语》曰：太祖下邺，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妇女被垢面，立绍妻後，文帝问之，答曰：“是熙妻”，顾揽，以袖拭面，姿貌绝伦。遂纳之。

《世说》曰：汉玄帝宫人既多，乃令画工图之，欲有呼者，辄披图召焉，其中皆行货赂。王昭君，姿容甚丽，志不可苟求。工遂毁为甚鬼，终身不召。後匈奴来和，求美女于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见而叹之。

又曰：桓宣武平蜀，以李势妹为妾，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正值梳头M袖籍地，肤色玉耀，不为动容。徐曰：“国破家亡，以至今日，若能见杀，乃其本怀。”主惭而退。

《俗说》曰：宋是石崇妓绿珠弟子，有色，善吹笛，後在晋明帝处。帝疹患笃，群臣进谏：请出宋，帝曰：“卿诸人谁欲得之？”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

《典说》曰：司隶冯方女，国色也，避地扬州，袁术登城见而遂纳焉。诸妇害其宠，绐言将军以贵人有志节，但见时示忧色，必长见敬重。冯氏如其言，术益哀之。诸妇因绞悬之厕，言自杀。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乃厚葬之。

《方言》曰：娥、嬴，（音盈。）好也。秦曰娥（言娥娥也。）宋谓之嬴（言嬴嬴也。）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淆之间谓之苗，（今关西人亦呼好为苗，吾交切。）或谓之姣，（言姣洁也，音交。）赵魏燕岱之间曰姝，（音妹，亦四方通语耳。）或曰丰。（言丰容也，音蜂。）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故都曰忏。（秦旧都，今扶风雍县也。晋旧都，今太原晋阳县也。其俗通呼好为忏，五干切。）

又曰：钅 小、（错眇切。）（洛夭切。）好也。青徐海岱之间曰钅 小，或谓。（今通呼小姣洁喜好者为眇。）好，凡通语也。朦庞（鸱ζ）丰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朦，或谓之庞。丰，其通语也。娃（乌佳切。）（诺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切。）窕（途了切。）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柒（音七）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奕、亻，容也。自关而西凡美容谓之奕，或谓之。（弈弈、，皆轻丽之貌也。）

《竹书纪年》曰：桀伐岷山，献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女，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

《楚辞》曰：夸容修态为洞房，娥眉慢睃目腾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泽。

又曰：美人既醉朱颜酡。

又曰：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烛明华容备。

《山海经》曰：丹山西即巫山也，帝女居焉。宋玉所谓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其间首尾一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

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宫人有莫琼树、薛夜来、陈回衣、陈巧笑。琼树始制蝉鬓，望之缥缈如蝉翼，故号曰“蝉鬓”。

桓谭《新论》曰：或曰陈平为高帝解平城围，隐而不傅，子能知乎？曰：“陈平说阏氏，言汉有美女，其容貌天下无有，今急驰使归迎，欲进单于，单于见必爱之，则阏氏言之单于而得免也。

《六韬》曰：纣囚文王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怀、条涂之山。山有玉女三人，宜生得之，因费仲而献之于纣，以免文王。

何承天《纂文》云：孚瑜，美色也。

服虔《通俗文》云：容丽曰苗（莫豹切。）形美曰（汤火切。）容媚曰官（乌活切。）南楚以好为娃（乌佳切。）肥骨柔弱曰果（乌果切。）娜（奴果切。）颊妍美曰妩媚，容茂曰乐。（羊灼切。）

《越绝书》曰：越王勾践得采薪二女西施、郑旦，以献吴王。

崔る《七依》曰：闾Ⅱ之孕既丽且闲，紫唇素齿，雪白玉辉，回眸百万，一笑千金。孔子倾于阿谷，浮屠忘其桑门，彭祖飞而溶集，王乔忽而堕口。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皆古神女名也。）绝殊离俗，妖冶闲都，靓妆刻饰。

又《美人赋》曰：臣之东邻有一女子，玄发丰艳，蛾眉皓齿，颜盛色茂，景曜光起。离宫闲馆，寂寞重虚；门阁昼掩，暧若仙居。芳香郁烈，黼帐高张；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素质艳光。辞不具载。

蔡邕《协初赋》曰：其在近也，若神龙彩鳞翼将举。其既远也，若披口扫汉见织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思王《洛神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蜿若游龙。荣辉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O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辞不具载。

曹植《扇赋》曰：情骀荡而外得，心悦豫而内安。增吴民之姣好，发西子之玉颜。

阮籍《清思赋》曰：靥白玉以为面，披丹霞以为衣。袭九英之曜精，佩瑶光以发辉。

袁弘《夜酣赋》曰：开金扇，坐琼筵。卫姬进，郑女前。形窈窕以纤弱，艳妖冶而清妍。似春兰之齐秀，象明月之双悬。

宋玉《神女赋》曰：楚襄王游于□梦之浦，使宋玉赋高唐之事。王梦神女，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梦若何？”王曰：“见一妇人，状甚奇异，抚心定气，复有所梦。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乎若明月舒其光。不短，纤不长，步裔裔兮耀殿堂。忽兮改容，蜿若游龙乘□翔。”王曰：“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玉曰：“夫何神人妖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极毛嫱。”

又《登徒子赋》曰：夫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

又《高唐赋》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唐之，朝为行□，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王曰：“朝□始出状若何？”玉对曰：“其始出也，对兮若松时；其少进也，晰兮若姣姬扬袂。障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驾驷马，建羽旌。湫兮如风，凄兮如雨。风止雨霁，□无处所。”

王粲《神女赋》曰：似玄鉴，鬓类刻成。质素纯皓，粉黛不加。朱颜熙曜，晔若春华。口譬含丹，目若澜波。美姿巧笑，靥辅奇牙。

傅毅《舞赋》曰：郑女出进，二八饰侍。眉连娟以增绕，目流睇而横波。

刘桢《鲁都赋》曰：众媛侍侧，鳞附盈房。娥眉青眸，颜若濡霜。含丹吮素，巧笑妍详。掖耀日之珍笄，珥明月之珠。圭衣纷礻非，振佩鸣璜。

应《神女赋》曰：腾玄眸而俄青阳，离朱唇而耀双辅。红颜晔而和妍，时调声以笑语。

张衡《舞赋》曰：裾若飞烟，袖如回雪。若霆震，瞥若电灭。于是粉黛施兮玉质灿，朱簪挺兮缁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灵运《江妃赋》曰：小腰微骨，朱颜皓齿。绵视腾采，靡肤腻理。天台二娥，宫庭双媛。青晨接。紫衣形见，或飘翰凌烟，或潜泳浮海。万里俄顷，寸阴未改。辞不具载。

魏文帝《与繁钦书》曰：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清歌那激于宋腊。

《古诗》曰：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又曰：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愿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梁简文帝《晚景出行诗》曰：细树含残影，春闺散晚香。轻花鬓边堕，微汗粉中光。

梁徐悱妻诗曰：东家挺奇丽，南国擅容晖。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晋阮籍诗曰：妖冶闲都子，英曜何芬葩。玄鬓发朱颜，睇盼有光华。

又曰：西方有佳人，皎若白素光。被服织罗衣，左右佩双璜。

又诗曰：抖晰游江滨，逍遥顺风翔。交甫怀玉佩，婉娈有芬芳。

左思《娇女诗》曰：吾家有娇女，娇女白。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髻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五言。）

傅玄歌曰：有女怀芬芳，是是步东厢。蛾眉双翠羽，明硕蔻清光。丹唇翳皓齿，秀颜若圭璋。巧笑露靨辅，众媚不可详。令仪希世出，无乃古毛嫱。首戴金步摇，耳系明月。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岂不言倾城国，佳人难再得！

陆机《艳歌行》曰：美目扬玉泽，蛾眉象翠翰。

古乐府《陌上桑行》曰：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绳，桂枝为笼钩。头上堕髻，耳中明月珠。

鲍昭《堂上行》曰：胪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满堂皆美女，目我对湘娥。筝笛更弹吹，高唱好相和。

曹植《美女篇》曰：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桑条芬苒苒，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雀钗，腰佩翠琅。

卷三百八十二　人事部二十三

鬼丈夫

《释名》曰：鬼，臭也，如臭秽也。

《说文》曰：鬼，音蚩酉反，可恶也。

又曰：丈，十尺也，从手而持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从一大，象人形也。一象簪形。冠而既簪，人二十而冠，成人也。故成人曰丈夫。
《尚书》曰：《洪范》六极：五曰恶。（孔安国曰：“丑，陋也。”）
《毛诗》曰：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注曰：“狂且，犯丑之人。”）
《左传》曰：贾大夫貌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
又曰：叔向郑，蔑恶，（恶，丑貌也。）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将饮酒，闻之，曰：“必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之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言丑貌，不发扬。）子若无言，吾几失子。”
又曰：宋华玄为植，巡功。（植，将主也。）城者曰：“旱其目，皤其腹。（旱，出目。皤，大腹。”）
《广雅》曰：仳、亻隹、媒、、亻台、{西服}、[A225]、十、为、隹、颈、鹘、，鬼也。（仳，鼻之切。亻隹，火遗切。，音倍。亻台，音台。{西服}，蒲比反。[A225]，差文切。十，丁可切。为，许为切。隹，音隹。颈，古来切。鹘，音骨。，音欺。）
《家语》曰：高柴字子羔，长不满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知名孔氏之门，仕为成阝宰。
又曰：耗土之人鬼。
《史记》曰：秦相蔡泽颜蹙。（，鼻堇也。）
又曰：澹台灭明字子羽，状貌甚恶，欲事孔子，孔子以为材薄。既而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三百人从之，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汉书》曰：田，孝景帝皇后同母弟也。辩有口，学《盘盂》诸书，为人貌寝而贵。
又曰：诏求能为韩诗者蔡義，召见悦之，擢为光禄大夫，代杨敞为相。时年八十馀，短小无鬓眉，貌似老妪，行步偻伛，常使挟乃行。
又曰：张良貌若妇人。
范晔《后汉书》曰：周举字宣光，汝南人也。姿貌短陋而博学。
《东观汉记》曰：永平中徵承宫为博士，迁左中郎，数纳忠谏，论议切直，名播匈奴。时单于遣使求欲得见宫，诏敕宫自整饬，宫对曰：“夷狄炫名，非识实也。臣状鬼，不可以示远，宜选长大威容者。”帝乃以大鸿胪魏应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管辂容貌鬼，无威仪，言语不择非类。
又曰：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年十七，往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通脱，不甚重也。
《晋书》曰：孙秀尚河东公主，形陋短小，奴仆之下者也。
又曰：左思貌鬼而口讷。
又曰：张孟阳每出，人恶之，辄掷瓦砾盈车。
王隐《晋书》曰：刘伶字伯伦，长六尺，貌甚鬼悴，常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自随，以为死便埋也。
孙严《宋书》曰：桓护之，字彦宗。少倜傥不拘小节，形状短陋，而气强果。
又曰：少帝幼而狷急，轻脱险迅，细形黄貌色，长颈鸟啄嘶声。
《齐书》曰：张融形貌短鬼，精神清彻。王敬则见融革带宽，谓曰："革带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带何为？"
又曰：萧坦之肥黑无鬓，语声嘶，时人号为萧瘂。刚很专执，群小畏而憎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为县卒，随巫而遇一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贵子，君亦有贵子，可相纳之，当兴君门。"士纳之，生汜，长不满七尺，鬼极。当时朴讷无慧，後为县卒，感愤游学，师事安平赵孔曜，曜见而伟之曰："此生有公骨，其当贵达。"
又曰：《前秦录》曰：苻雄字玄才，赵建武中拜龙骧将军，貌鬼头大而足短，故军称为大头龙骧。
又曰：徐成纯直亮，素为王猛所知，长不满六尺，鬼极当时。
车频《秦书》曰：苻坚六岁戏于路，司隶徐统见而异焉。而问曰："苻郎，此官街，小儿戏不畏缚耶？"答曰："吏缚犯事者，不缚小儿戏。"统语左右曰："此儿有王霸相。"左右曰："此儿状貌甚鬼，而君以为相贵异，何也？"曰："非尔等所知也。"
《南史》曰：刘韫，人材凡鄙，为明帝所宠。在湘州，雍州使善画者图其形，出行卤簿羽仪，常自披玩。尝以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戏之，阳若不解画者，指韫形问之曰："此何人？"韫曰："是我。"其庸底类如此耶。
《北史》曰：後魏广陵侯衍弟钦，中书监尚书右仆射、仪同三司，钦色尤黑，故时人号为黑面仆射。
《唐书》曰：李辅国本名静忠，短小貌陋，颇知书计，高力士见之，收在左右，与诸奴为伍。年四十馀矣，为小宦掌厩中文帐，後迁至封成国公也。
又曰：苏世长容貌鬼陋，颇有学识，性滑稽，言杂谐调，隋大业中为都水使者。炀帝尝谓之曰："卿面何类巨驴？"世长再拜，叫呼，以手据地，蹙项败面，为巨驴之状。群臣掩口而笑，炀帝大悦，赐帛百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贞观十五年，文德皇后崩，百官衰。率更令欧阳询状貌鬼异，众或指之，许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马。

《周史》曰：慕容彦超，吐浑部人也。父亮以彦超贵，累赠至三师。彦超即汉高祖之同产弟也，尝冒姓阎氏，体黑面胡，故谓之阎昆仑。

《庄子》曰：厉人夜半生子，其父取火视之，恐其似己也。（厉人，丑人也。）

又曰：鲁哀公问仲尼：“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之与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是必有以异乎人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

又曰：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也。

《孙卿子》曰：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身长七尺，面长三尺而广三寸，名动天下。

《孔从子》曰：子高见齐王，齐王问谁可为临淄宰，称管穆焉。王曰：“管穆容貌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见敬在德，且臣所称其能也。君不闻晏子乎，长不满六尺，面状鬼恶，齐王上下莫不崇焉。以穆体形方之，犹贤之远矣。”王乃以管穆为临淄宰也。

《尸子》曰：禹长颈鸟喙，面目颜色亦恶矣。天下犹独贤之。

《吕氏春秋》曰：陈有恶人曰敦洽麋，椎颡，色如漆也。

又曰：列精子高德行于齐，王所敬，着布衣，白缟冠，会朝步堂下。谓侍者曰：“我好鬼何如？”侍者曰：“公艳。”出而窥井，叹曰：“恶丈夫也。人之阿齐王实不良而言良，亦其我之侍者也。”

周斐《汝南先贤传》曰：周燮字彦祖，敛颐折，貌甚鬼，母欲不举，其父曰：“吾闻诸圣贤人状皆有异于人，兴我宗者必此儿。”遂育之。

《梁冀别传》曰：子嗣为河南尹。嗣一名胡狗，时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焉。

《司马徽别传》曰：刘综欲候徽，先使左右问其存亡。徽锄园，左右问马君所在，徽曰：“我是徽。”头面鬼陋。问者骂之曰：“即欲求司马公，何等田奴，而称徽？”更刷头饰服而出，左右叩头而谢之。

《续搜神记》曰：桓大司马从南州来，拜简文皇帝陵，问左右商涓形貌，有人答：“涓为肥短，黑色，形甚鬼。”公云：“吾见之亦如此。”意恶之，还州遂病，无几而薨。

谢绰《宋拾遗记》曰：何尚之、颜延年少年好为嘲调，二人并短小，常谓颜公为猴，颜亦以何为猴，常共游戏西池。颜问路人云：“二人谁似猴？”路人指何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束《发蒙记》曰：鬼男蔑，鬼女钟离春。
《世说》曰：王广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语妇曰：“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入比踪英杰！”
崔ゐ《博徒论》曰：博徒见农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茶，面目骊黑，手足胼胝，肤如桑朴，足如熊蹄，蒲伏垄亩，汗出调泥，乃谓曰：“子触热耕芸，背上生盐，胫如烧椽，皮如领革，锥不能穿，行步狼跋，脚戾胫酸。谓子草木，支体屈伸；谓子禽兽，形容似人。何受命之薄，禀性不纯？”
桓谭《新论》曰：余尝与郎泠喜出见一老翁，粪上拾食，头面垢鬼，不可忍视。喜曰：“安知此非神仙。”余曰：“道必形体，如此无以道焉。”
《风俗通》曰：齐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语其女曰：“汝欲东家则左袒，欲西则右袒。”其女两袒。父母问其故，对曰：“愿东家食而西家息。”以东家富而鬼，西家贫而美也。
《新序》曰：齐有田巴先生者，行修于外。王闻其贤，聘之，将问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拂饰冠带，顾谓其妾，妾曰：“姣。”将出门，问其从者，从者曰：“佼。”过于淄水，自照视，鬼恶甚焉。遂见齐王。齐王问政，对曰：“今者大王召臣，臣问妾，妾爱臣，谀臣曰佼；问从者，从者畏臣，谀臣曰佼。臣至临淄水而观，然後知鬼恶也。今王察之，齐国治矣。
《会稽录》曰：任奕字安和，句章人也。为人貌寝，无威仪。
刘谧之《庞郎赋》曰：其头也则中而上下锐，额平而承枕四起。
繁钦《三胡赋》曰：莎车之胡，黄自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高辅陷鼻，眼无黑眸，颊无馀肉；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隈目赤眦，洞鼻。
朱彦时《黑儿赋》曰：世有非常人，实为彼玄士。禀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骊牛眠，立如乌牛寺。忿如鸲鹆斗，乐似鸬鹚喜。
鬼妇人
《周易》曰：老妇士夫，亦可鬼也。
《韩诗外传》曰：齐王厚送女，欲妻屠门肚，肚辞以疾。其友劝之曰：”子孙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辞之？”肚应曰：“其女鬼。”其友曰：“何谓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虽以他附益之，尚犹不雠。今厚送子，子鬼故耳。”其友下问女，果鬼，目如擗杏，齿如编蟹。
《东观汉记》曰：梁耗维郡孟氏，其女名光，状貌鬼而黑，力能举石臼，择而不嫁，至年三十，鸿闻而聘之。
王隐《晋书》曰：武帝为太子纳妃，谋久不决；上欲娶卫女，杨后欲娶贾充女。上曰：“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种贤而多子，端正而长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家种妒而少子，鬼而短黑也。”
《唐书》曰：张万福典泗州时，遇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反，陈少游悉令管内刺史送妻子杨州以为质。万福独不肯，谓使者曰：“为某白相公，万福妻老且鬼，不足烦相公意。”独不送。
又曰：中宗好与朝臣狎戏。韦庶人微时，有一乳母，实蛮婢也，既老且鬼，齿秃落，制于後宫，刻列花烛，嫁为御史大夫窦怀贞妻。俗谓乳母之婿曰阿遮，怀贞每进表状，列其官位，必曰“国遮”，欣然有自负之色。
《庄子》曰：阳子之宋，宿于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阳子问其故，逆旅小子对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阳子曰：“弟子记之，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何往而不爱哉。”
《郭子》曰：许允妇是阮德如妹，甚鬼，交礼竟，许允无复入理。桓范劝之曰：“阮嫁鬼女与卿，故当有意，宜察之。”许便入见，妇即出，提裙裾停之。许谓妇曰：“妇有四德，卿有几？”答：“新妇所乏惟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几？”许曰：“皆备。”妇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许有惭色，遂雅相重。
刘向《列女传》曰：齐孤逐女者，其状甚鬼，三逐于乡，五逐于里，过时无所容，乃造襄王之门而求见。王辍食而起，谨敬。左右曰：“三逐于乡者不忠，五逐于里者少礼，何足为遽？”王曰：“子不识也。夫牛鸣而马不应者，异类故。遂见，与之语而嘉之。
又曰：齐宿瘤者，东都采桑之女闵王之后也。（闵王，宣王字也。）项有大瘤，故号曰宿瘤。初，闵王游至东，百姓尽观，宿瘤女采桑如故。王召问曰：“寡人出游，车骑甚众，百姓无长少弃事来观，汝不视，何也？”对曰：“妾受父母教采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此女也惜，惜其宿瘤。”女曰：“中心何谓，宿瘤何伤？”王大悦，曰：“此贤女也！”命後车载之。女曰：“女不受父母之教而随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惭曰：“寡人失之。贞女，一礼不备，虽死不从。”及归，遣使奉礼，加金百镒娉迎之。父母惊惶，欲洗沐为衣裳，女曰：“变容更服，恐见不识。”于是如故随使者。闵王归，见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圣女。”及至，诸夫人见者皆大笑。王曰：“未饬耳。饰与不饬，相去十百。”女曰：“饬与不饬，相去千万不足言，何独十百也！”王曰：“何以？”对曰：“昔者尧舜桀纣俱为天子，尧舜安于节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斫，後宫衣不曳地，食不重味，至今数千岁天下归善；桀纣不自饬仁义，为高台榭、深池泽，後宫蹈绮，弄珠玉，身死国亡，为天下笑，至今千馀岁天下归恶。由是观之，饬与不饬相去千万。”闵王大感，立以为后。期月之间，化行邻国，诸侯朝之，侵三晋，惧秦楚，立帝号。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死，燕遂屠齐。
又曰：齐锺离春者，齐无盐邑之女。（钟离，姓；春，名也。）其为人极鬼无双：臼头深目，长壮大节，鼻结喉，顶上少，折腰出胸，皮肤若漆，行年三十，无所容入，行嫁不售，流弃莫执。于是乃拂拭短褐，自诣宣王，愿乞一见。见谒者曰：“晏齐之不售女也。闻大王之圣，愿备後宫之扫除，顿首司马门外。”谒者以闻，宣王方置酒于渐台，左右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王曰：“此天下强颜女子也。”乃召见之，谓曰：“昔先王为寡人娶妃匹，皆以备有列位者。今夫人不容乡里布衣，而欲干万乘之主，有何异乎？”锺离春曰：“窃慕大王之美义耳。”王曰：“然。何善？”曰：“尝隐善。”王曰：“试一行之。”言未卒，忽不见。王大惊，立发隐书而读之，久不能解。明日复召之，但扬目衔齿，举手拊膝曰：“殆哉！如此者四矣。王曰：“愿闻命。”对曰：今大王之国，西有横秦之患，南有强楚之ヶ，外有二国之难，内聚奸臣，众人不附。春秋四十年壮男不立，故不务众子而务众妇，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坠，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渐台五层，黄金白玉，琅翡翠，万人疲极，此二殆也。贤者伏匿于山林，谄谀强行于左右，邪伪立于本朝，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浆流湎，以夜继昼，女乐俳优，纵横大笑，外不修诸侯之礼，内不康国家之理。此四殆也。”王暗然无声，喟然而叹曰：“痛乎！无盐君之言。”于是立坏渐台，罢女乐，退谄谀，去雕琢，选兵马，实府库，辟四门，招进直言，卜择吉日，立太子，拜无盐君以为王后。齐国大安，皆鬼女之力也。
习凿齿《襄阳记》曰：黄承彦，沔南名士也，谓诸葛孔明曰：“君择妇否？有鬼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焉，即载送之。时人为笑乐，乡里为之嗟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河外鬼女。”
束《发蒙记》曰：鬼男蔑，鬼女锺离春。
《通俗文》曰：不媚曰畜，（音畜。）可恶曰会，（乌会反。）大鬼曰{大羔}，（呼交切。）鬼称曰矣。（乌在反。）
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鬼人也。
《楚辞》曰：西施是是而不得见兮，嫫母勃屑日侍而。
又曰：圭璋杂于甑室，陇廉与孟陬同宫。举世以为常俗，固将愁苦而终泅拢
刘思真《鬼妇赋》曰：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鹿头猕猴面，椎额复出口。折齃楼鼻，两眼（一交切。）如臼。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曰：登徒子妻，蓬头挛（牛善反。）耳，（牛美反。）唇历齿，旁行伛偻，又疥且痔。
卷三百八十三　人事部二十四
寿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老，考也。
《释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从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头耄耄然也。八十曰鲐。鲐，铁也，皮肤变黑，色如铁也。九十曰鲐背，背有鲐文也；或曰黄，鬓变黄色也。，垢也，皮色骊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皮如鸡胡也；或曰冻梨，皮有班黑，如冻梨色也；或曰儿齿，大齿落尽，更生细齿，如小儿齿也。百年曰期颐。颐，养也。老丬昏不复知服味善恶，孝子期于尽养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
《周礼□夏官□司马》曰：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是时鹰化为鸠，鸠与春鸟变旧为新，以宜养左，助生气也。）
《礼记□曲礼上》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傅；八十曰鲐，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郑玄注曰：耄，荒昏也。期，要也；颐养，不知衣服食味，孝子尽养之道也。）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从；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
又《檀弓上》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曾子怒，曰：“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尔罪一也。”
又曰：《王制》曰：“养耆老以致孝。”
又曰：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幼骚，达于诸侯。五十异粮，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于游可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
又曰：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尊养之。）七十不俟朝，（二夫士之差者，揖君则退。）八十曰告存，（每月致膳。）九十曰有秩。（秩，常也，有常膳。）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西胶。
又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矣。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帝，天也。）文王曰：“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又《祭义》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仁长，慈幼。贵老，为其近于亲也。
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遗年者。年之贵乎天下久矣，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事亲也。
又曰：天子巡守，诸侯待于竟，天子先见百年者。
《左传口隐公》曰：石昔使告于陈曰：“卫国褊小，老夫耄矣，无能为也。”
又《僖公上》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将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
又《僖公下》曰：秦晋围郑，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辞曰：“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
又《襄公三十年》曰：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有与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曰：“臣小人也，不智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瘟抛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走问诸朝，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
又《襄三十一》曰：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伦，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谆谆焉如八十、九十者，弗能久矣。”
又《昭玄》曰：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馆于洛。刘子曰：“美哉禹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对曰：“老夫罪戾是惧，焉能恤远？吾侪偷食，朝不谋夕，何其长也？”刘子归，以语王曰：“谚所谓老将至而耄及之者，其赵孟之谓也。”
又《昭三》曰：齐侯田于莒，芦蒲见，泣且请曰：“余如此种种，余奚能为？”（种种，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复为害。）
又《昭公十三》曰：楚灵王至乾溪，闻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智挤于沟壑矣。”
《尚书口盘庚》曰：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
又《洪范》曰：五福：一曰寿。（百二十年。）
又《无逸》曰：自时厥後，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智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後，亦罔或克寿。（以耽乐之故，从是其后，亦无有能寿考。）
又《吕刑》曰：“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以享国百年，耄乱荒忽，虽老而能用贤以扬名。）
《论语口里仁》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孔子曰：见其寿老则喜，见其衰老则忄瞿。）
又《微子》曰：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肴，老也。
《尚书中候》曰：齐桓公欲封禅，谓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韩诗外传》曰：楚丘先生见孟常君，孟常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超距，追车赴马，逐麋鹿，搏虎豹，吾则老矣。使我探计谋，设精神，决嫌疑，出正辞，尚诸侯，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常君勃然汗出至踵，曰：“文过耳。”
又曰：齐桓公见敏丘人，曰：“叟年几何？”对曰：“臣年八十三。”公曰：“美哉，寿也！”
《论语谶》曰：仲尼曰：“吾闻尧舜等游首山，观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一老曰，河图将来告帝期；二老曰，河图持龟告帝谋；三老曰，河图将来告帝书；四老曰，河图将来告帝图；五老曰，河图将浮龙衔玉，包金泥玉，检封盛书。五老飞为流星，上入昴。（宋均注曰：”浮龙游于水。”）
《周书》曰：文王在高阝，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汝勤之，我傅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信忠而志爱，不为骄役，不为泰靡，括柱而茅茨，为民爱费也。”
《战国策》曰：昔者秦魏为与国，齐、楚约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盖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祖者，年九十馀，谓魏王曰：“老臣请西说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诺。”遂约车遣之。见秦王，秦遽发兵救之。
《史记》曰：秦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将兵行。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缪公闻而怒，二老曰：”臣非敢沮君军，军行，臣子与往；臣老，迟还恐不相见，故哭耳。”
又曰：蔡泽从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唐举曰：“先生之寿，从今以往者四十三岁。”蔡泽笑而谢去，谓其御曰：“吾持梁啮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幼牲，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
又曰：《王翦传》曰：始皇问李信：“吾欲攻荆，用几何人而足？”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壮勇，其言是也。”翦因谢病归，老于颍阳。
又曰：上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馀，鬓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来耳。”上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又曰：伏生者，（伏生名胜。）济南人，故秦博士也。孝文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能治，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乃召太常掌故朝错往受之。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傅从。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又曰：李少君以祠灶却老，方见上，自谓七十。尝从武安侯饮，坐中有年九十馀老人，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识其处，一坐尽惊。
《汉书》曰：文帝玄年，诏：“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哉？具为令有司，请令县道八十以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赐物及当廪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之。”
又曰：冯唐，赵人也，以孝著，为中郎署长，（应劭曰：此云孝子郎。）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具以实对。
又曰：张苍食乳，女子为乳母。妻妾百数，曾孕子者不复幸。犹是百馀岁乃卒。
又曰：张安世，宣帝下诏曰：“安世守职秉谦，以安宗庙，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
又曰：石建为中郎令。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𥚃，身自浣洒，复予诸侍者。子孙咸孝，然建特为甚。
又曰：贡禹上书曰：“臣禹犬马之齿八十一，血气衰竭，耳目不聪，非能复有补益，所谓素餐尸禄、污朝之臣也。乞骸及身生归乡里，死无恨矣。”
《续汉书》曰：仲秋之月，县皆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咽之鸟，欲老人不咽，所以受民也。是月也，祠老人星于国南远郊。
《东观汉记》曰：马援字文渊，建武二十年，刘尚击武陵五溪蛮夷，深入，军没。援因复请行。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许之。援自请曰：“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遂遣援。
又曰：闵仲叔客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或不肯为断。安邑令候之，问诸子何饮食，对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与。”令出敕市吏，後买辄得。叔怪问，其子道状，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去之。
又曰：班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
《魏志》曰：田豫为并州刺史，徵为卫尉。屡乞逊位，太傅司马宣王以豫克壮，书喻未听。豫书答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锺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称疾笃。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二薨。
《晋书》曰：华表，太始中迁太常卿。数岁，以老病乞骸骨，诏以“表清贞素履，有老成之美，而以疾固辞。今听如所上，禄赐与卿同。”
又曰：刘实字子贞，少贫，卖牛衣，好学。历吏部尚书，封修阳子。怀帝复授太尉，辞以老。九十一薨。
又曰：祖逖进镇雍丘，略定河外，躬自劝督农桑，克己施下，百姓感悦。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某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
又曰：周访少时遇善相者陈训，谓访与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上寿，周下寿，优劣在年耳。”
《齐书》曰：虞玩之，字茂瑶，年老有疾，请退，表曰：“四十仕进，七十悬车，壮即驱驰，老宜休息，知足不辱，臣知足矣。”
《後魏书》曰：毕众敬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临还，献其珠四具，银装剑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绫百匹。文明太后与高祖引见于皇信堂，赐酒馔车一乘，马三匹，绢二百匹，劳遣之。
又曰：罗结，代人，世祖初为散骑常侍，迁侍中，总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岁，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悫，甚见信。待诏听归老，赐太宁东川以为居业，并为筑城，即号曰罗侯城，至今犹在。
又曰：刁雍以耆年特见优礼，锡以几杖，剑履上殿，因致珍羞焉。尝经笃疾，几死，见有神明救之，言福门子，当享长年。後卒于洛州刺史。
又曰：尉玄许致仕，诣阙谢老，引见于庭。命殿劳宴，赐以玄冠素服。又诏充三老，给上公之禄。
《唐书》曰：太宗将伐辽东，召李靖入阁，赐坐御前，谓曰：“公南平吴会，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东有高丽未服，公意如何？”对曰：“臣往者凭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残年朽骨，惟拟此行，陛下若不弃老臣，病其瘳矣。”帝愍其羸老，不许。
又曰：严绶材器不逾常品，事兄嫂过谨，为时所称。常以宽柔自持，位跻上公，年至大耋。前後统临三镇，皆号雄蕃。所辟士，亲睹为将相者凡九人，其贵寿如此。
《周史》曰：萧愿字惟恭，梁宰相顷之子也。初，愿之曾祖仿，唐僖宗朝入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接客之次，愿为儿童，效仿傅呼之声，仿谓客曰：“余岂敢以得位而喜，所幸奕世寿考，吾今又有曾孙在目前矣。”及愿长，事父母，以孝称，後为兵部郎。卒之时，年七十馀，母犹在堂，一门寿考，人罕及者矣。

《鬻子》曰：鬻子年九十见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则老矣，使臣策国事则臣年尚少。”因立为师。

《庄子》曰：盗跖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又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

《抱朴子口内篇》曰：余亡祖鸿胪少卿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廖氏，家世寿老，或出百年，或八九十。徙去，生子孙转多夭折。人有居其故宅，复累世寿。由此觉是宅所为，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水渐亡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持丹砂而服之乎？

《六韬》曰：文王祖父寿百二十而没，王季百年而没，文王寿九十七而没。

《国语》曰：齐宣王出游，路见闾丘先生，长老十三人谒齐王，王赐之田。众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又赐无役，诸老复拜，闾丘先生又不拜。宣王疑而问之，对曰：“来见大王所望者三：愿赐臣寿，赐臣富，赐臣贵。”王曰：“天命有长短，非寡人所制，无所寿先生；仓粟虽盈，备灾畜，无以富先生；大官无阙，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先生曰：“所望愿王选良吏，臣少得寿焉；使人以时役，无烦苛，此臣所以得富焉；使少者敬长者，长者敬老者，此臣所以得其贵也。王赐臣田，田不租，仓廪虚；赐臣无役，则官无所使，非所望也。”王曰：“赐先生为相，可乎？”先生曰：“臣得三愿足矣，安用为相。”

又曰：子奇年八十，齐君任为东阿。既行，而君蛔缮，使人追之，嘱使者曰：“未至，追令还；已至勿追。”未至东阿，使者反之。齐君问故，使者曰：“臣见子奇同载者皆白首矣。夫老者之知，少者之决，此必能治东阿矣。”王曰：“善哉。”

又曰：昔卫武公年九十五，儆于国曰：“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至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夕以儆我，闻一二之言，志诵纳之以训道。”

《汉武故事》曰：上尝辇至郎署，见一老髭须皓白，衣服不完。上问曰：“公何时为郎，何其老矣？”对曰：“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也。文帝时为郎。”上问曰：“何不遇也？”玑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又少，陛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少，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拜为会稽都尉。
《新序》曰：孔子见宋荣启期，年老白首，衣弊服，鼓琴自乐。孔子问曰：“先生老而穷，何乐也？”启期曰：“吾有三乐：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吾得为人，一乐也；人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命有伤夭，吾年九十余，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居常以守终，何不乐乎？”
《说苑》曰：楚文王伐郑，使王子革、子露居二子出游，老人戴畚从而乞食焉。不与，搏而夺之畚。
又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晚，如何？”对曰：“暮不炳烛耶？臣闻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公曰：“善哉，善哉！”
《申鉴》曰：学寿不至寿，可以尽命。
《新论》曰：余前为王翁典乐大夫，见乐家书记。文帝时得魏文侯时乐人窦公，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问：“何能服食而至此耶？”对曰：“年十三失明，父母哀之，教使鼓琴，日讲习以为常事，臣不能道引，无所服饵也。”谭以为少盲，恒逸乐，所以益性命也。
《神仙传》曰：淮南王安好道术，八公乃诣门。门者见其垂白，不进。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门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台，张锦绮之帷，设象牙之床席，燔百和之香，进碧玉之几，执弟子礼。八公还成老人，授之要道。及郎中雷被谮安，安与八公天，所践石皆陷。今人马之迹宰缮。
王子年《拾遗录》曰：昔老聃当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老叟五人，或乘虎豹，或乘鸿鹄，衣毛羽之服，眉覆于目，耳垂至肩，两眸子皆黑，方面玉洁，手握青筠之杖，出入于日室之中，与老子谈天文之数。
《述异记》曰：尹雄年九十，头生角，角半寸。
《世说》曰：顾悦与简文同年而早白，简文问曰：“卿何以先老？”答曰：“蒲柳之姿，望秋而先落；松柏之质，逢霜而弥盛。”
应璩诗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馀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置辞，室内妪粗鬼。中叟前置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置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卷三百八十四　人事部二十五
幼知上
《说文》曰：幼，小也。
《释名》曰：儿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曰童，故《礼》有阳童。牛羊之无角者曰童，山无草木亦曰童，言未巾冠似之。
《左传口僖下》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後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傅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且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後之有？”

又曰：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王孙满尚幼，观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脱，易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

又《成公下》曰：晋栾书、中行偃使陈滑杀厉公，使荀罃、士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悼公周公。）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虽及此，岂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晨☆也，立而不从，将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从之，神之所福也。”（傅言少而有才，所以能自固。）对曰：“群臣之愿也，敢不惟命是听。”

《战国策》曰：文侯疾，故使张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罗请行之。文侯叱甘罗，曰：“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今臣年十二，君其试焉，奚遽言叱？”乃见张卿，说而行之。

又曰：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还，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不还，则吾倚庐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王孙贾乃入市中，罗曰：“淖齿乱齐杀王，欲与我诛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

《史记》曰：项羽击陈留、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

《汉书》曰：贾谊，洛阳人。年十八，以能诵《诗》《书》，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爱之。乃言贾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又曰：翟方进，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给事太守府为小吏，号迟钝不及事，数为椽史所辱。方进自伤，乃诣京师受鞠效。

《後汉书》曰：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人也。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

《续汉书》曰：黄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辩惠。祖父琼，初为魏郡太守。建和玄年正月日蚀，京师不见，梁太后诏问所蚀多少，琬年七岁，在傍曰：“何不言日蚀之馀，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後深奇爱之。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空盛玄疾，琼遣琬候问，会江夏上蛮贼事到府，玄发书，视毕，微戏琬曰：“江夏大邦而蛮多士少。”琬举手对曰：“蛮夷猾夏，责在司空。”

又曰：应奉字世叔，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历，莫不暗记，读书五行并下。

又曰：乐恢字伯奇，京兆长陵人。父为县吏，得罪，令收将杀之。恢时年十一，常于府寺门昼夜号泣，令闻之，即解其父。

又曰：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年十五，常闲处一室而庭宇芜秽。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蕃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蕃曰：“丈夫处世当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东观汉记》曰：马援子客卿，幼而歧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尝有死罪亡命者来过，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讷而内沉敏。援甚奇之，以为将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又曰：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

又曰：丁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遂笃志精锐，布衣荷担，不远千里。

又曰：张堪字君游，年六岁受业长安，治《梁丘易》，才美而高，京师号曰圣童。

又曰：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时上亦游学京师，禹年虽幼，而见上知非常人，遂相亲附。及汉兵起，即策杖北渡，追及上于邺。

又曰：承宫，琅琊姑幕人。少孤，年八岁，为人牧猪。乡里徐子盛明《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诵，好之，因弃其猪而听经。猪主怪其不还，来索，见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门下，樵薪。

又曰：鲁恭父建武初为甘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年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归服丧，礼过成人。

又曰：吴字季英，陈留长垣人。父恢，为南海太守。年十二，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谏曰：“今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旧多珍怪。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邀名。嫌疑之间，诚先贤所慎也。”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邓后年五岁，太夫人为断，夫人年老目冥，并中后额，虽痛忍而不言。左右怪问之。后言曰：“难伤老人意，故忍之。”

又曰：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陆人。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至孝。年十二，博览傅记。京师号曰：“日下无双，江夏黄香。”
《英雄记》曰：曹纯字子和，年十四丧父。承父业，富于财，僮使人仆以百数，纯纲纪督御之，不失其理。好乐学问，敬爱学士，学士多归焉。由是为远近所称，年十六为黄门郎。
《汉杂事》曰：陈实字仲弓。汉末，太史家瞻星，有德星见，当有英才贤德。同游者书下诸郡县，问颍川郡上事。其日有陈太丘父子四人，俱共会社，小儿季方御，大儿玄方从，抱孙子长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袁氏之败也，孔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後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尔。”融被收，二子年八岁，时方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见执，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锺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护军蒋济著论，曰：“观其眸子，足以知人。”会年五岁，繇遣见济，济甚异之，曰：“非常人。”
又曰：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自为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帅。”口授兵法数万言。
又曰：杨俊同郡王象，少孤，时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获捶楚。俊美其才质，即赎象着家，娉娶立屋，然後与别。
又曰：刘口字恭嗣，南阳安众人。年七岁，戏讲堂上，颍川司马德操抚其头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宁自知不？”
又曰：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县人。年九岁，人有称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亲。”客谢之。十二，试为童子郎。
又曰：王粲，为中郎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及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又曰：陈群字长文，颍川许昌人。祖父实，父纪，叔父谌，皆有盛名。群为儿时，实常奇之，谓宗人父老曰：“此儿必兴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年七岁，父党造门问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对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馀岁，见太祖，太祖谓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使与文帝同止，见待如子。常从征讨，使领虎豹骑。
又曰：夏侯字玄让，沛国谯人。年十四岁，求师就学，人有辱其师者，杀之，由是以烈气闻。
《吴书》曰：虞翻少好学，有才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曰：“仆闻琥珀不授腐草，磁石不授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书异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吴郡人。年十一，华歆行风俗，见而异之，因呼：“沈郎，可登车语乎？”友逡巡却曰：“先生衔命，将以裨补先王之教，齐风俗也，而轻脱威仪，犹负薪救火，无乃更崇其炽乎？”歆惭曰：“自桓、灵来，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陆绩年六岁，于九江见袁术，术出橘与绩，绩怀三枚，去，拜辞堕地，术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桔乎？”绩跪答曰：“欲归遗母。”术大奇之。
《蜀志》曰：诸葛亮子瞻，字思远。亮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惠可爱，嫌其早成，不为重器耳。”
《晋书》曰：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槛中唬阚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
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虽未能言，见人举动便识其意。衍妻郭性贪鄙，欲令裨路上担粪，澄年十四，谏郭以为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绍，幼而聪哲。年数岁，尝置中宗膝上。会长安使来，中宗因问曰：“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曰：“日远。”中宗问其故，答曰：“不闻人从日边来，然可知耳。”中宗异之。明日会群臣，又问之，对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异昨日之言？”对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总角时尝从从伯敦。敦与钱凤谋逆，而允之时饮酒帐中卧，悉闻其言，虑敦疑之，便于卧处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见吐唾，以为醉。
又曰：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鲲之子。幼有至性。八岁，风神夙悟。鲲尝携之送客，或曰：“此儿一座之颜回也。”尚应声曰：“座无尼父，焉识颜回。”宾客莫不叹异。年十七，遭父忧，丹阳尹温峤吊之，尚号哭极哀。既而收涕告诉，举止有异常童，峤甚奇之。
又曰：韩康伯早孤，家贫。年数岁，母为作襦子，令康伯捉熨。母谓曰：“且着，寻为汝作。”伯曰：“已足，不复烦。”母问其故，答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热。今着襦，皆当暖也。”母异之。
王隐《晋书》曰：王俭字玄衡。内史下邳陈邵擅名徐州，邵闻俭年十四，善属文，请作祝文。邵谓郡客曰：“此生为文，有可观采。”命为督邮主簿。邵迁给事，俭每为定表。
《晋中兴书》曰：谢安字安石。年四岁，桓彝见而叹曰：“此儿风神秀彻，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不减王东海。”总角，神识深敏，气宇条畅，丞相王导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陈留人。年十岁，能诵《诗》、《书》。尝以刀伤手，捧手改容，人问：“痛耶？”答曰：“受全之体，而致毁伤，不可处耳。”少好学，手不释卷，博览众书，善三《礼》。
又曰：戴逵字安道，谯国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馀巧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手自刻字。文既绮藻，器亦妙绝。时人莫不惊叹，知其深敏。
《宋书》曰：刘秀之字道宝，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儿戏于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无不颠怖惊呼，秀之犹不动。众并异焉。
又曰：王僧达，幼聪敏。弘为州县，僧达六七岁，遇有通讼者，窃览其辞，谓为有理。及入，讼者亦进，弘意其小，留左右，僧达为申理，暗诵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人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
又曰：蔡兴宗字兴宗。幼为父廊所重，谓有已风，与亲故书曰：“小儿四岁，神气似可，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故以兴宗为之名，兴宗为之字。”
《齐书》曰：王慈字伯宝，琅琊临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岁，外祖宋江夏王义恭施宝物，恣听所取，慈惟取素琴、石砚。义恭善之。
又曰：傅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为外祖所养，十岁于朱雀航卖历日，雍州刺史袁觊见而奇之。觊尝来昭所，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觊叹曰：“此儿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顾协从祖右光禄大夫张永，尝携内外孙侄游武丘山，协年数岁，永抚之曰：“儿欲何戏？”协曰：“儿正欲枕石漱流。”永叹息曰：“顾氏兴于此子。”及长，好学，以精力称。
又曰：顾欢年六七岁，父使驱田中雀，遂作《黄雀赋》而归。雀食稻过半，父怒将挞之，见赋乃止。
《梁史》曰：沈璞字道真，林子少子也。童孺时，神意闲审。武帝召见，奇璞应对曰，谓林子曰：“此非常儿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
《陈书》曰：王玄规八岁而孤，兄弟三人，随母依舅氏往临海郡，时年十二。郡土豪刘者，资财巨万，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结强援，玄规泣谓曰：“姻不失亲，古人所重。岂得苟安异壤，辄婚非类！”母感其言而止。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辛攀字怀远，年七岁，随父爽在京师。北地程晓，爽之亲友，目攀而笑曰：“犁牛も犊，孺子之谓。”攀曰：“戏及人亲，非雅训也。”晓及众宾大奇异之。
又《後赵录》曰：徐光字季武，顿丘人。父聪，以牛医为业。光幼好学，有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阳攻顿丘，掠之，令主秣马，光但书柱为诗赋，而不亲马事。阳怒，挞之，啼呼终夜不止。左右以白阳，阳召光，付纸笔，光立为颂，阳奇之。

又《夏录》曰：吐谷浑拾寅者，拾虔国之弟也。年数岁，犹大啼哭，母氏念忧其不惠，父树洛于曰：“此儿吾家骊肩驹驹，伯乐尚不能目之，而况庸人哉！终成吾门户者，必在此子。”年六七岁，而器识不恒，或谓之神童。

《後魏书》曰：裴骏字神驹，河东闻喜人。幼而聪惠，亲表异之，称为神驹，因以为字。骏从弟子安祖少而聪惠，年八九岁就师讲诵《诗》，至《鹿鸣》篇，语兄云：“鹿虽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後，未尝独食。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顺，字子和。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夜诵，旬有五日，一皆通利。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迄于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

《三国典略》曰：赵隐字彦深，年五岁，母傅便孀居。傅谓之曰：“家贫儿小，何以能济？”隐泣而言曰：“若天矜儿，大当仰报。”年十岁，司徒崔光奇之，谓宾客曰：“古人云：观眸子足以知之，此儿必当远至。”

卷三百八十五　人事部二十六

幼知下

《唐书》曰：李百药字重规，隋内史令德林子也。为童儿时多疾病，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之名。七岁解属文。父友齐中书舍人陆、马玄熙尝造德林宴集，有读徐陵文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将刈琅琊之稻”，并不知其事。百药时侍立，进曰：“《传》称禹卩人藉稻。杜预注云：禹卩国在琅琊开阳。”等大惊异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聪敏好学，善属文，博览无所不至，经目必记于心。喜游名贤，尤善谈论。年十八，诣陈仆射徐陵，与商榷文章，深异之。陈後主闻而召见，使赋诗，江总及诸词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陈叔达，陈宣帝子。年十馀岁侍宴，赋诗十韵，援笔便就。仆射徐陵甚奇之。

又曰：刘仁轨，尉氏人也。幼少恭谨，好学。遇隋末丧乱，不遑专习，每行坐所在，辄书空画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权德舆，生四岁能属诗；七岁居父丧，以孝闻；十五为文数百篇，编为《童蒙集》十卷，名声日大。

又曰：蒋字德源，史官吴兢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郢子定，幼聪警绝伦。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顺人乎？”父不能对。

《列子》曰：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日。问其故，一小儿曰：“我以为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一儿曰：“我以为日出时远而日中近。”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中才如盘盖，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初出苍苍凉凉，及其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尸子》曰：蒲衣生八岁，舜让以天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师旷。

《鲁连子》曰：齐之辩士田巴辩于狙丘，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合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连，连谓徐劫曰：“臣愿得当田子，使之必不复谈，可乎？”徐劫言之巴曰：“余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驹也。愿得待议于前，可乎？”田巴曰：“可。”鲁连得见，曰：“今楚军南阳，赵伐高堂，燕人在辽，国亡在旦暮，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连曰：“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无贵学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人皆恶之，愿先生勿复谈也。”田巴曰：“谨受教。”明日，见徐劫曰：“先生之驹乃飞兔也，岂特千里哉！”

《孔丛子》曰：孟子居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居甚崇，子上不愿也。客退，子上请曰：“白闻士无介不见，女无媒不嫁，孟孺子无介而见，大人说敬之，白也未喻，敢问。”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

又曰：子和为临晋令，寝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二子，长曰长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岁。父友西洛人姚进先有道，徵不就，养志于家。长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丧，有先人遗书，兄弟相勉，讽诵不倦。于时蒲坂令许君然造其宅，劝使归鲁，奉以车二乘。辞曰：“载柩而反，则违父遗命；舍墓而去，则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孙就祖，于礼为得，愿子无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犹邻宗族焉。父独留此，不已剧乎？吾其定矣。”遂还其居。于是甘贫，研精坟典，十馀年间，会徒数百。故时人为之语曰：“鲁孔氏好读经，兄弟讲诵可不听。学士来者有声名，不过孔氏那得成。”

《郭子》曰：梁国杨氏子，年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为设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此实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书》曰：晋平公使叔誉于周，见太子晋，与之言，五称三而泅拢
《李固列传》曰：固被诛，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游学洛下，乃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丧不去，太后闻而诛之。
《孔融列传》曰：孔文举年四岁时，与诸兄弟共食梨，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由此宗族奇之。
又曰：融十岁，随父诣京师，闻汉中李公清节直亮，慕之，欲往观其为人。遂造公门，谓门者曰：“我是公通家子孙也。”门者白之，公曰：“高明父祖，常与孤游乎？”跪而应曰：“先君孔子与明公先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公累世通家。”坐众数十人莫不叹息，咸曰：“异童子也！”太中大夫陈炜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寻声答曰：“君之幼时，岂当惠乎？”李公抚大笑。顾少府曰：“高明长大，必为伟器。（李范晔《后汉书》云，诣李膺也。）”
《何宴别传》曰：胙时小养魏宫，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愚知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宴，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十一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罪？”原曰：“一则愿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费也。”于是遂就书，一岁之间，诵《孝经》、《论语》。
《管辂别传》曰：辂年八九岁，便喜仰视星辰，得人辄问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鸡野鹄，犹尚知时，况于人乎？”与比邻儿共戏土壤中，辄书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说事，语皆不常，宿学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当有大异之才。时年十五，来在官舍，始读《论语》及《易》，便开源布华，辞义斐然。于时黉上诸生四百馀人，皆伏其才。琅琊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闻辂一黉之俊，欲见之，父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馀人，辂既年少惧失精神，请先饮三升清酒，然後与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独使饮之。子春曰：“吾自欲与辂旗鼓相当。”于是唱大语之端，遂经乎阴阳。子春及众士卒共攻劫，论难风起，而辂答对，言皆有馀。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语众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听其言语，正似司马子游猎之赋，何其磊落雄壮，英神秀茂，必能明天文地理变化之数。”于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
《傅宣别传》曰：宣字世和，北地泥阳人，年十三而著《河桥赋》，有文义。
《傅嘏别传》曰：嘏字昭先，年八岁丧母，号泣不绝声，自然之哀，同于成人。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群言无不综览。
《何祯别传》曰：祯，庐江潜人。父他，字文奇，有俊才，早卒。祯在孕而孤，生遇荒乱，归依舅氏。龆龀乃追行丧，哀泣合礼，乡邑称焉。十馀岁，耽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览，研精群籍，名驰淮、泗。
《杜祭酒别传》曰：君在孩抱之中，异于凡童，举宗奇之。年六七岁，在县北郭与小儿辈为行竹马戏，有车行老公停车视之，叹曰：“此有奇相，吾恨不见。”
《徐邈别传》曰：君讳邈，字仙民，东莞人。歧嶷，朗慧，聪悟，七岁涉学，诗赋成章。
《赵至别传》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缑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与母共道傍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家也，世乱流离，遂为士忤耳。後能至此不？”至答曰：“可耳。”便求就师读书。早起，闻父耕叱牛声，释书而泣。师问其故。答曰：“自伤不能致荣，使老父不免勤苦。”师大异之，称其当为奇器。
《傅畅自叙》曰：畅字洪迎，年四岁，散骑常侍扶风曾叔虎以德量喜与余戏，常解衣折被，脱余金环与侍者，谓余当吝惜之。而经数日不索。遂于此见名，言论甚重。
《孝子传》曰：华光字荣祖，彭城人。年七岁欲见父像，求画其父形像，朝夕拜谒。母有病辄呼天祷祠，母即瘳愈，每得珍甘，置父像前。
《刘向别传》曰：杨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明慧。雄笔《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触藩”，弥日不就。子乌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棨？”
《列子传》曰：孔融被诛初，女七岁，男九岁，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有遗肉汁，男渴而饮之，女曰：“今日之渴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兄号泣而止。或言于曹操，遂尽杀之。及收至，女谓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见父，岂非至愿。”延颈就刑，颜色不变。
《文士传》曰：张字子纯，与张俨及朱异俱童少，往见骠骑将军朱据。据闻三人才名，欲试之，曰：“为吾赋一物，然後坐。”俨赋犬曰：“守则有威，出则有获。韩卢宋鹊，书名竹帛。”纯赋席曰：“席为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异赋弩曰：“南岳之，锺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据大欣悦。
又曰：桓ら字玄凤，沛国龙亢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ら精敏，年十三、四宰缮坐，有宿客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ら即应声答曰：“邈矣甘罗，超等绝伦。卓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
又曰：刘桢字公，少以才学知名。年八九岁能诵《论语》、诗论及篇赋数万言，警悟辩捷，所问应声而答，当其辞菩捩烈，莫有折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阮少有俊才，应机捷丽，就蔡邕学，叹曰：“童子奇才，朗朗无双。”
又曰：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幼聪达，年十馀岁便能诵《诗》《书》，读《庄》《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学，能著文章，心解性达，无所不综，一时称为舞阳杜孔子。
《三辅决录》曰：张既字德容，为儿童，郡功曹游殷察异之。殷先归，敕家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张德容童昏小儿，何异于客哉？”殷曰：“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飧讫，以子楚托之。
《海内先贤传》曰：童子汝南谢广、河南赵建，年十二通经，诏以为二童应化，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贤传》曰：郭亮童幼之年则有尚义之心。年十四始欲出学，闻颍川杜周甫精黉，多长杜，亮造门而师学焉。朝受其业，夕已精讲，动声则宫商清畅，推义则寻理释结。周甫奇而伟之。
又曰：黄宪字叔度，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尝至颍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去。谓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阆所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阆曰：“君见叔度耶？”
《零陵先贤传》曰：周不疑字文直，长安人。始婴孩时已有奇异，至年十三，曹公闻之欲拜识，既见，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异而奇之。
《广州先贤传》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贫寒不戚，耽意术籍，志在规俗。年十五，通《毛诗》、三《礼》、《春秋》。
《会稽先贤传》曰：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
《益部耆旧传》曰：张霸字伯饶，蜀郡城都人也。年数岁，知礼义，乡人号为张僧子。七岁通《春秋》，复欲进馀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伯饶。
《会稽典录》曰：王充字仲任，为儿童游戏，不好狎侮，父诵奇之，七岁教书数。
又曰：馀姚伍贱，字士微。父为仓监，失去官谷薄，领罪至于死。贱为执笔，检校相当，由是见异，号为神童。
《江氏家传》曰：江蕤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樗蒲，数以为游。祖母费为说往事，有以博弈破业废身者。于是即弃五木，终身不以为戏。
《荀氏家传》曰：勖字公鲁，年十二能通《春秋》、属文。从外祖锺繇甚奇之，常称此儿当继司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徵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华阳国志》曰：童子李馀，涪人。兄夷杀人亡命，母慎当死。馀年十三，诣吏代母死。吏以馀年小，不许，因自刎死。吏以白令，令哀伤，言郡，郡上书出慎。太守与令，以家财葬馀，图画府庭。

《凉州记》曰：武王吕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辉，举舍异之，因名曰光。年十岁，与诸兄弟于里巷阙军戏，群童咸推为主，割土处中，部分行伍，乡党皆称之。

《世语》曰：崔る有文才，不其县令往造之，る子瑗年九岁，书门曰：“虽无干木，君非文侯，何为入我里闾？”令见之，问る，曰：“必儿所书。”召瑗使书，乃书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岁，常月下戏，人语之曰：“若令月中无物，极当明矣。”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无此可不暗乎？”

又曰：孔文举有二女，大者六岁，小者五岁。父眠，小者床头盗酒饮之。大儿谓曰：“酒以行礼，何以不拜？”答曰：“偷酒那得复行礼。”

又曰：夏侯称，字叔权。自孺子而好合聚童儿，为之渠帅，戏必为军旅战阵之事，有违者辄严以鞭捶，众莫敢逆。父渊阴奇之，使读《项羽传》及兵书，不肯，曰：“能则自为耳，安能学人？”年十六，渊与之畋，见奔虎，称驱马逐之，一射而倒。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与文帝为布衣之交，每宴会，气陵一座，辩士不能答。世之高尚者从之游。弟荣，字幼权，幼聪慧，七岁能属文，诵书日千言，经目辄识。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馀人，入奏一刺，悉书其乡邑姓，世所谓爵里刺也，示之一过而使遍谈，不谬一人。帝深奇之。汉中之败，荣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亲在难，焉所逃死！”乃奋剑战，遂殁。

又曰：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其第二儿齐庄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谓曰：“君亦复来耶？”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又曰：何晏年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帝奇爱。以晏母在宫内，欲以为子。晏乃画地令方，自处其中，曰：“何氏之庐。”

又曰：锺会少有令誉。年十二三，魏文帝闻之，语父繇曰：“可令卿二子来。”于是命见，毓面有汗，文帝问曰：“卿面何以独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傍有李树，子压枝折，诸儿竞走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戎不去。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冲、裴叔则二人总角，诣锺士季。客问锺：“向二童是谁？”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二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复滞才。”
《语林》曰：孙策，年十四诣袁术，俄而外通刘豫州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得转顾视孙足，行殆不复前矣。
又曰：刘道真年十六，在门前弄尘，垂鼻至胸。洛下年少乘车从门过，曰：“年少甚追回。”刘便随车问为恶为善尔，刘曰：“令君翁亦追回，毋亦追回。”（上，呼回反；下，徒回反。）
卷三百八十六　人事部二十七
健
《释名》曰：健，建也。能有所建为也。
《左传□庄公》曰：宋万弒闵公于蒙泽，曹师伐之。南宫长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乘车，非兵车也。驾人曰辇。宋去陈二百六十里，言万之多力。）宋人请南宫长万於陈，陈人使妇人饮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见。
又曰：初，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盖，覆地。稷门，鲁南城门。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门上。）
又《宣公下》曰：晋魏颗见老人结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
又《成公上》曰：高固入晋师，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
又《成公下》曰：晋楚交战，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軏。晋师本焉，以徇齐垒。
又《襄公十年》曰：晋荀偃、士丐请钒党阳，T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见门开，故攻之。）悬门发，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纥，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纥也。）狄弥建大车之轮而于之以甲以为橹，（狄弥，鲁人。蒙，覆也。橹，大盾也。）左执之，右拔戟，以成一队。（百人曰队。）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主人悬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坠则又县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乱，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秦王有力好戏，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说举龙文赤鼎，绝膑而死。
又曰：范雎说秦昭王曰：“乌获、任鄙之力，成荆、孟贲、庆忌、夏育之勇。”
又曰：张良常学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东游，良与客俱击秦皇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张良乃更姓名，亡匿於下邳。
《汉书》曰：项羽在鸿门，沛公与张良在坐。樊哙闻事急，乃拔盾入。初入营，营卫止哙，哙直撞入，立帐下。羽见之，问：“为谁？”良曰：“沛公参乘樊哙也。”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拔剑切肉食之。羽曰：“能复饮乎？”曰：“臣死且不辞，岂特卮酒也。”
又曰：甘延寿字君况，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於等伦，常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
又曰：淮南王长，力能扛鼎，广陵王胥手搏熊罴。
又曰：上官桀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授桷拢桀奉盖，虽风常属车；雨下，盖御。上奇其才力，迁未央厩令。
又曰：彭城王翌，身长八尺七寸，骁过人，能手举殿梁，超过平阳。
《楚汉春秋》曰：项梁尝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
《东观汉记》曰：盖延字巨卿，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以气势闻。
又曰：阴兴字君陵，为期门仆射。从上出入，常操小盖，疾风暴雨，屏翳左右，泥涂隘狭，自投车下，脱解履，涉淖至膝。
又曰：祭肜字次孙，力贯弓三百斤，入为大仆。从至鲁，帝指子路室曰：“此太仆室也。”
范晔《後汉书》曰：虞延字子太，陈留人。延生时有物如匹练直天。长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过人，双带两，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
《魏志》曰：许褚字仲康，长八尺馀，大十围，容貌雄毅，勇力绝人。汉末，聚宗琢裴壁以御寇贼。贼攻壁，褚令男女聚石如盖者。褚飞石掷之，所值皆碎。以牛与贼易食，牛奔还，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步，贼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祖，以力如虎而痴，号曰“痴虎”。
又曰：典韦，陈留人，形貌魁梧，膂力过人。
又曰：吕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便弓马，膂力过人，号为飞将。
《英雄记》曰：袁绍父成，字文开。名壮健，贵戚权豪自大将军梁冀以下，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交结恩好，言无不从，故京师谚曰：“事不谐，诣文开。”
《江表传》曰：太祖与马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常置六斛米囊，东西走马，辄掣米囊以量太祖轻重。许褚目瞪盼，超曰：“闻君有健将虎侯那在？”太祖指褚，超乃止。太祖寻知之，叹息良久，曰：几为狡虏所欺。”
王隐《晋书》曰：吴彦字士则，吴郡人。有文武才，长八尺馀，膂力如虎。
《晋中兴书》曰：庾阐父东，以勇力闻。世祖时，西域遣一使胡，𠲜（音巢。）勇果，自谓无敌，晋人不敢与校。世祖募求勇敢之士，惟东应选，遂忄暴杀胡，勇闻殊俗。晋令曰：”选三部司马，皆限力举千二百斤以上；前驱司马，取使大戟；由基司马，取能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约《宋书》曰：丁午骁勇有气力，时人为之语曰：“勿跋扈，付丁午。”
萧子显《齐书》曰：张敬儿为持节，督雍梁二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儿舴艋过江，诣晋熙王燮。中江遇船覆，左右丁壮者各走，馀二小吏没，舱下呼叫，张敬儿两掖挟之，随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数十里，方得迎接。
又曰：东昏侯有膂力，能担白虎幢。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逞诸意态。
崔鸿《十六国春秋□秦录》曰：姚兴将军王奚仲，骁悍有膂力。去其弓槊，持短兵出堡，与赫连勃勃力战，众多伤。勃勃乃羁縻图之，断其水路，堡民执奚仲出降，勃谓奚仲曰：“卿忠臣也，朕方与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为惠。”乃与所亲数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赵录》曰：郭默字玄雄，河内怀人，世以屠沽为业。默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时人咸异之，曰：“此儿必兴郭氏。”河内陆允，世之豪民，望见以女妻之。
又曰：陈安字虎侯，家世农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当乘轩杖节，安能久执犁锄乎？”遂东游京师，颇学书算，读《魏书》见许褚而慕之，乃自字虎忽拢遇晋室丧乱，遂凭结司马宾。骁壮果毅，武过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贯甲，奔及驰马。
又《前秦录》曰：张蚝（音刺。）本姓弓，上党泫氏人也。膂力过人，能却曳牛走，张平爱而子之。淫於平妾，知而责之。蚝惭，割阴以自誓，遂为阉人。坚甚宠之，常侍左右，终为名将。所在有殊功，称邓羌、张蚝“万人敌”也。
又《後赵录》曰：张弥，字巨秦，汲郡人。晋永嘉中，与梁臣戍武德城，石勒攻之，城溃，弥随例当坑，大呼曰：“官当活健儿，何以杀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弥曰：“武德西城上，大声督战，时警备严设，使贼不入，正是张弥。”勒笑曰：“降儿能尔，正自奇健。”乃赦之。
《赵书》曰：汲桑，清河则丘人。年二十馀，力扛百钧，呼闻数里，时人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刘灵，阳平人，年二十馀，常期役於县，力制奔牛，走及驰马。
《後魏书》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馀岁，能以指弹碎羊髀骨。
又曰：玄淑字买仁，有膂力，弯弓三百斤，善骑射。
又曰：陈留王虔，姿气魁杰，膂力绝人。每以常矛短刀大作之，犹患其轻，後缀铜铃於刃下，其弓力倍如常人，以其殊异於世。虔常临阵以槊刺人，遂贯胸高举，以示於众。又尝以一手顿槊於地，骑马伪退，敌人争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杀其二人，摇槊之徒，亡魄奔散，乃命人取槊而反。每从征伐，乃率偏将先登陷阵，勇冠当时。
又曰：卫王仪，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鬓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膂力过人，弓将十石。陈留公虔槊大见称异，时人云“卫王弓，桓王槊”也。
又曰：韩茂字玄兴，尝从太宗征丁零。时大风，旌旗皆偃仆，茂於马上持幢，初不倾倒。太鬇讶其膂力。
又曰：伊馥，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三国典略》曰：周贺若敦尝从太祖校猎於甘泉宫，围人不齐，兽多越逸，太祖大怒。围内惟有一鹿，俄亦突围而走，敦跃马驰之，鹿上东山，敦弃马步逐山半，掣之而下，太祖大悦。
《周书》曰：韩雄，河东垣人也。少敢勇魁岸，膂力绝人。工骑射，有将帅才略。
又曰：窦炽字光成，性宽明有伟略，美鬓髯，身长八尺二寸，善骑射，膂力过人。
《隋书》曰：鱼俱罗，冯翊下口人也。身长八尺，膂力雄壮，言闻数百步。
《墨子》曰：纣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画杀人。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仪伯以力闻诸侯，周宣王备礼聘之。公仪伯至；观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对曰：“臣之力能折春蠢之股，胜秋蝉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犹憾其弱。”公仪伯曰：“臣之师有商丘子者，力无敌於天下，而六亲弗知，未尝用其力故也。”
又曰：魏黑夕阝杀丘邴章，邴章之子来丹谋复仇。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从风而趋，誓手剑以屠黑夕阝。黑夕阝悍志绝众，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延颈承刃，披胸受矢，芒锷摧屈，而体无痕。负其才力，视来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雏っ也。
《孟子》曰：有冯妇，善搏虎。
《尸子》曰：中黄伯余左执太行之犭，（音猱。）右搏雕虎，惟象未与吾试，愿为牛与象斗以自试。
又曰：飞廉、恶来力角犀兕，勇搏熊虎也。
《孔丛子》曰：孔鲋谓陈王曰：“梁人有阳由者，其力扛鼎，伎巧过人，骨腾肉飞。
《淮南子》曰：孔子勇复孟诸，足蹀狡兔，不以力闻。
《六韬》曰：纣之卒握炭流汤者十八人，崇侯虎等举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经》曰：中曲之山有怀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传》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以献天子，乃命为柙而畜之东虞，是曰虎牢。
《吕氏春秋》曰：孔子之劲能招国门之关。（抬，举也。《淮南子》同也。）
又曰：赵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兵衣铁甲，操铁杖以战，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
《春秋外传》曰：少室吻简子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戏，不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少室为宰，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
《蜀王本纪》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大蛇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
《说苑》曰：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於天。
王充《论衡》曰：语称纣力能索铁伸钩，抚梁易柱，言其多力也。
《风俗通》曰：颍川张钦，字孟孝。吴楚反，与亚夫常为前锋，陷阵溃围，傍人观曰：“壮哉此君！”钦闻自矜，遂死军。
《方言》曰：蹶，膂力也。东齐曰展，宋鲁曰膂，膂力也。（郭璞曰：律蹶，多力貌。）
《通俗文》曰：强健曰支。（音翅。）
《曹肇别传》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举千钧，明帝宠之，寝止恒同。尝与戏，赌衣物，有所获，辄入御帐取而出之。
《石虎别传》曰：虎字季龙，勒从弟，年十七八，身长七尺五寸，好弓马射猎，迅健有勇力。同时等类多畏惮之。
《异苑》曰：荆州上明浦常有蛟杀人，死者不脱岁。平中，邓遐为太守，素勇健，入水觅蛟，曳出斩之，至今不复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卫臣也，有勇力，背负千二百斤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江都王劲捷，能超七尺屏风。
任豫《益州记》曰：玄帝为丞相，有力士锺齐，本吴人，百斛米分为三担，担从渚入市五六里。
《世说》曰：周处年少时，凶强使气，为乡里所患。时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虎，并皆犯暴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极。或说处使杀蛟虎，遂入击蛟，或没或出，行数十里，经三日夜，乡里皆谓死，更相庆，处竟杀蛟而出，始知为人情所患。处遂自为改励，终为忠臣孝子。
《楚辞》曰：魂兮来归无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言有一丈夫身有九段，强梁多力，从朝至幕，能拔木九千也。）
张衡《西京赋》曰：乌获扛鼎，都庐寻𠂇。
羸
《说文》曰：羸，痿也。
《释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东观汉记》曰：和喜太后遭新野君丧，悲伤思慕，羸瘦骨立，不能自胜。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表从武帝借书，上送一车书与谧，谧羸病，手不释书，历观今古，无不皆综。
又曰：尚书令傅咸久羸瘦，上令太官给乳酪。
《吴越春秋》曰：子胥与要离见於吴王，要离对曰：“臣吴国之东阡陌人，细微无力，迎风则偃，背风则仆，大王有命，臣不敢尽死。”
《吕氏春秋》曰：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吴王之友曰要离谓王曰：“臣请杀之。”吴王曰：“汝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足，汝能杀之？”要离曰：“请必能。”吴王曰：“诺”。
《世说》曰：何晏字平叔，体弱不胜重服。
又曰：李钦是茂曾第六子，清贞有远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住临海，常往兄侍中墓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为公府掾。钦得板命，笑曰：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
又曰：丞相去见卫洗马，曰：“居然有羸形，虽复终日调畅，犹若不堪罗绮。”

卷三百八十七　人事部二十八
黑子
《汉书》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贾谊传》曰：今淮阳之比大诸侯，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御。
范晔《後汉书》曰：黄昌字圣真，迁蜀郡太守。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宁於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民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讼。昌疑母不类蜀人，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所由，云：“本会稽黄昌妻也，尝为贼所掠至此。”昌惊曰：“何以识黄昌邪？”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至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泣，还为夫妻。

《楚国先贤传》曰：来阳顾绍，字伯蕃，年十八为郡门下，迎太守许荆，视荆跖下而笑。荆怒问之，绍曰：“见明府跖下有黑子，绍足亦有之，欣而故笑。”

汗

《说文》曰：汗，身液也。

《释名》曰：汗，氵旱也。出其衣氵旱々然。

《易口涣卦》曰：涣汗其大号。

《史记》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举袂成帷，挥汗成雨。”

《东观汉记》曰：光武诏曰：“平阳丞李善称故令范迁於张堪，令人面热汗出，其赐堪家杂缯百匹，以表廉吏。”

《献帝传》曰：旧仪三公领兵见，令虎贲执刃扶之，曹操顾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复朝请。

《江表传》曰：孙权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中护军蒋济上疏，宜遵古封禅。诏曰：“闻济斯言，使吾汗晨〇足。”

王隐《晋书》曰：华表字伟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出，表问国家如何，苞曰：“武帝更生也。”表闻，汗出沾背。

《晋书》曰：大司马桓温来朝，顿丘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书谢安石，将害之。坦之恐，将欲出奔，谢安止之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见温，之前，大惧，仓惶倒执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从容高视良久，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须壁後置人？”温笑曰：“不能不尔。”遂却兵欢语，移日而罢。

《续晋阳秋》曰：桓玄尝诣会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对玄张眼属四坐云：“桓温作贼。”玄见此辞，势难测，伏席流汗。长史谢重敛板正色曰：“故大司马公废昏立明，功全社稷。风尘之论，宜绝圣听。”

《唐书》曰：张又新等构李绅，贬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曰：“请少留，缘张补阙在斋内与相公谈。”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臣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让。”人皆辟易惮之。

《淮南子》曰：今夫徭者，揭锸，负笼土，（徭，役也。笼，受土笼也。）盐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碱如盐，故曰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传曰后稷触冬垦田，流汗而种，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时不与。

《世说》曰：锺毓、锺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召见，问毓曰：“卿何汗？”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

又曰：桓公既废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简文手答书云：“所不忍言，况过於言？”桓又重表，简文复手答云：“若使晋祚灵长，明公便应奉行此诏；若大运去矣，请避贤路。”桓公读诏，手战汗流，於此而止。

《语林》曰：何晏美姿容，明帝见之，谓其傅粉，赐之汤饼。晏食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转皎然。

扬雄《长杨赋》曰：高祖是鏊生虮虱，甲胄被沾汗。

左思《齐都赋□序》曰：连衽有□覆之阴，挥汗有雨洒之濡。

又《吴都赋》曰：流汗，则中逵泥泞。

《司马迁书》曰：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

唾

《说文》曰：唾，口液也。

《左传□僖三十三年》曰：晋襄公获秦三帅，文嬴请之。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军实而长寇雠，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史记》曰：孟尝既废而复用，冯迎之。未到，孟尝君太息曰：“文尝好客，遇客无所敢失。文一日废，皆背文而莫顾文者，如复见面，文必唾面。”

《战国策》曰：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於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大臣强谏，太后谓左右曰：“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沈约《宋书》曰：仆射谢景仁，性矜严整洁，居宇清丽，每唾，转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之。

《赵书》曰：石虎娉崔氏为夫人，无宠。所爱郑夫人有百日女病，谓崔与药，以告。後石虎作威问之，崔言：“外舍见小子以少唾其容，作实非药也。”后石乃射之一箭，通中而死。

《秦记》曰：苻朗渡江，尝与朝士宴集。时贤并机蓐壶席，朗欲夸之，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就唾而含出，坐者为不及之远矣。

《吕氏春秋》曰：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士，白缟之冠，练布之衣，素屨，黑剑，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坐不决，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之，得之则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得将死。”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员出奔过郑，问许公，许公东向唾。员知所归矣，乃奔吴。
《庄子》曰：玄谓蛇曰：“子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
《风俗通》曰：彭祖寿年八百岁，犹恨唾远。
《周生烈子》曰：人君其尊重矣，音声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
《九州春秋》曰：公孙瓒曰：“始天下兵起，吾谓其唾掌可决。”
《樊英别传》曰：樊英既见陈毕，西南向唾，天子问其故，对曰：“成都今日失火。”後蜀郡太守上火灾，言时□雨从东北来，故火不为害。
《列仙传》曰：丁次卿欲还峨眉山，语主人云：“当相为作漆，以罂十枚，盛水覆口，从唾之。一日乃发，皆成漆。”
《神仙传》曰：楚夫人者，刘纲妻也，俱行道术，各自言胜。纲唾盘中水即成鲤鱼，夫人唾盘中水成獭，食鱼。与试术，事事不如。
《述异记》曰：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有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瓜，求寄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船至岸下，乃唾盘上，径上岸直入去。船主取向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
《列异传》曰：南阳宗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鬼所忌，鬼答云：“惟不喜人唾。”伯便担鬼着头上急持行之，径至市中，下着地，化为一羊，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五千。
《幽明录》曰：汉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尝与武帝围棋相娱。女风姿端正，帝密悦，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疮经年。故《汉书》云“避暑甘泉宫”，此其时也。
赵壹《嫉邪赋》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
涕泪（泪事已多见在“泣”篇。）
《说文》曰：涕，鼻液也。
《周易□离卦》曰：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毛诗□北卩□柏舟》曰：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谷风□大东》曰：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孔子问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
又曰：孔子至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子贡曰：“脱骖於旧馆，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後越人来吊。主人练冠待于庙，垂涕泪。
又《内则》曰：父母唾涕不见。（辄刷去之。）
《左传□襄四》曰：孟孙卒。臧孙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孙之恶子也，而哀如是。季孙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传□哀公》曰：西狩获麟。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何休注曰：“袂，衣襟。”）
《史记》曰：苏秦说鬼谷先生，泪下沾襟。
《东观汉记》曰：来歙、盖延攻公孙述，蜀人大惧，使客刺歙未死。驰告盖延，延见歙，悲哀不能仰视，歙叱曰：“欲属以军事，而乃效儿女之涕泣乎？”
又曰：更始害齐武王，光武饮食语笑如平常，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处。
萧子显《齐书》曰：鱼复侯子响，字□音，世祖弟四子也。死时年二十二，上怜子响死，後游华林见猿对树跳子鸣，上留目久之，因呜咽流涕。
崔鸿《後燕录》曰：秦宦人光祚先入晋，晋以祚为河北郡。至是来归，慕容垂见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尽。淮南之败，吾效忠节，每思畴昔之顾，未尝不中宵忘寝。”祚亦欷。
又曰：慕容熙苻后卒，制百僚於宫内，设位哭，令沙门素服，使有司按检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则罪之。於是群臣振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
《尸子》曰：曾子每读《丧礼》，泪下沾襟。
又曰：费子阳谓子思曰：“吾念周室将灭，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忧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忧河水浊而泣清也。”
《邴原传》曰：原五幼孤，过学舍而泣。师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夫学者皆有父母也，（一则显其不孤，二则显其学。）故恻然涕零。”师哀原，曰：“欲书取书，不须费也。”
《管宁别传》曰：宁身长八尺，龙须秀目。每祭，未尝不伏地流涕。
《三齐略》曰：郑司农常居其城南山中教受。黄巾乱，乃遣生徒崔琰，诸贤於此挥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叶，长尺馀许，坚纽异常，时人名为康成书带。
《世说》曰：晋玄帝过江饮酒，王茂弘与帝有旧，流涕谏之。帝许之，从是遂断。
《语林》曰：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儿亡，一儿还葬旧茔，一儿留葬。太保垂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
《素问》曰：肝液为泪。
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欠，也。开张其口，唇然。
《说文》曰：欠，张口出气也。
《礼记□曲礼》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视日之蚤暮，侍坐者请出矣。
又《内则》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睇视。
《宋玄嘉起居注》曰：尚书仆射孟夕於後堂敕见，亢声大欠，有违仪礼，被劾，诏无所问。
嚏（音帝）
《释名》曰：嚏，声乍嚏而出也。
《毛诗□卫风》曰：寤言不寐，愿言则嚏。
《礼记□月瘤路曰：季秋行夏令，则人多嚏。
又《内则》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哕噫嚏咳也。（哕，於越切。噫，於界切。咳，开代切。）
卷三百八十八　人事部二十九
声
《周书》曰：师旷见周太子晋，太子曰：“吾闻汝知人年寿，幸以告我。”师旷曰：“汝色赤白，声火声，不寿。”太子曰：“余後三年上宾於帝，汝慎无言，殃将及汝。”三年而死。
《毛诗□关雎序》曰：情发於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左传□宣上》曰：初，楚司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又《襄十八》曰：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歌咏八风，南风音微，故曰不竞。惟歌南北风者，听晋楚也。）多死声。楚必无功。”後楚师败。
又《昭二十八年》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曰：“长叔姒生男。”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不视。
《春秋演孔图》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俯而下声。
《家语》曰：孔子在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对曰：“非但为生离别也。”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恒山之鸟生四子，羽翼既成，将分於四海，其母悲鸣送之，哀声有似於此。”孔子使问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诀。”子曰：“回也，善於识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初，楚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语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声，忍人也，不可立之。”王弗听。
又《秦始皇本纪》曰：大梁人尉缭曰：“秦王为人隆准，长目鸟喙，鹰呼豺声，少恩而虎狼心。”
《战国策》曰：楚襄王为太子之时，为质於齐。怀王薨，太子辞於齐王，齐王曰：“与我地五百里则归子。”太子曰：“臣今有傅，请问傅。”傅曰：“献之。”齐归太子。太子归即位，齐使来求地，上柱国子良曰：“王身出玉声，许万乘之齐，而弗与，则不信，後不可以结约诸侯矣。”
《後汉书》曰：卢植字子，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
《东观汉记》曰：更始纳赵萌女为后，有宠，遂委政於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後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之。
华峤《後汉书》曰：何熙字孟孙，少有大志，身长八尺五寸，体貌魁梧，善仪容。举孝廉，为谒者，赞拜殿中，音动左右。
《江表传》曰：关羽欲袭鲁肃，甘宁与羽俱会益阳。濑浅，将渡，宁有所约，令羽遥闻之，曰：“此甘宁声也。”遂不敢渡。
王隐《晋书》曰：王褒少立操尚，非礼不动，音声清高，辞气雅正。
《汉晋春秋》曰：王敦为扬州刺史，潘滔曰：“处冲蜂目已露，但豺声未发，今树之江外，是见贼也。”
《梁书》曰：吕僧珍字玄瑜，东平范人也。始童儿时，从师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尔谓博士曰：“此人有奇声，封侯相也。”
《梁太清实录》曰：中宗讳绎，字世诚，高祖第七子也。既长而壮，聪明博涉，殆谓生知，声若撞锺，辩如河泻。
《越绝书》曰：越栖会稽，行成於吴，引兵而去。勾践将降吴，吴王许之，子胥大怒，声若哮虎，曰：“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可逆天乎！臣惟君王急制之。”吴王不听。
《庄子》曰：曾子居卫，袍无表，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颂》，声若出金石。
《贾谊书》曰：豫让衅面变容，吞炭变声，必执襄子，一夕而五易处。
《风俗通》曰：声所以五者，系五行也；音以八者，系八风也。
《新序》曰：原宪见子贡曳杖行歌，声若金石。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仪貌魁梧，身长八尺，音声如锺，当时以为准的。
《裴楷别传》曰：贾充等治法律，楷亦参典其事。事毕，诏专读奏平章当否，楷善能讽诵，音声解畅，执刑书，穆若清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陈思王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道深亮，远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襟祇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梵唱皆植依拟所造。

《项氏始学篇注》曰：有龙渊者，桓灵时善相人也，於听音声尤妙。二千石相者，龙渊下床赞之；令长，起侍赞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张济，当以财得三公。济常依渊以观，视有相者辄往求之。会解渎侯往相，至门问：“当有至相，何忧贫乎？”侯去，渊谓济曰：“可厚事之。”济遂往，尽为偿债，别数百万修居业。桓帝崩，无嗣，解渎侯入为天子，而济遂至司空。

《世说》曰：蔡司徒说，在洛阳见陆机兄弟住参佐廨中，三间瓦屋，士龙住东头，士衡住西头。龙为人文弱可受，士衡长七尺馀，声作锺声，言多慷慨。

又曰：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辄闭斋独眠，不听人前後。常醉，闻斋中呕吐，其声甚若，莫不侧足悚忄 。有一小吏便开户看之，正见床上有大蛇垂头床边吐，都不见人。

《语林》曰：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瓮中投之於江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以为子，遂登三司。广後不治本亲服，世以吻讥。

又曰：王武子葬夕，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坐曰：“卿好我作驴鸣，今为卿作驴鸣。”因作驴鸣，似真声，宾客莫不笑。孙闻笑，顾谓曰：“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宾客莫不皆怒。

又曰：董仲道常在客宿，与王孙隔，共语同行。人曰：“此人行，必为乱。”後果为乱阶。

色

《说文》曰：晢，人色白也，皤，老人色也。

《韩诗外传》曰：闵子始见夫子，有菜色，後有刍豢之色。子贡问其故。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闻夫子切磋之教，窃乐之。出见羽盖龙，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见羽盖龙，视如粪土，是以有刍豢之色。”

《尚书大传》曰：撞钟，衰蒌宾在外者皆金声，在内者皆玉色。

《礼记□表记》曰：是故君子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玉藻》曰：“立容德，色容庄。”

又曰：盛气阗实阳休，玉色。（言身中气盛，阗蒲若阳气之休，物王色，言不变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也。
《左传□僖上》曰：齐桓公与蔡姬乘舟於囿，荡舟。公惧，变色。
又《定十四》曰：卫太子蒯聩谓戏阳速曰：“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太子，太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将杀余。”（见太子色变，知其欲杀己。）
又《哀上》曰：肉食者无墨。（墨气色下。）
《公羊传□桓公》曰：宋督杀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则殇公不可得杀。於是先攻孔父，杀之皆死。孔父正色立於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於其君，孔父可谓义形於色矣。
《论语□公冶长》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又《阳货》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又曰：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乡党》曰：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宿々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愉愉，颜色和。）
又曰：色思温，貌思恭。
又曰：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色斯举矣。（颜色不善则失之。）
又《阳货》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
又《颜渊》曰：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
又《宪问》曰：贤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去乱国，适理蚌拢）其次辟色，（色斯举矣。）其次辟言。（有恶言乃去。）
《汉书》曰：李广出右北平，胡急击，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会暮，吏士无人色。（言惧甚也。）
又曰：李陵降，边塞以闻，上欲陵战死，召陵毋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
又曰：汲黯好游侠，任气节，行修洁。其谏，犯主之颜色。常慕袁盎之为人。上方招文学儒者，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世说》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夏侯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续晋阳秋》曰：刘毅至黑，时人谓之铁色。
又曰：初，太宗诸子继夭，乃令扈谦卜，云後房有一女当诞二男。帝乃召相者，示诸宠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诸妇，时织坊中有一人，形长色黑，宫人谓之昆仑。至，相者惊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幸之，生烈宗也。
《前秦录》曰：苻坚举国伐晋，登城而望晋军，见部伍齐整，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怃然有惧色。
《後赵录》曰：延熙玄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语》曰：魏文侯谋事而当，群臣莫之逮者。（逮，及也。）朝而喜色，吴起进曰：“昔楚庄王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问曰：‘君有忧色何也？’庄王曰：‘吾闻诸侯择师，王者择友，霸者自足，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之不肖而议於朝，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於亡乎？（几，近。）吾是以忧色。’”
《山海经》曰：不死民，为人黑色，寿考，不死。
《郭子别传》曰：林宗秀立高峙，詹然渊氵亭。蔡伯喈告卢子、马日曰：“为天下作碑铭多矣，未尝不有惭色，惟郭先生碑颂，无愧色耳。”
《列仙传》曰：桂父象林人色，时白、时黄、时赤。
《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女裴氏，用匮，女为贷钱一万，久而不还。女归，戎色不悦。遽还钱，乃怿。
《濑乡记》曰：老子为人，黄色美眉。
《孙卿子》曰：皋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荆轲入秦，秦王陛戟而见燕使，锺鼓并发，群臣皆呼万岁，秦武阳大恐，面如死灰色。
《郭子》曰：卢志於众中问陆士衡：“陆抗是卿何物？”答曰：“如卿於卢毓。”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识者！”疑两陆优劣，谢安以此定之。
《世说》曰：石崇要王敦入学戏，见颜渊像，石叹曰：“若与人同孔子堂，去人何必有间？”王曰：“子贡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处世当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瓮牖语人？”
影
《尚书□大禹谟》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
《东观汉记》曰：西羌祖爰剑为秦所奴隶，而亡藏岩穴中，见焚，有影象如虎，为蔽火，得不死。诸羌以为神，推以为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略》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顾影。
《山海经》曰：寿麻之国，正立无影，疾呼无响。（郭璞注曰：“言其形气有异于人。”）
又曰：长留山，神白帝少昊居之。主司反影。（日西入则反影东照，言司察之也。）
《孙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人愚，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仰见其，以为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卒。
《庄子》曰：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足举逾数而迹逾多，走逾疾而影不离。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
又曰：罔两问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罔两，影外之微阴也。）
《太玄经》曰：老子行则灭迹，立则隐影。
《风俗通》曰：陈留有富室，公年九十无子，取田家为妇，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诬其淫佚有儿。争财，数年不能决。丞相邴吉曰：“吾闻老公子不耐寒，又无影。”时岁八月，取同岁小儿解衣裸之，此儿独言寒。又日中独无影。大小叹息，因与其财。
《抱朴子》曰：韩终丹久服，立日中无影。
《列仙传》曰：河间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见玄俗，玄俗无影。王呼着日中，实无影。
《地镜图》曰：人行日月中无影者，神仙人也。与虚合体，故居日月中无影。履霜无迹，火中无影也。
迹
《史记》曰：姜原为帝喾卜晰，出野见巨人迹，心欣然践之，而身动如孕。期月而生后稷，故《诗》曰：“履帝武敏歆。”（武，迹也。）
王子年《拾遗》曰：石崇筛沉水之香如麋末，布置席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者即赐真珠百，若有迹者，便节其饮食，令体轻弱。故中国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真珠？”
又曰：燕王时广延之国献善舞者二人，王设麟文之席，散荃芜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弥日无迹，体轻故也。
《述征记》曰：齐有龙盘山，上有大脚，姜原所履迹。
盛弘之《荆州记》曰：零陵县石上有夸父迹。
又曰：湘东阴山县北数十里有武阳、龙靡二山，上悉生松柏美木。龙靡山有盘石，石上有仙人迹及龙迹。傅云昔仙人游此二山，常税驾此石。又於其所得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遗咏。
卷三百八十九　人事部三十
嗜好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丧，上石，阴也；吉，上左，阳也。）
又《祭义》曰：先王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统》曰：不齐则於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
《左传□闵公》曰：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及有狄人之难，国人皆曰：“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遂败。
又《僖中》曰：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
《左传□襄公》曰：郑伯有好田而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谓伯有为公。）其人曰：“吾公在墅谷。”（墅谷窟室。）
又《昭公》曰：莒子庚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
又《哀上》曰：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
《公羊传□僖公》曰：虞公贪而好宝，及为晋所灭，抱宝牵马而出。
《国语》曰：屈到嗜艾。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祭我必以艾。”子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奸国之典。”（言不犯常法。）遂不用。
《论语□公冶长》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又《雍也》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
又《卫灵公》曰：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曰：“汝何好？”对曰：“好长剑。”孔子曰：“加之以学，岂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射达於犀兕拢以此言之，何用学焉？”子曰：“括而羽之，所达深矣。”
《史记》曰：魏文侯问曰：“吴起何如人？”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其用兵，司马穰苴弗过也。”於是魏文侯以为将，拔秦五城。
又曰：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之时，贪於财货，好美姬，入关财物无所取，妇人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汉书》曰：济东王彭离，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以是为好喜之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汉家言律历者，本张苍。苍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
又曰：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
又曰：陈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座，辄闭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不能出。
《续汉书》曰：刘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
《东观汉记》曰：耿字伯昭，扶风人。少好学，习文业。常又令试骑士，建旗鼓，肄驰射，由是好将帅之事。
又曰：姜诗字士游，广汉雒人。以佣作养母。赤眉贼经其里落，云：“不可惊孝子”。母好饮江水，儿取水溺死。恐母知，诈云行学，岁岁作衣投於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侧，味如江水。
又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酣，何此时持事来乎？”起，褫破书案。
谢承《後汉书》曰：马武字子张，南阳人。为人好酒，豁达，敢直言。时在御前，面折同列，以为笑乐。
《典略》曰：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醉寝伏，辄以刂（锄御切。）刺，验其醒醉。
《晋书》曰：王济好弓马，尝乘一马，着连干鄣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晋中兴书》曰：郭璞性轻易，不持威仪，嗜酒好色，或过度。其友人干宝常诫之曰：“此非性尔。”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尽，乃忧为害乎？”
《後魏书》曰：辛少雍，字季仲。少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爱食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羊肝。
《宋书》曰：庾炳之，性好洁，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户，辄令拭席洗床。时陈郡殷冲亦好净，小人非净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洁，每容接之。炳之好洁反是，冲每以此讥焉。
又曰：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志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
又曰：刘邕所啖食，每异於人。性嗜疮痂，以为味似蝮鱼。常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邕因取食之。灵休大惊。邕答云：“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贻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曰：“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囚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痂常给邕膳。
《齐书》曰：何佟之，字士威，庐江人也。性好洁，一日之中洗涤者十馀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恨不足，时人称为水淫。于时又有遂安令刘澄，性弥净洁。县中洒扫，郭邑无横草，水湔尘秽，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又曰：王思远，琅琊临沂人也。好简洁。衣服垢秽，方便不前，形象新楚，乃与促膝。虽然，既去之後，犹令二人交帚扫其坐处。
又曰：明帝好食逐夷，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餐数钵。谓王景文曰：“此味颇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味，贫素致之甚难。”帝甚悦。食逐夷积多，胸腹不息，气将绝，疾大困，一食渍汁犹至三斗，终以此卒。
《管子》曰：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
《墨子》曰：晋文公好士之恶服，大夫羊之裘，韦以带剑，大帛之冠。越王好士勇，自焚其室曰：“越国之宝悉在此中！”王自鼓，蹈火而死者百馀人。
《孟子》曰：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羊枣，大枣也。）
《庄子》曰：子张见鲁哀公，哀公不礼。曰：“臣闻君好士，不远千里以见公。今见公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叶公好龙，室中雕文，画以为龙，於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於牖，拖尾於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神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也。”（《新序》同。）
《尹文子》曰：昔齐桓公好紫，阖境不鬻异采。
又曰：齐宣王好射，所用弓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引之，皆曰：“此不下九石。”而宣王终身自以为用九石。
《韩子》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时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公曰：“诺。”於是三日，境内莫有衣紫。
又曰：楚恭王与晋厉公战於鄢陵，楚师败，恭王伤目。其战之时，司马子反渴而求饮，阳竖操觞酒而进之。子反曰：“此酒也。”竖曰：“非也。”饮之。子反为人嗜酒，弗能绝口。
又曰：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邦皆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
又曰：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服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对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贵也。”邹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
贾谊曰：文王使吕望傅太子发，发嗜鲍鱼，公不与，曰：“鲍鱼不登於俎，岂有非礼而可养太子哉！”
《说苑》曰：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不往来，赵仓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国。”太子曰：“愿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对曰：“臣愿奉使。”於是遣仓唐纟 北犬奉晨凫献之。文侯曰：“击爱我，知我所嗜好。”（《韩诗外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
《风俗通》曰：赵王好大眉，民阔半额；楚王好广领，国人没颈。
《文士传》曰：嵇康性绝巧，好锻。家有盛柳树，乃激水圜之。夏天甚凉，恒居其下自锻。有人就者，康不受其直。
《孝子传》曰：隗通字君相，犍为道人。母好饮江脊水，常乘船捷致，漂浚辛苦。忽然有横石特起直江脊，後取水无复劳剧。
又曰：陈遗为郡主簿，母好食铛底焦饭，常持一囊盛之悬案下。
《郭子》曰：陆士衡初入雒，张公云宜诣刘道真。於是二陆既往。刘尚在哀制，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胡卢，卿得种不？"陆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
《世说》曰：谢遏年少玄也，好着紫罗香囊。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赌得而焚之。
又曰：林公好鹤，往剡东时，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林公意甚惜之，乃惟其翮。鹤蹇翥不能复起，乃舒翼反头视之，如似懊恼意。林公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遂飞去。
又曰：王武子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子好驴鸣，可各作声以送赴。"客皆一时作驴鸣。
《语林》曰：王武子死，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座曰："卿尝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君作驴鸣。"声似真，宾客皆笑。孙闻之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武子死。"宾客皆畔猩。
又：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
又曰：祖约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常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并当不尽，余两小{}以置背後，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屐！"神甚闲畅。於是胜负始分也。"
又曰：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夕。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语林》曰：张湛好於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鳆鱼，臣前以表，徐州臧霸遗鳆鱼二百枚，足自供事。
容止
《毛诗》曰：《臣工口振鹭》，二王之後来助祭也。（二王，夏、殷也。其後，杞宋也。）"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笺云：自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于西雍之泽，言所集得其□□□。有斯容，言威仪之若鹭然也。）
《礼记□玉藻》曰：君子之容舒迟。足容重，（举欲迟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睇视也。）口容止，（不妄动也。）声容静，（不哕咳也。）头容直，（不倾顾也。）气容肃，（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色容庄。（勃如战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燕居告温温。（告，谓教使也，诗云：温温恭人。）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羸惫貌也。）色容颠颠，（忧思貌也。）视容瞿瞿梅梅，（不审貌也。）言容茧茧。（声气微也。）戎容暨暨，（果毅貌也。）言容讠各讠各，（教令严也。）色容厉肃，（仪形貌也。）视容清明；（察于事也。）立容辩卑、毋谄。（辩，读为贬。自贬卑，谓声磬折也。）
又《表记》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
《左传□定下》曰：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论语□子张》曰：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难勉进。）
《汉书》曰：薛宣好威仪，容止甚可观。
又曰：息夫躬，河淖婶人也。少受《春秋》，通览《诗》、《书》，容貌壮丽，为众所异。
又曰：江充召见大台宫，自请以所常被服见上。上许之。充衣纱单衣，冠步摇冠。为人魁岸，容貌甚壮。帝望见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
又曰：武帝即位，徵天下贤良，待以不次之位，自鬻者以千数。
东方朔上书曰：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
《汉书》曰：王商为丞相。河平四年，单于来朝，引见。丞相坐未央庭中，单于前，拜谒商。商起，离席与言，单幼腎视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闻而叹曰：“此真汉相矣！”
又曰：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至临邛，富人卓王孙请之。相如时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都，美也。诗曰：不见子都。）王孙有女文君，新寡，窃从户窥，心说而好之，遂夜奔相如。
又曰：俊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至东海，素闻不疑贤，请与相见。望见不疑容貌尊严，衣冠甚伟，胜之ε履起迎。
《续汉书》曰：侯霸字君房，河南人。为人矜严，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产业，笃志诗书，师事房玄，常为都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上过颍阳，祭遵以县吏数进见，上爱其容仪，署为门下吏。
又曰：虞延，字子太，陈留人。为都督邮，世祖闻而奇之，二十年东巡，路过小黄。高帝母昭陵后园陵宰缮。时延为都督邮，诏呼引见，问园陵之事。延进旨从容，跪拜可观，其陵树株柏皆谙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帝善之，敕延从驾西尽郡界，赐钱及剑带佩刀还郡。
又曰：杜诗荐伏湛疏曰：“湛容貌堂堂，国之光辉，知略谋虑，朝之渊薮。韬励志，白首不衰。实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远人。柱石之臣，宜居辅弼。
《英雄记》曰：袁绍生而孤，幼为郎，容貌端正，威仪进止，动见仿效。弱冠除复阳长，有清能名。
《吴书》曰：张纯字玄基，少厉操行，学博才秀，切问捷对，容止可观，拜郎中，补广德令。治有异绩，擢为太子辅义都尉。
《吴录》曰：滕胤年十二，孤单茕独，为人白晳，威仪可观。每正朔，朝会修觐，在位大臣见者莫不叹赏。
《魏志》曰：延康玄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可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
《蜀志》曰：魏文帝察黄权有局量，试欲惊之，遣左右请权，未至之间，累催相属，马使奔驰，交错於道，官属莫不褫魄，而权举止颜色自若。後领益州刺史。大将军司马宣王深器之，问权曰：“蜀中有卿辈几人？”权笑而不答曰：“不图明公见顾之重。”
《蜀志》曰：彭永年，广汉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子敕。
《吴志》曰：张昭容貌矜严，有威风。权常曰：“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举邦惮之。
王隐《晋书》曰：王褒少时立操尚，非礼不动，非法不言，身长八尺四寸，容貌绝异，音声清亮，辞气韶雅。
沈约《宋书》曰：玄凶弑逆，义宣发哀，即日便举兵，张畅为玄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毕，变服，着黄韦褶，出射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之者皆愿为尽命。
又曰：羊欣字敬先，少静默无竞於人，美言笑，善容止，遍览经籍，尤长隶书。
贾谊《新书》曰：朝廷之容，师师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祠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军旅之容，忡忡然肃然，固以猛。丧纪之容，忡忡幼然慑然，若不还。
《顾谭别传》曰：谭字子嘿，吴人。常慕贾谊之为人，身长七尺八寸，少言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容貌矜整，有圭璋，威重，未常失色於物。非其人，或终日不言。
《颜含别传》曰：颜髦字居道，含之子也。少慕家业，於孝行，仪状严整，风貌端美。桓公见而叹曰：“颜侍中，廊庙之望也。”
《桓邵别传》曰：邵字敬伦，丞相之第五子，清贵简素，风姿甚美，而善治容仪。虽家人近习，那见其怠堕之貌。温见而称之曰：“可谓凤雏。”（《郭子》同。）
《三辅决录》曰：窦叔高，名玄，为上郡计吏。朝会数百人，仪状绝众，天子异之。诏以公主妻之，出，同辈调笑焉。叔高时已自有妻，不敢以闻。方欲迎妇与诀，未发，而诏召叔高就第成婚。
《益部耆旧传》曰：张肃有威仪，容貌甚伟，弟松为人短小，不持节操，然识达精果，有才。刘璋乃遣诣曹公，曹公不甚礼，杨修深器之。修以所撰兵书示松，饮宴之间，一省即便暗诵，修以此异之。
《会稽典录》曰：贺邵善容止，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动静有常，与人交久益敬之。至於官府，左右那见其跣坐，常着袜，希见其足。
《荀氏家传》曰：荀羡，风器英秀，识准标贵，明须眉，美音气，俯仰顾盼，容止可则。
《世说》曰：太尉总角时常造公，司徒王衍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山公嗟叹者良久。既去，目之而言曰：“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然恐误天下生民者，未必非此人。”
又曰：崔琰字季，声姿高朗，须长四尺，甚有威重。武帝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以雄远国，使季代，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答曰：“王雄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追杀其使。
又曰：裴令公有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
又曰：时人见嵇中散，叹曰：“隶隶如长松下风，高而且肾拢”山公曰：“嵇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及其醉也，如玉山之将颓。”
又曰：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又时人谓右军：“飘若游□，矫若惊龙。”
又曰：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惟会稽王来，轩轩若朝霞举。
卷三百九十　人事部三十一
言语
《说文》曰：直言曰言，语议曰语。
《释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述也。
《易□系辞》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又曰：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又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尚书□益稷》曰：帝曰：“来，禹！汝亦昌言。”（咎繇谋九德，故呼禹使亦陈昌言也。）

又《无逸》曰：其在高宗，时旧劳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谅暗，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又《秦誓》曰：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毛诗□雨无正》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笺云：巧，犹善也。谓以事类风切，如水之流急，忽然而过之，故不悖逆，使身居安休如之也，乱世之言顺而为上也。）

又《小弁》曰：君子毋易由言，耳属於垣。（笺云：犹用也，王母轻用谗人之言，将有属耳，于垣壁听也。）

又《巧言》曰：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又《荡之什》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礼记□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又《少仪》曰：言语之美，穆穆皇皇。

又《中庸》曰：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言顾行，行顾言也。

又《表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又曰：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小言可以立小事。立，谓君受。）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

又《缁衣》曰：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故大人不倡游言。（游，浮也，不可用之浮也。）可行也，不可言也，君子弗言也。可言也，不可行也，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也。”

《左传□僖中》曰：介子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矣，焉用文之，是求显也？”

又《襄二十五年》曰：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犹成也。）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昭公》曰：晋叔向郑，蔑恶，欲观叔向，从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叔向闻之曰：“必明也。”
又《定上》曰：郑子太叔卒，晋赵简子为临，甚哀，曰：“黄父之会，（贾逵解曰：黄父会在昭五年。）夫子语我九言，曰：无始乱，（无为乱始。）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傲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
又《哀上》曰：吴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
《论语》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又曰：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
又曰：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又曰：言语：宰我，子贡。
又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
又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可与之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又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又曰：子曰：“予欲无言。”（疾时利口多言无贤也。）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孝经》曰：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
《家语》曰：仲孙何忌问於颜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知者可得仁乎？”颜回曰：“一言而有益於知，莫若蒙；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
又曰：颜回问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又曰：孔子北游登农山，子路、子贡、颜回侍侧。孔子四望，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钟鼓之音上振于天，旌旗纷纷下蟠於地，由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馘，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贡复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两垒相当，旗鼓相望，埃尘连接，挺刃交兵，赐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使二国释患，惟赐能之，使夫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辩哉。”回曰：“愿得明王圣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导以礼乐，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於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载无斗战之患，使由无所施其勇，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所用其辩。”孔子曰：“美哉，德之大也！”

《史记》曰：孔子周，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之非也；博辩弘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无以有己也。’”（《家语》同。）

又曰：沛公至灞上，召秦父老曰：“秦苛法：诽谤者族，偶语弃市。”

《汉书》曰：汉王与项羽临广武间而语。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请间，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

又曰：石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极切。至庭见，如不能言。上以是亲而礼之。

又曰：袁盎求见丞相申屠嘉，良久乃见。因跪曰：“愿请间。”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与长史掾议之，吾且奏之；则私，吾不受私语。”盎即起。

《东观汉记》曰：马援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吏，守坟墓，乡曲称善人，斯可矣。当吾在浪泊、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乌鸢马马堕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

《蜀志》曰：庞统字士玄，襄阳人。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人伦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树上，统桑下共语，自昼达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显名。

《晋书》曰：武帝问孙皓曰：“闻南人好汝语，颇为不？”皓因举觞奉帝而言曰：“昔为汝国邻，今为汝国臣。劝汝一杯酒，愿汝寿万春。”帝悔之。

沈约《宋书》曰：谢庄，孝建玄年迁左卫将军。初，世祖尝赐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别。後叛，世祖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悦也，当时以为知言。

《邓析书》曰：一言而非，驷马不能追；一言而急，驷马不能及。

《晏子》曰：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赠人以轩，不若赠人以言。”

《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善言无瑕谪。

又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又曰：天之道，不言而善应。

《墨子》曰：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而鸣，舌乾，擗然而不听。今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卿子》曰：赠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伤人以言，重於刀戟；观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听人以言，乐於锺鼓琴瑟。

又曰：《金人铭》曰：“周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皇览》云：出《太公金匮》。《家语》、《说苑》又载。）

《庄子》曰：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与之言哉？

《说苑》曰：梁君出猎，见白雁群。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观，劝梁君止，雁群骇，梁君怒，欲杀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吾昔所以求雨者，为吾民也。今以人祠乃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杀之，无异於狼虎。”梁君援其首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独得善言。”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宰稍前。”

《申子》曰：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正而天下治。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声也。

又曰：得万人之兵，不若闻一言之当。

《新序》曰：晋文逐麋而失迹，问农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问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厌闲而之近，故得；鱼鳖之居也，厌深而之浅，故得；诸侯之居也，厌众而远游，故亡其国。”公恐，归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悦色。”栾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与来也。”栾武子曰：“取人之言，而弃其身，盗也。”公曰：“善。”遂载老古与俱归。

《杨子》曰：大哉，圣人言之至也！开之，廓然见四海之内；闭之，寂然不睹墙垣之里。良玉不雕，至言不文。

贾谊《新书》曰：言有四术：言敬以礼，朝廷之言也；言文有序，祭祠之言也；并气折声，军旅之言也；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

《郭子》曰：孙安国（盛字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语，（殷，名浩也。）往返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麈尾毛悉随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餐。殷方语孙卿曰：“公勿作强口马，我当并卿控。”孙亦曰：“卿勿作穴鼻牛，我当穿卿颊。”

《尸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

《五帝本纪》曰：黄帝弱而能言。

《神仙传》曰：老子生而能语。

《卫别传》曰：太尉王君见阮千里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阮曰：“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号曰“三语掾”。王君嘲之曰：“一言可召，何假於三？”阮曰：“苟足天下民望，亦可无言而辟，复何假於一？”

《管辂别传》曰：裴冀州、何、邓二尚书及乡里刘太常、颍川兄弟，常归服之，辂曰：“自与此五君共言论，使人精神清发，至昏不暇寐。自此已下，殆白日欲寝。”

《零陵先贤传》曰：张飞尝就刘巴宿，巴不与语，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曰：“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语？”备闻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专乱之！”

《括地图》曰：太极山采华之草，一日服之，通万里语。

《世说》曰：晋文王称阮嗣宗天下之至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又曰：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於张辅吴座中相遇，别驾呼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

又曰：或问王济云：“昨游有何语议？”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衮衮可听，王戎道子房、季札之间，陶然玄著。”

又曰：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不能者罚酒。隆揽笔作一句云：“陬隅跃清池。”桓曰：“㐄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㐄隅。”桓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又曰：裴仆射，时人谓言谈之林薮。

又曰：殷中军（三告。）尝至刘尹（讣 炎，字子长。）所，殷理屈而游词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乃言曰：“田舍儿学人作尔馨语。”

又曰：陆士龙、荀鸣鹤未相识，俱会于张茂先座。张介令共语，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谈。陆抗手曰：“口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口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荀曰：“本谓口龙癸癸，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强，是以发迟。”张乃拊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孙子荆各言乡里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嵬以嵯峨，其水氵甲渫而扬波，其人而英多。”

又曰：宋处宗甚有思理才，常买得一长鸣鸡，爱养之甚，至恒笼盛著{穴总}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语，极有言思，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遂大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谢太傅一生语未尝误，每共说，退後叙说向言皆得次第。後忽一误，自知当必死，其年而薨。
又曰：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树旒。”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安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苏彦《语箴》曰：利轻春露，害重冬霜。蘧充室，戚施满堂。
《孙楚反金人铭》曰：晋太庙左阶前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少言少事，则後生何述焉。夫惟立言，名乃长久。胡为块然，坐缄其口？”
卷三百九十一　人事部三十二
笑
《说文》曰：哑，笑也。，大笑。听，笑貌也。忻，笑喜也。
《易□同人卦》曰：先号兆而後笑。
又《震卦》曰：震来，笑言哑哑。
又《旅卦》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後号兆。
《毛诗□邶□终风》曰：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硕人》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又《氓》曰：兄弟不知，其笑矣。（然笑。）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晏晏，和柔也。）
又《蓼萧》曰：燕笑语兮。
《礼记□檀弓》曰：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笑其为乐速也。）夫子曰：“由，尔责於人，终无已夫。三年之丧，亦已久矣。”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民好大笑。
《乐动声仪》曰：人情喜则笑。
《左传□宣下》曰：晋侯使郤克徵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将登，妇人笑于房。
又昭十六曰：晋韩起聘于郑，郑伯享之。子产戒曰：“苟有位于朝，无有不共恪。”孔张後至，立于客间，执政御之，客後。又御之，县间。客从而笑之。事毕，富子谏曰：“夫大国之人，不可不慎也。几为之笑，而不陵我。”（言数见笑，则心陵侮我也。）
又昭二十四曰：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叔孙使梁其待于门内，曰：“余左顾而咳，乃杀之。右顾而笑，乃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昭二十八年曰：昔贾大夫貌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

《梁传》曰：成公曰：“季孙行父秃，晋郄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首伛，同聘於齐。齐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伛者御伛者。萧同叔子处台笑之。客不悦，相与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有知者曰：“齐患必在此始也。”

又昭公曰：楚灵王围吴朱方，执齐庆封，将杀之。使人令於军中曰：“有若齐庆封杀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围杀其兄之子の而代之为君者乎？”军人粲然皆笑。

《论语口宪问》曰：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後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後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後取，人不厌其取。”

又《阳货》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莞尔，小笑貌。）

《史记》曰：吴王问孙子兵法。孙子曰：“愿得大王宠姬二人以为军阵长。”吴王曰：“诺。”使二夫人为军队长，各将一队。令宫女三百被甲而立，告以兵法，令随鼓进退。令曰：“闻一鼓皆庄，二鼓操兵，三鼓皆为战形。”于是，宫女皆掩口而笑。孙子操ｘ击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孙子怒，目如明星，声如骇虎Ｍ袖上冲冠，鬓旁绝缨。顾谓执法曰：“取引夫人斩之。”

又曰：有者盘散行汲。赵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者到门曰：“臣不幸瘿病，而君之後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臣者头。”应曰：“诺。”居岁馀，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怪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者，君为爱色而贱士，即去耳。”平原乃斩美人头，自造门进者，因谢焉。其後门下乃复稍稍来。

又曰：高祖奉玉卮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又曰：孟尝君之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皆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眇小丈夫耳！”

《汉书》曰：公孙弘为人谈笑多闻。（师古曰：善于谈笑而又多闻也。）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学，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

《东观汉记》曰：光武微时与邓晨观谶，云刘秀当为天子。或言国师公刘秀当之。光武曰：“安知非仆乎？”建武三年，上徵邓晨还京师，数宴见，说故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生为忻乐。晨从容谓帝曰：“仆竟辩之。”帝大笑。
又曰：初，桓荣遭仓卒困厄时，尝与族人桓玄卿俱捃拾投，闲辄诵诗。玄卿谓荣曰：“卿但尽气尔，当安复施用时乎？”荣笑而不应。後荣为太常，玄卿来候荣，诸子谓曰：“平生笑君尽气，今何如？”玄卿曰：“我农民，安能预知此！”
又曰：桓荣为博士，入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者皆怀之，荣独举手奉以拜。帝笑止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见敬厚。
《魏志》曰：贾诩字文和。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有夺宗之议。太祖又问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痴，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
《蜀志》曰：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谈啁（张流切。）大笑，忿怒不形于颜色。
王隐《晋书》曰：杜预伐吴，军入城，至都督孙歆帐下，生将歆诣预。王先列，得歆头。而预生送歆洛中，大笑。
《晋中兴书》曰：石勒与李阳相近。阳性刚愎，每岁与争沤麻池，共相打扑，互有胜负。勒贵，召阳，引入言及平生酒醋，宣阳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颇复与人斗耶？孤往昔数得卿尊拳，卿亦数遭孤毒手。”因大笑。赏赐甚厚。即日拜阳奉车都尉，除始兴太守。时有醉胡乘马径入府门，勒问门吏冯翥：“向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翥见问，惶遽误对忘讳：“向有醉胡乘马驰来，即以呵问，胡人难与语，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难与言。”其後章武太守樊坦入辞，居贫，衣服甚陋，曰：“樊章武贫耶？朝服何以坏恶？”坦性疏谬，对曰：“顷遇羯胡，资财荡尽，是以穷弊。”勒大笑曰：“羯胡贼乃尔，大恶，取君物尽。”坦汗流而不敢谢。勒赐坦衣，恕而不问。
萧子显《齐书》曰：徵张敬儿为护军将军常侍如故。敬儿武将不习朝仪，闻当内迁，乃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如此竟日。妾侍窃窥笑焉。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桃豹字安步，范阳人。少时以胆勇骑射称，尝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遇魏太祖，不封万户侯位上将者，非丈夫也。”时类笑之，豹骂言：“尔鼠子辈，安知君子豹变之志乎！”后起中原，豹为十八骑之雄，事勒甚恭。
又《南燕录》曰：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莱芜谷，自称太平皇帝。置署公卿。父固为太上皇，兄林为征东，弟秦为征西。讨擒之将刑焉，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皆骂之曰：“何为妖妄，自贻族灭，父兄今并何在？”始曰：“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朕躬虽存，复何聊赖。”其妻赵氏怒之曰：“君正坐口过以至于此，如何临死犹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达天命？自古及今，岂有不亡之国。”行刑者以刀环筑之，始曰：“朕当崩，终不改号。”德闻而笑谓左右曰：“荧惑之人，死由狂语，何可不杀。”

《南史》曰：宋司徒褚彦回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马惊跣下车。谢超宗抚掌笑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

《唐书》曰：马周疏曰：“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魏之失国。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齐魏，不可不诫。”

又曰：李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

《战国策》曰：楚王游于□梦，有狂兕触车径轮。弯弓而射，应发而殪。仰天而笑曰：“乐矣！今日之游。万岁千秋之後，谁与此同乐乎？”安陵君泣涕数行而进曰：“臣入则侍纶席，出则陪万乘，万岁千秋之後，愿得身灭黄泉，先辱蝼蚁。”王大悦。

《晏子》曰：景公置酒太山之上。酒酣，公四面望，喟然叹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臣细人也，犹将难死，而况公乎！”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乐哉！今日之饮也。”公怒曰：“笑何也？”对曰：“臣见怯君一、谀臣三，是以大笑。”公惭而更辞。

《老子》曰：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列子》曰：晋文公出，会欲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曰：“臣之邻人有送其妻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窃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师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庄子》曰：齐桓公田于泽，见鬼焉。公反，诶（音熙）诒（音怡）为病，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闻野有委蛇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者殆乎。”霸公矍然笑曰：“此寡人所见也。”不终日而病去。

又曰：造不及笑，献笑不及排。（所造皆适，则忘适矣，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谓也。夫礼，哭必哀，献笑必乐，哀乐存怀，则不能与适推移矣。）

又曰：盗跖谓孔子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

《邓析子》曰：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

《孟子》曰：曾子曰：“胁肩谄笑，病乎夏畦。”（胁肩，竦体也。谄笑，强笑也。此言其言劳苦，甚于仲夏之月治畦、灌园之勤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戎尝寇周，幽王击鼓，诸侯皆至。褒姒大悦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数数击鼓。诸侯至，无寇。及真寇至击鼓，而诸侯不来，遂为戎所灭。又曰：强令之笑则不乐，强令之哭则不悲，不由中心也。

《淮南子》曰：强哭者虽疾不哀，强欢者虽笑不乐。戴哀者见歌而泣，戴乐者见哭而笑。

《说苑》曰：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怜之祠田也。以篋饮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之耶，（之耶，下田也。）得百车。鸡果者宜禾。’（鸡果，鸡肝黑土。）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又曰：赵简子举毙蕙齐，有被甲而笑者。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乃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说之则可，无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及。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还师而归。

《论衡》曰：天怒则隆隆雷声，天喜应哑哑而笑。那不闻笑也？

桓子《新论》曰：关东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笑。知肉美味，则对屠门而大嚼。”

《郭子》曰：王淳与妇锺氏共坐，见武子从庭前过。淳谓妇曰：“生儿如是，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翅如此。”参军是浑中弟，名沦，字太冲，为晋文王大将军。从征寿春，遇疾亡。时人惜焉。

《世说》曰：二陆入洛，而士龙不诣张公。公问士衡，口何以不来。机曰：“有疾，恐公不悉，故未敢自见。”俄而，口诣华。华为人多姿质，又好帛缠鬓，口见而大笑，不能自已。士龙尝着衰帻上船，因水中自见其影，便大笑不能已，几落水中。

又曰：王大将军尚主，如厕，见漆箱中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果，食遂为之尽。既还，婢擎金漆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王因倒豆着水中饮之，谓是乾饭。群婢莫不笑。

又曰：殷荆州有所识作赋示之，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见新文甚可观。”便於手中亟出之。王既读，殷笑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点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语林》曰：吊王武子。客正哭，见孙子荆驴鸣，变声成笑。

又曰：董昭失势，久为卫尉。昭乃厚加意于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叙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以为司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瞒别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仪，每与人谈论戏弄，言确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投诸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
《琐语》曰：师旷御，晋平公鼓瑟，辍而笑曰：“齐君与其嬖人戏，坠於床而伤其臂。”平公命人书之曰：“某年某月，齐君戏而伤。”问之于齐侯，笑曰：“然。有之。”
《东方朔别传》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辄大笑。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数穷，何不早谢。上乃搏髀大笑也。
《荀勖别传》曰：司徒钅，帝问其人。勖曰：“魏文用贾诩为公，孙权笑之。”
《神异经》曰：东方有人，不妄语，恒笑。仓卒见之，如痴。（张华注曰：今人痴好笑，本此。）
《搜神记》曰：孙杀徐光而无血。後上蒋陵，有大风荡车，顾见光在松树上附手笑之。俄而诛。
《蜀记》曰：谯周字允南，巴西人。体貌素朴，无造次辩论之才。诸葛亮领益州牧，命周为劝学从事。初见，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请推笑者。亮曰：“孤犹不能忍，况左右乎？”
黄义《仲交广记》曰：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南。
《正论》曰：搔癣之为悦，先笑而後出拢
《养生要诀》曰：人语笑欲令至少，不欲令声高，若过误笑，损肺肠，精神不足。
《楚词口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
宋玉《登徒子赋》曰：腰如约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
卷三百九十二　人事部三十三
吟
《释名》曰：吟，严也。其声本出于故愁，故声严肃，使听之凄叹也。
《说文》曰：吟，叹也。
《毛诗口关雎序》曰：吟咏情性，以讽其上。
《东观汉记》曰：梁鸿常闭户吟咏、书记，遂潜思著书十馀篇。
《魏志》曰：管辂随军而行，过母丘俭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臧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应至矣。”卒如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诸葛亮字孔明。早孤，躬耕垅亩，好为《梁甫吟》，每自比于管、乐。

《唐书》曰：蔡允恭，荆州江陵人。有风采，解缀文雅，善吟咏。炀帝所属词赋，多令讽诵之。

《庄子》曰：北门成问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闻之，蔼蔼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阴阳之和，烛以日月之明，其声能长，虑之不知，望之不见，党然立于四虚之通，倚槁梧而吟。”

又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依树而吟，处槁梧而瞑。”

《文士传》曰：李康清廉有志节，不能和俗，为乡里豪右之所共害，故官涂不进。作《游山九吟辞》曰：“盖人生天地之间。若流电之过户牖，轻尘之栖弱草矣？”

《湘中记》曰：涉湘千里，但闻渔父吟。中流相和，其声绵邈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新城郡汐亲（初覲切。）水，别有一溪，其傍有白马塞。孟达登之叹曰：“金城千里！”遂为《上汐亲吟》。彼方人犹傅此。声韵凄激，其哀思之音乎。

《西京杂记》曰：相如将聘茂陵人为妾，文君作《白头吟》。

《盐铁论》曰：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

《世说》曰：韩寿美姿容，贾公辟为掾。充每聚会，其女于青琐中看，见寿，心甚悦之。乃问其婢“识此人不？”缇说是其先主。女内怀存想，发於吟咏。婢後往寿家，具说如此，并言女色丽。寿闻之，心动，乃因婢通意。婢以白女，女大喜，乃期往宿。寿し捷绝人，乃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贾公觉女悦畅，有异于常。

《陈武别传》曰：陈武字国本，休屠胡人。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十数人，或有知歌谣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

阮籍《乐论》曰：汉顺帝上恭陵，过樊濯，闻鸣鸟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鸣。”使左右吟之。使声若是，岂不佳乎！此谓以悲为乐也。

王粲《登楼赋》曰：锺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

啸

《说文》曰：啸，吟也。

《杂字解诂》曰：啸，吹声也。

《毛诗口江有汜》曰：之子归，不我过。不我过，其啸也歌。（笺：大啸蹙口而出声也。）

又《白华》曰：啸歌伤怀，念彼硕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南阳太守成晋委功曹岑至。郡中谣曰：“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晋但坐啸。”
《汉晋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观。有一老父独耕不辍。议郎张温使问焉，父啸而不答。
《魏略》曰：诸葛亮在荆州游学，每晨夜，常抱膝长啸。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时，尝游苏门山。山有隐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实数斛，臼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五帝三王之义。萧然曾不经听。籍乃对之长笑，清韵响亮。苏门生攸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
《晋阳春秋》曰：嵇康见孙登，对之长啸，逾时不言。康辞还，曰：“先生竟无言乎？”登曰：“惜哉！”
《晋中兴书》曰：桓石秀风韵秀彻。叔父冲尝与石秀共猎，猎徒甚盛，观者倾坐。石秀未尝瞻盼，啸咏而已。
《晋书》曰：石勒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谓左右曰：“向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将恐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去。
又曰：谢弈，桓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之好。在温座岸帻啸咏，无异常日。温曰：“我方外司马。”
又曰：王徽之在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观之。乃遥造竹下，讽啸良久。主人洒扫请坐，徽之不顾。将去，主人乃闭门。徽之尽欢而去。
又曰：谢鲲邻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织，以梭投，折鲲齿。既归，微然长啸。曰：“犹不废我啸也。”
《赵书》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长史刀应劝勒降晋，勒愀然而啸。张宾劝勒还北，勒攘臂曰：“宾计是也。应宜斩。”
《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复之，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讫，承之以啸。于是群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复讎诛敌非君王之忧，自是臣下之急务。”
又曰：吴王阖闾将欲伐楚，登台南向而啸。有顷而叹，群臣莫有晓王意者。子胥乃荐孙子。孙子者，吴人，名武，善为兵法，僻隐幽居，世人莫知其能。
《英雄记》曰：向栩为性卓诡不凡，好读《老子》，状如学道，又复似狂。居尝灶北坐，被，喜长啸。人客从就，辄伏不视。人有于栩前独拜，栩不答。
《山海经》曰：玉山者，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戴胜。（蓬发，乱发。胜，玉胜也。）
《庄子》曰：童子夜啸，鬼数若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登列传》曰：孙登字公和，汲郡共县人。清静无为，其情志悄如也。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当魏末，共处北山中，以石室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闻登而往焉，见公和苫盖，被端坐岩下鼓琴。嗣宗自下趋进，既坐，莫得与言。嗣宗乃啸嘈长啸，与琴音谐会，雍雍然。登乃攸尔而笑，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风气清太玄。

《竹林七贤论》曰：阮籍字嗣宗，性乐酒，善啸，声闻百步。箕踞啸歌，酣放自若。时苏门山中忽有真人宰缮。籍亲往寻其人幼梢巅，遂登岭从之，箕坐相对。籍乃商略终古以问之，仡然不应，籍因对之长啸。有顷，彼乃断然叹曰：“可更作。”籍又啸，意尽退还半岭，闻岭巅酋然有声，若数部鼓吹。顾瞻，乃向人之啸也。（《世说》同。）

《王口别传》曰：王道与庾亮游于石头，会遇口至。是日迅风飞帆，口倚楼而长啸，神气甚逸。

王子年《拾遗记》曰：太始二年，南方有因霄之国，人皆善啸。大丈夫啸闻百里，妇人啸闻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则声清高，春夏则声沉下。人舌尖处倒向喉内，亦云有两舌重沓，以爪徐刮之，则啸声逾远。故《吕氏春秋》云“反舌殊乡之国”，即此之谓也。

《列女传》曰：鲁漆室之女者，过时未人。当穆公之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邻人妇从谓曰：“何啸之悲也？子欲嫁乎？”女曰：“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

《西京杂记》曰：东方生善啸。每一曼声长啸，尘落瓦飞。

《郭子》曰：刘道真少时，（刘宝，字道真，高平人，安北将军。）渔钓而惫于草泽。善歌啸，闻之者无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其非常人，甚乐歌啸，乃杀豚进。重真食豚尽，了不谢。

《世说》曰：晋文王德盛功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饮自若。

又曰：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窘迫无计。刘依夕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悲长叹。

又曰：谢太傅盘桓东山时，与孙兴公诸人泛海戏。风起浪涌，诸人色动，并唱使还。太傅神情方雅，王逸少吟啸不言。

又曰：王子猷尝寄人空宅，便令种竹。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又曰：谢万北征，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谓曰：“汝为玄帅，宜数唤诸将慰劳之。”万都无其说，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诸公皆是劲卒。”诸将甚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搜神记》曰：赵炳尝临水从船人乞渡，船人不许。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

《浔阳记》曰：桓宣穆使人寻庐山，见一人谓之曰：“君过前岭，必逢二年少相随长啸，试要问之。若不与言者，可速去。”此人过岭，果见二年少以袂掩鼻长啸，状如恶兽。呼不与言。

《神境记》曰：营道郡西有灵源山，有石髓紫芝者。有采药此山闻林谷间有长啸者。今樵人往往犹闻焉。

《异苑》曰：浔阳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西下，令人登之，中岭，便闻长啸，声甚清彻。至峰顶，见一人箕踞石上啸。旨曰：“啸者，其气激于喉中而浊，谓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谓之啸。言之浊可以通人事，达情性，啸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应之；出其啸清，万灵授职。故古之学道者重矣。”

又曰：太上道君授于西王母，西王母授于南极真人，南极真人授于广成子，广成子授于啸父，啸父授于务光，务光授于舜，舜演之为琴以授禹。自後而废。续有晋太行山仙君孙公得之，乃得道而无所首缮。阮嗣宗所得少分。其後堙灭，不复闻矣。

又曰：啸有一十五章：一曰权舆，啸之始也；二曰流口，乃古之善啸者，听韩娥之声而写之；三曰深溪虎，古之善啸者，听溪中虎声而写之；四曰高柳蝉，古之善啸者，听而写之；五曰空林夜鬼，古之善啸者，夜过空林，闻而写之；六曰巫峡猿，古之善啸者，闻而写之；七曰下鸿鹄，出于师旷，演清角之音，善啸者写之；八曰古木鸢；九曰龙吟，皆啸者闻而写之；十曰动地，出於孙公，其音亦师旷清徵也；十一曰苏门，孙公隐苏门山之作也；十二曰刘公命鬼，仙人刘根之所为也；十三曰阮氏逸韵，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远极大，非常声也；十五曰毕者，五音之极，而大道毕矣。

晋成公绥《啸赋》曰：逸群公子体奇好异，傲世忘荣，绝弃人事。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机，研道德之玄奥，邈跨俗而遗身，乃慷慨而长啸。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於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冲郁而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徵，飘游口於泰清，集长风乎万里。谅自然之至音，非丝竹之所拟。

桓玄《与袁宜都书论啸》曰：读卿歌赋，序咏音声皆有清味，然以啸为仿佛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将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极，阮公之言不动苏门之听，而微啸一鼓，玄默为之解颜，若人之兴逸响惟深也哉。

袁山松答书曰：啸有清浮之美，而无控引之肾拢歌穷渊根之致，用之弥觉其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乎吐辞送意，曲究其奥，岂唇吻之切，发一往之清吟而已。若夫阮公之啸，苏门之和，盖感其一奇，何为徵此，一至大疑啸歌所拘邪！

颦

《韩子》曰：韩昭侯使人藏弊。或曰：“君亦不仁矣，弊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君颦有为颦，笑有为笑，之与颦，笑相去远矣。吾必待有功，故藏之未有与也。”

《庄子》曰：西施病心而颦，其里之鬼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走之。夫彼知美颦，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嵇康《高士传》曰：於陵仲子，齐人。常归省母。人馈其兄鹅，仲子颦蹙曰：“恶用是者哉？”

卷三百九十三　人事部三十四

坐

《释名》曰：坐，挫也。骨节挫屈也。（“小人群党，坐于王床。”王床者，王者床。）

《毛诗口车邻》曰：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礼记口曲礼上》曰：夫为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离坐离立，无往参焉。

又曰：男女不杂坐。

又曰：立毋跛，坐无箕。

又曰：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

又曰：虚坐尽後，食坐尽前。

《左传口襄二十六》曰：伍举奔晋，声子遇之郊，班荆相与食。（班，布；荆，坐。）

又襄二十七年曰：卫子鲜奔晋。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托于木门，（木门，青向。）不向卫国而坐。（怨之深也。）

又定四曰：申包胥如秦乞师，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长十尺，大九围，坐如蹲龙，立如牵牛。

《尔雅》曰：妥，安坐也。

《汉书》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进者，会礼之财也，主赋剑礼，进为之师也。）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
又曰：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曰：“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
又曰：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後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致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馀各以功次坐，而不禄言曲突者。”
又曰：高祖使陆贾赐赵他印，为南越王。贾至，赵佗结基倨见贾。（基倨，谓伸其两肢而坐也，亦曰箕距。）
又曰：谚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又曰：陈遵字孟公。时列侯有与陈遵同姓者，每至，门人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其人曰陈惊坐。
《东观汉记》曰：上幸谯。使王霸攻周建，贼雨射城中，中霸前酒尊，霸安坐不动。
又曰：隗嚣围来歙，上自将救之。围解，置酒高会，赐歙班绝席，坐在诸将之右。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薛字子礼，为北海长。家贫，坐无完席。妻曰：“白居，无俸禄给子孙，复无完席耶？”以善席与，自坐败者。
又曰：郑敬字次都。钓於大泽，折芰而坐，以荷荐肉，瓠瓢盛酒，琴书自娱。
范晔《後汉书》曰：袁术僭号，人情离叛，欲北至青州从袁谭，曹操使刘备邀之还寿春，至江亭坐簀床而叹曰：“袁术乃至于是乎？”欧血而死。
又曰：孔融性宽容，少忌，好士，喜诱益後进。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宾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与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融每酒酣，引与同坐。
又曰：郑公业谏董卓曰：“张孟卓东平长者，坐不窥堂。”（言不妄视也。）
《吴书》曰：孙权遣于禁还，群臣送禁。虞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为翻设虚坐。
《蜀志》曰：费为诸葛亮司马。值军帅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每并坐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涕泣横集。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也。
又曰：王平字子均，巴西{宀万}渠人。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使人读《史》、《汉》诸记《传》听之，备知其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朝至夕，端坐俨然也。
《吴志》曰：步骘字子山，与广陵卫旌俱以种瓜自给。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骘等修刺奉瓜，征羌见之，隐几坐帐中，设席于地坐骘、旌。旌忿耻，骘神色自若。
邓粲《晋记》曰：裴遐性恬和。同类有试遐者，推堕床下。遐拂衣还坐，言无异色。
《汉晋春秋》曰：王褒父仪为文帝所杀，未尝西向坐，示不臣也。
《晋中兴书》曰：陶淡字处静。年十五，便服食绝。家累千金，僮客百数，淡终日端拱，绝不婚娶。居临湘县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时还家，设小床独坐，不与人共。
《何晏别传》曰：胏小时，武帝雅奇之，欲以为子。每挟将游观，命与诸子长幼相次。晏微觉，於是，坐则专席，止则独立。或问其故，答曰：“礼，异族不相贯坐位。”
《孟嘉别传》曰：庾亮领江州，嘉为从事。褚褒为豫章，出朝。亮正旦大会，时彦悉集，嘉坐次第甚远。褒问亮曰：“闻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褒观众人，指嘉谓亮曰：“将无是乎？”亮欣然笑。嘉为褒所得，乃益重嘉焉。
皇甫谧《高士传》曰：管宁常坐一木榻，五十馀年。榻上当膝皆穿。
《六韬》曰：文王出田，见吕尚坐茅而渔，乃再拜与归。
又曰：纣之时，妇女坐之绮席。
《晏子》曰：景公猎，休，坐地食。晏子後至，灭葭而席。公不悦曰：“子席何也？”对曰：“臣闻介胄坐阵不席，狱讼不席，狱户不席，三者皆忧也，臣不敢以忧侍坐。”
《孟子》曰：晋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
《庄子》曰：原宪处鲁，居环堵之室，匡坐而弦歌。
《风俗通》曰：延嘉中，中常侍单超、左、（音贯。）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慝。时人谓之语曰：“左回天，徐转日，具独坐。”言其信用，甚於圆转。
又曰：汝南陈伯敬，行必举步，坐必俨然。
《郭子》曰：何次道（充，字次道。）往王丞相，许丞相以麈尾霍床，呼何共坐，云：“来，来，此是君位。”
《世说》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太初共坐，时人谓之蒹葭倚玉树。
《语林》曰：马融算浑天不合，召郑玄令算，一算便决。及玄业成辞归，融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戒欲敕追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

《俗说》曰：王僧敬神明俊彻，为一时之标。桓玄时集聚宾客，莫有出其右者。王在坐，都不复觉有馀人。坐无王，便觉殷仲文、谢益寿吻佳。王僧敬兄弟列坐斋中，见之若神。小人从户前过，皆肃然毛竖。嵇康《绝交书》曰：“危坐一时，Φ不得摇。”

卧

《说文》曰：眠，翕目也。寝，病卧也。卧，休也。

《释名》曰：卧，化也。其精神变化不与觉时同也。寐，谧也；谧，静无声也。寝，侵也，损事功也。瞑，泯也，无知泯泯也。

《礼记□玉藻》曰：君子寝恒东首。（郑玄注曰：首生气也。）

又《乐记》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

《论语□公冶长》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亏也，于予与何诛。”（诛，责。）

又《乡党》曰：寝不尸。（布展手足，似尸象。）

《史记》曰：吴起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乘骑。

又曰：上自将击黥布，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因说上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军。上曰：“子房虽疾强卧，而傅太子。”

《汉书》曰：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击之。吕后承间为上泣曰：“上虽疾，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

又曰：上欲废太子。吕后使建成侯吕泽劫张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

又曰：汲黯拜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上曰：“君薄淮阳耶？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又曰：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金日为宅侯。日以帝少不受封，辅政岁馀，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卧授印绶，一日薨。

又曰：吴楚反，乏粮，饥，欲退数挑战。周亚夫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於帐下。亚夫终卧不起，须臾亦定。

又曰：董贤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衣袖，上欲起，恐动贤，乃断袖而起。

又曰：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忧懑不能食，但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床。

《後汉书》曰：彭宠自立为燕王。其妻数恶梦，又多见变怪。五年春，宠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独在便室，仓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寝寐，共缚宠着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

《东观汉记》曰：吴汉击富平，获索二贼於平原。明年春，贼率五万馀人，夜攻汉营，军中惊乱，坚卧不动。

又曰：上在邯郸宫，昼卧温明钓拢耿入，造床下，请问。因说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驰檄而定。”

又曰：杨政常过杨虚侯马武，武称疾卧，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户，径上床坐，武恨，语言不怿。政因曰：“蕃臣不思求贤报国而骄天下英俊，今日摇动者，刀入胁。”左右大惊。

《蜀志》曰：先主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纂请秦密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密称疾卧在茅舍，纂将功曹石、主簿王并即密底社谈，密卧如故。

沈约《宋书》曰：羊欣字敬玄。从父不疑为乌程令。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常夏月入县，欣着新绢裙昼寝，献之书数幅而去。欣书本工，因此弥善。

《锺离意别传》曰：严遵者，与光武皇帝俱为诸生。游涉他县同门精学。暮夜宿，二人寒不得寝卧，更相谓曰：“後若豪贵，忆此之难，宜勿相忘。”

《罗含别传》曰：罗含，字君章。少尝昼卧，梦一鸟文色异常，径飞入口。

《杜祭酒别传》曰：君新作被，𠯿眠觉晏起，乃叹：“𠯿便眠使人不起！”异事，因令看陌上有寒人，举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会稽典录》曰：陈修字奉迁。少为郡。受《韩诗》、《梁春秋》，家贫为吏，常出檐，上下恒食乾口。（音备。）每至正腊，僵卧不起。同僚请，不肯往，其志操如此。

《吴越春秋》曰：楚平王遣使者封函印绶，追召子胥。子胥以夜半时卧觉，忽而仰天悲叹，言曰：“父兄俱死，当谁归乎？”泣下交流。恐为楚所得，乃贯弓执矢，步出东郭。

《韩子》曰：堂公见昭侯曰：“今有白玉卮无当，有瓦器有当，君渴，将何以？”曰：“以瓦器。”公曰：“为人主漏泄群臣之语，犹玉卮之无当也。”昭侯于是每与公话事归，辄独卧，惟恐梦言泄于妻妾。

桓谭《新论》曰：成帝幸甘泉，诏杨子口作赋。倦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入。觉，大少气，一年卒。

《郭子》曰：王长史病笃，（王仲祖也。）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璧柄麈尾着棺中，因恸绝。

《世说》曰：袁绍年少时，曾遣人夜以剑掷魏武，小，不着。魏武拨之，其後来必高。因怙卧床上，剑至果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何以，答曰：“我晒书也。”
《语林》曰：王子敬在斋中卧，偷入斋取物幙装，一室之内，略无不尽。子敬卧而不动，偷遂复登床，欲有所觅。子敬因呼曰：“偷儿，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不？”於是，群贼始知其不眠，悉置物惊走。
睡
《左传》宣上曰：赵宣子谏，灵公患之，使□贼之。（□，晋力士也。）晨往将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冠而睡。）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汉书□礼乐志》曰：魏文侯最为好音，而谓子夏曰：“听古乐则欲寐，及闻郑、卫之音，予不知倦焉。”
又曰：陈咸字子康。父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人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
《晏子》曰：景公田於梧丘，夜犹早。公坐睡而梦，有五大夫比面称无罪。公觉，召晏子，晏子对曰：“昔君灵公田，五大夫骇兽，故断其头而葬之，命之曰五大夫之丘。”命人掘而葬之。
《世说》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觉，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后，安眠，人莫敢近者。
《郭子》曰：许侍中、顾司空入王丞相帐中眠。（事具帐部。）
《益部耆旧传》曰：何丫为成都令。尝眠睡，其觉悟便得奸诈。咸畏丫之发摘。或以为有术得知之，无敢复欺者。
卷三百九十四　人事部三十五
行
《易□困卦》曰：臀无肤，其行趑趄。
《毛诗□谷风》曰：行道迟迟，中心有违。（迟迟，舒行貌。）
又《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又《载驱》曰：汶水汤汤，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
又《大杜》曰：独行踽踽。
《礼记□仲尼燕居》曰：行则有随，行而无随，则乱於涂也。
又《玉藻》曰：君与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大夫，继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间容迹。）端行，颐ㄒ如矢；弁行，剡剡起屣。凡行，容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谓道路也。）
《左传□襄二十六》曰：卫献公使与宁喜言，宁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闻君之出，敢闻其入。”遂行从近关出。
《论语口述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史记》曰：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途尚远，日势已暮，救在颠倒疾行，何得责无顺行礼。）
《汉书》曰：袁盎使吴，见守，从史在守盎校为司马。司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辟吾亲，君何患？”乃以刀决帐，盎解节旄，履，步行七十里。（着屐步行而逃亡。）
《吴书》曰：孙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虞翻相得山中。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警急，马不及人。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试鞭马，翻能疏步属之。”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问朔曰：“公孙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视何与此哉？”朔曰：“臣观其齿牙，树颊胲，（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肱，连隹（音谁。）尻，逶蛇其迹，行步亻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
《神仙传》曰：黄卢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岁，行及走马。王真者，上党人也，年十七八，乃学道，服食胎息之术，行及走马，力兼数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马。头上常有五色气，高丈馀。孔安者，鲁人也，行菩撖铅丹。有陈和者，乐安人也，重之，求事安。遂受其方合药服之，二百馀年，头色转黑，气力百倍，行及走马也。
《列仙传》曰：沈建者，丹阳人也，世为长史。建独好导引服食之术。一日行五百里，能举千斤。
《葛仙公别传》曰：孙坚欲害仙公。驰马往，逐见仙公徐行，逐之不及。
步
《释名》曰：徐行曰步。步，捕也。知有所司，捕务安详也。
《尔雅》曰：堂下谓之步。
《礼记口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
又《祭义》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汉书》曰：息夫躬曰：“匈奴饮马於渭水，边境雷动，四野风起，京师虽有武蜂精兵，未有能窥左足而先应者也。”（窥，音跬。半步曰跬步也，言一举足也。）
又曰：蔡义河内温人也。以明经为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置犊车，令乘之。
又曰：盖宽饶为人刚直高节。家贫，俸禄数千，半以给吏人，为耳目，为司隶，常步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曰：李固少有俊才，雅志好学，为三公子。常躬步行驱驴负书从师。
范晔《後汉书》曰：杨震转涿郡太守，子孙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也。除鄢陵长，家贫无单车匹马，步行之官。
《庄子》曰：寿陵馀子学步於邯郸，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而归。（以此效比两失之。）
《白虎通》曰：人践三尺，法天地人也。再举足为步，备阴阳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两角髻、葛裙，拄杖临路边窥之，叹曰：“人言阿龙（导小名赤龙。）超，阿龙故自超。”不觉步至台门。
《方言》曰：半步为跬。
《世说》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上便独酌酣畅。
趋
《说文》曰：趋，低头疾行也。赴，直行也。
《释名》曰：疾行曰趋。趋，赴也，赴所期也。
《毛诗口鱼藻》曰：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岂敢惮行，畏不能趋。
《礼记口曲礼》曰：遭先生於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不与之言，则趋而退。又曰：帷簿之外不趋。堂上不趋。执玉不趋。
《论语口乡党》曰：没阶趋进翼如也。
《尔雅》曰：门外谓之趋。
《汉书》曰：上欲自击陈豨 希，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行，是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
又曰：万石君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走
《释名》曰：疾趋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礼记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节，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则持三，缓则持一。《周礼》曰：镇圭以檄守，其余未闻也。如今汉使者持之节。）
《左传口僖下》曰：卫叔武将沐，闻君至而喜。捉走出，前驱射而杀之。
又昭三十一年曰：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已。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谓季孙也。）荀跞掩耳而走。
《公羊传》曰：定公曰：阳虎窃宝玉而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哀公曰：齐景公谓陈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陈乞曰：“君欲立，臣请立之。”（陈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杀阳生。）阳生曰：“吾闻子将不立我也。”陈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与之玉节而走之。（节，信也。折王与阳生为后当迎之。）

《尔雅》曰：中庭谓之走。

《史记》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帝逐得，骑昌项问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纣主也。”

《东观汉记》曰：上降颍阳，虽得入，意不安。门下有击马着鼓者，马惊，良（音郎）磕（音扌盍）邓晨起，走出视之，乃马也。

《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与太祖善，共平袁术。部党与太祖相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之。寇问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变其姓。

《江表传》曰：陆逊破刘备於夷陵。备舍船步走，烧皮铠以断道，使挽车走入白帝。

《晋书》曰：陈安字虎侯。骁壮果毅，武过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贯甲，奔及驰马。

又曰：唐彬字儒宗，鲁国邹人也。少便弓马，好游猎。身长八尺，走及奔鹿，强力绝人。

《後魏书》曰：伊（扶拂切。）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赵书》曰：刘灵，阳平人也。年二十馀，常厮役于县。走及驰马。

《前秦录》曰：苻坚大败，为流矢所中。遁走甚饥。民有进壶豚髀者，坚食之，大悦。

《隋书》曰：麦铁杖，始兴人也。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每以渔猎为事，不治产业。

《吴越春秋》曰：庆忌，僚子也。勇为人所闻，走及奔马。

《吴氏春秋》曰：今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其车上，则骥不胜人。

又曰：有莘氏女子采桑，得婴儿於空桑之中，献之其君，令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神告曰：臼出水而东走，千里邑尽为水，身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战国策》曰：昔曾参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曾参母投杼逾墙而走。

《楚汉春秋》曰：淮阴武王反，上自击之。张良居守。上体不安，卧せ车中，行三四里，留侯走，东追上。簪堕，被。及せ车，排户曰：“陛下即弃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骂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葬乎？”良曰：“淮南反于东，淮阴害於西，恐陛下倚沟壑而终也。”

《庄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谓之固矣。然则，夜半有力者负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将归国，周公谓之曰：“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知。”

《淮南子》曰：渔者走渊，木者走山。

又曰：者见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飞不以尾，挫尾则飞不能远；走不以手，缚手则走不能疾。

《抱朴子》曰：柠木实之赤者饵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须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岁，能夜读书，走及马。（柠，丁李切；又音楮。）

《世说》曰：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诣定，畏其有难，不敢相示。因出户，遥掷，面便走。

《俗说》曰：桓公豹奴善骑乘，亦有极快马。时有一诸葛郎，自云能走与马等。桓车骑以百匹布置埒头，令豹奴乘与诸葛竞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诸葛常与马齐，欲至埒头，去布三丈许，诸葛一跳坐布上，遂得之。

《鲁女生别传》曰：鲁女生，长乐人也。少好学道，初服饵胡麻，乃求绝八十馀年，日更少壮，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獐鹿。

跳

《释名》曰：跳，条也，如草木枝条务上行也。

《左传□僖下》曰：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距跃，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刘翌骁过人，能一手举殿柱，跳过平阳门出。

《神仙传》曰：壶公者，不知何许人也。从远方来，卖药得钱与饥冻者。常悬一壶于坐上，日入後，跳入壶。市掾费长房於楼上见之，知非常人，身为扫除，并进饼饵。公令房共跳入壶中，但见楼观重门，侍者数十人。

蹲

王隐《晋书》曰：王长文字德睿。州辟别驾，不就。追求之，乃於成都卖熟市见长文蹲地啮胡饼。州知不屈，乃送还家。

《山海经》曰：大荒之外，有大人之堂。有一大人其上，张其两臂。

郭璞《游仙诗》曰：安见山林士，拥膝对岩蹲。

王褒《僮约》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鬼脉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沐

《说文》曰：沐，濯也。

《毛诗□淇澳□伯兮》曰：自伯之东，首如飞碰拢岂无膏沐，淮适为容？

《大戴礼□夏小正》曰：五月蓄兰为沐浴。

《礼记□曲礼上》曰：居丧之礼，头有疮则沐。

又《檀弓下》曰：石骀仲卒，（骀仲，卫大夫也。）无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後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

又《内则》曰：五日则覃汤请浴，三日具沐。

《左传□僖中》曰：初，晋侯之竖头须，守藏者，窃藏以逃。（文公出时。）尽用以求纳之。（求纳文公。）及入，求见，公辞以沐。谓仆人曰：“沐则心覆，心覆则图反，宜吾不得见也。居者为社稷之守，行者为羁绁之仆，国君而雠匹夫，惧者甚众矣。”仆人以告，公遽见之。

又僖下曰：卫叔武将沐，闻君至而喜。捉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枕股而哭之。

又哀下曰：齐子我夕，（夕视事。）陈逆杀人，逢之，（陈逆子行陈氏宗也，子我逢之。）遂执以入。（执逆至朝。）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潘米汁可以沐头。）

《论语□宪问》曰：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讨之。

《家语》曰：凡丧，小功已上，虞练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日沐浴为斋洁也。

《史记》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一饭三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汉书》曰：窦皇后弟广国，字少君。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上书自陈，左右见，问之，曰：“姊去我西时，与我诀傅舍中，丐沐，沐我、饭我乃去。”后持之而泣也。

又曰：邓通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赐通巨万。

又曰：吴王遗诸侯书曰：“楚玄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馀年，怨入骨髓。（言心有所怀，志不在洗沐也。）欲壹有所出之久矣。（谓发兵也。）”

又曰：张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至给事尚书。精力於职，沐浴未尝出。

又曰：董贤，每赐沐浴，不肯出。常留中视医药。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

又曰：张苍德安国侯王陵。及贵父事陵。陵死後，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归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光典枢机十馀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

邓粲《晋记》曰：春陵长易雄起兵讨王敦，欲活之，使还邑舍洗沐。众人皆贺，雄曰：“吾梦乘车，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婴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去左右。晏子入，曰：“育术客与医俱言曰能生死者，闻婴子疾，请治之。”公喜，起曰：“病犹可为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洁沐浴饮食，彼亦将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诺。”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敛之而复曰：“医不能治病也，敛矣。不敢不以闻。”公作色不悦曰：“吾为君绐而已矣。”

《庄子》曰：孔子见老聃，聃新沐被似非人。孔子曰：“先生体若槁木，似遗物乎！”老子曰：“吾游物之初。”孔子出，告颜渊曰：“丘之道，其犹醯鸡。”（司马彪注曰：益鸡，酒上飞蛘。）

《韩子》曰：古谚曰：“为政若沐也。”虽有弃发之劳，而有长发之利也。）

又曰：僖侯将沐，汤中有砾。问之，曰：“当有人欲代汤者。”

《吕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

《淮南子》曰：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

《六韬》曰：文王闻杀崇侯虎，归至酆，令具汤沐。

《论衡》曰：子日沐，令人爱，卯日沐，令人白头。案：人之爱憎，头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爱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异苑》曰：北海任诩字彦期。从军十年乃归。临还，握粟出卜。师云：“非屋莫宿，非食时莫沐。”诩结伴数十，暮遇雷，相庇於岩下。窃忆非屋莫宿之戒，遂负檐栉沐。岩崩，压停者悉死。至家，妻先与外人通情，谋共杀之，请以湿为识。妇宵则劝诩令沐，复忆非食时莫沐之忌，收而止。妇惭愧负怍，乃自沐焉。散同寝。通者夜来，不知妇也，斩首而去。

《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又《渔父》曰：吾闻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浴

《说文》曰：浴，洒身也。

《礼记□内则》曰：五日则覃汤请浴，外内不共氵（音逼）浴。（逼，浴室也。）

《礼记□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常自清洁于身，沐浴于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僖中》曰：晋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

又文下曰：齐懿公之为太子也，与邴蜀之父争田，不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蜀仆。（仆御。）纳阎职之妻，而使职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蜀以扑扌失职。（扑，捶。扌失，击。）职怒。蜀曰：“人夺汝妻而不怒，一失汝庸何伤？”职曰：“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谋杀懿公。

《国语》曰：庄公将杀管仲，齐使者请之而来，以与使者。比至，三衅三浴之。（衅，香堇也。）

《论语□先进》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续汉书》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门，惟馀十三人。衣履穿决，形容枯槁。郎将郑众为恭以下沐浴，易衣冠。

又曰：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化为黿，入于深渊。其後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见犹在其首。

《山海经》曰：大荒之中，有渊正方，四隅皆通。（言渊四海皆旁通。）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纵渊。（音乌悬反。）舜之所浴也。（言常在中澡洗。）

《庄子》曰：仲尼问於太史䎘曰：“卫灵公为灵，何也？”太史䎘曰：“是固灵也。灵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无礼也。）

又曰：鹄不日浴而白。

《韩子》曰：燕人李季好远游。其妻私通他人。季忽归，私通者在内，其妻令被直出门。季曰：“何人耶？”妻曰：“无人。”季曰：“吾见鬼耶！”妻曰：“取五牲屎浴。”季曰：“诺。”乃浴以狗屎。

《说苑》曰：秦缪公见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对曰：“臣饮食之以时，使之不暴，有险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为衣冠。坐与语，公大悦。

《外国图》曰：方江之上暑湿，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妇人入浴，出则乳矣。去九嶷二万四千里。

丘渊之《征齐道理记》曰：朱灵城东，有管宁旧宅。宅前有水，是宁常所澡浴处。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金华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反宇，栌辟隐起，彤采刻镂，雕文粲丽。四月八日，九龙衔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沟水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浴时，沟中先安铜笼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纱。相去六七步，断水。又安玉盘，受十斛。又安铜龟，饮秽水。出後脚入诸公主第，沟亦出建春门东。又显阳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之室中。临池上有石床。

《世说》曰：桓车骑（桓冲也。）不好着新衣。浴讫，妇固送新衣。车骑大怒，催使将去。妇便持还，傅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著之。

《幽明录》曰：桓温内怀无君之心。时比丘尼从远来，夏五月，尼在别室浴，温窃窥之。见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藏，次断两足，及斩头、手。有顷，浴竟。温问：“向窥见，尼何得自残毁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当如是。”温惆怅不悦。

盥

《说文》曰：盥，洒面也。澡，洒手也。洗，洒足也。

《尚书□顾命》曰：盥以异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异同实洒。）

《礼记□内则》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

又曰：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奉卒，授巾。（盘，盛盥水者。）

《左传□僖中》曰：怀俺掊沃盥，既而挥之。怀嬴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

《後汉书》曰：刘宽简略，嗜酒，不好盥浴。（澡手曰盥。）京师以为谚。

《唐书》曰：虞世南受学于吴郡顾野王，经十馀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栉。

《庄子》曰：阳子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叹曰：“始以汝为可教也，今不可也。”阳子居不答。至舍，进盥漱巾栉，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请问夫子，夫子行，不问。今间矣，请问其过。”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爱水也；夏日不炀，非爱火也。为不于身。

《风俗通》曰：案里语：“厚哉鲍管，探肠按腹。”不清，然尚不盥，何共财而生喜怒也。

游

《毛诗□邶□柏舟□谷风》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传□庄公十八年》曰：楚武王迁权於那处，使阎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庄子》曰：颜渊问於仲尼曰：“吾尝游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耶？’曰：‘吾善游者’数，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者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孔子观於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鱼鳖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蹈水有道乎？”曰：“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

《吕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人父善游。”使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能游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鱼属也。）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合浦之人习水善游，俯视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鼋，出如轻凫。蹲泥剖蚌，潜窃明珠。

卷三百九十六　人事部三十七

溺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曰：“盥盘之铭，与其溺於水，宁溺于人。”不可救。

《礼记□檀弓上》曰：死而不吊者三：（谓轻生忘孝。）畏，（人或时以非罪攻己，不有以说之死之者，孔子畏于匡是也。）压，（行止危险之下。）溺。（不乘桥船。）

又《缁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所亵也。夫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难亲也，易以溺人。”

《左传□哀下》曰：越围吴。晋赵孟使楚隆问吴王。王曰：“勾践将生忧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将有问也。史黯何以得为君子？”对曰：“黯也，进不见恶，退无谤言。”王曰：“宜哉。”

《东观汉记》曰：邓训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从都卢至羊肠仓，欲令通漩拢太原吏民苦转远，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更用驴辇，岁省亿万，计活徒士数千人。

《後汉书》曰：廉范西迎父丧至葭萌，载船触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众伤其义，乍 句求得之，仅免於死。

《魏志》曰：管辂族兄孝国，居在斥丘，辂往从之，与二客会。客去後，辂谓国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间同有凶气，┆变俱起，双魂无宅，流魄于海，骨归于家，少许时并当死也。”复数十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牛惊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许昌，杜畿居守。受诏作御楼船於陶河。试船，遇风没。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而山死，故尚书仆射杜畿於孟津试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赠太仆，谥曰戴侯。
《吴录》曰：孙策《讨黄祖表》曰：“臣讨黄祖，斩首二万馀级，其赴水溺死二万馀口。船六十馀艘，财物山积。”
《唐书》曰：封德彝。隋开皇末，江南作乱，内史令杨素往征之，署为行军记室。泊船海曲。素夜召之，德彝坠于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见，竟寝不言。素後知，问其故。答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异之。
《庄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吕氏春秋》曰：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请赎而求金甚多。富人党以告，邓析曰：“但安之，必无买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赎，又告邓析。邓析曰：“但安之，必无人更卖。”
又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矣。”
又曰：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灌水。灌水瀑溢，荆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
《淮南子》曰：与溺者金玉，不如与之一寻常之缠。
又曰：父溺，则揽父而整之，非敢十侮，以救死也。
《说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楫之间而溺，无我则子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广艘长楫之间，则不如子。至安国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驹。”
曹毗《神女杜兰香传》曰：神女姓杜，字兰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风溺，大小尽没。香时年三岁，西王母接而养之於昆仑之山，於今千岁矣。
《异苑》曰：蜀郡张贞行船覆，溺死。贞妇黄因投江就之，积十四日，执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求尸，积日不得。设祭冰侧，笺与河伯。投笺一宿，岸侧冰开，尸首执笺浮出，伦又笺谢。
又曰：颍川荀茂远，景平中至南康，夜梦一人，头有一角，为远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问是何职。答曰：“官生于林。”於是而寤，未解所况，因复寐。又梦部伍至杨州水门，坠水而死。作棺既成，远入中自试，恨小。即见殡瘞葬渚次。怅然惊觉，以告母兄。船至水门过，果落江而殒，丧仪一如其梦。
《幽明录》曰：蔡廓作豫章郡。未发，大儿始迎妇在渚，次儿欲渡妇船，衣挂船头，遂堕水，即没。徐羡之作扬州，登敕两岸，厚赏渔人及昆仑，共寻觅至二更，不得。妇哀泣之间，仿佛如梦，闻声告之曰：“吾今在卿船下。”以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婢，婢曰之。令水工没觅，果见坐在船下。初出水颜色如平生。
《三辅决录》曰：文帝窦后名猗，清河观津人也。父遭秦之乱，隐身渔钓，坠渊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号，遣使者更填父所坠渊而筑起大坟，观津城南青山是也。
《益部耆旧传》曰：孝女叔光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乘船堕水物故，尸丧不归。号泣昼夜，心不图存。所生男女二人并数岁，雄乃各为囊盛珠环以系儿，数为决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後稍懈，因乘小船於父堕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却後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江上，郡县表上为，雄立碑，图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台子羽渡水，子溺死。将葬之，灭明曰：“此命也，吾岂与蝼蚁为亲戚，鱼龟为仇雠？”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从鲍子真学算。到鲁，赋灵光钓拢归渡湘水溺死，时年二十许。其弟子玉亲见之。
《乐府解》曰：《公无渡河》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提壶，乱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
相似
《春秋历命序洛书》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似，别长九国。
《家语》曰：孔子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一人焉，其形长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颡。其头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似子产，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丛子》曰：苌弘语周文公曰：“吾观仲尼有圣人之表，其状河目而隆颡，是黄帝之形也。修肱而龟背，其长九尺有六寸，是成汤之容体也。然言称先王，躬履谦让，洽闻强记，博物不群，抑亦圣人之兴者也！”
《史记》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如夫子时。
又曰：楚相孙叔敖临死属其子，贫困往见优孟。乃为叔敖衣冠，振掌谈语，岁馀像叔敖，王与左右不能别，欲以为相。优孟曰：“孙叔敖尽忠为楚令尹，死，其子负薪。楚相不足为也。”王乃封敖子。
《汉书》曰：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建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
又曰：冯立字圣卿。迁西河上郡守。立居职公廉，治行略与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与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汉献帝春秋》曰：孝灵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协。协生十馀日，何皇后妒杀美人。灵帝母永乐董太后摄养协，号曰董侯。董侯八岁，能读诗书。

《魏志》曰：初，高勾丽王生能开目视，国人恶之。及长，果凶虐，数[B117]钞。曾孙位生亦能开目视，国人恶之。勾丽呼相似为位，以似其曾祖，故名曰位。

《晋书》曰：桓玄闻义军起，忧惧曰：“何无忌刘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虑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乱，郡县讨平之。初，诸葛孔明有盛德于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为瞻不死，故将谓王富曰：“君状貌甚似诸葛亮，君因此思克复以霸巴蜀。”

《晋中兴书》曰：王允之字渊猷，年在总角，从伯敦知之，谓为似己，入则共寝。

檀道鸾《晋阳秋》曰：初，议以吴隐之为黄门郎，而隐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见，故攻焉。

《齐书》曰：谢弘微性严正，举止必修礼度。时有蔡湛之者，及见谢安兄弟，谓人曰：“弘微貌类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书》曰：王筠字玄礼，琅琊人。年十六，为《芍药赋》。沈约曰：“王郎非惟额似袁公，见人辄矜。王郎见人必误笑，惟此条不能酷似耳。”袁粲即筠外祖也。

《唐书》曰：王孝杰，雍州新丰人。高宗末，西讨吐蕃，战於大非川，为贼所获。吐蕃赞普见孝杰垂泣曰：“貌类吾父！”厚加敬礼。

《孟子》曰：昔者，孔子殁，子夏、子游、子张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刘昭《幼童传》曰：汉孝昭帝讳弗陵，武帝少子也。年五六岁，壮大。武帝云：“类我。”甚奇之。

《江表传》曰：孙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丧於内，半年不出。国人见葬太奢丽，皆谓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颜状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别传》曰：融为太中大夫虎贲士。貌似蔡邕。每酒酣，辄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续搜神记》曰：吴兴施续为吴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意理，常秉无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门生後渡江，忽有一单衣白合客来，因共言语，遂及鬼神。客辞屈，乃语曰：“仆便是鬼，何以云无？受使来取君。”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似君者不？”云：“施续下都督与仆相似。”鬼许之，便与俱归。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长尺馀，正自打之，放凿便去。顾语门生慎勿道。俄而，都督云头痛。还所住，至食时便亡。

《说苑》曰：孔子之匡，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围孔子之舍。子路怒，奋戟将下斗。孔子止之，曰：“夫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甲罢。

《风俗通》曰：陈国张伯喈弟仲喈妇炊於灶下，至井上，谓喈曰：“我今日妆好不？”伯喈曰：“我伯喈也。”妇大惭愧。其夕时，伯喈到，更衣，妇复逐牵其背曰：“今旦大误，谓伯喈为卿。”答曰：“我故伯喈也。”盖亲密无过夫妇，然尚如此，况於初未相见而责先识之乎！

《世说》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讳之。宣武云：“不恒似时似耳，恒似则形，时似是神。”桓愈不悦。

又曰：魏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容貌如故。吴卒发者见淮南吴纲曰：“君何类长沙王？”纲曰：“先祖也。”去纲近五百年。

《语林》曰：张衡死，蔡邕母始怀孕。此二子才貌甚相类。时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司马宣王、刘越石一辈器。有以叱王大将军者，意大不平。征苻健还，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妓女。一见温入，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问：“我何处似司空？”缇答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薄。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带，不觉忄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偶像

《说文》曰：偶，桐人也。

《尚书□说命》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国注曰：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以旁求之，放于民间。）说筑傅岩之野，惟肖。（傅氏之岩在虞、之界，肖似所梦之形也。）

《史记》曰：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偶人与土偶人相与语。木偶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败即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无乃为土偶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国语》曰：越灭吴，范蠡遂乘轻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终极。越王命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朝礼之。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范蠡地。
《春秋後语》曰：秦欲攻安邑，恐齐救之，则以宋委於齐曰：“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绝兵远，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战国策》曰：孟尝君将入秦，苏秦谓曰：“今臣经淄上，有土偶人与桃梗人相与语。桃梗谓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八月雨降，淄水至，则子残矣。”曰：“吾残则复西岸。子东园梗也，刻削为人，淄水至则去，漂然将何所之矣。”孟尝乃止。
《汉书》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中。
《魏志》曰：鲍信与太祖击黄巾，信乃斗死。太祖购求信丧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略》曰：时苗字德胄，钜鹿人。少清白为人，疾恶。出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谒济。济素好酒，会其醉，不能见苗，苗怨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立之於坛，旦夕射之。
《江表传》曰：孙权使朱俊往喻关羽，令降。羽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潜遁。
又曰：孙皓以张布女为美人，棒杀之。後思其颜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恒置坐侧。
《隋书》曰：柳誓字顾言，本河东人也。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恩若朋友。帝犹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似於誓。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运之於坐，与相酬酢而为欢笑。
《唐书》曰：丘行恭从太宗讨王世充，会战於邙山之上。太宗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贼不敢复前。然後，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像行恭拔箭之状，立於昭陵阙前。
又曰：侯君集灭高昌国，拜爨知盛为左武卫将军。及太宗崩，刊石像知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阙之下。
又曰：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像之制。
又曰：天宝五年，於太清宫刻石为李林甫、陈希烈像，侍於圣容之侧。
《孝子传》曰：丁兰早孤，不识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车频《秦书》曰：姚苌吻苻坚神像，战求其利。军中士众出入并惊恐，皆云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苻主像。苌严鼓斩之，以首送苻登。
《抱朴子》曰：张华作《博物志》曰：“黄帝仙去，其臣左彻者削木为黄帝像，帅诸侯奉之。”亦见《汲冢书》。
卷三百九十七　人事部三十八
叙梦
《毛诗□鸡鸣》曰：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笺云：虫飞薨薨，东方旦明之时，我犹乐与君子卧而同梦，言亲爱之也。）
又《节正月》曰：召彼故老，讯之占梦。（笺云：君臣在朝侮玄老，召之不问政事，但问占梦而已，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尚书□泰誓》曰：朕梦叶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礼□春官下》曰：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梦》，三曰《咸陟》。（梦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梦，言梦之所至也。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读如诸，戎椅之椅，亦德也。亦言梦所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梦》曰：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辩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一曰正梦，（无所感动，平安自梦。）二曰噩梦，（谓惊愕而梦也。）三曰思梦，（觉时所思念之而梦。）四曰寤梦，（觉时道之而梦。）五曰喜梦，（喜悦而梦。）六曰惧梦。（恐惧而梦。）季冬聘王梦，献吉梦于王，王拜受之。（聘，问也。梦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于是发弊而问焉，若休庆之云尔，因献群臣之吉梦于王归美焉。）
《左传□昭七》曰：郑子产如晋。晋侯有疾。韩宣子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晋望祠山川走往祈祷。）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祠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祠也乎？”韩子祠夏郊，晋侯有间。（间，差也。）
又昭七曰：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祭之为落，台今在华容城内。）太宰启强来召公，公将往，梦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尝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论语》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谢承《後汉书》曰：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仕郡为功曹。与汝南张邵字玄伯为友。後玄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征省视之。玄伯临终叹曰：“恨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吾死友。”寻乃卒。式忽梦见玄伯，玄冕垂缨，履屐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觉而惊，悲叹赴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为太史。尝有问宣者曰：“吾夜梦见刍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顷，出行，果遇丰膳。後又问：“昨夜复梦见刍狗，何也？”宣曰：“欲堕车折脚，宜戒慎之。”顷之，果如宣言。後又问曰：“昨夜梦见刍狗，何也？”宣对曰：“君家欲失火，当护之。”俄遂火起。已而语宣曰：“前後三时，皆不梦也，聊试君耳，何以皆验耶？”宣对曰：“此神灵动君使言，故与真梦无异也。”又问：“三梦刍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梦当得饮食也。祭祠讫，则刍狗为车所轹，故中梦当堕车脚也。刍狗既车轹之，後必载以为樵，故後梦忧失火也。”宣之叙梦，凡此类也。

《後魏书》曰：庄帝永安中，北海王颢入洛。庄帝北巡，城阳王徽投前洛阳令寇祖仁。祖仁闻尔朱兆捕徽，乃斩首送之。兆梦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上悬祖仁首於树，以石坠足，鞭之求金、马。祖仁死，时人以为立报。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索ヨ字叔彻。善数术、占梦。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ヨ曰：“冰上有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上与冰下人语，为阴阳介事，君当为人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为媒也。”会太守田邈因策为子求张公徵女，仲春而婚。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ヨ曰：“马为离，离为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像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後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与贾摹等谋反，伏诛焉。兴平问ヨ曰：“我昨夜梦舍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何也？”ヨ曰：“马者，火也。舞为火起，向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归而火起。郡功曹张邈尝奉使诣州，夜梦狼啖一脚。ヨ曰：“脚肉被啖，为却字。”会东虏反，遂不行。张斌当举孝廉，梦竖竿中天。ヨ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梦，莫不中验。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数万群。帝寤而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也哉？夫千钧之弩，异力能运者也。驱羊数万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梦之占而求之，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於大泽，进以为将。

又曰：汤思贤梦见有人负鼎抗俎，对己而笑。寤而占曰：“鼎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岂有人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挚，耕於有莘之野，汤闻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币聘。有莘之君留而不进。汤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汤，以挚为媵臣。至亳，乃负鼎抱俎见汤也。

《列子》曰：觉有八徵，梦有六候。奚谓六候？一曰正梦，二曰噩梦，三曰思梦，四曰寤梦，五曰喜梦，六曰惧梦。此六者，神所交也。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於天地，应於物类。故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涉大火而燔{灬}，阴阳俱壮则梦生杀。以浮虚吻疾者则梦扬，以沉实吻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则梦蛇，飞鸟衔则梦飞。将阴梦火，将疾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故神遇为梦，形接为事，古之真人其觉自忘，其寝不梦。

又曰：西极之南隅有国名古莽。阴阳之气所不交，寒暑亡辩。日月之光所不照，昼夜亡辩。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觉，以梦中所为者实，觉之所见者妄。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产。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则昏惫而熟寐。而昔昔梦为国君，游燕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觉则复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昼夜各分。吾昼为仆夫，苦则苦矣。夜为人君，其乐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卢锺家业，心形俱疲，昏惫而寐。昔昔梦为人仆，趋走作役，无不为也，数骂杖挞，无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访其友。其友曰：“若夜梦为仆夫，苦逸之复，数之常也。若欲觉梦兼之，岂可得耶？”

又曰：黄帝十有五年，昼梦游於华胥氏之国。其国在州西，台州北，不知距齐国几千万里也。非舟车足力之所及。彼中无师长，无嗜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帝寤，怡然而召辅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养身治物之道，弗获疲而睡。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庄子》曰：梦者，阴阳之精也。心所喜怒，则精气从之。

又曰：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此寤寐事变也。）方其梦也，不知其梦，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後知其梦。

又曰：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傅子》曰：梦攀日月，觉而不上天庭。梦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说，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弊而复新，其为乐可胜计耶！譬若梦，梦为鸟而飞於天，梦为鱼而没於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後知其梦也。今将有所大觉，乃後知今此之为大梦也。

《博物志》曰：太公为灌坛瘤拢於时，文王梦见一妇人哭於道，因问其故。答曰：“吾是太岳之女，嫁为西海之妇。吾行往来必以暴风疾雨。今灌坛令当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梦觉，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风疾雨过其灌坛也。

《始兴记》曰：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盘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过之，不得取之，取必迷闷。晋孝武、太玄初，封驱之家奴窃三饼，归发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驱之梦神语之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觉，奴已死，银由在，复还之矣。

《论衡》曰：赵简子梦见天帝也。以梦占之，知楼台山陵，官位之象也。人梦上楼，升山陵，辄得官位，实楼台山陵非官位也。则智简子梦见帝，非天帝也。

《世说》曰：卫总角时，尝问乐广梦。乐云：“是想。”卫曰：“神形所不接而梦，岂是想？”乐曰：“因也。”卫思因不得，遂成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析之。卫病即小馋拢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

《梦书》曰：梦者，像也，精气动也。魂魄离身，神来往也。阴阳感成，吉凶验也。梦者，语其人，预见过失，如其贤者，知之自改革也。梦者，告也，告其形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游，身独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还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为寤，告苻臻也。古有梦官，世相傅也。

又曰：昔圣帝明王之时，神气昭然先见，故尧梦乘龙上太山，舜梦击天鼓，禹梦其手长，汤梦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桀梦疾风坏其宫，纣梦大雷击其手，齐桓梦为大禽所中，秦二世梦虎啮其马。王者梦之，皆失天下。

《黄帝针经》曰：歧伯曰：“正邪外袭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淫於藏，荣卫俱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梦喜。气淫於府，则有馀於外，不足於内。气淫於藏，则有馀於内，不足於外。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涉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心气盛则梦喜笑，脾气励则梦歌乐，体重身不举。肾气盛则梦脊两解，不属其气。客於心则梦见丘山燔火。客於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客於肝则梦山林树木。客於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於肾则梦临渊没居水中。客於膀胱则梦游行。客於胃则梦饮食。客於大肠则梦田野。客於小肠则梦聚邑街衢。客於胆则梦斗讼自刳。客於阴则梦接内。客於顶则梦斩首。客於足则梦行走而不能及，居深井内。客於股肱则梦礼节拜跪。”

王子年《拾遗录》曰：融高西有梦草，茎似蓍柯，采之为占，则智吉凶。怀之以占梦，立知祸福。

吉梦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说命》曰：高宗梦得说，（盘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号高宗，梦得贤相，名曰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使百官以所梦之形象经营求之於外野，德之於傅岩之。）

《毛诗□鸿雁□斯干》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又《鸿雁□无羊》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维矣，室家溱溱。

《左传□僖下》曰：晋侯梦与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己而其脑。（，睫也。）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晋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也。脑所以柔物。）

又宣上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吉，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兰。

又昭玄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齐太公女也，怀胎为震大叔，成王之弟虞。）梦帝（帝，天也。）吻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

又哀下曰：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公卒，得梦启北首而寝於卢门，（卢门，宋东门也，北首死处在门外，失国之象也。）己为乌而集於上，朱加於南门，尾加於桐门，（桐门北至。）曰：“余梦美，必立。”乃立得。

《春秋玄命苞》曰：尧为天子，梦白帝遗吾马喙子。其母为扶，始升丘，睹白帝上有□虎，感己生皋陶。（此尽梦所见告之辞也。云虎，有云状如虎。）尧聘，索状如。问之如尧言，徵与语，明於刑法。

《周书》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乎阙间，梓化为松柏或作。寤惊，以告文王。王及太子发并拜。告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史记》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於衍。（李奇曰：，昔乎山；阪曰衍。）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两女，长女嫁为金王孙妇。臧儿卜女当贵，乃夺金氏，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时，王美人梦日入怀。太子曰：“此贵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为皇后，其男为太子。景帝崩，太子袭号为武皇帝。

《汉书》曰：高祖薄姬内後宫，岁馀不得幸。始，姬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四年，坐河南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幸灵台，此两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见。二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问其故，两人俱以实告。汉王心凄然怜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对曰：“昨梦龙据胸。”上曰：“是贵徵也！吾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卷三百九十八　人事部三十九

吉梦下

《东观汉记》曰：诸将皆劝光武即位。乃召冯异。上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拜贺曰：“此天命发於精神也。”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请立长秋宫，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後宫。”遂登至尊。先是数日，后梦有小虫飞，无数，随着身入皮肤中复飞出。

又曰：和熹邓皇后尝梦扪天体。荡荡正青，滑如唐弟，有若锺乳，若仰嗽之。以讯占梦，言尧梦攀天而上，汤反天砥之，皆圣王之梦。

范晔《後汉书》曰：蔡茂梦坐太极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禄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贺为掾。

谢承《後汉书》：华松家本孤微。其母夜梦两伍伯夹门言，司隶在此。松年十五，师事丁子然，学《春秋》，十九当冠，出，诸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书》曰：程昱少时，常梦上太山，两手捧日。昱私异之，以访荀。及兖州平，乃赖昱得完三城。於是以昱梦白太祖，太祖曰：“卿当终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

张勃《吴录》曰：武烈皇帝母有身，梦肠出绕吴昌门。孙坚妻吴氏，梦月在其怀而生长沙桓王。又梦月在怀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贱，会稽山阴人。宝鼎中，拜司徒。初为尚书，梦松树生其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为公乎？”遂如梦焉。

《蜀志》曰：蒋琬字公琰。夜梦有一牛头在门前，流血滂沱。问占梦赵直，直曰：“夫见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卒当至公。”

《吴志》曰：孙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会稽。梦乘龙上天，顾不见尾。觉而异之。孙皓废休立，七年薨。孙皓悉诛其子。

又曰：吴王孙权潘夫人，会稽句章人。得幸，有身。梦有似龙头授己者，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孙亮。

王隐《晋书》曰：陶侃字士衡，鄱阳人。少渔於雷泽，梦背上生八翅，飞入天门，见门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诸军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陶侃为广州，梦有司马与侃铠者。长史陈协以为：司马者，国姓也。铠者，御之器。节下当进位。泰兴二年，侃加平南将军。
又曰：邓殷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虎在後来，荡断ひ囊。占者以为：水边有女，汝字也。断ひ囊者，新虎头代故虎头也。不作汝阴当汝南也，果迁汝阴。
《续晋阳春秋》曰：李太后在会稽王宫，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见幸太宗。凡生烈宗会稽王道子，及鄱阳公主焉。
王韶之《晋安帝纪》曰：刘敬宣在齐，梦湍瘟吞之。而於梦中占者答曰：“此服土吞也。”既觉，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我当复本土。”旬日中间，玄败，遂得归。
陆机《晋书武纪》曰：王浚之在巴郡也，梦悬四刀於其上，甚恶之。浚主簿李毅拜贺曰：“夫三刀为州，而见四为益一也。明府其临益州乎？”後果为益州刺史。
《晋书》曰：罗含字君章，襄阳人。少时，梦五色鸟入怀，遂取吞之。含觉，胸中如吞物，意谓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鸟有文章，汝当善文章矣。”果如其言。众人谓之荆楚之松竹。荆州刺史桓温以为江左之清秀也。
《晋书载纪》曰：刘聪之在孕也，母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玄海。玄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聪焉。
《南燕录》曰：慕容德，少子也。每对诸夫人言：妇人梦日入怀，当生天子。後孙夫人任身，梦日入其脐中。後昼寝生德。
《宋书》曰：晋安王子勋於寻阳城南设坛即位。子勋语左右曰：“昨夜梦乘龙上天，俯视不见其头。”众咸失色，莫有对者。著作郎孙毅进曰：“《易》称‘见群龙无首’，吉祥也。”众乃大悦。
又曰：刘穆之尝梦与宋武帝泛海，遇大风，惊，俯视船下，见二白龙侠船。既而，至一山，山峰耸秀，意甚悦。及武帝克京城，从何无忌求府主簿，无忌进穆之。帝曰：“吾亦识之。”即召焉。
又曰：沈庆之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当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问其故，答曰：“卤簿故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後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王。”
《後魏书》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长子也。母曰高氏，初梦为日所逐，避於床下。化为龙，绕己数匝。寤而厩悸，遂娠而生帝也。
《後周书》曰：柳霞幼而爽迈。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作一梦，梦汝登一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後名官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坐席还以赐汝。汝之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秀琳。其先高丽人。母尝祓禊泗滨，卧，遇见一石，光彩朗润，遂持归。是夜，梦见一人衣冠若仙者，谓曰：“夫人向所持来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母惊寤，举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长，有大度知略。从文帝累有战功，位至开府仪同三司。
《三国典略》曰：高欢尝梦履众星而行，觉而内喜，遂倾产以结客。
又曰：宇文永贵，昌黎大棘人也。母初孕贵，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曰：“赐尔是子，俾寿且贵。”及生，形类所梦，故以“永贵”字之。
又曰：齐阳休之幼年，将仕，梦邺城东南有大冢，上有铜柱，跗为莲花。休之从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转。梦中咒曰：“三匝而止。”柱如其言。荣贵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 ;知齐太上有大志，深自结纳。尝启曰：“昨梦大王乘龙上天，愿深自爱。”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书侍郎。
又曰：梁孝玄字世诚。梁武第七子也。小字七苻。初，梁武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裙，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梦月堕怀中，遂孕孝玄。载诞之夕，举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气及紫胞之异。
《梁书》曰：较型少，梦见人授之五色笔，因而有文章。後十馀年，忽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前借君笔，可相还。”淹梦中探怀中笔。自此後，不复有文章。时称淹才尽。
又曰：郑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礼。少时尝梦皇侃谓曰：“郑郎开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后义理益进。
又曰：何点少时尝患渴，经岁不愈。後在吴中石佛寺僧建讲，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而馋拢
《陈书》曰：高祖微时，尝游义兴，馆於许氏。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纳之帝口。及觉，腹内犹热。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藏氏，尝梦五色□化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沙门释宝志。宝志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唐书》曰：李峤，赵州赞皇人。隋内史侍郎玄操从曾孙也。代为著姓，父镇恶襄城瘤拢峤早孤，事母以孝闻。为儿童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自是渐有学业。弱冠举进士。
又曰：尹知章绛州翼城人。少亲骚。尝梦神人以大凿开其心，以药内之。自是，日益开朗，尽通诸经义。未几，而诸师反北面受业焉。
又曰：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字文成。聪惊绝伦，书无不览。为儿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为名字。

又曰：天宝中，安禄山自范阳入朝。肃宗观其凶姿，有勃逆之状，言之於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纳。上恐危社稷，遂精诚祈梦。其夜，梦故内侍胡普寂等三人，持案覆以黄巴，自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书，文章甚多。既寤，所记者惟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时。上天所保，福禄不亏。”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禄山果於范阳称兵向阙。

又曰：刘沔，初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後遇贼兵，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日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此而还。”既行，炯然有双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数日。夜梦与二日斗，不胜。晏子朝，公说之曰：“我其死乎？”对曰：“使人以迎占梦。”至，晏子说公梦告之。占梦者请反其书，晏子曰：“无反书。”曰：“所病者阴也，日者阳也，一阴不胜二阳，故病将愈也。”以是对。占梦者入，以晏子言对。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赐占梦，占梦者曰：“此非臣之言，晏子教臣。”

《李蜀书》曰：武帝讳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蛇中断。及生，后常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贵者。後果李荡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记》曰：林邑俗谓上金为紫磨金，夷俗谓上金为杨迈金。初，范杨迈母怀身，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落席上，金色光起，昭晰艳。及其生也，名曰杨迈。後袭王位，能得人情。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酆，止於文王之户，言天命归周之意。先是文王梦日月之光着身。

《会稽先贤传》曰：吴侍中阚泽字德润，山阴人也。在母胎八月而叱声震外，年十三，夜梦名字炳然县在月後，遂进也。

《异苑》曰：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梦见一老父以刃开其心，谓曰：“可以学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登之字仲靖。义熙初，诸葛长民欲取为咨议，登之不乐。後为南康太守。卢循之反，长民以其无先过也，将加大辟。梦一神人以乌角如意与。虽是寤寐中，殊自指约。既觉，在其侧，可长尺馀，形制甚陋。郭遂得，无他。屡经显官。后徒入关，赍以自随，插着步差中，忽失所在。

《幽明录》曰：谢安石当桓温之世，恒惧不全。夜忽梦乘桓舆行十六里，见白鸡而止，不得复前。莫有解此梦。及温亡，后果代居宰相，历十六年而得疾。安方悟云：“十六里者，十六年，见鸡住者，今太岁在酉。吾病殆将不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日而卒。
又曰：吴兴钱乘，孙权时曾昼卧，久不觉，两吻沫出者数升。其母怖而呼之，曰：“适见一老公，食以高筋，恨未尽而呼之。”乘本瘠，既尔之后，遂以力闻。官至无难监。
卷三百九十九　人事部四十
应梦
《礼记□文王世子》曰：文王谓武王曰：“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帝，天也。）文王曰：“汝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君王其终抚嘱拢”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为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九龄，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忧勤损寿。武王以安乐延年。与汝三者，明傅业于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
《左传□僖公下》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汝孟诸之麋。”
又成公上曰：鞍之战，晋韩厥梦子与（厥父。）谓己曰：“避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於车下；射其右，毙於车中。
又昭七曰：郑子产聘於晋。晋侯有疾，韩宣子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於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祠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祠。”韩子祠夏郊，晋侯有间。（间，愈也。）
又昭七曰：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壬子，余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
又昭四曰：晋荀吴帅师灭陆浑。韩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宣子，韩起。文公，晋文公。荀吴，仲行穆子也。）故使穆子帅师献俘於文宫。
又昭三十一年曰：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蚀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转，婉转也。）旦占诸史墨子曰：“吾梦如是，今而日蚀，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
《汉书》曰：孝文帝尝梦欲上天，不能进。有一黄头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後穿。觉而之渐台，见郎邓通衣後穿，即梦中所见也。因而宠之。
又曰：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是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

又曰：韦玄成为丞相，言孝文太后寝园宜如礼，勿复修。奏可。後岁馀上寝疾，梦祖宗谴罢郡国庙。上少弟楚孝王亦梦焉。上召问匡衡，议欲复之。衡深言不可。

《东观汉记》曰：桓帝时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怀孕，梦带奂印绶登楼而歌。占曰：“必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既而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前郡守邯郸商为猛所杀，据郡反。为韩遂所攻，自知必死，乃登楼自烧而死。

《魏志》曰：文帝问周宣曰：“我昨夜梦有青气自地属天。”宣曰：“天下当有贵女子死。”是时，帝已遣赐甄后玺书。文帝复问周宣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明。何？”曰：“陛下家事，而太后不听，故更明耳。”时治弟植罪，逼於太后也。

《晋书》曰：明帝时，张茂梦得一大象。问人曰：“何祥？”对曰：“君为大郡，然而不善。”或问其故，曰：“象者，大兽。兽者，守也。故当为大郡。然象以齿见焚，必为人害。”後为吴国内史沈充所害。

又曰：明帝太宁玄年，王敦谋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之。敦屯於湖阴，帝欲察其营垒，乃乘骏马微行至湖阴。敦方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何以不缚之？”

又曰：简文见谶云：“晋氏祚尽。”昌明及孝武之在孕也，李太后梦神人谓之曰：“汝生男以昌明为字。”及生，东方始明，因以名焉。简文後后悟，为之流涕。

《後魏书》曰：高祖迁洛，谓任城王澄曰：“朕昨夜梦一老公，头鬓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怪而问之。自云晋侍中嵇绍，故此奉迎。神爽卑惧，似有求焉。”澄对曰：“晋世之乱，绍以身卫主，殒命御侧，亦是晋之忠臣。”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吊祭焉。

又曰：庄帝在藩，任城王顺梦一段黑□从西北直来，触东南上，日月俱破，复翳诸星，天地昼暗。俄□消雾解日出。庄帝复阊阖门入登太极殿，呼万岁者三。百官咸加朝服。既觉，占之曰：“黑，□气之恶者，北方之色，必有北敌乱京师。日君象，月后象，星百官象，以此言之，京邑其当祸乎？”後如其梦。

又曰：卢玄明为中书侍郎。友人王由寓居颍川，忽梦见由携酒就之言别，因赋诗赠，乃觉。玄明忆其十字云：“自兹一去後，朝市不复游。”玄明叹曰：“必有他故。”经三日，果闻为乱兵所杀。寻其日，乃是发梦之夜。

又曰：郦范字世则，范阳涿人。范尝夜梦阴毛拂踝。他日说之。时齐人有占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曰史进云：“豪盛於齐下矣。使君临抚东秦，道光海、岱，必当重牧全齐，再禄营丘矣。”范笑而答曰：“吾将为卿，必验此梦。”果如其言，为青州刺史。

又曰：裴安祖闲居养志，不出城邑。曾行，值天热，舍於树下。有鸷鸟逐雉，雉急投之，遂触树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阴地，徐徐护视，良久得苏。安祖喜而放之。後夜梦一丈夫，衣冠甚伟，着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

《北齐书》曰：张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拜太中大夫。薛叔常梦於山上挂丝，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也。君其为幽州乎？”数月，出为幽州刺史。

又曰：宋颍为凉州刺史。颍前妻邓氏亡後十年，梦见向颍拜曰：“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别。”颍见崇言之，崇数日而卒。

《梁书》曰：吉士瞻少时，梦得一积鹿皮，而数之有十一领。及觉，喜曰：“鹿者，禄也。吾当居十一禄乎？”自其後，仕进莅者九，及除二郡，心恶之。遇疾，不肯疗。普通七年，卒於郡。

《梁後略》曰：初，贺革之往江陵也，意甚不悦。过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惟至湘东王所，手脱帽以与之。此人後必当辟，卿其行乎。”革因颔之，遂往荆州。

《三国典略》曰：江陵平梁御史中丞沈炯迁长安，太祖授仪同三司，甚礼待之。炯恐太祖爱其文才，恒闭门却扫，无所交游。时有文章，随即毁弃，不令流布。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归之意。奏讫，其夜炯梦见有宫禁之所，兵卫甚严，炯便以情事陈诉。闻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几日可至，若一月内见关出，此恐不复由我。”寤而异之。当时以为恍忽，十馀日，便有命放还，遂与王克等并得东归。

又曰：阴子春尝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临海神庙，当座栋上有一大蛇，役夫下擒，入於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被坏宅舍，既无所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二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醑，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君厚惠，当以州相报。”经月馀，魏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梁武以为南青州刺史。

《陈书》曰：武帝初受禅之日，其夜有会稽人傅史普直省，梦人自天而下，着朱衣武冠，导从数十，手持板，板上有字。傅视之，其文曰：“陈氏五主三十四年。”遂凌空而上。旦白黄门侍郎孔宗范，叹曰：“吾事去矣，其为子孙忧乎！”自武帝已後并废帝五主，自永定初迄祯明末，共三十四年。

《晏子春秋》曰：景公举兵将伐宋，过太山。公梦见二丈夫，意怒甚盛。公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占梦，曰：“师过太山不用事，太山神怒也。”公问晏子，晏子曰：“非太山之神也。宋之先汤与伊尹也。汤修以长髯，兑上而丰下，倨身高声。伊尹黑短蓬头而髯，丰上兑下，偻身下声。”公曰：“然。”

又曰：景公田於梧宫，夜犹早。公坐睡，梦有五丈夫北面称无罪。公觉，召晏子告所梦。公曰：“我其尝杀无罪欤？”晏子对曰：“昔先君灵公田，五丈夫骇兽，故并断其头葬之，命曰五丈夫之丘。岂此耶？”命人掘其葬处求之，则五头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

《庄子》曰：宋玄君夜半梦人被而窥阿门，曰：“予自宰之渊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豫且得予。”玄君觉，召占梦者占之。占梦者曰：“此神龟也。”君乃刳龟以卜，七十钻而无遗策。

又曰：匠石之齐，至於曲辕，（曲辕之道。）见栎社树，其大蔽千牛。曰：“是不材之木也，故能若是之寿。”匠石归，栎社见梦曰：“汝将比予於文木耶？楂梨桔柚果之属耶？实熟则剥，（剥，击也。）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泄亦折也。）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予求无所可用久矣，乃今得之。

《吕氏春秋》曰：尹儒学御三年而无得焉。夜梦受秋驾（卸法。）於其师。明日，往朝其师，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教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先为其师言所梦，因授秋驾也。

《贾谊书》曰：文王昼卧，梦人登城而呼己曰：“我东北陬之腐骨也，速以人君葬我。”文王曰：“诺。”觉召吏使视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人君葬之。”吏曰：“此无主，请以大夫礼。”王曰：“吾梦中已许之矣，奈何背之也。

桓谭《新论》曰：扬子口亦言：成帝时上甘泉，召使作赋。子口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觉，大少气，病一岁，卒。

《世说》曰：王东亭尝梦人以大笔与之，管如椽子大。既觉，语人云：“他日当有大手笔事。”少日，烈宗晏驾，哀策谥议，王所作。

《辛氏三秦记》曰：昆明池，汉武停船立之，习水战也。中有灵沼神池，云尧时治水讫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钓鱼於此，纶绝而去，梦於汉武，求去其钩。明日，帝戏於池，见大鱼衔索。帝曰：“岂非昔时所梦也。”取而去其钩，放之。

《博物志》曰：灵帝时，辽西太守黄翻上言：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感翻梦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求见掩藏。”吏民有嗤者，皆死。

《虞翻别传》曰：翻注《易》奏上曰：“臣都吏陈挑梦臣与道士相遇，放被鹿裘布，《易》六爻，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曰：《易》在天，三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矣。岂臣受命应当知经？”

皇甫谧《高士传》曰：桓帝好老子之书。夜梦见老子，乃诏於陈为老子立祠。

《三辅决录》曰：予以去冬修夜思而未之得也。忽然而寝，梦此黄之叟，姓为玄明，字曰子真，与寐言，言必有中。（梦中指言褒贬之事。）予授其人，子真评之析微通理，善否之间无所依违。因命操笔者书之，谓之决录。

《襄阳耆旧记》曰：楚襄王与宋玉游於□梦之野，将使宋玉赋高唐之事。望朝□之馆，上有□气卒乎直上，忽而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泅拢王问宋玉曰：“此何气也？”对曰：“昔者先王游於高唐，怠而昼寐。梦一妇人，暖乎若□，焕乎若星。将行未至，如浮如停。详而视之，西施之形。王悦而问焉。曰：“我，帝之季女也，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巫山之台。精魂依草，实为茎之媚而服焉，则与梦期。所谓巫山之女、高唐之姬，闻君游於高唐，愿荐枕席。”王因而幸之。

《汉武故事》曰：上自封禅後，梦高祖坐明堂。群臣亦梦。於是，祠高祖於明堂。

《列异传》曰：吴选曹令史长沙刘卓得病，梦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语曰：“汝着此衫，汗，即火烧，便洁也。”觉，果有衫在侧。後汗，便火烧之。

《搜神记》曰：有周揽（力感切。）啧（音责。）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息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有以给与。司命案录籍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天公曰：“善。”曙，觉言之。於事，所为辄得，赀至千万。先时，有张妪者，常往揽啧家佣赁，合有身，月满当孕，便遣出，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问言：“当名汝儿作何？”妪曰：“今在车下，梦天告之，名为车子。”揽啧乃悟。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大，富於周家。

《续搜神记》曰：承俭者，东莞人。葬後十年，忽夜与其县令梦云：“没故民承俭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外内装束往冢上。日巳向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汹汹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但雾冥不见人往。令既至，收得冢内三人。坟上二人遂得逸走。棺未坏，令即使人修复之。即其夜，又梦俭云：“二人虽得走，民悉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扌豕其前两齿折。明府但得案此寻觅，自得也。”令从其言追捕，皆擒获。

又曰：宗渊字叔林，南阳人。晋太玄中，为寻阳太守。有数十头龟付厨，敕旦且以二头作霍。便着潘汁，瓮中养之。其暮，梦有十丈夫，并着乌布褶，自反缚，向宗渊叩头若求哀。明日，厨人宰二龟。其暮，复梦八人求哀如初。宗渊方悟，令勿杀。明夜，还梦见昨八人来跪谢恩。於是惊觉，明朝自入庐山放之，遂不复食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荆州刺史殷仲堪布衣时，在丹徒忽梦见一人自说己是会稽上虞人，死亡浮丧飘江中，明日当至。君有济物之仁，岂能见移着高燥处，则恩及枯骨。殷明日与诸人共江上看，果见一棺逐水流下飘。飘至殷坐处，令人牵取题如梦所。即移着岗上，酹以酒饭。其夕，又梦此人来谢恩。

又曰：嘉兴徐泰，幼丧父母。叔父隗养之，甚於所生，隗病，侍甚谨。三更中，梦二人乘船持箱上泰床头，发箱出簿书示曰："汝叔应死。"泰即於梦中下地叩头。良久曰："汝县有同姓名人不？"泰思得，语鬼云："有张隗，不姓徐。"此人云："亦可强逼，念汝能事叔父，当为汝受之。"遂不复见。

《异苑》曰：高平檀茂崇，以义熙中丧亡。其母沛郡刘氏，昼眠梦见崇手捉团扇，云："崇年命未尽，横被灾厉，方永违离，今以此扇奉别。"母涕惊觉，果於屏风门得扇。上皆如蜘蛛网络，抚执悲恸。

又曰：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见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云："七百年堕水，玄熹二十年坠於县和盖。"从潮漂沉，辄溯流还本处。村人朱护等异而启之，见老姥年可七十许，头着，（古携切。）鬓皓白，不殊生人。钗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终器物，枕履悉存。护乃赍酒施於柩侧。尔夜，护妇梦见姥云："向获名贶，感至无已，但我墙屋毁废，骸形飘露。今以值一千，托为治护也。"置钱便去。明觉，果得。即用改殓，移於高阜焉。

《述异记》曰：陈留周氏婢民与入山取樵，忽梦见一女子曰："吾目中有刺，烦为拔之，当有厚报。"此婢乃见朽棺髑髅，草生眼中，便为拔草。即於某处得一双金指环。

《灵魂志》曰：濡须口有一大舶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尝有渔人夜宿其傍，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管之音。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此人惊觉，即移船去。傅云是曹公载妓船覆於此。於今存在。

《知琼传》曰：弦超字义超，梦神女从之。自称天上玉女，姓成，字知琼。早丧父母，天帝愍之，遣令得下嫁。如此三四旦，觉寤钦想，显然来游。乃驾辎车。从八婢，自言我天帝玉女，遂为夫妇。赠诗二百馀言，又著《易》七卷。超皆能通其旨。

卷四百　人事部四十一

凶梦

《礼记□檀弓》曰：夫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颓，则吾将安仰？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夫子曰："赐！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於东阶之上，则犹在阼也。殷人殡於两楹之间，则与宾主夹之也。周人殡於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没。

《左传□成公上》曰：晋侯梦大厉，被及地，搏膺而踊，呼曰：“杀余孙，不义。（厉鬼，赵氏之先祖也。）余得请於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於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巫言鬼怒如公所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丙午，公欲麦，使甸人献麦。将食，张，如厕，陷而卒。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及日中，负晋侯出诸厕。遂以为殉。

又《成公下》曰：晋楚将战，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恭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两矢，使射吕，中项伏韬。以一矢复命。（言一发而中之。）

又《成下》曰：初声伯梦涉洹，（洹水出汲县，林虑县东北，至魏郡长乐县入清水也。）或与己琼瑰，（琼玉、瑰珠也。）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泪下化为珠玉薄怀。）从而歌曰：“济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乎！”惧不敢占也。还自郑，至於狸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而无伤也。”言之，至暮而卒。（繁多也，傅诫数占梦。）

又襄十八曰：齐侯伐我北鄙。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厉公，献子所杀者。）公以戈击之，首坠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见梗阳之巫皋。（梗阳，晋邑也，在太原。巫皋，名也；梦并见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亦梦见献子与厉公讼。）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东方，则可以逞。”献子许诺。

又昭四曰：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成十六年避侨如之难奔齐。庚宗，鲁地。）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齐，梦天压己，弗胜。（穆子梦也。）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及反鲁，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献穆子。）问其姓，（问有子不？）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惟。”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竖，官。傅言、从梦未必吉。）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於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振铎，曹始祖也。）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弋之说。因访政事，大悦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於曹伯，从之，乃背晋而攻宋。宋人伐曹，晋人不救而曹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哀下曰：卫侯梦於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卫有观在古昆吾氏之虚。）被北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绵绵，瓜初生也。）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赦，卫筮史。）曰：“不害。”与之邑，之，而逃奔宋。（言卫侯无道，卜人不敢以实对，惧骓而逃。）
《国语》曰：晋献公伐虢。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於西阿之下。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使晋袭於尔门。”公拜，稽首。觉，召使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蔑收也。天之形神也。”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族曰：“众谓虢亡不久矣，吾今乃知之。外内无亲，其谁救之。吾不忍俟。”将其族于晋。六年，虢乃亡。
《史记》曰：始皇梦与海神斗，如人状。乃令人入海赍捕鉅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遂并（音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又曰：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问占梦人，曰：“泾水为琐拢”二世乃斋望夷宫。阎乐杀之。更立子婴为王。
又曰：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而歌。盾卜之，兆绝而後好。赵史援占曰：“此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赵翔被杀，下宫，及赵武，还故位。
《汉书》曰：昌邑王梦见青蝇之矢积殿东西阶。王乃问龚遂，对曰：“营营青蝇，止於蕃，恺悌君子，无信谗言。陛下察之。”王终不改。
《续汉书》曰：郑玄梦孔子造曰：“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既悟以谶占之，知命当终。有顷，寝疾而卒。
又曰：周盘字伯坚。朝会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於阴堂之奥。”既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其月望日，无病忽终。
《东观汉记》曰：公孙述梦有人语之曰：“公子系十二为期。”觉，语其妻。对曰：“朝闻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魏志》曰：邓艾字士载。初，艾当伐蜀，梦山上而有流水。以问弥虏护军爰邵。邵曰：“案《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
又曰：文帝问周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地，化为鸳鸯，此何谓耶？”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帝曰：“吾诈卿耳。”宣对曰：“夫梦者，意耳。苟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而黄门令奏，宫人相杀。
《蜀志》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骐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后果诛。
又曰：关羽初出军围樊，梦猪啮其足。语子平曰：“今年衰矣！”寻果被杀。
《晋书》曰：郭，敦煌人也。苻氏之末，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张大预遣使招，与同郡索嘏应之。穆后信谗欲诛嘏，谏不从，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於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岩阁，饮气而卒。
又曰：惠帝时，陆机为长沙王征河间王果。夜梦黑幕三重绕车，机擘出不得。明旦被杀。其日大风拔木，时人以为陆氏之冤。
又曰：张华方昼卧，忽梦见屋坏。觉而恶之。是夜难作，称召，华遂与裴俱被收。
又曰：伪赵石虎昼寝永安宫。梦群羊从东北负鱼而来。邺东北土高丈馀，鱼羊满其上。寤，乃问佛图澄，曰：“不祥也，国其败乎！”
又曰：温峤为骠骑，镇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云其下多怪。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万品。其夜，梦人谓峤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意相照？”峤恶之。忽中风。至镇，旬日而卒。
又曰：扬雄为春阳令，举兵拒王敦。城陷，为敦所擒。初，雄被执之日，其夜梦乘车挂肉其傍。占曰：“夫肉必有筋，斤也。车傍於斤，吾其戮乎？”寻为王敦害之。
《续晋阳秋》曰：苻坚之遣慕容垂，侍中权翼谏不听。於是翼乃夜私遣壮士，要路而击之。垂是夜梦行路，路穷，顾见孔子墓傍坟有八。觉而心恶之，召占梦者占之，曰：“行路穷，道尽也，不可行。孔子名丘，八以配丘，此兵字，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别路而进，翼伏兵遂不擒之。
《前凉录》曰：张骏，十二年五月，骏有疾。梦出游，不识其处，见一玄龟，向之张口而言：“更九日当有嘉问。”遂经九日而卒。
《前赵录》曰：刘曜末年，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履其迹。太史令任义曰：“三者，历运之极。东为震，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於人。履迹而行，慎不出，疆兵必大起。”远在三年，曜为石勒所擒。
《前燕录》曰：穆容俊夜梦石虎啮其臂。觉，遂痛。恶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使掘之，数其罪，鞭其尸，投之漳水。俄，寝疾而死。
沈约《宋书》曰：少帝凶暴日甚，沈庆之犹尽言谏诤。遣庆之从子攸之赍药赐庆之死，时年八十。初，庆之梦有人以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语人曰：“老子今年不免，两匹八十尺也，度无盈馀矣！”
《後魏书》曰：玄熙于任城王澄薨前，梦有人告之曰：“任城当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试看任城家。”熙梦中顾瞻任城第舍，四面墙崩无遗堵焉。熙恶之，觉而告所亲。及熙之死，果如所梦。
又曰：崔浩构害李顺，基萌已成。夜梦秉火顺寝室，火作而顺死。浩与室家群立而观之。俄而，顺弟息号哭而出曰：“此辈吾贼也！”以戈击之，悉投於河。悟而恶之，以告馆客冯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复虚事。夫以火人，暴之极也。且兆始恶者终殃，积不善者无馀庆。厉阶成矣，公其图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後而族。
《三国典略》曰：齐李铉字宝鼎，渤海南皮人也。春夏务农，秋冬入学，经疏之多发自於铉。婴疾在床，夜梦孔子忿其广为疏例，系而捶之。既寤之後，其疏例焚。寻而病愈。
《齐书》曰：武帝初登位，梦金翅鸟下殿食小龙子无数，乃飞上天。及明，帝即位，诛高武子孙并尽。明帝名鸾故也。
又曰：武帝时，雍州刺史张敬儿未贵，梦所居村社树高数十丈。为雍州，又梦社树直上天。俄反，伏诛。
《梁书》曰：武帝初，沈约齐末建议废齐和帝。後梦和帝以刀断其舌，约大惧，召巫言，与梦同。竟忧卒。
《唐书》曰：太宗时，徐庆为征辽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庆在军，忽梦己化为羊，为典所杀。觉，惧，流汗至晓。典判案，庆问曰：“汝夜有梦否？”典云：“梦公为羊，某屠之。”由是，庆不食羊。则天时，庆至司农少卿、雍州司马，时典已任大理狱丞。後庆被诬与内史令裴炎通谋，应接英公徐敬业扬州反，被执送大理。忽见丞押狱，庆流涕谓曰：“征辽之梦，今当应之。”及被戮，竟是丞引之。
又曰：杜牧知命年得病，自为墓志、祭文。又尝梦告曰：“尔改名毕。”逾月，奴自家来告曰：“炊将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梦书片纸曰：“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寤而叹曰：“此过隙也。吾生於角，昴毕於角，为第八宫。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迁舍人，木还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终。
又曰：韦温为宣歙观察使。明年，疡生於首，谓爱婿张复鲁曰：“予任校书郎时，梦二黄衣人赍苻来追，及将渡，一人续至曰：彼坟至大，功须万日。遂不涉而寤。计今万日矣，与公诀矣。”明日卒。
又曰：崔与尚书右丞卢藏用同配流，俱行。谓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宽宥，因迟留不速进。行至荆州，梦於讲堂照镜。曰：“镜者，明象。吾当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梦人张申。申退曰：“讲堂者，受法之所。镜者，於文为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缢於驿中。

《唐新语》曰：毋（俱永切。）直集贤，无何，以热疾暴终。初梦着衣冠上北邙山，亲友相送。及至山顶，回顾不见一人。意甚恶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山，咸如所梦。

《吕氏春秋》曰：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士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然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无所挫辱，吾将索之，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杀。

桓谭《新论》曰：博士弟子韩生，连三夜有恶梦。以问人，人教晨起厕中祝之三旦，人告以为祝诅捕治，数日死。

《玄晏春秋》曰：十二月乙丑夕，梦至京师。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以告梁析，析曰：“君欲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强。”予曰：“爽无叔振之请，苟失天机，败离矣，何待於强？”

《益部耆旧记》曰：何丫尝梦井中生桑。以问占梦赵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然桑字四十下有八，君寿恐不过此。”後果如直言。

《管辂别传》曰：辂见何尚书。何曰：“顷连梦青蝇数十，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何也？”辂曰：“夫鼻者，艮也。天中之山而蝇集之，位峻者危，轻豪者亡。”后遂被诛。

《搜神记》曰：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如此，死期至。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见家也。”间一日，三人同日死。

《续搜神记》曰：会稽谢奉与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谢忽梦郭与人於浙江上争ヅυ钱，为水神所责。堕水死，己营理郭凶事。既觉，便往郭，许共围棋。良久，谢云：“卿知吾来意不？”因说所梦。郭闻之怅然，云：“信与人争，如卿所梦，何期太的口也。”须臾如厕，便倒气绝。谢断理之如所梦。

《异苑》曰：苻坚将欲南师也，梦葵生城内。明以问妇。妇曰：“若征军远行出，难为将也。”坚又梦地东南倾，复以问。云：“江左不可平也。君无南行，必败之应也。”坚不从，卒败。

又曰：陈郡殷灵均，义熙中为桂阳太守。梦人缚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在作衡阳，当取之。”殷惊寤惆怅。永初三年，除衡阳郡，知冥理难避，辞，不免。寻寝疾而亡。

《述异记》曰：陶继之为秣陵令，杀劫。其中一人是大乐伎，不为劫，而陶逼杀之。将死，曰：“我实不作劫，遂见枉杀。若有鬼，必自诉理。”少时，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见此伎来云：“诉天得雪，今来相取。”遂跳入陶口中，仍落腹而倒。俄而，陶遂病死。
又曰：姚苌既杀苻坚，与苻登相拒於陇东。苌夜梦坚将天帝使者勒兵驰入苌营，以矛刺苌，正中其阴。苌惊觉，阴肿痛。明日遂死。
又曰：张骏有疾，梦出游观，不识其处。甘泉涌出，有一玄龟向骏张孔稍曰：“更九日，当有嘉问好消息。”忽然而觉。自书记之，封在筒中，人不知也。因寝疾，经九日而死。
《幽明录》曰：魏武帝猜忌晋宣帝子非曹氏纯臣。又尝梦三匹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憎之。因召文明二帝告以所见，并云：“防理自多，无为横虑。”帝然之。後果害族移器，悉如梦焉。
又曰：王丞相茂弘，梦人欲以百万钱买大儿长豫。丞相甚恶之。潜为祈祷者。备材作屋，得一窖钱，料之百万亿。大惧，一皆藏闭。俄而，长豫亡。
又曰：陇西秦嘉字士会，俊秀之士。妇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誉。桓帝时，嘉为曹掾赴洛，淑归宁於家。昼卧，流涕覆面。嫂怪问之，云：“见嘉自说往津乡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丧，一客赍书还，日中当至。”举家大惊。书至，事事如梦。
《集异记》曰：阳平宋堇，善解梦。有孙氏求官，睡得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堇。堇曰：“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也。”後孙氏果遭母丧。
又曰：张天锡在凉州，梦一绿色狗，形甚长，从城东南欲张。张床上避一匝，乃堕地。後苻坚遣狗长往破张，着绿地锦袍，从东南门入，皆如梦焉。

卷四百一　人事部四十二
叙圣
《左传口成公上》曰：圣人与众同欲，是以济事。
又成公下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勤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又曰：诸侯将见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圣达节（圣人应天命，不拘掌礼。）次守节，为君非吾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
又曰：惟圣人能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骄亢则忧患生也。）
又襄公三年曰：臧武仲如晋，雨，过御叔。在邑将饮酒，（御叔鲁御邑大夫。）曰：“焉用圣人！（武仲多知，时人谓之圣。）我将饮酒而已，雨行，何以圣为？”
又昭公四曰：季武子问於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有，不为灾。”
又曰：《书》曰：“圣作则。”（逸书则法也。）
又曰：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
又哀公下曰：圣人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也。）
《礼记□乐记》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
又《坊记》曰：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於约，贵不慊於上，故乱益亡。
又《中庸》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又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毛诗□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不失其圣者，闻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终立其志，成周之王道，致太平，复成王之位。）
又《节南山□巧言》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
《周易□乾卦》曰：□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又曰：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又《蒙卦》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又《豫卦》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又《观卦》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又《咸卦》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又《恒卦》曰：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又《鼎卦》曰：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又《系辞》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又曰：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
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尚书□伊训》曰：敢有侮圣言，逆忠直，时谓乱风。（狎悔圣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
又《说命》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圣。）
又《洪范》曰：睿作圣。（於事无不通谓之圣。）
又曰：圣时风若。（君能通理则时风顺之。）
又《多方》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惟圣人无念於善，则为狂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则为圣人。）
又《君陈》曰：凡人未见圣，若不克见。既见圣，亦不克由圣。
《论语□雍也》曰：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又《述而》曰：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又曰：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谦，不敢自名仁圣。）
又《子罕》曰：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又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又子贡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孝经》曰：非圣人者，无法。
《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百姓归之。（社里之居也，鸣则教令行。□教令则圣人能行之也。）
《大戴礼》曰：哀公问曰：“何谓圣人？”孔子对曰：“所谓圣人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泃拢配于天地，参于日月。”
又曰：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孛。
《尚书考灵曜》曰：五百载，圣纪苻。（五百，法天地之数也。王命长，故以为五百载也。苻，图书也。）
又曰：四千五百六十岁，精及天数，握命人起，河出图，圣受思。（郑玄注曰：“圣，谓尧也。天握命，人当起者，河乃出图，尧受而思之，以受历数也。）
《尚书大传》曰：圣人在位，其君子不诵无用之言，其工不作无用之器，其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通无用之物。
又曰：圣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诲之。圣王，曲备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诲之也。为之城郭以居之，为之宫室以处之，为庠序之学以教诲之，为之列地制亩以饮食之。故《书》曰：“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此之谓也。
《韩诗外传》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千有馀里，然得志而行乎中国，如合符节，孔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又曰：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故重译而来朝。”周公辞曰：“吾子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
又曰：辟土殖者，后稷也。决江疏河者，禹也。听狱执中者，皋陶也。然而有圣名者，尧也。
《史记》曰：周西伯猎，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说，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周，周以兴。子真是耶！”
又曰：王子比干，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窍，信有诸乎？”
又曰：秦穆公谓内史廖曰：“吾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患，将如奈何？”
又曰：唐举相蔡泽，曰：“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
《管子》曰：圣人若天，然无私覆；若地，然无私载。
《老子》曰：绝圣弃知，民利百倍。
又曰：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庄子》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不为福先，不为祸始。
又曰：以德分人，谓之圣。
又曰：夫圣人鹓居而（苦候切。）食，鸟行而无章。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
又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又曰：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
《文子》曰：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
又曰：圣人随时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守清道，拘雌节，因循而变应，常後而不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圣人以仁义为绳。中绳之谓君子，不中绳之谓小人。
《列子》曰：龙叔谓文挚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即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通流，一孔不达。今圣知为病者，或由此乎？”
又曰：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欤？”答曰：“丘非圣者。”“三皇圣者欤？”答曰：“三王善任知勇者，圣则丘弗知。”曰：“五帝圣者欤？”答曰：“五帝善任仁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欤？”答曰：“三王善因时者，圣则丘不知，”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曰：“西方圣者，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又曰：庖牺、女娲、神农、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
《尸子》曰：圣人之身犹日也。夫日圜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烛远矣。圣人正己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
《慎子》曰：天有明而不忧人之暗，地有财而不忧人之贫，圣人有德而不忧人之危。
《范子》曰：圣人之变，如水随形，形平则平，形险则险。
《随巢子》曰：大圣之行，兼爱万物，疏而不绝。贤则欣之，不肖则矜之。
《孙卿子》曰：神固之谓圣人。圣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此矣。
又曰：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圣人者，天下利器也。
《商子》曰：圣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湿制火也。
《申子》曰：百世有圣人，犹随踵而生。
《韩子》曰：伊尹为宰，百里奚为虏。此二人者，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而进。
《孟子》曰：子夏、子张、子游皆有圣人一体，冉有、伯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又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於海者难为水，游於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冠子》曰：圣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终。
《孔丛子》曰：悬子问子思曰：“吾闻同声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见子产则兄事，而世谓子产仁爱，称夫子圣人，是谓圣通事仁爱乎？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孙问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产之仁爱譬夫子，其犹浸水之与膏雨。’康子曰：‘子产死，郑大夫舍佩，妇女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珠填，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闻鲁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则生，所不及则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广莫大焉。民之受赐也，普矣！莫识其由来者也。’”

《淮南子》曰：圣人不贵尺璧而重寸阴，时难得而易失。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清，和静也。雌，柔弱也。）

又曰：圣人之道犹中衢樽耶！过者，斟酌多少，各得所宜。

又曰：惟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圣人若镜，不将不迎。

又曰：文王知而好问，故圣。

又曰：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是故圣人蒙耻辱以干世主者，非贪禄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神农憔悴，尧瘦瞿，（其俱也。）舜微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忧劳百姓，亦甚矣！

又曰：古者，圣人劳形尽虑，为民兴利除害，焦天下之忧，而平海内之事。圣人之忧民也，如此其明矣。

《河图》曰：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赐算三万六千，又赐纪二千。圣人得三万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万六千。一纪主一岁，圣人加七百二十。

《吕氏春秋》曰：圣人之於事，似缓而急，（缓谓无为，急谓无功。）似迟而速，待时也。

又曰：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矣！

《家语》曰：所谓圣者，德合天地，睹者不识其邻。

又曰：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所为也。必知其利，达於其患，然後乃为之。

又曰：孔子在卫，冉求言於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

《神异经》曰：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长一丈，腹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冯青龙，右手冯白虎。知河海斗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识士人所道，知百可食，识草木盐苦，名曰圣。（俗曰圣人。）一名哲，（俗曰睿哲。）一名先，（俗曰知先。）一名通，（俗曰通达。）一名无不达。凡人见拜，令人神知。此人天下神圣也。

《六韬》曰：太公曰：“圣人守无穷之府，用无穷之财，而天下治。”

《说苑》曰：圣人之於百姓也，其犹赤子乎！饥者食之，寒者衣之，育之长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杨方《五经钩沉》曰：圣人之生，必资於阴阳。阴阳之理，即圣人所尽。但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阳之理，则玄照之本自见。此谓不求自知而理尽自然者也。
扬子《法言》曰：或问：“孔子之时，诸侯有知孔子圣者欤？”曰：“知之。”“若知之，则曷为不用？”曰：“不能。”曰：“知圣而不能用，可得闻乎？”曰：“用之，则弃其所习，逆其所从，强其所劣，损其所能。非天下之至圣，孰能用之！”
又曰：震风陵雨，然後知厦屋之为也。虐政虐世，然後知圣人之为郛郭也。
又曰：圣人之言似於水火，测之而益深，穷之而益远。火，用之而弥明，宿之而弥壮。
又曰：圣人之言远如天，贤者之言近如地。
又曰：或曰：“圣人之道若天。天则常矣，奚圣人之多变也？”曰：“圣人固多变。子游、子夏得其书矣，未得所以书也；宰我、子贡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颜渊、闵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圣人之书、言、行，天也，其少变乎？”
又曰：圣人虎别，其文炳也；（如虎之别百兽，炳然殊异。）君子豹别，其文蔚也；（有蔚文章，次虎。）辩人理别，其文萃也。
又曰：或问圣人表里。曰：“威仪文辞，表也；德行忠信，里也。”
《论衡》曰：上天之心在圣人之胸，其谴告在圣人之口。世无圣人，安得知天变动？
《风俗通》曰：圣者，声也，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於天地，调畅万物。
荀悦《申鉴》曰：圣不至圣，何以尽性？
《傅子》曰：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之。
袁准《正书》曰：圣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聋盲跛蹇皆能履之。法若丘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
又曰：圣惟知圣，惟贤知贤，信乎！
蒋子《万机论》曰：圣不独立，知不独治。神武之主，亦须佐辅。
王衍论曰：圣人尽众妙，体至当，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亲之。
姚信《士伟》曰：圣人高不可极，深不可测，穷神知化，独见先识。仁若春阳，信若影响。此所禀於天也。
又曰：神州何以专生圣人？圣人曾不产於绝域乎？推此论之，明神州者处乾坤之正，锺日月之精，地形爽垲，源流清畅。其生民也，长短应数，仪状端正，音声得节，性理调良。
《图墓书》曰：青鸟乃默，皆圣人也。记人生死所由。
《琴操》曰：孔子使颜渊执辔，到匡郭外。颜渊举策指匡穿垣，曰：“往，与阳虎正从此入。”匡人闻其言，孔子既似阳虎，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矣。”乃令桓围孔子，数日不解。弟子皆有饥色。於是，孔子仰天而叹曰：“君子固穷乎？”子路闻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於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由等惟惟。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

卷四百二　人事部四十三

叙贤

《周礼□地官》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

《礼□大学》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诗□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麻麦，子嗟所治。笺云：子嗟放逐，於朝去治，卑贱之识。）

又曰：《白驹》，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者也。）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者，有乘白驹而去。笺云：愿去者乘其白驹，来者食我场中之苗，絷绊之欲留也。）

《书□大禹谟》曰：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又曰：任贤勿贰，去邪勿疑。

又《说命》曰：爵罔及恶，德惟其贤。

又曰：惟后非贤不，惟贤非后不食。

又《武成》曰：建官惟贤，莅事惟能。

又《旅獒》曰：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易》曰：坤地卦：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

又《大畜》曰：不家食，吉。养贤也。

又《颐》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

又《系辞》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论语□里仁》曰：君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者而内自省也。（齐，等也。省，察也，察己得无然也。）

又《雍也》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箪，笥也。贫者，人之所忧，而颜志道有所乐，故深贤之。）

又《述而》曰：冉有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

又《卫灵公》曰：臧文仲其窃位者欤？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柳下惠，鲁士师展禽也，邑名柳下，谥曰惠也。）

又《子张》曰：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
《春秋繁露》曰：气之清者为神，人之精者为贤。治身以练神为宝，治国以积贤为道。
《大戴礼》曰：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
《乐动声仪》曰：召公，贤者也，明不能与圣人分职，常战栗恐惧。故舍於树下而听断焉。劳身苦体，然後乃与圣人齐。是《周南》无美而《召南》有之。
《韩诗外传》曰：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兄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弟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问此五者於子，子一一以为不足者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瞍拘。兄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臣贤不若汤、武，而桀纣伐。君欲治，从身始，人何恃？”
《国语》曰：知宣子将以瑶为後。（宣子，荀寅。瑶，宣子之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霄也。”（知果，荀氏之族也。霄，宣子庶子也。）宣子曰：“霄也亻艮。”（亻艮戾不从人也。）对曰：“霄之亻艮在面，瑶之亻艮在心。心亻艮败国，面亻艮不害。瑶之贤於人者有五，其不逮者一。美鬓长大则贤，（鬓，发鬓也。）射御足力则贤，伎艺必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若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知宗必灭。”弗听，知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太史掌氏姓也。）及知氏之亡也，惟辅果在。
又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冀野，晋地。）见冀缺耨，其妻饷盍之，相敬如宾。（耨，耘田也。野馈曰：饷盍字音晔。）从而问之，冀芮之子也，与之归。既复命，进之曰：“臣得贤，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贤？”对曰：“臣见其贤不忘敬也。”公使为下军大夫。
《史记》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谓郭隗曰：“齐因孤之国乱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视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必从隗始。况贤於隗者，岂远千里哉！”於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
又曰：伯禽就封於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一饭三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又曰：楚昭王聘夫子，夫子往焉。路出东，蔡大夫谋曰：“夫人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於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兵拒之，孔子不得行。
《家语》曰：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何施而得之？”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地民有贤於不齐者，不齐事之，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以治道。”孔子叹曰：“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所治小也。”

又曰：子夏问於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贤於丘。”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曰：“赐之敏贤於丘。”曰：“子路之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贤於丘。”曰：“子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於丘。”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者何为事先生？”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信而不能反，（反，谓反信也。君子言不必信，惟义所在也。）赐能敏而不能讪，（讪，人惟辩敏，亦宜有折屈时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师能庄而不能同。（言人虽务口庄，亦当有和同时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吾弗与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及也。”

又曰：孔子读史至楚复陈，（夏徵舒杀其君，楚庄王讨之，取陈而有之，申叔时谏庄王，庄王从之，乃复陈国也。）喟然曰：“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时之忠，弗能建其义。非庄王之贤，弗能受其训。”

又曰：所谓贤者，德不逾闲，（闲，法。）行中规绳。

又曰：哀公问於孔子曰：“当今之君，孰者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抑有卫灵公乎？”公曰：“吾闻其闺门之内无别，而子次之贤，何也？”孔子对曰：“臣论其朝廷行事，不论其私家之际也。”公曰：“其事何也？”孔子曰：灵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又有士曰王林者，见贤必进之，而退与分其禄，是以卫国无游放之才，灵公知而尊之。又有士曰庆足者，国有大事则必起而治之，国无事则退客贤，（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贤与朝。）灵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鱼，以道去，卫灵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鱼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难，次之贤，不亦可乎！”

《孔丛子》曰：鲁人有公仪潜者，厉节行道，恬於荣利，不事诸侯。子思之与友。穆公因子思欲以为相，谓子思曰：“公仪子必辅寡人。寡人三分鲁之一。”子思对曰：“如君之言，则公仪愈所不至也。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言，仪虽蔬食饮水，亦愿在下风。今徒以高官厚禄钓饵君子，无信人之意，公仪子则终身不蹑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任为君操竿，不钓以伤守节之士也。”

又曰：子思自齐反卫，君馆而问曰：“先生鲁国之士，不以卫褊小，犹步玉趾而慰存之，愿有赐於寡人。”子思曰：“羁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临荜门，其荣多矣。欲报君以财币，则君府藏已盈，而又贫。欲报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心，而徒言不听也。愿有报君者，惟达贤耳。”君曰：“固寡人所愿也。”

《任子》曰：夫贤人者，至德以吻己心，行道以吻己任。处则不求私名，仕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求私宠。不为其身，不阿其君。积礼义於朝，播仁风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文子》曰：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野有螫虫，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臣，折冲千里。

《列子》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至邯郸，遇盗於耦沙之中，尽取其衣装车。牛步而去，视之欣然无忧苦之色。盗追而问其故，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养。”盗曰：“嘻，贤矣！”既而相谓曰：“彼之贤，往见赵君，使以我为事，必困我。”乃相与追而杀之。

《孙卿子》曰：古之贤人贱为布衣，贫为匹夫，然而非礼不进，非义不受。

《庄子》曰：以财分人谓之贤。

《尹文子》曰：尹文子见齐宣王，王叹国寡贤。尹文子曰：“使国悉贤，孰处王下？”王曰：“国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国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贤与不肖皆无，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进贤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王孙子曰：“赵简子猎於晋山之阳，抚辔而叹。董安于曰：“敢问何叹？”子曰：“吾有食之马数千，多力之士数百，欲以猎兽也。吾恐邻国养贤以猎吾也。”

《文子》曰：虎豹之驹未成，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贤者之生亦然也。

又曰：国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或求贤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弗能尽，此其三也。

《申子》曰：千里有贤者，是比肩而立。

《韩子》曰：晋平公问叔向曰：“吾群臣孰贤？”对曰：“赵武贤。武之立如不胜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举士者数十人，皆令得其意，而公家甚赖之。况武子之生也不利其家，死不托其孤。臣敢以为贤。”

《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

《吕氏春秋》曰：伊尹出空桑之中，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妻於有亻先氏。有亻先氏喜，使伊尹为媵，送女。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後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知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时，亡虢而虏，饭牛於秦，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公曰：贾之五羊之皮而属事，无乃为天下笑乎！”枝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议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为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号曰：“五大夫。”

又曰：史台谓申向曰：“吾所患者不知贤。”申向曰：“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用贤。夫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言行相反，而欲贤者用，不肖者废，不亦难乎！人主诚用贤，则境内贤者出矣，天下贤者至矣。”

又曰：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如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贤人。

又曰：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

又曰：赵简子将袭卫，使史墨行之。（贵，视也，音贵。）期以一月，六月而反复。简子曰：“何其久也？”对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蘧伯玉为相，史鱼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於君前，甚听。（君听其言。）《易》曰：涣其群，玄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玄者，吉之始也。涣其群，玄吉者，其佐多贤。”简子案兵而不动。

《周书阴符》曰：凡治国有三常：一曰君以举贤为常，二曰官以任贤为常，三曰士以敬贤为常。夫然，虽百代可知也。

京房《易飞候》曰：何以知贤人？隐师曰：“视四方有大口五色，具而不雨，下，贤人隐也。

《易参同契》曰：天道无莫，常傅与贤者。

黄石公《三略》曰：伤贤者，殃及三世。蔽贤者，身当遭害。达贤者，福流子孙。嫉贤者，其名不瘤拢

陆贾《新语》曰：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

《说苑》曰：周公卜居曲阜，命龟曰：“作邑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

又曰：夫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是故绝江海者，托於船。致远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贤。

又曰：明君在上，慎於择士，务於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

又曰：伯禽与康叔封朝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往见之。”康叔与伯禽见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盖相与观南山之阳，有木焉，名曰桥。”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然，实高而仰。反以告商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商子曰：“仰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盖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勃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俯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又曰：孔子之郯，遭程子於涂，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谓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屑然对曰：“由闻之也。士不中间（中间，谓绍介也。）而见，女无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团兮。有美一人，清阳婉兮。邂逅相遇，我愿兮。今程子天下之贤士，於是不赠，终身弗见也。”

《六韬》曰：文王举贤若何？太公曰：“案察实，选才任能，名实俱得也。”

《物理论》曰：在金石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千里一贤，谓之比肩。故语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贤。”

杜氏《幽求》曰：周封千里而已，八州之地，皆以禄贤。

《抱朴子》曰：桓文汉高鼓，群贤以为六翮，托豪杰以为舟楫。

《傅子》曰：或问近世大贤君子，若荀令君之仁，荀军师之知，斯可谓近世大贤人士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举贤，行无讠舀渎，谋能应机。孟轲称五百年而有王者，其间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

桓谭《新论》曰：以贤代贤谓之顺，以不肖代不肖谓之乱。

《论衡》曰：贤圣之君察知佞臣，若视俎上之脯，指掌中之文。

《风俗通》曰：贤，坚也。坚中廉外。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民之急也。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

《越绝书》曰：子胥正而信，范蠡知而明，皆贤人也。

《潜夫论》曰：南面之大务，那急於知贤。

《异苑》曰：汝南陈仲躬与诸息侄就颍川荀季和父子。于时，德星为之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内有贤人集。”

《列女传》曰：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车声辚辚，至阙而止，过阙复有声。公问曰：“知此为谁？”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问“何以知之？”曰：“妾闻礼下公门式路马，所以广敬也。夫忠臣不为昭昭信节，不为冥冥堕行。今伯玉卫国贤大夫也，仁而有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是以知之。”公使视之，果伯玉也。反戏之曰：“非也。”夫人进觞再拜贺之。公曰：“子何以贺？”之曰：“始，妾谓独有伯玉，今卫复有与之齐者，是君有二贤臣也。国多贤臣，则国之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汉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
周斐《汝南先贤传》曰：黄宪洁静通理，齐圣广渊，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论者咸曰：“颜子复生乎汉之代矣。”
《语林》曰：贤者，国之纪，人之望，自古帝王皆以之安危。故《书》曰：“惟后非贤不，惟贤非后不食。”昔者，周公体大圣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是天下之士争归之。向使周公骄而且吝，士亦当高翔远去，所至寡矣。
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君人者，勤於求贤，而逸於得人。故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人明主以显其德。千载一会，论说无疑。翼乎如鸿毛之遇顺风，沛乎若巨鱼之纵大壑。其意如此，则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锺子《刍荛论》曰：贤者之处世，犹金玉生於沙砾，豫章产乎幽谷，下不进之於上，则无由而至矣。
卷四百三　人事部四十四
道德
《礼记□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又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又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
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又《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又曰：大道不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於一物也。）
又《乐记》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道，谓仁义也。欲，谓邪淫也。）
《尚书□大禹谟》曰：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失道求名，古人贱之。）
又《洪范》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言无有乱为私好恶，动必循先王之道。）
又《旅獒》曰：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在心为志，发气为言，皆以道为本，故君子勤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易□系辞》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论语□学而》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有道谓有道德者。正谓问事是非也。）
又《公治长》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又曰：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又《卫灵公》曰：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
又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又曰：君子学以致其道。
又《子张》曰：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又《颜渊》曰：季康子问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欲使季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草加之以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於下。）
《大戴礼》曰：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顺道。天子疑则问，应而不穷者谓之道。道者，导天下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曰：可道，指事造形，非其常道可道。
《庄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
又曰：祝牧谓其妻曰：“天下有道，我子佩；天下无道，我负子戴。”
又曰：原宪处鲁，居环堵之室，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匡，正也。）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正冠踪履，杖藜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应之曰：“宪闻无财之谓贫，学道而不能行之之谓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
《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为正，治辞以为定，上下之仪也。上有道德即下有仁义。积道德者，天与之，地助之，鬼辅之。
《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谓之道。
《公孙尼子》曰：道为知者设，贤为圣者用。
《淮南子》曰：圣人之道若中衢樽，过者斟酌，虽多少不同而各得其宜也。
杨子《法言》曰：仲尼之道犹四渎，经营中国，终入大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君子之道有四：简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见也，法而易言也。
又曰：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
《盐铁论》曰：以道德为城，文王是也。以道德为胄，汤武是也。
桓谭《新论》曰：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王道纯粹，其德如彼；霸道驳杂，其功如此。
王逸《正部》曰：仲尼门人哺道醇饮道宗。
《昌言》曰：道德仁义，天性也。织之以成其物，练之以致其情，莹之以发其光。
《任子》曰：道德之怀民，犹春阳之柔物也。履深冰而不寒，结本条而不折。
《杜氏幽求子》曰：盖道清淡以无为吻家，恬虚寂静，弘广多包，岂非圣人所宅乎！
又曰：有道之国，其鬼不神。
崔玄始《正论》曰：国不信道，工不信度，亡可待也。
《傅子》曰：君子审其宗而後学，明其道而後行。
《中论》曰：道之於人，甚简且易，不如采金攻玉涉艰难也。
《苻子》曰：为道者日损而月章，为名者日章而月损。
《释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周礼□地官□师氏》曰：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至德，中和之德。敏德，仁义顺时。孝德，尊祖爱亲。）
《礼记□学记》曰：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
又《祭义》曰：天子有善，让德於天。
又《中庸》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又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又《表记》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
又《大学》曰：富润屋，德润身。
《左传□桓公》曰：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
又僖公中曰：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
又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又曰：太上以德抚民。
又文公上曰：孝敬忠信吻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
又宣公上曰：楚子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成公上曰：四王之王也，（禹、汤、文、武。）树德而济同欲焉。
又襄公二十四年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又昭公三曰：盛德必百世。
《毛诗□荡□民》：德如毛，民鲜克举之。
《尚书□舜典》曰：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谓幽潜，潜行道德，升闻天朝，遂见徵用。）
又《大禹谟》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迈，行；种，布也。皋陶布行其德，下治於民，民归服之。）
又曰：惟德动天，无远不届。
又《仲虺之浩》曰：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
又《伊训》曰：尔惟德罔小，万邦惟庆。尔惟不德罔大，坠厥宗。
又《太甲》曰：德惟治，否德乱。（为政以德，则治不以德则乱。）
又《咸有一德》曰：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
又《泰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力钧则有德者胜，德钧则秉义者胜。）
又曰：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又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立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
又《洪范》：五福，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
又《旅獒》曰：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以人为戏弄则丧其德。）
又《蔡仲之命》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又《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日美。）
又《君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周易□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又《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论语□为政》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拱之。）
又《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又《先进》曰：德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又《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又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骥，古之善马也。德谓在五御之威仪。）
又《季氏》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尚书大传》曰：有德者，尊其位而重其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一年种之以，十年树之以木，百年来之以德。
《东观汉记》曰：张谌字子孝，右扶风人。以笃行纯淑，乡里归德。虽居幽室暗处，自整顿三辅，以为仪表。
又曰：淳于恭字孟孙，北海淳于人。以谦俭推让为节。人有刈恭禾，见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恭家井在门外，上有盆，邻里牧牛儿争饮牛。恭恶其争，多置器其上，为预汲水满之。小儿复争，恭各语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争。
《三辅决录》曰：冯豹字德文。母为父所出，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谨，时人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德文。”
王隐《晋书》曰：庾衮字叔褒，颍川人。少遭大疫，二兄亡，次兄毗又疫。其疠菩藿炽，衮父母诸弟皆出，避家。衮独不出，诸父强之，不可，曰：“衮性不畏病。”纳浆粥扶持，不舍昼夜，省柩哀临，十有馀旬。病既歇，家乃反，而衮亦无患害。宗党叹曰：“异哉！此子能守人之所不能守，能行人之所不能行。”
《晋中兴书》曰：卫字叔宝。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终身不见其喜愠。
《齐书》曰：张绪字思曼，为吏部尚书。每朝见，太祖目送之，谓王俭曰：“绪以位尊我，我以德贵绪。”
又曰：王秀之字伯奋，为南郡内史、州西曹。荀丕欲交秀之，拒而不纳。报丕书曰：“仆以德为宝，足下以位为宝。各宝其宝，於此敬宜也。”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为德。（上德之人惟道用其德故能有德，下德而德之必有失焉。）
《文子》曰：山高者其木修，地广者其德厚。
又曰：闲九窍，灭志意，弃聪明，反无识，含阳吐阴，而与万物同德也。
《庄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
《韩子》曰：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冠子》曰：德及万人者谓之豪，德过百人者谓之英。
《孔丛子》曰：胖子身长不过六尺，齐国莫不鬄缮；赵文子身如不胜衣，相晋国以宁：诸侯敬服其德故也。
扬子《法言》曰：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
《傅子》曰：上德之人，其济万物也，犹天之有春秋，时至自生，非德之力。
《太公金匮》曰：德行则福，德废则覆。
《易参同契》曰：道成德就，潜伏俟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内先贤行状》曰：王烈字伯善。时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将改。子既赦宥，幸无使王烈闻之。”

又曰：戴良字叔鸾。高才磊硌，英声远播。少者怀之，长者慕之。乡里缙绅，下至黎庶，莫有忿争之家。

又曰：徐孺子徵聘未尝出门，赴丧不远万里。常事江夏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无以自供，赍磨镜具自随，每至所在，赁磨取资，然後得前。既至，设祭哭毕而返。陈仲举为豫章太守，召之则到，馈之则受，但不服事，以成其节。

又曰：仇览字季知。学通五经，选为亭长。民有孙玄，少孤，与母居，诣览告玄不孝。览谢遣之，属母归，勿言，方为教之。後览赍礼诣玄，为陈孝子供养之意。玄遂感激，卒为孝子。时令河内王涣，政尚清严，闻览得玄不治，心独望之，乃问览“在亭不治不孝，得无失鹰之志乎？”对曰：“窃以鹰不如凤皇，故不为也。”涣感览言，用损威刑。

《会稽典录》曰：郑弘字巨君，为郡督邮上计史。时计掾勾章任尚，居素温富，乘鲜车，驾肥马。弘恒在後，尚辄骂，弘无愠容。弘、尚在京师游学还郡，俱见府君。府君所问，弘无不对，而尚不知出。又问弘：“掾行道数相折辱，何以不答？”弘谢曰：“过奉显使无光国之美，马羸行迟面，恐失期贺，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闻两虎俱斗，大者必伤，小者必死，两为无益，故不敢答。”府君叹曰：“此谓长者，太守所不能也。”

《汝南先贤传》曰：黄宪字叔度。不矜名以诡时，不抗行以矫俗。窥其门者莫敢践其庭，睹其流者不能测其肾拢时人论曰：“颜渊复生乎！”

《襄阳耆旧记》曰：庞德公子奂，字世文。晋太康中，为太守。去官归乡里，居荆南白沙乡。里人宗敬之，相语曰：“我家池中龙种来里中化其德，少壮皆代老者担。”

《陈实别传》曰：实字仲躬，颍川人。自为儿童不为戏弄等类所归。实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诤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返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实阴见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与性成，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矣。”盗大惊，自投於地，稽首归罪。实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困贫。”令遗绢二匹。自是，县无复盗窃。

《荀氏家传》曰：荀德行周备，名重天下，海内英俊咸嘉焉。

又曰：锺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百行、不二其过者，惟荀乎！”或问繇曰：“君推荀君，比之颜子，自以不及，其可得闻乎？”繇曰：“夫明君师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聪明，每大事常先咨之荀，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受命而行，犹或不尽，去固远耶。”
《潘勖别传》曰：勖宽贤容众，与天下人等休戚，同有无，不以家财吻己有。
《任嘏别传》曰：嘏字照先，乐安人。幼以至性见称。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发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会太祖创业，召海内至德。嘏应其举，为临淄侯庶子。
阴德
《左传口宣公下》曰：魏颗败秦师于辅氏，获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病疾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亢，御也。）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报。”
《汉书》曰：于定国父于公为县狱吏，郡决曹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曾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
又曰：邴吉字少卿，鲁国人。为丞相，宽大好礼。初，吉有阴德於孝宣帝微时。帝即位，众莫知之，吉亦不言。吉从大将军长史迁至御史大夫，帝闻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绶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者，必飨其乐，以及子孙。今未获其乐而病，非其死病也。”後果愈。乃封博阳侯，终飨其禄。
《後汉书》曰：何敞六代祖比干学《尚书》於晁错，注云：比干字少卿，经明行修，兼通法律，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後为丹阳都尉。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阴雨，比干在家，中日梦贵客车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已而门有老妪，年可八十馀，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雨渍。止，送至门，乃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日赐公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苻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如此算。”
又曰：和熹邓后叔父陔言：常闻活千人者子孙有封。兄训为谒者，使修石臼河，岁活数千人。大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叹曰：“吾将百万之众，未尝妄杀一人，其後代必有兴者。”
又曰：永平中，楚王英谋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举袁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英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按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去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其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馀人。
又曰：虞诩字升卿。祖经为县狱吏，决狱平。尝曰：“东海于公，高其里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决狱六十年矣，虽不及于公，其庶几乎。吾子孙何必不为九卿耶！”故字诩曰升卿。

谢承《後汉书》曰：陈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举孝廉，在郎署。有郎负息钱数十万，债主日至，剪求无已。重乃密以钱代还。郎後觉知而厚辞谢之。重曰：“非我之为。将有同姓名者。”终不言惠。

《吴志》曰：锺离牧字子翰，会稽山阴人。少居永兴，自垦稻田二十馀亩。临熟而县民识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人。

沈约《宋书》曰：沈道虔，吴兴武康人。少仁爱，好《老》、《易》。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窃其园菜者，外还见之，乃自逃隐，候窃者取足去後，乃出。

《唐书》曰：载初中，徐有功为大理丞。时酷吏来俊臣等构陷无辜，公卿震恐，有功独存平恕。诏下大理者，有功皆议出之，前後济活数十百家。

《吕氏春秋》曰：宋景公时，荧惑在心。问子韦，子韦对曰：“祸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谁与为君？”曰：“移於岁。”公曰：“岁饥民必死。”子韦北面再拜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赏君。”荧惑果三徙舍。

《贾谊书》曰：楚惠王食寒菹得水蛭。王不欲以饮食伤人，乃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惟德是辅。”是夜，惠王之后溷而蛭出，其久病心肠之积皆愈。

又曰：孙叔敖之为儿也，出游归，遂忧而不食。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旦见两头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曰：“敖闻见两头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见之，杀而埋之。”母曰：“无忧，汝不死矣。吾闻有阴德者，天必报之以福。”果不死矣。

《高士传》曰：初，晋宣帝布衣时，与胡昭有旧。昭同郡周士等谋欲害帝，昭闻而涉险邀士於齐渑之间，止士。不肯。昭泣以示诚，士感义，乃止。昭虽有阴德於帝，口终不言。

《续齐谐记》曰：杨宝年九岁时，至华阴山北，见一黄雀为鸮鸟所搏，坠於树下，为蝼蚁所困。宝取之以归，置巾箱中，惟食以黄花。百馀日，毛羽成，乃飞去。其夜，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王母使者，君仁爱救拯，实感成济。”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位登三公，事当如此数矣。”

《会稽典录》曰：郑弘为灵文乡啬夫。民有弟用兄者，未还之。嫂诣弘诉之。弘卖中单（即今之汗衫也。）为叔还钱。兄闻之惭愧，遣其婢索钱还弘，弘不受。

又曰：夏香字曼卿，永兴人。门侧有大井，傍设水瓮。里中儿童各竞饮牛，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共斗。香预吻汲水，多置器瓮，由是无争，专以德化。香至四节先庆酌二亲，退赍酒肴，劳问里中父老，以此为常。

《益部耆旧记》曰：王丬屯常诣京师，於空舍中见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书生谓丬屯曰：“我当到洛而得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後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丬屯即鬻金一斤，营其殡葬，馀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後归数年，县署丬屯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其日，风飘一绣被复堕丬屯前。即言於县，马遂奔走，牵丬屯入他舍，主人见之，喜曰：“今擒盗矣！”问丬屯得马，丬屯说其状并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飘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丬屯自念有葬书生事，因为说之。道书生形貌及埋金之处。主人惊曰：“是我子，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服，天以此彰卿德耳。”丬屯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丬屯。丬屯辞让而去。时彦父为州从事，因告新都令，假丬屯休息，与俱迎彦丧。馀金且存。由是显名。

《广州先贤传》曰：罗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也。有邻家牛数食其田禾，既不可止，遂为断刍多着牛家门中，不令人知。数如此，牛主惊怪，不知为谁。阴察求之，乃觉是威。自後更相约率收拾牛犊，不敢复践伤於威田。

《豫章耆旧志》曰：施阳字季儒，迁舒瘤拢及之官，道经江夏，遇寇贼兴起，劫夺阳物。贼去後，车上席下尚有五千钱，追以与贼。

《荀氏家传》曰：荀遂字仲阳。夫人有至行。时岁荒饥，有馀米粜之，夫人恒扌豕斛，籴者倾量辄过本。时人号曰扌豕斛夫人。

卷四百四　人事部四十五

师

《韩诗外传》曰：知如源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

又曰：哀公问於子夏曰：“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太颠，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郭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著乎天下，名号不能傅乎後世。”

《尚书》曰：德无常师，主善为师。

《周礼口地官下》曰：师氏掌以美诏王，（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以三德教国子，居虎门之左，则司王朝、掌国中得失之事以教国子弟。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大戴礼》曰：帝入大学，承师问道。

《礼记口檀弓上》曰：事师无犯而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
又《学记》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为师；能为师，然後能为长；能为长，然後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记》曰“三王四代惟其师”，其此之谓乎？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尸，主也，吻祭主。）大学之礼，虽诏於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又曰：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无当於五服，五服不得不亲。
又《文王世子》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曰：郑人游于乡校（乡人之学校。）以论执政。（论政得失。）然明谓子产：“毁乡校如何？”（患人於中谤议国政。）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何毁之？”
《梁传》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学问无方，心老不通，师之罪也。
《论语□为政》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又《述而》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丛子》曰：子思居鲁，穆公师而尊之。
《春秋後语》曰：甘罗请张唐相燕，吕不韦叱曰：“我自请不行，汝安能行之？”甘罗曰：“夫项橐七岁为孔子师，今臣十二岁矣。”曰：“君其试臣，何遽叱乎？”
《史记》曰：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
又曰：曹参为齐相，乃避正堂，舍盖公而师之。齐果大治。
又曰：邹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往亲师之。
又曰：文王为西伯，鬻熊者为文王师，有功於文王。及武王灭殷，未之封也。成王学勤事之後，封其曾孙熊绎为楚子。
《汉书》曰：初，梁相褚大通五经，为博士时，倪宽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为得御史大夫。至雒阳，闻倪宽为之，褚大笑。及至，与宽议封禅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诚知人也。”
又曰：龚胜既归乡里，二千石长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师弟子之礼。
又曰：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人。与颜安乐俱事眭孟。弟子百馀人，惟彭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乐为明。质问疑谊，各持所见。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乐各颛门教授。
又曰：窦皇后兄弟长君、少君。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命乃悬两人。此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於是，乃选长老之有行者与居。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富贵骄人。
又曰：张良称曰：“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亦布衣之极，於良足矣。”
又曰：张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悌多知，二人有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後堂饮食，妇女相对，作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於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後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服虔曰：各为得宜也。）
又曰：陈错，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於轵张恢生所，（轵县之儒生，姓张名恢。）与洛阳宋孟、刘带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又曰：孔霸亦治尚书，事太傅夏侯胜，昭帝末年为博士，宣帝时为太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高密相。玄帝即位，徵霸以师，爵关内侯，号褒成君。（常为师教帝今成就，故曰褒成君。）
又曰：张禹初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
《後汉书》曰：廉范初师事薛汉，後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收视。范独往收敛之。吏闻，显宗大怒，召入诘责。范叩头曰：“臣无状，愚戇，心为汉等皆已伏诛，不胜师资之情，罪当万死。”因贳之。
谢承《後汉书》曰：董春字纪阳，会稽馀姚人。少好学，师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书》。後诣京房授《易》，究极圣旨，条列科义。后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
《东观汉记》曰：显宗即位，尊桓荣以师礼。常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下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太师在是”。既罢，悉以太官供具赐太常家，其恩礼如此。永平二年，辟雍初成，拜荣为五更，每大射，养老礼毕，上辄引荣及弟子升堂执经，自为下说。
又曰：显宗以张受皇太子业，甚得辅导之体。章帝即位，出拜东郡。玄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及门生并郡掾吏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讲《尚书》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礼。赏赐殊特。
《续汉书》曰：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陈实为师友。
又曰：杨政从代郡范升学。升尝为出妇所告，坐系狱。政乃肉袒以箭贯耳，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升子潜伏道傍，候车驾过，泣涕辞请，有感帝心。诏曰：“乞杨生师。”即为放出升。

范晔《後汉书》曰：欧阳歙字王思，乐安千乘人，为大司徒。坐汝南赃罪千馀万，发觉下狱。平原孔震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师，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曰：“伏见臣师大司徒欧阳歙，为儒宗八世博士，乞杀臣以代歙命。”书奏而歙已死狱中。

又曰：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馀人，升堂进者五十馀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傳授於玄，日夜寻诵，未尝息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说，闻玄善算，乃召见於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诸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

又曰：锺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以笃行称，为士大夫所慕。李膺尝叹曰：“锺君至德可师。”

《魏志》曰：夏侯字玄让，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杀之。

又曰：荀攸字公达。文帝在东宫，太祖谓曰：“荀公达人之师表，汝当尽礼敬之。”攸曾病，世子问病，独拜床下。其见尊异如此。

《晋书》曰：高贵乡公之入学也，将崇先典。乃命王祥为三老，侍中郑小同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帝北面乞言。

又曰：王承为东海王越记室。越与世子毗书曰：“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师表，尔其师之。”

徐艄《宋书》曰：武帝登祚，加颜延之金章紫绶，领湘东王师。

《後魏书》曰：阳平王之子钦托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乃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经五朝，便尔逃遁去。”钦乃大惭。於是，待客稍厚之。

裴景仁《前秦记》曰：苻坚幸太学，问博士经典。博士卢对曰：“周官礼注，未有其师。韦逞母宋傅其父业，得周官音义。自非此母，无可授後。”坚於是就宋立讲室书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绛纱幔而授业焉。拜宋爵号宣文君，赐侍婢十人。

崔鸿《後秦录》曰：初，姚泓之为太子，受经于太学博士淳于歧。歧病在家，泓以师者人之表范，傅先圣之训，加在三之义，不可以不重。亲诣省疾，拜於床下。

又《前燕录》曰：刘赞字彦真，平原人也。鞠效博通，为世纯儒，贞清非礼不动。慕容重其德学，使太子晃师事之。

又《後赵录》曰：张跃，清河武城人也。学敏才达，雅善清谈，勤伟其仪辩。拜世子卫军长史。敕世子曰：“张长史，人之表范，汝其师之。”（案《世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曰：王、赵、邓，“王参军人伦师表，尔其师之。”谓王安期、邓伯道、赵礼之也。）

《唐书》曰：贺德仁，越州山阴人。少与从兄德基俱事国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词学见称。时人语曰：“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德仁仕陈，至吴兴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记室参军。王以师资礼之，恩遇甚厚。

又曰：员半千本名馀庆，与彦先同师事学士王义方，甚嘉重之，尝谓曰：“五百年生一贤，足下当之矣！”因改名半千。及义方卒，半千与彦先皆制师服丧，毕而去。

《六韬》曰：文王卜田，史扁布卜曰：“田于渭之阳，将得焉。非熊非罴，非虎非狼，天遗汝师，以之佐昌。”文王乃齐戒三日，田于渭阳。卒见吕尚，坐茅以渔。文王再拜，乃与之归。

《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

《孙卿子》曰：干将、莫耶、钜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剑也，然而，不加砥砺，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騏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後有鞭策之戚，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

又曰：国将兴，必尊师重傅。尊师重傅则法度存。师术有四，傅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不懈，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

又曰：夫达师之教也，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於学，则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学，则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师不能令於徒。

《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内荒辞，立为世师。

《庄子》曰：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啮缺，啮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

又曰：善卷，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师事之。蒲衣八岁，而舜之师。

又曰：申屠嘉兀者也，与郑子产同师伯昏无人。

《列子》曰：列子既师壶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反居南郭，从之处者百数。

《吕氏春秋》曰：魏文侯师子夏。

又曰：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昭，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挚，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伯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申，吴王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勾践师范蠡。此十圣六贤，未见不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者也。
《淮南子》曰：段干木，晋之大驵，为文侯师。
《海内先贤传》曰：仇览字季知。郭太赍刺从之。曰暮求留宿。明旦，太下床朝之曰：“君非太友，乃太师也。”
《荀氏家传》曰：爽字慈明，幼而歧嶷，大学儒林咸叹服之。年十二，太尉杜乔师焉。
江微《陈留志》曰：楼望字次子，雍丘人也。少受《春秋》於少府丁子然，以节操称。建武二十八年，赵孝王闻其名，遣大夫赍玉帛聘望为师。不受。
《邴原别传》曰：原旧能饮酒。自行後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行负笈，苦身持力至陈留，则师韩子助，颍川宗陈仲躬，涿郡则卢子。临归，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以一饮宴。”於是，每坐饮，终日不醉。
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计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当，南游越，范蠡师事之。
扬子《法言》曰：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
又曰：一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书必立之师。
又曰：李仲玄，一世之师也。见其貌者，肃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
桓谭《新论》曰：谈言三岁学，不如三岁择师。
又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虽咸有天才，然皆年七十馀乃升为王霸师。
《论衡》曰：通书千篇以上，万卷已下，敷畅壅闭，审定文义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
《潜夫论》曰：天地之所贵者，圣人。圣人之所尚者德义。德义之所成者，知也。知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知，不生而能。故《志》曰：“黄帝师风后，颛顼师老彭，帝喾师融，尧师务成，舜师纪后，禹师黑始，汤师伊尹，文武师姜尚，周公师庶季，孔子师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则人不可以不就师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圣也，犹待学问，其知乃博，其德乃硕，而况於凡人乎！”
《苻子》曰：玄冥子谓由有子曰：“子有师乎？”由有子曰：“吾将以万物为师矣。”
韦昭《辩名》曰：古者，称师曰先生。
应璩《百一诗》曰：子弟可不慎，慎宰伞师友。师友必良德，中才可进诱。
卷四百五　人事部四十六
宾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大传》曰：舜为宾客，禹为主人。于时，卿□聚，俊集，百工相和而歌卿□。
《尚书□洪范》曰：三，八政，七曰宾。（礼宾客，无不敬。）
《周礼□天官上》曰：太宰之职，以八统诏王，八曰礼宾。小宰以官府之六联合邦治，二曰礼宾之联事。凡朝牲垄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委积。
又曰：膳夫，凡王祭祠，宾客食，则彻王之胙俎。
又《春官□大宗伯职》曰：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宾客，朝聘者也。）
《礼记□曲礼上》曰：凡与客入者，每门让於客。客至於寝门，则主人请入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辞，主人肃客而入。（肃，进也。进，谓导也。）主人入门而右，客入门而左。
《礼记□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
《左传》曰：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无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於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为上宾。）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洁之。召悼子，降，逆之。
又昭玄曰：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及享，具五献笾豆於幕下。赵孟辞，私於子产曰：“武请於冢宰矣。”乃用一献。赵孟为客，礼终乃宴。
又昭公二十五年曰：会于黄父，谋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乱谋定之。）赵简子令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纳王於王城也。）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於周为客，（二王後后为宾客。）若之何使客？”
《史记》曰：孟尝君名文，姓田氏。父曰靖郭君田婴。使主家待宾客，宾客日进，名声闻於诸侯。婴卒，文代立，是为孟尝君。孟尝君宰搔招致宾客，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後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客去，孟尝君已使使存问，献遗其亲戚。孟尝君曾侍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刎。士以此多归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
又曰：平原君赵胜者，赵之诸公子也。诸子中，胜最贤，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
又曰：魏公子毋忌者，魏昭王少子，安僖王异母弟也。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
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考烈王玄年，以黄歇为相。是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有孟尝，赵有平原，魏有信陵，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是时，楚复强，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希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

又曰：吕不韦，阳翟大贾人也。秦太子政立为王，尊不韦为相国。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其闻，集论曰《吕氏春秋》。

又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进，（文颖曰：主敛礼进。）令诸大夫曰：“不满千钱，坐之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又曰：司马相如，字长卿。素与临诞☆王吉善。吉曰：“长卿久客，旅游不遂，可来过我舍。”於是，相如後往临邛中富人卓王孙。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

《战国策》曰：污明见春申君，候间三月而後得见。谈卒，春申君大说之。污明欲复谈，春申君曰：“仆已知先生悉矣。”污明慨然曰：“臣请为说之：君之贤实不如尧，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贤舜事圣尧，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圣於尧而臣贤於舜也。”春申君曰：“善。”乃召门吏为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见。

《汉书》曰：蒯通见曹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嫁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也，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以为上客。

又曰：公孙弘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与参谋议。弘身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宾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给之，家无所馀。其後李蔡与石庆为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

又曰：苏建尝责：“大将军至尊重，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侍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又曰：大将军既益尊，姊为皇后，然汲黯与抗礼。或说黯曰：“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也。”大将军闻，愈贤黯。（大将军，卫青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楼护字君卿，为人短小，精辩论，听之者皆竦然。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
又曰：成都侯王商子邑为大司空，贵重，商故人皆敬事邑。惟楼护自安如旧节，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阙时。请召宾客，邑居樽下，称贱子上寿，坐者百数皆离席伏，惟护独东向正坐。
又曰：郑当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诸郊，请谢宾客，以夜继日，常恐不遍。年少官薄，然其知交皆天下名士。
又曰：郑当时始与汲黯列为九卿，中废，宾客益少。当时死，家亡馀财。先是，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後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又曰：陈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又曰：张竦免官，以列侯居长安，贫无宾客。时时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
又曰：张楷治《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数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宿儒皆造门。
谢承《後汉书》曰：傅贤迁廷尉。贤素廉正，自掌法官，无私宾客。
袁山松《後汉书》曰：陈蕃迁豫章，在郡不接宾客。独坐一室。惟徐孺子来，为置对榻，去则悬之。及徵为尚书令，送之者亦不出郭门。
《东观汉记》曰：崔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殚极滋味，不问馀产。
张《汉记》曰：孔融拜太中大夫，虽居家失势，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士，常若不足。每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
《英雄记》曰：袁绍居雒阳西北隅，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魏略》曰：玄德屯於樊城。诸葛亮见备，备以诸生意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所言。备性好，时有旄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而已！”备知亮非常人，乃投而答。由此知亮，乃以上客礼之。
《魏志》曰：蔡邕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里。坐闻王粲在门外，倒屣迎之。
《蜀志》曰：简雍字宪和，涿郡人。少与先主有旧，随从先主至荆州。雍与麋竺、孙乾共为从事中郎，常为谈客。
《吴志》曰：孙权以鲁肃、诸葛瑾等为宾客。
又曰：诸葛融每会宾，合樽促席，问众客所能。或有博弈，或有樗蒲、投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之，终日不倦。
王隐《晋书》曰：嵇喜为太仆厩长。冯陵知其英俊，待以宾友之礼，以状表上。
《宋书》曰：袁粲字景倩，陈留人。闲默寡言，善吟讽。独酌园庭，以此自。居负南郭，时策杖独游，素寡往来，门无杂客。文士过见，不过一两人。
《南史》曰：谢瞻兄晦，时宋台右卫，权遇已重，於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凑。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吾家以远退为业，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福耶？”
萧子显《齐书》曰：谢超宗坐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惨厉。太祖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瓯，辞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欣，拔为骠骑咨议。及即位，转黄门郎。
《後魏书》曰：崔道固为刘义隆诸子参军事。使向青州募人，长史已下皆谐道固。道固诸兄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惊起接取，谓客曰：“人家无力，老亲自执劬劳。”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谢其母。母谓道固曰：“我不足以报贵宾，汝宜答拜。”诸客皆叹美。
《三国典略》曰：周获梁俘王褒、王克、刘、宗懔殷不害等至长安。太祖喜曰：“晋氏平吴之利，二陆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贤毕至，可谓过之矣。”乃谓褒及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并吾之舅氏，当以亲戚为情，勿以去乡分意。”皆厚礼待，引为宾客。
《尹文子》曰：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人以实对。於是改之，宾客复往。
《淮南子》曰：客有见人於孚子者。客出，孚子曰：“子之客独有过，望我而笑之，是慢也。谈论而不称师，是叛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客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论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客一体也，或以为君子，或以为小人，从视之异。
《说苑》曰：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不（子曜切。）者，浮以大白。”文侯饮而不尽，公乘不仁举白浮君，君视而不应。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前车覆，後车诫。盖言其危。为人臣者不易，为君亦不易。今君已设令，令可不行乎？”君曰：“善。”白而饮之。以公乘不仁为上客。
又曰：燕昭王问於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驰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亡社稷，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臣至矣。南面听朝，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揖让之礼求臣，则人臣之臣至矣。北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臣至矣。西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才至矣。王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为上客。

《三辅决录》曰：频阳游殷字季齐，初为郡功曹。有童子张既者，时未知名，为郡书佐。殷察异之，敕既过家，具设宾馔。及既至，妻笑曰：“君甚勃乎！张德容童昏小儿，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论霸王之事。飧讫，以子楚托之。

《列女传》曰：孟尝君食客三千人。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齐市中有乞食人冯暖，经冬无，面有饥色，愿得上厨。

又曰：汉中杨子拒妻字大英，子仲珍有高名。常请客，母盛为供具，从窗中窥客。罢，让之曰：“吾视汝所交皆不及己，此自损之道也。”後岁馀，复请宾客，皆耆德秀士。母观之，喜曰：“吾无忧矣！”

《华阳国志》曰：任熙字伯远。开门待宾客朝，无少长，必有供膳。

《陆绩别传》曰：孙策在吴，张为上客，共论四海未安，当用武治而平之。绩年少，未座，遥，大声言曰：“昔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今论者不务道德之术，而惟当用武，绩虽童蒙，窃所未安。”

《世说》曰：孙长乐兄弟就谢公宿，言至骏杂。刘夫人在壁後听之，具闻其论。谢公明还问刘：“昨客何似？”刘答曰：“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谢深有愧色。

《郭子》曰：桓大司马病笃。（桓温，字子玄也。）谢公省病，（谢安，字安石也。）从东门入。桓遥瞩而叹曰：“吾门中不久复见如此客。”

《苏州志》曰：通贤桥东有吴丞相顾雍宅，自雍至孟，名著四代。常居此宅，门无则杂宾，投刺摄齐者，不过一时英俊。

《俗说》曰：谢仆射、陶太常诣吴领军。坐久，吴留客作食。日已申，使婢卖狗供客。比得一顿食，殆无复气可语。

卷四百六　人事部四十七

叙交友

《释名》曰：友，有也。相保有也。

《说文》曰：友，爱也。同志为友。

《周易》曰：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黩。

又曰：朋从尔思。

又曰：君子以朋友讲习。

又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又曰：上下交而其志同。由此观之，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非特士友之私志也。
又曰：出门同人。
又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又曰：嗟尔朋友。
又曰：朋来无咎。
《毛诗》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亲亲以睦，友贤不弃，则民德归厚矣。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又曰：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又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摄，助也。）
又曰：既见君子，我心则喜。
又曰：岂无他人，惟子之好。
又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又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礼记》曰：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
又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又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求；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求，志行也。闻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毁而谤之。）
又曰：随武子利其君子忘其身，忘其身不遗其友。
又曰：父母在，不许友以死。
又曰：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弗与为友。
又曰：见父之执友，不谓之进，不敢进。
又曰：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又曰：僚友，称其弟也；执友，称其仁也；交游，称其信也。
《周礼》曰：司谏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
又曰：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忧患也。）
《论语》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便佞、友善柔，损矣。（便僻，巧譬喻也。善柔，夸毗也。便佞，辩以为佞也。）
又曰：胥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又《卫灵公》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佞士之仁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焉。（忠言以告之，不从则止之。”）
又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又曰：故旧无大故，则不弃。
又曰：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又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又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又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又曰：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弊之而无憾。”
又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又曰：无友不如己者。
又曰：朋友切切。
又曰：匿怨而友其人。
《礼记》曰：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孝经》曰：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
《大戴礼》曰：上亲贤则下择友。
又曰：与君子游，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芳，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则与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去就。
《家语》曰：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谓与贤己者交；赐也日损，好悦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又曰：孔子曰：“自季氏赐我千锺，而友益亲。”
又曰：孔子曰：“夫子产於民为惠主，於学为博物。晏子於君为忠臣，於行为恭敏。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爱敬焉。
又曰：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友贤。
《汉书》曰：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亦填门。废，外可设雀罗。复为廷尉，宾客又来。翟公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魏志》曰：胡质云：“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
《庄子》曰：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
《孟子》曰：万章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友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又曰：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于匹夫也。
《谯子□齐交》曰：譬之於物，犹素之白也，染之以蓝则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韩起与田苏处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举用显齐秦之功，曹参师盖公致清静之治，窦长君兄弟出于贱隶，谨恭师友，皆为退让君子。语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胶漆，坚於金石。穷达不阻其分，毁誉不疑其实。
《邹子》曰：昔邢高、吕安饮於市，仰天泣。二子非有丧之哀伤，相知之晚耳。君子所以勤於接贤，汲汲於结善，欲以立名者也。
《吕氏春秋》曰：荆有善相人者，言无遗策，闻於楚国。庄王见而问焉。曰：“臣非得相人，能观人之友也。布衣，其友皆孝悌纯谨，如此者，家必日益，此谓吉人也。居官事君，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此谓吉臣也。人主也，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交争，此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友。”王曰：“善。”於是，取士不懈，乃大霸。
《晋阳春秋》曰：智几其神乎，古人以为难。交疏而吐诚，今人以为难。
《风土记》曰：越俗，性率朴，意亲好合，即脱头上手巾，解仪间五尺刀以与之为交。拜亲跪妻，定交有礼，俗皆当於山间大树下，封土为坛，祭以白犬一、丹鸡一、鸡子三，名曰“木下鸡犬五”。其坛也，人畏不敢犯也。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後日相逢卿当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则正之，远则称之，乐则思之，患则死之。
仲长子《昌言》曰：幽闲言则攻己之短，会同则述人之长。负我者，我加厚焉。未有与人交若此而见憎者也。
《要览》曰：诸葛亮曰：“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塞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
刘钦《新议》曰：夫交接者，人道之始。纪纲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又曰：交之於人也，犹唇齿之相济。
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发，身非交不立。
扬子《法言》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周昭《新撰》曰：交之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伦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亲，则国安治强；交败情乖，则国危治弱。立交者，欲其亲也。是故百姓不亲，禹作司徒，疏者能睦。廉颇相如忍忿以崇厚，陈平周勃感陆生而相亲，所以安赵於强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汉於几殆。此交接之大义，帝王之极务，闻之於《易》曰：“交乃人伦之本务，王道之大义也。”

《魏文帝集论》曰：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同忧乐，共富贵，而交道备矣。

阮子《政论》曰：夫交游者俦党结於家，威权倾其国，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肾拢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至令父子不同好，兄弟异交友。破和穆之道，长诤讼之源。

锺会《刍荛论》曰：凡人之结交，诚宜盛不忘衰，达不弃穷，不疑惑於谗构，不信受於流言，经长历远，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终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静不发於神气，道数乖而不同，权以一时之术，取仓卒之利，有贪其财而交，有慕其势而交，有爱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

东方朔《与公孙弘书》曰：盖闻爵禄不相责以礼，同类之游，不以远近为是。故东门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骑日造之；吕望未尝与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让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抚尘而游，垂齐年，偃伏以日数哉！

《离骚》曰：交不忠信兮怨长。

晋潘岳《阳肇诔》曰：余以顽蔽覆露重阴，仰追先达执友之心也。

《古歌辞》曰：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甘言无忠实，世薄多苏秦。

又曰：采葵莫伤根，结交莫羞贫。伤根葵不生，羞贫交不成。

交友一

《左传》曰：吴公子札聘于齐，说晏平仲。躬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

又曰：郑子皮卒，子产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惟夫子知我。”（注云：无人智己之善，故曰吾己。）

又曰：伍员与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复，执也。）申包胥曰：“勉之！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

《尚书大传》曰：散宜生、闳夭、南宫括三子，学乎太公。太公见三子，知为贤人，遂酌酒切脯，除为师学之礼，约为朋友。

《家语》曰：孔子遇程子，倾盖而语终日，甚相悦。顾谓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贤士。”取束帛以赠之。

《史记》曰：赵有处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卖浆家，魏公子无忌从比二人结交游也。

又曰：苏秦之先达，张仪候之数日乃见。坐於堂下，食以仆妾之餐。告舍人曰：“仪才吾不及，恐以小利忘求进，故辱之。”仪怒入秦。苏君使舍人赍金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马，阴结助之。卒相秦也。
又曰：蔺相如望见廉颇，引车避匿。廉颇闻之，肉袒负荆，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汉书》曰：汉王与韩信为金石之交。
又曰：卫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之。大长公主捕青，囚，欲杀之。其友公孙武与壮士往夺之，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赏赐数日间累千金。
又曰：卢绾，丰人。与高祖同里。绾亲与太上皇相爱。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
又曰：两龚皆楚人。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著名节，故时号之“楚两龚”。
又曰：王吉字子阳，京兆人也。少与贡禹为友。及阳仕至益州刺史，贡闻之，拂冠以待之。阳遂荐称焉。世称“王阳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
又曰：张耳，大梁人。陈馀亦大梁人也，好儒术。馀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之交。
又曰：郑崇弟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相友善。喜为大司马，荐崇，哀帝擢为尚书仆射。
又曰：陈遵少孤，与张竦俱为京兆吏。竦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遵放纵不拘。操行虽异，然而相友善之。
卷四百七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晔《後汉书》曰：孔融，宙之子也。十岁从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简重，敕外云：“自京非当世才艺、英贤、通家子孙，辄不得进。”融故造其门，云：“我与公积代通家子孙。”膺乃召见，问：“父祖尝与仆有恩旧？”曰：“然。吾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岂非积代通家也。”众奇之。
又曰：第五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见而异之，署为吏。後褒坐事左转高唐令，临去，握臂诀曰：“恨相知晚。”
又曰：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崔る上《四巡颂》，帝叹之，谓侍中窦宪曰：“知崔る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る，叶公之好龙也。可试见。”る候宪，宪倒屣迎，笑谓る曰：“吾受诏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锺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皓少以笃行称。同郡陈实，年不及皓，皓引与为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叔升，字彦真，陈留尉氏人也。有大志，叹曰：“人生於世，白驹过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黄令，遇党锢去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语曰：“今阙下阉宦专权。”因相向而泣。有老父过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龙不隐鳞，凤不藏翼，一世网罗，泣将何及？”二人欲与之言，不顾而退，升竟以党锢下狱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阳病亡，末躬推车，载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

又曰：梁鸿友人高恢，字伯达，少好《老子》，隐华阴山。及鸿东游，思恢作诗。远不复相见，恢亦高抗，终身不仕。

又曰：陈蕃、李膺之败，何以与蕃、膺善，遂为宦者所陷，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杰，有声荆豫之域。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交。

又曰：孔奋，字君鱼，扶风茂陵人也。守姑臧长，治贵仁平。太守梁统深相敬待，不以官属礼之，常迎入大门，引入见母。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舍短取长，好成人之美。颍川荀爽、贾彪虽俱知名，而不相能，燮并交二子，情无莫，世称其平正。

又曰：王允，字子师。同郡郭林宗一见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谢承《後汉书》曰：范式为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贫有亲老，乃变名姓，佣於新野县，县吏遣嵩为式导驺，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耶？”对之叹息。式敕县代嵩，嵩以佣未竟，不肯去。

又曰：陈蕃既被害，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钅至令，闻而弃官，哭而收葬。

又曰：许敬，字鸿卿，汝南人。与同郡周伯灵为交友。伯灵早亡，卿育养其子。

又曰：马实，字伯骞。勤结英雄，所欲友接，负笈荷担，不远万里。山阳王畅未仕时，实慕高名，往见之，届畅门投刺，欲不肯见，使从者拒之云：“行历未旋。”实留连，日日往伺之，谓从者曰：“夫孝子事亲，行不逾日，而至今不归，非孝子也。欲待与相见，如凶於路，往而不友，哭之以为死交。”畅闻其言，叹息壮志，因执其手，揖引与入。美谈毕，请入见母，饮实定好而别。实临退，执畅手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砖瓦之姿，托为丈夫，当建名後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壤之间。”

又曰：雷义，字仲公，豫章人。举茂才，让友人陈重，字景公。刺史不听，义遂阳狂披走，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少游太学，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玄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玄伯曰：“後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至日，卿果到，升堂拜母，饮尽欢而别。後玄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商子微晨夜省视。玄伯临尽，曰：“恨不见死友！”寻卒。式梦玄伯玄冕垂缨而呼曰：“吾死当以某日葬，子岂能相及？”式觉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届，而丧已发引，至坑，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玄伯岂有望也？”停柩移时，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玄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皆挥涕。式执绋引，柩乃前进。式留止冢次，修坟树而退。

又曰：范式尝至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同宰骚，与式未相见，而平昨；病，曰：“山阳范式，烈士也，可托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式行还，有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为死友。乃营护妻儿，身自送丧於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於柩上，哭别而去。

袁山松《後汉书》曰：吴佑放猪长桓泽中，诵经而行。北海公沙穆游太学，资乏，变服为佣，与佑凭舂。遂为交於杵臼之间。

华峤《後汉书》曰：洛阳庆鸿，慷慨好义，廉范与为刎颈之友。时人称曰：“前有管、鲍，後有庆、廉。”

司马彪《续汉书》曰：李膺性简亢，无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陈实为时友。

《东观汉记》曰：杨政尝过马武，称疾，见政对几据床，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户，前排武，径上床坐。武恨，言语不怿。政因把武臂责之曰：“卿蒙恩，称蕃臣，不思求贤报国，而骄天下英俊。”会信阳侯至，责数武，合为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谈，常对案不食，昼即至暝夜即彻具。

又曰：朱晖同县张堪有名德，每与相见，常接以友道。晖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举手不敢答。堪後仕为渔阳太守，晖自为临淮太守，绝相闻见。时南阳饥，堪妻子贫穷，晖乃自往候视其困，分所有以赈给之。

又曰：郅恽友人董子张者，父先为乡人所害。及子张病，将终，恽往候之。子张病涕，视恽，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夭命，而痛仇不复也。”子张但目击而已。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

又曰：赵喜为赤眉兵所围，迫急，乃亡走，与友人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有强暴者，而己受其害，欲弃之於道。喜怒不听，以泥涂妇面，载以鹿车，身推之。每逢贼欲逼夺，喜辄言病，以此得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闵仲叔恬静养神，弗役於物。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含菽饮水。
又曰：应顺，字仲华，汝南人。少与同郡许敬善。敬家贫，亲老无子，为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从子也。太祖令曰：“孤与荀公达周旋二十馀年，初无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达，贤人也。所谓“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孔子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达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与宗人曹遵、乡人朱赞并事太祖，遵、赞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赞子。诏曰：“太司马有叔向抚孤之仁，笃晏婴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听分真邑赐遵、赞子爵关内侯，各五百户。
又曰：崔琰，字季，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朴讷，好击剑，尚武事。琰友人公孙方早卒，琰抚其孤息，若己子。
又曰：陈矫，字季弼，为郡功曹。过太山，太山守薛悌异之，结为亲友。戏峤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为魏郡及尚书令，皆代矫。
《魏略》曰：赵岐，字台卿。藏匿避难，买饼市中。孙嵩见岐非常人，呼而问之，遂与俱归。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极欣，藏岐复壁中。
又曰：华歆，字子鱼，平原人。灵帝时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故时人号三人为龙，谓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为龙头。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向秀、藉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於竹林，号曰七贤。
《吴志》曰：孙策创业，命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吴范，字文则。与亲故交接有终始。素与魏腾同邑相善为交。滕尝有罪，吴主权责怒甚，敢有谏者处死，范谓滕曰：“与汝偕死。”滕曰：“死而无益，何死？”范曰：“安能虑此，坐观汝耶！”乃髡头自缚诣门下，使铃下以闻。铃下不敢，曰：“必死不可！”范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为吴范死，子以属我。”铃下曰：“诺。”乃排阁入。言未卒，权大怒，欲投以戟。逡巡出走，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权意释，免滕。
又曰：周瑜，长壮有姿貌。孙坚兴义兵讨董卓，徙家於舒。坚子策与同年，独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无共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又曰：鲁肃代周瑜之当陆口，过吕蒙屯下。肃意尚轻蒙，或说肃曰：“吕将军功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顺之。”肃遂往诣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因为画五策。肃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吴录》曰：张温，字惠恕。英才瑰伟，遂以礼躬延见召，对词雅淹润。帝攻容前席拜中郎，聘蜀，与诸葛全结金兰之好焉。

《蜀志》曰：马谡（音缩。）字幼常。才气过人，好论军计。谡临终与诸葛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此，谡虽死无恨于黄泉也。”于时十万之众为之流涕。亮自临祭，待其孤遗若平生。

又曰：张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与犍为杨恭友善，恭早死，遗孤未数岁，裔分居事恭母如母。恭息长大，为之娶妻，买田宅产业，使立门户。

又曰：杨戏，字文然。为人笃於旧故，与巴西韩俨、黎韬童幼相亲，后俨痼疾废顿，韬无行见捐，戏经纪振恤，恩好如初。

《晋书》曰：王龚，字孝伯。清操过人，才地自负，恒有宰相之望。与王沉齐名，友善。

又曰：桓温，字玄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翼荐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勿以常人遇之。”

又曰：陆机，吴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与弟口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

又曰：周馥，字祖宣。馥少与友人成公简齐名，俱起家为诸王友学。

又曰：纪瞻慎行好施，老而弥笃。少与陆机兄弟相亲善。及机被诛，瞻恤其家，及嫁机女，资送同于所生。

又曰：郑袤，字叔林。荥阳开封人也。少孤，随叔父浑避难江东。时华歆为豫章太守，浑往依之，歆素与袤父泰友善，抚养袤如己子。

《晋中兴书》曰：郗超所交皆一时秀美，虽寒门後进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贵贱操笔为诔者四十馀人。其为物所宗贵如此。

又曰：胡毋辅之，字彦国。少擅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辅之、庾旉、王澄等，共为美谈。尼以门役送护军府，辅之等乃赍羊酒诣门。吏以闻护军，曰：“诸名士以羊酒来，当有以。”既入，先过尼，尼已给府养马，辅之等坐厩下，与尼炙羊饮酒而去，竟不见护军。护军大惊，乃与尼长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瓯沃壤，名士多乐居之，太傅谢安未仕时，亦居东土，共王羲之、孙卓、李充、许询、道林，皆文义冠世，共相友昵。
又曰：鲁公贾谧参管朝政，京洛人士无不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长谧，并以文才降节事谧，共相朋昵，号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颓纵弘狂，饮酒诞节。与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臣。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弘伯，高平郗鉴为方伯，太山胡母辅之为达伯，济阴卞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陈留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伯，凡八伯，盖拟古之八俊。
又曰：薛兼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张磺见而叹息曰“南金也”。
又曰：华谭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历阳人。少能言议，与谭齐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谭与甫书曰：“诚以枯泽非应龙之渊，棘林非鸾凤之窟。昔食其自匿监门，非高祖不长揖；孔明骨稼南阳，非刘氏不驰驱。望□霄而遇翮，见鸿渐之轻羽；瞻长途而高鸣，知骐骥之迅足。”
又曰：王少而不羁，不为乡闾所齿。晚节克修，遂有风流美誉，与沛国刘丱炎齐名、友善。时人以比袁耀卿，丱炎比荀奉倩。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庾翼，字雉恭。时京兆杜、陈郡商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平然後议其所任耳。”惟与桓友善，在总角之中，便相期终始。
又曰：肃祖之在东宫，与温峤、庾亮并布衣之好。
《晋阳秋》曰：陆抗、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佑酒，佑亦馈抗药，各推心服之。
卷四百八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书》曰：晋安帝义熙初，高祖命琅琊王弘为徐州治中从事吏，不就，隐于会稽，与鲁国孔淳之为莫逆交。
又曰：何点，字子晳，庐江人也。宋徵为庶子，不就。与陈郡谢瀹、吴国张融、会稽孔稚为莫逆之交。
王知肾露宋纪》曰：孔淳之隐居剡山，尝遇桑门法崇於三山，披衿领契，自以为得意之交。
《齐春秋》曰：檀超，字悦祖，高平金乡人也。少而负气。始为南徐州西曹书佐，与别驾萧惠开抗礼。惠开，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驾。而啸傲不以地势推之，谓惠开曰：“我与卿并有何等官阀？俱是国家征时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开欣然，更为刎颈之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刘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从驾登蒋山，上数叹曰：“贫贱之交不可忘。”顾谓悛曰：“此况卿也。今日与卿尽布衣之交游。”悛起拜谢。

又曰：柳世隆，字彦绪，河东解县人。宋太尉玄景弟也。当时名士张绪、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钦慕，以为君子之交。

又曰：刘善明素与崔思祖友善，闻死恸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字德璋，会稽人也。早立名誉，当时名士陆惠晓、谢瀹、张融、何点、沈渊，相与为君子之交。

《梁书》曰：何逊，字仲言，东郡郯人也。弱冠举秀才，南乡范□见其答策，大相称赏，因结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咏，□辄嗟赏。

又曰：张缅弟缵迁尚书吏部，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有喉舌之任。”子野性旷远，自云年出三十，不复诣人。初未与缵遇，便相推重。因为忘年交。

又曰：萧介，性高简，少交游，惟与族兄琛、从兄（音轸。）素、及洽、从弟淑等文酒赏会，时人以比谢氏乌衣之游。

又曰：高祖性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交。

何玄之《梁典》曰：刘许，字彦度。与陈留阮籍、李绪申金兰之契。筑室锺阜之傍，共听内义，钻寻奥典。

《魏书》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筹画知略，文帝器之，为布衣之交。

《後魏书》曰：眭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也。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

《北齐书》曰：崔瞻与赵郡李概为莫逆之交。概将东还，瞻与之书曰：“仗气使酒，我之恒弊，诋诃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归，吾於何闻过也？”

又曰：袁聿修历任清华，在郎署之日，值赵彦深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被沙汰停秩，门生藜藿，聿修犹以故情，存问往来。

又曰：裴谳（鱼列切。）之，字士平。不妄交游，惟与陇西辛术、赵郡李绘、顿丘李构、清河崔瞻为妄年之交。

《後周书》曰：柳弘，字光道，河东解县人。少聪颖，工草隶，博涉群书，词彩丰赡。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

又曰：张轨，济阴临邑人也。少好学，志识开朗。初在洛阳，家贫，与乐安孙仁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见称。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间莫𠀋（音莫。）人也。好占玄象，颇知术数，而落魄（音托。）不事生业。与范阳卢道源为莫逆之交。

又曰：韦，（休政切。）字弘远。志尚夷简，澹於荣利。周弘正乃造，谈谑尽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请至宾馆，未赴。弘正乃赠诗曰：“德星犹未动，真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讵肯来。”当时所钦挹如此。
《南史》曰：谢弘微性宽博，无喜愠。末年尝与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势，复一客曰：“西风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识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岁终。
《北史》曰：卢怀仁，有行捡，善与人交。与琅琊王衍、陇西李寿之情好相得，尝语衍云：“昔太丘道广、许邵知而不顾，嵇生峭立锺会遇而绝言语，处季孟之间，去其太甚。”衍曰：“然。”
《三十国春秋》曰：敦煌太守李（古老切。）表於段业，称尽忠不贰，横为李嗣所谗，请业杀嗣。自归司败，业乃杀嗣，遣使谢，初，嗣与结刎颈之交，嗣常以宗族托曰：“我身犹子身，勿为疑也。”及是反为嗣所构，乃恨之。
又曰：姚苌单骑度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阳，幅巾以待之，一面如旧相识。
又曰：王镇恶随宋高祖入关中。初，镇恶流寓崤渑，崤渑人李方厚待之。镇恶曰：“待吾伫英雄主，取万户侯，乃厚相报。”方笑曰：“本县足矣。”镇恶力不绝人，不闲弓马，略通诸子兵书，纵横有智计，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镇恶升堂拜母，表方渑池令。
《陈书》曰：江总聪敏，笃学有文。范阳张缵、琅琊王筠、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总时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
又曰：陆景文，字叔辩。少有胆略，武勇，与陈武帝有布衣之旧。
《隋书》曰：李密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尤好兵书，常皆在口。
《唐书》曰：武德中玄敬为秘书郎，太宗召为天策府参军，兼直记室。薛收与玄敬俱为文学馆学士。时房、杜等处心腹之寄，深相友托。玄敬畏於权势，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记室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贞观中任左仆射，为十八学士。心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
又曰：王琚，怀州河内人也。少孤而聪敏，有才略，好玄象合炼之学。神龙初，尝谒驸马王同皎，同皎甚器之。言及谋刺武三思事，琚义许之，与周、张仲之为忘年之友。
又曰：萧昕，河南人也。开玄中，首举博学弘词，首婶武县主簿，後迁左拾遗。昕尝与布衣张镐友善，表荐之曰：“如镐者，用之则为王者师，不用之则幽谷一叟尔。”玄宗擢镐拾遗，後为将相。
又曰：权皋，德舆之父，大历中卒于家。玄和中谥曰：“贞孝”。初，皋卒，韩、王定为服朋友之丧，李华为其墓表，以为“分天下善恶，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齐州章丘人也。少为盗，与乡人辅公为刎颈之交。公┘姑家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牧羊为业，公数攘羊以馈之。
又曰：杨凭，字虚受。为左散骑。少负气节，与母弟凝、凌相爱，皆有名。重交游，与穆质、许孟容、李、王仲舒为友，故时人称穆、许、李之交。
又曰：朱敬则，亳州永城人也。长寿中，为右补阙。家代孝义称。敬则倜傥，早以词学知名。与左史江融、尚书左仆射魏玄忠相友善。
又曰：刘黑闼，贝州漳南人也。与窦建德少相友善。家贫无以自给，建德每资之。黑闼所费至尽，而不以为疑，建德亦弗之间也。
又曰：刘孝孙者，荆州人也。祖贞周，石台太守。孝孙弱冠知名，为当时词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绍、庾自直、刘斌等登临山水，结为交会。
又曰：陆象先弟监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献，河南令景裔，皆有美誉。僧一行少时，与象先昆弟友善，常谓人曰：“陆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陈，无以加也。”
又曰：杨纂，华州华阴县人也。父文伟，隋温州刺史。纂略涉经史，尤明时务。少与琅琊颜师古、敦煌令狐德（音芬。）友善。大业中，进士举，终为考功郎中。
又曰：张道源尝与友人客游，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惊扰主人，遂共尸卧，达曙方哭，亲步营送至其本乡。後仕隋，吻监察御史。
又曰：孔绍安，越州山阴人也，陈吏部尚书奂之子也。少以文词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县。闭门读诵，集数十万言。时有词人孙万寿，与绍安笃忘年之好。绍安大业末吻监察御史。
又曰：李密，长安人也。父宽，隋上柱国、蒲山公。密开皇中袭父爵，年始弱冠。尚书令杨素见而奇之，谓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计不穷，尔所不及，可与为友。”玄感遂倾心礼遇，定为刎颈之交。
又曰：刘裔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学业，与隋信都丞孙万寿、宗正卿李百药为忘年之交。
又曰：柳宗玄移柳州，时刘禹锡得播州，宗玄谓所亲曰：“禹锡有母，今为郡蛮方，绝域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吾於禹锡为执友，胡忍见其若是？”即草奏，请以柳州授禹锡，自往播州。禹锡易连山。
又曰：张九龄，素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尚书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卿、御史中丞卢怡结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而交道终始不渝，甚为当时所称也。
卷四百九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庄子》曰：子祀、子舆、子梨、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体，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见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与为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与柳下季为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张三人相与为友。
《孟子》曰：舜上见帝，帝馆於贰宫，迭为宾主。是天子交匹夫也。
《史记》曰：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于鲍柿胖，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於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为君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也。”
《傅子》曰：杜畿至许，见侍中耿纪，共语终夜。尚书令荀家与纪屋相比，夜闻畿言，异之。至旦，遣谓纪曰：“不有国士，何以居位？”既见畿，如旧相识，遂进畿於朝。
《郭子》曰：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字国彦，髦字士彦，清平有识，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乐广友善，遣见之，谓淮曰：“乔及卿，髦小减也。”广谓淮曰：“乔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论者许之。
《鲁连子》曰：舜耕於历山而交益，陶於河滨而交禹。
《孔丛子》曰：子高游赵，平原君客之。有邹文节与子高相友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问之曰：“先生与彼之子善，彼有恋恋之心，凄怆流涕；而先生厉声高揖，无乃非亲亲之谓乎？”子高曰：“始吾谓之大丈夫，乃今知其妇人也！人生则有四方之志，岂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
又曰：秦庄子死，孟武伯问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答曰：“闻诸老聃，昔虢叔、闳夭、太颠、散宜生、南宫括五者同僚，比德以赞文武。及虢叔死，四人为服。古之达礼者行之。
《韩诗外传》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无异。
《江表传》曰：吴有程普者，颇以年长，数凌侮周瑜。瑜折节下容，终不之与校。普後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袁弘《山涛别传》曰：陈留阮籍、谯国嵇康，并高才远识，少有悟其契者。涛初不识，一与相遇，便为神交。
《列士传》曰：六国时，羊角哀与左伯桃为友，闻楚王贤，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粮尽，度不两全，遂并粮与角哀。哀至楚，楚用为上卿。後来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将军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将军伐之。”哀乃简x，未知胜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学传》曰：杜京产，建武初徵之。产曰：“庄周持钓，岂为白璧所回避！”不就。会稽孔道徵亦守志，产与友善。

又曰：薛彪之闻陶隐居，委绂架石室，与蒋负刍邻居接遇拢彪叹曰：“彼二人者，可为道友，何为久滞东川？”於是命棹来归，便相就共住，日夕讲习。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阴人。幼辞家入山，修禀上法。陶贞白见而悦之，遂与投分，共游诸处，寻求真书。

又曰：许迈，字远游。少与高阳许询并治高节，同志齐名。询能清言，兼有词藻；迈博学，亦善属文。

《广州先贤传》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隐士南阳车遂，字德阳，闻正令名，不远万里，径来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伯仲。数年中遂得病，正为倾家救恤，疾笃命绝，停尸於堂。殡敛之礼，如同生身，自送丧於南阳。

《殷氏世传》曰：殷褒，字玄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郑廉，始出寒贱，又未知名，见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众皆惊。廉由是显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传》曰：荀羡与沛国刘真长、太原王仲祖、陈郡商洪源并著情契。太宗时居阿衡之任，虚中诱纳，宾友贤哲，与羡等数人为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简贵，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时俊杰。粲卒，至葬，夕赴者十馀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

嵇康《高士传》曰：逢萌、条房、李口、王尊，同时相友，世号之四子。

《海内先贤传》曰：颍川锺皓，字季明，为郡功曹，时陈实为西门亭长。皓深礼之，与同分义。皓辞公府，太守问谁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门亭长可也。”

张隐《文士传》曰：祢衡与孔融作尔汝之交。时衡未满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别传》曰：秀，字子期。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必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於洛邑，与吕安灌园於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

《郭林宗别传》曰：郭泰，字林宗。入颍川则友李玄礼，至陈留则结苻伟明，之外黄则亲韩子助，过蒲亭则师仇季知也。

《英雄记》曰：袁绍不妄通宾客，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应辟命。

《荆州记》曰：陆凯与范晔为友，江南寄梅花一枝，来诸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奉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得，聊赠一枝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预《会稽典录》曰：盛宪，字孝章。初为台郎，常出游，逢一童子，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年十馀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结为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贺宪母，昔有宪，宪今有弟。”

又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上也。与人期约，虽遭暴风疾雨，无不至者。尝从建邺辞太傅诸葛恪，恪问：“何当复来？”恕答曰：“某日当复亲牲拢”至是日，恪停食候恕。至时，宾客会者皆以为稽，建邺相去千馀里，道隔江湖，岂得如期。须臾，恕至，一坐尽惊。

又曰：贺劭，字兴伯，山阴人也。为人美姿容，动静有常，与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伦，字孝绪，馀姚人也。与骆瑗为弹冠之友。

《吴录》曰：步骘与卫於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傅。

《三辅决录》曰：游殷为胡轸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与殷同岁相善，为缌麻三月。

赵歧《三辅决录》曰：蒋诩，字玄卿。舍中三径，惟羊仲、裘仲从之游，二仲皆雅廉逃名之士。

《华阳国志》曰：洛阳庆鸿，慷慨好义，廉范与为刎颈之交。时人称曰：“前有管、鲍，後有庆、廉。”

《陈留志》曰：韦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园中，故世谓之园公。与河内轵人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友，皆修道洁己，非义不践。当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隐居自娱。

《竹林七贤论》曰：嵇康，字叔夜，与东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

又曰：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兰。涛妻韩氏尝问涛，涛曰：“吾当年可为交者，惟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郑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犴。（如过、如绿二切。河边地也。）於是逢旧友四人，四顾荒郊，村落绝远，酤酒无处，情抱不申。仍各以钱投水中，依评共饮，尽夕酣畅，皆得大醉。因名“沉酿川”。

刘向《说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锺子期听之，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锺子期听之，曰：“善哉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绝弦，终身不鼓，以为时无足为鼓琴者。

《说苑》曰：魏文侯叹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亲，百姓益附，吾是以知交士之功焉。”

《世说》曰：山公与嵇、阮契若金兰，山公妻韩氏，觉二人异於常，欲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日，二人来，妻窃窥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及耳。”公曰：“伊辈亦当以我为胜。”

又曰：华歆与管宁、邴原相友，曾共锄园得金，宁以锄挥之，与瓦砾无异，歆捉而掷之。

又曰：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巨伯不忍去，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并空，汝何男子，轻大军而敢独止！”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贼知其贤，自相谓言：“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疾促军而还，一郡并全。

又曰：陆机赴假还洛，辎重甚盛，戴渊与年少掠之。渊在岸上据胡床指挥，左右皆得其宜。渊既有风标锋颖，虽处鄙事，神气独异於众。机於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如此，亦复作劫？”渊便流涕投剑归机，辞属非常。机弥重之，便与定交，咋笔荐焉。

又曰：夏侯称，字义权。年十六，与文帝为布衣之交。每宴，气凌一座，辩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从之游。

又曰：支道林，丧法庆之後，精神殒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於野人，牙生辍弦於锺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後一年，支遂亦陨。

又曰：王爽与司马太傅饮酒，太傅醉呼王为小子。王曰：“亡祖长史与简文帝为布衣之交，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杨松《谈薮》曰：太原孙伯翳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高范将军□为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泅路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户文子、叔衍子三人相与为友，闻楚成王贤好士，三人俱往见之，於豪岩之间，卒逢飘风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粮乏，度不俱祸拢三人相视叹曰：“与其饥寒俱死，岂若并衣粮於一哉！”二子以革子为贤，推衣与之。革子曰：“生则同乐，死则共之。”固辞。二子曰：“吾相与犹左右手也。左伤则右救，右伤则左劳，子不我受，俱死无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冻饿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粮而去，往见楚王。王知其贤，用旨酒嘉肴设钟鼓乐之。革子有忧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罢乐，升琴而进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与别散之志。

《孙楚牵招碑》曰：初，君与刘备少长河朔，英雄同契，为刎颈之交。有横波截流、付翼横飞之志。俄而委质於太祖，备遂鼎足於蜀汉。所交非常，为时所忌，每自酌损乎季孟之间。

蔡邕《真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审辩真伪，明于知人。度终始而後交，情不疏而貌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侯湛《鲍叔像赞》曰：鲍子，式昭德音。绸缪陈仲，二人同心。厥芳犹兰，其坚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钦。
周祇《执友箴》曰：人亦可言，贵则易交。利重太山，道轻鸿毛。久而益敬，见之晏平。霜雪既至，劲柏冬青。
卷四百一十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傅与张叔威书》曰：吾与足下，义结纨素，恩比同生。
《东方朔与公孙弘书》曰：爵禄不相责以礼，同类之游不以远近为故。东门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骑造之。吕望未尝与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让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接尘而游，垂齐年哉！
《张奥与延柿裴书》曰：吾与柿裴剖心相知，岂以流言相猜耶！
曹植《离友诗》曰：王旅旋兮背故乡，彼君子兮笃人纲，腾驾行兮归朔方，驰原隰兮寻旧疆。
郭璞《赠温峤诗》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尔臭味，异本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
谢《赠友人诗》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订佳期。清风动帘夜，孤月照窗时。安得同携手，酌酒赋新诗。
陆亻垂《赠京邑僚友诗》曰：时逢世道泰，骞足步高衢。江间寒事早，夜露伤秋草。心属姑苏台，目送邯郸道。丽垄郭或同舟，潘、夏时方驾。欢娱终美景，敷文永清夜。捉膝岂异人，戚戚皆明娅。
萧钧《晚景游泛怀友诗》曰：龙门低御沟，凤辖转芳州。□峰初辩夏，麦气早迎秋。山翠馀烟积，川平晚照收。浪随文转，波逐彩鸳浮。风花轻未落，岩泉咽不流。一辞金谷菀，空想竹林游。
潘岳诗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古善哉行》曰：月没参横，北斗阑干，亲友在门，忘寝与餐。
□□□□□□请交不许□□。
《後汉书》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见丹下车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愿交欢，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许也。”
又曰：张霸迁侍中，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骘当朝，贵戚闻霸名行，欲与为交，逡巡不答。众笑其不识世务。
《魏志》曰：将军张辽与其护军武周有隙。辽就刺史温恢交胡质，质辞以疾。辽出遇质曰：“仆安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质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贪，奔北知其不怯，闻流言而不信，故可终也。武伯南身为雅士，往者将军称之，不辍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况质才薄，岂能终好？是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也。”辽感其言，复与周平。
《蜀志》曰：刘巴，字子初。《零陵先贤传》曰：“张飞尝就巴宿，巴不与语，飞遂忿恚。诸葛亮谓巴曰：飞虽实武人，爱慕足下。足下虽天爵素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
《晋书》曰：解系，字少连，济南人也。系及二弟结、育，并清身洁己，甚有声誉。时荀勖门宗弘盛，勖诸子谓系等曰：“我与卿为友，应向我公拜。”勖曰：“我与君尊先使君亲厚。”系曰：“不奉先君遗教。公若与先君厚，往日哀顿，当垂书问。亲厚之诲，非所敢承。”勖父子大惭。
《梁书》曰：庾诜，字彦实，新野人也。性纯夷简，罕所游狎。河东柳恽欲与之交，拒而不许。
《齐春秋》曰：王僧，字宗，亭然独立，不交当代名士。王思远之徒托意请交，并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尝与一人游焉。
嵇康《高士传》曰：井丹，字太春，扶风人也。博学，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太春”。未尝书刺候谒人。梁松请友，丹不肯见。後遂隐遁。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严遵，字君平，蜀人也。扬雄少从之游，数称其德。李温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矣。”雄曰：“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叹曰：“益我财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时人服之。
《世说》曰：何晏、邓、夏侯太初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邓、何晏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名利，而内无关。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耳，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甚存。”
世交
《後汉书》曰：孔僖，字仲和，鲁人也。祖父建少游长安，与崔篆仕王莽，为建新大尹。僖与崔篆、孙ゐ复相友善焉。
《晋书》曰：咸宁初，有司奏何劭及兄遵等受故袁毅货，虽经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诏曰：“太保与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善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传口襄二十六年》曰：初，伍参与蔡太师子朝友，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声子，子朝之子也。伍举出奔郑，将遂奔晋。声子时如晋，遇之於郑郊，班荆相与食。（班，布也。布荆坐地，朋友世亲也。）
《魏书》曰：陈群，字长文，通达有识度，其所交皆父党也。鲁国孔融与群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纪友，又与群交。
王隐《晋书》曰：王戎随父浑在郎舍，时阮籍亦为郎。每诣浑，辄云：“与卿语不如阿戎谈。”戎时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齐书》曰：陆昂，字□驹，洛阳人也。父子璋，魏中书监。昂为河间邢劭所赏。邢又与子璋交游，尝谓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复出明珠。”
《高士传》曰：班嗣在京师，家有赐书，内足於财，父党杨子□已下莫不造门。
《唐书》曰：郗士美，字和夫。少好学，善记览。父友颜真卿、萧颖士辈，尝与之讨论经傅，应对如流。既而相谓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
《汝南先贤传》曰：薛勤，字恭祖，仕郡为功曹。陈仲举时年十五，为父赍书诣勤。勤顾而察之，明日造焉。仲举父出迓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来候之，不从卿也。”言义尽日。
《道学论》曰：许迈，字叔玄。清虚接真，遐栖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名“远游”。与王右军父子为世外之交。王亦辞荣，好养生之事，每造远游，未尝不弥日忘返。
束《吊萧孟恩文》曰：东海萧惠，字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先君同僚。孟恩及，旦夕同游，分义早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嗣。时有伯父、从兄之忧，未获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
绝交
《毛诗□谷风》曰：《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
又曰：伐木废，则朋友缺矣。
《史记》曰：相国曹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贤，在于缧绁之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门。久之，石父请绝。晏子忭 矍然，摄衣冠谢曰：“晏虽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屈於不智己而伸於智己者。方吾在缧绁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而赎我者，是智己；智己而无礼，固不如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汉书》曰：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势利之交，古人羞之，盖谓是矣。
又曰：萧育，少与陈咸、朱博为友，著闻当世。往者，有王阳、贡公，故长安人语曰：“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其相荐达也。始育与公卿子显名，咸最先进，年二十馀为御史中丞。时朱博尚为杜陵亭长，为咸、育所举援，後遂并历刺史、郡守相，及为九卿，而博先至将军上卿，历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与博後有隙，不能终，故世以友为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後汉书》曰：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劭邑人李达，杜直有高气，劭初善之，而后有隙。

《东观汉记》曰：梁鸿初与京邑萧友善约不为陪臣，及友善为郡吏，鸿以书责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东海人。少清高。为司徒司直。以病归，一岁复徵，至荥阳，疾笃，不任进道，乃过其友人。友人不肯见，曰：“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拒之。良惭，自後连征，辄称疾。

《魏志口锺会传》曰：王弼为人浅而不识物情，初与王黎、荀融友善，黎夺其黄门郎，於是恨黎，与融亦不终。

又曰：管宁与华歆同学，歆闻车马声出门，宁割席曰：“子非吾友也！”

徐广《晋记》曰：相国掾魏讽有盛名，同郡任览与讽友善。郑袤谓览曰：“讽奸雄，必以祸终，子宜绝之。”後讽果败。

《北齐书》曰：初，刘逖与祖班以文义相得，结陈、雷之契，又为弟俊聘班之女。将免魏彦深等也，以告逖，仍付密启，令其奏闻。彦深等颇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逖告其所为。及班被出，逖遂遣弟离婚，其轻交易绝如此。

《唐书》曰：韦澳，贯之之子也。大和六年擢进士第。兄温与御史中丞高玄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谓澳曰：“高二十九持宪纲，欲与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终不诣玄裕之门。

袁淑真《隐士传》曰：冠者，或曰楚人也。隐居山林，衣弊履穿，以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冯爰尝师事焉。爰後显於赵。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爰绝焉。

《新序》曰：吴有士张胥鄙、谭夫吾前交而後绝。张胥鄙有罪，拘将死，谭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道而後知其夫吾。辍行而辞曰：“吾义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绝。吾闻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为危易行。吾今从子，是安则肆志，危则易行也。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阖庐闻之，命吏释之。胥鄙辞曰：“吾义不同於谭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诚以谭夫吾故免也。”遂触墙而死。谭夫吾闻之，曰：“致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虚矣。人恶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绝颈而死。

後汉朱公叔《绝交论》曰：世之务交游也，甚矣！不于业，不忌于君，犯礼以追之，背公以从之，事替义退，公轻私重。

刘孝标《广绝交论》曰：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於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於通人，声未遒於口阁。是曰“谈交”。鱼以泉涸而煦沫，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将死而鸣哀。断金由於湫隘，刎颈起於苫盖，是曰“穷交”。驰骛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秉纤纩。衡所以揣其轻重，纩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纩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雏，曾史、兰薰、雪白，视若游尘，遇如土梗。近世有乐安、任，见一善则盱冲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於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盖辐凑，衣裳□合，辎击彗，坐客恒满。及瞑目东越，归骸洛浦。屯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是诸孤，朝不谋夕。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后邛成分宅之德。太行孟门，岂云崭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

袁峤《与褚左军解交书》曰：皇太后践登正祚，临御皇朝，将军之於国，外姓之太上皇也。与将军游处，少长虽世誉，先後而臭味同归。平昔之交，礼与数而降；箕踞之欣，随位事而替。虽欲虚咏，濠肆脱落，仪制其能得乎？

稽康《与山涛绝交书》曰：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材，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今但愿守陋巷，教子孙，时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卷四百一十一　人事部五十二

孝感

《孝经左契》曰：玄气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龙负图，地龟出书，大孽消灭，□景出游。

《孝经援神契》曰：庶人孝则木泽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神鱼。（此庶人谓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千里感母，能使其域致珍也。）

《东观汉记》曰：明帝，光武弟四子，阴后所生。即祚，长思远慕，至逾年，乃率诸王侯公主、外戚、郡国计吏上陵，如会殿前礼。正月，上谒原陵，梦先帝太后如平生，亲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积於树，百官取以荐。会毕，上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恸悲涕，令易脂泽妆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又曰：姜诗，字士游，广汉雒人。遭值年荒，与妇佣作养母。贼经其里，束兵安步，云“不可惊孝子”。母好饮江水，儿常取水溺死。夫妇痛，恐母知，诈云行学，岁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涌泉，出於舍侧，味如江水，井旦出鲤鱼一双。

谢承《後汉书》曰：方储，字圣明，丹阳歙人。幼丧父，事母。母终，自负土成坟，种奇树千株，白兔游其下。

《魏略》曰：程坚，字谋角，南阳人。居贫，以磨镜给养。母丧，哀号。栎下有马，每闻坚哭辄泪出，暂辍刍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王祥，性至孝。继母朱氏不慈，犹令除扫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冠不解。母令守奈实，每风雨至，抱树而立。母又思黄雀炙，忽有十数黄雀飞入幕，以供母食。又母冬月欲食生鱼，祥脱衣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乡里以为孝感所致。

又曰：吴隐之，字处默。年十岁，丁父忧，每号哭，行人为流涕。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号哭之时，有双鹤警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俱集。时人咸以孝感所致。

《晋中兴书》曰：何琦，字万伦。遭母忧，停柩在殡，为邻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役，计无从出，乃匍匐棺所号哭而已。俄而风止火息，堂屋一间乃免。

又曰：乌程吴达往经饥馑，父母兄嫂及群从小幼之亲，十有三人。达病笃。邻里咸苇裹衣而埋之，亲属皆尽，存者惟达夫妇而已。家徒四壁，昼则佣赁，夜还烧砖伐木。夜在山中屡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邻里嘉上其志义，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张崇之义其志行，加羔雁之礼，命补功曹吏。达以门寒，固辞不就。

萧子显《齐书》曰：永兴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三十父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刘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收泪视地，见有堇生焉，得斛馀而归。食而不减，至堇生乃尽。其夜梦人谓殷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锺焉。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年乃尽。

又曰：王延，字延玄，西河人也。九岁丧母，後母卜氏遇之无道，延供事弥谨。卜恒取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其姑闻而问之，延知不言。卜盛冬敕延云：思生鱼。延求鱼不获，卜杖之流血。延寻汾叩凌而哭，得生鱼一只，长五尺。卜食之，积日不尽，尔乃心寤，抚延如亲子。

《秦记》曰：苻健皇始玄年，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入秦州，获尚书赵琨，煞而弃其尸。琨子焕求父尸不得，乃悲号不已。俄有群鸟悲鸣，从山而来，来而复反，寻鸟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综，吴兴乌程人也。孙恩之乱，妖党攻破村邑，综与父骠共走避贼。骠年老行迟，贼转逼，骠语："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玺因之坐地。综迎贼叩头曰："父年老，乞赐生命。"贼至，骠亦请贼曰："儿年少，自能走，今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儿。"贼因斫骠。综抱父於腹下，贼斫综头面，凡四创。综当时闷绝。又一贼从傍来，相谓曰："卿欲举大事。此儿以死救父，尔何可煞？煞孝子不祥。"贼乃止，父子乃得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匡昕，字令先，庐陵人。有至性，隐金华山，服食不与俗人交。母病亡，已经七月，昕奔还号叫，母即苏，皆谓孝感所致。

《齐春秋》曰：宗玄卿，字希苻。早孤，为祖母所养。祖母病，玄卿在远辄心痛，大病则大痛，小病则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华，父遗，曾病甚，冬中思瓜。华忽梦人谓之曰："闻尔父思瓜，故送助养。"呼从者进之，华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刘灵哲，字文明。母病，祈祷至多，忽梦一人以药与之曰："煮服之即馋拢"惊寤，於枕间得所梦之药，似竹根，服之立馋拢馀根於斋前种，叶似{艹岛}茈，莫有识者。

又曰：萧睿明，字景亻齐。（在计切。）母病风积年，昼夜祈祷。时寒，睿明下泪为冰，筋额上叩血出，亦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睿明受之，忽不见人，以函奉母，惟有三寸绢丹，书为"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叔谦，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祠，闻空中云："此疾无他，得丁公藤为酒便馋拢"即诣医及《本草》，皆无识者。乃求访至宜都，遥睹山中一老翁伐木，问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风尤验。"叔谦伏地流涕，具款求意。此公与之四段，并示渍酒法。叔谦拜领受之。复视翁，不见。依法为酒，母疾顿愈。

《梁书》曰：陆襄，字师伯。常卒心痛，医方须三斗粟浆。时属凝冬，日又暮矣，求乞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斛。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随父宿直廷尉。母刘氏在宅暴亡，盾左手中指痛，不得寝。及晓，宅信果报凶问，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彦约。数岁丧父，哀戚有若成人。年八岁，问其母，恨不识父，悲泣累日。忽云有见形状，即其父也。及母亡，庐于墓，有鸟玄黄色，集于庐树。恬哭即鸣，止则无声。

《陈书》曰：吴明彻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坟茔未修，家贫无以取给，乃勤力耕种。时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彻哀愤，每之田中号哭，仰天自诉。居数日，有田还者云："苗已更生。"明彻疑其欺己，及往如言。秋而大获，足充葬用。

《三国典略》曰：柳遐，母尝乳间发疽，医云须人吮脓，遐应声即吮，旬日遂瘳。咸以为孝感所致。

《後魏书》曰：王崇，字邕，阳夏雍丘人也。母亡，扶而後起，鬓堕落。未及迁葬，权殡宅西。崇庐於殡所，昼夜哭泣，鸠鸽群至。有一小鸟，素质黑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大於雀，栖於崇庐，朝夕不去。母丧始阕，复丁父忧，哀毁过礼。是年，阳夏风雹，所经之处，禽兽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风雹便止，禾麦十顷，无所损落，及过崇地，风雹如初。咸称至行所感。

又曰：吴悉达，河东闻喜人。父母为人所杀，四时号慕，悲感乡邻。及长报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岁月淹久，亡失坟墓，连年於闻喜旧乡推寻弗获，号哭之声，昼夜不止。周游巡历，叫诉神。忽於悉达足下地陷，得父铭记。因迁葬曾祖以下三世九丧。

《後周书》云：张玄，字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丧明三年，玄居常忧泣。遂请七僧，燃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言曰：“玄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日燃灯光普施法界，愿祖目见明，玄求代暗。”如此七日。其夜，梦见一老翁以金ㄠ疗其祖目，谓玄曰：“勿忧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馋拢”如期果明。

《唐书》曰：豫州人许坦，年十岁馀，父入山采药。父为猛兽所噬，即号叫，以杖击之，兽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闻而谓侍臣曰：“坦虽幼童，遂能致命救亲，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赐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贞，虢州阌乡人。少从征役，比回父母皆卒。文贞恨不获终养，乃穿圹为门，磴道出入，晨夕洒扫其中。结庐墓侧，未尝暂息。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问，但画字以对。其後山水冲断驿路，更於原上开道，经文贞墓前。由是行旅见之，远近莫不钦叹。有甘露降茔前树，白兔驯扰。开玄初，县令崔季友刊石以纪之。十四年，刺史许景先奏：“文贞孝行特绝，泣血庐墓三十馀年，请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龙初丧母，葬於都南阙口之北，庐於墓侧，躬造石坟石塔，昼夜不息。原上旧无水，忽有涌泉自出。又有李树盛冬花开，犬鹿相狎。

萧广济《孝子传》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与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鱼，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鱼二头，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妇出渚乃见筒横来触岸，异而取视，有二鱼。含笑曰：“必我婿所寄。”熟而进之，闻者叹骇。

又曰：邢渠失母，与父仲居，性至孝。贫无子，佣以给父。父老齿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专专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齿落更生，百馀岁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饮江水，常乘舟楫置之，深浚艰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趋江脊。後取水，无复劳剧。

又曰：辛缮，字幼文。母丧，精庐旁有大鸟，头高五尺，鸡首燕颔，鱼尾蛇颈，备五色而青，栖于门树。

又曰：文让养母至孝。及丧，不用僮仆之力，兄弟二人营筑其坟，暂归取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鸟数千衔壤，俄而成坟。
《小说》曰：宋宜都王铿，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梦见一妇人，谓之曰：“我是汝之母。”铿悲泣。旦说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
《世说》曰：郑子产善事母。奉命聘晋，道中心痛，遣人还家，起居问母。母曰：“吾忽心体不调，忆想汝耳，更无他也。”
祖台《志怪》曰：吴中书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暂行，敕婢食母。婢乃取蛢螬蒸食之，母甚以为美，不知是何物。儿还，母曰：“汝行後，婢进吾食甚甘，然非鱼肉。汝试问之。”既而问婢，婢服曰：“实是螬蛢。”仲抱母恸哭，母目霍然立开。
宋躬《孝子传》曰：丘杰，字伟寺，吴兴乌程人也。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於口。病岁馀，忽梦见母，曰：“死正是分别耳，何事乃尔荼苦！汝啖生菜，遇虾蟆毒，灵床前有瓯，瓯中三丸药可取服之。”杰惊起，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科斗子数升。丘氏世宝此瓯，宋大明七年灾火焚失之。
又曰：陈遗，吴郡人。少为郡吏，母好铛底焦饭，遗在役常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後孙恩乱，聚得数升，常带自随。及逃窜，多有饿死，遗食此得祸拢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有闻见。
又曰：韩灵珍，东海郯人。丧母三年，贫无所葬，与弟灵敏共种瓜半亩，欲以营殡。及瓜熟采卖，每朝取，暮复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字长况，梁国宁陵人也。母疾，屡经危困，衣不释带二年。母不忍见其辛苦，使出便寝息。出便卧，忽梦见其父来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常矜汝至孝，赐药在屋後桑树上。”乃惊起，如言得药，而取水和进之，便得痊馋拢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资丧，葬旧茔，负土作坟，不役僮仆，一夕间土壤自高五尺，松竹生焉。
又曰：韦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尝与其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时多虎，将晓，虎绕屋号吼，俊乃出户当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动，俊跪曰：“汝饥可食我，不宜惊吾亲老。”虎逡巡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袭，字世长，武陵人。父没羌中，乃学羌语言、衣服，与宾客入构诸羌，令相攻。袭乘羌，负丧而归。葬毕，因居墓所。每哭辄有鹿踞坟而鸣。汉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袭不忍受。吏迫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处。
又曰：缪斐，东海兰陵人。父忽患病，医药不给。斐夜叩头，不寝，不食，气息将尽，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锁而至，求斐曰：“尊府君昔经见侵，故有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君至孝所感，昨为天曹摄录。”斐惊起，视父已差，父云：“吾昔过伍子胥庙，引二神像置地，当是此耳。”

又曰：纪迈，庐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弃之。村人纪淳妻赵氏养之。年六岁，本父母时来看，语曰：“汝是我生。”迈泣涕告赵，赵乃具言始末。及年十岁，佣力所得，辄分二母各半。淳亡无子，迈乃斩衰三年；本父母继亡，又并齐衰心丧三年。赵欲为娶，赍酒米往婚家，道值醉人打赵，体闷。忽有一狗直至，衔迈衣若此者三。迈心动，走赴婚家，逢醉人共举酌於草中。迈乃以担煞二醉人。赵归得平，乃诣县首，令宥之，乃誓不娶。後迈尝寝，忽有一女言姓卫，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无妻，故使相报。迈具说其状，母子至卫门外，果如言。送丧上车，牛不肯动，赵乃与主人具叙说之。主人开柩，女有气息，至晓便复苏语，具说始末，如赵所言，遂为夫妇。赵卒，迈绝复苏者日数四。迈年五十，尝病几死，梦神曰：“君行至孝，延历将得百岁。”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灵之，年十三丧父，二十年盐醋不入口。被病着床，忽有一人来问疾，谓之曰：“餐橘当馋拢”俄而不见。之庭中，橘树隆冬乃有三实，食之病寻愈。咸以至孝所感。

《会稽典录》曰：虞国，少有孝行，後为日南太守。常有双雁宿厅事，每出行县，飞逐其车。既卒於官，逐丧，还至馀姚，於墓前历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彦威，乌程人。十岁遭饥荒，忽夜中有人告震曰：“西篱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养旦夕。”即掘之，果获焉。

《风俗通》曰：杨范，字文端，齐人。齐宋之乱，母在县贼中采椹，藏於地，夜取之进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赐孝子杨范，以资给母。”

刘向《孝子图》曰：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寄住。邻有凶宅，无人居者，共推与之居，无祸患。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巨还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闻官。官依券题还巨，遂得兼养儿。

又曰：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永谓钱主曰：“後若无钱还君，当以身作奴。”主甚悯之。永得钱葬父毕，将往为奴，於路忽逢一妇人，求为永妻。永曰：“今贫若是，身复为奴，何敢屈夫人为妻？”妇人曰：“愿为君妇，不耻贫贱。”永遂将妇人至。钱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理何乖乎？”主问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织耳。”主曰：“为我织千匹绢，即放尔夫妻。”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索丝，十日之内千匹绢足。主惊，遂放夫妻二人而去。行至本相逢处，乃谓永曰：“我是天之织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偿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语讫，口雾四垂，忽飞而去。

《广州先贤传》曰：丁密，字靖公。遭父忧，寝於冢侧，致飞凫一双游密庐旁小池。後遭母丧，密至所居一宿，故时双凫复来。时人服其至孝。

《朝野佥载》曰：崔浑为侍御史，清白温恭，能尽色养父母。母小不康，辄祈幽请以身代。母尝有疾，浑跪请病受己。有顷，觉疾从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艰，勺饮不入口，毁脊骨立，无何，不胜哀而卒。朝野伤心。

《御史台记》曰：崔希乔，清河人也。以孝悌称，解褐临清尉。丁母忧，哀毁殆至灭性。服阕，补郑县尉，清介公方，闻乎京邑，转郑县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暝而葩盖盈尺矣。州以状申，岁馀，迁监察，出授并州兵曹，转冯翊瘤拢人吏畏爱，风化大行，贫弱之辈，荷其仁恕，时有口如盖，当其厅事。斯须，五色杂彩周於县郭，道俗仰望。久之，以状闻，敕编诸国史。寻迁司勋员外。其并州厅前有丛苇，小鸟来巢，如鹪鹩矣。孕卵才数日，壳毁而见，已逾於母矣。枝且不胜，坠於地。月馀，五色成文，如鹅，驯扰闲暇，无复惊惧，泊能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于今称为“兵曹鸟”。初居丧管城，每一哭，群鸟毕集，至千万数，墙宇皆遍，至有树条折者。周於原野，村邻嗟称之。每所居，其巢燕敷乳必返哺，逾旬後分飞矣。此孝义感通也。

《史系》曰：赵俊，字子奇，平阳岳阳人也。父聃为县西曹书佐，嗜酒，夜归里墅，横卧途中。俊年十八，见父归迟，即寻迎之。父醉，负而不胜，脱己衣覆之。是时，冬中甚寒方甚，俊单衣而已。岳阳山多鸷兽，夜有豹，视之，为之歧道而去。将旦，与父同归，县吏异之。时人以俊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营丘封。有白鹊常游於其家枣树，俊每朝夕临，鹊为之悲鸣，终丧而去。会潞帅刘稹反，家近潞封，军士齐讨，民散走。时俊母年八十馀，惟一子，乃平其父墓，别以物识之。辇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舍之，至山数宿，妻方至。逃难者多，糇粮踊贵，俊拾橡实饴之，以木蜜供膳者终岁。建稹灭，复辇其母东归岳阳。丘陇悉为军盗所发，惟俊家墓得完，复起冢焉。母卒，哀毁过制，县令京兆韦伯伦知之，给米粟蠲其家。俊将葬母，贫鬻其子。质剂已定，其夜梦一人谓曰：“尔舍东有钱百万。可自发之。”及旦，俊自舍东手掘之，果得钱苻梦数焉。

卷四百一十二　人事部五十三

孝上

《尔雅》曰：善父母为孝。

《毛诗口邶》曰：《凯风》，（凯风，南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七子之母，犹不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又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小迫而数侵削，役于大国，父子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陟彼岵兮，（山有草木曰岵。）瞻望父兮。”
又《谷风□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蓼蓼者莪，匪伊蒿。（蓼蓼，长大貌。莪已蓼长大，我视之以为非莪，反谓之蒿，谕己忧思，虽在役中，心不得精识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尚书》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ㄟ，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
大戴礼曰：上敬老，则下益孝。
《礼记□曲礼》曰：凡为人子者，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故州闾乡党称其孝也。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服，事也，不於暗冥之中从事，谓卒有非常失礼也。）
又《祭义》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公明仪问於曾子曰：“夫子可以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君子之所谓孝者，先意承志，谕父母於道。参直养者，安能为孝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烹熟酤芻，尝而荐之，非孝也，养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思慈爱忘劳，可谓用力矣。尊仁安义，可谓用劳矣。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父母爱之，喜而弗忘。父母恶之，惧而无怨。父母有过，谏而不逆。父母既没，必求仁者之粟以祠之。此之谓终礼。
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日常思父母之颜色。）声不绝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
又曰：子曰：“舜其大孝也欤？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也，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又曰：子夏既除丧而见，与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夫乐之和，犹人心，虽丧之除而哀未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不敢过也。”
又曰：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郑庄公即位，姜氏爱共叔段，请京使居之。叔段袭郑，庄公伐京，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阙，穿也。隧，埏也。）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

《孝经》曰：爱敬尽於事亲，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盖诸侯之孝也。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盖卿大夫之孝也。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盖士之孝也。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孝经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

又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病则致其忧，憔悴消形，求医翼全。宋均注曰：“翼，羽翼，亲者也。”

《孝经说》曰：孝，畜也，养也。

《论语口学而》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孝子父在无所自专，庶几於其善道而已。）

又《为政》曰：子路问孝，子曰：“色难。”（言和颜色悦为难也。）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游；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後，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茵，褥。）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孔子曰：“由也事亲，可谓生事尽力，死事尽思者也。”

又曰：曾参者，武城人，字子舆，志於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经》。齐欲以为卿而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禄则忧人事，吾不忍远亲而为人役也。”後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为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遣之，终身不娶。其子请焉，告子曰：“高宗以後妻杀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汉书》曰：梁孝王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

又曰：金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闻而嘉之。母死，诏图画於甘泉宫，署曰“休屠王阏氏”，日每见画，常拜，向之涕泣。

《东观汉记》曰：汝郁，字叔异，陈国人。年五岁，母病，不能饮食，郁亦不肯饮食。母怜之，强为飧饭，欺言已愈。郁察母亲色不平，辄复不食。宗亲共奇异之，因字曰“异”。

又曰：萧彪，字伯文，京兆杜陵人，累官巴郡太守，父老，乞供养。父有宾客，辄立屏风後，应受使命。父嗜饼，每自买进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年数岁，有所啖，必先让父母，乡里号曰：“张曾子”。九岁通《春秋》，复欲进业，父母语：“汝小何能多？”霸曰：“饶为之。”故字伯饶。后作会稽太守。儿童歌曰：“城上乌，哺父母，府中诸吏皆孝子。”

又曰：赵咨，字文楚，东郡燕人，大司农陈奇举咨至孝，躬率子孙耕农为养。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设为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馀物，一无所请。”盗皆惭，奔走。

又曰：黄香，字文强。父兄举孝廉，贫无奴仆，香躬勤苦，尽心供养，冬无被，而亲极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温席。

又曰：鲍永，字君长，上党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又曰：樊，字长鱼，事后母至孝。母常病痈，昼夜匍伏，不离左右，至为吮痈。

又曰：张表，字公仪，奉之子也。遭父丧，疾病旷年，目无所见，耳无所闻。服阕，医药救疗，历岁乃瘳。每弹琴，恻怆不能成声，见酒肉未尝不泣。宗人亲厚节会饮食宴，为其不复设乐。

又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汉，范与客步负丧归。至葭萌，载船触石破没，范持棺柩，遂俱沈溺。众伤其义，钓求得之，仅免於死。

又曰：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贫亲老，充妻劝异居。充使酿酒，会亲戚，充启其母曰：“此妇劝异居，不可奉祭祠，请去之。”遂叱出其妇。

《吴志》曰：顾悌以孝悌廉直闻於乡党。每得父书，洒扫整衣服，设几筵，舒书其上，拜跪读书，应诺毕，复再拜。父终，水浆不入於口五日。孙权为作布衣一袭，强令悌释服。悌虽以公义自割，犹以不见。父丧，常画壁作棺柩、设象神，坐於下，对之哭泣。服未阕，卒。

臧荣绪《晋书》曰：长孙略，字文度。以富春车道少，动经泾水，父难於风波，每行乘蓝车，略常步从，远者百里。每渡浦，则亲入水，扶持蓝车。

又曰：嵇绍，事母至孝，和色柔声，常若不足，谨身节俭，朝夕孜孜，亲执刀俎。非无使伎，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诚也。

又曰：晋齐献王司马攸，字猷，晋文少子。太后崩，执丧过哀，动必尽礼，左右或以稻米千饭丸、理中丸以进，王对之涕泣不食。经三年杖，然后能起。人有犯讳者，常悲不自胜。

又曰：王延九岁丧父，母卜氏遇之无道，延事之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之，盛寒体无全衣而亲极滋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李胤，字宣伯，辽东人。祖父敏，汉末河内太守，为贼所迫逐，不知所终。其子追索，历年无所见。比居与父同年者亡，制服行丧。燕国徐邈与之同州里，劝令娉，妇孕生胤，遂拘蘅内。常礼重之，不堪其忧，数年而卒。胤母更适牵招，胤不识父，母又改行，有识之后，降食哀感，亦如遭丧之礼。以祖不知存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发名。

又曰：郄诜对策上第，拜朝议郎。母忧去职。母苦病亡，不欲车载，家贫无以市买，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朝夕拜告。养鸡种蒜，竭其方术。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棺至家冢，负土成坟。

《晋中兴书》曰：吴隐之，字处默，濮阳人。遭母忧，哀毁过礼。时与太常韩康伯邻居，隐之每哭，康伯母辄辍食，流涕悲不自胜，语康伯曰：“吾若居铨衡之职，当用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因进用之，遂历清显。

又曰：范宣八岁，後园挑菜，误伤指，大啼。问：“痛耶？”答曰：“非为痛，身体肤不敢毁伤。”是以啼也。

又曰：後蜀李雄太子班。雄寝疾，班昼夜省侍，衣不解带。雄自少攻战，大被伤痍，至是多脓溃，班为吮脓，殊无难色。班即雄兄之子也。

《宋书》曰：孙法宗，一名宗之，吴兴人也。父随孙恩入海乙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饿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还。单身勤苦，霜行草宿，营办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俭而有礼。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没。乃操刀沿海，见枯骸则刻肉灌血，如此十馀年，臂胫无完皮，血脉枯竭，终不能逢。终身，常居墓所，山禽野兽皆悉驯附，每逢鹿触网，必解放之。

又《孝义传》曰：崔怀顺，清河东武城人也。父耶利，鲁郡太守，宋玄嘉中为魏所获。怀顺与妻房氏笃爱，闻父见虏，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丧礼，岁时北向流涕。耶利後仕魏，书戒怀顺不许如此，怀顺得书更号泣。怀顺从叔模吻荥阳太守，亦入魏，模子虽居处改节，不废婚宦。宋大明中，怀顺宗人冀州刺史玄孙北使魏，魏人问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来归，二家子侄，出处不同，义将安在？”玄孙曰：“王尊叱驭，王阳回车，欲令忠孝并弘，臣子两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怀顺因此归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怀顺绝而后苏。载丧还青州，徒跣冰雪，土气寒酷，而手足不冻，时人以为之孝感。

又曰：华宝，晋陵无锡人也。父豪，晋义熙末戍长安，宝年八岁。临别，谓宝曰：“须我还，当为汝上头。”长安陷，宝年十七不婚冠，或问之者，辄号恸弥日，不忍答也。

又曰：散骑常侍袁瑜，荐会稽郭道事继母至孝。家贫产子，忧不能字，谓其妻曰：“伤慈以终孝，吾无恨也。”遂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师觉援，字觉授，南阳温阳人也。与外兄宗少文，并有素业。以琴书自娱。於路忽见一人持书一函，题曰“至孝师君”。苫前，俄而不见。舍车奔归，闻家哭声，一叫而绝，良久乃苏。

又曰：谢爵，字宣镜。幼有殊行。年数岁，所生母郭氏久婴痼疾，爵晨昏温清，尝药捧膳，不阙一时，勤容戚颜，未尝暂改。恐仆役忧疾懈倦，躬自执劳。母为病畏惊而微贱过甚，一家尊卑，感爵至性，皆纳履而行，屏气而语，如此十年馀。

又曰：蔡昙知，乡里号蔡曾子。庐江何伯兄弟，里号为何展禽，并为高士沈攵所称，常云：“闻蔡昙知之风，怯夫勇，鄙夫有立志；闻何伯之风，伪夫正，薄夫厚。”伯与弟幼俱厉节操，养兄孤子，及长为婚，推家业尽与之。安贫枯槁，诲人不倦。郡守下车，无不修请。

又曰：余齐人，晋陵人也。少有孝行，为邑书吏。大明二年，父{宀贡}在家病亡，信未至，齐人谓人曰：“比者肉痛心烦，有如割截。居常皇骇，必有异故。”信寻至，以父病报之，四百馀里，一日而至。至门方知父死，号痛恸绝，良久乃苏。问父所遗言，母曰：“汝父临终，恨不见汝。”齐人即曰：“相见何难？”於是号叫殡所，须臾便绝。州县上言有司，奏改其里为“孝义里”，蠲租布，赐其百斛。

又曰：彭城刘悛，司空π（音兔。）之长子。年十三，身长七尺三寸，以孝悌称。π见害於朱雀街，悛兄弟平生不行此路，丧骨立杖而後起。悛为黄门郎，稍迁右卫，敕明帝山陵不获己。从朱雀街过，感恸而卒。

《齐书》曰：王文殊，字令章，吴兴故鄣人。父入魏，文殊思慕泣血，终身蔬食不衣帛，服麻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兴太守谢瀹聘为功曹，不就。立小屋于县西端，揖拱其中。岁时伏腊月十五，未尝不北望长悲，如此三十余年。太守孔之表其行，郁林诏榜门，改所居为“孝行里。”（，音秀，又因酉。）

萧子显《齐书》曰：刘（胡官切。）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称，小名也。

又曰：乐颐，字文德，南阳人也。世居南郡。父在家病亡，颐忽思恋涕泣，因假还。中路果得父凶问，颐便徒跣号兆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载西上，水浆不入口数日。常遇病，与母隔壁，忍病不言，啮被至碎，恐母哀己。吏部庾杲之尝往候之，设食枯鱼菜菹。庾云：“我不能食此。”母闻之，自出常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於茅季伟，我非郭林宗。”

又曰：傅琰，字季，北地灵州人也。美姿仪，除尚书左侍郎，迁尚书右丞。遂遭母丧，居南岸。邻家失火，延烧琰屋，抱柩不动，邻人竞来赴救，乃得俱全。琰肱髀之间已被烟焰。服阕，除江夏王录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书》曰：沈崇亻素，字思整，吴兴武康人也。父怀明，宋兖州刺史。崇亻素六岁丁父忧，哭踊过礼，及长，事所生母至孝。家贫，常佣书以养。天监二年，太守柳恽辟为主簿。崇亻素从恽到郡，还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亻素以不及侍疾，将欲致死，水浆不入口，昼夜号哭，旬日殆将绝气。兄弟谓曰：“殡葬未申，遽自毁灭，非全孝之道也。崇亻素心悟，乃稍进食。母权瘗去家数里，哀至辄之瘗所，不避雨雪，就坟哀恸，飞鸟翔集。夜常有猛兽来望之，有声状如叹息者。家贫无以迁历，乃行乞经年，始获葬焉。既而庐于墓侧，自以初行丧礼不备，复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进麦屑，不啖盐酢，坐卧於单荐，因虚肿不能起。郡县举其至孝。梁武帝闻，即遣中书舍人慰勉之。乃诏令释服，擢补太子洗马，旌其门闾。崇亻素奉诏释服，而涕泣如居丧，固辞不受官，乃除永宁令。自以禄不及养，哀思不自堪，未至县卒。

又曰：荀匠，字文师，颍阴人。晋太保勖九世孙也。祖琼，年十五，复父仇於城都市，以孝闻。宋玄嘉末，渡淮赴武陵王义，为玄凶追杀，赠员外散骑侍郎。父法超，仕齐为安复令，卒官。凶问至，匠号恸气绝，身体皆冷，至夜乃苏。既而奔丧。梁天监玄年，其兄斐为郁林太守，征俚贼，为流矢所中，死於阵。丧还，匠迎於豫章，望舟投水，傍舟赴救，仅而得全。及至，家贫不得时葬，居父忧并兄服，历四年不出庐户。栉括，不复栉沐，发皆秃落。哭无时，声尽则系之以泣，目眦皆烂，形体枯悴，皮骨裁连，虽家人不复识，郡县以言，武帝诏遣中书舍人为其除服，擢为豫章王国左常侍。匠虽即官，而毁悴逾甚。外祖孙谦诫之曰：“主上以孝临天下，汝过古人，故擢汝为此职。非惟君父之命难拒，故亦扬名後世，所显岂独汝身！”匠乃拜，竟以毁卒。

卷四百十三　人事部五十四

孝中

《陈书》曰：徐孝克，陵第三弟。事所生母，尽孝。每侍宴，无所食啖，至席散，当其前膳羞又损减。高祖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尝不能对。自是，斌以意伺之，见孝克取珍果内伸带，斌常莫能识其意，後更寻访，方知还以奉母。斌以启高祖，高祖叹嗟久之，乃敕所司，自今享孝克前馔，赐以饷其母。後属兵荒，母病，思粳米粥，不能得，而孝克终身不食粳米。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赵录》曰：太宰王详，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亲，未尝不呜咽摧恸。每忌日，辄三日不食。

《燕书》曰：周存，字道名，上谷渔阳人。王彭祖叛，母遇寇离失。时所在分崩，州郡隔异，存谓难寻求，自河以北无不周遍，存亡无问。後傅在昌黎，而存已属段氏。昌滥瘟地，燕之所统，存径投高祖，客之，为置酒於坐，问存：“君失母来几年？相见当识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寻声而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甚悲酸。举坐莫不慷慨，高祖亦为之动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期月，不得母问，将辞归，高祖意欲留之而未显也。存觉微旨，陈谢曰：“聂政、荆轲，刺客之流，意气之顾，甘死秦、韩。今明公无求於徵用，而见接以国士，应终身奉给，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审存亡，弟小无所依倚，寝食未敢废心。昔徐庶指方寸以求辞，今存披肝以表情，愿明公恕之。”高祖矜而听去。

《後魏书》曰：赵琰，字叔起，天水人。为淮南王他府长史。时禁制甚严，不听越关葬於藉兆。琰积四十馀年，不得葬二亲。及尝拜，未尝不婴慕卒事。每於时节，不受子孙庆贺。年余耳顺，而孝思弥笃。岁月推移，坐迁窆无冀，乃绝盐粟，断诸肴味，二十年间，食麦而已。年八十卒。迁都洛阳，子应等乃还乡葬焉。

又曰：长孙虑，代人也。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乞虑身代父老命，使婴稚众孤得蒙存立。书奏云：“虑於父为孝子，於弟为仁兄。寻情究状，特可矜感。”高祖诏特恕其父死罪，以从远流。

又曰：辛少雍，字季冲。陇西狄道人也。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尝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羊肝。

又曰：张彝，字宾，清河东武城人。太和中为给事黄门侍郎。後从驾南征，母忧解任。彝居丧过礼，送葬自平城达家，千里徒步，不乘车马，颜貌毁瘠，当世称之。

又曰：寇治，字祖礼，上谷人也。世宗时为荆州刺史。治兄弟并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亡虽久，而犹於平生所处堂宇，备煽进帐几杖，以时节开堂列拜，垂涕陈荐，若宗庙然，吉凶之事必先启告，远出行返亦如之。

又曰：孝文帝以文明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绝膳二日，哭不辍声。

又曰：玄顺，字子和，任城文宣王之子。遭父忧，哭泣呕血，身自负土。时年二十五，便有白，免丧抽去，不复更生。除吏部尚书兼右仆射。上省登阶，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仵，仵对曰：“此榻曾经先王所坐。”顺即哽塞，涕泣交流，久不能言。遂令换之。

又曰：杨弘三岁丧父，为母所养。母年九十三终，弘年七十五，哀毁过礼。三年服终，恨不识父，追服斩衰，誓终身命。经十三年，哀慕不改，为郡县乡闾三百馀人上状称美。有司奏宜旌赏，复其一门，旌其纯孝。

《後周书》曰：乐运少好学，涉猎经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灭，运随例迁长安。其亲属等多被籍没，运积年为人佣保，皆赎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谨。由是以孝义闻。梁故都官郎琅琊王澄美之，为次其行事，为《孝义传》。

又曰：荆可，河东猗氏人也。性质朴，容止有异於人。能苦身勤力，供养其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随时甘旨，终无匮乏。及母丧，水浆不入口三日。悲号擗踊，绝而後苏者数四。葬母之後，遂庐于墓侧，昼夜悲哭，负土成坟。蓬不栉沐，菜食饮水而已。然可家旧墓，茔城极大，榛芜至深，去家十馀里。而可独宿其中，与禽兽杂处。哀感远近，邑里称之。大统中，可乡人以可孝行之至，足以劝佬掮俗，乃上言焉。太祖令州县表异之。及服终之後，犹若居丧。大冢宰晋公护闻可孝，特引见。与言论，时有会於护。护亦至孝，其母阎氏没於敌境，不测存亡。每见可，自伤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可卒之後，护犹思其纯孝，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给其衣食。

《北齐书》曰：李玄忠，母老多病患，乃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方伎。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矣。

又曰：李密，平棘人，玄忠族弟。性方直，有行捡。因母病积年，得名医治疗不愈，乃精究经方，洞晓针药，母病乃除。

《唐书》曰：高祖尝宴侍臣，果有蒲桃，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得。”高祖曰：“卿有母遗乎？”遂呜咽流涕。因赐帛百匹，以市甘珍。

又曰：欧阳通为中书舍人，调露中起服。每入朝，必徒跣至城门，然後着靴；直宿则席地籍蒿。非公事不言，未常启齿。归必哀号无时。国朝夺情，惟通得礼。

又曰：聊城人王少玄者，父隋末於郡西为乱兵所害。少玄遗腹生，年十余岁，问父所在，其母告之，因哀泣，便欲求尸以葬。时白骨蔽野，无由可辩，或曰：“以子血沾父骨，即渗焉。”少玄乃剉其体以试之，凡鞠挟日，竟获父体以葬。尽礼病创，历年方愈。贞观中，本州闻荐，拜徐王府参军。

又曰：陈集愿，泷州开阳人也。代为岭表酋长。父龙树，钦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才有病，即终日不食。永徽中，丧父，呕血数升，枕服苫庐，悲感行路。资财田宅及僮仆三千馀人，并以让兄弟。则天时，官至左豹韬卫将军。

又曰：玄让，雍州武功人也。弱冠明经擢第。以母疾，遂不求仕。躬亲药膳，蒸蒸致养，不出闾里者数十年。及母终，庐於墓侧，蓬不栉，菜食饮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监国，下令表其门闾。永淳玄年，巡察使奏让孝悌殊异，擢拜太子右内率府长史。後以岁满还乡里。乡人有所争讼，不诣州县，皆就让决焉。圣历中，中宗居春宫，诏拜太子司议郎。及谒见，则天谓曰：“卿既能孝於家，必能忠於国。今授此职，须知朕意。宜以孝道辅弼我儿。”寻卒。

又曰：张志宽，河东人。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里所称。寇贼闻其名，不犯其闾。後为里尹，在县忽称母疾，急求归。县令问其故，志宽对曰：“母尝有所苦，志宽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系於狱，外遣驰验之，果如斯言。令异之，以闻高祖，旌表门闾，就拜员外散骑侍郎。

又曰：裴敬彝，绛州闻喜人也。曾祖子通，隋开皇中太中大夫。母终，庐於墓侧，哭泣无节，目遂丧明。俄有白鸟巢於坟树。子通兄弟八人皆友悌著名，诏旌表其门，乡人至今称为“义门裴氏。”敬彝少聪敏，七岁解属文，性又端谨，宗族咸重之，号为“甘露顶”。年十四，侍御史唐临为河北巡察使，敬彝父知周时为内黄令，为部人所讼，敬彝诣临论其冤。临大奇之，因命作词赋，知周事竟释，特表荐敬彝，补陈王府典签。知周在官忽暴卒，敬彝时在长安，忽泣涕不食，谓所亲曰：“大人每有痛处，吾即辄然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废，事在不测，得无戚乎？”遂请急还，倍道言归，果闻父丧，羸毁逾礼。事母复以孝闻。乾封初，累浊监察御史。时母病，有医人许仁则，足疾不能乘马，敬彝每自背负。母卒，高祖特诏赠以缣帛，仍官造灵舆。服阕，拜著作郎，兼修国史。仪凤中，自中书舍人历吏部侍郎、左庶子。则天临朝，为酷吏所陷，配流岭南，寻卒。

又曰：给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时母年老，常疾病，日知辄急，数日而鬓变白。寻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妇，邑号而卒，将葬发引，吏人赍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时恸绝，久之乃苏。左右皆哀恸，莫能仰视。巡察使、卫州司马路敬潜闻其孝悌之迹，使求其状，日知辞让不报。服阕，累迁黄门侍郎。

《庄子》曰：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看其亲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淮南子》曰：公西华之养亲也，若与朋友处；曾参之养亲也，若事烈君严主。

又曰：孔子立孝，不过胜母之闾。

《说苑》曰：曾子芸而误断其根，曾晳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有顷乃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大人，用力杖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欲令晳知其平也。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曾子自以无罪，使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瞽叟有子名舜，舜事瞽叟，求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则待，大则走。今子委身以侍暴怒，杀身以陷父不义，不孝孰是之大乎？”

《说苑》曰：韩伯逾有过，其母笞之，泣。曰：“他日未尝泣，今日何泣也？”对曰：“逾他日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家语》曰：子路问於孔子曰：“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芸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然而名不称孝，何也？”子曰：“意者，身不敬与？辞不慎与？色不悦与？（有一于此，破其孝名。）古之人有言曰：“人与事，不女欺。今尽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之道，而无三者之阙，何为无孝之名乎？”孔子谓子路曰：“举其身，非力之少，势不可也。夫内行不修，身之罪也；修身而身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则笃行，出则交贤，何为无孝名也！”

《吕氏春秋》曰：乐正子春下堂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之，答曰：“吾闻曾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当全而归之。吾忘孝道，是以忧也。”

又曰：凡理国家者必先务本，务本莫过於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

卢盘估《孝子传》曰：华光，字荣祖，彭城人。父涂※日，年四岁，问父所在。母辛送光至父冢，光再拜伏哭，欲留冢下。母抱归，悲咽三日不食。至年七岁，欲见父像，雇画师画其父像，朝夕拜谒如父。

师觉授《孝子传》曰：老莱子者，楚人。行年七十，父母俱存，至孝蒸蒸。常着班兰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因僵仆为婴儿啼。孔子曰：“父母老，常言不称老，为其伤老也。”若老莱子，可谓不失孺子之心矣。

又曰：闵损，字子骞，鲁人，孔子弟子也。以德行称。早失母，後母遇之甚酷，损事之弥谨。损衣皆藁为絮，其子则绵纩重厚。父使损御，冬寒失辔，後母子御则不然。父怒诘之，损默然而已。後视二子衣，乃知其故。将欲遣妻，谏曰：“大人有一寒子，犹尚垂心。若遣母，有二寒子也！”父感其言，乃止。

又曰：程曾，字孝孙，桂阳人。年七岁丧母，哀号哭泣，不异常人。祖母怜之，嚼肉食之，觉有味便吐去。

萧广济《孝子传》曰：申屠勋，字君游，河内汲人。少失父，与母孤贫，佣作供养。夏天多蚊子，卧母床下，以身遮之。

又曰：宿仓舒，陈留尉氏人也。年七岁遭荒，父母饥苦。仓舒求自卖与颍川王氏，得大麦九斛。後王氏免之，累官，除上党太守。後寻觅父母，经太原南郭，忽见母，遂还旧居。母卒，悲号而死。

又曰：王惊，庐陵石阳人。父丧未殡，假瘗宅後，野火燎，惊力不能救，投火而死。

又曰：妫皓，字玄起，吴郡馀杭人。父昆，南都太守，被劾入重罪。皓年十六，髡头诣阙，通章不省。皓不饮食，怀石腰中，但诣公卿。及行路时，辄出石置地，叩头流血覆面，莫不伤怀，遂奏理昆罪。

又曰：伏恭，字叔齐，琅琊东武人也。伯父大司徒湛，孝谨敦睦，世号“伏不斗”。恭事後母著孝，建武初累迁太仆。上临辟雍，於万人中拜司空，众以恭孝行，故先之。

又曰：朱百年，会稽山阴人。家贫，母以冬月亡，无絮，自此不衣绵帛。与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县孔凯善。时寒月，就孔宿，饮酒醉眠，孔以卧具覆之，百年觉，引去。谓孔子曰：“绵定意温。”因流涕悲恸。
又曰：郭世道，会稽永兴人。年十四丧父，事後母勤身供养。妇生男，夫妇共议养此儿所废者大，乃瘗之。母亡服竟，追思未尝释衣。
又曰：桑虞，字子纲，魏郡黎阳人，晋黄郎冲之子。丧父，虞年十四，毁瘠过礼，日食百粒，以糁藜藿。
又曰：何子平，庐江人。事母至孝。为杨州从事，月俸得白米辄货市粟麦。人或问之，答曰：“尊老不办，常得生米，何容得食白粲？”有赠鲑（音圭。）者，不可寄家则不肯受。母丧，年将六十，有孺子之慕。宋大明末，饥荒，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叫。居室不蔽雨日，兄子伯与为葺治，子平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屋何宜覆？”
《孟宗别传》曰：宗事母至孝，母亦能训之以礼。宗初为雷池监，奉鱼於母，母还其所寄，遂绝不复食鱼。後宗典知粮，乃表陈曰：“臣昔为雷池监，母三年不食鱼；臣若典粮，臣母不可以三年不食米。臣是以死守之。”
《世说》曰：晋王祥事继母朱氏甚谨。家有奈树结子殊好，常使守之。时大风雨至，祥犹抱树而住。母常夜持刀往祥所暗斫之，值祥私起，刃及被而已。祥知母怪意不已，因跪前请死。朱氏於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搜神记》曰：吴猛，蜀人。小儿时，在父母傍卧，时夏月多蚊，而终不摇扇，惧蚊虻之去我及父母也。
卷四百一十四　人事部五十五
孝下
《汝南先贤传》曰：薛苞，字孟尝，西平人。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出宅。苞日夜泣不能去，被殴杖，不得已庐於外，旦入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於里门，晨昏不废。积岁馀，父母惭而还之。後行六年，丧；丧过于哀。既而弟子求分异居，苞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汝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者，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弟子数破其产，续复赈给。
又曰：李笃，字君渊，汝南上蔡人。家贫夜赁写书，为母买肉一斤，梁米一升，妻子茹菜，有室无蕃。
又曰：周盘，字坚伯，安成人。江夏都尉遗腹子也。居贫约而养母俭薄，诵《诗》至《汝坟》末章，慨然而叹。
又曰：李鸿，字太孙，上蔡人。闺门孝友。弟仲为从父非报雠系狱，鸿便割诣县通记，乞代弟，即自杀。仲得减死，子先亦以孝称。父丧，尝於床得父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投而狂走，号叫踊。先後坐事当刑，诏以鸿、先义孝，一切减死。
又曰：殷单，字子徵，上蔡人。生而有谨愿之性，其在襁负，母育之不劳。少岁出，得瓜果可食之物，辄进与其母，未尝先食。
《郭林宗别传》曰：茅容，字季伟，陈留人。年四十馀，耕於野，时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倨，容独危坐。惟林宗见而奇异，与共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馔，林宗谓吻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与容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
师觉授《孝子传》曰：赵狗幼有孝性。年五六岁时，得甘美之物，未常敢独食，必先以哺父，出辄待还而後食，过时不还则倚门啼以候父至。数年，父没，狗思慕羸悴，不冀成人，哭泣哀号，居於冢侧，乡族嗟称，名闻流著。汉安帝时，官至侍中。
周裴《汝南先贤传》曰：蔡顺，字君仲，有至孝之心。少丧父，奉养母，甘口之物，不敢先尝。母至婚家，因饮酒变吐，顺恐中毒，乃尝其吐。母生疮出脓，以口嗽之。
《海内先贤传》曰：陈实之子，故大鸿胪纪，字玄方。纪至德绝俗，才达过人，色养，不离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书，画像百城，以厉风俗焉。
孙盛《逸人传》曰：丁兰者，河内人也。少丧考妣，不及供养，乃刻木为人，仿佛亲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後邻人张叔妻从兰妻借看，兰妻跪投木人，木人不悦，不以借之。叔醉疾来，酣骂木人，杖敲其头。兰还，见木人色不怿，乃问其妻，具以告之，即奋剑杀张叔。吏捕兰，兰辞木人去，木人见兰，为之垂泪。郡县嘉其至孝通於神明，图其形像於□台也。
《孝子传》曰：蔡邕性纯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变节，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十旬。
又曰：鲍得小子曰昂，至孝过人。初得疾，经涉数年，常俯伏左右，衣不解带。
又萧广济《孝子传》曰：施延，字君子，少尽色养之道。赤眉之际，将母到吴郡海盐，赁为半路亭，每取卒月直以供养。督邮冯敷知其贤，与饮食论道，饷钱并不受。
王烈之《安成记》曰：县有孝子苻表，以孝闻天下。年十六，其母姜氏有疾，侍省昼夜数十日。母一食，表亦一食；母不食，表亦不食。见母将绝，至性感咽而至於殡。俄顷，母父亦没，一日二丧在殡，葬於四望冈。太守王府君树双土阙，以表其墓。
《唐新语》曰：刘审礼，仪凤中为工部尚书。时吐蕃入寇，命审礼率兵十八万与吐蕃将论钦陵战于青海，王师败绩，审礼没焉。诸子诣阙，自拘请入蕃，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赎其父，诏许之。次子歧州司兵易从往蕃中省侍，比至而审礼已卒，易从昼夜泣血。吐蕃哀其志性，还其父尸。易从跣足万里，护榇归葬於彭城故茔。朝廷嘉之，赠兵部尚书，谥曰：“僖”。审礼，刑部尚书德威之子也。少丧母，为祖母所养。祖母玄氏有疾，审礼亲尝药膳。及事继母亦以孝闻，与再从兄弟同居，家无异爨，阖门二百馀口，人无间言。易从後为彭州长史，为周兴所陷。将刑，百姓荷其仁恩，竟解衣投于地，曰：“为长史祈福。”有司平准直十馀万，易从一门仁孝而横遇冤酷，海内痛之。子升年十馀岁，配流岭表，後六道使诛流人，升以言行忠信，为首领所保持，仅而获免。

又曰：长孙从直，赵公无忌之玄孙，年二十馀，父玄为延州肤施令。从直随之官，肤施近边多蕃部落，往往劫掠城邑，前後不能制。玄初至，果遇蕃骑数十，劫掠县下。无所从人吏二百人追之，及於近郊，贼皆歇鞍解甲。玄攻之，而所将人吏无甲胄，反为所败。从者皆走还，玄犹与战，遂为所执，缚之於树。将加屠戮，从直闻之，遂跣至父所，不惧锋刃，以身蔽父。群贼集矢射之，身如猬毛，又中数十刃，体无完处。从直死之，而州兵大至，父乃免。

《国史补》曰：杜羔有至性。其父为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经乱不知所之，羔常抱终身之戚。会兄为泽潞判官，常鞫狱於私第，有老妇辩对，见羔时出入，窃谓人曰：“此少年状类吾夫。”语问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归。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尽，不知所询，馆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视屋柱烟煤之下，见字数行，拂而视之，乃其父遗迹，言：“我子孙若求吾墓，当於某村某家问之。”羔号泣而往，果有老父八十馀，指其丘垅，因得归葬。羔官至工部尚书致仕。

《朝野佥载》曰：苏为中书舍人，父右仆射瑰卒，哀毁过礼。有敕起复，表固辞不起。上使黄门侍郎李日知就宅喻旨，终坐无言，乃奏曰：“臣见瘠病羸瘦，殆不胜哀。臣不忍言，恐其殒绝。”上恻然不之逼也。故时人语曰：“苏瑰有子，李峤无儿。”

《语录》曰：韦温，文宗朝欲以为翰林学士。韦以先父遗命恳辞。上後谓次对官曰：“韦温，朕每欲用之，皆辞诉，又安用韦温？”声色俱厉。户部侍郎崔蠡进曰：“韦温禀其父遗命耳。”上曰：“温父不令其子在翰林，是乱命也，岂谓之理乎？”崔曰：“凡人子能遵理命，已是至孝，况能禀乱命而不改者。此则尤可嘉之，陛下不可怪也。”上曰：“然。”乃止。

又曰：路隋年在龆龀丧其父，至十许岁，其母问曰：“识尔父否？”隋呜咽无言，不识也。母曰：“只尔一面。”隋后殒绝，以至成人，终身不揽镜，加以至行纯古，士大夫推之。朱崖慕其德，以爱女隋之子。李太尉家有路郎，隋之子也。官至当州守，生资惟有琴十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系》曰：卢昭美，字子明，范阳人。五岁啮露孝经》、《论语》，与童辈为师事之礼。至於父母字，坐则起而言。母刘因往兄之家饮酒归，夜连吐，昭美忧形于色，取其吐尝之。或诘其故，昭美对曰：“母自外食，宁不知其毒邪！”行超抚而叹曰：“卢氏之家有曾子矣。”时同里大称，河东裴安特异之，比昭美於蔡顺过之。母卒父早亡，家贫无以葬。殡讫，乃佣为无极酒家保，得月资，与女弟令备奠祭。酒家怪其衣服蓝缕，得直不以时价，责之。昭美且以情对，言发涕泗从横，酒妪为之咄嗟辍食，谓其四子曰：“我为乃家妇，生不贫矣。又幸不以若父牟 其，（上音兹，下音其，锄也。）方成衣食而日日意钱，顾乃家财充若费乎？我卒，若必不如此月佣，摧辱为母也。”四子俯伏，母尽以缘身衣被钗钏与昭美，令葬其母，赦其佣，免之。昭美归，悉以营奉母缮。又计其祥礻 覃所费，市之馀金，复赍还酒妪。其妻欲止之：“奚不留为给家财，尽复为佣儿乎？”昭美怒，欲出其妻，其兄深劝止之。然虽同室，终不面焉。妻亦悔过，发愤而卒。

又曰：孟玄方，字弘规，东平钜野人。八岁聪悟过人。父友，南阳邓恪来省会，其父出游邻县，母命玄方接对。恪见群犬互噪，戏玄方曰：“郎子姓孟，近犬必猛，为余叱之。”玄方曰：“尊客之前不叱狗。”恪曰：“小儿解书语。”玄方曰：“邓老树村中来，真田舍则不知书。”恪大惭。後至父来，谓之曰：“为孺子所辱，赖无人见。”玄方应曰：“子见父知，岂无人乎！”年十八，明经擢第。父母相次而卒，玄方五十日未尝有笑容，惟以读书为业，颂《诗》至《蓼莪篇》，必哀咽号啕。情慕不已，则必径往冢所，抱树而哭。或日暮，则止栖柏庭，亦无恐惧之色。会昌末，有盗发其冢，而玄方在河内夜梦告之，往到钜野修奉毕，捕其盗，手杀以祭，而乡里以为玄方杀人。钜野令收捕之，（音彭，又甫孟切。）掠无一辞。盗冢家愈称冤，移狱及郡，将按致其罪。会贼家鬻物於市，为他冢家所识，又擒其弟焉。太守然後知玄方无罪，赦之，而责其令。或问玄方曰：“何不自明？”玄方曰：“手杀之，何故自明。”後终于家。

又曰：毛Ｂ，字表玄，宣城溧水人。少八岁，颖悟异於众子，日诵五百言。母锺氏连年病疾，标日夜祗奉，诸兄悉寝，惟标在母床侧，随呻吟之声至於枕前，衣不解带，蓬头垢面，虮虱盈身，曾不搔视，亲戚大嗟异。迎名医严与母诊脉，才言不济，Ｂ号哭顿地；佯言可救。郎子善祇奉退而告曰：“嗟乎！此子孝德若是，而亲疾不可救，天道奚处！”嗟叹良久。翌日母终，Ｂ伏母手号哭，不食三日。家人仓卒之际遗烛致焚，举家出避火，惟Ｂ抱其柩涕泣，火为之飞去邻舍，柩得免，莫不异之。将葬，Ｂ羸瘠，杖不能起，扶持方行，犹蹈雪跣步四十里。太守命县宰就视，致粟帛给遗。及Ｂ病革，诫其子贞曰：“吾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门修饰，遂及於此。吾生无益於人，死固不害於人。惟宜薄葬，止於周身。”贞奉其教行之，乡里称焉。

又曰：夏侯，字仪玉，谯郡人。三岁而孤，养於世母崔氏。九岁孝谨过人，同祖兄弟皆亏失於崔，崔抚叹息而泣曰：“若三岁丧母，而我养汝，若孝於我，过於我生诸曹，百岁後，若善为我殡焉。”涕泣不胜，方知幼失父母。因日夜涕泣，问母封树。崔引至其城，恸哭而绝。崔遽救之，抱而归，再恸犹谓在冢畔。年十九岁，崔亡，若丧其母。崔氏之数子皆不终丧制，饮酒食肉。而最孤幼，群兄咸恶之，或夜相聚，携持，以酒，啖以肉，入而复吐数四。群兄笑以为乐，涕泣不自胜，皆曰：“僧儿”。强而复吐，犹为悲，曰：“诚感鞠育之恩得遂，庶几终天之报，所以不觉沾襟。”因大哭，群兄忍人也，皆为之流涕。每尝之礼，於世母神座，别致敬焉。年二十五卒于家，里人谓其封为夏侯孝子之墓。

又曰：卢操，字安节，河东人。幼亲骚，九岁通《孝经》《论语》，随义解释，黉中父老谓之聪明儿。事继母张氏，以孝闻。张有三子，而操同产二人。张氏厚於三子，命操常执勤主炊，为三子设席。操弟多以疾辞，卧舍不出，而操服勤不以劳倦。张诲其子读书，咸以骄志。三人每出，张命操随驴以摧之，操执鞭引绳如僮仆。三子复谓曰：“随驴，何如我读书！”操曰：“不读书，所以逐驴。”後三子嗜酒佚荡，不敢抵忤於人。或至及门诟詈，词及母氏，而操为涕泣，拜而解之。恶少年咸曰：“不谓三贼有令弟，某无故及长者门。”罗拜操而去。继母终，其二子已亡，而操训养逾於未亡日。哀毁过礼，庐於墓侧，每夕有狐狸罗列，散於庐左右，欲且而去者三年。时人以操在野，野兽为之卫侍，非孝感通於神明，其孰能逮於此。服阕，明经擢第归，上冢尽以报扬名之义，里巷荣之。调为临涣县尉，毗佐以宽仁，吏民至今称焉。操以官舍都屋尊老所处，不敢宁居，惟西庑而已。都屋设几筵神座祠之，出必告，反必面，过其庭，鞠躬如也。入门恭谨。其家居，常若奉尊者，无大噱咄责之音，同僚服之。操每旦具冠带缙绅，读《孝经》一篇，然後视事，忌日则增其数。读至《丧亲》章，号咽不胜哀，追感之心如新丁故。操子昭有文名於世，次子□恭谨有父风，高尚好学。

又曰：刘师贞，字文通，彭城人也。早失其母，及长不记容状，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终日涕泣，未尝寝食。忽梦见其状，谓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建乃处。”师贞梦中大哭，多既觉，哀号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荐亲新然後食。时人语曰：“孝於何，通幽明？汉有丁兰，唐有师贞。”父福，年老患目，师贞朝夕膳食，非手则福不能食，居处号为严洁。或问其故，师贞曰：“居处不庄，非孝也。”师贞偶疾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父福暮食不安。师贞然起，号曰：“是夜食之不精，羞果饼生生所致。”因师贞惊起而愈。兄有疾，鞠挟不差，师贞衣不解结，日一食，为读《道释经》，梦神人曰：“若兄苦风，取胡王使者酒渍服愈。”师贞自求之药肆，皆不晓。因梦其母曰：“胡王使者，羌活也。”觉而求之，兄遂疾愈。後考妣继丧，六年，有双白雀栖飞户间，除几筵之日，与师贞啁顿翅，状若号兆辟踊，久乃去。

《续定命录》曰：贾直言，父道冲。德宗朝，漏泄禁中事，帝怒赐鸩酒。直言白中使，请自执器以饮父，因自饮之，立死。酒自左足洞出，复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还。以劲直闻，为郓帅縻以郡职。刘悟殄东平之强，直言之谋也。朝廷以功就，徵拜谏议大夫，悟上表乞留，委以戎事。太和初，授绛郡太守。每话所经之事，自云始饮九，志在必死，岑然觉毒沿五内至支节，其痛愈於钻灼，摩顶旋踵，不可名状，天阴则又甚焉。胗其卄及足胫，色皆如墨。有傍攻晨※脓液，紫瘀臭败，逆抢人鼻，达数十步外，惟食啖无减，始知何逊之好不诬矣。自降除寿春，竟终天年，七十有六。

禄养

《韩诗外传》曰：曾子曰：“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锺釜，犹欣欣而喜者，非为多也，乐其养亲也。亲没之後，吾尝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尺，车穀百乘，然犹北向而涕泣者，非吻贱也，悲不见吾亲也。”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曰：“负重致远，不择地而行；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

《後汉书》曰：庐江毛义有孝行，南阳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及义母死，去官行服，数徵不至，奉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者之喜，乃为亲屈也。斯盖所谓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谢承《後汉书》曰：周盘字坚伯，居贫养母，俭薄不充，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

黄恭《广记》曰：南吴甫举茂才，累年不迁。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馀，乃上书自乞减品为四百石长，庶得其俸以养母。诏听除补南阳新蔡长。遂以甫为准，率减交趾茂才皆为四品也。

《晋书》曰：罗企生，字宗伯。多才艺。初拜左著作郎，以家贫亲老，补临汝令。

《世说》曰：李弘度尝叹不被遇。殷杨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为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作剡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一十五　人事部五十六

孝女

《史记》曰：淳于缇萦者，齐人也。父淳于意，为太仓令，生女五人，萦最小。父犯罪当刑，乃骂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萦自伤涕泣，随父至长安，诣北阙上书曰：“父为吏，齐中皆称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为官奴，以赎父之刑，使得自新。”汉文帝怜悲其意，原其父罪。

《汉书》曰：东海有孝妇，少寡无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告邻人曰：“孝妇养我勤苦，我老，久累于壮，奈何？”其後，姑自缢死，姑女告吏曰：“妇杀我母。”吏捕孝妇，自经服罪。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孝闻，必不煞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不能得，乃抱其狱哭於府上，因辞疾去，遂煞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当在是乎？”於是太守杀牛，自祭妇冢，天立大雨。

《後汉书》曰：和熹邓皇后讳绥，太傅禹之孙也。父训，护羌校尉；母阴氏，光烈皇后从弟女也。后年五岁，太傅夫人爱之，自吻剪。夫人年高目毛，误伤后额，忍痛不言。左右见者怪而问之，后曰：“非不痛也，太夫人哀怜为断，难伤老人意，故忍之耳。”

《晋书》曰：卫及祸，太保主簿刘瑶等冒难收而葬之。楚王玮之伏诛也，女与国臣书曰：“先君名谥未列，无异凡人，每怪王国蔑然无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愤感慨，故以示意。”瑶等执黄幡，挝登闻鼓上言。

又曰：会稽寒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无所知，又笃癃病。母不安其室，遇寒饥，女相率於西湖采菱，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多欲取为妇，长女自伤茕独，誓不肯行。祖母寻相继卒，三女自营殡葬，为庵舍屋墓侧。

又曰：永兴概中里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开，时人称为孝感。

《唐书》曰：刘寂妻夏侯氏，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长□，为盐城县丞，因疾丧明。碎金遂求离其夫，以终侍养。经十五年，兼事後母，以至孝闻。及父卒，毁瘠殆不胜丧，被徒跣，负土成坟，庐於墓侧，每日一食，如此者积年。贞观中，有制表其门闾，赐以粟帛。

又曰：于敏直妻张氏，营州都督、皖城公俭之女也。数岁时父母微有疾，即观察颜色，不离左右，昼夜省侍，宛若成人。及稍成长，恭顺弥甚。延寿公于钦明子敏直。初闻俭有疾，便即号勇自伤，期於必死。俭卒後，凶问至，号哭一恸而绝。高宗下诏，赐物百段，仍令史官编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杨绍宗妻王氏，华州华阴人也。初年三岁，所生母亡，吻继母鞠养。至年十五，父又征辽而没。继母寻亦卒。王乃收所生母及继母尸柩，并立父形像，招魂迁葬讫，又庐於墓侧，陪其祖母及父坟。永徽中，诏曰：“故杨绍宗妻王氏，因心为孝，率性成道。年迫桑榆，筋力衰谢。以往在隋朝，父没辽左，招魂迁葬，负土成坟，又葬其祖父母等，竭此老年，亲加板筑。痛结晨昏，哀感行路。永言志行，嘉尚良肾拢宜标其门闾，用旌敏德。”赐物三十段、粟五十硕。

又曰：孝女贾氏，濮州鄄城人也。始年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报复，乃候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於县，有司断以极刑。贾诣阙自陈己为，请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於洛阳。

又曰：汴州李氏孝女，年八岁，父卒，柩殡在堂十馀载，每日哭泣无限。及年长，母欲嫁之，遂截自誓，请在家终养。及丧母，号毁殆至灭性。家无丈夫，自营棺椁，州里钦其至孝，送葬者千馀人。葬毕，庐於墓侧，蓬头跣足，负土成坟，手植松柏数百株。季昶列上其状，制特表其闾，赐以粟帛。

《颜氏家训》曰：张建女三岁丧母，灵床上屏风平生旧物，屋漏沾湿，出曝晒之，女子一见，伏床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荐席泪渍，精神丧沮，不能饮食。将以问医，诊脉云：“女肠断矣。”因尔便吐血，数日而亡。中外怜之，莫不悲叹。

《宣州图经》曰：宛陵管氏女，名瑶，年十七，与母同寝。母为虎所负去，瑶哀叫随之，因啮虎耳坠，方舍其母。瑶即负母归家，气绝。武帝表其门，以旌孝行。

王韶之《孝子传》曰：周青，东郡人。母疾积年，青扶持左右，四体羸瘦。村里乃敛钱营助汤药，母痊，许嫁同郡周少君。少君疾病，未获成礼，乃求青。母见青，嘱托其父母，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供为务十馀年中，公姑感之，劝令更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并自杀，女姑告青害杀。县收拷捶，遂以诬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谓监杀曰：“乞树长竿系白幡。青若杀公姑，血入泉；不杀者，血上天。”血乃缘幡竿上天。

宋躬《孝子传》曰：贾恩，会稽诸暨人也。母亡在殡，为灾火所烧，恩及妻伯号哭赴火。火不及去，邻近救助，棺器得免。恩、伯二人肤焦裂，须臾俱死。玄嘉四年，榜门曰“孝”，蠲役三世。

师觉授《孝子传》曰：北宫氏女婴儿子者，齐人也。无兄弟而父母老，遂撤其环，誓不人，以奉养父母。国人闻之，莫不相率以孝请女。为赵王后齐使候问，使者曰：“北宫氏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此助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民出於孝者也。”齐王闻之，表其门以显异焉。

《异苑》曰：顺阳南乡县杨丰与息女香於田获粟。丰为虎所噬，香年甫十四，手无寸刃，乃扌益虎颈，丰因获免。香以诚孝致感，猛兽为之逡巡。太守平昌孟肇之赐资，旌其门闾焉。

《列女传》曰：陈寡孝妇者，陈之寡妇人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当从戎，属孝妇曰：“我有老母，吾不还，汝肯善视吾母乎？”妇曰：“诺。”夫果死，妇养姑不衰。父母将嫁之，孝妇曰：“受人之托，岂可弃哉！”因欲自杀。父母惧，不敢嫁之。养姑二十八年，姑年八十四，寿乃尽，卖其田宅以葬之。

《列女後传》曰：珠崖二义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女也。女名初，生十三。珠崖多珠，继母连大珠以为系臂。及令死，当送丧还。法，内珠於奁入关者死。继母弃之，其子男九岁，取之置其母镜奁中，皆不知也。及关候搜索，得珠奁中，吏曰：“谁当坐者？”初谓是其继母取之，乃白曰：“君不幸，夫人解系臂弃之，初心惜之，取置夫人镜奁中，夫人不知也。”母亦为谓然，怜之，乃曰：“此珠，妾之系臂也。君不幸，妾解之，心不忍弃，而置镜奁中，妾当坐。”因此哭哀动旁人，关吏执笔，书不能就一字。关候垂涕，终日不能，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可坐之，不忍加文。”後访讯，乃九岁男儿淖缮。

又曰：酒泉庞孝妇者，赵君安之女也，名娥亲。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而娥亲兄弟三人一时病亡，寿乃喜而自贺，以为那己报也。娥亲闻之，阴思欲以报寿，备兵以伺寿十数年，於县门前斫杀寿讫，诣县自首。守长义之解印绶去，欲纵娥亲，娥亲曰：“仇怨杀身，妾之分；治狱制罪，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太常张奂闻，嘉之，礼以束帛。

又曰：颍川公孙何者，公孙氏之女，年十三，怨家报其父，父走得免。何与母俱亡，母先得见仇人，甚悦，争欲取心。何便驰出，叩头涕泣曰：“老母常有笃疾，垂没之人安足残戮以塞忿哉！我是其儿，父母所怜，不如杀我。”遂杀之，而舍其母。

《会稽典录》曰：孝女曹娥者，上虞人。父于，能弦歌，为巫。五月五日，於县溯江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娥年十四岁，乃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县长改葬娥於道傍，为立碑焉。

《益部耆旧传》曰：孝女雄者，犍为人。父江和，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谒郡太守，乘船堕湍水，物故，尸丧不归。雄号泣昼夜，心不图存。所生男二人，并数岁，乃各为作囊，盛珠环以系儿臂，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经百许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堕处恸哭，遂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告之：“却後六日，当共父出。”至期伺之，果与父相持浮於江上。郡县长表言为雄立碑，图像其形焉。

《续述征记》曰：梁邹城西有笼水，发源长城山，直北流於梁邹西，注济。或云齐之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室内。（事具水部。）

《晏子春秋》曰：景公所爱槐，令吏守之，犯槐者刑，伤之者死。有不闻令，遇而犯之者，吏收而拘之，将加罪焉。其子女往晏子之家说曰：“贱妾请有道於相国，妾闻明君不为禽兽伤人，今君以树木之故杀绐父，妾恐害明君之义。”晏子明日早朝，而复於君。公令吏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纪闻》曰：吴宣城郡青阳县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庙居会阜之巅，林木秀茂，周回十里，土人不敢樵采，敬而事之，日荐藻。娥父吴大帝时为铁官，冶以铸军器，一夕，炼金竭炉而金不出。时吴方草创，法令至严，诸耗折官物十万，即坐斩，倍又没入其家。而娥父所损，折数过十万。娥年十五，痛伤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炉中，赫然属天，於是金液沸涌，溢於炉口。娥所蹑二履浮出於炉，身则化矣。其金汁塞炉而下，遂成沟渠，泉注二十里，入于江水。其所收金凡亿万斤，沟渠中铁至今仍存。故吴俗每冶铜铁，必为娥立祠享而祈福。

《歙州图经》曰：章顼，歙县合阳乡人也。妻程氏与二女入山采药，程为暴虎衔啮去，二女冤叫，挽其衣裙与虎争力。虎乃舍之，程由是获全。时刺史刘赞嘉之，给汤药，蠲户税，改乡为“孝女”。

《宣室志》曰：郑邯，耕民也。天宝中母病，人教令啖杏实可愈。其妻杨氏曰：“此非时之物，须劳苦以求之，冀上天哀悯而赐。子其佣耕侍疾，吾欲遍於邑里访之，庶比於解叔谦、丁公藤之感也。”乃至邻郡易君子之衣而行。忽於道傍莽秽中见一杏实，悲喜，再拜取之，洁涤而归。奉其姑曰：“他郡有人悯其事，遗此一实。”姑喜食之，疾渐瘳。明年夏忽一日，雷风甚动，其屋庐殷殷然不断，若在檐遇拢里人惊慑，遁去者不可胜计。杨氏泣告其姑曰：“去冬以莽秽中杏实奉姑，绐为郡人所遗，今天将谪妾以死，从此别矣。”乃伸臂立於庭，具诉其事。词未毕，忽有声若发其庭者，口物阴晦，默不可辩。既而杨氏觉其臂若捧千金，重莫能举。久方开霁，乃视之，有二金龙，长数尺，蟠绕其左右臂。龙顶上有字曰：“赐杨氏”。自是其家日丰，至为富室。

卷四百一十六　人事部五十七

友悌

《周礼口大司徒》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礼记口曲礼》曰：亲戚称其慈也，僚友称其悌也。

又《礼运》曰：兄良，弟悌，夫义，妇听，家之肥也。

又《檀弓上》曰：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

《春秋左传》曰：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敬，所谓六顺。

《毛诗陟岵》曰：陟彼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偕，俱也。）

又《鹿鸣□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周公吊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恩疏，召公为作此诗而歌之，以亲之也。）棠棣之华，萼不ㄧㄧ。（笺云：承华曰萼，不当作拊，拊萼足得华之光明，其貌ㄧㄧ然，盛也兴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覆弟，恩义之敬，亦ㄧㄧ然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又《邶□柏舟□二子乘舟》曰：《二子乘舟》，思、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而作是诗也。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二子，、寿也。宣公为娶於齐女而美，公夺之，而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於公，公令之齐，使贼先待於隘而杀之，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至曰：“君命杀我，彼何罪焉。”又杀之。国人伤其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也。）

又曰：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

《尚书□君陈》曰：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论语》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又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又曰：兄弟怡怡如也。

《尔雅》曰：善兄弟为友。

《汉书》曰：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有少弟，式脱身出，独取羊百馀口，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馀年，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分与之。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商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父薨，商嗣为侯，推财以分异母诸弟，身无所受。

《东观汉记》曰：鲁恭，字仲康，扶风人。恭怜弟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新丰教授。丕举方正，恭乃始为郡吏。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弟季出，遇赤眉，将为所捕。琳请自缚先季死，贼怜而放遣之。

又曰：赵孝，字长平。建武食尚少，孝得，炊将熟，令弟礼夫妻出。比还，孝夫妻共蔬食，礼夫妻归，告言已食，辄独饮之。积久，礼心怪之，疑，後掩伺见之，不肯食，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乡里归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奋笃於骨肉，弟奇在雒阳为诸生，分禄俸以供给其粮用，四时送衣，下至脂烛，每有所食甘美，辄分减以遗奇。

谢承《後汉书》曰：许荆兄子常报雠杀人，怨家会众操兵至荆家，欲杀之。会荆始从府休归，与相遇，因出门解剑长跪曰：“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救。兄既早没，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今愿杀身代之塞咎，虽死已往犹谓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许掾郡中称为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又曰：李鸿，字奉逊。礼性仁孝，友于兄弟。弟育为人所侵辱，育後阴结客报怨，为执法吏所得，当伏罪。时未有立嗣。鸿为太尉掾在京师，伤育以养刷耻，门户断绝，因分代育，遂刻印还归。欲过家，恐见妻子，亏移其意，到县北亭预作记，乞代育通记，便饮鸩而之县。令省记，怛然惊感矣。

司马彪《续汉书》曰：山阳张俭，以忠正为中常侍侯览所忿疾。览为刑章，下州郡召捕俭。俭与孔融兄褒有旧，亡投，遇褒出。时融年十五六，少之，不下告也。融智俭长者，有窘迫色，谓曰：“吾独不能为君主乎？”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发泄，觉知，国相已下密就掩，俭得脱走，登时收融及褒送狱。融曰：“保纳藏舍者融也，融当坐之。”褒曰：“彼来投我，罪我之由，非弟之过，我当坐之。”兄弟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诏书令褒坐焉。融由是著名。

范晔《後汉书》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其友爱天性，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以继嗣当立，乃递往就室。

又曰：锺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

王隐《晋书》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弟亡，临殡，口中有痈溃脓血，苗含去之。

《晋中兴书》曰：颜含，字弘都，琅琊人。含次嫂繁氏，老而失明，含奉养必束带躬亲。尝省嫂病困，须得蚺蛇胆为药，而求不能得。平昼独坐，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开视，蛇胆也。童子逡巡出户，化成青鸿飞去。得胆，药成，嫂病即愈。

又曰：邓攸，字伯道，为石勒参军。勒过泗水，攸与乡人河东陈嘏、平阳马恬共谋叛勒，破车以牛马负妻子入草中。又遇贼掠牛马去，攸语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今当步走，誓两儿恐尽死，不如弃我儿，抱弟子遗民。”妇乃从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上郡王俊，字玄英，有艺之称。俊年七八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随兄密子玄直西如凉州，路中粮匮，密留玄直於途，乞丐民间。比还，俊为贼所掠，玄直逃免。密乃将玄直追贼，叩头求哀曰：“人情自当皆爱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见背，孤遗相长，以至于今，请以玄直易俊。”贼相谓曰：“以子易弟，义之大也。於是以俊密受玄直而去。密後亡，俊勺饮不入口者五日，虽服丧期年，而心丧六载。

又《前燕录》曰：有司奏中山浦阴民刘洛县差充征，弟兴私代，背军逃归，州以本名捕斩。兴诣郡，列称逃是兴身，请求代洛死。洛又曰：“固陈已实正名，宜从宪辟。”兄弟争命，详刑有疑，曰：“洛应征辄留，兴冒名逃役，俱应极法。但兄弟竞死，义情可嘉，宜特原之。”

《南燕录》曰：有司奏沙门僧知夜入临淄人冷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与弟安国杀之。郡县按：平兄弟以杀人论，而平、安国各引手杀，让生竞死，义形急难。

《後秦书》曰：姚襄与李雄战，马中流矢死。弟苌下马以授襄曰：“汝何以免。”苌曰：“兄济此竖子，安敢害苌。”会救至，俱免。

《後魏书》曰：房景先沉敏方正，事兄恭谨，出告反面，晨昏参省，侧立移时，兄亦危坐，相敬如宾客。兄曾寝疾，景先侍汤药，衣冠不解，形容毁瘁。亲友见者莫不哀之。

《後周书》曰：裴宽，字长宽。弱冠为州里所称，与二弟汉、尼并知名。亲没，抚诸弟以笃孝闻。荥阳郑穆尝谓其从弟文直曰：“裴长宽兄弟，天伦笃睦，人之师表。吾爱之重之。汝可与之游处。”

《梁书》曰：张弘荣兄弟友爱，不忍暂离，虽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唐书》曰：张嘉贞为并州长史。开玄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祜，今授鄯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为忻州刺史。

又曰：东郡未平，梁宋间群盗连聚，或至二千馀众，攻陷城邑。李澜守蕲县，力屈，为盗所执，将害之。澜弟渤诣盗，请代兄死；澜又杀身留弟。兄弟争死，俱为盗所害。

又曰：杜佑子式方，性孝友，弟兄尤睦。季弟从郁，少多疾病，式方躬自煎调，药膳水饮，非经式方之手，不入於口。及从郁夭丧，终年号泣，殆不胜情，士友多之。

又曰：白居易弟行简，字知退。文笔有兄风，词赋尤称精密，文士皆师法之。居易友爱过人，兄弟相待如宾客。行简子龟儿，多自教习，以至成名。当时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悌，无以比焉。
萧广济《孝子传》曰：陈玄，字子玄。陈侯太子。七岁丧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谗玄，侯将杀玄。昭欲先死，玄不听，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後又谗之，侯怒，令玄自杀。玄投辽水，有大鱼负之，玄曰：“我罪人也。”鱼乃去。昭从後来，问渔者，云：“投水死矣。”昭气绝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周景式《孝子传》曰：古有兄弟，忽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株，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欲聚，况我兄弟，而欲殊哉！”遂还相为雍和矣。
宋躬《孝子传》曰：孙棘，彭城人，事母至孝。母临亡，以小儿萨属棘，特深友爱。宋大明五年，上募军伍，萨求代棘。及後军期应死，棘、萨争死。妻许氏又遥属棘曰：“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终，以小郎属君，竟未有妻息；君已二儿，死复何恨！”太守张岱表闻，诏榜门。宋世祖感其悌友，乃普增诣弟封秩。
《列女传》曰：会稽石师安妻者，同郡吕氏之女也，名军。其兄遂犯法，军匿之。知不能免，乃请知者为辞，乞代兄遂之命，因自经县门。县官嘉有义，乃舍遂罪。
又曰：齐伊盘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有人斗死道者，吏讯之，二子立其傍，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乃我杀之。”期年不决。言於相，相不能决。言於王，王曰：“若皆赦之，是纵有罪；若皆杀之，是诛无辜。其母必知子之情，善恶听其所杀祸拢”相召而问之。其母泣而对：“杀少子。”相曰：“小子，人所爱，今欲杀之，何也？”对曰：“少者妾之子，长者前妻之子。”相言之於王，王美其义，皆赦其子。
又曰：阳友娣者，阳邑任延寿之妻也，字季儿。有三子。季儿兄季宗与延寿争事，延寿与其友田建阴杀季宗，建独坐死。延寿会赦，乃以告季儿，季儿曰：“嘻！杀夫不义，事兄之雠亦不义，何面目以生！”季儿乃告大女曰：“汝父杀吾兄，义不可以留，又终不嫁矣。吾去而死，善视汝弟。”遂自经死。
《海内先贤传》曰：范丹，字史□，清高亮直，让财千万与三弟。
《会稽先贤传》曰：陈业，字文理。业兄渡海倾命，同时依止者五十六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记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应时饮血，馀皆流去。
《汝南先贤传》曰：缪彤，字豫公，阳人。兄弟四人，各求分异，至有争讼之言。彤默闭户自挞，大自骂曰：“缪彤！汝修身谨行，将齐正风俗，如何近一家之中不能使之和协耶！”鞭两髀皆疮。於是诸姊及弟叩头自责，不复分矣。
张莹《汉南记》曰：阴庆为阳侯，其弟员及丹皆为郎。庆以明《尚书》、修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术推居弟，园田、奴婢、钱悉分与员、丹，庆但佩印绶而已。当代称之。
陈寿《益部耆旧传》曰：李孟玄修《易》、《论语》，大义略举，质性恭顺。与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玄推所有田园，悉以让就，夫妇纺绩以自供给。
江微《陈留志》曰：李铨，平丘人也。少聪慧，有至行。铨兄，前母子，後母甚不爱也，而衣食皆使下铨。铨始年五岁，觉己衣服胜兄，即脱不着，须兄得己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长，铨内匡顺母，外奉其兄，故闺门雍睦，为群族所称。
杜预《汝南记》曰：李充兄弟六人，贫无担石之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而妻窃谓充曰：“今贫如是，我有私财，可分异独居，人多费极，无为空自穷也。”充请呼诸邻里，室家相对，前跪觞告其母，便顾其妻，叱而遣之。妇行，泣出门去。
颜延之《庭诰》曰：将责弟悌，务念为友。
卷四百一十七　人事部五十八
忠勇
《左传口庄公》曰：齐侯田于贝丘，坠于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诛，责也。）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诈欲助贼。）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
又《文公上》曰：战於ゾ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
又《宣公下》曰：楚围宋，宋人告急于晋。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反言晋不救。）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霄，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获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又《成公上》曰：鞍之战，齐逢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艹伐}为右，载齐侯以免。韩厥献丑父，献子将戮之。呼曰：“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将为戮乎！”子曰：“人不难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劝事君者。“乃免之。

又《昭公二十年》曰：初，齐鼻见宗鲁於公孟，为骖乘焉。将作乱，而谓宗鲁曰：“公孟子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吾将死之，以周事子。”（周，终也。）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宗鲁之肩，皆杀之。

《国语》曰：晋文公诛观骿胁之状以伐郑，（郑复敕曹观公骿胁之状，故见伐也。）郑人以名宝行成，公不许，曰：“与詹而师还。”（詹，郑大夫叔詹伯也。）詹请往，郑伯不许，詹固请曰：“一臣可以赦百姓，君何爱！”郑人以詹与晋人，晋人将烹之。詹曰：“臣欲尽辞。”而公听其辞。詹曰：“天降郑祸，使淫观状。臣曰：不可。夫晋公子贤明，若使复国，而得志於诸侯，祸不赦矣。今祸及矣。尊明胜患，知也。杀身赎国，忠也。”乃就烹，据鼎耳而疾号曰：“自今以往，忠以事君者，与詹同！”乃不杀。厚为之礼而归之。

《史记》曰：汉之三年，项王围汉王於荥阳。汉将纪信说汉王曰：“事已急矣，请为王诳楚，王可间出。”於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纪信乘黄屋车，傅左纛，（季斐曰：纛毛羽幢在乘与车衡。）曰：“城中食尽，汉王降。”楚军皆呼万岁。汉王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走城皋。项王烧杀纪信。

《汉书》曰：莽何罗（本姓马，明帝马后恐其先人有反者，易曰莽也。）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後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何罗玖虐，遂谋为逆。金日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意，以故久不得发。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臣瓒案：林光本秦离宫，在甘泉。）日小疾卧庐。何罗矫制发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罗从外入。日心动，立入卧内户下。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色变，走趁卧内欲入，行逆触宝瑟，僵。日得抱何罗，因傅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止勿格。日投何罗殿下，得擒缚之，穷治皆伏辜。

《东观汉记》曰：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太守宗广及李忠母妻子，皆系狱，而令亲属招呼忠。时宠弟从忠为校尉，忠即时召见，责数以背恩反城，因格杀之。诸将皆惊曰：“家属在人手中，杀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纵贼不诛，则二心也。”上闻而美之，谓忠曰：“今吾兵已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诚不敢内顾宗亲。”

又曰：信都反，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系邳彤父弟、妻子，使为手书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灭。”彤涕泣报曰：“事君者不得顾家。”

又曰：张步攻耿，时上在鲁，闻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陈俊谓曰：“虏兵盛，可且闭营休士，以须上来。”曰：“乘舆且到，臣子当击牛酾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贼虏遗君父耶？”乃出大战，自旦及昏，复大破之。後数日，车驾至临淄，自劳军也。

范晔《後汉书》曰：温序，字次房，太原人。为护羌校尉。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宇等所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曰：“受国重任，分当效死，义不贪生，苟背恩德。”宇等复晓譬之。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挝杀数人。贼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有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于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

《英雄记》曰：王允诛董卓，卓部曲将李亻、郭汜不自安，遂合谋攻围长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驻马青琐门外，招允曰：“公可去乎？”允曰：“若国家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

《汉杂事》曰：景帝时，吴楚七国反，齐孝王狐疑，胶西济北二国围齐。齐使路中大夫於天子，还报曰：“坚守！”比至二国围齐数重，无从入，二国与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汉已破。”大夫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方引兵救齐，齐必坚守。”二国诛之。

《魏志》曰：许褚从征袁绍於官渡，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褚觉之，即击杀他等。太祖益亲信之。

又曰：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傅消息，为贼所得，拷问所傅语，贼谓整曰：“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骂曰：“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终无他辞。又遣使郑像出城傅消息，恪遣骑寻迹，得像归。面缚绕城，令整、像大呼，言大将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更呼城中：“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口，不使得语；遂大呼，令城中闻。诏追赐整、像爵关中侯。

又曰：王修，字叔治，北海人。魏国既建，为大农郎中令。徙为奉常。其後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攻掖门。修闻变，召车马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太祖在铜爵台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相国锺繇谓修曰：“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诸葛诞为镇东将军，杀杨州刺史乐，据寿春反。遣司马昭征之，斩诞。诞麾下三百人不降，昭令曰：“不降皆斩！”众咸曰：“愿从诸葛公，死不恨矣！”每斩一人，诸人颜色不变。时人谓之後代田横。
《蜀志》曰：邓艾伐蜀，遣书诱诸葛瞻：“若降者，必表为琅琊王。”瞻怒，斩艾使。遂战，大败，临阵死，时年三十七。众皆散。瞻长子尚与瞻俱歿。
又曰：先主奔荆州，曹公追之。先主弃妻子走，使张飞将二十骑距後，飞据水断桥，目横矛曰：“我张益得也，可来共决！”无敢近者。
又曰：严颜，巴郡人。益州牧刘璋使颜守巴郡，刘备入蜀围成都，璋出降备，诸郡皆伏，惟颜守而不屈。使将张飞攻巴郡，生擒颜，呵曰：“汝见将军至，何得不降，今逆战乎？”颜曰：“卿等无状，夺我州，我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飞怒，令左右斩之。颜曰：“斫头便斫，何怒耶！”飞壮其忠节，释之。
王隐《晋书》曰：嵇绍以天子蒙尘，奔诣行在。所值王旅不振，败绩於汤阴，百官左右皆奔散，准绍俨然端冕，以身捍卫。兵交御辇，飞箭雨集，遂以见害。
《晋中兴书》曰：谯王承为湘州刺史，王敦遣参军桓罴说承。以刘隗专宠，令讨之，请承为军司马。承叹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饥，势孤援绝。赴君难，忠也；死王事，义也。得忠与义，亦复何求！”便唱义众府，长史长沙人虞悝慷慨有志节，共盟誓。囚桓罴，驰檄湘川。於是一州之内，并皆同赴。
又曰：苏峻反，桓彝为宣城内史，往赴朝廷。长史裨惠等咸以宜且按甲以谋，须众力齐集。彝厉色曰：“夫见无礼於其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今社稷之难而欲逡巡，将何以云！众力虽寡，义无宁处。”长驱往进。寻王师败绩，彝慷慨流涕，皆劝伪同，以纾交至之祸，如其不然，重兵必至。彝曰：“吾受国厚恩，不能死节，焉能忍辱与之通问！如其不济，此即命也。”遣俞纵进军。左右以力不敌，劝纵退军，纵曰：“吾承桓侯厚遇，本以死报。吾之不可负桓侯，犹桓侯不可负国也。”遂力战而死。峻遣韩晃因进军讨彝，力屈被害。
又曰：易雄，长沙浏阳人，为春陵令。闻王敦作逆，谯王承檄至，雄驰檄远近，列敦罪恶。俄而王师败绩，敦得肆暴收雄姑熟，以檄示焉，雄曰：“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难，安以生为！今日即戮，得为忠鬼，乃其愿也。”
沈约《宋书》曰：刘胡叛，淮南定陵人贾袭宗本县已为胡所得，率三十人救沈攸之。沈攸之言於建安王休仁，休仁拔为司徒参军督护，使还乡里招集，为胡所擒，以火炙之，问台军消息，一无所言，目谓胡曰：“君称兵内侮，窥觎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未闻奇谟远略，而为炮烙之刑。仆本以身奉义，死亦何有。”胡乃斩之。
《後魏书》曰：河间公玄齐，烈帝之玄孙也。少雄杰魁岸，世祖爱其勇壮，引侍左右。从征赫连昌，世祖马蹶，贼众逼帝，齐以身蔽捍，决死击贼，乃退，世祖得上马。示曰：“微齐以身蔽捍，几至危殆。”乃赐爵浮阳侯。
又曰：叔孙俊，字丑肆，少聪敏。年十五，内侍左右。朱提王悦怀刃入禁中，欲为大逆。俊觉悦举动有异，便引掣之，乃於悦怀中得两匕首，遂执悦杀之。
范亭《燕书》曰：孟高，字弘义，长壮有雄姿。慕容即位，左迁卫将军，出避难，将向龙都，禁卫四散，惟高及殿中将艾郎等十馀骑从行。达福禄，逢贼，高独力战，贼射杀之。
《唐书》曰：刘感，歧州凤泉人。武德初，以骠将军镇泾州，薛仁杲率众围之，感婴城拒守，城中粮尽，遂杀所乘马以分将士，感一无所啖，惟煮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数矣。长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围而去。感与叔良出战，为贼所擒。仁杲复围泾州，令感语城中云：“援军已败，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许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贼饥饿，亡在朝夕！秦王率数十万众，四面俱集，城中勿忧，各宜自勉，以全忠节。”仁杲大怒，执感於城边，埋脚至膝，驰骑射杀之。
又曰：张巡守睢阳，在围中，每战皆登城大呼，以助军势。眦血流面，牙齿皆咬碎。城将陷，巡西向拜曰：“臣不能全孤城，今为贼凌逼，誓愿为鬼与贼为厉，以答圣明。”及城陷，尹子奇入城见巡，问曰：“闻公每督战眦裂，啮碎牙齿。”因以大刀剔其口，见其存者不过三数。将存之，巡大詈之，贼党皆曰：“此人必不为我用，又得众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五代史》曰：後唐应顺末，少帝失位，自洛涉河与数百骑欲奔邺，时晋高祖改镇常山，亦自郡诣阙，夜与帝遇於获嘉东，遂俱入卫郡邮邮舍中。是夜，少帝伏甲，欲与徒臣谋害晋高祖，诈屏人对语。方坐於亭庑，帝密遣御士石敢袖𥑮 追立其後，伏甲者俄起，左右惊忧，敢素有勇力，拥晋高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门。敢力当其锋，寻死焉。
《吕氏春秋》曰：荆庄襄王猎於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王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於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军旅，臣之兄有功也於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於王之侧，愚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必死。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於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人不知之不为沮，行无高乎此者。

又曰：人杀卫懿公于荧泽，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使还，哭毕，呼天而号，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衤暴。”（博、卜二音，表也。）因自出其肝，内懿公之肝。

《新序》曰：崔杼杀庄公，申蒯渔於海，将入死之，其御止之曰：“君无道闻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安得食乱君之禄而死治君之事乎？”申蒯至门，曰：“请入吊。”门者以告崔杼，杼令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与汝臂。”乃断左臂以与门者，以示崔杼。杼陈八列令其入，申蒯拔剑呼天，斗杀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

又《说苑》曰：楚有士申鸣者，在家而养其父，孝闻於楚国。王欲授之相，申鸣辞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鸣对曰：“舍父之孝子而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禄於国，立义於庭，汝乐吾无忧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鸣曰：“诺。”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为乱，杀司马子期，申鸣将往死之。父止之曰：“弃父而死，其可乎？”申鸣曰：“闻夫仕者，身归於君而禄归於亲，今去子事君，得无死其难乎？”遂辞而往，因以兵围之。石乞曰：“申鸣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事兵，申鸣闻之必来，来与之语。”白公曰：“善。”则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鸣曰：“子与吾，吾与子分楚国；子不与吾，子父则死矣。”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闻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禄者毕其能。今吾已不得为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赏之百斤金。申鸣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难，非忠臣也；定君之国，杀臣之父，非孝也。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杀。

《襄阳耆旧传》曰：魏伐蜀，罗献为巴东太守。得刘禅委质定问，乃帅所部临于都亭三日。吴闻蜀已败，遂起兵西上，外托援救，内欲袭献城以固其国。遣盛曼等水陆到，说献以合同之计，献乃会议曰：“今本朝倾覆，吴为同盟，不恤我难而邀其利，可主降於北，臣求福於东乎？今守孤城，百姓未定，宜一决战以定众心。”遂衔枚夜击破曼，旋军保城，告誓将士，厉以节义，莫不用命。

《襄阳记》曰：刘备以习珍为零陵北部都尉，孙权遣潘讨珍，珍帅数百人登山自将，乃单将左右，自到山下交语。珍谓曰：“我必为汉鬼，不为吴臣矣。”攻，珍围守月馀，粮箭并竭。珍谓群下曰：“珍受汉中王厚恩，不得不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死，诸君何为者耶？”乃伏剑自裁。
又曰：晋伐吴，张悌渡江战，吴军大败。诸葛靓过迎悌，悌不肯去，垂泣曰：“仲思，今是我死日，且我作儿童便为卿家丞相所扶，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知，故今身殉社稷，复何所遁！”
《华阳国志》曰：曹公察关羽不安，使张辽以情问之，曰：“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不可背之。要当立效报公。”公闻而美之。是岁，袁绍遣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於白马，公使辽、羽为先锋，羽望见麾，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遂解延围。公即表封羽“寿亭忽卤，重加赏赐。羽尽封其物，拜书告辞，而归先主。
《周处别传》曰：氐贼齐万年为乱，乃以处为建威将军，进军大战，奋剑慷慨，仰天叹曰：“古者将受赐，凿凶门以出。盖有进无退。我为大臣，以身殉国，不亦可乎！”遂战死。
卷四百一十八　人事部五十九
忠贞
《管子》曰：忠者，臣下之高行。
《孟子》曰：教人以善谓之忠。
《淮南子》曰：交浅而言深，是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国、经夷险而一节者，忠臣也。
《说苑》曰：逆命利君谓之忠。
又曰：卑身贱体，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庶几有益以安国家，如此者忠臣也。
《礼记□文王世子》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又《檀弓》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於君。君曰：“昔者卫国有难，天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
《左传□隐公》曰：卫州吁弑桓公，石厚从州吁如陈。石昔使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君子曰：“石昔，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又《僖公上》曰：晋献公使荀息傅奚齐，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诸孤，（言其幼贱，与诸子县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公曰：“何谓忠贞？”对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无猜，贞也。”
又：《僖公中》曰：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亡人，重耳。）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不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心。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

又《宣公上》曰：楚子灭若敖氏，令尹子文其孙箴尹克黄（箴尹，官名。）使於齐，还，及宋，闻乱。其人（其人，克黄从臣。）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独谁受之？”遂归，复命而自拘於司败。

又《襄公十四年》曰：楚子囊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楚徙都郢，未有城郭。）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谓前年谥君为恭也。）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

又曰：晋人执季文子，舍之於苕丘。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於鲁，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

《韩诗外传》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死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谓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谓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谓下忠也。

又曰：崔杼杀庄公。陈不占闻君有难，将死之，餐则失哺，上车失轼。仆曰：“虽往，其有益乎？”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遂驱车。比至公门外，闻锺鼓战斗之声，遂骇而死。

《国语》曰：彘之乱，宣王在邵公宫。国人围之，邵公乃以其子代宣王，王长而立之。

《战国策》曰：吴入郢，棼冒勃苏羸粮潜行十日而薄秦朝，鹤立不转，昼吟宵泣，七日不得告，水浆无入於口。秦王闻而走之，冠剑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於是秦救楚，退吴师复楚。

《汉书》曰：初，吴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甲瘤拢”（臣瓒曰：汉以芮忠故特王之，非故时令也。）

又曰：匈奴求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张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

又曰：王莽既篡，使者即拜龚胜为讲学祭酒。胜日“吾受汉家厚恩，无以仰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岂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语毕，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而死。

《东观汉记》曰：上於大会中指王常谓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诸将辅翼汉室，心如金石，忠贞臣也。”是日迁常为汉中将军。

又曰：吴汉，性忠厚，笃于事上，自从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则侧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军营不完，汉常独缮{敬木}木其弓戟，阅其兵马，激扬吏士。上时令人视吴公何为，还言方作战攻具，上常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敌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上为大司马，以王霸为功曹令史，从渡河北，宾客随者数十人，稍稍引去，谓霸曰：“颍川从我者皆去，而子独留，始验疾风知劲草。”
又曰：鲍昱，字文渊，拜司隶校尉，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上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不着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而着姓也。”帝报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
又曰：鲍永，字君长。行县到京兆、灞陵，过更始冢，引车入陌，欲下，从事谏止。永曰：“亲北面事人，何忍车过其墓。虽以获罪，司隶不辞也。”遂下车，哭尽哀。西至右扶风，椎牛上荀谏冢。上闻之，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时太中大夫张堪对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礼义之主。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悦之。
谢承《後汉书》曰：梁冀奏诛李固，固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王室，比隆文王，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後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於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长叹。
范晔《後汉书》曰：来歙、盖延、马成进攻公孙述将王玄、环安於河池、下辩，陷之，乘胜遂进。蜀人大惧，使刺客刺歙，未绝，驰召盖延。见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视。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无以报国，故呼巨卿，欲相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刃虽在身，不能勒兵斩公邪！”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曰：“臣夜人定後，为何人所贼伤，中臣要害。（何人，谓不知何人。）臣不敢自惜，诚恨奉职不称，以为朝廷羞。夫理国以得贤为本，太中大夫段褒，骨鲠可任，愿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终恐被罪，陛下哀怜，数赐教督。”投笔抽刃而绝。
《魏志》曰：典韦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帐。韦性忠至谨重，常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稀归私寝。
《英雄记》曰：曹操围张超於雍丘，臧洪从袁绍请兵，将赴其难，绍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袁绍，不与通。绍增兵急攻，洪杀爱妾以食，兵将流涕，莫有离叛。城陷，生执洪，绍问：“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微弱，因际会觖望非冀。惜洪力弱，不能为天下推刃报仇，何谓服乎！”绍命杀焉。洪邑人陈容在座，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举大事，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绍惭，使人牵出，曰：“汝臧洪俦，宁复汝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为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遂复见杀。在绍座者无不叹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先主退军，义阳傅彤断後拒战，兵人几尽。吴将语彤令降，彤骂曰：“吴狗！岂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死。子佥为关中都督，景曜六年，又临危授命。论者嘉其弈世忠义。

《晋中兴书》曰：王敦欲谤帝以不孝於众，坐明帝罪，云：“温太真在东宫久，最所知悉。”因厉声问峤，谓惧威必与己同。峤正色对曰：“钩深致远，小人无以测君子，当今谅暗之际，惟有至性可称。”敦默然不悦，然惮其居正，不敢害之。

又曰：王敦作逆，石头既陷，王师败绩。周ダ往诣敦，敦曰：“伯仁，卿负我！”ダ曰：“公戎车犯顺，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摧败，以此负公。”敦惮其正辞，不知所答。ダ与戴渊俱被收，路经太庙，ダ大言曰：“天地先帝之灵，臣忠於社稷，王敦无道，陵虐天下，神有灵，当速杀敦，无令纵毒，以倾王室。”语未终，人以戟伤其口，不得复言，血流至踵，颜色不变。士庶聚观，皆为流涕，於石头南门外石上害之。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转安城王车骑参军。苍梧王狂虐，左右人不自保，敬则以太祖有威名，归诚奉事。每下直，辄往领军府。夜着青衣，扶匍道路，为太祖听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曰：麻秋以书诱致宛戍都尉宋矩，矩至，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义；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乃先杀妻子自刎而死。秋曰：“义士也。”命吏人葬之，重磺嘉其诚节，赐振威将军。

又曰：前敦煌太守辛凭，陇西人也。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为宴所执。凭劝张茂讨宴，茂曰：“髦在彼如何？”凭曰：“人臣奉主，岂顾子乎？”茂曰：“汝纯臣。”赐爵关内侯。

又《前赵录》曰：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及为杨州刺史，被蛮贼围一百一十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将士泣曰：“将军忠於本朝，故有今难，岂有背将军理哉！”众相枕而死者五千人。

又《南凉录》曰：振武将军尉贤政固守，浩不下，炽盘招之曰：“乐都已溃，卿妻子皆在，吾闻孤城独守，何所为也？”政曰：“受凉王厚恩，为国家藩屏，虽知乐都已陷，妻子为擒，先归获赏，後顺受诛。然不知主存亡，未敢归命，妻子小事岂动怀！”盘乃遣虎台手书喻政，政曰：“为国储不能尽忠，反面缚於人，弃父负君，亏万世之业。贤政义士，岂如汝乎？”

《三国典略》曰：齐平，东雍州刺史傅伏坚守不降。帝遣韦孝宽将伏子仁宽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儿来报，今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公，以金马脑二酒锺为信，公宜急下。”伏不受，谓孝宽曰：“事君有死无贰，此儿为臣不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子不孝，愿即斩，以示天下。”帝又遣高阿那肱等百馀人临汾召伏。伏出军隔水相见，问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捉获，别路入关。”伏仰天哭，率众入城，於厅事前北面哀号良久，乃降。帝见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对曰：“臣三代被任，草命不能自死，羞见天地。”帝执其手曰：“为臣当若此，朕平齐国，惟见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赐伏，曰：“骨亲肉疏，所以相付。”授上仪同也。

《唐书》曰：隋屈突通与窦琮战於稠桑。通结阵以自固，窦琮纵通子寿令往谕之，通大呼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桑显和呼其众曰：“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众皆释仗。通知不免，乃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实所鉴察。”遂擒通送于长安。高祖谓曰：“何相见晚耶？”通泣对曰：“通不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此。”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释之。

又曰：冯立事隐太子，太子诛，左右悉散，立叹曰：“岂有人生受其恩，死逃其难！”立乃率毙靺玄武门，杀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而遁。俄来请罪，太宗数之。立对曰：“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欷，悲不自胜。太宗宥之。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终当以死奉答。”俄而，突厥至便桥，立率数百人力战，杀获甚众。太宗深嘉叹之。

又曰：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嗣。或有诬告皇嗣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惟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则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流血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之，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藏，以桑白皮纵合之，傅药，经宿乃苏。则天临视，叹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尔之忠也。”即令停推，睿宗由是获免。

《新序》曰：陈恒弑简公而盟。盟者完其家，召他入曰：“不盟，是弑父母也；盟之，是无君臣之礼。”乃盟，以免父母死，而自杀以礼其君。

又曰：知伯之时有士曰长儿子鱼，绝知伯而去之。三年，将东之鲁，而道闻伯死，曰：“吾闻忠臣无馀禄。吾闻知伯之死，动吾心，馀禄加於我，至今尚存。将往，吾佐之。”遂反而死之。

《续说苑》曰：赵苞，汉灵帝时为武威守，夷戎畏其果毅。母及妻子自郡来，遇鲜卑万骑入塞，为其所掠。苞出击贼，陈步骑两万。鲜卑恐惧，出母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不图作祸，今为王臣，不得顾私。”母曰：“人各有命，何得毁忠节耶！立忠荣亲，孝莫大焉！行矣，勉之！”苞目援桴，虏众碎斩其师，伏尸十里。母妻子皆为贼所害。苞收母，殡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请归葬。天子策吊，封为列侯。葬讫，谓乡人曰：“食禄避难不忠，杀母全义不孝，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杀。
又曰：宦者田鹏事齐，至内侍中。齐主走青州，图入陈出觇，为周人所获，欧问齐王所在，绐云“已去”。周人折其支，每折一支，辞色逾厉，四支俱绝而死。
《许肃别传》曰：“肃为愍帝侍中，左卫将军麴武将与肃齐心拒守。而外救已退，城遂陷没，逼愍帝，送于平阳。肃後冒难侍左右，刘载乃以帝为归汉王，顷之，阴行鸩毒。帝因食心闷，欲见许侍中。肃弛诣贼相见，帝已不复能语。肃曰：“不审陛下尚识臣不？”帝犹能执肃手流涕。肃欷登床，帝遂殂於扶抱之中，昼夜号泣，哀感异类。载外欲明己不害，乃伪责诸臣欲尽诛之。群臣并窜，惟肃独曰：“备位故臣愿乞得殡殓，然後就戮。”载特听许。事讫，诣载曰：“国乱不能匡，君亡弗能死，举自莫非愧耻，将何颜以存？所以忍辱，正以山陵未毕故耳！微情已叙，甘就刑戮。”贼议之曰：“此晋之忠臣，宜加甄赏。”载遂从议，故得全免。
《庾珉别传》曰：珉字子居，位列侍中。刘曜作乱，京都倾覆。珉时直在省，谓僚佐曰：“吾必死此屋内。”既天子蒙尘，珉与许遐等侍从，曜设会，使帝行酒。珉至帝前，乃慨然流涕。曜曰：“此动人心。”即时遇害。
卷四百一十九　人事部六十
仁德
《释名》曰：仁，忍也。性恶杀，好善，含忍之也。
《礼记口经解》曰：上下相亲谓之仁。
又《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又《表记》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弘仁。“子曰：“仁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数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难乎！”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又《缁衣》曰：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岂必尽仁？”（言百姓效禹为仁，非本性能仁也。）
又《大学》曰：一家仁，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
又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又《儒行》曰：温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宽裕者，仁之作；逊接者，仁之能；礼节者，仁之貌；言谈者，仁之文；歌乐者，仁之和；分散者，仁之施。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
又《乡饮酒义》曰：天地温厚之气，始於东北，盛於东南，此天地之仁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生民》曰：《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
《尚书□太甲》曰：民罔常怀，怀于有仁。（民所归无常，以仁政为常。）
又《泰誓》曰：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论语□时仁》曰：里仁为美，（居仁者之里是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求善居而不处於仁者之里，不得为有知。）
又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於是，颠沛必於是。
又《颜渊》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又《颜渊》曰：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又《子路》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圣人受命而王，必父子相承，然後天下之民能仁也。）
又《宪问》曰：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重言如其仁者，九合诸侯功济天下，此仁为大代节仁小者也。）
又《卫灵公》曰：民之於仁，甚於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未见蹈仁而死者也。（甚於水火，於仁最急也。）
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又《阳货》曰：子张问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不敏人无侮慢之言。）
又《微子》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三人，纣同姓人臣。微子知纣恶，而去之。箕子、比干不忍去，故或见奴，或见杀之。）
《家语》曰：或问孔子曰：“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
《尔雅》曰：太平之人仁。
《大戴礼》曰：君子执仁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兄弟也。
《尚书考灵耀》曰：“春行仁政，顺天之常。
《尚书大传》曰：子张曰：“仁者何乐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忌然高。”“忌然高则何乐焉？”“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生财用而无私为，四方皆伐焉，每无私予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此仁者之所乐於山者也。”
又曰：周人以仁接民，而天下莫不仁。故曰文矣。（言文王仁，故谓之文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远，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称仁。
又曰：《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
《韩诗外传》曰：仁道有四：仁者有圣，仁者有知，仁者有德，仁者有谦。
《史记》曰：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又曰：孔子适周，问礼於老子，辞去。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
又曰：高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
《汉书》曰：何武为人仁厚。
《後汉书》曰：王莽末，虞延从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弃于沟中。延闻其号声，哀而收之，养至成人。
范晔《後汉书》曰：刘宽，字文饶，弘农人，迁南阳太守。温仁多恕。吏人愆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
又曰：宣秉所得俸禄，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前汉书音义》曰：齐人名小[B124]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担音丁滥切）。
《齐书》曰：虞愿为晋安太守，郡出蚺蛇，胆可用为药。有人饷愿，愿放之二十馀里。一夜，蛇还，归床下。复送四十里，经还复故处，愿令人更送，迟明乃复归，如此再三。时以为仁义之心所致。
又曰：江泌，字士清，性行仁义。衣弊虱多，以绵裹致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
崔鸿《後燕录》曰：赵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轻财好施。邻人李玄度，母死，家贫无以葬。秋谓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与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见一老母遗秋金一饼，曰：“子能葬我，是以相报。子五十已後当富贵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
《文子》曰：积惠重厚，使万物欣欣，乐其性者，仁也。
《庄子》曰：仁义，先王之蘧庐。（蘧庐，犹傅舍也。）可能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古人假道於仁，托宿於义。
《庄子》曰：义人利物之谓仁。
《曾子》曰：伯夷、叔齐，仁者也。
《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谓之仁。
《孟子》曰：齐宣王问：“交邻国，有道乎？”对曰：“惟仁者能以大事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汤事葛伯，文王事昆夷。”
又曰：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而死其长矣。
又曰：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人之安宅。
又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又曰：为天下得人谓之仁。
又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报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恐醉而强酒也，
又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
又曰：仁之胜不仁，犹水之胜火。
《荀卿子》曰：仁、义、礼、善之於人，譬之若货、财、栗、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无有之者泅拢
《尸子》曰：仁则人亲之，义则人尊之，知则人用之也。
又曰：文王四乳，是谓至仁。
《六韬》曰：仁之所在者，天下归之。
《吕氏春秋》曰：工尹他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觞之。南家之墙，於前不直；（犹出。）西家之潦，经其宫而不止。工尹他问其故。子罕曰：“南家，二人也为鞔。（鞔，履，一曰引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将鞔以食三世矣。今徙，是宋国之求鞔者不可。吾将不食也。’是弗徙也。西家高，吾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工尹他归荆，适攻宋，工尹他谏於荆王曰：“宋不可攻。其主贤，其相仁。”故释宋攻郑。
《新序》曰：魏文侯曰：“仁人者，国之宝也。国有仁人，则群臣不争。”
《姚信士纬》曰：孟轲驱世士於仁义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
《抱朴子》曰：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
《苻子》曰：《春秋华林传》曰：“不知不言，其所以仁。”
延笃《仁孝论》曰：夫仁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有本根。仁以枝叶疏为大，孝犹心体充实为先。
曹植《仁孝论》曰：且禽兽悉知爱其母，知其孝也。惟白虎麒麟称仁兽者，以其明盛衰知治乱也。孝者施近，仁者及远。
《逸士传》曰：高凤，邻里有争财斗者，兵刃相加，凤脱衣巾为叩头曰：“仁义逊让，不可废也。”
《会稽典录》曰：陈嚣，字子公，山阴人也。同县车妪，年八十馀，无子，慕嚣仁义，欲求寄命。嚣以车妪有财产，未敢便许。乃咨於长者，长者佥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宜。”嚣遂迎妪，朝夕定省，如其所亲，出家财以供肴膳。妪以寿终。嚣殡敛毕，皆勉其奴，令守妪墓。财物付与妪内外，（宗族衣国。）不入殡者，以置椁中。制服三月。由是著名流称上国矣。

仁恻

周公曰：文王在高阝，召太子发曰：“吾语汝，童牛不服，童马不驰，是谓大仁。”

《乐嘉耀稽》曰：仁者有恻隐之心，本生於木。（仁生於木，故恻隐出於自然也。）

《礼记口表记》曰：中心ょ怛，爱人之仁也。

《左传口文下》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宰渗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於绎。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家语》曰：孔子曰：“启蛰不杀，方长不折，此高柴之行。”

《汉书》曰：汲黯，字长孺，濮阳人。河内失火，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烧比屋，延烧，不足忧。臣过河内，贫人伤水旱万馀家，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内仓栗以赈贫氏。请归节，伏矫制罪。”上贤而释之。

《东观汉记》曰：曹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不葬百馀所，褒亲自履行，问其意故。吏对曰：“此等多是建武以来绝无後者。”褒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设祭以祠之。迁将作大匠。时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饣粥，多蒙济祸拢

又曰：锺离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诏部送徒诣河内，时冬寒，徒病不能行。路过弘农，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县不得已与之，而上书言状，意亦具以闻。上得奏，以见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诚良吏也。”

又曰：赵喜为赤眉所迫，亡走，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喜见之悲感，所装缣帛资粮，悉以与之。

又曰：吴，字季英，陈留人。迁胶东侯相，政惟仁简，以身率物。民有相争诉者，辄闭阁自责，然後断其讼，以道譬之。或身对闾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争隙省息矣。

又曰：崔篆为建新大尹，班春。所至之县，狴狱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罪不中，乃陷民於阱。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馀人。掾吏叩头谏曰：“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杀一大尹赎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矣。
谢承《後汉书》曰：韩韶，字仲黄，颍川人。韶为嬴长。嬴邻境岁饥，多被寇，废耕桑，其民流入县界，求索衣粮者众。韶愍其饥困，开仓赈之，所廪赡万馀户。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可含笑入地也。”
范晔《後汉书》曰：史弼，字公谦，陈留人。为平原相。时诏书下举钩党，郡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惟弼独无所上。诏书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弼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监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民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械送狱，遂奏弼。会党禁中解，弼以奉赎罪免，济活者千馀人。
《英雄记》曰：刘翊，字子相，颍川人。迁陈留太守。出关数百里，见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马易棺，脱衣殓之。又逢知故困饥於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之。众人止之，翊曰：“视没不救，非志士！”遂俱饿死。
《晋中兴书》曰：刘麟之，南阳人，少有信义。去家百馀里，有一独媪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麟之先闻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治棺，殡送之。其仁爱恻隐若此。
《会稽典录》曰：盛吉，字君达，山阴人。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务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当断，夜省刑状，其妻执烛，吉手持丹笔，夫妻相向垂泣。所当平决。若无继嗣，吉令其妻妾得入经营，使有遗类，视事十二年，天下称其有恩。
《列女传》曰：俊不疑母，仁而善教。不疑为尹，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所平活几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平其事，反死为生也。）母喜笑，为饮食，言语异於他时；或无出，母怒，为之不食。由是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君子谓不疑母能以仁教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辞让之心礼之端，是非之心知之端。人有四端，犹有四体也。
《庄子》曰：古公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所求者地。古公父曰：“与人兄居而杀其弟，与人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为吾臣与为狄臣奚以异？且吾闻之，君子不以所用害所养。”因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於岐山之下也。
《尸子》曰：驸马共为荆使於巴，见担鸩者，问之：“是何以？”曰：“所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鸠人也。”於是请买之，金不足，又益之车马。已得之，尽注之於江。
《韩子》曰：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其喜人之有福，而恶人之有祸。
《世说》曰：桓车骑时，有陈庄者为府将，性仁爱，虽存行阵，未尝杀戮。
卷四百二十　人事部六十一
义上
《释名》曰：义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说文》曰：义者，己之威仪也。
《易□下系》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礼记□经解》曰：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
《尚书》曰：以义制事。
《左传□隐公》曰：君子曰：“石昔纯臣也，大义灭亲。”
《论语□里仁》曰：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喻，犹晓也。）
又曰：君子之於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此。
又曰：见义不为，无勇也。
《史记》曰：赵朔将下军，娶晋成公姊为夫人。景公三年，屠岸贾欲诛赵氏。贾始有宠於灵公，至景公时，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韩厥告赵朔趋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祠，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攻赵氏於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於宫中。夫人置儿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既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立孤难耳。”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孰予我千金，吾告其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杀之。诸将以为赵氏孤儿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後绝祠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功德，未尝绝祠。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惟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後乎？”韩厥具以实告。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矫以君命，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後。今君有令，群臣之愿也。”於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诸将遂反与赵武、程婴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武田邑如故。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後。今赵武既立，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苕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今不报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又曰：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父兄乃降。即以鲁公礼葬项王。

又曰：乐毅去燕之赵，赵王欲图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若获戾施在他国，终身不敢谋赵之徒隶，况燕昭王後嗣乎？”

又曰：栾布，梁人也。彭越吻家人时，常与布游。及汉诛彭越，夷三族，枭首雒阳下，诏曰：“有收视者，辄捕之。”布时为越使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吏捕以闻，上召骂布：“若与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汤，布顾曰：“愿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败荥阳、成皋间，项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与汉合从苦楚也。当是之时，彭王一顾，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傅之万世。今汉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得从，而疑以为反。反形未见，以苛细诛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烹。”上乃释布，拜为都尉。

《汉书》曰：楼护有故人吕公，无子，归护托身。护与吕公及妻与吕姁同食。护妻子颇厌吕公。护闻之，流涕责子曰：“吕公以穷老托身於我，义所当扶拢”遂养吕公终身。

又曰：卫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贵。青故人门下，多事去病辄得官爵，惟独任安不去。

又曰：卜式，河南人，初以田畜为事。弟奇，忽请於式，欲分财异居。式便脱身出，惟取羊百头，遂入山放牧。经十馀年，十倍於初，却买田宅居焉。弟奇悉破其产矣，式辄复分与之。

《续汉书》曰：李固被诛，梁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钺，右秉，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因往临哭，陈辞於其前，遂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亮曰：“亮含阴阳气以生，戴乾履坤。义之所重，岂知生命，何为以死相惧？”太后闻而不诛，乃听得礻遂敛归葬之。

又曰：梁冀讽有司劾杜乔，遂执系之，死狱中，与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属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莫敢视者。乔故掾陈留杨匡闻之，号哭星行到洛，托为夏门亭吏，守卫尸丧，驱护蝇虫。都官从事执之以闻，太后义而不罪。匡於是带上书诣阙，乞杜、李二公骸骨。太后许之。成礼殡殓，送乔丧还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

又曰：袁忠子秘为郡门下议生。黄巾起，秘从太守赵谦击之，军败。秘与功曹封观等七人以身刃，皆死於阵，谦以得。诏复秘等门闾，号曰七贤。

又曰：陈蕃既被害，友人陈留朱震时为钅至令，闻而弃宫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觉，系狱，合门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其得免。

又曰：史弼迁河东太守，断绝书属。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请之，并求假盐税。弼大怒，乃付安邑狱拷杀之。览遂诈作飞章，下司隶诬弼诽谤，槛车徵。前孝谦魏劭，毁变形服，诈吻家僮，瞻护於弼。弼遂受诬事，当弃市，劭与同郡人卖郡邸行赂於览，得减死罪一等，论输左校。时人或讥曰：“平原行货免君，无乃甚乎？陶丘洪曰：“文王里，闳散怀金，史弼遭患，义夫献宝，亦何疑焉。”议者乃息。

又曰：李燮，字德公。初，李固既策罢，知不免祸，乃遣三子归乡里，时燮年十三。有顷难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门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灭，其在君矣。”成乃将燮入徐州界中，变名姓为酒家佣，而成卖卜於市，阴相往来。梁冀既诛而灾眚屡见。明年，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当存录大臣冤死者子孙，於是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车重厚遣之。後王成卒，燮以礼葬之，感伤旧恩，每四节为设上宾之位而祠焉。

又曰：李膺门生皆禁锢，侍御史景毅子实为膺门徒，未有录牒，故不谴。毅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时人义之。

後汉段颎讨羌，凉州刺史郭闳贪其功，稽留颎军。义从者日役久，恋乡，悉反叛於闳，罪归颎，颎坐徵，下狱，输左校。羌凉覆没营坞，吏人守门讼颎，诏问状，颎谢罪，不敢言枉，京师称之为长者焉。

又曰：雷义，字仲翁，为尚书郎。同时郎坐事当居刑，义默自表取罪论免。同台郎觉之，委位白上，乞赎义罪。顺帝皆除其罪。

《东观汉记》曰：杜林弟成物故，隗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於陇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虽小人，何忍杀义士。”乃亡去。

又曰：鲍永，字君长，为司隶校尉，行县到京兆灞陵，过更始冢，引车入陌，欲下，从事谏止之，永曰：“亲北面事人，过其墓，虽以获罪，司隶不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下车，哭尽哀。西至右扶风，椎牛上苟谏冢。上问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时太中大夫张堪对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礼义之至也。仁不遗旧，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悦。

又曰：肃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时庐江郡严麟奉章吊国，俱会於路。麟乘小车，途深马死，不能自进。范见而愍然，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缘路访之。或谓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穷，今奔国丧，当是耳。”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世伏其好义。

又曰：李善，字次孙，南阳人，本同县李玄苍头。建武中疫疾，玄家相继死没，惟孤儿续始生数旬，而有资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财产。善乃潜负续逃亡，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续。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後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於长吏，悉收杀之。时锺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

又曰：索卢放，字君阳，东郡人。署门下掾。更始时，使者督行郡国，太守有事，当斩。放前对曰：“方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汉德。傅车所过，未闻思泽，而斩郡守，恐天下惶惧，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过。”遂解衣而前，愿代太守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又曰：魏谭，字少闻，王莽末，政乱，盗贼起，人民相食。谭为夷所得，等辈数十皆缚束，当稍就啖。见谭貌谨敕，独放，令主炊养。有夷长公哀谭，谓曰：“汝曹皆当以次死，哀纵汝，急宜去。”谭不肯去，叩头曰：“我常为诸君主炊养，食馨肉肌香，馀皆菜食，羸瘦，肉腥臊不可食，愿先等辈死。”长公义之，即相谓此儿有义，可哀纵也。贼遂皆放之，数十人皆得脱。

又曰：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喜，信义著闻，愿得降之。”更始微喜，使诣舞阴李氏，遂降。

又曰：桓典，字公雅，举孝廉为郎中。居无几，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帐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

又曰：刘车，字公子，楚郡人。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後贼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抱仲遗腹女而充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祸拢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烹之，叩头曰：“今旦为母求菜，老母等归为命，愿得归，食母毕，还就。”因涕泣，贼哀而遣之。平还，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众皆大惊，相谓曰：“常闻烈士，今乃见之。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汝南王琳，字巨尉，年十馀岁。弟季出，遇赤眉贼，将为所哺。琳自缚，请先季死，贼矜而放遣。
谢承《後汉书》曰：天下乱，人相食。赵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饥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放之。谓曰：“可归！更持米□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烹。众异之，遂不害。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人。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著闻。肱尝与季江谒郡，夜於道遇盗，欲杀之。兄弟争死，贼遂两释，但夺衣资。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怪问，肱托以他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後乃就精庐，求见徵君，肱与相见，皆叩头谢罪，而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
又曰：刘翊，字子相，陈国人也。张季礼尝吊师丧。大冰寒，车毁牛病，不能进，罢曳道路。翊行於汝南界中逢之，素与疏阔，下马与语，便推所乘牢车强牛与之，供其资粮，不告姓名。
又曰：梁国车章为县功曹令。黄拳为人所诬，章证其无罪，当下笔立辞，乃以斧斫右手五指，闭口死狱中。
又曰：会稽戴就为郡仓曹掾，太守为州所奏，见收，持吏以针刺手爪中，使以把土，就十爪皆堕地，终无挠辞。
又曰：张俭为东部督邮。时中尝侍侯览，残暴百姓。俭举劾览，遏绝章奏，并不得通。遂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俭得亡命，止李笃家。外黄令毛钦操兵到门，笃引钦谓曰：“张俭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纵俭可得，宁忍执之乎？”钦因起抚笃曰：“蘧伯玉耻独为君子，足下如何自专仁义？”笃曰：“笃虽好义，明延今日载其半矣。”钦叹息而去。
又曰：彭修，州辟从事。时贼张子林等数百人作乱，修与太守俱出讨贼，贼望见车马，竞交射之，飞矢雨集。修以身障太守，而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贼素闻其恩信，即杀弩中修者，馀悉皆降散。言曰：“自为彭君故降，不为太守服也。”
《魏志》曰：阎温，字伯俭，天水西城人，守上□令。马超奔上□，郡人任养等举众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驰还州。超复围州甚急，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渊。贼围数重，温夜从水中潜出。明日，贼见其迹，遣追逐，得之。执温还诣超，解其缚，谓曰：“今成败可见，若从吾言，反谓城中东方无救，此转祸为福之计也。不然，今为戮矣。”温伪许之，超乃载温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军不过三日至，勉之！”超怒数之曰：“足下不为命计耶？”温曰：“夫事君有死无贰，而公乃欲令长者出不义之名，吾岂苟生者乎？”超遂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董卓迁帝长安，幽州牧刘虞署田畴为从事，奉使得报，驰还，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畴至，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瓒闻之大怒，购求获畴，谓曰：“汝何哭刘虞墓，而不送章报於我？”畴答曰：“汉室衰颓，人怀异心，惟刘公不失忠节。章报所言，於将军未美，恐非所乐闻，故不进也。且将军方举大事，以求所欲，既灭无罪之君，又雠守义之臣，诚行此事，则燕、赵之士将皆蹈东海而死，岂忍从将军者。”瓒壮其对，不诛。

又曰：初，济阴王思与梁习俱为西曹令史。思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将如重辟。时思近出，习代往对，已被收执，思乃驰还，自陈己罪，罪应受死。太祖叹息之，不言，嗟思之识分，曰：“何意吾军中有士二人乎？”

又曰：牵招，字子经。袁绍辟为督军从事，绍卒，又事子尚。後，辽东送袁尚首，悬在马市，牵招睹之悲感，设祭头下。太祖义之。

又曰：庞氵育字子异，初以凉州刺史从事守破羌长，会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猛令：“敢有临商丧，死不赦。”氵育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门，怀匕首，欲因见以杀猛。猛知其义士，敕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

《魏略下》：旨习除大医令，与孔融亲善。会融被诛，当时许中与融善者，莫敢收恤，而习独往，抚而哭之曰：“文举卿舍我而死，复当与语者。”哀叹无已。太祖收习欲理之，寻以其事直见原。

《蜀志》曰：曹公东征，擒关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渥。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无久留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而後乃归。”辽以羽言报曹公。公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度何时去？”辽曰：“受公恩必效力而後去也。”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拜书告辞而奔先主，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为其主，勿追也。”

《吴志》曰：陆瑁同郡徐愿，居会稽，素不相识，临死遗瑁书，托孤。瑁为起坟，收导其子，养之。

王隐《晋书》曰：邓攸遭石勒乱，负母妻行入草，遇贼失牛马。攸语其妻：“吾弟早亡，惟有遗民，今当步担两儿，便当尽死，不如自弃儿，抱遗民，吾後犹当有儿。”妇乃从之。

又曰：赵王伦害张华之时，洛中震悚。惟阎绩诣东市，号哭吊尸，而抚之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祸。”

于宝《晋纪》曰：宣王讨王陵，发令狐遇冢，暴尸。兖州武吏东平马隆托庐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种植松柏。一州之士愧之。

《汉晋春秋》曰：文王诛锺会，为功曹向雄收葬。王召而责之。雄曰：“昔先王掩骸埋，仁流枯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诛既加，於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法教无阙，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训物，雄曰可矣，何使雄背死违生，以立於时？殿下雠忿，枯骨捐之中野，百岁之後，为臧获所笑，岂仁贤所掩哉！”王悦，与宴谈而遣之。

《三十国春秋》曰：成都王颖御长沙王於建春门，陆机败，遁走。颖诛机及弟云，夷三族。机，吴人，而在宠族之上，人多恶之。成都王嬖人孟玖，素不快於云，及机建门之败，机众多丧。牵秀谮之於颖，言机持两端，孟玖复构之於内，使牵秀斩机。初，机之专征，请孙承为後军司马，至是收承下狱，考捶数百，两髁骨见，终言机冤。吏知承义烈，谓承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爱身？”承仰天曰：“陆君兄弟，世之奇士，有顾於吾，吾危不能济，死复相诬，非吾徒也。”乃夷三族。承门人费慈自诣颖，明承之冤。承喻之曰：“吾惟不负二陆，死自吾分，卿何为尔邪？”慈曰：“仆又安负君而求生乎？”固明承冤，玖又疾之，亦并见害。

卷四百二十一　人事部六十二

义中

《晋书》曰：郗鉴，字道徽，高平金乡人，汉御史大夫虑之玄孙。初，鉴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穷馁，乡人以鉴名德，傅共饴之。时兄子迈、外生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贤，欲共相济耳，恐不能兼有存。”鉴於是独往，食讫，以饭着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後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县令。鉴之终也，翼追扶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

又曰：颜含有孝行。兄畿服药多，死於医家。含迎归，开棺复生。母妻家人日益勤倦，含弃官侍兄，疾十三年，曾无劳怠。

又曰：颜含嫂病困，须蚺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忽有一童子持囊授含，乃蛇胆也。童子忽化为青鸟飞去。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纪瞻，字士远。历阳太守沛国武嘏，临亡，以家後不立，遂手书寄托，瞻悉迎接，为居宅，衣食取足，有若骨肉。少与陆机兄弟亲善，机一门被诛，瞻复相营恤，机女吻嫁之。由是士称其笃义。

《宋书》：龚颖，遂宁人也。少好学，益州刺史毛璩辟为劝学从事。璩为谯纵所杀，故佐吏并逃亡，颖号哭奔赴，殡送以礼。纵後设宴延颖，不获已而至，乐奏，颖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举觞闻乐，蹈迹逆乱乎？”纵大将谯道福引出，将斩之。道福母即颖姑也，跌出救之，得免。及纵僭号，备礼徵，又不至，乃胁以兵刃，执志弥坚，终无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
又曰：张进之，永嘉安固人也。为郡中大族。少有志行，历五官主簿，永宁、安固二县领校尉。家世富足，经荒年散财，救赡乡里，遂以贫罄，全济者多。太守王味之有罪当见收，舔＼进之，供奉经时，尽其诚力。味之尝避地堕水沉没，进之投水拯救，相与沉沦，危而得免。时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进之门，辄相约勒，不得侵犯，其义信所感如此。
又曰：孙棘，大明五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棘自诣郡辞，引己吻家长，令弟不行，罪当在己，乞以身代。萨又辞自引。太守张岱疑其不实，以棘、萨各置一处。报云：“听其相代。”颜色庄悦，甘赴死焉。棘妻许氏又寄语嘱夫曰：“君当门户，岂可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嘱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三子，死复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帝诏特原罪。
又曰：蔡廓，字子度。事兄轨如事父，家内大小，咨而後行。公私赏赐，一皆纳轨，有所咨，须就典者请之。曾从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时轨为给事郎中。廓答曰：“知须夏服，给事自应相供，无庸别寄。”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江都王延年，年十五丧二亲，奉叔父孝闻。子良孙及弟从子为啖人贼所掠，延年追而请之。贼以良孙归延年，延年拜请曰：“我以少孤为叔父所养，此叔父之孤孙也，愿以子易之。”贼曰：“君义士也。”免之。
又《後赵录》曰：石勒谓右长史张宾曰：“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可任也？”宾曰：“晋故东莱太守赵彭，忠亮笃敏，将军若任之以邺，必能允副神规。”勒於是徵拜魏郡太守。彭至泣而辞曰：“臣往曾策名晋室，食其禄矣，且受人荣宠，复事二姓者，臣志所不为，且岂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许。有死而已，未敢闻命。若赐其馀年，全臣一介之愿者，则明公大造也。”於是赐安车驷马，养以卿秩。
又《蜀志》曰：李安，字武龙，少养外家罗氏。玄康八年，避地入蜀，从李特征伐，以勇烈闻。李骧引为帐下督，数有战功，甚信爱之。罗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骧逆战不利，被伤落马，卧未能起，士众皆散。惟安与任回在左右。伯从数千骑来，叱安曰：“罗武龙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目呵之曰：“吾不相与。”因前马刺之，伯逡巡而退。
又《前凉录》曰：张世度，敦煌人，幼以孝让著称。游学京师，遇中州大疫，乡人宗族死于京师数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殡葬，识者嘉之。
吴均《齐春秋》曰：上不豫南康王于於弟赐死，独江泌守尸，昼夜号泣，悲动路人。于时，诸王并见诛剪，故旧无敢瞻看，惟泌及衡阳王子浚，侍读严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各为营理丧事，时人高其节。泌字士清，济阳人也。
《後魏书》曰：阳固，字敬安，北平无终人。性倜傥，不拘小节，博览魄籍，有文才。清河王怿辟太尉从事中郎。怿为玄所害，朝野震悚。诸子及门生僚吏莫不虑祸，隐避不出。固独诣丧所，尽哀恸哭，良久乃还。仆射游肇闻而叹曰：“虽栾布、王修何以尚也。”
《唐书》曰：李密既降，徐尚守黎阳仓，谓长史郭恪曰：“魏公既归于唐，我士众土地皆魏公之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即是自邀富贵，吾所耻也。今宜具录以启魏公，听公自献，则魏公之功也。”及使者至，高祖无表，甚怪之。使者具以闻，高祖大悦曰：“徐感德推功，真忠臣也。”即授黎州总管，赐姓李氏。
又曰：李纲孙安仁，永徽中为太子左庶子。属太昨；废，归于陈邸，宫僚皆逃散，无敢辞送者。安仁独涕拜辞而去，朝野义之。後卒於恒州刺史。
又曰：王义方，泗州涟水人也。少孤贫，事母甚谨，博通五经，而謇傲独行。初举明经，因诣京师。中路逢徒步者，自云：“父为颍上令，闻病笃，倍道将往焉，徒步不前，计无所出。”义方以所乘马与之，不告姓名而去。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
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义，失义而後礼。
《文子》曰：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
又曰：体君臣，正上下，明亲疏，存危国，继绝世，立无後者，义也。
《墨子》曰：墨子之齐，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为义，独子为义，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一人耕，九人处。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子宜劝我，何以止我！”
又曰：世俗君子视义士不若视负粟者，今有人负粟，息於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必起之，何也？曰：义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王之道以语之，纵不悦而行，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不若视负粟者。
《列子》曰：桀纣惟重利而轻道，是以亡。人而无义，惟食而已，是鸡狗也。强食磨角，胜者为利，是禽兽也。吻鸡狗禽兽，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
《孟子》曰：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舍鱼取熊掌；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
孙卿子曰：仁、义、礼、善之於人也，譬之货、财、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泅拢
《六韬》曰：义之所在，天下归之。
《尸子》曰：贤者之於义，曰贵乎？义乎？曰：义！是故尧以天下与舜。曰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义乎？曰：义！是故子罕以不受玉为宝。曰生乎？义乎？曰：义！故务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义。

又曰：十万之军无将军，必大乱。夫义，万事之将也。国之所以立者，义也；人之所以生者，亦义也。

又曰：莒有石焦原，广数寻，长五十步，临百仞之溪。有以勇见莒公者，却行剂踵焉。莒国莫之敢近，己独剂踵焉，所以服莒国也。夫义之为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贤者之於义也，必且剂踵焉，所以服一世也。

《韩子》曰：义者，君臣上下之礼，父子贵贱之差也。

《贾谊书》曰：齐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为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归，燕君送于齐地百六十里，问於管仲曰：“礼，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则燕君畏而失礼也，寡人恐後世以寡人为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车，割燕君所至而与之。诸侯闻桓公之义，而皆服之。

《淮南子》曰：君子非义无以生，失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祸拢故君子惧失义，小人惧失利。

《盐铁论》曰：阻险不如阻义也。

《新序》曰：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欲立王子闾以为王。王子闾不肯，劫之刃。王子闾曰：“见国灭而志王，不仁；劫白刃而失义，不勇。吾虽死不子从也。”白公强之不可，遂缢而杀之。

《新序》曰：白公之难，楚人有庄善者，辞其母曰：“充其亲而死其君，可谓义乎？”庄善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无死乎？”遂辞而行。比至公门，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矣，何不及乎？”庄善曰：“惧者，吾私也；死君，公义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刎到而死。

《风俗通》曰：巴郡太守太山任望，字伯，为司徒掾。同产弟子，杀人系狱。望自劾去，星行电征，便道诣府，露首肉袒，辞谢太守。李固请与相见，望顿头流血，自说弟薄命早亡，以遗孤为托，望失义方之教，自陷罪恶。息男国既豫知情，幸有微胤，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於是原活出之。

又曰：俗说齐人有空车行，鲁人有负釜者，便持金置车中，行二百里，临别取釜，不相问，亦不谢。後车家系狱当死，釜主径往篡之，穿壁未达，曰：“极哉！”车者怒，不肯出。釜主惭，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齐君，齐君义而原之。

《说苑》曰：子路曰：“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贫穷，不能轻死亡，而曰我行义，吾弗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燕昭王使乐毅伐齐，闵王亡。燕之初入齐也，闻盖邑人王蜀贤，令军曰：“环盖邑三十里，毋入。”以蜀之故。已而，使人谓蜀曰：“齐人多高子之义，吾以子为将，封子万家。”蜀固谢。燕人曰：“子不听，吾引三军而屠盖邑。”王蜀曰：“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齐王不听吾谏，故退而耕於野。国既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为君将，是助桀为暴也。生而无义，固不如烹。”遂悬其尸树枝，自奋绝尸而死。齐士大夫闻之曰：“王蜀布衣犹不背齐向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诸公子，立为襄王。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罪也。左儒争之于王，九复之而王不许也。王曰：“别君而异友，斯汝也。”左儒对曰：“臣闻之，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王怒曰：“易而言则生，不易而言则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过以死杜伯之无罪。”王杀杜伯，左儒死之。

《说苑》曰：佛以中牟县叛，设禄邑炊鼎，曰：“与我者受邑，不与我者烹。”中牟之士皆与之。城北馀子田基独後至，祛衣将入鼎，曰：“田基之义，轩冕在前，非义不乘，斧钺於後，义死不避。”遂祛衣将入鼎。佛止之。赵简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论有功者，用田基为始。基曰：“吾闻廉士不耻人，如此受中牟之功，则中牟之士终身惭矣。”遂襁负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义，待以司马。

《新序》曰：白公胜拔剑而属之於屈卢曰：“子与我将舍之，不与我将杀之。”屈卢曰：“吾闻之，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是谓之礼。故人上知天命，下知人臣之道，其有可劫乎？子不推之。”白公胜乃入其剑。

《汝南先贤传》曰：王恢，字仲通。太守郭纡同为主簿。诏书发筋角，纡亲里，竟辜较之。恢谏纡曰：“明府为藩屏大臣，事当从公，听恣私曲，何以为治？”纡不从。有告言之者，诏书案问，事当傅考。纡见恢曰：“太守负君，今当何以图之？”恢曰：“明府不须为忧。明府年六十，恢年七十，先明府生十有馀年，不於今日效命，将复何有？”遣诣考所，自引受罪，言太守不知之。因郁气不食而死，郡以无事。

《广州先贤传》曰：尹牙，字猛德，合浦人。太守南阳终宠忧见颜色，常用怪焉。牙造膝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瘁之思者，何也？”宠曰：“父为周张所害，重仇未报，是以长愧也。”牙乃佣仆自贬，吏役而至于宛陵，与张校圉交通，竭节於张，伺其间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张左右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张果出，问其故，牙因手刃张首而还。

《楚国先贤传》曰：应余，字子正，为郡公曹。是时，吴蜀不宾，山民背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与太守东里衮逃窜得出。贼便射衮，余以身当箭，被七疮。因谓贼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疮，若身死君全，殒殁无恨。”因仰天号泣，涕血俱下如雨。贼见其义烈，释衮不害。

《会稽典录》曰：张京从戎西州，军罢还归，各给车牛。京同里寡母与三子从军，子各物故，见京还，不能自致，悲伤欷。京以载之，牛羸道死，京入辕引轭，妻子单步。

又曰：孟英，字公房，上虞人，为郡掾史。王凭坐罪，未应死。太守下县杀凭，凭家诣阙称冤。诏书下州检拷，英出定文书，悉着英名，楚毒惨至，辞色不变。言：“太守病，不关众事。英以冬至日入占病，因窃印以封文书，下县杀凭，非太守意也。”系历冬夏，肉皆消烂，遂不食而死。

《豫章志》曰：龚硕，字显先，为下江督邮。太守会稽谢斐获罪，於时大皇帝幸寻阳，硕乃具作章陈斐事，候大驾於道，叩头流血。时大风寒雪之後，血流成冰。上乃为之住驾省章，斐事见理。

繁钦《丘俊碑》曰：故右扶风都尉主簿有者，从都尉讨叛胡，官兵败绩，卒伍奔散。都尉临阵堕马，俊於是下马授甲，以身御寇，遂臻致死战场。都尉乘俊马得免。

《桂阳先贤画赞》曰：朱阳罗陵，果而好义。郡汲府君为州章。陵被掠拷，参加五毒，援刀截舌，以着盘中，献之廷尉，群公义之，事得清理。

《会稽先贤传》曰：陈业，字文理。郡守萧府君卒，业与书佐鲁双率礼送丧。双道溺于水，业因掘泥扬波，摇出其尸。又业兄度海，复见倾命，时同依止者乃五六人，骨肉消烂而不可记别。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戚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得血住，馀皆流去。

《续齐谐记》曰：田真兄弟三人，家巨富，而殊不睦。忽共议分财，金银珍物各以斛量。田业生资平均如一，惟堂前一株紫荆树，花叶美茂，共议欲破为三，人各一分，待明就截之。尔夕，树即枯死状，火燃，叶萎枝摧，根茎焦悴。真至，携门而往之，大惊，谓语弟曰：“树本同株，闻当分析，所以焦悴，是人不如树木也。”因悲不自胜，便不复解树，树应声，遂更青翠，华色繁美。兄弟相感，更合财产，遂成纯孝之门。真以汉成帝时为太中大夫。

《西京杂记》曰：曹敞在吴章门下，时辈谓敞好斥人过，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及章後为王莽所杀，门生无敢收葬者，皆更易姓名以从他师。敞时为司徒掾，独称章弟子，收而葬之。方知谅直者不见容於凡辈矣。平陵人生立敞碑於吴墓，在龙首山南岭上。

《汝南先贤传》曰：阚敞，字子张，平舆人。仕郡，为五官掾。时太守第五常被徵，临发仓卒，有俸钱百三十万留付敞。敞埋着堂上，遂遭世仓卒，道路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敞年老饥羸，其妻曰：“第五府君所寄钱，可取自给，然後偿之。”敞曰：“吾穷老，何明当有用故君之财子！道通当送，饥寒何损？”常举门遭疫，妻子皆死。常病临困，惟有孤孙，年九岁，常谓之曰：“吾寄故五官掾平舆阚敞钱三十万。”气遂绝。後孙年长大，步担至汝南问敞，敞见之悲喜，与共临发阱，钱乃百三十万。孤孙曰：“亡祖临终，言有三十万耳，今乃百三十万，不敢当也。”敞曰：“府君病困气索，言谬误耳。郎无疑也。”

《傅子》曰：太祖既诛袁谭，枭其首，令曰：“敢有哭之者，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谓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义也；畏死亡义，何以立世？”遂告其首而哭之，哀动三军。军正白行其戮，太祖曰：“义士也，赦！”

刘彦明《敦煌实录》曰：童巽，字文举，学有才。太守京兆谅举巽上掾，历主簿功曹。谅卒官，巽衰送丧，道遇寇虏，众皆散走，巽身蔽柩，哭呕血。贼欲破棺，巽叩头救请，头破血流。贼义释之，由是显名。

卷四百二十二　人事部六十三

义下

《战国策》曰：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收债於薛者？”冯曰：“能。”於是载券契而行，辞曰：“收债毕，何市而反？”孟尝曰：“视吾家所寡有者，乃为之。”至薛，召诸民当偿债者，悉来合券。遍合。乃矫命以债赐诸民，烧其券。民称万岁。长驱到齐，晨而求见。孟尝怪其疾，正衣冠而见之，曰：“债毕收乎？来何疾也！何市而反？”曰：“君云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珍宝满内府，狗马实外厩，美人充後宫，君家所寡有者，义耳！窃以为君市义。”曰：“市义奈何？”曰：“君有区区之薛，不能扶爱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以债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称万岁，乃臣所以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诺！先生休矣！”後期年，孟尝就国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孟尝君顾谓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又曰：秦缩高，鄢陵人也。其子仕秦，秦以为管守。魏信陵君攻之不下，乃使人谓鄢陵君曰：“遣缩高来，吾将仕之，使为持国尉。”鄢陵君曰：“小国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请，使吏导使者。”至，缩高曰：“君之命高也，将使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大笑也。见臣而下，是背主也。父杀子背，亦非君善，敢再辞。”使者以报，信陵君大怒，遣使谓鄢陵君曰：“鄢陵之地，亦犹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则秦兵不返，杜社必危矣！愿君生束缩高而致之。若君弗致，吾将十万之师，以造君城下。”鄢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诏襄王，以守此地，受太府之宪，曰：子杀父，臣杀君，有常不赦。国虽大赦，降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子不得预焉。今缩高不受大利，以全父子之义，而君曰生致之，是使我负襄王之诏而废太府之宪。虽死，终不敢行也！”缩高闻之，曰：“信陵君为人悍而自用，此辞反，必为国祸。吾以全己为人臣之义矣，岂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舍，自刎颈而死。信陵君闻之，大惊。服缟素，出舍，使使者谢鄢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於思虑，敢再拜释罪。”

《英雄记》曰：袁绍以臧洪为东都太守，时曹操围张超於雍丘。洪始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并勒所领将，赴其难。从绍请兵，而绍竟不听之。超城遂陷，张氏族灭。洪由是怨绍，绝不与通。绍增兵急攻，洪城中粮尽，厨米三斗，使为薄抿ⅰ颁众。又杀其爱妾以食，兵将咸流涕，无能仰视，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莫有离叛。城陷，生执洪。绍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是！今日服未？”洪据地目曰：“诸袁事汉，四世五公，可谓受恩。今王室衰弱，无辅翼之意，而欲因际会，觖望非冀。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为服乎？”绍乃命杀之。洪邑人陈容在坐，见洪当死，起谓绍曰：“将军今举大事，欲为天下除暴，而先诛忠义，岂合天意？”绍惭，遣人牵出，谓曰：“汝非臧洪俦欤？空复尔为！”容顾曰：“夫仁义岂有常所，蹈之则君子，背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遂复见杀。在绍坐者无不叹息。

又曰：袁谭既死，弟熙、尚为其将焦触张南所攻，奔辽西乌桓。触自号幽州刺史，陈兵数万，杀白马盟曰：“违命者斩！”各以次歃。至别驾代郡韩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知不能救，勇不能死，北面曹氏所不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触曰：“举大事，当立大义，事之济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厉事君。”曹操闻珩节，甚高之，屡辟不至。

又曰：公孙瓒，字伯，为上计吏部。太守刘基为事被徵，伯御重到洛阳，身执徒养。基将徙日南，伯具豚米，於北邙上祭先人，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障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观者莫不欷。刘在道得赦，俱还。

《魏略》曰：郭宪，字幼简，西平人，以仁笃，为一郡所归。韩约失众，从羌中还，依宪。众人多欲取约以邀功，而宪责之言：“人穷来归我，云何欲危之！”遂拥护，厚遇之。其後，约病死，而田乐、杨达等就斩约头，当送之，逵等欲条疏，着宪名，宪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图之，岂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逵等乃止。时太祖方攻汉中在武都，而逵等送约首到，太祖宿闻宪名，及视条疏，怪不在中。以问逵，逵等具以情对。太祖叹其至义，乃表例与逵等赐爵关内侯。

《列士传》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与为死友，欲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雪不得行，饥寒无计，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谓角哀曰：“天不我与，深山穷困，并在一人，可得生官，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扪心，知不如子，生恐无益，而弃子之器能，我乐在树中。”角哀听伯桃入树中而死，得衣粮前至楚。楚平王爱角哀之贤，嘉其义，以上卿礼葬之。角哀梦见伯桃曰：“蒙子之恩而获厚葬。然正苦荆将军，家相比欲役使吾，吾不能听也。与连战不胜，今月十五日，当大战以决胜负。得子则胜，否则负矣。”角哀至期日，陈兵马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杀，下而从之。君子曰：“执义可为世规。”

《唐新语》曰：陆南金博涉经史，言行修谨。开玄初，太常少卿卢崇道犯罪，自岭南逃归，匿于南金家。俄为雠人所发，诏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辞引南金，旭处以极法。南金弟赵壁请代兄死，南金执称弟实自诬，身请当罪。兄弟争死，旭问其故，赵壁曰：“兄是嫡，又能干家事，亡母未葬，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无所益，身自请死。”旭列上其状，玄宗嘉而宥之，张说、陆象先等咸相钦重，累迁库部员外郎。南金祖士季为隋越王侗记室，兼侍读。侗称制，授著作郎。时王世充将行篡夺，侗谓士季曰：“隋有天下三十馀载，朝廷文武岂无忠烈者乎？”士季对曰：“见危授命，臣之宿心。今请因其启事，便加手刃。”後事泄，充遂停士季侍讲。贞观初，为大学博士而卒矣。

又曰：毕构，性至孝，丁继母忧，有两妹皆在襁褓，构乳养嫁遣之。及其亡也，二妹初闻，哀恸气绝者久之。言曰：“虽兄弟无三年之礼，吾倚鞠养，岂同常人！”遂行三年服。朝野闻之，莫不称叹。构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东都，闻构疾，星驰赴京，侍医药者累月。既而哀毁骨立，变服视事逾年，未尝言笑，深为朝野所重。构尝为益州长史兼按察使，多所举正，风俗一变。玄宗降玺书慰之曰：“卿孤洁独行，有古人之风，自临蜀川，弊化顿易。览卿前後执奏何异破枉求奸？诸使之中，在卿为做拢”终户部尚书。

又曰：李为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树。邑人曰：“美政所致，请以闻。”谦退，寝其事。历官十七政，俸禄先兄弟嫂侄，谓其子曰：“吾厚汝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义，勿辞弊也。”天下莫不嗟尚之！

又曰：姚崇少不慕学。年逾弱冠，尝过所亲，见修文钓露御览》，阅之甚喜。遂坟史，以文华著名，历牧常、杨，吏人并建碑纪德，再秉衡轴。天下钦其公直。外生任并、任异少孤，长於崇家。乃与之立家产，谓之曰：“汝与吾无间然矣。”惜殊宗而代疏，命与其子连名，冀无以别也。时人美之。

又曰：孟景休，事亲以孝闻。丁母忧，毁瘠逾礼，殆至灭性。弟景伟，年在襁褓，景休亲乳之，乳为之丰。及葬，时属祁寒，跣履雪霜，脚指堕而复生如初。景休进士擢弟，历监察御史、鸿胪丞，为来俊臣构陷，遇害。时人伤焉。

义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史□孝义传》曰：吴兴乘公济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济及兄愿公乾伯并卒，各有一子，姚养育之，卖田宅为取妇。自与二男寄止邻家。明帝诏为其二子婚，表闾复徭役。

又：会稽永兴吴翼之母丁氏，少丧夫，性仁爱。遭年荒，分衣食以饴里中饥饿者，邻里救借，未尝违。同里陈攘父母死，孤单无亲戚，丁收养之。及长，为营婚娶。又同里王礼妻徐，荒年客死，丁阴为买棺器，自往敛葬。玄徽末，大雪，商旅断行，村里比室饥饿，丁自出盐米，计口分赋。同里任侨家露四丧无以葬，丁为办家椁。有三调不登者，代为遂。丁长子妇王氏守寡，执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诏表门闾蠲租税。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冠军乔，攻界休克之，其令贾潭抗节不降。怒杀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馀，有姿色，欲纳之。宗骂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母乎？何不促杀我？”遂仰天大哭。亦杀之。

《唐书》：独孤武都谋叛，王世充归于我。其子师仁，方三岁。世充以其幼不杀。乳母王英兰，髡钳求入保养，世充许之。英兰扶乞所得与师仁。惟自啖土饮水，而竟为采拾，窃师仁至京师。高祖嘉之，封永寿乡君。

又曰：阳三安妻李氏，雍州泾阳人也。事舅姑以孝闻。及舅姑亡没，三安亦死。二子孩童，家至贫窭。李昼则力田，夜便纺缉，数年间，葬舅姑及夫并夫之叔侄兄弟七丧，深为远近所嗟尚。太宗闻而异之，赐帛二百段，遣州县恤存之。

又曰：郑义宗妻卢氏，幽州范阳人也，卢彦衡之女也。略涉书史，事舅姑甚得妇道。尝夜有强盗数十人，持杖鼓噪，逾垣而入。家人悉逃窜，惟有姑独在堂。卢冒白刃往至姑侧，为贼捶击之，几至於死。贼去後，家人问曰：“群凶扰横，人尽奔逃，何独不惧？”答曰：“人所以异於鸟兽者，以其有仁义也。昔宋伯姬守义赴火，流称至今，吾虽不敏，安敢忘义？且比邻有急，尚相赴救，况在姑，而可弃委！若万一危祸，岂宜独生！”其姑每云：古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乃见卢新妇之心矣。“贞观中卒。

又曰：冀州鹿城女子王阿足者，早孤无兄弟，惟姊一人。阿足初适同县李氏，未有子而夫亡。时年尚少，又多娉之，为姊年老孤寡，不能舍去，遂誓不嫁，以养其姊。每昼营田业，夜便纺绩，衣食所须，无非阿足出者。如此二十馀年，及姊亡，葬送以礼。乡人莫不称其义行，竞令妻女求与相识，後数岁，竟终于家。

又曰：楚王灵龟妃上官氏，上□人也。父怀仁，右金吾将军。上官氏年十八，归於灵龟，继楚哀王後，本生具存，朝夕侍奉，恭谨弥甚。凡有新味，非舅姑啖讫，未曾先尝。经数载，灵龟薨。及将葬，其前妃阎氏，嫁不逾年而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无近族，众议欲不举之。上官氏曰：“夫神而有灵，宁可使孤魂无记。”於是备礼同葬。闻者莫不嘉叹。服终，诸兄弟姊谓曰：“妃年尚少，又无所生，改醮异门，礼仪恒范。”妃思之，掩泣对曰：“丈夫以义烈标名，妇人以守节为行，未能即先大马殉沟壑，宁可复饰妆丫服有他志乎？”遽将截鼻割耳以自誓。诸兄姊知其志不夺，叹息而止。寻卒。

《说苑》曰：齐遣兵攻鲁，见一妇人将两小儿走，抱小而挈大。顾见大军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问之。妇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义也，妾之子者私义也，宁济公而废私耶！”使者怅然，贤其辞，即罢军。还对齐王说之曰：“鲁未可攻也，匹妇之义尚如此，何况朝廷之臣乎？”

《列女传》曰：卫宗二顺者，卫宗室灵主之夫人及傅妾也。秦灭卫，君角封灵主世家，使奉其祠。灵主死，夫人无子而守寡。傅妾有子代，後夫人谓傅妾曰：“孺子养我甚谨，子奉祭祠而妾事我，我不聊，愿出居外。”傅妾泣曰：“夫人岂欲使灵氏受三不祥耶？公不幸早终，是一不祥；夫人无子而妾有子，是二不祥；今夫人将出居外，妾居内，是三不祥。”欲自杀，其子止之，不听。夫人惧，遂终年供养不替。

又曰：鲁孝义保者，鲁孝公称之保母。初孝公父武公与长子恬、中子戏朝周宣王。宣王立戏为鲁太子。武公薨，戏立，是吻懿公。孝公于时号公子称。恬之子伯御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求称於宫中，将杀之。义保闻伯御欲杀称，乃衣其子以称之衣，卧於称之卧处。伯御杀之，义保遂抱称以逃。周天子杀伯御，立称为孝公。鲁人高义保之义，故谓之“义保”。

又曰：河南贞义者，乐羊子之妻。羊子出学将友人归，贞义截发卖以供其费。後羊子得遗金一饼以与贞义，贞义曰：“妾闻君子不以利污行。”羊子惭而弃之。

又曰：杞梁名殖，齐人也，为大夫。庄公袭莒，约车五乘载士，殖不与，归而不食。母曰：“汝生有义，死有名，五乘尽汝下也。”殖遂至莒，获甲首。公止之曰：“共同齐国。”殖曰：“不与五乘，少吾勇也；临敌止吾以利，污吾行也。”遂进至莒城下，杀二十七人而死。莒人筑尸城为京观，妻往迎丧，向之哭，土为之崩，得丧，於是公使吊葬之。葬毕，曰：“妇人有三从之义，吾外无夫以立节，内无子以见志，吾何归乎？”乃赴水而死。

又曰：梁节姑姊者，梁之妇人，其室失火，兄子与其子三人在内中，欲取兄子辄得其子。火盛不得复入，妇人将自赴火，其夫止之。妇人曰：“梁国岂可户告人晓也，被不义之名，何面目以见兄弟国人哉！吾欲复投吾子，为失母之恩。吾势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会稽右师安妻者，同郡吕氏之女也。名军，少寡无子，守义不迁。其兄遂犯法，军匿之，知不能免，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单少，门宗惟兄为主，而复罹此祸，我有一计，犹足免难，将诣县陈之。”兄曰：“其计若何？”军曰：“临时从宜，不可先言也。”乃请知者为辞，乞代兄遂之命。因自到县门，官嘉其义，乃舍遂罪。

又曰：齐伊盘母者，齐二子之母也。当宣王时，有人斗死於道者，吏视之被一疮，二子立其傍，吏问之。兄曰：“我杀之。”弟曰：“非兄也，我杀之。”期年不决。吏言之於相，相不能决，言於王，王曰：“皆赦之，是纵有罪；皆杀之，是诛无辜也。其母必知其子之善恶，听所欲杀祸拢”相召而问之。其母泣而对曰：“杀少子。相曰：“少子人之所爱，今欲杀之，何也？”对曰：“少者，妾之子也；长者，前妻之子也。虽痛子，独谓义何？”泣下沾襟。相言之於王，王美其义，皆赦二子，号曰义母。

又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杨阜之姑也。阜为州史，马超杀刺史，太守叙屯历城。阜往见之，戏欷悲甚。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视息於天下乎？君拥兵专制，无讨贼之心，此赵盾所以书杀也。”叙母慨然敕叙从阜计，遂起兵於历城。超闻之，袭历城，得叙母，母骂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超即杀之。

杜预《女记》曰：王氏之母者，汉丞相安国侯王陵之母。汉王击项羽，陵以兵属汉王，项羽得陵母置军中，汉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欲私送使者，为之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母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乃伏剑而死，以固勉陵。

《定命录》曰：贾直言妻，莫知姓氏。贞玄中，其舅道得罪赐鸩，直言欲代父死，夺鸩饮之，不死，流于岭徼。直言妻一志事姑，ヶ髻绝膏沐，自三二年，虮虱蔽其肉，厥後如枯蓬之植燥土，无复虮虱。迨十五载，直言遇赦归，妻始一沐其髻，自断绝堕于泔盆，终为秃妇。直言後历谏议大夫，出刺两郡。

《傅记》：李如璋为夏阳令，素轻其妻郑氏。如璋因醉误杀人母，其子入县将复雠。如璋与郑以床拒门。雠者推窗而入，郑急以身蔽如璋，举手乘刃，右臂既落，复举其左臂，雠复断之，犹乞以身代夫死。时方怀妊，雠者以刃铦其腹，胎出而殒，乃害如璋及其二子。州司以闻，坐死者数十人。

卷四百二十三　人事部六十四

谦

《易口谦卦》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彖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六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六四：无不利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吉。《易》下系曰：“谦，德之柄也。”

《尚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左传□庄公》曰：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敢辱高位，以速官谤，敢以死告。”

又《成上》曰：晋与齐战而胜归，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无为吾望尔也。”对曰：“师有大功，国人喜以逆也。先入必属耳目，是代帅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汉书》曰：张安世兄贺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孙收养掖庭。贺视养拊循，恩甚密焉。上追思贺恩，欲封其冢为恩德侯，置守冢户二百家。安世深辞贺封，又损守冢户，上曰：“吾自为掖庭令，非为将军。”安世乃止。

又曰：于定国为人谦恭，尤重经术，士虽卑贱，徒步，定国皆与均礼。

又曰：玄帝即位，徵孔霸为师，赐爵关内侯。霸为人谦退，不好权势，常爵位泰过，何德以堪之？霸让位自陈。上深知其志诚，乃弗用。

《东观汉记》曰：北海靖王睦，显宗之在东宫，尤见幸。而睦性谦恭好士，名儒宿德，莫不造门。永平中，法宪颇峻，睦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岁终，遣中大夫奉璧朝贺，召而谓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惊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趋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已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又曰：李通娶宁平公主，为大司空。通性谦恭，常避权势。谢病不视事。

又曰：冯异，字公孙，为人谦退，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每止顿，诸将共论功伐，异常屏止树下，军中号“大树将军”。

又曰：邓骘兄常居禁中，骘谦退，不欲久在内，连求还第，太后乃许。

又曰：樊弘为人谦慎，常诫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及病困，车驾临问所欲言，弘顿首自陈：“无功享食大国，愿还寿张，食小乡亭。”上悲伤其言而不许。

又曰：梁商朝廷敬惮，其委任自前世外戚见礼过尊显所未曾有。商门无驻马请谒之宾，谦虚挹损，九命弥恭，汉兴已来，妃后之家亦无商比。

《晋书》曰：羊祜开府累年，谦让不辟士，始有所命，会卒，不得除署。

《宋书》曰：刘怀慎，武帝北伐，以为中领军，宿卫辇毂。虽名位优重，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逾己者，皆束带门外下车，其谨退类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蒯恩，字道恩，以战功封新宁县男。武帝北伐，留恩侍卫世子，命朝士与之交。恩益自谦损，与人语常呼官位，自称鄙人。抚士卒，甚有恩纪。
又曰：临川王义庆，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居上流之重，资实兵士居朝廷之半。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谦虚，始至及去，迎送物并不受。
又曰：彭城王义康，与王弘共辅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谦自省，内外众务，一断之义康。
又曰：建平王弘，为人谦俭周慎，礼贤接士，明达政事，上甚信仗之。转尚书令。
《唐书》曰：李藩以张建封在徐州，辟为从事，居幕中，谦谦未尝论细微。
《会稽典录》曰：陈瑞，字文象，世为县卒，瑞谦恭敬让。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竖拜者，皆正朝服与之抗礼。若疾病不能答拜，辄拊颊以谢之。
《新序》曰：晋人伐楚。楚大夫请击之。庄王曰：“先君在时，晋不代楚。及孤之身，而晋伐楚，是孤之过。如何其辱诸大夫！”大夫曰：“是臣之罪，请击之。”庄王俯泣，起拜诸大夫。晋人闻之曰：“君臣争以过为在己，上下一心，三军同力，未可攻也。”还师而归。
袁彦伯《明谦》曰：贤人君子，推诚以存礼，非降己以应世；率心以成谦，非匿情以同物。故侯王以孤寡飧天下，江海以卑下朝百川。《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老子曰：“高以下为基，贵以贱为本。”此之谓乎。
让上
《尚书□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畴若予工？”（工，百工也。）佥曰：“垂哉！”（垂，臣名也。）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掌山泽，官名。）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朱虎、熊罴，二臣也。）帝曰：“俞，往哉！汝谐。”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宗，举效庙之臣。）伯拜稽首，让于夔、龙。
《毛诗□鱼藻角弓》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周礼□地官上□大司徒》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
《礼记□曲礼》曰：博闻强识而让，尊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
又《曲礼》曰：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坊记》曰：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子云：“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则乱益亡。”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子云：“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後己，则民作让。”

又《祭义》曰：天子有善，让德於天。诸侯有善，归诸天子。卿大夫有善，荐於诸侯。士、庶人有善，本诸父母。

又《儒行》曰：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

又《乡饮酒》曰：三揖至于阶，三让以宾升。月者三日则成魄，三月则成时，是礼有三让。

《左传□隐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与夷，宣公子，即所属殇公也。）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殁，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冯，穆公子庄公。）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

又《僖上》曰：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晋。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曰：“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不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王曰：“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礼而还。君子曰：“管氏之世祠也宜哉！让不忘其上。”

又曰：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兹父，襄公也。目夷，兹父庶兄子鱼也。）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立庶不顺礼。）遂走而退。

又《文上》曰：穆伯如齐，始聘，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又《宣上》曰：郑人立子良，辞曰：“以贤则去疾不足，以顺则公子坚长。”乃立襄公。

又《成下》曰：诸侯将见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为君，非无节也。虽不能圣，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又《襄上》曰：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起也！”（无忌，穆子名。起，无忌弟宣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襄十三》曰：晋侯使士丐将中军，辞曰：“伯游长。（伯游，荀偃。）昔臣习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贤也。请从伯游。”使荀偃将中军，士丐佐之。使韩起将上军，辞以赵武。又使栾，辞曰：“臣不如韩起，韩起愿上赵武。君其听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将下军，魏绛佐之。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君子曰：“让，礼之主也。范宣子让，其下皆让。栾为汰，弗敢违也。”

又《襄十四》曰：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札，诸樊少弟。）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札虽不才，愿附於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傅言，季札之让月明，吴兄弟相傅。）

又《襄二十六年》曰：郑伯赏入陈之功。飨子展，赐之先辂三命之服，先八邑。赐子产次辂再命之服，先六邑。子产辞邑，曰：“自上已下，降杀以两，礼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赏，请辞邑。”公固与之，乃受三邑。公孙挥曰：“子产其将知政矣！让不失礼也。”

《论语》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又曰：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孝经》曰：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

《国语》曰：狐毛卒，使赵衰代之。辞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军也善。（先且居，晋大夫行轸子也。）军伐有赏，善君有赏，能其官有赏。且居有三赏，不可废也。且臣之伦，箕郑、胥臣、先都在。”（伦辈也，三子皆晋大夫也。）乃使先且居佐上军。公曰：“赵衰三让，其所让，皆社稷之卫也。废让是废德也。”以赵衰之故，于清原作五军，（清原之在鲁僖三十年也。）使赵衰将新上军，箕郑佐之；胥臣将新下军，先都佐之。

又曰：君子急病让夷。

又曰：齐桓公自莒反於齐，使鲍叔牙为宰。辞曰：“臣不若夷吾者有五：宽惠爱民，臣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臣不若也；忠信可结於百姓，臣不若也；制礼义可法於四方，臣不若也；执桴鼓立於军门，使百姓皆加勇，臣不若也。”

又曰：晋悼公使张老为卿，辞曰：“臣不如魏绛。”乃使魏绛佐新军。

《家语》曰：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相谓曰：“西伯仁人，（文王。）盖往质焉。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则士让於大夫，大夫让於卿。”虞芮之君曰：“吾侪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成，以其所争为闲田。

《史记》曰：吴太伯，弟仲雍，皆大王之子，季历之兄也。季历贤，又生圣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昌，大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庙，重事。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寡人不敢当。”群臣皆伏固请。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
又曰：鲁连既说秦军，秦军为却。平原君欲封鲁连。鲁连辞谢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鲁连寿。连叹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遂辞而去，终身不复见。
又曰：董偃在馆，陶主家儿戏博殿下。主伏槛观之，偃负则饶人，胜则有让，主益奇之。
又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齐，乃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
《汉书》曰：文帝初立，以陈平为相。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平欲让勃位，乃谢病。文帝怪平病，问之。平曰：“高帝时，勃功不如臣，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相让勃。”
又曰：袁盎谓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乡让天子者三，东让天子者再。夫许由一让，而陛下五以天下让，过许由四矣。”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数年。上遣使者徵遂，议曹王生愿从太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从，呼曰：“愿有所白。”遂问其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问以治状，遂对如王生言。天子怪其有让，叹曰：“君安得长者之言而称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议曹教臣也。”
又曰：武帝属霍光以辅少主，光让金日，日曰：“臣外国人，且使匈奴轻汉。”於是遂为光副。
又曰：韦贤薨，子玄成当为嗣。玄成心知其兄非贤，雅意欲让，即佯狂。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实不病，劾奏之。有诏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
卷四百二十四　人事部六十五
让下
《东观汉记》曰：承宫遭王莽篡，天下扰攘，盗贼并起，宫遂避世汉中。建武四年，将妻子之华阴山谷，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悉推与而去，由是显名。
又曰：光武封朱为鬲侯。自陈功薄而国大，愿受南阳五百户足矣。上不许。
又曰：窦融光武时数辞让位，不许，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质性顽钝，臣融朝夕教导以经艺，不得令观天文，见谶记，诚欲令恭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畏事，恂恂循道，不愿其有才能，何况乃当傅以连城广土，享诸侯国哉！”
又曰：邓骘，永初玄年，封骘等以定策增封三千户。让不获，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
又曰：《欧阳尚书》博士缺，上欲用桓荣，荣叩头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杨州从事皋弘。”帝曰：“俞，往，女谐。”因拜荣为博士，引闳为议郎。车驾幸太学，会请博士论难於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明经义，每以礼义让相厌，不以辞长人，儒者莫之及，特吻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罄，尽日乃罢。荣卒，子郁当袭爵，上书让於兄子沉，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帝以郁先师子，有礼让，甚见亲厚。
又曰：上欲封樊兴，置印绶於前，兴固让曰：“臣未有先登陷阵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诚不愿。”帝嘉兴之让，不夺其志。
又曰：刘恺，字伯豫，以当袭父般爵，让与弟宪，遁逃避封。有司奏请绝国，上美其义，特优加之，恺犹不出。有司复奏之，侍中贾逵上书曰：“孔子称：能以礼让为国，於从政乎何有。”和帝纳之，诏下曰：“故居巢侯刘般嗣子恺，当袭父般爵，而称父遗意，致国弟宪，遁亡七年，所守弥固。盖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听宪嗣爵。”乃徵恺，拜为郎，稍迁侍中。恺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风行。
又曰：淳于恭以谦俭推让为节，家有山田橡树，人有盗取之者，恭助为收拾。载之归，乃知其恭。橡盗者还橡，恭不受。人又有盗刈恭禾者，恭见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续汉书》曰：张堪让先人馀财数百万与兄子。
谢承《後汉书》曰：雷义举茂才，让於陈重，刺史不听。义遂佯狂，不应命。乡里为之语曰：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
又曰：陈嚣与乡人纪伯为邻，伯夜窃嚣藩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密移其藩一丈地以益伯。伯惭惧，还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广三丈。太守高其义，名其闾为义里。
范晔《後汉书》曰：冯绲，字鸿卿，巴郡宕渠人也。长沙蛮寇益阳，荆南皆没。於是拜绲为车骑将军，军至长沙，进击武陵蛮夷，荆州平定。诏赐钱一亿，固让不受。振旅还京师，推功於从事中郎。
《魏志》曰：田畴，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乌丸，军次无终，夏水路不通。畴将其众为乡导，出卢龙塞，虏乃惊。太祖与战，遂大斩获。军还，论功封畴为亭侯，畴上疏陈诚以死自誓。太祖不听，欲引拜之，至于数四，畴终不受。
又曰：太祖署邴原为丞相徵事，崔琰为东曹掾，记让曰：“徵事邴原、议郎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皆秉德纯壹，志行忠敏，清静足以厉事，贞固足以干事，所谓龙翰凤翼，国之重宝。举而用之，不仁者远。”

又曰：王基，字伯舆，东莱人。基拔寿春，转基为征东将军，封东武侯。基上疏固让，归功参佐。由是，长史司马等七人皆侯。

《吴志》曰：鲁肃卒，孙权以严代。前後固辞曰：“仆素书生，不闲军事，非才而据，殃咎必至。”发言慷慨，至於流涕，权乃听焉。嘉其能以实让。

又曰：薛综为选曹尚书，固让顾谭曰：“谭心精体密，贯道达微，才昭人物，德服众望，诚非愚臣所可越先。”

王隐《晋书》曰：司徒魏舒逊位。司空卫与书曰：“每与足下共论此事，日日未果，可谓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于时皆有欲逊者，或先显此意不能行，或以归家申喻复还，惟舒知命，内定於怀，未尝形之於言。论者以为晋兴以来，能辞荣令终，未有如舒者焉。

又曰：杜夷，字行齐，庐江人。王敦为刺史，举方正，顾荣等各荐夷於相府。玄帝曾欲省夷，夷深让。帝答曰：“吾与足下虽情在忘言，然虚迟历载。正以足下羸病，故欲相省，宁论常敬。”以为国子祭酒。夷前後十馀表，求解不听，明帝践祚，夷又频表。

又曰：上以羊祜为开府仪同，让表曰：“今光禄李喜，秉节高亮，在公正色；光禄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李胤，清亮简素，正身在朝，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位外内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又封南城郡侯。祜让曰：“昔张良请受留侯，汉高不夺其志。请受钜平，薨，遗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诏祜曰：“固让历年，志不可夺。身没让存，遗言益厉，此夷叔所以称贤，季札所以全节，重违其志，今听复本封。”

干宝《晋纪》曰：钟会、邓艾将伐蜀，与刘实别。客谓实曰：“二将当破蜀不？”实曰：“必破蜀，但皆不还。”客问其故，实曰：“治道在於克让。”因著《崇让论》，曰：“季世不能让贤，虚谢见用之恩，莫肯让於胜己。”

《晋中兴书》曰：郗拜给事黄门侍郎。苦求外出，时吴郡缺，朝议欲用。以资轻而少年，不宜超登大郡，辞让切至。朝廷嘉之，为临海太守。在郡优游养志，不以事物萦心。

崔鸿《前赵录》曰：张实为钜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遗。曾欲以实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辞。身骑瘠马，妻乘败车。

《後魏书》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肇子植自中书侍郎出为济州刺史。玄愉之反也，植率州军出讨破愉，别将有功。当蒙封赏，朝廷论勋，每谦让不受，云其家荷重恩，为国致效是其常节，何足以应进陟之报。恳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於至诚。
又曰：崔光韶为司空行参军，复请让从叔和，曰：“臣诚微贱，未登让品，属逢皇朝，耻无让德。”和亦谦退，辞而不当。高祖善之，遂以和为广陵王国常侍。
《後周书》曰：苏，字承先，陈留圉人也。有膂力，便骑射，从征伐常溃围陷阵。还之日，诸将争功，终无竞。太祖叹之，常谓诸将曰：“承先口不言勋，孤当代言。”其见知如此。
沈约《齐纪》曰：韩系伯，襄阳人也，事母甚谨。西土风俗，田与邻畔者，辄於畔上种桑以志之。系伯上种桑，枝条荫蔽他地，每开数尺以避焉。邻者随复侵之，系伯辄伐树更种。侵畔者惭，不敢犯也。
《齐书》曰：谢迁尚书吏部郎，上表三让。中书疑官未及让，以问国子祭酒沈约，约曰：“宋嘉玄中，范晔让吏部，朱循之让黄门，蔡兴宗让中书，并三表诏答，近代小官不让，遂成恒俗，恐有乖让意。王蓝田、刘安西贵重，初自不让，今岂可慕此不让耶？孙兴公、孔ダ并让记室，今岂可三署皆让耶？谢吏部今授超阶，让别有意，岂关官之大小？让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让，便与诣阙章表不异。例既如此，谓都非疑。”又启让，优答不许。
《唐书》曰：温彦博与兄大雅共掌机密，彦博以昆季同在机务，意不自安，固请他职。高祖曰：“我虚心相待，不以为疑，卿何自疑也？”彦博虽应命，然每退让，远避机权，僚列以此多之。
又曰：长孙无忌册拜司空，无忌固辞让，不许。
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圣主私亲之诮，敢以死请。”太宗曰：“无忌聪明鉴悟，且有武略，公等并知，所以委之台鼎。”无忌又上表切让，帝使谓之曰：“昔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而为三王祖，齐桓得管仲而为五伯长，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内，君临天下，以公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无宜辞让为礼也。”
又曰：卢怀慎开玄三年迁黄门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
《周书》曰：汤放桀而归於亳。三年，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天子之坐，再辞，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三让于诸侯，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
《慎子》曰：尧让许由，舜让善卷，皆辞为天子，而退为匹夫。
《列子》曰：昔尧舜为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齐实以孤竹让而终亡其国。
《晏子春秋》曰：胖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饱，婴亦不饱。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千金以奉宾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书社百封管仲，管仲不辞，独辞何也？”晏子曰：“婴闻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之，婴得之。”

又曰：景公使晏子为阿宰，三年而誉闻於国。景公悦，召而赏之，辞而不受。公问其故。对曰：“昔婴之治阿，三邪毁於外，三谗毁於内。今则三邪誉於外，三谗誉於内。昔者婴之当诛者当赏，而今以当赏者当诛，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贤，乃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

《庄子》曰：尧以天下让许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於泽也，不亦劳乎？”又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适有幽忧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舜以天下让於善卷，善卷曰：“余逍遥於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遂不受。

又曰：舜以天下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居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污漫我，吾羞见之。”自投於清泠之渊。

又曰：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曰：“君之伐桀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乎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於桐水而死。（桐水在今颍川。）又让务光曰：“知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务光辞曰：“废上非义，杀人非仁。子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见也。”乃负石自沉於卢水。（卢水在辽东也。）

《吕氏春秋》曰：沈尹筮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彼圣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而国治。

《韩子》曰：舜耕於历山，农者让畔；渔於河滨，渔者让长。

《苻子》曰：禹让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舜劳矣，凿山川，通河汉，首无发，股无毛，故舜也以劳报子。我生而逸，不能为君之劳矣。

又曰：武王以天下让歧封子。歧封子曰：“孰匆匆然以天下为事乎？君往矣，余不忍闻之。”

又曰：太伯将让其国於季历，谓其傅曰：“大王欲以一国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闻至人也，不居一世而万世以之君，不贵一代而万代以之贵。吾焉能贵乎一国，而贱乎万代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君子国，民衣冠带剑，土方千里，多薰华之草，好让，故为君子国。
《许逊别传》曰：逊年七岁无父，躬耕、负薪以养母，尽孝敬之道。与寡嫂共田桑，推让好者，取其荒者，不营利。母常随谴之：“如此，当乞食无处。”逊叹，应母曰：“但愿母老寿耳！”
《郭翻别传》曰；翻经河坠刀於水，路人有为取者，翻因与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辞。翻曰：“尔向不取，我岂能复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为天地鬼神所责矣。”知其终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处。路人怅然，乃复没为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价与之。
《魏武瘤路曰：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
《魏文杂事》曰：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
《博物志》曰：三让：一曰礼让，二曰固让，三曰终让。
晋□刘实《崇让论》曰：古之至王治天下所以贵让者，欲以出贤才而息争竞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贤以自明贤，岂假让而贤哉！故让道兴，贤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举而自立矣。一官铠，择众官所让最多者而用之，审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让於上，草庐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让贤之风从此生矣。为一国所让，则一国士也；为天下所让，则天下才也。推让之风行，贤不肖灼然殊矣。
晋□孙盛《周泰伯三让论》曰：孔子曰：“泰伯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一焉。”郑玄以为：托采药而行，一让也；不奔丧，二让也；断发文身，三也。三者之美皆蔽隐不著。王肃曰：“其让隐，故民无得而称焉。”盛谓：玄既失之而肃亦未为畅也。玄之所云三迹，显然天下所共见也，何得云隐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则高让知，亦复不得云其让隐也。盖泰伯之出，让迹已露，不奔丧，故一事耳。断发之与《左传》明文相背，又不经也。然则称三让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业显於父，受命於昌，泰伯玄览充周太子之位，一让也。假托逊遁，受不赴丧之讥，潜推大美，二让也。无胤嗣而养仲雍之子，以为己後，是深思远防，令周嗣在昌，天人叶从，四海悠悠，无复纤介疑惑，三让也。凡此三者，帝王之业，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让。”言非直常让若礼臧之伦者。
卷四百二十五　人事部六十六
清廉上
《释名》曰：清，青也，去浊远秽，色如青也。廉，敛也，自检敛也。
《左传□襄五》曰：季文子卒。宰庀家器为葬具，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器备谓珍宝甲兵之物。）君子是以智季文子之忠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又《襄十五》曰：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又《襄二八》曰：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子雅邑，辞多受少。
《汉书》曰：琅琊邴汉以清行徵为京兆尹。汉遂归老於乡里。汉兄子曼容亦养老自修，为官不肯过六百石，辄自免去其名过出於汉。
又曰：盖宽饶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苏林曰：子自行戍不敢发也。）公廉如此。
又曰：赵禹以佐吏补中都官，用廉为令史，事太尉周亚夫为丞相史，府中皆称其廉平。然亚夫弗任，曰：“极知禹无害，然文腎拢”（禹特文法深刻。）
《续汉书》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伦修行清白，尝召见，上曰：“闻卿为吏不过从弟兄饭，宁有之耶？”伦对曰：“臣生遭饥馑，米石万钱，不敢妄过人饭。”
又曰：袁彭，字伯楚。祖父安，历广汉、南阳太守。顺帝初，为光禄勋，行至清，为吏粗袍粝食，终於议郎。
《东观汉记》曰：司空宋弘，尝受俸得盐，令诸生粜，诸生以贱不粜。弘怒，悉贱粜，不与民争利。
又曰：孔奋，字君鱼，右扶风人。守姑臧长。供养至谨，老母极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奋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润。”而奋不改。
又曰：杨震，字伯起，弘农人。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後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邑令王密故所举茂才，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何谓无知？”（范晔《後汉书》曰：天知、地知、卿知、我知也。）
又曰：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为断。安邑令候之，问诸子何饭，对曰：“但食猪肝，屠或不肯予。”令出敕市吏，後买辄得。仲叔怪问，其子道状，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又曰：梁鸿少孤，常独止，不与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童子鸿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然火。
又曰：廉范，年十五，至蜀迎祖母丧。及到葭萌，船没几死。太守张穆持笥中布数篋与范，范曰：“石生坚，兰生香，前後相违，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鲁恭弟正，耽思闭门讲诵，兄弟双高。太尉赵喜，岁时遗子送米肉，辞让不受。
谢为《後汉书》曰：黄向，字文章。为性廉洁，常步行於路中，得金玑一囊，可直二百馀万，募求得其主，还之。
又曰：范丹，姊病，往看之，姊设食。丹以姊婿不德，出门留二百钱，姊使人追索还之。丹不得已受之。闻里中刍藁僮仆更相怒曰：“言汝清高，岂范史云辈，而云不盗我菜乎？”丹闻之曰：“吾之微志，乃在僮竖之口！不可不勉。”遂投钱去。
又曰：羊茂，字季宝，豫章人。为东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处丹板榻，常食乾饭，出界买盐豉。
又曰：巴祇，字敬祖，为杨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暗坐不燃官烛。
又曰：左雄，字伯豪，吻冀州刺史，不举烟火，常食乾饭。
又曰：羊续，字兴祖，泰山人。为庐江太守，卧一幅布，穿败糊纸以补。为南阳太守，初之郡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之於庭，丞後又进之，续乃出所悬者，以杜其意。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为诸生，隐处笃行。常身躬耕，非其衣不服，非其食不食，糠秕不厌。所居闾里，服其德化。
又曰：河南陶硕，乡曲饷之，硕无所受，但食枣饮水而已。
袁山松《后汉书》曰：范丹，字史云，外黄人。为县吏，年十八。弃衣物道边，家以为死，遂西入关学，为莱芜长。去官於市卖卜。妻纺绩以自给。辟公府，步行无被囊自随。常使儿捃麦得五斛。乡人遗之一斛，属儿曰：“莫令尊君知。”儿归，不敢不道。丹即令并送六斛，言麦已杂，遂不取。丹弟子恺，见丹藩不完，载柴将藩之。时丹适行还，怒，敕子拔柴载还之。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自以性急，每为吏常佩韦。
范晔《後汉书》曰：张禹，字伯达，性笃厚。父歆卒於汲，令使人赠送前後数百万，悉无所受。
又曰：檀敷字文有，山阳瑕丘人。少为诸生，贫而志清，不受乡里施惠。
又曰：郑均，字仲虞，东平人。少好黄老书。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馀，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
《典略》曰：程竖，字谋甫，南阳武阴人。仁孝清洁，居贫无资，磨镜自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受人施。诸妪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谓曰：“汝非程谋甫，何为不食人食？”

《魏略》曰：沐并，字德信，河间人。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吏。名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为三府长吏，时吴使朱然、诸葛瑾攻围樊城，遣船兵於岘山东斫材，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答言不往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异域如此。

又曰：旧故西征，有官厨财藉，迁转之际，无不因缘，而赵俨叉手上车。发到灞上，忘持其常所服药，雍州闻之，乃追送杂药朴数箱，俨笑曰：“人言语殊不易，我偶问所服耳，何用是为？”遂不取。

《魏志》曰：卢钦著书称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向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用事，贵清洁之士，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世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是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也。”

又曰：景初二年，以满宠年老，征还为太尉。宠不治产业，家无馀财。诏曰：“君典兵在外，专心忧国，有行父、祭遵之风。赐田十顷，谷五百斛，钱二十万，以明清忠俭约之节。”

又曰：胡质为荆州刺史，薨，家无馀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

王隐《晋书》曰：魏舒为尚书，三娶妻皆亡，自表求还本郡葬。上曰：“魏舒清贫，不营财产，顿举众丧，必无以自供，其赐葬地一顷，钱五十万。

邓粲《晋记》曰：王敦籍周夕家，笥簏中有故絮，故播酒五瓮，米数斛。在位者服其清。

《晋阳秋》曰：胡威，字伯虎，少有志，尚清白。历位宰牧。武帝赐见，叹其父清，因谓威曰：“卿清孰与父清？”威对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为不如？”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远矣。”

《晋中兴书》曰：刘麟之，字子骥，志在逸遁，居于歧阳。凡人致赠，一无所受。

又曰：龚玄之，字道玄。潜处，未曾至公门，有致饷，一无所受。

又曰：翟汤，字道渊，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悄屑事，耕而后食。始安太守干宝与汤通家，遣船饷之，敕吏云：“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还。”汤无人送致，乃更货易绢物，因寄还宝。宝本以为惠，而反烦之，益愧叹焉。

徐广《晋记》曰：中宗令曰：“太常贺循，冰清玉洁，行为俗表。孤曾造其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屋室服物，周身而已。赐床褥，钱二十万。”
崔鸿《前凉录》曰：氾胜，字无忌，敦煌人。举孝廉，除郎中。天下乱，去官还乡里。太守张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
《北齐书》曰：辛术，字怀哲，陇西人。为淮南经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及资财尽赐术，术三辞不见许，术乃书送诣所司，不复闻奏。邢邵闻之，遗术书曰：“昔锺离意云孔子忍渴盗泉，珠玑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谓异代一时。”
沈约《宋书》曰：柳玄景，南岸有数十亩菜园，人卖菜得钱三万送宅。玄景怒曰：“我立此园种菜，以供家中啖之，乃复卖取钱，夺百姓之利耶！”以钱乞守园人。
又曰：郭原平，性至孝。太守蔡兴宗以私米遗之，固辞不受。许瑶之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复反者，前後数十。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原平以种瓜为业，大旱，瓜渎不复通船。世祖令刘僧秀下渎水与之。原平曰：“今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减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船。”步行从他道往钱塘货卖。
又曰：孔ㄆ字思远，不尚矫饰，服用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ㄆ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言清约，称此二人。ㄆ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辎重十馀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ㄆ见之，令上置岸侧，命左右取火烧之，尽乃去。道存代ㄆ为江夏内史。时都邑米贵，道存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ㄆ呼吏载米还彼。吏曰：“都下米贵，乞於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
卷四百二十六　人事部六十七
清廉下
萧子显《齐书》曰：王秀之，字伯奋，琅琊临沂人也。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郡丰壤，禄俸常盈，吾生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
《齐春秋》曰：何敬叔为东海令，在县清廉，不受馈。夏节，忽榜门受饷，数日中得米二千馀斛，他物称是，悉以代贫民输租。
《梁书》曰：范岫，每所居官，恒以廉洁著称。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惟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
又曰：沈ㄆ，字处默，吴兴武康人也。ㄆ不治家产。值齐末兵荒，家人并日而食，或馈其梁肉者，闭门不受。
《陈书》曰：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察自居显要，甚励清节。尝有私门生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之曰：“吾所衣着，止於麻布蒲练，幸不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人逊请，犹冀受纳，察励色驱出，自此伏事者莫敢馈也。
《隋书》曰：狄士文尝入朝，遇上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极重，士文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满，馀无所须。”上异之，别赏物，劳遣之。
《唐书》曰：屈突通从太宗平薛举，时珍物山积，诸将皆争取之，通独无所犯。高祖闻而谓曰：“公清正奉国，著自终始，名下定不虚也。”
又曰：贾敦颐，曹州冤句人也。贞观中，历迁沧州刺史。在职清洁，每入朝，尽室而行，惟弊车一乘，羸马数匹，衔勒有缺，以绳为之，见者不知其刺史也。
又曰：袁承序，陈尚书仆射宪之子也。武德中，累转建昌令。在任清洁，士吏怀之。高宗在藩，太鬟伞学行之士为其僚属，谓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惟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劝进，宪子给事中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守晋王友。
又曰：苏性廉俭，所得俸禄，尽推与诸弟，或散亲族，家无馀资。
又曰：卢怀慎橇朋，不营产业，器玩服饰，无金玉绮文之丽。所得俸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馀蓄，妻子匮乏。
又曰：冯履谦补河北尉，有部人张怀道任较恤尉，与谦畴旧，钅 向镜一面。谦集僚吏遍视高之，曰：“此张公所致也，吾与之有旧。吾效官以俸禄自守，岂私受遗哉！”昌言曰：“清水见底，明镜照心，余之效官必至於此。”复书於使者，乃归之。
又曰：李怀远久居荣位，而好尚清廉，宅舍屋无所增改。尝乘款段乘马，左仆射豆卢钦望谓之曰：“荣贵如此，何不买骏马乘之？”答曰：“此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莫不叹伏。
又曰：裴玢为州刺史，三年，改授山南西道节度使。玢历二镇，颇以公清苦节为政，不交权幸，不务贡献，蔬食弊衣，居处才避风雨，而廪库饶实，百姓安业。
又曰：杜暹在家孝友，扶异母弟昱甚厚。常以公清勤俭吻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以终其身。初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馀张以赠之，暹惟受一百，馀悉还之。时州僚别者见而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
《家语》曰：曾子弊衣而耕於鲁，鲁君闻之而赐邑焉。曾子固辞，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不我骄也，吾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说苑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路问於孔子曰：“仁人廉士，穷则改节乎？”子曰：“改节则何以称仁廉哉！”

《孔丛子》曰：子思居贫，其友馈之粟者受三车焉，或献樽酒、束修，子思弗当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辞吾酒，是辞少而取多也，义则无名，介则不全。”子思曰：“然，不幸而贫於财，至乃困乏，将绝先人之祠，夫所以受粟为周之酒脯则所饮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饮宴，非义也。吾岂以为介哉！”或担其酒脯以归。

《韩诗外传》曰：鲍焦衣弊肤见，挈畚采蔬，遇子贡於道，子贡问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鲍焦曰：“天下之道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闻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是华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华廉毁，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贡曰：“吾闻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采其蔬。《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谁之有哉！”鲍焦曰：“於戏！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愧而轻死。”则弃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列子》曰：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於道。孤父之盗曰丘，见而下一餐以哺之。旌目三哺而後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孤父盗人。”爰旌目曰：“嘻！汝非盗耶？吾义不食也。”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而死。

《孟子口万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李食有虫，食之过半。）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後耳有闻，目有见也。避兄离母居於陵。

又曰：伯夷、叔齐，圣人之清者也。闻伯夷叔齐之风，贪夫廉，懦夫有立志。

《晏子春秋》曰：景公以五十乘鱼赐弦章。章归，鱼车塞途，抚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辞赏以正君，故过失不掩。今诸臣谄谀以干利，吾若受鱼，是反晏子之义，而顺谄谀之欲。”固辞鱼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遗行也。”

又曰：有工女托於晏子之家者曰：“婢子东郭之野人，愿得入身比数於下陈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古之为政者，士农工商异居，男女有别，而士无邪行，女无淫事。今仆托国主，民而仆，必行无清也。”遂不见。

《韩子》曰：晋文公出亡，箕郑挈一壶食而从，迷而失道，与文公相失，饿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国，伐原，以为原令。

《吕氏春秋》曰：古之人非无宝也，所宝者异。孙叔敖将死，属其子曰：“我死，王必封汝，汝母受利地。荆楚之间有寝丘，其利少而甚恶，可长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子受之，至今不失。
《淮南子》曰：曾子立廉，不饮盗泉，所谓养志者也。
又曰：君子不入市，为其挫廉。
《说苑》曰：孔子见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又曰：子思居於卫，袍无里，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遗白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予人也如弃之。”子思辞曰：“闻忘予不如遗弃物於沟壑，虽贫，不忍以身为沟壑。”
杨子《法言》曰：楚两龚之洁其清矣。（两龚：龚盛胜、龚舍。）
《三辅决录》曰：安陵清者有顷仲山，饮马谓水，日与三钱以偿之。
《风俗通》曰：颍川黄子廉者，每饮马，投钱於水中。
又曰：鲍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饮，非妻所织不衣，饿於山中食枣。或问之：“此枣子所种也？”遂强呕，立枯而死。
又曰：郝子廉，饥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不取诸人。曾过姊家饮，留十五钱置席下，去。
《列女传》曰：河南乐羊子妻不知何氏，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捐金於里，远寻师学。
又曰：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
《长沙耆旧传》曰：徐伟奴善叛，知识欲为伟售之。伟曰：“不得。奴往当复逃亡，岂可虚受其价。”廉平义正若此。
《广州先贤传》曰：疏源，字玄流，南海人。出给郡役为户曹佐。源性廉洁，家贫，饷晏不至。同第人饷先到，呼之共食，源未尝听。
又曰：丁密，字靖公，苍梧人。少以清介为节，非家织布物不衣，非己种耕菜果不食，毫厘之馈不受於人。
《汝南先贤传》曰：周燮，字彦祖，好潜静养志，惟典籍是乐。有先人草庐，庐于东坑，其下有陵田，鱼蛤生焉。非身所耕渔则不食。
又曰：胡定，字玄，颍川人也。至行绝人。在丧，雉兔游其庭，雪覆其室，县令遣户曹排雪。问定，定以绝谷。妻子皆卧在床，令遣掾以乾粮就遗之，定乃受半。
《录异传》曰：汉时大雪积地丈馀，洛阳令身出案行至袁安门，无行路，谓安已死，除雪入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安为贤，举为孝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缘生《武昌先贤传》曰：郭翻，字长翔，为人非己耕不食，非妻自织不衣。
《汉皇德传》曰：盖晋，敦煌人，天性皎洁，自小不尝过人饭。贫为官书，得钱足供而已，不取其馀。
《任嘏别传》曰：嘏，字绍先。幼以至性见称。遇荒乱，家贫卖鱼。官发鱼价贵数倍，嘏即取直如常。
《陈留耆旧传》曰：洛阳令董宣死，诏使视之，阑舆一乘，白马一匹。帝曰：“董宣之清，死乃知之。”
《益部耆旧传》曰：朱仓，字云卿，之蜀从处士张宁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为粮，闭户精诵。宁矜之，敛得米二十斛，仓不受一粒。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尚书，交太守张悝居官贪乱，赃逾千金。珠玑玩宝乃有石数。收赃薄入司农，诏悉以珠赐诸尚书，尚书皆拜受，意独委珠玑於地，不拜受。明帝问：“委珠何也？”对曰：“愚闻孔子忍渴不饮盗泉之水，曾子还车不入胜母之闾，恶其名也。陛下以赃珠赐忠臣，以故臣不拜受耳。”
《羊祜别传》曰：昔有攘羊遗叔向母，母埋之。後事发检，羊肉尽，惟舌存。遂以羊舌为氏族，祜其後也。
《华阳国志》曰：何随，字季业，除安汉令，蜀亡去官。时巴土饥荒，所在无谷，送吏行乏，辄取道侧民羊，随以绵系其处，使足所取直。民视羊见绵，相语曰：“闻何安汉清廉，行过从者无粮必能尔耳。”持绵追还之，终不受。人为语曰：“安汉吏取粮，令为之偿。”
范亭《燕书》曰：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从辅国恪讨擒冉闵，即南围拔邺石氏。旧都城内，珍玩宝货充溢，真无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敛图籍。真上疏曰：“臣辄以家奴婢五十口，马七匹，牛四十头以助军资。”
《物理论》曰：有吕子义，当世清贤士也。有旧人往存省，嫌其设酒食，怀乾□而往。主人荣其降己，乃盛为馔，义出怀中乾□，求一杯冷水而食之。
《语林》曰：何公为杨州，亲亲有葬者乞数万钱，而帐下无有。杨州常有乌米以赈孤寡，乃有千馀万斛。虞存为治中，面见道帐下空索，求粜此米付帐下，何公曰：“次道义不与其孤寡争粒。”
《世说》曰：范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百匹绢，不受。稍减，遂至一匹，既终不肯受。韩後与范同载就车中，手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子？”范笑而受之。
《郭子》曰：庾公为护军，属桓廷尉为索一柱吏。桓後遇见徐宁而知之，（宁，字安期，东海人。）致与庾而称云是海内清士。
颜延之《廷语》曰：清者人之正路。
刘弘教曰：录事巫卫，忠清厉节，衣食不充。赐单复衣各一，旦恒令厨食，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家谷三百斛。诸吏宜见贤思齐。
卷四百二十七　人事部六十八
正直上
《易□坤卦》曰：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直、方，地之性也。）
又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广生焉。
《尚书□皋陶谟》曰：直而温。
又《洪范》曰：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又曰：三德，一曰正直。
《毛诗□羔裘》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又《小明》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左传□襄七》曰：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
又《昭四》：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事具刑法门。）
《论语□为政》曰：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措诸枉，则民服。举枉措诸直，则民不服。”（措，犹投也。诸，之也。言投之於上位也。）
又曰：叶公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攘，盗也。我乡党有直人名躬，父盗羊则证其罪。）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又《卫灵公》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史鱼，卫大夫，名鮹。君有道、无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
又《微子》曰：柳下惠为士师三黜。（柳下惠，鲁大夫展禽，食菜柳下，谥曰惠。士师，狱官名。黜，贬退也。）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蚌拢”
《汉书》曰：周昌为人强力，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昌尝入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退走。高帝退还，骑昌项上，问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及高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群臣固争莫能得，而昌廷争之，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虽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即罢。吕后侧耳於东厢听，见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矣。”
又曰：申屠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文帝尝宴饮通家，时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陛下幸爱群臣则贵富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邓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诣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责曰：“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通顿首，首尽出血，上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

又曰：单于尝为书谩吕太后，太后怒，召诸将议讨之。上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太后以哙言为然，季布曰：“樊哙可斩，夫以高帝四十馀万困於平城，哙时亦在其中，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

又曰：诸葛丰，字少康，琅琊人。以明经为郡文学，特立刚直。贡禹为御史大夫，除丰为属，举侍御史。玄帝抉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为之语曰：“间何阔，逢诸葛。”上嘉其节，加丰秩光禄大夫。时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奢不奉法度，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劫章，欲奏其事，适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欲收之。章窘驰去，丰追之。许侍中因得入宫门，自归上。丰亦上奏事，於是收丰节。司隶校尉去节自丰始也。

又曰：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至特进，甚尊重。朱云上书求见，公卿在前。云曰：“今朝廷臣上不能匡主，下无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头，以厉其馀。”上问：“谁也？”对曰：“安昌侯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廷辱师傅，罪不赦！”御史将云下，云攀殿槛，槛折。云呼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地下，足矣！未知圣朝何如耳？”於是左将军辛庆忌免冠解印绶，叩头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诛；其言非，固当容之。”上意然後已。及後当治殿槛，上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言之臣。”

《东观汉记》曰：戴凭为侍中，数进见，问得失。上谓凭曰：“侍中当匡辅国政，勿有隐情。”凭对曰：“陛下严。”曰：“朕何用严？”凭曰：“伏见前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诉，遂致禁锢，世於是为严。”上怒曰：“汝南子欲复党乎？”凭谢曰：“臣无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谏，偷生苟活，诚惭圣朝。”上即敕尚书解遵禁锢，拜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之。

又曰：朱晖，字文季，南阳范人。为临淮太守，表善黜恶，抑强绝邪，吏民怀而爱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

又曰：祭遵从征河北，为军市令。上舍中儿犯法，遵格杀之。上怒，命收遵。时主簿陈嗣谏曰：“明公欲众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教命行也。”上乃贳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备祭遵，吾舍中儿犯命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郑众，字仲师。建武中，太子及出阳王因虎贲将梁松请众，欲为通籍，遗缣帛，众悉不受，谓松曰：“太子储君，无外交义，汉有旧防，诸王不宜通客。”松讽以长者难逆，不可不虑。众曰：“犯禁触罪，不如守正而死。”

又曰：吴良，字太仪，齐国临淄人，以清白方正称於乡里。为郡议曹掾，正里掾入贺，太守门下掾王望前言曰：“齐郡败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狗吠之音。明府视事五年，土地开辟，盗贼灭息，五谷丰熟，家给人足。今日岁首，诚上雅寿。”掾皆称万岁。良跪曰：“门下掾佞谄，明府无受其觞。盗贼未弭，人民困乏，不能家给人足。於今议曹掾尚无，宁吻家给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遂不举觞，赐鳆鱼百枚。宴罢，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不拜。

又曰：申屠刚，字巨卿，扶风人。性刚直忠正，志节抗厉，常慕史鱼、汲黯之为人。涉猎书记，果於行义。玄始中，举贤良对策，言甚切直。建武初，徵拜侍御史，迁尚书令，謇謇多直，无所屈挠。时陇蜀未平，上尝欲近出，刚谏，上不听，刚以头轫乘舆车轮，马不得前。

谢承《後汉书》曰：李燮为议郎，会西羌及边章韩遂作乱陇右，徵发天下，役赋无已。司徒崔烈以为宜弃凉州，燮厉色言曰：“斩司徒，天下安。”尚书郎杨赞奏燮廷辱大臣。帝以问燮，燮曰：“凉州天下冲要，国家藩卫，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为宰相，不念为国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弃一方万里之土，臣窃惑之。若烈不知之，是极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从燮议。由是朝廷重其方略，每公卿有缺，为众议所归。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太守宗资署功曹。湛吴甥西平李颂，顽嚚浊秽，乡曲所弃。常侍唐衡求属仕宦，资敕曹召署文学史，滂不听。极久，衡复有书诮资，资怒，召功曹书佐朱零问不召颂意状，零以告滂，滂谓曰：“若答教当言颂，则滂之姊子，岂不乐其升进！颂缘污秽，小人不宜玷尘，清朝不敢以位私人，是以不召。”

又曰：杨奇，字公伟，弘农人，为侍中。天子所问，引经据义，靡事不对。灵帝尝问：“朕何如桓帝？”对曰：“陛下躬秉艺文，圣才雅藻，有优先帝；礼善慎刑，或未之有。今天下以陛下准桓帝，犹谓尧舜比德者也。”上不悦其言，谓曰：“奇所谓杨震子孙有强项遗风，想死後又当致大鸟也。”

袁山松《後汉书》曰：李膺等下狱，狱吏曰：“诸入狱当祭皋繇以祈福。”范滂曰：“皋繇古之贤臣，知滂无罪，将理之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及讯狱，王甫以次诘之。滂年少在後，越次而前。甫曰：“夫合党连群，必有盟誓，其所谋图皆何等耶？”滂曰：“窃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谓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为党。”滂乃仰天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愿赐一幡，埋於首阳山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夷、齐。”尚书霍以党事无验，表陈赦之。

范晔《後汉书》曰：高获，字敬公，南阳人。与世祖有素旧，师事司徒欧阳歙，歙下狱当断，获冠铁冠，带，诣阙请歙。帝虽不赦，而引见之。谓曰：“敬公，朕用子为吏，宜改常性。”获对曰：“臣受性於天地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辞去。三公争辟不应。

又曰：任延，字长孙，南阳人。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无失於和。”延对曰：“臣闻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不敢奉诏。”帝曰：“卿言是也。”

又曰：樊，字长鱼，弘之子也。广陵王荆有罪，诏与任隗杂治其狱。事竟，奏请诛。引见宣明殿，帝怒曰：“诸卿以我弟故，欲诛之，即我子，卿等敢尔也！”对曰：“《春秋》之义，君亲无将，而诛焉。是以周公诛弟，季友鸠兄，经傅大之。臣等以荆属托母弟，陛下留圣心，加恻隐，故请耳。如令陛下子，臣等专诛而已。”帝叹息良久。益以此知名。

又曰：张纲，字文纪，皓之子也。汉安玄年，选八使徇风俗，皆耆儒知名，多历显位，惟纲年少，官次最微。馀人受命之部，而纲埋其车轮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曰：“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国厚恩，以刍尧之姿，居阿衡之任，不能敷赞五教，翼扬日月，而专为封豕长蛇，肆其贪饕，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书奏而京师震悚。

又曰：爰延，字季平，陈留外黄人。桓帝时徵博士，太尉杨秉举贤良方正，再迁为侍中。帝游上林苑，从容问曰：“朕何如主也。”延对曰：“陛下为汉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则治，中常侍黄门预政则乱，是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帝曰：“昔朱云折槛，今侍中面称朕违，敬闻阙矣。”

又曰：赵喜，字伯阳，南阳人。为太尉，受遗诏，典录丧礼。自王莽篡乱，旧典不存，皇太子与东海王等杂止同席，宪章无序。喜乃正色，横剑殿阶，扶下诸王，以明尊卑。

又曰：桓典，字公雅，荣之玄孙也。拜御史，执正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

又曰：吴，字季英，陈留长垣人。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及冀诬奏太尉李固，闻而请见，与冀争之，不听。时扶风马融吻冀章，因谓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诛，卿何面目见天下人乎？”冀起入，亦径去。

又曰：李充迁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以充高节，卑敬之。尝置酒请充，宾客满坐，酒酣，骘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骞欲绝其语，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士犹甘於肉！”遂出，径去。

又曰：崔琦数引古今成败戒梁冀。琦以言不从，失意，复作《白鹄赋》以为讽。梁冀见之，呼琦问：“百官内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琦对曰：“将军累世台辅，任齐伊尹，而德政未闻，玄玄荼炭，不能纳贞良，以救祸败，反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

又曰：许敬，字鸿卿，汝南平舆人也。有吏诬君者，会於县令坐。敬拔佩刀断席，曰：“敬不忍与恶人同席。”

《魏志》曰：苏则拜侍中，与董昭同僚。昭尝枕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

又曰：张承，字公先，范弟也。避地杨州，袁术问承曰：“周室凌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则高祖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广，士民之众，欲邀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从天下之欲，虽由匹夫之资，而兴霸王之功，不足为难。若苟僭拟，于时而动，众之所弃，谁能兴之！”术不悦。

又曰：陈泰为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致货，因市奴婢，泰皆挂名於壁，徵为尚书，悉以还之。

又曰：蒋济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当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可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诏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他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诫。天子无戏言，古今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追取前诏。

又曰：辛毗，字佐治，颍川人。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於陛下甚乐，而群下甚苦。”帝默然，後为之稀出。

又曰：王基，字伯舆，东莱人。为荆州刺史，书戒司马景王曰：“许允、傅嘏、袁保、崔赞皆一时正士，有直质而无流心，可与同政事者也。”景王纳其言。

《吴志》曰：张昭每朝见，言论辞气壮厉，义形如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後蜀使来，称蜀德美，而群臣莫拒，权叹曰：“使张公在坐，彼不折则废，安得复自夸乎？”明日，遣中使劳问，因请见昭。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若乃变易恩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权辞谢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直下
王隐《晋书》曰：刘毅，字仲雄，为司隶校尉，言议切直，无所回挠，故不至公辅。王基荐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又曰：初，武帝知太子暗弱，後必乱国。然不能择才，遣荀勖及和峤重往观之。勖还，盛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峤曰：“臣以为太子如故，不见更胜。此自陛下家事，非臣所尽知。”於是天下贵峤而贱勖。
干宝《晋纪》曰：高贵乡公薨，太祖会朝臣而谋。其日，太常陈泰不至，使其舅荀ダ召之，垂涕而入。太祖谓曰：“玄伯何以处我？”对曰：“诛贾充以谢天下。”太祖曰：“不可为，更思其次。”泰曰：“但见其进，不知其次。”太祖乃不复问。
郭粲《晋纪》曰：初，王敦将下朝士共议。周ダ以为敦刚愎不仁，亲害乎子，必能称兵以向朝廷。敦既克石头，ダ与戴渊共诣敦，敦谓ダ曰：“伯仁卿负我。”ダ答曰：“公戎车内侮下官，亲帅六军不能其事，使王旅败绩，以此负公。”又问渊：“吾此举动，天下为何如？”答曰：“见形者谓之逆，体识者以为忠。”敦笑曰：“若思卿能言。”
《晋中兴书》曰：纪回，字恭则。雅性方范，不畏强御。丹阳尹桓景，颇以佞事司徒导，甚昵之。会荧惑守南斗。鞠挟，导语回曰：“南斗杨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谪。”回答曰：“公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其愧之。
又曰：初，庾冰兄弟每说显宗，国有强敌，宜须长君。显宗晏驾，何充建议曰：“父子相傅，先王旧典，忽妄改易，惧非长计。”冰等不从，遂立康帝。康帝临轩，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业，二君之力也。”充对曰：“陛下龙飞，臣冰之力；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其强正不挠，率皆如此。
又曰：王彬，字世儒。从兄敦入石头，中宗使彬衔命慰劳。会周ダ被杀，彬往哭ダ，既而见敦，敦怪其有涕ユ，问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复何为哉！”彬曰：“伯仁世誉与君齐，行忠烈之轨，邈焉难逮，其有何罪而致祸戮！”勃然数敦曰：“兄抗旌内侮，戮杀忠义，谋图不轨，祸及门户。”敦大怒，厉声曰：“尔之狂悖乃可至此，为吾不能杀汝耶！”丞相导在坐，劝彬起谢。彬曰：“昨暴脚痛，不能拜，且此复何所谢。”意气自若。敦曰：“脚痛孰若颈痛？”然犹以至亲，忍不加害。
檀道鸾《续晋阳秋》曰：初，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以尺牍辩利兼服食绝谷，常衣黄衣，状若学道。司马道子常延致，甚悦其才，每与百官饮宴，裴亦预焉。悉令与宾客谈，众人皆为降节。王恭辞曰：“恭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闻宰相之坐有失行妇人。”一坐竦然，道子为惭。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张进玄城屠各人也。为刺奸外部都督，纠举不避豪右，军中惮之，号曰：“张霹雳”。
又《前凉录》曰：汜，字休臧，敦煌人。为福禄令，刚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马汉遣督邮张休祖劾，休祖曰：“君不闻宁逢三千头虎，不逢张休祖乎？”怒，以印击肘，出而就缚。缚讫，发印以告。从事闻休祖坐不解印，擅缚令长，以大不敬论，迁居延令。
又《前秦录》曰：王堕，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学有雄才，性刚愎，疾恶，雅好直言。疾董荣如仇雠，每朝见之，略不与言，人谓之曰：“董尚书贵幸一时，以宜降意。”堕曰：“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荣闻而惭恨，故说苻生诛之。及刑，荣谓堕曰：“君今复敢不数董龙作鸡狗乎？”堕目而叱之。龙，荣之小字也。
《後魏书》曰：尉聿，字成兴，性耿介，肃宗时为武卫将军。领军玄秉权，百僚莫不致敬，聿独长揖不拜，出为凉州刺史。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又送白绫二千匹，令聿染之。聿拒而不许。
又曰：古弼，代人也，少忠谨，善骑射。初为猎郎，使长安，称旨，转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太宗嘉之，赐名曰笔。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有辅佐才也。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宜减大半，以赐贫者。弼览而善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棋，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於世祖前厂树头，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欧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世祖失容曰：“於棋，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有何罪？置之！”弼乃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与百姓。
又曰：游肇之为廷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是令臣曲笔也。”其执意如此。
又曰：于烈，世宗初，咸阳王禧当权，遣家奴傅信於烈曰：“须旧羽林虎贲执仗出入。”烈曰：“天子谅暗，事归宰辅，领军但知典掌宿卫，有诏不敢违，理无私给。”奴惘然而返，以报禧。禧遣谓烈曰：“我号天子儿，天子叔，玄辅之命。与诏何异？”烈厉色曰：“其若是诏，应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头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恶其刚直，遂议出之，乃授恒州刺史。
又曰：于忠尝侍宴世宗，赐之剑杖，令出入周旋，恒以自卫，迁侍中，辞无文。世宗曰：“今文人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劳於下，我无忧於上。”
又曰：录尚书、高阳王雍，欲以令史朱晖为廷尉，频烦托吏部尚书玄顺，顺不为用。雍遂下命用之，顺投之於地。雍闻大怒，昧爽坐都厅，召顺曰：“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四海之内，亲尊莫二，玄顺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顺徐谓雍曰：“高祖迁宅中土，创定九流，官方清浊，轨仪万古。而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气，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复逾之也。”

《周书》曰：王罴，字熊，霸陵人也。质直木强，处物平当，州闾敬惮焉。

《三国典略》曰：初，周万年县令乐运，抑挫豪右，时称强直，帝甚嘉之。特许通籍，事有不便，咸令奏闻。至是，召运赴行在所。既至，问之曰：“卿来日见太子否？”运曰：“臣来日奉辞。”帝曰：“卿言太子何如人也？”运曰：“中人。”时齐王宪等并在帝侧，帝顾之，谓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聪明，惟运独云中人，方验之忠直。”因问中人之状。运曰：“班固比齐桓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帝曰：“我知之矣！”超拜运为京兆郡丞。

吴均《齐春秋》曰：王僧虔，性甚方直，远近望之，咸曰：“如水镜也。”

《唐书》曰：苏世长，高祖待之意甚厚。高祖谓曰：“卿自谓谄佞耶？正直耶？”对曰：“臣实愚直。”高祖曰：“卿若直，何为背世充而归我？”对曰：“洛阳既平，天下为一，臣知穷力屈，始归陛下。向使世充尚在，臣据汉南，天意虽有所归，人事足为敌。”高祖大笑。尝又嘲之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充忠贞於郑国，忘信义於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

又曰：桓彦范为大理，凡所奏议，若逢人主诘责，则辞色无惧，争之愈厉。又常谓所亲曰：“今既躬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

又曰：高宗使宦者缘江采异竹，将於苑中植之。宦者所在纵暴，还过荆州。苏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谏，称：“远求珍异，以疲道路，恐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又小人窃弄威福，以亏皇明。”言甚切直。疏奏，高宗下诏慰勉，遽令弃竹於江中。

又曰：高宗谓侍臣曰：“邢文伟事我儿能减膳切谏，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

又曰：宪宗以李绛为相，同列李吉甫便僻，善逢迎上意，绛梗直，多所规谏，故与吉甫不叶。绛性刚讦，每与吉甫争论，人多直绛。宪宗察绛忠正自立，故绛论奏，多所允从。

又曰：武玄衡从父弟儒衡，字庭硕，才度俊伟，气直貌庄，言不妄发，与人交友，终始不渝。相国郑馀庆不事华洁，後进趋其门者多垢衣败服，以望其知。而儒衡谒见，未辄易所好，但与之正言直论，馀庆亦因重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观於淄上，叹曰：“使国可和保，而傅之子孙，岂不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哉！”晏子曰：“今君临民若寇仇，见善如避热，不亦难乎？”

又曰：景公昼被发，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马而反之，曰：“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曰：“臣闻下无直辞，上有堕君，民多矫行。今君有失行而刖跪直禁，是君之福也。”於是令刖跪倍资。

又曰：景公见梁丘据，公曰：“与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则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

《尸子》曰：范献子游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栾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答曰：“君奚问栾氏之子？”君曰：“自吾亡栾氏也，其老者未死，少者壮矣。”清涓曰：“善修晋国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虽栾氏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则舟中之人皆栾氏子也。”君曰：“善！”

《吕氏春秋》曰：熊意见齐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何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汗君，今意身得见君而家托乎齐，意何能直！夫贤主所以贵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人主欲闻枉而恶直，是鄣水源而欲其流也。”

《说苑》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而右太华，伊阙在南，羊肠在北，修政不仁而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而武王伐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又曰：秦始皇既有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昔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吻家。”秦皇帝仰天叹曰：“吾德出乎五帝，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後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秦皇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桀纣之道也？速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陛下筑台于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锺，立万石之ね，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丽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竭民力，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耳，何暇比德於五帝欲官天下哉！”秦皇帝暗然无以应，面有惭色。

《新序》曰：齐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善哉，国乎！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斯如之何？”乃泣沾襟。高子曰：“然！赖君之赐，蔬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栈车可得而乘也，且不欲死，而况吾君乎？”俯而垂泣。晏子抶手而笑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之无死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太公、丁公至今犹存。吾君方将被衰笠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恒，何暇念死乎？”景公惭焉。

又曰：晋平公间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子之默默也。”师旷对曰：“天下有五默默，而臣不得预一焉！”平公曰：“何谓也？”师旷曰：“群臣行赂，以采名誉，百姓侵冤，无所告诉，而君不悟，此一默默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处贤而君不悟，此二默默也；奸臣欺诈，空虚府库，以其少才覆塞其恶，贤人逐，邪臣贵，而君不悟，此三默默也；国贫民罢，上下不和，而好财用兵，嗜欲无厌，谄谀在傍，而君不悟，此四默默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默默也。国有五默默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默默何害乎国家哉！”

又曰：周舍立赵简子门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夫子将何以教寡人？”对曰：“愿为君谔谔之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後，伺君过而书之。”简子悦之。

又曰：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如何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到翟璜，对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对曰：“臣闻其君贤者，其臣言直，向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复召任座。

《郭子》曰：王含为庐江，（含，字处弘，敦兄也。）贪强狼藉，王敦欲护其兄，故於众坐中称：“家兄在郡为政定善，庐江人咸称之。”时何充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庐江人，所闻异於此。”

《汉南先贤传》曰：李宣，字公休，为太尉黄琼所辟。是时寒暑不和，羌夷数起，琼见掾属曰：“是太尉无德，愿诸掾有以匡之。”掾东平王象对曰：“昔尧遭洪水之变，汤有六年之旱，自上圣之君，谁能无此！明公日昃恪勤，衮职修理，小掾等无以加增。”如此至数人，琼欣笑。次及宣乃仰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辅弼天子，处谏诤之职，未有对扬謇謇之言，其所旌命，不授岩谷之士，小掾私以於邑。小掾闻之，三台不明，责在三公，愿明公深思，消复灾异，进纳忠良。”众人默然惭愧。

《华阳国志》曰：中山诸王每过温县，必责求供给，温吏民患之。李密至县，中山王过，欲徵刍荛薪蒸。密引高祖过沛，宾客老幼，礼桑梓之恭，一无烦扰，伏惟明王孝思惟则，本国望风，式歌且舞，诛求之疲，所未闻命。後诸王经过，不烦温县。

又曰：陈禅，字纪山，安汉人也。拜谏议大夫。西域献幻伎，天子与公卿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禅独伏不视。
《李固外传》曰：梁冀欲立清河王[B13K]，常侍曹腾闻议定，见冀曰：“清河为人严明，若遂即位，将军受祸不久矣。”异更会议立蠡吾侯子，惟固与杜乔深据本议。桓帝立，固与杜乔以本立[B13K]下狱。太后诏出固，冀乃复令黄门常侍作飞章虚奏，收固等系狱，皆死。京师谚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
《孔融别传》曰：袁术僭乱，曹操托杨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易》称积善馀庆，徒欺人耳？”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缨绥缙绅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聪明仁知，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莫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便当拂衣而去。”操不得已，遂理出彪。
《樊英别传》曰：顺帝策书备礼，玄徵英，诏切郡县驾载上道。英不得已到京师。称疾不肯赴。乃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慢朕？”英曰：“臣受命於天，生尽其命，天也；死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朝犹不肯，可得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何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臣非礼之禄，万锺不受也；若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日置羊酒。
《语林》曰：晋王敦与世儒议下都。世儒以朝廷无乱，且唱兵始，自古所难谏诤甚苦处。冲变色曰：“吾过蒙恩遇，受任南夏，卿自同奸邪，阻遏义举，王法焉得相私？”因目左右令进。世儒正色曰：“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自古多士，岂有如此举动！”言毕流涕。敦意乃止。
《王苻论》曰：国以贤兴，以谄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论，而时所共知也。然衰国危君继踵不绝者，岂时无忠信正直之士哉？诚苦其道不得行耳。
卷四百二十九　人事部七十
公平
《尚书□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礼记》曰：昔卫献公出奔反国，及郊，将班邑於从者而後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勺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其国而有私也，无乃不可乎！”於是弗果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孔子闲居》曰：子夏曰：“三王之德，参於天地。敢问何如？”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

又《儒行》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

《左传□文上》曰：贾季奔狄。宣子使臾骈送其孥。（孥，妻子也。宣子以贾季中军之佐同官故也。）夷之，贾季戮臾骈，臾骈之人，（人，臾骈从臣也。）欲尽杀贾以报之。臾骈曰：“不可。吾闻《前志》有之曰：敌惠敌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敌，犹对也。）夫子礼於贾季。我以其宠报私怨，无乃不可乎？介人之宠，非勇也。（介，因也。）损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释此三者，何以事夫子？”尽具其孥，与其器用财贿，亲帅之，送致诸境。

又《襄上》曰：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雠也，将立之而卒。（解狐之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职之子伯华。）於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称其雠，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

又《昭二十八年》曰：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魏舒。）魏戊为梗阳大夫。（戊，舒之庶子也。梗阳，在太原也。）魏子谓成专：（专，晋大夫。）“吾与戊也县，人其以我为党乎？”对曰：“何也？夫举无他，惟善所取，亲疏一也。”

《论语□雍也》曰：子游为武城宰。孔子问之曰：“汝得人焉耳乎？”（汝为此宰，宁得贤人与之。耳，语助也。）对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

《史记》曰：邑人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小大剧易，众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别平。”

又曰：陈平为社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哉！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汉书》曰：萧何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惠帝自临视，因问：“君即百岁後，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参何如？”何稽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

又曰：朱邑笃於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利。天子器之。

《东观汉记》曰：耿嵩，字文都，钜鹿人。履清高之节，髫童介然特立，不随於俗，乡党大人莫不敬异之。王莽败，盗贼起，宗族在兵中，谷食饥贵，宗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百人，升合分粮。时嵩年十二三，宗人长少咸共推令主廩，莫不称平。
又曰：阴兴，字君陵，尽忠竭思，其无益於国。虽在骨肉，不以私好害公义。与张宗、鲜于褒不相喜，而知其有用，犹称其所长而荐之。张汜、杜禽之徒与兴厚善，以其华而少实，私货以财，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平。
又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尹阎兴召为主簿。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长。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
又曰：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後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
谢承《後汉书》曰：张陵，清河人。初为梁冀弟胤举孝廉。正月初岁，百官朝贺，冀恃豪势，不恤王宪，带剑入省。陵主台中威仪，呵冀使出，敕羽林虎贲夺其剑。胤为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伐也。”答曰：“明府不以陵之不德，误见抉序，不敢阿公以报私恩。”胤有愧色。
华峤《後汉书》蔡孟喜，汝南顿人，以礼化乡里。乡里有诤讼者，辄诣喜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
范晔《後汉书》曰：袁绍，官渡之役，审配二子，为曹操所擒。逢纪与配不睦，绍以问之。纪对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节，不以二子在南为不义也，公勿疑之。”绍曰：“君不恶之耶？”纪曰：“先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曰：“善！”乃不废配。
又曰：苏章，字孺文，扶风平陵人。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赃。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甚欣。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
《典略》曰：荀在台阁，不以私欲挠意。有群从一介，才德实薄，或谓曰：“以君当事，不可以某为议郎耶！”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汝言，众人其谓我何？”其持心平实皆类此也。
《魏志》曰：王观，字伟台，东郡廪丘人。为南阳太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耶？”主者曰：“若郡为外剧，则恐於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为民也。郡外剧，则於役调当有降馋拢岂可为太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遂言为外郡，送任子诣邺。时观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心公如此。
又曰：魏国初建时，未立太子。临淄侯植有才而爱。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访於外。惟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郎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太祖贵其公亮。
《蜀志□廖立传》曰：诸葛亮为人公直，表废立，徙汶山。立闻亮卒，泣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其左衽矣。”
又《李严传》曰：亮表废平，徙梓潼。平闻亮卒，乃发病死。（习凿齿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公而丑者忘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不怒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爵之而非私，诛之而非怒，天下岂有不服也哉！）故《蜀志》评曰：“诸葛亮之为国，开诚心，布公道。其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吴志》曰：吕蒙，字子明。尝以部曲事为江夏太守蔡遗所白，蒙无恨意。及豫章太守顾邵卒，权所问用，蒙因荐遗奉职佳吏，权笑曰：“君欲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宁粗暴好杀，既尝失蒙意，又时达权令，权怒之，蒙辄陈请，曰：“天下未定，斗将如宁者难得，宜容忍之。”权遂厚宁，卒得其用。
徐广《晋纪》曰：刘弘，字和季，在襄阳。帝在西京，命弘选良才。乃称守宰徵士武陵王朝，字世朗，高尚；荆王牙门将鲁国皮初，有勋江汉。弘上言朝为零陵太守，初为襄阳内史。诏以襄阳显郡，初资名未允，以弘婿前东平太守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总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为任。吾总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为治！”乃表“陟婚亲，旧制不得相临。”
《燕书》曰：梁琛使秦，琛从兄弈先在秦为尚书郎。会罢，秦主欲令琛止栾舍。琛语有司曰：“昔诸葛亮兄弟各处三国，及其聘集，公朝相见，退无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诣。弈数就邸舍，因问东国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据，兄弟并蒙附宠，论心有所在，今欲以东国事语君，恐非西国之所欲闻。”
《周书》曰：王罴，字熊，京兆霸陵人也。性严急，处物必当。每至享会，自秤量酒肉，给付将士，时人尚其均平。
《宋书》曰：张邵有佐命功。玄嘉五年，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初，王华与邵不和，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岂以私隙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
《唐书》曰：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之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而缘饰以文雅，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
又曰：张文为大理卿，旬日决遣疑事四百馀条，莫不允当，自是人有抵罪者，皆无怨言。
又曰：奚陟，字殷卿。知吏部选事，铨综平允，有能名，迁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时以为称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韦承庆自天授已来，三掌天官选事，铨授平允，海内称之。
又曰：扬纂除吏部侍郎，典选十馀载，铨叙人伦，称为允当。然而抑文雅，进黠吏，观时任数，颇为时论所讥。
《尸子》曰：自井中窥星，所见不过数星；自丘上望之，则见其始出也。夫私心井中，公正丘上也。
《慎子》曰：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
又曰：夫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故耆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
《国语》曰：赵宣子言韩献子於灵公，以为司马。（宣子，赵盂。献子，韩厥。）河曲之役，赵盂使人以其乘车奸行，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役矣。其主朝登之而夕戮其车。”（车，车仆也。）宣子召礼之，告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举厥而忠，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家语》曰：澹台灭明，公正无私。
《韩诗外传》曰：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易行。
又曰：楚有白公之难，有壮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难。其母曰：“弃母死君何乎？”壮之善曰：“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养母者，君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如是，何不返也。”壮之善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之。
《韩子》曰：古之全大体者，则天地，观江海，不以知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於法术，托是非於赏罚，属轻重於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主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己，而不在乎人。故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又曰：解狐与荆伯柳为怨，赵简主问於解狐曰：“孰可以为上党守？”对曰：“荆伯柳可。”赵简主曰：“非子之雠乎？”对曰：“臣闻忠臣举贤，不避仇雠；其废也，不阿亲近。”简主曰：“善。”遂以荆伯柳为守。（《韩诗外传》曰：魏文侯问解狐曰：“寡人将立西河之守，谁可用？”解狐举其雠荆伯柳，文侯乃用。）
又曰：为人臣者，北面委质。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
又曰：解狐荐其雠，以为相。其雠往拜谢，解狐引弓迎而射之。
《吕氏春秋》曰：尧有子十人，不予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禹；至公也。（《周语》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何书？）墨者巨子腹，居秦，（巨，姓。子，男子通称。，续大车享々之享也。）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寡人已令吏弗诛。”对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天下之义也。王虽为之赐，（赐，爱。）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者之法。”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

又曰：晋平公问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乃举其雠解狐。又问：“国无尉，其谁可？”乃举其子午。孔子闻之曰：“祁黄羊可谓至公也。”

又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烛，四时无私为。

又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正也。）公则天下平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下正。）

又曰：荆人有遗弓者，弗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得矣。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书》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故天下之天下。）阴阳之和，不私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长一物；（私，犹异也。）万民之主，不阿一人。

又曰：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馀也。冬不用た，（た，扇也。）非爱た也，清有馀也，（清，寒。）圣人不为私，非爱费也，节乎己也。

《说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处公门则不言货，当公法则不阿亲，奉公举则不避仇。雠忠於事君，谓之公。

又曰：楚令尹虞丘子言於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臣为令尹十年，国不加治，窃选俊士孙叔敖，秀才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宁。”庄王从之，赐虞丘子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少焉而虞丘子家干法，孤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见於王言：“孙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国，法而不党，施刑戮而不乱，可谓公平。”庄王曰：“夫子之赐也。”

又曰：楚令尹子文族有奸法者，廷理拘之。闻其令尹族也，释之。子文召廷理而责之，曰：“今立廷理者，将以伺犯王瘤垄察触国法者也。於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缘吾私心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国。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吾生无义，吾不若死。”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惧，遂刑其族人。

又曰：晋文侯问於咎犯，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对曰：“卢子羔可。”曰：“子羔非汝之仇欤？”曰：“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子羔见咎犯谢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幸赦臣之过，荐於君得为西河守。”咎犯曰：“荐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义，子其去矣，顾吾射之矣。”

《周生列子》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铢两平也。铢两所以平者，毫厘平也。无所不均也，无所不平也，谓之太平。夫天之於物无所偏阿，君之散恩无所外内。

《任子》曰：以义事主，不私其己；以仁接人，不谋其欲。火佚焚家，家不罪火；食过伤人，人不罪食。以其积之於仁义，无私害也。伊尹放太甲，太甲无怨心；管仲黜伯氏，伯氏无怨言。以其积之於公正，无私恶也

《抱朴子》曰：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标至公。

《魏武瘤路曰：今寿春、汉中、长安，先欲使一儿各往督领之，欲择慈孝不违吾令儿，亦未知用谁也。儿虽小时见爱，而长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

《诸葛亮书》曰：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应享与州将笺曰：“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则无私，正则无邪。无邪无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论叔鱼之罪，石昔讨石厚之乱，祁奚称解狐之贤，臧纥思孟孙之爱，《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经乎百王，厝乎盛衰，其义不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总天下，贤臣之所以奉上，民庶之所以系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之可不勉哉！

曹羲《至公论》曰：夫世人所谓掩恶扬善者，君子之大义保明同好，朋友之至交斯旨之作，盖闾阎之白谈，所以救爱憎之相谤，崇居厚之大分耳，笃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议也。世士不料其教，而系其故，善恶不分，以覆过为弘，朋友忽义，以雷同为美。善恶不分，乱实由之；朋友雷同，败必从焉。谈论以当实为清，不以过难为贵。相知者以等分为交，不以雷同为固。是以达者存其义，不察於文，识其心，不求於言。

嵇康《释私论》曰：不知冒阴之可以无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无情之可以无患，而恨情之不巧，岂不哀哉！未有抱伪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质，又睹其鉴；贵夫亮达，希而存之；恶夫矜吝，弃而远之。言无苟讳，而行不苟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心无所矜而情无所击，体清神立而是非允当。忠感明天子，而信笃乎万民；寄胸怀於八荒，垂坦荡於永日。斯非贤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卷四百三十　人事部七十一

信

《释名》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违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中孚》卦曰：信及豚鱼。（豚鱼，喻卜民也。）
又《乾□文言》曰：君子忠信所以进德也。
《韩诗外传》曰：受命之主，正其衣冠而立俨然，人望而信之。其次闻言而信，次见其行而信。既闻其言，既见其行，众皆不信，民之下也。
又曰：孟子少时，东家尝杀猪。孟子问其母曰：“东家猪何为？”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怀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买东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礼记□儒行》曰：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
又曰：忠信以吻甲胄。
《左传□僖中》曰：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吕氏春秋》云：七日期，原不下，去之也。明年复伐，与士期，必得而反原，闻之乃下。卫人曰：“文公信至矣。”乃归之。故曰：“改原得卫。”《新序》云：温人闻之而降，故曰：“伐原得温。”）
又《僖下》曰：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君子谓是盟也信。
《公羊传》曰：庄公会齐侯，盟于柯，庄公将会，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自伤与齐侯雠不能复也。）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於是会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坏压境，（齐数取鲁邑以渝信。）君不图欤？（君为齐桓公也，不当许侵鲁地太甚。）愿请汶阳之田。”管仲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已，曹子Ｂ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氏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又《僖公》曰：晋献公死，奚齐立。里克谓荀息曰：“君杀正废长而立幼，如之何？愿与子虑之。”荀息曰：“君尝讯臣，臣对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请信矣。”里克知其不可与谋，退杀奚齐。荀息立卓子，里克杀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谓不食其言矣。
《论语□学而》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复，覆也。言语之信可反覆。）
又《颜渊》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言民所□急者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西至日入，所为太蒙，太蒙之人信。
《史记》苏秦说燕王曰：尾生与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又曰：楚庄王围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无食。华玄乃夜私见楚将子反，告庄王。王问曰：“城中何如？”曰：“析骸而炊，易子而食。”王曰：“诚哉是言！我军亦有三日粮。”以其信故，遂罢兵去。
又曰：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君家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与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
《汉书》曰：季布楚人，以任侠为名，以重然诺闻。楚人为之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东观汉记》曰：郭在并州行部到美稷，有童儿数百，骑竹马迎拜，问“使君可当还？”计日告之。既还，先期一日，乃止乎野亭，须期而入。
又曰：任延除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系囚徒，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应期而还。有囚於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殡于门外，百姓悦之。
范晔《後汉书》曰：范式，字巨卿，山阳金卿人也。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玄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劭曰：“後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後期方至，玄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俟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信之审也？”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ｐ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尽欢而别。
又曰：高湖及铜马馀众降光武。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令各归营勒兵，乃自乘轻骑案行部陈，降者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得不投死乎哉！”
《吴历》曰：太史慈，字子义。於神亭战败，为孙策所执。策素闻其名，即解缚请见，咨问进取之术。慈曰：“州军新破，士卒离心，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明日大会诸将，豫设酒食，立竿视影，日中而慈果至。
《晋阳秋》曰：陆抗、羊祜，推信礼之好。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
《唐书》曰：萧至忠，年少时与友人期於路隅，会风雪冻冽，诸人皆奔避就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至忠曰：“宁有与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独不去，众咸叹服。
《鬻子》曰：上下相亲谓之和，不求而得谓之信。
《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宰稍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圣人在上，民迁如化。
《列子》曰：子华有宠於晋，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也。出行外，宿於田叟商丘开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与言子华之名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商丘开先窘於饥寒，潜於牖听之。因之子华，子华之门徒皆世族也。见商丘开年老力弱，面目犁黑，狎侮欺绐，无所不为。遂与商丘开俱乘高台，於众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赏百金。”众皆竞应。商丘开以为信然，遂先投之，形若飞鸟，扬於地，肌骨无伤。因复指河曲之隈曰：“波中有宝珠，泳可得也。”商丘开复从而泳之，既出，果获珠焉。众始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失火。子华曰：“若能入火取锦者，从所得多少赏焉。”商丘开往无难色，入火往还，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徒乃谢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绐子，吾不知子之有神而辱子。敢问其道。”商丘开曰：“吾亡道。虽吾之心，亦不知其所以。然有一於此，试与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闻誉范氏子之势，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贫，贫者富。吾诚之无二心，故远而来。及来，以子党之言皆实也，惟恐诚之不至，行之不及，不知形体之所措，利害之所著也，心一而已。物无迕者，如斯已矣。今知子党之绐我，我内藏猜虑，外矜观听，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热，惕然震悸矣。水火岂复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宰我闻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不知乎？夫至信也，动天地，感鬼神，横六合，我逆，岂但履危险，入火水而已哉？”
《孙卿子》曰：君者治之源也，源清则流长。在上有信，小民不待探筹投钩。
《庄子》曰：夫交迩则相靡以信，交远则忠之以言。
《慎子》曰：折券契，属苻节，贤不肖用之。（券契不为人信，人自用之。）
《韩子》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天疾风，左右止文侯。文侯曰：“不可以疾风故失信。”遂犯风而往。（《战国策》同。）
又曰：齐索谗鼎於鲁，以其伪往齐，曰：“使乐正子来，将听！”鲁君谓乐正子，乐正子曰：“君胡不以真往？”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
又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子为我织，组合，如是组。”妻织，组异善，吴起曰；“非诏也，使衣之而归。”妻往请之。起曰：“家无虚言。”
《吕氏春秋》曰：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乃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有能僨此表者，仕长大夫。”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试往！”偾表，还来谒之。吴起见而仕大夫。又复立表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

又曰：晋文公伐原示信。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後返，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信为至矣，乃归晋。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始文公非不欲原也，不信得之，不若勿得，必诚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矣。

又曰：人主必信。信之为政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吻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风不信，其华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谷不坚；冬寒不信，其地不闭。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况乎人事？君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真。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於天。以此君人，则膏雨甘露降，寒暑四时当矣。

又曰：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刿谓庄公请从，於是明日将盟，庄公与刿皆怀剑至於坛上。曰：“鲁国去境数百，今去境五十，亦无生矣。均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鲍叔进，曹刿案剑当两陛下间曰：“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於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将劫君而不知，不可谓知；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知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也。以四百里之地见信於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刿，贼也。信於仇贼，又况於非仇贼者乎？夫九合而之合，一匡而之听，乃从此生矣。

《贾谊书》曰：禹与士民同务，故不臣言，其信谕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辱成大荣，苏秦以百诞成一信。

又曰：胡人弹骨，（胡人盟约，置酒人头骨中，饮以相谊。）越人啮臂，中国唼盟，所由各异，其於信一也。

《说苑》曰：魏太子谓经侯曰：“主信目忠，此魏国之宝也。”

《列女传》曰：鲁之母师者，九子之寡母也。腊日祠毕，悉召诸子谓曰：“妇人之义，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父母家多幼稚，岁时礼不理，吾从汝谒往监之。“（谒，请也。监，视也。）诸子皆稽首惟诺。又召诸妇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制之行，少系於父母，长系於夫，老系於子。今诸子许我视私家，愿与少子俱以备妇人出入之制，诸妇其慎房户之守，吾夕而反。”於是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子仆归办家事，天阴还，失早，至闾外而止，待夕而入。鲁大夫从台上见而怪之，召而问之曰：“母从北来，至闾外而止，良久乃入，吾不知其故，是以召母也。”对曰：“妾不幸早失夫，独与九子处，腊日从诸子谒归，视私家与诸妇孺子，期夕而反。妾恐其醵醉饱，（醵，合聚饮酒也。）人情所有也。妾反失早，故止闾外，尽期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穆公赐母尊号，曰母师。使朝谒夫人，夫人诸姬皆师之。

《会稽典录》曰：卓恕，字公行，上虞人。恕为人笃信，言不宿诺。与人期约，虽遭暴风疾雨，雷电冰雪，无不必至。尝从建业还家，辞太傅诸葛恪，恪曰：“何当复来？”恕对曰：“某日当复亲牲拢”至是日，恪欲为主人停不饮食，以须恕至。时宾客会者，皆以为会稽建业相去千馀里，道江湖风波，难必岂得如期。须臾，恕至。一座尽惊。

《诸葛亮别传》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长安，遣宣帝督张诸军，劲卒三十馀万，潜军密向剑阁。亮有战士十万，十二更下，在者八万。时魏军始陈，番兵适交，亮参佐咸以敌众强多，非力所制宜权停下兵，以并声势。亮曰：“吾闻用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以计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悦，愿留一战，住者愤勇，咸思致命。临战之日，莫不拔刃争先，以一当十，杀张，却宣帝，一战大克，此之由也。

《王苻论》曰：夫十步之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谨慎

《易□颐卦》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尚书□尧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

《毛诗□荡□抑》曰：敬慎威仪，惟民之则。

《周礼□地官□大司徒》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

《礼记□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盖君子慎其独也。

又《儒行》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学》曰：敬慎者，仁之地也。

又《太学》曰：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矣。是故君子先慎乎德。

《论语□学而》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又《为政》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尤过。）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斋、战、疾。

又《公冶长》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孝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
《家语》曰：孔子入后稷庙，左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我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
《汉书》曰：成帝为太子，宽博谨慎。上尝急召，太子晨→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
又曰：石建为太仆奏事，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服虔曰：作马字典下者五，建上事误作四。）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弟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
又曰：金日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应。其笃慎如此。
又曰：霍光入禁闼，小心谨慎，未尝有过。
又曰：张安世职典枢机，以谨慎周密自著。
又曰：孔光，性周密谨慎。时有所言，辄削稿，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廷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此。
《东观汉记》曰：陈宠，字昭公，沛人。为尚书。宠性纯淑，周密重慎，时所表荐，辄自手书，人莫得知。常言人臣之义，苦不畏慎。自在枢机，谢遣门人，不复教授，绝知友之路。
又曰；樊楚，字文高，为尚书郎，每当直事，常晨驻马待漏。虽在闲署，冠剑不解於身。每齐祠，恐失时，乃张灯俯伏。
又曰：阴识，字次伯，为执金吾，居位数十年，与宾客语，不及国家，其重慎如此。
又曰：蔡伦，字敬仲，为中常侍，有才学，尽忠重慎，每至休下，辄闭门绝宾客，曝体田野。
又曰：樊弘，字靡卿，拜光禄大夫，位特进。弘为人谦慎，每当朝会，先到，俯伏待事，时至乃起。上闻之，敕驺临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夷，贵戚慕其名，或遗其书，安不发，悉壁藏之。後捕贵戚宾客，安开壁出书，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又曰：张纯，字伯仁，为虎贲中郎将，纯素重慎周密，时上封事，辄削去草。
《後汉书》曰：马援在交趾，还书诫兄子曰：“庞伯高敦厚周密，吾爱之重之，愿尔曹效之。”
又曰：马光，字叔山，为卫尉卿。上以光周密谨慎，特亲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皇甫嵩，为人爰慎勤书，前後上表陈谏有补益者五百馀事，皆手书毁草，不宣於外。

《吴志》曰：阚泽，字德润，山阴人也。性谦恭笃慎，人有非短，口未尝及，容貌似不足者。

王隐《晋书》曰：李康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吻家诫曰：“昔侍於先帝时，有三长史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慎、当勤、当清。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上问臣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吾对曰：慎乃为先。夫清者不必慎，慎必自清。上曰：卿言得之矣。”

《晋书》曰：羊祜多所进达，而人不知所由。或谓祜慎密太过者，祜曰：“是何言欤！夫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君臣不密之诫，吾惟惧其不及。不能举贤取异，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且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

《晋起居注》曰；太康四年制曰：选曹铨管人才，宜得恪谨寡欲，柳华崇本、尚书朱整周慎敬让以自居，是其人也。

《後魏书》曰：庾岳，代人也。置相州，即拜岳为刺史。公廉平当，百姓称之。邺旧有园池，时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进御，吾何得先食？”其谨慎如此。

《北齐书》曰：封隆之，字祖裔，渤海人也。性宽和，有度量。义旗始建，首参经略，奇谋妙策，密以启闻，上书削稿，罕闻於外。高祖嘉其忠谨，每多从之。

《隋书》曰：高颎，字昭玄，渤海人也。少明敏，尤善词令，所出奇策密谋，及损益时政，皆世无知者。

又曰：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平安人也。从入官已後，即典机务，甚密慎，常云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

《唐书》曰：温彦博自掌知机务，即杜绝宾客，国之利害，知无不言。太宗嘉之，及薨，谓侍臣曰：“彦博以忧国之故，劳精竭神，我见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纵其闲逸，致大生灵。”

又曰：陆玄方在官清谨，再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必密封以进，未尝露其私恩。临终，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阴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几福不衰矣。”又有书一匣，常自缄封，家人莫有见者。及卒，视之，乃前後敕书。其慎密如此。

又曰：杨再思在位累载，屈节希旨，无所规弼，然慎畏，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身哉。”

又曰：高郢，性恭慎廉洁，罕与人交游，守官奉法勤恪，掌诰累年，家无制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谓曰：“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重其慎密。
《太公金匮》曰：黄帝曰：“予之居上摇摇，恐夕不至朝。”
《尸子》曰：言美则响美，言恶则响恶，身长则影长，身短则影短。名者响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将有和之，慎而行将有随之。
《淮南子》曰：君子之居民上也，若以腐索御马，恐失民意，若履薄冰，蛟在其下。
又曰：若行独梁，不为无人，不兢其容。
殷康《明慎》曰：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益言慎也。
魏《任嘏别传》曰：嘏字绍先，乐安博昌人也。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书坏本，自在禁省，归书不封。帝嘉其淑慎。
卷四百三十一　人事部七十二
勤
《尚书□无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又《大禹谟》曰：克勤于蚌拢
又《金》曰：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
又《梓材》曰：先王既勤用明德。
又《周官》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左传□宣下》曰：郤成子曰：“吾闻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民。文王犹勤，况寡德乎？”
又《宣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礼记□祭法》曰：舜勤众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
《东观汉记》曰：明帝行部署，不用辇车，甲夜乃解，偃读众书，乙夜尽寝，先五鼓起，率常如此。
又曰：陈宠辟司徒鲍昱府。掾属专尚交游，以不肯亲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以物务。
又曰：班超居家，常执勤劳，不耻劳辱。
又曰：王丹，字仲因。每岁农时，辄载酒肴，於田间候勤者，与而劳之。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为刺奸令，夙夜匪懈，至拥膝抱书而寐。太祖尝夜微出觇察，诸吏见而哀之，徐解衣覆之而去。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邓艾曰：“艾值岁凶，又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
《吴志》曰：诸葛恪征淮南，以滕胤为都督，掌统留事。胤白日津ｖ客，夜省文书，或至晓不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恶书》曰：陶侃少长勤敕，自强不息。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於凡俗，当惜分阴。”
《晋书》曰：任恺素有识鉴，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称誉。
《唐书》曰：杜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与宾佐谈论，人惮其贵，而伏其博。
《杜预自叙》曰：在有家则滋味经籍，居官则毕力理治。公家之事，知无不为。
《夏仲御别传》曰：夏统，字仲御，永兴人，与母兄弟居，恒星行夜归，采求食。母老病，不家事，仲御鼓四起，酒扫庭内，钻火炊爨之后，径便入野。
《孟子》曰：鸡鸣而起，孜孜为善，舜之徒也。
《淮南子》曰：墨子无黔突，孔子无暖席。是故圣人蒙耻辱以千世主者，非以贪禄慕位也，欲事天下之利，除万民之害也。
又曰：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积累不辍，可成丘阜。
《盐铁论》曰：禹感洪水，身亲其劳，簪堕不掇，冠挂不顾。
俭约
《尚书□大禹谟》曰：禹克俭于家。
《周书》曰：文王疾，召太子发曰：“吾栝柱茅茨，盖为民爱费也。”
《礼记□檀弓下》曰：邴子一狐裘三十年。
又《礼器》曰：邴平仲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
《左传□桓公》曰：臧哀伯谏曰：“清庙茅屋，大辂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
又《闵公》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公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
又《襄公五年》曰：叔向曰：“子展俭而壹。”
又《哀上》曰：子西曰：“二三子无患矣。吾昔闻，阖闾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雕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时用，择不取费。”（选取坚厚，不尚细靡。）
《公羊传□宣公》曰：晋灵公无道，赵盾趁入，灵公望见再拜。（知其欲谏以拒之。）盾出，公使勇士往杀之，勇士入，俯而窥其户，方食鱼飧。勇士曰：“嘻！子诚仁人也，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见子之俭也。君使我杀子，吾不忍杀子也，吾亦不可复见君。”遂刎颈而死。
《论语□里仁》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泰伯》曰：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
《汉书》曰：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封侯，於是开东阁以延贤人，食一肉脱粟之饭，故人宾客仰衣食，俸禄皆给之，家无所余。
又曰：辛庆忌，居处恭俭，饮食被服，尤以节约。
《东观汉记》曰：第五伦性节俭，虽为二千石，常衣布，躬养马，妻炊爨饮食，受俸禄常取赤米。
又曰：王良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吏鲍恢以事到东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吏也，故来授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叹息而还。
又曰：李恂为兖州刺史，清约率下，食不二味。
谢承《後汉书》曰：东郡赵咨为东海人。遗其双枯鱼者，啖之二岁不尽，以俭化俗。
又曰：朱宠子，字仲威，为太尉。家贫，食脱粟饭，卧布被。朝廷赐锦被、梁肉，皆不敢受。
张《汉记》曰：荀爽为三公，食不过一肉，脱粟饭，坐皮褥。
范晔《後汉书》曰：羊陟拜河南尹，计日受俸，食乾饭茹菜。
又曰：宣秉，字巨公，冯翊云阳人。为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秉性节约，常布服被，蔬食瓦器。帝尝幸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
又曰：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布被，夫人裳不加缘。帝以是重焉。
《魏略》曰：常林，字伯槐。历宰守刺史，所在检身节用，其家常饥乏，糟糠弊。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颁所获器物。以素屏风，素冯几赐媚宋，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居显位，常布衣蔬食。
《吴志》曰：是仪，字子羽，北海营陵人。为尚书仆射，不服精细，食不重膳。孙权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食，亲尝之，对之叹息。
《晋书》曰：帝以山涛穅朋，无以供养，特给日契，加赐床帐茵蓐，礼秩崇重，时莫为比。涛居荣贵，贞慎俭约，虽爵同千乘，而无嫔媵。
王隐《晋书》曰：李胤历职内外，而至贫俭。儿病无以市药，上赐钱十万。
《晋中兴书》曰：王□为母立屋，过制。中宗流涕谏之。帝所幸郑夫人，袍无文绣，其恭俭率下如此。
又曰：陆纳，字祖言。徵拜左民尚书，将应召，纲纪白：“日宜装几舫？”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吾家不在此，已敕私奴乘驾，装并食粮米，无所须也。”临发载被袱而已，其馀皆封还官。
崔鸿《十六国春秋□赵录》曰：孟卓，字君伟，广平人。少修清苦之志，有一单裙，十年不浣。
又《前燕录》曰：太尉杨惊，字士秋，右北平无终人也。惊母李氏，博学，有母仪，慕容晃常外堂拜敬。性尤橇朋，好施无倦。位为台保，爵封郡公，常乘弊车瘠牛，卒无馀财。
《後汉书》曰：孝文帝，性俭素，常服浣濯之衣，鞍勒铁木而已。
《宋书》曰：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车府令尝以辇{𨋢}故，请改易之。辇席旧以乌皮缘，欲代以紫皮，上以{𨋢}（{𨋢}，音贡。）未至於坏，紫色贵，并弗听也。
又曰：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於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㻋盛称已为过矣。
又曰：颜延之，性既褊傲，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回隐，故论者多不知之。居身橇朋，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萧子显《齐书》曰：高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细之物，敕中书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导，此制始自大明末，后太始增其光丽。留此著主衣，政是兴长疾源，可即时打破。”後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改用铁；内殿施黄纱帐，宫人着紫皮履，华盖除金花爪，以用铁回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又曰：太官进食有裹蒸。明帝曰：“我食此不尽，可四片破之，馀充晚食。”
又曰：太始已来，相承奢侈。太祖辅政，上衰禁民间华伪：不得作成绣裙衣，道路不得着锦履，不得作局脚柽柏床、牙箱笼、锦缘，不得以七宝饰乐器。又诸杂漆物，不得以金银为花兽。
又曰：王逡之，字宣约，琅琊临沂人也。少好学，俭素。衣服不浣，几案尘墨。
《齐春秋》曰：王俭，字仲宝，临沂人不好声色，衣裘服用，取给而已。
《梁书》曰：到溉，字茂灌。美风仪，善容止，所莅以清白修性。又率俭，不好声色，虚室单衣，傍无姬侍。
《後周书》曰：辛庆之，位遇虽隆，而率性俭素，车马衣服不尚华侈，志量温和，有儒者风度，特为当时所重。
《唐书》曰：虞世南，隋时兄世基当朝贵盛，妻昨；服拟於王者，世南虽同居，而躬履勤俭，不失素业。
又曰：李藩为相，宪宗谓曰：“前代理天下，或家给人足，或国贫下困，其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也？”藩对曰：“古人云，俭以足用，盖足用系於俭约。诚使人君不贵珠玉，惟务耕桑，则人无淫巧，俗自敦本，百姓既足，君孰与不足？”帝曰：“俭约之事，是我诚心，惟当上下相勖，以保此道。”

又曰：于休烈在朝凡三十馀年，历掌清要，家无担石之蓄，恭俭深仁，未尝以喜愠形於颜色，而亲览下士，推毂後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节乎己者，贪心不生矣。

《墨子》曰：晋文公好恶衣，臣下皆衣羊之裘，以韦带剑。

《吕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尺，以见俭也。

《风俗通》曰：大禹阙百品之羞，而菲庖厨。殷汤寐寝黄屋，驾而乘露舆。

《魏武别传》曰：武皇帝子中山恭王袞，尚俭约，教敕妃妾纺绩织，习为家人之事。

《桓阶别传》曰：阶为赵郡太守时，俸尽食酱。上闻之，数戏曰：“卿家作酱，颇得成不？”诏曰：“光光大魏，富有四海，栋梁大臣，而有蔬食，非吾所以礼贤之意也。”其赐射鹿师二人，并给媒弩。

《三辅决录》曰：前队大夫有范仲翁，盐鼓蒜果共一，言其粗俭也。

《会稽典录》曰：陈修，字奉先，迁为豫章守。性清洁恭俭，十日一炊，不燃官薪。

殷康《明慎》曰：古人云：“骄奢人之殃，恭俭福之场。”

《古今善言》曰：灵帝时，欲用羊续为三司，而中官求其赂，续出黄纸补袍，以示使者。

延笃《与李文德书》曰：吾食赤乌之麸麦，饮化益之玄醴，折张骞大苑之蒜，歃晋国郇瑕氏之盐。

《魏武瘤路曰：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

卫攵奏曰：武皇帝之时，後宫食不重肉，衣不锦绣，茵席不缘，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

俭啬

《毛诗》曰：《汾沮洳》，刺俭也。（沮洳，渐洳也。）

又《葛屨》曰：刺褊也。魏地狭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

又曰：《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

《论语》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又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史记》曰：鲁人俗俭啬，曹氏邴氏尤甚，以铁治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

《三辅决录》曰：平陵士孙奋富闻京师，性俭吝，尝宿客舍，雇钱直甚少。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曰：“君惜钱如此，欲作士孙景卿耶！”
《魏略》曰：曹洪家富而性啬，文帝前在东宫，尝从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及犯法，自分必死。
《晋书》曰：王戎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智纪极，而又俭啬，不知奉养，天下人谓之膏盲之疾。女适裴，贷钱数万，久而未还。女後归宁，戎色不悦，女遽还直，然後乃欢。从子将婚，戎遗其一单衣，婚讫而更责取。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於世。
《後魏书》曰：崔光韶家足於财，而性俭吝，衣弊马瘦，食味粗薄。始光韶在都，同里王蔓於夜遇盗，害其二子。孝庄诏黄门高道穆令加检捕，一方之人，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绫绢钱布，匮箧充积。议者讥其矫啬。
《郭子》曰：王丞相性俭，即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拾去。敕云：“慎不可使大郎知。”大郎名悦，字长豫。
《晋书》曰：和峤家产殷富，拟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获讥。杜预公为峤有钱癖。
《後魏书》曰：和跃清河人也，为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啬，理钱数百斛。其母季春思堇，惜钱不买。
卷四百三十二　人事部七十三
慈爱
《说文》曰：慈，爱也。
《释名》曰：慈，字也。
《韩诗外传》曰：夫为人父者，心怀慈仁之爱，以畜养之。爱子不詈，髦子不笞。
《礼记□学记》曰：夫慈者，所以使众也。
《左传□昭五年》曰：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孝经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养殷勤，推燥居湿，绝少分甘。（宋均曰：火则自绝，甘则分。）
《家语》曰：孔子曰：“明君心宽裕，以容其民，慈爱以优柔之。”
《汉书》曰：翟方进少为郡小吏，号迟钝，因病归，欲游学，後母愍其志，而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之。
谢承《後汉书》曰：杨彪子循为曹操所杀。後见彪问曰：“公何瘦之甚？”对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之改容。
《列女传》曰：魏孟阳之女，芒卯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爱慈母。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罪当死。慈母忧感悲哀，带因减赤。人有谓慈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人不爱母，何为忧惧勤劳如此？”母曰：“其父为其孤也，而使妾为之继母，如为人母而不能爱其子，何谓慈乎？”魏王闻之，高其义，赦其子而复其家。自此之後，五子亲侍慈母。

老子曰：吾有三宝，一曰慈。

《韩子》曰：爱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生。贵功者，於事仁。

《淮南子》曰：尧立孝慈，使民如子弟。

《说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挚於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曰：“为人子三年不闻父问，不可谓孝；为人父三年不闻子问，不可谓慈。臣愿奉使，侯何所好？”太子曰：“侯嗜晨凫，好北犬。”仓唐乡 北犬，奉晨凫，文侯赐太子衣一袭，令以鸡鸣时致之。太子发筐视衣，尽颠倒。太子曰：“趣具驾，君侯召我也。”唐来不受。太子曰：“《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文侯大喜，仓唐一使文侯为慈父，挚为孝子。

潘岳《西征赋》曰：夭赤子於西安，坎路侧而瘗之。亭有千秋之号，子无七日之期。虽逸厉於延吴，实潜恸於余慈。

《蔡邕书》曰：邕薄早丧二亲，年逾三十，鬓发二色，叔父亲之，犹若幼童，陆则对座，食则比豆。

恭敬

《说文》曰：恭，肃也。

《释名》曰：恭，供也，自持也。亦言供给事人，敬警也。

《易□小故翟》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於恭。（取过於礼，而不为害。）

《易□系辞》曰：君子致恭，以存其位。

《易□文言》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

《尚书□五子歌》曰：居民上者，奈何弗敬？

《毛诗□小弁》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

《大戴礼》曰：昔禹见耕者五偶而式，过十室之邑，则下为秉德之士存焉。

又曰：昔武王践祚，入于户，未尝越履，往来过之不履影。

《礼记□曲礼》曰：君子恭敬蹲节，退让以明礼。

又《檀弓上》曰：晋献公将杀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谓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骊姬，是我伤公之心也。”曰：“然则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谓我欲杀君也。天下岂有无父之国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辞於狐突曰：“君老矣，子少，国家多难，伯氏不出而图吾君；伯氏苟出而图吾君，（图，谋。）申生受赐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为恭世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又《少仪》曰：宾客主恭，祭祠主敬。
又《乐记》曰：中正无邪，礼之质也；庄敬恭顺，礼之制也。
又《哀公问》曰：敢问何谓敬身？孔子对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令而恭敬。如是则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则能成其亲矣。”
又《经解》曰：恭俭庄敬，《礼》教也。
《左传□宣上》曰：晋灵公不君，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而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触槐而死。
又《襄二十三年》曰：季氏以公□为马正，（贾逵曰：马正，家司马。）愠而不出。闵子马见之，（闵子马，曾大夫闵马父也。）曰：“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恭敬父命，何常之有！”公□然之。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又《昭七》曰：正考父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也。）三命滋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俯恭於伛，伛恭於偻。）循墙而走，（言不敢安行也。）亦莫余敢侮。”
《论语》曰：恭近於礼，远耻辱也。
又曰：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又曰：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
又曰：子禽语子贡曰：“子之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
《家语》曰：孔子曰：“恭则近礼，尧舜笃恭，以王天下。”
又曰：颜渊将西游宋。问孔子曰：“何以为身？”子曰：“恭敬而已矣。恭则近於礼，忠敬则人爱。”
《史记》曰：子路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薄多壮，又难治。然则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
《汉书》曰：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亡，徙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高祖与语，爱其恭敬。奋积功劳，孝文时太中大夫。恭勤，过宫阙门必下车趋，见路马必式。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
《魏略》曰：常林少单贫，带经耕锄。其妻自担饷馈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过於宾客。
《吴书》曰：顾悌，字子通。待妻子有礼，常夜入晨出，希见其面。常疾笃，妻出看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帻。
王隐《晋书》曰：庾衮执事有恪，与弟子治藩，跪而受条。其人曰：“今在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屏，先生胡不踞？”衮乃揖而延之，正席而坐。告之曰：“何以幽显，易其操者乎？”

《樊英别传》曰：英尝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问，英答拜，或问之，英曰：“妻，齐也。

《说苑》曰：鲁有恭士，名曰机泥，行年七十，其恭甚益。冬日行阴，夏日行阳，一食之间三起。见衣裘褐之士，则为之礼。鲁君问曰：”机子年甚长矣，不可释恭乎？”泥对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学恭以除其刑，斧钻加於泥者，何释恭为？”

又曰：赵简子乘弊车瘦马，衣设羊裘。其宰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疾，狐格之裘温且轻。”简主曰：“吾非不知，吾闻君子服美则益恭，小人服美则益倨。我以自备，恐有小人之心也。”

知

《易□系辞》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礼记□中庸》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论语□公冶长》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宁武子，卫大夫宁俞。）

又《雍也》曰：知者乐水。

又曰：知者动。

《尔雅》曰：距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丹穴之人知。

《史记》：秦使王稽於魏。知范雎贤，载入秦。至湖，穰侯至，劳稽，曰：“君得无与诸游子俱来？”稽曰：“不敢。”即别去。雎曰：“吾闻穰侯知士也，其见事迟，向者疑车中有人，忘索之。”於是下车走，行十馀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人，乃止。

又曰：椯里子名疾，秦惠王弟也。滑稽多知，秦人号曰：“知囊”。

又曰：陈错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知囊”。

又曰：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雄雌。”汉王笑谓曰：“吾宁斗知不斗力。”

《汉书》曰：陈婴者，东阳令史也。少年杀其令，相聚邑中，从之者得二万人。欲立婴为王，婴母谓曰：“吾为乃家妇，闻先故未曾贵，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属，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亡为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

范晔《後汉书》曰：鲁恭祖父匡，王莽时为羲和，有权数，号曰“知囊”。

干宝《晋纪》曰：桓范出赴曹爽，宣王谓蒋济曰：“知囊往矣。”

《晋中兴书》曰：王允之，字渊猷，年在总角，从伯敦深知之。尝夜饮，允之辞醉，先眠。时敦将谋作逆，因允之醉，别床卧，夜中与钱凤计议。允之已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悉闻其语，恐或疑，便於眠处大吐，衣面并污。凤既出，敦果照视，见其眠吐中，以为大醉，不复疑之。

《华阳国志》曰：任文孙，字文公，阆中人。初，武檐山石折，文公曰：“噫！西方知士死，吾其应之。”遂卒。益部为之谚曰：“任文公，知无双。”

《文子》曰：神者，知之渊也，神清则知明。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则心平。

《庄子》曰：巧者劳，知者忧。

《尹子》曰：两知不能相救，两贵不能相临，两辩不能相屈，力均势敌故也。

《商君书》曰：知者见於未萌。

《申子》曰：知均不相使，力均不相胜。

《吕氏春秋》曰：目之见也籍於照，心之知也籍於重。

《淮南子》曰：知之以知权者，人英也。

又曰：裨谌出郭而知，以成子产之事。

《新序》曰：魏文侯曰：“知士者，国之器也。国有知士，则无诸侯之忧。”

桓谭《新论》曰：杨子云何人耶？答曰：“才知开通，能入圣道。汉兴以来，未有此也。”

《论衡》曰：其知如倾，其德如山。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以乃能自通。

又曰：刘子骏，汉朝知囊，笔墨渊海。

袁子《正书》曰：杨子曰：“庄周何人哉！”袁子曰：“太而不俭，重而畏祸，知人也。”

孙卿《知赋》曰：血，气之释也；志，意之荣也。百姓待之，是谓君子之知。

聪敏

《论语□公冶长》曰：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

《汉书》曰：桑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

谢承《後汉书》曰：应奉读书，五行并下。

《九州春秋》曰：夏侯渊为刘备所杀於阳平。曹公自长安出斜谷，至阳平，备拒险守峡，王欲还，晨☆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杨修便曰：“夫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王欲还也。”引还。

《吴志》曰：顾谭每省簿书，未尝下筹，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

《後魏书》曰：祖莹，字玄珍，十二为中书学生。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生徒悉集，莹夜读书劳倦，不觉天晓。催讲既切，遂误持《曲礼》卷上座。博士严毅，不敢复还，仍置《礼》於前，诵《尚书》三篇，不遗一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约《宋书》曰：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

《益部耆旧传》曰：何祗补成都令，使人投算，听其读，而心计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费别传》曰：于时军国多事，众务烦猥。识寤过人，每读书记，粗举目暂视，已充其数。接纳宾客，饮食嬉戏，加之博弈，每尽人之欢，事不废也。董允代为尚书令，欲则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纡滞。允为叹曰：“才力相悬若此之远。”

《说苑》曰：昔邹忌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邹忌，为设妙辞，淳于三称，邹忌三知之，如应响。淳于等辞诎而去。故所以尚干将莫耶者，贵於立断也；所以尚骐骥，为立至也。是以聪明敏捷，欲人之入也。

《世说》曰：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题曰：“黄绢幼妇外孙虀臼。”魏武谓修：“卿解不？”答曰：“解！”魏武帝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於字为妙；外孙，女子也，於字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帝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不如卿三十里。”

《世说》曰：人饷食魏武帝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题上为“合”字以示众。众莫之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一口，何疑？”

强记

《礼记□曲礼》曰：博闻强识，谓之君子。

《汉书》曰：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一箧。张安世忆记之，後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安世长子千秋为中郎将，将兵随渡辽将军范朋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

《东观汉记》曰：虞延，字君大，为郡督邮。光武东巡，路由小黄，高帝母昭灵后园陵宰缮。诏呼延引见，问园陵之事。延占对可观，其陵株梓皆识其数，俎豆牺牲，颇晓其礼。

谢承《後汉书》曰：应奉常从彭城相袁贺，时出行闭治，车师门内出半面视奉，奉即委去。另後数十年，於道路见车师，识而呼之。

又曰：吴郡陆续，初仕郡户曹史。饥荒，太守尹兴使续於都亭赋闷ㄝㄅ粥。续悉简阅其人，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几？因说六百馀人，皆分别姓字，无有误谬。

又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家贫无书，常游洛阳肆，阅所卖书，辄能诵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山松《後汉书》曰：荀淑与陈实神交，及其弃朗陵而归也，数命驾诣之。淑御慈明，从叔慈抱孙文若而行，实亦令玄方侍侧，季方作食，抱孙长文而坐，相对怡然。尝一朝求食，季方尚少，跪曰：“高闻大人荀君言甚善，窃听之，甑坏饭成糜。”实曰：“汝听谈解乎？”谌曰：“惟因令与二慈说之。”不失一辞，二公大悦。

《典略》曰：延笃，字柿裴，南阳人。初从堂锾季度受《春秋左传》，借本便讽。

《魏志》曰：初，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卿能诵否？”曰：“能！”即暗诵之，不差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巴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

《吴志》曰：朱桓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妻子悉识之。

《晋中兴书》曰：陶侃明识过人，武昌道上种杨柳，人有窃之，植于其家。侃见而识之，问何以盗官所植乎？时以为神。

《益部耆旧传》曰：张松识达精异，刘璋遣曹公，杨修以公所撰兵书示松，饮宴之间一省，即便暗诵。

《祢衡别传》曰：衡字正平。黄射作章陵太守，衡俱有所之，见蔡伯喈所为碑，正平一过，视之，叹之言好。後各归章陵，自恨不令使写之。正平曰：“吾虽一过，皆识其所言，惟第四行中石尽磨灭，两字不分明。”因援笔书之，初无遗失，惟两字不着。

《蔡琰别传》曰：琰字文姬，邕之女。年六岁，邕鼓琴弦，琰曰：“第一弦。”邕故断其一，问之，琰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琰曰：“第四弦。”

《世说》曰：夏侯策，魏文示其爵里刺，一见之悉忆。

《俗说》曰：桓宣城丧後，家至贫。孔夫人疾患，须羊解神，不能得。桓温以弟买得，质羊，羊主家富，谓桓言：“仆乃不须买得郎为质，但郎家贫，幸可为郎养。”买得郎者，车骑冲也。後江州出射，堂射，羊主东边看射，车骑犹识之，呼来问：“公识我不？”答云：“不识。”桓公曰：“我是昔日买得郎也。”

卷四百三十三　人事部七十四

勇一

《释名》曰：勇，踊也。见敌踊跃欲击之也。

《说文》曰：勇，气也。从力用声。

《尚书》曰：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勖哉夫子！尚桓桓。（孔安国曰：桓桓，武貌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亦有熊罴之士，弗二心之臣，保王家。（言文武既圣，则亦有勇猛，如熊如罴之士。）
《毛诗》曰：《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大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袒裼）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礼记》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左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
又曰：用人之知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郑玄曰：用知者之谋，勇者之断，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
又曰：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者义，非歌，孰能保此！
《左传》曰：公及齐师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曰：“未可。”齐人三鼓，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晋襄公缚秦囚，使菜驹以戈斩之。囚呼，菜驹失戈，狼瞫取戈以斩囚，禽之以从公乘，遂以为右。箕之役，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乎？”瞫曰：“吾未获死所。”其友曰：“吾与汝为难。”瞫曰：“《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於明堂。（杜预曰：《周志》书也。明堂，庙也。所以崇功序德，故不义之士不得外心。）死而不义，非勇也。共用之谓勇。吾以勇求右，无勇而黜之，亦其所也。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陈，以其属驰秦师，死焉。晋师从之，大败秦师，君子谓：“狼瞫於是乎君子也。”
又曰：晋郤克及齐侯战於鞍。齐高固入晋师，磔石以投人，（杜预曰：磔，担也。）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将至齐垒，以桑树系车而走，欲自异也。）曰：“欲勇者贾余馀勇。”（贾，买也，言己有余勇欲卖之也。）
又曰：栾盈师曲沃之甲，以昼入绛。初，斐豹隶也，著於丹书。栾氏之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斐豹谓范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曰：“而杀之，所不请於君焚丹书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闭之，督戎从之。逾隐而待之，督戎逾入，豹自後击而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平王执伍奢。无忌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

又曰：晋赵鞅围卫，报夷仪也。初，卫侯伐邯郸午於寒氏，城其西北隅而守之。霄。及晋围卫，午以从七十人门於卫西门，杀人於门中，曰：“请报寒氏之役。”涉他曰：“夫子则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启门。”亦以徒七十人，旦门焉，步左右，皆立如植。日中不启门，乃退。

又曰：楚白公胜将作难，谓石乞曰：“王与二卿士，皆以五百人当之，则可矣。”乞曰：“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当五百人矣。”乃从白公而见之，与之言，悦。告之故，辞。承之以剑，不动。胜曰：“不为利谄，不为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

又曰：楚白公奔山而缢，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对曰：“予知其死所，而长者使予勿言。”“不言将烹。”乞曰：“此事也，克则为卿，不克则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又曰：晋楚战，楚师薄於险，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言二人皆有退人之能。）

又曰：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十八年晋伐齐及平阴。）庄公为勇爵。（设爵位以命勇士。）殖绰、郭最与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右参迫，还於门中，识其板数。（识门板数。）其可以与此乎？”

《周官》曰：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军国之勇士，能用五兵者属焉，掌其政令。

《河图》曰：勇敢重瞳。（宋均注曰：项羽也。）

又曰：鸟一足名独立，见则主勇强。

《家语》曰：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岁。子路性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鸡，佩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之，子路後服。子路问：“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小人好勇而我义则盗。”

又曰：孔子将之卫，路出於蒲，会公叔氏以薄叛卫而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人贤良有勇力，挺剑而合，众将与之战。蒲人惧，曰：“苟无适卫，吾则出子。”乃盟，孔子出之。

又曰：孔子北游，登乎农山。子路、子贡、颜回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於斯致思，无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尔志，吾将择焉。”子路进曰：“由愿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锺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缤纷下蟠于地。由也当一队而敌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执馘，惟由能之。使二子者从我焉。”夫子曰：“勇哉！”

《史记》曰：毛遂随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遂案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尔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案剑而前曰：“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於遂手。叱者何？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饶熙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先生之言是也。”遂定从而还。

又曰：范雎说秦昭王：夫以乌获、任鄙之力，荆成、孟贲、（许慎曰：荆成，古勇士。孟贲，卫人也。）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又曰：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晋阳，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

又曰：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令曰：“臣客舍人蔺相如其人勇士，有知谋，宜可使。”乃使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坐章台得璧，大喜，傅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中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赵王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於廷。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傅戏，无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十五城与赵。相如见其诈，乃谓曰：“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大王亦宜斋五日，乃敢上璧。”秦王许。相如就舍，使其从者衣褐，裹璧，亡归赵。秦王斋竟，引相如。相如曰：“自秦缪公以来二十馀君，未有坚盟约者，臣恐见欺负赵，故令人持譬归，间至赵矣。王若割十五都与赵，赵岂敢留璧得罪於大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知欺大王当诛，请就汤镬。”秦遂厚遇之。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於诸侯，拜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与赵，赵亦不与秦璧。後秦王会渑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缶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臣请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赵亦盛设兵待秦，秦不敢动。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右。

又曰：曹沫者，鲁人也。以勇力事鲁庄公。齐桓公与鲁庄公会于柯而盟。桓公与庄公既盟於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动。问曰：“子将何？”曹沫曰：“齐强鲁弱，而大国侵鲁亦已甚矣，今城坏即压境，君其图之。”公乃许，尽还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

又曰：樊於期奔燕丹，计无所出。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为人知深而勇沉，可与谋。”太子因谒光，光言荆卿，太子曰：“愿因先生得结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诺。”即起趁出。太子送之至门，戒曰：“舟所报先生言者，国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跪而笑曰：“诺。”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光窃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愿足下过太子於宫。”荆轲曰：“谨奉教。”田光曰：“吾闻之，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也。”欲自杀以激荆卿，曰：“愿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

又曰：秦将李信，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水，卒得破丹。

卷四百三十四　人事部七十五

勇二

《汉书》曰：韩信数以策干项羽，羽弗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楚官也。）坐法当斩，其畴十三人皆已斩，至信，信乃仰视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弗斩。与语，大悦之。汉王以为治粟都尉。信谓汉王曰：“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也。项王噫呜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匹夫之勇也。”

又曰：齐哀王弟章，高后封为朱虚侯。章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入侍宴饮，高后令章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歌舞，已而曰：“请为太后言耕田。”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太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军法斩之。”太后大惊，已许其军法，毋以罪也。因罢酒。

又曰：汉都易王非，二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才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功赐天子旌旗。

又曰：李广为上谷太守，数与匈奴战。典属国公孙昆耶为上泣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甬，恐亡之。”上乃徙广为上郡太守。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数百里，匈奴将四万骑围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从数十骑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谓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为圜陈外乡，胡急击，矢下如雨。汉王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持满毋发，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杀数人，胡虏益解。会暮，吏以无人色，而广意气自若，益治军。军中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乃解去。

又曰：王尊，字子赣，涿郡人。为东平相时，王素骄不奉法。尊谓王曰：“天下皆言王勇，但负贵，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变色，欲格杀之。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至恐水大决为害。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马，祠水神河伯。尊亲执圭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庐居堤上。吏民数千万人争叩头救止，尊终不肯去。及水盛堤坏，吏民皆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动。而水波稍却回还。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三毛朱英等奏其状。诏秩尊中二千石，赐黄金二十斤。

又曰：朱云，字游，鲁人。徙平陵。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身长八尺馀，容貌甚壮，以勇力闻。

又曰：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人。後徙金城令居。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时，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击匈奴，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馀人溃围陷阵，贰师引军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馀创，贰师奏状，诏徵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自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

又曰：项羽，下邳人。身长八尺二寸，力能扛鼎。少学书剑不成，季父梁怒羽。羽曰：“书足以记姓名，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耳。”梁奇之，教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兵法。籍大喜。遇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会七月，陈胜起兵。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时也。先则制人，後则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梁曰：“桓楚亡人，独籍知其处，请召籍受命。”籍因击杀数十人，府中伏。梁遂举郡中，得八千人，渡江而去。至下邳，军已六七万。邯郸人范曾说梁曰：“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返，楚人怜之至今，若立楚後，亡秦必也。”梁然之。梁於是立怀王孙心为楚王，是为义帝，从民望也。都盱眙，梁自号武信君。师次定陶，有骄色。宋义谏曰：“战胜而骄卒堕者败。今卒堕矣，秦兵日益，为君危之。”梁不听。秦将章邯兵至，击楚大破，梁战死。义帝以宋义有先见，徵为上将军，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至安阳，留不进。籍谓义曰：“今秦军围钜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虮。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疲，我乘其弊；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夫击敌轻锐，我不如公；坐运筹策，公不如我。”因下令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令者，斩之。”乃置酒高会，留四十六日不进。是时，天寒，士卒饥冻。籍曰：“且国家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属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籍乃斩宋义於帐中。左右慑伏，莫敢枝梧。悉发兵渡河，沉舟败釜，烧庐舍，持三日粮，示必死。乃大破秦兵，虏王离。诸将入辕门，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师次钜鹿，会战，夜坑秦卒二十万。入关屠咸阳，杀子婴，自立为西楚霸王，与汉王相持。五年後汉兵大会垓下，食尽，与汉王战不利，围之。夜闻汉军作楚歌声，惊曰：“汉已得楚乎？”遂与从骑者八百人，夜溃围南驰。汉令骑将灌婴追至东城。籍惟单骑，自知知穷，乃大呼跃，自刎而死。遂为五将各分一体。汉王以鲁公葬於谷城。诸项赐姓刘。

又曰：樊哙，沛人也。身长八尺，家贫以屠为业，後为高祖参乘。高祖、项羽会鸿门，因饮，范曾起出，为项庄曰：“汝可以剑舞，便因击沛公杀之。”庄入为寿，曰：“军中无以为乐，臣请以剑舞。”因拔剑起舞。时，项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汉王。时帐下惟有张良，哙居营门外，闻事急，乃持盾撞入，立於帐下。项羽目之，问：“谁？”张良曰：“汉王参乘樊哙也。”羽曰：“壮士。”赐之卮酒彘肩。哙既饮酒，咀彘肩。羽曰：“能复饮乎？”哙曰：“臣死且不辞，何惮卮酒！且汉王入关定咸阳，曝师于灞上，以待大王，今大王至，而听小人言，与汉王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项羽默然。哙因目挥汉王，佯如厕，遂与哙轻骑归营。汉王即皇帝位，封哙为武阳侯。後从上击陈有功，迁左丞相。又从上破黥布。後上病，恶见人，群臣莫敢入，哙排闼直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臣等随之。哙曰：“陛下起沛，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不见臣等计会国事，独与一宦者处幽室中，绝不见臣等，陛下岂不思赵高之事乎？”上笑而起。

又曰：天汉二年，贰师李广利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召李陵，欲使为二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以分单于兵，无令专向贰师。”上曰：“将恶相属耶！吾发军多，无骑予汝。”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兵五千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

又曰：李敢男禹亦有勇，尝与侍中贵人饮，侵陵之，莫敢应。後诉之於上，上召禹，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落中以剑斩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无杀心。

又曰：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任侠，方数千里，士争为死。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时借其名行。是时，心以勇闻，布以诺闻关中。

范晔《後汉书》曰：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气，雄於边陲。

又曰：盖延，字巨卿，渔阳安阳人也。身长八尺，弯弓三百斤，边俗尚勇力，而延以气闻。

又曰：帝使王霸与马武攻周建。苏茂救建，与武战。霸曰：“开营後出精骑，袭其背。”茂建前後受敌，惊乱，败走。霸、武各归营。贼後聚挑战，霸坚卧不出。方飨士作倡戏。茂两射营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动。

又曰：中郎将张耽，性勇锐而善扶士卒，军中皆为用命。遂绳索相悬，上通天山破鸟桓，悉斩其渠帅。还，得汉民，获其畜生财物。

《东观汉记》曰：刘伯升都部将宗人刘稷数陷陈，溃围，勇冠三军。闻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图大事者伯升兄弟。更始何为者耶？”更始闻而心忌之。以稷为抗威将军，稷不肯拜。更始乃收稷将诛之，伯升固争，并执伯升，即日害之。

又曰：祭遵为征虏将军，将兵北入箕关，与弘农、厌新、柏华蛮贼合战，中弩矢，入口洞出，举袖掩口，血流袖中。众见遵伤，却退。遵呵吏士，吏士进战，皆一人击十，大破之。

又曰：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於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

又曰：耿秉性勇壮，而简易於事军，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结营部。然远斥候，明要誓，有警，军陈立成，士卒皆为死。

又曰：永平中窦固击匈奴，班超吻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於蒲类海，多斩首虏。固又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广礼敬甚备，後更疏懈。超谓其官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宁觉广志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也。”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鄯善破胆，功成事立也。”众曰：“善。”遂将吏士往奔虏营。超手格杀三人，斩其使。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鄯善一国震怖。窦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选彼西域。帝壮超，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愿得本所从三十馀人，足以备有虞，多益为重烦。”

又曰：杨政，字子行，京兆人。尝过杨虚侯马武，武称疾见政，去对机边床卧，欲令政拜床下。政入户，前排武，径上床坐。武恨，语言不怿。政把武手责之曰：“卿蒙国恩，备位蕃臣，不思求贤助国，而骄天下英俊，今日摇者刀入胁。”左右大惊，以吻见劫，操兵满侧，政颜色自若。会信阳侯至，责数武，令为朋友。其果勇敢折，皆此类也。

又曰：贾复以偏将军从上拔邯郸，击青犊大战，至日中，贼阵坚不却。傅召复曰：“吏士饥，且朝饭。”复曰：“先破之，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诸将咸服其勇。上以复敢深入，希令远征，而壮其勇节，常自从之，故复少方面之勋。诸将每论功，复未曾有言。上辄曰：“贾君之功，我自知之。”又曰：张步攻耿营，合战，飞矢中股，以佩刀截之，左右无知者。

又曰：邳彤为辽东太守，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先锋，数破之。

又曰：温序为护羌校尉，行部，为隗嚣将苟宇所拘劫。序素有气，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挝杀数人。众争欲杀之，宇止之曰：“此义士，死节，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於口，顾左右曰：“无令须污。”

又曰：朱晖，字文季，南阳人。晖早孤，有气决。年十三，莽败，天下乱，与外氏家属从田间奔入宛城。道遇群贼，贼操兵弩欲偝夺妇女衣物。昆弟宾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动。晖拔剑前曰：“财物皆可取，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晖死日也！”贼见其小，壮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舍之。

谢承《後汉书》曰：彭修，字子阳，会稽人。年十五，时父为郡吏，得休，与修归，道为盗所劫，修困迫，刀拔佩刀前持盗曰：“父辱子死。”盗相谓曰：“此童子义勇士也，不宜逼之。”遂辞谢而去。

《魏志》曰：庞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拔宛，遂南屯樊，讨关羽。樊下诸将以德兄在汉中，颇疑之。德常曰：“我受国恩，义在效死。”亲与羽交敌，射羽中饿拢时德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曹仁从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将军，留屯江陵，拒吴周瑜。瑜将数万人来攻，遣部曲将牛金逆与挑战。贼多，金众少，遂为所围。仁望金等垂没，左右皆失色。仁菩捃怒甚，将壮士数十骑，直前冲入贼围，等金乃得解。馀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出金兵，贼乃退。

又曰：臧霸，字宣高，太山人。父戒，为县狱掾，据法不听太守所欲杀，太守怒，收戒诣府，送者百馀人。霸年十八，将客数人於南山中夺之，送者莫敢动，因与父俱亡命东海，由是以勇壮闻。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少孤，召养与诸子同，使与文帝共止。尝猎，为虎所逐，顾射之，应声而倒。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骑。计虚丘贼，拔之，封灵寿亭侯。

又曰：刘晔，字子杨，淮南成德人也。郑宝、张多、许庆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晔时年二十馀，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宝从数百人赍牛酒来侯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於淖社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使刀以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

《魏书》曰：吕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为都尉，誓为父子，迁至中郎将。卓每以布自卫，布尝小失於卓，卓拔戟掷之，布し捷得免，布由是阴怨於卓。布後应王允，於门刺杀卓，卓将李儒等阻兵。布自南阳投袁术，自术又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布尝御良马，号赤兔，能驰城飞堑，遂突张燕军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遂破燕军。布乃暴横，绍患之，布不自安，求还洛阳。後复从袁术，攻刘备於沛，破之。曹公自将至下邳，击布，降之。见曹公曰：“今日已後，天下定矣。”公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所患，不过布耳！今布将骑，明公将步，天下不足定。”顾谓刘备曰：“玄德，卿为坐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一言乎？”曹公笑曰：“缚虎不得不急。”遂缢杀之。

又曰：张辽，字文远，为荡寇将军。陈兰梅成叛，太祖讨之。兰入潜山中，有天柱山，辽遂进军斩兰、成首。太祖论功曰：“登山履峻险，辽之功也。”增封假节。孙权率十万众围合肥，辽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锋陷阵，大破之。太祖遣辽屯合肥，给辽母车舆兵马，遂夷瓮所。敕辽母至所在，令道从迎，观者荣之。江东小儿啼，恐之曰：“辽来，辽来！”无不止矣。

又曰：许褚，字仲康，长八尺，大十围，勇力绝人。太祖初见曰：“此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太祖征韩遂，马超等，单马会语，褚从行。马超负其力，欲前突，素闻褚勇，乃问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指褚，褚目眄之，超不敢动。数日会战，大破超等军，迁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好持大双戟与长刀，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手提双戟八十斤。”

卷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勇三

《吴志》曰：孙坚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塘，会海贼胡玉等从匏里上掠贾人财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进。坚谓父曰：“此贼可击，请讨之。”父曰：“非尔所图也。”坚行，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兵以罗遮贼状。贼望见，以为官兵捕之，即委财物散走。坚追，斩得一级以还，父大惊。由是显闻。

又曰：曹公出濡须，甘宁为前部督，受敕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肴，宁乃赐手下百兵食。食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都督，伏不肯持。宁引白削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於至尊，孰与甘宁？甘宁尚不惜死，卿何得独惜死乎？”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破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增兵二千。

又曰：董袭，字玄岱，馀姚人。权讨黄祖，祖横两艨艟守江口，以并棡大绁缚石为丁，上有千人，以弩交射，军不得进。袭将敢死百馀人，被两铠乘轲船突入艨艟。袭乃以刃断其绁，艨艟於是横流，制不能已，大兵遂进。祖乃开门走，追斩之。明日大会，权举觞属袭曰：“今日之会，断绁之功也。”

又曰：甘宁，字兴霸。性奢靡，尝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劝权袭黄祖，擒之。随鲁肃至益阳，拒关羽。羽择锐士五千人，从上流浅濑夜渡。宁曰：“请以五百人往对之，羽闻吾咳唾声，必不敢涉，涉即成擒矣。”

又曰：聊纬，字公绩。从征合肥为右部都督。时权撤军还，前部已发。魏将张辽等奄至津北。统率亲近三百人，陷围扶权出。敌已毁桥，权策马驱驰，统复还战，左右尽死，所杀数十人。度权已免，乃还。桥败道绝，被甲潜行。权既御船，见之惊喜。统痛亲近无返者，悲不自胜。权引袂拭之，谓曰：“公绩！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蜀志》曰：关羽，字云长，河东人也。先主入益州，留羽督荆州军事。尝为流矢所中，贯左臂，羽令凿骨劈之。时与诸将饮食，血流盈器，言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华夏。曹公议迁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大怒。权後果用吕蒙计，平荆州，虏羽，斩之。

又曰：张飞，字益德，涿人。先主背曹公，依刘表於雷阳。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而奔，乃以飞将二十骑拒之。後飞据水断桥，目横槊曰：“张益德此，尔曹敢来决死否？”众无敢近者。先主入益州，飞与诸葛亮分定郡县。飞雄猛，名亚关羽。羽善待卒伍而骄士大夫，飞敬爱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伐吴，临发益州，於是飞帐下张达杀之，持其首，顺流奔于孙权。

《晋书》曰：桓石虔，小字镇恶。有材干，矫捷。从父在荆州，於猎围中见猛兽被数箭而伏，诸督将素知其勇，戏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兽跳，石虔亦跳，高於猛兽，猛兽伏，复拔一箭以归。尝从桓冲入关，冲吻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於数万众中而还，莫敢抗者。三军叹息，威震敌人。

又曰：吾彦，字士则，吴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干，身长八尺，手格猛兽，膂力绝群。陆抗奇其勇略，将拔用之，众情不允，乃会诸将，密使狂人拔刀跳跃而走，彦不动，举几御之，众伏其勇，乃抉用焉。

又曰：庾阐，字仲初，颍川鄢陵人也。祖辉，安北长史。父东，以勇力闻。武帝时，有西域健胡矫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募勇士，惟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

又曰：王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预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土号为“飞豹。”

又曰：周处，为人勇暴，不可当之。尝居义兴，水中有蛟龙，山上有白额虎，乡里有周处，时人谓之“三横”。有里人说处请杀虎，虎死，入水击蛟龙，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已死矣，皆相庆贺。处杀蛟龙回，闻乡里相贺，始知身之患人也。於是仄身修己。至洛阳，惠帝拜为将军，累迁为建威将军，後西征没于阵，赠西平将军。

又曰：郭默杀江州太守，自称刺史。为人勇捷，常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时人莫不惮之。後陶侃及庾亮率军灭之。

又曰：蔡裔仕伪赵为振武将军，少有勇力，呼声若雷。尝有盗入室，裔抚机一呼，贼众皆殒，时人惮之。

又曰：李特，巴西人。少仕州郡。雄勇，善骑射，沉毅有大度。尝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眄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缚於人，岂非庸才耶！”後聚流人，众至数万，遂攻城，自称大将军，为益州刺史，後称蜀，为罗尚所杀。子孙六世，至李势，为大司马桓温所灭，共四十六年。

又曰：刘玄海，匈奴中人。祖扶罗助汉讨黄巾。遂以众留汉定难。属董卓乱，屯于河内。玄海即扶罗之孙也。髫龀英惠，及长好学，尤好《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兼爱武事，妙绝於众。猿臂善射，矫捷，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太始中，武帝召与语，大悦之。及惠帝失驭，冠盗蜂起，在都王颖表玄海为将军。後王浚伐颖，玄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馀十万，恐非宿卫所能御及，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否？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吾欲奉乘舆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阳，避其锋锐，徐傅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如何？”玄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於王室，威恩允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捐躯者，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瀛疏属，岂与殿下争衡乎！殿下一发邺宫，示弱於人，洛阳何复得至？纵达洛阳，权威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瀛，二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玄海为北单于。玄海至左国城，二旬之间，众已五万。玄海谓刘宣等曰：“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东夷，惟德所授耳。”遂僭称汉王，子孙四世，至曜为石勒所灭，合二十五年。

又曰：石季龙，赵王石勒从子也。身长七尺五寸，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至於降城陷垒，不复料别善恶，坑堑士女，鲜有遗类，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委以专征之任，所在立功。後废弘而僭位。时豪杰侵恣，贿赂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季宸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此百僚震慑，州部肃清。季龙曰：“朕尝闻良臣猛兽，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季宸是也。”赏赐甚厚，後以疾卒。

又曰：石闵，赵王委龙养子也。善谋策，勇力绝人。既杀石鉴，遂僭国号大魏。戎卒三十万，旌旗锺鼓绵亘百馀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慕容俊遣慕容恪率众伐之。闵与恪十战，皆败恪。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日行千里，左仗双刃，右执剑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馀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匝。闵跃马溃围，马死，为恪所擒，斩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又曰：苻生，健之子也。幼而无赖。及长，力举千斤，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周访，字士达，寻阳人。迁武昌太守。时杜作乱，寇豫章，访进讨。别帅杜弘、张彦等邀访，访为流矢所中，折齿，口中流血，壮气益勇，先登奋击，临阵禽彦，杀数百人。

又曰：刘遐，字正长，广平人。性果毅，便弓马。遭天下乱，遐自为邬主，攻抄日至，无时不战。遐每奋击，直入贼军，陷坚摧锐。乡人邵绩深知之，以女妻焉。遂立壁河济之间，胡不敢逼。时人号为关羽、张飞。

王隐《晋书》曰：段匹召弟文鸯还厌次。石虎来，先纵骑抄城左右，鸯登城临见，不胜其勇，欲出击胡，疑有伏，不听，出。民出，大为胡所杀掠。鸯单将壮士数十骑出击胡，所杀甚多。胡骑退，鸯追蹑，率步继鸯。虎假伏骑起，、鸯力战，杀胡数十。鸯还，赴，已散还。鸯所乘马乏顿，虎呼曰：“大兄久望共天，同不违愿，今日见，何故复战？请释杖语。”鸯骂曰：“汝为寇虏，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死，吾兄不能用吾计，故令汝得至此。吾宁死，不忍为汝擒。”遂下马与胡战。槊折，执刀战，不降。虎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夸。自辰至申，力极斫杀人，而後见得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衔铁面以弩的射贼，大帅数人皆杀之。并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贼皆抛船上岸，於水边作阵。伺身被数十箭，气色不变。诸军寻至，贼兵便崩退，投水死者百数。夏口之全，伺之勋也。

《宋书》曰：蒯恩，字道恩，兰陵人。高祖出征，恩县差为征民充甲士，使伐马刍。恩常负大束，兼倍馀，高祖闻之，即给器仗伏，恩大喜。因征妖贼，常为先登，多斩首级。既习战陈，胆力过人。

又曰：宋越，朱阳人。为郡吏，太守夏侯穆才翟为队主，蛮有为寇盗者，常使越讨伐，往辄有功。家贫无以市马，常刀盾步出，单身挺战，众莫能当，每一捷郡将辄赏钱五千，因此得买马。

又曰：宗悫为江夏王国上将军，十五年不徙官。玄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悫自奋愿行。义恭举悫有胆勇，乃降除振威将军。

又曰：薛安都与副将谭金追鲁爽於小岘，爽自与腹心壮骑断後。谭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见爽，便跃马大呼，直往刺之，应手而倒，左右范双斩爽首。爽累世骁猛，生习战阵，咸云万人敌。安都单骑直入，斩之而反，时人皆云关羽之斩颜良不过也。

徐艏《宋书》曰：柳玄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良家子少便弓马，慕尚将帅，数随父伐蛮，夙以勇称。

孙岩《宋书》曰：拓跋焘，字佛狸，壮健有筋力，勇於战斗，忍虐好杀，夷旅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

又曰：宗悫，字玄干，南阳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门，夜被劫，悫年十四，挺身与劫相拒，十馀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而悫任气好勇，故不为乡曲所知。

《齐书》曰：桓崇祖在淮阴，见上，便自比韩信、白起，咸不信，惟上独许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虏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许为我制虏，果如其言。恒自拟韩、白，今真其人也。”

又曰：张敬儿年少便马，有胆气，好射虎，发无不中。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而敬儿尤多膂力。

又曰：鱼复侯子响勇力绝人，开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

又曰：周山图，镇军将军张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图领二千人迎军至武原，为虔骑所追，合战，多所伤杀。虏围浊急，山图据城自固，然後更结阵死战，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围出，虏披靡不能禁。众称其勇，呼为“武原将”。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颜师伯出镇，差度领幢主送之。索虏寇青州，师伯遣度领军与虏战於沙沟杜梁，度身破阵，大捷。师伯拔吻已辅国府参军。虏遣清水公寇清口，度又领军救援，刺虏骑将豹皮公堕马，获其装铠槊，手杀数十人。师伯启孝武，称度气力弓马并绝人，帝召还充左右。见度身形黑壮，谓师伯曰：“真健物也。”
又曰：周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馀人陷阵，虏万馀骑张左右翼围绕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槊，直奔虏阵，自称曰：“周公来！”虏素畏盘龙骁名，即时披靡，时奉叔已大杀虏，得往在外，盘龙不知，乃冲东击西，奔南突北，贼众莫敢当。奉柿披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骑，萦搅数万人，虏众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讷，而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又曰：崔恭祖者，慧景宗人，骁果便马槊，气力绝人，频经军阵。讨王敬则，与左兴盛军容袁文旷争及敬则首，诉明帝曰：“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贼。故文旷得斩其首。以死易勋，而见枉夺。若失此勋，要当刺杀左兴盛。”帝以其勇，使谓兴盛曰：“何容令恭祖与文旷争功。”遂封二百户。
又曰：桓康，兰陵人。勇果骁悍。宋太初中，随武帝起义，为郡所絷，众皆散。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负至山中。与门客萧欣祖三十馀人相结，破狱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战破之。随武帝起兵，摧坚陷阵，所经村邑，次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状於寺中。病疟者写其形，怙其床壁，无不立愈。位至兰陵太守。
《梁书》曰：王神念，少善射骑，既老不衰，常於高祖前手执二刀盾，左右交度，驰马往来，冠绝群伍。
又曰：侯景，怀朔人也。少而不羁。高欢以为将，雄勇冠时，征伐数有大功，景谓高欢曰：“若假臣三万人，当横行天下，要须缚取萧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欢败於沙苑，景谓欢曰：“宇文泰忸於战胜，今必致殆，请以劲骑数千至关中取之。”欢以告其妃娄氏，娄氏曰：“彼若得泰，景亦不归。”高欢乃止。後欢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绍宗围景於长社，景乃走，绍宗追之，至涡阳，景遣使谓绍宗曰：“欲送客耶！将定雌雄耶！”绍宗曰：“决战！”景乃令将士皆被甲持短刃，但低视斫人脑马足，遂败。绍宗军裨将斛律光尤之，绍宗曰：“吾战多矣，未见此贼尔！”相持连月，景食尽，其将景显等降绍宗，众遂溃，景乃与腹心数十骑南走，後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昼夜兼行，追军不敢逼。遣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遂攻寿春，下之，据其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勇四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将作大匠、屯骑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机巧有算略，骁勇善骑射，所在先登陷陈。慕容俊拟之张飞。

又曰：成公都，晋兴玄吴人也。都骁猛有勇力。阳虑之战，年十八，横矛太呼，贼不敢当。独步当时，拟之方叔。论者咸曰：“当求之於古，造次无其比也。”

《後魏书》曰：来大千，骁果，善骑射，迁中散。至於朝贺之日，大千常着御铠，盘马殿廷，莫不叹异。尝从太宗猎，见虎在高岩上，大千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壮，又为殿中给事。

又曰：乙瑰，代人也。其先世统部落。世祖时，瑰父正知慕国威化，遣瑰入贡，世祖因留之。瑰便弓马，善骑射，手格猛兽，膂力过人，数从征伐，甚见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

又曰：庾叶为将有谋略，治军清整，常以少击多，士众服其知勇，名冠诸将。

又曰：杨播，字延庆。自云弘农华阴人也。除左将军，寻假前将军。随车驾南讨，至锺离。师回，诏播领步卒三千、骑五百为众军钓拢时春水初长，贼众大至，舟舰塞川。播以诸军渡淮未讫，严练南岸，身自居後。诸军渡尽，贼众遂集，於是围播数重。播乃为圆陈以御之，身自搏击，斩杀甚多。相拒再宿，军人食尽，贼围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无舟船，不得救援。水势稍减，播领精骑三百历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战者出。”贼莫敢动，遂拥众而济。高祖甚壮之，赐爵华阴子。

又曰：河间公齐，烈帝之玄孙也。少雄杰魁岸，世祖爱其勇壮、引侍左右。从征赫连昌，世祖马蹶，贼众逼帝，齐以身蔽捍，决死击贼，贼乃退。

又曰：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世宗即位，加辅国将军。任城王之围锺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失利，思伯为後殿，以思伯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勇，常谓虚谈，今於军司见之矣。”

又曰：于栗，代人也。少习武艺，拜冠军将军。道武畋于白登山，见熊领数子，道武顾谓栗曰：“能缚之乎？”栗曰：“能！”道武曰：“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耶！”栗曰：“自可能致御前，会而制之。”寻而擒之。晋将刘裕遗栗书曰：“黑槊将军”常好持黑槊，故有其号。

又曰：杨大眼，武都氐王难当之孙也。少骁勇矫捷，走如飞电。宣武南征，尚书李冲典选统校征官，大眼往求征焉。冲不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伎。”便出长绳三丈，系之於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冲大惊曰：“千载已来，未有此人也。”遂用为军主。大眼顾谓同僚曰：“吾之今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谓蛟龙得水之秋也。自此一举，不复与诸君齐列矣。”所经战，皆武冠六军，大眼妻潘氏，善射，诣军省大眼。至攻战游猎之际，潘氏亦戎装齐镖并辔。及还营，同坐幕下，对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谓诸人曰：“此潘将军也。”明帝加光禄大夫。淮泗之间，童儿啼者恐之，云：“杨大眼至！”无不立止。王秉之初归国也，谓大眼曰：“吾在南时闻君之名，以为眼如车轮。及见，君乃不异常人。”大眼曰：“鼓旗相望硪捃发。足使君目不能视，何必大如车轮？”

又曰：文成帝名，太武孙晃子也。即位後，冬大傩曜兵。帝有勇力，善骑射，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四十馀丈，过山南二百步。遂诏刊石，勒铭纪功。

《北齐书》曰：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仪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令简＾挞。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儿不灭吾族，当大吾门。”以其昂藏敖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达奚震，少骁勇，走及奔马。周文尝渭北校猎，时有兔过周文前，震与诸将竞射之，马倒而坠。震足不倾踬，因步射之，矢中兔，顾马才起，遂回身腾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陈书》曰：萧摩诃齐军战，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壹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识其形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著绛衣，护皮弓，两端骨弭。明彻遣人觇伺，乃知胡在阵，仍自酌以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馀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钅见，立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馀人出战，摩诃又斩之。

又曰：周铁虎事梁河东王萧誉，王僧辩擒，欲烹之，铁虎曰：“侯景尚未灭，奈何杀壮士耶！”僧辩奇之。後降高祖。

又曰：萧摩诃帅齐兵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齐军於锺山龙尾及北郊坛。安都谓摩诃曰：“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摩诃对曰：“今日令公见矣。”

《隋书》曰：宇文庆从武帝攻河阴，先登攀堞，与贼短兵接战，良久，中石乃坠，绝而後苏。帝劳之曰：“卿之馀勇，可以贾人也。”

又曰：杨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军长矛，身先士卒，喑鸣叱咤，所当者莫不震慑。论者方之项羽。

又曰：鱼俱罗，冯翊下口人也。身长八尺，膂力绝人，声气雄壮，言闻数百步。

又曰：权武少果劲，勇力绝人，能重甲上马。尝倒投於井，未及泉，复跃而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拳捷如此。
又曰：长孙晟，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与雷霆为比，一何壮哉！”《唐书》曰：丘行恭从讨王世充，会战於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後，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伤甚众。既而限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馀贼不敢复前，然後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於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阵。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於昭陵阙前。
又曰：淮阳王道玄，拜洛州总管。及府废，改授洛州刺史。五年，刘黑闼引突厥河北，复授山东道行军总管。师次下博，与贼军遇，道玄帅骑先登，命副将史万宝督军继进。万宝与之不协，及道玄深入，而拥兵不进。谓所亲曰：“吾奉手诏，言淮阳小儿虽名为将，而军之进止皆委吾。今其轻锐，越泞交战，大军道动，必滔泥溺，莫如结阵以待之，虽不利於王，而利於国。”道玄遂为贼所禽，全军尽没，惟万宝逃归。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久之，尝从容谓侍臣曰：“道玄终始从朕，见朕深入贼阵，所向必克，意尝企慕，所以每阵先登，盖学朕也。惜其年少，不遂远图。”因为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镇幽州。会突厥入寇，君廓邀击破之，俘斩二千馀人，获马五千匹。高祖大悦，徵入朝，赐以御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因谓侍臣曰：“吾闻蔺相如叱秦皇，目眦出血。君廓往击窦建德，将出战，李遏之，君廓发愤大呼，目及鼻耳一时流血。此之壮气，何谢古人，不可以例赏之。”复赐常袍金带，还镇幽州。
又曰：刘世让为并州总管，统兵屯於雁门。突厥处罗可汗与高开道、苑君璋合众攻之，甚急。鸿胪卿郑玄先使在蕃，可汗合玄来说之，世让厉声曰：“大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耶！”经月馀，虏乃退。及玄还，述世让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
又曰：李嗣业。贼将李归仁初以锐师数来挑战，我师攒矢而逐之，贼军大至，逼我追骑，突入我营，我师嚣乱。嗣业谓郭子仪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决战於阵，万死而冀其一生。不然，则我军无孑遗矣。”嗣业乃脱衣徒搏，执长刀立於阵前大呼，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杀十数人，阵容方驻。前军之士尽执长刀而出，如墙而进。嗣业先登奋命，所向摧靡。
又曰：张拜谏议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铎至滑台，兼充天下行营都统，方徵兵诸侯，奏用为都统判官。时王敬武初破弘霸郎，军大振，累诏徵平卢兵，敬武独不赴援。铎遣往说之，敬武已授伪命，复怙强不迎诏使。至，谒见，责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为天子守藩，王臣赍诏宣谕，而侮慢诏使。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敬武愕然谢咎。既宣诏，军士按兵默然，并召将佐集於鞠场面谕之曰：“人生效忠仗义，所冀粗分逆顺，悬知利害。黄巢前日贩盐虏耳，公等舍累叶夫子而臣贩盐白丁，何利害之可论耶！今诸侯勤王，天下响应，公等独据一州，坐观成败。贼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际排难解纷，陈师鞠旅，共诛寇盗，迎奉銮舆，则富贵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辈舍安而即危也。“诸将改容引过，谓敬武曰：“谏议之言是也。”即时出军，从入授京师。

《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戏，殷之衰也，有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轹天威，专行勇力，不顾乎义理，是以桀纣以灭，殷夏以衰。

又曰：庄公奋乎勇力，不顾於行；尚勇力之士，无忌於国；贵戚不荐善，T迩不引过。故晏子见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对曰：“婴闻之，轻死以行理，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理义也。今公自奋乎勇力，不顾乎行暴，尚勇力之士，无忌於国，身立威疆，行流淫暴，贵戚不荐善，T迩不引过，反圣王之德，而修灭君之行，用此存者，婴未尝闻有也。”

《吴越春秋》曰：专诸，丰邑人。伍子胥初去楚如吴时，遇之於途。专诸方与人斗，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其妻一呼即还。子胥怪而问其壮，何夫子怒之盛，闻一女子之声而即折道，宁有说乎？专诸曰：“子视吾之仪，宁类愚者耶！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子胥因相决之，推颡深目，虎口鹰背，戾於从难，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见吴王僚，王僚望其颜色甚可畏，长一丈，大十六围，眉间一尺。僚与语三日，辞无复者，贤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言语侃侃，有勇壮之气也。

孔演《汉魏春秋》曰：许褚之为人，长八尺馀，大十围，容貌甚雄，勇力绝人。汉末贼起，褚在汝南，与少年相聚，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相保。曹公修兵汝南，褚以其众归公，公见而壮之，曰：“此樊哙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为虎士，出入周旋，不离左右。军中以褚力如虎，痴勇，号曰“痴虎”。至今天下称之，皆谓其姓名也。

吴均《齐春秋》曰：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临湘侯副大祖在淮阴，雅有人鉴，见而赏之。会匈奴卒至，僧静应募出战，单力直前，虏骑奔退。又斩三级。时天盛寒，乃脱衣，口衔三头，以刀插背，拍浮而还。临湘侯大赏之，曰：“杀三人亦可反命矣。”进之於太祖。石头之役，功冠诸将，遂至贵显。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苻洛雄勇多力，猛气绝人，坐制奔牛，射洞犁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苻坚深惮之。故常为边守。
又曰：刘阳少骁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百步。
又曰：赵将麻秋命黑槊龙腾三千人，驰击谢艾军，艾左右扰动。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踞胡床而麾众，赵人以为有伏，惧而不进。
《韩诗外传》曰：卫灵公昼寝而起，志气益衰，使人驰召勇士公孙亻，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何驰之疾也？”对曰：“君昼寝而起，使我驰召勇士公孙亻。”子夏曰：“微亻，而勇若亻者可乎？”御曰：“可。”子夏曰：“载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起召公孙亻。”俄而亻至，入门拔剑疾呼，曰：“商下！我取若头。”子夏顾叱之，曰：“咄！内剑。吾将与若言勇。”於是君令亻内剑而上。子夏曰：“来！吾尝与子从君而北见赵简子。赵简昨；发仗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後，趁而进曰：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血溅君之衣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者，子耶？我耶？”亻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与子从君而东至海曹，齐君重茵而坐。我从十三行之後，趋进曰：诸侯相见，不宜相临以庶。揄其一茵而去之者，子耶？我耶？”亻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与子从君於囿中，於是两军逐我君，与拔矛格而还之者，子耶？我耶？”亻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贵为士者，上不摄万乘，下不敖乎匹夫，外立节矜敌而不侵掠，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而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威於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於是灵以避席曰：“抑乎寡人虽不敏，请从先生勇。”
又曰：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回从焉。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尔愿言者何其，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扬三军，乳虎在後，仇敌在前，搏飞快志，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又曰：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转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对曰：“此螳螂者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敌。”庄公曰：“以此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於是回军避之，勇士归之。
虞溥《江表传》曰：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孙权帅众七万应之，使甘宁领二千人为前部督。权密敕宁，使夜入魏军。宁乃选手下健儿百馀人，径诣公营下，便拔鹿角，逾垒入营，斩得数十级。北军惊骇鼓噪，举火如星，宁已还入营，作鼓吹，称万岁。因夜见权，权曰：“聊以观卿胆耳！”即赐绢千匹，刀百口。权曰：“孟德有张辽，孤有兴霸，足相敌也。”停住月馀，北军乃退。
刘向《列士传》曰：秦召公子无忌，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谢秦，秦王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怒。执朱亥着虎圈中，目视虎，终不敢动。
《殷氏世传》曰：亮字子华，少好学，年四十举孝廉。到阳城涌〗虎争一羊，马不敢进。於是亮乃按剑，直至虎所，斩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时人为之谣曰：“石里之勇殷子华，暴虎见之合爪牙。”
刘昭《幼童传》曰：魏太祖幼而知勇，年十岁，尝浴於谯水，有蛟来逼，自水奋蛟，蛟乃潜退。於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後有人见大蛇，奔逐。太祖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众问乃知，咸惊异焉。
又曰：秦舞阳者，燕国人也。年十二，以勇气闻。人犯必杀之，莫有敢迕视。
卷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八
勇五
盛弘之《荆州记》曰：襄阳城北，河水极深，先有蛟，年常为害。太守邓遐，气果谦人，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因挥剑截蛟数段，流血丹水，自此无复蛟患。
干宝《搜神记》曰：东越闽中有虚领，高数十里。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馀围，常病都尉及长吏。下梦巫觋，欲得啖童女。常八月朝祭送蛇穴，蛇辄吞之，已用九女。将乐县李诞有小女名寄，应募而行。乃请好剑、咋蛇犬，作数斛，（疾资切。）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出，头大如，目如二尺镜，先啖，寄便放犬啮蛇，以剑斫杀，得九女髑髅。越王乃以寄为后。
《汉末英雄记》曰：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津__寇，每有惊，辄厉色愤怒，如赴讎敌，望尘奔，继之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与《魏书》语别，故两出。）
《越绝书》曰：越王请臣于吴，吴王许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曰：“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逆天乎！臣惟君王急制之。”吴王不听，遂许之。
又曰：阖闾恶王子庆忌，问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国，其人细小也，曰要离，臣尝见其辱壮士丘。东海上人也，为齐王使於吴，过淮津欲饮马，水神出取丘，大怒，偏袒操剑入水与战，杀两蛟一龙，连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吴，会於友人之座。恃其与神战之勇，轻士大夫。要离与之对座，即谓之曰：‘吾闻勇士之战也，与日战者不移表，与鬼战者不旋踵，与人战者不达声，生往死还，不受其辱。今子与神战於泉水之中，亡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残名辱，勇士所耻，自骄於友人之旁，何其忍负也？’於是，丘卒於结恨势怒，未及有言，座众分解，丘宿怒遣恨，冥，往攻要离。要离戒其妻曰：‘曩日吾辱壮士丘於大众之座，彼勇士，有受不还报答之怒，馀恨忿志，冥必来矣，慎毋闭门。’丘果往，入门不闭，登堂不关，入室不守，放发僵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手拔剑而厂要离，曰：‘子有三当死之过，子知之乎？’要离曰：‘吾不知也。’丘曰：‘子辱吾於大座之众，一死也；归不闭门，二死也；卧不守卫，三死也。子有三死之过，虽欲勿怒，其得乎哉！’要离曰：‘吾无三死之过，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丘曰：‘吾不知。’要离曰：‘吾辱子於千人之众，子不报答，是一不肖也。入门不骇，登堂无声，是二不肖也。先拔剑，手持头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愧而欲灭我，岂不鄙哉！’於是，丘仰天叹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离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壮士也。”

刘彦明《敦煌实录》曰：索苞有文武材，举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克敌，勇冠三军，时人比之关羽。宋澄於金城，为步羌三千人所围，穷守孤堆，垂当破没，苞以完骑五千，奋剑突阵，径入与澄对坐，捶头拊掌大笑。羌皆佩盾、擢刀四面直前。苞谓澄曰：“君但安心，观我击之。”乃除区弓接矢，绕捶射之，莫不应弦而倒，皆陷盾通中，立杀三十馀人，创夷者百计，羌即散走。称神。

《严玄三将论》曰：王翦为秦将灭燕，燕王喜奔逃东夷。秦王曰：“齐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广，齐地狭，楚人勇，齐人怯，请先从事於易。”

袁准《正论》曰：兵有三勇：主爱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赏信於民者勇。故仁爱加於下，则有必死之民。

刘向《新序》曰：田恒将弒君，勇士六人劫子川捷，曰：“子与我，请分齐之半以予子；不吾与，今此是已。”子川捷曰：“子之欲与我也，以我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为仁乎？见利而倍君，非仁也；以我为勇乎？劫我以兵，惧而与子，非勇也。使吾无此三者，与子，无恒矜子；若有此三者，终不从夫子。”乃舍之。

又曰：勇士一呼，三军皆辟易，士之诚也。夫勇士孟贲，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至其死矣，头行断绝。夫不用仁而用武，当时虽快，身必无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

又曰：齐遣淳于髡到楚。髡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谓之曰：“齐无人耶？而使子来，子何长也？”髡对曰：“臣无所长，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状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与髡共饮酒。

又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鄗陵君，鄗陵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王忿然变色，怒曰：“未尝见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尝见。”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尝见布衣韦带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韦带士之怒，解冠徒跣，以头抢地耳，何难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韦带士之怒也。夫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奔星昼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离刺王子庆忌，仓鹰击於台上；聂政刺韩王，白虹贯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与臣将四士，无怒则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王色变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独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王故乎？（《史记》邹阳上书曰：白起长平之谋，太白食昂；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

又曰：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人之服耶？”林既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桓短衣而遂沟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发，范蠡、大夫种亦出焉；西戎左衽而组结，由馀亦出焉。如君言衣大裘者当大号，衣羊裘者当羊鸣，今君衣狐裘而朝得无为变乎？”景公曰：“子自以为勇悍乎？”曰：“登高临危而目不旬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泉取蛟龙，拘鼋而出者，此渔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猎夫之勇悍也。夫下难断头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居广廷，作色而辩，以犯生君之怒，前虽有乘轩之赏，未为之动也，後虽有斧之威，未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为勇悍也。”

刘敬升《异苑》曰：荆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浴汲者死不脱岁。升平史陈郡邓遐，字应延，素勇健，愤而入水觅蛟，得便与拳，即曳着岸，欲斫杀。母语云：“蛟是神物，宁忽杀之，今可咒，令勿复为害。”遐咒而放焉，自兹迄今，绝无此患。（盛弘之《荆州记》云：“挥剑截蛟，血流舟水。”馀同。）

《太公六韬》曰：大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谓之勇。

又曰：文王问太公曰：“守士奈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又曰：武王问太公曰：“陈士之道奈何？”太公曰：“军中有大勇暴强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之士；有枝格强良多力，能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老子》曰：勇於敢则杀，勇於不敢则祸拢

《庄子》曰：孔子游於宋，匡人围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问曰：“围者数重，弦歌不辍，何也？”子曰：“由来，吾语尔。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勇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持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故围之。今非，请辞而退。”

又曰：田光答太子曰：“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臆，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阖庐试其民於五湖，剑皆加於肩，地流血，几不可止。
又曰：大勇不斗，大兵不寇。
又曰：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途，曰："姑相与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
又曰：齐庄公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士，白缟之冠，束布之衣，素屨墨剑，从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明，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之。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杀。
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由不得已也。
《吕氏春秋》曰：荆有飞者，得宝剑於江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飞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而活者乎？"船人曰："未之尝见也。"飞攘臂祛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持剑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祸拢荆王闻之，仕以执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韩子》曰：越勾践欲民轻死。出见怒蛙，乃为之轼曰："为其有气故也。"明年，民以头献十馀人。由此观之，誉足杀人矣。
《孟子》曰：晋有冯妇者，善搏虎。野有众搏虎，虎负隅莫敢撄，冯妇趁而迎之，攘臂而下车，众皆悦之。（赵歧曰：冯，姓；妇，名也。）
又曰：梁惠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对曰："王请无好小勇。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杨雄《法言》曰：或问勇，曰："轲也。"曰："何轲也？"曰："轲也者，谓孟轲。若荆轲，君子盗诸？"或问孟轲之勇，曰："勇於义，而果於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孙卿子》曰：有三勇：上不修乱世之君，下不修乱世之民，无贫穷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不知之，则块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意俭，轻货惟贤，有不肖者敢授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重货，以斯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尸子》曰：孟贲曰："生乎勇乎？曰勇；贵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难，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能慑三军，服猛兽者也。"
又曰：田成子问勇，颜蜀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仆填剑曰："更言则生，不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死。”蜀聚曰：“以死为有知，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惧汝而反以惧我。”又曰：圣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昔者齐桓公胁於鲁君，而献地百里；勾践胁於会稽，而身宦之三年；襄子胁於知伯，而以颜为愧。其卒，桓公臣鲁君，勾践灭吴，襄子以知伯为戮，此谓勇而能怯者也。

《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与怯均也。

《胡非子》曰：夫曹刿，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惟无怒，一怒而劫万乘之师，存千乘之国，此谓君子之勇，勇之贵者也。

又曰：屈将子好勇，见胡非而问曰：“闻先生非斗，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曰：“吾闻勇有五等：夫负长剑，赴蓁薄，折兕豹，搏熊罴，猎徒之勇也；负长剑，赴深泉，折蛟龙，搏鼋鼍，渔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鹤立四望，颜色不变，陶匠之勇也；若迕视必杀，立刑之勇也。昔齐桓公伐鲁，曹刿闻之，触齐军，见桓公曰：臣闻君辱臣死，君退师则可，不退则臣以血溅君矣。桓公惧。管仲曰：许与之盟而退。夫曹刿匹夫，一怒而却齐侯之师，此君子之勇；晏婴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将何处？”屈将悦，称善，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钩索铁，揉金椎，移大牺。水杀鼋鼍，陆搏熊罴，然汤革车三百乘，困之鸣条，禽之焦门。由此观之，则勇不足以为天下矣。知不足以恃，勇不足为强。

张华《博物志》曰：胎育之勇。

刘义庆《徐州先贤赞》曰：徐盛，字文响，琅琊莒人也。遭乱客居吴，以敦直、勇气闻。魏王出濡须，孙权每选出战者，盛常在前。魏尝大出横江，盛与诸将俱赴讨。时乘舰遇风，落岸下，诸将恐惧，未有出者，盛独将上斫贼，贼三披走，所伤杀甚众，风止得还。权大壮之。

应璩《与许子俊书》曰：足下以方刚之盛年，应不羁之劲勇，将发虎之威，致霜雪之诛，擒吴枭蜀，定功万里，而刘备不下山，孙权不出水，武力不奋，猛气畜勇，其毒如何？

《蔡谟书》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内。祖约在寿春时，贼据雍丘，约遣路永将数百人，夜缘入雍丘城战，并开墓扌詹丧，逾城出，径还寿春。永之勇如此。

卷四百三十八　人事部七十九

烈士

《礼记》曰：战于郎。（郎，鲁邑也。）公叔禺人遇负杖入保者息，曰：“使之虽病也，任之虽重也，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则既言矣！”与其邻重汪（重当为童，姓汪名。）往，皆死焉。鲁人欲勿殇重汪，问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仲尼。仲尼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勿殇，不亦可乎！”
又曰：齐大饥，黔敖为食于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屨，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曾子闻之，曰：“微与！”其嗟也可去，其谢也可食！”
又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马惊败绩。公队，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诔之。
《史记》曰：齐人或毁孟尝君於王曰：“将为乱。”及田甲劫王，王意之，孟尝乃奔。魏前有获粟於孟尝之贤者闻之，乃上言，言孟尝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以明孟尝。王乃知孟尝君果无谋。
又曰：汉高帝既立，以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为乱，乃使赦罪召之。横乃与其客二人乘傳诣雒阳。至尸乡，尸乡在偃师厩置，置马以傳驿也。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比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诏，不敢动，我独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欲见我者，不过欲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雒阳，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未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二客亦自杀从之。高帝闻，大惊，以田横客皆贤，闻其馀五百人在海中，使召之。至闻横死，又皆自杀。于是知田横兄弟皆得士也。
又曰：楚下荥阳，生得周苛。项王谓苛：“尔从我，我以公为上将军，封三万户。”苛骂曰：“若不趣降汉，汉今虏若，若非汉敌也。”项王怒，烹苛。
又曰：李广从卫青伐匈奴，失道后至，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曰：“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馀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刎，军士大夫皆哭。
《汉书》曰：高祖时，告赵王张敖反者，贯高对曰：“独吾属为之，王不知也。”吏按笞数千，刺，身无完者，终不复言，廷尉以贯高辞闻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此赵国，立名义不侵，为然诺者也。”上使泄公持节问之。高曰：“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论死，岂以王易吾亲哉！顾为王实不反，独吾等为之。”具道本指所以不知状，於是世公具以报上，上乃赦赵王。上贤高能自立然诺，使泄公赦之。告曰：“张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张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责塞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复事上哉！”乃仰绝吭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
又曰：丞相王嘉数上言，不宜封董贤。上怒，诏嘉夷微尉诏狱，使者至府，掾吏涕泣，和药进嘉。嘉引药杯掷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岂儿女子耶，何谓咀药而死！”嘉遂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夷微尉。二十馀日不食，呕血而死。
又曰：田延年有罪，霍光使往就狱。延年曰：“幸县官宽我耳，何面目入牢狱，使众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闭阁独居，持刀东西步，闻鼓声及，自刎死。
范晔《後汉书》曰：赵苞迁辽西太守。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为鲜卑钞掠。苞率步骑与贼对阵，贼出母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态，欲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母遥谓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向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摧破，其母妻皆遇害。苞殡敛母毕，白上归葬。帝遣策吊慰，葬讫，苞呕血而死。
《东观汉记》曰：温序，字次房，为隗嚣别将苟宇所劫。宇谓序曰：“子若与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图也。”序素有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迫胁汉将！”因以节挝杀数人。贼众争欲杀之，宇止曰：“此义士也，可赐以剑。”序受剑，衔须顾左右曰：“贼所迫杀，无令须污土。”遂伏剑而死。
又曰：马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於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故人孟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又曰：永和八年，匈奴遣使求和亲，上遣郑众持节匈奴。众素刚烈，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刃自誓，单于恐而止。
又曰：汉围隗嚣，嚣穷困。其大将王捷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请自杀以明之。”遂刎颈而死。
谢承《後汉书》曰：济阴戎良，字子恭，年十八为郡门下吏。良仪容伟丽。太守诸葛丰使阁里写书，从者诬良与婢通，刳腹引出肠肝示丰。
《汉末英雄记》曰：袁尚使审配守邺，曹操攻之，操出行围配，伏弩射之，几中。及城陷，生获配。操谓曰：“吾近行，弩何多也？”配曰：“犹恨其少。”操曰：“即忠於袁氏，不得不尔！”志欲活之。配意气壮烈，终无挠辞。遂斩之。
《魏志》曰：庞氵育，字子异，酒泉人。初以凉州从事守破羌长，会武威太守张猛反，杀刺史邯郸商，猛令曰：“敢有临商丧，死不赦。”氵育闻之，弃官，昼夜奔走，号哭丧所讫，诣猛。猛知其义士，遣不杀，由是以忠烈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夏侯，字玄让，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後。年十四，就师学，人有辱其师者，杀之，由是以烈气闻。
又曰：大将军司马文王斩诸葛诞，傅首夷三族。诞麾下数百人，坐不降，见斩，皆曰：“为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
又曰：贾逵初为郡吏，守绛邑长。郭援之攻河东，所经城邑皆下，逵坚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单于并军急攻之。城将溃，绛父老与援要，不害逵。绛人既溃，援闻逵名，欲使为将，以兵劫之，逵不动。左右引逵使叩头，逵叱之曰：“安有国家长吏为贼叩头！”援怒，将斩之。绛吏民闻将杀逵，皆乘城呼曰：“负要杀我贤君，宁俱死耳！”左右义逵，多为请，遂得免。
韦昭《吴书》曰：颖熙使魏，辞意不屈，魏留之。熙惧，见迫，乃引刀自刺，中乳房，上闻嘉之，赐盐米，复其国。
《蜀志》曰：义阳傅肜，先主与吴战，退军，肜断後距战，兵人死尽。吴将语肜令降，肜骂曰：“吴狗！何有汉将军降者！”遂战死。
《晋书》曰：太守陈楚迫韦忠为功曹。会山羌攻郡，楚携子出走，贼射之，中三创。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韦忠愿以身代君，乞诸君哀之。”亦遭五矢。贼相谓曰：“义士也！”舍之。忠于是负楚以归。
又曰：辛勉累迁侍中。及洛阳陷，随帝至平阳。刘聪遣其黄门侍郎乔度赍药酒逼之，勉曰：“大丈夫岂以数年之命而亏高节、事二姓，下见武皇帝哉！”引药将饮，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试耳，君贞士也！”叹息而去。
习凿齿《晋春秋》曰：後主将从谯周策，北地王谌怒曰：“若数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後主不纳，遂送玺绶。是日，谌哭於昭烈之庙，先杀妻子，然後自杀。
沈约《宋书》曰：薛安都反，傅灵越奔逃，为沈庆之军人所擒，厉声曰：“我傅灵越也。汝得贼何不即杀。”生送诣何π，π躬自慰，诘其叛逆，对曰：“九州唱义，岂独在我。”π又问：“四方阻逆，无战不擒，主上皆加旷荡，即其才用。卿何不早归天阙，乃逃命草间乎？”灵越答：“薛公举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专任知勇，委付子侄，败之由实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备皆参豫，人生归於一死，实无面求祸拢”π壮其意，送还京师。太宗欲加原宥，灵越辞对如一，终不回改，乃杀之。
《隋书》曰：张季，大业末，为鹰击郎将，其府据箕山为固，与洛口连接。及李密、翟让攻陷仓城，遣人呼之。李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经三年，粮用尽，士卒羸病不能拒战，遂为所陷。季曰：“吾虽为败军之将，犹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贼也！”密壮而释之。翟让从之求金不得，遂杀之，时年二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许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养孤，博学有高节。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献时新，常遣分赐。尝诏范入内，侍皇后诣读，封永乐郡君。及善心遇祸，范年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後十馀日亦终。

《唐书》曰：屈突通闻京师平，家属尽没，乃留显和镇潼关，率兵东下，将如洛阳。通适进路，而显和降於刘文静。遣副将窦琮、段志玄等率精骑与显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结阵以自固，窦琮纵通子寿令往谕之，通大呼曰：“昔与汝为父子，今与汝为仇雠。”命左右射之。显和呼其众曰：“京师陷矣。汝并命关西人，欲何所去？”众皆释仗。通知不免，乃下马东南向再拜号哭，曰：“臣力屈兵败，不负陛下，天地神，实所鉴察。”遂擒通送于长安。高祖谓曰：“何相见晚耶？”通泣对曰：“通不能尽人臣之节，力屈而至，为本朝之辱。”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释之，授兵部尚书，封蒋国公。

又曰：刘世让，字玄钦，雍州醴泉人也。为定安道行军总管，率兵以拒薛举，战败，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举将至城下，令绐说城中曰：“大将军五道已趣长安，宜开门早降。”世让伪许之，因告城中曰：“贼兵多少，极於此矣。宜益自固，以图安全。”举重其执节，终不之害。

又曰：新兴王良孙晋，先天中为殿中监，兼雍州长史，甚有威名，始封新兴王，寻附会太平公主，伏诛。初，晋之就诛，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徒步，不失在官之礼，仍哭其尸。姚崇闻之曰：“栾布之俦也。”擢为尚书郎。

又曰：徐晦，由进士第登直言科，为栎阳尉，皆自杨凭所荐。及凭得罪，贬官临贺县尉，亲交无敢祖送，独晦至蓝田，与凭言别。时故相权德舆与凭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谓晦曰：“今日送临贺，诚为厚矣，无乃反为累乎！”晦曰：“晦自布衣，沐杨公之知，今日不一送，他日相公吻奸邪所谮，乌可不送相公乎？”德舆大惭，因称之於人。不数日，御史中丞李夷简请吻监察。晦至之日，白夷简曰：“晦不由公门，公何所取信而见奖拔於千万人中哉！”答曰：“君送杨临贺，宁肯负国乎？”由是名益振。

《吕氏春秋》曰：要离既杀王子庆忌，吴王大悦，请分国。要离曰：“不可。杀妻子焚而扬其灰，为不仁；为故主杀新主，为不义；不可以生。”伏剑而死。

《韩诗外传》曰：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公正而好直，王使为理。於是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其父也。还反於庭，曰：“杀人者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遂伏，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石奢曰：“不然，死罪而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臣不失法，下之义。”遂不去而死乎庭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稽典录》曰：魏朗，字少英，会稽人。灵帝即位，窦武、陈蕃等欲诛宦官，谋泄，反为所害。朗以党被徵，乃慷慨曰：“丈夫与陈仲举、李玄礼俱死，得非乘龙上天乎？”於丹阳牛渚自杀，海内列名八俊。

张鄯《文士传》曰：陆机为大都督，请孙承为司马。成都王既害机兄弟，收承付刺奸狱，考掠千馀，两踝骨见，终不自诬。狱吏知承烈士，谏承曰：“二陆之痛，谁不知枉？君何不惜身乎？”承乃仰而叹曰：“吾亡不能济，死而相诬，非吾徒也。”狱吏作承服辞谋反状，成都乃下令，夷承三族。

刘世叔《异苑》曰：浔阳周，字孟威，宁康中镇于巴西，吻苻坚所获，守节不屈。坚使使清道，躬治达陌，谓使者云：“烦君语氐贼苻坚，何至取国士如此！”坚闻之曰：“貉子正欲觅死，杀之适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卒。坚怒犹未歇，剖棺临视，运眸，龈齿，须鬓张列，精暗明亮，回盼瞩坚，乃厚加赠。

刘向《新序》曰：崔杼弑庄公，申蒯渔於海而後至。将入死，其御止之曰：“君之无道，闻於天下，不可死也。”申蒯曰：“告我晚，子不早告我，吾食乱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乎？子勉之，子无死。”其御曰：“子有乱主犹死之，我有治长奈何勿死！”至於门，曰：“申蒯闻君死，请入。”守门者以告，崔子曰：“勿内。”申蒯曰：“汝疑我乎？吾与汝臂。”乃断其臂，以予其门者。门者以示崔子，崔子陈八列，曰：“令入。”申蒯拔剑呼天，三踊，乃斗杀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门外。君子闻之曰：“蒯可谓守节死义矣。”

又曰：白公胜欲杀楚惠王，出亡，令尹、司马皆死。胜拔剑而属之，于屈卢曰：“子与我，舍子；不与我，将杀子。”屈卢曰：“《诗》有之曰：莫莫葛ぱ，肄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杀叔父而求福於卢也，可乎？且吾闻之，知命之士，见利不动，临死不恐，为人臣者，时生则生，时死则死，是谓人臣之礼。故上知臣道，其有可劫乎？胡不推之？”白公胜乃入其剑。

又曰：白公胜既杀令尹、司马，欲立王子闾以为王。王子闾不肯，劫以刃，王子闾曰：“王孙辅相楚国，扶正王室，后自庇焉，闾之愿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杀伐以乱国家，吾虽死，不子从也。”白公强之不可，遂杀之。

常璩《华阳国志》曰：张飞攻破巴郡，获将军严颜，谓曰：“大军至，何以不降，敢逆战乎？”颜对曰：“卿等无状，侵夺我州，但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也。”飞怒曰：“牵去斫头。”颜正色曰：“斫头便斫，何为怒也？”飞义之，引为宾客。

又曰：章明，字公儒，繁人。王皓，字子离，江夏人也。明为太中大夫，莽篡位，叹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杀。皓为美阳令，去莽归蜀，公孙述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号，高之，使聘之，皓乃自刎，以头付使者，述惭怒，诛其妻子。
又曰：李业，字巨游，梓潼人。少执志清白，太守到咸慕其名，辟为功曹，十命不诣，咸怒欲杀之，业径诣狱，咸释之。公孙述累徵聘不应，述怒，遣鸿胪尹融持药酒逼业，业笑曰：“名可成，不可毁；身可杀，不可辱。”遂饮药死。述耻杀善士，赠钱百万，子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
卷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贞女上
《毛诗》曰：《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又曰：《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谁谓雀无角，何以空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又曰：《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惟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礼记》曰：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为将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於礼矣夫！”
《梁传》曰：宋灾，伯姬卒。《传》曰：“取卒之日加之灾上者，见以灾卒也。其见以灾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妇人之义，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妇人以贞为行者也。伯姬之义，妇道尽矣。详其事，贤伯姬也。
《战国策》曰：韩取聂政尸暴於市，县购之千金。久之，莫知谁子。正姊闻之，曰：“弟至贤，爱妾之躯，灭吾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韩，视之，曰：“勇哉！今死而无名，父母既没矣。兄弟无有，此为我故也。夫爱身不扬弟之名，不吾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轵深井里聂政。”亦自杀於尸旁。晋、楚、齐闻之，曰：“非独聂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
《史记》曰：巴寡妇清，其先得舟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
袁弘《後汉纪》曰：初，弘农王唐姬，故会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父欲嫁之，不从。及关中破，为李亻所略，不敢自说也。亻欲妻之，姬弗听。尚书贾诩闻之，以为宜加爵号。於是，迎置於园，拜为弘农王妃。
谢承《後汉书》曰：曹节弟破石，为越骑校尉。越骑营五伯妻，有美色，破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求之，五伯不敢违。妻执意不肯行，遂自杀。
鱼豢《魏略》曰：庞毓外祖父为人所杀。其二子弱，不能报。毓母载车出，与仇家相逢於府门外，乃拔刀下车，手斫杀之。州郡义其女人能如此，纵而不问。及毓长大，节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画其母子仪像於厅壁，而铭赞之。
谢灵运《晋书》曰：刘曜、王弥入于京都，焚烧宫庙六宫，幽辱愍怀太子妃，妃拔刃距贼曰：“吾皇太子妃，义不为逆胡所污。”遂见害。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张茂，初起义讨贼，陈武一郡用全。中宗初，镇召为掾属，中兴累迁至太子右卫，率为吴国内史，为沈充所杀。茂妻陆氏，散家财，合义军助国讨充。诣阙上书，理茂忠节，诏书褒叹，追赠太仆卿。
邓粲《晋纪》曰：前始兴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日，号监军以讨杜，连战稍胜，遂进长沙，为所没。初败，略虞二女，皆国色也，将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千石，终不为贼作妇，有死而已。”及虞攻贼，贼杀之。
又曰：散骑常侍梁纬妻辛氏，陇西人也。刘曜欲妻之，使人扶取。因据地哭，从者亦哭，曜并杀之。
又曰：广平太守崔谅，表政谷孰长崔希子休妻石氏，年十馀岁，为邦邑所宗。既归郑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少孤，父希临终，有庶子沉生。是时，汉未大乱，希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爱之至不存活乎？宁割肌肤之恩以存顾援之命。”养沉及前女，力不兼举，九年之中，三不举子。
《梁书》曰：王僧辩母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僧辩父神念以天监初董率徒众据东关，退保合肥巢湖西，因娶以为室，生僧辩。性甚安和，善於绥接，家门内外，莫不怀之。初，僧辩下狱，夫人流泪徒行，将谢罪，世祖不与相见。时贞惠世子有宠於世祖，军国大事多问焉。夫人往诣阁，自陈无训，涕泗呜咽，众并怜之。及僧辩免出，夫人深相责励，辞色俱严。云：“人之事君，惟须忠烈，非但保佑当世，亦乃庆流子孙。”及僧辩克复旧京，功盖天下，夫人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朝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
崔鸿《前秦录》曰：苻登妻毛氏，毛与之女也。善骑射，营垒既陷，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与姚苌交战，杀贼七百馀人，众寡不敌，吻苌所执。毛有姿色，苌将纳之，毛骂曰：“天子皇后，安可为贼羌所辱。”苌杀之。
崔鸿《前赵录》曰：陕有妇人十九，婺居，事叔姑甚谨，其家欲夺而嫁之，此妇毁面自誓。
崔鸿《後凉录》曰：建中将军、辽东太守吕宪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宪率自杀。
《後凉录》曰：初，吕绍之死也，美人敦煌张氏，年十四，为沙门，清辩，有姿色，吕隆见而悦之，遣中书郎裴敏说之。张氏善言理，敏为之屈。隆亲逼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氏曰：“钦乐至法，故投身道门，且一辱於人，誓不毁节，今逼如此，岂非命也。”升门楼自投於地，二胫俱折，口诵佛经，俄而卒。

又曰：吕超杀纂，纂后氏扩及侍婢数人，殡纂于城西，超问杨氏玉玺何在？杨氏怒曰：“尽怀之矣。”杨氏，国色也，超将妻之，谓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言告杨氏，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以甚，可复使女辱于二氐乎？”桓不能强，乃自杀。

《後魏书》曰：泾州贞女仙氏，许嫁彭老生为妻，币娉既毕，未成礼，率行贞淑，居贫常自舂汲，以养父母。老生辄往逼之。女曰：“与君礼命虽毕，二门多故，未相见，何由不禀父母，擅见陵辱！若苟行非礼，正可身死耳。”遂不肯从。老生怒而刺杀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临死谓老生曰：“先身何罪，与君相遇。我所以执节自固者，宁更有所邀？正欲奉给君耳。今反为君所杀，若魂灵有知，自当知报。”言终而绝。老生持女衣服珠璎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妇，奈何杀之，天不佑汝。”遂执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诏曰：“老生不仁，侵陵贞淑，原其强暴，便可诛戮。而女守礼履节，没身不移，虽处草莱，行合古迹，宜赐美名，以显风操。其标墓旌善，号曰贞女。”

又曰：勃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师，後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鞠挟，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著，为之诗。

又曰：平原俞阝县女子孙男玉，夫为零县民所杀。追执雠人，男玉欲自杀之，其弟止而不听。男玉曰：“女人出适，以夫为天，当亲自复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殴杀。有司处死以闻，显祖诏曰：“男玉重节轻身，以义犯法，缘情定罪，理可原，其特恕之。”

《隋书》曰：杨庆，王世充以兄女妻之，署荥州刺史。及世充将败，庆欲将其妻同归长安。其妻乃告之曰：“国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结公心耳。今叔父穷迫，家国将危，而公不顾婚姻，孤负付嘱。为全家之计，非妾所能责公也。妾若至长安，则公家一婢耳。何用妾为？愿得送还，君之惠也。”庆不许。其妻遂沐浴靓妆，饮药而死。庆遂归大唐，为宜州刺史。

又曰：玄务光母者，范阳卢氏女也。少好读书，造次以礼。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勖以义方，世以此称之。仁寿末，汉王谅举毙薮，遣将綦良往山东略地。良以务光吻记室。及良败，慈州刺史上官政薄务光之家，见卢氏，悦而逼之，卢氏以死自誓。政为人凶悍，怒甚，以烛烧其身。卢氏执志弥固，竟不屈节。

又曰：孝女王舜者，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属齐灭之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有妹粲年五岁，年二岁，并孤苦，寄食亲戚。舜抚育二妹，恩义甚笃。而舜阴有复雠之心，长忻殊不为备。姊妹俱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乃密谓其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雠不复。吾辈虽是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意如何？”妹皆垂泣曰：“惟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诣县请罪，姊妹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高祖闻而嘉叹，特原其罪。

又曰：韩觊妻者，洛阳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实，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觊。虽生长膏腴，家门鼎盛，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年十八，觊从军战没，于氏哀毁骨立，恸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丧，其父以其幼少无子，将嫁之。誓无异志。复令家人敦喻，于氏昼夜涕泣，截发自誓。其父喟然伤感，遂不夺其志。因研掾之弟子世隆为嗣，身自扶育，爱同己生，训导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惟时或归宁，至亲族之家，绝不来往。有尊卑就省谒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听声乐，以此终身。

又曰：裴伦妻者，何东柳氏女也，少有风训。大业末，伦为渭源令。属薛举之乱，县城为贼所陷，伦遇害。柳时年四十，有二女及儿妇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谓之曰：“我辈逢祸乱，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门风有素，义不受辱於群贼，我将与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惟母所命。”柳氏自投于井，其女及妇相继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又曰：赵玄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亻キ，在《文学传》。家有素范，子女皆遵礼度。玄楷父为仆射，家富於财，重其门望，厚礼以娉之。玄楷甚敬崔氏，虽宰社私，不妄言笑，进止容服，动合礼仪。化及之反也，玄楷随至河北将归长安。至滏口，遇盗攻掠，玄楷仅以身免。崔氏为贼所拘，贼请以为妻，崔氏谓贼曰：“我士大夫女，为仆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为贼妇，终必不能。”群贼毁裂其衣，形体悉露，缚於篾床之上，将凌辱。崔诈之曰：“今力已屈，当听处分，不敢相违，请解缚。”贼遽释之。妻因着衣，取贼佩刀，倚树而立曰：“欲杀我，任加刀锯。若欲觅死，任来相逼！”贼大怒，乱射杀。玄楷後得杀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又曰：锺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复，每质蒋氏於都下。及晋王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锺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我前宰娠都，备尝辛苦。今逢圣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报，乌得为逆哉！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我当自杀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蒋氏复为书与子茂等，谕以祸福。子茂不从，寻为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所败。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安乐县君。

卷四百四十　人事部八十一

贞女中

《唐书》曰：魏衡妻王氏，梓州妻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果杲旧将房企地侵掠梁郡，因获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渐强盛，衡谋以城应贼，企地领众将趁梁州，未至数里，饮酒醉卧，王氏取其佩兵斩之，携其首入城，贼众乃散。高祖大悦，封为崇义大夫人。

又曰：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时年六岁，母又改嫁，更无弟兄。及长，常思复雠。无忌从伯尝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搏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雠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

又曰：邹侍徵妻薄氏。侍徵，大历中为常州江阴县尉，其妻为海贼所掠。薄氏守节，出侍徵官告於怀中，托付村人，使谓侍徵曰：“义不受辱。”乃投江而死。贼退潮落，侍徵於江岸得妻尸焉。江左文士，多著节妇文以纪之。

又曰：奉天县窦升朝二女伯娘、仲娘，虽长於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於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於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於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折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

又曰：崔玄，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谨，为胡苏令。本名晔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乃改为玄。少有学行，深为叔父秘书监行功所器重。龙朔中，举明经，累补库部员外郎。其母卢氏尝诫之曰：“吾见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驭云，儿子从官者，有人来云贫乏能有立，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吾尝重此言，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官者，多将钱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悦，竟不问此从何而来。必是禄俸馀资，诫以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与盗贼何别？纵无大咎，独不内愧於心？孟母不受鱼之馈，盖为此也。汝今坐食禄俸，荣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忧。特宜修身洁己，勿累吾此意也。”玄遵奉母氏教诫，以清谨见称。

又曰：于琮尚广德公主。琮为黄寇所害，而赦公主，主视琮受祸，为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经而死。

又曰：幽州兵乱，杀判官韦雍，雍妻萧氏，闻难号呼，专执夫袂，左右格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死不从。及雍临刃，萧氏泣而告曰：“妾不幸年少，义不苟活，今日之事，愿先就死。”执刃者断其臂，词气不挠，虽凶捍圜视，无不伤叹。其夕，萧氏亦卒。

赵毕《吴越春秋》曰：子胥至吴乞食，至於溧阳，溧阳有女子浣纱濑水之上，中有少饭，子胥遇见，长跪而请之曰：“夫人岂可乞一餐乎？”女子曰：“妾独与母居，年三十不嫁，饭不可得也。”子胥曰：“夫人赈穷者少饭，有何嫌乎？”女知非恒人，言曰：“妾岂可逆人情乎！”即发其簞饭，清其壶浆，长跪而与子胥。子胥去，顾见女子自沉。

孔演《汉魏春秋》曰：庞济外祖父酒泉赵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济舅兄弟三人，同时病死。寿家喜相贺。济母娥自伤雠不报，乃推车袖剑，白日刺寿於都亭前，讫，徐诣县，颜色不变，曰：“父雠已报，请受戮。”禄福长尹嘉解印绶纵娥，娥不肯去，遂强载还。会赦得免，州郡莫不嗟叹，嘉其烈义，刊石以表其闾。

张勃《吴录》曰：吴入郢也，自王以下，位班处宫而妻其室，次及伯嬴，伯嬴者，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公侯一国之仪表也，有失则其邦危乱。夫妇之礼，人伦之始，王教之端。若君王弃仪表，则无以临民；妾犯非礼，则无以自存；贪生受辱，固不如死。”王乃止。

和苞《汉赵记》曰：今上杀晋散骑常侍梁纬，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闻女不再醮，男以义烈。闻妾夫已死，理无独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妇人再娉，明公亦安用哉！”遂号哭不止。上曰：“贞妇也，其任之。”亦自杀。

又曰：鲁阳侯王广，字广之，为西杨州刺史。晋末聚众避世，为蛮梅芳扇动山夷围广，城陷。蛮囚广将诣芳。广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宠。入经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斩芳，芳惊起曰：“何故反耶？”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何谓我反乎？吾闻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无状，害我父母，而复无礼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杀我，但恨不得枭汝首於通逵，以塞大耻。”辞气猛厉，色无变容，乃自杀。时年十五。

刘义庆《幽明录》曰：武昌阳亲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傅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为石。

《列女传》曰：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楚伐息，破之，虏其君，使守门，将其夫人而纳之於宫。楚王出游，夫人遂出，见息君，谓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自苦？”乃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听，遂自杀，息君亦自杀。

又曰：安定陈仲妻者，同郡张叔明之妹，名芝，字李张，年十四。适仲，期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寡，执节不嫁。叔明从军，芝与二嫂没贼，恐见侵略，而相谓曰：“妇人以不污身为高，不亏节为美，岂可委身待辱哉！”於是自刺。二嫂既死，芝独不死，叔明言於将军耿，耿以驸马负芝，芝曰：“女子亡之馀，污将军服乘，不可也。”奇其言，更以他马负芝。至营，为致医药，因乃得全。郡表其闾，九十寿终。

又曰：谯国曹文叔妻者，同郡夏侯文宁之女，字令女。文叔早死，无子。丧毕断发，自誓不贰，其後家欲嫁之，又截两耳，依文叔从兄爽。爽後被诛，文宁上书与曹氏绝婚，复欲嫁之，乃割鼻。其母谓曰：“曹氏夷灭已尽，守此欲为谁乎？”令女曰：“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尚欲保终，况今衰灭，何忍弃之。”太傅司马公闻而嘉叹，听乞子为曹氏後。

又曰：吴孙奇妻者，广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一年而奇亡。慎以少寡无子，起还其家，姬不肯妇，迎者以父命迫之，姬遂操刀割耳及鼻，曰：“父迎我者，不过以我年少色美，今已残矣，行将焉之？”於是迎者空反。

又曰：丹阳华穆妻者，下邳刘方之女，字桃树，生一男而早亡。吴丁，（相与反。）知名之士，家将嫁许焉。桃树闻之，乃操刀割耳。其子又亡，桃树安身守正，动不逾礼。

又曰：吴沈伯阳妻者，顾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无嗣，尽礼供养。其父阴许人，姑闻之而哭。昭君乃引刀剪发割两耳，以明其志。

又曰：吴许升妻，吕氏之女，名荣。外游诞博戏，不治操行。荣躬勤家业，以养其姑，劝升学问，未尝不垂泪而言。荣父疾升，呼荣欲改嫁之。荣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後感悔，寻师远学，四年乃归，遂致名誉，为州所辟，遇劫害。岁馀，姑亡，夫族多欲娉之，誓不肯嫁。後黄巾贼欲犯之，荣逾垣而走，贼拔刀追荣曰：“从我则生，不从立死。”荣曰：“义不畏死，而见虏辱也？”贼遂杀之。

又曰：河南贞义者，乐羊子之妻。羊子出学，七年不归，邻人欲犯贞义，而劫其姑，贞义操刀而出。邻人曰：“从者可，不从者杀汝姑。”贞义仰天而叹，以刀刎颈而死。太守以大夫葬之，号曰“贞义”。

皇甫谧《列女传》曰：汉中赵嵩妻者，同郡张氏之女也，字礼修。遭贼，嵩死君难，礼修以碧涂面，乱发称病，怀刀在身，意气列决，贼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少，又世方丧乱，欲更嫁，礼修慷慨以死为誓。

又曰：丹阳罗静者，广德罗勤之女。为同县朱旷所婚，礼未成，勤遇疫疾丧没，邻比断绝，旷触冒经营，寻复病亡。静感其义，遂誓不嫁，与弟妹共居。求者过十馀，志无倾移。有杨祚者，多将人众，自往纳币，静乃逃窜。祚劫其弟妹，静惧为祚所害，乃出见之曰：“实感朱旷为妾父而死，是以托身亡者，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誓不贰辛苦之人，愿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请守之以死。”祚乃舍之。静守纯固，年六十馀卒。

又曰：蜀景奇妻者，罗氏之女，字贡罗。奇亡无嗣，贡罗专心供养。父青以许同郡宰诗，贡罗与父母书，陈其情志，历年不归。後青使诗白州告县发遣，贡罗乃由径道诣州，自诉言意，慷慨请死不从。州嘉而许焉。贡罗恐诗於道路迫胁，乃请吏兵自卫还家，执义终身。

又曰：膛为相登妻者，周氏之女，名度。适登一年而寡，牢令吴厚因人问度，度心执匪石，引刀截发。县长吏复遣媒欲娉，度曰：“前已断发，谓足表心，何误复有斯言哉？”取刀割鼻，左右救止，表其闾。

又曰：广汉冯季宰妻者，季氏之女，名珥，字进娥。早寡无嗣，奉养继姑及宰兄显，守心纯固，以义自防。珥母愍其孤苦，阴有所许。珥断发自明，遂乞养男女各一，率道有法，乡人称之。

又曰：广汉王辅妻，彭氏之女也，名非。辅游学数年，遂卒京师，迎丧葬讫，事姑孝敬弥笃。非叔父以许苏孟，非叩心泣血，诉情九族，犹不见听，乃剪发诸府。乞终供养，遂乞养子静居，年逾七十而卒。

又曰：沛国刘长卿妻者，同郡桓始春之女。少有名於桓宗，嫁於刘氏，生一男，字玉。玉五岁而长卿卒，玖披诱嫁，既不归宁，兄弟时往，防渐远疑，言不及外。玉年十五死，其弟会丧，援刀割耳，明己不贰，在丧侧者，无不感伤。宗妇谓之曰：“家未有相嫁之计，若其有也，徐可因姊妹以喻意，何贵义轻身之甚耶？”答曰：“昔我君五更学为儒宗，尊为帝师，历世不替，以忠孝显，女以贞顺称，是以惧忝诸姑。或以我年未衰，又丧子，卒迫之间，非所能防，岂可不豫见其意哉！”郡表其闾，号曰：“景行义桓”。

皇甫谧《列女传》曰：沛公孙去病妻者，同郡戴玄世之女。既嫁，久而无子，谓其夫曰：“妾不才，得奉巾栉，历年无嗣，《礼》有七出，请愿受诀。”以其夫不许，复进曰：“福莫大於昌炽，祸莫大於绝嗣，君不忍见遣，当更广室。”夫复不肯。夫死服除，父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闾。

又曰：梁夏文生妻者，沛国刘景宾之女，名娥。生一女而寡，娥誓不再嫁。父以配同郡衡氏，逼迫入门，娥谓衡氏曰：“妾闻妇人不改嫁。越义失节，妾所不为。君可见遣！”衡氏曰：“相取有媒礼，何遣之有？”衡氏妻服未阕，娥因数之曰：“君衰麻在身，犯礼纳室，虽颜之厚，奈《相鼠》何？妾必死不为君妻，相留不知辱乎？”奋衣而出，衡氏不敢强留。父复以许临睢倪氏，强扶上船，娥阳不忧，书与女别，乃以刀割耳鼻曰：“所以不死者，老姑在堂，孤女尚幼故耳。”执义终身。

卷四百四十一　人事部八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贞女下

《列女传》曰：张氏妻者，丹阳鲁辉之女，名潜。既张氏，会其家门伏诛，以潜女弱姑老故，得不死。然资产没官，单罄壁立，昏晨力作，供养甚谨。犹应配士伍之限无妻者，国有常法。知终不免，每与姑言，有必死之志。姑曰：“夫亡改，悠悠皆是，人当随时之宜，何至於此？”潜曰：“悠悠之为，非妾心也。”後至当配，果自经死。

又曰：代赵夫人者，赵襄子之姊也。襄子诱代王杀之，因举兵平代取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之君，今代已亡，吾将奚归？吾闻妇人之义无二夫，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义，（谓慢弃不为立节。）以夫怨弟非仁也。”自杀於磨笄之地。

又曰：沛王母，王陵之母也。陵始为县邑豪。（豪，俊也。）及高祖起沛，陵亦聚党数千人，属汉王。项羽与汉为敌国，得陵母，置军中，汉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必得天下。无以妾故，怀持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剑而死。

又曰：蜀朱叔贤妻者，张氏之女，字昭仪。贤为郡督邮，军袭郡城，城门闭，贤兄弟谋逾城出，事泄伏诛，乃配嫁。昭仪泣曰：“诛我夫而逼嫁我，此宁夫妇平生之愿乎？”乃窃刀割咽而死。

又曰：巴赵娥者，赵万之妻。郡县遭乱，万得足疾，不能行，为贼所杀。贼欲将娥，娥守丧不去，贼举矛指娥，欲以怖之。娥知贼必欲劫略，乃以身赴矛，贯心达背而死。

又曰：九江王孝谦妻者，同郡袁氏之女，字贵女，与母俱流移共止。孝谦好酒，凶悖，无子婿之礼。贵女每涕泣谏喻，不能匡改。母怨孝谦之为，贵女辄悲哀不食，言於邻人曰：“为子致母於辱，非孝也；事无道之人，非义也。昔秋胡之妻，不忍见不义之人，我何为於世间哉！”乃自杀。

又曰：沛周明都妻者，卫尉赵长平之女也，名阿。长平德行纯粹，海内知之；阿少习仪训，长闲妇道，而都骄淫暴躁，不式上命。都父卫谓阿曰：“新妇贤者女也，当以礼法匡婿。都之不改，新妇之过也。”阿既拜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则罪在己。为生如此，亦何愿哉！”乃自杀。

刘向《列女传》曰：楚昭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之上而去。王闻江水大至，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谓夫人出，夫人曰：“大王为宫人约命，召宫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而行。妾闻之矣，贞女之义不犯约，勇者不畏死，守节而已矣！妾知从使者必生，留必死也，然妾不敢弃约越义而求生。”水大至而死，乃号曰贞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白贞姬者，楚白公胜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纺绩不嫁。吴王闻其美，使人操金百镒、白璧一双以娉焉。因以辎三十乘迎之，将以为夫人。妻辞曰：“白公无恙之时，妾幸得充後宫，执箕帚、衣裳履、拂枕席为妃。今白公不幸而死，妾愿守其坟墓，奉其祠祠以终天年。今王赐金壁之聘、夫人之位，非遇妾之所。妾闻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贞女不假人以色，岂独事生若此哉，於死亦然！媲既不位，（位，犹仁也。）不能从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辞娉而不行。吴王贤其节而有义，号曰楚白贞姬。

又曰：鲁陶寡婴者，鲁陶门之女。少寡养幼孤，无强昆弟，纺绩为产。鲁人或闻其义，将求焉。婴闻之，恐不得免，乃作歌明己之不二也。其诗曰：“悲黄鹄之早寡兮，十年不双；宛颈戢翼兮，不与众同。时则非鸣兮，独行茕茕；天命令然兮，愧独永伤。感鸟愠己兮，泪下成行；呜呼悲兮，死者不可忘。飞鸟尚然兮，何况贞良；虽有贤雄兮，终不重行。”鲁人闻之曰：“斯女不可得也。”遂不敢复求之，婴寡终身。

又曰：卫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於卫，至城门，而卫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行三年之丧，毕，弟立谓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请愿同庖，惟夫妻为同庖。”夫人不听，卫君乃使诉於齐，兄弟皆欲与後君，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於丰，夫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盖与其人言，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嫁娶者，所以傅重承业，继续先祖，为宗庙主。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讼之於理，致之於狱，女终以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而作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女从。”言夫妇之礼不备足也。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与《诗说》小异，故再出。）

又曰：蔡人之妻者，宋人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人之道，壹与之醮，终身不改。夫不幸遇恶疾，不改其意，且夫采菖之草，虽甚臭恶，犹始於将采之，终於怀颉之，浸以益亲，况於夫妇之道！”终不听其母，而作《菖》之诗。

又曰：鲁秋洁妇者，鲁秋胡子之妻也。秋胡子既纳之，五日而去官於陈，五年乃归。未至家，见路傍有一美妇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车谓曰：“苦暴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阴下餐。”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见郎，今吾有金，愿与夫人。”曰：“嘻！夫采桑力作，纺绩织以衣，食奉二亲，研掾子而已矣，吾不愿人之金也。收子之资，与子笥金。”秋胡还家，奉金遗母。母使人呼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妇曰：“君辞家远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年方还，当乍驱扬尘疾至，今也乃悦道旁妇人，是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也。妾不忍见不义不孝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东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梁寡高行者，梁之寡妇，荣於色，敏於行，早寡不嫁。梁贵人争欲取之，不能得。梁王闻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先犬马填沟壑，妾宜以身荐其棺椁，守养幼孤，不得专意。妾闻妇人之义，壹往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今忘死而趋生，是不信也；见贵而忘贱，是不贞也。弃义而从利，无以为人。”乃援镜操刀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嗣之重孤也。刑馀之人，殆可释矣。”王高其节，乃复其身，号曰“梁高行”。

皇甫谧《列女传》曰：天水姜叙母者，同郡杨阜之姑也。阜为州吏，马超杀刺史、太守，叙屯历城，阜往见之，欷悲怅。叙曰：“何为乃尔？”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何以视息於天下乎！君拥兵专制而无讨贼之心，此赵盾所以书弒也。”叙母慨然，勒叙从阜计，遂起兵於卤城。超闻之，袭历城，得叙母，母骂之曰：“若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岂久容！若何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即杀之。超败，陇右平定，魏武令曰：“姜叙之母明知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也。”

又曰：留子直妻者，历阳人。汉末扰攘，随夫之从父客居豫章。从父通郡牧族之妻，年少有色，太守客请以为妻，守死不从。十馀日，客以还，太守夷杀之，临死不变，口无言。郡吏及客怜之，更还救请。既得活，乃自割耳。久之，太守闻其夫在，遂还其妻。

又曰：下邳陈悝妻者，同郡吴氏之女。汉末丧乱，流寓东城，东城令戚奇欲北就吕布，焚城叠，虏人众，闻女有容色，善史书，能弹琴瑟，遂杀悝，住车令仆者接女上车。女谓奇曰：“君隳坏都城，虏略士女，杀人之夫，欲以人妇为妻，何酷逆之甚！愿守志而死，不愿无行而生。”遂自刎。奇犹有哀惭，殡葬乃去。

又曰：戎士陈南妻丹者，戴氏之女。美而早寡，事舅姑恭笃，同伍之人咸乐其贤色，求者甚多，守死不嫁。後之娉者告其军主，军主命之，知不得已，乃自经死。

《韩诗外传》曰：鲁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季孙闻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问焉，对曰：“昔是子也，吾使事仲尼，仲尼去鲁，送之不出鲁郡，赠之不以家珍；且吾闻君子贵义而贱利，是子病不见士来，视死不见士之流涕，死之日，宫女衰，从者十人，不足於士，而有馀於妇人，吾是以不哭。”

陈寿《益部耆旧传》曰：广汉德阳王上妻者，同县袁氏女也，名福。年二十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舅姑既没，复遭上丧，悲伤感切，不妄言笑。有二子，养育遗孤，执心纯笃。及叔父愍其穷困，私以许张奉，掩迫合婚。其旦，计欲杀奉，恐祸及母、叔、孤儿，永弃死，仇必生，慷慨流涕，自杀而死。

《益部耆旧传》曰：膛为杨凤妻者，蜀郡临邛陈氏女也，名姬。早亡，时姬产子，生六月，躬丧事，育幼孤。三年丧讫，兄弟宗亲哀其子少年壮，谋议更配，以许蜀中豪姓。姬闻，仰天叹息，引刀割咽，几死。於是九族惊愕，遂敬从其节。

又曰：捷为南安周缮纪妻者，同县曹氏女也。名禁，字敬姬，年十七周氏，二年而夫亡陨。时禁怀孕数月，後产子玄馀，丧事阕，遂移居，依托父母，欲必守义，育养孤弱。父愍其年少子稚，默以许同县狐宾，遣车马衣服来，欲迎禁，父乃告。禁勃然作色，凄怆言曰：“依近父母，本不图此。”固流涕慷忾，乃自投舍後流水。於是举家竞赴救出，而气息已绝，积二日一夜乃复苏息，二亲由是知其至诚，谢宾解婚。禁欷长叹，乃更将子还，依夫第居止，洁身执操，非礼不动。

又曰：广汉新都便敬妻者，同县王氏女也，名和。年十七，敬。敬亡，和肓养遗孤，阖门守节，不随宗家宴乐嘉会，居理甚修。蜀郡何玉，因媒问和兄著取和，遂相听许。著深晓其夫死子小，宜有改图，加贫衰无以自立，何氏公族，必据福祚。和自陈说，断计决分，守全孤弱。辞言未讫，慷慨涕泪，哀恸左右。然著终受玉币，因欲迫胁。和乃断耳示著，以信至见听，请以死谢。举宗敬重，哀其大义。

又曰：巴三贞者，阆中马眇新妻义，西充国王玄愤妻姬，皆阆中人也；阆中赵蔓君妻华，西充国人也。姬早失夫，介然守操。中平五年，黄巾馀类延益州，贼帅赵蕃据阆中城，构迫衣冠，令人妇女为质，义、姬、华等随北入城。後贼类争势，攻破阆中，时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义、姬、华随类出城走。傅闻後贼，或构略妇女，於是三人自度穷迫，恐不免於据逼，乃相与自沉水而死。乡党闻之，莫不感伤，号曰“三贞”。

又曰：蜀郡广都公乘士会妻者，同县张氏女也。会早卒，年壮无嗣。欲有问者，亲戚将以许之。发愤慷慨，断割耳，事姑尽礼，肃恭供养，养族子以承宗庙。（《列女传》为熊氏女，断割耳同。）

又曰：广汉廖伯妻者，同县殷氏女也，名纪。年十六伯，伯早卒。纪性聪敏，达於诗书女傅，进退闲暇，又有美色。见贪，割面告诚，以全其节，曰：“求生害仁，仁者不为，纪生见礼义，岂独使古人擅名者哉！”因作诗三章，以风父母，而举县嘉其才丽。媒介滋繁，遂援刀钅贸，断指明情。

《邵氏家传》曰：虞建武都尉邵夫人，字伊脓，鸿胪之弟二女。夫人少而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氏及夫人之宗，哀夫人辛苦，欲更为图婚，然重夫人宿操，虑不可以非礼逼；亦知夫人潜佩刀，誓以必死，故不敢生意。夫人自以虞氏凶短，继世无子，常独处一室，绝书学，非祭祠坟墓不出，纺绩辄货以供祭，称其多少，不求丰厚。

干宝《搜神记》曰：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围，土俗常病，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有罪家女养之，八月朝祭送蛇，辄夜出吞噬之，累年如此，前後已用九女。尔时豫募赍未得。将乐县李诞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生女六人，虽有如无。无有缇萦济父之亡，不能供养，消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亡，卖寄之身可得少钱。”父母终不听。寄自潜发，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先作数石米，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目如三尺镜，闻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噬咋，寄从後斫得数创，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其穴，得九女髑髅，悉举出，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杜预《女记》曰：二寡妇者，淑也、也。淑丧夫守寡，兄弟将嫁之，誓而不许，为书曰：“盖闻君子导人以德，矫俗以礼，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贞女无回二之行。淑虽妇人，窃慕杀身成义，死而後已。夙遘祸罚，丧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黾勉求生，将欲长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继祖称之礼，然後覲于黄泉，永无惭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厉高节於弱志，发德明於暗昧，许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讼云简书。夫知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胁以死；晏婴不以白刃临颈改正直之辞，梁寡不以毁形之痛忘执节之义。高山景行，岂不思齐。计兄弟备托学门，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虽曰既学，吾谓之未也。”

祖冲之《述异记》曰：晋玄兴末，魏郡民陈氏女，名琬，家在查浦，年十六。饥疫之岁，父母相系死没，惟有一兄，佣赁自祸拢女容色甚艳，邻中士庶，见其贫弱，竞以金帛招要之。女立操贞，概未尝有许。後值卢循之乱，贼众将加凌逼，女厉然不回，遂以被害。

杜预《女记》曰：大女缑玉者，陈缑氏之女也。夫之从母兄弟杀其父，玉乃为父报仇，其杀已至亲，缚玉付吏狱，竟当行刑。有名士申屠子龙者，缑玉同县人也，嘉其义勇，奏记於县曰：“伏闻大女缑玉，为父报仇，狱已决，不胜感悼之情，敢陈所闻。昔太原周党感《春秋》义，辞师复仇，当时论者犹高其节。况玉女弱，耳无所闻，心无所激，内无同生之谋，外无交游之助，直推父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情，奋发怒之心，手刃刺雠，僵尸流血。当时闻之，人无勇怯莫不强胆增气，轻身殉义，攘袂高谈称羡。今闻玉幽执牢槛，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怅恨长叹。蟠虽愚竖，以为玉之节义，历代未有，定足以感无耻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值明时，尚望追旌闾墓，显异後嗣，况事在清听，不加八议，哀矜之贷，诚为朝廷痛之。”（申屠蟠，字子龙。）

又曰：新野公主者，光武皇帝姊也。少有节行，姿容，嫁为新野人邓晨妻，生一男三女。王莽地黄三年，光武起兵攻破棘阳，至小长安，为莽兵所败。弃车走，时天大雾，还求室家，道得小妹伯姬，与共骑前行，复见新野公主，命使上马，主以手麾上，曰：“行矣，文叔努力，早建大功，追毙霍至，不能相救，无为两没也。”上驻马，重呼之。主曰：“不驰，但志免我，更当三人死也，且急自脱，我身何在？”会追兵至，上遂驱马而去，主即遇害。

裴启《语林》曰：王经，少处贫苦，仕至二千石，其母语之：“汝本寒家儿，仕至二千石可止也。”经不能止，後为尚书，助魏不忠於晋，被收，流涕辞母曰：“恨昔不从敕，以致今日。”母无戚容，谓曰：“汝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何负哉！”

虞预《会稽典录》曰：孟淑，上虞人也。父质，中郎将。淑年十七，当出，聘礼既至，为盗所劫。淑祖父操刃对战，不敌，见害。淑思慕哀恸，憔悴毁形。以致盗由己，乃喟尔叹曰：“微淑之身，祸诚不生，以身害祖，苟活何颜？”於是遂自经而死。

卷四百四十二　人事部八十三

知人上

《尚书》：咎繇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言尧亦以知人安民为难，故曰吁。）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

《礼记》曰：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处父，字。文公之傅也。）文子曰：“行并廉植（音特）於晋国，不没其身，其知不足称也。”“其咎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并专也，谓刚而专，为狐射姑所杀。）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晋人谓文子其中退然如不胜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诸其口。所举於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馀家，生不交利，死不属其子焉。

《春秋口僖七年》曰：郑杀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有宠於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惟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从我取，从我求，我不以汝为罪。）後之人将求多於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嗣君也，求多以礼义大望责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无小国，将不女容焉。”（政狭法峻。）既葬，出奔郑，又有宠於厉公。子文闻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又曰：晋文公及曹，曹共公闻其骿胁，欲观其裸。浴，薄（薄，迫也。骿胁，合。）而观之。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若遂以为傅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於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自贰，自别异於曹。）乃馈盘飧，置璧焉。（臣无竟外之交，故用盘藏璧餐中，不欲令人见也。）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ゾ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壹，无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子桑，公孙枝，举孟明者。）《诗》曰：“于以采繁，于沼于。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诗□国风》言：沼之繁，至薄犹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遗小善。）“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诗□大雅》善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诒，遗也。燕，安也。翼，成也。《诗□大雅》美武王能遗其子孙，善谋以安成子孙，言子桑有举善之谋。）

又曰：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宁嬴从之。及温而还，其妻问之，嬴曰：“以刚。《商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阳子姓纯刚。）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寒署相顺。）况在人乎？且华而不实，怨之所聚也，（言过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恐不获其利而离其难，是以去之。”（为六年，晋杀处父。）

又曰：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税，解也。）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伶人，乐官。）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南音，楚声。）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於婴齐而夕於侧也。（婴齐，令尹子重；侧，司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舍其近事而远称少子，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诚。）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晋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重为之礼，使归求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见其心矣。”

又曰：韩宣子如齐纳币。见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见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气亢。）见子尾。子尾见强。（强，子尾之子。）宣子谓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夫子，韩起。）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为十年，齐栾施高强来奔。）

《汉书》曰：薛宣为丞相，而翟方进为司直。宣知方进大儒，有宰相器，深结厚焉。後方进竟代为丞相。

又曰：薛宣字贡君。初，宣察孝廉，琅琊太守赵贡，见宣异之。令妻子与相见，戒曰：“贡君至丞相，我两子亦中丞相史。”宣为相，除赵贡两子为史。

《东观汉记》曰：上既破邯郸，诛王郎，召邓禹宿，夜语曰：“吾欲北发幽州突骑，诸将谁可使者？”禹曰：“吴汉可。其人勇鸷有知谋，诸将鲜能及者。”上於是以汉为大将军。汉遂斩幽州牧苗曾，上以禹为知人。更始时，大司马朱鲔在洛阳。上欲南定河内，问禹曰：“诸将谁可使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民之才，河内富实，南迫雒阳，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为河内太守。

又曰：朱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候马援兄，勃衣方领，能矩步，辞言闲雅。援才知书，见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知尽此耳，卒当从汝稟学。”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

又曰：虞延，字子大，陈留人。孝明帝时，有新野功曹邓寅，以外戚小侯每豫朝会，而容姿趋步，有出於众。显宗目之，顾左右曰：“朕之仪貌，岂若此人！”特赐舆马之服。延以寅虽有容仪而无实行，未尝加礼。拜郎中，迁玄武司马。寅在职不服父丧，帝闻，乃叹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信哉斯言！”以延为明。

谢承《後汉书》曰：许邵，字子将，汝南平舆人。清论风行，高唱草偃，多所赏识。拔樊子昭於未闻，天下咸称许郭。

袁山松《後汉书》曰：李膺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世将乱矣，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吾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乱世矣。

又曰：南阳何，初见曹操叹曰：“汉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武帝机警，有权数，时人莫知者，桥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常感其智己，後经过玄墓，辄怅然致祭。

又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座皆惊。邕曰：“此王孙也，有异才，愧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又曰：陈群为童儿时，祖实常异之曰：“此儿必兴吾门。”群为司空西曹属。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後模、逵皆坐奸宄诛，太祖以谕群。群荐广陵陈乔、丹阳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吴人叛，乾忠义死难，乔为名臣。

又曰：杨骏，字季才。司马宣王年十六七，与骏相遇，骏曰：“此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读书，骏见美其人质，即赎象着家中，聘妻立屋，然後与别。骏自少及长，以人伦自任。

《魏略》曰：赵歧逃难，匿姓名，卖饼北海市。时安丘孙嵩，字宾石，游市见歧，察非常人，呼与共载。歧惧失色，嵩乃令骑屏行人，从容问曰：“视子非卖饼者，不有重怨，即亡命乎？北海孙宾石，阖门百口，势能相济。”歧素闻嵩名，即以实告之，遂与俱归，藏歧复壁中。

孙盛《魏氏春秋》曰：嘉平玄年，右将军夏侯霸本蜀人，问太傅之德，霸对曰：“彼自吻家，非人臣也。”问京师俊士，对曰：“有锺会者，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

《蜀志》曰：先主年十五，母使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同郡卢植。德然父玄起，尝资给先主，与德然等。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尔耶？”起曰：“吾宗中有此儿，非常人也。”

又曰：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自比於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见，先主器之，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

又曰：庞统，字士玄，襄阳人。少时朴钝，未有识者。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统弱冠往见徽，徽采桑树上，坐统桑下，共语自昼达夜。徽甚异之，称统当为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渐显也。

《吴志》曰：顾邵，字孝则，雍长子也。年三十七，起家为豫章太守，小吏姿质佳者，令奖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左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初，钱塘丁出於役伍，阳羡张秉生乎民庶，乌程吴粲、口阳殷礼起乎微贱，邵皆拔而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至典军中郎，秉至丹阳，礼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保。
又曰：张温，字惠恕。少修操，容貌瑰玮，权闻之，以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司农刘基曰：“无可与为辈。”顾雍曰：“温当今无辈。”权曰：“如是，张允不死也。”徵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悚，权改容加礼。
又曰：张昭，字子布。为人矜严忠谨，能识人。诸葛恪，字玄逊，年少之时，众人奇其英才。昭言，终败葛氏者，玄逊。
《吴书》曰：陶谦，字恭祖，年十四，独帛幡乘竹马而戏，邑中儿童皆随之。苍梧太守同县甘公出，遇之於途，见其容貌异，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闻陶家儿遨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志，必大成。”遂与之，後为徐州刺史。
王隐《晋书》曰：石苞少子崇，字季伦。苞临终，预分诸子财物，独不及崇，其母以为言，苞曰：“此儿虽小，大自能得财也。”
又曰：魏舒，字阳玄，任城人。容貌朴实，少号迟钝，人莫之知。惟叔父衡知其奇，每有宾客，己常劝使过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虞预《晋书》曰：魏舒，少名迟钝，惟太原王曰：“卿终当为台辅。然亦不能令妻子免饥寒，吾当助卿营之。”常借给，舒受而不辞。
又曰：武陔，字玄夏，沛国竹邑人，父周，有显名。陔及二弟韶、茂，皆总角见称。时同郡刘公荣名人，尝诣周过陔兄弟，与观其举动，便出语周曰：“君三子皆国士也。玄夏量最优，出辅佐之风，仕官可为亚公。叔夏、季夏不减常伯、纳言。”陔後果开府。
徐广《晋书》曰：郑齐纯和有识。初，荀攸见齐曰：“郑公业为不亡矣。”时相国掾魏讽有盛名，同郡任览谓齐曰：“讽奸雄，必以祸终，子宜绝之。”後讽果败。司空王朗辟掾，委以求才，齐举高阳许允、扶风鲁芝、东莱王基，并为名臣。
又曰：魏谒者郭玄信出使，从弘农求御，人遣石苞及邓艾为御。行十馀里，玄信谓二人曰：“子并当至将相。”既而苞为县吏到邺，卖铁於市，市长赵玄儒异之曰：“公辅才也。”遂与交。稍迁至弘农司马，欲求县吏，部郎许允谓苞曰：“君我辈人也。当相引置朝廷，何欲小县乎？”苞还叹，不意允之智己。
《晋书□陶侃传》曰：乐广欲会荆杨士人，武库令黄庆进侃於广。人或非之，庆曰：“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
又曰：王导，少有风鉴，识量清远。年十四，陈留高士张公见而奇之，谓其从兄敦曰：“此儿容貌志气，将相之器也。”
又《石苞传》曰：赵玄儒有知人鉴，见苞异之，因与结交，叹苞远量，当至公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陆云幼时，吴尚书广陵闵鸿见而奇之，曰：“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
又曰：刘裕为布衣，众未之识也。惟王谧独奇贵之，尝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
《晋书》曰：庾翼，字稚恭，风仪俊伟，少有经纶大略。京兆杜、陈郡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候天下太平，然後议所任耳。”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辈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
又曰：谢安常疑刘牢之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
又《陶侃传》曰：刘弘为荆州刺史，将之官，辟侃为南蛮长史，遣先向襄阳讨贼张昌，破之。弘既至，谓侃曰：“吾昔为羊公参军，语其後当居此。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
又曰：时豫章郎中令杨卓，陶侃州里人也。为乡论所归。侃诣之，卓曰：“《易》称贞固足以事，陶士行是也。”与同乘见中书郎顾荣，荣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谓卓曰：“奈何与小人共载？”卓曰：“此人非凡器也。”
卷四百四十三　人事部八十四
知人中
《晋书》曰：裴，字逸民。弘雅有远识，博学稽古，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见而叹曰：“若武库，五兵纵横，一时之杰也。”
又曰：荀勖父盼，早亡。勖依於舅氏。歧嶷夙成，十馀岁能属文。从外祖魏太傅锺繇曰：“此儿当及其曾祖。”既长，遂博学，达於从政。
又曰：郭奕时亭长李含有俊才，而门寒为豪族所排，弈用为别驾，含後果有名位，时以奕为知人。
又曰：贺循少玩魄籍，善属文，博览众书，尤精《礼》《传》，雅有知人之鉴，拔同郡杨方于卑陋，卒成名於世。
又曰：应詹，镇南大将军刘弘，詹之祖舅也，请为长史，谓之曰：“君器识弘深，後当代老子于荆南矣。”乃委以军政。
又曰：杨方，字公回。少好学，有异才。初为郡钤下威仪，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知。内史诸葛恢见而奇之，待以门人之礼，由是得周旋贵人间。
又曰：郭奕，字大业，太韵恤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涛称其高简有雅量。为野王令，羊祜尝过之，奕叹曰：“羊叔子何必减郭大业！”少选复往，又叹曰：“羊叔子去人远矣。”遂送祜出界数百里。
又曰：李荐乐安孙璞，亦以道德显，时人称为知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唐彬，初受学於东海阎德，德门徒甚多，独目彬有廊庙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为之立碑。
又曰：韦忠年十二丧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吊之，匍匐号诉，哀恸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长大必吻佳器。”归而命子造焉也。
又曰：沛国戴，少有才知，与嵇绍从子含相友善，时人许以远致，绍以为必不成器。後为司州主簿，以为无行被斥，州党称有知人之明。
又曰：郑袤，字林叔，荥阳开封人也。高祖众，汉太司农。父泰，杨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识鉴。荀攸见之曰：“郑公业为不亡矣。”
又曰：《王戎传》云：“阮籍与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浑，俄顷去，过戎良久，然後出，谓浑曰：“冲清贵，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谭。”
又曰：乐广，字彦辅。父方，参魏征西将军夏侯玄军事。广时年八岁，玄尝见广在路，因呼与语，还谓方曰：“向见广神姿朗彻，当为名士。卿家虽贫，可令专学，必能兴卿门户也。”
又曰：曹摅，字颜远，谯国人也。祖肇，魏将军。摅少有孝行，好学，善属文。太尉王衍见而器之。调补临淄令。
又曰：潘京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亲骚不倦。
又曰：《王澄传》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时有许以人伦之鉴。尤重澄及王敦、庾凯，常为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处仲第三。”澄尝谓衍曰：“兄形似道人，而神峰太俊。”衍曰：“诚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显名。
又曰：戴若思往武陵省父，时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鉴，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与语，既而称若思有公辅之材。
又曰：《周ダ传》曰：同郡贲嵩有清操，见ダ叹曰：“汝、颍固多奇士！自顷雅道陵迟，今复见周伯仁，将振起旧风，清我邦族矣。”
又曰：刘隗伯父讷，字令言，有人伦鉴识。初入洛，见诸名士而叹曰：“王夷甫太鲜明，乐彦辅我所敬，张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长。”
又曰：周浚有人伦鉴识。其乡人史曜素微贱，众所未知，浚独引之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又曰：《阮修传》云：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此後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宣子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
又曰：桓彝，字茂伦。庾亮每属彝觅一佳吏部，及至都，谓亮曰：“为卿得一佳吏部矣。”亮问安在，彝曰：“人所应有而不必有，人所应无而不必无。徐宁真海岱清士。”因为叙之，即迁吏部郎。
又曰：谢玄时，苻坚强盛，边境数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安乃以玄应举。中书郎郗超素与玄不善，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然玄亦必不负举。”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晋中兴书》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龀，伯父邃谓之曰：“我为儿时，亡伯车骑谓我汝後当与伯父争名，汝今器宇弘深，亦当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又曰：吴隐之，字处默，少有孝行，遭母忧，哀毁过礼。时与太常韩康伯邻居，伯母语伯曰：“汝後若居铨衡之职，当用如此辈人。”及伯为吏部尚书，因进用之。遂历清显。
又曰：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岁过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以为兴范族者，必是人也。
又曰：魏徐州刺史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辞之，固强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後必兴，足称此，故以相与。”
又曰：王，字玄琳。弱冠与谢玄辟大司马桓温掾，温语人曰：“谢掾年三十，必拥旄仗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不易才也。”
又曰：薛谦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同志友善，号曰：“五俊”。初入洛，司空张磏见而叹曰：“皆南金也。”
又曰：陆晔童龀中，从兄机称之为陆氏之宝，我家不世之公也。
又曰：褚季野翼从弟弱冠，谯国桓彝见而异之曰：“褚季野有皮里阳秋。”
又曰：王敦为太子舍人，荥阳潘滔时为洗马，见而目之曰：“处仲蜂目已露，但豹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当为人所噬。”
沈约《宋书》曰：桓玄闻一军起，便忧悴无复计。或曰：“刘裕等众力微弱，岂便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ヅ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其举大事，何虑无成也。
《宋书》曰：谢弘微童幼时，精神端审，时然後言。叔父混尝异之曰：“此儿深衷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谢弘微叔父混，尚晋陵公主。高祖受命，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以混得罪前代，东乡君节义可嘉，听还谢氏。自混亡，至是数载，而室宇修整，仓廪充盈，门徒业使，不异平日，田畴垦辟，有加於旧。东乡君叹曰：“仆射平生重此子，可谓知人。仆射为不亡矣。”

又曰：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丹阳尹豹少子也。少有风格，年数岁，伯湛谓家人，此非凡儿。

《齐书》曰：隋郡王子隆能属文，明帝谓王俭曰：“我家东阿也。”俭曰：“东阿重出，实为皇家藩屏。”

又曰：徐孝嗣姑东莞刘舍，舍兄藏为尚书左丞，孝嗣往诣之。藏退语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馀可知矣。汝宜善自结。”

又曰：江为丹阳丞，时袁粲为尹，见叹曰：“风流不坠，正在江郎！”数与宴赏，流连日夜。

萧子显《齐书》曰：褚渊，字彦回，河南阳翟人也。父卒，悉推财与弟，惟取书数千卷。初，与从弟同载，道遇太祖，渊举手指太祖车谓曰：“此非常人，将来不可测。”

《梁书》曰：沈起家州从事，奉朝请。尝诣齐尚书右丞殷钅尔，钅尔与语及政事，甚器之，谓曰：“观卿才，当居我此职。”

又曰：范述曾，字子玄，吴郡钱塘人也。幼好学，从馀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

又曰：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

又曰：臧盾，幼从徵士琅琊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璩异之，叹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又曰：贺时沛国刘为会稽府丞，见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

又曰：丘仲孚字公信，吴兴乌程人也。少好学，从祖灵鞠有人伦之鉴，尝称为千里驹也。

《陈书》曰：杜之伟强识俊才，颇有名当世，吏部尚书张瓒深知之，以为廊庙器也。

又曰：陆庆，永阳王为吴郡太守，闻其名，欲与相见，庆固辞以疾。时宗人陆荣为郡五官，庆尝诣焉，王乃微服往荣舍，穿壁以观之。王谓荣曰：“观陆庆风神凝峻，殆不可测，严君平、郑子真何以尚兹。”

《北史》曰：于谨南伐江陵，以唐瑾为玄帅府长史，及军还，诸将多因虏掠，大获财物，瑾一无所取，惟得书两车，载之以归。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辎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之信，然欲明其实，密遣使检阅，惟见坟籍而已。乃叹曰：“孤知此人来二十许年耳，其不以利污义，向若不令检视，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当如此也。”

《隋书》曰：魏任城王谐荐李德林，因遗尚书令杨遵彦书云：“燕赵固多奇士，此言诚不为谬。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伎，殆相如、子口之辈。今虽唐虞君世，俊盈朝，然修大厦，岂厌夫良材之积也。吾尝见孔文举荐祢衡表云：‘洪水横流，帝思俾。’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谓拟谕非伦，今以德林言之，便觉前言非大。”

又曰：杨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世人多未之知，惟从叔祖魏尚书仆射宽深异之，每谓子孙曰：“处道当逸群绝伦，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又曰：柳庄少有远量，博览坟籍，兼善辞令。济阳蔡大宝有重名於江左，时为岳阳王萧察咨议，见庄便叹曰：“襄阳水镜，在於兹矣。”大宝遂以女妻之。

又曰：高构。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檃砒，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大业七年，终于家，时年七十二。所举杜如晦、房玄龄等，後皆自致公辅，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

又曰：虞世基，字茂世，会稽馀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闻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会，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

《隋书》曰：李德林，任城王谐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不为君民礼数。尝语德林云：“窃闻蔽贤蒙显戮。久令君沉滞，吾独得润身，朝廷纵不见尤，亦惧明灵所谴。”於是举秀才入邺。李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馀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嗟叹，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邺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馀，日中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畅。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又曰：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髫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为伯父魏歧州刺史，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

卷四百四十四　人事部八十五

知人下

《唐书》曰：王，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沉深，能安於贫贱，体道履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不苟人。叔父颇，当时通儒，有人伦之鉴，尝谓所亲曰：“门户所寄，惟在此儿耳。”

又曰：裴行俭，有人伦之鉴。自掌选及为大总管，凡遇贤俊，无不甄采。每制敌摧凶，必先期捷日。时有後进杨炯、王勃、卢昭邻、骆宾王并以文章见称，吏部侍郎李敬玄，盛为延誉，引以示行俭，行俭曰：“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杨应至令长，馀并鲜能令终。”是时，苏味道、王□未知名，因调选，行俭一见，深礼异之，仍谓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见其成长。二公十数年当居衡石，愿记识此辈。”其後相继为吏部，皆如其言。行俭尝所引偏裨，有程务挺、张虔勖、崔知辩、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齿常之，尽为名将，位至刺史、将军者数十人。其所知赏，多此类也。

又曰：狄仁杰授汴州判佐。时工部尚书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仁杰为吏人诬告，立本见而谢曰：“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荐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又曰：张守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时卢齐卿为幽州刺史，深礼遇之，常共榻而坐，谓曰：“足下数年外必节度幽、凉，为国之良将，方以子孙相托，岂得以僚属常礼相期耶！”

又曰：李勉以故吏前密县尉王丨勤，俾摄南郑令，俄有诏处死，勉问其故，乃为权幸所诬。勉询将吏曰：“上方藉牧宰为人父母，岂以谧稍而杀不辜乎！”即停诏拘丨，飞表上闻，丨遂获宥，而勉竟为执政所非，追入为大理少卿。谒见，面陈王丨无罪，政事条举，尽力吏也。肃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丨後以推择拜大理评事、龙门令，终有能名，时称知人。

又曰：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骆谷，谓浑曰：“渭桥在贼腹内，兵势悬隔，李晟可办事乎？”对曰：“李晟秉义执志，临事不可夺，以臣计之，破贼必矣。”帝意始安。

又曰：杨嗣复，字继之，仆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进士第，二十再登博学弘词科，调补润州句容尉。渐西观察使韩有知人之鉴，见之甚悦。有爱女，方择佳婿，谓其妻柳氏曰：“吾阅人多矣，无如杨生贵而寿，生子必为宰相。”於陵秩满，寓居杨州而生嗣复。後见之，扶其首曰：“名位果逾於父，杨门之庆也。”因字曰庆门。竟如其言。

又曰《于邵传》云：“樊泽尝举贤良方正，邵一见之於京师，谓樊将相之才也。不五年，择为节将。

又曰：李德裕与牛僧孺有隙。或以韦温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坚正中立，君子也。”

又曰：刘三复，长庆中李德裕拜浙西观察使，三复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业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诣郡干谒，德裕阅其文，倒屣迎之，乃辟为从事。

《後魏书》曰：《崔亮传》云：“崔亮，字敬儒，清河东武城人也。时陇西季冲当朝任事，亮从兄言之於冲，冲与亮语，因谓亮曰：“比见卿先人《相命论》，使人胸中无复怵迫之啮拢”冲奇之，延为馆客。冲谓兄子彦曰：“大崔生宽和笃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彻，汝宜敬之。二人终将大至。”

《孔丛子》曰：魏安王问子顺：“马回之为人，虽少文，然梗直，有丈夫之节，吾欲以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节，臣未之明也？”曰：“何故？”答曰：“臣闻诸孙卿，其为人，长目而永视者，必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见回非不伟其体，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王果以谄得罪。

《淮南子》曰：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於是为商旅，将牛车，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爝火甚盛，从者甚众。戚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扶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赐衣冠。

《说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复相庄王，曰：“臣闻奉公行法，可以得荣，能浅行薄，无望上位。臣为令尹十年矣，国故不治，狱讼不息，臣窃选国俊士孙叔敖，秀才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授之政，则国可使宁，而士民可使附。”庄王从之。虞丘子彩田三亩，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

《傅子》曰：刘备袭蜀，丞相椽赵戫曰：“刘备其不济乎？拙於用兵，每战每败，奔亡不暇，何以图人？”徵士傅斡曰：“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刘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而不济也？”

《郭子》曰：冀州刺史杨淮，字彦清。二子乔、髦有识，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乐广友善，遣见之。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谓淮曰：“乔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议者皆许之。

又曰：王仲祖云：“真长知我，胜我自知。”

又曰：王浑妻钟，生女甚贤明，令武子为妹择嘉婿，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独与母议。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诚是地也，自可贵。”“要当令我见之。”於是，武子令此兵与群小杂处，使母帷察之。母曰：“刑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长年不足展其才用，观其形骨，恐不可与婚。”数年果死。

《吕氏春秋》曰：魏公叔痤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将奈社稷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臣之御，庶子鞅也，愿王以国听之。若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叔之贤，而今谓寡人以听鞅，悖也。”公叔死，公叔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强，魏果弱。

《竹林七贤论》曰：山涛与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兰。涛妻韩氏尝以问涛，涛曰：“当年可为友者，惟此二人耳。”妻曰：“负羁之妻亦观狐赵，意欲一窥之，可乎？”涛曰：“可也。”二人至，妻劝涛留之宿，□其酒食，夜穿牖而窥之。涛入曰：“所见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当以识度相友。”涛曰：“然，伊辈亦当谓我识度胜。”

《世说》曰：袁弘少贫，常为人佣载运租。谢镇西常夜泊舟江渚，清风明月，闻贾客舫上有咏声，甚有情致，听所咏诗，又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已。即遣人委曲讯问，乃是袁弘自诵其《咏史》诗，遂厚相赏重。

又曰：郄太尉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曰：“请往东齐中选之。”门生归白郄云：“王家诸郎亦皆可然，闻觅女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食，如不闻。”郄云：“此正嘉婿。”既而访焉，乃逸少也。

又曰：顾和始为杨州从事，月旦当朝，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过，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返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择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量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有一令仆才。”

《语林》曰：夏少明在陈国不知名，闻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入洛，从之，未至裴家。少许，见一人着黄皮褶，乘马将猎。夏问逸民家远迩，答曰：“君何以问？”夏曰：“闻其名知人，故从会稽来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嘉其志扃，乃用为西门侯，於此遂知名。

又曰：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乃自捉刀立床头坐。既毕，使仆问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闻之，驰遣杀此使。

《世说》曰：王冲、裴叔则二人於总角时诣锺士季。须臾去，後客问：“向二童子是谁？”曰：“裴、王。”客曰：“何如？”锺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须三十年，此二贤当为吏部尚书，冀尔时天下无复滞才。”

崔鸿《前燕录》曰：慕容，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长八尺，雄杰有大度。晋安北张华一见奇之，谓曰：“君长必为命世之器，定难济时者也。”遗冠簪，以结殷勤。

崔鸿《前秦录》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也。少孤贫，为河北陈不识家牧羊，年十五，身长七尺九寸，聪惠美风仪。每夜专读书，睡则悬头于屋梁，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旦而止。不识奇之，将妻以女，其妻弗听。不识乃置酒引宇，令女潜观之，问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难曰：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观宇之姿才，岂复为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历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别传》曰：郭泰，字林宗。入颍川则友李玄礼，至陈留则结苻伟明，之外黄则亲韩子助，过蒲亭则师仇季知，止学舍则收魏德公，观耕者则拔茅季伟，皆为名士。至汝南见袁闳，不宿而去，从黄宪三日乃去。过新蔡，薛{勤心}问之曰：“足下见袁奉高，不宿而去，从黄叔度乃弥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亩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难测量也。”

《何别传》曰：，字伯求，有人伦鉴。同郡张仲景，总角造，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将为良医。”卒如其言。

《顾和别传》曰：和，字君孝。总角时，顾荣曰：“此吾家骥，兴衰宗，必此子也。”顾珠亦有令问，荣谓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孟嘉别传》曰：庾亮拔孟嘉为劝学从事，褚褒为豫章太守。出朝，亮正旦大会州府人士，率嘉集坐，第甚远，问亮曰：“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觅。”褒历观之久，指嘉谓亮曰：“此君小异，将无是乎？”

《卫别传》曰：刘真长、谢仁祖并知名。时人商略中朝人士，或问弘可得方卫洗马不，谢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

《三辅决录》曰：庞知伯名勃，为郡小吏。东平卫农为书生，穷乏，乃客锻於睬家。知伯知其贤，尤加礼待，雇直过偿，及去，送十里，过舅家，复贷钱赠之，农不肯受。勃曰：“有受，令勃不告。”农乃受，曰：“为冯翊，乃相报。”后果为冯翊太守，勃子为门下书佐。

又曰：游殷，字幼齐，与司隶校尉胡轸有隙，轻诬，构杀之。初，殷为郡功曹，有童子张既者，时未知名，为郡书佐，殷察异之。既过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甚悖乎？张德容童昏小儿何异？”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事，飧讫，以楚子托之。轸害殷，月馀得病，目脱，但言伏罪，游幼齐将鬼来，於是遂死。谚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灵之验。”

又曰：王谌，字子嗣，博学有才辩。洛阳种景伯、武原吴季高未知名，谌数称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辅之器。退语二人曰：“卿必为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谌之知人也。

《会稽典录》曰：盛宪，字孝章，尝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国孔融。融时年十馀岁，宪下车执手，载以归舍。与融谈宴，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因升堂见亲。

《汝南先贤传》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陈仲举，时年十五，为父赍书诣勤，勤见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举父出见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来候之，不从卿也。言议尽日，乃叹曰：“陈仲举有命世才，王才之具。”又见黄叔度於童幼，云当为内盛德。其後二贤英名并耀於世。

又曰：谢甄稟气聪爽，明识达理。见许子将兄弟弱冠之岁，曰：“平舆之渊，有二龙出焉。察其盼睐则赏其心，睹其顾步则知其道。”

《襄阳耆旧记》曰：刘备访世事於司马德操，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哉！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谁？”曰：“诸葛孔明、庞士玄也。”并用为军师中郎。

又曰：潘记见温习十数岁时曰：“此儿名士，必为吾州里议主。”敕子弟与善，温後果为荆州太公平令。

又曰：李衡，字叔平。汉末，父将走入吴，以下户调为武昌渡民。闻羊道有人物之鉴，往干之，道曰：“多事之世，尚书剧曹郎才也。”劝习筮仕，以女配之。

卷四百四十五　人事部八十六

品藻上

《论语》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又：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汝，器也。”（言汝器用之人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瑚琏，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琏，周曰簋。簋，宗庙之贵器。）

又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

又曰：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又曰：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又曰：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又曰：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

《家语》曰：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於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疑之心在於宗庙而已，固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後，纣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曰：‘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也。”

又曰：孔子北游农山，颜回侍曰：“愿得明王圣主而辅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礼乐，使城郭不修，沟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於原薮，室家无怨旷之思，千岁无斗战之患。”子曰：“美德也，不伤财，不害人，不繁辞，则颜氏之子有矣。”

又曰：颜回问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贤？”孔子曰：“武仲贤哉！”回曰：“武仲世称圣人，而身不免於罪，是知不足称；好言兵计而挫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虽没，而言不朽，恶有未贤？”孔子曰：“身没言立，所以为文，犹有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则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闻乎？”孔子曰：“下展禽，至六关（六关，关名，置之以税行者。）妾织席，三不仁也；设虚器，纵逆祀，祀海鸟，三不知也。武仲在齐，齐将有祸不受，更其国以避其难，是知难之也。”

又曰：澹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胜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辞，而知不充其辩。孔子曰：“以容取人则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则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丧毕，见於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侃侃而乐。子曰：“君子也。”闵子三年丧毕，见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贡问曰：“闵子哀未尽矣，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尽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赐也惑之。敢问。”孔子曰：“闵子哀未尽能游之以礼，子夏哀已尽能引之及礼，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迁怒，不深怨，不录旧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强御，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胜其质，好学博艺，省物而动，是冉求之行也；齐庄而能肃，志通而好礼，笃雅而有节，是公西华之行也；满而不盈，实而不虚，其德敢言於人，无所不信，是曾参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虑，及事而行，故动则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复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执亲之丧，未尝见齿，是高柴之行也；不念旧恶，盖伯夷、叔齐之行也；畏天而敬人，盖赵文子之行也；临其难不爱其死，谋其身不遗其友，君若用则进，盖随武子之行也；国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无道，其默之足以生，盖伯华之行也；外宽而内亡，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终，盖蘧伯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图义，终贫去怨，轻贱财不道，盖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从命，无道衡命，盖平仲之行也。”

《汉书》曰：高帝置酒洛阳南宫，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与之，天下同利也。项羽疾能妒贤，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与大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张子房；镇国家，扶百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群臣皆悦服。

又曰：《公孙弘传》赞云：“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律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其馀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後世那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仁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邵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於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谢承《後汉书》曰：桓帝徵徐犀等不至，因问陈蕃曰：“徐稚、袁闳、韦著，谁为先後？”蕃对曰：“闳生公族，闻道渐训，长於三辅，仁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於稚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城，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

袁山松《後汉书》曰：王允，字子师，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尝见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与友善，允至司徒。

范晔《後汉书》曰：许劭尝到颍川，多长者之游，惟不诣陈蕃。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邵曰：“太丘道广，广则难周；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吻己助。邵鄙其为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邵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邵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魏志》曰：卢钦著书称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绰气猛。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都，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用事，贵清素之士，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又曰：司马文王与陈泰亲友，武陔亦与泰善。文王问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吻己任者，不如也；明统简至，立功立事，过之。”

又曰：文帝问贾诩曰：“吾欲伐不从命，以一天下，吴、蜀何先？”对曰：“攻取者先立权，建本者向德化。但用兵之道，先胜後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备权之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纳。後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典略》曰：祢衡自荆州北游许都，书一卷怀之，漫灭无所。或问之曰：“何不从陈长文、司马仲达乎？”衡曰：“卿欲我从屠酤儿辈耶？”又问曰：“当今复谁可？”衡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又问：“荀令君、赵荡寇皆盖世乎？”衡见荀有仪容，赵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监厨请客。”其意以吻荀但有貌，赵但啖肉也。

又曰：赵戬遭三辅乱，客於荆州，刘表以为宾荣。是时，祢衡来游京师，底訾朝士，及南见戬，叹之曰：“剑则干将莫耶，木则椅桐梓漆，人则颜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取荆州，执戬手曰：“何相见之晚！”

《魏氏春秋》曰：高贵乡公即位，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武类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贵乡公为宴群臣於泰极东堂，与侍中荀ダ、崔赞、袁亮、锺毓、虞松等讲述，因帝问ダ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灭，少康收集夏众，复禹之绩，高祖拔起垄亩，驱帅豪俊，芟夷秦、项，包举宇内，斯二主可谓殊才异略，命世大贤者也。考其功德，谁宜为先？”ダ等对曰：“造之与因，难易不同。少康功德虽美，犹为中兴之君，与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为优。”帝曰：“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少康中宗中兴之美，论德核实，方诸汉祖，吾见其优，未闻其劣。少康生於灭亡之後，降为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复禹之绩，非至德岂能济斯，汉祖因土崩之势，专任知力，为人子则数危其亲，为人君则囚系贤相，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身没之後，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或未能复大禹之绩。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威，岂必降於汉祖哉？但夏书沦亡，旧方残缺，故勋美阙而罔载，向令坟、典俱存，行事详备，亦岂有异同之论哉！”於是群臣咸悦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胡综论吴朝俊士；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则诸葛恪；清识知机，达究幽微，则顾谭；淑辩弘达，言能释结，则谢景；究学甄微，游夏同科，则范慎、羊道。恪才而疏，谭精而惧，景辩而校。後恪、谭果以强，吴人论综言而有徵。

《蜀志》曰：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其《述佐篇》论诸葛亮与司马宣王书曰：“汉朝倾覆，天下分崩，豪杰之士，竞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刘氏据益州，并称兵海内，为世霸王。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汉，或闻名於伊、洛。丕、备既没，後嗣即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亦一国之守臣，霸王之贤佐也。历前世以观近事，二相优劣，可得而详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雒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而人不亡，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解鞍，胜负之策，亦已决矣。方之司马，不亦优乎？”

《吴志》曰：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吕蒙曰：“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子敬东来，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策，一快也。後孟德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请诸将问其所宜，子布、文表俱言宜遣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呼公瑾，付兵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劝吴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二长也。孤忘其短，而不遗其长。子明少时，果敢有胆，而长大学问、筹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议不及耳。”

又曰：周昭著书称步骘及严等曰：“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者，其由非一也，大归四者而已：急论议一也，争名势二也，重朋党三也，务欲速四也。急论议则伤人，争名势则败友，重朋党则蔽主，务欲速则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当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岂独古人乎！然论其绝异，未若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之为美也。《论语》言‘夫子恂恂然善诱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豫章有之矣。‘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使君体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学不求禄，心无苟得，卫尉、奋威之蹈矣。此五君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於趋舍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出於孤家，吴粲由於牧竖，豫章扬其美，以并陆、全之列，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焉。使君、丞相、卫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论者因名叙其优劣。初，先卫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并事明主，经营世务，出处之才仪有不同，先後之名须反其初，此世常人所决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无亏损，岂非古人交哉！又鲁横江昔仗万兵，屯据陆口，当世之美业也，能与不能，孰不愿焉？而横江既亡，卫尉应其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以才非将帅，深辞固让，终於不就。後徙九列，迁典八座，荣不足以自曜，禄不足以自扶拢至於二君，皆位为上将，穷富极贵。卫尉既无求欲，二君又不称荐，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斯有风矣。又奋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当一方之戍，受上将之任，与使君、丞相不异也。然历国事，论功劳，实有先後，故爵位之荣殊焉。而奋威将处此，决能明其部分，心无失道之欲，事无充诎之求，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蹇蹇，罔不惟忠。叔嗣虽亲贵，言忧其败，蔡文至虽疏贱，谈称其贤。女配太子，受礼若吊，慷慨之趋，惟笃人物，成败得失，皆如所虑，可谓守道见机，好古之士也。若乃经国家，当军旅，於驰骛之际，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为过人。至其纯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当世，保全名行，邈然绝俗，实有所师。故粗论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曰：薛莹、王蕃，器量绰异，弘博多通；楼玄清白节操，文理条畅；贺邵厉行贞洁，机理清要；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核诗赋之才，有过於曜，而典诰不及也。

王隐《晋书》曰：河南郭象著文，称嵇绍父死在非罪，曾无耿介，贪位死暗主，义不足多。曾以问郄公曰：“王褒之父亦非罪死？褒犹辞徵，绍不辞，用谁为多少？”郄公曰：“王胜於嵇。”或曰：“魏晋所杀子皆仕宦，何以无非也？”答曰：“殛鯀兴禹，禹不辞兴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时君所杀为当耶，则同於禹；以不当耶，则同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见危授命。答曰：纪信代汉高之死，可谓见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备体论之，则未得也。”

又曰：顾荣谓中宗曰：“陆士玄贞正清贵，金相玉质。甘季思忠款诚尽，加以胆殊快。殷庆玄质略有明规，文武可用。荣族兄公让，明亮守节，困不易操。会稽杨彦明、谢行言皆服膺儒教，足为民望。贺生沉潜，青口之士。陶恭兄弟才力虽少，实事极佳。凡此诸人，皆南金也。”中宗纳之。

又曰：卫妻父乐广有海内重名，议者以为妇公冰清，女婿玉润。

又曰：裴宪，字景思。陈郡谢鲲、颍川庾岂攵皆俊朗士也，见而奇之，相谓曰：“裴宪鲠亮弘达，通机识命，不知其何如父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婴心者，其殆过之。

又曰：裴楷尝目夏侯玄云：“肃肃如入宗庙中，但见礼乐器”，锺会“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见”，山涛“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又：杜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所不有也。
又曰：《杜预传》云：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又曰：裴楷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博涉群书，特精理义，时人谓之“玉人”。
又曰：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于人也。
又：《裴楷传》云：吏部郎缺，文帝问其人於锺会，会曰：“裴楷清通，王戎简要，皆其选也。”
又曰：阮裕除东阳太守。寻徵侍中，不就。还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问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惊宠辱，虽古之沉冥，何以过此。”时人云：裕骨气不如逸少，简秀不如真长，韶润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诸人之美。
又曰：谢安义在辅导，虽会稽王道子亦赖弼谐之益。时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而文雅过之。
卷四百四十六　人事部八十七
品藻中
《晋书》曰：《韦忠传》云：裴为仆射，数言忠於司空张华，华辟之，辞病不赴。人问其故，忠曰：“吾茨檐贱士，本无宦情。且茂先华而不实，裴欲而无厌，弃礼典而附贼后，此岂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伦鉴识，尝目山涛如璞玉浑金，我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玉衍神姿高彻，如瑶林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谓裴拙於用长。荀勖工於用短，陈道宁纟乡 如束长竿。
又曰：褚陶。吴平，召补尚书郎。张磺见之，谓陆机曰：“君兄弟龙跃口津，顾彦先凤鸣朝阳，谓东南之宝以尽，不意复见褚生。”机曰：“公但未睹不鸣不跃者耳。”华曰：“故知延门之德不孤，川岳之宝不匮矣。”
又曰：乐广，尚书令卫，朝之耆旧，逮与魏正始中诸名士谈论，见广而奇之，曰：“自昔诸贤既歿，常恐微言将绝，而今乃复闻斯言於君矣。”命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镜，见之莹然，若披口而睹青天也。”
又曰：嵇绍始入，或谓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复未见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
又曰：张翰有清才，善属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
又曰：刘毅转司隶校尉，纠正豪右，京师肃然，司部守令望风投印绶者甚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人以毅方之诸葛丰、盖宽饶。
又曰：乐广少与弘农杨准相善。准之二子曰乔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诣裴，性弘方，爰乔有高韵。谓准曰：“乔当及卿，髦少减也。”又使诣广，广性清淳，爱髦有神检。谓准曰：“乔自及卿，然髦亦清出。”准叹曰：“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也。”论者以为乔虽有高韵，而神检不足，乐为得之矣。
又曰：刘颂守廷尉。时尚书令史扈寅非罪下狱，诏使考竟，颂执据无罪，寅遂得免。时人以颂比张释之乎！
又曰：和峤迁颍川太守，为政樻膨，甚得百姓欢心。太傅从事中郎庾旉见而叹曰：“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又《郤鉴传》云：王敦尝谓曰：“乐彦辅短才耳。後生流宕，言违名检，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耶？”鉴曰：“拟人必於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怀废徙之际，交有危机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减明矣。”
又《孙登传》云：嵇康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於今之世去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王湛传》云：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时人谓“湛上方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馀。”湛闻曰：“欲处我季孟之间乎？”
又曰：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弘丽，张华尝谓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陆□，刺史周浚召为从事，谓人曰：“陆士龙当今颜子也。”
又曰：王衍俊秀有令望，虚心玄远，未尝语利。王敦过江，常称之曰：“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顾恺之作画赞，亦称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
又曰：杜性纯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见而目之曰：“肤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卫神清，杜形清。”
又《郭文传》：温峤尝称曰：“文有贤人之性，而无贤人之才，柳下惠、梁琦之亚乎？”
又曰：罗含，谢尚与含为方外之好，乃称曰：“罗君章可谓湘中之琳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罗含、桓温尝与僚属宴会，含後至，温问众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谓荆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岂惟荆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与同郡纪瞻、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齐名，号为“五俊”。初入洛，司空张磏见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郄超传》云：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风流胜贵，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为一时之俊。

又曰：郄超为桓温参军。谢安与王坦之常诣温论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郄生可谓入幕之宾矣。”

又：《周ㄆ传》曰：庾亮尝谓ㄆ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ㄆ曰：“何乃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也。”

又曰：应詹弱冠知名，性质素弘雅，物虽犯而弗之校，以学艺文章称。司徒何邵见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面有七星。少与沛国刘丩 炎善，丩 炎尝称之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孙仲谋、晋宣王之流亚也。”

又曰：刘丩 炎寓居京口，家贫，织芒履以为养，虽荜门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识，惟王导深器之。後稍知名，论者比之袁羊。丩 炎喜，还告其母。其母，聪明妇人也，谓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丩 炎复喜，母又不听。及丩 炎年德转，论者遂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济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陈郡袁侃，谓侃弟奥曰：“近见荀监子，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人也。”

又曰：成公简，字宗舒，东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识过人。张茂先每言：“公简清静比杨子口，默识拟张安世。”

又曰：谢安总角，神识沉敏，风宇修畅，善行书。弱冠夷熙，清言良久，既去，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曰：“此客而来逼人。”王导亦深器之。由是有重名。

又曰：谢万善属文，叙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四隐四显为《八贤论》，其旨以处者为优，出者为劣，以示孙绰。绰与往反，以体公识远者，则出处同归。

又曰：《韩康伯传》云：庾和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强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王献之尝与兄徽之俱诣谢安，徽之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

又曰：褚裒与杜俱有盛名，冠于中兴。谯国桓彝见而目之曰：“季野有皮里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言其外无臧否，而内有所褒贬也。
又曰：王恭美姿仪，人多爱悦，或目云：“濯濯如春月柳。”尝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窥见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誉，清辩过人，自负才地高华，恒有宰辅之望。与王忱齐名友善，慕刘忄炎之为人。谢安常曰：“王恭才地可以为将相。”
《宋书》曰：谢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贵，号为微子。常云：“阿远刚操负气，阿客博而无检；曜恃才而持操不笃；晦自知而纳善不周，设复功济三才，终亦以此为恨；至如微子，吾无间然。”又曰：“微子异不伤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辅。”
又曰：龚祈不应徵辟。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
萧子显《齐书》曰：王僧父远，为光禄勋。宋世为之语曰：“王远如屏风，屈曲能蔽风露。”
《陈书》：周弘正叔父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观汝神情颖晤，清理警发，後世知名，当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尝与诸将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为寿，各称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将也。然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识暗，狎下而娇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择人，而推心过差，居危履险，猜防不设；侯郎傲诞而无厌，轻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耳。”卒皆如其言。
《隋书》曰：玄善以高颖有宰相之具，尝言於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玄胄、玄，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惟独高。”
又曰：苏威，治书侍御史梁毗以威领五职，安繁恋剧，无举贤自代之心，抗表劾威。上曰：“苏威朝夕孜孜，志存远大，举贤不缺，何遽迫之。”顾谓威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因谓朝臣曰：“苏威不值我，无以措其言；我不得苏威，何以行其道？杨素才辩无双，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苏威若逢乱世，商山四皓，岂易屈哉！”
又曰：杨达为人弘厚，有局度。杨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惟达耳！
《唐书》曰：王尝侍宴，太宗谓曰：“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於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於数子，亦有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马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所亲曰：“吾见马君论事多矣，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听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苏、张、终、贾，正应此耳。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免耳。”

又曰：韦述时，赵冬曦、孙逖、王翰常游其门。赵冬曦兄冬日，弟和壁、居贞、安贞、颐贞等六人，逖弟迪、、迥、、巡亦六人，并词学登科。张说曰：“赵、韦昆季，今之杞梓也。”

又曰：冯定，字介夫，宿之弟也。仪貌壮伟，与宿俱有文学，而定过之。贞玄中皆举进士，时人比之汉朝二冯君。

《吕氏春秋》曰：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忄夹也。）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子之忍，将何有於君？”公又曰：“竖刁自害以近寡人，犹尚可疑耶？”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其身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审於死生，能去疴病，犹尚可疑耶？”管仲对曰：“死生命也，疴病本也。君不用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归哭，犹尚可疑耶？”管仲对曰：“人之情无不爱其父，父之忍将何有於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官不治，病不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复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刁相与作乱，矫以公瘤拢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人下卫。公慨焉叹涕曰：“管子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何目面以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绝于寿宫。

又曰：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鼓，敌人在前，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变世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当此之时，属之我乎？属之子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间，曰：“然。”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

崔鸿《前凉录》曰：张茂谓马岌曰：“刘曜自古可谁等辈也？”岌谓曰：“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刘曜戎狄，难易不同，曜殆过之。”茂曰：“曜可方吕布、关习，而云孟德不及，岂不过哉。”岌曰：“孟德挟天子，令诸侯，仗大义，讨不庭。曜一卒胡人，用乌合之众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当，其不优欤？”茂曰：“天生胡以灭中国，殆不可以人事论也。”

《秦记》曰：姚苌大破苻登，置酒高会，诸将咸曰：“若值魏武王，寻破此贼，陛下将牢大过。”上叹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长八尺五寸，垂臂过膝，望而畏之，一也。当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直突，前无横阵，二也。突览古今，讲论道艺，驾御群贤，收罗俊异，三也。总领大众，经履险难，大小悦称，人尽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襄礼待杨亮，亮奔桓温，温问亮曰：“襄何如人？”答曰：“天下杰也。神明器度，故是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

《越绝书》曰：或问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知，范蠡知而明，皆贤人也。”问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违，皆称贤何也？”答曰：“《论语》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单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问曰：“不合何不死？”曰：“止，去，事之义也，义无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传》曰：孔子去鲁，燔俎无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并称仁，行虽违，其义同。死与生，败与成，其同奈何？《论语》曰：有杀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贵其义，信从中出，义从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纣也；箕子亡者，绝也。忠信之至，相为外里耳。”问：“二子孰逾乎？”曰：“以为同耳。”

《华阳国志》曰：广陵太守下邳陈登，字玄龙，太尉球孙也。有俊才，较天下士，谓功曹陈乔曰：“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玄方。父子冰清玉洁，有德有言，吾敬华子鱼。博闻强识，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

《零陵先贤传》曰：刘备曰：“子初（即刘巴字也。）才知绝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难独任也。”亮亦曰：“运筹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桴鼓，会於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议之可。”

《陈武别传》曰：武，时人无察者，顿丘闾遐荐之於军府。或问：“武当今可与谁为辈？”遐曰：“方谢道坚不足，比徐世璋有馀。”道坚、世璋皆同时知名士也。武闻之，笑曰：“乃处我季孟之间乎？”

《卫别传》曰：永和中，丹阳尹刘真长、镇西将军谢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遂及於。或问：“杜弘治得方卫洗马不？”谢曰：“安得相比，其间可容数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答曰：“尺表能审璇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晷。何必在大？但问识何如耳。”

又曰：诸名士共洛水上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共看，乐不？”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殊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然者。”

又曰：刘万安，即道真之子，庾公所谓“灼然玉举。”又云：“千人亦见，百人亦见。”王右军少时，丞相云：“逸少何缘复减万安？”

又曰：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雅。

又曰：卞望之云：“郤公体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接己，一反；治身清贞，而大修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也。”

又曰：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时人以为玉人。

《语林》曰：谢碣绝重其妇，张玄常称其妇，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抖锡优劣，答曰：“玄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碣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也。”

《三辅决录》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贱。故张伯英与李幼才书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弭氏小族所有，新丰瘠土所当出也。”

《郭泰别传》曰：泰字林宗，少游汝南，先过袁阆，不宿而退，往从黄宪，累日方还。或问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君子，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

卷四百四十七　人事部八十八

品藻下

《孔丛子》曰：子高谓魏王曰：“臣入魏，见君二，计臣张叔谋有馀，范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馀，威也不逮，何得同乎？”答曰：“驽骥同辕，伯乐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为之叹息。故贤愚共贯，则能士匿谋；真伪相错，则知士结舌。虽有馀，犹不逮也。”

又曰：东里闾空腹而好自贤，欲自亲於子顺，子顺弗下，曰：“夫东里闾外质顽拙，有似疏直，内怀虚妙，非丈夫之节。若其度骸称肤，面目鬓眉实美於人也。圣人论士，不以此为贵者，无益於德故也。”

又曰：宫他见子顺曰：“他困於贫贱，欲自托富贵之门，庶克济乎？”子顺曰：“夫富而可以托贫，贵而可以寄贱者，天下寡矣。非信义君子，明识通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不可。所欲托者谁也？”宫他曰：“将赵公。”子顺曰：“非其人矣。虽好养士，奉而已，终不能称也。”宫他曰：“将之燕相。”子顺曰：“彼从兄弟甥舅，各济其私，无求贤之志，不足归也。”宫他曰：“将之齐田氏。”子顺曰：“齐，大国也。其士大夫皆有多党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则何向而可？”子顺曰：“济子之欲，则宜若后成子可也。”

又曰：魏安王问子顺曰：“马回之为人，虽少文，桓桓亮直，丈夫之节，吾欲以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节，臣未明也。”“何故？”答曰：“闻诸孙卿，其为人也，长目而永视者，必体方而心圆，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见回，非不伟其体，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谄得罪。

《淮南子》曰：管子文锦也，虽鬼登庙；（相桓公以霸功成事，衣文锦之服，大书在明堂，故曰虽鬼登庙也。）子产绢染也，美而不尊。（子产相郑，以乘车济朝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绢染者，以子产喻母人。《月瘤路曰：命妇宫染绢，温暖其民。如人之母也。）

袁子《正书》曰：孔子称蘧伯玉，国无道，可卷而怀也。今李膺居浊世之中，然与世殊途，此西山饿夫之畴耳。卒死於非罪，恶得为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违也。有难李君之言者，则乡党非之。李君子与人同舆载，则名闻天下。

又曰：或云：“少府杨阜，岂非忠哉？”答曰：“然。可谓直士，忠臣则吾不知也。夫为人臣，见人主失道，指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臣。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论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谓陈群於是乎长者。”

姚信《士纬》曰：论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庄周，下可如君平、子贡耳。若於陵仲子及严遵、夏甫子治，未可尽以为师矣。平议之士若季札、赵武逮于林宗，皆可尽为则也。其泄冶、伯宗及末世史口、子将之属，皆美而未善也。圣人考功黜陟，犹以三载，而子将月旦之处，史口睚眦废人。其观进者，或饰虚；其怠沮者，皆离叛，识诚可谓妙矣。然非洙泗之风，三千之弘化。

又曰：延陵季子际会之间，卫尉蔡君限之於弱，余必以然。季子通妙达道之机，假其讨光，恐增祸乱，受光之让，非其本志。若季子之为君也，欲行王道，其与周争治霸术，以力与列国争强，则不肯破强楚而并其封疆也。国人疾光而心归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将倾，恐光忧迷内灼而异图，外生非常之变，将加於高人。是以季子相时虑事，顺以安民而谓其弱，未闻厥旨。蔡子答曰：诸兄以贤让国，与之冀能，扬文、武之遗教，崇仁义之美化，以移风易俗耳！何必当与周争乎？而苟守一节，退耕於野，使还国无讨贼之意，反云国家有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社稷有祠，乃吾君也。盖开篡弒之路，非所谓从忠教也。
又曰：杨子□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知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称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贵，不戚戚於贫贱，二者之美，盖亦良矣。然杨子之书，清贵甚远，然无庙堂之议，对王公大人之辞，故令其骨鲠不见，节操不显也。夫孟子之书，将门人所记，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见，非惟教辞而已。或拒万锺之禄，或辞兼金之赠，或以周汉礼殊，二子时异，不可责之於周。或曰帝纳异言，而子□无正论，卒有投阁之累。孟轲昂昂其肯，然子□保家养知之士，孟轲凤峙高世之英也。
又曰：周勃之勋，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载，较然可见。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窃不安，何者？勃本帝大臣居太尉之位，拥兵百万，既有陈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虚诸王之据。矍寄托游说，以谲诸吕，因众之心，易以济事。若霍光者，以仓卒之际，受寄之任，辅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乱，诛除凶逆，以靖王室，废昌邑，立宣帝，任汉家之重，隆中兴之祚，参声伊周为贤相，推验事校，优劣明矣。
又曰：汝南陈仲举，体气高烈，有王臣之节。颍川李玄礼，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内论二士，有议而未决。陈留蔡伯喈云：“仲举强於犯上，玄礼长於接下，犯上为难，接下为易，仲举为先，玄礼後矣。”天下於是为定。愚思窃以伯喈未必可从也。夫皋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陈平谓王陵言：面折廷争，我不如公；至安刘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则为优，是王陵当高於陈平，朱□殊乎吴邓矣！陆恭仲答曰：“陈李二君，德齐於行，才等於身，无长短之馋拢”时人或其先後。
魏文帝《典论》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汉昭帝者，余以为周氏体圣考之休气，禀贤妣之胎教，周邵为保傅，吕尚为太师，故咳笑必含仁义之声，观听必覩礼义之容。弘践祚之义，隆太平之化，礼乐兴於上，颂声作於下。时成王年二十二，享国三十年，世永治长，德与年丰。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体不承圣，化不胎育，保无仁孝之德，佐无隆平之治，所谓生深宫中，长妇人手矣。德与体并，知与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凋落之民，臣无淑圣之知，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岂不谬哉！
曹植《汉二祖论》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长，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诛强楚，光有天下。功齐汤武，业流後嗣，诚帝王之玄勋，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之美称，鲜君子之风采，惑秦宫而不出，窘项座而不起，计失乎郦生，忿过乎韩信，太公是诰，於孝违矣！败古今之大教，伤王道之实义。然其骁将荩臣，皆古今之鲜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听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不然，斯不免当世之妄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韬亚圣之懿才，聪达而多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施而爱人。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於南京，莽已毙于西都。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鸱视狼顾，虎超龙骧。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荡涤凶秽，剿除鬼类，若劲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囗也。计功则业殊，比隆则事异，语德则靡愆，言行则无秽。卒能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玄功。故曰光武其近优也。

曹植《成王汉昭论》曰：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终，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诚，称制假号。二弟流言，邵公疑之，发金之匮，然後用寤亦未决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缘武帝有遗诏於光。使光若周公，践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贤者固不能知，圣贤自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周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胜成王，霍光当逾周公耶？若以尧舜为成王，汤禹作管、蔡、邵公，周公之不见疑必也。

陈群《汝颍士论》曰：群以为孔氏先汝颍士胜负之评矣。孔答曰：汝南戴子高亲止千乘万骑，与光武帝共揖於道中。颍川士虽抗节，未有能颉颃天子者也。汝南许子伯与友人共说世俗将坏，同夜起，举声号哭。颍川士虽颇忧时，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许掾教太守刘晨图开稻陂，灌数万顷，累世获其功。韩玄长虽好地理，未成功见效如许掾者也。汝南张玄伯身死之後。见梦於范巨卿。颍川虽有奇异，未有鬼神能灵者也。汝南应世叔读书，五行并下，颍川士虽多聪明，未有能《离娄》并诵者也。汝南李鸿为太尉掾，弟杀人当死，鸿自缚诣门，乞代弟命，使饮鸩而死，弟因得全。颍川士虽欲尚节义，未有能煞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为东郡太守，始举义兵以诛王莽，颍川士虽疾恶，未有破家为国者也。汝南袁公著吻甲科郎中，上书欲治梁冀，颍川士虽务忠谠，未有能没命直言者也。

何晏《冀州论》曰：略言春秋以来，可以海内比而校也，恭谨有礼，莫贤乎赵衰；仁德忠义，莫贤乎赵盾；纳谏服义，莫贤乎韩起；决危定国，莫贤乎狐偃；勇谋经国，莫贤乎魏绛；达雠为主，莫贤乎祁奚；延誉先主，莫贤乎张老；明知识物，莫贤乎赵武；清直笃义，莫贤乎叔向；聪明肃恭，莫贤乎羊舌职；守信不移，莫贤乎荀息；见利思义，莫贤乎中行穆子；忧国君，莫贤乎先轸；书法不讳，莫贤乎董狐；分谤和众，莫贤乎郄克；流放能显，莫贤乎冀缺；拔幽直滞，莫贤乎臼季；守义死节，莫贤乎栾恭子；抗言不屈，莫贤乎旬莹；劫略不动，莫贤乎解杨；审听知机，莫贤乎师旷；放而益显，莫贤乎狼覃；儒雅博通，莫贤乎董仲舒；体恭笃敬，莫贤乎石奋；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门，莫贤乎窦婴；明君显贤，莫贤乎田叔；证主知分，莫贤乎贯高；忠义正直，莫贤乎鲍子都；謇谔忠谏，莫贤乎王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辅《名士优劣论》曰：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万言。烦省不敌，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无取之，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傅，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真所以为良史也。

又曰：世人见魏武皇帝处有中土，莫不谓胜刘玄德也。余以玄德为胜。夫拨乱之主，当先以能收相获将为本，一身之善战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为吕布所袭，为武帝所走，举军东下为陆逊所覆，未若武帝为徐荣所败、马被创之危也。玄德在荆州，刘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计，举州降魏，手下步骑不满数千，为武帝大众所走，未若武帝为吕布奔北骑所擒勒突火之急也。玄德为陆逊所覆，未若武帝为张绣所困，挺身逃遁以丧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项羽远矣。武帝死于宛下，将复谓不及张绣矣。而其安忍无亲，若杨德祖之徒多见贼害，孔文举、桓文林等以宿恨见杀，良将不能任，行兵三十馀年，无不亲征，功臣谋士曾无列土之封；岂若玄德威而有思、勇而有义，诸葛孔明、张飞、关羽曰皆人杰也。服而使之。夫明暗不相为用，臧否不相为使，武帝虽处强不为用矣。况在危急之间，势弱之地乎？若令玄德据有中州，将与周室比隆，岂三杰而已！

又曰：乐毅、诸葛孔明之优劣乎？或以毅为弱燕合五国之兵，以破强齐，雪君王之耻，莫不谓毅为优。余以为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夫孔明苞文武之德，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至如奇策泉涌，知谋纵横，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终，禅登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宁内，武以折冲，勋业济而殒。观其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已有功则让於下，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烈声震遐迩者也。

习凿齿《周鲁通诸葛论》曰：客问曰：“周瑜、鲁肃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孙策於总角，定大计於一面，摧魏武百胜之锋，开孙氏偏王之业，威震天下，名驰四海。鲁肃一见，孙权建东帝之略，子谓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将竭其真忠直，佐扶帝室，尊主宁时，远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与志违，躬耕南亩，遁迹当年，何由尽臣礼於孙氏，於汉室已亡之日耶！”客曰：“诸葛武侯，翼戴玄德，与瑜、肃何异而子重诸葛，毁瑜、肃，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论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诸葛武侯，龙蟠江南，托好管，乐，有匡汉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汉高之正胄也，信义著於当年，将使汉室亡而更立，宗庙绝而复继，谁云不可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弘《七贤序》曰：阮公瑰杰之量，不移於俗，然获免者，岂不以虚中荤节、动无近对乎？中散遣外之情最为高绝，不免世祸，将举体秀异，直致自高，故伤之者也。山公中怀体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挠，在众乐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

《新序》曰：晋献公用荀息之谋而禽，虞不用宫之奇谋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战国并兼之臣也；若宫之奇，则可谓忠臣之谋也。

蒋子《万机论》曰：太史迁云：颜回虽笃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拟大舜，使在他门，未或及此也。夫甘罗少回六岁，获河东五城，万乘郊迎而佩印，虽所弘非道义，然当秦之时，染诈变之风也。使罗在孔门治丘之训，亦可闻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齐欲伐鲁，回求说陈常，而孔子不许，遂使子贡。子贡一出，破齐、强晋、亡吴、霸越、存鲁也。夫颜子与赐，程知比才，相校於八，至於此事而丘不使也。

《抱朴子》曰：凡薄之徒，虽便辟流俗，而怀空抱虚，有似蜀人瓠壶之喻，胸中无一纸之识，不过酒炙，所谓冒于货贿，贪于饮食，左生所载，不才之子。

《傅子》曰：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纳。荀粲谓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俊，虚心交子，不合则怨，至二贤不睦，非国之利也。”嘏答之曰：“太初能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邓玄茂外徇名利，内无关钥。此三人者，皆败德也。”

《孙子》曰：谯周劝主降魏，何乎？曰：“自谓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亡则亡，先君正魏之篡，不与同天，过於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君之正道哉！”

《郭子》曰：庾道季云，蔺相如虽千载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

又曰：世中称庾文康为丰年玉，庾稚恭为荒年。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与夏侯太初共坐，时人谓“兼葭倚玉树”。时目夏侯太初，朗如明月入怀。

又曰：人有问王长史、（王仲祖也）。江群从兄弟者，王答云：“诸江皆能自生祸拢”

又曰：人问：“谢太傅、王子敬可与先辈谁比？”谢答曰：“阿敬近王、刘之间。”（王修与真长。）

又曰：王子敬问谢公：“嘉宾何如道季？”（嘉宾，郄超小名。道季，庾和小名。）答云：“道季诚抄撮清悟，嘉宾故自胜。”桓公（桓温也）称云：“锵锵有文武。”

又曰：王右军道刘真长“树云柯而不扶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桓公问孔思阳：“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答，反问公谓如何，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践。”
又曰：简文云：“谢安南（名奉，字弘道。）清泠如其弟，（弟名躬，字弘远。）学义不如孔严。”（严字彭祖。）
又曰：王丞相云：雒下论以我比安期、千里，（王丞，字安期。阮瞻，字里。）我亦不推此二人，惟王共推太尉夷甫也。
又曰：周伯仁道桓茂伦；钦崎历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谢幼舆言。
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协，字玄亮。）戴若思之岩岩，（戴渊，字若思。）卞望之峰巨，并一见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军，王家阿菟，（菟，羲之小名吾菟。）何缘复减处仲。”右军道：“祖士少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王子猷说：“世目士少为朗迈，我家亦以为彻朗。”
又曰：孙子荆应上品状，王武子时为之目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卷四百四十八　人事部八十九
权谋上
《说文》曰：虑难曰谋。
《易》曰：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言谋为善谋助之，百姓能与己。）
《尚书》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将举事而汝则有大疑，先尽汝心以谋虑之，次及卿士、众民，然後卜筮以决之。）
又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於外。
《诗》曰：载驰载驱，周爰咨谋。
《礼记》曰：谋於长者，必操几杖以从。
《左传》曰：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食肉者谋之，又何间焉。”（肉食，在位者也。一间，犹与之位也。）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又曰：楚师背酸 而舍，（酸 ，丘陵之限也。）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高平曰：原每每，美厚貌。诗曰：周原每每，堇荼如饴，舍其旧而谋新也。言仰楚旧惠为利薄，谋楚之新权其利厚，众欲之意也。）
又曰：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赵宣子曰：“随会在秦，贾季在狄，难日至矣，若之何？”乃使魏寿馀伪以魏叛者以诱士会，执其孥於晋，使夜逸。请自归于秦，秦伯许之。履士会之足於朝。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馀曰：“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人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使士会。士会辞曰：“晋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为戮，无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归尔孥者，有如河。”

又曰：晋悼公归，谋所以息民。魏绛请施舍，已责输积聚以贷。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国无滞积，亦无困人。

《公羊传》曰：权者反於经，後有善者也。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论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

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也。

《史记》曰：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用陈平计，乃伪游口梦，会诸侯於陈，楚王迎，因即执之。

又曰：魏伐赵，赵急，请救於齐。齐王将孙膑，膑辞谢曰：“刑馀之人，不可。”於是乃使田忌将兵而往，直走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子谓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魏文帝曰：蹶，犹挫也。）五十里而趣而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增拢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兵，与其轻免（亡辩反。）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傍多阻险，可伏兵，乃大斫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下。”於是令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涓夜至斫禾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未毕，齐军万弩共发，军大乱相失。涓自智计穷兵败，遂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

《汉书》曰：高祖十年，陈反，上亲征之。师次邯郸，令周昌选赵壮士堪为将者，得四人。及见上，上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赧俯伏，上各封千户，任以为将。左右谏曰：“从陛下入蜀汉，破强楚，定海内，转斗数千里，疮痍遍体，而功赏未行，今四人何功而遽封千户？”上曰：“非尔所知也。今陈反，赵、代地皆之有也。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惟独邯郸中兵耳。吾何爱四千户，不以慰赵子弟乎！“左右曰：“善。”又闻将皆商贾人。高祖曰：“吾知其易与之矣。”商人尚利，乃以金购将，将多降者。

又曰：景帝三年，吴楚七国反。太尉周亚夫将东击，师次灞上。赵涉遮说亚夫曰：“将军东击吴楚，胜则宗庙安，不胜则天下危，能用臣言乎？”亚夫下车，礼而问之。涉曰：“吴王素富，怀辑死士久矣。以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於崤渑厄狭之间。且兵事尚神密，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趋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不过二三日，直至武库，击鸣鼓。诸侯闻之以谓将军从天而下也。”如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谋，至洛阳，使人索崤渑间，果得伏甲。以涉为护军，竟灭吴楚。
又曰：周勃等既诛诸吕，使迎代王。郎中令张武等议，皆曰：“不可信。愿称疾无行，以观其变。”中尉朱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利，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琊、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代王，代王又长，贤圣仁孝，闻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又曰：上系韩王信，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应劭曰：平画图美人形遗阏氏，恐汉女美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以计鄙秘不傅也。）
又曰：七国反，条侯将乘六乘傅会兵荥阳。至洛阳，问故父绛侯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难与争锋。楚兵轻，不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而粮食竭，乃以全制其弊，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乃从其策。
又曰：陈平将终，曰：“我多阴谋，道家所禁。吾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又曰：诸吕擅权，丞相陈平患之。平尝燕居深念不见陆贾。贾曰：“何念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贾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友？”陈平用其计，乃以百金为绛侯寿，厚其乐饮太尉亦报如之。两人深相结友，吕氏谋益坏。陈平又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十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食饮之费。贾以此时游汉庭公卿间，名声藉甚。及诛吕氏，立孝文，贾颇有力。
又曰：高祖既诛黥布，闻朱建谏，不听，赐建号平原君。为人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行不正，得幸吕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见。建母死，贫未有发丧。陆贾素与善，乃贺辟阳侯，辟阳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贺我？”陆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义不知君，以母故。今其母死，君诚厚送丧，则彼为君死。”辟阳侯乃奉百金衣兑，（韦劭曰：衣服为税，税当为衣兑也。）列侯贵人以辟阳侯故，往赙凡五百金。人或毁辟阳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诛之。太后惭，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阳侯行，欲遂诛之。辟阳侯急，使人欲见建。建辞曰：“狱急，不敢见君。”建乃求见孝惠幸臣闳籍孺，说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闻。今辟阳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谗，欲杀之。今日辟阳侯诛，旦日太后怒，亦诛君。君何不肉袒为辟阳侯言帝？帝听君出辟阳侯，太后大欣，两主俱幸君，君富贵益倍矣。”於是闳籍孺大恐，从其言，帝果出之。辟阳侯之囚也，欲见建，建不见，辟阳侯以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惊。

又曰：韩信已拜大将军，汉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再拜曰：“臣尝事项王，请言项王为人。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又背约而逐义帝，所过无不残灭。虽为霸，实失天下心。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害，除秦苛法，与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大王王秦者。今王举兵而东，三秦可傅檄而定也。”於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

又曰：韩信，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击赵。赵王及成安君、陈馀闻汉且袭之，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闻汉将韩信乘胜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後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粮食必在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野无所掠，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成安君儒者，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不听广武君策。韩信既破赵，令军有生得广武君，购千金。须臾，有缚至者，信解其缚，而师事之，曰：“仆欲北攻燕，东代齐，何如？”广武君辞曰：“臣闻亡国之大夫不足以图存，败军之将不可以语勇。若臣者，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百里奚居虞虞亡，之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知於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耳。使成安君听子计，仆亦擒矣。仆委心归计，愿子勿辞。”广武君曰：“足下虏魏王，禽夏说，不旬朔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诸侯，士庶莫不倾耳以待命者。然众劳兵罢，其实难用也。今足下与倦弊之兵，顿坚城之下，臣愚，窃以为过矣。”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当今之计，不如偃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发一乘之使，持咫尺之书，以使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而东临齐，虽有知者，不能为齐计矣。知如此，则天下事可图也。兵固有先声後实者，此之谓也。”信曰：“敬奉教。於是用广武君策，发使燕，燕随风而靡。

又曰：惠帝崩，太后发丧而泣不下。留侯子张辟疆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陈平曰：“太后独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陈平曰：“何解？”辟疆曰：“帝无壮子，太后畏君等。今拜吕台、产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为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脱祸矣！”丞相以辟疆计请之，太后悦，其哭也乃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云：《艺文志》云：“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兵先计而後战。”
范晔《後汉书》曰：袁绍既兼河朔之地，有骄气。曹操败於张绣，绍与操书，甚倨慢，大怒，欲先攻之，所患力不敌，访於荀。量绍虽强，终为操所制，乃说取吕布，然後图绍。操从之。
又曰：袁绍引沮授为别驾，因谓授曰：“今贱臣作乱，朝廷迁弒。吾历世受宠，志竭力命，兴复汉室。今欲与卿戮力，将何匡之？”授曰：“将军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忠义奋发，单骑出奔，董卓怀惧，济河而北，渤海稽服。拥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举军东向。则黄巾可扫；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师北首，则孙瓒必擒；震胁夷狄，则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长安，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绍喜曰：“此吾心也。”
又曰：刘表宠後妻，为少子琮娶蔡氏，遂爱琮。而长子琦不自宁，尝与诸葛亮谋自安之术。亮初不对。後乃共升高楼，因令去梯，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琦意感悟，因规出。
又曰：冯异，字公孙，颍川城父人。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归世祖，授大将军，与赤眉战不利。异令各更衣色，伏於道旁。战移时，伏兵卒起，衣服相乱，众惊大败，降赤眉男女八万馀众。初为世祖主簿，王郎起河北，世祖自蓟南驰至饶阳芜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明旦，世祖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至南宫，遇大风雨，世祖引车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兔肩，从破王郎，封应侯。异为人谦退，不伐行能。诸将论功，异常独坐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世祖即位，封夏节侯。
《东观汉记》曰：光武发邯郸，晨夜驰骛，傅闻王郎军在後，吏士惶恐。至下曲阳呼沱河，导吏还，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官属亦惧，上不然也，遣王霸往视之，实然。王霸恐惊众，即还曰“冰坚可渡。”士众大喜。上笑曰：“果妄也。”比至河，河流澌已合。上令霸护渡，以沙土汾冰上，遂得渡。渡未毕军，冰解。上谓霸曰：“安吾众能济者，卿力也。”谓官属曰：“王霸从我劳苦，前连水变，权时以安吏士，是天瑞也。为善不费赏，无以劝後。”即日以霸为军正，赐爵关内侯。
又曰：隗嚣死，其将高峻拥兵据高平，帝入关，将自征之。寇恂时从。上议遣使之，帝乃谓恂曰：“卿前止吾此举，今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等五营击之。”恂奉玺书至高平，峻遣军师皇甫文谒，辞礼不屈。恂怒，将诛文。诸将谏曰：“高峻精兵万人，卒多强弩，西遮陇道，连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使，无乃不可乎？”恂不应，遂斩之，遣其副归告峻曰：“军师无礼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开城降。诸将皆贺，因曰：“敢问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计事者也。今来不屈，无心降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也。”

又曰：朱勃上书理马援，援谋如涌泉，势如转圜。

谢承《後汉书》曰：灵帝时，杨璇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桂阳猾贼攻璇，璇力弱，吏民忧恐。璇乃特制马车数十，以排囊盛石灰於车上，系布索於马尾。会战，乃令马车居前，从风鼓灰，贼不得视，以火烧布，布燃马惊。奔突贼阵，大破之。

卷四百四十九　人事部九十

权谋中

《续汉书》曰：铜马所过虏掠，王俊言於上曰：“宜舍轻兵出贼前，使百姓各坚壁，以绝其食，可不战而殄也。”上然之，遣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民保壁者，敕令固守；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及军还，上谓俊曰：“困此虏者，将军策也。”

又曰：廉范为□中太守。会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虏众盛，不敌。令军士各交缚两炬，三头燃火，虏见火多，谓汉兵将至，待旦将退，范乃命军中蓐食，晨往赴之，斩首数千级。虏自此不敢复向□中。

又曰：朝歌贼宁季等数千人攻杀长吏，乃使虞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诩曰：“得朝歌何衰！”诩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始到，谒河内太守马陵。棱勉之曰：“儒者谋谟庙堂，反在朝歌耶？”诩曰：“初除之日，大夫皆吊。”及到官，设令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吏以下各举所知，其攻劫者为上，而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馀人，诩为之飨会，悉贷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百人。又潜遣贫民得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纟延缝其裙为识，有出市卖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迁武都太守。及还，羌率数千，遮诩於陈仓，诩即停军不进，而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钞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曰：日行不可过三十里，而今日行二百，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徐则易为所及，速则彼不测。虏见灶增，必谓郡兵来迎。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

《魏志》曰：荀，字文若，颍川人，淑之孙也。举孝廉，迁亢父令。以董卓之乱，弃官归太祖。太祖悦曰：“吾子房也。”以为司马，时年二十九。後太祖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劝太祖曰：“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愿从，汉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虽御难于外，心无不在王室。今鸾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仗弘毅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太祖从之，遂迎天子都许，进为尚书令。及袁绍兼河北，天下畏其强。与太祖书，极悖慢。太祖以书示，曰：“将诛不义，而力不敌，如何？”曰：“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其强易弱，刘、项存亡，足以观之。”太祖卒破绍於官渡，如所策。

又曰：荀攸，字公达，从子也。太祖遗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知者劳心之时也。”遂徵，入为尚书。操谓锺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之与计事，天下何忧哉！”以为军师。征吕布，至下邳，攻之不拔，太祖欲还。攸曰：“布勇而无谋，不可解。”遂生擒布。太祖又与袁绍相拒於官渡，攸劝击绍将淳于琼运粮，遂破绍。魏国初建，为尚书令。太祖谓文帝曰：“公达，人之师表，汝宜尽礼敬之。”

又曰：袁尚攻兄谭於平原，留别驾审配守邺，为曹公所围。尚闻邺急，弃而救之，求人入城计会事，主簿李孚请行。时围甚急，尚曰：“何办？”缵曰：“多人不可，三骑足矣。”尚遣之。孀伞温信者，得三人，各给骏马，不示其谋，令释戎器，着平常冠，秉问事杖，投暮直抵邺城下。自称曹公巡历，围垒所过，失候者辄捶之。自东西正出曹公营，当城门，复怒守围者收缚之。因直入城下，配以缒引之，孚与配相见。既事了，外围益急，孚因谓配曰：“城中少，无用老弱，不如驱出省也。”配乃夜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烛，从三门而出，请降。孚将所来骑随降人而出。时守围吏闻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观降，不复视围。孚从北门突围而归，报命於袁尚。明旦曹公闻孚已出，拊掌大笑，邺郡竟为曹公所取。袁尚奔於辽东。

又曰：郭嘉，字奉孝，颍川人。诣太祖，太祖与论天下事，曰：“使孤成大业，必此人也。”太祖用其计，先击吕布，擒之。太祖与袁绍相持於官渡，孙策北袭，楚众并惧。嘉料曰：“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独行於中原也。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临欲济江，果为许贡客所杀。後太祖又用其计，密袭卢龙塞，大破单于。

又曰：邓艾，字士载，义阳人。少孤贫，每见高山大泽，辄指画军营处所，时人笑焉。因计吏上见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为掾。景玄四年秋，诏诸军征蜀，艾授大将军节度。锺会攻剑阁不下，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进至江由，遂入成都，降刘禅。

《蜀志》曰：庞统，字士玄，襄阳人。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鲁肃遗先主书曰：“士玄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始展骥足耳。”先主以为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从事，亲侍亚亮，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入蜀。刘璋与先主会，统曰：“因此会执之，则无用兵之劳。”先主曰：“初入地，恩信未着，不可也。”统复说以三计，先主用中计，向成都，所过辄克。进围雒，率众攻城，为流矢中，卒。

又曰：法正，字孝直，扶风人。建安初，天下乱，入蜀依刘璋，别驾张松与正书，度璋不足成事，因劝璋结先主。乃遣正往，及还，谓松曰：“雄略密谋，可共戴奉之。”璋复使正迎先主，先主定蜀，以正为蜀郡守，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正说曰：“曹公留夏侯渊、张屯汉中，渊等才略不胜国之帅，今举众讨必克。”先主乃率诸将兵讨汉中。渊将兵来争其地，正曰：“可击矣。”先主命黄忠乘高攻之，渊等授首。曹公闻正策，曰：“吾故知玄德不办此，必为人教。”先主立为汉中王，以正为尚书令。

《吴志》曰：太史慈，字子义，东莱人。避乱至辽东，北海相孔融闻而奇之，数遣饷馈其母。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慈归，其母曰：“汝与孔北海未尝相识，汝去後，赡恤过於故旧，今被围，汝宜赴之。”慈单步至都昌。夜因伺虏间得入见融。融欲告急平原相刘备，城中人无由得出，慈请行，融难慈。慈曰：“昔府君倾意老母，母感遇，遣慈赴急。今众人言不可，岂府君优顾之义，老母遣慈意耶？”慈晨出，下鞭直突围驰去，射杀数人，应弦而倒，无敢追者。到平原说备，备敛容曰：“孔北海知世间有刘备耶？”即遣兵三千随慈。击贼遂退。

又曰：黄盖，字公覆，零陵人。随周瑜拒曹公於赤壁，盖白瑜曰：“今寇众我寡，难为持久，可烧而走也。”乃取斗船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期以欲降。引次俱前，盖令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延烧岸上营，烟焰张天，烧溺死者甚众。曹公乃败。

《晋书》曰：马隆，字孝兴，东平人。凉州刺史杨欣失羌戎之计，为虏所没，河西断绝。上临朝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朝臣莫对。隆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遂许隆募勇士三千五百人而行。或奇谋间发，或夹道垒磁石，贼负铁铠，卒行不得。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以为神。转战千里，凉州遂平。诏假节西平太守。

又曰：明帝大宁玄年，王敦反，屯兵济阴。帝微服行其营垒，既而驰去。敦方昼寝，梦日环其营，惊起曰：“必是鲜卑黄须奴来也。”使骑切遽而追之，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冷水沃之。时逆旅有卖饭媪，帝以七宝鞭与之。俄而追者至，讯媪，媪云：“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傅示迟留，又见马粪冷，信已远矣而止，帝遂得免。

又曰：伪赵张宾，字孟孙，赵郡中山人。石勒初为刘玄海授辅汉将军。宾谓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以共成大事。”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勒。勒初未可也，渐见进重，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事，皆宾之计，勒常叹曰：“吾每临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亲临哭之恸，顾谓左右曰：“天不欲吾成事，何夺右侯之早也！”

又曰：伪燕慕容垂欲兴师讨慕容永长子。议曰：“顷年士卒疲於行阵，居人不暇耕织，疮痍满身，哭泣盈路，且抚士安人以待时，长子不足忧也。”慕容德曰：“不然。昔光武驰苏茂之难，不顾百官之疲，夫岂不仁，机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方今海内版荡，人百其心，急之则得其用，缓之各怀所思。可因其劳而成其逸，何得缓之？”垂笑曰：“卿言当矣。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行其谋而灭永。

又曰：杜预以太康玄年正月陈兵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肿森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

又曰：杜预陈兵江陵，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

《後周书》曰：武帝保定玄年，汾晋之北，离石之南，悉是羌胡，而地居齐境，抄掠我东鄙，朝廷患之。韦孝宽乃於要害，欲置大城以扼其吭。兴役十万，甲士百人，遣姚岳监之。岳有难色，谓孝宽曰：“国家每於境外筑城，未尝不动大众。今深入胡境，密迩齐师，以兵百骑，何以御役？”孝宽曰：“事有万途，毙奋一势，君但受成规，无所忧也。计筑此城，十日即毕。今齐君徵兵，三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办矣。”乃令筑之。齐人果如期而至界首，疑有伏军，不敢进迫。其夕岳令缘汾傍山，处处举火。齐人谓有大军，因示自固，犹豫之间，土功已毕，齐师乃退。

《隋书》曰：上尝问高取陈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徵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上行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又曰：樊子盖与宇文述陪宴积翠亭，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曰：“良算嘉谋，侯公後动，即以此杯赐公，用为永年之瑞。”并绮罗百匹。

《唐书》曰：刘武周战于度索原，军败，贼徒进逼河东。江夏王道宗时年十七，从太宗率众拒之。太宗登玉壁城望贼，顾谓道宗曰：“贼恃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暗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州，一战灭之。

又曰：张守为瓜州刺史，领馀众修筑州城。板揲裁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卫之意。守曰：“彼众我寡，又疮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徒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

又曰：裴行俭行至朔州，知萧嗣业以运粮被掠，兵多馁死，遂诈为粮车三百乘，每车伏壮士五人，各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数百人援车，兼伏精兵，令居险以待之。贼果大下，羸兵弃车散走。贼驱车就泉井，解鞍牧马，方拟取粮，车中壮士齐发，伏兵亦至，杀获殆尽，馀众奔溃。自是续遣粮车，无敢近之者。军至单于之北，际晚下营，壕堑方周，遽令移就崇冈。将士皆以士众方就安堵，不可劳扰，行俭不从，更促之。比夜，风雨暴至，前设营所水深丈馀，将吏莫不叹服。

又曰：裴行俭前後杀虏不可胜数。伪可汗泥孰匐为其下所杀，以其首来降；又擒其大首领奉职而还，馀党走依粮山。行俭既回，阿史那佛念又伪称可汗，与温傅合势鸠集馀众。明年，行俭复总诸军讨之，顿军於代州之陉口，纵反间说佛念与温傅，令相猜贰。佛念恐惧，密送降款，仍请自效。行俭不泄其事，而密表以闻。数日，有烟涨天而至，斥侯惶惑来白，行俭召三军谓曰：“此是佛念执温傅来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敌，但须严备。”更遣单使迎前劳之。少间，佛念果率其属缚温傅军门请罪，尽平突厥馀党。高宗大悦，遣户部尚书崔知悌赴军劳之。

又曰：裴行俭至西州，人吏郊迎，行俭召其豪杰子弟千馀人随己而西。乃扬言绐其下曰：“今正炎蒸，热坂难冒；凉秋之後，方可渐行。”都支觇知之，遂不设备。行俭乃召四镇诸番酋长豪杰谓曰：“忆昔此游，未尝厌倦，虽还京辇，无时暂忘。今因是行，欲寻旧赏，谁能从吾猎也。”是时，番酋子弟投募者仅万人。行俭假为畋猎，教试部伍，数日，遂倍道而进。去都支部落十馀里，先遣都支所亲问其安否，外示闲暇，似非讨袭，续又使人趣召相见。都支先与遮匐通谋，秋中拟拒汉使，卒闻军到，计无所出，自率儿侄首领等五百馀骑就营来谒，遂擒之。是日，傅其契箭，诸部酋长悉来请命，并执送碎叶城。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将虏遮匐。途中果获都支还使，与遮匐使同来。行俭释遮匐行人，令先往晓喻其主，兼述都支已擒，遮匐寻复来降。于是将吏已下立碑於碎叶城以纪其功，擒都支、遮匐而还。高宗廷劳之曰：“比以西服未宁，遣卿总兵讨逐，孤军深入，经途万里。卿权略有闻，诚节夙著，兵不血刃，而凶党殄灭。伐叛柔服，深副朕委。”寻又赐宴，谓行俭曰：“卿文武兼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故授卿二职。”即日拜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

《周书》曰：容容熙熙，皆为利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

《九州春秋》曰：庞士元说刘备曰：“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势，难以得志。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郡兵马，所出毕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备曰：“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与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国而失信义於天下，吾所不足取也。”士玄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定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後，封以大国，何负於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制耳。”备后遂行。

卷四百五十　人事部九十一

权谋下

《尚书大传》曰：周公先谋於同姓。同姓从，然後谋於朋友。朋友从，然後谋於天下。天下从，然後加之蓍龟。是以君子圣人谋义，不谋不义，故谋必成。卜义，不卜不义，故卜必吉。以义击不义，故战必胜。是以君子圣人，谋则成，战则胜。

《战国策》曰：秦攻赵于长平，大破之而归，因使人索六城於赵而讲。计未定，娄缓新从秦来，赵王与缓计曰：“与秦地，何如勿与？”缓曰：“此非臣所知也。”王曰：“虽然，试言之。”缓曰：“缓新从秦来，言勿与，则非计也；言与之，则恐以臣之为秦也。故不敢对。使臣得为王计焉，不如与之。”王曰：“诺。”虞卿见王，王以缓言告之。虞卿曰：“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以赂齐，齐秦深雠也，得王五城，并力西击秦，是王一举结三国之亲，而与秦易道也！”赵王曰：“善。”因发虞卿东见齐王，与之谋秦。娄缓闻之，逃去。

又曰：楚围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於秦，冠盖相望，秦师不下ゾ。韩令尚靳使秦，谓王曰：“韩之於秦也，居为隐蔽，出为雁行，今韩已病矣，秦师不下ゾ。臣闻之：唇亡者其齿寒。愿大王熟计之。”太后乃谓尚子曰：“妾事先王，先王以其体加妾之身，妾困弗支也。尽置其身，妾不重，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韩，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耶！”尚靳归报王，王遣张翠。张翠称病，日行一县。张翠至，甘茂曰：“韩急矣，先生病而来！”张翠曰：“韩未急也。”甘茂曰：“韩之急缓人莫弗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韩急则折而入楚矣，臣安敢来？”甘茂曰：“先生勿复言也！”乃入，言於王曰：“公叔且以国南合於楚。韩、楚为一，魏氏不敢不听，是楚以三国谋秦也。如此，则伐秦之形成矣！不识坐而待伐，孰与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师於ゾ以救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中山阴姬与江姬争为后，司马喜请见阴姬公，为画计。公稽首曰：“诚如君言。”喜即奉书诣中山王，曰：“臣闻赵强，即中山弱，臣能弱赵而强中山。”中山王悦而见之，喜曰：“臣愿乞之赵，观其地形险阻，人民贫富，君臣贤不肖，商榷为资，未可豫陈也。”乃见赵王，曰：“臣闻赵，天下善为音容，佳丽之所出也。今来，至境，入都邑，人民谣俗，容貌颜色，殊无佳丽好美者！以臣所见多矣，周流无所不至，未尝见人如中山阴姬者。不知者将以为神，其容貌颜色，过绝人矣。若乃其眉、准、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赵王大悦，曰：“吾愿请之，何如？”对曰：“非臣所敢议。愿王无泄。”喜归报中山君，曰：“赵王非贤王也，不好道德，而好声色；不好仁义，而好勇力。闻其乃欲请阴姬。”中山君作色不悦，喜曰：“赵，强国也，请之必矣。王不与之，即社稷危；与之，即为诸侯笑。王立为后，以绝赵王意，可也。”遂立为后，赵王亦无请也。

又曰：秦王使人之楚，楚王贤之，恐其为楚用以危秦也。昭子曰：“以王之德与王之贤因以遗之，楚王必为有外心去楚矣。”从其计，果如其言。

又曰：安陵缠以颜色美壮得幸於楚恭王，江乙往见。安陵缠曰：“子之先人，岂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身，岂亦有乎？”曰：“无有。”江乙曰：“子之贵何以至於此乎？”曰：“仆不知所以。”江乙曰：“吾闻之，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爱衰，今子之华有时而落，子何以长幸无解於王乎？”安陵缠曰：“臣年少愚陋，愿委质於先王。”江乙曰：“独从为殉可耳！”安陵缠曰：“敬闻命矣。”江乙去，居期年，逢安陵缠，谓曰：“前谕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期年，江乙复见安陵缠，曰：“子岂谕王乎？”安陵缠曰：“臣未得王之间也。”江乙曰：“子出与王同车，入与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间，子以吾之说未可耳。”不悦而去。其年，共王猎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霓，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兕从南方来，正触王左骖，王举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发，兕死车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顾谓安陵缠曰：“吾万岁之後，子将谁与此乐乎？”安陵缠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曰：“万岁之後，臣将从为殉，安知乐此谁？”于是共王乃封安陵缠於车下三百户。故曰江乙善谋，安陵缠知时也。

又曰：知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一璧。卫君大悦，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不喜，有忧色，卫君曰：“大国礼寡人，寡人故酌诸大夫酒。诸大夫皆喜，而子独不喜，有忧色者何也？”南文子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来，是忧也。”於是卫君乃修梁拟而建边城。知伯闻卫兵在境上，乃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知伯欲袭卫，乃佯亡其太子颜，使奔卫。南文子曰：“太子颜之为其君子也，甚爱，非有大罪也，而亡之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车过五乘，慎勿内也！”知伯闻之，乃止。

又曰：赵简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为遗於卫。卫叔文子曰：“先不意可以生，故以小之，所以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简子先以来，必有故。”於是斩林除园聚敛蓄积而後遣使者。简子曰：“吾举也，为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辍围卫也。”

又曰：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辩知果敢之士，书其名姓，择郐之良臣而与之，为官爵之名而书之，因为设坛於门外而埋之，衅之以，若盟状。郐君以为内难也，尽杀其臣。桓公因袭之，遂取郐。

又曰：郑桓公东会封於郑，暮舍於宋东之逆旅。逆旅之叟从外来，曰：“客将焉之？”曰：“会封为郑。”逆旅之叟曰：“吾闻之，时难得而易失，今客之寝安，殆非封也。”郑桓公授辔自驾，其仆接御而载之，行十日十夜而至。至，何与之争封。故以郑桓公之贤，微旅之叟，以几不会封也。

又曰：赵简子使成何、涉他与卫灵公盟於专泽，灵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扌灵公之手而撙之。灵公怒，欲反赵，王孙商曰：“君欲反赵，不如与百姓同恶之。”公曰：“若何？”对曰：“请命臣令於国曰：“有姑姊女者，家一人质於赵，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毕，国人巷哭。君乃召国大夫而谋曰：“赵为无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门，闭东门，赵氏闻之，缚涉他而斩之，以谢於卫；成何走燕。子贡曰：“王孙商可谓善谋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处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举而三物具至，可谓善谋矣。”

又曰：吴阖闾夫人姜氏，齐景公以其子妻阖闾，送诸郊，泣曰：“余死不汝见矣。”高楚子曰：“齐负海而县山，纵不能全收天下，谁干我君？爱则勿行。”公曰：“余有齐国之固，不能以令诸侯，又不能听是生乱也。寡人闻之，不能令则莫若从。且夫吴蜂虿，然不弃毒於人，则不静，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又曰：晋文公与荆人战於城濮，君问於咎犯，咎犯对曰：“服义之君，不足於信；服战之君，不足於诈。君慎之诈而已矣。”君问於雍季，对曰：“焚林而畋，得兽虽多，而明年无复也。乾泽而渔，得鱼虽多，而明年无复也。诈犹可以偷利，而无报。”遂与荆军战，大败之，乃赏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战，咎犯之谋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谋也；咎犯之言，一时之权也。寡人既已行之矣。”

又曰：知伯围晋阳，疵谓知伯曰：“韩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夫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没者三板，臼灶生蛙，人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韩魏之君无喜志而有忧色，是非反何也？”明日，知伯谓韩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韩魏之君曰：“必胜赵而三分其地，今城将胜矣，二家虽愚，不弃美利而佩约为难不可成之事，其势可见也，是疵必为赵说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不解於攻赵也。今君听谗臣之言，而离二主之交，为君惜之。”知伯出，欲杀疵，疵逃，韩魏之君果反。

又曰：白圭之中山，中山欲留之，固辞而去。又之齐，齐王亦欲留之，又辞去。人问其辞，白圭曰：“二国将亡矣，所学者国有五尽，故莫之必忠则言尽矣，莫之必誉则名尽矣，莫之必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辜必亡。中山与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与齐也，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也。其患在不闻也，虽闻又不信也。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

又曰：下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旁邻窥墙而问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曰：“何以知也？”应之曰：“吾闻病之将死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不可吻计谋。吾数谏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国之将亡也。”於是，窥墙者闻其言，则举宗而去之於楚。居数年，楚王果举毙蕙蔡，窥墙者为司马将兵而往，东虏其众，问曰：“得无有昆弟故人乎？”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於此？”应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窥墙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又曰：石乞侍坐。屈建曰：“白公其为乱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无荣，所下士者三人，与已相君臣者五人，所与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为乱？”屈建曰：“此建之所谓乱也。以君子行则可与国家，行过礼则国家疑之，且苟不难下其臣，必不难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将为乱也。”处十月，白公果乱也。

又曰：韩昭侯作高门，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门。”曰：“何也？”曰：“不时。吾所谓不时者，非时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尝利矣，不作高门。往年秦拔宜阳，明年大旱民饥，不以此时恤民之急也而顾反益以奢，此谓福不重至，祸不重来者也。”高门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门矣。

又曰：田子颜自大术至乎平陵城下，见人子问其父，见人父问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闻行於内，然後施於外，子颜欲使其众甚矣。”后果以平陵叛。

又曰：晋人已胜知氏，归而缮甲治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晋人胜知氏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而缮甲兵，其以我为事乎？”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吴乎？夫吴君恤民而同其劳，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轻死以从上使，如虑之战。臣登山以望之，见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备之若何？”不听。明年，阖庐袭郢。

又曰：楚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其城郭高，沟壑深，蓄积多，其国宁也。”王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多。是赋敛重，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壑深，则民力罢矣。”兴毙蕙之，遂取陈。

又曰：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於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鲁许助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於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有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明年，起毙蕙莒，鲁下令丁男悉发，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此之谓也。

又曰：知伯请地於魏宣子，宣子不与。任增曰：“何为不与？”宣子曰：“彼无故而请地也，吾是以不与。”任增曰：“彼无故而请地者，无故而与之，是重欲无厌也。彼喜，必又地於诸侯；不与，必怒而伐之。”宣子曰：“善。”遂与地。知伯喜，又地於赵，赵不与。知伯怒，围晋阳，韩、魏合赵而反知氏，知氏遂灭。

又曰：楚庄王与晋战，胜之。惧诸侯之畏己也，乃筑为五仞之台。成而觞诸侯，诸侯请为觞，皆仰而曰：“将将之台，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於是远者来朝，近者入宾。

又曰：吴王夫差破越，又将伐陈，楚大夫皆惧，曰：“昔阖闾能用其众，故伐我於柏举，今闻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胡不相睦也？无患吴矣。昔阖闾食不二味，处不重席，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亲戚乏困而供之；在军，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尝者卒乘必与焉，是以民不罢劳。今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具，玩好必集，珍异是聚。夫差元自败已，焉能败我？”

又曰：吴请师於楚以伐晋，楚王与大夫皆惧，将许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己，故示我不病。请为长毂千乘，卒三万，与分吴地也。”庄王听之，遂取东国。

又曰：阳虎为难於鲁，走之齐，请师攻鲁，齐侯许之。鲍文子曰：“不可也。阳虎欲破齐师，齐师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奋其诈谋。夫虎有宠於季氏，而将季孙以不利鲁国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鲁，滋阳虎所欲倾覆也。鲁免其疾而君收之，无乃害乎齐？”君乃执之，免而奔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之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后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焉。

《孔丛子》曰：赵间魏将以求亲於秦，子顺谓赵王曰：“此君之下吏计过也。比目之鱼所以不见得於人者，以偶视近而俱走也。今秦兼吞天下之志，不忘侧息也。赵、魏与之邻接，而强弱不敌，所以不敢图并赵、魏者，徒以二国并力周旋。今无故自离，以资强秦，天下拙谋无过此者。夫连鸡不能互栖，亦犹二国构难不能自免於秦也。愿王熟虑之。”赵王曰：“敬受教。”

又曰：韩与魏有隙，子顺谓韩王曰：“昭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贤相也。韩与魏仇敌之国，而侯执圭见梁君者，非好卑而恶尊，虑过而计失也。与严敌为邻，而动有灭亡之变，独劲不能支二难，故降心以相从，屈已以求存也。申不害虑事而言，忠臣也；昭侯听而行之，明君也。今之韩弱於始之韩，今之秦强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旧好，以区区之众，居二敌之间，非良策也。齐、楚远而难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远，是虚名自累而不知近敌之困者也。为王计者，莫如除小忿全大怒也。吴、越之人，同舟济江，中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右手，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韩王曰：“善。”

卷四百五十一　人事部九十二

谏诤一

《尚书》云：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毛诗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礼记》曰：为人臣之礼，不显谏。（显，明也。谓明言其恶，不几微言。）三谏而不听则逃之。（逃，去也。君臣有义则合，不义则离。）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至亲无去，至在感动之心。）

又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

又曰：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尸谓不知人事无辞让者。）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迩，近也。和为和君臣事也。宰，主治百官也。）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谏，谓言其过于外。）

《左传》曰：卫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昔谏曰：“臣闻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魏献子为政，以魏戊为梗阳大夫，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其狱上。大宗赂以女乐。（讼者之大宗也。）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汝宽曰：（二子，晋大夫魏子之属。）“主以不贿闻於诸侯，若受梗阳人，赂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台二大夫食。）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惟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对曰：“昨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昨饮酒醉，故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属，足也。小人二子自谓小人腹饥，则恐食之不足，厌饱则恐君亡。君子居尊，官食重禄，而知不足，故愿以其腹为君子之心。）
又曰：公将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君不举焉。（材谓皮革、齿牙、骨角。）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
又曰：宋华督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纳于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夫德俭而有度，升降而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太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周内史闻之曰：“臧孙达其有後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
又曰：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太伯，使其後掌之。（其后，鬻拳之孙。）
又曰：庄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朝以正班爵之义，师长幼之序，行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狩，（有四方也。）以大习之。（大习会朝之礼。）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後嗣何观？”公不听。
又曰：丹桓宫之楹，（丹雕桓宫桓公庙楹谓之柱。）刻其桷，（经书刻桓宫桷。桷谓之榱。榱，椽也。）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御孙谏曰：“男贽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执玉，至诸侯世子、附庸孙孤执帛也。）小者禽鸟，（□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以章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榛，小栗也。修，脯也。虔，敬也。皆取名以示敬也。）今男女同贽，是无别也。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由夫人乱之，无乃不可乎？”

又曰：晋侯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辅，颊辅也。车，牙车也。）

又曰：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避丸。宰夫而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之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士季曰：“谏而不入，则莫之继也。会请先，不入则子继之。”三进，及ニ，而後视之。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犹不改。宣子骤谏，公患之。

又曰：晋师为楚所败，师归，桓子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师三日，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是晋再胜而楚再败也。楚以是再世不竞。今天或者大警晋也，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其无乃久不竞乎？”

《梁传》曰：陈灵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孙宁、仪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戏于朝。泄冶闻之，入谏曰：“使国人闻之则犹可，使仁人闻之则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杀之。

《周礼口地官》！保氏：掌谏王恶。（谏者以礼义正之。）

《论语》曰：事父母几谏。

《孝经》曰：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史记》曰：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言，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代。”

又曰：赵高亲近胡亥，曰：“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杀之。”子婴谏曰：“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令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胡亥弗听。

又曰：赵肃侯游大陵，出于鹿门。大夫戊午扣马谏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而谢之。

又曰：秦夷郡县城，销兵刃不复用，不立子弟为王、功臣无为诸侯者，使後无攻战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仆射周青臣等，颂称始皇威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人淳于越进谏曰：“臣闻之，殷、周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又曰：沛公入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张良曰：“夫秦无道，故沛公得至此矣。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灞上。

又曰：高帝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上曰：“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吕后与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必废嫡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高帝曰：“公罢矣，吾直戏耳！”叔孙通曰：“太子天下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戏！”

又曰：司马相如尝从上至长杨猎。是时天子方好自击熊彘，驰逐野兽。相如上疏谏曰：“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故力称乌获，捷言庆忌，勇期贲、育。臣之愚，以为人诚有之，兽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险阻，射猛兽，卒然遇轶材之兽，骇不存之地，犯属车之清尘，是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也。”

又曰：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左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大甚。苏从乃入谏，王曰：“若闻令乎？”对曰：“煞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

又曰：孙叔敖病且死，属其子曰：“我死必贫困，往见优孟，言我孙叔敖子也。”居数年，其子穷困，负薪逢优孟，与言曰：“我，孙叔敖子也。父且死时，属我贫困往见优孟。”孟曰：“若无远有所之。”即为叔敖衣冠，抵掌谈语。岁馀，像孙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别也。庄王置酒，优孟前为寿。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复生也，欲以为相。优孟曰：“请归与妇计之，三日而为相。”庄王许之。三日，优孟复来。王曰：“妇言何？”对曰：“妇言慎无为楚相。孙叔敖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以得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於是庄王谢优孟，乃召叔敖子，封寝丘侯四百户，以奉其祠。

又曰：优旃者，秦倡侏儒也。二世立，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光荡荡，寇来不得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於是二世以其故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帝壮时，号之曰大乳母。所言未尝不听。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于中，上不忍致之法。有司徙乳母于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步疾数顾。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乳母而活耶？尚何还顾？”于是人主怜悲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

又曰：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汉书》曰：上朝东宫，赵谈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之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馀同载？”于是上笑，下赵谈。谈泣下车。

又曰：吴王谋反，枚乘谏曰：“夫举吴以訾于汉，譬由虻苘之脯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也。”

又曰：南越自相攻，上欲救之。淮南王上书曰：“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水险。中国之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夫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子孙相保，陛下之德也。陛下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烦一战，而威德并行。”

又曰：王吉，字子阳，为昌邑中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口倦乎叱咤，手苦于辔捶，身劳乎车舆；朝则冒霜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侵薄。以软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夫广厦之下，细毡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後，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徒衔橛之间哉！”

又曰：鲍宣每居位，尝上书谏：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也；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厝，诚难也。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毫毛，岂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

又曰：龚遂，字少卿，山阳人。以明经为昌邑郎中令，事王贺。王动作不正。遂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国中皆畏惮焉。王尝与骝奴宰人游戏饮食，过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遂曰：“臣痛社稷之危也！”

又曰：张敞为胶东相，王太后数出游猎，敞上书谏曰：“臣闻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曲；楚庄好畋猎，樊姬为不食鸟兽之肉。口非恶芳甘，耳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憎丝竹也，所以抑心意，绝嗜欲，将以帅二君而全宗祠也。礼，君母出门则乘辎，下堂则从傅姆，进退则鸣玉佩，内饰则结绸缪。此言尊贵所以自敛制，不纵恣之宜也。惟观览往古，令后姬有所则。”书奏，后不复出。

又曰：成帝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奢大。刘向上书谏曰：“阖庐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秦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固三泉，高五十馀丈，周五里，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量。工匠计以万数。数年之间，被项羽之灾，离牧竖之祸。丘垄弥高者，发掘必速。窃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从。

又曰：王莽新即位，恃府库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将率，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莽将严尤谏曰：“周宣存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譬犹蚊虻之螫，驰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治兵，轻粮深入远戍，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罢耗，匈奴亦创，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馀里，转输之所行，起于负海，疆境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莽不听，转兵穀如故，天下骚动。

又曰：王莽新即位，立威而穷追匈奴，莽将严尤谏曰：“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此一难也；不能奉军粮，二难也；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此四难也；辎重自随，虏徐遁逃，五难也。功必不成。”莽不听。

又曰：成帝时，王氏擅权，群臣莫敢言，梅福上书谏曰：“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此高祖所以无敌于天下也。”

又曰：梅乘上书谏吴王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泉，虽甚愚之人，犹知其绝也。”

又曰：谷永上疏谏成帝曰：“臣闻三代之所以陨社稷，皆由妇人与群恶，愿陛下追观夏、商、周、秦所失也。”

又曰：伍被楚人，谏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因流涕而起。

卷四百五十二　人事部九十三

谏诤二

《汉书》曰：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坐，郎署袁盎却慎夫人坐。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以同坐哉！独不见人彘乎？”於是上乃悦，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盎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玄帝时，左将军史丹护太子家事。竟宁玄年，上寝疾，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曰：“皇太子以长立，积十馀年，名号系于百姓。今者道路流言，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应劭注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

又曰：项羽发使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沛公怒，不许。萧何谏曰：“虽汉中之恶，犹不愈於死乎？”王曰：“何为乃死也？”何曰：“今众不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俟？《周书》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天汉，其称美乎？夫能屈一人之下而于申万乘之上者，汤武是也。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人，致英杰，收巴蜀，定三秦，天下之事可图也。”汉王善之，遂之国。

又曰：周昌，沛国人，高祖时为御史大夫。高祖欲废吕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如意为太子。昌谏之曰：“陛下若废嫡立庶，臣不敢奉诏。”高祖乃止。後太子立，是为惠帝，拜昌为太傅。

又曰：薛广德为御史大夫。玄帝永光中行幸不已，广德乃上书谏曰：“臣窃见关东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驰骋干戈，恣猎于田野。不恤百姓，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与天下同忧乐。”上即日还宫。又帝欲酎祭宗庙，出便门桥欲御楼船。广德乃当车免冠，顿首谏曰：“陛下宜从桥上。”帝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颈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宗庙矣。”帝不悦，先驱光禄大夫张猛前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从桥安，圣主不涉危，不履虚，御史大夫言可用。”上曰：“晓人不当如此。”乃从桥。

又曰：刘向为宗正时，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制发胡、汉兵四万攻郅支单于，斩首傅送京师，名王已下千五百一十八级，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馀人。上议其功，丞相匡衡、石显等，皆以延寿与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不宜加爵土，上欲从之。向乃上疏极谏，文多不载。于是上乃赦汤与延寿等矫制罪，封延寿为义城侯长水校尉，汤为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

又曰：贡禹，字少翁，琅琊人。累为谏议大夫。时岁不登，郡国多困，禹乃进谏曰：“今关东诸道，禾稼不稔，江淮浙右，人民流离，父子不保。愿陛下蠲赋税常贡，减太官之食，去角诸戏，废不急务役，速下诏命，以苏疲人。”上悦之，迁禹为御史大夫。禹自治宪司，数陈得失。又言：“官家奴婢十馀万人，税良民以给之，率脂膏以滑之，岁费钜万，于国无益，宜请免为庶人。”从之。又奏：“武帝始临天下，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官私惧乱，盗贼并起，玉石混杂，真伪不分。今欲兴至理，致太平，宜除赎法，以进贤良，则天下治矣。”上大悦，行之。赐禹钱百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辅为谏议大夫。成帝欲立赵婕妤为后，辅疏曰：“今陛下触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岂不畏于天乎？”上怒，使掖庭中缚之。谷永等上书讼之，上乃减死。

又曰：谷永时成帝好微行不止。永乃谏曰：“陛下弃万乘之至尊，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业，使供卫之臣执干戈守其空宫，使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忽有变，将奈社稷何？”帝敛容而止。

又曰：耿育。关内侯陈汤被谗夺爵，黜之敦煌郡。育上书诤曰：“陈汤昔年讨绝域不羁之君，雪国家累年之耻，自古及今，安有比哉？今被谗黜，老弃敦煌，复为遗虏所笑，诚可痛哉！至今奉使外夷者，未尝不陈以郅支之诛夷以扬汉国之威棱，岂可以授人之功，弃人之身，开幸门路，快谗佞者乎？”帝遂诏汤还京师，复旧爵。

又曰：郑崇，字子游，高密大族。哀帝时为尚书仆射，数见谏诤，陈得失。每奏事，尝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崇每以董贤贵宠过度陈谏，由是得罪。上因责崇曰：“君门如市，何乃欲禁切主上用人乎？”崇曰：“臣门如市，臣心如水矣。”

又曰：朱口，成帝封诸舅王凤等五人同日为侯，倾坏朝政，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见诛，安昌侯张禹以违任事。口为槐里令，颇衔之。乃谏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君，下不能益人，皆尸禄耳，不可以事君。臣请尚方剑，断佞臣头一人以励其馀。”上问曰：“谁也？”口曰：“张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讪上，庭辱师傅，罪死不赦！”御史将下，云攀折殿槛，大呼曰：“臣愿得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免事桀纣之主，死不恨矣！”将军辛庆忌叩头流血，极谏得免，所司理槛。帝曰：“勿理，以旌直臣。”

又曰：王弘为侍中，哀旁宠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事。是时，贤年二十二，上置酒与贤父亲属宴饮。上放酒，从容视贤而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时弘在坐，进谏曰：“昔周成戏以桐叶封弟叔虞于晋，周公入曰：天子无戏言耳。今天下乃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以藩王入奉嗣孝成皇帝，後当承宗庙傅子孙于无穷，岂得以戏言将高祖社稷输人耶？”上默然不悦。终以失旨贬为郎署。

又曰：郅都，景帝时为中郎，敢直谏，面折大臣于朝。尝从上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郅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伏上前曰：“一姬死，更一姬进，天下所少，宁贾姬乎？陛下纵自轻，奈宗庙太后何？”上还，彘亦不伤贾姬。太后闻嘉之，赐都金百斤，上亦赐金百斤。

又曰：梅福上书谏成帝曰：“天下民有上书求见者，辄使诣尚书问其所言，谏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赐以一束之帛。若此，天下之士发愤懑，吐忠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谋日闻于上，天下条贯，国家表里，烂然可睹矣。”
又曰：哀帝时杜钦谏曰：“臣闻非仁无以广施，非义无以正身。今汉承周秦之弊，宜抑文上质，表实去伪。臣窃有所忧，言之怫心逆旨，不言则增渐日长，为祸不细。”
《续汉书》曰：张子孝，平陵人。性矜严，非礼不动。遇妻子若严君，三辅以为仪表，人或谓之诈。子孝曰：“我诚诈也。人皆诈恶。我独诈善，不亦可乎！”为光禄谏正，常乘白马。上每有异政，辄言白马生且复谏矣。
又曰：吴，字季英，陈留人。父恢，南海太守佑年十二，随恢到官，欲以青简写尚书章名，谏曰：“今君逾江湘，越五岭，僻在海滨，风俗虽陋，然多珍玩，上为朝廷所疑，下为权戚所望。此章若成，载必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邀名。嫌疑之戒，愿留意焉。”恢抚其背曰：“吴氏世不乏季子者。”
《後汉书》曰：陈蕃为太尉。桓帝末，朝纲失序，封赏逾制，蕃上疏谏曰：“臣闻诸侯上象七曜，下应九土，以藩屏王室。高祖非功臣不侯，今宠臣以非义受邑，左右以无材傅赏，守位不料其德，列土那纪其功，乃至一门之内侯者数人，後宫之中数千采女，肉食锦衣、脂油粉黛不可胜计。鄙谚曰：盗不入五女之门，以贫人家也。今後宫之女岂不贫以人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忧怨之感，以致兵革水旱之因也。”上知之而不能用，为佞所害。
又曰：申屠刚，字巨卿，茂陵人。累迁尚书令。帝尝欲出游，刚以陇蜀未平，不宜宴逸。谏不听，乃以头轫乘舆，帝遂止。
又曰：王尊为隗嚣将，世祖遣来歙往谕之，嚣不从命而执之，欲杀害。尊谏曰：“臣闻为国者慎器与名，吻家者畏怨重祸，慎名器则下服其命，轻怨祸则上受其殃。今将军遣子质汉，内怀他志，名器逆矣，而更谋诛其使，怨祸结矣。古者烈国兵交，使在其间，所以兵贵和而不任战者，何况承王命藉重质而犯之哉！且来歙虽单车远使，而汉帝之外兄，害之无损于彼，灭之有害于吾。昔宋执楚使者，有折骸易子之祸，小国犹不辱，况万乘之主乎？”遂不敢害，以礼遣之。
又曰：张敏，字伯达，河间莫邝 人。累为尚书，建初中，有侮辱人父者，而子杀之，肃宗贷其死刑，时定其议，敏议曰：“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死。若开相容恕，著之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今欲趋生，反开杀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记曰：利一害百，民去其郭。王者承天地，顺四时，法圣人，从经律。愿陛下留意下民，考寻利害，天下幸甚。”从之。
又曰：爰延，字季平，外黄人。性质直，迁侍中。帝游上林苑，从容问延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何如主也？”对曰：“为汉中主。”帝曰：“何与言之？”对曰：“尚书令陈蕃任事即治，中常侍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以为非。”帝曰：“呜呼，昔朱□庭折栏槛，今侍中面称朕过，何代无奇人哉？敬闻命矣。”

又曰：杜根，字伯坚，颍川人。永初玄年，为郎。时和喜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与同舍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令盛根于囊，殿上武士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素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覆，根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免。

又曰：李□，字行祖，甘陵人，为白马令。众灾频降，□素刚直，忧国将危，乃露布上书直谏。帝怒，遂下黄门北寺狱，五官掾杜众伤□以忠谏获罪，上书愿与□同日死。诏下廷尉，皆死狱中。

又曰：陈琳为丞相府主簿。灵帝时，朝纲失序，政在宦官，尚书何进谋於袁绍曰：“晋赵鞅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恶，今阉竖弄权，可谓蔓草也，盍萌而剃之。”琳谏曰：“《易》称即鹿无虞，谚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之大事，其可以诈立乎？今明公总皇威，权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此犹鼓洪炉而燎毛耳！夫违经合道，天人所慎，而反委释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会，强者为雄，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无成，为祸阶矣。”进不听。遂召前将军太原守董卓，卓未至，卒为祸乱，而进亦为宦官所杀。

又曰：铙期重于信义，在朝廷，忧国忧主，其有不得于心，犯颜谏争。帝尝轻与期门近出，期顿首车前曰：“臣闻古今之戒，变生不意，诚不愿陛下微行数出。”帝为之回舆而还。

又曰：桓帝时，有上书宜改铸大钱，刘陶上议曰：“伏读铸钱之诏，平轻重之义，盖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于民饥。窃见比年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柚空于公私之求，野无青草，室如悬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盐之事，岂谓钱之铢两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饮，饥无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人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

又曰：刘陵，字孟高，豫章人。为侍中。车驾出祠南郊，陵参乘，上起早升舆眠，陵跪曰：“陛下为万乘之主，升舆宜正立，虽早，严欲寝不当。上为天地灵，下为百姓观睹。”上愧色曰：“敬受侍中斯言。”以後为式，更自整顿。

谢承《後汉书》曰：延笃，字叔固。孝桓皇帝拜侍中，自在机密，常见进纳。上数问政事得失，以经义古典，默谏帷幄，言不宣外。

又曰：李膺等党事下狱，陈蕃上疏极谏，曰：“臣闻圣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於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由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之，君为玄首，臣为股肱，同体相须，共成美恶者。伏见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无点，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臣位列台司，忧深责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不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帝讳其言切，托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又曰：陈蕃谏桓帝曰：“故皋陶戒舜无畋游，周公戒成王无般于游田。虞舜、成王犹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时，尚宜直节，况当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而兵戎未戢，四方离散，是陛下焦心毁颜，坐而待旦之时也。岂宜扬旗耀武，骋心舆马之观乎！”

卷四百五十三　人事部九十四

谏诤三

《东观汉记》曰：上将自击彭宠，伏惠公谏曰：“臣闻文王享国五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宾。陛下承大乱之极，出入四年，中国未化，远者不服，而远征边郡，四方闻之，莫不怪疑。愿思之。”

又曰：郅恽为上东城门侯。上尝夜出，还，拒关，诏开门欲入，恽不纳。上令从门间识面。恽遂不开。明日，恽上书曰：“昔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万民惟忧。而陛下远猎山林，以夜继昼，其如社稷宗庙何？诚小臣所窃忧也。”由是上特重之。

又曰：第五伦为司空，奉公不挠，言事无所依违，诸子谏止，辄叱之。每上封自作草，不复示掾吏。或民奏记言便宜，便封上。

又曰：明帝时决狱多近于重，尚书陈宠上疏谏曰：“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故古贤君君叹相重式者，重刑之至也。

又曰：帝时伐匈奴，鲁恭上疏谏曰：“窃见窦宪、耿秉，衔使奉命，暴师于外。陛下亲劳，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边陲，为民除害。臣思之，未见其便。数年以来，民食不足，国无积，盛春兴，扰动天下，妨废农时，以事夷狄，非所以垂意于中国，悯念民命也。”

又曰：日蚀，司徒丁鸿上疏曰：“臣闻《春秋》日蚀三十六，而弒君三十六，变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观古及汉倾危之祸，靡不由世位擅宠之家。伏见大将军，刺史二千石初除谒辞，求通待报，虽奉玺书，受台敕，不敢去，至数十日。背公室，向私门，此乃上威损，下权盛。外附之臣，依托权门，谄谀以求容媚，宜诛之。”

又曰：窦宪为车骑将军，辟崔る为掾。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る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宪擅权骄恣，る数谏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る为主簿，前後奏记数十，指切长短。宪不能容，稍疏之，因察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弟，出为岑长。る自以远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归，卒于家。
又曰：杨赐，字伯献，代刘为司徒，帝欲造毕圭灵昆苑，赐上疏谏曰：“窃闻使者并规度城南民田，欲以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驱之礼，薪菜刍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开鸿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约，以合礼中。狡ヵ规郊城之地，以为苑圃，广坏田园，废居民，畜禽兽。殆非所谓保赤子之义。”
又曰：光和中，有虹霓昼降嘉德殿，上引杨赐等入金商门问以祥异。对曰：“按《春秋谶》曰：天投霓，恐海内乱。加四百之期，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妾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而今缙绅之徒委伏畎亩，口诵尧、舜之言，身蹈绝俗之行，亡捐沟壑，不见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处。”
又曰：白马令李□。桓帝诛大将军梁冀，而中常侍单超等五人皆以诛冀功并封列侯。又立掖庭民女亳氏为皇后，数月间，后家封四人，赏赐巨万。时地数震裂，众灾频降。□素刚，忧国，乃露布上书，移三府，曰：“孔子曰：帝者，谛也。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令日损，是帝欲不谛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送□黄门北寺狱，死。
《魏志》曰：辛毗，字佐治，颍川人。帝践祚，为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民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耶？”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而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为之希出。
又曰：太祖讨张鲁，东还时有将军许游拥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怒，先欲讨之。群臣多谏，太祖横刀于膝，作色不听。缪袭入，欲谏，太祖逆之曰：“吾计以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耶？虽成宜败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闸乎？”太祖曰：“许游慢吾，何言可致乎？”袭曰：“臣闻千石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钧之钟，不以蓬勹起音，今区区之许游，何足以劳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抚游，游即归服。
又曰：贾诩，字文和。文帝时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当屏除左右问诩，诩默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曰：文帝频出游猎，或昏夜还宫。王朗上疏曰：“夫帝王将行，则设兵而後登舆，清道而後奉引。所以显至尊，务戒慎也。近日车驾及昏而反，非万乘之至慎也。”
又曰：文帝践祚，以高柔为治书侍御史。时人间数有诽谤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辄杀，而赏告者。柔上疏曰：“宜除妖谤赏告之法。”帝乃下诏；“敢以诽谤相告者，以所告罪罪之。”于是遂绝。
又曰：太祖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高柔谏曰：今置校事既非君上信下之指，又达等数以憎爱擅作威福，宜检治之。“後奸利发，太祖杀之以谢于柔。
又曰：太祖征并州，留崔琰傅文帝于邺。太子仍出田猎，变服易乘，志存驱逐。琰书谏曰：“今邦国殄悴，惠康未洽，惟太子燔翳损衤昌，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
又曰：高堂隆寝疾，口占上疏曰：“臣寝疾病，有增无损，常惧忠款不昭。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绍尧、舜，而蹈桀纣之迹，愿陛下少垂省览。”
又曰：明帝即位，辛毗为廷尉。帝欲平北邙，令登台观，则见孟津。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若九河溢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移，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又曰：明帝时，百姓凋匮，而役务方殷。卫凯上疏曰：“顺止者，爱所由来；逆意者，恶所以至。故人臣皆争顺指，而避逆意。非破家为国、杀身成君者，谁能犯颜色、触忌讳、建一言、开一说哉！”
又曰：《荀传》曰：“时曹公欲灭陶谦，乘胜欲取徐州，而後定吕布。谏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可以胜敌，退可以自守，虽师北身遁者数矣，而终复振成大业也。今将军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东，此实天下之要地，而将军之关河也。若不先定根本，将何以寄诸乎？宜且急收熟麦，以实军资，吕布不足虑也。今舍此而东，未见其便，多留兵则不可胜敌，少留兵则不可固守，且吕布乘虚寇暴，震动人心，纵保数城，非已所有。”操乃从其言，遂破吕布，而平兖州。
《魏略》曰：苏则为侍中。文帝时，人多饥困，而军数出，又兼治宫室；则又数面谏，由此，上颇不悦，其後，出以为河东相。
又曰：时太祖欲征吴，而大雨霖，三军多不愿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谏者，教曰：“今孤戒严，未知所之，有谏者死。”贾逵受教，谓其同僚三主簿曰：“今实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谏也。”乃建谏草以示三人，三人不获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当送狱，教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走诣狱。狱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逵谓狱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职，求缓于卿，今将遣人来察我。”既而复职。

又曰：明帝徙长安钟ね铜人，起土山寺。司徒军议掾河东断邪上书曰：“臣闻古之贞士，尽言于国，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于桀纣，刘辅譬赵后于人婢。天生忠直，虽白刃沸汤，往而不顾者，诚为时主爱惜天下也。建安已来，野战死亡，或门单户尽，虽有在者，遗孤老弱。若今宫室狭小，当大之，犹随时不妨农务，况乃作无益之物，黄龙凤皇、九龙承露盘，玉山渊池也。此皆圣明之所兴，其功参倍于殿舍，三公、九卿、侍中、尚书，天下至德皆知非道而不敢言者，以陛下春秋方刚，心畏雷霆。臣今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发笔流涕，心与世辞。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将奏，沐浴既通，帝曰：“断邪不畏死耶！”主者奏收寻，有诏勿问。

《吴志》曰：张昭少子休，字叔嗣，从中庶子转为右弼都尉。孙权尝游猎，逮暮乃归。休上疏谏戒，权大善之，以示于昭。

又曰：孙权欲废太子和，立亮，尚书仆射屈晃固谏不止。权大怒，牵晃入殿，杖一百。

又曰：孙权任信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後壹奸罪发露，权引咎责躬。

又曰：孙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後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于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何自喻于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杀，皆不得杀。”

又曰：张，字子纲，广陵人。避难江东，委质于孙策。策遣奉章诣许昌。曹公闻策薨，欲伐吴。谏曰：“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有不克，弃好成雠，不如厚礼。”曹公从之。归吴後为长史。权率轻骑将赴敌，谏曰：“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麾下多强暴之勇，三军之众，莫不寒心。”权纳而止。

又曰：吕蒙时为护军，权将欲北取徐州，以广其地。蒙谏曰：“不可。今曹操远在河北，新破二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今徐州将守，恶足言也，往必克之。然地势陆通，四面受敌，今日得之，明日还失，举全吴之众未足守也。不如取关羽，西据荆州，则利尽长江，此上流之势，于国之便，十徐州也。则重关西门，国之固也。”权甚然之，兴师，遂擒关羽而平荆州。

又曰：华，字永先，吴人。上疏谏皓曰：“臣闻之，主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二谓求其吻己劳也，求其吻己死者也。三谓饥者能食之，劳者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息之，功者能赏之。今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主二求已备，民之三望未报。今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绮靡之饰。且美貌者不待华彩以崇好，艳姿者不待文绮以致爱。若极粉黛，穷盛服，未必无鬼妇；废华彩、文绣，未必无美貌也。”皓终不纳。後以惩谴免，数年而卒。

又曰：韦曜，字弘嗣，吴人。本名昭，避晋文讳改之。孙皓立，曜以直谏非一，渐见责怒。皓每飨宴，以七升为限，虽不入口，并浇灌取尽，曜遂见逼。皓辄以为曜与华、薛莹撰《吴书》，皓欲以父和作《帝纪》，曜以和不登帝位，宜作《传》，曜遂被诛。

又曰：贺邵，字兴伯。孙皓时为中书令，领太子太傅。皓凶暴骄矜，邵上疏谏曰：“陛下近宠媚之臣，日闻顺意之辞，海内悼心朝臣失图。”书奏，皓深恨之，竟见杀。

《蜀志》曰：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于人家索得酿具，欲令与作酒者同罚。简雍从先主游，见一男子行道，谓先主：“彼人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对曰：“彼有淫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雍之滑稽凡此类。

又曰：黄权，字公衡。州牧刘璋召为主簿，时别驾张松建议，宜迎先主，伐张鲁。权谏曰：“左将军有骁名，今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等，则一国不容二君。客若有太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闲境，以待河清。”璋不听。

又曰：张松说刘璋交通先主，璋从之，遣法正请先主。璋从事广汉王累自倒悬于州门以谏，璋一无所纳，敕所在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归。

《晋书》曰：《何尚之传》：时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欲兴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

又曰：续咸。伪赵石勒将迁都于邺，咸固谏，勒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迁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表极谏，勒乃悟，停作。赐咸绢百匹。

又曰：孙嵩为王弥长史。弥与石勒有隙，勒常恶之，乃请计于右侯张宾。宾曰：“英雄不并立，宜早图之。”勒于是开宴请弥，弥将行，嵩请谏曰：“石公卑甚言甘，不可信也，愿公勿往，自守保固，恐有专嘱垄孙峻之祸及耳！”弥曰：“石勒一竖子耳，奚能为也？”不听，遂入。酒酣遇害。

又曰：裴玄略事伪秦苻坚，为佥部郎中。坚常以珠玑奇异，弥饰不可胜计，以朝群臣。玄略谏曰：“周卑宫室，庆垂八百；始皇穷极，嗣不及孙。此万古所以傅载也。愿陛下去之，以延洪祚，庆流万代。”坚曰：“非卿忠，何以闻寡人之过。”悉命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游子远仕刘曜。西羌羯叛乱，举兵四十馀万，三辅大震。曜甚患之，欲大兴师伐之，子远谏曰：“足下纳臣愚计，不劳大军，可一月而定矣。且羌夷之叛也，非有大度窥窃神器矣，但迫足下严刑峻网。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犹可安，莫若大赦，释诸逆人。若失官者，悉还之，遽相抚育，听其复业，与人更始。彼生路既开，人情岂有乐祸好乱者也。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无刑辟之惧，以恩信怀之，不降何待矣！纵酋长负罪而不下者，请假臣弱兵五千人，为足下枭之，不劳大军，此可定矣。今贼党既盛，弥川被谷，若临之以兵，恐非岁月而可殄也。此言其术也。”曜大悦，行其计，西方遂平。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颇好游宴。洗马江统等谏曰：“宜咨询保傅，引见宾客，悉得接尽，有增博见益多闻。”

《晋中兴书》曰：江为侍中，时穆宗欲于后园修立池苑，谏以“强贼不灭，宜务军备，当存俭约，以率群下”，上即纳之也。

徐广《晋记》曰：成帝有乳母，经忧艰苦，诏假其名号，顾和谏曰：“保母奉佑，圣躬不遗其勋，第舍供给，已为隆厚，若假以名号，非令典也。书而不法，後嗣何观？”帝乃止。

臧荣绪《晋书》曰：卫，字伯玉，每议及经国，屡形幼稚色，晋祖恐大臣有谏。尝因宴饮，欢醉，手抚御床曰：“此坐可惜！”

《宋书》曰：世祖游幸无度，太后及六宫常乘副车在後，沈怀文与王景文每谏不宜亟出。後同从坐松树下，风雨甚骤。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怀文曰：“独言无从，理相与从之。”江知渊卧草侧，亦谓言之为善。俄而入召俱入雉场。怀文曰：“风雨如此，非圣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怀文所启宜从。”知渊未及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颜竣耶？何以恒知人事。”又曰：“颜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

又曰：何尚之迁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时上行幸，还多侵夜，尚之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伏愿少采愚诚。”上优诏纳之。

卷四百五十四　人事部九十五

谏诤四

崔鸿《前赵录》曰：刘聪将起凤仪殿於後庭，廷尉陈元达谏，聪怒曰：“将营一宫，岂问汝鼠子乎！”将斩之。时在逍遥园，玄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刘后在後堂，密手疏救之，乃解。改逍遥园为纳贤园，季中堂为愧贤堂。

又曰：阉竖王沈等用事，太宰刘易、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玄达诣阙请，固请免沈等官。聪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儿等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聪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坏其表。
又曰：赵染次于新丰东，晋安将军索长安东讨，染有轻敌之色。染长史鲁徽曰：“困兽犹斗，况于国乎？”梁曰：“索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剑也！”师精骑逆，战于城西，败绩。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于是。”乃斩徽。徽临刑，谓染曰：“将军违谋取败，诛忠良以逞过忿，若死而有知，当诉将军于黄泉，使将军不得眠床枕死。”赵染攻北地，梦鲁徽引箭射之，且将攻城，中弩卒。
又曰：石虎驰猎无度，晨出夜归。太子韦傅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虽天生神武，雄据四海，乾坤冥赞，万无所虑者也。然白龙鱼服，有豫且之祸；海若潜游，离葛陂之酷。深愿陛下清宫跸路，思二神为玄鉴，不忘天下之重。”虎省善之，赐以束帛。
又曰：赵明，字显昭，南阳人。虎摄位，拜为尚书，及诛勒诸子，明谏曰：“明帝功格皇天，为赵之太祖，安可以绝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须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迁。贞固之风，时论拟之苏则。
崔鸿《前秦录》曰：苻坚如邺，狩于西山，亲驰射兽，游猎旬馀，昏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若祸起须臾，变在不测者，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坚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
崔鸿《前凉录》曰：张天锡，玄日与嬖亵饮，既不受群僚朝贺，又不朝于永训宫。从事郎中张虑舆榇切谏，不纳。
又曰：张骏宴群臣于闲豫堂，议欲严刑峻制，众咸以为宜。参军黄斌进曰：“臣未见其可。若尊亲犯，令不行矣。”骏性严猛，乃弃几改容，曰：“微黄生，吾不闻过矣。黄生可谓忠之至也。”
《後魏书》曰：高允为中书令，武帝禁封良田，人无农，多游者。允上疏谏曰：“臣少也贱，所知惟田，请以农事言之。夫地方十里，为田三顷六十亩，百里为田三万六十顷。若勤之，则亩增三斗，惰之则亩减三斗。百里之内，损益之率，为粟可知矣。况天下之广乎？若户有私储，则国无阴阳之眚。”上从之，三年而国霸。
又曰：玄昭业为谏议大夫，庄帝将畋洛南，昭业叩马谏止，帝避之而过，後诏劳勉之。
又曰：汝南王悦，字宣礼。性不伦，倜傥难测。无故过杖京兆王愉子宝月，悦国前郎中令北平阳固上疏谏曰：“伏闻殿下乃以小怒过行威罚，诚严训有馀，而慈惠不足。当今主上幼冲，宰辅用事，履冰践霜，兢业犹恐不济，况肆意非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禄，其可得乎？昔龚遂去国，犹献直言，韦孟离朝，不忘本国，况臣忝荷朝私，猥充谬举，伏隶国僚，闻道有岁，敢不尽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悦览之大怒。

《陈书》曰：章华，字仲宗。上疏谏後主曰：“陛下不思先帝之艰难，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宠，惑于酒色，祠七庙而不出，拜后妃而临轩，老臣宿将，弃之草莽，谄佞谗邪，升之朝廷。今疆场日蹙，隋军日至，陛下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游于姑苏矣。”後主大怒，即日斩之。

《隋书》曰：卢恺。武帝在囗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又曰：刘行本，沛人，累迁黄门侍郎。高祖常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进谏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上不顾。行本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所言非，当致之大理，安得轻臣而不顾！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于是敛容谢之。

又曰：苏威见宫中以银为幔钩，因盛陈节俭之美以谕上。上为之改容，雕饰旧物，悉命除毁。上尝怒一人，将杀之，威入卜进谏，不纳。上怒甚，将自出斩之，威当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谢曰：“公能若是，吾无忧矣。”于是赐马二匹，钱十馀万。

又曰：赵绰为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每有奏谳，正色侃然，上嘉之，渐见亲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陛下行尧、舜之道，多存宽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欣然纳之，因谓绰曰：“若更有闻见，宜数陈之也。”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欲相挫耶？”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复上奏切谏，上乃止。

《唐书》曰：虞世南虽容貌懦忄 冗，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常谓侍臣曰：“朕因暇日与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言，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理。”

又曰：孔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太宗尝问曰：“《论语》云：‘以能问於不能，以多问於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以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己之才艺虽多，犹以为少，仍就寡悱小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夫帝王内蕴神明，外须玄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不可测，度不可知。《易》称以《蒙》养正，以《明夷》莅众。若其位居尊极，炫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对。

又曰：刘洎，太宗尝谓侍臣曰：“夫人臣之对帝王，皆顺旨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发问，欲闻己过，卿等须言朕愆失。”长孙无忌、李、杨师道等咸云：“陛下圣人，化致太平，臣等不见其失。”洎对曰：“陛下化高万古，诚如无忌等言。然顷上书人不称旨，或面加穷诘，无不惭退，非奖进言者之路。”太宗曰：“卿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又曰：谷那律迁谏议大夫，尝从太宗出猎，在途遇雨，因问曰：“油衣若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为之，则不漏矣。”意欲太宗弗为猎。太宗大悦，赐帛二百段。

又曰：列薄，贞观中为侍御史。时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范奏弹之。太宗因谓侍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罪万纪？”太宗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独引范谓曰：“何得逆折我？”范曰：“臣闻主圣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尽愚直。”太宗意乃解。

又曰：薛收尝上书谏猎，太宗手诏曰：“览读所陈，实悟心胆，今日成我，卿之力也。明珠兼乘，岂比来言，当以诚心，书何能尽。今赐卿黄金四十铤，以酬雅意。”

又曰：高季辅，授太子右庶子，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特赐锺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又曰：太宗问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舜、禹者十馀人。食器之间，苦谏何也？”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组纂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为然。

又曰：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欲陈谏。及入，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王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皇后，公等以为如何？”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旨，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因左迁遂良潭州都督，後转桂州。未几，贬爱州刺史。

又曰：纳言桓彦范尝上表论中宗时政数条，其大略曰：“昔孔子论《诗》，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关雎》为始，言后妃者人伦之本，理乱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兴，任、姒归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祸阶未嬉，鲁桓灭国，惑以齐媛。伏见陛下每临朝听政，皇后必施帷幔坐于殿上，预闻政事。臣愚历选列辟，详求往代，帝王有与妇人谋及政者，莫不破国亡身，倾继路。且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凌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由是古人譬以‘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易》曰：‘无攸遂，在中馈’，言妇人不得预于国政也。伏愿陛下览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社稷为重，下以苍生在喘拢宜令皇后无往正殿，干预外朝，专在中宫，聿修阴教，则坤仪式固，鼎命惟新。”疏奏不纳。

又曰：中书侍郎袁恕己，以将作少匠杨务廉素以工巧见用。中兴初，恕己恐其更启游娱侈靡之端，言于中宗曰：“务廉致位九卿，积有岁年，若言嘉谋，无足可纪，每宫室营构，必务其侈，若不斥之，何以广昭圣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又曰：德宗尝泛舟鱼藻宫，张水戏，命皇太子升舟。舟具皆饰以金碧丹青，使妇人盛饰操篙楫行舟，光彩映烛，丝竹歌讴俱发。德宗顾谓上曰：“今日如何？”上对曰：“极盛。”退因以奢为谏，德宗不悦。

又曰：杜希全积功至朔方军节度使。尝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德宗深纳之，乃著《君臣箴》以赐之。

又曰：宪宗玄和中，有五坊使犯法，上将宥之，裴度恳论不已。时方征郓冀，上曰：“五坊是小事，今日与卿要商量用兵。”度奏曰：“山东叛逆不过乱数州，五坊使横暴将乱辇下！”上怒起，入，见诸中人，曰：“使我羞见宰相！”遂杀五坊使，京师肃然，天下望风而理。

又曰：镇州王承宗之叛，宪宗将以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吕玄靖与给事中穆质、兵部侍郎许孟容等八人抗论不可。且曰：“承璀虽贵宠，然内臣也。若为师总兵，恐不为诸将所伏。”指喻明切，宪宗纳之，为改使号，然犹专戎柄。

又曰：李绛尝因浴堂北廊奏，违忤上旨，指切时病。及论中官纵恣、方镇进献事宜，上怒甚，厉声曰：“卿所论事，何太过耶？”绛前论不已，曰：“臣所陈，岂臣身之利？是国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处腹心之地，岂可见事亏圣德，致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窃叹，是臣负陛下也。若不顾患祸，尽诚奏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且臣与内官，素不相识，又无嫌隙，只是威福大盛，上损圣明，臣所以不敢不论耳。使臣缄默，非社稷之福也。”上见其诚不回，即怒解，稍慰喻曰：“卿尽节于朕，人所不言，卿悉言之，使朕闻所不闻，真忠正诚节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须如今日。”绛拜恩而退。後教坊忽称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别第妓人，京师嚣然。绛谓同列曰：“此事大亏损圣德，须有论谏。”或曰：“此嗜欲间事。从谏官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疏。”绛曰：“居常诸公尝病谏官论事，此难事即推与谏官可乎？”遂极疏论奏。翌日延英，上举手谓绛曰：“昨见卿状所论采择事，非卿尽忠于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事，此是教坊罪过，不谕朕意，以至于此。朕缘丹王以下四人，院内都无侍者，朕令于乐工中及闾里有情愿者，厚其钱帛，只取四人，四王各与一人。伊不会朕意，便如此生事。朕今已科罚，其所取人，并放归。若非卿言，朕宁知此过矣？”

又曰：白居易为右拾遗，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词情切至。既而又罢河北用兵，凡数千言，皆今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惟谏承璀事稍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

又曰：柳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玄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於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翰林侍书学士，迁左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唐穆宗便殿对六学士，上语及汉文恭俭，帝举袂曰：“此浣濯者三矣。”学士皆赞咏帝之俭德，惟公权无言，帝留而问之，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时周墀同对，为之股栗，公权词气不可夺。帝徐谓之曰：“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臣风彩，却受卿谏议大夫。”翌日降制，以谏议知制诰，学士如故。

又曰：郑覃。穆宗不恤政事，喜游宴，即位之始，吐蕃寇边，覃与同职崔郾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来，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今蕃寇在境，缓急奏报，不知乘舆所在。臣等忝备谏官，不胜忧惕，伏愿稍减游从，留心政道。伏闻陛下晨夜昵狎倡优，近习之徒，赏赐太厚。凡金银货帛，皆出自生灵膏血，不可使无功之人，滥沾赐与。纵内藏有馀，亦乞用之有节，如边上警急，即支用无缺。免令有司重敛百姓，实天下幸甚。”帝初不悦其言，顾宰相萧亻免曰：“此辈何人？”亻免对曰：“谏官也。”帝意稍解。

又曰：刘栖楚。敬宗即位，畋游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额叩龙墀出血，苦谏曰：“臣历观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已来，放惰嗜寝，乐色忘忧，安卧宫闱，日晏方起，西宫密迩，未过山陵，鼓吹之声，日喧于外。伏以宪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长君，恪勤庶政，四方犹有叛乱。陛下运当少主，即位未几，恶德布闻，臣恐福祚之不长也。臣忝谏官，致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有此，请碎首以谢！”遂以额叩龙墀，久之不已。帝相李逢吉出位宣曰：“刘栖楚休叩头，候进旨。”栖楚捧首而起，因便陈论，磕头见血，上为之动容，以袖连挥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中书侍郎牛僧孺从宣示而出，敬宗为之动容。无何，迁起居郎。

又曰：李程为相。敬宗冲幼，好治宫室，畋游无度，欲于宫中营新殿，程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以慈俭化天下。陛下在谅暗之中，不宜兴作，愿以瓦木回奉园陵。”上欣然从之。

又曰：文宗时魏谟为起居舍人。紫宸中谢，召诫之曰：“事有不当，即须奏论。”谟曰：“言臣顷为谏官，合伸规讽。今居史职，职在记言，不敢辄逾职分。”帝曰：“凡两省官并合论事，勿拘此言。”寻以本官直弘文馆。四年，拜谏议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馆事。

又曰：魏谟仪容魁伟，言论切直，与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规讽，惟谟谠言无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谟绰有祖风，名公子孙，我心重之。”

《汉武帝故事》曰：上性严急，法令峻刻，汲黯谏曰：“陛下不爱才乐士，求之为倦，比得一人，心劳苦神，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资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欲与谁为治乎？”上笑喻之。黯曰：“愿陛下自今已後改之，无以臣愚不知理也。”

田融《赵书》曰：前石数出游猎，每亟驰骋，主簿程琅谏，前石驰逐自若，草木有瓦木，驰马触之，马即死，前石亦危殆，体小不稳，还宫，叹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吾之不善，追之何及。”

段龟《龙梁纪》曰：太常卿杨颖上疏谏吕纂饮酒过度，出入无恒。纂曰：“不有直亮之臣，谁匡邪僻之君也。”纂虽有此言，终不能改。

又曰：吕光龙飞二年，太常乛反叛，乛以笺书招诱杨轨，推为盟主。轨性直，不虑乛之倾危。西河太守程肇谏轨曰：“将军之与吕主，可谓臭味是同，今欲释同，心托异类，背龙头，寻蛇尾，非将军之高算也。”

梁祚《魏国统》曰：吴丞相顾雍谏孙权曰：“公孙泉未可信，後必悔也。”权入禁中，雍後随之，顿首曰：“此国之大事，臣以死争之。”权使左右扶出。

卷四百五十五　人事部九十六

谏诤五

《锺离意别传》曰：孝明帝作北宫，意复谏曰：“顷天旱不雨，陛下躬自敕责，避正殿之荣，今日雨而不濡，岂政有改耶？是天威未消也。愚以为可命大匠止功作诸室，减省不急，以助时气。”奏闻，有诏曰：“朕之不德，敢不如教。”即日中沛然大雨。

《列女传》曰：魏曲沃负者，魏曲沃大夫如耳之母也。（曲沃，邑也。）魏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为太子纳妃，而将自纳焉。负谓如耳曰：“王乱於不别，何故不匡之？”如耳未遇闲，会使於齐，（未遇王之清闲，而受使行也。）负因夷熙门请见，曰：“妾闻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妇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开，（脆窳，不坚固，不宜以邪事开诱也。）是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号，谥所以就之。（号谥，笄嫁之名。）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所以开善遏淫也。节成然後许嫁，亲迎而後随，贞女之义也。今大王为大子求妃而自纳之，此毁贞女之行而乱男女之别，妾恐王之国危也。”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与太子，而赐负粟三十锺。（六石四升曰钟。）

又曰：楚处庄侄者，楚县邑之女也。顷襄王好游观之乐焉。王左右谓王曰：“南游於唐五百里有乐焉。”王将行，侄年十二，王既见，出操帜伏於南郊道傍。王车至，侄举其帜。王使人问之，侄曰：“愿谒隐事於王。”王召之：“子何以成寡人？”对曰：“大鱼失水，有龙无尾；墙欲内崩，而王不视。”王曰：“不知。”对曰：“大鱼失水者，离国五百里也；有龙无尾者，年三十无太子；墙欲内崩王不视者，祸乱且成而王不改。”王曰：“何？”对曰：“王好台榭，而不恤众庶，出入不时，耳目不聪，强奏闻王，左右使王日以滋甚。王不亟反，且及祸，虽悔无逮。”王曰：“善。”命後车载之，立反国。比至，国门已闭，反者已定。王乃发鄢郢之师以击之，仅而得胜，乃立侄为夫人。

《说苑》曰：齐晏子复於景公曰：“朝居严乎？”公曰：“朝居严，则曷害於治国哉！”晏子对曰：“朝居严则下无言，下无言则上无闻矣。下无言则谓之喑，上无闻则谓之聋。聋喑则非害治国家如何！且泰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又曰：秦始皇时，侯生谏。始皇望见侯生，大怒曰：“老虏不良，诽谤而至，乃敢复见我。”侯生曰：“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趋末，人力殚尽尚不知，臣等恐言之无益，而自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赵简子举兵攻齐，令军中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而笑曰：“臣有宿笑。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还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还师而归。

又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将杀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争之，王不许也。王曰：“党，友也，易而言则生，不易而死。”左儒对曰：“臣闻古之士，不枉义以从邪，不易言以求生。”王杀杜伯，而儒死之。

又曰：有能尽言於君，用则留，不用则去，谓之谏。

又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谨，幸郎𠂤，封以为长信侯，为生两子。𠂤专国事，浸益骄奢，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目大叱，曰：“吾乃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之假父也，窭人子何敢乃与我抗。”所与斗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太怒。忌惧诛，因作乱，战咸阳宫，败。始皇乃取四支车裂之，取其两弟囊扑杀之，谏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齐客茅焦乃往，上谒曰：“齐客茅蕉愿上谏皇帝。”皇帝使使者出问：“客得无以太后事谏也？”茅蕉曰：“然。”使者还白曰：“果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往告之，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茅蕉，茅蕉曰：“臣闻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臣所以来者，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人也。”走入白之，茅蕉邑子同食者尽负其衣物行亡。使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来犯吾禁，趋炊镬汤煮之，是安得积阙下乎？趋召之入！”皇帝按剑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蕉不肯疾行，足趣相过耳。使者趋之，茅蕉曰：“臣至前则死矣，君独不能忍吾须臾乎？”使者极哀之，茅蕉至前，再拜谒起，称曰：“臣闻之，夫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不审陛下欲闻之不？”皇帝曰：“何谓也？”茅蕉对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皇帝曰：“何等也，愿闻之。”茅蕉对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或阳宫，有不孝之行；从蒺藜於谏士，有桀纣之治。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所言已毕，乞行就。”乃解衣伏。皇帝下殿，左手接之，右手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愿受事。”乃立焦为仲父，爵之为上卿。皇帝立驾千乘万骑，空左方，自行迎太后或阳宫，归於咸阳。太后大喜，乃置酒待茅蕉，及饮，太后曰：“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

又曰：楚庄王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粮者，大臣谏者七十二人，谏者皆死矣。有诸御己者，违楚百里而耕，谓其耦曰：“吾将入见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闻说人主者，皆闲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持草茅之人耳！”诸御己曰：“若与子同耕而比力也，至於说人主不与子比知矣。”委其耕，入见庄王，庄王谓之曰：“诸御己来，汝将谏耶？”诸御己曰：“君有义之用，有法之行，且已闻之，土负水者平，木负绳者正，君受谏者圣，君筑层台，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衅咎血成通于涂，然且未敢谏也，己何敢谏乎？顾臣愚，窃以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遂趋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将用子之谏。先日说寡人者，其说也，不足以动寡人之心，又危加诸寡人，故皆至而死矣。今子说，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动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诸寡人，故将用子之谏。”明日，令曰：“有能入谏者，吾与为兄弟。”遂解层台而罢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莱乎，无诸御己，讫无子乎！莱乎薪乎，无诸御己，讫无人乎！”

又曰：齐桓公谓鲍叔曰：“寡人欲铸大锺，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敢问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围谭三年，得而不自与者，仁也。吾北伐孤竹，铲令支而反者，武也。吾为葵丘之会，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诸侯抱美玉而朝者九国，寡人不受者，义也。然则文武仁义寡人尽有之矣，寡人之行岂避尧、舜哉？”鲍叔曰：“君好直言，臣以直言对。昔者公子纠在上位而不让，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鲁境，非义也。疆埸之士，上诎於一剑，非武也。侄娣不离里衽，非文也。为不善遍於物不自知者，无天祸必有人害。天处甚高，其听甚下，今君过言，天且闻之。”桓公曰：“寡人有过，子幸记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几有大罪以辱社稷。”

又曰：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綦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犭曷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王曰：“荆台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为绝我游乎？”怒而击之。於是令尹子西驾安车驷马至於殿下，曰：“今日荆台之游，不可不观也。”王登车而拊其背曰：“荆台之游，与子共乐之矣。”步马十里，引辔而止曰：“臣不敢下车，愿得有道，大王肯听之乎？”王曰：“底稍之。”令尹子西曰：“臣闻之，为人臣而忠其君，爵禄不足以赏也。若司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谀臣也。愿大王杀臣之躯，罚臣之家，而禄司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听公，子独能禁我游。後世游之，无有极时，奈何乎？”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愿大王山陵崩也，为陵於荆台。未尝有持钟鼓管弦之乐，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还车，卒不游於荆台，令罢先置。孔子从鲁闻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谏之十里之前，而权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又曰：荆文王得如黄之狗，菌{艹路}之，以畋於口梦，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期年不听朝。保申谋曰：“先王卜以臣为保，吉。今王得如黄之狗，菌{艹路}之，畋於口梦，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之，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匍伏将笞王。王曰：“不免於襁褓，托诸侯矣，愿请变更无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命也。臣宁得罪於王，无负於先王。”王曰：“敬诺。”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细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闻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保申趋出，欲自流，乃请罪於王。王曰：“此不之过，保申将何罪？”王乃变行，打＃申，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黄之狗，折菌{艹路}之，逐舟之姬，务治乎荆。兼国三十，令荆国广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极言之功也。萧何、王陵闻之，曰：“圣主能举先世之业而以成功名者，其惟荆文王乎！故天下誉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为法。”

又曰：晋平公使叔向聘於吴，吴人拭船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绣衣豹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对曰：“君为驰底之台，上可以发千兵，下可以陈钟鼓，诸侯闻君者亦曰：奚以敬台？奚以敬民？所敬各异也。”於是平公乃罢台。

又曰：齐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请数之以其罪，乃杀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烛邹数之景公前，曰：“汝为君主鸟而亡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二罪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三罪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景公曰：“止。”勿杀而谢之。

又曰：齐景公正昼被，乘六马，御妇人以出正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不朝。晏子赌裔敖而问曰：“君何故不朝？”对曰：“昔者君正昼，被，乘六马御妇人出闺，刖跪击其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公惭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公见曰：“昔者寡人有罪，被，乘六马以出正闺，刖跪击马而反之曰：尔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赐，得率百姓以守宗庙，今见戮刖跪，以辱社稷，吾犹可以齐於诸侯乎？”晏子对曰：“民无直辞，上有隐恶；民多讳言，君有骄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辞；君上好善，民无讳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直辞，是君之福也。故臣来庆。请赏之，以明君之好善；礼之，以明君之受谏。”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于是刖跪倍资，时朝无事。

又曰：景公饮酒，移於晏子家，前驱报门曰：“君至。”晏昨；朝衣，立於门曰：“诸侯得微有谏乎？国家得微有事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及夫子乐之。”晏子对曰：“布荐席、陈篮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於司马穰苴之家。”前驱报门曰：“君至！”司马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门曰：“诸侯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对曰：“布荐席、陈篮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公曰：“移於梁丘据之家。”前驱报门曰：“君至！”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者，何以乐吾身。”圣贤之君皆有益友，无偷乐之臣，景公弗能及，故两用之，仅得不亡。

又曰：吴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闻之，为书谏王。其辞曰：“君王之外臣乘，窃闻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户之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王诸侯。汤、武之地方不过百里，上不绝三光之明，下不伤百姓之心者，有王术之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诛以直谏，故事无废业而功流於万世也。臣乘愿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臣不能用也，臣乘愿大王听臣乘之言。夫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之无极之高，下垂之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且犹知哀其绝也。马方骇而重惊之，系方绝而重镇之；系绝於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其出不出，间不容。诚能用臣乘言，以百举必脱。必若所欲为，危於累卵，难於上天；变所欲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极天命之寿，弊无穷之乐，保万乘之势，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乃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难，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生有畏其影而恶其迹者，乃背而走，无益也，不如就阴而止，影灭迹绝。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欲汤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扬之，无益也，不如绝薪止火而已。不绝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犹抱薪救火也。”“故武王谔谔而昌，纣嘿嘿而亡。君无谔谔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亡可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无亡国破家、悖父乱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妇、绝交败友者也。”

又曰：《易》曰：“王臣謇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謇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欲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君有过失者，危亡之萌也。见君之过失而不谏，是轻君之危亡也。夫轻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为也。三谏而不用则去，不去则亡身，之身者仁人所为也。是故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戇谏，五曰风谏。孔子曰：“吾其从风谏。”夫不谏则危君，固谏则危身，与其危君，宁危身，危身终不用，则谏亦无功矣。知者度君权时，调其缓急而处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为危身，故在国而国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陈灵公不听泄治之谏而杀之，曹羁三谏曹君不听而去，《春秋》序义虽俱贤，而曹羁合礼。

卷四百五十六　人事部九十七

谏诤六

《周书》曰：微子开者，纣之兄也。纣不道，数谏不听。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决，乃问太师箕子，少师比干曰：“纣湎於酒，妇人之言是用，若涉水无津涯。”箕子曰：“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治，不如去之。”琨乃为象床。箕子曰：“彼为玉床，则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为人臣者，谏不听，是彰君之恶。”乃被佯狂。比干曰：“君有过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矣。”乃直言谏。纣怒，刳视其心。微子曰：“父有过，三谏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许绾。魏襄王欲为中天之台，诫曰：“敢谏者死。”绾乃负操捶而入曰：“臣闻大王将为中天之台，愿加一力焉。”王曰：“何也？”对曰：“臣闻天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高七千五百里，基址当广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大王必欲为之，先起兵以伐诸侯，及四夷尽有，地乃足矣。然以林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输，当给其外，乃可以作。”襄王默然，无以应之，乃罢。

又曰：段规。知伯请地於韩康子，康子欲勿与，规谏曰：“不可。夫知伯之为人，好利而骜，复来请地而勿与，则必简 x 於我矣。若与之，彼又地於他国，他国不听，必向之以兵。然则，与可以免於患，而待事之变。”康子曰：“善。”因使使者封万家之县一与知伯，知伯大悦。复请地於赵，不与，果阴约韩、魏而伐，围晋阳三年。後韩、魏应之，遂灭知伯。

又曰：田婴，齐宣王弟，封靖郭君於薛。婴自威王以来，任职有功，故封之。靖郭君婴将城薛，客多谏者。婴谓谒者，有谏者勿通。於是人有请见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若过三言，臣则请烹。”靖郭君见之，客趋进，曰：“海大鱼。”因返走。君不解，曰：“更言之。”客对曰：“君夫不闻海大鱼乎？网不能止，钓不能牵，忽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齐，亦君之水也。若长有齐，奚以薛为？君若一旦失齐，虽隆薛之城到天，犹无益也。”君曰：“善。”遂不城薛。

又曰：不幸，不闻其过。福在受谏，基在爱民，固在亲贤。

《战国策》曰：齐王有幸臣九人，九人欲伤安平君田单。田单之与王，君臣无礼，阴结诸侯之雄俊，其意欲有为也。貂勃从楚来，王觞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单。”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恶得此亡国之言乎？人臣之功岂有厚於安平君乎？”王乃煞九子，益封安平君。

又曰：先生王蜀造门而歌，欲见於宣王，宣王使谒者延入。王蜀趋见王为好势，王趋见蜀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还报，宣王因趋而迎之於门，与入。曰：“寡人闻先生直言正谏不讳。”王蜀曰：“生於乱世，事乱君，焉敢直言正谏？”宣王忿然作色，不说。有间，王蜀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天子受籍，立为方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说，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王蜀曰：“先君好马、好狗、好酒、好色，王亦好之，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当今之世无士，寡人何好？”蜀谓王曰：“世无骐骥耳，王驷已备；世无东郭韩、卢氏之犬，王走犬已备；无毛嫱、西施之妓、王宫已充。王亦弗好士也，何患无士？”

《战国策》曰：赵旦伐燕，苏代为燕王谓赵惠王曰：“今者来，过川，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掩其啄。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将为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见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父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交，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惠王曰：“善。”乃止之。

又曰：赵太后新用事，秦急征之。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太臣强谏。太后谓左右：“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右师触龙言愿见太后，盛气而须之。入而徐趋，曰：“老臣贱息舒旗，最少，不肖。而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太后敬诺，问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少子。”对曰：“甚於妇人。”太后曰：“妇人异甚！”对曰：“左右臣窃以为姁之爱燕后，贤於长安君。”曰：“过矣。”“媪之送燕后，时祭祠则祝之曰：必不使反。岂非计长久为子孙相继为王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惟君所使之。”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

《补逸礼传》曰：卫灵公之时，蘧伯玉贤而不用，弥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鱼患之，数言蘧伯玉贤而不听，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死则治丧於北堂，吾生不能进蘧伯玉而退弥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当成礼，而致尸於北堂於是足矣。”灵公往吊，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灵公，灵公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进之，召弥子瑕而退之，徙丧於堂，成礼而後去。卫国以治，史鱼之力也。史鱼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

《孝经援神契》曰：三谏，待放，复三年眷眷所以者，臣为君谏，若言有过而放矣。所谏事遂以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耳。事以行，灾咎将至，无为留之。臣待放於郊，君不绝其禄者，亦不欲去。道不合，故去耳。以其宗庙，赐之环，即还之，则去。

《国语》曰：周灵王二十二年，、雒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曰：“不可。晋闻古之长人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

《国语》曰：吴伐越，越王令诸稽郢行成於吴，曰：“君王不以鞭使之，而辱军士，使寇令焉。（若御寇之号令。）勾践请一介嫡女执箕帚，一介嫡男奉盘，（，沃器也。）以随诸御，春秋贡献，不懈王府。谚曰：狐埋之而狐之，是无成功也。今大王既封植越国，而又刈之，（刈，斩。）是无劳也。”吴王曰：“吾将许越，谢成。”申胥（申胥，楚臣五员）谏曰：“不可许。大夫种勇以善谋，将还玩吴国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故婉约其辞以从王志。为虺弗推，为蛇将若何？”（虺短蛇长。）吴王不听，乃许盟。

《国语》曰：鲁武公以括与戎见宣王，（武公，敖也。括，武公长子伯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命立戏，樊仲山父谏（樊宣王卿士山父之所封也，仲山父樊穆仲也。）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故出命不可不慎也。命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违其少，是教逆也。天子其图之！”

又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恶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灭。

讽谏木。《国语》曰：晋平公射，不死，使坚襄搏之，失。公怒，拘将煞之。叔向闻之，曰：“君必煞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於晋。今君嗣吾先君，射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必速杀之，无令远闻。”君颜忸怩，乃走赦之。

《说苑》曰：齐景公游於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曰：“敢有先言归者，致死不赦！”颜烛趋进谏曰：“君乐治海上而六月不归，彼倘有治国者，君且安得乐此海也。”景公援戟将斩之，颜烛进，抚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君之贤，非比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比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参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说，遂归。中道闻国人谋不内矣。

又曰：吴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於後囿，露沾其衣，王曰：“何沾衣如此？”对曰：“榆上有蝉，高居而鸣，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欲取蝉，不知黄雀在其傍；黄雀延颈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臣欲弹雀，不知露沾衣。如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利，而不顾其後患也。”王曰：“善哉！”乃罢兵。

又曰：晋平公好乐，多其赋敛，不治城郭，敢有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见门大夫曰：“臣闻主君好乐，故以乐见。”门大夫入言：“晋人咎犯欲以乐见。”平公曰：“内之。”止坐殿上，则出钟磬竽瑟。坐有顷，平公曰：“客子为乐。”咎犯对曰：“臣不能为乐，臣善隐。”平公召隐士十二人，咎犯曰：“隐臣窃愿昧死御。”平公曰：“诺。”咎犯申其左臂而诎五指。平公问於隐官曰：“占之为何？”隐官皆曰：“不知。”平公曰：“归之。”咎犯则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画而後城门；二也，柱梁衣绣，士民无褐；三也，侏儒有馀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饥色而马有粟秣；五也，近臣不敢谏，远臣不得达。”平公曰：“善。”乃屏钟鼓，除竽瑟，遂与咎犯治国。

又曰：枚乘上书谏吴王曰：“福生有基，祸生有胎，纳其基，绝其胎，祸何从来哉？泰山之溜穿石，殚极之绠断。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也，渐摩使之然。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围之木，始生于蘖，可分而绝，可擢而拔，据其未生，先其未形。磨{龙口}砥砺，不见其损，有时而尽；种树畜长，不见其益，有时而大；积德循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臣乘愿大王熟计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吴王不听，卒死丹徒。

又曰：晋灵公造九层台，费用千亿，谓左右曰：“敢有谏者斩。”荀息闻之，上书求见。灵公张弩持矢见之，谓曰：“子欲谏耶？”息曰：“不敢谏也。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鸡子其上。”公曰：“子为寡人作之。”息即正颜色，定志意，以棋子置下，加九鸡子其上，左右慑息。灵公扶伏，气息不续。公曰：“危哉，危哉！”息曰：“是不危也，复有危於此者。”公曰：“愿复见之。”息曰：“九层之台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国有空虚，邻国谋议将欲兴兵，社稷亡灭，君欲何望？”灵公曰：“寡人之过，乃止于此。”即坏九层之台。

又曰：秦始皇时侯生谏，始皇望见侯生，大怒。侯生曰：“陛下之淫，万万丹朱而千千桀纣，臣恐陛下之千亡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自贤自健，上侮五帝，下陵三王，弃素朴，就末伎，陛下亡徵见久矣。臣等恐言之无益而自为取死也，故逃而不敢言。”

又曰：楚庄王伐阳夏，师久而不罢，群臣欲谏而不敢。庄王猎於口梦，椒举谏曰：“王所以多得兽者，马也，而废王国亡，王之马岂可哉？”王曰：“善。不知屈强国之可以长诸侯也。知得地可以为富也，亡其民之不用也。”明日，饮诸大夫酒，椒举为上客。罢阳夏之师。

《晏子春秋》曰：景公为长，（音来，舍也。）将欲美之。有风雨作，公与晏子入坐，饮酒，致堂上之乐。酒酣，晏子作歌曰：“穗兮不得获，秋风至兮草零落。风雨之，拂煞之，靡弊之。”歌终，顾而流涕，张掖而舞。公止之曰：“今日夫子有赐讥寡人之罪。”遂废酒罢役。

又曰：齐景公使人养爱马暴病死，景公怒，令人持刀欲煞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之而问：“古者尧舜支解人从何体始？”公惧然曰：“从寡人始。”遂止不支解。公曰：“以属狱。”晏子曰：“请数之，使自知其罪然後煞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有罪三：公使汝养马，汝煞之，当死罪一；又煞公之所爱马，当死罪二；使公一马之故而煞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一煞公马，使公怨积於百姓，兵弱於邻国，汝当死罪三。令以属狱。”公喟然曰：“赦之。”

又曰：景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而又为邹之长涂。晏子谏，公斩板而去之。

又曰：景公有爱槐，令吏谨守之。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不闻令，过而犯之者，将加罪焉。晏子谏曰：“婴闻穷人财力，以从嗜欲，谓之暴；崇玩好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谓之逆；形煞不称，谓之贼。三者，守国之大殃也。君飨国德行未见於民，而三辟著於国，婴恐其不可以莅国子人也。”公曰：“善。”出犯槐之囚。

《晏子》曰：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因后自往见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驰。公望见晏子，曰：“何其遽，国家得无故乎？”晏子对曰：“国人皆以君安於野，不安於国，好兽而恶民。”公曰：“寡人之有子，犹心之有四支也。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岂不可哉？”晏子对曰：“婴闻之与君言异。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则可，今四支无心也十有八日矣，不亦久乎？”公于是罢田归。

又曰：楚巫微道裔款以见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说之。楚巫曰：“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济者，神明未至也，请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请巡国郊以观帝位。”至於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国南，请齐具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齐具，裔款视事。晏子闻之，而见於公曰：“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轻身而恃巫。今政乱而行辟，弃贤而用巫。帝王之在身也，而求帝王，不亦难乎？”

又曰：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即令吏诛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闻之，赏无功谓之乱，罪不知谓之虐，两者先王之禁也。”公曰：“善。”自尔以来，未有鸟兽之禁。

又曰：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日晏不罢。晏子进曰：“日宴矣，君脱服就晏。”公曰：“诺，寡人受令。”退朝，遂去衣冠，不复服也。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秦王苻坚悬珠帘于正殿以朝群臣，宫宇服御物极珍饰之奇，尚书佥部郎裴玄略谏曰：“愿陛下遵采椽之不斫，鄙琼室而不居。”坚笑曰：“非卿之忠，朕何由闻过乎？”

赵晔《吴越春秋》曰：吴王既煞子胥，问太宰曰：“子胥数以越谏，遂以丧身。从死以来，若有所亡，今欲祠之，何日可也？”曰：“三月癸未可也。”及夫差出国，祠子胥江水之滨，乃言曰：“寡人昔日不听相国之言，至令相国远投江海自亡。”

司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征孙权，参军徐谏曰：“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惟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卷四百五十七　人事部九十八

谏诤七

《白虎通》曰：谏，间也。更也。是非相间，革更其行也。

又曰：规谏者礼也。视君颜色不悦，且却；悦者复前；以礼进退。

又曰：士不得谏者，士贱，不得豫政（故不得谏诤父之力。）得因尽其忠耳。

保傅曰：“大夫进谏，士傅民语，妻得谏夫者，夫妻一体，荣辱共之。”《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不死胡为？”此妻谏夫之诗。子谏父，父不从，不得去者，父子一体无相离之性，犹火去木而灭。

刘向《新序》曰：鲁哀公为室，而大公仪子谏，哀公毁室而止。

又曰：庄辛谏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同轩，淫行侈靡，而亡国政，郢其危矣。”王曰：“先生老忄欤，妄为楚国祓欤？”对曰：“臣非敢为楚祓，诚见之也，不出十月。”十月，王果亡失江汉鄢郢之地。

讽谏木 《新序》曰：楚襄王亡失江汉鄢郢之地，乃使召庄辛，辛曰：“庶人有称曰：亡羊而固牢，不为迟；见兔而呼狗，不为晚。汤武以百里王，桀纣以天下亡。今国虽小，绝长继短，以千里数。且君王独不见夫青蛉乎，六足四翼，蜚翔乎天地之间，求蚊虻而食之，待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不知五尺童子以竹竿加之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虫蚁（所食。青蛉。）犹其小者，黄雀俯啄百粒，仰栖茂树，鼓其翼，奋其翅，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不知公子王孙左抱弹、右摄丸，昼游乎茂树而夕和乎酸咸。黄雀犹其小者，鸿鹄嬉游乎江河，修其六翮，一举千里，自以为无患，与民无争；不知弋者操其弓矢，修其防翳，故朝游乎江河而暮调乎鼎俎。鸿鹄犹其小者，蔡侯之事又是也。蔡侯南游乎高陵，北经乎巫山嬉游乎商蔡之囿，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子发受命宣王，绁以朱丝也。蔡侯之事犹其小者，今君王之事又是也。君王左州侯、右夏侯，从新安君与寿陵君，淫行康乐，游娱驰骋；不知穰侯方与秦王谋杀之乎黾塞之外。”襄王大惧，形体棹曰：“谨受令。”乃封辛为成陵君，而用计焉。（《战国策》文亦同。）

又曰：赵简子上羊肠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车，而虎哙独担戟行歌，不推车。简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车，哙独戟行歌不推车，哙为人臣而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对曰：“为人臣侮其主者死！”又曰：“身死妻子为戮，君既已闻为人臣侮其主罪，君亦闻为人君侮其臣者乎？”简子曰：“为人君而侮其臣者如何？”对曰：“为人君侮其臣，智者不为谋，辩者不为使，勇者不为斗。夫知者不为谋，则社稷危；辩者不为使，则指事不通；勇者不斗，则边境侵。三者不使，则君难保。”简子曰：“善！”乃罢群臣推车，为上大夫，举酒群臣饮，以虎哙为上客。

又曰：楚人有献鱼於楚王者曰：“今日获鱼，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之。”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囤仓粟馀者，国有饿死民；後宫多幽女者，下多旷夫；馀衍之蓄众府库者，境内多贫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渔者知之，其此喻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而周赈不足；罢去後宫不御者，出以妻鳏夫。楚民大悦，邻国归之。故渔者献鱼，而楚国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魏文侯与士大夫坐，问曰：“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曰：“子何以言之？”对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长子，臣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而逐翟黄，黄趋而出。次至任座，文侯问：“寡人何如君也。任坐对曰：“仁君也。臣闻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者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也。”文侯曰：“善！”复召翟黄。

各纳木《新序》曰：魏文侯曰：“吾一见箕季而得四焉：其墙坏而不筑，吾问何不筑，对曰不时，是教我不夺农功，其墙枉而不端，吾问何不端，对曰地然，是教我无侵封疆也；从者食其桃，箕季禁之，岂爱桃哉，是教我下无犯上也；食我槽餐之食、瓜瓠之羹，岂不具五味，教我无多敛於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

王孙子《新书》曰：楚庄王攻宋，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欲以胜敌，不亦难乎？”庄王曰：“请有酒投之水，有食馈之贤，行军中之有饥色者加五倍之赐。”

又曰：卫灵公座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仲叔敖入谏曰：“昔桀行此而亡。今四境内侵，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离。今君王宠无乃太盛欤？”灵公再拜曰：“寡人过矣。微子之言社稷倾。”於是出宫女之不进者数百人，百姓大悦。

《庄子》曰：赵简子出田，郑龙为右，有一野人，简子曰：“龙！下射彼，使无惊吾马。”三命郑龙，郑龙不对，简子怒。郑龙曰：“昔践土之盟，不戮一人。虎狼杀人，固将救之。”简子还车辍田曰：“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猎，见白雁群集。梁君下车，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白雁群骇，梁公怒，欲杀行者，其御公孙龙下车，抚其心。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龙不欲其君，而顾与他人，何也？”公孙龙对曰：“昔者齐景公之时，天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顿首曰：吾所以求雨者，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将自当之，言末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为？有德於天而惠施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之故而欲杀人，无异於虎狼。”梁君援手与上车，归入郭门，呼万岁曰：“乐哉，今日也！人猎皆禽兽，吾猎独得善言而归。”

又曰：齐桓公读书堂上，轮扁斫轮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耶？”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然则君之读者，古人之糟粕也。”

《列子》曰：晋文公出，欲会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曰：“笑臣邻之人也。臣之邻人有送其妻家者，道见柔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有招之者矣。窃笑此也。”公悟其言，乃止，引师还。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见君火《韩子》曰：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专於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公曰：“奚梦？”曰：“见灶吻见公也。”公怒曰：“吾闻梦见人主者见日，奚吻见灶？”对曰：“夫人君兼照一国，一人不能壅，故将见人主而梦见日。夫灶，一人炀焉，则後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炀君乎？则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退子瑕，而用司空狗。

台甲《孔丛子》曰：陈惠侯大城，因起陵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千人，欲坑三监吏煞之。夫子见陈侯，与登台而观焉。夫子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未见不戮一人而能功若此者也。”陈侯默然而退，遽窃赦所坑吏。既而见夫子问曰：“昔周作灵台，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兴，附者六州，六州之众，各以子来，区区之台，未及期月而既成矣，何戮之有！夫以少少之众能立矣，大大之功惟君耳。”

又曰：齐王行车裂之刑，群臣谏争之，弗听。子高见齐王曰：“车裂之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窃以为下吏之过也。”齐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

又曰：知伯欲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锺遗仇由，仇由君悦，除道将内之。赤章曼支谏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而今大以遗小，卒必随之，不可内。”不听，遂内之。曼支因以断毂而驰至齐，十月而仇由亡。

又曰：秦缪公以女乐二八与良宰遗戎王，戎王喜，迷惑大乱。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怒而归缪公也。

谏木《孔丛子》曰：赵简子曰：“厥也爱我，铎也不我爱。厥谏我，必於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於人中，必使我愧。”尹锋对曰：“厥爱君之愧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而不忧君之愧也。”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直。

又曰：越饥，请食於吴。子胥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仇讎之国，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地以有吴哉！今将输之粟，是长仇讎，财匮民怨，悔无及也。”

杀谏庚《苻子》曰：龙逢进谏桀曰：“臣尝观君之冕，非其冕也，而冕危石；君之履，非其履也，而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压，逾春冰而不陷者也。”桀乃笑而应之曰：“子且就炮烙之刑。”龙逢布武而趋，赴火而死。

桓氏《要论》曰：《易》曰：“王臣謇謇。”传曰：“谔谔者昌。”变人之情，抑人之欲，弗人之耳，逆人之意。不尔，不为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汉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太后乃止。

《汝南先贤传》曰：郭宪，字子横。建武中，为光禄勋，车驾西征隗嚣，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动。”宪乃当车拔佩刀，以断车引。帝不从，遂上陇。其後颍川兵起乃回驾而还。帝叹曰：“恨不用光禄之言也。”

又曰：郭宪，字子横。学贯秘奥，师事东海王仲子。王莽为大司马，权贵倾朝。莽召仲子，欲令为儿讲，仲子闻，即褰裳欲往，宪曰：“今君位为博士，如何轻身贱道！礼有来学，无往教之义，不宜轻道也。”於是仲子晏乃往，莽问：“君来何迟？”仲子具以宪言答之，莽阴奇焉。

又曰：刘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甚善。

又曰：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时郭宪以为天下疲弊，不宜动众。谏诤不合，乃伏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

又曰：薛勤，字子恭。定远侯班始尚公主，主遇始忄敖慢，无妇礼，始杀主。诏书怒，欲灭其家，勤建议抗志不顾，遂奏上施行，其立朝尽忠，类皆如此。

又《楚国先贤传》曰：杨字子昭，襄阳人，为蜀丞相主簿。诸葛亮每自校簿书，直入谏曰：“为治有体，不可相侵，请为明公作家以喻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狗主吠盗，牛负重载，马涉远路，私业无旷，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饮食而已矣。忽一旦捐弃，欲以身亲其役，为此碎务，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知不如奴婢鸡犬哉？失家之法耳。是以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流汗竟日，不亦劳乎！”亮谢之。

《锺离意别传》曰：明帝作北宫，意谏曰：“昔汤遭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宫室荣耶？女谒盛耶？说夫昌耶？苞苴行耶？夫宫室广大，所以惊耳极观，非所以崇德致平，宣化海内。”

《东方朔别传》曰：孝武皇帝时，人有杀上林鹿者，武帝大怒，下有司杀之。群臣皆相阿，杀人主鹿，大不敬，当死。东方朔时在旁，曰：“是人罪一当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杀人，一当死；使天下闻之，皆以陛下重鹿贱人，二当死也；匈奴即有急，推鹿触之，三当死也。”武帝默然，遂释杀鹿者之罪。

《邵氏家传》曰：邵信，字孝信。为执法都尉。吴王尝因迎春，便道游猎，信从行，露板谏曰：“今玄正御节，是万物萌育之始，岂可亡温养之德，而为逆害之道乎？”吴主省板，即为回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溥《江表传》曰：孙权以郑众为郎中，尝与之言：“卿好於众中面谏，或失礼敬，宁不畏龙鳞乎？”对曰：“君明臣直，朝廷与下无讳，实恃洪恩，不畏龙鳞。”

谏木《顾子》曰：昔梁丘据之谏景公也於房，晏婴之谏景公也於朝，然晏婴忠著於竹素，梁丘之佞于今不绝。亦为公平正直者，圣贤之所先矣。

宫殿甲《汉书口扬雄甘泉赋》曰：甘泉本因秦离宫，既奢泰，而武帝复增通天、高光、迎风观，且其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宫。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倘鬼神可也。

何晏表谏魏齐王曰：臣晏言：臣闻善为国者，必先治其身，慎其所习。季末暗主，不知损益：乱生近昵，譬之社鼠。

崔る《与窦宪笺》曰：主簿崔る言：今旦汉阳太守棱，吏卒数十人皆臂鹰牵狗，陈於道侧，云欲上幕府。る闻《传》曰：禽兽之皮，不足以备器用，其肉不可以将献养，则公不举焉。《礼》：公侯非糜兕不射，且以服猛，为民除害，因以登临器械也。故晋唐叔射兕於徒林，以为大甲。夫鹰犬所获，不过雉兔，而有历险阻之难。斯乃细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为要资也。

崔る《与窦宪笺》曰：る幸得充下馆，序在众贤後尘，是以竭其，敢进壹言。

《阎纂理愍怀太子表》曰：臣备近职，虽未能自洁天日，请因阁守仆 空仆 空之职。

王景兴与锺玄常书，谏其室人大归事曰：朗白：近闻室人孙氏归，或曰大归也，共经忧乐既久矣，曷为一旦离析以至於归而不反乎？不得面谈，裁书叙心。

祖台之《与王荆州书》：君顷复饮不？古人以酒为笃诫，通人识士往往累於此物。君受重任，忧深责大，至於酒事一条，而未先急。仆请以谏，愿君屏爵弃卮，焚毁，殛仪狄於羽山，放杜康於三危，流王武於幽都，拘谷阳於崇山。四罪既除，道自康矣。

《楚辞》曰：《七谏》者，东方朔之所作也。谏，正也，陈法度以正君也。

卷四百五十八　人事部九十九

鉴戒上

《易》曰：防患曰戒。

又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又曰：见群龙无首。吉。

又曰：履霜，坚冰至。

又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又曰：其亡其亡，系於苞桑。

又曰：当忧其悔吝之时，其介不可慢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可不慎乎！
《尚书》曰：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机。
又曰：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
又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又曰：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位弗期骄，禄弗期侈。
又曰：先王克谨天戒。
又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
又曰：戒惧无虞，罔失法度。
又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
又曰：德惟一，动罔弗吉；德二三，动罔弗凶。
《毛诗》曰：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又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又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又曰：白圭之玷尚可磨，斯言之玷不可为。
《左传》曰：晋入楚军，三日。范宣子立於戎马之前，曰：“君幼弱，诸臣不佞，何以及此？天命不于常，有德之谓也。君其戒之！”
又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
又曰：臧孙云：季孙之爱我，疾疹也；孟孙之恶我，药石也。美疹不如恶石，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又曰：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悦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晋，说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难。”
又曰：正考父三命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予敢侮。”
《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
又曰：敖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又曰：安安而能迁。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
又曰：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
又曰：管仲镂簋、朱，山节、藻，君子以为滥矣。晏平仲祠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
《论语》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及其壮也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
又曰：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
《家语》曰：孔子之周，观於太庙，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之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莫闻，神将伺人。荧荧不灭，炎炎奈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将成网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孔子顾谓子弟曰：“此言虽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观於周庙而有欹器焉。孔子问守庙者曰：“此谓何器？”对曰：“盖谓右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右坐之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挹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损而益之，自损而终益故也。”
《家语》曰：孔子行游中路，闻哭者声甚悲。孔子驱之前，有异人者少进见之；吾丘子也，拥锁带索而哭。孔子辟车而下，问曰：“夫子有丧也，何哭之悲也？”吾丘子对曰：“吾有三失。”孔子曰：“愿闻三失。”吾丘子曰：“吾少好学问，周通天下，还後吾亲亡，一失也。事君骄奢，谏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绝，三失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来者年也，不可得再见者亲也。请从此辞。”则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矣。”於是弟子归养亲者十三人。
又曰：曾子曰：“狎甚则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狎足以交情，庄足以成礼而已。”孔子闻斯言也，曰：“二三子志之！孰为参也而不知礼者乎？”
又曰：卫孙文子得罪於献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击锺焉。延陵季子晋，过闻之曰：“异哉，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於幕，惧犹未也，又何乐焉？君又在殡可乎？”文子於是终身不听琴瑟。孔子闻之曰：“季子能以义正人，文子能克己复义，可谓善讥善改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知襄子为室美，士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对曰：“美则美矣，抑臣亦有惧也。”曰：“何惧？”对曰：“臣以秉笔事君。记有之曰：‘夫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臣惧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汉书》：张安世曾孙勃嗣，每登阁殿，常曰：“桑、霍为我诫，岂不厚哉！”

又曰：俊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捕盗。素闻不疑贤，至渤海，遣吏请与相见，屣履迎之。坐定，不疑据地曰：“窃伏海濒，闻暴公子旧矣，乃今承颜接辞。凡为吏，太刚则折，太软则废，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树功扬名，永终天禄。”胜之纳其诫，深接以礼。

又曰：杨恽失爵位，居处治产业，起室宅。其友人安定守孙会宗，与书诫之曰：“大臣废退，当阖门惶恐，为可怜之意，不当通宾客，有誉称也。”恽内怀不服，骄奢不悔，坐腰斩。

望前列曰：玄帝时，京房以言灾异数召见，又为吏考课事奏之，因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主不明而任巧佞。”房曰：“知巧佞而任之邪，将以为贤而任之耶？”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何以知其不贤也？”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今治乎，乱乎？”上曰：“乱。”房曰：“然则有所任乎？”上曰：“幸其未至於彼也。”房曰：“臣恐後世之视今，犹今之视古也。”玄帝默然矣。

又曰：韩延寿善为政，坐法弃市，吏民数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车毂，争奉酒炙。延寿不忍拒逆，为饮酒石馀。使椽吏分谢，吏民百姓莫不流涕。延寿三子皆为郎吏。临死，属其子勿为吏，以己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

《东观汉记》曰：冯勤迁司徒。是时三公多见罪退，上欲令以善自终，乃因宴见从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轹同列，终以中伤，放逐受诛，虽复加赏赐，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鉴照前世，以吻鉴戒。能尽忠於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先乎当世名利於不朽，可不勉哉！”

又曰：樊弘为人谦慎，常戒其子曰：“富贵盈溢，未有能终者。天道恶满而好谦，前世贵戚明戒也。保身全己，岂不乐哉！”

《後汉书》曰：班超为都护，以任尚代超，尚谓超曰：“君在外国三十馀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以诲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情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宜荡佚简易，宽小过，绳大罪而已。”

又曰：马援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侍郎梁松、窦固曰：“凡人贵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贵满致灾，固亦几不免。

后列曰：马援兄子严、敦并喜，通轻侠。援前在交趾，遗书戒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

又曰：徐稚尝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稚乃负粮徒步到江夏赴之，设鸡酒薄祭，哭卒而去，不告姓名。时会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数千人，闻之，疑其稚也，乃选能言生茅容轻骑追之。及於涂，容为设饭，共言稼穑之事。临决去，谓曰：“为我谢郭林宗，大厦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也？”

《魏志》曰：傅嘏与锺会从平丘俭後，会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量小，而勋业难为也，可不慎哉！”

又曰：吏部尚书何晏诣管辂，问曰：“连梦青绳数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霆，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人。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富也。今有蝇集焉，位峻者颠，轻毫者亡，不可不慎！”

又曰：曹爽饮食衣服，拟於乘舆，擅取武库禁兵。曹羲深以为忧，数谏止之。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不敢斥爽，托戒诸子以示爽。爽知其为己发也，甚不悦。羲或时以谏喻不纳，涕泗而起。

《吴志》曰：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用不当尔？夫为人君，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於原野，校勇於猛兽者乎？”

《江表传》曰：孙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袭，几至危殆。贺齐时率三千兵在南津迎权。权既就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致祸败，群下震忄希，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戒。”权自前拭其泪曰：“大惭！谨以刻心，非但书绅也。”

王隐《晋书》曰：庾衮兄女芳将嫁，美服具矣。衮刈荆苕为箕帚焉。召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来！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将人，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人道也，故赐汝以。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

《晋书》曰：赵王伦篡位，嵇绍为侍中。惠帝复祚，绍居本职，上疏曰：“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

《隋书》曰：贺若弼，父敦，以武烈知名，仕周为金州总管，宇文护忌而害之。临刑呼弼，谓之曰：“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唐书》曰：太宗尝谓长孙无忌等曰：“朕闻主贤臣直，人不自知，公直面论，攻朕得失。”无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发号施令，事皆利物。《孝经》云：‘将顺其美。’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闻己过，公乃妄相谀悦。朕今面谈公等得失，以为鉴诫。言之者无过，闻之者可以自改。”因目无忌曰：“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发言启齿；事朕三十载，遂无一言论国家得失。杨师道性行绝善，自无愆过，无情实怯懦，未甚更事，急缓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过敦厚，文章自其所长；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於物。刘洎性最坚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诺於朋友，能自补阙，亦何以尚。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於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又曰：阎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工於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赐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焉。时阁外傅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以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惟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末伎。”立本为性所好，欲罢不能也。及为右相，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
《唐书》曰：房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必不可以地望陵人，集古今圣贤家戒，书於屏风，令各取一具，谓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名。”又云：“袁家累叶忠节，是吾所向，汝即宜师之。”
卷四百五十九　人事部一百
鉴戒下
《鬻子》曰：昔周公使康叔守商，戒之曰：“无杀不辜，宁失有罪。亦有无罪而见诛，亦有有功而不赏，慎之！”
《管子》曰：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饮，公曰：“何不为寡人寿！”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无忘在莒，管仲无忘束缚於鲁，宁戚无忘饭牛车下。”公避席再拜。
《晏子》曰：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施益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君子居必择邻，游必就士，可以避患也。
又曰：人之将疾，必先不甘梁肉之味；国之将亡，必先思忠臣之语。
《列子》曰：孤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患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三怨可乎？”
《庄子》曰：夫畏途十杀一人，则父子兄弟相戒，必盛卒徒而後敢出。衽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之戒，过也。
《文子》曰：其文好者身必剥，其角美者身见杀。甘泉先竭，直木必伐。
《荀子》曰：鲁哀公问政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宫之中，长於妇人之手，未尝知哀，未尝知忧，未尝知劳，未尝知惧，未尝知危。”孔子曰：“君之问也，丘，小人也，何以知之？”曰：“无吾子无所闻之。”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阼阶。仰见襄栋，俯察机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则哀至焉。昧爽而栉冠，未明而听朝，一物失所，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则忧至焉。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庭者。君以此思，则劳至焉。君出鲁之四门以望四郊，亡国之墟则必有类焉。君以此思，则惧至焉。且丘闻之，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以此思，则危至焉。”
又曰：庆封为乱於齐，而将之越，其族人曰：“晋近，奚不之？”庆封曰：“越远利以避难。”族人曰：“变是心也，居晋而安；不变是心，虽越其可以安乎？”
又曰：桓公往问管仲曰：“仲父有病，即有不幸，政将迁谁？竖刁何如？”曰：“不可。人情莫不爱其身。竖刁自宫而为君治内，身之不爱，何能爱君？”公曰：“卫公子开封何如？”管仲曰：“齐卫之间不过十日之行，开封事君，十年不归，不见父母，非人心也，父母之不亲，安能亲君？”公曰：“易牙何如？”曰：“夫易牙为君主味，君之所未尝食惟人肉，而易牙蒸首子而进之，其子不爱，焉能爱君？”公曰：“孰可？”管仲曰：“隰朋可。其为人坚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坚中足以为表，廉外可与大任，少欲则能临其众，多信则能亲邻国。此霸王之佐也，君其用之。“管仲死，桓公不用隰朋，而用竖刁。三年，桓公南游堂邑，竖刁、易牙、卫公子开封及大臣为乱，桓公饿而死。
《荀子》曰：伯禽将归於鲁，周公谓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走如马，不与马争走；知如士，不与士争智。”
《韩子》曰：西门豹性急，佩韦以自缓；董安于心缓，佩弦以自急。故能以有馀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
《韩子》曰：天下有至贵而非势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寿而非千岁也。愿恕反性则贵矣，适情智足则富矣，明生死之分则寿矣。
《韩子》曰：秦昭王谓左右曰：“今时韩与魏孰强？”对曰：“魏强。”秦昭王曰：“其无奈寡人何。”左右皆然。中旗伏瑟而对曰：“王之料天下过矣。当六晋之时，智氏最强，灭范、中行氏，又率韩、魏之兵以围赵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晋阳之城，城不没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国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魏宣子肘韩康子，韩康子覆魏宣子之足，接於车上，而智氏身死国亡，为天下笑。今秦虽强，不过知氏，韩、魏弱，尚贤其在晋阳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时，愿王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又曰：吴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铄。
又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国之宝也！”对曰：“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义不修而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而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商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行不德而武王灭之。王恃俭而不修德，舟中之人尽敌国也。”武侯曰：“善！”
《说苑》曰：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轻矣，尝一沐而三握，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之曰：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知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不谦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纣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诫之哉！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
又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国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亲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国爵不用足以亡，亲佞近谗足以亡，举百事不时足以亡，使民不节足以亡，刑罚不中足以亡，内失众心足以亡，外大国足以亡。
《说苑》曰：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击趋而入见，宾客群臣皆趋，田子方独不起，文侯有不说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称曰：“为子起与？无如礼何！不为子起与？无如罪何！请为子诵楚恭王之为太子也，将出之□梦，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趋避家人之门中，太子下车从之家人之门中，曰：‘子大夫何为其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吾闻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见子之面，今而後记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击前，诵恭王之言而习之。

又曰：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一父衣粗衣、冠白冠，后来吊。孙叔敖正衣冠而出见之，谓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尽来贺，子独来吊，岂有说乎？”父曰：“有说。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厚而不足者，患处之。”孙叔敖再拜曰：“谨受命。愿闻馀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说苑》曰：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谨受明教。”

《说苑》曰：高上尊贤，无以骄人；聪明圣知，无以穷人；资给疾速，无以先人；刚毅勇猛，无以胜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知必质，然後辩之；虽能必让，然後为之。故士虽聪明圣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让；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四海，自守以廉。此谓高而不危，满而不溢者也。

《说苑》曰：齐桓公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后至，桓公举觞以饮之。管仲半弃酒，桓公曰：“期而后至，饮而弃酒，於礼可乎？”管仲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弃。臣计弃身，不如弃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说苑》曰：常枞有疾，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曰：过故乡而下车，子知之乎？”老子曰：“过故乡而下车，非谓其不忘故乡耶？”常枞曰：“嘻，是已。”常枞曰：“过乔木而趋，子知之乎？”老子曰：“过乔木而趋，非谓其敬老耶？”常枞曰：“嘻。是以。”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以。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

《说苑》曰：桓公曰：“金刚则折，革刚则裂，人君刚则国家灭，人臣刚则交友绝。”夫刚则不和，不和则不可用。是故四马不和，取道不长；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因不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老子曰：“得其所利，必虑其害；乐其所乐，必顾其败。”人为善者，天报以福；人为不善者，天报以祸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务，何以备之？夫上知天则不失时，下知地则不失财。日夜慎之，则无害矣。

《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师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复得闻乎？”师尚父曰：“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如恐不满；汤之居民上，翼翼乎惧，不敢息。”

《吕氏春秋》曰：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逸，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者富贵之所致者也。

《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苑苏与我处，忠我以义。吾与其处，不见不思也。虽然，吾有以得也，其功不细，必爵之。申侯伯与我处，吾所乐者，劝吾为之，吾所好者，劝吾服之。尝与处，不见思之。虽然，吾终无得也，其过也不细，必亟遣之。”令尹曰：“诺。”明日，王薨，令尹即拜苑苏为上卿，而逐申伯出於国。

《诸葛亮集》先主遗诏敕后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读傅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视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知。吾终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

《郑玄别传》曰：玄病困，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役。候觐通人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究览傅记。今我告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国君之命，问亲族之忧，展孝坟墓，观省野物，曷常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茕茕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恭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於所生耳。”

《曹植别传》曰：植博学有高才，年十馀岁，诵《诗》、《论》及赋十万言。性简易，不事华丽。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颍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於今。今汝年二十三矣，可不勉与！”

《文士传》曰：陆景诫盈曰：“重臣贵戚，隆盛三族，莫不罹患构祸，鲜以善终。大者破家，小者灭身，惟金、张子弟，世履忠笃，故能保贵持宠，祚锺昆季。其馀祸败，可为痛心。”

《东方朔集》曰：朔将仙，戒其子曰：“明者处世，莫尚於中庸；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向集口诫子书》曰：告歆谦之，无忽若！未有异德，蒙恩甚厚，将何以报？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有忧则恐惧慎事，慎事则必有善功而遗福也。

蔡邕《女诫》曰：心犹首面也，是以甚致饰焉。面一旦不修，则尘垢秽之；心一朝不思善，则邪恶入之。咸知饰其面，不修其心。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鬼；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鬼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故览照拭面则思其心之洁也，傅脂则思其心之软也，加粉则思其心之鲜也，泽则思其心之顺也，用栉则思其心之理也，立髻则思其心之正也，摄鬓则思其心之整也。

蔡邕《广连珠》曰：臣闻目耳鸣，近夫小戒也；狐鸣犬嗥，家人小妖也。犹忌慎动，作封镇书苻以防其祸。是故天地示异灾、变横起，则人主恒恐惧而修政。

魏文帝诫子曰：父母於子日虽肝肠腐烂，为其掩蔽，不欲使乡党士友闻其罪过；然行之不改，久久人自知之。用此仕官，不亦难乎！

王修《诫子书》曰：我实老矣，所恃汝等也。汝今逾郡县、越山河、离兄弟、去目下者，欲令见举动之宜，以观高人远节，闻一得三。父欲令子善，惟不能杀身，其馀无惜也。

诸葛亮诫外生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於美趣，何患於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於俗，默默束於情，永窜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矣！

又诫子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崔瑗《座右铭》曰：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惟仁吻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

卷四百六十　人事部一百一

游说上

《释名》曰：说者，述也，宣述人意也。

《左传》曰：晋人将寻盟，齐人不可。叔向告於齐曰：“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自古以来，未之或失。”齐人惧。

又曰：晋缺言于赵宣子曰：“卫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归之。叛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非威非怀，何以示德？”赵宣子悦，归卫匡、戚之田。

又曰：吴人执卫侯，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子盍闻见太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也，必谋於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难以霸乎？”太宰说，乃舍卫侯。

又曰：晋、楚会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邾，莒人告于国会。楚告于晋曰：“请戮其使。”赵孟请诸楚，曰：“鲁虽有罪，其执事不避难，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去烦宥善，莫不竞劝。”固请诸楚，楚人许之，乃免叔孙。

又曰：楚伍举奔郑，将遂奔晋。声子将如晋，遇之於郑郊。声子曰：“吾必复子。”还如楚，令尹子木与之语。声子曰：“椒举今在晋矣。晋人将与之县，以叔向。彼若谋害楚国，岂不为患？”子木惧，言诸王，益其禄爵而复之。声子使椒鸣逆之。

又曰：晋侯秦伯围郑，佚之狐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烛之武夜缒而出，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郑而有益於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焉取之阙秦以利晋，惟君图之。”秦伯悦。

《传》曰：吴伐楚，入郢，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吴之未定也，君其取分焉。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秦。”立，依於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

又曰：楚子飨鲁昭公于新台，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启强闻之，见公。公语之，拜贺。公曰：“何？”对曰：“齐与晋、越欲此久矣。寡君无与也，敢不贺乎？”公惧，乃反之。

《战国策》曰：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乃北见燕王哙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至燕庭观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明主也！”王曰：“何如？”曰：“臣闻之，明主也，务闻过，不欲闻其善。臣请谒王之过。”

又曰：濮阳人吕不韦贾於邯郸，见秦质子楚，说之。乃说秦王后弟阳泉君曰：“王后无子。子楚，贤才也，弃在赵，王后诚请而立之，是有子也。”阳泉君入说王后，王后为请而归之，为太子也。

又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夫违祸而求福计，莫如事秦。今王西面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

又曰：苏秦说李兑，抵掌而谈。兑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齐宣王因燕丧，攻取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齐王案戈曰：“何庆吊相随之速也？”对曰：“人之饥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愈饥充腹，而与死同患。”齐乃归燕城。

《战国策》曰：应侯使人召蔡泽。蔡泽入，曰：“夫四时之序，功成者去。君何不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长为应侯，而有乔松之寿。孰与祸终此哉？”应侯曰：“善。”乃延入坐，为上客。

又曰：楚免淖齿於柱国，游腾为楚王曰：“秦有上群午者，重兵之战，请秦王曰：‘必无与楚战。’王曰：‘何也？’对曰：‘南方火也，西方金也，金之不胜火，亦必矣。’秦王不听，其战不胜。今午又请秦王必与楚战，南方火，西方金也。楚正夏中年而免其柱国，此所谓内自灭也。”楚惧，复置淖齿。

又曰：齐欲伐魏，魏使人谓淳于髡曰：“齐欲伐魏，能解患惟先生也。”淳于髡曰：“诺。”遂入说齐王曰：“楚，齐之仇敌也；魏，齐之与国也。夫伐与国，使仇敌制其馀弊，名鬼而实危，为王不取也。”齐王曰：“善。”乃不伐魏也。

又曰：赵、魏攻华阳，韩谒急於秦，冠盖相望，秦不救。韩相国谓由余曰：“事急！愿公虽病，为一宿之行。”由余见穰侯，穰侯曰：“急乎？”由余对曰：“未急也。彼韩急，则将变矣。”穰侯请发兵救韩，大败赵魏於华阳之下。

又曰：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师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请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陈轸曰：“今小贵矣。又移师攻齐，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昭阳车而归之。

又曰：范雎谓秦王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注泾、谓，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卒数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放韩卢而逐狡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关不敢窥兵於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又曰：秦王谓赵使谅曰：“豹、平原君数欺弄寡人。赵能杀此两人则可；若不能杀，请率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谅毅曰：“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泾阳君，夫以孝悌闻於天下，衣服之便於体，膳啖之兼於口，未尝不分与焉？衣裘无非大王之服。今受大王之严令以报，敝邑之君不敢弗行，无乃伤君之心乎？”

《战国策》曰：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赵惠王曰：“今者来，过川，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掩鹬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蚌将为脯。’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见死鹬。’两者不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持，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熟计之。”惠王曰：“善！”乃止。

《战国策》曰：昭阳为楚伐魏，移兵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曰：“今子既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之可乎？楚有祠，锡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馀，请画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足。为足未成，一人蛇成，夺其卮曰：蛇故无足，子安能为足？遂饮其酒。画蛇足者，终亡其酒。公攻魏杀将，得八城。又移师亦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名足矣！冠之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偃，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归。

又曰：卫客事魏王，三年不得见。乃见梧丘先生，许之以百金。先生曰：“诺。”乃见魏王，曰：“吾闻秦出兵，未知所之。愿王专事秦，无有他计。”王曰：“诺。”客趋出，至郭门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也！夫人於事己者过急，於事人者过缓。今王於事己缓，安能急於事人？卫客事王五年不得见，臣以是知王缓也。”魏王趋见卫安。曰：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曰：“夫以韩卒之勇，被坚甲，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云也。夫以韩卒之劲与王之贤，乃欲事秦，为天下笑，无过此者！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求之，予之则无地以给，不予则弃前功而受後祸。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厌，以有尽之地而应无已之求，鄙语曰：‘宁为鸡口，不为牛後。’今西南交臂而事秦，何异牛後乎？”

又曰：秦王与中期争论而不胜，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人为说秦王曰：“此悍人也，中期！遇明君故也，遇桀纣必杀之矣！”王因弗罪。

又曰：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迎之甚敬。楚王怒，让周，以其重秦客也，游腾为周君谓楚王曰：“秦者，虎狼之国也，有独吞之意，周君惧焉。”楚王乃说也。

又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错欲伐蜀，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ニ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此王业也。”

又曰：惠施为韩、魏交，令太子鸣质於齐。王欲见，朱仓谓王曰：“何不称病？臣请说晏子曰：魏王之年长矣。今有病，公不如归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将内而立之。是齐抱空质而行不义也！”王从之，太子得还。

又曰：范雎谓秦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蠹，为秦害者，莫大於韩王。”

又曰：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曰：“诸侯不料兵之弱。而听从人之甘言；不顾社稷长利，而听谀人之说，诖误人言，无过此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燕文公时，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文公卒，殇王立，齐宣王因燕丧攻，取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再拜而贺，因仰而吊。曰：燕虽弱小，强秦之婿。王利其十城，而深与秦为仇。王能听臣，莫如归燕城，卑辞以谢秦。是王弃强仇而立厚交也。”齐王大悦，乃归燕城。

又曰：齐楚约而欲攻魏，魏有唐雎见秦王曰：“今齐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则割地而约，王虽欲救之，岂有及哉！”秦王遽发兵赴魏，魏复存，唐雎之说也。

又曰：楚绝齐，齐举兵攻楚。陈轸谓楚王曰：“不如以地东解於齐，而西谋於秦矣。”

又曰：文信侯欲攻赵，而广河间，使张唐相燕，张唐辞之。少庶子甘罗曰：“臣请行之。”甘罗见张卿，即曰：“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死所之处矣！”卿曰：“请孺子而行。”令库具车，厩具马，府具币，行有日矣。

《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人皆种禾，君若欲东周之乏，不若一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人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全矣。

又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错欲伐蜀，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曰：“臣闻欲富者务广其地，欲强者务富其人，欲王者务崇其德。三资者备，而至道兴矣。”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错欲伐蜀，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

又曰：苏秦发书，陈箧，为揣摩，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金玉锦绣，取相之尊者乎？”

又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错欲伐蜀，仪曰：“不如伐韩。”王问其说，对曰：“臣闻争名於朝，争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於戎狄。”

又曰：秦将急攻韩，韩王安使公子韩非西入秦，上书说秦王曰：“唇亡齿寒。故曰兵者凶器，陛下试听臣之计，则从者困而赵孤，天下可蚕食也。”

又曰：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放韩卢而逐驽兔也。

又曰：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错欲伐蜀，仪曰：“不如伐韩。”王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说，对曰：“案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错曰：“不然。蜀，戎翟之长也，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王曰：“善。”起兵伐蜀。
又曰：蔡泽对应侯曰：“君之禄位贵盛而身不退，窃为君危之。物盛则衰，天下之常数也。”
又曰：张登谓赵、魏曰：“齐欲伐河东。何以知之？齐之羞与中山之为王甚矣，今召中山，与之遇而许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岂若令大国先与之王，以止其遇哉？”赵、魏许诺，果与中山之王而亲之，中山东绝齐而从赵、魏。
又曰：苏秦为燕说齐王，归燕之十城。人有毁苏秦於燕王左右：“卖国反臣也，将作乱。”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尺寸功，而王亲拜之於庙，朝而礼之於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亲；今者而王不官臣，人必有不信，伤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
《史记》曰：初，沛公引兵过陈留，郦生上谒，沛公拔吊曰：“延客入。”郦生入，揖，谓沛公曰：“今足下甚若，暴衣露冠，将兵助楚讨不义，足下何不自喜也。臣愿以事见。”
又曰：李斯说秦王曰：“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
又曰：田常欲为乱於齐，移兵欲伐鲁。子贡见吴王，说曰：“齐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王曰：“善。虽然，子待我伐越而听子。”子贡曰：“王必恶越，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吴王大悦，乃使子贡之越，越王许诺也。
又曰：田常欲伐鲁，子贡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不如伐吴。”吴王果与齐人战於艾陵，大破齐师。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
《战国策》曰：邹忌以鼓琴见威王，王悦而舍之右室。须臾，王鼓琴，邹忌推户入曰：“善！鼓琴。夫大弦浊以春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而令人愉者，政令也；钧以鸣，大小相益，因推而不害者，四时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正也。”
又曰：秦围邯郸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郸傅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诚能令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士方其危苦之时易得耳。”於是，平原从之，得敢死之士三千。李同遂与三千人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
《史记》曰：汉王数困荥阳、城皋，郦生曰：“今燕、赵已定，惟齐未下。臣请得奉明诏说齐王，使为汉称东藩。”上曰：“善！”
又曰：范增说项梁曰：“君江东楚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代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後也。”於是项梁然其言也。
又曰：范阳人蒯通说范阳令曰：“窃闻公之将死，故吊。然贺公得通而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韩非《说难》曰：“计利害以难其攻，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说之氏也。”
《战国策》曰：苏秦说六国从合，秦为从长，并相六国，喟然叹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赐宗族。
又曰：张仪说燕昭王曰：“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燕王曰：“今大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王耳。”
《战国策》曰：张仪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夫为从者，无以异於驱群羊而攻猛兽。兽之与羊，不格明矣。今王不与兽而与群羊，臣窃闻为大王之计过。”
又曰：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曰：“所说实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数疏之；说以厚利，则阴用其而言显荣其身。”
又曰：汉王使随何说淮南王，随何曰：“项王伐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为楚军前锋。今乃提空名以向楚，臣窃为大王不取也。”淮南王阴许，畔楚与汉。
又曰：李斯诣秦，会庄襄王卒，乃求为秦相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秦王。秦王乃拜为长史，听其计。
卷四百六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
游说中
《史记》曰：苏秦说赵王，王乃饰车百乘、黄金千镒、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游诸侯。
又曰：苏秦说齐王曰：“齐三军之良、五家之兵，战如雷霆，解如风雨。”
又曰：蒯通对高祖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又班彪《王命论》曰：游说之士比天下於逐鹿也。
又曰：汉王使隋何说淮王，隋何曰：“臣请与大王持剑，而归汉王。”
又曰：蒯通为奇策感通韩信，佯以相人说信。
又曰：子贡之晋，谓晋君曰：“臣闻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辩不可以胜敌。今吴战胜，必以其兵临晋。”晋君大恐。
又曰：田常欲为乱於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兵欲伐鲁。子贡说田常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忧在内，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求以成大事难矣。”
又曰：范阳人蒯通君说范阳令曰：“今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坚守范阳，少年皆争杀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见武信君，可转祸为福，在今矣。”
又曰：田肯说高祖曰：“秦，形胜之国也，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郦生曰：“臣闻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人为天，而人以食为天。夫仓敖，天下输久矣。”

又曰：子贡一出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也。

又曰：汉王数困荥阳、成皋，计欲捐成皋，以东，屯巩、洛以距楚。郦生因曰：“臣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栗，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则天下知所归矣。”

又曰：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曰：“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又曰：韩信既杀龙且，项恐，使武涉说信曰：“足下右救则汉王胜，左救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矣。”

又曰：蒯通说韩信曰：“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馀城。”案《汉书》曰：“食其凭轼下齐。”

又曰：张仪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今秦与楚接境壤，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长为昆弟之国，臣以为计无便於此者。”楚从其计。

又曰：李斯说秦王曰：“自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如老娠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今怠而弗急，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资，弗能并也。”秦王听其计。

又曰：李左车说成安君陈馀曰：“臣闻韩信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新喋血阏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以下赵，此乘胜而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其势粮食必在其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後，野无所掠，不至十日，两将之头可致麾下。”

又曰：郦食其说齐王曰：“知天下所归乎？”齐王曰：“天下何归？”曰：“归汉。”“何以言之？”曰：“汉王与项王戮力西面击秦，约先入咸阳者王之。项王负约不与而王之汉中。又还杀义帝，汉王闻之，起蜀汉之兵，责义帝之罪。降城即以侯其将，得财即以分其士，蜀汉之粟方船而下。项羽有背约之名，杀义帝之负，於人之罪无所忘。天下之士归於汉王，可坐而观。今以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守白马之津，杜太行之陵，距飞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王疾下汉王，齐国社稷可得而保；不下汉王，危亡可立而待。”乃听郦生。

又曰：高祖使陆生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进说它曰：“足下中国人，亲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昆弟坟墓在真定。今反天姓，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祸且及身。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於此。汉使一偏将将十方众临越，则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

《汉书》曰：张耳、陈馀北略地燕界。赵王为燕军所获，燕因留之，欲与分地。赵有厮养卒，乃走燕壁，问曰：“知臣何欲？”燕将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张耳、陈馀何人也？”燕将曰：“贤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赵卒叹曰：“君未知两人所欲也。夫武臣张耳、陈馀，杖马下赵数十城，亦各欲南面王。夫臣之与主，岂可同日道哉！两人亦欲分赵而王，时未可耳。今两人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此两人分赵而王。夫以一赵尚易燕，况以两王右提左挈而责义杀王，灭燕易矣。”燕以为然，乃归赵王。养卒为御而归。

又曰：陆贾说尉他，他赐贾橐中，装直千金。张晏注曰：“珠玉之宝装里也。”

又曰：魏豹叛汉王，汉王谓郦生曰：“缓颊往说之。”

又曰：蒯通知天下权在於韩信，欲说令背汉。曰：“臣愿披心腹，堕介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曰：“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值而易失。时不再来，愿足下无疑臣之计。”信犹豫，不忍背汉，遂谢通。通乃阳狂为巫。

又曰：汉三年，与项羽相距京、索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萧何曰：“数劳苦君者，有疑君。今为君计，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悦。

又曰：项羽击陈留、外黄，外黄不下。数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诣城东，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羽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岂有所归心哉！从此以东，梁地十馀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当坑者。而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

又曰：汉王至雒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王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王曰：“善！非夫子无所闻。”於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哀临三日，发使告诸侯。

又曰：娄敬，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雒阳，帝在焉。敬脱免辂，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宜。”虞将军入言，上召见，赐食。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积德累善十有馀世。武王伐纣，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周都雒阳，以为天下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今陛下与项籍战荥阳，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哭泣之声不绝，伤疾者未起，而欲比隆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矣。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夫与人斗，不扌益其亢，拊其背，未能全胜。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此亦扌益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即日西都关中。

又曰：陈反，上自将，至邯郸，而韩信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信。上已闻信诛，便拜何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邵平独吊，谓何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内，非被矢石之难，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卫君，非以宠君也。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何从其计，上喜悦。

又曰：齐悼惠王时，曹参为相，礼下贤人，请蒯通为客。初，齐王田荣怨项羽，谋举兵叛之。齐处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强从。及田荣败，二人鬼之，相与入山深隐居。客谓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国，拾遗举过，显贤进能，齐国蔑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东郭先生，士俗所不及，何不进於相国乎？”通曰：“诺。臣之里妇，与里诸母相善也。里妇夜亡肉，姑以为盗，怒而逐之。妇晨去，过所善诸母，语以事而谢之。里母曰：‘汝安行，我今令而家追汝矣。’即束请火於亡肉家，曰：‘昨暮，犬夜得肉，争斗相杀，请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妇。故里女非谈说之士也，束蕴乞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可。臣请乞火於曹相国。”曰：“妇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犹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俊士，隐居不嫁，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也。愿足下使人礼之。”曹相国曰：“敬受命。”皆以为上宾。

又曰：袁盎逢丞相申屠嘉，下车拜谒，丞相从车上谢。盎还，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谒，求见丞相，曰：“且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者上书疏，未尝不正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何也？欲以致天下贤士，日闻所不闻，以益圣。今君自闭钳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圣主责愚相，君受祸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将军幸教。”引与之坐，为上客。

范晔《後汉书》曰：更始，尚书令谢躬留魏郡，太守陈康守邺，自率诸将击五莱贼。世祖因躬在外，乃使吴汉袭其城。汉先令辩士说陈康曰：“盖闻之，上智不处危以侥幸；中智能因危以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之。智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京师败乱，四方□扰，公所闻也。萧王兵强士附，河北归命，公所见也。谢躬内背萧王，外失众心，公所知也。公今据孤危之城，待灭亡之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无所立，节无所成，不若开门内军，转祸为福，免下愚之败，收中知之功。此计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开门内汉。

又曰：袁绍奔冀州，董卓购募求绍。时侍中周秘、城门校尉伍琼等阴为绍说卓曰：“夫废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绍不识大体，恐惧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购之，势必为变。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绍喜於免罪，必无患矣。”卓经为然，乃遣授绍渤海太守。

又曰：袁绍以书要公孙瓒，以袭冀州，收韩馥。绍乃使外甥陈留高及颍川荀谌等说馥曰：“公孙瓒乘胜来南，而诸郡应之。袁车骑意未可量也。窃为将军危之。”馥惧曰：“然则为之奈何？”谌曰：“君自料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临危叱决，智勇迈於人，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之蒙其惠，又孰与袁氏？”馥曰：“不如也。”谌曰：“今将军资三不如之势，久处其上，袁氏一时之杰，必不为将军下也。且公孙提征伐之卒，其锋不可当。夫冀州天下之重资，若两军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将军之旧，且同盟。当今之计，莫若举冀州以让袁氏，厚德将军，公孙瓒不能复与之争矣。是将军有让贤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愿勿有疑。”馥性怯，因然其计。

又曰：沮授说袁绍曰：“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匡正社稷恤民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又曰：曹操与袁绍相持於官渡，绍遣人求助，刘表许之，而不至，亦不助曹操，且欲观天下之变。从事中郎南阳韩嵩、别驾刘先说袁曰：“今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将军。将军若欲有，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因将军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助，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於将军，恐不得复中立矣。”

又曰：曹操军至新野，蒯越、韩嵩、傅巽等说刘琮曰：“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大势。以人臣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御中国，必危；以刘备敌曹公，不当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师之锋，必亡之道也。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琮曰：“不若也。”巽曰：“诚以刘备不足御曹公，则虽保全楚不能自存也，诚以刘备足御曹公，则备不为将军下也。愿将军勿疑。”琮乃请降。

又曰：阎忠说皇甫嵩曰：“将军指挥足以展风口，叱咤可以兴雷电。”

《东观汉记》曰：隗嚣将王玄说嚣曰：“昔更始，四方响应，天下喁喁，谓之太平，一旦坏败。今南有子阳，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数，而欲牵儒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说，弃千乘之基，计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北取西河，东收三辅，案秦旧迹，表里山河，玄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若计不及此，且畜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嚣然其计。

又曰：更始，大司马朱鲔守洛阳，吴汉诸将围守，数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尝为鲔校尉，令彭说鲔曰：“赤眉已得长安，今公谁为守乎？萧王受命，平定燕、赵，百姓安土鲔归心，贤俊四面□集。今北方清净，大兵来攻洛，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鲔曰：“大司徒公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还，诣河阳白上，上谓彭复往晓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复至城下说鲔，因曰：“彭往者得执鞭侍从，蒙荐举拔擢，深受厚恩，思以报义，不敢负公。”鲔从城上下索曰：“当如此来。”彭趋索欲上。鲔见其不疑，即曰：“旦蚤与我会，上东门外。”彭如期往，与鲔交马语。鲔轻骑诣，降，彭为杀羊具食。鲔身为降虏，未见吴公，诸将不敢食。彭即令鲔自缚，与俱见吴公。将诣行在所河津亭，上即时解鲔缚，复令彭夜送归洛阳。

又曰：更始使侍御史黄党即封世祖为萧王，罢兵，耿曰：“今使者来，欲罢兵，不可听也。兵一罢，不可复会也。”上曰：“国家已都长安，天下大定，何用兵为？”曰：“青、徐之贼，铜马、赤眉之属数十辈，辈数十万众，皆东至海，所向无前，圣公不能辨也，败必不久。”帝起坐曰：“卿失言，我击卿。”曰：“大王哀厚如父子，故披赤心为大王陈事。”上曰：“我戏卿耳。何以言之？”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闻刘氏复兴，莫不欣喜，望风从化，而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横矢，不足以喻。明公首事，南破昆阳，败百万师；今复定河北，以义征伐，表善惩恶，躬自克薄，以待士民，发号响应，望风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无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东得，无为人道之。”曰：“此重事，不敢为人道也。”

又曰：冯异因间进说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汉久矣。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纣之乱，乃见汤、武之功；民人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上纳之。

又曰：隗嚣既立，便聘平陵方望为军师。望至，说嚣曰：“足下欲丞天顺民，辅汉今而起，立者乃在南阳，王莽尚据长安，虽欲以汉为名，其实无所受命，将何以见信於众？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礼有损益，质文无常。削地开兆，茅茨土阶，以致其肃敬。虽未备物，神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舍诸？”嚣从其言。
又曰：蜀郡功曹李熊说公孙述曰：“方今四海波荡，匹夫横议。将军割据千里，地方十城，若奋发盛德以投天隙，霸王之业成矣。宜改名号，以镇百姓。”述曰：“吾亦虑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为蜀王。熊复说述曰：“今山东饥馑，人民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银铜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途，东守巴郡，拒杆关之口；地方数千馀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仰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也。君有为之声，闻於天下，而名号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远人有所依归。”述遂自立为天子。
又曰：荆邯东方渐平，兵且西向，说公孙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昔秦失其守，豪杰并起，汉祖无有前人之迹，立锥之地，起於战阵之中，躬自奋击，兵破身困数矣。然军败复合，创愈复战。何则？死而功成，逾於却就於灭亡。臣之愚计，以为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傅檄吴、楚，长沙已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
又曰：邓禹闻上安集河北，即杖策比渡，追及於邺。上欣其至，禹进说曰：“更始虽都关西，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知，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明公虽建蕃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於今之计，莫如览延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悦，因令左右号禹曰邓将军，常宿止於中，与定计议。
又曰：光武以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恂同门生董崇说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时据大郡，此谗人所侧目，怨祸之府也。宜思功遂身退之计。”恂然其言，因病不视事。
卷四百六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
游说下
《魏志》曰：袁绍领冀州牧，从事沮授说绍曰：“将军属废立之际，忠义奋发。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服，以此争锋，谁敌之？”绍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沉《魏书》曰：桓阶，字伯绪。天下乱，太祖兴义兵，袁绍强盛，刘表举州应之。阶说其守张羡曰：“夫举事而不本於义，未有不败者也。曹公虽弱，扶义而起，奉王命以讨有罪。”羡曰：“善矣！”

鱼豢《魏典略》曰：苏秦四说秦惠王，书十上，而说不行。

《蜀志》曰：曹公追先主与诸葛亮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请求救於孙将军。”亮说权曰：“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骑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今将军诚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权大悦，即并力拒曹公，败於赤壁。

又曰：曹公追先主至於夏口，诸葛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於孙将军。”时权军柴桑，观望成败，亮说权曰：“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表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牧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

《晋中兴书》曰：苏峻反，温峤推陶侃为盟主。侃欲西归，峤说侃曰：“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脑涂地，峤等与公致命之秋。事若克济，则臣主同休；如其不然，身虽灰灭，足以谢责於先帝。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虎之势，可得下平。公若违众独反，众心必沮；沮众以败事，义旗将回指於公矣。”侃无以对，遂留不去。

又曰：建兴初，祖逖进说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逃民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既被残酷，遗黎思本，人有奋击之心，但悉无所凭倚。大王诚能命将帅，使若逖等执殳前驱，上为国家雪耻，下为百姓请命，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响起，沉溺之民欣於来苏也。扫洒中原，清复寰宇，此千载之一时，愿大王图之。”中宗於是始欲疆理神州。

又曰：刘牢之屯洌州，桓玄至於湖熟，遣牢之族舅何睦说曰：“今君战败则倾宗，战胜亦覆族，欲以是安归乎？孰若翻然改图，惟理是宅，则身与金石等固，名与天壤无穷哉？”牢之得说，诣玄请降也。

范亨《燕书》曰：晋室大乱，高祖方经略江东，高诩说高祖曰：“自王公政错，士人失望。襁负归公者，动有万数。今王氏败没，而福宿见尾箕，其兆可见也。今晋室虽衰，人心未变。宜遣贡使江东，亦有所尊，然後仗义声以扫不庭，可以有辞於天下。”高祖深纳焉。

《宋书》曰：二凶构逆，王僧达回惑，不知所从。有客说之曰：“为君计，莫若承义师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祸福也。”

《唐书》曰：李怀光屯军咸阳，反状始萌。李景略时说怀光，请复宫阙，迎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驾，怀光不从。景略出军门恸哭曰：“谁知此军一旦陷於不义？”军士相顾，甚义之，因退归私家。

又曰：柏耆者，将军良器之子。素负志略，学纵横家流。会王承宗以常山叛，朝廷厌兵，欲以恩泽抚之。耆于蔡州行营以画干裴度，请以朝旨奉使镇州，乃自处士授左拾遗。既见承宗，以大义陈说，承宗泣下，请质二男，献两郡，由是知名。

韦昭《吴书》曰：将军曹仁在公安拒守，吕蒙令虞翻说之。翻至城门，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将军守荣逃带之城而不降，死战则毁宗灭祠，为天下笑，幸熟思焉。”仁得书，流涕而降之。

《太公六韬》曰：文王斋戒三日，乘田车田马田於渭之阳。吕尚以竿以渔曰：“今臣言至情不讳，君其恶之乎？缯微饵明，小鱼食之；缯调饵多，大鱼食之。夫鱼食于饵乃牵於缯，人食其禄而服於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也。”

《春秋後传》曰：梁以张仪为，齐楚怒，约而攻梁，雍沮曰：“请令解攻。”雍沮谓齐、楚之王曰：‘王亦闻张仪之约秦王乎？”曰：‘王若相仪于梁，齐楚恶仪必攻魏，魏战而胜，是齐楚之兵折而仪固得梁矣。若不胜，梁必事秦，以持其国，必割地以赂王。若欲复攻，其弊不足以应秦。’此仪之所以与秦王阴相约也。”齐楚王曰：“善。”乃遽解兵。

又曰：魏加问春申君：“闻欲将临武君，有之乎？”曰：“有矣。”加曰：“臣少之时好射，臣愿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曰：“更羸与魏王处廪下，更羸谓魏王曰：臣能为王虚发而下鸟。有间，雁来，更羸虚发而鸟下。魏王曰：然则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而鸣悲者，故创痛也。鸣悲者，久失群也，今临武君尝为秦孽，不可为距秦之将也。”

又曰：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故信都令汉阳阎忠说嵩曰：“难得易失者，时也；时至不旋踵者，机也。故圣人常顺时而动知者，必因机以发。今将军遭难得之时，蹈机而不发，将何以权大名乎！”

又曰：刘备救徐州刺史陶谦，会谦病死。伏波将军陈登说备曰：“今欲为使君合众十万，上可以匡主济人，成五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名竹帛。若使君不听，登亦未听使君得发。”备遂领徐州。

孔演《汉魏春秋》曰：兴平玄年，曹公复征陶谦，陈宫说张邈曰：“雄杰并起，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盼，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

《魏氏春秋》曰：锺会阴怀异图，姜维见而知其心，谓可构成扰乱以图克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诡说之曰：“君自淮南已来，算无遗策，晋道克昌，皆君为之。今复定蜀，威德大震，其民高其功，而主畏其谋，欲以此安归乎！夫韩信不背汉於扰攘，而见疑於既平；大夫种不从范蠡于五湖，卒伏剑而亡。彼岂暗主愚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绝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岭而从赤松游乎？”会曰：“君言远矣，我不能行，且为全身之道，或未尽於此也。”维曰：“其他则君智力之所能，无烦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欣甚。

《周载》曰：薄疑者，卫之居士也。疑进说卫嗣君以王道，嗣君悦，延之以相，辞曰：“疑之母以疑为贤，然与疑议家事既定，则又决之所幸蔡妪，故事多不就。母子之间犹不免乎蔡妪之议，今人主皆有蔡妪，而於臣非骨肉之亲，安得不败？”君曰：“寡人闻命。”遂相之，委以从事。

《江表传》曰：曹公闻周瑜年少有俊才，谓可游说动也。密下扬州，遣九江蒋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乃布衣葛巾，自托私行诣瑜，瑜出迎之，立谓曰：“子翼卿苦远江湖，为曹氏作说客耶？”曰：“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颂，而云说客，无乃逆诈乎！”瑜曰：“吾虽不及夔、旷，闻弦赏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入，为设酒食。後三日，瑜请与周观营中，行视仓库军资器仗，言讫，还饮宴，示之侍者服饰珍玩之物。因谓曰：“丈夫处世，一遇知己，外守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郦叟复在，吾犹拊其背而折其辞，岂足下幼生所能移乎！”但笑，终无所言。还，称瑜雅量，非言辞所所间。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王充《论衡》曰：傅称苏秦、张仪纵横之术习之於鬼谷先生。掘地为坎，曰：“能下，说令我泣，出则能分人主之地。”苏秦下，说鬼谷先生泣沾衿；张仪下，说鬼谷先生泣亦沾衿。

刘向《说苑》曰：孙卿曰：夫谈说之术，端盛以处之，坚强以持之。

《庄子》曰：昔赵文王喜剑，剑士日夜相击於前。太子悝患之，乃使以千金奉庄子，庄子不受。请持剑服，剑服成，乃见王曰：“臣有三剑，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天子之剑，包以四夷，裹以四时，一用天下服。此天子之剑。”於是文王不出宫三月，剑士皆伏弊之也。

《列子》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弊。

韩子《说难》篇曰：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後说焉。

又《说难》篇曰：凡事以密成，亦以泄祸。未必其身泄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矣。

又《说难》篇曰：龙喉下有逆鳞，有婴之则必煞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婴人主之逆鳞，则几死矣。
又《说难》篇曰：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然後极骋智辩焉。
又《说难》篇曰：略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也。
又《说难》篇曰：凡说得亲近不疑，而得尽其辞也。
《鬼谷子》曰：《抵（音熙）篇》云：“者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作说事。
又曰：《量权篇》云：“与智者言，依於博；与博者言，依於辩；与辩者言，依於要。此其说也。”
又曰：《午合篇》云：“伊尹五就桀，五就汤，然後合於汤。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此天知之至，归之不疑。”注云：伊尹、吕尚各以至知说圣王，因泽钓行其术策。
又曰：《摩意篇》云：“摩者，揣之也。说莫难於悉行，事莫难於必成。”注曰：摩不失其情，故能建功。
又曰：《量权篇》云：“言有通者从其所长，言有塞者避其所短。”注曰：人辞说条通理达，即叙述从其长者，以昭其德。人言壅滞，即避其短，称宣其善，以显其行。言说之枢机，事物之志务者也。
又曰：《反覆篇》云：“其和也，若比目鱼；其司言也，若声与响。”注曰：和，答问也。因问而言，申叙其解，如比目鱼相须而行，候察言辞，往来若影随形，响之应声。
又曰：《量权篇》云：“介虫之捍必以甲而後动，螫虫之动必先螫毒。故禽兽知其所长，而谈者不知用也。”注云：虫以甲自覆鄣，而言说者不知其长。
又曰：《揣情篇》云：“说王公君长则审情，以说王公，避所短，从所长。”
又曰：《谋虑篇》云：“乃立三仪，曰上中下，日参以立焉。变生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仪，仪生说，说生进。”注曰：三仪，有上有下有中。会同异曰仪，决是非曰说。
《吕氏春秋》曰：伍子胥将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曰：“其貌吾所甚恶也。”客以告子胥，子胥曰：“此易改也。愿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见其衣。”子光许之。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悦。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十年。子光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为法制，下贤良，选阵士，习战斗；六年然後大胜楚於柏举，九战九胜，逐北千里，昭王出奔。
又曰：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桥为司空。有一县後二日，段桥执其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桥，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壹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曾有也。”封人子高出，段桥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之者，而出之。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

又曰：孟尝君为从，公孙弘谓孟尝曰：“不若西观秦王之意。”弘见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弘曰：“百里。”昭王曰：“寡人之国，地数千里，犹未敢以有难也。今薛百里之地而欲难寡人乎？”公孙弘曰：“孟尝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笑而谢之。

又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所因便也。

《尸子》曰：公输般为蒙天之阶，阶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赴于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见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轩，邻有弊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糟糠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窃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弊舆也。荆有□梦，犀兕麋鹿盈溢，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饶；宋所谓雉兔鲋鱼者也，犹粱肉之与糟糠也。荆有长松文柏、梓冉豫章，宋无长木，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王曰：“善哉。”请无攻宋。

《孔丛子》曰：齐攻赵国禀立，赵使孔青击之，克齐军，尸三万。赵王诏勿归其尸，将以困之。子慎聘齐，曰：“以臣愚计，贫齐之术乃宜归尸。使其家远来迎尸，不得事农，一费；归而葬之，二费也。一年之中丧三万，费欲无困贫，弗可得也。”王曰：“善。”

又曰：五国约而诛秦，未入秦境而留兵于成皋，子慎谓市丘君曰：“此师楚为之主，今兵不散，殆有异意，君其备之。”市丘君曰：“先生幸而教之。”子慎许诺。遂见楚王曰：“王约五国而伐秦，事既不集，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子慎曰：“王今出令使五国勿攻市丘，五国重王则听王之令矣。不重王则且反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为国交王之轻重必明矣。”楚王敬诺而五国散。

扬雄《解嘲》曰：娄敬委辂脱免，掉三寸之舌。案《汉书》曰：“娄敬说高祖西都。”

又曰：上说人主，下谈公卿，一从一横，论者莫当。

班固答宾戏曰：游说之徒，风电激。

卷四百六十三　人事部一百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辩上

《说文》曰：辩，（被免切。）治也。

《尚书》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

《尔雅》曰：诸诸便便，辩也。

《论语》曰：便便言，惟谨尔。（郑玄曰：便便，辩也。）

又曰：孔子曰：“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又曰：御人以口给。

《家语》曰：子夏问子贡何人，子曰：“辩人，丘弗及也。”

又曰：宰予，鲁人也，有口才，以言语著名。

又曰：孔子登农山，谓二三子各言尔志。子贡进曰：“赐愿使齐、楚合战於莽氵养之野，两垒相当，旗鼓相望，埃尘相接，挺刃交兵。赐着缟衣白冠，陈说其间，推论利害，二国释患，惟惟赐能之矣。”夫子曰：“辩哉！”

《史记》曰：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绌其辩。田常欲为乱於齐，移兵欲伐鲁，孔子谓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父母之国。国危，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请出，孔子许之，遂行。子贡壹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

又曰：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以东者为楚。项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王乃封公为平国君，曰：“此天下辩士。”所居号为平国。

又曰：范雎欲事魏王，家贫无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为魏使齐，齐襄王闻雎辩有口，赐金印及牛酒。

又曰：上问上林诸尉禽兽，十馀，左右视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次观其口对，响应无泗拢乃拜啬夫为上林令。

又曰：秦蔡泽游学於诸侯，大小甚众而不遇。因从唐举相，曰：“闻子相李兑，百日之内持国柄，有之乎？”曰：“有之。”泽曰：“今若臣者何如？”唐举熟视而笑曰：“先生揭鼻、戾唇、颜、蹙，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被唐举之戏，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不知者寿也，愿闻之。”举曰：“先生从今已往四十三岁。”泽笑谢去，谓其御者曰：“吾跃马，食肉，富贵四十三年亦足矣。”乃来入秦。使人宣言以感怒应侯范雎曰：“燕客蔡泽，天下俊雄弘辩智士也。彼一见秦王，必夺君位。”应侯使人召泽。泽入，揖应侯。应侯固不快矣，及见又倨，应侯因让之曰：“子尝宣言欲代吾相秦，岂有之乎？”对曰：“然。”应侯曰：“请闻其说。”泽曰：“吁，君何见之晚耶！夫四时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来。君禄位贵盛，私家之富皆已极矣，不退将危，臣之代君，不亦宜乎！”应侯善之，乃延入坐，为上客。後数日，入朝，言於王曰：“客有新从山东来者蔡泽，其人辩士。臣见人众，莫能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不如也。”王召见，与语，大悦之，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许之，以泽为相，终如其志。

又曰：苏秦初与张仪俱事鬼谷先生十一年，皆通六艺，经营百家之言。鬼谷先生弟子五百馀人，为之土窟，窖深二丈。先生曰：“有能独下，说窖中，使我泣出者，则能分人主之地。”久，苏秦下说窖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衿。次张仪下说窖中亦泣。先生曰：“苏秦词说与张仪一体也。”

又曰：楚陈轸，词辩之士也。初与张仪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仪恶轸於王曰：“陈轸重币轻信，秦使之楚，将为交也。今楚不善於秦而善於轸。王以仪言召轸问之，轸曰：“然。王闻楚有两妻者乎？”王曰：“不闻。”轸曰：“楚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骂之，挑其少者，少者复挑之。居无何，有两妻者死。客谓挑者曰：“谓汝娶长者乎，少者乎？”挑者曰：“娶长者。”客曰：“长者骂汝，少者复挑汝，何故娶长者？”对曰：“居人之所，则欲其挑我，为妻，则欲其骂人。今楚王明主，昭阳贤相，使轸为臣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将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臣必之楚，足以明臣为楚不与也。”轸出，张仪入问王曰：“轸果欲之楚不？”王曰：“然。轸，天下之辩士。寡人遂无奈何也。”惠王终相张仪，轸遂奔楚，楚用为上卿。後轸为楚使之秦，惠王见之，谓曰：“子去寡人之楚，寡人甚思子，子思寡人乎？”轸曰：“王闻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轸曰：“越人庄舄仕楚执，有顷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人。凡人之思。固在其病也。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楚声。使人听之，犹尚越声。今臣虽弃逐之楚，能无秦声哉！”

《汉书》曰：郦食其有词辩，年六十，身长八尺，鬓皓然。请见高祖，谒者曰：“上好骂人，不喜儒生，有客冠而来者，辄解其冠而溺其中。”食其作色叱之曰：“我高阳酒徒，何儒生之有！”谒者股栗而见之，高祖乃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食其入，长揖不拜，曰：“欲助秦攻诸侯乎？将欲率诸侯攻秦乎？”高祖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攻秦，汝奚为助秦耶？”食其曰：“必欲聚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高祖憬然而起，拔足挥洗摄衣，延食其坐而谢之。食其因言六国纵横王霸之道。高祖大悦，问其计，食其曰：“足下起乌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二旅，而欲鼓行入秦，所谓探虎口而喂饿狼也。夫陈留者，当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城坚粟多，可以少留。臣知其令，请使命下之。如不听，可举兵攻之，臣为内应，不崇朝而拔之矣。”於是高祖乃遣食其说陈留令，高祖引兵随之，遂下陈留。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贵幸，善梁丘氏《易》。玄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与诸家论《易》。充宗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朱□者，召入，摄齐登台，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柱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鹿岳岳，朱□折其角。”
又曰：娄护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竦然。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曰：“谷子□之笔札，娄君卿之唇舌”，言其见信用也。
又曰：晁错，颍川人也。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又曰：田贵幸，为中大夫，辩有口，学《盘盂》诸书。（应劭曰：黄帝史，孔甲所作名也。孔甲《盘盂》二十六篇。）
又曰：东方朔自公卿在坐，朔皆傲弄，无所屈。上以朔口谐给，尝问：“先生视朕何如主也？”朔对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际，未足喻当世。臣朔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譬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卞庄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应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官属少府，故令作。）子贡使外国，颜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孟子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奚为典属国，（晓其风俗，故令为之。）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蘧伯玉为太傅，（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无过，伯玉欲寡其过也。）孔父为詹事，叔敖为诸侯相，子产为郡守，王子庆忌为期门，夏育为鼎官，羿为旄头，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也。
又曰：终军，字子□，济南人。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於郡。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太守闻其有异才，召见军，甚奇之。及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军为谒者给事中。
又曰：蒯通知天下权在於韩信，欲令背汉，乃先微感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贵而不可言。”信曰：“何谓也？”通曰：“天下初作难也，俊雄豪杰建号壹呼，天下之士□合雾集，鱼鳞杂袭，飚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刘、项分争，使人肝脑涂地，流离中野，不可胜数。今时两主悬命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愿披心腹，肝胆，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为足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孰不听足下，愿图之。”信曰：“汉王遇我厚，吾岂可见利而背恩乎！”通曰：“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挟不赏之功，载震主之威。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将安归乎？故猛虎犹预，不如蜂虿之致螫；孟贲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信不忍背汉，遂谢通。通说不听，惶恐，乃佯狂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被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齐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蒯通。”乃诏齐召蒯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韩信反，何也？”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得。天下汹汹，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何惮诛耶！”上乃赦之。

又曰：淮南王黥布反，朱建谏之，不听。汉既诛布，闻建谏之，高祖赐建号“平原君”，家徙长安。为人辩有口，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

又曰：辩士曹丘生数招权顾金钱，（孟康曰：招金钱，事权贵，而求事也。）事贵人赵谈，窦长君等善。季布闻，寄书谏长君曰：“吾闻曹丘非长者，勿与通。”及曹丘归，欲得书谒布。窦长君曰：“季将军不说足下，足下无往。”固请，遂使书人先发书，布大怒。曹至，则揖布曰：“楚人谚曰：‘得黄金百镒，不如得季布一诺。’足下何以得此声梁、楚之间哉！且仆与足下俱楚人，使仆游扬足下名於天下，顾不美乎？何足下之距仆深也！”布乃大悦，引入，留数日，为上客，厚送之。布名所以益闻者，曹丘扬之也。

范晔《後汉书》曰：黄琬，字子琰，琼之孙。早而辩慧。祖父琼为魏郡太守，建和玄年正月日蚀，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梁太后。太后诏问所蚀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时琬年七岁，在旁，云：“何不言日蚀之馀，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

又曰：孔融，字文举。孔子二十世孙也。李膺为河南尹，恃才倨傲，诫守门者：“非吾通家子孙不得辄通。”融年十二，入洛，欲以观其人，乃谓守门者曰：“吾与李君通家子孙耳。”守门者告膺，膺呼召，问曰：“卿与吾有何所故？”融曰：“臣先君孔子与公老君同德比义，则臣与公累代通家也。”膺大悦，引坐，谓曰：“卿欲食乎？”融曰：“须食。”膺曰：“教卿为客之礼，主人问食，但让不须。”融曰：“不然。教君为主之礼，但置于食，不须问客。”膺惭，乃叹曰：“吾将老死，不见卿富贵也。”融曰：“公殊未死。”膺曰：“如何？”融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向来公言，未有善也，故知未死。”膺甚奇之。後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

又曰：刘，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也。初察孝廉，补尚书侍郎，闲悉故事，文札强辩，每有奏议，对应为侪类所归。

谢承《後汉书》曰：郭弘为郡上计吏。正月朝觐，弘进殿下谢祖宗受恩，言辞辩丽，专对移时。天子曰：“颍川乃有此辩士邪！子贡、晏婴何以加之？”群公属目，卿士叹伏。

又曰：郭弘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弘颍川风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弘援经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叔，扶风平陵人，徐令彪之子也。为人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傅。

《魏志》曰：黄初玄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祚，而道路疾，稽留。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於涂山，防风後至，便行显戮。今溥天同庆，而最留迟，何也？”淮对曰：“臣闻五帝先教，道人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代，是以自知免於防风之诛也。”帝悦之，擢领雍州刺史。

《魏典略》曰：邯郸之北有苏大侯者，苏秦往说之，苏大侯送以百金。家丞问其故，苏大侯曰：“客辩士也，立谈之间，再夺吾地而复归之，吾地虽小，岂直百金耶！”

又曰：韩宣，字景然，渤海人。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军谋掾，冗散在邺。尝于邺步行入宫，於东掖门内，与临淄侯植相遇。时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阂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於道边。植嫌既不去，又不为礼，乃驻车使其常从问宣何官，宣云：“丞相军谋掾也。”植又问曰：“应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义，王人虽微，列於诸侯之上，未闻宰士而为下士诸侯之礼。”植又曰：“即如所言，为人父吏见其子，应有礼不？”宣又曰：“於礼，臣子一例也。”植知其难穷，乃释去，以为辩也。

梁祚《魏国统》曰：黄权来降，文帝从容谓权曰：“君舍逆效顺，欲追踪陈、韩邪？”对曰：“臣过受刘氏殊遇，降吴不可，归蜀无路，是以归命。且败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敢慕也！”帝善之。

《吴志》曰：孙权问诸葛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张昭前，先有酒色，不肯复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师尚父九十，秉旄伏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後，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又曰：孙权遣都尉赵咨使魏，帝问曰：“吴王何等主？”赵咨对曰：“聪明仁知，雄略之主也。”帝问其状，答曰：“纳鲁肃於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於行军，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而虎视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又曰：薛综，字仲文，沛郡人。其先田文封薛，因以氏焉。避地交州，士燮召为交太守。及还都，蜀使张奉於权前嘲尚书阚泽，泽不能答。综曰：“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狗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别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奉无以对焉。

韦昭《吴书》曰：吴使郎中令陈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问化曰：“吴魏峙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谁将平壹海内者乎？”化曰：“《易》称‘帝出乎震’，化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於东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天下，岂复在东乎？”化曰：“周之初基，大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於西。”帝笑，奇其辞。

又曰：沈珩，字仲山。孙权以珩有知谋，能专对，乃使至魏。魏文帝问曰：“吴嫌魏东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之？”曰：“恃旧盟，言归於好，是以不嫌。”又问：“太子当来，宁然乎？”珩曰：“臣在东朝，朝不坐，宴不与，若此之议，无所闻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谈语终日。珩随事响应，无所屈服。

张勃《吴录》曰：吴兴沈友，字子正。善属文，有口辩，每所至，众人皆默，因号曰：“谧众”。咸言其笔之妙、力之妙、舌之妙皆绝於人也。

《蜀志》曰：先是雍送张裔於孙权，诸葛亮遣邓芝使吴，亮令芝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数年，流徙伏匿，权未知也。许之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之女，犹贤於买臣之妻。”权又谓裔：“君还，必用事西朝，终必不作田父於闾里也，将何以报我？”对曰：“裔负罪而归，将委命有司。若蒙侥幸得全首领，五十以前父母之年，自此以後大王之赐也。”

又曰：伊籍，字几伯，阳人。随先主入益州，东使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

又曰：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温问秦密曰：“天有头乎？”密曰：“《诗》云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密曰：“《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温曰：“天有姓乎？”密曰：“姓刘。”曰：“何以知之？”密曰：“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东乎？”密曰：“虽生於东而没於西。”答问如响。温服密之文辩，凡如此类也。

卷四百六十四　人事部一百五

辩下

《晋书》曰：王衍妙善玄理，惟谈《庄》《老》为事。每捉王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

又曰：谢安常赏袁弘机对辩速。安为扬州刺史，弘自吏部郎出为东阳郡，及祖道於治亭。时贤皆集，安欲以卒迫试之，临别执弘手，顾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赠行。”弘应声答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

又曰：华或问谭曰：“谚云‘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宁有此理乎？”谭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许由让天子之贵，市道小人争半钱之利，此相去何啻九牛毛也！”闻者称善。
又曰：吕珩问袁甫曰：“卿名能辩，岂知寿阳已东何以恒水？“甫曰：“寿阳已东皆是吴人，夫亡国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朝失职，愤叹甚积，积忧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地域恒涝也。”
又曰：祖纳谓梅陶及锺雅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椎。持钝椎，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摧。”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椎。”陶、雅无以对。
又曰：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继此多少。帝既不怡，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正容仪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意悦，群臣叹服。
又曰：李密，字令伯，犍为武阳人。蜀朝旧臣，数使于吴，应机当义，吴人称其才辩。蜀平，以太子洗马召。张华问曰：“安乐公何如？”密曰：“可次齐桓。”华问其事，密曰：“齐得管仲而霸，得竖刁而流亡。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後任黄皓而丧国，成败一也。”
又曰：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习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
《宋记》曰：孝武常赐谢庄宝剑，庄以与豫州刺史鲁爽。爽後反叛，孝武因宴集，问剑所在，答曰：“昔以与鲁爽别，窃为陛下杜邮之赐。”上甚悦，当时以为知言。
萧子显《齐书》曰：张融，字思光，吴郡人也。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
又曰：周，字彦伦，汝南人。音辞雅丽，出言不穷，商较朱紫，发口成句。每宾友会同，虚席晤语，声如流，听者忘倦。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刘裕为太尉、中书监。裕既拜，朝贤毕至，仆射谢混後来，衣冠倾纵，颇有傲慢之容。裕甚不平，乃谓之曰：“何谓旁若无人？”混对曰：“明公将隆伊周之化，方使四海解衾，谢混何人，而敢独异乎！”乃以手板披拨其衾领，悉皆解散，裕大悦。
魏收《魏书》曰：李谐，字虔和，博学才辩。天平中，以谐兼散骑常侍，为聘。梁王衍遣主客郎范胥当接，胥曰：“黄旗紫盖，本出东南，君临万拜，故宜在此。”谐答：“帝王苻命，岂得与中国比隆？紫盖黄旗，终于入洛，无乃自害邪？”
《陈书》曰：简文在东宫，召戚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玄相质难，次令中庶子徐ゼ驰骋大义，间以剧谈。ゼ辞辩纵横，难以答抗，诸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慑气，皆失次序。衮时骋义，ゼ与往复，衮精采自若，对答如流。简文深加叹赏。

《隋书》曰：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辛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之曰：“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太悦。

又曰：苏夔，字伯尼。少聪敏，有口辩。炀帝尝从容谓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观礼华夏，鸿胪之职，须归令望。宁有多才多艺，美容仪，可以接对宾客者为之乎？”咸以夔对。是日拜鸿胪少卿。

又曰：柳誓为东宫学士，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誓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

《唐书》曰：薛收归国，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即日召见，问以经略，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授秦王府主簿。

又曰：文宗尝于诞节召白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峰起，辞辩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

《列子》云：子夏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赐辩贤于丘。赐也能辩不能讷。吾兼有之，所以事吾也矣。”

《庄子》曰：孔子舍于沙丘，见主人曰：“辩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识之？”曰：“其口穷，其鼻空大，其服博戏，其睫流，其举足也高，其践地也深，鹿与而牛舍。”

又曰：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

又曰：古者王天下者，智虽络天地，不自虑也；辩虽雕万物，不自说也。

《鲁连子》曰：齐之辩者田巴，辩于狙丘，议于稷下，毁五帝，罪三王，訾五伯，离坚白同异，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鲁连，谓劫曰：“臣愿得当田子，使之不敢复谈，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驹也。愿得侍议于前。”田巴曰：“可。”鲁连曰：“臣闻堂上之粪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则？急者不救则缓者非务。楚军南阳，赵氏伐高唐，燕人十万之众在聊城而不去，国亡在旦暮耳。先生将奈何？”田巴曰：“无奈何。”鲁连曰：“夫危不能为安，亡不能为存，则无为贵学士矣。今臣将罢南阳之师，还高唐之兵，却聊城之众。为所贵谈，谈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恶之。愿先生之勿复谈也。”田巴曰：“谨闻教。”明日见徐劫曰：“先生之驹乃非兔也，岂特千里哉！”于是杜口易业，终身不复谈。

《淮南子》曰：智络天地，明照日月，辩解连环，泽润玉石。

《抱朴子》曰：飞清机之英丽，言约畅而判滞，辩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公《六韬》曰：辩言巧辞善毁誉者曰飞言之士。
皇甫谧《高士传》曰：赵惠文王好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人，太子悝患之，募有能止王者与千金。左右曰：“庄子必能。”太子使人奉周，周见王曰：“臣有三剑，惟所用焉。天子之剑，宾诸侯，正天下；诸侯之剑，如雷霆之威震，四封之内无不宾服；庶人之剑，上绝颈领，下脱肺肝。而此无异于斗鸡，而争一旦之命也，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业，臣窃为大王薄之。”王不出宫三月，剑客皆伏。
《韩诗外传》曰：鸟之美羽勾啄者，鸟共畏之；人之利口巧辩者，人共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文士笔端，辩士舌端，武士锋端。
又曰：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陈，尘埃张天，赐不持尺兵斗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
《语林》曰：诸葛靓，字仲思。在吴于朝堂大会，孙皓问曰：“卿字仲思，为欲何思之？”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王子年《拾遗录》曰：张仪、苏秦二人递剪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书于掌中及股里。夜还，折竹写之，二人假食于路，剥树皮为囊，以盛天下良书。每息大树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问曰：“二子何勤苦若是？”而仪、秦共与言论曰：“子是何人？”答曰：“吾死生归于山谷，世论谓余归谷子也。”秦、仪後游学，复逢归谷子。乃请其学术，则教以干世俗之辩。乃探胸中韦衤失三卷书，言辅时之事，故仪、秦学之以终身也。古史考云：仪、秦受术鬼谷先生，归之声与鬼相乱故也。
桓谭《新论》曰：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
《世说》曰：郭象议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刘向《别录》曰：邹者，颇采邹衍之术，远大而闳辩，文俱难胜。齐人美之，颂曰：“谈天邹。”
《说苑》曰：林既衣韦而朝齐景公，景公曰：“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作色曰：“夫服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齐短衣而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剪而范蠡大夫种出焉。如君言，衣狗裘者当犬号，衣羊裘者当羊鸣。今君衣狐裘而朝得无为变乎！”
《文士传》曰：刘祯，字公，年八岁能诵论及赋数万言，性辩捷。文帝尝请同好为主人，使甄夫人出，拜坐者皆伏，而祯独平视如故。武帝使人观之，见祯，大怒，命收之。主者案祯大不恭，应死减一等，输作部使磨石。武帝尝辇至尚方，观作者，见祯故环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问曰：“石何如？”祯因得喻己目理，跪对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下，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兹自然，顾理枉屈，纡绕独不得申。“武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还宫，赦祯复署吏。

又曰：华谭，字令思。年十四，举秀才，入洛，会宣武场座有卞者嘲南人：“诸君，楚人亡国之馀，有何秀异，忽应斯举。”众无答，谭在下行，遥曰：“当今六合齐轨，异人并出。吾闻大禹出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贤圣之所在，岂常之有？昔武王伐纣，迁商顽民于洛邑，得无吾子是其苗裔？”时咸改视，辩者无以应也。

王之《童子传》曰：孔林，鲁国人，年十岁诣台。鲁相刘公客有献雁者，叹曰：“天之于人，生五以为之食，有鱼鸟以为之肴。”众宾咸曰：“诚如公旨。”林曰：“不然。夫万物所生，各禀天气。事不必为人，人徒以智得之，故蚊蚋食人，蚓虫啖土，非天为蚊蚋生人，为蚓生土。”公曰：“童子辩焉。”

《郭子》曰：梁国杨氏子年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有杨梅。孔指示儿：“此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王弼别传》曰：弼年十馀岁，好《老》《庄》，通辩能言者。

《列女传》曰：袁次阳妻者，扶风马季长之女也。下车礼毕，次阳问曰：“为妇之道，贞顺而已，何辎僮婢数十，黼黻玄黄珠玑之饰耶？”夫人答曰：“女有三从之义，在家系于父母，情爱无已，欲其丰丽，故不敢逆命。今君欲拟鲍子、子都之风，不受妇家之送，此乃清高异行也。妾亦欲察君志，悉还所有，以成君之高，不亦可乎？”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犹以为鄙，高士不为也。贤姊未嫁而新妇先行，有何汲汲乎！”答曰：“家姊有宋伯姬之风，梁高之行，节操概于青冂，贞介于白日。家君庶尧之配舜，孔子妻公冶之义，世乏此贤，故目踌躇。妾固陋不才，遭人则可。”次阳默然怅恨。外听者曰：“使君努力，何为新妇所困之有！”

傅玄《七礼》曰：辩论锋起，探虎摩龙。

徐《七喻》曰：战国之际，秦、仪之徒，智略兼人，辩利轶轨，倜傥挟义，观衅相时。图爵位则佩六绂，谋货财则输海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憩，人主见弄于股掌之上，而莫之知恶也。

班固《答宾戏》曰：子虽驰辩如涛波，ゼ藻如春华，犹无益于殿做拢

刘邵《赵都赋》曰：辩论之士，则智凌狙兵，材过东里，分摘滞义，割擗纤理，论折坚白，辩藏三耳。

张衡《西京赋》曰：其都游说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

张华《纵横篇》曰：苏秦始为交，同学鬼谷先生，辩说剖毫厘，变诈入无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巧言惑正理，人主莫不倾听。
王口《子贡画赞》曰：端木英辩才清，吐口敷华，发音扬馨。
讷
《说文》曰：讷，言难也。
《易》曰：吉人之辞寡。
《礼记》曰：赵文子其言内内，若不出诸其口。
《论语》曰：君子欲讷其言而敏于行。
又曰：刚毅木讷近仁矣。
《史记》曰：周勃为人木强少文，然可属大事。
又曰：司马相如口吃，而善著书。
《汉书》曰：曹参为相，遵萧何之约，采择郡国长史，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
又曰：李广讷口，少与人言，居则画地以为阵。
《东观汉记》曰：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语自达。邓禹及诸将多所荐举。
又曰：扬雄好著书而口吃，不能剧谈。
范晔《後汉书》曰：吴汉自建武时，常居上公之位，终始亲爱，谅犹质简而强力也。子曰：“刚毅木讷近仁，”斯岂汉之方乎！
又曰：刘昆，字恒公，陈留人。建武五年举孝廉，除江陵令。时县连火灾，昆辄向火叩头，多能降雨止风。迁弘农太守，虎皆负子渡河，徵为光禄勋。诏问：“前在江陵，何德而政致是耶？”对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质讷。帝曰：“此长者之言。”顾命书诸策。
又曰：高彪，字义方，吴郡无锡人也。家本单寒，至彪为诸生，游太学，有雅才而讷於言。
《续汉书》曰：何休任城樊人，朴讷而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者。
《魏略》曰：严翰善《春秋公羊》，司隶锺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故常数与翰辩短长。繇为人机捷，善持论，而翰讷，临时屈无以应。
《晋书》曰：郭林宗谓刘儒口讷心辩，有璋之质。
张诠《南燕书》曰：慕容纳沉静深邃，外讷内敏。
《北史》：牛恒讷幼稍而敏于行。上尝令其宣敕，至陛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傅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直。
《隋书》：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讷涩，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子》曰：大辩若讷。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为言，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张骘《文士传》曰：左思，字太冲。貌恶不扬，口讷不能给谈，默而心解。
又曰：成公绥口讷不能谈论，嘿而内朗，人有剧问，以笔墨答之。
裴启《语林》曰：邓艾口吃，常云艾艾。宣王曰：“为云艾艾，终是几艾？”答曰：“譬如凤兮凤兮，故作一凤耳。”
《玄晏春秋》曰：予朴讷不好戏弄，口又不能戏谈。
崔琰《述初赋》序云：琰性顽口讷，年十八不能会问，好击剑，尚武事。
纪骘表孙皓曰：臣禀气浅薄，体不及众，形容短陋，讷口弱颜。
卷四百六十五　人事部一百六
讴
《说文》曰：讴，齐歌也。
《左传》曰：宋华玄为植，巡功。城者讴曰：“旱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又曰：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于农收，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不许。筑者讴曰：“泽门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
《汉书》曰：汉王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师古曰：讴，齐歌也。）多道亡还者。（未至南郑，在道即止。）
歌
《释名》曰：歌，柯也。所歌之声是其质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叶也。
《说文》曰：歌，咏也。
《诗》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家语》曰：孔子相鲁，齐人归女乐。鲁君淫荒，孔子遂行，师已，送曰：“夫子则非罪也。”孔子曰：“欲歌可乎？”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谒，可以败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史记》曰：曹参为汉相国三年，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讠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人以宁一。”
又曰：卫子夫为皇后，弟青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汉书》曰：石显与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党，诸附倚者得宠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耶，绶何若若耶！”言其兼官据势也。
又曰：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白姓，公爵也，为孺子之也。）复奏穿渠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延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馀顷，因名“白渠”。民甚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插为口，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粪且溉，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又曰：冯立，字圣通。为西河、上郡，与兄野王相代，政行相似，吏人嘉之，乃歌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圣智惠吏人，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

又曰：王氏五侯争为奢侈，大起第宅，百姓歌曰：“五侯初起，曲阳最怒；坏决高都，连境外杜；土山渐台，象西白虎。”（白虎，殿名。）

《後汉书》曰：皇甫嵩讨平黄巾，请冀州一年田租，以瞻饥民。百姓歌曰：“天下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妻失夫，赖得皇甫复汝居。”

又曰：刘陶余除顺阳长，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

又曰：郭贺，字乔卿。为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乔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谢承《後汉书》曰：岑至迁魏郡太守，民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蜂贼，岑君遏之。狗吠不惊，足下生‘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嘉我生，独丁斯时；美矣岑君，於戏在兹。”

又曰：陈临，字子然。为苍梧太守。人遗腹子，报父怨，捕得系狱。伤其无子，令其妻入狱，遂产得男。人歌曰：“苍梧陈君恩广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参古贤天报施。”

司马彪《续汉书》曰：贾琮为交州刺史，岁间清平，百姓安土，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

又曰：李燮拜京兆尹，诏发西园钱，燮上一封，事遂止不发。吏民爱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举；恩如春，威如虎；刚不吐，弱不茹；爱如母，训如父。”

《东观汉记》曰：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削火，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无襦，今五。”

又曰：范丹，字史冂。为莱芜长。遭党锢事，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有时绝粮。丹言貌无改，闾里歌之曰：“甑中生尘范史冂，釜中生鱼范莱芜。”

又曰：朱晖为临淮太守，抑强绝雅，岁常丰熟，人为之歌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人怀其惠。”

又曰：张堪为渔阳太守，勤人耕种以致丰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秀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录》曰：彭循，字子阳，毗陵人。建国二年，海贼丁仪等万人据吴，太守秋君闻循勇，谋以守令。循与仪相见，陈说利害，应时散降，民歌之曰：“时岁仓卒贼纵横，大戟强弩不可当，赖遇贤令彭子阳。”
又曰：王谭，字世容。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恶奔迸。父老歌之曰：“王世容，治无双；省徭役，盗贼空。”
《晋书□束传》：太康中，郡界大旱，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诚感，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零。我黍以育，我稷以成。何以酬之，报束先生。”
又曰：邓攸为吴郡守，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後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少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纟 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侯挽不留，谢令推不去。”
又曰：徐州刺史吕虔檄王祥为别驾，祥年垂耳顺，固辞不受。为具车牛，祥乃应召，虞委以州事。于时寇盗充斥，祥率励兵士，频讨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时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
又曰：诸葛恢，字道明；荀，字道明；蔡谟，字道明。皆有名誉，号曰中兴三明。时人歌之曰：“京师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廉清。”
王隐《晋书》曰：应詹为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乱离既著，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荫我涂炭，惠隆丘阜；润曰江海，恩犹父母。”
崔鸿《前秦录》曰：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风变，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集，诲我人黎。”
又曰：苻坚时，凤皇集于东阙，歌之曰：“凤皇于飞，其羽翼翼；渊哉圣后，享龄万亿。”
崔鸿《崔氏家传》曰：崔瑗为汲令，开沟浍，兴造稻田。长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锡我慈仁父；临人布德泽，恩惠施以序。”
《唐书》：“颜师古叔父游秦，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封临沂县男。时刘黑闼初平，人多以强暴寡礼，风俗未安。游秦抚恤境内，礼让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煞非时草。”高祖玺书劳勉之。
《韩子》曰：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困仓赐贫穷，论囹圄三日，而人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其冠乎！”
《吕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吴起为邺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与歌曰：“邺有吴圣令，为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郗超、王并以俊才为桓温大司马所眷。为主簿，超为记室参军；超多须，形状短小。时人为之歌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常璩《华阳国志》曰：吴资，字玄约，为巴郡太守。屡获丰年，人歌之曰：“习习晨风动，澍雨润乎苗；我后恤时务，我人以优饶。”

刘向《新序》曰：季子以剑带徐君墓树，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旧故；千金之剑，以带丘墓。”

《陈留耆旧传》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讼息，教诲其子弟，歌之曰：“我有田畴，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诲。”

《襄阳耆旧传》曰：山季伦每临习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我高阳池也。”襄陵城中小儿歌之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到着白接䍦。举鞭向葛强，何如并州儿！”

又曰：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俊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振遐域。”

谣

《尔雅》曰：徒歌曰谣。

《汉书》曰：石显失权数月，丞相条奏显旧恶，及其党牢梁、陈顺皆免官。显与妻子徙归故郡，忧懑不食，道病死。诸所交结，以显为官，废罢，少府五鹿充宗左迁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为雁门都尉。长安谣曰：“伊徙雁，鹿徙菟，去牢与陈石无徒。”

袁山松《後汉书》曰：桓帝时，朝廷日乱，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尚，後进之士升其堂者以为登龙门。大学生三万馀人榜天下士，上称三君，次八俊，次八顾，次八及，次八厨，犹右之八玄八凯也。因为七言谣曰：“不畏强御陈仲举，九卿直言有陈蕃。天下模楷李玄礼，天下好交荀伯条。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冰楞王秀陵。天下忠平魏少英，天下稽古刘伯祖。天下良辅杜周甫，天下才英赵仲经。”

司马彪《续汉书》曰：张霸为会稽太守，越贼束手归附。童谣曰：“弃我戟，捐我矛；盗贼尽，吏皆休。”

又曰：蜀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时公孙述僭号於蜀，时人窃言王莽称皇述欲继之，故称汉家货泉当复也。

又曰：桓帝时，汝南太守宗资任用功曹范滂，中人以下共嫉之，作七言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东观汉记》曰：王涣除河内温令，商贾露宿，人开门卧，人为作谣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乐，虽三爵之後，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晋书》曰：羊祜以伐吴必藉上流之势。又时吴有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祜闻之曰：“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

又曰：杜预遣周旨、伍巢等伏兵乐乡城外。孙歆遣军出拒王，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讨伐战一当万。”於是进逼江陵。

又曰：太始中为贾充等谣曰：“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言亡魏而成晋也。

王隐《晋书》曰：裴秀才十馀岁，叔父徽有声名，宾客诣徽，出则过秀。时人谣曰：“後进领袖有裴秀。”

又曰：杜预开杨口，起夏口水道洪洞达巴陵，经千馀里，内写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美而谣之曰：“後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

又曰：潘岳，字安仁，清辩能属文。早辟贾充府、太子舍人，出为河阳令。以仕次宜为郎，不得意。时仆射山涛领选，岳内非之，密作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秋，和峤刺促不得休。”

崔鸿《後赵录》曰：张楼为临水长，严政酷刑，残忍无惠，人谣之曰：“阳平张楼头如箱，见人切齿剧虎狼。”

崔鸿《前秦录》曰：苻洪母姜氏因寝产洪，惊悖而寤。先是，陇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海，坚将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是月，生以谣梦之，故诛侍中鱼遵。

《赵书》曰：刘胶讨陈安於陇城。安下小将刘牙、赵牢、路松多坚戍不下，城内得安死力，谣曰：“陇上健儿曰陈安，躯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骢马铁瑕鞍。七尺大刀配齐钖，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百骑俱出如口浮，追者千万骑悠悠。战始三交失蛇矛，十骑俱荡九骑留。弃我骢攀岩悲，天降雨，迫者休。阿呵呜乎奈子乎，呜乎阿呵奈子何。”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凉，斩扇者。时军中为之谣曰：“士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纳裘，不识寒暑断他头。”

又曰：燕人庞世为光禄勋。奏案豪强苛克，人物咸忄瞿疾之。及卒，门无吊客。时人为之谣曰：“庞家之巷车马鳞鳞，泥丸之日无吊宾，吊宾不来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韩擒虎。先是，江东有谣曰：“黄斑青骢马，发自寿阳，来时冬气木，去日春风始。”皆不知所谓。擒虎本名豹，平陈之际，又乘青骢马，往反时节与谣相应，至是时方悟。

《列子》曰：尧微服游於康衢，闻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抱朴子》曰：童谣犹助圣人之耳目，岂况坟素之弘博哉！

《益部耆旧传》曰：王𠂤屯，字少林。诣京师於客舍，见诸生病甚困，生谓𠂤屯曰：“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与，乞收藏尸骸。”未问姓名，呼吸因绝。𠂤屯卖金一斤，以给棺絷，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长。到亭日，有马一匹到亭中。其日大风，有一绣被随风以来。後𠂤屯骑马突入，金彦父见曰：“真得盗矣。”𠂤屯说马状，又取被示之，彦父怅然曰：“被马俱止，卿有何阴德？”𠂤屯具说葬诸生事，彦父曰：“此吾子也。”遣迎彦丧，金具存。民谣之曰：“信哉少林世为遇，飞被走马与鬼语。”

《陈留耆旧传》曰：吴为恒农令，劝善惩奸，贪浊出境，甘露降，年丰。童谣曰：“君不我忧，人何以休；不行界署，焉知人处。”

《商氏世传》曰：商亮，字子华。举孝廉，到阳城，遇两虎争一羊，亮按剑直前斩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时人为之谣曰：“石里之勇商子华，暴虎见之藏爪牙。”

常璩《华阳国志》曰：阎虑，字孟度。为绵竹令，以礼让为本。童谣曰：“阎君赋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礼让。”

刘恭叔《异苑》曰：晋时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唯有凉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间，关内歼破，浮血丹溧，张轨拥众一方，威恩共著。

卷四百六十六　人事部一百七

嘲戏

《说文》曰：嘲，相调戏，相弄也。

又曰：戏，弄也。

《毛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又曰：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又曰：谑浪笑傲，中心是悼。

《左传》曰：宋万归宋，宋公靳之曰：“始吾爱子，今子，鲁囚也，吾不爱子矣。”万病之，遂杀宋公。（戏而相狎曰靳。）

《论语》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夫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上以东方朔为常侍。伏日，诏赐从官肉。朔独拔剑割，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即怀肉去。上问朔：“赐肉，不待诏，割肉而去，何也？先生自责。”朔曰：“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先生自责，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一百斤，使遗细君。

《东观汉记》曰：光武令王霸至蓟市中募人，将以击王郎。市中人皆大笑，举手邪揄之。霸惭忄而还。

《後汉书》曰：边韶，字孝先，陈留浚仪人。以文学教授数百人。曾昼卧，弟子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韶潜闻之，应时对曰：“边为姓，先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情，梦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

《吴志》曰：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吴主使优人牵驴入，题其上曰：“诸葛子瑜。”瑾子恪请笔益两字曰“之驴”，人伏其敏。权即以驴赐恪。

《蜀志》曰：行主与刘璋会涪，时张裕为璋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县时，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裕即答曰：“昔有士作上党潞长，迁为涿郡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欲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无须，故裕以此及之。

《晋书》曰：范宁尝患目痛，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右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以授鲁东门伯，东门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傅。及汉杜子春、郑康成、魏高堂隆、晋左太冲，凡此诸贤，并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损读书一，减思虑二，专内视三，简外观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气筛，蕴於胸中七日，然後纳诸方寸。修之一时，近能数其目睫，远视尺捶之馀。长服不已，洞见墙壁之外。非惟明目，乃亦延年。”

又《谢敷传》曰：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处士星，占者以隐士当之。谯国戴逵有美才，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人士以嘲吴人云：“吴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又曰：谢万有才名，为会稽王道子骠骑长史，尝因侍坐。於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万率尔曰：“意谓不如微口点缀。”道子因戏万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

又曰：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縻费巨亿而不吝。亲友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於世，阮裕常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

又曰：陆口与荀隐素未相识，尝会张华坐，华曰：“今日相遇，可勿为常谈。”口因抚手曰：“口间陆士龙。”隐曰：“日下荀鸣鹤。”鸣鹤，隐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又曰：“既开青口睹白雉，何不张尔弓，挟尔矢？”隐曰：“本谓是口龙癸々，乃是山鹿野麋。兽微弩𠂉，是以发迟。”华抚手大笑。
又曰：袁山松欲以女妻谢混，王曰：“卿莫近禁脔。”初，玄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得一豸屯，以为珍膳，项下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故以为戏。混果尚主。
又曰：诜迁雍州刺史。东堂会送，武帝问诜：“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一枝，昆山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诜，诏曰：“与戏耳，不足罪。”
又曰：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儿。”凭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耶！”
又曰：郄超为桓温参军。时王为温主簿，亦为所重。府中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短故也。
又曰：潘京为州所辟，因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戏京曰：“辟士为不孝耶？”京举板答曰：“今为忠臣，不得复为孝子。”
沈约《宋书》曰：何承天除著作郎。时年已老，诸佐郎并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曰呼为尔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尔母何言耶！”
又曰：袁淑为夸诞，每为时人所嘲。始兴王尝送钱三万饷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使人谬误，欲以戏淑。
《齐书》曰：陆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义，欲操《宋书》终不就，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又曰：庾杲之清贫自业，食惟有韭菹、{艹瀹}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常有二十七种。”言三九也。
又曰：谢超宗。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俭尝牛惊，跣下车。超宗抚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堕车仆射。”
《梁书》曰：朱异遍治《五经》，涉猎文史，博奕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尚书令沈约，诚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约乃曰：“天下惟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
《陈书》曰：徐陵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因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隋书》曰：何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姓何，是荷叶之荷，是河水之河？”妥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
《隋书》曰：麦铁杖，考功郎窦从一嘲之曰：“麦是何姓？”铁杖应声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麦豆不殊，那忽相怪。”窦赧然无以应之，时人以为敏惠。
又曰：郑译少为太祖所亲，恒令与诸子游集。年十馀岁，尝诣相府司录李长宗，长宗於众中戏之。译敛容谓长宗曰：“明公位望不轻，瞻仰斯属，辄相玩狎，无乃丧德也。”长宗甚异之。
《唐书》曰：苏世长，高祖尝嘲之曰：“名长意短，口正心邪，弃忠贞於郑国，忘信义於吾家。”世长对曰：“名长意短，实如圣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诏。昔窦融以河西降汉，十世封侯；臣以山南归国，惟蒙屯监。”即日擢拜谏议大夫。
《晏子春秋》曰：晏子短小，使楚，楚人为小门於大门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日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之临淄，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齐无人！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耳。”
《庄子》曰：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乎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坐者俱笑。
《孔丛子》曰：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锺，孔子百觚，子路溘溘，尚饮百，古之圣贤，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焉。”子高曰：“以穿所闻，圣贤以道德为人，未闻以饮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言，则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盖其劝励采戏之辞，非实然也。”平原欣然曰：“吾弗戏子，无所闻此雅言也。”
《吕氏春秋》曰：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授虞曰：“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请曰：“天子封耶？”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尔。”周公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虞于唐。
裴启《语林》曰：刘道真遭乱於河侧，自牵船见一老妪操橹，刘谓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利杼而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
又曰：祖士言与锺雅相调，锺语祖曰：“我汝颍之士，利如锥；卿燕代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锺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锺遂屈。
刘义庆《世说》曰：谢太傅始有东山之志。祖公见药中有远志，公问谢：“此药又曰小草，何以一物二称？”谢未即答，郝参军答曰：“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公殊有愧色。
又曰：邓艾口吃，语“艾艾”。晋文王戏之曰：“为云艾艾，故是几艾？”邓答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诸葛恪别传》曰：孙权尝宴见蜀使费，逆敕群臣：“使至，伏勿起。”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权辍食，而群下不起。嘲之曰：“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是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刘昭《幼童传》曰：张玄，字祖希。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君口复何为开狗窦？”玄答云：“正使君辈从中入。”

骂詈

《释名》曰：骂，迫也。以恶言被迫人也。

又曰：詈，历也，以恶言相弥历。（音力智反。）

《左传》曰：冉坚射陈武子，中手，失弓而骂。

《战国策》曰：宋康王时，有雀生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灭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骂国老谏者为无头之冠，以是示勇。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

《史记》曰：陈豨希将赵利守东垣，高祖攻之，月馀不下，卒众骂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骂者斩，不骂者原之。

《汉书》曰：项羽拔荥阳城，生得周苛。羽谓苛：“为我将，以公为上将军。”苛骂曰：“若不趋降汉，今为虏矣！”

又曰：陈豨希反。上自至邯郸，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昌见四人，上骂曰：“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地。上以为将。

又曰：张汤以更定律令为廷尉，汲黯於上前，愤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

又曰：王莽自位，使安阳侯王舜素傅国玺。太后知为莽求，怒骂之曰：“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

又曰：魏豹叛，汉王谓郦生曰：“缓颊往说之。”豹曰：“人生一世间，若白驹过隙。今汉王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吾不忍复见。”

又曰：张敖为赵王，高祖从平城过，赵王旦暮自上食。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等怒说敖曰：“今王事皇帝甚恭，而皇帝无礼，请为王杀之。”

又曰：韩信平齐，使人请自立为假王。汉王大怒，詈曰：“吾困於此，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附耳语之，汉王寤，因复骂曰：“大丈夫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又曰：田取燕王女为夫人，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灌夫行酒，次至临汝侯灌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乃骂曰：“贤平生毁程不直一钱，今长者为寿，乃效女儿曹沾嗫耳语耶！”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破布阵。
又曰：吕后召赵王，周昌令王称疾不行。吕后大骂昌曰：“尔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赵王也！”
又曰：上击黥布时，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吕后迎良医入见，问医：“疾可治不？”医曰：“可治。”上谩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又曰：陆贾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曰：“我乃马上得之，安事《诗》《书》乎！”贾曰：“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
范晔《後汉书》曰：王允与吕布谋，令骑都尉李肃并勇士千馀人於掖门内以待董卓。卓将出，马惊不行，肃以戟刺之，坠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耶！”
又曰：李亻等共追乘舆，大战恒农东涧，射声校尉祖俊被疮堕马，李亻谓左右曰：“尚可活不？”俊骂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乱臣贼子未有如汝者！”亻使杀之。
《续汉书》曰：董卓为司空，辟蔡邕，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邕不得已，及到，署祭酒。
《东观汉记》曰：刘宽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詈曰：“畜生！”宽遣人视奴，疑必自杀。
《魏志》曰：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傅消息，为贼所得，拷问所傅语，整骂曰：“死狗！此何言也！我当必死为魏国鬼，不苟求活，逐汝去。”
又曰：庞德与曹仁讨关羽，为羽所得。羽谓曰：“我欲以卿为将，何不早降？”德骂羽曰：“竖子，何谓降也！”遂为羽所杀。
又曰：刘备为豫州，举袁涣为茂才。後复为吕布所拘。布欲使涣作书詈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面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惟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且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将军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
《吴志》曰：孙峻诛诸葛恪，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曰：“令恪父子三首悬示积日，观者数万，骂声成风。国之大刑，无所不震。”
又曰：孙坚至南阳，太守张咨不给军粮，又不见坚。坚诈得急病，欲以兵付咨。咨心利其兵，则将骑五六百入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
王隐《晋书》曰：段匹弟文鸯与石勒战，所乘马乏，勒呼曰：“大兄久望共同，天下违愿，今日相见，何复战？请释杖，伏语。”鸯骂曰：“汝为虐久，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吾兄不能用吾计，故令汝得至此。吾宁死，不忍为汝所擒。”遂下马与战。

《山海经》曰：若山有兽焉，名曰山膏。其状如豚，赤若丹火，善骂（好骂也。）

贾谊《新书》曰：纣自谓天王，而桀自谓天父，已灭之後，民以相骂。

《祢衡别传》曰：祢衡著宽布单衣、练巾。坐曹操大营门下，以杖捶地数骂责操及其先祖，无所不至。营令史入，启言外有狂生祢衡，言语悖逆，请案科治。操闻之，嘿然良久，乃敕外具上厩马三匹，并骑二人，挟将送置荆州，黄祖遂令杀之。

《吴质别传》曰：魏文帝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上将军曹真肥，领军朱铄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扣刀目，言：“俳敢说，吾斩尔。”遂骂质按剑曰：“曹子丹，吴质吞尔不摇喉，何敢恃势骄耶？”

扬雄《方言》曰：荆淮海岱杂齐之间，骂奴曰赃，骂婢曰获。

桓谭《新论》曰：哀帝时，有老人范兰言，年三百岁，初与人相见则喜而相应和，再三则骂而逐人。

《列女传》曰：安定皇甫规妻，年盛色美，董卓娉以辎百乘。乃轻服诣卓门，跪自陈请，卓使侍者悉杖刀围之。妻知不免，乃立骂卓曰：“君羌胡之种，毒害天下犹未足耶！敢欲行非礼於尔君夫人乎！”卓乃以其头悬车轭，鞭扑交至，遂死车下。

卷四百六十七　人事部一百八

喜

《说文》曰：“喜，不言而悦曰喜，从口。（，音知句切。）

《易》曰：上九，倾否。先否，後喜。

《尚书》曰：股肱喜哉，玄首起哉。

《毛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我有嘉宾，中心喜之。

又曰：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也。

《礼记》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

又曰：人喜则斯陶，（陶，郁陶也。）陶斯咏，咏斯摇。

又曰：何谓人情？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也。

又曰：武王承命，兴师诛商，万国咸喜，军发盟津，前歌後舞。

又曰：文王朝夕至於大寝之门外，问於内竖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今日安。”太子乃有喜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城濮之役，晋师三日，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艾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及楚杀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
又曰：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子产喜，以语子太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蔑，然明名。）今吾见其心矣！”
又曰：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於齐侯。齐侯喜，与之阳。
又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吴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
又曰：郑六卿饯韩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赋，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抑赋《兮》。宣子喜曰：“郑其庶乎！”
《公羊传》曰：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者孰谓？谓庄公。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此言喜有正何？久无正子也。
又曰：齐高子来盟。高子者何？齐大夫也。何以不称使？我无君也。然则何以不名？喜之也。
《尔雅》曰：坎坎，亻尊亻尊，喜也。
《论语》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又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也与？”子路闻之喜。
《尚书中候》曰：“维王既诛崇侯虎，诸侯贡，万民咸喜。”（郑玄曰：王，文王也。贡，贡国异物色也。）
《尚书大传》曰：惟丙午，王还师。师乃鼓噪，师乃丬 舀，前歌後舞。（郑玄曰：丬 舀，喜也。众大喜前歌後舞也。）
《春秋玄命苞》曰：两口衔土为喜。喜得明心。喜者为，天心。（宋均曰：心为天王布政之宫，万物须之乃盛，所以为喜也。今於口间土移一画之者，於字体安也，是为两口土也。喜得明明得所喜也。）
《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犹蠢也。蠢蠢者，喜乐之貌。
《国语》曰：伯宗朝，以喜归。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诸大夫皆谓我知似阳子。（知有似也。子阳，处父也。）”对曰：“阳子华而不实，言而无谋，是以难及於身。子何喜焉？”
《战国策》曰：吕他亡西周，之东周，尽输西周之情於东周，东周大喜。
又曰：孟尝君出行至楚，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往，见孟尝门人公孙戊曰：“臣，郢之登徒，直送象床。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标，卖妻息不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偿。足下能使仆无行，先入有宝剑，愿献之。”戊曰：“诺。”入见孟尝，曰：“五国所以皆致相印於君，以国事累君者，诚悦君之义，慕君之廉。今君至楚而受象床，所未至国，将何以待君？”孟尝曰：“善。”戊趋而出，孟尝君曰：“今子举足高，志之扬，何也？”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以宝剑一。”孟尝曰：“何谓也？”戊曰：“门下百数，莫敢入谏，臣入谏，一喜；谏而听臣，二喜；谏而止君之过，三喜。”

《史记》曰：赵使蔺相如赍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傅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又曰：孔子由大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门人怪之。孔子曰：“非乐其贵，然喜下人得吾也。”

又曰：龙且与韩信夹潍水阵，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满盛沙，壅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韩信怯也。”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击，杀龙且。

又曰：庆口，喜气也。

又曰：吕后谓高祖曰：“季所居之上，常有口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

又曰：邑中人民尝惧出猎，任安为人分麋鹿雉兔，众人皆喜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则平也。”

《汉书》曰：朱博为左冯翊。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盗人妻，见斫，创着颊。博闻以它事召，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方禁：“是何创？”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博欲洒乡耻，能自效不？”方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亲信之以为耳目。

又曰：高祖入关，与父老约，法三章，民大喜也。

又曰：英布间行与隋何俱归汉。王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死。就舍，张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

又曰：韩信投汉，萧何等已数言上，不用，即亡。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且怒且喜。

又曰：吕须尝以陈平前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平於吕后曰：“为丞相，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平闻日益甚。太后闻之，私喜。

又曰：翟方进随父至汝南，蔡父奇方进形貌，有封侯骨。方进既厌为小吏，闻蔡父言，心喜。

又曰：匈奴单幼稍：“愿婿汉氏以自亲。”玄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欣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庐江毛义，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以义守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

《续汉书》曰：荀爽尝谒李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侯。”见慕如此。

《东观汉记》曰：上谓鲍永曰：“我攻怀三日而兵不下，关东畏卿，且将故人往。”即拜永谏议大夫。至怀，谓太守曰：“足下所以坚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圣主即位，天下以定，不降何待！”即开城降。上大喜，与永对食。

又曰：贾复北与五校战於真定，大破之，复伤疮甚，上惊。复病，寻愈，追及上，上见大喜。

又曰：梁鸿妻椎髻，着布衣，操作具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之妻也！”字之曰：“德曜孟光。”

又曰：上幸长祠、高庙十一陵，历览宫馆旧处。会郡县吏劳赐作乐者，有县三老大言：“陛下入东都，臣望颜色容仪，类似先帝，臣一欢喜；百官严设如旧时，臣二欢喜；见吏赏赐，识先帝时事，臣三欢喜；陛下听用直谏，默然受之，臣四欢喜；陛下至明，惩艾酷吏，视人如赤子，臣五欢喜；进贤用能，各得其所，臣六欢喜；天下太平，德合于尧，臣七欢喜。”

又曰：上以冯异为孟津将军，屯河上，击走朱鲔，追至雒阳城门，环城一匝乃还。上闻之大喜，诸将皆贺。

又曰：郭，字细侯，河南人。在并州，素结恩德。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於道次迎拜。问曰：“儿曹何自远来？”对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

《魏志》曰：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书曰：“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荐郭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矣。表为司空军谋。

《吴志》曰：曹公破走，鲁肃选还，权大喜。肃将入阁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蒲轮徵肃，始当显耳。”权拊掌欢笑。

王隐《晋书》曰：石珩问袁甫：“寿春以西河以常旱？东何以恒水？”甫曰：“东是吴人新附，积忧成阴；西是中国新平，吴珍美人皆入，志盈心满长欢，故旱。”

孙严《宋书》曰：刘宣，字万寿，彭城人也。素晓天文，知晋室当复，又梦丸土服之，觉而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当复本土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谢超宗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惨，太祖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火自暖矣。”超宗既坐，饮酒数巡，辞气横出，太祖对之甚欢。
崔鸿《後秦录》曰：秦末，彐星见于东井。尹纬知秦将灭，心喜，踊跃向天再拜。
《唐书》：陆贽从幸山南，道途艰险，扈从不及，与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军士曰：“得贽者赏千金。”翌日，贽谒见，上喜形於颜色。其宠待如此。
《周书》曰：人有五气，喜气内畜，虽欲隐之，阳喜必见，喜色油然以出。
又曰：师旷见太子晋曰：“愿闻一言。”王子应之曰：“吾闻太师将来，吾心甚喜；既已见子，喜而又惧。吾年甚少，见子而慑，尽忘吾度。”
《韩诗外传》曰：曾子曰：“吾尝仕为吏，禄不过锺、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多也，乐其逮亲也。”
张勃《吴录》曰：长沙桓王在历阳，遣书呼周瑜。瑜将兵五百人，船粮器杖，星夜驰赴。王大喜，执瑜手曰：“卿至，谐矣。”
又曰：吴王之女有所怨王者，遂自杀。王痛之，葬於昌门外，文石为椁，高坟深池，珍玩人马以徇葬。国人哀之。湛卢之剑夜飞去楚，楚昭王觉，剑在其床首。昭王召风胡子而问焉，对曰：“越献剑於吴，名曰湛卢，人君有过则去，他国。闻吴王葬女奢侈，以人从死，其必是也。”昭王大喜。
胡冲《吴历》曰：太史慈，字子义，於神亭战败，为孙策所执。策素闻其名，即解缚咨问进取之术。慈曰：“州郡新破，士卒离心，若倘分散，难复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旨。”策长跪答曰：“诚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来还。”诸将皆疑，策曰：“太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明日，大会诸将，预设酒食，立竿视中而慈至，策大欢喜，常与参论军事。
司马彪《九州春秋》曰：曹公与袁绍相距，遣人招张绣。绣欲归绍，贾诩劝绣归曹公，绣曰：“绍强。又曹公与吾有雠，不可。”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之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大怨明德於四海也。”绣从之，归曹公。曹公见之，喜，执诩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君也。”
檀道鸾《续晋阳秋》曰：初，苻坚南寇，京师大震。谢玄入问讨御之方，谢安夷然无惧色。玄等既破贼，有驿书至，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毕，摄放床上，了无喜色，还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客罢，还内过户，安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也。
太公《六韬》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
又曰：文王拘里，求天下珍、怪而献之，纣贪其币，大喜，杀牛，而赐之。
《曹操别传》曰：拜操典军都尉，还谯、沛，士卒共叛，袭击之。操得脱身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走，窜平河，亭长舍，称曹济南处士。卧养足创八九日，谓亭长曰：“曹济南虽败，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车牛相送，往还四五日，吾厚报公。”亭长乃以车牛送操，未至谯，数十里骑求操者多，操开帷示之，皆大喜，始悟是操。

《雷焕别传》曰：张华以焕为丰城令，得双宝剑，乃送一剑与华，自留一剑。华得剑甚喜，曰：“此干将也！”

《邴原别传》曰：魏太祖为司空，辟原署东阁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克单于，还，太祖曰：“孤返，邺守诸君必将来迎。其不来者，独邴祭酒耳！”言讫未久，而原先至。门下通谒，太祖大喜，揽履而起，远出迎原曰：“贤者诚难则度！孤谓君将不能来，而远自屈，诚副饥虚之心。”

《零陵先贤传》曰：刘巴入益，益州牧刘璋见而惊喜，每有事咨问。璋遣法正迎刘备，巴谏曰：“备，雄人，入必有为，不可内也。”既入，巴复谏曰：“若使备讨张鲁，是放虎於山林。”璋不听。巴闭门称疾。备攻成都，令军中曰：“其有害巴者，诛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列异记》曰：华子鱼为诸生，寄宿人门外。主人妇夜生。顷两吏诣门，便辟易却，相谓曰：“公在此。”踌躇良久，一吏曰：“籍当定，奈何住？”乃前向子鱼拜，相将入。入出并行，共语曰：“当与几岁？”一人曰：“当三岁。”子鱼後故往视之，儿果已死。子鱼喜曰：“我固当为公。”後果为太尉。

《西京杂记》曰：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应之曰：“有之。夫目得酒食，火花得钱财，鸦鹊噪则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也。”

《晋朝杂事》曰：明帝入，帻不正，玄帝自为正之，明帝大喜。

《庄子》曰：凡交，近则靡以信，远则必忠之言。以言必，或傅之夫失傅。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则信之。

《列子》曰：郑人有薪於野者，遇骇鹿，从而击之，毙。恐人之见也，遮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

又曰：尧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喜曰：“畴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曰：“古诗也。”

《孟子》曰：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奚为喜？”曰：“其为人也好善。”

又曰：子路，人告其过，则喜。

《抱朴子》曰：人主有道，国无粗政，则四七从度，五星不逆，日不蚀朔，月不薄望，霜不夏繁，雷不冬泄，嘉瑞并臻，灾厉寝灭，此则天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亻先氏。有亻先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妇为婚。有亻先氏喜，以伊尹为媵送女。
《顾子》曰：夫哀乐喜怒、爱憎欲惧，人之情也。当其哀也，则欲哭泣擗踊，遇其乐也，则欲欢笑鼓舞。
公孙尼子曰：君子怒则自说以和，喜则收之以正。
《楚辞》曰：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乃喜。（王逸曰：师，谓太公也。昌，文王也。后，亦文王也。）
曹植《礼上表》曰：臣得去幽屏之城，获覲百官之美，此一喜也；背茅茨之陋，登阊阖之闼，此二喜也；必以有腼之容，瞻见穆穆之颜，此三喜也；将以朽之质，禀受崇圣之训，此四喜也。
卷四百六十八　人事部一百九
乐
《说文》曰：乐，极也，欢也。
《易》曰：乐天知命，故不忧。
《毛诗》曰：王在在镐，凯乐饮酒。
《礼记》曰：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又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又曰：子贡观於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乐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
《左传》曰：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氏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论语》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又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又曰：乐然後笑，人不厌其笑。
又曰：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又曰：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
《战国策》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饮酒乐，天又雨，君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於是始强。
又曰：梁王魏婴会诸侯於兰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避席曰：“昔楚王登疆台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临方皇，其乐忘死，曰：‘後代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国者。’今君前夹林後兰台，疆台之乐，可无戒乎？”
《东观汉记》曰：光武伐蓟还，士众喜乐，师行鼓舞，歌咏雷声。
又曰：东平王张苍曰：“为善最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弘《後汉记》曰：光武尝听朝至于日侧，讲经至于夜半，皇太子从容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道，今天下又安，愿省思虑养精神、优游以自宽。”上答曰：“吾以为乐也。”

王沈《魏书》曰：太祖告归乡里，筑室城外，习读书傅，秋冬弋猎以自娱乐。

裴子野《宋略》曰：废帝於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

《管子》曰：桀放虎入市，乐人之惊。

《晏子春秋》曰：景公饮酒数日，去冠破裳，自鼓盆问左右曰：“仁人者，亦乐此乎！”晏子曰：“人所以贵於禽兽者，以有礼也。君无礼，何以临下？”景公请易衣冠也。

又曰：景公饮酒移於晏子前，驱款门曰：“君至！”晏子立於门曰：“国家得微有故乎？君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ㅇ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曰：“夫铺荐席陈簋者，有人臣不敢预焉。”又移司马穰苴，穰苴介胄操戟立门曰：“铺荐席陈簋者，有人臣不敢预焉。”又移於梁丘据，据左援琴、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今夕吾饮，微二子何以治吾国；微此一臣，何以乐吾身也。”

《文子》曰：秦楚燕魏之歌，异傅而皆乐也。

《列子》曰：仲尼间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回援琴而歌。孔子问曰：“若奚敢独乐？”回曰：“吾昔闻诸夫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

又曰：孔子游太山，见荣启期行乎成阝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为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人为贵，吾既得为人，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吾既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是三乐也。贫者人之常，死者命之终，处常待终，当何忧哉？”孔子曰：“自宽者也。”

又曰：林类年且百岁，晨春被裘，拾遗穗於故畦，并歌并进。孔子卫，望之谓子贡曰：“彼叟可与言！”子贡逆之垅端，面之叹曰：“先生曾不悔乎？”乃仰而应曰：“吾何悔邪？吾所以为乐，人皆有之，而反以为忧。少不勤行，长不竞时，故能寿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将至，故能乐若此。”

《庄子》曰：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於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

又曰：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又曰：庄子与惠子游濠梁水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也。”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不仕乎？”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饣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以道自乐，回不愿仕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又曰：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又曰：梁惠王立沼上，顾鸿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曰：“贤者而後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

《荀子》曰：子路问於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其未得则忧不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乐。”

又曰：凤鸟啾啾，其翼若竽，其声若箫。有皇有凤，乐帝之心。

《淮南子》曰：令尹子佩请饮庄王，庄王许诺。子佩之於京台，庄王不往。明日，子佩跣揖北面，立於殿下，曰：“昔君王许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庄王曰：“吾闻子具於京台。京台者，南望猎山，以临方皇；左江而右淮，其乐忘归。若薄德之人，不可以当此乐也，恐流而不能反。

又曰：吾所谓乐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为乐。不以慊为悲；与阴俱闭，与阳俱开。与子夏心战而瞿，道胜而肥。圣人不以身徇物，不欲人为之而以自乐也。

《顾子》曰：遇其乐也，则欲荒淫流湎；逮其喜也，则欲欢笑鼓舞。荒淫则伤义，鼓舞则亏风。

又曰：子谓子华曰：“尔有四乐，颇知之乎？”子华曰：“未之知也”。子曰：“二亲具存，是尔一乐；兄弟无故，是尔二乐，夫和妻柔，是尔三乐；披褐怀玉，是尔四乐。”子华曰：“华乃有五，遇千载之会，而登夫子之堂，则华之五乐也。”

又曰：或曰：“夫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盖圣人之陈迹耳，子何好焉？”子曰：“上纪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义，粲粲如列宿，落落如连珠，虽复退居穷处，箪食瓢饮，未始失其乐矣。予可得无好乎！”

《贾谊书》曰：宓子治单父。於是齐人攻鲁，道自单父。始，父老谓曰：“麦已熟矣，今迫齐寇，民不及刈获，请令民人自刈。刈傅郭者，归可以益食，不资寇。”三请，宓子不听。俄而麦毕，资乎齐寇。季孙闻之，怒。使人让宓子，宓子曰：“今年失麦，明年可树。令不耕者得获，是乐有寇也。且一岁之麦於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必数年不息。”季孙闻之，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穴可入乎？吾岂忍见宓子哉！”
扬雄《连珠》曰：臣闻天下三乐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人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
刘向《说苑》曰：楚昭王欲之荆台游，司马子棋进谏曰：“荆台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猎山，下临方淮，其乐使人遗老而忘死，人君游者尽以亡其国，愿大王勿往游焉。”
又曰：齐景公游海上，乐之，六月不归，令左右敢言归者死。颜谏曰：“君乐治海，不乐治国；彼至有治国者，且安得乐此海也。”
谯周《法训》曰：或曰君子处陋巷之中，奚乐也？曰：“乐得其亲，乐得其友，乐圣人之道也。”
刘向《列女传》曰：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践之女也。昭王燕游，蔡姬在左，越姬骖乘，驷以驰逐，登附庄之台，以望□梦之囿。乃顾谓二姬曰：“乐乎！吾愿与子生死若此。”蔡姬曰：“故愿生俱乐，死同时。”顾谓史书之。
《楚辞》曰：乐莫乐於新相知。
刘伶《酒德颂》曰：先生乃捧罂承槽，衔杯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曹子建《箜篌引》曰：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
忧上
《说文》曰：忧，愁也。
《易》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又曰：当其忧悔吝之时，纤介不可慢也。
《毛诗》曰：周道，鞠为茂草。我心忧伤，焉如。假寐永叹，惟忧用老。
又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又曰：未见君子，我心则忧。
《左传》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
又曰：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
《史记》曰：秦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矣。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今武安君死，郑安平叛，内无良将，外多敌国，吾是以忧。”
又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王怒而疏平。平疾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谄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蜀志》曰：曹公征孙权，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刘璋曰：“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
又曰：进在青泥与关羽相距，今不往救，进必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於鲁。鲁自守之，贼不足虑。”
沈约《宋书》曰：武帝起，桓玄闻便忧惧无复计。或曰：“刘裕等众力甚弱，岂能有成，陛下何虑之甚。”玄曰：“刘裕自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谓无成。”
《吴越春秋》曰：越王欲复怨於吴，冬寒则抱冰，夏热则握火，忧苦其志，悬胆於户，出入尝之，不绝於口。
《华阳国志》曰：蜀中傅相告曰：“井中有人。”学士靳普言：“客星入东井，益州之分，忧刺客入耳。”
《山海经》曰：牛首山有草，名曰鬼目，其叶如菜而茎赤，其秀如禾，服之不忧。
又曰：霍山有兽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フフ，可以亡忧。
又曰：芘湖之水，其中多（音稠。）鱼，其状如鸡而赤毛白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亡忧。
又《庄子》曰：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问曰：“小子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耶？”孔子曰：“善哉，汝问！昔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是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不可损益也。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彼将内求於己而不得，则惑也。”
《列子》曰：孔子谓颜回：“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之有忧之大也。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於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也。”
《孟子》曰：忧以天下。
卷四百六十九　人事部一百一十
忧下
《韩诗》曰：《黍离》，伯封作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离离，黍貌也。诗人求亡不得，忧懑不识於物，视彼黍离离然，忧甚之时，反以为稷之苗，乃自知忧之甚也。
《韩诗外传》曰：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之，中夜而泣涕，其偶曰：“子何为泣？”婴曰：“吾闻卫世子不肖，是以泣也。”偶曰：“卫世子不肖，诸侯之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子独泣，为何？”婴曰：“祸相及也。今卫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无忧之。”

《毛诗□小弁》曰：周道，鞠为茂草（，平易貌也。）我心忧伤，焉如扌寿。假寐永叹，惟忧用老。（，思也。扌寿，心疚。）

《毛诗□柏舟北门》曰：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殷，兴也。北门背明向阴。笺云：自从兴者，谕己仕于暗君，犹行而北出门也，心为殷殷然也。）

《左传□僖上》曰：秦伯获晋侯以归。秦穆夫人与太子、弘与女简、璧登台。舍之灵台，荐之以棘。（在京兆县，周之故台也。）大夫请入，公曰：“晋人戚忧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图晋忧，重其怒也。”

《左传□宣》曰：荀林父请死，晋侯欲许之。士贞子谏曰：“不可。城濮之役，晋师三日，文公犹有忧色。左右曰：‘有喜而忧，如有忧而喜乎？’公曰：‘得臣犹在，忧未歇也。困兽犹斗，况国相乎！’”

《左传□襄六年》曰：吴公子札来聘，请观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

《左传□昭玄年》晋盟，楚公子围设服离卫。叔孙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哉！”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郑行人挥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忧子之欲背诞也。”子羽曰：“当璧犹在，假而不反，子其无忧乎？”（当璧，谓弃疾。事在昭十三年，弃疾有当璧之命。）

《史记》曰：应侯任郑安平，使将击赵。安平为赵所困，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稿请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各以其罪之。应侯罪当收三族。王稽为河东太守，与诸侯通，坐诛，应侯日以不怿。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之楚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之图秦也。今武安君死，郑安平叛，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

《会稽典略》曰：越王近侵於强吴，远愧於诸侯，乃胁诸臣而欲与之盟：“吾欲伐吴，奈何而有功？”群臣未对。王曰：“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何大夫而见而难使者？”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後，举手而起曰：“殆哉！非大夫易见难使，是大夫不能也。”王曰：“何谓也？”倪曰：“夫官位财弊，王之所轻使；死者，士之所重也。王爱所轻，责士所重也，王岂难哉！”

辛氏《三秦记》曰：大秦国隔海，心无忧患，遇善风二十日得过；心忧，数年不得渡。谚曰：“心无忧患，不经二旬；心若忧患，远离三春。”土人质直，男女皆长一丈，端正。国主风雨不和，则让贤而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燕书》曰：慕容恪之威声震於外敌。初，列祖崩，晋人喜，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重耳。”

《列子》曰：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无所寄，废寝与食。

《列子》曰：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问曰：“若奚敢独乐？”回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

《孟子》曰：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从下忘反谓之流，从上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忘。先王无流连之乐、荒忘之行也。

王孙子曰：赵简子猎於晋阳，抚辔而叹。董安于曰：“今游猎，乐也。而主君叹，敢问何也？”简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厩养食谷之马以千数，令官奉多力之士日数百，欲以猎战也。忧邻国养贤以猎吾也。”孔子闻之曰：“简子知所叹矣。”

孙卿子曰：子路问於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得已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未得也而忧不得，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而无一日之乐也。”

《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楚庄王猿也，接捷参依木而处，故残木以求。）宋玉亡其珠，池鱼为之殚。故泽火而林木忧。

《淮南子》曰：夫捧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轻也。）𠂤契石之樽则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赢天下之忧而任海内之事者乎！

又曰：数匝之寿忧天下之乱，犹忧河水少，泣而益之也。（匝，犹至也，或作卒。卒，尽也。言垂尽之年不足以忧天下之乱，使水之多也。）龟三千岁，蜉蝣不过三日，以蜉蝣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故不忧天下之乱而乐其身之治者，可与言道矣。

《说苑》曰：智伯欲袭卫，故遗之乘马，先之以璧。卫君大说，酌酒，诸大夫皆喜，南文子独有忧色，曰：“无方之礼，无功之赏，祸之先也。”

又曰：鲁有贤女，次室之子，年二十，明晓经书，常侍立而吟，涕泣如雨。有识谓之曰：“汝欲嫁耶？何悲之甚！”对曰：“鲁君年老，太子尚小，忧其奸臣起矣。”

《郭子》曰：王东海初过，（王承字安期，东海内史。）登琅山，叹曰：“我由来不愁，今日直欲愁”太傅曰：“当尔时，形神俱往。”

又曰：初，荧惑入太微，寻废海西。简文既登祚，复入太微，帝恶之。时郗超为中书郎，在直，引超入曰：“天命修短，故非所计，当无复近日事不？”超曰：“大司马方将外固封疆，内镇社稷，必无若斯之虑，臣为陛下保之。”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因颂席仲初诗曰：“士痛朝危。臣哀主辱。”其声甚凄怆。郗受假还东，帝曰：“致意尊公，家国之事遂至於此。由身不能以道匡衡，思患豫防，愧叹之深，言何能譬！”因泣下。

《语林》曰：陆士衡为河北都督，已被间构，内怀忧懑。闻众军惊角鼓吹，谓其司马孙拯曰：“我闻此不如华亭鹤鸣。”

《俗说》曰：王孝伯起事王东亭，殊忧惧。时住在募士桥下，持药酒置左侧，诣其所念小人俞翼，令在门前：“若见人骑傧从来，汝便可取药酒与我。”俄有行人乘马过，翼便进酒。王语翼：“汝更看，定非官人。”王语翼：“汝几误杀我。”

《楚辞》曰：心不怡之且久，（怡，乐。）忧与忧其相接。（接，续。）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晦明其若岁。惟郢路之远兮，魂一夕而九逝。

又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仰天叹息。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见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情懑，舒写愁思。

又曰：《渔父》者，原所作也。屈原放逐江、湘之间，忧愁叹吟，曰：“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叙其辞以相傅焉。

扬雄《连珠》曰：臣闻天下有三乐、有三忧焉。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臣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乱则反焉，故有三忧。

《山海经赞》曰：焉得鬼草，是树是艺。服之不忧，乐天傲世。如彼浪舟，任波流滞。

惧

《东观汉记》曰：王莽前队大夫诛谋反者李次玄闻事发觉，被马欲出。马驾在辕中，惶遽著鞍，上马出门，顾见车，方自觉，乃止。

又曰：庞萌还攻盖延，延与战，破之。诏书劳延曰：”庞萌一夜反叛，相去不远，营壁不坚，殆令人齿相系，而将军闻之，夜告临淮楚国，有不可动之节。吾甚美之。夜闻急，少能若是。”

《蜀志》曰：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馀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懔懔。

《国语》曰：骊姬告优施曰：“君既许我杀太子而立奚齐，吾惧里克，奈何！”优施曰：“为我具特羊，从之饮酒。”中饮，优施起舞，谓里克妻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盍啖我？（大夫称主，妻亦如之，盖啖我者肉也。）我教兹兹暇豫事君。”（言我教里克，暇安乐事君。）乃歌曰：“暇豫之亻吾亻吾，不若鸟鸟。（亻吾亻吾，来远之貌，言其知鲁不如鸟鸟。）人皆集於蔚？已独集於枯。”（蔚喻茂盛，枯喻衰落。）里克笑曰：“何谓蔚？何谓枯？”对曰：“其母为夫人，其子为君，可不谓蔚乎？其母既死，其子又谤，可不谓枯乎？”（言申生无母又被谤，可不谓之枯乎？）

《吴志》曰：刘备诣京口，见孙权，求都荆州，权借之共拒曹公。（《汉晋春秋》曰：吕范劝孙权曰：“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操食有威力，初并荆州，恩信未著，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为树党，计之上也。”权从之也。）曹公闻以土地借备，方作书，落笔於地。

《石勒别传》曰：勒治门阁至峻。时有醉胡乘马径入府门，勒问门吏冯翥：“门阁有限，走向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时号胡曰“国人。”翥见问，惧设对忘讳，称：“向有醉胡乘马驰来，向即呵制，不可与语。胡人难与言，非小吏所制。”勒叹曰：“故正自难与言。”恕翥不问，鞭犯门者，没所乘。

《新序》曰：白公之难。楚人有庄善者，辞其母将往死之，其母曰：“弃其亲而死其君，可谓义乎？”庄善曰：“吾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养母，臣之禄也，身安得无死！”遂辞而行。北至公门，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矣。”曰：“惧则何不反乎？”庄善曰：“惧者，吾私也。死君，公义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至公门，刎颈而死。

《幽明录》曰：吴末，中书郎失其姓名。夜读书，家有重门，忽闻外西门皆开，恐有急诏。户复开，一人有八尺许，乌衣帽，持杖坐床下，与之熟相视，吐舌至膝。於是大怖，裂书为火，至晓鸡鸣便去。门户闭如故，其人平安。

卷四百七十　人事部一百一十一

贵盛

《释名》曰：贵，归也。物所归仰也。汝、颍言贵，声如归，往之归也。

《易》曰：贵而无位。

《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

《史记》曰：李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长令皆斯前为寿，门庭车骑以千数。李斯慨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困，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者也。”

又曰：卫子夫立为皇后，弟卫青封长平侯，三弟皆封为侯，贵震天下。天下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怨，独不见卫子夫。”
又曰：苏秦师於鬼谷先生，後得周书《阴苻》，读之以揣摩。因说六国以拒秦，为从约，并六国，各佩其印。行过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拟於王者。周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於是散千金以赐宗族。
《汉书》曰：帝舅王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较恤侯，逢为高平侯，根为曲阳侯。五人同日封，谓之五侯，荣贵绝代。
又曰：金日殚勒功上将，傅国後嗣，七叶内侍，何其盛也！功臣之家惟有金氏亲近，贵宠比於外戚。
又曰：杨仆，宜阳人也。稍迁，至主爵都尉。南越反，拜楼船将军，有功，封梁侯。因归家，怀银、黄秉三组，以夸乡里。
又曰：杨恽曰：“吾家方全盛，乘朱轮者十人。”
又曰：项羽屠咸阳，杀子婴，收货赂妇女而东。秦民失望。於是韩生说羽曰：“关中阻山河，四塞之地肥饶，可都以伯。”羽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又曰：万石君石奋长子建，次甲，次乙，次庆，皆以驯行孝谨，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号奋为万石君。
又曰：主父偃曰：臣结游学四十馀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逆施之。“偃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与之，曰：“始贫时，昆弟不我内，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无复入偃之门！”
又曰：张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任太盛，乃辞不受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五百万数。（文颍曰：都内，主藏官也。张昌曰：安世以还，官官不薄。）
又曰：比田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田此滋骄，治诸第，田圃极膏腴，市买郡国，市物相属於道。前堂罗锺，立曲旃；（如淳曰：旌旗之名也。通帛曰旃也。）後房妇女以百数。诸珍物狗马玩好，不可称数。
又曰：孝玄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马，外戚莫比。
又曰：史丹男九人，皆以丹任为侍中。自宣、玄、成、哀外戚兴者，许、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将，穷富极贵。
又曰：刘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大将军执事用权，五侯骄奢，并作威福。”
又曰：天子见栾大说，乃拜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车马帷帐。又以卫长公主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赍金十万斤。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
范晔《後汉书》曰：《杨震传》曰：自震至彪，四叶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
司马彪《续汉书》曰：袁安，字召公。桓帝初，迁太尉。有子逢、成、隗。逢字周阳，灵帝时为司空。隗字阳亦至司徒、太傅，封都乡侯，四叶五公。
谢承《後汉书》曰：梁不疑为颍阴侯，胤子为城父侯。冀一门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侯邑称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馀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氏在位二十馀年，穷极蒲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
《东观汉记》曰：冯异，颍川人。建武中征贼还过阳翟，诏异上冢，别下颍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内长吏皆会，使中大夫致牛酒，宗族会郡县给费。
又曰：中玄年，以窦固为中郎将，监羽林左骑。破西羌还。是时，窦氏公、侯、二千石并在朝廷，门内尚三公主，赏赐恩宠荣於当世，亲戚功臣无与为等也。
又曰：邓训五子，及女弟为贵人，立为皇后，骘三迁虎贲中郎将、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同三封，始自骘也。邓氏自中兴後，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馀侍中、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
又曰：耿氏自中兴以後，讫建安之末，大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遂与汉兴衰。
又曰：章帝崩，窦太后临政，窦宪为大将军，食邑二万户。弟景执金吾，怀将作大匠、光禄勋。
又曰：马防为车骑将军、城门校尉，加置掾令史，位在九卿上，绝席。诏封防兄弟三人，各三千户。防为颍阳侯，身带三绶。防子钜为黄门侍郎。肃宗亲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兄弟奴婢各千人已上。
又曰：窦融嗣子穆尚内黄公主，而融弟显亲侯窦友嗣子固尚泾阳公主，穆长子勋尚东海恭王女。窦氏一公、二侯、三公主、四千石，自祖至孙，官符厩第相望，奴婢千数，於亲戚功臣，莫与为比。
《吴志》曰：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鼓，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
又曰：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授戟武骑三百。拜毕，令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以忠强立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孙代居二千石。三国之典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

又曰：何比干，字长卿。武帝时为丹阳都尉。有阴德，尝独坐，天大雨，有一老母诣比干而衣不濡，比干怪而敬焉。临去，怀中出金册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尔子孙当佩印绶，如此册数。”

《陈书》曰：征南将军欧阳。时弟盛为交州刺史，次弟邃为衡州刺史，合门显贵，威振南土。又多致铜鼓生口，献珍异，前後委积，颇有助於军国焉。

《隋书》曰：观德，《王雄传》曰：或奏高朋党者上次诘曰之於朝雄对曰：“臣忝卫宫闱，朝夕左右，若有朋附，岂容不知！至尊钦明睿哲，万机亲览，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爱憎之理，惟陛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

又曰：杨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家僮千数，後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有鲍享者，善属文，谢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素之贵盛，近古未闻。

《唐书》曰：窦威拜内史令。威奏议雍容，多引古为证，高祖甚亲重之。或引入卧内，帝为前席。又尝谓曰：“昔周朝有八柱国之贵，吾与公家咸登此职。今我为天子，公为内史令，本同末异，乃不平矣。”威谢曰：“臣家昔在汉朝，四为外戚，至於後魏，三处外家，陛下龙兴，复出皇后。臣又阶缘戚里，位忝为婚，犹自矜伐，公代为帝戚，不以贵乎！”

又曰：窦氏自武德至今，再为外戚，一品三人，三品已上三十馀人，尚主者八人，女为王妃六人，唐世贵盛，莫与为比。

又曰：姜皎，长安中累迁尚衣奉御。时玄宗在藩，见而悦之。皎察玄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寻出为润州长史。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召入卧内，命之舍敬，曲侍宴私，与后妃连榻，间以击球斗鸡，常呼之为姜七而不名也。兼赐以宫女、名马及诸珍物不可胜数。玄宗又尝与皎在殿庭玩一嘉树，皎称其美，玄宗令徙植於其家。

又曰：崔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群从数十，趋奏省闼。每岁时家宴，组辉映，以一榻置笏，叠於其上。开玄、天宝间，中外族属无缌麻之丧，其福履昌盛如此。东都私第门，琳与弟太子詹事、光禄卿瑶俱列戟，时号“三戟崔家”。

又曰：杨汝士有时名，遂历清贵。其後诸子皆至卿，郁为皇族。所居静恭里，知温兄弟，并列门戟。咸通中，昆仲子孙，在朝行方镇者十馀人。

刘义庆《世说》曰：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答曰：“三相五侯，将军十馀人。”皓曰：“盛哉！”陆曰：“臣闻君贤臣忠国之盛，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慈子孝家之盛也。当今政荒人弊，臣何敢言盛也？”
《荆州记》曰：自岘山南至宜城百馀里，旧说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灵帝末，其中有卿士及刺史二千石数十人，朱轩骈耀，华盖接阴。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雅叹其盛，勒县刻石铭之。
《杂鬼神志》曰：昔周时尹氏贵盛，数代不别，食口数千，常遭饥荒，罗鼎镬作糜，啜糜之声闻数十里中。临食，失三十人，入镬中垦取镬底糜。镬深大，故人不见也。
《荀氏家传》曰：惟我之先生于有晋，人物盈朝，衮衣晔，六世九公，不亦伟乎！磊落瑰奇，光昭合同，已独步於古今，拊万姓而骇之矣。中兴丞相王公叹曰：“自八龙以後，荣宠莫二，为天下之盛也。”
苏子曰：夫带方寸之印，拖丈八之组，戴貂之尾，建千丈之城，游五里之衢，走卒警跸，叫呼而行，此诸侯之所谓荣华，时俗之所谓富贵也。
左思《咏史诗》曰：金章籍旧业，七叶珥汉貂。
卷四百七十一　人事部一百一十二
富上
《周易》曰：富有之谓大业。（兼济万物，故有曰富有。）
《尚书》曰：五福，二曰富。
《毛诗》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富人之屋乌所集。）
《礼记》曰：儒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也。
又曰：富润屋，德润身。
又曰：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所出。问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刀，祭器衣服不假。”问士之富，车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
《周礼》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平邦国。六曰事典，以富邦国。
《左传》曰：秦后子有宠於桓，（后子，秦桓公子也。景公之母弟公子钅咸。）如二君於景。其母曰：“不去，惧选。”（选，数也。君子奢富弗去君，将数其罪而加也。）
又曰：齐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晏子不受，人问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为不受？”对曰：“我非恶富，恐失富也。”
又曰：初，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退，见史鱼而告之。史鱼曰：“子必祸矣，子富君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君既许我矣，其若之何？”史鱼曰：“无害也。子臣，可以免。（子虽富，礼恭不失臣礼。）富而能臣，必免於难；戍也骄，（戍子之才，公救戍也。）其亡乎。”
又曰：郑驷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陈卿之车服於其庭。郑人恶而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又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求，冉有名也。季氏富矣，而求聚民财以增之。）
又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
又曰：富而无骄易。
又曰：富而好礼。
《史记》曰：孔氏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于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贾之利，有游闲公子赐与名。然其赢得过当，愈於纤啬，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又曰：计然曰：“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国富。
又曰：苏秦说齐王曰：“临淄富而实，其人无不斗鸡走狗六博蹴丿者。”
又曰：范蠡之陶，乃营生积居，与时驰逐。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又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其力。
又曰：白圭曰：“吾营生犹伊尹、吕尚之谋。”
又曰：穰侯魏冉之富，富於王家。出关，辎车千乘有馀。
又曰：白圭乐观时变，岁熟取，与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与之食。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
又曰：卓氏用铁冶富。又曰：程郑富埒卓氏。
又曰：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惟无盐氏捐千金贷，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中，则无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埒关中。
又曰：关中富商大贾尽诸田，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也，尽推理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也。
又曰：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又曰：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贵人之。桀黠奴，人所患也，惟刁间收，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
又曰：范蠡浮海出齐，变名姓，自谓鸱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务力，父子治生无几何，致钱数千万。齐人闻贤以为相。范蠡叹曰：“居致千金，官则至卿相，此布衣极。又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财以分于知交、乡党，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致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於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身，又耕畜劳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资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也。

又曰：子贡既学於仲尼，退而仕於卫，废著鬻财曹、鲁之间，（徐广曰：子贡傅云：“废居，著犹居也。读音如贮。”）七十子徒，赐最为饶。原宪不厌糟糠，匿於穷巷。子贡结驷车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界迎与杭礼者。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

又曰：猗顿用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乌氏倮（韦昭曰：乌氏，县名，属安定。倮，名也。）畜牧，及众，斥卖，求缯物，间遗戎王。戎王倍与之蓄，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倮比封君。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足不赀。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犯。秦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情台。夫倮，鄙人牧长；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君显天下，岂非以富耶？

又曰：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显也。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与之比者，命曰“素封”。

又曰：蜀卓氏之先，赵人，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干吏，求近卜处葭萌。惟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於。”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汉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结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也。《汉书》曰：宁成既被刑，乃诈刻傅出关归家，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广贷陂田千馀顷，假贫人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为任侠。

又曰：张耳，大梁人，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如淳曰：父时宾客也。）谓曰：“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为外黄令。陈馀，亦大梁人，好儒术。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妻之。馀年少，父事耳，相与为刎颈交。

又曰：梁孝王未死，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四千万斤，他财物称是也。

又曰：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纟乡 弟，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伎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植其货，富於大将军光也。

又曰：卓氏女文君亡奔司马相如，相与归成都，家徒四壁立。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置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与佣保杂作，涤器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市中。卓王孙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乏者非财。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才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孙不得已，分与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居。

又曰：鲍宣上书哀帝，曰：“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多赏赐以万数，奴从兵客浆酒藿肉，苍头卢儿比曰用致富！非天意也。”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邓通，曰：“当贫饿死。”上曰：“然富通者在我，何说贫？”於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后钱布天下，其富如此。（“饿”部中亦出。）

又曰：原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时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丧皆千万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游使”部中亦出。）

又曰：故秦阳以田农而甲一州，（以田地过限，从而富贵，为一州第一。）翁伯以脂而倾县，浊氏以卖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锺。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豪杰皆争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人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又曰：刘德宽厚好施，家产过百万，则以赈昆弟宾客。

又曰：史丹尽得父财，身又食大国邑，数见褒赏，赐累千金，僮奴以百数，後房妾数十人，内奢淫，好饮食，极滋味声色之乐。

又曰：富者土木被文锦，犬马馀肉粟。

又曰：中大夫张匡上书言：“王商宗族权势，合资巨万计，私奴以千数。”

又曰：郡国富人兼利颛业，以货赂自行取重於乡里者，不可胜数。

又曰：师史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千万。

又曰：京师富人杜杨、樊嘉、茂陵挚纲，为天下高资。

又曰：所忠言贵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人。

又曰：成都罗裒资至巨万。

後汉书曰：郭况迁大鸿胪，上数幸其宅，赏金帛甚盛。京师号况家为“金穴”，言其富贵也。

又曰：樊重，字君□。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父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广开田土三百馀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池鱼畜牧，有求必给。资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

又曰：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当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有田七百馀顷，舆马仆隶比於封君。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腊日祠灶，而以黄羊。

又曰：王丹，字仲因，京兆人。哀、平时，仕州郡。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给。每岁农时，辄载酒肴於田间，候勤劳者而劳之。其堕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帅，以致富殷。其轻黠游薄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辨也。

又曰：马防以病乞骸骨，诏赐故中山王田庐，以特进就第。防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宝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业，又大起第复观，连阁临道，弥货曰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宾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

谢承《後汉书》曰：戴遵，字子高。富於资产，轻财好义，宾客常三四百人，时人名之“关东大豪戴子高”。

《魏典略》曰：公沙穆，字文人，北海胶东人也。体履清直，兼学多文，隐居东莱山中。桓帝时，有富人王仲者谓穆曰：“今多以贷仕，吾奉子以百万，惟子所用。”穆答曰：“斯意厚矣。夫富贵在天，得之有命；以贿求爵，奸莫大焉。”郡举孝廉，除郎中，以高第为光禄主事。

《吴书》曰：刘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其诈，曹公以问娄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是必至诚。”曹公大喜，遂进兵。宠礻失子伯，家累千金。公曰：“娄子伯富乐於孤，但势不如孤耳！”从破马超等，子伯功为多。曹公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人。益州牧刘璋以为牛な、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之蔬，防过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

又曰：糜竺，字子仲。祖业货殖，僮客万人，资产巨亿。

王隐《晋书》曰：石崇虽有人财，而性粗强，贪而好利，富拟王者。有司簿阅崇田宅财物及水碓，有三千馀区，苍头八百人，他珍宝奇异，不可称数。

又曰：何曾遒豪累世。人有小纸为书者，曾敕记室勿报也。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膳万钱，犹曰：“无下箸处。”

又曰：刁逵字伯道；弟畅，字仲远；次弘，字叔仁，各历职州刺史。兄弟子侄并不治名行，竞修货殖，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义旗初建，弘将谋起兵，宋王遣刘毅诛之。刁氏既富，奴客从横，上山固泽，为京口之蠹。宋既诛，畅散其帛金钱牛羊，令民称力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俭，编户菜色，及刁氏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破，百姓充足。
徐广《晋记》曰：石季伦甚富侈，衣服妓乐夸於许史。有妓人曰绿珠，美而艳，孙秀欲之，使人求焉。崇尽出其婢妾数十人，皆蕴兰麝而被罗。
《晋诸公赞》：和峤，字长舆，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称。常慕其舅夏侯玄之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群。拜黄门郎，迁中书令，转尚书。愍怀太子初立，以峤为少保，加散骑常侍。家产丰富拟王公，而性至俭吝。
《宋书》曰：沈攸之少贫，及贵，在荆州，富拟王侯。夜中诸厢廊然烛达晓，曳珠玉者数百人，皆一时绝妙。
孙岩《宋书》曰：徐堪之产业丰富，室宇园池贵游莫及，门生千馀，皆三吴富人子。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
《唐书》：郝处俊。侍中、平恩公许圉师，即处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达於时。又其乡人田氏、彭氏，以殖货见称。有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财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间语曰：“贵如许、郝，富若田、彭。”
卷四百七十二　人事部一百一十三
富下
《家语》曰：鲁哀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国贫矣。”孔子曰：“《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贫者。”
又曰：南宫敬叔富，得罪於定公而奔卫。期年，卫侯请复之，载其宝以朝。夫子闻之曰：“富而不好礼，殃也。敬叔以之丧矣，而又弗改，吾惧其将有患也。”敬叔闻之，骤如孔氏，而後备礼散焉。
又曰：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与？以富而敬人，何人不亲！
《国语》曰：斗且（斗且，楚大夫。）曰：“昔斗子文三舍令尹，无一日之积，恤民故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复。人谓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对曰：“夫从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旷，而我取富，是不勤民以自封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太公《六韬》曰：文王问守土奈何？对曰：“人君必从事於富，弗富不足为人，弗与无以合亲。疏其亲则困，失其众则败矣。”
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诸称富者非贵其身，得志也乃贵，恩覆子孙，而泽及乡里也。
又曰：黄帝设五法，布之天下，用之无穷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荣，如范子可谓晓之矣。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自是以後无其人，旷绝百馀年。管子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范蠡为越相，三江五湖之间，民富国强。卒以擒吴，功成而弗居，变名易姓之陶，自谓朱公。行十术之计，二十一年之间，三致千万，再散与贫。

桓宽《盐铁论》曰：古者盂樽杯饮，盖无爵无觞，今富者银剑黄耳，垒樽玉铺。

又曰：人太富则不可以禄使也。

又曰：古者庶贱骑绳校草皮荐而已，今富者黄金银镳绣掩汗。

又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也。

魏文帝《典论》曰：雒阳郭珍居财巨亿，每暑夏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披罗，使之进酒。

刘义庆记曰：王武子移第北芒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布地竟埒，时人号曰：“金埒”。

又《幽明录》曰：馀杭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得一玉豚。从此所向如意，田蚕并收，家富。

又曰：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常因大风雨散钱飞至其家，钱来触篱援，误落在馀处皆拾而得之。寻巨富，钱至数千万。

《异苑》曰：晋陵曲阿汤兕财数千万，三吴人多取其直，为商贾治生，辄得倍直。或行长江，卒暴风及劫盗者，若投钱，多获免济。兕死後，先所埋金皆移去，邻人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钱，封题是汤兕姓字。然後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也。

又曰：张永家地有泉出，小龙宰缮。从此遂为富室。逾年因雨腾跃而去，於是生资日不暇给。俗说云：“与龙共居，不知龙神效矣。”

《说苑》曰：楚王问庄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对曰：“君子之富，假贷人不德也，饮食人不便不役也，亲戚爱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寿乐不伤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论衡》曰：扬子□作《法言》，蜀富贾人赍钱十万，愿载书，子□不能，曰：“夫富无仁义，犹圈中之羊，安得妄载！”

《三辅决录》曰：平陵士孙奋，字景卿。少为郡五官掾，起宅得钱，资至一亿七千万，富闻京师，而性俭吝。客舍，雇钱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钱如此，欲作孙景卿耶！”不知实是景卿。从子端，梁冀掾奋送绢五匹，食以干鱼，冀问奋“何以相送”，端以实对。冀素闻奋富且吝，乃以一镂安革遗奋，从贷钱五千万。奋智冀贪暴，畏之，以三千万与冀。冀大怒，乃告郡，诈认奋母为守官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万，收考奋兄弟，死狱中，财资尽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越绝书》曰：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肥饶谓之富中。
王子年《拾遗记》曰：郭况累金数亿，庭中起高阁，厝衡石於其上，以称量珠玉也，谓为琼厨金窟。
张渊《广州记》曰：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铜鼓与主人，名为铜鼓钗。
《西京杂记》曰：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万亿，八九百人於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百步激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馀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裒垄奇禽怪兽，委积其间也。
刘道真《钱塘记》曰：防海塘去邑一里，郡议曹华信家富，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土一石即与钱一升，旬日之间来者口集，塘未成而谯不复取，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於是改为钱塘。
《罗浮山记》曰：牛潭深洞无极，北岸有石，周员三丈许，鱼人见金牛自水而出，磐於此石。义兴周灵甫尝见此牛寝伏石上，旁有金锁如索绳焉。周甫素锐勇，往掩此牛，掣断其锁，得二丈许，遂以财雄。
干宝《搜神记》曰：魏郡张巨本富，忽衰死，散卖宅与程应，举家疾病。卖与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至一更见人丈馀，高冠赤帻，呼曰：“细腰”，细腰应诺。曰：“何以有人气？”答“无”，便去。文往向呼处，因问：“向赤衣冠谁？”答：“是金也，在屋西壁下。”问君谁，答云：“我，杵也。今在灶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烧去杵，由此大富，宅清宁。
又曰：玄康中，屡县瑶怀家忽闻池中有犬声。视之，得犬子，雌雄各一。长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
又曰：有周者，贫而好道。夫妇夜耕，困卧，梦天公过而哀之，敕外有以给与。司禄案云：“此人相贫，限不过此。惟有张车子应赐钱千万，车子未生，请以借之。”公曰：“善。”曙觉言之，於是夫妻戮力，昼夜以治生，所为辄得，资至千万。先时有妪者常往佣赁墅舍，有身，月满当孕，使遣出，驻车屋下，产得儿。主人往视，哀其孤寒，作糜粥以食之。问：“当名汝儿作何？”妪曰：“在车下生，梦天告之，名为车子。”乃悟曰：“吾昔梦从天得钱，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必是子也。财当归之矣。”自是居日衰减。车子长，富於周家。
又曰：京兆长安有张氏者，独处室，有鸠自外入于室，止于对床。张氏恶之，披怀而祝曰：“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来入我怀。”鸠翻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带钩焉，遂宝之。自是後子孙昌盛，资财万倍。故关西称张氏钩。
又曰：河间管弼侨居临水北岸作商贾，往往如意。尝载两舫米下都粜，垂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於宅中见一物形似鼍而长大。行还，辄大得利。如此一家遂巨富，二十年恒有万斛米。

《续搜神记》曰：庐陵巴丘人夕晃者，世以田作为业。年市田数十顷，家渐富。晋太玄初，秋收已过，获刈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郁然如先，即便更获，於是遂巨富。

《列女传》曰：陶答子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誉不兴，家富三倍。其妻数之，答子怒曰：“非汝所知。”居五年，从车百乘。归休，宗人牵牛酒而贺之，其妻抱儿而泣。姑怒其不祥也，妇曰：“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谓萦害；无功而家昌，是谓积殃。昔楚令尹之治国，家贫而国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禄结於子孙，名垂於後世。今夫子贪富务大，不顾後害。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饱其志，饥其腹，将欲以泽其毛衣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远害。豕不择食以肥身，坐而须死。今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国日益贫，君不敬，人不戴也。夫子之逢祸必矣，请去，顾与少子俱脱。”於是遂弃之出。其年，答子之家果以盗诛。母老而免，妇乃与少子归养，终始天年。

《录异传》曰：昔庐陵邑子瓯明者，从客贾，道经彭泽湖，每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後过，见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风尘。有数吏乘车马来候，云是清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甚怖。问吏，恐不得还，吏曰：“无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礼，故要君，必重送君者，皆勿收，独求如愿。”尔去，果以缯帛送明，辞之，乃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愿使随去。如愿者，青洪婢也，常使之取物。明将如愿归，所欲辄得之，数年大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鸡一鸣，呼如愿。如愿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明逐之於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如愿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使出。久无出者，乃知不能困，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

《韩诗外传》曰：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校车百乘，觞於韫丘之上。

《风俗通》曰：河南平阴庞俭，本魏郡邺人，遭仓卒之世，失其父。时俭三岁，弟才襁抱耳，流傅客居庐里中，凿井得钱千馀万，遂富。俭作府吏，躬亲家事，行求老仓头谨信属任者，年六十馀，直二万钱，使主牛马耕种。有宾婚大会，母在堂上，酒酣，陈乐歌笑。奴在灶下助厨，窃言：“堂上母，我妇也。”客罢，婢语次说：“老奴无状，为妄语，所说不可道也。”穷诘，具白。母谓婢：试问其形状，奴曰：“家居邺时，在富乐里宛西，妇艾氏女，字阿横，大儿字阿嶷，小儿曰越子。时为县吏，为人所略卖，阿横右足下有黑子，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胲下赤志，如半枾。”母曰：“是汝公也。”因下堂，相对啼泣：“儿妇前为汝公拜。”即洗浴，易见衣被，遂为夫妇如初。时人为之语曰：“庐里诸庞，凿井得铜，买奴得公。”子孙羞之，言我先人初居庐里者兄弟二人，家买奴得公尔。

《世说》曰：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役、膏腴、水碓之属，洛下莫有比。契疏鞅掌，夜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又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不用盘，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馀人，皆绫罗褶，以手擎饮食。蒸肫肥，美於常味。武帝怪问何由得尔，云以人乳饮之。武帝色甚不平，所下饮食未毕便去。

又曰：王君夫以饴口澳釜，石季伦以蜡炊。君夫作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石以椒为泥泥屏，王以赤石脂泥壁。

《新序》曰：鲁孟献子聘於晋，韩宣子觞之，饮，三徙。锺石之悬不移而具。献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富？”献子曰：“吾家甚贫。我有二士，曰颜回、慈无灵。此二士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协。”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畜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锺石金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也，可著於《春秋》也。”

《归藏》曰：上有高台，下有池，以此事君，其贵若化，若以贾市，其富如何汉。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完盛，钱金无量，财货无比，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搏楼上。

《管子》曰：凡为国之道必富人，人富则易理者也。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有天下，何也？必国富而粟众也。

又曰：天下有义则富，无则贫。

《文子》曰：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国富其吏，治国若不足，乱国若有馀，存国仓实，亡国仓虚。

《孟子》曰：阳虎云：“为富不仁，为仁不富。”

《荀卿子》曰：循礼者王，为政者强，节民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土。

又曰：仁义礼善之於人，譬之若货财米粟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者贫，至无有者穷。

《韩子》曰：舆人成舆，则愿人富贵也。非舆人仁，不富不贵，则舆不集也。

又曰：人有福则富贵至，富贵则衣食美，衣食美则骄心生，骄心生则行僻邪而动弃理也。行僻邪，则身夭死；动弃理，则无成功。

《尸子》曰：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犹谓之贫也，良功治之则富掩二国。身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贵而不知，犹谓之贱也，圣人告之，则贵最天下。
《孔丛子》曰：子思曰：吾不取於人谓之富，不屈於人谓之贵也。
又曰：猗顿，鲁之穷士也。耕则常饥，桑则常寒。闻陶朱公富，往问术焉，朱公告之：“子欲速富，当畜五。”於是乃商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孳息不可计，资拟王公，驰名天下。以兴富於猗氏，故曰猗顿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至富而非金玉也，至寿而非千岁也。情知足则富矣，明死生之分则寿矣。
又曰：富贵而之不道，足以为患。出车入辇，务以自供，命之曰蹶身之机。肥肉厚酒，务以相强，命之曰烂腹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富贵之所致。
又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贫也。
刘邵《赵都赋》曰：爰及富人，郭侯之伦。资衍陶卫，溢无垠。金碧其舆，朱丹其轮。会遇燕好，其从如□。
卷四百七十三　人事部一百一十四
游侠
《汉书》曰：意气高，作威於世，谓之游侠。
又曰：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节奉上之义废。
又曰：朱家，鲁人。鲁皆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诸所尝施，惟恐见之。赈人不赡，先从贫贱。专趋人之急。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
又曰：楚田仲以侠闻，父事朱家。田仲死，而有雒阳剧孟，以任侠显。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傅东，至河南得剧，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也。”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一敌国，而剧孟行大类朱家。孟母死，自远方送丧，车盖千乘。
又曰：郭解，河内轵人，字伯翁，善相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感慨，不快意，身所役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令作奸剽劫。不休，及铸钱掘冢，不可胜数。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徐广曰：尽酒也。音子妙反。）非其任，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使人征之，贼窘自归，且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当，吾儿不直。”遂去。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战国策》曰：韩亻累相韩，严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正议直指，举韩亻累之过。韩叱之於朝。严遂拔剑趋之，於是惧，亡去，求人可以报韩亻累者。至齐，人言：“聂政，勇敢士也。避仇，隐於屠肆之间。”严遂阴交於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丧除，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举百金为亲寿。我虽不受，然是深知政也。”至濮阳见严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许子，曰徒以亲也，亲今不幸死，仲子所欲报者为谁？”仲子具告之，政独行，拔剑至韩。韩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政直入，上阶刺韩亻累。亻累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

又曰：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常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薛中盖六万家矣。”

又曰：郑、卫俗与赵伯类，濮上之邑徙，野王县也王县也。野王好气任侠，卫之风也。

又曰：宁成抵罪得脱，乃诈刻傅出关。归家称曰：“仕不至二千后，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乃贯贷买陂田千馀顷，役使数千家。数年，产至千金，为任侠，其役民重於郡守。

又曰：列国时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籍王公之势，悉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而赵相虞卿弃国捐君，以周穷支魏、齐之厄；信陵无忌窃苻矫命，杀将专师，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诸侯，显名天下。扼腕而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

《汉书》曰：季布为人，任侠有名。项籍灭，高祖购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将军急，且至能听臣，敢进计。”布许之。乃髡钳布，衣褐，置广柳车中，而共其家僮数十人，之鲁朱家所卖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置田舍。乃之雒阳，见汝阴侯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项氏臣岂可尽诛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怒求一人，何示不广！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夫忌壮士，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侠，意布匿其所，乃许诺。待间，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又曰：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争为死。

又曰：孝文时，郑当时以任侠自喜。孝景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常恐不遍。当时好黄老，其知友皆天下有名之士。

又曰：袁盎为楚相，病免家居，与闾里斗鸡走狗。雒阳剧孟尝过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谓盎曰：“吾闻剧孟博徒，将军何自通之？”盎曰：“孟虽博徒，然母死，客送丧车千馀乘，此亦有过人者。”

又曰：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权势在己之右，欲必凌之；在己之左，尤益礼待。稠人广众，荐宠下士。士亦以此多之。不好文学，喜任侠，尚然诺。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公孙贺子敬声以皇后姊子，娇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求之，贺请逐捕安世以赎声罪。上许之。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从狱中上书，告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巫祭祠，上幸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所犯，遂父子死狱中。

又曰：眭弘，字孟，鲁国蕃人。少时游侠，斗鸡走狗，长乃变节，从嬴公受《春秋》，（嬴公，姓字。）以明经为议郎，至苻节令。

又曰：朱博，字子玄，杜陵人。家贫，少时给事县为亭长，稍迁功曹，任侠好交，从士大夫，不避风雨。

又曰：万章，字子夏。长安炽盛，街闾各有豪侠，章在城西柳京，号曰：“城西万子夏。”为京兆尹门下督，从至殿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京兆言者。

又曰：娄护，字君卿。是时王氏方盛，宾客满门，兄弟争，其客各有所厚，惟惟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结士大夫，无不倾心，交长者尤见亲礼。为人短小精辩，论议常依名节，听之者皆竦。会母死，送葬者致车千两。

又曰：陈遵，字孟公，杜陵人。身长八尺馀，容貌甚伟。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时列侯有子与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门，曰陈孟公，坐中莫不震动，既至而非，因号曰：“陈惊坐”。

又曰：原涉为谷口令，时年二十馀。谷口闻其名，不言而治。人尝置酒请涉，入里门，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门。家哭，因问以丧事。家无所有，涉乃削牍为疏，具记衣被、饭含之物，分付市买，日跌皆会。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毁涉者曰“奸人之雄”，丧家子即时刺杀。

又曰：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贵，而侍中林卿通轻侠倾京师。後坐法免，宾客愈盛。

又曰：汉兴，禁网疏阔，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於京师，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於闾阎。

荀悦《汉记》曰：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力强於时者谓之游侠。

又曰：俗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时，先王之所慎也。

《东观汉记》曰：郅恽之友董子张，父及叔为乡里盛氏一时所残害。子张病困将终，恽往候张。张视恽，嘘欷，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长短，而痛二父雠不复也。”恽即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张。张喜，气因绝。恽见令，以状首。令应之迟，趋出诣狱。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狱谢恽，拔刃自向以要恽曰：“子不从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恽遂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典韦，陈留人也。貌魁梧，膂力过人，好豪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礼为雠，韦为报之。礼故富春长，备怨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礼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去。礼居近市，一市尽追，莫敢近者。

又曰：杨阿若，後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故时人为之号曰：“东市相斫杨阿若，西市相斫杨阿若。”

鱼豢《典略》曰：徐福字玄直，好任侠击剑。末尝为人报雠，为吏所得，问其姓字。闭口不言。

《吴志》曰：甘宁字兴霸。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毛带铃声，即知是宁。

裴子野《宋略》曰：宁朔将军何迈，素豪侠，好聚敛，士出入游从者塞路。

孙盛《晋阳秋》曰：祖逖，字士雅，好侠。每之田舍，辄称兄命，散帛以赠贫者。

《唐书》：丘和，河南洛阳人也。父寿，魏镇东将军。和少便弓马，重气任侠。及长，始折节，与物无忤，无贵贱皆爱之。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既充盛，钱金无量，财货无訾。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击博楼上，侠客相随而行。楼上博者大笑，鸢飞坠其腐鼠而中之。侠客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常有轻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属而灭其家。

《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

裴启《语林》曰：李阳大侠，士庶无不倾心。为幽州刺史，当之职，盛暑，一日诣数百家。别，宾客常填门。

张衡《西京赋》曰：都邑游侠，张、赵之伦；轻死重气，结党连群；实蕃有徒，其从如□。

刘邵《赵都赋》曰：游侠之徒，风拟类，贵交尚信，轻命重气，伊激豪毛，节成感概。

张华《博陵王宫侠曲》曰：侠客乐幽险，筑室穷山阴；猎野兽尽，施网川无禽。

又曰：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都市旁。腰间义素戟，手持白头镶。

《古诗》曰：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

曹子建诗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卷四百七十四　人事部一百一十五

礼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又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尚书》曰：所宝惟贤，则迩人安。
又曰：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
《毛诗》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又曰：《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
《周礼》曰：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以礼宾之。
《礼记》曰：贤者狎而敬之。
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尊贤也。尊贤不过二代。
又曰：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
《左传》曰：晋伐鲁。范文子谓栾武子曰：“季孙於鲁，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信谗慝而弃忠良，若诸侯何？”
《家语》曰：孔子之郑，遇程子於途，倾盖与语，尽日而别。
《国语》曰：勾践灭吴，反至五湖，范蠡辞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复入越国矣。”遂乘轻舟以浮五湖，莫知所终极。王命工以良金写蠡之状而朝礼之，又令大夫朝之，环会稽三百里为蠡地。
《史记》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一饭三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又曰：子贡所至，国无君不分庭与之抗礼。
又曰：邹者，齐诸邹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於是齐王嘉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临康庄之衢。
又曰：魏有隐士曰：“侯嬴为大梁夷门门者，公子闻之，於是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往迎侯生。侯生摄弊衣冠直上，上坐，公子执辔愈恭。
又曰：成王使由余於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人之，亦苦人矣。”缪公於是与由余曲席而坐，傅器而食。
又曰：百里奚曰：“臣友蹇叔贤而时莫知。”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又曰：伊尹名阿衡。或云处士，汤使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又曰：驺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坐而受业。
又曰：越石父贤，在缧绁之中。晏子出，遇之途，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门。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
又曰：楚威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良说商君曰：“夫五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穆公好贤，愿见，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毁也。
又曰：四皓隐商洛山，惠帝为太子，为书卑辞安车迎以为客，乃出。
《汉书》曰：曹参之相齐，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参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治，诸儒以百数，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言之，参於是避正堂，舍公焉。
又：初，楚玄王交，礼待申公等，穆生不嗜酒，玄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醴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又曰：俊不疑，字曼倩，渤海人。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武帝末，郡国贼盗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持斧，逐捕盗贼，东至渤海。素闻不疑贤，遣吏请与相见。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佩环，褒衣博带，盛服至门。门下使解剑，不疑叱曰：“剑者，君子武备，所以卫身，不可解。请退。”胜之望见不疑容貌衣冠甚伟，ε履起迎。
又曰：高祖诏曰：“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
又曰：武帝初即位，王藏乃上书，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车以蒲裹车轮，驾四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轺傅从。至，见上，上问治乱之事。申公时已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
又曰：御史大夫朱博奏王莽为庶人。莽就国，南阳太守以莽贵重，选门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莽，莽尽礼自纳，休亦闻其名，与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缘恩意，进其玉具宝剑，欲以为好。休不肯受，莽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瘢，欲献其彘耳。”解其彘，休复辞。莽曰：“君嫌其价耶？”遂椎碎之，自裹以进休，休乃受。莽徵去，欲见休，休称疾不见莽。
又曰：大将军青既益尊，然汲黯与亢礼。或说黯曰：“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不祥。”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大将军闻，愈贤黯。
又曰：梁孝王大营宫室，为衤复道，自宫连属於平台，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
又曰：光武侧席，以求幽人。
又曰：沛公至高阳，见郦食其。沛公方踞，使两女子洗足。食其入，即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於是沛公辍洗，起衣，延食其上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壹，字玄淑。举郡上计，到京师，司徒袁逢受计，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视。壹独长揖而已，逢令让之曰：“计吏而揖，三公何也？”对曰：“郦食其长揖汉王，今揖三公，何遽讶哉！”逢即敛衽下堂，执其手，延置上坐。
又曰：井太春，名丹。少通五经，善谈难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论井太春。”守静，不交势利。建武中，帝子沛、献王辅等五人皆好宾客，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菜之食，丹推去，曰：“以君侯能供养，故来，何为如此？”就便设馔。就欲起，左右进辇，丹曰：“昔桀驾人辇者，是耶？”坐上失色。就去辇，谈终日乃去。
谢承《後汉书》曰：帝东巡，过任城，乃幸郑均舍，敕赐尚书禄以终其寿。故人号为“白衣尚书”。
又曰：包咸，字子良。永平五年，迁大鸿胪。每进见，锡以机杖，入屏不趋，赞事不名。经傅有疑，辄遣小黄门就舍即门。显宗以咸有师傅恩，而素清苦，常时赏赐珍玩束帛，俸禄增於诸卿。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家贫，常自耕稼，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谒而退。蕃在郡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後举有道，拜太原太守，皆不就。
袁山松《後汉书》曰：周ㄔ，字孟玉，为乐城令。逍遥无事，县中大治，去官，徵聘不至。陈蕃为太守，ㄔ来置榻，去，悬之。
《续汉书》曰：皇甫规，安定人。有以货买雁门太守，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曰：“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白王苻在门。规素闻苻名，乃遽起，衣不及带，屐履出迎，援苻手而还，与同坐，极忻。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腋。”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东观汉记》曰：显宗以张授皇太子经，为东郡太守。玄和二年，东巡狩，幸东郡，引及门生并郡县掾吏并会夜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讲《尚书》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礼，常赐殊特。
又曰：和帝永玄三年诏曰：“高祖功臣，萧、曹为首，有傅世不绝之义。曹相国容城侯无嗣，朕甚闵焉。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墓，生既有节，终不远身。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鸿胪悉求近亲宜为嗣者。”
又曰：永平中，江革为五官中郎将。朝会，帝诏使虎贲迎扶腋。革每进拜，上辄自礼之，小有疾，辄太官送食，宠遇甚厚。京师贵戚卫尉顺阳侯马廖、侍中窦宪等，各奉书致礼遗革，终不发书，无所当受。上以此重之。
又曰：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虚己礼下，与参政事。
又曰：上还，幸祭遵营。时遵病，上为重茵席，覆以御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平宪王苍开东阁延英雄。
袁弘《後汉记》曰：崔る诣窦宪，始及门，宪倒屣迎之，曰：“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哉！”
《魏志》曰：文帝引故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诏曰：“乃祖以来，世著名节，年过七十，行不逾涯，可谓老成人矣，所宜宠异，以彰旧德。其赐公延处杖。”
又曰：太祖北征乌丸，未至，先遣使辟田畴，又命田豫喻指。畴戒其门下趋治装。门人谓曰：“昔袁公慕君，礼命五至，君义不屈；今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畴叹而应之曰：“此非君所识。”遂随使者到军，署司空户曹掾，引见咨谈。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举茂才，随军。
又曰：管宁遇天下乱，往辽东投公孙度。度虚馆以待之。
又曰：钜鹿张，字子明，养志不仕。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纲纪白承，前致板谒，毓教曰：“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岂此板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
又曰：太祖北征柳城，过涿郡，令曰：“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举为儒宗，乃国之栋也。孤到此州，嘉其馀风。《春秋》之义，贤者之後，有异於人。亟遣丞掾修饰坟墓，并致薄酹，以彰厥德。”
又曰：王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座。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
《吴志》曰：孙策得张昭甚悦，谓曰：“吾方有事於四方，待子不得轻矣。”乃上为校尉，待以师友之礼。
又曰：硕邵年二十，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礼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後。
又曰：吕蒙疾发，孙权迎置内既欲数见，又恐其劳动，常穿壁瞻之。
又曰：太守王明以虞翻为功曹，孙策征会稽，复命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
《蜀志》曰：先主得诸葛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又曰：诸葛亮《表》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务。”
萧子□《晋书》曰：明帝以太常桓荣为五更，躬式其闾，亲行养老之礼。
崔鸿《北凉录》曰：沮渠蒙逊令曰：“秘书郎中敦煌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先区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礼，起陆沉观於东苑以处之。
崔鸿《前凉录》曰：宋纤，字令文。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齐好友善。太守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画其象於阁，出入视之。
崔鸿《前秦录》曰：苻坚要结英豪王景略、吕婆、楼强、汪梁平等，皆有王佐之才。坚并倾身礼之，以为股肱羽翼。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间，二鸿飞而过，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寡人之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
《孔丛子》曰：子鱼居卫，与张耳、陈馀相善。会陈胜、吴广自立为王，耳、馀并为之将。遂言之陈王，大悦，遣使者赍千金，加束帛，以车三乘迎之。子鱼遂往，陈王郊迎而执其手，议时务。
《孟子》曰：舜见帝，帝馆於贰室，迭为宾主，是天子而交匹夫。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其义一也。
《韩子》曰：文王伐崇，与大夫谋，袜系解，视左右，而自结之。
又曰：齐桓公时有处士小臣稷，桓公三往见之，不得见。公曰：“吾闻布衣之士而轻爵禄，虽万乘无以异；万乘之主不好仁义，亦无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见。
《董子》曰：禹见耕者五耦而式，过十室之邑而下，见山仰之，见谷俯之，避有道德之人，避俗之士也。
《淮南子》曰：淮南王安养士数千人，其中高才八人。
又曰：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钩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
《吕氏春秋》曰：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黄，踞於堂而与之言。翟黄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既受吾爵，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韩诗外传》曰：周公摄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执贽所师见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万人。当此之时，诚使周公骄而且吝，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欲以为相。庄子曰：“独不见未入庙之牲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豢，出则清道而行，止则居帐之内，此岂不贵乎？乃其不免於死，宰执旌居前或持在後。当此之时，虽欲为孤犊，从鸡鼠游，岂可得乎！仆闻之，左手据天下之国，右手刎其吭，愚者不为也。”
环济《吴记》曰：皇太子登，字子高。上为选置师傅，妙简俊秀。於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诵讲诗书。其待接僚属以布衣之礼，与仆 谷、休、谭等咸同舆而载，或共床而寝。
刘纟 舀《先圣本纪》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王驰往见之，彭氏子谏曰：“伊尹贱人，可徒致之，君无辱车乘。”王曰：“夫一草之本，可已天子病者，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犹欣喜食之，子诚不欲药人病也。”遂黜彭氏之子。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老莱子，楚人。耕於蒙山之阳，葭为墙，蓬为屋，板木为床，蓍艾为席。或言楚王，楚王遂至老莱子之门曰：“寡人愚陋，独守宗庙，先生幸临之。”老莱子曰：“仆山野之人，不足以守政。”
又曰：亥唐者，晋人也。晋平公时，朝多贤臣，祁奚、赵武、师旷、叔向皆为卿大夫，名显诸侯。唐独守道不官，隐於穷巷。平公闻其贤，致礼与相见，而请事焉。平公待於门，唐曰入，公乃入，唐曰坐，公乃坐，唐曰食，公乃食。唐之食公也，虽疏食菜羹，公不敢不饱。
又曰：朝福也者，涿郡人。以行义修洁著名。昭帝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表显义士，诏郡国条奏行状天下，得福等五人。福治义最高，以德行，徵至京兆，病不进。
《会稽典略》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本楚宛三户人，被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为宛令，遣吏奉谒。吏还，曰：“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种笑曰：“吾闻士有贤圣之资，必有佯狂之义；内有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驾车而往。蠡知种之必来，谓兄嫂曰：“今日有客，愿假衣冠。”有顷，种至，抵掌而谈，旁人观者耸听。
《说苑》曰：邹子说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汤立以为三公；管仲，城阴之狗盗，齐桓以为仲父；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宁戚叩辕行歌，桓公任之以国；太公望出夫朝歌之屠，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故《诗》云：绵绵之葛，在於旷野。良工得之，以为；良工不得，枯死於地。”
又曰：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者，期年而士不至。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见乎？”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谓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礼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矣。
又曰：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御富。”桓公赐之齐市租，一年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
又曰：燕昭王问於郭隗曰：“寡人地狭民寡，齐人削取八城，匈奴驱楼烦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庙，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对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实仆也。亡国之臣，其名臣，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礼不乘之，以势求臣，则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即师傅之才至矣。诚欲兴道，隗请为天下之士开路。”於是燕王置郭隗为上客。

又曰：宋司城子罕之贵子韦也，入与共养，出与同衣。司城子罕亡，子韦不从。复召子韦而贵之。左右曰：“君善子韦也，亡不从，来贵之，君独不愧於君之忠臣乎？”子罕曰：“吾惟不用子韦，故至於亡。今吾之得复，尚是子韦之遗德馀教也。”

又曰：杨回北见赵简子曰：“臣居乡三逐，事君五去。闻君好士，故走来见。”简子闻之，绝食而叹。左右进谏曰：“居乡三逐，是不容众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简子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鬼妇之仇；盛德君子，乱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遂出见之。因授以为相，而国大治。

又曰：朝无人，犹鸿鹄之无习翼也。

刘向《新序》曰：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其仆曰：“君何为轼？”曰：“段干木盖贤者，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肯以己易寡人之贵也。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於地，干木富於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寡人当事之。”

《世说》曰：陈仲举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省之。主簿曰：“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轼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又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闻弼来，乃倒屣迎之。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上北伐单于，还住昌国。原至门下通谒，上甚喜，览履而起，远出迎原曰：“诚副饥虚之心。”

虞老叔《高士传》曰：宋少文，博学善属文，清心简务。宋高祖领荆州，辟为主簿，少文不应。高祖乃彻卫，率尔从之游，延登第树，听其高谈，叹曰：“不知礼，乃觉心明。”

张《汉记》曰：荀爽兄弟八人，时人谓之八龙。旧居豪里，县令苑康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曰高阳里。

葛洪《西京杂记》曰：公孙弘，自以布衣为宰相，乃开东阁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

阮籍《秦记》曰：昔子夏处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居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穷居韦带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体而下之者，为道存也。

葛洪《西京杂记》曰：公孙弘营客馆以招天下之士，其外曰：“钦贤之馆”以待大贤，次曰“翘材之馆”以待真材，次“接士之馆”以待国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
虞预《会稽典录》曰：陈嚣，山阴人。宗正刘向、黄门侍郎扬雄荐嚣德义可厉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车徵。嚣时已年七十，每朝请，上常待以师傅之礼。
又曰：光武尝出南郊，严遵曳长裾、持鹿扇住立不动，天子下车，揖而别。
曹植《公宴诗》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卷四百七十五　人事部一百一十六
待士
《毛诗》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後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
《家语》曰：孔子喟然叹曰：“向使铜伯华无死，天下其定矣。”子路曰：“由愿闻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难乎？”子路曰：“幼而好学，壮而有勇，则其可也。若夫有道，谁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闻以众攻寡，无不克也；以贵下贱，无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犹下白屋（白屋，草舍。）之士，日见百七十人。斯岂以无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恶有有道而无下天下君子者乎！”
《战国策》曰：管燕得罪齐王，谓其左右曰：“子孰能与我赴诸侯乎？”左右莫对。管燕涟然流涕曰：“悲夫，士何为其易得而难用也！”田需对曰：“士三食不得厌，而君鹅鸖有馀食；下宫蹈罗纨，曳绮，而士不得以为缘。且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轻与士，而责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难用也。”
又曰：孟尝君舍人有与君夫人相爱者，或以闻，孟尝君曰：“睹貌相说者，人之情也。勿言！”君暮年，乃召爱夫人者而谓之曰：“子与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官公不欲，卫君与文布衣之交，请具车马皮币，愿公以此从卫君游。”卫君欲约兵攻齐，是以谓卫君曰：“孟尝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今君约天下之兵攻齐，是足下欺孟尝君也。愿君勿以齐为心！如不听臣，臣血湔足下衿！”卫君乃止。
又曰：中山之君所倾盖舆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
《史记》曰：西伯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伯夷、叔齐、太颠、闳夭、宜生之徒皆归之。
又曰：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赐第、上大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
又曰：帝召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傳诣雒阳。未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遂自刎。令客奉其头，从使者奉之高帝，拜二客为都尉，以王礼葬横。二客穿其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旁孔，自刎，下从之。海中五百人闻横死，皆自杀。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待士也。

又曰：孟尝君在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之等。孟尝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辞去。孟尝起，自取其饭比之。客惭，自刭。

又曰：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归之。

又曰：邹阳上书梁王曰：“苏秦相燕，燕人恶之於王，王按剑而怒，食以是；白圭显於中山，人恶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则？两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岂移於浮辞哉！”

又曰：周公曰：“我一沐三握，一饭三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也。”

《汉书》曰：司马迁云：“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士死力，虽古名将不能过也。”

又曰：班伯为定襄太守，至，请问耆老父母故人有旧恩者，酉杏满座。尝日为供具，执子孙礼。

又曰：朱博好乐士大夫，为郡守九卿，宾客满门，欲仕宦者举荐之，欲报仇怨者解剑以带之。其趋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终用败。

又曰：郑当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谒宾客，夜以继日。（已具“游侠”部。）

又曰：郑当时迁大司马，戒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

《东观汉记》曰：窦固为奉车都尉，与驸马都尉耿秉等北征匈奴，遂灭西城，开通三十六国。在边数年，羌胡亲爱之。炙肉未熟，人人长跪前割，血流指间，进之於固。固辄为敢，不秽贱也，是以亲之如父。

谢承《後汉书》曰：皇甫嵩为三公，以身起於汗马，常折节下士也。

《魏书》曰：刘平结客刺备，备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状语之而去。是时人民饥馑，屯聚抄略。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众多归焉。

《蜀志》曰：曹公还许，先主为左将军，礼之逾重，出同舆，坐同席。

又曰：董允尝与尚书令费、中典军胡济等期游宴，严驾已办，而郎中董恢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见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许，曰：“本所以出者，欲与同好游谈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阔，舍此之谈，就彼之宴，非所谓也。”乃命解，等罢驾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顾邵当之豫章，发在近路，会张景病。时送者百数，邵辞宾客曰：“张仲节有疾，若不能来别，恨不见之，暂还与诀，诸君少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类也。

王隐《晋书》曰：王浑，字玄冲。平吴後，据两州，吴人新附，皆有畏惧之心。浑抚循羁旅，劳谦接纳，坐无空席，门不停宾。於是江东诸士莫不敬爱。

《宋书》：羊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将军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王智深露宋纪》曰：谢景仁尝请高祖，高祖乃命召景仁弟述。述时为豫州主簿，不从。高祖遂辍箸不食，须述至乃食，其见重如此。

《後魏书》曰：陵馥为相州刺史，假长广公。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县强门百馀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为耳目於外。於是发奸レ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

又曰：贾思伯，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思伯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时以为雅言。

《唐书》：李勉礼贤下士，终始尽心。以名士李巡、张参为判官，卒於幕，三岁之内，每遇宴饮，必设虚位於筵次，陈膳执爵，辞色凄恻，论者美之。

又曰：裴度以平贼报国为己任。自德宗朝宰相归私第，百官不敢及门。度以方讨不庭，宰臣宜日接多士，冀有所得，因奏诸私家通宾客。上方属意，遂许之。四方布衣尽得以策画干丞相，至今宰臣私接士，因度之请也。

又曰：杨炎乐贤下士，以汲引为己任，天下士子趋向风从。

皇甫谧《逸士传》曰：公仪潜，鲁人也。少而厉行乐道，不事诸侯，与子思友。鲁穆公闻其贤，因子思而致命，欲以为相，谓子思曰：“公仪子必辅寡人，寡人将三分鲁国而与之。”

《晋诸公赞》曰：张华博识多闻，无物不知，卢浮高朗经傅有美於华，起家为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废。朝廷重之，就以为国子博士。

高闾《燕志》曰：李陵居长谷之东，先主与高□游宴，往来每憩其家。陵与其妻王氏，每夜自赍酒馔而至。

《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晋，至中牟睹弊冠衣裘，负刍息於途侧。晏子问曰：“何者？”对曰：“我越石父也。不免饥冻，为人臣仆。”晏子解左骖赎之，载以俱归。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太尉文成公姚显，字子章，兴之弟也。清秀明发，文武兼才，为令录十馀年无秕政。机务之暇，宾客如□，谦虚傅受，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以布衣之礼，或昏夜静处，与贤士谈论政事。
王孙子《新书》曰：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有肉臭而不可食，樽有酒败而不可饮，三军之士皆饥色，欲以胜敌，不亦难乎！”
《说苑》曰：赵简子游於西河而乐之，叹曰：“安得贤士而与处焉？”舟人古乘对曰：“鸿鹄高飞远翔，其所恃，六翮也。背上有毛，腹下有毳，无尺寸之数，去之满把。飞不能为之高。不知门下左右客千人者，亦有六翮之用乎？将尽毛毳。”（《新序》同，而称“晋平公”，又云“三千馀人”矣。）
又曰：周公日见白屋之士，所下者凡七十一，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
又曰：周威王问於宁子曰：“取士有道乎？”对曰：“有。穷者达之，亡者存之，疾者起之，士则四方而至矣。故士存则国存，士亡则国亡。子胥怒而亡之，包胥怒而存之，胡可不贵乎！”
《俗说》曰：谢万诣简文，万来无衣帻可前。简文曰：“但前，不须衣帻。”即呼使入。万着白纶巾、鹄{敝毛}裘，履板而前。既见，共谈移日，大器之。
《汉杂事》曰：于定国谦逊下士。士虽贫，徒步往过，皆与均礼。
又曰：公孙弘为丞相，起客馆，开阁延贤人，与参谋议。身自食脱粟饭一器，尽以俸禄与故人宾客。
又曰：倪宽为人，卑体下士，务在得人心。择用仁孝，推诚与下，不求名誉。
《英雄记》曰：袁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以倾心折节，莫不争赴其庭，士无贵贱与之抗礼。
环济《吴中记》曰：孟仁，少以敏达知名，从南阳李恭学。其母贤而有智，为作大被。或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以致客学者多贫，故为大被，庶可得气类相接也。”
《黄石公记》曰：黄梁昔将用兵，人有馈一箪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将士迎而饮之。夫一箪醪不能味一河水，三军思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刘向《新序》曰：燕相得罪於君，将出亡，召门下诸大夫曰：“能从我出乎？”三问莫对，燕相曰：“士之不足养也。”有进者曰：“饥年恶岁，士糟糠不足，而君之犬马有馀。隆冬冽寒，士短褐不完，而君之台观帷兼锦绣自若。财者君之所轻，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轻，而求得士之所重，难焉！”
《鬻子》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吾恐其留门庭，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子张见鲁哀公，不礼，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以见君。君之礼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室雕文尽写以龙，於是天龙下之，窥头於牖，拖尾於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不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新序》同。）

《吕氏春秋》曰：张仪将西游於秦，过东周。客有语之於昭文君者曰：“张仪，壮士也，将西游於秦，愿君之礼貌之。”昭文君见谓之曰：“寡人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北面再拜。

《淮南子》曰：楚时子发好求伎道之士。（士有求者无不养。）楚有善为偷者，往见曰：“臣，楚市偷也，愿以伎该一卒。”（该，备也。一卒，一人。）後无几何，齐兴兵伐楚，於是市偷进请曰：“臣有薄伎，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不问其辞而遣之。偷则夜出解齐将军之帷而献之。子发因使人归之，曰：“卒有出采薪者，得将军之帷，谨归之於执事。”明夕复往取其枕，子发又使归之。明夕复因取簪，又使归之。於是齐师大骇，将军与军吏谋之曰：“今夕不去，楚军恐取吾首。”即还师而去。故伎无细薄，在人君用之。又曰：淮南王安养士数千人，其中高才八人。苏非、李南、左吴、陈田、伍被、雷被、毛被、晋昌，号为八公。

《燕丹子》曰：荆轲之燕，太子自御虚左，荆轲援绥不让。後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蛙。太子令人奉盘金，轲用抵蛙，尽而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臂痛耳。”後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暨樊将军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来归，太子为置酒阳华之台。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盘奉之。太子常与轲等案而食，同床而寝。

《吕氏春秋》曰：勾践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吴。有甘肥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

《韩子》曰：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诺！”故人至暮不来，吴起至暮不食而待之。

《孙子》曰：楚庄王攻宋，有酒投之水，有食馈之贤，行军中之有饥色者加赐之。

卷四百七十六　人事部一百一十七

施恩上

《周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行雨施，天下治也。

《周礼》曰：小司徒以岁时巡国野，而万人之艰厄，以王命施惠。

《左传》曰：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伯谓子桑曰：“与诸乎？”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施而不报，其民必携，携而讨焉，无众必败。”谓百里曰：“与诸乎？”对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是以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又曰：晋侯逆秦师，使韩简视师，复曰：“师少於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无报，是以来也。”

传曰：宋公子鲍礼於国人，宋饥，竭其粟而贷之。年七十以上，无不馈饴也，时加羞珍异。无日不数於六卿之门，国之贤人，无不事也，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公子鲍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鲍嫡祖母。）而不可，乃助之施。

传曰：郑子皮即位。於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锺，是以得郑国之民。故罕氏常掌国政，以为上卿。

传曰：楚子伐萧。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卿。

传曰：晋公子重耳及曹，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从者，皆足以相，公子必反其国。若反其国，必得志於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乃馈盘餐，置璧焉。公子受餐反璧。

传曰：子西曰：“昔阖庐有国，天有灾厉，亲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语》曰：子华使於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君子周急不继富。”

《史记》曰：范蠡之陶，修产积居。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交友兄弟。此谓谓好行其德者也。

又曰：田常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

又曰：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周显王使人效劳。於是苏秦散千金以赐宗族贫友。

《汉书》曰：韩信钓於城下，诸母漂，（漂水击为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谓漂母曰：“吾必重报。”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苏林曰：如言公子也。）岂望报乎！”

前列曰：吴楚反，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言袁盎、栾布诸名贤士在家进之。所赐金，陈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苏林曰：“自令裁取为用。”）金无入家者。

又曰：李广历七郡太守，前後四十年，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卒共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无馀财，终不言生产事。
前列曰：娄护，字君卿，为谏议大夫。使郡国，护贷，多持币帛。至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亲疏以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使还，奏事，事称旨，擢天水太守。
前列曰：韦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少好学，修父业，尤谦逊下士。出遇相识步行，辄下从者，与载送之，以为常。其接人，贫贱者益加，由是名誉日广。以明经擢为谏议大夫，迁大河都尉。
前列曰：张临，安世曾孙，亦谦俭。每登阁殿，常叹曰：“桑、霍为我戒，岂不厚！”且死，分施宗族故旧，薄葬不起坟。
又曰：苏武为右曹典属国，所得赏赐尽以施与昆弟故人。
又曰：朱邑为人淳，笃於故旧，以爱和为行，居处俭节。赐以供九族乡党，家无馀财。
《後汉书》曰：赵典兄子温，字子恭，初为京兆郡丞，叹曰：“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遭岁大饥，散家粮以赈穷饿，所活万馀人。
後列曰：刘诩，字子相，颍川人。家世丰产，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尝行於汝南界中，有陈国张季礼远赴师丧，遇寒冰车毁，顿滞道路。诩见而下车与之，不告姓名，自策马去。季礼意其子相也，後故至颍阴，还所假乘。诩闭门辞行，不与相见。後黄巾贼起，郡县饥荒，诩救给乏绝，资粮者数百人。又逢知故困馁於路，不忍委去，因杀所驾牛以救之，众人止之，诩曰：“视没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饿。
又曰：折像，字伯式，广汉雒人。父国有资财二亿，家僮八百人。豫幼有仁心，不杀昆虫，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国卒，感多藏厚亡之义，乃散金帛资产，周施亲疏。自知亡日，召宾客饮食辞诀，忽然而终。
又曰：廖扶逆知岁荒，乃聚数千斛，悉用给宗族姻亲，又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侧，未曾入城市，人因号为“北郭。”
袁弘《後汉书》曰：种，字景伯。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皆以赈乡里贫贱者。其进趣名利者，皆不与交通。
《东观汉记》曰：邓弘收恤故旧，无所失。父所厚同郡郎中王临，年老贫乏，弘常居业给足，乞与衣裘舆马，施之终竟。
後列曰：马援少年处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
又曰：崔る学於太学而粮尽，邓卫尉欲饩焉，而未果。季彦九岁，以其父命往见卫尉曰：“施不必丰，期於救乏。崔生，臣父之执也，不幸而贫，公许赈之有日矣。嘉贶未至，或欲丰之，然後乃致之乎？”答曰：“家物少，须租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是犹古人欲决江海以救牛蹄之类也。”邓公曰：“诺。”
又曰：邓琳，字叔孙。西羌反，破郡县，上乃拜琳谒者，屯田三辅。琳临发之日，散千金之产，分与兄弟甥舅亲族，各有差品。
又曰：朱晖。建初四年，南阳大饥，米石千钱。初，同县张堪有名德，每与相见，常接以友道。晖以堪宿望成名，未敢安也。堪至，把晖臂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晖举手不敢答。後堪仕至蜀郡渔阳太守，物故。晖自为临淮太守，後遂绝，不复相闻。南阳饥时，闻堪妻子贫穷，晖乃自往候视，困厄分所有以赈之。
又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人。王莽时连徵不至，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已具“富”部。）
又曰：寇恂经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俸，尽施朋友、故人及所从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独享之乎！”时人称其长者，后为宰相。
又曰：窦固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而性谦俭，爱人好施，士以此称之。
又曰：梁商，饥年贵民馁，辄遣苍头去帻着巾，车载米盐菜钱於四城门与贫乏，不语主人。知其阴德伏恩，绝不望报，匿名隐誉，皆此类也。
司马彪《续汉书》曰：郭，字细侯，为并州牧。后徵为太中大夫，赐宅一区，及帷帐钱，辄散与宗族九族，无所遗馀。
又曰：张纯，字奋。少好学，节俭行义，常分捐租奉，贻恤宗亲，虽匮而施与不怠。
又曰：伏湛，字惠公。更始玄年拜为平原太守。遭仓卒兵起，莫不惊扰，而湛独安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一不升，国君彻膳；今人皆饥，奈何独饱？”且食粗粝，尽分奉禄以赈活乡里，来客者百馀家。
司马彪《续汉书》曰：献帝初，百姓饥荒，张俭资计差温，乃倾竭财产，与邑里共之，赖其差温故存者以百数。
又曰：肃宗崩，廉范奔赴敬陵。时卢江郡掾严麟奉章吊国，俱会於路。麟乘小车，涂深马死，不能自进，范见而愍然，命从骑下马与之，不告而去。麟事毕，不知马所归，乃沿路访之。或谓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穷，今奔国丧，独当是耳。”麟亦素闻范名，以为然，即牵马造门，谢而归之。世伏其义。
《魏志》曰：杨俊，字秀才。以兵乱方起，而河内处四达之衢，必为战场，乃扶老弱去，诣京、雒间，同行者百馀家。俊赈济贫乏，通共有无。宗族知故为人所略作奴仆者凡六家，俊皆倾财赎之。
鱼豢《魏略》曰：赵喜，字伯阳，为平原太守。百官大食，光武问喜在郡何如，咸称喜政有迹。时亲家诸夫人皆会，会罢，诸夫人言喜笃义多恩，从长安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收护妾等衣食生活，使得蒙今日之富贵，非独能临人也。
《吴志》曰：鲁肃，字子敬。大散财货，Ｂ卖田地，以赈穷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欣心。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米，各三千斛，肃乃指一与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亲结，定侨、札之分。
又曰：朱据，字子范，吴郡人。有姿貌，膂力绝人，又能论难。黄武初，征拜五官中郎。权迁建业，据尚公，拜左将军，封口阳侯。谦虚接士，轻财好施。
《吴志》曰：骆统，字公绪，时年八岁，与亲客归会稽，事嫡母甚谨。时饥荒，多有困乏，公绪为之饮食衰少。其姊仁爱有行，寡居无子，见甚哀之，数问其故。公绪曰：“丈夫糟糠不足，我亦何必独饱！”纰曰：“诚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与公绪，又以告母，亦觉之，遂使分施，由是显名。
《晋书》：郗鉴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
又曰：纪瞻少与陆机兄弟亲善，及机被诛，瞻恤其家周至，及嫁女资送，同於所生。
王隐《晋书》曰：潘勖，字玄茂。值年荒，部曲之家健儿渠帅皆素服重名，共相率送迎，道路所在为储，以供行资。勖随主人多少口率均分，无有尊卑优劣。若所赋已尽，偶有不足，则推己之分以周未遍，父老有颂之曰：“且贵且富，有南山之寿，吾仍得与潘玄茂。”又曰：“恩不可忘，无如我潘郎。”
《晋中兴书》曰：应詹以孝称，年拾馀岁，祖父母亡，家富於财而詹年稚弱，乃请宗中单贫者与共为居。弱冠知名，太宰何邵见而称之曰：“质文之士也”。
《晋纪》曰：祖逖梗概有大志，年十五，不知书，轻财好施。每至诸田舍，辄称兄意散帛，以是嘉焉。
卷四百七十七　人事部一百一十八
施恩下
《宋书》曰：范叔孙少而仁厚，周穷济急。乡曲贵其义行，无有呼其名者。
又《刘凝之传》曰：衡阳王伊季荆州年饥，伊季虑凝之馁，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其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立尽。
又曰：张进之少有志，历郡五官主簿，永宁、安固二县领校尉。家世富足，经荒芜年散其财，救赡乡里，遂以贫罄，全济者甚多。
又曰：严世期，会稽山阴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张迈三人，妻各产子，时岁饥俭，虑不相存，欲弃而不举，世期闻之，驰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赡其乏，三子并得成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萧惠开为益州牧。太始四年，还至京师。初，惠开府录事参军刘希微负蜀人债将百万，为债主所制，未得俱还。惠开甚耻之，辄之厩中，凡有马六十匹，悉以与希微偿债，其意趣不常皆如此。

《齐书》曰：刘善明，平原人，怀珍族弟。祖徐州刺史镇北将军；父怀民，宋世为齐、北海二郡太守。玄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崔鸿《前凉录》曰：张冲，字长思，敦煌人。散家财巨万，施之乡闾，时人为之谣曰：“推财不疑张长思。”

又《後燕录》曰：赵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少而轻财好施，邻人李玄度母死，家贫无以葬，秋谓其兄曰：“起死生，救不足，人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与之，玄度得以葬。它年，秋夜行见一老母遗金一饼，曰：“子能葬我，是以相报。子五十已後当富贵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後魏书》曰：祖岩，字洪山。于固安县世有积粟至数万石。自延昌已来，北州频经灾俭，岩兄弟倾家赡遗。尝见州郡徵租甚急，岩遂以家粟万斛代输，闻者莫不嗟叹。

又曰：张普惠不营财业，好有进举，敦於故旧。冀州人侯坚固少时与其游学，早终，其子长瑜，普惠每於四时请禄，无不减赡给其衣食。

《隋书》：郭衍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冢。衍亲备船筏，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後始闻奏，上大善之。

《唐书》曰：孟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歿者视其孤，每厚於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风。

又曰：李藩，少恬淡修俭，雅容仪，好学。父卒，家富於财，亲族吊者有挈去，不禁。愈务散施，不数年而贫。年四十馀未仕，读书扬州，困於自给，妻子怨尤之，晏如也。

又曰：卢钧为岭南节度使。自贞玄已来，衣冠得罪流放岭表者，因物故，子孙贫悴，虽遇赦不能自还。凡在封境者，钧减俸钱为营棲。其家疾病死丧，则为之医药殡敛，孤儿稚女，为之婚嫁，凡数百家。李皋贬温州长史。无几，摄行州事。岁俭，州有官粟数十万斛，欲行赈救，掾吏叩头乞候上旨，皋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当死，安暇禀命！若杀我一身，活数千命，利莫大焉。”於是开仓尽散之。以擅贷之罪，飞章自劾。天子闻而嘉之，答以优诏。

《崔氏家傳□座右铭》曰：无论人之短，无道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隐心而後动，谤议庸何伤。虚誉不足慕，古诫不可抗。

《家语》曰：子游问於孔子曰：“夫子亟言子产之惠也，可得闻乎？”孔子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子产者，犹众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以其乘车济冬涉者，尽爱而无教也。”
又曰：孔子曰：“好学则智，恤孤则惠，恭则近礼，勤则有继。”
《尚书大传》曰：老而无妻谓之鳏，老而无夫谓之寡，幼而无父谓之孤，老而无子谓之独，行而无资谓之乏，居而无食谓之困。此皆天民之至悲哀而无告者。故圣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任职，必先施此，无使失职。
《战国策》曰：襄王立，田单相之。过淄，有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沙中。田单见其寒也，解裘而衣之。王乃赐田单牛酒，召单而揖於庭，劳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饥寒者收之。乃使人听於闾里，闻大夫相与语，曰：“单之爱人，乃王之教之也。”
《江表传》曰：全琮罢东安郡，还钱唐，修祭坟墓，麾幢节盖，曜於旧里，请会邑人平生知旧、宗族六亲，施散惠与，千有馀万，本土以为荣。
又曰：司马徽字德操。人有临蚕求簇者，徽便与之，自弃其蚕。或有难之者，曰：“凡人有损己以赡人，谓彼事急，己事缓耳。今彼此正等，何为急之以与人邪？”徽曰：“人不当求耳。人己求，拒之将惭，何有以财货令人惭者也？”
《董卓别传》曰：太常张奂将师北征，表卓为军司马。从军行，卓手斩购募羌酋，拜五官中郎，赐缣九十匹。卓叹曰：“为者则己，有者则士。”悉以缣分与兵吏。
葛洪《神仙传》曰：焦先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从西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
《秦书》曰：尚书令苻雅为人乐施，乞人填门。尝曰：“天下物何常吾今日富，後日贫耳？”忽一日不施则意不泰。时人为之语曰：“不为权异富，宁作苻雅贫。”
贾谊《新书》曰：楚昭王当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是日也，出府衣裘以衣寒者，出仓之粟以赈饥者。二年，吴袭郢，当房赐者请还，战死。阖闾曰：“昔事徒当房之德也。”
《三辅决录》曰：挚茂，字子华。以茂才为郡去。治财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从贫始，以寿终。
虞预《会稽典录》曰：骆俊，字远。孝灵皇帝擢拜陈相。汝南葛陂盗贼并起，与接境四面受敌。俊整厉吏人，为之保障，出仓见谷，以赡贫乏。
刘邵《人物志》曰：中材之人，财随损益。是故籍富贵则货财充於内，施惠周於外；见赡者求可称而誉之，见援者阐小美而太之。虽无异材，犹行成而名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英雄记》曰：王匡，字公节，泰山人。轻财好施，以任侠闻。辟大将军何进府，使匡於徐州发强弩五百诣京师。会进败，匡还乡里。
刘义庆《世说》曰：顾荣在洛，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已施焉。後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小人左右，问其故，乃受炙人也。
颜延之《庭诰》曰：善施者，岂惟发自人心，乃出天财。
裴启《语林》曰：大将军王敦尚武帝女。此主特所重爱，遣送十倍诸主。主既亡，人就王乞，始犹分物与之，後乞者多，遂指库屋间数以施。
《孔丛子》曰：卫公子友馈马四乘於子思，为宾主之饩焉。子思曰：“寄命以来，度身以服卫之衣，量腹以食卫之粟，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番之赐。衣食已优，意气已足，以无行志，未敢当车马贶。礼，虽有爵赐人，不逾父兄。今重违公子之盛指，则有陷礼之愆焉，若何？”公子曰：“友已言於君矣。”
又曰：季桓子以粟千锲ゾ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辞，既而以班门人之无者。子贡进曰：“季孙以夫子贫，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无乃非季孙之意乎？”子曰：“受人财，不以成富，与季孙之惠於一人，岂若惠数百之人哉！”
《列子》曰：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父也。籍其先资，家累万金。奉养之馀，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乃散一国。行年六十，气将衰，弃其家事，都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及其病也，无药石之储；及其死也，无埋葬之资。一国之人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及其子孙之财焉。金屈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
《庄子》曰：青青之麦，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孟子》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
《韩子》曰：吴起为魏将而攻中山，军人有病疽者，吴起跪而自吮其脓伤者。母立而泣，人曰：“将军於若子如是，何为泣？”对曰：“昔吴子吮其父伤，而杀之泾水之上，今又将安知不杀是乎？”
《吕氏春秋》曰：秦缪公乘马车败，右服失。公自往求马，见野人方将食之於岐山之阳。缪公笑曰：”食马肉而不饮酒，余恐其伤生也！”遍饮而去。居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以环缪公之车矣，尝食马肉者三百馀人疾斗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晋公以归。
《吕览》曰：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而辞不受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也，为猿赐者，非负于缘木也，纵其所之，利之而已矣。

卷四百七十八　人事部一百一十九

赠遗

《毛诗》曰：《鸡鸣》，刺不说德也。“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

又曰：惟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又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骊姬之难，未返，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於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我送舅氏，曰至渭阳。（渭，水名。秦时都雍至渭阳者，盖东行送舅氏於咸阳之地。）何以赠之？辂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礼记》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子贡曰：“无乃已重乎？”夫子曰：“余向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余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左传》曰：鄢陵之战，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胄而趋风。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韦之跗注，君子也。见不谷而趋，无乃伤乎？”至见客，免胄承命。

又曰：越图吴，赵孟使楚隆使於吴王曰：“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与之一箪珠。

又曰：吴公子札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缟带，大带也。）子产献衣焉。（衣，禅衣。）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又曰：叔鲋欲求货於卫，淫刍荛者。（淫，放也。使欲卫患之而致货焉。）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屠伯，卫大夫。）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而敢有异志？刍荛者异於它日，敢请之。”（请正之意。）叔向受羹反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货赂也。）

《论语□乡党》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馈，遗也。拜受，敬也。曰：“丘未达”，言不服之意。药从中制外，故当慎也。）

又《微子》曰：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文帝赐赵它书，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遗王。（上褚、下褚，谓之多少、厚薄，袷复之名。）

范晔《後汉书》曰：李恂徵拜谒者，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之属，一无所受。

《东观汉记》曰：陈遵为大司农护军，尝使匈奴，过辞於王丹。临诀，丹谓遵曰：“俱遭时反覆，惟我二人为天地所遗。今子当之绝域，无以相赠，赠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悦。

《後汉书》曰：王丹，字仲回。资性清白，少修节义。时京师大豪陈遵朋友丧亲，遵为护丧事，赙缣数百匹。丹怀缣一匹至丧主前，出缣授之，谓曰：“如丹是缣，出自机杼。”遵有惭色。

又曰：闵中叔，太原人。好黄老，清志洁行，不仕王莽之世，恬静养神，弗役於物。与周党相友，党过叔舍，共含菽饮水，无菜茹党。尝遗其生麻，叔叹曰：“我欲省烦耳。”受而不食。

又曰：光禄勋杜林与马援乡里，亲厚。援南方还时，林马适死，援遣子将马一匹遗林曰：“朋友有车马之馈，可以备之。”居数月，林还之。

后汉书曰：或问第五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吾兄子尝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病，虽不省视而竟夕不眠。若是者，岂谓无私乎？”

又曰：张奂少立志节，常与士友言曰：“大丈夫处世，当为国家立功边境。”及为将帅，果有勋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

《吴志》曰：太史慈，字子义。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而但贮当归。

《蜀志》曰：宗预东聘吴，孙权捉预手，涕泣而别曰：“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遗预大珠一斛。

《宋书》曰：王弘之徵为通直散骑常侍，不就。从兄敬弘常解貂裘与之，即著以采药。

又曰：王弘之隐居，性好钓。日夕载鱼入往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

又曰：《陶潜传》：颜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饮。

《宋书》曰：郭原平。高阳许谣之居在永兴，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原平，不受，送而复反者前後数十。瑶之乃自往曰：“今岁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耳。”平乃拜而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庾易徵辟不就，以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彖钦其风，通书致遗。易以连理机竹翘书格报之。

又曰：张融，字思光，吴郡吴人也。祖，晋琅琊王国郎中令。父畅，宋会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陆修静以白鹭羽尾扇遗融，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

又曰：何点隐居不仕，豫章王命驾造门，点从後门逃去。竟陵王子良闻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议。”遗点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枪以通意。

范享《燕书》曰：高祖少有大度，雄略杰出。晋安北将军张华镇蓟，总御诸部。高祖童冠往见，华甚异之，谓高祖曰：“君必为命时之器，匡时济难者也。”脱所着帻簪以遗高祖，结殷勤而别。

崔鸿《後燕录》曰：王猛伐洛阳，将发，谓慕容垂曰：“吾将遂清东夏，或为东山之别。见物思人，卿将何以为信？”垂以佩刀遗之。

崔鸿《前秦录》曰：慕容冲进逼长安，苻坚遣使送锦袍一遗冲。使者称有诏：“古人兵交，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於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

《後魏书》曰：西域厌达、波斯诸国，各因公使并遗任城王澄骏马一匹，请付太仆，以充国闲。诏曰：“王廉贞之行，有过楚相，可敕付厩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陈书》：贺德基少游学於京邑，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衣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尝於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仍谓德基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德基问妪姓名，不答而去。

《唐书》曰：陆贽以博学弘词登科，授华州郑县尉。罢秩，东归省母，路由寿州，刺史张镒有时名，贽往谒之。镒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见与语，遂大称赏，请结忘年之契。及辞，遗贽钱百万，曰：“愿备太夫人一日之膳。”贽不纳，惟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

又曰：陆贽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藩镇赙赠乃别陈饷遗，一无所取；与韦皋布衣时相善，惟西川致遗，奏而受之。

《家语》曰：子路将行，辞於孔子。子曰：“赠汝以车乎，赠汝以言乎？”对曰：“请以言。”孔子曰：“不疆不达，不劳无功，不忠无亲，不信无复，不恭失礼，慎此五者而已矣。”子路曰：“由请终身奉之。”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抵掌而谈。李兑送苏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狐之裘，黄金百镒。苏秦得以为用，西入於秦。

又曰：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遗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祚《魏国统》曰：初，太祖过故人吕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观君有奔惧之色，何也？”太祖始觉其异，乃悉告之。临别，太祖解佩刀与之曰：“以此表吾丹心，愿二贤慎勿言。”

刘向《说苑》曰：田子方使人遗子思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谓之曰：“吾与之也，如弃之。”子思辞曰：“闻：妄与不如遗弃於沟壑。虽贫，不忍以身为沟壑也。”

《说苑》曰：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孔子不受。献鱼者曰：“天暑市远，卖之不售，思虑欲弃之，不若献之君子。”孔子再拜受，谓弟子曰：“扫除将祭之。”弟子曰：“夫人将弃之，今夫子将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之务施而不腐馀财者，圣人也。今受圣人之赐，可无祭乎？”

刘向《列仙传》曰：安期先生者，时人皆言千岁公。秦始皇请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数千万，出於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後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

《费别传》曰：孙权以手中尝所执宝刀赠，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令？然刀所以讨不庭，禁暴乱者也。但愿大王勉建功业，同奖汉室，臣虽暗弱，不负采顾。”

《蜀王本纪》曰：蜀王猎於褒谷，见秦王，以金一笥蜀王，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者，地也。”

葛洪《西京杂记》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至金亭，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勃，见其曝露，乃劳之曰：“得无罢乎？”遗以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

《杂记》曰：公孙弘为国士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邮长赠以生刍一束、素丝一纟 遂、朴玉一枚。

孟仪《周载》曰：悼公时，晋智伯为政，强暴好侵伐，欲谋袭卫，乃遗卫君野马四、白璧一，以结好。

《韩子》曰：仲尼为政於鲁，齐景公患之。黎口谓景公遗哀公女乐。景公曰：“善！”乃以女乐二人遗哀公，哀公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齐。又曰：晋献公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荼其心，而乱其政。

《孔丛子》曰：子思居贫，其友有馈之粟者，受二车焉。或献樽酒束修，子思弗为当。或曰：“子取人粟而辞吾酒，是辞少取多也。”子思曰：“不幸而贫於财，至乃困乏，将绝先人祠。夫所以受粟，为周乏也。酒脯则饮宴，方乏於食，而乃饮宴，非义也，吾岂以为介哉！”

又曰：孔子使宰予於楚，楚昭王以安车蒙饰，因宰予遗孔子焉。宰予曰：“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无以此为也。臣窃见其行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费，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道行则乐其治，不行则乐其身，臣知夫子之不用此车也。”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一端绮。文作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谢惠连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鹤文绫。裁为亲身服，着以便寝兴。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又云：美人赠我翠琅，何以报之双玉盘。

又云：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

又云：美人赠我貂𥳇，何以报之明月珠。

傅玄《四愁诗》曰：美人赠我明月珠，何以报之比目鱼。

又云：美人赠我苏合香，何以报之翠鸳鸯。

张载《拟四愁诗》曰：美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

《琴操》曰：许由无有杯器，手掬水。人见由无器，以瓠瓢遗之。由操饮，饮讫，挂於树枝，风吹树动，有历历声。由以为烦忧，取损之。

《楚辞》曰：折疏麻兮瑶华，（疏麻，神麻也。瑶，玉华。）将以遗兮离居。（离居，隐者也。）

皇甫规《与刘司空笺》曰：明公至德，佐国忧世，虽赠两梁冠及鲒鱼一双，服厚尊贶，荣施其弘。

《班固集》曰：窦宪饷身所服物：虎头绣盘囊一双，又遗身所服袜三具，错镂铁一。

魏武帝《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青毡床褥三具。

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绣鞋一两。

《张敞集□敞答朱登书》曰：登为东海相，遗敞蟹酱，敞答曰：蘧伯玉受孔子之赐必以及其乡人，敞谨分斯贶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独享之。

卷四百七十九　人事部一百二十

报恩

《毛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又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

《左传》曰：灵公将杀赵盾，伏甲而亭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既而为公介，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何故？曰：“翳桑之饿人也。”

又曰：晋大夫魏武子有宠妾，无子。武子疾，命其子颗曰：“我死，必嫁之。”及其疾困，曰：“以殉。”武子卒，颗嫁之，曰：“疾困则乱，吾从其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後，及秦战於辅氏，大败秦师，获杜回。（杜回，秦之力士。）方战，见一老父结草以抗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一老人谓己曰：“予，汝嫁妾之父也。尔用先人治命，故以是报。”

《战国策》曰：中山君享都大夫，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而走於楚，说楚以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随其後者，君顾二子奚为，对曰：“臣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臣父且死，言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来死为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羹亡国，以一壶飧得二人。”

《史记》曰：王稽载范雎入秦为相，雎乃入言之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内臣於函谷关；非大王之贤圣，莫能贵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谒者，非所以内臣之意也。”王召稽，拜以为河东太守。

又曰：袁盎自为吴相，时有从吏尝盗盎侍儿，（文颖云：婢。）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从吏，言“君知尔与侍者通”，乃亡归。盎自追还，遂以侍者赐之。及袁盎使吴见守，从吏适为守盎校尉司马，乃悉以其赍装置二石醇醪，会天寒，士卒饥渴，饮酒醉，西南陬卒皆卧。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吴王期旦日斩君。”盎不信，曰：“公何为者？”司马曰：“臣故为从吏盗君侍儿者。”盎乃惊，谢之而去。

又曰：苏秦既贵，乃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

又曰：项王使召韩信，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去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与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

《汉书》曰：高祖为亭长，送徒咸阳诸吏皆送钱三百，萧何独以五百。上定天下，益封三千户，以答其二。

又曰：栾布、彭越尝与游，穷困，卖佣为酒家保。彭越赎布为梁大夫。使于齐，未反，汉召彭越责以反，夷三族，枭首雒阳，下诏有收视者辄捕之。布还，奏事彭头下，祠而哭之。

又曰：高祖夺韩信军，齐转为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及其下乡亭长，钱百，曰：“公，小人，为德不竟。”（《史记》云：为惠不终也。）

又曰：张苍，阳武人。有罪当斩，解衣伏，身长大，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斩。以为常山相。苍德王陵，及贵，父事陵。陵死，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列》曰：盖宽饶左迁为卫司马，未出殿门，断其单衣，令短离地，冠大冠，带长剑，躬按行士卒庐室，视饮食居处，有疾病者身自临问，加致医药，遇之甚有恩。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数十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更一年，以报宽饶厚德。宣帝嘉之，拜宽饶为太中大夫。

又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

又曰：宣帝在长安狱中，邴吉保护养视。上智吉有旧恩而终不言。时贤人诏曰：“御史大夫与朕有旧恩，厥德茂焉。《诗》不云乎？‘无德不报。’其封吉为博阳侯，食邑千三百户。”

又曰：陈平既贵宠封侯，乃谓高祖曰：“臣不因魏无知，无以得见陛下，请分报。”

又曰：张贺幸於卫太子，太子败，贺下蚕室，後为掖庭令。而宣帝收养掖庭，贺拊循恩甚密。及宣帝即位，而贺已死，上追思德贺，一子早死，子孺小男彭祖指欲封之，先赐爵关内侯。

《东观汉记》曰：建武二十六年，上延集内戚宴会，诸夫人各前言为赵喜所济活帝甚嘉之，後征喜，入为太仆。引见，谓曰：“卿非但为英雄所保也，妇人亦怀卿之恩。”厚加赏赐。

袁弘《後汉书》曰：郑弘，字巨君。少事博士焦贶，贶门徒数百人，当举明经，其妻劝贶曰：“郑生有卿相才，应此举者也。”从父楚王英之谋反，遍诬天下知名者，贶以楚徵，疾病道死，妻子闭诏狱，考掠连年。诸生故人皆易姓名以避其祸，弘独髡首负为贶讼罪。明帝感悟，乃免贶家属。

《魏志》曰：太祖平幽州，召孙礼为司空军谋掾。初荒乱时，礼与母相失，同郡马台求得礼母，礼推家财尽以与台。

又曰：杨沛，字孔梁。为新郑长，谓民并蓄桑椹、劳豆积浸得千馀斛，後为邺令，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

又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养曹氏。或云其父伯南夙与太祖善。兴平末，袁术部党与太祖相攻劫，太祖出。为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开门受。寇问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变其姓。

又曰：郭援捕得贾逵，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临郡积年，不知足下曷为者也？”援曰：“促斩之。”诸将覆护，乃囚之，闭着土窖中，以车轮盖上，使人固守。方且杀之逵从窖中谓守者：“此间无健儿也，而当使义士死？”时祝公道，与达非故，而适闻其言，怜其守正，乃夜盗引出，折械遣去，不语其姓名。援破，後达知前出已者是祝公道，河南人。後坐它事当伏法，达救不能解，为之改服。

《吴录》曰：孙权既斩黄祖，作二函，欲以盛祖及都督苏飞首。甘宁之在祖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独飞厚之。宁为请叩头流血。主曰：“为君置之，若走如何？”对曰：“飞受更生之恩，岂图去？若有万一，宁头当代入函也。”乃舍之。

《蜀志》曰：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督，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或谓诸葛亮曰：“法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苒不可复制，如何禁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

《晋书》：顾荣与同僚宴饮，见执炙者，貌状不凡，有欲炙之色。荣割炙啖之。坐者问其故，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及伦败，荣被执将诛，而执炙者为督，救免之。

干宝《晋纪》曰：王浚在巴郡，兵民苦役，生男多不举。浚乃严其杀子之防而厚恤之，所育者数千人，於此能称兵矣。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必勉之，无爱死！”

《宋书》：王镇恶尝寄食浦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谓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万户侯，当厚相报。”方答曰：“君丞相孙，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贵！”

《陈书》曰：阴铿释褐梁湘东王法曹参军。天寒，铿尝预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唐书》曰：李晟尝有恩者，厚报之。初，谭玄澄为岚州刺史，有恩於晟，後坐贬於岳州。比晟贵，上疏理之，诏赠玄澄宁州刺史。玄澄三子，晟抚待勤至，皆为成就宦学，人皆义之。

《吴越春秋》曰：吴师入郢，引军击郑。定公前既杀楚太子建，而困子胥，故怨郑。兵将入境，定公大惧，乃令於郑邦中曰：“有能还吴军者，吾与之分邦而治。”渔者子闻而进之曰：“臣能还之，不用兵戈升粮，得一桡行歌，道中，即还矣。”定公大悦，乃与一桡。子胥军将至，渔者子当路叩桡行歌辞曰：“芦中人，芦中人！”子胥闻之大惊，曰：“何等人者！”即请与语，曰：“吾是渔者子。吾国君怖惧，令於国中有能还吴军，吾与之分国而治。臣念先人与君相遭於途，今从君乞郑之罪也。”子胥曰：“吾蒙子先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苍苍，岂敢忘子之功乎！”於是乃释郑不伐。

又曰：伍子胥伐楚，还溧阳濑水之上，长叹曰：“吾尝饥於此，乞食而杀一妇人，将欲报之金，不知其家。”遂投金濑水之中而去。有顷，一妪行哭而来。问曰：“妪何之之悲也？”妪曰：“吾有女，守吾，年三十不嫁。往年击漂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遇人穷，饭之，而恐泄事，自投於濑水中而死。今闻伍君来，不得其家，自伤空乏而无为报者，故行哭之悲也。”人曰：“子胥欲报妪以百金，不知妪所在，投金水中而去。”妪乃取金以归也。

刘向《说苑》曰：吴赤布使於智氏，假道於卫。宁文子具三百制送之，将归吴。知伯命造舟为梁。赤布曰：“吾闻天子济於水，造舟为梁，诸侯方舟，大夫维舟，臣之职也。且敬大甚，必有故，使人视之，则用兵在後。赤布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知伯乃止。

又曰：楚庄王赐群官酒，日暮，灯烛灭，有引妾衣者。妾得其冠缨，持之趋火来上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节而辱士乎？”乃令曰：“夜饮不绝缨者不欢。”群臣百馀人皆绝缨，乃大醉尽欣。居二十年，晋与楚战，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获甲首，却敌，卒胜。庄王怪而问之，对曰：“臣当死，往醉失礼，王隐不诛也，终不敢以阴蔽之德而不显报。常愿肝胆涂地，颈血湔敌人矣。臣乃绝缨者也。”遂平晋军，楚得以强。

又曰：阳虎得罪於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简子曰：“惟贤者为能报恩，不肖者不能。夫春树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所树者，蒺藜也。”

《异苑》曰：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人蔡嘉夫避往南垄，夜有大鼠，形如，浮水而来，径伏嘉夫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转以馀饭与之。水势退，嘉夫得反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三斤许珠，着奴前啾啾，状如欲语。从此，去来不绝也。

又曰：始兴，杨山县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遥入深山。见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牵挽得出，病者即起，相与陆，状若欢喜。前象复载，就一污湿地，以鼻掘出数枝长牙，送还本处。彼境苗稷常为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语云：“我田稼在此，恒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见侵。”便觉踯躅，如相训解。於是一家业田，绝无其患。

《三秦记》曰：白鹿原人，钓鱼於原，纶绝而去。梦于汉武求去其钩。明日，戏於池，见大白鱼衔索，帝曰：“岂非昨所梦？”取而去之。间三日，帝复游池滨，得明珠一双，武帝曰：“岂非昔鱼之报！”

桓冲之《述异纪》曰：陈留周氏婢，名兴进。入山取樵，梦见一女，语之曰：“近在汝头目前目中有刺，烦为拔之，当有厚报。”婢见一朽棺，头穿坏，髑髅堕地，草生目中。便为拔草，内着棺中以甓塞穿，即於髑髅处得一双金指环。

吴均《续齐谐记》曰：弘农杨宝，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取之以归。置巾箱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之百馀日，毛羽成，朝去暮还。後宝夕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再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莱，不慎为枭所搏，蒙君仁爱救拯。今当受使南海，不得奉侍，以白环四枚与宝，令君子孙洁白，且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

东阳玄凝《齐谐记》曰：富阳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一蚁着一短芦，甚迫遽，昭之曰：“此畏死也。”便以绳系此芦着船头，蚁缘绳出。中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不慎堕江，惭君济活仆是蚁中王，君若危难之日，当见告。”後昭遇事系狱，蚁穴狱，昭遂得脱。

盛弘之《荆州记》曰：隋侯曾得大蛇，不杀而遣之。蛇後御明月珠以报随侯，一名随侯珠。

孔灵符《会稽记》曰：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曰：“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夕北风。”後果然。

刘义庆《幽明录》曰：项县人姚牛，年十馀岁，父为乡人所杀，牛手刃之於众中。吏捕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令後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阱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公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将射之，公曰：“此中有阱，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跪曰：“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恩。”遂灭不见。

又曰：苻坚时，有射师经嵩山，望见松上有一双白鸟似鹄而大；至树下又见一蛇，长五丈许，上树取鸟。鸟欲飞，蛇张口翕之，鸟不去，缤纷一餐。顷射师彀弩，射三矢，蛇落，鸟得去树百馀步山边整理毛羽。须臾，□雷发，射师慑，不得旋踵，见向鸟徘徊其上，毛落纷纷，似如相援。如此数阵，□息电灭，射师得免，鸟亦高飞。

《三辅决录》曰：高陵庞智伯，名勃，为郡小吏。东平衡农，字剽卿，为书生，穷乏，客锻於睬家。勃知其贤，礼待顾眷，常去，送十里，过舅家复贷钱赠之。农受之曰：“为冯翊，乃相报。”别七八年，果为冯翊。勃为门下书佐，忘之矣，农召问乃寤，举孝廉，为尚书郎、左右丞、魏郡太守、河内太守。

又曰：赵歧避难於四方，江、海、岱、霍无所不到，自匿姓名，布衣巾絮，卖饼北海市。安丘孙嵩，年二十馀，游市见赵归，微察，知非常人，驻车呼与共载曰：“我北海孙宾硕，终不相负。”歧闻嵩，即以实告，遂与俱归。嵩先入，白母曰：“今日出，得死友在外。”歧即匿嵩家，积年乃出。後说刘表。时北海孙嵩流离在刘表末座，不为表所识，歧遥识之，向表说嵩。表甚奇重之，因共表嵩为青州刺史。

干宝《搜神记》曰：哈参寓居河内，虔恭父母。忽有单鹤趣之，参抚视，箭创甚重。於是以膏药摩之，月馀渐愈，放而飞去。数十日间，夜鹤雌雄二头，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衔一珠，吐之而去。
《搜神记》曰：羊公雍伯本以佥卖为业，性笃孝，父母终，葬南山，遂家焉。山高无水，公汲水作义浆於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一升石子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得五双白璧，名玉田。玉田起於此也。
《续搜神记》曰：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於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长四五寸，色白可爱。其人买取持归，着瓮中养之，日渐大。近及尺许，其人怜之，持至江边放于水中，视其游去。後邾城遭石虎败，毛豫州既赴江，莫不沉溺。所养龟人于时被铠持刀，亦同自投入水中，觉如堕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浮去中流视之，乃是先养白龟，甲己长六七尺，既送至东岸，出头视之，徐游而去中江，犹顾者数四焉。
陈寿《益部耆旧传》曰：王𠂤屯尝诣京师，於空舍中有一书生病，因愍而视之。书生谓𠂤屯曰：“我当到洛阳而病，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後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绝。𠂤屯即鬻金营葬，馀金悉置棺下。後数年，县署大度亭长。初到日，有马驰入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𠂤屯前。
《张氏家传》曰：禧字彦祥，除效穀令。尝有鹳负矢集禧庭，以甘草汤洗之，傅药留养十馀日，疮愈飞去。月馀，衔赤玉珠二枚，置禧厅事。
《晏子春秋》曰：北郭骚见晏子曰：“窃说先生之义，愿乞以养母。”晏子使人分粟及金以遗之，辞金受粟。有间，晏子见疑於景公，乃出奔，北郭子曰：“养及亲者，身更其难。”遂告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贤也。去齐，齐国必侵。不若先死！”乃自杀。公自追及郊而反，晏子曰：“士以身明人者哉！”
《吕氏春秋》曰：秦缪公败，失右服马。公自往求，见野人方食之於歧山之阳。缪公笑曰：“食骏肉不饮酒，余恐伤汝也！”遍饮而去。居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晋梁由靡已扣缪公。尝食马肉三百馀人，疾斗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晋惠公以归。
又曰：赵简子有两白骡，甚爱之。阳城疸渠处（阳城，姓；胥渠，名。处，犹病也。）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曰：“得白骡之肝则止，不得则死。”请入通。董安于御於侧，简子曰：“杀白骡，取其肝以予阳城胥渠。”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之门官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
卷四百八十　人事部一百二十一
盟誓
《说文》曰：誓，约束也。
《尚书□甘誓》曰：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龚行天之罚。左弗攻于左，汝弗龚命。（左军左之主射攻治之其职也。）右弗攻于右，汝弗龚命。御非其马之正，汝弗龚命。（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也。）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天子亲又载社主谓之社，土不用命则戮于社也。）予则孥戮汝！”

又《泰誓》曰：王乃徇师而誓，曰：“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

《周礼□司盟》曰：掌盟载之法。（载盟辞也。）凡邦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及其礼仪，北面诏明神，既盟，则贰之。（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之也。）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亦如之。

《左传》曰：陈五父如郑莅盟。歃如忘。薛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赖盟矣。”

又曰：庄公许孟任以为夫人，割臂以盟。

又曰：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舅氏。言与舅氏同心之盟，如此白水也。）投其璧於河。

又曰：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祚国。”

又曰：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曰：“天祸卫国，君臣不协，以及此忧。今天诱其衷，使皆降心以相从也。不有居者，谁守社稷？不有行者，谁牧圉？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纠是殛。”国人闻此盟也，而後不贰。

又曰：楚师将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马前，曰：“无畏知死而不敢废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玄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而起之曰：“寡君使玄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弊，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听。”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华玄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楚不诈宋，宋不备楚也。）

又曰：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也。

又曰：秋七月，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诸侯。”乃盟，载曰：“凡我同盟，无蕴年，（蕴积年而不分定。）无壅利，无奸保，无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也。

又曰：郑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谌曰：“是盟也，其与几何？”（言其不能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裨谌，郑大夫也。）《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又曰：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以子路信诚，故得与相要誓而不须盟也。子路即季路。）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公羊传》曰：庄公会齐侯，盟于柯。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庄公曰：“寡人之生，则不若死。”曹子曰：“然则君请当其君。臣请当其臣。”庄公曰：“诺。”於是会桓公。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坏压境，（齐数侵取鲁邑，以喻侵近。）君不图欤？”“愿请汶阳之田。”管仲顾曰：“君其许诺。”桓公曰：“诺已盟。”曹子剽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
《梁传口僖公》曰：葵丘之盟，陈牲而不杀，牍书加於牲上，曰：“毋𠂤水，毋讫（讫，止。）籴，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又《成公》曰：溴梁之会，诸侯失政。诸侯会，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诸侯在，而不曰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三礼图》曰：方盟，木方四尺，设六色；东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方盟者，上下四方之神明，天之司盟。
《史记》曰：吴起东出卫郭门，与其毋别，啮指而盟：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也。
又曰：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於楚。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於平原君曰：“遂愿备员而行。”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若锥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称。”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尔使早处囊中，必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日中不决。遂按剑而前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决，何也？”楚王叱曰：“胡不下？”遂按剑而前曰：“今十步之中，王不得恃楚国之众，王之命悬於遂。今楚地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资。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楚王曰：“谨奉社稷以从。”遂奉铜盘北面跪进之，从定於殿上。遂招堂下十九人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
《汉书》曰：王陵为右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今王诸吕，非约也。”
《东观汉记》曰：隗嚣，字季孟，天水人也。以王莽篡逆，复汉之祚，乃立高祖，太宗之庙，称臣执事，史奉璧而告。祝毕，有司穿坎於庭，割牲而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臧洪，字子原，广陵射阳人也。张邈起兵，请洪与计事。又致之於刘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绪，乃设坛场，方共盟誓，诸州郡更相让，乃共推洪。洪乃升坛操盘血而盟。

《晋中兴书》曰：苻洪第三子健，阴图关中，阳使其徒种麦，示无西意。有微知其计，不肯耕种者，健杀之。後十馀日，师众西行，到孟津，作浮桥渡河。使弟雄步骑五千人入潼关，兄子青轵关入河东，誓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为鬼无相见也。”

又曰：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慨然称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维永和十一年二月九日，小子羲之敢昭告尊灵。羲之不天，夙遭闵凶，不遂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遂因人之力，蒙国宠荣。进无忠孝之节，退违圣贤量力之义。将忧及宗祠，岂在微身！是用寤寐永叹，若坠渊谷。”羲之既去官，与东士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与道士许玄度共修服食，采求药石，不远千里。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徵。

又曰：祖逖说中宗以扫平中原，於是以逖为前锋都督、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布三千匹。逖乃迳北渡江，中流誓曰：“祖逖不清中原而复济者，如此江！”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为暨阳令。县有一部劫逃柴山中为民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师，悉可出首，当先申论。治下庙神甚酷烈，百姓畏之，敬则引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师既出，敬则於庙中设酒会，於坐收缚之，曰：“吾先启神，若负誓，还神十牛。今不得违誓。”即杀十牛，并斩诸贼，百姓悦之。

《汉书春秋》曰：梁皇后崩，桓帝独呼小黄门唐衡至北户，如厕，问左右梁冀不相得者皆谁？衡对曰：“单起、左前诣河南尹不疑，礼敬小简，不疑收其兄弟送雒阳狱。”於是，帝与入室定谋，啮超臂出血以为盟，乃诛梁冀。

《高士传》曰：胡昭。初，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昭同郡周士等谋害帝，昭闻而步险，邀士於济、浥之间，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诚，士感义乃止。昭斫枣树共士盟而别，昭虽有阴德於帝，口终不言，时人莫知。

《华阳国志》曰：昭王时，有一虎伤害千馀人，昭王乃募有能杀虎者赏。时巴夷廖仲作白竹之弩，乃射杀虎。昭王刻石盟，要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

《晏子春秋》曰：崔杼杀庄公，盟於国者，戟钩其颈，剑承其心。晏子不与盟，而出，上车。其仆将驰，晏子抚其手曰：“鹿生於山，命悬於厨，命有所悬矣。”成节而去。

《黄庭经》曰：黄庭为不死之道，受者斋九日，或七日，或三日，然後授之者为师。受者奉焉，结盟立誓，期以勿泄。古者，盟用玄□之锦九十尺，今简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之罗四十尺。
《竹林七贤论》曰：刘伶常病酒，渴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毁器泣而谏曰：“君酒过，非摄生之道也，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酒当礼於鬼神，自誓以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妻敬闻命，供酒肉於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而已复醉矣。
《孙卿子》曰：盟诅不及五帝，誓诰不及三王，交质不及五伯。（《谷梁》二傅：交质不及二伯。）
《淮南子》曰：胡人弹骨，（胡人之盟约，置酒人头骨中，饮以相咀也。）越人锲臂，中国唼盟，所由名异，其於信一也。
质
《左传》曰：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贾逵曰：卿，士也。有事者六卿也。）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於郑，郑公子忽为质於周。（王子狐，周平王之子。郑子忽，郑庄公太子忽也。）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夏，郑祭仲帅师取温之麦。（温，周地也，苏氏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
又曰：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贾逵曰：临哭也，巷出车陈於巷街，示虽困不降，必欲战也。）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陴，城堞也。）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门，至於达路。（皇门，郑城门也。）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为天所佑也。）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其俘诸江南以实海滨，亦惟命。其翦以赐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君之惠也，孤之愿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左右曰：“不可，得国无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人矣，庸可冀乎？”退三十里而许之平。潘入盟，子良出质。（潘，楚大夫师叔守也。子良，郑公子也。）
《梁》曰：晋大夫败齐师于鞍。郄克曰：“与我纪侯之，（，齐襄灭纪所得邑。）且以萧同叔子为质。”
《史记》曰：越王勾践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百姓，蠡不如种。”於是举政属种，而使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於吴也。
又曰：蔡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善裘二，献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弗与。子常谗蔡侯，留之於楚三年。蔡侯知之，献其裘，子常受之，乃言归蔡侯。蔡侯归而之晋，请与晋伐楚。夏，晋灭沈，楚怒，攻蔡。昭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其子为质於吴，谋共伐楚。後与吴王阖闾，遂破楚入郢。
又曰：张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里之都以为汤沐之邑。”
《战国策》曰：濮阳人吕不韦贾於邯郸，见秦质子异人，谓其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主定国赢几倍？”曰：“无数。”曰：“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馀食。今建国立君，泽可以遗後。愿往事之。”太子异人质于赵，处於聊城，故往说之。
又曰：楚襄王太子之时为质。王崩，太子辞归，齐王曰：“与我东地五百里，则子得归。”太子入，致命曰：“敬献地五百里。”齐王归楚太子。太子归，即位为王。齐使车五十乘来取东地於楚，王朝群臣曰：“寡人之得来及主坟墓、复群臣、归社稷，以东地五百里许齐。齐今求地，为之奈何？”上柱国子良曰：“王不可不与也。王身出玉声，许强万乘之齐，而弗与，则不复信，不可以约结诸侯。”
又曰：楚王死，太子在齐质，苏秦谓薛公曰：“君不如留楚太子以市其下东国。”薛公曰：君不如不我留太子，郢中立王。”苏秦曰：“不然！郢中立王，君因谓其新王曰：与我下东国，吾为王杀太子；不然，则吾将与三国共立之。然则下东国必可得矣。”
又曰：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於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谓左右言：“有复令长安君为质，老妇必唾其面！”左师触龙言曰：“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与之重器，不令有功於国。若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太后曰：“诺！”於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於齐，齐兵乃出也。
《东观汉记》曰：隗嚣负陇城之固，纳王玄之说，虽遣子舂卿入质，犹持两端。世祖於是稍黜其礼，正君臣之义。
《晋中兴书》曰：诸葛诞叛，遣子靓入质於吴。吴亡，入洛，自以父诞为太祖所斩，誓不见太祖。叔母琅琊武王妃，靓之姊也。帝後因靓在姊间，往就见焉。靓逃于厕，帝又逼之，靓流涕曰：“臣不能漆身吞炭，复睹圣颜！”
《燕丹子》曰：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欲归，秦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而叹，乌即白头，马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造机发之桥，欲陷丹。丹过之，桥为不发也。
卷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仇讎上
《周礼□地官□调人》曰：调人，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马融曰：难，谓相与为仇也。）凡和难：父之讎，避诸海外；兄弟之讎，避诸千里之外；从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兄弟之讎，不同国；君之讎视父，师长之讎视兄弟；交友之讎视从父兄弟。
《礼记》曰：子夏问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後。”
《左传》曰：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讎也，将立之而卒。（事具“荐举”部。）
又曰：齐高发帅师伐莒。（莒不仕齐故也。）莒子奔纪鄣。（纪鄣，莒邑。）使孙书（孙书，陈无，宇子占也。）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於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曰纺纟卢连所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及师至，则投诸外。（投绳城外随之而出。）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缘绳登城也。）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齐入纪。（《传》言：怨不在天。）
又曰：吴伐越，越子勾践御之，阵于李灵姑浮以戈击阖庐，伤将指，取其一履。（其大足指见斩遂失履，姑浮取之也。）还，卒於陉，去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谓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杀汝父乎？”则对曰：“惟，不敢忘！”三年乃报越也。
又曰：五年春，晋围柏人，士吉射奔齐。初，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言诸昭子，使为柏人。（令柳朔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对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义之经也。臣敢违之。”及范氏出，（柏人奔齐。）张柳朔谓其子：“尔从主，勉之。我将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以死节也。）
《公羊传》曰：齐哀公享乎周，纪侯谮之。襄公将复讎乎纪。“远祖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讎乎？”“虽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国何以可？”“国君一体也，先君之耻犹今君之耻也。”
《战国策》曰：晋毕阳之孙豫让，始事范中行氏，不说，去而就知伯，知伯宠之。及三晋分知氏，赵襄子最怨知伯，而漆其头以为饮器。让遁逃山中，曰：“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讎矣！”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厕，心动，执问涂者。让刃其曰：“欲为知伯报讎！”左右欲杀之，襄子曰：“彼义士也！吾谨避之耳。知伯已死，无後，而其臣报讎，此天下之贤人也。”卒释之。让又漆身为癞，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识，曰：“状貌不似吾夫，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为哑变其音。有谓之曰：“子之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知，则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之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让乃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後知，为故君贼新君，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矣！凡吾所谓此者，以明君臣之义，非从易也。且夫委质而事人，而求弒之，怀二心以事君也。吾所为难，亦将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怀二心者。”顷之，襄子当出，让伏所当过桥下。襄子至桥而马惊。襄子曰：“此必豫让也！”使人问之，果让。於是襄子数让曰：“子不尝事范中行氏乎？知伯灭范中行氏，而子不为报雠，反委质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独何为报之深也？”让曰：“臣事范中行氏，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使兵环之，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以死为名。君前以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则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让。让拔剑三跃，击之曰：“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史记》曰：秦昭王闻魏齐在平原君所，欲为范雎必报其仇，乃佯为好书遗平原君曰：“愿与君为布衣之交，十日饮也。”

又曰：项梁杀人，与项籍避仇吴中。吴中贤大夫皆出项梁下。

又曰：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秦灭韩，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五代相韩故。乃变姓名，之东海，得力士，以铁椎椎秦始皇，中其副车。

又曰：河东李文，故尝与张汤有隙，已而为御史中丞。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文与汤弗平，使人上飞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

袁山松《後汉书》曰：苏谦，字仲让，为郡督邮。李为美阳令，贪暴。谦案，得其赃。谦迁金城太守，治有异迹，延熙九年至京师。时为司隶，收谦诬陷之，死狱中。谦子不韦，字公先，变名姓，以家财求剑客，邀不得。之大司农，乃於司农府旁买舍，夜为地突入室中，出，不值，破其卧具。大怖，棘屋，上以板，栈地而卧，一宿数徙。不韦乃至魏郡掘父冢，斩级以祭父墓。（级，首。）

又曰：乐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家。秦氏有好女，自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阳刀，右据宛景矛。雠家东南僵，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关吏不得休。女休前置辞：生为燕王妇，今为诏狱囚。刀矛未及下，拢童击鼓赦书下。”

《东观汉记》曰：海曲有吕母者，子为县吏，犯小罪，宰论杀之。吕母怨宰，密聚客，规以报仇。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沽者，皆贯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裘，不问多少。少年欲相与偿之，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泣曰：“县宰枉杀吾子，欲为报怨耳，诸君宁肯哀之乎？”少年许诺，相聚得数十百人。因与吕母入海，自称将军，遂破海曲，执县宰杀之，以祭其冢也。

又曰：赵喜，字伯阳，南宛人也。少有节操。从兄为人所杀，无子。喜十五，常思欲报之，乃挟兵结客，後遂往复仇。而仇家皆疾病，无相拒者。喜以因疾病杀，非仁者心，且释之而去，顾谓仇曰：“尔曹若健，远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缚诣喜，不与相见，後竟杀之。

又曰：周党，字伯况，太原人。至长安游学。初，乡佐尝众中辱党父，党怀之。後读《春秋》，闻复讎之义，更辍讲而还，与乡佐克日交刃。党为其所伤，困顿。乡佐服义，舆归养之，数月方苏，既悟而去。整身修志，州里称其高也。

又曰：申屠蟠同郡缑氏女玉为父报讎，杀夫氏之党，吏执玉以告外黄令梁配，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诸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当表旌庐墓，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为谳得减死论。乡人称美之。

又曰：酒泉庞涓母者，赵氏之女，字娥。父为同县人所杀，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讎乃喜而自贺，以为莫已报也。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推车以候讎家，十馀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杀之，因诣县自首，曰：“父讎已报，请就刑戮。”福富长尹喜义之，解印绶欲与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治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闾。太常张奂嘉叹，以束帛礼之。

又曰：彭宠故旧渤海赵宽妻子家属依托宠居，宽仇家赵伯有好奴，以赇宠。宠贪之，为尽杀宽家属。宠之悖德不仁贪狠如此！

又曰：郅恽友人董子张病，将终，恽候之。子张视恽，嘘欷不能言，恽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复也。”恽即起将客遮仇人，取其头以示子张，子张见而气绝。恽即诣县，以状自首。

《汉书》曰：原涉与新丰富人祈大伯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时为县门下掾，说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复单车归为府史，涉刺客如□，杀人皆不知主民，可为寒心。今为君计，莫若条奏其旧恶，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计，王莽果以尹公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遂杀游公父及子，断两头去。

谢承《後汉书》曰：桥玄迁齐国相。郡有孝子为父报讎，系临淄狱，玄愍其至孝，欲上谳减罪。县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杀之，惧玄收录，佩印绶欲走。玄自以为深负孝子，捕得芝，束缚藉械以还，笞杀以谢孝子冤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後汉书》曰：刘鲤，更始子也，得幸於刘辅。鲤怨刘盆子害其父，因辅结客，杀盆子兄故式侯恭，辅坐系诏狱，三日乃得释。

《魏志》曰：杨阿若，後名丰，字伯阳。少游侠，常以报仇解怨为事。至建安中，太守徐揖诛郡中强族黄氏。时黄昂得脱在外，乃募众得千馀以攻揖。揖城守丰时在外，以昂为不义，乃捐妻子入南羌中，合众得千馀骑。昂独走出羌，捕得之，丰遂杀之。

又曰：韩暨，字公至。同县豪右陈茂，谮暨父兄，几致大辟。暨阳不以为言，庸赁积资，阴结死士，遂追寻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显名。

又曰：典韦形貌魁梧，膂力过人，好节侠。襄邑刘氏与睢阳李礼为雠，韦为报之。礼故富春长，备怨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候者，门开，怀匕首入杀礼，并杀其妻，徐出取车。

《吴志》曰：孙翊之妻徐氏甚美，贼妫览杀翊，悉取其嫔妾而复欲逼徐氏，恐违之见害。时月垂竟，乃使人谓览，乞至晦日设祭除服，览许之。徐氏遂潜使亲信者语翊旧所委任将孙高、傅婴二人俱白逼己之状，欲徵立计以求助焉。高、婴等闻之，涕泣言旧蒙翊恩，许之，乃密结翊平时所侍养二十馀人，以徐氏之言语之，仍皆盟誓合谋。至晦日，徐氏遂设祭除服，薰衣沐浴，内施帷帐以候览焉。大小怪其如此，无不凄怆。览密遣侦之，无复疑虑。徐氏乃命高、婴辈罗住户外，使人报览，言已除凶毕，览遂盛饰而入，徐氏出拜户外。览才下拜，徐氏即呼：“二君可起！”高、婴等齐出，即时杀览。徐氏却服，使持览首以祭墓。举军震骇，以为神。

韦昭《吴书》曰：聊纬怨甘宁杀其父操。宁常避统，不与相见。孙权亦命统不得雠之。尝於吕蒙舍会，酒酣，统乃以刀舞。宁起曰：“宁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之力也。”因操刀持，以身分之。

王隐《晋书》曰：赵诱为杜曾所害，诱子胤斩曾，食其肝肺。

又曰：桓温父被害之时，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密欲报仇。经年方知，乃提刀直进，手刃仇人，由是名重当时。

又曰：龚壮，字子伟。值惠怀末，天下大乱，李特为寇，壮父、叔并为特所害。壮欲报仇，会李寿镇汉中，寿时与李期有嫌，壮因说寿讨期。寿然之，遂帅众还讨。期，特孙也，故壮假以复仇。寿既捷，因欲官，壮誓不仕。

又曰：沈充败于吴兴。吴兴人吴儒，充之将也。充亡，失道，误入儒家，诱内充重壁，因笑谓充曰：“三千户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贪也。尔大义全我，我宗族必厚报；若必杀我，汝族灭矣。”儒遂杀之。充子劲，字世坚，即潜报仇，族灭吴氏。

沈约《宋书》曰：沈林子以仇雠未复，从高祖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长七尺五寸。仇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雠。五月夏节直入，斩预首，男女无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

孙严《宋书》曰：宋越为蛮所杀，其雠尝出郡，越白日於市口刺杀之。太守夏侯穆嘉之，擢为队主。

《後魏书》曰：淳于诞，字灵远。年十二，随父向扬州。父於路为盗所害。诞虽童稚，而哀感奋发，倾资结客，旬朔之内，遂得复雠，由是州里叹异之。

又曰：孙益德，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於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

《梁书》曰：张景仁，广平人也。父天监初，为同县韦法所杀。景仁时年八岁，及长，志在复雠。普通七年，遇法分田渚，乃斩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诣郡，自缚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属长蠲其一户租调，以旌孝行。

《唐书》曰：绛州孝女卫氏，字无忌，夏县人也。初，其父为乡人卫长则所杀。无忌时年六岁，母又嫁，更无弟兄。及长，常思复仇。无忌从伯尝设宴为乐，长则时亦预坐，无忌以搏击杀之。既而诣吏，称：“父雠既报，请就刑戮。”巡察大使黄门侍郎褚遂良以闻，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给傅乘徙於雍州，并给田宅，仍令州县以礼嫁之。

卷四百八十二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仇雠下

《太公六韬》云：武王伐殷，乘舟济河，兵车出坏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为父报仇，今死无生，所过津梁皆悉烧之。

《列子》曰：魏黑卯以昵嫌杀丘邴章，其子来丹谋复雠。丹气甚猛，形甚露，计粒而食之，顺风而趋。虽怒，不能称兵。耻假力於人，誓手剑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绝众，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类也。延颈承刃，披胸受矢，锷摧屈，而体无痕。负财力，视来丹犹雏ㇾ也。来丹之友申抱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过矣，将奚谋焉？”丹垂涕曰：“愿为我谋。”申抱曰：“吾闻卫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宝剑，童子服之，却三军之众，奚不请焉？”（以下具“剑”部。）

《淮南子》曰：鲁人有为其父报雠於齐者，刳其腹而见其心，坐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门，上车而步，颜色不变。其御欲驱，抚而止之曰：“为父报雠以出死，非为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之？”追者曰：“此有节行之士，不可杀也。”解围而去之。

《琴操》曰：椁里牧恭为父报怨，而亡林岳之下。有马夜降，围其室而鸣。於是觉而闻走马声，以为吏追之，乃奔而亡。明视，天马迹也。乃曰：“吾以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杀人，而天马来降，以惊动吾处不安以告吾耶？”乃感惧入沂泽之中，作《走马引》。後果雠家候之不得也。

又曰：聂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期不成，王杀之。时政未生，及壮，问母知之。乃入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吞炭。七年琴成，入韩，逢妻从买枾，对而笑，妻泣曰：“君似政齿。”政曰：“天下人齿尽相似耳。”乃入山援石击落其齿。以刀内琴中，刺韩王。

《国语》曰：吴败越於会稽，勾践说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与大国报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亲为夫差前马而归，乃致其众而誓之：“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人，（水犀如牛，其甲有朱，凿以为甲士。）不患其志行之少耻而患其众之不足也。”

《韩诗外传》曰：魏文侯问解狐曰：“寡人将定西河之守，谁可用？”对曰：“荆伯柳贤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雠也？”对曰：“君问可，非问雠也。”於是将以伯柳为西河守，伯柳见解狐而谢之。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

虞薄《江表传》曰：孙策杀许贡，贡客为贡报雠，射策中颊。

陆胤《广州先贤传》曰：尹牙，字猛德。太守南阳宠下车，牙以德进任喉舌。宠虽当国厚禄，而怀愧戚，见於颜色。牙常用怪焉，曰：“伏见明府四节悲叹，有惨瘁之思，何也？”宠谓牙曰：“父为豪周张所害，重仇未报，并与戴天，非孝子；虽官尊禄重，而塵耻未判，是以长愧而无止也。”闻好马牙与校圉交通，遂充驺马之职。乃先醉张近侍，以夜解纵诸马，令之乱骇，知张必将惊起，伏侧阶下。张果出，问其故，牙因手刃张首而还。

《孝子传》曰：魏汤少失其母，独与父居色养，蒸蒸尽於孝道。父有所服刀戟，市南少年欲得之，汤曰：“此老父所爱，不敢相许。”於是少年殴挝汤父，汤叩头拜谢之不止。行路书生牵止之，仅而得免。後父寿终，汤乃杀少年，断其头以谢父墓焉。

师觉授《孝子传》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初，子路仕卫，赴蒯聩之乱。卫人狐，时守门，杀子路。子崔既长，告孔子，欲报父雠。夫子曰：“行矣。”子崔即行。知之，於城西决战。其日，持蒲弓木戟与子崔战而死。

皇甫谧《列女後传》曰：卫义姬者，其夫有先人之雠。雠家来报，婿避之。仇家得义姬，问婿所在，乃积薪燎之，遂不言而烧死。

又曰：阳友娣者，阳邑任延寿之妻也，字季儿，有三子。季儿兄弟季宗与延寿争葬父之事，延寿与其友阴杀季宗，儿曰：“杀夫不义，事兄之雠亦不义，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遂以绳自缢死。冯翊王让闻之，大其义，令县复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子而表其墓也。
又曰：京师节女者，长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仇，仇家欲报夫而无道，闻其妻孝义，乃劫其妻父，使要其女为中间。父呼其女而告之计。念不听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於代。欲以身当之，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而夜半仇家果至，断头持去，明视之，乃其妻之头也。仇家痛以其为义，遂释不杀其父。
《越绝书》曰：伍子胥入吴，居三年，阖闾将为之报雠。子胥曰：“不可。臣闻诸侯不为匹夫兴师。”於是止。其後荆将伐蔡，子胥言之阖闾，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棰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以此报子也。”
赵晔《吴越春秋》曰：越王念吴欲复怨，非一旦也。冬寒则抱冰，夏热则握火，愁心苦思，悬胆於户，出入尝之，不绝於口。乃中夜抱柱而哭，哭讫，复承之以啸。於是群臣闻之，咸曰：“夫复雠谋敌，非君王之忧，自臣下之急务也。”二十一年兴师灭吴。
檀道鸾《续晋阳春秋》曰：王谈年十许岁，父为邻人窦度所杀。谈阴有复雠之志，年十八，密买市利插刃，阳若以耕耘者。度常乘船出入经一桥下，谈伺度行还於桥上，以插斩之，应手而死。既而归罪有司，太守孔岩义其孝勇，列上宥之。
《搜神记》曰：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後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雠。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幽明录》曰：项县民姚牛年十馀，为乡人所杀。牛常卖衣物市刀戟，图欲报雠，後在县署前手刃之於众中。吏捕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後令出猎，逐鹿入草，草有古深阱数处，马将趋之，忽见一公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怒，引弓将射之，曰：“此中有阱，恐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公为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恩。”因灭不见。令身感其事，在官数年，多惠於民。
《会稽典录》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为县吏，兄为乡人所杀，朗白日操刀报雠於县中。遂亡命到陈国，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又诣太学受五经，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
《解系传》曰：张华、裴之被诛也，赵王伦、孙秀以宿雠收系兄弟，将杀之。梁王肜救之，伦等怒曰：“我见水中蟹，尚欲杀之，况此人兄弟轻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崔鸿《前燕录》曰：吐谷浑子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长七尺八寸，雄姿魁桀羌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惮之，号曰项羽。性周傥不群，慷慨谓群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皇光武之代，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决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闭殊俗，不闻圣教於上宗，不得策名於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观日月，独不愧於心乎！”负其智勇，猜忍，不恤下，为帛城羌酋姜聪所刺杀。长子业，年十岁，常缚草人号曰“姜聪”，哭而射之，大号而泣，不中；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谓之曰：“姜聪诸将已屠脍之矣，汝何如此！”业泣曰：“诚智射草人无益於先公，所以申罔极之心耳。”

《陈留志》曰：韩卓父尝为吏所辱，卓执兵伏道，欲候杀之，而长子暴病将死，卓乃叹曰：“道家有言：报雠不欲过。今长子病，岂为是乎？”於是乃投刃援杖，复耻而止。

常璩《华阳国志》曰：陈网，字仲卿，少与同群张宗受学南阳，以母丧归。宗为安众至玄所杀，网终丧，往复之，自拘有司。会赦免。

应劭《风俗通》曰：汝南陈公思为五官掾，五子为兵曹行，会食下亭。子曾以县官事，考杀公思叔父斌。斌无子，公思欲为报仇，不能得，卒见子。不胜愤怒，便格杀之，还府归死。时太守太傅胡广以为公思追念叔父，仁勇愤发，手刃仇敌，自归司败，便原遣之。

梁祚《魏国统》曰：崔周平者，汉太尉烈之孙也。兄曰玄平，为议郎，以忠直称。董卓之乱，烈为卓所害，玄平常思有报复之心，会病卒。

魏文帝《杂诏》曰：丧乱以来，兵革从横，天下之人多相杀害。昔贾复、寇恂私相怨憾，至怀手剑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共同舆而载。

崔鸿《後燕录》曰：秦灭燕，慕容桓阻兵辽东，为秦所杀。子凤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张良养士以击秦王，复君之仇也。先王之事，岂可一日忘之！”

虞预《会稽典录》曰：朱朗，字恭明。父为道士，淫祠不法，游在诸县，为乌伤长陈ĸ所杀。朗阴图报怨而未有便，会ĸ以病亡，朗乃刺杀ĸ子。事发，亡命奔魏，魏闻其孝勇，擢以为将。

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贫，采薪供养，母甚肥悦。邻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尝苦之。黯不报，及母终，负土成坟，竟杀不孝子，置冢前以祭。诣狱自系，会赦免。

《广德神异录》曰：贾氏女，不知何许人，年十五，父为宗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及强仁长，乃共杀雠者，自列其罪，高祖嘉之。

又曰：王君操父，大业中为乡人李君则殴死。贞观初，君则以运代迁革，不惧宪网。又以君操孤微，谓无复雠之志，遂仕州府。操密袖白刃刺杀之，刳其心肝，咀食立尽，诣州自陈。刺史以其擅杀问之，曰：“杀人当死，律有明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君操对曰：“亡父被杀二十馀载，闻诸典礼：父雠不可同天。早愿图之，久而未遂，常惧灭亡，不展冤情。今大耻既雪，甘从刑宪。”太宗特原之。

又曰：张，蒲州解县人。父审素，为州郡督。在边累载，有纠其军中赃罪，敕监察御史杨汪，驰傳就军按之。汪在路，为审素党与所劫，对汪杀告事者，胁汪令审素无罪。俄而州人翻杀审素之党，汪始得还。至益州，奏称审素谋反，因深按审素，构成其罪，斩之，籍没其家。与兄皇以年幼坐，徙岭外，寻各逃归，累年隐匿。汪後累迁殿中侍御史，改名万顷。是年，皇、候万顷於东都城，挺刀杀之。皇虽年长，其发意及手刃皆为之。既杀万顷，系表於斧刃，自言报雠之状。便逃奔就江外，杀万顷同谋构父罪者。行至汜水，为捕者所获。时都城士女皆矜等幼稚义烈，能复父雠，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国犯不可纵雠。上以为然，因谓九龄等曰：“复雠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斯杀之成复雠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然道路喧议，故须告示。”乃下敕曰：“张等兄弟同杀推问，拟承律有正条，须合至死。近闻士庶颇有喧词，矜其为父报雠，或言本罪冤滥。但国家设法，事存经久，盖以济人。期於止杀，各申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夫展转相雠，杀伤何限。咎陶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诸市朝，宜付河南府决杀。”皇、既死，士庶咸伤悯之，为作哀诔榜於衢路中。市人敛钱，於死所造义井，并葬皇、於北邙。又恐万倾家人发之，并作疑冢数所。其为时人所伤如此。

《唐新语》曰：杜并父审言，善五言，尤攻书翰，恃才蹇傲，深为时辈所嫉，自洛阳丞贬吉州司户。又与群僚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司户郭若讷共构之，审言系狱，将因事杀之。并年十三，伺季重等酣宴，密刃刺季仲而死，并亦见害。季重临死叹曰：“吾不料审言有此孝子邪！若讷误我至此。”审言由是免官，归东都，自为祭文以祭并。士友咸并孝烈，苏为墓志，刘允济为祭文。则天召见审言，甚嘉叹之。

又曰：衢州人余长安，父与叔共二人为同郡衣金所杀。长安八岁，自誓十七乃复仇。大理断死。刺史玄锡奏言：“臣见余氏一家横遭死者，实二平人，蒙显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传》“父不受诛子复雠”之义，请下百僚集议。时裴当国，李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皋与锡书曰：“大司寇是俗吏，执人柄老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卷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怒

《说文》曰：怒，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君子惩忿窒欲。
《尚书》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
《毛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又曰：如震如怒，阚如虎。
《礼记》曰：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左传》曰：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车辕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孙阏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又曰：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枯棼、贝丘，皆齐地也。）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
又曰：齐侯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绝之也。蔡人嫁之。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
又曰：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雠，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公使阳处父追之，及诸河，则在舟中矣。
又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齐，曰："无假道于宋。"及宋，华玄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必亡。亡一也。"乃杀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
又曰：众怒不可犯。
又曰：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於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而逐献公。
又曰：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私出。阍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公在门台，临廷。阍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旅，小便也。）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
《论语》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国语》曰：晋郤献子如齐聘，齐顷公使妇人观而笑之。献子怒，归，请伐齐。范武子退自朝，曰："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齐，必发诸晋国。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将致政焉，以成其怒也。"
《史记》曰：孟尝君客於赵平原君。赵人闻孟尝贤，出观，皆笑曰："始以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为魁梧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又曰：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反覆之国，南边吴、楚，不为假王镇之，其势不定。”汉王大怒，骂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佐我，”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乎？不如因而立之。”汉王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何以假为？”

又曰：赵使蔺相如赍璧西入秦。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秦王大喜，传璧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冲冠谓秦王曰：“赵王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於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好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以示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偿城意，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持璧睨柱。秦王恐其破，乃辞谢，固请。

又曰：邹阳上书於梁王曰：“苏秦相燕，燕人恶之於王，王按剑而怒，食以是。”（《汉书音义》曰：是，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汉书》曰：项羽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曰楼烦，（应劭曰：楼烦，胡也。今有楼烦县。）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羽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壁中，不敢复出。

又曰：沛公从百馀骑见项羽於鸿门。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独骑，哙与靳强，滕公、纪成（晋灼曰：纪通父。）步从间道赴军，使良留谢羽。羽问：“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之，脱身去，至军矣，故使臣献璧。”羽受。又献玉斗於范增。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属今为沛公虏矣！”

又曰：黥布反，上自征，望布军置阵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见，谓布“何苦而反？”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战，破布军。

又曰：文帝曰：“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冯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

又曰：上猎上林中。车驾未行，先使韩嫣乘副车，从数百骑驰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辟从者，伏谒道旁。嫣驱而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比衔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赐嫣死。上为谢，终不得，嫣遂死。

《东观汉记》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用，此时持事来耶！”起，手抵破书案。

又曰：庞萌为平狄将军，与盖延共击董宪。诏书独下延，而不及萌，萌以为延谮己，自疑，遂反。上闻之，大怒，乃自将兵讨萌，与诸将书曰：“吾常以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萌为社稷臣，将军得无笑其言乎？”

又曰：邓晨，南阳人，与上起兵，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污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入汤镬中？”晨终无恨色。

又曰：有诏会议灵台所，上谓桓谭曰：“天下事吾欲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上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上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得解。出为六安郡丞。

又曰：戴凭为侍中，数进见，门得失。上谓凭曰：“侍中当臣辅国政，勿有隐情。”凭曰：“太尉西曹掾蒋遵，清亮忠孝，学通古今，陛下纳肤受之谮，遂禁锢，世以是为严。”上怒曰：“子欲复党乎？”凭出，自系廷尉，诏出引见，凭谢曰：“臣无謇谔之节，而有狂瞽之言。”上即敕尚书解遵禁锢。

又曰：韩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征伐有功，封扶阳侯。好直言，为司徒，尝因朝会帝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上大怒，以为激发，免归田里。上犹不释，复诏就责，歆及子婴皆自杀。

又曰：窦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夺沁园公主，园田公主不敢诉。後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鸣不得对。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臣乎！”

又曰：杜根。和熹邓后临朝，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根，囊盛扑杀之。执法者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逃窜。及邓氏诛，根方归，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讨张鲁东还。时有将军许游拥部曲不附，太祖大怒，先欲讨之。群臣多谏：“可招怀游共讨强敌。”太祖横刀於膝，作色不听。缪袭欲谏，太祖逆谓之曰：“吾计已定，卿勿复言。”袭曰：“若殿下计是耶，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计非耶，虽成宜败之。殿下逆令臣勿言，何待下之不阐闳乎？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石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钧之钟不以莛勹起音。今区区之游，何足以劳神哉！”太祖曰：“善！”遂厚抚游，游即归服。

又曰：夏侯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时夏侯渊与惇为将军，军中号为盲，夏侯恶之。每览照，恚怒，辄扑照着地。

又曰：诸葛亮既屡遣使，交书於司马宣王，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将出战，辛毗伏节勒军，军吏以下乃止。

《吴志》曰：吕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邓当，当为孙策将，数讨山越。蒙年十五六，窃随当击贼，当顾见，呵不能禁。归告其母，恚怒，欲罚之，蒙曰：“贫贱难居，设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

又曰：孙权为吴王欣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持；权去，翻起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权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後杀善士，翻虽有罪，天下孰知之？”权曰：“曹孟德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

《蜀志》曰：姜维为邓艾所摧，还阴平。寻被後主敕命，乃投甲诣会於涪军，将士咸怒，拔刀斫石。

《晋书》曰：王导妻曹氏性妒，导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而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恐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馀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谓人曰：“吾往与群贤共游洛邑日，何曾闻有蔡克儿！”

又曰：郗超实党桓氏，以父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伤愍为弊。我亡後，可呈此箱。不尔，便烧之。”後果哀悼成疾，门生依言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

又曰：周访为荆州，王敦以访名将，勋业隆重，有疑色。其从事中郎郭舒说敦曰：“荆州虽遇寇难荒弊，实为用武之国。若以假人，将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领以为梁州足矣。”敦从之，访大怒。敦手书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访投碗於地曰：“吾岂贾竖可以宝悦乎！”

又曰：陶侃尝出游，见人持一把未熟稻，问：“用此何为？”人云：“行道所见，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戏贼人稻！”执而鞭之。

《齐书》曰：袁粲性刚，尝以微言忤世祖，又与王晏不协。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侧曰：“外间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穷问所以。晏曰：“袁粲为臣说之。”上衔怒良久，粲到郡，坐逆用禄钱，免官。

崔鸿《後赵录》曰：冉闵为慕容恪所擒，慕容隽立问闵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闵曰：“尔曹人面兽心，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作帝王耶！”俊怒鞭之三百。

《後魏书》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李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籍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敛衽而已。冲时震怒，数责彪前后愆悖，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肆口。冲素温柔，而一旦暴急，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然医药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馀日而卒。

《列子》曰：宋有兰子，能以伎干宋玄君。双杖属其脑，弄七剑而蹑之。玄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立赐金帛。又有兰子能燕戏，闻之，复以干玄君。玄君大怒曰：“昔有异伎，值寡人有欣心，故赐金帛。彼必闻此，复望吾赐。”拘而戮之。

《庄子》曰：孔子往见盗跖，下车而前，谒者通之。盗跖闻之忿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孔子趋而进，避席反走，再拜。盗跖大怒，而展其足，按剑目，其声如吼虎。

《韩子》曰：孟孙猎得，使秦巴持之，其母随而呼，秦巴不忍，而与其母。孟孙至，求不得，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使为子傅。

《燕丹子》曰：田光答太子曰：“窃观太子客皆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色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色白，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

《吴越春秋》曰：吴王伐齐，请公孙圣告之，圣谏：“愿大王勿伐齐。”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番击以铁椎，身绝为五。

《吴越春秋》曰：子胥谏吴王，王怒，赐以钅 属镂之剑，盛以鸱夷之器，投之于江。

《说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鄠陵君，鄠陵君辞不受，使唐且谢秦王，秦王怒曰：“尝见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尝闻布衣韦带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

《列士传》曰：秦召魏公子无忌，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将朱亥著虎圈中，亥目视虎，眦皆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

怨

《尚书》曰：商王受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崇信奸回，放黜师保。

又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毛诗》曰：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

又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

《左传》曰：宋华玄将与楚战，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败国殄民。”

又曰：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季、后邝 之鸡斗。（季平子、后邝 昭伯。）季氏介其鸡，后邝 氏为之金距。平子怒，益室於后邝 ，且让之。故后邝 昭伯怨平子。

又曰：晋郤至献楚捷于周，与单襄公语，骤称其伐。单子语诸大夫曰：“温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乱之本也。多怨而阶乱，何以在位？”

又曰：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害，其周德之衰乎？”

又曰：子产曰：“我闻忠恕以积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远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怨咎及之。

《论语》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又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国语》曰：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

《战国策》曰：赵襄子怨知伯，漆其头为饮器。

《汉书》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与黯同位，而尊用过之，黯心褊，不能无怨，望见上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後来者居上。”

《东观汉记》曰：长水校尉耿恭坐将兵不忧军事，肆心纵欲，飞鹰走狗，游戏道上，虏至不敢出。得诏书怨怼，徵下狱。

《续汉书口祭祠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太山。”诏书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

《晋书》曰：赵王伦谄事贾后，裴甚恶之。伦数求官，与张华复固执不许，由是深为伦所怨。

王韶之《晋纪》曰：桓玄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民怨，臣实忧惧。”玄曰：“民怨有之，神何为怒？”对曰：“移晋宗庙，所以怒也。”

《管子》曰：凡祸乱之所生，各在于非理，故曰闲祸在除怨。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王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禄益厚者意益薄。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氏之璜，揖让而进之则忻；暮夜以投人则为怨。时与不时也。

《楚辞》曰：怨灵修之浩兮，终察夫民心。众女余之娥眉兮，谣讠 彖谓余善淫。（谣，毁也。诼，谮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齐国襄王之女也。昭君年十七时，颜色皎洁，闻於国中。襄王见昭君端正闲丽，进於孝玄帝。既不幸纳，备後宫积五六年，王昭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有怨旷，不饰其形容。玄帝每历後宫，疏略不过其处。後单于遣使者朝贺，玄帝陈设倡乐，仍令後宫妆出。昭君怨恚久，不得侍列，乃更修饰盛服，形容光辉。帝令後宫欲至单于者起，於是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备在後宫，粗鬼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诚愿往。”玄帝见昭君，便惊悔不得复止，遂以与之。王昭君虽去汉至单于，心思不乐，乃作怨旷思惟歌曰：“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母妻子，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卷四百八十四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贫上

《说文》曰：贫，财分少也。

《尚书》：六极：四曰贫。

《毛诗》曰：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窶且贫，莫知我艰。（窶者，无礼也。贫者，困於财。）

又曰：自我徂尔，三载食贫。

又曰：大东小东，杼轴其空。

《礼记》曰：君子虽贫，不鬻祭器；虽寒，不衣祭服。

又曰：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礼。”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为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还犹疾，谓不及其日月也。）

又曰：君子辞贵不辞贱，辞富不辞贫。

又曰：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荜门圭窦，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不陨获於贫贱，不充诎於富贵。

《左传》曰：室如悬磬。

《论语》曰：贫而无谄。

又曰：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絮也。）

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又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又曰：君子忧道不忧贫。

《家语》曰：端木赐驷马连骑，以从原宪，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贡曰：“甚矣，子之病矣！”

《国语》曰：叔向见韩宣子，宣子忧贫，叔向贺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无其实，无以从二三子，（家贫则不及人也。）吾是以忧。子贺我何故？”对曰：“昔栾武子无一卒之田，（武子，晋正卿栾书也。大夫一卒无者不及上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其官不备其宗器，（器，祭器也。）宣其德行，慎其宪则，诸侯亲之，戎、翟怀之。今吾子有栾武子之贫，吾亦为能其德也，是以贺。若不忧德之不修而患货之不足，将吊不暇，何贺之有也？”

《史记》曰：叔孙敖知优孟之贤，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死，汝必贫困。”其子无立锥之地。

又曰：宁戚，卫人也。欲仕齐，家贫无以自资，乃赁为人推车。至齐国，桓公出，戚望见车驾，乃於车下饭牛，扣牛角而歌。桓公闻之，抚手曰：“异哉，此人乃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为上卿。

又曰：冯，齐人，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齐相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曰：“客何能也？”对曰：“无能。”孟尝君笑而受之。左右皆知君贱之，食以草具。居有顷，倚柱弹其剑铗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食之乃比门下诸客。居有顷，复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左右以告孟尝君，为之驾比门下客。後有顷，复歌曰：“长铗无归来乎，无以为家。”左右皆恶之，以其贪，不知足也。孟尝君问曰：“公有亲乎？”对曰：“有母。”孟尝君令人给其食用，无使乏。乃不复歌。後孟尝君出记事，问门下诸客：“有能习计会，能为吾收债於薛乎？”独署曰：“臣能。”孟尝君怪曰：“此谁乎？”左右曰：“歌夫长铗归来者也。”孟尝君笑曰：“客果有能，吾负之，未之见也。”请而见之，谢曰：“文倦於事，愦於忧，久开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为收债乎？”对曰：“愿之。”於是约车治装，载券契将行，问曰：“收债毕，市何物而返也？”孟尝君曰：“视吾家之寡有者。”遂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债者，悉来合券。券既合，乃矫君命以所偿赐诸民，因烧其券。民皆呼万岁。遂长驱而还，见孟尝君。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曰：“债毕乎？”对曰：“毕。”“何市而返？”对曰：“臣窃计，宫中珍宝盈室，车马实於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为君市义。”孟尝君曰：“市义若何？”对曰：“今君有区区之薛，不附爱子其民，因而贾利之！臣窃矫君命，尽以赐之，而烧其券，民咸称万岁。此臣为君市义也。”孟尝君不悦，曰：“先生休矣！”於是，期年，人或毁孟尝君於王曰：“孟尝君将乱。”及王出畋，忽有劫王者，意甚疑之。孟尝君将出奔，其舍人魏子初为君收邑三返而不敢入，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为君教与之，以故无入。”至是，魏子所与贤者闻孟尝君出，上书言其不乱，请以身盟，遂自刎於宫门。王大惊，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谢病归老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於道傍。孟尝君顾谓曰：“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今见之矣。”对曰：“狡兔有三窟。”仅得免於死矣，今君止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孟尝君与车五十乘，金百斤，西游於梁，说魏王曰：“齐放其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孟尝君，诸侯先迎之者国富兵强。”於是魏昭王以其故相为上将军，而虚相位，遣谒者赍黄金千斤、车百乘往聘孟尝君。孟尝君固辞不往，魏使三返。王闻之，君臣恐惧，遣太傅赍黄金千金、文马二驷，以谢孟尝君，使返国。又请曰：“愿得先王祭器，立宗庙於薛。”庙既成，还报曰：“三窟以就，君可高会而乐矣。”孟尝君乃还为齐相。

又曰：颜无繇，字路，颜渊父也。回死，颜路贫，请孔子车以葬。（孔安国曰：卖车以作椁也。）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曰：魏悖少时，欲求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常独早夜扫齐相舍人门外。舍人怪之，以为物，而伺之，独得勃。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於是舍人见之，曹参因以为舍人。

又曰：东郭先生拜为郡都尉。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弊，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人笑之。

又曰：甘茂亡秦奔齐，逢苏代。代为齐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惧而逃，无所容迹。臣闻富人女会绩，贫人女曰：我无以置烛，而子之火光有馀，子可分我馀光，无损子明。今臣困，愿君以馀光振之。”

《汉书》曰：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家贫，尝於临邛市与人沽酒，佣为洒扫，身着犊鼻布於市中。然少好读书，学击剑，小名犬子。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曰相如。後游梁数年归。素与临邛令王吉善，临邛多富人，有卓王孙、程郑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请长卿，长卿谢病不能临。临邛令不敢尝食，乃自起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欢。酒酣，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为鼓一弄。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窃窥之。相如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与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不才，我不忍杀，一钱不分。”文君久之，与相如俱至临邛，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相如与佣保杂作於市，卓王孙耻之。昆弟诸公谓王孙曰：“一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既失身於相如，相如虽贫，其人才足依也，奈何相辱如此！”王孙不得已，分与僮仆百人，钱百万。文君与相如乃归成都。武帝立，蜀人杨德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意曰：“此臣之邑人司马相如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可观。”乃作《上林赋》，赋成，奏之，帝大悦，以相如为郎，後拜中郎将。建节使至蜀，蜀太守郊迎，县令负弩先驱。於是乡闾故人及卓王孙诸公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王孙於是喟然叹曰：“老人所恨，得使女事相如乃晚耳！”

又曰：晁错奏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故贫民常衣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陈平，阳武户牖乡人。少时家贫，有田三十亩，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大美色，人或谓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亲家事，曰：“食糠乞耳。有叔如此，不如无！”平好读诗书，家贫，居穷巷，以席为户，然门外多长者车辙。

又曰：郦食其，陈留高阳人。好读书，家贫落魄，无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皆谓之狂生。

又曰：韩信，淮阴人。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者。

又曰：倪宽，千乘人。治《尚书》，事欧阳生。贫无资用，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

又曰：严助侍宴从容，上问所欲。对曰：“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愿为会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卿，太山钜平人。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书，不治产业，常刈薪樵，以自卖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无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四十馀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力。”妻恚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

又曰：蔡义，河内温人。以明经给事大将军幕府。家贫，常步行，资礼不逮众门下，好事者相合为义买犊车，令乘之。

又曰：主父偃，齐国临淄人。学长短纵横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子间。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此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

又曰：陈汤，字子公，山阳瑕丘人。少好学书，博达善属文。家贫，取贷无节，不为州里所称。

又曰：贡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资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

又曰：扬雄以病免，复召为大夫。家素贫，嗜酒，人希至其门。下有好事者载肴从游学。

又曰：张竦居贫无宾客，时有好事者从之质疑问事、论道经书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人。
范晔《後汉书》曰：孙期，字仲式，济阴人也。少为诸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泽中以奉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
又曰：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家贫，佣为漆工，郭林宗见而奇之。
又曰：李充，字大逊，陈留人。家贫，兄弟六人同衣递食。妻窃为充曰：“今贫若此，难以久留，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伪许之曰：“当ｐ酒会内外共议。”既而，致酒宴客，充前跪白母：“此妇无状，教充离间母兄，今遣斥。”便叱去之。
谢承《後汉书》曰：王充，字仲任，上虞人。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目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
又曰：张楷，字公超，治《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皆造问焉。车马填门，贵戚之家皆起居巷，以候过客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辄还乡里。
《东观汉记》曰：苻融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惟妻子可以行志，但土埋藏而已。”
又曰：桓荣，字春卿，沛郡龙亢人也。少学长安，治《欧阳尚书》，事博士朱普。贫窭无，常客佣以自给，精力不倦，十五年不家。
又曰：闵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者或不肯为断。安邑令候之，问诸子何饭食，对曰：“但食猪肝，屠或不肯与之。”令出敕市吏，後买辄得。仲叔怪问，其子道状，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周纡为渤海太守，赦令诏书到门不出，夜遣吏到属县书决罪行刑。坐徵诣廷尉，系狱数日，免归。家贫，无以自赈赡，身筑堑以给食。章帝知，怜之，后以为郎。
华峤《後汉书》曰：范式为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河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驺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共与俱曳长裾，游集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长守於贱业，晨扫门肆志於抱关。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续汉书》曰：范丹。桓帝时，以丹为莱芜长，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从俗，常佩韦於朝。徒行服，卖卜於市。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捃拾自资，或依宿树荫。如此十馀年，乃结草室内居焉。闾里歌曰：“甑中生尘范史冂，釜里生鱼范莱芜。”

又曰：吴，年二十丧父，居无担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於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之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辞谢而已，守志如初也。

又曰：王苑，字仲安。贫贱，茅屋蓬户藜藿。

谢承《後汉书》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贫母老，常鬻力供养，种瓜自给，位至太尉。

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诣校书。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佣书以供养，久佣，尝苦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独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封取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魏略》曰：常林少单贫。虽贫，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其妻自担饷馈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又曰：黄初中，儒雅并进，而杨沛本以事服能见，遂以议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历城守，不以私计意，故身退之後，家无馀积，治疾於家，荒田二顷，起蜗牛庐，居止其中也。

《典略》曰：程坚，字谋甫，南阳舞阴人。仁孝清洁，居贫无资，磨镜自给，不受人施。诸妪共漂，更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相谓曰：“非程谋甫，何为不食人食耶？”

又曰：刘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郡大族，陶曾祖自齐来。世以儒学安贫乐道，故仕不过孝廉。

又曰：裴潜每之官，不将妻子。妻子贫乏，织荆茝以自供；群弟之田庐，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

《晋中兴书》曰：王猛，北海人。居魏土，少贫贱，鬻畚为业。尝至洛阳货畚，有一人於市贵买畚而无直，曰：“可随我去取直。”猛随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踞胡床，头鬓悉白，从十许人。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猛因拜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猛出，顾视，乃嵩山。

又曰：刘实，字子真。平原高唐人。少贫，共糠饭，绳索作衣卖。手绳口诵。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上党鲍瑗家少丧疾贫苦，谓曰：“淳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试就卜。”瑗乃令智作卦，卦成曰：“君谓宅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将新马鞭者，就请还买以悬此桑树，三年当暴得财也。”瑗承其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钱千万，铜铁杂器复可二十馀万，於是家业用展，病者亦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四百八十五　人事部一百二十六

贫下

《魏志》曰：崔林，字德，清河东武城人也。幼时宗族莫知，从兄琰异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鄢长，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太祖征壶关，擢为冀州主簿。

又曰：华歆素清贫，禄以赈亲戚，故家无担石之储。

又曰：邓艾，字士载，义阳人。以口吃，不得作千佐。为稻田守草吏。同郡吏怜其贫，资给甚厚，艾初不稍谢。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

《吴志》曰：吕范，字子衡，汝南人。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母嫌，欲勿与。刘氏曰：“吕子衡宁当久贫者？”遂与之婚。

又曰：潘璋，字文，东郡人。性嗜酒，其家甚贫，好贷，辄言豪富必相还。孙权甚奇之。魏将夏侯尚南郡作浮桥，渡百里洲，璋於上流伐苇作簟，欲顺风放火。簟成，尚使引退，璋遂为平北将军。

《晋书》阮咸，字仲容，陈留人。时俗七月七日晒衣裳，或宗族於庭罗列衣服，咸贫无物，乃脱犊鼻布衤昆以竹竿头挂之，人问故，答曰：“不能免俗。”

《宋书》曰：武帝刘裕少时，其家大贫，与人佣赁。及登帝位，耕具犹存，并衲布袄，并令收掌以示子孙，令为规戒。

又曰：江湛家甚贫约，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受，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值氵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後赴。牛饿，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

又曰：陶潜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又曰：颜延之屏居里巷，不预人间者七载。中书令王球名公子，延之居常罄匮，球辄分财赡之。

《齐书》曰：王延之，清贫，居宇穿漏。褚渊往候之，见其如此，具启明帝，帝即敕材官为起三间斋屋。

又曰：虞玩之。太祖镇东府，朝野致敬，玩之犹蹑履造席。太祖取履视之，曰：“卿此履已几载？”玩之曰：“着此履已二十年，贫竟不办易。”太祖善之。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初为驾部郎。清贫自业，食餐惟有韭菹、生菜。任彦尝戏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菜。”王俭用为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玄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言之。官至御史中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书》曰：阮孝绪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惟有一林竹树环绕。

《後魏书》曰：胡叟居家蓬室草户，惟以酒自。常谓人曰：“我此生活，似胜焦先。”光不治产业，饥贫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给养。每至贵胜之门，恒乘一牛。作布囊，容三四升，饮啖醉饱，便盛馀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视之蔑如也。

《隋书》曰：张仁诩，州县以其贫素，将加赈恤，辄辞不受。每闲居，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

又曰：虞世基，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

又曰：房彦谦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馀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尝从容独笑，顾谓其子玄龄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於清白。”

又曰：许康佐擢进士第，以家贫母老，求为知院官，人或轻怪，笑而不答。及母亡，服除不就侯府之辟。君子知其不择禄养亲之志也，故名益重。

又曰：李建，字杓直。家素清贫，无旧业，与兄造逊於荆南，躬耕致养，嗜学力文。

《六韬》曰：武王问太公曰：“贫富岂有命乎？”太公曰：“为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盗在其室。”武王曰：“何谓盗也？”公曰：“计之不熟，一盗也；收种不时，二盗也；取妇无能，三盗也；养女太多，四盗也；弃事就酒，五盗也；衣服过度，六盗也；封藏不谨，七盗也；井灶不利，八盗也；举息就礼，九盗也；无事燃灯，十盗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说苑》同。）

《列女传》曰：黔娄妻者，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见先生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B103]其被则敛矣。”妻曰：“[B103]之有馀，不如正之不足；且先生以不[B103]，故至於此。”

又曰：齐女徐吾者，海上。贫妇人也与邻妇人李吾之属合烛相从绩。徐吾最贫而烛数不属，李吾谓曰：“徐吾烛数不属，请无与夜。”徐吾曰：“是何言欤？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益明，去一人烛不为益暗，何爱东壁馀光！贫妾不蒙见爱之恩，长为妾，不亦可乎？”莫之能应，遂复与夜。

《高士传》曰：老莱子，楚人，耕蒙山之阳。以藿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方朔别传》曰：朔书与公孙弘借马，曰：“朔当从甘泉，愿侥吴厩之後乘。木槿夕死而朝生者，士亦不必长贫也。”
《李别传》曰：公居贫而不好治产，有稻田三十亩，第宅一区。至京学问，常以赁书自给，为人沉深弘雅，有大度。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家贫，初欲游学，无资，就姊夫贷五千钱。乃远至成皋从师受业，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盖幅自障出入，入则护前，出则掩後。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年十一丧父，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有其父兄，一则愿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亦哀原之言，而为泣曰：“欲书可书耳！”
《桓阶别传》曰：阶贫俭，文帝尝幸其第，见诸子无，文帝搏手笑曰：“长者子无！”乃抱与同乘。是日拜二子为郎，使黄门赍衣三十囊，赐曰：“卿儿能趋可以矣。”
《文士传》曰：刘梁，字曼山，一名岑，汉宗室子孙。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梁贫，恒卖书以供衣食。
《汝南先贤行状》曰：胡定，字玄安，颍川人。至行绝人，在丧，雉兔游其庭，雪覆其室，县令遣户曹扌彖排雪问定。定已绝，妻子皆卧在床。令遣以乾糗就遗之，定乃受半。
《三辅决录》曰：第五颉，字子陵，伦小子。以清正为郡功曹，至州从事。公府辟举高第：侍御史、南顿令，皆称病免。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寄止灵台中，或十日不炊。
又曰：孙晨，字允公。家贫不仕，居杜城中，织箕为业。明诗书，为郡功曹。冬月无被，有一束刍，暮卧中，旦烧之。
《华阳国志》曰：朱良，字口卿，什仿人。少受学於蜀郡张宁，食豆屑饮水以讽诵。同业怜其贫，给米肉，不受。家贫恒以步行，为郡功曹。
《世说》曰：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杨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林，岂暇择木？”遂作ガ县。
《俗说》曰：谢仆射太常诣吴领军，坐久，吴留ガ作食，日已中，方使婢卖狗供客。比得食，无气力可语。
又曰：刘真长，少时居丹徒，家至贫，织芒履以养母。
《说苑》曰：子思居於卫，袍无里，二旬九食。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至成都，文君贫，愁惫，以所服裘就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杨昌贳酒，遂相与谋，还於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涤器，以耻王孙。
《墨子》曰：天下有义则富，无义则贫。
《列子》曰：管仲之相齐，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从，道行国霸。其後田氏相齐，君盈则己降，君敛则己施。民皆归之，因有齐国。若实名贫，伪名富也。
又曰：齐有贫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众莫之与。遂田氏之厩，从马竖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戏之曰：“从马竖而食，不以辱乎？”乞儿曰：“天下之辱莫过於乞。乞犹不辱，岂辱马竖哉！”
又曰：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谋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往，施及州闾。”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逾垣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罪，没其先君之财。问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嘻！若夫为盗之道，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利。口雨之润。吾陆盗禽兽，水盗龟鳖，亡非盗也。夫金玉珍宝，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
又曰：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
《庄子》曰：原宪处鲁，居环堵之室，蓬户不完，桑木为枢，而瓮牖，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先生何病也？”原宪应之曰：“宪闻，无财之谓贫，学道不能行之谓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退，有愧色。
又曰：孔子谓颜渊曰：“家贫居卑，胡不仕乎？”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五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於夫子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色曰：“美哉！”
又曰：庄周家贫，故往贷粟於监何侯，曰：“我将得邑，贷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顾视车辙有鲋鱼焉。问之曰：子何为者耶？对曰：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将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鱼之肆。”
又曰：曾子居卫，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
又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渊得千金珠。谓其子：“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之领下。汝得之必遭其睡，若龙寤，子尚奚珠之有哉？”
《吕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为宝，宝愈多而民愈贫，失其所宝也。
《荀卿子》曰：仁义礼善於人，譬若货财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贫，至无有者穷也。
又曰：子夏贫，衣若悬丝，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骄我者，吾不为臣；丈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也。”
《抱朴子》曰：洪禀，体羸，兼之多疾。贫无车马，不堪徒行，荆棘丛於庭宇，蒿莠塞乎阶ニ，披榛出门，排草入室。
《淮南子》曰：贫人夏则披褐带索，含菽饮水，以支暑热；冬则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炀灶口焉。（为裘如铠甲之札，言其破坏也。炀，炙也，向灶口之自温。炀读高尚之尚也。）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然贫富之相去也，犹人君之与仆虏，不足以喻之。（喻，犹方也。）
又曰：人有盗而富者未必富，盗有廉而贫者未必廉也。
《苻子》曰：楚之交子，鲁之周子，齐之狂子，三子和与居乎太山之阳，处乎环堵之室，茦门不扇，盖茨不翦而弦歌不辍。
《冠子》曰：家富疏族聚，居贫兄弟离。
汉口扬雄《逐贫赋》曰：扬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弊，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好为庸卒，刑戮如是，匪惟幼稚，嬉戏土沙。居非近邻，接屋连家。恩轻毛羽，义薄轻罗，进不由人，退不受呵。久为滞客，其意谓何？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宴，为乐不。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沾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宦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舍尔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岗。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复久留。贫曰惟惟，主人见逐。多言益蚩，心有所怀。愿得尽辞；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尧，誓为典则。土阶茅茨，匪雕匪饰。爰及季世，纵其昏式。饕餮食群，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骄。瑶台琼室，华屋嵩高。流酒为池，积肉为崤。是用鹄逝，不践其朝。三省吾身，谓予无愆。处君之家，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习焉。寒暑不忒，等寿神仙。桀跖不顾，贪类不干。人皆重蔽，子独露居。人皆怵惕，子独无虞。言辞既罄，色厉目张。摄齐而兴，降阶下堂。誓将去女，彼首阳。孤竹之子，与我连行。余乃避席，辞谢不直。请不贰过，闻义则服。长与尔居，终无厌极。贫遂不去，与我游息。
卷四百八十六　人事部一百二十七
穷
《说文》曰：穷，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诗外传》曰：田子方出，见老马於道，曰：“何马也？”御曰：“公家畜，罢而不为用，故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

《论语》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家语》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焉，路出乎陈蔡，大夫相与谋曰：“孔子贤圣，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於楚，则陈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无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皆病。

《史记》曰：范雎说秦昭王曰：“伍子胥托载而出昭关，夜行而昼伏，至於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匍匐拜，稽首肉袒，鼓腹吹箫，乞於吴市，卒举吴国，阖庐为伯。使臣得进谋如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

又曰：管仲曰：“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

《汉书口苏武传》曰：单于弟於干王弋射海上。武能结网缴，檠弓弩，於干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馀，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穹庐，旃庐也。）王死後，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武复大穷。

《汉献帝春秋》曰：王朗降孙策。孙策令使者诘朗曰：“问逆贼王朗，朗受国恩，当云何报德？”朗对曰：“身轻罪重，死有馀辜。申尸就羁，蹴足入绊，叱咤听声，东西惟命。”

《魏氏春秋》曰：初，宣王使何晏治曹爽等狱。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魏末传》曰：曹爽兄弟归家。敕洛阳县发民八百人使尉部围爽第，四角作高楼，令人在上望视爽兄弟举动。爽计穷愁闷，持弹到後园中，楼上人便唱：“故大将军东行。”爽还厅事上。

《蜀志》曰：先主伐吴，先主败，引退，道隔，黄权不得还，降魏。魏文帝谓权曰：“君舍逆归顺，欲追踪陈、韩耶？”权对曰：“臣过受刘氏厚遇，降吴不可，还蜀无路，是以归命。败军之将，免死为幸，何古人之可慕。”文帝善之。

《蜀志》曰：许靖为许邵排摈，不得齿叙，以马磨自给。

王隐《晋书》曰：上攻张方，决千金堰，水碓不作，发王公家奴婢手舂给兵。男子自十三以上皆从役。於是公私穷，米石万钱。

《晋中兴书》曰：桓玄闻义军起，斩其二将。志虑窘塞，日与臧道士推算数厌胜之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陈仲，字子终，齐人。楚，居於陵，自谓於陵子仲。穷不苟求，非义之食不食。

《吴越春秋》曰：越伐吴，吴王率其贤良投於胥山。越兵大至，围吴三重。大夫文种相拜，范蠡左手提鼓，右手操桴而鼓之。於是吴王书其弓矢而射种、蠡之军，其辞曰：“臣闻狡兔已死良犬烹，敌国已灭谋臣亡。今吴已病也，子大夫何不虞之！”

《墨子》曰：孔子穷陈、蔡之间，藜羹不糁，子路烹豚，孔丘不问肉所从来而食之也。

《荀卿子》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

又曰：孔子楚，游陈、蔡之间，七日不食。子路曰：“由闻善者天报之福，不善者天报之祸，今夫子积德义，奚居之隐？”孔子曰：“由！芳兰生於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同也，居不隐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广。”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於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乎江湖。

又曰：孔子穷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回择菜，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载逐於鲁，削迹於卫，伐树於宋，穷於陈、蔡。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应，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今丘也抱仁义之道以遭世之暴，其何穷之为也！”

《尸子》曰：汤复於汤丘，文王幽於里，武王羁於王门，越王栖於会稽，秦缪公败於ゾ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韩子》曰：鲁人身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於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履为人履之也，而越人乘舟；缟为人冠之也，而越人被。欲无穷，可得乎？”

《燕丹子》曰：樊将军以穷归我，而丹卖之，心不忍也。

《淮南子》曰：今夫穷鄙之社（穷巷之小社也。）也，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锺，乃始知其缶之足羞矣。

《新序》曰：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於是为商歌，宿於郭门之外，击牛角而歌。桓公闻之，曰：“异哉之歌，非常人也！”

《杂道书》曰：地肺之山，其下生草，名曰：“救穷，如竹，冬夏不枯。取而食之，可绝不食，令人长生；服之三十日，行及走马。

赵壹《穷鸟赋》曰：有一穷鸟，戢翼原野。罩网加上，机阱在下。前见苍隼，後逼驱者。缴弹张右，羿弓彀左。飞丸激矢，交集於我。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内独怖急，乍冰乍火。

《琴操》曰：孔子使颜渊执辔，到匡郭外。孔子既似阳虎，以为今复来至，乃相率围孔子，数日不解，弟子皆有饥色。於是孔子仰天叹曰：“君子固亦穷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路闻孔子之言悲感，勃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顾谓二三子曰：“使吾有此厄也。”

司马彪《与山巨源书》曰：根拔失据，托命此别。告求矜愍，许见赈恤。穷人易感，悲喜兼怀。承命之後，情过挟纩。

孔舒玄《在穷记》曰：遣信与义阳太守孙仲开相闻，告其困乏，得绢二匹，坏车一乘。卖，得绢三匹；以籴，得米一石，橡三斛。食口三十五人，百日之中以此自活人皆鹤节，无复血色。

冻

《左传口襄十八年》曰：楚师伐郑，涉於鱼齿之下，（鱼齿山之下有水，故言涉也。）甚雨，楚师多冻，役徒几尽。

《汉书》曰：韩王信降匈奴，上自将击之，连战，乘胜北至楼烦，会寒大雨，士卒饥冻。

又曰：王莽。天凤四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五色石铜合治为威斗也。）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令司命负之，莽出则在前，入则御旁。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

《三辅决录》曰：鲍恢父为县吏，有罪，令欲杀之。恢年十三，常伏门外冻地，昼夜号泣，令感而赦之。

《晋玄嘉起居注》曰：徐州刺史王仲德上言：下坯僮令殷道益，十一月冒寒出郡，履涉冰雪，主簿王黑等三人脚悉冻断。

《晏子春秋》曰：景公出游於塞途，睹死瘠者，默然不问。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出游，睹饥者与食，病者与财。今君游塞途，饥寒冻馁，死瘠相望，而君不问。失君道矣！”公於是敛死瘠，发粟赈贫，三月不出游。

《吕氏春秋》曰：戈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後门，与弟子宿於郭外，寒愈甚，谓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我与子衣，子活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不足爱也。子与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人，恶能与国士衣哉？”戈夷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琴操》曰：曾子幼少，慈仁质孝，耕於太山之下，遭天霖泽雨雪。寒，旬月不得归，乃作《忧思》之歌。

饿

《礼记口檀弓》曰：齐大饥，黔敖为食於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屨，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之，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致於斯也！”（嗟来食，虽悯而呼之，非敬辞也。）从而谢焉，终不食而死。

《左传口宣上》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桑，（田，猎也。翳桑，桑之多阴翳者也。）见灵辄饿，问其病。（灵辄，晋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辄为公介，（灵辄为公甲士。）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其何故，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

《论语□季氏》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史记》曰：赵主父游沙丘，公子章作乱。李兑起兵，败之，章往走主父，兑因围主父宫。令宫人“後出者夷”。主父不得出，探雀っ而食之，三月遂饿死沙丘宫。

又曰：上使善相人相邓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谓贫！”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景帝立，有告邓通盗出崮吴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案，尽没入，一簪不得着身，遂饿死。

又曰：条侯周亚夫为河内守，时许负相之，曰：“後三岁而侯，侯八岁为将相，持国柄，贵矣，於人臣无两。其後九岁而君饿死。”负指其口：“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三岁，其兄绛侯有罪，文帝择绛侯子贤者，皆推亚夫，乃封亚夫为条侯。卒饿死。

又曰：赵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太后怒，召赵王置邸、弗与食。赵王饿，遂幽死。

《战国策》曰：楚伐中山，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随其後，曰：“臣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臣父。臣父曰：中山有事，女必死之！故来死君也。”

《汉书》曰：朱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食之。

又曰：苏武，字子卿，杜陵人。使匈奴，匈奴必欲降之，乃出置大窖中，绝不与饮食。天雨雪，武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之处，使牧羝羊。粟食不至，掘野鼠草实而食之。

又曰：玄帝即位，天下大水，关东郡十一尤甚。二年，齐地饥，石三十馀万，民多饥死，琅琊郡人相食。

又曰：王莽末，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虚中无行人。宗庙园林皆发掘，惟霸陵完。

《东观汉记》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饥饿。群盗入野泽，掘凫茨食之。

又曰：建武九年正月，隗嚣饿，出城餐糗，腹胀死。

又曰：朱勃上书理马援曰：“八年，车驾讨隗嚣，惟独狄道为国坚守。然民饥馑，啖弩煮履。寄命漏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上问第五伦曰：“闻卿为吏挝妻父，不过从兄饭，宁有之也？”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臣生遭饥扰攘，米石万钱，不敢妄过人饭。”
又曰：王郎起兵，上自蓟东南驰，晨夜草舍，至饶阳芜蒌亭。时天寒冽，众皆饥疲，冯异上豆粥。明旦，上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
又曰：邓禹与赤眉战，赤眉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赤眉引还击之，军溃乱。时百姓饥，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
又曰：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数月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
谢承《後汉书》曰：天下乱，人相食。赵孝弟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
袁山松《後汉书》曰：赤眉入长安掖庭中，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闭殿门不出，掘庭中芦菔根，捕池中鱼食之，死因埋宫中。有故祠甘泉乐人，尚共击鼓歌舞，衣服鲜明，见盆子叩头言饥。盆子使中黄门廪之粟数升。後盆子去，皆饿死。
范晔《後汉书》曰：邓禹威稍损，又乏食，归附者离散。而赤眉後还入长安，禹与战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菜。
《汉献帝传》曰：车驾至洛阳。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或饿死墙壁间。
《吴志》曰：袁术在寿春，石百馀万，载金钱之市求籴，市无米而弃钱去。百姓饥寒，以桑椹、蝗虫为乾饭。
王隐《晋书》曰：永嘉五年，洛中大饥。五月，挚虞饿死。
又曰：刘琨与王丞相笺曰：“不得进军者实困无食，残民鸟散，拥徒跣，木弓一张，荆矢十发，编草盛粮，不盈二日，夏即桑椹，冬则营豆。视此哀叹，使人气索，恐吴孙、韩白犹或难之，况以琨怯弱凡才，而当率此以殄强寇。”
《晋中兴书》曰：王尼，字季孙。洛阳覆没，避乱江夏。王澄时为荆州刺史，见之欣喜，厚供给之。尼早丧妇，止有一息，不用居宅，惟畜露车牛一乘，每行辄使儿御，暮则宿车上，无定处。澄卒，荆州饿荒，尼杀牛坏车煮之，遂父子馁死。
《晏子春秋》曰：越石父冻饿，为人臣仆三年矣。晏子解左骖赎之。
《文子》曰：神农之法：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饿者。
《孟子》曰：陈仲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无闻，见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後耳目有闻见。
《韩子》曰：秦大饿，应侯谓王曰：“吾苑之草蔬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王曰：“今发吾苑以活民，是使有功与无功争取也。人生而乱，不如死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
贾谊《新书》曰：虢君骄恣，晋伐之，出走，逃於山中，遂饿死，为禽兽食之。
《风俗通》曰：俗说大饿不在一车饭，谓正得一车饭不复活也。
《苻子》曰：惠子家穷，饿数日不举火，乃见梁王。王曰：“夏麦方熟，请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来，遇群川之水长，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应曰：‘吾不善游，方将为子告急於东越之王，简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则活矣。子方告急於东越之王，简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渊之下、鱼龙之腹矣。’”
《世说》曰：郗公遭永嘉丧乱，穷馁，乡人共食之。公常携兄子外甥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穷馁，以君之贤，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独往食，讫辄含饭着颊，还，吐与二小儿。後并得存。
《幽明录》曰：乐安县故市经荒乱，人民饿死，枯体填地。每至天阴将雨，辄闻吟啸呻叹，声聒於耳。
《古艳歌》曰：行不随道，经历山陂，马啖柏叶，人啖柏脂，不可当饱，聊可过饥。
《傅玄诗》曰：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一餐重丘山，哀之以终老。君无半粒储，形影不相保。
卷四百八十七　人事部一百二十八
哭
《礼记》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曰：伯高死於卫，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於野则已疏，於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遂命子贡为之主，曰：“为尔哭也，来者拜之。”
又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也，朋友丧明则哭之。”
又曰：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又曰：孔子恶野哭者。（谓其变众。）
又曰：穆伯之丧，敬姜昼哭；文伯之丧，昼夜哭。孔子曰：“知礼矣。”（丧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丧，敬姜据其床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将以为贤人也。吾未尝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斯子也，必多旷於礼矣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一似重有忧者。”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於虎！”

又曰：阳门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晋人之覘宋者，反报於晋侯曰：“阳门之介夫死，子罕哭之哀，而民说，殆未可伐也。”孔子闻之曰：“善哉，覘国者乎！”

又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陈根也，谓期年。）

又曰：曾申问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曾子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言其若小儿亡母啼号，安得常声乎。）

又曰：斩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齐哀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仜哀；小功、缌麻，哀容可也。

《左传》曰：卫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走出，前驱射而杀之。公知其无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

又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又曰：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哭，且曰：“吾已，无为为善矣，惟夫子知我。”

又曰：昭二十一年七月，日蚀，大夫叔辄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辄将死矣，非所哭也。”八月，叔辄卒。

又曰：申包胥如秦乞师，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

《论语》曰：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家语》曰：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声，敬姜戒之曰：“吾闻好外者士死之，好内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恶其以好内闻也。”

《史记》曰：高祖夜经泽中，前有大蛇当径，拔剑斩蛇。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以妪为不诚，欲以苦之，因忽不见。

又曰：郑相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孔子与子产如兄弟，及闻死，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汉书》曰：何并，字子廉。为颍川太守，代陵阳严诩。官属祖道，诩据地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吾哀颍川士，我以柔弱徵，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吊耳。”并至，果大杀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忧，不知所出。崔发言：“《周礼》及《春秋左氏》，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故《易》称先号兆而後笑，宜呼嗟告天。”莽自知败，及率群臣至南郊，陈苻命本末，仰天抚心大哭。诸生小民会旦夕哭，为设飧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馀人。
谢承《後汉书》曰：许庆，字子伯。家贫，为郡督邮，乘牛车，乡里号曰“轺车督邮”。庆尝与友人谈论汉无统嗣，幸臣专势，世俗衰薄，贤者放退，慨然据地悲哭。时称“许子伯哭世”。
华峤《後汉书》曰：赵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见。一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与托名，日往其门寻陟，自强通陟，卧未起，一径上堂，临之，曰：“窃伏西州，抱高风旧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举声哭，堂下大惊。陟延与语，大奇之。明往诣一，柴车草屏，露宿其傍，左右皆惊愕。
《东观汉记》曰：逢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携家属於辽东，乃首戴盆盎，哭于市，言曰：“新乎新乎！”遂潜藏。
《汉名臣奏》曰：汉得阴山，匈奴长老过之，未尝不哭。
《魏志》曰：太祖击黄巾，济北相鲍信斗死，购求信丧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状，祭而哭焉。
又曰：初，苏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愤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尝从容曰：“吾应天受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鬓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乃止。
《吴志》曰：孙策薨，以事授权，权哭未及息，策长史张昭谓权曰：“孝廉，此宁哭时耶？”乃改易权服，扶令上马。
《晋书》曰：顾荣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灵座。吴郡张翰哭之恸，既而上床鼓琴数曲，抚琴而叹曰：“顾彦先复能赏此不？”因又恸哭，不吊丧主而去。
又曰：顾恺之，桓温引为大司马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後，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答曰：“声如振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又曰：阮籍居丧骨立，几致灭性。裴楷往吊之，籍散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哭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
又曰：秦秀性忌谗佞，疾之如雠。素轻鄙贾充，及伐吴之役，闻其为大都督，谓所亲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国大任，吾将哭以送师。”或止秀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蹇叔知秦军必败，故哭送其子耳。今吴君无道，国有自亡之形，郡卒践境，将不战而溃。子之哭也，既为不知，乃有不救之罪。於是乃止。”
又曰：魏舒子混，字延广，清慧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为舒悲。舒每哀恸，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乎？”遂不复哭。
又曰：王敦起，郭璞为记室参军。是时，颍川陈述为大将军椽，有美名，为郭所重。未几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几，而敦作难。
又曰：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
又曰：卫卒，谢琨哭之恸，曰：“栋梁折，不觉哀也。”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吻贾后所害，诏立臧为太孙、赵王行太傅。赵王与太孙俱之东宫，车服侍从皆愍怀之旧也，到铜驼街，宫人哭，侍从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又曰：阮籍邻家处女有才色，女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而哭之，尽哀而去。
《晋书□安帝纪》曰：广州刺史吴隐之，字处默。少有孝行，遭母忧，哀毁过礼。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之母，扬州刺史殷浩之妹，聪明妇人也。隐之每哭，康母辄辍事流涕，悲不自胜。既而语康伯曰：“汝後若居铨衡，当用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追隐之。
《晋中兴书》曰：征北大将军褚裒遣督护王堪迎流民，军次岱陂，为石遵所破，死伤过半。裒还京，闻哭声甚众，问：“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耻恨，发疾而薨。
沈约《宋书》曰：刘慎，字德愿，为秦郡太守。德愿为性粗率，世祖所狎侮。上宠姬殷氏葬毕，至墓，谓德愿曰：“卿哭贵妃若悲者，当加厚赏。”德愿应声便号恸，抚膺擗踊，涕泗交横。上甚悦，以为豫州刺史。上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呜咽。他日有问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泪？”志时新丧爱姬，答曰：“我尔日哭亡妾耳。”
崔鸿《前燕录》曰：高商，渤海人也。刚毅严重，好学有事，为范阳太守。闻兄开战没，悲哭呕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慕容俊召见，商泣，谓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笃，未有如商者也。”拜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为之。”俊愍而授辽西。
《陈书》曰：张昭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锦帛，不食盐、醋，日惟食一升麦屑粥而已。每一感恸，必致呕血。邻里闻其哭声，皆为之涕泣。
《隋书》曰：周罗进授大将军。其年冬，帝幸雒阳。陈主卒，罗请一临哭，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之。送至墓所，葬还释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论称其有礼。
《唐书》曰：有郑人唐衢者，应进士，久而不第。能为歌诗，意多感发。见人文章有所伤叹者，读讫必哭，涕泗不能已。每与人言论，既相别，发声一号，音词哀切，闻之者莫不凄然泣下。尝客游太原，属戎帅军宴，衢得预会。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乐，为之罢会，故世称唐衢善哭。其为名流称重如此。终不登一命而卒。
又曰：李光弼兼范阳长史、河北节度使，拔赵郡。自禄山反，常山为战场，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尸而哭之。
又曰：韦昭度知政事，与李奚并命。时宰相崔昭纬专政，恶李奚之为人，降制之日，令知制诰刘崇鲁哭麻以沮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临淄，闻晏子卒，公乘而驱之，自以为迟，下车而趋，知不若车之速，又乘。比至国，四下而趋。行哭至，伏尸号曰：“今天降祸齐国，不加寡人，加於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谁告？”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
《列子》曰：李梁之死，杨朱望其门而不哭。（尽生性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随梧之死，杨朱抚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又曰：将阴梦火，将病梦食，饮酒者忧，歌舞者哭。
又曰：韩娥东之齐，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对。
《孟子》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韩子》曰：子产晨出，闻妇人哭，抚其御手而听之。有间，使执而问焉，则手杀其夫者。异日，御问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於其所亲爱也，始疾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奸也。”
《淮南子》曰：故哭之发於口，涕之出於鼻，此皆愤於中而形於外也。
又曰：杨子见衢而哭之，为其可以南，可以北。
《韩诗外传》曰：孔子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之，前有贤者。”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镰，哭於道旁。孔子避车而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悲也？”皋曰：“吾失之三：少而好学，周流诸侯，以後吾亲，失之一也；高吾志，简吾事，不事庸君，失之二也；少择交游，寡於亲友，老而无托，失之三也。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
又曰：孔子出游少原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簪，吾是以哀。”弟子曰：“刈蓍薪而亡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悲伤亡簪也，哀其亡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谊《新书》曰：邹穆公死，邹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吟三月。四境之邻於邹者，士民向方道而哭，沽家不售其酒，屠者罢刑而归，遨童不讴歌，舂者不相杵。

《博物志》曰：文王以周公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一妇人甚美，当道哭曰：“我东太山女，嫁为西海妇，而灌坛令当路，有道德，吾不敢以风雨过。”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乃就夫尸於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车频《秦书》曰：苻登率万人直到姚苌营下，同声向哭，哀号动地。苌心恶之，与其众议，亦哭相应。

《说苑》曰：孔子晨立堂前，闻哭者声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颜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独哭死，哭生离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回曰：“以九山之鸟知之。”孔子使人问之，曰：“今者父死，家贫，卖子以葬。”

又曰：季康子谓子游曰：“仁人者，爱人乎？”曰：“然。人亦爱之乎？”曰：“然。”康子曰：“子产死，郑人丈夫舍佩，妇人舍珠珥，夫妇巷哭之，三月不闻竽瑟。”

又曰：鲍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士为知己者死，而况为之哀乎？”

刘向《说苑》曰：晋文公入国，至于河。令弃笾豆茵席；颜色犁黑、手足胼胝者在後。舅犯闻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将返国，夫子不喜而哭何？”对曰：“笾豆茵席，所资者也，而弃之；颜色犁黑，手足胼胝，所以执劳苦者也，而皆後之。不胜其哀，故哭也。”文公曰：“祸福利害，有不与舅氏共之者，有如河水。”

《魏文典论》曰：上洛都尉王琰，获高以封侯，其妻哭於内，为琰富贵更取妾故也。

《语林》曰：王武子葬，夕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为垂涕。哭毕，向灵座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君作驴鸣。”既作声似真，宾客大笑，孙闻笑，顾谓曰：“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宾客莫不皆怒，须臾之间，或悲或笑或怒。古诗曰：“啼呼哭泣，如吹胡笳。”

卷四百八十八　人事部一百二十九

泣

《说文》曰：泣，无声出涕也。

《易》曰：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瞻望弗及，伫立以泣。
又曰：不见复关，泣涕涟涟。
《礼记》曰：高子羔执亲之丧，泣血三年，未尝见齿，君子以为难。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则哀矣，而难为继也。”
《左传》曰：楚令尹子玄欲蛊文夫人，为馆於其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置馆於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又曰：叔孙聘於宋。宋公与之宴，饮酒，乐。宋公使昭子右坐，相泣。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而乐哀，皆丧心也。何以能久？”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地怒，使其徒夺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
《国语》曰：叔向见司马侯之子，抚之而泣曰：“自其父死也。吾蔑与比而事君。昔者其父始之，我终之；我始之，夫子终之。”
《史记》曰：荆轲与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渐离击筑，轲和而歌之於市中，相乐，已而相泣，傍若无人。
又曰：戚姬爱幸，生赵王如意，尝从高祖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如意为太子。
又曰：窦皇后兄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年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之长安，闻皇后新立，广国上书自陈。后言之文帝，召见，具言其故。於是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
又曰：汉高帝欲自击陈，蒯成侯周纟 泣曰：“始灭秦，定天下，未尝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
《汉书》曰：上朝东宫，赵谈参乘，袁盎伏车前曰：“闻天子所共六尺舆，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之馀载。”於是上遣下，谈泣下车。
又曰：李陵与苏武别，置酒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漠，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颓。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诀。
又曰：高祖破黥布，军还过沛，置酒沛宫。酒酣，上慷慨伤怀，泣下数行。
《东观汉记》曰：更始害齐武王，光武饮食语笑如平常，独居辄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处。
又曰：来歙与盖延攻公孙述将王玄，破之。蜀人大惧，使刺歙，歙未死，驰告盖延。延见歙，伏悲不能仰视。歙叱曰：“故呼卿，欲属以军事，而反效儿女子涕泣乎！”延收泪强起，受所诫。歙自书表，投笔抽刃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章帝东巡狩，祠泰山，还，幸东平王宫，涕泣沾襟。
《楚汉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坐而见之，诸将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已，是伤生也。臣窃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吴志》曰：孟宗为骠骑，朱据军吏将母在营，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谢母，母曰：“但当自勉之，何足泣也。”
《晋书》曰：羊祜卒，南州人罢市，哭声相接。吴守边将士，亦为之泣。
《隋书》曰：李穆从太祖击齐师於邙山，太祖临阵堕马，穆突围而进，以马策击太祖而詈之，授以从骑，溃围俱出。贼见其轻侮，谓太祖非贵人，遂缓之，以故免。既而与穆相对泣，顾谓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筹算，胆力过人。初以父贤勋，封回乐县侯。时年尚小，拜爵之日，亲族相贺，崇独泣。贤怪而问之，对曰：“无勋於国，而幼少封侯，当报主恩，不得终於孝养，是以悲耳。”贤由此大奇之。
《孔丛子》曰：费子阳谓子思曰：“吾念周室将灭，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忧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忧河水之浊而以泣清之也，其为无益莫大焉。”
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
《尸子》曰：曾子每读《丧礼》，泣沾襟。
《吕氏春秋》曰：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於岸门，（岸门，邑名。）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释天下若释ε，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曰：“今君听谗人之言，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国从此削乎？”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入秦。
《说苑》曰：圣人於天下也，譬犹一堂之上，今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
又曰：禹出见辜人问而泣之，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吾为君，百姓皆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又曰：蔡威公闭门而哭，三日泣尽，继以血。其邻窥墙问曰：“何故哭悲？”答曰：“吾国且亡。吾闻：病之将死，不可为良医；国之将亡，不可为计谋。吾数谏吾君不用，是知将亡。”
《续晋阳秋》曰：司马文王问刘禅曰：“颇思蜀不？”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郤正见禅，曰：“若王后问，宜泣有以答。”会王复问，禅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望，无日不思。”因闭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语耶？”禅惊视曰：“如尊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南先贤传》曰：蔡顺母畏雷，後卒，每有雷震，顺辄环冢泣曰：“顺在此。”
王充《论衡》曰：昔周人有仕不遇，年老白首涕泣於途者，人或问：“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
又曰：苏秦、张仪学从横之术於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说我泣出，则能分人主之地矣。”秦说鬼谷先生，泣沾襟。
刘向《新序》曰：周舍事赵简子。居无几，舍死，简子与诸大夫饮酒酣，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众人之惟惟，不如周舍之谔谔。自舍死，未尝闻吾过也，吾国几亡乎！是以垂泣也。”
《文士传》曰：张叔序，字彦真，遇党锢去官。道逢其友人，相与语天下云：“嫉害忠良，岂但道之不行，恐将不免。”二人相向而泣。有老人过，嗟曰：“二大夫何泣之悲哉！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罗网高悬，忧在机後，泣将何及？”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
梁□较型《泣赋》曰：秋日之光，流子以伤。露离披而杀草，风清冷而绕堂。虑尺折而寸断，魂一逝而九伤。欷潺兮沫袖，泣呜咽兮染裳。寻夫景君齐山，荆公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视！
後汉张奂《与张公超书》曰：下笔怆恨，泣先言流。
悲
《毛诗》曰：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
《家语》曰：闵子三年之丧毕，见孔子，孔子与之琴，抚弦切切而悲。
《史记》曰：项王军垓下，兵少食尽，汉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已尽得楚矣。”乃悲歌慷慨。
范晔《後汉书》曰：明帝尝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忻对。既寤，悲不能寐，明旦遂率百官上陵。帝徒步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恸悲泣，右皆泣，莫能仰视也。
《吴录》曰：张武父业为郡门下掾，还家，遇贼斗死。武时幼，不识父，每至节日，辄持父遗剑到亡处设祭，悲动路人。
《吴志》曰：顾雍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卒。初疾微时，权令医赵泉视之，拜其少子济为骑都尉。雍闻，悲曰：“泉善别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自见济拜也。”
《晋书》曰：羊祜乐山水，每因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岁後有知。魂魄犹应登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望必与此山俱傅。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

《庄子》曰：宋桓侯筑苏宫，使蔡讴。（为土唱也。）观者数百倍，去之无有悲色。君乃赏蔡。

《吕氏春秋》曰：周有申喜，亡其母，闻乞人歌於门下而悲之，动於颜色，谓门者内乞人歌者，自见而问焉。与之语，是其母也。

《淮南子》曰：木叶落而长年悲。

《列女传》曰：鲁七室邑之女者，（一邑七宫也。）过时未人。当穆公之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傍人闻之，心莫不为之惨惨者。邻人妇谓曰：“何啸之悲，欲嫁乎？吾为子求偶。”七室女曰：“岂为嫁人故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

《秦州记》曰：陇西郡东一百六十里得陇山，山东人西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

《楚辞》曰：悲者秋之为气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汉口李陵《与苏武书》曰：胡地玄冰，边士惨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晨坐听之，不觉泪下。嗟乎子卿，陵独何心，能不悲哉！

梁庾信《哀江南赋》序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

啼

《尔雅》曰：猩猩小而好啼。（郭璞云：声似小儿啼。）

《左传》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

《汉书》曰：王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宫人妇人啼呼曰：“当奈何！”

《东观汉记》曰：刘盆子，字季。年十五，被徒跣，卒见众拜，恐怖啼泣。

又曰：乐恢，字伯奇，父亲为县吏，有罪，令欲杀之。恢年十一，常伏寺东门外冻地，昼夜啼泣，令乃出亲。

《魏略》曰：张辽为孙权所围，辽溃围出，复入权众破走，由是威震江东。儿啼不肯止者，其父母以辽恐之。

《晋书》曰：桓温，字玄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

《蔡琰别传》曰：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舍之而归，作诗云：“家既迎兮当归宁，儿呼母兮啼失声，我掩耳兮不忍听。”

《风俗通》曰：桓帝玄嘉中，妇人作啼妆者，薄拭目下作啼处。起梁冀家，天下皆效之。天戒若曰：冀妇女将收啼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董昭为魏武帝重臣，後失势文、明世，入为卫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会，侏儒作董卫尉啼，面言昔太祖时事，举坐大笑。明帝怅然不怡。月中为司徒。

又曰：胡广本姓黄，五月生，父母置诸瓮中，投之于江。胡翁见瓮流下，闻有小儿啼声，往取，因以为子，遂登三司。

涕

《说文》曰：涕，鼻液也。

《易》曰：赍咨涕𠯿，无咎。

《毛诗》曰：眷言顾之，潸焉出涕。

又曰：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礼记》曰：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问门人曰：“尔来何迟？”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

又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说骖而赙之。子贡曰：“无乃以重乎？”夫子曰：“予向者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子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

又曰：将军文子既除丧，而复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𠯿。

《公羊传》曰：西狩获麟，非中国兽。孔子曰：“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也。

《国语》曰：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无洵涕。”

《汉书》曰：李将军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弗知皆为流涕，彼其心诚信於士大夫也。

又曰：扬雄怪屈原不容於世，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

《吴志》曰：聊纬病卒。时年二十九。权闻之。拊床而起，哀不能自止，数日减膳，言及流涕，使张承为作铭诔。

《晋书》曰：桓温自江陵北伐，经金城，见少为琅琊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春秋後语》曰：荆轲将行，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二十馀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为濮上声，士皆流涕。

《说苑》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万世之後，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毁，坟墓既已下，婴儿竖子樵采者踯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尝君尊贵，乃若是乎？”於是孟尝君泫然涕流曰：“令文立若破国亡邑之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别离

《毛诗》曰：出宿于济，饮饯于祢。

又曰：申伯言迈，王饯于。

又曰：挑兮挞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又曰：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曰：送子涉淇，至于顿丘。

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

又曰：出宿于浦，饮饯于祢。

又曰：显父饯之，清酒百壶。

又曰：有女仳离，慨其叹矣。

《礼记》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

《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六卿饯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请赋诗，起亦以知郑志。”子赋《野有蔓草》，子产赋《羔裘》，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兮》。宣子喜曰：“二三子以命贶起，赋不出郑志。二三君子皆数世之主也。”

《家语》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请送子以言：凡当世之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弘大而危其身者，好发人之恶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又曰：孔子在卫，晨兴，颜渊侍，有哭者甚哀。回曰：“此哭非独哀死，又悲生离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恒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离，悲鸣以相送，哀有类於此矣。”

《史记》曰：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时，家累千金，将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外。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

又曰：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击匈奴，丞相刘屈为祖道，送渭桥，与广利别。

又曰：疏广、疏受父子并为皇太子师傅，朝廷以为荣。在位岁久，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称病，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赐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为设祖道，供帐东都门外，（苏林注曰：长安东郭门也。）送者车数百辆，辞诀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又曰隶宗：遣诸王归国。帝特留东平王苍，赐以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至八月饮酎毕，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於是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
又曰：赤眉兵盛，乃拜邓禹前将军持节西征，自选可与俱者。於是凡将六将军，吏二万人。禹辞诀，上自从轻骑数百送至野。邓禹不能定赤眉，乃遣冯异代禹讨之。车驾送至河南，赐以乘舆七尺剑。敕异曰：“诸将非不能健斗，然好虏掠。卿本能御吏，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异顿首受命。
又曰：东平王苍朝京师。月馀，还国。帝临送归宫，凄然怀思，乃诏遣使诣国：“辞别之後，独坐不乐，因就车归，伏轼而吟。诵及《采菽》，以增叹息。”
又曰：第五伦年少诸家，惟令诣郡尹鲜于裒，裒见而异之，署为吏。後裒坐事徵，临去，握伦臂诀曰：“恨相知之晚。”
又曰：申屠蟠为太尉黄琼所辟，不就。及琼卒，归葬江东，四方名豪会帐下六七千人，谈论莫有及蟠者。惟南郡一生与相酬对，既别，执蟠手曰：“君非聘则徵，如是相见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为可与言，何乃相教荣贵之徒耶？”因振手而去。
《魏志》曰：夏侯薨，以曹休为镇南将军，假节，都督诸军事。车驾临送，上乃下舆执手而别。
《吴志》曰：鲁肃代周瑜过吕蒙，酒酣，蒙问肃曰：“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备不虞？”肃应曰：“临时施宜。”蒙因为画五策。肃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至于此也。”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又曰：刘繇亡於豫章，孙策命太史慈往抚安之。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还。”策曰：“子义舍我，尚复与谁？”饯送昌门，把腕别曰：“何时能还？”答曰：“不过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晋中兴书》曰：王澄尝之荆州，送者倾邑。所别处树上有鹊巢，澄便脱衣着犊鼻上树，探鹊っ而弄之，傍若无人。
《晋中兴书》曰：卫兄ロ，时为散骑侍郎，内侍怀帝。以天下将乱，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宝而去也。启喻深至为门户大计，母涕泣从之。临别，谓ロ曰：“在三之义人之所重，今可谓致身命之日，兄其勉之。”乃扶将老母转至豫章，而洛城失守，ロ没焉。
沈约《宋书》曰：王弘，字方平，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伤令，寻以病归。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殷仲文还姑熟，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纟 彖陪从。”谦贵其言。
又曰：张敷音仪详缓，与人别，执手曰：“念相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南安王祯复封南安王，後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帝饯祯于华林都亭，诏左右赋诗，不能者，并可听射，当使武士弯弓，文人下笔。帝送祯下阶，流涕而别。

《续齐谐记》曰：京兆田真三人分财，堂前有紫荆花，叶茂异，共议破为三分，明截之。尔夕，树即枯死，真见之，惊谓弟曰：“花本同株，当分折枯悴，况人兄弟孔怀，而少离异，是不如树也。”兄弟相感更合。

《吴录》曰：朱桓还屯濡须，权祖之。桓奉觞曰：“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权凭几前席，桓进持须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者。”权大笑。

《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伐吴，将与大夫范蠡入臣於吴，群臣皆送浙江，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辞曰：“皇天佑助，先沉後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

《许迈别传》曰：迈好养生，遣妾归家，东游采药於桐庐山。欲断，以山近人，不得专一，移入临安。自以无复返期，乃改名远游，书与妇别。

《管辂别传》曰：诸葛原与辂别，戒以二事，言：“卿性乐酒，虽温克，然不可保，宁当节之；卿相有水镜之才，所见者妙，福如膏火，不可不慎；持节散才，游於口汉之间，不受富贵也。”辂言：“酒不可极，才不可尽，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穆天子传》曰：天子觞西王母瑶池之上，王母谣曰：“白口在天，山川间之。”

《荆州图》曰：襄阳县南陆道六里有林馆，是饯行送归之所。

《水经》曰：寿春县故城东为长濑，津之侧有射堂北亭迎送之所。

《江表传》曰：孙权乘飞口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十馀人共送周瑜，大宴会叙别。昭、肃等皆出，权独与刘备留语，因言次，叹瑜曰：“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李陵别传》曰：陵与苏武书曰：“男儿生不成名，死必葬蛮夷中耳。谁复能屈伸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吏，弄其文墨耶！愿足下勿复望陵。嗟乎！子卿，知复何言！相去万里，人绝路殊，生为别离之人，死为异域之鬼。”

《文士传》曰：张翰到京师时，齐王口擅权。翰谓同郡人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於时，去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後。”荣捉其手，怆然叹曰：“吾亦思汝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遂称疾，径归府。以翰辄去，除吏名。

《世说》曰：杜预屯荆州，顿七星桥，朝士悉祖之。

又曰：阮籍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人或讥之，曰：“礼岂为我辈设耶？”

裴渊《广州记》曰：尉佗筑台以朔望升拜，号为朝台。即冈傍江，构起华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送陆贾，因称朝亭。
《语林》曰：殷公北征，朝士出送之，军容甚盛，仪止可观。陈说经略攻取之宜，众皆谓必能平中原。将别，忽驰逞，才能马，遂堕地，士以是知其必败。又曰：有人诣谢公。别，谢公流涕，人了不悲。既去，左右曰：“向客殊自密□。”谢公曰：“非徒密□，乃自旱雷。”
《吕氏春秋》曰：吴起行，魏武侯自送之西河，而与起辞。武侯曰：“先生将何以治西河？”对曰：“以忠，以信，以仁，以义。”武侯曰：“四者足矣。”
《郭子》曰：周叔治为晋陵，（谟子叔治，光禄大夫、西平贞侯夕弟。）周侯、仲智送之，（周侯名夕，字伯仁。仲知，名嵩，次弟也。）叔治将泣涕不止，仲智恚之曰：“困人及妇人别，惟知啼！”便舍去。周侯独留，与饮酒言语，临别流涕，抚其背曰：“阿自爱。”
《孔丛子》曰：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李节者，与相友善。及将还鲁，诸故人诀。既毕，文、节送行，三宿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握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问：“先生与彼二子善，彼有恋恋之心，而先生厉声高揖，无乃非亲之谓乎！高曰：“始吾谓此二子丈夫耳，乃今知其妇人。人生其有四方之志，岂鹿豕哉，而常群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泣非耶？”高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断，必不足矣。”
又曰：窦皇后弟广国曰：“姊去我西时，与我诀於傅舍中，沐我而去。”
又曰：成帝遣定陶王之国。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诀。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无子，父兄将欲与改娶。妻闻，中夜惊起，倚户悲啸。牧子闻，援琴鼓之，痛恩爱永离，叹别鹤以舒情，故曰《别鹤操》。
《古诗》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期？胡马嘶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李陵赠苏武诗》曰：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歧路间，恨恨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客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仰视浮□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路，各在天一涯。
又曰：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商。
又曰：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土，我独归故乡。
苏武《赠李陵诗》云：黄鹄一远别，千里影徘徊。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有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江淹《别赋》曰：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辞》序曰：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陈道径以讽谏君。
又曰：草木摇落而变衰，忄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
又曰：悲莫悲兮生别离。
卷四百九十　人事部一百三十一
僭
《礼记□杂记》曰：孔子曰：“管仲镂簋而朱，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贤大夫也，而难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丅下。”
又《郊特性》曰：庭燎之有百也，由齐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赵文子始也。诸侯之宫悬，击玉磬，未干设锡，冕而舞《大武》，乘大辂，诸侯之僭礼也。（言此皆天子之礼也。）台门旅树，反坫，绣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礼也。（言此皆诸侯之礼也。）
《论语》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汉书》曰：燕剌王旦招来郡国奸人，赋敛铜铁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郎中侍从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
又曰：韩延寿在东郡，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衣黄纨方领，（晋灼曰：以黄色纨作直领。）驾四马，傅总，建幢，植羽葆，持幢傍毂，歌者先居射堂，望见延寿车，敫兆楚歌。又取官铜物，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钅单，放尚方，治饰车甲三百万已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寿上僭不道，弃市。
又曰：初，成都侯商尝病，欲避暑，从上僭明光宫。又穿长安城引内渭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上闻之大怒，乃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曲阳侯根骄奢僭上，赤墀青锁。司隶、京兆尹皆为以纵不举奏正法，二人顿首省户下。
《梁冀别传》曰：梁冀奢僭，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於冀，乘舆乃其次焉。又广开园囿，采土筑山，十里九，以象二崤，深林邃涧，有若自然，奇禽怪兽，飞走其间。妻共冀乘辇，张羽盖饰以金银，游第内。
《董卓别传》曰：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车，画两轮。时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
骄慢
《左传□成公十七年》曰：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祈，请也。）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爰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於难，范氏之福也。”
《汉书》曰：淮南王长，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孝文帝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宽赦之。三年，入朝，甚横。上入苑猎，与同辇，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上为大兄。文帝赐玉帛，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慢曰：“无劳苦者。”

又曰：上官安迁车骑将军，日以骄淫。受赐殿中，出对宾客，言：“与我婿饮，大乐！”见其服饰，使人归，欲自烧物。子病死，仰而骂天。

王隐《晋书》曰：杨骏渐骄傲。石奋语之曰：“卿恃女，更豪耶！与天家婚，未有不灭门者。”骏曰：“卿女复不在天家耶！”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何能憎损？”

《後魏书》曰：宜都王穆寿与崔浩等辅政，人皆敬浩，寿独凌之。又自恃任位，以为人莫己及。谓其子师曰：“但令吾儿及我，亦足胜人，不须苦之。”遇诸父兄弟有如仆隶，夫妻并坐共食，而令诸父馀。其自矜无礼如此，为时人所鄙笑。

萧子显《齐书》曰：司徒褚渊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阁道坏，坠水，仆射王常牛惊，跣下车谢。超宗拊掌笑戏曰：“落水三公，坠车仆射。”

贾谊《新书》曰：虢君骄恣，伐之不守。出走，逃於山，遂饿死，为禽兽食。

《语林》曰：晋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看。王问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於君者，即剥其面皮。”乃举棋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怠惰

《礼记□玉藻》曰：垂五寸，惰游之士也。

《左传□僖上》曰：天王使召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王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後乎？王赐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继之有？”

又《成下》曰：晋侯使郤来乞师，将事不敬。孟献子曰：“郤氏其亡乎？礼，身之也。敬，身之基也。郤子无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师，将社稷是卫，而惰，弃君命也。不亡何为？”

《蜀志》曰：杨戏性简惰省略，未尝以甘言加人，遇情接物，书苻指事，希有盈纸。

《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

蔡邕《劝学》曰：瞻彼顽薄，执性不固，心游目荡，意与手互。

《嵇康与山涛书》曰：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傅，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少加孤露，母兄见骄。性复疏懒，筋驽内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非大闷痒，不能梳也。每当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志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老》、《庄》，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曰颓，任实之情转笃。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有不堪者七也。

迷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迷，惑也。忘不识也。
《易□坤卦》曰：先迷，後得，君子有攸往。
又《复卦》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国语》曰：仲尼谓桓子曰：“丘闻之，木石怪夔魍魉。”（魍魉，山精，好呼，迷惑人也。）
《史记》曰：汉败楚於垓下，项王乃上马，麾下壮士骑从八百馀人，夜溃围南出，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馀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
《汉书》曰：玄帝为太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宫娱侍太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复乃归。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後宫贵人左右皆诵之。
又曰：李广随大将军击匈奴，语其麾下曰：“广结与匈奴大小七十馀战，今幸从大将军，迷失道，岂非天哉！”遂自刎。
《魏略》曰：夏侯霸闻曹爽被诛，而征西将军夏侯玄又徵，以为祸必将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趋阴平而失道，入穷谷中，粮尽，杀马步行，足破，卧岩石下，使人求道，未知所之。蜀闻之，乃使人迎霸。
《晋中兴徵祥说》曰：海西公即位，忘设豹尾。夫豹尾，仪服之主，大人所以豹变也。而海西公非可，宜忘之。天若曰：海西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终也。
《山海经》曰：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而黑理，（，楮也，皮中作{氏巾}也。）其华四照，名曰迷，佩之不迷。
又曰：历小之山，其山多。是木也，方茎圆叶，黄华而毛，其实如楝，（亦木名，子如指头白而粘，可浣衣，音楝也。）服之不忘
《搜神记》曰：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名“犭段”，一名“马化”，或曰：“亻猿”。伺行道人有後者，辄盗取以去，人不得知。此物能别男女气臭，故取女，而男不知也。取去而共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後，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产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养者，母辄死也。
《广州记》曰：庐山有山桃，大如槟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人时登山采拾，止得於上饱啖，不得持下，持下辄迷不得返。
《述异记》曰：南康南野有东望山，民三人上山，顶有湖清深，又有果林，周四里许。众果毕植，间无杂木，行列整齐，如人功也。甘子正熟，三人共食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饱。讫怀三枚，欲以示外人。回旋迷，不能得路，即闻空中语云：“速放双甘，乃听汝去。”投所怀甘於地，转盼即见归途。

《新序》曰：晋文公出田，逐兽，入大泽，迷不知所出。有渔者，文公谓曰：我。若君也，出我且厚赐。”於是遂出。渔者曰：“臣愿有献。”文公曰：“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等也？”渔者曰：“鸿鹄保河海之中，厌而从之小泽，必有丸之忧；龟鱼保於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罗网之忧。今君逐兽至此，何行之大远也。”文公曰：“善哉！”

《鬻子》曰：文王问曰：“人有大忘乎？”对曰：“大忘知其身之恶而不改也，以贼其身乃丧其躯，有行如此，之谓大忘。”

《列子》曰：禹治水土也，迷而失坠，谬之一国。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岭，顶有口，名“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潨，（山顶之泉曰潨。）臭过兰椒，味过醪醴。其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妄；长幼侪居，不君不民；男女杂游，不媒不娉；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

又曰：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途则忘行，在室则忘坐。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慧，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飨香以为臭，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杨氏告其父曰：“鲁之君子多术艺，汝奚不访焉？”其父之鲁，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证。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莫有觉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倾一乡，一乡之迷不足倾一国，一国之迷不足倾天下。天下尽迷，孰正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尽如汝子，汝则反迷矣。哀乐、声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况鲁之君子迷之邮？”

《庄子》曰：颜渊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坐忘矣。”仲尼然曰：“何谓坐忘？”曰：“隳支体，黜聪明，离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谓坐忘。”

又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具茨山，在荥阳县，今名大隗山。）方明为御，昌宇骖乘，张若、𤣩朋前马，（前马，言二人先道马。）昆阍、滑稽後车。（言二人从後车也。）至於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途。遇牧马小童而问途焉。

《尸子》曰：鲁哀公问孔子曰：“鲁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纣有臣曰：‘王子须务为谄，使其君乐。’须臾之乐而忘终身之忧。”

《韩子》曰：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返，为失惑道。管仲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遂得道。
《楚辞》曰：入溆浦予回兮，迷不知其所如。
刘谧之《迷赋》曰：宠郎居山中，稀行出朝市。来到豫章，因便造人士。东西二城门，赫奕正相似。向风径东征，直去不转耳。
痴
《周书》曰：太公望忽然曰：“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大事不成。”
《左传口成下》曰：晋周子有兄而无惠，不能辩菽麦。
《魏志》曰：许褚，字仲康，长八尺馀，大十围，勇力绝人。褚後事太祖，以褚力如虎而痴，号曰：“痴虎”。
又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蚩，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
《後魏书》曰：太祖谓尚书崔玄伯曰：“蠕蠕之民，昔来号为顽ㄟ。每来抄掠，驾字牛奔遁，驱犍牛随之。字牛不能前，异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於不易，遂为敌所虏。”
《北史》曰：齐皇甫亮所居宅下，标榜卖之。将买者或问其故，亮每答云：“为宅下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是宅终不售，其淳实如此。
《隋书》曰：杨玄感，司徒素之子也。体貌雄伟，美须髯。少时晚成，人多谓之痴，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儿不痴也。”及长，好读书，便骑射。以父军功，位至柱国。
《唐书》曰：窦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
又曰：杂端御史最为雄剧，食坐之南设一横榻，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不得坐。注云：亦谓之痴床。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故谓之“痴床”也。
又曰：李益与李贺齐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谭，时谓“妒痴”。
《风俗通》曰：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不足也。
《郭子》曰：王长史求东阳，（王蒙，字仲祖。）抚军不肯用。（晋太宗简文帝，先为抚军大将军。）王後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长史人言会稽王痴。（会稽王，简文先封也。）
又曰：王汝南少无婚处，自求郝普女。（郝氏，襄城人，父匡，字仲时，一名普，洛阳太守。）司空以为痴，（司空，昶也。）会无往婚对其音乐便许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任育，字长年，少甚有令名，自过江，便失志。下饮，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有怪色，乃自申明云：“问饮为热？为冷？”尝行从棺邸下度，流涕而悲。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语林》曰：王蓝田，少有痴称。丞相以地辟之，既见，无他问。问来时东米几价，蓝田不答，直张目睨王。公曰：“王掾不痴，何以云痴？”

应璩《新诗》曰：汉末桓帝时，郎有马子侯。自谓识音律，请客鸣笙竽。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左右伪称善，亦复自摇头。（马子侯为人颇痴，自谓晓音律，黄门乐人更往嗤诮。子侯不知名《陌上桑》，反言《凤将雏》，辄摇头欣喜，多赐左右钱帛，无复惭也。）

《虞翻书》曰：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虽虾不生鲤子，此子似人欲为求妇，不知所向，君为访之，物怪老痴，誉此儿也。

卷四百九十一　人事部一百三十二

惭愧

《尚书□仲虺之诰》曰：咸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

又《五子之歌》曰：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郁陶，言哀思也。颜厚，色愧。忸怩，心惭也。惭愧於仁人贤士也。）

《左传》曰：吴公子札请观周乐，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色，圣人之难也。”

《家语》曰：孔子卫，颜刻、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渠骖乘，使孔子次，车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子曰：“《诗》云：‘靓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汉书》曰：项羽至乌江，亭长舣船待羽，（应劭曰：舣，止也。孟康曰：舣，音蚁，附船着岸。如淳曰：南方谓整船向岸曰舣。）谓羽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亡以渡。”羽叹曰：“乃天亡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亡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哉？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

又曰：文帝尝病痈，邓通为上嗽吮之。上不乐，从容问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问疾，上使太子痈而难之。已而，闻通尝为上之，太子惭，由是心恨通。

又曰：直不疑，南阳人也。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觉亡金，意不疑，不疑曰：“有之。”买金偿。後告归者至而归金，亡金郎大惭。

又曰：朱买臣，字翁子，会稽人。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刈薪樵。其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无歌讴道中。买臣逾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又曰：建始三年秋，京师民无故相惊，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躏，（韦昭曰：柔践躏轹也。）老弱号呼，长安中大乱。天子亲御前殿，召公卿议。大将军王凤以为太后与上及後宫可御舟船，令吏民上长安城以避水。群臣皆从凤议。左将军王商独曰：“自古无道之国，水犹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无兵革，上下相安，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讹言也，不宜令上城，重惊百姓。”上乃止。有顷，长安中稍定，问之，果讹言。上於是美壮商之固守，数称其议。而凤大惭，自恨失言。
《东观汉记》曰：王郎起，上在蓟，郎移檄购。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耶榆之，霸惭而去。
又曰：汝南薛苞，字孟尝，丧母，以至孝闻。父娶後妻而憎苞，分出，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杖。不得已，庐於舍外，旦入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於里门，晨昏不废。积岁馀，父母惭而还之。
又曰：王丹，字仲固，京兆人也。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厚。丹乃怀缣一匹，陈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惭色。
又曰：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馀，临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债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又曰：魏霸，字乔卿，仕为光禄大夫。霸妻死，长兄更为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儿子备具矣。何空养他家老为？”即自入辞其妻，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视老夫复何中，而遂失计，义不敢屈。”即拜而出。妻惭求去。
又曰：卓茂为丞相史，尝出，道中人有认茂马者。茂问：“亡马几时乎？”曰：“月馀矣。”茂自知畜马数年，解马与之，挽车而去。后日，马主自得其马，惭愧诣府，叩头谢归焉。
又曰：淳于恭，字孟孙，北海人。以谦俭雅让为节。家有山田橡树，有盗取之，恭助为收拾。载之归，乃知其所盗，载橡还之，恭不受。人有盗刈恭禾者，恭见之，念其愧，自伏草中，至去乃起。
谢承《後汉书》曰：梁冀奏诛李固，固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倾覆大事，後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於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惭，皆长叹。
袁山松《後汉书》曰：皇甫嵩，字义真，安定朝那人。善用兵，饮食舍止，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将士，然後乃安。兵曹有受赂者，嵩曰：“公素廉清，必资用乏。”乃出钱赐之，吏羞惭而自杀。由是，众皆乐为致死。

《魏志》曰：曹仁讨关羽於樊，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溢，禁等七军没。禁遂降吴。文帝践祚，权遣禁还。帝引见禁，须皓白，形容憔悴。欲遣使吴，先令谒高陵。帝豫於陵图画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

又曰：陈矫为尚书令。明帝即位，车驾常卒至尚书省门，矫跪问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其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帝惭，回车而返。

《晋书》曰：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志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邻人失犊，乃认冲犊以归，後得犊於冰下，大惭，以犊还冲。

又《王羲之传》曰：时刘琰之为丹阳尹，许询常就琰之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必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

又曰：嵇绍尝诣齐王冏咨事，遇冏燕会，召董艾、葛等共论时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丝竹，公可令操之。”左右进琴，绍推不受。冏曰：“今日为欢，卿何吝此耶！”绍对曰：“公匡复社稷，当轨物作则，垂之於後。绍虚鄙，忝备常伯，腰绂冠冕，鸣玉殿省，岂有操执丝竹，以为伶人之事！若释公服从私宴，所不敢辞也。”冏大惭。

又曰：《庾亮传》：初，亮所乘马有的颅，殷浩以为不利於主，劝亮卖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惭而退。

又曰：《王羲之传》：素与王述不协。先是，王羲之常谓宾友曰：“怀祖正当作尚书耳，投老可得仆射。更求会稽，便自邈然。”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其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谓其诸子曰：“吾不减怀祖，而位遇悬邈，当由汝等不及坦之！”

《晋中兴书》曰：王恭尝宴於司马道子室，尚书令谢石为吴歌，恭曰：“居端右之重，集宰相之座，而放妖俗之音乎！”并有惭色。

又曰：荧惑守南斗经旬，王导谓陶回曰：“南斗，扬州分，为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此谪。”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宜亲忠贞，远邪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之。

《宋书》曰：王惠，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

又曰：谢晦为荆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将之镇，诣从叔光禄大夫瞻别。问晦年，答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为老矣。”晦有惭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於殿廷戏之曰：“今何不着鹿皮冠？”庆之累辞爵命，朝廷敦劝甚切，尚之谓曰：“主上虚怀侧席，讵宜固辞。”庆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复还也。”尚之有愧色。

又曰：顾凯之为尚书吏部郎。尝於太祖坐论江左人，言及顾荣，袁淑谓凯之曰：“卿南人，性怯懦，岂作贼？”凯之正色曰：“卿反以忠义笑人！”淑有惭色。

《唐书口娄师德》：初，狄仁杰未为宰相时，师德尝荐之，及为宰相，不知师德荐己，数排师德，令充外使。则天尝出师德书表示之，仁杰大惭。谓人曰：“吾为娄公所含如此，方知不逮娄公远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置酒太山之阳。酒酣，公四面望，喟然叹泣数行曰：“寡人将去此堂堂国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曰：“吾细人也，犹将难死，而况公乎！”晏子搏髀，仰天而大笑曰：“乐哉，今日之饮也！”公怒曰：“子何笑也？”对曰：“怯君一，谀臣三，是以大笑。”公惭而更辞。

《吴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归，行于道，逢男子五月被裘，采薪於道傍。有委金一器，季札见之，忽不入意，顾谓薪者曰：“来取此金！”薪者曰：“君举止何高，视何下也！五月被裘采薪，宁是拾金者乎？”札惭於斯言，下车礼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雅也！子姓为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字乎？”季扎有惭色。

又曰：吴师入郢，阖闾既妻昭王夫人，又及於伯嬴。伯嬴，秦康公之女，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伯嬴操刃曰：“妾闻天子，天下之表也；公侯，一国之仪也。天子失制则天下乱，诸侯失节则国危。今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也。今吴去仪表之行，从乱亡之欲，犯诛绝之事，何以行训民乎？妾闻生以辱者，不如死以荣者，使吴王弃仪表则无以生存，一举而两仪辱，妾以死守之，不敢命也。且凡欲近妾者，为乐也；近妾而死，何乐之有！先杀绐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吴王惭耻，遂退还舍。

《博物志》曰：宋国有田夫，谓其妻曰：“负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茎芹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涩於口，忄於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而止。

《列女传》曰：河南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

《郑玄传》曰：玄在袁绍坐，汝南应邵因自赞曰：“故太山太守应仲远，北面称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门，考以四科，回、赐之徒不称官阀。”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惭色。
《江表传》曰：孙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张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公计，今以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
《会稽典录》曰：邵员，字德方，馀姚人。与同县虞俊邻居，员先不知俊。十馀年，俊至吴，与张温、朱据等会，清谈干口，温等敬服，於是吴中盛为俊谈。员闻而愧曰：“吾与仲明游居此屋，曾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风烈，而令他邦称我之杰。”
又曰：郑弘守阳羡郡，乡民有弟用兄钱者，为嫂所责。未还之，嫂诣弘，弘为叔还钱，兄闻之惭愧，自系於狱。遂遣其妇赍钱还引，弘不受也。
又曰：沈勋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盗获其禾，勋见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盗者，愧惧，赍还不受。
又曰：陈嚣与民纪伯为邻，伯夜窃蕃嚣地自益。嚣见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蕃一丈以益伯。伯觉之，惭惧，既还所侵，又却一丈。
桓子《新论》曰：昔宣帝时，公卿大夫朝会庭中，丞相语次言：“闻枭生子，子长，食其母乃能飞，宁然耶？”有德贤者应曰：“但闻乌子反哺耳！”丞相、大尉自悔其言之非也。群士皆少丞相，而多彼贤人之言有益於德化。是故君子掩恶扬善，鸟兽尚为之讳，而况於人乎！
《风俗通》曰：陈国有张伯阶，弟仲妇炊于灶下，至井上谓伯阶：“我今日妆宁好不？”曰：“我伯阶。”妇大惭愧。其夕，时伯阶到更衣，妇复逐牵其背曰：“今且大误，谓伯阶为卿。”答曰：“故伯阶。”
《语林》曰：明帝函封与王公，开诏，末云：“勿使治城。”公知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月不欲见王公。
《孔丛子》曰：陈胜既立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宾待之，长揖不拜，无加礼。其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陈王跪送，不顾，王心惭焉。
《吴王春秋》曰：管仲病，桓公问：“恶乎属国？”管仲曰：“使隰朋可尽逐易牙、竖刁等。”管仲死，尽逐之，而食不甘，官不治，朝不肃。三年，公皆召而返之。公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刁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妇人逾垣入而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曰：“何？”对曰：“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出涕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绝乎寿宫。
卷四百九十二　人事部一百三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贪

《释名》曰：贪，探也，探取他人分也。

《说文》曰：贪，欲物也。

《毛诗》曰：《硕鼠》，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於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又曰：《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

又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礼》曰：用人之仁，去其贪。

《左传》曰：楚庄王欲纳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诸侯以讨罪，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

又曰：穆叔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大夫多贪，求欲无厌，齐、楚不足与也。”

又曰：楚子在申，召蔡灵侯。灵侯将往，蔡大夫曰：“贪而无信，惟蔡是憾，今币重而言甘，诱我也。”

又曰：楚文王谓申侯曰：“贪利而无厌，予取予求，不汝疵瑕。”

又曰：昔有仍氏，生女甚美。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无期，谓之封豕。

《论语》曰：季氏富於周公，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周书》曰：清明之日，田鼠化为β，不化国贪残。

又曰：今尔执政小子，惟以贪谀事王，不勤德以备难。

《史记》曰：宋义令於军中曰：“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

又曰：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贪於财货，好美姬。今入关，无所取，志大不在小也。”

又曰：魏文侯问吴起何如人，李克曰：“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

《东观汉记》曰：马援平交趾，上言太守苏定张眼视钱，目计贼，怯於战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狱。

《续汉书》曰：侯参为益州刺史，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于财物。太尉衷奏参，槛车徵於道，自杀。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阅参辎重三万馀斤两，皆金银珍玩，不可胜数。

又曰：阳仁，字文义，关中人。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贪而不法，仁终不与交言同席，时人畏其节。

《魏略》曰：丁斐，字文侯。初随太祖，太祖以斐乡里，特饶爱之。斐性好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犯法，辄得原宥。为典军校尉，太祖征吴，斐随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谓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狗虽有小损，而鼠不切我囊贮。”遂复斐官。

《晋书》曰：琅琊内史孙无终，贪横忍虐。妓妾有忤意者，辄弹其面。

《晋中兴书》曰：谢万，安石之弟也。为尚书令，薨，博士议谥，曰：“万无他才望，直以宰相弟，遂居清显，妄自夸拟，曾无惭德。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朝议直曰襄公。

又曰：广州北界有一水，名曰贪水，父老云：“饮此水者，皆使廉士变贪。”

《吴书》曰：薛综上疏曰：“交州刺史朱符多以乡人虞禀、刘彦之徒分作长史，侵虐百姓，强赋於民，黄鱼一头，收稻一秤，百姓怨叛，山贼并起。”

《燕书》曰：章该，字宣恒，为左长史。太祖会群僚，以该性贪，故赐布百馀匹，负而归，重不能胜，乃至僵顿，以愧辱之。

《後魏书》曰：玄修义为吏部尚书，惟事货贿，官之大小皆有定价，中散大夫高居呼为京师白劫。

又曰：玄诞为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民患，马牛无不逼夺。有沙门为诞采药还，诞曰：“师从外来，有何得？”对曰：“惟闻王贪，愿王早代。”诞曰：“齐州七万家，吾每家未得三升钱，何得言贪？”

《隋书》曰：张威在青州，颇治产业，遣家奴於民间鬻芦荻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於家。後从上祠太山，至洛阳，上谓威曰：“自朕之有天下，每委公以重镇，可谓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惟利是视？岂直孤负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问威曰：“公所执笏今安在？”威顿首曰：“臣负罪亏宪，无颜复执，谨藏於家。”上曰：“可持来。”威明日奉笏以见，上曰：“公虽不遵法度，功效实多，朕不忘之。今还公笏。”於是复拜洛州刺史。

又曰：宇文述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恩接，呼之为儿。由是争馈金宝。

《晏子春秋》曰：景公与晏子登路，寝而望国，公愀然而叹曰：“使後嗣代代有此，岂不可哉！”晏子曰：“服牛死，夫妇共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之大也。今公之酒醴酸酢不胜饮也，菽粟郁积不胜食也，又厚籍敛於百姓而不以分喂人也，欲代之延，不亦难乎？”

《庄子》曰：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

《孔丛子》曰：卫人有钓於河，得鳏鱼，其大盈车。子思问之：“鳏难得，子如何得之？”对曰：“吾下钓，垂鲂之饵，过而不视之，更以豚之半体则吞之。”子思喟然曰：“鳏虽难得，贪以死饵；士虽怀道，贪以死禄。”

《孙卿子》曰：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专行也。此小人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务，而君子之所不为。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虽廉者不释也。弊箄甑縻在旃茵之上，虽贪者不抟也。（甑縻，带也。）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谯子《法训》曰：贪者难为惠，苛烦者难为恭，君子以礼而已矣。
《郭子》曰：王夷甫雅尚玄远，又疾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妇欲试之，夜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阅之，令婢举阿堵物。妇，郭太宁女，才拙性刚，聚敛无厌，夷甫患之。
又曰：王含为庐江，（含字处恒，征东将军敦之兄。）贪浊狼籍。王敦欲护其兄，故於众中称：家兄在郡庐江，人咸称之。时何充为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庐江人，所闻异於此。”敦默然，傍人为之反侧，充晏然，神意自若。
《鲁国先贤志》：东门奂，历吴郡、济阴太守，所在贪浊，谣曰：“东门奂，取吴半；吴不足，济阴续。”
《华阳国志》曰：李盛为太守，贪财重赋，国人詈之曰：“卢鹊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县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
《南州异物志》曰：俚人不爱骨肉，而贪宝货，见贾人财物、牛犊，便以子易之。
《襄阳耆旧记》曰：罗尚贪而不断，付任失所，故遂至大败。蜀人不堪其徵求，数万人共连名诣太傅东海王，言之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直。富拟鲁卫，家成市讣。贪如虎狼，无复已极。”
又曰：黄穆，字伯开，博学，养门徒。为山阳太守，有德政，致甘露、白兔、神雀、白鸠之瑞。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秽无行，武陵歌曰：“天有冬夏，人有两黄。”言不同也。
桓谭《新论》曰：鄙人有得延（音，生肉酱也。）酱，而美之，及饮，恶。与人共食，即小唾。其中而共者，因涕其酱，遂弃而俱不得食焉。彼王公，利欲取天下，时乃乐与人分之。及已得，而重爱不肯予，是皆唾延之类。
《竹林七贤论》曰：鬲令袁毅，为政贪浊，馈遗朝廷，以营虚誉。尝遗山涛丝百斤，涛不欲异众，受之，命悬之梁。後毅事露，案验，众官吏至涛，于梁上得丝，已数年，尘埃封印如初。
《会稽典录》曰：周规，字公图，太守唐凤命为功曹。凤，中常侍衡之从兄，恃中官专行贪暴。规谏曰：“明府以负薪之才，受剖符之任，所谓力弱载重，不惟颠蹶。方今圣治在上，不容纰政。明府以教人之职，行桀纣之暴。”凤怒，缚规，槌於阁中。凤後果以槛车徵。
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虐告也。凡疾或寒或热，先寒後热，两疾似告，虐也。
《说文》曰：虐，残也。
《尚书》曰：无若丹朱，傲虐是作。
又曰：今商王受弗恭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毛诗》：《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
《左传》曰：隐公问於众仲曰：“卫州吁其济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务令德，而欲以乱成，必不免矣！”
又曰：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犁比公虐，国人患之。十一月，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杀之，乃自立。
又曰：楚公子围杀大司马掩，而取其室。申无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国之主也。王子相楚国，将善是封植，而虐之，是祸国也。”
又曰：莒子展舆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诸人。
又曰：楚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其或者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罚，未可知也。其使能终，亦未可知也。若归於德，吾犹将事之，况诸侯乎？若淫虐，楚将弃之，吾又谁与争？”
《论语》曰：慢令致期谓之虐。
《战国策》曰：宋康王为无头之冠以示勇。剖伛者之背，钻朝涉之胫，国人大骇，齐闻而伐之。
《史记》曰：白起一日坑赵降卒四十二万。
又曰：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居厕中，命曰“人彘”。召惠帝观之。孝惠问，乃知，大呼哭，因病，岁馀不能起。使人谓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
又曰：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悍祸虐，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如淳曰：噍，音作笑反。）所过无不残灭。
《汉书》曰：江都王建游章台宫，人乘小船，以足蹈覆船，四人溺，三人死。後游雷陂，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宫人有过，辄令倮击鼓，居树上，久者三十日乃衣。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纵狼啮杀之。专为淫虐。
又曰：周由，武帝即位，吏治尚修谨，然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虐骄恣。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灭之。
又曰：翟义起兵，王莽发义父方进及先祖冢，烧其棺椁，夷灭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翟义党王孙庆至，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导脉，知所终始。云可治病。

《魏略》曰：高祖刘类，历位宰守，苛虐尤甚。为弘农太守，吏二百馀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事，过无轻重，辄厂其头，乱杖挝之，牵出复入也。

《吴志》曰：孙皓爱妾，或使人至市贱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之，皓大怒，假它事烧锯断声头，投身於四望山。

又曰：初，孙皓每宴会群臣，无不咸令沉醉。置黄门郎十人侍立，为司过之吏。宴罢，奏其阙失，大者即加刑，小者缉为罪。激水入宫，宫人不合意者，辄杀流之。或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

《江表传》曰：孙皓用巫史之言，谓建业宫不利，乃西巡武昌，乃有迁都之意。恐群臣不从，乃大会将吏，问王蕃：“‘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其义云何？”蕃思惟未答，即於殿上斩蕃。出登袁山，使亲近将蕃首作虎跳狼争咋啮之，头皆碎坏，欲以示威，使众不敢犯。

王隐《晋书》曰：荀，字道将，领兖州牧，暴虐杀人流血，号曰屠伯。人皆怖疏，流入他州。其弟纯，领青州，刑杀尤甚於，百姓号“小苟酷於大荀”也。

又曰：刘渊残虐。所在城邑，无不倾败，流离死散，殆无孑遗。

《汉晋春秋》曰：初，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覆面，以糠塞口。遂立郭后，使养明帝。帝知之，心常怀念，数泣，问甄后死状。郭后曰：“先帝自杀，何以请问我？且汝为人子，可追雠死父，为前母枉杀後儿耶？”明帝怒，遂逼杀之，敕殡者如甄后故事。

《晋中兴书》曰：苻健凶淫暴虐，露刃张弓，椎钳锯凿，杀人之具备左右。

又曰：石虎有所平克，不复料其善恶，或尽坑斩，使无孑遗。

《宋书》曰：竟陵王诞据广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杀人首於石头南岸，谓之髑髅山。

又曰：宋越御众严酷，好行刑诛，睚眦之间，动用军法。时王玄谟御下亦少恩，将士为之语曰：“宁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谟；玄谟尚可，宋越杀我。”

又曰：奚显度者，东海郯人也。官至员外散骑郎，世祖常使主领人而苛虐无道，动加捶扑，暑雨雪寒，不听暂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经死者，人役间配，显度加就刑戮。

又曰：《文帝玄嘉起居注》曰：汝阳太守王道标下县，作木人二枚，高八尺，竖着郡门。有犯事者，使拳击木人令倒，倒者免罪，力弱者手拳伤剥。

《齐书》曰：江谧，字令和，济阳考城人也。为长沙内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道人与谧情款，随莅郡，犯小事，饿系狱，裂二衣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汝南王悦，孝昌中除司州牧，为大M碓置於州门，盗者斩其手，奸偷畏之，暂息。
《隋书》：鱼赞性暴虐，令部下炙肉，少不中意，以签盲其目，有温酒不者断其舌。
又曰：崔恒度，性严酷。时有屈突盖，为武侯骠骑，亦严刻。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升醋，不见崔恒度；宁茹三升艾，不逢屈突盖。"
《唐书》曰：索玄礼为游击将军。寻以酷毒转甚，则天收人望而杀之。天下之人谓之来、索，言酷毒之极。
又曰：韩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伤於严急，巡内有犯令，诛及邻伍，死者数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情涉疑似，必置极法。虽令行禁止，而冤滥相寻。议者以幼立贞廉，晚途苛惨，身未达则饰情以进，得其志则本质遂彰。
又曰：窦轨每临戎对寇，鞠挟月，身不解甲。其部众无贵贱少长，不恭命即立斩。鞭吏士，流血满庭。初入蜀，将其甥以为心腹，常夜出，呼之不以时至，怒而斩之。诫家僮不得出，尝遣奴就官厨取浆而悔之，谓奴曰："我诫使汝，借汝头以明法耳！"遣收奴斩之。奴称冤，监刑者犹豫未决，轨怒，俱斩之。
《梁冀别传》曰：冀为河南尹，居职恣暴，多为非法。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托以它事，乃腰斩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见冀凶纵，不胜其愤，乃诣阙上书，冀闻而密遣掩捕得笞杀之。
《董卓别传》曰：卓知所为不得远近，意欲以力服之，遣兵到阳城。时二月，社民皆各在其社下祈祠，悉就断头，驾其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断头系车辕，云大获贼
《文子》曰：今采万民之力，反为残贼，是为虎翼，何为不除？
《孙卿子》曰：不教而责成功，虐也。
《韩子》曰：梁车为邺令，其妇往见之，暮而门闭，因逾郭而入，车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夺之玺，而免令。
《会稽典录》曰：吴王使王孙雄谓范蠡曰："子先人有言曰：无助天为虐，助天虐者不祥。今吾稻蟹无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不忘其不祥乎？"
《吴越春秋》曰：子胥谏吴王，怒，子胥伏剑而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投之于江。断其头置百尺之上，谓曰："日月炙汝肉，风飘汝眼，炎火烧汝骨，尽成灰土，何有所见？"
《凉州记》曰：郭一（奴昆切。）略地之际，王孙八人年幼，悉随乳母。先在东苑，一遂尽投王孙於锋刃之上，或枝分节解，饮血盟众。睹者无不掩目寒心，而一意气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书》曰：汲桑，清洒贝丘人。六月盛暑，而桑重裘累茵，使十馀人扇之，悉不清凉，斩扇者。时军中为之谣曰：“士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

《邓析书》曰：粟陆氏杀东里子，宿沙君戮箕文，桀诛龙逢，纣刳比干。此四者，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钳锤锯凿所可为害之具，备置左右。即位未几，后公卿已下至於仆隶，杀五百馀人。

崔鸿《前秦录》曰：左光禄大夫强平谏苻生曰：“玄正盛旦，日有蚀之，正阳神昏，风灾水旱，於时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治，乖和气所致也。”生怒，以为妖言，凿其顶而杀之。

崔鸿《夏录》曰：赫连勃勃徵隐士京兆韦思，思至而恭，惧，逭祸，勃怒曰：“吾以国士徵汝，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後，汝辈弄笔，当置我何处！”遂杀之。

又曰：赫连勃勃凶残好杀，常居城上，置矛剑於侧，有所嫌忿，手自戮之。群臣忤，视者毁目，笑者决唇，谏者截其舌而斩之。

卷四百九十三　人事部一百三十四

奢

《说文》曰：奢，张也。反俭曰奢。从大者，言夸大於人也。

《毛诗》：《曹风□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左传》曰：丹桓宫之楹，刻其桷，皆非礼也。御孙谏曰：“臣闻之，俭，德之恭也；侈，恶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纳诸大恶，无乃不可乎？”

又曰：襄公五年，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

又曰：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子西曰：“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雠，而用之日新。夫差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礼记》曰：管仲镂簋而朱弦，旅树而反坫，山节而藻，贤大夫，而难为上也。（得天子之礼。）

《论语》曰：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又曰：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又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又曰：臧文仲，山节藻，何如其智也？（鲁大夫臧孙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
《史记》曰：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毒瑁簪，刀剑悉以珠玉饰之。春申君客三千馀人，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大惭。
又曰：尹吉甫仕至上卿，其家大富，食口数百人。时岁大饥，曾鼎镬作粥啜之，声闻数里。食讫，失三十人，觅之，乃在镬中取焦粥而已。
《汉书》曰：鲍宣上书：“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贤使奴从实客浆酒霍肉，（视酒如浆，视肉如霍。）苍头庐儿皆用致富，非天意也。”（汉名奴苍头，非锐黑，以别良人。诸给殿中者所居巷头侍从也。）
又曰：陈咸为治仿严延年，其廉不如。所居调发属县所出食物以自奉养，奢侈玉食。
又曰：陈遵为公府掾。公府掾中率皆羸车小马，不上鲜明，而遵独极舆马衣服之好，门外车骑交错。又日出醉归，曹事数废。西曹白请斥遵，大司徒马宫大儒优士，谓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责之？”
又曰：王凤为大将军，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又以太仆王音为御史大夫，群弟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千人，僮奴以千百数。
又曰：张禹为人谨厚，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他财称是。禹性习知音声，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作理丝竹管弦。
又曰：自王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而禄位弥隆。皆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鲜明，而亡金银锦绣之物。及迁徙去处，所载不过囊衣，不畜馀财。家居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傅“能作黄金”。
又曰：哀帝幸舍人董贤，宠之，累迁为太尉。前後所赐，不可胜计。哀帝崩，群臣白太后，收贤斩之，时年二十二。其家奢侈过於国耳。於是乃收董氏财物，估价凡四十二亿万贯，皆帝所赐之物。
《後汉书》曰：梁冀为大司马行大将军事，害太尉李固及内外忠臣，皆冀为之。於是权震中外。四方调发，岁计先输於冀，然後入国。吏人输金怀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外国，大壮栋宇，加以丹漆，图以口气仙灵，台榭交通相望。骇鸡犀、夜光璧充实帑藏，鸣驼、龙马秣於内厩。冀将妻孙氏乘辇青盖车。张羽葆。饰以金玉琥珀。每游观池亭及第内，多从倡优，鸣钟鼓吹竽，酣乐竟路，日夜相继。及桓帝诛冀，收其资产，以实国库，诏减天下一岁租税之半。
又曰：桓帝时，诛梁冀，封单超、徐璜、具瑗、左、唐衡五人。超薨後，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皆竞起第宅，楼观壮丽，穷极技巧。金银，施於犬马。取良民美女以为妃妾，皆珍饰华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拟则宫人。其仆从皆乘车而从列骑。
《东观汉记》曰：马融才高博洽，为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瑟，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後列女乐，弟子以次相傳，鲜有入其室者。
《吴志》曰：甘宁好游侠，水行则连轩，侍打；文锦绣，常以缯帛维舟，去或割弃之，以示奢侈也。
又曰：将军贺齐，性奢，好军事，所乘船刻丹镂，青盖绛，蒙冲斗舰，望之若山。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以刘琰为涪陵太守。後主立，封都乡侯，服御、饮食侈靡，侍婢数十人，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读诵《鲁灵光殿赋》。
又曰：糜竺，字子真，东海人。世殖货财，僮仆万人，资产巨亿。徐州牧陶谦辟为别驾。谦卒，竺奉谦命迎先主牧之。及吕布袭破先主，虏其妻子，竺於是进妹为夫人，乃以二千人，金帛货币以助军实。先主赖竺之资，复振军威。先主後定益州，即帝位，拜竺为安汉将军。弟芳为南郡太守，携贰，迎孙权，败关羽。於是竺乃请罪，先主以兄弟罪不相及，待之如初。
《晋书》曰：何曾，字颖孝，阳夏人。其家大富。魏明帝时，为文学。武帝践祚，累迁为太傅。性甚奢豪，每赴宴，不食太官所设，帝命取其食。蒸饼上不拆作十字不食。日食万钱，犹云无下箸之处。人以小纸书者，敕记室勿报。
又曰：石崇，字季伦，累迁荆州刺史。崇好侠无赖，遣吏劫远使商客，致家大富。有别馆在河阳之金谷。财产盈积，室宇弘丽。後房百数，皆曳绮纨，丝竹之妙，皆尽一时之选，与贵戚惠帝舅王恺奢靡相尚。恺以饴燠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恺以赤石脂涂屋，崇以椒涂之。武帝助恺珊瑚树一株，高二尺；恺以示崇，崇以铁如意击破，恺不悦，崇曰：“无恨。”令取六七株还之。惠帝知富无以夸之。时外国进火浣布，天下更无，帝为衫来幸崇家，崇奴仆五十人皆衣火浣布衫承，帝大惭。崇厕屋内置侍婢，衣以纨素，并以香囊锦袋。崇大会宾客，侍中刘实往厕，见厕内灿烂，便出，谓崇曰：“几误入公室矣。”崇曰：“厕也。”实更往，见侍婢所逼，便回。後赵王伦诛崇，兄弟妻子无少长悉皆遇害。初，崇家稻米属地，化为螺人，以为族灭之应也。
又曰：和峤，字长舆，汝南西平人。中郎将庾凯见峤叹曰：“森森若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武帝重之，为黄门侍郎。峤家产丰富，拟於王者，杜预对帝，以为和峤有钱癖。
又曰：王济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谓金埒。
又曰：任恺。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尽四方珍馔，恺乃逾之，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处。
又曰：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弘丽。後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厨穷水陆之珍。
又曰：何劭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官御膳，无以加之。
又曰：羊稚舒冬月酿，令人抱瓮，须臾复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又曰：任恺失政，遂纵酒，极滋味。初，何邵一身一日之供必钱二万为限，及恺，有逾於邵。
《宋书》曰：徐湛之，善於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馀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妍，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後车载之。太祖嫌其侈纵，每以为言。
又曰：谢灵运性奢豪，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咸称“谢康乐”也。
又曰：刘穆之，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有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
又曰：阮佃夫，通货贿，凡事非赂不行。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女伎数十，艺色冠绝当时，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
《齐书》曰：刘悛既籍旧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权贵。宾客闺房，供费奢广。罢广、司二州，悉倾资献，家无留储。在蜀作金浴盆，馀金物称是。
又曰：刘，彭城人。其祖彦之，父仲度，俱仕。明帝时为户部郎中、太子洗马。其家豪富，资财宅宇山池，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有爱妓陈玉珠，明帝追求，不与，逼夺之，有怨词。帝令有司诬奏，将杀之。入狱数宿，鬓毛皆白。免死，为司徒长史。明帝射雉郊野，渴倦，得青早瓜进帝，帝对割，甚嘉之。入齐三迁为御史中丞，五为兵部尚书。
《後魏书》曰：夏侯道迁，谯国人，封濮阳侯。除兖州大中正，不拜。好奢侈宴饮，京师珍羞，罔不毕备。尝於京城西水次，大起园池，植列花果，延招俊彦，日往游，妓妾十馀人，常自娱兴。国秩俸岁入三千匹，专供酒馔，不营家产。每诵孔融诗曰：“‘座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馀非吾之事也。”识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之。道迁不娉正室。
又曰：郢州刺史韩务献七宝床，象牙席。诏曰：“昔晋武帝焚雉头裘，朕常嘉之。今务所献，亦此之流也。奇丽之物，有乖素风，可付其家。”
《隋书》曰：裴矩为给事郎。炀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大戏。徵四方奇异，陈於端门街，衣锦、珥金翠，店肆悉设帷帐，盛酒食，遣蛮夷。见者叹其中国，以为神仙。
《唐书》曰：玄载於城中开南北二甲弟，室宇弘丽，冠绝当时。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处，帷帐什器，皆如宿设，储不改供。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婢仆曳罗绮亦百馀人，恣为不法，侈僭无度。
又曰：裴冕为宰相，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创巾子，其状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为“仆射样”。
《汉武帝故事》曰：又起建章宫，为千门万户。其东凤阙高二十丈，其北太液池，池中渐台高二十丈。池中又为三山，以象蓬莱、方丈、瀛洲，削金石为鱼龙禽兽之属。其南有玉台，玉堂基与中央前殿等去地十二门，阶陛皆用玉璧。又作神明台，井楼，高五十馀丈，皆悬阁辇道相属焉。其後又为酒池肉林，聚天下四方奇异鸟兽於其中，鸟兽能言能歌舞，或奇形异态，不可称载。傍别造华殿，四夷珍宝充之，琉璃珠玉、火浣布、切玉刀不可称数。巨象、大雀、狮子、骏马充塞苑厩。自古已来，所未见者必备。
《三辅故事》曰：秦时奢汰，有天下以来不复是过。渭水贯都，以象天河；横桥南渡，以象牵牛；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有馀人。
《盐铁论》曰：今民文杯画案，婢妾衣罗纨履丝，所以乱治。汉末一笔之押，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发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矣。
《晋朝杂记》曰：洛下少林木炭，正如粟状。羊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後何石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势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管子》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於端门，乐闻於三衢，无不服文绣衣裳者。
《晏子春秋》曰：寸之管无当天下不能足之粟。今齐国丈夫耕，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侧雕文刻镂之观比无当之管也。
又曰：古者圣人制衣服，冬轻而暖，夏轻而清。今金玉之履，重不可节，是过任也。
《列子》曰：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父也。籍其先资，家累万金。意所欲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不为；奉养之馀，先散之宗族，次散之邑里及一国。行年六十，气将衰，弃其家事，散其库藏、珍宝、车服、妾媵，一年之中尽焉。及其病也。无药石储；及其死也，无瘗埋之实。一国之受其施者，相与赋而藏之。禽屈闻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木闻之，曰：“端木叔，达人也，德过其祖矣。”

《韩子》曰：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觞酌有{卞}，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二。殷作大辂，建九旒辂，食器琢，觞酌刻镂，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

《淮南子》曰：夏屋绵联，雕琢刻镂，其剞劂然未能赡人主之欲也。

卷四百九十四　人事部一百三十五

诡诈

《说文》曰：诡，责也。又横射物，为诡诈，欺也。

《诗》曰：无纵诡随，以谨无良。

《礼》曰：用人之智，去其诈。

《论语》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

《战国策》曰：楚怀王拘张仪，将杀之。靳尚为请王之幸夫人郑袖曰：“子亦自知且贱於王乎？”郑袖曰：“何？”尚曰：“张仪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爱女美，又简择宫中佳丽习音者以从之，资以金玉宝器，以上庸六县为汤沐邑，欲因张仪内之，楚王必受之而忘子，子疏必矣。”郑袖遽说楚王出张子。

又曰：张丑为质於燕，燕王欲杀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之。丑曰：“燕王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矣，而燕王不我信。令子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杀子，刳子之腹，君不可说。”吏恐而赦之。

《史记》曰：赵武灵王立吴姬子何为惠文王，自号为主父。令何主治国，而自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口中、九原直南袭秦，於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量，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门矣。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又曰：张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於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楚王大悦而许之，遂闭关绝约於齐，使一将军随仪。仪至秦，阳失绥堕车，不朝三日。楚王闻，曰：“以寡人绝齐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骂齐王。齐王大怒，折节下秦。秦齐之交合，仪乃朝，谓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愿献大王左右。”使者曰：“臣受命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云：“有宝玉气来者，臣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候日再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玄年，令天下大。平言曰：“臣望汾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其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皆诈也。

《汉书》曰：陈胜、吴广起兵，乃丹书帛曰：“大楚兴，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而怪之。又令广隐社作狐鸣曰：“陈胜王，吴广相。”

又曰：韩信与家臣谋，欲发兵攻吕后。其舍人得罪于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后乃与萧何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陈已死，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病，强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反为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又曰：孝惠张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吕太后欲为重亲，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时方无子，乃使佯为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

又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

又曰：宣帝始玄五年，有男子来乘黄犊车，衣黄𠋡，着黄帽，诣北阙，自称卫太子。京兆尹俊不疑收缚之，廷尉验治，卒得奸诈。

又曰：傅介子与士卒俱赍金币，扬言以赐外国为名。至楼兰，王意不信，介子佯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谓曰：“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使者。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私报王。”王起，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後刺之，刃交胸，立死。

又曰：李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广军。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佯死得脱。匈奴骑数百追之，广行取弓射杀追骑。

又曰：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素无行。见王莽居摄，即位作铜匮，为两检，书言王莽为行天子。即日昏时，衣黄衣，持匮至高庙。莽至庙，拜受金匮。

又曰：匈奴寇边甚，王莽乃大募天下有奇伎术可以攻匈奴者，将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万数；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揖；或云不持升粮，服食药物，三军不饥；或言能飞，一日千里，可窥匈奴。辄试之，取大鸟翮为两翼，头与身皆着毛，通引环纽，飞百步堕。莽知其不可用，苟欲获其名，皆拜为将军，赐以车马。

范晔《後汉书》曰：王郎起，北州扰惑，吴汉素闻世祖长者，独欲归心。乃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守彭宠。出，止外亭，念所以谲众，未知所出。望见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汉使人召入，为具食，问以所闻。生因言刘公所过，为郡县所归；邯郸举尊号者，实非刘氏。汉大喜，即诈为世祖书，移檄汉阳，使生赍以诣宠，令具以所闻说之，汉复随後入。宠甚然之，於是遣汉将兵击王郎。

又曰：王莽时尚书缺，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试对政事，天文、道术，以高第者补之。翟自恃能高，而忌太史令孙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无所及，惟涕泣流连。懿怪而问之，曰：“图书有汉孙登，以才智为中官所害。观君表相，似当应之。受恩接，怆君之祸耳！”懿忧惧，移病不试。由是对第一，拜尚书。

又曰：灵帝时，宦官得志，并起第，拟则宫室。帝尝登永安候台，宦官恐其望见居处，乃使中大夫尚坦谏曰：“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自是不敢升高。

《东观汉记》曰：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报根等，令盛以缣囊，於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太后使人检视，遂诈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窜也。

又曰：隗嚣败，公孙述惧，欲安其众。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改名白帝仓，自王莽以来常空。述诈使人言白帝仓出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观之。述乃大会群臣，问曰：“白帝仓出乎？”皆对言“无”。述曰：“讹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复如此矣。”

又曰：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是时公孙述将田戎、任满与征南大将军岑彭相拒於荆门，彭等战，数不利，越人谋叛从蜀。宫兵少，力不能制。会属县送委输车数百，宫夜使锯断城门限，令车周转出入，隆隆至旦。越人候伺者闻车声不绝，而门限断，相告以汉兵大至，其帅乃奉牛酒以劳军。

《魏志》曰：司马宣王称病，因李胜出为荆州刺史。曹爽等令胜辞宣王。宣王见胜，自陈无它功效，横蒙时恩，当为本州。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主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曰：“今主上尚幼，天下赖明公。然众情谓公旧风病发，何意尊体乃尔！”宣王徐更言：“年老沉疾，死在旦夕。君当屈为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胜曰：“当迁本州，非并州。”宣王仍复阳为昏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错乱其辞，状如荒语。胜复曰：“当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谓胜曰：“懿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後必不更会，同欲自力，设薄主人，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因流涕哽咽。胜亦长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孙峻谋置酒诛诸葛恪。恪将见，驻车宫门，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时入，事泄，自出见恪曰：“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须后，复当具白主上。”欲以尝知恪意。恪答曰：“当自力入。”散骑常侍张约、朱思密书与恪曰：“今日张设非常，疑有佗故。”恪省书而去。未出门，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计，谓恪曰：“君自行旋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已至门，宜当力进。”恪踟蹰而还，剑履上殿，谢亮，还坐。设酒，峻因曰：“使君疾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则饮所赍酒。酒数行，亮还入内。峻起如厕，着短服出曰：“诏收诸葛恪！”恪惊起，杖剑未得，而峻刃交下。

《晋书》曰：谢玄等既破苻坚，有驿书至谢安，安方对客围棋，看书既竟，便摄放床上，了无喜色，棋如故。客问之，徐答云：“小儿辈遂已破贼。”既罢，还内，过户限，心喜甚，不觉屐齿之折，其矫情镇物如此。

又曰：桓玄以历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己世独无，乃徵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皆令让而不受，号曰高士，时人名为“充隐”。

又曰：纪瞻为会稽内史。时有诈作大将军府苻收诸暨令，令已受拘，瞻觉其诈，便破槛出之，讯问使者，果伏诈妄。

又曰：崔洪口不言货财，手不执珠玉。汝南王亮尝宴公卿，以琉璃锺行酒。酒及洪，洪不执。亮问其故，对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故尔。”然实乖其常性，故为诡也。

《晋中兴书》曰：晋玄帝叔父东安王繇为成都王颖所害，惧祸及，谋出奔。其夜月明，禁卫甚严，不能得去。有顷，天暴风雨，晦冥，邀者散，帝乘间得脱。至河阳，为津吏所止。从者宋典後至，以马鞭拂之，谓曰：“舍长！官禁贵人，而汝被驻耶！”因大笑，由是被释。

又曰：温峤知王敦不可复谏，乃潜谋灭之。先夙夜综其府事，而附其欲。钱凤，敦所信也。峤谓人曰：“钱世仪精神满腹。”峤素有知人之称，凤闻而悦之，深结好於峤。会丹阳尹缺，峤说敦曰：“京尹辇毂喉舌，宜得文武兼之，公宜自选其才。”敦然之，问峤谁可作者。峤曰：“愚谓钱凤可用。然裁之在公。”敦思维良久，曰：“无复胜君。”峤即苦辞，敦不从，表补丹阳尹。犹惧钱凤为之奸，因敦置酒，与峤别，峤曰：“违离宇下，情恋不已，愿自起行酒以展歧路之心。”行酒至凤，未及饮，峤因伪醉，以手板击凤帻，为之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饮！”凤不悦，敦以为醉，两释之。明日，凤曰：“峤与朝廷甚密，必未可信，或怀反噬，宜更思之。”敦曰：“太真昨醉，小加声色，岂得以此相谗贰。”由是凤谋不行，而峤得还都。

又曰：王允之年在总角，敦深知之，谓为似己，入则共寝。尝夜饮辞，曰：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眠。敦将钱凤计逆，允之悉闻，虑敦或疑，於眠处大吐。敦果照视，见眠吐中，不复疑之。

《唐书》曰：李义府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赐爵广平县男。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

《尹文子》曰：虎求百兽食之，得狐。狐曰：“子无食我也，天帝令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言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後，观百兽之见我不走乎！”虎以为然，故遂与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之畏己而走，以为畏狐也。

《韩子》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於是戮细民而诛大臣。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民知死生，命制於子罕，故一国归焉。子罕亲劫夺宋之政。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卑体弭毛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使狐目，见其必杀之势，雉亦知惮惊，远飞以避其怒矣。夫人伪诈以相欺，非直禽兽诈也。

《吴越春秋》曰：要离为王杀庆忌，曰：“请以罪出走，杀臣之妻子，焚之吴市，飞扬其灰，购臣千金与百里之邑，诈往，庆忌必信臣也。”王曰：“诺！”要离以罪出走，王杀其妻子，焚之吴市，飞扬其灰，购之千金与百里之邑。

《吕氏春秋》曰：赵简子病，召太子告曰：“我则死，已葬，上夏屋之山以望。”简子死，已葬，襄子上夏屋以望代，曰：“先君必以此杀之也。”反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妻之。襄子谓代君而请觞之，先令舞者置兵羽中数百人，又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举斗而击之，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

陆贾《新语》曰：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耶，以鹿为马也。”高曰：“乃焉也。”陛下以臣之言为不然，愿问群臣。於是乃问群臣，群臣半言马半言鹿。当此之时，秦王不敢信其目而从邪臣之言，鹿与马之异形，乃众人之所知也，然不能别其是非，况於暗昧之事乎？

王苻《潜夫论》曰：昔纣好色，九侯闻之，乃献厥女，纣则大喜，以为天下之丽莫若此也。以问妲己，妲己惧进御而夺己爱也。乃为俯而泣曰：“君王年既老耶，明既衰耶，何貌恶之若此而覆谓之好也。”纣於是渝，而以为恶。妲己恐天下之愈进美女，因曰：“九侯之无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而弗诛，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革後？”纣则大怒，遂脯淑女而烹九侯。
《论衡》曰：儒书称武王伐纣，太公阴谋，食小儿以丹，令身绝赤长大，教言商亡。商民见身赤，以为天神，及言商亡，皆谓商灭。
《世说》曰：锺会密白邓艾有反状，会善效人书，於剑阁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辞指倨傲，多自矜伐。
《葛仙公别传》曰：时有一老人颇能治病，从中国来，其人言年已数百岁，後他坐，仙公欲知此公定年。俄一人从天下，举坐瞻目，良久集地，着朱衣、进贤冠，即问此公曰：“天遣我来，问君定年几何？故欺诈民人，速以实对！。”公大怖，下地长跪，言曰：“无状，实九十三。”仙公因抚手大笑。忽然失朱衣人所在。
卷四百九十五　人事部一百三十六
谚上
《说文》曰：谚，傅言也。俗言曰谚。
《礼记□大学》曰：故谚有之：“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左传□隐公》曰：滕侯、薛侯来朝，争长。公使羽父请於薛侯曰：“周谚有之：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周之宗盟，异姓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与诸任齿。”
又曰：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献，既而悔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贾祸也。”乃献之。
又曰：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杀夏徵舒，灭陈为县。申叔时使於齐，复命不贺，王使让之。对曰：“人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
又曰：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於晋。晋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高下，犹屈申也。）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含，忍也。垢，耻也。）天之道也。
又曰：韩厥曰：“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
又曰：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阎没、女宽退朝，待於庭。馈入，召之。比置，三叹。魏子曰：“吾闻诸谚曰：惟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食毕，愿以小人之腹而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
又曰：晋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
《家语》：孔子曰：“里语云：相马以车，相士以君。弗可废也。”
《国语》曰：晋重耳过郑，郑文公无礼。叔詹曰：“若不礼，则杀之。谚曰：黍稷无成，不能为荣。黍不能蕃芜，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维德之基。”公不听。
又曰：景王将铸无射，之大林。（无射，钟名也，其律中林钟也。）钟成，伶人告和。景王谓泠州鸠曰：“钟果和矣。”对曰：“未可知也。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战国策》曰：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信晋而亡。语曰：“骐骥之衰也，驽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
又曰：庄辛谓楚王曰：“鄙谚云，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史记》曰：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後。”
又曰：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於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
又曰：谚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非空言也。
又曰：樗里子，滑稽多智，号曰“智囊”。秦人谚云：“力则任鄙，知则樗里。”
又曰：司马相如谏武帝：“故鄙谚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汉书》曰：季布为任侠有名。楚人谚曰：“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
又曰：韦贤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位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ぶ，不如一经。”
又曰：于定国决疑平法，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
又曰：王莽篡立，後复上苻命者，莽尽诛之。时扬雄校书天禄阁，使者欲收雄。雄恐，乃从阁自投，几死。京师为之语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阁；爰清爰静，无作苻命。”
又曰：范增往说项梁曰：“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南公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又曰：楼护，字君卿，与谷永俱为五侯上客，长安号之曰：“谷子口笔札，楼君卿唇舌。”
又曰：成帝时，王吉子骏为京兆尹，试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至骏皆有能名，故京师称曰：“前有张、赵，後有三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匡衡好学，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

又曰：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玄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与诸《易》家论。充宗辩口，诸儒莫能抗。有荐朱□者，召入，摄斋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折其角。”

又曰：文帝从霸陵，欲驰下峻阪，袁盎揽辔。上曰：“将军怯耶？”盎曰：“臣闻千金子不垂堂，百金子不倚衡。”（服虔曰：惜身不倚衡也。如淳曰：衡，楼殿边棚。）

又曰：杜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业与钦同姓字，俱以才能称於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见诋，为小冠，高广材二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业为“大冠杜子夏”。

又曰：刘辅谏成帝立赵后，曰：“里语云：腐木不以为柱，卑人不可以为主。”

又曰：萧育少与陈咸、朱博为友，著闻当世。往者有王阳、贡公，故长安语云：“萧、朱结绶，王、贡弹冠”，言其相荐达也。育与博後有隙，不能终，世以友为难。

又曰：成帝为太子，及即位，以张禹《论语》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

又曰：诸葛丰，玄帝擢为司棣校尉，刺举无所避，京师语曰：“间何阔，逢诸葛。”

又曰：王吉少时居长安，其东家有枣树临吉庭中，吉妇取以啖之，吉知而去妇。东家闻而欲伐树，邻里止之，因请吉还妇，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东观汉记》曰：陈忠上疏称：语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门。”

又曰：更始在长安中，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又曰：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於太常桓郁，经明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

又曰：明德马后，时上欲封诸舅，外间白太后，曰：“吾自念亲属皆无柱石之功，俗语曰：时无赭，浇黄土。”

又曰：黄香，字文疆。京师号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

又曰：戴冯为侍中，京师语曰：“说不穷，戴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曰：皇甫规归，安定，乡人有以货买雁门太守者，亦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有顷曰：“王苻在门。”规惊遽而起，屣履出迎。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而好学，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徵命不应。颍川为之语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又曰：陈蕃，字仲举。谏桓帝曰：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後宫之女，岂不贫国乎！”

又曰：杨政，字子行，少好学。京师语曰：“说经铿铿杨子行。”

范晔《後汉书》曰：井丹，字太春。通五经，善谈论，京师语曰：“五经纷纶井太春。”

又曰：李固遗黄琼书曰：“自生人以来，平代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治终无时矣。常闻语曰：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

谢承《後汉书》曰：宋弘宴见，上令主坐屏风後。上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许慎，字叔重。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又曰：马后履行节俭，事从简约。马廖虑以美业难终，上疏长乐宫，以劝成德政，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画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戏，有切事实。

又曰：胡广，字伯始。一为司空。再作司徒。三在太尉。京师谚曰：“万事不理，诣胡伯始。”

袁山松《後汉书》曰：桓帝时，京师称曰：“李玄礼岩岩如玉山，陈仲举轩轩如千里骥。”

又曰：桓帝时，南阳语曰：“朱公叔肃肃如松柏下风。”

又曰：公沙穆有六子，时人号曰：“公沙六龙，天下无双。”

《蜀志》曰：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

《晋书》曰：欧阳建，字坚石，世为冀方硕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赡，擅名北州。人为之语曰：“渤海赫赫，欧阳坚石。”

又曰：王珉，字季琰。少有才艺，善行书，名出其兄。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僧珍难为兄。”僧珍，珉小字也。

又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旷有智局，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人为之语曰：“石仲容，姣无双。”
又曰：卫。琅琊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闻言，辄叹息绝倒。故时人为之语曰：“卫谈道，平子绝倒。”
又曰：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又曰：刘忄炎，字真长，沛国相人也。祖弘，字终嘏，光禄勋。弘兄粹，字纯嘏，侍中。弟潢，字冲嘏，吏部尚书，并有名中朝。时人语曰：“洛中雅雅有仁蹬。”
又曰：刘与，字庆孙。俊朗有才局，与琨并尚书郭奕之甥，名著当时。京师为之语曰：“洛中奕奕，庆孙、越石。”
又曰：裴秀，少好学，有风操。时人语曰：“後进领袖有裴秀。”
又曰：荀，字道明，亦有名称。京都为之语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又《羊祜传》曰：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步阐之役，祜以军法将斩王戎，故戎、衍并憾之，每言论多毁祜。时人为之语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
又《赵王伦传》云：张林等诸党皆登卿将，并列大封。其馀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又曰：王坦之，字文度。弱冠与郗超俱有重名，时人为之语曰：“盛德绝伦郗嘉宾，江东独步王文度。”嘉宾，超小字也。
《魏书》曰：夏侯渊为将，赴急疾，常出敌不意。故军中语曰：“典军校尉夏侯渊，三日五百六十千。”
《魏略》曰：韩暨、韩宣为大鸿胪，称职。语曰：“大鸿胪，小鸿胪，前後履行相曷如。”
又曰：贾洪，字叔业。好学有才，特精於《春秋左传》，与冯翊、敬危才学最高。故众人为之语曰：“州中晔晔贾叔业，辩论汹汹敬文通。”
又曰：成都王颖伐长沙王，募免奴为军，自称四部司马。市郭人素谬语奴为尚，故里语曰：“三部司马阶下兵，四部司马尚长明，欲知太平须石鳖鸣。”
又曰：太祖使卢洪、赵达抚军，主刺举，军中语曰：“不畏曹公，但畏卢洪；曹公尚可，赵达杀我。”
《晋中兴书》曰：褚齐，字季野。桓彝目之季野“皮里阳秋”。
又曰：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同志友善，号曰“五俊”。
又曰：中宗渡江，王导群从，同心翼戴。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杜预在内七年，损益不可胜数，朝野称之，号曰：“杜武库”，言无所不有。
《宋书》曰：颜竣，字士逊，为吏部尚书。宾客喧诉，常欢笑答之。时人为之语曰：“颜竣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又曰：高祖壮士丁午，有气力。时人语曰：“勿跋扈，付丁午。”
又曰：王玄谟御下少恩，将士为之语曰：“宁作年徒，不逐玄谟。”
《齐书》曰：长沙威王晃，代兄映为宁朔将军、淮南宣成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马，多从武客，熏赫都街，时人为之语曰：“焕焕萧四伞。”
崔鸿《前秦录》曰：梁谠，字伯言，博学有俊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绮章。”
崔鸿《前凉录》曰：辛攀，字怀远，陇西狄道人。父，尚书郎；兄鉴旷、弟宝迅，皆以才识知名。秦雄为之语曰：“五龙一门，金友玉昆。”
《後魏书》曰：济南王玄与从兄安丰王、中山王齐名。时人为之语曰：“三王楚楚尽琳琅，未若济南备圆方。”
又曰：灵太后幸左藏，赐诸臣。仪同、陈留公李崇，章武王融并以所负多，颠仆於地，崇乃伤腰，融至损脚。时人为之语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矣。”
又曰：初，广平人李波为逋逃之薮，公私咸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舟邙可逢！”刺史李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子侄三十馀人，斩于邺市。
又曰：祖莹与陈郡袁翻齐名秀出，时人为之语曰：“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
又曰：李谧，字永和。初师事小学博士孔。数年之後，还就谧请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
《陈书》：张种少恬静，居处雅正，不妄交游，傍无造请，时人为之语曰：“宋称敷、演，梁则卷、充。清处学尚，种有其风。”
《隋书》：崔亻キ与屯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亻キ、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
又曰：何妥少聪明，时兰陵萧春亦俊才，住青阳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阳萧。”其见美如此。
卷四百九十六　人事部一百三十七
谚下
《汉晋春秋》曰：诸葛亮卒，杨仪整军而出，宣王不敢逼，百姓谚曰：“死诸葛走生仲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祚《魏国统》曰：王昶，字文舒。戒兄子云：谚曰：“救寒无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斯言信矣。
张勃《吴录》曰：陆稠，字伯赢。为广陵太守，奸吏敛手。广陵谚曰：“解结理烦，我国陆君。”
《韩诗外传》曰：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知箦其所以安存，则无以异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或曰：“前车覆，後车戒。”
《江表传》曰：诸葛亮表都护李严：严少为郡职吏，用性深克，苟利其身。乡里为严谚曰：“难可狎，李鳞甲。”
又曰：典韦容貌魁杰，名冠三军，其所持手戟，长几一寻。军中为之语曰：“帐下壮士有典君，手提双戟八十斤。”
又曰：郭典，字君业，为钜鹿太守。与中郎将董卓攻黄巾贼张宝於曲阳。典作围堑，卓不肯，典独於西当贼之冲，昼夜进攻，宝由是城守不敢出。时人为语曰：“郭君围堑，董将不许。几令狐，化为豺虎。赖我郭君，不畏强御；转机之间，敌为穷虏。猗猗惠君，保完疆土。”
又曰：柳琮，字伯骞。所拔进，皆为时所称，致位牧守。乡里为谚曰：“得黄金一笥，不如为柳伯骞所识。”
皇甫谧《达士传》曰：缪斐，字文雅。代修儒学，继踵六博士，以经行修明，学士称之。故时人谓之语曰：“素车白马缪文雅。”
《王祥别传》曰：晋受禅。时廊庙之士。莫不欢容，而祥色不加怡。时人为之语曰：“王公恨恨，有送故之情也。”
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谚曰：“黄尚为司隶，奸慝自弭；左雄为尚书令，天下慎选举。”
《荀氏家传》曰：荀邃夫人有至行。时岁荒，每来籴者，夫人恒叩其斛，籴者归量，辄过其本，时人号曰“掾斛夫人”。
《陈留风俗传》曰：许晏字伟君，授《鲁诗》於琅琊。王改学曰：“许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谚曰：“殿上成群许伟君。”
《曹操别传》曰：吕布枭勇，且有骏马。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文士传》曰：江应玄，时人谚曰：嶷然希言江应玄。
又曰：留侯七世孙张赞，字子卿，初居吴县相人里，时人谚曰：“相里张，多贤良，积善应，子孙昌。”
习凿齿《襄阳记》曰：黄承彦谓诸葛亮曰：“身有鬼女，才堪相配。”即载送之，乡里语曰：“孔明择妇，正得外鬼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苞《汉赵记》曰：陈安奋刀，左右俱发。陇上语曰：“陇上壮士有陈安，丈八蛇矛左右。”
《西京杂记》曰：韩嫣好弹，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馀。长安为之语曰：“若饥寒，逐弹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英雄记》曰：袁绍父成，字文开，贵盛，自梁冀以下，皆为交言，无不从。京师谚曰：“事不谐，诣文开。”
《三辅决录》曰：冯豹，字仲文，後母遇之甚酷，豹事之愈谨。时人为之语曰：“道德彬彬冯仲文。”
又曰：五门子孙，凡民之伍门。今在河南四十里，涧洛三水之交。傅闻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门客舍，因以为名。主养猪卖豚。故民为之语曰：“苑中三公，馆下二卿。五门々，但闻豚声。”
又曰：贾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彪最优，故天下称曰：“贾氏三虎，伟节最怒。”
又曰：游殷，字幼齐，为胡轸所害。月馀，轸得病，但言伏伏游幼齐将鬼来，於是遽死。关中谚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贵神之灵。”
《临海异物志》曰：安家夷皆好啖猴头羹。谚言人宁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霍。
又曰：{制鱼}鱼肥，炙食甚美，谚曰：“宁去累世田宅，不去{制鱼}鱼额”
《风俗通》曰：赵王好大眉，人间半额；楚好广领，国人没项；齐王好细腰，後宫有饿死者。
又曰：延嘉中，中常侍单超、左、徐璜、具瑗、唐衡在帝左右，纵其奸逸。时人为之语曰：“左回天，徐转日，具独坐，唐应声。”言信用甚於转圆也。
又曰：里语曰：“县官漫漫，怨死者半。”
《六韬》曰：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列子》曰：周谚曰：“田父可坐杀。”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极；一朝处以软毛纟弟，荐以粱肉兰味，心体烦，内热生病矣。
又曰：杨朱曰：“古语有之，生相怜，死相捐，此语至矣。”
又曰：赵子文曰：“国谚有言，察见渊鱼者不祥，智料隐逸者殃。且君欲无盗，莫若举贤而任之。”
《孟子》曰：齐人有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齐人之谚语也。乘势，居富贵之势也。基，田器耒耜之属也。）
《孔丛子》曰：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古之贤圣，无不能饮也。吾子何辞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子》曰：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
又曰：古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之废，而有长之利也。
慎子曰：谚云：“不聪不明，不能为王；不瞽不聋，不能为公。”
蒋子《万机论》曰：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
又曰：猛虎不处卑势，劲鹰不立垂枝。
《抱朴子》曰：桓灵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蝇。
又曰：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勉治生。
《商君书》曰：公孙鞅谓秦孝公曰：臣闻之，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犹天下之议。语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见於未萌。”
邯郸氏《笑林》曰：桓帝时有人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记文，人不能为作，因语曰：“梁国葛龚者，先善为记文，自可写用，不烦更作。”遂从人言，写记文，不去龚名姓。府公大惊，不答而罢归。故时人语曰：“作奏虽工，宜去葛龚。”
贾谊《新书》曰：鄙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惮而弗投，恐伤器也。况贵大之臣近於主帝乎？
桓子《新论》曰：关东谚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又谚曰：“侏儒披一节而长短可知，孔子言举一隅足以三隅反。”观吾小时二赋，亦足以揆其能否。
崔实《政论》曰：每诏书所欲禁绝，虽重恳恻骂詈极，笔由复废舍，终无悛意。故里语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又曰：一岁再赦，奴儿噫。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
应劭《汉官仪》曰：里语云：“仕宦不止车生耳。”
蔡邕《独断》曰：古帻无巾，王莽头秃，乃始施巾，故语曰：“莽头秃，帻如屋。”
王朗《贫窭语》曰：谚曰：“鲁班虽巧，不能为乞丐者颜。”
魏武选令曰：谚曰：“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昔季阐在白马，有受金取婢之罪，弃而弗问，後以为济北相，以其能故。
曹植令曰：谚云：“相门有相，将门有将。”夫相者文德昭，将者武功烈。
斗争
《左传□隐公》曰：郑伯将伐许，授兵於太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车辕也。）子都拔戟以逐之。
又《襄五年》曰：秦伯之弟针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欲使答秦。）行人子朱曰：“朱也当御。”（御，进也。言当次行。）三云，叔向不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朱怒曰：“班爵同，（同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抚剑从之。叔向曰：“秦晋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晋国赖之。不集，三军暴骨。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子常易之。奸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从之。人救之。平公曰：“晋其庶乎！（庶几于治。）吾臣之所争者大。”师旷曰：“公室惧卑，臣不心竞而力争，不务德而争善，私欲已侈，能无卑乎？”

又《襄五年》曰：楚伐郑，至于城麇。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请问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颉遇王子，弱焉。”（弱，败也，言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围。

《史记》曰：蔺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相如徒以口舌为劳，位居我上。吾不忍为之下，必辱之。”相如闻之，不肯与会。每朝，常称病，不欲与颇争列。於是，舍人请辞去。相如曰：“强秦不敢加兵於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後私雠也。”

又曰：彭越，字仲。常渔钜野中为群盗。陈胜、项梁起，少年或谓越曰：“豪杰相立叛秦，仲可效之。”越曰：“两龙方斗，且待之。”

又曰：娄敬说上曰：“夫与人斗，不扼其亢，（张晏曰：亢，喉咙。）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又曰：孔子去陈，过蒲，会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者，有勇力，谓曰：“昔从夫子遇难於匡，今遇难於此，命也。吾宁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惧，谓曰：“无卫，吾出子也。”

《汉书》曰：项羽谓汉王曰：“天下凶凶，徒以吾两人，愿与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曰：“吾宁斗知，不能斗力也。”

又曰：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尹翁归为市吏，莫敢犯者。

又曰：邴吉常出，逢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也。宰相不亲小事。”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买肉，奴乘涉气与屠者争言，斫伤屠者。

又《汉书口张耳赞》曰：张耳、陈馀，世所称贤，始居约时，相然信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势利之交，古人羞之。

《续汉书》曰：孝灵皇帝於後宫，人为列肆贩卖，使相偷盗争斗，上临视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乐
《东观汉记》曰：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颍川，捕得，寇恂乃戮之於市。复以为耻，过颍川，谓左右曰：“吾今见恂，必手剑之。”恂知其谋，不欲与相见。恂曰：“昔蔺相如屈於廉颇者，为国也。”乃敕属县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馔。恂乃出迎於道，称疾还。贾复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过去。恂以状闻，上乃徵恂。恂至引见，时复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
又曰：周党，字伯况，太原人。乡佐发党徭道，於人中辱之。党学《春秋》长安，闻复讎之义，辍讲下辞归，到，与乡佐相闻，期斗日。乡佐多从兵往，使乡佐先拔刀，然後与相击。乡佐服其义勇。
袁山松《後汉书》曰：刘盆子居长乐宫，赤眉诸将日会论功名，自言欲为某王，欲得某官。争言号呼，拔剑相击。
《英雄记》曰：吕布，字奉先。刘备屯小沛，袁术遣将纪灵步士三万攻备。备求救於布，布率骑千馀驰赴之，遣人招备并请灵等响，因谓灵曰：“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
《蜀志》曰：刘封与孟达分争不和，封夺达鼓吹，达遂降魏。
《山海经》曰：刑夭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神异经》曰：东北荒中有兽焉，其状如羊，一角，毛青，四足似熊。性忠而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今御史用法冠，俗曰：“獬豸冠”也。
《续搜神记》曰：晋太原中，北地人陈良与沛郡民李焉共为贾，後大得利焉。杀良取物，死十许日，良忽苏活，得归家，说死时见周旋人刘舒。舒久已亡，谓良曰：“去年春社日祠祠，家中斗争，吾实忿之，作一兕於庭前。”良故往报舒家，其怪亦绝。
皇甫士安《逸士传》曰：高凤邻里有争财斗者，兵刃相加。凤脱衣巾为叩头曰：“仁义逊让不可废也。”争财者投兵谢之而罢。（《东观汉记》又载。）
又曰：管宁所居屯落，会有汲者，或男女杂错，或争井斗阋。宁患之，乃买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各自相责，不复斗也。
《会稽典录》曰：夏香，字曼卿。门侧有大井，上有瓦盆，里中儿童各竞饮牛，争水共斗。香豫为汲，多置盆器，由是无争。
《费别传》曰：魏延与杨仪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涕泣横集。常入坐其间，谏喻分别。
《石勒别传》曰：勒微时居与邑人李阳相近，阳性刚愎，每轻勒，与争沤麻池，共相打，互有胜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始吴时，遇专诸於途。专诸方与人斗，将就之，其怒，有万人之气。其妻一呼即还，子胥怪而问其状。专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万人之上。”

《列子》曰：昔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

《胡非子》曰：胡非子修墨子教，有屈将子恃勇，闻墨者非斗，带剑危冠往见胡非子。劫而问之曰：“将闻先生非斗而好勇，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胡非子为言五勇，屈将子悦服。

《尸子》曰：鲁人有孝者三为母北，鲁人称之。彼其斗则害亲，不斗则辱嬴矣，不若两降之。

《韩子》曰：郑人有相与争年者。一人曰：“吾与尧同年。”一人曰：“吾与黄帝兄同年。”讼此不决，以後息为胜。

《吕氏春秋》曰：楚之边邑名曰卑梁，其处女争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女。卑梁人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而杀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於是吴楚大争。

《淮南子》曰：佐祭者得尝救，斗者得伤。

又曰：三人同舍，二人相与争，争者各自以为直，不能相听。一人虽愚，必从而决之，非以智也，以不争也。

《说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毒，封为长信侯，专国事，与侍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目大呼。

桓子《新论》曰：余前为典乐大夫，有鸟鸣於庭树上，而府中门下皆为忧惧。後余与典乐谢俟争斗，俱坐免去。

《风俗通》曰：临淮有一人持一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披戴。後人求共庇荫，授与一头。雨霁当别，因共争，各云我缣，诣府自言。丞相薛宣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後人滥受，因前撮之，缣主称怨。宣然後知，责之具服。

又曰：俗说：二人共澡手，令人争斗，良无异器，当共澡者。其祝曰：“人相爱，狗相啮。”言狗斗时，洒之以水，便自解也。

又曰：坐不移樽。俗说，移樽令人斗争。

《典论》曰：汝南许劭与族兄靖俱避地江东，保吴郡，争论於太守许贡座，至於手足相及。

郭璞《易洞林》曰：殷鸿乔令吾作卦，得《大壮》之《》，语之云：“慎勿与许姓者共事田作也，必斗相伤。”殷还宣城，遂与许姓共田，田熟有所争。此人举杖欲撞之，乔退思中间之戒，辞谢，仅乃得休。

《梦书》曰：鹑为斗。梦见鹑，忧闲斗也。

嵇康《太师箴》曰：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兆也。
卷四百九十七　人事部一百三十八
酣醉
《说文》曰：酣，乐酒也。
又曰：酒卒曰醉。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乱也。一曰渎也。
《易□未济》曰：有孚於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饮酒有思信而无保言尤，濡其首，有孚，失是。况酒无节，至濡首，虽有饮酒之信，失是不醉之节。明饮酒不节濡首，不可不戒也。）《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毛诗》曰：《既醉》，告太平也。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又曰：幽王荒废，亵近小人，饮酒无度，沉湎淫，是曰：“既醉不知其尤。”醉而既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
《左传》曰：重耳及齐，齐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曰：“行也。”公子不可。姜与子犯，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史记》曰：范雎事魏，中大夫须贾使齐，雎从。齐襄王闻雎辩，乃使人赐雎牛酒。须贾以为雎持国事告齐，故得此馈。还以告魏相，魏齐大怒，使舍人笞雎，拆胁拉齿。雎佯死。即卷篑，置厕中。宾客饮酒醉，更溺雎。雎从篑中谓守者曰：“既出我，我厚谢公。”守者乃请弃篑中死人。齐醉，曰：“可矣。”
又曰：齐威王置酒後宫，召淳于髡赐酒，问曰：“先生能饮几许而醉？”髡曰：“饮一斗醉，饮一石亦醉。”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乃能饮一石哉？”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惧俯伏而饮，一斗径醉。若州闾之会，男女杂坐，前有堕珥，後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出送客，罗襦衿解，微闻香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欣，能饮一石。”
又曰：曹参为汉相国，无所变更，一遵萧何。日饮醇酒。卿大夫以下皆欲言，来者，参辄饮酒，醉而後去，终莫得开说。
又曰：景帝召程姬，姬有所避，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娠。及生子，命曰“发”，为长沙王。
《汉书》曰：汉高祖为泗上亭长，亭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饮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此两家常折券弃债。
又曰：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前。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高祖醉，曰：“壮士何畏！”乃前，拔剑斩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因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如故！”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至家。

又曰：卫青伐匈奴，匈奴右贤王当青等，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惊而夜逃。

又曰：李广当斩，赎为庶人。与故颍阴侯屏居蓝田南山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

又曰：陈遵为京兆尹，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闭门，取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有部刺史奏事，过遵，值其方饮，刺史候遵宿醉时，突入见遵母，乃叩头白当对尚书有期会，乃令从後卜出去。遵虽尝醉，然事亦不废。

又曰：邴吉始於官属掾史，务掩过扬善。吉驭吏嗜酒，数逋荡，尝从吉出，醉呕丞相车下茵。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耳。”遂不去也。

《东观汉记》曰：更始纳赵萌女为夫人，有宠，遂委政於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後庭。群臣欲遂言事，辄醉不能见。乃令侍中坐帐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

谢承《後汉书》曰：刘宽为太尉，尝朝见，宽被酒沉醉，伏地睡。诏问：“太尉醉耶？”宽仰对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责大，忧心如醉。”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国初建，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沉醉。校事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渡辽将军鲜于辅平曰：“醉客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者，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後文帝践祚，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对曰：“宿瘤以鬼见知，微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也。”

又曰：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曹植行征虏将军，欲令救仁，植醉不能受命，於是罢之。

《蜀志》曰：蒋琬，字公琰，除广都长。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沉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愿主公重加察之。”乃不加罪。

《吴志》曰：孙权为吴王，游宴之后，起自行酒。虞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欲手击之，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後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权曰：“曹孟德尚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害名士，天下非之。今大王躬行仁德，欲与尧舜比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杀，皆悉不得杀也。”
又曰：孙皓大会群臣，王蕃沉醉顿伏，皓疑而不悦。蕃舆出，以顷之请还，酒亦小解。蕃性有威严，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斩之。
《魏典略》曰：董卓虽亲爱吕布，然时醉酒则骂之，以刀剑击之，不中。布恐终被害，乃先畜死士以戟刺卓，卓曰：“布何在？”布曰：“有诏！”遂杀之。
又曰：时苗，字德胄，出为寿春令。杨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往欲谒济。济素嗜酒，会其醉，不能见。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竖之於墙下，旦夕射之。
又曰：丁冲为司隶校尉，後数岁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也。
《晋书》曰：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少为谢安所爱重。安薨後，辍乐弥年，行不由西路州，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也。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恸哭而去。
又《王恭传》：会稽王道子置酒於东府，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石深衔之。
又曰：王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会稽，略少醒日，然犹以和简为百姓所悦。
又《顾荣传》：齐王冏召为大司马主簿。冏擅权骄恣，荣玖虐祸，终日昏酣，不综府事，以情告友人长乐冯熊。熊谓冏长史葛曰：“以顾荣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机，不复计南北亲疏，欲平海内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曰：“荣江南望士，且居职日浅，不宜轻代易之。”熊曰：“可转为中书侍郎，荣不失清显，而府更收实才。”然之，白冏，以为中书侍郎。在职不复饮酒。人或问之曰：“何前醉而後醒耶？”荣惧，乃复更饮。
《晋中兴书》：毕卓，字茂世，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取酒饮之，掌酒者缚卓。郎往视之，释缚，宴於瓮侧，取醉而去。
又曰：周ダ代戴渊为护军，尚书纪瞻置酒请ダ及王导等二十人，ダ荒醉失仪，复为有司所奏。
檀道鸾《晋书》曰：桓玄诣会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对玄张目，瞩四座云：“桓温作贼。”玄见此醉势难测，伏地流汗。
《宋书》曰：荆州刺史王忱，范太外弟也。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太谓忱曰：“酒虽会性，亦所以伤生也。”
又曰：孔ダ使酒仗气，每醉辄弥日不醒，僚类之间，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幸，莫不畏而疾之。
又曰：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值王弘送酒至，便酌，大醉而归。
崔鸿《後赵录》曰：石勒制法甚严，兼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将使下之无犯。吾尚望威行天下，况於宫阁之间！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纵之耶？”翥惶惧忘讳，对曰：“向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卫之而不可与语，所谓互乡难与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
崔鸿《前秦录》曰：建武十四年，坚宴群臣於钓台，以秘书监朱彤为酒正，坚曰：“今日之饮，当以落池为限。”
《史典论》曰：荆州牧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受七升，仲受六升，季受五升。又设大针於坐端，客有醉酒寝地，辄以刂（音谗。）刺，验其醒醉。是鬼於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驾都许，使光禄大夫刘松北镇袁绍军，与绍子弟宴饮，松常以盛夏三伏之际，昼夜酣饮。二方化之，故南荆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饮。
又曰：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履舄，使小大差，无不倾倒僵仆，委跌手足，因随而笑之。
《襄阳耆旧记》曰：襄阳城南有池，山季伦每临此池，未曾不大醉而还。恒曰：“此我高阳池也。”襄阳城中儿歌之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戴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到著白接离。举鞭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与诸大夫饮於洪波之台，酒酣。简子涕，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简子曰：“大夫无罪。昔友周舍有言曰：千牛之皮，不若一狐之腋；众人之惟惟，不若直士之谔谔。”
《费别传》曰：孙权每别置好酒以酌，视其已醉，然後问以国事，并论世务，辞难累至。辄辞以醉，退而撰次所问，事条答，无所遗矣。
《吕氏春秋》曰：秦缪公之时，西戎强大，缪公遗女乐。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因按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缚而擒之。
《博物志》曰：人中酒醉不解，浴之以汤，自渍则愈。汤亦作酒气味。
又曰：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之千日酒，不语其节度，至家而醉，家以为死，而葬之。酒家计满千日，乃忆之，往索玄石。玄石家云：“亡来三年，服已阕矣。”乃至冢，掘而问之，玄石起於棺中。
《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烛灭，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告王，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奈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与寡人饮，不绝冠缨者不欢。”群臣皆绝其冠缨，乃止。

《世说》曰：周伯仁有德量，深达危乱。过江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醒，时人谓“三日仆射”。

又曰：张磏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屏官事，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张华尝饮此酒，醉眠辄使左右转侧，至觉，左右依常为张公转侧，其友无转侧者。至明起，友人犹不寤。张公曰：“咄，此必死矣！”使就视之，酒果穿腹流，床下滂沱。

又曰：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然若孤松之独立。及其醉也。嵬峨若玉山之将颓。

又曰：杜预为荆州刺史，镇襄阳。时有宴集，大醉，闭斋独眠，或见一大蛇垂头床边吐。

《语林》曰：周伯仁过江恒醉止，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也。

又曰：周伯仁在中朝，能饮一斛酒。过江，虽日醉，然未尝饮一斛，以无其对也。後有旧对忽从北来，相得欣然，乃出二斛酒共饮之。既醉，伯仁得眠，眠觉，问共饮者何在？曰：“西厢。”问：“得转不。”答：“不得转。”伯仁曰：“异事。”使视之，胁腐而死。

《十洲记》曰：瀛洲者，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饮数升辄醉，令人长生。

《俗记》曰：宋死後，葬在金城南山，对琅琊郡门，袁崧为琅琊太守，每醉辄乘舆上宋冢，作《行路难》歌。

《列子》曰：子产相郑，有兄曰公孙朝，好酒。朝之室聚酒千钟，积麴成封，糟糠之气逆於人鼻。方其荒醉，不知世道之安危。

《鲁连子》曰：楚王成章华台，酌诸侯酒。鲁君先至，悦之，故醉，与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鲁君惧，乃归之。

《庄子》曰：醉者之坠车也，希死，形体与人同，其悟物与人异，则其神者全也。

《尸子》曰：赤县洲者，实为昆仑之虚，其东则卤水岛。山左右蓬莱，玉红之草生焉。食其一实，醉卧三百岁而寤。

《韩子》曰：楚共王与晋厉公战於鄢陵，楚师败绩。共王伤目，司马子反渴而求饮，阳树操觞而进子反。王欲复战，召子反议，子反醉，乃辞以疾。王入其幕，酒臭，旋师而斩。

《韩子》曰：绍缋昧醉而忘其裘，梁君曰：“醉足以亡裘乎？”答曰：“纣以酒亡天下，而况裘亡乎？”

又曰：纣为长夜饮而失日，问於左右，尽弗知日。使人问箕子，谓其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天下王，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我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也。
又曰：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者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困仓，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乎，不复遗其冠乎！”
《淮南子》曰：夫醉者，俯入城门，以为七尺之闺；超江、淮，以为寻常之沟。酒浊其神也。
陶渊明诗序曰：余偶有名酒，无日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诸葛亮集》曰：亮戒子曰：“夫酒之设，合礼致情，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馀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卷四百九十八　人事部一百三十九
简傲
《诗》曰：兕其，旨酒思柔。彼交匪傲，万福来求。
《礼》曰：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
《春秋》曰：卫侯享苦成叔，宁惠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享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
《论语》曰：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
《韩诗外传》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从车百乘，迎之於郊。太子再拜谒，子方不下车，太子不悦，曰：“敢问何如则可以骄人矣？”子方曰：“吾闻以天下骄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国骄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观之，则贫贱可骄人矣，士志不得则授履而之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贫贱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车。
《孔丛子》曰：子思居卫，曾子谓子思曰：“昔吾从夫子巡於诸侯，未尝失其人臣之礼，而犹圣道不行。今吾观子有傲世之心，无乃不容乎？”子思曰：“时移势异，各有宜也。当吾先君，周制虽毁，君臣固位，上下相持，欲行其道，不劳以求之，则不能入也。今天下诸侯方欲力争，竞招英雄以自辅翼。此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舜禹揖让，汤武用师，非故相诡，乃时也耳。
华峤《後汉书》曰：赵壹，字玄淑，恃才倨傲，为乡里所摈。
《东观汉记》曰：博士范升奏曰：“伏见太原周党解履升华毂，陛下见帝庭，偃蹇忄敖慢，逡巡进退，臣愿与并论灵台之下。”
《魏略》曰：丁谧少不肯交游，但博观书傳。为人亢毅，颇有才略。太和中，常於邺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诸王亦欲借之，不知谧已得，直开门入。谧望见王，交脚卧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无礼，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具上闻之。明帝收系邺狱，以其功臣子原之。
《蜀志》：简雍，字宪和，涿郡人。与先主有旧。性简傲跌荡，在先主座席，犹箕倨倾倚，威仪不肃，自从。诸葛亮已下则独擅一榻，倾枕卧语，无所为屈。
《蜀志》曰：彭，字永年，广汉人。身长八尺，容貌甚伟。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子整。
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有才，而嗜酒荒放，露头散，裸袒箕踞。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与铃下共饮酒歌呼。时人或以籍生在魏之交，欲佯狂避时，不知籍本性自然也。
干宝《晋记》曰：吕安友嵇康，相思则命驾千里从之，或遇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顾也，独宿车中。康母设酒求康儿共戏，则去。
邓粲《晋记》曰：刘伶常着袒服而乘鹿车。客有诣伶，值其裸袒，责伶，伶笑曰：“吾以天为屋，以屋为，诸君不当入中，又何怨乎？”其自任若此。
又曰：胡毋辅之过河南，门下将饮酒。河南卒王子博倨坐其傍，辅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安能为人使！”辅之与语，叹曰：“吾弗及也！”因言河南尹，以为功曹。
习凿齿《汉晋阳春秋》曰：陈蹇兄丕，有名於世，与夏侯玄亲交，玄拜其母。蹇时为中领军。闻玄会於其家，悦而归。既入户，玄曰：“相与未至於此。”蹇当户立，良久曰：“如君言。”乃趋而出，意气自若。玄大以此知之。
《後魏书》曰：李栗，雁门人也。性简慢，矜宠，不率礼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肃，笑唾任情。太祖积其宿过，天三年遂诛之。於是威严始厉，制勒群下尽卑谦之礼，自栗始也。
《後魏书》曰：玄顺，字子和，起家为给事中。时尚书令高肇帝舅，权重天下，人士望尘拜伏。顺曾怀刺诣肇门，门者以其年少，答云“在座大有宾客”，不肯为通。顺叱之曰：“任城王儿，可是贱也！”及见，直往登床，捧手抗礼，王公先达莫不怪惧，而顺辞吐傲然，若无所睹。肇谓众曰：“此儿豪气尚尔，况其父耶！”澄闻之，大怒，杖之数十。
《晋中兴书》曰：蔡谟让司徒，孝宗临轩，遣侍中璩、黄门郎丁纂徵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自平旦至日中，使者十馀反，而谟不至。孝宗时年八岁，甚怪之，亟问左右曰：“所召何人，何以至今不来？轩临何当竟？”会稽王曰：“蔡公傲违上命，无人臣之礼。若人主卑屈於上，大义不行於下，亦不知复所以为治。”於是奏送谟廷尉以正刑书。谟惧，率子弟素服诣阙稽颡，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诏：“可依旧制，免为庶人。”
沈约《宋书》曰：会稽太守孟ダ事佛精恳，而为谢灵运所轻。尝谓ダ曰：“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後。”殁深恨此言。
《祢衡传》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己者，不肯与言语。人皆以是憎之。
《文士传》曰：阮籍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县，乐其土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大悦，即从之。籍便骑驴径到郡，至皆坏壁障，内外相望，教令清当。十馀日，便骑驴归。
《淮南子》曰：宾有见人於季子者，宾出，季子曰：“子之宾独有三过：望我而笑是慢也，谈语而不称师是叛也，交浅而言深是乱也。”宾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谈语不称师是通也，交浅而言深是忠也。”故季之宾客一体也。或以为小人，或以为君子，视之异也。
《物理论》曰：今有吕子义，清贤仕，为率更令，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数之内。子义燃烛危坐，通晓，目不转睛，膝不移处。
《会稽典录》曰：严光一名遵，帝引入，论故旧累日。因共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语林》曰：罗含在宣武，坐人介与他人相识，含正容曰：“所识已多，不烦复尔。”
《世说》曰：王子猷作桓温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当相继理。”王初不答，直高视，手板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应璩《与崔玄书》曰：岂有乱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体而以人乎？昔戴叔鸾箕坐见边文祖，此皆衰世之慢行也。
《晋书》曰：何绥性既轻物，翰札简傲。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乱而矜豪乃尔，岂其免乎！”
《晋书》曰：谢奕与桓温善。温辟为安西司马，犹推布衣好。在温座，岸帻啸咏，无异常日。温指曰：“我方外司马。”
又曰：王献之尝经吴郡，闻顾辟𠂤有名园，先不相识，乘平肩舆迳入。时辟强方集宾友，而献之游历既毕，傍若无人。辟强勃然数之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齿之伦耳。”便驱出门。
又曰：王导子恬，性傲诞，不拘礼法。谢万尝造恬，既坐，少顷，恬便入内。万以为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头而出，据胡床於庭中晒，神气傲迈，竟无宾主之意。万怅然而还。
又曰：王徽之，字子猷。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由马，何知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岂得独擅一车！”
又曰：刘伶常着袒服乘车，客有诣伶，值其裸袒，责伶，伶曰：“吾以天为屋，以屋为，诸君不当入中。”
又曰：谢万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师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玄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
又曰：周ダ，王导甚重之，尝枕ダ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无物，然足容卿辈数百人。”导亦不以为忤。又於导座傲然啸咏，导云：“卿欲希嵇、阮耶？”ダ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又曰：王澄为荆州刺史。澄将之镇，送者倾朝。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探っ而弄之，神气萧然，傍若无人。刘琨谓澄曰：“卿形虽散朗，而内实动侠，以此处世，难得其死。”澄默然不答。
《宋书》曰：张敷迁中书舍人，与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讵可轻往耶？”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
又曰：陶潜有造之者设酒，潜若先醉，便语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
《宋书》曰：张敷，永初初迁秘书郎。尝在省直，中书令傅亮，闻其好学，过候之，敷卧不即起，亮怪而去。
《齐书》曰：张欣泰领羽林监。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游园池，着鹿皮冠，衲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世祖者，世祖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
《齐书》曰：丘灵鞠，好饮酒，臧否人物，在沈渊座见王俭诗，渊曰：“王令文章大进。”灵鞠曰：“何如我未进？”此言达俭。灵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齐颇减。蓬弛纵，无形仪，不治家业。王俭谓人曰：“丘公仕宦不进，才亦退矣。”
《梁书》曰：何点虽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ハ，恣心所，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
《隋书》曰：崔亻キ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数年之间，遂博览群言，多所通涉。
《唐书》曰：郑仁表，洎之子也。文章尤称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谓门地、人物、文章具美，尝曰：“天瑞有五色口，人瑞有郑仁表。”刘邺少时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邺为宰相，仁表竟贬死南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崔玄翰入朝为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窦参辅政，用为知制诰，诏令温雅，合於典谟。然性太刚褊简傲，不能取容於时，每发言论，略无阿徇，忤执政旨，故掌诰二年而官不迁。

又曰：李白尝醉，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饮沉。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於舟中顾瞻啸傲，傍若无人。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

耶俞

《说文》曰：人相笑，相耶俞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令王霸至蓟市中募人，将以击王郎。市人皆大笑，举手耶俞之，霸惭遽而返。

《续晋阳秋》曰：襄阳罗友，家贫，嗜酒，伺人祠祠往乞馀。在桓温府，屡以贫乞禄，温以其诞肆，许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别，友亦被命至，尤晚，温问之，答曰：友钦道嗜味，昨奉教乃守，旦出门於中路遇一鬼，大见耶俞，曰：见汝送人作郡，不见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终惭，不觉淹缓。温笑，用之为郡也。

卷四百九十九　人事部一百四十

真愚

《毛诗□鸿雁》曰：惟彼愚人，谓我宣骄。

《韩诗外传》曰：惟盘石千里，不为有地；愚人不为有民。

《论语》曰：上智下愚不移。

又曰：柴也愚，参也鲁。

又曰：孔子谓仲由曰：“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汝。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

《家语》曰：孔子曰：“勇而好同必胜，知而好谋必成，愚者反是。是以非其人。告之弗听；非其地，树之弗生。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如会聋而鼓之。处重擅宠，专事如贤，愚者之情也。

《东观汉记》曰：上破贼，入渔阳，诸将上尊号，上不许。议曹掾，张祉言：“俗以为燕人愚，方定大事，反与愚人相守，非计也。”上大笑。

《汉晋阳秋》曰：“司马文王问刘禅曰：“颇思蜀不？”禅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郗正闻之，求见禅曰：“若王後问，宜泣而後答。”会王复问，禅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望，无日不思。”因闭其眼。王曰：“何以似郗正语耶？”禅惊视曰：“如尊命。”左右皆大笑。

王隐《晋书》曰：谶书有虾蟆当贵。惠帝在宫时，出问左右：“此鸣是官虾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私乎？”贾胤对曰：“在官地中为官虾蟆，在私地中为私虾蟆。”於是，世间遂傅此语。

《後魏书》曰：宋弁族弟鸿贵，为定州北平府参军，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兵十人。又疏凡不达律令，见律有枭首之罪，乃生断其手，以水浇之，然後斩决。寻坐优法。时人哀兵之苦，笑鸿贵之愚。

《续晋阳秋》曰：顾恺之，夜于月下长咏，自云得先贤风制，谢瞻遥称赞之。恺之得此，弥自力忘倦。瞻将眠，语捶脚人令代焉，恺之不觉其异，遂几旦而後止。

沈约《宋书》曰：刘义綦封营道县侯，凡鄙无识知，每为始兴王兄弟所戏。常谓义綦曰：“陆士衡诗曰：营道无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义基曰：“下官初不识士衡，何忽见苦。”

《广陵列士传》曰：吴武，字季济，笃学好古，师事陈仲考。子升，性顽愚。考曰：“父子情重，不忍戮之，卿为吾教也。”

《赵书》曰：石肇，前石之昆弟也。前石既贵，肇在军中不能自达，人送诣前石，前石哀之，拜建威将军。以肇无才力，每高选参佐辅之。为聘广川刘典兄女，肇甚惧之。拜长乐太守，治官，每入门，动称“阿刘”，教可尔不可尔，时人以为嗤谣。

《鬻子》曰：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於言；愚者虽自谓知，人皆谓之愚也。

《列子》曰：宋人有於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得矣。”

又曰：杞国有人忧天崩地坠，身无所寄，废寝与食。又有忧彼所忧，往晓之曰：“天，积气耳！”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堕耶？”对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堕，亦不能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对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何忧其坏？”其人大喜。

《荀卿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观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与瓦甓不差”主人大怒曰：“商贾之言，医匠之口。”藏之愈固，守之弥谨。

《庄子》曰：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

《韩子》曰：燕李季，好远出，其妻有士。李季至，士在内中，妻患之，乃令士裸而解直出门，曰：“吾属阳不见也。”於是士从其计，疾走出门。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无有。”季曰：“吾见鬼也。”季妇曰：“为之奈何，然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诺！”乃浴矢。

又曰：郑有人身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买之，及至市得履，乃曰：“吾忘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归取之。顷返，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以足？”曰：“宁信度数，无自信也。”

又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松株，折颈而死。因释耕而守株，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民，皆守株之心也。

《吕氏春秋》曰：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其钟者，欲负之，则钟大不可负。以椎毁之，恐人闻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也。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刻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处。”舟止，从其所刻入水求之。

《淮南子》曰：楚人有东家母死，其子哭而不悲，西家子见之，归谓其母曰：“社何忧，速死，吾必悲哭社。”（淮南间谓母为社。）

又曰：故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同死生，通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也。

《苻子》曰：郑人有逃暑於孤林之下者，日流影移而徙衽以从阴。及至暮，反席於树下，及月流影移，复徙衽以从阴，而患露之濡於身，其阴逾去而其身逾湿。是巧於用昼而拙於用夕，奚不处曜而辞阴，反林息露？此亦愚之至也。

《笑林》曰：汉司徒崔烈辟上党鲍坚为掾，将谒见，自虑不过问先到者。仪有答曰：“随典仪口喝。”既谒，赞曰：“可拜”，坚亦曰：“可拜”；赞者曰：“就位”，坚亦曰：“就位”。因复着履上座，将离席，不知履所在，赞者曰：“履着脚”，坚亦曰：“履着脚”也。

又曰：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复相敬，已生一男而归。母丁氏，年老，进见女婿，女婿既归而遣妇。妇临去请罪，夫曰：“曩见夫人年德已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妇老後必复如此，是以遣，实无他故。”

《崔る与窦宪笺》曰：交浅而言深者愚也，在贱而望贵者惑也。

如愚

《论语口为政》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又《公冶长》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华阳国志》曰：王长文，字德俊，天姿聪警，察孝廉不就，遂阳愚。尝着绛衣帽，牵猪过市中，乞人与语，伪不闻。常骑牛周游。

《说苑》曰：齐桓公猎，逐鹿入谷中，见一老公，问：“是为何谷？”对曰：“为愚公之谷，以臣名之。臣故畜牛生子，大卖之而买马。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家。邻以臣为愚，故名愚公之谷。”

愚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怯，胁也，见敌恐胁也。
焦赣《易林》曰：任将力薄，驽孱思怯，如胃见鹊，不敢拒格。
《韩诗外传》曰：崔杼杀庄公，陈不占东观渔者，闻君有难，将往死之，餐则失哺，上车失轼。仆曰：“敌在数百里外，今食则失哺，上车失轼，虽往，其有益乎？”陈不占曰：“死君，义也；无勇，私也。”遂驱车。比至门，闻钟鼓之音、斗战之声，遂骇而死。君子闻之曰：“陈不占可谓志士矣，无勇而能行义，天下鲜矣。”
《东观汉记》曰：杜笃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馀年不窥京师。笃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笃常叹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笃不任为吏。辛氏秉义经武，而笃又怯於事。外内五世，至笃衰矣！”
沈约《宋书》曰：周朗兄峤为吴兴太守。贼劭弑立，随王诞举义於会稽，劭加峤冠军将军，诞檄又至。峤素忄匡怯，回惑不知所从，为府司马丘珍孙所杀。
又曰：刘彦节少以宗室清谨见知。齐高帝辅政，彦节知运祚将迁，密怀异图。及沈攸之举兵，齐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镇石头，潜与彦节反诸大将黄回等谋，夜会石头，诘旦乃发。彦节素怯，骚扰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杨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临去，妇萧氏强劝令食，彦节ㄖ羹，写胸中，手振不自禁。事败被杀。
《赵书》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勒长史刁应劝勒降晋，勒啾然而啸。张宾劝勒还北，勒欣然曰：“宾计是也。应宜斩，明其性怯，可退为将军。”
《孙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浊梁，其为人愚善，畏明月而霄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仰见其，以为伏魅，匍踣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与怯均也。
《吕氏春秋》曰：夫民无常怯，有义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所由甚微，不可不知。
《淮南子》曰：怯者，夜见立表以为鬼，见寝石以为兕，惧掩其气也。
《抱朴子》曰：拙人得工输之斤斧，不能以成口梯；怯者得冯妇之刀戟，不能以格兕虎也。
智怯
《韩诗外传》曰：楚白公之难，有杜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死君可乎？”杜之善曰：“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返也。”杜之善曰：“惧吾私也，死君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往死也。
《家语》曰：或问孔子曰：“颜渊何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贡何人？”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曰：“勇人也，丘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於夫子，而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如也。”

《史记》曰：管仲曰：“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

又曰：淮阴屠中少年有侮韩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信视之，俯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信，怯也。

《尸子》曰：圣人畜仁而不主仁，畜智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昔齐桓公胁於鲁君而献地，勾践胁於会稽而身宫之，赵襄子胁於智伯而以颜为愧。其卒，桓公臣鲁君，勾践灭吴，襄子以智伯为戮，此谓勇而能怯者也。

盗窃

《易》系辞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

又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礼记□月瘤路曰：季秋行冬令，则国多盗贼。

《左传□僖中》曰：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

又《昭五年》曰：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於萑蒲之泽。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之言，不及於此。”兴徒兵以攻萑蒲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论语□颜渊》曰：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家语》曰：子贡为信阳宰，将行，辞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时，无夺、无伐、无暴、无盗。”子贡曰：“赐也少事君子，岂以盗为累哉！”孔子曰：“尔未之详。夫以贤代不贤，是之谓夺；以不肖代贤，是之谓伐；缓令急诛，是之谓暴；取善自与，是之谓盗，非窃财之谓也。”

《史记》曰：秦昭王囚孟尝君，谋欲杀之。孟尝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无双，入献昭王，无他裘。孟尝患之，遍问客，莫能对。最下座为狗盗者，曰：“臣能得。”乃夜为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狐白裘至，以献秦王幸姬。幸姬为言昭王，释孟尝君。

又曰：有盗高庙座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之。张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奏当弃市耳。

《汉书》曰：彭越，字仲，昌邑人，常渔钜野泽中为盗。

又曰：龚遂，字少卿，山阳人。恭帝时渤海左郡岁饥，盗贼并起，二千石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擒制。上选能治者，御史举遂可用，上以为渤海太守。问曰：“渤海废乱，君欲何以息盗贼？”对曰：“海滨遐远，不沾圣化，其民困於饥寒而吏不恤，故使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臣闻理乱民如理乱绳，惟缓之而後可。”

《吴志》曰：孙坚与父之钱塘，会海贼胡玉等取贾人财物岸上分之。坚追斩一级。

《晋书》曰：蔡裔有勇气。尝二盗入室，裔不知，拊床一呼，二盗俱殒。

又曰：王献之夜卧斋中而有偷入其室盗物，献之徐曰：“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群偷惊走。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徐龛勇果薄行，旧为劫盗者，无不归之，公行掠抄，迅如风云。

《北齐书》曰：宋世良，字玄友，为清河太守。郡东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群盗多萃於此。人为之语曰：“宁使东吴、会稽，不历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条以制盗，盗奔他境。人又谣曰：“曲堤之险贼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迹。”

《吕氏春秋》曰：秦缪公乘马，车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马，见野人方将食之於歧山之阳。缪公笑曰：“食骏马之肉不饮酒，余恐共伤汝也。”遍饮而去。处一年，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尝食马肉三百馀人毕力为缪公疾斗，大克晋军，反获惠公以归。

《庄子》曰：将为去箧探囊发匮之盗为守备，则必摄缄，固扃，此世俗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惟恐缄，扃之不固。然向所谓智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乎？

又曰：绝圣弃智，大盗乃止；摘玉毁珠，小盗不起也。

《列子》曰：晋国苦盗。有郗雍者，能视盗之貌，察其眉睫之间而得其情。晋侯使视，千里无遗一焉。晋侯大喜，告赵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国盗为之尽矣。”文子曰：“君司察而得盗，盗不尽矣，且郗雍必不得其死。”俄群盗谋曰：“吾所以穷者，郗雍也。”遂戕之。晋侯闻大骇。召文子曰：“果如子言，然取盗何方？”文子曰：“君欲无盗，举贤而任之。”遂取随会为政，而君盗奔秦焉。

又曰：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之邯郸，遇盗於耦沙之中，尽取其衣车牛，步而去，视之欣然无忧怯之色，盗追而问其故。曰：“君子不以所养害其所以养。”盗曰：“嘻！贤夫矣，彼往见赵君，以我为事，必困。”乃相与追而杀之。

又曰：东方有人曰爰旌目，将有所而饿於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之。爰旌目三而後能视，曰：“子能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旌目曰：“嘻！女非盗耶？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欧之，不出，喀喀然而死。

《淮南子》曰：楚将子发好求伎道之士。有善为偷者，往见曰：“闻君求伎道之士。臣，楚市偷也，愿以伎修一卒。”子发见而礼之。无几何，齐兴师伐楚，子发将师以当之。兵三却。於是市偷请曰：“臣有薄伎，愿为君行之。”子发曰：“诺！”偷则夜出，解齐将军之绸帐而献之。子发使归之。明夕复往取其枕，又使归之。明夕复往取其簪，又使归之。於是，齐师大骇，将军与军吏谋曰：“今夕不去，楚军恐取吾首。”即还。

《秦子》曰：孔文举为北海相，有母病差者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熟麦而进之。文举闻之，特赏盗而不罪。

《抱朴子》曰：夷吾夺田，不可以薄；萧何窃妻，不可以废也。

《郭子》曰：王安期为东海太守，小吏盗池中鱼，纲纪推之。王曰：“与众共之，鱼何足吝。”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孔嵩，字仲山。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寻问，知是嵩也。乃相责让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於是，遂以马还之。

《先贤行状》曰：王烈，字彦考，通识达道。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曰：“邂逅迷惑，从今已後将改过。子既已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

《海内先贤传》曰：姜肱，字伯淮。尝与弟季江遇盗，将夺其衣。人问不言。盗闻，扣头谢罪，还肱衣，肱不受。

《陈实别传》曰：有盗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实阴见之，乃起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与性成，遂至于此，如梁上君子是矣。”盗大惊，自投於地，稽颡归罪。实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是恶人，宜深克己反善，当由困贫，今遗绢二匹。”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刘欣期《交州记》曰：赵妪者，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北郡常着金蹋是，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陆胤平之。

卷五百　人事部一百四十一

佣保

《史记》曰：荆轲死，高渐离乃变名姓为人佣保，作於宋子。（徐广曰：宋子，县名也，今属钜鹿。）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佣乃知音。”召使击筑。一座称善。

又曰：栾布始与彭越为家人。时穷困，卖佣於齐，为人酒保。

《後汉书》曰：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赁舂。与语，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惊，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间。
又曰：杜根，字伯坚。永初玄年举孝廉，为郎中。时和熹邓后临朝，权在外戚。根以帝年长，宜亲政事，乃与同时郎上书直谏。太后大怒，收执根等，令盛以缣囊，於殿上扑杀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载出城外，根得苏。因得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保，使也。言为人佣力保任而使也。）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
《神仙传》曰：仙人李八伯者，欲授唐公房仙术。乃为作佣客，身作恶疮，脓溃臭恶。使公房夫人舐之。疮愈，乃授以《丹经》一卷。
奴婢
《说文》曰：奴、婢，皆古之罪人也。
《方言》曰：荆淮海岱杂齐之间，（俗，不纯为杂。）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婿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鬼称也。
《周礼□天官上□酒人职》曰：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女酒，女故晓酒者。古者徒男女没入县官曰奴，其少才智者以为奚，今之侍史官奴是也。）
又《秋官上□司厉职》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隶，女子入于舂、槁。（郑司农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奴婢，古之为罪人也。）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有爵，谓命士以上也。龀，毁也。男年八岁、女七岁而毁齿。）
《左传□襄四年》曰：斐豹，隶也，著於丹书。（隶，罪隶。斐豹有罪，没官为奴。丹书，罪约也。）
《论语□微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
《史记》曰：季布者，楚人也。项籍使将兵，数窘汉王。及项羽灭，季布匿濮阳周氏。周氏曰：“汉求将军急，且至臣家，能听臣，敢进计。”季布许之。乃髡钳季布，卖之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买置之，因诫其子曰：“田事听此奴，必与同食。”
又曰：栾布为人所略，卖为奴於燕。燕将臧荼举以为都尉。
又曰：卫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有钳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候？”
又曰：汉武帝时，东置沧海郡，人徒之费，府库并虚，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为郎，增秩。
又曰：霍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
《汉书》曰：薛宣奏张放骄纵奴者，并乘势为暴，至求吏妻不得，杀其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原涉遣奴至市买肉，奴秉涉气与屠争言，斫伤屠者，亡。是时，茂陵令尹翁归新视事。知涉名豪，欲以厉俗，遣两使胁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杀涉。涉肉袒自缚，箭贯耳诣廷尉门谢罪。

又曰：张安世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

又曰：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惟刀间收取，使之，终得其力。

又曰：王凤群弟争为骄侈，奴僮以千数。

又曰：孝宣皇帝诏曰："夫褒有德，赏玄功，古今通义也。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义，以安宗庙。"赏赐前後奴婢百七十人。

又曰：王丹尽得父财，家累千金，奴僮数百。

又曰：傅太后使谒者置诸官婢贱取之，复取执金吾官婢八人。

《东观汉记》曰：彭宠奴子密等三人共谋劫宠，宠时斋，独在便坐室中，昼卧。子密等三奴缚宠着床板，告外吏："大王解斋，吏皆便休。"又用宠声呼其妻入室，见宠。宠曰："趋为诸将军辩装。"两奴将妻入取宠物，一奴守宠。宠谓奴曰："若小儿，我素所爱，今解我缚，当以女珠妻若。"小奴见子密听其语，遂不得解。子密收金玉衣物，使宠妻缝两缣囊。夜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诣兰卿子後所，其开门出，勿稽留。"书成，即断宠及妻头，置缣囊中，西入上告。

又曰：刘宽尝有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骂曰："畜生。"遣人视奴，疑必自杀。宽尝朝会，庄严已讫，妻使婢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宽徐曰："羹烂汝手？"

又曰：司隶校尉梁松奏特进马防兄廖。廖子孙三家，奴婢千人。

又曰：邓弘，字叔纪。奴醉，击长寿亭长，亭长将诣第白之。弘即见亭长，赏钱五千。异日，奴复与宫中卫士忿争，卫士殴捶奴，弘闻，复赏五千。

又曰：朱晖为郡督邮，太守阮况当嫁女，欲买晖婢，不与。及况卒，晖送金三斤。人问其故，晖曰："前不与婢者，恐以财货污府君耳。今重送者，以明己心也。"

又曰：祝良为洛阳令，常侍樊丰妻杀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杀之。

又曰：韩卓，腊日奴窃食祭其母，卓义其心，即日勉之。

《魏志》曰：晋室践阼，下诏曰："故司空王基著德立勋，不营产业，其以官奴二人赐其家。"

又曰：陈泰护匈奴中郎。京邑贵人多奇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发其封，及徵为尚书，悉以还之

《蜀志》曰：刘琰侈靡，侍婢能为声乐，又教诵《灵光殿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风，侍婢百馀人执刀立。先主每入，心常懔懔。

《晋书》曰：石崇有苍头八百馀。又崇有婢“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孙秀使人求之。崇时在金谷别馆，方登凉台，临清流，妇人侍侧。使者以告。崇尽出婢妾数十人以示之，皆蕴兰麝，被罗，曰：“在所择。”使者曰：“君侯服御丽矣，然本受命止索绿珠，不识孰是？”崇勃然曰：“绿珠吾所爱，不可得也。”秀遂诛崇。

又曰：郭璞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祓可除也。”主人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苻投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

又曰：祖纳少孤贫，自炊爨以养母。平北将军王敦闻之，遗其二婢，辟为从事中郎。有戏之曰：“奴价倍婢。”纳曰：“百里奚何必轻於五皮？”

又曰：刘丬炎，姓简贵，与王羲之雅相友善。郤有伧奴善知文章，羲之爱之，每称奴于丬炎。丬炎问：“何如方回耶？”羲之曰：“小人耳，何比郤公！”丬炎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

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刘琨之俦，有以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还，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妓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之。婢云：“唇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鬓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於是疠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

又曰：幸灵周旋江州间，谓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性，奈何制服人以为奴婢乎！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姓命，可悉免遣之。”

又曰：干宝父先有所宠侍婢，母甚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宝兄弟年小，不之审也。後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馀食与之。息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又生子。

又《桓伊传》：晋孝武帝召伊饮，帝命伊吹笛。伊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韵合歌管，请以箏歌，并请一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箏而歌。

《晋中兴书》曰：祖约为丞相从事中郎，於府内为婢所伤，司直刘隗奏约患生婢仆，身被刑伤。约甚惭耻，遂解职还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虞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虽在南土，而会稽海味无不毕致焉。
又曰：陆澄弟鲜。扬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卓诬为买券，澄为中丞，测与书相往反，後又笺与太守萧缅云：“澄欲成子弟之非，未近义方之训，此趋贩所不为，况绅领袖儒宗胜达乎？”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慕容冲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责冲曰：“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冲曰：“奴则奴矣。既厌奴苦，复欲取尔见代。”
《唐书》曰：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车”，年十五六，亦有膂力。翰善使枪，追贼及之，以枪答其肩而喝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丈而堕，无不死者。左车辄下马斩首，率以为常。
又曰：德宗初即位，诏曰：“邕府岁贡奴婢，使其离父母之乡，绝骨肉之恋，非仁也，罢之。”
又曰：罗让累迁至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者，让访其所自，曰：“本某寺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鬻，其留者惟老母耳！”让惨然，焚其丹书，以归其母。
又曰：李玄道，累迁给事中，封姑臧县男。时王君廓为幽州都督，朝廷以其武将不习时事，拜玄道幽州长史，以维持府事。廓在郡屡为非法，玄道数正议裁之。尝又遗玄道一婢，玄道问婢所由，云本良家子，为君廓所掠。玄道因放遣之。
《管子》曰：齐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能知！”婢子问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诗》有之：浩浩之水，游游之鱼。未有室家，我将安居？宁子其欲室乎？”仲以言告桓公。
《风俗通》曰：南阳庞俭，少失其父。後居闾里，凿井得钱千馀万。行求老苍头，使主牛马耕种，值钱二万。有宾婚大会，奴在灶下，窃言：“堂上母，我妇也。”缇即白其母，母使验问，曰：“是我公也。”因下堂抱其颈啼泣，遂为夫妇。俭及子历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时人为之语曰：“庐里庞公，凿井得铜，买奴得公。”
又曰：将作大匠陈国公孙志节有苍头地馀，年十七，情性聪惠，仪状端正，工书疏。志节为户曹史，令地馀归取资用，因持车马亡去。到丹阳，自云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为诸曹史。志节拜扬州刺史，郡选曹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头涕□曰：“斌即明使君地馀也。”斌後为苍梧太守。
《三辅决录》曰：平陵孟他尽以家财赂张让监奴，奴惭问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时宾客求见让者，车常数百乘，累日不得通。他後至，诸奴迎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径将他车独入。众谓他与让善，争以物赂他，他得以赂让。
《魏武遗令》：吾婢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
《石虎邺中记》曰：石勒，字世龙，上党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襄国有谶曰：“古在左，月在右，让言退，或入口。”襄国字也，遂治襄国。
《新序》曰：昌邑王冶侧铸冠十枚，以冠赐之师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龚遂免冠归之曰：“王赐儒者冠，下至臣，今以馀冠冠奴，是大王奴虏畜臣也。”
《郭子》曰：贾公闾女悦韩寿，问婢识否，一婢云：“是其故主。”女内怀存想，婢後往寿家说如此。寿乃令婢通己意，女大喜，遂与通。
《世说》曰：郑玄家奴婢皆读书。玄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
《诰林》曰：裴秀年十八，有令望。母是婢，而嫡母妒，犹令秀母亲役。後大集客，秀母下食，众宾见，并起拜之。答曰：“微贱岂宜如此，当为小儿故耳！”於是大母乃不敢复使之。
又曰：石崇厕有十馀婢侍列，莫不毕备，又与新衣出。客多羞不能如厕。王敦大将军往，脱故衣，着新衣，意傲然。群婢谓曰：“此客必能作贼。”
又曰：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祠，著《无鬼论》，甚精，莫能屈。後有书生诣岱，岱与谈论，书生乃振衣而去，曰：“绝我辈血食二十馀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而失，明日而岱亡。
《搜神记》曰：诸葛恪已被杀，其妻在室问婢曰：“汝何故血臭？”婢蹙然起跃至于栋，攘臂切齿而言曰：“诸葛恪公乃为孙峻所杀！”
又曰：晋杜世嘏家葬，而婢误不得出，十馀年开墓而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顷渐觉，自谓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开冢更生犹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续搜神记》曰：勾章张然，滞役在都，有少妇遂与奴通。然养一狗，甚快。後还，奴欲谋杀然，张弓拔刀当户。然大唤曰：“乌龙狗！”遂咋奴头，然因取刀杀奴，以妇付官。
《梁冀别传》曰：梁冀爰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妻所，每见辄屏御者，托以言事，因通焉。宫内外兼宠，刺史、二千石皆谒拜之。扶风人士孙奋居富，冀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守臧婢，云盗白珠十斛、紫磨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於狱中，悉没货财。
《顾谭别传》曰：谭为太常，录尚书事，从交州家无私积，奴婢不满十人。
《杜兰香传》曰：晋太康中，兰香降张硕为诗赠硕云：“纵辔代摩奴，须臾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尹喜。”摩奴是香御车奴，曾忤其旨，是以自御。硕说如此。
《异录传》曰：庐陵欧明商，行经彭泽湖，每以物投湖中为礼。後见湖中有吏着单衣乘马云：“青洪君使要。”明过至一府舍，吏曰：“青洪感君以礼，必有重送者，皆勿取，但求如愿。”明从之。青洪君不得已，呼如愿送明去。如愿者，神婢也，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列女传》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邻人，恐主父还觉之，为毒药使媵婢进之。婢恐进之则杀主父，言之则杀主母，因僵仆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过欲杀婢，婢就杖将死而不言。主父之弟闻之，具以告。主人杀其妻，将纳婢以为妻。婢辞，欲自杀。主父乃厚币嫁之。
《列女後传》曰：会稽翟素者，翟氏之女，受娉未及配，遭贼，欲犯之，临以刃曰：“不从者，今即死矣。”素曰：“我可得而杀，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青乞代素，贼遂杀素。复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耻获害耳，今素已死，我岂有欲哉！”贼复杀之。
汉王褒《僮约》曰：蜀郡王褒以事止寡妇杨惠舍，有一奴名便，倩行酤酒。便曰：“大夫买便时，但要守家，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褒大怒曰：“宁欲卖耶！”奴复曰：“欲使便，皆当上券。不上券，便不能为也。”褒乃为券曰：“奴百役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饮食洗涤，居当守臼缚帚，裁盂凿斗。出入不得骑马载车，其坐大呶，下床振头，垂钓刈刍，织履作粗，黏雀张鸟，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后园纵鱼。雁鹜百馀，驱逐鸱鸟，持梢牧猪，种姜养羊，长育豚驹，粪除堂庑，饮马食牛。鼓四起坐，夜半益刍。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凋杯整案。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惟得染唇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关伴偶。多取蒲茅，益作绳索。雨堕无所为，当编蒋织。植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尺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果熟收敛，不得吮尝。犬吠当起，惊告邻里，枪门柱户，上楼击柝，持曳矛，还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游。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欲休，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若有私钱，主给宾客。奴不得有奸私，事当闻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读券文讫，辞穷咋索，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卷五百一　逸民部一
叙逸民一
《易》曰：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最处事上而不累於位，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蛊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戋戋。（施饰丘园，盛莫大焉。故贲于束帛，丘园乃落；贲于丘园，帛乃戋戋。）
又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马融曰：好遁君子吉。言虽身在外，乃心在王室，此之谓也。小人则不然，身在外，心必怨也。）九五，嘉遁贞吉。《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诗》曰：《考盘》，刺庄公也。不能修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也。“考盘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弗谖。”（考，成；盘，乐也。笺云：有穷处成，乐在此涧者。）
又曰：《白驹》，大夫刺宣王也。（刺其不能留贤也。）“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贤者乘白驹而去者。乘白驹而来，食我场中苗，我绊之絷之也。）
《礼》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
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论语》曰：子曰：“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七人谓长沮、桀溺、丈人、石门、荷蒉、仪封人、楚狂接舆。）
又曰：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
《汉书》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车迎方，因使者辞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主方崇唐虞之德，亦犹小臣欲便箕山之节也。”使者以闻，莽说方言，不强致也。
《後汉书》曰：或问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
又曰：隗嚣素闻杜林志节，深相敬待，以为治书。後因疾告去，嚣复欲留，强起，遂称疾笃。嚣意虽相望，且欲复容之，乃出命曰：“杜伯山，（伯山，林字也。）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令且从师友之位。”林虽拘於嚣，终不屈节。
又曰：赵岐初名嘉。年四十有重疾，卧褥七年，虑奄然，乃遗令敕兄子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丈夫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尹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圆石於吾墓侧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又曰：樊晔字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为吏。
又曰：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时尉行过亭，萌侯迎拜谒，既而掷盾叹曰：“大丈夫安能为人役哉！”遂去，之长安，学通《春秋》。时王莽杀其子宇，萌谓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都城门，归将家属浮海，客於辽东。萌素明阴阳，知莽将败。有顷，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潜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吏奉谒致礼，萌不答。後诏书征，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语使者云：“朝廷所以征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济时乎？即便驾归。”连徵不起，以寿终。
又曰：井丹字大春，扶风人也。少受业太学，通五经，善谈论，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纷井太春。”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为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更置盛馔，乃食。及就起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车，岂此耶？”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闭，不关人事，以寿终。
又曰：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妻尝之田，曝麦於庭，令凤护鸡。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之。其後遂为名儒。邻里有争财者，持其兵而斗，凤往解之，不已，乃脱巾叩头固请曰：“仁义逊让，奈何弃之？”於是争者怀感，投兵谢罪。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著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又诈与寡嫂讼田，遂不仕。
又曰：台佟，（音同，）字孝威，魏郡邺人也。隐於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给。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从事致谒，佟载病往谢。刺史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终性命，存神养和，如明使君奉宣诏书，夕惕庶事，反不苦耶？”遂去，隐逸终不见。
又曰：韩康字伯林，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於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馀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守药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林耶？乃不二价乎？”康叹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车连征不至，桓帝乃备玄之礼，以安车聘之。使者奉诏造康。康不得已，乃许诺，辞安车，自乘柴车，冒晨先使者发。至亭，亭长以韩征君当过，方发人牛修道桥，及见康柴车幅巾，以为田叟也，使夺其牛。康即释驾与之。有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者至，夺牛翁乃征君也。使者欲奏杀亭长，康曰：“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罪？”康因中道逃遁，以寿终。

又曰：“矫慎字仲彦，扶风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屋，仰慕松乔导引之术。汝南吴苍甚重之，遗书以观其志。慎不答。年七十馀，竟不肯娶。後忽归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又曰：马瑶，矫慎同郡人也。隐於山，以兔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号马牧先生。

又曰：陈留老父，不知何许人也。桓帝代，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闻赵杀鸣犊，仲尼临河而返；覆巢竭渊，龙凤逝而不至。今宦竖日乱，陷害忠良，贤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将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而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二人欲与之语，不顾而去，莫知所终。

又曰：庞公者，南郡襄阳人也。居岘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荆州刘表数延请，不能屈，乃就候之，谓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鸿鹄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趋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於垅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问曰：“先生苦居畎亩，而不肯官禄後代，何以遗子孙乎？”公曰：“伐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表叹息而去。後携其妻子而登鹿门山，因采药不返。

又曰：向长字子平，（《高士传》向字作尚。）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易》、《老》。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受之，取足而返其馀。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於莽，固辞，乃止。遂求退。读《易》至於《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毕，敕断家事，勿相关，当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

又曰：王霸字孺仲，太原人。少有清节，及王莽篡位，弃冠带，绝交宦。建武中，征到尚书，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让位於霸，阎阳毁之，遂止。以病归，隐居守志，连征不至。

又曰：闵叔仲，代称节士，虽周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党见其含菽饮水，遗之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应司徒侯霸之辟，既而投劾而去。复征博士，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得肉，日买猪肝一斤，屠者或不肯与。安邑令闻，敕市吏常给焉。叔仲怪而问之，知乃叹曰：“闵叔仲岂以口腹累安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遂去。客沛，以寿卒。
又曰：野王二老，不知何许人也。初，世祖贰於更始，会关中扰乱，遣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反，因於野王猎，路见二老者即禽。世祖问曰：“禽何向？”举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请大王勿往也。”世祖曰：“苟有其备，虎亦何患？”二老曰：“何大王之谬耶？昔汤即桀於鸣条而大城於亳，武王即纣於牧野而大城於郏辱阝。彼二王者，备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虽有其备，庸可忽乎？”世祖悟其旨，谓左右曰：“此隐者也。”将用之，辞去，莫知所在。
又曰：严光字子陵，会稽馀姚人。少有高名，与世祖同游学。及世祖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乃备安车玄聘之，三反而後至。车驾即幸其馆，至光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何不出相助为治耶？”光曰：“昔唐虞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逼？”後引光入，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耳。”除谏议，不屈，耕富春山。後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范晔《後汉书囗逸民传序》曰：《易》称蹍之时，义大矣哉。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操，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
京房《易飞候》曰：以知贤人隐，视四方常有火囗，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贤人隐。
《庄子》曰：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又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此山谷之士，诽世之人也。就薮泽，处旷，钓鱼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暇者之所好也。
皇甫士安《高士传序》曰：孔子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是以鸿崖先生创高於上皇之世，许由善卷不降於唐虞之朝。自三代秦汉达乎魏兴，受命中贤之主未尝不聘岩穴之隐，追T世之民。是以《易》著束帛之义，《礼》有玄之制，诗人发《白驹》之歌，《春秋》显子臧之节。故《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礼贤者。然则高让之士，王政所先。
卷五百二　逸民部二
逸民二
《後汉书》曰：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好学有志，隐居著书。度辽将军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甫规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还家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

又曰：向栩字辅兴，河内朝歌人。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常坐灶北板床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时宾客就之，辄伏不起，时人莫能测。後征拜侍中，侃然正色，百官惮之。

又曰：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甚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鸿者。”鸿闻娉之。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乃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偃蹇数夫，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以俱隐。今乃衣绮绣，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隐居之服。”乃为椎髻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因共入霸陵山。後至吴，为人赁舂，每归，妻为具餐，举案齐眉。

又曰：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母卒，兄伯鸾居庐啜粥，非礼不行。良独食肉饮酒，哀至乃哭。二人俱有毁容。或问良曰：“子之居丧，礼乎？”对曰：“然。礼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礼之论！若食旨不甘，故致毁容之实，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

又曰：法真字高卿，扶风人。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间事。太守见之曰：“欲以功曹相屈，光赞本朝，如何？”真曰：“以明府见待有礼，故敢自同宾末。若欲吏之，真将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ㄑ然不敢复言。

又曰：汉宾老父，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幸竟陵，过口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观，老父独不观，何也？”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耶？治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民以宁。今子之君劳民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又何忍与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谢沈《後汉书》曰：龙丘苌，吴郡人，笃志好学。王莽篡位，隐居太山，以耕稼为业，公车征不应。更始时，任延年十九，为郡东部尉，折节下士。锺离意为主簿，自请苌为门下祭酒。延教曰：“龙丘先生清过夷、齐，志慕原宪，都尉洒扫其门，犹惧辱之，何召之有？”

又曰：郑敬字次卿，汝南人，闲居不修人伦。都尉逼为功曹，厅事前树时有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汁，以为甘露。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木汁耳。”辞病去，隐处精学。同郡邓敬公为督邮，过存敬。敬方钓鱼於大泽，因折芰为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言谈弥日。蓬庐荜门，琴书自娱。世祖公车征，不行。

又曰：杨后字仲桓，广汉人。潜身薮泽，耦耕诵经。司徒杨震表荐其高操，公车特征，不就。益州刺史焦参行部致谒，后恶其苛暴，时耕於大泽，即委锄疾逝。参志恚之，收其妻子，录系，欲以致后。遂不知后所在，乃出其妻子。

又曰：张奉字公先，弟表字公仪，河内人。兄弟少有高节，立精舍教授，恶衣粗食。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丽，奴婢百人皆被罗，辎光路。妇入门数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其妻待奉入朝，乃径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妾顽陋，使待君巾栉，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执梁鸿之高节，妾欲怀孟光之征志。”奉无以答。妻悉彻玩饰、被服、奴婢，着缦帛，执纺绩具，奉然後纳之。诸公连征，不就。谓之张氏两贤。

又曰：符融字伟明，少为都官郎，耻之，委去。私事少府李膺。膺常贵融。融幅巾褐衣，振袖清谈。膺捧手高听，叹息不暇。郭林宗始入京师，诣融。融一见与定至交，海内服融高识。公府连征，不就。

《魏志》曰：张（在甸切。）字子明，少游太学，後遁常山。并州牧高辟，不至。表除安乐令，不就。後迁居任县。广平太守卢毓到官三日，纲纪白承前致版谒。毓教曰：“张先生所谓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者也，岂此版谒所可光饰哉！”但遣主簿奉书致羊酒之礼。

王隐《晋书》曰：魏末有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无家属，於汲郡北山为土窟中居之。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覆面，对人无言，好读《易》鼓琴。初，宜阳山中作炭者，忽见有人不语，精神不似常人。帝使阮籍往视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野人乃笑曰：“尔复作向声。”籍又为啸。籍将求出，野人不听而去。登山并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震山谷而还。问炭人，曰：“故是向人耳。”寻知求，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孙登别传又载。）

又曰：庾衮字叔褒，颍川人。与弟子治藩，必跪而授条。孰获者虽毕，而多捃者。衮退待间，乃方自捃，不曲行旁掇，跪而把之。每饥，率其邑人入于山林拾橡。为郡功曹，举清白异行，皆不就。值乱，携妻子入林虑，民归之，葆於大头山而田其下，有终焉之心。咳发，柱杖将起，杖跌坠岸而死。

又曰：董京字威辇，不知何郡人。太始初，值魏禅晋，遂披佯狂，常宿白社中。时乞於市，得残碎缯絮，结以自覆，全帛佳绵则不肯受。著作郎孙楚就社中与语，遂载与归，终不肯坐。後数年去，莫知其所。于其寝处得一石竹子及诗，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

又曰：夏统字仲御，会稽人。常学戏船。其母疾，市药于洛阳。贾充闻而访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曰：“卿居海滨，作何戏习？”仲御曰：“能戏船耳。”充因命焉。仲御即登舟鼓，为甫（音甫）孚（音浮）之歌，学甫孚之状。俄然，□雾杳冥，白鱼跳入其船。充甚异之，因就与语，仲御不对。充整服谢之，仲御引棹而去，弗之见也。充乃叹曰：“可谓木人石心哉。”初，仲御在乡也，人或说之使仕，仲御勃然作色，谓之曰：“我安能随俗低眉下意乎？闻君之言，不觉寒毛竞竖，白汗四匝，颜如渥丹，心如火炙，舌不住齿，口不能张，两耳闭塞，双眸俱瞑也。”遂竟不仕。

又曰：董养字仲道。惠帝时，迁杨后于金墉，有侍婢十馀人，贾后夺之，然後绝膳八日而崩。仲道喟然叹曰：“天人既灭，大乱将至，倾危宗庙，在其日矣。”顾谓谢鲲、阮千里等曰：“时既如斯，难可保也，不如深居岩洞耳。”乃自荷担，妻子推鹿车，入于蜀山，莫知所止。

又曰：郭文字文举，河内人，隐居不仕。常居临安及吴兴馀杭，依山结庐，临清涧，植种麻，以供衣食。常着葛巾，披鹿皮。其山多虎豹，文独无藩篱格障，然虎豹并不至。太兴中，杨州刺史王导闻其名，乃自迎与相见，寻而逃去，莫知所在。

又曰：郭字元瑜，敦煌人也，避世不仕。凉州牧张天锡遣使者孟公明备礼征，乃指翔鸿以示之曰：“此鸟也，飞青□之外，翔深谷之中，自东自西，安可笼也？”遂逃入山。公明乃拘其门人。叹曰：“吾入山逃禄避罪，岂谓隐其行义，翻乃害平人乎？”乃出就征，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括入吊，三踊而出，还入其山。天锡弗能强之。後莫知所在。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楚毒备加，终免叔父。年十八，观太学行礼，因留。贵游子弟闻而重之。元康末，原以贤良，征累下，州郡以礼遣，皆不到也。

又曰：郭琦（音奇）字公伟，太原晋阳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学。武帝欲以琦为佐著作郎，问琦族人尚书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识。帝曰：“若如卿言，即堪郎矣。”遂决意用之。及赵王伦篡位，语覃用琦。琦曰：“我已为武帝吏，不容复为今世吏。”终身处於家。

又曰：鲁褒字元道，南阳人也。好学多闻，以贫素自立。元康之後，纲纪大坏，褒伤时之贪鄙，乃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刺之。褒不仕，莫知所终。

又曰：任旭字次龙，临海章安人也。幼孤弱，儿童时勤於学，及长，立操清修，不染流俗，乡曲推而爱之。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俊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以礼发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隐遁，辞疾不行。元帝初镇江东，闻其名，辟为祭酒，并不就。咸和二年卒。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时常游苏门山，山有隐者，莫知其姓，有竹实数斛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杵而已。籍从之，与谈太古无为之道，五帝三王之义，萧然曾不经听。乃对之长啸，其音响亮。苏门生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

卷五百三　逸民部三

逸民三

王隐《晋书》曰：龚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成汉中，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於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赂遗一无所受。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寿杀期，私仇已雪，语覃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耳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覃思文章。至李势时卒。

又曰：韩绩字兴齐，广陵人也。先避世居於吴之嘉兴。父建仕吴，至大鸿胪。绩少好文学，以潜退为操，布衣蔬食，不交当世，由是东土并宗敬焉。司徒王导闻其名，辟以为掾，不就。咸康末，会稽内史孔愉上疏荐之，诏以安车束帛征之，称老病，卒於家。

又曰：谯秀字元彦，巴西人也。少而静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巴蜀，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薮。後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馀卒。

又曰：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没于刘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季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死乱之中，颓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及冉闵僭乱，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因不食而卒。

又曰：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静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於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馀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返，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咨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为三老。会病卒，时年七十九。

又曰：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饭，饮水，衣短褐。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尝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刘曜僭号，征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隐於陇山。及曜为石勒所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人东徙，轲留长安。石季龙嗣位，备玄束帛安车征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弗从，下诏任轲所尚。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後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自归秦州，仍教授不绝。

又曰：公孙凤字子鸾，上谷人也。隐於昌黎之九城山，冬衣单布，寝土床，弹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异之，莫能测也。慕容以安车征至邺。及见，不言不拜，衣食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鲜得与言。数年病卒。

又曰：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不食。吟咏岩间，忻然自得，年逾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慕容征至邺，王公已下造之，不与言。虽经隆寒盛暑，端然自若。一岁馀，诈狂，送之平郭。後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乃遣使致问，未至，卒。坚深悼之。

又曰：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难，隐於太山，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无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依崇岩幽谷，凿池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授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苻坚遣使征之，乃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谒。”从之。後坚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殁於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坚谥安道先生。

又曰：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处，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弊。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辄杖策吊之，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姚苌之乱，莫知所终。

又曰：郭荷字承休，洛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後上疏乞还，祚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卒，谥曰玄德先生。

又曰：祁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馀，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祁孔宾，隐去来，修饰人间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而教授门生百馀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常谓为先生而不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以寿终。
又曰：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泰和末，常居宣城郡界山中，山有瞿硎，因以名焉。大司马桓温常往造之。既至，见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无忤色。温及僚佐数十人皆莫测之，乃命伏滔为之铭赞，竟卒於山中。
又曰：宋纤字令文，敦煌人也。少有远操，沉静不与世交，隐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拒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观。吾乃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题诗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蓊郁，蔚若邓林；其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复遣使者备礼征为太子友，逼喻甚切。纤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至姑藏。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纤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後卒，谥曰玄虚先生。
又曰：邓粲，长沙人也。少以高洁著名，与南阳刘ら之、南郡刘尚公同志友善，并不应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公卑辞厚礼，请粲为别驾。粲嘉其好贤，乃起应召。ら之、尚公谓粲曰：“卿道学深，众所推怀，忽然改节，诚失所望。”粲答曰：“足下可谓有志於隐而未知隐。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於物。公等无以难之。”
又曰：汜腾字无忌，敦煌人。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家。太守张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叹曰：“吾闻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刺史张轨征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卒。
又曰：王长文字德郁，广汉人。少以才学知名，放荡不羁。州郡辟为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啮胡饼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礼遣之。於是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通玄经》四卷，文言卦象，可用以为卜筮。
《晋中兴书》曰：虞喜字仲宁，好学博古。中宗初镇江左，上疏荐喜，公车征，不至。司空贺循每一诣喜，辄经信宿，云不能测也。康帝以为散骑常侍，又不起。永和初，将太庙，应有递毁，尚书郎徐禅诣喜咨焉。喜所著数十万言。
又曰：高阳许询，字玄度；丹阳许玄，字远游，并治高不仕。询有才藻，能清言。玄山居服食，志求仙道，游会稽，临海山，誓不归家，乃与妇书，令改适。後入剡深山，莫知所止。或以为升仙。
又曰：翟汤字道深，寻阳人。耕而後食，凡有馈赠，一无所受。庾亮荐汤以国子博士，征不起。汤子庄，字祖休，遵汤之操，雅好弋钓。及长，不复猎。人或问庄曰：“问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也？”庄曰：“猎自我，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物，故先节其甚者。且问贪饵吞钓，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晚节亦不复钓，端坐荜门，啜菽饮水，征辟皆不就。庄子矫，矫子法赐，并征不至，世有隐行。

又曰：郭翻，字长翔。家于临川，不交世事，惟以鱼猎为娱。尝以车猎，道逢病人，以车送之，徒步而返。庾亮荐，公车征，不就。乘小舡归武昌，庾翼躬往造之，以翻船狭小，欲引入大船。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遂不肯。翼俯屈入其船中，终日而去。

又曰：孙略字文度，吴人。少佃於野，人有刈其稻者，略避之。既而刈一担，自送与之，乡人感愧。终日屡空，怡然自足，辟命皆不就。妻虞预女也，少禀伯喜风，共安俭约。

又曰：何琦（音奇）字万伦。养志衡门，不交人事，丰约与邻乡共之，频征不起。桓温登琦县界山，喟然叹曰：“此山南有人焉，何某真正是也！”

又曰：陶淡字处静，太尉侃之孙也。雅好仙道，年十五六，便服食绝谷。於山中立小草屋，设小床独坐。旧故入山候者，辄移渡涧水，莫得近之。本州举秀才，淡闻，遂逃罗县山中，终身不返，莫知所终。

又曰：范宣少尚隐遁，博综众书，征辟并不应。虽闲居屡空，常研讲为业，讽诵之声有若齐鲁。

卷五百四　逸民部四

逸民四

《晋中兴书》曰：孟陋字少孤。少而贞洁，清操绝伦，口不言世事。时或渔弋，虽家人亦不知所之。太宗辅政，以为参军，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谓温宜引在府，温叹曰：“会稽王不能屈，非敢拟议也。”陋闻之曰：“亿兆之人，无官者十居其九，岂皆高士哉？我病疾，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为高也。”

又曰：刘ら之字子骥，一字道民。好游于山泽，志在存道。常采药至名山，深入忘返。见有一涧，水南有二石，一开，一闭。或说中皆仙方秘药，ら之欲便寻索，终不能知。桓冲请为长史，固辞。居于阳岐，人士往来无不投之。ら之躬自供给，人人丰足。凡人致赠，一无所受。

又曰：龚玄之字道玄。潜处陋巷，未尝出入公门，人有致饷，一无所受。武陵太守孙放荐玄之，诏以为散骑常侍。郡县逼，苦辞不行。前後四征，一皆不降。

又曰：戴逵字安道。少博学，能鼓琴。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瓦屑，作郑玄碑，又为碑文；文既绮藻，器亦妙绝。武陵王闻其善琴，使人召之，逵於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不能为王门伶人。”累征散骑常侍，郡县逼，乃逃去。吴国内史王有别馆在虎邱山，乃潜住山中。谢玄、王并表逵，烈宗备礼征，不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约《宋书》曰：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曰：“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尝著文自娱，颇示以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又曰：孔淳之字彦深，鲁郡鲁人。茅室蓬户，庭草芜径，惟床上有数卷书。元嘉初，征为散骑侍郎，乃逃于上虞县界，家人莫知所之。

又曰：周续之字道祖，雁门广武人也。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常以嵇子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之注。高祖北讨，世子居守，迎续之，馆于安乐寺，延入讲礼，月馀复还山。

又曰：朱百年，会稽山阴人。以伐樵采箬为业，每以樵箬置道头，辄为行人所取，明旦亦复如此。人稍怪之。积久，方知是朱隐士所卖。须者随其所堪多少，留钱取樵箬而去。

又曰：王素字休业，琅琊人也。少有志行，乃往东阳隐居不仕，屡被征辟，声誉甚高。山中有玄虫，声清长而形丑。素乃为《玄赋》以自况。

又曰：戴字仲若，谯郡𥳇 至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年六十，遭父忧，几於毁灭。因此长抱羸患，以父不仕，复修其业。父善琴书，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会稽剡县多名山，故世居剡下。及兄勃并受琴於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桐庐县又多名山，兄弟复共游之，因留居止。以桐庐僻远，难以养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太祖元嘉初，征散骑常侍，并不就。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宴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卒年六十四。後景阳山成，上叹曰：“恨不使戴观之。”

又曰：宗炳字少文，南阳人。高祖领荆州，辟为主簿，不起。问其故，答曰：“栖丘饮谷三十馀年，岂可於王门折腰，为走吏乎？”高祖善其对。妙善琴书，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征西长史王弘每从之游，未尝不弥日也。乃下入庐山，就释惠远考寻文义。兄臧为南平太守，逼与俱还，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闲居无事。高祖召为太尉参军，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贫无以相赡，颇营稼穑。高祖数致饩赍。宋受禅，征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数征庶子，并不应。衡阳王在荆州，亲至炳室，与之欢宴，命为咨议参军，不起。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古有金石弄，惟炳传焉。太祖遣乐师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临沂人，家贫而性好山水。桓玄辅晋，桓谦以为卫军参军。时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不接，无缘扈从。”谦贵其言。随兄镇之之安成都，弘之解职同行。家在会稽上虞，从兄敬弘尝解貂裘与之，即著以采药。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於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始宁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岩筑室，谢灵运、颜延之并相钦重。

又曰：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慕老莱、严子陵为人，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于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仁德，礼辟，并不受。妻，梁州刺史郭铨女也，遣送丰丽。凝之悉散之亲族。妻亦能弃荣华，共安俭苦。征为秘书郎，不就。荆州年饥，衡阳王虑凝之馁{比死}，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凤耠之。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山，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

又曰：龚祈字道孟，武陵汉寿人也。父黎民及祈并不应征辟。祈风姿端雅，容止可观，中书郎范述见而叹曰：“此荆楚仙人也。”时或赋诗，言不及世事。

又曰：翟法赐。寻阳柴桑人。祖汤，汤子庄，庄子矫，并高尚不仕，逃避征辟。矫生法赐。少守家业，立屋於庐山顶，居後便不复还家。不食五，以兽皮结草为衣。辟著作郎，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寻求，因复远徙，违避征聘，遁迹幽深。後卒於岩石之间。

又曰：沈道虔，吴兴武康人。少仁爱，好《老》《易》。居县北石山下，为精庐，与诸孤兄子共釜庾之，资困不改节。受琴於戴逵，避府凡十二命，皆不就。太祖闻之，遣使存问，赐钱。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请像。请像之日，辄举家感恸焉。道虔年老菜食，恒无经日之资，而琴书为乐，孜孜不倦。

又曰：雷次宗字仲伦，南昌人也。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惠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以散骑仕郎征，并不就。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於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馀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又除给事中，不就。还庐山，公卿已下并设祖道。後征诣京邑，为筑室於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览堂就业。後卒於钟山。

又曰：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居京口，寓居南昌。少而笃学算，妙尽其能。元嘉中，太祖闻康之有学义，诏征之，不起。弃人事，守志闲居。弟双之病卒，迎丧，因得虚劳病，寝顿二十馀年。时有间日，辄卧论文义。升平初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後汉书》曰：冯亮字灵通，南阳人。博览诸书，笃好佛理。世宗尝召以为羽林监，领中书舍人，将令侍讲十地诸经。固辞不拜。语覃使衣帻入见，亮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强逼。还山数年，与僧徒礼诵为业，有终焉之志。既雅爱山水，兼有巧思，结架岩林，甚得游放之适，颇以此闻。世宗给其工力，令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视嵩山形胜之处，造闲居寺。亮卒，诏赠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遗戒兄子综，殓以衣舀，左手持板，右手执《孝经》，置尸盘石上。积十馀日，乃焚于山，以灰烬处起佛塔。初，亮以冬月亡，时连骤雪，穷山荒涧，鸟兽饥窘，僵尸山野，无所防护。时有寿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尸，拂去尘霰。禽虫之迹，交横左右，而初无侵毁，衣服如本，惟风吹舀落耳。惠需又以大栗十枚，开亮手置把中，经宿乃为虫鸟盗食，皮壳在地，亦不伤肌体。焚燎之日，有素雾翳郁回绕其旁，自地属天，弥朝不绝。山中道俗营助者百馀人，莫不异焉。

又曰：李谧罪窦和，涿郡人。少好学，博通诸经，周览百氏。初师事小学博士孔，数年之後，还就谧业。同门生为之语曰：“青成蓝，蓝谢青；师何常，在明经。”谧不饮酒，好音律，爱乐山水，高尚之情长而弥固。一遇其赏，悠尔忘归，乃作《神士赋》。

又曰：睦夸一名昶，赵郡高邑人。年三十遭父丧，须致白。每悲哭，闻者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少与崔浩为莫逆之交，及浩为司徒，奏征夸为其中郎，辞疾不起。州郡逼遣，不得已。及入都与浩相见，经留数日，惟饮酒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论屈之，竟不能发言，其见敬惮如此。浩後遂投诏书於夸怀，夸曰：“桃简，卿已为司徒，何足以此劳国士也。”桃简，浩小名。浩虑夸即还，时乘一骡，更无兼骑。浩乃以夸骡内之厩中，冀相维絷。夸遂托乡人输租者谬为御车，乃得出关。浩知而叹曰：“眭夸独行之士，本不应以小职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复路，吾当何辞以谢也？”及浩诛後，夸为之素服，受乡人吊言，乃叹曰：“崔公既死，谁能更容眭夸？”年七十五卒。及葬之日，赴会者如市。

《续晋阳秋》曰：谢惠隐居会稽。初月犯少微，一名处士星。时戴逵名重於敷，时人忧之。俄而敷死，故会稽士人嘲曰：“吴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卷五百五　逸民部五

逸民五

萧子显《齐书》曰：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塘人也。年十八，父为之婚，妇入前门，伯玉从後门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馀年，隔绝人物。王僧达为吴郡，苦礼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才交数言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闻褚先生出居贵馆，此子灭影口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载矣。自非折节好贤，何以致之？望其还策之日，纡清尘，亦愿助为譬说。”答曰：“褚先生从白口游旧矣。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于孤峰绝岭者，积数十载。近故要其来此，冀慰日夜。比谈讨芝桂，借访荔萝。若已窥烟波临沧洲矣，知君欲见之，辄当申譬。”太祖即位，手诏吴、会二郡以礼迎遣，又辞疾，上不欲违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馆居之。

又曰：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隐长广郡劳山，诏征为正员外郎，称疾不就。其後与崔思祖书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耶？”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刺史，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太祖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虽不相接，有时通梦。”乃遗僧竹根如意。

《南史》曰：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业，征召一无所就。卒，子蒙亦隐居不仕。

又曰：辛普明字文达，少就关康之受业，至性过人。居贫，与兄共处一帐。兄亡，仍帐施灵，蚊甚多，通夕不得寝，而终不道侵螫。侨居会稽，会稽士子高其行，当葬兄，皆送金为赠。後至者不复肯受，人问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亲友之意。今实以足，岂可利亡者馀赠耶？”

又曰：杜京产字景齐，吴郡钱塘人也。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京产少恬静，闲意荣宦，颇涉文义，专修黄老。会稽孔ㄆ清刚有峻节，一见而为交。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称疾去。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受学。齐建元中，武陵王晔为会稽，齐高帝遣儒士刘入东为晔讲，故往与之游，曰：“杜生，当今之台尚也。”永明十年，孔、陆澄、沈约表荐京产，征为奉朝请，不至，於会稽聚徒教授。建武初，征员外散骑侍郎。京产曰：“庄生持钓，岂为白璧所回？”辞疾不就。

又曰：孔道徽，会稽山阴人。守志业不仕，与杜京产友善。道徽父，至行通神，隐於四明山，尝见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太守王僧虔与张绪书曰：“孔，敬康曾孙也，行动幽祇，德标松桂，引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遗德也。”道徽少厉高行，能世其家风，隐居南山，终身不窥都邑。豫章王嶷为扬州，辟西曹书佐，不至，乡里宗慕之。

又曰：臧荣绪，京莞莒人也。少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焉。甘珍未尝先食。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一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齐高帝为扬州刺史，征荣绪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启高帝，称述其美，以置秘阁。荣绪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时号为二隐。

又曰：吴苞字天盖，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冠黄葛巾，蔬食二十馀年。与刘俱於褚彦回宅讲授。齐隆昌元年，征为太学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徐孝嗣共为立馆於锺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门焉。当时称其儒者，自刘以後，聚徒讲授，惟苞一人而已。以寿终。

又曰：楼惠明字智远，立性贞固，有道术。居金华山，旧多毒害，自惠明居之，无复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齐高帝征，又不至。文惠太子在宫，苦延方至，仍又辞归。俄自金华轻棹西下，及就路回之丰安。旬日，闻祆贼起，惟丰安独全。时人以为有先觉，齐武帝敕为立馆。

又曰：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遥渚际，见一轻舟，凌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耶？”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良亦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劳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鳞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其用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辩贵贱，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翟}々，河水悠悠；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又曰：顾欢字景怡，吴兴盐官人也。家世寒贱，父祖并为农夫。欢独好学，年六七岁，知推六甲。家贫，父使田中驱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於舍壁後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燃松节读书，或燃糠自照。及长，笃志不倦。闻吴兴东迁，邵玄之能传五经文句，假为书师，从之受业。同郡顾凯之临县，见而异之，遣诸子与游。从豫章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母亡，水浆不入口，庐於墓次，遂隐不仕。於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欢早孤，读诗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辄执书恸哭。由是受学者废《蓼莪》篇，不复讲焉。

又曰：蔡荟字休明，陈留人。清玩不与俗人交。李谓江学攵曰：“古人称安贫清白曰夷，涅而不缁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谓之夷白乎？”

又曰：徐伯珍字文楚，东阳太末人也。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箭、若叶、甘蕉及地上学书。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邻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诵书不辍。叔父之与颜延之友善，还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太守琅琊王昙生、吴郡张淹并加礼，辟伯珍，应召便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此者凡十二焉。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岁尝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举动有礼，过曲木之下，趋而避之。早丧妻，晚不复重娶，自比曾参。宅南九里有山，伯珍移居之。阶户之间，木生皆连理；门前梓树，一年便合抱；白雀一双，栖其户牖，论者以为隐德之感也。

又曰：沈麟士字□祯，吴兴武康人也。父虔之，宋乐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岁，听叔父岳言玄，宾散，言无所遗失。岳抚其肩曰：“若斯文不绝，其在尔乎？”及长，博通经史，有高尚之志。亲亡，居丧尽礼，服阕忌日，辄涕泣弥旬。居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尝行路，邻人认其所着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返。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笑而受之。宋文帝令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麟士应选。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去，尚之谓子偃曰：“山薮固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汝师之。”麟士常苦无书，因游都下，历观四部毕，乃叹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时，称疾归乡，不与人物通。或劝之仕，答曰：“鱼悬兽槛，天下一契；圣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诚未能景行坐忘，何为不希企日损？”乃作《玄散赋》以绝世。隐居吴差山讲经，从学之士数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时为之语曰：“吴差山中有贤士，开门教授居成市。”

又曰：诸葛璩罪褡玟，琅琊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レ之功，方之壶遂。齐建武初，江祀荐璩于明帝，言璩安贫守道，悦礼敦诗，如其简退，可扬清厉俗，请辟为议曹从事。帝许之。璩辞不赴。陈郡谢为东海太守，下教扬其风概，饷百斛。梁天监中举秀才，不就。璩性勤于诲诱，後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

又曰：刘惠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尝还都，途经寻阳，游于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欢，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东林寺。又於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因谓离垢先生，远近钦慕之。简文遗以机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殁後，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

又曰：范元琰字伯。居父忧时，哀慕尽礼，亲党异之。及长好学，博通经史，兼精佛义。祖母患瘫，常自含吮。与人言，常恐伤物。居家不出城市，虽独居如对宾客，见者莫不改容惮之。家贫，惟以园蔬为业。尝出行，见人盗其菘，元琰遽退走。母问其故，具以实答。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元琰因伐林为桥以度之。自是盗者大惭，一乡无复草窃。齐建武初，征为曹虎平西参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至。於是始安王遥光为扬州，谓徐孝嗣曰：“曹虎参军，岂是礼贤之职？”欲以西曹书佐聘之。会遥光败，不果，时人以为恨。
《南史》曰：阮孝绪字士宗，尉氏人。父彦之诫曰：“宜思自勖，以庇尔躬。”答曰：“愿追赤松子於沧海，逐许由於穷谷耳。”自是屏居一室，非晨昏定省，未尝出户外。外兄王宴贵显，孝绪度必颠覆，闻其笳声至门，乃穿篱逃迸。及宴诛，竟获免。时中丞任欲往见之，不肯。乃叹曰：“其室虽迩，其人何远！”自是钦慕风誉者莫不敛衽，望尘而息也。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人。生十岁，读葛洪《神仙传》曰：“仰青□，睹白日，不觉为远矣。”齐高祖作相，引为侍读。永明初，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乃许之。居句容曲句山，自号华阳隐居。武帝即位，有吉凶征讨大事，皆使咨问，时人号为山中宰相。预知梁祚覆没，乃制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及侯景倾陷篡位，果在昭阳殿，皆如其言。大同初卒，年八十五。颜色不变，屋中有异香气，累日氤氲，谥贞白先生。有《肘后方》、《枕中术》及《本草》。
又曰：沈㠯㠯，吴兴人也。性有至介，常慕黄叔度、徐孺子之为人，每独处一室，罕见其面。从叔勃贵显当朝，每还，吴宾客迎送填咽，㠯送迎不出域。勃乃叹曰：“吾乃今知贵不如贱也。”
梁书曰：何点字子，庐江人也。点虽不出入城府，而遨游於外，不簪不带，驾柴车，蹑草履，恣心所适，致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谓之通隐。
《後周书》曰：韦字敬远，孝宽之兄也。志尚夷简，淡於荣利。太祖经略王业，仄席求贤，备礼辟之，终不能起，弥加敬重。世宗即位，礼遇逾厚，敕有司日给河东酒一斗，号曰逍遥公。年七十而卒。
《陈书》曰：马枢字要理，扶风人。初为梁邵陵王纶学士。纶举兵援台城，留书二万卷寄枢，枢肆意寻览将遍，乃喟然叹曰：“吾闻贵爵位者以巢由为桎梏，爱山林者以伊吕为管库。今乃稽诸史典，笃论其义，亦各从其所好。”乃隐於茆山，曰精洞。
卷五百六　逸民部六
逸民六
《隋书□隐逸传》曰：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髫龀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伯父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後丁母忧，居丧骨立。服阕，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诣学请业，精研不倦。遂博览群籍，兼善天文术数。隋有天下，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至於亲宾来萃，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所疏，顿至於此！”家富於财，躬处节俭，每以赈施为务。开皇八年，终於家。

又曰：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长为里佐，屡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里，不应辟命，与赵郡李士谦为忘言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及士谦死，廓哭之恸，为之作传，输之秘府。士谦妻卢氏寡居，每有家事，辄令人咨廓取定。廓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大业中，终于家，时年八十。

又曰：徐则，东海剡人也。幼沉静，寡嗜欲。受业於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论议。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山。後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时，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惟松水而已。虽隆冬𠯿寒，不服绵絮。初在缙□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後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知其名，手书召之，遂诣扬州。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五更而卒，支体柔弱如生。

又曰：张文诩，河东人也。父琚，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文诩时游太学，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疑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惟其所择。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文诩慰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说之，始为远近所悉。州县以其贫素，将加赈恤，辄辞不受。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终於家，年四十。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唐书□隐逸传》曰：王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也。少与李播、吕才为莫逆之交。隋大业中，应孝悌廉洁，举授扬州六合县丞。非其所好，弃官还乡里。绩河渚中，先有田数顷。邻渚有隐士仲长子先，服食养性，绩重其真素，愿与相近。乃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尝游北山，因为《北山赋》以见志。绩尝躬耕於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经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咏讽。贞观十八年卒。临终自克死日，遗命薄葬，兼预自为墓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田游岩，京兆三原人也。初补太学生，後罢归，游於太白山。每遇林泉会意，辄留连不能去。其母及妻子并有方外之志，与游岩同游山水二十馀年。後入箕山，就许由庙东，筑室而居，自称许由东邻。调露中，高宗幸嵩山，遣中书侍郎薛元超就问其母，游岩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谓曰：“先生养道山中，比得佳否？”游岩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痼疾。既逢圣代，幸得逍遥。”帝曰：“朕今得卿，何异汉获四皓乎？”因将游岩就行宫，授崇文馆学士，令与太子少傅刘仁轨谈论。帝後将营奉天宫于嵩山，游岩旧宅先居宫侧，特令不毁，仍亲书题额悬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

又曰：史德义，苏州昆山人也。咸亨初，隐居武丘山，以琴书自适。或骑牛带瓢，出入郊郭廛市，号为逸人。高宗闻其名，征赴洛阳，寻称疾东归，公卿已下皆赋诗饯别。德义亦以诗留赠，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劳使周兴表荐，则天征赴都，诏曰：“苏州隐士史德义，志尚虚玄，素履贞确，谦冲彰於里，孝友表於闺庭；固辞征辟，长往严陵之濑；多谢簪裾，高蹈愚公之谷。朕承天革命，建极开阶，寤寐星□，物色林壑，顺贞期而损薜带，应休运而解荷裳，粤自海隅，来游魏阙，行藏之理斯得，去就之节无违，风操可知，启沃攸伫，特宜优奖，委以谏曹，授谏议大夫。”後放归丘壑。

又曰：王友贞，怀州河内人也。弱冠时，母病笃，医言惟啖人肉乃差。友贞独念无可求治，乃割股肉以饴亲，母疾寻差。则天闻之，令就其家验问，特加旌表。友贞素好学，读九经皆百遍，训诲子弟，如严君焉。口不言人过，尤好释典，屏绝膻味，出言未曾负诺。时论以为真君子。中宗在春宫，召为司议郎，不就。神龙初，又拜太子中舍人，仍令所司以礼征赴。及至，固以疾辞。玄宗在东宫，又表请礼征之，以年老，竟辞不赴。年九十馀，开元四年卒。特下制赠银青光禄大夫。

又曰：卢鸿一字浩然，本范阳人，徙家洛阳。少有学业，颇善籀篆楷隶，隐於嵩山。开元初，遣币礼再征，不至。五年，下诏征之。至东都，谒见不拜。宰相遣人问其故，奏言：“臣闻老君言，礼者忠信之所薄，不足可依。山臣鸿一敢以忠信奉见。”上别召升内殿，赐之酒食，诏曰：“卢鸿一应辟而至，访之政道，有会淳风，爰举逸人，用劝天下。特宜授谏议大夫，放之还山。”

又曰：王希夷，徐州滕人也。孤贫好道。父母终，时为人牧羊，收佣以供葬。葬毕，隐於嵩山，师道士黄赜向四十年，尽能传其闭气道养之术。颐卒，更居兖州徂徕山中，与道士刘玄博为栖遁之友。好《易》及《老子》，尝饵松柏叶及杂花散。景龙中。年七十馀，气益壮。刺史卢齐卿就谒致礼，因访以字人之术。希夷曰：“孔子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终身行之矣。”及玄宗东巡，敕州县以礼徵召。至驾前，年已九十六。上令中书令张说访以道义，宦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扶入宫中，与话，甚悦。诏授朝散大夫，守国子博士，听致仕还山。

又曰：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与魏州人夏侯乾童有旧，闻乾童母卒，徒步往吊之。乡人止之曰：“当夏溽暑，岂可涉千里？致书可也。”大经曰：“尺书安能尽意！”遂行至魏州。会乾童出行，大经造门设席，行吊礼，不讯其家人而还。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古人式干木之闾，礼贤故也。”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尝预筮死日，先凿墓，自为志文。如筮而终。

又曰：李元凯者，博学，善天文律历。然性恭慎，口未尝言人之过。乡人宋，年少时师事之。及作相，使人遗元凯束帛，将荐举之，皆拒而不答。景龙中，元行冲为州刺史，邀元凯至州，问以经义，因遗衣服。元凯辞曰：“微躯不宜服新丽，但恐不能胜其美，以速咎也。”行冲乃以泥涂污而与之，不获已而受。及还，乃以己之所蚕素丝五两，以酬行冲曰：“义不受无妄之财。”年八十馀终。

又曰：徐仁纪者，圣历中征拜左拾遗，三上书论得失，不纳，谓人曰：“三谏不听，可去矣。”遂移病归乡里。神龙初，宣慰使举仁纪之行可以激俗，又征拜左补阙，三上书，又不省，乃诣执政，求出，授灵昌令。妻子不之官，廨舍惟衣履及书疏而已，馀无所蓄。

又曰：孙处玄，长安中征为左拾遗，颇善属文，常恨天下无书以广所闻。神龙初，桓彦范等用事，处玄遗彦范书，论时事得失。彦范竟不用其言。乃去官还乡里，以病卒。

又曰：白履忠，陈留浚仪人也。博涉文史，尝隐居于古大梁城，时人号为梁丘子。景□中，征拜校书郎，寻弃官而归。开元十年，刑部尚书王志表荐履忠隐居读书，贞苦守操，有古人之风，堪代褚无量、马怀素入阁侍读。乃征赴京师。及至，辞以老病，不任职事。诏授朝散大夫，停留数月而归。履忠乡人左庶子吴竟谓履忠曰：“吾子家室屡空，竟不沾斗米匹帛，虽得五品，何益於实也？”履忠欣然。寻以寿终。

又曰：崔覲，梁州城固人也。为儒不乐仕进，以耕稼为业。老而无子，乃以田宅家财分给奴婢，令各为生业。覲夫妻遂隐於城固南山，家事不问。约奴婢递过其舍，至则供给酒食而已。夫妇林泉相对，以啸咏自娱。山南节度使郑馀庆高其行，辟为节度参谋，累邀，方至府第。为吏无方略，若不达人事，馀庆以长者优容之。太和八年，左补阙王直方荐覲有高行，诏以起居郎征之，覲辞疾不起，卒於山。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王倪者，尧时贤人也，师被衣。啮缺又学於王倪，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焉。啮缺曰：“子不知厉害，则至人固不知利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暴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雨，骑日月，而游天地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间乎？”

又曰：“善卷者，古之贤人也。尧闻其得道之士，乃北面师之，而问道焉。及舜受终之後，又以天下让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民不知怒，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观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耳目益荣，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秋收敛身足以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为哉？”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所终矣。

又曰：啮缺，尧时人。许由师事啮缺，尧又师由。问曰：“啮缺可以配天乎？”既而啮缺遇由，由曰：“子将何之？”曰：“将逃尧。”曰：“何谓也？”曰：“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而不知其贼天下。”遂逃不见。

又曰：“巢父，尧时隐人。年老，以树为巢而寝其上，故时人号曰巢父。尧之让许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隐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击其膺而下之。由怅然不自得，乃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向者闻言，负吾矣。”遂去，终身不相见。

又曰：许由字武仲，隐乎沛泽之中。尧闻，乃致天下而让焉。由乃退而耕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史记》又载。）

又曰：壤父者，尧时人。年五十而击壤於道中。观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又曰：蒲衣者，舜时贤人也。年八岁而舜师之，遂让以天下。蒲衣不受而去，莫知所终。

又曰：老莱子者，楚公室乱，逃世，耕於蒙山之阳。蓬蒿为室，枝杖于床，饮水食菽，垦山播种。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驾至莱子之门。莱子方织畚，王曰：“守国之政，孤愿烦先生。”老莱子曰：“诺。”王去，其妻樵还，曰：“子许之乎？”老莱子曰：“然。”妻曰：“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棰；夫可拟以官禄者，可随而钺。妾不能为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莱子亦随其妻，至于河南。以莱子为老子，人莫知其所终也。

又曰：颜回字子渊，贫而乐道，退居陋巷，曲肱而寝。孔子曰：“尔家贫，居卑，何不仕？”回曰：“回有郭外田六十亩，足以供饣粥；有郭内圃六十亩，足以供丝麻；鼓宫商之音，足以自乐；习所闻於夫子，足以自娱。回何仕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及晋文公之返国也，与秦穆公伐郑，围其都。郑人私与秦盟，而晋师退。秦又使大夫杞子等三人戍郑。居三年，晋文公卒。襄公初立，秦穆公方强，使百里、西乞、白乙率师袭郑，过周及滑，郑人不知。时高将市於周，遇之，谓其友蹇他曰："师行数千里，又数经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无备也。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矣。"於是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师，且使人告郑为备。杞子亡奔齐。孟明等返至ゾ，晋人要击，大破秦师。郑於是赖高而在。郑穆公以存国之赏赏高，而高辞曰：许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败俗也。赏一人而败国俗，智者不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

卷五百七　逸民部七

逸民七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荷蒉者，卫人也。避乱不仕，自匿姓名。孔子击磬于卫，乃荷蒉而过孔氏之门，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乎莫己知，期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孔子闻之，曰："果哉，蔑之难矣！"

又曰：石门守者，鲁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隐。又名为鲁守石门，主晨夜开闭之。子路从孔子入石门而宿，问之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遂讥孔子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时人贤焉。

又曰：东郭顺子者，魏人也。道守真。田子方师事之，而为魏文侯师友。侍坐於文侯，数称溪工。文侯曰："溪工子师耶？"子方曰："非也，无择之里人也。称道数当，无择称之。"文侯曰："然则子无师耶？"子方曰："有。"文侯曰："子师谁？"子方曰："东郭顺子也。"文侯曰："然则夫子何故未尝称之？"子方曰："其为人也，直情而容物。物无道，则正容以悟之，使人意也消。无择何也以称之！"子方出，文侯曰："远哉，全德之君子！始吾以圣智之言、仁义之行为至矣。吾闻子方之师，形解而不敢动，口钳而不知言语，所学真士梗耳。夫魏，真为居累矣。"

又曰：壶丘子林者，郑人也。道德甚优，列御寇师事之。

又曰：列御寇者，郑人也，隐居不仕。郑穆公时，子阳为相，专任刑。列御寇乃绝迹穷巷，面有饥色。或告子阳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不好士乎？"子阳闻而悟，使官载粟数十乘以与之。御寇出见使，再拜而辞之。入见其妻，妻怃心而怒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乐。今子之妻子有饥色，君遗先生食，先生不受，岂非命也哉？"御寇笑曰："君非自知而遗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至於其罪我也，又必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郑人杀子阳，其党皆死，御寇安然独全。终身不仕。著书八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道家之意，号曰《列子》。
又曰：段干木者，晋人也。少贫目贱，心志不遂，乃怡清节，游西河，师事卜子夏。与田子方、李克、翟璜、吴起等居於魏，皆为将，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门，段干木逾墙而避之。文侯尊以客礼，出过其庐而轼。其仆问曰：“干木布衣也，君轼其庐，不以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趋势利，隐处乎穷巷，声驰千里，敢不轼乎？”文侯以名过齐桓公者，盖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又曰：公仪潜，鲁人。与子思为友。穆公因子思而致命，欲以为相。子思曰：“公仪子逾所以不至也，君若饥渴待贤，纳用其谋，虽蔬食饮水，亦愿在下风。如以高官厚禄为钓饵，而无信用之心，公仪子智若鱼者可也。不尔，则不逾君之庭。且臣不佞，又不能为君操竿下钓，以伤守节之士。”潜竟终身不屈。
又曰：王斗，齐人也。道不仕，与颜蜀并时。曾造齐宣王门，欲见宣王。宣王使谒者延斗入，斗曰：“趋见王为好势，趋见斗为好士，於王何如？”谒者还报。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请从。”王趋而迎之於门，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庙社稷，愿闻先生直言正谏。”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之爱尺之。”王曰：“何谓？”斗曰：“王使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国，非左右便辟则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尺之也。”王乃谢曰：“寡人有罪於国家矣。”於是举士五人，任之以官。齐国大治，王斗之力也。
又曰：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身清节，不求进诸侯。鲁恭公闻其贤，遣使致礼，赐粟三千锺，欲以为相。辞不受。齐王又礼之，以黄金百斤聘以为卿，又不就。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曰《黔娄子》。终身不屈，以寿终。
又曰：原宪居环堵之室，瓮牖桑枢，上漏下湿，衣无表，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坐而弹琴。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巷不容轩，来见宪。宪韦冠杖藜而出，应门，正冠则缨绝，敛衽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宪笑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若夫仁义之慝，车马之饰，宪不忍为。”子贡逡巡，面有惭色，终身耻其言之过也。
又曰：曾参字子羽。鲁哀公致邑焉，参辞不受，曰：“吾闻受人者常畏人，与人者常骄人。纵君不我骄，我岂无畏乎？”
又曰：陈仲子，齐人。其兄戴为齐卿，食禄万锺。仲子以为不义，将妻子适楚，居於於陵，自谓於陵子。仲穷，不苟求不义之食。遭岁饥，乏粮三日，乃匍匐而食井上李实之虫者，三咽而食视。身自织屦，妻擘纑以易衣食。楚王闻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欲以为相，遣持金百镒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谓妻曰：“楚王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书，乐在其中矣。结驷连骑，所安不过一肉，而怀楚国之忧，竟可乎？”於是谢使者。遂相与逃，而为人灌园。

又曰：披裘公者，吴人。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而睹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处之高而视之卑？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季子大惊，既谢而问姓名。公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名哉！”

又曰：江上丈人者，楚人也。楚平王以费无忌之谗杀伍奢，奢子员士将奔吴，至江上，欲渡无舟，而楚人购员甚急。自恐不脱，见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剑以与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不受，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爵执，金千镒，吾尚不取，何用剑为？”不受而别，莫知其谁。员至吴为相，求丈人不能得，每食辄祭之，曰：“名可得闻而不可得见，其惟江上丈人乎？”

又曰：渔父者，楚人也。见楚乱，乃匿名隐钓於江滨。楚顷襄王时，屈原为三闾大夫，名显於诸侯。为上官靳尚所谮，王怒，迁之江滨，被行吟於泽畔。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於斯？”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不凝滞於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扬其波，汩其泥？众人皆醉，何不其糟，ㄡ其丸？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焉？”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遂去，深自闭匿，人莫知焉。

又曰：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惟丈人隐身道，老而不亏，专业於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

又曰：乐臣公者，宋人也。其先宋公族，其後别从赵赵其族乐毅显名於诸侯，而臣公独好黄老，恬静不仕。及赵为秦昭王灭，臣公东之齐，以《老子》显名，齐人尊之，号称贤师。赵人田叔等皆师事之。

又曰：盖公者，齐之胶西人也。明《老子》，师事乐臣公。楚汉之起，齐人争往于世主，惟盖公独遁居不仕。及汉定天下，曹参为齐相，延问诸儒数百人，何以治齐。人人各殊，参不知所从。盖公善黄老，乃使人厚币聘之。公为言治道贵清净则民定，遂推此为类，为参言之。参悦，乃避正堂舍之，师事焉。齐果大治。及参入相汉，导盖公之道，故天下歌之。盖公虽为参师，然未尝仕，以终寿。

又曰：四皓者，皆河内轵人也。或在汲。一曰东园公，二曰角里先生，三曰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季，四曰夏黄公。皆道洁己，非义不动。秦始皇时，见秦政虐，乃退入蓝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洛，隐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败，汉高闻之，征之不至。深自匿终南山，不能屈也。

又曰：黄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乱，自隐姓名，时人莫能知者。初，张良易姓为张，自匿下邳，步游沂水圮上，与黄石公相遇，衣褐衣而老，坠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乍愕然，欲殴之。为其老也，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焉。公笑以足受而去。良殊惊。公行里许，还，谓良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愈怪之，复跪曰：“诺。”五日平旦，良往，公怒曰：“与老人期，何後也？後五日早会！”良鸡鸣往，公又先在，怒曰：“何後？复五日早会！”良夜半往，有顷，公亦至，喜曰：“当如是。”乃出一篇书与良，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後十二年，孺子见济北城山下黄石即我。”遂去不见。良旦视其书，乃是《太公兵法》。良异之，因讲习以说他人，莫能用。後与沛公遇於陈留，沛公用其言，辄有功。後十三年，从高祖过济北城山下，得黄石公，良乃宝祠之。及良死，与石并葬焉。

又曰：鲁二征士者，皆鲁人也。高祖定天下，即皇帝位，博士叔孙通白征鲁诸儒三十馀人，欲定汉仪礼。二士独不肯，骂通曰：“天下初定，死伤者未起，而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举。吾不忍为公所为也。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也。公往矣，无污我！”通不敢致而去。

又曰：安期先生者，琅琊人。受学河上丈人，卖药海边，老而不仕。时人谓之千岁公。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夜，赐金璧，值数千万。出，置阜乡亭而去，赤玉舄为报，留书与始皇曰：“後数十年，求我於蓬莱山下。”及秦败，安期先生与其友蒯通同往见项羽。羽欲封之，卒不肯受。（见《列仙传》。）

又曰：东郭先生者，与其友梁石君俱修道，隐居不仕。曹参为齐相，尊礼士。范阳人蒯通为参客，入见参曰：“妇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门者，足下即欲求妇，何取？”参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则求臣亦由是也。彼东郭先生、梁石君，齐之隽士也。今隐，未尝卑节下意以求仕，愿足下礼之。”遂致礼聘，二人终不仕。齐人美焉。

又曰：田何字子庄，齐人也。自孔子授《易》，世传至何。及秦焚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不焚。故何传之不绝。汉兴，何以齐诸田徙社，故号曰社田生。以《易》受弟子东武王仲、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梁项生等，皆显当世。惠帝时，何年老家贫，守道不仕，帝亲幸其庐。以受业。终为《易》者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生者，汉文景时人也。善为黄老，退居不仕，与南阳张释之交。当时释之为公车令，太子与梁王共入朝，不下司马门。释之劾奏太子不敬。文帝善之，迁至廷尉，及文帝崩，太子代立为帝，是谓景帝。释之惧，称病欲去。用王生计，乃见上谢之，景帝不过也。王生平常与释之及公卿会庭中立，生袜解，顾谓释之，前跪而系之。既退，或让生曰：“独奈何辱张廷尉，使跪系袜乎？”生曰：“吾年老，老且贱矣。自度终无益张廷尉。廷尉方为天下名臣，吾岂敢耻廷尉使系袜乎？欲重之。”诸公闻之，皆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卷五百八　逸民部八

逸民八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挚峻字伯陵，京兆长安人。少治清节，与太史令司马迁交好。峻独退修修德，隐於开山。迁既亲贵，乃以书劝峻进曰：“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峻报书曰：“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处。故悔吝去於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於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屏，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送馀齿耳。”峻之守节不移如此。迁居太史官，为李陵游说，下腐刑，果以悔吝被辱。峻遂高尚不仕，卒於开。开人立祠号曰开君。

又曰：韩福者，涿人也。以行义修洁著名。昭帝时，将军霍光秉政，表显义士。郡国条奏行状，天子得福等五人行义最高，以德行征至京兆，病不得进。元凤元年，诏策曰：“朕悯劳福以官职之事，赐帛五十匹，遣归。其务修孝悌，以教乡里。”福归，终身不仕，卒於家。

又曰：安丘望之，京兆长陵人也。少治《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官，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之。望之辞不肯见。上以其道德深重，常宗师焉。望之不以见敬为高，愈自损退。为巫医於民间，著《老子章句》，故老氏有安丘之学。扶风耿况、王等皆师事之，从受《老子》。终身不仕，道家宗焉。

又曰：丘字季春，扶风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与俗人为群。郡召始见，曰：“明府欲臣耶？友耶？师耶？明府所以尊宠人者极於功曹，所以荣禄人者已於孝廉，一极一已，皆所不用也。”府君异之，遂不敢屈。（《三辅决录》曰：丘傲俗，自谓无伍。）

又曰：荀靖字叔慈。父淑有名绩。靖兄弟八人，号曰八龙。靖至孝，阖门悌睦，隐身修道。弟爽字慈明，亦有材学。汝南许章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内润。太尉辟，不就。及终，颍阳令丘祯号靖曰玄行先生。颍川太守王怀亦谥曰昭定先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隐身不仕。庞参为汉阳太守，就家候棠，以薤一本、水一盆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户下。参曰：“棠是欲谕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击强宗也；抱孙儿当户者，欲太守开门恤孤也。”终参去，不言。诏征不至。及卒，乡人图画其形，至今称任征君也。

又曰：张仲蔚，平陵人。与同郡魏景卿俱修道德，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诗赋，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

又曰：高恢字伯远，少治《老子经》，恬虚不营世务。与梁鸿善，隐於华阴山。

又曰：姜肱字伯淮，彭城广戚人也。家世名族，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肱年最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兄弟相爱不能相离。习学五经，兼明星纬，弟子自远方至者三千馀人，声重於时。凡一举孝廉，十辟公府，九举有道，至孝贤良，公车三征皆不就。仲季亦不应征辟。建宁三年，灵帝诏徵为犍为太守。肱得诏，乃告其友曰：“吾以为虚获实遂籍声价。盛明之世尚不委质，况今政在私门哉！”乃隐遁命，乘船浮海，使者迫之不及。再以玄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又逃不受诏。名振天下，年七十卒於家。

又曰：徐稚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少以经行高於南州。桓帝时，汝南陈蕃为豫章太守，因荐稚於朝廷。由是三举孝廉贤良，皆不就；连辟公府，不诣，未尝答命。公薨，辄身自赴吊。太守黄琼亦尝辟稚，至琼薨，归葬江夏，稚既闻，即负笈徒行豫章三十馀里，到江，夏琼墓前，致酹而哭之。後公车三征。不就，以寿终。

又曰：夏馥字子治，陈留圉人也。少为诸生，质直不苟，动必依道。同县高俭及蔡氏凡二家豪富，郡人畏事之，惟馥闭门不与高、蔡通。桓帝即位。灾异数发，诏百司举直言之士各一人。太尉赵戒举馥，不诣，遂隐身。久之，灵帝即位，中常侍曹节等专朝，禁锢善士，谓之党人。馥虽不交官，然声名为节等所惮，遂与汝南范滂、山阳张俭等数百人并为节所诬，悉在党中。诏下郡县，各捕以为党魁，馥於是顿足而叹曰：“孽自己作，空良善，一人逃死，祸及百家，何以生为！”乃剪须变服，易形改姓，入相虑山中，为冶工客作，形貌毁悴。积佣三年，而无知者。後诏悉放，俭等皆出，馥独叹曰：“以为人所弃，不宜复齿乡里矣！”留赁作不归，家人求，不知所处。其後人有识其声者，以告同郡上党太守濮阳潜。潜使人以车迎馥，馥自匿不肯见。潜车三返，乃得馥。

又曰：申屠蟠字子龙，陈留外黄人也。少有名节，同县大女虽玉为父报仇，外黄令梁丑欲论杀玉。蟠时年十五，为书生，进谏曰：“玉之节义，足以感无耻之孙，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时，尚当追旌庐表，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丑善其言，乃为谳减死论，人称之。及父母卒，蟠思慕，不饮酒食肉十馀年。遂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学治《京氏易》、《严氏春秋》、《小戴礼》。三业先通，因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学无常师。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子居病困，以身托蟠。蟠即步负其丧，至济阴，遇司隶从事於河巩之间。从事义之，为符传护送蟠，蟠不肯，投传于地而去。事毕还学，前後凡一察，蒲车特征，皆不就。年七十四，以寿终。

又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人也。少事父母，以孝闻。身长八尺馀，家贫，郡县欲以为吏，叹曰：“丈夫何能执鞭斗筲哉！”乃辞母，与同郡宗仲至京师，从屈伯彦学《春秋》，博洽无不通。又审於人物。由是名著於陈梁之间。步行遇雨，巾一角垫，众人慕之，皆折巾角。士争往从之，载策盈车。凡泰知之，於无名之中六十馀人，皆先言後验。以母丧归，徐稚来吊，以生刍一束顿泰庐前而去。泰曰：“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诗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不堪此喻。”後辟司徒府有诏征，皆不就。

又曰：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筑室於庭中，闭门不见客。旦於室中向母拜，虽子往不得见也。子亦向户拜而去。首不著巾，身无单衣，足著木履。母死，不列服位。公车再征，不诣。范滂美而称之曰：“隐不违亲，身不绝俗，可谓至贤也。”

又曰：牛牢字君直。世祖为布衣时，与牢游，夜讲讫，共言谶“刘秀当为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万一？各言尔志。”牢独默然。世祖问之，牢曰：“丈夫立义，不与帝友。”众大笑。及世祖即位，征牢，称疾不至。诏曰：“朕幼交牛君直，清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者，当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辄奉诏，就家存问。牢恒被称疾，不答诏命。

又曰：成公者，成帝时自隐姓名。尝诵经，不交世利，时人号曰成公。成帝时出游，问之，成公不屈节。上曰：“朕能富贵人，能杀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贵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禄；陛下能杀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又曰：彭城老父者，楚之隐人也。见汉室衰，乃自隐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馀。王莽时，征故光禄大夫龚胜，欲为太子师友祭酒。耻事二姓。莽迫之，胜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会敛者数百人。先生痛胜以名致祸，乃独入哭胜，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煎。龚先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毕而起，出，众莫知其谁。

又曰：宋胜之字即子，南阳安众人也。少孤，年十五失父母，家於城聚中，孝慕甚笃，聚中化之，少长有礼。胜之每行，见老人担负，辄以身代之；猎得禽兽，尝分肉与有亲者。贫，依姊居数岁，乃至长安受《易》通明，以信义见称。从兄袁为东平内史，遣吏召之，胜之曰：“众人所乐者，非胜之愿也。”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游太原，从郇越牧羊，以琴书自娱。丞相孔光闻而就太原辟之，不至。元始三年，病卒於太原。

又曰：东海隐者，汉故司直王良友人。建武中，良以清节征用，历位至一年，复征还，见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奇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曷为致此而复遽去？何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距良，终不纳。论者高之。

又曰：韩顺字子良，天水成纪人也。以经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隐於南山。地黄四年，汉兵起於南阳，顺同县隗嚣等起兵，自称上将军。西州大震。惟顺修道山居，执操不回。嚣以道术深远，使人赍璧帛车辞厚礼聘顺，欲以为师。顺因使谢嚣曰：“礼有来学，义无往教，即欲相师，但入深山来。”嚣闻矍然，不敢强屈。其後嚣等诸姓皆灭，惟顺山栖安然，以贫洁自终焉。

又曰：挚恂字季直，伯陵之十二世孙也。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ら等自远方至者十馀人。既通古今，而性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宗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隐於南山之阴。初，马融始从恂受业，恂爱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後果为大儒，文冠当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荐恂行侔曾、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实瑚琏器也，宜在宗庙，为国真辅。由是公车征，不诣。大将军窦宪举贤良，不就。清名显於世，以寿终。三辅称焉。

又曰：姜岐字子平，汉阳上郡人也。少失父，独与母兄居，治《书》、《易》、《春秋》，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国桥玄为汉阳太守，召岐，欲以为功曹。岐称疾不就。玄怒，敕督邮尹益收岐，若实不起者，欲嫁其母，而後杀岐。益争之。玄怒益，使挝之。益得杖且谏曰：“岐少修学孝义，栖迟衡庐，乡里归仁，名宣州里，实无罪杖。益敢以死守之。”玄心乃止。岐於是高名逾广。及母死，丧礼毕尽，让平水田与兄岑，遂隐。以畜蜂豕为事，教授者满於天下，营业者三百馀人。辟州从事，不诣。民从而居之者数千家。後举贤良，公府辟以为茂才，为蒲坂令，皆不就。以寿终於家。

卷五百九　逸民部九

逸民九

皇甫士安《高士传》曰：严遵字君平，蜀人。常卖卜成都市，日得百钱以自给。卜讫，则闭肆下帘，以著书为事。扬雄少，从之游，数称其德。李强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为从事足矣。”雄曰：“君可备礼与相见，其人不可屈也。”王凤请交，不许，叹曰：“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时人服之。

又曰：郑朴字子真，修道静默，世服其清高。大将军王凤以礼聘之，遂不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雄《法言》盛称其德，曰：谷口郑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振京师。冯翊人刊石祠之，至今不绝。

又曰：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中化之，班白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尝为县令，乡人共送之。元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馀不去。刺史使人喻之，仲元曰：“本不之官。”惟扬雄重之，曰：“不夷不惠，居於可否之间。”

又曰：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学《孝经》、《论语》，兼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周官》、《礼记》、《左氏春秋》。大将军何进辟玄，州郡迫胁，不得已而诣，进设机杖之礼以待玄。玄以幅巾见进，一宿而逃去。公府前後十馀辟，并不就。

又曰：任安字定祖。少好学隐山，不营名利，连辟不就。时人号安曰任孔子。建安中，读《史记□鲁连传》，叹曰：“性以洁白为治，情以得志为乐，性洽情得体道而不忧，彼弃我取，与时而无争。”遂终身不仕，号曰任征君。

又曰：管宁罪褡安。灵帝末，以中国方乱，乃与其友邴原涉海，依辽东太守公孙度，度虚馆礼之。其後中国少安，人多南归，惟宁不还。黄初中，华歆荐宁。宁知公孙渊必乱，乃因下辞还。以为大中大夫，固辞不就。宁凡征命十至，舆服四赐。常坐一木榻上，积五十年，未尝箕踞，榻上当膝皆穿。常着布裙貉裘，惟祠先人乃着旧布单衣，加首絮巾。辽东郡图其形於府殿，号为贤者。

又曰：胡昭字孔明，弃妻子，不应袁绍之命。武帝亦辟昭，昭自陈本志。帝曰：“人各有志，出处不同，勉卒高尚，义不相屈。”昭乃隐陆浑山中。

又曰：焦先字孝然，世莫知其所出。或言生汉末。及魏受禅，常结草为庐於河之湄，独止其中。冬夏袒不着衣，卧不设席；又无草蓐，以身亲土；其体垢污，皆如泥滓。不行人间，或数日一食，行不由邪径，目不与女子迕视。口未尝言，虽有惊急，不与人语。後野火烧其庐，先因露寝。遭冬雪大至，先袒卧不移。人以为死，就视如故，後百馀岁卒。

嵇康《高士传》曰：子州友父者，尧、舜各以天下让友父。友父曰：“我适有劳忧之病，方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曰：石户之农，不知何许人，与舜为友。舜以天下让之，石户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海，终身不反。

又曰：伯成子高，不知何许人也。唐虞时为诸侯，至禹复去而耕。禹往趋而问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问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尧治天下，至公无私，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无留吾事！”侃侃然遂复耕而不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卞随、务光者，不知何许人。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曰：“非吾事也。”汤遂伐桀，以天下让随，随曰：“后之伐桀，谋於我，必以我为贼也；而又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不忍闻。”乃自投桐水。又让务光，光曰：“废上非义，杀民非仁，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於尊我哉？”乃抱石而沉庐水。

又曰：小臣稷者，齐人。抗厉希古，桓公三往而不得见。公曰：“吾闻士不轻爵禄，无以易万乘之主。万乘之主不好仁义，无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见焉。

又曰：亥唐，晋人也。高恪寡素，晋国惮之。虽蔬食菜羹，平公每为之欣饱。公与亥唐坐有间，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时与亥子坐，腓痛足痹，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不悦。公曰：“子欲贵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乃无欲也，吾非正坐无以养之，子何不悦哉？”

又曰：涓子，齐人。饵术接食，甚精。至三百年後，钓於河泽，得鲤鱼中符，後隐於岩石山，能致风雨，告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其旨。

又曰：商容，不知何许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无遗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将语子，过故乡而下车，知之乎？”老子曰：“非谓不忘故耶？”容曰：“过乔木而趋，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敬老耶？”容张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齿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谓其刚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尽矣。”

又曰：关令尹喜，周大夫也。善内学星辰服食。老子西游，喜先见气，物色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为著书。因与老子俱之流沙西，服巨胜实，莫知所终。

又曰：康市子者，圣人之无欲者也。见人争财而讼，推千金之璧於其旁，而讼者息。

又曰：狂接舆，楚人也。耕而食。楚王闻其贤，使使者持金百镒聘之，曰：“愿先生治江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去，妻从市来，曰：“门外车马迹何深也？”接舆具告之。妻曰：“许之乎？”接舆曰：“富贵人之所欲，子何恶之？”妻曰：“吾闻至人乐道，不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受人爵禄，何以待之？”接舆曰：“吾不许也。”妻曰：“诚然，不如去之。”夫负釜甑，妻戴衽器，变姓名，莫知所之。尝见仲尼，歌而过之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後更名陆通，好养性，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皇甫士安《高士传》曰：陆通字接舆。楚昭王政乱，乃阳狂不仕，故曰接舆也。）

又曰：荣启期者，不知何许人也。披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乐也？”对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得为人，是一乐也；以男为贵，吾得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免於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者民之终，居常以待终，何不乐也？”
又曰：长沮、桀溺者，不知何许人也。耦而耕，孔子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是孔子。”“是鲁孔丘欤？”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仲由。”“孔丘之徒欤？”对曰：“然。”曰：“与其从避人之士，岂若从避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
又曰：荷丈人，不知何许人也。子路从而後，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
又曰：颜阖者，鲁人也。鲁君闻其贤，以币聘焉。阖方服布衣，自饮牛。使者问曰：“此颜阖家耶？”曰：“然。”使者致币。阖曰：“恐听误，而遗使者羞。”使者至，复来求之。阖乃凿坯而遁。
又曰：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为乱，使石乞告之。不从，承之以剑，而僚弄丸不辍。鲁侯问曰：“吾学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於忧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洒心，而游无人之野，则无忧也。”
又曰：太公任者，陈人。孔子围陈，七日不火食。太公往吊之，曰：“子几死乎？夫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饰智以警愚，修身以明污，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汝不免於患也。孰能削迹捐势，不为功名者哉？无责於人，人亦无责焉。”孔子曰：“善。”辞其交游，巡於大泽，入兽不乱群，而况人也。
又曰：汉阴丈人者，楚人也。子贡适楚，见丈人为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贡曰：“有机於此，後重前轻，名曰桔槔，用力寡而见功多。”丈人作色曰：“闻之吾师，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於胸，则纯白不备。”子贡愕然，惭不对。有间，丈人曰：“子奚为？”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博学以疑圣智，独弦歌以买声名於天下者乎？方且亡汝神气，堕汝形体，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勿妨吾事！”
又曰：延陵季子名札，吴王之子，最少而贤。使上国还，会阖闾使专诸刺杀王僚，致国於札，札不受去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初适鲁，听乐论众国之风。及过徐，徐君欲其剑，札心许之。及还，徐君已死，即解剑带树而去。
又曰：范蠡者，徐人也。相越灭吴，去之齐，号鸱夷子。治产数千万，去；止陶，为朱公，复累巨万。一日蠡事周师太公，服桂饮水，去越入海，百馀年乃见於陶，一且弃资财，卖药於兰陵，世世见之。
又曰：屠羊说者，楚人也。隐於屠肆。昭王失国，说往从王。王反国，欲将赏说，说曰：“大王失国，说失屠羊；大王反国，说亦得屠羊。臣之爵禄已复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何赏之有。”王使司马子綦延之以三之位，说曰：“愿长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又曰：闾丘先生，齐人也。宣王猎於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与劳王，王赐父老不租，父老皆谢，先生独不拜。王曰：“少也？”复赐无徭役。先生复独不拜。王曰：“父老幸劳之，故答以二赐。先生独不拜，何也？”闾丘曰：“闻王之来，望得寿得富得贵於大王也。”王曰：“死生有命，非寡人也；仓廪备灾，无以富先生；大官无阙，无以贵先生。”闾丘曰：“非所敢望，愿选良吏，平法度，臣得寿矣；赈乏以时，臣得富矣；令少敬长，臣得贵矣。”

卷五百一十　逸民部十

逸民十

嵇康《高士传》曰：周丰，鲁人也。潜居自贵。哀公执贽请见之，丰辞。使人问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对曰：“墟墓之间，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宗庙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苟无礼义忠信诚悫之心以莅之，虽固乘结之，民其两不解乎？”

又曰：颜乚者，齐人也。宣王见之，王曰：“乚前。”乚曰：“王前。”王不悦。乚曰：“夫蜀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王作色曰：“贵乎？”乚曰：“昔秦攻齐，令曰：‘敢近柳下惠垄樵者，罪死不赦。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由是观之，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齐王曰：“愿先生与寡人游，食太牢，乘安车。”乚曰：“愿得蔬食以当肉，安事以当舆，无步以当贵，清净以自娱。”遂辞而去。

又曰：鲁连者，齐人，好奇伟倜傥。尝游赵，秦围邯郸，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连，连不受。平原君乃置酒，以千金为寿。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而无取也。即有取，是商贩之事，不忍为也。”遂隐居海上，莫知所在。

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

又曰：郑仲虞，不知何许人也。汉章帝自往，终不肯起，曰：“愿陛下何惜不为太上君，令臣得为偃息之民。”天子以尚书禄终其身，世号之白衣尚书。

又曰：司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长安。汉文帝时，宋忠、贾谊为太中大夫。谊曰：“吾闻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巫医。”试观卜数中，见季主闲坐，弟子侍而论阴阳之纪。二人曰：“观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世未尝见也。尊官高位，贤者所处。何业之卑，何行之污？”季主笑曰：“观大夫类有道术，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势，相导以利，所谓贤者，乃可为羞耳。夫内无饥寒之累，外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劫夺之忧，处上而有敬，居下而无害，君子道也。卜之为业，所谓上德也。凤凰不与燕雀为群，公等喁喁，何知长者？”二人忽忽，不觉自失。後遂不知季主所在。（《史记》又载。）

又曰：班嗣，楼烦人也。世在京师，家有赐书，内足於财，好老庄之道，不屑荣官。桓君山从借《庄子》，报曰：“若庄子者，绝圣弃智，修性保身，清虚淡泊，归之自然。钓鱼於一壑，则万物不干其志；栖迟於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今吾子伏孔氏之轨迹，驰颜、闵之极艺，既系率於世教矣，何用大道为自炫也！昔有学步邯郸者，失其故步，匍匐而归。恐似此类，故不进也。其行已。”持论如此，遂终於家。

又曰：蒋诩字元卿，杜陵人，为兖州刺史。王莽为宰衡，诩奏事到灞上，称病不进。归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时人谚曰：“楚国二龚，不如杜陵蒋翁。”

又曰：王真字叔平，杜陵人；李邵公，上郡人。真世二千石，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掾，终身不窥长安城，但闭门读书，未尝问政，不过农田之事。邵公王莽时辟地河西，建武中，窦融欲荐之，固辞乃止。家累百金，优游自乐。

又曰：薛方，齐人，养德不仕。王莽安居迎方，因谢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许，今明王方欲隆唐虞之德，亦由小臣欲守箕山之志。”莽悦其言，遂终於家。

又曰：龚胜，楚人。王莽时遣使征聘，义不事二姓，遂不食而死。有老父来吊，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而出，终莫知其谁也。

张显《逸民传》曰：曹子臧者，曹宣公之子也。宣公卒，负刍杀太子留而自立，是为曹成公。其後晋执成公，将见子臧於周而立之。子臧辞曰：“前志有之：圣达节，次守节，不失节。为君，非吾节也。”遂亡命奔宋。晋侯请子臧反国而归成公，子臧以国致成公为君。（见《左传》。）

又曰：周党字伯况。整身清约，非法不行。建武中，征为义郎，以病去。诏曰：“昔夷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食朕禄。”後终隐居娱志，不营於世。

虞般佑《高士传》曰：皇甫士安少执冲素，以耕稼为业，专心好学。每改服以行，兼日而食，得风Φ。或多劝修名，士安答曰：“居畎亩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崇势利而後名乎？”诏以为太子中庶子、著作郎，并不应也。

又曰：朱冲字臣容，南安人。少有德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邻牛犯种，担刍送牛。牛主人大惭，乃不复暴。晋咸宁二年，诏曰：“处士朱冲，履行高洁，经学修明，征为博士及太子中庶子。”冲每闻征书至，辄逃入深山以免。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夷俗，羌戎奉事若君也。
又曰：刘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征皆不就。安贫慕道，潜志述作数十年，不出门。凡事述十馀万言。
又曰：伍朝字世明，好学该博，显命屡加，不就。镇南将军刘弘上请补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选，竟不听。尚书郎胡济言朝守静衡门，志道日新，诚江南之良才，丘园之逸老也。且白衣为郡，前汉有旧，贲于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朝竟不就。後卒于家。（王隐《晋书》亦同也。）
又曰：郭文举，河内轵县人。年十三，有怀隐志。每行山林，旬日忘归。父母丧终，辞家不娶。入陆浑嵩山少室，乃隐华阴之崖，以观石室之石函。洛下将没，步担入吴兴馀杭大辟山穷谷无人之地，倚木於树，苫覆其上，亦无壁障。时多虎暴，而文独宿积十馀年，恒著鹿皮裘葛巾。司徒王公迎置果园中，众人问文曰：“饥而思食，壮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独无情乎？”文曰：“情由意生，意息则无情。”又问：“先生独处穷山，若疾病遭命，终则为乌鸟所食，顾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为蝼蚁所食，复何异哉？”又曰：“狼虎害人，先生独不畏乎？”文曰：“人无害兽之心，兽亦不害人耳。”居园七年，逃归馀杭。
袁淑《真隐传》曰：苏门先生，尝行见采薪於阜者，先生叹曰：“汝将以是终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终者，我也；不以是终者，我也。且圣人无怀，何其为哀？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终。
又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隐居鬼谷山，因以为称。苏秦、张仪师之，遂立功名。先生遗书勉之曰：“二君岂不见河边之树乎？仆御折其枝，风浪荡其根。此木岂与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见嵩岱之松柘乎？上枝干於青冂，下根通於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患。此木岂与天地有骨肉？所居然也。”
又曰：郑长者，隐德无名，著书一篇，言道家事，韩非称之。世传是长者之辞，因以为名。
又曰：南公者，楚人。埋名藏用，世莫能识。居国南鄙，因以为号，著书言阴阳事。
又曰：野老，六国时人。游秦楚间，年老隐居，掌劝为务。著书言农家事，因以为号。
又曰：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弊履穿，以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马暖常师事之。暖後显於赵，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暖绝。
又曰：楚人有献鱼于楚王，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可惜，是故来献。”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渔者仁人，将以诲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乃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帛，去後宫，楚国大治。
又曰：河上丈人，家贫，编萧自给。其子没泉，得千金之珠。丈人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骊龙颔下。子能得其珠者，遇其睡也。使龙而寤，子其齑粉矣。”
又曰：孙叔敖遇狐丘先生，曰：“仆闻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叔敖曰：“不然。吾爵高而志益下，官大而志益小，禄厚而施益溥。”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又见《列子》。）
又曰：客有候孔子者，颜渊问曰：“客何人也？”孔子曰：“兮泛兮，吾不测也。夫良玉径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明珠度寸，虽有函丈之石，不能戢其耀。苟蕴美自厚，容止可知矣。”
《说苑》曰：卫有丈夫负缶入井灌韭，终一日一区。邓析下车教之，为机後重前轻，命曰槔，终日灌韭百区不倦。卫丈夫曰：“吾师言有机智之心，我非不知，不欲为也。”
《杂记事》曰：徐稚忽荣禄，陈蕃钦其高行，以礼招请，署为功曹。及师友祭酒，又特为设东面之坐，重席佩巾几以候之。稚辞疾不到。
王僧虔《吴地记》曰：处士陆著，字文伯。汉桓灵之间，州府交辟，并不就，惟事栖遁。临卒，诫诸子弟云：“吾少未尝官，勿苟仕浊世。”子弟遵训，遂二代不仕，并有盛名。
又曰：桐庐县东有大溪，九里注庐溪口，南通新安，东出富阳，青山绿波，连霄亘壑。昔征士散骑常侍戴勃游此，自言山水之致极也。勃字长口，谯国钅至人。父散骑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国子祭酒，并高蹈俗外，三叶肥遁，为海内所称。（梁典曰：戴字仲若，与逵并隐遁有高名。以父不仕，复循其业，辟皆不就。）
梁萧绎《孝德传》曰：缪斐字文雅，东海兰陵人。世乱，将家避地海滨。不以遁世为闷，不以穷居为伤，浣衣濯冠，以俟绝气。
《道学传》曰：乐钜公者，宋人。独好黄老，恬静不慕荣贵，号曰：安丘丈人。
又曰：孔总，会稽山阴人，逸操不群，惟有一奴自随。奴善吹笙，总为《洛生咏》，与之相对而已。
《世说》曰：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辨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室。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入官舍。”
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
陆机《招隐诗》曰：明发心不怡，投衤夫聊踯躅。踯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采南涧藻，夕宿西山足。轻条像口构，密叶成翠幄。
左思《招隐诗》曰：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
陆口《逸民赋》曰：古之逸民，轻天下，轻万物，而欲专一丘之忻，擅一壑之美。天地不易其乐，万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极，因无疆之休。乃为赋曰：“相荒土以为居，度山阿而考室；层幽翳荟，穹谷重深；岩木振颖，葛ぱ垂阴；潜鱼潦，嘤鸟来吟；顾蔬囿於滋薄，即兰堂於芳林；靡飞飘以赴节，挥天籁以兴音；抱回流之别沼，食秋华於高岑；三泉以濯流，浚金谷以投簪；遵渚龙见，在林凤戢；遁绵野而宅心，望岩穴而凯入。
卷五百一十一　宗亲部一
祖父母
《释名》曰：祖，祚也；祚，先也。
《礼记口曲礼》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
《毛诗口商颂》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汉书》曰：路温舒字长君，从祖父受历数、天文也。
《后汉书》曰：虞诩，陈国人。祖父为郡县狱吏，务在宽恕。尝称曰：“东海于公高为里门，而其子定国卒至丞相。吾治狱六十年，虽不及于公，子孙何得不为九卿？”故字诩曰升卿。後迁仆射尚书令。
《晋书》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国家应天受命，创业垂统。吾每侍宴，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非贻厥孙谋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孙之忧。汝等犹可没。”指孙曰：“此辈必遇乱亡。”及遵之子绥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圣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刘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有暇则讲学忘疲。师事谯周，门人方之游、夏。大始初，征为太子洗马。密以祖母老，上表云：“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馀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臣密今年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臣尽节於陛下之日长，而恭事於刘之日短。”刘终後，复为太子洗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强正有志，历侍中。尝与会稽王道子饮，道子醉，呼爽为小子。爽曰：“亡祖长史与简文帝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俪二宫，何小子之有？”
又曰：苻生字长生，健第三子。幼而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为儿童时，洪戏之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洪曰：“吾将以尔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跣而掩其口。
《陈留志》曰：范乔字伯山。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流涕。
《江蘧别传》曰：蘧年十一，始椎蒲。祖母费为说往事，有博弈破业废身。於是弃五木，终身不以为戏。
父母
《尔雅》曰：父为考，母为妣。
《毛诗□陟岵》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礼记□曲礼》曰：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传□隐公》曰：郑庄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宠，请邑，居之京。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置母姜氏於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曰：“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遂为母子如初。
又《庄公》曰：宋南宫长万作乱，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又《成上》曰：晋败齐师於鞍，齐请平。晋人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对曰：“萧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襄三》曰：晋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视寝。其子皆谏其母，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彼美，余惧其生龙蛇以祸汝。汝敝族也，余何爱焉？”使往视寝，生叔虎，美而有勇，栾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难。
《公羊传》曰：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记》曰：赵括，奢之子。赵孝成王欲以括为将，母曰：“不可使也。”王曰：“母何以知之？”对曰：“妾事其父时，其父为将，王之所赏赐尽散与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朝为将，军吏不敢仰视，王之所赐，悉藏於家，而视利便田宅可买者买之。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王曰：“母致之，吾已决矣。”母曰：“王必遣，忽有不称，妾乞不坐。”王许之。後果败，为白起所坑。
《汉书》曰：王陵，沛人，以兵属汉王。项羽得陵母，置於军中，以招陵。後汉使至，陵母谓使者曰：“为老妾语陵，汉王长者，必有天下，善事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羽怒烹之。
又曰：陆贾使南越，赵他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吕后时病免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装，卖千金，凤赉其子，各二百金，令为生产。贾常乘安车驷马，从歌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欢、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及车骑从者。”
又曰：金日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降汉见杀，与母阏氏弟俱没入官。後拜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武帝甚信爱之。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诏图形於甘泉宫，曰休屠王阏氏也。日每见画，常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东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侍者卫少儿私通，生去病。仲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子，因绝不相闻。久之，去病为骠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至平阳传舍，遣吏迎仲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为大人之遗体也。”仲孺扶服叩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仲孺买田宅奴婢而去。
又曰：严延平字次卿，东海下邳人。为河南太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流血数里，河南号屠伯。母见责之曰：“汝宣化千里，不闻仁爱，而杀人立威名，岂为人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去东归扫墓地耳！”岁馀，果败。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并至大官，东海号为万石严妪。
又曰：隽不疑为京兆尹，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有所平反，活几人。即不疑多有平反，母喜而为之食；或无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後汉书》曰：窦武罪裎平，扶风人。初，武母产武，并产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葬，有一大蛇自榛草出，击柩流血，若哀泣之容。时人以为窦氏之祥。
又曰：杨彪为太尉，子修为曹操所杀。操见彪问曰：“君何瘦之甚也？”彪曰：“愧无日先见之明，犹怀老牛舐犊之爱。”操为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宁二年，大诛党人，滂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仲博，滂弟也。）滂从龙舒君归之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又曰：黄宪字叔度，汝南人。世贫贱，父为牛医。袁阆母谓阆曰：“汝从牛医儿来耶？”对曰：“阆不见叔度，自以为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难测矣。”
又曰：庐江蔡宗，字孟承。兢廉严正，其子未尝见面。子为二千石，求谒宗。宗下帷，不许。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窥之，乃识仪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崔发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师氏通百家之言，莽以殊礼之，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乘文轩丹毂。
又曰：张甫字孟侯，汝南人。为太尉，虽在公位，父常居田里。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公卿罢朝，俱诣甫府，奉酒上寿，时人荣之。
《吴志》曰：蒋钦母疏帐缥被，妻妾布裙。孙权叹其在位能守约俭，敕御府为母作被及帏帐。
《晋书》曰：刘忄炎字真长，沛人。少清远有奇才，与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贫，织苎以为养，虽筚门陋巷，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学知名，拜著作郎。孝武会西堂，滔预坐。还，下车，先呼子系曰：“百人高会，天子先问伏滔在座不。此固未易得，为人作父如此，如何？”
又曰：汜毓字稚春，济北卢人。奕世儒素，敦睦九族。时人号之“儿无常父，衣无常主。”
又曰：荀羡字令则，清和有准。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恒置羡於膝上。羡乃阴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
又曰：虞谭母孙氏，训子以节义，朝廷嘉之，拜昌武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谭立养堂於家。
又曰：郄诜，济阳人。对策高第，拜议郎。母忧去职。母在日，苦病车。及亡，不欲车载，家贫无以市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得马八匹，舆棺至冢，负土成坟。
又曰：韩康伯，颍川长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贫。伯年数岁，大寒，母为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着布襦，寻复作裤。”伯曰：“不须。”母问故，曰：“火在斗中，柄热；今上着襦，下亦当暖矣。”
又曰：羊耽妻辛氏，陇西人，侍中毗之女。聪明有才鉴。锺会为镇西，请其子为参军。母曰：“他日吾为国忧，今日难至吾家。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则致孝於亲，出则致节於国；在职思其所司，在义思其所立，无贻父母忧患而已。军旅之间，可以济者，惟仁恕乎？”後会至蜀，果反，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阳人。五代义居，闺门雍睦。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尝诣虞家，升堂拜母。时以为荣。
又曰：周夕母李氏字洛秀，汝南人。中兴时，夕等并列显位。常冬至置酒，洛秀举酒赐三子曰：“吾本渡江托足无所，不谓尔等并居贵位、在吾目前，吾复何忧？”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识ウ，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阿奴，谟小字也。后果如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琨为并州刺史，母谓之曰：“汝能弘济经略，驱驾豪杰，专欲除胜己以自安，当何以济？祸必及我也。”後父母并为刘聪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伦，义阳人。镇襄阳，苻坚令苻丕围序。序母韩氏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必先破受弊，遂领百馀婢及城中女同丁筑城三十馀丈。後贼果从西北角攻，众溃城破。遂固新筑。丕用引退，得免城破。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
《宋书》曰：张兴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转右将军。父仲字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欲往襄阳，父爱恋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虽田舍翁，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与吾，行田时吹之。”兴世素俭谨畏法，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乃止。兴世欲拜墓，仲子曰：“汝卫从甚多，恐先人惊怖。”兴世减撤而行。
又曰：朱修之，义阳人。加建武将军，留戍滑台，为索虏所攻。母悲忧。一旦，乳汁惊出，因号恸，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之时。今忽如此，我儿必殁矣。”後数日，凶问至，修之果以此日陷殁。
《梁书》曰：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孺於市，道涂中逢中丞卤簿驱迫，落沟中。及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悲不自胜。
刘《梁典》曰：张充字延符，吴人。父绪特进，有重名。充少不拘细行，肆意畋放。时绪请假还吴，始入西郭，值充正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犬。遥望见父，乃脱放鹰绁犬，向舟而拜。绪曰：“一身两役，无亦劳乎？”充跪对曰：“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年矣，请至来岁，终身折节。”绪曰：“若过而能改，乃颜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寻师就学，博览今古，郁为名士。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苏峻作逆，领军卞壸，以王师败绩，遂单骑赴难，二子盱随之俱殁。母裴氏抚尸而哭之：“父为忠臣，子为孝子，夫何恨乎！”征士翟阳闻之，叹曰：“父死於前，子殁於後，忠孝之道萃於一门，可谓贤矣。”
又曰：吴司徒孟宗，少从南阳李肃学。母为作厚褥大被。或问其故，曰：“小儿无德可容，而学者多贫，故为广被，可得气类相接也。”
《列女传》曰：邹氏，孟轲之母。见孟子少而学归，母方织，问之曰：“子之废学，若吾断织。”孟子惧，因更勤不息，遂为大儒。
《世说》曰：华歆遇子弟甚整，虽ウ室之内，俨然若朝典也。
又曰：陈元方遭父忧，哭泣哀恸，容体骨立。其母悯之，窃以锦被蒙之，郭林宗吊而见之，谓曰：“卿海内之俊，四方是则，如何当丧以锦被焉？孔子曰：衣夫锦，食夫稻，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因奋衣而去。自後宾客绝数百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继母

《仪礼》子夏传曰：继母如母。何以如母？继母之配父，与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东观汉记》曰：应慎字仲华，为东平相。事後母至孝，精诚感应，梓树生厅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长大。

《後汉书》曰：鲍永字君长，上党人，事後母至孝。妻于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晋书》曰：凉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初适扶风马元。元卒，为玄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如己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征，琅琊人，至孝。继母朱氏不慈，由是失爱於父，令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母令守丹奈实。每风雨，则抱而泣。母常思黄雀炙，忽有黄雀数十飞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国春秋》曰：王延九岁，丧母，行孝有闻。後母卜氏御之无道，延恭事弥谨。卜常取蒲穰败麻与之贮衣，延知而不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鱼。延扣冰恸哭而得，与之。卜乃心悟，抚之如所生也。

又曰：晋安帝时，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因弃市，如常刑。

《家语》曰：曾参，武城人，志存孝道。後母遇之无恩，其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不用吾命，况大事？”遂遣之，终身不娶。其子请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妇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妻乃谮之於吉甫曰：“伯奇见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岂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楼察之。”妻乃取毒蜂缀衣领，令伯奇掇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闻之，曰：“此放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而感悟，遂射杀其妻。

《搜神记》曰：衡农字剽卿，东平人。少孤，事继母至孝。常宿于他舍，值雷雨，频梦虎啮其足。农呼妻相与出於庭，叩头三下。屋忽然而坏，压死者三十馀人，惟农夫妻获免。

卷五百一十二　宗亲部二

伯叔

《释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为仲；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

《说文》曰：伯，长也。

《尔雅》曰：父之昆弟，先生为世父，後生为叔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檀弓》曰：滕伯文为孟虎齐衰，其叔父也；为孟皮齐衰，其叔父也。（伯文，殷时滕君也。爵为伯名文。）

《家语》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偕仕。孔子往过孔蔑而问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聋，（聋宜为袭，前後相积袭也。）学焉得习，（言不得习学者。）是学不得明也；俸禄少，饣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谓矣。”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蔑。对曰：“自来仕者，无亡而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益明也；俸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也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信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也！”

《汉书》曰：初，高祖微时，尝避事，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应劭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谓亡女胥为丘胥。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晋灼曰：丘，大也。大嫂为家嫂也。）嫂厌叔与客来，阳为羹尽转釜，客以故去。而已，视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齐代王，而伯子独不得侯。太上皇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封其子信为颉羹侯。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宣帝时为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为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叔侄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辅政凡九侯、五大司马，惟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子争侈靡，莽独孤贫，折节为俭；受《礼经》，勤身博学，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世父凤病，莽侍疾，乱垢面。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黄门侍郎。

《东观汉记》曰：郑均好义笃实，事寡嫂，收儿，恩礼甚至。

又曰：魏谭有一孤兄子，年一二岁，常自养视。遭饥馑，分升合以相生活。谭时有一女，生裁数月，念无食，终不能两全，弃其女，养活兄子。州郡高其义。

又曰：桓荣卒，子郁当袭爵，让於兄子。显宗不许，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与之。

又曰：淳于恭养兄崇孤儿，教训学问。时不如意，辄呼责数，以捶自击其胫，欲以感之。儿惭负，不敢复有过。（《袁子》又载。）

又曰：郅恽友董子张，叔父及为乡里民所害，子张病，恽往候之，气绝良久，复视恽，欷不能言。恽曰：“知子不悲天命，痛仇不复也。”恽即起，将客取仇人头以示。子张见之，悲喜，因绝。

《後汉书》曰：刘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时，天下乱，平弟仲为贼所杀。其後，贼复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难。仲遗腹女始一岁，平抱仲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弃其子。母欲还取之，平不听，曰：“力不能两活，仲不可以绝类。”遂去不顾。
谢承《後汉书》曰：魏霸字峤卿，济阳人。为钜鹿太守，与兄子同苦乐，不得自异。
又曰：许荆兄子世尝报仇杀人，怨家会众操兵至荆家，欲杀世。荆始从府休归，与相遇，因出门，解剑长跪曰：“前无状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既兄早歿，一子为嗣，如令死者，伤其灭绝。今愿杀身代世塞咎。虽死以往，犹谓更生。”怨家扶起荆曰：“许掾，郡中称为贤，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华峤《後汉书》曰：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引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顽，曰：“吾少时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曰：“我服食久，身口所安也。”
袁山松《後汉书》曰：范丹为莱芜长，去官於市卖卜，妻纺绩以自给。丹弟子恺见丹在蕃不完，载柴将客藩之。时丹适行，还，怒敕子拔柴，载以还之。
《後汉书》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闻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可得言也；好论议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襟结，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而重之，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又曰：范迁字子庐，沛国人也，为司徒。及在公，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复推与兄子。其妻谓曰：“君有四子，而无立锥之地，可馀俸禄，以为後世。”迁曰：“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後！”在位四年，薨，家无担石焉。
又曰：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也。堪早孤，让先父馀财数百万与兄子。
又曰：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或问伦曰：“公有私乎？”对曰：“吾兄子尝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寝；吾子有疾，虽不省视，竟夕不眠，若是者岂可谓无私乎？”
又曰：张属字伯达。父歆为淮阳相，终於汲令。属性笃节俭，父卒，汲吏人赙送前後百万，悉无所受；又以田宅推与伯父，自身寄止。
又曰：中常侍赵忠言於省内曰：“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何？”叔父太傅隗闻而呼绍，以忠言责之。绍终不改。
又曰：戴封遭伯父丧，去官。
又曰：沮授为曹操所执，授曰：“叔父母弟悬命袁氏，若蒙公灵，速死为福。”操叹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虑也”。遂赦而厚遇焉。
又曰：刘矩字叔方。少有高节，以叔父辽未得仕进，遂绝州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齐，司徒湛之兄子。湛弟黯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魏书》曰：荀攸字公达，祖父昙。攸少孤，及昙卒，故吏张推求守昙墓。攸年十三，疑之，谓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将奸乱。”衢悟，乃推问，果杀人亡命。因是异之。
又曰：卢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岁而孤，遇本州乱，二兄死难。当袁绍，公孙瓒交兵，幽冀饥荒，养寡嫂孤兄子，以学行见称。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沉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遂书戒之曰：“夫为人子之道，莫大於宝身全行，以显父母。”
又曰：毛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兄孤子甚笃。
又曰：张范子陵及弟子戬为山贼所得，范直诣贼，请二子。贼以陵还范，范谢曰：“诸君相还儿，厚矣。夫人情虽爱其子，然吾怜戬之小，请以陵易之。”贼义其志，悉以还范。
又曰：王基字伯与，东莱曲城人也。少孤，与叔父翁居，抚养甚笃，亦以孝称。
又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少华，有沉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义甚笃。琅琊相何英嘉其履行，以女妻焉。
《蜀志》曰：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嫡子，故易其字焉。拜为驸马都尉。
王隐《晋书》曰：庾衮孤兄女曰芳，将嫁，美服具矣，衮刈荆苕为箕帚焉，召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孤，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人之道也。故赐汝以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貌质朴，少号迟钝，人莫之知。惟叔父衡知其奇，每有宾客造己，常劝使过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臧荣绪《晋书》曰：阮籍随叔父至东，兖州刺史王昶闻籍奇伟，请与相见。乃叹息，以不能测也。
又曰：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兄子济轻之，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脱复看耳。”济请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趣，皆所未闻也。济才气抗迈於湛，略无子侄之敬。既闻其言，不觉忄栗然，心形俱肃，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济有从马绝难乘，济问湛曰：“叔颇好骑否？”湛曰：“亦好之。”因骑此马，姿形既妙，回策如素，善骑者无以过之。又济所乘马，湛爱之。湛曰：“此马虽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见督邮马当胜，但刍秣不至耳。”济试养之，而与己马等。湛又曰：“此马虽快，任方知之，平路无以别也。”於是当蚁封内试之。济马果踬，而邮马如常。济益叹异，还白其父曰：“济始得一叔，乃济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为痴，每见济，辄调之曰：“卿家痴叔死未？”济常无以答。及是，帝又问如初。济曰：“臣叔殊不痴。”因称其美。帝曰：“谁比？”济曰：“上比山涛不足，下比魏舒有馀。”湛闻曰：“欲处我季孟间乎？”

又曰：殷浩字深源，陈郡长平人也。叔父融，俱好《老》、《易》。融与浩口谭论词屈，著篇则融胜浩。由是为风流谈论者所宗。

又曰：邓攸逃奔，石勒，以牛马负其妻子而去，担其儿及其弟子缓，度不能两全，遂弃其己子，卒以无嗣。缓服攸丧三年。

又曰：谢安字安石，於山东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安殊不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抚养孤遗，慈闻州里。田宅奴婢，尽推与之。

又曰：谢玄罪褫度，以勋封康乐县公。陈以先封东兴侯，赐兄子玩。诏听之，更封玩豫宁伯。

又曰：罗宪兄子尚，字敬之。少孤，依叔父宪。

又曰：刘曜逼长安，凉州刺史张叔父、西海太守肃请为先锋击曜，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锺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割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晏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纳之子也。苻坚破邺，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家于张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东，苻昌收德诸子，皆诛之。纳母公孙氏以耄获免。纳妻段氏方娠，未决，囚之於郡。狱掾呼延评，德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岁，而公孙卒。临终，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何充字次道。道年在童龀，伯父遂谓之曰：“我为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时，亡伯车骑。”谓我：“汝後当与伯父争名。汝令器宇深弘，亦当出我右。”

又曰：时氐贼强，侵寇无已，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遏北方者。卫将军谢安曰：“惟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书郎郗超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於是征还，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

又曰：陆纳字祖言，为吴兴太守。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亡怪纳无供办，复不敢问，乃密作数十人供。安至，纳设茶果而已。亡下精饮食，客罢，纳大怒，杖亡四十，云：“既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

《三十国春秋》曰：羊祜都督荆州，镇襄阳。时祜有平吴之志，方树基址，擢王浚为巴郡太守，将委以巴峡之任。祜兄子暨谓祜曰：“观浚为人，志大者侈，不可专任。”祜曰：“有大才，必可用也。”识者谓祜可谓能举善矣，知人则哲，叔子之谓乎？

又曰：安帝时，以刘镇之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不受。镇之，毅季父也。义熙初，谓毅蕃曰：“汝辈才力势运，足以得志，当身争耳。我不就汝求位求财，又不受汝罪累。”每见毅等道从吏卒，到门，辄骂诟之。毅甚敬畏，每未至宅数百步止，与白衣数人而进，仪卫悉不自随。及至毅败，天下服其先见，而刘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禄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禄大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仪容伟茂，志节果当，有佐命之功，显吾门者必汝也。”

孙岩《宋书》曰：许昭先，义兴人也。诸父肇坐事，系狱七年，不判。子侄三十馀人，昭先家最贫薄，专独断诉，无日在家，饷馈肇，莫非珍新。家产既尽，卖宅以充之。肇诸子倦怠，惟昭先无有懈息。如是七岁。尚书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得释。

沈休文《宋书》曰：宗悫字元，征士炳兄子也。年少时，炳问悫所志，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贵，必破我门户。”

又曰：何承天叔为益阳令，随之官。隆安四年，南蛮校尉桓伟命为参军。时殷仲堪、桓玄等互举兵以向朝廷，承天惧祸难未已，解职还益阳。

又曰：刘凝之字志安，小名长年，南郡人也。推家财与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略》曰：郑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黄老，兄亡後，养嫂、兄子恩，礼甚笃。及居并门，尽推财产与之，由是名称。

《风俗通》云：周字孟玉，为右将军掾。弟子使客杀人，被罪。诸府，与太守盛亮相见，了不论弟子之命，遂俱尽於狱。弟妇不哭其子，但哭孟玉。孟玉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为高。
《曹瞞传》曰：太祖一名吉利，字阿瞞。少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阳败面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操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操於是益得肆意。
《陈留耆旧传》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少文华，有沉深之量，抚育孤兄子五人，恩受甚笃。琅琊相何英嘉其行，以女妻焉。
又曰：爰弥字伯仁。年十岁，叔父兰部济阴从事，与御卒俱猎。县送酒肉，弥不肯尝。问其故，答曰：“闻之於诸侯，夫临其事，不食其食。”兰然其言，还而不受。贞洁之质，由是以彰也。
《海内先贤传》曰：故南郡太守南阳程坚，体履仁孝，秉志清洁。少让财兄子，仕郡县。居贫无资，磨镜自给。
《襄阳记》曰：庞统字士元，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司马德操，与谈，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实盛德也。”
张方贤《楚国先贤传》曰：阴嵩字文王，南阳新野人，卫尉兴从祖兄也。少丧父母，与叔父居，恭谦婉顺，温良节俭。王莽末，义兵初起，乃与叔父避世苍梧。後征拜谒者，以叔父忧，弃官。
张莹《汉南记》曰：北海靖王兴，性敦笃仁厚，长有明略。兄弟少为光武所抚育，恩爱如子。
刘彦明《敦煌实录》曰：固字孔完，大将军掾纯之孙也。推家财百万与寡弟妇，二百万与孤兄子。於是三府竞辟，皆不就。
张骘《文士传》曰：桓ら字元凤。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好学，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颇有异才，今已涉猎《书》、《传》，殊能作诗赋，君试为口赋试与之。”客乃为诗曰：“甘罗十二，杨乌九龄。昔有二子，今则桓生。参差等踪，异世齐名。”ら即答曰：“邈矣甘罗，超等绝伦。卓彼杨乌，命世称贤。嗟予弱，殊才侔年。仰惭二子，俯愧过言。”
《傅子》曰：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谨，食孤侄如赤子。
《世说》曰：郄鉴遭永嘉丧乱，穷馁，乡人共饴之。公常携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穷馁，以君之贤，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饴。”公於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还吐与二儿。後鉴亡，巽时为贸阝（莫候切。）县，解职归，席苫於公灵，心丧三年。
又曰：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散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弈之女，左将军王凝之之妇也。

卷五百一十三　宗亲部三

伯叔母

《尔雅》曰：父之兄妻为世母，父之弟妻为叔母。

《礼记》曰：曾子问曰：“婚礼吉，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母，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之世母。”

又《杂记》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语》曰：孔子之旧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将助之以木。子路曰：“由也昔闻诸夫子，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姑已如何？”（姑，且；已，止。）孔子曰：“凡人有丧，匍匐救之。况旧故非友，（同志为友，故友非旧友。）吾其往。”及之为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之隐，阳不闻以过之。子路曰：“夫子屈节而极於此，失其举矣。岂未可以已乎？”孔子曰：“吾闻之，亲者未失其为亲也，故者未失其为故也。”（《礼记》亦载，称原壤之母也。）

《蜀志》曰：许靖字文休，汝南平舆人也。靖与曹公书曰：“世路威夷，祸乱遂尔。驽怯偷生，自窜蛮貊。成阔十年，吉凶礼废。涉南海，循岸渚，五千馀里。复遇疫疾，伯母殒命，并及群从，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计为兵害及病亡者，十遗一二，生民之艰，辛苦之甚。”

《晋书》曰：罗含字君章，桂阳人也。含幼孤，为叔母朱氏所养，少有志尚。昼卧梦一鸟，文彩异常，飞入口中。因惊起，说之。朱氏曰：“鸟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後藻思日新。

又曰：馀杭妇人经年荒，卖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吴兴太守孔褒荐之。

又曰：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尝得瓜果，辄进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馀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择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身笃学，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对泣涕。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殆。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自号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陇西人，锺会为镇西将军，宪英谓耽从子祜曰：“锺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将为灭蜀也。”宪英曰：“会所在纵恣，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持久处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会果反。祜尝送锦被，宪英嫌其华，反而覆之。

又曰：杜有道妻严氏，字宪，京兆人。贞淑有识量，生子植。植从兄预为秦州刺史，被诬，征还。宪与预书戒之曰：“谚曰：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谓辱矣。能忍之，三公是卿座。”预後果为仪同三司。

《三十国春秋》：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闻。蔡氏每叹曰：“羊叔子可谓能养也。其诸葛孔明之亚乎！”

《宋书》曰：谢瞻字宣远，陈郡阳夏人。卫将军晦第三兄也。幼孤，叔母刘氏抚育有恩，同於至亲。

从伯叔

《尔雅》曰：父之从父、昆弟为从祖父。

《吴志》曰：朱异字季文，为阳武将军。孙权与论攻战，问对称意。权谓异从父骠骑将军据曰：“本知季文狡，（乌外切。）定见之，复过所闻。”

臧荣绪《晋书》曰：王沉字处道，少孤，为从叔司空昶所养。沉事昶如父。

虞预《晋书》曰：王浑从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贱孽也。少时不为亲党所知，浑谓弟深等曰：“卿等莫轻彭祖。此儿平世不减方州牧伯，乱世可为都督三公。”怀悯之世，果为幽冀都督，位至鼎辅，如浑所说。

《晋书》曰：王彪之字叔虎。从伯导曰：“选曹欲以汝为尚书郎，汝幸可作诸王佐耶？”彪曰：“多少既不足计，自当任之於时。至於超迁，是所不愿。”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深为伯敦、导所器重。

又曰：魏舒字阳元，任城人也。身长八尺二寸，姿望秀伟，饮酒石馀。而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衡有名当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叹曰：“舒堪数百户长，愿毕矣。”舒亦不介意。後迁至司徒、剧阳子。

又曰：檀凭之字庆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闺门邕肃，为世所称。孤从兄子歆兄弟五人，皆稚弱。凭之抚养，若己所生。

又曰：荀崧从弟馗早亡，二息序、（许金切。）年各数岁。崧迎与共居，恩同其子。太尉临淮公荀夕国胤废绝，朝廷以崧属近，欲以崧子袭封。崧哀序孤微，乃让封於序。论者称焉。

《宋书》曰：谢景仁，陈郡阳夏人也。卫将军晦从叔父也。祖据太傅安弟，父兄宣城内史。景仁博闻强识，玄每与之言，不倦也。

又曰：王诞字茂世，琅琊临沂人也。少有才藻。晋孝武崩，从叔尚书令为哀策文，久而未就，谓诞曰：“犹少序节物一句。”因出本示诞。诞揽笔便益之，接其“冬秋代变”後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嗟叹清拔，因而用之。拜秘书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齐语录》曰：梁特进沈约撰史，王希聃尝问约曰：“从叔太常，何故无传？”约戏之曰：“贤从叔者，何可载？”答曰：“从叔惟忠与孝，君当不以忠孝为美？”约有惭色。

《博物志》曰：蔡邕有书近万卷，末年载数车与王粲。粲亡後，粲子预魏讽反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从子景，字长绪。

崔鸿《前凉录》曰：范绩字弘基。绩幼有名称，族叔上洛太守毗拊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驹也。”历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举秀才，为郎中，迁中都谒者。

族父

《尔雅□释亲》曰：父之从祖昆弟为族父。

《後汉书》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渊以官宦有才辨任职。元帝世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太常侍。

《蜀志》曰：费字文伟，江下鄀人也。（鄀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姑，益州牧刘璋母也。

《晋书》曰：顾和字君孝，侍中众族子也。曾祖容，吴荆州刺史。祖相，临海太守。和二岁丧父，总角便有志操。族叔荣雅重之，曰：“此吾家骐骥，兴吾宗者必此子也。”时宗人球亦有令问，为州别驾。荣谓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陈留志》曰：阮武字文业，魏末为清河太守。族子籍方总角，未知名。武见而伟之，以为胜己。明於知人，皆此类也。

姑

《释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为久故之人也。

《广雅》曰：姑谓之威。威，故也。

《说文》曰：威，姑也。

《尔雅》曰：父之姊妹为姑；王父之姊妹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为高祖王姑；父之从父姊妹为从祖姑；父之从祖姊妹为族祖姑。

《毛诗》曰：《泉水》，卫女思归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称姑，先生曰姊。笺云：宁则又问姑及姊，亲其类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礼记□曲礼》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返，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左传□僖上》曰：初，晋献公筮嫁伯姬於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震为木，离为火，火从木生离为震。妹於火为姑。谓我侄者吾谓之姑，谓子圉质於秦也。）
《汉书》曰：成帝班婕妤，彪之姑也。
《後汉书》曰：桓晔字文林，姑为杨赐夫人。父鸾卒，姑赴哀。将至，止於传舍，整饰从者而後入。晔心非之。及姑劳问，终无所言，号哭而已。赐遣吏祠，因县发取祠具，晔拒不受。後每至京师，未尝舍杨氏。
《晋书》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遗姑书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儿。”姑答曰：“《灵光殿赋》云：‘胡人遥集於上楹’，便可以遥集为字。”咸从之。
《列女传》曰：鲁义姑者，鲁野人之妇也。齐攻鲁至郊，遥见一人携一儿，抱一儿。及军至，乃弃抱者而抱携者。将欲射之，遂止而问曰：“所抱者谁之子？”对曰：“兄之子。”“所弃者谁之子？”曰：“己子也。妾见大军至，不能两全，遂弃所生之子。”军曰：“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弃所生而抱兄子？”对曰：“子之於母，私爱也；侄之於姑，公义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为也。”於是齐军遂止，曰：“鲁郊有妇人犹持节行，况於朝廷乎！”遂回军不伐。鲁君闻之，赐束帛，号曰义姑。
又曰：梁宣节姑者，梁之妇人也。其室失火，兄子与己子三人在内，入取兄子，辄得其子。及火盛，不复得入。妇人将赴火，其友曰：“本取兄子，卒误得己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妇曰：“梁国岂可以户告人晓也？被不义之名，何面见弟兄？吾欲复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谓节姑也。
《先贤行状》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也。
又曰：锺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毓，与膺齐名。
卷五百一十四　宗亲部四
兄弟上
《释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谓兄曰荒。弟曰弟也，相次第而生也。
《说文》曰：兄，长也。
《周易》曰：《家人》卦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於洛之。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陈》：王若曰：君陈，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安国曰：封康叔，名称小子，明当受教训。）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威威，显民。

《尔雅》曰：男子先生为兄，後生为弟。

又曰：张仲孝友，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

《毛诗□常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棠棣之华，萼不ㄏㄏ。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兄弟阋於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烝也无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土曰埙，竹曰篪。云伯仲，喻兄弟也。）

又《弁》曰：尔酒既旨，尔肴既嘉。（笺云：旨，嘉皆美也。汝酒已美也，汝肴已美矣，何已不同与族人燕也。言其知能具具礼而弗为之也。）岂伊异人，兄弟匪他。

又《氓》曰：兄弟不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ぱ》曰：绵绵葛ぱ，在河之ぞ。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

又曰：《大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有大之杜，其叶氵胥氵胥，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焉？有大之杜，其叶菁菁。独行，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焉？

又《六月》曰：《四牡》废，则君臣缺矣。《皇皇者华》废，则忠信缺矣。《棠棣》废，则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

又《沔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又曰：《黄鸟》，刺宣王也。（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黄鸟黄鸟，无集於桑，无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

又《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

又《行苇》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信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も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将仲子》曰：《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扬之水》曰：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维予与汝。无信人之言，人实女。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无信人之言，人莫不信。
又《皇矣》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
又《蓼萧》曰：蓼彼萧斯，零露泥泥。既见君子，孔燕岂悌。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为兄亦宜，为弟亦宜。）
《礼记□王制》曰：兄之齿雁行，朋友不相逾。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馀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於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周礼□春官》曰：大宗伯之职，以番之礼，亲兄弟之国。（番，祭社稷宗庙之肉也。赐以同姓之国，同福禄也。兄弟有共先王者也。鲁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来归也。）
《仪礼》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时。（，诚也。古文为痳。）始加元服，兄弟俱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
《左传□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殁，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於郑。（杜预曰：公子冯，穆公子也。）穆公卒，殇公即位。
又《襄公》曰：宋向戌来聘，且寻盟。见孟献子尤其室，曰：“子有令闻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对曰：“我在晋，吾兄为之毁之，重劳且不敢间。”（杜预曰：传言献子友於兄，且不隐，其实也。）
又《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为襄仲逆。及鄑，登城，见之美，（鄑城，莒邑。）自为娶之。仲请攻之，文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惠伯，叔子孙也。）曰：“臣闻之，兵作於内为乱，於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仁子也。）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还莒女也。）复为兄弟如初。
又《文下》曰：“齐人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葬视共仲声已，不视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丧，亲之终也。（惠伯叔彭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虽不能始，善终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虽不同，毋绝其爱，亲之道也。’子无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宠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𠂤 咸也。其权宠如两君也。）其母曰：“弗去，惧选。”𠂤 咸适晋，其车千乘。书曰“秦伯之弟𠂤 咸出奔晋。”罪秦伯也。后子享晋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归取酬币，终事八反。司马侯问，曰：“子之车尽於此而已乎？”对曰：“此之谓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见焉？”

又《隐公》曰：郑庄公弟共叔段，居京，谓之京城太叔。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又《襄十四》曰：吴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杜预曰：札，诸樊弟也。）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诸樊适子，故曰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於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传言季札之让，且明吴兄弟相传。）

《谷梁传□隐公元年》曰：兄弟天伦。（兄先弟后，天之伦次。）

《论语》曰：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包氏曰：周时仲乳生八子，皆为显士，故记之也。）

又曰：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兄弟怡怡。”（马融曰：切切，切责之貌也。怡怡，和顺之貌也。）

又《为政》曰：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又《颜渊》曰：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郑玄曰：牛兄桓行恶，死丧无日，我为无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包氏曰：君子疏恶而友贤，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之。）

《史记》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追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养老，往归焉。

又曰：信陵君无忌谓魏王曰：“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顾亲戚兄弟，禽兽耳。故太后，母也，而以忧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两弟无罪，而再夺之国。此於亲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国乎？”

又曰：汉五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数使使劳苦丞相萧何。鲍生谓丞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王暴衣露盖，数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焉。为君计，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君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亲死，式有少弟。弟壮，式脱身出，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十馀岁，羊致千馀，头买田宅。而弟尽破其产。式辄复凤粮弟者数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又曰：朱公居於陶，中男杀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子生往视之，乃装黄金千镒，置褐器中，载于一牛车，且遣其少子。朱公长男请欲行，不听。长男曰：“家有长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杀。其母为言，公从之。长男竟持其弟丧归。至，其母及邑人尽哀之。惟朱公独笑曰：“吾固知必杀其弟也。彼非不爱其弟也，顾有所不能忘者也。是少与我俱见苦，为生难，故重弃财。至如少弟者，生而见我富，乘坚驱良逐狡兔，岂知财所从来，故轻弃之。前日吾所以为欲遣少子，固为其能弃财。而长者不能，故卒以杀其弟。事之理也，无足悲者。吾固日已望其丧之来也。”

又曰：蒙恬弟毅仕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前。蒙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又曰：汉王灭项籍，立为皇帝。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馀人入海，居岛中。高帝闻之，以为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横罪而召之。田横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诏，不敢动我，独不愧於心乎？”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

又曰：季布弟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当是时，季布以诺、心以勇著闻。

又曰：卫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常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幸矣，何得封侯。”

《汉书》曰：陈平，阳武户牖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里，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游学。

又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

又曰：田封武安侯，为丞相，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挠。由此滋骄。

又曰：丞相韦贤封扶阳侯，长子方山早终，次子弘，少子玄成。初，弘为太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丞，职奉宗庙，典诸陵邑，烦剧多罪过。父贤以弘当为嗣，故敕令自免。弘怀嫌，不去官。及贤病笃，弘竟坐宗庙事，系狱，罪未决。室家问贤当为後者，贤恚，不肯言。於是贤门生博士等与宗室计议，共矫贤令，以玄成为後。贤薨，玄成在官，闻丧，又言当为嗣。玄成深知其非贤雅意，即阳为病狂，妄笑语。士大夫多疑其欲让爵逊兄者。丞相御史劾奏之，不得已，受侯爵。

又曰：左冯翊韩延寿行县，至高陵，有昆仲相讼曰。延寿耻不能明教化，因入传舍，闭阁思过。於是讼者自髡，肉袒谢罪。

又曰：严延年兄弟五人，有吏才，至大官。东海号其母曰万石严妪。

又曰：金日两子赏、建俱为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及赏赐佩两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耶？”霍光对曰：“赏自嗣父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光曰：“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

又曰：张延寿已历位九卿，既嗣侯，国在陈留，别邑在魏郡，租入岁千馀万。延寿自以身无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国，数上书让减户邑。又因弟阳都侯彭祖口陈至诚，天子以为有让，乃徙封平原，并一国，户口如故，而租税减半。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商少为太子中庶子，以肃敬敦厚称。父薨，商嗣为侯，推财以分异母诸弟，身无所受，居丧哀戚。於是大臣荐商，行可以励群臣，义足以厚风俗，宜备近臣。繇是擢为诸曹侍郎中郎将。

范晔《後汉书》曰：光武郭后讳圣通，真定槁人也，为郡著姓。父昌，让田宅财产数万与母弟，国人义之。

又曰：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也。援三兄况、余、员并有才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诸兄奇之。尝受《齐诗》，意不能守章句，乃辞况，欲就边郡田牧。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直从所好。”会况卒，援行服，暮岁不离墓所。

卷五百一十五　宗亲部五

兄弟中

《後汉书》曰：徐防卒，子衡当嗣，让封於其弟崇。数岁，不得已，乃出就爵。

又曰：封观者，有志节。当举孝廉，以兄名位未显，耻先受之，遂称风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数年，兄得举，观乃稍损而仕州郡。

又曰：锺皓字秀明，颍川长社人。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迁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馀人。

又曰：袁谭欲更攻弟尚，问王修曰：“计安出？”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曰：‘我必胜。’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其谁亲之？”

又曰：许荆字少长，会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伦举为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显，欲令成名，乃谓之曰：“礼有分异之义，家有别居之道。”於是共割财产以为三分，武自取肥田广宅，弟所得并悉劣少。乡人皆称弟克让，而鄙武贪婪。晏等以此并得选举。武乃会宗亲泣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预荣禄，所以求得分财，自取大讥。今理产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无所留。”於是郡中翕然。

又曰：童恢弟翊，字汉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阳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缪彤字预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财业。及各娶妻，诸弟遂求分异，又数有计争之言。彤乃掩户自挞曰：“缪彤，汝修身谨行，学圣人之法，将以齐整风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诸妇闻之，悉叩头谢罪，遂为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逊。家贫，兄弟六人同衣递食。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愿思分异。”充伪酬之，曰：“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妇衔涕而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叹曰：“吾生无妄之世，值浇，（五叫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指校书郎，除兰台令史。

又曰：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

《东观汉记》曰：丁鸿父从征伐，鸿独与弟盛居，怜盛幼少而共寒苦。及卒，鸿当袭封，上书让国於盛，书不报。既葬，乃挂衰於家庐而去，留书于盛曰：“鸿贪经书，不顾恩义，弱而随师，生不供养，死不饭。皇天祖祢，并不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状，愿辞爵，章不报。迫於当封，谨自放弃。”

又曰：赵孝字长平。建武初，食尚少，孝得炊将熟，令弟礼夫妻出。比还，孝夫妻共蔬食。礼夫妻归，辄独饭之。积久，礼心怪之，疑，後掩伺，见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乡里归德。

又曰：刘恺字伯豫。以当袭父爵，让与其弟宪，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请绝国。上美其义，特优加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奋笃於骨肉，弟奇在洛阳为诸生分禄，供给其器用，四时送衣，下至脂烛。每有所食，甘美辄分减以遗奇。

又曰：邓彪字伯智，南阳人也。父邯，世祖中兴，从征伐，以功封鄀侯。彪少修孝行，厉志清高，与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陈绥伯、张弟伯同志好齐名，称南阳五伯。彪以嫡长为世子，邯薨，彪当嗣爵，让国与异母弟凤明。帝高其节，诏书听许凤袭爵，彪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常候马援兄况，勃衣方领，能行步，辞言闲雅。援裁知书，见之自失。况知其意，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尽此耳，卒当从汝禀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风请试守渭城宰。及援为将军，封侯，而勃位不过县令。援後虽贵，常恃以旧恩而卑侮之。勃愈自亲。及援遇谗，惟勃能终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乌氏人。常曰：“多藏厚亡，为子孙累。”每租奉到，及两宫赏赐，便置中门外，未尝入藏，悉凤耠昆弟中外。

又曰：吴汉尝出征，妻子在後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以凤耠昆弟外家。

又曰：刘敞曾祖节侯买，以长沙定王子封於陵道之春陵侯。敞父仁嗣侯，以春陵地势下湿，有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阳之白水乡，犹以春陵为国名。仁卒，敞谦俭好义，推父时金宝财产与昆弟。荆州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

又曰：郭况为城门校尉。况，皇后弟，贵重，宾客辐凑。而况恭俭谦逊，遵奉法度，不敢骄奢。

又曰：郑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书》，好黄老，澹泊无欲，清静自守，不慕游宦。兄仲为县游徼，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岁馀，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坐吏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语，遂为廉洁，称清白吏。

又曰：鲁恭字仲康，扶风人。父为武陵太守，卒官。时恭年十二，弟丕年七岁，昼夜号踊不绝声，郡中赙赠无所受。及归服丧，礼过成人。恭怜丕小，欲先就其名，托疾不仕。郡数以礼请，谢不肯应。母强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丰教授。丕举秀才，恭乃始为郡吏。

又曰：邓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门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国新遭大忧，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养两宫。比上疏自陈“愚ウ粪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显位，并侍帷幄，预闻政事，无拾遗一言之助。以补万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长，罪责日深，惟陛下哀怜。”

又曰：魏霸字乔卿，为钜鹿太守，妻子不列官舍，常念兄嫂在家勤苦，己独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故常服粗粝，不食鱼肉之味。妇亲蚕桑，服机杼，子躬耕农，与兄弟子同苦乐，不得有异。乡里慕其行化。

又曰：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户。

又曰：张纯封武始侯，有子根奋。及纯病，敕家丞翕曰：“无功於国，猥蒙大恩，爵不当及於後嗣。”纯薨，大行移书问嗣，翕上奋。中元二年，诏书封奋。奋上书曰：“不病，哀臣小，称疾，今翕立後。臣时在河南冢庐，臣见纯前告翕语，自以兄弟不当蒙袭爵之恩，愿下有司。”诏不听。奋既嗣爵，谦俭节约，闺门和平。

《续汉书》曰：张堪字君游，南阳宛人，为郡族姓。堪早孤，让先父馀财数百万与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长，与二弟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亲友。及长，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相离。以继嗣当立，乃更往就室。学皆通五经，兼明星纬。

谢承《後汉书》曰：郭贺字惠公，颍川阳翟人也。父镇廷尉，以功封定颍侯。薨，贺当袭爵，上书让与弟。时诏书不听，遂窜逃匿三年。孝顺皇帝下大鸿胪，切责州郡求贺，强使就封国。

《魏志》曰：袁述与绍有隙，语粲刘表不平，而北连公孙瓒。绍与瓒不和，而南连刘表。其兄弟携贰，舍近交远如此。

《魏略》曰：夏侯尚太祖女清河公主。在西征时，多蓄众妾，公主由此与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礼度，数切责，弟惧见治，乃共构，令公主奏之。有诏收，意欲杀之。以问长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为“诽谤之言，不与实相应，此清河公主与不睦，出於谮构，冀不待实耳。且伏波与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为然。”乃发诏问本，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子佐欲构疏，使不见信。

又曰：太傅司马宣王久病，曹爽摄政。李丰依违，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

《吴志》曰：诸葛瑾字子瑜，琅琊阳郡人也，为孙权长史。建安二十年，权遣瑾使蜀，与其弟亮但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又曰：虞翻字仲翔，会稽馀姚人也。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过翻。翻追书与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针，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

《蜀志》曰：麋竺弟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叛迎孙权。羽用覆败，竺面缚请罪。先主慰喻，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宠如初。

《晋书》曰：卫有六男，无爵，悉让二弟，远近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贞洁有兄风，为颍川太守。平原管辂尝谓人曰：“吾与刘颍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寤矣。”

又曰：何淮罪褡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并不就。兄充为骠骑，劝其令仕。淮曰：“第五之名，何减骠骑？”淮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又曰：周㚟字伯仁，性宽裕而友爱过人。弟嵩尝饮酒，目谓㚟曰：“君才不及弟，何横得重名？”以所燃蜡烛投之。㚟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又曰：戴遁字安丘，处士逵之弟。逵励操东山，而遁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遁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遁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改其乐也。”

又曰：王献之尝与兄徽之、操之俱诣谢安。二兄多言俗事，献之寒温而已。既出，客问安，王氏兄弟优劣。安曰：“小者佳。”客问其故。安曰：“吉人之辞寡，察其言，故知之。”尝与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骑常侍祖纳，初与弟约不睦，中宗甚任约疏纳。纳乃言於中宗曰：“约为人，外有国士之形，内怀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权，必为乱阶。”中宗弗纳。纳遂以兄弟相谤免官。及後，约为逆，论者始知纳忠诚。

又曰：颜含少有操行，兄畿停丧在殡。忽梦云复活，一门咸梦，经时不已。含时尚少，乃慨然曰：“今灵异至此，岂可孤抑？开棺之痛孰与不开？”乃共发棺，果有生验，然气息甚微，存亡不别。含於是绝弃人事，蓬首屏气以就养。於时人士皆叹其至行，并馈饷之，含谢而不受。经十三年，竟不起疾。

卷五百一十六　宗亲部六

兄弟下

《晋书》曰：王览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无道。览年数岁，见祥被楚挞，辄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谏其母，母少止凶虐。祥渐有誉。时朱氏密使鸩祥，览知之，径起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氏遽夺反之。自後朱氏赐祥馔，览辄先尝。

又曰：庾冰字季坚。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为世论所重。亮常以为庾氏之宝。

又曰：荀组字大章。於时天下已乱，组兄弟贵盛，惧不容於世，虽居大官，并讽议而已。

又曰：谢安弟万为西中郎将，总藩任之重。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华悝字道弘。少失父，事母至孝。年十三，值年饥贵，悝蔬食而母甘肥不绝。又抚育孤弟，友爱甚至，称为慈兄。由是少有声誉。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别驾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辞之，因强，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览曰：“吾儿，凡汝後必兴，足称此刀，故以相与。”览则导之祖。

王隐《晋书》曰：祖逖字士雅，范阳人。与弟约，将母诣洛，交结人流。逖舅程玄良，良弟卫，卫弟收，并台郎，有势於洛，更共扶赞两甥。故命并阶清途。逖初为司州主簿，举秀才，为大司马齐王掾，有将帅之风。

《宋书》曰：谢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长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论，常以他语乱之。

又曰：蔡廓奉兄轨如父，家事小大，皆咨而後行；公禄赏赐，一皆入轨。有所资须，悉就典者请焉。从高祖在彭城，妻郗氏书求夏服，廓答书曰：“知须夏服，计给事自应相供，无容别寄。”轨时为给事中。

又曰：谢景仁爱其弟（胡甘切。）而憎弟述。尝设馔请高祖，命预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虑非高祖命之，请急，不从。高祖驰遣呼述，须至，乃欢。及景仁有疾，述尽心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後进，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怀惭愧也。

又曰：张畅弟收为豸制（音冀）犬所伤，医言食蛤蟆即愈。收甚难之。畅含笑先尝，收因啖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龙，颍川鄢陵人也。少以强济自立，为吴郡太守，坐事免官。弟炳之为临川内史，登之随弟之郡，优游自适。

又曰：江夷字茂远，济阳考城人也。夷少自操厉，为吴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後迁右仆射。

又曰：陶潜与弟子书，以言其志，并为训戒曰：“汝辈稚小，家贫无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敬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於没齿。济北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又曰：孔ㄆ字思远，不尚娇饰，服用粗败，终不改易。时吴郡顾ㄆ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清约，称此二人。ㄆ弟道存，从弟微，颇营业。二弟请假东还，辎重十馀舫，皆是绢纸席之属。ㄆ见之，命上置岸侧，命左右取火烧之尽，乃去。道存代ㄆ为江夏内史，时都邑米贵，道存虑ㄆ甚乏，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载伍百斛米饷之。夕呼吏载米还，彼吏曰：“都下米贵，乞於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

又曰：蔡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与弟轨。

又曰：徐湛之年数岁时，与弟淳之共车行，牛奔车坏，左右驰来赴之。湛之先令取弟，众咸叹其幼而有识。

又曰：谢弘微宽重有雅量，不以喜愠改色。有蔡湛之者，及见太傅兄弟，谓人曰：“弘微貌类中郎，而性似文靖。”

《齐书》曰：衡阳元王道度，太祖长兄也。与太祖俱受学雷次宗。宣帝问二儿学业，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润，皆良璞也。”

又曰：刘兄，夜隔壁呼共语。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後应。问其久，曰：“向束带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张岱少与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镜、征北将军弟永、广州刺史辨俱知名，谓之张氏五龙。

《隋书》曰：卢昌衡小字龙子，风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经史，工草行书。从弟思道小字释奴，宗中俱称英妙。故幽州为之语曰：“卢家千里，释奴龙子。”

《唐书》曰：温大雅历迁黄门侍郎，弟彦博为中书侍郎，对居近侍，议者荣之。高祖从容谓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大雅将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将含笑入地。”葬讫，岁馀而卒。

又曰：张嘉贞为并州长史，为政严肃，甚为人吏所畏。开元初，因奏事至京师。上闻其善政，数赏慰，嘉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今授鄯州别驾，与臣各在一方，同心离居，魂绝万里，乞移就臣侧近，臣兄弟尽力报国，死无所恨。”上嘉其友爱，特改嘉为忻州刺史。

又曰：韦述弟迪，学业亦亚於述，尤精《三礼》，与述对为学士，迪同为礼官。时人荣之。

又曰：张道源族孙楚金，少有志行，事亲以孝闻。初与兄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荐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则越石长，以才则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时李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也。”乃俱荐擢第。

又曰：李逊幼孤，寓居江陵，与其弟建皆安贫苦，易衣并食，讲习不倦。逊兄造知二弟贤，日为营丐，成其志业。建先逊一年卒。兄弟同致休显。士君子多之。

又曰：杨汝士为剑南东川节度使，时宗人嗣复镇西川，兄弟对居节制。时人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又曰：薛膺友悌。弟齐为李绛山东西道从事。绛遇害，齐中飞矢，坠於城下。膺时为左补阙，闻难，不及请，驰马以赴齐殁。膺与兄弟褒、庠处丧过礼，朝之卿大夫暨缙绅者往吊继路。闻其哀号，吊者悲不能自持。膺去左补阙，庠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巾终丧。蹈名教者推之。
《续晋阳秋》曰：王岷有俊才，与兄并有名，而声出右。时人为之语曰：“法护非不佳，阿弥难为兄。”
韦昭《吴书》曰：刘繇长子基遭家多难，婴丁困苦，潜处味道，不以为戚。与群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稀见其面。诸弟敬惮，事之犹父，不妄交游，门无杂宾。
《三十国春秋》曰：裴楷尝新为别宅，宅甚美丽，楷酗覃之，楷便让之。为性有大度，皆斯类也。
《世说》曰：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於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仕吴，吴朝服其弘雅。
又曰：谢弈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着青衣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奈何，故取作此？”谢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即遣之。
《会稽典录》曰：谢渊字休德，山阴人。其先钜鹿太守，夷吾之後也。世渐微替，仕进不继。至渊兄弟，一时俱兴。兄咨字休度，少以质行自立，局见称，官至海昌都尉。渊起於衰末，兄弟修德，贫无戚容，历位建威将军。
又曰：锺牧字子。牧兄る计吏，少与同郡谢赞、吴郡顾谭齐名。牧童龀时号为迟讷。尝谓人曰：“牧必胜我，不可轻也。”时人皆以为不然。
《三辅决录》曰：张宇，穆之第二子也。以父功当封，自言两目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戏无度，放散家财，宇悉以所得千万与之。天子闻而嘉之，又知其让封，征拜议郎。
《说苑》曰：宋襄公兹父。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爱之。兹父为公爱之也，欲立之，请於公，曰：“请使目夷立，臣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对曰：“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公不许，强以许。公许之。将立公子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而使目夷为之，目夷将逃。”之卫，兹父从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兹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兹父乃反。公复立之以为太子，然後目夷召兹父归。
《楚国先贤传》曰：阴兴字君陵，南阳新野人也。拜卫尉，薨。时封兴长子庆为嗣阳侯，次子傅为氵隐强侯，傅弟员、丹皆为郎。庆少修儒术，推所居第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奴婢、财物悉凤耠员、丹，但佩印绶而已。当世称之。上以庆闺门孝悌，行义敦密，褒显朝廷，以励亲戚，擢为羽溜褚监。
刘向《列女传》曰：广汉汝妇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贪吝。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馀万悉让与兄，裁留园地数十亩，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让先祖所有也，此独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担金与兄嫂。嫂初谓叔穷乏，来欲假贷，有不悦之色，见金而喜。兄乃恻然感悟，弃妻还金。
《海内先贤传》曰：范丹字史口，让财千万与三弟。
《风俗通》曰：陈留太守泰山吴文章，少与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相会下邳市中，争计共斗，伯武殴之。文章欲报，心凄怅，手不能兴。观者笑之。更相借问，乃亲兄也，相持啼泣。观者复曰：“兄得校弟，不得报兄。向者所笑，乃其义也。”
《典论》曰：刘表疾病，其子琦还省疾。琦性慈孝，其弟恐琦见表，父子相感，更有後之意，谓曰：“将军命君抚临江夏，为国东藩，其任至重。今释众而归，必见谴怒伤叹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遏於户外，使不得见，琦流涕而去。
江微《陈留志》曰：李铨字玄机，平丘人也。少聪惠，有志行。铨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爱也，而衣食皆使下铨。铨始年五岁，觉己衣胜兄，即脱不着，氵页兄得与己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长，铨内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闺门雍睦，为邦族所称。
《晋诸公赞》曰：高柔长子携，大将军掾。次诞，历三州刺史，放率不伦，决烈过人。次光字宣茂，少习家业，明练法治，晋武帝世为廷尉。兄诞与光异操，谓光小节，常轻侮之。光事诞愈谨。
又曰：和峤为少保散骑常侍，性至俭吝。峤同母弟郁素无名称，峤轻侮之。以此为损一。
卷五百一十七　宗亲部七
姊妹
《尔雅》曰：女子先生为姊，後生为妹。
《毛诗口泉水》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
《礼记口檀弓》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左传口成上》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欲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隽才，不如待后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隽才虽多，其何补焉？”遂灭潞。酆舒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卫，卫人归请晋，晋人杀之。
又《昭元》曰：郑徐吴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於二子，使女择焉。子盛饰而入，布币而出。（，公孙黑。）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子南，公孙楚字。）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焉。
又《定上》曰：吴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濉水，锺建负之，以从。复国。王将嫁季芈，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锺建负我矣。”王遂使妻锺建，以为乐尹。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地，据玑衡，齐七政，秉八极，父天母地，兄日姊月。
《史记》曰：聂政为严仲子杀韩相侠累，因自披面抉眼，出肠以死。韩取政尸，暴於市，购之曰：“有能言杀侠累者，与千金。”政姊闻之，乃伏尸哭曰：“是轵深井里聂政也，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灭贤人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於政旁也。
又曰：万石君石奋，高祖问曰：“君有何人？”对曰：“有姊，善鼓琴。”高祖乃召为美人。
又曰：张敬叔姊善鼓琴，高祖召为宫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长安，与亲戚别居，故曰戚里。
《汉书》曰：李延年妹绝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不惜倾城倾国，佳人难再得。”武帝闻之，乃召入宫。
又曰：秦彭字伯平，为山阳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镰自割。伯因前救姊，触镰伤姊，遂亡。县正论法，彭曰：“救无恶志。”乃轻罪之。
谢承《後汉书》曰：范冉姊病，往看之。姊为设饭，冉留钱一百文。姊使人追还之，冉竟不受。
又曰：曹寿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风人，为都护，在绝域。年老思入关，妹乃上书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馀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书奏，帝乃征还。
又曰：宋弘字仲子，为司空。帝姊胡阳公主新寡，帝与论朝臣美恶，以观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图之。”後引弘入，令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谓主曰：“事不谐矣。”
又曰：汝南袁隗妻，马融之女。少有才辨。融家世丰豪，装遣甚盛。及初成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隗谓之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对曰：“慈亲垂爱，不敢逆命。君欲鲍宣、梁鸿之行者，妾亦请从少绍、孟光之事。”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人，而君先行，可乎？”对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又问：“南郡学穷道奥，文为辞宗。而所在之识，辄以资财为损，何耶？”对曰：“孔子大圣，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贤，犹有伯寮之。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孙权以妹妻蜀先主。孙氏性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馀人，皆执刀剑而侍立，先主心常凛凛然也。

《晋书》曰：郭奕字大业，太原人。迁雍州刺史，有寡姊随其之官。姊下僮仆多有奸犯而为人所纠，弈按省毕，曰：“丈夫岂当以老姊求名！”遣而不问。

又曰：桑虞字子深，卫人。年十四丧父，哀毁过礼，以米百粒糁藜藿。其姊喻之曰：“灭性非孝子。”对曰：“藜藿杂米，足以胜哀。”

又曰：凉州刺史羊欣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张为御史中丞，贬预以清风俗。论者称之。

又曰：陈统字元方，弟字伟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并有美才。姊适东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适同郡刘氏，文章最盛。

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段仪女，婉惠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亦不作庸夫妇。”邻人闻笑之。後燕王纳元妃为室，范阳王德聘季妃，并如其言。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名道蕴，安西将军弈之女也，聪明有才辨。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顾氏。谢玄每以之敌道韫。有济尼者，游於二家。或问之，答曰：“谢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宋书》：新野庾彦达为益州刺史，携姊之官，资给中分禄秩。西土称之。

《齐书》曰：永兴中，有王氏女，年五岁，得毒病，两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临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之，其左眼即开愈。时人皆以为孝感所致也。

《梁典》曰：长广桥者，宋武帝姊昔卖纱籴米，还，桥小，不敢过，无船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饥，久，方见姊负米还，乃谓姊曰：“若异日富贵，当长广此桥。”遂为名也。

《新子》曰：梁车新为邺令，其姊往见之。值暮，郭门闭，遂逾郭而入。梁车新因刖其足。赵成侯以为不慈，遂夺玺免官。

应劭《风俗通》曰：郝廉，太原人，饥寒不受人衣食。曾过姊家饭，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说》曰：郗嘉宾死，妇弟欲迎其姊还，姊终不肯归，曰：“生纵不得与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同室，死宁不同穴也？”
又曰：袁彦道有二姊，一适殷源，一适谢祖。尝语桓宣武，切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遗》曰：贾逵年六岁，其姊闻邻家读书，日日抱逵就篱听之。逵年十岁，乃暗诵六经。父曰：“吾未尝教尔，安得《三坟》《五典》诵之乎？”对曰：“姊尝抱於篱边，听邻家读书，因记得而诵之。”
萧韶《太清记》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於神人也。
《荆州图南北岸》曰：屈原之乡里，原既流放，忽然归，乡人喜悦，因名南岸曰归乡岸。原有姊闻原还，亦来归，责其矫世。乡人又名其北岸曰姊归岸。
舅姑
《释名》曰：夫之父曰舅，舅言久也，父老之称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尔雅》曰：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歿则曰先舅先姑。
《礼记□檀弓》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
又《内则》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从，笄，总，衣绅。左佩纷、刀、砺、小Δ、金燧，右佩箴、管、线、纩、施{般系}秩，大Δ、木燧，衿缨、綦屨，以适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
又曰：妇将有事，大小必请於舅姑。（不敢专行也。）
《仪礼□婚礼》曰：舅飨送者以一献礼，酬以束锦；姑飨妇人送者，酬亦束锦。
《左传□襄元》曰：鲁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贾以自为椁与颂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姜，成公妇也。）
《列女传》曰：邹孟轲既娶，将入室，其妇袒而内。孟子不悦，遂去不入。妇辞孟母，求去，曰：“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妾窃惰在室，而夫子见妾，悖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於父母。”姑召轲而谓之曰：“夫礼，将上堂，声必扬，所以戒人也。将入户，视必下，恐见人过。今子不察於礼而责於妻，不亦远乎？”孟子遂留其妇，谢之。君子谓孟母知礼而明姑妇之道。
嫂叔
《释名》曰：嫂，叟也，老称也。叟，缩也，人及物老皆小缩於旧也。叔，少也，幼者称也。叔亦匕也，见嫂匕然却退也。
《尔雅》曰：女子谓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曲礼》曰：嫂叔不通问。
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
又曰：嫂叔之无服也，盖推之远之也。
又《杂记》曰：嫂不抚叔，叔不抚嫂。
《史记》曰：苏秦，洛阳人。从鬼谷归，大困穷困。兄嫂姊妹妻皆笑之，不为下机。秦乃闭室不出，读《周书阴符》。後合六国，从约并力，相六国。北报赵，过洛阳，车骑辎重拟於王者，乃归。昆弟嫂侧目不敢仰视。秦谓嫂曰：“何前踞而後恭？”嫂匍匐以面伏地，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
《汉书》曰：高祖长兄伯妻，高祖微时尝避事，时与宾友过其丘嫂。（丘，空也。无婿曰丘，乃寡嫂也。）嫂厌叔引客来食，佯为羹尽釜。客去，高祖视釜，尚有羹，由是怨之。后定天下，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为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长者耳。”後七年，封为羹颉侯。
又曰：陈平兄伯常耕田，纵平游学，嫂疾之不亲家事。或问平：“食何物而肥？”对曰：“食糠乞耳。”嫂曰：“有叔如此不如无。”伯闻而遂其妻。
《晋书》曰：郑休妻石氏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临终生庶子沈。休命弃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养沈及前妻女，力不兼举。九年之间，三不举子。
又曰：王浑妻锺氏字琰，生子济。浑尝共琰坐，济趋庭而过。浑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妇得配参军，（为浑弟沦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贪鄙，令婢於路担粪。澄年十四，谏郭。郭大怒，谓澄曰：“昔先人临终之日，以小郎嘱新妇，不以新妇嘱小郎。”因捉其衣裾，欲杖之。澄惧，逾窗而走得脱。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弈之女也，聪识有才辨。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使婢白献之曰：“新妇欲与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申献酬之义。客遂不能屈也。
又曰：晋中书令王珉与嫂婢私通，嫂挞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执白团扇，故制《白团扇歌》。
又曰：颜含字弘都，嫂老而失明。含奉养如亲，束带躬侍。嫂病困，须蚺蛇胆，求之不获，忧叹盈怀。方独坐愁苦，忽有一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闻之，乃蚺蛇胆也。童子出户，化为青鸟飞去。含得药成，嫂病遂愈。
《齐书》曰：吴达之，义兴人。嫂亡，无以具葬，乃自卖为十夫，佣以营葬。
《三十国春秋》曰：晋吏部郎魏衡谓侄舒曰：“汝後得为小县长。”舒曰：“堪八百户长。将老，便入官舍，即斯愿毕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者，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逸士传》曰：高凤为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不应为吏，乃与寡嫂伪争田，遂免仕。

《世说》曰：阮籍嫂尝还家，籍见嫂，与之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

常璩《华阳国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时财物，嫂心欲得之。敦妻劝敦尽让田宅奴婢与兄弟，出别居。敦後耕田，得金器，妻劝送与兄。夫妻共往。嫂性嗇，见金器，踊跃欲留之。兄因感悟，即去妻，悉让财物还弟。弟又不受，相让积年。

《邺洛鼎峙记》曰：卢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讲老子《道德经》，虔弟元明隔纱帷以听之。

娣姒

《尔雅》曰：女子同出，谓先生为姒，後生为娣。（同出为俱嫁事一夫。）长姊谓稚妇为娣妇，娣妇谓长姊为姒妇也。

《左传□成下》曰：鲁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妇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昆弟之妻相谓为姒。）

又《昭七》曰：晋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许。平公强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华妻也。）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

《晋书》曰：王浑妻钟氏，名琰，太尉之孙也。浑弟湛妻郝氏有德行，琰虽贵门，不陵郝；郝亦不下琰。时称钟夫人之礼，郝夫人之法。

卷五百一十八　宗亲部八

子

《易□蛊卦》曰：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又《家人卦》曰：家人高々，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仪礼》曰：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

《礼记□内则》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异宫。

又《祭义》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

《左传□隐公》曰：卫庄公之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昔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不纳於邪。”

又《宣上》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不杀，必灭若敖氏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陈亢问於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孝经》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书》曰：周公三挞，伯禽往见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桥，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观之？”而伯禽往视桥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趋。周公迎而抚之曰：“汝安见君子哉？”

《史记》曰：吴起，卫人，好用兵。尝学於曾子，事鲁君。出卫郭门，与其母决，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也。”

又曰：司马谈为太史，天子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从事，发愤而卒。子迁适见父於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下泣曰：“其先即周之太史，後世中衰，绝於余乎？汝後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汉书》曰：张汤，杜陵人。父为长安丞。父出，汤为儿守舍，遭鼠盗肉。父还，怒之，笞汤。汤掘地熏鼠，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鞫论报，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父忽视其文辞，如老吏，大惊异，遂使书狱焉。

又曰：王遵字子贡，涿人。迁益州刺史。先是，王阳为益州，至邛崃九折坂，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後以疾去。及遵至此坂，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遵为忠臣。”

又曰：曹参代萧何为相国，日夜饮酒。子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言曰：“无以请事，何以忧天下？”洗沐归，具言。参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当言。”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人。父为里门监使。温舒牧羊，因取泽中蒲截为牒，编之写书。

又曰：扬雄，蜀人。自扬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韦贤字长孺，鲁人。质朴少欲，笃志於学，通《诗》、《书》、《易》，以教受，号邹鲁大儒。为丞相，薨。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经历位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ぶ，不如教之一经。”

又曰：张禹字子文，河内轵人。父徙家莲勺，禹为小儿，数至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谓禹父曰：“此儿多智，可令经学矣！”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明《春秋》，为太子太傅。知止足，与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五十斤。归乡里，请故旧宾客为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馀，子孙窃谓昆弟老人，劝说买田宅，广曰：“吾岂不念子孙哉！顾有田庐，足供衣食，今更增益，以为盈馀，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损其志，愚而多财，益以为其过。富者，众之怨也。吾既无教化於子孙，不欲益生于怨也。”

又曰：朱邑字仲卿，庐江人。少时为桐乡啬夫，病且死，嘱其子曰：“我为桐乡吏，其民爱我，死必葬之。後世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死且葬之。”民为起冢祠。

又曰：石奋从高祖，至景帝时为九卿，子等四人官至二千石。景帝尊宠，号为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於家。子孙有过，不诮让，为便坐，对桉不食。

《後汉书》曰：冯勤字伟伯，魏郡人。曾祖杨，宣帝时为弘农太守。有子八人，皆为二千石，魏赵间号为万石君。

又曰：周华字宣光，汝南人。子勰字巨胜。自曾祖杨至勰孙恂，六代一子，皆知名。

又曰：吴字季英，陈留人。父恢为南海太守，年十二，随父到官。伙覃杀青简竹以写书，谏曰：“今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下为权威所望。此书若成，即载之而归。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间，先贤所慎。”恢奇之，乃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崔烈，涿郡人。灵帝开鸿都门榜卖官爵，烈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欣谓亲幸曰：“悔不至三公。”后声誉日灭，烈不自安，问子钧曰：“吾为三公，於议何如？”钧曰：“嫌大人铜臭。”烈举杖击之。钧时为虎贲中郎，服虎弁载尾，狼狈而走。烈骂曰：“死卒，父挝而走，岂孝乎？”钧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义，非不孝也。”烈惭而让官。

《魏志》曰：张广字嗣宗，鲁第二子也。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授官爵。南郑城碑曰：“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嫔。”

又曰：胡威字伯庸。父质操厉清白，为荆州太守。威至荆州省之，十馀日归，质赐绢一匹。威跪问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质曰：“俸禄之馀耳。”武帝问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远矣。”帝曰：“何？”对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也。”

又曰：贾充字公闾。父逵晚生充，言充後当有充闾之度，故名充字公闾。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数岁，令乳母取所弃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指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人谓祜前身为李氏之子。
又曰：华峤字叔骏。才学深博，为秘书监。性嗜酒，率常沉醉。撰《汉纪》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邵奏峤子彻为佐著作，续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隐字处叔，陈人。世寒素，父铨历阳令，有著述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未就而卒。隐儒素自守，不交权贵，博学多闻，受遗业为著作郎令，撰《晋史》。
又曰：孙盛字安国。次子放字齐庄，幼称令惠。年七八岁，在荆州与父俱从庾亮出猎，亮谓曰：“君亦来耶？”放应声答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亮曰：“欲齐何庄？”放曰：“齐庄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曰：“王辅嗣不过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孙盛字安国。翼子爰客，常候孙盛。盛不在，见盛子放，谓之曰：“安国何在？”放曰：“往痴稚恭家。”爰客曰：“孙氏大盛，有儿如此。”放曰：“不如诸庾之翼翼。”既而语人曰：“我固得重呼奴公字。”
又曰：袁宏为《东征赋》，并列过江诸名德，独不载桓彝，其子温怒焉。宏一时之文宗，为文不欲令人显问。时并游青山，饮归，温命宏同载，因问曰：“君作《东征赋》，何独不及家君？”宏对曰：“尊公称谓，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不敢显之。”温疑其不实，乃曰：“欲谓何？”宏曰：“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则不殒；宣城之节，信而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胡奴尝於曲室抽刀，逼问宏曰：“家君勋绩如此，云何相忘？”宏急答曰：“精明百炼，在割能断。功以济时，职以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又曰：谢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鲲之子也。八岁，神悟夙成，鲲尝携之。或曰：“此儿一座颜回也。”尚应声曰：“座无尼父，谁识颜回？”一席之宾莫不惊异。
又曰：王述字怀祖。迁尚书仆射。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子坦之谏曰：“故事应让。”述曰：“汝为，我不堪也。”坦之曰：“非也，克让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也？”坦之为桓温府长史，温子欲求婚於王，因坦之言其父。坦之乃还家省父。而述爱坦之，虽长大犹抱之於膝上。坦之乃言婚事於述，大怒，遽推坦之於膝下曰：“汝竟痴也！讵可视面女妻兵。”乃止。
又曰：阮籍谓王浑曰：“浚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及戎子迈有美名，少而肥大。戎日令食糠，转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并知名，为祥所重爱。同时而病，将亡遗嘱，烈欲还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旧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涕泣曰：“不忘乡，仁也；不恋本，达也。惟仁与达，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锺，正在吾辈也。”简服其言，更为之恸。

又曰：魏舒字阳元，为司徒。子混字延广，有才行，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卒，朝野咸为舒惜。舒每哀恸，退而叹曰：“吾不及庄生远矣，岂以无益自损！”更不复哭。

又曰：胡毋辅之字彦国，嗜酒。子谦之字子光，才学不及父而傲纵过之，至酣醉时，尝自呼其父字。辅之不以介意，世以为狂。

又曰：石崇字季伦，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于青州，故小名齐奴。少敏惠，勇而有谋。父苞临终分财与诸子，独不及伦。其母为言之，苞曰：“此儿虽小，后自能致。”

又曰：郤超字景兴，一字嘉宾。父为司徒。事道，超奉佛。又好聚积，钱数千万，尝开库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之中，散与亲故，都尽。桓温辟为征西大将军掾。温怀不轨，超为之谋，转司徒左长史而卒。初虽党桓氏，以忠于王室，不轨之事不令知。将亡，出一箱书付门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老，老必伤悯为弊。我亡后，若大损寝食，可呈此箱，不尔即便焚之。”后果哀悼成病，门生依旨呈之，则悉与温往反密计悉见。于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复哭。

又曰：庾冰字季坚。都督江荆七郡军事。子袭常贷官绢一匹，冰怒捶之，市绢十匹还官。

又曰：王字仲祖。父字文开，为淦令。美容姿，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

又曰：王导字茂弘。子悦字长豫，弱冠有高名。事亲色养，导甚爱之，常与悦奕棋争道。导笑曰：“想与有瓜葛，那得尔耶？”导性俭，帐下甘果烂败，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悦为中书郎，先导卒。导先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潜为祈祷者备矣。寻掘地得钱百万，意甚恶之，一一皆藏闭。及悦疾笃，导忧念，时至不食。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导问是何人，曰：“仆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导因求之，食至数斗。食毕，谓导曰：“中书命尽，非可救也。”言讫不见。悦亦殒绝。

又曰：刘殷字长盛，新兴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经，其一子授《太史公记》，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最为盛门。

又曰：索靖子琳，字巨秀。少有逸群之才。靖每曰：“琳，宗庙之器，非简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用，州县之任不足污吾儿也！”
又曰：戴若思，广陵人。父昌，会稽太守。若思往武陵，时郡人潘京素有理筌识鉴。父遣若思与语，潘称若思有公辅之才。
又曰：王献之字子敬，羲之子也。谢安甚钦之，请为长史，因问献之曰：“君书何如家君？”答曰：“固不同。”安曰：“外论不尔。”对曰：“人那得知。”献之尝书，羲之自后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当有大名。”又以扫帚沾泥书大字，方一丈，甚以为工。
《宋书》曰：戴字仲若，淮南人。父逵喜琴，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殁，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五部。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
《齐书》曰：世祖常问王俭：“当今谁能作五言诗？”对曰：“谢朏得父之膏腴。”
《梁书》曰：谢朏祖弘微，宋太常卿。父庄，齐光禄。朏十岁能属文。庄多游山水赋诗，使朏命篇，览笔便就。王京文谓庄曰：“贤子足称神童。”庄笑曰：“真吾家千金。”
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为常侍。孺五岁，父友馈延年柰者，先与僧孺。孺曰：“大人未见，不敢先尝。”不受之。
又曰：柳恽字文畅。父世隆善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声，尝感伤忧思。后因之变体写古曲。
《家语》曰：吴延陵季子聘于上国，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敛以时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隐。孔子曰：“延陵季子之合于礼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东门吴者，年四十，有一子，丧之而不忧。其相室曰：“公之爱子也，天下无有。今子死不忧，何也？”东门吴曰：“吾尝无子之时不忧，今子死，乃与向无子同，又奚忧焉。”
《吕氏春秋》曰：晋平公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乃云其子年。君子闻之，曰：“祁黄羊可谓至公矣。”
《三辅要录》曰：韦康字元将，京兆人。孔融与康父端书曰：“前见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又见仲将来，懿性贞实，文敏志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出于老蚌。”
《郭子》曰：杨修字德祖。九岁聪惠。孔文举诣其父，父不在，乃呼修。修为设果，果有杨梅，融指示儿曰：“此君之家果耶？”修应声曰：“未闻孔雀是夫子之家禽兽。”
《姓氏英贤录》曰：宋颜竣字士逊，少有令名。太祖问其父延之曰：“诸子谁有卿风？”延之曰：“峻得臣笔，测得臣文，得臣义，濯得臣酒。”
《世说》曰：豫章太守顾邵，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时盛集宾客，自与客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信至，无儿书。虽神色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扌舀掌，流血沾襟。客散，方叹已无延陵之高，岂有丧明之痛。于是豁然神气自若。
又曰：客有问陈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于太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渊，上为甘露所沾，下有渊泉所润。当此之时，焉知太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卷五百一十九　宗亲部九

孙

《尔雅》曰：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言有往来之亲。）来孙之子为昆孙，（昆，後也。）昆孙之子为仍孙，（仍，重也。）仍孙之子为□孙。（言轻远若浮□。）
《毛诗□文王有声》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
《礼记□曲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以孙与祖昭穆同。）子不可以为王父尸。
又《杂记》曰：祭称孝子孝孙，丧称哀子哀孙。
《史记》曰：张苍父不满五尺，苍长八尺，苍子复长八尺，馀孙类长六尺。
《後汉书》曰：庞参字仲连，缑氏人。拜汉阳太守。郡民任棠有奇节隐教。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拔薤一大本，水一盆，致於屏前，自抱孙儿伏于户下。（见《逸民部》。）
又曰：虞诩字升卿，陈国人。孝养祖母，县举为顺孙。
又曰：冯氏兄弟形皆伟壮，惟冯勤祖父偃长不满七尺，常耻短陋，恐子孙似之，乃为子伉娶长妻。生勤，勤长八尺三寸。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阳人。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显贵，车马填门。粲在门，邕倒屣迎之。粲年幼，貌弱短小，一座皆惊。邕曰：“此王公之孙，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书籍，当悉与之。”
《晋书》曰：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凭年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儿。”凭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刘氏躬抚养，密奉事，以孝谨闻。有暇即讲学，忘疲。师事谯周，周门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征为洗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陈曰：“母孙二人，更相为命。”（已具祖门中。）
又曰：李胤字宣伯，祖敏为公孙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终。子信娶妻生胤，遂绝房室，以忧卒。胤以祖不知所亡，设木主以事之，由是显名。
《宋齐语录》曰：虞愿字士恭，会稽人，祖为给事中。中庭有橘树，冬熟，子孙争取，愿独不取，祖及家人并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元字孝始。祖丧明三年，元每忧涕，读佛书以求福。後见药师经云盲者得视，遂请七僧燃灯，七日七夜，转药师经行道，每自责曰：“为孙不孝，使祖丧明。今以灯施普照法界，愿祖目见明，元求代暗。”其夜，梦一老人以金治其祖目，谓之曰：“勿悲，三日之後必差。”元于梦中喜跃惊觉，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渐见明，从此遂差。

《後周书》曰：薛登字景猷，汾阴人。早丧父，家贫，以养祖母，暇则览文籍，躬耕，以孝见称。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遂率子孙荷担，叩石垦壤，箕畚运於北海之尾。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长息曰：“虽我之死，有子在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生孙，孙孙子子，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无以应之。

又曰：舜问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性命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蜕也。”

《陈留志》曰：范乔字伯孙。年二岁，祖父馨临终执其手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留与之。後家人告乔，乔执其砚涕泣。

《孝子传》曰：原者，不知何许人。祖年老，父母厌患之，意欲弃之。年十五，涕泣苦谏。父母不从，乃作舆舁弃之。乃随收舆归。父谓之曰：“尔焉用此凶具？”谷云：“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取之耳。”父感悟愧惧，乃载祖归侍养，克己自责，更成纯孝，为纯孙。

又曰：吴郡陆元者，晋太尉玩曾孙。自玩至仲，四世为侍郎，时人方之全张二族。

《幽明录》曰：许逊少孤，不识祖墓，倾心所感，忽见祖语曰：“我死三十馀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举标榜曰：“可以此下求我。”於是迎丧。葬者曰：“此墓中当出一侯及小县长。”

女

《礼记□内则》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内也。）姆教婉娩听从，（婉谓言语也。言语婉之，言媚也。媚谓容貌也。）执麻，治丝茧，织组纟川，学女事，以共衣服。观於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醴相助奠。（当乃女时而知。）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右，阴也。）

《左传□襄五》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长而美，名之曰弃。

《梁传》曰：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门。父戒之曰：“谨慎从汝舅之言。”母诫之曰：“谨慎从汝姑之言。”诸母ひ绅诫之曰：“谨慎从汝父母之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违宫事。”

《史记》曰：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徙系长安狱。公无男，有女五人，将行，骂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小女缇萦随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愿入官没为婢，赎父之罪。”书奏，天子悲怜其意，遂为除肉刑。

《汉书》曰：王章为京兆尹，为大将军王凤所陷，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号哭，曰：“每旦狱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刚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问之，果章死矣。

《东观汉记》曰：孝女郁字叔异，五岁，母不能食，郁亦不肯食，故字曰异也。

《後汉书》曰：孔融被诛，女年七岁，男年九岁，幼弱，遂得全。寄住他舍，主人有遗肉汁，男饮之，女曰：“今日之祸，岂得久活，何赖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将杀。女谓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见父母，岂非志愿？”乃延颈就刑。

《晋书》曰：周ダ母李氏字络秀，汝南人。少时在室，ダ父浚为安东将军，时尝出猎，遇雨，过至络秀之家。会秀父兄不在，络秀见周浚至，与一婢於内宰猪羊，具数十人馔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怪使觇之，独见一女甚美，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有大益。”父兄许之。遂生ダ、嵩、谟。而ダ等既长，络秀谓之曰：“我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亲者，吾亦何惜馀年！”ダ等从命。由此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又曰：胡奋字玄威，安定人，为护军。太始末，武帝怠於政事而耽於颜色，大采公卿女以充六宫，奋女选为贵人。奋惟有一男为南阳王友，早亡。及闻女为贵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子，男入九地之下，女升九天之上。”尝谓后父杨骏曰：“卿恃女更益豪耶？见前代与帝家婚，未有不灭门者。见君举措，益速祸耳。”骏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奋曰：“我女与卿女作婢耳。”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宪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聪明有才鉴。初，文帝为太子，抱毗项曰：“知我喜否？”毗以告宪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国不可以不惧。今宜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悯怀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风。太子废，衍请绝婚，惠风号泣而归，行路为之流涕。後刘曜陷洛阳，以惠风赐其下，将妻之。惠风拔剑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为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韦逞母宗氏，家世儒学。母早丧，父躬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曰：“世传儒业，无男可传，汝宜授之，勿令绝世。”
又曰：吴隐之字处默，濮阳人。谢石请为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俭素，令移厨帐就其家经营。使者至，方见卖犬，此外萧然无办。
又曰：靳康女者不知何许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刘曜诛靳氏讫，将纳其女为妾。女曰：“陛下既诛其父母，焉用妾为？妾闻逆人之诛也，尚污宫伐树，况其子女乎？”号泣请死。曜惭，乃固免之。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有所爱槐树，令吏守之，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不闻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将加罪，犯者之女说晏子曰：“妾闻明君不为禽兽以杀人。今吾君以树木之故杀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损明君之义。”晏子早朝而复其言於君，公乃令吏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华阳国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节。崧为襄城太守，为杜曾所围，力弱食尽，欲投於故吏平南将军石览，计无所出。灌时年十三，乃率勇士数十人逾城突围。夜出，贼追甚急，灌督厉将士，且战且前，后得入曾阳山获免，得向览乞师。又为崧书，与南中郎将周访仍结弟兄。访即遣子抚率三千人会石览，俱救崧。贼闻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广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节。广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蛮梅芳攻陷扬州，广被杀。王年十五，芳纳之，於ウ室中击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蛮畜！我诛父贼。吾闻之，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复以无礼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尔。所恨不得枭汝首於通达，以塞大耻。”乃自杀。
又曰：杨姬生自寒素，父坐狱，杨涣为尚书郎，告归。姬乃邀道扣涣马，讼父罪，言词慷慨，涕泣推感。涣悯之，语郡县，令为出其父。因奇其才，为子文方以礼聘之。
《汝南先贤传》曰：戴良字叔鸾。嫁五女，皆布裙无缘。
《蔡琰别传》曰：琰，邕之女，年六岁。邕夜中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乃故绝一弦。琰曰：“第四弦。”邕曰：“汝偶得中之。”琰曰：“昔吴季札观乐，知国之兴亡；师旷吹律，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异苑》曰：顺阳南乡杨丰为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无寸刃，直扌益虎头，父遂得免。
子婿
《尔雅》曰：子之夫为婿，胥之父为姻，两婿相谓为亚。
《仪礼》曰：婿，女子之夫。
《传》曰：何以服缌？布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口桓公》曰：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又《文下》曰：赵穿，晋君之婿也。

《论语》曰：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记》曰：陈馀者，大梁人。好儒术，数游赵。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知馀非庸人。

《汉书》曰：京房字君明，东郡人。习《易》，淮阳宪王舅张博从京房受学，以女妻房，房与相亲。

《後汉书》曰：马融，扶风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融从其游学，通经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晋书》曰：韩谧字长深。母贾氏，贾充少女也。父寿字德真，南阳人，美貌，充辟为司空掾。充宴宾僚，女从青琐中窥见寿，悦焉，感想发於寤寐。有婢往寿家，说其光彩艳逸。寿闻动心，令通殷勤。寿劲捷过人，至夕逾垣而入，家人莫知，惟充觉。女悦畅异於常日。时西域有贡香，每着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贵之，唯以赐充。女密盗以遗寿。僚佐与充宴，闻香芬馥。自此充意女与寿通，乃夜半佯有盗，惊起行之，惟东北角有狐狸行处。充考问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

又曰：郤鉴使门生求女婿於王导，导令自东厢遍观诸子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年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此正佳婿也。”访之，乃羲之也。

《宋书》曰：刘秀十馀岁时，与诸兄戏。忽有一大蛇，来势甚猛，莫不惊怖。秀知独不动，众共异焉。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齐书》曰：谢为王敬则婿，曾告敬则，其女常怀刀，欲报，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部，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有愧色。及临诛，叹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国春秋》曰：前赵殷州刺史杜广，初为刘景厩卒，以马肥良，引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问之，广流涕申曲，有章条。景执其手曰：“吾罪人也，久负贤者。”谓妻曰：“为女求夫三年，不觉厩中有麒麟。”於是妻之。

《搜神记》曰：阳公罪窈伯，洛阳人，至情笃孝。父母终殁，葬无终山。阳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为人补履，终不取价。无终山上无水，阳公乃行车汲水，作义浆。居三年，有一人就阳公饮，出一升石子与之，使向有平好地有石处种之，玉当生其中，并得好妇。阳公後种其石，数年，时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许。阳公有佚气，试求焉。徐氏以为狂，乃戏媒人曰：“雍伯能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致命，雍伯於种石中，索得五双白璧以至。徐氏大惊，遂以女妻之。

卷五百二十　宗亲部十

夫妻

《释名》曰：夫妻，匹敌之义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齐也；夫贱不足以尊称，故齐等言也。

《易□家人卦》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诗□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国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贞顺而已。）

又《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要々草虫，阜螽。（兴也。要々，声也。草虫，常羊也。，跃也。阜螽，{樊虫}也。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忡忡犹冲冲也。妇人虽适人，有归宗之义。）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

又《采》曰：《采》，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组纟川，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为大夫妻，能循其为女人时所学之事以为法度也。）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尸，主也。齐，敬也。季，少也。）

又《硕人》曰：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又《氓》曰：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又《棠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好合，志意合也。合者如琴瑟之声相应和也。）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孥；是究是图，其然乎？

又《南山》曰：艺麻如之何？横纵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之礼议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谓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言娶妻必待媒乃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韩弈》曰：韩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韩侯迎止，于蹶之里。百两彭彭，八鸾锵锵，不显其光。诸娣从之，祁祁如□。韩侯顾之，烂其盈门。（如云，言众多也。诸侯一娶九女，三国媵女。诸娣，众妾也。顾之，曲顾道义也。）

又《思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又能为政治于家邦也。）

《礼记》曰：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妇之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齐也。）

又《内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宜犹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

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故谓父母丧。）聘则为妻，（聘，问也。妻之言齐。以礼见问，则得与夫敌耻。）奔则为妾。

又《坊记》曰：取妻不取同姓，（为其近禽兽也。）所以附远厚别也。

《左传□隐公》曰：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辛亥，以妫氏归。甲寅，入於郑。陈乍 咸子送女，先配而後祖。乍 咸子曰："是不为夫妇，诬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礼，逆妇必先告祖庙而後行。郑忽逆妇而後告庙，故曰："先配而後祖"。）

又曰：《桓公》曰：郑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妇人在室则天父，出则天夫。女以为疑，故母以所出为本解之。）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又《庄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後，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为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

又《僖中》曰：狄人伐咎如，（赤狄之别种。）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晋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赵衰，生盾。文公取季隗，生伯。后以妻赵衰，生原同、屏括、楼婴。（原、屏、楼，三子之邑也。）赵姬逆盾与其母，（赵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也。）子馀辞，（子馀，赵衰字也。）姬曰："得宠而忘旧，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请，许之。来以盾为才，固请于公，以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为内子。）

又《昭元》曰：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孙也。）公孙黑又强使委禽焉。（禽，雁也。纳采用雁。）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盛饰而入，布币而出；（子暂，公孙黑也。）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又《庄公》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又曰：楚子灭息，以息妫归，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与王言。）楚子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成下》曰：晋三害伯宗，谮而杀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盗憎主人，民恶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难。”
又《襄四》曰：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以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又《僖下》曰：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饷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请君用之。”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又《昭七》曰：晋叔向适郑，蔑恶，欲观叔向，从使之收器者而往，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闻之曰：“必明也。”下执其手以上曰：“昔贾大夫恶，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贾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也？’今夫子少不扬，子若不言，吾几失子矣。”
又《哀上》曰：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无存，齐人也。室之，为取妇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国。”（高氏、国氏，齐贵族也。无存欲必有功，还取卿相之女也。）
又《成上》曰：齐晋战于鞍，齐师败绩。齐侯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避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锐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与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齐侯以为有礼。既而问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
又《成下》曰：鲁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来聘，求妇於声伯。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妇人曰：“鸟兽犹不失伉俪，子将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妇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晋人归之，施氏逆诸河，沈其二子。妇人怒曰：“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将何以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汉含孳》曰：水火交感，阴阳以设，夫妇象也。（水火则阴阳也，阴阳则夫妇也。）
又曰：妻象太阴，臣法金位。（金，阴中之刚，故喻臣位。水能纯柔。纯柔，妻象也。）
《战国策》曰：邹忌长八尺有馀，身体逸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妻曰：“愈。”窥镜而自视，不如远矣。暮寝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记》曰：晋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
又曰：《易》基《乾》《坤》，《诗》始《关雎》，夫妇之际，人道大伦也。礼之用，惟婚姻为竞竞。
又曰：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仪，曰：“仪贪无行资，必此人盗相璧。”共执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嘻！子无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乃遂入秦，秦王以为客卿。
又曰：吴起好用兵，事鲁君。齐人攻鲁，欲将起，以起取齐女为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鲁卒以为将，攻齐，大破之。
又曰：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徐广曰：一云其夫亡。）抵父客。（如淳曰：父时故宾客。）父客素知张耳，乃卒为请决，嫁之张耳。张耳是时脱身游，女家厚奉给张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为外黄令，名由此益贤。
《汉书》曰：杨恽报段会宗云：“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京兆眉妩，有司以奏敞。宣帝问之，对曰：“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画眉者。”
范晔《後汉书》曰：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富骄而吾贫，不敢当。”妻曰：“大人以先生守约，故使妾侍巾栉，奉承君子，惟命是从。”乃悉归御服，更衣短布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毕，提瓮出汲。
《後汉书》曰：班昭作《女诫》，马融善之，令妻女习焉。
又曰：沛周郁妻者字阿，闲於妇道，而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正夫。郁之不改，新妇过也。”阿拜而受命，退谓左右曰：“我无樊、卫二姬之行，故君以责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谓我不奉教令，则罪在我矣。若言而见用，是为子违父而从妇，则罪在彼矣。”乃自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冯良有志行，与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吕布，布欲降，而陈宫等自以负罪於操，深沮其计，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将军若以步骑出屯於外，宫将馀众闭守於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则将军救於外，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归我。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於曹，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乎？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
又曰：郦炎风病恍惚，性至孝，遭母忧，疾甚发动。妻始产而惊死，妻家讼之，收系狱。炎病不能治对，遂死狱中。尚书卢植为之诔赞，以昭其懿。
又曰：公孙述连征，任永、冯信并青盲，以避世难。永妻淫於前，匿情无言；见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对信奸通。及闻述诛，皆盥洗更视曰：“世适平，目即清。”淫者皆自杀。
又曰：周泽为太守，尝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窥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干犯斋禁，遂收送诏狱谢罪。世疑其诡激，时人为之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又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诣太常，师事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边尝道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暂过拜亲，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调、洛阳令李阜与窦宪厚善，纵舍自由。尚书仆射乐恢劾奏调、阜，并及司隶校尉。诸所刺举，无所回避，贵戚恶之。妻每谏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叹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书谢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与刘公积不相能，而信其虚谈，不为之备，终受制矣。”躬不纳，竟为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钅 并，还以与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遗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於野而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其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他异也。”妻乃引刀趋机而言：“此织生自蚕茧，成於机杼，一丝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损失成功，稽废时月。夫子积学，当日知所忘以就懿德。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复还终业，遂七年不反。
又曰：魏朗字仲英。入为尚书，举动皆有礼序。室家相待如宾，与子孙如严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彪之姑，名昭字惠。召入宫，号曰“大家”。每有贡献，遣大家作赋颂，注《列女传》，著《女诫》及诗，并行於时。
《魏志》曰：初，司马宣王勒兵从阙下趣武库，当曹爽门人逼车住。爽妻刘氏怖，出至厅事，谓帐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何如？”督曰：“夫人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忧。”乃上门楼，引弩注箭，欲发。将孙谦在後，牵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一二，宣王遂过。

又曰：郭淮字伯济，太原河曲人。拜车骑将军，封曲阳侯。淮妻王陵之妹，当从坐，侍御史往收，羌胡渠师数千人叩头请淮表留妻，淮不从。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头流血，请淮。淮不忍视，乃遣妻还。淮以书白司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无其母，是无五子，亦无淮也。”书至，宣王亦宥之。

《魏氏春秋》曰：许允为吏部郎，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旨召入，将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之入，帝怒诘之。对曰：“某郡太守虽满，文字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视，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赐之衣。允之出为镇北也，喜谓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祸见於此，何免之有？”

鱼豢《魏略》曰：桓范字元则，沛郡人也。使持节督青徐诸军，镇下邳。与徐州刺史邹歧争屋，引节欲斩歧，为歧所奏，不直，坐免。闻当转为冀州牧，是时冀州统属镇北，而镇北将军吕昭本在范后，范谓其妻仲长曰：“我宁作诸卿，向三公长跪耳，不能为吕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东坐，欲擅斩徐州，众人谓君难为作下。今复羞为吕屈，是复难为作上。”范怒其言触实，乃以刀环撞其腹，妻时怀孕，遂伤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人也。少好学，为诸生，带经锄。其妻常自饷馈，虽在田野，相敬如宾。

《晋书》曰：元康中，梁国女子许嫁，已受礼聘，寻而其夫戍长安，经年不归，女家更以适人。女不乐行，其母逼强，不得已而去。寻复病亡。後其夫还，迳至女墓，不胜哀情，便发冢开棺，女遂活，因与俱归。後婿闻知，诣官争之，所在不能决。秘书郎王导议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断之。宜还前夫。”朝廷从其议。

又曰：谢安妻，刘琰妹也。既见家门富贵，而安独静退，乃谓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世说》又载。）

又曰：吴隐之为晋陵太守，妻负薪，冬月无被。欲浣衣，即披絮纺绩，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奕之女也。初适凝之，还，甚不乐。其叔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恶，汝何恨也。？”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胡封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导为丞相，妻曹氏性妒，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而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命驾，犹迟之，以所执麈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卿之命。”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馀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谓人曰：“往与群贤共游洛中，何曾闻有蔡克儿也？”

崔鸿《前秦录》曰：秦州刺史窦滔妻，彭城令苏道之女。有才学，织锦制回文诗，以赎夫罪。

刘向《列女传》曰：鲁有秋胡子，既纳妻五日，而官於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叶。秋胡子悦之，下车谓曰：“苦暴独采桑，吾行道远，愿托桑荫下一餐。”於是下赍休焉。妇人采桑不辍。秋胡子谓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见郎。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人曰：“嘻，夫采力作，纺绩织，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而已矣。吾不愿人之金，所愿，愿卿事上无有外意，妾事夫家亦无淫佚之志。子去矣，收子之赍与子笥金。”秋胡子遂去。归至家，奉金遗其母，母使人呼其妇至，乃向采桑者也。秋胡子见之而惭。妇曰：“子束修身，辞亲往仕，五年乃还，当欢喜，乍驰乍骤，扬尘疾至，思见亲。今者乃说路旁妇人，而下子之装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污行不义。夫事亲不孝，则事君不忠；处家不义，则治官不理。孝义并亡於身，心不遂。妾不忍见不孝不义之人，子改娶矣，妾亦不嫁。”遂去东而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晋宗伯妻者，晋大夫伯宗之妻也。谓伯宗曰：“子之性固不可易也。且国家多贰，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豫结贤大夫以托州黎焉？”（伯宗子也。）伯宗曰：“诺。”乃得毕羊而友之。及栾不忌之难，三郤害伯宗，谮而杀之。毕羊乃送州黎于荆，遂得免焉。

卷五百二十一　宗亲部十一

慈母保母

《礼记□内则》曰：子生，异为孺子，室於宫中。（特扫一室以处之。）择於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此人君养子之礼也。诸母，众妾也。可者，传御之属也。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处者。士妻食乳之而已。）

又《曾子问》曰：子游曰：“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言无服也。）昔者鲁昭公少丧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丧之。有司以闻曰：‘古之礼，慈母无服。今也君为之服，是逆古之礼而乱国法也。若终行之，则有司将书之以遗後世，无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练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练冠以丧慈母。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口襄六》曰：宋大灾，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师也。）

乳母

《史记》曰：武帝时有所幸倡郭舍人者，发言陈辞，虽不合道，然令人主和悦。武帝少时，东武侯母尝养帝，帝壮，时号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诏使幸臣马游卿以帛五十匹赐乳母。有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当此之时，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孙奴从者横暴长安中，当道掣顿人车马，夺人衣服。闻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请徙乳母家室，处之於边，奏可。乳母当入，至前面见辞。乳母先见郭舍人，为下泣。舍人曰：“即入见辞，去勿疾步，数还顾。”乳母如其言，谢去。郭舍人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耶？”於是武帝怜之，乃下诏止无徙乳母。

《後汉书》曰：安帝时，邓太后临朝，帝不亲政事。小黄门李闰与帝乳母王圣尝共谮太后兄执金吾邓悝等，言欲废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惧，及太后崩，遂诛邓氏。而王圣女伯荣扇动内外，竞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乡侯为天子，王圣及党与皆见徙。

王隐《晋书》曰：贾充子黎民，三岁，乳母抱向卜。充入，黎民喜踊，充呜之。充夫人郭槐遥望，疑充，即鞭杀乳母。儿思母，病死。槐又生男，向岁，乳母抱中庭，充过拈儿颊，郭又疑之，复鞭杀乳母。儿又死。充遂无嗣。

《谭薮》曰：宋何承天为著作郎，时新著作多贵游少年。或戏承天，谓为奶母。承天曰：“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

妾

《礼记口曲礼》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又《内则》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之言接也。闻有礼，走而往焉，以得接见於君子。）

又曰：妾虽年老，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虽婢妾，衣服饮食必後长者。妻不在，妾御莫敢当夕。（辟女君之御日也。）妾将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问之。

《左传口成上》曰：鲁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媒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昆弟之妻相谓为姒。）生声伯而出之。

又《昭五》曰：晏子对齐景公曰：“内宠之妾，肆夺於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

又《哀下》曰：鲁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将以为夫人。使宗人夏献其礼。（宗人，礼官。）对曰：“无之。”公怒曰：“女为宗司，立夫人，国之大礼也，何故无之？”对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下娶於齐，此礼也则有；若以妾为夫人，则固无其礼也。”

出妇

《礼记□檀弓》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子上，孔子曾孙，子思之子，名白，其母出。）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礼为出母期，父卒，为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污犹杀也。有隆有杀，进退有礼。）则安能（自予不能及。）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又《内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宜犹善也。）

《汉书》曰：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其东家有大枣树垂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去妇；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又曰：王禁先元后，元后母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妒去，更嫁为河内荀宾妻。

《後汉书》曰：冯衍娶北地女任氏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

又曰：黄允济，阴人也，以隽才知名。郭林宗见而谓曰：“卿有绝人之才，足成伟器。然恐守道不笃，将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妇请姑曰：“今当见弃，方与黄氏长辞。乞一会宗属，以展离诀之情。”於是大集宾客二百馀人，妇中坐，攘袂数允隐慝秽恶十五事。言毕，登车而去。允以此废於时。

又曰：李充字大逊，家贫，兄弟六人同衣递食。妻窃谓充曰：“今贫居如此，难以久安，愿思分异。”充伪许之，曰：“当酝酒具会，请呼乡里内外。”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遂令出门。妇衔涕而去。

《齐书》曰：刘母孔氏，娶王氏，缘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即出其妻。

《梁书》曰：孔谦从兄灵庆尝病，寄於谦。谦出行，还问起居，灵庆曰：“向饮冷热不调，即时犹渴。”谦退，遣其妻。

《家语》曰：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无子，淫僻，嫉妒，恶疾，多口舌，窃盗。不顺父母者，为其逆德也；无子者，为其绝世也；淫僻者，为其乱族也；嫉妒者，为其乱家也；恶疾者，为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为其离亲也；窃盗者，为其反义也。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也，与其经三年之丧也，先贫贱後富贵也。凡此皆圣人所以慎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又曰：曾子妻以炊藜蒸不熟，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乐府诗》曰：上山采{艹糜}芜，下山逢故夫。回首问故夫，新人复如何？
舅舅母
《释名》曰：舅，久也。
《尔雅》曰：母之昆弟为舅。
《毛诗口秦风》曰：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文公遭丽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於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之而作是诗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仪礼》曰：舅，母之昆弟也。
《传》曰：何以服缌？从服也。（言从母服也。）
《礼记口檀弓》曰：从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为服，君子未之言也。
《左传口僖中》曰：秦伯纳晋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负羁绁以从君，巡於天下，臣之过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又曰：庾怿尝以毒酒饷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觉其有毒，饮犬，犬毙。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乱天下，小舅复欲尔邪？”怿闻，饮鸩而卒。
又曰：刘字庆孙。弟琨，字越石。并为尚书郎郭奕之甥也，名著当时。京师为之语曰：“洛中弈弈，庆孙越石。”
又曰：荀勖，颍川人。少孤贫，依於舅氏，幼而歧嶷，早成。十岁能属文。锺繇曰：“此儿当及曾祖爽耳。”
又曰：殷浩坐徙东阳信安县，外甥韩康伯，浩素赏爱之，随至徙所。经岁还都，浩送至渚侧，咏曹颜远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新戚离。”因而下泣。
又曰：卫字叔宝。骠骑将军王济，之舅也。隽爽风姿，每见，辄叹曰：“珠玉在傍，觉我形秽。”
又曰：郄字方回。与姊夫王羲之有迈世之风。献之兄弟，自超未亡时，献之兄弟尝蹑履修甥舅之礼。及超死，见怠慢，履而候之，命席便坐。慨然曰：“嘉宾不死，鼠子敢尔？”
又曰：武帝杨后讳艳，字琼芝，弘农人。母天水赵氏早卒，依舅家。舅母仁爱，亲乳之，使他人乳己子。
《世说》曰：卫展字道舒。为江州，有旧投之，都不祇待，惟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役使卉木也。”
又曰：魏明帝为外祖筑馆，既成，谓左右曰：“当何名之？”侍中缪袭曰：“陛下圣恩齐於哲王，罔极过於曾闵。此馆之兴，情锺舅氏，宜以渭阳名焉。”上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妒记》曰：谢太傅刘夫人，不令太傅有别房宠。公既深好声色，不能全节，遂颇欲立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其旨，乃共谏刘夫人，方便称《关雎》《螽斯》有不妒忌之德。夫人知讽己，乃问谁撰诗，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耳。若使周姥传，应无此语也。”

蔡邕进表曰：平丘程末年十四时父叔没，末抱尸号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枣肉以哺之。末见食，欷不能吞咽。

外甥

《释名》曰：姊妹之子曰甥，出配他男而生也。

《尔雅》曰：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仪礼》子夏传曰：甥，何以缌？报之也。

《左传口庄公》曰：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邓侯不许。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後君噬脐，其及图之乎？”

《史记》曰：汲黯字长孺，濮阳人。司马安是其姊子，与黯同为太子洗马。

《汉书》曰：霍去病，卫青姊少儿子也。

又曰：颜安字翁孙，鲁人眭孟姊子也。

《东观汉记》曰：黄香字文强。年十二，家业虚贫，衣食不赡。舅龙乡侯为作衣被，不受。

《晋书》曰：魏舒少为舅宁氏所养。宁氏营宅，相者云当出贵甥。舒时尚幼，自言曰：“当为外氏成此宅相。”

又曰：石崇字季伦。其甥欧阳建与赵王伦有隙。伦为诏收崇及建，建作临终诗。

又曰：谢重字景重。子约字宣英，曾於公座戏嘲无礼於其舅袁湛。湛谓曰：“汝父昔已轻舅，今汝复来加我，可谓两世无渭阳之情。”约父重即王敬之外孙，与舅有不胁之论，湛故有此云。

又曰：范汪少孤，年六岁，过江依外家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之曰：“兴范族者，必此子也。”十三丧母，居丧尽礼。及长，好学博识多通，善谈名理。

又曰：韩康伯清和有思，舅殷浩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也。”

又曰：何无忌，东海郯人，少有大志。镇北将军刘牢之即其舅也，时镇京口，每有大事，皆参议之。桓玄之篡，与刘裕、刘毅共兴义兵。桓玄闻之，甚惧。其党曰：“乌合之众，势必无成。”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刘毅家无担石之储，ヅ蒲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甥，酷似其舅，共举大事，何为无成？”

又曰：姚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蒙晖随刘藻，送玉玺一钮并图谶秘文於慕容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吴均《齐春秋》曰：刘字，沛人。五岁，闻舅孔昭先读《管宁传》，欣然请更读，因听受，曰：“可及此耳。”
《三辅决录》曰：吉闳幼有美名，九岁明《尚书》。舅何邈死，家贫子幼，闳自造坟茔，殡葬之。
《卫别传》曰：，王武子甥也。武子常与乘白羊车入市，举市曰：“谁家璧人？”曰：“武子甥也。”武子常与同游，语曰：“昨与外甥并出，□若明珠在侧，朗然来照人。”
姨
《尔雅》曰：母之姊妹为从母。（从母，母之姊妹。）
《仪礼》曰：从母，丈夫妇人报。（从母，母之姊妹。）
《传》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亲之服皆缌之。（外亲异姓，正服不过缌。）
《晋书》曰：何充字次道，庐江人，王导妻姊之子，故少与王导善。早为显官，尝诣舍，导以麈尾指床呼充共座，曰：“此是君座也。”
《宋书》曰：初，高祖产而皇妣殂，考皇贫薄，议欲不举。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乳而养。高祖。以旧恩之故，怀敬累至会稽太守。
《三辅决录》曰：周季贞，班固姊之子也。善属文。丧妇，作《问神》，其姨曹大家难之。
卷五百二十二　礼仪部一
叙礼上
《尚书□舜典》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三礼，天神、地祇、人鬼之礼也。）
《毛诗□国风》曰：《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相鼠有皮，人而无仪。（相视无礼仪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笺云：仪，威仪也。视鼠有皮，虽处高显之处，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与人无威仪者同。）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笺云：人以有威仪为贵，今反无之，伤化败俗，不知其死无所害也。）相鼠有齿，人而无止。（止，所止息。笺云：止，容止。《孝经》云：“容止可观。”）人而无止，不死何俟？（俟，待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遄，速也。）
《毛诗□秦风》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秦处周之旧土，其人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亲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兴也。蒹葭，芦也。苍苍，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露疑戾为霜，然後岁事成，国家待礼然後兴。笺云：蒹葭在众草之中苍苍然疆，至白露凝戾为霜则成而黄。兴者喻众民之不从襄公政令者，得周礼以教之则服。）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周礼□天官》曰：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周礼□地官□司徒》曰：司徒之职，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礼乐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礼所以节止民之侈伪，使其行得中。郑司农云：五礼谓吉凶宾军嘉。）

《周礼□春官□宗伯》曰：以嘉礼亲万民，（嘉，善也。所以固人心所善者，而为之制嘉礼之别有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亲者，使之相亲。人君有食宗族饮酒之礼，所以亲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传》曰：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亲其思，成其性。）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射礼》：虽王亦立宾主也。王者故旧朋友，为世子时共在学者。天子时有友诸侯之义。武王誓曰：“我有邦冢君”是也。司寇职有议故之辟，议宾之辟。）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宾客谓朝聘者。）以番之礼亲兄弟之国，（番，社稷宗庙之肉，以赐同姓之国，同福禄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鲁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来归。）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异姓，王婚姻甥舅。）

《礼记□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撙犹趋也。）退让以明礼。

《曲礼》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负贩者尤轻佻，志利宜，若无礼然。）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慑犹怯惑。）

又《曲礼下》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求犹务也。）

又《礼运》曰：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相，视也。遄，疾。言鼠之有身体如人而无礼者矣。人之无礼可憎贱如鼠，不如疾死之愈。）是故，夫礼必本於天，ゾ於地，列於鬼神，（圣人则大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礼下教令也。既又礼之，尽其敬也，教民严上也。鬼者，精魂所归；神者，引物而出，谓祖庙山川五祀之属也。）达於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民知严上，则此礼达於下。）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又《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疾今失礼如此，为言礼之大义也。柄所操以治事。）

又《礼运》曰：是故，夫礼必本於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

又《礼运》曰：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惟礼可耳。）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言人情之难知，明礼之重。）

又《礼运》曰：故礼行於郊，而百神受职焉；礼行於社，而百货可极焉；礼行於祖庙，而孝慈服焉；礼行於五祀，而正法则焉。（言信得其礼，则神物与人皆应之。百神，列宿也。百货，金玉之属。）

又《礼运》曰：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箸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窦也。（窦，孔穴也。）故惟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故坏国丧家亡人必先去其礼；（言愚者之反圣人也。）故礼之於人也，犹酒之有ろ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皆得以为美味，性善者醇耳。）

又《礼器》曰：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情以为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大备，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礼，释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释犹去也。回，邪辟也。质犹性也。措，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君子有礼，则外谐而内无怨。故物无不怀仁，鬼神飨德。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又《礼器》曰：礼也者，犹体也。（若人身体。）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其致一也。（致之言至也。一谓诚也。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礼谓今礼。今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
又《礼器》曰：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
又《乐记》曰：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礼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礼以乐之。哀乐之分，皆以礼终。（大事谓死丧也。）
又《经解》曰：礼之於正国也，犹衡之於轻重也，绳墨之於曲直也，规矩之於方圆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礼，不可诬以奸诈。（衡，秤也。县谓重也。陈设谓弹画也。诚犹审也。）是故隆礼由礼，谓之有方之士；不隆礼不由礼，谓之无方之民。敬让之道也。
又《经解》曰：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婚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坏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春见曰朝。小聘曰问。婚姻谓嫁娶也。婿曰婚，妻曰姻。自以由也。）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侵陵之欺起矣。（若谓不至不答之属。）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
又《哀公问》曰：哀公问於孔子曰：“大礼何如？君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礼。”（谦不答曰。）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礼。）
又曰：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於礼。（言游，言偃子游也。纵言，说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礼，使女以礼周流无不偏也。”（居女三人者，女三人且坐也。使之坐。凡与尊者言，更端则起也。）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何如？”（对，应也。）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言游进曰：“敢问礼也者，领恶而全好者与？”子曰：“然。”（领犹治也。好，善也。）“然则何如？”子曰：“郊社之义，所以仁鬼神也；尝之礼，所以仁昭穆也；馈奠之礼，所以仁死丧也；射乡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享之礼，所以仁宾客也。”（仁犹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郊社尝馈奠，存死之善者也。射乡食享，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龙。）子曰：“明乎郊社之义、尝之礼，治国其如指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

又《仲尼燕居》曰：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错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

又《坊记》曰：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位，朝位也。）

又《中庸》曰：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征犹明也。吾能说夏礼，顾杞之君不足与明故也。吾从周，行今之道。）

《礼含文嘉》曰：礼者，履也。

《礼稽命征》曰：得礼之制，泽谷之中，有赤乌、白玉、赤蛇、赤龙、赤木。白泉生出，饮酌之，使寿长。

《礼稽命征》曰：礼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

卷五百二十三　礼仪部二

叙礼下

《礼记外传》曰：吉、凶、宾、军、嘉，即五礼之目也。吉礼者，祭祀郊庙宗社之事是也；（起自神农氏，始教民种。礼始於饮食，吹苇，击土鼓，以迎田祖，致敬鬼神，皆用乐。此伊耆氏即神农别号。）凶礼者，丧纪之说、年不登、大夫去国之事也；（黄帝始养生送死也。）宾礼者，贡献朝聘之事是也；军礼者，始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嘉礼者，好会之事，起自伏羲以俪皮为币，始制嫁娶，（享通者，嘉会之事也。）其後有冠、（冠者，代父之事也。婚有继世之道，物有代谢之期，悲发於衷，乃非纯吉，故为喜慰之事也。）乡饮酒、乡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四者亦嘉会也。）但前代象天，其礼质而略；後代法地，其事烦而文。唐虞之际，五礼明备，周公所制文物极矣。

《左传口文下》曰：齐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季文子曰：“齐侯其不免乎？已则无礼，（执王使而伐其罪。）而讨於有礼者，曰女何故行礼？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已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

又《文公》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坠，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有礼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於其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
又《宣十六年》曰：晋侯使士会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礼。（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ゾ蒸。（，外也。升ゾ於俎。）武子私问其故。（享当体荐而ゾ蒸，故怪问之。武，士会谥。季，其字。）王闻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闻乎？王享有体荐，（享则半解其体而荐之，所以示俭。）宴有折俎。（体解节折，外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当享，卿当宴，王室之礼也。”（公谓诸侯。）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
又《昭二年》曰：晋侯使韩宣子来聘，（公即位故。）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代赵武为政，虽盟主而修好同盟，故曰礼。）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上下经之象辞。《鲁春秋》，史记之策书。《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也。）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当此时儒道废，诸国多缺，惟鲁备，故宣子适鲁而说之也。）
又《昭四》曰：楚灵王使问礼於左师与子产，左师曰：“小国习之，大国用之，敢不荐闻？”（言所闻，谦示所未行。）献公合诸侯之礼六。（其礼，六仪也。宋爵公，故献公礼。）子产曰：“小国共职，敢不荐守？”献伯、子、男会公之礼六。（郑，伯爵，故献伯、子、男会公之礼。）
又《昭五》曰：公如晋，自郊劳至於赠贿，（往有郊劳，去有赠贿。）无失礼。（揖让之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於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於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又《昭七》曰：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不能相仪答郊劳，以此为已疾。）乃讲学之，（讲习也。）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传终言之。）召其大夫，曰：“礼，人之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僖子卒时，孔丘年三十五。）圣人之後也。我若获没，（得以寿终。）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说南宫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也。）而学礼焉，以定其位。”（知礼则位安。）
又《昭二十五》曰：郑子太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经者，道之常。）地之义也，（义者，利之宜也。）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纬经错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
又《昭二十六》曰：齐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礼之可以为国也。”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有天地则礼义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谏也。）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从，不自专。）妇听而婉：（婉，顺也。）礼之善物也。”
又《定下》曰：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夹谷即祝其地。）孔丘相，（相，会仪也。）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
又《定下》曰：邾隐公来朝，（朱子益也。）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之贽。）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礼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又《哀上》曰：太宰召季康子，（，吴大夫。）康子使子贡辞。太宰曰：“国君道长大，（言君长于道路。）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畏大国，不敢虚国尽行。）大国不以礼命於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岂礼也哉？”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所以设容，明天地之体也。
《论语》曰：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又曰：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又曰：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征，成也。杞宋二国，夏殷之后。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又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世谓易姓之世也。问其制度变易为何。）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所损益可知也者，据时篇目皆在可校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自周之后，以为交易损益之极，极于三王，亦不是过也。）
又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言礼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贵者乃贵其安上治民。）

《汉书》曰：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厌之，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朝十月。大行设九宾胪句传。（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於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戟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文颖曰：作酒令法也。苏林曰：常会须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通出，皆以五百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知当世务也。”

又曰：王者必因前王之礼，而顺时施宜，有所损益，节人之心，稍稍制作。

又曰：宣帝时，谏议大夫王吉上疏，愿述旧礼，明王制，驱一代之人，跻之仁寿之域。

范晔《後汉书□曹褒传》曰：诏召玄武司马班固，问改定礼制之宜。固曰：“京师诸儒多能说礼，宜广招集，共议失得。”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诣嘉德门，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於南宫东观，尽心集作。”

《典略》曰：孔子过宋，与弟子集礼於大树下。宋司马桓使拔其树。去适郑。

《六韬》曰：太公对文王曰：“礼者，治之粉泽也。”

《管子》曰：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为之节文者也。

《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孙卿子》曰：礼者，人主以为群臣尺寸寻丈检式也。礼有三本：天地，生之本；先祖，类之本；君师，治之本。国之本在礼也。

又曰：人生有欲，欲则求，求则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养之。礼者，养也。稻梁五味，所以养口也；椒兰芬馨，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疏房越席，沐浴机筵，所以养体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仪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王五帝之礼仪法度，其犹楂梨橘柚果瓜之属耶？其味反而皆可於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子》曰：老子云：为礼者，雕琢人性，矫拂其情。目虽欲之，禁以法；心虽乐之，节以礼。趋翔周旋，屈节异仪。肉凝而弗食，酒败而不饮。外束其形，中愁其意，汩阴阳之和而迫生命之情。

《慎子》曰：礼从俗政，上国有贵贱之礼，无贤不肖之礼；有长幼之礼，无勇怯之礼；有亲疏之礼，无爱恶之礼也。

《淮南子》曰：礼者，体情而制文者也。

又曰：夫水积则生相食之虫；（言大鱼食小鱼。）土积则生食肉之兽；礼饰则生伪慝之儒。（伪，诈。慝，奸。）夫吹灰而欲无眯，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说苑》曰：齐景公登酎，晏子修食礼以待。公曰：“礼，寡人屡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礼而治国，所以御民也；辔者，所以驭马也。无礼而治国家者，婴未尝闻也。”景公曰：“善。”乃饰酎更席，以为上客。

《尸子》曰：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

《韩诗外传》曰：晏子聘鲁，下堂则趋，授立则跪。子贡怪之，问孔子。孔子问晏子，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也。今君之受币也毕，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礼中语裯礼。”

《董生书》曰：礼者，天所为也；文者，人所为。谓之礼者，因人情为节文，以救其乱也。夫堤者，水之防也；礼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礼防其本也。

《白虎通》曰：夫礼者，阴阳之际也，百事之会也。所以尊天地、宾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袁淮书》曰：礼者，缘人情而为之节度者也。严父，爱亲之情也；尊亲，敬长之义耳。

《物理论》云：礼者，履也，律也。义同而名异。

孙卿《礼赋》曰：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也。

卷五百二十四　礼仪部三

祭礼上

《毛诗□召南》曰：《采》，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祀也。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大苹也。涧，崖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

又《小雅□天保》曰：吉蠲为饎喜，是用孝享；（吉，善；蠲，也。饎喜，酒食也。享，献也。笺云：谓将祭祀也。）礿禴祠烝尝，于公先王。（春曰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曰礿 禴，秋曰尝，冬曰。公，事也。笺云：公谓后稷也。）君曰卜尔，万寿无疆。（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子也。笺云：君曰卜尔者，尸嘏主人传神辞也。）

又《小雅□吉日》曰：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维戊，顺类乘壮也。伯，马祖也。重物慎微，将用马力，必先为之祷其祖。祷，获也。笺云：戊，刚日也，故乘壮为顺类也。）

又《小雅□大田》曰：来方祀，以其𠂤黑。与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𠂤，牛也。黑，羊豕也。笺云：成王之来，则又礼祀四方之神祈报焉。阳祀用𠂤牲，阴祀用黑牲。）

又《小雅□楚茨》曰：济济跄跄，洁尔牛羊。以往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济济跄跄，言有容也。烹，饪之也。肆，陈；将，齐也。或陈于皮，或齐其肉。笺云：有容言威仪敬慎也。冬祭曰，秋祭曰尝。祀之礼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体于俎者，或奉持而进之者。）祝祭于祊 方，祀事孔明。（祊 方，门内也。笺云：孔，甚也。明，秋备也，契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门内之旁，待宾客之处，祀礼于是甚明。）

又《小雅□信南山》曰：祭以清酒，从以𠂤牡。享于祖考，（咸尚赤曰𠂤。笺云：清谓玄酒也。酒、郁鬯五齐三酒也。祭之礼，先以郁鬯降神，然后迎牲，享于祖考纳享时。）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管。（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也。笺云：毛以告纯也。，脂膏也。血以告杀，以升臭。合之黍稷，实之于萧，合馨香也。）是是享，芬芬，祀事孔明。

又《生民》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拂无子。（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原之生后稷为何乎？乃祀上帝于郊，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肃，载生载育。（祀郊之时，有大神之迹，姜原履其拇指，生子而养之，长，名曰弃也。）

又《清庙》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起德音之宫也。谓祭文王。）

又《清庙□烈文》曰：《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礼祭于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烈，光也。文王赐之也。）

又《臣工》曰：《振鹭》，二王之後来助祭也。（二王，殷夏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笺云：白马于西雍之泽，言所集得其处也。兴者喻杞宋之君有洁白之德，来助祭周之庙，得礼之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臣工□潜》曰：《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有鲔，鲦尝鲤。（猗与，钦美之言。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潜，掺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介，助也。景，大也。）

《尚书□舜典》曰：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孔安国传曰：谓在远者望祭之也。群神，丘陵坟衍之属。

又《说命》曰：黩于祭祀，时谓弗钦。孔安国传曰：祭不欲数，数则黩，黩则不敬也。

又《洛诰》曰：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孔安国传曰：以祀典祀于新邑，皆次秩不在礼文者而礼之。

又《多士》曰：罔弗明德恤祀。孔安国传曰：自帝乙以上无不显用有德，忧念齐敬，奉其祭祀。言能保宗庙社稷也。

《尚书大传□周传》曰：祭之为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荐也，荐之为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礼志》曰：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飨也。）

又《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君行此四者为逆天。此宫之政，北为水，故源流竭绝，是水不润下也。）

又《五行传》曰：六亻之礼，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新器洁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从东方始，卒於北方。（《礼志》：致斋三日。《周礼》：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帅执事十日，是为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斋即祀者，欲得容三十也。答：盖八日为致斋，明九日朗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毕也。）其祀礼，曰格祀，（篇云今亡。）曰某也，方祀。曰播国，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尔神灵，洪范六亻是合，（神灵谓木精灵威仰，火精赤怒，土精含枢细，金精白招距，水精汁光纪及木帝太皞，炎帝火帝，土帝黄帝，金帝少昊，水帝颛顼，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玄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礼，配其神而食。合犹为也。六亻是神灵所为也。）无差无倾，无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则会批之于六亻（言民广及天下有过者也。事，六事也。会，合也。批，推也。言天下之有过，神灵亦合推内于六亻。天子以下为任者也。）六事之机，以县示我，我民人无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周礼□天官□冢宰》曰：以八则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驭其神；（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以九式均节财用，一曰祭祀之式。（式谓财用之节度。）

又《天官上□内饔》曰：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饮食亦如之。

又《天官上□兽人》曰：凡祭祀、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共其完者。）凡兽入于腊人，（当干之也。）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给作器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天官上□亨人》曰：祭祀共大羹、羹，宾客亦如之。（大羹，肉氵音也。郑司农云：大羹不致五味也，羹加盐菜也。）
又《地官上□牧人》曰：牧人宰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凡阳祀用毛牲毛之，阴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毛，纯也。阴祀祭六郊地及社稷也。郑司农云：阳祀春夏也。黝读为幽。幽，黑也。）凡时祀必用物。（时祀，四时所常祀，谓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也。）凡外祭毁事，用纟可也。（纟谓杂色不纯，毁谓副辜毁除殃咎之属也。）凡祭祀共其牺牲，以授充人系之。（牺牲，毛羽完具也。授充人者，当殊养之。）凡牲不系者，共奉之。（谓非时而祭祀者。）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郑司农云：享牛，前祭一日之牛。求牛，祷于鬼神祈福之牛也。玄谓献神之牛，谓所以祭者也。）凡祭祀供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互谓福衡之属。盆{}皆器名。）
又《地官下□闾师》曰：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矣。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建，立也。立天神、人神、地祇之礼者，谓祀之、祭之、享之。礼，吉礼是也。目吉礼于上承以立安邦国者，互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以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酋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言烟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酋积也。《诗》曰：“或朴，薪之酋之。”三祀皆积柴实牲体焉。或有玉帛燔柴而外埋，所以报阳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埋沉祭山林川泽，以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阴祀自血起，贵气臭也。社稷，土谷之神也，有德者配食。）凡祀大神，亨大鬼，祭大，帅执事而卜日宿，视涤濯，莅玉鬯，省牲镬，奉玉齐，诏大号，治其大礼，诏相王之大礼。（执事，诸有事于祭者也。宿，申式也。涤濯，溉祭器也。）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王有故，代行其祭事。）凡大祭祠，王后不与，则摄而荐豆笾彻。（荐彻豆笾，后之事。）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则先告后土，乃颁祀于邦国、都家、乡邑。（颁读为班。班其所当祀及其礼也。都家乡邑谓王子弟及公卿大夫所食采地也。）
又《春官下□太祝》曰：太祝掌六祝之辞。太师宜于社，造于祖，（《马融传》曰：《尔雅》曰：“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也。”）设军社，类上帝。（社者，社主也。类者，以事类告祀上帝。）国将有事於四望，（将，行也。四望，日月星辰也。）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献于社主。）
又《春官》曰：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礼。凡祭祀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与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若先王之子孙亦有祖庙。）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祖户，祭先脾。（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内阳也。祀之先祭脾者，为春阳中于藏直，脾为尊也。）仲春之月，天子献羔开冰，先荐寝庙。（献羔谓献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荐于宗庙，乃后赋之。）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将舞，必释菜于先师以礼之。）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顺时达物。）中丁，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祠不用牺牲，用璧更皮币。
又《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灶，祭先肺。（夏，阳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祀之先肺者，阳位在上，肺亦在上，肺为尊也。）
又《月令□仲夏》祀皇地於方丘。（夏至之日，祀皇地于方丘，以高祖神尧皇帝配坐，以岳渎等神从祀。）
又《月令□仲夏》曰：命有司祭先牧。（谓仲夏祭先牧于大泽，用刚日。）
又《月令□季夏》曰：其祀中ㄖ，祭先心。（中ㄖ犹中室也。祭中ㄖ之礼，为俎先进心。）是月也，祀黄帝于南郊。（谓季夏土德王日则祀黄帝，合枢纽于南郊，以轩辕配坐，以后土镇星从祀也。）
又《月令》曰：孟秋其祀门，祭先肝。（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祭先肝者，秋为阴中于藏直肝。凡祀门为俎，先进肝也。）
又《月令》曰：孟冬，其祀行，祭先肾。（冬阴气盛，寒于外，祀之于行，从辟除之类。行谓道也。祭先肾者，阴位在下，肾亦在下。凡祀行为俎，先进肾。）
又《月令□孟冬》曰：祀神州地於北郊。（谓立冬日祭神州地于北郊。太宗文武圣皇帝配坐。）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谓孟冬祭司寒于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禄。（谓立冬後亥日祀司禄等于国域西北。）
又《月令□仲冬》曰：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顺其盛德之时祭也。）
又《曲礼上》曰：临祭不惰，祭服弊则焚之，祭器弊则埋之。
又《曲礼下》曰：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鬻祭器；虽寒，不衣祭服。去国，祭器不逾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又《曲礼下》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祭四方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诗》云“耒方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谓户灶中ㄖ门行也。此盖殷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也。）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为其渎神也。废举谓若殷废农祀弃，后不可复废弃祀农也。）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专。）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肥脤，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脯曰尹祭，槁鱼曰商祭，鲜鱼曰廷祭，水曰清涤，酒曰清酌，黍曰芗合，粱曰芗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丰本，盐曰咸鹺，玉曰嘉玉，弊曰量币。（号牲物者，异于人用也。元，头也。武，迹也。脤，肥也。《春秋传》作脤，脤，充貌也。尹，正也。商犹量也。廷，直也。萁，辞也。嘉，善也。稻，菰蔬之属也。丰，茂也。大曰鹺。今河东云币帛也。）

又《曲礼》曰：大飨不问卜，（祭五帝于明堂，莫适卜也。）不饶富。（富之言备也，备而已，勿多于礼。）

又《檀弓下》曰：仲遂卒於垂，壬午犹绎，万入去。（仲遂，鲁公子。先曰辛巳有事太庙而仲遂卒，明曰而绎非也。万，干舞也。，舞也。）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

又《王制》曰：祭，丰年不奢，凶年不俭。

又《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五祀谓司命、中ニ、门、行、厉也。此祭谓大夫有地者，其无地祭三耳。）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视，视其牲器之数。）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鲁人祭泰山，晋人祭河是也。）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後者。

又《礼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奄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厄也。（厄犹狭厄。）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音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文仲，鲁公子区之曾孙臧孙辰也。庄文之间为大夫，于是为贤，是以非之不正礼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庙，跻，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为宗人之为也。奥当为爨字之误。）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於瓮，尊於瓶。”

又曰：季氏祭，逮ウ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闻之，曰：“谁谓由也不知礼乎？”

又《大传》曰：牧之野，武王之事也。既事而退，柴于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柴，尊告天地及先祖也。）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骏奔走。

又《祭法》曰：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ももも。（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析封土为祭处也。坛之言垣也。垣，明貌也。析，也。必为明之名，尊神也。地祇用黝牲，与天俱用犊，连言耳。）埋少牢於泰昭，祭时也；相近於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昭，明也，亦谓坛也。时，四时也，亦谓阴阳之神也。埋之者，阴阳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也。）

又《祭法》曰：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帝喾能序星辰以著众，尧能赏均刑法以义终，舜勤众事而野死，鲧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鲧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卷五百二十五　礼仪部四

祭礼中

又《祭义》曰：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将见之。

又《祭义》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祭之明日，明发不寐，飨而致之，又从而思之。祭之日，里矜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

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ウ，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ウ。祭日於坛，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於东，月生於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又《祭义》曰：祭之日，入室，去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周还出户谓荐设时也。无户者阖户，若食间，则有出户而听之。）

又《祭义》曰：孝子将祭，虑事不可以不豫。比时具物，不可以不备。虚中以治之。（比时犹先时也。虚中言不兼念余事。）宫室既修，墙屋既设，百物既备，夫妇斋戒，沐浴盛服，奉承而进之，洞洞乎，属属乎，如弗胜，如将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与！（修设谓扫除及黝垩。）荐其荐俎，序其礼乐，备其百官，奉承而进之。（百官助主人进之。）於是谕其志意，以其慌惚以与神明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或俎之，庶或飨之，孝子之志也。
又《祭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有五经。谓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也。莫重于祭谓以吉礼为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怵，感念亲之貌。）贤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谓福也，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之谓备。言内尽於己，而外顺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于亲，其本一也。
又《祭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於伦，是之谓畜。（畜谓顺於德教。）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歿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歿，终也。）
又《祭统》曰：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伦犹义也。）
又《祭统》曰：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 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谓夏殷时礼也。）礿 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于、尝。（夏者尊卑著而秋万物成。）
又《祭统》曰：周公旦有勋劳於天下，成王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言此者，善周公功也。）
又《表记》曰：祭极敬，不继之以乐；朝极辨，不继之以倦。（极犹尽也。辨，分别政事也。《祭义》曰：“祭之日，里耜哀半。飨之必乐，已至必哀。”）
又《表记》曰：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辞恭，其欲俭，其禄及子孙。”（富之言备也。以传世之禄恭俭者之祭易备也。）
《礼稽命征》曰：天子祭天地、宗庙、六宗、五岳，得其宜则五丰，雷雨时至，四夷贡物，青白黄马，黄龙翔，黄雀集。（坤为地，得宜则五丰矣。土精上为轩辕，主雷雨得宜，故语瘭时至也。四渎四辅，故四夷各贡方色之马也。精为马，不言赤黑，义足通也。黄龙、黄雀皆土精也。）
《周易□豫□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又《困□九五》曰：利用祭祀。（祭祀所以受福也。）《象》曰：利用祭祀，受福也。
又《既济》曰：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 禴祭，实受其福。牛，祭之盛者也。礿 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济之时而处尊位，物皆济矣。将何为焉？其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务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沼之毛，蘩之菜，可羞于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 禴祭，实受其福也。
又曰：观盥而不荐，有孚若。（王道之可观者，莫盛於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於盥也。至荐则简略，不足复观。）
又《萃》曰：萃亨，王假有庙。（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彖》曰：王假有庙，至孝享也。（全聚乃得致孝之享也。）
《左传口桓公》曰：凡祀，启蛰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庙之事。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龙见而雩，（龙见建已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时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始杀而尝，（建酉之月，阴气始杀，嘉谷始熟，故荐尝于宗庙。）闭蛰而。（建亥之月，昆虫闭户，万物皆成，可荐者众，故祭宗庙。）
又《僖上》曰：五年，晋人执虞公而修虞祀，归其职贡于王。（虞所命也。）
又《僖中》曰：初，平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辛有，周大夫也。）见被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秋，晋秦迁陆浑之蕞褛伊川。
又《僖下》曰：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非礼也。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又《僖下》曰：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相，夏后启之孙也。居帝丘享祭也。）公命祀相，宁武子曰：“不可。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曾邙 何事？相之不享于此矣，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改祀相之命也。）
又《文上》曰：大事于太庙，跻僖公，逆祀也。（僖是闵公兄，不得为父；子尝为臣，位应在下；今令居闵上，故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宗伯掌宗庙昭穆之礼也。）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为兄，死时年又长也，故鬼。闵公死时年小，弗忌，明言其所见也。）先大後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鲧，禹父。契，汤十二世祖。）文、武不先不。（不，后稷子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智者三：作虚器，（谓居蔡山节藻也。）纵逆祀，（听夏父跻僖公。）祀爰居，三不智也。”（海鸟曰爰居，止于鲁东门外，文仲以为神，命国人祀之。）
又《昭七》曰：郑子产聘于晋，韩宣子曰：“寡君寝疾，今梦黄熊入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韩宣子祀夏郊，晋侯有间。
又曰：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陈，颛顼之後也，舜重之以明德，至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臣闻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数未也。”
《公羊传□僖公》曰：曷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礼，天子不卜郊。）三卜何以礼？求吉之道三。、尝不卜，郊何以卜？卜郊向礼也？卜郊何以非礼？鲁郊非礼也。（以鲁郊非礼，故卜耳。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小，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制礼作乐，致太平，有王功。周公梦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吉则用之，不吉则免牲也。）鲁郊何以非礼？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土谓社。）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谓郊时所望，祭四方群神、日、月、星、辰、风伯、雨师、五岳、四渎及馀山川三十六所也。）无所不通；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曷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礼也；免牛，非礼也。免牛何以非礼？伤者曰牛。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润千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气布功，故祭天及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尔。河海润於千里。
《梁传》曰：宫室不设，不可以祭。祭者，荐其时也，荐其敬也，荐其义也，非享味也。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郊。四卜，非礼也。免牲者，为之缁衣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犹者，可以已之辞也。
《国语□楚语》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屈到，楚卿屈荡之子也。芰，菱也。宗老，宗臣。属，托也。）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属之。”子木曰：“不祭，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
又《楚语》曰：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子期，楚平王之子结也。牛俎，致俎于王也。）王问于观射父曰：“祀牲何及？”对曰：“祀加于举，（举，人君朔望之盛馔也。）天子举以太牢，祀以会，（太牢，牛羊豕也。会亦太牢。举，四方之贡。）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礼以特羊；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特牲，豕也。）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对曰：“郊不过茧栗，尝不过握把。”王曰：“何其小也？”对曰：“天神以精明临下民，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故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纯，心纯一也。二精，玉帛也。三牲，牛羊豕也。四时，春秋冬夏也。五色，五采服也。六律，黄锺，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七事，天、地、人、四时之物也。八种，八音异种也。九祭，九州之助祭也。十日，甲至癸也。十二辰，子至亥也。）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亥数以奉之，（百姓，百官受民姓也。千品，姓有彻品十为千品，五物之官陪属万为万官，官有十丑为亿丑。天子之田九亥，以养兆民，王取经入以食万官也。）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遍至，（遍至，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明无不受休。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亲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羊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兢以事百神？”

《春秋繁露》曰：大雩者何？旱祭也。难者曰：“大旱乃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天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何也？”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无敢有加也。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故鸣鼓攻之，朱丝而胁之。”

又曰：古者岁四祭，因四时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春曰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礿 禴；礿 禴者，以四月煮面饼也。秋曰尝；尝者，以七月尝黍稷。冬曰；者，以十月进初稻也。

《论语□季氏》曰：季氏旅於泰山。子谓冉有曰：“汝不能救与？”（旅，祭名也。诸侯祭山川在其邦内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礼也。）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意云泰山之神知礼过林放之贤远。）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孝经》云：春秋祭祠，以时思之。郑玄注曰：四时变易，物有成熟，将欲食之，先荐先祖，念之若生，不忘亲也。

《尔雅》曰：春祭曰祀，（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礿 勺，（新菜可也。）秋祭曰尝，（尝新也。）冬祭曰。（进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积薪烧之。）祭地曰瘗埋，（既祭埋藏也。）祭山曰悬，（或或悬，置之于山川。《海经》曰，悬以告王是也。）祭川曰浮沉。（投祭水中，或沉或浮也。）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也。）祭风曰磔。（今俗当大道中磔狗云止风，此其象也。）是类是，师祭也；（师出征伐，类于上帝，于所征之地。）既伯既祷，马祭也。（伯，祭马祖也。将用马力，必先祭其先祖也。），大祭也；（五年一祭也。）绎，又祭也。（祭之明日，寻绎复祭。）周曰绎，（《春秋经》曰：“壬午酋绎。”）商曰肜，（《融音书》曰：“高宗肜日。”）夏曰复胙。（未见义所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经异义》曰：夏至，天子亲祀方泽，侍中骑都尉贾逵说：“鲁无圜丘方泽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礼乐；鲁下周，用四代，其祭天之礼亦宜损于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

又曰：今《易》京说，臣动养君，其义理也。必望利下，弗养道厥，妖国有被于野祭者。

又曰：古《尚书》说，非时祭天谓之类，言以事类告也。肆类于上帝，时舜告摄，非常祭。

又曰：古《周礼》说，大宗伯凡礼大神、享大鬼、祭大，率执事而卜日。大鬼谓先王也。

《史记》曰：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曰一太牢具，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城东南郊，常奉祀如忌方。其後，人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许之，令太祝领祠之于忌太一坛上，如其方。後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孟康曰：枭，鸟名也，食母。破镜，兽名，食父。黄帝欲绝其类，使百物祠皆用之。破镜如彳而虎眼。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冥羊用羊祠；（服虔曰：神名也。）马行用一青牡马；太一、泽山山君地长，用牛；武夷君用乾鱼；阴阳使者以一牛。”（孟康曰：阴阳之神也。）令祠官领之而祠於忌太一坛旁。

《汉书》曰：高祖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

又曰：高祖微时，闻魏公子贤。及即位，每过大梁，常祀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家，岁四时奉祀公子矣。

又曰：张子房从高帝过济北，果得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黄石家，伏腊祠黄石留侯。

又《郊祠志》曰：文帝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於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朕旁。”有司礼官曰：“古者天子，夏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日答礼焉。

又曰：宣帝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坠，首插泥中，刃向乘舆，车马惊。公孙贺筮之，有兵谋，不吉，卜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发觉，伏诛。故事帝夜入庙，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

又曰：孔光父霸为关内侯食邑。霸上书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诏曰：“其令师褒成君关内侯霸以所食邑户八百祀孔子焉。”故霸遣长子福数于鲁，奉夫子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初，朱邑且死，属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啬夫，其吏民爱我，必葬桐乡。後世子孙奉尚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立祠。岁时祀祭，至今不绝。
卷五百二十六　礼仪部五
祭礼下
《汉书□郊祀志》曰：《洪范》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兽，豺獭有祭。（应劭曰：今孟春獭祭鱼，季秋豺祭兽。）是以圣王为之典礼焉。秦襄公攻戎救周，列为诸侯而居西，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祠白帝，其牲用卯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其后十四年，秦文公东猎渭之间，卜居之而告。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李奇曰：音孚。）文公问於史淳，淳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而雍旁故有吴阳武，（李奇曰：于旁田有吴阳地。）雍东有好，皆废无祀。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奥，故立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常用事，虽殷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绅者弗道。
又《郊祀》曰：始皇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苏林曰：当天中央齐。）其祀绝，莫知起时。
又《郊祀志》曰：文帝始幸雍郊，见五，祠衣皆上赤。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冕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张晏曰：神明，日也。日出东壮。舍谓阳谷，日没于西也，故曰墓。）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韦昭曰：宇谓上同下异，礼所谓复庙同屋也。）帝一殿，面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明年，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临渭，其北穿蒲地沟水。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立五帝坛，（孟康曰：直，植也。直其立处以位坛。）祠以五牢。
《东观汉记》曰：建武三年，上幸春陵祠园庙，大置酒，与春陵父老故人为乐。
又曰：桓谭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谭冢，乡里以为荣。
又曰：李通上大司空印绶，以特进奉朝请。及有司奏请封诸皇子，帝感通首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谋，即日封通少子雄为邵陵侯。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牢祀通父冢。
又曰：显宗拜马严持兵长史，将北军五校士、羽林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卫护南单于，听置司马、从事。牧守谒敬，同之将军。敕严过武库，祭蚩尤，帝亲御阿阁，观其士众，时人荣之。
又曰：永平中，诏京兆右扶风，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出郡钱给萧何子孙，在三百里内悉令侍祠。
又曰：桓帝初，立黄老祠北宫，濯龙中，以文为坛，饰淳金钅 口器，采色眩曜，祠用三牲，太官设珍馔，作倡乐以求福祥。
《汉皇德传》云：章帝诏使者，奉太牢，致祠唐尧於成阳口台。
袁山松《後汉书》曰：韩卓字子助，陈留人。腊日，奴窃食祭其母，卓义其心，即日免之。
《汉旧仪》曰：宗庙八月饮酎，用九大牢。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于五。三岁一辩，皇帝自行他祠，不出。祭天，紫坛幄帷，高帝配天，居室下，西向，绀幄席。
又曰：宗庙三年一大祭之，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高祖南面，绣幄帐，堂上，西北隅，曲。几黄金钅 口器，每太牢中分之。右辩上帝，左辩上后，俎馀委肉积于前殿，千斤，名曰堆俎。子为昭，孙为穆，昭西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如高祖馔陈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座法。
又曰：原庙一岁十二祠，有闰加，皆用太牢。
又曰：惟八月饮酎，车驾夕牲，牛以绣衣之。皇帝暮视牲，以鉴燧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於日，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执鸾刀，以切牛毛血荐之，而即更衣。
又曰：五仪元年，儒术奏施行，董仲舒请雨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曝城南，舞童女祷天神五帝。五年，始令诸官止雨。朱绳萦社，击鼓攻之。
又曰：祭五岳，祠用三正色牲。十月涸冻，二月解冻，皆祭祀，乘传车，称使者。祭四渎，用三正色牲，沉禋马。祭人先於陇西西县，人先山皆有土人，山下有埒，如种菜畦。中各有一封。祭参辰星辰于池阳谷，口，夹道左右为坛营，覆地各周三十六里。
又云：祭西王母于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汉五年，修复周室旧祀，祀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一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
又曰：凡圣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万神，皆古之人。能纪天地五行气，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礼，食之所食也，非祭食天与土地金木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末英雄记》曰：公孙瓒，字伯，举上计吏。郡太守刘其以事犯法，槛车征。伯礻衣平帻，御车到洛阳。其当徙日南，伯具豚酒于北芒上祭，辞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或不还，与先人辞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其时州里人在京师者，送行见之，及观者莫不欷。

《魏志》曰：管宁恒着布襦、布裙，随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柱杖，不须扶侍。四时祠祭，辄自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馔馈，跪拜成礼。宁少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觞，泫然流涕。

又曰：南国常用十月祭，氐民昼夜饮酒歌舞，名之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

《吴志》曰：赤乌年，有南乌衔鹊堕东馆，丞相朱据燎鹊以祭。

干宝《晋纪》曰：帝配飨魏太祖庙。有奏诸功臣从飨者，更以官为次，在荀郭之上。

《后魏书》曰：胡处少弧，言及父母，则若孺子之号。敦煌潜家善酿酒，每节常送一壶，以给祭事也。

沈约《宋书》曰：羊玄保自少至老，谨于祭奠，四时珍新，未得祠者，口不妄尝。

《齐书》曰：张冲，永明八年为假节监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遗命曰：“祭我必以乡土所产，无用牲物。”冲在镇西时，还吴国取果菜。每至蒸尝，辄流涕荐焉。

《家语》曰：鲁公索氏将祭而亡其下牲。孔子闻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

《孔丛子》曰：元和二年春，帝东巡狩，还过鲁，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子，作六代之乐，大会孔氏男子二十已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讲论。

《尸子》曰：先王之祠，礼也。天子祭四极，诸候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亲也。

《白虎通》曰：王者祭宗庙，亲自取禽者，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

又曰：《王制》曰：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春曰祠者，物微，故祠名之；夏曰礻勺者，麦熟进之；秋曰尝者，新谷熟；冬曰蒸，蒸者为众，冬之时，物成者众。

《益都耆旧传》曰：蜀郡张宽，字叔文，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後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星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人星见。”

《汝南先贤传》曰：薛苞归先人冢侧坊中，种稻以祭祀，芋以充饥。耽诗悦礼，玄虚无为，举孝廉贤良方正，皆不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歆之《神境记》曰：九疑山既出林，过溪望见舜庙，在郡山之下。而插构水际，杳若灵居矣。余亲负劲策，致祠灵堂，乃躬就斋洁奉奠。其宵，水月如镜焉。涧微响，乃闻庙里若有弦歌者，声调如近，察复缅邈。此其五弦之音，南风之响乎？

解道虎《齐记》曰：临淄城南十五里，天齐渊五泉并出，有异于常，故庙屋以同。瓦有天齐字，在齐八祠，祠天于此，故名云。

《越绝书》曰：越王既得平吴，春祭三江，秋祭五湖。因以其时为之立祠，垂之来世，传之万载。邻邦乐德，皆来取之。

《吴越春秋》曰：夫差帅诸群臣出国东，祠子胥江水滨，诸臣并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遗恩，为千乘之王，昔不听相国之言，乃用谗佞之辞，至令相国远没江海。自亡已来，惑惑，如雾蔽日，莫谁与言！”泣下沾衿，哀不自胜。左右群僚，莫不悲伤。

《十二洲记》曰：昔禹治洪水，既毕，乃乘桥车到锺山，祠上帝于北河，归大功于九河也。

《襄阳记》曰：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不合，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也。

挚虞《杂祀议》曰：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祭先圣于大学也。

桓子《新论》曰：昔楚灵王骄逸轻下，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斋戒洁鲜以祀上帝，礼群神，躬执羽绂，起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顾应之曰：“寡人方祭上帝，乐明神，当蒙福佑焉。不敢赴救。”而吴兵遂至，俘获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伤。

《论衡》曰：鲁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叛者五人。贯于俗者，谓则礼为非；晓礼者寡，则知是者稀。

又曰：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循先。报功以勉力，循先以崇恩也。

黄帝问玄女兵法曰：六甲将及夫人姓名服色。曰：其将皆着赤帻小冠带，白绶绞，夫人足皆各像其禽兽足。凡欲治致神，当于帛上书诸神名，如法祭荫。齐事六，曰见形六，十日一祭，合诸神祭之。祭法：脯长一九，广三寸，白茅为籍，编以青丝。籍长二尺四寸，广六寸，饼枣栗并脯置籍上。丕皆黑，中以丹沙九两，盛米囊九枚，置北斗座上，中为九星。六甲坐外，四面十二座，座前一丕。受道者坛东北祭，南向再拜祝。

《军令》曰：金鼓幢麾隆衡皆以立秋日祠。先时，一曰主者请祠。其主者奉祠，若出征有所克获，还亦祠。向敌祠，血于锺鼓。秋祠及有所克获，还但祠，不血锺鼓。祝文某官使主者，某敢告隆衡金鼓幢麾。夫军，武之器者，所以正不义，为民除害也。谨以立秋之日，洁牲黍稷旨酒而敬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常以己丑日祠牛、马，先祝文曰：某月己丑，某甲敢告马牛先。马者，兵之道。牛者，军农之用。谨洁牲黍稷旨酒，敬而荐之。
又曰：军行济河，主者常先白沉璧文曰：某王使者某甲敢告于河，贱臣某甲作乱，天子使某帅众济河，征讨丑类，故以璧沉，惟尔有神裁之。
曹植《求祭先王表》：臣虽比拜表，自计违远已来，已逾旬日垂竟，夏节方到，臣悲感有心。念先王公以夏至日终，是以家俗不以夏日祭。至于先王，自可以令辰告祠。臣虽卑鄙，实禀体于先王。自臣虽贫窭，蒙陛下厚赐，足供太牢之具。臣欲祭先王于北河之上，羊猪牛臣自能办。否者，臣县自有。先王喜鳆，臣前以表，得徐州臧霸上鳆百枚，足自供事，请水瓜五枚。计先王崩来，未能半岁。臣实欲告敬，且欲复尽哀。博士鹿优、韩盖等以为，礼公子不得祢先君，公子之子不得祖诸侯，谓不得立其庙而祭之也。《礼》又曰：庶子不得祭宗。诏曰：“得月二十八日表，知侯推情，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将欲遣礼，以纾侯恭敬之意。会博士鹿优等奏礼如此，故写以下。‘开国承家，顾迫礼制，惟侯存心，与吾同之。’”
殷允《祭徐孺子文》曰：惟太元六年，龙集荒洛。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酎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故聘士豫章徐先生。
周《祭梁鸿文》曰：晋隆和四年十一月，陈郡周颙文以蕴藻行潦祠梁先生。
殷阐《祭王东亭文》曰：公以少牢之奠，敬荐东亭王侯之灵，盖闻朗鉴不尘，精金能照。
伯玉《祭孙叔敖文》曰：谨以丰羞祭楚令尹孙君之灵，眇眇千载，悠悠舒荆。理无不通，事隔者形。尚想清尘，承风效诚。
谢惠连《祭古冢文》曰：东府掘城北堑入一丈馀，得古冢。上无封域，不用砖瓦，以木为椁。中有二棺，正方两头，无和明器之属。材瓦铜漆，有数十种。刻木为人，长三尺可，有二十馀载，开见悉识。是人形，以物枨拨之，应手灰灭。棺上有五铢钱百馀枚，水中有甘蔗节及梅李核，皆浮出而不甚烂坏。铭志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之。公命城者改埋于东岗，祭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近远，故假为之号曰冥寞君云尔。
杨泉请辞曰：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庙在大门里，不敢外其亲。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无依也。周衰礼废，立寝于庙墓。汉因而不改，以先帝衣冠四时上盥水，进果实而，祭祀皆于宗庙。及其末，因寝之，在墓咸往祭焉。盖由京师、三辅酋豪，大姓力强、财富，妇女赡侈，车两相追，宿止墓下，连日厌饫，遂以成俗，迄乎今日。夫死者骨肉归乎土，神而有灵，岂其守夫败壤而系乎草莽哉！
《唐书》曰：王义方初为太子校书，魏征、张亮皆厚礼之。亮诛，坐与交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贬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将以酒脯致祭，义方曰：“黍稷非馨，义在明德。”乃酌水而祭。

卷五百二十七　礼仪部六

郊丘

《尚书□召诰》曰：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周书□作雒》曰：乃设兆于南郊，祀以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

《毛诗□清庙□昊天有成命》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昊天，天大号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业，施行道德，成此王功。）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祀祀昊天上帝，（之言烟，烟者，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也。昊天上帝，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太帝也。）以实柴祀日月星辰，（星，五纬也。辰，日月所会十二次。）以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积也。司中，文昌宫中星也。风师，箕星也。雨师，毕星也。郑云：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苍璧礼天，（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礼神必以其类，璧圆像天。）黄琮礼地。（礼地以夏至，谓神在昆仑，方像地也。）

又《春官上□典瑞》曰：四裸邸，以祀天、旅上帝；（郑众云：於中央为璧，著其四面，一玉俱成，故曰四裸邸，末四出。或说四裸邸，有四角也。上帝，玄天也。郑玄云：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犹五帝殊言天者尊异之也。）两裸邸，以祀地、旅四望。（两者，像地数二也。谓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又《春官下□大司乐》曰：大司乐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地祭於北郊，谓神州之神及社稷也。）雷鼓雷鼗，孤竹之管，□和之琴瑟，《□门》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礼矣。（此大祭也。天神主北神。）灵鼓灵鼗，孤竹之管，乐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至日，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而地皆出，可得而礼矣。（地主昆仑。）

《礼记□礼运》曰：孔子曰：“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孙所当守。）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嘏亦大也。不敢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常古之法度，是谓大也。）
又《礼运》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礼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大报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於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谓之郊。牲用𤰞，尚赤也；用犊，贵诚也。（尚赤者，周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日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圆丘之事是以建子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郊所以明天道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
又《明堂位》曰：成王封周公于鲁，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辂，载弧，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
又《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祭天。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苍则灵威仰，赤则赤怒，黄则含枢纽，白则白招拒，黑则三十光纪，皆正岁之正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灵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
又《祭法》曰：有虞氏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亦喾而郊契，祖文王而宗武王。（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昊天于圆丘。）
又《祭义》曰：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ウ，殷人祭其阳。周人祭日，以朝及ウ。祭日於坛，祭月於坎，以别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东，祭月於西，以别内外，以端其位。日出於东，月生於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
《礼含文嘉》曰：五祀：南郊，北郊，西郊，东郊，中郊，兆正谋。（东郊去都城八里，南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西南去城五里。兆者，作封畔兆域也。谋者方欲迎气，斋戒自端正，谋虑其事也。）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礼记外传》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圆丘。（冬至一阳生，非人力所为谓之丘，自然高大也。天体圆。）诸侯不祭天。（鲁无圆丘之祭，及二王之后，和祭其感生帝于南郊。）王肃云：“天雄一帝。”郑玄以天有六帝，（据《周礼》祀昊天，又旅五帝，是六。）星辰之位列于坛下，（正祭之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尸在坛上也。扫地而祭，以下为贵。）燔牲玉于坛上。又曰：夏至日祭皇地于方泽，配以后土；（地，礼方也。谓祭昆仑山之神也。地之正祭，岁有二，此一祭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于北郊，配以后稷。（此周制也。神州即王者所居，在昆仑东南五千里，封域之内，土地之神州。此即吉土，可以享帝于郊也。）

《左传□襄上》曰：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从也。”

《梁传□宣公》曰：郊牛之口伤。之口，缓辞也，（鼷鼠郊牛角，不言之，危辞也。角者，兵之象，故给养不谨敬，鬼神不享，故缓也。）伤自牛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春秋繁露》曰：王者岁一祭天于郊。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最尊也。

又曰：春秋之义，国有大丧者，止宗庙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止郊祭者，不敢以父母之丧废事天之礼也。

《孝经》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

《五经异义》曰：《春秋公羊》说礼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鲁与天子并事变礼，今成王命鲁使卜，从乃郊，不从即己下天子也。鲁以上辛郊，不敢与天子同也。

又曰：今《尚书》夏侯欧阳说，类，祭天名也。以事类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

《五经通义》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与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宁；辛者，当自克辛也。

《尔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广雅》曰：圆丘、太坛，祭天也；方泽、太折，祭地也。

《汉书》曰：高祖入关，问故秦上帝祀何帝？对曰：“四帝，有白黄青赤之祀。”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之祠，名曰黑。

又《郊祀志》曰：遂郊雍，至陇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太一祠坛。祠坛放亳，忌太一坛。坛三垓，五帝坛环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所用，如雍五物而加醴枣脯之属，杀一狸牛，以为俎豆牢具。

又《郊祀志》曰：三年一郊。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张晏曰：权火，烽火也，状若井桔槔矣。其法类秤，故谓之权。欲令光明远照，通于祀所也。汉祀五于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权，举也。）拜於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服虔曰：经，常。）
又《郊祀志》曰：武帝立后土祠于汾阴，立太一祠于甘泉。祭日以牛，祝宰衣赤；祭月以羊，祝宰衣白。宣帝于圣成山祠日，于芥山祭月。
又《郊祀志》曰：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谭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昔者，周公文武郊于酆镐，成王郊于洛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甘泉泰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
《续汉书□祭祀志》曰：建武元年，光武帝即位于高阝，为坛，营于高阝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事。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高阝采元始中故事，为园坛八陛，中又为皇坛，天地位其上，皆南向。
又《祭祀志》曰：北郊在洛阳城北四里，为方坛四阶。二年初，别祠地，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坛上。地理群神从食，皆在坛下。
《东观汉记》曰：上都洛阳，制兆于城南七里，北郊四里。行夏之时，时以平旦，服色、牺牲尚黑，明火德之运。常服徽炽，尚赤，四时随色，季夏黄色。议者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图谶著伊尧赤帝之子，俱与后稷并受命而为王。汉刘祖尧，令宜郊祀帝尧以配天，宗祀高祖以配上帝。”有司奏议曰：“追迹先代，无郊其五运之祖者。故禹不郊白帝，周不郊帝喾。汉虽唐之苗，尧以历数命舜，高祖自感赤龙火德，承运而起，当以高祖配尧之後，还复于汉，宜修奉济阳、城阳县尧冢，□台致敬祭祀，礼亦宜之。
又曰：光武中，元年起明堂、辟雍、灵台及北郊。
谢承《後汉书》曰：丹阳方储，聪明善天文，为洛阳令。章帝欲出南郊，储上言，当有疾雨暴风，乘舆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储饮鸩而死。果有大风暴雨，洛中昼暝。
《後汉书》曰：光武尝问郑兴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兴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之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汉旧仪》曰：汉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为万五千四十。汉法：三岁一祭天于□阳宫甘泉坛；以冬至日祭天，天神下。三岁一祭地于河东汾阴后土宫；以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于雍五。
又曰：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长一丈，中一幅，四周缘之玉饰器。凡器七千三百，物具备，养牛五岁，至三千斤。
又曰：皇帝祭天，居□阳宫，斋百日，上甘泉通天台，高三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见如流火舞，女童三百，皆年八岁。天神下坛所，举烽火，皇帝就竹宫中，不至坛所。甘泉台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城。黄帝以来，所祭天之圆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祭地，河东汾阴后土宫。宫曲入河，古之祭地，泽中方丘也。礼仪如祭天，名曰汾葵，一曰葵丘也。
《宋书□礼志》曰：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四年，帝将东巡，以大军当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为常。
又《礼志》曰：太和元年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时，二汉郊之制具存，魏所损益可知也。
又《礼志》曰：魏景初元年，始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圆丘，诏曰：“昔汉氏之初，承秦灭学之後，采摭残缺以备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神兆位，多不轻见，并以兴废无常，一彼一此，四百馀年，废无礼。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阙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圆丘，以始祖帝舜配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江表传》曰：群臣以孙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宜备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于中土，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为家，周文武郊酆高阝，非必中土。”权曰：“武王伐纣，即非高阝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酆，见何经典？”复奏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东，郊于长安，言文王郊于酆。”权曰：“文王德性谦让，处诸侯之位，明未郊也。经传无明文，匡衡俗儒臆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
《志林》曰：吴主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妙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以郃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郃，命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或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有二，伐崇，仡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阳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阳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宫南”，此既误矣。祭地汾阳，在水之间，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矣。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太常诸葛绪上言，知士祭酒刘喜等议帝王各尊其祖所自出。大晋礼：天郊，当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孔晁议礼，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经典无配地文，魏以先妃配，不合礼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礼制有断。今晋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大晋初建，庶事未定，且如魏诏，郊祀大事，速议为定。

《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诏群臣议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

又《礼志》曰：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则与南郊同月。咸和中，北郊，同共正月。《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宋书□礼志》曰：晋孝武诏曰：“郊祀，国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阙然，便可详议。”祠部郎徐邈议圆丘郊祀，经典无二。宣皇帝尝辨斯义而检以圣典，爰及中兴，备加研极，以是南北二郊，诚非异学所可轻改也，谓仍旧为安。

《晋起居注》曰：明帝太宁三年，上亲祠。七月，又诏：“自中兴以来，虽南郊，未尝北郊。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应望礻失者，废而未举。居其官者，举其职，司其事，勿令一代之典阙而不备，主者详依旧处。”

又曰：安帝元兴三年十二月，明年应郊，乘舆未反，博访内外。左丞王纳之议曰：“议者谓应郊，故承制。中事纳之，谓大飨、大祀、大乐，皆是承制，不可得命三公行者。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又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年中兴，亦以二月。今郊时未过日，望銮驾无为欲速而据皇舆。旋反，更不得亲奉，不如缓而尽美。”于是异同难明，遂从纳之议。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祀圆丘于南郊。自是後圆丘、方泽不别立。

又曰：孙权始都武昌及建业，不立郊兆至未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县南十馀里郊中是也。晋氏南迁，立南郊于巳地，非礼所谓阳位之义也。宋武大明三年，尚书右丞徐爰议：“郊祀之位，远古蔑闻。《礼记》燔柴于太一，祭天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汉初，甘泉河东埋易位，终亦徙于长安南北。光武绍作，定二郊洛阳南北。晋氏过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议，纷然不一。又南出道狭，未议开阐，遂于东南已地创立丘坛。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谓。今圣图重造，旧章毕新，南驿开涂，阳路修远，谓宜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马兴之、傅郁，太常丞陆澄，并同爰议。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移郊兆于秣陵牛头山西，正在宫之午地也。
傅玄《正都赋》曰：建乎祀，祈福上帝。天子乃反古，服袭大裘，纟延纽五彩，平冕垂旒，质文斌斌，帝容孔修，列大驾于郊畤。外八通之灵坛，执镇而进苍璧，思致美乎上乾。尔乃太簇为征，圆锺为宫，吹孤竹而拊□和，修轩辕之遗风。类于圆丘，六变既终，则天神斯降，可得而礼矣。
司马相如《封禅书》曰：濯濯之麟，游彼灵。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车，帝以享祉。
郭璞上疏曰：臣岁首达裯所占，得《解》之《既济》。案《解卦》繇云："君子以赦过宥罪。"《既济》云："思患而预防之。"郊祀者，以通天人之诚感，因农祥而祈事，上乃致敬于皇灵，下以播惠于萌黎者也。臣愚以为于卦之义，既郊之後，宜发哀矜之诏，引在予之责，荡除瑕衅，赞阳布惠，使幽弊之民应养生以悦育，否滞之气随谷风而舒散。此亦寄时事以制用，藉开塞而曲成者也。
卷五百二十八　礼仪部七
迎气
《礼记□月令》曰：孟春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蔡邕《章句》曰：迎春者，礼昊天句芒之神也。于东郊，就其位也。邑外为郊，去邑八里，内因木数也。《周礼》：建国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以苍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方之色。乐奏《太簇》，歌《青阳》冕，执干戚舞《□翘》《育命》，所以导牧时和也。）孟夏，迎夏于南郊；（《章句》曰：迎夏者，礼炎帝祝融神也。于南郊七里，因火数也。玉用赤璋，牲币各放其色。乐奏《中宫》，歌《朱明》，其他皆如孟春也。）孟秋，迎秋于西郊；（《章句》曰：迎秋者，礼少昊蓐收之神。于西郊九里，因金数也。玉用白琥，牲币各放其色。乐奏《夷则》，歌《自藏》，其他如孟夏之礼。）孟冬，迎冬于北郊。（《章句》曰：迎冬者，礼颛顼玄冥之神也。于北郊六里，水数。玉用玄璜，牲币各放其色。奏乐《应锺》，歌《玄英》，其祀皆为孟秋之礼。）
《续汉书□礼仪志》曰：立春之日，百官皆衣青，迎气青郊；郡县皆青服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立夏之日，百官皆衣赤，迎气赤郊。立秋之日，百官皆衣白，迎气白郊。立冬之日，百官皆衣皂，迎气黑郊。
又《祭祀志》曰：县邑常以立春之日，皆青幡青帻，迎春于郭外。令一童男帽青巾衣，先在郭外，迎春者至自野中，出迎者拜之而还。
《皇览》：礼，天子迎四节日，天子迎春、夏、秋、冬之乐，又顺天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则天子迎春于东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阶八等，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税八乘，尚青，田车载矛，号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乐也。自春分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阶七等，赤税七乘，尚赤，田车载弓，号曰助天养。倡之以徵，舞之鼓鼗，此迎夏之乐也。自夏至数四十六日，则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阶九等，白税九乘，尚白，田车载戟，号曰助天收。倡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乐也。自秋分数至四十六日，则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阶六等，黑税六乘，尚黑，田车载甲，号曰助天诛。倡之以羽，舞之以，此迎冬之乐也。所以迎四时，乐养九志于西堂，冬养九胜于北堂，养後三月而止。天子行杀，必顺天道。

《宋书□礼志》曰：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毛诗□清庙□雍》曰：《雍》，太祖也。（，大祭。）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又《商颂》曰：《长发》，大。（，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其祖之所自出，出其祖配之，是谓也。）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笺云：长犹久也。陨，当作圆。圆谓周也。深知乎维商家之德也，久发见其祯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竟界之时，始有王天下之萌兆，历虞夏之世，故为久也。）

《礼记□曾子问》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惟天子崩，诸侯薨与去其国，与祭于太祖，为无主耳。

《礼记□大传》曰：礼，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谓郊祭天也。王者之祖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昔用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凡配五帝也。）

《周礼□宗伯》职曰：以肆献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 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冬享先王。（宗庙之祭，有此六享。肆献馈食，在四时之上，则是也，也。）

《礼稽命曜》曰：三年一，五年一，以衣服想见其容色。三日斋，思亲志意，相见所好，意喜，然後入庙。

《左传□昭四》曰：十五年春，将于武公，戒百官。（杜预注曰：戒，斋也。）梓慎曰：“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非祭祥也，丧氛也，（，妖气也。）在其莅事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羊传□文上》曰：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尔雅》曰：，大祭也。（郭璞注曰：五年大祭。）
《白虎通》曰：祭宗庙，所以何？尊人君，贵功德，广孝道。位尊德盛，所及弥远。
《五经异义》曰：今《春秋公羊》说，祠宗庙筮而不卜。《传》曰：不卜。
又曰：谨案：叔孙通宗庙有月祭之礼，知古而然也。三岁一，此周礼也；五岁一，疑先王之礼也。
又曰：古《春秋左氏》说，古者先王日祭于祖考，月荐于曾高，时享及二祧，岁祷于坛。及郊宗石室。
《五经通义》曰：王者诸侯，所以三年一，五年一何？三年一闰，天道小备，故三年一。者，皆取未迁庙主合食太祖庙中。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岁一。者，谛也，取已迁庙主合食太祖庙中。
《礼记外传》曰：谓之殷祭，（殷，多盛也。）大而小。（，合也。合毁庙之主，出而陈列之，亲庙之主升入太庙，功臣又得配享，其礼大也。则各于宫，神主不出庙也。祭大何以名？祭卑不敢降尊也。）《春秋》之《经》，有而无，（《经》云：大事于太庙。又云：有事于其庙。即是也。此是国之大事，时云有事。）毁庙无时祭，（时祭月祭，皆近庙耳。玄孙之子于高祖亲尽也。）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祭及远祖，象年再闰也。）神主入庙，先为一，（为将递迁，遍告之也。）明年春，而又。（后二年一，后三年一，自此为常。）
《汉书》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馀人。助祭礼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又刘歆曰：《春秋传》曰：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祖祢，则日祭；曾高，则月祀；二祧，则时享；坛单，则岁贡；（张晏曰：去祧为坛，扫地祭之也。）大则终王。（服虔曰：《夷蛮经》曰：“王乃入助祭，各以珍贡，以助大之祭也。”）弥远弥尊，故为重矣。
《续汉书□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六年，诏问张纯之礼，奏三年一，五年一。之言谛，谛昭穆尊卑之义，以夏四月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以冬十月，五成熟，故骨肉合聚饮食。
《汉杂事》曰：元帝时，匡衡、贡禹以经义毁先帝亲尽之庙。高帝为太祖，孝文为太宗，孝武为世宗，孝宣为中宗，祖宗庙皆世世奉祀，其馀惠、景以下皆毁。五年而再殷祭，犹古之。
王隐《晋书》曰：太康中，太庙成，迁神主于新庙，上帅百官奉迎于道左，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
《後魏书》曰：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思蔚上言：“古之祭法，时并行。天子先後时，诸侯先时後。此施当世，在今则烦，且礼有升降，事有节文。适时之制，圣人弗违。当之月，减时祭以从要省。”制可。十一月，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乙卯，仍有事焉。
《宋书□礼志》曰：凡大祭，则神主悉出，庙堂为昭穆以安坐，不复停室也。又《志》曰：博士徐道娱上议曰：“太庙尝仪注，皇帝行事毕，出便坐，三公已上献，太祖送神于门。然後至尊还拜，百官赞拜，乃退。谨寻清庙之道，所以肃安神也。《礼》曰：庙者，貌也，神灵所凭依也。事亡如存，若恒在也。既不应有送神之文，自陈豆荐俎，车驾至止，并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辞，暗矩之情，实用未达。”又博士江邃议：“在始不迎，明在庙也；卒事而送，节孝思也。若不送而辞，是舍亲也；辞而後送，是速神也。故孝子不忍违其亲，又不忍违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尝之义。”
又《礼志》曰：之礼，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谓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时之间。《周礼》所谓凡四时之间，礼也，盖历岁节，月无定，天子、诸侯先後弗同礼。天子尝，诸侯，有田则祭，无田则荐。郑注：天子先後祭，诸侯先时祭，然後。有田者，既祭又荐，新祭以首，时荐以仲月。然则大祭四祀，其月各异。天子以孟月殷，仲月；诸侯孟月尝，仲月也。
《齐书□礼志》曰：右仆射王俭议：“按《礼记□王制》：天子先後时祭，诸侯先时祭後，《春秋》鲁僖公二年，明年春。自此以后，五年再殷。”
《孔纬稽命征》曰：“三年一，五年一，经记所论与时祭，其言详矣。”
《唐书》曰：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礼》，祭不欲数，太庙，祭礼重于时飨。时飨与同月，即其月但行祭，不行时飨，盖不欲烦，是礼先重者。今时飨重于朔望荐食，稽求礼情，参酌轻重，请每至时及腊，但行飨礼。其月朔望，荐食请停，知告庙。日与朔望，荐食日同，请先行告礼，然後荐食。
六宗
《尚书□舜典》曰：于六宗。（郑注曰：六宗谓星、辰、司中、司命、风雨师也。）
《尚书大传》曰：万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载，非春不动，非夏不长，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书》曰“于六宗”，此之谓也。
《五经异义》曰：今《尚书》欧阳夏侯说，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忽无有神助。阴阳变化，有益于人，郊天并祭之。
又曰：古《尚书》说，六宗者，天地属神之尊者，谓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为阴阳宗，北辰为星宗，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山宗，河为水宗，海为泽宗也。祀天则天文从，祀地则地理从也。
《续汉书□祭祀志》曰：安帝以《尚书》欧阳家说云，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故《书》谓六宗亦六子之气，日月雷风山泽者为非。三月，更立六宗祠于洛阳城西北地，礼比太社。
《东观汉记》曰：光武即帝位，燔燎告天，于六宗。
《李别传》曰：侍祠南郊，不见六宗祠，奏曰：“按《尚书》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汉兴于甘泉汾阳，祭天地亦六宗。至孝成时，匡衡奏立北郊，复祠六宗。至建武都洛阳，制郊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废，不血食。今宜复旧。”上从公议。由是遂祭六宗。
张纯《六宗表》曰：臣窃以十一家凡有六统，而所据各异，考之经礼，大义不通。臣谓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宗，则三昭三穆也。
《魏书》曰：明帝问王肃：“六宗竟几？”对曰：“《坎》为水，《离》为火，《震》为雷，《巽》为风，《艮》为山，《兑》为泽。此乾坤六甲子也。”
卷五百二十九　礼仪部八
五祀
《礼记□祭法》曰：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ㄧ，曰国门，曰国行，曰太厉，曰户，曰灶。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ㄧ，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郑玄注曰：五祀，门、户、中ㄧ也。此者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神也。）
又《月令》曰：孟春其祀户，孟夏其祀灶，季夏其祀中ㄧ，孟秋其祀门，孟冬其祀行。（馀吉，吉礼门。）
《白虎通》曰：何谓五祀者？门、户、灶、井、中ㄧ也。
又曰：《曲礼下》记云：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岁遍；诸侯方伯祀山川，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凡祀有废之，莫敢举也；有举之，莫敢废也。非所当祭而祭之，名为淫祀，无福。祭五祀所以岁遍何？慎五行也。
《五经异议》曰：大戴说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许君按：《月令》孟夏之月，其祀灶，五祀之神，王者所祭，非老妇也。郑玄曰：灶神祝融是老妇。
又曰：王为群姓立七祀：一曰司命，主督察人命也；二曰中ㄧ，王宫室居处也；三曰门，四曰户，主出入；五曰国行，主道路也；六曰大厉，主杀也；七曰灶，主饮食也。
《汉书》议曰：祠五祀，谓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皆古贤能治成五行有功者也，主其神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名臣奏》曰：秦静议云：祭法七祀有国行，今《月令》谓行为井，是以俗废行而祀井。武帝始定天下，兴复旧祀，造祭祀门、户、井、灶、中ニ。文帝称诏。静按：凡诸祠祀，所以尊敬神灵，不宜称诏。高堂隆议曰：国、中ニ、门、井、灶多不遍，惟祀在者，故曰祭。五祀在於庙，今每门、户辄祭之，自汉以来，非旧典也。祭井自汉，从水类，不列五祀，宜除井祀行。《世本》曰，征作礻五祀。（征者，殷王八世孙也。礻者，强死男也。谓时难索宣驱疫逐强死鬼也。五者，谓门、户及井、灶、中ニ也。）

傅玄《五祀议》曰：礼大记云：室中央中ニ，谓四ニ之中也。祭於漏井，盖失之矣。七祀之文，皆云祀行而无井，祭灶而不祭井，於事则阙。夫设祀者，非惟报功而已，亦神道设教，使民慎之幽冥也。臣以为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一门，正室一户，井、灶、中ニ，亦各择其一正者祭之。

四望

《尚书□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孔安国曰：望秩于山川者，以尊卑祭之也。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馀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周礼□春官上》曰：大宗伯之职，国有大故，则旅上帝及四望。（四望，五岳、四镇、四渎也。）

又《春官》曰：小宗伯之职，掌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

又《春官上□典瑞》曰：掌玉瑞玉器之藏，四裸邸，以祀天、旅上帝。两裸邸，以祀地、旅四望。

又《春官下□大司乐》曰：春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礼四望。

《公羊传□僖下》曰：夏四月，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三望者何？望祭也。则曷为祭？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气成功，故祭天及之。）

《五经通义》曰：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风伯、雨师、山川何？以为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别神从官也。缘天地之义，亦欲及之，故岁一祭之。礼日于南门外，礼月、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西门外，祭风伯、雨师于东门外，各即其位也，以是明之。其祭之奈何乎？曰祭日者悬，祭月者毁，祭风者明，祭雨者布疏，祭山川者沉，各像其貌也。

《三辅黄图》曰：宰衡王莽奏曰：冬至，使有司祭天神于南郊，高祖配而望群阳。夏至，使有司祭地于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阴。

《隋书□志》曰：梁朱异议，郑众云四望谓日月星海。郑玄云谓五岳四渎。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郑之说，互有不同。窃以望是不即之名。凡厥遥祭皆有斯目，岂容撅褛星海，拘于海渎。请今天司有关水旱之义，爰有四海、名山、大川能兴□致雨，一皆备祭。

高

《礼记□月令》曰：仲春，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醴礼天子所御，带以弓，授以弓矢，立于高之前。（蔡邕《章句》曰：高，祀名也。高犹尊也。者，所以祈子孙之祀也。天子所御谓后妃以下王妾御者。，弓衣也。祝以高之命，饮以醴酒，带以弓衣，尚使得男者也。郑玄注曰：玄鸟遗卵，娥简狄吞之，生契，后以为官，嘉祥而立祀也。）

《汉书》曰：太子据立为皇太子。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张晏曰：，求子神。）使东方朔、枚皋作祝。

《续汉书》曰：仲春之月，立高，祀于城南，礼以特牲。

《五经异议》曰：王者一岁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亦祭天也。

《五经要议》曰：契母简狄以玄鸟至之日，祀于高而生契。高者，盖先王所以祈子孙之祀也。玄鸟感阳而至，集人栋宇，有孳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

《五经异议》曰：郑记曰：玄鸟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注曰：高辛氏世简狄吞燕子而生契，後王以为官，嘉祥其祀焉。王权问曰：“以注言之，先商之时，未有高。《生民》诗曰：‘克克祀，以祓无子。’传以为古者必以郊焉。姜原祀上帝而生稷，是则郊之祀，非以生契之後立也。”谯乔答曰：“先商之时，自必有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盖亦以玄鸟至之日。然其所，乃于上帝简狄吞一子之後。王以为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谓之高。”

晋束《高坛石议》曰：元康六年，高坛上石破为二段，诏书问置此石来几时？出何经典？今应复不？博士议：礼无高置石之文，未知造设所由。既已毁破，无可改造设。高辛氏有简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盖俗说所为，而史籍无记。可但收聚，复于旧处而已。太常以为吞卵之言，盖是逸俗之失义。因今毁破，便宜废除。下四府博士议。贼曹属束议：夫未详其置之故，而欲必其可除之理，理不可然。按《郊祀志》，秦汉不祀高，汉武帝《五子传》武帝晚得太子，始为立，其事未之能审。

许慎《五经异说》云：山阳民祭，皆以石为主。然则石之为主，由来尚矣。其此象矣，而祭礼龟策。祭器敝则埋之，而改置新石。今破则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废。收集破石，积之故处，于礼无依，于事不肃，思所未安也。时公卿从太常所处，此议不用。其後得高堂隆故事，魏青龙中造立此礼，诏书更镌石，令如旧置，高坛上埋破石，入地一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礼志》曰：梁太庙北门内道西有石，文如竹叶，小屋覆之，宋元嘉中修庙所得。陆澄以为孝武时郊之石，然则江左亦有此礼矣。後齐高为坛于南郊，傍广轮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坛。

祷祈

《周书》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祷于宗，乃尝麦于庙。

《毛诗□甫田》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戒我稷黍，以我士女。

又《生民□行苇》曰：曾孙惟主酒醴，维需酌以大斗，以祈黄。

又《臣工□噫嘻》曰：春夏祈于上帝也。（祈犹祷求。）

《周礼□春官上□小宗伯》曰：小宗伯掌大灾，乃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祇。

又《春官下》：太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贞。（马融传曰：神，天神；鬼，人鬼；祇，地祇也。）

《礼记□月令》曰：孟春，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于上帝。

《左传□襄上》曰：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

又《定上》曰：鲁昭公出，故季平子祷于炀公。九月，立炀宫。（平子逐君，惧而请祷于炀公。昭公死于外，自以为获福，故玄其宫。）

又《哀上》曰：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胜，郑声公名，释君助臣为从于乱。）晋午在难，（午，晋定公名。）不能治乱，使鞅讨之。（鞅，赵简子名。）

《论语□八佾》曰：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王孙贾自周出仕于卫也。宗庙及五祀之神皆祭于奥。室西南隅谓之奥。）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明当媚其尊者。夫灶者，老妇之祭。）

又《述而》曰：子疾病，子路请祷。（祷，谢过于鬼神。）子曰：“有诸？”（观子路晓祷礼否。）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诔天神之辞也。）子曰：“丘之祷久矣。”（孔子自知无过处。）

《五经异义》曰：《礼□祭法》云：天子有祧。远庙曰祧，将祧而去之，故曰祧。去祧曰坛，去坛曰单。皆藏于祖庙，有事则祷，无事则止。

《说文》曰：吉事求福为祷。

《汉书》曰：文帝曰：“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今吾闻祠官祝厘，（如淳曰：厘，福。）皆於朕躬，不为百姓。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祀，无有所祈。”

《东观汉记》曰：邓太后尝体不安，左右忧惶，至令祷祠，愿以人为代。太后闻之，即谴怒，敕掖庭令以下，何故乃有此不祥之言。左右咸流涕，叹太后临大病，不自顾而念兆民。後病瘳，岂非天地之应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大旱经久。太兴四年四月始雨，有奏应报赛宗庙山川。中宗诏曰：“祈庙云报赛，非奉尊上辞也。吾意有疑，以为旧山川有许报，故雨赛，非大事不应告庙。臣子无要君之道，黩祭称赛，於礼有违。”

《唐书》曰：宪宗谓宰臣曰：“穰灾祈福之说，其事信否？”李藩对曰：“臣窃观自古圣达，皆不祷祠。故楚昭王有疾，卜者谓河为祟，昭王以河不在楚，非所获罪。孔子以为知天道。仲尼疾病，门人子路请祷。仲尼以为神道助顺，系於所行，已既全德，无愧屋漏，故答子路云：‘丘之祷久矣。’《书》云‘惠迪吉，从逆凶’，言顺道则吉，从逆则凶。《诗》云‘自求多福’，则祸福之来，感应行事。若苟为非道，则何福可求。是以汉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见超然，可谓盛德。若使神明无知，则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则私己求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悦也，况于明神乎？由此言之，则履信思顺，自天佑之，苟异于此，实难致福。故尧舜之务，惟在修己以安百姓。管仲云：‘义于人者和于神。’盖以人为神主，故但务安人而已。虢公求神以至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汉兵。古今明诫，书传所记，望陛下每以汉文、孔子之意为准，则百福具臻矣。”上深嘉美之。

又曰：文宗开成中，以久旱，分命郡官遍祠祈祷于紫宸殿，对宰臣忧形於色。宰臣以星官所奏，“天时当尔，乞不过劳圣虑”。上凛然改容曰：“朕为天下主，无德及人，致此灾旱。今又谪见于上，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位，更选贤明以主天下。”宰臣呜咽流涕，各请罪，乞免相位。是夜，澍雨大洽。

又曰：孔为广州刺史。先是，准诏祷南海神，多令从事代。必自越风波而往。韩愈为潮州，作诗美之。

《华阳国志》曰：梁辅为郡五官，时天大旱，请雨不降。辅出祷，乃积薪祝神曰：“二日不雨，则欲自焚，谢罪百姓。”言终而雨。

《长沙郡耆旧传》曰：祝良为洛阳令，时亢旱，天子祈不得。良乃曝身阶庭，告诚引罪，自晨至中，紫□沓起，甘雨登降。民为之歌曰：“天久不雨，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洽而下。”

《列仙传》曰：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今日祠讫即有虎迹。

《异苑》曰：晋简文既废世子道生，次子郁又早卒，而未有息嗣。濮阳令在弟前祷至三更，郁有黄气自西南来，逆室前，尔夜幸李太后，而生孝武皇帝。

《韩子》曰：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吕氏春秋》曰：昔殷汤克夏，而天下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丽其手，自以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悦，雨乃大至。

《淮南子》曰：圣人者，不耻身贱而愧道之不行；不忧命之短而忧百姓之穷也。是故禹为水以身解于阳肝之河，汤为旱以身祷于桑林之下。圣人之忧民，如此其明也。

卷五百三十　礼仪部九

斋戒

《易□系上》曰：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洗心曰斋，防患曰戒也。）

《周礼□天官□冢宰》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祀五帝谓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礼也。《明堂位》所谓各扬其职，百官废职服大刑，是其辞之略也。具所当共修扫除粪洒。）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谏之日也。十日，容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执事，宗伯太卜之属。既卜，又戒百官以始斋。）

《礼记□曲礼》曰：斋者不乐不吊。（为哀乐则失正，散其思也。）

又《檀弓》曰：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于外；（大故谓哀忧。）非致斋也，非疾也，不昼居于内。（内，正寝之中。）

又《王制》曰：天子斋戒受谏。（岁中群臣奉岁事，谏王所当改为也。）司会以岁之成质于天子。（司会，冢宰之属，掌计要者，成计要也。质犹平也，平其计要。）冢宰斋戒受质。（赞王受之。）大乐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从质於天子。（大乐正，于周宗伯之属。市，司市也，于周司徒之属。从，从于司会也。）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斋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于天子，（百官，此三官之属。）百官斋戒受质。（受，平报也。）

又《郊特牲》曰：孔子曰：“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居读为姬，语之助。何居，怪之也。伐犹击也。斋者止乐，而二日击鼓，则是成一日斋也。）

又《郊特牲》曰：斋之玄也，以阴幽思也。故君子三日斋，必见其所祭者。（斋三日者，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则见之也。）

又《玉藻》曰：将适公所，宿斋戒，居外寝。

又《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养兽之官，及岁时，斋戒、沐浴而躬朝之，牺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义》曰：致斋于内，散斋于外。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祭统》曰：及时将祭，君子乃斋。斋之为言齐也。斋不齐，以致齐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斋。不斋，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斋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斋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虑，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动，必依于礼。是故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之之谓斋。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意。）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宫宰宿夫人。夫人亦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官宰，守宫官者也。宿读为肃。肃犹戒也，戒轻肃重也。）君致斋于外，夫人致斋于内，然後会于太庙。

又《坊记》曰：子云：“七日戒，三日斋，承一人焉以为尸，过之者趋走，以教敬也。”（戒谓散斋也。承犹事也。）

又《表记》曰：子曰：“斋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

《礼记外传》曰：凡大小祭礼，必先斋，敬事天神人鬼也。斋者，敬也。斋其心，思其貌，然後可以入庙。斋必变食，去其荤膻。居必迁坐，易其常处也。故散斋於外，致斋於内。（外者，公寝也。内者，寝中小室。）大祀散斋七日，（祭曰犹远客意散。）致斋三日，（致者，至也。就祭曰近。）则十日斋矣。祭前旬外之日，则有司戒告内外，内外百官斋谓之夙戒。（夙，早也。）中祀七日，（则散斋四日。）小祀三日。（《月令》，秦书也。当战国之际，大小祭祀惟三日，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春秋合诚图》曰：黄帝请问太一长生之道，太一曰：“斋戒六丁，道乃可成。”（丁取能丁宁，常戒惧也。）

《家语》曰：季桓子将祭，斋三日，而二日锺鼓之音不绝。冉有问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斋七日，慎思其事；致斋三日而一用之，（精一而用之也。）犹恐不敬。而二日伐鼓，何其？”

《论语口乡党》曰：斋，必有明衣，布。（明衣亲身名，所以自洁清也。其物以布为之。）斋，必变食，居必迁坐。

又《述而》曰：子之所慎：斋，战，疾。（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慎之。）

《史记》曰：蔺相如谓秦王曰：“赵送璧时，斋五日。今大王亦宜斋。”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舍。秦王斋五日後，乃设九宾于庭，引相如。

又曰：秦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问占梦人，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望夷宫，阎乐杀之，更立子婴为王。

《汉书》曰：萧何荐韩信于汉王。何曰：“王宜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拜为大将军。”至拜，乃韩信也，一军大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宣帝诏曰：“乃者凤凰甘露降集京师，嘉瑞见，修兴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福。鸾凤万舞，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著；荐罔之夕，神光交映。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飨，海内承福。”

《续汉书》曰：殇帝崩，太后与兄车骑将军邓骘定策禁中。其夜，使骘持节，以王青盖车迎安帝，斋于殿中。

范晔《後汉书》曰：周泽字稚都，为太常。尝卧疾斋宫。其妻哀泽老病，就问所苦。泽大怒，以妻子犯斋禁，遂收送谢罪。当世疑其诡谲，时人语曰：“生世不谐，作太常妻。一岁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斋，一日不斋醉如泥。”

干宝《晋纪》曰：刘毅为司隶校尉，常斋而疾。其妻出看之，表解斋。

《唐书》曰：贞元九年冬，德宗以是岁有年，蛮夷朝贡，思亲告郊庙，于祀事尤重慎。及将散斋，谓宰臣曰：“在礼，散斋归正寝，摄心奉祭，不可闻外事。其常务勿奏。”乃斋于别殿。及命皇太子诸王行祭者，皆受誓一日。

又曰：贞元中，德宗方有事于郊庙，诏以皇太子为亚献，亲王终献。上令问柳冕当受誓戒否。冕奏准开元礼并以前七日，受誓戒词云：“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冕以誓皇太子，更其词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

又曰：宪宗元和中，南郊阴气凝闭，浹旬不开，宰臣议请改日。上曰：“郊庙事重，吾斋戒有日，岂可废乎？”至享献之际，景物澄清，人情大悦。

《鬼谷子》曰：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往见之。先生曰：“吾将为二子陈言至道，子其斋戒，择日而学。”後秦、仪斋戒而往。

《庄子》曰：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颜回曰：“回之家贫，惟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若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又曰：梓庆削大木为锯。锯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曰：“子一何巧矣！何术以至此？”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为锯，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与。”

又曰：祝宗人玄端以临牢，说曰：“汝奚恶死？吾将三月牺。汝十日戒，十日齐，藉白茅加汝肩，尻于绸俎之上。”

《韩子》曰：燕王欲巧，卫人请以棘刺之端为猴。成，功人曰：“君欲观之，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雾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固养之，不能观也。

《搜神记》曰：王业，和帝时为荆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斋洁以祈于天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启佐愚心，无使有枉百姓。在州七年，惠风大行，苛慝不作。

傩

《礼记□月令》季春日，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风。（《洪范传》曰：言之不从，则有大祸。犬属金也，故磔之于九门，所以抑金扶木，毕成春功。东方三门不磔，春位不杀，其盛德所在无所攘。）

又《月令□仲秋》曰：天子乃傩，以达秋气。（此傩之阳气，恐阳暑至此不衰，害亦将及，故傩以通秋气。方欲助秋，故不磔犬。）

又《月令□季冬》曰：命有司大傩，旁磔以送寒气。（大傩为岁终逐阴除疫以送寒气，故周官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旁谓王城四旁十二门也。磔谓磔犬于门也。春磔九门，冬礼大，故遍磔于十二门，所以扶阳抑阴之义。犬属金，冬尽春兴，春为木，故杀金以助木气。）

又《郊特牲》曰：卿人裼，（裼，强鬼也。谓时傩索室驱疫逐强鬼也。裼或为献，或为傩。）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神依人也。）

《礼记外传》曰：方相氏之官，岁有三时，率领群隶，驱索疠疫之气于宫室之中，亦攘送之义也。天以一气化万物，五帝各行其德，余气留滞则伤後时，谓之不和，而灾疫兴焉。大傩者，贵贱至于邑里，皆得驱疫。命国傩者，但于国城中行之耳。（名之傩者，取群为傩傩之声。）

《周礼□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蒙，冒也。冒熊皮者，以惊驱疫疠之鬼，如今头也。时傩，四时作，方相氏以傩却区恶也。《令》：季冬命国傩。索，搜也。）

《续汉书》曰：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十二已下，百二十人为亻辰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服如周制。及十二兽裳，衣毛角。中黄门行人冗从、仆射将之以逐恶鬼于禁中。设桃梗、郁垒、苇茭毕，执事者皆罢苇戟桃枝，以赐公卿、将军、特进、诸侯。

《礼纬》曰：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魅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于是常以正岁十二月，令礼官方相氏掌熊皮，黄金四目，玄衣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及童子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鬼，以桃弧苇矢工鼓且射之，以赤丸五谷播洒之，以除疫殃。

《後魏书》曰：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锺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无部队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凡十馀法，踶起前却，莫不应节。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交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拒击。南败北捷，以为盛观。自後踵以为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旧驱傩亻辰子等，金吾将军并具栏笏，引入阁门。谨按大傩者，所以驱除群厉，合资威武，盛其光仪。栏笏之制，常参朝服。旧制未称，今请各依锦绣，具帑袜带仪刀部引出入。

《建康实录》曰：孙兴公尝着戏为傩，至桓宣武家。宣武觉其对不凡，推问之，乃兴公。

《宣城记》曰：吴时洪臣为庐陵太守，有清称。征还，船轻，皆载土。时岁暮除，逐人就乞，见土而去。

《庄子》曰：游岛问雄黄曰："今逐疫出魅，击鼓呼噪，何也？"雄黄曰："黔首多疫，黄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斋戒，以通九窍；鸣鼓振铎，以动其心；劳形趋步，以发阴阳之气；饮酒茹葱，以通五藏。夫击鼓呼噪，逐疫出魅鬼，黔首不知，以为魅祟也。"

张衡《东京赋》曰：卒岁大傩，驱逐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亻辰子万童，丹首玄裳；桃弧棘矢，所发无臬；飞砾雨散，罡刂殚毕毙；惶火驰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然後凌天地，绝飞梁，囚耕父于清泠，溺女魅于神潢。

廉品《大傩赋》曰：于吉日之上戊，将大蜡于腊。先兹日之酉久，宿洁静以清澄。乃班有司，聚众大傩。天子坐华殿，临朱轩，凭玉几，席文旃，率百隶之亻辰子，群鼓噪于宫垣。

卷五百三十一　礼仪部十

宗庙神主

宗庙

《易口萃卦》曰：王假有庙。（假，至也。王以聚至有庙也。）

又《涣卦》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尚书逸篇》曰：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天子立七庙，有德之主则为祖宗，其庙不毁，故可观德。）

《毛诗口文王口绵》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板以载，作庙翼翼。

又《宫》曰：新庙奕奕，奚斯所作。

又《清庙》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清庙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宫也。谓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诗也。庙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见，但以生时之居，立宫室家貌为之耳。成洛邑，居摄五年时。）于穆清庙，肃雍显相。（于，叹辞也。穆，美。肃，敬。，和。相，助也。笺云：显，光也，见也。于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庙也！其礼仪敬且和，又诸侯有光明著见之德来助祭。）

《周礼口春官上》曰：小宗伯之职，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後。
又《曲礼》曰：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也。
又《王制》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又《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
又《文王世子》曰：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及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亲也。
又《明堂位》曰：山节，藻，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疏屏，天子庙饰也。（山节，刻薄栌为山也。藻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庙，重屋也。重檐，承壁材也。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惟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礼君尊于两楹之间也。崇，高也。康读为亢龙之亢。屏谓之树，今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
又《杂记》曰：成庙则衅之，其礼：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纯衣。雍人举羊升屋，中屋南面，羊血流于前，乃降。门、夹室，皆用鸡。凡宗庙之器，其名者，成则衅之以豚。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单、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是故王立七庙，一坛一单。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皆月祭之；远庙为祧，有二祧，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坛单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单曰鬼。诸侯立五庙，一坛一单。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皆月祭之；显考庙，祖考庙，享尝乃止；去祧为坛，去坛为单，坛单有祷焉祭之，无祷乃止；去单为鬼。大夫立三庙二坛。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享尝乃止；显考祖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适士二庙一坛，曰考庙，曰王考庙，享尝乃止；显考无庙，有祷焉，为坛祭之；去坛为鬼。官师一庙，曰考庙，王考无庙而祭之，去王考为鬼。庶士、庶人无庙，死曰鬼。（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桃之言超也，超上意也。封上曰坛，除地曰单。《书》曰：三坛同单。）
又《中庸》曰：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
又《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单而祭之。
《左传□桓公》曰：宋华父督已杀孔父，而杀殇公，召庄公于郑而立之，以亲郑，以郜大鼎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非礼也。
又《桓公》曰：清庙茅屋。（以茅饰屋，著俭也。清庙，肃然清静之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僖上》曰：震夷伯之庙，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隐慝焉。
又《文公下》曰：太室之屋坏，书不恭也。
又《成公三年》曰：甲子，新宫灾，三日哭。（宣公神主新入庙，故谓之新宫。书“三日哭”，善得礼，宗庙亲之，神灵所凭，居而遇灾，故哀而哭之。）
又《襄二》曰：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周庙，文王庙也。周公出文王，故鲁立其庙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临于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
《公羊传□文公》曰：世室屋坏。世室者何？鲁公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
《梁传□成公》曰：新宫灾，三日哭。新宫者，祢宫也。（祢，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宫也。）
《孝经》曰：宗庙致敬，不忘亲也。
又曰：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先祖之尊貌所居中宫何？以为人死精魂归乎天，形体不藏，存之即存，不存则亡，明先祖神死依人也。）
《孝经援神契》曰：庙所以尊祖也。
《论语□八佾》曰：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家语》曰：孔子在齐，景公造焉。左右白曰：“周使至，言先王庙灾。”景公曰：“何王庙？”孔子曰：“此必厘王庙。夫厘变文武之制，而作玄黄华丽之饰，故天殃其庙焉。”有顷，左右报所灾者厘王庙。景公曰：“善哉！圣人之智过人远矣。”
又曰：孔子曰：“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犹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道也。”
《史记》曰：秦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注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宫渭南。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庙道通骊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
又曰：高祖崩，群臣皆曰：“高祖起细拨乱，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乐沛，以沛宫为高祖原庙。（徐曰：《光武纪》曰：“上幸丰，相高祖于原庙。”る谓：原，再也。先既已立庙，今又拜立，故谓之原也。）
《汉书》曰：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民，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通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帝寝，衣冠月出游高庙？子孙奈何乘宗庙道上行哉？”惠帝惧曰：“急坏之。”通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姓皆知之。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宗庙，大孝之本。”上乃诏有司立原庙。惠帝尝出游离宫，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熟，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又曰：文帝作顾城庙。（服虔曰：庙在长安城南。文帝作，还顾见城，故名之。应劭曰：文帝自为之。制度界狭、若顾望而成，故曰顾城。贾谊曰：目顾城之庙为天下，太宗与汉无极。或曰地名也。如淳曰：身存而为庙，若《尚书》“顾命”也。高祖庙曰原庙，文帝庙曰顾城庙，景帝庙曰德阳，武帝庙曰龙渊，昭帝庙曰徘徊，宣帝号里裎，元帝庙曰长寿，成帝庙曰成阳。）

又曰：梅福上书谏曰：“武王克殷，未下车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绍夏于杞，明著三统，示不独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迁庙之主出于户，所谓存人自立也。

又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庙为世宗。所行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有白鹤集後庭，以立世宗庙告祠。孝昭寝，有雁五色集殿前，西河筑世宗庙，神光兴于殿旁。有鸟曰鹤，前赤後青，神光又兴于房中，如烛状。广川国世宗庙殿上有锺音，房卢大开，夜有光，殿上尽明。

又曰：王莽以宗庙未修，张邯说莽曰：“德盛者文缛。宜崇其制度，宣示海内，且令万世之后，无以复加也。”莽乃博征天下工匠、诸图画及吏民，以义入钱助作者，骆驿道路。坏彻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宫及平乐、当路、阳禄馆，凡十馀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庙。

《帝王世纪》曰：汉景帝庙名德阳，宣帝庙名里裎，武帝庙名龙渊，文帝庙名顾成，昭帝庙名徘徊。

《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冯鲂告祠高祖庙，吕太后不宜配食，以薄太后配。迁吕太后于园，四时止祭。

又曰：永初六年，皇太后入宗庙，与世宗庙与皇帝交献荐，如光烈皇后故事。

又曰：建初四年八月，上以公卿所奏明德皇后在世神庙坐位驳议示东平宪王苍，苍上言：“文、武、宣、元祫食高庙，皆以后配，先帝所制，典法设张。《大雅》曰：‘昭哉来御，从其祖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明德皇后宜配孝明皇帝。”

袁山松《後汉书》曰：天子自洛阳迁都长安。初，长安遭赤眉乱，宫室焚尽，惟有高庙，遂居之。

《汉杂事》曰：光武弃天下，以再受命，复汉祚，更起庙，称世祖。孝明临崩，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孝章不敢违。是後遵奉藏世祖庙，如孝明之礼，而园陵皆自起寝，孝明庙曰显宗，孝章曰肃宗。是後踵前，孝和为穆宗，孝安曰敬宗，孝顺曰恭宗，孝桓曰威宗。今洛阳诸陵，皆晦望二十四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社蜡及四时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一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天子以正月五月供毕後，上原陵，以次周遍，公卿百官皆从。四姓小侯诸家妇，凡与先君有瓜葛者及诸侯王大夫、郡国计吏、匈奴朝者、西国侍子皆会。尚书官属西除下在先帝神坐後，大夫计吏皆当前，下占其郡国价、四方改异，欲先帝魂神具闻之也。遂于亲陵各赐计吏而遣之。

《魏书》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文皇帝庙，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

《吴录□地理志》曰：会稽有禹庙，始皇配食。王郎为太守，黜之。

王隐《晋书》曰：太康十年，太庙成，迁神主于新庙，赐王公以下至司马督子弟官，赐作庙者帛。

《帝王世纪》曰：汉景帝庙名德阳，宣帝庙名里裎，武帝庙名龙渊，文帝庙名顾成，昭帝庙名徘徊。

《汉晋阳秋》曰：武帝改营太庙，南致荆山之木，西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填以丹青，缀以珠玉。

《晋书□礼志》曰：武帝太始三年，有司奏置七庙，诏宜权立一庙。群臣议：上古清庙一宫，周制七庙，舜承尧禅，受终文祖，则虞氏不改唐庙。因仍旧宫，可依有虞故事。

《宋书□礼志》曰：晋太始二年，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议奏，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祇。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

《後魏书》曰：武定六年二月，将营齐献武王庙，议定室数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等议：按《礼》，诸侯五庙，太祖亲庙四。今献武王为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在亲庙，不容立五室。且帝王亲庙，亦不过四，今宜四室，二间两头一颊室，厦头徘徊鸱尾。又按《礼图》，诸侯庙止开南门，而二王後附。《祭仪注》云，执事者列于庙东门之外。既有东门，明非一门。献武礼数既隆，备物殊等，惟据今庙宜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馀及外院四面皆一门。

《齐书□礼志》曰：世宗梦太祖曰：“宋氏诸帝尝在太庙，从我求食，可别为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时还青溪宫旧宅处内舍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礼。

《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安中诏曰：往者，仍魏氏旧庙处立庙，既壅翳不显，材木弱小，至今中间有跌桡之患。今当修立，不宜在故处。太仆寺南临甬道，地形显敞，更于此营之，主者依典礼施行。

《晋书》曰：桓玄篡，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人怨，臣实惧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可怒？”对曰：“移晋宗庙，飘泊无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楚之祭，不及于祖，此其所以怒也。”
《白虎通》曰：礼圣王所以制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远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又曰：臣待放于郊，君不绝其禄者，以其禄三分之一与其妻长子，使得祭其宗庙。赐之环即还；赐之则去。
又曰：王者立宗庙何？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继养也。
《释名》曰：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寝，寝也，所寝息也。
《三辅故事》曰：光武至长安，宫阙烧尽，徙都洛阳，取十二陵合为高庙，作十二室。太常卿一人，别治长安，主知齐祠事，谓之高庙。
《汉武故事》曰：宣帝立孝武庙于河东。告祠日，见一人骑马，马异于常马，持尺一札，赐将作函，文曰：“汝绩克成，赐汝金一斤。”因忽不见，札乃变为金一斤。
《蜀王本纪》曰：禹生于石纽，禹母天珠孕禹，坼副而生禹于涂山，娶妻生子名启。于今涂山有禹庙，亦为其母立庙。
《三辅黄图》曰：王莽于长安城南作九庙。
又曰：太上皇庙在长安香街南。
《墨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雨血三朝，龙生于庙。
《说苑》曰：卫孙文子问王孙贾曰：“吾先君之庙小，欲更之，可乎？”对曰：“古之君子以俭为礼，今之君子以大易之。”
桓谭《新论》曰：王莽起九庙，以铜为柱，甍带金银，错镂其上。
王嬰《古今通论》曰：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为屋四ニ。周曰宗庙，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于更。
《楚辞口天问口序》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仰天叹息。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
《晋诸公赞》曰：王凌字彭祖，为幽州刺史。寻洛阳破，後承制建行台，以宗庙焚毁，设坛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
神主
《礼记口曲礼》曰：措之庙，立之主，曰帝。
又《檀弓下》曰：爰之斯录之也，敬之斯尽其道焉耳。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缀，连也。殷人作主而连其重，悬诸庙也。）周主撤重焉。
又曰：曾子问曰：“丧有二孤，庙有二主，礼也？”孔子曰：“天无二日，国无二王。尝郊社，尊无二上。未知其为礼也。昔者，齐桓公亟举兵，作伪主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及反，藏诸祖庙。庙有二主，自桓公始。”
《礼记外传》曰：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未葬以前，悬重于庭以代主也。）庙主用木者，木落归本，有始终之义。（人之生也，无不死。木生于亥又落于亥，是归本也。）天子庙主长尺二寸，诸侯一尺。四向孔穴，午达相通。（漆书谥号曰神主。）葬后孝子心目无所睹，故用以主其神也。
《公羊传□文公》曰：二年，丁丑，作僖公主。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僖公主不时也。
《左传□庄公》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桓公，郑始受封君也。宗┘，宗庙中藏主石室。言已世为宗庙守臣。）
又《文公》曰：葬僖公，缓也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而作主，特祀于主。（户柩已远，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丞尝于庙。
又《昭五》曰：使祝史徙主┘于周庙，告于先君。（┘，庙主石室。周庙，厉王庙也。）
《论语□八佾》曰：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五经异义》曰：谨按：大夫以石为主，礼无明文。大夫、士无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阳民俗，祀有石主。
又曰：《春秋左氏传》曰：徙主石于周庙。言宗庙有郊宗，石室所以藏栗主也。虞主所藏，无明文也。
又曰：今《公羊》说，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序昭穆，故无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结茅为丛。
又曰：《论语》，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东，河东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沣镐，沣镐宜栗也。”
《五经要义》曰：木主之状，四方，穿中央以达四方。天子长尺二寸，诸侯长尺，皆刻陲褛背也。
又曰：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犹丧也，丧礼取其名。练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礼取其恭。
《五经通义》曰：诸侯会天子，则以方明为主。觐礼云：明，木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谢承《後汉书》曰：赤眉盆子去长安，西入右扶风。邓禹至长安中昆明池，率诸将齐戒，择吉日入城，谒高帝庙，修礼祠祭，劳赐吏士。因收十二帝神主，以故高庙郎来辅守南庙，令行京兆尹承事桉行扫除诸园陵，为置卒吏奉守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遣铺奉主诣京师。
王隐《晋书》曰：李裔字宣伯，父敏，为公孙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终。裔以父母不知存亡，设木主以奉之，由是发名。
《晋起居注》曰：孝武太元二十年，简文皇帝宣太后正号，神主移庙。戊寅，口诏：移神主可停前後鼓吹。
挚虞《决疑要注》曰：庙主藏于户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古者帝王出征，于车载迁庙之主及社主以行。秦汉魏不载主也。
《唐书》曰：顺宗于庙，迁中宗神主于夹室。有司以中宗为中兴之君，当百代不迁。宰臣召史官蒋武问之，武对曰：“中宗以弘道元年于高宗柩前即位，时春秋已壮矣。及母后篡夺，神器潜移。其後赖张柬之等同谋，国祚再复。此盖同于反正，恐不得号为中兴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复之，谓之中兴，汉光武、晋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复之，晋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与惠、安二帝事同，即不可为不迁主矣。”
《白虎通》曰：祭所以尸主何？本神无方，孝子以主系心。
又曰：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曰中反虞，念亲已没，棺柩已去，怅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设桑主以虞，所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与神相接。三王俱以桑。
《说文》曰：┘，宗庙主也。《礼》郊宗石室。一曰大夫以石为主。从示，从石，石亦声也。
卷五百三十二　礼仪部十一
社稷
《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贡，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为社稷，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
又《召诰》曰：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羊豕各一。
《尚书逸篇》曰：太稷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
《尚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言夏社不可迁之义。）
《周书》曰：诸侯受命于周，乃建太社于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ニ以黄土。将建诸侯，取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故曰列土。
《毛诗□闵予□载芟》曰：春耕籍田而祈社稷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又《闵予》曰：《良耜》秋冬报社稷也。良耜，匚载南亩。
《周礼□地官》曰：大司徒之职，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地官上》曰：小司徒掌凡建国，立其社稷。
又《地官上□封人》曰：封人设王之社，为畿封而树之。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郑玄注曰：阴祀曰血，贵气臭。）
又《春官上□小宗伯》曰：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
又《春官下□丧祝》曰：丧祝掌胜国邑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马融曰：所计国所封邑，犹立其社稷。）士师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
又《冬官》曰：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五宫所居也。祖，宗庙。面犹向也。王宫当中。）
《礼记□月令》：仲春择元日，命人社。（为祀社稷也。春事兴，故祭之，祈农祥。元日谓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仲秋择元日，命人社。（赛秋成也。元日谓近秋分前後戊日。）
又《曲礼》曰：问国君之年，长曰能从宗庙社稷之事，幼曰未能从宗庙社稷之事。
又《檀弓》曰：卫献公出奔，反于卫。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後入。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执羁勺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
又《郊特牲》曰：社祭而主阴气也。君南向于北墉下，答阴之义也。（墙谓墉，北墉，社内。）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气也。是故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薄社北牖，使阴明也。（绝其阳，通其阴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ㄧ而国主社，示本也。（中ㄧ亦土神也。）惟为社事单出里，惟为社田国人毕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
又《祭法》曰：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群，众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氏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
又《祭义》曰：建国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庙。（周尚左也。）
《礼记外传》曰：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之神也。（一云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宜种百谷。）天子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坛方五丈。诸侯为境内之民立社，曰国社。（语禘王社侯社者，天子诸侯别自立社，私有祷求。）地之势有礼，生物各随所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有利者，各报祭之。（是谓神地之道者。）籍田之後则告，（为将耕也。）五既登，又报功也。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故建国君民，先命立社。地广多，不可遍祭，故于国城之内立坛祭之，亲之也。日用甲，尊之也。（天有十日，甲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都，戊申，社于新邑，自此皆用戊日。）惟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而已。
又曰：社树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河东宜松，周地宜栗。）社主用石。（石，土中竖者。）天子亲征，则载社主行。有罪者，诛之于车前。
《左传□僖公》曰：宋公使邾文公用曾𠂤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此水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
又《襄四》曰：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
又《昭二十九》曰：魏宪子问于蔡墨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对曰：“少皞氏有四叔，（贾逵注曰：少皞，黄帝之后，金天氏也。四叔，四子皆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水，（能顺其成性也。）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黎，水土官。黎当高辛氏之世，故《外传》曰：黎为高辛氏火正也。）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共工，太皞之后，炎帝之前霸九州者也。其嫡子佐颛顼，能平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政也，（掌田之官长后稷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烈山，炎帝之世烈山氏也。）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周弃，周祖后稷弃也。为唐虞夏后稷也。）自商以来祀之。”（商，殷也。柱之功至汤浸，祀周弃以为稷也。）
又《定上》曰：且夫祝，社稷之常隶也。（贱臣。）社稷不动，祝不出境，官之制也。（社稷动谓国迁。）
《公羊传□隐公》曰：宋宣公谓缪公曰：“以吾爱与夷，则不若爱汝；以为社稷宗庙主，则与夷不若汝，盍终为君矣？”
又《庄公》曰：日有蚀之，鼓、用牲于社，求于阴之道也。以朱丝蒙社，或曰胁之，或曰为ウ，恐犯，故蒙也。
又《僖公》曰：邾娄人执曾𠂤子用之社，盖叩其鼻，以血社稷也。
又《哀公》曰：亳社灾。亳社者何？亡国之社。（亳社者，先世亡国，在鲁境。）社者封也，（为封土祀社也。）其言灾何？亡国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烧之。）
《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生，其，百姓归之。（宋均注曰：鸣则教令行，若汤放桀也。，鸣之怒者也。）
《论语□八佾》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安国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为之说，因周栗便云使民战栗也。）
《孝经说》曰：社，土地之主也。地广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稷，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长也。众不可遍祀，故立稷神祭之。
《五经通义》曰：王社藉田，中为千亩报功也。文家右社稷，左宗庙何？文家握地而王，地道长，右得事宗庙，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质家左社稷，右宗庙，社皆有坛者，饰也。有木者，土当生万物，莫善于木。
《五经异义》曰：今民谓社神为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汉书□郊祀志》曰：高祖时，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于丰治榆社，常春以羊彘祠之也。
又《郊祀志》曰：稷者百之主，所以奉宗庙，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亲祭，自为之主，礼如宗庙。《礼记》曰：惟祭宗庙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臣瓒按，《高纪》除秦社稷，立汉社，礼所谓大社也。时人立官社，配以夏禹，所谓王社也。见《汉纪》。今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也。）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种树。
又曰：陈平既娶张氏女，资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里父老曰：“陈孺子能为宰乎？”曰：“使平得宰天下，天下亦如此肉也。”
又曰：栾布，吴军时以功封为俞𨻰侯，复为燕相。齐燕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
《续汉书》曰：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历，有司侍郎尚书见读其令，奉行其正朔。前後各二日，皆牵羊酒至于社下，以祭日变，割羊以祠社，用救日变。执事者，冠长冠，衣皂单衣，绛领袖，绿中衣，绛纟 末末裤以行礼，如故事。
又曰：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左，社稷之右，皆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无稷。古者师行有载社主，不载稷也。
《晋书□礼志》曰：前汉但置官社而无官稷，王莽置官稷。故汉至魏，但太社有稷，故常二社一稷。
《後魏书》曰：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迁于太庙太社，石主将迁于社宫。礼官云，应用币。中书侍郎裴伯茂时为祝文，伯茂据故事太和中迁社，高祖用特不用币，遂以奏闻。于时议者或引《大戴礼》迁庙用币，令迁社宜不殊。伯茂据《尚书□召诰》应用牲，诏遂从之。
《宋书□礼志》曰：晋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无疆。乃建太社，保佑万邦。悠悠四海，咸赖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载，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来造。”礼，左宗庙，右社稷，历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庙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祠太社，帝大稷，常以岁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
《唐书》曰：天宝中，升社稷五星为大祀。诏曰：“祭之为典，以陈至敬。名或不正，是相夺伦，况社稷孚佑，百代蒙其福；日月照临，五星叶其纪。兆庶允殖，下土式瞻。既超言象之外，须极尊严之礼，列为中祀，颇紊大猷。自今已後，社稷及日月五星并升为大祀，仍以四时致祭。”
《六典》曰：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焉。
《家语》曰：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者众矣。然惟勾龙兼食于社，而弃为稷易代奉之，无敢益者，明不可与等也。”
《庄子》曰：畏垒之民相与言曰：“庚桑之始来，吾洒然异之。今吾日计之而不足，岁计之而有馀，庶几其圣人乎？子胡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也？”
又曰：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其大蔽千牛，（者匝也。）百围；其高山临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观者如市。
《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锺，乃知夫瓮瓶之足羞也。
又曰：禹劳力天下，死而为社；（劳于谓治水功，死祀于后土之中。）周弃作穑，死而为稷；（种曰稼，敛曰穑，死记于祀，稷官之神。）子房之智，陈平之无忤，绛侯勃之果，霍将军之勇，终之以礼乐，则可谓社稷之臣矣。
《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精神甚众，恐後复有试余者也。何以待之？”师尚父曰：“请树槐于王门内，王路之石，起国社，筑垣墙，祭以酒脯，食以牺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与之语；客有益者入，无益者距。岁告以水旱与其风雨泽流，悉行除民所苦。”
《白虎通》曰：王者所有社稷何？为天下求福报功。人非土不立，非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五祀众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祀而示之。）尊五之长，立稷而祀之。稷者，得阴阳和气而为用又多，故为长，岁再祭之。
又曰：祭社稷有乐乎？《礼记》曰：金石之乐，用之于宗庙社稷。
又曰：王者诸侯必有戒社何？示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为恶者失之。
《春秋公羊传》曰：亡国之社，奄其上，柴其下。
《郊特牲》记曰：丧国之社屋之，示与天地绝也。
蔡邕《独断》云：天子太社，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籍以白茅，归国以立社，故为之茅社也。
《陈留风俗传》曰：东昏县者卫地，故阳武之户牖乡也，汉相陈平家焉。少为社下宰，令民祀其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邴原别传》曰：原，避地辽东，以虎为患，自原之落，独无虎患。尝行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比钱不见取，系钱者逾多。原问其故，答者谓之社树。原恶其由己而成妄犯，乃辩之。于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里老为之诵曰：“邴君行仁，落邑无虎；邴君行廉，路树成社。”

《列异传》曰：大司马河内陵蒗字圣卿，少时病虐，逃社中。有人呼“社邸！社邸！”圣卿应曰：“诺。”起，至户中，人曰：“取此书去。”得素书一卷《谴劾百鬼法》，所劾辄效。

《搜神记》曰：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得黄金。自是诸子官学，并有才名。至七世显。

刘桢《京口记》曰：虎社中，村老故相传云：昔有虎于社中产，因以为名。

《荆州记》曰：叶县东百步有县故城，西南四里名伍佰村，有白榆连李树，异合条，高四丈馀。士民奉以为社。

《世说》曰：阮宣子伐树，人有止之宣子，曰：“若树而为社，伐树则社移。社而为树，伐树则社亡矣。”

习凿齿《逸民高士传》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于洛阳白社中。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建春门外道北有白社，董威辇所住也。去门二里，有牛马市，嵇公临刑处也。

《博物志》曰：子路与子贡过社，社树有鸟。子路搏鸟，社神牵子路，子贡说之，乃止。

又曰：周之正月受社牲之首，以出种子。帝藉蚕，又受社雍及祭，以沐蚕种。上辛乃射黑牲于帝郊，以祈来年之丰。二月，司空开冰，射桃弧，棘矢五发，以御其灾。

《述异记》曰：庾邈与女子郭凝通，诣社，约不二心，俱不婚娉。经二年，凝忽暴亡。邈出见凝，云：“前北村还，遇强梁，抽刀见逼，惧死，从之，不能守节。为社神所责，心痛而绝。”人鬼异路。因下泣矜之也。

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碑》曰：惟斯库上里，古阳武之户牖乡也。秦时有池子华为丞相。汉兴，陈平由此社宰，遂相高祖，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孝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延熹中，平曾孙放为尚书令。以宰相继踵，咸出斯里，虽有积德修身之政，亦斯社所相，乃树碑颂云。

魏公《九锡文》曰：锡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尔龟，用建冢社。注言：亦如天子社稷也。

曹植《赞社文》曰：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一所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之甲第，故封此桑，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田社，乃作颂云。
应璩《与阴夏书》曰：从田来，见南野之中有徒步之士。怪而问之，乃知郎君顷有微ㄛ，告祠社神，将以祈福。闻之怅然以增叹息，灵社高树，能有灵应哉？
张华《朽社赋》曰：高柏桥南大道旁，有古社槐树，盖数百年木也。余少居近之，後去。行路过之，则已朽株。意有缅然，聊为之言衰盛之理。
殷仲堪《合社文》曰：夫社之为祀远哉，故大夫以成群斯祷。里社之兴，由来尚矣。自丧乱流迁，旧俗隳废。今二三宗亲，思桑梓之遗风，遵先圣之明诰，洁齐牲牢。庶乎自佑以来，一日之泽。然三人之行，必有其师，故复选中正，立三老者。惟公理以御众，稽旧章以作宪。
卞敬宗《栎社序赞》曰：余门前有一社树，盘根疏柯，似非近世所植。抗秀路左，流阴庭宇。庄周喻道于商丘之木，匠石辨才于曲辕之栎。由斯而观，固可以悟微矣。
王□《春可乐》曰：吉辰兮上戊，明灵兮惟社。百室兮必集，祈祭兮树下。濯卯兮菹韭，啮蒜兮擗。缥醪兮浮蚁，交觞兮并坐。乞和兮体适，心怡兮志可。
何承天《社颂》曰：社实阴祇，稷惟谷元。率育方类，协赞乾坤。
先农
《礼记□月令》曰：孟春，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置之车右，率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辰，亥也。谓郊后吉亥，享先农于东郊。先农，神农也。）
《续汉书□祭祀志》曰：光武即位于高阝，为坛，营于高阝，之阳。营神五星及中宫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名山、大川之属。
《汉旧仪》曰：春始东耕于籍田，官祠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矣。祠以一牢，百官皆从。大赐三辅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布帛。
《汉名臣奏》曰：黄琼上言：先王制典籍田，有曰司徒咸戒，司空除坛。先时五日，有协风至，即斋宫、飨燕、载耒，诚重之也。先农之礼，所宜躬亲以迎春和，以致时风。
沈约《宋书□祭祀志》曰：元嘉二十一年，帝亲耕，乃立先农坛于籍田，高四丈，为四出，陛广五尺，外加埒，方十丈。车驾未到，司空、大司农率太祝及众执事质明，以一太牢祀祭，祭器用社稷器。祠毕，颁馀胙于奉祠者。旧典，先农又都列於郊祭。
灵星
《周书□作洛》曰：设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先王皆与食。
《毛诗□闵子》曰：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绎，又祭也。天子诸侯曰绎，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宾尸，与祭同。周曰绎，商曰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汉书□郊祀志》曰：高祖时，或言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辰见而祭之。）常岁时祀以牢。
《三辅旧事》曰：汉灵星祠在长安城东十里。
《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其犹灵星之尸，俨然嘿端而受福也。
《嵩高山记》曰：汉孝武游登五岳，尊事灵星。遂移祠置岳南脚上，筑作殿坛。周回立瓦屋，行种松柏，前五百步临大道，立两石阙，极高大。
卷五百三十三　礼仪部十二
明堂
《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象，五精之神也。天有五帝，集居太微，降精以生圣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为天府。）赤曰文祖，（赤帝怒之府名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谓之文。周曰明堂。）黄曰神斗，（黄帝含枢纽之府而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静四行之主，故谓之神主。周曰太室。）白曰显记，（白帝白招矩之府曰显记法也。金精断割万物成，故记之，显记。周曰总章。）黑曰玄矩，（黑帝汁光纪之府名曰玄矩。矩，法也。水精玄昧，能权轻重，故谓玄矩。周曰玄堂。）苍曰灵府。（苍帝威灵仰之府，名灵府。周曰青阳。）
《周书□明堂》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以左为左个，右为右个也。
又《程寤》曰：文王在翟，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或庭之梓树於阙间，化为松柏或柞，惊以告文王。文王曰召发于明堂，拜，告梦，受商之大命。
《毛诗□清庙□我将》曰：《我将》，祀文王於明堂也。
《周礼□冬官下□匠人》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世室者，宗庙也。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重室者，王室正堂若大寝者，周则其广九寻七丈三尺也。）
《大戴礼□威德》曰：凡人民疾、六畜疾、五灾者，生於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於明堂不饬；故有天灾，则饬明堂。
又《威德》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盖屋，上圆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雍，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蛮、东夷、北狄、西戎。
《礼记□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於宗庙，避王也。）天子负斧，南向而立。（天子，周公也。负之言背也。斧为斧文屏风於户牖之间，周公於前立焉。）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朝之礼不于此，周公权用之。）
又《明堂位》曰：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朝於此，所以正仪辨等也。）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飨诸侯，（以人肉为荐羞，恶之甚也。）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又《祭义》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诸侯之孝也。
《礼记明堂阴阳录》曰：明堂阴阳，王者之所以应天也。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象紫宫。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总章，象五潢。北出玄堂，象营室。东出青阳，象天市。上帝四时各治其宫。王者承天统物，亦於其方以听国事。
《礼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明堂者，八窗四达。窗通八卦之气。布政之宫，在国之阳，面三室，四面十二，法十二月也。天子以孟春之月幸於南郊，总受十二月之政，远藏於祖庙，月取一政，班於明堂也。诸侯以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庙，月取一政行之。闰月无常处，则卜门而居之。）
《礼记外传》曰：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宫，在国南十里之内、七里之外，黄帝享百神於明廷是也。（南方阳明之地，因为明堂，路寝宫室之制同。）唐虞为五府，（府者聚也，合五帝之神祭之。）夏谓太庙为世室，（世室，不毁之义。）殷人谓路寝为重屋，周人谓五府为明堂。（形制同，故手。）夏后氏一堂之上为五室，（木室东北，火室东南，金室西南，水室西北，王室中央。）南面三阶。（三面两阶，则九阶矣。）五室者，象地载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时，故每室四达，（达，向也。四户相对。）一室八窗。（夹户之窗象八节。）周人有圆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即祖庙。）心为天子明堂。（东方之宿大火谓之辰，即心星也。）或以明堂独以一室耳。
《孝经授神契》曰：明堂之制，东西九筵，筵长九尺也。明堂东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谓之太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周之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在辰巳者也。
《春秋合成图》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际。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数三，火成数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内。
《汉书□郊祀志》曰：天子封太山。太山东北趾，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天子从之。
又曰：元始五年春正月，祭明堂，诸侯王列侯宗室子九百馀人助祭。毕，皆益户赐爵及金帛，增秩补吏各有差。
《後汉书》曰：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纟 句屣以行事。
《续汉书□祭祀志》曰：明帝即位，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犊各一，奏乐如南郊。
又《礼仪志》曰：明堂、五郊、宗庙、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昼漏未尽十四刻初纳，夜漏未尽七刻五刻初纳，进熟献，送神，还，有司告事毕。六宗燔燎，火大燃，有司告事毕。
蔡邕《礼乐志》曰：汉承秦灭学，庶事草创，明堂、辟雍，阙而未举。武帝封禅，始立明堂於太山，犹不於京师。元始中，王莽辅政，庶绩复古，乃起明堂、辟雍。
《宋书□礼志》曰：晋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宗明堂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
《齐书□礼志》曰：案《礼》及《孝经援神契》并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听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大戴礼》曰：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也。
许慎《五经异义》曰：布政之宫，故称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职称：明堂有五宫。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齐书□礼志》曰：永明二年，祠部郎蔡履议：“郊与明堂，本宜异日。汉东京《礼仪志》‘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蔡邕所据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来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学博士王议：“来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飨祀北郊。”
《隋书□礼仪志》曰：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先是，帝欲有改作，乃下制书，而与群臣切磋其义。制曰：“明堂准《大戴礼》九室八牖，三十六户，以茅盖屋，上圆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郑玄据《援神契》亦云：“上圆下方。”又云：“八窗四达。”明堂之义，本是祭五帝神，九室之数，未见其理。若五堂而言，虽当五帝之数，向南则背汁光纪，向北则背赤怒，东向西向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

又《礼仪志》曰：明堂，後齐采《周官□考工记》为五室。周采汉《三辅黄图》为九室，各存其制，而竟不立。

又《礼仪志》曰：隋将作大匠宇文恺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以献。高祖异之，命有司於郭内安业里为规兆。方欲崇建，又命详定，诸儒争论，莫之能决。牛弘等又条经史正之重奏。时议既多，久而不定，又议罢之。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於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终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恒以季秋，在雩坛上而祀，其用币，各於其方。

《唐书》曰：永徽中诏曰：“朕闻合宫、灵府，创鸿规於上代；太室、总章，标茂范於中叶。虽复质文殊制，奢俭异时，然其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归之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灵，事遵孝养，而法宫旷礼，明堂寝构，永言大礼，朕甚惧焉。宜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於是太常博士柳宣依郑玄义，以为明堂之制，当为五室。内直丞孔志约据《大戴礼》及卢植、蔡邕等议，以为九室。秘书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图。

又曰：永徽中，令礼官、学士详议明堂制度，久之不定。上乃内出九室样，更令损益。群儒纷竞，各执异议。于志宁等请为九室，太常博士唐畛等请为五室。上令所司於观德殿依两议张设，亲与公卿观之。上曰：“明堂之礼，自古有之。议者不同，未果营建。今设两议，公等以何者为宜？”阎立德对曰：“两议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ウ，五室似明，取舍之宜，断在圣虑。”上亦以五室为便。议又不定，由是止。

又曰：垂拱二年，毁乾元殿，就其地创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图盖亭，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刻木为瓦，漆之。明堂之下施铁渠，以为辟雍之象，号为万象神宫。

又曰：证圣元年正月，明堂後佛堂火，延烧明堂。三年，又令重造如明堂，高广如旧制，上施宝凤，号为通天宫也。

又曰：永昌元年正月，天后亲享明堂。戊午，布政於明堂，颁九条以记於百官。己未，神皇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练有差。自明堂成後，纵神都妇人及诸州老人入观，兼赐酒食，至是日始止。

又曰：开元中，敕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一所，有司以时享祭。是州有魏故明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迹，乃置庙於其迹焉。
《家语□观周》：孔子观乎明堂，睹乎四门之墉，有尧舜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语裶周公相成王，抱之而负斧，南面朝诸侯之图焉。
《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土事不文，木事不镂，示民知节也。
《尸子》曰：黄帝合宫，有虞氏曰总章，殷人曰阳馆，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淮南子》曰：自古者明堂之制，（明堂，太庙正室。）下之润湿，弗能及也；上之雾霜，弗能入也；四方之风，弗能袭也。
颍容《春秋释例》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太庙与明堂一体也。春秋人君将出，告於宗庙，反，行策勋、献俘於庙。
《礼论》曰：或以为明堂者，文王庙。周时德泽和洽，蒿茂大，以为宫柱，名曰蒿宫。
《三辅黄图》曰：孝武帝议立明堂於长安城南。许令裒等议曰按《五经》。
《礼传记》曰：圣人之教，制作之象，所以法则天地，比类阴阳。以之宫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阶素舆，越席皮弁，盖兴於黄帝尧舜之代，是以三代修之也。
《黄图》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
蔡邕《礼乐志》曰：孝武帝封禅岱宗，立明堂於泰山汶上也。
许慎《五经异义》曰：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巳地就阳位也。
《释名》曰：明堂，犹堂堂、高显貌也。
《三礼图》曰：明堂者，布政之宫。周制五室：东为木室，南为火室，西为金室，北为水室，土室在中。秦为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
赵晔《吴越春秋》曰：越王召范蠡问曰：“孤窃自志，欲以今日一登上明堂，布恩致令，以抚百姓。”
袁子《正论》曰：明堂、宗庙、太学，礼之大物也。事义不同而论者合以为一，失之远矣。
李尤《明堂铭》曰：布政之宫，上圆下方。体则天地，在国之阳。窗闼四设，流水洋洋。顺节行仪，各居其房。春恤幼孤，夏进贤良，秋厉威武，冬谨关梁。
桓谭《新论》曰：王者造明堂、辟雍，所以承天化也。
班固《东都赋□明堂诗》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皇皇。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
晋纪赡《答秀才策》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其正中皆太庙，以顺天时、施令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三十四　礼仪部十三

辟雍

《毛诗□大雅》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镐京。笺云：自，由也。武王於镐京行辟雍之礼日，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

《礼记□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尊卑学异名。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恤政教也。）

《礼记礼统》曰：所以制辟雍何？数化天下也。辟雍之制奈何？《王制》曰：辟雍，圆如璧，雍以水，内如覆，外如偃盘也。诸侯泮宫，半有水，半有宫也。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宫焉。三王之制奈何？夏天子曰重屋，诸侯曰广宗；殷天子曰庙，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乡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

《礼记外传》曰：学者，觉也，人生也，皆禀五常之正性。故圣人修道以教之，使其发觉，不失其性也。（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不从教则凶人也。）天子、诸侯皆有大学、小学。（小学则东，少阳之地，公宫之左。）太学在西。有虞氏之学曰庠，亦谓之米廪。（藏躬耕之於学中，以供祭祀。虞舜尚孝。）夏曰序，殷曰瞽宗，（瞽，无目者。乐正，古之学者。）周曰辟雍。（辟，明也。雍，和也。亦为大学东胶。）

《汉书□礼乐志》曰：武帝时，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会按行长安南营，表未作，遭帝崩，群臣引以为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

《後汉书》曰：世祖中元二年春，初起辟雍，行大射之礼。

《续汉书□礼仪志》曰：明帝永平中，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之礼。

《魏志》曰：明帝幸辟雍，于会命群臣赋诗。

《宋书□礼志》曰：昔武帝太始六年，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诏曰：“礼仪之废久矣！乃今复讲肄旧典。”赐太常绢百匹，丞、博士及学生酒。咸宁三年，惠帝复行其礼。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象璧，以法天；雍者何？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五经通义》曰：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以东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

《三辅决录》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桓谭《新论》曰：王者作圆池如璧形，实水其中，以圜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转王道，终而复始。

《说苑》曰：辟雍，天子乡饮之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城南有平昌门，道东辟雍坛，去灵台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班固《东都赋□辟雍诗》曰：乃流辟雍，辟雍汤汤。圣皇莅止，造舟为梁。皤皤国老，乃父乃兄。抑抑皇仪，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汉行。洪化惟神，永观厥成。
李尤《辟雍赋》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该要，周建大中。蓄纯和之优渥兮，化盛溢而兹丰。
李尤《辟雍铭》曰：惟王所建，方中圆外，清流四匝，荡涤浊秽。
傅玄《帝幸辟雍乡饮酒赋》曰：时皇帝枉万乘之尊兮，以幸辟雍。卤簿齐列，群官正容，侍卫参差，阶戟百重。乃延乡士，乃命王公。是日也，定小会之常仪兮，飨殊俗而见远邦；连三朝以考学兮，览先贤之异同。
灵台
《毛诗□文王□灵台》曰：《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天子有灵台，所以观象察气妖祥。）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诗汜历枢》曰：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
《礼含文嘉》曰：礼，天子灵台，以考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气朔之瑞，应原神明之变，化为万姓，获福於天。
《礼统》曰：所以制灵台何？以尊天重民，备燥聩害，豫防未然也。夫王者当承顺天地，节御阴阳也。夏所以为清台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续，故为清台。殷为神台、周为灵台何？质者据天而王，天者称神。文者据地而王，地者称灵。是其异也。
《孝经援神契》曰：灵台考符居高显，圣王所以宣德察微。
《五经通义》曰：王者受命而起，所以立灵台。灵台何以为在於野中国之南？附近辟雍，依仁宫也。灵台制度奈何？师说之，积土崇增，其高九仞，上平无屋。高九仞者，极阳之数；上平无屋，望气显著。
《续汉书□祭祀志》曰：明帝即位，郊祀五帝於明堂。卒事，遂升灵台，以望□物。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建武二年，置女大史灵台，仰观灾祥，以考中外太史，验察虚实。
《唐书》曰：乾元元年，於永宁坊张守宅置司天台。制曰：建邦设都，必稽玄象；分列曹局，皆应物宜。灵台二星，主观察□物天文，位在太微西南。今兴庆宫，上帝延也，考符之所，合置灵台。
《三辅故事》曰：汉作灵台於城东，周作灵台在沣水永东。常以四孟之月，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台而观。
《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仞，上有铜浑天仪，又相风铜鸟，或云此鸟遇千里风乃动。
《六韬》曰：文王既出里，召周公旦筑为灵台。
《新序》曰：周文作灵台及池沼，掘得死人骨。吏以闻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而况於人乎！”
班固《东都赋□灵台诗》曰：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於皇乐胥。
潘岳《闲居赋》曰：灵台杰其高寺，窥天文之秘奥，究人事之终始。
学校
《毛诗□国风》曰：《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尚书大传》曰：□已藏，岁事欲毕，馀子皆入学。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小义；十八始入大学，见大节，践大义。
《周礼□地官下□师氏》曰：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又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郑玄注曰：德行，外内之言也。在心为德，施之为行。）居虎门之左，司王朝，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
《礼记□学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所学圣人之道在方策。）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辩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左传□襄六》曰：郑人游于乡校，（杜预曰：乡之学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恐於中谤议国政也。）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论语谶》曰：学者，织也。
《五经通义》曰：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为校，校言教也。
《汉书》曰：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续汉书□礼仪志》曰：明帝永平中，始帅群臣养三老、五更於辟雍，郡国县道行饮酒礼於学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桓荣车驾幸太子学，会诸博士论难於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蕴藉，犹言宽博有馀也。蕴音於问反。）辩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厌，服也。）特加赏赐。又诏诸生雅吹击磬，尽日乃罢。（吹管奏《雅》《颂》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建武五年，初起太学宫。诸生吏子弟及民以义助作。上自齐归，幸太学，赐博士弟子有差。

《宋书□礼志》曰：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作泮宫于邺城南。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洛阳。《魏名臣奏》曰：蒋济奏太学堂上，宜为置鼓。《礼》曰：“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凡学受业，皆当须十五以上。公卿大夫子弟在学者，以年齿长幼相次，不得以父兄位也。学者不恭肃、慢师、酗酒、好讼，罚饮水三升。

《晋诸公赞》曰：惠帝时，裴为国子祭酒，奏立国子太学，起讲堂，筑门阙，刻石写经。

《晋令》曰：诸县率千馀户置一小学，不满千户亦立。

《宋书□礼志》曰：晋征西将军庾亮在武昌开置学宫，教曰：“人情重交而轻财，好逸而恶劳，学业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径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远，风雅弥替，後生放狂，不复宪章典谟。临官宰政者，务目前之治，不能闲於典诰，遂令诗书荒尘，颂声寂寞。仰瞻俯省，能不叹慨！”

《南史》曰：宋时国学颓废，未暇修复。明帝泰始六年，置总明观以集学士，或谓之东观。置东观祭酒一人，总明访举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置学士千人，其馀令史下各有差。是岁以国学既立，省总明观於王俭宅，开学士馆，以总明四部书充之。

《三辅旧事》曰：汉太学在长安门东书社门，立五经博士员弟子万馀人。学中有市有狱。光武东迁，学乃废。

任预《益州记》曰：文翁学堂在大城南，昔经灾火，蜀郡太守高朕修复缮立。其栾栌椽节，制犹古朴，即今堂基六尺，厦屋三间，通皆图画圣贤古人之象及礼器瑞物。堂西有二石屋。又以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道东起学也。）

《述征记》曰：太学在国子学东二百步。学堂里有《太学赞碑记》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学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缮治，并立诸生房舍千馀间。阳嘉元年毕刊子碑，有太尉庞参、司徒刘琦、太常孔扶、将作大匠胡广答记制。

《黄图》曰：《礼》，小学在公宫之南，太学在城南，就阳位也。去城七里。王莽为宰衡，起灵台，作长门宫。南去堤三百步，起国学於郭内之西南，为博士之宫。寺门北出，王於其中央为射宫。门西出，殿堂南向为墙，选士肄射於此中。此之外为博士舍三十区周环之。此之东为常满仓，之北为会市，但列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树数百行为隧，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乐相与买卖，邕邕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东为太学宫。寺门南出，置令丞吏诘奸究理辞讼。五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主事、高弟、侍讲各二十四人，学士司舍，行无远近，皆随檐，雨不涂足，暑不暴首。

《决疑要注》曰：汉初置博士而无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又增满五百。汉末至数千人。魏之务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二岁，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满三岁，通三经者，擢为太子舍人。

挚虞《宜立学事》曰：河内太守鲁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学，未成，而司隶奏以违法。尚书郎中骑都尉臣挚虞驳：“夔为近畿大都，朝所委任，亲临民物，足识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学，是其留心学校，必欲有成也。”

崔瑗《南阳文学颂》曰：昔圣人制礼作乐也。将以统天理物，经国序民，立均出度，因其可利而利之，俾不失性也。故观礼则体敬，听乐则心和，然後知反其性而正其身也。

梁元帝召学生教曰：阁下，昔楚王好《诗》，沛王传《易》，犹且传之不朽，以为盛美。吾亲承天旨闻方，欲化行南国，被於西楚。

卷五百三十五　礼仪部十四

庠序

《礼记□王制》曰：有虞氏养国老於上庠，养庶老於下庠。夏后氏养国老於东序，养庶老於西序。殷人养国老於左学，养庶老於右学。周人养国老於东胶，养庶老於虞庠。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术当为遂。万二千五百家为遂也。）

《五经通义》曰：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夏为学校。校之言教也。殷为庠，周为序，周家又兼用之，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

《白虎通》曰：乡曰庠，里曰序。庠者，礼仪也；序者，序长幼也。

《汉书》曰：乡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又《儒林传》曰：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所以劝善惩恶也。

《南史》曰：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袁宪宅西。宪常招引诸生，与之谈论新义，出人意表，同辈咸嗟服焉。

释奠

《礼记□月令□仲春》曰：是月也，命乐正习舞。（为将释奠。）上丁释奠於国学，（释谓置也。谓置牲币之奠於文宣王。）天子及公卿、诸侯、大夫亲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之，（观其礼也。）命有司上戊释奠於太公庙。（亦用牲币之奠。）
又《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命乐正习吹，（春夏尚舞，秋冬尚吹，习之为将释奠。）上丁释奠於国学，天子乃率公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礼仪同仲春。）是月也，命有司上戊释奠於故公庙。（礼仪同仲春。）
又《文王世子》曰：凡始立学，必先释奠於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天子亲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
《晋书□礼志》曰：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盖追思其德也。孔子大圣，终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汉元帝时，孔霸以帝师号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黄初三年，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魏齐王正始二年，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颜回配。
《宋书□礼志》曰：魏齐王正始中，每讲经，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於辟雍。晋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於太学。太子进爵於先师，中庶子进爵於颜渊。成、穆、孝武三帝亦皆亲释奠。
又《礼志》曰：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预。
《唐六典》曰：仲春上丁，释奠於孔宣父，以颜回配焉，其七十二弟子及先儒并从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释奠於齐太公，以留侯张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县皆置孔宣父庙，以颜回配。仲春上丁，州县官行释奠之礼，仲秋上丁亦如之。
《唐书》曰：开元七年十一月，以贡举人将谒先师质问疑义，敕曰：“皇太子及诸子，虽年未志学，而道在尊师，宜行齿胄礼。”
又曰：开元七年，皇太子入国学，行齿胄礼，谒先圣。皇太子初献，其亚献、终献并以胄子。常侍褚无量开讲《孝经》及《礼记□文王世子》篇。
又曰：归崇敬议：春秋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北面揖，以为其礼太重。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置祝板，请准武王东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晋博士成洽议曰：“释典奉先师惟皇太子，业终乃礼，不然则废。”
晋《尚书大事》曰：尚书符太常曰：“按洛阳图宫南自有太学，国子、辟雍不相预也。舍辟雍以太学，辟雍便为无事虚诞。汉魏旧事，皆言释奠祠先圣於辟雍，未有言太学者。又咸和中，成皇帝释奠於中堂之前台中，故事亦曰辟雍。是为汉魏之世初自两立，至释奠便在辟雍犹存。今废辟雍而立二学，中兴以来相违。”太常王彪之答：“魏帝齐王使有司释奠于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晋书旧典。太始、元康释奠太学，不在辟雍；太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飨礼，皆於辟雍，不在太学。是则释奠于太学，行飨于辟雍，有晋已行之，准也。中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辟雍，犹在太学，况无辟雍，惟有太学，更当不在太学乎！”宰相从太常所答。

晋范坚书问冯怀曰：“汉氏以来，释奠先师惟仲尼，不及公旦，何也？”冯答曰：“若如来谈，亦当宪章尧、舜、文、武，岂惟周旦乎！”

挚虞《释奠颂》曰：如彼泉流，不盈不运。讲业既终，礼师释奠。升觞折俎，上下惟善。邕邕其来，肃肃其见。

立庙（附）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鲁相，修孔子庙。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守庙孔问曰：“此何等瓮？”曰：“夫子瓮。背有丹书，自夫子亡後，无敢发者。”意乃发，索得书焉。

《宋书□礼志》曰：晋清河人李辽表曰：亡父先臣回绥集邦邑，归诚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经阙里，过觐孔庙，庭宇倾颓，轨式颓圮，万世宗匠，忽焉沦废，仰瞻俯慨，不觉涕流。既逵京辇，表求兴复圣祀，修建讲学。至十四年，奉被明诏，采臣鄙议，敕兖州鲁郡准旧营饰。

《北齐书》曰：天保元年，诏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鲁郡，以时修治庙宇，务尽褒崇之至。

《唐书》曰：武德中，制祠典，释奠於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丘配飨。房玄龄及朱子奢议云：公旦、尼父俱是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鲁宋至於梁陈，爰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历代所行，古今通允。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以颜回配飨。

又曰：上元中制曰：定祸乱者必先於武德，极生灵者谅在於师贞。周武创业，克宁区夏，惟师尚父，实佐兴王。况德有可师，义当禁暴，稽诸古昔，爰崇典礼，太公望可追封为武成王。有司依文宣王置庙，择古今名将，置亚圣及十哲，享祭之典，一同文宣。

又曰：开元十九年，始於两京置齐太公庙，以张良配。上元初，特加封太公为武成王，以历代名将从其祀。然有其制而未之行，祠宇日荒。至是，宰臣卢杞、京兆尹卢甚以卢者齐之裔，乃鸠其裔孙若卢、崔、丁、吕之族，合钱以崇饰之。请复旧典，兼择自古名将，如孔门十哲，皆配飨。诏下史官，乃定张良、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配焉。

养老

《礼记□祭义》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所以教诸侯之悌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当为五叟。叟，长老之称也。其字似更，书有转误，嫂字，女傍叟，今皆以为更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天子亲临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三；五者，训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妻、男女完具者。

《续汉书》曰：三老、五更玉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之不噎也。

华峤《後汉书》曰：熙平中，天子引袁逢为三老，赐玉仗。

应劭《汉书》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亲割，三公设几，九卿正履。

《魏志》高贵乡公诏曰：夫养老兴教，三代所以树风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纳诲，着在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观而化。宜妙拣德行，以充其选。关内侯王祥，履仁秉义，雅志淳固；关内侯郑小同，温恭孝友，师礼不忒。其以祥为三老，小同为五更。车驾亲率群司，躬行古礼焉。

王隐《晋书》曰：王祥字休征。魏帝高贵乡公入学，命祥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师道自居。帝北面乞言。祥於是陈明王圣帝之轨，君臣政化之要，俯以训帝。於时百辟卿士闻其格言，莫不砥砺。

《後魏书》曰：孝文帝以前司徒尉元为三老，前鸿胪卿游明根为五更。皇帝再拜肃拜五更，乞言毕，乃赐步免一乘，诏曰：“三老可给上公之禄，五更可食九卿之俸。”

《後周书》曰：高祖保定三年，乃下诏集太保燕公为三老。

又曰：武帝以太傅燕国公于谨为三老，赐延年杖；太师宇文护设几，司寇豆卢宁正舄。

又曰：孝闵践祚，于谨以年老乞骸骨，诏报不许。有司宜断表启，遂诏谨为三老。有司具礼，择日，又赐延年杖。高祖幸太学以食之。三老入门，皇帝迎拜门屏之间，三老答拜。有司设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师晋公护升阶，设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凭几而坐，以师道自居。大司寇楚公宁升阶正舄。皇帝升立於斧之前，西面，有司进馔，皇帝跪设酱豆，亲袒割。三老食讫，皇帝又亲跪受爵以。有司彻讫，皇帝北面立，访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当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诲之。”三老答曰：“木受绳则正，后从谏则圣。自古明王圣主，皆虚心纳谏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为国之本，在守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国家兴废，莫不由之。愿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国之道，必须有法。法者，国之纲纪。纲纪不可不正，在於赏罚。若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则为善者日益，为恶者日止；若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则天下善恶不分，人无所措手足矣。”三老言毕，皇帝再拜受之。三老答拜焉。礼成而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後齐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齐於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辟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名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於国学，并进贤冠、玄服、黑舄、素带。国子生黑介帻，青衿单衣，乘马从之。至，皇帝释剑执班，迎於门内。三老至门，五更去门十步，则降车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摄斋答拜。皇帝揖进，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阶，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阶，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国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群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肃拜五更，进珍馐酒食，亲袒割，执酱以馈，执爵以。以次进五更。又设酒醴於国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论五孝六顺、典训大纲。皇帝虚躬请受。礼毕而还。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已上，赐鸠杖、黄帽。

卷五百三十六　礼仪部十五

封禅

《河图真纪钩》曰：王者封太山，禅梁父，易姓奉度，继兴崇功者七十二君。

《尚书中候》曰：维岁二月，候在东馆，（郑玄注曰：维，辞也。候齐桓公馆舍。）叹曰：“於戏仲父！寡人闻古霸王封太山，刻石纪号，立显象。今寡人名为何君？”管子曰：“卫困於狄，案兵须灭，乃存之。仁不纯，名为霸君。昔古圣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太山。今比目之鱼不至，凤凰不臻，麒麒遁，未可以封。”

《礼记□礼器》曰：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犹大也，中犹成也。谓巡狩至于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诸侯之成功也。《孝经》说曰：“封乎泰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甫，刻石纪号也。”）升中於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功成而太平，阴阳气和而致象物。）

《礼记逸礼》曰：三皇禅云云，盛意也；五帝禅云云，特立於身也；三王禅梁父，连延不绝，父死子继也。

《春秋汉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号，宰奉图，帝人共观九日，悉见後世之过，方来之害，以告天。（受符谓应期之人当起者之符代行其录运者也。）曰：请封禅，到岱宗，昼期过数告诸命。（封，封太山；禅，禅梁父。）

《孝经钩命决》曰：封乎太山，考绩燔燎；禅乎梁父，刻石纪号；焕炳巍巍，教化显著。

《五经通义》曰：易姓而王太平，必封太山、禅梁父何？天命已为王，使理群生也。或曰：封，以黄金为泥，以银为绳。经无明文，以义说之。所以止封岱，太山者，五岳之长，群神之主，故独封於太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禅梁父者，太山之支属，能配太山之德也。
《史记□封禅书》曰：齐桓公既霸，会诸侯於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太山，禅云云；宓羲封太山，禅云云；神农封太山，禅云云；炎帝封太山，禅云云；黄帝封太山，禅亭亭；颛顼封太山，禅云云；帝喾封太山，禅云云；尧封太山，禅云云；舜封太山，禅云云；禹封太山，禅会稽；汤封太山，禅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禅社首，（应劭曰：山名，在博县。晋灼曰：在钜平南卜三里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南伐至邵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汉。兵车之会三，而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诸侯莫违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异乎？”於是管仲相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古之封禅，高阝上之黍，北里之禾，（应劭曰：高阝上，山也。高阝音霍。苏林曰：高阝上、北里皆地名。）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不生，而蓬蒿藜秀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无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又曰：始皇既并天下，即位三年，东巡狩郡县，祠邹峄山，颂秦功业。於是征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太山下。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遂除车道，上自太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於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风雨暴至，休於大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
又曰：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汉兴以六十馀岁矣。天下安，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革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诸所兴为皆废。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道、却老方，见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上於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群儒既不能辩明封禅事，又牵拘於《诗》《书》古文而不能骋，於是上尽罢诸儒。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令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乙卯，令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封太山下东方，如郊祀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太山下趾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礼。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起封中。天子从禅还，坐明堂，群臣更上寿。

《汉书》曰：公孙弘议欲仿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馀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太山。上奇其书，以问倪宽。对曰：“陛下躬发圣德，统揖群臣，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诚所向，征兆必报，天地并应符瑞，帝王之盛节也。宜顺承天庆，垂万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又《郊祀志》曰：初，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对之。公玉带又曰：“黄帝时虽封太山，然风后、封玄、岐伯令黄帝封东太山，（韦昭曰：别有小太山在阴，一名介山。臣瓒曰《郑克》朱虚界中有小太山是也。汾阴子推所焚，故名介山也。不以介为大也。）禅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设祠具，至东太山，太山卑小，不称其声，乃令祠官礼之而不封焉。其後令带奉祠候神物。复还太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石闾者，在太山下趾南方，方士言仙人闾也，故上亲禅焉。其後五年，复至太山修封，还过祭恒山。自封太山後，十二岁而周遍于五岳、四渎矣。後五年，复至太山修封。武帝五修封。

又曰：太初元年十二月禅蒿里。（服虔曰：山名。在太山下。）太初三年春正月，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太山，禅石闾。天汉三年，受计还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邓展曰：瘞，埋也。）

又曰：太始四年春，三月甲申，修封。丙戌，禅石闾。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祠神人於交门宫，（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晋灼曰：琅琊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师古曰：如有神人景象，向祠坐而拜也。）

又曰：司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遗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尝有书也。时时着书，人又取去。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当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所忠奏焉。天子异之。

《续汉书□祭志》曰：建武中，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禅太山。诏书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曾谓太山不如林放，何事太山七十二代之编录！”三月，上幸鲁，过太山。太山守以上过故，承诏祭太山及梁父。时虎贲中郎将梁松议封禅事，上许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一枚，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牒十枚，列於方石旁，东西南北各三，皆长三尺，广一尺，厚七寸。检中刻三处，深四寸，方五寸，有盖。检用金缕五周，以水银和金为泥。刻玉玺，一枚方寸一分，一枚方五寸。石四角有距石，皆再累。一枚长一丈，厚一尺，广二尺，皆在坛上。其下用距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广二尺，如小碑，环坛立之。去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去坛三尺，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语覃及二月封，故诏松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今告功皇天，垂後无穷，以为万民也。丞之之敬，章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太山郡及鲁趣石工，直取完青石，无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刻玉者，遂刻书。书秘，刻方石中，令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碑文。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太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皆如南郊。诸王、王者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在位。毕，将升封。或曰：“太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於是使谒者以一特牲於常祠太山处。告祠太山，如亲耕、ァ刘、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上御辇升山，曰後到山上。即位於坛南，北面，群臣以次陈後，西上，毕，帝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尚书令奉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拜，群臣称万岁。令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於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东观汉记》曰：中元元年正月，群臣复奏言：“登封告成，为民报德，百里所同。陛下辄距绝不许，臣下不敢颂功述德。谨按：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太山，凡三十六事。陛下遂以仲月令辰，巡岱岳之正礼，奉图洛之明文，以祈灵瑞，以为兆民。”於是许焉。至太山，乃复议曰：“国家德薄，灾异仍至，图谶盖於此耶？”上东巡狩至太山，有司复奏河图谶记表章赤汉九世尤著明者，後凡三十六事。

司马彪《续汉书》曰：《河图会昌符》云：汉太兴之道，在九代之王，封乎太山，刻石着纪，禅於梁父，退省考功。

《典略》曰：建武三十年，有司奏封禅。诏曰：“灾异连仍，日月薄蚀，百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怨叹，而有事于太山，七十二代编录，以羊皮杂貂裘，何强颜耶？”

《晋书□礼志》曰：魏明帝黄初中，护军蒋济表曰：“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昭祖扬祢，封禅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太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宜下公卿，广撰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帝诏曰：“闻蒋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馀君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间其远者千有馀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太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荣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议。”天子虽拒济议，而实使高堂隆草封禅之仪，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礼。会隆卒，不复行之。（《魏志》曰：帝闻隆没，叹曰：“天不欲成吾事，堂生舍我亡也。”）

又曰：武帝平吴，混一区宇。太康元年，卫等上表请封禅。诏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议也。”

又表曰：“唐虞三代，济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协人志，登圆丘，履梁父，未有辞焉者，盖不可让也。今陛下勋高百王，德无与二，茂绩宏规，巍巍之业，固非臣等所能究论。而圣旨劳谦，屡自抑损，时至弗应，推美不居。阙皇代之上仪，塞灵祇之款望，使大晋之典谟，不同风於三五。臣等诚不敢奉诏。”诏曰：“方当共思弘道，以康庶绩，且俟他年，无所纷纭也。”

沈约《宋书□礼志》曰：永初三年，高祖将北扫戎狄，浑一天宇，会计洛阳秩礼名岳。群臣窃相谓曰：须王振旅饮至，陇朔无尘，当议奏封禅，修升中之礼。缙绅闻者，咸曰宜然。自汉光武登封之後，斯绝矣。

孙言《宋书》曰：袁淑为吏部郎。太祖元嘉二十六年，大举北讨，淑侍座，从容曰：“盛王令典废坏永久，今当鸣銮中岳，席卷赵魏，检玉岱宗，今其时也。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一篇，使声齐七十二代。”帝曰：“盛德之事，何足以当之。”

《隋书□志》曰：封禅者，高厚之谓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增太山之高，以报天也；厚梁甫之基，以报地也。昭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汉光武中兴，聿尊其故。晋宋梁及陈，皆未遑其议。後齐有巡狩之礼并登封之仪，竟不之行也。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於是牛弘、辛彦之等创定其礼，奏之。帝逡巡其事曰：“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山，为坛如南郊。

《唐书》曰：贞观中，房玄龄议曰：“汉建武中封禅，用元封故事，封太山於圜台上，四面皆立石阙，并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书。石检十枚，於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括之，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设石封，高九丈，上加石盖，周设石距十八枚，如碑之状。去坛三步，其下石跗，入地数尺。今按：封禅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崇质，义取醇素，故藉用藁秸，樽以瓦Ｃ。近代此法不在经诰，又乖淳朴之道，定议除之。按：梁甫是谓梁阴，近代设坛於山下，乃乖处阴之义。今定禅礼，改坛位於山北。

又曰：贞观六年，文武百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内，又年累登，表封太山。太宗谓侍臣曰：“朕每见众议以封禅为盛事，劝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以比德於尧、舜。昔始皇为合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

又曰：高宗麟德二年十月，司礼太常伯刘祥道上疏请封禅。丁卯，将封太山，发自东都。三年正月戊辰朔，车驾至太山，亲祀昊天上帝於封祀坛，以高祖、太宗配飨。己巳，帝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於社首，祭皇地祇，以太穆太皇太后配飨，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辛未，御降禅坛。壬申，御朝觐，受朝贺，改元乾封。

又曰：麟德三年，登封太山。先是，皇后抗表曰：“封禅旧仪：祭皇地祇，以太后昭配。而皆以公卿行事，详求至理，有紊徽章。望以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亲奉奠献。”从之。至时，遂以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帝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下，而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登。歌帷外，王公以下就位於山足，帷皆用锦绣。在位者瞻望，或诮焉。

又曰：永淳二年，上以风眩转加，停封中岳。上自东封之後，皇后盛赞行中岳之礼，每下诏，辄年饥寇至而罢。於是嵩山之下，营奉天宫，以为有事之渐。时有童谣曰：“嵩高凡几层，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及是，礼物毕备，竟以疾加而还。

又曰：则天后万岁登封元年腊月甲申，上登封于嵩岳，大赦天下，改元，大。丁亥，禅于少室山。

又曰：开元登封，祀昊天上帝于太山，以高祖神尧皇帝配享。上冕裘升坛，奉璧奠献，命有司享五帝百神於山下坛。礼毕，上乃饮福酒。中书令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感王，中金泥注感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然後焚柴燎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从山顶至山下，振动天地。銮辂还山下，之齐宫，有庆□随马，祥风绕辂。中书令张说等贺。上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物休佑，皆是卿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怠。”说等又曰：“圣心诚恳，昨夜斋则息风收雨，今朝封祀则天清日暖，复有祥风助乐，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辛卯，祀皇地祇於社首之太折坛，睿宗皇帝配享。藏玉册於石感，如封祀坛之仪。初，上登山，至斋宫。其夕，阴□惨冽，劲风四起，裂幕折柱，寒气切骨。上露立祈请，仰天自誓曰：“某身有过，请即降罚，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应时风止，天地清晏。及升坛，休气四塞；登封，飘若天外；及禅社首，五色□见，日重轮。

又曰：开元十三年，登封太山。上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贺知章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祈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故外人莫知之。”上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寮。”其词曰：“有唐天子臣某，敢诏告於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定。上帝眷佑，锡臣忠武；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祇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谢成於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风俗通》曰：封禅必於岱宗者，长万物之始，阴阳交代，云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惟太山乎。封禅之制，立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夷八蛮，咸贡其职也。

《白虎通》曰：封禅，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教告之义也。始受命之时，改制应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万物之所交代之处也。必於其一何？因高告，顺其类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甫之基，广厚也；刻石记号者，著己之功迹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报地。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银绳。或曰：石泥金绳，封以印玺。故孔子曰：升太山，观易姓而王，可得而数者七十馀君。

《风俗通》曰：封太山，禅梁父，说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寿修短。武帝探得十八，倒读曰八十，其後果用考长。

桓谭《新论》曰：太山之上有刻石，凡千八百馀处，而可识知者七十有二。

袁淮《正论》曰：封禅之言，惟《周官》有三大封之文。齐桓公欲封禅，闻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诸侯之所为也。是以学者疑焉。後秦一主，汉二君，修封禅之事。其制为封土方丈馀，崇於太山之上，皆不见於经。秦汉之事未可专。管仲云：禹禅会稽，告天则同，祭地不得异也。会稽而可禅，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阳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处天地之中，而告於嵩高可也，奚必於太山？

王婴《古今通论》曰：太山上为天门值户，户为明堂，圣帝受天官之宫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则告成於天，登封太山，刻石纪号。

张华《封禅议》曰：臣闻肇自生民，则有后辟载祀之数，莫之能纪。立德济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扬晖仁风，以登封太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谥号可知者十有四也。
晋《太康地记》曰：奉高者以事五岳，帝王禅代之处也。故有明堂在县西南四里。汉武立太坛於东山以祭天，示增高也。
《南史》曰：齐高帝幸华林晏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瑟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王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卷五百三十七　礼仪部十六
巡狩
《易□观卦》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也。
《尚书□舜典》曰：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柴，（积柴以燎。）望秩於山川，（秩者，为其秩次之奈也。）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协，和。）同律度量衡。（同，齐同也。）修五礼、五玉、（五等诸侯瑞圭璧也。）三帛、（玄、、黄。）二牲、（羊、雁。）一死（雉也。）贽，如五器，卒乃复。（五器，上五玉，礼终则还之。三帛以下不还。）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岳，如岱礼。（南岳，衡山。）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如初礼。（西岳，华山。）十有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如初礼。（朔，北方。北岳，恒山。）归，格於艺，祖用特。（艺，称也。）
《尚书大传》曰：元祀巡狩四岳、八伯，坛四奥，沉四海，封十有二山，肇十有二州。
《毛诗□清庙》曰：《时迈》，巡狩告祭柴望也。（巡狩告祭者，天子巡行郡国，至方岳之下而封禅也。）
又曰：《般》，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於皇时周，陟其高山。堕山乔岳，允犹翕河。（高山，四岳。翕，合也。笺云：合者，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祭者合为一。）
《周礼下□夏官》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王将巡狩则戒于四方。
《大戴礼》曰：十有二岁，天子巡狩。是故诸侯上不敢侵凌，下不敢暴小民。
《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於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叛，叛者君讨。有功德於民者加地进律。
又《祭仪》曰：天子巡狩，诸侯待於境。天子先见百年者，（问其国君，以百年者所在而见。）八十九十者、东行西行者弗敢过。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弗敢过者，谓道经则见之。）
《礼记逸礼》曰：王者必制巡狩之礼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所以至四岳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兴□致雨也。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为天循行牧民也。
《礼记外传》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载一巡狩，（五年再闰。）周制十二年一巡狩，（岁星一周。）皆在仲月，以至岳下，（仲者，中也，正也。）燔柴告天。（此因事而告至也。天下广大，四方幽隐，南面之君多行威福，忧民之至，故问之。）巡狩之年，四方诸侯先会岳之下以俟见。（岳有汤沐之邑，助祭泰山，先斋戒以见天子。）考其制度以齐同，（书同文，车同轨，合其章律甲子。）有善恶以黜陟之。
《左传□庄公》曰：天子非展义不巡狩。注云：天子巡狩，所以宣布德义。
又《僖下》曰：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汉书》曰：人有告韩信反。陈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伪游□梦也。”
又《武纪》曰：朕郊见上帝，巡於北边，见群鹤留止，不以罗网，靡所获献荐於大，（如淳曰：是时春也，非用罗网时，故无所获。）光景并见。
又曰：元封五年，南巡狩，至於盛唐，（注：如淳曰：“县名。在南郡也。”）望虞舜於九嶷。（应劭曰：舜葬苍梧。九疑，山名。今在零陵营道也。）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县名。属庐江也。）作《盛唐枞阳之歌》。
又曰：宣帝尊孝武庙为世宗，行巡狩，郡国皆立庙。
又《食货志》曰：天子始出巡郡国，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巡至，不辩，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或曰：逾，度也。卒，仓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於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
《後汉书》曰：光武建武十八年二月，西巡狩，幸长安。三月，祠高庙，遂有事十一陵。历冯翊界，进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车驾还宫。
又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丙辰，东巡狩。乙丑，帝耕于定陶，使使者祠唐尧于咸阳灵台。辛未，幸大山，柴告岱宗。有黄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东北，过於宫屋，翱翔升降。进幸奉高。
又曰：章帝巡幸，诏曰：“惟巡狩之制，以宣声教，考同遐迩，解释怨结。”
又《和纪》曰：冬十月戊申，幸章陵，祠旧宅。癸丑，祠园庙，会宗室於宅，劳赐作乐。
《宋书□礼志》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礼，布在方策。至秦汉巡幸，或以厌望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祥，或以希神仙之应，烦扰之役，多非旧典。惟後汉诸帝，颇有古礼焉。魏文帝值三分初创，方隅事多，皇舆亟动，略无宁岁，盖应时之务，又非旧章也。明帝凡三东巡，所过存问高年，恤人疾苦，或赐帛，有古巡幸之风焉。齐王正始元年巡洛阳县，赐高年力田各有差。

又曰：元嘉四年二月，太祖东巡，至丹徒，告覲园陵。三月幸丹徒离宫，升京城北顾，飨父老旧勋於丹徒行宫，加赐衣裳各有差。蠲丹徒县其年租赋。

《宋书》：文帝行幸丹徒诏：吾生在此城，及卢循肆乱，害流兹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实同休戚。复以蒙弱，猥预艰难，情义缱绻，夷险备经，遗踪旧物，犹存心目。岁月不居，逝逾三纪，时人故老，与运迁落，眷惟既往，倍深感叹。

《越绝书》曰：禹巡狩大越，见耆老，纳诗书，审铨衡，平斗斛。

《孟子》曰：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预，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也。

又曰：晏子对齐景公曰：“天子适诸侯曰巡狩，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也。”

《孔丛子》曰：古者天子将巡狩，必造於祖祢，命告群祀及社稷，畿内名山大川，七日而遍。亲告用牲，史用币。

蔡邕《独断》曰：上巡狩，校猎还，公卿已下陈洛阳亭前街。上乘舆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东，公卿亲识颜色，然後还宫。

郦善长注《水经》曰：光武之征秦丰，幸旧邑，置酒极欢。张平子以为真人南巡观旧里焉。

《三齐略》曰：尧山在广固城西七里，尧巡狩所登，遂以为名。山顶立祠，祠边有柏树，枯而复生，不知几代树也。又石上有尧迹，于今犹存。

《风俗通》曰：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故必自亲行之，循功考德，黜陟幽明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收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有不得所者，故必自亲行之，谦敬重民之至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也。

《黄帝太一密推》曰：师旷曰：“先知巡狩之年，当视太一与天目在四维之岁，法为巡狩。若不出，则遣使者按行风俗。太一虽在四维，不出也。即出，知巡狩何方，以人主所在处之。”

班固《东巡颂》曰：事大而瑞盛，诚非一小臣所任颂述。不胜狂简之情，谨上《岱宗颂》一篇。

班固《南巡颂》曰：是时圣上运天官之法驾，冯列宿而赞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る《东巡颂》曰：登天灵之威辂，驾太一之象车；躬东作之上务，始八政於南行。
崔る《南巡颂》曰：建初九年，秋始登。犹斯嘉时，举先王之大礼，假於章陵。遂南巡楚路，临江川以望衡山，顾九疑，叹虞舜之风。是时庶绩咸熙，罔可黜陟。
崔る《西巡颂》曰：惟永平三年八月己丑，行幸河东。志曰：君举必书。是故工歌其诗，史历春秋。若夫声管不发，雅颂罔记。
崔る《北巡颂》曰：元和三年正月，上既毕郊祠之事，乃东巡。出於河内，经青、兖之郊，回冀州。遂礼北岳。圣泽流浹，黎元被德，嘉瑞并集，乃作颂曰……
张衡《巡狩颂》曰：初吉，帝将狩於岱岳，展谊省方，观风设教。丙寅，ㄱ率群宾，备法驾，以祖於东门。乙酉，观礼於鲁，而休齐焉。己丑，届於灵宫，是日有凤双集於台。
马融《东巡颂》曰：敷六典，经八成。燮和万殊，总领神明，类乎上帝，柴乎三辰，祠乎六宗，祗燎乎群神。
籍田
《毛诗□闵予□载芟》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周礼□天官上□甸师》曰：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供粢盛。
又《天官下□内宰》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生种之种，而献之於王。（郑玄曰：古者使后藏种，以佑王耕事，共郊也。郑司农曰先种後熟谓之童，后种先熟谓之。）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於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乃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
又《祭义》曰：昔天子为籍田千亩，冕而朱，躬秉耒耜；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公。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又《祭义》曰：耕籍，所以教诸侯之养也。
又《祭统》曰：天子亲耕於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蚕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身致其诚信而已矣。
又《表记》曰：天子亲耕，粢盛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於天子。注言无事而居位食禄，是不义而富且贵。
《礼记外传》曰：籍者，借也。天子耕千亩，但三推，发耒，三{代土}而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借民力治之。所耕之藏於神仓，以供事天地、宗庙、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所以劝下民也。）以建寅之月而郊，（北郊，即祈谷之祭。）郊而後耕。郊用辛日，（择吉日。）而耕用亥日。享先农而後籍田。

《国语》曰：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是故稷为大官。古者太史顺时土，土气震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阳气俱蒸，土膏其动。”稷以告王，王即斋宫，百官御事，王耕一发。

《汉文》文帝诏曰：“夫农，天下之本也。其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又曰：昭帝始元元年，上耕於钩盾弄田。（应劭曰：昭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钩盾官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正月始耕，有司请行事讫，就耕位，天子、诸侯、百官以次耕。

《晋书□礼志》曰：武帝末，有司奏：“古诸侯耕籍百亩，躬执耒耜，以奉社稷宗庙，劝率农功。今诸王临国，宜依之。”竟不施行。

又《江彪传》曰：哀帝即位，欲躬自籍田。彪以礼废日久，仪注不存，中兴以来所不行，宜停之。

《宋书□礼志》曰：亲耕籍，晋武帝太始四年，诏曰：“夫民之大事在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代以来，耕籍於数久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里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帅天下。”

又曰：元嘉二十一年，太祖将亲耕，而其仪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乃下诏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古者从时脉土以训农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何可量处千亩。考上元辰，朕当亲率百辟，致礼郊甸，庶几诚素奖被斯民。”

又曰：籍田：皇帝冠通天冠，朱青介帻，衣青纱袷。侍中陪乘，奉车即秉辔。

又曰：车驾至籍田，侍中跪奏：“降车临坛。”大司农跪奏：“先农已享，请皇帝亲耕。”太史令赞曰：“皇帝亲耕，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王公、五等开国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属耕竟亩，洒种即。

《齐书□礼志》曰：永明三年，有司奏：来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农，即日舆驾亲耕。宋元嘉、大明以来，并用立春後亥日。尚书令王俭以为亥日籍田，经记无文。太学博士刘蔓议：《礼》，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又择元辰躬耕帝籍。卢植说礼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郊天，阳也，故以日；籍田，阴也，故以辰。阴礼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记》称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说，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农，又其义也。

《隋书□礼志》曰：北齐籍於帝城东南千亩。每岁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太牢祠先农神农氏於坛上，无配飨。祭讫亲耕。

《唐书》曰：贞观三年春，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初，晋氏南迁，後魏来自□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於是秘书郎岑文本献《籍田颂》以美之。

又曰：乾元中，耕籍田，至於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於朴素，岂贵文饰乎？”乃命彻之。

又曰：仪凤二年春，上亲耕籍田於东郊。礼毕，作《籍田赋》以示群臣。

又曰：开元二十二年正月，上亲耕於洛阳东门外。诸儒奏议，“以为古者耦耕，以一拨为推；今用牛耕，宜以一步为一推。及亲籍，太常告“三推礼毕”。上曰：“朕忧人知勤劳俯同。”九推而止。自是公卿已下，皆过於古。

《五经要义》曰：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常孟春启蛰即郊之後，身率公卿大夫而亲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说文》曰：帝籍千亩者，使民如借，故谓之籍。从耒，昔声。

应劭《汉官仪》曰：天子东耕之日，率三公、九卿，戴青帻冠，青衣，载青旗，驾苍龙，往出种堂，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天子耕於坛，举耒三。

应劭《汉官仪》曰：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啬夫下种。凡称籍田为千亩，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东耕，亦曰亲耕，亦曰王籍。

《六典》曰：凡籍田所收九，纳於神仓，以供粢盛、五齐、三酒之用。若有馀及穰槁，供饲牺牲焉。

又曰：两汉及魏晋并有其礼。过江，草创未暇，至宋始有也。黄琼上书曰：“先农之礼，所宜躬亲，以迎春和，以致时雨。”

《论衡》曰：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锄。或立土牛，象人土中，未必而耕也。从气应时，示率下也。

《东京赋》曰：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亩。

缪袭《许昌宫赋》曰：太和六年春，上既躬耕帝籍，发趾乎千亩，以帅先万国。乃命群牧守相，述职班教，顺阳宣化，蒸黎允示，训德歌功，观事乐业。是岁甘露降，黄龙见；海外有克捷之师，方内有丰穰之庆；农有馀粟，女有馀布；遐逖来享，殊俗内附，穆乎有太平之风。

潘岳《籍田赋》曰：伊晋之四年，皇帝亲率群臣，籍於千亩之甸，礼也。於是乃使甸师清畿，野庐扫路，封人宫，掌舍设牙。青坛蔚其岳立，翠幕黯以□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结崇基之灵祉，启四涂之广阼。
任豫《籍田赋》曰：瞻望圭景，咫尺三川。缅彼帝籍，百有馀年。
曹植《籍田赋》曰：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顾而谓之曰：“营畴万亩，厥田上上；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果被园；牢农实掌，是谓公田。此寡人之封疆也。”
卷五百三十八　礼仪部十七
朝聘
《尚书□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来、卫。六年一朝会京师。）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毛诗□小雅》曰：《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幽王征会诸侯，为合义兵，征讨有罪。既往而无之，是于义事不信也。君子见其如此，知其後必见攻伐，将无救也。）“采菽采菽，筐之之。（兴也。菽所以Ｐ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则苦，豕则薇。笺云：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叶以为藿。三牲，牛、羊、豕，Ｐ以藿。王飨宾客，有牛俎乃用羹，故使采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君子谓诸侯也。笺云：赐诸侯以车马，言虽无予之，尚以为薄也。）
《周礼□天官上□宰夫》曰：宰夫之职，掌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与其陈数。
又《春官上□宗伯》曰：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此六礼者，以诸侯见王为文也。六服之内，四方以时分来，或朝春，或宗夏，或觐秋，或遇冬，名殊礼异，更递而遍。朝犹朝也，欲其来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也。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也。遇犹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时见者，无常期也。诸侯有不顺服者，王将以征讨之事，则既朝觐，王为坛於国外，合诸侯而命事焉。《春秋传》曰“有事而会，不协而盟”是也。殷犹众也。十二岁，王如不巡狩，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为王巡狩。殷见四方四时分来，终岁则遍矣。）时聘曰问，殷┻曰视。（时聘者，亦无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境外之臣，既非朝岁，不敢渎为小礼。殷┻谓一服朝之岁，以朝者少，诸侯乃使卿以大礼众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终也。）
又《秋官下□大行人》曰：大行人掌大宾之礼、大客之仪，以亲诸侯。（大宾，要服以内诸侯也。大客谓其孤卿也。）春朝诸侯而图天下之事，秋觐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陈天下之谟，冬遇以协诸侯之虑，时会以发四方之禁，殷同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见诸侯为文。）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𠂤以除邦国之慝，（此二事者，亦以王见诸侯之使来者时为文。）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赞诸侯之喜，致礿会以补诸侯之灾。（此四者，主使臣于诸侯之礼也。间问者，间岁一问诸侯，谓存省之属也。诸侯之志者，言语谕书名其类也，交或往或来者也。赞，助也。致礿会，凶礼之吊礼礿会礼也。补诸侯灾者，若春秋澶渊之会，谋归宋财。）凡大国之孤，执皮帛以继小国之君。凡诸侯之卿，其礼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贵宝为贽。（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藩服也。）凡诸侯之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聘曰问。殷，中也。久无事，语褸殷朝者，及而相聘也。）

《仪礼□觐礼》曰：诸侯觐天子，为宫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於宫，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旗而立。

《礼记□曲礼》曰：天子当依而立，诸侯北面而见天子曰觐。天子当宁而立，诸公东面，诸侯西面曰朝。（诸侯春见曰朝，受挚于朝，受享于庙，生气文也。秋见曰觐，一受之于庙，杀气质也。朝者，位于内朝而序进。觐者，位于庙门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时，齐侯言鲁昭公以遇礼相见，取易略也。觐礼今存朝野，宗遇礼今亡。）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於地曰会。诸侯使大夫问於诸侯曰聘。

又《王制》曰：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岁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则君自行。）天子无事与诸侯相见曰朝。（事谓征伐。）

又《中庸》曰：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又《经解》曰：聘觐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背畔侵陵之败起矣。

又《聘义》曰：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数也。）介绍而传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质，敬之至也。故天子制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厉以礼。使者聘而误，主君弗亲飨食也，所以愧厉之也。诸侯相厉以礼，则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为正之具也。（比年小聘，所谓岁相问也。三年大聘，所谓殷相聘也。）

《左传□隐公》曰：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争长。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请於薛侯曰：“周之宗盟，异姓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与诸任齿。”乃长滕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庄公》曰：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王之覲群侯，始则行飨礼，先置醋酒，示不忘古。饮宴则以币物。宥，助也，所以助欢敬之意，言备误也。）皆赐玉五，马三匹，非礼也。（双玉为块。）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以礼假人。

又《庄公》曰：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

又《文上》曰：穆伯如齐，始聘焉，礼也。（穆伯，公孙敖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践犹履行。）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

又《宣公上》曰：晋灵公不君。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矣。”触槐而死。

又《宣公》曰：孟献子曰：“臣闻小国之免於大国也，聘而献物，於是乎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嘉货。”（献其理国，若征伐之功于牧伯。）

又《襄公》曰：晋侯使韩宣子聘於周，王使请事。对曰：“晋士起将归时事於旅，无他事矣。”王闻之，曰：“韩氏其昌阜於晋乎！辞不失旧。”

又曰：襄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召郑使朝。）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於寡君，（言朝执事，谦不敢斥晋侯。）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因朝晋不见礼，生朝楚心。）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一，竞，而申礼於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乔，又从寡君以观衅於楚。晋於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迩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

又《昭二》曰：康有酆宫之朝。（酆在始平阝县东有灵台，康王于是朝诸侯。）

又《昭四》曰：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志，职也。岁聘以修其职业。）间朝以讲礼，（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义，率长幼之序。）再朝而会以示威，（六年而一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义也。凡八聘，四朝，再会，王一巡狩，盟于方岳之下。）志业於好，讲礼於等，示威於众，昭明於神。

《春秋说题辞》曰：朝者，不占而到。诸侯秉政，尊卑有序。各来朝，讲文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礼让，天下法制，四方受度。会者，所以兴德明义，考遗废於天下。
《史记》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郊迎与抗礼者。
《汉书口武纪》曰：元年春正月，朝诸侯王於甘泉宫。
又曰：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春，呼韩邪单于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宠以殊礼，位诸侯王上。赞谒称藩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使有司导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坡，诏单于毋谒，诸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
《後汉书》曰：窦融将朝，会於高平，先遣从事问会见仪。适是时，军旅代兴，诸将与三公交错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语。帝闻融先问礼仪，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会，引见融等，待以殊礼。
《孟子》曰：诸侯朝天子曰述职。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
《白虎通》曰：所以制朝聘之礼何？所以尊君父，重孝道也。夫臣之制君，犹子之事父。欲同臣子之恩，一统尊君，故必朝聘也。谓之聘何？聘者，问也。谓之朝何？朝者，见也。因用朝时见，故谓之朝。
又曰：言诸侯时朝於天子。朝用何月？皆以夏之孟四月。因留助祭。朝礼奈何？诸侯将至京师，使人通会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五十里之郊矣。
又曰：诸侯以月旦告朔於庙者，缘生以事死。故国君月朔朝宗庙，存神，受政。
又曰：诸侯来朝，天子亲与之合瑞信者，正君臣，重法度也。
《五经异义》曰：古春秋王氏说：闰以正时，时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弃时正则不知其所行，故闰月不以朝者。诸侯岁遣大夫之京师，受十二月之政，还藏於太庙。月旦朝庙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日当行某政。”至於闰月，从残馀分之月，无政，故不以朝。经书“闰月犹朝之者”是也。
挚虞《决疑要注》曰：汉制：正会於建始殿；晋制：大会於太极殿，小会於东堂。其会则五时朝服，庭设金石、虎贲、旄头、文衣、绣尾。
《广州记》曰：尉他所都处筑高台，以朝汉室。圆基千步，直峭百丈，螺道登进顶上，朔望拜。号为朝台。
左思《吴都赋》曰：昔夏后氏朝群臣於兹土，而执玉帛者万国。盖先王之高会，四方之轨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三十九　礼仪部十八

宴会

《毛诗》曰：《鹿鸣》，宴群臣嘉宾也。

又《鹿鸣□常棣》曰：宴兄弟也。

又《嘉鱼》曰：《湛露》，天子宴诸侯也。

又《伐木》曰：《伐木》，宴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掌飨宴之礼，亲四方之宾客。

《礼记》曰：诸侯宴礼之义，俎豆、牲体、荐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贵贱也。

《左传□文上》曰：鲁文公四年，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问，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於王，王宴之，於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若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於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弓十，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岂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又《宣公》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

又《成公》曰：卫侯飨苦成叔，宁武子相。苦成叔傲。宁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为飨食也，以观威仪，省祸福也。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

又《昭二》曰：楚灵王享昭公於新台，好以大屈。（宴好好赐也。大屈，弓名也。）既而悔之。

又《昭公》曰：穆有涂山之会。（周穆王会诸侯于涂山，在寿春东北。）

《汉书》曰：高祖击英布还，过沛，置酒，悉召故人、父老，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自击筑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四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自起舞，慷慨伤怀，泣下数行。谓父老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後，吾魂魄犹思乐沛也。"与沛父老诸母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

《晋书□礼志》曰：汉建安中，将正会，而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朝士疑会否，共谘尚书令荀。时广平计吏刘邵在坐，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者五，日蚀在一。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或者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及众人咸善而从之，遂朝会如旧，亦不蚀。

《魏书》曰：文帝为魏王，南征，次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自娱乐，伎列百戏。

《魏志》曰：黄初元年，郭淮奉使贺文帝践祚，而道路疾病，故计远近为稽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群臣在会，帝正色责之曰：“昔禹会诸侯涂山，防风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庆，而最迟留，何也？”对曰：“臣闻五帝先教，导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免於防风之诛。”帝悦之。

《晋书口礼志》曰：汉仪有正会礼。正旦，夜漏未尽七刻，锺鸣，受贺。公侯以下执贽来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称万岁。然後作乐宴飨。魏武帝都邺，正会文昌殿，用汉仪，又设百华灯。晋氏受命，武帝更定元会仪，《咸宁注》是也。

《晋起居注》曰：太常张华上书，按旧事拜公建始殿，因以小会。盖所以崇宰辅也。

《宋书口礼志》曰：正旦元会，设白虎樽於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则发此樽饮酒。

《东宫旧事》曰：正会仪：太子着远游冠、绛纱袍，登舆至承华门前，设位拜二傅；二傅交拜。礼毕，不复登车。太傅、（训导在前。）少傅、（训顺在后。）太子入崇贤门。乐作，太子登殿，西向坐。

《世说》曰：孝武在西堂会，伏韬预坐。还，下车，使呼其儿，语之曰：“天子百人高会，临坐未得他语，先问伏韬何在，在不？此故未易为人。作父如此，何如？”

挚虞《决疑要注》曰：宴之与会，威仪不同也。会则随五时朝服，庭设金石，悬虎贲，着旄头，文衣、尾以列陛。宴则服常服，设丝竹之乐，惟宿卫者列伏。大会于太极殿，小会於东堂。

《世说》曰：过江诸人，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流泪。惟丞相愀然作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而泣也？”

傅玄《元会赋》曰：考夏后之遗训，综殷周之典艺，采秦汉之旧仪，定元正之嘉会。

潘岳《闲居赋》曰：席长筵，列孙子，柳垂阴，车结轨。陆レ紫房，水挂鲤。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儿童稚齿。称万寿以献觞，咸一惧而一喜。寿觞举，慈颜和。浮杯乐饮，丝竹骈罗；顿足起舞，音高歌。人生安乐，孰知其他。

《古诗》曰：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飨，新声妙入神。

《古艳诗》曰：今日乐上乐相从，天公出美酒，河伯出鲤鱼。青龙前铺席，白虎持壶。南斗工鼓琴，北斗吹笙竽。

曹植《侍太子坐》诗曰：白日耀青天，微雨静飞尘。寒水辟炎暑，凉风飘我身。清醴盈金觞，肴馔纵横陈。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机巧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神。
曹植《与丁□诗》曰：嘉宾填城阙，丰膳出中厨。吾於二三子，曲宴此城隅。秦箏发西气，齐瑟扬东讴。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馀。
陆机《皇太子请宴诗序》曰：感圣恩之罔极，退而赋此诗也。
上寿
《毛诗□大雅□江汉》曰：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左传□哀公》：宴於五梧，武伯为祝。（祝，上寿酒也。）
《汉书》曰：高祖与项羽鸿门会，项庄入为寿。（进爵於尊者，献无疆之寿也。）
《史记》曰：武帝王太后在民间时所生一女者，父为金王孙。王已死，韩王孙（名嫣。）乘间而言曰："太后有女在长陵。"武帝曰："何不早言！"武帝乃自往迎取。乘舆至金氏门外，使骑围其宅，女亡匿内中床下。扶持出，诏副车载之驰还，入长乐宫。太后曰："帝何从来？"帝曰："今者至长陵，得臣姊，与俱来。"帝奉酒前为寿，赐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奉姊。太后谢曰："为帝费。"
《汉书□卫青传》曰：时王夫人方幸於上。宁乘说青曰："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夫人亲寿。"青以五百金为寿。上闻，问青，以实对。上乃拜宁乘为东海都尉。
又曰：倪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登明堂。宽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寿。制曰："敬举君之觞。"
又曰：隆虑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虑主病困，以金千斤、钱十万为昭平君豫赎死罪，上许之。隆虑主卒，昭平君日骄，醉杀主傅，系狱。廷尉上请，上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因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秦其可。哀不能自止，左右尽悲。东方朔前上寿曰："臣闻圣王为政，赏不避仇雠，诛不择骨肉。《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难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觞昧死再拜，上万岁寿。"上乃起，入省中，久时召让。朔免冠顿首曰："臣闻乐大甚则阳溢，哀大甚则阴顿。阳变则心气动，心气动则精神散而邪气入。销忧者莫若酒。臣朔以上寿者，明陛下正而不阿，思以止哀也。"
《後汉书□班超传》曰：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
《东观汉记》曰：吴良，济郡人。为郡议曹掾。正旦，史入贺太守。门下掾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前言曰：“齐郡败乱，遭离盗贼，人民饥饿，不闻鸡鸣狗吠之音。明府视事五年，五丰熟，家给人足。今日岁首，请上雅寿。”掾吏皆称万岁。良跪曰：“门下掾佞讠 舀，明府勿受其觞。盗贼未尽，人民困乏，良曹掾尚无绔。”望曰：“议曹随窳，自无绔，宁足不为家给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也。”遂不举觞。赐鳆鱼百枚，署功曹。

《後汉书》曰：窦后定策立灵帝。帝以太后有援立之功，率群臣朝於南朝，亲馈上寿也。

《魏书》曰：文帝为魏王，南征，次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云：‘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土。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上寿，日久而罢。

《晋书口礼志》曰：元正上寿，谒者引王诣樽酌寿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坐前。王还，王自酌，置位前。谒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觞再拜上千万岁。”四箱乐作，百官再拜已，饮，又再拜。

《唐书》曰：元和十四年，齐鲁初平，宴文武百寮。裴度举觞献寿，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并日月，神武独断，寇逆削平，锡宴群臣。当兹令节，臣备位台司，幸逢昌运，愿与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万岁寿。”上执酒为饮之。

《管子》曰：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盍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在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於鲁也，使宁戚毋忘其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不危也。”

燕丹子曰：太子置酒请荆轲。酒酣，太子起为寿。

贽

《尚书》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三帛，诸侯世子执，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二牲，卿执羔，大夫执雁。一死，士执雉。玉帛，生死所为以贽以见之。）

《仪礼》曰：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居；下大夫相见以雁，饰之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上大夫相见以羔，饰之以布，四维之结於面，左头如ば，执之如士相见之礼。

《周礼口春官上口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璧，男执蒲璧。（郑玄注曰：镇，安也。盖以四镇之山为琢饰，圭长一尺二寸。公，二王后及王之上公。双植谓之桓。桓，公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当为身。身圭、躬圭，盖皆象以人形，为彖饰文，皆长七寸。谷，所以养人。蒲为席，所以安人。二玉或以谷为饰，或以蒲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彖饰，璧皆径五寸。不执者，未成国也。）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执之言致也，所执以自致。）孤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皮帛，束帛也。表以皮为之饰，虎豹皮也。帛如今璧色缯也。羔，小羊，取其群而不失其类也。雁，取其候时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节。鹜取其不飞迁。鸡取其守时而动。）

《礼记□曲礼下》曰：凡贽，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贽匹，童子委贽而退，（贽之言至也。天子无客礼以鬯为贽者，所以惟用告神为至也。童子委贽而退，不与成人为礼也。说者以匹为鹜也。）野外军中无贽，以缨拾矢可也。（非为礼之处，用时物相礼而已。缨，马{般系}缨也。拾谓射。）妇人之贽，贝、榛、脯、、枣、栗。

《春秋□庄公》曰：哀姜至，公使宗妇觌，用币，非礼也。御孙曰：“男贽，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执玉，诸侯、世子、附庸、孤卿执帛。）小者禽鸟，（卿执羔，大夫执雁，士执雉。）以章物也。（章所执之物别贵贱。）女贽，不过榛、栗、枣、，以告虔也。”（榛小，栗、修、脯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又《定公下》曰：公会晋师於耳。范献子执羔，赵简子、中行文子皆执雁。鲁於是乎始尚羔。（礼：卿执羔，大夫执雁。鲁则同之。今始知执羔之尊也。）

《梁传□庄公》曰：大夫宗妇觌，用币。（宗妇，同宗大夫之妇。）觌，见也。礼：大夫不见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妇道，故列数之也。男子之一贽，羔、雁、雉、居；（贽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从群，帅而不党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时，飞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居，取其耿介，交有时，别有伦也。居，腊也。雉必用死，为其不可生膳也。夏用居，备腐臭也。）妇人之贽，枣、栗、、。（枣，取其早自矜庄。栗，取其敬栗。取断断自修整。）用币，非礼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国体也，（国体谓为君股肱。）而行妇道，恶之，故谨而日之也。

《公羊传□庄公》曰：戊寅，大夫宗妇觌用币。宗妇者何？大夫之妻也。觌者何？见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不宜用币为贽也。）见用币，非礼也。（以文在觌下，不使赍见，知非礼也。）然则曷用？枣栗云乎？云乎？

《礼记外传》曰：王者朝臣，诸侯之朝臣，非南面之尊，地不成国，德不比玉，故不执玉。孤卿执皮帛。（虎豹之皮与束帛。天子之孤卿，少师、少傅、少保。）卿执羔，（天子六卿，即诸侯之上大夫，羔取其不乱群。）大夫执雁，（雁飞有行列。）士执雉。雉性刚，有死节。夏执乾雉，馀三时皆执死雉。工商执鸡，（鸡司而鸣。）庶人执鹜。（鹜，家鸭，不远飞，庶人不出乡。）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会之事，则执皮帛，继子男之下。妇人初见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姑，执榛、栗、枣、。（脯枣进于姑，榛栗进于舅也。）执贽币相见，相敬也。

《白虎通》曰：臣见君，有贽者何？贽者，质已之诚。王者缘臣子心，以为之制，差有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为质。玉者，取其燥不轻，湿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为贽。羔者，取其群而不党。卿职在尽忠，率下不党。大夫以雁为贽者，取其飞成行列。大夫职在奉命适四方，动作当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为贽。雉者，取不可诱之以食，胁之以威，必死不可畜。士行耿介守节也。

又曰：公执玉，取其畅达也。卿执羔，取其跪乳有礼也。《书》曰：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贽。

又曰：至正月朔日，乃执贽而朝贺。正月何？岁竟气改，兴新长相保，重本正始也。群臣贽贺，其君父之。

《五经异义》曰：谨按《周礼》说五玉贽，自孤卿以下执禽，尊卑有差也。礼不下庶人，工商又无朝仪，五经无朝义，五经无说庶人、工商有贽。

《穆天子传》曰：天子宾於西王母，乃执白玄璧以见西王母，（执贽致敬。）献锦组百纯。

《说苑》曰：鹜无他心，故庶人以为贽也。

卷五百四十　礼仪部十九

冠

《仪礼》曰：士冠礼：筮於庙门，（郑玄注云：筮者告於庙，重成人之礼。）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即位於门东西面。筮人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书卦，执以示主人。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筮宾，筮其可使冠子者。）乃宿宾，宾许。厥明夕为期，於庙门之外，主人立於门东，兄弟在其南。摈者请期。宰告曰：质明行事。夙兴，设洗，陈服於房中西墉下。爵弁，服裳、纯衣、缁带、。皮弁，服素积、缁带、素。玄端，玄裳，黄裳，杂裳。缁带爵。缁布冠。主人立於阼阶下，兄弟立於洗东。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幺 丽笄栉于筵南端。彻皮弁冠栉筵，入于房。筵於户西南面。冠者就筵西拜受觯。冠者奠觯於荐东，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於母。（时母在闱门之内，妇人入庙由闱门。）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宾降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冠者立於西阶东南面。宾字之，冠者对。宾出，主人送於庙门外。请醴宾就次。（此醴当作礼。礼宾者，谢其自勤劳。）冠者见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入见姑姊如见母。（如见母者，亦北面，姑姊不拜也。不见妹，妹卑也。）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奠贽见於君，遂以贽见于乡大夫乡先生。若孤子，则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兄戒宿；若庶子，则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无疆，受天之庆。”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寿考不忘。”醮辞曰：“旨酒既清，嘉荐时。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𣏌，嘉荐伊脯。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笾豆有楚。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

《大戴礼口逸礼》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师传，则有司过之；史有亏膳之宰，太子有过，史必书之。

《礼记口郊特牲》曰：始冠，缁布之冠也。大吉冠布，齐则缁之。嫡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无大夫冠礼，而有其婚礼。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言下初以上。诸侯虽有幼而即位者，犹以士礼冠，五十而爵命。）

又曰：始冠缁布，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本古耳，非时王之法服也。）

又曰：曾子问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冠者，宾及赞者。）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扫，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内丧，同门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废者，丧成服，因丧而冠。）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废吉礼，而因丧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庙，归设奠，服赐服，於斯乎有冠醮，无冠醴。（酒为醮。冠礼醴重而醮轻。此服赐服，酌用酒，尊赐也。不醴，明不为改冠。改冠当醴之。）父没而冠，则已冠，扫地而祭於祢，已祭而见伯父、叔父，而後飨冠者。”（飨谓之礼。）

又《冠义》曰：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言服未备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国以礼为本。）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阼谓主人之北也。适子冠於阼，若不醴，则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户西为客位，庶子冠於房中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缁布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
又曰：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庙。行之於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礼也。宗伯掌五礼，有吉礼，有凶礼，有宾礼，有军礼，有嘉礼。而冠属嘉礼。《周礼》曰：以婚冠之礼亲成男女也。）
《左传□襄公》曰：晋侯以公宴於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冠，成人之服，故冠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享之礼行之，（谓鬯酒也。享，祭先君。）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於成公之庙，假锺磬焉，礼也。
《家语》曰：邾隐公既即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问礼於孔子。孔子曰：“其礼如世子之礼。”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长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虽幼而即位，则尊为人君。尊为人君，治为成人之事者也，何冠之有？”懿子曰：“然。然则诸侯之冠，异天子与？”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丧，是亦冠也，与人君无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礼乎？”孔子曰：“诸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末造也。有自来矣，今无讥焉。”
又曰：成王年十有二而嗣立。明年六月，冠成王而朝于祖庙，以见诸侯。周公命祝雍作颂，曰：“祝王辞达，而勿多也。”祝雍辞曰：“使王近於民，远於年，嗇於时，惠於财，亲贤而任能。”其颂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乃心衮职。钦若昊王，六合是式，率尔祖考，无极。”
《国语》曰：赵文子冠，（谓以士礼始冠也。）见韩献子。献子曰：“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进不善蔑由至矣。（蔑，无也。）始与不善进，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室。粪除而已，又何加焉？”（粪除，喻自洁。）
《汉书》曰：惠帝元年，冠，赦天下，除挟书律。
又曰：宣帝五凤元年，皇太子冠。太后赐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者。
《续汉书》曰：安帝、灵帝加元服，并大赦，赐公卿金帛。
《东观汉记》曰：马防子钜为常从小侯。六年正月，齐宫中。上欲冠钜，夜拜为黄门郎，御章台下殿，陈鼎俎，自临冠之。
《晋书□礼志》曰：江左诸帝将冠，金石宿设，百僚陪位。豫於殿上铺大床，御府令奉冕帻簪导衮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帻，太保加冕。太尉跪读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职。钦若昊天，六合是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尊祖考，永永无极。眉寿惟祺，介兹景福。”
谯周《丧服图》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礼之则从成人，不为殇。
《礼论》曰：王彪之以为礼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
又《礼》：夏冠用葛屬，冬冠用皮屬，明无定时也。
後汉应亨《赠四王冠诗》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并冠，故贻之诗。曰：济济四令弟，妙年践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虽无兕觥爵，杯醮传旨酒。
後汉黄香《天子冠颂》曰：以三载之孟春，建寅月之上旬，皇帝将加玄冕。简甲子之元辰，厥日王於太，厥时叶於百神。既臻庙而成礼，乃回令而反宫。正朝以享宴，撞太蔟之庭锺。祚蕃屏而鼎辅，暨夷裔之君王。咸进酌于金，献万年之玉觞。
萧子范《冠子箴》曰：是月惟令，敬择良辰，式遵士典，谘筮於宾。嘉宾受锡，醮酒方陈。礼庄尔质，德成尔身。
梁沈约《冠子祝文》曰：蠲兹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学，童心自化。行之则至，无谓道败。敦以秋实，食以春华。无耻下问，乃致高车。子孙千亿，广树厥家。
婚姻上
《易□归妹□九四》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夫以不正无应而适人也。必须彼道穷尽，无所与交，然後乃可以往。故愆期迟归，以待时也。）
又《咸卦》曰：咸，亨，利贞，取女吉。（山泽以气通，男女以礼感，男女初嫁之象，所以为礼。）《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万物感阳气而生，民感圣人之化而和。悖政感天而生。）
《毛诗□鹊巢□何彼矣》曰：《何彼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於诸侯，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
又《国风》曰：《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於新婚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亻黾亻免同心，不宜有怒。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又曰：《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婚姻不得其时焉。（不得其时，谓不及中春之月。）
又曰：《东门之杨》，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东门之杨，其叶。（兴也。然盛貌，言男女失时不逮秋冬。笺云：杨叶，三月中也。兴者，言时晚也。失仲春之月。）婚以为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笺云：亲迎之礼以婚时，女留他色，不肯时行，乃至大星煌煌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婚，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育，生长也。）
又《小雅》曰：《我行其野》，刺宣王也。（刺其不正嫁娶之数而有荒政，多淫婚之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尔居。（樗，恶木也。笺云：樗之蔽取芾始生。谓仲春之时，嫁娶之月，妇之父、婿之父相谓婚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岂其无礼来乎？责之也。）我行其野，言采其遂。婚姻之故，言就尔宿。
又《文王□大明》曰：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於周，曰嫔於京。（挚国，任姓也。挚国之中女也。王季，大任之子、文王父也。大任从殷商之畿内嫁为妇于周之京，配王季，共行仁义之德，同志意也。）
《大戴礼□逸礼》曰：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梯世世有行义者。是则其子孙慈悌孝爱，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皇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呜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
《仪礼》曰：记士婚礼，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诸一祢庙，辞无不腆，无辱。挚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鲜，鱼用鲋，必ゾ全。
《礼记□曲礼上》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见媒往来传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非受币，不交不亲。故书日月以告君，斋戒以告鬼神，为酒食以召乡党寮友，以厚其别也。娶妻不娶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
又《曲礼下》曰：纳女於天子曰备百姓，於国君曰备酒浆，於大夫曰备洒扫。（纳女犹致女也。）
又《曾子问》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亲骨肉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重世变也。）
又《郊特牲》曰：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币必诚，辞无不腆，（诚，信也。腆犹膳也。）告之以直信。（直，正也。二者所以杀妇正直也。）信，事人也；信妇德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亲迎，男先於女，刚柔之义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义一也。执贽以相见，敬章别也。男女别，然後父子亲；父子亲，然後义生；义生然後礼作，然後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婿亲迎授绥，亲之也。亲之也者，敬之也。敬而亲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又《杂记下》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纳币谓婚礼纳征也。十个为束，贵成数也。两者合其卷是谓五两。八尺曰寻，则每卷二束也。合之谓四十尺，谓之，由匹偶之云也。）
又《祭统》曰：国君娶夫人之辞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又《经解》曰：婚姻之礼废，则夫妻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
又《哀公问》曰：哀公问於孔子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大婚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公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已犹大也。怪亲迎乃服祭服也。）对曰：“合二姓之好，以继先圣之後，以为天地、宗庙、社稷之主，君何谓已重乎？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君何谓已重焉！”
又《婚义》曰：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致礼币为征信也。）请期，（求请迎之吉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婚礼也。父亲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丞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婿执雁而入，揖让，升，再拜奠雁。盖亲授之于父母也。
又《外传》曰：古者谓婚姻为兄弟，因成兄弟之义也。婿曰婚，以昏时往；妇曰姻。（因婿之来则从之而去。）又婿之父曰姻，妇之父曰婚。（《尔雅》：取其内外父党之新者。）婿者，阳也；妇者，阴也。日往而阴气至也。（昏时日往则月来，阳往阴来之义。）
又曰：夏殷五世之後则通婚姻。周公制礼，百世不通，所以别禽兽也。
《左传□文公上》曰：逆妇姜於齐。卿不行，非礼也。
又《成下》曰：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先君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
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婚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汝伐狄。’寡君不敢顾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
又《成下》曰：声伯之母不聘。（不聘，无媒礼。）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於齐。
又《定上》曰：楚昭王败，锺建负季芈以逃。王将嫁季芈，辞曰：“所以为女子，远丈夫也。锺建负我矣。”以妻锺建。
又《哀上》曰：刘氏范氏世为婚姻。（刘氏，周卿士。范氏，晋大夫。）
卷五百四十一　礼仪部二十
婚姻下
《论语》曰：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冶长，弟子，鲁人也。南容，南宫纟 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女子子之夫为婿。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

《国语》曰：董叔将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系援，欲自结连於大援也。）他日，董祈之於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之。（纺犹悬也。悬於庭之槐也。）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家语》曰：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娶於鲁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也。”乃求婚於颜氏。颜氏有三女，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邹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先圣之裔也。今其人身长九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又曰：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年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群生闭藏乎阴而为化育之始。圣人因时以合偶男女，穷天数也。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季秋霜降，嫁娶者始於此。）水泮而农桑起，婚礼杀於此焉。

《龙鱼图》曰：以卖马钱娶妇，令多恶病，夫妻离别。

《汉书》曰：陈平邑中有富人张负，有女孙五嫁，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丧，平家贫，侍丧，以先往後罢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後去。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张负欲以女孙与平，其子仲曰：“平贫，奈何与之女？”负曰：“固有美如陈平长贫贱者乎？”卒与女。平贫，乃假贷币以聘，与酒肉之资以内妇。

又曰：张耳，大梁人也。少时及魏公子无忌为客，尝亡命游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素知张耳，谓女曰：“必欲求贤夫，从张耳。”女听为请，决嫁之。女家厚奉给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官魏外黄令。陈馀亦大梁人，好儒术，游赵。苦陉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又曰：张放得幸成帝。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上为放供帐甲第，充以乘舆服余饰，时号为“天子娶妇，皇后嫁女”。

又曰：王闳妻父萧咸为中郎将，董贤父恭慕之，欲以贤为弟求婚。咸恐，私谓闳曰：“董公为大司马，册文云：‘允执其中。’此尧禅舜之文，长老见者，莫不心惧。此岂家子所能堪耶？”闳性有智略，闻咸言，心亦悟。乃还报谦远之意。恭不悦。

又曰：郑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

《後汉书》曰：袁术僭乱，曹操托杨彪与术婚姻，诬以欲图废置，奏收下狱，劾以大逆。孔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操曰：“杨公四代清德，海内所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操曰：“此国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杀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遂理出彪。

《魏志》曰：王褒与管彦男女各始生，许为婚。彦为西夷校尉，褒女更许人。彦弟馥问褒，褒曰：“贤兄葬父於洛阳，随母还临淄，用意如此，何婚之有？”

《魏氏春秋》曰：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而纳司空王忱女，以姓同源异故也。

又曰：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於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议其阙。太祖以矫才量，欲全之，乃下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同褒贬。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也。”

《魏志》曰：桓楷字伯绪。刘表辟为从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楷自陈已结婚他处，拒而不受也。

又曰：王粲父谦，名公之胄。何进为长史，欲与为婚。见二子，使择焉，谦不许。

《魏书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故淳、渊、仁、洪、休、尚、真等，并亲旧肺腑，贵重於时。左右勋业，咸有劳效。

《吴书》曰：陶谦字恭祖，丹阳人。县甘公出，遇之途，见其容貌，异而呼之，住车与语，甚悦之。因许妻以女。甘夫人闻之，怒曰：“妾闻陶家儿游戏无度，如何以女许之？”甘公曰：“彼有奇表，後必大成。”遂妻之。後为徐州牧。

《吴志》曰：吕范字子衡，汝南细阳人。少为县吏，有容观姿貌。邑人刘氏家富女美，范求之。母嫌，欲勿与。刘氏曰：“观吕子衡宁为久贫者耶？”遂为婚。

王隐《晋书》曰：初，后父杨骏欲以女妻郑默子预，默忌其太盛，距而不婚。

《晋书》曰：王籍之为太子文学，居叔母之丧而婚。丞相司直刘隗奏之。帝下令云：“诗称杀礼多婚，以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正今日之谓也。可一解禁止，自今後宜为其防。”

又曰：阮修字宣子。居贫，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敛钱为婚，皆名士也。时慕之者，求入钱而不得。

《宋书》曰：江湛字微渊，济阳考城人也。为义康司徒主簿。司空檀道济为子求湛妹婚，不许。义康有命，又不从。时人重其立志义者也。

吴均《齐春秋》曰：桓闳字叔通。太祖辅政，使褚渊致意，为子晃求女婚。闳不敢闻命，曰：“辞霍不婚，常所嘉揖。齐大非偶，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虽嘉其退让，而心不能欢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子显《齐书》曰：王秀之字伯奋，临沂人也。吏部尚书褚渊见秀之正洁，欲与结婚，秀之不肯。以此频为府外兵参军。

《梁书》曰：江方雅有风格。仆射徐勉权重，惟及王规与抗礼，不为之屈。勉因门客翟景为子繇求婚於，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与勉忤。

《韩子》曰：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可则也，其言多不辩，何也？”田鸠对曰：“昔者秦伯嫁女於晋公子，为之饰装，从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晋，晋人爱其妾而不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矣，未可谓善嫁女也。”

又曰：齐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养者，公问其故。对曰：“臣有子五人，家贫无以妻之，使佣未及反。”公归，以告管仲。管仲曰：“蓄积有腐弃之财，而民饥饿；宫中有怨女，而民无妃。”公曰：“善！”乃论宫中妇女而嫁之。因下令曰：“丈夫三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又曰：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返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

《淮南子》曰：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岁星十二岁而周天，天道一备，故国君十二岁而冠，冠而娶，十五而生子，重国嗣，不从古制也。

《白虎通》曰：婚姻者何？谓昏时行礼，故曰婚。妇人因去夫而成，故曰姻。

又曰：人道何以有嫁娶者？何以为情性之大者，莫大於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何？阳数奇，阴数偶。男长女幼者何？阳道舒，阴道促。男三十筋骨以坚强，任为人父；女二十肌肤充盛，任为人母。合为五十，应大衍之数，生万物也。

又曰：礼曰：女子十五许嫁，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以雁为贽。纳徵用玄，故不用雁也。纳征玄，束帛离皮。玄三法天，二法地也。阳奇阴偶，明阳道之大也。离皮者，两皮也，以为庭实。庭实，偶也。

又曰：嫁娶以春何？春，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妇之时也。”夫有恶行，妻不得去，地无去天之义。夫虽有恶，犹不可去也。故《郊特牲》记曰：壹与之醮，终身不改。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耳。天子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国广继嗣也。适九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无所不生，一娶九女，亦足承君施。九而无子，百亦无益也。

又曰：男二十五系心，女十五许嫁，感阴阳也。阳数八，阴数一。男八岁毁齿，阳气数奇，三八二十四加一而系心。阴数偶，故再成，十四加一为五，故十五许嫁。各加一者，明专一系心。所以系心者，防其淫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婚经》曰：宾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妇从房中，降自西阶。婿御妇车授绥，遣女於祢庙，重先人之遗体，不敢自专，故告祢也。父母亲戒女何？亲亲之至。父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施矜结缡，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父诫於阼阶，母诫於西阶，庶女及门内施ひ，申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宗庙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ひ。”去不辞，诫不诺，盖耻之，重去也。

《郑玄别传》曰：故尚书左丞同县张逸年十三，为县小吏。君谓之曰：“尔有赞道之质。玉虽美，须雕琢而成器。能为书生以成尔志不？”对曰：“愿之。”乃遂拔於其辈，妻以弟女。

《列女传》曰：邵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许嫁於农家，礼不备而欲迎之。女与其人言：（其人，媒氏，往求命之者。）“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轻我，违制，不可以行。”夫家讼之。女曰：“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持义，必死不往。”

又曰：鲁师春姜者，鲁师氏之母也。嫁其女，三往而三逐。春姜问故，以轻其室人也。春姜召其女而笞之曰：“夫妇人以顺从为务，贞悫为首，故妇事夫有五：平旦纟丽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氵盥馈食，则有父子之敬；报反而行，则有兄弟之道；必期必诚，则有朋友之信；寝席之交，然後有夫妇之际。”君子谓春姜曰知阴阳之顺逆也。

《楚国先贤传》曰：孙隽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焉女。时人谓桓叔元两女俱乘龙，言得婿如龙也。

《世说》曰：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裁後便责之。戎女适裴氏，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还钱，乃怿。

《世说》曰：温峤从姑刘氏，家值乱离，惟有一女。姑问峤，有求婚意。答云：“佳婿难得，但如峤比，云何？”姑答云：“丧破之馀，乞得粗相存活，便足慰吾馀年，敢希汝比。”却数日，峤报姑云：“已得婚处。门地粗可，婿身不减峤。”因下玉镜台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大笑曰：“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玉镜台是峤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也。

又曰：王文度为桓公长史。桓为儿求垣女，王许桓。蓝田既还，因言桓求婚。蓝田大怒。文度还，云：“下官家中先得婚处。”桓公曰：“吾知矣。此尊府君不肯。”

又曰：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吴人，请婚陆太尉。太尉曰：“培娄无松柏，薰莸不同器。扌元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也。”

又曰：诸葛恢大女适庾亮儿，次女适羊忱儿。亮子被苏峻害，改适江。恢儿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攸女。於时谢尚书求其小女婿。恢乃云：“羊、邓是平婚，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不能复与谢褒儿婚也。”
又曰：诸葛恢女既寡，誓不复再出。其女性甚凶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嫁之。初，绐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後。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暮来，女哭詈积日，渐久歇。江暝入宿，但在对床上。後观其意转帖，乃诈厌良久，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於是跃来就之，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耶？既尔相关，不得复不与人语。”於是默然而惭，遂为夫妻。
《圣证论》云：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毛诗》曰：“东门之杨，其叶。”毛苌《传》曰：“男女失时，不逮秋冬也。”
李固助展允婚，教曰：告文学师议曹史展允笃学贫苦，慈孝推让。年将知命，妃匹未定。闻之怆然，其闵哀之。夫冠娶仕进，非所以已亲。允兄弟无意，亦朋友不好事之罪也。前遣师辅，为允娶云。谭处士等，各欲佐助，迄今未定。出钱千万，率先夫大天府内掾史守助佐及谭掾等，其欲议朋友，少征条名目。允贫也，礼宜从约，二三万钱，足以成婚。
虞翻《与弟书》曰：长子容当为求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旧族。扬雄之才，非出孔氏。芝草无根，醴泉无源。家圣受禅，父ㄟ母顽。虞家世法出痴子。
魏袁淮《正论》曰：或曰：同姓不相娶，何也？曰：远别也。曰：今之人，外内相婚，礼欤？曰：中外之亲，近於同姓。同姓且犹不可，而况中外之亲乎？古人以为无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固谓之可婚，不知礼者也。或曰《国语》云：同德则同姓。同姓虽远，男女不相及。异德则异姓。异姓虽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季子有为而言也。文公将求秦以反国，不敢逆秦故也。
梁简文帝资遣孔焘二女，教曰：夫思人至乡，事惟悼往。表闾式墓，义匪字孤。至如游殷之息见抚张既，桥玄之子受魏王，斯故美在令终，受兼身後。故无锡令孔焘，经术弘长，志履贞概，游处积年，一朝长往，闻其在室二女，并未有行。可广访姻家，务求偶对。
媒
《毛诗□七月》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毛诗□氓》曰：送子涉淇，至於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周礼□地官下》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又《地官》曰：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阴讼，争中之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触法者。）
《家语》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顾谓子路曰：“取束帛以赠先生。”子路对曰：“由闻士不中间，不见；女无媒，君子不与交礼焉。”
《白虎通》曰：男娶女嫁何？阴卑不能自专，就阳而成之。故《传》曰：阳唱阴和，男行女随。男不专娶，女不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佚也。
《淮南子》曰：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
阚る《十三州志》曰：乌孙国嫁娶责马娉，先令媒者与妇宿，徐乃婿近。
《桓玄传》曰：元显取妾，殆同六礼，以尚书仆射为媒人，长史为逆客。
屈原《离骚》曰：吾令丰隆乘□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纟襄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蹇，伏羲氏之臣。言我既见密妃，解佩带取玉纟襄言契，令蹇为媒以通辞理也。）
《庄子》曰：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
卷五百四十二　礼仪部二十一
拜
《说文》曰：拜，首至地也。
《尚书□舜典》曰：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垂拜稽首，让於殳。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於朱虎熊罴。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让於夔龙。
又《大禹谟》曰：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叶从，卜不习吉。”禹拜稽首，固辞。
又《大禹谟》曰：益赞於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
又《益稷》曰：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
《周礼□春官下□大祝》曰：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头叩地。空首，拜头至手，所谓拜手也。吉拜，拜而後稽颡，谓齐衰不杖以下者也。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与顿首相近，故谓之吉拜云。凶拜，稽颡而後拜，谓三年服者也。杜子春云：奇读为奇偶之奇。谓先屈一膝雅拜是也。或云奇读倚，倚拜谓持节持戟拜，身倚之以拜也。郑大夫云：动读为董，书亦或为董。振董，以两手相击也。奇拜谓一拜也。褒谓报，报再拜是也。郑司农云：褒拜，今时持节拜也。肃拜但俯身下手，今时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为事敢肃使者。玄谓振动战忄栗，变动之拜也。《书》曰：王色变，一拜，答臣下也。再拜，礼神与尸享献也。谓朝献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献也。右读为侑。侑劝尸食而拜。）
《礼记□曲礼》曰：侍食於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以其礼於己不隆也。）
又《曲礼》曰：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於门外。介者不拜，为其拜而拜。（则失容节。犹诈也。）
又《曲礼下》曰：士有献於国君。问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对。
又《檀弓上》曰：孔子曰：“拜而後稽颡，颓乎其顺也；稽颡而後拜，颀乎其至也。”（颓、颀，恳至也。此俱丧拜时人行之异礼。）
又《内则》曰：凡拜，男尚右手，女拜尚左手。（郑玄注曰：左阳右阴。）
《左传□僖公》曰：王使宰孔赐齐侯胙，（胙，祭肉。尊之此二王後。）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赐伯舅胙。”（天子谓异姓诸侯曰伯舅。）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七十曰耄。级，等也。）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言天监察不远，威严常在颜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小白，齐侯名。余，身也。）恐陨越於下，（陨越，颠坠也。扬天王居上，故言恐颠坠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又《僖中》曰：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又《文上》曰：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飨公，赋《菁菁者我》。（《菁菁者我》，《诗□小雅》，取其“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嘉乐》，《诗□大雅》，取“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又《成公九年》曰：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赋《韩弈》之五章。（《韩奕》，《诗□大雅》篇名。其五章言蹶父嫁女於韩，后为女相所居，莫如韩乐。文子喻鲁侯有蹶父之德，宋公如韩侯，宋土如韩乐。）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穆姜，伯姬母，闻文子言宋乐，喜而出谢其行劳。妇人夫死，自称未亡人。）先君犹有望也。（言先君亦望文子之若此。）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赋《绿衣》之卒章而入。（《绿衣》，《诗□邶风》也。取其“我思古人，实获我心”，喻文子言得己意。）
又《襄四年》曰：穆叔如晋，报智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乐曲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对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敢不拜嘉？（嘉者，以叔孙为嘉宾，故歌《鹿鸣》之诗，取其“我有嘉宾”也。叔孙奉君命求嘉，叔孙乃所以嘉鲁君。）《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於周。’（《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诗也。言中臣奉使能辉光君命，如华之皇皇然。又当咨于忠信，以补已不及也。）臣闻之：访问於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五善谓咨、询、度、诹、谋也。）

又《襄二》曰：公使厚成叔弔於卫曰：“寡君使瘠，闻君不抚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吊？”卫人使太叔仪对，曰：“群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君不记先君之好，辱吊群臣，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贶。”

又《昭四》曰：初，楚恭王无冢，有宠子五人，无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随神择於五人者，使王社稷。”乃遍以璧见於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恭王妾。太室，祖庙。）使五人齐，而长幼入拜。（顺长幼以次拜也。）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哲皆远之。王平弱，抱而入，再拜，皆厌纽。

《孝经右契》曰：制作孝经道备，使七十人弟子向北辰星而声折。孔子绛单衣，向星而拜。

《论语口子罕》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臣祭於君，酬酢授爵，当拜於堂下。时臣骄泰，故拜於堂上。）

又《乡党》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馈，进也。拜、受敬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尝，礼也。）

《家语》曰：子贡曰：孔子为大司寇，国厩焚，有违火来者，则拜。士一，大夫再。曰：“其来者，亦相吊之道。吾为有司，故拜之。”

《尔雅》曰：启，跪也。（郭璞注曰：小跪也。）

《方言》曰：东齐、青、岱、北燕之郊，跪谓长鹜。（郭璞注曰：今东郡人亦呼长跪为长鹜。）

《释名》曰：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跽，忌也，见所敬者，不敢自安也。拜於丈夫为跌，跌然屈折，下就地也；於妇人为扶，自相扶而上下也。

《汉书》曰：武帝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祠神人於交门宫，（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琅琊县有交门宫，武帝所造。）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又曰：刘章已杀吕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比军。复报太尉勃，起拜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大将军卫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汲黯与亢礼。或说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贵诚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耶？”

又曰：何武徙京兆大尹。二岁，坐举方正。所举者召见，辟雍拜，有司以为诡众虚伪，武坐左迁楚内史。

又曰：朱博为琅琊太守，门下掾贡遂，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拜起舒迟。博出，教告主簿：“贡先生不习吏礼，主簿且教拜起，闲习乃止。”

又曰：张禹疾，车驾自临问之。上亲拜禹床下。禹小子未有官，上临候禹，禹数视其小子，上即拜禹之小子为黄门郎给事中。

《东观汉记》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衣服，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水。身自率士挽笼，有飞泉涌出，大得水。吏士惊喜，皆称万岁。

又曰：陈遵为大司马护军，使匈奴，过辞於王丹。临诀，丹谓遵曰：“俱遭世反覆，惟我二人为天地所贵。今子当之绝域，无以相赠，赠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悦之。

又曰：司徒侯霸欲与王丹定交，丹被征，霸遣子昱往。昱道遇丹，拜於车下。丹答之。昱曰：“家公欲与君投分，何为拜子孙耶？”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未之许。”

又曰：魏霸为光禄大夫。霸妻死，长兄伯为霸娶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儿子备具，何空养他家姥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因跪曰：“夫人视老夫复何中直而空失计义，不敢相屈。”即拜而出。妻惭，求去，遂送还之。

《後汉书》曰：北匈奴遣使求和亲，显宗遣郑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

华峤《後汉书》曰：郑众使匈奴，欲令众拜，不为屈。相议复欲遣众，众曰：“今往匈奴，必恐取胜於臣。臣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跪拜。”明帝收系廷尉狱。

《献帝春秋》曰：董卓自号太师，御史中丞以下皆拜。初，皇甫嵩与卓争雄，後嵩为中丞，见卓，拜车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鸿鹄固有远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与明公俱鸿鹄，独明公今为凤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也。”

《汉杂事》曰：韦玄成让侯，诏书不听，引拜之也。

又曰：马援与梁统友善，统子虎贲中郎将松往候援。援小疾病，松拜床下。援於床上坐视，不为礼。左右曰：“松贵，不当礼耶？”曰：“我乃松父友，虽贵，奈何失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典略》曰：太子尝请文学，酒酣，坐，忻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众人皆伏，而刘桢独平视。太祖闻之，收桢，减死。
胡冲《吴历》曰：孙策系豫章，先遣虞翻说华歆。歆葛巾迎策。策谓歆：“府君德望，远近所归。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礼。”便向歆拜。
《魏志》曰：鲁国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纪、群之间。先与纪友，後与群交，更为纪拜，由是显名。
《魏志》曰：常林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对曰：“对子字父，何拜之有？”
又曰：晋宣王以常林乡邑耆德，每为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序，为後生法。贵、非吾之所畏也，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而退。
《蜀志》曰：先主为汉中王，许靖为太傅，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又曰：伊籍随先主入益州，东使吴。孙权闻其才辩，欲逆折以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即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
《吴志》曰：朱治领吴郡，举孙权为孝廉，後权历位上将。及为吴王，治每见，权常亲迎，执板交拜。
又曰：人诬楼玄谤讪政事，华上疏，乞玄自新。孙皓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男据，付交趾将张并，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并令杀之。据到交趾，病死。玄一身随并，讨贼持刀，见并辄拜，并未忍杀。会并暴疾卒，玄殡敛并，於器中见敕书，还便自杀耳。
王隐《晋书》曰：何曾为司徒，与高、郑二公将见。文帝曾在中央，独先拜。
《汉晋春秋》曰：晋公既进爵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攵并请诣谒。攵谓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书敬，今日便当相率而拜，无所疑也。”祥曰：“相国势位诚为尊贵，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阶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可辄拜人者？损魏朝之望，亏晋王之德，君子爱人以礼，吾不为也。”及入，攵遂拜，而祥独长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见顾之重矣。”
《晋书》曰：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晋中兴书》曰：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尝至洛阳货畚，有一人於市买其畚，云：“家近在此也，随我去取直。”猛随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语“且住树下，当先启导。”须臾，猛进，见一公踞胡床，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酬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出岭视，乃嵩高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显宗尝使太常丞张放归胙於王导，诏无下拜。导不敢当，辞以疾。初，显宗幼冲，见导恒拜。
《晋诸公赞》曰：司马骏镇西戎，既薨，每见其碑，读者无不拜之。
《後魏书》曰：沈文秀为慕容白曜攻之，长围数匝。自夏至秋，始克。文秀取所持节衣冠，俨然坐齐内。乱兵入，文秀厉声数四，身见执而裸送于白曜。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国大臣，无相拜之礼。”
《曹瞒别传》曰：沛国桓邵亦轻太祖。邵避难交州，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曰：“跪可解死耶？”遂杀之。
《郭太别传》曰：乡人见太，皆于床下拜。
《郑玄别传》曰：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再拜。
《樊英别传》曰：英尝病卧便室中，英妻遣婢拜问疾。英下床答拜。陈问英：“何答婢拜？”英曰：“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往而不反。”
《荀氏家传》曰：魏文帝在东宫，武帝谓曰：“荀公为人之师表也，汝当尽礼敬之。”荀曾病，世子问疾，拜床下。
《三辅决录》曰：孟他字伯郎。灵帝时，中常侍张让专朝。让监奴典任家计，他殚家财赂监奴，共结亲厚。积年，众奴心惭，问他所欲。他曰：“欲得汝曹拜。”奴等皆许诺。时宾客求见让者，门车常数百乘，或累日不得过。他最後往，众奴以其至，皆迎而拜之，将他车骑入。众人大惊，谓他与让善，争以珍物遗他。他得，尽以赂让。让大喜。後以葡萄酒遗让，即拜梁州刺史。
《燕书》曰：皇甫真字楚季。邺城失守，秦王初入，临前殿宴群臣。数百人皆集东掖门，见侍中王猛来，真等望马首拜之。明日，更见真，乃卿猛。猛曰：“昨拜朝，卿何恭慢之相违。”真答曰：“卿昨为贼，朝是国士。吾冥拜贼，而卿国士，亦何所怪也？”猛嘉之。
《韩子》曰：礼者，所以貌情也。中心怀而不谕，故疾趋卑拜以明之。
《燕丹子》曰：田先主见太子，太子侧阶而迎，迎而再拜。
《贾谊书》曰：受计之礼，主所亲拜者二：闻生民之数则拜之，闻登则拜之。
《郭子》曰：陶公自上流来（陶侃，字士衡。）赴苏峻之难，含怒於庾公。庾公谓必戮已，进退无计。温公乃劝诣陶公：“卿但径拜，必无他。我为卿保之。”庾殊未了，而不得不往，乃从温言诣陶，至便拜。庾风姿雅润，陶见拜，不觉自起，止之曰：“庾元规何缘拜陶士衡？”
江统祚《谒拜议》曰：以为诸郡吏都无太守伯叔兄敬者，近臣君服，斯服。然则朝佐以下，左右者可从君而拜，君所拜统士。古者见，宾主皆拜，今日非君臣上下，则不拜。君之新亲者，惟佐小吏则可，君拜，斯拜矣。君之诸父无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之事甲辰。仪：臣见诸王直恭敬而已，无鞭板拜揖。虽於皇帝，为诸祖诸父，其义皆同。又河南河内诸郡吏，前後亦为太守伯叔兄谒拜者，其比甚众矣。

尚书逸令曰：卞等奏：“三代以来，记籍礼经无拜臣之制，惟汉成帝拜张禹，庸主凡臣，不足为轨。先帝拜司徒导，以元皇兴自蕃国。布衣之交，拜，在人臣之故。师而不改，以君拜臣，大教有违，事应改正。”太后又诏曰：“帝幼少，宜一遵先帝。”等又固争云云：“臣期不奉诏。”又反覆，乃从外奏。成帝拜王公，时议曹疑於仪注。博士杜瑗及陈舒议：“礼无以君拜臣下也。小会崇谦，非臣下所知，无在仪注之制。”张闿受侯，不拜。国太妃表云：昔为晋陵内史，在东海国封内。时世孙幼小，太妃秉政，前内史迁授除拜日，及当之官，皆上疏拜图，执纯臣之礼。自以虽爵有五等，然执受瑞，俱为列国，无相臣之体。又晋制：拜列侯为相，内史於天朝，不曰陪於蕃国，不称臣。臣以从古则惧有行简之讥，随俗又恐失君臣之训。经国垂范，宜有定准，乞出臣表，下八座参详、答报。”

《唐书》曰：田承嗣方跋扈，亻艮傲无礼。郭子仪尝遣使至魏州，承嗣辄望拜之，指其膝谓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今为公拜。”

卷五百四十三　礼仪部二十二

揖

《周礼口夏官》曰：司士摈：（诏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揖门右。（特揖，一一揖之，旅，众也。大夫爵同者，众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门右，皆北面东上，王揖之，乃就位。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巡趋复位。）

又《秋官》曰：司仪掌九仪之宾客摈相之礼，以诏仪容、辞令、揖让之节。（出接宾曰摈，入赞礼曰相。以诏者，以礼告生。）

又《秋官》曰：司仪诏王仪：南乡见诸侯，土揖庶姓，时揖异姓，天揖同姓。（谓王既祀方明，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宫。乃诏王升坛，诸侯皆就其旗而立。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无亲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异姓婚姻举之。）

《礼记口曲礼上》曰：揖人必违其位。（郑玄注曰：礼以变为敬也。）

又《仲尼燕居》曰：两君相见，揖让而入门，入门而悬兴，揖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

又《表记》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

《梁传口昭公》曰：夹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起，欲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
《左传口襄公》曰：齐庆封围高唐，弗克。（夙沙卫以叛，故围之。）冬十一月，齐侯围之。见卫在城上，号之乃下。（卫下与齐侯语。）问守备焉，以无备告。揖之，乃登。（齐侯以卫告诚，揖而礼之，欲生之也。卫志于战死，故不顺齐侯之揖而还登城。）
又《襄公》曰：卫侯入，书曰：“复归国。”纳之也。大夫逆于竟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于门者，颔之而已。（颔，摇其头。言衍骄心易生。）
又《昭十二》曰：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
又《哀上》曰：卫侯游于郊，子南仆。（子南，灵公子郢也。仆，御也。）公曰：“余无子，将妾。”不对。他日，又谓之。对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图。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
《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又《述而》曰：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对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娶於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汉书》曰：沛公至高阳，见郦食其，入即长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聚徒合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
《史记》曰：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
《汉书》曰：田为丞相，中二千石皆拜谒，及黯独揖之。
又曰：万章为京兆尹门下督，从尹至殿中。诸侯贵人争欲揖章，莫与尹言者。
《後汉书》曰：崔る上《四巡颂》，肃宗雅爱文章。自见る《颂》後，帝嗟叹之，谓侍中窦宪曰：“卿宁知崔る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也。”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る，此叶公之好龙也。试请见之。”る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る曰：“亭伯，吾受诏交公，公何得薄我？”遂揖入，为上客。
《後汉口袁绍传》曰：董卓议欲废立，谓绍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主上，令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当立之。”绍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于天下。若公违礼任情，废嫡立庶，恐众议未安。”卓案剑叱绍曰：“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绍跪对曰：“此国之大事，请出与太傅议之。”卓复言：“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于上东门而奔冀州。
《汉官典职》曰：尚书丞郎见尚书，执板对揖，称曰“明公”。尚书郎见左右丞，对揖，无敬，称曰“左右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阳秋》曰：晋文帝进号为王，太尉王祥独长揖。王谓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见顾之重也。”

《後魏书》曰：宗爱之任势也，威振四海。尝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毕拜。高允独升阶。由此观之，汲长孺可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向之所谓风节者，得不谓此乎？

《宋书□礼志》曰：汉世朝臣见三公，并拜。丞郎见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汉仪》。

《南史》曰：袁宪，陈武帝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谒，遂抗礼长揖。中书令王励谓宪曰：“卿何矫众，不拜录公？”宪曰：“於理不应致拜。”卫尉赵知礼曰：“袁生举止详中，故有陈汝之风。”

《白虎通》曰：朝礼奈何？君出居内门之外，天子揖，诸侯持揖，卿大夫膝下至地。天子将揖，三公面揖，卿略揖。大夫士所以不拜何？为其屈尊者。

《说文》曰：揖，让也。一曰：手着胸曰揖。

《风土记》曰：越俗定交有礼，皆于大树下封坛，祭以白犬，咒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车揖。”

《文士传》曰：赵壹郡举计吏，至京辇。是时袁阳为司徒，宿闻其名，时延请之。壹入阁，揖而不拜。阳问曰：“尝闻下郡计吏见汉三公不为礼者乎？”壹曰：“昔郦食其，高阳白衣也，而揖高祖。今壹，关西男子，其揖汉三公，不亦可乎？”阳壮其言，接之甚厚。

《列子》曰：范氏门徒路遇乞儿马医，弗敢辱也，必下车而揖之。

《尹文子》曰：越王勾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下车而揖之。

袁淮《正论》曰：太祖破吕布，袁涣在军中，陈群父子见上拜，惟袁涣独高揖，不为礼。上严敬之。

𠬜

挚虞《决略录要注》曰：小会殿就席，皆𠬜 头而後坐。𠬜，头伏地也。欲起亦先𠬜 头。

贺

《周礼□春官上□宗伯》曰：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郑玄注曰：异姓，王婚姻甥舅也。）

《礼记□玉藻》曰：有庆，非君赐不贺。（郑玄注曰：惟君赐为荣。）

《左传□僖下》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後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贺焉？”
又《昭三》曰：叔弓如晋，贺祁也。（贺宫也。）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祁也。史赵见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太叔曰：“若何吊也？其非惟我贺，将天下实贺。”（言诸侯畏晋，非独郑。）
《国语》曰：晋简子问于杜驰兹曰：“东方之士孰为愈？”（杜驰兹，东方人。为晋大夫者，盖吴人也。愈，贤也。）杜驰兹拜曰：“敢贺。”简子曰：“未应吾问，何贺乎？”对曰：“臣闻之，国家之将兴也，其君自以为不足；其亡也，若有馀。今主晋国之政，而问及小人，求乎贤人，吾是以贺。”
《史记》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中。豪杰吏闻令有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令诸吏曰：“不满千钱，坐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往，为谒曰：“贺钱千万。”实不挂一钱。
《汉书》曰：田肯贺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时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悬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次以下兵于诸侯，譬犹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琊、即墨之饶，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也。”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又曰：卢绾与高祖同里。绾亲与高祖亲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与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及家亲相爱也，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後汉书》曰：光武谓冯异曰：“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异因下席，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慎重之性也。”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
《东观汉记》曰：上传闻朱鲔破河内。有顷，寇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临淮郡，两鹿随车。主簿拜贺曰：“闻三公﹀尽作鹿，明府必为宰相。”弘果为太尉。
《汉杂事》曰：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生，君道衰，故不贺。
《魏志》曰：王粲为丞相掾，太祖置酒汉滨，粲奉觞贺曰：“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司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
《吴志》曰：顾雍迎母于吴。既至，孙策临贺之，亲拜其母于庭。公卿大臣毕会。後太子又往庆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泰始五年，龙见武库井中，车驾亲幸，有喜色。内外议，咸云：“当贺。”刘毅独表：“旧典无贺龙之礼。”诏报：政德未修，庆贺之事，宜详依典义。

《晋中兴书》曰：武帝时，甘露降，公卿奏贺。诏曰：“三代盛隆，犹自戒勿休。况自顷悬象告变，盗贼充斥，百僚司牧，不能存职匪解。使道有寄，虽麟凤至，庆有馀矣。此道未弘，虽四灵在郊，吾犹惧然，何甘露之足贺？其停之。”

《晋书□礼志》曰：永和二年，纳后，议贺不。王彪之议曰：“婚礼不乐不贺，《礼》之明文。《传》称子罕如晋，贺夫人，既无经文。又《礼》云：娶妇三日不举乐。明三日之後自当乐。至於不贺，无三日之断，恐三日之後，故无应贺之礼。”

《会稽典录》曰：盛宪字孝章。尝出，逢一童，容貌非常。宪怪而问之，是鲁国孔融。融时年十馀岁。宪下车执融手，载以归舍，与融谈，知其不凡，便结为兄弟。因升堂见亲，宪自为寿以贺母。母曰：“何贺？”宪曰：“母昔有宪，宪今有弟。家国所赖，以是贺耳。”融果以英才炜艳冠世。

《晏子》曰：景公探爵っ，弱，故返之。晏子逡巡再拜，贺曰：“君有圣人之道矣。君探爵っ，っ弱，故反之。此圣人之道也。”

《韩子》曰：晋孟献伯拜上卿，叔向往贺。门有御马，不食禾。向曰：“子无二舆，马不食禾，何也？”献曰：“吾观国人，尚有饥色，是以不秣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舆。”向曰：“吾始贺子拜卿，今贺子之俭也。”

《吕氏春秋》曰：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

《新序》曰：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何为交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恃耶？”明年，东阳上计钱布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非所以贺我也。譬无异夫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爱其里也。无所恃也。今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也。”

刘向《与子歆书》曰：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忧则恐惧，敬事则有善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

卷五百四十四　礼仪部二十三

丧纪上

《周礼□天官□宰夫》曰：大丧、小丧，掌小官之戒令，帅执事而治之。（大丧，王后、世子也。小丧，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也。）三公、六卿之丧与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丧，帅官有司而治之。凡诸大夫之丧，使其旅帅有司而治之。（旅，冢宰、下士也。）
又《天官□宫正》曰：大丧，则授庐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居。（庐，倚庐也。舍，垩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庐，疏者、贱者居垩室也。）
又《天官□兽人》曰：凡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共其完者。）
又《天官□渔人》曰：凡丧，共其鱼之鲜、[B161]。
《周礼□天官□腊人》曰：凡丧，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又《天官□凌人》曰：大丧，共夷盘冰。（夷亦尸也。实冰于夷盘中，置之尸床之下，所以寒尸也。）
又《天官□笾人》曰：丧事及宾客之事，共其荐笾羞笾。（丧事之笾，谓殷奠时。）
又《天官□醢人》曰：凡丧纪，共其荐羞之豆实。
又《天官□掌次》曰：凡丧，王则张三重，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张柩上承尘。）
又《天官□司裘》曰：大丧，裘饰皮车。（皮车，遣车之革路也。古书字为淫。郑司农云：淫裘，陈裘也。玄谓，兴也。若诗人之兴，谓象似而作之。）
又《天官□内小臣》曰：若有丧纪，则傧，诏后之礼。
又《天官□阍人》曰：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燎，地烛也。跸，止行者。庙在中门之外。）
又《天官□寺人》曰：丧纪之事，则帅女宫而致于有司。（有司谓宫卿世妇也。）
又《天官□世妇》曰：掌丧纪之事，帅女宫而濯概，为粢盛。（概，拭也。为犹差择也。）
又《天官□女御》曰：大丧掌沐浴。（王及后之丧也。）后之丧持た。从世妇而吊于卿大夫之丧。（从之数，盖如使者之介云。）
又《天官□典丝》曰：丧纪，共其丝、纩、组、文之物。（以给线缕，著盱口綦握之属也。青与赤谓之文。）
又《天官□内司服》曰：后之丧，共其衣服，凡内具之物。（内具，纷线纩ひ帙之属。）
又《地官□大司徒》曰：大丧，帅六乡之众庶，属其六引，而治其政令。（众庶所致役也。郑司农云：六引谓引丧车索也。六乡主六引，六遂主六绋也。）若国有大故，则致万民于王门，令无节者不行天下。（大故谓王崩及寇兵也。节，大节也。有节乃得行，防奸伪也。）
又《地官□乡师》曰：大丧用役，则帅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谓监督其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葬，执纛以与匠师御柩而治役。（匠师，事官之属。其于司空若乡师之于司徒也。乡师主役，匠师主众匠，共主葬引。羽，葆幢也。《尔雅》曰：纛翳也。以指麾免柩之役，正其行列进退。）及窆，执斧以莅匠师。（匠师主丰碑之事，执斧以莅之，使戒其事。）

又《地官□闾胥》曰：凡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敬、敏、任、恤者。（丧纪，大丧之事也。皆会聚众民，因以读法，以敕戒之也。）

又《地官□遂师》曰：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使以幄先者，大宰也，其馀司徒也。幄先所以为葬窆之间先张神坐也。道野役，帅以至墓也。丘笼之役，复土也。其器曰笼，蜃车，柩路也。载柳四轮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行至圹乃脱，更复载以龙盾。）

又《地官□委人》曰：丧纪，共其薪蒸木材。

又《地官□土均》曰：礼俗、丧纪、祭祀，皆以地恶为轻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君子行礼，不求变俗，随其土地厚薄为之制也。）

又《地官□囿人》曰：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又《地官□舍人》曰：大丧纪，共饭米熬。（饭所以实口，不忍虚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黍，皆四升。实者惟盈。熬者，措于棺旁，所以惑蚍蜉。）

又《春官□大宗伯》曰：以凶礼哀邦国之忧。朝、覲、会、同，则为上相。大丧，亦如之。

又《春官□小宗伯》曰：王崩大肆，以鬯汋弭。（郑司农云：大肆，大浴也。以鬯浴尸也。）

又《春官□肆师》曰：大丧，大汋弭以鬯，则筑煮。（筑香草，煮以为鬯，以浴尸也。香草郁。）

又《春官□郁人》曰：大丧之汋弭，共其肆器。（肆器，陈尸之器。）及葬，共其器，遂坦之。（遣奠之彝与瓒也。埋于祖庙阶间。）

又《春官□鬯人》曰：大丧汋弭设斗，共其鬯鬯。（斗所以沃尸也。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也。）

又《春官□司几筵》曰：凡丧事，设苇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纯，诸侯则纷纯，每敦一几。（丧事谓凡奠也。萑，如苇而细者也。郑司农云：柏席，迫地之席，苇居其上，或曰：柏席，载黍稷之席也。玄谓柏，椁席磨灭之馀。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谓日焘。焘，覆也。棺在殡则椁焘，既窆则加见，皆谓覆之。周礼虽合葬，及同时在殡，皆异几体实不同，祭于庙同几，精气合。）凡吉事，变几凶事，仍几。（古书仍为乃。郑司农云：变几，变更其质，谓有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春官□天府》曰：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玉镇、大宝器，玉瑞、玉器之美者也。及丧陈之，以华国也。）凡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吉事，四时祭也。凶事，后王丧，朝于祖庙之奠也。）

又《春官□职丧》曰：掌诸侯之丧，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以国之丧礼，莅其禁令，序其事。（国之丧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今存者也。其馀则亡。事谓小敛、大敛葬也。）凡国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则诏赞主人。（有事谓含礻遂赠之属。郑司农云：凡国谓诸侯国，有司谓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职丧主诏赞主人。）凡公有司之所共，职丧令之，趣其事。（令，令其当共物者，给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言国者，由其君所来。居其官曰公。）

又《春官□司巫》曰：凡丧事，掌巫降之礼。（降，下也。巫下神之礼也。）

又《春官□太史》曰：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郑司农云：劝防，六引六绋也。）遣之日，读诔。（遣谓祖庙之庭大奠将行之时也。人之道终于此，累其行而读之，太师帅瞽之而谥。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诔谥成于天也。）凡丧事考焉。（为有得失。）

又《春官□巾车》曰：掌王之丧车五乘：木车，蒲蔽、犬礻冥、尾，疏饰，小服皆疏；（木车，不漆者也。郑司农云：蒲蔽车谓兰车，以蒲为蔽也。天子丧服之车也。汉仪亦然。犬礻冥，以犬皮为覆𠂤也。故书疏为扌胥。杜子春读扌胥为沙。玄谓蔽车旁御风尘者也。犬，白犬皮也。既以皮为覆𠂤，又以其尾为戈戟之，粗布饰二物之侧为缘也。若今摄菔也。服读为ゅ，刀剑短兵衣也。此始遭丧所乘也。为君之道尚微，备奸臣也。《书》曰：以虎贲百人迎子钊。亦为备焉。）素车、棼蔽、犬礻冥，素饰，小服皆素；（素车以白土垩车也。棼读为。，麻也。以麻为蔽也。其礻冥，缯为缘。此卒哭所乘也。为君之道益著，在车可以去戈戟也。）藻车、藻蔽、鹿浅礻冥，革饰；（故书藻为业。杜子春云：业读为华藻之藻，直谓华藻也。玄谓藻水草名，苍色也。以苍土垩车，以苍缯为蔽，鹿夏皮为覆𠂤也。又以所治去毛者缘之。此既练所乘之车也。）ㄎ车、雚蔽、然礻冥、{髟木}饰；（尤车边侧有漆饰也。雀，细苇席也。以为蔽者，漆则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韦也。此大祥所乘之车也。）漆车，藩蔽、犴礻冥，雀饰。（漆车，墨车也。藩，今时小车藩也。漆席以为蔽。犴，胡犬也。雀，黑多赤少之色韦也。此礻覃所乘之车也。）大丧，饰遣车，遂之行之。（谓陈驾之。）及葬，执盖从车持旌。（随柩路持盖与旌。）及墓，呼启关陈车。小丧，共柩路，与其饰。（柩路载柩车饰柩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春官□司常》曰：大丧，共铭旌，建车之旌。
又《夏官□大司马》曰：大丧，平士大夫。（郑司农云：平，壹其服也。玄谓平者，正其职与位也。）丧祭，奉诏马牲。（王之丧以马祭者，盖遣奠也。奉犹送也。送之至莫，告而藏之。）
又《夏官□射人》曰：大丧，与仆人迁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庐不敬者，呵罚之。（仆人，大仆也。仆人与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
又《夏官□司士》曰：大丧，作士掌事，作六军之士执披。（披，持棺者。）
又《夏官□诸子》曰：大丧，正君子之服位。
又《夏官□虎贲氏》曰：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
又《夏官□太仆》曰：丧纪，正王之服位，诏法仪，赞王牲事。（牲事，杀割匕载之属。）大丧，始崩，戒鼓传达于四方，窆亦如之。（戒鼓，击鼓以敬众也。）
又《夏官□司兵》曰：大丧，五兵。（，兴也。兴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
又《夏官□圉人》曰：丧纪，牵马而入陈，马亦如之。（马，遣车之马也。）
又《秋官□大司寇》曰：凡朝觐会同，前王。大丧，亦如之。（大丧所前，或嗣王也。）
又《秋官□士师》曰：诸侯为宾，则帅其属而跸于王宫。大丧，亦如之。
又《秋官□乡士》曰：大丧纪，帅其属夹道而跸。（属中土以下也。）
又《秋官□司烜》曰：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烦犹剧也。《士丧礼》下篇曰：烜人涅厕。）
又《秋官□大行人》曰：若有大丧，则诏相诸侯之礼。（诏相左右告教之。）
《礼记□檀弓上》曰：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则从而。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礼记》所由废，非之也。）
又《檀弓上》曰：公叔木有同母异父昆弟死，问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仪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问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闻也。鲁人则为之齐衰。”狄仪行齐衰。今之齐衰，狄仪之问也。
又《檀弓上》曰：子思之母死于卫。（子思，伯鱼子。伯鱼死，妻嫁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盖慎诸。”（柳若，卫人。）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时所止则止，时所行则行。）吾何慎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四十五　礼仪部二十四

丧纪下

《礼记□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於西阶南；（变于朝夕哭位也。摄主，上卿代君听政也。）大祝裨冕，执束帛，升自西阶，尽等，不升堂，命无哭；（将有事，宜清净。）祝声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弊于殡东几上。哭，降。”曾子问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则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从太祝而告於祢。（告生。）三月，乃名於祢，以名遍告，及社稷、宗庙、山川。”

又曰：“将冠子，冠者至，揖让而入，闻齐衰、大功之丧，如之何？”（冠者，宾及赞也。）孔子曰：“内丧则废，外丧则冠而不醴，彻馔而扫，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则废。”

又曰：“婚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吉曰谓娶女之日也。）孔子曰：“婿使人吊。若婿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父丧称父，母丧称母。（各以其正嫡自相吊问，礼之宜。）父母不在，则称伯父、世母。（吊礼不废也。）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嗣，继。）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礼也。婿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婿弗娶而後嫁之，礼也。”

又曰：“大夫、士有私丧，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丧，服于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过时而弗除也。君之丧服除，而後殷祭，礼也。”（谓主人也。支子则否。）

又曰：“君薨，既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居于家，有殷事，则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启，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殡而臣有父母之丧，则如之何？”孔子曰：“归殡，反于君所，有殷事则归，朝夕否。”

又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卑从。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供殡服，则子麻弁、疏衰、菲、杖。（棺柩未安，不忍成服于外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也。杖者，为己病。）入自阙，升自西阶。（阙谓毁宗也。柩毁宗而入异于生。）如小敛，则子免而从柩，入自门，升自阼阶。君、大夫、士，一节也。”

又《杂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存乎书。

又曰：士之子为大夫，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无子则为之置後。凡主兄弟之丧，虽疏亦虞。（丧事虞乃毕。）

又《杂记下》曰：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不主。（此谓姑姊妹无子寡死。）而夫若无族矣，则前後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
又曰：或问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馀，犹既食而裹其馀乎？”（言遣既郑而又包之，是与食于人已而裹其馀将去何异。君子宁为是乎？言伤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见大飧乎？夫大飧既飧，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父母而宾客之，所以为哀也。”
又《丧服小记》曰：大夫不主士之丧，（士之丧虽无主，不敢摄大夫以为主。）士不摄大夫，惟宗子。
又《丧大记》曰：疾病，外内皆扫，（为宾客将来问疾也。疾困曰病也。）君、大夫彻县，士去琴瑟。寝东首於北牖下，（谓君来视之时也。病者居北牖下。）废床，彻亵衣，加新衣，体一人，（人始生在地，去床，庶几气生也。彻亵衣，则所加者朝服也。）男女改服，属纩，以俟绝气。惟哭先复，复而後行死事。君设大，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士并瓦盘，无冰。设床衤第，有枕，一床，袭一床，迁尸于堂又一床，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始死，迁尸于床，无用敛衾，去死衣。小臣楔齿用角四，缀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为{役土}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彻庙之西北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用瓦盘，扌臣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剪发。濡濯弃于坎。
又《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称其情而立文，称人情之轻重而制其礼也。群谓亲之党也。无易犹不易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
又曰：“然则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义如此，则何以有降至於期也。期者谓为人後者父在为母也。）曰：“至亲以期断。”（言服之正，虽至亲皆期而除也。）“是何也？”（问服断於期之义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变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是以象之也。”（法此变易，可以期也。）“然则何以三年也？”（言法此变易可以期，何以乃三年为。）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下焉犹然。）“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若父母。）故三年以为隆，缌、小功以为杀，期九月为间。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则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取象於天地谓法其变易也。自三年以至缌，皆岁时之数也。言既象天地，又足以尽人聚居，纯厚之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哀下》曰：越围吴，赵孟降於丧食，（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丧。）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嗣子，襄子自谓，欲敌越救吴。）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

《论语□阳货》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既没，新既升，钻燧改火，其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言子之於父母，欲报之恩，昊天罔极。而予也有三年之爱乎？）

《孝经援神契》曰：丧不过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义断仁，（期，十二月也。再期，二十五月也。言期增倍则可矣。复云二十五月者，容有闰，故曰期而后三十五月也。《春秋》曰：闰月葬，斋，景公看数闰也。）示民有终，缘丧绝惰。（再期，万物再终，丧者弥远。远追慕杀，故因杀以绝。）

《家语》曰：孔子在卫，司徒敬子卒，夫子吊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尽声而退。蘧伯玉谓孔子曰：“卫国鄙俗，不习丧礼，烦吾子辱相焉。”孔子许之。掘中ㄧ而浴，（中ㄧ，室中。）毁灶以缀足，袭尸於床。及葬，毁宗葛行，（明不复有事于此。缀足，欲令不解戾也。毁宗庙之门，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庙门之外。）出于大门。及墓，男子西面，妇人东面。既封，而归，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问曰：“君子行礼，不求变俗，夫子变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谓也。丧事则从其质而已矣。”

又曰：孔子之丧，公西赤掌葬焉。以蔬米三具，（蔬米，粳米也。《礼记》曰“嘉蔬”。）袭衣十有一，称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环，径五寸，而綦组绶。（綦，杂色也。）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饰桐，置ㄊ、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按柩行夹，引棺者也。崇牙，旌旗节也。绸练，旌旗之□葬乘车所建也。旌旗之旒，纟参缁布广充幅长寻曰也。）兼用三王之礼，所以尊师，且备古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登遐，皇后诏三公典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冠。闭城门、宫门。近臣中黄门持兵，虎贲、羽林郎、中署皆严宿卫。官府各警，北军五校绕宫屯兵，黄门令、尚书、御史、谒者昼夜行陈三公所，手足色肤如礼。皇后、皇太子哭踊如礼，沐浴如礼。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执事，黄绵、缇缯、金缕、玉押柙如故事。饭含珠玉如礼，冰盘如礼。百官哭临殿下。是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下竹使符到，皆伏哭尽哀。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合东园秘器，表里洞赤，文画日、月、乌、龟、龙、虎、连璧、偃明如故事。大敛於两楹之间。

干宝《晋记》曰：大鸿胪郑默有母丧，既葬，有司依常还摄职。默固陈，执久，乃许之。於是定令，听大臣得终丧焉。

《宋书□礼志》曰：郑玄《丧制》：二十七月而终。学者多云得礼。晋初用王肃议，祥礻覃共月，遂以为制。江左以来，惟晋朝施用，缙绅之士犹多尊玄议。

《齐书》曰：皇太子妃薨，左卫将军沈文季经为宫臣，未详服不。正俭议曰：“汉魏已来，宫僚先备臣隶之节，具体在三。存既尽敬，亡岂无服。昔庾翼丧妻，王允、滕含犹谓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节之重，宜依旧君之妻，齐衰，三月而除。”

《後周书》曰：葬文宣后叱奴氏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诏曰：“齐斩之情，经籍彝训，近代沿革，遂亡斯礼。伏奉遗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实未忍。三年之丧，达於天子，古今无易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时有未谐，不得全制，军国务重，庶目听朝，麻之节，苫庐之礼，率遵前典，以申罔极。百寮以下，宜依遗令。”公卿上表固请俯就权制，过葬即吉。帝不许，引古礼答之，群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礼。

《冲波传》曰：宰我谓：“三年之丧，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鸟既变，万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期可矣。”颜渊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俱知暴虎，不知凭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堕；子生三年，而离父母之怀。子虽美辩，岂能破尧舜之法，改禹汤之典，更圣人之文，除周公之礼。改三年之丧，不亦难哉！父母者天地，天崩地坏，三年不亦宜乎？”

《荀氏家传》曰：荀爽对策曰：“臣闻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汉之谥帝称孝，其义取此也。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盖以孝务也。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二千石不得行三年丧，非所以崇孝道而称火德也。顷者汉嗣数乏，枝叶不繁，其咎未必不由此。往者文帝劳谦自约，行过于俭，故有遗诏，以日易月。此所谓夷惠激俗，当身而已，贯万世为後嗣法者也。”

卷五百四十六　礼仪部二十五

居丧

《礼记□曲礼》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为礼各于其时。）居丧不言乐。

又《曲礼》曰：居丧之礼：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不胜丧，乃比於不慈不孝。（胜，任也。）

又《檀弓上》曰：穆公之母卒，使人问於曾子曰：“如之何？”对曰：“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糜粥之食，自天子达。’”
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穷；既殡，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练而慨然，祥而廓然。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不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子思哭嫂也为位。（礼虽无服，为位而哭，夫子善之。）曾子曰：“小功不税。”（追服为税，则是远兄弟，终无服也。而可乎？）曾子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曾子曰：所云草木之滋者，姜桂也。）
又《檀弓下》曰：子张问曰：“《书》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欢。’有诸？”（时人君无行三年之丧礼者。欢，喜悦也。言乃喜悦，则民臣望其言久也。）仲尼曰：“胡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
又曰：颜丁善居丧。（颜丁，鲁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殡，望望焉如有从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返而息。（此三者，孝子哀慕之情也。）
又《檀弓》曰：孔子在卫，有送葬者，而夫子观之，曰：“善哉，为丧乎！足以为法矣。小子识之。”子贡曰：“夫子何善尔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谓小儿随父母啼呼。疑者，哀亲之在后如不欲还然。）
又《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哀未忘也。）十日而成笙歌。（逾月且异旬也。祥者凶事，用远日。五日弹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弹琴以手，笙歌以气也。）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效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又曰：孟献子衤 覃，县而不乐，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妇人矣，尚未复寝。孟献子，鲁大夫仲孙蔑也。）夫子曰：“献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犹逾也。）
又《檀弓下》曰：乐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食。曰：“吾悔之。自吾母死，不得吾情，我恶乎用吾情？”（恶乎犹于何也。）
又《王制》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於庶人，（下通庶人于父母同。天子诸侯降期也。）丧从死者，祭从生者。
又《曾子问》曰：“父母之丧弗除，可乎？”（以其有终身之忧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过时不举，非礼也；非不能，勿除也，患其过制也。故君子过时不祭，礼也。”
又《杂记》曰：凡丧服未毕，有吊者，则为位而哭，拜，踊。（客始来，主人不可以杀礼待之。）大夫之哭大夫弁。大夫与殡亦弁。（弁者，大夫锡衰相吊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如环曰弁。）大夫有私丧之葛，则於其兄弟之轻丧，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弁。
又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没犹竟也。除服谓详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丧服，服後死者之服。）虽诸父昆弟之丧，如当父母之丧，其除诸父昆弟之丧也，皆服其除丧之服。卒事，反丧服。（虽有亲之大丧犹为轻服者，除骨肉之恩也。惟君之丧不除私服。言当者，期大功之丧，或终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缌麻则不除，殇长中乃除。）
又曰：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问丧，问居父母之丧也。丧常哀，言敬为上者，疾时尚不能敬也。容威，仪也。《孝经》曰：容止可观。）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言疏者，如礼行之未有加也。齐斩之丧，哀容之体，经不能载矣。）君子不夺人之丧，（重丧礼也。）亦不可夺丧也。”（不可以轻之於己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懈。其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言其生于夷狄而知礼也。怠，惰也。懈，倦也。）
又曰：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垩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垩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言己事也。为人说为语在垩室之中，以时事见乎母，乃后入门，则居庐时不入门。）疏衰皆居垩室，不庐。庐严者也。（言庐哀敬之处，非有其实则不居。）
又《杂记》曰：悬子曰：“三年之丧如斩，期之丧如剡。”（言其痛之恻怛有浅深也。）期之丧，十一月而练，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衤 禫。曾申问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声乎？”曰：“中路婴儿失其母焉，何常声之有？”
又《间传》曰：斩衰何以服苴？苴，恶貌也，所以首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苴，齐衰貌若，大功貌若止，小功缌麻容貌可也。此哀之发於容体者也。（有大忧者面必黎黑。止谓不动于喜乐之事也。或为似。）斩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齐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亻 哀；小功缌麻，哀容可也。此哀之发於声音者也。（三曲声而折。）斩衰惟而不对，齐衰对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议，小功缌麻议而不及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议谓陈说，非时事也。）斩衰三日不食，齐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缌麻再不食。士与敛焉，则壹不食。（三不食为明旦朝也，再不食谓如死，一不食始敛时一不食也。）故父母之丧，既殡，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齐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功之丧，不食醢酱；小功缌麻，不饮醴酒。此哀之发於饮食者也。父母之丧，既虞，卒哭，疏食水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醢酱。中月而衤 禫，衤 禫而饮酒。始饮酒者，先饮醴酒。始食肉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食乾肉。父母之丧，居倚庐，寝苫枕块，不脱带。齐衰之丧，居垩室，苄剪不纳。大功之丧，寝有席。小功缌麻，床可也。此哀之发於居处者也。
又《奔丧》曰：闻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袒成踊，拜，宾则尚左手。（小功缌麻不税者也，虽不服犹免袒。尚左手，吉拜也。）
又《问丧》曰：亲始死，鸡斯徒跣，扗及上衽，交手哭。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乾肝、焦胰，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糜粥以饮食之。（亲，父母也。鸡斯当为笄纟丽，声之误也。亲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纟丽括也。今时始丧者，邪巾貊头，笄纟丽之存象也。）
又《丧服四制》曰：父母之丧，衰、冠绳缨、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练冠，三年而祥。比终兹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理焉，强者可以观其志焉。
又《三年问》曰：三年之丧，何也？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称情而立文者，利人情轻重而制其礼也。）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斩衰，苴杖，居倚庐，食粥，寝苫枕块，所以为至痛饰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大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返巡；过其故乡，回翔焉，鸣号焉，属焉，蜘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知于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若驹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王为之立中制节，壹使足以成文理则释之矣。（立中制节谓服纪使有年月之限者也。）然则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义为此，则何以有降至于期者？父在。父在，为母服期止。）曰：至亲以期断，是何也？曰：天地则已易矣，四时则已废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尔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丧三年以为隆，缌麻、小功以为杀，（虽情不至，制以此服，所以立法。）期九月以为间，（间之在三年之下，缌麻、小功上也。随情轻重处之。）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尽矣。（取法于天地，所谓法其变易也。自三年以至缌麻，皆岁时之数。）
《左氏传口襄上》曰：晏桓子卒，晏婴粗斩、（斩，不缉也。粗，三外布。）苴绖、带杖、菅屨、（苴麻之有子者，菅草履也。）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此礼与士礼略同。此异惟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时人所行，士及大夫服各有不同。晏子时为大夫，行士礼，其家臣不解，故讥。）曰：“惟卿为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曰：子夏问曰：“居君子之母与妻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居处、言语、饮食侃尔于丧所，则称其服而已。”“敢问伯叔母如之何？”曰：“伯母叔母疏衰期，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功，踊绝于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言知礼之意也。）

《南史》曰：王秀字伯奋，幼时，祖父敬弘爱其风采，仕宋为太子舍人。父卒，庐于墓侧，服阕复职。

《梁书》曰：到溉遭母忧，居丧尽礼。所处庐开方四尺，毁瘠过人。服阕，犹蔬食布衣者累载。

又曰：孔奂为仪曹侍郎，遭母忧。时天下丧乱，皆不能终三年丧。惟奂及吴国张种在寇乱中守法度，并以孝闻。

奔丧

《礼记□奔丧》曰：奔丧之礼：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丧，见星而行，见星而舍。（侵晨冒昏行者，盖欲从速。）若未得行，则成服而後行。过国至境，哭，尽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国境哭。至於家，入门左，升自西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括，袒。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括发，袒。降堂东，即位，西向哭，皆如奔父之礼。（下堂东至孝子堂所住处。）妇人奔丧，升自东阶，殡东。西面坐，哭尽哀。东ㄗ，即位，与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与之更踊尽哀而哭者，宾客待之也。）

又曰：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括，东即主人位，绞带，哭成踊。拜宾，反位成踊。

又曰：若所为位家远，则成服而往。齐衰望乡而哭，大功望门而哭，小功至门而哭，缌麻即位而哭。（奔丧哭亲疏远近之差也。）

讣告

《礼记□杂记上》曰：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讣或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也。）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臣子其家丧所主者。）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太子之丧，曰：“寡君之子某死。”（君夫人不称薨告也，国君谦也。）大夫，讣于同国敌者，曰：“某不禄。”讣于士，亦曰：“某不禄。”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讣于敌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某实。”（敌谓有爵者。实当为至也。）士，讣于同国大夫，曰：“某死。”讣于士，亦曰：“某死。”讣于他国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讣于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白虎通》曰：天子崩，讣告诸侯者何？缘臣子哀痛愤懑，无能不告诸人者也。诸侯欲闻之，当持土地所出，以供丧事。故《礼》曰：天子崩，遣使者讣告诸侯。
又曰：诸侯薨，使臣归瑞褸天子者何？诸侯以瑞为信，今死矣，嗣子谅ウ，归之者，让之义也。天子闻诸侯薨，哭之何？惨怛发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吊之，追远重终之义。
又曰：臣死亦讣告君何？此君哀痛于臣子也。君欲闻之，当加赙之礼。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卒讣，而葬不告。诸侯薨，讣告邻国何？缘邻国欲有礼也。
夺情
《礼记口曾子问》曰：子夏问：“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礼与？初有司与？”（疑有司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还其职位於君。）《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避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鲁公伯禽则有为为之。’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不知也。”
《东观汉记》曰：桓焉为大傅，以母忧，自乞听以大夫。行逾年，诏赐牛酒，夺服，即拜光禄大夫，迁太常。
《後汉书》曰：耿恭征疏勒，时母卒，及还，追行丧制。有诏使五官中郎将齐牛酒，释服。（夺情不令追服。）
又曰：赵喜代虞延行太尉事，遭母忧，上疏乞身行丧礼。显宗不许，遣使者为释服，赏赐恩宠甚渥。
《汉杂事》曰：翟方进为丞相，遭後母丧，行服三十六日，起视事，曰：“不敢逾国家也。”
《吴志》曰：孙权诏曰：“夫三年之丧，天下达制，人情之极痛也。贤者制哀以从礼，不肖勉而致之也。治道已泰，上下无事，君子不夺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门。至于有事，则杀礼以从宜，要而处事。故圣人制法，有礼无时则不行。遭丧不奔非古也，盖随时之宜，以义断恩也。前故设科，长吏在官，当须交代，而故犯之，虽随纠坐，犹以废旷。方事之殷，国家多难，凡在官司，宜各尽节，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谓也。中外群僚，其更平议，务令得中节度。”丞相顾雍奏从大辟。其後吴令孟宗丧母，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听刑戮。陆逊陈其素行，因为之请。减宗等，後不得以为比。目此遂绝。
《风俗通》曰：谨案《礼》，臣有大丧，三年不呼其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四十七　礼仪部二十六

丧服

《周礼□春官□司服》曰：凡凶事，服弁服。（服弁，丧冠也。其服斩、齐也。）凡吊事，弁服。（弁者，如爵弁而素加环也。《论语》曰：羔裘玄冠不以吊。大如缌之，其服锡、、缌、、疑。诸侯及大夫亦以锡为吊也。）凡丧，为天王斩衰，为王后齐。（王后，小君也，诸侯为之不杖期也。）王为三公六卿锡，为诸侯缌，为大夫、士疑，其首服皆弁。（君为臣吊服也。疑十四日升衰。疑之言拟也，拟于吉。）

《仪礼□丧服》曰：丧服，斩衰裳，苴、杖、绞带，冠绳缨，菅屨者。为父，诸侯为天子，君，父为长子，为人後者。妻为夫，女子子在室为父，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布带、绳屨。

又曰：疏衰裳、斋牡麻、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屨，三年者。父卒则为母。继母、慈母如母。母为长子。

又曰：疏衰裳、斋牡麻、冠布缨、削杖、布带、疏屨，期者，父在为其母，出妻之子父母。父卒，继母嫁，从为之服报。不杖，麻屨者，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又曰：疏衰裳、斋牡麻，无受者：（无受者，服足而除，不以经服而受也。）寄公为所寓，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为旧君、君之母妻，庶人为国君，大夫在外，其妻长子为旧国君。

又曰：大功布，衰裳，牡麻，无受者：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叔父之长殇、中殇，姑、姊妹之长殇、中殇，昆弟之长殇、中殇，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长殇、中殇，嫡孙之长殇、中殇，大夫之庶子为嫡昆弟之长殇、中殇，公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大夫为嫡子之长殇、中殇。其长殇皆九月，缨；其中殇七月，不缨。大功布衰裳，牡麻缨布带，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

又曰：𠋣衰裳，牡麻，既葬除之者。传曰：𠋣衰者何？以小功之𠋣也。诸侯之大夫为天子。传曰：何以𠋣衰也？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带五月者：叔父、嫡孙、昆弟之下殇。

又曰：小功布衰裳，牡麻，即葛五月者：从祖祖父母，从祖父母报；从祖昆弟，从父姊妹、孙适人者。为人後者，为其姊妹适人者，为外祖父母。

又曰：缌麻三月者，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孙之妇、庶孙之中殇。

又曰：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纟 原缘；为其妻纟 原冠，葛带，麻衣纟 原缘。皆既葬除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凡妾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吊于命妇，锡衰；命妇吊于大夫，亦锡衰。

《礼记□檀弓上》曰：丧服，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姑、姊妹之薄也，盖有受我而厚之者。（欲其一心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为妻期。）

又《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为兄死，如蟹有匡、蝉有，不为蚕之绩、范之冠也。范，蜂也。蝉，蜩也。谓蜩喙长在赐下。）

又《丧服小记》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馀从而服，不从而税。除丧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轻者。斩衰之葛，齐衰之葛，与大功之麻同。

又曰：《服问》曰：三年之丧，已练矣，有期之丧，既葬矣，则带其故葛带，期之，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功，无变也。（无所变於大功齐斩之服，不用轻累重。）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葛。（有本谓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断本。）既练，遇麻断本者，于免，之。既免，去。每可以必。既，则去之。

《礼统》曰：天子诸侯皆为贵臣妾服三月，夫人为八妾服三月，八妾为夫人服与舅姑同。

《家语》曰：门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犹。

《孔丛子》曰：秦庄子死，孟武伯问于孔子曰：“古者同僚有服乎？”曰：然。同僚有相友之义，贵贱殊等，不为同官。问诸老聃：昔虢叔、闳夭友太颠、散宜生、南宫括。五臣者同僚，比德以赞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为服友之服。古达礼者行之。”

又曰：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弗得也。”县子曰：“请问之。”答曰：“臣而出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不为之服。”

又曰：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问服于子思。子思曰：“礼，父母改葬，缌，既葬而除，不忍无服送至亲也。非父母无服，无服则吊服加麻。”

又曰：鲁人有同岁上计而卒，欲为之服，问于季立。季立曰：“思好者其缌乎？昔诸侯大夫共会事于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也，则皆有哭临之礼。今之上计，上觐天子，有交宴之忻，同名绨素。上记先君，下禄子弟，相敦以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厉以义，又数相往来，特有思亲，比之朋友，不亦重乎？”
《白虎通》曰：弟子为师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竭敬而亲之，死则哀痛之。恩深义重，故为之服。入则，出则否。
习凿齿《汉晋春秋》曰：初，文帝之崩也，羊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为叹。今上天纵至孝，有曾、闵之性，虽夺其服，而实行丧礼。丧礼行，除服何为耶？若因此革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以敦厚风俗，垂之百代，不亦美乎？”玄曰：“汉文以来，世乃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因而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恐难行也。”祜曰：“就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主上遂服，不犹善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下除，此为但有父子，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君子曰：“傅玄知无君臣之伤教，而不知兼无父子之为重，岂不蔽惑哉！汉废君臣之丧，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尽于其新，三纲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独尽废之，岂所以孝治天下乎？《诗》云：‘犹之未远’，其傅玄之谓也。”
挚虞《新礼议》曰：虞谨案：古者诸侯临君其国，臣诸父兄之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使绝期之制，而令傍亲服斩衰之重也。诸侯既然，则公孙之爵亦宜如旧。
又曰：丧无弟子为师服之制。《新礼》：弟子为师衰。臣虞谨案：自古无服师之礼。故仲尼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夫子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请丧夫子若父而无服。”遂心丧三年。此则怀三年之哀而无齐衰之制也。出则，居则否，所谓吊加麻也。先圣为礼，必易从而可传。师从之义诚重，而服制之若历代相袭，不以为疑，宜定亲新礼，无服如旧。
挚虞《决疑要注》曰：礼：故臣为旧君齐衰三月，谓策名委质称臣吏者也。见察举而不为吏者，吊服加麻。
衰冠
《毛诗□羔裘》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笺云：时无三年之恩于父母，废其丧礼，故冀幸一见素冠，急于哀也。）
《周礼□春官□小宗伯》曰：王崩，悬衰冠之式于路门之外。《肆师》之职：大丧，禁外内男女之衰不中法者。
又《夏官□太仆》曰：大丧，悬首服之法于宫。（首服之法谓免ㄇ笄，总长短之数于宫门，示四方也。）
又《天官□内司服》曰：共后之衣服，及九嫔世妇。凡命妇，共其服，共丧衰亦如之。
《仪礼□丧服》曰：斩衰者，不缉也。冠绳缨，条属，冠六升外毕，锻而勿灰。齐衰者，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疏衰裳齐。传曰：问者曰：“何冠也？”曰：“齐衰、大功，冠其受也。缌麻、小功，冠其衰也。带缘各视其冠。”
又曰：缌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也。锡衰者何也？麻之有锡者也。锡者，十五升抽其半，无事其缕，有事其布，曰锡。”
又曰：凡衰，外削幅；裳，内削幅，幅三礿句。（削，杀也。）若齐，裳内衰外，员，广出于适寸。（员在背上，适辟领也。员出于辟领外傍一寸。）适，博四寸，出于衰。衰，长六寸，博四寸。
《礼记□檀弓》曰：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衰。（恶其乱礼。不当物谓精粗广狭不应法制。）齐衰不以边坐。
又《檀弓》曰：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缩，从也。今礼制衡读为横。今冠缝横，以其辟积多。）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时人之惑。丧冠缩缝，古冠耳。）
又《间传》曰：斩衰三升，齐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缌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曰缌。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
《礼记外传》曰：凡言斩衰者，以六寸之布，广四寸为衰，帖于心前，剪而不缉也。（衰者，言悲摧也。缉者，缝缏之名。）齐之言齐也。（加针缕其裳下之缝使齐平也。）凡言有事其缕者，先加灰锡治汉其麻缕，为布则不治也。（哀在外故。）有事其布者，则不治其缕。（哀在内也。为布之后即先治也。）缌者如丝也。锡衰者，先缉锡白之谓也。疑衰者，疑其布是丝也。（疑衰、锡衰，二者，君之吊服也。）
又曰：吉冠之布倍于衣也。朝服十五升，则冠三十升是也。今丧冠升数少，（丧礼简。）斩衰三升，冠六升，（升者，登也，转祖训耳。凡麻八十缕为十升，至六升即为成布也。凡言受以成布者，即葬之后渐去粗受细。）齐衰四升，冠七升。语裯疏衰，即三升半之衰也。（疏亦粗也。其布在齐斩之间。）
《左传□僖上》曰：许僖公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经，士舆榇。（榇，棺。）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
又《襄六》曰：鲁昭公立十九年矣，犹有童心。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戏无度。）
《吴录》曰：诸葛恪将诛，有着衰衣入其阁。令人诘，答曰：“不自知入时。”外内守备亦不见也。
《郑玄别传》曰：玄卒，受业者衰于千余人。
《郭子》曰：刘王共在行南酣宴，谢镇西往尚书墓还，是葬后三日。诸人欲要之。真长云：“仁祖应来。”便遣要之，果即回驾。诸人迎之，把臂便下，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脱帻，酣宴半，坐乃觉，未得脱衰。
《释名》曰：衰，摧也。，实也。伤摧实也。斩衰，下缉其末，剪斩而已也。大功，其布加粗大之功，不善治之也。小功，精细之小功，转有饰也。缌，丝也，锡也。治其麻使滑易也。むむ，如流如む也。
带
《周礼口夏官》曰：《弁师》王之弁，弁而加环。（弁，王吊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谓素冠也。而加环。环者，大如缌之麻，缠而不纠。《司服》职曰：凡吊事弁事。）
《仪礼口丧服》曰：苴者，麻之有ナ者也。苴大，（，手围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为带。齐衰之，斩衰之带也，去五分一以为带。绞者，垂带也。（郑玄注曰：凡服，上曰衰，下曰裳，在首在腰皆曰。之言实也。首象帻布冠之帻，腰象大带。语裯绞带革带也。）牡麻者，麻也。牡麻，右本在上。
又曰：斩衰绞带七寸三分，齐之带五寸六分，大功之带四寸五分，小功之带三寸七分，缌麻之带二寸九分。（郑注：绞带象革带斩之五分去一以为带，绳带也。）
《礼记外传》曰：者，实也。表其有丧戚之情实也。《丧服》衰之与，因象平裳之时冠带，吉凶相变也。有首，有腰，有绞带。斩衰，首围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为腰则七分五分。（五分去一者，从斩至缌，缘有五服，相减，穷其数也。然则绞带又小于腰。）齐衰，首七寸五分之一，腰五寸八分。大功，首五寸八分，腰四寸六分。小功，首三寸七分。缌，首三寸七分，腰首二寸九分。
《左传口僖下》曰：晋襄公击秦师于ゾ，子墨衰。（晋文公未葬，故襄公称子；以凶服从戎，故墨之。）
又《襄二十三》曰：晋侯有姻丧。王驸使宣子墨冒，（晋自ゾ之役，遂常墨衰也。）二妇人辇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宫。
《後汉书》曰：胡广年八十三，熹平元年薨。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议郎以下数百人，皆衰殡位，自终及葬。汉兴已来，人臣之盛，未尝有也。
《宋书》曰：王诞为吴国史，母忧去职。武帝伐刘毅，起为辅国将军。诞固辞，以墨从行。
卷五百四十八　礼仪部二十七
杖屨
《仪礼口丧服》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各齐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非爵而杖者何？担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辅病。童子何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不能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斩齐裳苔屨者，苔菲也。公士、大夫之众臣为其君绳屨者，绳菲也。疏衰裳齐，疏屨者，簏蒯之菲也。

《礼记□丧服小记》曰：虞，杖不入室；杖不升堂。（郑玄注曰：衰益衰，敬弥多也。）妇人不为主而杖者，姑在为夫杖，（姑不厌妇。）母为长子削杖，（嫌服男子，当杖竹也。母为长子服，不可重于子为己也。）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无男昆弟，使同姓为摄主，不杖，则子一人杖谓长女也。许嫁二十而笄，笄为成人，成人正杖也。）

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以杖即位。（不适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丧，则孙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厌孙，孙得神也。）父在，庶子为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之丧，子得伸也。）

又《杂记下》曰：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果轮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

又《丧大记》曰：大夫之丧，三日之朝，既殡，主人、主妇、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则去杖，大夫之命则辑杖。内子为夫人之命去杖，为世妇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丈夫者，通实大夫有父母之丧也。授人杖也使人执之同也。）士之丧，二日而殡，三日之朝，主人杖，妇人皆杖。于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于大夫、世妇之命，如大夫。（士二日而殡者，下大夫也。士之礼，死与往日，生与来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妇人皆杖，谓主妇容妾为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谓凡庶子也。不以即位，与去杖同也。）大夫、士哭殡则杖，哭柩则辑杖。（哭殡谓既涂也，哭柩谓启后也。大夫士之子于父，父也尊近，哭殡可以杖。天子诸侯之子于父，父也君也尊远，杖不入庙门也。）弃杖者，断而弃之于隐者。（杖以丧至尊为人得而褒之。）

又《问丧》曰：或问曰：“杖者何也？”（怪其义各异。）曰：“竹‘桐’一也。故为父苴杖，竹也。为母削杖，桐也。”或问曰：“杖者以何为也？”（怪所为施。）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勤三年，身病体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则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趋，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实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父在不杖谓为母丧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处。不杖，有事不趋，皆为其感动使之忧也。）

又《丧服四制》曰：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担主，或曰辅病。妇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

《白虎通》曰：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蹙也；桐，痛也。父以竹，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桐。竹，阳也；桐，阴也。竹断而用之，质故为阳也。
《韩子》曰：儒执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
帼ㄗ
《仪礼□丧服》曰：女子子在室为父，布总，箭笄，ㄗ，衰三年。（总，束髻也。谓总之者，既束其本，又总其末。箭笄，条竹也。ㄗ，露也。犹男子之括以麻，则ㄗ上用麻也。用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却绕如著参头。《小记》曰：男子冠而妇人笄，男子免而妇人ㄗ。但言衰不言裳者，妇人不殊裳衰也。）
又曰：女子子之适人者为其父母，妇人为舅姑，恶笄有首以ㄗ。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总。传曰：笄有首者，恶笄之有首也。恶笄者，栉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
《礼记□檀弓上》曰：南宫纟 舀之妻之姑丧，孔子诲之，ㄗ曰：“尔无纵纵尔，尔无扈扈尔。”（诲，教也。尔，汝也。纵纵谓太高，扈扈谓太广。尔，鲍语助。）
又《檀弓上》曰：鲁妇人之ㄗ而吊，自败於台鲐也。（时家家有丧，ㄗ而相吊。去纟 丽而曰ㄗ也。）
《礼记外传》曰：ㄗ者，妇人有丧者ㄗ。（古人重ㄗ，男子吉时皆有纵以丬 舀其ㄗ，然後加笄加冠也。）去纟 丽而ㄗ曰ㄗ。（鲁妇人遭升陉之战也，露ㄗ相吊以代丧冠也。）有麻ㄗ，（女子在室，遭父母之丧，用麻合ㄗ，以对兄弟括ㄗ时也。）有布ㄗ。（齐衰以下，以布束发也。）ㄗ者，开散之名也。（既去有纵ㄗ形葩ㄗ。）
《左传□襄公》曰：臧纥救鲁阝 侵邾，败于狐驺。国人逆丧者皆ㄗ。鲁于是乎始ㄗ。（ㄗ，麻合结也。遭丧者多，故不能备凶服，ㄗ而已。）
《广雅》曰：帼谓之其。（音忌）
《魏氏春秋》曰：诸葛亮挑司马宣王战，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庐
《周礼□天官□宫正》曰：掌王宫之戒令。大丧，则授庐舍，辨其亲疏贵贱之名。（郑玄注曰：庐舍，垩室也。亲者、贵者居倚庐，疏者、贱者居垩室。）
《仪礼□丧服》传曰：丧服斩衰，居倚庐，寝苫枕块。（马融曰：倚木以为庐，于东墙下，西向，关北端也。）
《礼记□杂记》曰：大夫居庐，士居垩室。
又《丧大记》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君为庐，宫之；大夫、士礻之。（宫谓围障。）既葬，柱楣涂庐，不於显者。君、大夫、士皆宫之。（不于显者，不涂见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问丧，成圹而归，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哀亲之在外也。
《白虎通》曰：父母之丧，倚庐于中门外东墙下，户北。
又曰：妇人不居倚庐。天子七日，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成服，居门外东壁，为庐。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曰：“宁设菰庐乎？”哀公曰：“菰庐起大伯。大伯出奔，闻古公崩，还赴丧，故作菰庐以彰其尸。吾父无太伯之罪，何用此为？”
《孝子传》曰：王琳，汝南上蔡人。十岁失父母，弟季年七岁，兄弟二人哭泣，哀声不绝。在冢侧作庐，不妄出入。（余见“孝部”。）
重
《仪礼□士丧礼》曰：重，木刊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参分庭，一在南。夏祝取鬻馀饭，盛用二鬲于西墙下。幂用疏布，久之击用今，悬于重。幂用苇席，北面左衽。带用今贺之，结于後。祝取铭，置于重。（郑玄曰：重，木也。悬物焉曰重。刊斫治凿之为悬簪孔也。士重木长三尺。）
《礼记□杂记》曰：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处埋之。）
《礼记外传》曰：重者，未葬之前，以代主也，犹以生事之，末忍作木主。（主以存神也。）设重于庭，悬瓦鬲。以养病之米淅之为沐，则煮之为粥，实之重，用苇席盖之。（鬼神依而饮食。）始死之奠但用米，未有黍稷故也。（黍稷在下之中，如生时也。）殷人作主之后，联其重，悬之于庙梁。去高祖之庙，亲尽，则埋之。周人将葬，重随柩，而朝庙之外柩，而埋之于阶间，而后作主也。
凶门（附）
《南史》孔琳之议曰：“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凡人士丧仪，多出闾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磬，莫不倾产殚财。所谓葬之以礼，其此之谓乎？宜一罢凶门之式。”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宁设衰门乎？”哀公曰：“衰门起于禹。禹治水，故表其门闾，以纪其功。吾父无功，何用此焉？”
韦弘与蔡谟笺问凶门曰：“父在母丧，应立凶门不？”又问：“与父别，止立凶门，愚意犹所疑，厌于父故也。今于父大门之内，别立凶门，便为父。一家有二门，以名义言之，门者，父之有也，今子复立门，岂合圣人之典训？苟不出于礼，其所不曰。故以谘白。”蔡答曰：“礼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击木里之苇席，置于庭中近南，名为重。今之凶门，是其象也。礼既虞而作主，今未有主，故以重当主。本为丧设，非以表其门。恐不应以尊卑厌降也。礼、命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上，父子异宫。今卑私之丧，皆别开门，亦不知今人如此者，皆有凶门不。”范坚答凶门问，曰：“簿帐似不出礼文，何由行此？”答曰：“凶门非礼。礼有县重于庭，以席覆之，其形似凶门。后出之，于门外表丧，由此，俗遂行之耳。”

《礼论》曰：问：“改葬立凶门否？”蔡谟答云：“改葬若停丧，谓应有凶门。”

死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丧礼哀死亡。

《礼记□曲礼上》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郑玄注曰：山颠坏曰崩。薨，崩之声也。卒，终也。不禄，不充其禄也。死之言澌也，精神澌尽也。）死寇曰兵，（异于凡人，当享禄其后也。）寿考曰卒，短折曰不禄。（老而死，从大夫之称；少而死，从士之称也。）

又《檀弓下》曰：孔子过太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又《丧大记》曰：男子不死於妇人之手，妇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死于下室；士之妻死于寝。

《左传□定下》曰：齐侯伐晋，敝无存之父将室之，辞。以与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先登，求自门出，死于ニ下。

又《哀上》曰：简子巡列曰：“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死于牖下。（毕万，晋献公卿也。死于牖下，言得寿中。）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也。）

又《哀下》曰：太子闻之惧，下石乞孟厌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

又《哀下》曰：晋荀瑶帅师围郑，郑人俘阝 魁垒，赂之以知政，闭其口而死。

《梁传□隐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在民上，故崩之也。”

《春秋说题辞》曰：天子曰崩。崩之为言殒也。诸侯称薨。薨之为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辉终卒。卒之为言绝，绝於邦也。士曰不禄，失其忠也。不禄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为言精爽穷也。（《白虎通》又载。）

《尔雅》曰：崩、薨、无禄、卒、殂落、殪，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里仁》曰：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言将至死，不闻世之有道。）
又《子罕》曰：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又《先进》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又《先进》曰：季路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
又《季氏》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
《五经通义》曰：“崩薨从何王以来乎？”曰：“从周。何以言之？《尚书》曰：‘放勋乃殂落。’舜曰：‘涉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称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书》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释名》曰：“汉以来谓死为物故，言其诸物皆就朽故。”
《史记》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鼎，绝膑而死。（徐广曰：膑或作脉矣。）又曰：范雎说秦昭王曰：“夫以乌获、任鄙之力，荆成、孟贲、（许慎曰：荆成，勇士也。孟贲，卫人。）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
《后汉书》曰：马援谓孟冀曰：“方今匈奴、乌丸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后魏书》曰：张预每羡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攻掘，得若环壁杂器形者大小百余。至而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日服食之，余多惠人。后闻者乃更求玉于故处，皆无所见。冯翊公源怀等得其玉，琢为器，皆鲜明可宝。预服延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又加之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弃嗜欲，或当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绝，自致于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有异，勿使速殡，令后人知餐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停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之，口闭。常谓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故不受也？”言讫，齿启，纳珠。因嘘属其口，都无秽气。举敛于棺，坚直不倾。委死犹有遗玉屑数升，囊盛纳诸棺中。
《文子》曰：老子曰：“圣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圣人之同死生，知于分理也。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人之生，气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又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又曰：庄子之楚，见空髑髅，然有形，檄以马棰，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钺之诛而为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辨士。诸子所言，皆人生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说苑》曰：齐景公出而见堇，谓晏子曰：“此何死？”对曰：“馁而死。”公曰：“噫！寡人之无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为无德？”景公曰：“何谓也？”对曰：“君之德及後宫与台榭之玩。君之厪食以菽粟，君之宫内自乐，延及後宫之族，何为其无德也？顾臣有请于君，由君之意，自乐之心推与百姓同之，则何堇之有？”
又曰：子贡问孔子：“人死有知，将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无知也，恐不孝子孙弃亲不葬也。赐欲知人死有时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
又曰：鲁哀公问孔子曰：“有智者寿乎？”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劳逸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酒欲物求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犯众，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此三死者，非命也。”
又曰：民有五死，圣人能去三，不能除其二。饥渴死者可去也，冻寒死者可去也。虽五，兵死者可去也。寿命死者不可去也，痈疽死者不可去也。三者可去，二者不可去。
《论衡》曰：人之死也，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慧。二者不齐，论者犹谓死有知，惑也。
又曰：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千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精思不任，脉绝气灭也。
杨泉《物理论》曰：人含气而生，精尽而死，犹澌也，灭也。譬如火焉，薪尽而火灭，则无光矣。故灭火之余，无遗炎矣。人死之后，无遗魂矣。
卷五百四十九　礼仪部二十八
尸
《礼记□曲礼下》曰：在床曰尸。
《左传□哀下》曰：陈候使公孙贞子吊焉，及良而卒，将以尸入。吴子使太宰嚭劳，且辞上介。芋尹盖对曰：“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使盖备使，吊君之下吏。无禄，使人逢天之，大命殒坠。今君命逆使人曰：‘无以尸造於门。’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闻之：‘事死如事生，礼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终、以尸将事之礼，语祫朝聘而遭丧之礼。若不以尸将命，是遭丧而还也，无乃不可乎？以礼防民，犹或逾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礼也。苟我寡君之命达於君所，虽陨于深渊，则天命也。”吴人内之。

《礼统》曰：尸之言矢也，陈也。

《家语》曰：史鱼将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进蘧伯玉，退弥子瑕，是吾为臣不能正君。生而不能正君，死不可以成礼。我死，汝其陈尸牖下。”灵公吊焉，怪而问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曰：“寡人过也。”命殡于客位，进蘧伯玉，退弥子瑕。孔子曰：“史鱼死而尸谏，可谓直乎？”

《史记》曰：崔杼杀庄公。晏婴立崔杼门外，曰：“君为社稷死，死之；为社稷亡，亡。若为己死，非其私昵，谁敢任之。”门开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谓崔杼杀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又曰：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尸，鞭之三百。

又曰：吴王取子胥尸，盛以鸱夷，（应劭曰：取马皮以为鸱夷盖形也。）浮之江。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

《魏志》曰：宣王讨王陵，乃穷治其事。发氵及令狐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

王隐《晋书》曰：王浚在幽州，谣曰：“幽州城门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

又曰：赵王伦害张华之时，洛中震悚。惟阎缵敢独诣东市号哭，吊尸而抚之，曰：“早语君逊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祸。”

车频《秦书》曰：初，幕容在邺，居石虎宫，梦虎啮其臂，募人求虎殡所在。女子李{艹勉}告，在东明观下。掘得之，尸僵不毁。裸而骂之曰：“死胡，敢梦生天子！”鞭挞毁辱，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终不移转。后为臣虎所执，乃悟而悔焉。符坚以李{艹勉}无状，无少长，悉坑之。

《李固别传》：梁冀诛固而露尸于四衢，命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况，年始成童，游学洛阳，乃左提章钺，右秉，诣阙上书，乞收固尸。不许。往临哭，陈辞于前，遂守丧不去。

《白虎通》曰：尸者何谓也？尸之为言陈也。失气亡神，形体独陈。

《释名》曰：死曰尸。尸，舒也。骨节解舒，不能复自胜敛。

《搜神记》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殡，尸不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无尸，独丝履存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死。兄伦求尸，积日不得。设祭水侧，又笺与河伯。投笺一，宿岸侧。冰开，尸手执笺浮出。伦又笺谢。
又曰：浔阳周字孟威。宁康中，镇于巴西，为苻坚所摧，守节不屈。坚使使者请通。躬治逵陌，谓使者云：“烦君语贼苻坚何至耳！烦国士如此。”又潜图袭。坚闻之，曰：“小人正欲觅死，杀之适足成名耳。”乃苦考楚，不食而卒。敛已经旬，坚怒犹未歇，剖棺临视，尸回眸，鬓髭张烈，精瞳明亮，回盼瞩。坚睹而嘉称，乃厚加赠赙。
又曰：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襄公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兹亦未必有凭而然也。京房尸至义熙中犹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
《列女传》曰：齐人杞梁袭莒，战而死。其妻无所归，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於淄水而死。
《博物志》曰：灵帝光和元年，元辽西太守黄翻言：海边有流灵冠绛衣，尸体完，令感梦曰：“我伯夷弟孤竹君也。海水坏吾棺，求见掩藏。”
《吴会稽分地》曰：重山者，大夫种所葬也。在西乡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尸。俗云：伍子胥乘渐水取以去。今山胁有缺处。
《临邑国记》曰：有灵鹭能知人吉凶。觇人将死，食尸肉尽乃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操玉加於晏子尸上，涕下沾衿，尽哀而去。
又曰：景公伏晏子尸而号曰：“今天降祸，不加寡人而加夫子，社稷危矣。
《论衡》曰：孟贲之尸，人不刃者，气绝也死；炭百斛，人不沃者，光灭也。
又曰：淮阳都尉尹齐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取其尸，尸亡归。
复魂
《周礼□天官□夏采》曰：掌大丧，以冕服复於太祖，以乘车建绥，复於四郊。（复，招魂也。建绥者，去其旒。）
又《春官□司服》曰：大丧共复衣服。（衣服，今座上魂衣也。）
《礼记□檀弓》曰：复，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复谓招魂，且分祷五祀，庶几其精气之反。）望反诸幽，求诸鬼神之道也。（鬼神处幽ウ，望其从鬼神所来。）北面，求诸幽之义也。（向其所来也。礼，复者升屋北面。）
又《檀弓》曰：邾娄复之以矢也。盖自战於升陉始也。（时师虽胜，死伤亦甚，无衣可以招魂。）
又曰《曾子问》曰：“为君使而卒於舍，礼曰：‘公馆复，私馆不复。’凡所使之国，有司所授舍，则公馆已，何谓私馆？”子曰：“善乎问也。自卿大夫家曰私馆，公与公所为曰公馆。‘公馆复’，此之谓也。”
又《礼运》曰：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招之於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杂记》曰：复，诸侯以衣、冕服、爵弁服；（复，招魂复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褒衣亦始命为诸侯及朝觐加赐之衣也。褒犹进也。）夫人税衣榆狄、狄税素沙。（言其招魂用税衣上至ㄗ狄也。狄税素沙，言皆以白纱为褒。）复西上。（北面而西上，赐长左也。复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数。）

又《杂记上》曰：大夫、士死於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如於馆死，则其复如於其家。

又《丧大记》曰：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复，招魂复魄也。阶，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乐吏之贱者。阶，弟也。и虞之类。）小臣复。复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世妇以礻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税衣。皆升自东荣。中屋履危，北面三号。卷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荣。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而复。（私馆，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复，为主人之恶也。）复衣，不以衣尸，不以敛。（不以衣尸，谓不袭也。复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袭敛，是用生施死，于义相反。《丧礼》云：以衣衣尸，俗而去之。）妇人复，不以礻冉。（礻冉，嫁时上服，而非事鬼神之衣。）凡复，男子称名，妇人称字。（妇人不以名行。）惟哭先复，复而後行死事。（气绝则哭，哭而复，复而不苏，可以为死事。）诸侯行而死于馆，则其复如于其国。如于道，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复。（馆主所致舍绥旌旗。）

又《丧服小记》曰：复与书铭，自天子达於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复则臣得名君。周之礼，天子崩，则同复曰：皋天子复。诸侯薨，复曰：皋某甫复。其馀及书铭。）

《礼记外传》曰：人之精气曰魂，（魂，阳也。云云而动。）形体谓之魄，（魄，阴也。漠然不动。）合阴阳二气而生也。（精气聚而为一物。）形劳则神逝，（谓死而魂游散。）死则难复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无涯也。鬼者，复於土也。（人皆食土之物，养成形体也。）气绝而收其魂，使反复於体也。

《齐书》曰：张融，建武四年病卒，遗令白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陵口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事哀毕，各遣还家。”

含

《周礼口天官口冢宰》曰：太宰之职，大丧赞赠玉、含玉。（助王为之也。赠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实也。天子以玉。《杂记》曰：“含者执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命曰：‘寡君使某含。’”则诸侯含以璧。）小宰丧荒，受其、衤遂、币玉之事。（《春秋传》曰：口实曰含，衣服曰衤遂，凶荒有璧玉者，宾客所委之礼。）

又《天官口玉府》曰：大丧，共含玉。

又《春官口典瑞》曰：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饭玉，碎玉以杂米也。）

《礼记口檀弓下》曰：邾娄考公之丧，（考公，益之曾孙也。考公或为定公也。）徐君使容居来吊含，（吊且含，非之也。）曰：“寡君使容居坐含进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亲含，非礼也。含不使贱者，君行则亲含耳。侯玉者，徐僭称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诸侯之来辱敝邑者，易则易，于则于。易于杂者，未之有也。”（易谓臣礼，于谓君礼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礼于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敌诸侯，有司固拒之，是也。）容居对曰：“容居闻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遗其祖。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於河，无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鲁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与今君，於诸侯初如是，不闻义则服也。驹王，徐先君，谓僭号者，容居，其孙也。济，渡也。言西讨渡於河，广大其国也。鲁，鲁钝也。言鲁钝者，欲自明不妄。）

又《檀弓下》曰：饭用米、贝，弗忍虚也。不以食道，用美焉尔。（尊之也。食道米、贝，美也。）

又《杂记上》曰：含者执璧将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含玉为璧制，其分寸大小未闻。）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颡。者坐委於殡东南。

又曰：天子饭九贝，诸侯七，大夫五，士三。（此盖夏时也。《周礼》天子饭用玉。）

《左传》曰：叔孙豹会晋士丐于柯，盟于督阳。荀偃瘅疽，生疡於头，（瘅疽，恶疮。）二月卒，而视，不可含。（目开口禁。）宣子与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於齐故也。”（怀子，栾盈。）乃复抚之曰：“主苟终，所不嗣事于齐，有如河。”乃瞑，受也。

又曰：公会吴子伐齐。将战，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虞殡，送终歌典，示必死也。）陈子行命其徒具玉。（亦示必死。）

《春秋说题辞》曰：口实曰含，缘生象食，孝子不忍虚其欲。（不忍虚，故欲实其口。）天子以珠，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贝。之为言含也。（生常食，故死亦有所含。）

《说文》曰：，送终口中玉也。

《释名》曰：以米、贝，含其口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青青之麦，生於陵阪。生不布施，死何珠为？
《吕氏春秋》曰：含珠鳞施，今葬皆用之。注云：含珠口实。鳞施，施玉匣於死者之体如鱼鳞。
绞纟今衾冒
《仪礼□士丧礼》曰：死於适室，抚用敛衾；（无，覆也。敛衾，大敛所用之衾也。衾，被也。）奉尸於室，抚用夷衾。（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又曰：冒，缁质，长与手齐。杀，掩足。（冒，韬尸者也。制如直囊，上曰质，下曰杀。杀韬足而上，质韬首而下。齐手上衣尤下，赤象地也。）
又曰：厥明，陈衣于房，南头。西上纟今青纟今，横三缩一，广终幅，拆其末。（纟今青，屈也。纟今，所以束衣服为坚急也，以布为之。缩从，横者三幅，从者一幅，折其末令可结之也。）
《礼记□杂记》曰：惟绞纟今衾冒，死而後制。
又《丧大记》曰：君锦冒黼杀，缀旁七；大夫玄冒黼杀，缀旁五；士缁冒杀，缀旁三。
又《丧大记》曰：小敛：布绞，缩者一，横者三；大敛：布绞，缩者三，横者五；布纟今，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礼记外传》曰：绞纟今衾帽，死而後制。绞者，交束之名也；纟今者，坚急之称也；衾者，单被也；帽者，小敛衣，故设帽以掩形也。小敛用一衾。大用二衾：一以覆之；一者将敛之时，先铺衾於纟今之下，用以举尸入棺者也。
《释名》曰：绞，交也。交结之也。纟今，禁也。禁系之也。
卷五百五十　礼仪部二十九
殓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大宗伯，王崩，及执事莅大敛小敛，帅异族而佐。（执事，太祝之属也。）
又《周礼□春官□司服》曰：大丧共其敛衣服。
《礼记□檀弓上》曰：康子之母死，陈亵衣。（非上服也，陈之将敛也。）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于斯？”命撤之。
又《丧大记》曰：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苇席。小敛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大敛布纟今，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簟，细苇席也。三者下皆有莞。衣十有九称，法天地之终数也。二衾者，或覆之，或荐之也。）
又《曾子问》曰：“下殇，土周葬于园，遂舆机而往，途迩故也。（土周，圣周也。周人以夏后之圣周，葬下殇于园中，以其未成人，远不就墓也。机，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尸之床也。绳为其中央，又以绳从旁钩之。礼以机举尸，舆之以就园而敛葬焉，途近故耳。舆机或以为馀机。）今墓远，则其葬也如之何？”（今人敛下殇于宫中而葬之于墓，与成人同墓，途乃远其葬当舆其棺乎载之也。问礼之变。）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曰：昔史佚有子而死，下殇也，墓远。（盖欲葬之墓，如长殇，从成人也。长殇有送葬车者，则棺载之矣。史佚，武王时史贤，犹有所不知。）召公谓之曰：‘何以不棺敛於宫中？’（欲其敛於宫中，如成人也。敛於宫中，则葬当载之也。）史佚曰：‘吾敢哉！’（畏知礼也。）召公言於周公。（为史佚问。）周公曰：‘岂不可’。（言是岂於礼可不许也。）史佚行之。（佚失於以为许也，遂用召公之宫言也。）下殇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谓敛於棺也。）

又《问丧》曰：或问曰：“死三日而後敛者，何也？”（怪其迟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懑，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矣。是故圣人为之断决，以三日为之礼制也。”

《左传口僖下》曰：许穆公卒於师，葬之以侯，礼也。（男而以侯礼，加一等。）凡诸侯薨於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敛。

又《襄公》曰：鲁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又《定上》曰：季平子行东野。（东野，季氏邑。）还，未至，丙申，卒於房。阳虎将以敛，（，美玉，君所佩。）仲梁怀弗与。（怀亦季氏家臣。）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孙行君事，佩，祭宗庙。今定公立，复臣位，改君步，则亦当去。）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

《家语》曰：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历，登阶不聚足。）曰：“送死人而以宝玉，犹曝尸於中原，示民以奸利之端。”

《後汉书》戴封年十五诣太学，时同学石敬平温病卒，封养视殡殓，以所赍粮市小棺，送丧到家，更敛。见敬平生时书物皆在棺中，乃异之。

《吴志》曰：张昭卒，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孙权素服临吊。

又曰：诸葛瑾年六十八卒，遗令：素棺，敛以时服，事从约省。

《晋书》曰：安平王孚临终遗令曰：“有魏贞士，河内温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史》曰：王奂为雍州刺史，被诛，旧人无敢至者。汝南许明达为奂参军，躬为殡殓，经理甚厚，当时高其节。
《梁书》曰：王志，天监初为丹阳尹，为政清静。都下有寡妇，无子，姑亡，举债以敛葬。既而无以还之。志愍其义，以俸偿焉。
《陈书》曰：周弘直卒，遗疏：“气绝之後，便买市中见材小形者，敛以时服。古人通制，但见先人，必须备礼，可着单衣，裙衫故履。既应侍养，宜备纷。或逢善友，又须香烟。棺内惟安白布手巾、粗香炉而已。此外无所用。”
《释名》曰：衣尸棺曰敛，藏不复也。
《风俗通》曰：礼：天子敛以梓器宫者，存时所居，缘生事亡，因以为名。凡人呼棺亦为宫也。
宋韬《遗教》曰：吾死，敛以时服，不得造新白单衣。
柩
《礼记□曲礼下》曰：在棺曰柩。（柩之言究。）
又《檀弓下》曰：君遇柩于路，必使人吊之。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鲁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荆人曰：“必请袭。”（欲使襄公衣之。）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荆，君临臣丧之礼。）
《记统》曰：柩之言也，具书其谥置棺旁，万世久藏也。
《释名》曰：柩，究也，送随身之制皆究备也。
《汉书》曰：薛宣守左冯翊，多仁恕。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于府。未及召，闻立受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受系者钱万六千，受之而掾实不知。掾惭恐，自杀。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廉吏狱掾王立，家私受财，而立不知，杀身以自明。立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
《东观汉记》曰：廉范字叔度，京兆人也。父客死蜀。范乃出，负丧归。至葭萌，船触石破没。范持棺柩，遂俱沉溺。众伤其义，钩求得之，仅免于死。
《晋书》曰：东海王越薨，葬东海。石勒追及于莒县宁平城，将军钱端出兵拒勒，战死，军溃。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萧子显《齐书》曰：傅琰字季，北地灵州人也。美姿仪，为尚书左民郎。遭丧，居南岸。邻家失火，烧屋，抱柩不动。
《礼记□曲礼上》曰：里有殡，不巷歌。（助哀也。）
又《檀弓上》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邹邑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殡于五父之衢。（欲有所就而问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子亦为隐焉。殡于家，则知之者无由怪己欲发问端。五父，衢名，盖邹曼父之邻。）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见柩行于路也。）其慎也，盖殡也。（慎当为引，礼家读然，声之误也。殡引饰棺以青，葬引饰棺以た柳。孔子是时以殡引，不以葬引，时人见之者谓不知礼。）

又《檀弓上》曰：天子之殡也，涂龙盾以椁，（木以周龙盾加椁而涂之。天子殡以盾车，画辕以龙。）加斧于椁上，毕涂屋，（斧谓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绣于纟 参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尽涂之矣。）天子之礼也。

又《檀弓下》曰：帷殡，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穆伯，鲁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蜀之母也。礼，朝夕哭不帷。）

又《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也。《春秋传》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也。”）

又《丧大记》曰：君殡用盾，攒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攒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衽，涂上帷之。（赞犹也。屋殡，上覆如屋者也。帱，覆也。暨，及也。天子之殡，居棺以龙盾，赞木题凑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诸侯盾不画龙，赞不题凑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殡，废盾，置棺墉西墙下，就墙攒三面。涂之不及棺者，言赞中狭小，裁取客棺。然则天子、诸侯差宽大夫矣。士不赞，掘地下棺见小要耳。帷之者，鬼神尚幽ウ也，士达于天子皆然。帱或作享，或作享。）

又《坊记》曰：子云：“宾礼每进以让，丧礼每加以远。浴于中ニ，饭于牖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阼阶。殡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远也。”（远之所以崇敬。）

《左传口僖下》曰：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殡。宻棺也。曲物裯旧宫焉。）出绛，柩有声如牛。（如牛声。）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声自柩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偃闻奏密谋，故因柩声以正众心。）

《论语口乡党》曰：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重朋友恩也。无所殡，无亲後也。）

《续汉书》曰：和帝追封，谧皇太后父梁竦为褒亲愍侯，殡赐东园棺、玉匣：衣衾。

范晔《後汉书》曰：蔡顺丧母，停柩未殡。东邻失火，烧顺屋，柩不可移。乃伏柩上，火乃越烧他舍。（馀见孝部。）

《宋书》曰：竟陵王诞据广陵为逆。事平，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别驾范义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兴宗素善，在城内同诛。兴宗至，躬自收殡，致丧还豫章旧墓。上闻，谓曰：“卿何敢故尔触网？”兴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周旋，既犯严制，正当甘于斧钺耳！”

《唐书》曰：严郢以旧怨与卢杞陷杨炎、赵惠伯，构成其罪，贬炎于崖州、惠伯于费州。郢既报怨过当，人颇不直。郢後得罪至费州，道左有柩殡。问其主名，或曰：“赵惠伯之殡也。”郢默然惭恧，岁馀而卒。

《穆天子传》曰：天子乃殡，盛姬于兵之庙。（先王之庙有此者，汉氏亦所在有庙也。）

《白虎通》曰：天子舟车殡，为水火也。故棺在车、在舟中，臣子更执绋，昼夜千二百人。绋，所以牵持棺者也。

《释名》曰：于西壁下涂之曰殡。殡，宾也。宾遇之，言稍远。（子思子曰：殡，宾也。）

《礼记□杂记》曰：介，执圭将命曰：“寡君使某。”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须矣。”陈乘黄大路于中庭，北圭将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颡，坐委于殡东南隅，宰举以东。（，辕也。自，率也。下谓马在路之下。《觐礼》曰：路下四亚之客，给者入设乘黄于大路之西。客入，则致命矣。）

《左传□隐公》曰：天王使宰喧来归惠公、仲子之，缓，且子氏未薨，故名。（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缓也。子氏，仲子也。葬薨在二年。，助丧之物。）赠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称。）吊生不及哀。（诸侯曰上既葬，则衰麻除，无哭位，谅ウ终丧。）豫凶事，非礼也。（仲子在而求赠，故曰：“豫凶事”。）

《梁传□隐公》曰：乘马曰。

《公羊传□隐公》曰：车马曰。

《春秋说题辞》曰：知生则赙，知死则。赙之为言助也，之为言覆也，舆马曰，货财曰赙，玩好曰赠，决其意也。衣被曰衾遂，养死具也。赠，称也；衾遂，遗也。

赙

《周礼□天官》曰：小宰，凡邦之吊事，掌其戒令，与其币器财用，凡所共者。（吊事，吊诸侯诸臣币所用赠也。器，所致明器也。凡丧，始无吊而含衾遂，葬而赠。其间加恩厚，则有赙焉。）

《礼记□曲礼下》曰：吊丧不能赙，不问其所费。

又《檀弓上》曰：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税骖而赙之。子贡曰：“于门人之丧，未有所税骖。税骖于旧馆，无乃已重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税骖太重，比于门人，恩为偏颇也。）夫子曰：“予向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遇，见也。旧馆人恩虽轻，我入哭，见主人为我尽一哀，是以厚恩待我也，我为之出涕。恩重，宜施惠之也。）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小子行之！”（客行，无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也。）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硕欲以赙布之馀具祭器。（古者谓钱为泉布，所以通布货财。）子柳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恶恩死者以为利。）请班诸兄弟之贫者。”

又《少仪》曰：马入庙门。（以其主于死。）赙马，与其币，大白兵车，不入庙门。（以其主于生人也。兵车，革车也。虽为死者来陈之于外，战伐田猎之服，非盛者也。《周礼》：“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也。”）赙者既致命，坐委之，摈者举之，主人无亲受也。

《公羊传□隐公》曰：货财曰赙。

《梁传□隐公》曰：钱财曰赙，（赙，助。）归生者赙。

《汉书》曰：原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官赋敛送葬皆千万已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产业。时又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让还南阳赙送，行丧冢墓三年，由是显名京师。

又曰：何并字子廉，徙颍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书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虽得官赙，勿受。葬为小椁，但下棺。”恢如其言。

《後汉书》曰：鲁恭字仲康，父期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昼夜号踊声。郡中赙，无所受。乃归服丧，礼过成人。

《後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征为太常。未及行，会病卒。遗言薄敛，不受遗。旧典：二千石卒官，赙百万。府丞焦俭遵续先意，一无所受。诏书褒美，敕太山太守以府赙钱赐续家。

《世说》曰：王戎父浑，官至梁州刺史。浑，所历州郡，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齐书》曰：张稷所生刘先假葬琅琊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礼，赙助委积于时。虽不拒绝，事毕，随以还之。

又曰：江学攵卒，遗令不受赙。诏赙钱三万，布百匹。子启遵学攵命不受。诏嘉美之，从其所请。

又曰：张融有孝义，父畅临终谓诸子曰：“昔丞相事难，吾以不同将见杀，缘司马竺超人得活。尔等必报其子。”後超人孙微、冬月遭母丧，居贫，融吊之，悉脱衣以为赠，披牛被而反。

礻遂

《仪礼□士丧礼》曰：丧士，君使人礻遂。撤帷，主人如初。礻遂者左执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执要，入，升，致命。（衤遂之言遗也。衣被曰衤遂。致命曰：“君使某衤遂。”）主人拜如初。衤遂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
《礼记□檀弓下》曰：卫有太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也。”（革，急也。）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急吊贤也。）不释服而往，遂以衤遂之。（脱君祭服以衤遂臣，亲贤也。）
又《杂记》曰：诸侯相衤遂，以後路与冕服，先路与褒衣不以衤遂。（不以巳之正者施于人，以彼不以为正也。後路，贰车，贰车行在後也。）
又《少仪》曰：臣致衤遂于君，则曰：“致衣废于贾人。”敌者曰“衤遂”。（言废衣不必其以敛也，贾人知物善恶也。）亲者兄弟不以衤遂进。（不执将命。）
《左传□文公》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进，礼也。（秦慕诸夏，欲通敬于鲁国，有翟泉之盟，故赠僖公，并及成风。本非鲁方岳同，无相赴吊之制，故不讥其缓，而以接好为礼。）诸侯相吊贺也，虽不当事，苟有礼焉，书之可也，以无忘旧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当事”。书者，书于典策，垂示子孙，使无忘过厚之好。）
又《襄公》曰：鲁公朝于楚。康王卒，楚人使公亲衤遂，（衤遂，诸侯有遣使衤遂礼，今楚欲依遣使之比矣。）公患之。穆叔曰：“祆殡而衤遂，则布币也。”（先使巫祆除殡之凶邪而行衤遂礼，与朝而布币无异。）乃使巫以桃先殡祆，（，黍禳。）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又《襄公》曰：郑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市列。）子产衤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斗城，郑地名。）
《春秋说题辞》曰：衣被曰衤遂。衤遂之言遗也。
《梁传□隐公》曰：衣衾曰衤遂。
《说文》曰：衤遂，衣死人也。
卷五百五十一　礼仪部三十
棺
《周易□系辞》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周礼□春官□丧祝》曰：及祖，饰棺，乃载，遂御。凡卿大夫之丧，掌事而敛饰棺。
《礼记□檀弓上》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者，虞氏尚瓦。）夏后氏𠙵周，（火熟曰，烧土冶以周于棺。）殷人棺椁，（椁大也，以木为之。言椁大于棺。殷人尚梓。）周人墙置た。（墙，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也。）周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略未成人。）

《礼记□檀弓上》曰：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子，不欲速朽也。”（中都，鲁邑名。孔子尝为之宰，为民作此制。）

《礼记□檀弓上》曰：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诸公三重，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以水牛兕牛之革，以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为一重也。）也棺一，（所谓椁棺也。《尔雅》曰：“，也。”）梓棺二，（所谓属与大棺。）四者皆周。（周，匝。）棺束：缩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当为横。衽，今小要也。）柏椁以端长六尺。（以端题凑也。其方盖一尺也。）

《礼记□檀弓下》曰：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为棺椁者，斩之。（掌山泽之官。百祀，畿内百县之祀。以为棺椁。斩，伐也。）

《礼记□檀弓上》后木曰：丧，吾闻诸县子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后木，鲁孝公子惠伯巩之後。）买棺外内易。”我死则亦然。

《礼记□檀弓下》曰：陈乾昔寝疾，属其兄弟而命其子遵己。曰：“如我死，则必大为我棺，使二婢子夹我。”（婢子，妾也。）陈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礼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杀。（善尊已不陷父于不义也。）

《礼记□丧大记》曰：君大棺八寸，属六寸，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大棺，棺之在表。）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钉；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钉；士不绿。（钉所以缘着里也。）君盖用漆，三衽三束；大夫盖用漆，二衽二束；士盖不用漆，二衽二束。（用漆者，涂合牡牝中也。衽，小要。）君、大夫大{髟春}爪实于绿中，士埋之。（绿当为角，声之误也。角即谓棺之内也。）

《礼记外传》曰：凡棺之重数，从内数向外，如席之重也。兕革棺一，各三寸，（内一重有水牛皮，次兕皮，二者合为一重，都厚六寸。）一名椁棺，又名椟。（椁者坚如壁，椟者亲于身也。）也棺二，厚八寸。（也曰木，在椁棺之外。）属棺三，其厚四寸。（属者施也棺外。）大棺四，厚六寸。（属棺之列也。）属棺、大棺皆用梓也。上公去水牛皮，（兕皮外有三重也。）侯伯已下去水兕，（也棺外二重。）卿、大夫惟属棺与大棺，（一重。）士不言重，惟棺而已。

《左传□宣上》曰：郑人田衲公之乱，斫子家之棺。（以四年杀君故也。斫薄其棺，不使从卿礼。）

《左传□成上》曰：宋文公葬，椁有四阿，棺有翰桧。（杜预注曰：翰旁饰，桧上饰，王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襄上》曰：齐姜薨。初，穆姜使择美贾，（贾，梓之属。）以自为椁与颂琴。（梓，棺也。颂琴，琴名，犹雅琴也。皆欲以送纳。）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礼也。礼无所逆。妇，养姑者也。亏姑以成妇，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齐姜，成公妇也。）

《左传□襄上》曰：定姒薨。不殡于庙，无椁，不虞。（椁，亲身棺也。季孙以定姒本贱，既无备器，议其丧制，欲殡不过庙，又不及哭也。）匠庆谓季文子曰：“子为正卿，而小君之丧不成，不终君也。（父其母，是不终事君之道也。）君长，谁受其咎？”初，季孙为己树六碘楼蒲圃东门之外，（蒲圃，场圃名也。）匠庆请木，季孙曰：“略。”匠庆用蒲圃之贾，季孙不御。（御，止。）

《左传□哀上》曰：赵简子与郑战。简子誓曰：“志父无罪，君实图之。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不设属辟。（属辟，棺之重数。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车朴马，（以载柩。）无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罚也。”

《公羊传□定公》曰：国君薨，正棺于两楹之间，然後即位。

《论语□先进》曰：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欲得卖之，以为颜渊作椁也。颜路，颜渊之父。）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鲤，孔子子伯鱼。）

《家语》曰：孔子之徒，公西赤掌殡葬焉。桐棺四寸，柏椁五寸。

《家语》曰：墨子葬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袭之以明其所止也。

《说文》曰：棺，关也，可以掩尸。椁，附身棺也。椟，匮也。，椟也。

《史记》曰：飞廉生恶来。俱以材力事纣。武王伐纣，并杀恶来。时飞廉为纣使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天令处父与发乱，赐汝石棺。死，遂葬霍太山。

《古史考》曰：舜作瓦棺，汤作木棺。

《汉书》曰：高祖下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服虔曰：音卫。应劭曰：小棺也。今谓之椟。）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致其尸于家，县官更给衣衾敛。）祠以少牢，吏亲葬。

《汉书》曰：张汤自杀，昆弟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大臣，被恶言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无椁。上闻，曰：“非此母不生此子。”

《汉书》曰：哀帝崩，有司奏，董贤乃自杀。死後，其父恭不悔过，乃复以砂画棺，四时之色，左苍龙，右白虎，上著金银日月、玉衣珠璧，至尊无以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王莽奏贬丁傅太后号，改葬，发取玺绶。太后以为既往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既发傅太后棺，臭闻数里。

《续汉书□礼仪志》曰：王公主贵人皆樟棺朱漆，画□气。公特进樟棺黑漆。

《续汉书》曰：杨震数切谏，为樊丰等所谮，遣归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阳亭，谓诸子、门人曰：“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单被裁足盖形，无归冢次，勿设祭祠。”因饮鸩而卒。

《续汉书》曰：曹褒在射声营舍，有停棺椁不葬者百馀所。褒亲自履行怆然。为买空地，悉葬其无主者。

《续汉书》曰：周盘字伯坚，年七十三岁，朝集诸生讲论终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梦见先师东里先生，与我讲于阴堂之奥而长叹，岂吾齿之尽乎？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敛刑悬封，濯衣幅巾。编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其月望，无病忽终。学者以为知命。

《东观汉记》曰：郭凤字君张，善说灾异吉凶，占应，病先自知。死日，豫令弟子市棺敛具。至其日，如言卒。

《东观汉记》曰：耿秉薨，赐朱棺、玉衣。

《东观汉记》曰：梁商薨，赐东园朱寿器、银缕玉匣。

《东观汉记》曰：长沙有义士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会火灭。

《东观汉记》曰：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赃罪，死狱中。歙掾陈元上书追讼之，言甚切至。帝乃赐棺木，赠赙三千匹。

谢承《后汉书》曰：徐羽为长沙郡，将死，遗令不受赠赙。一匹私马，卖以为棺。

谢承《後汉书》曰：和帝追封太后父梁松为褒亲愍侯，改殡，赐东园画棺、玉匣、衣衾而葬之。

《魏志》曰：李亻等葬董卓于，并收所焚尸之灰，合敛于棺而葬之。是日大风、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椁。

《魏志》曰：宣王讨王陵，赦罪。陵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竟给之，遂自杀。

《曹操别传》曰：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宝。天子闻之，哀泣。

《晋书》曰：夏侯湛将殁，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厉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也。

《後魏书》曰：崔光韶谓子孙曰：“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饮食未曾一片不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儿女官婚荣利之事，未尝不先以推弟。弟顷横祸，权作松棺。亦可以为吾作松棺，使吾见之。”

《南史》曰：宋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蓄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

《宋书》曰：王敬则为既阳令。初至既阳县，陆主山下宗侣十余船同发，敬则船独不进。乃令入水推之。见乌漆棺，敬则咒云：“若是吉，使船速进，吾富贵，当改葬尔。”船须臾进。入县城，收此棺葬之。

《宋书》曰：袁昂为豫章内史，丁所生母忧，去职，以丧还。江路风潮暴骇，昂乃缚衣着棺，誓同沉溺。及风止，余船皆没，惟昂船获全。咸谓精诚所致。

《梁书》曰：衡阳宣王子简位郢州刺史，卒于官。丧将引，柩有声。议者欲开视，王妃柳氏曰：“晋文已有前例，不闻开棺。无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

《晋公卿礼秩》曰：诸公及从公薨者，赐东园秘器；在外都督者，给秘器，直钱三十万。安平王孚薨，给东园温明秘器。杨骏诛，赐五木棺一具，载以官路车。

《三十国春秋》曰：晋黄门郎殷仲堪游于江滨，见流棺于水，乃接焉。旬日之中，门前之沟忽起为岸。是夕，有人通梦于仲堪，自称徐伯，感君之惠，无以报。仲堪因问：“门岸为何祥乎？”对曰：“水中之岸，其名为洲。君将为也。”言终而没。

《唐书》曰：玄宗开元二十年，自东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卑车。问左右曰：“车中何物？”左右奏曰：“礼，天子出，则载卑车以从，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无卑自此始也。

《庄子》曰：古之丧礼，贵贱有仪，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重而无椁，以为法式。

《慎子》曰：匠人成棺而无憎於人，利在人也死。

《吕氏春秋》曰：善棺椁所以备蝼蚁也。今世俗大乱，人生逾侈，非为死者虑，亦所以相矜。

《淮南子》曰：吾生有七尺之形，死有一棺之土。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也；蓄粟者，欲岁之荒饥也。

《盐铁论》曰：古者瓦棺周，足以收形骸齿而已。及其後桐棺不依，桑棺不留。今富者纟 甫题墙凑，中者梓棺便椁，贫者缯囊缇囊。

《风俗通》曰：叶令王乔，天下一玉棺於厅事前，令臣吏试入，终不动摇。乔曰：“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宿夜葬於城东。县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牛皆流汗吐舌。
《风土记》曰：阳羡县令袁起生有神灵，无疾暴亡。殡敛已竟，风雷冥晦，失起丧柩。山下居民夜闻山下有数十人，晨往山上，见起棺柩。俄而潜藏，惟有石冢、石坛今在。
《神仙传》曰：介象为吴主所征，至武昌，连求去，不许。象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奁赐象。须臾象死，帝殡而埋之。以中时死，其日晡时到建业，以所赐梨付守苑吏。後吏以状闻，即发象棺。棺中无所有，有奏符。
《搜神记》曰：令有县孙孤城，古孤竹君之国也。灵帝光和元年，辽水中有浮棺，人破斫之。棺中人语曰：“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坏我棺椁，是以漂。汝斫我何为？”乃不敢破，因为立祠。民有发视者，无病而死。
《搜神记》曰：北有道人能令人与死人相见。其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一见死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可。然闻鼓声疾出。”俄而得见之，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音，忄良忄良不能得时出，门闭户掩，婿婿乃徒出，闭其衣裾户间，掣绝而去。後数岁馀，此人死，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
《异苑》曰：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坏，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上云：百七年堕水，元嘉二十载三月堕于悬献。
《巴蜀志》曰：獠夷死，即立埋棺，不卧设。
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东一里有张詹墓，魏太和时人也。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钱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後人，幸勿我伤。”自胡石之乱，坟墓莫不夷毁。此墓元嘉初犹俨然，六年大水，民饥，始被发。初开，金银锡铜之器烂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薄帘，金钉钉之。
《永嘉郡记》曰：乐成县石堂水口，先时有一漆棺，逆水入溪十余里便住，有灵下人云是方姥，甚有灵验。
《从征记》曰：刘表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
陆机《大墓赋》曰：睹洪贾而为。，小棺也。
卷五百五十二　礼仪部三十一
椁
《周礼□地官□闾师》曰：凡庶民不树者不椁。
《礼记□檀弓上》曰：子游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见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檀弓下》曰：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木，椁材也。托，寄也。谓叩木以作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说人辞也。）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无失其为亲也，故者无失其为故也。”

又《丧大记》曰：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椁谓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长六尺，夫子制于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尺五寸，谓端方也。）棺椁之间，君容祝，大夫容壶，士容Ｃ。（间可以藏物，因以为节。）

《左传□定上》曰：魏献子属役於韩简子及原寿过，（简子，韩起孙不信也。寿过，周大夫也。）而田于大陆，焚焉。还，卒于宁。（宁，今修武，魏地。）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范献子伐魏，子为政，去其柏椁，是贬。）

《广雅》曰：椁，廓也。

《史记》曰：始皇葬骊山，发北山石为椁。

又曰：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北山石为椁，用絮，陈漆其间，（絮以漆著其间。）岂可动哉？”左右曰：“善！”张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铟南山，犹有郤。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焉？”文帝称善。

《古史考》曰：禹作土⺾以周棺，汤作木椁易土⺾。

《汉书》曰：始皇石椁中为游。

又刘向上书曰：棺椁之作，自黄帝始也。（臣瓒注曰：殷人作棺椁也。）始皇葬於骊山，後牧儿亡羊，羊入其藏。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及椁。

《续汉礼仪志》曰：侯王、公主、将军、特进薨，使者治丧，作柏椁。

《东观汉记》曰：明帝自制石椁，广丈二尺，长二丈五。

《魏志》曰：夫馀国厚葬，有椁无棺。东沃沮，其葬作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作户。举家皆共椁，刻木为数。

鱼豢《魏略》曰：高丽，其死葬，有椁无棺，停丧百日也。

《越绝书》曰：阖闾葬，铜椁三重。

《二石伪事》曰：佛图澄死时，众官皆殡敛。以生所服、锡杖、钵，终内着棺中，为其埋石作椁。葬毕经年，冉闵後，故发椁开棺视之，了不见体骨处所，惟见杖钵存焉。

《庄子》曰：卫灵公死，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有铭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埋之。

郭缘生《述征记》曰：桓石椁在九里山之东北也。椁有二重，门间隐起，青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净如镜，门扇数四。
《博物志》曰：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
《豫章记》曰：艾县有一冢，凿青石以为椁，制度非常，号曰“杨柳冢。”历代久远，莫知其谁。
赞
《礼记□丧大记》曰：君殡用盾，赞至于上，毕涂屋。大夫殡以帱，赞置于西序，涂不暨于棺。士殡见衽，涂上。帷之。（郑玄注云：赞犹也。）
《释名》曰：涂曰赞，赞木于上而涂之也。
刍灵
《周礼□春官□冢人》曰：及葬，言鸾车象人。（鸾，遣车也。象人，以刍草为人。言，问其不如法度也。）
《礼记□檀弓》曰：涂车、刍灵，自古有之，（刍灵，束茅为人马。谓之灵者，神之类。）明器之道也。（言与明器同。）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机，有以于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释名》曰：束草为人马，以神灵名之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天子崩，刍灵三十六尺。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父，孔子问曰：“宁设桐人乎？”哀公曰：“桐人起于虞卿。虞卿，齐人，遇恶继母不得养，父死不得葬。知有过，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养，何用桐人为？”
陆机《士庶挽歌辞》曰：埏埴为涂车，束薪作刍灵，
明器
《周礼□春官□冢人》曰：大丧，入藏凶器。（凶器，明器。）
《周礼□夏官□司兵》曰：大丧，五兵。（，兴作也。兴作明器之共。）
《礼记□檀弓上》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瓮。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实之。”（言名之为明器与祭器皆实之，是乱鬼器与人器也。）
又曰：既殡，旬而布材与明器。（木工宜乾暗，且预成。材，椁材也。）
又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谓无知与有知也。为犹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斫，（成犹善也。竹不可用善，谓边无膝。味当作沫。沫，也。）琴瑟张而不平，竽笙备而不和，（无宫商之谓。）有钟磬而无ㄐㄢ。（不悬之也。横曰ㄐㄢ，植曰ね。）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之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折其器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仲宪言于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无知也。（所谓致死之。仲宪，孔子弟子原宪。）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谓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于无知与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说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为而死其亲乎？”（言仲宪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

又《檀弓下》曰：孔子谓“为明器者，知丧道矣”。备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异于生人也。）

《释名》曰：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

《盐铁论》曰：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人不用也。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并衣绨纨。

江表曰：宣皇帝顾命：终制，山陵不设明器，以贻後则。景帝奉遵遗敕。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无所设施，惟醢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玄宫内宝奁乌粥，此盖太妃因己之情，实违先志累世之法。今永欲以为故事，用此二物。

明衣

《说文》曰：[B168]，鬼衣也。（[B168]读如葛垒蒙之蒙。）

《穆天子传》曰：赠用文锦明衣。

祖载

《周礼□春官□丧祝》曰：掌大丧，及朝，御柩，乃奠；（朝，将葬朝于祖考庙。）及祖，饰棺，及载，遂御之。（祖，将葬祖于庭。）

《礼记□檀弓》曰：殡于客位，祖于庭，所以即远也。

《仪礼□既夕》曰：既夕哭，请启期，告于殡。夙兴，设盥于祖庙门外。（祖，王父也。下士祖祢共庙。）有司请祖期。（将行而饮食曰祖。祖，始也。）

《白虎通》曰：祖于庭何？夺孝子之恩也。祖，始。始载于庭也。乘车辞祖祢，故为祖载也。

た

《周礼□夏官》曰：御仆，大丧持た。（た，棺饰也。持之者，夹蜃车。）

《礼记□檀弓下》曰：周人置た。（郑玄注云：，柳衣。た者，车饰也。）

又《礼器》曰：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た；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た；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た。此以多为贵也。

又《丧大记》曰：饰棺，君黼た二，画た二。大夫黻た二，画た二；士画た二。

《古史考》曰：周公作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张绪卒日，无宅以殡，遗命：凶事不设柳た。
《庄子》曰：战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た资。（た者，武之所资也。战而死者，无武也，た将安施耳。）
《世本》曰：武王作た。
董勋答问曰：た似屏风，人持随丧车前後左右也。
绋
《礼记□杂记》曰：诸侯丧，执绋五百人，四绋皆衔枚。（绋，引车索。）
《释名》曰：从前引曰绋。绋，发也。发车使行。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中黄门、虎贲执绋。
又曰：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执绋弗，白素帻，委貌冠。
杜预《要集》曰：凡挽，天子六绋，诸侯四，大夫二，士一。
旅旒
贺循《葬礼》曰：大夫五旒，吉韦车之所建也。通而已下，不为龙画。

《周礼□春官》曰：司常，大丧供铭旌，建车之旌。（铭旌，王则太常也。）
《礼记□檀弓上》曰：铭，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别也，故以其旗识之。）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大旗之制：长三刃，十有二ヵ，曳地；画日月升龙；书，曰天子之柩。
贺循《葬礼》曰：杠，今之也。古者以缁布为之，命以绛缯，题姓字而已，不为画饰也。
《礼论》曰：问：“下殇葬墓，有否？”徐邈答曰：“以题柩耳。无不有。”
《晋书》曰：魏明悼后崩，议书名旌。或欲去姓而书魏，或欲两书。安平王子孚以为经典正义，皆不应书。凡帝王，皆因本国之名以为天子之号，而与往代相别耳，非为择美名以自光也。天称皇天，则帝称皇帝；地称后土，则后称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号，统无二之尊名。不待称国号以自表，不俟称民族以自彰。
挽歌
《左传□哀上》曰：吴与齐战，齐人公孙夏将战，命其徒歌《虞殡》。（杜预注曰：《虞殡》，送葬歌曲，示必死。）
《纂文》曰：《薤露》，今人挽歌。
《续汉书□礼仪志》曰：礼，登遐，羽林孤儿巴俞擢歌者六十人。
《续汉书》曰：大将军梁商三月上巳日会洛水，倡乐毕极，终以《薤露》之歌，座中流涕。其年八月而商薨。
《晋公卿礼秩》曰：安平王葬，给挽歌六十人。诸公及开府给三十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礼志》曰：汉魏故事：大丧及大臣之丧，执绋者挽歌。新礼以为挽歌出于汉武帝役人之劳，歌声哀切，遂以为送终之礼。虽音曲摧怆，非经典所制，违礼衔枚之义。方在号慕，不宜以歌为名，除挽歌。挚虞以为挽歌因唱和而为摧怆之声，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众。虽非经典所载，是历代故事。《诗》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为名，无所嫌，宜定新礼如旧。

《续晋阳秋》曰：袁山松作《行路难》，辞句婉丽，听者莫不流泪。吴昙善倡乐，桓伊能挽歌。时称为三绝。

又曰：武陵王未败四五年，喜为挽歌，自摇铃，使左右和之。

《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养鸣鸹。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谢绰《宋拾遗录》曰：太祖尝召颜延之，传诏频曰：“寻觅不值。”太祖曰：“但酒店中求之，自当得也。”传诏依旨访觅，果见延之在酒肆，裸身挽歌，了不应对。他日酒醒，乃往。

《宋书》曰：范晔为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王太妃薨，将葬。祖夕，僚故并集东府。晔与司徒左曹属王深及弟司徒祭酒广夜中酣饮，开北牖，听挽歌为乐。彭城王义康大怒，左迁宣城太守。

《梁书》曰：谢几卿，普通六年诏西昌侯藻督众军北侵，几卿启求行，擢为藻军师长史。军至涡阳，退败，几卿坐免官。居自扬石井宅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客恒满坐。时左丞庾仲容亦免归，二人意相得，并肆情诞纵。或乘露车历游郊野，醉则执铎挽歌，不屑物议。

《庄子》曰：绋讴所生，必于斥苦。司马彪注云：绋，引柩索也。斥，疏缓若用力也。引绋所以讴者，为人用力慢缓不齐，促急之也。

《风俗通》曰：京师宾婚嘉会，酒酣之後，续以挽歌。

谯周《法训》曰：挽歌者，高帝召田横至尸乡自毙，从者不敢哭而不胜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

干宝《搜神记》曰：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词有《薤露》、《蒿里》二章，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悲歌。言人如薤上露，易灭也。亦谓人死，精魂于蒿里。

《古辞》曰：“薤露朝露何易，明朝更复露。人死一去何时归？”二章曰：“蒿里谁家地，聚敛精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语裯长歌、短歌，言寿命长短不可妄求。）

魏缪袭《挽歌辞》曰：生时游国都，死没弃中野。朝发高堂上，墓宿黄泉下。白日入虞渊，县车息驷马。造化虽神明，安能复存我？形容稍歌灭，齿行当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古皆有然，谁能离此者？
陆机《挽歌辞》曰：魂衣何盈盈，何习习。父母拊棺号，兄弟扶筵泣。灵需动刍，龙首矫崔嵬。挽歌挟毂唱，嘈嘈一何悲。浮口中容与，飘风不能回。渊鱼仰失梁，征乌俯坠飞。
又曰：中闱且勿喧，听我《薤露》诗。生死各异伦，祖载当有时。舍爵两楹位，启殡进灵需。饯饭觞莫举，出宿归无期。
又曰：重阜何崔嵬，玄庐窜其间。磅礴云四极，穹崇效苍天。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圹宵何辽廓，大暮安可晨。人往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人宅，今为万鬼邻。昔为七尺体，今成灰与尘。金玉昔所佩，鸿毛今不振。丰肌享蝼蚁，形体永夷泯。寿堂延魑魅，虚无自相宾。蝼蚁尔何怨，魑魅我何亲。抚心痛荼毒，永叹莫为陈。
晋陶潜《挽歌辞》曰：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焦。马为仰天鸣，风日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亦归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又曰：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号，良友抚我哭。
颜延之《挽歌辞》曰：今龟告明兆，撤奠在方昏。戒徒赴幽穸，祖驾出高门。行行去城邑，遥遥首丘园。息镳竟平遂，税驾列岩根。
北齐祖孝征《挽歌辞》曰：驱驷马，谒帝长杨宫。旌悬白口外，骑猎红尘中。今来向漳浦，素盖转悲风。荣华与歌笑，万事尽成空。
隋卢思道《彭城王挽歌辞》曰：旭日禁门开，隐隐灵舆发。才看凤楼迥，稍视龙山没。犹陈五营骑，尚聚三河卒。容卫俨未归，空山照秋月。
又乐平长公主，《挽歌辞》曰：妆楼对驰道，吹台临景舍。风入上春朝，月满凉秋夜。未言歌笑毕，已觉先荣谢。何时洛水湄？芝田解龙驾。
方相
《周礼口夏官》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欧方良。（圹穿中也。方良，罔两也。）
蔡质《汉官仪》曰：阴太后崩，前有方相及凤皇车。
《晋公卿礼秩》曰：上公薨者，给方相车一乘。安平王孚薨，方相车驾马。
《幽明录》曰：广陵露白村人，每夜辄见鬼怪。或有异形丑恶，怯弱者莫敢过。村人怪如此，疑必有故。相率得十人，一时发掘，入地尺许，得一朽烂方相头。访之故老，咸云：“尝有人冒雨葬至此，遇却，一时散走，方相头陷没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
《风俗通》曰：俗说亡人魂气浮扬，故作头以存之。言头体然盛大也。或谓头为触圹，殊方语也。
卷五百五十三　礼仪部三十二
葬送一
《易下□系》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衣之以薪而埋之於中野。）不封不树，丧其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
《尚书》曰：周公在丰，（致政，老在丰也。）将没，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成王不敢臣周公，故归于武王，葬毕也。）
《礼记□曲礼上》曰：助葬必执绋。（绋，引申索。）
《礼记□檀弓上》曰：太公封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
又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古不合葬。）
又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北方北首，国北也。）
又曰：子柳之母死，子硕请具。（具，丧之器用也。子柳，鲁叔仲皮之子，子硕兄。）子柳曰：“何以哉？”（言无其财。）子硕曰：“请粥庶弟之母。”（粥谓嫁之也。妾贱，取之曰买之也。）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又曰：公叔文子升于瑕丘，蘧伯玉从。（二子卫大夫也。文子，献公之孙名拔也。）文子曰：“乐哉，斯丘也。死则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乐之，则瑗请前。”（刺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也。）
又曰：成子高寝疾，（成子高，齐大夫。国成伯，高父也。）庆遗入请曰：“夫子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观其意也。革，急也。庆遗，封之族。）子高曰：“吾闻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纵生无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哉？我死则择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谓不垦耕。）
又曰：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树之哉！”
又曰：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防者矣，（防形旁杀平上而长。）见若覆夏屋者矣，（覆谓茨瓦也。夏屋，今之门庑也，其形傍广而卑。）见若斧者矣，从若斧者焉。马鬣封之谓也。”
《礼记□檀弓上》曰：季武子成寝。杜氏之葬在西阶之下，请合葬焉。许之。入宫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吾许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而不许其细，何居？”命之哭。
又曰：子游问具。夫子曰：“称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恶乎齐？”（恶乎齐，问丰省之比。）夫子曰：“有无过礼。苟亡矣，敛首足形，还葬，悬棺而封。（不设碑纟率，不备礼也。）人岂有非之者哉？”
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瓮。
《礼记□檀弓下》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申祥，子张子。庚，偿也。）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于斯也。买道而葬，後难继也。”（恃宠虐民，非也。）
又曰：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嬴博，齐地，泰山县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以生恕死。）其敛以时服。既葬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轮，从也。隐，据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还，回。）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其合矣乎！”
又曰：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材，斯之谓礼。”（还犹疾也。）
《礼记□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尊者舒，卑者速。《春秋传》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三年之丧，自天子达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
《礼记□曾子问》曰：“葬引至于恒，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恒，道也。变谓异礼。）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恒，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巷党，党名也。）反葬，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也，则岂如行哉？’（已，止也。数读为速。）老聃曰：‘夫柩不早出，不暮宿。（侵晨夜则近奸寇也。）见星而行者，惟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为无日而慝，祚豫止。）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𤴓患。’”（𤴓患，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礼而恐，惧其有患害不为也。）
《礼记□曾子问》曰：“并有丧，如之何？何先何後？”（并谓父母。若亲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轻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轻，礼也。自启及葬不奠。（不奠，务于当葬者。）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轻于在殡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反葬，奠而後辞于殡，遂修葬事。（殡当为宾，声之误也。辞于宾谓告将葬启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轻，礼也。”

《礼记□丧大记》曰：君葬用盾，四，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盾，二，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国车，二，无碑，比出宫，御棺用功布。（大夫废盾，此言盾，非也。）

《礼记□中庸》曰：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左传□隐公》曰：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不从。冬，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叔父有憾，观鱼不听也。）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又曰：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贾逵曰：改葬，改备礼也。葬嗣君之事，公不临，言无恩。礼曰改葬细也。）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言是以，明礼缺故也。）

又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

《左传□僖上》曰：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男而侯礼，加一等。）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诸侯命有三等：公为上等，侯伯为中等，子男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死王事谓朝天子，以命用师。衮敛者，上公九命服衮也。）

《左传□宣上》曰：葬敬赢，旱无麻，始用葛。（记礼变之所由。所以引柩，殡则有之以备火，葬则以下柩。）雨，不克葬，礼也。礼：卜葬先远日，辟不怀也。（怀，思也。）

《左传□成上》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莒“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何臣之为？”

《左传□昭二》曰：叔孙卒，杜泄将以路葬，且尽卿礼。（路，王所赐叔孙车。）南遗谓季孙曰：“叔孙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无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

《左传□昭十二》曰：郑简公卒，将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庙，（游氏，子太叔族。）将毁焉。子太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用毁庙具。）曰：“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庙也。诺，将毁矣’”。（教毁庙者之辞。）既如是，子产乃使辟之。毁之，则朝堋；弗毁，则日中而堋。

《春秋说题辞》曰：葬，尸下藏也。人生于阴，含阳充；死入地，归所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均注：人生阴谓在胞胎中。）
《论语□先进》曰：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颜路在，听门人厚葬之。）
《白虎通》曰：周公以王礼葬何？以为周公践祚理政，与天同志。原天之意，子爱周公，与文武不异。故以王礼。
《尔雅》曰：葬，藏，谓之圹宅。兆茔，域地也。
《说文》曰：窆，葬下棺也。
《史记》曰：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王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後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籍彭城。
《史记》曰：临江闵王荣，以孝景前四年为太子，四岁，废为临江王。四年，坐侵庙ヂ为宫，上征荣诣中尉府。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蓝田。燕数万衔土置冢上。百姓怜之。
又曰：郭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强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不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
《战国策》曰：秦宣太后爱魏馀，病且死，令曰：“我死，必以魏子为殉。”庸芮为之说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曰：“无知。”芮曰：“何乃空以生之所爱，葬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之积怒久矣。太后救过不暇，何得私魏子乎？”太后乃止。
《汉书》曰：韩信，淮阴人。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旁可置万家者为冢。
又曰：张良始所见下邳圮上老父与书者，後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葛祠黄石。
又曰：卫青贵，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就国。长公主问列侯贤者，左右皆言大将军。主叹曰：“此出吾家，常从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贵无比。”于是，主讽皇后，言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合葬起冢。
又曰：三长史害张汤，自杀，昆弟欲厚葬。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恶言而死，何厚葬为？”载以牛车，有棺而无椁。上闻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尽诛三长史。
又曰：主父偃方贵幸时，客以千数。及死，无一人视，独孔车收葬焉。上闻之，以车为长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霍光薨，上及皇后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师古曰：《汉仪注》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玉为札，长尺广二寸，半为甲。下至足，亦缀以金缕也。）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苏材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如淳曰：便房，冢圹中室也。《汉仪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周二丈，内梓宫，次便椁、柏黄肠题凑也。）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矣。）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ㄝ京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城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

又曰：金日殚薨，赐葬具冢地，送以轻车，介士军至茂陵，谥曰敬侯。

又曰：杨王孙者，孝武时人也。学黄老之术，家业千金。厚自奉养，生亡所不至。及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倮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囊盛尸，尸入地七尺。即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其子欲默而不从，重废父命；欲从之，心又不忍。乃往见王孙友人祁侯。祁侯与王孙书。王孙报曰：“盖闻古之圣王，缘人不忍其亲，故为制礼。今则越之。吾是以裸葬，将以矫世。吾闻之：神精者，天之有；形骸者，地之有。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之为言归也。尸块然独处，岂有知哉？裹以币帛，隔以棺椁，支体结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千载之後，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祁侯曰：“善。”遂葬。

又曰：朱□年七十馀，终于家。病不呼医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於身，土为椁，（韦昭曰：烧土为椁也。）为丈五坟，葬平陵东郭外。

又曰：韦玄成为相，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胜父子私，愿乞体骨，归葬父墓。”上许焉。

又曰：朱邑病且死，嘱其子曰：“我故为桐乡吏，其民爱我，必葬桐乡。後世子孙奉我，不如桐乡民。”及死，其子葬之桐乡西郭外，民果共为邑起冢立祠，岁祠祭，至今不绝。

又曰：孔光薨，王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赠以太师、博山侯印绶，赐乘舆秘器金钱杂帛。少府供帐，公卿百官会吊。送葬，载以乘舆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儿、诸生合四百人挽送，车万馀两。将作穿复土，河东卒五百人起坟，如大将军王凤制度。

又曰：董贤死，见废，裸诊其尸，因埋狱中。贤所厚吏沛人朱诩自劾。去大司马府，备棺衣，收贤尸葬之。王莽闻之，大怒，以他罪系杀诩。

又曰：楚王戊女解忧妻乌孙。公主上书言年老思乡，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悯而迎之。公主与孙男女三人俱来。後二岁卒，三孙因留守坟墓。
又曰：楼护字君卿，结交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士长者，尤见亲敬。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
《後汉书》曰：永平十二年，诏曰：“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椁。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范晔《後汉书》曰：孔僖拜临晋令，卒官，遗令即葬。二子长彦并十馀岁，蒲坂令许君然劝令反鲁。对曰：“今载柩而归，则违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华阴。
《续汉书》曰：张奂，光和四年卒，遗令曰：“吾前後仕进，十腰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但地底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纩绵，牢以钉密，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陨夕下，措尸灵床，幅巾而已。奢非桓文，俭非王孙，推情从意，庶免咎吝。”诸子从之。
又曰：周畅字伯持，性仁慈，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旁客死骸骨凡万馀人，应时澍雨，岁乃丰稔。位至光禄勋。
《东观汉记》曰：光武发薊还，士众喜乐，鼓声歌咏，八荒震动。过范阳，命诸将收葬吏士。又东平王苍葬，章帝访，诏有司加赐銮路、乘马、龙旗、九旒、虎贲百人。
又曰：东海王强薨。追念强雅性恭俭，不欲令厚葬以违其意，诏中常侍杜岑、东海相传曰：“王恭谦好礼，以德自终。敕官属遣送，务行约省。茅车瓦器，以成王志。”
又曰：王丹，闾里有丧忧，辄度其资用，教之俭约，因为其制日定葬。其亲丧，不过留殡一月，其下以轻重为差。
又曰：梁鸿病因，与高伯通及会稽士大夫语曰：“昔延陵季子葬于嬴博之间，不归其乡，慎勿听妻子持尸柩去。”终後，伯通等为求葬处。有要离冢高燥，众人曰：“要离，古烈士。今伯鸾亦清高，令相近。”遂葬要离冢旁。子孙归扶风。
卷五百五十四　礼仪部三十三
葬送二
《东观汉记》曰：邓弘薨，有司复请加谥曰昭成君。发五校轻车骑士为陈，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皆曰门生，挽送。
谢承《後汉书》曰：邓晨尚世祖姊新野公主。主为王莽兵所害。及薨，诏备主官属法驾，招迎主魂，与晨合葬於北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马援卒，後有人上书谮之者。援妻孥惶怖，不敢以丧还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葬而已。宾客故人莫敢吊会。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讼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後六上，辞甚哀切，然後得葬。

谢承《後汉书》曰：崔瑗为济北相。光禄大夫杜乔为八使，徇行郡国，以赃奏瑗，征诣廷尉。瑗上书自讼，得理出。会病卒。临终，顾命子实曰：“人禀天地之气以生。及其终也，归精於天，还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归乡里。”实奉遗令，遂留葬洛阳。初，崔实父卒，标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榷酤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实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馀。

谢承《後汉书》曰：陈宠为广汉太守。先是，洛县城南，每阴雨，尝有哭声闻於府中，积数十年。宠问而疑其故，使吏按行。还言衰乱时，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偿傥在。於是宠怆然矜之，即敕县尽收敛葬之。自是哭遂绝。

华峤《後汉书》曰：杨震为太尉，中常侍樊丰等骄恣，震常切谏，由是共构谮震。策罢遣归本郡，遂仰鸠薨。薨日，有大鸟来止树上，须臾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头，旁人共更抚抱，终不惊骇。鸟苍色，颈去地五六尺，舒翅广一丈三尺，莫有能名者。葬毕飞去。

范晔《後汉书》曰：范冉一名丹。临命遗敕其子曰：“吾生於昏ウ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得在世济时，死则何忍自同於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盂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坟封高下，令足自隐。知我心者，李子坚、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尔，勿令乡人宗亲有所加也。”

范晔《後汉书》曰：赵咨以病自乞，征拜议郎，沉疾京师。将终，告其故吏朱祇、萧建等“薄敛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早归后土。”不听子孙改之。朱祇、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体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祇建譬以顾命，於是奉行。世称明哲。

《後汉书》曰：董宣为洛阳令，卒於官。诏遣使者临视，惟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弊车一乘。帝伤之曰：“董宣廉洁，死乃知之。”以宣绶为二千石，赐艾绶，葬以大夫礼。

《後汉书》曰：樊宏卒，遗敕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椁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张侯意，无以彰其德具。吾万岁之後，欲以为式。”

《後汉书》曰：袁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故。生乃指一处云：“葬此地，当代为上公。”须臾不见。安异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代隆盛焉。

《後汉书》：桓荣每疾病，帝辄遣使者存问，太官太医相望於道。及笃，上疏谢恩，让还爵土。帝亲幸其家问起居。下车，拥经而前，抚荣垂涕，赐以床茵、帷帐、刀剑、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诸侯、将、大夫问疾者，不敢复乘车到门，皆拜床下。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於首山之阳。

《後汉书》曰：李亻重葬董卓於，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敛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风雨，霆震卓墓，水流入藏，漂其棺木。

《後汉书》曰：王忄屯字少林，（忄屯音纯。）广汉新都人也。忄屯尝诣京师，於空舍中，一书生疾困，愍而视之。书生谓忄屯曰：“我当到洛而被病，命在须臾。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赠。死後乞藏骸骨。”未及问姓名而命绝。忄屯即鬻金一斤，营殡葬，馀金悉置棺下，人无知者。後归数年，县署忄屯大度亭。长初到之日，有马驰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风，飘一绣被，复堕忄屯前。即言之於县。县以归忄屯。忄屯後乘马到雒县，马遂奔走，牵忄屯入他舍。主人见之，喜曰：“今禽盗矣。”问忄屯所由得马，忄屯具说其状，并及绣被。主人怅然良久，乃曰：“被随旋风，与马俱亡。卿何阴德，而致此二物？”忄屯自念有葬书生事，因说之，并道书生形貌及埋金之处。主人大惊，号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师，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矣，久不报，以彰卿德耳。”忄屯悉以被、马还之。彦父不取，又厚遗忄屯。忄屯辞让而去。

《後汉书》曰：范式字巨卿！与张元伯为友。元伯穷，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微晨夜省疾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寻而卒。式或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履屣而呼曰：“巨卿！吾以其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即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

《後汉书》曰：缪彤，汝南召陵人也。太守陇西梁湛召为决曹吏。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丧还陇西。始葬，会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乱他郡，彤独留不去，为起坟冢。乃潜穿井旁，以为窟室，昼则隐窜，夜则负土。及贼平而坟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还见大惊。关西咸称传之，共给车马衣资，彤不受而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张霸，蜀郡成都人也。为会稽太守，後征，四迁为侍中。卒年七十，遗诏诸子曰：“昔延州使齐子死嬴博，因坎路则，遂以葬焉。今蜀道阻远，不宜归茔，可止此葬，足藏齿而已，务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代，但当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为受之。”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县，因遂家焉。

《後汉书》曰：士孙瑞理王允等事曰：兴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引见公卿近臣饮宴，离席前，说故司徒王允、故司隶黄琬并有功於国，可听允恭等葬。

《魏略》曰：田豫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西门豹边。”妻子难之，曰：“西门豹，古之神人。那可葬其所？”豫曰：“豹所履行，正与我等耳。使死而有灵，必与我善。”妻子从之。

《魏略》曰：郝昭字伯通。病亡，遗令戒其子凯曰：“吾为将，知将不可为也。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又知厚葬无益於死者也。没，必敛以时服，死复何在耶？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矣。”

《魏略》曰：沐德信年六十馀，自虑无常，豫作终制，诫其子以俭葬。至嘉平中，病甚，临困，又敕豫掘舀，诫气绝，令二人举尸即舀，绝哭泣之声，止妇送。又诫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妻子皆遵之。

《魏志》曰：征东将军王基母卒，诏秘凶问，迎其父豹丧，合葬洛阳，追赐豹北海太守。

《魏志》曰：邴原字根矩，北海人。太祖辟司空掾。原女早亡，时太祖爱子仓舒亦没，太祖欲令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太祖乃止。

《魏志》曰：任城王章葬，赐鸾路、龙旗、虎贲百人，如汉东平王故事。

《魏志》曰：徐邈为光禄女太夫，数岁，即拜司空。固辞不受，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礼葬，谥曰穆侯。

《魏志》：裴潜薨，赠太常。子秀翩。遗令葬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枝，其馀一无所设也。

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为冀州刺史。入代山涛为侍中。舒三取妻，皆先亡。是岁，自表乞假还本郡葬妻。上曰：“舒当左右朝政，不宜远还乡里。舒素清贫，不营财产，顿举众丧，必无以自供。其赐葬地一顷，钱伍拾万。”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笃终论》曰：“气绝之後，便时服、幅巾，以蘧裘尸，覆卷三重，麻绳约二头，置尸灵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十尺，长一丈二尺，广六尺。坑讫，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惟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杜预薨，遗令曰：“吾往为公使过密县，邢山之上有冢。问耕者，云是郑大夫祭仲或子产之冢也，遂帅从者登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藏无珍宝，不取於重深。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取法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

王隐《晋书》曰：马隆字孝兴，东平人也。少有智勇，门寒，无仕路。兖州刺史令狐愚坐事死，举州无敢送丧者。惟隆以武吏托称家客，殡送丧葬，种柏，三年礼毕，乃还。举州皆惭。

王隐《晋书》曰：徐苗以永宁三年春亡，遗令濯巾浣衣，榆棺杂砖，露车载柩，苇席瓦器而葬矣。

《晋阳秋》曰：荀粲亡时年二十九。性简实，不能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至葬夕，赴者裁十馀人，皆同时知名士也，哭之感动路人。

《汉晋阳秋》曰：司马师葬曹髦於洛阳西北三十里屈涧之滨，下车数乘，不设旒。百姓相聚而观之曰：“前所杀天子也。”或掩面而泣。

《晋诸公赞》：贾后女宣华公主葬，用羽葆、鼓吹、熊渠、飞为卤薄。

《晋书》曰：石苞以泰始八年薨。预为终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为达礼；华元厚葬，《春秋》以为不臣，古之明义也。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设床帐、明器。穿後复土满坎，不得起坟、种树。”

王隐《晋书》曰：庾峻遗敕子珉曰：“朝卒暮殡，幅巾布衣，葬不择日。”珉奉遗命，殓以时服。

《晋中兴书》曰：刘ら之少有信义。去家百馀里，有一独妪，病将死，叹息谓人曰：“谁当埋我？惟有刘长史耳。何由令知？”ら之先闻有病，故往候之。值其命终，乃身为治棺殡送。其仁爱恻隐若此也。

王隐《晋书》曰：苏韶，安平人也。为中牟令。第九子名节，昼日见韶入，乘马，介黄练衣，曰：“吾欲改葬。”乃授节为书曰：“吾性好爱京洛，每往来瞻睹芒山上，乐哉乎！此万代之基也。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於心。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至十月，可速改葬。买数亩地，便自足矣。”

《晋书》曰：成都王颖死，其後汲桑害东赢公腾，称为颖报仇。遂出颖棺，载之於军中。每事启灵，以行军令。桑败，弃棺於故井中，颖故臣收之，改葬於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王导薨。诏给九旒、ㄘ京车、黄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挽歌两部，虎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也。
《晋中兴书》曰：初，温峤葬豫章。朝议以峤首受顾命，功济社稷，宜还陪陵，官为起冢。太尉侃上疏停其移葬。诏从之。至峤後妻何氏卒，便载峤丧还都。诏令葬建平陵北，并赠峤二妻王氏、何氏始安夫人印绶云。
卷五百五十五　礼仪部三十四
葬送三
《晋中兴书》曰：东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为非礼，下诏曰：“夫冢以藏形，庙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後魏书》曰：韩延字显宗，为虎牢镇将。初，延曾往柏谷坞，有鲁宗之墓，有终焉之志。因谓子孙曰：“我不劳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孙从其言。
崔鸿《後燕录》曰：赵秩字武，汲郡朝歌人也。轻财好施。邻人李玄度母死，家贫无以葬。秩谓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与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秩夜行，见一老母，遗秋金一饼，曰：“子能葬我，是以相报。子五十已後当富贵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宋书》曰：谢方明父冲为孙恩所杀，伯父邈守吴兴，又为孙恩党害之。方明体素羸弱，而勇决过人。结邈门生，讨其党，悉擒，手刃之。时乱後，吉凶礼废。方明合门遇祸，资产无遗，而营举之功尽力数月，葬送并毕。平世备礼，无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远少无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见礼。素景被诛，左右离散，思远亲视殡葬，手种松柏，与庐江何昌寓上表理之。
《宋书》曰：王徽少好学。弟僧谦亦有才誉，为太子舍人，遇疾，徽躬自处疗。而僧谦服药失度，遂卒。徽深自咎恨，发病，不复自疗，哀痛僧谦不能已。以书告灵。僧谦卒後四旬而徽终，遗令薄葬，不设需、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
又曰：范泰卒，初议赠开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拟议。”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抚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铁，今以此为报。”
沈约《宋书》曰：吴逵，吴兴乌程人。经荒馑，继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郡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惟逵妻获全。家徒四壁立，冬无被。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妻亦同逵此诚。期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南史》曰：顾宪之仕齐，为衡阳内史。先是，郡境连岁疾疫，死者大半，棺椁尤贵，悉裹以苇席，弃之路旁。宪之下车，分告属县，求其亲党，悉令殡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家人绝灭者，宪之出公禄，使纲纪营护之。又土山人有病，辄云先亡为祸，皆开冢剖椁，水洗枯骨，名为“除祟”。宪之晓谕，为陈生死之别，事不相由，风俗遂改。

又曰：王俭领中书监，参掌选事。其年疾，上亲视。薨年三十八，诏卫军文武及台所给兵仗，悉停待葬。又诏追赠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葬礼依太宰文简公褚彦回故事。

《齐书》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竟陵王子良临送，望祖硎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及薨，葬焉。

又曰：何点哀乐过人。尝行，逢葬者。叹曰：“此哭者之怀，岂可思耶？”於是悲恸不能禁。

《梁书》曰：到溉临终，托子孙薄葬之礼，曰：“气绝便敛，敛以法服，敛竟便葬，不须择日。凶事心存约俭，孙侄不得违言。”便屏家人，请僧读经Γ贝。及卒，颜色如恒，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顾宪之临终，为制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兼昼夜。生即不知所从，死亦安识所往？延陵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不知。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後，念并遵行，勿违吾志也。庄周、澹台，达生者也；王孙、士安，矫俗者也。吾进不及达，退无所矫。常谓中都之制，允理惬情：衣周於身，示不违礼；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无所须；载以盾车，复以粗布，为使人勿恶也。”

崔鸿《三十国春秋口夏录》曰：赫连昌发二百里内民二万五千人凿嘉平陵，七千人缮清庙於契吴，初，昌父勃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庙焉。葬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宫，摸写统万宫殿，饰以金银珠玑。葬讫，楚之杀骏马数千匹。

《唐书》曰：贞观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因山为坟，不封不树。大宗惩秦汉已来厚葬以致发掘，因序平生之志，刻於石。以诫将来。

又曰：高宗以频年饥俭，召雍州长史李义琛谓曰：“庶人之徒，商贾杂类，竞为厚葬，违越礼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则。卿为严禁，勿复使然也。”

又曰：初，玄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睹岗峦有龙盘凤翥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群臣乃追先旨，筑陵此山，曰泰陵。

又曰：苏葬。上游咸宜宫，将出猎，闻丧出，怆然曰：“苏今日葬，吾宁忍娱游。”遂还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初，泾原节度使刘昌之领泾州也，平凉盟会所亡歿将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坎瘞之。因感梦於昌，有愧谢之意。遂以闻。由是下诏，深自克责。乃遣秘书少监孔述睿及中官，以御厨馔物及内造衣服数百袭，令刘昌收其骸骨以归。大将三十人，将士一百人，皆具棺攒，敛以衣服，葬於浅水原，置二冢。其大将曰“旌义冢”，将士曰“怀忠冢”。诏翰林学士撰二冢志文及祭文。其曰，刘昌盛陈兵於葬所，具牢馔祖祭之礼。昌及大将皆素服临之。焚其尸及纸钱千幅，又立三堠，题以冢名，表於道傍。师人观之，莫不感泣。

《穆天子传》曰：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乐池之南。（即玄池也。）天子乃命盛姬之丧视皇后之葬法。河济之间共事，（供给葬事。）七萃之事抗即车，（举棺以就车。）御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旒上画日月及北斗星。《周礼》日月为当旗，亦通名也。）鼓锺以葬。

《山海经》曰：秋山，帝尧葬于阳，（今尧冢在济阴阳城县也。）帝喾葬于阴。爰有熊、文虎，（雕虎。）文王皆葬其所。（文王墓今在毕也。案：帝王冢墓有定处，而《山海经》往往偏见之者，盖以为圣人在於其位，仁化广及，恩沾鸟兽。至於殂亡，四海若丧考妣，无思不哀。故绝域殊类之闻天子崩，各自立庙祭，起土为冢也。）

又曰：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冢在顿丘城门外广阳里中也。）九嫔葬于阴。（妇嫔。）

又曰：赤水之东，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墓在九疑山中也。）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九疑山九溪，其山皆相似。）

又曰：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玄中记》又载）

《晏子》曰：景公成路寝之基。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寝之台牖下，愿请合骨。”晏子入白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尝闻请葬人主之宫者乎？”对曰：“古之人君，不夺生人之居，不残死人之墓，故未尝闻请葬人主之宫也。婴闻之：生者不安，命之曰畜忧。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忧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许之。”公曰：“诺。”逢於何遂葬路寝之台牖下。

《墨子》曰：古者，圣人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二领，足以覆恶者。昔尧北教八狄，道死之山，衣衾二领，满坎无封。已葬，牛马乘之。舜西教犬戎，道死南纪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於越，葬於会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无通臭。三王者，岂财用不足哉？以为葬埋之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群臣请弛期，太子不许。惠公谏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栾水啮其墓，见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见群臣百姓矣。’乃出为张，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曰：‘先王以留而抚社稷，故使雪弛其期，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太子曰：“善。”

《庄子》曰：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齐送。吾葬具不备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QI54]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QI54]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偏耶？”

又曰：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有漫以垩污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运斤成风，垩尽而鼻不伤。自夫子之死，吾无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韩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执丧二日。世主以为俭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债子而偿，执丧三年，毁而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也。

又曰：齐国好厚葬，布帛尽於衣衾，材木尽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币，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其尸，罪夫当丧者。’夫⻗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尸子》曰：禹之丧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泽者葬於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领，款木之棺，葛以缄之。

《吕氏春秋》曰：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故有葬死之义。葬者，藏也。藏浅则狐狸迫之，深则及於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

又曰：审知生，圣之要；审知死，圣之极也。知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者不以害死，此葬死之谓也。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於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

《淮南子》曰：禹之时，天下水。禹身执畚插。当此之时，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节财薄葬焉。

又曰：马免人於难者，死也葬之，以帷为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车之箱。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蓄水塘池也。）故朝死而暮葬。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设教、见而施宜者也。

《典略》曰：秦始皇十年，华阳君卒，与孝文王合葬寿陵，襄王母夏太后别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东。临死时曰：“东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及汉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杂记》曰：曹敞在吴章门下，往往好斥人过，以为轻薄，世人皆以为然。章後见杀，全无有敢收葬者。敞乃称吴章弟子，收葬其尸。方知其亮直者，不见容於凡辈矣。平陵人文生为碑於吴章墓侧，在龙首山南幕岭上。

又曰：何武葬北邙薄龙阪，王嘉冢东北一里许。

又曰：杨贵字王孙，京兆人也。生时厚自奉养，死卒葬终南山下。其孙掘土凿石，深七尺，而反奢。

又曰：安定嵩真、玄{艹免}、曹元礼并明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以算自克其寿七十三，真曰：“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矣。”书其壁以志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妻曰：“真算时见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其旨，故不告，今校一日也。”

又曰：“北芒青龙陇上，孤贾之西四尺所，凿之七尺，吾欲选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椁，即以葬之。

又曰：汉帝及诸侯王葬，皆珠需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时谓蛟龙玉匣。

又曰：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身忠款，犬马未陈，奄先草木。骨肉归於土块，气则无所不知。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长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陈留风俗传》曰：小黄县者，宋地，故阳武东黄乡也，因黄水以名县。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妃於黄乡。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宫。其浴处有遗，谥曰昭灵夫人。

《卢植别传》曰：植，初平三年卒。临困，敕其子俭葬於山足，不用棺，附体单帛而已。

《郑玄别传》曰：玄卒，遗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尝受业者，衰赴者千馀人。

《郭翻别传》曰：翻字道翔，武昌人。遗令俭葬，惟以两卷《老子》，示存道德。

《杜祭酒别传》曰：君年五十二，当其终亡，安措先茔，帛布需车，丧仪俭约。执引者皆三吴令望及北人贤流。

《虞氏家记》曰：潭母大夫人薨。宜都府君即世五十九载，改殡。修构窀穸，灵柩住而莫前。群从咸以丧事有往无反，不应迁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既定，而洪水出截冢棺椁，文王乃设张屋，出柩三日，群臣临之，然後葬。此则上圣之遗令，载在篇籍。遂奉迁神柩，权停幕屋，使子孙展哀，晨夕宗族相临，允合张屋之仪也。天子给太夫人徘徊车，谒者送丧，礼仪光备，合葬於旧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卫别传》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卫洗马明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旧好。”
卷五百五十六　礼仪部三十五
葬送四
《吴越春秋》曰：早平门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与越王遥战，越王杀麋王，麋王无头，骑马还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举火。
又曰：吴王阖闾有子女怨王，乃自杀。阖闾痛之甚，葬于昌门外。凿地为池，积土为山，文石为椁。金鼎银，珠玉之宝，皆以送女。乃舞白鹄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观。还使男女与鹄俱入门，因塞之。
又曰：吴谋伐齐。齐景公使女子为质于吴，吴王因为太子聘齐女。齐女少，思齐，日夜哭泣，发病。阖闾乃起北门，名曰齐门，令女往游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且死，女曰：“令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巅，以望齐国。”阖闾伤之甚，用其言葬于虞山之岭，以瞻望齐国。是时太子亦病而死。
《说苑》曰：盖闻相梁并卫，有罪而走齐。管仲迎而问曰：“吾子相梁并卫之时，门下使者几何人？”曰：“门下使者三千馀人。”管仲曰：“今与几何人来？”曰：“臣与三人俱。”曰：“是何？”对曰：“其一人父死，无以葬，我为葬；一人母死，无以葬，亦为葬之；一人酗祠狱，我为出之。是以得三人来。”
桓子《新论》曰：扬子□为郎，居长安，素贫。比岁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子云达圣道，明于死生，不下季札。然而慕恋死子，不能以义割恩，自令多费，而致困贫。
《论衡》曰：儒书言孔子当泗水而葬，为之却流。此言孔子德使水却，不湍其墓。是故儒者讲论，皆言孔子之後，当封泗水，以却流为证，殆虚言也。
王符《潜夫论》曰：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起山陵。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造起大冢，广树松柏，庐舍祠堂，务崇侈僭。此无益于终，无益于孝，徒作烦扰，伤害吏民。今案：毕镐之郊，无文武之陵；南城之东，无曾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政论》曰：送终之家，亦大无度。至念亲将终，无以奉遣，乃约其供养衣服，豫修已没之制，竭家尽业，甘之不恨。穷厄既迫，起为盗贼。拘执陷罪，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也。
《录异传》曰：袁安葬其母，逢三书生，语其葬处，遂至四世五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骄豪，故常食密饭，诸女以绛为地道，游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绰《宋拾遗》曰：桓温葬姑熟之青山，平坟，不为封域。于墓旁开遂立碑，故谬其处，令後代不知所在。
《襄阳耆旧传》曰：岘山南有习家鱼池者，习郁之所作也。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焕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
山谦之《丹阳记》曰：晋车骑将军王舒令其子曰：“甚爱漂阳县，死则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後，徙县治今处，而以昔解为墓。
《续搜神记》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妒。宝父葬时，因推着藏中。经十年而母丧，开墓见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视犹暖，渐渐有气息。与归，经日乃苏。云父常与之寝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阴德传》曰：陈翼字春卿，庐江舒人也。行到县郭，见道上马旁有卧疾人。呼翼与语曰：“吾是长安魏公卿，闻庐江乐土，来下。道病困，不能复前。傥可相救？”翼答云：“家有弊庐，可俱归乎？”公卿曰：“幸甚！”即扶与俱到家，养视积日。既困，公卿谓翼曰：“马上有金千馀饼，素二十匹，可卖殓，馀以相谢。”言绝而亡。翼卖素买衣衾殡殓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棺下，不使人知，乘马去。公卿兄长公见翼乘马，谓必杀公卿，阴告官收翼，具以状对。长公迎丧发棺，下得金如数，叩头谢。以金投其门中，翼送长安还之。
《汝南先贤传》曰：袁闳字夏甫。延熹末，党事将作，闳遂散，乃筑土室，四周於庭，潜身十八年，终于土室之中。临卒，敕其子曰：“勿设殡棺衣衾之备也。但着衫疏布，单衣幅巾，衬尸於板床之上，五百击为藏。”
《会稽典录》曰：赵晔字长君，山阴人也。少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甚耻之。由是委吏到犍为，诣博士杜抚，受《韩诗》。抚嘉其精力，尽以其道授之。积二十年不还，家人为之发丧制服。至抚卒，晔经营葬之，然後归家。
又曰：张谞字彦承，上虞人也。与同乡丁孝正相亲，葬送过制。谞书难之曰：“吾闻班固善阳孙之省葬，恶始皇之饬终。夫裸以矫世，君子弗为。若乃据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获美称於当世，不亦优哉。”
又曰：谢夷吾转下邳令，预自克死日。如期果卒。敕其子曰：“汉末尝乱，有发掘露骸之祸。使县棺下葬，墓不起坟。”
《楚国先贤传》曰：韩将终，遗言曰：“夫俗奢，示之以俭。俭则节之以礼。历见前世，送终过制，失之甚也。若曹敬听吾言，敛以时服，葬以土藏，穿毕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增益。”
《襄阳耆旧记》曰：襄阳城南边大道有诸葛女郎墓者，是诸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三四亡，茂妇怜之，不能自远，故近臣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颉者，字初起。颉之南阳，过宜城中。一家东向大道，住车视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居处可作冢。”後丧，还至此住处，车不肯前，故吏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有亻良子者，家赀万金，而自少小不从父语。父临亡，意欲葬山上，恐儿不从，到言“葬我着氵诸下、石碛上。”亻良子曰：“我由来不奉教从，今当从此一语。”遂尽散家财作冢，积土绕之，成一洲，长数百步。元康中，始为水所坏。亻艮子，前汉人也。
谯周《三巴记》曰：巴国有乱，巴国将毕曼子请师於楚。楚人与师。曼子已平巴国，既而楚遣使请城。曼子曰：“吾诚许子之君矣。持头往谢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头与楚子。楚子叹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为？”乃以上卿礼葬曼子头。巴国葬其身亦然。
《华阳国志》曰：德阳县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泽原之利。士女多贞孝。车骑将军邓芝方之邓林，有终焉之志。没，遂葬其山。
《博物志》曰：澹台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将葬之。灭明曰：“此命也。吾岂与蝼蚁为亲、鱼鳖为仇？”於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汉滕公夏侯婴死，公卿送葬。至东郭门外，四马不行，掊地悲鸣。即掘马蹄下，得石椁。其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所地，故谓之马冢焉。
又曰：河内淇园张公，老而无子，赀财累亿，求没入官。死葬园中，于今供祀牺牲。
《永昌郡传》曰：建宁郡葬夷，置之积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气正上，则大杀牛羊，共相劳贺作乐。若遇风烟，气旁邪尔，乃悲哭也。
《豫章记》曰：许子将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将以中国大乱，远来渡江，随刘繇而卒，藏于昌门里。于时汉兴平二年也。吴天纪中，太守吴兴沈季白日于厅事上坐，忽然如梦，见一人，着黄单衣、黄巾，称“汝南羊与许子将求改葬”，因忽不见。即求其丧，不知处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学施遐为招魂文。
《越地传》曰：禹井，井者法也。以为禹葬以度，不烦人众。
乐资《九州志》曰：渡之盐官有奉禅山，者始皇过此而美之，死因葬焉。有庙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记》曰：荀氏葬在彭城东岸。东岸有一丘，民俗谓之荀氏葬。或云斯则徐偃王葬后仓者也。古徐国宫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滨。有犬名后仓，衔而归，伏而成人，遂为徐之嗣君。纯筋无骨，号曰偃王。偃王躬行仁义，众国附之，得朱弓之瑞。周穆王命楚灭之。后仓将死，生角，九尾，实黄龙也。
又曰：鱼山临清河，旧属东阿。东阿王曹植每升此山，有终焉之志。植之所游池沼沟渠悉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犹存也。地今割并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德明《南康记》曰：阳道士葬岩石室。元嘉中，道士过世，临终语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炉，此外无所须也。”及其亡日，谨奉遗命。葬经数年，尸犹俨然。葛巾覆之如初，弗朽。後忽不复见。今舟行者过其山渚，尚闻香气，咸异焉。

解道处《齐记》曰：魏黄初三年，文帝弟燮封濮阳王。临终顾命“葬近蘧瑗之墓。吾常想其为人，愿托贤哲之灵。”

《扶南传》曰：顿国人死，或鸟葬，或火葬。鸟葬者，病困便歌舞，送郭外。有乌如鹅，绿色，飞来万计，啄食都尽，敛骨焚之，沉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鸟若不食，自悲伤，乃就火葬，取骨埋之。是次行也。

《邺中记》曰：石勒陵在襄国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筑墙，不种树，立堂皇五间，安赞图勒大臣像。又於堂皇东立重楼，虎陵在邺西北角。既葬，邺中便乱。其封域，故未有名域云。寻被掘，凡此二陵皆伪葬。石勒、虎自别於深山。

《风俗通》曰：王乔为叶令，天下一玉棺于厅事前。令臣吏试入，不动摇。乔曰：“天帝独欲召我。”沐浴服饰，寝其中，盖便立覆之。宿昔葬於城东，土自成坟。其夕，县中牛皆流汗吐舌，人无知之者。

《皇览》曰：旧汉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筑为方域，其中开道，足施六马，发三河、三辅近郡卒徒十万数复土。

姚信《士纬》曰：盖葬於宽平，则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则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椁大棺，人所为用下。一寡材木，民人率多发掘以缮其居。千坟万圹，无不毁者。其惟瓦棺薄葬，敛以时服，依于高丘，彻于深阱，庶乎不辱耳。

《语林》曰：王太保有二儿。丧，一儿欲还旧茔，一儿欲留葬。太保乃垂涕曰：“不忘故乡，仁也；不恋本土，达也。惟仁与达，吾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为垂涕。哭毕，向灵曰：“卿常好驴鸣，今为卿作驴鸣。”既作，体似真声。宾客莫不大笑。孙闻笑，顾谓曰：“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宾客莫不皆怒。须臾之间，或悲，或笑，或怒。

《世说》曰：阮籍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後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良久。

又，邓粲《晋记》曰：籍母将死，与人围棋如故。局者求止，籍不肯，留与决。既而饮酒一二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扬州临葬，云：“埋玉树着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文康，庾亮谥也。何扬州者，何充也。）

又曰：晋明帝亦解冢宅，闻郭璞为人葬，后微服往看，因问：“君何以葬龙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法当灭族。”主人答云：“郭景纯云：‘此是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明帝复问云：“为是出天子耶？”答：“非能出，招致天子耳。《相冢书》曰：‘凡葬龙耳，富贵出五侯。葬龙头，暴得富贵，人不能见。葬龙口，贼子孙。葬龙齿，三年暴死。葬龙咽，死灭门。葬龙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诸侯葬连岗，庶人葬平地。’”

应璩《新诗》曰：野田何纷纷，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商旅客。丧侧食不饱，酒肉纷狼籍。

晋武帝《赐刘口葬钱诏》曰：故侍中刘口，以清识明鉴，有声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师友之恩。口墓为盗贼所发，甚用恻然。其子阜素甚清贫，今当殡葬，其给需车铭旌，赐钱给作藏人功。至时，遣使者祭之。

晋《赐王沉葬钱并地诏》曰：故骠骑将军王沉，忠允笃诚，执德弘毅。外清方夏，内熙衮职。历位着称，厥功茂焉。不幸薨殒，志业未究。今当葬，其赐钱三十万，葬田一顷。

晋《赐傅嘏夫人鲍葬钱诏》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贤才，为先帝所接。登龙之际，有翼赞尽忠之勋。早代殡没，不终功业。每念其遗绩，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鲍当葬，赐钱十万，给作藏人功。嘏墓开，祭以少牢。

卷五百五十七　礼仪部三十六

冢墓一

《说文》曰：冢，高坟也。垄，丘也。墓，兆域也。

《释名》曰：冢，肿也。像山顶之高者肿起也。墓，孝子思慕之处也。丘陵像其形也。

《书》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礼》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A134]（音美）宫室，二曰族坟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公，君也。图谓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先王造茔者，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孙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处其前後，而亦并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战败无勇，投诸茔外以罚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处昭穆之中央。）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别尊卑也。王公曰丘，诸臣曰封。《汉律》曰：列侯坟高四尺，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大丧既有日，请度甫，遂为之尸。（，尸绢切，又士切。葬穿圹也。又音毳。）及，以度为丘遂，共丧之窆器。及葬，言鸾车象人。（鸾车，巾车所饰遣车也。亦设鸾旗。象人谓以刍为人，言言问其不如法度者。）及窆，执斧以位。（临下棺也。）遂入藏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正墓位，跸墓域，守墓禁。（位谓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为荣限。）凡祭墓为尸。凡诸侯及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为之跸，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域，为之图。（凡邦中之墓地，万民所葬地。）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族葬各从其亲。）凡争墓地者，听其狱讼。帅其属而巡墓厉，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厉，营限遮列处。）
《礼》曰：适墓不登垄，（为甘不敬。垄，冢也。墓，茔域。）助葬必执绋。（葬，丧之大事。绋，引车索。）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曰：“吾闻之，古者墓而不坟。（墓谓兆域。土之高者曰坟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不可以不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四尺盖周之制。）孔子先反，（当修虞事。）门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三言之，以孔子弗闻。）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也，古不修墓。”（修犹治也。）又曰：“易墓，非古也。”（易谓墓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谓陈根也。为师心丧三年，於朋友期可。）
又曰：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赠，送。）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无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视之。）谓子利曰：“何以处我？”（处犹安也。）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居者主于敬。）
又曰：晋赵文子曰：“与叔誉观于九原。”（叔誉，叔向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叔誉曰：“其阳处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晋国，不没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并犹专也。谓刚而专也，已为狐射姑所杀。没，终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见利不顾其君，仁不足称也。（谓久与文子避难，至将反国，无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要君以利也。）我则随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谋其身，不遗其友。”（武子，士会也。）晋人谓文子知人。
《传》曰：蹇叔曰：“晋人御师必於ゾ。ゾ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
又曰：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欲逃冢间也。）
又曰：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吴将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阖闾闻之，赐之属镂以死。（属镂，剑名。）将死，曰：“树吾墓贾，贾可材也，吴其亡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黄帝崩，葬桥山。武帝巡朔方还，祭黄帝冢曰：“吾闻黄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左右曰：“黄帝已上天，群臣藏其衣冠，故有冢。”帝曰：“吾诚得如黄帝，视去妻子如脱屣也。”

又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台之东。曰：“後百岁，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

《汉书》曰：朱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

又曰：骠骑将军霍去病卒，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

又曰：严延年，东海下邳人。为河南太守，母来适见报囚，因大惊，谓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我不意当老见壮子被刑戮也。行矣，为汝东归扫除墓地耳。”遂去，归郡，见昆弟宗人，复为言之。後岁馀，果败。东海莫不贤其母。

又曰：哀帝令将作为董贤起冢茔义陵傍，内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𡎴甚盛。（罘音浮，𡎴音思。）

又曰：莽奏贬傅太后号为定陶王母丁姬。莽复言，恭王母、丁姬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诸发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恭王母归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其故。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发。莽固争之，後诏曰：“因改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火出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开傅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馀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恭王母、丁姬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时有群燕数千，衔土投丁姬穿中。

又曰：张贺为掖庭令。及宣帝即位，贺已死，子又早亡。上追思贺恩，报其冢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胜字公长。迁太傅，卒官。赐冢茔，葬平陵。太后为素服五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坟墓俭约，非孝也。乃大治冢舍，周重门。初，武帝时，京兆曹氏葬茂陵，伐其道，为京兆阡。涉慕之西，买地开道，立署曰“南阳阡”。人不肯从，谓之“原氏阡”。

《东观汉记》曰：帝感李通首创大谋，每幸南阳，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为昌陵，後改为章陵。因以春陵为章陵县。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祭肜字次孙。早孤，以至孝称。值天下乱，野无烟火。而祭肜独在冢侧，每贼过，见其尚幼而有志节，奇而哀之。

《後汉书》曰：杨震字伯起。改葬华阴，远近毕至。先葬日，有鸟高丈馀，丧前悲鸣。葬毕，乃去。於是立石鸟象於其墓所。

又曰：郭征太中大夫，卒时年八十六。帝亲临，赐冢茔地。

又曰：种（上音冲，下音果。）为辽东郡，鼛，并、凉边民，咸为发哀。匈奴闻卒，举国伤惜。单于每入朝贺，见坟墓，辄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过湖阳，祠樊重墓。追爵谥为寿张敬侯，立庙於湖阳。车驾每南巡，常幸其墓，赏赐大会。

又曰：韩棱迁南阳太守，特听得过家上冢，乡里以为荣。

又曰：蔡顺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顺辄圜冢泣曰：“顺在此。”後太守鲍众举孝廉，顺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

又曰：温序拜谒者，迁护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为隗嚣别将苟字所拘劫，伏剑而死。序主簿韩遵、从事王忠，持尸归殓。光武闻而怜之，命忠送丧到洛阳，城旁为冢地，赐千斛，缣五百匹。除三子为郎中，长子寿服竟为邸平侯。相梦序告之曰：“久客思乡里。”寿即弃官，上书乞骸骨，归葬。帝许之。乃反旧茔焉。

《魏略》曰：曹操微时，人莫知之，惟桥玄见而异焉。谓曰：“今天下将乱，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经过玄墓，辄凄怆致祭。

《魏志》曰：管辂过毋丘俭墓下，倚树哀吟曰：“玄武藏头，仓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卒如其言。

又曰：幽州牧刘虞署田畴为从事。奉使未至，虞已为公孙瓒所害。及至，谒祭虞墓，陈章表，哭泣而去。

《吴书》曰：孙坚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气五色。

王隐《晋书》曰：初，太康元年，汲县民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漆字。

又曰：《交广记》：吴将吕岱为广州，遣掘尉他冢，费损无获。佗虽僭侈，然慎终其身，乃令後不知其处。鉴于牧，慝所残也。

又曰：愍帝建兴中，曹嶷发景公及管仲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又曰：金乡县北凿石为冢，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人”。

又曰：王褒字伟元，少立操尚。父为晋文王所害，绝世不仕。立屋墓侧，以教授为务。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辄悲号断绝。墓前一柏树，褒常所攀，涕所着，树色与凡树不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滕修，南阳人也，为广州牧。修在海南积年，为边夷所附。卒，请葬京师。帝嘉其意，赐墓田一顷。

又曰：东海王越屯许，路经荥阳，过嵇绍墓，哭之悲恸，刊石立文，表赠官爵。帝乃遣使策赠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印绶，进爵为侯，赐墓田一顷，客一户，祠以少牢。

又曰：卢志言于成都王颖曰：“黄桥战，亡者有八千馀人。既经夏暑，露骨中野，可为伤恻。昔周王葬枯骨，况此等致死王事乎？”颖乃造棺八千馀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殓，祭葬於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城。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纪其赴义之功。使亡者家四时祭祀有所。

《晋书□载记》曰：西胡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前後征伐，屡有功，姚兴以为镇北将军。年八十馀乃死。

《宋书》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宁，经司徒刘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後魏书》曰：李冲字思顺，高祖时为尚书仆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後车驾自邺还洛，经冲墓，左右以闻。高祖卧疾，望坟掩泪。

又曰：傅永字修。常登北邙，于平坦处奋矛跃马，盘旋瞻望，有终焉之志。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欲附葬于墓。遂买左右地数亩，遗敕子叔伟曰：“此吾之永宅也。”

《礼系》曰：天子坟高三雉，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

《楚汉春秋》曰：惠帝崩，吕太后欲为高坟，使从未央宫坐而见之。诸侯谏，不许。东阳侯垂泣曰：“日夜见惠帝冢，悲哀流涕，无以死伤生也。臣窃哀之。”於是太后乃止。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晋义熙九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墓，剖棺掠之。尸面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战国策》曰：齐宣王见颜触，曰：“触前。”触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贵乎？”触曰：“士贵。昔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封万户。’由是观之，生王之头不如死士之垄。”

雀鸿《前赵录》曰：张，陇西人也。事母至孝。母丧，既葬，於墓侧哀感幽显，岁馀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还苏活。

《方言》曰：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取名于大防也。）或谓之培，（音部）或谓之堳，（音臾）或谓之采，（古者卿大夫有采地葬之，因名之也。）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之垠，或谓之垄。（有界采以耕垄，因名之也。）自关以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娄，（培娄亦土高之即名之也。）大者谓之丘。凡葬而无坟谓之墓。（言所不封也。墓犹墓之。）所以安墓谓之扶。（扶谓规度墓地。《汉书》曰“初陵扶”是也。）

卷五百五十八　礼仪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书》曰：王玄谟从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发冢，地无完椁。时人间垣内有小冢，坟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见一女子立冢上，近视则亡。或以告玄象，便命发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蚕铜人以百数。剖棺，见一女子，可二十，姿质若生，卧而言曰：“我东海王家女，应生。资财相奉，幸勿见害。”女臂有玉钏，斩臂取之，於是女复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经袁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户。

又曰：何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於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时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内，一在冢内。时三公居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张裕曾祖澄当葬父，郭璞为占墓地。葬某处，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某处年几减半，裁卿校，而後累世贵显。澄乃葬其劣处。位至光禄，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孙遂昌。

又曰：周山图为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而还官。

《齐书》曰：柳世隆晓数术，於倪塘创墓，与宾客践履，十往，五往常坐处。及卒，墓工图墓，取其坐处焉。

又曰：王伦之为豫章太守，下车，祭徐孺子，许子将墓。

又曰：初，荀伯玉微时，有善相墓者，谓其父曰：“君墓当出暴贵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顷之，伯玉姑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寻求不能得。後出家为尼。伯玉卒败亡。

又曰：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冢墓有王气，山中得金，转相诳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塘。

又曰：始兴王鉴镇蜀，於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馀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形者数斗，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之为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宜都王鉴镇姑熟。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语裯金蚕银茧等物甚多，条以启闻。郁林敕以赐之。鉴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环，岂可熟念？”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

又曰：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丈，皮节如新。有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

《南史》曰：齐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於钱塘，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预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

《梁书》曰：丁贵嫔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阖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钱三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於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祷。”帝密遣检点，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惟诛道士。

又曰：萧学攵太清初为梁州长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骞坟。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推埋者惧而退。学攵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惟有银镂铜镜方尺。

《唐书》曰：代宗时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阌乡县女娲墓，去天宝末失所在。今一夜，河上侧近忽闻风雷声，晓见其墓踊出，上有双柳树，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馀。”

又曰：天后西幸京师，路经杨玄感墓。上诵李百药《过玄感墓诗》云：“剑有万人敌，文为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乱道难平。”叹曰：“百药惟解缀文，不识大义。”

又曰：韩思复，则天朝为太常博士，定《南郊仪注》云：“太妃鼓吹，排群邪，守大体，国家赖之。”睿宗朝为给事，活严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陷阱之中。玄宗御笔题碑云：“有唐忠孝韩长公之墓。”

又曰：伊慎，兖州人，善骑。始为果毅，丧母，将营合附，不识其父之墓。昼夜号哭，未浹日，梦寐，有指导焉。遂发垅，果得旧记验。

又曰：卢坦为侍御史，会李反，有司请毁祖父庙墓。坦尝为从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毁。因赐神通墓五户，以备洒扫。

《白虎通》曰：春秋之义：王者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晏子》曰：梁丘据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据忠臣，爱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垄。”晏子对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长於楚，老而还，过晋国。同行者绐之，指城曰：“此燕国之城。”其人愀然变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若犹汝也。）乃喟然而叹。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庐。”乃泫然而泣。指垅曰：“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哑然大笑曰：“余等绐君，乃晋国耳。”其人惭。及至燕国之城社，真见先人之庐冢，悲心更微。

《傅子》曰：太原民发冢破棺，中有妇人，将出，与语，生人也。视其冢上木，三十岁。不知此妇人三十岁常生地中也，将一朝然生，偶与发冢者会也？

《抱朴子》曰：吴景帝时，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发一大冢，内有重卜，石扉皆枢转开闭。四周徼道通事，其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皆大冠衣，执剑列侍。灵坐皆刻铜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将军，或言侍郎，似王公冢也。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班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举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吕氏春秋》曰：世之为丘垄也，其大若山，其树若林。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则是无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无不掘者，而世争为之，岂不悲哉？尧葬於，林通树枝；舜葬於纪市，不变其肆；禹葬於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葬也，非爱其费，非恶其劳，以为死者虚也。

《越绝书》曰：宋大夫华元冢在华原陈留小黄县城北。

《吴越春秋》曰：虎丘者，吴王阖闾墓也。下池广六十步，深一丈五。赤铜椁三重。中池广六尺，金雁、玉凫、诸肠、鱼肠之剑以送焉。取土临海潮，千万人筑治之。以葬後金精上地为白虎据坟，故以为虎丘。

《越传》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会稽，因死葬焉。穿圹深七尺，上无写泄，下无流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

《华阳国志》曰：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名蚕丛，其目纵，死，作石阶石棺，国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举万钧。其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士奉迎。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伤，命曰五妇冢。今其人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殁。故王哀之，乃遣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
《三辅夹录》曰：窦后父名猗，遭秦乱，隐身钓鱼，坠渊而卒。后登尊号，遣使者於父坠所筑起大坟。
《世说》曰：戴公见林法师墓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曰：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材於临湘为孙坚立庙。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预发者见纲曰：“君何类长沙王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馀年。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又曰：有人相羊祜应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断墓後以坏之。相者云：“墓势相让，犹有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母亡，安墓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景纯曰：“将当为陵。”今沙涨去数十里，皆为人居家桑田。
《博物志》曰：汉末发范明友冢，奴犹活。明友是霍光女婿，奴记言光家事，废立之际，多与《汉书》相应。
又曰：汉末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宫人独活。既出，平如复旧。
《列士传》曰：羊角哀葬友人在柏桃，与荆将军冢比。他日，角哀梦伯桃语己曰：“蒙子之恩而获原厚葬。荆将军自以豪，欲役伏吾。吾不听，与连战不胜。期十五日大合战，以决胜负。得子则胜，不得则负矣。”角哀至期日，陈兵诣其冢上。
《三辅决录》曰：赵嘉年三十馀，有重疾，七年不乐。乃为命敕儿曰：“丈夫生一世，处无箕山二公之操，仕无伊挚、吕尚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聊立一圆石，树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国先贤传》曰：李善字次孙，南阳人也。本同县李元苍头。建武中，元家死没，惟孤儿续始生，善亲自哺养。世祖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善显宗时辟公府，以能治剧，再迁日南太守。从京师之官道，经南阳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脱服，持剑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执俎鼎以修祭。
《扬雄家牒》曰：子口，天凤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礼、弟子钜鹿侯子芭共为治丧。诸公遣世子朝郎更行事者，会送桓君山，为敛赙，起祠茔。侯芭负土作坟，号曰玄冢。
《七略》曰：扬雄死，弟子共为起冢，号曰扬冢。
《赵岐别传》曰：岐字台卿，年九十馀，建安六年卒。先自为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像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讫便掩。”
王子年《拾遗记》曰：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丹雀，自丹州而来，吐五色之气，气如□。白日凭霄，雀能群飞衔土以成坟。
卷五百五十九　礼仪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记》曰：昭帝母钩弋夫人居甘泉宫，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营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广《晋记》曰：关中发汉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吴录》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长室”。时与宾客作乐鼓吹，入中宴饮。
《汉赵记》曰：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人有盗发其冢，卢得苏，起，具问盗人姓名。郡县以虽元意奸轨，卢复由之而生，不能决。豫州牧呼延谟以闻，诏曰：“以其意恶功善，论笞三百，不齿终身。”
王智深《宋纪》曰：齐宣帝坟茔在武进县，常有□气氛氲入天。元嘉中，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
《三齐略记》曰：田开强、公孙接、古冶子三壮士冢，在齐城东南三百步阳阴里中。
王子年《拾遗记》曰：南寻之国，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鸟衔土为坟，群兽为之掘穴，不封不树。
《西京杂记》曰：青龙观前有三梧树，树下石麒麟二枚。始皇葬墓中物也。
又曰：广川王去疾好聚无赖少年，游猎无度。国内冢藏，一切发掘。其奇异者，魏襄王冢以文石为椁，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以手扪棺，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风，婉然周正，不觉棺柩盥器纵迹。但床上玉唾盂一枚，铜剑二枚，金杂具，皆如新玉，自取服之。襄王冢以铁灌其上，穿凿三日乃开，黄气如雾，触人鼻目，痹辛不可入。以兵守之，经日乃歇。初至一户，无扉，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带剑。复入一户，石扉有关，叩见棺椁，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椁，厚数寸，累积十馀重，力不能开，乃止。复入一户，亦石扇关钥，得一石床，方七尺，屏风、铜帐钩或在床上，或在地下，似是帐橑朽而铜钩堕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尘埃フフ（音斐）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妇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执巾栉镜镊之象，或有执盥捧食之形，无馀异物，俱见铁镜数百所。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柩，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下悉是□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许，俱东首，形卧，无衣裳，肌肤颜色齿如生人。畏惧不敢侵，拥闭如故。袁盎冢以瓦为棺，器物都无，惟铜镜一枚。晋灵公冢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瑰壮，四角皆以石为く，大奉烛。石人男女四十馀，皆立侍。棺器无复形兆，尸犹不坏。穴窍中皆有金玉，其馀器物皆朽烂不别。惟玉蟾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润如新玉，取以成水。书讠幽公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拨除深丈馀，乃得口母；深尺所，乃得百馀尸，纵横相枕，皆不朽。惟一男子，馀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栾书冢棺柩明器朽烂无馀。有白狐见人惊走，左右逐戟之，不能得，伤其左脚。夕，王梦一丈夫，仍鬓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吾左脚？"仍以杖叩王左脚。王觉，左脚肿痛生疮，至死不差。

《述征记》曰：梁孝王冢渐山徒户，以石为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数尺水，有大鲤鱼。人皆洁而进，不齐，辄有兽噬其足。兽似豹也。

《幽明录》曰：汉末大乱，颍川有人将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岁，不能涉远，势不两全。道边有古冢穿败，以绳系女下之。经年馀，还于冢寻觅，欲更殡葬。忽见女尚生，父大惊，问女得活意。女云：冢巾有一物，於晨暮际辄伸头翕气，为试效之，果觉不复饥渴。家人於冢寻索此物，乃是大龟。

又曰：孙锺，吴郡富春人，坚之祖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忽有三年少诣乞瓜，锺为设食，临去曰："我司命也。感君不知何以相报。此山下善，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而数代天子耶？"锺跪曰："数代天子，故当所乐。"便为定墓，曰："君可山下百步後顾，见我去处，便是坟所也。"下山百步，便顾见，悉化成白鹤也。

《述异记》曰：南康郡邓德明，常在豫章就雷次宗学。雷家世东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许。元嘉十四年，德明与诸生步月逍遥，忽闻音乐、讽诵之声，即夜白雷，出听，曰："此间去人尚远，必鬼神也。"乃相与寻之。遥至史墓，但闻坟下有管绾女歌讲吟咏之声，咸叹异焉。

郦善长注《水经》曰：智水东径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七星，高十馀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北有七女池，池东有明月池，状如偃月，皆相通。《注》谓之张良渠，盖良所开也。

又曰：粉水有文将军冢。前有石虎、石柱，甚修丽。闾丘羡为南阳，葬妇墓侧，将平其域。夕梦文谏止之，而羡不从。後羡乃为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莱芜县，原山东过利县东。水西有桓公冢，冢东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则水生，政薄则津竭。

又曰：潜水县有车骑将军冯绲、桂阳太守季温冢。二子之灵，常以日还乡，潜水暴长，郡县吏莫不水上祭之。

《搜神记》曰：宋大夫韩冯取妻而美，康王夺之。冯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冯书，谬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王以问苏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有死志也。”俄而，冯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遂自台投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遗书于带，曰：“愿以骨与冯而合葬。”王怒，弗听，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能使冢合则弗禁也。”一宿，有文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体以相就，根交于下。语衕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

又曰：汉冯贵人死将百岁，盗贼发冢，贵人颜色如故。但微令群盗共奸之，致妒忌争斗，然後事觉。

《续搜神记》曰：王伯阳家东有一冢，传云鲁肃墓。伯阳妇丧，乃平其坟以葬。後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忽见一贵人乘平肩舆，将从数百人，马皆浴铁，径来坐，谓伯阳曰：“吾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敢坏吾冢？”目顾左右，掌伯阳下床，以刀环筑之数百而去。登时绝，良久乃苏。筑破处皆发疽溃，寻便死。

又曰：承俭者，东莞（音管）人。病亡，葬本县界。後十年，忽与其县令梦云：“故民承俭今见劫，明府急见救。”令便敕内外装乘作百人仗，便令驰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雾，对面不相见，但闻冢中忄匈忄匈破棺声；有二人坟上望雾，冥不见人。百人同声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坟上二人得逸走。其夜令梦云：“二人虽得走，民已志之。一人面上有青志如藿叶，一人斫其两齿折。明府但案此寻觅也。”追捕，并擒获。

《异苑》曰：苍梧王士燮，汉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境。而墓常蒙雾，灵异不恒。屡经离乱，不复发掘。晋兴宁中，太原温放之为刺史，躬乘骑往开之。还，即坠马而卒。

又曰：颍川诸阖字道明，墓在杨州蒋山之西。每至阴雨，冢中辄有弦管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翕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特生石死。而石生热蒸出外，致大木又灭。”即令凿，果得大墓，有石满茔。

《志怪集》曰：陶侃微时遭大丧葬，家贫，亲自营砖。有班特牛专以载致，忽然失去，便自寻觅。道中逢一老公，便举手指云：“向于岗上见一牛，眠山亡中，必是君牛。眠处便好，可作墓安坟，则致极贵，小下当位极人臣，世为方岳。”侃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当世有刺史。”言讫便不复见。太尉之葬如其言。侃指别山与周访家，则并世刺史矣。

潘岳《关中记》曰：秦始皇陵上骊山之北，高数十丈，周回六七里，今在阴盘界。此陵虽高大，不足以销六十万人积年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隐而不见者。骊山泉本北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无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故其歌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相钩。”
又曰：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徙民置诸县者凡七陵，长陵、茂陵各万户，其馀五陵皆各五千。县属太常，不领郡也。守卫陵扫除凡五千户，陵令一人，食官令一人，寝庙令一人，园长一人，园门史令三十二人，侯四人。元帝时，三辅七十万户始不复徙民陪陵。渭陵、延陵、义陵皆不立县也。
雷次宗《豫章记》曰：郡东南二十里有一大冢，号丹阳。郭长老云，是郡人丹阳太守聂友冢也。外形甚高大，内一大冢居中，两边各有四小冢横首。大冢外作徼道周匝，皆通冢里，高二丈馀，小者半之，徼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埏，似是殉葬者。不闻聂友奢僭以人从死也，且今新淦（音绀）县南十里，见聂友墓。
《荆州图记》曰：郦县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伟，前有石楼，高一丈五尺，上作石凤将九子。相传云是姚家墓，不详其人。
又曰：江陵县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馀。王粲《登楼赋》所谓“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霄城东南有单龙村，村外有单龙冢，甚高大。旧传单龙能仰观俯察，少公之俦也。数称刘氏当王，圣公应其符。圣公潜嘉之，因此起兵。後称号於宛而龙卒，故厚为其葬。
又曰：郑乡即郑城地也。岗南有刘长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语裯汉魏郡太守黄香冢。
邓德明《南康记》曰：白水有高岩，临水顶有柴侯墓。遥望松树，卒岁不凋。说者云墓处极峻，及累石为冢，又别有金钱藏，不可得开。若欲上山，必遇雷晦之异。夜时见光色如雷之烂，（音艳）所谓宝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数里有螺亭，昔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采螺，停沙边共宿。夜闻骚骚如军马行，须臾见群螺张口无数，突来破舍，啖此女子。同侣悉走上岸，至晓方还，但见骨耳。收埋林际，报其家。经四五日间，所埋处翻见古冢，高十馀丈，穹隆顶可受二十人坐。其旁多螺，新故相传谓之螺亭。
又曰：南野山、献山大塘下流三十里，有汉太傅陈蕃冢墓。昔值军乱，闻墓有宝，三军争掘。忽有大蛇围绕坟前，崩雷晦雨，当时竟不得发。
郑缉之《东阳记》曰：孝子许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三里，鹿尝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即日鹿自死於所犯栽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坟，至今犹存。
又曰：独公山有古冢临溪，其砖文曰：“筮言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义熙中，冢犹半存，自後稍以崩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县东南有古冢二十馀坟。宋元嘉之初，潮水坏其大冢。初坏一冢，砖题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四百年後堕江中。”当坠，值王县令皮熙祖取数砖置县楼下池中，录之，怅然而已。

《舆地志》曰：瑟琶折有古冢，半在水中，甓有隐起字云：“瑟琶筮云吉，龟云凶，八百年，堕水中。”谢灵运取甓至京师，诸贵传观之。

《神怪志》曰：王果经三峡，见石壁有物悬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发之，骸骨存焉。有铭曰：“三百年后，水漂我至长江垂。欲堕欲落，不落逢王果。”果凄然曰：“数百年前已知有我。”乃改葬，祭之而去。

《苏州冢墓记》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性多仁恕，德感禽兽。初葬之日，群燕数千衔土于冢上。今冢犹高大，与他坟有异。村乡岁时祭祀，至今不绝。

卷五百六十　礼仪部三十九

冢墓四

《礼论》曰：问：“君将临墓，主人先以除身无服。将若不哭，主人当哭否？”贺循答之云：“凡君臣民，皆须先君哭，礼也。此祭君宜哭，则主人不敢以哭烦君耳。”

又曰：问：“墓中有何面为上？”荀纳以为缘生奉终，宜依礼坐。蔡谟难，据周公明堂位东西，以此为上，与纳反。纳又引庙位以答。王濮阳北墓向南，以西为上。

《上党郡记》曰：令狐征君隐城东山中，令狐终即云葬焉。诸生遵师法，而陪葬者三百馀家。松三千树，大皆数十围，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汉史所称壶关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齐地记》曰：临淄小城北门东二百馀步有晏婴冢。

又曰：齐桓公冢，齐城之南东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八里，有仲父冢，葬於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东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独行君子管宁墓，石碑犹存。城东北三十里柴阜东头有魏征士邴原墓，石碑犹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孙宾墓，石碑犹存。

《吴地记》曰：昌门外女坟者，吴王阖闾女墓也。乃以文石为椁，藏金玉珍玩，以人从死。高坟深池，池水成湖，故名曰女坟。亦与虎丘俱见发掘，皆无所得也。

又曰：昌门南有要离墓。吴王阖闾既杀王僚而代之，僚子庆忌亡奔卫。庆忌勇捷过人。恐结诸侯，还为国难。伍子胥与要离为行人，要离弱而谋于王曰：“杀臣妻子，刑臣左手。”要离因亡奔卫。庆忌闻吴王暴虐如此，甚信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与俱还，图共袭吴王。行及大江，要离刺杀庆忌，因亦自杀，阖闾葬之於昌门南大城内。齐门外，有庆忌墓。

丘渊之《齐道记》曰：先是，嬴博二县共界，汉武帝封禅，合作此县以供祀，故曰奉高。东南三十里有延陵儿冢，本云其高可隐，今乃二丈馀，似是後人陪之。

伍辑之《从征记》曰：齐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东有四田墓，传云，倨、荣、广、布也。墓皆方墓圆坟。

戴延之《西征记》曰：彭城南有亚父范曾冢。冢高四十馀丈，东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有刘向墓。泗水东三里，汉大夫龚胜冢，石碣犹存。（耻登王莽之朝，不食而死。）

又曰：金乡焦氏山北数里，有汉司隶校尉鲁俊冢。前有古石祠堂，堂壁皆有青石隐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记之。

伏滔《北征记》曰：姑孰九井山北十里，有吴大将诸葛瑾墓，墓墙犹存。西北十八里直渎前墓，是吴将甘宁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气。”孙皓凿其後，计里名为直渎。

《续述征记》曰：太公冢在尧山北五里。平地为坟，高十丈。曾有发之者，冢深数十仞，得一铜椁，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实田和冢也。和迁齐，居於海上，而别为诸侯，亦称太公也。

又曰：宿预州县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国。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剑坟树，则斯地也。

又曰：城阳县城二里，小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尧阳，自汉迄于晋，二千石及丞尉刊名。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有二十一载，记于尧碑。城东南六里，尧母庆都墓，称曰灵台。尧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俨然若新。

《皇览□冢墓记》曰：颛顼冢在东都濮阳县顿丘城外广阳里中。王莽时，使使者祠颛顼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骊山，古之骊戎国，今之所丰也。晋献公伐骊戎，获二女。其山阴多黄金，其阳多美玉，谓蓝田是也。故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馀万穿入地，洞三泉而致椁。宫观奇器、珍怪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机弩，人有近穴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金银为鸟鹤。机关转相，终而复始。上具画天文，以人鱼膏为灯，度久不灭。后宫无子者皆殉，从死者甚众。恐工匠知之，杀工匠於藏中，因闭羡门。复土树草木，以像山，坟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馀。後项籍烧其宫观，关东贼发之，後牧羊儿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照羊，燔其椁。後贼遂取其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上皇葬万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长陵，孝惠帝霸陵。诸陵皆用瓦器，不为坟。王莽之乱，天下无道，独无灾害。孝景帝葬阳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诏曰：“无置从民，令天下无骚动之忧。”自是陵园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葬义陵，孝平帝葬原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厉王长坐谋反，後置园如诸王。长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长仙。医巫讫曰：“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仙。狗吠□中，鸡鸣天上。”东平思王冢在东平，松皆西靡。

又曰：苍颉冢在冯翊衙县利阳亭南道旁，坟高六尺，学书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绝。

又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一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又肩髀冢在山阴郡巨野。传言蚩尤与黄帝战於涿鹿之野，黄帝克之，身体异处，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鲁国县东去县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山。下亭名奚仲亭。

又曰：汤冢在济阳薄县北郭。冢四方，方八十步，高七尺，上平。

又曰：吴太伯冢在会稽吴县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长安聚。

又曰：王子黾冢在南阳鄂县西。

又曰：夏育冢在济南历山上。

又曰：秦穆公冢在甘泉宫祈年观下。

又曰：虢公冢在河内温县东、济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台。

又曰：叶公诸梁子高冢在南郡叶县西北，去城三里所。近县民皆祠之。

又曰：鲁大夫叔梁纥冢在鲁国东阳聚安泉东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传言防坟於坟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鲁城北便门外，南去城一里。冢茔方百亩，冢南北广十步，东西十步，高丈二尺。冢为祠坛，方六尺，与地方平，无祠堂。冢茔中树以百数，皆异种。鲁人世世皆无能名其树者。民云孔子弟子异国人，各持其国树来种之。孔子茔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鱼墓在孔子冢东，与孔子并，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师旷家左右扶风，名曰师旷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伯乐冢在济阴定陶东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楚武王冢在南郡鲷阳县葛陂乡城东北，民谓之楚王岑。

又曰：郑相子产冢在河南郡新郑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聚。孟常冢在鲁薛城中。

又曰：文信君吕不韦冢在河南洛阳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民传言吕母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韦先墓，故其冢名吕母。不韦死，获过於始皇矣。民传云：不韦好经书，皆以葬。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馀人论五经误失。符节令宋元上言：“臣闻秦昭王与不韦好书，皆以书葬。王至尊，不韦久贵，冢皆以黄题凑，处地高燥，未坏。臣愿发昭王、不韦冢，视未烧诗书。”

又曰：亚父冢在庐江居巢县郭东居巢亭中。

又曰：齐桓公冢在临淄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尝君与齐桓公冢同处。

《唐书新语》曰：开元中，集贤学士徐坚葬妻，问兆域之制於张说。曰：“长安神龙之祭，有黄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参之。仆尝闻其言，犹记其要。墓欲深而狭。深者，取其幽；狭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各有龙守之。土龙六年而一暴，水龙十二年而一暴。当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设宅穸。墓之四维，谓之折壁。欲下阔而上敛，其中项谓之中樵，中樵欲俯而旁煞。墓中末米粉为饰，以代石垩，不置瓴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为怪。不置朱丹、雄黄、石，以其气燥而烈，使坟上草木枯而不润。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尸也。铸铁为牛豕之象，可以御二龙。玉润而洁，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助神道。僧泓之说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滥。及其葬也，将穿墓，筮者曰：“必有异应，以旌善人。”果获石堂，其大如仓，中空外坚，四门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终吉。”後优诏褒赠，宠及其子。

《图墓书》曰：大墓天刚，严父之门。八将之首，位处乾尊。欲得连冈隐轸，状如乱口，望之，绝而复连。小顿大起，千里相牵。寿过期颐，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飞雷，即之如鸟惊。法出勇士，伏节御兵。

又曰：夫欲依山葬者，其山连延，百里不绝。一高一下，小顿则大起，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诸支别者，亦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没见日光者，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龟状，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不绝。山望如龙状，有头尾委蛇者，葬之出二千石。凡依山作冢者，皆当立在山东为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龟形，又巍巍直上如状，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贫富，冈陵肥薄。状如肥马，草木茂盛，色黄紫，皆富也。冈陵多伤缺，土色赤白，地瘠，草木黄赤不茂，或多细石，皆贫。

《相冢书》曰：冢欲得见郡县城郭，欲得连属，长长无极。冢，青气郁郁，出二千石；赤气，出公卿；白气，出刑戮；黄气，出封侯。欲得雌龙地，多子孙。不用雄龙冈、武子冈。

又曰：凡葬於龙耳，贵出侯。青乌子称“山三重相连名伞山，葬之出二千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张载《七哀诗》曰：北邙何累累，高陵有四五。借问谁家冢，皆云汉世主。

魏武帝《遗令》曰：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魏文帝《为汉帝置守冢诏》曰：朕承符运，受终革命。其敬事山阳公，如舜之宗尧。有始有卒，传之无穷。前群司奏处正朔，欲使一皆从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阳公於其国中，正朔、服色、祭祀、礼乐自如汉。又为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三百家。

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户诏》曰：先代帝王，因时创业。君人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代久远，丘垅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堙芜，封树莫辨。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随近十户，蠲其役，以供守视。

宋高祖《修楚元王墓诏》曰：夫褒贤崇德，千载弥尊；敦本敬始，义隆自远。楚元王积仁基德，启藩斯境，素风道隆，作范後昆。本支之祚实隆，鄙宗遗芳馀烈奋于百代。而丘封依然，坟茔莫翦，感远存往，慨焉永怀。夫爱人怀树，甘棠且犹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绝。况瓜瓞所兴，开源自本者乎！可蠲复近墓五家，长给洒扫。

卷五百六十一　礼仪部四十

吊

《周礼□丧祝》曰：王吊，则与巫前。（郑司农注云：丧祝与巫以桃执戈在王前。）

又《司巫》曰：男巫，王吊则与祝前。女巫，后吊则与祝前。（女巫与祝前，後如王之礼。）

又《太仆》曰：太仆掌三公孤卿之吊劳，（王使往也。）小臣掌士大夫之吊劳。

《礼》曰：知生者吊，知死者伤。知生而不知死，吊而不伤；知死而不知生，伤而不吊。吊丧不能赙，弗问其所费。

又曰：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後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𠯿。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於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中礼之变也。）

又曰：死而不吊者三：（谓轻身亡孝也。）畏，（人或时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说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厌，（行止危险之下。）溺。（不乘桥船。）

又曰：曾子吊於负夏。（负夏，卫地。）主人既祖填池，（祖谓移柩车去载处，为行始也。填池当为奠彻，声之误也。奠彻，遣奠设祖奠。）推柩而反之，（反于载处，荣曾子吊，欲更始。）降妇人而後行礼。（礼，既祖而妇人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及柩，妇人辟之，复升堂矣。柩无反而反之，又降妇人，盖欲矜宾於此妇人。皆非也。）从者曰：“礼与？”（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辞。）且胡为其不可以反宿也？”曾子裘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於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

又曰：哀公使人吊蒉尚，遇诸道。辟於路，画宫而受吊焉。（哀公，鲁君也。画地为宫象。）曾子曰：“蒉尚不如杞梁之妻知礼也。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庄公使人吊之。对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则将肆诸市朝，而妻妾执。（肆，陈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执，拘也。）君之臣免於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君无所辱命。’”（无所辱命，辞不受也。《春秋传》曰：齐侯吊诸其室。）

又曰：季孙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与子贡吊焉。阎人为君在，弗内也。（阎人，守门者。）曾子与子贡入於其厩而修容焉。（更鼎饰。）子贡先入，阎人曰：“乡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阎人辟之，（见两贤相随，弥益恭也。）涉内二。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又曰：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封当为空，窆下棺也。）

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

又曰：曾子与客立於门侧，其徒趋而出。（徒谓客之旅。）曾子曰：“尔将何之？”曰：“吾父死，将出哭於巷。”（以为不可发凶於人馆。）曰：“反哭於尔次。”（次，舍也。礼，馆人使专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吊焉。

又曰：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气力始衰。）

又曰：妇人不越疆而吊人。（不通於外。）行吊之日，不饮酒食肉焉。（以全哀也。）吊於葬者，必执引；若从柩及圹，皆执绋。（示助之以力。车曰引，棺曰绋。）丧，公吊之必有拜者，（往谢之。）虽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谓无主後。）吊曰：“寡君承事。”（示亦为执事来。）主人曰：“临”。（君辱临其臣之丧。）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君之於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丧，庶子不受吊。（不以贱者为有爵者主。）

又曰：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或曰：“齐衰不以吊。”（以其无服，非之。）曾子曰：“我吊也与哉？”（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吊。）

又曰：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献公杀其子申生，重耳避难出奔，是时在翟，就吊之。）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於斯，得国恒於斯。（言在丧代之际。）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劝其反国，意欲纳之，丧谓亡失位。孺，椎也。）以告舅犯。（舅犯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辞焉。丧人无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仁亲以为宝。（宝谓善道可守者。仁亲，亲行仁义。）父死之谓何？又因以为利，（欲反国求为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说之？孺子其辞焉。”（说犹解也。）

又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吊。（不以吉服吊丧也。）

又曰：卫司徒敬子死，子夏吊焉。主人未小敛，而往。子游吊焉。主人既小敛，出，反哭。子夏曰：“闻之也与？”曰：“闻诸夫子，主人未改服则不。”

又曰：曾子问曰：“三年之丧，吊乎？”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为彼哀不专於其亲也。为亲哀则是妄吊。）

又曰：诸侯非问疾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

又曰：吊者即位于门西，东面；其介在其东南，北面；西上，于西门。（宾立门外不当门。）主孤西面。（立於阼阶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请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殡者，丧无接宾。淑，善也。为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吊。）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须矣。”（称其君名者，君薨，称子某，使人知通嗣也。须矣，不出逆也。）吊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阶，东面，致命曰：“寡君闻君之丧，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颡。吊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门外位。）

又曰：妇人非三年之丧，不逾封而吊。（逾封，越竟也。或为越疆。）

又曰：诸侯吊於异国之臣，则其君为主；（君为之主，吊臣恩为己也。子不敢主当，中庭，北面哭，不拜。）诸侯吊，必皮弁锡衰。所吊虽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丧服，则君亦不锡衰。（必免者，尊人君为之变也。未丧服，未成服也。既殡成服。）

又曰：殷人吊於圹，周人吊於家，示民不仴背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吊之。）

《传》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又曰：齐侯归，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战死，妻行逆丧。）使吊之。辞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吊。）若免於罪，则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妇人无外事，故不犹贱也。）齐侯吊诸其室。（传善妇人有礼。）

又曰：游吉相郑伯以如晋，亦贺祁也。史赵见见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吊也，而又贺之。”子太叔曰：“若何吊也？岂特惟我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天下实贺。”
又曰：琴张闻宗鲁死，（琴张，孔子弟子，字子开，名牢。）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縶之贼，女何吊焉？”（言齐豹所以为盗，孟縶所以见贼，皆由宗鲁。）
又曰：晋顷公卒，秋八月，葬。郑游吉吊，且送葬。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悼公之丧，子西吊，子乔送葬。（在家十五年。）今吾子无二，何故？”
《汉书》曰：龚胜死，有老父来吊，其哭甚哀。既而曰：“吁！薰以香自烧，膏以明自消。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
又曰：蒋诩字元卿遭父忧，有吊者盈门。後母疾之，不与席，不得止旧庐，於侧作小，往如旧也。
《续汉书》曰：郭太字林宗，退身隐居教授，徒众甚盛。丧母，友人或千里来吊之。
《东观汉记》曰：祭遵病薨，丧至河南，诏遣百官皆诣丧所。上车驾素服往吊，望城门，举音遂哭，而至哀恸。复幸城门，遇丧车，瞻望涕泣。上亲临，祠以太牢，仪如孝宣帝临霍将军故事。
谢承《後汉书》曰：徐孺子不就诸公之辟，及有丧者，万里赴吊。常於家预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浸酒中，暴，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遂以水渍绵，使有酒气，以鸡置前，祭毕便去。
王隐《晋书》曰：何劭为司徒，薨，养子岐为嗣。袁粲吊岐，岐辞以疾。粲独笑而出曰：“今年决下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今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侮弱。”粲乃止也。
邓粲《晋记》曰：阮籍能为青白眼，礼俗之士，辄以白眼对之。宗正嵇喜，康之兄也。闻籍丧，吊焉。籍以不哭，见其白眼。喜不怿而退也。
《晋中兴书》曰：周嵩兄谟既被害，王敦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之罪人，为天下所杀，复何吊？”敦甚衔之。
《家语》曰：季桓子死，鲁大夫朝服而吊。子游问孔子曰：“礼乎？”孔子不答。他日，又问。孔子曰：“始死则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又何疑焉？”
又曰：孔子有母之丧，既练，阳虎吊焉。私于孔子曰：“今季氏将大飨境内之士，闻诸乎？”曰：“丘弗闻之。虽在衰，亦欲与往。”阳虎曰：“子谓不然乎？季氏飨士不及子。”
《礼统》曰：吊生曰唁，吊死曰吊。生谓之唁何？非有丧之位，哭之事，但嗟叹以言，故谓之嗟。吊死谓之吊何？吊者，毒也。致有恩厚，礼无服属，但致伤哀痛毒，故谓之吊。
《白虎通》曰：《檀弓》记曰：“天子哭诸侯，爵弁纯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遣大夫吊，辞曰：“皇天降灾，子独遭离之，呜呼哀哉！”
《庄子》曰：孔子围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吊之曰：“几死乎？”曰：“然。”“子恶乎？”曰：“然”。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饰智以惊愚，修身以明，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
又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曰：“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本无形。非徒无形也，本无气。变而有生，今变而之死，人且寝於巨室，我嗷嗷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之。”
又曰：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淮南子》曰：北塞上之人有喜游者，其马无故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祸？”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马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知乃不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壮者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子父相保。
《符子》曰：陶之富者朱公丧其中子，邻人往吊之。朱公方拥膝蹲踞，捧头而笑。邻人曰：“闻有丧，将唁子之哀。”朱公曰：“生不致哀，死而唁，何邻人之不通也！”
《说苑》曰：孙叔敖为楚令尹，一国吏民皆来贺。有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来吊曰：“身已贵而骄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权者，君恶之；禄已尊厚而不知足者，患处之。”叔敖再拜：“敬受命！愿闻馀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高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谨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世说》曰：顾彦先性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顾，不胜其恸，径上床鼓琴，作数曲竟，抚琴曰：“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恸哭，下，执孝子手而去。
贺循《丧服要记》曰：始吊，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素弁而加环也。始死而往朝服者，主人未变，宾未可以变也。
又曰：古之吊者，皆因朝夕哭而入吊。宾至，主人出，即中门外，西面，北上，拜。宾入门，即位於堂下，当阼阶，西面。宾入，即位，皆哭。哭止，主人拜之。
又曰：大夫吊於大夫，始死而往，朝服裼裘，如吉时也。当敛之时而至，则弁，服皮弁之服，以裘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则皮弁而加锡衰也。大夫於士有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友之恩，乃得弁。
谢兹《丧服图》曰：天王吊三公及三孤，弁锡衰。吊六卿，弁锡衰。吊大夫，弁疑衰。吊士，弁缌衰。吊畿内诸侯，弁缌衰。
《郭太别传》曰：贾淑字子厚，林亭乡人。虽世有冠冕，而性险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忧，淑来吊之，而钜鹿孙咸直亦至。咸直以林宗贤而受恶人吊，心怪之，不进而去。林宗遽追而谢曰：“贾子厚诚凶德，然洗心同善。仲尼不逆互乡，故许其进也。”淑闻之，改过自厉，终成善士。又林宗有母丧，徐稚往吊，置生刍一束於庐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诗》不云乎：‘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
《裴楷别传》曰：裴楷少知名，而风情朗悟。初，陈留阮籍遭母丧，楷弱冠往吊，籍乃离丧位，神志晏然。至乃纵情啸咏，傍若无人。楷不为改容，行止自若，遂便率情独哭；哭毕而退，威容举动无异。
《陶侃传》曰：侃丁母艰，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服鳞异。知非常人，遣随而看之，但见双鹤孤而冲天也。
《列女传》曰：鲁黔娄先生之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焉。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衣褐袍。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尸在牖下，枕{土}席，袍无表。覆以布被，首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
《皇览□逸礼》曰：君使大夫吊於国君，礼锡衰裳弁，有下大夫为介，亦如之。士介者，将命者缌衰裳弁，异姓葛，同姓麻。
《语林》曰：陈元方遭父丧，形体骨立，其母哀之，以锦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锦被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
卷五百六十二　礼仪部四十一
谥
《释名》曰：古者诸侯薨时，天子论行以赐谥。惟王者无上，故於南郊称天以谥之。当春秋时，周室卑微，臣谥其父，故诸侯之谥多不以实也。
《周礼》曰：太师，凡大丧，帅其瞽而，作柩谥。（郑玄注曰：，兴也。兴言王之行。陈其生时行迹为作谥。）
又曰：太史掌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其读谥诔，亦以太史赐谥。）
《礼》曰：己孤暴贵，不为父作谥。（郑玄注曰：子事父母，无贵贱等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於其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谥者行之迹也。）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君，灵公也。）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其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
又曰：死而谥，今也。昔者生无爵，死无谥。（古谓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谓之爵，无有谥也。）
又曰：子曰：“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名谓声誉也。先王论行为谥以尊名者，使声誉可得而尊言也。惠犹善也。言声誉虽众，节以其行一大善者为谥也。）
《传》曰：无骇卒，（无骇始为卿，未赐族也。）羽父请陲褛族。公问於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祚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
又曰：郑人田衲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谥之曰灵。
又曰：楚恭王卒，子囊谋谥。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为‘恭’，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得谓之恭乎？请谥之‘恭’。”大夫从之。
又曰：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诸曰“成子”。
《论语》曰：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汉书》曰：景令诸侯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谥，奏诔策。
又曰：贾山奏事曰：“圣王作谥，三四十世耳。虽尧、舜、禹、汤、文、武，累世广德，以为子孙基业，无过三四十世也。”
秦始皇帝曰：“死而以谥法，是父子名号有时相袭者。以一至万，则世世不相复也。”故死而号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万也。
张《汉书》曰：范丹卒，三府各遣令史奔吊，累行论谥，曰：“宜为‘贞节先生’。”
又曰：蔡雍尝至朱穆家写其书，及穆卒，雍及门人共谥穆曰“忠文”。（论曰：夫谥者，上之所赠，非丁之所造。故颜冉至德，不闻有谥。蔡朱二子各以衰代臧否不立，故私议也。）
范晔《後汉书》曰：夏侯恭善为文章，诸儒共谥曰“宣明”。子牙少习家业，著赋颂赞凡四十篇。举孝廉，早卒。乡入号曰“文德先生”。
《魏书》曰：有司议谥，以为锺繇昔为廷尉，辨理刑狱，决嫌明疑，民无怨者，犹于张之在汉也。诏曰：“太傅功高德茂，位为师傅。论行赐谥，当先依此。廉叔廷尉，于张之德耳，乃策谥曰‘成侯’。”
干宝《晋记》曰：何曾卒，下礼官谥。博士秦秀议曰：“曾资性骄奢，不修轨则。弈世以来，宰臣辅相未有受诟辱之声、被有司之劾、父子尘累而蒙恩贷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曾者也。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威肆行曰‘丑’。曾宜谥为‘缪丑’。”

又曰：太尉鲁公贾充薨。初，充用韩谧为贾氏嗣，上特许之。及议谥，博士秦秀曰：“充位冠群俊，惟民之望。而悖礼溺情，以乱大伦。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充宜谥曰荒。”上弗从，赐谥曰武。

《晋书》曰：太康八年，太常上谥。故太常、平阳男郭弈为景侯，有司奏云：“晋受命以来，祖宗号谥群下，未有同者。故郭弈与景皇同，不可听。宜谥曰穆。”

《晋中兴书》曰：中宗即尊号也，时赐谥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遵上疏曰：“臣闻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名则实称，不诬而已。近代以来，惟爵得谥，武官牙门有爵必谥，卿校常伯无爵，悉不赐谥，甚失制谥之本。今中兴肇建，勋德兼被，宜深体前训，使行以谥彰，岂可限以有爵？”中宗纳焉。自後公卿无爵而谥，自遵始也。

沈约《宋书》曰：江智渊出於北中郎长史。初，上宠姬宣贵妃殷氏卒，使群臣议谥。智渊上谥曰“怀”。上以不尽嘉号，甚衔之。後车驾幸南山，乘马至殷氏墓，群臣皆骑从，上以马鞭指石柱，谓智渊曰：“此柱上不容有‘怀’字。”智渊益惧。

《宋书》曰：刘康祖出军未至寿阳数十里，会魏永昌王以长安之众八万骑与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结车营而进。魏军四面来攻，众分为三，且休且战。康祖率厉士将，无不一当百。魏军死者大半，流血没踝。矢中头而死，於是大败，举军沦覆，免者才数十人。魏人传康祖首示彭城百姓。赠益州刺史，谥曰壮。

又南史曰：萧尔（音轶）素为诸暨令，到县十余日，挂衣冠於县门而去。独居屏事，非亲戚不得至其篱门。妻齐太尉王俭女，久与别居，遂无子。卒，亲故迹其事行，谥曰“贞文先生”。

又曰：昙首卒，文帝临、恸，叹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国之衰也。”中书舍人周赴侍侧，曰：“王家欲衰，贤者先殡。”上曰：“直是我家衰耳。”以预诛羡之等谋，追封预宁县侯，谥曰文。

又曰：王晏为吏部尚书令。王俭虽贵而疏晏，既领选，权行台阁，与俭颇不平。俭卒，礼官欲依王谥为文献。晏启上曰：“乃得此谥，但宋来不加素族。”出谓人曰：“平头宪事已行矣。”

《後魏书》曰：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谥宣尼曰“大圣尼父”，告谥孔庙。

《齐书》曰：长沙威王晃。武帝尝幸锺山，晃从驾，以马槊刺道边枯蘖。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槊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每远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献骏马，上辄令晃於华林中调试之。高帝尝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缘此意，故谥曰威。（任城即魏任城王彰也。）
《梁书》曰：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
又曰：徐勉卒，武帝闻而流涕，即车驾临殡。皇太后亦举哀朝堂。有司奏谥：“居敬行简曰简，执心决断曰肃。”因谥简肃公。
又曰：萧机字智通，位湘州刺史，美姿容，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然而好弄尚力，远士子，近小人。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频被案劾。将葬，有司请谥。诏曰：“王好内怠政，宜谥曰炀。”
又曰：萧晔为晋陵太守。晔初至，郡属旱。躬自祈祷，果获甘润。郡多猛兽为害，晔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於郡。初，晔寝疾历年，官曹拥滞。有司案谥法：“言行相违曰僭。”乃谥曰僭侯。
《陈书》曰：袁泌为司徒左长史，卒于官。临终，戒其子芳华曰：“吾於朝廷素无功绩。瞑目之後，敛手足，旋葬，无得受赐谥。”其子述泌遗意，朝廷不许，谥曰质。
《唐书》曰：开元中，赠左丞相程行谌谥曰贞，岐王府长史裴子余谥曰孝。同时列上。中书令张说省之，曰：“程，裴二谥，可谓谥之无愧也。”
又曰：贞元中，太常奏马燧谥景武，上改为庄武，以避太祖谥。
又曰：元和中，赐太子宾客于ｖ谥曰思。初，有司谥曰厉，至是特易之。右丞张正甫封其敕，请还本谥。补阙高铦上疏曰：“夫谥者，所以惩恶劝善，激浊扬清，使忠臣义士知劝，乱臣贼子畏罪。孔乎修《春秋》，乱臣贼子惧，盖为此也。垂范如此，尚不能救，况又隳其典法乎？”
《大戴礼》曰：周公旦为太师，相嗣王，作谥法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状也；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溢，慎也。以人行之始终，悉慎录之以为名也。
《礼记外传》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古谓殷夏之前。）谥法，周公所为也。尧、舜、禹汤皆后追议其功耳。谥者，行之迹也。累积平生所行事善恶而定其名也。有大行，受大名，谓之景行；（景，大也。有大善若禹、汤、文武者。）小善受小名。（若宣若成，其德狭也。）文经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祸乱，其功大也。
《五经通义》曰：谥者，死后之称，累生时之行而谥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谥，所以劝善戒恶也。谥之言列其所行。身虽死，名常存，故谥也。
《白虎通》曰：谥者何谓也？谥之为言引也，引列行之迹也。所以进劝威德，使上务礼节，死乃谥之。《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始终不能若一，故据其终后可知也。今世所以临葬而谥之何？因众会，欲显扬之也。谥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言，或两言何？文者一言为谥，质者两言为谥。故汤死后称成汤，是明二言为谥也。谥七十二品。

《礼口法谥》曰：翼善传圣曰尧，仁圣盛明曰舜，慈惠爱民曰文，刚德理直曰武。天子崩，大臣至郊谥之者何？以为臣子之义，莫不欲褒称其君，掩恶扬美者，故之郊，明不得欺天也。

又曰：卿大夫老归，死有谥何？谥者，别尊卑，彰有德。卿大夫归，无过，犹有禄位，故有谥也。夫人无谥者何？无爵，故无谥。或曰：夫人有谥。夫人，国之母，修闺门之内，即下亦化之，故设谥以彰其善恶。

《春秋传》曰：“葬宋恭姬。”《公羊传》曰：“其称谥何？贤也。”

《传》曰：“哀者何？庄公大夫也。卿大夫妻无谥者何？贱也。八妾所以无谥何？卑贱无所能豫，犹士卑小，不得有谥。太子夫人无谥何？本妇人，随夫，太子无谥，则夫人不得有谥。天子太子，元士也，士无谥，知太子亦无谥也。附庸所以无谥何？卑小无爵也。”

《王制》曰：古者之制爵禄凡五等，附庸不在其中，明附庸无爵也。号谥何法？生称火，死称灰也。

《抱朴子》曰：上古无谥，始於周家耳。黄帝谥，盖後人追为之。谥取其治世时行迹而已，非黄帝群臣之作也。俗人通自不信仙，宁肯追以仙谥黄帝乎？

《穆天子传》曰：为盛姬谥曰哀淑人。

《荀氏家传》曰：荀爽对象策曰：”臣闻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汉之谥帝称孝者，其义取此。故汉制使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以孝为务也。

《列女传》曰：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焉，曰：“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昔先君尝赐之粟三十锺，先生辞而不受，是其馀富也；君尝欲授之以国相，先生辞而弗为，是其馀贵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贫贱，不汲汲於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

崔る《章帝谥议》曰：“臣闻号者，功之表；谥者，行之迹。据德录功，各当其实。《孝经》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

《唐书》数尧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常德也。《诗》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王，纲纪四方。”

又曰：“倬彼口汉，为章於天。”喻文王圣德，有金玉之质，犹口汉之在天也。举表折义，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弗违，後天而奉天时。”臣愚以宜上尊号曰章。唐独孤及谥吕曰“肃”严郢驳曰：国家故事，宰臣之陲裨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吕公文能无害，武能禁暴，贞则事，忠则利人，盛烈宏规，不可备举。传叙八元之德曰忠肃恭懿。若以美谥，拟於形容，请曰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肃。”及重议曰：“谥法在惩恶劝善，不在字多，必称其大而略其细。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礼坏，乃有二字之谥，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汉兴，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汉致太平。其事业不一，谓一文不足以纪其善，於是有文、成、景、桓、成之谥。虽黩礼甚矣，然犹褒不失人。唐兴，参用周秦之制，以魏征为文贞，萧为贞褊。其杜如晦封彝，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唐休、魏知古、崔日用，并当时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谥不过一字，不闻子孙佐吏有以字少称屈。由此言之，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果在乎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靓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灵、魏安里也。杜如晦、王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宪，不如萧之贞褊也。然肃者，威德克就之名，以之从政，威能闲邪，德可济众，故以肃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犹随会宁俞之不称文，岂必因而重之然後为美？魏晋以来，贾许之筹算，贾逵之忠庄，张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顾雍之密重，王浑之器量，刘恢之鉴裁，庾翼之志略，彼八君子者，方之东平，宜无惭德，死之日，并谥曰肃。当代不以为贬，何当征一字二字以为之升降乎？”

讳

《周礼》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志谓记也。先生死为忌，名为讳。）

《礼》曰：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远不及也。谓幼孤不及识父母，不至於祖名也。孝子闻名心惧，讳之由心也。谓庶人也。适士以庙事祖，虽不逮父母，犹讳祖也。）大夫之所有公讳。（避君讳也。）《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谓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尊无二也。）《大》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臣於夫人之家恩远也。质，独对也。）妇讳不出门。（妇亲近于宫中，言避之耳。）大功小功不讳。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又曰：二名不偏讳。夫子之母名征在，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称，举也。）

又曰：过而举君之讳则起，（举犹言也。起立者，失言而变自新。）与君之讳同则称字。（谓诸臣之名也。）

又曰：卒哭而讳。（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讳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与父同讳。（父为其亲讳，则子不敢不从讳也。诸王父母以不之亲讳，是谓士也。天子诸侯讳群祖。）母之讳，宫中讳。妻之讳，不举诸其侧。与从祖昆弟同名，则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曰：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君父之臣，固非臣子所斥。然礼妈卒哭，以大译徇曰舍，故而讳新曰舍。亲尽乏祖而讳新死者，故言以大讳事神名丝将讳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萧子显《齐书》曰：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子凤字景慈，卒於宋。明帝赠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太极东堂画凤鸟，题为神鸟，而鸾鸟为神雀。

《南史》曰：王琨避讳过甚，父名怿，母名恭，心不得犯焉。时咸谓矫枉过正。

又曰：王亮，王攸之子，为晋陵太守。在职清公，有美政。时有晋陵令沈瓒之，性粗疏，好犯亮讳。亮不堪，遂启代之。瓒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犯讳被代，未知明府讳。若为攸字，当作无尊旁，旁为犬旁无尊。若是有心悠、无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床，跣而走。瓒之拊掌大笑而去。

《唐书》曰：贾曾除中书舍人，固辞，以父忠同音。识者以为中书是曹司名，语耸曾父音同字异，於礼无嫌，曾乃就职。

《颜氏家训》曰：近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

《世说》曰：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粗疏。”

《语林》曰：王蓝田作会稽令，人问讳，答曰：“惟祖惟考，四海所知，过无复讳。徐邈表不讳太子名，义兴太守褚爽上表称皇太子名，尚书下之礼官，以时议其可否？礼官议疑，无适准王，聊率所见，以论之曰：《礼记》曰：夫人之讳虽质，君之前，臣不讳也。案：夫人，国之小君，君之一体，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讳，则太子何嫌乎？又《礼》：君前臣名，又周公告文王皆称武王名，可益明矣。”

忌日

《礼》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忌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私。（忌日，亲亡之日。忌日者不用举他事，为有时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亲，以此日忘其哀心如丧时。）

《续汉书》曰：申徒（与屠字同。）蟠字子龙，父母卒，蟠思慕，不饮酒食肉十馀年。忌日哀戚，辄三日不食。

《晋书》曰：穆帝纳后，欲用九月九日，是忌月。范汪问王彪之，答云：“《礼》无忌月，不敢以所不见便谓无之。”博士曹耽、荀纳等并谓无忌月之文，不应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当复有忌岁。”

《唐书》曰：万岁通天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凯旋，欲诣阙献俘。内史王及善以为将军将入城，例有军乐，今属孝明高皇帝忌月，请备而不奏。鸾台侍郎王方庆奏：“案礼经但有忌日，而无忌月。晋穆帝纳后用九月九日，是康帝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于疑不定，下太常，礼官荀纳议，称：“《礼》只有忌日，无忌月语。若有忌月，即有忌时、忌岁。军乐是军容，与常不同。请振作，於事无嫌。”
《孔丛子》曰：季节见於子顺，子顺赐之酒，辞，问其故，对曰：“今家之忌日也。”故子顺曰：“饮也。礼，虽衰麻见于君、先生，君及先生与之粱肉，无辞。所以敬尊长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轻矣。”
萧广济《孝子传》：王修字叔治，北海人。年十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年社日，修哀感悲号，邻人为之罢社
《世说》曰：前辈人忌日，惟不饮酒作乐。王世将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须臾欲作音声，王便去，时单往卫洗马墓下弹马。
《语林》曰：桓玄不立忌日，政有忌时。每至日，弦觞无废。
卷五百六十三　乐部一
雅乐上
《易》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胄子，国子也。古者司乐以教国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周礼》曰：大合乐，以致鬼神，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以作动物。
又曰：天子宫悬，（四面如宫。）诸侯轩悬，（去南面，馀三面形如轩，亦曰典轩。）大夫判悬，（又去其北面。）士特悬。凡乐，锺磬之半为堵，全为肆。
又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郑玄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祇，敬也。庸，有常也。）以里楼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兴谓以善物喻善事也。道读曰遵也者，言古以喻今。）以乐舞教国子：《□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护》、《大武》。
又曰：大司乐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锺，歌大吕，舞《□门》，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应锺，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卷》，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黄锺，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护》，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锺，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
又曰：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祇，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祇，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祇，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祇，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祇，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凡乐，圜锺为宫，夹锺为角，太簇为征，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和之琴瑟，《□门》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圆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锺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祇皆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锺为羽。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

又曰：凡乐事，以锺鼓奏《九夏》：《肆夏》、《王夏》、《昭夏》、《纳夏》、《章夏》、《齐夏》、《簇夏》、《礻戒夏》、《驁夏》。（以锺鼓者，先击锺，次击鼓。九夏，夏，大也，乐之大歌有九。礻戒读为陔鼓之陔。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宾来奏纳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出祭奏齐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

《礼》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於声。声成方，谓之音；（方犹文章。）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毛，谓之乐。（干，也；戚，斧也；武舞所执也。羽，翟也，旄牛尾也。文舞所执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单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之音矣。（凡音浊者尊，清者卑。，弊败不和貌也。）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卑，其君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衰，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正也。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於礼矣。礼乐皆得，谓之有德。德者，得也。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同谓齐好恶，异谓别贵贱。）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流谓合行不敬也。离谓析居不和也。）里裆中出，（和在心也。）礼自外作。（敬在貌也。）里裆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述谓训其义也。）作者谓之圣，述者谓之明。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化犹生也。谓犹形体异也。）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及夫敦乐而无忧、礼备而不偏者，其惟大圣乎？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於乐，义近於礼，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居思忧；单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起、奋末、广贶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劲正、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宽裕、内好、顺成、和动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简成、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道谓仁义也。欲谓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方犹道也。）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乐气从之。

又曰：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於是语，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狄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文侯曰：“敢问溺音，何从而出也？”子夏对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傲僻骄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为人君者，谨其所好恶而已矣。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民从之。《诗云》：‘诱民孔易’，此之谓也。然後圣人作为鞉、鼓、控、揭、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钟声鉴，鉴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所以治心者也。（致犹深审也。子读如不子之子。油然，新生好貌也。善心生则寡於利欲，寡於利欲则乐矣。志明行成，不言而见信如天也，不怒而见畏如神。）致礼以治躬则庄敬，庄敬则严。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诈之心入之矣；（鄙诈入之谓利欲生。）外貌斯须不庄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则民瞻其颜色而弗与争也，望其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极，至也。）故德辉动於内，而民莫不承听；理发诸外，而民莫不承顺。故曰：致礼乐之道，举而措之天下无难矣。乐也者，动於内者也；礼也者，动於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减犹倦也。盈犹㣲益也。）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里瘧而反，以反为文。（乐以统情，礼以理行，情溢而行倦，则进之，隘之则使反。进谓自负强，反谓自损神也。文犹美也。）礼减而不进则销，里瘧而不反则放。故礼有报，而里褆反，（放，淫于声乐不能止也。报读曰褒，犹进也。）礼得其报则乐，乐得其反则安。（得谓晓其义，知其归。）礼之报，乐之反，其义一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军旅钺者，先王之所以饰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侪焉。”

又曰：孔子闲居，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孔子曰：“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子夏曰：“三无既得而闻之矣，敢问何诗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无体之礼也；‘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无服之丧也。”子夏曰：“言尽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之服，犹有五起焉。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於四国。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无声之乐，气志既定；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於孙子。”

又曰：入门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庙》，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

又曰：故天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威而教尊，五时熟，然後赏之以乐也。

又曰：《郊特牲》曰：宾入大门而作《肆夏》，示易以敬。（宾，朝聘者。易，和悦也。）卒爵而乐阕，孔子屡叹之。（美此礼也。）里褆阳来者，礼由阴作者，阴阳和而万物得也。

《传》曰：曹太子来朝，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酒始献也。）施父曰：“曹太子其有忧乎！非叹所也。”（施父鲁大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郄至如楚聘，且莅盟。楚子享之，子反相，为地室而悬焉。郄至将登，金奏作於下，（击锺而奏乐也。）惊而走出。

卷五百六十四　乐部二

雅乐中

《传》曰：吴季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也，犹未也，（犹有商纣，未尽善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哉！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表东海者，其大公乎！”为之歌《豳》，曰：“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美哉！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氵风々乎！大而险，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後，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熙熙，和乐声也。）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Ω》《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所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诗《韶护》者，（殷汤乐也。）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禹之乐也。）“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韶Ω》者，（舜之乐也。）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覆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又曰：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乐名也。）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宋，王者後；鲁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礼乐，故可观也。）鲁有乐，宾祭用之。（，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也。别祭群公，则用诸乐也。）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俱天子乐也。）舞师题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题，识也。以大旌表识其行列也。）晋侯惧而退，入於房。（旌夏非常，卒见之，人心偶有所畏。）卜，桑林见。（祟见於卜兆也。）荀偃、士モ欲奔（奔，走还宋。祷，谢。）请祷焉，荀不可，曰：“我辞礼矣，彼则以之，犹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当加罪於宋。）晋侯有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与诸侯伐郑，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皆乐师名。）歌钟二肆，（肆，列也。悬十六为一肆，三十二枚也。）及其、锺；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於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大夫有功则赐乐也。）

《论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德而美之。）

又曰：乐云乐云，锺鼓云乎哉！（言乐不但崇此锺鼓而已，所贵者，贵其移风易俗也。）

又曰：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始作谓金秦时。闻金作，人皆翕如，变动之貌。）从之，纯如也，（从读曰纵纵之，谓八音皆作。纯如，感动之貌。）如也，绎如也，以成。”（如，使清别之貌也。绎如，志意条达。）

又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舜乐也。美舜自以德禅于尧，又尽善美，谓太平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谓周武王乐美，武王以此功定天下，未尽善致太平。）

《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於乐。

《尔雅》曰：宫谓之重，商谓之敏，角谓之经，徵谓之迭，羽谓之柳。（郭璞注：皆五音之列名，其义未详。）

《史记》曰：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鹊曰：“昔秦缪公尝如此，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

又曰：乐所以上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

又曰：凡乐者，使万民感荡涤雅秽，斟酌以饬厥性。

又曰：太史公曰：“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

又曰：凡音，由於人心。天之与人相通，如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也。故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报之以殃，其自然者也。故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纣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国亡。舜之道何弘也，纣之行何隘也。夫南风之诗，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天下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得天下也。夫朝歌者，不时也。北者，败也；鄙者，陋也。纣乐好之，万国殊心，诸侯不附，百姓不亲，天下叛之，故身死国亡。

《汉书》曰：声者，荡涤人之邪意，全其正性也。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触也，物触地而出戴芒角也。宫，中也，居中央畅四方，唱始施生，为四声纳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协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行，则角为木，五常为仁，五事为貌。商为金、为义、为言，徵为火、为礼、为视，羽为水、为智、为听，宫为土、为信、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则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又曰：乐者，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此先王立乐之方也。

又曰：乐者，歌九德，诵六诗。是以荐之郊庙，则鬼神享之也。

又曰：夫乐，通神明，安民庶，故听者无不虚己竦神，悦而成流。是以海内遍知上德，被服其风，光辉日新，化上而迁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万物不夭，天地顺而嘉应举，故诗曰：“磬管锵锵，降福穰穰。”

《魏志》曰：太祖以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锺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时知先代诸舞。总究研精，远考经诰，近采故事，教习讲律，备作乐器，复先代之乐，皆自夔始也。

《吴录》曰：吴中呼周瑜为“周郎”。瑜精意音乐，三爵之後，其有阙误，瑜必知之而顾。时吴人谣曰：“曲复误，周郎顾。”

《宋书□臧熹传》曰：武帝入京城，进至建业，桓玄走。武帝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府库，有金饰乐器。武帝问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室，虽复不肖，实无情於乐。”帝笑曰：“聊以戏耳。”

《齐书□萧惠基传》曰：自宋大明已来，声伎所尚多郑、卫，而雅乐正声鲜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秦录□姚兴传》曰：济南公邕字子和，兴之弟也。尤喜音乐，皆能度其盈虚，增改曲调，世咸传之，号“济南新调”。

《後魏书》曰：元孚封万年乡男。永安末，乐器残缺，庄帝命孚修之。上表曰：“昔太和中，故中书监高闾、太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丞前已来。置宫悬四箱，ㄐねㄕ十六架，编黄锺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锺，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於东北，太簇编於西北，蕤宾列於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锺十四ね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㠯氏》修广之规，《磬氏》居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锺求响，损除繁重，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吕，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令量锺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奏可。于时缙绅之士咸往观听，靡不咨嗟，叹服而反。太傅录尚书长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业妙解声律，时复称善。

《隋书》曰：文帝性恭俭，不好声妓。尝遣牛弘定乐，帝曰：“非正声雅乐清商九部四舞，皆令罢之。”

又曰：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於齐。後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锺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於齐。又尝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於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泊隋，俱不得调。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锺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後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否。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规。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於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以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疑滞，见者莫不嗟异。於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锺律自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初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征祥者，上皆悦。先生当言从胡僧授学，云是佛像菩萨所传音律，然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怒曰：“胡僧所传。仍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寝。宝常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逃。宝常饥乞委，无人赡，竟饿而死。及将死也，取其所著书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於火中采得数卷，见行於世。时论哀之。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赍、苏夔、萧吉，并讨论文籍，撰著乐书，皆当世所用。至於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金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於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又曰：文帝开皇六年，尚因周乐，命工人齐树提检校乐府，改换声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郑译奏上，请更修正。於是诏太常卿牛弘、国子祭酒辛彦之、国子博士何妥等议正乐。然沦缪既久，积年议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乐府犹歌前代功德！”命治书侍御史李谔，引弘等下，将罪之。谔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所事体大，不可速成。”帝意乃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开皇中，亡齐伎曹妙达、安马驹等以艺游三公之家，新声变曲，倾动当世，天子不能禁也。帝令妙达理郊庙乐，咸写《倾杯》、《行天》之声。万宝常观於乐署部伎乐中，惟百济乐清，有歌人间讴谣之曲，为耳目之娱者，不可胜载。

《唐书》曰：郑从谠在汴时，以兄处诲尝为镇帅，歿於是郡，讫一政受代，不於公署举乐。

又曰：王涯为太常卿，文宗以乐府之音郑、卫太甚，欲闻古乐，命涯询於旧工，取开元时雅乐，选乐童按之，名曰云韶乐。乐曲成，涯与太常丞李廓、少府监庾丞虑押乐工献於梨园亭，帝按之於会昌殿，上悦，赐涯等锦采。

又曰：乾元初，上谓于休烈曰：“古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札，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伦，或锺声失度。集乐工考磬来，朕当於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後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三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又曰：祖孝系随毛爽授律，皆得爽之法。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有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又祖述沈重，依《淮南》本数，用京房旧术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以律数为母，以气候为子，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以母命子，随所多少，分直一岁，以配七音。起於冬至，以黄锺为宫，太簇为商，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其余月建皆依运行，每月各以本律为宫旋，宫之义由斯著矣。武德之乐，汉克暴秦之从所作也，言以武德除乱，使天下乐行也。四时之乐，文帝之作也，言以已节俭泽施于四海，天下和平也。

又曰：正月，享西京太庙，大乐令裴知古谓万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乎？”其月，中宗即位，复国为唐。

《国史补》曰：宋沉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调，沉考锺律得之。

卷五百六十五　乐部三

雅乐下

《国语》曰：夫琴瑟尚宫，锺尚羽，石尚角。大不逾宫，细不过羽，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尾丝尚商，匏竹尚徵，革木一声。吕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土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清浊相应曰声，声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金磨之，石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以节八风。

《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人主与群臣左右纵乐五日，天下人众亦家纵乐五日，以迎日冬至。人主备八能之士，撞黄锺之锺，击黄锺之鼓。公卿大夫列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使八能之士，击黄锺之鼓，用马革，鼓员径八尺一寸；鼓黄锺之瑟，瑟用槐木，瑟长八尺一寸。吹黄锺之律，间音以竽补，竽长四尺二寸。天地以和应，黄锺之音。得蕤宾之律应，则公卿大夫列士以德贺於人主，因请政所行，请五官之符，各受其赏。声之调者时气和，则人主以礼赐公卿列士。五日仪定，天地之气和人主公卿大夫列士之德，则阴阳之晷如度数。夏日至之礼，如冬日至之礼，舞八乐皆以肃敬为戒。（八音者，《口门》《五英》《大篓》《大卷》《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黄锺之音调，诸气和；人主之音顺，则蕤宾之律应，磬声和；公卿大夫列士诚信，林锺之律应。此谓冬日至成天文，夏日至成地理。

颍容《春秋释例》曰：周用六代之礼乐，故有《口门》、《咸池》、《大韶》、《大夏》、《大护》、《大武》也。鲁受四代之礼乐，故不舞《口门》、《咸池》示有降杀也。

《五经通义》曰：受命而王者，六乐焉。以太一乐天，以《咸池》乐地，以《肆夏》乐人，以《大夏》乐四时，以《大护》乐五行神明，以《大武》乐六律，各象其性而为之制，以乐其先祖。

又曰：歌舞同处耶？异耶？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尚德下功，故歌在堂，舞在庭。歌以养形，歌者有声，舞者有形。何言歌在堂也？以《燕礼》曰：“升歌《鹿鸣》”，以是知之。何以言舞在庭也？《援神契》曰“合忻之乐舞於堂，西夷之乐陈於户”，以是明之。

《韩诗外传》曰：古者天子左右五锺，将出，则撞黄锺，而右五锺应之。马鸣中规，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出入中规，折旋中矩。然後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以治容貌，容貌治则得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倮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蕤宾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後少师奏升堂即席，告入也。此言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

又曰：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白虎通》曰：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声音何？声，鸣也，闻其声即知所生。声音者，谓宫、商、角、徵、羽也。音，饮也，刚弱清浊和而相饮也。音有八，谓金、石、丝、竹、土、木、匏、革。太平乃作乐，乐所以防淫奢。民饥寒，何乐之防？

《子思子》曰：繁于乐者重于忧，厚于味者薄于行。君子同则有乐，异则有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民俗之乐耳。”曰：“今之里裉古之乐也。臣请为王言之。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锺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於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於此，百姓闻王锺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此无他，与百姓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墨子》曰：程繁问於子墨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於听治，息於锺鼓之乐；士大夫倦於听治，息於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於吟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脱，弓张而不弛。”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环天下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又循九韶。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而自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命曰《驺》。吾闻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里疋繁者，治逾寡。自此观之，非所以治天下也。”

又曰：齐康公有乐万人，食必梁肉，衣必文绣。

《庄子》曰：北门成闻黄帝张《咸池》之乐於洞庭之野，始闻之惧，後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征之以天，行之以礼义，建之太清，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或谓之死，或谓之生，行流散徙，不主常声，此之谓天乐也。”

《淮南子》曰：奏雅乐者如於阳阿采菱。（许慎注曰：楚乐之名也。）邯郸有鬻曲者，托之李奇，诸人皆争学之，後知其非，皆弃其曲。此未始知音也。（李奇，赵之善乐者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山海经》曰：祝融生子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

《世说》曰：荀公曾善解音声，时论谓之ウ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四指，自谓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论谓之神解。每至公会作乐，荀心识阮意必谓之不调，而阮口初无言，直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後有田父耕於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已所治锺鼓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阮之妙解，征阮南还。

《说苑》曰：孔子至齐郭门之外，遇一婴儿击一壶，相与俱行，其视精，其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端。孔子谓御曰：“趣驱之，韶乐方作。”故乐不独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

《乐说》曰：圣人作乐，不以为娱乐，以观得失之节，故不取备於一人，必须八能之士。故八士或调阴阳，或调五行，或调盛人，或调律历，或调五音。与天地神明合德者，则七始八终，各得其宜也。（七始谓四方天地人也。）

又曰：上元者，天气也，居中，调礼乐教化流行，总五行气为一。下元者，地气也，为万物始质也，为万物之容范。中元者，人气也，其气以定万物，通於四时，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时元者，受气於天，布之於地，以时出入万物者也。风元者，礼乐之本，万物之首，物莫不以风成熟也。圣王知物极盛则衰，暑极则寒，乐极则哀，是以日中则昃，月盈则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制礼作乐者，所以改世俗，致祥风，和雨露，为万姓获福於皇天者也。圣人作乐，绳以五元，度以五星，碌贞以道德，弹形以绳墨，贤者进，佞人伏。（绳，正也。碌，靡也。贞，正也。弹，割也。）

《要览》曰：桓君山曰：“余兄弟颇好音，尝至洛听音，终日而心足。”由是察之，夫深其旨，则欲罢不能，不入其意，故过已。

《风俗通》曰：案刘歆《锺律书》曰：“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夫音乐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礼乐之情者能作，知礼乐之文者能述。”

华谭论曰：夫无声者五音之祖；无形者，万物之君。本其祖，然後情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研朴之容；推精朴以捡得失，稽清浊以接在亡。夫宿瘤、嫫母经日，而人不视者何？一尺之面丑也。西施、毛嫱靡服，而人左顾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美而陈亡，濮水以声好而国灭，夫何淫哇之有乎？是以圣王知物之感人无穷，而情之好恶无节；无穷则人不能防其行，无节则中材不能制其欲。是以为制可行之礼，立中庸之法，使贤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乐之妙以为教也。

阮籍《乐论》曰：圣人之作乐，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四方之音，以迎阴阳八风之声，均黄锺中和之律，开群生万物之气。奏之圆丘而天神下，奏之方丘而地祇上。吴楚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水赴火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怀永日之娱，抱长夜之忻，云终身之乐淫纵之俗，故江淮以南其民好杀，漳汝之间其民好奔。吴有双剑之节，赵有挟琴之客，气发於中，声入於耳，手足飞扬，不觉其骇也。

桓谭《新论》曰：扬子口大才而不晓音。余颇离雅操而更为新弄。子口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浅易喜，深者难识。卿不好雅颂而悦郑声，宜也。”

律吕

《周礼》曰：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阳声：黄锺、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声：大吕、应锺、南吕、函锺、小吕、夹锺。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注云：以合阴阳之声者，声之阴阳各有合也。黄锺，子之气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纪。太吕，丑之气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簇，寅之气也，正月建焉，辰在𨤲訾。应锺，亥之气也，十月建焉，辰在析木之津。姑洗，辰之气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气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寿星。蕤宾，午之气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鹑首。林锺，未之气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鹑火。夷则，申之气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鹑尾。中吕，巳之气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实沈。无射，戌之气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夹锺，卯之气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娄。辰与建交错互处如表里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则以阴阳六体为之。黄锺初九下生林锺之初六也，林锺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吕之六二，南吕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应锺之六三，应锺又上生蕤宾之九四，蕤宾又下生大吕之六四，大吕又上生夷则之九五，夷则又上生夹锺之六五，夹锺又下生无射之上九，无射又上生中吕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妇，异位者象母子，所谓律娶妻而吕生子者也。

又曰：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注云：阳声属天，阴声属地。天地之声，布於四方。故书“同”或作“铜”。郑司农云：阳律以竹为管，阴律以铜为管。竹，阳也；铜，阴也，各顺其性。

《吕氏春秋》曰：黄帝诏伶伦作为音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昆仑之阴，取竹於𠂤谷，以生窍厚薄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九寸，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日含少，次制十二管。以昆仑之下，听凤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锺之宫，适合，皆可生之，而律之本也。故曰黄锺徵而均鲜，全而不伤，其为宫独尊，象大圣之德，可以明至贤之功。故奉而荐之於宗庙，以歆迎功德，世世不忘。是故黄锺生林锺，林锺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夹锺，夹锺生无射，无射生姑洗，姑洗生应锺，应锺生蕤宾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锺、太吕、太簇、夹锺、姑洗、中吕、蕤宾为上生，林锺、夷则、南吕、无射、应锺为下生。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日至则曰行其风，以生十二律。故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锺，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夹锺，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生蕤宾，季夏生林锺，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锺。天地之风正十二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书》曰：雅乐部器，随律定声，合德其所也。黄锺之均则用黄锺之器合，太簇之均则用太簇之器，是故旋宫法北。声律克谐，则无借器。度音咸取中声协律，是以三倍黄锺而大至於雷霆，谓黄锺之律度三分。九寸而倍，成一尺八寸，则合雷霆之浊声也；九寸而减，馀四寸五分，则应中宫之清声也。惟当九寸是谓正声，而可协和神人，感通天地，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是故地气上跻，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故《书》曰：声依永，律和声，则五音不失其常，六律不差其度。谓孤竹之管，律应夹锺，声与气谐，故感天神而降。孤竹之管，律应林锺，声与器谐，故感地而出。阴竹之管，律应黄锺，声与器谐，故感人鬼而至。

《乐纂》云：昔晋人有铜藻盘，无故自鸣。问之於张茂先，答曰：“此器与洛阳宫锺声相谐，宫中撞锺，故鸣也。若以钅 虑之，音殊，其鸣可止。”後果如其言也。是故乐之制器，法度均声，得之毫厘，失之千里。故大乐之道与政通矣。

《古今乐录》曰：北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代号知音，能以管候气，观□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并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焉。

又曰：隋文帝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吕。每地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出於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才飞少许者。帝异之，问牛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帝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和，非月别暴也。今十二月律於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得对。

卷五百六十六　乐部四

历代乐

《吕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投犹蹀也。）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又曰：黄帝命伶伦与营援铸十二锺和五音，以诏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空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名。）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德与天合，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以祭上帝。乃命鳝先为乐倡，（倡始。）鳝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和盛之貌。）帝喾命咸墨作为《唐歌》、《九招》、《六列》、《六英》，亻垂有作为击鼓、锺磬、吹攵、展管篪、召推衡。帝喾乃令人弃，（两手相击曰弃。）或击鼙，击锺磬，吹攵，展管篪、因令凤、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康，乐也，安也。）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溪谷之音以歌，（质当为夔。）乃以糜辂冥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瞽叟乃拌五经之瑟，（拌，分。）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卯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琴，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之勤劳天下，日夜不角，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水以道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害万民，侵削诸侯，不用度轨，天下患之。汤於是率六州以诛桀之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六招》、《六列》、《六英》，以见其善。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三淫：割心，断胫，刳孕。）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新。”以绳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兑以兵，克之於牧野。乃荐俘馘於京大室，乃令周公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服象（兽名。）为虐於东夷，周公遂以师逐於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纯纯，离而复合，合而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盛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宿日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寒或暑，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本於太一，化於阴阳；萌芽始厥，（厥动。）凝寒以刑，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於和，和出於适先王定，乐，由此生。天下太平，万民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夫音亦有适，大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大，（振，动。）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詹，詹音也。）不詹则窕。大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灵极病。）溪极则不监，不监则竭。（监，察。）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搏，不搏则怒。（不搏，入不专一人。）故大钜、大小、大清、大浊皆非也。桀纣作为侈乐，大鼓锺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匸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十锺。（锺律之名。）齐之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移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其乐不乐，其民怨，其生伤。其生与乐也，若冰之於炭，反以自外，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又曰：帝颛顼好音，乃令飞龙作八风之音，命之曰承□。帝喾命咸池黑作《唐歌》、《九招》、《六列》。禹疏三江五湖，命皋繇为《夏籥》、《九成》。汤率六州以诛桀之罪，命伊尹为《大护》、歌《晨露》。武王以六师伐殷，乃命周公作为《大武》。商人服象为虐於东夷，周公以师逐之，至於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乐书》曰：谨案《礼记》疏云：“伏羲乐曰《立基》，言伏羲之代五运成立，甲历始基，画八卦以定阴阳，造琴瑟以谐律吕，继德之乐，故曰《立基》也。神农乐曰《下谋》，言神农播种百，济育群生，造五弦之琴，演六十四卦，承基立化，设降神谋，故乐曰《下谋》，以明功也。黄帝乐曰《□门》，言黄帝之道成名百物，明民共财，德如□出其门，民可有於族类，故乐曰《□门》。”

《帝系谱》曰：女娲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圣氏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乐》。乐既成，天下幽微无不得理。

《乐纬》曰：黄帝之乐曰《咸池》，（池者，施也。造施於民，故曰咸池。）颛顼之乐曰《六茎》，（道有根茎，故曰六茎。）帝喾之乐曰《五英》，（道有英华，故曰五英。）尧曰《大章》，（尧时仁义大行，法度彰明，故曰大章。）舜曰《箫韶》，（韶，绍也。舜绍尧之後，修行其道，故曰箫韶。）禹曰《大夏》（禹承二帝之後，道重太平，故曰大夏。），殷曰《大护》，（汤承衰而起，护先王之道，故曰大护。）周曰《勺》，又曰《大武》。（周承衰而起，斟酌文武之道，故曰勺。）

《春秋元命包》曰：王者不空作乐。乐者，和盈於内，动发於外。应其发时，制礼作乐以成之，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始乐於已为本。舜之时，民乐其绍尧业，故韶者，绍也。禹之时，民大乐其骈三圣相继，故夏者，大也。（骈读曰频。频犹凡也。）汤之时，民大乐其救於患害，故护者，救也。文王之时，民乐其兴师征伐，故武者，伐也。四者，天下所同乐一也，其所同乐之端，不可一也。（各乐其君所为，故不可合四家以为一也。）

《乐苑》曰：文王乐名《巨业》，武王乐名《象武》。

《汉书》曰：乐家有能制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记其铿锵锺鼓而已，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雅人制高庙乐，太祝迎神於庙门奏《嘉至》，（李奇曰：嘉，善也。善神之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太庙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荠》《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不以管弦乱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服虔曰：叔孙通所奏乐也。）美神明既飨也。皇帝献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语禒《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韦昭曰：唐山，姓也。）曰：周有《房中乐》。至奏，名曰《寿人》。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奏《武德》、《文始》、《五行》之亻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武者，曰本《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宗天下之安和也。盖乐已所自作。明者，制也。乐先王之乐，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亻舞，以为《昭德》，以尊大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以为《采德》，以尊世宗庙。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昭容》乐者，犹古之《韶夏》也，主出武德舞。礼容乐者，出《文始》、《五行》舞。舞入无乐者，将至至尊之前，不敢以乐也。出用乐者，言武不失节，能以礼乐终也。皆因秦旧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父老相乐，醉酒，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儿童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於甘泉，就位也，祭后土於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依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善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是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欲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上集於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韦昭曰：以竹为宫，天子居之。）

《後汉书》东平王苍议，以为汉制旧典，宗庙各奏其乐，皆不相袭，以明功德。光武帝受命中兴，拨乱反正，修建三雍，肃祗祀，德化巍巍，比隆前代。歌所以咏德，舞所以象功。世祖庙乐舞名宜曰《大武》之舞。谨采百官颂可登者，歌一章四句以为曲。上从其议。

《魏志》曰：明帝时，有奏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里祢《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里祢《咸熙》之舞；明帝制作兴治为魏列祖，里祢《章斌》之舞。

沈约《宋书》曰：周存六代之乐。至秦惟馀《韶舞》而已。始周舞曰《五行》，汉高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高祖又作《昭容乐》。《昭容》生於《武德》，礼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汉语禒《□翘》、《育命》之舞，虽莫知其所从来，然旧以祀天地也。至明帝初，东平宪王苍总定公卿之议，曰：“宗庙亦各奏乐，不应相袭，所以明功德也。”采《文始》、《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武德》《真修》为文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荐之始祖之庙。皇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加至乐》曰《迎灵乐》，《琥德乐》曰《武颂乐》，《昭容乐》曰《昭业乐》，《□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曰《武颂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辞，惟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诗而已。

又曰：晋武帝太始二年，改郊庙新歌，其乐舞亦仍旧。文改魏《昭武》、《羽龠》舞曰《宣文舞》。咸宁元年，诏定祖宗之号，而庙乐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庙，尚书下太常祭祀宜周乐名。太常贺修答云：“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於今者难以音言。”于时以无雅乐器及伶人，省太乐并鼓吹令。是後颇得登歌，食举之里裉有未备。故太宁末，又访防孚等增益之。咸和中，乃复置太乐宫，鸠习遗逸，又未有金石也。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一舞，次更修正锺磬。勖薨，事犹不竟。元康三年，诏其子黄门郎蕃修定金石，以施郊庙。寻值丧乱，莫有记者。

又曰：魏公卿奏曰：“烈祖未制乐舞，非所以昭德著功。夫歌以咏德，舞以象事。於文武为斌，兼秉文武，圣德所以彰明也。臣等谨制乐名曰《章斌》、《文武》之舞。”

又曰：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庙祀，应设雅乐，乃晋乐也。太常郑鲜之等各撰立新歌，黄门侍郎王韶之撰歌七首，并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旧正朝设乐，改大乐诸歌诗。王韶之撰二十二章。又改《正德》舞曰《前舞》，《文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大乐令锺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二十二年，南郊始设登歌，诏颜延之造歌诗，庙舞犹阙。孝武建元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郊庙宜设备乐。於是使内外博议，竟陵王诞等并同万秋议。建平王宏议，以《凯容》为《韶舞》，《宣烈》为《武舞》，祖宗庙乐总以德为名，章皇太后《永乐》、《永至》等乐仍旧，皇帝祠南郊及庙迎神、送神并奏《肆夏》，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及庙中诸东壁奏登歌。其初献、奏《凯容》、《宣烈》之舞，终献、奏《永安》之乐，郊庙同。孝武又使谢庄造郊庙、明堂诸乐歌辞。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庙舞乐，皇帝亲奉，初登坛及入庙诣东壁，并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仆射建平王宏重议，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会及二庙斋祠歌伎旧，并於殿设作庙祠，依新仪主登歌，人上殿弦管住下。今元会登歌亦上殿，弦管住下。

《隋书□音乐志上》：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下诏求学术通明者皆陈所见。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名之为通，以定雅乐，莫不和韵。初，齐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武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笔？岂有身服朝衣，而足綦宴履？”於是去笔。乃定郊宗庙及三朝之乐，以武舞为《大壮舞》，取《易》云“大者，壮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也。以文舞为《大观舞》，取“大观在上”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也。国乐以雅为称，取《诗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则天数也。乃去阶步之乐，增撤食之雅。皇帝出入，宋孝建二年，奏《永至》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皇雅》，取《诗□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也，二郊、太庙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诗》“君子万年，永锡尔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书》、《周官》贰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寿酒，奏《介雅》，取《诗》“君子万年，介尔景福”也。食举，奏《需雅》，取《易》“□上於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也。撤馔，奏《雍雅》，取《礼记》“大飨客以《雍撤》”也，并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废帝元徽二年《仪注》奏《引牲》，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涤《雅》，取《礼记》“帝牛必在涤三月”荐毛血，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荐》，至是改为《牲雅》，取《左氏传》“牲肥盾”，北郊、明堂，大庙并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夏》，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Ⅱ雅，取《尚书》“至Ⅱ感神”。皇帝饮福酒，宋元徽三年《仪注》奏《嘉胙》，至齐不改，梁初，为永胙。至是改为《献雅》，取《礼记□祭统》“尸饮五君洗玉爵献卿”。今之福酒，亦古之献义也。北郊、明堂、太庙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仪注》奏《昭远》，及齐不改，就埋位，齐永明六年《仪注》奏《隶幽》。至是燎埋具奏《雅》，取《周礼□太宗伯》“以祀昊天上帝”也。众官出入，宋元徽三年，《仪注》奏《肃咸乐》，齐及梁初亦同。至是改为俊雅，取《礼记》“司徒选士之秀者而升之於学，曰俊士也。”二郊、太庙、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辞并沈约所制。是时礼乐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监七年，将有事太庙，诏曰：“《礼》云：‘斋日不乐。’今亲奉始出宫，振作鼓吹。外可详议。”八座承郎参议，请舆驾始出，鼓吹从而不作，还宫如常仪。帝从之，遂为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谓金，蹄谓马也，白，金色。”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管弦。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转》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语禅法乐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呗，设无遮大会则为之。其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台城沦没，侯景以简文女溧汤公主为妃，请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奏梁所常用乐。景仪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屑涕，景曰：“陛下何不乐也？”帝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闻此以为何声？”景曰：“臣且不知，何独超世？”自此乐府不修风雅咸尽。及破侯景，诸乐并在荆州，经乱，工器颇阙，元帝诏有司补缀才备。荆州陷没，周人初不知采用，工人有知音者并入关中，随例多没为奴婢。

《陈书□姚察传》曰：陈武帝欲设乐，有司议以武帝议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惟祠部侍郎姚察乃转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伏。

又曰：周乐曰《武》，曰《勺》。《武》象武王能以武禁暴也，《勺》象周公制礼斟文武之道也。语祠房中之歌，后妃之德。周备六代之乐，惟阙《六茎》与《五英》。至秦，馀《韶》、《武》、《房中》而已。始皇改《武》曰《五行》，《房中》曰《寿人》，衣服用五行之色。

又曰：汉高帝改《韶乐》曰《文始》。高帝好《寿人》之声。惠帝使太乐令夏侯宽合之弦管，改名曰《安世》。魏复《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改《安世》曰《正世》。晋改《大韶》曰《宣文》，《正世》曰《房中》。晋乱，後亡。文舞秉羽，皆宣文之遗法。

又曰：汉乐曰《武德》、《昭容》、《巴渝》、《四时》、《昭德》、《盛德》、《大武》、《□翘》、《育命》。《武德》、《昭容》、《巴渝》，并高祖所造也。《武德》，舞人执干戚，以象天下行武除乱也。《四时》，文帝所作，以象天下太平。《昭德》，景帝作之，以享太宗庙。《盛德》，宣帝作之，以享世祖庙。诸帝之庙，常奏《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帝加《武德》而去《四时》。酎祭，高祖歌《海泰》、《龟龙》，语祠《青阳》、《朱明》、《西皓》、《玄冥》等歌，以迎四气，春夏舞《□翘》，秋冬舞《育命》，季夏则歌《朱明》而兼舞二舞。光武平陇蜀，尊郊祀，高祖配享南祀，兼用五郊歌舞，他时常亦如之。魏武改《武德》曰《武颂》，《昭容》曰《昭业》，《巴渝》曰《昭武》，《□翘》曰《凤翔》，《育命》曰《灵应》。晋改《昭武》曰《宣武》。遭晋乱，惟《巴渝》存，隋隶清乐部。

又曰：宋乐曰《凯容》、《宣烈》，并文帝所造，至梁亡。梁乐曰《大壮》、《大观》，并武帝所造，至陈亡。隋乐以《夏》为名，舞曰《大武》，文帝所造。自东晋至隋，易服变名为异，其实不全殊也。

又曰：晋乐曰《正德》、《大豫》，并武帝所造。武帝因汉魏旧礼定会仪正。且夜漏未尽七刻，设庭燎；漏尽，皇帝出，锺磬作；公卿奉贽币讫，太乐令跪请奏雅乐，皇帝乃入，谓之晨贺。昼漏上三刻，皇帝又出，百官上寿酒，太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跪奏请进乐，鼓吹合作；鼓吹令又奏请进伎，别置女乐三十人於黄帐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始废此礼。宋改《正德》为《前舞》，《大豫》为《後舞》，至齐亡。

《唐会要》曰：太宗七年正月七日，制破《阵乐舞》，左圆右方，先偏後五，鱼丽鹅贯，箕张翼舒，交错屈伸，首尾回牙，以像战阵之形。起居郎吕才依图教乐工一百二十人，被甲执戟而习之。凡舞三变，每变为四陈，有来往疾徐击刺之象，以应歌节。数日而就。其後令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改制歌词，更名《七德》之舞。十五日，奏之於庭，观者睹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悚然震悚。武臣列将咸上寿云：“此舞皆陛下百战百胜之形容。”於是咸称万岁。

又曰：贞观元年正月，三殿宴群臣，奏《秦王破阵乐》之曲。太宗谓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屡有征伐，世间遂有此歌，岂意今日登於雅，乐然其发扬蹈厉虽异文容，功业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乐章，示不忘本也。”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进曰：“陛下以圣武戡难，立极安人，功成化定，陈乐象德，实弘济之盛烈，为将来之观，文容习仪岂得为比！”太宗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

又曰：贞观中，太宗幸庆善宫，（宫在武功县，即高祖旧宅。）宴从臣於渭滨。其宫即上降诞之所，上乃赋诗十韵，（寿丘惟旧迹，丰邑乃前基。奥余承累圣，悬弧亦在兹。弱龄逢运改，提剑郁匡时。指麾八荒宝，怀柔万国夷。梯山盛入Ы，驾海亦耒思。单于陪武帐，曰逐卫文仪。端宸朝四岳，无为任百司。霜节明秋景，轻冰结水湄。芸黄遍原隰，禾颖积成坻。兵乐还谯宴，欢此大风诗。）赏赐闾里，有同汉之宛沛焉。於是起居郎吕才播於乐府，被之管弦，名曰《功成庆善乐》之曲。令儿童八佾皆冠进德冠紫裤褶，为《九功》之舞。每冬享燕及国有大庆，与《七德》之舞皆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阵乐、功成庆善乐二舞每奏，上皆立对。高宗时，太常博士裴守真奏议曰：“窃惟二舞肇讴吟属，赞九成之茂烈，叶万国之欢心，义均韶夏，用兼宾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孙享之。详览博记，未有皇王正观之礼。”并谓守真议是也。

又曰：咸享中，高宗自制乐章十二首，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庆口》之曲，诏有司诸大祠享并奏之。

卷五百六十七　乐部五

鼓吹乐

《乐志》曰：何承天云：鼓吹盖短箫饶歌，军乐也。黄帝使歧伯所作，以扬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武。汉曲有：《朱鹭》、《思悲》、《艾如张》、《上之回》、《拥离》、《战城南》、《巫嵩》、《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黄鹤》、《钓竿》。魏改十二曲，为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旧拜定功》、《平南荆》、《平关中》、《应帝期》、《邕熙太和》。晋武改为《灵芝祥》、《宣受命》、《征辽东》、《景龙飞》、《平玉衡》、《因时运》、《惟庸蜀》、《天序》、《金灵运》、《夏苗畋》、《秋田》、《顺天道》。至梁、周、隋，各述本朝功业，随而改之，以自扬其勋烈。

又曰：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以从军也。张博望入西凉，传其法於西京。初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晋以来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落梅花》、《黄潭子》、《赤枝杨》、《望行人》十曲。

崔豹《古今注》曰：汉里裯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短箫铙歌，鼓吹之，常亦以赐有功诸侯也。

《唐会要》曰：大和中，太常礼院奏，谨按：凯乐，鼓吹之歌曲也。《周官□大司乐》：“王师大献捷，奏凯乐。”注云：“献功之乐也。”又“司马之职，师有功，则凯乐献于社。”注云：“兵乐曰凯，《司马法》曰得意则凯乐，所以示喜也。”《左氏传》载：晋文公胜楚，振旅凯以入。魏晋以来，鼓吹曲章多述当时战功。是则历代献捷，必有凯歌。太宗平东都，破宋金刚，其後苏定方执贺鲁，李平高丽，皆备军容，凯歌入京都。谨捡贞观、显庆、开元礼书，并无仪注。今参酌古今，备其陈设，及奏歌曲之仪如後。凡命将征讨，有大功献俘馘首，其名曰亻备。神策兵卫於东门外，如献俘常仪，其凯里祝铙吹二部，（笛毕，箫笳铙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乐工等乘马执乐器，次第陈列，如卤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导，分行於兵马俘馘之前。将入都门，鼓吹振作，迭奏《破阵乐》、《应圣期》、《贺朝欢》、《君臣同庆乐》等四曲。（《破阵乐》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敌乐，共享太平人。《应圣期》词曰：圣德期昌运，雍熙方寓清。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开士欣耕稼，销戈遂偃兵。殊方歌帝泽，执贽贺升平。《贺朝欢》词曰：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永清。戎衣更不着，今日告功成。《君臣同庆乐》词曰：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草後，便是太平秋。）俟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於门外，（据《周礼□大司乐》注云：献於祖。大司马云：先凯乐於社。谨详礼仪，则社庙之中似合奏乐，伏以尊严之地。铙吹欢哗既无明文，或乘肃敬。今请并於门外陈设，不奏歌曲。）俟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所御楼前，兵伏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胄执钺於旌门内中路前导，（《周礼》“师有功，则大司马左执律，右秉钺，以先凯乐。”注曰：律所以听军声，钺所以示将威。吹律听声，其术久废，请以秉钺，以存礼文。）次协律郎二人公服执麾，亦於门外分导，鼓吹令丞引乐工等至位立定，太常卿於乐工之前跪具官臣某奏事诸奏凯乐，协律郎举麾，鼓吹大振作，遍奏破阵乐等四曲。乐阕，协律郎偃麾，太常卿又跪奏。乐毕，兵部尚书、太常卿退，乐工等并於门外立。讫，然後引俘馘入献，及称贺如别仪。

《晋书》曰：卫领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骑，鼓吹之府。

又曰：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从，并持节鼓吹，震耀洛滨。武帝登凌口台望见，曰：“伏妃可谓富贵矣。”

又曰：刘毅字仲雄。转司隶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将入东掖门，毅以为不敬，止於门外。奏劾保傅以下。诏赦之，然後得入。

又曰：谢尚累位江夏、义阳、随三郡太守，往咨事安西将军庾翼於武昌。翼呼共射，曰：“君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副鼓吹给之。

王隐《晋书》曰：陶侃平苏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

《晋中兴书》曰：汉武时，南平百越，始置交、九真、日南、合浦、南海、郁林、苍梧，凡七郡。立交刺史。以州边远，山越不宾，宜加威重，故刺史辄假节，七郡皆加鼓吹。

《齐书》曰：武帝时，寿昌画殿南阁置白鹭鼓吹二部，乾光殿东西头置锺磬两箱，皆宴乐处也。

又曰：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後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

又曰：张敬儿将拜三司，谓其妻嫂曰：“我拜後应开黄阁。”因口自为鼓吹声。初得鼓吹，羞便奏之。

《南史》：綦母珍之贵亻幸，珍之母随弟钦之作暨杨令。钦之罢县还，珍之迎母至湖孰，辄将青氅百人自随鼓角横吹，都下富人追从者百数。

又曰：垣崇祖初於淮阴见高帝，便自比韩、白，惟上独许之。後为豫州刺史。建元二年，魏攻寿春，崇祖破之。启至，上谓朝臣曰：“崇祖恒自拟韩、白，今真人也。”进为都督。崇祖闻陈显达、李安人皆增给军仪，乃启求鼓吹。上敕曰：“韩、白何可不与众异？给鼓吹一部。”

又曰：张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父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翁，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欲吹之。”兴世素恭谨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

《梁典》曰：高祖衍，生秣陵三楼桥宅，生日，有异光，顶有五岳骨。当还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闻鼓吹之声，□蒙被出视，乃高祖也。□乃深自结托。
《梁书》：侯景即位，乃以广柳车载鼓吹，橐驼马负牺牲，辇上置筌蹄，垂脚坐焉。
又曰：胡僧字显果。为天水、天门二郡太守。性好葺缀文词，又多鄙拙，多被戏谑，自矜尤甚。後随伐侯景，回拜领将军，常以所加鼓部置斋中对之。从或献言此乃羽仪，公望隆重。不当如此。答曰：“我爱之。”人莫不笑之。
《陈书》：刘仲举字德言。为长安令，政号廉平。陈文帝居乡里，尝诣仲举。时天降雨，仲举独坐斋内，闻外有箫鼓声，俄而帝至。仲举异之，乃深自结托。
《北史》：尔朱荣少时，父新兴曾与荣游池上，忽闻箫鼓音，谓荣曰：“古老相传，闻此声皆至公辅。吾年老，当为汝耳。”
《隋书》曰：鼓吹车上施层楼，四角金龙衔苏、羽葆。凡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在殿庭则画𠂤ね为楼，上有翔鹭栖乌，或为鹄形。
又曰：蔡征拜吏部尚书，启後主借鼓吹。後主谓所司曰：“鼓吹军乐，有功乃授。蔡征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历既有缔构之功，宜且如启。”
《唐书》曰：平阳公主葬，特给鼓吹。太常议：妇人无鼓吹。高祖曰：“往者公主於司竹园举兵应义，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功，宜特加之。”
又曰：中宗时，皇后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请从婚葬之日，特进鼓吹，宫官亦准此。左台御史唐绍上疏谏曰：“窃闻鼓吹之作，本为军容。昔黄帝涿鹿有功，以为警卫，故钲鼓有灵夔、孔雀、雕鹗争、石坠崖、壮士怒之类。自昔功臣备礼，适得用之。假如郊祀天地，惟有宫悬而无案架，故知军乐之用，尚不给於神祀，岂容接於闺阃哉？”
邓德明《南康记》曰：雩都县君山，绝峰高，远望似舟船，上有玉台，方广数丈，周回尽是白石柱，上自然石覆，如屋形。风雨之後，景气明净，颇闻山上有鼓吹之声。
《吴质别传》曰：质为北中郎将，朝京师，喜迟其到，诏列卤簿作鼓吹，至阙而止。
《江表传》曰：孙策赐周瑜鼓吹，为治馆舍。策令曰：“周公瑾英俊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阳发众及船粮以济大事，论德酬功，此未足报也。”
《邺中记》曰：石虎正会，置三十步鼓吹，三十步辄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阁上。去地丈馀，语禅女鼓吹。
挚虞《新礼仪志》曰：汉魏故事，将葬，设吉凶卤簿、皆鼓吹。新礼以礼吉事无凶事无乐，宜除吉卤簿凶服鼓吹。虞按：礼葬有客车郎，吉驾之明文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广《东车服注》曰：中朝公主有鼓吹。
《幽明录》曰：晋临川太守谢ゼ夜中闻鼓吹声，兄澡曰：“夜者，阴。间不及存，将在身後。”及死，赠长水校尉，加鼓吹。
《世说》曰：《三都》、《二京》，五经鼓吹。
《俗说》曰：桓公作诗，思不来，辄作鼓吹。既而得思，云：鸣鹄响长阜，欢，曰：“鼓吹固自来人思。”
《语林》曰：陆士衡为河北督日，已被间构，内怀忧懵，闻众军警角鼓吹，曰：“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鹄唳。”
魏武帝令曰：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敌众者，常念增战士忽馀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
王浑表曰：吴国临战，牙门将张秦、黄辰，骑督綦母倪，勇健效武，破贼制胜，以三人之所致也。秦、辰已亡，今倪独在。昔伐蜀有小战功，牙门数人便加鼓吹，至於灭吴一国而未得鼓吹者。臣愚昧，谓圣诏赐倪鼓吹，存录猛将，以尽武人之力也。
陆机《鼓吹赋》曰：原鼓吹之所始，盖禀命於黄轩。
四夷乐
《毛诗□谷风□鼓锺》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为雅为南，舞四夷之乐。大德德广所及也。东夷之乐曰昧，北夷之乐曰禁，西夷之乐曰离，南夷之乐曰任。以为舞，若是和而不僭矣。）
《周礼□春官□娄氏》曰：娄氏掌四夷之里耜其歌声。
又曰：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夷乐，四夷之乐；散乐，野人为之善者。
又曰：《春官□师》曰：师掌教乐，祭祀则帅其属而舞之。（舞，东夷之舞也。）
《周礼□春官》：娄氏掌四夷之乐。（郑玄注曰：东方曰昧，南方曰任，西方曰朱离，北方曰禁。）
《礼记□明堂位》曰：《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蛮夷之乐於太庙，言广鲁於天下也。
《後汉书》曰：永宁初年，西南夷禅国王献乐及幻人。明年，元会作之於庭，安帝与群臣共大奇之。
又曰：陈禅字纪山，为谏议大夫。西南夷禅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大会作之庭，禅离席举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乐。”
《五经通义》曰：东夷之乐，持矛舞，助时之生；南夷之乐，筹耦舞，助时之养。
又：舞四夷之乐，明泽广被四表也。东夷之乐曰《侏离》，南夷之乐曰《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夷之乐曰《禁》，北夷之乐曰《昧》。东方所谓《侏离》者何？阳始通，万物之属，离地而生，故谓之《侏离》。南方所以谓之《任》者何？阳气盛用事，万物怀任，故谓之《任》。西方所以谓之《禁》者何？西方阴气用事，禁止万物不得长大，故谓之《禁》。北方所以谓之《昧》者何？北方阴气盛用，万物暗昧不见，故谓之《昧》。四夷之乐，何以作之于庙？陈于户。

王子年《拾遗记》曰：成王之时，南垂之南有扶娄夷国，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婉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神怪歘忽。乐府传此，末代犹在焉。

《风土记》曰：越俗饮燕，即鼓拌以为乐，取大素圜，半以广尺五六者，抱以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弹之，以为节，舞者蹀地击掌，以应半节而舞。

《乐部口乐志》曰：《龟兹》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乐，记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篥、毛圆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姿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监》。《天竺》起自张重华据凉州，重四译来贡乐器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圆、都昙、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文曲》。《康国》起自周闵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得其声集，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歌曲有《三殿农和去》，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疏勒》、《安国》、《高丽》，并起后魏平冯氏通西域，因得其伎，繁会其声。《疏勒》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篥、答腊鼓、腰鼓、羯鼓、娄鼓十种，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安国》乐器箜篌、琵琶、五弦、笛、萧、双篥、正鼓和铜拔等，《高丽》，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萧、小篥、桃皮篥、腰鼓、齐鼓、檐鼓、贝等十四种，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歌芝栖》，舞曲有《舞芝栖》。北狄乐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代兴，西凉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因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钜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俞》也。其余不可解。或可汗之词，按今大角，即后魏代箕逻向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词，北虏之俗皆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词，虏音不可晓。梁有《钜鹿公主》歌，似是姚苌时歌词，华音与此歌不同。梁乐府鼓吹语祠《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俞》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王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

《唐书口乐志》曰：《安乐》，后周武帝平齐所作也。行列多方正，象城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代谓之城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衤奥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

《唐会要》曰：骠国乐，贞元十八年正月骠国王来献，凡一十二曲，以乐工三十五人来朝。乐曲皆演释氏经纶之词。（骠国在云南西南，以天竺国相近，故乐多演释氏之词。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仰，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骠，一作亻票。其西别有弥臣国，乐舞亦与骠国同。子习此伎以乐后制。使袁滋郤士美至南沼，并皆见此乐。）

《唐会要》曰：《南诏乐》，贞元十六年正月南诏异牟等作《奉圣乐》舞，因西川押□南八国使韦皋以进，时御麟德殿以阅之。

又曰：《高昌乐》，西魏与高昌通，始有此乐。至隋开皇六年，来献圣明乐曲。至太宗朝，伐其国，尽得其乐。（事见七部伎门也。）

又曰：扶南、天竺二国乐，隋代全用《天竺》列於乐部，不用《扶南》。因炀帝平林邑国，获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乐转写其声。

又曰：《龟兹乐》，自吕光破龟兹，得其声，吕氏云，其乐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复获之。至隋有《西国龟兹》之号，凡三部。开元中，大盛於时。曹婆罗门者，累代相承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文宣爱之，每弹常自击胡鼓和之。及周武帝聘突厥女为后，西域诸国皆来媵，遂荐有《龟兹》、《疏勒》、《康国》、《安国》之乐。

又曰：《百济》，贞观中灭二国，尽得其乐。至天后时，《高丽》里裉二十五曲。贞元末，惟能习一曲，衣服亦渐变其土风矣。其百济至中宗时，工人死散。开元中，歧王{轨}为太常卿，复奏置焉。

又曰：《疏勒》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袍锦衿襟，白丝布裤，舞二人，白衤奥锦袖，赤皮靴、赤皮带。里衬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横笛、箫、篥、答腊鼓、腰鼓、鸡楼鼓。《康国》乐，工人皂丝布头巾，绯布袍锦，领舞二人，绯衤奥锦袖，绿绫凌浑裆裤，赤皮华，白裤帑，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乞寒》者，本西国外蕃之乐也。神龙二年三月，并州清源县尉吕无泰上疏曰：“臣谨按《洪范□八政》曰‘谋时寒’，若能谋事，则时寒顺之，何必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礼》曰：‘立秋之月行夏令，寒暑不节，阴阳不调，政令之失也。’休咎之应，君臣之感也，理均影响，可不戒哉！”至景□二年，左拾遗朝曰：“《宗谏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於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後秦晋迁陆浑之蕊楼伊川，以其中国之人习戎狄之事。一言以贯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滥觞胡俗。伏愿三思，筹其所。”至先天二年十月，中书令张说谏曰：“韩宣适鲁，见周礼而叹；孔子会齐，数倡优之罪。列国如此，况天朝乎？今外国请和，选使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谒，所望接以礼乐，示以兵威。虽曰戎狄不可轻易，焉知无驹支之辩，由余之贤哉？且乞寒泼胡，未闻典故；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鲁礼，袭比齐优；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愿择刍言，特罢此戏。”至开元元年十二月，敕腊月乞塞外蕃所出，渐浸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无问蕃汉，即宜禁断。

《乐府杂录》曰：舞有《骨鹿》舞、《胡旋》，俱於一小圆毯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於毯上，其妙若皆夷舞也。

卷五百六十八　乐部六

宴乐

《乐志》曰：《寿阳》乐，宋南平穆王为豫州刺史所作也。杨叛儿，齐隆昌时，有杨母为师巫，小随母入宫，及长，为后所幸。童谣曰：“杨婆儿，共戏来。”语讹为“叛儿”。《西乌飞》，宋州刺史沈攸之举兵思归，所作词云：“白日落西山还去来”。《上震》乐，梁武帝所作，有七曲：《凤其至》、《桐柏》、《方寸》、《诸玉龟》、《金丹》等。《筑地》乐，梁孝王筑睢阳城，方七十里，唱声相杵以鼓声也。

又曰：梁武笃敬佛法，作《善哉》、《天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转》十篇，名为正乐。陈後主尤重乐声，遣宫女於清乐中造《黄鹤留》、《玉树後庭花》、《金钗两臂垂》，歌词绮艳，极於轻薄。又造无愁曲，音韵窈窕，极於哀思。隋炀帝不解音律，大制艳曲，令乐正白明达造新声《纳刑乐》、《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玉女行觞》、《神仙客》、《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等曲，皆掩抑摧藏，哀音断绝。後高声献望明乐曲，炀帝令知音者於馆所听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於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又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曲：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其後牛弘请存《な铎》、《巾拂》等四舞，因称四舞。又炀帝更定清乐为九部，歌曲有《杨叛儿》、《永代乐》，舞曲有《明君》、《於阗》，佛曲有《万代丰》等。凡乐以声徐者为本，声疾者为解。

《唐会要》曰：《清乐者》，凡代之遗声，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氏已来旧曲。乐器制度，并诸歌章古调，与魏三祖作者，皆被史籍。自晋氏播迁，其音分散，不复存於内地。符坚灭梁，得之於前後二秦。及宋武定关中，收之入江南。及隋平陈後获之，隋文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因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乃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西亻京》等，为九部。隋室丧乱，日益沦缺矣。後朝犹有六十三曲，今其词存者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公莫》、《巴渝》、《明君明之君》、《铎舞》、《白鸠》、《子夜》、《吴声》、《四时歌》、《前溪》、《阿子》、《欢闻》、《团扇》、《懊恼》、《白》、《玉树後庭花》、《春江花》、春江《月夜》、《长史变》、《丁督护》、《读曲》、《乌夜啼》、《石城》、《莫愁》、《襄阳栖》、《乌夜飞》、《估客》、《杨叛儿》、《雅歌》、《龙舟》等三十二曲。《明君》、《雅歌》各二首，《四时》四首，合三十七首。又七曲有声无词，《上林》、《凤雏》、《平调》、《清调》、《瑟调》、《平折命》、《啸通》。前四十四篇在焉。（见《通典》。）当江南之时，巾舞、白、巴渝等衣服各异，至梁武改省之。宋以江左诸曲哇淫，然而容雅缓，犹有士君子之风焉。自长安年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渐缺，能合於管弦者惟《明君》、《杨叛儿》、《骁壶》、《春歌》、秋歌、《白□》、《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旧乐多或数百言，《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传二十六言，渐讹失，与吴音转远，宜取於吴人使之传习。（开元中，有歌工李郎子，北人也。调声已失，云学於前才生。郎子亡後，清乐惟歌一曲词典。词典而音雅。自周、隋以来，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惟琴家独传楚汉声及清调瑟调。蔡邕五弄谓之九，雅乐尚存，非朝廷郊庙所用，故不载。自唐虞迄三代，舞用国子，里衎瞽师。汉魏以後，皆以贱隶为之，惟雅乐尚。）

又曰：高丽、百济乐，宋朝初得之，至後魏太武灭北燕以得之而未具。周武灭齐，威振海外，二国各献其乐，周人列於乐部，谓之国伎。隋文平陈得《清乐》及《文康》、礼《毕》曲。

又曰：贞观十四年，景□见，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采古朱雁、天马之义，制《景□》、《河清》歌，名曰燕乐，奏之管弦，为诸乐之首。（今元会第一奏者是也。）

又曰：武德初，未暇改作，每宴享，因隋制奏九部乐。（一燕乐，二清商，三西凉，四扶南，五高俪，六龟兹，七安国，八疏勒，九康国。）贞观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乐十部伎。今《通典》所载十部之乐，无扶南乐，只有天竺乐。事见《南蛮乐》。）其後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乐，後用平齐所作；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师子舞；三、破阵乐；四、庆善乐；五、大定乐，亦谓之八同轨乐，大宗平辽时作也；六、上元乐，高宗所作；七、贤寿乐，武太后所作，舞时行列成字，有“圣超千古，道冠百王，皇帝万年，宝祚弥昌”；八、光圣乐，玄宗所作。自安乐以下，每奏皆雷大鼓，同用龟兹乐，并立奏之。其大定乐加以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其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其锺磬，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享郊庙。自天后临朝，此礼遂废。神龙三年八月，敕立部伎舞人以後更不得改补入诸色役。坐部伎有六部：一、燕乐，张文收所作也。又分为四部，有景□、庆善、破阵、承天等乐；二、长寿乐，武太后长寿年所作；三、天授乐，武太后天寿年所作；四、鸟歌万岁，故为乐以像之；五、龙池乐，玄宗所作也。帝在藩邸时，居崇庆坊宅中经两地，忽为池。及即位，以宅为宫，故为乐以歌其祥；六、小破阵乐，玄宗所在，生於舞，用四人被之金甲。自长寿以下皆用龟兹乐，人皆着靴，惟龙池用雅乐而无锺磬，舞人尽蹑履而行。其乐章语裯阵乐词七首，中和乐词五首，五方师子词五首，南诏奉圣乐词五首，圣寿荷皇恩词四首，圣寿乐词四首，大定乐词六首，上元乐词一十五首，文武圣乐词九首。贞观末，有裴神符有妙解琵琶，惟作圣蛮双、大凤倾{不皿}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高宗末，真伎遂盛於时。洎天后至神龙之际，大增加立坐部伎，诸舞寻亦废之而已。）

又曰：高宗御含元殿东翔鸾阁，大。当时京城四县及太宗音乐分为东西朋，雍王贤为东朋，周王显为西朋，务以角胜为乐。礼毕曲者，本自晋太尉庾亮家卒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为名，其曲有《散花乐》等。隋平陈得之，八九部，器有笙、笛、箫、篪、铃、盘、な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人，今亡。《太平乐》亦谓之五分师子舞，师子，鸷兽，出於西南夷天竺、师子等国。缀毛为之，象其俯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师子各位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上元乐》，高宗所造。舞者百八十一人，起□衣，备五色，以象元气，故曰《上元》。《鸟歌万岁乐》，武太后所造。时宫中养鸟能人言，又常称万岁，为乐以象之。舞三人，绯大袖，并画鸲鹆，冠作鸟象，今岭南有鸟似鸲鹆，养之，久则能言，名吉了。（了音料。）《光圣乐》，玄宗所造也。舞八十人，鸟冠，五彩画衣，兼似上元圣寿之容，以歌王业所兴。自安乐以後，皆雷大鼓，杂以龟兹乐，声震百里，并立奏之，其《大定》乐加金钲，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旧《破阵》、《上元》、《庆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锺磬，以享郊庙。自武太后革命，此礼遂废。（自安乐部谓之立部伎也。）大唐平高昌，尽收其乐，又造宴乐而去《礼毕》曲，令著令者惟十部。（龟兹、疏勒、安国、康国、高丽、西凉、高昌、燕清、乐伎、天竺，凡十部。）南蛮北狄国俗，皆随际断其，今舞者咸用绳围首，反约抄内于绳下。语裯新声自河西至者，号《胡音》声，与《龟兹乐》、《散乐》俱为时重，诸乐咸之小寝。《大定乐》，高宗所造，出自《破阵乐》。舞者四十人，被五采文甲，持槊歌和云、《八同轨乐》，以象平辽东而边隅大定也。

《唐会要》曰：贞元三年四月，河东节度使马燧定难曲，御麟德殿阅试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汴州节度使韩弘进《圣朝万岁乐》曲谱，凡三百首。
又曰：延载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制《越古长年乐》一曲。
又曰：十二年十二月，昭义节度使王虔休献《继天诞圣乐》。（表曰：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度日，四海欢娱，万年献寿。窃以陛下降诞之日，有惟新之曲，适过之音。臣遣成继天诞圣乐一曲，天抵宫为调，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为德知五运之居中也。凡二十四遍，法二十四气，而成一岁之功也。不闻沾滞之音，以作中和之乐，其曲谱同进上。先太常人刘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今中和乐起於此中。）
又曰：显庆二年，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令所司修习旧典。至三年十月八日，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者。臣令准敕，依琴中旧曲定为宫商，然後教习，并合於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乐府奏正典之後，皆有送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观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十六首，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上善之，仍付太常，编於乐府。
《乐府杂录》曰：《雨淋铃》者，因唐明皇驾回，至骆谷，闻雨淋銮铃，因令张野狐撰为曲名。
又曰：《夜半乐》者，因唐玄宗自潞州入定内难，进军斩长乐门关。时正当夜半，平韦庶人後，乃命乐人撰此曲。
又曰：《黄骢叠者》，唐太宗初定中原时所策黄骢马。後因征辽北，马忽毙，上叹惜久之，因命乐人制此曲。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曰：《文淑子》者，唐长庆初，有俗讲僧文淑善吟经，兼念四声观世音菩萨，其音谐畅，感动时人。乐工黄米饭依其念菩萨四声，乃撰成曲也。
又曰：《杨柳枝》曲者，白傅典杭州时所撰，寻进入教坊也。
又曰：《还京乐》者，唐明皇自蜀返，正乐官张野狐撰此曲。
又曰：《道调子曲》者，因唐懿皇后乐工史敬约吹篥，初吹道调，懿皇后谓是曲子误拍，敬约乃随拍便撰此曲也。
又曰：《新倾杯乐》，唐宣宗善吹芦管，自撰此曲。内有数拍不均，上初捻管，命乐工辛骨咄拍不中，上目视之，骨咄忧惧，一夕而殒。
又曰：《望江南》者，因朱崖李太尉镇浙西日，为亡姬谢秋娘所撰。後进入教坊，遂改名，一名梦江南曲也。
又曰：《康老子》者，本长安富室家子，酷好声乐，落托不事生计，常与国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裎处。一旦家产荡尽，因诣西凵，遇一媪持旧锦茵货鬻次，康乃酬半千获得之。寻有波斯见，大惊，谓康老曰：“何处得此至宝？此是冰蚕所织。若暑月陈於榻上，可致一室清凉。”因酬价千万鬻之。康老获此厚价，复与国乐追欢，不三数年间，费用又尽，康老寻殁。乐嗟叹之，乃撰此曲也。

又曰：《大郎神》者，天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狱，仍籍没家族，其妻配入掖庭，本初善吹篥，因撰此曲，寄其哀情。始名《大郎神》，盖取其良人行第也。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悲切子》，《离别难》，终名《怨回鹘》。

《羯鼓录》曰：宋开府孙氵允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三卷，德宗览而嘉之。知是开府之孙，遂召对，命坐与论音乐，甚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氵允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宣教坊使与乐官参议数日，二使奏乐多言氵允曾不解声调，不审节拍，又聩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召氵允对。氵允曰：“臣年老多病，耳实失聪，若迫於声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禀务舒迟，众工多笑之。忽忿然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逆而忍，兼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令主者潜伺察之，旋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益加知遇，面赐章绶，累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见之，悉喘恐胁，不敢正视。视惧祸，辞病而退。

女乐

《左传口襄二》曰：郑人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

《史记》曰：孔子为政，齐人惧，梨口乃选齐国中女乐好音八十人，皆衣文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鲁城南皋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往观，终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遂行。（《论语》曰：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遂行。）

《後汉书》曰：马融字季长，违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尝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後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卢植字子，侍讲数年未尝转眄，融以是嘉之也。

《魏志》曰：夏侯从太祖征孙权，还，使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又曰：曹爽饮食车服拟於乘舆，又私取先帝才人七人，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妓。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技。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纵酒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
又曰：杨阜为武都太守，会马超来寇，曹洪置酒大会，女倡着罗衣踏鼓，一座皆笑。杨阜厉声责洪曰：“男女有别。”遂奋衣出。洪立罢女乐，请阜还座，肃然惮之。
《陈书》曰：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敌，弗之废也。
《隋书□房晖远传》：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锺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於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说。
又曰：牛弘修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女人教习之，
《唐书》曰：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宫臣就率更寺阅女乐，太子舍人贾曾谏曰：“臣闻作乐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威、《咸》《英》有节，妇人黩，无厕其间。昔鲁用孔子，几致於霸。齐人惧之，馈以女乐。鲁君既受，孔子遂行。蕊裯由馀，兵强国富，秦人反间，遗之女妓。戎王耽悦，由馀乃奔。斯则大圣名贤疾之已久矣。良以妇人为乐，必务冶容，哇咬动心，蛊惑丧志。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殿下监抚馀闲，宴私多适，後庭妓乐，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习，彰示群僚，慢妓淫声，实亏睿化，伏愿并令禁断。”
《墨子》曰：秦缪公之时，戎强大，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戎王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弓而射之。（，引。）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尊下，卒生缚之。未禽则不知。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逆也。而因怒於牛羊之性也，此狂者也。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
《韩子》曰：晋文公欲伐虞虢，乃遗之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女乐二八，以荧其心，乱其政。
《郭子》曰：谢公在东山，畜妓。简文曰：“安石必出，与人同乐，不与人同忧。”注曰：谢公，安石也。
石虎《邺中记》曰：虎大会，礼乐既陈，虎缴两阁上窗幌，宫人数千陪列看坐，悉服饰金银熠熠；又於阁上作女妓数百，衣皆络珠玑，鼓舞连倒，琴瑟细伎毕备。
《汉晋阳秋》曰：晋文王与刘禅宴，为之作蜀伎乐，傍人皆代禅感，而禅语笑自若。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是乎？虽使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维耶？”充曰：“不如是，何由并之哉？”

《夏仲御别传》曰：仲御从父家女巫章丹、陈珠二女，妍姿冶媚，清歌妙舞，状若飞仙。

又曰：仲御当正会，宗弟承问御曰：“黄帐之里，西施之孙，郑袖之子，肤如凝脂，颜如桃李，徘徊容与，载进载止。弹琴而奏清角，翔风至而玄口起。若乃携手交舞，流眄颉颃，足逾ㄠ鼓，口衔笙簧；丹裙赫以四序，素耀焕以扬光，赴急弦而折倒，应缓节以相佯；远望而口，近视而雪，舒红颜而微笑，启朱唇而扬声。”

《世说》曰：魏武有一伎，声最清高而酷恶性情，欲杀则爱其才，欲置则不堪。於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百人中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向恶性者。

《俗说》曰：宋是石崇妓绿珠弟子，有国色，善吹笛，後在晋明帝。闻帝疾患危笃，群臣进谏，请出宋。时朝贤悉见，帝曰：“卿诸人谁欲得之者？”众人无言。阮遥集时为吏部尚书，对曰：“愿以赐臣。”即与之。

《盐铁论》曰：贵人之家中山，素女抚流徵於堂上鸣鼓，巴俞交作於堂下，妇人被罗纨，婢妾曳。贤良曰：古者弹箏鼓缶而已，无妙要之音。今富者鸣箏调琴，郑舞赵讴。

《续搜神记》曰：袁真在豫州，遣女伎纪陵阿薛、阿郭、阿马三妓与桓宣武。既至经时，三人共出庭前观，忽有一流星直坠盆池，口然明净。薛郭二人更以瓢酌取，皆不得。阿马最後取，正入瓢中，便饮之，即觉有娠，遂生桓温。

《世说》曰：王导作女伎，蔡谟在坐，不悦而去。导知亦不止之。

《笑林》曰：某甲者为霸府佐，为人都不解，每至集会有声乐之事，己辄豫焉，而耻不解。妓人奏，赞之，己亦学人仰赞和同。时人士令己作主人，并使唤妓客。妓客未集，召妓具问曲吹，一一疏着手巾。箱下先有药方。客既集，因问命曲，先取所疏者，误得药方，便言是疏方，有附子三分，当归四分。已云且作附子、当归以送客舍，满座绝倒。

卷五百六十九　乐部七

优倡

《春秋元命包》曰：翼星主南宫之羽仪，文物声明之所丰茂，为乐库，为天倡，先王以宾於四门而列天庭之卫，主俳倡，近太微而尊。

《家语》曰：鲁定公与齐侯会於夹谷，孔子摄相事。齐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戏於前。孔子趋进，曰：“匹夫而荧侮诸侯，有罪应诛。”於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史记》曰：优旃者，秦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於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者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者曰：“幸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殿上，上寿呼万岁，旃大呼曰：“陛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故雨中立。我虽短也，故休居。”於是乎使得半相代。

《史记》曰：秦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恐楚国之图秦也。”

《汉书》曰：枚皋善为赋，不如相如。又言为赋多怪诞，虚无不经，有类倡者也。

又曰：孝惠帝葬安陵，徙关东倡优乐人五千户以为陵邑。（潘安仁《关中记》曰：善为啁戏，故语称安陵啁也。）

又曰：张禹成就弟子，为人恭俭尤著。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悌多智，二人异行。禹尝置酒设里耠弟子娱，禹将崇入後堂饮食，妇人相对作优，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禹见之，於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不过一肉卮酒相对，宣未尝得至後堂。

晋成帝咸康七年，散骑常侍郎顾臻表曰：“宋代之乐，设礼外之观，逆行连倒。四海朝觐，言观帝庭，而足以蹈天道，以履地纪，反天地之顺，伤彝伦之大。”乃命太常悉罢之。其後复高为紫鹿，语裯天台山伎。齐武帝遣主书董仲民，按孙兴公赋造作莓苔石、石桥道士扪翠屏之状，寻省焉。

《後魏书》：太武既平河西，得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於故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代（国讳改焉。）乐》，解曲有《万代丰曲》，有《于佛曲》。工人平上忄责绯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令阙，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五彩接袖，乌皮靴。後魏道武帝天兴六年冬，诏大乐总章鼓吹，增修杂戏，造五兵角抵、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武及诸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为百尺长，し幢跳丸，以备百戏。大飨，设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为锺鼓之节。北齐神武平中山，有鱼龙烂漫、俳优、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馀物，名为百戏。

《隋书》曰：文帝开皇初，周、齐百戏并放遣之。炀帝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朝，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於华林苑积翠池侧，帝惟宫女观之。有舍利、绳柱等，如汉故事。又为夏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腾之而换易，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是皆於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於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曙，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采，其歌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服，而西京缯锦为之中虚。六年，诸夷大大献方物。突厥启人以下，皆国主亲来朝。乃贺於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伎艺，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绣，其营费钜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柬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业管以上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汉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剔肠胃。自是历代有之。

《赵书》曰：石勒参军周延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下狱，以八议宥之。後每大会，使俳优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汝为何官，在我辈中？”曰：“我本为馆陶令，斗数单衣，曰政坐取，是故入汝辈中。”以为笑。

《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淫於妇人，求四方美人，积之後宫；於俳优侏儒而为奇伟戏者，取之於房，造烂熳之乐。

《汉官典职》曰：正旦，天子幸德阳殿，作九宾乐。舍利从东来，戏於庭。毕，入殿门，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鄣日。毕，化成黄龙，高丈八，出水游戏於庭，炫日光。以二丈丝系两柱中，头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於绳上。又局屈身藏形斗中。锺声并倡，乐毕，作鱼龙曼延、黄门鼓吹三通。

贾谊《连语》曰：卫侯喜鹤，鹤有饰以文绣而乘轩者。赋敛繁多，不顾其民，贵优而轻大臣。群臣或谏，则面而叱之。及翟伐卫，寇挟城堞矣，卫君泣而拜其臣民，曰：“寇迫矣！士民其逸之。”士民曰：“亦使君之贵优，将君之爱鹤，以君守战矣。我侪弃人也，安能战？”乃溃门而出走。翟入，卫君奔死，遂丧其国。

《梁元帝纂要》曰：古艳曲有北里、靡靡、激楚、结风、阳阿之曲。语裯百戏，起於秦汉，有鱼龙曼延，（假作兽以戏。）高为凤皇，安息五案、（并石季龙所作，见《邺中记》者。）都卢寻𠂆、（今之缘竿，见《西京赋》。）九剑、（九一名铃，见《西京赋》。）戏车、山车、兴口、动雷、（见李尤平《乐观赋》。）跟挂、腹旋、（并缘竿所作，见傅玄《西都赋》。）吞刀、吐火、（并见《西京赋》。）激水、转石、漱雾、扛鼎、（并见李尤平《乐观赋》，傅玄《西都赋》。）象人、（见《汉书》，韦昭曰：今之假面。）怪兽、含利之戏。（并见《西京赋》。）

《列子》曰：宋有孙子者，以妓干宋元君。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肿，并趣并驰；弄七剑，迭而跃之，五剑常在空中。元君大惊，立赐金帛。语裯兰子能燕戏者，复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以异伎干寡人，伎无用，遇寡人欢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必闻此而进。”乃拘而戮之。燕戏，若绝倒投也。
石虎《邺中记》曰：虎正会殿前作乐，高㘝、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勹，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勹着口齿，上亦如之。设马车，立木勹其车上，长二丈，勹头安勹木，两伎儿各坐木一头，或鸟飞，或倒挂。又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肋，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犭爰骑。
《乐府杂录》曰：弄参军，始因後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後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盖由此。
《大周正乐》曰：汉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国。安帝时，天竺献伎，能自断手足，刳腹胃。自是历世有之。唐高宗恶其惊俗，敕西域关津不令入中国。
《唐书口乐志》曰：睿宗时，婆罗门乐人倒行而足舞，极刀锋。植于地低，因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立其腹上，终曲而无伤。又伏伸其手足，蹑之，旋身绕手，百转无已。汉世有勹末伎，语裲盘舞。晋世如之，以杯盘舞。《乐府诗》云：“妍妯凌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盘舞伎。梁语裲长乔伎、跳铃伎、掷倒、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语裲舞轮伎，盖今之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之透飞梯之类；高㘝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戏，今有缘竿伎，又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今语裲弄宛珠伎，弄丹珠伎。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踢摇娘、窟儡子等戏。置教坊，於禁中以处之。又曰：散乐，非部伍之声，俳优歌舞杂奏。汉天子临轩设乐，舍利兽从西方来，戏於殿前，激水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翳日，此成黄龙，修丈八，出水游戏，辉熠日光。绳系两柱，相去数丈，二倡女对舞绳上，切肩而不倾。如是杂变，总名百戏。江东犹有高㘝紫鹿、行鳖食、齐王卷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龟足、背负灵岳、柱树曰雪、画地成川之伎。
《明皇杂录》曰：上御勤政楼，大张声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善战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仍令小儿持锋节出入其间，而舞不辍。时刘晏为秘书省正字，年方小，形状狞劣而惠悟过人。上召於楼上帘下，贵妃置於膝，为施粉黛，与之巾栉。上令咏王大娘戴竿，晏应声曰：“楼前百戏竞争新，惟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着人。”因命牙笏及黄纹袍以赐晏。时有公孙大娘者，善剑舞，能为邻里曲及裴将军，士谓之春秋设。大张伎乐，虽小大优劣不同，而剧其华侈。遐方僻郡，欢纵亦然。
《乐府杂录》曰：大面出於北齐。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貌美，尝着假面以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敌。常击周师金墉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声，以效其指击刺之容。俗为之兰陵王入阵曲。

淫乐

《左传》曰：烦手淫声，忄舀堙心耳，乃忘和平，谓之郑声。（许慎《五经异义》曰：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今《郑诗》二十一篇，妇人者十九，故郑声也。又云：郑重之音，使人过也。）

又曰：惠王三年，边伯、石、国出王，立王颓。王处於郑三年。子颓饮三大夫酒，子国为客，（子国，国。客，上客。）乐及偏声。（偏舞，六代之乐。一曰诸大夫偏舞。）郑厉公见虢叔（厉公，郑庄公之子厉公突也。虢叔，王卿士，虢公林父也。）曰：“吾闻之，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不举乐也。）而况敢乐祸乎？今吾闻子颓歌舞不思忧。夫出王而代其位，祸孰大焉？临祸忘忧，是谓乐祸，祸必及之。盍纳王乎？”虢叔许诺。郑伯将王自圉门入，虢叔自北门入，（二门，王城门。）杀子颓及五大夫，王乃入。

《礼记》曰：奸声乱色，不留聪明；淫乐慝礼，不接心术。

又曰：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

又曰：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

又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傲僻骄志。此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

《论语》曰：恶紫之夺朱，恶郑声之乱雅乐。包曰：“郑声淫，声之哀者。”

《汉书》曰：王莽初献新乐於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

《宋书》曰：废帝元徽五年，太乐雅郑共千有馀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

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乐，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节群生之流放，故天子达於士庶，未曾去其乐而无非僻之心。及周道衰微，日失其序。乱俗先之以怨怒，国士从之以哀思，扰杂子女，荡悦淫志。充庭广奏，则以鱼龙靡漫为瑰玮；会同享觐，则以吴趋楚舞为妖妍。纤罗雾侈其衣；疏金镂玉，砥其器。在上班扬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伤物败俗，莫不在此。

《隋书》曰：裴蕴，炀帝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妓，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孔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臣至是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後异伎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馀。

《国语》曰：平公既作新声，（新声，师涓新听者也。）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萌兆衰矣。乐以开山川之风，辉德於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德各有风类也。作乐各象其德，韶夏、护武之谓也。）风山川以远之，（所乐以通山川之风类也，远其德也。）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迩，近。）

《说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都之声。孔子闻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来，尔奚不谓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为中节。彼小人则不然，执末以论本，务刚以为基。故其音湫厉而微末，以象杀伐之气。夫杀者，乃乱亡之风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淮南子》曰：扬郑卫之浩乐，结激楚之遗风，此齐人之所以淫泳流湎。

《列女传》曰：夏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四方美人，积之后宫，造烂漫之乐。

《吕氏春秋》曰：音乐之所由来远矣，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溺人必笑，虽笑不乐。）罪人非不歌也，（当死强歌，歌不乐也。）乱世之里裯似於此。夫里裯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

又曰：楚之衰也，作为巫音。高诱注曰：男曰巫，女曰巫华。

桓谭《新论》曰：夫不剪之室不如阿房之宫，不琢之椽不如磨砻之桷，玄酒不如苍梧之醇，控揭不如流郑之乐。

《乐说》曰：声放散则政荒。崔氏云：由君上骄逸则万物荒散。商声欹散，邪官不理政坏，刑罚不法而威令不行。角声忧愁，为政虐民，民怨故也。民不安业，犹君失政。徵声哀苦，事烦民劳，君淫佚。崔氏云：由君邪、民苦於役，羽声倾危则国安。崔氏云：赋徭重，其民困财物匮。

《梁元帝纂要》云：古艳曲有《北里》、《靡靡》、《激楚》、《流风》、《阳阿》之曲，皆非正声之乐也。（流风亦曰结风也。）

《唐会要》曰：调露元年，太子使乐工於东宫新作《宝庆》之曲。成，命工者奏於太清观。始平县令李嗣真谓道士刘概、辅俨曰：“此乐商宫不和，君臣相阻之征也；角徵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声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矣。”数月，太子废。

又曰：咸通中，伶官李可久善音律，尤能转喉为新声，音辞曲折，听者忘倦。京师屠沽少年效之，谓之拍弹。时同昌公主除丧，懿宗与郭淑妃悼念不已，可久为《叹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饰珠翠，仍画鱼龙地衣以列之。曲终乐阕，珠翠覆地，词语凄恻，闻者流涕。又常於安乐寺作《菩萨蛮》舞，上益怜之。（可久常为子娶妇，帝赐酒二银樽，启之，乃金翠也。时宰相曹确、中尉西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季玄屡论之，懿宗不纳。至僖宗即位，宰相崔彦昭奏，遂死於岭表。）
《开元传信记》曰：唐开元末年，凉州进新曲。上命诸王於便殿观之。曲终，诸王皆称万岁，独宁王不贺。玄宗征其故，宪曰：“此曲虽佳，臣有闻焉。夫曲者，始於宫，散於商，武於角，徵羽莫不根柢囊括在於宫商也。臣见此曲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夫宫者，君也；商者，臣也。宫不胜则君体卑，商有馀则臣事僭。臣恐异日臣下有悖乱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祸，莫不兆於斯曲也。”洎禄山南犯，玄宗西幸，方明宁王审音之妙也。
《大业记》曰：《安公子》是隋炀帝将幸江都宫中所撰。时乐工笛中吹此曲，其父疾发，於卧内闻，泫然流涕。问其子何得此曲，对曰：“宫中新翻也。”谓其子曰：“宫者，君也。此曲虽在羽调，後有一宫声，往而不返。大驾东巡必不回耳。可托疾勿去。”其精如此。
卷五百七十　乐部八
歌一
《释名》曰：人声曰歌。歌，柯也。以声吟咏有上下，如草木有柯叶。充言歌声如柯也。
《尔雅》曰：曰：徒歌谓之谣。
《尚书》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用庶尹公谐，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敕，正也。奏天命以临人，惟在顺时，惟在慎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服肱之臣喜乐，尽忠君之理功，乃起百王之业。）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赓，续；载，成也。帝歌归美，股肱乃安，以成其美。）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丛脞，细碎无大略。曰君如此，则臣懈，万事隳废，其功不成。歌以申成也。脞音仓果反。）
又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次序皆可歌乐，乃德政之致也。）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六府三事之功，决序坏，在此三者而已。）
又曰：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又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又《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畋於有洛之表，十旬不反。厥弟五人，御其母於洛之。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毛诗》曰：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葛屨□园有桃》曰：“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又《谷风□四月》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
《礼记》曰：子贡问师乙曰：“赐也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其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能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能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又《檀弓》曰：原壤之母死，登木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
又《乐记》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负手曳杖，逍遥於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又曰：鲁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又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
又曰：奠酬而工升歌，发德音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贵人声也。
《周礼》：春秋太师大祭祀，师瞽登歌，小师掌教弦歌。（教谓教瞽蒙出音弦，谓琴瑟歌依咏诗也。）
《左传》：哀二十一年八月，公及齐侯、邾子盟。齐人责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言鲁人皋绥，数年不知答齐稽首，故使我高蹈来为此会。）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又曰：昭十二年，南蒯将适费，饮乡人酒。乡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从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邻者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又曰：哀五年秋，齐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公子阳生来奔。（皆景公子在莱者。）莱人歌之：“景公死乎不与埋，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之事乎不与谋，师乎师乎，何党之乎？”
又曰：襄二十五年，崔子称疾不视事。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於室，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
《论语》曰：夫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又曰：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又曰：子於是日哭，则不歌。
《史记》曰：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
又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夜到明，常有流星至於祠坛上，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又得神马渥洼水中，为《太一歌》曰：“太一贶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今安匹兮龙为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为歌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又曰：箕子朝周，过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所谓狡童者，纣也。民为流涕。
又曰：淳于髡见梁惠王，王屏左右见之，终无言。王让之，髡曰：“王志在音，吾是以默也。”王曰：“会有献歌者，未及言之也。”
又曰：赵武灵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颜若舜，华若苕。）之荣。命乎命乎，曾无我嬴。”旦日，王饮酒乐，言所梦，想见其状。吴广闻之，内其女娃嬴孟姚也。甚有宠，立为后。
又曰：武王克殷，伯夷、叔齐耻之，不食周粟，隐首阳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又曰：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军四面皆楚歌，（应劭曰：楚歌者，鸡鸣时歌也。）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项王乃悲歌忄亢忾，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汉书》曰：李延年善歌，武帝幸之。时人语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惠帝所教歌儿百二十人，有缺辄补。
又曰：田横，齐王建之亲族也。秦灭六国，田氏悉为庶人。高祖遣韩信破齐，後定天下，田横乃与五百人深居海岛。高祖即位，遣使者征之。横与将士俱至尸乡亭顿止，横乃奋跃自刎而死，从者不敢哭，遂歌以寄之。今之挽歌，起於此矣。
又曰：张释之为中郎将，从行至霸陵。是时，慎夫人从，上指视慎夫人新丰道曰：“此是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又班固《颂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露寁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缘上帝兮象太微，参日月兮扬光辉。
又曰：武帝幸雍，祠五，获白麟，作白麟之歌。
又曰：上幸行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忻然，中流歌曰：“秋风起兮白□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又曰：孝武帝巡狩，至於盛唐。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
又曰：高帝崩，皇太后乃令戚夫人髡钳，衣赭舂，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使谁告汝？”太后闻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鸩杀赵王，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薰耳，名曰“人彘”。
又曰：汉以江都王女细君妻乌孙，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绝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悲思兮内感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又曰：燕王旦谋反，事败，王忧懑，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歌曰：“纷纷兮渠，骨藉藉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俳徊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
又广陵王胥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有实，使者反。及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兮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
又曰：元帝自度曲被歌声。注云：歌终更授其次曰度曲。“度曲未终，□起雪飞”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祭遵为将，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东观汉记》曰：朱，明帝时为益州刺史。移书属郡，喻以圣德。白狼王等百馀国重译来庭，歌诗三章，献之。
《後魏书》曰：郑道昭字僖伯。兼中书侍郎。从征沔汉，高祖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道昭与兄懿俱侍坐。乐作酒酣，高祖乃歌曰：“日月光天兮无不曜，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曰：“愿从圣主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内外。”郑懿歌曰：“口雷大振兮天门辟，率土来宾一正历。”邢峦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归，文德远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风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请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坟兮昔化贞，未若今日道风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晖江沼，宁如大化光四表。”
《吴书》曰：留赞初为将，临敌必先被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应之，乃进战。
《晋书》曰：三月上巳日，会稽夏统，字仲御，入洛阳市药。太尉贾充问曰：“卿能作土地间曲乎？”统曰：“百姓感咏，遂作《慕歌》，为孝女曹娥作《河女之章》，为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充曰：“善。”乃以足扣船，引声啸喉，清激慷慨，大风应至，含水敕天，口雨响集。充曰：“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泣交。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之左右矣。”
又曰：袁山松善音乐。旧歌有《行路难》曲，词颇疏质。山松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因酣歌之。闻者流涕。
又曰：应詹督南平、天门、武陵三郡事。时政令不一，诸蛮怨望，并谋背叛。詹召蛮酋，破铜券与盟，由是怀詹，数郡无虞。其後天下大乱，詹境独全。百姓歌之曰：“乱离既普，殆为灰朽；侥幸之运，赖兹应后。岁寒不凋，孤境独守。拯我涂炭，惠隆丘阜；润同江海，恩犹父母。”
又曰：山简忄敖诞好酒，尝止襄阳习公池。日晚醉归，自歌曰：“山公时一醉，遥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复能骑马，倒着白接䍦。举头问葛强，何如并州儿？”
《晋阳秋》曰：高祖伐公孙渊，过本县，赐牛酒帛，郡守典农会。墓次，父老故旧燕饮。高祖作歌曰：“天地开辟，日月重光。今遭际会，奉辞遐方，将扫逋秽，还过故乡。肃清万里，总齐八荒。告成归老，待罪舞阳。”
邓粲《晋纪》曰：太子洗马郭讷字敬言，尝入洛，观伎人歌言佳，石崇问其曲，讷不知。崇笑：“卿不识曲，那得言佳？”讷答：“譬如见西施，何必识其姓名然後知美？”崇无以难。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初，苻坚二十五年灭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姝色，坚纳之，宠冠後庭。冲时年十二，亦有龙阳之美，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中歌之曰：“一雌与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乃出冲。冲卒为坚贼。

又《前燕录》曰：慕容父涉归分户以封长庶子，吐谷浑分马以给之。及嗣位，而二部马斗。怒，遣使让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有斗伤？”浑曰：“马饮食水草，门其常性，何故怒及於人？兄弟至亲而斗起於马，当去汝万里。”於是遂西移八千里。後悔之，遣乙那楼追浑谢之，乃拥回浑马。马东行数百步，辄悲鸣西奔，冲突山谷，如是者十馀曰。此非人事，遂附阴山面黄河。晋永嘉之乱，南迁陇右，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及俊、垂僭号，以为辇後大曲。

《孟嘉别传》：桓温问嘉曰：“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答曰：“渐近自然。”一坐咨嗟。

《宋书》曰：晋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轲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为豫章时，侨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为章郡亦是太元中，则子夜是此时以前人也。

《齐书》曰：萧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辄赏悦不能已也。

《梁书》曰：羊侃有妓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敕赍歌人玉娥儿，东宫亦赍歌者屈偶之，并妙尽奇曲，一时无对。

《唐书》曰：刘禹锡贬朗州司马，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於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又曰：开元中，歌工长孙元忠，元忠之祖受业於侯将军名贵昌，并州人也，亦代习北歌。贞观中，有诏令贵昌以其声教乐府。元忠之家代相传习如此，虽译者亦不能通知其辞。盖年岁久远，失其真矣。丝桐唯琴曲有胡笳声。

卷五百七十一　乐部九

歌二

《家语》曰：孔子厄於匡，谓子路曰：“汝歌，予和汝。”子路弹剑，孔子和之。曲终，匡人解甲。

又曰：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锦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季桓子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至又不致番（祭肉名也。）俎於大夫。孔子遂行，作歌曰：“彼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人之谒，可以死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吕氏春秋》曰：管子得於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歌，汝为我和。”其和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远。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

又曰：周申喜亡其母，闻乞人歌於门下而悲之，动於颜色，自见而问焉何故。而乞与之语，乃是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分，得同血气与而异息。若莽草之华实，树木之有根心，离处而通，忧思相感也。

又曰：禹年三十未娶。有行涂山，恐时日暮。吾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其证也。”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家成室，我都彼昌。”禹因娶涂山女。

《吴越春秋》曰：《采葛》，越之妇人伤越王用心，乃作《若何之歌》，辞曰：“尝胆不苦味如饴，令我采葛以作丝。”

又曰：越王入吴，与诸大夫别於浙江，遂登船径去，终不反顾。越王夫人乃据船而哭，顾乌鹊啄江渚之虾，飞去复来。哭讫，即承之以歌，其辞曰：“仰飞鸟兮乌鸢，何居食兮江湖。水中虫子曰虾，去复反兮呜呼。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辜？离我国兮入吴，妻为婢兮夫为奴。岁遥遥兮难极，冤痛悲兮心恻，呜呼哀兮忘食。”

《越绝书》曰：伍子胥走，至吴江上，见渔者，曰：“来渡我。”渔者知其非恒人也，欲往渡之，恐众人知之，即歌而往过之曰：“日侵以施，与子期甫芦之石奇。”子胥从。复歌曰：“心中悲，曰已施，子可渡何不出为？”船到即载，入船即伏。

《战国策》曰：齐人冯谖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孟尝君笑而受之。有顷，倚柱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左右以告，孟尝君曰：“食之，比门下之客。”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又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

《魏氏春秋》曰：阮籍少时游苏门山，有隐者，籍对之长啸，苏门生莞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籍乃假苏门生之论，以寄所怀。歌曰：“日没不周西，月出丹渊中。阳精蔽不见，阴光代为雄。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又歌曰：“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

《帝王世纪》曰：舜恭己无为，歌《南风之诗》，诗曰：“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人之财兮。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愠兮。”

《尚书大传》曰：维五祀奏锺石，论人声，（始欲改尧乐。）及乃鸟兽咸变於前。（百兽率舞之属。）秋养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汁孛然《招》乐，兴於大麓之野。报事还归二年，讠荧然乃作《大唐之歌》。（讠荧犹灼也。大唐之歌，美尧之禅也。）歌者三年，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义。《招》为宾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雍》为主人。（招、雍皆乐音名也。宾人奏招，主人入奏雍也。）始奏《肆夏》，纳以《孝成》。（始谓尺入时也。纳谓荐贤时也。肆夏、考成皆乐章名也。）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舜既使禹摄天子之事，於祭祀避之，居宾客之位。献之以酒则为亚贤也矣。）乐正道赞曰：“尚考太室之义，唐为虞宾，（尚考犹言古考，谓往时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义当为仪。仪，礼也。谓祭大室礼，先为舜，宾之也。）至今衍於四海。（衍犹溢也。言舜之禅天下至於今，其德义溢满四海也。）成禹之变，垂於万世之後。”帝乃唱之曰：“卿□烂兮，（和气之明者也。）礼缦缦兮，（教化广远。）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言明明相代。）八伯咸进稽首曰：“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弘於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施于论乐，配天之灵。迁於贤圣，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已竭，褰裳去之。”於时八风循涌，卿□丛丛。蟠龙赪信於其藏，蛟鱼跃踊於其渊。鱼{敝龟}咸出于其穴，迁虞而事夏也。

《孔丛子》曰：叔孙氏之车子□商，樵於野而获麟焉，众莫之识，以为之不祥，弃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麋而肉角，岂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观焉。”遂泣曰：“予之於人犹麟，仁兽出而死，吾道穷矣。”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又曰：哀公使以币如卫迎夫子，而卒不能官，故夫子而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山施其阪。仁道在迩，求之若远。迷而不复，自婴屯蹇！”

又曰：楚王使奉金帛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请见，问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七十而遇文王，孰与许由之贤？”夫子曰：“许由，独善身者也；太公、兼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王之君，虽有太公，孰识之哉？”乃歌曰：“大道隐兮礼有基，贤人窜兮将待时，天下如一兮欲何之？”

《说苑》曰：曾子耘瓜而误斩其根，曾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乃苏，蹶然而起，进曰：“曩者参得罪於大人，大人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令曾听其歌声而和。

《庄子》曰：孔子穷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藿羹不糁，颜色甚惫，而歌於室不辍。

又曰：子桑户、孟子反、禽张三人相与友。有间而子桑户死，相和而歌。子贡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子相视而笑：“是恶知乎礼意也。”

又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人且偃然寝乎巨室，而我哭之，是不通乎命，故止也。”

又曰：曾子居卫，捉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曳履而歌《商颂》，声满天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出金石。
夏侯玄《辨乐论》曰：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田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时则有《丰年之咏》。黄帝备物，始垂衣裳，时则有《龙衮之颂》。
《古今乐录》曰：周文王时，凤凰衔书而至，文王乃作歌。
又曰：尧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响，诲尧曰：“水方至，为宫，命子救之。”尧乃作歌。
又黄帝、尧之世，民乐无事，击壤之欢，庆𠙵之瑞，因以作歌。
又曰：《白日落西山歌》者，沈攸之发荆州，未败之前，思归京师所作歌也。
又曰：《莫愁乐》者，亦因《石城乐》而有此歌。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且石城乐和，中有忘愁声，因有此歌。
又曰：秦始皇祠水群，有黑头公从河中出，呼始皇曰：“来受天宝。”乃与群臣作歌。
又曰：昔炎帝时，有娥之覆以玉筐，少选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逐之不及。二女作歌，始作北音。夏孔甲田於东阳，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曰：“后来大吉。”或曰：“不胜之子必有殃。”孔甲取其子归，曰：“为余子，谁敢殃之？”及成人，幕动折斧，被斩足，孔甲为作《斧斤之歌》，始为东音。周昭王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殒於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周公候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敕心}甲从宅西河，追思故处，始作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此盖四方之歌也。
又曰：许由者，古之贞固之士也。尧时，为布衣，徒步，不与远方交通，衣食财得自足。夏则巢居，冬则穴处。无杯于，每以手捧水而饮之。人有见其饮无杯，以瓢遗之，许由受以操，饮毕辄挂於树枝。风吹树，瓢摇动，历历有声。许由尚以为繁扰，取而弃之。以清节约闻於尧。尧大其志，乃遣使以符玺禅为天子。於是许由喟然叹曰：“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放一优游，所以安已不惧，非以贪天下也。”使者有愧，还以状报尧。尧知许由不可动，亦已矣夫。於是许由以使者言为不善，乃临河洗耳。樊坚见由方且洗耳，问之：“耳有垢乎？”由曰：“无垢，闻恶语耳。”坚曰：“何等语者？”由曰：“尧聘吾为天子。”坚曰：“尊位何为恶之？”由曰：“吾志在青𠙵，何乃劣劣当作九州伍长乎？”於是樊坚方且饮牛，闻其言而去，耻饮子之下流，於是许由名布四海。尧既殂落，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丽崎，万物还普。日月运照，靡不记睹。游放其间，何所却虑。叹彼唐尧，独自愁苦，劳心九州，忧勤后土。谓余钦明，传禅易祖，我乐如何，盖不盼顾。河水流兮缘高山，甘瓜施兮弃绵蛮，高林肃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错连，居此之处傲尧君。”其後许由死，遂葬于箕山。
又曰：周太伯者，周太王古公之长子也。古公有子三人，长者太伯，次者虞仲，少者季历。季历之子名昌，昌即文王也。古公寝疾将死，国当有传，心欲以传季历，乃呼三子谓曰：“我不起此病，继体兴者，其在昌乎？”太伯见太王传季历，於是太伯与虞仲俱去。被文身以变形，托为王采药。後闻古公卒，乃还奔丧，哭於门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於是季历谓：“太伯长子也，伯当立，何不就？”太伯曰：“吾生不供养，死不饭含，哭不临棺。不孝之子，焉得继父乎？断文身，刑馀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为君矣？”季历垂涕而留之，终不肯止。遂委而去，到江海之涯，吟咏优游，仰览俯观，求膏腴之处，遂适于吴。率以仁义，化以道德。荆越之人，移风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国，乃太伯之化也。是後，季历作哀慕之歌章曰：“先王即徂，长贤异都。哀丧腹心，未写中怀。追念伯仲，季我何如？栝桐萋萋，生於道周。宫馆徘徊，台阁既除。何为远去，使此空虚。支骨离别，垂思南隅，瞻望荆越，涕泪交流。伯兮仲兮，逝肯来游，自非二人，谁诉此忧？”
又曰：拘里者，谓纣拘文王於里也。文王未能政，候时修道德，百姓亲附。文王有子，其二子皆圣。是时崇侯虎与文王列为诸侯，德不及文王，常疾之。乃谮文王於纣曰：“西伯昌，圣人也。长子发，仲子旦，皆圣。三圣合谋，将不利於君。君宜虑之。”纣曰：“冠虽敝，宜加於上；履虽新，宜处於下。文王虽圣，安可克我？”崇侯谮文王至十，纣用其言，乃徙文王於里，欲杀之。於是文王四臣太颠、宏夭、散宜生、南宫适之属，往见文王。文王为宾：反目者，纣之好色也；拊捋其腹者，言欲得奇宝也；蹀躞其足者，使疾迅也。於是乃周流海内，经历丰土，得美女二人，水中太宝，白马朱鬣，以献於纣，陈其中庭。纣见之，仰天而叹曰：“嘻哉！此谁宝？”散宜生趋而进曰：“是西伯之宝，以赎刑罪。”纣曰：“於寡人何其厚也。”立出西伯。纣谓宜生：“谮岐侯者，长鼻决耳也。”宜生还，以状告文王，乃知崇侯虎谮之。文王在里时，演八卦以为六十四，作郁尼之辞。据於石，困於蒺藜，乃申愤以作歌章曰：“殷道溷溷，浸浊烦兮。丹紫相合，不分别兮。迷乱声色，信谗言兮。兕之虎，使我蹇兮。幽闲牢狱，谁其言兮？无辜桎梏，谁所宣兮？遘我四人，皆忧勤兮。得此珍玩，且解大患兮。仓皇迄命，遗後昆兮。作此象变，兆在昌兮。钦承祖命，天不丧兮。遂临下土，在圣明兮。讨暴除乱，诛逆王兮。”
又曰：庄周者，齐人也。明笃学术，多所博达。进准见，方来却睹未发。是时齐氵昏王好为兵事，习用干戈。庄周儒士，不合於时。自以不用，行欲避乱，自隐於山岳。後有达庄周於氵昏王，遣使赍金百镒以聘相位，周不就。使者曰：“金，至宝；相，尊官，何辞之为？”周曰：“君不见夫郊祀之牛，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朱采，食之以禾粟，非不乐也。及其用时，鼎镬在前，刀俎列後，当此之时，虽欲还就孤犊，宁可得乎？周所以饥不求食，渴不求饮者，便欲全身远害耳。”於是重谢，使者不得已而去。後引声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翕精神，以养九德。渴不求饮，饥不索食；避世俟道，志洁如玉。卿相之位，难可宜当。岩岩之石，幽而清凉，枕块寝处，乐在其央，寒凉回固，可以久长。”

杨泉《物理论》曰：始皇起骊山之冢，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世说》曰：晋武帝问孙皓：“闻南人好作《尔歌》，汝颇能不？”皓正饮酒，因举觞劝帝而言曰：“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帝悔之。

《琴操》曰：王昭君，齐国王襄汉元帝时献入後宫。帝以妻单于，昭君心念乡土，乃作怨旷之歌曰：“秋木萋萋，其叶萎黄。有鸟爰止，集于苞桑。既得升□，游倚惟房。志念幽沉，不得颉颃。我独伊何，改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卷五百七十二　乐部十

歌三

《山海经》曰：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焉。开始歌《九招》於天穆之野。（上美人於天帝，得天乐下也。）帝俊八子，是始为歌。（帝俊即帝舜也。）

《太元真经□茅盈内记》曰：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盈曾祖於华山之中，乘□驾龙，白日升天。是时，其邑谣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泰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学之腊嘉平。”始皇闻谣歌，乃有寻仙之志，因改腊曰嘉平。

《楚词》曰：《九歌》者，屈平之所作。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敬鬼神。于夜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见俗人祭祀之礼，其辞鄙陋，为作《九歌》之曲。

《风俗通》曰：张仲春，武帝时人也。善雅歌，与李延年并侍。每奏新歌，莫不称善。然不知休息，终至于败亡。以论人之进退，当有节奏。

又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援琴，抚弦而歌曰：“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行烹乳鸡，今适富贵忘我为？”因寻问之，乃其妻。

《世说》曰：王昙孙年十四五便歌，诸妓向谢公称叹王郎能歌，谢公甚欲闻之。而王既名家年少，无由得闻。诸妓又具向王说谢公意。後出东府土山上作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时作两丸髻，著褶，骑马住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时秋月，王因举头看北林，卒曲便去。土山上，妓白谢公曰：“此是王郎歌也。”

《说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乔舄，立乎流水上。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曰：“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方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锺鼓之音，越人拥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洲流，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树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乃举绣被而覆之。”

《三辅决录》曰：梁鸿东出关，过京师，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嵬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肃宗闻而悲之，求鸿不得。

刘向《别录》曰：汉兴已来善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盖动梁尘。受学者莫能及也。

石崇《楚妃歌辞序》曰：《楚妃叹》莫知所由。楚之贤妃能立德著勋垂名於後世者，惟楚姬焉。故为歌辞。

《襄阳耆旧传》曰：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谓之曰：“子盍从楚之俗，使楚人贵子之德乎？”对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闻欤？始而曰《下俚巴人》，国中唱而和之者数万人。中而曰《阳阿》、《采菱》，国中唱而和之者数百人。既而曰《阳春白雪》、朝日《鱼丽》，含商吐角，绝节赴曲，国中唱而和之者，不过数人。盖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穆天子传》曰：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歌曰：“白□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又曰：天子东游於黄泽，宿於曲洛，（洛水曲也。）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音普闷反。）黄之泽，其马喷玉。”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降，命侍女安法婴歌《玄□曲》曰：“大象虽云寥，我把天地户。披□泛灵舆，悠忽适下土。泰真灵中唱，始知风尘苦。颐神三田中，约精六阙下。”上元夫人自弹□林之敖，鸣弦骇洞，清音零朗。乃奏《步玄曲》，其辞曰：“黄陟真道腾，步玄登天霞。负笈造天关，借问太上家。忽遇紫微圃，真人列如麻。流星清飚起，□盖映朱葩，兰房辟林阙，碧室启琼沙，丹台结空构，晔晔生露华。谁言终有终，扶桑不为查。”王母命侍女田四非答歌，其辞曰：“晨登太霞宫，挹此玉水兰。夕入玄圃阙，采蕊掇琅。濯足匏瓜河，织女立津盘。吐纳抱景□，味之当一餐。朝发漫汗府，暮宿钩陈垣。莫与世人说，行尸言此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女传》曰：赵简子南击楚，津吏醉卧，不能渡。召欲杀之，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闻君东渡不测之水，恐风波之起，故祷九江三淮之神，不胜巫祝杯酒饮，沉醉至於此矣。妾愿鄙躯易父之死。”简子将渡，用楫少一人，娟愿备员用楫，遂与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歌曰：“升彼阿兮西观，清水扬波兮杳冥，祷求福兮醉不醒，诛将加兮妾心惊。蛟龙助兮主将归，呼来掉兮行勿疑。”简子大悦，立为夫人。

《文士传》曰：太祖雅闻阮，辟之不应。连见逼，乃逃入山中。使人焚山得，送至，召入。太祖时征长安，大延宾客，怒，不与言，使就伎入列。善解音，能鼓琴，抚弦而歌曰：“弈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潜畅，他人焉能乱。”为曲既捷，音声殊妙，太祖大悦。

《淮南子》曰：歌《采菱》，发《阳阿》，鄙人听之，不若《延露》、《陵阳》。非歌拙也，听各异也。

又曰：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为商旅，将任车（任，载也。毛诗曰：我任我辇也。）以商於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宁戚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歌曰：“南山粲，白石烂，短褐单衣长止。生不逢尧与舜禅，终日饲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

又曰：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歌。

《燕丹子》曰：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哉！”

《韩子》曰：宋王筑武宫，讴癸倡，行者止观，筑者不倦。王召赐之，对曰：“臣师射稽之讴贤於臣。”召使之讴，行者不止，筑者知倦。王怪问，对曰：“王试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其坚；癸五寸，射稽二寸。

《列子》曰：林类年且百岁，拾遗穗於故畦，并歌并进。孔子适卫，望之於野，顾谓弟子曰：“彼可与言者，试往讯之。”子贡请行，逆之垅端，面而叹曰：“先生曾不悔乎？行歌拾穗。”林类行不留，歌不辍。

《逸士传》曰：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列女传》曰：鲁陶婴妻者，夫死守志不二。作歌诗曰：“悲夫，黄鹄之早寡，七年不双。宛劲独宿，不与众同。夜半悲鸣，想其故雄。天命早寡，独宿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寡妇念此，泣下数行。呜呼悲哉，死者不可忘，飞鸣尚然，况於贞良。虽有贤雄，终不可重行。”

韦昭《洞历记》曰：纣无道，比干知极谏必死，作《秣马金阙》之歌。

《西京杂记》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皆为之，後宫齐唱，声入□霄。

又曰：贾佩兰说在宫中时，常以弦管歌舞相娱，竞为妖服以趋良时，十月十五共入灵女庙，吹笛击筑，歌《上□》之曲，而相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来也。

《洞冥记》曰：汉武帝使董谒乘浪霞之辇以升坛，侯王母。王母至，与宴，歌奏《春归》之乐。谒乃闻王母歌声，而不见其形。歌声绕梁三匝乃上，旁梁草树枝叶皆动，歌之感也。

张华《博物志》曰：薛谈学讴於秦青，未穷青之技而辞归。青饯於郊，乃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谈乃谢，求返归。

辛氏《三秦记》曰：陇右西开，其阪九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越，高处可容百馀家，下处数十万户，上有清水四注流下。俗歌曰：“陇头流水，呜声幽噎。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黄《武陵记》曰：有绿罗山，侧岩垂水悬萝，百里许，得明月池，碧潭镜澈，百尺见底。素岸若雪，松如插翠。流风叩阿，有丝桐之韵。土人为之歌曰：“仰兹山兮迢迢，层石构兮，峨峨。朝日丽兮阳岩，落景梁兮阴阿。彰壑兮生音，吟籁兮相和。敷芳兮缘林，恬淡兮润波。乐兹潭兮安流，缓尔擢兮咏歌。”

《宜都山川记》曰：峡中猿鸣清，山谷传其响，冷冷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郑缉之《东阳记》曰：歌山在吴宁县，故老相传云：昔有乘船从下过，见一女子，汲乃登此山，负水行歌甚妍，而莫之所由，故名歌山。

刘欣期《交州记》曰：俗好鼓琴，牧竖於野泽乘牛唱辽辽之歌，（歌曲说牛力强弱，耕具轻重也。）僮隶於月下抚掌发烈谣。

魏大山《秦州记》曰：陇西郡陇山，其上悬吐溜於中岭泉亭，因名万石泉。泉溢漫散而下，涓涂皆注。有人升此而歌。

纪义《宣城记》曰：临城县南三十里有盖山。登百许步，有舒姑泉。俗传云有舒氏女，未适人，与其父析薪於此。女坐泉处，牵挽不动，遽告家。比还，惟见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乐。乃作弦歌，泉涌回流，双鲤赴节。

盛弘之《荆州记》曰：临贺冯乘县有歌父山。传云有老人不娶室而善歌，闻者莫不洒泣。年八十馀而声逾妙，及病将困，命乡里六七人与上山穴中。邻人辞归，老人歌而送之。声振林木，响遏行□，馀音传林，数日不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五百七十三　乐部十一

歌四

司马相如《琴歌》曰：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索我皇。时来通遇无所将，何悟今夕升斯堂。有艳淑女在此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接为鸳鸯？

崔琦《四皓颂》曰：昔南山四皓者，盖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东园公是也。秦之博士，遭世ウ昧，道灭德消，坑黜儒术，《诗》《书》是焚。於是四公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灭哉。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乐志》：曹植尝为琴调歌曰：“于嗟此转达，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七阡。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靡灭岂不庸，愿与株叶连。”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有女独处，婉然在床。奇葩逸丽，素姿艳光。睹臣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国之君子，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抚弦而为幽兰之曲。女乃歌曰：“独处室兮郎无依，思佳人兮情伤悲。彼君子兮来何迟？日将暮兮华衰。”

魏文帝《答繁钦书》曰：守宫王孙世有女曰巢，姑年九岁，梦与神通，寤而悲吟，哀声激切，体若飞仙，于今十五。是日戊午，祖于北园，博延众宾，迭奏名倡。世女须臾而至，厥状甚美。於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众倡腾逝，群宾失席。然後修容饰妆，改曲变席。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於是商风振条，飞雾成霜。可谓声协锺石，气应风律，网罗《韶护》，囊括《郑》、《卫》者也。

繁钦笺与魏文帝曰：都尉薛访车子年始十四，能喉啭引声，与笳同音。白上呈见，果如其言。即日故共观试，乃知天壤之所生，诚有自然之妙物也。潜气内啭，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细不幽散，声悲旧笳，曲美常均。

《国史补》曰：李衮善歌於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致宾客，请弟一部乐及京师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令衮披衣而出，满座皆笑。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啭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乃罗拜之。

《乐府杂录》曰：踏摇娘者，生於隋末。河内有人丑貌而好酒，常自号郎中，醉归必殴其妻。妻色美善歌，乃自歌为怨苦之词。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弦，因写其夫妻之容。妻悲诉每摇其身，故号踏摇娘。近代优人颇改其制度，非旧旨也。

又曰：开元中，有人许和子者，本吉州永新县乐家女也。开元末，进入宫，因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既美且惠，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歿後，千载旷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陌。明皇尝独召李谋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一日，赐大於勤政楼，观者数十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慢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义者闻之血涌，愁者闻之肠绝。洎渔阳之乱，六宫星散，永新为一士人所得。韦青避地广陵，因月夜凭栏於小河上。忽闻舟中唱《水调》者，曰：“此永新故歌也。”乃登舟省之，因与永新对泣久之。青始晦其事，後士人卒与其母之京师，终於狭斜间。

又曰：古之能者，即有韩娥、李延年、莫愁。（莫愁者，女子也。《乐府诗》云：“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艇子打两棹，催送莫愁来。”）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发至喉，乃忆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既得其术，即可致遏□响谷之妙也。

又曰：大历初，有才人张红者，本与父唱歌丐於衢路，因过将军韦青所居。（在昭国坊南门也。）青於看街窗中闻其歌喉寥亮，仍有美色，即纳为姬。其父亦舍於後户，优给之。乃自传其艺，颖悟绝伦。常有乐工自撰一曲，即古曲《长命西河女》也。加减其节奏，颇有新声。未进间，先印可於青。青潜令红於屏风後听之，红乃以小豆数合以记其节拍。乐工歌罢，青因入问红何如。红曰：“已唱得矣。”青出给云：“某有女弟子久曾唱，非新曲也。”即令隔屏唱之，一声不失。乐工大惊异，遂请相见，叹伏不已。兼云：“此曲先有一声不稳，今已正矣。”寻达上听。翌日，召入宜春院，宠泽隆异。宫中号为记曲娘子。寻为才人。一日，内史奏韦青卒。上告红，红乃於上前呜咽，奏云：“妾本风尘丐者，一旦老父死有所归，致身入内，皆自韦青，妾不忍忘其恩。”因一恸而绝。上嘉叹久之，即赠昭仪。

又曰：韦青，本士人也。尝自为诗云：“三代掌纶诰，一身能唱歌。”青官至金吾将军。

《明皇杂录》曰：唐玄宗自巴蜀回，因夜阑登勤政楼，凭栏南望，烟月满目。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盖卢思道之词也。歌歇，上问：“有旧人乎？逮明为我访来。”翌日，力士潜求於里中，因召与同至，则果梨园子弟也。其夜上复与乘月登楼，左右惟力士及贵妃侍者红桃在焉。遂命歌《凉州词》，贵妃所制。上亲御玉笛为之倚曲，曲罢相睹，无不掩泣。上因广其曲。今《凉州》传於人间者，益加怨切焉。

又曰：乐工李龟年恃恩，寓於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於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下。（今裴晋公移於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後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客闻之，莫不掩泣而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叔敬《异苑》曰：临川聂包死数年，忽诣南丰相沈道裘共饮，其歌笑甚有伦次。每歌云：“花盈盈，正闻行当归，不闻死复生。”

祖台《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与著相见。婉见著欣悦，命婢琼林令取琴出，婉抚琴歌曰：“登庐山兮郁嵯峨，阳风兮拂紫霞。招若人兮濯灵波，欣良运兮畅□柯。弹鸣琴兮乐莫过，□龙会兮乐太和。”歌毕，婉便还去。

《搜神记》曰：淮南王安设厨宰，以俟宾客。正月上午，有八老公诣门求见，王曰：“郡蛾子复来也。”公知不见，乃更形为八童子。王惊，见之，盛礼设乐以享八公，援琴而弦歌曰：“明明上天照四海兮，知我好之公来下兮；公将与余生羽毛兮，升腾青□蹈梁甫兮；观见三光过北斗兮，驱乘风□使玉女兮。”今所谓《淮南操》是也。

《幽明录》曰：勾章人至东野还，暮不至门，见路旁有小屋灯火，因投寄宿止。宿有一小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琴箜篌。至晓，此人谢去，问其姓字，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援复一为。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

又曰：吴县费升为九里亭吏，向暮见一女从郭中来，素衣哭入埭，向一新冢哭。曰暮不得入门，便寄亭宿。升作酒食，至夜，升弹琵琶令歌，女云：“有丧仪，勿笑人也。”歌音甚媚。云：“精气感冥昧，所降若有缘。嗟我遘良契，寄忻宵梦间。”中曲云：“成公从义起，兰香降张碛。苟云冥分结，缠绵在今夕。”下曲云：“伫我风□会，正俟今夕游。神交虽未久，中心已绸缪。”寝处向明，升去，顾谓曰：“且至御亭。”女便惊怖。猎人至，群狗入屋，於床咬死，成大狸。

《搜神记》曰：吴王夫差小女名玉，悦童子韩重。韩重乃学於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亡，葬阊门之外。重三年归，闻其死，哀恸。至玉墓所，玉忽见，重与言，乃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殁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

又曰：太康末，京洛始为《折杨柳》之歌，有兵车辛苦之辞。後杨骏被诛，太后幽死，折杨柳之应也。

《续搜神记》曰：庐江杜谦为诸暨令，县西山下有一鬼，长三丈，着赭布裤布褶，在草中相张。又脱褶掷草上，作《懊恼歌》，百姓皆看之。

《古乐志》曰：齐歌曰讴，吴歌曰俞，楚歌曰艳，淫歌曰哇。歌语裯清歌、高歌、安歌、缓歌、长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劳歌。（《韩诗》曰：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歌食，劳者歌事。）振旅而歌曰凯歌，堂上奏乐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帝唐时善歌者，见《吕氏春秋》。）秦青、（响遏行□，声振林木。）薛谈、（秦青弟子。）韩娥、（齐人饧响，绕梁三日以上。三人见《列子》。）王豹、（处於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高堂而齐右，善歌。）瓠梁、（见《淮南子》。）鲁人虞公、（见刘向《别录》。）李延年。（见《汉书》。）古歌曲有《阳陵》、《白霞》、《朝日》、《鱼丽》、《白水》、《白□》、《江南》、《阳春》、《淮南》、《驾辨》、《绿水》、《阳阿》、《采菱》、《下俚巴人》、（并见《襄阳耆旧传》及梁元帝《纂要》。）《八阕》、（葛天氏之歌，见《吕氏春秋》也。）《唐歌》、（帝喾之歌。）《南风》、《卿□》、（并虞舜歌。）《晨露》。（汤歌。并见《吕氏春秋》。）汉歌曲有《大风》、（高祖所作。）《芝房》、《白麟》、《朱雁》、《交门》、《天马》、《房中》、（已上并郊庙歌，见《汉书》也。）《盛唐》、《枞阳》、（武帝歌，见《汉书》。）《瓠子》、（武帝观决河所作歌。）《玄云》、《步云》。（西王母歌，见《汉武内传》。）古乐府有歌行，《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魏武帝作。）《朝歌行》、《怨歌行》、《前缓声歌行》、《後缓声歌行》、《棹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陈歌行》。

又《古今乐录》：晋宋已後，歌曲有《淫豫歌》、《杨叛儿歌》、（南齐有杨昊母为师入官，童谣呼为杨婆儿。婆转为叛。）《扶风歌》、（晋刘琨作。）《百年歌》、（晋王道冲陆机并作。）《白日歌》、（宋沈攸之所作，亦曰“日落歌”。其歌曰：“白日落西山。”）《九曲歌》、（宋何承天作。）《采葛妇歌》、（古越人作。）《桃叶歌》、（晋王献之所作。）《同声歌》、（汉张衡作。）《碧玉歌》、（晋孙绰作。）《四时歌》、（出於子夜。）《子夜歌》、（古有女名子夜，造此歌。）《上声歌》、（亦名捉，哀悲之古曲。）《白歌》、（起於吴孙皓时作。）《襄阳白铜歌》、《前溪歌》、（晋车骑将军沈玩所作。）《叹闻歌》、（晋穆帝初歌毕，辄呼欢闻，因以为名。）、《团扇歌》。晋中书令王珉与更婢芳姿有私爱，甚笃。苦捶挞之。婢素善歌而珉之好捉白团扇，因见珉之歌曰：“白团扇，悴非昔容。羞与郎相见，愿得随郎手，因风从方便。”後人因歌之。《丁督护歌》，彭城内史徐逵之为鲁轨所杀，府内都护丁午收殡敛之。逵之妻晋公主呼问事，每问辄叹息曰：“丁督护。”其声哀切，後人因为曲焉。《懊恼歌》，崇安初，人间讹谣之曲。又云石崇为绿珠作。古有《丝布涩难》缝一曲而已，宋太祖谓之《中朝曲》也。

卷五百七十四　乐部十二

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甫田□宾之初筵》曰：舍其坐迁，屡舞仙仙。侧弁之俄，屡舞ㄧㄧ。又《宛丘□东门之》：刺幽公也。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歌舞於市井尔。

《尚书》曰：苗民逆命，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干，；羽翳也。皆舞者之所执也。

又《顾命》曰：胤之舞衣在西房。（孔安国曰：胤国所为，舞者衣中法制。）

《尚书大传》曰：惟丙午，王建师，及鼓噪，前歌後舞。

《礼记》曰：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民劳则德薄，ガ相去远，舞人少也。民逸则德盛，ガ相去近，舞人多也。）

又曰：天子宫悬四面，舞行八佾。诸侯轩悬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悬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悬一面，舞行二佾。

又曰：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衤而舞大夏。

又曰：夫乐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为乐者也。）总干而山立，（总持干，山立不动也。）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志在鹰扬。）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乱，武之理也。皆坐，以象其人舞事。）且夫武始而北出，（象观兵盟津时也。）再成而灭商，（成犹奏也。再奏象克殷时。）三成而南，（诛纣已而南也。）四成而南国是疆，（有南国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陕东西而理。）六成而复缀以崇。（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国也。（夹振之者，王将夹舞者，振木铎以为节也。武舞，战也。象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

《周礼地官》曰：舞师掌教兵舞，帅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忮舞，（忮者拂。）帅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皇舞，帅而舞旱之事。（四方祭祀谓四望也。旱之事谓雩也。，炎热气也。）

《春官》：乐师，掌教国子小舞。（谓以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十三舞，成童舞象大夏也。”）凡舞，有舞，有皇舞，有旄舞，有舞，有人舞。（郑众云：舞者，金羽，舞者折羽也。皇舞者，以羽𠂉冒覆头上，衣饰翡翠之羽。旄舞者，旄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也。人舞也。社稷以，宗庙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子持之是也。皇杂五彩杂羽，如凤皇色，持以舞也。人舞所执，以手袖为威仪也。）凡四方之舞，仕者属焉。凡祭祀，宾客舞其燕乐。籥师，掌教国子舞羽吹籥，（文舞有筹耩吹籥舞者，所谓舞。《文王世子》曰：冬学羽。《诗》曰：左手执，右手秉翟也。）祭祀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鼓羽之舞，（鼓之者，拍拍为之节。）宾飨则亦如之。
又《地官》曰：旄人，掌教舞散乐，舞夷乐。（散乐，野人为乐之善者也。夷乐，四夷之乐也。）
《左传□隐公》曰：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也。
又《庄公》曰：王子颓乐及遍舞。
又《襄十六》曰：晋侯与诸侯宴於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
又《隐公》曰：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舞数於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也，故自八已下。”公从之。
又《庄公》曰：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宫侧，而振万焉。夫人闻，泣曰：“先君以是舞也，习戎备也。今令尹不寻诸仇雠而於未亡人之侧，不亦异乎？”
《论语□八佾》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家语》曰：子路戎服见孔子，拔剑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为质，仁以为卫。”
《史记》曰：沛公见羽鸿门。项庄入曰：“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拔剑起舞，项伯亦起舞，以身翼蔽沛公。
又曰：长沙定王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景帝後三年，诸王来日，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桂阳属焉。
又曰：师经抚琴，魏文侯耽之，起舞。经怒，以琴撞文侯。文侯大怒，经曰：“臣撞桀纣之主，不撞尧舜之君。”文侯悦，挂琴於室为戒。
又曰：孝景皇帝元年，制诏御史：盖闻歌者所以发德，舞者所以明德。高庙始奏文始、五行之舞。
《汉书》曰：李陵在匈奴，置酒与苏武别，曰：“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属之。
又曰：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舞》者，象天下乐已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袭也。
又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召见，实妙丽善舞。由是幸，生昌邑哀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飞燕体轻，能掌上舞。
又曰：平恩侯许伯入第，丞相已下皆贺。酒酣乐作，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一坐皆笑。盖宽饶劾之：“长卿为列卿而为沐猴舞，失礼。”许伯为谢，乃解。
《後汉书》曰：光武平陇蜀，增广郊祀，高皇帝配食，乐奏《清阳》、《朱明》、《西皓》、《玄冥》及《云翘》、《育命》舞。北郊及祀明堂并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五郊，春歌《青阳》，夏歌《朱明》，并舞《□翘》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并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
又曰：蔡邕坐上章事徙，及归，将就还路，五原太守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智衔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谤讪朝廷。邕虑卒不免祸，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
《魏志》曰：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舞名。
《吴书》曰：凌统怨甘宁杀其父操。宁常避统，不与相见。权亦命统不得仇之。尝於吕蒙舍会，酒酣，乃以刃舞。宁起曰：“宁能双戟舞。”蒙曰：“宁虽能，未若蒙上之也。”因操刃持盾，以身蔽之。後权知统意，因令宁将兵徙屯中洲。
又曰：陆逊破曹休。上与群僚大会，酒酣，命逊舞，解所著白鼯子裘赐之。
又曰：陶谦为舒令，郡守张磐谦耻为之屈，磐舞属谦，谦不为起；强之，乃舞，舞不转。磐曰：“不当转耶？”曰：“转则胜人。”
《宋书□乐志》曰：な舞，未详所起，然汉代已於燕享用之矣。故曹植有な舞歌。汉灵帝时，有李坚者，善な舞，遭乱播迁。帝闻其旧伎，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故知异代之文未必相袭也。
《後魏书》曰：奚康生性气粗武，元叉惮之。康生知之，亦惧不安。肃宗朝灵太后於西林园，文武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为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顾视太后，举手踏足，目颔首，为杀缚之势。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
《唐书》：冯定为太常少卿。文宗每听乐，鄙郑、卫声。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韶乐》和之。舞曲成，定总乐工阅於庭。定立於其间，文宗以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对曰：“此冯定也。”太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乃召升阶，文宗自吟定《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赐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晋中兴书》曰：殷融弘远为司徒左西属，饮酒喜舞，终日啸咏，未尝以事务为怀。
《齐书》永明中，舞人冠帻并簪笔。武帝曰：“笔笏盖以记事受言，舞不受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事簪笔？岂有服朝衣而足綦燕履？”於是去笔。
《江表传》曰：孙权请顾雍父子及孙谭，时为选曹尚书，见任贵重。是日，孙权极忻，谭醉酒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谭诃责之：“君王以含垢为德，臣下以恭谨为节，何有舞不复知止？虽为酒後，亦为恃恩。谦虚不足，损吾家者必汝也。”
何承天《三代乐序》云：正德大悦舞，盖出於三容乐，然则其声节，有古之遗音也。
《魏名臣奏口王朗表》曰：凡音乐以舞为主。自黄帝《口门》至周《大武》，皆太庙舞。乐，所以乐君臣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淮南子》曰：令鼓舞者，绕身若环，曾绕摩以宣地，扶于阿那，动容转面，（转，更也。回竟更为也。）便娟拟神，若秋药被风，（药，白芷，香草也。被风言其弱。）若结旌，（卷而复舒。）骋驰若惊。
《周穆王传》曰：有偃师者，缚草作人，以五采衣之使舞。王与美人观之，草人以手招美人，王怒。
《国史补》曰：于司空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幕中。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必有为也。
《山海经》曰：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齐为口，操干戚以舞。
又曰：帝俊八子始为舞。
《五经通义》曰：王者之乐，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乐，筹耩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乐，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也；玉取其仁明当尚德行仁以断斩也。
又曰：东夷之乐持矛舞，助时生也。南夷之乐筹耩舞，助时养也。西夷之乐持钺舞，助时杀也。北夷之乐持干舞，助时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风以作乐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执戚，有俯仰张翕之容，行缀长短。佾八人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动而有节者，莫若舞肆，所以因阳气而达物也。
《续搜神记》曰：荥阳人姓何，忘其名，有名闻士也。荆州辟为别驾，不就，隐遁养志。尝至田舍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一丈，黄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翻举其两手并舞而来，语何云：“君尝见韶舞不？此是韶舞。”且舞且去，寻逐径向山。山有穴裁容人，即入穴，何亦随之。见有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于今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搜神记》曰：太康中，天下为“晋世宁”之舞。其舞抑手以执杯盘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盘，酒食器也。而名“晋世宁”者，言时人苟且酒食之间，而其智不及远，如器在手也。

《英雄记》曰：建安中，曹操於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於马上舞。十二年，攻乌桓翕顿，一战斩翕顿首，系马鞍，于马上舞。

《三巴记》曰：关中有渝水夕民，锐气喜舞，高祖乐其猛锐，数观其舞，使乐人习之。故名巴渝解。

《韩子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

王子年《拾遗录》曰：燕昭王即位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一名旋波，一名提汉，并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婉妙绝，旷古无伦。或行无迹影，或经年不饥。昭王处以单绡华幄，饮以瑞珉之膏，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台，乃召二人在侧。时香风起，二人徘徊翔转，殆不自支。王以缨绥属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丽，靡若鸾翔，而歌声轻下。乃使伶人代唱其曲，清响流韵，虽绕梁动木未足加焉。其舞曲一名“蒙尘”，言体轻与尘雾相乱也。次曰“集羽”，言婉转若羽毛之从风也。末曲“游怀”，言支体缅曼若入怀袖也。

《晏子春秋》曰：晋欲攻齐，使范昭往观。景公觞之，范昭请公之弃酌，公曰：“诺。”告侍者酌樽进之。《晏子》曰：“撤樽更之。”范昭起舞，太师曰：“我不习。”昭曰：“调成周之乐，吾为之舞。”太师曰：“瞑臣不习。”范昭趋而出。公问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礼也，欲惭吾君臣。”公问太师，太师曰：“成周之乐，天子乐。范昭人臣而舞之，臣故不为。”昭归报晋平公曰：“齐未可伐也。吾欲惭其君，欲犯其礼，而太师识之。”

《吕氏春秋》曰：陶唐氏阳多滞伏，民气壅阏，故为舞以宣导之。

《乐苑》曰：羽调有《柘枝曲》，商调有《掘柘枝》，此舞因曲为名。用二女童，鲜衣帽，帽施金铃，转有声。其来也，於二莲花之中藏之，花坼而後见。对舞中之雅妙者也。

《明皇杂录》曰：开元二年，上於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之皇帝梨园弟子。明皇在位，尝令教舞马四百匹，分为左右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以善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铃，饰其鬣间，杂以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曲。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施三层板床，乘马而上，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於榻上，乐工数十人立於左右前後，皆衣以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常命舞於勤政楼下。其後明皇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禄山尝睹其舞而心爱之，自是因以数十匹置於范阳。其後转为田承嗣所得，而承嗣不知，杂於战马，置之外栈。忽一日，军中大享士，乐作，马舞不能自止。厮养辈谓其为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拥帚以击之。马谓其舞不中节，抑扬顿挫尚存故态。厩吏遂以为怪，白承嗣，承嗣命之，甚酷，马舞益整而鞭挞愈加，终毙於枥下。时人亦有知其舞马者，惧曰暴逆而终不敢言。

又曰：至德中，明皇复幸华清宫，父老奉迎，壶浆塞路。时上春秋已高，常乘步辇。父老进曰：“前时上皇过此，常驰逐从禽，今何不为？”上曰：“吾老矣，岂复堪此？”父老士女闻之，莫不悲泣。新丰市有女伶曰谢阿蛮，善舞《凌波曲》，常出入宫中。杨贵妃遇之甚厚，亦游於国忠及诸姨宅。上至华清宫，复令召焉。舞罢，阿蛮因出金粟装臂环，云：“此贵妃所与。”上持之，凄怨出涕，左右莫不呜咽。

又曰：舞者，乐之容也。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惊鸿，或如飞燕。婆娑，舞态也。曼延，舞缀也。古之能者，不可胜记。开元中，有公孙大娘善舞剑，僧怀素见之，草书遂长。盖壮其顿挫势也。

又曰：开成末，有乐人崇胡子能软舞，其腰支不异女郎也。

《古今乐录》曰：白舞，案：辞有巾袍之言。本吴地所出，宜是吴舞也。晋徘徊歌曰：“交交白绪，节节为双。”吴音呼绪为。疑白绪即白也。

释智匠《古今乐录》曰：大壮之舞曰武舞，大观之舞曰文舞。

《通礼义纂》曰：汉仪，拜陵食举，《奏文始》、《五行》之舞。唐制，皇帝亲行奠献，及荐服玩，礼毕再拜，辞退而已。拜陵奏舞，汉代礼也。

又曰：古者臣於其君有拜手、稽首之礼。自後魏已来，臣受恩，皆以手舞足蹈以为欢喜之极也。

《唐会要》：韦万石曰：武舞，贞观礼。及今礼，但郊庙祭享奏武舞之乐，即用之。凡有六变，一变象龙兴参野，二变象克静开中，三变象冬夏宾伏，四变象江淮宁谧，五变象狻狁伏，六变象位崇还振旅。

又曰：龙朔元年三月一日，上召李、任雅、许国师、张延师、苏定方、阿史那忠、于阗王伏雄、上官仪等宴于城门，观屯营新教之舞，名之“一戎大定乐”，皆亲征辽东，以象用武之势也。

又曰：调露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上御洛城南楼，赐宴。太常奏六合还淳之舞。

又曰：上元三年十一月三日，敕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太祠享皆将陈设。自今已後，圆丘、方泽、太庙祠享然後用此舞，馀祭并停。

又曰：大定元年，天后幸京师。同州刺史苏瑰进圣主还京乐舞，上御行宫楼观之，赐以束帛，令编於乐府。

《沈志》曰：江左初有拂舞。旧云拂舞，吴舞。检其歌，非吴辞也。皆陈於殿庭。赐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见曰符舞。或言白亮鸠。”沈曰：“有此来数十年，察其辞旨，乃是吴人患孙皓虐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公莫舞，今布舞也。相传云项庄舞剑，项伯以袖隔之。古人相呼曰：公伯语庄云公莫害汉王。今之用巾，盖像项伯衣袖之遗也。
曹植《な歌舞序》曰：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善な舞，遭乱，西随段煨。先帝闻其旧伎，召之。坚既中废，兼古曲多谬误，异代之文未必相袭，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晋な舞歌亦五篇，人铎舞歌一篇，幡舞歌一篇，鼓舞伎六曲，兼陈於元会。今幡鼓舞歌辞犹存，舞并阙。な舞即今な扇舞也。今谓巴渝是地名，な扇是器名也。
曹植《な舞歌序》曰：晋初，有杯舞、公莫舞。史臣案：杯舞，今之齐世宁也。
张衡《舞赋》云：历七而纵蹑。
王粲《七释》云：七陈於广庭。
宋世文士颜延之云：递间於扇。鲍昭云：七舞，长袖，皆以七为舞也。
卷五百七十五　乐部十三
锺
《释名》曰：锺，空也。空内，受气多，故声大。
《说文》曰：锺，秋分之音，物锺成也。
《易通卦验》曰：人主冬至日，纵八能之士，击黄锺之宫，则人主敬善，公卿大夫诚信。
《礼记》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锺。杜蒉自外来，闻锺声曰：“安在？”曰：“在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
又《乐记》曰：锺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听锺声则思武臣。
《周礼□冬官□凫氏》曰：凫氏为锺，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侈之所由兴。有说，（说犹意。）锺已厚则石，（太厚则声不发。）已薄则播，（大薄则声散。）侈则柞，（柞读为咋咋然之咋，声大外也。）则郁，（声不舒扬。）长甬则震。（锺掉则声不正。）锺大而短，则声疾而短闻；（浅则躁，躁易竭也。）锺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深则安，安难息。）
又曰：凫氏为锺，两栾谓之铣。
又曰：磬师掌教击编锺。
又《春官》曰：锺师掌教金奏。（击金以为奏节。金谓锺也。）
《左传□襄二》曰：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郓，取其锺以为公盘。
又襄六年曰：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於戚，（戚，孙文子之邑。）闻锺声曰：“异哉！吾闻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获罪於其君，以在此也，惧犹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於幕上也。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献公卒，未葬也。）

又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而夜饮酒，击锺焉，朝至而未已。

又曰：郑人赂晋侯歌锺二肆。注曰：肆，列也。悬锺十六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又《昭二十一》曰：天王将铸无射，（周景王无射，锺名，律中无射。）泠州鸠曰：“乐，天子之职。夫音，乐之舆也，而锺，音之器也。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锺之，（锺，聚也，以器聚音。）舆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瓠。窕则不咸，（不充满人心也。）瓠则不容。（心不堪容也。）心是以感，感实生疾。今锺瓠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又曰：宋左师每食击锺。

又曰：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

《尔雅》大锺曰镛，其中谓之剽，（音瓢。）其小者谓之栈。（音。郭璞：曰镛，一曰。）

《国语》曰：晋克潞之役，魏颗以身却退秦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锺。

又曰：周景王二十三年，铸无射而为之大林。锺成，伶人告和。王谓伶州鸠曰：“锺果和矣。”对曰：“上作器，民乐之，则为和。今民莫不怨恨。谚曰：‘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臣不知其和。”（贾逵曰：大林，无射副也。）

《汉书》曰：高祖庙有十锺，受千石。撞之，声闻百里。

《後汉书》郑司农曰：于锺唇之上祛也，鼓所击处也。舞县谓之旋，旋虫谓之。旋属锺柄，所以悬之。

《魏志》曰：初，汉铸锺，铜工柴玉巧意多所造作。杜夔令工铸锺，其声清浊多不如法，数毁改作。玉甚厌之，白太祖。太祖取所铸锺杂错更试，然後知夔为精而玉之妄也。

《晋书》裴令荀藩终父勖之志，铸锺凿磬，以备郊庙。

《宋书》曰：汉中城固县汉水崖际有声如雷，俄顷崖崩，有铜锺十二。

《赵书》曰：将军张珍领郡县民丁万人徙洛阳六锺：猛ね、九龙、翁仲、铜驼、飞廉，锺一没盟津中。

萧子显《齐书》曰：张瑰字祖逸，吴郡吴人。父永右光禄大夫，晓音律。宋孝武问永以太极殿前锺声嘶。永答曰：“锺有铜滓。”乃扣锺，求其处，凿而去之。声遂清越。”

《十六国春秋》曰：石勒耕，辄闻锺铎之音或在前後。惧以问翼伽，伽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劳耳鸣，无不祥也。”勒至平原，常在平人师家为奴，有老父谓勒曰：“君龙鱼发际，际四道已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见。每耕又闻鼓角之声，勒又告诸奴。又闻之，因曰：“吾初在家，恒闻如是。”诸奴白，奇而免之。至是众归焉。

《庄子》曰：“梓庆削木为钟，见者惊犹鬼神。鲁侯问其术，对曰：“臣将为钟，未尝敢以耗气。齐七日，忘吾四支，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区别，见成钟，然后加手。”钟似夹锺也。

《管子》曰：黄帝作五声以正五锺，一曰青锺大音，二曰赤锺重心，三曰黄锺洒光，四曰景锺昧其明，五曰黑锺隐其常。五声既调，然后作五行。

《尸子》曰：郑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锺鼓不鸣，寡人之性也。国家之不，朝廷之不理，与诸侯交之不得志也，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以来，子产理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公之好乐也，虽抱锺而朝可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陕县城西北二面带河。河中对城西北角，水涌起铜锺，翁仲头发常出水上，涨减恒与水齐。晋军当至，发不复出，惟见水异，嗟嗟有声，声闻数里。翁仲本在城内大司马门外，为贼所徙，当西入关，至此而没。

《吕氏春秋》曰：晋平公铸为锺，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公曰：“吾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后世有知音者，知锺不调也，臣窃耻之。”至于师涓而果知锺之不调也。

《慎子》曰：鲁庄公铸大锺，曹入见，曰：“今国褊小而锺大，君何不图之。”

《鬻子》曰：大禹治天下也，以五声听之政。曰：“教寡人以义者，击之锺。”

《韩子》曰：叔孙相鲁，有子曰孟丙，竖牛妒之。叔孙为丙铸锺。锺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之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锺。”遂怒之，丙出奔齐。

《尸子》曰：锺鼓之声，怒而击之则武，忧而击之则悲，喜而击之则乐。其意变，其声亦变。意诚感之达於金石，而况人乎？

《晏子》曰：景公为大锺，将悬之。仲尼、伯常骞、晏子三人俱朝，曰：“锺将毁之。”撞之，果毁。公见三子问之，晏子对曰：“锺大不以礼，故曰将毁。”仲尼曰：“锺大悬，下气上薄，故曰将毁。”伯常骞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阴莫胜於雷，故曰将毁。”

《韩子》曰：智伯欲伐仇由而道难不通，铸大锺遗之，方车二轨。仇由大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涂将内之。赤章曼支谏曰：“此小所以事大也，今以大事小，兵必随之。”仇由君不听，曼支因断毂而驰至齐。十月，仇由亡。

《淮南子》曰：阖闾伐楚，破九龙之锺。（许慎注曰：刻ね为九龙悬锺也。贾子云：毁十龙之锺。）

又曰：齐景公族铸大锺，撞之於庭下，郊雉皆ず。许慎注曰：族，聚也。锺声如雷震，雉皆应之。”

又曰：孟秋之日，西舒御好白色，白彩撞白锺，故处西宫。

又曰：锺之与磬也，近之则锺音亮，远之则磬音彰。（磬，石也。音清明，远闻而彰著。）物固有近不若远，远不若近者。

《山海经》云：丰山者有锺，霜降则鸣。

又曰：炎帝之孙伯峻。伯が生鼓延，是为锺。

《吕氏春秋》曰：黄帝又命伶伦铸十二锺，和五音。始奏之，曰咸池。

《东方朔传》曰：汉武帝未央宫殿前锺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大怪之，召待诏王朔问之，朔对曰：“有兵气。”上更问东方朔，朔对曰：“王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昔闻：铜，土之子。以阴阳气类言之，子母相感，山匡裯崩弛者，故锺先鸣。《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上曰：“应在几日？”朔曰：“在五日内。”居三日，南郡太守言有山崩，延袤二十馀里。上大笑，赐帛三十匹。

郭缘生《述征记》曰：洛阳太极殿前大锺六枚。父老云：曾有欲移此锺者，聚百数长为挽之，锺声震地，咸惧，不敢复犯。

陆《邺中记》：大面广外一丈二尺，小面广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绕其上。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义熙十一年，霍山崩毁，出铜锺六枚，上有文古科斗书，人莫能识。

晋潘岳《关中记》曰：汉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陵锺在长安。夏侯征西，欲徙诣洛阳，重不能致，悬在清明门门里道南。其西者，平陵锺；东者，杜陵锺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帝颛顼居位，文德者则锡以锺磬，武德者锡以干戈。

戴延之《西征记》曰：锺大者三十二，博山头形瑰纽作狮子头。锺大者三十二，博山头二丈，厚八尺，大面广一丈二尺，小面七尺。或作蛟龙，或作鸟兽，周绕其外。

《唐杂制》曰：凡私家不设锺磬。三品已上，女乐五人。五品已上，不过三人也。

虞喜《志林》曰：吴时於江水中得锺，有百馀字，募求读者，并无人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什图征》曰：君子铄金为锺，四时九乳，是以撞锺以知君，锺调则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

又曰：圣王往承天定爵禄，人者不过其能，尊卑有位，位有物，物有宜，功成者赏，功败者罚，故里叙锺。宋均注曰：“不过能，谓量能授爵也。有罪，鸣锺以攻之也。

《白虎通》曰：锺之为言动也。阴气用事，万物动成。锺为气，用金声也。者，时之声也，节度之所生也。有节度则万物昌，无节度则万物亡。

《异苑》曰：魏时，殿前锺忽鸣。张华曰：“蜀铜山崩。”

《说苑》曰：鼓法天，锺法地。秦始皇建千石之锺，立万石之ね。

傅玄《歌辞》曰：雷师鸣锺鼓，风伯吹笙簧。西母出穴听，王父吟东厢。

《三礼图》曰：凡锺十六枚，同为一笋，ね为编锺。特悬者谓之。又曰：，锺之大者也。形如锺，但大耳。其在ね，亦一枚而已。

《三辅黄图》曰：如皇ね高三丈，锺小者千石。

《通礼义纂》曰：锺磬半为堵，全为肆。轩悬三面，歌锺三肆。判凭悬两面，歌锺二肆。特悬一面，惟磬而已。

又曰：圆锺，夹锺也。於位在卯，气生於房心、为宫，天帝之明堂。故奏乐先奏圆锺，为宫。

又曰：驾入，撞蕤宾之锺。左五锺皆应者。案：蕤宾位居午，午主阳，阳主动，象王自外动而入，方居之始，故先作之。而东厢应者，东为阳，阳主动，明以静主动，使之相应也。驾出，撞黄锺，右五锺皆应。黄锺位居子，子为阳，阳主动，象王自内动而出，方行之始，故先作之。而西厢应者，西为阴，阴主静，明以动告静，使之相和也。

《广古今五行记》曰：会稽人陈清於井中得小锺，长七寸二分，上有古文十八字，其四字可识，云：会稽岳命。郭璞云：愍怀丧覆，元帝中兴之应，自宣帝至恭帝数十八。

又曰：陕州黄河有铜锺在水，水大小恒自浮出。每晦朔阴雨之日，辄鸣，声响悲亮。行客闻之，莫不怆然。

又曰：晋中朝，有人悬铜为盘，晨夕恒鸣，如人扣打。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锺宫商相谐，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自止。”

《古今乐录》曰：高庙中四锺皆秦。时庙锺也，重千二百斤。明帝徙二锺在南宫。

张衡《东京赋》曰：发鲸鱼，铿华锺。薛综注曰：天子出则鸣蒲牢。海中大鱼名鲸，海岛中语裔大兽名蒲牢，畏鲸鱼。鲸鱼一击，蒲牢辄大鸣呼。凡锺欲令大鸣，故作蒲牢於上，所以击之者鲸鱼。有篆刻文，故曰华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戴延之《西征记》曰：洛阳太极殿前左右各三铜锺相对。锺大者三十二围，小者二十五围。

《唐书》曰：唐太宗召张文收於太常，令与少卿祖孝孙参定雅乐。有古锺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馀有五锺，俗号哑锺，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

钅享于

《周礼》曰：以金钅享和鼓。

《宋史》云：广汉什邡人段祖以钅享于献始兴王鉴。其器高三尺六寸，围二尺四寸，圆如，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悬马，令去地尺馀，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当心跪注钅享于，以手振芒，则其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

《後周书》：斛斯徵迁太常卿。里裯钅享于者，近代绝无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识。徵见之曰：“此钅享于也。”众弗之信。徵遂引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徵乃取以合乐焉。

《乐书》曰：钅享于者，以铜为之。其铜像锺，顶大，腹扌口，上以伏兽为鼻，内悬子铃铜舌。凡作乐，振而鸣之，与鼓相和。

又曰：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锺之类也。曰锺，曰，曰钅享，曰镯，（音浊）曰铙，（奴交切。）曰铎。（大各切。）如锺而大。钅享于也，圆如椎；头，上大下小，所谓“金钅享和鼓”。镯，钲也，形如小锺，军行为鼓节。铙，铃而无舌，有柄而执之。铎如大铃。

卷五百七十六　乐部十四

磬

《说文》曰：磬，乐石也。古者毋句氏作磬。

《尔雅》曰：大磬谓之{乔}，徒鼓磬谓之蹇。郭璞曰：“{乔}音嚣，以玉饰之。”

《礼记□明堂位》曰：垂之和锺，叔之离磬。

又曰：诸侯之宫悬，祭以白牡，击玉磬，诸侯之僭礼也。

《周礼□春官》氏，掌击颂磬、笙磬。（磬在东方曰笙，生也。在西方曰颂，或作庸功也。）磬师，掌教击磬。

又曰：凫氏为磬也。

《毛诗□商颂》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左传》曰：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玉磬。

《尚书》曰：徐州泗滨浮磬。孔安国注曰：泗水涯水中见石，可以为磬。

《论语》曰：击磬襄入于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子击磬者乐也。蒉，草器也。荷此器，贤人避世也。有心哉，善其音有所病於世。）

《国语》曰：鲁饿，臧文仲以玉磬如齐以籴。

《东观汉记》曰：王阜为重泉令。鸾集学宫，阜击磬，鸾应磬而舞焉。

《魏志》曰：武帝至汉中，得杜夔说旧法，始复设击轩悬磬。于今用之，受之於杜夔也。

《陈书》曰：吴明彻自寿阳入朝，舆驾幸其第，赐锺磬一部。

《三礼图》曰：胶广长三寸，长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笋ね，谓之编磬。在东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颂磬。

《山海经》曰：鸟危之山，其阳多磬。

又曰：小华之山，其阴多磬石。高山，泾水出焉，其中多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则之气，万物之成，其气磬，故曰磬有贵贱焉，有亲疏焉，有长幼焉。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万物成，天下乐之，故里祄磬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为磬，长一丈而轻若鸿毛。

《洞冥记》曰：汉武帝起招仙灵阁於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也。

王韶之《始兴记》曰：县下流有石室，内有悬石，扣之，声若磬，响十馀里。

《淮南子》曰：孟冬之月，北宫御女黑色，衣黑彩，击磬石。

又曰：禹以五音听政，悬锺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喻寡人以义者击锺，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

《五经要义》曰：磬，立秋之乐也。

《吕氏春秋》曰：尧命夔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兽。代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无句作磬。《左史考》曰：尧时人。）

《周礼□冬官□考工记》：磬氏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为句，一矩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触其弦，则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此假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也。）其博为一，（博谓股博。博，广也。）股为二，鼓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郑众云：股磬之上者也。鼓其下小者所当击也。郑玄谓股外面，鼓内面也。假令磬股广四寸半者，股长九寸，股广三寸，长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则摩其旁，（郑玄云：磬声太上则摩乍 虑其旁也。郑玄谓太上声清也。薄而广则浊也。）已下则摩其端。（太上，声浊也。短而厚则清。）

又曰：磬师，掌教击磬，（教，教视磬，亦编於锺也。）教缦乐宴乐之锺磬。（郑玄云：缦谓杂声之和乐者。《学记》曰：不学操缦，不能安幺 玄宴。谓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之乐。所谓阴声二乐，皆教其锺磬。）
《通礼义纂》曰：晋贺奏：登歌之ね，采玉造小磬。宗庙殿用玉，郊丘用石，本法堂上乐，以歌为，故名歌锺歌磬。唐制设磬於坛土之西，歌锺於东近南北向，至匏竹立於坛下。
又曰：黄帝使伶伦造磬。
又曰：天地尚质，用石磬。宗庙殿庭尚文，用玉磬。必用之者，声清正者，阴阳之察，主於金石也。
又曰：唐礼：皇后享先蚕，设十二磬於辰位，阴阳之察，主於清浊。是用磬而不用锺也。
瑟
《白虎通》曰：瑟者，闭也。所以惩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故曰瑟有君父之节。臣子之法商角，则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後四时和，然後万物生，故谓之瑟。大瑟谓之洒，长八尺一寸，广一尺八寸，二十七弦。
《尔雅》曰：徒鼓瑟谓之步。
《三礼图》曰：雅瑟长八尺一寸，广二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馀四弦，谓之蕃羸也。颂瑟七尺二寸，广尺八寸，二十五弦尽用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瑟前其柱则清，却其柱则浊。
《毛诗□鹿鸣》篇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又《车邻》曰：既见君子，并坐鼓瑟。
《礼记》曰：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遗音者也。此雅淡之乐也。言至和不在于音，故不须为弦促柱以忄舀人心也。
《论语》曰：由之瑟，奚为於丘之门。
《阳货》曰：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又曰：仲尼问曾曰：“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周书》曰：师旷见太子晋。师旷束躅其足，曰：“善哉！善哉！”王子曰：“太师乎，何举足骤？”师旷曰：“天寒之躅，是以数举也。”王子曰：“请入坐。”遂敷席注瑟。师旷曰：“歌无射。”曰：“国诚宁矣，远人来观，修义经矣，好乐无荒。”乃注瑟於王子。
《汉书》曰：万石君石奋，其父赵人，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从我乎？”曰：“愿尽力。”於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
又杨恽《报孙会宗书》曰：恽本秦人，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莽何罗及走趋卧内，顾入行，触宝瑟僵仆，金日得抱何罗，因呼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罗反！”
《吕氏春秋》曰：古朱襄氏之治天下，多风，阳气畜积，果实不成，故王建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以定群。瞽瞍制五弦之瑟，作十五之弦舞，益以八弦为二十三弦。（高诱曰：王建，朱襄之臣。）
《慎子》曰：公输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为瑟。
《韩诗外传》曰：赵王使人於楚，鼓瑟遣之曰：“无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王曰：“然。鼓瑟者，固方调也。”使者曰：“调则可记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湿，丝有缓急，柱有推移，不可记也。”使者曰：“臣请此以谕，楚之去赵千有馀里，亦有吉凶之变，凶则吊之，吉则贺之，犹柱之有推移，不可记。
《典略》曰：百里奚，虞大夫。晋君以女为秦穆夫人，用奚为媵。奚亡走宛，楚人执之。秦穆公知其贤，欲厚货以求之，恐楚不与，乃以羊皮赎之，号五大夫。秦遂以霸。奚相秦，其妻佣浣入宫，见瑟者之自言能鼓瑟，歌曰：”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已覆以紫。春莫黎，扼伏鸡，西入秦，五皮，今日富贵捐我为？“百里奚乃识之。
《尸子》曰：夫瑟二十五弦，其仆人鼓之，则为笑。贤者以其义鼓之，欲乐则乐，欲悲则悲，虽有暴君，为之立变。
《世本》曰：庖羲氏作瑟。瑟，洁也，一使人精洁於心，淳一於行也。
王子年《拾遗录》：白圆山，其形圆也。有木林，疾风震地而林木不动。以其木为瑟，故曰静瑟也。黄帝使素女鼓庖羲氏之瑟，满席悲不能已。後破为七尺二寸，二十五弦。
《韩子》曰：齐宣王问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对曰：“不也。瑟者也，以小弦为大声，以大弦为小声，是细大以易序，贵贱易位，儒者为害义，故不能。”宣王曰：“善。”
筝
《说文》曰：筝，鼓弦筑身乐也。
《风俗通》曰：谨按《礼乐记》筝，五弦筑身也。今并、凉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按京房制五音，惟加瑟十三弦，此乃筝也。今雅乐，筝十二弦，他乐皆十三弦。如筝稍小曰□和，乐府不用。
《史记》曰：秦逐客，李斯上书曰：“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呜呜使快耳者，真秦之声。”
《晋书》曰：谢安婿王国宝，专利无检行。安恶其人，每抑之。武帝末年嗜酒，而会稽王道子昏尤甚。於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於王相之间，而好利险陂之徒，以安功名盛极，构之，嫌隙遂成。帝召桓尹饮宴，谢安侍坐。帝令伊吹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伊神色无注，即吹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筝分乃不及笛，然自以韵合歌管，请筝歌并请吹笛人。”帝善其调达，乃敕御府，对曰：“御府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弥赏其放率，乃许召之。奴既吹笛，伊便抚筝而歌曰：“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旦佐文武，金功不刊。推心辅王政，二叔反流言。”其声慷慨，俯仰可观。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须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

《梁书》曰：羊侃字祖忻。身长七尺八寸，雅爱文史、及《孙吴兵法》。姬妾列侍，穷极奢靡。有弹筝人陆太喜，著鹿角爪，长七寸。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云能掌上舞。

《俗说》曰：谢仁祖为豫州主簿，在桓温阁下，闻其善弹筝，便呼之。既至，取筝与令弹。谢即理弦抚筝，因歌曰：“秋风意殊道。”桓大以此知之，取谢引诣府。

《襄沔记》曰：辛居士名宣仲，陇西人。大明末，寓居襄阳县西六里，多植松竹，栖迟其下，静嘿不交尘俗。林中起一草庐，容膝而已。善弹筝。与淮南胡陶、京兆骆惠度同志为友，常共燕集此林。陶能吹笛，惠度工歌，拾林下弦管道韵，时人谓之三公乐。宋邵陵王休若为南雍州刺史，躬往造焉。宣仲正在林中弹筝，了不回顾，逡巡致筝於席，延邵陵与语，才述寒温而已。时邵陵客有述其旨者，授筝令弹，再三固请，答曰：“幸非王门伶人，何事见逼？所胜於君者，正举止自由。若闻君鞠躬，复与君何异？”占对详雅，众不能屈。齐文惠临州，吴兴沈约奉教聘引，并不降志，约乃共论文章，宣仲辄言庄老。既各言其志，不能相屈。建武中，遇疾卒，惠度及陶并不知所终。

《英雄记》曰：吕布诣袁绍，绍患之，布不自安。固求还洛阳，绍听之。丞制使领司隶校尉遣壮士送布而阴杀之。布疑其图己，乃使人鼓筝於帐中，潜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绍闻，惧为患，募追之，皆莫敢近。遂复归。

《郭煌实录》曰：索丞宗伯夷成善鼓筝，悲歌能使喜者堕泪。改调易讴，能使戚者起舞。时人号曰“雍门周”。

《魏略》曰：游楚好音乐，乃畜琵琶筝，每行，将以自随。

《吴质别传》曰：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斩泗滨之梓以为筝。”

《传子》曰：郝素善弹筝，虽伯牙妙手，吴姬奇声，何以加之！

传玄《筝赋序》曰：以为蒙恬所造。今观其器，上崇似天，下圆似地，中空准六合，弦柱拟十二月。设之则四象在，鼓之则五音发。斯乃智仁之器，岂蒙恬亡国之臣所能思哉？（合清乐筝，并十有二弦也。他乐皆十三弦。轧筝以行竹润其端而轧之。弹筝以骨爪，长寸馀，以代指也。）

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书》曰：筑者，形如颂琴，施十三弦，顶细，肩圆。品声按柱，鼓法以左手扼之，右手以竹尺击之，随调应律。唐代编入雅乐也。
《释名》曰：筑以竹鼓之也。如筝，细项。（案，今制身长四尺二寸，项长三寸，围四寸五分，项七寸五分，阔七寸五分，下阔六寸五分。）
《史记》曰：高渐离善击筑，与荆轲友。见轲刺秦王不中而死，乃变姓名入秦，欲为轲报仇。市中击筑而乞，人观而美，奏之。秦王闻，召之於前击之。王悦，犹以疑焉。熏其两目，置於帐中。王耽之，亲近於渐离。渐离望秦王叹息之声，举筑以击，中王膝，王怒之。
又曰：高祖过沛，大享故人父老，酒酣，高祖击筑而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又曰：荆轲之燕，与屠狗高渐离饮於燕市。酒酣，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於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
准
《京房》曰：准，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书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矣。
卷五百七十七　乐部十五
琴上
《说文》曰：琴，禁也。神农所作。洞越练朱五弦，周加二弦。
《毛诗□关雎》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注曰：宜以琴瑟友乐之。笺云：贤女乃与琴瑟之志同也。）
又《□柏舟□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又《甫田□车辖》曰：四牡，六辔如琴。（笺云：御群臣使之有礼，如御四马然使之均调缓急和也。）
又《缁衣□鸡鸣》曰：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礼记□曲礼》曰：先生书箧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
又《曲礼下》曰：士无故不去琴瑟。
又《明堂位》曰：拊搏玉磬，揩击大琴、中琴，四代之乐器也。
又《檀弓上》曰：子夏既除丧而见，（见於孔子。）与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里裆人心。）作而曰：“哀未忘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与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也。”
又《檀弓上》曰：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後食之。（弹琴以彻哀也。）
又曰：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杂记》曰：下大功至辟琴瑟。
《周礼》曰：□和之琴，冬至日，於地上圆丘奏之。空桑之琴，夏日至，於泽中方丘奏之。龙门之琴，于宗庙奏之。
《左传》曰：初，穆姜使择美贾，自以为椁与颂琴。
又曰：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其族，曰：“伶人也。”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
又曰：初，卫侯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
《尔雅》云：大琴曰离，二十弦，或传此是伏羲所制。
《周书》曰：邹忌以鼓琴见齐威王，威王悦之，舍之右室。须臾，王自鼓琴，邹忌推户，久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悦，去琴按剑，曰：“夫子见之未察，何以知其善？”忌曰：“大弦浊以温，小弦廉折以清，推之深而释之舒，均谐以鸣，大小相盖，回邪而不相害，是知其善。”忌复曰：“不独语音。夫治国家，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悦，曰：“若语五音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治国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为丝桐之间？”忌曰：“大弦急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推之深释之舒者，刑罚审也。均谐以鸣者，政令一也。大小相盖、回邪不相害者，上下和鸣，吏民相亲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连而径者，所以存亡。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治国家，弭人民，无若乎五音者矣。”王曰：“善。”忌见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谓忌曰：“髡有愚志，愿陈诸前。”忌曰：“谨受教。”髡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忌曰：“谨受命，请无观。”髡曰：“犭各膏棘轴，所以为猾，然而不能运方穿。”忌曰：“谨受命，请事左右。”髡曰：“弓胶腊，所以为势，然而不能传合疏远。”忌曰：“谨受命。请谨自抚附万民。”髡曰：“狐裘虽弊，不可补以黄犬之皮。”忌曰：“谨受命，谨请择君子无亲小人。”髡曰：“大车无毂不能载常任，琴瑟无轸不能成五音。”忌曰：“谨受命，请谨修法律而督奸吏。”髡说毕，趋出。至门而眄其仆，曰：“是人者，吾语之微言，其应我如响之应声，是人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于下邳，号曰成侯。
《史记》曰：箕子谏纣不听，而被佯狂为奴，隐而鼓琴以自悲。
又曰：司马相如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临邛富人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谬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始之临邛，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恐不得当也。
又曰：荆轲左把秦王，右扌甚其胸，王乞听琴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单衣可裂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王奋而去。
又曰：黄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琴，帝悲不能自禁，破为二十五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万石君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独有母，不幸失明。姊能鼓琴。”高祖乃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徙其家长安中戚里。

《东观汉记》曰：上尝问宋弘道通之士，弘荐桓谭。谭善鼓琴，喜郑声。上数听，悦之。弘闻，坐府上，遣吏召谭，责问之。谭叩头良久，乃遣。後上令谭鼓琴，谭为之失次。上召之，弘言其故，故不复令谭给事。

《後汉书》曰：初，蔡邕在陈留，邻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弹琴於屏，邕在门潜听之，曰：“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至门而去。”邕素为邦乡所宗，主人遂自追问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怃然。弹琴者曰：“我向见螂螳方向鸣蝉，蝉将去而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形于声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

又曰：蔡邕字伯喈，陈留人。性沉审，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访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灵迹。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马融，王元、董卓等异之。

《晋书》曰：王敬伯，会稽馀姚人。洲渚中，升亭而宿。是夜，月华露轻。敬伯鼓琴，感刘惠明亡女之灵，告敬伯，就体如平生，从婢二人。敬伯抚琴而歌曰：“低露下深幕，垂月照孤琴。空弦益宵泪，谁怜此夜心。”女乃和之曰：“歌宛转，情复哀，愿为烟与雾，氛氲同共怀。”

《晋书》曰：阮瞻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终日达夜，无忤色。

《晋中兴书》曰：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艺，善鼓琴。太宰武陵王闻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乐，闻命忻然操琴而往。逵不乐。当世以琴书为娱，不远千里。

《宋书》曰：萧思话领左卫将军。尝从太祖登锺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又曰：衡阳王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戴姻通迎来，止黄鹄山，林涧甚美，憩于涧。义季亟从之游，衣野服，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皆与世异也。

又曰：衡阳王义季镇京口，戴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弦》、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常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当燕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

又曰：陶潜不解声音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萧子显《齐书》曰：王仲雄善弹琴，当时妙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王衣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敕五日一给仲雄。
又曰：尚书令柳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弹琴，世称柳公双巢，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槊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
《家语》曰：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有所缪然深思焉，（缪然，深思貌也。）有所然，高望而远眺。（眺，见。）曰：“丘殆得其为人矣，始近ホ然黑，（ホ，黑貌也。）颀然长，（颀，长貌也。）旷然如望羊，（旷然，用志旷远也。望，远也。望羊，视远。）奄有四方，（奄同也。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後周有四方，文王之功上也。）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而对曰：（摄拱，两手薄心。）“君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
又曰：子路鼓瑟，孔子闻之，谓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声以为节，流入于南，不归北。夫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域也。故君子之音，温和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乎心，暴厉之动不存乎礼。夫然者，乃所以为治安之风也。小人之音则不然，亢厉微末以象杀伐之义，中和之感不载乎心，温和之动不存于体。夫然者，乃所以为乱亡之风。”
《家语》曰：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而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期而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荡荡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为鼓琴者。
《庄子》曰：孔子穷于陈蔡，七日不食，弦歌鼓琴。
又曰：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坐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父者下船而来，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欤？”
《列子》曰：瓠巴鼓琴，鸟舞鱼跃。郑师文闻之，从师襄，三年不成。无几，见师襄曰：“久得之矣。”於是当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吕，凉风总至，草木成实。秋而叩角，温风徐回，草木发荣。夏而叩羽，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冬而叩徵，阳光炽烈，坚冰立散。将终而四景风翔，庆口浮，甘露降，醴泉涌。
《前秦录》曰：苻坚末年好色，宠幸鲜卑。有赵整者援琴歌曰：“昔闻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清白，是谁乱使浊。”
又曰：“北园有枣树，布叶垂重阴。外虽多棘刺，内实有赤心。”
《世说》曰：王子猷病笃而子敬先亡，猷问左右曰：“何以都不闻消息，此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临殡。子敬好琴，故以置棺中，因大恸曰：“所谓人琴俱亡。”于是乃绝。

《风俗通》曰：今琴长四尺五寸者，法四时五行。七弦者，法七星。大弦为君，小弦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

刘向《列仙传》曰：子主者，不知何许人也。言宁先生雇我一百馀年，不还，直诣江都王，陈辞：先生居龙首弹琴，是我邻家九代孙。

《琴操》曰：伏羲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平也。前广後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五弦，官也，大弦，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臣也，清廉不乱。文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傅玄《琴赋叙》曰：齐桓有鸣琴曰号锺，楚庄王有琴曰绕梁，司马相如有绿绮，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蔡邕焦尾有相如政取古名曰琴耳，无其事也，不异号锺。）

《世说》曰：顾彦先平生好琴，死後置琴床上。张翰直上床弹琴，不与孝子语而去。

《语林》曰：嵇中散夜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单衣革带。嵇见之既熟，乃吹灯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

阮籍《乐论》曰：汉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户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为琴若此而足矣。”

《说苑》曰：应侯与贾子坐闻鼓琴声，应侯曰：“今日琴一何悲也？”贾子曰：“夫张急调下，故使之悲耳。因张者，良材也；调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无悲乎？”应侯曰：“善。”

扬雄《琴清英》曰：晋王谓孙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处高台邃宇，连屋重户，藿肉浆酒，倡乐在前，难可使悲者。”乃谓：“少失父母，长无兄嫂，当道独坐，暮无所止，如此者乃可悲耳。”乃援琴而鼓之，晋王酸心哀涕，曰：“何子来迟也。”

蔡邕《女训》曰：舅姑若命之鼓琴，必正坐操琴而奏曲。若问曲名，则舍琴兴对曰某曲。坐若近，则琴声必闻；若远，左右必有赞其言者。凡鼓小曲，五终则止；大曲，三终则止。无数变曲无多少，尊者之听未厌不敢早止。若顾望视也，则曲终而後止，亦无中曲而息也。琴必常调。尊者之前，不更调张。私室若近舅姑，则不敢鼓。独若绝远，声音不闻，鼓之可也。鼓琴之夜，有姊妹之宴则可也。

《通礼纂》曰：尧使无勾作琴五弦。

《江表传》曰：顾雍少从蔡伯喈学鼓琴，伯喈贵异之，谓曰：“卿成必早，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名与卿。”雍、伯嗜同名由此。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弦急则清，慢则浊。
《白虎通》曰：琴，禁也，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女佩璜而浣，孔子曰：“彼妇人可与言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妇人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致其辞，孔子曰：“丘知之矣。”
《山海经》曰：帝俊生晏龙，始为琴瑟。
又曰：东海之外大壑，少昊、孺帝、颛顼於此弃其琴瑟。（郭璞曰：孺义未详也。）
《蔡琰别传》曰：“琰字文姬，陈留人，汉左中郎将蔡邕之女。少聪惠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二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吴札观风，知兴亡之国；师旷吹律，识南风之不竞。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马明生别传》曰：明生随神女入石室，金床玉几，时自弹琴，有弦五音，普奏闻於数里。
《幽明录》曰：刘琮善琴，忽得困病，许逊曰：“近蒋家女鬼相录在山石间，专使弹琴作乐，匡覃致灾也。”琮曰：“吾常梦见女子将吾宴戏，恐必不免。”逊笑曰：“蒋姑相爱重，恐不能相放耳。以为诔之，今去当无患也。”琮渐差。
《文士传》曰：嵇康临死，颜色不变，谓其兄曰：“向以琴来不？”兄曰：“已至。”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息曰：“《太平引》绝於今日耶！”
《搜神记》曰：吴人有烧桐以爨者，蔡邕闻其爆声，曰：“此良桐也。”因请之，削以为琴，而烧不尽，因名爨尾琴，有声也。
扬雄《琴清英》曰：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齐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
卷五百七十八　乐部十六
琴中
《乐府解题》曰：《水仙操》，伯牙学琴於成连先生，三年不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专一，尚未能也。成连云：“吾师方子春，今在东海中，能移人情。”乃与伯牙俱往。至蓬莱山，留宿伯牙曰：“子居习之，吾将迎师。”刺船而去，旬时不返。伯牙近望无人，但闻海水洞滑崩澌之声，山林寞，群鸟悲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怆然而叹曰：“先生将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终，成连回，刺船，迎之而还。伯牙遂为天下妙矣。

又曰：《雉朝飞操》者，齐宣王时处士犊沐子所作也。年七十无妻，出薪於野，见雉雌雄相随则心悲。乃仰天叹曰：“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不获。”援琴而歌以自伤。

又曰：《思归引》，卫有贤女，邵王闻其贤，请娉之。未至，王薨，太子曰：“吾闻齐桓得卫姬霸。今卫女贤者，欲留之。”大夫曰：“不可。若贤，必不我听。听亦不贤，不足取。”太子不听，遂留拘深宫。思归不得归，援琴而歌，曲终自缢而死。

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谮之，自投江中，衣苔带藻。忽梦见水仙赐其美乐，惟念养亲，扬声悲歌。船人闻而学之。吉甫闻船人之声，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无子，父母将改娶，牧子援琴鼓之，痛恩爱乖离，故曰《别鹤操》。

扬雄《琴清英》曰：《雉朝飞操》者，卫女之作也。卫侯女嫁於齐太子，至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焉。傅母好琴，取女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三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而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飞》。

《琴操》曰：古琴曲有歌诗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语裯十二操：一曰《将归操》，孔子所作。孔子之赵，闻杀鸣犊而归作此曲也。二曰《倚兰操》，孔子所作，伤不逢时。三曰《龟山操》，孔子作。季桓子受齐女乐，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龟山，作曲喻季氏若龟之蔽鲁也。四曰《越裳操》，周公所作。五曰《拘幽操》，文王作。文王拘於里，作此曲。六曰《岐山操》，周人为太王所作。七曰《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无罪见逐，自伤，作此曲。八曰《雉朝飞操》，沐犊子所作。沐犊子七十无妻，见雉双飞，感之作此曲也。九曰《别鹤操》，商陵牧子所作。取妻五年无子，父母欲改娶，其妻闻之，中夜悲，牧子因之作此曲。十曰《残形操》，曾子梦见一狸，不见其足，而作曲。十一曰《水仙操》，伯牙所作。十二曰《坏陵操》，伯牙所作。语裯九引：一曰《列女引》，楚樊姬所作。二曰《伯姬引》，鲁伯姬所作。三曰《贞女引》，鲁漆室女所作。四曰《思归引》，卫女所作。五曰《霹雳引》，楚商梁出游九皋之泽，遇风雷霹雳，畏惧而归，作此引。六曰《走马引》，樗里牧恭所作。牧恭为父报冤，杀人而亡藏於山林之下。有天马引之，感作此引。七曰《箜篌引》，霍里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所作，即《公无渡河曲》。八曰《琴引》，秦时屠门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龙丘子高所作。语裯河间杂歌二十一章。

《琴历》曰：琴曲有《蔡氏五弄》、《双凤离鸾》、《归风送远》、《幽兰曰雪》、《长清》、《短清》、《长侧清调》、《瑟调》、《大游》、《小游》、《昭君》、《胡茄》、《广陵散》、《白鱼叹》、《楚妃叹》、《风入松》、《乌夜啼》、《楚明光》、《石上流泉》、《临汝侯》、《子安之》、《流渐洄》、《双燕离》、《阳春弄》、《悦弄》、《连弄》、《悦人弄》、《连珠弄》、《中挥清》、《畅志清》、《看客清》、《僻清》、《婉转清》。

《大周正乐》曰：师襄子，夫子琴师也。方子春教成连生鼓琴，能化人情者也。成连先生，教伯牙鼓琴者也。锺子期，善听知音者。子期死，伯牙终身不鼓琴者也。颜渊听夫子琴，知周衰者也。涓子操琴，心玉篇者也。禽高以琴养性，求仙於罗浮山中，鼓琴於郢中，奏《阳春白雪》者也。雍门周以琴感孟尝君，悲者也。邹忌与齐王言琴事，以方正定德者也。荣启期对夫子弹琴，言三乐之事者也。禽孟临峦户死，而琴歌者也。应侯鼓，贾子对，以取牛妇人者也。子桑饥寒欲死，鼓琴而歌者也。师旷为晋平公操微，感玄鹤二七下舞者也。师滑写濮上琴声者也。子夏除丧，曰琴乐，曰不敢不至者也。闵子骞除丧，曰弹琴不成声者也。宓子贱治单父不下堂，弹琴而邑自理者也。踞转鼓琴，春秋晋大夫张骼辅跞者也。卫师曹，卫献公令师曹教公嬖妾，师曹鞭之。公怒之，鞭师曹三百者。

又曰：寇先生，宋人也。以钓鱼为业。宋景公问道，不告，杀之。後十五年，在宋城门下弹琴者也。已上自尧神人畅至始皇，九十三弄，好士二十七人，并为上石。

又曰：《杞梁妻》者，齐邑杞梁殖妻之所作也。庄公袭莒，殖战而死，庄公还遇其妻於路，使使者道吊之。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殖免於罪，贱妾有先人之庐，妾不敢受郊吊也。”公乃吊诸室，成礼而去。妻叹曰：“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外无所依，内无所倚，将何以立？吾节岂能更二哉？死而已矣。”於是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伐檀操》者，魏国女之所作也。伤贤者隐弊，素餐在位，闵伤怨旷，失其嘉会。夫圣主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於田。今贤者隐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禄，悬珍琦，积百，并包有土，德泽不加。百姓伤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长叹，援琴而鼓之。

又曰：《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喟然而叹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胡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破卵，则凤凰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岐山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大王居幽，狄人攻之。仁恩恻隐，不忍流血，选练珍宝、犬马、皮币、束帛与之。狄侵不止，问其所欲，欲得土地。大王曰：“土地者，所以养万民也。吾将委国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无君焉？”遂杖策而出，喻乎梁而邑乎岐山。自伤劣不能化夷狄，为其所侵，喟然叹息，援琴而鼓之。

又曰：《三士穷操》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石文子、叔愆子三人相与为友，闻楚成王贤而好士，三子相与俱往见之。至於敖磽岩之间，卒逢飘风暴雨，相与俱伏空柳之下。衣寒乏粮，自度不得活，三人相视而叹曰：“与其饥寒俱死也，岂若并衣粮於一人哉？”二人俱以其思革子为贤，推衣粮与之。革子曰：“死则共之。今二子以贤愚相辞，乃以死让，孰贤哉？”辞而不受。二子曰：“吾自以相与，犹左右手也。左伤则右救之，右伤则左救之。子不我受，俱死无名於世，不亦痛乎？”於是思革子乃受之，二子遂冻饿而死。其思革子抱二子尸而埋之，号天哭泣，竭哀而去，往见于楚王。楚王知其贤者，於是旨酒嘉肴，设锺鼓乐之。其思革子怆然有忧悲之意，楚王心动，怪而不悦，乃推樽罢乐，引琴而进。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之，作相与别散之意。王闻曰：“子琴音何苦哀也？”革子推琴离席，长跪涕流而下，对：“臣友三人石文子、叔愆子，窃慕大王高义，欲俱来谒。至於敖磽岩之间，逢飘风暴雨，食寒粮乏，度不能俱活，二子俱不以臣为不肖，推粮与臣。二子逢冻饿死。大王虽陈酒肴设乐，诚不敢酣乐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耶！”於是赐其思革子黄金百斤，命左右棺敛收二子而葬之。以其思革子为相，故曰《三士穷》。

又曰：《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於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陵迟。自以是始，故弹琴瑟以风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兽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伤时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鸣》也。

又曰：《驺虞操》者，邵国女之所作也。古有圣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逾时，不失嘉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及周道衰微，礼义废弛，强凌弱，众暴寡，万民骚动，百姓愁苦，男怨於外，女伤於内，内外无主。内迫情性，外迫礼义，叹伤所说而不逢时，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猗兰操》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周流天下应聘，诸侯莫能任用。自卫反鲁，过隐之中见芗兰之独茂也，喟然而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譬犹贤者不逢时，与鄙夫为伦也。”凭车抚轼，援琴而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伤不逢时也。
又曰：《龟山操》者，孔子之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之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贤圣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而不听，复退而望鲁。鲁有龟山蔽之，譬季子於龟山，托势位於斧柯，季氏专政道，犹龟山之蔽鲁也。伤政道之不用，闵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
又曰：《白驹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贤，俱仕乎衰乱之世。君无道，不可匡辅，依违微风，谅不见受，国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长歌。
又曰：《越尝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辅相成王，成就文王之道。天下太平，万国和会，江黄纳贡，越尝重九译而来献白雉，执贽曰：“吾君在外国也。顷无迅风暴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故遣臣来。”周公於是仰天而叹之，援琴而歌。
又曰：《拘幽操》者，文王之所作也。纣为无道，上逆天文，下变地理，刑无罪，杀不辜，朝涉，刳孕妇。百姓怨悲，海内同心苦之。文王为西伯，种德修仁，布其恩惠，天下三凤祸其二。纣大怒其有仁心也，召而朝之，拘于里。文王忧愁，援琴而鼓之，故曰《拘幽操》也。
又曰：《聂政刺韩王》者，聂政之所作也。聂政父为韩王治剑，过时不成，韩王杀之，时政未生。及壮，问其母曰：“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杀韩王，乃学涂入王宫，拔剑刺韩王，不得，走。政逾城而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学鼓琴，漆身为厉，吞炭变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韩国，道逢其妻，妻对之泣下，对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聂出游七年不归，吾常梦相思。见君对妾笑，齿似政齿，故我心悲而泣也。”政曰：“天下人齿尽相似耳，胡为泣乎？”即别去，复入山中，仰天而叹曰：“嗟乎，变容易身，欲为父报仇而为妻所识，父仇当何时复报？”援石击落其齿，留山中三年，习琴持入韩国，人莫知政。政鼓琴阙下，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王召政而见之，使之弹琴。政即援琴而鼓之，内刀在琴中，政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韩王，杀之，曰：“乌有使生者不见其父，可得死乎？”政杀国君，罪当及母，即自犁剥面皮，断其形体，人莫能识知。乃枭磔政形体市，悬金其侧，有知此人者赐金千斤。遂有一妇人往而哭之，曰：“嗟乎，为父报仇耶！”顾谓市人曰：“此所谓聂政也。为父报仇，知当及母，乃自屠剥面。何爱一女之身而不扬吾子之名哉？”乃抱政尸而哭，冤结陷塞，遂绝行脉而死。故曰《聂政刺韩王》也。
又曰：《曾子归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馀年，眷然念二亲年衰，养之不备，欲归而重叹之，於是援琴而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崔子渡河》者，闵子骞之所作也。崔子早无母，其後母常以其死母名呼之，不应者，後母辄笞之。崔子恶与其母同名，欲自杀，恐扬父恶，又死母名应则逆，非义也。则以能游渡河为辞，系石於腹，入水自沉而死。众人但以为不能游耳，莫知其故自沉。是以父过不扬，闵子骞大其能为父隐，伤痛之，故援琴而鼓之，以美其意，故曰《崔子渡河》。

又曰：《屈原自沉》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楚同姓也。为怀王佐，博闻强识，疏通政事。入则与王议国计策，以施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上官大夫与之争宠，害其器能，谮之於王，曰：“使屈原每一出，矜伐功，以其非己莫能为。”怀王怒而斥之。屈原自伤怀忠而见疑，忧愁，面目黎黑，临河而哀思，著《离骚》、《九歌》、《九叹》、《七谏》之辞，仰天而叹，援琴而鼓之。

又曰：《孔子厄》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应聘於楚，待礼於陈。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喟然而叹曰：“归邪，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於是援琴而鼓之，以自叙其志，故曰《孔子厄》。

又曰：《霍将军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为讨寇校尉，为人少言，勇而有气，使击匈奴，斩首二千。後六出，斩首十馀万级，益封万五千户，衤失禄与大将军等。於是志得意欢，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凤凰来仪》者，周成王之所作也。成王即位，用周召、毕、荣之属，天下大治，殊方绝域，莫不蒙化。是以越常献雉，重译来贡，太平之瑞，同时而应，麒麟游苑圃，凤凰翔舞於庭，颂声并作，佥然大同。於是成王乃援琴而鼓之。

又曰：《子安》者，其门离须之作也。其门离须兄弟三人，长兄从军，二年不归。离须坐事被刑，天下昏乱，兵革骚动，宗族离散。离须当远往输，持其小弟往寄所知，分别相去，垂涕而决。其弟觑欷谓离须曰：“吾生不睹母，长不识父。遭颠沛扰攘之世，兄从军不归，子复远输，未知反期，一旦是非，使吾无所依。吾闻兄在林梨，欲往从之。”离须止之曰：“兵革交错，道路不通，子为我无往，往必不还。令吾兄弟分别死别，不亦痛乎？”喟然不应，啼泣而别。离须属其主人曰：“子欲往，慎为我勿遣也。”去数日，卒夜亡，不知其处。离须来还，分布求之，卒不得。忧思不乐，仰天而叹，於是援琴而鼓之。

又曰：《力拔山》者，项羽之所作也。项王为汉所围於垓下，诸侯兵悉到，围数重。项王夜觉，闻汉军四面楚歌，惊起，坐，仰天而叹曰：“汉得吾众，是何楚歌之多？”於是心悲，援琴而鼓之。

又曰：《禹上会稽》者，禹之所作也。尧时洪水滔天，百姓巢居不安，尧乃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禹而使治之。乃决江河，上会稽山，顾曰：“呜乎！洪水滔天，下人愁悲，上帝俞咨。三过吾门不入，父子道衰。非欲伐功也，伤君莫知，不欲烦下民。嗟呼！天非欲数烦下，嗟嗟不欲烦下民。”自是之後，百姓降丘，黎庶安，弹琴以自叹，故曰《禹上会稽》。

又曰：《箕子吟》者，箕子之所作也。箕子，纣之诸父也。纣为无道，杀比干，醢梅伯，朝涉，刳孕妇，奢淫骄恣，不修道德。箕子不可谏，乃被佯狂，痛宗庙之丘墟，喟然援琴而鼓之。

又曰：《文王思士》者，文王之所作也。文王思得贤士与为治，出田乃援蓍而卜之，卦得，所获非龙、非麟、非虎、非熊，乃帝王之师也。至渭之阳，果遇吕尚。与语，大悦之，曰：“吾先人太公有言，当有圣人适周，子其是耶？”遂载与之俱归，立以为师，号曰太公望。文王悦喜，乃援琴而鼓之，自叙思士之意，故曰《文王思士》。

又曰：《武王伐纣》者，武王之所作也。武王兴师伐纣，伯夷、叔齐拔剑扣马，曰：“父死不葬而争天下，非孝也。执贽而事之，举兵而伐之，非义也。”武王以告太公望，太公曰：“循大行者不顾细礼，立大功者不恤後愆。”遂克殷，诛纣於牧野。於是天下晏然，万民欢忻，武王援琴而鼓之。

卷五百七十九　乐部十七

琴下

《三礼图》曰：琴第一弦为宫，次为商，次为角，次为徵，次为羽，次为少宫，次为少商。

《广雅》曰：伏羲氏琴长七尺二寸，上有五弦。

《孙登别传》曰：孙登字公和，汲郡人。清静无为，好读《易》、弹琴，颓然自得。观其风神，若游六合之外者。当魏末，居北山中，石窟为宇，编草自覆。阮嗣宗见登被端坐岩下，逍遥然鼓琴。嗣宗自下趋进，冀得与言。嗣宗乃长啸与琴音谐会，登因啸和之，妙响动林壑。

《洞冥记》曰：帝恒夕望东边有青口，俄见双白鹄集於台上，倏忽变为二神女，舞於楼下。握凤管之箫，舞落霞之琴，歌《清吴春波》之曲也。

刘向《别录》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龙德诸琴杂事中。赵氏者，渤海赵定人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涕泣者。

《乐府解题》曰：魏武帝宫人有卢女者，故将军阴叔之姨也。七岁入汉宫，学鼓琴，琴特鸣异，善为新声。

阮籍《乐论》曰：汉帝闻楚琴，倚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为声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向风而鼓琴，听之者泪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仙传》曰：稷丘公，华山道士。汉武帝封禅，公乃冠章甫，拥琴来迎。

《灵异志》曰：嵇中散神情高迈，任心游憩。尝行西南，出去洛数十里，有亭名华阳，投宿，夜了无人，独在亭中。此亭由来杀人，宿者多凶。至一更中，操琴先作诸弄，而闻空中称善声。中散抚琴而呼之，曰：“君何以不来？”此人便云：“身是古人，幽没於此数千年矣。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故来听耳。而就终残毁，不宜以接侍君子。”向夜仿佛渐见，以手持其头，遂与中散共论声音，其辞清辩。谓中散君试过琴，於是中散以琴授之。既弹，悉作众曲，亦不出常，惟《广陵散》绝伦。中散才从受之，半夕悉得，与中散誓，不得教他人，又不得言其姓也。

《琴书》曰：昔者，至人伏牺氏王天下也，仰观象於天，俯察法於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始画八卦，削桐为琴。

又曰：自尧相传，善琴者八十馀人，有八十馀样。虽少有差，大体相似，皆长三尺六寸，法期之数也。上圆而敛，象天也；下方相平，法地。十三徽配十二律，馀一象闰也。本五弦，宫、商、角、徵、羽也；加二弦，文、武也。至後汉蔡邕又加二弦，象九星，在人法九窍，其样有异。传於代，四所象凤首、翅、足、尾。南方朱雀，为乐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为上，以二为下，三天两地之义也。上广下狭，尊卑之象也。中翅八寸，象八风。腰广四寸，象四时。轸圆，象阳转而不穷也。临乐承露，用枣唇，用梓，未达先贤深意也。

又曰：琴高以琴养性，初学於罗浮山，後游四海。或传禽高，非也。

又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之诗。岂惟道在思亲，志兼忧民，养万物，故感之。

又曰：颍阳西北界李氏处女，年十五六。天宝八年二月，遘疾，七月不食，魂飞冥冥如升上，景在口雾中，女仙人芦藕苗间受琴《清风弄》等五十曲。至天宝十五载五月，留守悲迴，御史中丞蒋列，歹骑上闻，玄宗度为女道士，赐琴三面，留内供奉。琴德弦妙，旁行不流，所感无恒也。

又曰：师涓，纣之乐官也。善鼓琴，感四马嘘天仰秣。或曰师旷。传虽二，疑即是一。

《风俗通》曰：琴者，乐之统也。君子所常御，不离於身。非若锺鼓陈於宗庙，列於ね悬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

《琴书》曰：尧大德。尧弹，感天神降听，俨然言和之至也，故尧制《神人畅》。

《瑞应图》曰：师旷鼓琴，通於神明，而白鹄翔。

《竹林七贤传》曰：嵇康临死，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袁孝尼尝从吾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陵散》，吾无惜固不与，《广陵散》於是绝矣。”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上客何国之公子？所从来无乃远乎？”遂设旨酒，进鸣琴，抚弦为《幽闲》之曲。
张茂枢《响泉记》曰：余家世所宝琴书图画，广明之乱，散失荡尽。其中二琴，一名响泉，一名韶磬，皆希代之宝也。
宋玉赋曰：臣尝行，仆饥马疲，正值主人门开。主人翁出，独有主人女在。欲置臣堂上太高，堂下太卑。乃便为兰房奥室，止臣其中。其中有鸣琴焉，臣援琴而鼓之，为《秋竹积雪》之曲。
吴均《续齐谐记》曰：王彦伯，会稽馀姚人。善鼓琴，仕为东宫扶侍。赴告还都，行至吴邮亭，维舟中渚，秉烛理琴，见一女子披帏而进，二女从焉，先施锦席於东床，乃就坐；女取琴调之，似琴而声甚哀雅，有类今之登歌。女子曰：“子识此声否？”彦伯曰：“所未曾闻。”女曰：“此曲所谓《楚明光》者也。惟嵇叔夜能为此声，自此以外，传习数人而已。”彦伯欲受之，女曰：“此非艳俗所宜，惟岩栖谷隐可以自娱耳。当更为子弹之，幸复听之。”乃鼓琴且歌，歌毕，止於东榻。迟明将别，各深怨慕。女取四端锦卧具、绣臂囊一赠彦伯为别，彦伯以大笼并玉琴答之而去。
《说苑》曰：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我悲乎？”周曰：臣乌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贵而後贱，先富而後贫，不若身才高妙适遭暴乱，不若处之隐绝不及四邻，屈折摈压无所告诉，臣一为之徵，操琴则涕零矣。令足下千乘之君，广厦邃房，下罗帷，来清风，斗象棋，舞郑妾，丽色淫目，流声娱耳。水游则连方舟载旗，野游则驰弋猎，平原广囿，入则撞锺击鼓乎深宫之中。虽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为足下悲者一也，千秋万岁之後，宗庙必不血食。高台既已坏，曲池既已{渐土}，坟墓既已平，婴儿竖子采樵者，踯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尝君尊贵，乃若是乎？”於是孟尝君泣焉垂脸，周引琴而鼓之，徐动宫徵，拂羽角，孟尝君涕泣增哀，下而就之，曰：“闻先生鼓琴，立若破国亡邑之人也。”
郑缉之《东阳记》曰：晋中朝时有王质者，常入山伐木，至石室，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趺斧柯而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状如枣核。质取而含之，便不复饥。遂复少留，亦谓俄顷，童子曰：“汝来已久，何不速去？”质诺而起，所坐斧柯烂尽。既归，计离家已数十年矣，旧宅迁移，室宇靡存，遂号恸而绝。
《韩子》曰：昔卫灵公之晋，於濮水之上宿。夜闻有鼓琴声者，悦之，问左右，尽不闻。乃召师涓而告，谓之曰：“有鼓新声者，子为我听而写之。”师涓静坐抚琴写之，明日报曰：“臣得之矣。”公遂之晋。晋平公觞之祈之台，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召师涓令坐师旷之傍，援琴鼓之，未终，师旷曰：“此师延之作。纣为靡靡之乐，及武王伐纣，延东走，至於濮水而自投。闻此声者，必於濮水之上。先闻者其国削，不可遂此。”平公曰：“此何声也？”曰：“此所谓《清商》也。”公曰：“《清商》固宜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闻乎？”师旷曰：“不可。古之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平公曰：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援琴一奏之，有玄鹤二八南方来，集於郎门之邑；再奏之，列；三奏之，延颈而鸣，舒翼而舞。平公大悦，提觞而起，为师旷寿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西山之上，驾象车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前在，虫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平公曰：“愿试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口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於廊室，晋国大旱赤地。

《西京杂记》曰：赵后有宝琴曰凤皇，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列女之象，亦为《归风送远》之操。

《淮南子》曰：孟春，东宫御女青色，衣青采，衣鼓琴瑟。

桓谭《新论》曰：神农氏为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

又曰：八音之中，惟丝最为密，而琴为之首。

应劭《风俗通》曰：琴者，乐之与八音并行，君臣以相御也。

《孔丛子》曰：孔子昼息於室而鼓琴，闵子自外闻之，以告曾子曰：“向子之音清微而和，沦入至道。今也，更为幽沉之声，幽则欲上所为发也，沉则贪德之所为施也。夫子何所感一若斯乎？吾从子入而问焉。”曾子曰：“诺。”二子入问孔子，孔子曰：“然如是也，吾有之。向见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为音。汝二人者，孰识诸？”曾子对以闵子，夫子曰：“可以听音矣。”

《家语》曰：孔子游於泰山，见荣启期行成阝之野，鹿裘带索，抱琴而舞。孔子问曰：“先生为乐何也？”对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吾既为人，一乐也；男尊女卑，吾既为男，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岁矣，三乐也。贫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终。处常得终，又何忧乎？”孔子曰：“善。”

《吕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泰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锺子期曰：“善哉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以鼓琴也。

《列仙传》曰：华山毛女猎即见，常居岩弹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桓谭《新论》曰：神农氏继宓羲而王天下，亦上观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焉。

《琴书》曰：师旷，晋之乐官也。上於琴，能易寒暑，召风雨。为晋平公鼓之，感玄鹤六下舞。

《西京杂记》曰：张安世十五，为成帝侍中，善鼓琴，能为《双凤离鸾》之曲。

《世说》：顾彦先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往哭，顾不胜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而去。

又曰：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常夜在月中坐，临风鸣弦。忽有一人，形貌甚伟，著械有惨色，在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手下极快，但於古法未备。”因授以《广陵散》，遂传之，於今不绝。

《大周正乐》曰：胜之，逸人也，常挟琴牧羊巨泽。汉王知其贤，将聘焉，委以国政。胜之曰：“王废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务，是错乱天地，颠倒人伦。”竟逃於阴山之中。

又曰：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君子所以常御不离於身，非若锺鼓陈於宗庙，列於ね悬也。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哗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适足以和人意气，感发善心也。

又曰：瓠巴，六国时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亭鼓之，感鱼跃潜藻而听焉。

又曰：嵇康，字叔夜。有迈俗之志，为中散大夫。或传晋人，非也。常宿王伯通馆，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为乐人，不胜羁旅，今授君《广陵散》。甚妙，今代莫测。

又曰：凡琴曲和乐而作，命之曰畅。畅者，言其道之美畅从不敢自安也。忧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厄危迫犹不失其操也。

又曰：清角，黄帝之琴，鸣廉修况蓝胁，自鸣空中。号锺，齐桓公琴。绕梁，庄王琴。绿绮，司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凤凰，赵飞燕琴。

又曰：贺韬，吴人也。常夜弹琴，感鬼神见舞数曲，斯亦妙之至也。

《十二国史》曰：周师经仕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经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将杀之。经曰：“乞申一言而死。”文侯曰：“何？”经曰：“臣撞桀纣之君，不撞尧舜之主。”文侯曰：“寡人过矣。”乃舍之，悬琴於壁以为戒。

《晋纪》曰：孙登字公和，不知何许人。散宛地，行吟乐天，居白鹿、苏门二山。弹一弦琴，善啸，每感风雷。嵇康师事之，三年不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纂》曰：赵耶利居士，唐初天水人也。以琴道见重子海内，帝王贤贵，靡不钦风。旧错谬十五馀弄皆削，凡归雅无一徵玷不合於古。述《执法象》及《胡笳五弄》谱两卷。弟子达者三人，并当代翘楚。贞观十年，终於曹，寿七十六。弟子宋孝臻、公孙常，数百年内常传於马氏。

《国史补》曰：张弘静少时会名客，观郑宥弹琴。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泛声。

又曰：李公勉雅好琴。常斫桐，又取漆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韵磬，自宝於家。京师又以樊氏、路氏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之不理。蜀氏斫琴，尝自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琴瑟，又次以金徽、螺蚌。

《唐书口乐志》曰：赵师字耶利，天水人也。在隋为知音，至唐贞观初，独步上京，遽入琴苑。畴之嵇氏，累代居曹。遂令曹郡琴者，所修五弄，具列於曹，妙传濮州司马氏，琴道不坠於地也。师云：吴声清宛，若长江广流，绵绵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击浪奔雷，亦一时俊决也。

《世说》曰：晋戴字仲若。父逵高尚不仕。年十六遭忧，不忍传父之琴，与兄勃各造新弄。勃五部，十五部。又制长弄一部，并传於世。

卷五百八十　乐部十八

笛

《释名》曰：笛，涤涤然也。

《史记》曰：黄帝使伶伦伐竹於昆溪，斩而作笛，吹之作凤鸣。

《风俗通》曰：笛，汉武帝时工人丘仲所造也。本出羌中。笛，涤也，所以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尺四寸，七孔。

《乐书》曰：笛者，涤也，丘仲所作。可以涤荡邪气，出扬正声。是故列和善吹，裁十二之音应律。荀勖枢问，依三尺二调成均，剪口梦之霜筠，法龙吟之异韵。三孔为龠，文舞执之，人吹也。五孔为笛，礻戒里祓，周师掌之。六孔为笛，羌人吹之。七孔下调，汉部用也。今之七星，古之长笛。一定为调，合锺磬之均，各有短长，应律吕之度，雅乐部内咸用之。

马融《自叙》曰：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为督邮，独卧平阳坞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相和。融去京师逾年，闻甚悲而乐之。逆慕箫琴皆有颂，而笛独无，乃作《笛赋》。

《晋书》曰：桓伊字叔夏，善音乐，有蔡邕柯亭笛，尝吹之。王徽之越京，泊舟青溪侧。伊素不相识，於岸上过，徽之便使人谓之曰：“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伊时已贵显，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之弄，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向秀作《思旧赋》曰：邻家有吹笛，发声寥亮，追想畴昔游宴之好。
《晋中兴书》曰：帝舅王恺尝置酒，王遵、王敦俱往。女妓吹笛小失声，恺意便令黄门殴杀之，一座改容，敦神色自若。
沈约《宋书》曰：晋太始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令郝生鼓琴，宋同吹笛，以为新引相和。
《唐书》曰：文宗时，□朝霞以善吹笛进，上为新声雅乐，朝霞能承意变声，颇符上旨，犹是有宠。
《世说》曰：谢仁祖妾阿纪有国色，善吹笛。仁祖死，阿纪誓死不嫁。郗昙时为北中郎，设权计，遂得阿纪为妾。阿纪终身不与昙言。
《幽明记》曰：永嘉中，泰山巢氏先为相县令，居在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随追，寻随婢还家，不使人见，见形者惟婢而已。每与婢饮宴，辄吹笛而歌，歌曰：“闲夜寂以清，长笛亮且鸣。若欲知我者，姓郭名长生。”
又曰：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诣止。有诸生壮勇，行歌正宿。鬼吹五孔笛，有一手，都不能得摄笛。诸生不耐，忽便笑，谓：“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我为汝吹来。”鬼云：“为我少指耶？”乃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拔剑斫之，得一老雄鸡，从者并鸡雏。
《文士传》曰：蔡邕告吴人，曰：“吾昔常经会稽高迁亭，见屋竹东间第十六可为笛。取用，果有异声。”
《古歌辞》曰：长笛续矩笛，长愿陛下保寿无极。
《傅子传》曰：列和善吹笛，吴姬之声，无以加也。
《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惊异者，玉笛，长二尺三寸，六孔，铭曰“昭华之”。
《乐纂》曰：唐玄宗时，乐人孙处秀善吹笛，好作犯声。当时皆以为新意流美，乐人皆效之。其声变态日增，因有犯调。犯调，即今之所尚也。
又曰：太和十年，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张华出御府铜竹律二十五具，命太乐郎刘秀等校试其三具，与杜夔及左延年法律同其二十二具。视其铭题尺寸，是笛律也。问协律中郎将列和，辞：“昔魏明帝时，令和永受笛声，以作此律。欲使学者别居一坊，歌咏讲习，依此律调。但识其尺寸之名，则竹丝歌咏皆得均含。歌声浊者，用长笛长律；歌声清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调张清浊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名，则不可知也。”
又曰：黄锺笛，晋时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乐令锺宗之减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书令史奚纵又减五分，为三尺六寸五分。刘和之东箱长笛四尺二寸。
又曰：蕤宾箱笛，晋时二尺九寸，宗之减为二尺六寸，纵又减二分，为二尺五寸八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姑洗箱笛，晋时三尺五寸，宗之减为二尺九寸七分，纵又减五分，为二尺九寸二分。
又曰：《司马法》军中之乐，鼓笛为上，使闻之者壮勇而乐和。细丝高竹不可用也，虑悲声感人，士卒思归之故也。
又曰：横笛，小篪也。汉灵帝好胡笛，有胡笛篪出於胡吹，即此也。梁胡歌云：“快马不须鞭，拗折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儿。”此歌辞元出北国，知横笛是北国名。今横笛皆去义觜，其有觜者，谓之义觜笛。
《国史补》曰：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以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舟吹之，溜亮逸发。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请载。既至，请笛而吹，其为精壮，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辟，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记疑其蛟龙也。
又曰：李牟秋夜吹笛於瓜州，舟楫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然而至。俄顷，舟人贾客有怨嗟悲泣之声。
篪
《释名》曰：篪，啼也。声从孔出，如婴儿啼声也。
《毛诗》曰：彼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周官》曰：巫师，掌教吹篪。
《尔雅》曰：大篪谓之沂。（郭璞曰：篪以竹为之，长一尺四寸，围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翘模，吹之。小者尺二。犍为舍人曰：大篪其声悲沂锵然也。《诗》云：“仲氏吹篪”也。）
《广雅》曰：篪，以竹为之，长大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後有四孔，头有一孔。
《月令》：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篪。
《诗口节南山》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土曰埙，竹曰篪。笺云：伯仲喻兄弟也。我为汝思，如兄如弟；其相应和，如埙如篪。言俱为王臣，宜相亲爱之。）
《史记》曰：伍子胥至於江上，无以渡其口。行蒲伏，肉袒吹篪，乞食於吴市。
《东观汉记》曰：明帝幸南阳旧宅，召校宫子弟作雅乐，奏《鹿鸣》，上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
《齐书》曰：世祖於南康郡内作伎，有丝无管，空中闻有篪声，调节相应。
《世本》曰：苏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酸枣。苏成公，平王时诸侯也。
《古史考》曰：古有篪尚矣，苏成公善篪，而记者因以为作，谬也。
又曰：暴新公所造。旧志曰：一曰管史臣。案：非也。虽不知暴新公何代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时，西王母献管，则是已有器，新公安得造篪？
《洞冥记》曰：建元二年，帝幸腾充台，以望四远於台上。撞磬玉锺，悬黎离之磬，吹霜条之篪，唱《来□依日》之曲。
《洛阳伽蓝记》曰：後魏河间王琛有婢朝□，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羌叛，屡讨不胜。琛令朝□假为贫女，吹篪而乞。羌闻之，皆流涕，相谓曰：“何故舍坟井，在山谷为寇耶？”即相率而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管
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长一尺，围寸，有孔无底，其器今亡。
《风俗通》曰：管，漆竹，长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贯地而牙，故谓之管。
《尔雅》曰：大管谓之{乔}，其中谓之{涅}，小者谓之{眇}。（郭璞注曰：管长尺，围寸，并漆之，有底。贾氏谓之，如篪，六孔。犍为舍人曰：大管者声高大，故曰篙者高也。中者声精密，故曰稍{沮}々，密也。小者声音清妙也。）
《广雅》曰：管象篪，长尺，围寸，有六孔，无底。
班固曰：黄帝作律，以玉为管，长尺，六孔，为十二月音。至舜时，西王母献白玉管。汉章十二年，零陵文学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笙一、白玉管，则古者又以玉为管矣。班氏用铜之言外然之义，未为得也。求律所生，大极之数。起於一在子，以三乘之得三，在丑。以次至酉，得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篇。黄锺之母以为法，周十二辰，得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黄锺之子以为实，实始法而一得则九寸，则诸律也。
《大戴礼记》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玉。《说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关地而牙，故谓之管。从竹，管声。者，古者有玉管焉。
《乐法图》曰：次主东律，东律主黄锺，圣人承天乐，用管。（宋均注曰：管，黄锺寸管也。）吹管者以知律，管音调则律历正。
《周礼□春官□小师》曰：小师掌教箫、管。（郑司农曰：管如篪，六孔。玄谓管如{遂}而小，并两而吹之。）
又曰：孤竹之管於圆丘奏之，孙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阴竹之管於宗庙奏之。（郑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孙竹，竹枝根未生者也。阴竹生山北。）
龠
《释名》曰：龠，跃也。气跃出也。
《尔雅》曰：大龠谓之产，中者曰仲，小者曰{约}。（郭璞曰：龠也，笛三孔而短。犍为舍人曰：仲，其声适仲吕也。小者形声细小，曰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曰：苇龠，伊祁氏之乐也。龠，春分之音，万物振跃而出也。
《周官》：笙师掌教吹龠。龠师教国子舞羽、吹龠。龠章掌幽龠。（郑玄曰：卯地之竹也。）
又曰：龠师掌教国子，秋冬吹笛龠，历代文舞之乐，所执羽龠。
《毛诗》曰：左手执龠，右手秉翟。
卷五百八十一　乐部十九
箫
《释名》曰：箫，肃也。其声肃肃清也。
《尔雅》曰：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郭璞注曰：{言}二十二管，长尺四寸。十六管，长尺二寸。箫，一名籁也。）
《博雅》曰：箫，大者二十三管，无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通礼义纂》曰：伏羲作箫，十六管。
蔡邕曰：箫，编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长则浊，短则清。以蜜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然则邕时无洞声者矣。
《易说》曰：夏至之乐，补以箫。箫长四寸。
郑玄曰：箫亦管，形似鸟翼。鸟，火禽也。火数七。夏时火用事，二七十四，箫之长由此也。
《三礼图》曰：雅箫长尺四寸，二寸四区。颂箫二寸，十六区。仲夏之月，令乐师均管箫。箫长则浊，短则清。以密蜡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管成而音定，无所复调，当与琴瑟相参。
《风俗通》曰：舜作箫，其形参差，像凤翼。十管，长尺二寸。
《白虎通》曰：箫者，中吕之气也。
《尚书□益稷》曰：箫《韶》九成，凤凰来仪。
《毛诗□臣工□有瞽》曰：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春秋说》曰：夏至作乐，闻以箫笙。
《周礼□春官□小笙师》曰：小笙师掌吹箫。
《史记》曰：伍子胥鼓腹吹箫，乞食於吴市也。
又曰：周勃吹箫给丧事。
谢承《後汉书》曰：灵帝善鼓琴、吹洞箫。
《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三十里有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褒《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於众处。自伶伦采竹巜谷，其後惟此见珍，故历代掌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
《凉州记》曰：吕纂咸宁二年，有盗发张骏墓，得白玉樽、玉笛、紫玉箫。
《列仙传》曰：箫史者，秦缪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缪公女弄玉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以妻焉。其後随凤去。故秦人作凤女祠於雍宫，代有箫声。
《江表传》曰：孔权攻合肥不下，而还休，兵皆上道。权与吕蒙等在後，魏将张辽奄至，鼓吹惊怖，不能复鸣箫唱。甘宁援刀欲斫之，於是始作之。
《庄子》曰：南郭子綦谓颜成子游曰：“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汝闻地籁而未闻天籁。”郭象曰：“天籁，箫也。”
《秦子》曰：一人执规，十手自负；一人吹箫，长短皆应。
《傅子》曰：马先生能使木人吹箫，比妙般输、墨翟，不劣古矣。
笳
杜挚《笳赋序》曰：昔伯阳避乱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建斯乐，美其出於戎貉之俗，有《大韶》，夏之音。
曹嘉之《晋书》曰：刘畴曾避乱坞壁，贾胡百数欲害之。畴无惧色，援笳而吹之，为《出塞》、《入塞》之声，动其游客之思，於是群胡皆泣而去。
《蔡琰别传》曰：琰字文姬。先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於家。汉末大乱，为胡骑所获，在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
晋《先蚕仪注》曰：车驾住，吹小菰，发大菰，即笳也。
又曰：胡笳，汉旧录有其曲，不记所出本末。笳者，胡人卷芦叶吹之以作乐也，故谓曰胡笳。
《夏仲御别传》曰：激南楚，吹胡笳，风口为之摇动，星辰为之变度。
《世说》曰：刘越石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越石始乘月登楼清啸，胡贼闻之，皆凄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皆流涕。人有怀土之切，向晓又吹之，贼并弃围奔走。
笙
《释名》曰：笙，生也。象物管地而生。以匏为之，其中空以受簧。
《尔雅》曰：大笙谓之巢，小者谓之和。（郭璞曰：大笙列管，匏中施簧也。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犍为舍人曰：大笙音声众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
《白虎通》曰：笙之言施也，牙也。万物始施而牙。笙者，太簇之气也，象万物之生也。故曰笙有七正之节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乐乐之，故谓之笙。古之善吹笙者，有王子晋，见《列仙传》，周灵王之太子也。
《毛诗口鹿鸣》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尚书口益稷》曰：笙镛以间，鸟兽跄跄。（孔安国曰：间，迭也。吹笙击锺，鸟兽仰德，相率而舞跄跄然也。）
《礼记口檀弓上》曰：孔子既祥，五日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五日弹，十日笙歌，除曲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气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女娲之笙簧。
《周礼□春官》曰：笙师掌教吹笙。
《乡饮酒》曰：笙入奏《南陔》、《白华》。
邯郸绰《五经折疑》曰：夫笙者，法万物始生，导达阴阳之气，故有长短。黄锺为始，象法凤凰。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上丁入学，习吹笙，所以通气也。管、箫、笙、竽、埙、篪，皆以吹鸣者也。
《穆天子传》曰：西王母吟月，吹笙鼓簧，（簧在笙中。）衷心翔翔。民之子，惟天之望。
《吕氏春秋》曰：墨子见荆王，衣锦吹笙。
竽
《易通卦验》曰：冬至吹黄锺之律，间音以竽。竽长四尺二寸。（郑玄曰：管类也，竹为之，形参差像鸟羽也。）
《周礼》曰：笙师掌教吹竽。竽三十六簧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命乐师调笙竽。
《风俗通》曰：谨案“《礼记》竽竹簧长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世本》曰：随作竽。
《楚辞》曰：代奏郑卫鸣竽，张伏献驾，辩楚劳商。（伏羲作琴造驾辩之曲。楚人自作劳商之歌，皆妙曲也。）
《通礼义纂》曰：汉武帝时，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
《乐府杂录》曰：将竽形类小钟，以手捋之即鸣。
《乐府图》曰：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调则度数得见。
《列仙传》曰：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不取妇而不老。邑人乃奇怪之，从受道。问其要，言但食木菖蒲根饮水，不饥，不老如此。传世见之，三百馀年。贵戚富室闻之，取而服之，不能终岁，辄止堕慢矣。谓将复有匿术也。
《文心雕龙》曰：林籁结响，讽如竽琴。
《淮南子》曰：孟夏，南宫御女衣赤采，吹笙竽，煦也，立春之气，煦生万物也。管三十六宫，管在左右，和十三宫，管在中。今之竽，并以木代瓠而漆之，无复八音矣。荆梁之南尚仍古制。
桓谭《新论》曰：成少伯工吹竽，见安昌侯张子夏鼓琴，谓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为知音。”
《韩子》曰：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粟食与三百人等。宣王死，王即位，一一听之，处士走。或云：韩昭侯田岩使一一听之，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其滥吹也。
《新序》曰：楚王使谒者徐光迎方与盲人能吹竽者，龚遂乃止。
簧
《毛诗》曰：巧言如簧。
又曰：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我由房。（阳阳，无所用其心也。）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命侍女许飞琼鼓震ね之簧。
《世本》曰：女娲作簧。（宋均曰：女娲，黄帝臣也。）
《三礼图》曰：雅簧上下各六。
《神仙传》曰：王遥有竹篋，未尝开。後将茅子担篋入石室，室中有二人，遥自取一枚以二枚与室中人对，共鼓之。
《潜夫论》曰：簧削锐其头，有伤害之象，塞蜡密有口舌之类，皆非吉祥善应也。
埙
《世本》曰：埙，暴新公所造，亦不知何人。周畿内有暴国，岂其时人乎？本作熏。（音许袁切。）围五寸半，长三寸半，凡六孔。宋均注云：暴公国，平王诸侯也。
《乐书》曰：熏者，喧也。周平王时，暴辛公烧土为之。
《说文》曰：熏为乐器，亦作埙也。熏谓声浊而喧喧然。今雅乐部用也。
《尔雅□释乐》曰：大熏谓之[A14B]，即埙也。锐上平底，形象秤锤。大者如鹅子，声合黄锺大吕也；小者如鸡子，声合太簇夹锺也。皆六孔，与篪声相谐。故曰：熏篪相应。
《风俗通》曰：埙，烧土为也。围五寸半，长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也。埙，一作熏字也。
卷五百八十二　乐部十二
鼓
《风俗通》曰：鼓，不知谁所造。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万物皆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
《尔雅》曰：大鼓谓之{卉鼓}，小者谓之应。大鼖谓之麻，小者谓之料。徒击鼓谓之Φ。（郭璞注曰：《诗》云：“或歌或Φ”。{卉鼓}长八尺。应，在大鼓侧也。）
《周易通卦验》曰：冬至，鼓用马革，圆径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围径五尺七寸。
《尚书》曰：周成王崩，{卉鼓}鼓在西方，长八尺。
《尚书□益稷》曰：下管召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曰：庙堂之上，樽在阼，牺樽在西。庙堂之下，悬鼓在西，应鼓在东。
又曰：悬鼓，周鼓也。其小者曰胤，先击小鼓为大鼓导引，故曰胤。一名な。
又曰：《春官》小师掌教鼓。瞽蒙掌播鼗。氏掌播鼗。
又曰：王执路，侯执{卉鼓}，将军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
又曰：夏后足鼓，殷人置鼓，（置，植也。亦作树。）周人悬鼓。
又曰：龠章掌土鼓豳龠。（杜子春曰：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
又曰：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狐蜮之属也。
又曰：《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音声，五声合和者也。）教为鼓，而辩其声用，（教为鼓，教击鼓者大小之数，又别其声所用之事。）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以灵鼓鼓社祭，（灵鼓，六面鼓，社祭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庙。）以{卉鼓}鼓鼓军事，（大鼓谓之{卉鼓}，长八尺。{卉鼓}音扶云切。）以鼓鼓役事，（鼓长丈二尺。音古刀切。）以晋鼓鼓金奏。（晋鼓长六尺六寸者是也。金奏谓乐作，击编锺。）
又《冬官□考工记》：人为皋陶。（郑司农曰：皋陶，鼓木也。玄谓者，以皋陶名官也。则陶字从革。音况万切，又音运。音陶，徒刀切。）长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广六寸，中尺厚三寸，（板中广头狭为穹隆也。郑众云：鼓木一判者，其两端广六寸而中央广尺，如此乃得有腹矣。）穹者三之一，（郑众云：穹读为志无空邪之空。谓鼓木腹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玄读如穹苍之穹。穹隆者，居鼓面三之一，则其鼓四尺者板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倍之为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径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板。）上三正。（郑众云：谓两头一平，中央一平。郑玄读三当为参。正言直也。参直者。穹上一直，两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两面，以六鼓差之，贾侍中云：晋鼓大而短，近晋鼓也。以晋鼓鼓金奏也。）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卉鼓}鼓。（中围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围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围十二尺，加以三凤裯四尺，则中围十六尺，径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鼓亦合二十板，则板穹六寸三分寸之二。《尔雅》云：大鼓谓之{卉鼓}。以{卉鼓}鼓鼓军事。郑众云：鼓四尺谓革所蒙者广四尺也。）为皋鼓，长寻有四尺，鼓四尺，倨勾磬折。（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参正也。中围与{卉鼓}鼓同，以磬折为异也。）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启蛰，孟春之中也。蛰曰始闻雷声而动，鼓所以取象也。冒蒙鼓以革。）良鼓瑕如积环。（革谓急也。）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音问。下同。）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明堂位》曰：土鼓、筦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筦当为土。伊耆氏，古天子有天下之号也。令有伊耆氏者。）
《左传□成上》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
又《僖中》曰：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
又《昭三》曰：分唐叔以密须之鼓。注：密须，国名也。
《毛诗邶风》曰：击鼓其镗，踊跃用兵。
又《采芑》曰：方叔率止，钲人伐鼓，陈师鞠旅。显允方叔，伐鼓渊渊，振旅阗阗。
又《灵台》曰：鼉鼓蓬蓬，蒙瞍奏公。
又《执竞》曰：锺鼓皇々，磬管将将。
又《山有枢》曰：子有锺鼓，不击不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又《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设业设ね，崇牙树羽，应田悬鼓。
又《那》曰：猗欤那欤，置我兆鼓。奏鼓简简，ぅ我烈祖。
又《甫田》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
又《有必》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
又《宛丘》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
《论语》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夜击鼓起，士鼓不鸣。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耶？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军中，得卒妻，皆斩之。
又曰：元帝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殿下，天子自轩槛上乂铜丸以挝鼓，声中严鼓之节。後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之。
《後汉书》曰：王乔为叶令，每当朝，邸门下鼓不击自鸣，闻於京。昭帝取置其都亭，无复有声。
又曰：祢衡字正平。孔融雅爱其才，数称赏於曹操。操欲见之，衡不肯往。操怀忿，而以其才，不欲杀之。闻衡善鼓，召为鼓吏。因会宾客，阅试音节，诸吏过者，皆令脱其故衣，更着岑牟单绞之服。次至衡，方操挝，踊跃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服而轻进？”衡於是先解褒衣，次释馀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复操挝，颜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衡对曰：“不敢以先王之法服为伶伦之衣。”
沈约《宋书》曰：萧思话年十许岁，好骑屋栋打细腰鼓也。
《南史》曰：孙邑为延陵县令。国子助教高爽诣之，邑了无故人怀。爽出，从卜下过，取笔书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自无肝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张玄素传》曰：太子承乾又尝於宫中击鼓，声闻於外。玄素叩卜请见，极言切谏。承乾乃出宫内鼓，对玄素毁之。
《唐书》曰：郑馀庆兼判太常卿事。初，德宗自山南还宫，关辅有怀光、吐蕃之虞，都下惊忧。遂诏太常习乐，去大鼓。至是，馀庆始奏复用大鼓。
《世说》曰：王大将军年少时，旧有田舍之名，语音亦楚。武帝唤时贤共言伎艺之事，人人皆有所能，惟王都无所关，意色殊恶，自言解打鼓。帝即令取鼓，令击之。於坐振袖而起，扬桴奋击，音节谐捷，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
《春秋孔演图》曰：有人金丰，击玉鼓，驾六龙。（鼓喻所行清严，人服其威势也。）
《古今注》曰：汉有黄门鼓吹，一名楼车。
《帝王世纪》曰：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
《後秦记》曰：姚泓，永和元年，天水冀石鼓鸣，闻数百里，野雉皆ず。
《神异经》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
《韩子》曰：楚厉王有惊鼓，与百姓为戒。饮酒过之而击，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君醉戏而击之。”民皆罢。居数月，警而击鼓，民不起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读书于梨丘，奏广乐，遗其灵鼓。
虞喜《志林》曰：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献铜鼓，有铭。
《五经要义》曰：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
《异苑》曰：晋武帝时，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问张华，华曰：“可取蜀人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於是如其言，声闻数十里。
刘道民诗云：亦有远而合，蜀桐鸣吴石。
郭缘《述征记》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人、石鼓。齐世将乱，石人辄打鼓，闻数十里。
《罗浮山记》曰：浮山东石楼下，有两石鼓，扣之清越，所谓神钲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兴郡阳山县有豫章木，本径可二丈，名为圣木。秦时，伐此木为鼓颡，颡成，忽自奔逸，北至桂阳。
又王韶之《始兴记》云：息於临武，遂之洛阳，因名圣鼓城。今在临武。
《临海记》曰：郡西有白鹄山，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忘祭祀山神，乃推此鼓，数十里闻，如金石之响。相传云此山有鹄，飞入会稽郡雷门鼓中。打鼓声，洛阳闻之。后逆贼孙恩斫破此鼓，见一白鹄飞出去。
《通礼义纂》曰：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为众乐之节。夏加四足，谓之节鼓；商人挂而贯之，谓之盈鼓；周人悬而击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建之，谓之建鼓。本出于商制也，唐礼设於四隅。
刘定《军礼》曰：鼓吹，未知其始也。汉以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篪笳竽鼓吹，楼车也。昔箫史吹箫於秦，秦人为之筑凤台。故鼓吹，陆则楼车，水则楼船。其在庭也，则以ね为楼。或曰：鹭，鼓精也。昔吴夫差启蛇门以厌越，越人雷为门以禳之，击大鼓於雷门之下，而蛇门闻焉。其后移鼓建康宫之端门，有双鹭咒鼓而飞乎口末。或曰皆非也。诗曰：“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古之君子仕於伶官，悲周道之为榛，伤颂之音，故饰鼓以鹭，欲其流风好焉。今有龙头大抗，中鼓独揭，小鼓随品秩焉。短箫铙歌，军乐也。帝歧伯所作，以建武扬德风，韶劝土地。

《古今乐录》曰：师掌金奏之鼓。（谓主击晋鼓以奏春锺。）又卒长执铙，（奴交切。）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音蜀）又金铙止鼓，以金铎通鼓，以金镯节鼓。以锺鼓者，前击锺次击鼓也。

《大周正乐》曰：刘贶曰：鼓，动也。冬至之音，万物合阳气而动。雷鼓八面，以祀天。灵鼓六面，以祀地。路鼓四面，以祀鬼神。夏后加之以足，谓之足鼓；殷人贯之以柱，谓之柱鼓；周之悬之，谓之悬鼓。后世复殷制建之，谓之建鼓；高六尺六寸，金奏则鼓之。傍有小鼓，谓之应鼓，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兆，摇以和鼓，大曰鼛也。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麝齐，故曰齐鼓。

又曰：马上之鼓曰提鼓，有木可提执。施於朝，则登闻之鼓、敢谏之鼓是也。施於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ｘ鼓。ｘ，一作桴，调击鼓物也。在边徼曰警鼓。

又曰：铜鼓，铸铜为之，虚其一面，覆而击其上。南蛮扶南、天竺类皆如此。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尺馀。

又曰：节鼓如博局，中开圆孔，适容其鼓，击之以节乐也。

又曰：毛员鼓似都昙而稍大。

又曰：有鼗鼓、节鼓，不知谁所造。

又曰：檐鼓如小瓮，先冒以革而漆之。

又曰：羯鼓正如漆桶，两手俱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两杖鼓板。

又曰：正鼓、和鼓，一以正而一以和，皆腰鼓也。

又曰：都昙鼓，似腰鼓而小，以小槌击之。

又曰：答腊鼓，制广於羯鼓，而鼓以指揩之，其声甚震，俗谓之揩鼓。

又曰：鸡娄鼓，正而员，首尾可击之处平可数寸。

又曰：方鼓，大历元年司马滔进广平乐，兼此鼓，以应黄锺一均声。

《乐书》曰：雷兆者，《周礼》“瞽蒙掌播兆”。兆如鼓而小，以木贯之作柄，柄各四枚，为八面也。旁以结皮为耳，摇之还自击。礼书云：“掌之人左手播兆，右手击鼓”之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如物始见祝然也。，止也，所以止乐。
《尚书》夔曰：戛击鸣球，下管鼗鼓，合止。（孔安国曰：戛击，也。下管，堂下乐也。上下合心，乐名有也。）
《礼记》：德音之音控揭。天子赐诸侯乐，则以将之。
《乐记》曰：圣人作控揭，熏篪则所起矣。，众也。立夏之音，万物众形皆成也。方面各二尺，傍开员孔，内手於孔击之，以举众乐也。
《尔雅》曰：所以鼓谓之止，所以鼓谓之甄。（郭璞注曰：如漆，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桐之，令左右击。止者，其椎名。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口钅 吾刻，以木长尺。甄者，其名也。）
《乐汁图》曰：乾主立冬，阴阳终始，故圣人象天以制、刑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宋均曰：圉从中发声，人情死恨亦从中起。）
《尔雅》曰：谓之甄。注云：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口钅 吾刻，以木长尺栎之。甄者，其名也。
业ね
《尔雅》曰：木谓之ね。（郭璞注曰：悬磬之木曰ね。）
《方言》：几其高者，谓之ね。（郭璞注曰：业ね也。）
《释名》曰：所以悬锺鼓者，横曰ㄐ。ㄐ，峻也，在上高峻也。纵曰ね。ね，举也，在旁举ㄐ者也。
《毛诗》曰：设业设ね，崇牙树羽。
《周礼口冬官》：梓人为笋ね，者、羽者、鳞者以为笋ね。外骨、内骨、却行、仄行、纡行、连行，以尸鸣、以翼鸣，以为雕琢。厚唇、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后者，以为锺ね锐喙、决吻、小体、蹇腹者，以为磬ね。小首而长、抟身而鸿者，以为业。注曰：为锺ね者，有力而不走，宜於任重也。为磬ね者，其声清扬，宜远闻也。外骨龟，内骨鳖，却行蚓，仄行蟹，纡行蛇，连行鱼，尸鸣蛙黾，翼鸣发皇也。蚓蚰蜒皆以刻画彝器，抟庶物，贵野声。
《礼口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龙ㄐね，殷之崇牙，周之璧た。注云：龙上刻画为重牙，周又画缯为た，载之以壁，垂五羽於其下也。
贾谊《真ね赋》曰：樱挛拳以虬，负大锺而欲飞。楚词曰：萧鼓兮瑶ね。
《说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锺，立万石之ね。
《三辅旧事》曰：秦始皇敛天下铜铁，皆著咸阳，铸作铜ね、高庙ね二枚。魏明帝徙诣洛阳，尚在。
卷五百八十三　乐部二十一
琵琶
《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石季伦善弹琵琶。
《宋书》曰：庾仲文为吏部尚书，好货，先与刘德愿殊恶。德愿自持琵琶甚精丽，遗之，便复款然。
《南史》曰：宋范晔善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肯为。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乃罢弦。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江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张俭，曰：“臣无所解，惟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书》。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遽止。后上使陆澄诵《孝经》，自“仲尼居”而起。俭曰：“澄所谓博而寡要，臣请诵之。”乃诵《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张子布更觉非奇。
隋秘书监牛弘皇后房内之乐，文帝龙潜时颇好音乐，尝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内之女，人教习之。
《乐府杂录》曰：贞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孙曹纲及裴兴奴善弹琵琶。（其曹纲善运拨，声若风雨，不事但弦。其裴兴奴善於拢，不拨稍软。时人云：曹纲有右手，裴兴奴有左手。）武宗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师於曹纲，精妙入神。尝谓侪流曰：“教授人亦多矣，未曾有此性灵弟子也。”尝因清夜，携乐器於平泉别墅，临池弹蕤宾调，芰荷闻有声，意其鱼跃也。及弹别调，即寂然。因复弹蕤宾，久之，池中掷物跳上岸，观之，乃一片方响蕤宾铁。盖以声律谐和相应故也。其妙如此。
又曰：贞元中，有康昆仑，弹琵琶第一手。因长安大旱，诏移两市以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其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采楼弹一曲新翻调《录要》。（即绿腰是也。本因乐上进曲，上令录出要者，因以为名。自後来误言绿腰也。）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及下拨声如雷，其妙绝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乃更衣而出，及见，即僧也。盖西市内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善本名，俗姓段也。）以定东墨邨之胜也。翌日，德宗召入，令陈本艺，异常佳奖，因令教授昆仑。奏曰：“且请昆仑弹一调子。”乃弹之，师曰：“本领何杂也？兼带雅声。”昆仑惊曰：“段师神人也。臣小年初学琵琶，偏於邻舍女巫处授一品弦调子，后乃易数师。”段精鉴玄妙如此。段师奏曰：“遣昆仑不近器十余年，使忘其本领，然後可教。”诏许之。后尽段师之艺也。
又曰：开元中，有贺怀智善琵琶，以石为槽，鸡肋作弦，用铁拨弹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马上弹之。直项曲项者，曲项盖使於急关也。古曲有《陌上叶》。范晔、石苞、谢弈皆善此乐也。

《风俗通》曰：琵琶，近代乐家所作，不知所起。长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也。四弦象四时也。以手琵琶之，因以为名。

《语林》曰：谢镇西著紫罗襦，据胡床，在大市佛图门楼上弹琵琶，作《大道曲》。

《异苑》曰：南平国兵在姑熟，有鬼附之，每占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事，事有验，云是老鼠所作，名曰灵侯。

王{保言}期《绛幕祠仪》曰：琵琶出於弦兆，笙簧基於丝竹。

《竹林七贤传》曰：阮咸善琵琶，荀勖雅解音律，自以远不及也。

《文士传》曰：孔辉善弹琵琶，吴归命恒使为乐。

《孙放别传》曰：君性好音，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傅玄《琵琶序》曰：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工知音者，战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观其器，盘圆柄直，阴阳序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枇杷也。取易传於外国也。杜挚以为兴秦之末，盖若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石崇《琵琶引》曰：王明君本为昭君，以触文帝讳，改。匈奴请婚，元帝以明君配焉。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思。其送明君亦故然，序之云耳。）

《傅子》曰：朱生善弹琵琶，虽伯牙之妙无加也。

《文士传》曰：孔炜字正忠，解音律，弹琵琶。

《异苑》曰：永嘉中，李谦素善琵琶。元嘉初，往广州，夜集坐倦，悉寝，惟谦独挥弹，未辍，便闻窗外有唱佳声，每至契会，无不击节。谦怪，语曰：“何不进耶？”对曰：“遗生以久，无宜干突。”始悟是鬼。

《幽明录》曰：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五月五日剪鸲鹆舌，教令学语，遂无不鸣，与人相问顾。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立听移时。

《录异传》曰：吴赤乌三年，句章氏杨度至馀姚。夜行，有一年少持琵琶求寄载，度许之。鼓琵琶作数十曲毕，乃吐舌擘目以怖度而去。复行二十里许，又见一老父寄载，自云姓王名戒，因复载之，谓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戒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复擘眼吐舌。度怖几死。

《语林》曰：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后，指琵琶曰：“名士固亦操斯器。”

《三辅决录》曰：游楚上表乞宿卫，拜驸马都尉。楚无学问，好游遨音乐，乃畜歌琵琶筝笛，每行将以自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府杂录》曰：唐文宗朝女弟子郑中丞善於胡琴。（中丞即宫人之官也。）内库有两面琵琶，号大忽雷。郑常弹小忽雷。因匙头脱，送於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多在此坊中，南北二赵家最妙。大和中，有权相旧吏梁厚本，庄在渭南县之西北，临渭水。一日，因垂钓忽见一物流过，长五尺许，悉以锦缠其上。令家僮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发棺视之，乃一女郎也，妆色俨然。久伺之，口鼻间馀息未绝，遂移於曲室中，将养经旬，渐能言。询之，云是郑中丞也。昨以误圣旨，命内官缢杀，投於渭河，锦即诸子弟相赠耳。及如故，因垂涕感谢，厚本即纳为妻，言其琵琶今尚在南赵家。值郑注之乱，莫有知者。梁乃潜赂乐匠，赎得之。每至夜深，方敢轻弹。後遇良辰美景，饮於花下，酒酣不觉，即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於墙外听之，曰：“此是郑中丞琵琶声也。”不日召入内，乃舍厚本之罪，仍加锡赐也。

《明皇杂录》曰：天宝中，上命宫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於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ㄩ檀为之，清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园，音韵凄清，飘如口外。而诸王贵主洎虢国已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皆广有进献。其後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晨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坐客闻之，莫不掩泣罢酒。

羯鼓

《羯鼓录》曰：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蔟一均。龟兹、高昌、疏勒、天竺诸部皆用之，次在都昙答猎鼓之下，（都昙似腰鼓而小。答猎即楷鼓也。）鸡鼓之上。如漆桶，（山桑为之。）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音焦杀鸣烈，尤宜急曲促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宜高楼晓影，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楸等木。须至乾紧，绝湿气而复柔腻。乾取发越响亮，腻取战袅健举。卷用钢铁，铁当精炼，卷须至匀。若不以钢，则应绦高下，纽捩不停。不匀，则鼓面缓急，若琴徽之病。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悉造其妙；若制作曲调，随意即成，如不立章度，取适长短，应指发声，皆中点拍。至於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相制使，虽古之夔、旷，无以过也。尤爱羯鼓、横笛，云：“八音之领袖也，诸乐不可为此。”尝值二月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初晴，景色明丽，小殿庭内，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左右相目，将令备酒。惟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临轩纵击一曲，名《春光好》，（上自制。）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曰：“此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左右皆称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彻，纤尘不起，即奏之。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远风徐来，庭叶坠落，其妙绝入神也如此。
又曰：汝阳王，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上特锺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惠，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尝戴砑绡帽打曲，上自摘槿花一朵，置於帽上，著处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花一曲，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动摇。）上大喜笑，赐金器一厨。因夸花奴（小名也。）姿质明莹，肌肤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让，随而短之。上笑曰：“大哥不在过虑，阿瞒自是相师。（上於诸亲自称此号。）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则有深沉包育之候。若花奴但端秀过人，悉无此犬，固无猜也。而又举止淹雅，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曰：“如此，则臣乃输之。”上曰：“若此，则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曰：“阿瞒赢处亦多，大哥大用伪揖？”众皆欢笑也。上性俊迈，酷不好琴。尝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宦者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黄幡绰亦知音者，上尝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驿使寻捕之。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曲罢改奏，才三数十声，绰即入。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挞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已五十馀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偶而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之，绰语其方及解怒之际，皆无差悟。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骨下事，安有侍官奴闻鼓声能料之耶？今且谓我何如？”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有敕竖金鸡。”上大笑而止。
又曰：宋开府虽耿介不伦，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南山起口，北山起雨，即开府所为。）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即是鲁山花。欧然少年碧掌下，虽有朋肯声，据此乃汉震第二鼓也。且用石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鸣矣。”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似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欲不动，雨点取急碎。）即上与开府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祖母即开府之女，今尊贤里郑氏第小楼，即是夫人习鼓之所也。
又曰：嗣曹王皋有巧思，精於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客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於宝府。府中观者讶之，曰：“岂足尚邪？”客曰：“但启於尚书当解耳。”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因指其钢匀之状，宾但惟惟，或复非之，皋曰：“诸公或似未信乎。”命取食半，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於半心，以油注之盘中，卷满而油不浸漏，盖相契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中供御卷也，不然无以至此。”问其客，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众方深伏佐。潜问其价宜偿几何，客曰：“不过三百缗。”及皋遗之财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皿，其直果称焉。
又曰：广德中，蜀客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税居务本里。夜闻羯鼓声曲颇妙，於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也。）虽至精能，然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进。因张通儒而入长安，某家流散，父没西河，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声，故夜夜求之。”琬曰：“曲不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则曲尽，又何索乎？”工曰：“奈何声不尽也？”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当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矣。夫《耶婆色鸡》当用《掘拓急偏》解之。”工如其所教，果得谐叶，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脱解，甘州用绝了头解之类是也。）工泣言而谢之。即言於寺卿，奏为主簿，累官至太常少卿，为宗正卿。
又曰：永泰中，杜鸿渐为三川副元帅，兼西川节度使，亦能之。成都有削杖者，以二枚献於鸿渐。鸿渐得之，示於众曰：“此尤物也。常衣襟下收贮积时矣。”匠曰：“某於脊沟中养之二十年。”及鸿渐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至嘉陵江，颇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崖州、杜亚辈登驿楼，望月行觞，宴话曰：“今日出艰危，脱猜逼，外则不辱命於朝廷，内则不中祸於微质，皆诸贤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瞰於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童取羯鼓、笛，以所得杖酣奏数曲。四山猿鸟，悉皆飞鸣。从事颇异之，曰：“昔夔之击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渐曰：“若渐於此，稍当致功，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圣主御天，贤臣考乐，飞走之类，又何不感？”因言：“某有别墅近花严阁，每值风清月朗，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於川下，数举头踯躅不已。某谓以鼓然也，及鼓止亦止。某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相应。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即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某後不敢为之。近者士林闲无习之者，惟仆射韩皋善，不甚露焉，鄂州节度使时闻黄鹤一两集而已。”
卷五百八十四　乐部二十二
篥
《乐部》曰：篥者，笳管也。卷芦为头，截竹为管，出於胡地。制法角音，九孔漏声，五音咸备。唐以编入卤部，名为笳管，用之雅乐，以为雅管。六窍之制，则为凤管，旋宫转器，以应律管者也。
《通典》曰：筚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声悲。（或云儒者得传，胡人吹以惊中国马，後乃以笳为首，竹为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曰：桃皮，东夷有卷桃皮以为筚篥也。二具大螽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

《乐府杂录》曰：筚篥者，本龟兹国乐也。亦名悲篥，有类於笳也。德宗朝有尉迟青，官至将军。大历中，有幽州王麻奴者，解吹篥，河北推为第一手，颇踞傲自负，除戎师外，莫有敢轻易请者。时有从事，姓卢，不记名台，拜将入京，临歧把酒，请麻奴吹一曲《子相送》，麻奴偃蹇，大以为不可，卢乃怒曰：“汝艺亦未足称者，殊不知上国有尉迟将军冠绝今古！”麻奴大怒曰：“某之此艺，海内岂有及者耶？今即往彼，定其优劣。”不数月，到京，访尉迟所居，即常乐里也。乃於侧近僦居，日夕加意吹之。尉迟每经其门过，如不闻。麻奴尚未分，因赂其阍者，方得通见。即设席於地，令坐，乃於高般涉调中吹一曲《勒部低》，曲终，流汗浃背。尉迟颔颐谓曰：“此曲何必於高般涉，徒费许多气力也。”因自出银字管，於平般涉调中吹之。麻奴惊偾，垂泣拜之，曰：“某生於偏远之方，偶有寡艺，实为无人。今日幸闻天乐，方悟前非。”遂将乐器碎之而归，终身不复言篥。

《明皇杂录》曰：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於栈道雨中闻铃声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时梨园弟子善吹篥者张野狐，惟此人从至蜀。上因以其曲授野狐。洎至德中，车驾复幸华清宫，从官嫔御多非旧人。上於望京楼下命野狐奏《雨霖铃》曲，未半，上四顾凄凉，不觉流涕。左右感动，与之欷。其曲今传於法部。

五弦

《国史补》曰：赵璧弹五弦，人问其术，璧曰：“吾之於五弦也，始则心驱之，中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为璧，璧之为五弦也。”

《音律图》曰：五弦，不知谁所造也。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盖北国所出也。

又曰：二弦，未详所起，形如琵琶。二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二，隔声八，柱声一，总一十声，随调应律。

又曰：四弦秦汉未详所起，与琵琶同，以不开目为异。四弦四隔，合，散声四，隔声十六，总二十声，随调应律。

六弦

又曰：六弦，史盛作。天宝中进，形如琵琶，而身长。六弦四隔，孤柱一合，散声六，隔声二十四，柱声一，总三十一声，隔调应律。

七弦

又曰：七弦，郑善子作，开元中进。形同阮咸而大，近身旁有少缺，取其近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也。七弦十三隔，孤柱一合，散声七，隔声九十一，柱声一，总九十九声，随调应律。

太一

又曰：太一，司马滔作。开元中进。十二弦六隔，合散声十二，隔声七十二弦，散声应律吕，以隔声旋相为宫，合八十四调。今入雅乐，宫悬内用之矣。

又曰：天宝乐任历作，天宝中进。类石幢，十四弦设柱，黄锺一均足倍七声，后柱作调应律，每舞者执之。

方响

《三礼图》：方响，梁有铜磬，盖今方响也。方响以铁为之。修八寸，广二寸，圆上方下，架磬而不设，倚架上以代锺磬。人间所用者，才三四寸。

《乐府杂录》曰：唐咸通中，有调音律官吴缤为鼓吹署丞，善打方响，其妙超群。本朱崖李太尉家乐人也。

缶

《易》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毛诗□宛丘》曰：坎其击缶，宛丘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也。）

《尔雅》曰：盎谓之缶。注云：盆也。

《史记》曰：秦王与赵王会渑池，蔺相如从。秦王曰：“寡人闻赵王好音，请奏琴。”赵王鼓琴，秦御史书曰：“某年某月，秦王命赵王鼓琴。”相如亦奉缶秦王，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内，请以颈血溅太王。”秦王不怿，为一击之。相如亦命赵御史书曰：“某年某月，赵王使秦王击缶。”

《淮南子》曰：夫穷乡之社，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常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锺，乃始知夫瓮瓶之足差也。

徐《中论》曰：听黄锺之音，知击缶之细；涉庠序之教，知不学之困。

《吕氏春秋》曰：尧使质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也。

《墨子》曰：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於吟缶。

《大周正乐》曰：今缶八。永泰初，司马滔进献广平乐，兼此八缶，具黄锺一均声。

《乐府杂录》曰：唐大中初，有调音律官天兴县丞郭道源，善击瓯。用越瓯、邢瓯共一十二旋，加减水，以箸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

铎

《周礼》曰：二十五人为两，置司马一人，因以名焉。木舌金铃曰铎，军中执之以通鼓也。

《後周书》曰：长孙绍远为太常，广召工创造乐器。土、木、丝、竹，各得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惟黄锺不调，绍远每以为意。尝因退朝，经韩使君佛寺过，浮图三层之上有鸣铎焉。忽闻其音雅合宫调，取而配奏，方始克谐。绍远乃启世宗行取。

《通礼义纂》曰：铎，大铃，振之以通鼓也。

《大周正乐》曰：铎如铙，以木为舌，摇之以和鼓也。

《乐书》曰：木铎者，铃也。主铜为之，以木作舌。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言施政教时。天将命以号令天下，文舞所执而鸣之，以振文教。

《乐书》曰：金铎者，形同木铎，以为金舌。号令为度，鸣而惊众，武舞所执，以振武教者也。

郑注《司马职》云：掩上振之为扌鹿。扌鹿者，止行息气也。六军三三而居，其间相远，故振铎以通之，使军众知可进可止之节也。

《司马法》曰：鼓声不过闾，鼙声不过，铎声不过其琅也。

《广古今五行记》曰：晋愍帝建兴四年，晋陵人陈宠在田得铜铎五枚，皆有龙虎形。

《大周正乐》曰：唐朝承周、隋离乱之后，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阙，知者不敢闻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常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有应之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敬业举兵，败走，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铎，入而振之，於东南隅果有应也。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散阙。今享宗庙郊天挂ㄐㄠ者，乃嗣真所得也。

铙

《释名》曰：铙，铙也，宫悬用之，饰以流苏。

《礼记》曰：始奏以文，文击鼓以惊众也；复乱以武，武击铙而退也。

《周礼》曰：金铙止鼓。（铙，如铃无舌者，秉执而鸣之，以止鼓也。）

《乐书》曰：金铙，小者似铃，执而鸣之，以止鼓也。武舞工人所执，谓振而退武也。大者，悬而击之，像锺形。旁有二十四铙，应律音而和乐也。

《说文》曰：钲，铙也。铃柄中上下通，钲也。铣，小铙也。军法：卒长执铣。汉有鼓吹曲，有铙歌。

镯

《周礼》曰：鼓人以金为镯，节鼓。形如小锺，行鸣之，以为鼓节也。近代有大铜叠，悬而击之。

又曰：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镯。言镯、铙之用，谓钲、铎之属，以金铙止鼓，而金镯节鼓。然是四金之数。故镯者，非雅乐器也。

角

《通礼义纂》曰：长鸣，角也。按：蚩尤师罔两与黄帝战於涿鹿。帝命吹角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鸣以御之。魏武帝征乌桓，军士思归，乃减角为中鸣，其声尤悲，以应胡笳。晋、宋以降，沿袭用之，有长鸣。唐礼大驾陈一百二十具，是承晋、魏之制也。

《宋乐志》曰：西蕊裲吹金者，铜角长可二尺，形如牛角。书记所不载。或云出羌胡，以惊中国马。

又曰：角长五尺，形如竹筒。本细，末稍大，未详所起。今卤部及军中用之。或以竹木，或以皮为之，无定制。按古军法有吹角也。此器俗名拔逻回，盖胡虏惊军之音，所以书传无之。海内乱离，至侯景围台城，方用之也。

铜钵

又曰：铜钵是西凉乐也。以皮纽相击应节，令法里衩之。

《通典》曰：铜钵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围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围数尺，或谓齐穆士素所造也。

壤

《风土记》曰：壤者，以木作，前广後锐，长尺三四寸。其形如覆节，僮少以为戏也。尧时有八九十老人，击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风俗通》曰：相，拊也。所以辅相於乐。奏乐之时，先击相。

又曰：雅形如漆筒，有椎，诗云“讯疾以雅”是也。

抚相

《大周正乐》曰：抚相，以韦为之，实以糠，抚之以节也。

春牍

《周礼□笙师》曰：掌春牍、应、雅。郑司农云：状如漆筒，而口大大围，长五尺六寸，以羊韦鞔之，有两组疏画。虚无底，举以顿地，如舂杵。亦谓之顿相。相，助也，以节乐也。或谓梁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时唱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筑和之。后世谓此声为睢阳乐。

拍板

《乐府杂录》曰：玄宗令黄幡绰撰柏板谱。幡绰乃於纸上画一耳进之，问其故，对曰：“但有耳道，则无失其节奏也。”韩文公因为乐句。

卷五百八十五　文部一

叙文

《易□贲卦□象》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春秋》襄二十五年《传》曰：郑子产献捷于晋，（献入陈之功。）士庄伯不能诘。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孔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又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
扬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
桓宽《盐铁论》曰：内无其实而外学其文，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王充《论衡》：学问习熟，则能推类兴文。文由外而滋未必实，才与文相副也。
魏文帝《典论》曰：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恩。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所大痛也。
晋挚虞《文章流别论》曰：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祝史陈辞，官箴王阙。《周礼》太师掌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言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功德者谓之颂，其馀则总谓之诗。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於是奏於宗庙，告於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古之作诗也，发於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指，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於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免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示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也。
沈约《宋书□论》曰：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於前，贾谊、相如振芳尘於後。英辞润金玉，高义薄□天。自兹以降，情志逾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虽清辞丽曲时发於篇，而芜音累气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艳发，文以情变，绝唱高踪，久无嗣响。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二班长於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馀烈，事极江右。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後昆。

李充《翰林论》曰：或问曰：“何如斯，可谓之文？”答曰：“孔文举之书，陆士衡之议，斯可谓成文也。”

陆景《典语》曰：所谓文者，非徒执卷於儒生之门，摅笔於翰墨之采。乃贵其造化之渊，礼乐之盛也。

《文心雕龙》曰：人文之元，肇自泰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宝，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眇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既以吟咏之志；稷益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咏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忧患，繇辞炳，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制诗缛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故爰自风姓，暨於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以设教。著象乎《河》《洛》，间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缠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道之文也。

又曰：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是以临篇缀翰，必有二患：理郁者始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辞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又曰：翟备色而翱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荒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风骨乏采则鹪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若藻曜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

又曰：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揩式於明断，史论序注则轨范於核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箴铭碑诔则体制於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於巧艳，此修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牙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又曰：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沿学，能在天才。故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於事义，才馁者劬劳於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于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後品藻玄黄，ゼ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夫文变无方，意见浮杂，约则义孤，博则辞叛，变故多尤，而为事贼。且才分不同，思绪各异，或制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制者盖寡，接附者甚众。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夫能悬识凑理，然後节文自会，如胶之粘木，石之合玉矣。是以四牡异力而六辔如琴，驭文之法有似於此。昔张汤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屡谴，并事理之不明而辞旨之失调也。及倪宽更草，锺会易字，而汉武叹奇，曹景称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辞当也。

宋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以自序，其略曰：吾少懒学问，年三十许始有尚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至於所通处，皆自得之胸怀。常为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金楼子》曰：王仲任言：夫说一经者为儒生也，传古今者为通人也，上书奏事者为文人也，能精思著文连篇章为鸿儒也，若刘子政、扬子□之列是也。盖儒生转通人，通人为文人，文人转为鸿儒也。

又曰：古之学者有二，今之学者四焉。夫子门徒转相师授，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惟须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潘安仁清绮若是，而评者止称情切，故知为文之难也。曹子建、陆士衡皆文士，观其辞致侧密，事语坚明，虽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义也。若夫今之俗也，缙绅稚齿，闾巷小生，苟取成章，贵在悦目，龙首豕足，随时之宜，牛头马髀，强相附会。夫挹酌道德，宪章前言者，君子所以行之也。原宪云：“无财谓之贫，学道不行谓之病。”末俗学徒颇或异此，或假兹以为伎术，或狎之以为戏笑，未闻强学自立，和乐慎礼者也。

《齐书》曰：陆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为“永明体”。厥与约书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此必不从根本中来。’沈尚书亦云‘自灵均已来，此秘未睹。或ウ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欲‘官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後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ウ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於玄黄，摘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纵有会此者’，尚书云‘或ウ与理合’。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欲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祯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安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不何所指耶？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赊於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耶？”

《三国典略》曰：徐ゼ字士秀，东海郯人也，员外散骑常侍起之子。文好新率，不拘旧体。梁武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德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侄外弟徐ゼ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梁武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貌也。”乃以ゼ为侍读。王为太子转家，令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谓之宫体。宫体之号，自斯而起。

又曰：齐主尝问於魏收曰：“卿才何如徐陵？”收对曰：“臣大国之才，典以雅；徐陵亡国之才，丽以艳。”

《後周书》：庾信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ゼ为左卫率，ゼ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

卷五百八十六　文部二

诗

《文心雕龙》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尧有《大唐之歌》，虞造《南风之诗》，观其二文，词达而已。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少康败德，五子咸讽：顺美匡恶，其来久矣。自商暨周，《雅》《颂》圆备，四时彪炳，六义环深。子夏鉴《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故商、赐二子，可以言诗。自王泽弥竭，风人辍采；春秋观志，以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吐纳而成声文。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秦王灭典，亦造《仙诗》。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词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词人遣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见拟於後代。按《邵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淫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征，则五言久矣。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固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宛转附物，惆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邻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序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惟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志清峻，阮旨遥深。若乃应璩百一，独立不惧，词谲义具，魏之遗直也。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左、潘、陆，比肩诗衢，采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折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制，溺於玄风，羞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词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也。宋初文咏，体有因革，严、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家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代之所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鉴；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拟其清，景阳振其丽；若兼善则子建、仲宣，遍美则太冲，公。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若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忽以为易，其难也方来矣。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萌於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馀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总归诗囿，故不繁云。

《列子》曰：尧微服游於康衢，闻儿童谣曰：“立我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尧问曰：“孰教尔为此言？”童儿曰：“我闻之大夫。”问大夫。大夫曰：“古诗也。”

《文章流别论》曰：诗言志，歌永言。古者采诗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诗之四言者，“振鹭于飞”是也，汉郊庙歌多用之。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是也，乐府亦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是也，於俳谐倡乐世用之。古诗之九言者，“氵□酌彼行潦彼此注兹”是也，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夫诗虽以情志为本，而以声成为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颜延之《庭诰》曰：荀爽云：“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诵之乐篇全矣。是以後之诗者，率以歌为名。及秦勒望岳，汉祀郊宫，辞著前史者，文变之高制也。虽雅声未至，弘丽难追矣。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至於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

钟嵘《诗评》曰：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张协、左思、谢灵运等十二人，诗皆上品。曹植诗其原出於《国风》，其骨气高奇，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备文质，粲然逸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门用文，则公升堂，思王入室，王阳潘陆自可坐於廊庑之间。刘桢文体出于古诗，伏气爱奇，动多震绝。桢骨气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已往，桢称独步。张协（字景阳。）诗其原出於王粲，文章华静，实少病累，又巧构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冲，风流调远，实旷代之高手。其辞彩葱，音韵铿锵，使人味之不倦。阮籍诗其原出於《小雅》，虽无斫之巧，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於风雅矣。陶潜诗其原出於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媚；至於“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口”，风华清靡，岂直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之宗也。

《汉书》曰：王褒字子渊，蜀人也。宣帝时，修武帝故事，讲论六艺。刘向、张子侨等待诏金马门，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乐职》、（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乐其职。）《宣布诗》，（《艺林》曰：宣帝诗歌之名。）选好事者，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

《魏书》曰：李康字萧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嶷》诗，明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为隰阳长，卒。

《晋书□载记》曰：李寿奢侈，杀人以立威。其臣龚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人所作，时贤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

又曰：桓玄既篡，欲引用孟昶，问其人於刘迈，迈曰：“臣在京口，不闻昶有异能，但父子纷纷更相赠诗尔。”玄笑之而止。

《宋书》曰：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共以词彩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延之尝问鲍昭已与灵运优劣，昭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绘满眼。”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嵘《诗评》云：“灵运诗其原出於陈思，雅有景阳之体。”嵘谓若人学多才博，寓目辄书，内无文思，外无遗物，其繁且富宜哉，然名章秀句处处间起，妙曲新声骆驿奔发，类青松拔木，白玉映竹，未足以贬高才也。

又曰：谢惠连，方明之子也。十岁能属文。族兄灵运嘉赏之，云每有篇章，对惠连辄得佳语。尝於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忽梦惠连，得“池塘生春草”大以为工，常云：“此语有神工，非余语也。”

《赵书》曰：徐光字季武。年十四五，为将军秣马。光但书马柳（吾浪反。）柱为诗颂，不亲马事。

《梁书》曰：丘迟字希范。辞采丽逸。时有锺嵘《诗评》云：“范□婉转清便，如流风回雪。迟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虽义浅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见称如此。

《三国典略》曰：周文州氐酋反制，州刺史高琳讨平之。军还，帝宴群公卿士，命赋诗言志，琳诗云：“寄言窦车骑，为谢霍将军。何以报天子？沙漠静妖氛。”帝大悦，曰：“獯猃陆梁，未时款塞，卿言有验国之福也。”

又曰：齐萧悫字仁祖。为太子洗马。尝於秋夜赋诗，其两句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曰：“萧仁祖之斯文可谓雕章间出。”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乙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河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颜黄门云：“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而卢思道之徒，雅所不愜，箕毕殊好，理固宜然。”

又曰：王为常山王司马。希恬忄詹寡欲，不以世务为累，时谓之方叔司马。尝游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常山王遣使召希，希不时至。明日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问希：“昨已朱颜，得无鱼鸟致怪乎？”希笑曰：“昨陶然以酒被责，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鱼鸟而已哉！”

又曰：辛德源尝於邢邵座赋诗，其十字曰：“寒威渐离风，春色方依树。”众咸称善。後王昕逢之谓曰：“今日可谓寒威离风，春色依树。”

《隋书》曰：杨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番州刺史薛道衡，词气宏拔，风韵秀出，亦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叹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岂若是乎！”

《唐书□文苑传》：元万顷，乾封中从英国公李征高丽，为辽东道管记。时别帅冯本以水军援裨将郭封，船破失期，封欲作书与，恐高丽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令万顷作离合诗赠。不达其意，大怒曰：“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万顷解释之，乃止。

又曰：钱起能五言诗。初从乡荐，家寄江湖，尝於客舍月夜独吟，遽闻人吟於廷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起愕然，慑衣视之，无所见矣，以为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怪而志之。及起就试之年，李所试《湘灵鼓瑟诗》题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谣十字为落句。深嘉之，称为绝倡，是岁登第。

又曰：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为友，工为诗，善状咏当时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穆宗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念及稹篇，咏者宫中呼为“元才子”。至是极承恩遇，尝为长庆宫词数十百篇，闾里竞为传唱。

又曰：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居易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尝与禹倡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太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馀乘兴仗醉率然作者不在此数。尝戏微之云：仆与足下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独步於吴越间，此一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非重不幸耶？梦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矣。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弟秘藏而已。”

《世说》曰：夏侯孝若作周诗成，示潘岳，曰：“此文非徒温雅，乃见孝弟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

又曰：孙秀收石崇、潘岳，先送石市，潘後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耶？”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又曰：孙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文士传》曰：张秉自知短命，乃作《千年歌诗》以自伤。

《颜氏家训》曰：王籍《入若邪溪》诗云：“蝉噪溜疋静，鸟鸣山更幽。”江南以为文章断绝，物无异议。简文吟咏，不能忘之。

《金楼子》云：有何赠智者，常於任座赋诗而其诗言不类。任云：“卿诗可谓高厚。”其人大怒曰：“遂以我诗为狗号。”

《国朝传记》曰：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云：“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语，谁谓此虏解作诗？”及云：“人归落雁後，思发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无虚士。”

《国朝杂记》曰：沈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史补》曰：德宗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宴百僚赋诗，群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於容州，天下荣之。
又曰：杜佑在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上曰：“此恶诗，焉用进？”时人谓之淮敕恶诗。
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
卷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赋
《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
《释名》曰：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也。
《汉书》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与图政事，故可以列为大夫也。春秋之後，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於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谕，咸以恻隐古诗之义也。其後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
又曰：上令王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游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如女工有绮，音里裯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於倡优博弈远矣。”
又曰：武帝以安车征枚乘。孽子皋母为小妻。乘之东归也，皋母不肯随乘，乘怒留皋与母居。年十七，上书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召入，诏使赋平乐馆，善之，拜为郎。皋不通经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慢戏，以故得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武帝春秋三十九乃得皇太子，群臣喜，故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
又曰：上读司马相如《子虚赋》，善之，乃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请为天子游猎之赋。”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义，故虚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归於节俭，因以讽谏天子，天子大说。时上好神仙，相如又奏《大人赋》，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之气，游天地之间意。
又曰：赵昭仪方大幸，每上幸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故扬雄盛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厘三神”。又言“屏玉女，却宓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赋成奏之，天子异焉。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以为式。

《後汉书》曰：王延寿字文考，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後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辍翰。

又曰：李充字伯仁，少以文章显名。贾逵荐充，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魏志》曰：陈思王植，太祖常视其文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篇，固当面试。”时邺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使各赋。植赋，援笔立成，太祖甚异之。

《吴书》曰：张作《冉榴枕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後见琳《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於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彼，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

《魏略》曰：卞兰献赞述太子德美，太子报曰：“作者不虚其辞，受者必当其实。兰此赋岂吾实哉？昔吾丘寿王一陈宝鼎，何武等徒以歌颂，犹受金帛之赐。兰事虽不谅，义足嘉也。今赐牛一头。”

又曰：邯郸淳作《投壶赋》，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千匹。

《晋书》曰：孙绰绝重张衡、左思赋，云：“《三都》、《二京》，六经之鼓吹也。”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当作金石声也。”荣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又曰：桓温欲经纬中国，以河南粗平，将移都洛阳，朝廷畏温不敢为异，而北土萧条，人情疑惧。孙绰上疏言不可。温见绰表，不悦曰：“致意兴公，何不寻君《遂初赋》，而知人家国事耶？”

又曰：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也。博学有才气。尝为《筝赋》，成，谓人曰：“吾赋之比嵇康琴。不赏者，必当以後出相遗；深识者，亦当以高奇见贵。”

《宋书》曰：谢庄字希逸，仕为太子中庶子。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帝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示庄。及见庄赋，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遂隐其赋。

《梁书》曰：张率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於金马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书》曰：沈众字仲兴，好学有文词，仕梁为太子舍人。时武帝制千字诗，众因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於文德殿。帝命众竹赋，赋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

《北齐书》曰：刘昼举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苦拙，制一首赋，以“六合”为名，自谓绝伦，吟讽不辍。乃叹曰：“儒者劳而少工，见於斯矣。我读儒书二十馀年而答策不第，始学作文便得如是。”曾以此赋呈魏收，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语褶於名。”

《唐书》曰：获嘉主簿刘知几著《思慎赋》以刺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文，相顾而叹曰：“陆机豪士之所不及也。当今防身要道，尽在此矣！”

又曰：《文苑传》：李华字遐叔，善属文，与兰陵萧策士友善。华应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余言，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後唐书》曰：李琪少孤贫，苦学，尤精於文赋。昭宗时，李父子以文学知名於时。琪年十八，袖赋一轴谒。览赋惊异，倒履迎门，因出《琪调哑锺》、《捧日》等赋，指尔谓琪曰：“予常患近年文士辞赋皆数句之後未见赋题，吾子入句见题，偶属典丽，吁！可畏也。”琪由是以益知名也。

挚虞《文章流别论》曰：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之诗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词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扬子称赋莫深於《离骚》，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

《祢衡传》曰：黄祖时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祖举卮酒於衡曰：“愿先生赋之，以娱佳宾。”衡揽笔而作，文无加点，辞采甚丽。

《文心雕龙》曰：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ゼ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瞽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故刘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合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於诗人，而拓宇於《楚辞》者也。於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钧》，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辞人，循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洞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以下，品物毕图。繁积於宣时，校阅於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归馀於总词。序以建言，首引情本；词以理篇，写送文势。观夫荀结隐语，事义自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发夸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要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鸟》，致辨於情理；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赡雅；张衡《二京》，迅拔宏富；子□《甘泉》，构深伟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篇必道；伟长通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於鸿规；士衡、子安，绩於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馀；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差玄黄，文虽杂而有实，色虽糅而有仪，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首，逾惑体要；遂使繁花析枝，膏腴害骨，无贯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雾者也。

宋玉《大言赋序》曰：楚襄王既登云阳之台，命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赋卒而玉受赏。语祠能为《小言赋》者，赋之□梦之田而赋卒，乃赐玉田。

扬子《法言》曰：或问曰：“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若孔氏之门而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亻辱檀子归，年始十三，命为《高殿赋》，下笔即成，影不移漏。亻辱檀览而善之，拟之於曹子建。

又《前秦录》曰：苻坚宴群臣於逍遥园，将军讲武，文官赋诗。有洛阳年少者，长不满四尺而聪博善属文，因朱彤上《逍遥戏马赋》一篇，坚览而奇之，曰：“此文绮藻清丽，长卿俦也。”

《西京杂记》曰：长安有度虬亦善为赋。常为《清思赋》，时人不贵，虬乃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焉。

又曰：相如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子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以献上。”赐锦四匹。

又曰：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曰：“长卿赋不从人间来，神化所主耳。”子□学相如为赋而不逮，是故雅服焉。

又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其传也。”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博物志》曰：王延寿，逸之子也。鲁作灵光殿初成，逸语其子曰：“汝写状归，吾欲为赋。”文考遂以韵写简，其父曰：“此即好赋，吾固不及矣。”
《三国典略》曰：齐魏收以温子升、邢邵不作赋，乃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惟以章表自许，此同儿戏。”
《文士传》曰：何桢字元。青龙元年，天子特诏曰：“扬州别驾何桢有文章才，试使作《许都赋》，成，封上，不得令人见。”桢遂造赋，上甚异之。
又曰：棘嵩见陆□作《逸民赋》，嵩以为丈夫出身不为孝子则为忠臣，必欲建功立策为国宰辅，遂作《官人赋》以反□之赋。
桓子《新论》曰：予少时见扬子□丽文高论，不量年少，猥欲迨及，业作小赋，用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子□亦言：成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脏出地，以手收之。觉，大少气，病一岁余。少好文，见子□工为赋，欲从学。子□曰：“能读千赋，则善之矣。”
魏文《典论》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广陵陈琳、山阳王粲、北海徐、陈留阮、汝南应璩、东平刘桢，此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之《玄猿》、《漏卮》、《团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陈琳、阮之章表书记，今之佳也。应璩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
魏文《临涡赋序》曰：余从上拜坟，乘马过水。相徉高树之下，驻马书鞭，为《临涡赋》。
《世说》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十年乃成。门庭户席，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时人皆有讥訾，思意甚不惬。後示张华，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书：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
又曰：袁宏作《东征赋》，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温甚恨之，尝以问宏，宏曰：“尊君称位，非下官敢专。既未遑启，故不敢显之。”温曰：“君欲何为词？”宏即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殒。”温乃喜。又不道陶侃，侃子胡奴抽刃于曲室问袁：“君赋云何忽？”袁急而答曰：“大道尊公何言无？”因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以治民，职思静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胡奴乃止。
《金楼子》云：刘休玄好学有文才，为《水仙赋》，时人以为不减《洛神赋》；《拟古诗》，时人谓陆士衡之流也。余谓《水仙》不及《洛神》，《拟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乎士衡矣。

《闽川名士传》曰：贞元中，杜黄裳知贡举试《珠还合浦赋》。进士林藻赋成，凭几假寐，梦人谓之曰：“君赋甚佳，但恨未叙珠来去之意尔。”藻悟，视其草，乃足四句。其年擢第，谢杜黄裳，谓曰：“惟林生叙珠来去之意若有神助。”

卷五百八十八　文部四

颂

《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又曰：《民》，尹吉甫美宣王也。其诗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

陆机《文赋》曰：颂则优游以彬郁。

《文章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颂声兴，於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庙，告於神明。故颂之所美，则以为名。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非古颂之意。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傅毅《显宗颂》，文与《周颂》相似，而杂以《风》、《雅》之意。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

《文心雕龙》曰：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累为颂，以歌《九招》。自《商颂》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资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鲁以公旦次编，商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飨燕之恒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夫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属兴，又覃及细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相继於时矣。若夫子□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僖后，或拟《清庙》，或范《》《那》，虽深浅不同，详略有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原夫颂惟典懿，词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於规式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仪，虽纤巧曲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

《汉书》曰：宣帝征王褒为《圣主得贤臣颂》，褒对曰：“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糗者，不足与论大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穷巷之中，长於蓬茨之下，无有游观广览之知，不足以塞厚望，应明旨。虽然，敢不略陈愚而抒情素。”

又曰：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帝召贾逵，因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

范晔《後汉书》曰：肃宗修治古礼，巡狩方岳。崔る上《四巡颂》称汉德。帝雅好文章，自见る颂後，常嗟叹之，问侍中窦宪曰：“宁知崔る乎？”对曰：“班固数为臣说之，然未见。”帝曰：“公爱班固而忽崔る，此叶公之好龙也。可试见之。”る由此候宪，宪屣履迎门，笑谓る曰：“亭伯，吾受诏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以为上客。

又曰：傅毅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庙颂未立，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

又曰：平望侯刘毅以和熹邓太后有德教，请令史官著《长乐宫圣德颂》以敷宣景耀，勒勋金石，悬之日月，摅之罔极，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从之。

《魏志》曰：黄初三年，黄龙见邺西漳水。中山王褒上颂，赐黄金十斤。

《晋春秋》曰：怀帝陷於平阳，刘聪加帝开府仪同三司、会稽郡公，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於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刘君，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聪曰：“卿家骨肉何相残之甚邪？”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意也。大汉将兴，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聪甚有喜色。

《晋书》曰：刘臻妻陈氏，聪敏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正朝肇建。青阳散晖，澄景载焕。”

臧荣绪《晋书》曰：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志气旷放，以宇宙为狭，著《酒德颂》，为建威参军，以寿终。

崔鸿《春秋□前燕录》曰：慕容隽观兵近郊，见甘棠於道周，从者不识，隽曰：“唏，此诗所谓‘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於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也。《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群司亦各书其志，吾将览焉。”於是内外臣僚并上《甘棠颂》。

《南史》曰：梁大同中，尝骤雨殿前，往往有杂色宝珠。梁武观之，甚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颂》，帝谓寄兄荔曰：“此颂典裁清拔，卿之士龙也，将加擢用。”寄闻之，叹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击壤之情耳。吾岂买名求仁者乎？”

《後周书》曰：颜之仪幼颖悟，三岁能读《孝经》。及长，博涉群书，好为词赋。尝献《神州颂》，辞以雅赡。梁元帝手敕报曰：“枚乘二叶，俱得游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应贞两世，并称文学。我求才子，鲠慰良深。”江陵平，之仪随例迁长安，世宗以为麟趾学士。

《隋书口志》曰：北齐中书侍郎杜台卿上《世祖武成皇帝颂》。齐主以为未能尽善，令和士开以颂示李德林，宣旨云：“台卿此文，未当朕意，以卿有大才，须叙盛德，即宜速作，急进本也。”德林乃上颂十六章，并序。武成览颂善之，赐名马一匹。

《郑玄别传》曰：民有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附，文辞鄙略，君为改作。又著颂二篇，侯相高其才。

王充《论衡》曰：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德也。

又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雀颂》。百官上颂，文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文比金玉。

崔る《四巡颂表》曰：臣闻阳气发而庚鸣，秋风厉而蟋蟀吟，气之动也。唐虞之世，樵夫牧监，击辕中《韶》，感於和也。臣不知手足之动音声，敢献颂云。

《零陵先贤传》曰：周不疑字文直。曹公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奇之。

赞

《释名》曰：称人之美曰赞。赞，纂也，纂集其美而叙之也。

《文心雕龙》曰：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词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词者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如相如属词，如赞荆轲；及史、班书记，以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而论词；又纪传後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任雅，动植必赞，赞兼美恶，亦犹颂之有变耳。然本其为义，事生奖叹，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於四字之句，盘桓於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比其体也，发言虽远，而致用盖寡，大抵所归，其颂家之细条也。

李充《翰林论》曰：容象图而赞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美也。

《晋书》曰：稽含，绍之从子也。弘农王粹以贵公子尚主，馆宇甚盛，图庄周於室，广集朝士，使含为之赞。含援笔为之，文不加点。其略曰：“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处岩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既非其所，没有馀辱。”粹有愧色。

又曰：卫恒字巨山，为黄门郎，善草隶。太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馀万言，其一卷论楚者最为工妙。恒悦之，故竭思，以赞其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羊孚作《雪赞》曰：“资清以化，乘气以霏，遇象能鲜，即洁成辉。”桓尹遂以书扇。

箴

《文心雕龙》曰：箴，所以攻疾除患，喻针石垣。

又曰：斯文之兴，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馀句颇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阙，惟《虞箴》一篇，体义备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故魏绛讽君於后羿，楚子训人於在勤。战伐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萎绝。至扬雄稽古，始范《虞箴》，作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及崔胡补缀，总称百官，指事配位，{般车}鉴有征，可谓追清风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勖《符节》，要而失浅；温峤《侍臣》，博而患繁；王济《国子》，引多事寡；潘君《乘舆》，义正体芜。凡斯继作，鲜有克衷。至於王朗《杂箴》，乃置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观其约文举要，宪章武铭，而水火井灶，繁辞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诵於经，铭题於器，名用虽异而警戒实同。箴全御过，故文资确切；铭兼褒赞，故理贵弘润；取其要也。然矢言之道盖阙，庸器之制久沦，所以箴铭寡用，罕施後代。惟秉文君子，宜酌其远大矣。

陆士衡《文赋》曰：箴顿挫而清壮。

《周书》曰：《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妻子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非其臣妾也。卿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国无兼年之食，遇天饥，百姓非其有也。

《左传口襄四》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周武王太史也。阙，过也。百官各以箴以诫王过也。）於《虞人之箴》曰：（虞人，掌田猎者。）“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芒芒，远貌也。画，分也。）经启九道。（九道，九州之道也。启，开也。）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人神各有归，故德不乱也。）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冒，贪。）忘其国恤，而思其牡，（言但念猎。）武不可重，（重犹数也。）用不恢於夏家。（羿以好武，虽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也。）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兽臣，虞人也。告仆夫，不敢斥奠也。）

范晔《後汉书》曰：崔琦字子玮。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诫之，冀不能受，作《外戚箴》。

《晋书》曰：张华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为讽。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

又曰：文帝子齐王攸，武帝时为太子太傅，献箴於太子，其略曰：“无曰父子之间，昔有江充；无曰至亲靡二，或客潘崇。谀言乱真，讠替润离亲，骊姬之谗，晋侯疑申。固亲以道，勿固以恩，修身以敬，勿托以尊。”世以为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周书》曰：齐王宪友刘休征献《王箴》一首，宪美之。休征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剪削诸弟，甚悦其文。

《唐书》曰：元和中，吏部郎中柳公绰献《太医箴》，曰：“寒暑满天地之间，浃肌肤於外；好爱溢耳目之前，诱心知於内。端洁为是，奔射犹败，气行无间，隙不在大。睿圣之姿，清明绝俗，心正无斜，志高寡欲。谓天高矣，气蒙晦之；谓地厚矣，横流渍之。圣情超遥，万方赖之。饮食所以资身也，过则生患；衣服所以称德也，侈则生慢。惟过与侈，心必随之，气与心流，疾亦伺之。”上深嘉叹，降中使劳问。

又曰：敬宗游幸无度，李德裕献《丹箴》六首。《宵衣箴》曰：“先王听政，昧爽以俟，鸡鸣既盈，日出而视。伯禹大圣，寸阴为贵；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姜后，独去簪珥。彤管记言，克念前志。”语裯《正服》、《罢献》、《纳诲》、《辨邪》、《防微》等箴，文多不载。帝甚嘉之。

胡广《百官箴□叙》曰：箴谏之兴，所由尚矣。圣君求之於下，忠臣纳之於上。故《虞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墨子著书，称《夏箴》之辞。

崔瑗《叙箴》曰：昔杨子□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於是作为九州及二十五管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

卷五百八十九　文部五

碑

《释名》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于是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後人因为焉，故建道陌之头，名其文谓之碑也。

《文心雕龙》曰：碑者，裨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裨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牡，未勒勋绩。而庸器渐阙，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後汉已来，碑碣□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不精允。其序事也该而要，其缀采已雅而泽；清辞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至矣。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辞洽之来，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於碑；温、王、郗庾、词多枝离；桓彝一篇，最为辩裁矣。此碑之致也。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致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诔。是以勒器赞勋者，入铭之域；树碑述亡者，同诔之区焉。

《礼记□丧大记》曰：君葬用盾，四绋二碑，御柩用羽葆。大夫葬用盾，二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碑，御柩用茅。士丧用国车，二绋无碑。
又《祭义》曰：祭之日，尸牵牲，入庙门，丽于碑。（丽犹击也。）
《东观汉记》曰：窦章女，顺帝初入掖庭为贵人，早卒。帝追思之，诏史官树碑颂德，帝自为之辞。
范晔《後汉书》曰：郭林宗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为其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
又《蔡邕传》曰：邕以经籍去圣已久，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後学，乃与五官中郎将堂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於碑，使工镌刻，立於太学门外。於是後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
《魏志》曰：王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ウ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文。
又曰：邓艾字士载。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陈碑文，“言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更名范，字士则。後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
《晋书隐逸传》曰：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馀工艺靡不毕综。总角时，以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又为文而自镌之，词丽器妙，时人莫不惊叹。
又曰：郭璞为庾冰筮曰：“墓碑生金。”庾氏大忌。後冰子为广州刺史，碑生金，为桓温所灭。
又曰：杜预好为後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为陵谷乎？”
又曰：孙绰少以文才垂称，於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後刊石焉。
又曰：扶风武王骏尝都督雍梁，病薨，追赠大司马，加侍中，假黄钺。西土闻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为之树碑，长老见碑，无不下拜。其遗爱如此。
又曰：唐彬为幽州，百姓追慕彬功德，生为立碑，作颂。彬初受学於东海阆德，门徒甚多，独目彬有廊庙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为之立碑。
王隐《晋书》曰：《石瑞记》曰：永嘉初，陈国项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取，尽复生。此江东之瑞。
《齐书》曰：竟陵王薨，范□是故吏，上表请为立碑。文云：“人蓄油素，家怀铅笔；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油素，绢也。笔所以理书也。）
《三国典略》曰：梁宗懔少聪敏，好读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学士。梁主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王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陆□，吴郡吴人。曾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美之，曰：“今之蔡伯喈也。”至都言於高祖，高祖召兼尚书议郎，顷之即真。

《後魏书》曰：卫操，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刘、石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右将军，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邗城南，以颂功德，云：“魏轩辕之苗裔，桓穆二帝驰名域外，九译宗焉。有德无禄，大命不延，背弃华殿。□中名都，远近齐轨，奔赴梓庐。”时晋光熙元年秋也。皇兴初，雍州别驾、雁门段荣，於大邗掘得此碑。

又曰：尔朱荣字天宝，美容貌，幼而明决，长好射猎。葛荣之叛也，荣列围大猎，有双兔超於马前，荣乃弯弓而誓曰：“中之，则擒葛荣。”应弦而殪，三军咸悦。破贼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号曰《双兔碑》。

《唐书》曰：贾敦实，宛朐人也。贞观中，累除饶阳令。时制大功已下不得联职，敦实兄敦颐复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树碑於大市通衢。及敦实去职，复刻石颂其政德，立於兄碑之侧。故时人呼为“棠棣之碑”焉。

又曰：贞观中，议封禅，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垂裕後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後王之休烈。其义远矣。”

又曰：高宗御制慈恩寺碑文，及自书镌刻既毕，戊申，上御安福门楼，观僧玄奘等迎碑向寺。诸寺皆造幢盖，饰以金宝，穷极瑰丽。太常及京城音乐，车数百辆，僧尼执幡两行导从。士女观者，填噎街衢。自魏晋已来，崇事释教，未有如此之盛者也。

又曰：《文苑传》曰：李邕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有文集七十卷，其《张干公行状》、《洪州放生池碑》、《批韦巨源谥议》，文士推重之。後因恩思例，得赠秘书监。

又曰：长平中，源寂使新罗国，见其国人传写讽念冯定所为《黑水碑》、《画鹤记》。韦休符之使西蕃也，见其国人写《定商山记》以代屏障，其文名驰於戎夷如此。

又曰：李华尝为《鲁山令元德季墓碑》，颜真卿书，李阳冰篆额。后人争模写之，号为“三绝碑”。

又曰：裴度平淮西，诏韩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功第一。不平之，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之。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又曰：萧亻免在相位时，穆宗诏撰故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对曰：“臣器褊狭，比不能强。王承宗先朝阻命，事无可观，如臣秉笔，不能溢美。又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之後，例行贶遗，臣若公然阻绝，则违陛下抚纳之宜；亻黾亻免受之，则非微臣平生之志。臣不愿为之秉笔。”帝嘉而从之。

又曰：李绛，宪宗时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宠，既为神策军护军中尉，尝欲於安国佛寺建立圣政碑，大兴功作。绛即上言：“陛下布惟新之政，铲积习之弊，四海延颈，日望德音。今忽立圣政碑以示天下以不广。《易》称：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执契垂拱，励精求理，岂可以文字而尽圣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赞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亏损盛德。岂谓敷扬至道哉？故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之罘、峄山之碑，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适足为百王所笑，万代所讥，至今称为失道亡国之主。岂可拟议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业，举贞观、开元之政，思理不遑食，从谏如顺流，固可与尧、舜、禹、汤、文、武方驾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经之事而自损圣政？近者，阎巨源请立纪圣德碑，严励请立纪圣功碑，陛下详尽事宜，皆不允许。今忽令立此，与前事颇乖。况此碑在安国寺，不得不叙载游观崇饰之事；述游观且乖理要，叙崇饰又匪政经，固非哲王所宜行也。”上纳之。

《後唐史》曰：魏帅杨师厚於黎阳山采巨石，将纪德政。制度甚大，以铁为车，方任负载，驱牛数百，不由道路，所经之处，或坏人庐舍，或发人丘墓。百姓瞻望曰：“碑来。”碑石才至而卒，魏人以为应“碑来”之兆。

《祢衡别传》曰：黄祖之子射作章陵太守，与衡有所之，见蔡伯喈所作石碑。正平一过视之，叹之言好。後日各归章陵，自恨不令吏写之。正平曰：“吾虽一过，皆识，其中央第四行中，石书磨灭两字不分明，当是某字，恐不谛耳。”因援笔书之，初无所遗，惟两字不着耳。章陵虽知其才明，犹嫌有所脱失，故遣往写之；还以校正平所书，尺寸皆得，初无脱误，所疑两字，故如正平所遗字也。於是章陵敬服。

《世说》曰：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读碑背上题云：“黄绢幼妇，外孙虀臼。”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云：“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於字为绝。幼妇，少女也，於字为妙。外孙，女子也，於字为好。虀臼，受辛也，於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如卿，乃觉三十里。”

王肃答诏问为瑞表曰：“太和六年，上将幸许昌，过繁昌，诏问受禅碑生黄金白玉应瑞不？肃奏以始改之元年，嘉瑞见乎，于践祚之坛宜矣。”

《晋令》曰：诸葬者皆不得立祠堂、石碑、石表、石兽。

《语林》曰：孙兴公作永嘉郡，郡人甚轻之。桓公後遣传教令作《敬夫人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人云：“故当有才，不尔，桓公那得令作碑？”於此重之。
《荆州图记》曰：羊叔子与邹润甫尝登岘山，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念此使人悲伤。”润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问令望，当与此山俱传。若润甫辈，乃当如公语耳。”後参佐为立碑，着故望处，百姓每行望碑，莫不悲感。杜预名为“堕泪碑”。
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有张詹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衣，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见伤。”及胡石之乱，旧墓莫不夷毁，而此墓俨然。至元嘉六年，民饥始发。说者云：“初开，金银铜锡之器，朱装雕刻之饰，烂然毕备。
《齐道记》曰：琅琊城，始皇东游至此，立碑铭纪秦功德，云是李斯所刻。
《西征记》曰：国子堂前有列碑，南北行三十五枚。刻之表里，书《春秋经》、《尚书》二部，大篆、隶、科斗三种字，碑长八尺。今有十八枚存，馀皆崩。太学堂前石碑四十枚，亦表里隶书《尚书》、《周易》、《公羊传》、《礼记》四部，本石鹿相连，多崩败。又太学赞碑一所，汉建武中立，时草创未备。永建六年，诏下三府缮治。有魏文《典论》立碑。今四存二败。
《述征记》曰：下相城西北汉太尉陈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记弟子卢植、郑玄、管宁、华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陈登碑文并蔡邕所作。）
郦善长《水经注》曰：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所谓龙门矣。孟津河口，广十八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岸上并有庙祠，祠前有石碑三所，碑字紊灭，不可识也。一碑是太和中立。
《述异记》曰：崆峒山中有尧碑、禹碣，皆籀文焉。（伏滔《述帝功德铭》曰：“尧碑禹碣，磨古不昧。”）
虞喜《志林》曰：赣榆县有始皇碑，潮水至，则加其上三丈，去则见三尺，行有十二字。
《异苑》曰：吴郡岑渊碑在江乘湖西太元村，人见龟从田中出，还其元处，萍藻犹着腹下。
《金楼子》曰：铭颂所称，兴公而已。夫披文相质，博约温润，吾闻斯语，未见其人。班固硕学，尚云赞颂相似；陆机钩沉，犹称碑赋如一。
《国朝传记》曰：魏文贞之薨也，太宗自制其碑文并自书，後为人所间，诏令掊之。及征高丽不如意，深悔为是行，乃叹曰：“若魏征在，不使我有此举也。”既渡辽水，令驰驿祀以少牢，复立碑焉。
又曰：率更令欧阳询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还，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绰《尚书故实》曰：东晋谢太傅墓碑树贞石，初无文字，盖重难制述之意。《国史补》曰：韦贯之为尚书右丞，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是时，裴均之子图不朽于贯之，缣帛万匹。贯之举手曰：“宁饿不苟。”

卷五百九十　文部六

铭

《释名》曰：铭者，述其功美可称名也。

《礼记□祭统》曰：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後世，教也。夫铭者，一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观於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智足与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汝铭，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于彝鼎。’”此卫孔悝之鼎铭也。古之君子，论撰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国家如此。子孙之守宗庙社稷者，其先祖无美而称之，是诬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传，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周礼□夏官上□司勋职》曰：掌六乡赏地之法，以等其功。（尝地，尝田也。在远郊之内，属六卿焉。等犹差也，以功大小为差。）王功曰勋，（辅成王业，若周公者也。）国功曰功，（保全国家，若伊尹也。）民功曰庸，（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劳，（以劳定国，若禹者也。）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也。）战功曰多。（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者也。《司马法》曰：上多前虏也。）凡有功者，铭书於王之太常，祭於大，司勋诏之。（铭之言名也。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先王祭之。诏谓告其神以辞也。盘庚告其卿大夫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是也。今汉祭功臣于庙庭。）

《周礼□冬官□考工记》曰：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铭刻之也。时，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极，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于道之中。）嘉量既成，以观四国；（以观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启厥後，兹器维则。”（永，长也。厥，其也。兹，此也。又长启道其子孙，使法则此器长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张载字孟阳。随父牧在蜀作《剑阁铭》，刺史张敏表之天子，命刻石於剑阁。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勒徙洛阳晷影於襄国，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函，置于建德前殿。

刘《梁典》曰：天监六年，帝以旧国漏刻乖舛，乃敕员外郎祖恒治漏；成，命太子舍人陆亻垂为文，其序曰：“乃诏臣为铭。”按亻垂集曰：“铭一字，至尊所改也。”

《唐书》太宗幸河北，观砥柱，因勒铭於其上，以陈盛德。

《穆天子传》曰：天子观舂山之上，乃为铭，疏於玄圃之上，以贻後世。（谓勒石铭功德。）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三日，召士大夫而问焉，曰：“恶有藏之约，行之万世，可以为子孙者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斋矣。”三日端冕，师尚父端冕奉书而入，则负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东面而立，师尚父西面，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闻书之言，惕然若恐惧，而为诫，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

《太公金匮》曰：武王曰：“吾随师尚父之言，因为慎书铭，随身自诫。”其冠铭曰：“宠以着首，将身不正，遗为德咎。”书履曰：“行必虑正，无怀侥亻幸。”书剑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则福，废则覆。”书镜曰：“以镜自照，则知吉凶。”书车曰：“自致者急，载人者缓，取欲无度，自致而反。”

《皇览记阴谋》：黄帝金人器铭曰：武王问尚父曰：“五帝之诫，可得闻乎？”尚父曰：“黄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尧之居民上也，振振如临深渊。舜之居民上也，忄栗々恐夕不见旦。”武王曰：“吾并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惧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谦，威强者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为诫，随之身。”

《孔子家语》曰：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当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诫之哉。无多言，无多事。多言多败，多事多害。安乐必诫，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害，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弗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绵绵微细若不绝，则有成网罗者也。）豪末不札，（如毫之末，言微者。札，拔也。）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乃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惟能如此也。江海虽左，长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尝与善人。诫之哉！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子志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云：‘战战兢兢，（战战，恐也。兢兢，戒也。）如临深渊，（恐堕。）如履薄冰。’（恐舀。）行身如此，岂曰过患哉？”（孙卿子《说苑》又载也。）

又孙楚反金人铭曰：昔太庙左阶之前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焉？我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赜罔深而不探，理无奥而不钩，故言满天下，而无口尤。夫惟言立，乃可长久，胡不愧然，生缄其口，自拘文庭，终身叉手。”

《孔子家语》曰：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见欹器焉。（欹，倾。）孔子问於守庙者，曰：“此何器也？”对曰：“宥坐之器。”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明君以为至诫，常置於座侧也。”子路进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後之君子，感诫之至，追而作铭。

扬子《法言》曰：或问铭，曰：“铭哉，铭哉，有意於慎也。”

《文心雕龙》曰：昔轩辕帝刻舆以弼违，大禹勒笋ね以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诫之训；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列圣鉴诫，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慎德。盖臧武仲之论铭也，曰：“天子令德，诸侯计功，大夫称伐。”夏铸九牧之金，周勒肃慎之苦，令德之事也；吕望铭功於昆吾，仲山镂绩於庸器，计功之义也；魏颗纪勋於景锺，孔悝表勤於卫鼎，称伐之类也。若乃飞廉有石椁之锡，灵公有夺里之谥，铭发幽石，噫可怪也。赵灵勒迹於番吾，秦昭刻传於华山，夸诞示後，吁可笑也。详观众列，铭义见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若乃班固燕然之勒，张旭华阴之碣，序亦成矣。蔡邕之铭思烛古今，桥公之钺则吐纳典谟，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长也。至如敬通新器，准武铭，而事非其物，繁略违中。崔る品物，赞多诫少。李尤积篇，义俭辞碎。蓍龟神物，而居博弈之下；衡斛嘉量，而在杵臼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闲哉！魏文九宝，器利辞钝。惟张载剑阁，其才清彩，迅足，後发前至，铭勒岷汉，得其宜矣。

《文章流别传》曰：夫古之铭至约，今之铭至烦，亦有由也。质文时异则既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矣，且上古之铭，铭於宗庙之碑。蔡邕为扬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来，器铭之佳者，有王莽鼎铭，崔瑗机铭，朱公叔鼎铭，王粲研铭，咸以表显功德。天子铭嘉量，诸侯大夫铭太常，勒锺鼎之义，所言虽殊，而令德一也。李尤为铭，自山河都邑至於刀笔符契，无不有铭，而文多秽病，讨而润色，亦可采录。

《三辅决录》曰：何敞字文高。为汝南太守。帝南巡过郡，郡有刻镂屏风，帝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修身。”事见《黄香集》

铭志（附）

《西京杂记》：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款，犬马未陈，奄先朝露，骨肉归於后土，魂气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於北郭山焉。”晏然处死，乃命刊名，埋於墓前，种松柏五株，至今茂盛。

《西京杂记》：滕公驾至陈都门，马鸣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惧，使卒掘其所跑之地，深二尺，得石椁。滕公以烛照之，有铭，乃以水洗之，其文字古异，左右莫能知。问叔孙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葬此乎？”於是终葬此焉。

《博物志》曰：鲁阉里蔡伯公死，求葬。庭中有二人行。顷还葬，二人复出。掘土得石椁，有铭曰：“四体不勤孰为作，生不遭遇长附托，赖得二人发吾宅。”闾里祠之。

又曰：卫灵公葬，得石椁，铭云：“不逢箕子，灵公夺之我里。”

七辞

傅玄《七谟序》曰：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依》、《七说》、《七触》、《七举》、《七误》之篇，於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马作《七广》，张造《七辨》，或以恢大道而导幽滞，或以点瑰而调咏，扬晖播烈，垂於後世者，凡十有馀篇。自大魏英贤迭作，有陈王《七启》、王氏《七释》、杨氏《七训》、刘氏《七华》、从父侍中《七诲》，并陵前而邈後，扬清风於儒林，亦数篇焉。世之贤明多称《七激》工，余以为未尽善也。《七辨》似也，非张氏至思，比之《七激》未为劣也。《七释》佥曰妙焉，吾无间矣。若《七依》之卓轹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闲理，亦近代之所希也。

虞挚《文章流别论》曰：《七发》造於枚乘，借吴楚以为客主，先言出舆入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蹙痿之损，深宫洞房寒暑之疾，靡漫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听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导体蠲淹滞之累，既设此辞，以显明去就之路，而後说以声色逸游之乐。其说不入，乃陈圣人辨士讲论之娱而霍然疾瘳。此因膏梁之常疾以为匡劝，虽有甚泰之辞而不没其讽谕之义也。其流遂广，其义遂变，率辞人淫丽之尤矣。崔る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呜呼，扬雄有言“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岂不谓义不足而辨有馀者乎？赋者将以讽，吾恐其不免於劝也。傅子集古今七篇而论品之，署曰《七林》。

《文心雕龙》曰：枚乘ゼ艳，首制《七发》，腴辞口构，夸丽风骇。盖七覆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梁之子也。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及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る《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於事理。观其大抵所归，莫不高谈宫馆，壮语田猎；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甘意摇骨髓，艳辞洞魂识。虽始之以淫侈，终之以居正；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口所谓聘郑声曲终而奏雅乐者也。《七厉》叙贤，归以儒道，虽文非拔群，而意实卓尔矣。

连珠

傅玄《文叙》曰：《连珠》者，兴於汉章帝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才子受诏作之，而蔡邕、张华之徒又广焉。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贤者微悟，合於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睹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班固喻美辞壮文，体裁弘丽，最得其体。蔡邕言质辞碎，然其旨笃矣。贾逵儒而不艳，傅毅文而不典。

《文心雕龙》曰：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此文章之枝流，暇预之末造也。自此以後，拟者间出，杜笃、贾逵之曹，刘珍、潘勖之辈，欲穿明珠，多贯鱼目，可谓寿陵匍匐，非复邯郸之步，里丑捧心，不关西子之颦矣。惟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致句，广於旧篇。岂慕朱仲四寸之乎？夫文小易周，思闲可瞻，足使义明而辞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

《宋书》：刘祥著连珠十五首，以寄其怀。其讥议云：“希世之宝，违时必贱；伟俗之器，无圣则沦。是以明王黜於楚岫，章甫穷於越人。”有以祥连珠启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过恶，付廷尉。上别遣敕祥曰：“我当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愆。卿若能改革，当令卿得还。”乃徙广州。不意终日纵酒，少时卒。

《三国典略》曰：梁简文为侯景所幽，作《连珠》曰：“吾闻言可覆也，人能育物，是以欲轻其礼。有德必昌，兵贱於义，无思不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吾闻道行则五福俱凑，运则六极所锺。是以麟出而悲，岂惟孔子？途穷则恸，宁止嗣宗？”

卷五百九十一　文部七

御制上

《尚书□皋陶谟》曰：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

《汉书》曰：高祖还归过沛，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曰：“大风起兮□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又曰：武帝求贤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弛斥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泛，覆也。方肿反。也，废也。斥，逐也。）其令州县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又曰：武帝幸河东，祠后土，顾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宴饮。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云：“秋风起兮白□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後汉书□东平宪王苍传》曰：显宗以所自作《光武本纪》示苍，苍因上《世祖受命中兴颂》。上甚善之，令校书郎贾逵为之训解。

又曰：显宗自制《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定於宣明殿。（华峤书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谓五行之家也。）

《魏志》曰：武帝御军三十馀年，手不舍书，昼讲军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遇物必诗。及造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

《魏志》曰：文帝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帝马上为诗曰：“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戈矛成山林，玄甲曜日光。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不战能屈敌，戢兵称贤良。古公宅岐邑，实始剪殷商。孟子营虎牢，郑人惧稽颡。充国务耕植，先零自破亡。兴农淮甸间，筑室都徐方。量运宜权略，六军咸悦康。岂如东山诗，悠悠多悲伤。”

《魏文帝纪》曰：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百篇，号曰《皇览》。

《晋书》曰：殷仲堪为黄门郎，孝武尝示仲堪诗，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宋书》曰：高祖过彭城，置酒命纸笔，为诗曰：“先荡临淄秽，却清河洛尘。华阳省逸骥，桃林无伏轮。”於是群才并作也。

《後魏书》曰：孝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授，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有兴而作。有大手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已後，诏策皆帝文也。自馀文章百有馀篇。

《三国典略》曰：周明帝幼而好学，词彩温丽。捃摭众书，自羲农已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行於世。

《後周书》曰：明帝三年秋九月，幸同州，过故宅，赋诗曰：“玉烛调秋气，金舆历旧宫。还如过白水，更似入新丰。霜潭渍晚菊，寒井落疏桐。举杯延故老，今闻歌《大风》。”

《梁书》曰：武帝赐张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夙昔，得人斯为盛。”率承诏往复六首。

又曰：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辞人沈约已下同作，高祖以王僧孺诗为工。

《隋书》曰：陈祯明初，後主作新歌，词甚哀思，令後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後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歌谶，此其不久兆。

又曰：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可汗奉觞上寿，拜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稽颡至，休屠继踵来。索办擎膻肉，韦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国朝传记》曰：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又曰：牛弘，炀帝之在东宫也，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之後，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亦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口卜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唐书》曰：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於诗书。洎于嗣业，进引忠良，锐精思政，多孜孜求之，若不及。数年之後，天下晏如，遂於听览之暇，留精文史，叙事言怀，时有制作，天才宏丽，兴记玄远。著作邓隆请编次之，诏不许。

又曰：太宗著《金镜述》以示群臣，其辞曰：朕以万机暇日，游心前文，仰六代之高风，观百王之遗迹，兴亡之运，可得言焉。每至轩、昊之无为，唐、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至治，未尝不留连赞咏，不能已矣。及於夏、殷末世，秦、汉暴君，使人凛然竞惧，如履朽薄。然人君皆欲其永享万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异迹，兴灭不同，何也？盖短於自见，不闻逆耳之言，至於灭亡，终身不悟，岂不惧哉？观理乱之本原，足为明镜之鉴戒。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则受天下之祸。社稷临危之主，各师其臣，若使觉悟，安有危亡之祸？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属意於遨游，岂不哀哉！古人言舜以遨游将为任使，以任使将为遨游，岂不善哉！禹不爱於声，不贪於色，予谓不然，将为爱也。人云桀纣耽於声色，予将为不好也。何以然，桀、纣命不终於天年，乐不终於一世？以此知为不好也。舜、禹命寿於终，乐毕於世，予谓之爱也。且夫人有宽躁强柔之志，愁乐贪欲之心，性有善不善者也。由是观之，尧、舜、禹、汤躬行仁义，治致隆平，此禀其善性也；幽、厉、桀、纣乃为炮烙之刑。刳孕妇。割人心。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为长夜之饮，此其受於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於折衷，不在於偏耽。吴起曰：“昔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仲尼曰：“宽济猛，猛济宽。”仁义之道犹不得偏，何况于左道乎？况於不仁乎？为君之道，处至极之尊，以亿兆为心，以万邦为意。安民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功。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不可以武威安民，不可以文德备塞。大鲸出水，必废游波之功，鸿鹄沉泥，定无凌空之效。若各令遂志，并不失其能。古人云：构大厦者，先择木然後简材。治国者，先择佐然後定民。大匠构屋，必以大材为栋梁，小材为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无弃，此善理木者也。非独屋有栋梁，国家亦然。大德为宰相，亦国之栋梁也。予思三代以来，君有所好，民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致情游猎，驰骋之人远臻；存意管弦，郑、卫多进；降怀脂粉，燕、赵斯来。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犹器也，民犹水也。”方圆在於器，不在於水。以此而言，足为永戒。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仲尼好於郯子，文王学於虢叔，圣人且犹如此，何况於凡人乎？治主思贤，如农夫之望岁；哲后求人，若旱苗之思雨。乱君嫉胜己如仇，视不肖如子，怀之中心，何日暂忘。王莽伪行仁义之道，有始无终；孙皓权施恩惠之风，有初无末。二子犹船之泛巨浪，毁在不遥，若驽马之奔千里，困其将至。古人云：“升量不以盛硕，小智不可谋大，巧诈不如拙诚。”信无谬矣。有明主，有暗主。汉祖摄衣於郦生，比干剖心於辛纣；殷汤留情於伊尹，龙逢被戮於夏桀；楚庄暇隙而怀忧，武侯罢朝而含喜：ウ主护短而永愚，明主思短而长善。睹汉祖、殷汤，仰其有德行，譬若阴阳调，四时会，法令均，万民乐，则麒麟呈其祥。汉祖、殷汤岂非麒麟之类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夏癸、商辛，嗟其悖恶之甚，犹政令不行，寒暄失序，则猛兽肆毒，螽螟为害，夏癸、商辛岂非猛兽之俦乎？予以此观之，岂非天道也！虽曰天时，抑亦人事。成汤之世有七年之旱，剪为牺，千里雨降。太戊之时桑生朝，惧而修德，遂使十六国重译而来。此岂非人事者也？或云：为君难，为臣不易。君处尊高之位，执赏罚之权，录人之材，因人之力，何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似易，论之实难。何者？轻凌天地，众精显其妖；忽慢神灵，风雨应其暴。是以帝乙有雷震之祸，殷纣致分砂之灾，多营池观，远求异宝，民不得耕，女不得蚕，田荒业废，兆庶凋残。见其饥寒不为之哀，睹其劳苦不为之戚，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赋轻徭，百姓家给，上无急命之征，下有讴歌之咏，屈一身之欲，乐四海之民，忧国之主也，乐民之君也。此其所以为难也。且用人之道，又为未易，己之所贤未必尽贤，众之所毁未必全恶；知能不举即为失材，知恶不黜则为祸胎。又人才互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於大国之卿，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从长，然後为美。夫人刚柔之情各异，曲直之性不同，不可不察也。逆王耳而履道，戮孔怀以安国，周公是也。顺上心以安身，随君情而杀之，易牙是也。弃己之命，存君之身，纪信是也。挟国谋事，以报私仇，袁盎是也。捐身而执节，孤立而自毁，屈原是也。外显和穆之端，内怀汤火之意，宰是也。忠谄之道，以此观之，足以永镜。白起为秦平赵，乃被昭王所杀；亚夫定七国之乱，卒为景帝所诛；文种设策灭吴，翻遭越王之戮；伍员竭诚为国，终罹赐剑之祸，乃君之过也，非臣之罪焉。至如赵高、韩信、黥布、陈之俦，此自贻厥衅，非君之滥刑之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获於置将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国，君处臣危亡之地，岂是相酬之道也？为天下之君，处万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违礼，非惟损己，乃为贤人之所笑；卑身厉行，实为君子，又为凡夫之所讥；越品进官，其类必为深怨；偏与人语，在众为曲私；任使贤良，则为偶得；委仗凡才则言愚ウ；数言则谓大繁，辞寡则谓道薄；恣情忿怒，则朝野战忄栗，留心宽恕，则法令不行；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为枝叶，畿内为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安傅？”深根固本之内相，而伊尹、傅说世所希逢，至如镇积冰之塞、守飞雪之边，而魏尚、李牧当今罕遇。遣人远抚，则眷恋而不忍，愍而不遣，则枝叶而不存，二者之间，致心何所？是以晨兴夕惕，无忘斯事。为上犹然，何况臣下？《易》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今略陈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语云：劳者必歌其事。朕非故烦翰墨以见其藻，但学以为己，聊书所怀，想达见群贤，不以为嗤也。

又曰：太宗思隋氏失道，皇运开基，因而序之以明诫慎，神笔书石，命工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赐皇太子。其词曰：“昔隋季崩离，天纲弛紊，波涛沸四海，气雾塞三光，鬼哭石言，人怨神怒，丁壮疲於兵甲，老弱毙於饥寒，爨骨百城，流血千里，宫阙变为禾黍，中原化为寇场。余以弱龄，属当厄运，思静大难，以济苍生，秣马挥戈，风驱电扫，克平八表，临抚万方。聊因暇景，载怀兴乱。历想前代暗君庸王，莫不恃其智力则轻侮圣贤，骋其文才则不遵道德，纵其口辩以饰非，肆其奸言以拒谏；昏迷酒色，习近谗邪，暴疾黎元，穷其辙迹，倾危莫悟，以至灭亡。明镜不远，於焉自鉴。”

又曰：魏徵葬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宗复为制碑文并御书，公卿士庶竞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时人号其碑为“二绝”，文与书也。

又曰：太宗幸积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兹年谷大登，水潦不能为害，天下既安，边方静息，因此农隙与公等举酒。酒既酣，各宜赋一事。”太宗赋《尚书》，其词曰：“日昃玩百篇，临登被五典。夏康既逸预，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又曰：太宗征高丽回，次营州，诏辽东战死骸骨并集柳城东南，有司设太牢以祭之。太宗临哭尽哀，从臣无不流泪。帝亲为文祭之，曰：“忠烈盖世，往贤明轨，忘身徇国，先哲良规。惟尔等怀忠立节，重义轻生，奋剑提戈，摧城陷阵，冒锋刃而不顾，赴汤火以如归，殒命战场，残形寇垒，膏原润钺，身丧名存。摇落寒关遂非生入，苍茫雷野无复馀踪。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飒焉非昔。然则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贵。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则难立惟烈士成焉。去一生之短期，收千载之令誉，此圣贤之操也，岂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辔停舆，抚膺一恸，嘉乃诚节，痛尔遗灵。酒俎既陈，魂其斯享。”

又曰：贞观十一年，太宗幸洛阳，遣使祭汉太师杨震墓。太宗自为文曰：“惟君资华岩之奇气，禀金方之秀质，艳忠笃以成性，应时运而挺生。弹冠赞务，弼谐帝道；正色立朝，周行以肃。坐槐燮理，鼎饪载调。值安德不升，政由近习，气舛玉衡，日微黄道。君慨然忠愤，乃心王室。昌言正议，屡犯於逆鳞，霜简。且绳，志於时蠹。而运属陵夷，道消贤哲；不纳嘉猷，遂婴严纲；方弘至治，遽夭天年；英杰云亡，邦国弥瘁。斯乃缅想高踪，可为长叹。朕省方班瑞，言事东巡，瞻坟遂於道周，想风徽於前代。若使九原可作，吾将与归。千载如存，依然何远。行潦致属，君其飨之。”

又曰：高宗制《元首》、《前星》、《维成》、《股肱》等诫以示侍臣，礼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许敬宗又上表请总名为《天训》，并请注解，许之。及注毕，敬宗为之序。

又曰：咸亨中，上自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宫》、《十洲》、《得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庆□》之曲。以示群臣，令太常行用之。
又曰：咸亨中，御书飞白书赞以赐中书门下三品户部尚书戴至德，词曰：“泛洪源俟舟楫”，中书侍郎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吏部侍郎李敬玄曰“资启沃罄丹诚”，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议者以戴、郝宽厚，而李、崔忠勤，故上以此言褒美之。
又曰：显庆中，上以琴中雅曲古人歌之，近代已来此声顿绝，令所司简乐工解琴笙者修习旧曲。冬十月辛亥，太常上书：“谨案《礼记》及《家语》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是知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又，张华《博物志》曰：“《白雪》是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
又，楚太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於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合者数十人。是知《白雪》琴曲本宜合歌，以其调高，人和遂寡。自宋玉已来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曲，臣今准敕，依於琴中旧曲定其宫商，然後教习，并合於歌，辄以御制雪诗为《白雪》歌词。又按古今乐府奏正曲之後皆别有声，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辄取侍中许敬宗等奉和雪诗以为送声，各十六节，令悉教讫，并皆谐韵。”上善之，乃付太常，编于乐府。
又曰：玄宗制《令长新诫》一篇颁赐天下县令，其词曰：“我求令长，保义下人。人之所为，必有所因。秋矜浸广，赋役不均，使夫离散，莫保其身。征诸善理，寄尔良臣，与之革故，政在维新。调风变俗，背伪归真。教先为富，惠恤於贫。无大无小，以躬以亲。青旌劝农，其惟在勤。墨绶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泽如春。”
又曰：玄宗亲制《春台望》一章，二十八句，起居舍人蔡孚奏曰：“伏见所制，气雄词美，德音相属。鄙炎汉之奢侈，徇有唐之俭陋，知作劳而居逸，念中人之家产。用心如此，天下斯安。臣职在司，言请宣示百僚，及编国史。”
又曰：端午日，玄宗自赋诗曰：“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良。盐梅已佐鼎，麴ろ且传觞。事古人留迹，年深缕续长。当轩知槿茂，向水觉芦香。亿北同归寿，群公共保昌。忠贞如不替，贻厥後昆芳。”
又曰：玄宗幸宁王宪宅，与诸王宴，探韵赋诗。上诗曰：“鲁卫情先重，亲贤受转多。冕旒丰暇日，乘景暂经过。戚里申高宴，平台奏雅歌。复寻为善乐，方验保山河。”
又曰：天宝八载九月甲午，是日皇太子生日，上制《仁孝诗》六章，亲札於步障，以赐太子，令中官高力士以示朝臣。
卷五百九十二　文部八
御制下
《唐书》曰：德宗制中书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仍令皇太子书以示百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序曰：“朕闻天地之德，莫大於和，万物以生，九功乃叙。是以中春之首纪为令节，布阳和之政，畅亭育之功，式宴且欢，顺时而举，盖取象於交泰之义也。今岁华载阳，嘉雪呈庆，君臣同乐，实获我心。近以听政之馀，参比音律，播於丝竹，韵於歌诗，象中和之容，作中和之乐，教习甫就，毕陈於兹。於是辟广廷，临内殿，张大会，示群臣，干载成文，威仪有序，礼洽欢浹，中心是嘉。上下之志通，乾坤之理得，善固未尽，和莫甚焉。聊复成篇，以言其志。诗曰：芳岁肇佳节，物华当仲春；乾坤既昭泰，烟景含。德浅荷玄贶，乐成思治人；前庭列锺鼎，广殿延群臣。八卦随意舞，五音传曲新；顾非《咸池》奏，庶叶《南风》薰。式宴礼所重，浹欢情必均；同和谅在兹，万国希可亲。”

又曰：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节宴百僚於曲江亭，上赋诗赐之，曰：“东春变梅柳，万寓生春光。中和纪月令，方与天地长。耽乐岂子尚，懿兹时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终始，交泰符阴阳。曲沼水新碧，华林桃稍芳。胜赏信多欢，戒之在无荒。”

又曰：贞元六年春三月庚子，百僚宴於曲江亭，上赋诗以赐之，曰：“岁闰节华晚，众芳繁暮春。霁日天地晴，元巳风景新。禊饮传旧俗，古今欢此辰。至乐在同和，丝竹奚所陈。薰琴是赏心，姑射可凝神。何必尚耽缅，浮觞曲水滨。”

又曰：贞元七年秋七月癸酉，上幸章敬寺，赋诗序。皇太子在侍，进和兼题于壁，百僚毕和，以班列焉。其後京兆尹薛珏，请皇太子书上诗序，刻石而填之以金。

又曰：贞元九年春正月庚辰朔，上御含元殿受朝贺，礼毕，上赋《退朝观军仗归营》诗以示宰臣，曰：“献岁视元朔，万邦咸在庭。端旒揖群后，回辇阅师贞。分行左右出，转旆风口生。眷此戊旅节，载嘉良士诚。顺时颁宴赏，亦以助文经。”

又曰：贞元十年秋九月戊子，以重阳日宴饯赐百僚，追赏初九日以雨罢宴，及是方会宴。上赋诗以赐百官曰：“雨霁霜气肃，天高口日明。繁林已坠叶，寒菊仍舒荣。懿此秋节晚，更延遐赏情。池台列广宴，丝竹传新声。至乐非外奖，浹欢同中诚。庶敦朝野意，永使风化清。”

又曰：德宗至自兴元，御宣政殿，册拜李晟为司徒。上思晟勋力，为制纪功碑，俾皇太子勒于石，立於渭桥，与天地悠久，方多不载。

又曰：德宗以马燧平河中，诏赐上所撰《宸》、《台衡》二铭并序，曰：“朕每读上古之书，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戒，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之式，有以见启沃之道，理化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端，意甚慕之，而未能逮也。顷灵盐节度杜希全著文上献，多所规陈，聊为《君臣箴》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贻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未备，垂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有文武殿邦之臣也。”其《宸铭》曰：“天生人，性本元淳。嗜欲交驰，利害纠纷。无主乃乱，树之以君。九域茫茫，万情云云。目不备睹，耳难遍闻。睹之闻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远莫亲，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正其身。得要惟何？在能任人。正身之方，先诚其意。罔从尔欲，罔载尔伪，体道崇德，本仁率义。必信若寒暑，无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虑一致。任人之术，各当其器，舍短从长，理难求备，多士总集，众材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贰。以天下之目为我鉴，我鉴斯明；以天下之心为我谋，我谋则智。求贤惟广，辨理惟精，逆耳弗心，必嘉乃诚。顺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谀，全固忠贞。先人立言，为代作程，谔谔者昌，惟惟者倾，系以兴亡，曷云其轻。承天子人，夫岂不贵？伊昔哲王，夙夜畏，驭朽为戒，纳隍在志，神将害盈，天匪假易。四海为家，夫岂不富？伊昔哲王，勤俭固陋。土阶罔饰，露台罢构，远奇技淫巧，放珍禽怪兽。敬之慎之，天命必。欲令必行，顺人之情，欲诚必著，清己之虑；心无亿诈，事必忠恕。凡将有为，靡不三思，喜怒以节，动静以时，毫厘或差，祸害亦随，慢易於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长，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厉阶斯起。垂旒蔽聪，𡍮纩 黄塞耳，含弘光大，是以为美。覆之如天，爱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余寡昧，嗣守不图，寇戎荐兴，德化未孚。业业兢兢，其敢以愉？俯察物情，上稽典谟。作斯式言，置于座隅。”其《台衡铭》曰：“天列台星，垂象於人；圣人则天，亦立辅臣。以翼以佐，为衡为钧，如耳目应心，如股肱运身。是则同体，孰云非亲？阴阳相推，四序成岁，君臣相得，万邦作。感同风口，应若符契，以道匡救，尽规献替，木必从绳，金其用砺。帝者之盛，时惟陶唐，乃闻畴咨，仄陋明易攵。洎乎有虞，二八腾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汤。载生姜牙，谅彼武王。道无不行，谋无不臧。君圣臣贤，运泰时康。汉高既兴，萧、曹亦彰。昭烈我祖，膺期而昌，铲灭群凶，砥平四方。惟卫及英，启辟封疆；曰房曰杜，振理维纲，亦有魏征，忠謇昂昂。伟兹众才，为国栋梁，荡荡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废兴，系于时主，主之得失，资乎台辅。经之以文，纬之以武，出为方、邵，入作申、甫。绝维载张，阙衮斯补，惟德是倚，惟才是求。才不易知，德亦难周，傅说板筑，夷吾射钩，任之不疑，千载垂休。体於至公，何鄙何仇？其惟哲王，必赖良弼。矧予不德，ㄅ於理术，师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艰屯，夙夜祗栗。翊我戴我，实惟勋贤，内熙庶绩，外总十连，威武载扬，谋猷日宣。长城压境，巨舰济川，同心同德，扶危持颠。予嘉尔诚，尔相予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终如始，功载鼎彝，道冠图史。无俾伊傅，克专厥美。作鉴勒铭，永代是纪。”寻有诏，命勒石於起义堂西偏，上为题额。

又曰：贞元十二年，上以听政之馀，深思理本，乃著《刑政箴》并序。序曰：“朕以南面，励精理道，虽及和平之际，未臻玄古之风。夙夜孜孜，勤求不怠。夫安人以政，辅政以刑，盖为之立中，非使人从欲也。是以务兼听以酌群情，择庶官以咨共理，恒勉不足而遏其过。我欲仁矣，尚逮夫意哉！然万务是殷，必戒其失，听政之暇，常志所存，聊缀斯文，庶乎自儆。尔大朴既散，利欲是生，惟辟御时，建极作程。导以仁政，齐以典刑，惠此下人，致之和平。立政伊何？必循道德。详刑伊何？必去烦刻。不以人从欲，不以枉伤直，故百度惟贞，万物作式。匪阳不生，匪阴不成，宽则致慢，猛亦取怨，酌于大猷，戒厥偏见，罔弗人志，罔兴人患。迩言必察，刍荛必询，奉无私之心，以诚其意；广无情之听，思得其真。喜怒有节，措置有伦，是以令肃如秋，化行如春。无迩忄佥人，无信侧言，忄佥人则败政，侧言乃惑听。罔攻异端，慎乃出令，知人不易，在观其行。事实求理，法乃因时。法非生弊，圣哲不为。导物类之情，以通其变；相天地之道，咸尽其宜。教必明於顺，动必虑於违，是以天覆之德，日用不知。六马并驰，在钧衔策；五音并奏，在理金石。苟去回邪，可行蛮貊，因人而理，自古不易。唐尧赭服，夏禹泣辜，以弼于理，冀迁其愚。宁漏吞舟，岂求噬肤？陷之於过，是曰毒。天监孔明，无臭无声，罔载尔伪，必先尔诚。蚁壤不防，太山可倾，患生所急，祸起所轻。故作事谋始，而戒于未形。予临兆人，道存化育，荷玄贶，幸清九服，一夫不获，若履深谷。思正其源，庶登于朴。监于往躅，书以自勖。”

又曰：杜希全将赴灵州，献《体要》八章，多所规谏。德宗深纳之，乃著《君臣箴》以赐之。其词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从谏则圣，共理惟贤。皇立有极，骏命不易。总万机以成务，齐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独鉴，一目不能周视，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戏！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启沃之所宜，亘古今而未得？良以谀言者逆耳，谗谀者伺侧，故下情未通而上听已惑，俾夫忠贤败於凶慝。譬彼泾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国，不自得师？覆车之轨，予其惩而。高自下升，和由甘受。惟君无良，亦臣之咎；闻诸辛毗，牵裾魏后；则有禽息，竭忠碎首。勉思献替，以平可否；勿谓何伤，自微而彰；勿谓何害，积小成大；事有隐而必见，令既出而焉悔？鼓锺在宫，声闻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艾。将贞以虚心，期尽忠而纳诲。在昔稷、契，实匡舜、禹；近兹魏征，佑我文祖。君臣叶德，混一区宇。肆予寡昧，获缵丕绪。臣哉邻哉，尔翼尔辅。高秋始肃，我武惟扬，辍此禁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于大邦。恋阙方甚，嘉言乃昌，是规是谏，金玉其相。词高理要，入德知方，总彼千虑，备于八章。宣父有言，起予者商。殷有盘铭，周有欹器，或诫以词，或警以事。披图演义，发于尔志，与金镜而高悬，将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鲜慎厥终。汝其夙夜，明保朕躬。无曰尔身在外，而尔诚不通，一言之应，千里攸同。导彼遐俗，达余四聪，华夷仰德，时乃之功。既往既来，怀贤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又曰：贞元中，上赐群臣会宴于曲江。上令中使刘希昂宣慰，上赐诗曰：“令节晓澄霁，四郊烟霭空。天清白露洁，菊散黄金丛。寡德荷玄贶，顺时休百工。岂怀歌锺乐，思与君臣同。至化在亭育，相成资始终。未知康衢咏，所仰惟年丰。”

又曰：张封建来朝觐，还镇，德宗赐诗曰：“牧守寄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淮甸，授钺膺藩维。入觐展遐恋，临轩慰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情词。报国尔所尚，恤人予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已知。”

又曰：贞元十八年九月，赐宰臣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宴于故马池亭，御制《丰年多庆九日示怀》诗以赐群臣，曰：“爽气肃时令，早衣闻朔鸿。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皎洁暮潭色，芬敷新菊丛。芳樽满衢室，繁吹凝烟空。惠给信吾道，保和惟尔同。推诚致玄化，天下期为公。”

又曰：宪宗以天下无事，留意《典》、《坟》，每览前代兴亡得失之事，皆三复其言。又读贞观、开元实录，见太宗撰《金镜书》及《帝范》上下篇，玄宗撰《开元训诫》，思继前躅，遂采《尚书》、《春秋后传》、《史记》、班范《汉书》、《三国志》、《晋书》、《晏子春秋》、《吴越春秋》、《新序》、《说苑》等书君臣行事可为龟镜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可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权亻幸》，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贤臣》，六曰《纳忠谏》，七曰《慎征伐》，八曰《慎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节俭》，十一曰《奖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谏畋猎》，十四曰《录勋贤》。分为上、下卷，上自制其目，曰：《前代君臣事迹》。至是以其书写於屏风，列之御座之右。复遣中使程文以书屏六扇至中书宣示宰臣李藩、裴，曰：“朕近撰此屏风，常所观览，故令将示卿。”藩等上表称贺。

又曰：文宗尝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柳公权续之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帝嘉之。

又曰：裴度卧疾，文宗遣中使赐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

又曰：文宗开成中驾幸龙首池，观内人赛雨。自春不雨，上孜孜忧勤，遍礼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望。至是甘泽屡降，中外感悦。上赋《喜雨》诗云：“风口喜际会，雷雨遂流滋。荐弊虚陈礼，动天实精思。渐侵九夏节，复在三春时。深垂朱阙，飘入绿墀。郊既沾足，黍稷有丰期。百辟同忧乐，万方伫雍熙。”宰臣洎文武百官咸有属和。

《家语》曰：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语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薰，风至之貌也。）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时，得其时。阜，盛。）

《穆天子传》曰：丙辰，天子南游於黄室之丘，天子乃休，日中，天子北风雨雪，有冻人，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哀，悯也。）“我徂黄竹，员寒，帝收九行。（九行，九道也。传曰：经启九道。）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皇，正也。）旦夕忽忘。（恒念也。）我徂黄竹，员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万民，旦夕勿穷。有皎者鸮，（鸮，鸟名。音路。）翩翩其飞。嗟我公侯，勿则迁居。乐其寡，（言守一居少乐。）不如迁土，（居无求安也。）礼乐其民。（言当以礼乐化其民。）天子曰：余一人则淫，（淫于游乐。）不皇万民。”

《汉武帝集》曰：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甚悼之，乃自为歌诗。

《西京杂记》曰：始元元年，黄鹤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鹤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顾菲薄，丑尔嘉祥。”

汉武帝《柏梁诗》曰：“日月星辰和四时。”梁王曰：“骖驾驷马从梁来。”于是群臣各赋一句。

魏文帝《典论□自叙》曰：初平之元，董卓弒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会，万里相赴。兗、豫之师，战於荥阳，河内之甲，军於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时。余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建安十年，始定冀州，犭百犭岁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獐鹿九，雉兔三十。余又学击剑。桓灵时，有虎贲王越善斯术，河南史阿得其法於越，余从阿学之甚精。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共饮，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法，其能空手入白刃。时酒酣耳热，方食蔗，以蔗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复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授秘术，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余於它戏弄之事少所喜，唯於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上雅好书籍，虽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习《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魏文帝《芙蓉池诗》曰：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灌溉，佳木绕通川。卑枝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㘝间。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鲜。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

魏文帝《游宴诗》曰：置酒坐飞阁，逍遥临华池。神飚自远至，左右芙蓉披。绿竹映清水，秋兰被幽崖。月出照园中，冠佩相追随。客从南方来，为我吹参差。潜鱼犹伏浦，听者未云疲。高文一何绮，小儒安足为？萧萧广殿阴，雀声愁北林。众宾还城邑，何以慰吾心？

卷五百九十三　文部九

诏

《释名》曰：诏，照也。人ㄅ不见事，则有所犯，以此照示，使照然知所由也。

蔡邕《独断》曰：制，诰。制者，王者之言必为法制也；诏犹告也，告教也。三代无其文，秦汉有也。

《文心雕龙》曰：皇帝驭寓，其言也神。渊嘿负，而响盈四表，其惟诏策乎？昔轩辕唐、虞，同称为命。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王，事兼诰、誓。誓以训诫，诰以敷政。降及七国，并称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汉初定仪，则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诏告百官，制施赦令，策封王侯。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敕者，正也。观文、景以前，诏体浮杂。武帝崇儒，选言弘奥。策封三王，文同典、训，劝戒渊雅，垂范後代。及光武拨乱，留意词采，而造次喜怒。时或偏滥。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和安政弛，礼阁鲜才，每为诏敕，假手外请。建安之末，文理代兴，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觊禅诏，符采炳，不可加也。自魏、晋策诰，职在中书。刘放、张华，管于斯任，施令发号，洋洋盈耳。魏文以下，词义多伟，至於作威作福，其万虑之一弊乎？晋氏中兴，惟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已後，体宪风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观在上，所以百辟其刑，万邦作孚。故授官选贤，则义炳重离之晖；优文封策，则气含㘝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启戎变伐，则声存氵存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诏敕法，则词有秋霜之烈：此诏策之大略也。

《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制书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诏三公皆玺封，尚书令即重封。露布州郡者，诏书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诫敕者，谓敕某官。他皆类此。

《汉书》曰：诫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诫敕。世皆名此为策书，失之甚也。

又曰：《淮南王安传》曰：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於诸父，辨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师古曰：书赐之也。）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

《东观汉记》曰：第五伦每见光武诏书，常叹曰：“此圣主也，当何由一得见，决矣！”等辈笑之曰：“汝三皇时人也，尔说将尚不下，安能动万乘主耶？”伦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范晔《後汉书》曰：隗嚣宾客掾吏多文才士。每所有事，当世才士大夫皆讽诵之。故帝有所答，尤加意焉。

《魏志》曰：明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帝引见刘放、孙资入卧内问之。放、资对曰：“燕实自不堪大任。”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资因赞成之，又深陈宜速召太尉司马宣王以纲维帝室。纳其言，即以黄纸授放作诏。放、资既出，帝意复变，诏止宣王。

又曰：蒋济上《万机论》，帝嘉之，入为散骑常侍。时有诏诏征南将军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将，当使恩施足死，惠爱可怀，作威作福，杀人活人。”尚以示济。济既至，帝问曰：“卿所闻见天下风教何如？”济对曰：“未有它善，但见亡国之语耳。”帝忿然作色而问其故。济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书》之明戒，天子无戏，古人所慎，惟察之。”於是帝意解，追取前诏。

王隐《晋书》曰：武帝泰始四年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华；五曰去人事。

又曰：楚王玮既诛汝南王亮，寻又诏云：“玮矫诏。”行斩刑。临死，出其怀中青纸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流涕而言：“此诏书也，受此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枉受如此，幸见申列。”

《晋书□杨骏传》曰：武帝疾笃，未有顾命，佐命功臣皆已没矣。朝臣惶惑，计无所从。而骏尽斥群公，亲侍左右，因辄改易公卿，树其心腹。会帝少间，见所用者，乃正色谓骏曰：“何得便尔？”乃诏中书以汝南王亮与骏夹辅王室。骏恐失权宠，从中书借诏观之，得便藏匿。中书监华□恐惧，自往索之，终不肯与。信宿之间，上疾遂笃。

又曰：齐王□入宫，称诏废贾后。后曰：“诏当从我出，何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初，显宗幼冲，见王导恒拜。又帝与导手诏，则“敬白”；中书作诏，则曰“敬问”。於是以为永制。

又曰：桓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於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愿陛下稽古帝则，令万世可法。”玄曰：“此诏以行，今宣敕罢之。”

《後周书》曰：冀俊善隶书，特工摸写。魏文昌初，为贺拔岳墨曹参军。及岳被害，太祖引为记室。时侯莫陈悦阻兵陇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俊伪作魏帝敕书与费也头，令将兵助太祖讨悦。俊依旧敕摸写，及代舍人主书等署，与真无异。太祖说。费也头已曾得魏帝敕书，及见此敕，不以为疑，遂遣步骑一千受太祖节度。

《隋书》：后齐正会日侍中宣诏，慰劳州郡国使。诏牍长一尺三寸，广一尺，雌黄涂饰，上写“诏书”三。计会日，侍中依仪劳郡国计吏，问刺史大守安不，及价麦苗善恶，人间疾苦。又班五条诏书於诸州郡国，使人写以诏牍一枚，长二尺五寸，广一尺三寸，亦以雌黄涂饰，上写“诏书”。正会日，依仪宣示使人。使人归以告刺史二千石：一曰政在正身，在爱人，去残贼，择良吏，正决狱，平徭赋；二曰人生坐勤，勤则不匮，其劝率田桑，无或烦扰；三曰六极之人，务加宽养，必使生有以自救，没有以自给；四曰长吏华浮奉客，以求小誉，逐末舍本，政之所疾，宜谨察之；五曰人事意气，干乱奉公，内外溷淆，纲纪不设，所宜纠劾。

又曰：陈梁制，诸用官式，吏部先为白牒，录数十人名，吏部与参掌人共署奏。敕或可或不。其不用者，更铨量奏请，随才补用。以黄纸录名，八座通署，奏可，即出付典名。而典以名帖鹤头板，整威仪，送往得官之家。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

又曰：周武平齐，得李德林，尝谓群臣云：“我常曰惟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王圣主，得麒麟凤凰为瑞，是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陛下圣德所感致。有大才用无所不堪，胜於麒麟凤凰远矣。”武帝大笑曰：“诚如公言。”

《唐书□文苑传》曰：徐安贞开元中为中书舍人集贤学士，每上属文作手诏，多令安贞视草。

《风俗通》曰：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辅正多有阙谬。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着板上，一劳而九逸。

崔元始《正论》曰：俚语曰：“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永平中，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为伤害其枝叶。又诏令雒阳帻工作帻皆二尺五寸围。人头各有大小，不可同度，此诏不可从也。

蔡质《汉仪》曰：延熹中，京师游侠有盗发顺帝陵者，卖御物於市，市长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诏召司隶校尉左雄诣台，与三日期擒贼。

曹植《说灌均上事令》曰：孤前令写灌均所上孤章三台九府所奏事及诏书一通，置之座隅，孤欲朝夕讽咏以自警诫也。

《语林》曰：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月不能见王公。

《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策

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礼》曰：“不备百文，不书於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篆书起年月，以命诸侯。三公薨及以免罪，悉以策书。

《隋书》曰：诸王、三公、仪同、尚书令、五等开国、太妃、公主拜册，轴一枚，长二尺，以白练衣之。用竹简十二枚，六枚与轴等，六枚长尺二寸。文出集书，皆篆字。哀册、赠册亦同。

《唐书》曰：刘宇冰夷，为司门员外。崔甫秉政，素与友善。会加郭子仪“尚父”，以册礼久废，至是复行之。甫令两省官撰册文，未称旨。召至阁，草之立就，词义典雅。甫叹仰久之。

《後唐书》曰：同光三年，太常奏吴越王钱Ａ册礼。案礼文用竹册，上优其礼，敕以玉为之。议者以玉册帝王受命之重数，不可假之，非礼之宜也。

殷洪《小说》曰：魏国初建，潘勖，字元茂，为策命文。自汉武以来，未有此制。勖乃依商、周宪章，唐、虞辞义，温雅与典、诰同风，于时朝士皆莫能措一字。勖亡後，王仲宣擅名於当时。时人见此策美，或疑是仲宣所为。论者纷纭。及晋王为太傅，腊日大会宾客，勖子蒲时亦在焉。宣王谓之曰：“尊君作封魏君策，高妙信不可及。吾曾问仲宣，亦以为不如。”朝廷之士乃知勖作也。

诰

《尚书□商书》曰：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又《周书》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

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

又曰：康王既尸天子，（尸，主也。主天子正号。）遂诰诸侯，作《康王之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充《翰林论》曰：诫诰施於弼违。

《後周书》曰：苏绰。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太祖欲革其，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於王庭，柱国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乎庶邦，用绥我王。”度词不多载。自是之後，文笔依此体。

《三国典略》曰：周太祖大飨群臣，史宫柳虬执简书告于庙曰：“废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岁，文皇帝托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公，不孝、不才亦由公，勉之。’公既受兹重寄，居元辅之任，又纳女为皇后，遂不能训诲有成，致令废黜，负文皇帝付嘱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谁？”太祖乃令太常卢辨作诰喻公卿曰：“呜呼！我群后暨众士，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於予，训之诲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变厥心，庸暨乎废坠我文皇帝之志。呜呼，兹咎予其焉避？予实知之，矧尔众人心哉！惟予之颜，岂惟今厚？将恐後世以予为口实。”

《唐书》曰：孙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议者以为，自开元已来，苏、齐氵、苏晋、贾曾、韩休、许景先及逖为王言之最。逖尤苦思，文理精练。

《晋史》曰：高祖令制诰之辞不得虚饰冗长，必须陈其实行，以正王言。

教

《尚书口舜典》曰：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春秋元命苞》曰：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效也，言上为而下效也。

《文心雕龙》曰：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称教。昔郑弘之守南阳，条教为後所述，乃事绪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丽而罕施，乃治体乖也。若诸葛孔明之详酌，庾稚恭之明断，并理得而词中，教之善也。

《汉书》曰：京兆尹王遵出教令。

诫

《文心雕龙》曰：戒敕为文，实诏之切者。魏武称作敕戒，当指事而语，勿得依违，晓治要矣。及晋武敕戒，备告百官，敕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隐，勒牙门以御卫，有训典焉。戒者，慎也。禹称，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同极。汉高之敕太子，东方朔之戒子，亦顾命之作也。及马援以下，各贻家戒。班姬《女戒》，足称母师矣。

《太公金匮》曰：武王曰：“五帝之戒，可得闻乎？”太公曰：“黄帝曰：‘余君民，上摇摇，恐夕不至朝。’故为金人，三缄其口。慎言语也。”

《东方生传》曰：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应劭曰：容身避容也。）柱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
《後汉书》曰：马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在交，还书诫之曰：“闻人之过失如闻亲名耳，可得闻而口不得言也。好论人长短，妄有善恶者，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李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有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似反类狗也。”裴松之以为援此诫可谓切至之至，不刊之训矣。
杜恕《家事戒》曰：张子台，视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间何者为恶，毅然如与阴阳合德。作人如此，富贵祸害何由而生？
陶渊明《道诫》曰：夫天地赋命，有生必有终。自古贤圣谁能独免？汝辈既稚小不同，生当思四海皆为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此为成，因丧立功。它人尚尔，况共父之人哉？颍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处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於没齿；济北汜雉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家，人无怨色。《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颜延年《廷诰》曰：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则为美矣。大喜荡心，微抑则定，甚怒烦性，稍忍即歇，故动无堕容，举无失度，则为善也。欲求子孝，必先为慈；将责弟悌，务念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能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傥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参差，人皆由损。枚叔有言：欲人勿闻，莫若勿为。御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论语》云：“内省不疚，何忧何惧？”
卷五百九十四　文部十
章表
《释名》曰：下言上曰表，思之於内，施之於外也。
李充《韩林论》曰：表宜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文心雕龙》曰：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并陈词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即章表之义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事斯见矣。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於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初定制，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以谢恩，奏以案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於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青赤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表章之目，盖取诸此也。案《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议，经国枢要，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後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美焉。昔晋文受策，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表，表不止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矣。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後主，志尽文壮。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迨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同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於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於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叙，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为用，所以对扬王庭，照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典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苞，情位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驱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

《东观汉记》曰：马援征寻阳山贼，上书除其竹林，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剔之。书奏，上大悦，出尚玺书。数日，黄门取头虱章持入。

张蟠《汉记》曰：周举上书言得失。尚书郭度见之叹息，上疏，愿退位避举。常置其章於坐。

《吴志》曰：东莱太史慈，字子义。为郡奏曹史。会郡与州有隙，先闻者为善。时州章已出，郡守选慈以行。至洛诣公车，见州吏欲始通章。慈曰：“章题署得无误耶？取视之。”先怀书刀，截败其章。因共亡去。遁还通章，州遂受短。由是知名。

《晋书》曰：乐广善清言而不长於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之，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

《后魏书□董绍传》曰：孝武崩，周文与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劝进。令吕思礼、薛𠔃登作表。前後再奏，帝尚执谦冲，不许。周文曰：“为文能动至尊，惟董公耳。”乃命绍为第三表，操笔便成。表奏，周文曰：“开进人意，亦当如此也。”

又曰：胡方回为北镇司马，为镇修表，有所称庆。世祖览而嗟美，问谁所作。既知方回，召为中书博士，赐爵临泾子。

又曰：邢劭善属文，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於时袁翻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阳祖莹位望通显，文笔之美见称先达。以劭藻思华赡，深共嫉之。每洛中贵人拜职，多凭劭为谢章表。尝有一贵胜初授官，大事宾食。翻与劭俱在坐。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遂命劭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曰：“邢家小儿，常客作章表，自买黄纸写而送之。”劭恐为翻所害，乃辞以疾。

《北齐书》曰：卢询祖有术学，文章华美，为後生之俊。举秀才至邺。赵郡李祖勋尝宴诸文士，齐文宣使小黄门敕祖勋曰：“蠕蠕既破，何无贺表？”使者伫立待之。诸宾皆为表。询祖俄顷便成，其词云：“昔十万横行，樊将军请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去以不归。”时重其工。

《三国典略》曰：周武帝下令：上书者并为表，於皇太子以下称启。

《後周书》曰：柳庆领记室时，北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草表陈贺。尚书苏绰谓庆曰：“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於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後进，祖述不已。相公柄民轨物，君职典文房，宜制此表，以革前弊。”庆操笔立成，辞兼文质。绰读而笑曰：“枳橘犹自可移，况才子也！”

《隋书》曰：魏杨遵彦命李德林制让尚书令表，援笔立成，不加治点。因大相赏异，以示吏部郎中陆邛，云：“已见其文笔，浩浩如河之东注，比来所见後生制作，乃涓涔之流耳。”邛仍命其子与德林周旋，戒：“汝每事宜师此人以为模楷。”

《唐书》曰：令狐楚为太原掌记。郑儋在镇暴卒，不及指後事。军中喧哗，将欲有变。中夜，忽数十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逼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援管立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由是名声益重。

《典论》曰：陈琳、阮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

《世说》曰：司马景王令中书令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颜色。锺会察其忧，问松。松以实答。会取为定五字，松悦服。以示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谁所定也？”曰：“锺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可令来会。”平旦入见，至二鼓乃出。出後，王独拊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博物志》曰：汉承秦法，群臣上书皆云“昧死”。王莽慕古法，改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轻，宜稽首再拜。”

奏

陆士衡《文赋》曰：奏，平彻以闲雅。

《汉书杂事》曰：秦初之制，改书为奏。

又曰：群臣奏事上书，皆为两通：一诣后，二诣帝。凡群臣之书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心雕龙》曰：昔陶唐之臣，敷奏以言。秦汉附之，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敷於下情进乎上也。秦始皇立奏而法家少文。观王绾之奏德，辞质而义近；李斯之奏骊山，事略而意诬。故无膏润形於篇章矣。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儒雅继踵，殊采可观：若夫贾谊之务农，晁错之兵术，匡衡之定郊，王吉之劝礼，温舒之缓狱，谷永之陈仙，理既切至，辞亦通辨，可谓识大体矣。後汉群臣，嘉言罔伏：杨秉耿介於灾异，陈蕃愤懑於尺一，骨鲠得焉；张衡指摘於史谶，蔡邕铨列於朝仪，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兴：若高堂天文，黄观教学，王朗节省，甄毅考课，亦尽节而知治矣。晋氏多难，世交屯夷：刘颂殷勤於时务，温峤恳恻於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辩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

《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辨，锺繇、王朗等虽名为魏相，至於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

《唐书》曰：文宗尝谓侍臣曰：“近日诸候章奏，语太浮华，有乖典实，宜罚掌书记，以诫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为文，今人以文害事。惩弊抑末，实在其地之盛时。”

《论衡》曰：谷子云、唐子高，章奏百上，笔有馀力。

劾奏

《文心雕龙》曰：案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昔周之太仆，绳愆纠谬；秦有御史，职主文法；汉置中丞，总司案劾。故位在鹰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观孔光之奏董贤，则实其奸回；路粹之奏孔融，则诬其衅恶。名儒之与险士，固殊心焉。若夫傅咸果劲而辞案坚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各有志也。後之弹事，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旧准不差。然甲人欲全，矢人欲伤；术在纠恶，势入刚峭。《诗》刺谗人，投畀豹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羊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此，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是以近世为文，竞於诋诃；吹毛取瑕，刺骨为戾；覆似善詈，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後逾墙者折肱，捷径者灭迹，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巧哉！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恶，必使理有典刑，辞有风轨。总法家之裁，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留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也。

《晋书》曰：何曾嘉平中为司隶校尉，抚军校事尹模凭宠作威，奸利盈积，满朝畏惮，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称焉。

又曰：敬思王怡字元愉。少拜散骑侍郎，累迁散骑常侍、黄门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废，简文帝登祚，未解严。大司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温大不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科罪。温视奏叹曰：“此儿乃敢弹我也。”
又曰：刘毅以孝廉辟司隶都官从事，京邑肃然。毅将弹河南尹，司隶不许，曰：“攫兽之犬，鼷蹈其背。”毅曰：“既能攫兽，不能杀鼠，何损於犬！”投传其背而去。
《南史》曰：徐陵为御史中丞时，安成王顼为司空，以帝弟之尊，权倾朝野。直兵鲍僧假王威风，抑塞辞讼，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弹之。文帝见陵服章严肃，若不可犯，为敛容正坐。陵进读奏状，时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视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侍史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肃然。
《隋书》曰：郎茂为尚书左丞，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仕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锡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贻范庶僚，示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恺与仲文竟坐得罪。
《唐书》曰：显庆中，中书侍郎李义府恃宠用事。闻妇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系大理，乃讯大理寺丞毕正义枉法出之，将纳为妾。或有密言其状者，上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鞫义府。义府恐泄其谋，遂逼正义自缢於狱中。上知而特原义府之罪。侍御史王义方对仗叱义府令退，义府顾望，不肯退。义方三叱，上既无言，义府始趋出。义方乃读弹文曰：“府义请托公行，交游群小，贪冶容之美好，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谋，殒无辜之正义。虽挟山超海之力，望此犹轻；回天转日之威，方斯更劣。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风戒节，玉露启途，霜简与刑典共清，忠臣将鹰并击。请除君侧，少答鸿私，碎首玉阶，庶明臣节。伏请付法推断，以申典宪。”上以义府有定策之功，特释而不问；义方以毁辱大臣，贬为莱州司户参军。初，义方谓其母曰：“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所以未能决也。”母曰：“吾闻王陵母自杀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也。”及义方将赴莱州，义府谓之曰：“王学士得御史是义府所举，今日之事，岂无愧乎？”对曰：“义方为公不为私。昔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诛少正卯於两观之下。今义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奸臣於双阙之前，实以为愧。”
又曰：元和十二年，御史台奏请知弹御史被弹即向下承次，监奏或有故不到，即殿中侍御史於侍御史下立，以备其阙。臣伏以朝官入阁失仪，知弹侍御史先合弹奏，若弹奏失错，向上侍御史及中丞大夫递相弹奏，奏毕复入本班，候监奏出卜，然後待罪。此乃殿庭旧制，於事为宜。今若移一殿中於知弹侍御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防向上数人失错，如或殿中自错，则又更立何人？只合知弹御史便了，不必更差殿中。况乖故实，终虑驳杂。伏请自今已後，依卜内故事，纵知弹御史自有错失，不被弹奏，候班退，监奏毕，然後出待罪。翼从易，永得遵行。从之。

驳奏

李充《翰林论》曰：驳不以华藻为先，世以传长虞美奏驳事，为邦之司直矣。

《晋书口嵇绍传》曰：陈准薨，太常奏谥。绍驳曰：“谥号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文武显於功德，灵厉表其ウ蔽。自顷礼官协情，谥不依本，准谥为过，宜谥曰缪。”事下太常，时虽不从，朝廷惮焉。

《唐书》曰：许孟容迁给事中，论驳无所惮。贞元末，方镇殂殁，其主留务判官虽不得代位，亦例皆超擢，浸以为常。十八年，浙东判官武试，大理评事齐总，由是拜衢州刺史。孟容以总无出人才，一旦超为郡守，非旧制也。封还诏书。时久绝论驳，及孟容举职，班行为之惴恐。德宗开悟，召对慰勉，遂寝其事。

又曰：李藩为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黄敕後批之。吏曰：“宜别连白纸。”藩曰：“别以白纸是文状，岂曰批敕也。”

卷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论

李充《翰林论》曰：研核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於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

《文心雕龙》曰：论者，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於兹矣。论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不韦《春秋》，六论昭别。至如石渠论艺，白虎讲聚，述圣通经，论家之政体也。及班彪《王命》，严左《三将》，敷述昭情，善入史体。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传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论。於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详观兰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声》，太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论之英也。至乃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词忌枝碎也。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词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譬析薪，贵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断，词辨者，反义而取通：览文虽巧，而检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论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班彪遭王莽乱，避地陇右。时隗嚣据陇右。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意者纵横之事，复起於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一人也？愿先生论之。”彪既感嚣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论》以救其时难。

《後汉书》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困而愤恚，著书以讥当时。不欲彰名，号曰《潜夫论》。

又曰：仲长统字公理。每论古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

《晋书□裴传》曰：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重名於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大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又《范乔传》：光禄大夫李铨，尝论扬雄才学优於刘向。乔以为立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扬刘优劣论》。

又曰：董养字仲道，陈留浚仪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荣禄。及杨后废，养因游太学，升堂叹曰：“建斯堂也，将何为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赦，至於杀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灭，大乱作矣。”因著《无化论》以非之。

又曰：鲁褒字元道。元康之後，纲纪大坏。褒伤时贪鄙，乃隐姓名，著《钱神论》。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後。京邑衣冠，疲劳讲肆，厌闻清谈，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又成公绥亦著《钱神论》。

《梁书》曰：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人也。齐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预焉。子良精信释教，而缜不信因果，著《神灭论》以明之。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王笃难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缜答曰：“呜呼！王子，知其先祖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

又曰：刘峻见任诸子西华等兄弟流离不能自振，平生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葛帔练衣，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广朱公叔《绝交论》。到溉见其书抵之於地，终身为恨。

《後周书》曰：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

《隋书》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刘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典论》曰：余观贾谊《过秦论》，发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滞义，洽以三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风，润以圣人之化，斯可谓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论》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谓天北方远者，视北方星宜细於三方矣。
《语林》曰：宋岱为青州刺史，著《无鬼论》，甚精，莫能屈。後有书生诣岱，谈论次及《无鬼论》，书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馀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可得相制矣。”言终而去。明日岱亡。
又《幽明录》曰：阮瞻亦著《无鬼论》。俄而鬼见而瞻死。
议
《说文》曰：议，语也。
又曰：论，难也。
《周易口节卦》曰：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文心雕龙》曰：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周书》曰：“议事以制，政乃弗迷。”议贵节制，经典之体也。昔管仲称轩辕有明台之议，则其来远矣。洪水之难，尧咨四岳；百揆之举，舜畴五臣；三代所兴，询及刍荛；春秋释宋，鲁桓预议。及赵灵胡服，而季父争论；商鞅变法，而甘龙交辩：虽宪章无算，而同异足观。迄至有汉，始立驳议。驳者，杂也。议不纯，故曰驳也。自两汉之明，楷式昭备，蔼蔼多士，发言盈庭。若贾谊之遍代诸生，可谓捷於议矣。至如主父之驳挟弓，安国之辨匈奴，贾捐陈於朱崖，刘歆辨於祖宗，虽质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张敏之断轻侮，郭躬之议擅诛，程晓之驳校事，司马芸之议货钱，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贾充之谥，事实允当，可谓达议体矣。汉世善驳，则应劭为首；晋代能议，则傅咸为宗。然仲援博古，铨贯以叙；长虞识治，而属辞枝繁。及陆机断议，亦有锋颖，而腴辞不剪，颇累文骨，亦有其美，风俗存焉。夫动先拟议，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务，施张治术。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顾事实於前代，观变通於当今，理不谬插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礼，戎事宜练於兵，田先晓於农，断讼务精於律，然後标以显义，约以正辞。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事以明核为美，不以环隐为奇；此纲领之大要也。若不达政体，而舞笔弄文，支离构辞，穿凿会巧，空骋其华，固为事实所摈；设得其理，亦为浮词所埋矣。昔秦女嫁晋，从文衣之媵，晋之贵媵而贱女；楚鬻珠于郑，为薰桂之椟，郑人买椟而还珠。若文浮於理，末胜于其本，则秦女楚珠，复存於兹矣。
李充《翰林论》曰：在朝辨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各其美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国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辨，锺繇、王朗等虽名为魏卿相，於朝廷奏议，皆阁笔不敢措手。

又曰：齐主命立三恪，朝士议之。太子少傅魏收为议，众皆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与收有隙，乃别立议。收读瞻议毕，笑而不答。瞻曰：“瞻议若是，须赞所长；瞻议若非，须诰所短。何容读国士议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惭而竟无言。

又曰：齐魏收尝在议曹，与诸博士引据《汉书》论宗庙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韦玄成传》，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寻，迟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南史》曰：马，梁天监初，诏通儒定五礼，有司举修嘉礼，除尚书祠部郎。时创定礼乐，所建议多见施行。兼中书通事舍人，每吉凶礼，当时名儒明山宾、贺等疑不能断者，皆取决也。

《唐书》曰：天宝中，崔昌上封，推五行之运，以国家合承周汉，其周隋不合为二王後，请废。诏下尚书省集公卿议。昌独见之明，群议不屈。会集贤院学士卫包抗表陈议论，之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汉後为三恪，废韩介邝 等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

又曰：张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请加监榷贵售州郡。时宰不能夺，因下其议。韦处厚奏议，发十难以诘之，上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疏。

《独断》曰：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曰某官某甲议以为如是。下言臣愚戇议异。其非驳议，不得言议异。

《金楼子》曰：余後为江州，副君赐报曰：“京师有语云：论议当如湘东王，仕宦当如王克。”克时始为仆射领选也。

笺

《说文》曰：笺，表识书也。

《文心雕龙》曰：笺者，表也，识表其情也。崔奏记於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奉笺於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笺记，文丽而规益；子桓不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於为诗矣。刘□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叙，情周而巧，笺之善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晋书》曰：刘卞字叔龙，东平须昌人也。本兵家子，质直少言，为县小吏。功曹夜醉，如厕，使卞执烛，不从。功曹衔之，以它事补亭子。有祖秀才者，于亭中作与刺史笺，久不成。卞教之数言，卓荦有大致。秀才谓县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为亭子？”令即召为门下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伦为文求尸，积日不得。设祭水侧，又投笺与河伯。经一宿，岸侧冰开，尸手执笺浮出。伦又笺谢之。

《博物志》曰：郑玄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尝为北海，玄是此郡人，故以为敬。

《世说》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於事素暗。遣笺诣桓，方欲共奖王室，修复园陵。世子嘉宾出行道上，闻信至，急遣取笺，视之，竟寸寸毁裂。便回车，解衣帐中卧，更作笺，自陈老病不复堪人间，欲乞闲地自养。宣武大喜，即发诏转为督五部，守会稽。

启

《说文》曰：启，传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启。

张《汉记》曰：董卓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启事，然後得行。

《文心雕龙》曰：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盖其义也。孝景讳启，后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自晋来盛启，用兼表奏：陈政言事，既奏之异条；让爵谢恩，亦表之别。必辩要轻清，文而不侈，亦启之大略也。

《晋书》曰：山涛为吏部。涛所秦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时称“山公启事”。

书记

《文心雕龙》曰：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染之简牍，取象乎，贵在明决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令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吊赵宣以书，巫臣之责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服敬叔进吊书於滕君，故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及七国献书，诡丽辐凑；汉来笔札，辞音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之答刘歆，志气盘桓，各含珠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後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音，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翰辞：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壹赠离，乃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皆尺牍之文也。详诸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咏风采，固宜涤荡以任气，优游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自战国已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於胶后，其辞义美矣。迄至後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苏武与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数使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过。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遣还汉。

又曰：陈遵容貌奇伟，略涉传记，赡於文辞，善书。与人尺牍，皆以为荣。为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书吏十人於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凭机口占，目省官事数百封，亲疏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便於笔札，故时人云：“谷子□之笔札，娄君卿之唇舌。”

《後汉书》曰：邓奉反於南阳。赵熹素与奉善，数遗书切责之。而谗者因言熹与奉合谋。帝以为疑。及奉败，帝得熹书，乃惊曰：“赵熹真长者也。”即征熹引见，赐鞍马，待诏公车。

又曰：窦章字伯向。好学有文章。与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荐。融集与窦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见於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

《吴录》曰：王宏为翼州刺史，不发私书，不交豪族，号曰“王独坐”。

《蜀志》曰：先主辟马良，遂为掾。後遣使吴。良请亮曰：“今衔国命，协穆二家。幸为良介於孙将军。”亮曰：“君试自为文。”良即为草曰：“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以绍昆吾、豕韦之勋。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鲜於造次之华，而有克终之美。愿降心存纳，以慰将命。”权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占授作书皆有意。使人读史汉诸传，听之略知其义，往往论说不失其指。

《晋书》曰：何曾为三公，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

又曰：何绥字伯蔚，曾之孙也。位至侍中尚书。因以继世名贤，奢侈过度，性既轻物，翰札甚简。城阳王尼见绥书疏，谓人曰：“伯蔚居世，而务豪乃尔，岂其免乎！”刘与潘滔谮之于东海王越，越遂诛绥。

又曰：《荀勖传》曰：勖与裴秀、羊祜共管机密。时将发使聘吴，并遣当时文士作书与孙皓，帝用勖所作。皓既报命和亲，帝谓勖曰：“君前作书，使吴思顺，胜十万之众也。”

又曰：简文辅政，引高松为抚军司马。桓温擅率众北伐，简文忌之。松曰：“宜致书喻以祸福，自当回旆。”便於坐为书，草曰：“寇仇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之大莫能加。斯非足下而谁？”

又曰：王恭将举兵讨谯，王尚之以谋告殷仲堪、桓玄。玄等从之，推恭为盟主，克期同赴京师。时内外疑阻，津逻严急。仲堪之信因庾楷达之，以斜绢为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箭中，合镝漆之。楷送於恭，恭发书，绢文角戾，不复可识。谓楷为诈。
《晋阳春秋》曰：刘弘为荆州刺史，每有兴发，手书郡国，叮咛款密，故莫不感悦，颠倒恭赴。咸曰：“得公一纸书，贤於十部从事也。”
沈约《宋书》曰：刘穆之、朱龄石并便尺牍。尝於高祖坐与龄石共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
又曰：徐湛之善於尺牍，音词流畅。
《南齐书》曰：周字彦伦，善尺牍。沈攸之送绝交书，太祖口授，令裁答。
《齐春秋》曰：吴都张融字思光，临终及葬，征士何点使汝南风周英为书与融。谢氵侖见，叹曰：“此书虽漂宕不伦，亦有破的。”
《後周书》曰：梁台性果敢，有志操，不过识百字，口占书，词意可观。
又曰：柳庆，时父僧习为颍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将选官，皆依倚贵势，竞来请托。选用未定。僧习谓子曰：“权贵请托，吾并不用，其使欲还，皆须有答。汝等各以意为吾作书也。”庆乃具书，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选吏之日，有能者进，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习读书，叹曰：“此儿有意气，丈夫理当如是。”即依庆所草以报。
《後唐书》曰：李袭吉掌太祖书记。袭吉博学多通，尤谙悉国朝近事。为文精意练实，动拘典故，无所放纵，羽檄军书，辞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难，与朱温不叶。乾宁末，刘仁恭负恩，其间论列是非，交相骋答者数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称之。天复中，太祖与朱温修好，遣张特致书，初叙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温怡然大笑，谓幕史敬翔曰：“李公斗绝一隅，削弱如此，袭吉一函，抵二十万兵势，所谓彼有人可当也。如吾之智算，得袭吉之笔才，虎傅翼矣。”翔赧然而退。
《鲁连子》曰：燕伐齐，取七十馀城，惟莒与即墨不下。齐田单以即墨破燕军，杀将军骑劫，复齐城，惟聊城不下。燕将守城数月，鲁仲连乃为书，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遗燕将书。燕将得书，泣三日，乃自杀。
《韩子》曰：郑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误於书中云“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悦之，曰：“举烛高明者，举贤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谧《高士传》曰：光武征严光，至。司徒侯霸使西之曹属侯子道奉书，光不起，於床上箕踞发书，读讫，问子道曰：“君房素痴，今为三公，宁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来，何言？”子道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迫於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语？天子征我，三辞乃来。人主尚不见，当见人臣乎？”子道求报，光曰：“我手不得书。”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鼎司，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无它言。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买菜乎？求益耶！”

《鲁国先贤志》曰：孔翊为洛阳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书皆投其中，一无所发。弹治贵戚，无所回避。

《典略》曰：太祖尝使阮作书与韩遂於马上，其具草，书成，呈之，太祖揽笔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损。

《语林》曰：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郡人因寄百馀函书至石头，悉掷水中，因视祝之，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达书邮。”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汉中，族父都尉还书与余，盛称彼土地形势，观其词，知陈琳所为。

李充《起居诫》曰：床头书疏，亦不足视。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见。见之纵不能宣，谁与明之？若有泄露，则伤之者至矣。

稽康《与山涛书》曰：素不便书，不喜作书，而人间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堪。

延笃《答张奂书》曰：离别三年，梦想言念。何日有违，伯英来惠之。书盈四纸，读之及覆，喜不可言。

张奂《与阴氏书》曰：笃念既密，文章粲烂，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於手。

《金楼子》曰：刘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置之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又曰：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意何如？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卷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诔

《释名》曰：诔，累也。累列其事而称之也。

《说文》曰：诔，谥也。

《周礼口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郑司农云：劝防，引六绋。）遣之日，读诔。（累其行而读之，而作谥也。）凡丧事考焉。（为有得失。）小丧，赐谥。（小丧，卿大夫也。）

《礼记口檀弓》曰：鲁哀公诔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

《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惟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礼也。
又《檀弓上》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佐车授绥，公曰：“末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二人赴敌而死。）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马，非御与右之罪。）遂诔之。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传》曰：诔者，累其行迹而为之谥也。
《汉书》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诔策。（应劭曰：诸侯王皆属大鸿胪，故其薨奏其行，赐与谥及哀策诔文也。）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师古曰：大鸿胪者本名典客，后改曰大鸿胪。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属官也，后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书诔其行。）
《东观汉记》曰：杜笃字季雅，客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之，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世祖诏诸儒诔之，笃於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
《魏志》：明帝诏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家公语耳。”答曰：“奉诏，并见圣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诔，文义相扶，章章殊兴，句句感切，哀动圣明，痛贯天地。楚王臣彪等闻臣为读，莫不挥涕。”
《晋中兴书》：郗超死之日，贵贱操笔为诔者四十馀人。其为物所宗如此。
《齐书》曰：谢超宗有名誉，善属文，为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超宗作诔，奏，帝大嗟赏，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
《文章流别传》曰：诗、颂、箴、铭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诔无定制，故作者多异焉。见於典籍者，《左传》有鲁哀公为孔子诔。
《文心雕龙》曰：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士大夫之才，临丧能诔。诔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详靡闻。周虽有诔，未被於士。又贱不诔贵，幼而不诔长，其万乘则称天以诔之。读诔定谥，其节文大矣。自鲁庄战乘丘，始及於士。迨尼父之卒，哀公作诔，观其遗之辞，呜呼之叹，虽非睿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暨于汉世，承流而作。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沙鹿撮其要，而执疑成篇，安有诔德述尊，而阔略四句乎？杜笃之诔德，有誉前代；吴诔虽工，而结篇颇疏。岂以见称光武，而顾ツ千金哉！傅毅所制，文体伦序，孝山崔瑗，辨洁相参：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於叙悲，易入新丽，所以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至如崔る诔赵，刘陶诔黄，并得宪章，贵在简要。陈思功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体实繁缓，文皇诔末，百言自陈，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诔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之则也。至於序述哀情，触类而长，傅毅之诔北海，云“白日幽光，霞杳冥”，始序致惑，遂为後式。影而效者，弥取於切矣。详夫诔之为制，盖遐言以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覩；送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此其旨也。

《文心雕龙》曰：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云“尊灵永蛰”。明帝颂曰“圣体浮轻”。轻浮有似於蝴蝶，永蛰颇拟於昆虫，施之尊极，不其蚩乎？

《南史》：宋谢庄作宣贵妃诔曰：“赞轨尧门”，方之汉乍句弋也。及废帝即位，下庄于狱，曰：“卿作此诔时，知有东宫否？”

《列女传》曰：柳下惠死，门下将诔之，妻曰：“将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之。”乃为诔曰：“夫子之信，诚与人无害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谥，宜为惠兮。”门人从之。

《世说》曰：长孙乐作王长史诔云：“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淡水，同此玄昧。”孝伯见云：“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

又曰：谢太傅问主簿陆退：“张凭何以作母诔？”陆答曰：“故当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妇人之美，非诔不显。”

吊文

《文心雕龙》曰：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终定谥，事极理哀，故宾之慰主，亦以至到为言也。压溺乖道，所以不吊矣。又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人亡，故同吊也。及晋筑虎台，齐袭燕城，史赵苏秦，翻贺为吊，害民构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吊之所设也。或骄贵以殒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自贾谊浮湘，发愤而吊屈，体周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又相如之吊二世，全为赋体，桓谭以为其言恻怆，读者叹息；及卒章意要切断，而能悲也。扬雄序屈，思积功寡，意深文略，故辞韵沉追。班彪、蔡邕，并敏於致诘，然影附贾氏，难为并驱耳。故胡阮之吊夷齐，褒丧而无文，仲宣所制，讥诃实工。然则胡阮嘉其清，王子伤其隘，各其志也。弥衡之吊平子，缛丽而轻清；陆机之吊魏武，词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称者矣。夫吊虽古义，而华辞未造。华过韵缓，则化而为赋。固宜正义以绳理，昭德而塞违，析割褒贬，哀而有正，则无夺伦矣。

《左传口庄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相如从上至长杨，还过宜春宫，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辞曰：“东驰土山兮，北揭石濑；弥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坟墓芜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

《汉书》曰：扬雄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尝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书，往往抚《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骚》。

《祢衡别传》曰：南阳寇柏松记刘景升当小出，属守长胡政令给视之。柏柏父子宿与政不佳。景升不在，柏松子在後罗人盗迹胡政无状，便尔杀之。景升还，惭悼无已，即治杀胡政，为作三牲，焉。正平为作板书吊之。时当行在焉，上驻马授笔，倚柱而作之。

弥衡吊张衡，其辞曰：“南岳有精，君诞其姿。清和有理，君达其机。故能下笔绣辞，扬手文飞。昔伊尹值汤，吕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独值汉。苍蝇争飞，凤凰已散。元龟可羁，河龙可绊。石坚而朽，星华而灭。惟道兴隆，悠悠永靡绝。君音永浮，河水有竭，君声永流。周旦先没，发梦孔丘。余生虽後，身亦存游。士贵知己，君其勿忧！”

糜元吊比干曰：余既诘纣之後，又感比干亢辞进谏，不顾其身，而受刳屠之戮。杀身之後，纣不悔寤，适足快凶君之心，而无益於世。故复责而吊之。

糜元吊夷、齐曰：少承洪烈从戎子王侧，闻先生饿於首阳，敢不敬吊？寄之山岗，呜呼哀哉。夫五德更运，天秩靡常。如有绝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尧终於虞舜，禹殄於成汤。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为有失，则帝乙亦有伤。子不弃殷而饿死，何独背周而深藏？所行谁路？而子涉之！首阳谁山？而子匿之！彼薇谁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读周之书，弹周之琴，饮周之水，食周之荼，而谤周之主，谓周之淫：是诵圣之文，听圣之音，居圣之世，而异圣之心。

束《吊萧孟恩文》曰：东海萧惠孟恩者，父昔为御史，与先君同僚。孟恩及旦夕同游，分义早著。孟恩夫妇皆亡，门无立胤。时有伯母从兄之忧，未获自往，致文一篇，以吊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旧友人阳平束谨请同业生李察奉段一束，麦口一器，以致词於处士萧生之墓，曰：呜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测。敬荐薄馈，魂兮来食。孟恩孟恩，岂犹我识。

束吊卫巨山曰：元康元年，楚王玮矫诏举兵，害太保卫公及公四子三孙。公世子黄门郎巨山与有交好，时自本郡来赴其丧，作吊文一篇，以告其柩，曰：同志旧友，阳平束，顷闻飞虎肆暴，窃矫皇制，祸集於子，宗礻方几灭。越自冀方，来赴来祭，遥望子弟，铭旌丛立。既窥子庭，其殡盈十。徘徊感恸，载号载泣。敛袂升阶，子不我揖，引袂授祛，子不我执。魂兮魂兮，於焉栖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充吊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风，资高明之质，神萧萧以宏远，志落落以遐逸，忘尊荣於华堂，括卑静於蓬室，宁漆园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乐竹林；尚想荣庄，聊与抽簪。味孙觭之浊醪，鸣七弦之清琴；慕义人于玄旨，咏千载之徽音；凌晨风而长啸，托归流而咏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愠乎陆沉？马乐厚而翘足，龟悦涂而曳尾。畴庙堂之是荣，岂和铃之足视？久先生之所期，羌玄达於遐旨；尚遗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时命之不丁！冀後凋於岁寒，遭繁霜而夏零。灭皎皎之玉质，绝琅琅之金声；投明珠以弹雀，捐所重而为轻。谅心不爽，非大雅之所营。

袁宏友李氏吊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自非贤智之流，不可以褒贬明德，拟议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为人，可谓命世之杰矣。观其德奇伟，风韵劭邈，有似明月之英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若夫吕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锺会者，天下之恶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恶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显。然夜光匪与鱼目比英，三秀难与朝华争荣，故布鼓自嫌於雷门，砾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丧也，虽智周万物，不能遣绝粮之困；识达去留，不能违颠沛之艰。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怀；捡乎迹者，必以纤芥为事。达人之获讥，惧高范之莫全。凌清风以三叹，予抚兹而怅焉。闻先觉之高唱，理极滞其必宣。候千载之大圣，期百王之明贤。聊寄愤於斯章，思慷慨男儿而泫然。

哀辞

《文章流别传》曰：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於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文心雕龙》曰：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以辞遣哀，盖下流之悼。故不在黄，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枉，《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汉武封禅，而霍嬗暴亡，哀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也。降及後汉，汝阳王亡，崔瑗哀辞，始变前式；然腹突鬼门，怪而不辞，驾龙乘□，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至於显顺张升，并述哀文，虽发其华，而未极心实。建安哀辞，惟伟长差善，《行女》篇时有恻怛。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赡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原夫哀辞，大体情主於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性，故兴言止於察惠；弱不胜务，故悼惜加乎容色。隐心而结文则事愜，观文而属心则体奢。体奢为辞，则虽丽不哀，必使情往会悲，文来引泣，乃其贵耳。

班固《马仲都哀辞》曰：车骑将军顺文侯马仲都，明帝舅也。从车驾於洛水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桥，马惊，入水溺死。帝谓侍御史班固为马上三十步哀辞。
《南史》曰：刘孝绰三妹，一适东海徐悱，文尤清壮，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晋安郡，卒，丧还建业。妻为祭文，词甚凄怆。悱父勉欲为哀辞，见之乃阁笔。
《三国典略》曰：齐文宣崩，杨选其挽歌，令乐署歌之。其魏收四首，阳休之、祖 ；、刘逖各二首，卢思道八首入用。於是晋阳人谓卢思道为“八采卢郎”。北营刺史李戏谓逖曰：“卢八问谇刘二。”逖每衔之。至是，上《感思赋》，自陈文宣之世遭遇谗谮。逖为帝奏其文诽谤先帝。齐主怒，令鞭之。逖喜曰：“高捶三十，熟鞭之百，何如唤刘二时？”
哀策
《文章流别传论》曰：今所哀策者，古诔之义。
《世说》曰：王东亭梦人以大笔与之，如椽子大。觉曰：“当有大手笔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谥议皆王所作。
《国朝传记》曰：褚遂良为太宗哀策文，自朝还，马误入人家而不觉也。
又曰：崔融司业作武后哀文，因发疾而卒。时人以为三二百年来无此文。
卷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说文》曰：檄，二尺书也。
《释名》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书也。
李充《翰林论》曰：盟檄发於师旅，相如《喻蜀老》，可谓德音矣。
《起居诫》曰：军书羽檄，非儒者之事。曰，一家奉道法，言不及杀，语不虚诞，而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请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龙》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国，夏后初誓於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诰之词，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不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所谓告之以文词，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菁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词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也，宣布於外，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词伐罪，非惟致果为毅，抑亦厉词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抢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凶之胆，订信顺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於咫书；万雉之城，颠坠於一檄者也。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饤希，而意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也。陈琳之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壮于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词书衅，然暴露。锺会檄蜀，徵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凡檄之大体，或述休明，或叙否剥，指天时，审人事，验强弱，角权势，标蓍龟於前验，悬ひ鉴於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作，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词，各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词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词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

《史记》曰：张仪，魏人。尝从楚相饮，相亡璧，意仪盗之，掠笞数百。後仪既相秦，为檄告楚相曰：“吾从汝饮，不盗汝璧；善守汝国，我且盗汝城。”

《汉书》曰：申屠嘉为丞相，邓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於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嘉为檄召通，曰：“不来且斩。”通恐，又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令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不为礼，责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决。”敕吏令行斩之。通顿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节召通，而谢嘉曰：“此吾弄臣，君释之。”

《东观汉记》曰：光武数召诸将，置酒，赐坐席之间，以要其死力。当此之时，贼檄日以百数，忧不可胜。上犹以馀间讲经艺。

又曰：庐江毛义，性恭俭谦约，家贫，以孝行称。南阳张奉闻其名，往候之。坐有顷，府檄到，当守令，义摄檄，持入白母，喜甚。（事具孝门。）

《後汉书》曰：耿恭为戊巳校尉，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已下皆喜，遣使献名马。

又曰：隗嚣，故宰府掾吏，善为文书，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

《魏书》曰：陈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邺，谓陈琳曰：“君昔为本初作檄书，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谢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太祖爱其才，不咎。

又曰：刘放善为书檄，三祖诏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为。

《张华别传》曰：驾西征锺会，次长安。华兼中书侍郎，从行，掌军中书、疏、檄文，帝善之。

《晋书》曰：易雄，长沙人也。为春陵令。刺史谯王承既拒王敦，将谋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驰檄远近，列王敦罪。西城陷，为其所虏，意气慷慨，神色无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雄，而数之。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王室如毁，安用生为？今日即戮，得作恶鬼，乃所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敦惮其辞正，释之。众人皆贺，雄笑曰：“昨夜梦乘车，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车傍有斤，吾其戮乎！”寻而敦遣杀之。当时见者，无不伤惋。

又曰：张轨为凉州刺史时，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谶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越初为梁州刺史，而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而阴谋代轨。乃遣兄镇及曹、曲佩移檄废轨。轨遣主簿奉表诣阙，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蹋折镇檄，排阁入谏，轨默然从之。

又曰：元帝遣扬威将军甘卓、建威将军郭逸攻周馥於寿春。安丰太守孙惠卿众应之，使谢ゼ为檄。ゼ，馥之故将。馥见檄，流涕曰：“必谢ゼ之辞。”ゼ闻之，遂毁草。旬日，馥众溃。

《续晋阳春秋》曰：何毋忌母，刘牢之姊也。无忌与高祖谋，夜於屏风里制檄文。母潜於屏风上窥之，既知其谋，大喜，谓曰：“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为中书郎。书檄口集，含不起草。

《北齐书》曰：高祖西讨，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请以孙搴自代。高祖引塞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

《梁书》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并下於狱。子仙檄湘东曰：“既瞎且，尔勇伊何？”即书记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毁，湘东弗知。僧辨购炯，获之，酬钱十万。炯既不敢谒见，遂谄事於僧辨。自此，军书咸出於炯。

又曰：伟玉，洛阳人也。学通《周易》。尝在淮阳，赋诗曰：“平明听战鼓，薄暮叙存亡。楚汉方龙斗，秦关阵未央。”既至江陵，系之於狱，以诗赠湘东嬖人，曰：“赵壹能为赋，邹阳解献书。何惜西江水，不救辙中鱼。”又上五十韵诗，以希不死。湘东爱其词翰，犹欲未诛。左右嫉之，乃曰：“伟前作檄文，言词不顺。”湘东所视，其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湘东大怒，钉其舌於柱，剜其脐，抽其肠出，乃斩之。

《陈书》曰：赵知礼涉猎文史，善书翰。武帝之讨元景仲也，或荐之，引为记室。知礼涉文赡速，每召制书，下笔便就，率皆称旨。

又曰：顾野王博识洽闻，侯景之寇，郡将衣君正举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尝立草。

《国朝传记》曰：元万顷初为契何力征高丽，管记口作檄书云：“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流岭南。

《唐书》曰：李巨川为华州掌书记，时李茂贞犯京师，天子驻跸於华。韩建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州之力供亿万乘，恐其不济，遣巨川传檄天下，请助转饷，同臣王室，完葺京城。西方书檄，酬报辐辏。巨川洒翰陈叙，文理俱惬。昭宗深重之。时巨川之名，闻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龙》曰：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人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词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简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众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明符契，意用小异，而体大同也。

《汉书》曰：刘歆字子骏。成帝时与父尚俱领校书，讲六艺、传记。後王莽篡位，为京兆尹。哀帝时，与五经博士讲论，诸儒博士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

《後汉书》曰：韩馥见民情归袁绍，忌方得众，恐将图己，尝遗从事守绍门，不听发兵。桥瑁乃诈为三公移书，传驿州郡，说董卓罪恶，企望义兵以释国难。馥於是方听绍举兵。

《齐书》曰：孔稚字德璋，会稽人也。周彦伦隐於北山，後应诏出为盐官令，欲过北山，乃假山灵之意，移文於北山。

《三国典略》曰：卫襄字叔辽，河东人。修行至孝，州郡嘉之。时有白波贼众数万人，官兵诛伐不能平。贼曰：“使叔辽要我，愿散。”於是襄为移书，即平定。

王隐《晋书》曰：毛宝据邾，城陷，宝尸沉江不出。戴洋移告河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传》曰：普通七年，大举北侵，敕子野为移魏文，受诏立成。武帝以其事体大，召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集寿光殿以观之。时并叹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催令遣上。子野徐起，操笔撰之，昧爽便就。人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之古，与今文体异。当时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问其文速者，子野答言曰：“云人皆成於手，我独成於心。”

露布（附）

《文心雕龙》曰：露布者，盖露板不封，布诸视听也。

《後汉书》曰：鲍永为司隶校尉，子昱复拜焉。後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门问昱有所怪不，对曰：“臣闻故事，通官文书不着姓，又当司徒露布，怪使司隶下书而著姓也。”帝报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复为司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後魏书》曰：邢峦从征汉北，峦後至。高祖曰：“至此以来，未擒灭。城隍土崩想在不远，所以缓攻者，正待中书为露布耳。”
又曰：高祖为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板，惟傅修耳。”
《魏书》曰：高祖车驾南伐，以韩显宗统大军，破萧鸾军，斩其将高法援等。显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贼斩师，殊益军势。朕方攻坚，何为不作露布也？”显宗曰：“臣顷闻王肃获贼二三匹驴马，皆为露布。臣在东观，私每哂之。近虽仰凭威灵，得摧丑虏，斩擒不多，脱复高曳长缣，虚张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弥甚。所以敛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从征齐军，帝令勰为露布。对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岂是大用？”帝曰：“汝亦才达，但可为之。”及就，尤类帝文，人咸谓御笔。帝曰：“非兄即弟，谁能辨之？”勰对曰：“子夏被嗤於先圣，臣又荷责於今来。”
《後周书》曰：宇文神举。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讨擒之。齐黄门侍郎卢思道亦在反中，贼平见获，解衣将伏法。神举素钦其才名，乃释而礼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礼贤如此。
又曰：吕思礼好学有文才，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则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沙苑之捷，命为露布，食顷使成。周文叹其工而速。
《北齐书》曰：杜弼从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为露布。弼即书绢，曾不起于草。
《世说》曰：桓武北征时，袁虎从，被责免官。会须露布文，唤袁倚马前令作，手不辍，俄顷得七纸，殊可观。王东亭亦在侧，绝叹其才。
《国史补》曰：李晟破朱Γ，德宗览收城露布，云：“臣已肃清宫禁，祇谒寝国，锺ね不移，庙貌如故。”上感涕失声，左右六宫皆呜咽。论者以国朝捷书露布，无如此者，于公异之词也。公异後为陆贽所忌，诬以家行不至，赐《孝经》一卷，Б坎而终。
卷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说文》曰：符，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
《释名》曰：符，付也。书所敕命於上，付使传行之。
《文心雕龙》曰：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代以书翰矣。
《史记》曰：秦昭王破赵长平，又进围邯郸。魏昭王之子无忌号信陵君，其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数遗公子书，请救於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相属，谓公子曰：“今邯郸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独不怜公子姊也？”公子患之，过候嬴问。屏人语曰：“嬴闻晋鄙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姬为公子死无所辞。公子诚一开口，以请如姬，姬必许诺。”公子从其计。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遂矫魏王令，夺晋鄙兵进击秦，秦军遂解。

又曰：吕不韦说华阳夫人，请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问，从容言子楚质於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无子。愿得子楚立以为嫡嗣，以托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嫡。

《汉书》曰：文帝二年九月，初与郡守相为铜虎竹使符。（应邵曰：银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郡合符，符合乃听之。竹使以箭五枚，长五寸，镌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张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从简易。）终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与军，（张晏曰：音须。，符也。书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臣瓒以为汉出入关用传，犹今之过所。）军弃而去。後为使，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生也。”

《後汉书》曰：初，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以虎符，其馀征调，竹使而已。符策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汉记》曰：延熹五年，长沙贼起，攻没苍梧，取铜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辅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长安，买符以入函谷关。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後果如本心。

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书曰“上将军”，与两空札置笥中。大集会三老、从事，令刘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将军，三老等即皆称臣。

《隋书》曰：高祖颁青龙符於东方总管、刺史，西方以驺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颁木鱼符於总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颁木鱼符於外官五品已上。

炀帝顾谓樊子盖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特宜持重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以施行，无劳形迹。今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

《列女传》曰：楚昭贞姜者，齐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平王子，昭王珍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渐台而上之去。（渐台，水上之台。）王闻江水大，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请，夫人曰：“王召宫人皆以符令，使者不持符，妾不敢从使者而行。”使者反取符未还，则大水至，台驰坏，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义死不为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乃号曰“贞姜”。

契券

《释名》曰：券，绻也，相约束绻，绻为限以别也；大书中央破别之。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说文》曰：券，契也。别之书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汉书》曰：高祖微时，好酒及色。从王媪、武负贯酒，时饮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两家常折券弃责。（以简牍为契券。既不征索，故折毁之，弃其所负也。）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书券曰：“使黄河如带，泰山如砺，汉有宗庙，无绝世也。”

《东观汉记》曰：樊重字君□，南阳人。家素富。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馀终。其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债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

《晋书》曰：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郡别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

《宋书》曰：顾绰，觊之子也。有私财甚丰，乡里士庶多负债。觊之禁不能止。及觊之为吴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言远近，皆不须还。绰叹懊弥日。

《唐书》曰：太宗时，东谢渠帅来朝。东谢者，南蛮之别种也。在黔安之东，地方千里，其俗无文书，刻木为约。

又曰：罗让为福建观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者曰：本某处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惟老母耳。让惨然焚其券书，以女奴归其母。

《梦书》曰：券契为有信，梦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龙》曰：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其遗风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约束。约束以备，情伪自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
《战国策》曰：孟尝君使冯收责於薛，曰：“责毕，市吾家所寡者。”冯召民，毕集，以责赐民，因烧其券。还见孟尝君曰：“君家所寡者，义也。臣窃矫命，舍责以赐民，此为君市义也。”
魏子曰：仲尼无券契於天下，而德著于古今，善恶明也。
王褒《僮约》曰：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冢颠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它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邪？”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之。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为也。”子渊曰：“诺。”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浚渠缚落，口园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卢。居当穿臼缚帚，栽芋凿斗，织履作粗，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种姜养羊，长育豚驹。二月春分，皮种瓜作（音昨）。瓠别茄，披葱，焚槎发芋。鸡鸣起舂，兼落三重，调治马户，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斫苏切脯。饮酒裁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用钱，推纺垩，贩索，绵亭，买席，往来都落，当为妇女求脂泽；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池中掘荷；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恶言鬼骂；（并椷也。皮可为绳作也。音凿。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发。马户，水门也。蜀每落流水养鱼，欲食乃取之。纺垩，白善地。蹉，市名。武都县出名茶，杨氏池出好。）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货易牛羊，自教精慧，不得痴愚；持斧入山，断柔裁辕，若有馀残，当作俎几、木履及鼽盘；焚薪作炭，{石}石薄岸，治舍盖屋，削书伐牍，日暮欲归，当送乾薪两三束；四月当披，九月当获，十月拔豆，抢麦窖芋，南安拾栗、采橘，持车载辏，多取蒲苎，益作绳索；雨堕无所，为当编蒋、织薄，植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树为行，果类相从，从横相当；果熟收敛，不得吮尝；犬吠当起，惊告邻里，枨门柱户，上楼击鼓，持盾曳矛，还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游；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若有私钱，主给宾客，奴不得有奸私，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读券文讫，辞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缚，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蚯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也。”（柔，车辋也。{石}石，竹笼盛石以薄岸也。豕，猪槽也。南安县出Ｂ扌侖。麦，种麦也。十月民输租载辏有利也。汉时官不禁报怨，民家皆作高楼致其上，有急则上楼，击以告邑里令救助也。）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际，至在荥阳东住，闻主人公言声大高。须臾，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趣吾车，曰：“公府当怪吾家哓哓邪？中买得一恶羝奴，名宜勤。身长九尺馀，力举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钱孔。言读书，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问公卖不，公喜，便下绢百匹。间谓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读书。公府事一不上券，则不为。”公府作券文曰：“取东海巨盐，东齐羝羊，朝歌浦荐，八板床；负之安邑，梨栗之乡，常山细缣，赵国之编，许昌之总，沙房之绵。作车当取高平荚榆之毂，无尾髑髅之状，太良白槐之辐，河东茱萸之辋。乱枒桑辕，太山桑光，长安双入白乌钉锁，巧手出於上方。见好弓材，可斫千张。山阴青规，乌嗥柘桑。张金好墨，过市数蠡。并市豪笔，备即写书。嗥角帻道，金案玉碗。宜勒供笔，更作多辞。”乃敛吾绢而归。

《邵氏家传》曰：邵仲金好赈施。年八十一，临卒，取其贷钱物书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孙，不欲复以贿利累之。”及贷者还钱，子孙不受，曰：“不能光显先人，岂可伤其义乎？”

铁券

《东观汉记》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贼盖登称太皇帝，有璧二十，五，铁券十一。後伏诛。

《晋中兴书》曰：初，闵帝在关中，与氐羌破铁券，约不役使。

又曰：应詹督天门等郡。天门、武陵蛮并反，詹诛其魁帅，馀皆当降。自元康以来，政令不洽，蛮怀化，数郡无忧。其後州郡所有败，惟詹独保之一境。

《三国典略》曰：梁任果降同。果字静蛮，南安人也。世为方隅豪族，仕於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远来，待以优礼。後除始州刺史，封乐安公，赐以铁券，听世传袭。

又曰：侯景围台城，陈昕说范桃棒，令率所领二千人袭杀王伟、宋子仙，带甲归降，桃捧许之。使昕夜入官城，密启梁主。梁主大悦，使命纳之，并镌银券赐桃捧，曰：“事定日当封汝为河南王。即有景众，并给金帛女乐，以报元功。”而太子恐其诡诈，犹豫不决。

《隋书》曰：李穆累以军功进爵为伯。从太祖击齐师於郎山，太祖临阵坠马，穆突围而进，以马策击太祖而詈之，授以从倚，溃围俱出。贼见其轻侮，谓太祖非贵人，遂缓之。以故得免。即而与穆相对泣，顾谓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抚慰关中，所至克定，擢授武卫将军，赐以铁券，恕其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达为纳言、右翊卫大将军，摄礼部尚书，王世充亦纳言、左翊卫大将军、摄吏部尚书，元文都内史令、左骁卫大将军，卢楚亦内史令，皇甫无逸兵部尚书、右武卫大将军，郭文懿内史侍郎，长文黄门侍郎，委以机务，为金书铁券，藏之宫掖。於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李怀光既解奉天之围，不获朝见，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谕旨，加太慰，赐铁券。怀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赐怀光，是使反也。”上遂幸梁州。

过所

《释名》曰：过所，至关津以示之。或曰：传，传也，转移所在，识以为信也。

《史记》曰：宁成为右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不复收，於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

《汉书》曰：文帝十三年，诏除关无用传。张晏注曰：“传，信也。若今过所。”李奇曰：“传，也。”颜师古曰：“或用，或用缯帛。者，刻木为合符。”

《魏略》曰：仓慈为敦煌太守，胡欲诣国家，为封过所。廷尉决事曰：“廷尉上广平赵礼诣雒治病。博士弟子张策门人李臧赍过所诣洛。还，责礼冒名渡津。平裴谅议礼一岁半刑，策半岁刑。”

《晋令》曰：诸渡关及乘船筏上下经津者，皆有所写一通，付关吏。

零丁

《齐谐记》曰：国步山有庙，又一亭。吕思与少妇投宿，失妇。思逐觅，见一大城，厅事一人，纱帽冯几。左右竞来击之，思以刀斫，计当杀百馀人，馀者便乃大走。向人尽成死狸。看向厅事，乃是古始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见一群女子在冢里，见其妇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于先女子，有数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脚、面成狸者。须臾天晓，将妇还亭。亭吏问之，具如此答。前後有失儿女者，零丁有数十。吏便敛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随家远近而报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庙无复灵。

戴良字文让，失父，零丁曰：“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积，恶致灾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缯用相赏，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猎狗，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苍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米羹杯。”

卷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後周书口薛传》曰：前中书监卢柔，学业优深，文藻华赡，而与之方驾，故世号曰“卢薛”焉。

《梁书》曰：何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之何刘。梁元帝著论云：“诗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能者，沈约；文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三国典略》曰：刘逖字子长，少好弋猎骑射，後发愤读书，颇工诗咏。行台尚书席毗尝嘲之曰：“君辈词藻，譬若春荣，须臾之玩，非宏材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雕悴。”逖报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荣，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书》曰：富嘉谟，雍州武功人也。举进士，长安中累转晋阳尉。与新安吴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颂皆以徐庾为宗，气调渐劣。嘉谟与少微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称为“富吴体”。嘉谟作《双龙泉颂》、《千谷颂》，少微撰《崇福寺锺铭》，词最高雅，作者推重。

张字文成，凡八登甲科。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

杨盈川，华州华阴人。少与绛州王勃、范阳卢照邻、东阳骆宾王皆以文词知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後。”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皆为一时宗匠，崔、李尝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则可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张说谓人曰：“杨盈川之文，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於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後则信然，愧在卢前为误矣。”

李华善属文，与兰陵萧颖士友善。华举进士时，著《含元殿赋》万馀言，颖士见而赏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华文体温丽，少宏杰之气。”颖士词锋俊发，华自以所业过之，乃为《祭古战场文》，熏污之如故，置於佛书之阁。华与颖士因阅佛书得之，华谓之曰：“此文何如？”颖士曰：“可矣。”华曰：“当代秉笔者，谁及于此？”颖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华愕然。

又曰：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魏文帝《典论》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此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矣。里谚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於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王粲长於辞赋，徐时有逸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之《玄猿》《漏卮》《员扇》《橘赋》，虽张、蔡不足过也。然於它文，未能称是。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俊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於杂以嘲戏，及其时有所善，杨、班之俦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ウ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不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惧於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惟著论，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问刘歆、刘向孰贤，傅子曰：“向才学俗而志中，歆才学通而行邪。《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质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若隐，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也。”

李充《翰林论》曰：潘安仁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

《抱朴子》曰：世谓王充一代英伟，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枯枝，沧海流芥，未易贬者。

又曰：欧阳生曰：“张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远过二陆。”

又曰：张、潘与二陆为比，不徒骤步之间也。欧阳曰：“二陆文词，源流不出俗检。”

又曰：秦时不觉无鼻之丑，阳翟憎无瘿之人。陆君深疾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陆君之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别陆文，犹侏儒测海，非所长也。

叹赏

《晋书》曰：张载为《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谭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

又曰：张华字茂先。阮籍见华《鹪鹩赋》，许以王佐之才，中书郎成公绥亦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文义胜己。
陆机弟口尝与机书云：“君苗见兄文，辄欲烧其笔砚。”後葛洪著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源逸，亦一代之绝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礼。善属文。沈约每见其文，常咨嗟，谓曰：“昔蔡伯喈见王仲宣曰：‘吾家书籍，悉当相与。’仆虽不敏，请附斯言。”筠尝以诗呈约，报书叹咏，以为後进擅美。约又尝谓筠叔志曰：“贤弟子文章之美，可谓後来独秀。”
又曰：谢好奖人才。会稽孔达裯文笔才，未为时人所知。孔稚尝令草让表以示，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馀论。”其好善如此。
吴均《齐春秋》曰：丘灵鞠善属文，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上挽歌诗云：“口横广陌ウ，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赏之，即转为新安王北平中郎中参军。
《唐书》曰：封敖为翰林学士，拜中书舍人。敖构思敏速，语近而理胜，不务奇涩。武宗深重之。尝草《赐阵伤边将诏》警句云：“伤居尔体，痛在朕躬。”帝览而善之，赐之宫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回鹘，诛刘稹。议兵之际，同列或有不可之言，惟德裕筹计相画，竟立奇功。武宗赏之，封卫国公守太尉。其制语有“遏横议於风波，定奇谋於掌握，逆稹盗兵，关昼钅 巢，造膝嘉话，开怀静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敖往庆之。德裕口诵此数句，抚敖曰：“陆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语，秉笔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赐玉带以遗敖，深礼重之。
又曰：冯定为太常少卿。文宗每临乐鄙郑、卫，诏奉常习开元中《霓裳羽衣舞》，以《口韶》乐和之。定统乐，立於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问其姓氏。翰林学士李珏奏定之名。文宗喜问曰：“岂非能为古章句者耶？”遂召升阶，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诗，吟罢益喜，因锡以禁中瑞锦，仍令大录所著古体诗以献。
《世说》曰：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曰：“卿试掷置地，要作金石之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
又曰：左思字太冲。作《三都赋》，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甚惬。後示张华，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请序於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敛衽赞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杨都赋》成，呈庾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颜世家训》：刘孝绰当时既有重名，无所与让，惟服谢咏。置几案，动辄讽吟，味其文。
改易
《语》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汉书》曰：宽善属文。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吏莫知所为。宽言其意，掾吏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张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宽，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向学，以宽为奏谳掾。
《晋书》曰：袁宏从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伏滔读其《北征赋》，至闻“所传於相传，云获麟於此野，但灵物以瑞德，奚受体於虞者？究尼父之恸哭，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於天下”，至此便改韵。云：“此赋必传千载，无容率尔。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韵结事，然於写送之致，似未为尽。”桓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曰：“感不绝於予心，流风而独写。”讽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当共推此生。”
《宋书》曰：王诞字茂世，有才藻。晋孝武帝崩，从叔尚书令为哀策，出本示诞曰：“犹少叙节物一句。”诞便揽笔益之，接其“秋冬代变”云：“霜繁广除，风回高殿。”询叹美，因而用之。
《齐书》曰：张融作《海赋》，文词诡激，独与众异。後以示镇军将军徐孝嗣之，孝嗣之曰：“卿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
《齐书□刘绘传》曰：鱼复侯子响诛，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绘为表，须臾便成。嶷叹曰：“祢衡何以过此！”惟足八字文：提携鞠养，俯见成人。
《後魏书》：高祖尝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黄门侍郎崔光读暮春群臣应诏诗，至彭城王勰诗，高祖仍为改一字，曰：“昔祁奚举子，天下谓之至公。今见勰诗，始知中令之举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掘才，见本朝之私。赖蒙神笔赐刊，得有令誉。”高祖曰：“虽雕琢一字，犹是玉之本体。”勰曰：“臣闻诗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价等连城。”
《唐书□文苑传》曰：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国典略》曰：齐王在东山饮酒，投杯怒赫，召魏收於前，立为书曰：“朕历数在射，志清四海，蕞尔秦陇，久阻风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当训旅誓众，天动□临。朕已下木汾流，成船晋地，便当躬先将士入玉璧，径掩长安，枭彼凶首。朕与梁国，旧敦好睦，闻其奸计，乃欲规谋。宜令上党王涣，总勒熊熊，星流风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内外，咸使闻知。”书成，齐王览之，於“凶首”下足九言曰“虽藏山没水，终不纵赦”。於是遣涣南侵。

曹植与杨修书曰：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佳丽吾自得之，後世谁常知定吾文者耶？”尝叹此言达，以为美谭。

《世说》曰：司马景王令中书虞松作表，再呈辄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颜色。锺会察其忧，问松。松悦，以实答。会取为定五字，悦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当尔耶，谁所当也？”曰：“锺会。向亦欲启之，会公见问。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来日平旦入见。王独抚手叹息曰：“此真王佐才也。”

诋诃

曹植与杨修书曰：刘季绪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椅摭利病。

《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也。作《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置笔砚，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思恐时人未之见重，先以示皇甫谧。谧称善，为其赋序。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助庚切。）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服，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三国典略》曰：齐有大儒刘画，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作赋一首，名为《六合》，自谓绝伦。魏收谓人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见其赋，又愚於名。”

又曰：邢邵尝云：“江南任，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之，乃言曰：“邵常於《沈休文集》里作赋，何意道我偷任语！”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颜之推尝以二公之意问於祖 ； ；曰：“见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优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毁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读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论其得失？”谓收曰：“未有与卿谈。”收去避之。

《隋书》曰：高构以老病解职。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有文笔，必先以草呈构，而後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学属文，於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所爱。帝有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至於再三，俟其称善，然後方出。其见亲礼如此。
《唐书□文苑传》曰：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国朝传记》曰：梁常侍徐陵聘於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
卷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汉书》曰：枚皋年十七，上书自陈枚乘之子，上得大喜。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皋与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皋为文疾，受诏辄成；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亦具赋门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作《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馀岁，读诵诗论及辞赋数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诗。植援笔立成。太祖异之。文帝尝欲害植，以其无罪，令植七步为诗，若不成，加军法。植即应声曰：“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又曰：王粲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人常以为宿构。
《齐书》曰：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珙，（音拱）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楷、江珙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
《梁书》曰：高祖目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壮。”俄又敕为书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谓可待旦方奏，未之为也。及五鼓，敕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笔，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诸符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音怡，又音异。）迁散骑常侍。异容貌魁梧，能举止。虽出自诸生，甚闲军国故实。自周扌舍卒後，异代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请断，填委於前。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又曰：蔡景历，陈武帝镇朱方，素闻其名，以书要之。景历对使人答书，笔不停缀，文无所改。帝得书甚加钦赏，即日板授北府中记室参军。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亻辱（内沃切。）檀子礼，年十三，命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亻辱檀览而异之，拟於曹子建。

《北齐书》曰：魏收，钜鹿人，以文章见知。曾奉诏为封禅文，收对曰：“封禅者，帝之盛事。昔司马长卿尚绝笔於此，以臣下材，何敢拟议。臣虽愚浅，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笔便就，不立藁草，文将千言。黄门侍郎贾思同侍立，深奇之，白帝曰：“虽七步之才，无以过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构。速敏之工，邢、温之所不逮。

《梁书》：范口少机警有识，且善属文，便尺牍，下笔辄成，未尝定藁，时人疑其宿构。

《萧介传》曰：初，武帝延後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盾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国略》曰：高澄嗣渤海王，闻谢挺、徐陵来聘，遣中书侍郎陆昂於滑台迎劳。於席赋诗，昂必先成，虽未能尽工，亦以敏速见美。

梁庾肩吾少勤学，能鼓琴，善属文。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谓之曰：“吾昔闻汝能作诗，今可作。若能，当贳汝命。”肩吾便操笔立成，诗曰：“与年俱暮，愁将罪共深；聊持转风烛，暂映广陵琴。”子仙乃释之。

又曰：阴钅 监字子坚，梁右卫将军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於陈主，陈主召使赋新成安乐宫。钅 监援笔便就，陈主甚叹赏之。

《北史》曰：隋韦正玄举秀才，杨素志在试退，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方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谓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玄正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

《隋书》曰：杨素，周武帝以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渐见礼遇。帝命素为诏书，下笔立成，词义兼美。帝嘉之，顾谓素曰：“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素应声答曰：“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

《唐书》曰：太宗征辽，岑文本卒於行驿，召许敬宗，令草《驻跸山破贼诏书》。敬宗立于马前，俄顷而就，词甚典丽，深见嗟赏。

唐贺知章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遨游里巷，醉後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

又曰：王剧，（其御切。）长寿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凤阁舍人事。时寿春王成器、衡阳王成义五王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不载册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剧立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授写，一时俱毕，词理俱赡，时人叹服之。寻除凤阁舍人兼弘文馆学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韦承庆迁凤阁舍人兼掌天官选事。承庆属文敏捷，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

又曰：孙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谒雍州长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为《土火炉赋》。握翰即成，辞理典赡。日用览之骇然，遂为忘年之交。以是价誉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李白。白嗜酒，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馀章。帝颇嘉之。

又曰：韦温，绶之子也。以书判拔萃，调补秘书省校书郎。时绶致仕田园，闻温登第，愕然曰：“判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非交结权幸而致耶？”令设席於庭，自出判目，试两节。温命笔即成，绶喜曰：“此无愧也。”

李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中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晏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

令狐楚为太原从事，自掌书记，至节度判官，历仕下侍御史。楚才思俊丽，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为，颇称之。郑儋（都含切。）在镇暴卒，不及处分从事，军中喧哗，将有急变。中夜，忽十数骑持刃迫楚至军门，诸将环之，令草遗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自是声名益重。

唐中书舍人陆，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同舍服其能。天子顾待特异，尝金銮作赋，命学士和。先成，帝览而嗟挹之，曰：“朕闻贞元时有陆贽、吴通玄兄弟，能作内廷文书，後来绝不相继。今吾得卿，斯文不坠矣。”

又曰：李巨川乾符中应进士，属天大下乱，流离奔播，切於禄位。乃以刀笔从诸侯府。王重荣镇河中，辟为掌书记。时车驾在蜀，贼据京师。重荣匡合诸藩，叶力诛寇。军书奏请，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动如飞，传之邻藩，无不耸动。重荣收复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荣为部下所害，朝议罪参佐，贬为汉中掾。时杨守亮帅兴元素知之，闻巨川至，喜谓客曰：“天以李书记遗我也。”即命管记室，累迁幕职。

《金楼子》曰：刘备叛走，曹操使阮为书与备，马上立成。有以此为能者，吾以为儿戏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士传》曰：刘桢坐，厨人进瓜，桢为赋立成。
又曰：潘尼曾与同僚饮，主人有流璃盆，使客赋之。尼於坐立成。
《国朝传记》曰：李德林为内史令，与杨素共执朝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妇女，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药夜入其室，则某宠妾所召也。素拘执于庭，将斩之。百药年未二十，仪神俊秀，素意惜之，曰：“闻汝善为文，所作诗自叙，称吾意者当免汝死。”解缚授以纸笔，立就。素览之，欣然以妾与之，并资从数十万。
杨德祖《答临淄侯笺》曰：又尝亲见执事握牍持笔，有所造作，若成诵在心，借书於手，曾不斯须少留思虑。仲尼日月，无得而逾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且以对而作《暑赋》，弥日而不献，见西施之容，归憎其白者也。（曹植曾作《鸟赋》，命修作，修辞不为也。又命作《暑赋》，修虽造，终日不敢献。）
思迟
《西京杂记》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而尽延誉。然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
扬子口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走檄而用枚皋；廊庙之上，朝廷之中，文高典册而用相如。
《後汉书》曰：张衡字平子。少游太学，善属文。永元时，天下自公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遂作《二京赋》，因以讽谏，思十年始成。
《魏志》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会命群臣赋诗。侍中和、（音由）尚书陈骞等制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诏曰：“吾以ウ昧，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乃尔纷纭，良用恻然。”乃共原等。
《晋书》曰：左思字太冲，齐郡临淄人。思少而好学，年四十未仕，潜思为《三都赋》，十年而成。贵势之家，竞传相写。又案：郭伯通、卫为思传曰：“思为《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书》曰：颜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辄成，灵运久之乃就。
《梁书》曰：武帝宴寿光殿，令刘孺、张率赋诗。时率与孺并未及成，帝取孺手板，戏题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览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
《隋书》曰：薛道衡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道衡每至构文，必隐空斋，蹋壁而卧，闻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由此。
李翰，天宝中寓居阳翟，为文精密，用思苦涩。常从阳翟令皇甫曾求音乐，每思涸，则奏乐；神逸，则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闻其名，擢充翰林学士。未几，罢为它官。高郢为御史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表授殿中侍御，四迁兵部郎中，知制诰。自以草诏思迟，不愿当其任。
《谈薮》曰：卢思道与庾知礼作诗，知礼诗成，而思道未就。知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曰：“自许编苫疾，如他织锦迟。”

卷六百一　文部十七
著书上
张华《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圣贤著述曰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此人皆意有所郁结，其不得通其道也。
《汉书》曰：公孙弘著《公孙子》言刑名，谓字直百金也。
又曰：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语裋《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馀万言。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师古曰：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又曰：陆贾在高祖前时时称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马上得之。”贾曰：“宁可以马上治乎？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久长之术也。”帝乃令贾著古今成败之书，名曰《新语》，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
又曰：董仲舒作《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书，《曲台》、《后仓》之书，《礼射》之书。
又曰：《王莽传》大司马护军褒奏言，安汉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爱至深，为帝故，故不敢顾私，惟宇遭罪。喟然愤发作书八篇，以诫子孙。宜班郡国，令学官以教授。请令天下吏能诵公诫者，以著官簿，比《孝经》。（师古曰：著官者，言用之得选举也。）
《後汉书》曰：梁竦以经书自娱，著书数篇，名曰《七序》。班固见而称之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贼臣乱子惧，梁竦作《七序》而窃位素餐者惭。”
又曰：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
《後汉书列传》曰：荀悦字仲豫，俭之子。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监》五篇，其所论辩，通见政体。既成而奏之，帝览而善焉。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命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辩多美。
《晋书》曰：干宝性好阴阳术数，留思京房、夏侯胜等传。宝父先有所宠侍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甚妒忌。及亡，母乃生埋婢於墓中。宝兄弟年少，不知审也。後十馀年，母丧，开墓而婢伏棺如生。载还，经日乃苏。言其父常取饮食与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辄语之，考校悉验，地中亦不觉为恶；既而嫁之，生子。又宝兄尝病，气绝，积日不冷。後遂悟，见天地间鬼神事，如梦觉，不自知死。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以示刘丱炎，丱炎曰：“卿可谓鬼之董狐也。”干宝表曰：“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缺，事事各毕。”

又曰：孙盛著《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既而桓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其子遽拜谢曰：“请删定之。”时盛年老还家，性方严，有轨宪，虽子孙班白而庭训愈峻。至此诸子乃共号泣稽颡，请为百口计。盛大怒，诸子遂尔改之。盛写定两本，寄於慕容隽。泰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於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又曰：曹志，植之子也。帝尝阅《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耶？”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自录，请归寻案。”还奏曰：“案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臣族父口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於後，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以後，可复无疑。”

又曰：王长文字德，广汉妻阝人也。少以才学知名，而放荡不羁，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驾，乃微服窃出，举州莫知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出，屈礼遣之。闭门自守，不交人事。著书四卷，拟《易》，名曰《通玄经》。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时人比之扬雄《太玄》。同郡马秀曰：“扬雄作《太玄》，惟桓谭以为必传后世。晚遭陆绩，玄道遂明。长文《通玄经》，未遭陆绩、君山耳。”

又曰：王隐字处叔。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著作郎虞预私撰《晋书》，而生长东南，不知中朝事，数访於隐，并借隐所著书窃写之，所闻渐广。是后更嫉隐，形於言色。预既豪族，交结权贵，共为朋党，以斥隐。竟以谤免，黜归於家，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杂，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

《宋书》曰：王淮之，字元鲁，晋尚书仆射彬玄孙也。曾祖彪之位尚书令，博闻多见，练悉朝仪。自是家世并记江左旧事，缄之有青箱，世之：“王氏青箱学。”

又曰：高平郄绍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於时，如袁宏、于宝之徒，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著述，流声於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於是遂行何书。

《齐春秋》曰：王俭字仲宝。以四部众书盈溢机阁，自刘歆《七略》以来应更区别，乃著《七志》上之。时人以比相如《封禅》焉。

《梁书》曰：武帝取锺王真迹授周兴嗣，令选不重复者千字，韵而文之。兴嗣一宿即上，鬓皆白，大被赏遇。後兴嗣目疾，武帝亲为之合药。

又曰：刘勰字彦和。自齐入梁，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其序略云：“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灵已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惟文章之用，实经典之条枝，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由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於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於车前，状若欲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後周书》曰：齐王宪尝以古今兵书繁广，难求指要，乃自列定五篇，表陈，高祖览而称善。

《陈书》曰：陆琼字伯玉，吴人。初，琼父□公奉武帝敕撰《嘉瑞记》，琼述其旨而续焉。

《三国典略》曰：齐主如晋阳，尚书右仆射祖 ;等上言：“昔魏文帝命韦诞诸人撰著《皇览》，包括群言，区分义别。陛下听览馀日，眷言缃素，究兰台之籍，穷策府之文，以为观书贵博，博而贵要，省日兼功，期於易简。前者修文殿令臣等讨寻旧典，撰录斯书。谨罄庸短，登即编次，放天地之数，为五十部，象乾坤之策，成三百六十卷。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奏之白虎阁，因名《白虎通》。窃缘斯义，仍曰《修文殿御览》。今缮写已毕，并目上呈。伏原天鉴，赐垂裁览。”齐主命付史阁。初，齐武成令宋士嘉录古来帝王言行要事三卷，名为《御览》，置於齐王巾箱；阳休之创意，取《芳林遍略》，加《十六国春秋》、《六经拾遗录》、《魏史》等书，以士素所撰之名称为《玄洲苑御览》，后改为《圣寿堂御览》。至是 ;等又改为《修文殿》上之。徐之才谓人曰：“此可谓床上之床，屋上之屋也。”

《三国典略》：齐魏收以子侄少年须诫厉，遂著《枕巾篇》以训之。

《隋书》曰：杜台卿尝采《月令》，触类而广之，为书，名《玉烛宝典》，十二卷，奏之。台卿患聋，不堪吏职。请修国史，上许之，拜著作郎。

《国朝传记》曰：虞世南之为秘书也，於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益行於代。

《唐书》曰：太宗以特进魏征所撰《类礼》，赐皇太子及诸王，并藏本於秘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征以《礼经》遭秦灭学，戴圣所编条流不次，乃删其所记，以类相从，为五十篇，合二十卷。太宗善之，赐物一千段。

又曰：太宗阅陆德明《经典音义》，美其弘益学者，叹曰：“德明虽亡，此书可传习。”因赐其家布帛百匹。

又曰：高宗时，太子贤败，太子洗马刘纳言、给事中唐之奇，并坐私附庶人配流岭外。讷言博学有文词，以《汉书》授贤，贤甚重之。尝撰《续排谐集》十五卷，贤览之以为笑乐。及贤废，宫中搜得之，上怒曰：“经典诱人，犹恐不能迁善；排谐鄙说，是导之以邪也。”遂徙於震州而死。

又曰：天后圣历中，上以《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令麟台监张昌宗与麟台少监李峤广召文学之士，给事中徐彦伯、水部郎中员半千等二十六人增损《文思博要》，勒成一千三百卷，於旧书外更加佛教、道教及亲属姓氏、方域等部。至是毕功，上亲制名曰《三教珠英》。彦伯已下改官加级赐物。

又曰：天后自咸亨已後，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等入禁中，令撰《玄鉴》百卷，《青宫要纪》、《少阳政范》各三十卷，《孝子传》及《列女传》、《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各二十卷，《古今内范》百卷，《乐书要录》十卷，《百僚新诫》五卷，《垂拱格》四卷，《臣轨》二卷，《兆人本业》五卷，语裯《文集》一百二十卷，并藏於秘阁。

又曰：刘允济善属文，与绛州王勃齐名。采摭鲁哀公后十二代至於战国遗事，撰《鲁後春秋》一十卷，表上之，迁左右史。

又曰：许叔牙尝撰《毛诗纂义》十卷，以进太子，赐帛二百段，兼令写本付司经局。其後御史大夫高智周谓人曰：“凡欲言诗者，必须先读此书始可也。”

又曰：大历中，刑部尚书颜真卿以陆法言《切韵》未弘，乃纂九经子史字义，著《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献之。诏下秘阁及集贤书院贮之。

又曰：冯伉为醴泉县令，患百姓多猾，为著《论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乡给壹卷，俾其传习。在县七年，韦渠牟荐为给事中，充皇太子及诸王侍读。召见於别殿，赐金紫，著《三传异同》三卷。

又曰：贞元十三年，韩谭进《统载》三十卷，其书采虞夏以来至於周、隋，录其事迹善於始终者六百六十八人，为立传。

又曰：路随为侍讲学士。采三代皇王兴衰，著《六经法言》二十卷，奏之，旋拜谏议大夫。依前侍讲学士将修《宪宗实录》，复命兼充史职。

又曰：贞元十一年，左仆射平章事贾耽进《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十卷。图广三丈，以寸折成百里，权德舆作序。

又曰：韦处厚为中书舍人、侍讲学士，时穆宗荒恣不亲政务，既居纳诲之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有以启导情虚。乃铨择经义雅言，以类相从，为二十卷，谓之《六经法言》，献之，赐以缯帛。

又曰：唐次贬开州刺史，在巴峡间十馀年不获进用。西川节度使韦皋抗表请为副使。德宗密谕皋令罢之。次滞蛮荒，孤心绎耵，怨谤所积，孰与申明？乃采自古忠臣贤士遭罹谗谬谤放逐，遂至杀身，而君犹不悟，其书三篇，谓之《辨谤略》，上之。德宗省之，犹怒，谓左右曰：“唐次乃以吾为昏主，何自谕如此？”次卒。章武帝明哲嫉恶，尤恶人朋比倾陷，尝阅书禁中，得次所上书三篇，览而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唐次所集辨谤之书，实君人者时宜观之。朕思古书中多有此事，次编录未尽，卿家传史学，以类例广之。”传师奉诏，与令狐楚、杜元颖等分功修续，广为十卷，号《元和辨谤略》。

又曰：郑处诲方雅好古，勤於著述，撰集至多，为校书郎时，撰次《明皇杂录》三篇，行于世。

又曰：裴充集贤殿学士，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薄之。

又曰：柳比尝著书诫其子弟曰：“夫门地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它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又数其五条，词多不载。

卷六百二　文部十八

著书下

《吕氏春秋》曰：吕不韦为秦相国，集诸儒使著其所闻，为十二记、八览、六论，合十馀万言，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於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之金。时人无能增损。说者以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然其书以道德为准的，以无为为纪纲，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相表里也。

《列仙传》曰：李耳字伯阳，陈人也。生于殷时，为周柱下史。好养精气，贵无名，接而不施。转为守藏吏，积年，乃知其真人也。仲尼师之。去入大秦，过关，令尹喜待迎之，强使著书，作《道德上下经》二卷。冠子，或曰楚人，隐居，衣敝履穿，以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事，冯爰常师事之。

《西京杂记》曰：淮南王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也。号为《淮南子》，一曰《刘安子》。自云字中有风霜之气；扬子口以为一出一入，字直百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
又曰：葛洪家世有刘子骏《汉言》百卷，首尾无题目，但以甲乙丙丁记其卷数。先父传之。刘歆欲撰书编录汉事类，未得构而亡，故书无宗本，止杂记，而前後无事类。後好事者以意次第之，始甲之癸为十帙，帙十卷，合百卷。洪家有小同异。
又曰：扬雄著《太玄经》，梦吐凤皇集其顶上而灭。
《扬雄传赞》曰：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穷文辞，成名于後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是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
桓谭《新论》曰：扬子口才智闻达，卓绝于众，汉兴已来未有此也。国师子骏曰：“何以言之？”答曰：“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馀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子口所造《法言》、《太玄》也，人贵所闻，贱所见，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必以《太玄》次五经也。”
《抱朴子》曰：王充作《论衡》，北方郡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又曰：卢生问曰：“蔡伯喈、张平子才足著子书，正恐言远旨深，世人不解，故不著也。”余难云：“若如来言，子口亦不应作《太玄经》也。瓦木杯，比门所饶；金觞玉爵，万家无一也。”
又曰：孔、郑之门，耳听口受者灭绝，而托竹素者为世宝也。
又曰：余家遭火，典籍荡尽，困于无力，不能更得。故抄掇众书，撮其精要，用攻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或谓洪曰：“流无源则干，条离株则悴。吾匡耨屑盈车，不如金璧。”余答曰：“咏圆流者采珠而捐蚌，登荆岭者拾玉而弃石，余之抄略，譬犹摘翡翠之藻羽，脱犀象之角牙。”
又曰：稽君道问二陆优劣。抱朴子曰：“朱淮南尝言：二陆重规沓矩无多少也。一手之中，不无钝利；方之它人，若江汉之与潢潦。陆子十篇，诚为快书者。其辞之富者，虽覃思不可损也；其理之约者，虽潜笔腐毫不可益也。陆平原作子书未成，吾门生有在陆君军中，尝在左右，说陆君临亡曰：‘穷通，时也；遭遇，命也。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余谓仲长统作《昌言》，未竟而亡，後董袭撰次之。桓谭《新论》，未备而终，班固谓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赞成陆公子书？”
颖容《春秋例》曰：著述之事，前有司马迁、扬雄，後有郑众、班固，近即马融、郑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略举一两事以言之：迁《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云所从来尚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衡》曰：画工好画上世人，不画秦汉士者，尊古卑今。扬子口作《太玄经》、《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并肩，故贱其言也。若生周世，则为金匮也。

又曰：《淮南》《吕览》，文不无累害，所以出者，家富官贵也。人有难充书繁重，云“不在多，以为龙少鱼众，少者为神。”充答曰：“文众胜寡，财富愈贫。世无一分，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为贤也？”充仕数不遇，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扬州丹阳，入为治中，才小任大，职在刺劾，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三年罢州还，年渐七十，时可悬舆，白齿落，日月逾迈，贫无供养，志不娱快，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论衡》造於永平末，定於建初之年耳。

《新论》曰：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为非十也。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庄周寓言乃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亦皆为妄作。故世人多云短书不可用。然论天间莫明於圣人，庄周等虽虚诞，故当采其善，何云尽弃耶？

《风俗通》应邵撰，序云：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阴阳，泉水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俗者，含血之类，象而生之。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周、秦尝以岁八月遣轩使，采异代方言，载之秘府。及嬴氏之亡，遗弃殆尽。蜀人严君平有千馀言，林闾翁儒才有梗概，扬雄注续，二十七年，凡九千字，犹不如《尔雅》之宏丽。张竦以为县诸日月不刊之书。余不才，岂敢比隆於斯人！

《金楼子》曰：王仲宣昔在荆州，著书数十篇。荆州坏，尽焚其书。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咸重之。见虎一毛，不知其班。

又曰：刘辅性矜严，有盛名，沉深好经书，善说《京氏易》，论集经传及图谶文，作《五经通论》，世号之曰《沛王通》。明帝甚敬重之，赏赐恩宠加异。

又曰：或问余曰：“子何不询之有识，共著此书？曷为区区自勤如此？”予曰：“夫荷旃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致密；羹藜含糗者，不足论大牢之滋味。故服郗之凉者，不知盛暑之郁燠；裘貂狐之暖者，不知至寒之凄怆。予之术业，岂宾客之能窥！斯盖以莛撞锺，以蠡测海也。”予常切齿淮南、不韦之书，谓为宾游所制。每至著述之间，不命宾客之窥也。

又曰：桓谭《新论》，华谭语裯《新论》；扬雄有《太玄经》，杨泉有《太元经》。谈此多误动形色。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扬子但有《太玄经》，何处复闻《太元》也？”皆由不学使之然矣。

《隋大业拾遗》曰：大业之初，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人崔祖及龙川赞治侯伟等三十馀人撰《区宇图志》一部，五百馀卷，新成，奏之；又著《丹阳郡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失修撰之意。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威等云：“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後，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於尔等可乎？然于著术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即日，敕追秘书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史侍郎虞世基总捡。于是世基先令学士各序一郡风俗，奏拟请体式。学士著作佐郎虞绰序京兆郡风俗，学士宣惠尉陵敬序河南郡风俗，学士宣德郎杜宝序吴郡风俗，四人先成，以简世基。世基曰：“虞绰序京兆，文理俱赡，优博有馀，然非众人之所能继；陵敬论河南，虽文华才富，序事过繁；袁朗、杜宝吴、蜀二序，不略不繁，文理相副，宜具状以四序奏闻，去取听敕。”及奏，帝曰：“学士修书，颇得人意。”各赐物二十段。付世基择善用之。世基乃钞吴郡序付诸头，以为体式。及图志第一副本新成八百卷，奏之。帝以部秩太少，更遣子细重修成一千二百卷，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

幼属文

《东观汉记》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作赋、颂，因数入读书禁中。每巡行狩，辄献上赋、颂。

《魏志》曰：陈思王植，年十岁善属文。太祖曰：“汝倩人耶？”跪对曰：“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时铜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赋之。植援笔立就。（亦出思疾门。）

又曰：文帝八岁属文。

《魏氏春秋》曰：阮籍幼有奇才异质，八岁能属文。性恬静。兀然弹琴长啸，以此终日。

又曰：庾阐字仲初。少孤。年九岁能属文，乡里重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曰：秃亻辱檀子归，年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亻辱檀览而异之，拟之曹子建。（亦出思疾门。）

《後魏书》曰：胡叟入长安，观风化，隐匿名行，惧人见知。时京兆韦祖思，少阅典坟，多蔑时彦，知叟至，召而见之。祖思习常，待叟不足，聊与叙温凉，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当与君论天人之际，何遽而反乎？”叟对曰：“论天人者，其亡久矣，与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赋韦杜二族，一宿而成，时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载，无违旧美，叙中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协时事，而末及鄙黩。人皆奇其才，思其笔，世犹传诵之，以为笑狎。
《齐书》曰：张率字士简，性宽雅。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或数日不作，则追补之。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馀首。有虞讷者见而诋之，率乃一旦焚毁，更为诗示焉，托云沈约，讷便向之嗟称无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讷惭而退。
《南史》曰：刘孝绰本名冉，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齐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与同载以适亲友，号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即孝绰小字也。
又曰：谢贞八岁，尝为《春日闲居》诗，从舅王筠奇之，谓所亲曰：“至如‘风定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隶虫篆。
《後周书》曰：李昶幼年已解属文，有声洛下。时洛阳创置明堂，旭年十数岁，为《明堂赋》，虽优洽未足，才制可观。见者咸曰：“有家风矣！”
《三国典略》曰：萧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与大临同年，十岁并能属文。尝雪朝入见，梁武帝咏雪，令二童各和，并援笔立成。
《梁书》曰：柳恽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飞。”琅琊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兰团扇。
又曰：太祖文帝讳纲，字世讠赞，六岁能属文。高祖惊其早就，不之信也。及于御前面试，辞彩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也。”
又曰：丘迟字子希，年八岁便属文。父灵鞠，有才名，常谓：“气骨似我。”征士何点见而异之。
又曰：庾肩吾八岁能赋诗，特为兄於陵所友爱。
又曰：何逊字仲言，八岁能赋诗。弱冠，州举秀才，南乡范□见对策，大相称赏，谓所亲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文则伤俗，其能含清浊，守今古，见之何生矣。”沈约亦爱其文。
又曰：陆从典罪裆仪。幼聪敏，年八岁读《沈约集》，见回文妍丽，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赋》，其辞甚美，从父瑜特所赏爱。
《隋书》曰：李德溜褡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馀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嗟叹，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邺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馀，日中车马不绝。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核而理畅。
又曰：于宣敏字仲达。少沉密，有才思。年十一，诣周赵王。王命之赋诗，宣敏为诗甚有幽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赏。起家右侍上士。
《文选人名录》曰：曹植年十岁，诵读诗论及赋数万言，能属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谢灵运幼而聪慧，善属文，举笔立成。文章之盛，独绝当时。
《幼童传》曰：谢瞻字宣远。幼而聪悟，五岁能属文，通玄理。
又曰：孙士潜字石龙。六岁上书，七岁属文。
《金楼子□自叙》曰：余六岁解为诗，奉敕为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昭水光浮。”因尔稍学为文也。
卷六百三　文部十九
史传上
《文心雕龙》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谓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尚书》，事经《春秋》也。
《说文》曰：史，记事者也。
《释名》曰：传，传也；以传示後人也。
《博物志》曰：贤者著述曰传。
《礼记》曰：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史。
《诗□序》曰：国史，明乎得失之迹。
《韩诗外传》曰：周舍对赵简子曰：“臣操牍秉笔从君之后，司君过而书之。”
《周礼》曰：外史掌四方之志。郑玄注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杌》。
《左传□昭十五年》曰：荀跞如周，藉谈为介。王谓藉谈曰：“昔而高祖孙伯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於是乎有董史。汝，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
又《宣二年》传曰：晋赵穿弑灵公，宣子未出境而复，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又《襄二十五年》传曰：齐崔杼弑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又昭十二年传曰：楚王与右尹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而过。王曰：“此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史记》曰：秦、赵渑池之会，其君相为鼓瑟扣缶，皆命御史书之。
《汉书》曰：司马喜生谈，为太史公；谈生迁，迁为太史令，掌纟由史记。（纟由，缀集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始置太史，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故司马谈父子世居此职，得撰《史记》。
又曰：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该，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後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後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固以史迁所记，乃以汉氏继百王之末，非其义也，大汉当可独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终王莽，为纪、表、传、志九十九篇。
又曰：明德马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周礼》也。仲舒有《王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自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章帝请曰：“黄门舅旦夕供养，且一年，既无褒异，又不录勤劳事，无乃过乎？”太后曰：“吾不欲後代闻先帝数亲後宫之家，故不录也。”
《东观汉记》曰：时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记，诏下京兆，收系固。弟超诣阙上书，具陈固不敢妄作，但续父所记述汉事。
《晋书》曰：王沉仕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又曰：华峤常沉醉，所撰书《十典》，未成而终。秘书监何劭奏峤中子彻为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监缪徽又奏峤少子畅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晋纪传》。与著作郎张载等俱在史官。
又曰：陈寿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重如此。
《宋书》曰：王韶之，琅琊临沂人也。私撰《晋阳秋》，成，时人谓之宜居史职。即除著作郎，使续後事，讫义熙九年。善叙事，辞论可观，为後世佳史。
又曰：裴松之字世期，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广增异闻，既成，奏之。上览之曰：“裴世期为不朽矣。”
又曰：范晔《狱中与诸生侄书》曰：“既造後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惟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虽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俱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此书行，故应有尝意者。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梁书》曰：吴均欲撰《齐书》，求借《齐起居注》及《群臣行状》，武帝不许。遂私撰，奏之，称帝为“齐明帝佐命”。帝恶其书不实录，以其书不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十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又曰：裴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诏续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称松之已後无闻焉。子野更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从义师故也。约惧，徒跣谢之，请两释焉。叹其述作曰：“吾弗逮也。”兰陵萧琛言其评论可与《过秦》、《王命》分路杨镳。
《後魏书》曰：毛之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国旧门，虽学不博洽，而犹涉猎书传，每期重之。与论说，言次遂及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曾为诸葛门下书佐，得挞百下，故其论武侯曰‘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崎岖之地，僭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它为偶，而以为管、肃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之贬亮，非为失实。
《三国典略》曰：齐王以魏收之卒也，命中书监阳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以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惟削去“嫡庶”一百馀字。
又曰：周萧大圜为滕王友，问于大圜曰：“吾闻湘东王作《梁史》，有之乎？馀传乃可抑扬，帝纪奚若？隐则非实，记则攘羊。”对曰：“言之者妄也。如使有，亦不足怪。昔汉明为《世祖纪》，章帝为《显宗纪》，殷鉴不远，足为成例。且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彰于四海，安得隐之？如有，亦安得而不隐？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讳国之恶，绎裰礼也。”乃大笑。
又曰：齐主命魏收撰《魏史》，至是未成。常令群臣各言其志，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出《魏书》。”齐主乃令魏收专在史阁，不知郡事，谓收曰：“当直笔，我终不学魏大武诛史官。”于是广征百官传，总斟酌之。既成，上之，凡十二礻失，一百三十卷。尚书陆操谓杨曰：“魏收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曰：“此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过为繁碎。”时论收为尔朱荣作传，以荣比韩彭尹霍者，盖由得其子文赂黄金故也。邢邵父兄书事皆优，邵惟笑曰：“《列女传》悉是史官祖母。”尚书左丞卢斐、临漳令李庶、度支郎中王松年、中书舍人卢潜等言曰：“魏收诬罔一代，其罪合诛。”卢思道曰：“东观笔殊不直。”斐、庶等与收面相毁辱，无所不至。齐主大怒，乃亲自诘问。斐曰：“臣父位至仪同，收附於族祖中书郎玄传之下；收之外亲博陵崔绰位止功曹，乃为传首。”齐主问收曰：“崔绰有何事迹，卿为之立传？”收曰：“虽无爵位，而道义可嘉。魏司空高允曾为其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称有道德。臣所以知之。”齐王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理合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不能对。以其才名，不欲加罪。高德正其家传甚美，乃言於齐主曰：“国史一定，当流天下，人情何由悉称？谤者当加重罪，不然不止。”齐王於是禁止诸人，各杖二百。斐、庶死於临漳狱中。又《北史》：收所引史官，恐其陵逼，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房延、辛元植、眭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编缉；高孝以左道求进；修史诸人父祖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性颇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因谓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号为“秽史”。

《唐书》曰：杜正伦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所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在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则千载累於圣德。非直当今有损於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

又曰：许敬宗。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又蛮首庞孝泰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怯懦，先击破之。敬宗纳其家宝货，妄称其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惟苏定方、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如此。

又曰：太宗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皆书何等事？大抵人君得见否？”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帝曰：“然”。

又曰：贞观十年，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征，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守礼部侍郎令狐德，守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等五代史，诣阙上之。太宗劳之曰：“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诫。秦始皇奢淫无度，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副朕深怀，极可嘉尚。”又诏司空房玄龄等修《晋书》，以臧荣绪书为本，采摭诸家传记而益附之，爰及晋代文集，罔不毕举，为十本纪、二十志、七十列传、十三载记。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皆称制焉，房玄龄以下为论皆称史臣。後数载而书就，藏之秘府，颁赐加级各有差。以其书赐皇太子及新罗使者各一部焉。

又曰：显庆中，高宗以许敬宗所撰《太宗实录》所记多非实，乃谓刘仁轨曰：“朕昨观国史所书，多不周悉。卿等必须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至如先圣作《威凤赋》，意属阿舅及士廉，敬宗乃移向尉迟敬德传内。又尝温汤教习，长围四合，万队俱前，忽然□雾昼昏，部伍乱错，先圣既睹斯事，恐其挂法者多，遂潜隐不出；待其整理，然後临观。顾谓朕曰：‘振旅训兵，国之大典，此之错失，於法不轻。我若见之，必须行法。今我不出，良为於此。’今乃移向《魏征传》曰，称是征之谏语。此既乖於实，何以垂之後昆？朕尝从幸木央宫，辟仗已过，忽於草中见一人身带横刀，其人云闻辟，伏，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觉，遂伏不敢动。先圣敛辔即还，顾谓朕曰：‘此事若发，数人合死，汝可后伺看，早放出之。’史家惟此一事差似不失其真。”郝处俊曰：“先圣仁恩，触类皆是。臣弟亻桀往年宿卫之日，被羌腰供奉，见有三卫误拂御衣，此人怕惧，五情无主。先圣谓之曰：‘此间无御史，我不为汝作罪过，不须怕惧。’上谓处俊曰：‘此亦须入史。’于是处俊等引左史李仁实专掌其事。”

卷六百四　文部二十

史传下

《唐书》曰：于休烈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臣不胜大庆。”

又曰：贞元十二年，贾耽、卢迈皆有假故，赵憬独对於延英。上问曰：“近日《起居注》所记何事？”憬奏曰：“古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人君动止有事言，随即记录，《起居注》是也。国朝自永徽已後，起居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得闻，其记注但出於已行制敕内采录，更无它事。所以长寿中姚知政事，以为亲承德音谟训，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由得书。遂请仗下，後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专知撰录，号为《时政记》，每月送史馆。无何，此事又废。”上曰：“君举必书，义存劝诫。既有《时政记》，宰臣宜依故事为之。”

又曰：李翺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於人，又取行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谥议以为一据。今之作行状者，多是其门生故吏，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此不惟处其心不实，苟欲虚美於受恩之地耳。盖为文者又非游、夏、迁、雄之列，务於华而忘其实，溺於文而弃其理，故为文则失六经之古风，纪事则非史迁之实录。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事功。假如作魏征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足以为正直；段秀实，但记其倒用司农印以追逆兵，以象笏击朱Γ，足以为忠烈。若考功，视行状，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则考功，下太常牒史馆，然後定谥。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从之。

又曰：元和中，宰臣以下候到於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於宰臣，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也。永徽中宰相姚监修国史，虑造膝之言或不下闻，因请随奏对而记是也。”上曰：“其间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对曰：“凡面奉德音，未及施行，总为机密，固不可书以送史官；其间谋议有发自臣下者，又不可自书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令昭然，天下皆得闻知，即史官之记，不待书以授也。且臣观《时政记》者，姚修之於长寿，及罢而事废；贾、齐抗修之於贞元，、杭罢而事废。然则关於政化者，不虚美，不隐恶，谓之良史也。”

又曰：宪宗锐意於为理，遍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尝谓宰臣曰：“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我读国史，始知万倍不如先圣焉。”

又曰：长庆中，中书门下请修《圣政纪》，云：“古之王者必置史官以纪善恶，国朝贞观、永徽以前，宰臣及百官正衙奏事，史官载笔於阶之下，所有奏议悉约书之。自永徽以後，许敬宗、李义府作相，事多奸蔽，遂奏史官与僚庶俱退，然後宰臣请事。由是君臣之间咨谋启沃不复知矣。左右史惟写诏、诰、除授以修注记。长寿二年，宰相姚以为史官疏远，不得参闻政事；然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乃请自今已後，所论军国政要，委宰相一人撰录，号为《时政纪》，事亦寻废。”

又《路随传》曰：初，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内官恶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实。累朝有诏改修。及进《宪宗实录》後，文宗复令改正永贞时事，随奏曰：“臣昨面奉圣旨，以《顺宗实录》颇非详实，委臣等重加刊正。伏以史册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旨以前件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更命刊正。顷因坐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後，至於数四。臣等伏以贞观以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商量，缘此书成於韩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致私嫌，纵臣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愈所书，亦非己出，元和之後已是相循。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误者，宣付史官，委之修定。”诏曰：“其《实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柢，盖起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它不要更修。”

又曰：文宗尝问：“《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李石曰：“韩愈贞元末为四门博士。”上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郑覃曰：“汉武中年後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饷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後。郑覃所陈，志在讥谏，欲陛下究盛德，故言汉武不屈。”上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乙夜观书，无不该涉，然经典切切不过一二百言，圣意所存‘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两句实可寝食佩服。”

又曰：张次宗有文学，稽古历行，开成中为起居舍人。文宗复故事，每入阁，左右史执笔立於螭头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备录。宰臣既退，上召左右更质证所奏是非，故开成政事详於史氏。

又曰：文宗朝对，宰臣退，上命起居郎郑朗等：“适所纪录者，将来一观。”郑朗对曰：“臣执笔所纪，便目为史。臣闻自古帝王不合观史。”上曰：“故事何在？”朗曰：“臣不敢远征故实，尝闻太宗皇帝欲观览国史，用知得失。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云：‘史官所述，义归尽善。若至会玄已後，或非上智，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极陈善恶致怨，史官何地逃刑？’又问褚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上又谓朗曰：“适之所纪，且是直书，未有否臧，一见无爽。”朗乃进所纪，上略览曰：“卿宜门外重写录进。”其日晚，内出诏示宰臣，曰：“适郑朗奏朝来所纪之事，拟不进本。人君之言，良史善恶必书。或有平生之闲话，不关理道之体要，垂诸将来，实为愧耻。异日临朝，庶几稍改，何妨一见，得戒丑言。”又尝於紫宸殿对百僚遣卜门使就起居舍人魏取注记。奏曰：“臣以自古置此以为圣王鉴戒，陛下但为善，勿畏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得书之。臣愿以陛下为太宗文皇陛下，许臣比褚遂良。”上曰：“我前亦尝观之。”曰：“是前起居不详故事，臣今岂得陷陛下为非？若陛下一览之後，自此文字须有回避。如此则善恶不直，如何遣後代取信？”上遂止。

《周书》曰：贾纬乾中受诏与王伸、窦俨修晋高祖、少帝、汉高祖三朝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任情，记注不实。晋宰相桑维翰执政，尝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後，有白金八千铤，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乃改为白金数千铤。

《太史公自序》云：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乎述陶唐以来，至麟德止，自黄帝始，原始察终，考之行事，著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凡一百三十篇，成一家言是也。

《西京杂记》曰：司马迁发愤作《史记》一百三十篇，先达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为《项羽本纪》以据高位者，非关有德也；及其叙屈原、贾谊，辞旨抑扬，悲事不避，亦一代之伟才。

又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读孔氏古文，序世事，作百三十卷五十万字。谈子迁以世官复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司马氏本古周佚後也。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宣帝以其官为太史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不复用其子孙。

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诏曰：司马迁著书成一家，扬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讽刺贬损当代，非谊士也。

又《魏志》曰：明帝问王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

又晋张辅尝著论，论班固、司马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惟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朝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则藻辞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文心雕龙》曰：昔者夫子悯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然旨幽秘，经文婉约，丘明同耻，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於後，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经志，甄序帝续，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爰奇反经之尤，条例春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史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彬彬，信有遗味。至於宗经规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善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辩之究矣。至於後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并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惟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於迁、固，非妄誉也。至於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明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案《春秋》经传，举例发目，《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放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又曰：传记为式，编年经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周曲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合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数人分功，两记则失於复重，偏举则病於不周，此又铨配之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後汉》之尤烦，皆此类也。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皋云：“传闻异词。”荀悦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理实，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於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博，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於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徵词，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屯贬之士，虽令德而蚩理；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论，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略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惟懿素乎。

《谈薮》曰：後魏太保清河崔光，乐陵太守旷之孙，长广太守灵延之子。光博学有史才，本名孝伯，字长仁，高祖赐名焉。除著作郎，撰国史，迁黄门侍郎，为高祖所重。帝曰：“孝伯之才，浑浑如黄河东注，今之文宗也。”及魏收为史，改“浑浑”为“浩浩”。光有大度，喜愠不形於色，有毁之者必善言以报之，虽见诬谤，终不自申曲直。士君子以此称之。光修国史，弟敬友子鸿复撰《十六国春秋》，一门二史，当代为荣。

卷六百五　文部二十一

笔

《说文》曰：楚谓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秦谓之笔。

《释名》：笔，述也；述而书之。

《博物志》曰：蒙恬造笔。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曰：“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也，世称蒙恬造笔，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柘木为管，以鹿毛为柱，羊毛为皮，所谓鹿毫竹管也，非谓古笔也。”又问曰：“笔有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使史官载笔，故是赤管，言以赤心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柏舟□静女》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环以进退也。笺云：彤管，赤笔也。）彤管有炜，悦怿女美。

《曲礼》曰：史载笔、士载言也。

《汉书》曰：张安世持橐簪笔，（橐，挈橐也。近臣负橐簪笔，从备顾问，或有所记。）事孝武帝数十年，见谓忠谨。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吴志》曰：曹公闻孙权以荆州资刘备，大惧，方作书，不觉落笔於地。

《齐书》曰：江淹尝宿於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後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

《梁书》曰：纪少瑜尝梦陆亻垂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又曰：郑灼家贫，好学，抄义疏以日继夜。笔毫尽，每削用之。

《隋书》曰：高祖复郑译官爵，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戏谓曰："笔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又曰：刘行本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坐，则承御大夫取以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於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谓承御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言於帝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

《国朝传记》曰：虞监草行本师於释智永。智永常楼上学业，成方下，其弃笔头至盈瓮。

《唐书》曰：柳公权为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

《五代史□周史》曰：和凝年十七，举明经，至京师。忽梦人以五色笔一束以与之，谓曰："子才可以举进士。"自是才思敏赡，十九登进士第。

又曰：马裔孙初为河中从事，因事赴阙，宿于逻店。其地有上逻神祠，夜梦神见召，待以优礼，手授以笔，一大一小。觉而异焉。及为翰林学士，旋知贡举。私自谓曰："此二笔之应也。"洎入中书，吏奉二笔，熟视大小，如昔时中梦所授者。

《汉官仪》曰：尚书令仆丞郎月给赤管大笔一双，篆题曰："北宫二作。"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笔以错宝为跗，毛皆秋兔之毫。官师路扈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以杂宝为匣，厕以玉璧翠羽，皆直百金。
扬子《法言》曰：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五帝者，三王之笔舌。宁有书不用笔，言不由舌耶？刀不利，笔不，宜加砥削之。
《论衡》曰：知能之人须三寸之舌，一尺之笔，然後能自通。
《神仙传》曰：李仲甫，颍川人。汉桓帝时，卖笔辽东市，一笔三钱；如无钱，亦与笔。
《魏末传》曰：司马宣王欲诛曹爽，呼何晏作奏，曰：“宜上君名。”晏失笔于地。
《世说》曰：王东亭尝梦有人与大笔，其管如椽。既觉，说人云：“当有大手笔事。”不日，烈宗晏驾，哀策谥议并王所作也。
《傅子》曰：汉末，一笔之匣，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绣之衣，践雕玉之履矣。
王羲之《笔经》曰：汉时诸郡献兔毫，出鸿都，惟有赵国毫中用。时人咸言：兔毫无优劣，管曙裷巧拙。
又曰：有人以绿沉漆竹管及镂管见遗，录之多年。斯亦可爱玩。讵以金宝雕琢然为贵也。
又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
《笔墨法》曰：作笔当以铁梳梳兔豪毛及羊青毛，去其秽毛，使不髯茹。羊青为心，名曰“笔柱”，或曰“墨池”。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笔四枚，铜博山笔床副。
《搜神记》曰：王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笔十馀枝在荐下，曰：“可使人簪之，出入辟恶。”凡举事者皆无恙。
《荆楚岁时记》曰：陆士衡云：“魏武帝刘婕妤以七月七日祈璃琉笔。”
《岭表录异》曰：番禺地无狐兔，多用鹿毛、野狸毛为笔。又昭富、春勒等州则择鸡毛为笔，其用也，亦与兔毫无异。
又曰：岭南无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者，醉失之，大惧，因剪鬓须为笔，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以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
墨
《释名》曰：墨，晦也。言以物晦黑也。
《汉书□王莽传》曰：汉兵起，莽以墨污渭陵、延陵周垣。
《东观汉纪》曰：和熹邓后即位，万国贡献悉禁绝，惟岁供纸墨而已。
范子《计然》曰：墨出三辅，上价石百六十，中三十，下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韦仲将《笔墨方》曰：合墨法：好醇烟捣讫，以绢细蒮于缸中，蒮去草芥，若细沙，以细绢蒮尘埃。此物至轻微，不宜露蒮，虑失飞去，不可不慎。墨一斤，以好胶五两浸岑皮汁中。岑，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枚，亦以真朱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蒮，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捣三万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过二月、九月，温时败臭，寒则难乾，氵重溶见风日，碎破。重不得过二两。

蔡质《汉官》曰：尚书令仆丞郎月赐渝糜大墨一枚，小墨一枚。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

《修复山陵故事》曰：玄宫物有墨五丸。

《神仙传》曰：汉桓帝征仙人王远，远乃题宫门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恶之，削之，外字去内字复见，墨入材里。

葛龚《与梁相书》曰：复惠善墨，下士所无，摧骸体骨，碎肝胆，不足明报。

曹植《乐府诗》曰：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古人感鸟迹，文罪裯改刊。

葛洪《神仙传》曰：班孟，不知何许人也。舒纸于前，嚼墨一喷，皆成字，竟纸，各有意义。

赵壹《非草书》曰：後世慕崔杜张子，专欲草书为务，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墨，屈指画地，爪折出，亦效顰之增丑也。

陆冂《与兄机书》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不知兄颇见之不？今送二螺。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九子之墨，藏于松烟。

盛弘之《荆州记》曰：筑阳县有墨山，山石悉如墨。

顾微《广州记》曰：怀化郡掘堑，得石墨甚多，精好可写书。

戴延之《西征记》曰：石墨山北五十里，山多墨，可以书。

《寻阳记》曰：庐山有石墨可书。

《灾祥集》曰：天雨墨，君臣无道，谗人进。

李尤《研墨铭》曰：书契既造，研墨乃陈，烟石相附，笔疏以申。

顾野王《舆地志》曰：汉时，王朗为会稽太守，子肃随在郡。住东斋中，夜有女从地出，称越王女，与肃语。晓别，赠一丸墨，肃方注《周易》，因此便觉，才思开悟。

砚

《释名》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

《晋书》怀帝陷于平阳。刘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俱造卿。武子称朕于卿，卿言闻名久矣。卿以所作乐府文示朕，曰：‘闻君善词赋，试为看也。’朕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又赠朕柘弓、银砚，卿颇忆否？”帝曰：“安敢忘之？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

《唐书》曰：柳公权常宝惜墨砚图画，自扃之，常评砚：以青州石末为第一，言墨易冷，绛州黑砚次之。

《太公金匮》曰：研之书曰：石墨相著，邪心谗言，无得污白。

伍缉之《从征记》曰：夫子床前有石砚一枚，作甚古朴，盖孔子平生时物也。

《西京杂记》曰：天子以玉为砚，取其不冻。

《拾遗记》曰：张华撰《博物志》奏武帝，帝赐青铁砚。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以为砚。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钝银参带员砚大小各一枚。

《陈留志》曰：范乔年二岁，祖父馨卒，临终抚其首曰：“恨不见汝成人，以吾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此言告乔，便执砚啼哭。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漆石砚一枚。

崔《四民月令》曰：正月砚冻释，令童幼入小学学篇章；十一月砚冻，命童幼读《孝经》、《论语》。

《世语》曰：曹爽与明帝少同砚书。

晋傅玄《砚赋》采阴山之潜璞，简众材之修宜，节方员以定形，锻金铁而为池，设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仪，木贵其能软，石美其润坚，加采漆之胶固，含冲德之清玄。

《永嘉中记》曰：砚溪一源中多石砚。

刘澄之《宋永初山川古今记》曰：兴平石穴深二百许，大石青色，堪为砚。

纸

《释名》曰：纸，砥也，平滑如砥石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纸。

《东观汉记》曰：黄门蔡伦，典作尚方，作纸，所谓蔡侯纸也。

《董巴记》曰：东京有蔡侯纸，即伦也。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纸，用故鱼网作纸名网纸也。

王隐《晋书》曰：魏太和六年，博士河间张揖上《古今字诂》，其巾部：“纸，今也，其字从巾。古之素帛依旧，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即名幡。纸字从系，此形声也。後和帝元兴中，中常侍蔡伦以故布捣M作纸，故字从巾。是其声虽同，系、巾为殊，不得言古纸为今纸。”

崔鸿《前燕录》曰：慕容俊三年，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俊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约《宋书》曰：张永善隶书，语裯巧思，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书》曰：杜暹为婺州参军，秩满将归，州吏以纸万馀张赠之，暹惟受一百。时人叹曰：“昔清吏受一大钱，复何异也！”
《语林》曰：王右军为会稽谢公乞笺纸，库中惟有九万枚，悉与之。桓帝云：“逸少不节。”
《拾遗记》曰：张华献《博物志》，赐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人言陟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褒侧，因以为名。
《世说》曰：戴安道就范宣学所为。范宣读书，亦读书；范宣抄纸，亦抄纸。
《桓玄伪事》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
又曰：玄令平准作青赤缥绿桃花纸，使总精令速作之。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诏书以五色纸着凤雏口中。
范宁教曰：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
盛弘之《荆州记》曰：枣阳县一百许步蔡伦宅，其中具存。其傍有池，即名蔡子池。伦，汉顺帝时人，始以鱼网造纸。县人今犹多能作纸，盖伦之遗业也。
《异苑》曰：张仲舒在广陵，晨夕辄见门侧有赤气。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周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笺纸继之，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快。经宿，仲舒暴疾死。
孙放《西寺铭》曰：长沙西寺，层构倾颓，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花插地，故寺东西相去十馀丈，于是建刹正当花处。
傅咸《纸赋》曰：既作契以代绳，又造纸以当策。
刘孝威《谢官纸启》曰：虽复邺殿，凤衔汉朝鱼网。平准桃花，中宫树，固以惭兹靡滑，谢此鲜华。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赤纸、缥红麻纸、敕纸，法各一百。
卷六百六　文部二十二
简
《说文》曰：简，牒也。
《释名》曰：简，书编也，言间也。
《尔雅》曰：简谓之毕。（郭璞曰：今简札也。）
《毛诗□鹿鸣》曰：，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张《汉记》曰：吴父恢为南海太守，欲以杀青写书。年十二，谏曰：“海滨多珍玩，此书若成，载必盈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书橐徼名，疑惑之戒，先贤所慎。”恢大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後汉书》曰：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张宗诣禹自归。禹闻宗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为後拒。禹乃书诸将名於竹简，署其前後，乱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宗肯辞难就逸乎？”禹叹息。宗曰：“禹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

《魏略》曰：宣王讨王陵，陵面缚迎，遥谓太傅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不至耶？而引军来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也。”

《濑乡记》曰：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录，玉简金字，编以白银，纪善缀恶。

《楚国先贤传》曰：孙敬编杨柳简以为经本，晨夜诵习。

《刘向别传》曰：孙子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

《文士苑》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简一版，上有两行科斗之书，中外传示，莫能知。张华以问束，曰：“此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验校果然。

《风俗通》曰：刘向《别录》：杀青者，宜治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折蠹，凡作简者，皆於火上炙乾之，陈楚间谓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吴越》曰：杀亦治也。刘向事孝成皇帝典校书籍二十馀年，皆先书竹，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也。由是言之，“杀青”者竹斯为明矣。

《神仙传》曰：阴长生裂黄丧写丹经，一通封以文石之函，著嵩高山；一通黄栌简染之书，封以青玉之函，著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封以白银之函，著蜀绥山。

策

《广雅》曰：策谓之简。

《释名》曰：策，书教令於上，所以驱策诸夏也。汉制，约敕封侯曰策。策，赜也，敕使整颐不犯法也。

《史记》曰：百名以上则书於策。

《春秋序》曰：大事书之於策，小事简牍而已。

《後汉书》曰：何敞父比干字少卿，为汝阴县狱吏决曹掾，平活数千人。後为丹阳都尉，狱无冤囚。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阴雨，比干在家，日中梦车骑满门，觉而语妻。语未竟，而门有老妪求寄避雨，雨甚而衣不沾。雨止，送至门，谓比干曰：“公有阴德，天赐君以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如此数。”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阴徙平陵，代为名族。

《吴历》曰：孙皓时，吴郡民掘地得物似银，长一尺三寸，刻画，有年月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改年为“天策”。
《唐书》曰：贞观中，房玄龄议封禅仪，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太祖，一奠地祇，一奠高祖。
《穆天子传》曰：癸巳，至於群玉之山，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言皆平直。）先王之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策之府。）
《家语》曰：哀公问政於孔子，孔子曰：“文武之政，布於方策”。
牍
《说文》曰：牍谓书板也。
《释名》曰：牍，睦也。身执之以进见，所以为恭睦也。
《史记》曰：文帝遗单于尺一寸牍，单于以尺二寸牍答。
又曰：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能胜之。人主使从上方读之，止，辄记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诏拜以为郎。
《东观汉记》曰：时天下垦田多不实，诏捡覆核，百姓嗟怨。诸郡遣使，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阳、南阳不可问。”上得之，怒。时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阳、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诘问吏，吏首服。遣谒者栲实，具知奸状。
《梦书》曰：牍札为荐举，梦得牍札，欲荐举也。
《韩诗》曰：赵简子太子名伯鲁，小子名无恤。简子自为二牍，亲自表之，书曰：“节用听聪，敬贤勿慢，使能勿贱。”与二子，使恒诵之。居三年，简子坐青台之上，问二子书所在。伯鲁亡其表，令诵，不能得。无恤出其书於左袂，令诵，习焉。乃黜伯鲁而嘉无恤。
《韩诗外传》曰：赵简子有臣周舍，立於门下三日三夜。简子问其故，对曰：“臣为君谔谔之臣，秉笔操牍从君之後，伺君过而书之。”
札
刘熙《释名》曰：札，栉也，编之如栉齿相比也。
《晋令》曰：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名。
《汉书》曰：司马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来求，奏之。”其遗札书，言封禅事。
又曰：谷永字子云，便於笔札。故时人云：“子云之笔札，娄君卿之唇舌。”
《後汉书》曰：樊崇等西攻更始，百万之众而无称号；欲立帝，求军中景王後者得行七十馀人，惟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为最。崇等议曰：“闻古天子将兵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将军。”乃书札为符曰“上将军”。又以两空札置笥中，（札，简也。笥，篋也。）遂於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诸三老从事皆大会陛下，列盆子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诸将乃皆称臣。

《续汉书》曰：贾逵字景伯。时有神雀入宫，章帝敕兰台给笔札，使逵作《神雀颂》。

晋张华有文雅之才，晋仪礼厘革制度，敕有司给笔札，多有损益。

《晋阳秋》曰：梁国张恽字义元。为郡吏。入，值太守围棋，投札於地，恽曰：“知府君患风，取以支户。”太守辍棋令坐。

《汉武故事》曰：上崩後，有一人骑马，马异於常马，持一尺札赐将作大匠丞文，曰：“汝绩克成，赐汝金十斤。”因忽不见，札变为金，称之重十斤。

《抱朴子》曰：魏武帝以左慈为妖妄，欲杀之。使人收之。慈故欲见而不去。欲拷之，而狱中有七慈，形状如一，不知何者为真。以白武帝，帝使人尽将杀之。须臾，七慈尽化为札，而一慈径出，走赴群羊。

诗云：有客从南来，贻我一书札；上叙长相思，下言久离别。

牒

《说文》曰：牒，札也。

《文心雕龙》曰：牒者，叶也，如叶在枝也。短简为牒。议事未定，故短牒谘谋。牒之尤密谓之签。

《左传口昭六年》曰：赵简子令诸侯大夫输王粟。宋乐大心曰：“我不输粟，我於王为客。”（二王后为宾客。）晋士伯曰：“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不会？而何盟不同王室？子焉避之？”右师不敢对，受牒而退。（右师，乐大心也。）

《汉书》曰：路温舒字长君，钜鹿东野人。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取泽中蒲，截为牍编，用写书。

板

《释名》曰：板，反反平广也。（反，半旱切。）

《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天授《演孔图》，中有大玉刻一版曰“ ；玑”，一低一昂，是七期验败毁灭之征也。”

《蜀志》曰：谯周劝刘禅降。後元熙二年夏，巴郡文立从洛还，过见周。周语次，因书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八月也。至八月，而司马昭果崩。

王隐《晋书》曰：惠帝时谣曰：“二月尽，三月初，桑生裴雷柳叶舒，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司马作几驴。”而杨骏、荆王反。

《幽明录》：王大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何官？”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且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亦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鹊衣小吏甚多，王寻疾薨。

《桂阳先贤画赞》曰：胡滕部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总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兴所幸，便为京师。臣请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椽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鹄头板召百官，敬服。

《相板经》曰：板有芒角，形势上狭下广，右薄左厚。光采流泽，文色调达，木理通直，皆为吉；反是凶。板细理轻蹙，其人性简达；周正，其人宽博。板有横节为病，在面内丧，在背外丧。板有蝎穿及节对过，其人凶。板中字皆令笔迹调利有形势，罪覃当右行，空中不用对，对则多牵制。又上官多憎之，官罪覃令故官字小新官字大，有波势，墨色分明，板形平通，无绝伤刀迹，是元吉；官字无形势，点染不分明，皆免官或不到官；官字小；它字墨散入材理中，必入狱死。板色欲类其姓，角家板色青为吉，赤不宜子；白不利官属，黑不利父母，黄不利妻财。凡赍板来者，其人姓名善为喜祥，不善则否也。相板时，要以手持板之，若手近板後，则板前低而落，此则左迁，板有病累，皆可治改。治之用庚、申、寅日。庚，更也；申，伸也；寅，引也；言更引吉祥也。

刺

《释名》曰：画姓字於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者也。下官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语祠爵里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

《典略》曰：王符字节信，安定人。感激著书，名曰《潜夫论》。故度辽将军皇甫规去官归安定，或有人前以货买雁门太守者，亦去官归。画刺规，规卧不迎，使人呼入。既坐，问“啖雁美乎”，又以其刺刮髀。有顷，闻王节信在外，规乃惊起，衣不及带，倒履而出，援其手而还，与同席坐，大设宾，日暮别去。人或叹曰：“何有二千石之贱，不如诸生之贵乃如此耶！”

《魏名臣奏》曰：黄门侍郎荀俣奏曰：今吏初除，有三通爵里刺，条疏行状。

《夏侯荣传》曰：荣罪褚权，渊第五子。幼聪明，经目辄识。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馀人一奏刺，悉书其乡邑、姓名，世所谓爵里刺，示之一过而使之遍谈，不谬一人，帝奇之。

《长沙耆旧传》曰：夏侯叔仁氏族单微，丁母忧，居丧过礼。同郡徐元休弱冠知名，闻而吊焉。旬日之中，积刺盈案。

《吴录》曰：孟宗为豫章太守，谓仓掾曰：“君昔负太守一刺，宁识之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掾曰：“不识。”宗曰：“吾昔家贫，亲老为官赁运，以刺诣君，感见发遣，何乃久屈耶？”

《杂事》曰：高彪字义方，吴郡人。志尚甚高，游太学，博览经史，善属文。尝诣大儒马融，辞不见。彪覆刺，背书曰：“伏闻高问，为日久矣。冀一见龙光，叙腹心之愿，以启其蔽，不图辞之以疾。昔周公父文王，兄武王，九命作相，以尹华夏，犹握沐吐食，以接白屋之士，天下归德。历载邈矣，今君不能相见，宜哉！”融省大愧，遣人辞谢追请，径去不肯还。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名益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

《祢衡别传》曰：衡初游许下，乃怀一刺。既到而无所之适，至於刺字漫灭。

《幽明录》曰：一士人姓王，坐斋中，有一人通刺诣之，题刺云“舒甄仲”。既去，疑非人。寻刺曰：“是予舍西土瓦中人。”令掘，果於瓦器中得一铜人，长尺馀。

函

《吴志》曰：张温字惠恕。使蜀，谓先主曰：“谨奉所赍函书封。”

《晋安帝纪》曰：朱龄石伐蜀，太尉与龄石书，署函曰：“至白帝乃发。”书曰：“众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焘於中水出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馀，由内水向黄虎。”

《傅子》曰：太祖征刘晔，授以腹心之任，每有疑事，辄以函令问晔，乃一夜数十至。

《说文》曰：，书衣也。

《晋中经簿》曰：盛书有缣、青缣、布、绢。

《後汉书》曰：杨春卿临命戒子统曰：“吾绨中（《说文》曰：纟弟，厚缯也。绨音提。）有先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尔其修之。”统感父遗言，服阕辞家，从犍为周循学习先法，又就同郡郑伯山受《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

《益部耆旧传》曰：广汉王棠妻文拯。其前妻子博学好写书，拯尝为手自作，常过其意。

宋谢灵运《书衤失铭》曰：怀幽卷颐，戢妙抱密，用舍以道，舒卷不失，亮惟勤玩，无或暇逸。

梁昭明太子《咏书帙》诗曰：擢影兔园池，抽茎淇水侧，幸杂缃囊用，聊因班女织。

槧

《说文》曰：槧，牍牒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椠，板长三尺者也。椠，渐也，言渐渐然长也。
《论衡》曰：断木为椠。
扬雄《答刘歆书》曰：以铅レ松椠，二十七年矣。
《西京杂记》曰：扬子口好事，尝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
扌扈
《後汉书》杜笃《书扌扈赋》曰：惟书扌扈之丽容，象君子之淑德；载方矩而履规，加文藻之修饰；能屈伸以和礼，惟高下而消息；虽转旋而屈挠，时倾邪而返侧；抱六艺而卷舒，敷五经之典式。
封泥书
《春秋说》曰：龙图赤玉匣，封泥如黄珠。
又曰：黄龙五采，负图，黄玉匣，黄金绳缕，黄芝泥。
王子年《拾遗记》曰：元封元年，浮折国贡兰金之泥。此金汤渊，盛夏之时水常沸涌，有若汤火，飞鸟不能过。国人行者见水边有人治此金为器，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炼，其色变白如银，名曰“银烛”。尝以此泥封诸函匣，令诸宫门鬼魅不敢干当。汉世上将出征多以泥为印封，卫青、张骞、苏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玺封也。
《续汉书》曰：光武封禅，乃求元封封禅事。奏用玉牒、玉检，以水银和金为泥。
《东观汉记》曰：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後迁护乌桓校尉。黎阳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尝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於洛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ゎ，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
《西京杂记》曰：汉以武都紫泥为玺室，加绿涕其上。
水滴器
《西京杂记》云：晋灵公冢甚瑰壮，器物皆朽不可别，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成水滴砚。
傅玄《水龟铭》曰：铸兹灵龟，体象自然；含源未出，有似清泉；润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写意，经纬群言。
卷六百七　学部一
叙学
《易口文言》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
《白虎通》曰：学以言觉也，觉悟所不知也。
《论语口为政》云：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又曰：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礼记□学记》曰：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又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後其节目。
又曰：学，不学操缦，（操缦，杂弄。）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博依文譬喻也。）
又曰：善学者，师逸而功倍，又从而庸之；不善学者，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又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学。
又曰：善待问者如撞锺，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学为先也。
《国语》曰：文公问元帅於赵衰，曰：“郁可，行年五十矣，守学弥。夫学，先王之法，义之府也。”
又曰：范献子聘於鲁，问具、敖山，鲁人以乡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遍戒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惟不学也。人之有学，犹木之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乎？”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孔子问曰：“何好？”曰：“好长剑。”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学，岂可及乎！”子路曰：“学岂有益哉？”子曰：“狂马不释策，（御狂马者，不得释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檠，然后可持。）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受学重问，孰不顺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用之，达於犀革，何学之为？”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谓伯鱼曰：“吾闻可以与人而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显闻四方，流声後世者，非学之效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愈明者，学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苇生焉，虽观之，孰知其不源乎！”（源，众流也。言益者虽从外入，及其用之，谁知其非从已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问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所亡者三：王事若聋，（若聋，宜为聋相因聋之也。）学焉得习，是学不得明也；奉禄少，饣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孔子不悦。往过子贱而问之，对曰：“自来仕，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行之，是学益明也；奉禄被亲戚，是骨肉益亲也；虽有公事，兼之以吊死问疾，是朋友信笃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斯焉取斯！”

《大戴礼》曰：学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蓝而青於蓝；冰，水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绳，其曲中规，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不闻先王之道，不知学问之大也。孔子曰：“吾终日思之，不如须臾之所学。”吾尝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见也。升高而招，臂非加长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而闻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是故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庄子》曰：人而不学谓之视肉，学而不行命之撮囊。（撮系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绩，谓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母犹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已。”母曰：“吾闻君子不学诗书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窃盗之心；妇人不好纺绩织，必有淫之行。好学为福也，犹飞鸟之有羽翼也。”

又曰：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惟不知务而轻用吾生，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足尊者存焉。吾是以务全之也。”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其前行之恶，况全德之人乎？”

《韩子》曰：如脂粉，则嫫母进御；家不洁，则西施弃野。学之为脂粉亦厚矣。

又《桓范世要》云：学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谈论，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

《管子》曰：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其学，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学，及时而行，难者弗避，易者弗从。年四十无艺，则无艺矣；五十不以善闻，则无闻矣。

《墨子》曰：墨子谓门人曰：“汝何不学？”对曰：“吾族无学者。”墨子曰：“不然。岂有好美者而曰吾族无此，不欲耶；富贵者而曰吾族无此，不用也。”

《新序》曰：齐王问墨子曰：“古之学者何如？”对曰：“古之学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学得一善言务以说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砺其剑，而弗知砥砺其身。夫学，身之砥砺也。

又曰：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便楠豫樟，学积亦有生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学，晚而闻道。此以博矣。”
《孙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学，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动静；小人之学，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间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
又曰：不学不成。尧学於君畴，舜学於务成昭，禹学於西王国。
《文子》曰：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耳听者学在皮肤，心听者学在肌肉，神听者学在骨髓。
《吕氏春秋》曰：善学者若齐王善鸡，必食其跖数千而後足。（跖，鸡踵也。喻学者如食多而后方足也。）学不辨义，如被褐而出，锦衣而入。（被褐在外，衣锦在内，故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长呼楚，楚人长呼戎，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
又曰：圣人生於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闻也。
又曰：善学者，假人道之长以补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下。
《苏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为文学，何以知世之资？
《孔丛子》曰：人之进退，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山溜至软，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弊。夫溜非石之凿，蝎非木之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坚刚之体，非积渐之致乎？故学者所以饰百行也。
《说苑》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对曰：“暮，何不炳烛乎？臣闻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夜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贡谓子石曰：“汝不学诗？”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贡曰：“请捐吾诗以学诗於子。”
又曰：公明宣学於曾子，三年不学书。曾子曰：“汝居参门三年不学，何也？”对曰：“安敢不学乎？”见夫子居家庭，亲在，叱咤之声未至於犬马，宣说之。见夫子应宾客，恭俭而不懈，宣说之。见夫子居朝廷，严临下而不毁伤，宣说之。此三者，学之而未能。安敢不学乎？”曾子避席谢之曰：“参不及，宣其学也。”
《贾谊书》曰：汤曰：“学圣王之道，譬其如日；静居而独思，譬其若火。”夫舍圣王之道而静居，而独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镜之始不形也，朦然未见形容也。及其乞以玄锡，摩以砥旃，鬓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学亦人之砥砺也。
又曰：夫心ウ於道而强学不已者，譬聋者之歌，无以自乐。
又曰：人莫不知学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戏害之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以弋猎博弈之日诵诗读书，则识必博矣。故不学之与学，犹喑聋之比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也。
《法言》曰：学者，所以修性也。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学则正，否则邪。
又曰：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学，为道；小人之学，为利。子为道乎？为利乎？或曰：“耕不获，猎不飨，耕猎乎？”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是获飨也。
又曰：百川学海而归於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恶夫画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药理病，不知学理身。
又曰：夫学者，所以澄清性理，簸扬埃秽，启导聪明，饰染质素，察往知来，博涉劝戒，仰观俯察，於是乎在。虽云色白，匪染不丽；虽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丹青不治，则纯钅句之劲不就。故质虽在我，而成之由彼。登阆风，扪辰极，然後知井谷之闭隘；披七经，玩百氏，然後觉面墙之至困。粉黛至则西施以加丽，而宿瘤以饰丑；经术深则高才者洞逸，而鲁钝者醒悟。文梓干□，而不可名之为台榭者，未知班输之结构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谓之为君子者，未知大伦之臧否也。
《盐铁论》曰：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论衡》曰：人生怀五常之性，好道乐学，故别於物。今饱食快饮，腹为饭坑，肠为酒囊，是则物也，与三百倮虫何以异乎？
又曰：手无钱而之市决货，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无学，亦犹手中无钱。
《潜夫论》曰：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知之所求者，学问也。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才，不生而能；由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况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茧之丝耳。及正之以绳墨，制之以机杼，则皆成宗庙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贞之质，察敏之才，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幽赞之以《春秋》，其有不济乎？
又曰：人之性情，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万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犹火之於目也。深室幽黑无见，乃设燎盛烛，则百物彰矣。此则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则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学问圣典，心思道术则皆睹矣。此则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则为己知。
《汉书□儒林传》曰：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於元始，百有馀年，书积如丘山，传业浸盛，枝叶繁滋，一经说百万言，盖禄利之路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伟长《中论》曰：学者，疏神、达思、治情、理性也。初学则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则群物斯辨。矫首而徇飞，不如修翼之必获；孤居而愿知，不如务学之必达。

蒋子《万机论》曰：谚曰：“学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谯周《法训》曰：为国者不患学之害农，患治民者之不学。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予长七尺四寸，未通史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执杖为戈，分陈相刺，有若习兵。母数谴予。予出得瓜果，归以进母，母投诸地，曰：“《孝经》称‘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亲。今尔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无怵惕，少慰我心。修身笃学，尔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对予流涕，予心少感，遂伏书史。

王粲《荆州文学官志》曰：有汉荆州牧刘君，稽古若时，将绍厥绩，乃曰：“先王之为世也，则象天地，轨仪宪极，设教导化，叙经志业，明达雍泮，作为礼乐，表陈载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临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听无悖，然後太阶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养，造造昧利有攸，犹金之消炉，水之从器也。是以圣人实之於文，铸之於学。夫文学也者，人伦之首，大教之本也。”

赵子声《书诣郑康成学》曰：夫学之於人，犹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宝於是乎出；犹树木之有枝叶也，本根於是乎庇也。

虞傅《厉学篇》曰：学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见其久而渝也，不见久而渝於学也。

《傅子》曰：人之学者，犹渴而饮河海也，大饮则大盈，小饮则小盈。

《江表传》曰：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途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军中常苦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耶？但令涉猎见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及史。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蒙等感悟，遂学，所博览，儒者不胜。鲁肃见吕蒙，谓曰：“今者见卿，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

《世说》曰：褚褒字季野。语孙盛曰：“北人学问，渊总博赡。”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余谓北人看书，如显处见月；南人学闻，如牖中窥日。”

卷六百八　学部二

叙经典

《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虎通》曰：五经何谓也？《易》、《尚书》、《诗》、《礼》、《乐》也。古者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经，至秦焚书，《乐经》亡，今以《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又《礼》有《周礼》、《仪礼》。

《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梁》曰三传，与《易》、《书》、《诗》通数，亦谓之九经。

《文心雕龙□宗经篇》曰：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礼记□经解》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

《左传》曰：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春秋演孔图》曰：作法五经，束之天地，稽之图象，质於三王，施之四海也。

《汉书》曰：六艺之文，乐以和神，诗以正言，礼以明体。

范晔《後汉书》曰：马融尝欲训左氏，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精而不博，郑博而不精，既博既精，吾何加焉？”

又曰：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却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後汉书》曰：许慎字叔重，性淳笃，少博学。马融常推敬之。时人谓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於是撰《五经异义》，传於世。

《晋书》曰：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齐书》曰：臧荣绪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

《唐书》曰：长庆中，上谓兵部侍郎薛放曰：“为学，经史何先？”放对曰：“经者，古先圣之至言，多仲尼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则历纪成败，杂书善恶，各录当时之事，亦是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所准的，固不可以典籍为比论也。”上曰：“六经所尚不一，至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乎？”对曰：“《论语》者，六经之精华；《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者，人伦之大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海内久安。人知孝节，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经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又曰：玄宗时，国子司业李元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人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既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又曰：文宗每对宰臣，未尝不深言经学。李石因奏施士丐《春秋》可读。上曰：“朕尝览之。穿凿之学，贵为异同耳。学者如凿井然，得美水则已，何必辛苦旁求，然後为得也？”

《广雅》曰：《三坟》，分也；论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其体有三也。《五典》，镇也；制作教法，所以镇之上下，其等有五。《八索》，著素王之法，若孔子者，圣而不王，制此法者有八也。《九丘》者，丘，区也，别九州土气，教化所宜施者也。此皆三王以前，上至羲皇时书也。今皆亡，惟《尧典》在。《易》，变易也。《礼》，体也，得事体也。《诗》，志所之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事类相比似谓之“比”，言王政事谓之“雅”，称颂成功谓之“颂”，随作者之志而别名之也。《尚书》，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春秋》，冬夏终而岁成，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

《庄子》曰：《诗》以导志，《书》以导事，《礼》以导行，《乐》以导和，《易》以导阴阳，《春秋》以导名分。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导之。（皆导古之人陈迹耳，而后不能常称哉。）

又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为文矣。干七十君，论先王之道，时周、邵之迹，一无所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耶！”老子曰：“幸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道哉！”

又曰：孔子见聃不许，於是乡 番（乡 番，堆聚之貌。）十二经以说老聃，聃曰：“愿闻其要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王者，诸圣王者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颂声不作，曰《诗》亡。《春秋》拨乱作衰。）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

《淮南子》曰：五行异气而皆和，六艺异科而皆道。温惠淳良者，《诗》之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纯元敦厚者，《书》之教也；清净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揖让者，《礼》之为也；宽和简易者，《乐》之化也；刺讥辩议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也鬼，《乐》之失也淫，《诗》之失也愚，《书》之失也劫，《礼》之失也乱。此六者，圣人兼用而裁制之。

又曰：玉石之相类者，惟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

扬子《法言》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

又曰：书不经，非书也。

又曰：虞夏之书，浑浑尔；（深大。）商书，灏灏尔；（夷广。）周书，噩噩尔；（不阿附下。）下周者，其书憔悴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

又曰：好书不能要诸仲尼书肆也。（李轨注曰：卖书市。）

又曰：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

又曰：或问：“圣人之经不可使易知欤？”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则其覆物也浅矣；地俄而可测，则其载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为万物郭，五经之为众说郛！”

《抱朴子》曰：正经为道德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犹北辰之佐三辰，林薄之裨高岳也。

又曰：隐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肆为锺鼓，百家为笙簧。

孔融《与诸卿书》曰：郑康成多臆说，人见其名学，谓有所出也。证案大较，要在五经四部书，如非此，文近为妄矣。若子所执以为郊天鼓，必当麒麟之皮；写《孝经》本当曾子家策乎？

颜延之《庭诰》曰：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丰旨，贻意盛圣，《春秋》为上。《易》首体备，能事之渊，马、陆得其象数而失其成理，荀、王举其正宗而略其数象。四家之见，虽各有所志，总而论之，情理出於微明，气数生於形分。然则荀、王得之於心，马、陆取之於物，其芜恶迄可知矣。夫象数穷则太极著，人心极则神功彰，若荀、王之言《易》，可谓极人心之数者也。

郑玄《六艺论》曰：《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礼》者，序尊卑之，制崇让合敬也；《春秋》者，古史所记之，制动作之事也。

桓谭《新论》曰：《易》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卷，为十八篇。古礼失《礼记》有四十六卷。古《论语》二十一卷。古《孝经》一卷，二十章，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馀字。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子曰：立君臣，设尊卑，杜将渐，防未萌，莫过乎《礼》；哀王道，伤时政，莫过乎《诗》；导阴阳，示悔吝，莫过乎《易》；明善恶废兴，吐辞令，莫过乎《春秋》；量远近，赋九州，莫过乎《尚书》；和人情，动风俗，莫过乎《乐》；治刑名，审法术，莫过乎商、韩；载百王，纪治乱，莫过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於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雅人君子投笔砚而高视。

傅子曰：《诗》之《雅》《颂》，《书》之《典》《谟》，文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寻之若远，浩浩焉，文章之渊府也。

袁准《正论》曰：公羊高道听涂说之书，欲以乡曲之辩，论圣人之经，非其任也。

《潜夫论》曰：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烛；索道於当世者，莫良於典籍。

《物理论》曰：夫《五经》则海也，他传记则四渎也，诸子则泾渭也，至于百川沟洫畎浍，苟能通阴阳之气，达水泉之流，以四海为归者，皆溢也。

孙绰子曰：衔辔衡轭，无心於马，而所以御马；典籍礼度，无心於治，而所以为治。

又曰：典籍文章之言也，治出於天，辞宣於人。

杜子《新语》曰：众儒睹《春秋》之记录政之失得，以立正义，以为圣人起当复作《春秋》也，自通士若太史公，亦以为然。余谓之否；夫圣贤所陈皆同，取道德仁义以为奇论异文，而俱善可观；犹人食皆用鱼肉菜菇以为生熟异和，而复俱美也。

《博物志》曰：圣人制作曰经；贤曰著述，曰记，曰章句，曰解，曰论，曰读。

《文心雕龙》曰：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於是《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乎文理，故能开学养政，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墟宇重峻，吐纳者深，譬万钧之鸿锺，无铮铮之细响矣。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纪言，而诰训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周书，ゼ风裁兴，藻词谲喻，温柔在诵，最附哀矣。《礼》以立体据事，章条纤曲，执而後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後显旨，婉章志晦，源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则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

卷六百九　学部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

《易乾凿度》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为道苞龠。郑玄注曰：“管犹兼也，一言而兼此三事，以成其德。道苞龠，齐鲁之间，名门户及藏器之管为管龠。”

《礼记经解》曰：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

《论语》曰：孔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易》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

《系辞》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

又曰：《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又曰：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天地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又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於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於阴阳而立卦，发挥於刚柔而生爻，和顺於道德而理於义，穷理尽性以至於命。昔者圣人之作《易》，将以顺性命之理也。

《春秋说题辞》曰：《易》者，气之节，含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符，信。）《象》出期节，（象，两也。出期节者，若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比也。）《彖》言变化，《系》设类迹。

《孝经援神契》曰：《易》长於变，《书》考命行授《河》。宋均注曰：授河者，授《河》《洛》以考命行也。

《帝王世纪》曰：庖羲氏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伸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

《周易正义》曰：伏羲重卦，周公作爻辞，此说与《帝王世纪》不同。又孔氏作十篇，亦曰《十翼》。初，卜商为《易传》，至西汉，传之有能名家者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费直、高相；又东汉郑玄、魏王弼，并注《易》。施、孟诸家，自汉及魏得并立，而传者甚众。至西晋，梁、施、高三氏亡，孟、京二氏有书无师，而郑玄、王弼所传则费氏之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艺文志》曰：宓牺氏仰观象於天，俯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韦昭曰：伏羲、文王、孔子也。）世历三古，（《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也。）及秦燔书，而筮卜之事传者不绝。

《汉书》曰：京房学《易》於焦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

《东观汉记》曰：任丹传孟氏《易》，作《通论》七卷，世传之，号曰《任君通论》。

《後汉书》曰：孔融《答虞仲翔书》曰：“示所著《易传》，自商瞿以来，舛错多矣。去圣弥远，众说骋辞，曩闻延陵之理《乐》，今睹吾君之治《易》，知东南之美者，非但会稽之竹箭焉。又观象□物，察应寒温，原本祸福，与神会契，可谓探赜穷道者也。

《晋书》曰：王湛字处冲，司徒浑之弟也。初有隐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为痴，其父永独异焉。兄子济每轻之，尝诣湛，见床头有《周易》，问曰：“叔父何用此为？”湛曰：“体中不佳，时复看耳。”济请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济所未闻也。济遂留连弥日累夜，自视缺然。乃叹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济之罪也。”

《北齐书》曰：权会本贫生，无仆隶。初任助教之日，恒乘驴上下，且职事处多，每须经历，及其退食，非晚不归。曾夜出城东门，锺漏已尽，会惟独乘驴。忽有二人牵头，一人随後，有异生人，渐渐失路，不由本道。会心甚怪之，遂诵《易经》上篇，一卷不尽，前後二人忽然离散。

《齐书》曰：张绪长於《周易》，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

《梁书》曰：伏曼容字公仪，平昌安丘人。少笃学，善考《易》，倜傥好大言。常曰：“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

《唐书》曰：文宗时，裴通自祭酒改詹事，因中谢。上知通有《易》学，因访以精义，仍命进所习经本，著《易玄解》并《总论》二十卷，《易御寇》十三卷，《易洗心》二十卷。

《世说》曰：殷荆州仲堪曾问远公云：“《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曰：“铜山西崩，灵锺东应，便是《易》也。”

《淮南子》曰：孔子读《易》，至於《损》《益》，未尝不喟然而叹，曰：“或欲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适足以利之。利害祸福之门，不可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察。”
《刘向别传》曰：所校雠中《易传》，《淮南九师道训》，除复重定，著二篇。淮南王聘善为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
王叔师《正部》曰：《易》与《春秋》同经综一机之织，经营天道以成人事。
《金楼子》曰：按《周礼》筮人氏掌《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连山》，伏羲也；《归藏》黄帝也”难曰：“按《礼记》曰：我欲观殷道得乾坤焉，今《归藏》先以坤後乾，则知是殷明矣。推《归藏》既为殷制，《连山》理是夏书。”
诗
卜商《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於中而形於言也。
又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汉书》曰：通其言谓之诗。
《左传□襄十六年》曰：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齐高厚之诗不类。（齐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齐为大国，高厚若此，小国必当有从者。）
又襄二十七年曰：郑伯享赵孟子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大叔、二子石从。（二子石，印段、公孙段。）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草虫》，《召南》诗，曰：“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比赵孟为君子。）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贲贲》，《》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我以为君。”）赵孟曰：“床第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黍苗》，《小雅》诗，曰：“肃肃谢功，召伯营之；列列征师，召伯成之。”比赵孟于召伯。）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隰桑》诗义取“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赵孟欲子产之见规诲。）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诗□郑风》，取其“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太叔喜于机遇，故赵孟爱其惠。）印段赋《蟋蟀》，（《蟋蟀》，《诗□唐风》曰：“无以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顾礼仪之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桑扈》，《诗□小雅》，义取“君子有礼文，故能受天之”。）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以为宾荣，（言诬则郑伯未有其实，赵倡赋诗以自宠。）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

又曰：楚灵王与子革语，左史倚相趋过，（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也。肆，极也。）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谋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马，掌甲兵之职，招其名也。祭公方谏游行，故指司马官而言也。此诗逸。）王是以获没於祇宫。（获没，不见篡。）臣问其诗而不知，若问远，焉能知乎？”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式昭德音。（，安和貌也。式，用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坚重。）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言国用人，当随其力，往往如金治之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饱过盈之也。）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深感子革之言。）

《论语》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鸟兽草木之名。”

又曰：孔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

又子曰：起予者，商也。（商，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

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庄子》曰：诗以道志。

《毛诗正义》曰：昔孔子删古诗三千馀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

《正义》云：初，孔子授训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振牟子，振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汉人鲁国毛亨，作《诂训传》以授於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以其所传，故名其诗曰《毛诗》。

又曰：东汉郑玄取毛氏诂训所不尽及同异者，续为之注解，曰“笺”。笺，荐也，言荐成毛意也。

《诗含神雾》曰：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宋均注曰：集微揆著，若“绵绵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必将至著，王有天下也。

又曰：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

《诗推度灾》曰：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春秋演孔图》曰：诗含五际、六情。六情即六义也；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春秋说题辞》曰：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
又曰：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
《史记》曰：古诗三千馀篇。孔子删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然《雅》音之韵，四言为主，其馀非音之正也。
《汉书》曰：匡衡字稚圭。好学。家贫，庸作以给资用，尤精力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应劭曰：鼎，方也。张晏曰：匡衡少时字鼎。）匡说诗，解人颐。”
又《艺文志》曰：古诸侯卿大夫交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也。
又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也。
《晋书》曰：王褒字伟元。性好读诗，至於“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三复流涕。门人弟子受业者皆废《蓼莪》之篇。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韫，将军弈之女也，聪识有才辩。叔父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答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其雅人深致。
颜延之《庭诰》曰：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诗为之祖。
陆德明《经典释文》曰：孔子最先删诗，以授於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
刘歆《七略》曰：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也。
书
《释名》曰：《书》者，言书其时事也。
《汉书艺文志》曰：《书》以广听。
《庄子》曰：《书》以道事。
顾子曰：仪训云：《三坟》、《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连珠也。
《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运，明命授之际。书之言信，而明天地之精，帝王之功，凡百二篇，第次委曲。尚者，上也，上帝之书也。
《尚书正义》曰：上世帝王之遗书，有《三坟》、《五典》、训、诰、誓、命，孔子删而序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书，故曰《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遭秦灭学，并亡。汉兴，济南人伏胜能口诵二十九篇。至汉文帝时，立尚书学，以胜年且九十馀，老不能行，乃诏太常掌故晁错就其家传受之。其书四十一篇，欧阳、大小夏侯传其学，各有能名，是曰“今文尚书”。刘向《五行传》，蔡邕勒石经皆其本。其後鲁共王坏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书》、《论语》，悉以书还孔氏。武帝乃诏孔安国，定其书，作传，又为五十八篇。安国书成，後遭汉武巫蛊事，不行。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赜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矣。

又《汉书》曰：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尚书》字读之。

又《古文尚书□序》曰：伏生老，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授晁错。

《汉书□艺文志》曰：《易》曰“河出《图》，洛出《书》”，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音撰。）上断於尧，下讫於秦，凡百篇，而为之序。

刘歆《七略》曰：《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大夏侯、小夏侯立於学官，三家之学，於今传之。

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江左中兴，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奏上孔传《古文尚书》，亡《舜典》一篇，乃取王肃注《尧典》“慎徽五典”下分为《舜典》一篇，以续之。

《後汉书□杜林传》曰：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皆长於古学。林尝言：“林得兴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益之。”及宏见林，ウ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于宏，後更从林学。林前於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尝以示宏宏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於地也。”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唐书》曰：开元中，宋尝自写《尚书□无逸》一篇以献。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观省，成诵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後代莫能及，故任贤诫欲，朝夕孜孜。开元之末。因《无逸》图坏，始以山水图代之。及穆宗问宰臣贞观开元之理，崔植因以是对，请复以《无逸》为诫。帝深善其言。

又曰：高郢子定，幼聪警绝伦。年七岁时读《尚书□汤誓》，问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应天顺人，不为非道。”又问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顺人乎？”父不能对。（已见“幼敏门”。）

又曰：文宗纂集《尚书》中君臣事迹，命工图写於太液亭，朝夕观览。

卷六百十　学部四

礼

《释名》曰：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

《太公六韬》曰：礼者，理之粉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楂梨橘柚，虽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也。
《论语》曰：不学礼，无以立。
《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礼记□乐记》曰：簠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袭，礼之文也。
又《燕居》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伥，丑良切。）
又《曲礼》：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又《礼运》曰：礼之於人也，犹酒之有ゐ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又《乐记》曰：乐者，非谓黄锺、大吕、弦歌、干杨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樽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
又《礼器》曰：君子之行礼也，不可不慎也，众之纪也，纪散而众乱。
又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又《经解》曰：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
又《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礼必本於天，ゾ於地，列於鬼神，达於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春秋说题辞》曰：礼者，体也。人情有哀乐，五行有兴灭，故立乡饮之礼，终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体。王者行礼得天中和，（斗居天中而有威仪，王者法而备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阴阳滋液万物，调四时，和动静，常用，不可须臾惰也。
《三礼正义》曰：《周礼》、《仪礼》并周公所作。经所谓礼三百，威仪三千。经礼则《周礼》也，威仪则《仪礼》也。《周礼》遭秦灭学，藏於山岩屋壁，以故不亡。汉武帝时有季氏获之，以上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购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记》补之，遂奏入於秘府。时儒以为非是，不得。至刘歆独识其书，知周公致太平之迹，始奏立学官。後郑玄为之注。《仪礼》，周衰，当战国之世，其书并亡。至汉，高堂生所传十七篇，惟《士礼》存焉。後世推《士礼》以致天子之礼而行之。至马融、郑玄、王肃，并为之注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正义》曰：《礼记》者，本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也。後通儒各有损益。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汉文时博士作《王制》，其余众篇皆如此例。至汉宣帝世，东海后苍善说礼，于曲台殿撰礼一百八十篇，号曰《后氏曲台记》。后苍传于梁国戴德及从子圣。德乃删《后氏记》为八十五篇，名《大戴礼》；圣又删《大戴礼》为四十六篇，名《小戴礼》。其后谙儒又加《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凡四十九篇，则今之《礼记》也。（《礼记》有马融、郑玄二家注。马注今亡，惟郑注行于世矣。）

《汉书口艺文志》曰：《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言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至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淹中，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愈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师古曰：与愈同。愈，胜也。）

《汉书》曰：《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也。

范哗《后汉书》曰：曹褒论曰：“汉初，朝制无文。叔孙通颇采《礼经》，参酌秦法，虽适物观时，有救崩弊，先王之宏典，盖多阙矣。”

《晋书》曰：韦逞母宋氏，家世儒学，其父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周公所制，经纪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无男，汝可授之，勿令绝世。”后符坚幸太学，博士卢壶奏曰：“废学已久，书传零落，比年撰缀，惟《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非此母无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其家立讲堂，隔绛纱幔而传受。以宋氏为文宣君，赐侍婢十人。《周官》后学传于世，时称“韦氏宋母”。

《唐书》曰：开元十四年，上令太子宾客元行冲撰《类礼义疏》，将立学官。疏成，左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征因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奉诏修撰勒成一家，然与先儒义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遂不得立学。行冲意诸儒排己，退著论以自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

杜预《序》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楚谓之《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

《释名》曰：言春秋冬夏，终以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

《春秋正义》曰：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梁赤，又各为之传，则今《公羊》、《梁》二传是也。《左氏传》有贾逵训，服虔、杜预注，《公羊传》有何休解诂，《梁》有范宁集解。

《春秋握成图》曰：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

《春秋演孔图》曰：作法《五经》，连之天地，稽之图象，质於三王，施之四海。

《史记》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耶？"上大夫壸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意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也。

又云：刘歆为《左传》学，以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之后，传闻与亲见，其详略不同。尝共父向校书，父为谷梁学，数以难其父向，向不能报也。

《汉书》曰：《春秋》所贬损，当时有威权者，是以隐其书而不宣。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谷、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

《东观汉记》曰：张霸字伯饶。以樊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郑玄别传》曰：何休字邵公。作《公羊解注》，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后乃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魏略》曰：鱼豢尝问魏禧《左氏传》，禧曰：“左氏相斫书耳，不足精意也。”

又曰：严翰字公仲。善于《春秋公羊》。时司隶锺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为太官厨，《公羊》为卖饼家，故尝数与辩折长短。繇机捷善持论，而翰讷口，时屈，无以应。繇曰：“公羊高竟为丘明服矣。”翰曰：“直故吏为明公服尔，公羊未肯也。”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洛阳人。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好《公羊春秋》，而讥诃《左氏》。每与来敏争此二义，常讠尧々ん咋。（ん，许袁切。咋音俎各切。）

《晋书》曰：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尝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谓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王隐《晋书》曰：刘兆字延世。以《春秋》一经，三家殊途，命世名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周礼》有“和怨调入”之官，遂作《春秋调人》七万余言。

又曰：杜预大观群典，谓《公羊》、《梁》诡辩之言，又非先儒说，《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横以二传乱之，乃错综微言，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与众家，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至老乃成。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也。”

《三国典略》曰：张曜好读《春秋》，每月一遍，时人比之贾梁道。赵隐尝谓曜曰：“君研寻《左氏》，岂求服虔、杜预之纰缪耶？”曜曰：“何为其然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氏之书备叙言事，恶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几。故厉己温习，非欲诋诃古人之得失也。”

《梁书》曰：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遍习五经，尤精《三礼传》，仕魏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梁，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析经理，甚有精致，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氏》服解，不为江东所行，乃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传之。

颜延之《庭诰》曰：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辅制衰王，《春秋》为上。

《三辅决录》曰：贾逵建初元年，受诏列《春秋公羊》、《梁》不如左氏四十事奏之，名《左氏长义》。帝大善，赐布五百匹。

又《魏略》曰：逵好《左传》，及为牧守，常课之，月一遍。

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世後百馀年，鲁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又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下至妇女，无不读论者。

《江表传》：关羽好《左氏》，略讽皆上口。

孝经

《孝经口序》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

《春秋说题辞》曰：《孝经》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之素。天地开辟皆在孝。（人非父不生，非母不长。天地开辟而生，人承天地，是故亲生膝下以养父母。）

《孝经钩命决》曰：《孝经》者，篇题就号也，所以表指括意。序中书名出义，见道曰著。（就，成也。孝为一篇之目。十八章也，成号序中心之事，使孝义见于外。）一字苞十八章，为天地喉襟，道要德本，故挺以题符篇冠就。

又曰：曾子撰斯问曰：“孝文乎？驳不同何？”（撰，撰经异同也。）子曰：“吾作《孝经》，以素王无爵禄之赏，斧钺之诛，（故称避席，复坐，吾语汝逊顺以避祸灾。）与先王以托权，（托先王以为己权势力。）目至德要道以题行，（题行，题天子德行，致群瑞已行所及也。）首仲尼以立情性，（情性犹天地，已不正，为天地子，故行冠子以立之也。）言子曰以开号，（若夫子所以自开于受命也。）列曾子示撰辅，（使若得录图之故，行冠子以立之也。佐与共治天下也。）《书》、《诗》以合谋。”（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臭如兰也。）

《孝经中契》曰：丘作《孝经》，文成道立，斋以白天，则玄云踊北，紫宫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门，角元星北落，司命天使书题号《孝经篇》。云：神星裔孔丘知元，今使阳衢乘紫麟，下告地主要道之君。後年麟至，口吐图文，北落郎服书鲁端门，隐形不见。子夏往观，写得十七字，馀字灭消文，其馀飞为赤乌，翔摩青□。

《汉书□艺文志》曰：《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後汉书》曰：向栩字辅兴。张角之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人於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中常侍张读奏栩不欲命将出师，疑与角同，欲为内应，收送黄门北寺狱杀之。

谢承《後汉书》曰：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为县阳遂亭长。有羊元者，凶恶不孝，其母诣览告之。览呼元，责哨元以子道，与《孝经》一卷使诵读之。元深改悔，至母前谢罪曰：“元少孤，为母所骄，谚曰：‘孤犊触乳，骄子詈母’。乞今自改。”卒成佳士。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督终论》曰：气绝之後，以蘧裹尸，择不毛之地葬焉，皆无以自随，惟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也。

吴均《齐春秋》曰：沈士字□祯，临终遗命曰：“棺中依皇甫谧，用《孝经》，既殡，不须立灵。士安亦然也。”

《齐书》曰：顾欢字景怡。有病邪者问，欢曰：“家有何书？”答曰：“惟有《孝经》。”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病者果愈。後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萧方等《三十六国春秋》曰：汉大将军东平王约，汉王聪戏之曰：“汝诵何书？味何句也？”约曰：“臣诵《孝经》，每咏‘身体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至於‘在上不骄，高而不危’，未尝不反覆诵之。”聪大悦。

《後周书》曰：宇文贵字乾福，少聪敏，涉猎经史，尤便骑射。始读《孝经》，便谓人曰：“读此一经，足为身之本。”

《三国典略》曰：徐陵子份。陵尝遇疾，甚笃。份烧香泣涕，跪诵《孝经》，昼夜不息，如此者三，陵疾豁然而愈。

《隋书》曰：郑译性轻，高祖以其定策功，不忍废而阴疏之。译乃阴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译“蛊左道”。上谓译曰：“我不负公，此何意也？”译无以对。後宪司劾以不孝，由是除名。下诏曰：“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为不孝子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後复其爵位。

又曰：韦师字公颖，京兆杜陵人也。少沉谨有志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苏威尝谓炀帝曰：“先臣谓臣惟读《孝经》一卷，可以立身，何用多为？”帝亦然之。何妥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斯言，威不从命，是其不孝；其无斯言，而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旨乎？”

《唐书》曰：永徽中，上命陈王师赵弘智於百福殿讲《孝经》，召中书门下三品及弘文馆学士、国子监学官，并令预坐。弘智演畅微言，备陈五孝之义，学士等难问连环，弘智酬应如响。上谓弘智曰：“宜略陈此经要道以辅不逮。”对曰：“昔者天子爰及诸侯卿大夫皆有诤臣，愿以此言奉献。”上甚悦，弘智及学士、儒官并赍以缯帛。

《汉实录》曰：敏使於湖南，途出江陵。帅高从诲为贽，是时谏曰：“祭酒惠及经书，从诲所识不过《孝经》十八章尔。”敏曰：“读书不在多，至德要道十八章足矣。敏记《诸侯章》云：‘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此一章皆经要言也。”时从诲兵败於郢，谓敏见讽，举舣以自罚。

卷六百一十一　学部五

勤学

《史记》曰：苏秦，洛阳人。与魏人张仪同师鬼谷先生。读书至睡，秦辄引锥刺股，血流至踝。

《汉书》曰：董仲舒，广川人。景帝时为博士。少耽学业，下帏读书，弟子传以相受，莫见其面。十年不窥园圃，乘马三千年不知牝牡。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後汉书》曰：桓荣字春卿，沛国龙亢人也。少与兄元卿俱在田捃拾，而荣开书读之，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日夜不倦。世祖闻，召拜议郎，使入教授太子，帝称善曰：“得生几晚。”後为太子少傅。帝赐其车马衣服，荣得之，陈於庭，谓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叹曰：“我本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乎？”

又曰：法真隐居大洋，讲论术艺，历年不窥园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诂》，覃思不窥园者十有七年。

又曰：赵昱常就处士东莞綦毋公受《公羊传》，至历年潜思，不窥园门，亲疏稀见其面。

又曰：张霸字伯饶，成都人。好学，七岁通《春秋》，复欲进馀经，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饶为之。”故字伯饶。四迁侍中。

谢承《後汉书》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诣太学，师事东海申君。申君卒，送丧到东海，道经其家，父母以封当还，豫为娶妻。封过拜亲，不宿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凤字文通，南阳綦人。家以农亩为业，而勤学专精读诵。妻尝之田，曝麦於庭，令凤护之，惧鸡，以竿授之。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读书不觉，潦水大至，流其麦矣。

又曰：《袁闳传》：黄巾贼起，攻没郡县，百姓惊散。闳诵不移。贼相约语，不入其闾。乡人就闳避难，皆得全免。

又曰：曹博雅疏通，尤好礼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备，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沉吟专思：寝则怀抱笔札，行则诵习文书；当其念至，忘所之适。

又曰：承宫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承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

《续汉书》曰：宫过徐子盛，好之，因弃其猪而留听经。主怪其不还，求索，得宫，欲笞之。门下生共禁止，因留之，为诸生拾薪执苦数年，勤学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玮，济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败以诫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鹊赋》以为讽。後除临济令，不敢之职，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见琦耕於陌上，怀书一卷，息辄偃而咏之。刺客贤之，以实告琦，因得脱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学。太尉杜乔见而称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籍，庆吊不行，征命不应。

司马彪《续汉书》曰：杜乔字叔荣，累祖吏二千石，以孝称。虽二千石子，常步担求师。

又曰：李固少有俊才，雅志好学，为三公子，常躬步驱驴，负书随师。

《魏志》曰：杨浚同郡王蒙少孤，为人仆隶。年十七，见使牧羊，而私读书，因获捶楚。俊美其才，即赎着家中，聘娶立屋，然後与别居。官至散骑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单贫，为诸生。耕带经锄，其妻自担饷馈之，相敬如宾。

又曰：贾逵字梁道。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一遍。

《蜀志》曰：谯周字元南。耽古笃学。家贫，未尝营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颇晓天文，而不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吴志》曰：鲁肃为人方严，寡於玩饰。治军整顿，禁令必行。虽在军阵，手不释卷。

又曰：阚泽字德润，山阴人。常为人佣书，所写毕，诵之亦遍。

虞溥《江表传》曰：张事父至孝。居贫，躬耕稼，带经而锄，孜孜汲汲，以夜继日，至於弱冠，无不穷览。

《晋书》曰：王育少孤贫，为人佣，牧羊豕。近学堂。育常有暇拾薪，以雇书手抄书，合截蒲以学书，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惭色，将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以偿。於是许子章闻而嘉之，代育还羊豕，给其衣食，令育与其子同学。育遂博通经史，仕伪汉，官至太傅。

又曰：车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学不倦。家贫，尝不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虫以照书。

《晋中兴书》曰：孙盛字安国，为秘书监。好学，自少及长，常手不释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国晋阳秋》。

又曰：刘，长不满七尺，精学不倦，虽居官职，至於皓首，手不释卷。

崔鸿《春秋前燕录》曰：豫州刺史张恂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恂少孤贫，随母长於舅氏，令其牧牛。恂幼而好学，事母以孝闻。每日必於牧暇采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书。昼则折木叶学书，夜则以所书者。

《宋书》曰：沈攸之字仲达，晚好读书，《史》《汉》事多所谙忆。常叹曰：“早知穷达有命，恨不七年读书。”

又曰：郑鲜之字道子，荥阳开封人。鲜之下帷读书，绝交游之务。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琊人。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执书不辍。父母家人或谓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农为求活乎？”歆答曰：“我当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学有文才，累迁中书侍郎、扬州牧。

《後魏书》曰：甄琛，中山人也。举秀才，入都累岁，常以弈棋，通夜不止。手下苍头奴，常令执烛，或时睡，则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胜痛楚，乃曰：“郎君辞父母仕官，若为读书执烛，不敢辞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惭，遂写书，研习经史，闻见日优，仕至侍中。

萧子显《齐书》曰：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人也。年六七岁，书昼甲子，有简三篇。欢推计，遂知六甲。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黄雀赋》，雀食稻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於舍壁後倚听，无遗忘者。八岁诵《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母年老，躬耕诵书，夜则燃糠自照。

又曰：隐士沈ら士，遭火烧书数千卷。ら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手以反故抄写，灯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

《南齐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贫，昼日斫さ，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堂。

《北齐书》曰：杜弼字辅玄。高祖令弼带州骠骑府长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

又曰：李铉字实鼎。家贫，苦学，春夏务农，秋冬入学。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时，假寐而已。

《後魏书》曰：李道固，顿丘卫国人，高祖赐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学不倦。初受业於长乐监伯阳。伯阳称美之。晚与渔阳高悦，北平阳尼等将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名山，不果而罢。悦兄闾博学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读，不暇寝食。

《三国典略》曰：齐右仆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钜鹿曲阳人。幼习骑射，欲以武艺自达。太学博士郑伯猷调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惭悟，乃折节读书，坐板床积年，板亦为之锐。收尝为《庭竹赋》以自发名。伯猷谓之曰：“卿不值老夫，犹当逐兔。”

《後周书》曰：樊深博物，性好学，老而不怠。朝暮还往，常据鞍读书，至马惊坠地，折损支体，终亦不改。後除国子博士。

《梁史》曰：沈约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及为郢州，引为安西外兵参军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沈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

《梁书》曰：韦族弟受字孝友，沉毅有器局。年十二，尝游京师，值天子出游南苑，邑里喧哗，老幼争观。爰坐读书，不释卷。宗族莫不异之。

沈峻字士嵩，师事宗人沈ら士。嵩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为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侍郎谢眺常过革第，时大寒雪，革敝絮单席而耽学不倦。眺乃脱其所着衣并手割半毡与革。後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记室。人或荐之，以为征北记室参军。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参军沈约、任同与革书曰：“此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弟，可谓驭二龙於长途，骋骐骥於千里。”

又曰：刘峻字孝标，平原人。勤学，去学五六里，常行读书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书》曰：皇甫绩字功明。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尝与诸外兄博奕，孝宽以其惰业，督以严训。绩叹曰：“我无庭训，养於外氏，不能克躬励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孝宽闻而对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学，略涉经史。

又曰：卢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刘松为人作碑，以示思道，读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闭户读书，师事河间邢子才。後思道为文以示刘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叹曰：“学之有益，岂徒然哉？”

又曰：刘炫字光伯。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

又曰：王劭笃学，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悦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劭弗之觉，惟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李奚，昭宗朝为宰相。奚自在台省，聚书至多，手不释卷。时人号“李书楼”。所撰文章及注解书传之阙疑近百馀卷，经乱悉亡。

《世说》曰：管宁、华歆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家贫，早孤。邻有书舍，原过其傍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从相教，不之求费也。”

《楚国先贤传》曰：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常闭户，号为“闭户先生”。

《庐江七贤传》曰：文党字翁仲。欲之学。时与人俱入丛木，谓侣人曰：“吾欲远学，先试投我斧高木上，斧当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长安受经。

《七贤传》曰：阮籍有奇才异质，或闭户读书连月不出，或游行丘林经日不返。

《益部耆旧记》曰：朱仓字口卿，广汉人。畜钱八百文，之蜀从处士张宁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为粮，闭户精诵。宁矜之，敛得米二十石，仓不受。

嵇康《高士传》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尝为杜陵门下掾，终身不窥长安城，但闭门读书，未尝问政。

《吕氏春秋》曰：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年，则可以达矣。”宁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不休；人将卧，吾不卧。”学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

《世要论》曰：有读书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卫，载书甚多。强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士。相天子犹如此，况无事，敢废此乎？”

《邹子》曰：朱买臣孜孜修学，不知雨之流粟。

汉武帝《洞冥记》曰：董谒字仲玄，出隐无常。常息人家，於座以笔题掌，还以竹籍写之。书竟，舐掌中。加以少来精勤，舐之累烂。世谓之《董仲玄掌录》。

《西京杂记》云：匡衡好学，贫无烛，邻家甚富，穿壁引光照书。

《汉书》曰：倪宽，千乘人。受业孔安国。贫无资，佣作带经而锄。在太学为弟子都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学

《论语》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

《礼记》曰：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

《易口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续汉书》曰：班固字孟坚，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览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

《东观汉记》曰：杨震字伯起，受《欧阳尚书》於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

谢承《後汉书》曰：王充字伯任，好学博览。常游洛阳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又曰：黄香知古今，群书无不涉猎。帝以香先帝所异，每有疑，帝时特访问；又诏香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

又曰：贾逵字景伯，弱冠诵《左氏》。语云：“问事不休贾长头。”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羸病，手不释卷。历观古今，无不皆综。

又曰：张华博览图籍，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世祖问华，千门万户，画地而成。

《晋书何劭传》曰：惠帝即位，初建东宫。太子年幼，欲令亲万机，以劭为太子师。劭博学，善属文，陈说近代事，若指诸掌。

《三国典略》曰：陈遗兼通直。散骑常侍姚察聘於周，沛国刘臻窃於公馆访《汉书》疑事十馀条，并为剖析，皆有经据。臻谓所亲曰：“名下定无虚士。”

《齐书贾希镜传》曰：宋孝武时，青州人发古蒙铭云“青州世子，东海女郎”。帝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并不能悉。镜对曰：“此是司马越女嫁苟儿。”检访果然。由是见遇。

又《崔慰祖传》曰：国子祭酒沈约、吏部郎中谢尝於吏部省中宾友俱集，各问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馀事。慰祖口吃，无华辞，而酬据精悉，一座称服之。眺叹曰：“假使班、马复生，无以过此。”

萧子显《齐书》曰：王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陆澄。澄曰：“仆年少来无事，惟以读书为业。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其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後谈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敬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各得一两物。澄後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

《梁书》曰：韦子棱，字威直。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代之士，咸就质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王劭初在齐时，祖孝征、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

《唐书》曰：李守素尤为谱学，妙谱人物。自晋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来诸贵勋等，华戎阀阅，靡不详究。时号为“肉谱”。尝与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学馆，其夜七夕，内出珍馔，有教赋诗，因共谈人物。初言江左东南，犹相酬对，及言北舌诸姓，次第如流，显其历叶，皆有据证。世南但抚掌而笑，不复能答。既而叹曰：“‘肉谱’定可畏”。许敬宗因谓世南曰：“李仓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虽为美事，然非雅号。”曰：“君既言成准的，宜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彦升善谈经籍，梁代称为‘五经笥’，今日仓曹为‘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为佳。

又曰：蒋幼好学。德宗尝幸凌烟阁，见左壁颓剥，上有残缺文记，每行可辨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宰臣卒然无以对。遽召访之，对曰：“此圣历年侍臣图赞也。”暗讽诵，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也。”

《国语》曰：晋文公使赵衰为卿，辞云：“栾枝贞慎，先轸有谋，胥臣多闻，皆可以为辅也。”

《孟子》曰：人皆知粪其田而莫知粪其心。何谓粪心？博学多闻也。

《庄子》：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称连环可解。

袁子《正书》曰：学莫大於博，行莫大於约。圣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学以聚之，兼听而辨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习《孝经》、《论语》、《易》，但贪广览於众书，曾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近将万卷。

又曰：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仲舒命世不窥园圃，倪宽带经以芸锄，路生截蒲以写书，黄霸桎梏以受业，宁子凤夜以倍功，故能究览玄奥，穷测微言。

《典论》曰：孔融、陈琳、王粲、徐、阮禹、应、刘桢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文无所假。

《文士传》曰：张华穷览古今，尝徒居，有书三十乘。

《金楼子》曰：丘迟出为永嘉郡，公祖道于东都亭。敬子、沈隐侯俱至。丘云：“少来搜集书史，颇得诸遗书，无复首尾，或失名姓，凡有百余卷，皆不得可知，今并欲焚之。”二客乃谓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博金紫未至，二客以向诸书示之，傅乃发レ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凤裯二。宾客咸所悦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朝传记》曰：太宗尝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上曰：“不须，虞世南在此行秘书。”

又曰：太宗称虞监博闻、德行、书翰、词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博物

《家语》曰：夫子曰：“子产于民为惠主，于学为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左传□昭元年》曰：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沈、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当武王邑姜，方震太叔，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故参为晋星。由是观之，则实沈，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蓐、黄实守其祀，（四国，台骀之后。）今晋主汾而灭之矣。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之。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于是乎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底，以露其体。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今无乃一之，（同四时也。）得生疾矣。侨又闻之，内官不及同姓，（内官，嫔御。）其生不殖，（殖，长也。）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姓之相与先美矣，美极则尽，尽则生疾。）君子是以恶之。故《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违此二者，古之所慎也。（一四时娶同姓。二者古人所慎。）男女辨姓，礼之大司也。（辨，别也。）今君内实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无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为也已。（为，治也。）四姬有省犹可，无则必生疾矣。”（据异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未之闻也。”晋侯闻子产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贿之。

又昭七年《传》曰：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私语。）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晋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祷。）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鲧，禹父，夏家郊祭之，历殷周二代，又通在群神之数并见祀。）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言周衰，晋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韩子祀夏郊。（祀鯀。）晋侯有间，（间，差也。）赐子产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贡。）

《汉书》曰：张安世字子孺，给事尚书。上幸河东，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後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上奇其材，擢尚书令。

《晋书□张华传》曰：人有得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此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矣。”陆机尝饷华，於时宾客满座，华发器便曰：“此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问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过美，故以相献。”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有雉ず，华曰：“此必蛇化为雉。”开视，雉侧果有蛇蜕焉。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捶之无声。帝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为鱼形，扣之则鸣矣。”於是如其言，果声闻数里。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气愈明。华闻豫章雷焕妙达象纬，要之宿，登楼仰观，焕曰：“宝剑之气耳，在豫章丰城。”因以焕为丰城令，使求之。焕到县，掘狱屋基，得双剑。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拭剑，光芒艳发。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又魏时殿前锺忽大鸣震骇者。华云：“此蜀山毁，故锺鸣。”寻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材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必如所谈，便非好事。”束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羁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大悦，赐金五十斤。时有人于嵩高山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又曰：恒温伐蜀。初，诸葛亮造八阵图于鱼复下，砂上垒石，八行相去二丈。温见之，谓此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

又曰：荀勖尝在帝坐进饭，谓在坐人曰：“此是劳薪所炊。”或未之信，帝遣问膳夫，乃云“实用故车脚”。举世伏其明识。

《宋书》曰：何承天博见古今，为一时所重。张永尝开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铜斗，有柄文。帝以访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赐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时三台江左者惟甄邯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启冢，内更得一斗，复有一石，铭“大司徒甄邯之墓”。
萧子显《齐书》曰：东海王ゼ亦史学博闻，历尚书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试学士，惟ゼ问无不对。永明中，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ゼ云是“荣光”。世祖大悦。
《梁书口裴子野传》曰：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子野曰：“汉颍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也。’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此其後乎？”时人服其博识。
又曰：乐蔼为御史中丞，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於库失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燃。今库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三国典略》曰：齐徐之才见有人以五色斑兰骨为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问所得处，云於冢见骷髅骨长数寸，试削，视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还，得乐器者皆莫之识。太常少卿斛斯氵徵（直陵切。）见之曰：“此钅享于也。”人弗之信。氵徵遂依干宝《周礼注》以芒筒捋之，其声极振。众乃叹服。氵徵取以合乐焉。
《隋书》曰：崔赜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於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着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赜答曰：“谨案汉文以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见。臣敢称庆！”因再拜，百官毕贺。天子大悦，赐缣二百。
《国语》曰：海鸟爰居，止於鲁东门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国人祭之。（文仲不知，以为神。）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阔不知所要也。）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爰居所避。）文仲闻柳下季之言，使书以为三。（，简书也。三，三卿，卿一通也。谓司马、司徒、司空。）
又曰：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获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测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坟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伐越，隳会稽，获骨一节，专车。（骨一节，其长专车。专，坛也。）吴子使来好聘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防风，汪茫氏君之名。违命后至，故禹杀之。陈尸为戮。）其骨专车焉。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纪纲天下谓名山大川。龙兴云致雨，以利天下。）社稷之守为公侯，（封国立社稷而山川之祀者为诸侯。令守之，是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茫氏之君，（汪茫，长翟国名。）守封山者也，（封，封山。，山。在今吴郡永安县也。）为漆姓，（柒，汪茫氏之姓。）在虞夏商为汪茫氏，于周为长翟，（周世其国北迁为长翟。）今为大人。”（今，孔子时。）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僬侥，西南蛮之别名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十之三丈，则防风氏。）

又曰：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隼，鹯鸟，鹞也。苦，木名。，镞也，石为之。八寸曰咫。苦矢贯之，坠而死也。）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惠公，哀公之孙悼太子之子吴也。）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肃慎，北夷之国。）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苦矢石，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物也，故铭其栝曰‘肃慎氏贡苦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予也。大姬武王元安胡公，舜后。虞，遏父之子胡满。）古者分同姓以宝玉，所以展亲也，（展，重。若夏后氏之璜也。）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陈，妫姓。）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旧府。）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家语》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员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能识。使使聘於鲁，问孔子，孔子曰：“此萍实也。惟霸者为能获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来以告鲁大夫。大夫因子游问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郑，过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武王之应也。”

《益部耆旧传》曰：蜀郡张宽，汉武帝时为侍中，从祀甘泉。至渭桥，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长七尺。上怪其异，遣问之，女曰：“帝後第七车知我所来。”时宽在第七车，对曰：“天皇主祭祀者，斋戒不严，则女人见。”

郭璞注《山海经》曰：汉宣帝使人上郡发盘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反缚，衤戒一足。以问群臣，莫能知。刘子正对曰：“昔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穴契}窳。帝乃括之於疏属之山，（括，系缚也。音适。）桎其右足，反缚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系之山上盘石之下。”宣帝大惊。於是时人争学《山海经》。
《国朝传记》曰：润州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是晋某岁所造。”语裫人於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事并具乐部。）
卷六百一十三　学部七
教学
《礼记□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太学在郊。
又《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周礼》：五百家为党，万二千五百家为遂也。）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又曰：学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
又曰：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为师；能为师，然後能为长；能为长，然後能为君。
又曰：大学之法，禁於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发然後禁，则格而不胜；时过然後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燕譬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又曰：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又曰：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也。
又曰：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音小。）肄三，官其始也；入学鼓箧，逊其业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不视学，游其志也；时观而不语，存其心也；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伦也。
《尚书□说命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
《周礼》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
《梁传□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父之罪也；（羁贯谓交午剪以为饰，成童八岁以上者也。）就师学问而无方，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不通，身之罪也。
《汉书》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修起学官，吏民大化，蜀地至於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学校，自文翁为之始。
又曰：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少好学，明《春秋》。居家教授，学者远至。
又曰：韦贤子玄成，明经，至丞相。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ぶ，不如一经。”
《东观汉记》曰：永平九年，诏为四姓小侯置学。
又曰：樊准见当世学者少，惧先王道术陵迟，乃上疏曰：“光武受命中兴之初，群雄扰於冀州，旌旗乱於大泽，然犹投戈讲学，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经学，即位删定乖疑，稽合图谶，封师太常桓荣为关内侯，亲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礼，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是时，学者尤盛，冠带缙绅游辟雍，观化者以亿计。”
《後汉书》曰：樊鯈字长鱼，删定《公羊》、《严氏春秋》，世号樊侯。教学，门徒三千馀人。
又曰：延笃字叔坚，南阳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师。後以病免归，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学图谶，究竟其术。还家教授，诸生自远而至。
又曰：张兴字君上。拜太子少傅，显宗数访问经术，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
又曰：樊英字季齐。善风角占算，河洛七纬，推步灾异。隐於壶山之阳，受业者四方而至。
又曰：郑玄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人。
又曰：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豕大泽中，卖之以奉供养。远方人从游学者，皆执经追於泽畔。
又曰：欧阳歙为司徒，坐在汝南赃下狱中。济阴曹重字伯山，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学义精明，迁少府。诸生自远方至者数千人。当世称为大儒。
又曰：杜抚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韩诗章句》。後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弟子千馀人。
又曰：刘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馀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之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马融常在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列女乐，弟子相次传授，鲜有入其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
《晋中兴书》曰：范宁字武子，解褐为馀杭令，兴学校，养生徒，洁己志，德行之士，莫不来宗。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秦录》曰：凉州胡辩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东徙洛阳，随讲受弟子千有馀人，关中後进多赴之。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义，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学者咸劝，儒业盛矣。
《国语》曰：晋文公学读书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咫尺间。）闻则多矣。”对曰：“然而多闻以待能者，不犹愈乎？”（使能者行之，犹愈於不学。）
《尚书大传》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十五入太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入小学知父子之道，长幼之序；入太学知君臣之义，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劝弟子学，曰：“汝若学，吾当任汝。”弟子学期年，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闻鲁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长子嗜酒，不肯预葬。其四弟曰：‘尔若送葬，吾当为汝沽酒。’葬讫，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岂独吾父乎？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学，人自笑子，故劝子也。”
《孙卿子》曰：达师之教，使弟子安焉，乐焉，往焉，游焉，肃焉，藏焉。严此六者，得其学，则邪辟之道塞矣。
《扬子》曰：博学者，所以求为君子也。求而不得，鲜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观书者，譬犹登东岳而知丘陵之{山畏}垒也，浮沧海而知江河之不广也，见日月而知众星之照微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少观也。
《尸子》曰：学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茧舍而不治，则腐蠹；使工女缲之为美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茧也，舍而不治，则知行腐蠹；使贤者教之以为世士，则天下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学所以治已，教所以治人。不勤学则无以为智，不勤教则无以为仁。
《郭林宗别传》曰：泰以有道君子征，同邑宋子俊劝使往。泰遂辞以疾，阖门教授。
《锺会母传》曰：夫人明於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年四岁，受《孝经》，十五入太学，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吾惧汝之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
王粲《儒吏》谓曰：古者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十五入大学，学君臣朝廷王事之纪。然则文法典艺，具存於此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溥《厉学》曰：文学诸生，皆冠带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学庭讲修典训，此成大业立德之基也。夫圣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学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观弥博，所习弥多，日闻所不闻，日见所不知，然後心开意朗，敬业乐群。忽然不觉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夫学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卷六百一十四　学部八

幼学

《礼记□学记》曰：幼者听而不问，学不躐等也。

又《曲礼》曰：十年曰幼学。

《论语□为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

《汉书》曰：东方朔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万言。时莫之比。

司马彪《续汉书》曰：荀悦十二能读《春秋》，贫无书，每至市间阅篇牍，一见多能诵记。

《後汉书》曰：张堪早孤，让先父馀财数百万与兄子。年十六，受业长安，志美行厉，诸儒号曰“圣童”。

《魏志》曰：锺会母性矜严，勤见规诲。四岁授《孝经》，七岁诵《论语》，八岁诵《诗》，十岁诵《尚书》，十一诵《易》，十二诵《春秋左氏》、《国语》，十三诵《周礼》，十四诵成侯《易记》，十五便入太学，问四方奇文异训。谓会曰：“学猥则倦，倦则意怠，故以渐训汝。今可以独学矣。”

西晋赵至字景真。年十四，随人入太学观书。时嵇康於学写石经古文异事讫，去，遂逐车问。康异而语之，为诸生。

《宋书》曰：王俭幼笃学，手不释卷，宾客或相称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书崔子玉座右铭以贻之。丹阳尹袁粲闻其名，及见之，曰：“宰相之门，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气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会稽馀姚人也。幼聪敏，有志操。年九岁，随从伯阐侯太常陆亻垂，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失，亻垂甚异之。太守衡阳王辟为主簿，荔又辞以年小，不就。

《後魏书》曰：祖莹字元珍，范阳人。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博学耽书，以昼继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驱逐僮仆，父母寝睡後燃火读书，以衣被蔽窗户，恐漏光明，为人所觉。内外亲属呼为“圣小儿”。

又曰：任城王澄子顺字子和。年九岁，师事乐安陈丰，初书王羲之《小学篇》数千言，昼书夜诵，旬有五日，一皆通利。丰奇之，白澄曰：“丰十五从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迄於白首，耳目所经，未见此比。江夏黄童，不得无双也。”澄笑曰：“蓝田生玉，何容不尔？”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门生，讨论同异。

《三国典略》曰：齐王字师罗，太安狄那人，北豫州刺史基之子也。年十三，扬州刺史郭元贞抚其背曰：“汝读何书？”对曰：“诵《孝经》。”元贞曰：“《孝经》云何？”曰：“在上不骄，为下不乱。”元贞曰：“吾作刺史，岂其骄乎？”曰：“虽不骄，君子防未萌，亦愿留意。”

《梁书》曰：西阳王大钧性厚重，不妄戏弄。年七岁，武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令讽诵，即诵《周南》，音韵清雅。帝重之，因赐王羲之书一卷。

《三国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诚。初，年五岁，梁武问曰：“读何书？”对曰：“能读《曲礼》。”梁武曰：“汝试言之。”孝元即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及长，精神爽俊。

殷兴《通语》曰：殷礼字往嗣，幼而乡里异之。七岁就官学书，在师未尝戏弄。讽诵恒不为声，潜识而已。师杀鸡诣礼父颖曰：“贺此子能兴君门。”行在舟车，手不释卷。从曲阿往返，遂不知堤渎广狭，及行旅喧闹，未尝视之。时人语曰“奇才强记”。殷往嗣後与张温使蜀，至荆州虎牙遭水，众人失色，往嗣见之无异。诸葛亮见之，叹曰：“东吴菰芦中乃有此奇伟。”

晚学

《国语》曰：晋文公问元帅於赵衰，（元帅，上卿。）对曰：“郗可。行年五十矣。（，晋大夫。）守学弥。夫先王之法，德义之府也。德义，生民之本也。能笃者，不忘百姓也。请使郗。”公从之。

《说苑》曰：晋平公问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晚，如何？”对曰：“少年学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学如日中之光，老学如炳烛之明。孰与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汉书》曰：献帝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讲者，习也。）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刘艾《献帝纪》曰：时长安中谣曰：“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衣褰裳，当返故乡。圣王悯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

《齐书》曰：张充字延符。少好逸游。父绪尝告归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猎，右臂鹰，左牵狗。遇船至，便放绁脱，拜於水次。父绪曰：“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充曰：“充闻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请至来年。”绪曰：“过而能改，颜氏子焉。”延明年便改，多所该通。

《唐书姚元崇传》曰：玄宗猎於渭滨，上曰：“卿颇知猎乎？”元崇曰：“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居广城大泽，不知书，惟以射猎为事。年四十，方遇张憬藏，谓臣当以文学备位将相，无为自弃。尔来折节读书，今虽官位过忝，至於驰射，老而犹能。”於是乎驱於犬，迟速称旨。上大悦，曰：“久不见卿，思有顾问。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常後，上纵辔久顾之，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平章事。”

桓子《新论》曰：高君孟颇知律令，常自伏写书。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

魏应璩《答韩文宪书》曰：昔公孙弘皓首入学，颜涿聚五十始涉师门，“朝闻道，夕殒”，圣人所贵。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加以学艺，何晚之有？若能上迨南荣忘食之乐，下踵宁子黑夜之勤，穷文尽义，无微不综，规富贵之荣，取金紫之爵，是夏侯胜拾芥之谓也。

好学

《论语》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已矣。”

又曰：有颜渊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亡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

《礼记□檀弓上》曰：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叶公诣梁问乐王鲋曰：“晋大夫赵文子为人若何？”对曰：“好学而受规谏，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瓮口，至楚国，其广十里，无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学受规谏，宜乎立哉。”

《汉书》曰：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兄伯常耕田纵平游学。

《东观汉记》曰：冯豹字仲文。好儒学，以诗传教授。乡里为之语曰：“道德斌斌冯仲文。”

又曰：和熹邓后七岁读《论语》，志在书传，母常非之，曰：“当习女工，今不是务，宁当学博士耶？”后重违母意，昼则缝纫，夜私买脂烛读经传。宗族外内皆号曰：“诸生”。

范晔《後汉书》曰：荀爽幼好学，太尉杜乔见而称之曰：“可为人师。”爽遂耽思经书，庆吊不行，征命不应。

张《汉记》曰：朱穆字公叔。好学，专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餐，行坠坑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大专，几不知马之几足。”
《後汉书》曰：张霸就樊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刘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耶。
《魏书》曰：吉茂字叔畅。好书，不耻恶衣恶食，而耻一物之不知。建安初，与扶风苏则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数岁。
《北齐书》曰：刘逖字子长。少而聪敏，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值有文籍所未见者，则终日讽诵，或通夜不归。其好学如此也。
《文士传》曰：李庸字萧远。笃志好学，善属文，词藻清美，常燃柴草，火以读之。
《南史》曰：梁刘峻字孝标，平原人也。永明中，从桑乾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
《北史》曰：隋刘臻为仪同。性恍忽，耽经史。经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遗记。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还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叩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是大人家。”於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
杜预《自叙》曰：少而好学，在官则勤於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贫窘，昼则务作于劳，夜则甘疲寐。及二时之务，书卷生尘，箧不解缄。惟季冬裁得一旬学，或兼夜寐，或戏独否，或对食忘餐，或不觉日夕，是以游出之事，吉凶略绝。富阳男数以全生之道诲予，方之好色，号予为“书帙”。
废学
《毛诗口缁衣》曰：《子衿》，刺学校废也。世乱则学校不修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尚书》曰：不学墙面，蒞事惟烦。
《论语》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
《左传》曰：学者植也，不学将落也。
《史记》曰：周道既废，焚烧《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板图籍散乱也。
又曰：始皇，诸生到者拜为郎，七百人。密种瓜於骊山。山温成实，令诸生就视说之，人人不同。乃为伏机，方难未定，机发，从上土填之。其坑在咸阳西南三望里，今为闵儒卿也。
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偶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汉书》曰：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
《前汉书》曰：绛侯不好文学，每召诸生，东向坐而责之，不以宾主之礼相接。
《东观汉记》曰：班超字仲升。家贫，为官佣写书。辍书叹曰：“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三国典略》曰：齐许无学术，与邢劭、魏收等同列。诸人谈说经史，隐几而睡，深为胜流所轻。
《梁书》曰：柳津字元举。性强直，乏风华。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尝令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书》曰：宇文庆沉深有器局，少以聪敏见知。周初，受业东观，颇涉经史。既而谓人曰：“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之业？”於时文州民夷相聚为乱，庆应募从征。贼保据岩谷，径路悬绝。庆束马而进，袭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书》曰：马燧少尝与诸兄读书，乃辍卷叹曰：“天下将有事矣，丈夫当立功征伐，以济四海，安能为一儒也？”
《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拜中郎将。後复斩楼兰王首，封仪阳侯。
《金楼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兽，不避险阻。数从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读书而好乘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
卷六百一十五　学部九
讲说
《广雅》曰：讲，读也。
《说文》曰：讲，和解也。
《易》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论语》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汉书》曰：夏侯胜每讲，常谓诸生曰：“士病不能明经，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又曰：孔光居公辅位，前後十七年，时会门下诸生讲问疑难，举大义。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以次授业，或莫见其面。
又曰：班伯为中常侍。成帝方向学，郑宽中与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金华殿中，诏伯授焉。
又曰：元帝时，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朱□者，召入，摄斋升堂，抗首而说，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柱五鹿君。（文颖曰：柱，阁也。）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折其角。”由是为博士，迁杜陵令。
又《西京杂记》曰：长安有儒生惠庄，闻朱□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茧栗犊反能尔耶！吾终耻溺死沟中。”遂裹粮从□。□与言，庄不能对。逡巡而去，拊心语人曰：“吾口不能遽谈，此中多有。”
《东观汉记》曰：朱字仲先。初，光武学长安，时过朱，尝留上。须讲竟，乃谈语。及车驾幸家，问：“主人得无去我讲乎？”
又曰：建初四年，诏诸儒会白虎观，讲五经同异。
又曰：桓荣为博士。显宗即位，乘舆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
又曰：桓荣拜议郎，入侍太子，每朝会，辄令荣於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
又曰：显宗亲於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桓郁说一篇。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我者，商也。”又问郁曰：“子几能传学？”郁曰：“臣子皆未能传。觉孤兄子一人学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杨政字子行，治《梁丘易》，与京兆祁圣元同好，俱名善说。京师号曰：“说经锵杨子行，论难亻番々祁圣元。”又周举字宣光，姿貌短陋，而博学洽闻，为儒者所宗。京师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经。时人为之语曰：“五经纺纶，井之大春。”
又陈𠂉字君期，明《韩诗》。时语曰：“关东说诗陈君期。”
又曰：鲁平字叔陵，兼通五经。关东号曰：“五经复兴鲁叔陵”也。
又曰：贾逵字景伯，能讲《左氏》及五经本文，以大小夏侯《尚书》教授。诸儒为之语曰“问事不休贾长头”。
《後汉书》曰：郑玄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馀人，升堂者五十馀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於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於楼下。玄因质诸疑义，问毕辞归。融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又卢植於马融受学，融列女乐於前，植侍讲数年，未曾转眄。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造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玄身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绍客多豪俊，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嗟服。
谢承《後汉书》曰：董春字纪阳。少好学，究极圣旨。後还归，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难问者百馀人。
又曰：戴冯字次仲，征拜郎中。公卿大会，群臣就席，冯独立。世祖问之，对曰：“博士说经者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贺，帝令群臣说经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冯重五十席。京师谚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後汉书》曰：丁鸿字孝公。少好《尚书》，十六能论难。永平中引见，说《文侯》一篇，赐衣被。章帝会诸儒白虎观，上善鸿难说，号之曰“殿中无双丁孝公”。
《魏书》曰：文帝初在东宫，氛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难，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馀篇，集诸儒於肃成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
《晋书》曰：郑冲为散骑常侍光禄勋，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贵乡公讲《尚书》，冲执经亲授。
沈约《宋书》曰：魏齐王每讲肄经通，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聚徒授教，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之。
《梁书》曰：中宗於敬贤殿讲《老子》，仆射王褒执经，百僚皆预讲席。中宗谈折才连辩，间以嘲谑，在座者相顾解颐。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经，尤长《周礼》。时吏部郎中陆倕垂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然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所，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开讲，群儒刘、沈熊之徒皆执经下座，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也。”
又《伏曼容传》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为尚书外兵郎。尝与袁粲罢朝会言玄理，时论以为一台绝。
又曰：卢广，范阳涿人。少明经，有儒术。天监中归梁，位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仆射徐勉兼通经术，深相赏好。后为寻阳太守、武陵王长史，卒官。
又曰：贺琛字国宝。幼孤，伯父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异之，常曰：“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儿当以明经致贵。”卒後，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养母。虽自执舟楫，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年二十馀，之门徒稍从问道。初，於乡里聚徒教授，四方受业者三千馀人。天监中亡，至是复集琛矣。琛乃筑室郊郭之际，茅茨数间。年将三十，便事讲授。既世习礼学，究其微精，占术先儒，吐言辩洁。坐之听受，终日不疲。

《後周书》梁晋熙郡王萧大圜，当元帝时，以世多忌，恐谗诉生焉，乃屏绝人事，门客左右不过两三人。不妄游狎，恒以讲《诗》、《书》、《易》为事。梁元帝尝自问五经要事数十条，大圜辞约指明，应答无滞。梁元帝甚叹美之。因曰：“昔河间好学，尔既有之；临淄好文，尔亦兼之。然东平为善，弥高前载，吾重之爱之，尔当效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令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列起朕心。”赍绢一百匹，衣一袭。

又曰：卢景裕博通经典。齐文襄入相，於第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或相诋诃，大声厉色，言至不逊，而景裕神彩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隙可寻。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後周书》曰：吕思礼，东平寿张人也。性温润，不杂交游。年十四，受学于徐遵明。长于论难，诸生为之语曰“讲《书》论《易》锋难敌”。

《隋书》曰：後齐将讲于天子，先定经于孔父庙，置执经一人，侍讲二人，执读一人，摘句二人，录义六人，奉经二人。讲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纱袍，乘象辂至学，坐庙堂上。讲讫，还便殿，改服绛纱袍，乘象辂还宫。讲毕，以一太牢释奠孔父，配以颜回，列轩悬乐，六佾舞。行三献礼毕，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升阼即座，宴毕还宫。皇太子每通一经，亦释奠。

又曰：马光为太子博士。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句。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馀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凝滞，虽辞非俊辩，而理义弘赡。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酝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明，听者忘倦。由是为後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书》曰：太宗幸国子学，视释奠，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右庶子赵弘智问之曰：“夫子门人曾、闵俱称大孝，而今独为曾说，不为闵说，何耶？”答曰：“曾孝特优，门人不能逮也。”制旨驳之曰：“朕闻《家语》云：昔曾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曾参锄瓜，而误断其本，怒，授大杖以击其背。参手扑地，绝而后苏。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既而曾子请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侧，欲杀乃不可得，小则受，大杖则走。今参误于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义，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于闵子骞也。”颖达不能对。太宗又谓侍臣曰：“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於其君；战阵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具在经典而论者多离其文，迴出事外。以此为教，劳而非法，何谓孝之道耶？”

《语林》曰：刘真长与桓公宣武共听讲《礼记》，桓公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

《殷氏世传》曰：殷亮，建武中征拜博士。诸儒讲论，胜者赐席，亮重至八九。

《三国典略》曰：东魏崔暹子达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说《周易》两字。乃集朝贵名流，达升高座开讲。赵郡睦仲让阳屈服之，暹大悦，擢仲让为司徒中郎。邺下为之语曰：“解义两行得中郎”。

卷六百一十六　学部十

读诵

《礼记口曲礼下》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

《论语》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礼口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执事，太仆之属。）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协，合也。合礼谓习录所当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国之志。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读礼法者，太史与群执事。史，此小史也。）

《史记》曰：太史公曰：“予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息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共原也。

又曰：孔子晚善《易》，韦编三绝，铁レ三折，漆书三灭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读书，三年不窥园圃。

《汉书》曰：刘向专精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

又曰：扬雄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东观汉记》曰：章帝诏黄香，令诣东观读所未尝见书，谓诸生曰：“此日下无双，江夏黄童也。”

又曰：高凤诵经，昼夜不绝声。妻之田，曝麦，以竿授凤，令护鸡。凤受竿，诵经如故。天暴雨，流麦，意在经，不视麦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王充字仲任。家贫无书，至京师入市读书，一见辄能诵忆。

又曰：应奉字世叔。读书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佣作为资，暮还辄火以读书。

《後汉书》曰：和熹邓后六岁能《史书》，（《史书》，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也。）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习女工，乃更务学，欲举博士耶？”后重违母言，昼修妇业，暮诵经典。家人号曰“诸生”。后又诏中宫近臣於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

范晔《後汉书》曰：周盘字伯坚。居贫养母，俭薄不充。常诵《诗》至《汝坟》之卒章，慨然而叹。乃解韦带，就孝廉之举也。

又曰：裴骏字仲驹。骏从弟安祖少而聪慧，年七八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兄云：“禽兽得食相呼，而况人也？”自此之後，未尝独食。

又曰：尚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读《易》至《损》、《益》卦，喟然而叹曰：“吾以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纪》曰：吾读介之推之避晋封，申包胥之逃楚赏，未尝不废书而叹。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学，避难采樵负贩，常挟经书，投闲习诵。人从学者，遇不肯教，云：“当先读百遍，而义自见。”

《吴志》曰：阚泽字德润。好学，居贫，常为人佣书，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魏志》曰：贾逵最好《春秋》，课日读一遍。

《吴志》曰：刘赞字正明。性果烈，好读兵书及史传。每览古良将攻伐之势，辄封书独叹。

《晋书》曰：陶潜字元亮。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属文，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士咸爱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节义。读《左传》至奉王命讨不庭，每辍卷而叹。

又曰：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诵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於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

王隐《晋书□处士传》曰：王褒字伟元，北海人也。读书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未尝不反覆，流涕占胸也。

沈约《齐纪》曰：顾欢字玄平。少丧父，事母谨孝。母丧，于墓侧数年。好事者或从受书，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悲恸不能禁。自是学徒废《蓼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篇，不复讲授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韩景山，安平省津人也。年十岁，能属文。博览经籍，无所不通。
《宋书》曰：沈演之家世为将，至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百遍，以达义理上知名。
《北齐书》曰：赵郡王琛字子。初读《孝经》，至“资於事父”，辄流涕欷。又曰：杨幼而丧母，曾诣舅子泰，泰与之饮，问：“汝读何书？”答曰：“《诗》。”泰曰：“至《渭阳》未耶？”便号泣感咽，子泰亦对之欷。於是遂为罢酒。
《北史》曰：後魏元晖业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惟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
《梁书》曰：武帝每读《孝子传》，未曾终轴，辄辍书悲恸。由是家门爱重，探赜索隐，穷理尽性，究览坟籍，神悟知机，读书不待温故，一阅皆能诵忆。
又曰：《范□传》：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子，□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克日登秦望山，乃命□。□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末问□，□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进乃读之如流水。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
又曰：昭明太子统，字德施。美姿貌，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
《陈书》曰：始兴王叔陵修饰虚名，每入朝，常於车中马上执卷读书，高声长诵，阳阳自若。朝坐斋中，或自执斧斤为沐猴百戏。
《隋书》曰：崔亻キ字歧叔。以读书为务，颇自负而忽人。尝大署其门下曰：“不读五千卷书，无得入我室。”
又曰：来护儿字崇幼，而慕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其世当如是，为国灭贼，以建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群辈嘉其言而壮其志。
又曰：韦师字公颖。少沉谨，有慧性。初就学，始读《孝经》，舍书而叹曰：“名教之极，其在兹乎！”
《唐书》曰：章怀太子贤，上深所嗟赏之，谓司空李曰：“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再三覆诵之，乃云性爱此言。固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萧德言，晚年尤笃志於学，自昼达夜，略无厌倦。每欲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候间请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圣之言，岂惮如此？”

又曰：郭山恽，蒲州河东人。少通《三礼》。景龙中累迁国子司业。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匠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獐》，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咒》，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恽独奏曰：“臣无所解，请诵古诗两篇。”帝从之。於是诵《鹿鸣》、《蟋蟀》之诗。奏未毕，中书令李峤以其词有“好乐无荒”之语，颇涉规讽，恐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恽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五士。

《庄子》曰：孔子游於缁惟之林，休於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有渔父听曲为法。

又曰：臧与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挟策读书；问奚事，博塞以游。

又曰：桓公读书於堂上，轮扁斫轮於堂下，释椎凿而问曰：“敢问公所读之书何言也？”公曰：“圣人之言。”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公所读者，圣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扁曰：“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也。有数存焉於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人物各有信，教学之无益也。）古人与其不可传者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尚书大传》曰：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子何为於《书》？”子夏曰：“《书》之论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离离如参辰之错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诵《诗》读《书》，与古人居。”

《说苑》曰：孔子读《易》，至於《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变，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昔尧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载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满意，穷高而不衰，故当时亏败，迄今而逾恶。是非益损之征欤？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是以圣人不敢当盛；升舆而遇三人则下，二人则轼，调其盈虚，故能长久也。”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孔子读书，老子见而问曰：“是何书也？”曰：“礼也。圣人亦读之。”老子云：“圣人可也，汝曷为爱读之？”

《洞冥记》曰：李充者，冯翊人也。自言三百岁，从秦始皇登会稽山以望江汉之流也。少而好学，为秦博士，门徒万人。伏生时十岁，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书》。乃以口传受伏子四代之事，略无遗脱。伏子因而诵之，常以细绳十馀寻，以缚腰，诵一遍则结绳一结，十寻之绳皆成结矣，计诵《尚书》可数万遍。但食损人精意，有遗失，伏子今所传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尧舜二典，阙漏尤多。

《家语》曰：孔子读史，至于楚复陈，（陈夏征舒杀其君，楚庄王讨之，因取陈而有之。申叔时谏，庄王从之，乃复陈国也。）喟然叹曰：“贤哉，楚庄王也！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进其义，非庄王之贤弗能受其训。”

《春秋後语》曰：苏秦归，曰“书虽多蓄，亦何以为？”於是夜发书箧数十，得《周书阴符》，（《战国策》云：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读之。欲睡，锥刺其股，血流至踝。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

《幽明录》曰：襄阳城南有秦民墓，为性至孝，亲歿，泣血三年。人有为其咏《蓼莪》诗者，民闻其义，涕泗不自胜。

桓子《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俗说》曰：刘柳为仆射，傅迪为左丞。傅好读书而不解其义，刘惟读《庄》、《老》而已。傅道刘云：“正读十二卷，何足本人”，刘道傅云“读书虽多，而无所解，可谓书簏”。

《物理论》曰：语曰“能理乱丝，乃可读《诗》”。余虽无治丝之能，而悟闻《诗》之义。

《华阳国志》曰：徐诵字子产。少读书，日不过五十字，诵千遍乃得，终成儒学。

《先贤传》曰：延笃从唐季度受《左氏》，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之。及辞归，季度曰：“卿欲写传，何辞归？”答曰：“已诵之矣。”

《孝德传》曰：张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丧亲哀毁，每读《诗》见《素冠》、《棘人》，未尝不掩泗焉。

《列女传》曰：班婕妤，况之女，贤才通辩，选入後宫，每读《诗》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复之。

晋潘岳《闲居赋序》曰：岳读《汲黯传》，见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楼子》曰：有人读书握卷而辄睡者。梁朝有名士呼书卷为“黄尔”，此盖言其怡神养性如尔温也。

又曰：凡读书必以五经为本，所谓“非圣人之书勿读”，“读之百遍，其义自见”，此外众书自可泛而观耳。正史既见得失成败，此经国之所急。五经之外，宜以正史为先。谱牒所以别贵贱，明是非，自宜留意。或复中表亲疏，或复通塞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自叙》云：吾时夏夕中下绛纱，中有银瓯一枚，贮山阴甜酒，卧读有时至晓，率以为常。又经病疮，肘膝烂尽，此以来三十馀载，泛玩众书万馀矣。自余年十四，苦眼疾沈痼，比来转暗，不复能自读书。三十六年来，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期。兹言是也。

卷六百一十七　学部十一

谈论

《史记□儒林传》云：清河王太傅辕固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弒也。”辕固曰：“不然。桀、纣虐乱，天下之人心归汤、武，汤、武诛桀、纣，非受命谓何？”黄生曰：“冠虽弊必加於首，履虽新必关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臣下不能匡过以尊主而诛代，非弒而何？辕固曰：“必若云，是高祖代秦耶？”于是帝曰：“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也；学者不言汤、武受命，不为非也。”

《汉书□儒林传》曰：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讷於口，上使与舒议，不如仲舒。

又曰：扬雄为人简易佚荡，不能剧谈而好深沉之思也。

又曰：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坐宣室，上因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之，今不及也。”

《东观汉记》曰：尹敏与班彪相厚，每相与谈，常奠案不食，昼即至暝，夜即彻旦。

《晋书》曰：潘京字世长。举秀才，到洛。尚书令乐广，京州人也，共谈累日，深叹其才，谓京曰：“君天才过人，恨不学耳。若学，必为一代谈宗。”京感其言，遂勤学不倦。时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谈论，与京共谈，假借之。昌以为不如己，笑而遣之，令过其子若思。京方极其言论，昌窃听之，乃叹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辱焉。

又曰：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乐广尝与裴清言，欲以理服之，而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为“言谈林薮”。

又曰：朝贤尝上巳禊饮，或问王济“昨游有何言谈”，济曰：“张华善说《史》、《汉》；裴论前言往行，靡靡可听；王戎，子房、季札之间，超然玄箸。”

又曰：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曰：“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

又曰：胡母辅之宇彦国，与王澄等为友。澄尝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後进领袖也。”

又曰：赵孟字长舒。为尚书都令史，善於清谈，其面有疵黯。时人言：诸事不决，皆当问疵面。

又曰：裴遐善言玄理，音辞清畅，泠然若琴瑟。尝与河南郭象谈论，一座嗟服。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读《道德论》，便觉舌本间强。”

《晋中兴书》曰：殷浩弱冠与京兆杜人并有美誉，善言玄理。又庾元规少好黄老，能言玄理，时人方之夏侯泰初。

又曰：谢弈女道韫，王凝之妻也。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辞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以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义，客不能屈。

又曰：孙盛年十岁，避难渡江，及长，博学善理。於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

沈约《宋书》曰：高祖少事戎旅，不涉经学。及为宰相，颇慕风流，时或谈论，人皆依违不敢难也。郑解之难必切至，未尝假借，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谓人曰：“我本无术学，谈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惟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时人谓之“格佞”。

《宋书》曰：谢灵运辩博，辞义锋起。王惠尝与之谈，时然後言。时荀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灵运固自萧散，直上王郎，有如万顷陂焉。”

又曰：《谢瞻传》曰：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便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曰：“秘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敷好读玄言，兼属文论。弱冠，初父邵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於是名价日重。

《後周书苏绰传》曰：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因问天地造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於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

又曰：裴文举字道裕。少忠谨，涉猎经史。总管韦孝宽特相钦重，每与谈论，不觉膝前於席。

又曰：寇隽字祖俊，上谷平昌人也。世宗尚儒重德，特钦赏之。与相见，同席而坐，因顾访洛阳故事。俊容止端详，音韵清朗，帝与之谈，不觉为之前席。

《齐书□刘绘传》曰：永明末，都下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西邸。绘为後进领袖。时张融以言辞辩健，周称为“清绮”，而绘音采赡丽，雅有风则。时人为之语曰：“三人共宅夹清漳，张南周北刘中央。”言其处二人间也。

又曰：张绪性清淡，善谈玄。王俭尝云：“绪过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陈仲弓、黄叔度能过之不？”

《三国典略》曰：陈袁宪，枢之弟也。幼聪敏好学。梁武帝修建庠序，别开五馆。其一馆在宪宅西，常招弘诸生与之谈论，每有新义，出人意表。国子博士周弘正谓宪父君正曰：“贤子今兹欲策试不？”君正曰：“经义犹浅，未敢令试。”居数日，君正遣门下客岑文豪与宪候弘正，将登讲座，弟子毕集，乃授宪麈尾。时谢歧、何妥在坐，弘正谓曰：“二贤虽穷奥赜，得无惮此後生耶？”何、谢递起义端，宪酬对闲敏，神色自若。弘正因谓文豪曰：“卿还谘袁，吴郡此郎已堪见代为博士矣。”

《梁书》曰：沈约，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主即齐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时东宫多士，约特蒙亲遇。时王侯列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平生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後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

又曰：简文在东宫召戚袞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学互相质疑，次令中庶子徐ゼ骋大义，间以剧谈。ゼ辞辩从横，难以答抗，诸儒慑气。时袞说朝聘义，ゼ与往复，袞精采自若，应答如流，简文深嘉叹之。

《隋书》曰：辛彦之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谢之，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杨绾凡所知友皆一时名士，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绾言必玄远，不敢发词，内愧而退。大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至有数千里来者。

《庄子》曰：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与汝处於鲁之时，人用意如飞鸿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如井鱼者，吾为钩缴以投之。吾今见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气而养乎阴阳，余口张不能翕，舌出不能缩，又何视哉？”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明日复见，抵掌而谈。兑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

《抱朴子》曰：王充所作《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尝到东江，见之，叹其高文，度越诸子，恒爱玩，而独秘之。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其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

《管辂别传》曰：辂父为琅琊长。辂时年十五，琅琊太守单子春雅有才度，闻辂一时之俊，欲得相见。辂父即遣辂造之。大会宾客百馀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辂问子春：“府君多嘉客，有雄贵之姿。辂既年少，胆志未刚，若相观，惧失精神。先饮三升清酒，尽之然後而言。”子春大喜，便酌三升酒，独使饮之。酒尽之後，问子春：“今欲与辂为对者，府君耶？四坐之士耶？”子春曰：“吾自欲与卿旗鼓相当。”辂言始读《诗》、《论》、《易》，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周汉之事，但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耶？”於是唱大论之端，遂造阴阳，文彩泛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子春及众士互相攻劫，请难风起，而辂人人答对，言皆有馀。至日向暮，酒食不行。於是发声徐州，号之“神童”。又冀州刺史裴徽召辂为文学从事，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再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为别驾。前至十月，举为秀才。

《物理论》曰：夫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荆州先德传》曰：庞士元师事司马德操。德操蚕月躬采桑後园，士元往助之，因与共谈。元善神，遂移日忘餐。德操於是异之。

《世说》曰：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年未弱冠，往见之。晏闻来，倒履出户迎之。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理极，可得复难不？”弼作难，一坐便以为屈。於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也。又曰：卫字叔宝。少有名理。琅琊王平子高气不群，遗世独遨，每闻君之语议至乎理会之间，要微之际，辄绝倒於坐。前後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及君年长，论者以为出於王武子之右，世咸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於武昌见大将军王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何王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有正始之音。清言胜咏，入微，平叔在，当复倒矣。”

又曰：孝武将讲《孝经》，谢太傅与诸人私逆讲师。车武子谓袁彦伯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必无此嫌。”车曰：“何以知尔。”袁曰：“何尝见明镜疲於屡照，清流挠於惠风也？”

郭子曰：张凭举孝廉，出京，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真长，乡里及同举者咸共哂之。张遂径往诣刘。既前，处之下坐，通寒温而已。真长方洗濯料事，神意不接。良久，张欲自发而未有其端。顷之，王长史诸贤来诣，言各有隔而不通处，张忽遥於末座判之，言约皆远便，足以畅彼我之怀。举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遂清言弥日。因留宿，遂复至晓。张退，刘曰：“卿且前去，我正尔往取卿共诣抚军。”（抚军，简文。）张既还船，同旅笑之曰：“卿何许宿还。”张笑而不答。须臾，真长至，遣教觅张孝廉船。同旅惋愕。既同载，俱诣抚军。至门，刘谓抚军曰：“下官今日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选。”既前，抚军与之语言，咨嗟称善，数日乃止。曰：“张凭劲粹，为理之窟。”即用为太常博士。

又曰：范玄平（字玄平。）在简文坐，谈欲屈，引长史曰：（长史，王仲祖。）“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也。”

《异苑》曰：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偃师，时久结阴，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见一年少置《易》投壶，与机谈，机心伏之，而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问妪，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正是山阳山王家墓耳。”机乃怪，还睇昨路，空野霾□，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陆□独於空草中，忽见一家墙院整顿。□时饥乏，因而诣前。见一年少可二十馀，风姿可嘉，论叙平生，不异於人。寻其说《老子》，极有辞致。□出，临别语云：“我是山阳王辅嗣。”□出门，还望向处，正是一冢。□始谓俄顷，已经三日。

《幽明录》曰：阮瞻素秉无鬼论，世莫能难。每自谓理足可以辩正幽明。忽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阮，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返覆甚苦，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仆便是鬼。”於是忽变为异形，须臾消灭。阮默然，意色大恶。後年馀病死。

卷六百一十八　学部十二

叙图书

《尚书□序》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语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左氏传》曰：晋荀跞如周，籍谈为介。王谓籍谈曰：“昔高祖孙伯司晋之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後，何故忘之？”

《汉书口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也。）《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ゾ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於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又曰：《古文尚书》藏於壁中。师古注曰：“《家语》云：孔腾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论语》、《孝经》於夫子堂壁中，而《汉记》曰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也。又後汉王莽征陈咸，咸遂称疾笃，於是乃敛其家律令文书，藏於壁中也。”

《後汉书》曰：吴字季英，陈留长垣人也。父恢为南海太守。年十二，随从到官。伙覃杀青简以写经书，谏曰：“大人逾越五岭，远在海滨，其俗诚陋，然旧多珍怪，上为国家所疑。此书若成，则载之兼两。昔马援以薏苡兴谤，王阳以珍衣囊徼名，嫌疑之间，诚先贤之所慎。”恢乃止，抚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

《魏志》曰：王修家不满斗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也。”

《蜀志》曰：向朗字巨达。潜心典籍，积聚篇卷，於时最多也。

《後唐书》曰：李者，博学多通，文章秀绝，家有奇书，时号“季书楼”。

《吕氏春秋》曰：《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纣将亡，内史向挚载其图法出奔周。

《穆天子传》曰：癸巳，至於群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山阿平无隘，四中绳。（言皆平直。）先王谓之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策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

《庄子》曰：孔子西藏书於周室，（藏其所著书于周者。）子路谋曰：“由闻周家征藏史有老聃者，（征藏，藏名也。）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当试焉。”孔子至老聃之门，而老聃不许也。

《博物志》曰：刘德治淮南王狱，得《枕中鸿宝秘书》，及其子向咸共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德信黄白之术可成，谓神仙之道可致，卒亦无验，乃以罹罪。
又曰：太古书今见存者，有神农《山海经》。《山海经》或云禹所作，《素问》黄帝作，《连山》、《归藏》夏所作，周时曰《易》。蔡邕云《礼记□月令》，周公所作。《证法》、《司马法》亦云周公所作。
《论衡》曰：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哭虚也。案图书文章，与书何异？鬼神恶书则河出图，何也？若不恶为书，何忽致怪？或作书时会鬼哭雨粟也耳。
伏滔《北征记》曰：皇天坞北，古时陶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里许，得书二千馀卷。
《金楼子》曰：有细书《周易》、《尚书》、《周官》、《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又写《前汉》、《史记》、《三国志》、《晋阳秋》、《庄子》、《老子》、《肘後方》、《离骚》等合六百三十四卷，悉在一巾箱中，书极精细。
又曰：吾今年四十六岁，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也。河间之伴汉室，颇谓过之也。（此金楼子自称也。）
正谬误
《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
《左传》曰：晋师闰月济於阴板。杜预注云：“长历推之，此年无闰月，疑为‘门五日’，五字上与门合也。”
《吕氏春秋》曰：有读史者：“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与三相近，豕之与亥相似。”至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汉书□艺文志》曰：成帝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抱朴子》曰：书三写以“鲁”为“胄”，以“帝”为“虎”。
刘向《七略》曰：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
颍容《春秋例》曰：汉兴，博物洽闻著述之士，前有司马迁、扬雄、刘歆，後有郑众、贾逵、班固，近即马融、郑玄。其所著作违义正者，迁尤多阙略。举一两事以言之；《史记》不识毕公文王之子，而言“与周同姓”；扬雄著《法言》不识六十四卦，云“所从来尚矣”。
《後汉书》曰：和熹邓太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诣东观雠校传记。
《蜀志》曰：向朗字臣达。年八十，手自校书，刊定谬误也。
《晋书》曰：郑默字思元。起家秘书郎，考核旧文，删省浮秽。中书令虞松谓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
又曰：齐王攸以礼自拘，鲜有过事。就人借书，必手刊其缪，然後反之。
《後周书》曰：元伟，世宗初拜师氏中大夫，受诏於麟趾殿刊正经籍。
又曰：明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馀人，於麟趾殿刊校经史，又捃采众书，自羲农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著文章十卷。
《唐书》曰：褚元量以内库旧书，自高宗代即藏在宫中，渐致遗逸，奏请缮写刊校，以引经籍之道。於是上令於东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因大加搜写，广求天下异本，数年间，四部完备。
又曰：贞观中，颁五经於天下。初，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前中书侍郎颜师古刊正之。及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讨论得失。时诸儒习师说，舛谬已久，皆窃议非之。於是异端蜂起，师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详明，或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太宗善之。
卷六百一十九　学部十三
采来遗逸
《史记》曰：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图书。
刘歆《七略》曰：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物理论》曰：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书》，阙无《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
《汉书》曰：孝帝河平三年，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东观汉记》曰：杜林於河西得漆书古文《尚书》经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经。
《後魏书》曰：高谧字安平，典秘阁。谧以坟典残缺，奏广访郡邑，大加缮写。由是图籍莫不审正。
又曰：李署刘丙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好尚文籍典史，穿落者亲自补治。丙时侍侧，前代，：“躬自补者，欲人重此曲籍。”
《隋书》曰：刘炫除殿内将军，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有人讼之，经赦免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隋裴矩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收陈图籍。

又曰：隋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条《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凭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泓，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坏破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军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籍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於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乃总加编次，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ｋ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阁，凡二万馀卷。炀帝即位，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

《後唐史》曰：都官郎中庾传美充三川搜访图籍使。传美言伪蜀王衍之书，旧僚家在成都，便於归计，且言成都具有本朝实录。及传美使回，所得才九朝而已，其馀残缺杂书，盖不足记。

借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匡衡勤学，邑人大姓又不识字，家富多书，乃与客作，不求其价。主人怪而问之，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感叹，给以书，後成大儒。

《後汉书》曰：王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卖书，一见辄能忆诵，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

《蜀志》曰：李权从秦宓借《战国策》，宓曰：“成汤大圣，睹野渔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受女乐而弃朝事。道家法曰：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君子先以懿文德也。”

《博物志》曰：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亡後，相国掾魏讽谋反，粲子预焉，既被诛，邕所与粲书，悉入粲族子业。

王隐《晋书》曰：齐王攸好学不倦，借人书皆治护，时以还之。

又曰：皇甫谧表从武帝借书，上送一车与之。谧羸病，手不释卷，历观古今，无不皆综。

《先贤传》曰：延笃从唐溪李度受《左氏》，欲写传本，无纸，乃借本诵。及笃辞归，李度曰：“卿欲写本，何故辞归？”答曰：“已诵之矣。”

《齐□张率传》曰：时陆少玄家有父澄书万馀卷，率与少玄善，遂通书籍，尽读其书。

《陈书》曰：孔奂字休文，山阴人。好学，经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国刘显，时称“学府”，每共奂讨论，深相叹，乃执奂手曰：“昔伯喈坟素悉与仲宣，吾当希彼蔡君，足下无愧王氏。”所保书籍，寻以相付。

《後魏书》曰：崔亮家贫，佣书自业。时陇西李冲当朝任事，亮从兄光往依之，谓亮曰：“安能久事笔砚而不往托李氏也？彼家饶书，因可得学。”亮曰：“弟妹饥寒，岂可独饱？自可观书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後周书》曰：梁蔡文宝字敬仁。尝以书干仆射徐勉，大为勉所赏异。乃令与其子游处，所有坟籍，尽以给之。遂博览群书，学无不综。

《北齐书》曰：刘昼少负笈从师，伏膺无倦，恨下里少坟籍，便杖策入都。知太府少卿宗正世良多书，乃造焉。世良纳之。恣意披览，昼夜不倦。

《隋书》曰：卢思道字子行。聪爽俊辩，就魏收借异书，数年之间，才学兼著。

《唐书》曰：裴行俭初以门荫补弘文生，累年在馆，惟闭户读书。馆司将加荐举，固辞。左仆射房玄龄问其故，对曰：“遭隋季离乱，私门书籍荡尽，冀在馆披阅有所成耳。”

又曰：中书令李敬玄，亳州谯人也。博览群书，特善《三礼》。初，上在东宫，马周启荐之。召入崇贤馆，兼预侍读，仍借御书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阳城字元宗，北平人也。代为官族。家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房。经六年，乃无所不通。

赐书

《後汉书□东平王苍传》曰：明帝赐苍以秘书，列图道术秘方。

又曰：王景，永平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问景以理水。景陈其利害，应对敏捷，帝善之，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

又曰：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本。

又曰：班彪字叔皮，幼与从兄嗣共游太学。家有赐书，内足於财，好古之士，自远方来。

《齐春秋》曰：萧晋字元卿，兰陵人。家有赐书，志学不倦也。

《陈书》曰：江总字总持。幼笃学，有词采。家传赐书数千卷，总寻读，未尝释手也。

《唐书》曰：垂拱二年，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唐礼》一部并杂文章。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於《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

又曰：开元十九年，命有司写《毛诗》、《左传》、《文选》各一部，以赐金城公主，从其请也。

写书

王子年《拾遗记》曰：张仪、苏秦二人同志，递剪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题记，则以墨画于掌内及股里，夜还，更折竹写之。

《抱朴子□自叙》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也。生为二亲所骄饶，累遭火，典籍荡尽。伐薪卖之，给笔，夜以写书。家贫乏纸，所写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读者。

桓谭《新论》曰：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尝有所不晓百许，寄余，余观其事皆略可见。

萧子显《齐书》曰：隐士沈ら士，遭火烧书数千卷。ら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乃手写细书，复成书三二千卷，满数十箧。

《後魏书》曰：穆子容少好学，无所不览，求天下书，逢即写录，所得万馀卷。

《三国典略》曰：郎基字世业，中山新市人，鲁郡太守智之孙也。泛涉坟籍，清慎无所营求，尝语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於此乎？”惟颇令人写书。樊子盖曾遗之书，曰：“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基答曰：“观过知仁，斯亦可矣。”

《梁书》曰：袁峻字孝高。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从假借，必皆抄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
《後周书》曰：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至於疾疹弥年，亦未尝释卷。
载书
《史记》曰：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去秦而归，负书担橐，形容枯槁。
《续汉书》曰：李固为三公子，躬步，以驴负书从师。
《墨子》曰：墨子南使卫，载书甚多，强唐子见而怪之，对曰：“昔周公曰：朝读书，夕见七十二士。相天下犹如此，吾安敢废此也？”
《晋书》曰：张华无馀财，惟文史溢几篋，徙居，载书三十车也。
焚书
《史记》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令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禁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耳。
《风俗通》曰：董卓荡覆王室，天子西移，所载书七十车，遇雨道难，分半投弃，即於处烧燔，麋为灰秽。
《淮南子》曰：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凭，曰：“事者，应变而动；书者，言之所出。智不藉书。”王寿乃焚其书而舞也。
《三国典略》曰：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初，太子梦作秦始皇者云：“此人复欲焚书。”既而见，梦则验焉。
又曰：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卷六百二十　治道部一
君
《尔雅》曰：林、、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易□师卦》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
《尚书□泰誓》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听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又曰：《洪范》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毛诗》曰：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
《礼记□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子思曰：“人主自藏则众谋不进，事是而藏之，犹却众谋，况知非以长乎？夫不察事人之是非，而悦人之赞己，ウ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谀求容，谄莫甚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ウ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弗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荀悦《汉纪论》曰：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体正性仁，心明志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以从情，是谓治主。勤居守业，不敢流怠；动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谓存主。情义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是谓衰主。情过其义，私多於公；制度逾限，政令失常，是谓危主。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追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仪禁；赏赐行礼，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治理；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言壅塞，直谏诛戮，是谓亡主。故王主能致兴平；治主能修其政；存主能保其国；衰主遭无难，则庶几得全，苟有难，则殆危；危主遭无难则幸而免，有难则亡；亡主者必亡而已矣。
《白虎通》曰：君者，群也，群下之所归心。
管仲曰：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间，则上下相疾也。
《邓析书》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亲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亲，三累也。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责也；为理而不平，三责也；御军陈而皆奔背，四责也。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谓安国家也。
又曰：为君者当若冬日之阳，夏至之阴，万物归之。莫之使也，偃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
又曰：为君者灭形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循名责实，案法立成，是谓明主。
《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孙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又曰：君者，义也。义正则君正。君者，盘也。水者，民也。盘方则水方，盘圆则水圆。君者，源也；水者，流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鬼谷子》曰：事圣君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有谏诤无谄谀，事暴君有补削无矫拂。
又曰：君得名则群臣恃之，君失名则群臣欺之。
《尸子》曰：孔子谓子夏日：“汝知君子乎？”子夏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孔子日：“商，汝知之。”
又曰：“日在井中，不能烛远；日在足下，不可以视。君之有国，犹天之有日，居不高则不明，视不尊则不远。”
《韩子》曰：晋平公问叔向：“齐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仲、隰朋之力。”师旷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后草木硕。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又曰：势者，君之舆也；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马也；民者，君之轮也。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人和则轮利。而为国皆失此，有覆舆、走马、折策、败轮矣。

又曰：为人君者犹壶也；民亦水也。壶方水方，壶圆水圆。

《吕氏春秋》曰：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仁，或言君义，或言君智。至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封君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文侯不悦，座趋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贤君也。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贤也。”

又曰：善为君者，蛮夷反舌皆服，俗淳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人君贤，则豪杰赴之。

又曰：君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道之。务除其灾、致其福，故人之于上也，若玺之于涂也。抑之以方则方，以圆则圆。若五种之地，必应其类而蕃息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又曰：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为少，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系事焉？故曰：君道无为。

又曰：昔太古尝无君，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利之也。

又曰：齐桓公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郭偃，荆庄王染于孙叔敖、沈尹承，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之义，越勾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范吉射染于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籍秦、高强，吴夫差染于王孙雄、太宰，智伯瑶染于智国、张武，申尚染于魏义、偃长，宋康王染于唐鞅、田不礼。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安也。以为行理也。

又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之有，通乎君道者也。君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

又曰：郑君问于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能听，道不能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故被瞻之不死亡，贤于死亡也。

又曰：豫让欲报襄子。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襄子必近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为先知报後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也。子无失吾所为矣。凡吾所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

《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叶也。根本不善，枝叶茂，未闻也。有道之世，以人与国；无道之世，以国与人。以贤人而与之国，尧舜是也；以国与人，桀纣与汤武是也。

《说苑》曰：晋平公问於师旷曰：“人君之道奈何？”师旷曰：“人君清静无为，务在于博爱，趣在任贤，开耳目以察万方，不溷溺於俗，不拘系於左右，廓然远见，倬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新序》曰：赵襄子问於王子维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吴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吝则不能赏贤，不忍则不能罚奸。贤者不赏，有罪不罚，不亡何待？”

《潜夫论》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阴阳。夫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浊黄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曩圣取诸两仪，而君臣之道立；设官分职，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诸己，以先四海；去偏党，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树至公。昭德塞违，庸亲昵贤，使规尽其圆，矩尽其方矣。

卷六百二十一　治道部二

臣

韦昭《释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孝经说》曰：臣者，坚也。守节明度，修义奉职也。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卦。）

《书》曰：臣无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又曰：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诗》曰：进厥虎臣，阚如虎。（阚，呼槛切。）

《礼》曰：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於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不释服而往，遂以衤遂之。

又曰：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於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优为之。（于读为迂。迂，广也，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仆。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又曰：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亡而无疾。颂而无谄，谏而无骄，怠则张而相之，（相，助也。）废则扌帚而更之，谓之社稷之役。（役，为也。）
又曰：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子曰：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子曰：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虑四方。子曰：事君欲谏不欲陈。《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子曰：事君三违而不出境，则利禄也。虽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终。子曰：事君可贵可贱，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乱谓违废事君之礼。）
又曰：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迩臣比矣。（忠敬不足谓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臣。迩，近也。言近以见远，言大以见小，互言之记私相亲也。）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犹从也。）君毋以小谋大，毋以远言近，毋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
《左传》曰：石昔，纯臣也，怨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又曰：晋惠公卒，怀公，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弗召。怀公执狐突曰：“子来则免。”对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质，贰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刑之不滥，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谁则无罪？臣闻命矣。”乃杀之。
又曰：秦医和谓晋侯曰：“良臣将死，天命不佑。”赵孟曰：“谁当良臣？”对曰：“主是谓矣。主相晋国，於今八年。晋国无乱，诸侯无阙，可谓良矣。和闻之：国之大臣荣其宠禄，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
又曰：陈无宇谓楚王曰：“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毛，草也。）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滨，涯。）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说》曰：正气为帝，间气为臣，臣之。
《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乱，治也。）
又曰：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言备官数而已。）
《孝经》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汉书》曰：张良未尝持兵为将，常为画策臣。
又曰：绛侯周勃为丞相，罢，趋出，意甚得。上礼之恭，常目送之。袁盎进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者，主存与存，主亡与亡。”
又曰：上居禁中，召周亚夫赐食。因趋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幼主臣也。”
又曰：辛庆忌居处恭俭，食饮被服尤节约。然性好舆马，号为鲜明，惟是为奢。
荀悦《汉纪》曰：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是谓王臣；忠顺不失，夙夜匪懈，循理爱和，以辅上德，是谓良臣；犯颜拂意，砥矢弗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是为直臣；奉法守职，无能往来，是谓具臣；便僻苟容，顺意从谀，是谓嬖臣；倾险谗回，诬上惑下，专权擅宠，惟利是务，是谓佞臣。或有君而无臣，或有臣而无君。用善则治，用恶则乱，难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焉。
又《东观记》曰：祭遵死後，每至朝会，上常叹曰：“安得忧国奉公之臣如祭征虏者！”
沈约《宋书》曰：谢弘微为镇西谘议参军。太祖即位，为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号曰五臣。迁尚书侍部郎。
《唐书》曰：或有言魏征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验无状。彦博曰：“征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帝令彦博让征，曰：“自今以後，不得不存形迹。”它日，征入奏曰：“臣闻君臣叶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可知。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征曰：“良臣，稷、契、皋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
又曰：卢怀慎临终遗表曰：“宋立性公直，执心贞固。文学足以经务，识略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佐时。动惟直道，行不苟合。闻诸朝野之说，实为社稷之臣。”
《晏子春秋》曰：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说，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贵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其说何也？”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出，臣何送焉？”
《孔丛子》曰：夫为人臣，见非而不争，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弼己而恶之，资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又曰：魏主问：“何如可谓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则必取众人之选，能犯颜谏争，公正无私者。陈计事成，主裁其赏，事败，臣执其咎。主任之而无疑，臣当之而弗避。君总其契，臣行其义。然则不猜其人，臣不隐於其君。故动无过计，举无败事。是以臣主并有德也。”
又曰：卫出公使人问孔子曰：“寡人之任臣，无大小，言问观察之，犹复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难知，非言问所监、观察所尽。且人君所虑者多，多虑则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难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闻乎？昔者舜臣尧，官才任士，尧一从之，左右曰：‘人君用士，当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无乃不可乎？’尧曰：‘吾之举舜，己耳目之矣。今舜所举，吾又耳目之。是则耳目人，终无已已也。’君苟付可付者，则己不劳，贤才不失矣。”
又曰：孟懿子问：“《书》曰：‘钦四邻’何谓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辅，右有弼，谓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当敬畏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又曰：孟氏之臣畔。武伯问孔子曰：“如何？”答曰：“人臣而畔，天下之所不容也。其将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归孟氏。武伯将执之，访於夫子。夫子曰：“无也。子之於臣，礼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反，罪以反除，又何执焉？子修礼以待之，则臣去子，将安往哉？”武伯乃止。
《孟子》曰：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世臣之谓也。（世臣，先世旧国也。王者当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辅其君以道也。）王无亲臣矣。（今王无可亲任之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人不详审，往日之所知臣，今日为恶当诛亡，王无知之。）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言国君欲进用人，当留意考择，如使忽言不精心意，如不得已而取备官，则使尊卑亲疏相逾也。）
又曰：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故汤之於伊尹，学焉而後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学焉而後臣之，故不劳而霸。
又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又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
《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质。
《韩子》曰：为臣也，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辞贱，军旅不辞难，顺主之法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
《吕氏春秋》曰：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主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旁，而西门豹不知用，是其愚也。”
又曰：柱厉叔事菅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菅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臣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于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淮南子》曰：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所奉筹褸前，洞洞嘱嘱，如不能，如将失之，可谓能子矣。及继文武之业，履天子之国，则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长，北面致政，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後行，无擅恣之意，无矜伐之色，可谓能臣矣。
《说苑》曰：人臣之术，随顺复命，无所敢专。议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国，必有补于君，故其身尊而子孙保之。臣之行有六邪六正，行六正则荣，犯六邪则辱。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本也。
又曰：子贡问孔子：“为臣孰大？”曰：“齐有鲍叔，郑有东里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孔子曰：“吾闻进贤为善。鲍叔进管仲，子皮进子产。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楚王闻之，召令尹子西而问焉，曰：“秦欲观楚宝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示诸乎？”令尹子西对曰：“臣不知也。”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此欲观吾国之得失而图之。国之宝器在于贤臣，夫珠玉玩好之物，非国所重宝者。”于是遂使昭奚恤应之。奚恤称曰：“楚国之所宝者，贤臣也。理百姓，实仓廪，使民人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璋，使诸侯，解忿狷之难，交两国之忻，使无兵革忧，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谨境界，不侵邻国，邻国亦不见侵，叶公子高在此。理师旅，整兵戎，以当强敌；提桴鼓，以动百万之众，使赴汤火，蹈白刃，出万死不顾一生，司马子反在此。若怀霸王之馀义，撮治乱之余风，昭奚恤在此。惟大国之所观。”秦使者瞿然无以对，反言于秦曰：“楚多贤臣，未可谋也。”遂不敢伐。

又曰：周舍事赵简子，立门三日三夜。简子使人出问之：“夫子将何以令我？”周舍曰：“臣愿为谔谔臣，墨笔操牍，随君之後，司君之过而书之。日有记也，月有效也，岁有约也。”简子悦之。

贾谊《新书》曰：智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人师，仁足以为上下之声；国有法则守之，君有难则死之，谓之大臣也。《古诗》：“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应璩《百一诗》曰：茫茫九州内，莫非帝者民。民有忠信行，莫非帝者臣。

卷六百二十二　治道部三

政治一

《释名》曰：政者，正也，下所以取正也。

《周礼□天官》太宰之职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读为悬。）治象之治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悬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小宰亦帅其属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尔。挟日凡十日。）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者，更申敕之也。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长，谓之牧。所谓八命作牧者也。监谓公侯伯子男各盟一国也。郑司农云：殷治律辅为民之平也。）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置其辅；（长谓公卿大夫，两谓两卿也。）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国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客之治。凡邦之小治，则冢宰听之，待四方宾客之小治。（大事决乎王，小事冢宰专平之。）岁终，则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正，正处也。会，大计也。）听其政事，而诏王废置。（平其事来至者之功状而奏白王。）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事久则听之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有大功，不徒置，又赏之。郑司农云：三载考绩是也。）

又曰：《天官》小宰之职曰：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正岁谓夏之正月得四时之正，以出教令者审矣。古者将有新令，必奋木铎以警众，使明听也。木铎，木舌也。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藏谓辉光于外而形体不见，若日月星辰之神。）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淆以降命。（降，下也。ゾ天之气以下教令。天有运移之期，阴阳之节也。）命降于社之谓淆地，（教谓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礼》土会之法有五地之物生也。）降于祖庙之谓仁义，（谓教令由社下者。大传曰：自祢率而上至于祖，远者轻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祢，高者重义也。）降于山川之谓兴作，（谓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兽，可作器物，其国事。）降于五祀之谓制度。（谓教令由五祖下者，五祀有中ニ、门、户、灶、行之神，此始为宫室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沟池之为。）故圣人参於天地，并於神鬼，以治政也。

又曰：政以一其行。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极，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又曰：“敢问何谓为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何如？”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

又曰：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蜾蠃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卢，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卢之于桑虫然。）故为政在人。”

又曰：子曰：“夫人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格，来也。遁，逃也。）

又曰：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言政教所以明尝罚也。）

又曰：圣人南面听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与焉。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无不赡者；五者一物纰缪，民莫得其死。（物犹事也。纟比犹错也。五事得则民足，一事失则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难。）

《大戴礼》曰：曾子曰：“敢问不费不劳，以为明乎？”孔子愀然扬眉曰：“参！汝以明主为劳乎？古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氏传》曰：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宣子，赵盾。）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辟犹理也。）董逋逃，由质要，治旧ㄊ，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

又曰：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始为政。）施舍己责，（施恩惠，舍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役，逋止责。）振废滞，（起旧德。）匡乏困，救灾患，（匡亦教也。）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宥，宽也。）节器用，（节，省也。）时用民，（使民以时。）欲无犯时。（不纵私欲。）

又曰：季札聘于郑。谓子产曰：“郑之执政者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又曰：郑子皮授子产政。子产使都鄙有章，（国都及边鄙车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愈。）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大人之忠俭者，（谓卿大夫。）从而与之；泰侈者，因而毙之。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楮之，（楮，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殖，生也。）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嗣，续也。传言郑所以兴。）

又曰：“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以救热，何患之有？”

又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论其得失。）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

又曰：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夫亦愈知治矣？”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以政与之。）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於子？子於郑国，栋也栋折榱崩，侨将厌焉，敢不尽言？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侨闻学而後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譬如田猎，射御贯，则能获禽。（贯，习也。）若未尝登车射御，则败绩厌覆是惧，何暇思获？”子皮曰：“善哉，学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

又曰：周任有言曰：“为政者不赏私劳，不罚私怨。《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须之。’”（《诗□小雅》。觉，直也。言德行直则四方顺从也。）

又曰：郑子产有疾，谓子太叔曰：“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难以治。）疾数月而卒。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聚人于萑蒲苻之泽。（蒲，泽名也。于泽中劫人，音符浦切。）太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蒲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大禹谟》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黎民敏德。（敏，疾也。能知为君难，为臣不易，则其政治，而众民皆疾修德。）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叹而言念，重其言，为政以德，则民怀之。）水、火、金、木、土、，惟修。（言念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者有次叙皆可歌乐，乃德政之所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劝之。使政勿坏，在此三者而已。）

又《太甲下》曰：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言安危在所念，治乱在所法。）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明慎其所与治乱之机，则为明王明君。）

又《盘庚上》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先王谋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王用大敬其政教，无有逸豫之言，民用大变从化。）

又《洪范》曰：六，三德：（治民必用刚、柔、正直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刚能立事。）三曰柔克。（和柔能治。三者皆德。）平康正直。（世平安，用正直治之。）𠔃弗友刚克，（友，顺也。世𠔃御不顺，以刚能治之。）燮友柔克，（燮，和也。世和顺以柔能治之。）沈潜刚克，（沈潜谓地虽柔亦有刚，能出金石。）高明柔克。（高明谓天。言天为刚德亦有柔克，不干四时，喻臣当执刚以正君，君亦当执柔以纳臣。）

又《立政》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于王曰：常所常事常所委任，谓三公六卿。准人平法，谓士官。缀衣，掌衣服。虎贲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宜得其人。）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叹此五者立政之本，知忧得其人者少。）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时，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强，犹乃招呼贤俊与共尊事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诚信于九德之行，谓贤智大臣九德皋陶所谋也。）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犹王矣。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居外内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则此惟君矣。）呜呼！孺子王矣，（叹稚子今以为王矣，不可不勤法祖考之德。）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继用今已往我其立政大臣，立事小臣，及准人、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我其能灼然知其顺者，则大乃使治之。言知臣下之勤劳，然後莫不尽心力也。）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能治我所受天民，和平我众狱众慎之事。如是，则勿有以代之。言不可复变。）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言政当用一善，善在一言而已。欲其口无择言。如此，我则终惟有成德之美以治我所受之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叹所受贤圣说禹汤之美言，皆以告稚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文子孙子，从今已往，惟以正是之道治众狱，众慎其勿误也。）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作《周官》。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言当顺古大道，制治安国，必于未乱未危之前，思患预防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道尧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上下相维，内外咸治。言有法。）庶政惟和，万国咸宁。（官职有序，故庶政惟和，万国皆安，所以为治也。）夏商官倍，亦克用。（禹汤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也。）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言圣帝明王立政修教，不惟多其官，惟在得其人。）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以上。叹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从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乱之道。）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尔典常作之师，无以利口乱厥官。蓄疑败谋，怠忽荒政。不学墙面，蒞事惟烦。”（积疑不决，必败其谋。怠惰忽略，必乱其政。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临政事必烦。）

又《君陈》曰：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言善父母者，必友于兄弟，能施其政令。）命汝尹兹东郊，敬哉。图厥政，莫或不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谋其政，无有不先虑其难。有所废，有所起，出纳之事当用汝众言度之。众言同则陈而布之，禁其专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训，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顺于汝政，不变于汝教，刑之而惩止。犯刑者乃刑之。）狃于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习于奸宄，凶恶毁败五常之道以乱风俗之教，罪虽小，三犯不赦，所以绝恶源也。）

《论语》曰：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又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又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又曰：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又曰：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又曰：季康子问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曰：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又曰：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又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又曰：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又曰：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又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又曰：子张问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卷六百二十三　治道部四

治政二

《史记》曰：鲁公伯禽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後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又曰：齐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日闻。然使人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赵氏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而子不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於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乃大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公孙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鞅，语事良久。孝公时睡，弗应，罢而去。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监以让鞅。鞅曰：“吾说孝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後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去。孝公复让监，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善之而未甚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盖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孝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而召君曰：‘久远，吾不能待。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而成王道之业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悦之。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汉书》曰：曹参相齐，召长老诸先生，问以安集百姓。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及参去齐，属其後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後相曰：“治无大于此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

又曰：陆贾时时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夫差，吴天阖闾子也。好用兵，卒为越所灭。智伯，晋卿荀瑶也。攻赵襄子，襄子与韩魏反而丧之。）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秦之先封于赵。）乡使秦已并天下，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又曰：贾谊上疏曰：“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又曰：夫三代之所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已事，已往之事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而已矣。夫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知法之用易见，而礼之所以为至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若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同哉！（顾，反也。）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安危之萌应是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社庙而安子孙，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他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也。夫天下，大器也。令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于禽兽草木，广裕累子孙数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所共见也。

又曰：董仲舒对策曰：“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致乱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音由）者非其道也。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宣王，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上天佑之，为生货佐，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理乱兴废在于己，非天降命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而为乌，（复，归也。）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后世，淫逸不能统理群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阴阳缪，而妖孽生焉。此灾异所缘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来，动之斯和也。”

又曰：董仲舒论时政曰：“为政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譬诸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又曰：萧望之上疏曰：“夫民函阴阳之气，（函与含同。）有仁义、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心，而能令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令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尧、桀之分，在於义利而已。故道民不可不慎也。”

又曰：匡衡上书言政治曰：“五帝不同乐，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比年大赦，而奸邪不为衰止，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也。朝廷者，天下之桢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所以不严而成也。”

又曰：元帝时，京房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也？”将以为贤也？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二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之王而觉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谢曰：“《春秋》记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错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耶？为乱耶？”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谁欤？”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愈，胜也。言其胜于彼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

《後汉书》曰：桓谭上疏曰：“国之废兴，在于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辅佐，夫有国之君，俱欲兴化建善。然而治道未理者，其所谓贤者异也。且设法禁者，非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也，大底取便国利民多者则可矣。夫张官置吏，以理万民；悬赏设罚，以别善恶。恶人诛伤，则善人蒙福矣。”

《魏志》曰：袁涣字曜卿，为梁相。每敕诸县曰：“世治则礼备，世乱则礼简。方今难以礼化，在吾所以为政。”

又曰：太祖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亲寻干戈，冀方蒸庶，暴骸原野。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较计兵甲，惟此为先，岂彼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谢之。

《晋书》武帝初受禅，驸马都尉傅玄上疏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明其大教，长其义节；道化行於上，清议隆於下；上下相奉，人怀义心。亡秦荡灭先王之制，以法术相御，而义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後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弊复发焉。”

崔洪《春秋前凉录》曰：张天锡时，小府长史纪瑞上疏论时政曰：“臣闻东野善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

《唐书》曰：魏征上疏曰：“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拥蔽，则思虚心以纳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想谗邪，则思正身心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怒以滥刑。然後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也？”

又曰：陈子昂上书言政理曰：“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王政之大端也。天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尊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天地平而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王见人之通於天地，天人相感，阴阳相和，灾害之所不生，嘉祥之所以作也。遂则象于天，则成于地，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已正，天地降瑞，风雨以时矣。”

又曰：景口二年，监察御史解琬陈时政曰：“臣闻国之安危，在於为政。若为政以法，虽暂安而必危。为政以德，虽不便而终治。夫法者，智也。智，所谓权宜；道，可以长久。陛下登位，今已逾年。上封事者多言明圣、述太平，或曰功巍巍、德赫赫，非惟不裨於政化，亦乃陛下之厌闻。臣以为当今风俗未甚振理，政令未息烦劳，阴阳未调和，帑藏未充刃，流离者尚相望於道路，犯禁者犹继踵於狴牢；耳未闻康哉之声，目未睹太平之事。且贞观、永徽之天下，亦今日之天下，相去几何？而风俗淳季相反，由理之失也。夫霸者任智，失德於人，故大伪缘生矣。然巧智之士，浮诡之徒，智忠者为立身之阶，识仁义为百行之本，托之以求进，假之以取容，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反。明君哲后，亦何尽能察哉？趋竞之吏、巧知之人，欲密网以为至公，殊不知网密而犯者众；用苛细为勤事，不知事细而扰愈烦。赏贪冒以强能，鄙贞正而孤介；随波浮沉者题之以黠，刚毅正直者目之曰愚。岁月渐渍，日致浇浮，朴散淳离，流宕忘反。若不匡救其弊，何由使风俗淳质、厥人以康哉？”

卷六百二十四　治道部五

治政三

《管子》曰：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灭不可复措也。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又曰：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又曰：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也。

又曰：善为国者，使民若饥鱼之归饵，渴马之走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尧、舜之民，非生而治；桀、纣之民，非生而乱。治乱在上也。
又曰：圣人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不敢桡，恐其糜也。治国烦则乱，治身烦则精神散。）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以道德治天下，则鬼不敢见其精神以犯人也。）
又曰：圣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矣。
又曰：圣人无恒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欲善信者，吾因而善信之；不善信者，吾亦以善信教之。）圣人在天下忄忄，为天下浑其心，（圣人治天下常忄忄，心同恽，用心皆为天下。）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百姓倾注耳目以观听圣人，圣人视百姓如婴儿。）
又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以政教治国，以奇计用兵，皆不合道。惟无事可以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其然哉。以此（以此下文知之。）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国多忌讳，人失作业，故贫。）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法令益明，窃盗为奸，尽成盗贼。）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老子》曰：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文子》曰：水浊则鱼险，政苛则民乱。
《墨子》曰：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何？”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亲之。”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对也。”
《孟子》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
《孙卿子》曰：鲁有子讼父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三军之败，不可诛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上陈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先教而後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逾；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久矣，能谓民弗逾乎？”讼者闻之，乃请无讼。
《庄子》曰：至德之世，山无蹊隧，泽无舟梁，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又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岂有治天下者哉？（不淫不迁，无为守分。性既正矣，德又定焉。人皆治道，何劳布政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也，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而可长久者，天下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也。
又曰：黄帝将见大隗于具茨之山，适遇牧马童子，问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存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哉？亦去其害马而已矣。”
又曰：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以养民人。语覃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口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焉。又奚足以语至道哉？”（翦翦，狭劣貌。）
《尸子》曰：范献子泛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栾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答曰：“君奚问栾氏之子？若修晋国之政，内得大夫，外不失百姓，虽栾氏之子，其若君何？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则舟中之人，皆栾氏子也。”君曰：“善。”
《申子》曰：明君治国而晦，晦而行，行而止。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商君书》曰：“善治者使跖可信，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
《韩子》曰：或曰：“景公不知用势，师旷、晏子不知除患。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左辔，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国者，君之车；势者，君之马。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利，释车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势之主；师旷、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又曰：桓公谓管仲曰：“官少而索者众，（索，求也。）寡人忧之。”管仲曰：“君无听左右之请。因能而授禄，因功而与官，人莫敢索，君何忧焉？”
又曰：夫尧、舜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势治也。桀、纣在上位，虽有十尧，而不能治者，势乱也。
又曰：故慕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明法度，必赏罚，则国富而治。法度赏罚者，国之脂泽粉黛也。
《孔丛子》曰：夫子适齐，晏子就其馆。既燕而私焉，曰：“齐其危夫！譬若载无辖之车以临千仞之，其不颠覆，亦难冀也。子吾心也，以齐为游息之馆，当或可救。子幸不吾隐也。”夫子曰：“死病不可医。夫政令者，人君之衔辔，所以制下也。今齐君失之已久也，子虽欲挟其而扶其轮，良弗及也。绎裉可以没齐君及子身，过此而往，齐其田氏矣。”
又曰：定公问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畏畏显民’，何谓也？”孔子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谓也。夫能用可用，则政治矣；敬可敬，则尚贤矣；畏可畏，则省刑矣。人君审此三者，明以示民，而国不兴，未之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哀公问：“《书》称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何谓也？”孔子对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乐，其功善者乐和。乐和则天地且犹应之，况百兽乎？夔为帝舜乐正，实能以乐尽治理之情。”公曰：“然则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乐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众官之长信既咸熙，然後乐乃和焉。”

又曰：孔子之卫，卫将军文子问曰：“吾闻鲁公父氏不能听狱，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听狱，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惧，听之察刑之当也；无罪者耻，何耻乎？”孔子曰：“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文子曰：“今齐之以刑，刑犹弗胜，何礼之齐？”孔子曰：“以礼齐民，譬之於御，则辔也。刑以齐民，譬之於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执辔，右手运用，不亦速乎？若任辔无策，马何惧哉？”子曰：“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也。废礼而尚刑，民弥暴矣。”

又曰：子思问於夫子曰：“闻夫子之诏，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礼乐也。管子任法以治齐，而天下称仁焉。是法与礼乐异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礼乐哉？”子曰：“尧、舜之化，百世不辍，仁爱之风远矣。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氏而专任法，终必乱成矣。”

又曰：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趋时，商之趋利，恶有不致者乎？”

又曰：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子思曰：“可。”公曰：“为之奈何？”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思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

又曰：卫君问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答曰：“无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则君亲之，中正弼非则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贵贫贱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见亲而取其所以见疏乎？是故竞求射君之心，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谓无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过也，今知改矣。”答曰：“君弗能焉。口顺而心不怿者，临事必疣。君虽有命，臣未敢受也。”

又曰：信陵君问曰：“古之善为国，至于无讼，其道何由？”答曰：“由乎政善也。上下勤德而和，德无不化，俗无不和。众之所誉，政之所是也；众之所毁，政之所非也。毁誉是非与政相应，所以无讼也。”

又曰：子顺相魏，改嬖宠之官以事贤才，夺其不任之禄以赐有功，诸丧职者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悦，造谤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善前政而有成，孰与变之而起谤哉？”子顺曰：“民之不可与虑始久矣。古之善为政者，其初不能无谤。子产相郑，三年而后谤止。吾先君之相鲁，三月而后谤止。今吾为政日新，虽不及圣贤，庸知谤止独无时乎？”文咨曰：“子产之谤，尝亦闻之。未识先君之谤何也？”子顺曰：“先君初相鲁，鲁人颂曰：‘は裘而芾，投之无戾；芾而は裘，投之无邮。’及三月政化既行，民又作颂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衮衣，惠我无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异乎圣贤矣。”

又曰：新桓固谓子顺曰：“贤者所在，必兴化致治。今子相魏，未闻异政而即自退其身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答曰：“以无异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无良医。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义事之，故不获安。救亡不暇，何化之兴？昔伊挚在夏，吕望在商，而二国不治，岂伊、吕之不欲哉？势不可也。”

又曰：尹曾谓子鲁：“子之读先王之书，将奚以为？”答曰：“为治世。世治则助之行道，世乱则独治其身，治之至也。”

又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忧之，问群臣政教得失。子丰乃上疏曰：“臣闻为不善而灾报，得其应也；为善而灾至，遭时运之会耳，非政所治也。昔成汤遭旱，因自责，省畋散积，减御损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为成汤之事焉。”天子纳其言。

《淮南子》曰：治国者若耨田，去害苗而已。今沐者堕，而犹为之不已，以其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又曰：圣主之治也，犹造父之御也。和辑乎辔衔之际，而缓急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于心中而外合于马志，是故能进能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馀，诚得其术也。是权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驷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驷马之心，能无危者，古今未之闻也。是故舆马不调，王良不能以取道理；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为治。执术以御之，则管、晏之知尽矣；明分以视之，则跖、乔之奸止矣。

又曰：惠子为惠王为国法，（惠子，梁惠王也。）已成而示之诸先生。（示为国法。）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说之，以示翟璜，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对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後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取是其宜也。治国有礼不文辩，故老子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此之谓也。”

又曰：田骈以道术说齐王。齐王应曰：“寡人之治齐国也，道术难以除患。愿闻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为政，譬之若林木无林而可以为林。愿王察其所谓而自取齐国之政焉已。虽无除其患，天地之间，六合之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陶冶而变化也。齐国之政何足问哉？”
又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宫，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调阴阳之气，而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蕃；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水泽肥墩高下之宜，立事生财，已除饥寒之患；中之考乎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故立父子之亲而成家；别清浊五音六律相生之数，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时季孟之序、立长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谓参。制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妻之辨、长幼之序、朋友之际，此之谓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职而治之，筑城而君之，割宅而异之，分财而衣食之，立太学而教诲之，夙兴夜寐而劳力之，此治之纪纲也。然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
又曰：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养物也有先後。人之于治国也，岂得无终始？故仁义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务治其末，是释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辅仁义，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故仁义者，为厚定者也。不益其基而张其广者毁，不益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智伯不行仁义而务广地，故亡。
《国语》曰：不基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国王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美则上宁。
又曰：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纪纲不张而风俗坏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听者，无师旷之耳也。故法虽在，必待圣而後治；律虽具，必待耳而後听。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治也，以有贤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圣人也。
又曰：治国譬若张琴，大弦为（为，急也。）则小弦绝矣。故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清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施于四海。是故禄过其功者损，名过其实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祸福不虚矣。身丑鬼梦，不胜正行；国有妖祥，不胜善政。
卷六百二十五　治道部六
贡赋上
《家语》曰：哀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戾，则民寿矣。”
又曰：子贡问於孔子曰：“昔者齐君问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节财’；鲁君问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谕臣’；叶公问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悦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来远’。三者之问一也，夫子应之不同。然则政有异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齐君为国。奢于台榭，淫于苑囿，伎乐不懈于时，一旦而赐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节财’。鲁君有三人，（孟叔、叔孙、季叔。）内比周以愚其君，外仇诸侯之宾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谕臣’。夫荆之地广而教狭，民有离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此三者，皆所以为政。”

又曰：闵子骞为费宰，问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衔勒也。”子骞曰：“敢问古之政。”孔子曰：“古之政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内史掌王之八柄及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以德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罪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善御民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刑不用而天下治。”

又曰：子游问於孔子曰：“子亟言子产之惠，可得闻乎？”孔子曰：“惠在爱民而已。”子游曰：“爱民之谓德教，何翅於惠哉？”孔子曰：“夫子产者，犹众子之母也，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产以其乘车济冬涉者，尽爱而无教也。”

又曰：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节，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於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之之治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

又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中都，鲁邑名也。）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如五十异粮。）强弱异任，（谓力行之事，各从所任弱困也。）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不二价。（各如其货，不相欺诳。）为四寸棺，五寸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皆则焉。

又曰：宓子贱者，仕鲁为单父宰，恐鲁君听谗，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辞行。故请君之近吏二人与之俱至官，令二吏书。方书，辄掣其肘，书不善，则从而怒之。二吏患焉，辞请归鲁。宓子贱曰：“子之书不善，子归勉之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贱使臣书而掣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来也。”鲁君以问孔子。孔子曰：“宓不齐，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节而治单父，将以自试。意者，宓子以此谏乎？”公寤，太息曰：“此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者数矣。微二吏，则寡人无以知过；微夫子，则寡人无由自寤。”遽发所爱之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单父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有也，从子之制。躬便於人者，子决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诏，遂得行其政。于是单父治焉。教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百姓化之。

又曰：孔子兄之子蔑者，与宓子贱皆仕。孔子往过蔑而问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对曰：“未有所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聋，（聋宜为袭，言前後相因袭。）学焉得习，（言不得学习也。）是学不得明也；奉禄少饣弥不及亲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吊死问疾，是朋友道阙也。其亡者三，即谓此也。”孔子不悦。往过子贱，问如孔蔑。对曰：“自来仕，无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诵之，今得而行之，是学信明也；奉禄所供，被及亲戚，是骨肉益亲；有公事而兼以吊死问疾，是朋友益笃也。”孔子喟然谓子贱曰：“君子哉若人！（若人犹是人也。）鲁无君子，于焉取斯。”

《国语》曰：齐桓公亲逆管仲于郊而与之坐，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居高台以自尊。）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嫔，（正适称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礼制也。至娣之属皆称望嫔妇官也。）陈妾数百；（陈，列）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裂，戎士待陈妾之馀；（戎车，兵车。游车，游戏之车。裂，残也。）优笑在前，贤材在後。（优笑车倡非。）是以国家不日引，（引申。）不月长，（长，益。）恐宗社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为治？”管子对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周官之先绩功也。言昭王虽有所阙，犹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合群叟，比校民之有道，（合，会。叟，老。比，方。校，考也。谓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设象以为民纪，式权以相应，（式，用也。权，平也。治正用民使平均相应。）比缀以度，（比其众寡。缀，连以。度，法也。）端本肇末；（端，等，肇，正也。谓先等其本以正其末。）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班，次。序，列。颠，等也。毛，也。统，经也。言次列使长幼有序，以为治民之经纪也。）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参，三国也。郊以内也。伍，五也。鄙郊以外谓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圣主谓若汤武。）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使四民各居其职，若公就官府，农就田野，所以成其事。）陵为之终，（以为葬地。）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六柄，生、杀、贫、富、贵、贱。）

又曰：齐桓公问管仲曰：“国安矣，吾欲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周礼》五人为伍，百人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为伍，而以三百人为卒。）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寄政。”（事，戎事。隐，匿。寄，托也。匿军令托于国政，若有征伐，邻国不知。）桓公曰：“为之若何？”管子对曰：“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内政，国政。以治正以寄军令。）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国。五家为轨，轨为之长；（轨中一人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为立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良人，乡人，又为大夫也。）以为军令；（为军常令。）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居则为轨，出则为伍，所谓寄政。）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小戎，兵车。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诗》云：小戎伐收。古者戎车一乘步卒二十二人，令齐五十人。）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里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民为一军，五乡之师帅之。（五乡，每一军有五乡也。乡师乡也。万人为军，齐制也。周则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帅，长。）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春田曰。振旅，整众也。《周礼》仲春教振旅，遂以田。）秋以治兵。（秋田曰。《周礼》仲秋教治兵，遂以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军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迁徒犹改正。）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恤，忧。）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畴，匹。）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致使以相救。）居同乐，行同和，（与和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君有此士也三万人，方行於天下，（方，横。）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屏，蕃。）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御，当。）

又曰：晋文公元年春，属百官赋职任功，（属，会；赋，授也。授职事，任有功。）弃责薄敛，施舍分寡。（弃责，除宿责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财也。）救乏振滞，匡困资无，（救，救乏绝。振极淹滞之士。匡正困穷之人。资无，与无财。）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轻关，轻其税。易道，除盗贼。通商，利旅。宽农，宽其政不夺其时。）懋穡劝分，省用足财，（茂勉稼穡也。劝有分无也。省减国用。足财备凶年。）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利器用。明，其德教。厚民性，厚其性情也。）举善授能，官方定物，（方，常。物，事。亡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类。（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类，长育善类。）昭旧族，（昭明旧臣有功者之善。）爱亲戚，明贤良，（明，显。）尊贵宠，（国之贵臣尊礼之。）赏功劳，事老，礼宾旅，（旅，客。）友故旧。（故旧，公子时。）胥、籍、狐、箕、栾、、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旧十一姓，晋之旧族。近官，朝廷。）诸姬之良，掌其中官，（诸姬，同姓。中官，内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县鄙。）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商贾。《周礼》藏皆有贾人以知物贾。食官官禀之。）皂隶食职，（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食职，各以其职大小食禄也。）官宰食加。（官宰，家臣。加，大夫之加田也。《论语》原宪为之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阜，安。）

《吕氏春秋》曰：吴起行，魏武侯自送之，绝河，谓吴起曰：“先生将何以治之西河？”对曰：“以忠，以信，以勇，以敢。”武侯曰：“四者足矣。请以四者恃先生。”

又曰：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于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逸。”宓子则君子矣。

又曰：使民无欲，上虽贤，不用失。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与隶同，彭祖与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三者不足劝。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也。人之欲少者，其可得用亦少也。无欲者，不可得而用之。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亦可得用而无穷。然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群狗相与居，皆静；投以炙鸡，则相与争，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在也。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竞不用也。

又曰：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民暖是利；热在上，民清是利走。故民无常处，见利则去。欲为天子者，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聚则行钧也。（等于暴乱。）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

《家语》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其境，三称善。子贡执辔而问：“其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吾入其境，田畴尽易，草莱甚辟，沟洫深浚。此恭敬以信，故其民尽力。入其邑，墉屋宅固，树木甚茂，此其忠信而宽，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闲，诸不用命，此其言明察以断，故其政不扰也。以此观之，虽三称善，庸尽其美乎？”

卷六百二十六　治道部七

贡赋下

《汉书》曰：孝文时，晁错说上，令人入粟得以拜爵。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已上，可时赦，勿收农人租。如此德泽加於万人。帝从之。後天下充实，乃下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谓本末者无以异也。（本，农也。末，贾也。言农与贾俱出租无异也。）於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董仲舒说上曰：“古者税人不过十一，其求易供；使人不过三日，其力易足。秦用商鞅之法，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卒，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也。）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秦卖盐铁贵，故下人受其用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赋，而官更夺盐铁之利，率计一岁之中失其资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人之田，见税十五。故贫人常衣马牛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倪宽为左内史，劝农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於得民心。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为有贫弱及农要之时不即征收也。）以故租多不入。後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襁属不绝，课更以最上。上由此愈奇宽。

又曰：元凤中，诏曰：“夫谷贱则伤农。今三辅太常谷减贱，（减犹少也。）其令以菽粟当今年赋租税。”元平元年春二月诏曰：“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益众，而百姓未能家给，朕甚悯焉。其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

《后汉书》曰：建武中，田租三十税一。有产子者，复以三年之算。明帝即位，人无横徭，天下安宁，时谷尚贵。尚书张林上书言：“谷所以贵，由钱贱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从之。

《魏志》曰：太祖初平袁绍，下令田租亩收粟四升，户绢二匹，绵二斤，余不得擅兴。

《晋书》曰：武帝平吴后，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ㄅ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齐书》曰：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今所在谷价虽和，而比室饥歉；缣纩虽贱，骈门裸质。而守宰务在裒刻，围桑品屋以准货课，致令斩树发瓦以充重赋，破人败产，贾利一时，进违旧科，退容奸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

《隋书》曰：初，苏威父绰在西魏时，以国用不足，为征租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也。后之君子，谁能施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威为纳言，奏减赋役从轻典，帝悉从之。

又曰：开皇九年陈平，上御朱雀门观凯旋，因行庆赏，颁给所费三百余万。帝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十二年，有司上言库藏皆满。帝曰：“朕既薄赋于人，又大经赐用，何得尔也？”对曰：“用处常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纳处常入，略计每年赐用至数百万段，曾无减损，乃更开左藏之院，构屋以受之。”诏曰：“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唐书》曰：开元八年二月，制曰：“顷者以庸调无凭，好恶须准，故遣作样，以颁诸州，令其好不得过精，恶不得至滥。任土作贡，防源斯在。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两，遂即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匹者，理甚不然。阔尺八，长四丈，同文共轨，其事久行。立样之时，须载此数。若求两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简阅，有逾于比年常例，尺丈过多者奏闻。”

又曰：开元二年、十五年，定令：“诸课户一丁租调准武德二年之制。其调绢绝布并随乡土所出，绢绢各二丈五尺。输绢纟者绵三两，输布麻三斤。其绢纟为匹，布为端，绵为屯，麻为纟戾。若当户不成匹、端、屯、纟戾者，皆随近合成。其调麻每年支料有馀折一斤，输粟一升，与租同受。”

《管子》曰：地之生财有时，人之用力有倦，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间，（度量不生，赋役无限也。）则上下相疾也。

又曰：桓公伐楚，济汝水，逾方城，望汶山，使贡丝於周室。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切玉如泥。

又曰：周王时，西域国有山人来，王为中天之台，月月献玉衣，旦旦荐玉食。王执山人之腾而上天。

《文子》曰：楚人担山鸡，路人问曰：“何鸟也？”欺之曰：“凤凰也。”路人请十金，弗与。倍乃与之。将献楚王，经宿鸟死。路人不惜其金，惟恨不得献。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凤，遂闻楚王。王感其贵买欲献於己，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

《韩子》曰：齐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王所立，为十玉珥，而美其一，献于王。王以赐十孺子，明日坐视美珥所在，而劝王以为夫人也。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於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又曰：尊贤使能，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无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先税。《周礼》曰：国宅无征法，而不廛者当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当征其廛宅也。）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於其路矣；（言关禁异服异语耳，不征税出入者也。《周礼》曰：关市之赋，司关曰无关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征。犹讥王制，谓文王以前。文王亦不征也。）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横税赋，若履亩之类。）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人皆悦，而愿为之氓矣。（里，居也。布，钱也。夫，一夫也。《周礼》曰：宅不毛者出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人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宽。独夫去里布，则人皆乐为之氓矣。）白圭问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夫貊，五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诸侯币帛饔饩；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孙武曰：夫帝王处四海之内，居五千里之中，焉能尽专其利？是以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矣。

《新序》曰：楚人有献鱼楚王者，曰：“获鱼，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可惜，故来献之。”左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鱼，其以此谕寡人也。”于是乃遣使恤鳏寡而存孤独，出仓粟发币而赈不足，罢去後宫不御者出人以鳏夫，楚民欣欣大悦，邻国归之。

荀悦论曰：昔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人田租。且古者什一而税，以为天下之中正。今汉人田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富强人占田逾多，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而人输豪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於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威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也。

鱼豢《魏略》曰：汉阳嘉三年，疏勒国王贡西海青石，带舟至。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西王母慕舜德，来献白环及，并贡益地图。

《西京杂记》曰：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贡合枝李者杨乎。

杨孚《异物志》曰：橘为树，白花而赤实，皮既馨香，里又善味。交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岁主贡御橘。

《杂望气经》曰：黄白气润泽入翼，四海有侯王来献者，天子赐四海之国入轸。诸侯王者有献车者出轸。天子用车为币，赐诸侯王。

魏文帝《与王朗书》曰：孙权重遣使称臣，奉贡明珠百筐，黄金千镒，驯象二头，或牝或牡，扰禽鹦鹉，其他珍玩盈舟溢航，千类万品。

卷六百二十七　治道部八

赋敛

《周礼□天官下□掌皮》曰：掌秋敛皮，冬敛革。

又《地官下旅师》曰：凡用粟，春颁而秋敛之。（因时而施之，饶时而敛之。）委人掌敛野之赋，敛薪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聚，敛。野赋，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园囿，山泽之赋。凡疏材，草木有实者。凡蓄聚之物，瓜瓠葵芋御冬之具也。）以稍聚待宾客，以甸聚待羁旅。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以权量受之，待时而颁之。

《礼记□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藉之言借也。借民力而治田，美恶取于此。不税，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则云古者。古者谓殷时也。）市廛而不税，（廛，市物邸舍也。）关讥而不征。（讥异服识异言也。征亦税。）

又《太学》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

《左传□宣上》曰：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观其辟丸者。

又《文下》曰：缙□氏有不才子，（晋□，黄帝时官名。）贪于饮食，冒于货赂；秋覃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冒亦贪也。盈，满也。实，财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孙，故别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贪财为饕，贪食为餮。）

《梁传□文公》曰：天王使毛伯来求金。求车犹可，求金甚也。

《毛诗□葛屨》曰：《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论语□先进》曰：季氏富於周公，（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曰：冉求为季氏宰，为之急赋税。）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郑曰：小子，门人也。鸣鼓，声其罪以责之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变，春凋冬荣，秋水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道多饥人。救者，省徭役，薄赋敛，出仓，振困穷。

《韩诗外传》曰：晋平公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者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独奉束帛而贺曰：“臣闻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庾，商贾藏于箧匮。今百姓困乏于外而赋敛无已。昔桀、纣残贼，为天下戮。今皇天降灾於藏台，是君之大福也。”

《汉书》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家家箕头数出谷，以箕敛之也。）以供军费，财匮力尽。

又曰：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

又曰：卫青北击胡，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减罪，置赏官，名曰武功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武时，山东被水灾，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虚郡国仓廪以振贫。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而富商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姓，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後得行。”

又曰：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师古曰：姓东郭，名咸阳；姓孔，名仅，二人也。）领盐铁事，而桑弘羊贵幸。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产累千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故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赏赐五十万金。是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自给费。因官器作鬻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直，今世人言顾手牢。）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矣。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郡国颇被灾害，贫民无产业者，募徙广饶之地。陛下损膳省用，出禁钱以振元元，宽贷，而民不齐出南亩，商贾滋众。贫者蓄积无有，皆仰县官。异时算轺车贾人之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率缗钱二千而算一。（师古曰：率计有二千钱者，则出一。）诸作有租及铸，（以手力所作而卖之者。）率缗钱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师古曰：比，例也。身非为吏之例，非为三老，非为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皆令出一算。比音必寐反。）商贾人车二算；（商贾人有轺车，又使多出一算。重其职。）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悉犹尽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畀，与也。时必寐反。）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一人有市籍，身及家内皆不得有田也。）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货。”

又曰：董仲舒奏：“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又曰：自贡禹在位，数言得失，书数十上。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之，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也。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徭役不为众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东观汉记》曰：马防多牧马畜，赋敛羌胡。帝不喜之，数加谴敕，所以禁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备。由是权势稍损，宾客亦衰。
范晔《後汉书》曰：灵帝南宫灾，张让、赵忠等说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折贱买，十分雇一，因复货之於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群臣奏曰：“荆、杨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物，非礼也。不宜与。”权曰：“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ウ中，而求若是，宁可与言礼哉？”皆具与之。
《晋中兴书》曰：孔严补大中正。时东海王弈信用群下，上疏求海盐、钱塘，以水牛牵埭税取钱直，严启宜寝表。帝诏曰：“奕谓此适，民无损害，岂夺惠恤恤之旨耶？省所启，敬纳忠规。”
又曰：谢安弟石尚书令薨，时年六十二。石无它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勋，遂居清显，而聚敛无厌，取讥当世。
《管子》曰：鲍叔曰：“必用夷吾之言。”公不听，乃令四封之内修兵，关市之征侈之。（侈谓过常也。谓重其赋税。）
又曰：桓公践位十九年，施关市之征，（征，赋。）五十而取一，（取其货贿五十之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谓时岁总饥，故不税。）岁饥施而税。（此岁饥谓有饥者，有不饥者，施故饥而税不饥。）
又曰：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民力竭则令不行。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已，不可得也。
又曰：桓公问曰：“梁聚谓寡人曰：‘古者轻赋税而肥籍敛，取下无顺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对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轻赋税则仓廪虚，肥籍敛则器械不奉，而诸侯之皮币不至。仓廪虚则亻事贱无禄，皮币不衣于天下则国亻事贱。梁聚之言非也。”
又曰：桓公见黄鹄，谓管仲曰：“鸿鹄，东西南北，倏忽千里，所恃者六翼也。今仲父，寡人之翼也。”管子对曰：“民劳而亡，使之不时，民饥而重敛焉，虽黄鹄之有羽翼，其若君何？”
《晏子春秋》曰：为君籍厚敛而托之为民，进谗谀而托之用贤，远公正而托之不顺，君行此三者则危。
《墨子》曰：圣王作舟车，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是以民乐而利之。今则厚敛百姓，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是以其民饥寒并至，而国乱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古之民未知饮食，故圣人耕稼，其为食也，以增气充虚。今则厚敛百姓以为美，蒸庖鱼鳖前则方丈，孤寡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於他日。孔子曰：“求也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又曰：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欲耕于其野也。
《孙卿子》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者也。郑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者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者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庄子》曰：北宫奢为卫灵公赋敛以锺，为坛于郭门之外，三日而成，上下之悬。王子庆忌见而问焉，曰：“子何术设之？”奢曰：“无敢设也。奢闻之，既，复归於朴。（还其用本性也。）伺乎其无识，（任其纯朴而已。）傥兮其怠疑。（无所取也。）华兮其送往而迎来。（无所欣悦。）来者勿禁，往者无止；（任彼尔也。）从其强梁，（从于众也。）随其曲傅，（无所系也。）因其自穷，（用其不得不尔。）故朝夕赋敛而毫毛不挫，（故无损也。）而况有大涂者乎？”
韩子曰：赵简主出，税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於上，轻则利归於民。吏无有私利而正矣。”
《孔丛子》曰：子思言苟变于卫君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卫君曰：“吾知其才可。然变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如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以二卵弃城之将，不可使闻於邻国也。”公曰：“谨受命。”
《淮南子》曰：或有罪，而可赏；或有功，而可罪者。始，西门豹治邺（西门豹，魏文候之官。）食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兵甲，官无计会。人数言其过於文侯，文侯身往行其县，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邺，邺大乱。子能变道则可，不能，将加诛於子。”西门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国富府库。今君欲为霸者也，臣故蓄积於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先登鼓之，甲兵粟米可立直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甲，铠苛，操箭矢也。）兵弩而出。再鼓，服健载粟而至。（服，驾出也。扌建，担。）文侯曰：“罢之。”西门豹曰：“与民信非一日积也，一举而欺之，其後不可复用也。燕尝侵魏八城，请北击之，以复侵地。”遂举兵击燕，复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赏者也。解篇为东封，（解篇，魏臣，治东封也。）上计而入三倍。有司请赏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广也，人民非益众也，何以三倍？”对以冬伐木而积之，以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寒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又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於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
《太公兵法》曰：武王问太公胜负何。如太公对曰：“夫纣之行不由理，精兵酒池，赋敛甚数，百姓苦之。”
《国语》曰：斗且廷见令尹子常。（子常，令尹子囊之孙囊瓦。）子常与之语，问畜货聚马。归以语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见令尹，问畜聚积实，实若饿豺虎焉。殆必亡者。”
晁错上书曰：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出，受取不已，三亡也。
《说苑》曰：晋平公好乐，多赋敛，不治城郭。曰：“敢谏者死。”国人忧之。有咎犯者谏，公曰：“善。”乃屏锺鼓，除竽瑟，遂与咎犯参治国焉。
又曰：晏子饮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财不足，敛於民。”晏子曰：“止。夫乐者，上下同之。今上乐其乐，下伤其费，是独乐者也，不可。”
《新序》曰：魏文侯出游，见路人反裘而负刍。文侯曰：“胡为反裘而负刍？”对曰：“臣爱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植？”明年，东阳上计钱十倍，大夫毕贺。文侯曰：“此所以贺我者，譬无异夫彼路人反裘而负刍也。将爱其毛，不知其里尽，毛无所植也。今吾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倍，必取士大夫也。吾闻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贺我。”
又曰：中行寅将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祝简对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皮车十乘，不忧其薄也，忧德义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也，惟患车之不足也。夫船车饰则敛厚，敛厚则民怨谤诅矣。且君苟以祝为有益於国乎，则诅亦将为亡矣。国亡，不亦宜乎？”
桓谭《新论》曰：汉定以来，百姓赋敛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少府所领园地作务之八十三万万，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
郭子曰：王夷甫妇，郭太宁女，才拙而性刚，聚敛无厌，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时其乡人幽州刺史李阳京都大使，犹汉之楼护，（护字君卿。）郭氏甚惮之。夷甫骤谏之，乃云：“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阳亦谓不可。”郭氏乃为少损。
京氏《别对灾异》曰：火起灾何？人君贪财，赋敛尽民货，即火为起。不救，必有日蚀之灾矣。其救之也，举廉贞士为首之。
卷六百二十八　治道部九
贡举上
《周礼□地官》乡大夫之职曰：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以岁时登其夫家之众寡，辨其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者。以岁时入其书。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礼礼宾之。（贤者，有德行者也。能者，有道艺者也。众寡谓乡民之善者无多少也。郑司农云：兴贤者，谓若今举孝廉；兴能者，谓若今举茂才。玄谓变举言兴者，谓合众而尊宠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二之。（献犹进也。王拜受之，重得贤者。王上其书于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宝藏者。内史副写其书者，当诏王爵禄之时。）

《礼记□王制》曰：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移名于司徒也。秀士，乡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艺者。）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可使习礼者学大学。）升於司徒者，不征於乡；升於学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不征，不给其繇役。造，成也。能习礼则为成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夏官，卿主邦政者。进士，可进受爵禄也。）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各署其所长。）论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又《曾子问》曰：凡语於郊者，（语谓论说於郊学。）必取贤敛才焉。或以德进，或以事举，或以言扬。（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谓此矣。）

又《射义》曰：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於天子，天子试之於射宫，其容体比於礼，其节比於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於礼，其节不比於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於祭而君有让。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於祭。

《汉书》曰：高帝十一年，诏曰：“贤士大夫既与我定有天下，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以布告天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法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丞相府，署行义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

又曰：惠帝四年，诏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此官而尊其秩，欲以劝勉天下，各令敦行务本。）

又景帝後元二年，诏曰：“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有市籍谓贾人有财不得为吏。赀，万钱；算，百二十也。十万，时疾吏之贪。以为衣食足知荣辱，故限赀十万乃得为吏。廉士无赀，减至四算乃得官。）

又曰：武帝建元初，始诏天下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其理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皆罢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元光元年，举董仲舒对策曰：“今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言小吏有为奸欺者，守令不举，乃反与之交易求利也。）贫穷寡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其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理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也。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於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授之以官，以使其材。）无以日月为功，实试用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录德存视之也。）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帝因是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又限以四科。至五年，诏征吏人有明当代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给食，令与计偕。“（计者，上计簿使也。郡国每岁遣诣京师。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征之人与计者俱来，而县次给之也。）

又元朔元年，诏曰：”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本仁祖义谓以仁义为本始也。）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故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究，竟也。言见壅遏，不得闻于天子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是时天下慎法，莫敢谬举，而贡士盖鲜，故有斯诏。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而黜爵削地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其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为其不求士报国也。）不察廉为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凡国之官，非傅相，其地既自署置，又调属僚及部人之贤者，举为秀才廉吏而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无常员，或至千人，属光禄勋。故卿校牧守居闲待诏，或郡国贡送，公车征起，悉在焉。光禄勋复於三署中铨第郎吏，岁举秀才廉吏出于他官以补缺员。（后汉制同。）

又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是而致千里，（是，蹈也。奔是者，乘之即奔，立则是人也。是音徒计反。）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负俗谓被代讥论也。累音力瑞反。）夫泛驾之马，（泛，覆也。音芳勇反。字本作{西乏}覆後通用耳。覆驾者，言马有逸气而不修轨彻也。）斥弛之士，（斥者，无检局也。弛者，放废不遵度礼也。斥音吐各反。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音式尔反。）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县，察吏人有茂材异等（茂材异等者，超等轶群，不与凡同。）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绝远之国。）初，公孙弘以儒术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时太常孔臧等曰：“请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人年十八人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不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诸不称者罚。”

又曰：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为此官，今不居，皆谓之故。）持节行郡国，（行，下更反。）举贤良。孝宣帝时，谏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为郎。）率多骄骜，不通今古，（骜傲同音。）至于积功理人，无益于人，此《伐檀》所为作也。（《伐檀》，诗篇名，刺不用贤也。）宜明选求贤，除任子弟之令。”

又曰：孝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始令丞相御史举其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见在郎及从官又令光禄每岁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贤否。）又诏列侯举茂材。谏大夫张勃举太官献丞陈汤，（献丞，主贡献物。）汤有罪，勃坐削户百。会薨，故赐谥曰缪侯。（以举所举不得人，故加恶谥。缪者，妄也。）其劝勃也如是。故官得其材，位必久安，为吏长子孙，居官以为姓号，三代以降，斯之为盛。

《汉书音义》曰：甲乙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在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

《後汉书》曰：建武七年，下诏曰：“此阴阳错谬，日月薄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公卿司隶州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又曰：韦彪上议曰：“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又曰：章帝建初元年，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政事，甚无谓也。每寻前代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史记》明其等曰阀，积其曰阅。言前代举人，务取贤才，不拘问它。）敷奏以言，则文章可采；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文质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又章帝建初五年，诏曰：“公卿已下，其举直言极谏、能指朕过失者各一人，遣诣公车，将亲临问焉。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官仪》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官事，正举者故举不实，为法罪之。

《後汉书》和帝永光五年，诏曰：“选举贤良，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必由乡曲。而郡国举吏，不加简择，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又德行尤异，不须经职者，别署状上。而宣布以来，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从好，司隶刺史，讫无纠察。今新蒙赦令，且复申敕，後有犯者，显明其罚。在位不以选举为忧，督察不以发觉为负，非独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人被奸邪之伤，由法不行故也。”

又永元六年，诏曰：“朕以眇末，承奉鸿烈。阴阳不和，水旱违度。济河之域，凶馑流亡，而未获忠言至谋所以匡救之策。寤寝永叹，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于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宽和，而竞为苛刻；覆案不急，以妨人事。甚非所以上当天心，以济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辅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昭岩穴，披幽隐，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帝乃亲临策问，选补郎吏。

语窦元七年，诏曰：“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人，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郎出补长相。

语窦平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户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又曰：安帝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语窦初二年，诏曰：“昔在帝王，承天理人，莫不据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业。而阴阳差越，变异并见。间令公卿、郡国举贤良、方正，远求博选，开不讳之路，冀得至谋，以鉴不逮。而所对皆循尚浮言，无卓尔异闻。其百僚及郡国吏人有道术、明习灾异阴阳之度、璇玑之数者，各使指变以闻。二千石长吏明以诏书博衍幽隐，朕将亲览，待以不次，冀获嘉谋，以承天诫。”又诏：“其明经，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

五年，又诏曰：“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贤显善，圣制所先。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辅不逮。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达於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及至孝与众卓异者，并遣诣公车。朕将亲览焉。”

又曰：胡广，南郡人。初为郡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从家来，省其父。真颇知人。会岁终，应举，雄敕真助其求才。雄因大会诸吏，真自於牖间密占察之，乃指广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师，试以章奏，安帝以广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书郎，五迁尚书仆射。

又阳嘉元年，太学新成。诏曰：“试明经者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如有颜回、子奇之类，不拘年齿。尚书仆射胡广、尚书郭虔等驳之曰：“选举因才，无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经学；郑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著用，年乖强仕；终、贾扬声，亦在弱冠。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圣主贤臣，代以致理。贡举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铲戾旧章。”竟从雄义。於是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人，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礼称‘强仕’。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异行，自不拘年齿。”帝从之。乃班下郡国。明年，有广陵孝廉徐淑，年未及举，台郎疑而诘之，对曰：“诏书曰：‘有如颜回、子奇，不拘年齿。’是故本郡以臣充选。”郎不能屈。雄诘之曰：“昔颜回问闻一知十，孝廉闻一知几耶？”淑无以对，乃遣还郡。于是济阳太守胡广等十馀人皆坐谬举免黜，惟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馀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十馀年间，察选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征海内名儒为博士，使公卿子弟为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谢廉、河南赵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经。雄并奏拜童子郎。自是负书来学，□集京师。

又桓帝诏曰：“孝廉、廉吏皆当典城牧人，禁奸举善，兴化之本，常必由之。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遂至怠慢。选举乖错，害及元元。顷虽颇绳正，犹未惩改。方今淮夷未殄，军师屡出，百姓疲瘁，困于征发。庶望群吏，惠我劳人，蠲涤贪秽，以祈休祥。其令秩满百石，十岁以上，有殊才异行，乃得忝选。赃吏子孙，不得察举。杜绝邪伪请托之源，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信音申。古字通。）

又曰：初平四年，试儒生四十馀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孔子叹学之不讲，则所识日忘。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悯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太子舍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左仆射王俭请解领选，谓褚彦回曰：“选曹之始，近自汉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贡计，三府辟士，与众共之，犹贤一人之意。古者选众，今则不然。奇材绝智，所以见遗於草泽也。”

《梁书》：天监中，沈约上疏曰：“当今士子繁多，略以万计。常患官少才多，无地以处，秀才自别是一种仕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何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尔。”

《後魏书》孝文时，韩麒麟子业宗上言曰：“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有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苟有奇才，虽屠钓奴虏之贱，亦可用之；苟非其人，虽三后之胤，自坠于皂隶矣。或云代无奇才，不若取士于门。此亦失矣。岂可以世无周、邵，便废宰相而不置哉？但当校其才长铢重者，即先叙之，则贤才无遗矣。”

《北齐书》曰：课试之法：中书策秀才，集书策考贡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舆，出坐於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真草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

《後周书》曰：宣帝大成元年，诏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岁一人，下州三岁一人。

《隋书》曰：文帝开皇中，制诸州贡士岁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卷六百二十九　治道部十

贡举下

《唐书》曰：贞观中，诸州所举孝廉赐坐于御前，上问以皇王政术，及皇太子问以曾参说《孝经》，并不能答。太宗谓曰：“昔楚庄王议事，君臣莫逮，退而有忧色，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自谋而莫已若者亡。今不之不德，君臣莫吾逮，吾国几於亡乎？’朕发诏征天下俊异，才以浅近问之，咸不能答。海内贤哲，将无其人耶？朕甚忧之。”

又曰：贞观中，考功员外郎王师旦知举。时冀州进士张昌龄、王公直并有俊才，声振京邑。而师旦考其文策全下，举朝不知所以。及奏等第，太宗怪无昌龄等名，因召师旦问之。曰：“此辈诚有词华，然其体性轻薄，文章浮艳，必不成令器。臣若擢之，恐後生相效，有变陛下风雅。”帝以为名言。後并如其说。

又曰：贞观中，文皇帝尝私幸端门，见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调露二年，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肤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後因以为常。
又曰：载初元年，试贡举人于洛城殿前，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也。）
又曰：景□中，制曰：四方选集，群才辐辏，操斧伐柯，求之不远。其有能习二经，通大义者；综一史，知本末者；通三教宗旨，究精微者；善六书文字，辨声象者；傅雅曲度，和六律五音者；韬略学孙吴，识天时人事者；畅於词气，聪於受领，善敷奏吐纳者，咸令所司博采明试，朕亲择焉。
又曰：长寿二年，左拾遗刘承庆上疏曰：“伏见比年已来，天下诸州所贡物，至元日皆陈在御前。惟贡人独於朝堂拜列，则金帛羽毛升于玉陛之下，贤良文学弃彼金门之外。恐所谓贵财而贱义，重物而轻人。伏请贡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备充庭之礼。”制曰：“可。”
又曰：开元中，诏谓州乡贡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讲，质问疑义，仍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解举人亦准此。其日清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并往观礼，即为常式。（谒先师自此始也。）
又曰：开元中，国子祭酒杨上言曰：“伏闻承前之例，每年应举常有千数，及第两监不过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学徒，虚费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馀人，方於明经进士多十馀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陛下设学校，务以劝进之；有司为限约，务以黜退之。臣之微诚，实所未晓。今监司课试，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长以此为限，恐儒风渐坠，小道将兴。若以出身人多，应须诸色都减，岂在独抑明经进士？”上然之。
又曰：开元中，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已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谒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其明经，自今以後，每经宜帖十，取通五以上免旧试一帖；仍按问大义十条，取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若时务策三道，取达裯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策及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须对同举人考试，度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欤？”
又曰：乾元初，中书舍人李揆兼礼部侍郎。揆尝以主司取士，多不考实，徒峻其堤防，索其书策，殊未知艺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ゼ其词藻，深昧求贤之意也。及其试进士文章，日於庭中设五经诸史及《切韵》本于床，而引贡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之曰：“大国选士，但务得才，经籍在此，请恣寻检。”由是数日之间，美声上闻。

又曰：上元年，刘上疏曰：国家以礼部为考廉之门，考文章於甲乙，故天下响应，驱於才艺，不务於德行。夫德行者，可以化人成俗；才艺者，可以约法立名。故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制法守度使之然也。陛下焉得不改而张之？至如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昔子张学干禄，仲尼曰：‘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又曰：‘行余馀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条其未。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於卉木之门，极笔於烟霞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昔者采诗观风俗，咏《卷耳》则忠臣喜，诵《蓼莪》而孝子悲。温良敦厚，诗教也。岂主于淫文哉？夫人之爱名，如水之务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以德行为先，文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鄣舒俊才，没而不齿；陈长者，拔而用之，则多士雷奔，四方风动，俗从于下，圣理於上。岂有不变者欤？

又曰：宝应初，礼部侍郎杨绾奏请：每岁举人，依乡举里选，察秀才、孝廉。敕公卿以下集议。中书舍人贾至议曰：“杨绾所奏，实为正论。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今依古制，恐取士之道未尽。今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科，足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矣。其国子博士等望加员数十道。大郡量署太学馆，令博士出外兼领郡官，召致生徒，依乎故事。保桑梓者，乡里举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扰扰由其归本焉。”敕旨每州岁察孝廉，取在乡闾有孝悌廉耻之行荐焉。秀才，有司以礼待之，试其所通之学。五通之内精通一经，兼能对策，达于体理者，并量行业授官。

又曰：宝应初，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其取《左氏传》、《公羊》、《梁》、《礼记》、《周礼》、《仪礼》、《毛诗》、《尚书》、《周易》，任通一经，每经问义二十条，皆取旁通诸义，务穷根本。试策三道，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仍每日问一道，频三道毕日。经义及策全通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与官。其问义每十条通七，策通二为中第，与出身。下者罢之。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共为一经，其试如上。秀才举人，望令精通五经，问义二十条，对策试一五道，全通者为上第，送名中书门下，请超与处分。问义十条通七，策通四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与官。下者罢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读一经，言音典切，即令所司举送试，通，便与出身。今年举人，或旧业既习，理难速改，或远州所送，身已在途，事须收奖，不可中废。其今秋举人中有情愿依旧业举者，亦听。今年之後，一依新格。”敕旨：“进士明经，置来日久，今顿令改业，恐难有其人。诸色举人，宜与旧法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

又曰：建中初，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奏：“应口问大义、明经等。举人明经之目，义以为先。比来相承，惟务习帖，至于义理，少有能通。经术寝衰，莫不由此。今若顿取大义，恐全少其人。欲且因循，又无以劝学。请约举司旧例，稍示考义之难，承前问义。不形文字。落第之後，喧竞者多。臣今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既与策有殊，又事堪微证，凭此取舍，庶归至公。如有义策全通者，五经举人，请准广德元年七月敕，超与处分，明经请减两选。伏请每岁甄奖不过数人，庶使经术渐兴，人知教本。”敕旨：“明经义策全通者，令所司具名闻奏，续商量处分。馀依。”

又曰：建中初，尚书左选权知礼部贡举顾少连奏：“伏以取士之科，以明经为首；教人之本，则义理为先。至于帖书，及以对策，皆形文字，并易考寻。试义之时，独令考对，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伏请准建中二年十二月敕，以所问录於纸上，各令直书其义，不假文言。仍请依经疏对。”敕旨：“宜依元和二年十二月礼部贡院奏，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准旧试墨义十条，五经通六便放入策。”诏从之。

又曰：建中三年四月，敕礼部：“应进士举人等，自今已後，如试官并不合选，诸色出身人等，有应举者，宜先於举司陈状，准例考试。如才堪及第者，送名中书门下，重加考核；如实不堪，郎令所司追纳告身，注毁官甲，准例与及第，至选日仍稍优与处分；其正员官，不在举限。”

又曰：贞元中，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於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升第之日，虽众望不惬，然一岁选士才十四五，数年之内，居台省者十馀人。

又曰：元和三年四月，以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王涯为都官员外郎，吏郎员外郎韦贯之为果州刺史。先是，策贤良，诏杨於陵、郑敬、李益与贯之同考覆。是时牛僧儒、皇甫、李宗闵条对甚直，无所畏避。考官第其策，皆居三等。权幸或恶其诋己，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为唱诽。又言，涯居翰林，其甥皇甫中选，考核之际，不先上言，故同坐焉。居数日，贯之再黜巴州司马，涯虢州司马，杨於陵遂出为广州节度。裴时为翰林学士，居中覆视，无所同异。及为贵幸，泣诉请罪于上。上不得已，罢翰林学士，除户部侍郎。

又曰：元和中，权知礼部侍郎庾承宣奏：“臣有亲属，应明经进士举者，请准旧例，送考功考试。”从之。

又曰：长庆元年，敕：“今年钱徽下进士郑朗等一十四人，宜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等重试。”覆落十人。三月丁未，诏曰：“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郑朗等昨令重试，不求深僻题目，贵观学艺浅深。《孤竹管》是祭天之乐，出于《周礼》正经，阅其程试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词律鄙浅，芜可知。其孔温业等三人粗通，可与及第，其馀落第。今後礼部举人，宜准开元二十五年敕，及第人所试杂文并策，先送中书门下详覆。”

又曰：长庆中，礼部侍郎王起奏曰：“伏以礼部放榜，已是成名；中书重覆，尚未及第。若重覆之中，万一不定，则放榜之後，远近误传。其於事理，实为非便。臣伏请每年进士堪及第者，本司考试讫，其诗赋先送中书门下详覆後，敕却下本司，然後准旧例，大字放榜。”从之。

又曰：太和初，以散骑常侍冯宿、太常少卿贾𠋡束、库部郎中庞严为考官。策第二十二人。而前进士刘𠆢策最切直，不居是选。其间指陈时事，不避贵近，言词激切，士林感动，虽晁、董无以过也。而考官有所畏忌，不敢上闻，随例摈斥。识者之议，喧然不平，守道正人传其文，至有相对而泣者。谏官等或将其策白于宰臣，宰臣怯惮，亦不敢为之明白。登科人李者，深有所愧，抗表请让官于𠆢，事竟不行。天复初，刘季述败，起居郎罗衮上疏请追赠𠆢。於是下诏赠左谏议大夫，仍访子孙叙用。初，𠆢条对制策，言宦官权盛，後必为患。及是，果然也。

又曰：太和中，礼部侍郎李汉奏：“准大和七年八月敕，贡举人不要试诗赋策，且先帖大经小经，共十帖，次对正义十道，次试论义各一首讫，考核，放及第。”

又曰：太和八年，中书门下奏：“进士放榜，旧例礼部侍郎皆将及第人名先呈宰相，然後放榜。伏以委任有司，因当精慎。宰臣先知取舍，事匪至公。今年以後，请便令放榜，不用先呈人名。其及第人，所试杂文及乡贯三代名讳，并当日送中书门下。”便令定例。

又曰：会昌三年，敕：“礼部所放进士及第人数目，今後但据才堪者即与，不要限人数。每年止于十人五人总得。”

又曰：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朝廷设文学之科，以求髦俊，台阁清选，莫不由兹。近缘核实，不在於乡闾，超名颇杂於非类，致有跋扈之地。请计交通，将澄化源，在举明宪。臣等商量，今日以後，举人於礼部纳家状，後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诸知者为保。如有缺孝弟之行、资朋党之势、迹由邪径、言涉多端者，并不在就试之限。如容情故自相隐蔽，有人纠举，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仍委礼部，明为戒励，编入举格。”敕旨依奏。

又曰：大中初，礼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续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彦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涿、郑延休等皆以文艺为众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选取。其所试诗赋并封奉进，止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韦琮等考，尽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进，止并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试只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从今以後，便依常例取舍，不得别有奏闻。”

又曰：大中初，敕：“自今放进士榜後，杏园任依旧宴集，所司不得禁制。”（先是武宗好巡游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

又曰：大中九年，吏部试宏辞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所劾。侍郎裴谂改及国子祭酒，郎中周敬罚两月俸，考官刑部郎中唐扶出为虔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俸。其登科十人并落下。

又曰：大中十年，礼部侍郎郑颢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仍令所司逐年编次。

又曰：大中十二年，中书舍人李藩知举，放博举宏辞科陈琬等三人。及进诗赋论等，召藩谓曰：“所试诗中重用字，何如？”潘曰：“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上曰：“此诗似不及起。”乃落下。

李肇《国史补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由其中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切。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拨解，（然拨解亦须预记人为词赋，非谓自荐。将试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往还，既捷列名於慈恩寺谓之题名，会大宴于曲江亭谓之曲江会，（曲江大会在关试後，亦谓之关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归乡间谓之离会。）籍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毛燥，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隶业谓之夏课，挟藏而入试谓之书策。此其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志，故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

制举科（附）

《唐书》显庆三年二月，志烈秋霜科。（韩思彦及第。）乾封元年，幽素科。（苏瑰、解琬、苗神容、格辅、元除昭、刘讷言、崔谷神及第。）上元三年正月，词殚文律科。（崔融及第。）

永隆元年，岳牧举。

垂拱四年十二月，词标文苑科。（房晋、皇夔、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业科。（李文愿及第。）

长寿三年四月，临难不顾、徇节宁邦科。（薛稷、寇Γ及第。）

证圣元年，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张猗及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天元年，文艺优长科。（韩及第。）
神功元年九月，绝伦科。（苏、崔玄童、袁仁、敬可凤、孟温礼、洪子与、卢从愿、赵不欺及第。）
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崔翘、郑微及第。）少疾恶科。（冯万石及第。）
长安二年龚黄科。（马克麾及第。）
神龙二年，才膺管乐科、（张大求、魏启心、魏、卢绚、张文成、褚ギ、咸庆业、郭邻、赵不为及第。）才高位下科。（冯万石、晁良贞、张敬及第。）
三年，材堪经邦科、（张九龄、康元瑰及第。）贤良方正科。（苏晋、宋务光、寇Γ、卢怡、吕恂及第。）
景龙三年，抱器怀能科、（夏侯及第。）茂才异等科。（王敬从、卢重弘及第。）
景□二年，文以经国科、（袁晖、韩朝宗及第。）藏名负俗科。（李俊之及第。）
先天元年，文经邦国科、（韩休及第。）藻思清华科、（赵冬曦及第。）寄以宣风则能兴化变俗科、（郭之及第。）道侔伊吕科、（张九龄及第。）手笔俊拔超越辈流科。（杜昱、张子渐、张秀明、常无名、赵居贞、贾登、那巨及第。）
开元二年，直言极谏科，（梁卿、袁楚客及第。）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孙逖及第。）良才异等科。（邵闰之、崔翘及第。）
五年，文史兼优科、（李期、康子九、达奚及第。）文儒异等科。（崔侃、褚庭晦及第。）
六年，博学通议科。（郑少微、萧诚及第。）
七年，文词雅丽科。（邢巨苗、晋卿、褚思光、赵良器及第。）
十二年，将帅科。（裴敦复、房自谦及第。）
十五年，武足安边科、（郑、樊衡及第。）高才沉沦草泽自举科。（邓景山及第。）
十七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科。（吴巩及第。）
十九年，博学宏词科。（郑、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鱼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刘璀、杜绾及第。）智谋将帅科。（张重光、崔圆、李广琛及第。）
天宝元年，文词秀逸科。（崔明允、颜真卿及第。）
六年，风雅古调科。（薛据及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三年二月，词藻宏丽科。（杨绾及第。）
大历二年，乐道安贫科。（杨膺及第。）
六年，讽谏主文科。（郑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姜公辅、元友直、樊泽、吕元膺及第。）文词清丽科，（奚陟、梁肃、刘公亮、郑辕、沈封、吴通玄及第。）经学优深科，（孙比、黎逢白、季随及第。）高蹈丘园科，（张绅衡、良儒、苏哲及第。）军谋越众科，（夏侯审、平知和、郑儋、凌正、周渭、丁亻先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郭黄中、崔浩、李牧及第。）
贞元元年九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韦执谊、郑利用、穆贤、杨为邝、裴复、柳公绰、归登直、李言、崔、郑敬、魏弘、简回、元估、徐衮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熊执易、刘简甫及第。）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许贽及第。）
四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崔元翰、裴次元、季彝、崔丰、史牟、陆震、柳公绰、赵参、徐弘毅、韦彭寿、邹儒立、王乃、杜佗、元易、王真及第。）清廉守节政术可称堪任县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闻于乡闾科。（张皓及第。）
十年十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王播、朱谏、裴度、熊执易、许尧佐、徐弘毅、崔群、皇甫、王仲舒、许季同、仲子陵、郑士林、丘颛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朱颖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张平叔、李景亮及第。）
其年四月，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韦、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章珩、李、元修、萧亻免、沈传师、柴宿及第。）达于吏理可使从政科。（陈岵及第。）
三年四月，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牛僧孺、皇甫、李宗闵、李正封、吉弘宗、徐晦、贾练、王起、郭球、姚衮、便威及第。）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冯苞、陆旦及第。）军谋宏远材任将帅科，（樊宗师及第。）达於吏理、可使从政科。（萧睦及第。）
长庆元年十二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宠严、任琬、吕述、姚中、韦曙、李回、崔、崔龟从、韦正实、崔知陈、白玄锡及第。）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科，（崔郢及第。）军谋宏远材任将帅科，（吴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坟典，达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申、相俭、韦端、符钅予、元褒、萧敞、相鲁士、来择、赵祝、裴恽、韦繇、李昌实、严封、李涯、萧夷中、求元晦及第。）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科，（韦正实及第。）军谋宏远，材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将科。（裴俦、侯□章及第。）
太和二年闰三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裴休、裴素、李、南卓、李甘、杜牧、马植、郑亚、崔博、崔、王式、罗邵京、崔渠、韩宾、崔慎由、苗、韦昶、崔焕、崔谠及第。）详明吏理，达於教化科，（宋[1234]及第。）军谋宏达，堪任将帅科。（郑冠、李式及第。）
卷六百三十　治道部十一
荐举上
《礼记□檀弓下》曰：赵文子知人，所举於晋国，管库之士，七十有馀家。（管库之士，府吏以下官长所置也。举之於君，以为大夫士也。管，键也。库，物所藏。）
《礼记□杂记》曰：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僻也。可人也。”（言此人可也。但居恶人之中，使之犯法。）
又《儒行》曰：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左传□庄公》曰：鲍叔帅师来言曰：“子纠，亲也，请君讨之。（鲍叔乘胜而进军，志在生得管仲，故托不忍之辞。）管、召，仇也，请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仇。甘心，言欲快意戮杀之。）乃杀子纠於生窦，召忽死之。管仲请囚，鲍叔受之，及堂阜而税之。（堂阜，齐地。或曰鲍叔解夷吾缚於此，因以为名。）归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高，齐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从之。
又《僖中》曰：“晋侯问原守於寺人勃。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径犹行也。）故使处原。（从披言也。衰虽有大功，犹简小善以进之，示不遗劳。）
又《僖下》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於暷，终朝而毕，不戮一人。（暷，楚邑。自旦及食时为终朝。）子玉复治兵於，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楚邑。自旦夕为终日。）国老皆贺子文子，子文饮之酒。贾尚幼，後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於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
又曰：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饷盍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请君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仲，桓公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夫。
又曰：晋於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礼之本也。《夏书》：‘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乃使将中军。
又曰：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ゾ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周，备也。不偏以一恶弃其善。）与人之壹也；（一无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惧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子桑，公孙技，举孟明。）《诗》曰：“于以采蘩，于沼於；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诒厥孙谋，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言子桑有举善之谋。）
又曰：晋於夷，舍二军。使狐射姑将中军，赵盾佐之。阳处父至自温，改於董，易中军。阳子，成季之属也，故党於赵氏，且谓赵盾能。曰：“使能，国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为国政。
又《文下》曰：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阳，帝颛顼之号。八人，其苗裔。）苍舒、メ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此即垂、益、禹、皋陶之伦。庭坚即皋陶字。）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高辛，帝喾之号。此八人，稷、契、朱虎、熊罴之伦。）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尧不能举。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酗褖、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
又《襄三》曰：祁奚请老，（老，致仕。）晋侯问嗣焉。（嗣，续其职者。）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解狐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赤，职之子伯华。）於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各承其父。）君子谓祁奚於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解狐得举，（未得位，故曰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军尉。物，事也。）能举善也。夫惟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襄三十》曰：郑子皮授子产政，辞曰：“国小而逼，（逼近大国。）族大宠多，不可为也。”子皮曰：“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国无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国乃宽。”（为大所恤故也。）

《论语》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又曰：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之，各举所知，则贤才无遗。）

又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仆巽，与文子同升诸公。（孔曰：大夫仆巽本文子家臣，荐之使与己并为大夫，同升在公朝。）子闻之，曰：“可以为文矣。”（孔曰：言行如是，可谥为文。）

《史记》曰：秦缪公以羊皮赎百里奚，释其囚，与语国事。百里奚让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贤而世莫知。臣尝游，困於齐，而乞食饣至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齐君无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齐难，遂之周。周王子颓好牛，臣以养牛干之。及颓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诛。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诚私利禄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之难。是以知其贤。”於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又曰：秦孝公下令曰：“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士，明行尝罚。孝公善之，卒用鞅法，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又曰：王稽使於魏，问郑安平：“魏有贤人，可与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王稽知其范雎，乃载以入秦。

又曰：赵烈侯好音，谓相国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则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亩。”公仲曰：“诺。”不与。居一月，烈侯问歌者，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复问，公仲终不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谓公仲曰：“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四年，亦有进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贤，可。”公仲乃进三人。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所与无不充。君悦，乃使使谓相国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史，赐相国衣二袭。

《史记》：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诸大臣谋，欲与秦，恐秦城不得，见欺；欲勿与，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舍人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愿结交。”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於赵王，故燕王欲结交於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於是王召问蔺相如，以为贤，遂使奉璧入秦。

又曰：赵奢，赵之田部吏也。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赵奢以法治之，杀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将杀奢。奢因说曰：“君於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当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於天下耶？”平原君以为贤，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国赋，大平民富，而府库实，卒为名将。

又曰：陈平亡楚归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与语而悦之，乃拜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欢。後绛侯、灌婴等咸谗平曰：“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忠，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愿王察之。”汉王疑，召让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无益於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亦何足疑乎？”王乃厚赐平，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後高祖定天下，与平剖符，世世勿绝为户牖侯。平辞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谋计，战胜克敌，非功而何乎？”平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

《汉书》曰：韩信投汉，萧何等已数言，上不用，即亡。何闻信去，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一二日，何来谒，上见，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亡者谁？”曰：“韩信。”上曰：“亡者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张晏曰：无事用信也。）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

又曰：叔孙通降汉，从弟子百馀人。然无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数年，幸而得从降汉。今不进臣等，专言大猾何？”通乃言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释之字季，南阳人。与兄仲同居，以赀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年不得调，亡所知。释之曰：“久官减仲之产，不遂。”欲免归。中郎将爰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

又曰：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爱幸。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又曰：武帝初即位，是时丞相田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也。”

又曰：韩安国为人多大略，知当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贪嗜财货。然所推举士，皆贤於己者。

又曰：张安世，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弗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幕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

又曰：朱买臣随上计吏为卒，将重车至长安，诣阙上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上计吏卒更乞丐之。会邑子严助贵幸，荐买臣。召见，说《春秋》，言《楚辞》，帝甚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与严助俱侍中。

又曰：前将军韩增举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城。都尉宋将言莎车与旁国攻杀汉使，奉世与其副严昌计，遂以节谕诸国王，发其兵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降，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宣帝召见韩增曰：“贺将军所举得人。”

又曰：王章奏王凤不忠，天子感悟，谓章曰：“微京兆言，吾不闻社稷计。且惟贤知贤，君诚为朕求可以自辅者。”於是章奏封事，荐中山孝王舅琅琊太守冯野王，上欲以代凤。章於此为凤所忌。

又曰：何武为人仁厚，好进士，奖称人之善。为楚内使，厚两龚。在沛郡，厚两唐。及为公卿，荐之朝廷。此人显於世者，何侯之功也。世以此多焉。

又曰：大将军王凤用事，上遂谦让无所专。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乃召见，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

又曰：王凤病，天子数自临问，亲执其手，垂涕曰：“将军病，如有不讳，平阿侯谭次将相矣。”凤顿首泣曰：“谭等虽与臣至亲，行奢僭，无以率导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臣敢死保之。”初，谭等倨不肯事凤，而音敬凤，卑恭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故荐之。
又曰：哀帝有诏举太常，王莽私从何武求举，武不敢举。后数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马董贤印绶，诏有司举可代司马者。莽故大司马，辞位，辟丁、傅，众庶称以为贤。又太后近亲，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武为前将军，素与左将军公孙禄相善，二人独谋议，以为往时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吕、霍、上官持权，几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无嗣，方当选立亲近辅幼主，不宜令异姓大臣持权，亲疏相错，为国计便。於是武举公孙禄可大司马，而禄亦举武。太后竟自用莽为大司马。莽讽有司劾奏武、公孙禄互相称举，皆免。
又曰：王嘉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皆故二千石有名称，天子纳而用之。
《续汉书》曰：虞诩以左雄有忠公节，上疏荐之曰：“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危难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蹇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书。
又曰：陈蕃、胡广等上疏荐徐犀等曰：“臣闻善人，天地之纪，治之所由也。伏见处士豫章徐犀、城阳姜肱、汝南袁阆、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德行纯备，著於民听。若使擢登三事，协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车玄征之。
又曰：桥玄迁司空，转司徒，素与南阳太守陈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荐球为廷尉。
又曰：皇甫规字威明，安定人。拜度辽将军，上书荐中郎将张奂自代。及党事起，天下名贤多见染逮。规虽为名将，素誉不高，自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荐故大司农张奂，是附党。”朝廷知而不问也。
卷六百三十一　治道部十二
荐举中
《东观汉记》曰：光武召邓禹曰：“吾欲北发幽州突骑，诸将谁可使者？”禹曰：“吴汉与邓弘俱客，苏弘称道之。禹数与语，其人勇鸷有智谋，诸将鲜及。”上以禹为知人。上欲定河内，问禹曰：“诸将谁可守河内者？”禹曰：“寇恂文武备足，有牧民御众之才。”上乃用之。
又曰：东平王苍荐吏吴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萧何荐韩信，设坛即拜，不复考试。”以良为议郎。
又曰：王丹字仲回。初，有荐士於丹者，丹选举之。而後所举者陷罪，丹免。客惭自绝。俄而征丹复为太子太傅，乃呼客见之，谓曰：“何量丹之薄？”不为设食以罚之，相待如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南阳太守杜诗上疏荐伏惠公曰：“窃见故大司徒阳都侯伏惠公，自行束，讫无毁玷。笃信好学，守死善道。经为人师，行为仪表，众贤百姓，仰望德义。微过斥退，久不复用，识者愍惜，儒士痛心。”

又曰：上尝问宋弘通博之士，弘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几，近也。）及扬雄、刘向父子。於是召谭，拜议郎、给事中。上每宴，辄令鼓琴，好其繁声。弘闻之，不悦，悔於荐举。闻谭内出，遣吏召之。谭至，不举席而让之曰：“吾所以荐子者，欲令辅国家以道。而今数进郑声以乱雅乐，非硕德忠正也。”後大会群臣，上使谭鼓琴，见弘，失其常度。上怪而问之，弘乃离席免冠谢曰：“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而令朝廷钦悦郑声，臣之罪也。”

又曰：杜林字伯山，扶风人，为御史。先与郑兴同寓陇右，乃荐之。上乃征兴为太中大夫。

又曰：陈宠字昭公，沛人，为尚书。宠性纯淑，周密重慎。时有表荐，辄自手书削草，人莫得知。

又曰：韦豹字季明，数年辟公府，辄以事去。司徒刘恺辟之，谓曰：“卿轻人，好去就，故爵位不逾。今岁垂尽，当辟御史，意在相荐，子其留乎？”豹曰：“犬马齿衰，岂敢久待？荐之私，非所敢当。”遂跣而起。恺追之，遥去不顾。

范晔《後汉书》曰：东平王苍以至戚辅政，时班固始弱冠，说苍曰：“将军以周、邵之德立於本朝。今者将军幕府新开，广延群俊，四方之士，颠倒衣裳。将军宜效唐、殷之举，审伊、皋之荐，令远近无偏，幽隐必达，光名宣於当世，遗烈著於无穷。窃见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冯晋、扶风掾李育、京兆督邮郭基、凉州从事王雍、弘农功曹殷肃，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绝才，德隆当世。如蒙征纳，以辅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为叹也。”苍纳之。

又曰：曹腾加位特进，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等，皆所举也。

《汉杂事》曰：傅喜为右将军，傅太后与政事。喜数谏之，后不悦。喜上印绶，病在家。司空何武、尚书唐林上书曰：“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带甲百万，邻国不以为难；子玉为将，文公仄席而坐，及其死，君臣相庆。百万之众，不及一贤。”於是上拜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又曰：谷永为尚书，荐薛宣曰：“窃见少府宣，材茂行洁，达於从政；有退食自公之节，寡移赏游说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诗，舍功实之臣，任虚华之誉，是以越陈宣行能，惟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为御史大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太祖既定河北，而高举并州叛，卫固与范先通谋。太祖谓荀曰：“河东被山带河，当今天下之要地也。君为我举萧何、寇恂以镇之。”曰：“杜畿可。”於是拜畿为河东太守，固等卒伏。

又曰：颍川戏志才，筹画之士，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书曰：“自志才亡後，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才，谁可以继之？”荐郭嘉。召见，与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嘉亦喜曰：“真吾君矣。”

又曰：张字隽义，河间人也。虽武将，而爱儒士。尝荐同郡毕谌经明行修。诏曰：“昔祭遵为将，常置五经大夫居军中，与诸生雅歌投壶。今将军外勤戎旅，内存国朝，朕嘉将军之意，擢谌为博士。”

又曰：桓范荐徐宣曰：“臣闻帝王用人，度世授才，争夺之时，以策略为先，分定之後，以忠义为首。故晋文行子犯之计，而赏雍季之言；高祖用陈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也。窃见尚书徐宣，体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随世俗，确然难动，有社稷之节。今仆射缺，宣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如宣者。”帝遂以宣为右仆射。

又曰：陈群荐广陵陈矫、丹阳戴乾，太祖并用之。後乾以忠义死，矫为名臣。

《蜀志》曰：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惟徐元直（徐庶，字元直。）谓为信然。时先主屯新野，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造亮，凡三。於是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吴志》曰：刘繇字正礼，东莱人。兄岱，字公山。平原陶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洪曰：“若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礼於後，所谓御二龙於长衢，骋骐骥於千里，不亦可乎？”

又曰：周瑜荐鲁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权即召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独引肃还，合榻对食。

又曰：凌统字公绩，吴郡人。为孙权将，甚见亲重。时有荐同郡盛暹於权者，以为梗概大节，有过於公绩。权曰：“但令如公绩足矣。”後召暹夜至，公绩已卧，闻之，摄衣出门，执其手以入。其爱善不害如此。

《晋书》曰：桓彝字茂伦。性通朗，早有盛名。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於无闻，或得之孩抱。时人方之许、郭。

又曰：刘惔尝荐吴郡张凭，卒为美士。众以此服其人。

又曰：华谭字令思，广陵人。除鄄城令，过璞水，作《庄子赞序》以示功曹。而廷掾张延为作答教，其文甚美，谭异而荐之，遂得升擢。比谭为庐江，延谭已为郡。谭至庐江，举寒族周访为孝廉，访果立功名。时以谭为知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江统为司徒左长史。东海王越为兖州牧，以统为别驾，委以州事。与统书曰：“昔王子师为豫州，未下车，辟荀慈明；下车，辟孔文举。贵州人士，有堪应者否？”统举高平郄鉴为贤良，陈留阮为直言，济北程收为方正。时以为知人。

徐广《晋纪》曰：张华少自牧羊，而笃志好学。初为县史，卢钦奇其才，数称荐之。

《晋中兴书》曰：贺循，会稽人。郡铃下有杨方者，字公回，世为郡威仪。少好学，有奇才，以门役在阁下。公事之暇，辄读五经，乡邑未之别也。内史诸葛恢闻方学，召为给使，见而异之，谓有殊常之才。即解役，散置左右，以门人待焉。由是邦壤敬异方，始得周旋乡贵。虞喜兄弟以儒学立名，并知拨之後，恢欲荐郡功曹於中宗，使方具其事。主簿虞预以荐为美送示，太常贺循遂向京师称美之。司徒王导辟以为掾。方始出都，交游人间，缙绅咸厚遇之。

傅畅《晋诸公赞序》曰：魏舒虽有宇量，众望未能悉归。侍中任恺为世祖所委任，泰始中，启舒散骑常侍、侍中、尚书令，又为吏部，迁仆射。舒虽体度弘雅，而才钝无所创设，迁光禄大夫、开府领司徒，世祖临轩使太常任恺拜授舒。时以恺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人人为之愤叹也。

《宋书》曰：刘穆之为丹阳尹，凡所荐达，不纳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文若之举善，然不举不善。”

又曰：王镇恶颇读诸子兵书，喜论军国大事，骑射非长而纵横善果断。武帝伐广固，镇恶时为临澧令，人或荐之。武帝召与语，异焉。因留宿，且谓参佐曰：“镇恶，王猛孙。所谓将门有将。”即署前部贼曹。破贼有功，封博陆县五等子。

又曰：谢晦字宣明。初为昶建威府中兵参军。孟昶死，帝问刘穆之昶府谁堪人府，穆之举晦。即命为太尉参军。武帝尝讯狱，其旦，刑狱参军有疾，晦代之。晦车中一览讯碟，随问，酬对无失，即日署刑狱贼曹。

又曰：张邵元嘉五年为征虏将军，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华与邵不和，及华参要，亲旧为之危心。邵曰：“子陵（陵，华字。）方弘至公，岂以私隙害正义。”是任也，华实举之。

又曰：晋平王休佑为南徐州，帝就褚彦回求干事人为上佐，彦回举沈文季，转骑长史、东海太守。

又曰：刘道产在雍州，有惠化，远蛮归怀，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到产死，群蛮大为寇暴。孝武西镇襄阳，江夏王义恭荐柳元景，乃以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至，广设方略，斩获数百，郡境肃然。

又曰：荀伯子好学，博览经传。解褐为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中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著作郎徐度重其才学，举伯子及王韶之并为佐郎，同撰《晋史》。
《齐书》曰：博昭字茂远。御史中丞刘俅荐於武帝。永明初，以为南郡王侍读。
又曰：孔休源字庆绪。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观此足称王佐之才。”琅琊王融雅相友善，荐之於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
又曰：江革字休映。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举。谐之方贡琅琊王沉，便以革代之。
又曰：武帝将下都，刘怀珍白帝曰：“夏口是兵冲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纳之。与武帝书曰：“汝既入朝，当须文武兼资人委以後事。”武帝乃举柳世隆自代，转为武陵王前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
又曰：明帝诏求异士，始安王遥光表荐王昧及东海王僧孺，除柬散骑从事、中郎将。
又曰：梁武帝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纪，恽言柳庆远。武帝曰：“文和吾已知，所问未知者耳。”因辟为别驾。
又曰：陆厥字韩卿。少好属文。永明元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曹掾顾之表荐厥堪举秀才。
《梁书》曰：何逊字伯言。八岁能赋。沈约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天监中，兼尚书水部员外郎，南平王引为宾客。後荐之於武帝，与吴均俱进幸。
又曰：朱异字彦和，吴郡人也。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异。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甚说之。谓左右曰：“朱异实异能。”後见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又曰：陆襄字师卿，天监三年，都官尚书范轴表荐襄，起家为著作郎。
《陈书》曰：陆琼字伯玉。幼聪惠，有令名，深为文帝所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及宣帝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於宣帝，言其“识优敏，文史足用，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曹掾缺，允膺兹选。虽阶次小逾，其屈滞已积。”乃除司徒左西掾。
《北齐书》曰：祖鸿勋，范阳人也。仆射临淮王表荐鸿勋有文学，宜试一官。敕除奉朝请。人谓之曰：“临淮举卿，便以得调。竟不相谢，恐非其宜。”鸿勋曰：“为国举才，临淮之务。但鸿勋何从而谢之？”闻而喜曰：“吾得其人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杜如晦少聪悟，精彩绝人。太宗引为秦府兵曹，俄改陕州长史。房玄龄白太宗曰：“馀人不足惜，杜如晦聪明敏达，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乃请为秦府掾，封延平县男，补文馆学士。贞观初，为右仆射。

又曰：李大亮，隋末为贼所获，同辈百馀人皆死。贼帅张弼见而异之，独释与语，遂定交於幕下。大亮既贵，每怀张弼之恩。贞观末，弼为将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诸途，识之，持弼手而泣，悉推家产以遗弼。弼辞不受。大亮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荣贵，乃张弼之恩力也。乞回迁臣之官爵以授之。”太宗即日以弼为中郎将，俄迁代州都督。

又曰：岑文本初事萧铣，江陵平，就授秘书郎兼直中书省。李靖骤称其才，擢拜中书舍人，渐蒙恩遇。时颜师古谙练故事，长於文诰，时无迨者，冀复用之。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乃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枢密。

又曰：狄仁杰授汴州判佐，工部尚书阎立本黜陟河南。仁杰为人诬告，立本惊谢曰：“仲尼观过知人，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特荐之，迁并州法曹。

又曰：张柬之进士擢第，为清源丞，年且七十馀。永昌初，自免。复应判策试毕，有传柬之考，入下科。柬之叹曰：“余之命也。”乃委归襄阳。时中书舍人刘允济重考策，自下升甲科，为天下第一，擢拜监察御史，累迁荆州长史。长安中，则天问狄仁杰曰：“朕要一好人任使，有乎？”仁杰对曰：“陛下则何任使？”则天曰：“朕方待以将相。”仁杰曰：“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幸相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大才以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心也。”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忠於国家。”则天召以为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杰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仁杰曰：“臣荐之，请为相也。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乃迁秋官侍郎。及姚崇将赴灵武，则天令举内外堪为宰相者。崇曰：“张柬之沉厚有谋，能断大事。且其人年老，惟陛下急用之。”登时召见，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年已八十。与桓彦范、敬晖等诛二张，兴复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

又曰：张嘉贞落拓有大志，亦不自异，亦不下人。自平乡丞免归乡里，布衣环堵之中，萧然自得。时人莫之知也。张循宪以御史出使，还次蒲州驿。循宪方复命，使务有不决者，意颇病之。问驿吏曰：“此有客乎？”驿吏以嘉贞对。循宪召以相见，咨以使事积时凝滞者，嘉贞随机应之，莫不豁然。乃命草表，又出其意外。他日，则天以问循宪，具以实对，因请以己官让与之。则天曰：“卿能让贤美，朕岂无一官自进贤耶？”乃召见内殿，隔帘与语。嘉贞仪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伟，神彩俊杰，则天甚异之。因奏曰：“臣生居草莱，目不睹朝廷之事。陛下过听，引臣天庭，此万代一遇也。然咫尺之间，若隔口雾。臣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曰：“善。”遽命卷帘。翌日，拜监察御史。开元中，用之为相。

又曰：姜皎荐源乾曜，玄宗见之，大悦，骤拜为相。谓左右曰：“此人仪形庄肃，类萧至忠。朕故用之。”左右曰：“至忠以犯逆死，陛下何故比之？”玄宗曰：“我为社稷计，所以诛之。然其人信美才也。”

又曰：李少与乡人翟让聚众为盗，推李密为主。言於密曰：“天下大乱，本为饥苦。若得黎阳一仓，大事济矣。”遂袭取之。时在饥饿，就食者数十万人。魏征、高季辅、杜正伦、郭孝恪辈客游，一见，便加礼敬，引之卧内，谈论忘疲。及虎牢获戴胄，亟相推荐，咸至大官。时称有知人之鉴。

又曰：李义府侨居於蜀，袁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托其子曰：“此子有七品相，愿提拔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此外非所知也。”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拜监察御史，後位至宰相。

《白虎通》曰：“诸侯所以贡士於天子者，进贤称善者也。天子躬求之者，贪义也。治国之道，本在得贤；得贤即治，失贤即乱。”

《孔丛子》曰：子高见齐王，王问谁可任临淄宰。称管穆焉。王曰：“穆也容貌陋，民不敬者。”子高答曰：“夫见敬在德，且臣所称，其才也。君王闻晏子、赵文子乎？晏子长不过六尺，面貌丑恶，齐国之上下莫不宗焉。赵文子其身如不胜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体陋，辞气又讷；其相晋国以宁，诸侯敬服，皆德故也。以穆躯形方诸二子，犹悉贤之。昔臣尝行临淄市，见屠商焉，身长八尺，须如戟，面正红白，市之男女，未有敬者，无德之故也。”王曰：“是所谓祖龙始者也。诚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为临淄宰。

《韩子》曰：赵武荐四十六人於其君。及武之死也，四十六人皆就宾位，无私德若此。武荐白屋之士六十余家。

《战国策》曰：淳于髡见七人於宣王。王曰：“子来也。寡人闻千里一士，是比肩相望；百世一圣，若随踵而至者也。今子一日而见七士，不亦众乎？”髡曰：“不然。夫鸟同翼者聚居，兽同足者俱行。今求茈葫、桔梗於沮泽，则累世不得一焉；若求之梁甫之阴，则连目。夫物有等。今髡，贤者之俦，王求士於髡，譬如挹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言易得也。）

《国语》曰：文公使原季为卿。（原季赵衰。文公二年为原大夫。）辞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三德：先披，先轸臣也。偃，狐偃也。三子皆偃所进。）以德纪民，其章大矣，不可废也。”使狐偃为卿，辞曰：“毛之智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臣，其齿又长。（毛，偃之兄。齿，年。）毛也不在位，不敢闻命。”乃使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

又曰：赵宣子言韩献子於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车乘干行，（秦与晋战，在鲁文十二年。）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韩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无犯，犯而不隐，义也。吾言汝於君，惧汝不能也。举之而不能，党孰大焉！勉之。临长晋国者，非汝其谁？勉之！”告诸大夫曰：“可贺我矣。吾举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免失举之罪。）

《韩诗外传》曰：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谓简主曰：“吾所树朝廷之大夫半，所树边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恶我於明君，朝廷大夫中我於法，边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复树德於人。”简主曰：“噫！子言过矣。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得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之所树，其非人耳。”

《吕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言其病困。）如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愿仲父教之寡人也。”管仲敬诺，曰：“谁欲相？”（欲用谁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志。”勿己，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自丑其德不如黄帝，又恕不若己也。）其於国也，有不闻；（不求闻而善，求在利国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事职不求知之。）其於人也，有不见也。（务在济民不求见也。）勿己，则隰朋可矣。”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但规模而已，不复自斫削。）大庖不豆，（调和五味，不复自列。）大虔不闻。

又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甚矣，将奈社稷何？”对曰：“臣之庶子鞅者，愿王以国听之。若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谓左右曰：“岂不悲哉！夫以公叔之贤，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强，魏果弱。

又曰：百里奚之未遇时，至虢而虏，饭牛於秦，练以鬻五之皮。公孙披得，悦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公曰：“买之五羊皮而臣之，无乃为天下笑乎？”披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臣为忠，彼信贤也。境内将服，敬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用之，谋无不当，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有功。
《说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遇翟黄乘轩车。子方曰：“子何以至此乎？”曰：“昔西河无守，臣进吴起；邺无令，臣进西门豹；酌无令，臣进北门可；君欲攻中山，臣进乐羊；魏于天下难治，臣进李克。进此五大夫，爵位於此。”又曰：子贡问孔子曰：“今之臣孰贤？”孔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者乎？”孔子曰：“吾闻鲍叔之进管仲，子皮之进子产；未闻管仲、子产有所进也。”
又曰：孟尝君进客於齐王，三年不见用。故客反见曰：“不知臣之罪耶？君之过耶？”孟尝君曰：“寡人闻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畜。夫子之才必薄矣，尚怨寡人哉？”客曰：“臣闻韩卢，天下疾狗也，见兔而指属则不失兔，望见而放狗，非不能属者罪。”於是孟尝复属齐王，王遂使为相。
又曰：蘧伯玉使之楚，逢公子濮水之上，接草而待，曰：“闻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辞，下士可以托才。三言固可得托也。”伯玉曰：“谨受命。”伯玉见楚王，使事毕，坐从容言士。王曰：“何国最多士？”伯玉曰：“楚多士。而楚不能用。”王曰：“是何言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而吴善用之，贲皇生於楚而晋善用之。今者臣之来，逢子哲曰：‘上士可以托邑，中士可以托言，下士可以托才。三言者固可得托。”於是楚王发使追公子哲濮水之上。子哲还，重於楚，伯玉之功也。
刘向《新序》曰：楚庄王罢朝而晏，樊姬问其故。庄王曰：“与贤相语，不知晏者也。”樊姬曰：“贤相为谁？”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乃问其故。曰：“虞丘子为相数年，未尝进一贤。不知贤，是不智；知而不进，是不忠。不忠不智，安得为贤？”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姬之言。”於是辞位而进孙叔敖。叔敖相楚而庄王霸，樊姬之力。
《海内先贤传》曰：颍川锺皓，字季和，为郡功曹。太丘长陈为西门亭长，皓深独敬异，岁常礼待，与同分义。会辟公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君？”曰：“府君欲得其人，西门亭长可用。”卒为海内高名之臣，归以公相之位。
《三辅决录》曰：颍阳游殷为郡功曹，有童子张既为书佐，殷察畏之，具设宾馔，以子楚托之。後魏王以问，既称楚文武兼学，王遂以为汉兴郡。
《管辂别传》曰：赵孔耀至冀州，见裴使君，问：“颜色何以清减！”孔耀曰：“体本无药石之疾，然见清河内有一骐骥，拘系後厩历年，去王良、伯乐百八十里，不得骋其足以起风尘，以此憔悴耳。”“使君言骐骥，今何所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耀言：“平原管辂，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宽大，与世无忌。观天则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览同异则能齐司马季主；游步道术，开神无穷；抱荆山之璞，怀衣光之宝，而为清河郡所录北黉文学，可为痛心疾首者。”裴使君闻言悦，慨曰：“如此，便相为取之。”既檄召辂为文学从事。一相见，清论终日，不觉罢倦。天时大热，移床於廷前树下，乃至鸡鸣。向晨，复出。再相见，便转为钜鹿从事。三相见，转为治中。四相见，转别驾。前至十月，举为秀才。

《文士传》曰：张华荐成公绥曰：“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五，字子安。体璋之质，资不器之量，知深虑明，足以妙见。研思笃好，则仲舒之精，引之世贞斡，足以敦风笃俗。渊才达学，足以弘导世教。固逸伦之殊俊，绅之检式也。”

荀爽《与郭叔都书》曰：陈季方才德秀出，超世逸郡，金相玉质，文章席美，终军、贾谊诚无以加。宜遂贡之宰朝，盛其龙光。盐车之骥，自非伯乐无以显名；采光剖璞，自独见宝，实为足下利之。

孔融《荐祢衡表》曰：伏见处士平原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荦，初涉艺文，登堂睹奥。目所一见，辄传於口；耳所一闻，不忘於心。性与道合，思若有神。若得龙跃天衢，奋翼口汉，足以明近署之多士，增四门之穆穆。

应璩《荐贲伯伟文》曰：璩闻景口浮则应龙翔，治道明则隽臻。是故《良哉》之歌，兴於唐尧之世；《多士》之颂，形於周文之朝。窃见太子舍人贲琳字伯伟，禀性纯和，体素清悫，宜授以千里之涂，任以列曹之职。

陆机《荐贺循、郭纳表》曰：伏见武康令贺循，德量邃茂，才鉴清远。丞阳令郭纳，风度简旷，器识朗拔。准其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纳可太子洗马。

又陆机《荐戴若思文》曰：盖闻繁若登御，然後高墉之功显；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伏见处士广陵戴渊，年三十，字若思，心智足以研幽，才鉴足以辨物。固穷乐志，无风尘之慕；砥节立行，有渫井之洁。诚东南之贵宝，圣朝之奇璞也。

杨方《为虞领军荐张道顺文》曰：盖闻骊龙之珠必沉紫泉之里，垂天之翼必翔青冥之表。窃见处士吴国张道顺，天挺璋，明达清秀，下笔掩雕龙之文，发言吐天之藻。慕西道之杨生，希北巷之颜回。若得清水淬其锋钺，砥砺其锷，必腾跃天路，出觐圣世。

《琴操》曰：史鱼者，卫灵公之相。时蘧伯玉执清廉之节，修仁义之方，史鱼乃荐伯玉於灵公。公曰：“诺。”其後未用。史鱼复入曰：“臣闻抱玉朝君，不如贡贤。夫国危者则思仁，思安者则急贤。公何嫌疑？”灵公谓史鱼以庭褒虚饰，良久乃应之。史鱼出，谓其子曰：“我荐伯玉於公，公以我言为不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自杀以明之。我死後，勿厚敛也。用伯玉，乃敛。”语毕，进药自杀。灵公闻之，曰：“痛哉，寡人谓史鱼徒谦退、欲进士者也！不意乃至於身死。”临丧，拜伯玉代史鱼。公泣曰：“寡人负史鱼，悔焉无及者也。”

卷六百三十三　治道部十四

赏赐

《说文》曰：赏，赐有功也。

《传》曰：蔡公孙归生谓楚令尹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造遑。命於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理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将赏，为之加膳；加膳则饫赐，此所以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晋荀林父灭潞，晋侯赏林父狄臣千室，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曰：“吾获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丧伯氏矣。”羊舌职悦是赏也。曰：“《周书》所谓‘庸庸祗祗’者，此物也。（物，事也。）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谓明德。文王造周，不是过也。”注云：必邗之败，晋侯欲杀林父，士渥浊谏而止之。

又曰：虢公、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皆赐玉五、（双玉为。）马三匹，非礼也。王命诸侯，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又曰：晋侯伐郑，郑人赂晋侯女乐八人。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魏绛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九合诸侯，君之灵也，二三子之劳也。臣何力之有？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子其受之。”魏绛於是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周礼□太宰》以八柄驭群臣。三曰予，以驭其幸。注云：幸谓言行偶合於善，则有以赐予之，以劝後也。

又曰：以九式均节财用。八曰匪颁之式。注曰：式谓用财之节度也。匪，分也；颁，赐也。谓分赐群臣。

又曰：太府以敝馀之赋，以待赐予。

《礼记》曰：天子赐诸侯乐，则以将之；赐伯、子、男乐，则以鼗将之。诸侯赐弓矢，然後专征；赐钺，然後专杀；赐瓒，然後为鬯。未赐瓒，则资鬯於天子。

又曰：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君子与小人不同日。此赏赐之义也。
又曰：若赐之食，而君客人，则命之祭，然後祭。（郑玄曰：虽见宾客，犹不敢备礼也。侍食则不祭也。）君赐之爵，则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饮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虚爵。（不敢先君尽爵。）
《诗》曰：陈锡哉周。注云：言文王能布陈大利以锡。
《书》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赏。
又曰：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又曰：罚弗及嗣，赏延于世。
又曰：功多有厚赏，弗迪有显戮。
《史记》曰：纣囚西伯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而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
又曰：武王灭纣，乃罢兵西归，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郑玄曰：宗彝，宗庙彝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物也已。）於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师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
又曰：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锡尔皂游，（音流）尔後嗣将大出。”遂妻之姚姓之玉女。（皇甫谧曰：赐之玄玉，妻姚姓之女。）
《史记》曰：晋人请公赏从亡者，臣壶叔曰：“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次赏；若以力事我，而辅吾缺者，此受次赏。三赏之後，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音悦）
又曰：晋楚战於城濮。晋侯度河北归国。行赏，狐偃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轸之谋。”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奈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之功乎？是以先之。”
又曰：三国攻晋阳，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没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惟高共（一作赫）不敢废礼。襄子惧、乃夜使张孟同私於韩、魏。韩、魏与合谋，三月丙戌，三国反灭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赏，高共为上。张孟同曰：“晋阳之难，共无功。”襄子曰：“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臣礼，是以先之。”
又曰：汉五年，已杀项羽，定天下，即皇帝位。论功行封，以萧何功最盛，ガ侯。列侯毕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阳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关内侯鄂秋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耳。夫上与楚相拒五岁，尝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尚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於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萧何第一，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秋故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

又曰：项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隋何之功，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随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齐也。陛下发步兵卒五万人，骑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隋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於步卒五万、骑五千也。然而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图子之功。”乃以隋何为护军中尉。

又曰：汉文帝初即位，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苏林曰：男子赐爵，女子赐牛酒也。）皇帝曰：“吕产自置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欲代刘氏。婴留荥阳弗击，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吕产欲为不善，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将军。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益封太尉勃万户，赐金五千斤；丞相陈平、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二千斤。封典客揭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汉书》曰：夏侯婴自上初起沛，常为太仆从，竟高祖崩。以太仆事惠帝及高后，德婴之脱孝惠、鲁元於下邑间也，乃赐婴北第第一，（师古曰：此第者，近北阙之第，婴最第一。）曰“近我”，以尊异之。

又曰：景帝赐卫绾剑。绾曰：“先帝赐臣剑凡六，不敢奉诏。”上曰：“剑，人之所施易，独至於今乎？”绾曰：“具在上使。”取六剑，剑常盛，未尝服也。後迁为御史大夫，代桃侯舍为丞相。然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上以为敦厚，可相少主，尊宠之，赏赐甚多。

又曰：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承日晏不来。东方朔独拔剑割肉，谓其同官曰：“伏日当早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太官奏之。朔後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又曰：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息，流民自占八万馀口，（师古曰：隐度名数而来附业也。）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

又曰：黄霸为颍川太守。是时凤凰、神雀数集郡国，颍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终长者，下诏称扬曰：“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乡化；孝子弟悌，贞妇顺孙，日以众多。行者让路，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无重囚，而吏民乡於教化，可谓贤人君子矣。《书》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赐霸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颍川孝悌有行义，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赐爵及帛。

又曰：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陛下即爱厚之，宜此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不报闻。其後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旁有束薪。客谓主人：‘吏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於上行，馀各以功次，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失火之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千匹，後以为郎。

《后汉书》曰：光武召桓荣，令说《尚书》，甚善之。拜为议郎，赐钱十万，使授太子。每朝会，辄令荣于公卿前敷奏经书。帝称善曰：“得生几晚。”特加赏赐。后荣入会廷中，诏赐奇果。授者皆怀之，荣独手捧之以拜。帝笑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见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宫。后拜太子少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又曰：明帝初即位，赐天下男子爵，人二级；（《汉书音义》曰：男子者，谓户内之长也。商鞅为秦制爵二十级。又赐爵者有罪得赎，贫者得卖与人。）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级，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汉置赐爵自公士以上不得过公乘。故过者得移授也。同产，同母兄弟也。）及流人无名数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占者人一级。（无名数谓文薄也。占谓自归首。）
又曰：管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人受其殃。是以难之。”
又曰：水平中，显宗幸宛，诏诸李随安众宗室会见，并受贺赐，恩宠驾焉。
又曰：郭为并州牧，过京师谢恩，帝并召皇太子、诸王宴语终日，赏赐车马、衣服、什物。
又曰：肃宗纳梁竦女为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诸窦遂谮杀贵人，而陷竦等死狱中，家属徙九县。和帝立後，贵人姊南阳樊调妻慝（於计切。）上书自讼曰：“妾同产女弟贵人，前充後宫，蒙先帝厚恩，得见宠幸，诞生圣明。为窦宪兄弟所见谮诉，使妾父竦冤死，老母孤弟，远徙万里。今值陛下神圣之运，亲统万机，群物得所。宪兄弟奸恶既伏辜诛，妾乃敢昧死自陈所丐。”帝览章，感悟，乃下掖庭令验问之。慝辞证明审，遂得引见，具陈其状。乃留慝止宫中，连月乃出。赏赐衣被、钱帛、第宅，旬月之间，累货十万。慝素有操行，帝益爱之，乃号梁夫人。
《楚汉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赐丹书铁券，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汉有宗庙，尔无绝世。”
《汉魏春秋》曰：天子以曹公典任于外，临时之赏，或宜速乎。乃命公得承制拜诸侯守相，诏曰：“夫军之大事，在兹赏罚，劝善惩恶，宜不旋时。故司马法曰：‘赏不逾月者，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时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盖所用速示威怀而克成洪勋者也。且《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专命之事，苟可以利社稷、安国家而已。况君秉任二伯，师尹九有，突征夷夏，军行藩甸之外，得失在於斯须之间，停赏俟诏以滞时务，固非朕之所图也。自今已後，临事所甄，当加宠号者，其便刻印章假授，咸使忠义得共奖励，勿有疑焉。”
《魏志》曰：太祖攻城邑，靡丽之物则悉赐有勋功劳，其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
又曰：袁焕卒，太祖赐二千斛，一教以大仓千斛赐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千斛与耀卿家。（焕字耀卿。）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者，官法也；以垣下者，亲旧也。”
又曰：公令曰：“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与诸将士大夫共从戎事，幸赖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是以夷险平乱，而吾得窃大赏，户邑三万。追思赵、窦散金之义，今分所受租与诸侯掾属及故戚於陈蔡者，庶以酬答众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擅大惠也。”
又曰：镇东将军毋丘俭上言：“昔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刘整出围传消息，为贼所得。考问所传，整曰：‘欲杀我者，便速杀之。’终无它辞。”又遣士郑像出城传消息，恪遣骑寻迹索得，缚将绕城，敕像大呼言：“大军已还洛，不如早降。”像不从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军近在围外，壮士努力。”贼以刀筑其口，便不得语。整、像为兵，能守义执节，子弟宜有差异。诏曰：“夫显爵所以褒元功，重赏所以宠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蹈重围，冒突白刃，轻身守信；不幸见获，抗节弥厉，扬六军之大势，安城守之惧心，临难不顾，毕志传命。今追赐整、像爵关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袭爵，如部曲将死事科。”
又曰：夏侯从征孙权还，使都督军留居巢，赐伎乐名倡，令曰：“魏绛以和戎之功，犹受金石之乐，况将军乎？”
又曰：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机赐毛，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居显位，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施贫族，家无所馀。
又曰：文帝在东宫，赐锺繇五熟釜，为之铭曰：“於赫有魏，作汉藩屏。厥相惟锺，实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寮师师，楷兹矩度。”
又曰：薛夔，黄初中为秘书丞。帝与之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帝视其衣薄，解袍赐之。
《晋春秋》曰：清河崔祖思死，家无余财，有书八千卷。上闻，嗟叹良久之，以葛屯五百斛赐其家，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见异。”
《晋书》曰：王沈为豫州，下教曰：“能陈长史可否、说百姓所患者，有赏；言刺史得失，倍赏。”主簿褚君曰：“上好下应。今示以赏，恐拘介之士，惮赏不言；贪昧之人，慕利妄举。”沈从之。
《宋书》曰：谢方明为桓玄著作佐郎，後从兄景仁举为宋武中军主簿。方明知无不为，帝谓曰：“愧未有瓜衍之赏，且当与卿共豫章国禄。”屡加赏赐。
萧子显《齐书》：太祖奇张融，赐衣，曰：“见卿衣服粗交尔篮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是吾之所着。已令裁减，称卿之体。”
又曰：孔灵产为光禄大夫，览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毛扇、素机遗之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以古人之服。”当代荣之。
《北齐书》曰：唐邕字道和。太原人。邕少明敏，有治世之才。斛律金启太后云：“唐邕强，一人当千。”显祖常解其所着青鼠皮裘赏邕，云：“朕意与卿共弊。”
《家语》曰：孔子曰：“自季孙之赐我千锺也，而交友益亲；（得季孙千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以施於众，故交友日益亲也。）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见老聃，西观周室，敬叔言於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於老子。孔子历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集也。）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後动；德虽高，必有势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赐，则丘之道殆於废矣。”

《太公金匮》曰：赏一人而千人喜者，赏之；赏二人而万人喜者，赏之；赏三人而三军劝者，赏之。

《管子》曰：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德之至也。

《司马法》曰：殷戮於市，周赏於朝，劝君子，惧小人也。

《冠子》曰：进贤者受上赏，则下不蔽善；为政赏人不多而民喜，罚人不多而民畏。（言赏罚中。）

《尹文子》曰：禄薄者不可以经乱，赏轻者不可以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

《慎子》曰：孔子云：“有虞氏不赏不罚，夏后氏赏而不罚，殷人罚而不赏，周人赏且罚。罚，禁也；赏，使也。”

《文子》曰：善赏者费少而劝多，故圣人赏一人而天下趋之，是以至赏不费也。

《韩子》曰：司城子罕谓宋君曰：“庆赏赐与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诛罚杀戮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於是戮细而诛大，君曰：“与子罕议之。”居期年，知死生之命制於子罕，故一国归焉。

又曰：襄子围於晋阳中，出围，赏有功者四人，高赫为赏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事，赫无大功。今为赏首，何也？”襄子曰：“晋阳之事，国危，社稷殆矣。群臣无不有骄侮之意者，惟赫不失君臣之礼，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善赏哉！襄子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能失礼也。”

又曰：韩昭侯使人藏蔽衿。侍者曰：“君亦不仁矣。蔽衿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闻明君之爱，一颦有为，一笑有为笑。今夫衿，岂特颦笑哉！衿之与颦笑，相去远矣。吾必待之有功，故藏之，未有与也。”（言不谬赏。）

《尹子》曰：范献子游於河，顾问栾氏之子。舟人舍楫对曰：“君不修政，舟中之人皆栾氏之子。君能反是，栾氏之子其如君何？”献子称善，乃赐舟人田百亩，以田易言也。

《淮南子》曰：忠臣之事君也，计功而受贵，不为苟得；量力而受官，不贪爵禄。其所能者，受之勿辞也。

宋玉等并造集《小言赋》云：楚王既登口阳之台，乃命诸侯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赋》，卒而宋玉受赏。王曰：“复能为《小言赋》者，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之田。”玉又为赋。王曰：“善。”遂赐□梦之田。

《说苑》曰：晋文公亡时，陶淑狐从。文公反国，行三赏而不及陶淑狐。陶淑狐见咎犯曰：“吾从而亡十有三年，颜色黎黑，手足胝胼。今吾君反国，三赏而不及我也。意者君亡我欤？我有大故欤？子试为我言之於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岂忘是子哉！夫高明至贤，德行全成，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蕃援我使不得为非，数引我而请於贤人之门，吾以为次赏；夫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後则居後，免我於患难之中者，吾又以为之次。且子独不闻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後，而劳苦之士次之；夫劳苦之士，子固为首矣。吾岂敢忘子哉？周内史叔兴闻之曰：“文公其王乎！昔先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当之矣。《诗》云：‘率礼不越。’此之谓也。”

又曰：卫君问於田让曰：“寡人封侯尽千里之地，赏赐尽御府绵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让乃对曰：“君之赏赐不可以功及也，君之诛伐不可以理避也。（言不尝功不辩理也。）犹举杖而咒狗，张弓而咒鸡矣。虽有香饵而不能致害之，必也。”

又曰：齐宣王游於社山，有闾丘先生长老十三人於路拜谒宣王，王赐之田不租、无徭役，诸老皆拜。闾丘先生独不拜。王曰：“何也？”对曰：“来见大王，所望者三：愿赐臣寿，愿赐臣富，愿赐臣贵。”王曰：“夫生杀有时，命有长短，非寡人之所制，无以寿先生；仓粟丰盈，备灾而畜，无以富先生；大官无缺，小官卑贱，无以贵先生。”闾丘先生曰：“此非谓也。臣所愿者，愿王选吏平法度，政无苛，如此，臣少得寿焉；春夏秋冬，使之以时，役无烦扰，臣少得富焉；愿王出令，使少者敬长，长者敬老，如此，则臣得贵矣。今王赐臣田不租则仓廪虚，无徭役则官无所使，非臣所望也。”王曰：“愿屈先生为相，可乎？”先生曰：“臣愿足矣，焉用相乎！”

又曰：赵襄子问王离曰：“国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君吝而能忍，是以亡尔。”襄子曰：“何以为然也？”曰：“吝则不能赏贤，忍则不能罚罪。贤者不赏，罪者不罚，不亡何也？”

又曰：佛ㄚ於中牟叛，置镬於庭，召大夫而盟曰：“从我者赏之，不从我者罚之。”田英曰：“吾闻义死者不避铁钺之威，义穷者不受轩冕之赐。无义而生，不如有义而死。吾不从也。”乃褰裳就镬。佛ㄚ止之。及襄子既复中牟之叛，闻田英义，召而赏之。英辞不受，曰：“一人受赏，众人有惭色。英若受赏，则中牟之士尽愧矣。”

又曰：苏秦至齐，齐王厚待之。诸大夫嫉之，使人刺秦而不死。齐王出珍宝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贼，不得。苏秦垂死，谓齐王曰：“王诚能为臣求贼者，臣死後，请车裂臣尸於市，询之曰：‘苏秦为燕欲乱齐，今日其死，寡人甚喜，故裂之。若得其杀，主重封赏之。’如此，刺臣者必出矣。”齐王从其言，裂尸而询之，刺秦者果出求赏。

《新序》曰：晋文公猎于泽，有渔父谏曰：“夫鸿鹄厌江海而移入小泽，则有缴之患。今君弃宫殿，游至於此，何行之矣？”文公纳谏而还，请赏之。渔父辞曰：“君能尊天，事地，敬神，固国，爱人，薄赋，徭役以时，则臣亦富矣。君若不能，虽有重赏，亦不能保也。”

《吕氏春秋》曰：昔晋文公与楚人战於城濮，召咎犯而问焉：“楚众我寡，奈何？”咎犯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於交，繁战之君不足於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又问雍季，雍季曰：“以诈导民，亦一时之利也。”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於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乎？”

又曰：晋文将伐邺，赵襄言所以胜邺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襄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骄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虎。”公召虎，虎曰：“襄言所以胜邺。邺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於子，请赏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毋（音无）辞。”虎乃受。凡行赏，其博也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赏犹及之此疏远者，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馀，犹能以霸，其用此欤？

《风俗通》曰：俗说有功得赐金者皆黄金。案：《孙子法》曰：费千金百万钱。陈平间楚千金，赐二疏金五十斤。此真黄金也，亦为一万钱。

《裴氏新书》曰：舟涓有一言之善，晋侯赐万顷田，辞而不受。晋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犹有所亡，寡人犹有所得。”

《周生烈子》曰：行赏不洽於仁，是春半半生也；行罚不威，是秋半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专於义。

卷六百三十四　治道部十五

急假

《释名》曰：急，及也，功之使相逮及也。

《汉书》曰：高祖常告归之田。李斐注曰：“告，请也。言请休谒也。宁，安也。吉日告，凶日宁也。汉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赐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当得也。赐告者，病满三月当免，天子优赐其告，使得印绶将官属归家理病。至成帝时，郡国二千石赐告不得归家，自冯野王始也。汉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汲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
又曰：冯野王为琅琊太守。成帝时，王凤辅政。京兆尹王章讥凤专权，荐野王代凤。上初纳其言，而後诛章。於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大将军凤风（音讽。）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杜钦素高野王，奏记於凤，为野王言曰：“窃见令曰吏二千石告，过长安谒。（如淳曰：谒者自白得告也。）不分别予赐。（予，予告也。赐，赐告也。）今有司以为予告得归，赐告不得，是一律两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在官连有三最，则得予告也。）病满三月赐告，诏恩也。令告则得，诏恩不得，失轻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赐告得，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谢承《後汉书》曰：许荆字子张。少丧父，养母孝顺。家贫，为吏无有舟车，休假常单步荷担。上下清节，称於乡里。
又曰：范丹字史冂，陈留人也。为郡功曹，每休假，上下常单步策杖，同类以车牛与之，不取。
又曰：吴冯字子高。为州郡吏，休假先存恤行丧孝子，次赡病，毕，拜觐乡里耆老先进，然後到家。名昭远近。
《後汉书》曰：光武皇帝纪告宁之典。
《魏志》曰：王思正始中为大司农，年老目暗，又少信。时有吏父病笃，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实，发教曰：“世有思妇病母者，岂此谓乎？”遂不与假。吏父明日死，思无恨意。其为刻薄如此。
《魏志》曰：祝皓字子春，南阳平氏人也。志节抗烈，笃於仁义。为吏归休，周旋乡里，吊死问疾，毕乃还家。
《晋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元年，诏大臣疾病假满三月，解职。
王隐《晋书》曰：王尼（音夷）字季孙。洛中贵盛名士王澄、胡母辅之等皆与尼交。时尼为兵曹佐大将军幕，澄等持羊酒诣军门，吏疏名内，请入见大将军。澄等既入，语吏过王尼，炙羊饮酒讫而去，竟不见。将军闻之，因与尼长假，遂得离兵。
《宋书》曰：王敬弘子恢之，为秘书郎。恢之曾请假还，东定省，敬弘克日见之，至日辄不果。假日将尽，恢之乞求奉辞，敬弘呼前，既至卜，复不见。
又曰：谢景仁憎弟述，尝设馔请宋武帝，希命豫坐，而帝召述。述知景仁夙意，又虑帝命之，请急不从。帝驰遣呼述。顷至，乃欢。其见重如此。
又曰：谢灵运自以名辈应参时政，王昙首、王华名位素不逾之，并见任遇，意不平，多称疾不朝。直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不表闻，又不请急。上不欲伤大臣，讽旨令自解。灵运表陈疾，赐假东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庾炳之居选部，请急还家。尚书令史来谘事，一人善弹，一人工歌，留与宿。有司以违制奏焉。

又曰：伏恒（音亘）自以名辈，素在始兴内史何远前。为吏俱称廉白。远累见擢，亘循阶而已。意望不满，多托居家，寻求假到东阳迎妹丧，因留会稽筑宅，自表解职。诏以为豫章内史，乃出拜。侍御史虞嚣奏曰：“风闻豫章内史伏恒，去岁启假，以迎妹丧为辞，因停会稽不去，入东始货宅卖车，以此而推，则是本无还意。恒深怀诽怨，形於辞色，请以大不敬论。”有诏勿论，遂得就郡。

又曰：谢裕字景仁，晦从父也，为左仆射。裕性矜严，居家守静，每唾辄唾左右衣，事毕，即听假一日浣濯。每唾，左右争来受之。

徐爰《宋书》曰：申恬字道献。少怀贞恪，志业介然。拜殿中将军，禁省八载，不休急，时莫之比。

《齐书》曰：衡阳公谌，字彦孚，高帝绝服族子。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领御仗主，斋内兵仗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便参掌。郁林即位，深委信谌，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谌还乃安。

《梁书》曰：太清元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萧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才。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异气，今日之事，尤宜详矣。”

《後魏书》：邢虬字神宝，为光禄卿。虬母在乡遇患，请假而归。值秋水暴长，河梁断绝，虬得一船而渡，船漏而不溢。时人异之。

《唐书》曰：张志宽，蒲州安邑人。隋末丧父，哀毁骨立，为州里所称。贼帅王君廓屡为寇掠，闻其名，独不犯其闾，邻里赖之而免者百馀家。後为里正，诣县称母疾，取急求归。县令问其状，对曰：“母常有所苦，志宽亦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辞也。”系之於狱。驰验其母，竟如所言。令异之，慰谕遣去。

《襄阳耆旧传》曰：习温长子宇为执法郎，取急归，宾从甚盛。温怒，杖宇，责之曰：“吾闻生於乱世，贵而能贫，始可以後亡，况侈竞乎？”

《文士传》曰：顾荣兼侍中，安慰河北。以前後功封嘉兴伯，求急还南。既造江渚，欣然自得。

《风俗通》曰：济北李登为从事史，病，得假归家，复移刺延。期後被召，登自嫌不甚羸瘦，谓双生弟宁曰：“我兄弟相似，人不能别。汝类病者，代我至府。”宁曰：“府君大严，得无不可？”登曰：“我新吏耳，无能觉者。我自行见诊必死。”宁便诣府。医药集诊有验。後为人所言，事发觉，遂杀登。

《世说》曰：车武子为侍中，与王东亭诸人期共游集。车早请急出，过诣王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敬。子敬于时宅在建阳门内道北，车求去。王问：“卿何以匆匆？”车答云：“与东亭诸人期共行。”王曰：“卿何以乃作此，不急行！”车遂不敢去，尽急还台。

又曰：顾长康作殷州，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苦求之，乃得。

又曰：张敷为宋台秘书郎，自彭城请假还东。于时相国府有一参军督护，亦请假，武帝遣传令语敷云：“可载之。”答曰：“臣性不杂。”遂不载。

《俗说》曰：张邈在彭城，请假当归东。傅亮时为宋台侍中，下舫中与张别。张不起，授两手指着舫户外。傅遂不执其手，熟视张面，云：“且是梨中之不臧者。”便去。

陆机《思归赋序》曰：余牵役京室，去家四载，以元康六年冬取急归。而羌虏作乱，王师外征，机兴愤而成篇。

范宁《启国子生假故事》曰：国学开建，弥历年载。讲诵之音靡闻，考课之绩不著。良由道达之训未弘，钻仰之心弗至。陵替文源，宜见整正；谓应断假，精加督励。严其师训，举善黜违。

《众官受假故事》曰：伏见内外众官，陈假纷纭，烦黩无已。旧有急假，一月五急，一年之中六十日为限，不问虚实，相率如此，诬罔视听，烦秽官曹，举世行之，不以为非。急假之制，惟以父母妻子为辞，而伯叔兄弟，制所不及。长偷薄之风，伤敦睦之化。臣谓宜去病解故之制一年，令赐衣。假日随其所欲之，适任其取日多少。《假宁令》曰：诸内外官五月给田假，九月给受衣假，为两番，各十五日。田假若风土异宜，种收不等，通随给之。

又曰：诸百官九品私家庙、除程给假五日；四时祭祀各给假四日。（并课主祭者。）去任所三百里内亦给程。（若在京都，除祭日，仍各依朝参。）

又曰：诸文武官，若流外已上者，父母在，三年给定假三十日。其拜墓，五年一假十日，并除程。若已经还家者，计还後给。其五品已上所司勘当於事，每阙者奏，不得辄自奏请。请冠，给假三日；五服内亲冠，给假一日，并不给程。

又曰：诸婚给假九日，除程。周亲婚嫁五日，大功三日，小功已下一日，并不给程。周已下无主者，百里内除程。诸本服周亲已上，疾病危笃，远行久别，及诸急难，并量给假。

卷六百三十五　刑法部一

叙刑上

《易□蒙卦》曰：初六发蒙，利用刑人。《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刑人之道，道所恶也。以正法制，故刑人也。）

又《豫卦》曰：顺以动，豫。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噬嗑卦》曰：噬嗑亨，利用狱。（噬，啮也。嗑，合也。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有间与过，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勒法。

又曰《丰卦□象》曰：雷电皆至丰，《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文明以动，不失清理也。）

《尚书□舜典》曰：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鞭作官刑，（以鞭为治官事之刑。）朴则教刑，（朴，夏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金作赎刑，（金，黄金。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眚，过也。灾，害也。肆，缓也。贼，煞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型煞之。）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舜陈典刑之义，敕天下使敬之，忧欲得中。）

又《舜典》曰：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夏，华夏。群行攻劫曰寇，煞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之致。）汝作士，五刑有服，（士，治狱官也。五刑，墨劓非刂宫大辟。服，从也。言刑得轻重中正之法也。）五服三就；（既从五刑，谓服罪也。行刑当就之处：大罪於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则有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言皋陶能明信五刑，施之远近。蛮夷猾夏，使咸信服，无敢犯之者。）

又《大禹谟》曰：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无有干我正，言顺耳。）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辅也。期，当也。叹其能以刑辅教，当於治体。）刑期于无刑，民协於中，时乃功，懋哉。”（虽成行刑以煞，止煞经无犯者。刑期於无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词，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邢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与其煞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辜，罪也。经，常也。司，主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称帝之德，所以期民不犯上也。宁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爱之道。）

又《皋陶谟》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言天以五刑罚有罪，用五刑宜必当。）

又《吕刑》曰：穆王训夏赎刑，（吕侯以穆王命作书，训畅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矣。布告天下。）作《吕刑》。吕刑，（後为甫侯，故或称甫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言吕侯见命为卿时，穆王以享国百年，耄乱荒忽，穆王即位，过四十矣。言百年大期，虽志而能用贤以扬名。）度作刑以诘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度时世所宜，训作赎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
《尚书大传》曰：子张曰：“尧舜之王，一人刑而天下治，何则ｈ嗵诚而爱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龙子曰：“未可谓能为书。”（二人俱罪吕侯之说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数罪也。）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教然耳。犯数罪犹以上一罪刑也。）
又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恙然欲错刑遂罚，（错，处也。遂，行也。）平心而应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虑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谓慎罚。”
又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礼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无礼而齐之以刑，是以繁也。”
《书》曰：伯夷降典礼，折民惟刑。谓有礼然後有刑也。
又曰：兹殷罚有伦，今也反是，诸侯不同听，每君异法。（听，设狱也。）听无有伦，是故知法难也。
又曰：有过，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累。（延罪无辜曰累。）老弱不授刑，有过不授罚。故老而授刑谓之悖，弱者授之不克，不赦有过谓之贼。
《诗口小雅》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也。
《诗含神雾》曰：烨烨震电，不宁不令。此应刑政之大暴，故震雷惊人，使天下不安。
《周礼口地官上口大司徒》曰：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纠犹割祭也。不弟不敬，况师长也。造言，讹言惑众。乱民，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也。任谓朋友相任也。恤谓相忧。）
又《地官下口司市》曰：市刑：小刑宪罚，中刑徇罚，大刑朴罚。其附於刑者归于士。（徇，举以示其地之众也。朴，挞也。）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大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谓诸侯及夫人世子过其国之市，大夫内子过其都之市也。市者，人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拖惠以为说。）
又曰：《秋官上》曰：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典，法也。诘，谨也。《书》曰：穆王耄荒、度作详刑以诘四方也。）一曰刑新国用轻典；（新国，新辟地立君之国也。用轻法者，为其民之未习於教。）二曰刑平国用中典；（平国，承平守成之国。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乱国，篡煞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也。）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功，农。功力，勤力也。）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命，将命也。守，不失部伍也。）三曰卿刑，上德纠孝；（德，六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父母为孝也。）四曰官刑，上能纠职；（能，能其事也。职，职事修理也。）五曰国刑，上愿纠暴。（愿，悫慎也。暴为当恭，字文误也。）

《礼》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又曰：九十曰耄，七年十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又曰：刑者，亻刑也。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蜂，故君子尽心焉。

《传》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藏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刑无赦，在九刑不忌。（誓命已下，皆九刑之书。）

又曰：晋侯之弟阳干乱行於曲梁，（行，陈。曲梁，地名。）魏绛戮其仆。（仆御。）晋侯怒，谓羊舌职曰：“合诸侯以为荣，阳干为戮，何辱如之？必煞魏绛。”对曰：“绛无二志，事君不避难，有罪不逃刑。其将来辞，何辱命焉？”言终，魏绛至。

又曰：声子谓楚令尹子木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从之亡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而不倦。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将赏，为之加膳，则饫赐，以此知其劝赏也；将刑，为之不举，不举则彻乐，以此知其畏刑也。”

又曰：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嚣，声；尘，土。）请更诸爽垲者。”（爽，明；蒿，燥。）辞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词之。於臣巢。”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屨贱。”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

又曰：郑人铸刑书。（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叔向使谓子产曰：“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夏商之乱者，禹汤之法。言不能议事以制。）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言制书不起于始全盛之世。）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三辟，铸刑书，（制三辟，谓用三代之末法。）将以靖民，不亦难乎！”

又曰：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煞戮。（云电震曜，天地咸也，刑狱以象类之。）

《论语》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曰：闵子骞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乎。”闵子骞曰：“敢问古之为政。”孔子曰：“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人为马，以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也。”又曰：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焉，曰：“上失其道，狱犴不治，不可刑也。

《书》曰：义刑义煞勿庸，以即汝心。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者何？峻故也。百刃之山，重载陟焉何？陵迟也。俗之陵迟久矣。虽有刑法，人能勿逾乎？”

《国语》曰：臧文仲曰：“大刑用兵甲，次刑用斧钺，中刑用刀锯，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

《孔丛子》曰：仲弓问古之刑教与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教省，今之刑教繁。古教有礼，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是以刑繁。”

《史记》曰：胡亥立，以赵高为郎中令。令更变律，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盗起，胡亥责李斯。斯惧，上书请行督责，刑者相半。其後赵高谮斯，具五刑，腰斩，夷三族。

又曰：申不害、韩非好刑名法术之学，以为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

《汉书口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罚不可废於国，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顺耳。

又曰：孝武即位，徵发烦数，百姓贫穷，民被酷吏，击奸断宄不胜。於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修定法令。

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上下相临，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後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煞之，利在於人死。

又曰：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无赎罪之法，欲令行禁止，海内大化。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开地广境，自见功大，遂纵嗜欲。乃一时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官乱民贫，盗贼并起。”

又曰：文帝制：“人有己论其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贳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有罪，并收其家也。）罪疑者与人，”（从轻断之。）於是刑罚大省，断狱四百。

又曰：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又曰：于定国为廷尉，季秋後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而居，决事刑狱，号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反也。（反音番。）
又曰：董仲舒云：“阳为德，阴为刑。阳常居大夏，而生养育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於虚空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故帝王之道，刑戮妄行，人不聊生，逃亡山野，并为盗贼，断狱一岁八十万数。
又曰：《刑法志》曰：古人有言：满堂饮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则一堂不乐。王者之於天下，犹一堂之上也。一人不得平，为之凄怆。今郡国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狱刑所以蕃者，《书》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伯夷示礼法以道，人人习之，礼然后用刑也。）言制礼以止刑，犹堤防之溢水也。今堤防陵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言容隐奸刑，若盛物。）奸邪所隐，则狃而浸广。（狃，串习也。浸，渐。狃音女九切。）
《後汉书》曰：光武留心庶狱。然自王莽之後，旧章不存，法纲弛纵，尾惩肃。梁统上疏曰：“臣硕为刑罚在衷，无取於轻，是以五帝有流殛放煞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去乱也。高帝定法，传之後代。遭世康平，因时施恩，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几平。武帝值中国全盛，征伐远方，百姓罢弊，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着知纵之律。宣帝履要道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天下称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浅，丞相王嘉等猥以数年之间亏除先帝旧约，穿令断律凡百馀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条奏，伏谓择其善而从之，以定不易之典。”时廷尉议以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务，遂罢之。
又曰：梁统对尚书问议刑曰：“圣帝明王制立刑罚，故虽尧舜之盛，犹诛四凶。《经》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措，置也。）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春秋》之诛，不避亲戚，所以防患救乱，全安众庶，岂无仁爱之恩，贵绝残贼之路也。”
又曰：郎顗上书言：“今立春之後，火卦事用，所当温而寒，违反时节，由功赏不至而刑罚必加也。宜须立秋顺气行罚。”
卷六百三十六　刑法部二
叙刑下
《晋书》曰：羊亮为太傅杨骏参军，时京邑多盗窃，骏欲更重其法，盗百钱加大辟，请官属会议。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为盗由令尹。公若欲无盗，将自止，何重法为？”骏惭而止。
《後魏书》曰：韩骐麟为齐州刺史，宽刑罚。从事刘普庆说曰：“明公杖节分忧，无所斩戮，何以示威？”答曰：“人不犯，何以戮乎？若须立威，当以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庆惭惧而退。
《梁书》曰：武帝敦睦九族，优藉朝士，有犯罪者，皆讽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缘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後帝亲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於黎庶，缓於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锐意儒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狱留意，奸吏招权，巧文弄法，货贿成市，多致枉滥。大率二岁刑以上，岁至五千人。是时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着斗械。（任即课也。）若疾病，权解之。
《後周书》曰：大象元年，诏罢高祖所约法。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讥丶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
《隋书》曰：後周大象元年，诏：“高祖所立刑书，用法深重，其一切除之。”然帝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刑法，政令不一，下无适从。於是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宿卫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自误者科其罪，鞭杖皆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其後人加至二百四十。又作辟历车，以威妇人。其决罪人云与杖者即一百二十，多打者即二百四十。
又曰：开皇十六年八月景戌诏：“决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书》曰：贞观五年诏：“京师诸司比来奏决死囚，虽立五覆，一日即了，未暇审思，五奏何益？纵有追悔，又无所及。自今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又手敕曰：“比来断狱，多据律文，虽情有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今後门下省覆奏，有据法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状以闻。”
又曰：太宗尝录囚徒，悯其将死，为之动容。顾谓侍臣曰：“刑典仍用，盖风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後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却庶之谓也。”
又曰：贞观中制：“从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其大祭祀及致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未晴、夜未明、断屠日月及假日并不得奏决死刑。”
又曰：贞观中制：“古者行刑，君为彻乐减膳。今庭无恒设之乐，莫知何彻。然对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後，刑人日勿进酒肉。内教及太常，并宜停教。”
又曰：永徽中，高宗谓侍臣曰：“狱讼繁多，皆由刑罚枉滥，故《礼》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蜂。末代断狱之吏，皆以苛刻为明，是以秦氏网密秋荼而获罪者众。今天下无事，四海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今日刑罚，得无枉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乎？”太尉无忌对曰：“陛下欲致刑网宽平，臣下犹不识圣意。此法弊来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存体国，即共号痴人，意在深文，便为能吏，所以罪虽合杖，必致遣徒，理有可生，务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务取名耳。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请，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罚自然中。”高宗曰：“卿言是矣。”

又曰：神功初，天后谓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兴、来俊臣等推勘，递相牵引，咸自承服。国家有法，朕岂能违？中间疑有枉滥，更使近者就狱亲问，皆自承引不虚，朕不以为疑，即可其奏。自周兴、俊臣死後，更无闻有反逆者。然则己前就戮者，不有冤滥耶？”姚元崇对曰：“自垂拱己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诬而死。告者持以为功，天下号为罗织甚於汉之党锢。陛下令近臣就狱问者，近臣亦不保，何敢辄有动摇？被问者若废性，惧遭其毒手。赖上天降灵，圣情发寤，诛锄凶竖，朝廷安。今日己後，臣以微躯及一门百口保见在内外官，更无反逆者。若後有征验，反逆有实，臣请授知而不告之罪。”上大悦曰：“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

又曰：陆象先为益州长史，在官务以宽仁为政。司马韦抱贞言：“望明公稍行杖罚，以立威名。不然，恐下人怠惰，无所惧也。”象先曰：“为政者，理则可矣。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

又曰：开元二十五年，刑部断狱，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峤上言：“大理狱院由来相传煞气太盛，鸟雀不栖。至是鹊巢其树。”於是百寮上表贺，以为几至刑措。

又曰：大宗性仁恕。言事者谏曰：“陛下为政，伤於太宽，朝典由是不肃。”上笑而答曰：“今时运艰难，凡人臣事朕者，窥少禄利耳。今府库空竭，无俸入俾之优足，但峻刑科，是君上有威无恩，朕所不忍行也。”

《管子》曰：夫争强之国先争刑令。国之轻重者，刑也。

《文子》曰：道狭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浅然後任察。任智者心乱，任刑者上下恐，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

《庄子》曰：赏罚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礼法度数，刑名比详，治之末也。

又曰：民为外刑者，金与木也；为内刑者，动与过也。霄人之离外刑也，金木讯之；离内刑也，阴阳食之。免内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司马法》曰：先王之治，从天之道，设地之宜，乃作五刑，以禁民僻；乃兴甲兵，以讨不义。制瑞节以通使，巡狩省方以会诸侯、考不同，正礼，月正时历，（考不同者，正法度齐于天子法度也。正礼者，上下之礼也。月正时历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正朔名也。时历，时气正月相应也。）名文章、车服（名月爵。称文章车服，所以显有德，异尊皋，使不逾制度也。天子法度，不从命，为乱常法也。）比德逆天之时，（比败德不行也。不顺时生煞之叙也。）乃征师於诸侯征之；不会朝过聘则刘；（刘，煞也。诸侯背叛不会朝过聘则煞之。）废贡职、擅称兵、相侵削，废天子之命则黜；（不从王者法度，则征其罪而黜之也。）改历史、衣服、文章，易礼变刑则放；（若奉王法，则不之远方。）娶同姓，以妾为妻，变太子，专罪大夫，擅立关，绝降交则幽；（幽系。）慢神省哀，夺民之时，重粟畜货，重罚暴虐，自佚，宫室过度，宫妇过数，则削地损爵。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听狱。断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使民入於刑，寡人与有戾焉。二三子各据尔官，无使民困於刑。”缪公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又曰：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远道重任也。刑罚也者，民之鞭策也。

《商君书》曰：晋文将欲明刑，於是合诸卿大夫於冀宫。颠颉後至，吏请其罪，遂断颠颉之脊。人皆惧曰：“颠颉之有宠也，断脊以循；而况於我乎？”乃无犯禁者。晋国大理。

《吕氏春秋》曰：皋陶作士刑。

《韩子》曰：殷之法：灰弃於术者刑。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灰弃于术，必燔人。燔人怒则斗，斗则三族相煞，虽刑之可也。”

又曰：楚国法：太子不得乘车王弟门。时天大雨至，急召太子。庭中有淖，太子遂驰弟门，庭理以殳击马，遂败其驾。太子泣请王诛之。王乃益廷理爵三级。

《淮南子》曰：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因民之所恶以禁奸。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赏不费，至刑不滥。孔子诛少正卿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又曰：赵政昼决狱，夜理书。（赵政，秦皇帝也。）御史冠盖接於郡县，覆督稽留戍五岭以备越，筑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多。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

又曰：子发为上蔡令，民有当刑狱断论，定决於令前。子发喟然有惨恤之心，罪人以刑而不忘其恩（子发，楚威王臣也。在春秋后。）日。此其後，子发得罪於威王，而奔於刑者於城下之庐。追者至，蹀足而怒曰：”子发亲决吾罪，而吾怨之，ょ於骨体。使我得肉而食之，其知厌乎？“追者皆以为然，不索其内，果活子发。

《白虎通》曰：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助治，顺天之度也。故悬爵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示有所劝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
《传》曰：三王肉刑，应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画其衣，象五行也。
《世本》曰：伯夷作五刑。
《会稽典录》曰：阚泽字德润，山阴人也。初，吕壹奸罪发闻，有司穷治，奏以大辟。或以为宜加焚烈，用彰其恶。吴王以问泽。泽曰：“盛明之世，不宜有此刑。”遂从之。
徐《中论》曰：政之大纲有二。二者何？赏罚之谓也。君明於赏罚之道，则治不难矣。赏罚者不在乎必重，而在於必行。必行则虽不重而人肃，不行则虽重而人怠，故先王务赏罚之必行。《书》曰：“尔无不信，朕不食言。汝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
桓范《世要论》曰：德多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刑多德少者，五霸也。纯用刑而亡者，秦也。
又曰：夫刑辟之作，所从来尚矣。圣人以治，乱人以亡。是以古属帝王，莫不详慎之者，以为却庶至重，一死不生，一断不属。故尧舜之明，犹惟刑之恤。是以后圣制法，设三槐九棘之吏，肺石嘉石之诉，然由复三刺，佥曰“可煞”。然後煞之。罪若有疑，即从其轻。此盖详慎之至也。
杜恕《笃论》曰：圣王之制刑也，非以害民也，将以利民也。故民从而安之。非以陷民也，将以导民也。故民从而化之。断一人之狱，而天下乂之，是安之也。断一人之狱，而天下伏之，是化之也。当於民心，合於道理，所断於民者，不行於身，公之也。
《君臣正论》曰：《书》称：“钦哉，惟刑之恤。”又曰：“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此前王明德慎罚之意也。昔汉文感缇萦之孝，遂去肉刑。近则太宗视明堂之图，欲宽背罚。于公以阴德救物，袁安耻职罪鞫人。此前代圣主贤臣钦恤之志也。
卷六百三十七　刑法部三
律令上
《书》曰：王曰：“呜呼！凡我有官君子，钦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有官君子，大夫已上。叹而诫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从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二三其令，乱之道也。）
《韩诗》曰：古丈必有命民，民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饰车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车，乘车皆有罚。故其民虽有馀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即无所用其馀财侈物。故其民皆兴仁义，而贱不争贵，强不凌弱，众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子路》曰：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令，教令也。）

《国语》曰：越王勾践令民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妇。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勉者（勉乳。）以告公，令医守之，（医，乳医也。）生男二壶酒、一犬；生女二壶酒，一豚；生三人与之乳母；生二人与之饩。（三子力不能独养，故与乳母。）

《家语》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共任，男女别涂，路不拾遗，器不雕伪，市不二价。行之一年，而四方诸侯皆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之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

《尔雅》曰：柯、宪、刑、范、辟、律、矩、则，法也。（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论语曰：不逾矩也。）

《释言》曰：坎、律，铨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

《释名》曰：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喜。令，领理使不相犯也。律，{累}（音累。）也。囚人心使不得放肆也。

《史记》曰：商鞅定法，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词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人也。”尽迁於边城。其後人莫敢议令。

《汉书》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煞人者死，伤人讥α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时者，作律。

又曰：惠帝四年，除挟书律。（如淳曰：秦始皇令敢有挟诗书偶语者俱为城旦也。）

又曰：汉王下令：军士不幸死者，吏为衣衾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

又曰：元帝为太子，壮好经书，宽博谨慎。初居桂宫，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张晏曰：门楼上有铜龙，若白鹤飞廉者也。）不敢绝驰道。（应劭曰：驰道，天子道，若中道然，古挚甚重。）西至直城门，（晋灼曰：黄图西出南头弟二门。）得绝，乃度之，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着令，令太子得绝驰道。

又曰：元帝仁柔好儒，见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语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实，（眩，乱视也。音胡乱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切。）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诏曰：“法令者，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烦多，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不逮，岂中刑之意哉？（中，常也。）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

又曰：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罪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奇请，谓常文外主丈别有所请，以定罪也。它比，谓引它类以附之，稍增律条也。奇音居宜反。）其与中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者，令较然易知。”

又曰：杜周，南阳杜衍人也。义纵为南阳太守，以周为爪牙，荐之张汤，为廷尉史，使按边失亡，所论煞甚多。奏事中意，任用，与减宣更为中丞者十馀岁。周少言重迟，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史，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音若齐切。）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周曰：“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又曰：主父偃以诸侯莫足游者，乃入关见卫将军。卫将军首茉上，上不省，资用乏，留久，诸侯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者为律令也。

又曰：朱博迁琅琊太守。文学儒吏时有奏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言不能用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迁廷尉，芝ㄟ决疑当谳平天下狱。博恐为官属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掾史，谓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言可以人情知人。）掾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以问廷尉，得为诸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也。）正监以为搏荀强，意未必能然，即共条白焉。博皆召掾史，并坐而问，为平处其轻重，十中八九。官属咸服博之疏略，才过人也。

《後汉书》曰：光武萧王时在河北，祭遵为军市令。帝舍中儿犯法，遵格煞之。帝怒收遵。主簿陈副谏曰：“明公常欲整齐，今遵奉法不避，是故令行也。”帝乃赏之，以为刺奸将军。谓诸将曰：“当避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煞之，必不私公等。”

又曰：桓谭上书言：“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欲活则出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命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谓事条，比谓事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怨滥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马援在南，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驳乖事也。）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後，南越奏行马将军故事。
又曰：王符论明帝时公车反支日不授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己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见阴阳书也。）帝闻而怪曰：“人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
又曰：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煞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张敏驳议曰：“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决，宜从上下，犹天之四时，有生有煞。若开相容恕，着为定法者，则是故设奸萌，生长罪隙。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臣闻师言：‘救文莫如质。’故高帝去烦苛之法，为三章之约。建初诏书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
又曰：有兄弟共史人者，明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报，论也。重，死制。）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命之谬，於事为误。误者其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小雅》。如砥，贡赋平；如矢，赏罚中。）君子不逆诈，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迁躬廷尉。躬家代掌法，务在宽平。讥ㄟ礼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乃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着于令。
又曰：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奏除之，（钩犹勘也。前书曰：钩校得其奸贼，钩音工侯切。溢，出也。孔安国注尚书曰：吕侯后为甫侯，故或称甫刑也。）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礼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轻刑之名也。）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馀令与礼相应。”
又曰：卓茂为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长授其米肉遗者。（部谓所部也。）茂辟左右问之曰：“亭长为从汝求乎？为汝有事嘱之而授乎？将平居自以恩意遗之乎？”人曰：“往遗之耳。”茂曰：“遗之而授，何故言邪？”人曰：“窃闻贤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遗之。吏既卒授，故来言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茂曰：“汝为弊人矣。凡人所以贵於禽兽者，以有仁爱，知相敬事也。今邻里长老，尚致馈遗，此乃人道所以相亲，况吏与民乎？吏顾不当乘威力强请求耳。凡人之生，群居杂处，故有经纪礼义以相交接，汝独不欲修之，宁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邪？亭长素善吏，岁时遗之，礼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攒黢；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煞也。且归念之。”於是人纳其训，吏怀其恩。

又曰：献帝初，应劭又删定律令，撰具《律肪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议驳》三千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於是旧事宰缮。

又曰：郑弘建初中为尚书令。旧制，尚书郎限满补县长，令史补承尉。弘奏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请使郎曹黼千石，令史为长。”帝从其议。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着之南宫，以为故事。

《东观汉记》曰：陈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明律令为侍御史。王莽篡位，父子相将归乡里，闭门不出入。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咸常敕戒子孙，为人议法当依轻者，虽有百金之利，无与人重。故世谓陈氏持法宽。

《魏书》曰：司马景王辅政，时犯大逆者其法诛及己出之女。毋丘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其族兄孚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大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恩，求没为官婢以赎之命。曾哀之，使主簿程盛上议曰：“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适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节也。而父母有罪则追刑，夫党见诛又随戮。一人之身，内外授辟。女即产育，则它族之母，无辜授戮，伤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独婴戮于二门。臣以为在室宜从父之诛，既醮可随夫之罚。”於是有诏改定律令。

《魏志》曰：公军进，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却蜀，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後者，求亲戚以後之，授上田，官给耕牛，置学师教之，为立庙，使记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吴志》曰：孙权下令诸将曰：“夫存不忘亡，安必虑危，古之善教。昔隽不疑，汉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於身。盖君子之於武备，不可以已。今处身疆畔，狄虏交接，而轻忽不豫思变，难哉！顷闻诸将出入各尚谨，多不从人，甚非备虏爱身之谓。夫保己遗名，以安君亲，孰与危辱？宜深警戒，副孤意焉。”

《晋书》曰：贾充所定新律既班天下，百姓安之。诏曰：“汉氏以来，法令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峻。故自元、成之世，及建平、嘉平之间，咸欲辩章旧典，删革刑书。述作体大，历年无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网，亲发德音，厘正名实。车骑将军贾充将大用圣意，咨询善道，太傅郑冲又与司空荀攵、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及廷尉杜友、河南尹杜预、散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等典正其事，朕每监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既成，始班天下，刑宽禁简，足以克当先旨。昔萧何以定律授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赐金五百斤，子弟皆为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车骑以下，皆加禄赏，其详依古典。”

又曰：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则易见，禁简则难犯。易见则民知所避，难犯则几於刑措。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以塞异端、绝异理也。然後人知恒禁，吏尾巧也。今所注皆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晋朝杂事》曰：泰始四年，岁在戊子，正月二十日，晋律成。

《宋书》曰：刘秀之为尚书右仆射，请改定制令，疑部人煞长吏，科议者谓值赦宜加徙。秀之以为：“律文虽不明部人煞官长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道使与悠悠煞人曾尾异。人敬官长，比之父母，行害之身，虽遇赦，谓宜付尚方，穷其天命，家口令补兵。”从之。

卷六百三十八　刑法部四

律令下

《齐书》曰：初，江左用晋世张杜律二十卷，孔稚删注修改，与竟陵王议务从轻，曰：“仲尼有言，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者求所以煞之。与煞不辜，宁煞有罪。则断狱之职，古所难矣。写律上国学，置律助教，依五经例策试，上高弟，便擢用之。”

《北齐书》曰：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齐律》，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後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於是遂有别条《权令》，与律并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权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於亡。

《三国典略》曰：齐封述，渤海修人，廷尉卿轨之子也。久为法官，明解律令，议断平允，时人称之。

《隋书》曰：李德林，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任国公于翼、高等同修律令，事讫，别赐九环金带一，骏马一匹，赏损益之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行本为侍御史，雍州别驾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授人馈钱二百文，依律令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之曰：“律令之行，并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乞言之必行，忌朝廷之大信，亏法取罪，非人臣之礼。”上嘉之。

《唐书》曰：高祖入关，除隋苛政，为约法十二条，惟制煞人、劫盗、背军、叛逆，馀并蠲除之。及授禅，又用开皇律令，除其苛细五十三条格，务存宽简，取便於时。仍遣斐寂、殷开山、郎楚之、沈叔安、崔善为之徒撰定律令。太宗即位，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当朝通议之士更加厘改。戴胄、魏徵又言：“旧律太重。”於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死断其右趾焉，应死者多蒙全活，得罪者咸称赖之。

又曰：太宗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对曰：“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入则无辜，失出则获大罪。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又曰：神龙元年，赵冬曦上书曰：“臣闻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馀条。近有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着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即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授罪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坎。”

又曰：时所用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攻诸国法着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盗贼须刻捕，故着《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多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其加减，是故所着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

《六韬》曰：文王问太公曰：“愿闻治国之所贵。”太公曰：“贵法令必行。法令必行，则治道通；治道通，则民大利；民大利，则君德彰。”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却蜀，奈何？”太公曰：“法令必行则民俗利，民俗利则利天下。是法令必行，大利人也。”又曰：愿闻为国之大失。太公曰：“为国之大失者，为上作事不法，君不觉悟，是大失也。”文王曰：“愿闻不法。”公曰：“不法则令不行，则主威伤；不法法则邪不正，邪不正则祸乱起；不法法则刑妄行，刑妄行则赏无功；不法法则国昏乱；国昏乱则臣为变，君不悟则兵革起，兵革起则失天下。”文王曰：“诚哉！”

《管子》曰：法者，所以兴功惧暴；律者，所以定分止事。

又曰：凡国无法则众不知为，无度则事尾。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僻治，治普打国乱。故曰：正法直度，罪煞不赦，诛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行。
又曰：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令轻君卑，君卑国危。故安国存乎尊君，尊君存乎行令，行令存乎严罚。严罚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本莫要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煞无赦。）不行令者死。
又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重也。法者，将立朝廷；将立朝廷，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於不义，则人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
又曰：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所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於左，秋煞於右，夏长於前，冬藏於後。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
又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於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授宪於上大夫。
安子曰：君之以尊者令。令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令。
《文子》曰：文子问老子曰：“法安所生？”曰：“法生於义，义生於众，众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从天生，非从地出，发於人间，反己自正。
《商君书》曰：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智，弗敢谋；有勇力，弗敢煞；虽众，弗胜。其制民尾万之数，虽行重赏而民弗敢争，行重罚而民弗敢怨者，法也。
又曰：法令者，民之则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知者不得过，过者不得不及。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是犹欲无饥而去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至东而西行，其不几亦明矣。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非兔一可以分百也，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在市，盗不敢取，分之定也。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议之也。
《慎子》曰：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於无法。立君而尊贤，是与君争，其乱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义不行，君立则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是国之大道也。
又曰：法虽不善，犹愈於无。投钩分财，投策分马，非以钩策为均也，使得荣者不知所以德，得恶者不知所以怨，乃以塞怨望也。
又曰：尧为匹夫，不能使邻家至；为主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未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
《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悬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一群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尧之治也，盖明法察令而已。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黄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变，使民安乐其法也。
又曰：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
《韩子》曰：鲁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向，恐烧国。哀公自将众趋救火，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仲尼。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火遂救矣。
又曰：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重变法也。
又曰：释法术而为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一也。
又曰：董安于为赵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乡左右曰：“人尝有之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痴聋狂乱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马羊牛尝有入此乎？”对曰：“无有。”安于喟然叹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民莫知犯，何为不治也？”
又曰：荆庄王有弟门者立法，群臣大夫、诸侯、公子入朝，马蹄践ニ者，廷理斩其，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马蹄践ニ，廷理依法。太子怒，入为王泣曰：“必为诛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臣授命，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焉可诛也？”太子乃还咨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请罪。
又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王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为惠於法之内。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使狗用之，则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形德制臣也，今君释其刑德而臣用之，则君反制於臣矣。
又曰：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故号令者，国之舟车也。安则智廉生，危则鄙争起。
又曰：越王问於大夫种曰：“吾欲伐吴，可乎？”对曰：“可。以吾赏厚而信，罚严而必。君必欲知之，何不试焚？”於是遂焚宫室，民莫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敌者之赏；胜火而死者，比胜敌之赏；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民之涂其体、被濡衣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抬知必胜之势也。
又曰：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起欲攻之。乃倚一车辕於北门之外，而令曰：“有能徙北南门之外，赐之上田上宅。”民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之於西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外者，赐之如初。”民则争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宅。”民争上。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阮子曰：渔人张网於渊，以制吞舟之鱼；明主张法於天，以制强良之人。立法以堤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堤水，江河不能犯。
《傅子》曰：律是咎繇遗训，汉命萧何广之。
又曰：天为有形之主，君为有国之主。天以春生，犹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煞，犹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发，天下乐之；威令之发，天下畏之。乐之故乐从其令，畏之故不敢违其令。若宽令发而人不乐，尾称仁矣；威令发而下不畏，尾言威矣。无仁可乐，无威可畏，而能保国致治者，未之有也。
《会稽典录》曰：董昆字文通，馀姚人也。少游学，师事颍川荀季卿，授《春秋》，治律令，明达法理。又才能拨烦，县长潘松署功曹史。刺史卢孟行部，垂念冤结，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转署昆为狱史。孟到，昆断正刑法，甚得其平。孟问昆：“本学律令，所师为谁？”昆对：“事荀季卿。”孟曰：“史与刺史同师。”孟又问昆从何职为狱吏，松具以实对。孟叹曰：“刺史学律，犹不及昆。”召之，署文学。
杜预《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张斐《律序》曰：张汤制《越官律》，赵禹作《朝会正见律》。
《盐铁论》曰：夫善言天者合之於人，善言古者考之於今。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
又曰：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网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趋，奸伪萌生。
崔实《政论》曰：君以审令为明，臣以奉令为忠。故背制而行赏谓之作福，背令而行罪谓之作威。作威则人畏之，作福则人归之。夫威福者，人主之神器也，譬之操莫耶矣，执其柄则人莫敢抗，失其柄则还见害也。
《风俗通》曰：《皋陶谟》，虞始造律，萧何成以《九章》，此关诸百王不易之道也。夫吏者，治也。当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承宪履绳，动不失律令也。
科（附）
《後汉书》曰：章帝时，陈宠代郭躬为廷尉，帝纳宠言，制除钻，（琴严切。）钻诸惨酷之科。
又曰：明帝永平十二年诏曰：“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中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国。”
《魏志》曰：曹仁少时，不修行检。及长为将，严邪正，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从事。
《宋书》曰：顾深之子宝先，大明中为尚书水部郎。先，深之为左丞荀万秋所劾，及宝先为郎，万秋犹在职，自陈不拜。世祖诏曰：“宪司之职，理有厘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顷刻无轻重，辄致私绝，此风难长，主者可严为其科。”
刘劭《律略》曰：删旧科，彩汉律为魏律，悬之象魏。扬雄剧秦美新曰：金科玉条。（科条谓所施法律。金玉，珍之也。）
《说文》曰：科，程也；程，品也。十为程，十程为寸。
卷六百三十九　刑法部五
听讼
《易口讼卦》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又《丰卦》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笺云：茇，草舍也。夫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劳百姓，止舍于棠之下而听断焉。）
又曰：《行露》，召伯听讼也。
《周礼》曰：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於朝，然後听之。（讼，谓以财货相告者。造，至也。使讼者两至，既两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诗云：“其直如矢。”束矢，其百个与？）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听之。（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及使人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自服不直者也。夫入金者，取其坚也。）以嘉石平罢民，（嘉石，文石也，树之外朝门左。平，成也，成使善也。）以肺石达穷民。（肺石，赤石也。穷民，天之穷而无告也。）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於上而其长弗达者，立於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於上而罪其长。
又曰：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邦法，八法也。）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纷之。（邦成，谓若今时史事之比也。）
又曰：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于刑，用情讯之，至於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附犹着也。讯，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断之。）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毛然。）
又曰：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辩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狱讼於国。司寇听其成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成，平也。）狱讼成，士师授中，书其刑煞之成与其听狱讼者。
又曰：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一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讯，言也。）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不识谓愚，民无所识，则宥之过失，若今时律过失煞人，不坐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谓识当也，若今仇雠当报甲，见乙识以为甲而煞之者。过失，若举刃欲斫伐而误中人者。遗忘，若间帷薄忌有宰缮者而以兵矢投射也。）
《礼》曰：分争辩讼，非礼不决。
又曰：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必三刺（以求民情，断其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有旨，无简不听，（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附，施刑也。求出之使从轻。）赦从重。（虽是罪可重，犹赦之。）凡听五刑之讼，必厚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权，平也。）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尽其情也。）
《传》曰：王叔陈生与伯与争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与。（右助也。）王叔陈生怒而出奔。晋侯使士丐平王室，王叔与伯与讼焉。（事曲直。）王叔之宰与伯与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士丐听之。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右亦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与伯与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
《论语》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又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片读为半。片言谓单辞也。折，断也。子路果取所知，言必直，故可令断狱也。）
又曰：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士师，典狱之官。）问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汉书》曰：于定国饮酒，至数石不乱。冬月治狱，请谳，饮酒益精明。
《後汉书》曰：陈宠辟司徒鲍昱府。是时三府掾属专尚交流，以不肯视事为高。宠常非之，独勤心物务，数为昱陈当代便宜。昱高其能，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读汉志》曰：三公掾属二十四人，有辞曹主辞讼事也。）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因缘谓依附以生轻重也。）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二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为法。
又曰：王涣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ㄴ奸服，（谲诈数术也。）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
又曰：法雄为青州刺史，界内肃清。雄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知情伪，长吏不奉法，即解印去之。
《魏书》曰：廷尉高柔时，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逐捕，役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对曰：“夫少单特，养一老妪为母，事甚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重问曰：“汝夫不与人有怨雠乎？”对曰：“夫良善。”“与人交钱财乎？”对曰：“尝出钱与同营疏喙子文，久求不得。”时子坐小事系狱，柔乃见子，问所坐。言次：“汝颇曾举人钱不？”子曰：“自以单贫，初不敢举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动，遂曰：“汝昔举窦礼钱，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应对不次。柔曰：“汝已煞礼，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头具首煞礼本末、埋葬处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辞往掘得其尸。诏书复盈母子为平人。

《晋书》曰：陆□为浚仪令。□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煞者，主名不立。□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後，谓曰：“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史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邀候。於是一县称为神明。

又曰：邓攸尝诣镇军将军贾混。混以人讼事示攸，使决之。攸不视曰：“孔子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混奇之，以女妻之矣。

又曰：符融仕符坚，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宿妻家。妻为贼所煞，妻兄疑丰煞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自诬引煞妻。融察而疑之，问丰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尝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水，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於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详。问筮者，筮者曰：‘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两日，昌字也。其冯昌煞之。”乃获昌，诘之。具首服，本与其妻谋煞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乃误中妇人也。

《宋书》曰：傅琰为山阴令，有卖针卖糖妪争丝，各言己者，诣琰。琰挂而轻鞭之，有铁悄，乃罚卖糖者。又有二老争鸡。问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见粟，罚言豆者。人畏如神明。

《後魏书》曰：辛祥为并州平北府司马，会刺史丧，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长史敕行州事。祥初在司马，失白璧，还兵药道显被诬为贼。官属推处，咸以为然。祥曰：“道显面有悲色。察狱以色，其此之谓乎？”苦执申之，月馀，别获贞贼。

又曰：李崇为扬州刺史。先是，寿春县人荀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後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崇曰：“此易知耳。”二父与儿各在别处，经禁首楚，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儿偶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荀泰即号啕，悲不自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认之。”

又曰：斐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争财，诣州相讼。安祖召其兄弟，以礼义责让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谢罪，州内钦服之。

又曰：唐和为内都大官，评决狱讼，不加捶楚，款获实者甚多，世以是称之。

又曰：司马悦字庆宗，历位豫州刺史。时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赍钱五千，死於道路。郡县疑人张堤为劫，又堤家得钱五千。堤惧掠，自诬言煞。至州，悦观色，疑其不实。引见毛奴兄灵之谓曰：“煞人取钱，当时狼狈，应有所遗。得何物？”灵之曰：“惟得一刀削。”悦取视之，曰：“此非里巷所为也。”乃召州内刀匠示之，属有郭门者前曰：“此刀削门手所作，去岁卖与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诘之，及祖款引。灵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着皂襦，及祖伏法。悦察狱，多此类也。

《後周书》曰：建德二年冬，帝听讼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继之以烛。

又曰：柳庆为雍州别驾，有贾人持金二十斤诣京师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执管钥。无何，缄闭不异而失之，谓是主人所窃。郡县讯问主人，遂自诬服。庆闻而叹之，乃召问贾人曰：“卿钥恒置何处？”对曰：“恒自带之。”庆曰：“颇与人同宿乎？与同饮乎？”曰：“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醉而昼寝。”庆曰：“主人以痛自诬，非盗也。彼沙门乃贞盗耳。”即遣吏逮捕沙门，乃怀金逃匿。後捕得，尽获所失之金。

又曰：柳庆，有胡家被劫，郡县按察，莫知贼所。邻近被囚系者甚多。庆以贼徒既众，似是乌合，既非旧交，必相疑阻，可以诈求之，乃作匿名书，多榜官门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侣混杂，终恐泄露。今欲首，惧不免诛。若听先首免罪，便欲来告。”庆乃复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广阳王欣家奴面缚自告榜下，因此推穷，尽获党与。庆守正明察，每叹曰：“昔于公断狱无私，辟高门以待封。傥斯言有验，吾斯庶几乎？”

又曰：苏绰为六条诏书，奏施行之。其一先修心，其二敦教化，其三尽地利，其四擢贤良，其五恤狱论，其六均赋役。文帝甚重之，常置诸座右。

《隋书》曰：韦鼎为光州刺史，有人客游，通主人家之妾。及其还去，妾盗物於夜逃亡，寻於草中为人所煞。主家知与妾通，因告客煞之。县司鞫问，具得奸状，因断客辜。狱成，上於鼎，览之，曰：“此客实奸而非煞也。乃某寺僧诳妾盗物，令奴煞之。赃在某处。”即放此客，遣掩僧，并获赃物。自是部内肃然，咸称其有神。

又曰：辛公义为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厅。授领词讼，皆不立文案，遣当直佐寮一人侧坐谇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厅事，终不还卜。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导人，尚令百姓系於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後有欲诤讼者，其乡闾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

《尚书大传》曰：听狱之术，大治有三：治必宽，宽之术归於察，察之术归於义。（察犹审也。）是故听而不宽，是乱也。宽而不察，是慢也。古之听狱者，言不越辞，辞不越情，情不越义。是故听民之术，怒必思兼，怒小罪勿兼。（怒，贵也，责因之罪必思义，谓思其辞，思其主。思义，重大罪求可以出之者也。）

又曰：孔子如卫，人谓曰：“公甫不能听狱。”（公甫，鲁大夫。）孔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听狱也。（答而反之。）公甫之听狱也，有罪者惧，无罪者耻。民近礼矣。”

《春秋元命包》曰：树棘槐，听讼於其下。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实事所以刺人，其情令各归实。槐之言归也，情见归实也。

《山海经》曰：夏后启之臣曰孟徐，是祠神于巴。人（听其狱讼，谓之神主。）讼于孟徐之所，（人断之也。）其衣有血者乃执之。

《会稽典录》曰：郡署锺离意北部督邮，乌程男子孙常，常弟烈分居，各得田半顷。烈死，岁饥，常稍以米粟给烈妻子，辄追计直作券，没取其田。烈儿长大，讼常。掾史议皆曰：“烈孙儿遭饿，赖常升合长大成人，而更争讼，非顺孙也。”意独曰：“常身为遗父，当抚孤弱，是人道正义。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怀挟奸路，贪利忘义。烈妻子虽以田与常，困迫之至，非私义也。请常田俾烈妻子。”於是众议尾夺意之理。

又曰：谢夷吾字尧卿，山阴人也。为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鲁县，遇孝章皇帝巡狩，幸鲁阳。上未常见刺史班秩，有诏敕夷吾入，传录见囚徒，诫长吏勿废旧仪。上林西厢南面，夷吾处东，分帷以其中，夷吾省录囚徒。有亭长奸部民者，县言和奸。上意以为吏奸民，何得言和。且观刺夫决当云何。顷，夷吾呵之曰：“亭长，诏书朱帻之吏，职在禁奸，今为恶之端，何得言和？”切让三老孝悌，免长罪。其所决正一县三百馀事，与上合。章帝叹曰：“使诸州刺史尽如此者，朕不忧天下。”特迁钜鹿太守。临发，陛见，赐车马剑带，敕之曰：“钜鹿剧郡，旧为难治。以君有拨烦之才，故特授任，无毁前劳。”

张斐《律序》曰：情者，心也。心戚则动情，动於中而形於言。畅於四支，发於事业。是故奸人则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

贾谊《新书》曰：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不当，半以为当罪。虽然，王亦疑。梁王曰：“陶朱公贤。”以而问曰：“梁有疑狱，吏半以为不当，半以为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家有二白璧，其泽相如也，然有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曰：“侧而玩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疑狱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新序》同也。）

《淮南子》曰：越王决狱不当，援刀自割，而战士毕死，感於恩也。

又曰：秦始皇昼决狱，夜理书。

《说苑》曰：劭公述芝Ｐ桑蚕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乎甘棠之下，而听断焉。

《风俗通》曰：沛郡有富家公，赀二千馀万。小妇子年裁数岁，顷失其母，又无亲近。其女不贤，公痛困思念，恐争其财，儿必不全。因呼族人为遗令书，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还付之。”其後，又不肯与。儿诣郡，自言求剑。谨案：时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辞，因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贼害其儿，又计小儿正得此，则不能全护，故且俾与女，内实寄之耳。不当以剑与之乎？夫剑者，亦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复还其剑。当问县官，县官或能证察，得以见伸展。此凡庸何能用虑强远如是哉？”悉夺取财以与子，曰：“弊女恶婿，温饱十岁，亦以幸矣。”於是论者乃服。

又曰：临淮有一人，持匹缣到市卖之，道遇雨，被戴。後人求共庇荫。雨霁，当别，因共争斗，各云我缣，诣府自言。太守薛宣劾实，两人莫肯首服。宣曰：“缣直数百钱耳，何足纷纷自致县官？”呼骑吏断缣，各与半，使追听之。後人曰：“授恩。”前撮之缣主称怨。宣曰：“然固知其当尔也。”因诘责之，具服，悉俾本主。

又曰：颍川有富室，兄弟同屋，两妇俱怀妊。大妇数月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到乳舍，弟妇生男，夜因盗取。争讼三年，州县不能决。丞相黄霸出殿前，使卒抱儿去两妇各十馀步，叱妇自往取之。长妇把持甚急，儿大啼；弟妇恐伤害之，因乃放与，而心甚凄怆。霸曰：“此弟妇子也。”责问大妇，乃伏也。

卷六百四十　刑法部六

决狱

《易》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信发于中，虽过可亮。）

《传》曰：晋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晋理官。）叔鱼摄理，（摄代景伯。）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於叔鱼，叔鱼蔽罪邢侯。（蔽，断也。）邢侯怒，煞叔鱼与雍子於朝。宣子问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罪而赂以贾直，鲋也鬻狱，邢侯专煞，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掠，取也。昏，乱也。）贪以败官为墨。（墨，不洁之称。）煞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煞，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於市。

《汉书》曰：高帝诏曰：“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己後，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长，二千石官长以其罪名当报之，（当谓处断也，谳，平议也。）所不能决者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又曰；茎丶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後不当谳者不为失，（假令谳讫，其理不当，所谳之人不为罪失。）欲令理狱者务先宽。”自此之後，狱刑益详，近於五听三宥之意。

又曰：张释之为廷尉。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与马惊，於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云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是也。”。

又曰：于定国父于公继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郡中立生祠。东海有孝妇，少寡无子，养姑甚谨。姑告邻人曰：“孝妇养我勤苦，哀其无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遂自死。姑女告吏：“妇煞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自诬服。于公以为不煞，争之弗能，乃抱其狱具，哭于府上。太守竟煞妇。”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咎其煞孝妇，”太守煞牛祭孝妇墓，天乃大雨。後于公令：“高大门闾，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子孙必有兴者。”至定国，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人自以不冤。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人。

又曰：班固云：“今之听狱者，求所以煞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煞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後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煞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

《续汉书》曰：郭躬字仲孙，颍川人。辟公府，以明法律，特预朝议。时有兄弟共以绳绞煞人，各持一端，辜不可分。中常侍孙章传诏命，兄不教导弟，报兄重，弟减死。章误言两极重，狱已断，尚书奏矫制当斩。上问躬，躬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罚金。”上曰：“矫煞人，如何罚金？”躬曰：“法令有故有误。章不故指，传命误，即报重，是故为无所放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诈，王法大刑不可委曲生意。”上曰：“善。”

《後魏书》曰：吴良为议郎。永平中，车驾近出，而信阳侯阴就干突禁卫，车府令徐匡钩就车，收御者送狱。（钩，留也。）诏书遣匡。乃自系。良上言曰：“信阳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与，无人臣礼，为大不敬。匡执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圣化由是而弛。”帝虽赦匡，犹左转良为即丘长。

又曰：寒朗字伯奇，永平中以谒者守侍御史，与三府掾共按楚狱颜忠、王平，辞及隧乡侯耿建、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显宗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四侯无事，何不早奏，久系至今耶？”朗曰：“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故未敢时上。”帝怒骂曰：“吏持两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国耳。臣见考囚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後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才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後二日，车驾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者千馀人。

又曰：虞翊为司隶校尉，临终，谓其子曰：“吾为朝歌长，煞贼数百，其中必有冤者。自此二十馀年，家门不增一口，斯获罪於天也。”

又曰：法雄为青州刺史，每行部，录囚徒，察颜色，多得情伪。长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绶去。

又曰：三府举袁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是时楚王英反，辞所连及，系者数千人。显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诬，死者甚众。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狱，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馀人。

又曰：郭躬家代衣冠。父弘，习《小杜律》，（前书：杜周，武帝时为廷尉，御史大夫断狱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时又为御史大夫。对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年九十五卒。

《晋书》曰：周处为广平太守，有三十年滞狱，一到，悉总决遣之，理无不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安帝义熙中，刘毅镇姑熟。尝出行，南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师，虽不伤人，处法弃市。何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有惊汉文帝乘与马者，张释之断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於惊马也。故不以乘与之重，而加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乎？”

《後魏书》曰：贞君中以狱讼留滞，始令中书以经中义断诸疑事。高允据律评刑三十馀载，内外称平。允以狱者民之命也，常叹曰：“皋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刘项之际，英布黥而王。经世虽久，犹有刑馀之衅，况凡人能无咎乎？”

《宋书》曰：谢庄为都官尚书，奏改定刑狱曰：“旧官长竟囚毕，郡遣督邮案验，仍就施刑。督邮贱吏，非能异於官长。虽有案验之名，而无研究之实。愚谓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县考正毕，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亲临覆辩，必收声吞，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决，乃度廷尉。神州统外，移之刺史，有疑亦归台狱，必令死者不怨，生者无恨。”

又曰：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二十馀物。赐妻张从赐临终言，死后亲刳腹，视五藏悉糜碎。以张忍行刳剖，赐子副又不禁止，论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赐妻痛往遵言，儿识谢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顾ダ之议以为：“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谓副为不孝，张同不道。”诏如ダ之议。

《隋书》曰：斐蕴授御史大夫，与斐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後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进止，然後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又曰：斐政为少司宪，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斐大夫致我於死，死无所恨。”其处法详平如此。

又曰：郎茂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百馀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晖谓茂曰：“长史言卫国民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茂进曰：“民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晖尾应之。

又曰：于仲文字次武，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护之党也，先坐事下狱，无敢绳者。仲文至郡，穷治，遂竟其狱。蜀中为之语曰：“明断无双有于公，不避强御有次武。”未几，徵为御正下大夫。

又曰：梁敬贞，大业之世为大理司直。时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之罪，令敬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治其狱，遂希旨陷之极刑。未几，敬贞有疾，见俱罗为之厉，数日而死。

《唐书》曰：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从宽恕。古人云：‘卖棺者愿岁之病，非憎于人，利棺之售耳。’今司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作何道理？令得平允。”侍中王曰：“俱任公正善人为法官，若断狱允当，则增秩赐金，如此则奸伪息矣。”太宗曰：“古者断狱，必讯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是也。今後大辟罪结正，更取公卿议之。”如是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天下几致刑措矣。

又曰：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刀入东上卜门，待罪。仆射封德彝议云：“监门校尉不之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从之。大理卿带胄执奏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於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舟船误不知律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嘉之，免校尉死。

又曰：李日知，天授中迁司刑丞。时用法严急，日知独宽平，无冤滥。尝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礼断请煞之，与日知往复至於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答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又曰：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庞氏为奴诬告，云夜解祈福。则天令给事中薛季昶鞫之。季昶断链成其罪，庞氏坐斩。侍御史徐有功执论：“庞氏罪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党恶逆。法司结刑，有功当弃市。方视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岂吾独死，诸人长不死耶？”乃徐起而归。则天览法司所劾，召有功诘之曰：“卿此断狱，失出何多耶？”对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舍小过，弘大德，则天下幸甚。”则天默然。庞氏竟减罪，流于岭表。

又曰：杜景为司刑丞，天授年，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正专理制狱。时人称云：“遇徐、杜丈必生，遇来、侯丈必死。”

又曰：李勉为膳部员外，时关东献俘百人，诏并处斩。囚有仰天叹者，勉偶过，问之，对曰：“某被胁制守官，非逆者。”勉哀而上言曰：“无恶未殄，遭点污者半天下，皆欲澡心归化。若尽煞之，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肃宗遽令奔骑宥释，由是归化日至。

又曰：颜贞卿为监察御史。五原有冤狱，久不决，贞卿至辩之。天方旱，狱决，乃雨。郡人呼之为御史雨。

又曰：宝历中，京兆人有姑以小过鞭妇至死者，府上其狱。刑部郎中窦参断合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以公绰之议，得减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窦参为奉先尉，县人曹芬隶北军，素凶暴，与弟殴其女弟，芬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参捕理芬兄弟，当死。众官皆请俟免丧。参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丧延罪，是煞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煞之。一县皆伏。

又曰：德宗於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辩争者辄击登闻鼓。斐上疏曰：“夫谏鼓谤木之设，所以达幽枉，延直言。今轻猾之徒，援桴鸣鼓，始动天听，竟因纤微。若然者，安用吏理乎？”上然之，悉归有司。

《风俗通》曰：南郡谳女子何侍为许远妻，侍父何阳素酗酒，从远假求，不悉如意，阳数骂詈。远谓侍：“汝翁复骂者，吾必挞之。”侍曰：“共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阳复骂，远遂揣之。侍因上堂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鲍宣，决事曰：“夫妻，所以养姑者也。今婿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不迁怒，况所尊重乎，当减死论。”

又曰：赵相汝南李统，为冀牧阮况奏统耳目不聪，掖殊职任。无几，冀州有疑狱，章帝问统，统处当克厌上心。帝曰：“君大聪明，刺史不亲郎君耳。”即日免况，拜统侍中。

董仲舒《决狱》曰：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议曰：“臣硬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也。不当坐。

又曰：甲夫乙将船，会海盛风，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当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硬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於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刺恣擅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尾衍之心，非私为人撇。明於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卷六百四十一　刑法部七

赃货

《书□吕刑》曰：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授狱非家宝也。惟聚罪之事，其报则以众人见罪也。）永畏惟罚。

《尚书大传》曰：狱货非可乏也，然后宝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贪人之宝，授人之财，未有不授命以矫其上者也。亲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又曰：太公之里见文王。散宜生遂之犬戎氏取美马，驳身朱鬣鸡目，之西海滨取白狐，青翰，之於氏取怪兽，之有参氏取美女之江淮之浦取大贝如车渠，陈於纣庭。纣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崇。

《传》曰：晋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刑侯，楚臣公巫臣子也。雍子亦楚人也。）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晋理官。）叔鱼摄理。韩宣子命断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於叔鱼，叔鱼蔽罪於邢侯。（蔽，断也。已具《决狱》门。）

《左传口昭二十三》曰：叔孙如晋，晋人执之。范献子求货於叔孙，使请棺缮。（以求冠为辟。）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既送作冠摸法，又进二冠以与之，伪若不解其意也。）为叔孙故，申丰以货如晋。（欲行货免叔孙也。）叔孙曰：“见我，吾告汝所行货。”见而不出。（留申丰不使得出，不欲以货免。）

又《昭二十八》曰：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上魏子。）其大宗赂以女乐，（讼者之大宗。）魏子将授之。魏戊谓阎没、女宽（二人，魏子之属大夫。）曰：“主以不贿闻於诸侯，若授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於庭，馈入，召。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当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饮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孔丛子》曰：子思言荀燮於卫君曰：“其才可将五百乘。”卫君曰：“吾知其才可将，然菹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圣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所长，弃其短。君以二卵弃干城之将乎？”

《汉书》曰：薛宣为冯翊太守，池阳令举廉吏狱掾王立，府未及召，闻立授囚家钱。宣责让县，县案验狱掾，乃其妻独授系者钱万六千，授之再宿，立实不知，惭恐自煞。宣闻之，移书池阳曰：“县所举狱掾王立，家私授赇而立不知，煞身以自明，诚廉士，甚可闵惜。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

又曰：王温舒为右辅，行中尉。岁馀，会宛军发，（发毙蕙大宛也。）诏徵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授员骑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煞。其时两弟及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勋徐自为曰：“悲夫，古者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温舒与弟同三族，而两妻家各一，故作五也。）温舒死，家累千金。

谢承《後汉书》曰：种为益州刺史，时永昌太守铸黄金为文蛇，以献梁冀。纠发逮捕，驰传上言，而三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衔怒於。

华峤《後汉书》曰：曹灵帝时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袁山松《後汉书》曰：皇甫嵩字义贞，定安朝那人。善用兵，饮食必先将士，然後乃安。兵曹有授赂者，嵩曰：“公素廉，必资乏也。”乃出钱赐之。吏惭而自煞。由是众皆乐为致死。

范晔《後汉书》曰：欧阳歙字正思，乐安千乘人。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赃罪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发觉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馀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闻狱当断，驰之京，行到河内获嘉县，自系上书，求代歙死。书奏，而歙已死狱中。

又曰：李应迁河南尹，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赃罪狼籍，郡舍溷轩有奇巧，乃载之以归。应表欲治其罪，元群行赂宦竖，应反坐输作左校。

又曰：蔡衍字孟喜，汝南项人也。迁冀州刺史，劾河间相曹鼎赃罪千万。鼎者，中常侍腾之弟也。腾使大将军梁冀为书请之，衍不答。鼎竟坐输作左校。

《後魏书》曰：郑义为兖州，性贪吝，政以贿成。有饷羊，西门授入，东门卖之。

又曰：崔光韶迁廷尉卿，时秘书监祖莹以赃罪被堇，光欲置之重法。太尉阳城王徽，吏部尚书李神隽皆为莹求宽，光韶正色曰："朝贤执事，於舜之功未闻有一，如何反为罪人言乎？"

《北史》曰：后魏就德于营州反，使尚书卢同往讨之，败而还。属侍中穆绍与元顺侍坐，因论之。同先有近宅与绍，绍颇欲为言。顺勃然曰："卢同终将无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顺曰："同好宅与要势侍中，岂有罪也？"绍惭，不敢复言。

《唐书》曰：太宗即位，务止奸忒。风闻诸曹案典多不授赂，乃遣左右试以财物遗之有司。门下令吏授馈绢一匹，太宗怒，将煞之。斐矩进谏曰："此人授赂，诚合重诛。但陛下试之，即行极法，所谓陷其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也。"太宗纳之。

又曰：开元十年，武强令斐景仙犯乞取赃积绢五千匹，事发，景仙逃走。吏捕得之，玄宗怒，命集众决煞。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斐景仙缘是乞赃，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豫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诛夷，惟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有犯犹入议条。十代宥贤，功多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诏不许。朝隐复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煞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匹，止当流坐。今以乞取得罪处斩刑，后枉法当科欲何罪？臣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诏令减死一等，杖一百，流于岭南。

又曰：牛僧孺为御史。长庆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直臣赂中贵人为之伸理，僧孺坚执不回。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虽失，此人有经度才，可委之边任，朕欲贷其法。"僧孺对曰："凡人之才，止于持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缚奸雄，正为才多者。禄山、朱Γ以才过人浊乱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南东道节度使柳公绰自京赴镇，行部过邓县。县吏二人犯法在狱，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纳贿，一吏舞文。县令以公绰持法，犯赃丈必不免。及过款公绰，断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坏法，法亡。”遂煞舞文。未下车而襄汉大治。

又曰：李石用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益坐赃系台，石奏曰：“臣以李益晓钱，录用之，不谓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则用，有过则惩。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恶，可谓至公。”

《三辅决录》曰：马融为南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贪浊，授主记掾歧肃钱四十万，融子强又授吏白向钱六十万、布三百匹，以肃为孝廉、向为主簿。又坐失大将军梁冀，竟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还，拜议郎。

《锺离意别传》曰：显宗以意为尚书。时交趾太守坐赃千金，徵还，付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不拜赐。帝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於盗泉之水，曾参回车於圣母之闾，恶其名也。此赃秽之宝，诚不敢拜授。”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

罪

《书□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又《汤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殛，诛也。

又《泰誓》曰：予克授，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授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之时，民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面而问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审从何支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

《礼》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曰：“吾闻之，朋友丧明则哭。”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而丧尔明，尔罪三也。汝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过矣，吾过矣。”

《传》曰：秦伯素服郊次，向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过也。”

又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娣也。酆舒为政而煞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隽才。”（隽，绝异。言有艺胜人者三也。）伯宗曰：“必伐之。路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仲章，狄贤人。黎氏，黎侯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怙其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卫献公使祝宗告亡，且告无罪。（告宗庙也。）定姜曰：“有罪若何告无罪？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栉事侍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无告无罪。”
又曰：吴公子札自卫过晋，将宿於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获罪於君，是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
又曰：郑公孙黑将作乱，子产使吏数之曰：“伯有之乱，以大国之事，而未尔讨也。尔有乱心无厌，国不汝堪。专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争室，而罪二也；董隧之盟，汝矫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
又曰：陈侯之弟招煞太子偃师，罪在招也。楚人执陈行人于徵师煞之，罪不在行人也。
《论语口公冶长》曰：子谓公冶长可撇。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兄之子妻之。
又《尧曰》曰：朕躬有罪，尾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孝经》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家语》曰：孔子曰：“大罪有五，而煞人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诬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伦者罪及三世，诬鬼神者罪及二世，手煞人者罪止其身。”
又曰：孔子曰：“大夫之罪在五刑之域者，闻有谴发，（谴，让也。发，始发露也。）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厂引而刑煞之也。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
《史记》曰：范雎盛帷帐，侍者甚众，须贾。贾顿首言死罪，曰：“贾不意君能致於青口之上，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几？”曰：“擢贾之，以续贾之罪，尚未足也。”
《汉书》曰：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诽谤炎茉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贤良？其除之。”
又曰：南越反，上复欲使杨业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将军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焉足以骄太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建德、吕嘉（建德，他孙也。吕嘉，他相也。）逆罪不容於天，将军拥精兵不穷追，超然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朕为朝会不置酒，将军不审其勋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失尊之序，是四过也。”
《後汉书》曰：荆州刺史赵凯诬奏杨旋实非身破贼，而妄有其功，遂槛车徵旋，防禁严密，无由自讼。乃噬粉出血，书衣为章，具陈破贼形势，及言凯所诬状，潜令亲属诣阙通。诏书原旋拜议郎，凯反授诬人之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孔琳之为御史中丞，明宪直法，无所屈挠。奏尚书令徐羡之亏违宪典。时羡之领扬州刺史，琳之弟璩之为中从事，羡之使璩之解释琳之，使寝其事。琳之不许曰：“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耶？”自是百震肃，莫敢犯禁。

《北史》曰：贺若弼有罪，在禁所，咏诗自若。上数之曰：“人有性善行恶者。公之为恶乃与行俱，有三太猛：嫉妒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无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儿子反，此心终不能改。”

《唐书》曰：高祖诏曰：“朕自起义晋阳，遂登皇极，经纶天下，实仗群才。尚书令秦王、尚书右仆射寂，或契合元谋，或同心运始，并蹈义轻生，捐技撼节，艰辛备履，金石不移。论此忠勤，礼宜优异，官爵之荣，抑惟旧典，勋贤之义，宜有别恩，其罪非叛逆，可听恕一死。”

《说苑》曰：{自辛}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左右曰：“王何为痛之至於此？”禹曰：“尧舜之民，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

《风俗通》曰：字为自辛，令其辛苦忧之也。秦皇以为字似皇，改为罪。

《语林》曰：王子敬疾笃，兄弟劝令首罪。答曰：“无所应首，惟遣郗家女以为恨。”

《杂五行书》曰：皋陶以壬辰日死，不扣坷罪人成罪也。

卷六百四十二　刑法部八

囚

《易□坎卦》曰：上六，系用徽犍黑，于丛棘，三岁不得，凶。（险肖之极，不可升也。严法峻整，难可犯也。宜其囚执置于思过之地。）

《书□武成》曰：释箕子囚，封比干墓。

又《泰誓》曰：屏弃典刑，囚奴正士。（屏弃常法而不顾，箕子正谏而以为囚奴。）

又《康芫》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幼僧时，丕蔽要囚。（要囚，谓察其要囚辞以断狱，既得其辞服，应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断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诗□泮水》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囚，拘也。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宫，使武臣献馘，又使善听狱之吏如皋陶者，献囚，言伐有功，所以任者，得其人也。）

《周礼□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凡囚者，谓非盗贼，自以他罪拘者也。）

《礼□月令》仲夏，小暑至，犮延重囚，出轻系。（犮延犹宽也。重囚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秋方决轻，轻系出而舍之也。）
《传□庄公》曰：乘丘之役，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不敬子矣。”
又曰：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囚呼，莱驹失戈，狼覃音审。取戈以斩囚，遂以为右。
又曰：郑公子归生授命于楚，伐宋。宋华元、乐吕御之。战于大棘，宋师败绩，囚华元，获乐吕。
又曰：晋侯观于军府，见锺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南冠，楚冠也。絷，拘系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税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问其族，对曰：“伶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婴子齐，令丑子重也。侧，司马子反也。言其尊卿敬志也。）不知其他。”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君盍归之，使合晋楚之成？”公从之。
又曰：楚子侵郑，郑皇颉戍之，出与楚师战，败。穿封戌囚皇颉，公子围与之争之，（公子围，共王子灵王也。）正於伯州犁。（正，典直也。）伯州犁曰：“请问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争，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颉遇王子，弱焉。”（弱，败也，言为王子所得也。）戌怒，抽戈逐王子围。
又曰：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士弱，晋主狱大夫也。）
又曰：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
《史记》曰：孟尝君入秦，秦王欲留之。人或说相秦必先齐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囚孟尝君。
《汉书》曰：隽不疑为京兆尹，每行县录囚徒，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於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
又曰：吕后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
又《天文志》曰：有勾圆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囚出。
又曰：王章下廷尉狱，妻子皆系。小女年十二，起号哭曰：“平常狱上夜，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丈必君。”果死。
又曰：萧育当系，乃欲弃官，按刀曰：“萧育，杜陵男子，何诣曹也？”
《东观汉记》曰：和熹邓后称制，京师旱，自三月至五月，太后幸洛阳寺，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庶狱举冤。囚徒杜洽不煞人，自诬，被掠羸困，便与见，畏吏，不敢白。吏将去，举头若有言。太后察视，觉之，即呼还，问状，遂得申列，即时收令下狱抵罪，尹左迁。行未还宫，澍雨大降。

又曰：和帝永元六年七月，京师旱。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未还宫而澍雨。

又曰：马援为郡督邮，送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亡命北地，遇赦留。

《後汉书》曰：陆续字智初，会稽吴人也。太守尹兴辟为郡门下掾。是时，楚王英谋反，阴天疏下善士。及楚事觉，显宗得其录，有尹写墅，乃征兴诣廷尉狱。续与主簿梁弘及掾史五百馀人诣洛阳诏狱，续母远至京师，觇候消息。狱事持急，无缘与续相闻，母但作馈食，付门卒以进之。对食悲泣，不能自胜。使者怪而问其故。续曰："母来不得相见，故但使泣耳。"使者大怒，以为门吏通传意气，将召案之。续曰："因食饷羹，识母所自调和，故知来耳，非人告也。母尝截肉，未尝不方，断葱以寸为度，是以知之。"

《魏志》曰：太祖征刘备，先遣贾逵至斜谷视形势，道逢水衡载囚数十车。逵以运急，辄载重者一人，皆放其馀。太祖善之。

《晋书》曰：曹摅为临淄令，狱有死囚。岁夕，摅行狱，愍之曰："卿等不幸至此非所，如何？新岁人情所重，岂欲暂见家耶？"众囚皆泣曰："若得暂归，死无翰。"摅悉开狱出之，克日令还。掾吏固争，咸谓不可。摅曰："此虽小人，义不见负。自为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还，并无违者。一县叹服，号曰圣君。

《北史》曰：後魏元丽拜雍州刺史，为政严酷，吏人恶之。其妻崔氏诞一男，丽遂出州狱囚死及徙流案未由台者，一时放免。

《宋书》曰：王志累迁宣城内史，清谨有恩惠。郡人张倪、吴庆争田，经年不决。志到官，父老相谓曰："王府君有德政，吾乡里乃有如此争。"倪、庆因相携请罪，所讼地遂成闲田。後为东阳太守，郡狱有重囚十馀。冬至日，悉遣还家，过节皆反，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忧。明旦，果至，以妇孕。吏人又益叹服之。

又曰：谢方明为骠骑长史，理南郡。年终，江陵县狱囚事无轻重，悉放归家使过正，三日还到，罪重者二十馀人，纲纪已下，莫不疑惧。时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寿之并随在西，固谏，以为昔人虽有事，或是记籍棺茉，且当今人情簿，不可以古义相许。方明不纳，一时遣之。囚及父兄并惊喜涕泣，以为就死无恨。至期，有重罪二人，其一醉不能归，逮二日反。馀一囚十日不来，五官朱千期请见自讨之。方明知为囚事，使左右谢五官不须入，囚当自反。囚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翰墟里，不能自归。乡村责让，率领将送意常逃者。远近叹服焉。
《北齐书》曰：梁湘东王绎遣世子方诸出镇郢州，颜之推常管记室。值侯景陷郢，之推被执，频欲煞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屡护救免，囚送建邺。
《北史》曰：萧入周，为上州刺史，为政以礼让为本。尝至元日，狱中囚系悉放归家，听三日然後赴狱。主者争之，曰：“昔王长、虞延见称前史，吾虽寡德，窃怀景行，以之获罪，弥所甘心。”诸囚荷恩，并依限而至。吏人称其惠化。
《陈书》曰：张种以外戚赐无锡嘉兴县秩。尝於无锡，见有重囚在狱，天寒，呼囚曝日，遂失之。陈文帝闻之，笑而不责。
《南史》曰：吉翰迁豫州梁郡诸军，时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入卜斋呈事，翰省说语，令且去，明可更呈，典签不敢复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视讫，谓曰：“卿意当欲宥此囚死命，昨於斋坐，见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煞之，原此囚生命。
《唐书》曰：韦仁寿，隋大业末为蜀郡法司书佐，狱无冤囚。其有得罪者，临将就戮，犹西向为仁寿礼佛而死。
又曰：太宗亲录囚徒，多所原宥。见死罪者，悯之，放归于家，限至来秋即戮。乃敕天下死囚，皆放令入京，并依期而集。於是天下死罪囚三百九十人皆释禁，自至朝堂，不劳督领，一无逃散。太宗感其奉法，竟尽赦之。
又曰：高宗遵贞观故事，务在恤刑。尝问大理卿唐临在狱系囚之数。临对曰：“见囚五十馀人，惟二人合死。”上以囚数少，甚喜。
又曰：吕元应为蕲州刺史，颇着恩信。尝岁终阅郡囚，囚有自告者曰：“某有父母在，明日元正，不得相见。”因泣下。元应悯焉，尽脱其械纵之，与为期。守吏曰：“贼不可纵。”元应曰：“吾以忠信待之。”及期，无後到者。由是群盗感义，相引而去。
韩子曰：温人入周，周不内。问之曰：“客耶？”对曰：“主人也。”问其巷而不知也。吏曰：“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对曰：“臣少也诵《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臣也。”
《淮南子》曰：拘囹圄者，以日为修。当市死者，以日为短。
《吴越春秋》曰：吴王拘越王句践与大夫范蠡於石室，吴王疾，越王谓太宰曰：“囚臣请一见问疾。”太宰入言，吴王乃见越王也。
《列女传》曰：严延年为河南太守，河南号曰屠伯。（以其刑煞为主。若屠者也。）其母尝从东海来，欲就延年。昆洛阳，见报囚。（所执决刑戮之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大惊，便周骷亭，不肯入府。
《会稽典录》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恩，务在哀矜。每至冬月，罪囚当断，夜省刑状。其妻执烛，吉持笔，夫妻相向垂泣。妻尝谓吉曰：“君为天下执法，不可使一人滥罪。”
《太公金匮》曰：文王问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谏者死。予子伯邑考为王仆御，无故烹之，囚予於里，以其羹ㄦ予。”
《风俗通》曰：囚，遒也，言辞穷得罪诛遒也。礼：罪人诸圆土，故囚字为口中人，此其象也。
《陈留耆旧传》曰：虞延除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囚各归家。囚并感其恩，应期而还。
韩阳《天文要集》曰：流星入昴，贵人有系囚也。
《论衡》曰：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人，象囚之形，凿地为陷，卧木囚其中。罪正者木囚不动，冤侵夺者木囚动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耶？将天神之气动木囚也？
徒
《史记》曰：秦始皇至湘山，逢大风，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对曰：“尧女舜撇。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伐湘山树，赭其山上。
又曰：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多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馀人。
《汉书》曰：匈奴侵寇，王莽大募天下囚徒，拇墅曰猪突豨希勇。（服虔曰：突者，逐也。惟触突人，故取以为喻也。）
范晔《後汉书》曰：尚书郎张俊自狱中上书讼罪，而俊狱已报廷尉。将出门，临行刑，邓太后诏驰骑，以减死论。俊上书谢曰：“孤恩负义，自陷重刑。请断竟讫，无所复望。廷尉鞠遣，刀斧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飞扬，形容已枯。陛下圣泽，以臣尝在近密，识其状貌，复其眼目，留心曲虑，特加偏覆。丧车复还，白骨更肉，披棺发椁，起见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陛下德过天地，恩重父母，诚非臣俊破碎骸骨，举宗腐烂，所报万一。臣俊徒也，不得上书，不胜去死就生，惊死勇跃，冒昧拜章。”世皆哀其文。
《魏略》曰：人得崔琰书，以裹帻笼，持其笼行都道中。时有与琰宿不平者，遥见琰名着帻笼，从而视之，遂白太祖，以为琰腹诽心谤，乃收付狱，髡刑输徒。前所白琰者又白云：“琰为徒，虬须直视，心似不平。”太祖亦以为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欲煞之。
又曰：王陵字彦□，太原人。凌为发干长，遇事，髡刑五年，当道扫除。时太祖下车，过问：“此何徒？”左右以状对。太祖曰：“此所坐亦公耳。”於是选为骁骑主簿。
《三国典略》曰：太原公洋之赴晋阳也，阳休之劝崔季舒曰：“一日不朝，其间容刀。”季舒性好声色，心在闲放，遂不请行，欲恣其淫乐。司马子如等缘宿憾，乃奏暹及季舒过状，各鞭二百，徒於马城，昼则供役，夜置地牢。
《琐语》曰：晋冶氏女徒病，弃之。舞へ之马僮饮马而见之，病徒曰：“吾良梦。”马僮曰：“汝奚梦乎？”曰：“吾梦乘马如河汾三恚币愿嫖瑜亍！舞へ自往视之曰：“尚可活，吾买汝。”答曰：“既弃之矣，犹未死乎？”舞嚣曰：“未。遂买之。”至舞へ氏而疾有间，而生荀林父。（《神翼记》又载之。）
《锺离意别传》曰：司徒侯霸辟意署议曹掾，以诏书送囚徒三百馀人到河北连阴。冬盛寒，徒皆贯连械，不复能行。到弘农县，使令出见钱为徒作襦，各有升数。令对曰：“被诏书，不敢妄出钱。”意曰：“使者奉诏命，宁私行耶？”出钱使上尚书，使者亦当上之。”光武皇帝得上状，见司徒侯霸曰：“所使吏何乃仁恕用心乎？诚良吏也。”襦既且悉到，前县给赐糜粥。後谓徒曰：“使者不忍善人婴刑，饥寒感恻於心。今以得衣矣，欲悉解善人械桎，得逃去耶？”皆曰：“明使君哀徒，恩过慈父，身成灰土，不敢逃亡。”意复曰：“徒中无欲归候亲者耶？”其有节义名者五六十人，悉解械桎，先遣之，与期日会作所，徒皆先期至也。
刘桢《京口记》曰：有龙目湖，秦始皇东游，观地势，曰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中间长冈授飧，因改名为丹徒。
《风俗通》曰：徒不上墓，说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谨案《孝经》：身体肤，授之父母。曾子病困，启手足以归全也。今遭刑者髡首剔，身被加笞，新出狴犴，臭秽不洁。凡祭祀者，孝子致斋，贵馨香如亲存也。时见子被刑，心有恻怆，缘生事死，恐明不歆承，当不上能饗。
郭子曰：刘道贞尝为徒，扶风王司马骏以五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谈。
孔融《肉刑论》曰：今之洛阳道桥作，徒囚於厮役十死一生。故国家常遣三府请诏，月一案行。又置南甄官使者，主养病徒，仅能存之。语所谓“洛阳豪徒韩伯密，加笞三百不中一，髡头至耳诣膝”。此自为刑，非国法之意。
徒作年数
《周礼□秋官上□大司寇》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於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

又《秋官上》曰：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出圜土者杀。

《汉书》曰：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应劭注曰：鬼薪，为宗庙取薪。白粲，泽水使正白。）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

《晋律》曰：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若诸士诈伪，将吏越武帝垣，兵守逃归家，兄弟保人之属，并五岁刑也。）四岁刑，（若复上闻入殿门上变事，漏露泄选举事，误发密事，殴兄娣之属，并四岁刑。）三岁刑，二岁刑。（二岁刑减一等，入罚金。二岁以上至五岁刑，皆耐罪。若越城作奔，走马众中，有挟天文图识之属，并为二岁刑。）

张斐《律序》曰：徒加不过六，因加不过五，（罪已定为徒，未定为囚。）累作不过十一岁。（五岁徒犯一等加六岁，犯六等加为十一岁作。）累笞不过千二百。（五岁徒加六等，笞一千二百。）

卷六百四十三　刑法部九

狱

《释名》曰：狱，确（胡角切。）也。言确人情伪也。又谓之牢，言所在坚牢也。又谓之圜土，言筑土表墙，其形圜也。又谓之囹圄，囹，领也，圄，御也，领录徒囚禁御之也。

《急就篇》曰：皋陶造狱。

《说文》曰：狱谓之牢。

《易》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又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诗□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狱。（岸，赤狱，乡亭之系曰犴也。）

《诗含神雾》曰：杓为天狱，主天煞也。

《礼》曰：孟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止狱讼。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郑玄注曰：囹圄，所以禁守，系者则令之别狱矣。

《周礼□秋官□司寇》曰：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

《春秋元命苞》曰：为狱圜者，象斗还合。宋均注曰：作狱圜者象斗运。

《国语》曰：温之会，晋人执卫成公归之于周。晋侯将煞之，王曰：”不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政自上下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无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无乃不可乎？（不行，谓不顺也。）夫君臣无狱，（狱，讼也。无是非曲直狱讼之义也。）今元亘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而叔父听之，一逆矣。又为臣杀其君，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诸侯而有再逆政，余惧其无後也。（在鲁僖三十年。无后，尾复合诸候。）不然，余何私於卫侯？”晋人乃归卫侯。

《史记》曰：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

又曰：萧何卒，召曹参。参去，嘱其後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

又曰：周勃为丞相，十馀月，拇殊相就国。岁馀，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後有上书告勃反，下廷尉。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女也。勃子胜之尚公主，故狱吏教引为证。薄太后亦以勃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反耶？”文帝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也？”

又曰：钩弋夫人得幸武帝，乃生昭帝。帝立，时年五岁，卫太子废。後上幸甘泉宫，命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於是左右群臣知帝欲立少子。後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夫人死口阳宫。时暴风扬尘，百姓感伤，使者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後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者，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耶？”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岂可谓非贤圣哉？

《汉书》曰：韩安国坐法抵罪，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复不燃乎？”甲曰：“燃即溺之。”居无几，安国为梁内史，田甲亡。安国曰：“甲不就官，我灭尔宗。”田甲肉袒谢，安国叹曰：“公等足与治乎？”卒善遇之。

又曰：孝宣帝初生，号曰皇孙。生数月，遭巫蛊事，收系郡邸。邴吉为廷尉监。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煞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关，使者不得入，皇曾孙赖吉得全。

又曰：张汤，杜陵人。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鼠盗肉，父怒汤，汤掘熏得鼠及馀肉，劾鼠掠笞，并取鼠与肉，具勇驾堂下。父见之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又曰：夏侯胜为议，不许宣帝尊武帝庙，下狱，及丞相长史黄霸坐不举劾，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狱。霸欲从胜授经，胜辞以罪死。霸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胜贤其言，遂授之。系更再冬，讲论不怠。

又曰：有罪当械者皆颂系。应劭注曰：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不入狴牢。

又曰：尹赏，钜鹿杨氏人。长安中奸多，闾里少年群辈史吏，授财报仇，相与探丸，得赤丸斫武吏，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赏以三辅高弟选守长安令，治狱，穿地方深各数丈馀，乃以大石覆其口，名虎牢。轻薄恶子，鲜衣凶服被铠持刀兵者，捕得数百人内虎牢中。数日一发视，皆枕藉死，长安中遂无盗贼。

又曰：《天文志》曰：勾圆十五星属杓，曰贱人之牢。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续汉书》曰：范滂字孟博，坐系黄门北寺狱，吏谓曰：“凡坐系皆祭皋陶。”滂曰：“皋陶，贤者，古之直臣，知滂无罪，将理之上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众人由此止也。

又曰：武帝置中都狱官二十六所，世祖皆省，惟廷尉及洛阳有诏狱。

又曰：虞诩字叔卿，陈留圉人。祖为狱吏，尝效于公之治狱。及诩生，经曰：“吾虽不及于公子孙至丞相，冀得为九卿。”故字诩曰叔卿。至尚书令。

又曰：李业字距游，广汉人。王莽居摄，太守刘咸闻业有德，辟业。业称疾，咸怒，教曰：“贤者不避害，犹彀射市中，命薄者先死。”令业诣狱养病。客有说咸者，乃出业。

谢承《後汉书》曰：赤眉入长安，时式侯恭以弟盆子为赤眉所尊，故自系。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从狱中参械出街中，逢京兆尹解恽，呼曰：“解君载我。我更始之忠臣也。即帝败我，弟又为赤眉所立。”恽使後车载之前行，见定陶王刘礼，解其械，言帝在渭中船上。遂相随见更始。

范晔《後汉书》曰：许杨为都水掾，使典复鸿陂。初，豪右大姓因缘荛役，竞欲辜较在所，杨一无所听，乃共谮深取授财赂，遂收杨下狱，而械辄自解。狱吏见恐，遽即夜出杨。时天雨阴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时人异焉。

又曰：杜笃字季雅。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於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之。

《东观汉记》曰：崔篆为新建大尹。篆叹曰：“吾生值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独洁己而危所生哉？”乃单车到官，称疾，三年不视事行县。门下掾倪敞谏，篆乃强起班春，所至之县，狱犴填满。篆垂涕曰：“嗟乎！刑罚不中，乃陷民於阱。此皆何罪，而至于是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馀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掾吏叩头谏曰：“诚仁者之心。然独为君子，将有悔乎？”篆曰：“邾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谓之知命。如煞一大尹赎二千人，盖所愿也。”遂称疾去。
又曰：鲍昱为Γ阳长。县人赵坚煞人系狱，其父母诣昱，自言年七十馀，惟有一子，新娶，今系狱当死，长无种类，涕泣求哀。昱怜其言，令将妻入狱，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卫弘《汉旧仪》曰：郡邸狱理天下郡国上计，属大鸿胪，东市狱属京兆尹。
王隐《晋书》曰：太康五年夏六月，初置黄沙狱。
《晋书》曰：武帝置黄沙狱，以典诏囚，以高光历世明法，用为黄沙御史。
又曰：帝至平阳，为刘聪所幽辱。麴允伏地号哭不能起，聪大怒，幽之于狱。允发愤自煞，聪善其忠烈，赠车骑将军、节愍侯。
又曰：乔智明为殁寇将军，隆虑、共二县令，爱之，号为神君。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余，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人有劝兑免，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纵吾得免，作何面目视息世间？”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
又曰：霍原字休明，燕国广阳人也。少有智力，叔父坐法当死，原入狱讼之，捶毒备加，终免叔父。
《晋令》曰：狱屋皆当完固，厚其草蓐。家人饷馈，狱卒为温暖传致。去家远，无饷馈者，悉给禀狱卒作食寒者与衣，疾者给医药。
《宋书》曰：溉，明帝立，擢为太子洗马。资籍豪富，厚自奉养，供一身一月十万。宅宇山池，妓妾姿艺，皆穷上品，才调流赡，善纳交游，爱妓陈玉珠，明帝遣求，不与，逼夺之。颇怨，帝令有司诬奏，将煞之。入狱数宿，须皆白，免死，系尚方。
萧子显《齐书》曰：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少有胆力，便弓马。於都载锦，为欧阳式所得，系兖州狱。太祖遣薛深饷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鱼腹中。僧静与吏饮，以刀刻械，手自折锁，发屋而出。归太祖，送止之斋内，以其空贫，年给粟千斛。
崔鸿《後赵录》曰：石季龙幽中书令徐光于襄阳国诏狱，光在狱中注解经史十馀万言。
《三国典略》曰：周谍入于齐，为扬州刺史平鉴所获，系之狱。妻生男，鉴因喜醉，擅放免之。既醒知非，上启自劾，齐主特原其罪。
《隋书》曰：斐政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授秩奉散给寮吏。民有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於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徒流者甚众，合境惶慑，令行禁止，小民苏息，称为神明。尔後不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囹圄，殆无争讼。
又曰：薛胄为兖州刺史。讥官，系囚数百，胄剖断旬日便了，囹圄空虚。
又曰：柳俭拜蓬州刺史，狱讼者庭遣，不为文书约束，纵容而已，狱无系囚。
《唐书》曰：太宗行次灵石县，指狱而谓皇太子曰：“此何谓？”皇太子对曰：“此所谓圆狱，将系罪人。”太宗因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而汉文帝志在轻刑，但以详平为佳，非谓有罪而释也。滥系无辜则政道缺，久滞有罪则怨气生。圆土之中，仰视青天有同悬镜，而锁械虏体，郁结其中。夫循诸己者，可以知物。《传》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言不慎。
又曰：阳城为道州刺史，观察史判官督其赋至州，怪城不出迎，以问州吏。吏曰：“刺史闻判官来，以为有罪，自囚於狱，不敢出。”判官大惊，驰入，谒城於狱曰：“使君何罪，某奉命来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出去，城因不复归，馆门外有故问扇横地，城昼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辞去。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晏子谏，不听。
《淮南子》曰：君不入狱为恩也。
《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斯盍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礼羊，跪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
《风俗通》曰：《易口噬嗑》为狱。狱，十月之卦，从犬言声。二犬亦存以守也。廷者，阳也，阳尚生长。狱者，阴也，阴主刑煞。故狱皆在庭北，顺其位。
又曰：《诗》云：宜犴宜狱。犴，司空也。周礼，凡万民之有罪过已离於法者，桎梏以上坐诸嘉石，役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
又曰：周礼，三王始有狱。夏曰夏台，言不害人若游观之台，桀拘汤是也。殷曰里，言不害人若於闾里，纣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令圄，举也，言人幽闭思愆，改恶为善，因原之也。今县官录囚皆举也。
《三辅黄图》曰：长安有九市、二十四狱。
《扶南传》曰：扶南俗理讼无牢狱鞭杖，惟以探汤、捧锁、没水为信。先使沐浴斋戒，乃令以手内汤，或捧热，或没水中，无罪者不烂、不焦、不没，罪者即验也。
《会稽典录》曰：锺离意为堂邑令。县民防广为父报仇系狱，其母病死，广闻之，号泣狱。意为之凄恻，出广，见之，曰：“今欲出若归家殡敛，有义则还，尾则已。”丞掾谏以为不可，意曰：“不还之罪，令自授之。”广临殡毕，即自狱以状表上，诏减死一等。
又曰：盛吉字君达，山阴人，司徒虞延辟西曹掾。时陇西太守邓融以赃罪徵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廷尉，前後考验，历岁不服，明帝下三府，遣精能掾属，更就弹劾。吉到诏狱，但敕主者供汤沐饮食，不去问事。明日复往，解融桎梏，安徐以情，责君若无赃，强见诬枉，宜具列辞，当相伸理，如审有罪，不得诬罔国家。融感吉意，即移辞首服。

又曰：黄昌为蜀郡太守，密捕得盗帅一人，悉使疏诸县强盗，密往捕录。其诸小盗皆原其死，谪作栈道以代民役。由是道不拾遗，狱至连年无有重囚。

又曰：高丰字文林，为ガ县狱吏。刺史虞孟行部，到旬日，ガ县僻，敕ガ长将囚徒就所在录见。林被文书，闭狱下，不肯送徒。自诣谏曰：明使君乘法驾骖，衔命理冤，当县县而至。今乃遥召囚徒，欲省更烦，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ガ狱非汉地乎？囚徒终不出县，特望朱轩回轮向ガ。孟遂到ガ。

《襄阳耆旧记》：诸葛亮出关中，使马谡统大众在前，为魏将张所破，坐下狱死，时年四十九。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推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谡虽死，无恨於黄泉。”

《博物志》曰：夏曰念室，殷曰动止，周曰稽留，三代之异名也。又狴犴者，亦狱别名。

韩阳《天文要集》曰：贯索，贵人之牢中星，实则囚多，虚则开出。

《搜神记》曰：汉武帝东游，未出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死。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以灌之。灌之十斛而物消，帝问其故。答曰：“创墅为患忧之物，气之所生。此必秦之狱地，不然则罪人徒作者之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东方朔曰：孝武皇帝时，幸甘泉，至长平坂上，驰道中央有虫覆而赤，如生肝状，头目口齿鼻耳尽具。先驱旄头驰还以闻曰：“道不可御。”於是上止车，遣侍中驰往视之，还，尽莫知也。时东方朔从在後属车，上召朔使驰往视之，还，对曰：“怪哉。”上曰：“何谓也？”朔对曰：“秦始皇时拘系无罪，幽煞无辜，众庶怨恨，无所告诉，仰天而叹曰，怪哉！感动皇天，此愤气之所存也，故名之曰怪哉。是地必秦之狱处也。”上有诏使丞相公孙弘案地图，果秦之狱处也。上曰：“善！当何以去之？”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去之。以酒置中，立消靡。”上大笑曰：“东方生贞所谓先生也，何以报先知之圣人哉！”乃赐帛百匹。

《异苑》曰：建康陵欣，景平中死於扬州作部，克辰当葬。作部督梦欣云：“今为狱公姥祖夕有期，莫由自反，劳君解谢，令得放遣。”督不信，夜後又梦，言辞转切，因歌一曲云：“生时世上人，死作狱中鬼。不得还坟墓，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没有馀罪。”督觉，为谢神，从此便绝。
刘义庆《幽明录》曰：晋庐陵太守庞企字子及，上祖坐事系狱而非其罪。见蝼蛄行其左右，相谓曰：“授鬭有神，能活我死，不当善乎？”因投饭与蝼蛄，食尽，去。有顷复来，形体稍大，意异之，复与食。数日，其大如豚。讥Ｐ行刑，蝼蛄掘壁根为大孔道，得从此出亡。後遇赦得活矣。
《齐谐记》曰：吴当阳县董昭之泛船过钱塘江，江中见一蚁，着一短芦，惶遽畏死，使以绳系芦着船。船至岸，蚁得出。中夜，梦见一人，乌衣来谢，云：“仆是蚁中王，君有急难当先见语。”历十馀年，江左却盗纵横，录昭之为劫主，系馀姚狱。昭之曰惟蚁王梦云，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狱囚言，但取两三蚁着掌中祝之，昭之如其言。暮果梦昔乌衣人，云：“可急去，入馀杭山，天下既赦命不久也。”於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馀杭山，遇赦，遂得免。
《桓子新论》曰：近哀平间道士临淮董仲君坐系狱，病死，数日，目陷生虫，吏捐弃之，便更活去。
卷六百四十四　刑法部十
械
《易口蒙卦》曰：利用刑人，用说桎梏。
又《噬嗑》曰：初九，屨校灭趾，无咎。（校者，以木绞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
《传》曰：与长鱼矫争田，执而梏之，（梏，械也。）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系之本辕。）
又曰：宋华弱、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优，调戏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子荡，乐辔也。张弓以贯其颈，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见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难以胜矣。”（司武，司马也。言其懦弱，不足以胜敌也。）
《说文》曰：梏，手械，所以告天；桎，足械，所以质地也。
《史记》曰：桓公乃佯为召管仲，欲甘心焉，实欲用之。鲍叔牙迎授管仲，及堂阜而脱之桎梏。
《汉书》曰：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应劭曰：智略令各有当。盗但颂系者，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监牢盗着也。恐亡，故着械，不谓盗窃乃械也。）
谢沈《後汉书》曰：赤眉入长安，时式侯恭以弟盆子为赤眉所尊，故自系。赤眉至，更始奔走，式侯从狱中参械出街中。（具狱门中。）
《魏略》曰：贾逵为丞相主簿。王欲征吴，逵谏之，王怒，付狱。狱吏以逵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簿，不即着械，逵曰：“促我械。王且疑我在近职求缓于卿，将遣来察。”着械讫而果遣视之。

《江表记》曰：孙策得太史慈，即敕破械，使沐浴，赐衣巾并设酒食。

《魏志》曰：田豫为汝南太守。先是，郡人侯音反，前太守收其党五百余人，皆当死。豫悉见慰喻，破械遣之。诸囚叩头愿效，即相报语，群贼解散。

《吴志》曰：陈表倾意待士，皆乐为用命。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壮悍，收考极毒，虽死不伏。廷尉以闻，权以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欲以诱之，明乃首服。

《晋书》曰：范广为堂邑令丞。刘荣坐事当死，郡以付县。荣即县人，家有老母，至节，广辄暂还荣，亦如期而返。县堂为野火所及，荣脱械救火。事毕，还自着械。

又曰：并州刺史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将诣冀州。两胡一枷，石勒亦在中。

《载记》曰：符丕败，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煞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土开械脱，出于重禁之中，若有人脱之者。遂奔。

《后魏书》曰：孝文太和初，时法官及州郡县多为重枷，复以绝石悬于囚颈，伤肉至骨，勒以诬服，吏以为能。帝闻而伤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证而不疑辞者，不得大枷。

又曰：宋翻为河南令，县旧有大枷，时人号曰（方结切）尾青。及翻为县主，吏请焚之，翻曰：“且置南墙下，以待豪猾。”未几，有内监杨小驹诣县请事，辞色不逊，翻命取尾青以镇之，小驹既免，入诉于宣武。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陈伏。诏曰：“卿固违朝法，岂不欲作威以买名？”翻对曰：“造具亦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于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驹者耳。”由是威振京师。

《三国典略》曰：东魏中尉宋游道限外授故选状词，渤海王怒而禁之。狱掾欲为之脱枷，游道不肯，曰：“此王命所着，不可辄脱。”王闻而宥之。

《北齐书》曰：库狄迁封武章郡王，其子士文为贝州刺史，性孤直，其子啖啖官厨饼，枷於狱累日，杖之二百，步送还京。

萧子显《齐书》曰：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少有胆力，便弓马，於都载锦，为欧阳式所得，系兖州狱。太祖遣薛渊饷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鱼肠中。僧静与吏饮，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锁，发屋而出，归太祖。

《後周书》曰：柳庆为雍州别驾，广陵王元欣魏之懿亲，其甥孟氏屡为凶横。或有告其盗牛，庆捕推得实，趣令就禁。孟氏殊无惧容，乃谓庆曰：“今若加以桎梏，後复何以脱之？”欣亦遣使辩其无罪，孟氏由此益骄。庆於是大集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吏，盛言孟氏依倚权戚侵虐之状，言毕，便令笞煞之。此後贵戚敛手，不敢侵暴。

《唐书》曰：酷吏来俊臣所作大枷凡有十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着即臣，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寝处粪秽，备诸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

《山海经》曰：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煞{穴契}窫，帝乃桎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缚两手与，系之山上。（郭璞注曰：汉宣帝使人作上郡，发盘石石室，得一人，徒役被，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能知。刘子政案此对之，帝大惊，於是时人争学《山海经》也。）

又曰：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枫木，蚩尤所弃桎梏。

《异苑》曰：新野庾绍之少字道遐与南阳宋协中表之亲。桓玄时，庾为湘东太守，病亡。协以义熙中晨起，服茱萸酒。一小儿通云，庾湘东须臾便至，两脚着械，脱之而坐。

《孟子》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吕氏春秋》曰：齐有善相狗者，其邻畜之数年，不取鼠，以告相者。曰：“此良狗也，志在獐豕鹿，不在鼠也。欲其鼠，则桎之。”其邻桎其後足，则狗取鼠矣。

《贾谊书》曰：纣作梏数千，睨诸侯之不谄己者而桎梏之。文王桎梏，囚于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之民连梏而流之於河。民输梏者，以手撒之，弗敢败之，跪入之水，不敢投也。昔者文王拥此，故思爱文王，犹敬其梏，况其法教乎？

《风俗通》曰：延嘉中，京师长者皆着木屐，妇人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谨案：党事始发，传诣黄门北寺，临时惶恐，不能信天任命，多有逃亡不就拷者，九族拘系。及所过历，长少妇女皆被桎梏，应木屐之象矣。

又曰：械，戒也，所以警戒，使为善也。桎，实也，言其下垂至地，然後吐情首实。

《语林》曰：嵇中散夜弹琴，忽有一鬼着械来，叹其手快，曰：“君一弦不调。”中散与琴，调之，声更清婉。问姓名，不对，疑是蔡伯喈。伯喈将亡，亦被桎梏。

（音拱）

《周礼口秋官上》曰：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而桎，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者，两手共入一木，王同姓及命上已上，虽有上罪，或或桎而已。弊，犹断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令》曰：死罪二械加手。
《赵书》曰：後石率精骑五千袭劭续。一战，生擒续於青丘，钳颈手，於襄国青阳城门顿头称囚。
锁
《说文》曰：锒铛，锁也。
《汉书□食货志》曰：王莽为货，有诽诅者，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锺官。
又《王莽传》曰：民犯钱，伍人相坐，没官为奴婢，其槛车儿女步，以铁锁银锁其颈，传至锺官，奴以千万数。
华峤《後汉书》曰：崔钧为西河太守，与袁绍起兵，董卓收钧父烈，下之狱，银铛。卓诛，烈得归长安也。
王隐《晋书》曰：石勒锁荀颉以为司马而反煞之。
《南史》曰：丹徒县令沈丌之以清廉抵罪，丌之，吴兴武康人，性疏直，在县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润日至，遂锁系尚方。叹曰：“一见天子足矣。”上召问曰：“复欲何陈？”答曰：“臣坐清所以获罪。”上曰：“清复何以获罪？”曰：“尾承奉要人。”上曰：“要人为谁？”丌之以手扶四面，指曰：“此赤衣诸贤皆是。若臣得更鸣，必令清誉日至。”丌之虽危言，上亦不责。後知其无罪，重除丹徒令。
又曰：褚除山阴令，县人张次的、王休达等与诸猾吏贿赂通奸，全丁大户类多隐没。锁次的等，具状启台。宣帝手敕慰劳，并遣使助搜括，所出军人八百馀户。
《三国典略》曰：梁湘东王以鲍泉围湘州久不陷，使平南将军王僧辩代为都督，数泉十罪。舍人罗重欢帅□□三百与僧辩俱发，先令通泉曰：“罗舍人被令送王竟陵来。”泉愕然，顾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贼不足平。”俄而重讣先入，僧辩继之。泉方拂席而坐，僧辩曰：“鲍郎，卿有罪，今旨令我锁卿，勿以故意相待。”罗重欢宣令，即锁之於床侧。泉举止自若，谓重欢曰：“稽缓王师，甘授其罪，但恐後人更思鲍泉之愤耳。”僧辩意甚不平，泉乃为启自申，并谢淹迟之罪。湘东怒解，遂释之。
宋躬《孝子传》曰：缪斐字文雅，东海兰陵人。父忽得患，医药不给。斐昼夜叩头，不寝不食，气息将尽。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锁而至，求罢椿：“尊府君昔经见侵，故有怒报。君至孝所感，昨为天曹所摄，锁银铛。”斐惊视，父已差。父云：“吾病，恒见二人见持，向来忽不见。”斐乃具说。父曰：“吾曾过五子胥庙，引二神象置地，当此是也。”
刘欣期《交州记》曰：居风山去郡四里，夷人从太守斐庠求市此山，云出金。既不许，寻有一妪行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锁长丈馀。後人往往见牛夜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色光耀数十里。
钳
《说文》曰：钳，铁有所劫束也。钛胫钳也。（钛音递。）
《史记》曰：卫青，平阳人。其父为吏，与给事平阳侯家妾通，生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青尝至众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叹曰：“人奴。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
《晋令》曰：徒着钳者，刑竟录输所送狱官。
《晋律》曰：钳重二斤，翘长一尺五寸。
卷六百四十五　刑法部十一
象刑
《尚书大传》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纯，（纯，绿者。时人尚德义，犯刑者但易衣服，自为大耻。）中则杂屨，（屨，履也。）下刑墨，（，中也。使以下得冠饰。音蒙。）以居州里，而民耻之。
《汉书□刑法志》曰：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者，以为治古无肉刑，（治古，谓上古至治之时也。）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屨赭衣而不纯，（菲，草也。屨，履也。纯，绿衣也。不加绿，示有耻也。）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矣，非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即象刑无所施也。）以为人或触罪矣，而直轻其刑，是煞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乱今也。”（如淳曰：古无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於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白虎通》曰：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罚何？所以助治顺天之度也。故悬爵赏者，示有所劝也；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传》曰：三王肉刑，应世以立。刑者，五帝之鞭策。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五帝画其衣，象五行也。
诛
《书》曰：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
又曰：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不顺天，厥罪惟均。
《礼》曰：振书、端书於君前，有诛；倒、侧龟於君前，有诛。（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尘也。端。正也。倒，颠倒也。侧，反也。皆谓甫省视之也。）
又曰：以足蹙路马刍有诛，齿路马有诛。（皆广敬也。路马，君之马。诛，罚也。）
《周礼□秋官下》曰：布宪掌宪邦之刑禁。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讼者，故以告而诛之。（谓吏民相煞伤见血者，攘狱者拒却不授也。遏讼者上遏。）

《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传》曰：见无礼於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

《家语》曰：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曰：“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鬼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居处足以撮徒成党，谈说足以褒饰荣众，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不除。夫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乙，子产诛史何，此七子，皆异世而同诛者。七子异世而同恶，故不可赦也。吾始诛之，不亦可乎？”

《史记》曰：二世遵用赵高之法，乃阴与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奈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人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愿陛下遂从时尾。”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

《汉书》曰：诛彭越，盛其醢以偏赐诸侯。

又曰：公孙弘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至贺、屈，坏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惟庆以谨终丞相位。其余尽伏诛。

又曰：上遣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李陵，敖军无功还，言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後汉书》曰：梁冀诛李固而露尸於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

又曰：梁冀专权，其同己者荣显，违迕者剑死。同僚侧目，台卜机事先以闻冀，乃得奏御。内外恐惧，上下钳口，天子恭己而已，不有所亲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憾专煞议郎邴遵，上愈益忿，八月癸酉，上问小黄门唐衡曰：“左右谁与梁氏不相得者？”衡答曰：“单超、左。”上呼超、（音管）入室。上曰：“梁将军兄弟专朝，逼胁内外，公卿已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对曰：“诚国贼，当诛之日久。臣等弱少，未知圣意如何？”上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复何狐疑？”於是命衡呼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得首茅，恐为人疑。”丁丑，冀心疑超等，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防其变。瑗敕吏收恽，自外谋图不轨。於是帝幸殿，召公卿勒兵，使者收冀大将军印绶，更封比景部乡侯。黄门令瑗将虎贲剑士卒千人，司隶与共捕冀宗亲，送雒阳狱，无少长，皆诛之。冀自煞，坐冀所连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冀故吏宾客免绌者二百馀人，朝廷为之一空。

又曰：锺离意为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盗窃县内，意屏人问状，建叩头伏罪，不忍加刑，遣令长休。建父闻之，为建设酒，谓曰：“吾闻无道之君以刃残人，有道之君以义行诛。子罪，命也。”遂令建进药而死。

《汉杂事》曰：上自击邓奉，破之于长安。奉降，上以旧功臣，不诛。耿曰：“奉背恩反叛，曝师连年，上既至，奉亲在陈，兵败乃降，不诛尾征恶。”于是诛之。

又曰：秦丰、田戎连兵黎丘距汉，上遣朱守丰。议者以为丰已连年，势必困，上自往，丰必降。上往招，丰出恶言。後数月，丰降，槛车传及母妻子送洛阳。大司马吴汉劾奏知丰狡猾，围守连年，上亲至城下而遂悖逆，天下所闻，当伏夷灭之诛。不时斩截，而听授降，失将帅任，大不敬。上乃诛丰，召。

王隐《晋书》曰：解结与孙秀不协，秀诛张华，并欲诛结弟，梁王肜救之，秀曰：“我于水中，蟹尚恶之，况其兄弟耶？”

《晋书》曰：孟玖谮陆机於成都王颖，言其有异心。将军王阐、郝昌、公师蕃等皆玖所用，与牵秀等共证之。颖大怒，使秀密收机。其夕，机梦黑缦绕车，手决不开，天明而秀兵至。机释戎服，着白袷，与秀相见，神色自若，谓秀曰：“自吴朝倾覆，吾兄弟宗族蒙国重恩，入侍帏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辞不获已。今日授诛，岂非命也？”因与颖笺，词甚凄恻，既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於军中。

又《载记》曰：昌黎尹孙伯仁护弟北支、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骁勇闻。冯跋之立也，并冀开府，而跋未知所欲，由是有怨言，每於朝享之际，常拔剑击柱曰：“兴建大业有功力焉，而滞於散将，岂是汉祖山河之义乎？”跋怒，诛之。

《赵书》曰：临沅侯崖约字道恭，与太子詹事羯孙珍会朝。珍患目痛，问约用何方治为佳，约戏言惟溺取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腕腕，正可溺中。”珍入奏，天子怒，约父子伏诛。

《晋书》曰：刘裕诛诸葛长民，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释桎梏焉。

《宋书》曰：谢朓初告王敬则反。朓临诛，叹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煞王公，王公因我而死。”

《庄子》曰：为不善乎显明之中者，人得而诛之。为不善乎幽ウ之中者，鬼得而诛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后能独行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子》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俄而诛之。

《慎子》曰：有虞之诛，以巾当墨，以草缨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ĸ当宫，布衣无领当大辟，此有虞之诛也。斩人去文体，凿其肌肤，谓之刑。画衣冠，异章服，谓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当世用刑而民不从。

《韩子》曰：尧欲传天下于舜，鲧谏曰："不祥哉！孰以天下传之匹夫？"尧不听，举兵诛之于郊。共工又谏，流于幽都。天下莫讣涸。

又曰：太公东封齐。齐东海上有居士，曰狂厢、华士，昆弟二人立议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耕作而食，掘井而饮，吾无求于上。"太公至营丘，使执而煞之。周公闻，发急传问之，太公答曰："今有马如骥之状，天下至良也，驱之不前，引之不至，左之不左，右之不右，贤士而不为主用，骥之不可以左右，是以诛之。"

《会稽典录》曰：孟尝仕郡户曹史。上虞有寡妇双，养姑至孝。姑卒病亡，其女言县以双煞其母。县不理断结，竞言郡，郡报治罪。尝谏以为此妇素名孝谨，此必见诬，固谏不听，遂抱其狱文书哭于府门。后郡遭大旱三年，上虞尤甚，太守殷丹下车访问，尝具陈双不当死，诛姑之女，改葬孝妇。丹如其言，天应雨注。

《襄阳耆旧记》曰：李衡闻王２@@有人物，往干之。２@@曰："多士世尚书剧曹郎才也。"后数年，校书郎吕壹操弄权柄，大臣逼畏莫讣涸。或问２@@，２@@曰："非李衡无能困之者。"遂共荐衡为郎。衡一引见，口奏壹数千语，孙权有愧色，刘助复告壹，壹即伏诛。

《世说》曰：桓宣武之诛袁贞也，未当其罪，世以为冤焉。袁贞在寿春，尝与宣武一妾妊焉，生玄，及篡。亦覆桓族，识者以为天理之所至。

に

《释名》曰：车裂曰に。に也者，散也，文体分散。

《传》曰：齐人煞子而に高渠弥。（本裂曰に。）

又曰：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煞夏征舒，に之栗门。

又曰：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未益禄而有马数十乘，楚人患之。王煞子南于朝，に起于四境。

《孔丛子》曰：齐王行车裂之刑，群臣谏，不听。子高见齐王曰："闻君行车裂之刑。夫车裂之刑，无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为下吏之过也。"王曰："寡人耳。民多犯法，为法之轻也。"子高曰："然此诚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乐喜怒，无不过其节，节过则毁于义。多犯法，以法之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所措手足故也。今天下悠悠，士无定处，有德则往，无德则去。欲规霸王之业，与众大国为难，而行酷刑以惧远近，国内之民将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国之道。君之下吏不得以闻，是为自居于中正之地，而ウ推之君王，使同于桀纣也。且夫为人臣见主非而不争，以陷主于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己而恶之，资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齐王曰：“谨闻命。”遂除车裂之法焉。

《史记》曰：秦发兵攻商君，煞之于郑渑池。秦惠王车裂商君，徇曰：“莫如鞅反。”灭商君之家。

又曰：张仪西说赵王曰：“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之，不可一，亦以明矣。”

《汉书》曰：陈胜初令钅至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己徇南阳，闻胜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续汉书》曰：张角别党马元义为山阳所捕得，锁送京师，车裂于市。

崔鸿《前凉录》曰：武威姑减氏名白兴，以女为妻，其妻妒之，兴怒，以妻为婢，为女给使。郡县以闻。张骏大惊曰：“自古所未闻也。将为怪乎？”于姑臧市に煞之。是月沉阴昏，雾霾四塞。

又曰《前奏录》曰：池阳民惑其妇言而欲煞母，遂车载母，辞诣亲家，入南山。母曰：“汝诣亲家，何至是也？”儿曰：“老婢何言：”遂不母于奚谷之间，脱衣将煞之。初，妇谓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来也。”儿不欲手脱，背坐厉声令母自脱。母泣曰：“我生汝养汝，至于今日，汝信妇言枉煞我，不可不乞我此衣。”儿怒曰：“老婢复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当见此不？”言未卒声，见所持刀忽贯其项而煞，投于山穴。母乘车却归，昏而反家。妇谓其夫还，逆问：“得中衣来不？”母驰告邻里，收其妇送官。郡县以闻，坚惊曰：“宇宙之内乃有此事，将非怪乎？”于是に而煞之。

崔鸿《南燕录》曰：慕容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仆射封嵩数遣黄门令牟裳说吾云：‘帝非太后所生，依如故法，宜勒毙尴帝，立钟为主。’超命执嵩斩之。嵩请与母别，超曰：“汝尚知有母，何意问人之亲？”以五车裂之。

又《前秦录》曰：有司奏，人有盗其母之钱而逃者，请投之四裔。太后闻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当弃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乎？方外岂有无父母之乡乎？”，於是に而煞之。

《淮南子》曰：苌弘，周宣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也，然不自知，车裂而死。

刘向《说苑》曰：秦始皇太后不谨，幸郎ぢ，封长信侯，专国事，骄奢。与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左右贵臣俱博饮，酒醉争言而斗者走白，皇帝大怒，㠯因作乱咸阳宫。始皇取㠯，四支车裂之；取皇后，迁之长乐宫。

桓宽《盐铁论》曰：李斯相秦，藉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於囹圄，车裂于云阳之市，愿负薪入东门，行上蔡径，不可得也。

烹

《释名》曰：煮之於镬曰烹，若烹禽兽之肉也。

《传》曰：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夷，氏也。）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於内，（内，宫人。）信施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也。）而虞羿于田，（乐之以游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树，立也。）外内咸服，（信足诈。）羿犹不悛。（悛，改也。）将归自田，（羿还。）家众煞而烹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煞之于国门。）

又曰：楚客聘於晋，过宋，太子知之，请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请从之，公曰："夫不恶汝乎？"对曰："小人之事君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纵有供其内，莫供其外，臣请往也"。遣之。至则用牲加书徵之，（诈作盟处，为太子反征验也。）而骋告公曰："太子将为乱，既与楚客盟矣。"公囚太子，乃缢而死。公徐闻其无罪也，乃烹伊戾。

又曰：楚白公为乱，既死，其徒徵之，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则卿，不克则烹，何害，固其所也。"乃烹石乞。

《史记》曰：齐威王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者，赵攻甄，子弗能求；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并烹之。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汉书》曰：韩信闻郦食其凭轼下齐七十馀城，乃臆魃辐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食其卖己（言其与韩信同谋。）乃烹食其。

又曰：韩信以罪废为淮阴侯，谋反，诛。临死，叹曰："悔不用蒯通之言。"高帝曰："是齐辩士蒯通。"乃诏蒯通。通至，上欲烹之，曰："若教韩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独知齐王韩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者先得。天下匈匈，争欲为陛下所为，顾力不能，可殚诛邪？"上乃赦之。

《晋中兴书》曰：刘寅於厌次县筑垒拒石勒，勒後虏执寅，以镬汤煮之。

《韩子》曰：乐羊为魏将，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乐羊，坐於幕下而飨之。

《吕氏春秋》曰：齐王疾痛，使人迎文挚。至，视王疾，谓太子曰："非怒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疾不可活；王怒，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疾，臣与母以死事之，愿先生勿患也。”挚曰：“诺。”与太子期而至，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挚至，不解履登床问疾，王怒，不与言，挚因出，固辞以重怒，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悦，将烹挚。太子与王左右争急之不得，果以鼎烹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挚曰：“诚欲煞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乃死。

《新序》曰：田单处中牟。佛以中牟叛，置鼎于庭，致士大夫曰：“与我者授邑，不吾与者烹。”大夫从之。至於田卑，曰：“义士死不避斧钺之罪，穷不授轩冕之服。尾而生，不仁而富，不若死。”褰衣将入鼎，佛说，乃止。赵氏攻取之，闻田单不肯与也，求而赏之。卑曰：“不可也。一人举而万夫俯首，智者不为；赏一人而惭万夫，义者不取。我授赏，使中牟之士皆耻，不义。吾去耳。”遂之南楚。

《英雄记》曰：董卓攻得李昊、张安毕主范中，生烹之。二人临入鼎，相谓曰：“不同日生，而同日烹。”

卷六百四十六　刑部十二

斩

《释名》曰：斩，暂也。暂加兵即断也。

《周书》曰：武王使尚父以士卒驰，商师大崩，商辛乃内登于鹿台之上自燔，王崩于火。武王先入，乃射三发，而後下车，击之以轻吕，（剑名也。）斩之黄钺，悬诸大白旗。乃二女之所，射之三发，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旗。

《左传口成上》曰：韩献子将斩人，献子驰将救之，至则既斩之矣。子使速以徇，告其仆曰：吾以分谤也。

《家语》曰：郑谷之会，齐侯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於公前。孔子趋进，历阶而上，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侮诸侯者，罪应诛，请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斩侏儒，手足异处。齐侯惧，有惭色。

《史记》曰：韩信亡楚归汉，未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已斩，次当至信，信乃仰视，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悦之。

又曰：张苍坐法当斩，解衣，身长，肥白如瓠。时王陵见而怪其美，乃言沛公，救勿斩。

《汉书》曰：王欣，济南人。以郡县吏积功，稍迁为被（音罢）阳令。武帝末，军旅数发，郡国盗贼群起。绣衣御史暴胜之逐捕盗贼，以军兴从事，诛二千石以下。胜之过被阳，欲斩欣。欣解衣伏，仰天言曰：“使君专煞生之柄，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震郡国，今复斩一欣，不足以增威。不如时有所宽，以明恩贷，令尽死力。”胜之壮其言，贳不诛，因与相结厚也。

《东观汉记》曰：任光字伯卿，初为乡啬夫。汉兵攻宛，军人见光冠服鲜明，令解衣，将斩而夺之。会光禄勋刘赐至，视光容貌长者，乃救全之。

《後汉书》曰：赵王在长安，为赤眉所得，赤眉欲斩之。白马从事见赵王仪状须眉美好绝众，护而活之。

又曰：献帝疾愈，大会未央殿。董卓朝服升车，而马惊坠泥，还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从，遂行。乃陈兵夹道自垒及宫，左骑右步屯卫周匝，令吕布前後。王允乃与士孙瑞密表其事，使瑞自书诏以授布，令骑都尉李肃与同心勇士七十馀人伪着卫士服於北掖门内以待卓。阻喃至，马惊不行，怪惧欲还。吕布劝令进，遂入门。肃以戟刺之，卓衣甲不入，伤臂坠车，顾大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曰：“庸狗敢如是耶！”布应声持矛刺卓，趣兵斩之。主簿田仪及卓仓头前赴其尸，布又煞之。驰赍赦书，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称万岁。

《魏略》曰：京兆鲍出，字文才。值世饥饿，出觅食。後啖入贼以绳贯其母手掌驱去，出走追斩贼，得其母还。

《魏志》曰：于禁字文则。昌豨希叛，太祖遣禁征之。禁急进攻，豨希与禁有旧，诣禁降。诸将皆以为豨希已降，当送太祖也，禁曰：“诸君不知，公常令先围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节也。豨希虽旧交，禁可失节乎？”自临与豨希诀，涕而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

又曰：夏侯玄雅量弘济，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

又曰：邓艾父子既囚，锺会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乱。会已死，本营将士追艾槛车迎还。卫遣田续等讨艾，遇於绵竹西，斩之。

《蜀志》曰：魏延梦头上生角，以问占梦赵直。直诈延曰：“夫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後为马岱所斩。

又曰：刘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军督阳琛，责以无礼，斩之。

又曰：张松书与先主及法正曰：“今日大事垂可立功，如何释此去乎？”松兄广汉太守肃惧祸，退以白璋，发其谋。於是璋收斩松。

《晋书》曰：楚王玮既诛汝南王亮、卫，寻又诏解严云“玮矫诏”，解严斩刑。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以示监刑尚书刘颂，流涕言：“此诏书也，奉此而行，谓为社稷。今更为罪，托体先帝，授枉如此，幸见申列。”颂亦欷，不能仰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荀字道将，河南山阳人。为兖州刺史，断决如流，人不敢欺。以从母子为都护，犯法，斩之。既而素服哭曰：“煞汝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将。”以严刻斩戮，号曰屠伯。後为石勒所煞。

又曰：石闵仕伪赵，石鉴为侍中、录尚书事。鉴使石苞夜诛闵，不克，反为闵攻煞。鉴苞等煞胡人，胡人斩关逾城，不可胜数。闵知胡人不为己用，颁令下每人斩一胡，文官赐爵一级，武官立拜牙门。于时，一日之中，斩胡万人。於是鼻高多须滥死者甚众，胡人死至二十馀万。

又曰：皇甫谧字子方，少遵父操。永嘉中，博士徵不起，避乱荆州，闭门居，未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後食。南土人士咸尊敬之，刺史陶侃礼之甚厚。王敦弟王口代侃，口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口大行诛戮立威，以方回为侃所礼，责其不来诣己，乃收而斩焉。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三十国春秋》曰：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于建康，於是以刀拭柱，血逆流上二丈三尺，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

《後魏书》曰：段晖从世祖至长安，有人告晖欲南奔。世祖问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晖置金於马鞴中，不欲逃走，何由尔也？”世祖密遣视之，果如告者之言。斩之於市。

《齐书》曰：庾弘远字士操，清实有士誉，仕齐为江州长史。刺史陈显达举兵败，斩於朱雀航，将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结缨，吾不可以不冠而死。”又曰：陈显达起兵，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为赵谭注槊刺落马，斩之於篱侧，血涌湔篱，似淳于伯之被刑也。

崔鸿《前赵录》曰：卜翎隐于龙门山，尝与郭璞论《易》，翎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亦未见子之令终。璞曰：“戮吾祸在江南，不在此也。”镇北靳冲攻太原不克，归罪於翎，辄斩之。刘聪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丞诰衍持节斩冲也。

《隋书》曰：刑部侍郎辛尝衣绯，俗云利於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苏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煞臣，不得煞辛。”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

《汉新事》曰：奉车都尉窦固征匈奴，骑都尉秦彭副。固令彭别屯，彭擅斩军司马。固奏秦彭不由督率贼煞人。公卿议，皆以为固议是。公府掾郭躬以为彭得专斩人。上曰：“军正校尉一统督，何以得专煞？”躬对曰：“一统将者，谓在部曲也。今彭别将兵，军事至急，势不得关督将。”有诏躬上殿，令尚书令与公卿杂难躬曰：“督将授斧钺称令，故得擅行法，都尉别得行军法，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明之？”躬对曰：“军正校尉别将兵，假斧钺即得专军法。”难者曰：“今不假，故不得擅煞。”躬曰：“汉制：假戟以当斧钺。”议者皆屈，上从之。
《晋朝杂事》曰：夜遣通事令史张林、黄门令史骆休开神虎门，迎故太傅赵王至太极前，召收中书监张华、侍中朝讠必、尚书斐、解结，侍郎杜斌等，斩之於东锺下。华等大呼，自称忠臣。张林诘之曰：“公等知太子无罪，何不谏？谏若不从，何不去也？”遂斩之。
《华阳国志》曰：王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又率七万人伐吴。临发，斩牙门将李延。延，所爱将也，以争骑斩之，众莫不肃。
《商君书》曰：晋文公将欲明刑以亲百姓，颠颉後至，吏请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继颠颉之首以徇。晋国之士皆惧。曰：“颠颉之有宠，斩以徇，而况我乎！”
《韩子》曰：禹遇诸侯会稽之上，防风後至，禹斩之。
王韶《孝子传》曰：周青，东郡人也。母患积年，青扶侍左右，五体羸瘦。村里乃敛钱营助汤药，母痊，许嫁同郡周小君。小君疾，未获成礼，乃求见青，属累父母，青许之。俄而命终，青供养为务。十年中，翁姑感之，劝令更嫁，青誓以匪石。翁姑并自煞，女姑告青害煞收考，遂以诬款，七月刑青於市。青谓监煞者曰：“乞树长竿系白幡，青若煞翁姑，血入泉；不煞，血上天。”既斩，血乃缘竿上天。
枭首
《传》曰：叔孙昭子煞竖牛，投其首於宁风棘上。
《汉书》曰：三族：令先黥劓，斩左右趾，枭首菹其骨，谓之具五刑。
又曰：汉王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
又《五行志》曰：江充掘巫蛊太子宫，太子乃斩充，举兵与丞相刘屈厘战，太子败走，自煞。明年，屈厘复坐祝诅腰斩，妻子枭首。
《续汉书》曰：张济为河南令，中常侍段奴乘犊车于道，济即收捕枭首，悬尸门也。
《後魏书》曰：宋鸿贵为定州北平府参军，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兵十人。又疏凡不达律令，见律有枭首之非，乃生断兵手，以水洗，然後斩决。寻仔撄法，时人哀兵之苦，叹鸿贵之硬。
《廷尉决事》曰：河内太守上民张太有狂病。病发，煞母弟，应枭首。遇赦，议不当除之，枭首如故。
弃市
《礼》曰：刑人於市，与众弃之。
《史记》曰：秦皇平六国，制天下藏诗、书及偶语弃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中元二年，改磔曰弃市。（应劭曰：先诸死刑皆死之市，令改曰：弃市，自非妖道，不复磔也。）
又曰：窦婴矫先帝诏，当弃市。婴阳病痱，不食欲死。或闻上尾煞婴，复食治病。
《晋书》曰：范坚迁尚书右丞。时廷尉奏殿中吏劭广盗官幔二张，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年十一，操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朱映议，以为天下之人无子者少，事遂行，便成永制。坚亦同映议。
又曰：咸和二年，句容令孔恢罪弃市，诏曰：“恢自陷刑网，罪当大辟。但以其父年老而有一子，以为恻然，可特原之。”
《隋书》曰：文帝意每尚惨急，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帝患之，问群臣断禁之法。杨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诏有人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後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於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帝知，乃命盗一钱已上皆弃市。行旅皆晏起早宿，天下懔懔焉。
考竟
《释名》曰：狱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狱也。
《後汉书》曰：阳嘉三年春，诏以久旱，京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竟。须得澍雨。
又曰：丹阳方储明风角，为洛阳令。功曹是窦宪客，客为宪所风，夜煞人，断头着奁中，置厩门下，欲令储去官。储摩死者耳连，问谁所煞。有顷，曰：“死人言为功曹所煞。”收功曹考竟。
又曰：向相字甫兴，性卓诡不伦，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张角起，相不欲国家兴兵，便遣将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灭。张让谗栩与角同心，收送黄门北寺狱考竟之。
又曰：董卓被诛，蔡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与为逆哉！”即收付廷尉，考竟其罪。邕陈辞谢，乞黔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马日䃅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史，为一代典。且忠孝素着而所坐无名之诛，无乃失名望乎？”允曰：“昔武帝不煞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尾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日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长世乎？善人国之纪，制作国之典，灭纪废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狱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王豹上书劝齐王□与成都王颖如分陕之利。会长沙王至，于□案上见豹笺，谓□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煞。”□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纳言，乃奏为臣不忠、不顺、不义，辄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将死，曰：“悬吾头大司马门，见兵之攻齐也。”众庶冤之。俄而□败。

《三国典略》曰：齐兖州刺史武城县公崔陵恃预旧恩，颇自矜纵。宠妾冯氏假其威刑，恣情取纳，风政不立。为御史所劾，召收系廷尉考竟，遂死狱中。

卷六百四十七　刑法部十三

煞

《释名》曰：煞，窜也。埋之使不复见也。

《周礼□秋官上》曰：掌戮掌斩煞贼，谍而搏之。（斩以铁钺，若今要斩也。煞以刃刀，若今弃市也。谍为奸寇，反闻者斩之，小者煞之。）凡史其亲者焚之，煞王之亲者辜之。（焚之烧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辜之言枯也，谓磔之也。）凡史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踣，僵尸也。肆犹陈也。）

又司刑职曰：煞罪五百。（郑玄曰：然，死刑。）

《尚书大传》曰：武王煞纣而继公子禄父，使管叔、康叔监禄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疑周公，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幼，周公见疑矣，此世之时也，请举事。”（言周弱，旦不和，欲代之而复政也。）然后禄父三监叛，周公以成王之命煞禄父。

《礼》曰：邾娄定公时，有煞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寡人尝学断斯狱矣。臣杀君，凡在官者煞无赦。子杀父，凡在官者煞无赦。（言诸臣子孙无尊卑，皆得煞之，其罪无赦也。）煞其人，坏其室，亡其宫而潴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复之也。）盖君逾月而後举爵。（自贬损也。）

又《王制》曰：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煞；（析言破律，巧卖法令也。乱名改作，谓变易官与物之名，更作法度也。左道若巫蛊及俗禁也。）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煞；（淫声，郑卫之声。异服，若聚鹬冠琼弁。奇技奇器，若公输般请以会肿 9 也。）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煞，（皆谓虚华捷给无诚也。）假於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煞；（今时持丧葬染盖嫁娶卜数文书，使民倍礼违制者也。）此四诛者，不以听。

《左传□襄六年》曰：齐子尾害闾丘婴，欲煞之，使帅师以伐阳州。我问师故。（鲁以师往问齐何故伐我。）子尾史闾丘婴以说于我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昭四年》曰：楚子谓成虎若敖之馀也，遂煞之。书曰：楚煞其大夫成虎，怀宠也。
又《昭四年》曰：楚子伏甲而飨蔡侯於申，醉，执而煞之，刑其士七十人。
《论语口颜渊》曰：“如煞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子曰：“子为政，焉用煞，子欲善而民善矣。”
《史记》曰：二世使使煞公子将闾，将闾曰：“朝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圆；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仰天而大呼天者三，昆弟皆流涕，自煞。
又曰：二世又遣使者之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堑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断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吞药自煞。
又曰：秦昭王赐白起剑，令自煞。武安君曰：“我固当死矣。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坑之，是以死。”乃引剑自煞。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
华峤《後汉书》曰：梁冀闻崔琦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诫之，不能授。琦以言不从，失意，为《白鹄赋》。冀知兴己，大怒，幽之室谷，数月得出，後竟煞之。
范晔《後汉书》曰：陈蕃上疏欲急诛侯览等，太后不纳。朝廷闻者，莫不震怒。蕃因与窦武谋杀之。及事泄，曹节等矫诏诛武等。蕃时年七十馀，闻难作，将官属诸生八十馀人，并拔刀入丞相门，攘臂呼曰：“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耶？”王甫时出与蕃相迕，让蕃曰：“先帝新弃天下，山陵未成。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大臣若此，是为道耶？公为栋梁，枉挠阿党，复焉求贼？”遂令收蕃。蕃拔剑叱甫，甫兵不敢近，及益人围之数十里。遂执蕃，送黄门北寺狱。黄门从官驺蹋蹴蕃曰：“死老魅，复能损我曹员数，夺我曹廩假否？”即害之。
《吴志》曰：人诈告楼玄谤讪政事，华上疏乞玄自新。孙皓疾玄名声，复徙玄及子男据付交将张弈，使以战自效，阴别敕弈令煞之。据到交病死，玄一身随弈讨贼，持刃步见弈辄拜，弈不忍煞玄。会弈暴疾卒，玄殡佥卩奕，於器中见敕书，还自煞也。
王隐《晋书》曰：周处字子隐，阳羡人。姑为中书省事。时女子李{公心}{文见}父北叛时，煞父。处奏曰，{文见}父以偷生破家以邀福。子圉告归，怀嬴结舌，{文见}无人子之道，证父攘羊，伤化污俗，宜在投卑，以彰凶逆。平刑市朝，不足塞责。奏可，煞{公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宰相宋申锡为郑注所构，狱自内起。崔玄亮首率谏官请对，与文宗往复数百言，文宗不省其诈，欲申锡於法。玄亮泣曰：“孟轲有言，众人皆曰煞之，未可也；诸大夫皆曰煞之，未可也；天下皆曰煞之，然後察之，方於法。今至圣之代，煞一凡庶，尚须合於典法，况无辜煞一宰相乎？臣为陛下惜天下法，实不为申锡也。”文宗为之感悟，玄亮由创墅重於朝。

又曰：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格煞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义，请减死配流。王彦威曰：“煞人者死，百王共守。若许煞人不死，是教煞人。兴虽免父，不合减死。”

《山海经》曰：共工氏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於九山。（头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贪暴难餍也。）相柳之所抵，厥为溪泽。（抵，触也。）禹煞相柳，其血脉不可以树{木}，乃以为众帝之台。

《曹操别传》曰：始袁忠为沛相，薄待操，沛国桓劭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颇笑操。操煞让，族其家。忠、劭俱避难交州。操远使就太守士燮尽族劭。劭得出首，拜谢於中庭。操谓曰：“跪可解死耶？”遂煞之。

《孟子》曰：孟子谓齐宣王曰：“左右皆曰可煞，勿听；诸大夫皆曰可煞，勿听；国人皆曰可煞，然後察之，见可煞焉，然後煞之，故曰国人煞之也。（言当贞行大辟之罪。）如此而後，可以为民父母。”

又曰：或问：“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今有煞人者，或问之曰：人可煞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煞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煞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燕有罪，王者当诛之，燕犹齐，故不可。）

《搜神记》曰：汉宣帝之世，燕代之间有三男，共取一妇，生四子。及其将分妻子而不可均，反致争讼。廷尉范延寿断之曰：“此非人类，当以禽兽处之。禽兽从母不从父也，请戮三男，以儿还母。”帝嗟叹曰：“何必古？若此则可谓当於理而厌人情也。延寿盖见人事而知用刑矣。”

《太公金匮》曰：煞一人而千人恐者，煞之；煞二人而万人动者，煞之；煞三人而君振者，煞之。

三族刑

《尚书□泰誓》曰：今商王授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滥也。）

《史记》曰：秦始皇平六国，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

又曰：陈豨希反，韩信欲谋发兵，欲以袭吕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告信欲反於吕后，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叹曰：“吾悔不用蒯通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口刑法志》曰：汉兴，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先黥劓，斩左右趾，笞煞之，枭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诽谤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授此诛。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炎茉令。後新垣平谋逆，复行三族之诛。

又《五行志》曰：赵人新垣平以望气得幸，以土上立渭阳五帝庙，欲出周鼎。夏四月，郊见上帝。岁馀，惧诛，谋为逆，发觉腰斩，夷三族。

《後汉书》曰：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

又曰：建安五年，车骑将军董承、越骑校尉和辑授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煞董承，夷三族。

《魏志》曰：建安二年，遣谒者仆射斐茂率关西诸将诛李亻，夷三族。

又曰：太傅司马宣王奏免大将军曹爽。又尚书丁谧、邓、何晏、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大司农桓范皆与爽通奸，夷三族。

《三十国春秋》曰：魏帝谒陵，曹爽讥㠯羲、训、彦皆从。高祖命授兵，召公卿於庙堂，奏皇太后废爽。丁酉，斩爽、羲、训、彦，夷三族。

杂死刑（附）

《韩子》曰：齐国好厚葬，布帛尽於衣裘，林木尽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尾为币，林木尽则尾为守备，如民之厚葬不休，奈何？”管仲对曰：“凡民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於是乃下令曰：“棺过度者戮其尸，罪当丧者。”夫戮尸无名，罪当丧者无利。无名无利，民何故为之？

《吕氏春秋》曰：赵简子沉鸾缴於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鸾缴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鸾缴来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鸾缴未尝进一人也，是长吾过而绌吾善也。”

《淮南子》曰：夏桀殷纣生燔人，辜颉者为炮烙，铸金柱。（铸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火中而对笑也。）

《符子》曰：桀观炮烙於瑶台，谓龙逢曰：“乐乎？”龙逢曰：“乐。”桀曰：“观刑何无恻怛之心？”龙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为乐。臣，君之股肱，何不悦乎？”桀曰：“听子谏。谏得，我改之；谏不得，我刑之。”龙逢曰：“臣观君冠危石也，臣观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压，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曰亡则与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观子。”龙逢歌趋：“造作劳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薪，我乐人不知。”赴火而死。

卷六百四十八　刑法部十四

黥

《尚书口吕刑》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孔安国曰：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疑则赦从罚。六两曰锾。锾，黄铁也。）
《尚书刑德放》曰：涿鹿者竿人颡也；黥者，马羁竿却舒也。（郑玄曰：涿鹿黥，箸先次刀笠伤人，墨市其中，故後世谓之墨土民也。）
《尚书大传》曰：非事之事，入不以道义而诵不祥之辞者，其刑墨。（注曰：非事而事之，今所不当得为也。）
《周礼□秋官□司刑职》曰：墨者使守门。（郑玄曰：墨，黥也。先刻面，以墨窒之。）
《白虎通》曰：墨，墨其额也。取法火之胜金也，得火亦变而墨也。
《说文》曰：黥，刑在面也。
《史记》曰：秦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刑太子。太子，君词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民皆随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
又曰：黥布，秦时为布衣，年少，客相之，当刑而王。及壮，坐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
《汉书》曰：文帝除肉刑，当黥者髡为城旦舂。（律说曰：男女论决髡钳输边，昼日防寇虏，夜暮筑长城。女子无军警之事，但舂食徒者也。）
又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於君。
《晋令》曰：奴婢亡，加铜青若墨黥，黥两眼。后再亡，黥两颊上。三亡，横黥目下。皆长一寸五分，广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面为劫字。（音都咸反。）十四年，又除面之刑。
劓
《尚书□吕刑》曰：劓辟疑赦，其罚惟倍也。（孔安国曰：劓，截鼻者也。）
《尚书大传》曰：触易君命、革与服制度、奸凶攘伤人者，其刑劓。（郑玄曰：攘，窃也。）
《周礼□秋官□司刑职》曰：劓罪五百，（郑玄曰：劓，截鼻。今东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类与。）劓者使守关。
《礼统》曰：劓刑法木之胜土，决其皮革也。
《白虎通》曰：劓，劓其鼻也，法木之穿土也。去鼻亦孔见。
《汉书》曰：文帝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
《楚汉春秋》曰：正疆首茉事而当，上使参乘，解玉剑以之。天下定，出以为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正疆沐浴霜露，与我从军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膑

《尚书大传》曰：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

《尚书刑德放》曰：膑者，脱去人之膑也。膑罚之属五百，象七精。（七宿昏中，变易节气之精也。）

《礼统》曰：膑刑法金胜木，去其节目也。

《周礼□秋官上□司刑》曰：刖罪五百。郑玄注曰：周改膑作刖。

《白虎通》曰：膑者，脱其膑也。取法金之刻木也。

《白虎通》曰：俗说，腊正祖食得兔者，名之曰幸。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或说兔髌者令却舒貌竖髌，露见鬼恶，今觉得之嘉，不为己疾也。谨案，《尚书》夏禹始作肉刑，则天象而慎其过。故穿逾盗窃者髌，去其膑骨也。逮至暴秦，乱狱纠纷，烹俎车裂，黔首穷愁，饮泣永叹。凡人食得兔髌以为佳瑞，物类以感，冀全己之膑也。

刖

《尚书□吕刑》曰：非 刂辟疑赦，其罚倍差。（孔安国曰：刖足曰非 刂也。）

《周礼□秋官□司刑职》曰：刖罚五百，（郑玄曰：刖，断足也。周政膑作刖也。）刖者使守门。

《家语》曰：季羔为卫士师，刖人之足。俄而卫乱，季羔逃，刖者守门焉，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逾。”曰：“彼有窦。”季羔曰：“君子不队。”曰：“此有室。”季羔入焉。既而问其故，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临当刑，君愀然不乐，见於颜色。此臣之所以脱君也。”

《史记》曰：孙膑与庞涓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膑，阴使召孙膑。膑到，庞恐其贤，以刑法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而勿见。齐使者如梁，孙膑以形徒阴见，说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齐。

《列子》曰：鲁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学，其一好兵。好学者以术干齐侯，齐侯以为公子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楚王以为军政。邻却氏氏有二子，所业亦同。问施氏之方，施氏告之。一子以术干秦王，秦王曰：“今诸侯力争，安得用仁义？”遂宫而放之。一子以法干卫侯，卫侯曰：“吾弱国，岂可称兵？”遂以刖之。二人让施氏，施氏曰：“子不得时也。”

《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慢，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王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血。成王问其故曰：“天下刖者多矣，子何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直士命之以慢，此吾之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剖其璞而得宝焉，遂名曰和氏之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割

《尚书□吕刑》曰：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也。）

《尚书大传》曰：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尚书刑德放》曰：宫者，女子淫乱，执置宫中不得出。割者，丈夫淫，割其势也己。

《周礼□秋官上□司刑职》曰：宫罪五百。（宫者，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若今官男女也。）

又《掌戮》曰：宫者，使守内也。（以其人道绝也。今世或然。）

《礼》曰：文王世子曰：“公族无宫刑也。”

《汉书》曰：汉闻李陵降匈奴，上怒甚，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初，上遣贰师大军出财，令陵为助兵。上以迁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

造肉刑

《尚书□吕刑》曰：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度时世所宜，训作赎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为鸱枭之义，以宄夺攘。）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煞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黥。（三苗之主顽凶苦吴，敢行虐刑以煞戮无罪，于是始大为截人耳鼻、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

《商君书》曰：断人之足，黥人之面，非求纱蜀也，以禁奸止过。故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除肉刑

《汉书》曰：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还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不犯，何法之至也 h 囫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无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除肉刑者，有以易之。”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钛左右趾代刑。此言髡者，完之也。）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及煞人先自告、及吏坐授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告。（命者，名也，成其罪也。趾，足也。当斩右足，以其罪次重，故从弃市也。煞人先自去，谓煞人而自首，吏授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盗之者，此三罪已论名而又伐茸罪，即昔弃市也。）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白粲，生择使正白粲然。）

论肉刑

《续汉书》曰：时论者多欲复肉刑，孔融乃建议曰：“古者敦庞，善否区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治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趣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正人，遂为非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志》曰：锺繇上疏曰：“大魏授命，继踪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圣德，固天所纵，典坟之业，一以贯之。是以继世仍发明诏，思复古刑，为一代法。连有军事，遂未施行。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使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书》云：‘皇帝清问下民鳏寡，有辞於苗。’此言尧当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审问於下民之有辞者也。若今蔽狱之时，讯问三槐九棘、群吏万民，使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如孝文易以髡、笞。能为奸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虽斩其足，犹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张苍除肉刑，所煞岁以万计。臣欲复肉害刑，岁生三千人。”疏奏，诏曰：“太傅学广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远。此大事，公卿群僚善共平议。”司徒王朗议以为“繇欲轻减大辟之条，增益刖刑之数，此则起偃为竖，化尸为人矣。然臣之愚，犹有未合微异之意。夫五刑之属，着在科律，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死，即为减死。施行已久，不待远假斧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惨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已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其所减之文未彰於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己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来远人也。”议者百馀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且寝。

王隐《晋书》曰：曹彦议云：“严刑以煞，犯之者寡；刑轻易犯，蹈恶者多。臣谓玩常苟免，犯法乃众；黥刖彰刑，而民甚耻。且创黥刖，见者知禁，彰罪表恶，亦足以畏，所以《易》曰小惩大戒，岂蹈恶者多耶？假使恶多尚不至死，无妨产育，苟必行煞，为恶纵寡而不已，将至无人，天尾神，君尾尊矣，故人宁过不煞。是以为上宁宽得众。若乃于张听讼刑以止刑，可不革旧，过此以往肉刑宜复。肉刑于死为轻，减死五百为重，重不害生，足以惩奸，轻则知禁，禁民为非，所谓相济经常之法。议云不可，或未知之也。”

又曰：尚书梅陶问光禄大夫祖纳：“汉文帝故当为英雄，既除肉刑，而五六百岁无能复者。”纳答曰：“诸圣制肉刑，而汉文擅除己来，无胜汉文帝者。”故不能复。非圣人者无法，何足为英雄？”於是陶不能对，隐白征西大将军曰：“夫政未可立，则思制度，全育民命，富国强兵。叛盗之属，断支而已，是好生恶煞，叛盗背死，是好煞恶生也。断支若谓之酷，截头更不谓之虐，何其乖哉？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也。蛮夷猾夏，则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则先制其本也。自古多人犹惜民命得以御寇，况今千不遗一，益宜存在以伐大贼。今若得改之，则岁活数万，生数亦如之。若此十载，生各数万。断支之後，随刑使役，不失民，不乏用，富国强兵。此之谓也。”

又曰：刘颂上书曰：“古者用刑以止刑，及今反于此。以刑生刑，以徒生徒。诸重犯亡者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亡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亡者积多，系囚猥蓄，议者因曰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民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故自顷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渐以滋曼，日积不已，弊将所归。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民忤听，忤听孰与盗贼不禁？圣主之制肉刑，远有深重，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民无用，不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其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其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於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疮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虐弃，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恣，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宜杖罚。及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後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终身作诫。民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于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蹙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切以为识务之甚也。”

《博物志》曰：肉刑，明王之制，荀卿每论之。汉兴，文帝感太仓公女之言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废之，班固着论云宜复之。迄汉末魏初，陈纪又论宜申古制，孔融谓不可复。魏武帝辅汉，欲申之，锺繇、王朗不同，遂寝。夏侯玄、李胜、曹羲达、丁谧建私议，各有彼此，多言，时未可复、故遂寝。

崔实《政论》曰：高祖非九章之律，高后深三族之罪，文帝去肉刑，荃丶减加笞。由此言之，世有所更，何独拘前？

卷六百四十九　刑法部十五

髡

《周礼口秋官上口掌戮》曰：髡者使守积。（郑司农曰：髡当为完，谓但居作三年，不亏其体者也。五刑之中，而髡丈必王之同族不割者。宫之为剪伤其类，髡仍似守续也。）

《後汉书》曰：邓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卜。又中郎将任尚遗凤马。後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徵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於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

《曹别传》曰：太祖常行，经麦中，令士卒犯麦者死。骑士皆下马，持麦以相付。时太祖马腾入麦中，主簿对以《春秋》之义，罚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为军师，不可煞，请自刑。”因拔剑割以置地。

《会稽典录》曰：吴范与鄱阳太守魏腾少相友善。腾尝有罪，吴王怒甚，敢有谏者死。范谓腾曰：“与汝偕死。”腾曰：“死尾，何死为？”范曰：“安能虑此坐观汝耶？”乃髡头自缚诣卜下，使铃下以闻。铃下不敢，曰：“必死不可。”范曰：“汝有子？”曰：“有。”“使汝为吴范死，汝子属我。”铃下曰：“诺。”乃排卜入。吴主大怒，欲投以戟，寮翰走出。范因突入，叩头流血，言与涕并。良久，吴主意释，拇殊腾。

《晋书》曰：髡钳五岁刑。

张斐《律序》曰：髡者，刑之威，秋凋落之象。

《後魏书》曰：李负罪得降免，有旨鞭髡刑，配为厮役。之废也，平寿侯张谠见与语，奇之，谓人曰：“此佳士也，终不久屈。”未几而复为太仓尚书。

《风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筑长城，徒士犯罪，亡依鲜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头衣赭，亡徒之明效也。

鞭

《书》曰：鞭作官刑。（为办治官事之刑也。）

《传》曰：齐襄公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

又曰：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与之块。公子欲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授而载之。
又曰：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於暡，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於，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
又曰：卫献公初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诲，教也。）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
《梁传□成公》曰：梁山崩，雍河，三日不流。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遵来遇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辇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远矣。”伯遵下车问焉，曰：“子有闻乎？”对曰：“梁山崩。”伯遵曰：“君为此召我，如之何？”辇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雍之，虽召伯遵，其若之何？”伯遵由悉问焉，（悉至疑，欲重问之也。）辇者曰：“君亲素缟，帅臣而哭之。”既祀焉。
《後汉书》曰：刘宽迁南阳太守，典历三郡，温仁多恕。虽在仓卒，未疾言遽色。尝以为“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吏人有过，但用蒲鞭罚之，示辱而已。
《汉晋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逾甚，或於殿前鞭煞尚书郎。
《晋中兴书》曰：谢鲲字幼舆，弱冠知名。值中朝大乱，长沙王辅政，亲媚小人，忌害君子。时疾鲲名，谮之，遂执欲鞭之。鲲解衣伏，神无遽容。异而释之，文无喜诗。
又曰：皇帝诏：“飞督王铙忽上吾鸩鸟，口云以辟恶，此凶物，岂宜妄进？”於是顿鞭铙二百，使殿中御史孙□监於四冲道焚烧之。
《後魏书》曰：甄琛监决赵修鞭，犹相隐恻，然告人曰：“赵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识以此非之。
《三国典略》曰：齐崔谦迁钜鹿太守，恩信大行，改鞭用熟皮为之，不忍见血，示耻而已。有贫弱未埋者，皆曰：“我自造白鬓公，不虑不决。”在郡七载，狱无停囚。
《齐春秋》曰：齐景贞为晋平太守，有惠政，常悬一蒲鞭，未尝用之。
《齐书》曰：薛安都从弟道生，以军功为大司马参军，犯罪，为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马从数十人，令左右执槊欲往煞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问曰：“薛公何之？”安都跃马至车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从弟，今往刺煞之。”元景虑其不可驻，绐之曰：“小子无宜卿往，与手甚快。”安都既回马，元景复呼之，令下马入车，因让之曰：“卿从弟服章言论，与寒细不异，且人身犯罪，理应加罚。卿朝廷勋臣，云何放恣，辄於都邑煞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无辞相宥。”因载俱归，安都乃止。
《南史》曰：褚为山阴令。时舍人曹义达为宣帝庞，县人陈信家富，谄事义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父显文恃势横恣，乃遣使执显文，鞭之一百，于是吏人股忄栗。
《唐书》曰：太宗以暇日遍阅群书，因读明堂孔穴云“人五藏之系，咸附背脊，针炙失所，皆有损害。”乃废书而叹曰：“今律，决笞者皆六髀背分授，乃有邂逅致死之义。挞人之背，理则宜然。夫，五刑之最轻者，死者，人生之至重者也，岂容犯最轻之刑而或鞭笞致死？自古帝王由来未悟，不亦悲夫！”即颁制决罪人不得鞭背。
《晋令》曰：应得法鞭者即执以鞭，过五十称行之。有所督罪，皆随过大小，大过五十，小过二十。鞭皆用牛皮革廉成，法鞭生苇，去四廉，常鞭用熟且，（之列反。柔革也。）不去廉，作鹄头，纫长一尺一寸，鞘长二尺二寸，广三分，厚一分，柄皆长二尺五寸。
《搜神记》曰：神农以赭鞭百草，尽知其毒寒温臭味所主，故天下号曰神农也。
《异苑》曰：河内司马惟之奴天雄死，死後还，其妇来善，闻体有鞭疮而却着锁，问云“有何遇，至如此？”曰：“曾因醉，窃骂大家，今授此罪。”
《列女传》曰：楚野辩女者，昭氏撇。郑简公使大夫聘於荆，至於狭路，有一妇人乘车与大夫遇，击折大夫车之轴。大夫怒，将执而鞭之。女曰：“妾闻君子不迁怒，不贰过。今狭路之中，妾之避己极矣，而子大夫之仆不肯少伺，是以废于大夫之车，而反执妾，岂非迁恕哉？不怒仆而反怒妾，岂不贰过哉？”
《会稽典录》曰：锺离意为尚书仆射。时匈奴有降者，诏赐缣三百匹，尚书郎暨鄷误以三千匹赐之，上大怒，鞭鄷殿下，重痛将死。意直排卜入，谏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来服。愚闻刑疑从轻，赏疑从重。今陛下以鄷赏误，发雷霆之威，海内谓陛下贵微财而贱士命也。”
又曰：谢夷吾为郡功曹吏，太守弟五伦妻车马入府，无所关启，夷吾鞭功曹佐吏，门阑卒率车马出之，收其人从。伦为解之，良久乃已。
《汝南先贤传》曰：许嘉年十三，父给亭治道，坐不竟，当得鞭。嘉叩头流血请得免，由是感激读书。
梅陶《自叙》曰：余居中丞，曾以鞭皇太子傅，亲友莫不致谏，余笑而应之曰：“堂高由阶。皇太子所以得崇於上，由吾奉王宪於下也，岂其枉道取媚？”后皇太子特见延，赐以清宴。

笞

《史记》曰：张仪尝从楚相亡璧，意疑盗，执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汉书》曰：曹参子为中大夫。惠帝怪相国不治事，谓曰：“汝归，私从容问乃父曰：‘高帝新弃群臣，帝富於春秋，君为相国，日饮无所请事，何以忧天下？’然无言吾告汝也。”既洗沐归，时间自从帝所陈，参怒而笞之二百，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趋入侍，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
又曰：茎丶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尾，（重罪谓死刑。）幸而不死，不可为人。（谓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存。”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令。（，策也，所以击者也。）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又曰：车千秋为高庙寝郎。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久之，千秋上急言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耳。天子之子过误煞人，当何罪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之言。”是时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乃大感悟焉。
又曰：孝平后有节操。自刘氏废，常称疾不朝会。莽敬惮伤哀，欲嫁之，乃更号为皇新室主，令立国将军成新公孙建世子豫（成，饰也，音象。）饬医往问后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发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强也。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以见汉家。”自投火而死。
《楚汉春秋》曰：上败彭城，丁固追上，上被发而顾，曰：“丁公何相逼之甚？”乃回马而去。上即位，欲陈功。上曰：“使项氏失天下，是子也。为人臣用两心。非忠也。”使下吏笞煞之。
《东观汉记》曰：邓禹攻赤眉，曰：“无食，自当来，吾折笞之，非诸将忧也。”
《後汉书》曰：汝南太守宗资署范滂功曹，委任政事。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资迁怒捶书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犹以利刃断腐朽，今日宁授笞死而滂不可违。”资乃止。
又曰：桥玄再迁上谷太守，又为汉阳太守。时上口令皇甫祯有赃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
《隋书》曰：刘行本为治书侍御史，未几，迁黄门侍郎。上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陛下少宽假之。”上不顾，行本於是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当致之於理，以明国法，岂得轻臣而不顾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
《管子》曰：栋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怒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所爱也，不以其理下瓦，则慈磨茸之。
《说苑》曰：韩伯瑜有过，其磨茸之，泣。其母问曰：“他日笞之，未尝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何泣？”对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之衰，笞不痛，是以泣之。”
《益部耆旧传》曰：杜贞字孟宗，广汉绵竹人也。少有孝行，习《春秋》，诵百万言。兄事同郡翟，後被系狱，贞上檄章救，系狱笞六百，竟免难，京师莫不壮之。

栲掠

《释名》曰：捶而死曰掠。掠，狼也。用威如狼也。
《汉书》曰：茎丶诏曰：“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息，此先帝之所重也。而吏未称职，以掠辜苦，饥寒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若死者坐。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也。”
《後汉书》曰：薛安为扬州从事。戴就字景成，会稽上虞人。为仓曹掾，授赃秽。刺史欧阳操遣安检治，栲覆取实。安乃收就，栲讯五毒，乃以针刺就手十指甲，使令爬土，又烧铁令赤，使挟之肘腋内，焦烂肉堕地，就乃取而食之，终无款伏。安乃覆就於船下，而烧马粪於船，两头熏之。火灭，谓就已死，发船视之，乃张目谓其主者曰：“公何不益粪添火，而使绝之，何也？”主者乃报安，安大惊，遂引就共坐谈论，乃解其事耳。（《会稽典录》又载。）
又曰：遭党事，当考实李应等。案经三府，太尉陈蕃却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十代宥也，岂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平署，犹连署也。）帝愈怒，遂下应等於黄门北寺狱。
又曰：周纡迁司隶校尉。六年夏，旱，车驾自幸洛阳录囚徒，二人被掠生虫，坐左转骑都尉。
《後魏书》曰：卢度世以崔浩事弃官，逃於高阳郑羁家，羁匿之。使者囚羁长子，将加楚，羁戒之曰：“君子煞身以成仁，汝虽死勿言。”子奉命遂被考掠，至于火其体。囚以物故，卒无所言。度世后令弟娶羁妹，以报其恩。
又曰：尉古贞，代人也。道武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乞突等将肆逆，古贞知之，密驰以告。染干疑古贞泄其谋，乃执拷之，以两车轴捍其头，伤其目，不服，拇殊之。
《梁书》曰：梁代旧律，测囚之法曰：一上起自晡鼓，尽于二更。及比部郎中泉删定律令，以旧法测立持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数曰再上。廷尉以为新制过轻，请集八座议之。尚书周弘正议曰：“凡小大之狱，必应以请，岂可恣考掠，以制刑罪？且测人时节，本非古制，近代以来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岂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诬枉者多，朝晚二时同等刻，进退而求於事为哀。”
《会稽典录》曰：梁弘，句章人也，太守尹兴召署主簿。是时楚王英谋反，妄疏天下牧守，谋发，兴在疏中，徵诣廷尉。弘与逝下掾陆续等传考诏狱，掠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至，辞气益壮。
卷六百五十　刑法部十六
杖
《尚书□尧典》曰：朴作教刑。（朴，贾楚也。不勤道业，则挞之。）
《礼记□学记》曰：贾楚二物，收其威也。
《家语》曰：舜之事父，小杖则授，大杖则走。
《後汉记》曰：明帝时政事严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加以鞭杖，诚非古典。”上即除之。
《魏志》曰：杨阜字义山，为大匠卿。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後宫人数。吏守旧崔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乃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禅之。
又曰：周宣字孔和，乐安人，为郡吏。太守杨沛梦八月一日曹公当至，必与君杖，饮以药酒。使宣占之，对曰：“夫杖起弱，药治人病。八月一日，贼必除灭。”至期，贼果破。
《蜀志》曰：刘琰妻胡氏入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经日乃归。胡有美色，琰疑其与後主有私，呼卒伍挞胡，至於以杖搏面，而後弃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狱。有司议：“卒非挞妻之人，面非授杖之地。”琰竟弃市。
王隐《晋书》曰：武帝以山涛为司徒，频让不许，出而径归家。左丞白褒又奏涛违诏，杖褒五十。
《晋阳秋》曰：诸葛武侯杖十以上亲决，宣王闻之喜曰：“吾无患矣。”
《後周书》曰：宣帝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笞，人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
《北史》曰：卢潜为黄门。郑子默奏潜从清河王岳南讨，岳令潜说梁将侯，大纳赂遗，还不奏闻。文宣杖潜一百，仍截其鬓，潜颜色不变。
《三国典略》曰：齐义宁太守荀仲举，字士高，颍川汝阴人也。在郡清简，亦工诗咏。尝与长乐王尉粲剧饮，啮粲指至骨。齐文宣知之，赐杖一百。或问其故，云：“我那许当时，正疑是鹿尾耳。”
又曰：齐冯翊王润，字子泽，神武弟十四子也。廉慎方雅，习於吏职。神武尝称之曰：“此是吾家千里驹也。”初为定州刺史，开府。王回洛，润督独孤拔侵窃官田，授纳赠赂。润案举其事，二人上言润出送台使，登魏文旧坛南望叹息，不测其意。武成宣命於州曰：“冯翊王少小谨慎，内外所知，不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远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辈轻相间构，理应从斩，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旧人，未忍致法。回洛决鞭二百，拔宜决杖一百。”

《隋书》曰：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污，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十年，尚书左仆射高、治书侍御史柳等谏，以为朝堂非煞人之所，殿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等乃尽诣朝堂请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者不息，致陛下决罚棺茭，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请自退屏，以避贤路。”帝於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帝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杖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付所由。

又曰：“厍狄士文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授公料，家无馀财。其子尝啖官厨饼，士文枷之於狱累日，杖一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

又曰：燕荣为幽州总管，按部道次见丛荆，堪为笞捶，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咎，荣曰：”後若有罪，当免尔。”及後犯细过，将挞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有罪宥之。”荣曰：“无过尚尔，况有过耶？”榜棰如旧。

《唐书》曰：开元二年，监察御史蒋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黄门侍郎张廷曰：“御史宪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当煞即煞，当流即流，不可决杖，可煞不可辱也。”

又曰：开元中，前广州都督斐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尚书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煞，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宰缮，今先不可轻行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而谓悦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相者时来即为，岂能长据？若贵臣尽当可杖，但恐吾等行当及之，此言非为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为浙西观察使，每有笞挞，其杖率过常制。既遇祸，监军使封其杖来献，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诫。

《世说》曰：桓宣武在荆州，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令史授杖正从朱衣，上过桓室，年少从外来，云向从门下过，令史授杖。上稍口根，下拂地足，意讥其不着。宣武云：“我犹患其重。”

传集曰：咸为左丞，杨济与咸书曰：“昨遣人相视授罚，云大重，以为恒然。相念杖痕不耐风寒，宜深慎护，不可轻也。当饮酒，令体中常暖为佳，苏治疮上急痛，故寄往之。”咸答：“违距上命，稽停诏罚，退思此罪，在於不测，才加罚黜，退用战悸，何复以杖重为剧？小人不德，所好惟酒，宜於养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数致也。”
《襄阳耆旧记》曰：罗尚为右丞。是时左丞处事失武帝意，大怒，欲案入重罪。事连尚，於是尚为坐授杖一百，时论美之。
《益部耆旧传》曰：常播字文平，蜀郡江源人，仕县主簿。县长广都朱淑以官割没，当论重罪。播争狱讼，身授杖数千，披肌割肤，更历三狱，幽禁二年。描喃掠栲，吏先验问伏不，播答言忽得罚，无所多问，辞终不挠，事遂见明也。
《三辅次录》曰：丁邯字叔春，正直不挠，举孝廉，为郎，以令史次补也。世祖改用孝廉，选邯补为郎，邯称疾不就。诏问：“实病？羞为郎乎？”对曰：“臣实不病，以孝廉为令史职尔。”世祖怒，使虎贲杖之数千，诏问：“欲为郎不？”邯曰：“能煞臣者，陛下；不能为郎者，臣也。”诏出，不为郎。
督
《晋书》曰：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刑体裸露故也。
《晋律》曰：诸有所督罚，五十以下鞭如令。平心无私而辜死者，二岁刑。
《晋令》曰：应授杖而体有疮者，督之也。
束《劝农赋》曰：乃有老闲，旧猥欺狡难觉，时虽被考，不过校督。歌对囹圄，笑向桎梏。
流徒
《书》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後魏书》曰：高聪有罪，恕死，徙平州为民，届瀛州，属刺史王质获白兔将献，托聪为表。高祖见表，顾谓王肃曰：“在下那得复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肃曰：“此高聪北徙，此文或其所制。”高祖悟曰：“必应然也。”
《隋书》曰：王伽，开皇末为齐州行参军。初无足称，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参等七十馀人诣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行次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而谓之曰：“汝等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辛苦。吾欲与汝等脱去，行至京师总集，能不违期不？”皆拜谢曰：“必不敢违。”伽於是悉脱其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授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异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於殿庭而赦之，擢伽为雍令。
卷六百五十一　刑法部十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名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胡毋崇为永康令，多授货赂，政治苛暴，诏都街顿辈百，除名为民。

《隋书》曰：贺若敦被除名，每出怨言。晋公护徵还，令自煞。临刑，呼子弼，谓曰：“吾欲必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之。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引锥刺弼舌出血，诫以慎口。

又曰：贺若弼坐免官，弼怨望愈甚。後数年，下弼狱。上谓之曰：“我以高、杨素为宰相，汝唱言云此二人惟堪奋鼿，是何意也？”弼曰：“，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惜其功，於是除名为民。

又曰：高得罪，除名为民。初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斫头耳，尔其慎之。”由是常恐祸变。及此，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於祸。

又曰：权武为潭州总管，晚生子，与亲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狱囚。武帝以南越边远，治从其俗，务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当今法急，官不可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验。上大怒，命斩之。武於狱中上书，言其父为武元皇帝战死於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为民。

《晋律》曰：吏犯不孝，谋煞其国王侯伯子男，官长诬偷授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

又曰：除名，比三岁刑。

又曰：其当除名，而所取饮食之用之物，非以为财利者，应罚金四两以下，勿除名。

晋潘岳《闲居赋叙》曰：今天子谅ウ之际，领太傅主簿府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

免官

《後汉书》曰：梁松迁太仆，数为私书请托郡县。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悬飞书诽谤，下狱免。

《宋书》曰：庾登之为司徒长史，南东海太守府公彭城王义康专览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刚，每陈己志。义康不悦，出为吴郡太守，以赃货免官。

又曰：谢灵运在会稽，亦多徒众，惊动县邑。太守孟ダ因灵运横恣，表其异志。灵运驰诣阙，上表自陈本末。文帝知其见诬，不罪也，以为临川内史。在郡游放，不异永嘉。为有司遣使随州从事郑望生收灵运，兴兵叛逸，遂有逆志，为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追讨禽之送廷尉，廷尉论上斩刑，上爱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义康坚执，谓不宜恕，诏以谢玄勋参微管，宜宥及後词，降死，徙广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律》曰：免官比三岁刑，其无贞官而应免者，正刑召还也。
又曰：有罪应免官，而有文武加官者，皆免所居职官。
又曰：其犯免官之罪，不得减也。
又曰：其当免官者先上。（免官，谓不听应收治者也。）
收赎
《书》曰：金作赎刑。
又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六百两曰锾。锾，黄铁也。）劓辟疑赦，其罚惟倍。（倍百为二百也。）非 刂辟疑赦，其罚倍差。（倍差谓俗之文半为五百锾。）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
《国语》曰：桓公问：“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甲，铠。兵，弓矢之属。）管仲对曰：“轻过而移诸甲兵，（诸，之也。谓轻其过，使以甲兵赎罪。）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重罪，死罪。犀，犀皮，可为甲。戟，战戟也。秘长二又六尺。）轻罪赎以贵（劬位切）盾一戟，（轻罪，劓刖之属。贵盾，缀革有文加续。）小罪谪以金分。”（小罪，不入五刑者。以金赎分两之差，今之罪金是也。《书》曰：金作赎刑也。）
《家语》曰：鲁国之政法，赎人臣妾於诸侯者，皆取金于府。子贡赎之而辞不取。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於百姓，非独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贫者多，赎人授之益金则为不廉，则何以相赎乎？自今已後，鲁人不复赎人法于诸侯矣。”
《汉书》曰：文帝常行中渭桥，有一人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跸过，走出，乘与马惊。廷尉张释之奏犯跸，当罚金。帝怒曰：“赖吾马和柔，他马已伤败我，廷尉乃罚金耶？”
又曰：张敞上书，论死刑以下出粟赎罪，以给军用。萧望之以为，父兄囚执，子弟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丧，且富者得生，贫者独死，刑法不一也。
又曰：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行。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无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开地广境，日见功大，遂纵嗜欲，乃行一时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官乱民贫，盗贼并起。
又曰：卫青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公孙敖出代郡，李广出雁门。敖亡七千骑，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
又曰：赵食其，衤 殳衤 羽人也。（衤 殳，丁外切。栩，许羽切。）为右将军，从大将军出定襄，迷失道当斩，赎为庶人。
又曰：博望侯拯喂、郎中令李广俱出右北平异道，匈奴左贡王将数万骑围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与战二日，骞至，匈奴引兵出。骞坐行留当斩，赎为庶人。
又曰：右卫将军苏建亡军，独身脱还，赎为庶人。
《後汉书》曰：孝明时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匹；左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五匹。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
《晋书》曰：王弘有政绩，後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弘累有政绩，听以赎罪论。
又曰：烈王无忌，闵王承之子也。承为荆州刺史王□所害。江州刺史褚裒当之镇，无忌讥Δ阳尹桓茎□饯於版桥。时王□子丹阳丞耆之在坐，无忌志欲复雠，拔刀将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获免。御史中丞车灌奏无忌欲专煞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诏曰：“王当以体国为大，岂可寻绎由来，以乱朝宪？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诛。”於是听以赎论。
《齐书》曰：到，永明元年为御史中丞。车驾幸丹阳郡，宴饮，恃旧，酒後狎侮同列，谓庾杲之蠢尔蛮荆，其俗鄙。复谓虞曰断文身，其风陋。王晏既贵，雅步从容，又问曰：“王散骑复可故尔？”晏先为国常侍，转员外散骑郎，此二职清华所不为，故以此嘲之。王敬则执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微头，何事自吃之？”为左丞庾杲之所纠，以赎论。
《唐书》曰：後魏起自北方，属晋室之乱，部落渐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人乘宽政，多以违令得罪，死者以万计，於是国中骚然，其後，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
《会稽典录》曰：杨矫为右丞，诣南宫取急案条卜旧事，於复道中逢太常羊柔不避车，又下矫纠奏柔以为知丞郎应行威仪有序，九列外官而公干犯，请廷尉治柔罪。诏勿治，以三月俸赎罪。
《晋律》曰：其年老小笃癃病及女徒，皆收赎。
又曰：诸应收赎者，皆月入中绢一匹，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赎死，金二斤也。
又曰：失赎罪囚，罚金四两也。
又曰：以金罚相代者，率金一两以当罚十也。
禁锢
《传》曰：楚共王即位，将为阳桥之役，使屈巫聘于齐，且告师期。巫臣尽室以行。遂奔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子反请以重币锢之，（禁锢勿令仕。）王曰：“其自为谋也，则过矣；其为吾先君谋也，则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盖多矣。（盖，覆也。）且彼若能利国家，虽重币，晋将可乎？（言不许。）若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晋，晋将弃之，何劳锢焉？”
又曰：会于商任，锢栾氏也。（禁锢栾盈，使诸候不得授之。）二十二年，会于沙随，复锢栾氏也。（晋知栾盈在齐，故复锢也。）
《後汉书》曰：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煞人。李应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应愈怀愤疾，竟案煞之。初，成以方艰嗷通宦官，帝亦颇讯其占。成弟子牢循因上书诬告应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应等。其辞所连及陈实之徒二百馀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书霍、城门校尉窦武并表为请，帝意稍解，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大讼党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煞之。於是又诏州郡，更考党却逝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锢，爰及五属。（谓斩、齐、大功、小功、缌麻也。）
又：韩棱初为郡功曹，太守葛兴中风，病不能听政，棱阴代兴视事，出入二年，令无违者。兴子尝发教欲署吏，棱拒执不从，因令怨者章之。（章谓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验，吏以棱掩兴病，专典郡职，遂致禁锢。显宗知其忠，後诏特原之。
又曰：弟五伦上疏云：“三辅论议者，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也。（病酒曰酲。）讠皮险趋势之徒，诚不可亲近。”
《齐书》曰：王宴弟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伎。诩与射声校尉阴玄知坐畜伎免官，禁锢十年。敕特原。
《典略》曰：马骋在东观十六年，以为久费精思，非养生之道，擅去离署，免官，禁六年。
崔鸿《前燕录》曰：辽东内史宋该举侍郎韩偏为孝廉，慕容俊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贡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及王威临讨，凭城鬼詈，此则勃之甚，奈何举之？该下吏可正四岁刑，行财祈进，亏乱王典，可免官，禁锢终身。”
《晋令》曰：犯免官，禁锢三年。
《郑玄别传》曰：玄病笃，与益恩书曰：“吾预党禁锢十四年也。”
卷六百五十二　刑法部十八
赦
《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书》曰：眚灾肆赦。（眚，过；灾，害；肆，缓。言大过害当缓赦之。）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当伺察，能得其礼。）
《周礼》曰：国君过市，刑人赦。
又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
《尔雅》曰：赦，舍也。（舍，放置也。）
《论语》曰：子路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史记》曰：陶朱公子煞人，囚於楚。公曰：“煞人而死，职也。”使少子往视之，乃装黄金千溢以置褐器中。载以一牛车，遣其少子。朱公长男固请欲行，公不许。长男曰：“长子，家督也。今弟有罪，大人不遣，是吾不肖。”欲自煞，其母为言，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及金，令遗故所善庄生。生乃见楚王曰：“某星犯某宿，独以德为可以除之。”王乃使封三钱之府。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也，重千金虚弃无所为也，乃复见庄生曰：“弟今自赦，故辞去。”生知其意曰：“自入室取金。”庄生耻为儿所卖，乃入见楚王曰：“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子多将金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而恩赦，乃以陶朱公子也。”楚王大怒，遂煞陶朱公子。明日乃赦，令长子持其弟丧归也。
《汉书》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如淳曰：秦皇令，敢有挟持书偶语者，为城旦舂。）
又曰：惠帝崩，太子立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
又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临决河塞堤，作《瓠子歌》，赦所过徒。六月，诏曰：“甘泉宫内铜池中产芝，九茎连叶，赦天下。”作《芝房之歌》。五年冬，行南巡，还至泰山，增修封禅，赦天下。六年，诏曰：“朕礼首山，昆田出珍物，化为黄金。祭后土，神光三烛。其赦汾阴殊死以下，赐天下贫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击之。後元元年三月，诏曰：”朕郊见上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以不罗网，靡所获。献荐于泰，光景并见，其赦天下也。”
又曰：宣帝地节元年四月，凤凰集鲁，群鸟从之。戊申，立皇太子，赦天下。神爵四年春二月，诏曰：“嘉瑞并见，修兴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为百姓蒙福。鸾凤万舞，集止于旁。斋戒之暮，神光显着。荐献之夕，神光交错，或降於天，或登于地，或从四方来集于坛。上帝嘉飨，海内承福，其赦天下。”
又曰：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诏曰：“乃者火灾降于祖庙，有星孛于东井，其大赦天下，咸得自新。”永嘉元年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四月，诏曰：“汉家之制，推亲亲以显尊尊。定陶恭皇之号，不宜复称定陶。尊恭皇太后，称永信宫，立恭皇后庙于京师。赦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吴汉疾笃，上乃亲自临问所欲言。对曰：“臣愚，无所知识，惟愿无赦而已。”
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章和元年，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死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躬上封事曰：“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以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民命益於边。”上善之，即下诏赦焉。
谢承《後汉书》曰：学士中诸生与李应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贬议。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煞人。李应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应愈怀愤疾，竟案煞之。
又曰：度尚为荆州刺史。尚见胡兰馀党南走苍梧，惧为己负，仍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张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何乎？”磐因自列曰：“前长沙贼胡兰作难荆州，馀党散入交趾。磐身婴甲胄，涉危履险，讨击凶患，斩殄渠帅，馀烬鸟窜，冒遁还奔。荆州刺史度尚惧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见诬。磐备位方伯，为国爪牙，而为尚所枉，授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授侵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弊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廷尉以其状上，诏书徵尚到廷尉，辞穷授罪，以先有功得原。
又曰：董卓死，陕中诸将后共相要，遣使诣长安相闻，求乞大赦。尚书令王允等以为煞卓时已赦，今复求，一岁不可再赦。李亻等曰：“京师不赦我，我当死，不若决之。若攻长安，克之则可大得天下；不克则尽钞取三辅妇女财物西上陇，归乡里作贼，延命尚可数年。”於是帅兵西向长安。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授禅即位，改延康为黄初，大赦天下。
又曰：陈留王奂即位，咸熙二年二月，加相国晋王冕十二旒、天子旌旗、出警入跸、乘金银车等。癸未，大赦。八月辛卯，晋王薨。壬辰，晋太子炎绍封袭位。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馀，迹长尺二寸，白，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人王，始语云，今当太平。九月乙未，大赦。
《吴志》曰：吕蒙病发，孙权迎置内厩，夜不能寐，病中有瘳，为下赦令。
又曰：孙皓天玺元年，吴都言临平湖自汉末草秽拥塞，令更开通。长老相传，此湖边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河南人延熙九年秋，大赦。光责大将军费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但顾谢昔而已。

干乡《晋纪》曰：庶人杨氏卒于金墉城。陈留董仲道游於太学，喟然而叹曰：“建斯室也，何为者乎？每见国家赦书，谋反大逆皆除，其煞祖父母父母者不除，以为道法所不容也。何今日公卿而处议，文饰礼典，以至此事乎？天人之理既惑，大乱将作矣。”顾谓谢鲲、阮千里等曰：“《易》称知几其神，卿等各可深逃。”乃身荷担，妻子推鹿车以入於蜀山，莫知所至。

王隐《晋书》曰：武帝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上乃设坛授命於郊，即洛阳宫，幸太极前殿，大赦天下。

又曰：愍帝建兴元年夏四月壬申，上即位于长安宫，改年，大赦天下，与之更始，前後不及者，皆除之。

崔鸿《前秦录》曰：王猛疾病未瘳，符坚大赦死己下。

又曰：永兴元年，符坚将为赦，与尚书左仆射王猛、右仆射符融密议於露堂，屏左右为赦文。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於笔端，驱而复来，久之乃去。俄而长安市里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猛、融曰：“禁中何从泄也？”於是赦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者苍蝇也。”

《後魏书》曰：崔玄伯，太宗时，郡国豪右大为人蠹，乃优诏徵之。人多恋本而长吏逼遣，於是轻薄少年因相扇动，所在聚结，讨之不能禁，太宗乃引玄伯及元成侯屈等议赦之。屈曰：“人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党类。”玄伯曰：“王者治天下，安人为本，何能顾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调，必改弦而更张。夫赦虽非正道，而可以权行，自秦汉已来，莫不相踵。屈言先诛後赦，会於不能两去，孰与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诛之不晚。”太宗从之。

《後周书》曰：明帝三年夏，诏：“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此虽意在疾恶，但先王制肆眚之道，令天下自新。若又推问，自新何由哉？如此之徒，有司勿为推究。惟库厩仓廪与海内所共，汉帝有云，朕天下守财耳。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远，一不须问。自周有天下以来，虽经赦宥，而事迹知者，有司宜即推穷。得实之日，但便免其罪，徵备如法。

《北齐书》曰：宋世良，字元友。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保初，大赦，清河狱内蓬蒿但满，无囚可赦，惟率将吏拜诏而已。

又曰：後主将大赦，时临漳令李世业为台所劾，赃多至死。世业即穆提婆对门陆令宣言於齐主，所以大赦。後由是频赦，遂以为常。平恩县功曹贺肫，小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贪，数犯刑宪，但入狴牢，无不遇赦，故世人以肫为赦之候。
又曰：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於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阙前，挝鼓千声，脱枷锁遣之。
《隋书》曰：张为天官司会，与宗伯斛斯徵素不协。徵出为齐州刺史，坐事下狱，自知罪重，遂逾狱而走。帝大怒，购之急。上密奏曰：“徵自以负罪深重，惧死遁逃，若不北窜匈奴，则南投吴越。徵虽愚陋，久历清显，奔波敌国，尾圣朝。今者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帝从之。徵赖以获免，卒不言。
《唐书》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亲录囚徒。贞观初，时方发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系囚徒归家，期以秋分还系所囚，敕天下皆放之。是岁，天下死罪囚如期而还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鲜。贞观二年，上谓侍臣曰：“凡殊，惟及不轨之辈。古语曰：‘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岁再赦，奴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则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尚书大传》曰：有过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增，老弱不授刑，有过不授罚。故老而授刑谓之悖，弱而授刑谓之克，不赦有过谓之贼。故与其煞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
《家语》曰：孔子为司寇，有父子讼者，夫子同狴（狴，狱也。）而执之，三月而不别也。其父请止，夫子赦焉。季孙闻之不悦，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为国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喟然叹曰：“上失其道而煞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听以狱，是煞不辜；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管子》曰：凡殊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无赦者，痤疽之砭石也。
又曰：赦者，先易後难；法者，先难後易。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庄子》曰：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郭家注曰：宥使自有则治，法治之则乱。）在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也，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无治乃不迁淫耳。）
《淮南子》曰：或曰知天且赦也而煞人，或曰知天且赦而活人，其望赦同，其所利害异。故或吹火而灯，或吹火而灭，所以吹者异也。
《李燮别传》曰：燮年逃亡，匿临淄界为酒家佣。灵帝即位，时月经阴道晕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史官曰：“有流星汉而北，阳芒迫卯，荧惑入大角，犯帝座，其占当有大臣被诛者。故太尉李固，西土人，占在固。今月经阴道，围五车，宜有赦令，以除此异。”上感此变，大赦天下，求公子孙，酒家且车乘厚送之。

《汉旧仪》曰：践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谋反，大逆、不道、诸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复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传驾行郡国，解囚徒，布诏书。郡国各分遣吏，传厩车马，行属县，解囚徒。

《海内先贤传》曰：王允字子师，诛董卓。阻喃郭汜、李亻等闻卓死，引兵还围长安，燔掠官省，死者万数，大赦天下。允忠节三朝，更赦书云：“其赦射帝营宫阙，不从此令。”是日遂及於难。

《华阳国志》曰：丞相诸葛亮，时有言公惜赦，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也？”

王符《潜夫论》曰：凡治疾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後为之方，故疾可愈也。为国者，必先知人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後为之禁，故奸可塞也。夫贼良人之甚者，莫大数赦。赦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孝明帝时，荆州举茂才。初过谢恩赐食。事讫，问何异闻，曰：“巫有剧贼九人，刺史数以互郡，讫不能得。”帝曰：“汝非部南郡从事耶？”对曰：“是。”帝乃震怒曰：“贼发部中不能擒，煞才何以为茂？”乃捶数百，便免官，而切让州郡。十日之间，贼即伏诛。由此观之，擒盗贼在於明法，不在数赦。

崔实《政论》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废旧章而已。近永平、建初之际，亦六七年乃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穷困惩艾皆至于死。顷间以来，岁旦赦，百姓轻为奸非。前年一期之中，大小四赦。谚曰：“一岁再赦，奴儿喑哑。”况不轨之民，孰不肆意？遂赦为常俗，赦以趣赦，转相驱而不得息，虽日赦之，乱甫繁击耳。

郭子曰：孙秀降晋，武帝厚存宠之，撇姨妹蒯氏，室家甚睦。妻尝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出不复入。蒯氏自悔责，遂请救於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言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谢，为夫妇如初。

《傅子》曰：若亲贵犯罪，大丈必议，小丈必赦，是纵封豕於境内，放长蛇於左右也。

荀悦《汉纪论》曰：大赦，权时之宜，非常典也。汉兴，承兵革之後，大过之代比屋可刑，故设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荡涤秽流，与人更始，时势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代承业，习而不革，失时宜矣。
《风角书》曰：春甲寅日，风高去地三四丈，鸣条从甲上来，为大赦期六十日。
又曰：候赦法，冬至後尽丁巳之日，南风从己上来，满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望气经》曰：黄气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古乐府歌》诗曰：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女休年十五，为宗行报讎。左执白杨刀，右援宛景矛。上山四五里，问吏得女休。女休前置辞：平生为燕王妇，於今为诏狱囚。刀矛本及下，丬龙勹击鼓赦书下。
卷六百五十三　释部一
叙佛
《汉书》曰：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棺苁耆山，得休王屠祭天金人。颜师古注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象，是其遗法也。
《後汉书》曰：浮图者，佛图也。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煞生类，专务清静。其精进者，号为沙门，汉言息自心，盖息意去欲，而归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授形，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练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佛也。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日月光，变化无常，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黄金色。陛下之所梦，得无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问道术，遂於中国而图其形象焉。有经书数千卷，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弘阔胜大之言，所求在於一体之内，而所明在於视听之表，故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於玄微，深远难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茵然自失也。
《晋书》曰：後赵百姓以佛图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贞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着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等，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
《宋书》曰：顾欢以佛道二家教异，学者互相非毁，乃着《夷夏论》，曰：“《道经》云：‘老子入关之天，竺维卫国，国王夫却墅曰净妙。老子因其昼寝，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时，剖左腋而生，坠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由此而始兴焉。’又《玄妙内篇佛经》云：‘释迦成佛有尘劫之数，出法华无量寿。然二经所说如合符契，道则佛也，佛则道也，其圣则符，其迹则反。’”欢虽同二注，而意党道教。司徒袁粲托为道人以驳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释老志》曰：凡说教，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藻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门阶次二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致深，藉微而为着，率在於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又有五诫：去煞、盗、淫、妄茉、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

《梁书》曰：郭祖深以武帝溺情内教，朝政弛纵，与诣阙，上封事曰：“比来慕法，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事农业，空谈彼岸。夫农业者，今日济育；功德者，将来胜因。岂可惰本勤末，置近效刹？”时帝大弘释典，将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以为都下佛寺五百馀所，穷极弘丽，僧尼十馀万，资产浓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法，抑由於此。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南史》曰：天竺诸国，皆事佛道，自後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别为一家之学。元嘉十二年，丹杨尹萧摹之奏曰：“佛教被於中国，已历四代，而自顷以来，更以奢竞为重。请自今以後，有欲铸铜象者，悉诣台自闻。兴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须许报，然後就功。”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後桓玄复述其议，并不果行。宋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门接见皆尽敬，诏可。

《隋书□经籍志》曰：释迦在世四十九年，教化乃至，天龙人鬼，并来听法，弟子多有得道证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二月十五日，入般涅，译言灭度，亦言常乐我净。弟子迦叶等，追共撰述，教为十二部经。

《唐书》曰：傅奕上疏，请除去释教，高祖付群官详议。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与之争论曰：“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严刑。”奕曰：“礼本於事亲，终於奉上，则忠孝之理着，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继体悖所亲。非出於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之谓矣。”不能答，但合掌曰：“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又曰：会昌中：道士赵归贞举罗浮道士邓元起有长年之术，帝遣中使迎之，繇是与衡山道士刘玄静胶固而排释氏。

《牟子》曰：或问曰：“佛从何而生？宁有先祖？”牟子曰：“佛生天竺，假形王家。父曰白净，夫人字曰净妙。四月八日，佛精从天来，夫人昼寝，梦见象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因以八日从母右胁而生。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颊如师子，皮不授尘水，手足皆钩锁，毛悉向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子得佛道以来，良有益否？牟子曰：“吾自得佛道来，如开浮口，见白日，如执火炬，入冥室矣。”

《建康实录》曰：吴赤乌十年，胡人康僧会入境，置经行所，朝夕礼念，有司以闻。帝曰：“昔汉明帝感梦金人，使往西方求之，得摩腾竺法兰来中国立经行教，今无乃是遗类乎？”因引见僧会。其言佛教灭度已久，惟有舍利可以求请。遂以大内立坛，结静三七日得之。帝崇佛道，以是江东初有佛法。

《高僧传》曰：释惠严，宋高祖素所知重。文帝在位，情好尤密。先是，帝未甚崇信，京尹萧摹之上启，请制起寺及铸象。帝乃与侍中何尚之、吏部郎羊玄保等议之，谓尚之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贞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近摹之推达性论，尤为名理。”羊玄保进曰：“此谈盖天人之际，岂臣所宜预？窃恐秦楚论强兵之术，孙吴画吞并之计，将无取此耶？”帝曰：“此非战国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礼隐逸则战士怠，贵仁德则兵气衰。若以孙吴为志，荀在吞噬，亦无取於尧舜之道，岂惟释教而已邪？”帝悦曰：“释门有卿，亦犹孔氏之有季路。”

《世说》曰：殷中军见佛经，云理应在阿堵上。注云：“佛经之行东国，尚焉，而记传无闻，莫详其始。”牟子曰：“汉明帝夜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止殿前，意甚忻悦。明日问群臣，有通人傅毅对曰：‘闻天竺有得道号曰佛，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於是上语，遣羽林郎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兰台石室。”

又曰：庾公常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时人以为名言。（《涅经》云：如来背痛於双树间，北首而卧，故後之图绘者为此象也。）

《佛地论》曰：佛者，觉也。觉一切种智，复能开觉有情，如睡梦觉，故名为佛。姓释迦，号牟尼佛。

《普曜经》曰：从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维卫国净饭王宫，摩耶夫人剖左胁而生，时多灵瑞，生而能言。

《本相经》曰：年十九，逾城出家，学道勤行，精进禅定。六年成道，具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涅经》曰：醍醐之教，逾於佛性，从乳出酪，从酪出苏，从生苏出熟苏，熟苏出醍醐。醍醐，苏之精也。

《法显记》曰：佛生於殷末，道成於周初，至成王十二年，经律始到新头河。（河即拯喂所到之处。）

《佛骨记》曰：佛有四牙，广半寸，长半寸。一牙在呵条国，又一牙在天上，又一牙在海龙王宫，又一牙在乾陀国，国王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擎牙出，牙或时放光明，香花数十斛散牙上，而牙不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韩愈《论佛骨疏》曰：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八十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此时未有佛也。至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考所极，盖亦非因事佛而致然。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後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已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三十八年，前後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尽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为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也，亦可知矣。高祖始授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才识不远，不审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正斯弊，其事遂止。陛下神圣睿武，数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不许创立寺观。臣以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身。纵未能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ｈ囫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凤翔楼，以舁入内，又令诸寺送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以祈福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贞心信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更惜身命？以至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後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明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令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宜於国，尚令巫祝以桃拂除不祥，然後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不用，群臣不定，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之作为出於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

卷六百五十四　释部二

奉佛

袁弘《後汉纪》曰：楚王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图祠。八年，上临辟雍，礼毕，诏天下死罪得以缣赎罪。英遣郎中令诣彭城曰：“臣托在藩蔽，尾率先天下，过恶素积。喜闻大恩，谨奉黄缣二十五匹，白纨五匹，以赎其愆。”楚相以闻。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令还缣纨，以供桑门之盛馔。”

《晋书》曰：何充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门以数百，縻费静而不吝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友至贫乏，无所施遗，以此获讥於世。阮裕常戏之曰：“卿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充问其故，裕曰：“我图数千户郡尚不能得。卿图作佛，不亦大乎？”於时郗讥：昙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谢万讥之云：“一莪谄於道，二何佞於佛。”（《世说》亦云。）

又曰：王恭性虽抗直，而ウ於机会，自矜贵，不闲用兵，尤信佛道。临刑犹诵经，神色无惧。

《宋书口谢灵运传》曰：会稽太守孟ダ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讥。尝谓ダ曰：“得道应须惠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後。”ダ深恨此言。

又曰：袁粲字景倩。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孙。孝武即位，稍迁尚书吏部郎。文帝讳日，君臣并於中兴寺八关斋中食，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孝武，并免官。

又曰：范泰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

又曰：宋明帝颇好玄理，以周有辞义，引入殿内，亲近宿直。帝所为惨毒之事，不敢显，诵经中因缘罪福事，帝亦为之止。音辞辩丽，长於佛理，着三宗论，言空假义。西凉州智林道人遗书，深相赞美。言“捉鹿尾来四十馀载，颇见宗录，惟此途白黑尾人得者，为之发病，非意此音，猥来入耳。”其见重如此。

《齐书》曰：竟陵王子良尝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又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於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收醋相体。武帝不豫，子良启进沙门，於殿户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昙钵花于经案，宣旨使御府以铜为华，插御床四角。

又曰：晋安王子懋字口昌，武帝弟七子也，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花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花竟斋不萎。”七日斋毕，花更鲜红。视罂中，稍有根须。

又曰：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厅事，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李安人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履上厅事，又於厅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

又曰：滕昙恭，南昌人也。年五岁，母杨氏患热，思食寒爪，土俗所不产。昙恭历访不能得，衔悲哀切。俄遇一桑门，问其故，昙恭具以告桑门曰：“我有两爪，分一相遗。”还以与母，举室惊异。寻访桑门，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昼夜哀恸。时忽有神光自门而起，俄见佛象及夹侍之仪，容光显着，自屿门而入。昙恭家人大小咸共礼拜，久之拇署。远近道俗咸传之。

《梁书》曰：庐江何伯屿与弟幼屿俱厉节操。伯屿卒。幼屿好佛法，剪落长斋，持行精苦，兄弟年并八十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范□从父母兄缜，字子贞。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堕於茵席之上，有阂篱墙落於溷粪之中。堕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乎？”子良不能屈。

又曰：武帝大弘佛教，而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於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谛法义。普通元年，甘露降於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

又曰：何胤居虎丘西寺讲鞠效，僧徒随之，常禁煞。有虞人逐鹿，径来趋胤，伏不动。又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初，开善寺藏法师与胤遇於秦望山，後卉骷，卒於锺山。死日，胤在波若寺见一名僧，授胤香炉奁并函书，曰：“贫道发自杨都，呈何居士。”言讫，失所在。开函，乃是《大庄严论》，世中未有。访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夜放光。昭明太子钦其德，遣梳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

又曰：建平王大球，简文第十七子也，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围台城，武帝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众生应授诸苦，讳身当代。”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乃不时礼佛，亦曰：“凡有众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授。”其早惠如此。

又曰：大中元年，都下疫甚。帝於重□殿为万姓设救苦斋，以身为祷。九月辛未，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上释服，御法衣，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用素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法座，为大众讲《涅经》。癸卯。群臣以亿万奉赎，众僧默然。乙酉，百辟诣寺东门，奉表请还宫，三请乃许。帝三答书，前後并称顿首。中大同元年二月，幸同泰寺，讲《三惠经》，乃舍身为奴。皇太子己下群臣出钱亿万奉赎。是夜，同泰寺为天火所烧略尽。二年，帝光严殿，讲《三惠经》，又舍身，群臣以亿万奉赎，僧众嘿然。百辟诣凤庄门，上表请帝，帝三答，皆称顿首。丁亥，服衮冕还宫。高祖自初舍身，後或书经坐禅，尽日不食。又於元光殿坐师子座，讲金字经。

又曰：贞阳侯明俘执至魏，魏帝引见，明及诸将送晋阳，渤海王高澄礼明甚重，谓曰：“王与梁主和好，十有馀年，闻彼礼佛文常云：为魏主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使纷扰，因欲与梁通和。

又曰：初，武帝军东下，用不足，建安王伟取襄阳寺铜佛以为钱，富僧藏镪，多加毒害。後遂恶疾，性多恩惠，尤愍穷之。每祁寒蛔堠，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赋给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着《二旨义》，制《性情》《几神》等论义，僧寔及周舍、殷钧、陆亻垂，并各精解，而不能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到溉少有美名，家门雍睦，兄弟特相友爱。初与弟洽恒同居一斋，洽卒後，便舍宅为寺。蒋山有延贤寺，溉家世所立，溉所得禄俸皆充二寺，因断腥膻，终身蔬食，别营小室，朝夕从僧徒礼诵。武帝每月三致净馔，恩礼甚笃。性不好交游，及卧疾，门可罗雀。太清二年卒，临终勒子孙薄葬之礼。言讫，便屏家请人僧读经赞呗。及卒，颜色如恒，手屈三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周玄正善玄理，为当世所宗，藏法师於开善寺讲说，门徒数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红，锦绞髻，踞门而听。众却曙之，弗谴也。既而乘间进难，举座尽倾听，法师疑非世人，觇之，大相赏狎。

又曰：刘惠斐字宣文，彭城人也。少博学，能属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参军。常卉骷，途径寻阳，游於匡山，遇处士张孝秀，相得甚忭，遂有终焉之志。因不仕，居东林寺。又於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仍谓为离垢先生。惠斐先明释典，攻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馀卷，常所续者百馀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远近钦慕之。简文临江州，遗以几杖。论者云：自远法师没後，将二百年始有张、刘之盛矣。

又曰：庾诜，普通中诏以为黄门侍郎，称疾不起。晚年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礼忏，六时不辍。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见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寝忽惊觉曰："愿公复来，不可久驻。"颜色不变，言终而亡。举室咸闻空中唱"上行先生已去弥净域矣。"武帝闻而下诏，谥节处士，以显高烈。

又曰：张孝秀，字文逸。长六尺馀，白，美须眉，仕州治中从事史。後归山，居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博涉群书，专精释典。僧有亏戒律者，集众佛前作羯磨而笞之，多能改过。

又曰：马枢字理要，扶风人也。博极经史，尤善佛教。劭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乃谓众曰："与马学士论义，必使屈服，不得空立主客。"於是学者各起问端，枢依次剖判，开其宗旨，论者拱默听授而已。纶甚佳之。

《陈书》曰：後主沈皇后讳婺华，身居俭约，惟寻阅图史及释典为事。常遇岁旱，自暴而诵佛经，应时雨降。陈亡入隋，及炀帝崩，自广陵过江，於毗陵天静寺为尼，名观音。

又曰：孙常於山斋设讲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资奉，为学者所称，而处己率易，不以名位骄物。时皇兴寺朗法师该通释典，每造讲筵，时有抗论，法侣莫不倾心。

又曰：徐陵少而崇信释教，经论多所解释。後主在东宫，令陵讲《大品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学名僧，自远□集，描嗖筵商较，四座莫能与之抗。
又曰：徐孝克后东游，居钱塘之任义里，与论释典，遂通三论。每日二时，旦诵佛经，晚讲礼传，道俗授旨数百人。天嘉中，呈颠令，非其好也。太建四年，徵为秘书丞，不就。乃蔬食长斋，持菩萨戒，昼夜讲诵《法华经》。陈亡，入长安。隋文帝闻其名行，召令於尚书都堂讲《金刚般若经》，寻授国子博士，以疾卒，年七十三。临终，正坐念佛，室内有非常香气，邻里皆惊异之。
又曰：傅纟宰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馀万言。长好学，能属文，陈文帝召为撰史学士。纟宰笃信佛教，从兴皇惠明法师授三论，尽通其学。时有大心寺法师着《无诤论》以诋之，纟宰乃为《明道论》，用释其难。
《隋书》曰：姚察，炀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大业二年，终於东都。遗命薄葬，每日设清水斋食菜果□□□菜。初，察欲读一藏经，并己究竟。将终，曾无痛恼，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体柔软，颜色如恒。
《唐书》曰：白居易，会昌中罢太子少傅，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山社。每肩与往来，自称香山居士。常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遗命葬於香山如满师塔之侧。
又曰：斐休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荤血，恒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与尚书纥干泉皆以法号相字。时人重其高洁而鄙其太过。
又曰：元和中，宪宗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如不及，韩愈上疏，极陈其弊，贬潮州刺史。
《洛阳伽蓝记》曰：奉朝请孟仲晖者，武威人也。父金城太守。晖志性聪朗，学兼释氏四谛之义，穷其指归。恒与沙门论议，时号为玄宗先生。
《谈薮》曰：王玄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诵《观音经》千遍可免祸。”谟曰：“命悬旦夕，千遍何由可得？”乃口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
又曰：梁高祖崇信佛道，於建业起同泰寺，又於故宅立光宅寺，皆穷极工巧，殚竭财力。百姓怨苦，殆不聊生。自以其身施同泰寺为奴，朝廷共敛珍宝赎之。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其下书皆云皇帝菩萨。
又曰：崔光常昼坐读佛经，有鸽入怀，缘臂上肩久之，道俗嗟异。
卷六百五十五　释部三
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僧道生。彭城人。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庐山。

又曰：徐湛之为南兖州刺史。招集文士，尽游玩之。时有沙门释休善属文。湛之与之甚厚。孝武命使还俗姓汤，位至扬州从事。

又曰：沙门惠琳，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治城寺。有才章，兼内外之学，为庐陵王义贞所知。尝着《均善论》，颇贬裁佛法，云：“有白学先生以为中国圣人经纶百世，其德弘矣，智周万变，天人之理尽矣。道尾旨，教罔遗筌，聪睿迪哲，何负於殊论哉？有鹤骚道士陋之，谓不照幽冥之途，弗及来生之化，虽尚虚心，未能虚事，不逮西域之深也。为主客酬答。其归以为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伍。”论行於世，文帝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权侔宰相。会稽孔恺常诣之，慨然叹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

《齐书》曰：赵僧岩，北海人。寥廓无常，人不能测。後忽为沙门，栖迟山谷，常挈一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铤，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时人以为知命。

《建康实录》曰：沙门支遁，字道林，常隐迹东山，不游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乘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耳。”卒後，戴安道常经其墓，叹曰：“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盖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

《支遁传》云：本姓关氏，陈留人，或云河东林虑人。幼有神理，聪明秀彻。初至京师，太原王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减辅词。”

又曰：王坦之初与沙门竺法仰甚厚。每共论幽冥报应，使要先死者，当报其事。後经岁，师忽来云：“贫道已死，罪福皆不虚。惟当勤修道德，以升济神明尔。”言讫不见，坦之寻亦病卒。

《梁书》曰：有惠岩、惠议道人并住东安寺，学行精整，为道俗所推。时斗场寺多禅，都下为之语曰：“斗场禅师窟，东安谈议林。”

《高僧传》曰：摄摩腾，中天竺人。汉明帝遣郎中蔡等往天竺寻访佛法，於彼见摩腾，乃要还汉地。明帝甚加赏接，於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後卒於洛阳。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腾所住处，今雒城西白马寺是也。

又曰：竺法兰，亦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既至，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经。可问西域胡。”后法兰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後卒於雒。

又曰：康僧会，其先康居人。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茆茨，设象行道。时吴初见沙门，疑为矫异，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容服非常，事应检察。”权曰：“昔汉明帝梦神，号称为佛，彼之所事，岂非其遗风耶？”即召僧会，诘问有灵验否。会曰：“如来迁逝，忽逾钦簇，遗骨舍利，神曜无方。昔阿育起塔八万四千，塔寺之兴，以表遗化也。”会乃洁斋静室，以铜瓶加几，烧香礼请三七日，果获舍利。权大叹服，即为建塔，号建初寺，名其地为佛陀里。

又曰：帛尸梨密多罗，此云告支，西域人呼为高座。传云国王之子，当承继世，而以国让弟，遂为沙门。密天姿高朗，风神超迈，晋永嘉初，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上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密常在石子岗东行道头陀，既卒，因葬于此。成帝怀其风，为树刹于冢。後有关右沙门来游，乃於冢处起寺。陈郡谢混赞成其业，仍曰高座寺也。

又曰：释道安，姓卫氏，常山扶柳人也。形虽不逮於人，而聪俊罕俦。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年至十三出家，日诵万言，师敬异之，为授具戒。至邺，遇佛图澄见而嗟赏，与语终日，因事澄为师。澄讲安覆，疑难锋起，安挫锐解纷，行有馀力。後避地南投襄阳。时襄阳习凿齿锋辩天逸笼罩当时，其先藉安高名，早以致书通好，及闻安至，即往修造。既坐，称言“四海习凿齿”，安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安常注诸经，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说不甚违理，愿见瑞相。”拇饰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语安云：“君所注经，殊合道理。我不入泥洹，住在西域，当相助弘通，可时设食。”後至远公，乃知和上所梦宾头卢也。以晋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罗什在西国闻安风，谓是东方圣人，恒遥礼之。初，安竖而便左臂有一皮，广寸许，着臂上，可得上下之，惟不得出手，时人谓之为印手菩萨。

又曰：惠远姓贾，雁门楼烦人也。届寻阳，见庐峰清靖，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刺史桓伊乃为远又於山东立房殿，即东林是也。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等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着《法性论》，罗什见而叹曰：“边国未有经，便ウ与理合，岂不妙哉？”远卜居庐阜三十馀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常以虎溪为界焉。《惠远集》云：隆安六年，桓玄遣书於惠远，言沙门当令致敬王者，惠远答书论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军国非沙门之象，窃所未安，遂着《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一论家，二论出家，三论出求宗不顺化，四论体不兼应，五论形尽神不灭。着是五论，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又曰：竺道生姓魏，钜鹿人。幼而颖悟，聪哲若神。初入庐山，幽栖七年，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卉骷止青园寺。王弘、范泰、颜延之并挹敬风猷，从之问道。生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忘象；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於是校阅贞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授报，顿误成佛，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阿阐提，人皆成得佛。于时大部未传，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涅大本至于南京，果称阐提悉有佛性，与前所说，若合符契。

又云：释惠观姓崔，清河人，十岁便以博见驰名。晚庐山，咨禀惠远、什公入关，乃自南徂北，访核异同，详辩新旧，风神秀雅，思入玄微。时人称之曰：通情则生融上首，精难则观肇弟。

《洛阳伽蓝记》曰：融觉寺比丘昙谟最善於释学，讲《涅》、《花严》，僧徒千人。天竺国胡沙门菩提流支见其徒礼之，号为菩萨。流支解佛义，知名西土，西土诸夷号为罗汉。流支读昙谟《最大乘义》章，每弹指赞叹，唱言微妙，即为胡书写之，传於西域。西域沙门常东向遥礼之，号为东方圣人。

又曰：僧肇法师制四论，合为一卷，曾呈庐山远太师，太师叹仰不已。又呈刘遗民，叹曰：“不意方袍复有平叔。”方袍之语出遗民也。

又曰：佛耶舍，此云觉明，日诵三万言，洞明三藏，与罗什法师情好，共出《毗婆沙论》及《四分律》。为人髭赤，时号为吃糙三藏。

《谈薮》曰：北齐高祖多煞戮。有稠禅师者，以业行着称，箴之曰：“陛下罗刹化，临水必自见之。”如其言，果见群罗刹在其後。於是乃禁断鹰鹞，造佛寺，断屠煞，不食肉。

又曰：汝南周舍，清信士也。学通内外，兼有才口。谓沙门法□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师何以捉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载赢，贫道何为不执？”仆射徐孝词修缉高座寺，多在彼晏息。法□曰：“法师亦治萧寺，日夕游此。”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词尝谓“法师常在高座，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

又曰：魏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艹姐}奚。”（户佳切）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怒曰：“短粗疏。”重公曰：“贫道短，沙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辩奚谐。”重公常谒高祖，问曰：“弟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及出，向刘孝绰道以此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

《高僧传》曰：三藏法师玄奘，陈留人，姓陈氏。贞观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国，穷览圣迹，经六载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备历圣君，龙庭之文，就岭之秘，皆研机睹奥矣。又造伽叶结集之墟，千圣道成之树，虔心顶礼，焚香散花，设大施会。於是五天亿众、十八国王献投珠，积如山岳，咸称法师为大乘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东归，太宗诏留於弘福道场，乃召名德僧灵润等二十人译梵，自《菩萨戒》至《摩诃般若》总七十四部，一千三百馀轴。法师身长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历一百二十八国。

《长阿含经》曰：凡食门，衣钵随身，譬如飞鸟。

《四十二章经》曰：僧行道，如牛负深泥中，疲极不敢左右顾。

《增一阿含经》曰：沙门皆草蓐为床。

又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

《无为经》曰：沙门有三，坐禅为上辈，诵经为中辈，助众为下辈。

《道安传》曰：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性各不同。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後获《增一阿含经》，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

异僧上

《晋书》曰：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也。父鸠摩炎，聪懿有大节，将词相位，乃辞出家，东度葱领。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年十二，才悟明敏，诸国交聘，并不许。及见炎，心欲当之，乃逼以妻焉。既而罗什在胎，其母惠解倍常。及年七岁，母遂与俱出家。罗什从师授经，日诵千偈，义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经。为性率达，不拘小捡，专以大乘为化，诸学者共师焉。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西域诸国咸伏罗什蜀隽。符坚闻之，乃遣吕光率毙蕙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光还至凉州，闻符坚为姚苌所害，於是窃号河右，罗什在凉州积年。姚兴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尝讲经於草堂寺，忽下高座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鄤须妇人。”兴以宫女进之，生二子焉。

又曰：沙门昙霍，秃亻辱檀时从河南来，持一锡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或人藏其锡杖，昙瞿大哭数声，开目须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异莫能测也。後兵乱不知所如。

又曰：佛图澄，天竺人也。姓白氏，少学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洛阳。自云百有馀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以油麻杂茵支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臆髁书则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常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还内腹中。卒於邺宫寺。复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石季龙掘而观之，惟有一石而无尸，季龙恶曰：“石者，氐。葬我而去，吾将死矣。”明年季龙死。

《梁书》曰：沙门释宝讠志，不知何许人也，於宋太始中见之，出入锺山，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都邑，年已五十六矣。宋齐之交，稍显灵迹，被徒跣，语嘿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於凡俗。恒以镜铜剪刀镊属柱杖负之，好为谶记，所谓志公符是也。天监十三年卒。将死，忽移寺金刚象出置户外，语人云：“菩萨当去。”旬日，无疾而终。先是，琅琊王筠至庄严寺，宝讠志遇之，与交言欢饮。至亡，敕令筠为碑，盖先觉也。

《洛阳伽蓝记》曰：沙门宝公，不知何许人也。刑貌寝陋，心识通达，过去未来，预睹三世，发言似谶，不可得解，事过之後，始验其实。胡太后问以世事，宝公曰：“把粟与鸡唤朱朱。”时人莫解。建义元年，后为尔朱荣所害，始验其言。

又曰：法口寺，西域乌长国胡沙门昙摩罗所立。摩罗聪惠利根，学穷释氏。至中国，即晓魏言及隶书，凡所闻见，无不通解。京都沙门好胡法者皆就摩罗授持之。戒行贞苦，秘咒神验，咒枯树能生枝叶，咒人变为驴马，见者莫不惊怖。西域所赍舍利骨及佛牙经象皆在此寺。

《高僧传》曰：肴域，天竺人，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见洛阳宫城，云：“仿佛似忉利天宫，但自然之与人事不同耳。”又曰：“匠此宫者，从忉利天来，成枫还天上矣。”

又曰：膛ㄨ陀勒者，本西域人。来至洛阳积年，虽敬其风操，而终莫能测。後谓众僧曰：洛东南有鸱山，山有寺庙处，基撩犹存，可共修立。”众未之信，试遂捡视，入山到一处，四面平坦，勒示云：“此山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讲堂僧房处，如言皆验，众咸惊叹，因共修立焉。

又曰：释昙始，关中人。晋孝武太元末，赍经律数十部，往辽东宣化，显授三乘，高句骊闻道之始也。义熙初，复还关中。始足白於面，虽跣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

又曰：释法成，凉州人。十六出技骇经律，不饵五，惟食松脂，隐居鸭酣，习禅为务。後小疾，便告众云亡。常诵《宝积经》，於是自力诵之。始得半卷，气劣不堪，令人读之，一遍裁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馀人，咸见空有绀马负金棺，空而逝。

又曰：竺昙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後有神见形，诣猷曰：“师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辄推室以相奉。”天台山悬崖峻峙，峰岭切天，古老相传云：“上有释舍，得道者居之。虽有石桥跨涧而横石断之，自终古以来，无得至者。”猷行至桥所，闻空中声曰：“知君诚笃，今未得度，却後十日，自当来也。”猷每恨不得度。石洞开，度桥，少许，睹精舍神僧，果如前所说，因共收香中食，食毕，神僧谓猷曰：“却後十年，自当来此，今得住”。於是而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释昙谛，其先康居人。母黄氏昼寝，梦见一僧呼黄为母，寄一尘尾并铁镂书镇二枚。眠觉，见两物具存，因而怀孕生谛。谛年五岁，以鹿尾等示之，谛曰：“秦王所饷。”母曰：“汝置何处？”答曰：“不忆。”至年十岁出家，学不从师，悟自天发。後见僧[B120]法师，[B120]曰：“即先师弘觉法师。”[B120]晚入吴，居虎丘寺。

《唐高僧传》曰：万回姓张氏，阌乡人。其形如愚蒙，其迹乃神圣。苦乐贵贱不关其心，歌坎显不恒其性，剃褐衣游伽蓝。□年十岁，有兄戍辽阳，其母忆甚，饭僧祈福。师忽然裹斋馀出门径去，晚际执兄书至，母惊问其由，默然而无对。後兄来还，言是日万回云从家来，啖斋馀，取书而反，始知其灵神焉。中宗赐号玄通大居士，封□诲公。

卷六百五十六　释部四

异僧下

《高僧传》曰：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见称，虽居家而奉戒清峻。王薨，便词位。乃深惟苦空，散离形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晓经藏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多有神迹，世莫能量。自称先身已经出家，有一同学多分别，值世主不称，每槁迹恨。高屡加诃谏，终不悛改，如此二十馀年，乃与同学辞诀云：“卿明经精勤不在吾後，然性多恚怒，命过当授恶形。我若得道，必当相度。”既而值灵帝之末，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过宫亭湖庙，此庙旧有威灵，商旅祈祷，乃分风上下，各无留滞。尝有乞神竹者，未许辄取，舫即覆没，竹还本处。自是舟人敬惮，莫不摄影。时商旅三十馀船奉牲请福，乃降祝曰：“舫有沙门，可枫呼上。”客咸惊愕，请高入庙。神告高曰：“昔吾外国与子俱出家学道，好行布施，而性多怒。今为宫亭庙神，周回千里并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丰，以恚故，堕此神报。今见同学，悲欣何言。寿尽旦夕而鬼形长大，若於此舍命，秽污江湖。当渡山西泽中，此身灭後，恐堕地狱。吾有绢千匹并杂宝物，可以立法营塔，使生善处也。”高曰：“故来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鬼异，众人必惧。”高曰：“但出，众不怪也。”神从床後出头，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长短。至高膝边，高向之梵语数番，赞呗数契，蟒悲泪如雨，须臾还隐。高即取绢物辞别而去，舟侣飓帆，蟒复出身，登山而望，众人举手，然後拇署。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为造东寺。高去後，神即命过暮有一少年上船，长跪高前，授其咒愿，忽然不见。高谓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宫亭庙神也。得离恶形矣。”

又曰：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其先月支人，本姓文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遂通外国之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以晋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末，隐居深山，山有清泉，恒取澡氵敕。後有彩薪者秽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贞尾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流满涧。法护以世居敦煌而化道周洽，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

又曰：帛远字法祖，才思俊彻，敏朗绝伦。诵经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坟典，多所该贯。晋惠之末，太宰河间王镇关中，虚心敬重，待以师友之礼。每至闲辰静夜，辄谈讲道德。于时西府初建，俊甚盛，能言之士咸伏其远达。後奄然命终，群胡各起塔庙。少时，有一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宰芍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毕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母争邪正，浮屡屈，既，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又曰：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本姓释迦氏，维罗卫国甘露饭王之苗裔也。父少亡，贤三岁孤，与母居。五岁後丧母，为外氏所养。从祖鸠婆利闻其聪敏，兼悼其孤露，乃迎还，度为沙弥。至年十七，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皆一月，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授具戒，胁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少以禅律驰名，常与同学僧迦达多共游宾，同处积岁，达多虽伏其才明，而未测其为人也。後於密室闭户坐禅，忽见贤来。惊问何来，答云：“暂至兜率，致敬弥勒。”言讫便隐。达多知是圣人，未测浅深。後屡见神变，乃归心祈问，方知得不还果。然常欲游方弘化，备观风俗。会有秦沙门智睿西至宾，既要请苦，遂愍而许焉。於是既度葱岭，路经六国，国王矜其远化，并倾怀贤奉。至交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经一岛下，贤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调风难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馀里，忽风转吹舶，还向岛下，众人方悟其神，咸师事之。於後ウ夜之中，忽令众舶俱发，无肯从者。贤自起收缆，一舶独发。俄尔贼至，留者悉被抄害。顷之，至青州东莱郡，闻鸠摩罗什在长安，即往从之。什大悦，秦太子泓欲闻贤说法，乃要命群僧集论东宫。罗什与贤数番往复，什问法云：“何空？”答曰：“众微成色，色自无性，故惟色常空。”又问：“既以极微破色空，微复去：何破一微？”答曰：“群师或折一微，我意谓不尔。”又问：“微是常耶？”答曰：“以一微，故众微空；以众微，故一微空。”时宝口译出此语，不解其意，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馀日，长安学僧复请更释。贤曰：“夫法不自生缘会，故生缘一微，故有众微。微自无性，则为空矣。宁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是问答之大意也。

又曰：爰无忏，天竺人。明解咒术，所向皆验，西域号为大咒师。後随王（王即天竺王也。）入山，王渴，须水不能得，忏拇授咒石出水，因赞曰：“大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化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邻国闻者皆叹王德。于时雨泽甚调，百姓称咏，王悦其道，深加优宠。后至凉，凉王沮渠蒙逊闻忏名，呼与相见，接待甚厚。尝告蒙逊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逊不信，欲躬见为验。忏即以术加之，逊见而骇怖。忏曰：“宜洁诚斋戒，神咒以驱之。”乃读咒三日，谓逊曰：“鬼已去矣。”时境首有见鬼者，云见数百疫鬼，奔骤而逝。境内获安，忏之力也。

又曰：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也。三岁便度为沙弥，十岁遭父母忧，孝性过人，葬事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於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诸沙弥悉走，惟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而去。及授大戒，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西度流沙，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馀里有一寺，逼暝过之，显欲诣耆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多黑狮子，亟经啖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里，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既至山，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色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狮子来，蹲踞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狮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便可退矣。”狮子良久乃去。明晨乃还，路穷幽梗，止有一径通行。未至里馀，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馀，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显问曰：“向者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叶大弟子也。”显方大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能入，显流涕而去。

又曰：爰无竭，此云法勇。至宾国，礼拜佛钵。住岁馀，学梵书语，求得《观世音授记经》梵文一部，复西行。虽屡经危险，而系念所赍《观世音经》未尝暂废。将至舍卫国，中野逢山象一群，无竭称名归命，即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惶奔走。後渡恒河，值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害人，无竭归命如初，寻有大鹫飞来，野牛惊散。其诚心所感，在险克济，皆此类。

又曰：释智严，晋义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长安，克捷旋旆，涂出山东。时始兴公王恢从驾游观山川，至严精舍，见其同止三僧各坐绳床，禅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觉，弹指三人开眼，俄而还闭，不与言。恢心敬其奇，访诸耆老，皆云此三僧隐居、求志、高洁法师也。恢即启宋武延请卉骷，莫肯行者。既屡请情至，二人推严随行。恢道怀素笃，礼事甚勤，卉骷即住始兴寺。严性虚静，志避喧尘。恢乃为於东郊起精舍，即枳园寺也。严在寺不授别请，常分卫自资。道化所被，幽显咸伏。有见鬼者，云见西州太社闻鬼相谓云“严公当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严至，聊问姓字，果称智严，默而识之，密加礼异。

又曰：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铠，累世为王。年十四便机见俊远，深有远度，仁爱泛博，崇德务善。其母尝须野肉，令跋摩辩之。跋摩曰：“有命之类，莫不贪生，夭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设令得罪，吾当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误烧其指，因谓母曰：“代儿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况三途耶？”母乃悔悟，终身断煞。至年十八，相工见而谓曰：“君年三十当临大国，南面称尊。若不乐世荣，当获圣果。”至年二十，出家授戒。乃辞师违众，林栖谷饮，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往师子国观风阐教，识贞之众咸谓已得初果，仪形感物，见者发心。元嘉初，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敕州郡令资发下京，路由始兴，经停岁许。始兴有虎市山，峰岭高绝，跋摩谓其仿佛耆，乃改名灵鹫。於山寺之外别立禅室，去寺数里，磬音不闻。每至鸣杈，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湿，时道俗莫不肃然增敬。寺有宝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画作罗汉象，乃作定光儒童有布之形。象始成之後，每夕放光。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昼行夜往，或值虎者，以杖按头戏之而去。於是山旅水宾，去来无梗。尝於别室入禅，累日不出，寺僧遣食弥候之，见一白狮子缘柱而立，亘室弥漫，生青莲华。沙弥惊恐大呼，往逐狮子，豁无所见。後文帝重敕观寺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达于建业。文帝引见，因问曰：“弟子常欲持斋不煞，迫以身殉物，不获从志。法师既不远万里来化此国，将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与匹夫所修各异，匹夫身贱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克己苦躬，将何为则？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神人以和。刑不夭命，役无劳力，乃则使风雨时，寒暖应节，百滋繁，桑麻郁茂，如此持斋亦以大矣，不煞亦以众矣。宁在阙半日之餐，全一禽之命，然後方为弘济耶？”帝乃抚几叹曰：“夫俗却试於远理，沙门滞於近教。迷远理者谓至道虚说，滞近教者则拘挛篇章。至如法师所言，贞理开悟明达，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乃敕住祇洹寺，供给隆厚。

又曰：爰摩密多，此云法秀，宾人也。年至七岁，神明正，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其亲爱而异之，遂令出家。宾多出圣达，屡值明师，博贯群经，特深煨蕤，所得门户，极其微奥。为人沉邃，有惠解，仪轨详正，生而连眉，故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有如毗罗神王卫送，遂至龟兹，於中路欲回，乃现形告辞密多曰：“汝神力通变，自在游处，将不相随共往南方。”语毕，即收影不现。遂从至都，即於上寺图象于壁，迄今犹有声影之验。洁诚祈福，莫不响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释智猛，雍州新丰人。每闻外国道人说天竺国有释迦遗迹及《方等经》，常慨然有感，驰心遐外，以为万里咫尺钦簇可追，遂发长安，到宾国，有五百罗汉，常往返於阿耨达地。有大阿罗汉，见猛，至欢喜，猛咨问方士，为说四天子事。猛于奇沙国见佛文石唾壶，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以香花供养，顶戴发愿，钵若有应，能轻能重，既而转重，力遂不堪。及下钵时，复不觉重。至迦维罗卫国，见佛、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迹，炳然俱存。其所游践，究观灵变天梯地龙之事。不可胜数。

又曰：天竺沙门僧伽达，禅学深明，来游宋境，尝在中坐禅，日时将迫，念欲虚斋，乃有群鸟衔果，飞来投之。达多思维弥候奉密，佛亦授而食之，令鸟授食，何为不可？於是授而进之。

又曰：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以大乘学，故世号摩诃熊谯。王欲请讲《华严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於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衣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所多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也？”答曰：“不痛。”豁然便觉，心神喜悦。旦起，道义皆通，备领宋言，於是就讲。

又曰：沙门宝意，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来止京师瓦官煨蘅，恒於寺中树下坐禅，又晓经律，时人号为三藏。常转侧数百具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咒，以香涂掌，亦见人往事。宋祖施一铜唾壶，高二尺许，常在床前，忽有人窃之，意取竹席一领空卷之，咒数通经，于三夕，唾壶还在席中，莫测其然。

又曰：竺法崇尝游湘州麓山，山精化为夫人诣崇请戒，舍所住山以为寺，崇居之。少时，化洽湘土。

又曰：释法安，一名慈钦，未详何许人。善能开化愚蒙，拔邪归正。晋义熙中，新阳虎灾，县有大社，树下筑神庙，左右居民以百数，遭虎死者，夕有一两。安尝游於其县，暮经此宿，民以畏虎，早闭门闾，安径之树下，通夜坐禅向晓，闻虎负人而至，投之树北，见安如喜，惊绕撄安前，安为说法授戒，虎踞地不动，有顷而去。讥Ⅰ，村人追虎至树下，见安大惊，谓是神人，遂传之，一县士庶莫不崇奉，虎灾由此遂息。因改神庙，留安立寺。

又曰：释昙邕於庐山之西南营立宇，与弟子昙果澄思禅门。尝於一时，果梦山神求授五戒，果曰：“家师在此，可往咨授。”少时，邕见一人着单衣袷，风姿端雅，从者二十馀人，请授五戒。邕以果先梦，知是神仙，乃为说法授戒。神亲以外国匕着，礼拜辞别，倏忽不见。

又曰：释僧苞建三七日普贤斋忏。至弟十七日，有白鸽飞来，集普贤座前，至行香毕，乃去。至二十一日将暮，有黄者衣四人，绕塔数匝，忽然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支昙兰，晋太元中游剡县，後憩始丰赤城山，见一处林泉清旷而居之。经于数日，忽见一人，长数丈，呼兰令去，又见诸异形禽什恐兰，见兰恬然自得，乃屈膝礼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令往韦乡山就之，推此处以相奉尔。”後三年，忽闻车骑隐隐，从者弥众，俄而有人着帻，称珠欺王通，既前，从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并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兰所暄凉讫，兰问住在何处，答曰：“在乐安县韦乡山。久服风问，与家累仰投，乞授归戒。”兰即为授之，授法竟，亲钱一万，密二器，辞别而去。便闻鸣笳动吹，响振山谷，禅众十馀，共所闻见。

又曰：释玄高母梦梵僧散华满室，觉便怀胎，及生男，家内忽有异香，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儿生瑞兆，因名灵育。出家改名玄高。聪敏生知，学不加思。至年十五，已为山僧说法授戒。林阳堂山，古老相传云是群仙所宅，高徒众三百，往居山舍，多有灵异，磬不击而鸣，香亦自然有气，应贞仙士，往往来游。学徒之中有玄绍者，学究诸禅，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氵敕，其水香静，倍异於常，每得非世华香，以献三宝。其灵如绍者，有十一人。西海有梵僧印，亦从高授学，志隘量褊，得少为足，便谓已得罗汉，顿尽禅门。高拇授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备见十方无极世界，诸佛说法不同。印於一夏寻其所见，永不能尽，方知定水无底，大生愧惧。

又曰：释僧同韬光晦迹，人莫能知。居塞山，山在长安南四百里。将殂，告弟子曰：“吾将去矣。”其夕，见火从绳床後出烧身，经二日方尽，烟焰张天，而房不烬。弟子收遗灰，架以砖塔。

又曰：阿诃罗竭者，多行头陀，独宿山野。晋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娄至山石室中坐禅。此室水既远，时人欲为开涧，竭曰：“不假相劳。”乃自起，以左脚室西壁，陷没指，既拔足，水从中出，清香软美，四时不绝，来饮者皆止饥渴除病。

又曰：竺法惠，本关中人，晋康帝建元中至襄阳，止羊叔子寺，不授别请。每乞食，辄赍绳床自随，於闲旷之路则施之而坐。时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惟见神床，不知惠所在，讯问未息，惠已在绳床。每语弟子法照曰：“汝过去时折一鸡脚，其殃寻至。”俄而照为人所掷，脚遂永疾。

又曰：涉公，西域人。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以符坚建元十一年至长安，能以秘咒咒下神龙。每旱，坚常请之咒龙，俄而龙下钵中，天辄大雨。坚及群臣亲就钵观之，咸叹其异。

又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以木杯渡水，因而为目。不修细行，神力卓越，世莫测其由来，惟持一芦子，更无馀物。向广陵，遇村舍，有李家设八关斋，先不相识，乃直入斋堂而坐，置芦於中庭。众以其形陋，无恭敬心。李见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道，欲移置墙边。数人举，不能动，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于李家。”于时有一竖子窥其中，见四小儿，并长四寸，面目端正，衣裳鲜洁，於是追觅，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见西界蒙笼树下坐。李礼拜请还家供养，渡不堪持斋，饮酒啖肉，至於辛，与俗不殊。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时令辩。”李即经营，至中时未成。渡云暂出，至冥不返，合境闻有异香，疑之为怪。处处觅渡，乃见在北岩下，敷败袈裟於地，卧之而死，头前届翅皆生莲花，花极鲜香。邑共殡之，後数日，有人从北来，云见渡负芦行向彭城。乃共开棺，惟见鞋履。既至彭城，有白衣黄欣，深信佛法，见渡礼拜，请还处家。家至贫，但有麦奋鼬己，渡甘之怡焉。止得半年，忽语欣云：“可觅芦三十六枚，吾须用之。”答云：“此间正可有十枚，贫尾买，恐不尽办。”渡曰：“汝但检觅，宅中应有。”欣即穷检，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虽有其数，亦多破损，比欣次弟熟视，皆新完。渡密封之，因语欣令开，乃见钱帛皆满，可百许万。识者谓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亲施，回以施欣。欣授之，皆为功德。经一年许，渡辞去，欣为办粮食，明晨，见粮食具存，不知渡所在。

《续高僧传》曰：释惠恭者，益州成都人也。与同寺惠远结契亲骚，远直诣长安，恭往荆扬访道，从江左来还，二人相遇，欣欢共叙别离三十馀年。同宿数夜，远言谈泉涌，恭竟无所道。远问拐椿：“离别多时，今得相见，庆此欢会，伊何可论，但觉仁者无所说，将无所得耶？”恭对曰：“为性ウ劣，都无所解。”远曰：“大无所解，可不诵得一部经乎？”恭曰：惟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远厉声曰：“《观世音经》小儿皆能诵之，何烦汝大许人？且向为童子出家，与远立誓望登道果，岂复二十馀年惟诵一卷经如指许大？是非暗钝懒惰所为，请与断交，愿法师早去，无增远之烦恼也。“拐椿：“经卷虽小，佛口所说。遵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仰愿暂息心，当为法师诵一遍，即与长别。”远大笑曰：“《观世音经》是《法华普门品》，远已讲之数百遍，如何欲闹人耳乎？”拐椿：“外书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听佛语，岂得以人弃法？”乃於庭前结坛，坛中安高座，绕坛数匝，顶礼高座。远不得已，於檐下据胡床坐听。恭始发声唱经题，异香氛氲，遍满房宇，及入经文，天上作乐，雨四种花。乐则寥亮振空，花则霏满地。诵经讫，下座自为解座梵讫，花乐方歇。惠远接足顶礼，泪下交流，谢曰：“惠远臭秽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暂留赐见教诲。”拐椿：“非恭所能，诸佛力耳。”即拂衣长揖，沿流而去。尔後访问，竟不知其所之。

卷六百五十七　释部五

经

《晋书》曰：姚兴如逍遥园，引沙门于澄玄堂，汤濮摩罗什演佛经。罗什通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肇、昙顺等八百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於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馀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馀人。起浮图於永贵里，立波若台於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齐书》曰：张绪为中书令，善谈玄。驾幸庄严寺，听僧达道人讲《维摩》，坐远，不闻诸言，上难移绪，乃迁僧达。

《梁书》曰：张稷出为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尝闭卜读佛经。

又曰：刘勰字彦和，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居，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勰为文，长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敕与惠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求遂出家。先燔须自誓，敕许之，乃变服，改名惠地。

又曰：任孝恭，少从萧寺□法师读经论，明佛理。至是，蔬食斋戒，信授甚笃。而性颇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辈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又曰：皇侃性至孝，常日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

又曰：梁萧谓其度支尚书宗如周曰：“卿何为谤经？”如周，自陈不谤，又谓之如初。如周惧，出告蔡大宝，大宝知其旨，笑谓之曰：“君当不谤馀经，正应不信《法华》耳。”如周乃悟然。《法华》云：“闻经随喜，面不狭长。”如周面狭且长，由是有此戏。

《陈书》曰：王固清虚寡欲，信佛法，及丁所生忧，遂终身蔬食。夜则坐禅，昼诵佛经。尝聘魏，宴于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

《後魏书》曰：斐宣，高祖曾令集沙门讲佛经，因命宣论难，其有理诣，高祖称善。

《唐书》曰：韦绶字子章，京兆人。少有至性，丧父，刺血写佛经。

又曰：贞元十四年，南天竺国进《花严经》残梵夹，令僧般若三藏于保寿寺，僧智柔圆照同於崇福寺翻译成四十卷。

《高僧传》曰：释道安，姓卫氏，常山人。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惟叙大意。安躬览经典，钩深致远，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经文看树，自安始也。

《洛阳伽蓝记》曰：神龟九年十一月，太后遣崇灵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炒暑典。

《涅经》曰：是诸大乘经为满字，无欠少之义也。小乘诸教悉为半字，义未圆，故云半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

《晋书》曰：恭帝深信浮图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象於瓦官寺。帝亲迎之，群臣步从，满十许里。

又曰：彭城王上言：“乐贤堂有先帝手画佛象，经历寇难而此堂犹存，宜敕作颂。”帝下其议。蔡谟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艺，聊因临时而画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所未及闻也。今欲发王命，敕史官，上称先帝好佛之志，下为夷狄作一象之颂，於义有疑焉。”於是遂寝。

又曰：秦将吕光伐龟兹，将军饵芜梦金象飞越龟兹之城。曰：“所谓佛神去之，胡亡必矣。”

又曰：咸和中，丹阳尹高悝行张侯桥，见浦中五色光长数尺，不知何怪，乃令人于光处得金象，无有光趺。悝乃下车载象，还至长干巷首，牛不肯进，悝乃令驭人任牛所之，牛径牵至寺。经一岁，临海渔人张仆系世於海口忽见铜花趺浮出，取送县，以送台，乃施象足，宛然合会。简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彩珠，没水底，得佛光艳，交州送台，以施象，又合焉。自咸和中得象，至咸安初，历三十馀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象，後有西域胡五人来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象，来至邺下，逢时乱，埋於河边，今寻觅失所。五人尝一夜俱梦见象曰：己出江东，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见象欷涕泣，象便放光，照烛殿宇。象趺先有外国书，莫有识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识之云：“是阿育王为弟四女所造也。”

《宋书》曰：刘牢之子敬宣，八岁丧母，昼夜号泣。四月八日，见众人灌佛，乃下头上金镜为母灌象，因悲泣不自胜。

又曰：沉道虔累世事佛，推父祖旧宅为寺。至四月八日，每设象之日，辄举家恸焉。

又曰：自汉世始有佛象，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亦参焉。宋世子铸丈六铜象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亦不能改，乃迎戴，曰：“非面瘦，乃臂胛肥尔。”及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

《梁书》曰：阮孝绪末年，蔬食断酒，恒供养。石象先有损坏，心欲补之，罄心敬礼，经一夜，忽然完复，众并异之。

又曰：大通四年，又造一丈六尺旃檀象，量之，剩二尺成丈八，形次衣文及手足，更重量，又剩一尺五分。至大通五年，寺僧洽重量，又剩七寸，即是长二丈矣。大同四年，移入大殿，敕主书吴文宠更量，又剩五寸。凡五度量，即长二丈七寸，岂非精诚所感耶？

又曰：武帝舍宅造寺，未成，於小庄严寺造无量寿象，长一丈八尺，及铸而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足，帝又给功德铜三千斤。台内送铜未至象处，已见铜车到炉所，於是就冶，一灌便足在後台。司铜至，方知向来送铜灵感所致，及开模，象以成丈九而相好不差。又有大钱二枚，见在衣绦，竟不销铄。其年欲移象还寺，未移前，淮中估客每夜辄闻大桥上如有人修道路，往视，不见人。俄而象度光彩辉焕，观者莫不归心。

《北齐书》曰：有沙门晏通，於道旁造大漆象，教化乞财所得物，咸以入。常以杖敲此象，号曰出课乌奴。

又曰：封述，勃海人。一息，娶陇西李士元女，大输财聘，及将成礼，犹竞悬违。述忽取所供养象对士元摇而示之，士元笑曰：“封公何处常得应急象？”

《洛阳伽蓝记》曰：西域捍魔城南十五里，有一大寺，三百馀僧。有象一躯，举高丈，面常东立，不肯西顾。父老相传云：“此象本从南方腾空而来。”于国王亲来敬礼，请象载归，中路夜宿，忽然不见，遣人寻之，还来本处。王即起塔，封四百户以供洒扫。人有患者，以金薄贴象，所患处即得除愈。後人於此象边造丈六象及诸象塔，乃至数千，悬彩幡盖，亦有万计。魏国之幡过半，幡上隶书多云太和、景明、延昌。惟有一幡，观其年号，是姚兴时幡。

《西京记》曰：光福坊大兴寺有阿育金象，历宋、齐、梁、陈，数有奇异。陈国亡，忽面自南向，虽止之卉鬣。隋文帝载入长安，内中供养，後移置此寺。寺众以殿大象小不可当阳，置之於北面，明日乃自转兆荇，众咸惊异，复置北面，明日复还转南面。众乃忏谢，不复更动。

又曰：崇敬寺有石象一躯，高五尺，制作粗恶，甚有灵验。传云：是阿育王弟四女所造。其女貌鬼，常自慨恨，多作佛象，及成皆类，如此千数。乃至诚祈祷，忽感佛见形。更造诸象，相好方具，其父使鬼神遍散诸象於天下，此其一也。

《高僧传》曰：释昙翼，出家事安公为师，後居长沙寺。翼常叹寺立僧足，而形象尚少，阿育王所造，多布在馀方。尝闻外国僧说，有至诚所请者，亦为之降见，乃专精恳恻，请求诚应。以晋太元中，忽有一金象现於渚宫城北路，光明照灼，百姓惊骇。翼闻乃往祇礼，谓众人曰：“当是阿育王象降我长沙寺焉。”即令弟子数人捧接，迎至长沙寺。其後，宾禅师从蜀下，入寺礼拜，见象光生有胡字，便曰：“是阿育王象。何时来此？”时人方知翼之不谬。

又曰：汉明帝使蔡於西域得画释迦奇象，是优由王旃檀象。既至雒，明帝即令图画写置清凉台中及显节陵上。

《增一阿含经》曰：优填王敕国内巧匠，会以牛头旃檀作佛象形供养，晨夕礼拜。是时，波斯匿王闻优填王作佛象供养，亦召巧匠，语言如来形体煌若天金，今当以直金作佛形象。即以紫磨作如来象，亦高五尺。尔时阎浮提中始有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象。

《法显记》曰：僧尼罗王国以金等身而铸象，髻装宝珠。有盗者以梯取之，象渐高而不及，盗叹其不救众生，象俯首而与之。後市人擒盗，盗言其事，视象尚俯。王重赎其珠而复装之。

《象记》曰：梁武帝天监元年正月八日，梦檀象入国，因发诏往迎象。按《佛游天竺记》及《优填王经》云：佛上忉利天，一夏为母说法。王臣思见，优填国王遣三十二匠及赍旃檀，请大目连神力运往，令图像相。既如所愿，图了还返，坐高五尺，在祇洹寺至今供养。帝欲迎请此象，遣决胜将军郝骞等八十人应募往。达，具状祈请，舍卫王曰：“此中天正象，不可边。”拇庶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图一相。卯时运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而象顶放光，降微细雨，并有异香，故《优填王经》云：“贞身既隐次，二像现普为。”众生深作利益者是也。骞等负弟二象行数万里，度大海，冒涉风波，随浪至山，粮食又尽，所将人众及传送者身多亡殁。逢诸猛兽，一心念佛，乃闻象後有甲胄声，又闻钟声。岩侧有僧，端坐树下，登负象下置其前，僧起礼象，骞等礼僧，僧授澡罐令饮，并得饱满。僧曰：“此象名三藐三佛陀。金毗罗王自从至彼大作佛事，语顷失之尔。夜佥梦见神，晓共图之。”至天鉴十年四月五日，骞等达幼娠都，帝与百僚迎还太极殿。至太清三年，湘东王在江陵即位，遣人从扬都迎上至荆都。後梁大定八年，城北静陵造大明寺，乃以象归之。今见在，多有传写，流被京国云。

卷六百五十八　释部六

戒律

《书》曰：武帝惑於佛教，朝贤多启求授戒。江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谓革不奉佛法，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又手敕革曰：“果报不可不信。”革因乞授菩萨戒。

又曰：陶弘景曾梦佛，授其菩萨记，云名为胜力菩萨，乃诣贸阝县阿育王塔自誓，授五大戒。大同二年卒，遗令不须沐浴，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弟子遵而行之。

又曰：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着《沙门传》三十卷。

又曰：萧昱字子贞，历位中书侍郎。每求试边州，武帝以其轻脱无威望，抑而不许。普通五年，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敕追还，令授菩萨戒。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洁，帝甚善之。

《北齐书》曰：赵隐字彦深，专意玄门，崇敬佛道，虽年期颐，常持戒行。

《高僧传》曰：弗若多罗，此云功德华，宾人也。少出家，专精十诵律部。伪秦中，振锡入关，姚兴待以上宾之礼。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鸠摩罗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多罗既善斯部，以秦弘始六年，集僧数百馀人，延请多罗诵出十诵胡本，罗什译为晋文，三分获二。多罗遘疾弃世，後有昙摩流支，此云法乐，西域人。弃家入道，偏以律藏驰名，以弘始七年秋达关中。初，弗若多罗诵出十诵，未拒鼬亡，庐山释惠远闻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遗书通好。流支既得远书，乃与罗什共译十诵都毕，终椿：“吾当更行无律教处。”於是游化馀方，不知所卒。

《毗婆沙论》曰：善分别戒，名为毗尼藏。《大智论》曰：诸罗汉问谁能明了集毗尼藏，皆言优婆离持律弟一。请就师子坐，问佛在何处说初毗尼戒，优婆离言：“我闻佛在毗舍离，尔时须邻那迦兰陀长者子初犯戒，以是因缘，故结初罪，如是二百五十戒义，三部七法，八法，尼律，增一开杂部，善部，如是等八部十作。”《毗尼藏经》云：五戒：一不煞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食肉，故云五戒。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以法能度生死，故云六度。声、色、香、味、触、法，能坌污人之净心，故曰六尘。

禅

《宝林传》曰：佛未涅时，每告弟子迦叶曰：“吾以清净法眼涅，妙心实相正法将付与汝。汝可流布，无令断绝。”迦叶敬诺，惟然授教。迦叶传阿难，阿难付商那和修，自此转相传授，至般若多罗，并佛二十八师。般若多罗付菩提达磨。菩提达摩者，南天竺人也，梁普通中，泛海至于广州，後过江，上嵩山少林寺。达磨传惠可，惠可传僧璨，隐於皖山，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能惠能，惠能住韶州曹溪，是为六祖。

《高僧传》曰：释道立，不知何许人。出家事安公为师，隐覆舟山。岩居独立，不授供养，每潜入禅，辄七日不起。

塔

《宋书》曰：谢尚尝梦其父曰：“西南有气至，冲人必死，勿当其锋。家无一全，汝宜修福塔寺可禳之。若未暇立寺，可杖头刻作塔形，见有气来可拟之。”尚悟，惧未及造塔寺，遂刻小塔施杖头，恒置左右。後果有异氛遥见西南，从天而下，始如车轮，渐弥大，直冲尚家，尚以杖指之，氛便回散，阖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孑遗。遂於永和四年舍宅造寺，名庄严寺。宋大明中，路太后於宣阳门外造庄严寺，改此为谢镇西寺。

又曰：阿育王寺塔，阿育王即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天下。佛灭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万四千塔，此即其一。吴时居其地，以为精舍。孙寻除毁之，塔亦同灭。吴平後，诸道人复於旧处建立焉。晋元帝初渡江，更修饰之。其後有西河离石县胡人刘萨何遇疾暴亡，七日更苏，说云：“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当得活，可作沙门。洛下斋、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忽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醒寤。”因此出家，名惠达。游行至丹阳，未知塔处，讥η越城西望，见长于里气色，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屡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集众就掘，得三石碑，有铁函，函中有银函，函中又有盛三舍利及爪长一丈七尺，诏遣食门释口随使往迎之。先是，武帝改造阿育王等塔，出旧塔下舍利及佛爪，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蠡形。按经云：“佛青而细，犹如藕茎丝。”《佛三昧经》云：“我昔在宫沐头，以尺自量，发长一丈二尺，放已右旋，还成蠡文。”则与帝所得同也。

《佛图澄传》曰：後赵尚书张离、张良家富，事佛起大塔。澄谓曰：“事佛在於清净无欲，慈矜为心。檀越虽仪奉大法，而贪吝未已，游猎无度，积聚不穷，方授见世之罪，何福报之可希也？”

《洛阳伽蓝记》曰：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宫前阊阖门南一里，中有九层浮图。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象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徵。永熙三年，浮图为火所烧。後有人从东莱郡来，云见浮图於海中，光明照耀，俨然若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俄然雾起，浮图遂隐。

又曰：西方佛沙伏国国王造一塔，初成，用贞珠为罗网覆其上。於後数年，王乃思量，此珠罗网价值万金，我崩之後，恐人侵夺，复虑大塔破坏，无人修补，因解珠网以铜镬盛之，在塔西北百步掘地埋之。上种树名菩提，枝条四布，密叶蔽天，树下四面坐象各高丈五，恒有四龙典掌此珠，若兴心欲取，即有祸变。刻石为铭，属语将来，若此塔坏，劳烦後贤出珠修治。

寺

《後汉书》曰：陶谦同郡人笮融聚众数百，往依於谦，谦授鹘广陵、下邳、彭城运粮，遂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卜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象，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馀人。

《宋书》曰：明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费极奢侈。以孝武庄严寺刹七层，帝欲起十层，不可立，分为两刹。各五层。新安太守巢市之罢郡，还见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虞愿在侧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佛若有知，当悲哭哀愍。罪高佛图，有何功德？”帝大怒，驰曳下殿。愿徐去，尾容。

又曰：巢市之甚聪敏，时百姓欲为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应声曰：“掖墅天保。《诗》云：天保，下报上也。”时服其机速。

又曰：萧惠开丁父难，家素事佛，凡为起四寺，南冈下名曰禅冈寺，曲阿旧乡宅名曰禅乡寺，京口墓亭名曰禅亭寺，所封阳县名曰煨掴寺。

《梁书》曰：何氏自晋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建立塔寺。至敬容，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舍宅东为伽蓝。趋权者因助造构，敬容并不拒，故寺堂宇颇为弘丽。时轻薄者因呼为众造寺。及敬容免职，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无馀财。

又曰：谢举宅内山斋舍以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举托情玄胜，尤长佛理，注《净名经》，尝自讲说。

又曰：武帝以三桥旧宅为光宅寺，敕周兴词与陆倕垂各制寺碑。及成，俱奏。帝以兴词所制自题。

又曰：江纡不字含洁，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纡不侍疾，将期月，衣不解带。夜梦一僧云，患眼者饮惠眼水必差。及觉，说之，莫能解者。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往访之，智者曰："《无量寿经》云：'惠眼见贞，能度彼岸。'"乃因智者启，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乞赐嘉名，敕答曰："近见智者云惠眼，眼则五眼之一号，可以惠眼为名。"及就创造泄，故井水清冽，异於常水。梦中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得差。

《南史》曰：王懿字仲德。父苗，仕苻坚，至二千石。苻坚之败，仲德年十七，及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儿，青衣，年可七八岁，骑牛行，见仲德，惊曰："汉已食未？"仲德言饥，小儿去须臾复来，得饭与之。食毕欲行而暴雨，莫知津径。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後得济，与睿相及。渡河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积年，仲德欲南归，乃弃辽芳泰山。晋太元末，徙居彭城。宋元嘉九年，又为徐州刺史。仲德三临徐州，威德着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象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

又曰：波斯国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梁大通二年，遣使献佛牙。

又曰：刘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绰谓僧物色也，抚手笑。溉知其旨，奋拳击之，伤口而去。

《三国典略》曰：齐王初为胡昭仪起大慈寺。未成，改为穆皇后大宝林寺，运石填泉，牛死无数。

《唐书》曰：会昌五年四月，括天下寺，凡大寺四千二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七月，敕并省天下佛寺，上州各留寺一所，中下州寺并废。上都、东都各留十寺，寺僧十人。

《洛阳伽蓝记》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南。明帝梦见金人，长丈六，项日月光明，胡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金象焉。时以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寺上经函常存，时放光明，曜於堂宇，是以道俗礼敬之，如仰贞容。

又曰：崇义里有京兆人杜子休宅。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正光初来至京师，见子休宅，叹息曰："此中朝时太康寺也。"时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之信，遂问寺之由，逸云：“龙骧将军王平吴之後，始立此寺，本有三层浮图，用砖为之。”指子休园中曰：“此是故处。”子休掘而验之，果得砖数万，并有石铭云：“晋太康六年岁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仪同三司、襄阳侯王敬造。”子休遂舍宅为灵应寺。

又曰：宜寿里内苞信县令段晖宅地下常闻有钟声，时见五色光明照於堂宇。晖甚异之，遂掘光所，得金象一躯，高三尺，并二菩萨趺，上铭云：“晋泰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书监荀勖造。”晖遂舍宅为光明寺。时人咸云：“此地是荀勖宅。”

又曰：修梵寺有金刚，鸠鸽不入，鸟雀不栖。菩萨达摩云：得其贞相。

《建康实录》曰：晋许询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既成，启奏孝宗。诏曰：“山阴旧为祇洹寺，永兴居为崇化寺。”造四层塔，物产既罄，犹欠露、相轮。一朝风雨，相轮等自备。时所访问，乃是剡县飞来。

又曰：一乘寺，梁劭陵王纶造。梁末贼起，遂延烧。陈尚书令江总舍堂宇寺，今之堂是也。寺门遍画凹凸花，代称张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遗法，朱及青绿缘所成，远望眼晕如凹凸，就视即平，世咸异之，拇塑凹凸寺。

又曰：牛头山西峰中有窟，不测深浅，古老相传，云辟支佛所出。梁武帝於窟穴下置寺，名曰仙窟寺。窟有一石钵盂，莫知所由来，形状甚古。唐神龙初，郑克俊取将入长安，乃开禅寺志公严屐也。

《高僧传》曰：释法度少出家，高士名僧绍隐居琅琊之摄山。及亡，舍所居山为栖霞精舍，请度居之。经岁许，忽闻人马鼓角之声，俄见一人持名纸通曰：靳尚度前见尚形甚都羽卫亦严致敬。已乃言曰：“弟子主有此山七百馀年，法师道德所归，谨舍以奉给，并愿授五戒，永结来缘。”度为设会，授戒而去。

又曰：孙放西寺曾构倾颓，沙门支口惠谋欲建立。其日，有童子持纸莲花插故寺东面，相去十馀丈。於是建刹中标，正当华所。

卷六百五十九　道部一

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虚极之妙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名者，妙本也，道冲而用之或似不盈，渊乎似万物之宗。天地之间，其由橐乎？玄牡之门是谓天地根。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曲则全，谓曲己以应务则全也；枉则直，谓枉己以伸人则直也。{穴洼}则盈，谓执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常盈也；弊则新，谓守弊薄则日新也。少则得，谓抱一不离则无失也；多则惑，谓有为多门则惑乱也。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希言自然者，谓因言悟道，不滞於言，合自然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谓王者人灵之主，万物系其兴亡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善行无辙迹，谓体了真性行无行相，则必与道宜也。善言无瑕谪，谓遣象求意，理证心忘也。善计不用筹算，谓一以贯之，不生他见也。善闭无关建而不可开，谓心无逐境之迷，境无起心之累也。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谓心与道合，虽无约束，其不可解也。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谓含德内融则复归于朴，常德听用则散而为器。既涉形器，必有精粗。圣人用之，则为群材之官长矣。故大制不割，谓圣人用道大制群生。万物不谢，于自然曾不割伤也。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死而不亡者寿，谓死者分理之终，亡者夭折之数。寿者一期之尽，夫知足力行者，得天常地，死而不亡，是一期之尽，可谓寿矣。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于太平。化而欲作，吾将镇之无名之朴。谓道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谓虚沿而容物也。大白若辱，谓能洁而含垢也。广德若不足，谓大成而执谦也，建德若渝，谓立功而不炫也。体真若渝，谓淳一而和光也。大方无隅，谓不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谓且无近功也。大音希声，谓不饰小说也。大象无形，谓能应万类也。道隐无名，谓功用不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故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也，谓不纵六根爱悦，则祸患之门闭矣，终身不勤劳也。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谓开纵视听，以成其授悦之事，故有祸患不救也。尾自殃，是谓袭常，谓不为身灾，是谓密用真常之道也。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以言者以音相闻，譬如知音者，识音以弦，心知其音，口不能传道。深微妙知者，不言也。太上曰知者不言，言能以救物。

又曰：上士学道，授之以神，中士授之以心，下士授之以耳。以神听者通无形，以心听者知内情，以耳听者闻外声。

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修之於身，天下自化。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者万物之奥，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经》曰：混茫之气，变化为真人，与时翱翔，有名无体。
《仙经》曰：神仙轻举，谓之天仙，列位太清，度名秘籍。
《秘要经》曰：五岳洞府，隐处地仙，保其神形，远其忧患。
又曰：太清九宫皆有僚属，其最高者称太皇、紫皇、玉皇，其高总称大道君，次称真人、真卿，其间有御史。凡称太上者，一宫之尊也，德高无逾，故曰太上。
又曰：仙者，川也。身者，舟也。济川得岸，何假舟焉？
《太真科》曰：《玉皇谱录》有百八道君，群仙随业以补其职。三善道者，圣、真、仙也。上品曰圣，中品曰真，下品曰仙。三清之间，各有正位。圣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帝宫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圣呼之，如圣皇、圣帝之类是也。男女贵贱，各有次弟。上清有玄都、玉京、粎宝、紫微，率以真呼之。太清有太极宫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之品位，男女次弟之统数，与玉清同。
《大洞经》曰：从生得道，从道得仙，从仙得真，从真得为上清君。
《玉符经》曰：二十四真图，五岳之灵宝也。能得之，必能仙去，飞步太清。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秽，当得《东井图》。欲定五帝、役山精，当得《五岳图》。欲通神灵、法仙诀，当得《八史真形图》。欲通五行厨，当得《六甲通灵图》。欲存吾身、致天神，当得《九宫紫房图》。欲奉道法，当得《太清图》。欲奉顺道，当得《混成图》。欲通道机，当得《西保录图》。欲通变化，当得《灵化图》。欲蹑大道，当得《九天图》。欲脱身形，当得《九变图》。欲隐存守身神，当得《养身图》。欲定身守神宝，当得《含影图》。欲恬泊守一以存身，当得《养身图》。欲寂默养志，当得《精诚守志图》。欲清净洁白致其芝英，当得《芝英玉女图》。欲聘六丁，当得《六阴玉女图》。欲致仙录，当得《九九道仙图》。欲食道气，当得《导引图》。欲治道术，当得《洞中皇宝图》。欲为变化，当得《偃息图》。欲临炉定九丹金液，当得《太一图》。欲登五岳求神仙芝药，当得《开山芝药图》。欲保神形、别邪精，当得《明镜图》。
《上清经》曰：气之所守，随身所生。神在则气在，神去则气去。气散则为口雾，合则为形影。出之为仙，化入之为真一。上结三元，下结万物，静用为兆身，动用为兆神。
《洞真经》曰：凡读《大丹隐书洞真玄经》，能研精密，感通玄，达口回，释玄元，味景太清者，得为玄中法师也。
葛洪《神仙传》曰：自伏羲至三代，显名道士，世世有之。其老子，盖得道尤精者也，内实自然，欲正定本末，当以史传为据，并仙经、秘文以相参会，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俗说，文多虚妄。其後道士，私有增益，非真文也。着《道德》二篇尹喜行其道。至汉，窦太后好黄老言，孝文帝及外戚诸窦皆令读之，故庄周之徒以老子为宗。

《太上玄一真人经》曰：众真高仙皆有师也，奉授《上清三同宝经》。为学无师，则道不成，八景、龙与焉可得乘？太极、玉阙缮可得登？凡学上清之道，岂肉飞之举？若慢於师道，则失投夜光也。以是言之，道固难知也，至於圣贤，皆尊其师，所以耐道也。

《太上太霄琅书》曰：天地布气，师教之真。真仙登圣，非师不成。心不可师，师心必败。

《宝玄经》曰：裁制偏邪，必归中正。能及流末，还至本源。道本无形，假言立象，虽言冲用，用实无物。

《道典》曰：制煞生者，天也。顺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煞也。非逆人者，勿伐也。为政如是，盖道之极也。

《七圣纪》曰：南岳赤君下教变迹为道士，与六弟子俱显姓名。

《太一帝君经》曰：求道者使其心正，则天地不能违也。舍色累而不顾，避荣利而自远，甘寒苦以存思，乐静斋於隐垣，则学道之人始可与言矣。

《太上三五顺行经》曰：天者，道之应形也。应有时渐，交以引之，玄象虚文，莫过三五。三五顺行运周，则变通不穷，三才合度。太一者，天也。天之授一气，荡荡而致清。道者，天之积灵也。

《玄经》曰：道之玄妙，出於自然，生於无生，先於无先，弥纶无外，布神化气，淡然无上，制御诸天。

《玄妙内篇》曰：大道起於无为，无为，万物之祖也。

《正一真人经》曰：道之淳真，非有言也。借言通意，因置玄都，正一之化，去真近矣。

《宝玄经》曰：正则道合，合则言志，志言在正，正以绝邪。斋戒诵经，仙道自成，成仙之大，莫过太上，太上无言，言以应感，感应之道，表信成经也。

《三皇经》曰：求索自然，脱身当道，三光发明，天地常然。

《智惠经》曰：与人咀茉则惠於国，人父言则慈於子，人师言则爱於众，人兄言则悌於行，人臣言则忠於上，人子言则孝於亲，人友言则信於交，人妇言则忠於夫，人夫言则和於室，人弟言则恭於礼，野人言则劝於农，道士言则止於道，异国人言则各守其域，奴婢言则慎於事。

《太上经》曰：亲近贤智，博问善道，贤者论议，不可专执。

又曰：末世道疏嗖经说法，仪轨云何？若说五千文者，亦依《灵宝》。

《太上三洞宝经》曰：三洞传法之师一人度世，胜黄衣道士千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大茅山有铜铁鼎，可容四五斛，刻甚精好，在山最高处，入土八尺馀，上有盘石掩鼎。每吉日，远近道士咸登山瞻视，无复草木。垒石为小坛，昔有小瓦屋，为风所倒。两铉法日月也，三足法三才也，羽山之铜所作，神变隐显。

《真诰》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谷谓之羽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台。洞有两口，见於山外，与华阳通，号为别宇幽馆矣，得道者处焉。

又曰：修於身，其德乃真。君子立身，道德为任，清净为师，太和为友，为玄为默，与道穷极，治於根本，求於末兆。为善者自赏，为恶者自刑，故不争无不胜，不言无不应。

又曰：能以至心学道，当以道首骚者。裴君曰：“我师南岳赤松子为太虚真人。者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我而得仙。

又曰：仙道十二试观之法，试皆过，然後授之。经此十二事，大试也，皆太极真人临见之，可不慎焉？昔彭祖弟子青乌公授明师之教，审仙妙之理，入华阴山学道积年。十二试有三不过。後服金液而太极，道君以为试三不过，但仙人而已，不得为真人。

又曰：裴君云，学道者有九患，若审之，则仙不远矣。患人有志无时，有时无友，有友无志。有志不遇其师，遇师不学，学师不勤，勤不守道，或志不固一心。如此则不须友而成，亦不须感而动，此学仙之广要也。师有忧戚，弟子出入无善。为学无师，道则不成，心存目想，见师如经。学非师授，不可以教人，恐疑悟後学，故不得传。求法事师，莫怪贵贱，勿疑长幼。言我年大而彼年小，彼是贱而我是贵，此是未解正真平等之要。人无贵贱，有道则尊，所谓长老不必耆年，要当多识多见以为先生。不得言彼颜蹿我后，云何更反师彼。作此念者，非学道也。当谦下推能让德，惟善是从，不得独是非彼。得道度世，莫不由师也。学之有师，亦如树之有根也。大智既成，复能成就小智，犹树根生子，子复能生根，展转相生，种类不绝。从师变道，道过於师，还教於师，所谓道贵人贱，义类如此。先师并须尊异，所以尔者，本师者，学之根也，譬为山一篑之土，渐得高大。本师者，发蒙之基也。後师者，备成也。谕如严装服饰，众事已办，惟未加冠，不可以行人事也。妄生下想。所以然者，论议言说，为人模范，师不明道，焉能解疑难也？古者贤圣上学，得其师名为更生，不得其师名为乱经，无其师，道不自生也。

《太平经》曰：上士学道，辅佐帝王好生之德也。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才脱其身。

又曰：言则道不成，多言则为害。闭口不言，万岁无患。

又曰：人得善师，乃使凡贱之人成善人。善不止更贤，贤不止次圣，圣不止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深知真道，守道不止乃得仙，仙不止乃与天比其神，神不止乃得与无气比其得，元气乃包天地八方，莫不授其气而生，是善师之功也。不得其善师，失路矣。故师师相传，乃坚于金石，不以师传之名为妄作，则致邪矣。叛去其师，是去其真道，自穷之术也。道有宗师、祖师。

《定真玉录》曰：治心之最，不忘须臾，心神乃定，定则入道，其状在外。慎其言语，惧触物也；节其饮食，虑贪叨也；衣粗而静，在素淡也；居陋而隐，守静笃也；恭谨一切，避凌辱也；不敢为先，免嫉谤也；始终淳信，潜化导也；进止和光，密行教也；挫锐解纷，明道有时也；出处变化，见神应之速也。

又曰：九宫真人出入皆从黄阙绛台，中间为故道，以道之左右置台阙者，以司非常之气，同迎真人之往来也。

《道基经》曰：服药食麦为善，麦有甘始，道士御气，食麦而度世也。

又云：合道不言，得无之真，昼夜不卧，日月合光，不饥不渴，龟龙胎息也。

又曰：食者，名之仙，行之不休，则可延久长也。不食者，可以度世。

又曰：无卖吾道以行求钱，无炫吾道强授豪荣，无损吾道以与谗佞。

《黄庭经》曰：仙人道士服气，非有神也，养生所致，和气专也。若道士恐畏存神，可鸣天鼓，声闻太极。

《太真科》曰：道士修经习业，以五千文为先。

又曰：道有寂动，气化之有形，智化之有声。

又曰：皇教道也，帝教德也，王教仁也。

《抱朴子》曰：求师必须深博，犹涉沧海、造长洲，独以力劣为患，岂以物少为忧哉？夫虎豹之所馀，乃狸鼠之所饫，陶朱之所弃，乃原宪之所无。专心凭师，依法行道，济身度世，利在永亨。事师尽敬，得道为期，承间候色也。不尽力明其师道，则罪不可除也。学道得师，明事之，害乱不得发也。

《三无真一经》曰：有大洞守一经者，则为师也。《太清经》云：天地以道资，圣人以道师也。资者，持道以养育当生也；师者，以教人不知而当成也。

又曰：有大洞守一经者，则为师也。所以崇建本末尽善，明天戒之苦至，期神灵之所宗，托阶级以自始，所以师友垣其外，三一鉴其内。帝君忻其口，赤子悦其宅。《老子》云：天地以道资，圣人以道师。资者，持道以养育当生也；师者，以教人不知而当成也。

《上清紫宸经》曰：经不师授，窃天之宝；授无盟信，忽天之道。

《太上八素真经》曰：太上玄人所以与天地等者，贵其能相教导也。先觉於後觉，反流归於一源也。

天真皇人曰：此口诸君皆蛔堙灭度，道业垂成，而得授此文以还生人中，皆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步空，上金阙，授号自然也。其并悠远，人世所不能明。考其延者，羡门子师夜光，高丘子师石公，洪崖先生师金母，并授灵宝灭度五炼之法、天之传。

又曰：《正一法文》曰：若炫法求利，不明正典，传非习谬，迷误後生，後生缘薄，率尔逐易，不寻高德。苟贪爱名，名而无实，望福得祸，祸加深也。传授苟非其人，道不虚授，常恐浮浅之辈，亟生诽谤，贻灾致罪，为累不轻，所以立信效心因以为施，授授之中，有以分别。

《洞真经》曰：修太一之道，忌见血秽之类，亦不可泣。

《大有经》曰：授上清宝经者，不得哭泣。

《玄母按逝经》曰：存金华雌一之精，深戒哭泣，令身多戚忧。

卷六百六十　道部二

真人上

《太上经》曰：太微天中，有二十四气混，黄杂聚结，有名无气，变化为真人。道之积成，托形立影，与时翱翔，有名无体，谓之真人。

《八素真经》曰：若精勤得道者，皆当书以蕊简，刻以琼文，位为上清左真公。

又曰：龙衣，凤帔，虎带，皆是群真所献於帝皇。

《真诰》曰：中皇君者，天帝君之弟子也。生知长生之要，天仙之法，夙会玄感，於是太上授以帝君九真之经、八道秘言之章，道成授书，为太极真人。

又曰：清虚真人於太素真人授三奔之道，桐柏真人修解剑之法，有太上奔日之文，得为下元真人。

又曰：不知回元隐道者，不得刻名上真。回元者，太上更新之日也。常以其日思存吉事。

又曰：虚妄者，德之病；华者，身之灾；执滞者，失之由；耻辱者，行之玷。遣此四者，然後可以向道耳。有淫之心，不可行上真之道也。昨见清虚宫正除落此辈人名，又考付三官推之，可不慎乎？紫微真仙之才，内明外知，录名太极，金书东州，内累既息，积之勿休。

又曰：审道之本，则为上清真人。仙真妙方能尽梗概之道者，便为九宫真人。若各备具其道，则为太极真人。

又曰：练形於太阴，易貌於三官，授学化神，濯景易气，俯仰四运，得为真人。

《金根经》曰：天图玉关，主监众真游宴之所也。

又曰：天关上有六层玉台，太上真人集宴之处也。

又曰：玉保青宫北殿上有金格，格上有金章、凤玺、玉札、丹青、羽盖、仙法服，以给成真之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有经》曰：玉华青宫有宝经、玉诀，应有为真人者授之。
又曰：《太上素灵洞玄经》上化三真。又《大洞真经》曰：道有三真，不可去身。紫霞变景，三光映真。
《大洞玉经》曰：太无山中有洞宫玉户，在峨嵋之上，诸得道真仙之名刊列此宫也。
又曰：云上清有宫，门有两阙，左金阙，右玉阙，有羽衣守士。内有玉芝流霞之泉，刻金题众真飞仙之号。又云玉清中有太晖殿，玉真游宴之所也。
又曰：九真仙伯，上帝司禁之君。濯缨，帝川之池也。
又曰：太一上元君者，万仙之司主。方岳真气，太上真人步五星之道，以致降于室。
《天洞真经》曰：赤城朱窗，上清绝境，乃帝一内宅，三真宝堂。
又曰：上清真人总仙大司马长生法师，登大帝沧浪山洞台中双玉穴，酣饮紫明芝液。
又曰：长生存神者，好山水之人仁，知动静所依也。依仁者静而寿，依智者动而乐，当投简送名，俾崇仁智，朱书白简，移籍太清，发炉拜手，用青纸青丝，裹络岩石上，诣水泛舟，中流读简，以名系之，必能降真也。
《上清九真中经内诀》曰：有玉保公太素遣下迎九真之人也。
又曰：欲行九真之法者，斋戒净室，并为天帝君所见记录也。
《太真科》曰：羽仙侍郎上都官典格列其职位，都统玉真、太上真人，在五岳华房之内，非有仙籍，不得闻见，丹简校定，名入南宫。
又曰：虚皇金阙，玉帝最贵最尊，号曰自然，莫能使之然，莫能使之不然也。和光於人，似同而异，惟得道者乃能知之。
又曰：上清禹馀天有三官真人，主治过刑煞伐、阴贼不轨、嫉害贤哲、心怀进退、秽慢真人之罪者。
《玉清隐书》曰：玉名金格，当为上真三天真皇神虎之符，在太极上位。上真则飞龙翼辕，中真则紫毛持节，下真则太极参轩。
又曰：太微天帝君，命太微上真敕使群灵。
又曰：上皇玉帝命玄羽真人出迎太微天帝，又命太上真人开琼珠之篋，出玉真隐书玄羽之经，以传太微天帝之君。
《内音玉字经》曰：真人散香於玉廷。
又云：飞散百和之香，流五口之华，以观飞天真人。
又曰：四极真人主却庶籍，常炒噬真之车，校人罪录。
又曰：九华真人治於南上宫中，校人功过善恶，三官列言。
又曰：天真皇人曰：诸天内音，自然王字，其大梵隐语。上帝命天真皇人，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解其正音，足以开度天人。
《登真隐诀》曰：昆仑瑶台，刊定真经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拟帝皇之尊。中品处中道，皆公卿之位。下品居三元之末，并大夫之流。三真品经，各有条次。
又曰：三昧真人乘风口龙车，下卫斋戒之士。太素真人群始学者恶梦之法，金华真人刻大洞上经於天帝紫微宫玄琳玉殿东壁牖上，太虚真人说鸿鸟之经，太极真人诵王母之辞，典禁真人察人之善恶，妙行真人推劫会之数。
又曰：太极真人常以立春日日中会诸仙人於太极宫，刻玉简记仙名。至春分之日日中，昆仑瑶台，太素真人会诸仙人刊定真经也。昆仑瑶台是西母之宫，所谓西瑶上台，天真秘文尽在其中矣。太素真人治白水沙洲之上，定其真经也。至立夏日日中，上清五帝会诸仙於紫微宫，见四真人论求道之功罪。至夏至日日中，天上三官会於司命河候，校定万民罪福，增减年算。至立秋日日中，五岳诸真人诣中央黄房，定天下祀图灵药。至立冬日日中，阳台真人会集列仙，定新得道人，始入《名仙录》。至冬至日日中，诸仙诣万诸宫，东海青童君刻其仙录金书内字。凡学道之人常以夕半日中谢罪，罪名自除，克身归善，以求长生神仙。秋分之节，气处清虚，太和正日也。众真诸仙，是日听讼，又刺奸吏，及部内诸仙官并纟奏在处道士之功过及含生有罪应死生者，故《仙忌真记》曰：“子欲天慎秋分，罪无大小皆上闻。”此朱火丹陵宫仲阳先生之要言也。又云：此辞出《列纪》，是青童君迷古真人之言，以传龚氏，言罪福纤介刻于丹城之籍也，伏匿之，善恶阴德之细功无不缕陈也。
又曰：上真人之道有七：弟一太上郁仪奔日文，二太上结邻奔月章，三太上八素奔辰章，四太微飞天上经，五高上太洞真经，六金阙灵书紫文，七九真中经也。上真之位为诸天帝，行则三七色节，万真前导。中真之道有六：大丹隐书、九真玄文、太上金策、方诸上经、三皇内文、紫书诀录。中真之位，上清卿相之列也，紫毛持节，玉帝参辕。下真之道有八：上清粕变、隐地八术、玄皇玉书、神州洞经、紫庭中方、降录黄道、素奏中章、上元玉书。下真之位，上清大夫之流，五色节旄，飞行倒景。
又曰：有得见圣列纪者，玄录书名，奏之上清，位为仙卿。若能行金阙真事，则拜为大夫。此谓列纪重於紫文也。既见之，非真授而已，谓知其中经目之轻重，求道之梯级，依此寻学，故胜於守紫文之单事也。
《上皇玉录》曰：二十四真人，有玉录以行山川者，则河海上神奉迎启道。
《灵宝隐书》曰：中极真人主却庶籍；九华真人主九幽之下，宿对生死；太元真人授天之符，度长夜之魂；太极真人治赤城玉洞之府，司校大山死生之录；三元真人主紫微行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书玉诀经》曰：凡月十四日，上帝真皇敕太一使者，下与北酆都伯使者同行天地，司察人神功过深浅，列言上官。又敕太一天神使者，下与三官司察天人善恶列言也。又遣九部刺奸，周行五岳三宫水府，条正鬼事，司人功过，列言上天。

《白羽经》曰：太真丈人登白鸾之车，驾黑凤於九源，自天己下，莫不范德。又太极真人有仙真相好者，要在慈心触物，以辅相好，然後得仙矣。不能忍性，则仙相败矣。故修道会真，必以精思为本神为本存，神入观克以静念为先。

《太劫经》曰：上景真人将天下力士元洪水母决逆万川。

《海空经》曰：何监者，天人之隐名，处玉楼之上列真仙之馆。又高真者，体有真气，玉眸诜诜。

《南真传》曰：昨与叔申诣清虚宫，校定真仙得失之事，近顿除落四十七人，复上三人耳。内明真正乃良材也。九宫真人出入皆从黄阙绛台，中间为道，故以道之左右置台阙者，以何非常之气，真人往来者。

《太上正法经》曰：九真者，九天之真气凝而成也。上、中、下三真生於太清，是元始之澄气也。各置宫室次弟，上清宫卫之官，太上天道君，万真之主也。居玉殿，造上帝之章，以为宝经，於玉清宫中，以度後学得真之士。

《三元品戒经》曰：紫微宫有延生之仪格。又云，赤帝玉司君玉景度治南方朱阳之台，总统上真之士。

景林真人曰：勤感累世，念真期灵，皇鉴其用思太极，注名玉礼，於是细书紫虚之宫，朱书东华之卜，刻名上清，丹文锦籍。

《空洞灵章》曰：真人弹口敖，吹九凤之箫，神州之笙，其音逸乡，流激千寻。

《後圣列纪》曰：上清金阙後圣君少好道，乐真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宫，赐紫蕊刚丹凤玺，得在上清中游太极，下治诸天，封掌兆民。

《仙志》曰：凡修行太一之事，真人之道不得有所拜，但心拜而已，不形屈也。思真行道，通而无穷，显验应期，登真必速也。

《黑录上篇》曰：圣真仙者，其行道德，俱宗太玄。

《戒文经》曰：太上真人居仙府中，世人得仙者皆先过此。

《自然玉字经》曰：粕宝林中有上真之游圃，真人之戏园。

《太霄琅书》曰：元皇玉灵之胄，位登太真，理二仪於玄圃，掌玉录於万仙，总地司於五岳，领上真於三关，上统无涯，下摄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隶。

又曰：太素三元君，禀灵和玉晨上气，故结生虚无，含章秀景，机洞妙无，神齐广晖，道周九玄，呼吸未兆，触物对应，太上之凝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四明玉经》曰：真仙之道，以耳目为主，淫色则目暗，广爱则耳闭，此二病从中来而外奔也。非复有他，今令其聪明益易耳。但不为之，当洗心绝念，放弃淫贪，所谓严其始矣。保利双阙，启彻九门，朝液泥丸，别为上真，视彻甚远，听於绝响，此真仙之高，不但明耳目而已。

《三洞珠囊》曰：高上玉清刻石隐铭曰：丰都山在北，内有空洞，洞中有六宫，书创竖於宫北壁，制检群凶，不使横暴，生民学者得此刻石文，则北酆落名，南宫度命，为其真人。

《太平经》曰：後学得道，各有品阶，至于指极，圣真仙人。

《定真玉录经》曰：凡欲定心，当授上皇民籍定真玉录，此至要为学之先也。先能定心，仙名乃定，是三天正一，先生所，以定得仙之名。

《太上经》曰：玉清者，如玉坚不可毁，净不可污也。坚淳无变，秽累都尽，一而无杂，故名为真人。

《太上丹简》曰：凡学道居真人之位者，名入南宫。

《三五顺行经》曰：合德入道，号曰真人。太上遣四极真人，来迎授三天灵录之文於上清宫。

《上清八景经》曰：精思百日，真人降形也。

葛玄《五千文序》曰：精思远感而上远，则太上遣真人下授希策之旨。又云：静思期真，则众妙感会；内观形影，则神气长有；体洽道德，则百神震服。

《大洞雌一篇》曰：金姿曜於东华，玉形悦於帝门，神映五老，腾跃三元，顶负宝曜，浮游九晨，分形散景，位为上真。

《玄经》曰：惟须忠直，寻道求真，改恶从善，得为真人。

《三元玉检经》曰：岁庚寅九月九日甲辰，元始於上清宫告盟，授三元玉检，使付後学。有玄名应为上清真人者。

卷六百六十一　道部三

真人下

《集仙录》曰：王母者，龟山金母也。西华至精之气，化而生金母，生而飞翔，处极阴元，位配西方，母养群品，所居宫阙在春山昆仑之圃，阆风之苑，有城千里，楼十二，非飙车羽轮不可到也。蓬虎齿，非西母之真形，盖金方之神也。元始授以万天元统龟山九光之录，使制召万灵，统括众真，总诸天之羽仪，天帝朝宴之会，上清宝经，三洞玉书，凡所授度，咸所关预。黄帝在位，王母遣使乘白鹿集帝庭，授以地图。其後舜在位，遣使献白玉环及益地图，遂广黄帝九州为十二州，又遣献舜玉，吹之以和八风。

又《尚书帝验期》曰：王母之国在西荒。凡得道授书者，皆朝王母於昆仑之阙。王褒字子登，斋戒三月，王母授以琼花宝曜七晨素经。茅盈从西城王君诣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龟台，朝谒王母，求长生之道，王母授以玄真之经，又授宝书童散四方。洎周穆王驾黿鼉鱼鳖为梁，以济弱水，而升昆仑玄圃阆苑之野，而会于王母，歌白□之谣，刻石纪迹于山之上而还。

汉武帝道好长生之道，元封元年，登嵩岳筑寻真之台，斋戒思道。王母于七月七日乘紫□之辇，驾九色斑龙，带天真之策，金刚灵玺、黄锦之服，金光奕奕，结飞□文授，戴天太真晨缨之冠，蹑方琼凤文之履，天姿奄蔼，真绝世之人也。下车，扶二侍女登床，东向而坐，命侍女取桃，以玉盘盛至七枚，四与帝食，母自食三。帝欲怀核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岁一实，中土地薄，种之不生。”问长生之道，母曰：“贱荣乐卑，自复佳尔。养性之道，理身之要，在不怠耳。欲长生者，先取诸身，坚守三一保灵根，青白分明泥丸，三宫备卫在绛宫，黄庭戊己无流源。此所谓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要之道也。至若太上灵药，上帝之奇物也。下阴生重□妙草，皆神仙之药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宝。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而游，乃天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及。其次药有九丹金液、紫虹华英、太清九转五□之浆，玄霜缦些，腾跃三黄，东瀛白香，玄洲飞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胆，东沧青钱，高丘馀粮，积石琼田，太灵还丹，盛以金兰、长光绛草、□童飞于，此飞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闻也。其下药，伏苓、昌蒲、巨胜、黄精之类，服之可以延年，虽不得长享无期，亦以身生光泽，得为地仙。求道者要先凭此阶，渐而能致远胜也，若能呼吸服御，保固神气，此上品自然之要道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气，万物草木亦如之。身以道为本，岂可不养神固气以全尔形也？形神俱全，上圣所贵。王母命上元夫人出八会之书、五岳真图、五帝六甲灵飞之符，凡十二事以授帝，不能用其道而多所惑焉。後三祠王母复下降所授之书，置柏梁台上，为天灾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巫蛊事起，帝愈悔恨。

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诸葛青童并从王母降於茅盈之室。又王母命上元夫人授盈二弟茅固、茅衷太霄隐书。其後，紫□元君魏华存斋戒於阳落山隐元之台，王母与金阙圣君降於台中，乘八景之与，同诣清虚上宫，传玉清隐书四卷以授魏夫人。时太虚真人等歌太极歌，王母曰：“逍遥玄精际，万流无暂停。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当寻无中景，不死亦不生。体被自然道，寂观合大冥。南岳挺真，玉映耀颖精。有任靡其事，虚心自授灵。嘉会绛河曲，相与乐未央。”王母复还龟台。

《三一经》曰：黄帝游灵台青城山绝岩之下，见天真皇人以苍玉为屋，黄玉为床，翠罗之帷，侍者皆天人。

又曰：高丘子，商时人也，好道，入六景山。积年，但读黄素道经服饵术。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鸿丹，得陆仙，游行五岳。复饮金液，为中岳真人。
又曰：郭崇子，商时人也，彭真人弟子。尝山行，盗困崇，诸子弟欲追擒之，崇子曰：“纵去。”其盗後仕官，而崇子誉之，数数往。彼谢之曰：“我昔盗也，不可授大君子之誉。”遂自煞。後崇子得道，太极真人以为有煞人之罪，不得为真人。此为善之过，尚致人自毙，况为恶乎？
又曰：楚庄公时，市长宋莱子常洒扫一市。久时，有一乞食翁入市，经日行歌道中曰：“天庭发双华，山源彰阴邪。清晨案天马，来诣太真家。真人无奈隐，又以灭百魔。”常歌此乞食，市人无解此者，独莱子悟，疑其真人，然未全解其歌耳，遂师此翁而去。积十馀年，翁遂授以中仙之道。莱子今在中岳也。乞食翁者，西岳真人冯延寿，周宣王时人也。天庭，在两眉之下，是彻视之津梁，亦谓之华庭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侧在鼻下，小入谷中也。天马，手也。以手按鼻下，则杜绝百邪。
又曰：真人尹喜，周大夫也。为关令，少好学，善天文秘纬，鬼神尾匿其情状，瑰杰不检，荣戚不形於色。志怀逍遥，天性玄湛。忽登楼四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喜曰：“夫阳数度尽，九星度值，合岁月并，正应有异人过此。”乃斋戒扫道以俟之。及老子度关，喜先诫关吏曰：“若有翁乘青牛薄板车者，勿听过，止以白之。”果至。吏白，愿少止。喜带印绶，设师事之礼，老子重辞之。喜曰：“愿为我着书，说大道之意，得奉而行焉。”於是着《道德经》上下二篇。喜於是俱去玄洲上卿
《苏林传》曰：林字子玄，濮阳曲水人也。父秀，含德隐曜，居於恒山。林少禀异操，至赵，师琴高先生，授炼气益命之道。又师华山仇先生，授还神之术，曰子真人也。当学真道，乃致林於涓子。未遂，告林真诀。先生曰：“必作地上真人，当先去三尸。”林後授紫阳真人道诀凡二百馀事。至子守玄丹洞房，三元真人旧标上焉。林为中岳真人。
《茅君传》曰：盈字叔申，咸阳人也。父祚，有三子，盈、固、衷也。盈少禀奇操，矫俗抗迈，不求闻达，不交非类。入恒山，读老易饵术，潜影在山中六年。精思念道，诚感密应，梦太玄玉女持玉而携之曰：“西城王君得真道，可为师。”明发，乃寻求至西城，斋戒三月，果见王君。盈乃叩头再拜，勤恳乞长生之术。乃得在西城，洞台之中，金玉上宫，亲侍旦夕，执巾屨之役。积十七年，专一不懈。复二年，王君命驾，造白玉龟山，谒王母於青琳宫，将盈同行。王君见西王母，稽首於前。盈乃叩头再拜，自陈於王母前，得治身之要道。行其事归家数十年，以汉元帝时，天官下迎来渡江东治句曲山。於是天皇大帝遣授黄金紫玉，策为太元真人东岳上卿，司命神君，仗紫毛之节，十绝灵幡，巾藕华冠，绣羽紫帔，於飞群，斑龙与素，虎曲晨，宝盖琼帷，缘宝执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流火双珠，月明锦旌，白羽玄千，金锺玉磬，紫林之腴，玉浆金[B124]，治赤城山玉洞之府，上编上清，下宴太极，封掌吴越，司校太山死生录，朝籍众真，定策金名，领首骚道，试校群仙。时茅君弟吏二千石，当之官，乡人多送之。茅君亦在座，曰：“余亦有职，某月日当之官。”宾客曰：“愿奉送茅君。”言不须有所损费，吾有以供帐。至期大作宴会，皆青缣，帷幄，下铺皇百毡，奇馔异果，罗列妓乐，合奏闻数里，从者千馀人。文吏则朱衣素带，武吏则戎备曜日，茅君乃登羽盖车去。以晋兴宁三年七月四日夜，初降杨君家，着青锦绣裙，紫毛帔巾芙蓉冠。侍从七人入户，一人执紫毛节，一人执十绝幡，一人带绿章囊，一人握流金铃，三人奉白牙箱并朱衣。以後数数来降，弟子迎候。仙人李遵撰传，光显于世间也。

《三洞珠囊》曰：王褒字子登，前汉王陵七世孙。服青精丁饭，趋步峻峰如飞鸟，无津梁直度积水。又服口碧晨飞丹腴，视见甚远。太上大道君遗遣正一左玄执盖郎封玮音，赐王君素明琼于、丹绂绵旌，号清虚真人。

《真诰》曰：赤松子，黄帝时雨师，号太极真人。

又曰：九疑真人韩伟远，昔师中岳宋德玄。德玄者，周宣王时人也，服灵飞六甲得道，能远行，数变隐，得玄灵之道。今在嵩山。伟远久而随得其道，九疑真人。

又曰：斐玄仁，右扶凤阳夏人也，汉文帝二年始生焉。斐君得道，将入室，弟子邓口亦得道，将邓登太华山，入西洞玄石室中。积三十二年，忽见五老人赐斐君神芝之术，亦号清虚真人。

又曰：中岳真人王仲甫，少好仙道，常吸引二景及餐霞法。四十馀年，都不觉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仙去。後南真人忽降仲甫家而教之曰：“子フ众亏减，津液不注，虽接真景以餐霞，故未为身益。”仲甫遂因药治病，兼修真道。又积年方成。今在玄洲授书，为中岳真人，领九玄之司。

又曰：范伯慈，桂阳人也，家本事俗，忽得狂病，经年不愈。闻沈道士治病多验，乃弃家求疗。五十日病愈。後入天目山，饵胡麻，精思十七年。又服丹砂得道，为玄一真人。

又曰：许谧字思玄，一名穆。晋简文皇帝以为护军长史，虽外混俗务，而内修真学，得为上清真人。

又曰：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魏夫人，玉清虚弟子，名华存，杨司命之师也。任城人，晋司徒文康公魏舒之女，年二十四，南阳刘幼彦。幼彦为汲县修武，夫人斋戒念道，入室百日。十二月夜半，青童君及王君四真人同降，授上经三十一卷。至洛阳乱，夫人渡江居豫章，随於璞往江州安城郡，因居彼。年八十三，以成帝咸和九年，青童清虚又降，授剑解之道，称疾隐化，乘飚车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阳山。明日，有四十七真人降，教道法。积十六年，西母与金阙南极同降迎夫人，北诣上清宫玉阙下，授神凤章龙，衣虎带，丹飞裙，十绝华幡，流金火铃，九盖芝，九色之节，双珠月明，神虎之符，锦旗虎旌，给西华玉女，八景飞与，玄景九龙。又授扶桑大帝君玉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主诸学道，死生图籍，摄御三官，关校罪考。文授金阙圣君青琼板丹录文，位为南岳夫人，给曲晨飞盖，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中。下训奉道教授当为真仙者。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大素，四谒玉晨，遨宴扶桑，仰招天真，总括神录，刊书九天，佐命东华，叶翼帝晨，飞步太霞，参辔九虚，以兴宁中降阳君。又授许掾上经。自此後，数数来降也。王清虚令弟子范邈作内传显于世也。

又曰：紫清上宫九华安真妃，晋兴宁三年，年十三四，着口锦裙，上丹下青，腰丝绣带，右带系十余小铃，铃子青色，又黄色相间，左带玉，指着金钗，白珠约臂，作髻在顶中，馀垂至腰。一侍女，朱衣带青章，囊长尺馀，以盛书，书可十馀卷，白玉检囊，口上刻字，玉清神虚内真紫元丹章。一侍女赤衣，捧白玉箱，绛带络之，年并十七八。自此後数数来降，授书作诗。

《真人传》曰：马明生者，齐国临淄人也。本姓帛，名和，字君贤。为县吏捕贼所伤，遇太真元君，与药即愈。随至太山石室中，金床玉几，珍物奇伟，人迹所不能及。事之勤亦至矣，太真乃授以长生之方，曰：“我所授服太和自然龙胎之体，所以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学者。”後随安期先生服饵仙去，为真人。斐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学真道，馀学仙道。

卷六百六十二　道部四

天仙

《天仙品》曰：飞行口中，神化轻举，以为天仙，亦云飞仙。

《神仙众真戒经》曰：大方诸山，对会稽之东，上有天仙宫室，金玉杂为栋宇。

《金根经》曰：天阙上有层楼玉台，主众仙出入之所也。

《玉清刻石隐铭》曰：玉帝隐文者得，为上仙。

《戒文经》曰：天西北有仙堂。差次职署则度名。着九宫五斗仙府。中天上有东西南北及中央也。皆有石城。应其方位。百官曹局。皆纪在中列纪。

《后圣列纪》曰：若斗中有玄玉录籍者，皆为上仙。

《登真隐诀》曰：三清九宫，并有僚属，例左胜於右。其高总称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郎诸小号，官位甚多也。女真则称元君夫人，其名仙夫人之秩比仙公也。夫人亦随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所治处，以为署号，并有左右。凡称太上者，皆一宫之所尊。又有太清右仙公，蓬莱左仙公，太极仙侯，真伯仙监、仙郎、仙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民谱录》曰：自三象明曜已来，至於累亿劫会，天地成败，非可胜载。数极唐尧，是为小劫。丁亥之後，甲申之年，阳九百六之气离合，壬辰之始，数有九周。至庚子之年，赤星见於东方，白彗见於月窟。唐尧之後四十六丁亥，是小劫之周；又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大劫之周也。六合冥一，二道盈亏，时运周劫，始转一仙阶。

《金根下经》曰：有学仙品日进叙退降簿录，侍仙玉晨之典祀。

《集仙录》曰：後汉南阳公主降驸马都尉王咸。公主素尚至道，属汉末乱离，谓咸曰：“但当自保，必可延生。若碌碌随时，与世进退，恐不免乖离之苦，奔迫之患也。”咸黾勉世利，未从其言。公主遂入华阴山长往。咸入山追之，无见。忽於岭上见朱履一双，前取之，化为石，谓其山为公主峰。

又曰：张正礼，汉末在衡山学道，服黄精，授西城君虹茎Δ。患药之难得，至广州为道士，遂得内外洞彻砂，兼修守一之法。仙去。

《真诰》曰：章震，南郡人，少学经昼，周幽王时人，而常叹曰：“人生世间，日失一日，去生转远。”乃着道书百馀篇。精於五行，演其微妙，以养性治病为旨。後入崆峒山仙去。

又曰：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举孝廉，除郎中，累迁至中散大夫，博学，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汉桓帝词位，闻之，连诏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至京师，但低头闭口不答诏。乃题宫门板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恶之，归乡里。同郡故太尉公陈耽为方平驾道室，旦夕事之。方平在耽家四十馀年，後语耽云：“吾当去，明日日中发。”至明日，果卒。耽知仙去，曰：“先生舍我矣。”

又曰：严青，会稽人，家贫，常於山中作炭。忽有一人与青语，不知其异人也。临别，以一卷书与青，曰：“汝得长生，故以相授，当以洁器盛之，置于高处。”青授之。後得其术，入霍山仙去。

又曰：张陵字辅汉，沛国丰人也。本大儒，晚学长生之道，得九鼎丹经。闻蜀中多名山，乃入鸣鹄山，着道书二十馀篇。仙去。

又曰：赵广信，阳城人。魏末来渡江，入剡小白山中学道，授左慈玄中之道，并彻视法。如此积年，周行郡国，或卖药，人莫知也。多来都下市丹砂，作九华丹。仙去。

又曰：郭景世，晋初学道於庐江山中，授孟德然口诀，兼服胡麻玄丹，仙去矣。

又曰：赵伯威，东郡人也，少学於邯郸张先生。晚在中岳，授玉金经。道成，仙去。主仙籍，并记学道者。

又曰：李方回，晋武帝时人也。学道在华山，授管成子蒸丹饵术法。又授苏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寿陵丹霞之法。五十年精心内视，仙去。
又曰：李修着书四十篇，名曰《道源》。其书曰：“弱能制强，阴能蔽阳。常若临深履危，御奔乘朽，长生之道也。”年四百岁，颜色不衰。後仙去。
刘向《列仙传》曰：马师皇者，黄帝马师。後数有病，龙出於水治之。一旦仙去。
又曰：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馀年仙去。
葛洪《神仙传》曰：苏仙公名林，字子玄，周武王时人也，家濮阳曲水。林少孤，以仁孝闻。贫，常自牧牛得道。母食思，仙公以匕著置器中，携钱去即以至。母曰：“便县有鱼，去此百馀里，汝欺我哉！”仙公跪曰：“不妄。”明日舅至，云昨见仙公便县市。母方骇其神异。後仙去。有白鹤来上郡城东北楼，以爪画楼板，似漆书，云城郭是，却蜀非。于今仙公故弟犹在。丁令威亦如此。
又曰：沈文泰者，九疑人，得红泉神丹法，去土符还年之道，服之甚效。欲之昆仑，留息积年，以传李文渊曰：“土符不去，服药行道尾也。”文渊遂授其秘要，後亦仙去。令以竹根汁煮丹及黄神去三尸法。
又曰：沈羲，吴郡人，学道於蜀，能治病救人，甚有恩德。後遇羽衣侍节人，以白玉版青玉丹书授羲，羲不能读。须臾大雾，雾解，失其人。羲还，後仙去。
又曰：陈安世，京兆人，为灌叔本佣，禀性慈仁。叔本好道，有二道人托为书生，从叔本游，以观试之。叔本不知其异人也，久而益怠。书生乃问安世曰：“尔好道否？”曰：“无缘知之。”曰：“审好道，明日早会道北大树下。”安世承言，早往，无所见。曰：“书生诈我哉？”三期，安世辄早至，乃以药授安世，後仙去。
又曰：吴睦，长安人，少为县吏，堂局枉克人。民讼之，睦逃去，入山林。饥累日，行至石室，遇孙先生，令学种黍及胡麻，扫除驱使。经四年，先生遂授其道，後服丹仙去。
又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晋武帝末，在洛阳白社中，寝息土上。衣服蓝缕，常吞一石子，经日不食。或市乞佣作，人或往观之，亦不与言。时或着诗，莫知所终。
又曰：萧史，秦缪公时人，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鹄。公女字弄玉，好之，以妻焉。遂教弄玉作凤鸣，居十数年，凤凰来止，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数年仙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雍宫，世有箫声。
又曰：河上公，莫知姓名也。汉孝景时，结草於河上。帝读老子经，荃丶好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有所不解，闻公以问之。以素书二卷与帝曰：“读此析疑，勿示於非人。”公後仙去。

又曰：黄子阳少知长生之道，隐博落山中九十馀年，但食桃，饮石泉。後逢司马季主。季主以导仙八方与之，遂度世仙去。

又曰：王生，阳城人，居壶谷中，不知时。汉武帝登嵩山，东方朔等从，忽见一神人，长丈馀。帝礼而问之，曰：“其九疑山人也，闻中岳有石菖蒲，一寸九节，食可长生，故来彩之。”忽失神人。帝遂彩服之。帝性热烦闷不快，从官皆服，皆能迟久。惟王生闻神人教服，遂彩食之，仙去。

又曰：刘根字君安，京兆长安人。少明五经，汉武帝时人也。入嵩山石室峻绝之处。尝曰：“上药有九转还丹，太一金液，次有口母雄黄之属，亦可长生。次乃草木之药，能治病益气。上可数百岁，下即全其所禀而已。必欲长生，即先定心志，除嗜欲，乃可授神方五色篇。”根後入鸡头山，仙去。

又曰：阴长生，新野人，後汉阴皇后之属籍也。少居富贵，不好荣利。知马明生得度世之术，乃求寻之，遂相见，执御者之礼事之，十馀年不懈。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入青城山，授以太清神丹经，告别，後於平都山仙去。

《风俗通》曰：汉明帝时，尚书郎王乔为叶令。月朔，常诣朝堂。明帝知其来而无车骑，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临至时，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使因见凫，举罗得一舄，使尚方识之，乃四年所赐尚书官履也。每朝，叶门下鼓不击自鸣，闻于京师。後天上乃下一玉棺於厅前，乔曰：“天帝召我。”沐浴寝其中，盖便上覆，葬於城东，土自成坟。百姓为立祠，号叶君祠。

《三洞珠囊》曰：公谢元，历阳人，卖药於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费长房为市令，知其人。後诣公，公携长房去，授以治病之术，令还。公後仙去。戴公柏有太微黄书十馀卷，即壶公之师也。

又曰：乐子长，齐人也，少好道，到霍林山，服巨胜赤松散，方去仙。

又曰：卫叔卿，中山人，服口母。子度世入山见父，叔卿语曰：“吾齐书室西北墉大柱下，有玉函，中有书，取而按合服之。”度世归，果如言。饵五色口母，仙去。

又曰：魏伯阳者，吴人也。好道不仕，封己养高，後入山，饵神丹，仙去。撰《参同契》，其说以周易爻象论作丹之意，而世不知神丹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旨。

又曰：尹轨，字公度，太原人。博极群书，晚乃学道，常服黄精，年百馀岁，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尝不效。入太和山，仙去。

又曰：东郭延年者，山阳人也。服灵飞散，能在ウ室中夜书。又身生光，远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物，见其彩色。一旦，数十人乘虎豹来迎之，延年遂诣昆仑山，仙去。
又曰：王真，上党人，七十九乃学道，徐行若飞，有兼人之力。壅椽节事真十馀年，真以蒸丹小饵法授之，容常不衰。乡人计真之年，以四百馀岁。後登女几山，仙去。
又曰：平中节，河东人，晋真羯胡乱华，遂隐苍梧山，授宋君存心之道。积四十五年，精思不懈，体有真气，後仙去。
又曰：葛玄善於奕幻，拙於用身。初在长山，近入盖竹，亦能乘虎使鬼，但未得授职耳。常与谢稚坚、黄子阳、郭声子相随也。葛玄是抱朴子从祖，即郑思远之师也。时人莫测所处，传言东海中仙人寄书，呼为仙公。
又曰：鲁妙典者，九疑山女道士也。生而好道，忽谓母曰：“人之上寿，所传得者稀。喜乐悲哀，日以相害，况埋没真性，混于流俗乎？”有道士过其门，授以《大洞黄庭经》谓曰：“所患人不能知，知不能修，修不能精，精不能久。不惟有玄科之责，亦将苦报无穷也。”妙典奉其言，入九疑山，累有魔试，介特不挠。山上一石盆中有泉，用之不竭。又有大铁臼，不知何处来。今并在山中石坛上，宛然有仙履迹，及古镜一，广三尺，古钟一，形如偃月，在无为观中。妙典後仙去。
又曰：谢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词气高异，其家在大方山下，顶有古象老君，其形自然。因拜礼，不愿下山。母从之，乃迁居山顶。自此常诵《道德经》、《黄庭内篇》，於开元观授紫虚宝录，於金泉山居之。山有石坛，烟箩修竹。一十三年，昼夜不寐，两膝上忽有印，似小於人间官印，四彡若朱，有古篆六字，粲如白玉。忽於金泉道场有口气遮匝，一川散漫弥久。仙去。其《金泉碑略》曰：天上有白玉堂，壁上列高仙、真仙之名，如人间壁记。时有朱书注其字下曰：降世为某官某职。又自然所居堂东壁上书数字，皆道德之意，真迹有焉。
又曰：王奉仙，宣州当涂县民家女也。得其道，尝以忠孝正直之道，清净俭约之言，修身密行之要训于人，故远近瞻仰，金玉委前，弃而不顾。後入洞庭山，无疾而化。有口鹤异香之瑞，仙去。
卷六百六十三　道部五
地仙
《史记》曰：蓬莱、方丈、瀛州，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常有至者，诸仙及灵药宰缮。其物禽兽尽白，未至，望之如口。
《秘要经》曰：立三百善功，可得存为地仙，居五岳洞府之中。
《抱朴子》曰：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奉事者非一，但更益劳苦耳。故不切於升腾，而止乎人间者八百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异记》曰：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俯眄而杳不见底。晋咸康中，江州刺史庾亮迎吴猛，将弟子登山游览，因过此梁，见一翁坐桂树下，以玉杯承甘露，与猛，猛分赐弟子。又进至一处，见崇台广厦，金玉房宇，器物不可识。与猛言若旧，设玉膏终日。

《斐君传》曰：西玄三山，洞周千里，西山有相连各一宫，金城九重，潜通洞道，距玄洲昆仑，非人迹所及。斐君、周君分处其内。

《五岳图》曰：青城山，洞周二千里，蜀郡界黄帝拜五为岳丈人。

又《名山记》曰：北接れ冢，南接峨嵋，东至成都，山形似城。其山有赤壁，张天师所治处，今遗迹犹存。

《魏夫人传》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有日月伏根，三辰之光照洞中。《五岳图》云：此山在会稽罗江，其西北有赤城。按《茅君传》云：霍林司命治赤城丹山玉洞之府。齐永明中，忽有大群鹄从西北来，下集霍门溪，溪谷填塞，弥漫数里，多所蹋藉。状如为物所惊，一夕还飞向西北，计是赤城上都泉湖中物也。罗浮山，山洞周五百里，《真诰》呼为层城。葛洪交州远停此解化。

《茅君传》曰：句曲山，洞周一百五十里，秦时名为句全之坛。汉时三茅君得道，来治此山。

《五符》曰：林屋山，周四百里，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潜通五岳，号天后别宫。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於此。吴王阖闾使龙威文人入山所得是也。

《真诰》云：包山下有石室倚蘅，方圆百里。又有白芝隐泉，泉水紫色。

又曰：城玉山，洞周三千里，周司命先在恒山中。太玄玉女语令往西城师王君，於是往焉，即此山也。

又曰：厚载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又八海中诸山亦有洞宫。或方千里、五百里，非三十六洞天之例也。五岳名山皆有洞宫，或三十里、二十里，并舍神仙，又非小天之数也。

《名山记》曰：岳洞方百里，在终南太一间。或名桂阳宫，多诸灵异。王屋山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虚天。按《王君内传》云：在河内沁水县界，济水所出之源也。北有太行，东南有北邙嵩山，内洞天口，日月星辰，口气草木，万类尾矣。宫阙相映，金玉镂饰，皆地仙所处，即清虚王君所居也。

《真诰》云：此诸天所谓阳台也。诸得道者皆诣焉。委羽山在海中。司马季主所处也。

又曰：括苍山，洞周三百里，东岳佐命也，在会稽东南，群帝之所游。山多神异，又有缯口堂，孤峰直耸，岩岭秀杰，特冠群山。山中茅玄岭独高处，有司命埋丹砂六千斤，深二丈，盘石填上。其山左右泉皆小赤色，人饮之寿。茅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市坛石正当洞天之中央，玄窗之上也。昔东海青童君乘风飏飞轮车，按行洞天，曾来於此。

刘向《列仙传》曰：赤松子，神龙时雨师，服水玉。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仙去。

又曰：，槐山彩药野父也。好食松实，体生毛，目方瞳，能飞行。

又曰：广成子，古仙也，居崆峒山石室中。黄帝闻而造焉，问其道要。广成子曰：“自治天下□不待族而飞，草木不待黄而落，何足语至道？”黄帝退居三日，顺风再拜。广成子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靖必清。吾将去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

又曰：白石先生者，中黄道人弟子也。常煮白石为粮，因就白石山居，亦食脯饮酒食。日行三四百里，容貌不衰。

又曰：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百馀岁，有少容。彭祖去，乃追论其言为经。

又曰：《上清六甲经》曰：宋玄德，周宣时人也。服六甲灵飞符，得真灵之道，上嵩高山。

又曰：李意期，蜀人也，世常见之。衍道行於人，於蜀城角穴上居之。当刘备欲东伐吴，报关羽之怨，使迎意期到，甚重之。问其伐吴，不答，而求纸画兵马器仗万数，乃一一裂坏之。又画一尊官，掘地埋之，乃径去。备不悦。後果为吴所破，大败，十馀万众才数百人还，器甲军资略尽。备恚怒病，终於永安宫。意期少言，人有所问，都不对。蜀中人有忧患，往问之，曰：“吉凶自有常候，但占其颜色惨悦耳。”後入琅琊山，不复出。

又曰：封君达，陇西人，服黄连五十年馀。入鸟鼠山中，服练百馀岁，往来故里。常骑青牛施药愈病人，惟呼青牛道士。居人间积年，後入虎丘山，仙去。

又曰：王仲都，西汉人也，少修道德。孝文以积寒之日，令仲都单衣载四马於上林昆明，环水而驰。御者厚衣狐裘而寒忄栗垂死，仲都色曾不变，体和气溢如焰。及盛暑，围以烈火，体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又曰：有稷丘公者，太山下道士也。汉武帝东巡狩，至泰山，稷丘公乃冠章甫衣黄，拥琴来迎上，曰：“陛下勿上也，恐伤足。”帝必欲上，及数里，果如言，但讳之。故但祠而还，为稷丘公立祠，复百户使奉承之也。

又曰：戴孟本姓燕，名济，字仲微，汉明帝时人。入华山及武当山，授斐君玉金经及授石精金光符，复有太微黄书，能周旅名山。

又曰：左慈字元放，庐江人也，明五经，通星气。见汉祚衰微，乃学道，精思，於天柱山得石室中《九丹金液经》，是太清中经法也。师李仲甫。又葛玄师於慈，曹操闻而召之，问学道之由。慈不答，操怒，欲规煞之。乃为置酒，俄失慈。建安末渡江，寻山入洞，在小括山，颜色甚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遥字伯辽，鄱阳人也。颇行治病，皆愈。遥有篋长数寸，一弟子姓钱，随遥十数年，未尝见开之。一夕，天雨晦冥，遥使钱以九节杖负此篋，钱将出行，所道非所曾经度。行十数里，登一小山，入石室中。先有二人，遥见，既至，取篋发之，中有五舌竹簧三枚。三人各鼓一簧，良久，复内篋中，辞石室中人。及还家，着奋葛单衣及自负竹篋而去，遂不复还。後三十年，弟子见遥在马蹄山下，颜更少，盖地仙也。

又曰：陈子皇，济阴人也，得饵术方，服之绝。初，年七十馀，衰老。及服饵，反少。在民间积年，入霍山去。

又曰：葛洪字稚川，琅琊人。不好荣爵，闭门却扫。尚神仙道术，未尝交游。於馀杭山见何多道、郭文举，目击而已，各无所言。从祖玄，吴时学道得成，以其练丹术授弟子郑隐，字思远，洪就隐学，悉得其法。

《道学传》曰：鲍靓字太玄，以太兴元年八月二十日步道上京。行达龙山，见前有一少年，姿容整茂，徒行甚徐，而去殊疾。靓垂名马，密逐数里，终不能及，意甚异之。及，问曰：“视君似有道者。”少年答曰：“我中山阴长生也。”

又曰：介象字元则，会稽人也。学通五经，能属文。後学道，闻有《还丹经》，周疑天下求之，不得其师。乃入山精思，遇一人，授以《还丹经》，告曰：“得此便仙，勿复他为也。”乃辞归。象尝往弟子骆延雅舍，帷下平床中，有诸生论左氏义不平，象旁闻为辩正。诸生知非常人，密表荐于吴主。象欲去，吴主诏至武昌，甚尊异之，称为介君。为赐弟供帐，黄金千斤。象後告病，须臾便死。诏葬之，为立庙。先生时躬祭，常有白鹤集座上，徘徊而去。

又曰：李根，字子侧，许昌人也。昔往寿春吴太文家，弟子知根有道术，窃穷视其器，见《素书》一卷，自记学道、服药时日。又太文说根目瞳子方，根乃地仙耳。

又曰：伯山甫者，雍州人也。入华山中二百年，不到人家，即言人先世以来善恶功过，有如临见。又知方来吉凶。

又曰：刘政，沛人也，高才博物，寻考异闻。苟胜己，虽隶奴。必师事之。求养生之术。饵丹。年四百馀岁。

又曰：王烈。字长休。邯郸人也。常黄精及铅。二百馀岁。行步若飞。博极群书。嵇甚重之。数数就学。共入太行山。见山裂。有青石髓流出。烈取髓。丸之成石。气如米饭。嚼之亦然。烈因携少归。欲遗康。康取而视之。已成青石，击之铮铮。康即与往视断山，山已如故。烈入河东抱犊山，见一石室，室中有石架，架上有素书二卷，莫识其字。ウ记数十字以示康，康尽识之。烈喜，乃与康共往读之。至其所，失其石室。烈私语弟子曰：“叔夜来，合得道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按《神仙经》云：神仙五百年，山辄一开，其中石髓出，得而服之寿老。烈後莫知所之。

又曰：步正者，字玄真，巴东人也。说秦始皇时事，了如目前。汉末，将数十弟子入吴，授以服气及石髓方小丹法，年四百岁。

又曰：焦光字孝然，河东人也。常食白石，煮如芋。每入山伐薪，负之与人。魏授禅，与人别去，不知所。

又曰：孙登，不知何许人，常止山门，穴地而坐，弹琴读《易》。冬单衣，天大寒，人视之，被丈馀，自覆薯。历世见之，颜色如故。更无余资，亦不食。时杨骏为太傅，使迎，问之不答，骏遗布袍，登出门借刀断袍，上下异处，置骏门下，知骏当服诛。时曾稽、嵇康曾诣登，登不与语。康乃扣难之，登弹琴自若。久之，康退。登曰：“康才高识寡，劣於保身。”

又曰：帛和字仲理，辽东人也。入地肺山，事董奉。奉以行菩撖术法授之，告和曰：“吾道尽此，不能得神丹金砂，周游天下，无山不往。汝今少壮，广求索之。”和乃到西城山事王君。君语和《大道诀》曰：“此山石室中，当熟视北壁。当见壁有文字，则得道矣。”视壁三年，方见文字，乃古人之所刻，刻《太清中经神丹方》及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皆着石壁。和讽诵其万言，义有所不解，王君乃授之诀曰：“作地仙在林虑山。”

又曰：宫嵩，琅邪人也，能文，着道书二百卷，服口母为地仙。

又曰：李常在，蜀郡人也，少治道术，世常见之在虎寿山下。

陶潜《桃源记》曰：晋太康中，武陵人捕鱼，从溪而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林尽得山，山下有一小口，初极狭，行四五步，豁然开朗。屋宇连接，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见渔父惊，为设酒食。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来此，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代，不知有汉、魏、晋。既出，白太守，遣人随往寻之，迷不复得。

《真诰》曰：刘凭，沛人也，学道於稷丘子，常服石英，年三百馀岁，有少容。尝到长安，诸贵人闻凭有道，乃往拜见之。又有百余人随凭，语贼曰：“汝辈作人，何豺狼其心。相教继道，危人利己，此是伏尸都市，肉飨乌鸢之法。”贼忽顿伏骇去。凭後入太白山，数十年归乡里，颜色更少。

又曰：尹思字少龙，安定人。晋元康五年正月十五日夜，坐屋中，遣儿视月中有异物否。儿曰：“今当有大水，月中有一人披蓑带剑。”思自视之，曰：“月中人乃带剑伏矛，当大乱，三十年，复当小清。”思後不知所之。

又曰：皇初平者，丹溪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馀年不复念家。其兄初起寻索历年，後见市中一道士言其处，初起即随去，得见。语毕，问羊何在，曰：“近在东耳。”初起往视之，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白石。初平乃往叱石，为羊数万头。初起知得仙道，便弃家，共服松脂伏苓，至五百岁。初平改字为赤松子，初起改字为赤鲁班。

又曰：吕恭，字文敬，於太行山彩药，忽逢人授以仙方。得道，因遣恭去，曰：“可视卿里。”及孙吕习者作道士，民多奉视之。恭传言到习家，扣门问讯。奴出，问公从何来。拐椿：“此是家。”习闻，惊喜出拜。恭乃以神方授习而去。时已年八十，服之还少。至二百岁，乃入山中，子孙世不复老。

又曰：沈建，丹阳人，世为长吏。建好道不仕，学服饵之术，能治病飞行，或去还。如此三百馀年，乃绝迹不知所之。

又曰：许远游弟三男名，字道翔，小名王斧。糠秕世务，居雷平山下，胁精勤。常愿早游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诣北洞，以梁太和六年於茅山旧宅，年三十而告终，即居方遇山洞方园馆中，常去来四平方台。後为上清仙去。

又曰：马明生，临淄人，为县吏，逐贼被伤，遇太真以灵丸得差。後师安期生，授服太清丹，在世五百年，汉灵帝光和中去世。

《集仙录》曰：杨平，不知名姓，宰婶平山居，多变化之术。或问之，乃曰：“渭侯平洞中仙人耳。称每岁三元大节，诸天各有上真下游洞天，以观其善恶，人世死生兴废，水旱风雨，预关报洞中。其龙神祠庙血食之司，皆为洞府所统。洞中仙曹，如人间郡县聚落耳，不可一一详记也。”言讫而去。

卷六百六十四　道部六

尸解

《西城王真人传》曰：解化之道，尸不不能俱神化者也。

《宝剑上经》曰：尸解之法，有死而便生者，有头断从一旁生者，有形存而无骨者。

又曰：夫尸解者，本真之练蜕也，五属之隐适也。虽仙品之下弟，其禀授亦不轻也。所谓隐回三光，白日陆沉者也。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乡，此谓下解之道也。名配紫简，三官不得复窥其间隙，虽获隐遁，世志未厌，又不得返归，故游栖不定也。

又曰：以丸药和水而饮之，又并抱草而卧，则伤死於空室中，谓之兵解。

又曰：上品惟八素列纪，授而不行，馀皆白日尸解，得为飞仙。

《登真隐诀》曰：尸解者，当死之时，或刀兵水火，痛楚之初，不异世人也。既死之後，其神方得迁逝，形不能去尔。

又曰：董仲居，淮南人也。少时服气炼形，年百馀岁不老。常见诬系狱，尸解仙去。

又曰：清平吉，沛人也，汉高祖时卒也。至光武时故不老，後尸解去。

《真诰》曰：顾欢字玄平，吴郡人。齐永平中，卒於剡山，葬盐官乐附里。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连理生墓，县令江山图表状，欢尸解而去。
又曰：辛玄子之延期，陇西定谷人。好道，行渡秦川长梁津，致溺水，解而去之。
又曰：张祖常者，彭城人，吴时北来，行入方山洞室中，托形堕车，隐化幽馆而修守一之业。
又曰：刘平河者，无名字，汉末为九江平河长。行医术，有功德，救人疾患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时，授以隐存之道。居於方山洞室，常服日月晨气，颜貌术少。後尸解而去。
又曰：授大戒者死，灭度炼神，上补天宫，谓之尸解。
又曰：人死，必视其形如生人，视足不青，皮不皱，目光不毁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也，非尸解之例，其用药得尸解，非是。用灵丸之解化者，皆不得返故乡，三官执之也。白日去谓之上尸解，夜半去谓之下尸解，向晚暮之际去者，谓之地下主者也。
《琼文四纪篇》曰：得九真中经者，白日尸解。或曰：飞行羽经轻也。
又《六纪篇》曰：灵书紫芝或五老宝经有之者尸解。
《神仙传》曰：介象字元则，会稽人也。吴先主甚重之，常谓曰：“介君”，象速求去，先生不听。象言病，先主使左右赐美梨一奁。须臾，象死解去。
又曰：紫清上宫九华安祀谓杨君曰：“可寻解剑之道，作吉终之术。”自尽出嘿之，会隐显之迹。
又曰：葛玄，字孝先，从左慈授《九丹金液经》，常饵木，语弟子张奉曰：“当尸解去，八月十二日时当发。”至期，玄衣冠而卧，无气而色不变，尸解而去。
又曰：公谢元，阳历人也，费长房师之。及道士李意期将两弟子去积年，长房及两弟子皆隐变解化。
又曰：鲍靓字太玄，琅琊人，晋明帝时人。葛洪妻父阴君授其尸解法。一说云：靓，上党人，汉司隶鲍宣之後，修身养性，年过七十而解去。有徐宁者，师事靓。宁夜闻靓室有琴声而问焉，答曰：“嵇叔夜昔示迹东市，而实兵解耳。”
《晋中兴书》曰：葛洪赴岣嶁令，行至广州，其刺史邓岱留，不听，去。洪乃止罗浮山中，炼丹积年。忽与岱书，当远行寻药。岱得书，径往别，而洪已亡。年八十一，颜色如平生，入棺轻如空衣，尸解而去。
《道学传》曰：吴猛字云世，有道术。庾亮闻其神异，厚礼迎之来武昌。寻求归，辞以算尽，请具棺。庾公闵然，即日发遣。未达家五十里而终，形状如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若六行未通，宿植市少，则入中品，以为尸解遁变也。降此以下，是正服御。功行浅劣，则入阶下阶。胜者则灭度更生，更生之後，修道随功多少，方始得道。
《太上太霄琅书》曰：修学上法，时入山林，服饵灵药，因缘应过，虽复尸解和光世，礼与世大异者，不棺不椁，拂山平之上，扫深树之下，单衾覆於地。
《太上太真料》曰：若祠祀先人，应知归否者。有功德升度得道，子孙仁孝，则化形来游，歆所设也。亦尸解之类。
《金阙圣君传》曰：灵书紫文者，或曰《五老宝经》有之者尸解，行之者成道。
《东海青童传》曰：《保洞观经》曰：口灵上玄品有之者，白日尸解。
《抱朴子》曰：道林中有五种尸解符，今太玄阴生符及是一病解者。
《列仙传》曰：宁封，黄帝时为陶正，以火自烧而随烟上下。《真诰》云：宁生服石脑而火则是作，火解也。
又曰：司马季主，汉文帝时人，授四灵子都剑解之道。在委羽山大有宫。服明丹之华，抱扶晨之晖，貌如女子，须长三尺。一男名法育，一女名济华，同得《道真诀》。云季主服灵散潜升，犹首足异处。此语似作剑兵解法。兵解则不得在太极，而其女尚读《洞经》，便是别修高法也。
守玄白术隐居在茅山东，守玄白能隐形，亦教见身。介琰者，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琰初为孙权所煞，解化而去。
又曰：愕绿华者，女仙也。颜整，晋穆帝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降於羊权家，自云南山人。权字道学，即晋简文时黄门待郎羊欣之祖也。权及欣皆潜修道要，耽玄味真。绿华云：凡修道之士，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瓦砾，则得长生。因授权尸解法，亦隐景化去。
又曰：中侯王夫人於兄子晋刘授飞解脱网之道。
又曰：蔡天生，上谷人，少卖香於野外。性仁好道，蓬河伯少女市香天山。
又曰：韩崇字长季，吴郡人也。汉明帝时人，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玮玄曾授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验。後玮玄授以隐解而去，入大霍山度世为右理中监。
《汉起居注》曰：李少君之将去也，武帝梦共登高山，见使者称太一之命召请。既觉，语左右曰：“少君将去。”数日，果病死，解去。
《灵宝赤书》曰：《三元王符》与《灵宝五篇真文》同出太玄都玉京山紫微上宫。此文禳阳九百六劫会之数，度学者之身。玄都有此经，之得为圣，上朝太清，功德未满，即得尸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杜契字广平，京兆人。建安初，来江东依孙策。後遇介琰先生授之。以称异人。再拜，奉其香火，少女乃教其朝天帝王皇之法，尸解而去。隐存方台。

《老君传》：九真五石，并日暂入太阴。权过三官者，始得上解之法。

又曰：紫阳公传西城剑解之法。修神剑七年，朱书符解化去。若以曲晨飞精题之者，立能变遁隐化，太一遣吉光宝衣来迎。

又曰：王远字方平，见蔡经骨相当尸解，且告以要言。方平冠远游冠，朱衣虎头ひ囊，五色绶，带剑，黄色少髭，长矩中人也。乘羽车，驾五龙，异色绶带，前後麾节幡旗，自天而下。须臾，引见经父兄，因遣之。召麻姑，姑先报被诏，按行蓬莱，今便往，愿还来即去。如此两时，闻麻姑来，先闻人马声，从官当半於远，姑至，经举家亦见之。是好年，才加笄，於顶上作髻，馀散垂至腰。衣有文彩，又非锦绣，衣彩曜日，不可名状，皆世所尾。入拜远，远为之起立，各进行厨脯行，云是麟脯。远去经父母怪私问经，经曰：“王君常在昆仑山，往来罗浮等山。山有上宫室，王君出，惟乘一黄麟，十数侍者。每行，山海神皆奉迎拜谒也。”远有书与陈尉，真书廊落，大而不正。先是，无人知方平名，远用此知之。陈存录王君手书於小箱中也，经後尸解而去。

又曰：张微子，汉昭帝时将作木匠张庆女也。微子好道，得尸解。

又曰：苏子训者，齐人也，人莫知其有道。在乡里行信让，积年，颜色不老，人追随之不见。所常服饵，好清谈，常闲居读《易》，为文皆有意义。京师贵人闻之，莫不虚心谒见，不可致之。后至适出门，诸贵人冠盖塞路，诸生具言去矣，东陌上乘驴者是也。各奔马逐之，不及。子训至陈公技涸曰：“吾明日当去，不复还也。”陈公以葛布单衣一送之，至时，子训死，解化仙去。

又曰：阴长生，新野人也。後汉戚里专务道术，闻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造焉。明生旦日夕别与之高谈，论语当世之事，治田农之业。如此十馀年，长生不懈。同事明生者十二人皆悉归，惟长生弥肃。明生曰：“子真得道矣。”乃将入青城山，以《太清神丹经》授之。丹成仙去。着书九篇，云：上古仙者多矣，但汉兴以来四十五人，连余为六矣。三十人尸解，馀并白日仙去。

阴君自序曰：汉延光元年，新野山北之子授仙君神丹要诀，道成去世，付之名山。於是阴君裂黄素，写丹经一通，函以文石，置嵩高山；一通黄栌简漆书之，函以青玉，置太华山；一通黄金之简刻而书之，函以白银，着蜀经山；一封缣书合为一篇，付弟子，使世世当有所传付。又着诗三篇，以示将来也。

又曰：成仙公名武丁，桂阳人也。後汉时为县小吏，少言大度，博通鞠效，不从师授，有自然之性。时先被使京，还过长沙郡，投邮舍不及，遂宿於野。忽闻树上人语云：“向长沙市药。”平旦视之，乃二白鹤。仙公异之，遂往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二人张白盖相从而行，谓仙公曰：“君当得地仙耳。”令还，仙公病卒，尸解。

又曰：龙伯高者，後汉伏波将军马援戒其兄子，称此人之美可法者也。伯高後从仙人刁道林授服胎气之法，又授服青丁方。醉亡隐处方台师定录君。伯高名述，京兆人，汉建武中为仙都长，至零陵太守。马援戒兄子严书曰：“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公廉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

又曰：汉期门郎程伟妻，得道者也，能通变化。伟逼求术，妻不传。逼之不已，妻蹶然而死，尸解而去。

《南岳魏夫人内传》曰：清虚真人王子登与东华青童君来降，授夫人曰：“隐迁白翳神散一剂。”又与白石精金化形灵丸，授髻服之，称疾勿行，克期有定，俱会丹龙之南阳洛山阳洛宫。言毕，二真人去。即服药，因称脚疾，闭目寝息，饮而不食。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飔车来迎，驾气骋御，径入帷中。其时弟子侍疾，众亲满侧，莫之觉也。洛阳山，昔夏禹巡诸名山，刻石於此，下有洞台，神仙学者万馀人。

又曰：王晋贤，晋王夷甫女也，为愍怀太子妃。洛城乱，刘曜略晋贤，欲妻之。晋贤大骂曰：“我皇太子妇，司徒公之女，胡羌小鬼，敢欲干我乎？”言毕投河，其侍婢名六出，投河死。时遇嵩高女真韩西华出游，遂俱获内救，外示其死，体实密济将入嵩高山，今华阳内洞中。六出，年二十馀，体貌修整，有节操。姓田，渔阳人，魏故浚仪令田讽之孙。讽有阴德，以及六出耳。

又曰：董奉字君异。侯官人也。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馀，不知学道。罢官去後五十馀年，复见他职行经侯官，诸故吏人皆往见之，奉颜貌一如往日。奉居山不种田，为人治病亦不取钱。愈者使栽五株杏，数年计十馀万株，令人将一器，自往取杏一器。货杏得，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馀斛，乃尸解去。

斐君曰：尸解之仙，不得御华盖，乘飞龙，登太极，游九宫也。诸有单用曲晨飞精剑解者，得八素列纪，惟奉宝秘不修行，皆白日尸解。其有作水火病兵及用大刀竹杖解去者，先诣名山，并太清尸解。凡修剑解之道，并纪名紫简，上隶高仙诸有宿功善业阴德信仙，其神得诣朱火丹陵官，授学仙道，为九宫真人。诸有用太极尸解之道，夜半去者，职为地真。应尸解者，或学功浅深，志尚颓废；或为祭酒，精勒救治者，并得为三十六洞天。文解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一转；武解鬼师二百八十年一转。凡有三等，乃得进补仙职。

《九天生神章经》曰：夫学上道，希慕神仙讥γ尸解者，终归仙道。神化则同，不相逢杂，俱入道真。

《明真科》曰：生世好道，精功布德，名书上清者，得尸解。下仙游行五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生人中，更授经法，为人宗师。
《太微经》曰：诸尸解者，按《四极真科》云，一百四十年乃得神中真官，于是始得飞华盖，乘辇龙，登太极，游九宫也。
《雌一五老经》曰：夫仙之去世也，或绝迹藏住而内栖事外，或解剑遗杖，飘然口雾，延神寄玄，莫知其端绪也。
又曰：若有此《五老经》，虽不斋戒存思，与俗混杂，故不失隐存下神，白日尸解。及命过太阴，地下主者，或遗骨胎变，授化南宫，是必宿有骨缘也。
《上清经》曰：元始天地以上清变化七十四方解形之道授南极元君。
《太清真人内传》及《名山记》曰：罗浮山，洞周五百里，在会稽南，行三十里，其山绝高，葛洪解化处。《真诰》谓之增城山。
《集仙录》曰：张天师道陵隐龙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得黄帝龙虎中丹之术。丹成，服之，能分形散景。天师自鄱阳入嵩高山，得隐书制命之术。
又曰：周爰友者，汝南安城人也，汉河南尹周畅女也。畅平生多阴德，爰友小好道，饵伏苓。四十年後，遇石先生，教其遁化及隐景之道，解形之法。
又曰：唐庐眉娘者，生而眉绿，性机巧。南海太守进至阙，顺宗叹其在宫内，谓之神姑，但食胡麻饭一三合。至元和中，宪宗嘉其聪惠，因赐金凤环，以束其腕。久之，不愿在宫掖，乃度为女道士，放归南海，赐狐涡遥。数年不食，尸解化去。
卷六百六十五　道部七
剑解
《太极真人石精金光藏景录形神经》曰：制剑之法，上宰总真西城王君昔授之於紫阳公，施行道成。总真昔用剑解之道，又授九转丹方於里长先生，此即周人也。
《东乡序》云：氵敕龙胎而死决，服琼英先师王西城，此是饮丹後，用剑解而不言服九转者当是。虽授而不遂合用，後以付门弟子茅君，亦是授而不用，故云付耳。《茅君传》南岳魏夫人传杨君，故安妃云可寻剑解之道，但不知遂用不耳。许长史既服腴石，或当不必为其事，掾从镇南夜解，则又非此法。掾，许长史子也。若是太清解，讥Ｅ用剑者，应不得反望故乡。而掾游处方台，还本居邦也。神剑用之而解化，则能游宴太极，彩五星之灵轨，焕七元之威光，以范仪烈映真气，故轩辕乔山之葬，剑舄宰缮。王子渤海之家，剑鸣空椁；王乔有京陵之墓，剑飞冲霄，斯实真验九玄，精应太灵，神方灵致威剑之妙化也。诸以剑尸解者，以剑代身，五百年之後，此剑皆自然还其处。诸以剑解者，不必止是。用丹书者，空剑亦可幽响无闻，恍惚难寻，不可得言矣。不可得为之者，见之者惟当应之於心耳。神奇，变动无方，非复物理所期，正当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化，即事从宜耳。为之者亦不觉其所以，见之者固莫测其所然。轩辕彩百山之铜以铸鼎，虎豹百禽为之视火参炉鼎，而轩辕疾崩。葬乔山，五百年後山崩，宝剑赤舄宰缮。一旦又失。王子乔者曾诣锺山，获《九化十变经》以隐遁日月，游行星辰。後一旦疾终，营冢渤海山。夏襄时有发王子墓者一剑在北寝上，自作龙鸣，人无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乔墓在景陵，战国时复有发其墓者，见一剑，人欲取视，其剑忽然上飞去。王子乔事，旧说浮丘公携与乘鹤，共登嵩山。此事不同，解化时年正十五六耳，故戴远游冠也。昔葛洪云，阴君授鲍靓尸解之法，後死，埋石子岗。有人发其棺，见一大刀，冢左右有人马之声，遂不敢取。此似解剑法而不能飞去，此是用灵宝太玄阴生符朱书刀矣。太清之下，故得主者而已。按《玉清灵传》说总真带剑，杨君说桐柏带剑，此并应是先解剑化也。真人用宝剑以尸解，蝉蜕化之上品也。夫尸解之法，多如蝉蜕。今此剑非蜕也。故云上品，明变遁之高道。营造剑之时，先斋戒百日，乃於幽隐处，近清泉，立西向屋，作灶口亦西向，善锻人炼好铁，生铤合炼成，令得八斤为足也。若欲穷其精理，当用竹炭。又以铜锡柔澳，如此用岁月功夫殊多，所以古人作剑，三年然後成也。薛烛云：欧冶铸剑，赤钟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今以此合烧，则炼多而不燥，刚利而销。其锻人亦须温良，新衣沐浴，造剑之日，尤不得饮酒食肉及游履淹秽。用七月庚申日，八月辛酉日，使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厚三分半，谓背脊上近柄间，令厚三分半也。至两刃际，可减一二厘耳。又向刃边，先煞背二分，乃立刃至抄，亦以渐令薄也。杪九寸，为左右两处，当从项定度，整三尺，刻背为刃，亦广三分八厘，必使中脊馀六分也。抄九分，合煞两边，令尖煞抄，锋令有两棱如戟，抄煞锋也。其柄用长短令高二寸四分，身长二尺四寸，则馀一尺二寸六分以柄。铁因当中央，令广九分，厚二分，与相连。柄操梓材，近环围四寸九分，刃围三寸九分，皆以钅 口竟为正。若作剑装，则促扁於此也。剑头可安录，谓发始炼刚，仍使身相连，勿别作模合作钉连之，都使外形大小厚薄相似，乃凿除应空之内，亦可先钻作数孔凿为易，其伏基处凿镘之。都毕，令大高二寸四分，横分广刘，对中径二寸八分，内方员径四分，形古今多法，或正圆，或狭长，或如鼎耳，乃有十许种。今此经中所图，亦是显其左右法耳，非正定形也。谨准制古，今取其合度，立图如右。又之内不得正圆如竹，亦不得正方如界尺，当令内面小方而外落棱角，必令得刻己刃字，不甚邪转，惟使长三尺九寸耳。尺寸、度数、厚薄、形制并备如别图。寻古今尺长短不同，九章算法皆积毫厘之度。晋中书监荀勖善音律伎艺，常恨八音不调。後有人掘地得一玉律，铭题周世，短晋尺四分半，以改定音律，声韵合度。今宜用此尺为准，所以示者，总真、桐柏并以周时作剑，用周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录者，镂刻剑，左右面刻之，作刃字，面有九刃字也。背上刻作九己字也。深刻字皆从刃背而下，顺刃谓两边刃，及己字皆对；从刃背边起俱下就刃，故曰顺刃也，顺而刻之，随曲转，故曰顺也，谓刻处得以金银间之，益分明佳也。剑身刻象，中央复有竖起，如小手者，名之曰伏基。伏基之义，谓为日月之基隐秋光景也。内左面为日字。内者，即小之中伏基也。刻右面为月字，先又圆刻日月之外为郭也。五百年还出，以挥五岳，入以藏无间，谓潜灵遁迹，隐影藏形也。下以制九阴，谓可以摄召九阴之神也。上以承玄冥，谓北斗玄冥星主隐变也。卫足以逐邪魔，威足以鉴七精，谓控威秉势，鉴照七星也。仰以映五气，谓五行之气常栖映也。俯以代身化形矣。欲知剑之左右内外，以剑正指南，使剑背在上，使剑刃在下也。於是以东面右，西面为左，东为内面，西为外面。此剑尺度长短、广狭、厚薄，刻镂文字，乃太极四真人灵剑模范也。上清真人亦皆带剑，上清之剑，并是太极所造耳。故此经为太极之法，乃四真人定范，何必须昆吾之金、割玉之铤也？此盖明不必须精铁所存者，模范而已。王子乔剑，乃凡下之铁耳。乔山尸解之剑，非昆吾之流金也。轩辕驾龙玄圃，是步纲之以紫囊。欲去时，以系剑右，以曲晨飞精书剑左面，令至剑杪也。又太极藏景符飞精书纸，盛以绛囊，欲去时以系剑鞘右，以曲晨飞精书剑右面，令至剑杪也。又太极录形符以飞精书纸，临去之日服之，身生七色之口，自有电光。右以曲晨飞精书剑背，令皆两刃之际也。又太极解化符，恒日服一符，七年化去，朱书竹中帛秘要也。是合曲晨丹成，临欲解化时以题剑。七年以後，朱题剑亦能解化。

陶隐居曰：晋永嘉中，刘忄画（呼麦功。）奇识，亦云是异人作此剑，乃方佛符字殊细，设娄罗曰大乘法，而铁甚快利，宋来便恒供御卫，名曰刘忄画钹尚千牛刀。同宝女己易去麾刻处，亦渐渐欲灭。又见有四五故，并相似如一，不知其剑身何在。东山顾居上亦造此剑。诸人有同时共制者，今犹存焉。大抵违谬不可具说，乃有铜铸作环，以钉铸着故刀。如此并可以类推。今此仪式，惟是陶隐居所匠深构心解，亦谓理极，未知必同太极模范不耳。凡试刃之利钝，取中形芒数枚急束，以一悬其抄，系于杖头，令一人执之。乃以刃一斫，芒断而犹连，计芒多少为优劣。刘忄画钹千刀皆旧斫十三芒。又有一百炼刚刀斫十二芒，国中惟称此为绝。而近造神剑，斫十五芒。观其铁色青激，光彩有异，盖薛烛所谓涣如冰之将释者矣。顷来有作者十馀人，皆不及此。作刚朴是上虞谢平，凿镂装治是石尚方师黄文庆，并是中国绝手。以齐建武元年甲戌岁八月十九日辛酉，建於茅山，造至梁天监四年乙酉岁敕令造刀剑形供御用，穷极精功，奇丽绝世，别有横法刚。公家自作百炼，黄文庆因此得免隶役，为山馆道士也。《周礼》制剑长三尺，柄居五寸，是六分之一也。内刃广二寸半，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秤一斤四两，今秤二斤十两也。今公家剑长四尺七寸，柄居一尺五寸，是三分之一小减也。刃广一寸六分，轻重不定。此宝剑长三尺九寸，广一寸四分。而经有刀剑两名。晋武帝大始十年，中书监荀勖及张华等校定锺律八音，不与古乐相谐。由汉来用尺渐长，乃更依《周礼》积黍法制尺，以量铸新器，募求古物，得周世正玉律，比之毫厘无差。因击古锺，以律命之，亦皆响合，兼以七锺古物相课皆会。又得汲冢竹简，亦长二尺四寸。於是施用，谓之古尺。阮咸听荀乐声以为高功，非兴国之音。咸亡，後有人掘地得铜尺，长荀尺古尺之四分半。时人以阮咸之解音，遂复施行，谓之官尺，令司农相承以制五尺，并取积寸以作斗斛也。宋元嘉中，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制物每欲广大，又加官尺寸半。民间复有相与用之，至今谓之为尚方。御府都水材官用尺，乃复长民一分，推如众例，则以古尺为胜。锺律宫商，自然响会，是合精神冥数。且周世有又二真剑之时，兼荀张穷极精巧，时又有束、雷焕之徒，妙贯神鬼，阮咸虽善音乐，而性度纵诞，不能清切，故以单缓为好耳，掘地铜尺犹应是后汉时物也，梁天监四年，又更校尺以调正锺律，定用张荀古尺半分，於事合衷。今施用名曰法尺。

又曰：若欲潜遁名山，随时观化，不愿真官，隐浪自足者，当修剑尸解之道，以曲晨飞精书剑左右面，先逆自托疾，然後当抱剑而卧也，谓先伪称疾。寝卧数日，拇授脱剑青囊，拔出题书及系符。都毕，於是抱之而祝，须天马迎至，解衣而游，勿令人知觉也。又以飞精药密拭剑，呼剑名字。祝毕，勿见太一以天马来迎於寝卧之前，於前上马。若女子，则以辎来迎。古来诸仙多有托以余物，或用竹杖，或巾屧。惟鲍靓用太清刀法，此神变，假类会形，不可以理趣相求，真奇事矣。天马者，吉光腾黄之什。古画图有此兽形，皆昔真人所显相传示也。吉光似鹿，腾黄类马，男则单骑，女则驾也。太极真却庶太一使者赍马执控，并迎以宝衣。忽而来，不知所以然也。太一主仙蜂也，马去之时，虽众医侍疾，子孙满侧，则我易服束剑，流景变迹而不觉我之云为也。所谓化遁三辰，巅徊月精，呼吸万变，非复故形者也。

又曰：极上化符以飞精书纸，盛以紫囊。欲去时，以系剑，藏景符以飞精书纸，盛以绛囊。欲去时，以系剑鞘。诸仙人多以竹杖，不必尽得剑法。或是太清术耳，假物变化，不可一类求之。

又曰：夫修下尸解者，皆不得返望故乡。上解之道名配紫简，三官不得复窥其隙，但畜神剑，与之起居相随。十三年自能化形，不必须药书之，若不辩作药，七年之後，但以丹书剑，亦能潜化也。单行此法，似不得反故乡矣。自不及曲晨之妙精，吉光腾黄之延控也。虽单此，犹贤於太清杂法，兼得改形练化，游宴太极，其用他药得尸解，非是灵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乡。反故乡，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执之也。太清尸解之法，那得比太极之化遁乎？太清尸解法，五符中有太玄阴生符。又用牛脂煎锡药丸两事耳，无复余方也。用制剑之法，具在符图诀中。其後用解化之道，又非常修之事，故并不载。

卷六百六十六　道部八

道士

《太霄经》曰：人行大道，谓之道士。又云：从道为事，故称也。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遂召幽逸之人，置为道士。平王东迁洛邑，置道士七人。汉明帝永平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为九州置坛，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谒陈炽法师，置道士五十人。晋惠帝度四十九人，给户三百。

《真诰》曰：刘翊字子相，後汉人也。世居颍川，家富，以济贫为事，为陈留太守。後去官，入山为道士。

又曰：淳于斟字叔夕，会稽人。汉桓帝时为县令，入山修道。

又曰：刘宽字文饶，後汉南阳太守，年七十三入华山，服丹枣。

又曰：王郎字法明，太原人也。入茅山，师陶隐居。以梁大通三年正月十四日化。隐居为制铭志，并设奠云：“纟夭冕岂荣，随璜非宝。万里求真，缄兹内抱。”

又曰：陶弘景父真宝，清辩有才学，工草隶，闲骑射、药术。而陶隐居亦善隶书，虽效王书而别为一法，文章尺牍为世所重。

又曰：孙韬字文藏，会稽剡人也。入山师潘四明，参授真法，学摹写，遂大巧妙。後学王书，殊有深意，当时称之。南洞大碑及许长史坛碑，并是韬迹也。陶隐居手为经题，握中秘诀，门人罕能见之。惟传孙韬与桓二人而已矣。

又曰：朱仲尝於会稽卖珠，汉高后时人也。仲以素书倚酒於女几家。几盗写，学其术。

又曰：道士不欲临丧损神坏气，所以去世不仕，而独存焉。惟父母及师，不惧性命之伤，必临其丧，以此而伤是无伤也。

《抱朴子》曰：薛旅字季和，燕代人。周武王时，学道於锺山北河。经七试而不过者，由淫佚鄙滞败其试耳。

又曰：郭文举，河内轵县人。入陆浑山学道，独能无情意不生也。

又曰：吴大帝时，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累世见之，号八百岁翁。人往问事，阿无所言，但占阿颜色。若欣然则事吉，若惨戚则凶，若含笑则大庆，微叹则深忧。如此候之，未曾不审也。一旦忽去，不知所之。

又曰：范零子少好仙道，如此积年。後遇司马季主，季主同入常山中。积七年，入石室北。东角有石瓮，或作石牖。季主出行，恳戒之曰：“慎勿开。”零子忽发视之。季主还，乃遣归。後复召至，使守一铜匮，又戒勿发。零子复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季主乃遣之，遂不得道。
又曰：冯良者，南阳人。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佐史。迎督邮，自耻无志，乃毁车煞牛，裂败衣帻，去，从师授《诗》、《传》、《礼》、《易》，复学道术占候游，十五年乃还。州郡礼辟不就，诏特举贤良高弟。半道委还家，年六十七弃世，东度八山，在鹿迹洞中。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也。修尚黄老，汉成帝重其道德，常宗师之，愈自损退。成帝请之，若值望之章醮，则待事毕，然後往。《老子章句》有安丘之学。望之忽病笃，弟子公沙都与於庭树下，望之晓然有痊。时冬月，鼻闻李香，开目则见双赤李着枯枝。望之仰手承李，李自堕掌中。因食李，所苦尽除，身轻目明，遂去，莫知何在也。
《道学传》曰：燕济字仲微，汉明帝时人也。少好道德，不仕，周游名山。後居武当山，寝息无常所。或因积石，或倚大树，四时衣服不变。恒散。亦有练巾。
又曰：鲍靓字太玄，上党人也。汉司隶鲍宣之後，禀性清惠，学通经史，修身养性，蠕（而兗切。）动不犯。闻人之恶，如犯家讳，人多从授业。杨道化物，号曰儒林。
又曰：王嘉字子年，陇西人也，在东阳谷口凿岸穴居，其徒数百，各自穴处。为却什短陋而聪察滑稽，有问世事善恶，终不直说，过率有验。
又曰：严遵字君平，蜀郡人也。修道自保，与人子言孝，与人臣言忠，与人弟言顺，各因其法，导之以善。
又曰：王远字方平，常降蔡经家。须臾，麻姑至，骑从半於方平。麻姑手爪如鸟，经私心曰：“时背痒，得搔之佳也。”方平曰：“姑神人，汝何遽此？”遂鞭之。经愿从方平学道，方平使背立，从後观之曰：“心邪，不可教之仙道。”乃与度世术。
又曰：庾承仙字崇光，颍川人。明老庄，隐文江县白水台。立庐舍讲肄，儒士释老授其学。隐居江南，累诏不出。後来始兴讲《道德经》，剖析凝滞。
又曰：薛玉宝字延世，沛国人也。梁时师玄圃先生，以文章见美。善书翰，尝书一章於崇灵观道正省壁上，见者玩之也。
又曰：东乡宗超字逸伦，高密黔陬人也。尝露坛行道，奁中香尽，自然满溢。又炉中无火，而烟气自生，氤氲周遍，久之不歇。
又曰：张裕，天师十二世孙，起招真观植名果，尽山栖之趣。梁简文为制碑。
又曰：昔晋陵人钱妙真，于茅山燕口洞得道，门人立碑於茅山。劭陵王为观序，今具存焉。
又曰：梁武帝天监二年，置大小道正。平昌孟景翼，字道辅，时为大正，屡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讲说。四年，建安王伟於座问曰：“道家经教，科禁甚重，老子二篇，盟誓乃授，岂先圣之旨，非凡所说耶？”景翼曰：“崇秘严科，正宗妙化。理在相成，事非乖越。”

又曰：刘法先，彭城人也。时顾欢着道经义，於孔德璋多有与夺。法先与书讨论同异。顾遂屈服，乃答曰：“吾自古之遗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觉醒悟。既往狂言，不足在怪。”又云：法先每见道释二众，亟相是非，乃着息争之论。顾欢又作《夷夏辩》。或及三科，论明释老同异。

又曰：张诜，吴郡嘉兴人也。善玄言，屡讲老子，修行上道，讨论上经，人自远来集也。诜寻求真秘，甚识宗尚。

又曰：陈景尚，吴人也。善讲诵，道释中皆不能及。制灵书经，大行於世。梁劭陵王甚重之，召景尚随王之郢，终於江夏。

又曰：桓字音舒，东海丹徒人也。梁初，昆仑山渚平沙中有三古漆笥，内有黄素写千君所出《太平经》三部，村人惊异於经所起，静供养，先呈陶隐居。隐居云：“此真千君古本”。将经至都，便苦劳疟，诸治不愈。陶隐居闻云：“此病非余，恐取经为咎，何不送经还本？”即依，二日送，寻愈。

又曰：曹宝字世珍，丹阳人。善为步虚两京冠，绝贵，游见者皆称赏焉。

又曰：严智明字惠识，晋陵人也。授性有善声，幼工诵咏声。明帝有疾，每引法众於内殿行道，闻智明咏经，甚怀赏悦，云疾为之愈。及法席既解，智明还外，帝中夜不安寝，敕呼智明对御转诵，即觉欢。

又曰：徐师子字德威，东海人也。陈武帝立宗灵大观，引德威为观主。後卒，文皇敕赍秘器葬焉。

《太平经》曰：严寄之字静处，丹阳句容人也。为道士，事亲至孝。住石渚观，母老，不敢远离。乃迎母，於观边立小屋，以尽温清。母终，毁瘠过礼，识者嘉之。

又曰：郗字方回，高平金乡人，为晋镇军将军。心尚道法，密自遵行。善隶书，与右军相埒。手自起写道经，将盈百卷，于今多有在者。

又曰：张孝秀以王元规笔迹妙巧，频相请屈。元规但玩泉石，终日抚琴啸咏，了不执笔。临还，止为行书数行而已。孝秀雅相推惮，弗敢固祈。今简寂馆长榜犹有笔迹也。

又曰：许思玄者，许远游之弟也。生而好道，儒雅知名。晋简文帝为俗外之交也。

又曰：任敦尚，博昌人。永嘉中，投茅山讲道集众。敦窃叹曰：“众人虽云慕善，皆外好耳，未见真心可与断金者。”

又曰：晋陆纳为尚书令，时年四十，病疮，告杜拐雌：“奕世短寿，临终皆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疮。”恭为奏章，又与口飞散谓纳曰：“君命至七十。”果如其言。王右军病，请恭。恭谓弟子曰：“右军病不差，何用吾。”十馀日果卒。
又曰：蒋负刍，义兴人也，与晋陵薛彪之为俗外之交。去来茅山，有志栖托。齐永明中，暂下都。陶隐居一遇，便尽素契。陶後解绂结宇中茅，（中茅山也。）仍请负刍度岭相就，经典药术常共论之。
又曰：杨超字超远，东海人也。出入事陶隐居，往复与陶论难，得为入室。
又曰：诸惠开字智远，吴兴乌程人也。每以戒行自修，拯济为务。齐大明八年，天下饥馑，惠开有少谷实，乃悉分赈，乡邑赖之。有三人积饥食饱而致死，其家诉县，称惠开饲煞饿人，苦相诬谤。邑令笑曰：“乞食饱死，反怨主人，法无此科。”遣而不问。
又曰：濮阳者，不知何许人。事道专心，祈请皆验。郑弟（音弟）女足跛，阳疗之，寻差。晋简文废世子，无词，时使人祈请於阳。於是中夜有黄气起自西南，遥堕室，尔时李皇后怀孝武。
又曰：许迈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远游。志求仙道，入临安西山，经月不返，人亦不知人所之。先娶散骑常侍吴郡孙弘女为妻，迈居临安式中，为书谢遣其妻，云：“欲闻悬雷之响，山鸟之鸣，自为萧韶九成，不能胜也。偶景青葱之下，栖息岩岫之室，以为殿堂广夏，不能过也。情愿所终，志绝於此，吾其去矣，长离别矣。”
又曰：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钱塘人。早慕冲虚，年十八，父为娶妇入前门，伯玉後门出，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在山三十馀年，隔绝人事。一说云：伯玉初游南岳，路入闽中，飞湍走险。伯玉泊舟晚濑，冲飙忽起，山水暴至，激船上巅，崩落绝嶂。徒侣以为冰碎，缘阻寻求，见伯玉自若，以小杖舟，涉不测之泉，众以骇伏。入霍山而去。初隐瀑布山，齐高祖钦其风，欲与相见。辞以疾而去。帝追恨，诏瀑布山下立太平观，孔稚圭立碑。
又曰：张陵博学，及河洛天文，悉穷其妙，静处衡门，不求闻达。弹琴咏诗，顺志而已。
又曰：龙威丈人，山中得道者也。时人莫知其名，号曰山隐居。傲然不群，高绝人世。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阳人也。自号华阳隐居，常谓人曰：“我心恒如悬镜，触物不遗。”好行阴德，拯济困穷，合施诸药，远近赖之。平生尝昼眠，看书必至半夜。好闻松风之声，少拘奘。晚惟进钅迅答、紫菜、生姜，饮酒能至一斗而断不醉也。
《老氏圣纪》曰：神医中岳仙人成公与，以姚氏泓十五年七月六日仙化，门徒欲厚葬之。与忽然重起曰，“道士绝累，与俗有殊，胡为哀哭厚葬？但建修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功，此乃合太古淳真人法也。”言讫而化。明日中时，有叩石室者，门人出视，见两童子，引入户，公与起去。葬于巩县界洁素里。

又曰：孟道养字孝元，外名援，平昌人。少时闻有法席，不问远近，往观听焉。及长，性沉静，学专为己，不求闻达。闭户开窗，披书玩古。及入室，读诵声才出口，有刘缓、戴诜相造，研论窗玄理，各叹伏，以为迈绝。

又曰：吴猛字世云，豫章人也。性纯孝；夏夜在父母侧，不敢驱拂蚊纳，恐去己而集亲。年三十，邑人丁义士奉道以术传之，乡人隐铜为设酒，既去，酒在器中不耗。道士舒道云病疟比年，猛授以三皇诗使讽之，顿愈。尝还豫章，以白羽画江而渡。县东有石笥，历代未尝开。猛往发之，多得简碟，古字不可识。县南有峻石，时立千仞，猿不能上，猛仗策登之。县令新蔡千庆好畋猎，猛屡谏不听。后庆大猎，四面引火烘天，而猛坐草中自若，鸟什附左右，火不能及。庆大骇，因是悔。王敦于坐收猛，俄失之，敦大怒。是岁敦败。猛登庐山，见一叟坐树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又有玉疯囮室，见数人与猛语，若旧相识，设玉膏终日。猛又乘铁船于庐山顶。

又曰：钱妙真，晋陵人也。幼而好道，便欲离俗，亲族逼以适人，泣涕固免，遂居大小二茅山。后往燕口洞，手裁书并诗七章与陶隐居。

又曰：孔灵产，会稽山阴人也。遭母忧，以孝闻。宴酌珍羞，自此而绝。饣蔬布素，志毕终身。父见过毁恻然，命具馔。灵产勉从父命，咽以成疾。父以人有天性不可移，遂不复逼。深研道几，遍览仙籍。宋明帝於禹穴之侧立怀仙观，诏使居之。迁太中大夫，加给事。高帝赐以鹿巾猿裘竹素之器，手诏曰：“君有古人之风，赐以林下之服，登泛之日，可以相存也。”

又曰：张绎字士和，吴郡人也。奖励学徒，整肃法事，屡讲众经，理致深密，词端华辩，当时所宗。梁武帝雅相钦赏。时陶隐居着《法检论》，明释老二教。绎往复讨论，甚有条理，隐居嘉焉。专心道法，居贫守约，善八体书，别制口篆。作《茅山南洞碑》，甚工。

又曰：宋文同字文明，吴郡人也。梁简文时，文明以道家诸经莫不敷释，撰《灵宝经义疏》，题曰谓之通门。又作大义，名曰《义渊》，学者宗赖，四方延请。长於着撰，讷於口辞。

又曰：王遂起，太原人，为集真观主。性少眠，纵卧熟，犹觉人语。言论相涉，即领其辞，莫不叹其清寤。

又曰：昼夜不卧，日月合光。

卷六百六十七　道部九

斋戒

《太上经》曰：思神、录气，习法、登阶，名之为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极真人曰：斋莫过乎灵宝，其法高妙，不宣於世。仙圣口诀，秘而不书。太一斋法，玄之又玄。

《指教经》曰：奉道不斋戒，如无烛夜行，失道自苦耳。

《太真科》曰：修三守一斋为本基，学道以斋戒为本。太上所重，老氏所营，仙真所赖。

又曰：道士能日中一食，不餐秽恶。随月斋戒，昼夜不怠。不害一切，拔度奚，当得至道。

又曰：道士修经习业，以《道德》二篇为先，斋戒授之，度人济己也。

又曰：救解父母疾病，当斋官露台。斋中奏子午章，若到必感。

又曰：玄清玉皇之道，上皇天帝授太微天帝君、三元紫精君、真阳元老君，後以付太上道君，以传金阙李君。李君传太灵真人南岳赤君，又紫元夫人以传清灵王君。王君传南岳魏夫人，夫人传杨君，使授许长史及掾。授授者斋戒七日。

又曰：众真授道，先斋戒百日，或三十日，或十日。又当先告斋一日，以洗素心。三十年六传，寻上经斋戒无如此者。行之四十年，太上迎以玉轮，登上清为上真。

《三皇经》曰：凡斋戒三事，以定心口身之业也。

又曰：凡斋戒，讲灵元谱大经，服内文，以成其道。

又曰：凡斋者，服三皇内文，以成隐显之道。

《登真隐诀》曰：道斋谓之守静，谓斋定其心，洁静其体，在乎澄神遣务，检隔内外心斋者也。

又曰：修道之人须斋戒，礼谢七世之愆。

又曰：上清每以吉日会五真，凡修道之人，当其吉日，思存吉事，心愿飞仙，立德施惠，振救穷乏，此太上之事也。当须斋戒，遣诸杂念，密处静室。

《真诰》曰：斋戒不可杂处，必乱正道也。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竞乱，精神躁秽之日。当斋戒不寝，遣诸可欲。凡五卯之日，常当斋戒，入室东向，必拜在神念气，意所陈。

又曰：汉建安中，左慈闻句曲山在金陵，通峨眉罗浮，故度较邪之。遂斋戒三月而登此山，乃得其门入。茅君授以三种神芝，宿启功仪，曰：“捧香仙女下卫斋戒之人。”

又曰：太极真人授太上口诀，千岁五传，依隐书之制，斋戒五日，乃授立约。

《珠囊》曰：凡入五岳，以甲子上旬之日沐浴，斋戒七日乃行。若名山有芝英奇药者，奉之作素奏丹书其文，乞登仙度世，飞行上清。再拜，放自鸡犬各一於石上而去，然後求芝英奇药，所欲必获。恶鬼老魅不敢试，人若学道不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术，入山多厄。
《抱朴子》曰：家有三皇图，先必斋戒百日，乃召致天地五岳社稷之神，後圣君命清虚小有真人撰集上仙真录，总名为上真正法，以慑万邪。百年再授于人，须斋戒方得。
《三元品经》曰：学道之本，当先修中元。斋戒之法，赎罪谢过於太真，则书名玄图。
《灵宝赤书》曰：元始五老诸天帝皇帝，以岁六斋之月，会於上三天灵都宫，元阳紫微之台，集算天元，推校运度。又云：紫微宫旧格丹书白素，斋戒百日诵之。
《太素玉录经》曰：斋戒存思，诵习此经。精进无怠，神通智达，位为太素真人。
《大平经》曰：真人云：人之精神，常居空闲之处，不居污浊之间也。欲思还神，皆当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斋戒则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诉人，所以人病积多，死者不绝。
《八素奔辰诀》曰：七曜五星，审识形色，见之早晚，于庭伺之。若晦冥之夕，皆於寝室存念，斋戒修行，如存奔日月之法。日中赤气紫芒者，为曜灵九神华芒也。月中黄气白光，八朗之芒，是为月华夜精，道人皆知。服日月之气，而吸九华灵芒，能修存奔日月之道。安妃授杨君书二卷，皆是奇法。日月之道，甚多高妙。
《上清金阙灵书》曰：太上之吉会日者，高真集宴庆献之日也。回元者，太上之更始日也。甲子阴阳之首气，月晦改度之初萌，故为新日也。不知此日者，不得解罪除过，不得刻简上真。当须斋戒，於是日思存吉事，此回元诀也。
又曰：《黄庭内景经》一名《太上琴心文》，又名《大帝金书》扶叶大帝君宫中尽诵此经。金简刻书之，故曰金书。又名《东华玉篇》。东华者，方诸宫名，东海青童君所居也。其中仙曹多斋戒诵咏，刻玉书之。
又曰：太极左真人曲素诀辞，一名《九天凤气玄丘大真书》。太上授太极左真人，真人传东海方诸宫青童大君，使传道士宿有名应神仙真人者。之二十年，得见三元君斋戒青金之誓，以代盟约。
《八道秘言》曰：欲行九真之法者，斋戒静室，至须专寂心祷，飞仙上登紫庭。
又曰：九天凤气玄丘真书，玄都丈人仙科授，斋戒三日，之者得仙。
《道德经序诀》曰：尹喜知紫气西迈，斋戒相见道真。及老子度关，授二篇经义。
《灵书经》曰：十部妙经，金字玉简，诸天真仙斋戒月日，上诣玉京诵其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威仪经》曰：斋戒景福，度人先为，先人後己，与志玄同。一本行书曰，授灵宝赤书者，必先斋戒。

《东卿司命经》曰：先师王君昔见授《太上明堂玄真上经》，斋戒休粮，存念日月，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此上真道也。太上玄真经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闻玉金之道耳。季伟者长斋三年，竭诚殚思，乃能得之。神光映身，然後授书，此真玄之道。要而不烦，吾常秘宝藏之囊肘，後以相示慎密者也。好道者欲求神山，宜先斋戒登山。昔左慈斋戒三月，拜礼灵山，竭诚三年，然後二茅君引前。

又曰：《黄庭内景玉经》曰：“扶桑太帝君命赐谷神王传南岳夫人，授授斋戒九日。”

又曰：《三元真一经》，金阙帝君所守，东海小童以传涓子，涓子传苏君，苏君传周君。授授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七日。四十年传一人，十人止。後圣道君命清灵小有天王修集上仙真录总名，紫元夫人传王君，王君传南岳魏夫人，夫人传杨君，杨君传许掾，授授斋三日，或七日。凤真之文，大上授太极左真人，真人传东海方诸君、青童君，此亦众真相传，授授斋三日，之九年，得见二元君于上清金阙。

又曰：《太上智惠经》太上付上相。又紫元夫人传王君，而王君传南真，南真传杨君，今授许长史掾，授授斋戒五十日。

又曰：太丹隐书飞真之道，存想之法也。此盖杨君止抄一经，诵以与长史耳，亦独九真之龙书也，未见斋戒之法，不可遵行。《真诰》有朝大素法云：授洞决旋行，太丹隐书存三元洞房者，即谓此也，但不具耳。世有周咀堙注洞房事，亦是抄耳。此经语而注之，为施修之法，未见真本而事旨不具。

《名山记》曰：大茅山有小穴口，石填之，但精心斋戒，可得而游，中茅山东亦有小穴，穴口如狗窦，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阔，外以盘石掩塞穴口，故馀小穿如杯大，使山灵守卫之。此盘石亦时开发，若勤恳斋戒，寻之得从而入，易於常洞口。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预斋戒，则三茅君於句曲见之，授以要道。入洞门句曲，有五门，立志斋戒三月，靴ɳ创逝者可入矣。

《九天经》曰：玉辅上宰斋戒建节，侍於太清。

《法轮经》曰：仙公斋戒，未及岁年而感召天真下降净室。

又曰：念真斋戒，缄口慎言。

《灵宝大戒经》曰：不授大戒，徒为长斋。

《四极明科经》曰：凡学上清之道，奉其宗师，入室斋戒。

《太上科》曰：凡经从师授，皆真官侍卫，须斋戒讲诵。

《雌一五老经》曰：长修善行，日中乃饭，斋戒三年，乃得授《大洞真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丹简墨录》曰：道之去圣日已远矣，传写科戒谬误者众。若有所疑，师不能解者，可斋戒一月，求灵应之审。灵仙感降，报语於人。
《传授经》曰：斋者，简素为上，神先映身。
《集仙录》曰：昆仑玄圃见正一真人，勤苦斋戒，读经崇道。
《大霄琅书》曰：立三本书，一为长镇，一为供斋，一为研习者。常自随所住室中，别置格上，躬自出入，勿使委非。其所写经之时，须先斋戒。经中有图，图或别卷，各有侍官典图。真吏请问经，曰：“道不存师，斋诵无感。”
《玉金经》曰：众真登太琼台，斋戒三月。
《崆峒经》曰：太上道君斋戒於西那玉国罗浮之岳。
又曰：青精丁仃乍方，太极真人传王君，授授之际，斋戒十日，二千六百年传十人。口牙玉方，王君传南岳魏夫人，斋戒五日，服之可以绝，去尸虫。王君游观天下，诣龟山，斋二月。又斋戒三年，诣太素。还西城，又斋三月。授书周君，少遇中央黄老君游丹城，乞长生度世之道。授以上真之道，乃还，登常山石室中，斋戒念虑，久历岁时，後仙去。
《道学传》曰：左敦字尚隐，口阳人。口阳山即茅山也。敦所居山舍西五十里，有一石室，西南二里，复有一石室，皆容数十人。西南室，父老传云，有铜牛出，皆铜引铜卷，相传号为铜室，曲入至深，立北通潢池，而洞昆仑。每三元斋戒之日，敦往二室祈祷，皆能仿佛真形。
又曰：陆修静字元德，吴兴人。太始七年，率众建三元露斋。
《太真上苍元上录经》曰：凡有生之域，清少浊多，秽障相缠。行善不立，邪气来侵，强魔守试。上学之人，斋戒存思，禁隔嚣尘。非类之物，唐突去来，皆是秽浊。当择日斋戒，破淹之符，以玉清。
卷六百六十八　道部十
养生
《太平经》曰：养生之道，安薯养气，不欲喜怒也。人无忧，故自寿也。
又曰：一者，数之始也，生之道也，元气所起也，天之大纲也，故守而思一也。子欲养老守一最寿，平气徐卧，与一相守，气若泉源，其身何咎。是谓真宝，老衰自去。
又曰：古者三皇之时，人皆气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学真道，乃复得天地之公。求道之法，静为基先，心神已明，与道为一，开蒙洞白，类如昼日。不学其道，若处ウ室而迷方也。故圣贤遑骇。
《太上经》曰：守一则谛定心源，守静则存神忘形，定气通无，道成真降。
《三元真一经》曰：体百神者，耳为帝君之窗门，目者太一之日月，鼻者三元之丘山，口者绛宫之朱渊，眉者白元之华盖，者明堂之林精，舌者元英之龙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齿者胃宫之威力，手者胆神之外援，足者肾元之灵关，阴极者洞房之真机也。

又曰：涓子授苏林守三真一之道，後林复诣涓子寝静之室，无复之矣。留一纸书置卧内，以与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大帝所秘，精思十二年，三一见相，授子书矣。但有三一，长生不灭，况复守之乎？能守三一，名刊玉札，况与三一相见乎？加存洞房，为一清公；加知三元，为五帝君後，金阙帝君，所以乘景迅□，周行十天者，实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也。世之学者，皆尊守一，当令心朴神凝，体专诚感，所以百念不生，精意不散，但有三月，内视注心，一神系念，不散专气，致和由朴之至也，得之速也，自朴散真离，华伪互起，争竞乱生，故一不卒感，神不即应，非不欲往存之者。不专思之者不审，故起积年之功，绝有仿佛耳。三一之法，上清真书之首篇，高上之玉道，神仙之津途，众真之妙诀。子能守一，一亦守子；子能见一，一亦见子。一须身而立，身须一而生。守一之戒，戒於不专，专复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不恒，则三一去矣，身为空宅。

《五符经》曰：知一者，尾不知也；不知一者，尾能知也。一者至贵，无偶之号。必欲长生，三一当明；思一至饥，一与之粮；思一至渴，一与之浆。一能成阴生阳，推行寒暑。其大不可以六合隐，其小不可以毫芒兆。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存一至勤，一能通神。少饮约食，一乃留息。知一不难，难在於终。知真不为，与不知同，求之不己，登彼玉清。

又曰：养其气，所以全其身。

又曰：食气者，常有少容。

《老子》曰：道言微深，子未能别。撮其枢略，慎戒勿失。先损诸欲，莫令意逸。闲居静处，精细斋室。丹书万卷，不如守一。当制念以定志，静薯以安蜀，宝气以存血，思虑兼忘，宜想内视，则身神并一；静思期真，则众妙感会。专精积神，不与物杂谓之清；反神服气，安而不动谓之道。

又曰：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披甲兵。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

《太上真经》曰：一乃无象，求之难得，守之易失。易失由识劣，贪欲滞心，廓然无为，惟在守一。积而未极，皆由渐升，当在三元谛识神气，状貌名字，出入有无，生镇三宫，尸毒自去，圣真仙经，随因授之。

《八素经》曰：凡学至道，谛定其心，除患清身，知变革虑正。身清然後心定，心定则道成，道成则真降。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正化由定心，心定则识清，识清则会于道。

又太极真人曰：古人为道也，玄寂静蜀，念真存元，示渐引未，归识源神，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能见，见而能从，从而能习，习而能坚，坚而能成，成而不居。善人在於天下如橐乎？非与万物交争，其德常归焉。以其谦虚无欲也。欲者凶害之根也，无者天地之元也。莫知其根，莫知其源。圣人者，去欲入无，以辅其身也。

《太一洞真经》曰：两耳名为六合之高窗也。

又云：齐中名曰授命之宫也。

又曰：养生之道，耳目为主。杂视则目暗，广听则耳闭。

《裴君内传》曰：夫求道者，要先令目清耳聪为主也。且耳目是寻真之梯级，综灵之门户，得失系之。《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

《太清真经》曰：一切含气，莫不贵生。生为天地之大德，德莫过於长生。长生者，必其外身也，不以身害物，非惟不害而已。乃济物忘其身，忘其身而身不忘，是为善摄生者也。真道养神，神能飞化。

《太上三元经》曰：养生之道，必爱气存神，不可剧语大呼，使神劳气损。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纳以和六液。

《玄示经》曰：夫形体者，特生之具也，非所以生生也。生生乃以素朴为体，以气为元，以神为形，此乃生之宫庭也。以无为育其神，舒释玄妙之门，往来无形之间，休息於无邻，此所谓得玄明之生源。又云：外想宜绝，内注玄真，然後长生可罚。

《妙真经》曰：道人谋生，不谋於名。胸中绝白，意无所倾。志若流水，居若空城，积守无为，乃能长生。

《众真戒》曰：性躁暴者，一身之剧贼，求道之散梯也。用之者真去，改之者道来。每事触类，皆当柔迟而尽精洁之理。如此几乎道也。神者天地之所驰也，颐神养性，行生道气，以度难也，此乃上圣真人达识也。夫为道者当行此，以载其身。

《太一帝君经》曰：若能常行九晨照洞房泥丸之法者，检魂魄，制万邪，清净行之，以致灵仙之气降於寝室，所谓引三光九星，以照百神者也。

《上清列纪》曰：胎闭静息，内保百神，吞景咽液，饮食自然，身必寿考，可得陆仙矣。

《太上真却守要》曰：夫气者，神明之器，清浊之宗，处玄则天清，在人则身存。夫生死亏盈，盖顺乎摄御之间也。

《太洞玉经》曰：食玄根之气者，使人体中清朗，神明八聪，身有日映，面有玉泽，服饵朝液，悬粮绝粒，道要於金醴，事妙於水玉，所谓吐纳自然之太和，御九精之灵气者也。

《抱朴子》曰：长生之要，在乎还年之道也，延年除病其次焉。有不以自伐，若年尚少壮，而知还年阴丹以补脑，彩七益於长谷者，不服饵药，亦不失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百岁。凡仕之道有首苌：才所不达而困思之，力所不胜而张举之，深忧重怨，悲哀喜乐，汲汲所欲，戚戚所患，寝息失时，沉醉吐呕，饱食即卧，跳走喘息，欢呼哭泣，阴阳不交，积伤至尽，乖养性之方。耳不极听，目不久视，坐不至疲，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极渴而饮，饮不过多；不欲甚劳，不欲多汗及多唾；奔车走马，极目远望，多食生冷；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大寒大热，大风大雾，不欲冒之；五味不可偏多。凡言伤者，亦不便觉，久则损寿耳。是以善摄生者，卧起有四时之早晚，兴居有制和之常制，调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闲邪，有吞吐之术；流冲营胃，有补泻之法，节宣劳逸，有与夺之要。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养阳，然後先将服草木以救亏缺，後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於此矣。若有欲决意任怀，自谓达识知命，不泥异端极情，不营久生者，安可告养生之言哉。

《登真隐诀》曰：方诸青童云：人学道亦苦，不学亦苦。二苦之始乃同，为苦之终则异，为道者缘苦得乐，不为道者，从辛苦而已矣。惟人自生至老，自老至病，获身至死，其苦甚矣。心脑积罪，生死不绝，其苦难说，况复不终其天之年老哉？此不为道之苦也。为道亦苦者，清净存真，守玄思灵，寻师劳苦，历试数百，用志不堕，亦苦之至也。此为道之苦，数十年中，为苦之理乃有甚於彼。得道之日，乃顿忘此苦，犹百日之饥一朝而饱，岂复觉向者之馁乏耶？非道则不可。

右英真人曰：夫内接家业以自羁，外综王事以杂役，此亦道之不专也。夫抱道不行，犹无道也，握宝不用，犹无宝也。

紫微元君曰：疾之所生，生乎念多；邪之所兆，兆於心散。念多则事广，事广则累繁，浮泛莫捡，纷竞不息，内煎万虑，外劳百役，形神弊矣，众病安得不兴？高墉重关，犹恐寇至，况辟扉去防，自我致寇也？智以无涯伤性，心以为恶荡真。形来宰邵，声发入听，其为关意属想，实有增羡。魂者正神，神贵明信；魄者邪鬼，鬼尚狂悖。飞仙之想触见，必念慈护之情，遇物斯极，以此为心，心即道矣。

《九华经》曰：眼者身之镜，耳者体之牖。视多则镜昏，听众则牖闭。磨镜决牖，则能耻鞅万灵，眇察绝响。面者神之庭者脑之华。心悲则面焦，脑减则素，所以精气内丧，丹津损竭。精者体之神，明者身之宝。劳多则精散，营竟则明消，所以老随气落，耄已及之。

《真诰》曰：富贵者，破骨之斧锯，载罪之舟车，足诲愆要辱，为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览罪咎之难豫，知富贵之不可享也。遂肥遁长林，栖景名山，欲远此迹，自求多福，保全至素者也。斐君曰：三关常调，是长生之道也：口为天关，手为人关，足为地关。调则五藏安，安则无病。又存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于体，谓两手、两足、头也。头相恒青，两手俱亦，二足常白者，则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学仙於鹄鸣山中，亦时时出市道间，忽见一人着皮褶，柱桃杖。季道乃拜之，因语季道曰：”欲学道者，当巾天青，咏大历，踏双白，回二赤。”此五神之事，其语隐也，大历三皇文也。此即大素五神事，别有经品。

《黄老经》曰：士能遗物，乃可议生。生本无邪，为物所婴，久久易志。志欲外，无能守，以道为贵生。

《太上太真科》曰：一在人身，镇定三处。能守三一，动止不忘。三尸自去，九虫自消，不假药饵，不须禁防。久视之要，守一为先，次行师教。授职随才，依功进位，积善居尊，宣扬妙气，开导後生。

《三皇经》曰：天能守一，覆而不举；地能守一，静而能处；岳能守一，不避寒暑；海能守一，流而不还；人能守一，必得真仙。

《玄经》曰：道有大法，得之立得，是谓三一之道，当有将军吏兵，断绝恶道。

《上清玉皇》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元始，变化离合，与真洞灵。微哉难言。非仙不传。

《太上素灵经》曰：三一者，一身之灵，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体方而授物，脑宫圆灵而真。太上曰：真人所以贵一为真者，一而已。一之所契，元气造化。一之变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为身之天帝，中一为绛宫之丹皇，下一为黄庭之元主。而三之一真，并统身内二十四气以授生，生立一於身。上应太微二十四气真，真气徊和，品物流形，玄神浑分，紫房杳冥。上一贞，帝之极也；中一真，皇之主也；下一真，王之妙也。天皇得极，故上成皇极；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众妙。三皇体真而守一，其真极也，得一而已。

《集仙录》曰：凡动作视息，饮食语言，好恶是非，人各有岁月日时，随其所属，以定其分，此物理之常数也。身有应败之患，神有应散之期，命有必尽之势。夫神在则人，神去则尸，盖由嗜欲乱心，不能忘色味之。夫修其道者，在而无累，和而常通，善恶各报报应之理，毫厘无失。长生之本，惟善为基，人生天地间，各成其性。夫气清者聪明贤达，气浊者凶虐痴憨，气刚者高严壮烈，气柔者慈仁淳笃。夫明者伏其性以延命，ウ者恣其欲而伤性。性者命之原，命者生之根，勉而修之，所以营生以养其性，守神以养其命。人之生也，皆由於神，神镇则生，神断则死。所以积气为精，积精为神。故仙者内求，内密则道来；真者修寂，修静则合真。神者须积感则灵通，常能守一，则仙近矣，则与天地共寄於太无中矣。又能洞灵体无，则太无共寄於寂寥中矣。能洞寂则听视不闻见，与道冥矣。道者灵通之至真也，术丈变化之伎玄也。道无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术以济人；人之有灵，因修而契道。道之要者，在深简易之功。术之秘者，惟药与气也。上士服之，升为仙官；中士服之，栖集昆仑；下士服之，长生人间。於是太一元君述还丹金液之要，行於世。

又曰：木公金母者，二气之祖宗，阴阳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凝气成真，与道合体，且气之弥纶天地，经营动植，在人为人，在物为物，发大蕴，散无穷。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玄老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将自复，复谓归于道而常存也。长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养其气。

又曰：商王闻彭祖有道，拜为大夫。每称疾闲居，不预政事。服口母粉麋鹿角水挂。常有少容，性深静，不自言有道。王诣问，莫之告。王於掖庭立华屋紫卜，使祖居之。问延年益寿之道，答曰：“欲登天上补仙官者，当服元君太一金丹。此道至大，其次当爱精养神，服食草药，可以长生；其次阴阳运气，导养屈伸，使百节气行，关机无滞，此可以无使病所侵。思神念真，坐忌炼液，皆可以令人长寿。若溯流补脑之要，此甚难行。有怀棘履刃之危，又非王之所为也。吾所闻浅薄，道止於此，不足宣传，人生於世，但养之得宜，可至百馀岁。不反此者，是皆伤之也。大醉、大喜、大怒、大温、大寒、大劳、大极，皆伤也。至乐至忧，至畏至怖，至挠至躁，至奢至淫，皆伤也；甚饥甚渴，甚思甚虑，皆伤也；久坐、久立、久卧、久行，皆伤也。寒温得节，饥饱适宜，无思无为，惟清惟静，此可与言修身耳。已得其寿，复养之得宜，则宜长寿，但要莫伤也。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者，所以身也。美色曼态，不至思欲之感者，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不求者，所以一其志也。八音五色，不至耽溺者，所以导心也。凡此之物，本以养人，人之不能斟酌得中，反以为患。故圣贤垂戒，惧下才者溺之流遁忘返，用之失所。故修道之士，皆令禁之，欲以检制之易也，亦由水火，用之过当反为害耳。人不知经脉损，血气不足，内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欲以发之。若本充实，岂有病邪？凡远思羡愿伤人也，忧恚悲哀，人情过乐，忿怒不解，汲汲所爱，戚戚所患，寒温失节，阴阳不交，皆所伤也。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导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故四时均而万物生，生成不知穷极，所以天不失其动，地不失其和，物不失其生，而能长久也。人不能法天地而有常，减衣绝食，自取死病，愚之甚也。去此修摄节宣之外，则有服元和之气，得其道则邪不能入，此理身之本也。其馀含景思神，历藏导引，吞饵服御之事千七百馀条。及四时首月，责己谢过，卧起早晏之法，可以教初学之士，引进向善之门，渐正其心而徐息其罪咎，非便能致人得道也。若血脉枯竭，神气凋败，岂鬼神念真而能守之，固未知其益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由凡人为道而求其末，不务其本也。”
又曰：内不养神，外劳其形，元精渐虚，神气困竭。而昼夜服勤，读诵经诀，此亦尾也。诸经万三千首，皆示以始涉之门庭耳。商王具授诸要，行彭祖之亦寿，但不能戒其淫欲耳。
《集仙录》曰：女凡者，陈市上酒妇也。作酒美，有仙人过其家饮酒，即以素书五卷贯酒。凡开视之，乃仙方养性长生之术也。凡私写其要诀，依而修之三年，颜色更少。数岁，贯酒仙人复来，笑谓之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女凡随仙人去，不知所之。
又曰：太阳女朱翼得吐纳之道，事绝洞子李修。修着书四十篇，名曰《道源》。常行之道，以柔胜刚，弱制强，如临深履危，御奔乘朽，差之毫厘，丧尔之策，勤而行之，可以长寿。
又曰：太阴女卢金学道未成，当道沽酒，密访其师。会客过，使问客土数为岁，但南三北五东九西北中耳。一还报曰：“客大贤者，至得道人也。我始问一知五矣。”遂问长生之道，得补导之要，蒸丹之方。
又曰：太玄女颛和常曰：“人之处世，一失不可复得，一死不可复生，况寿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也。”遂洗心求道，而得其术。
卷六百六十九　道部十一
服饵上
《神农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又云：饵五芝、丹砂、曾青、口母、太一、禹馀粮，各以单服，令人长生。中药养性，下药除病，此上圣之至言，方术之实录也。仙药之上者丹砂，次者黄金、白银、众芝、五玉、五口、明珠也。黄精与术，饵之却粒。或遇凶年，可以绝粒，谓之米脯。
《西极明科》曰：上清金液丹经、九鼎神图、太一九转大丹等，凡一百四十卷。
《五符经》曰：胡麻本生大宛，又名巨胜，服之不息，与世长存。五之长也，服之可以知万物，通神明。
又曰：真人谓黄精获天地之淳精，依山寄居神化者也。天仙名此为戊己芝。
《玉诀经》曰：元始五常气，以阳光初明，散元始之辉，真人食其景而无穷。
《三光经》曰：三光者，仙道炼胎之术也。泥丸者，体形之上神也。
《吐纳经》曰：八公有言，食草者力，食肉者勇，食者智，食气者神。
《仙经》曰：丹为金服之上士也，茹芝导易苡气者，中士也，食饵草木者，下士也。食金丹大药，虽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饵八石，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却外祸也。惟守真一则剧性不犯。昔仙公各服一物，以得数百年，乃合神丹金液。韩众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视书万言，皆诵之，冬袒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寒。又菖蒲生须石上，一寸九节己上，紫花者尤善。
又曰：煮石方，东府左卿白石先生造也。皆真人所授，但未见真本。世有两本，以省少者为佳。又，东华真人食石法，即东府也，亦是太清法。
又曰：紫微夫人撰术，序其略曰：“吾俱察草木之胜负，若速益於己者，并己不及木之多验乎？所以长生久视，远而更灵。我非谓诸物皆当减於术也，真以术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当服饵。夫道有内足，犹畏外事之祸，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见山林隐逸得服术者，千年八百年，比肩五岳矣。今撰术数方，以传好尚，若必信用，庶无横暴之灾矣。”
又曰：南阳郦县山中有甘谷水。所以甘者，谷山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堕其中，历世弥久。临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无不寿，高者百四五十岁，下者不失八九十岁。故司空王畅、太尉刘宽、太傅袁隗皆为南阳太守，每到官，常使郦县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为饮食。此诸公多患风Φ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从幼便饮食此水。又菊花与蔙花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蔙苦，今真菊甚少耳，率多生於水侧，缑氏山与郦县最多，仙方所谓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而根茎花实异名矣。其说甚美，而近来服之者，略无所效，正由不得真也。
《八素经》曰：太上曰：飞炼之法，未可得真人之门户。又《四极明科》云：金液丹经，九鼎神图，并真仙之秘书，藏于名山。
《太上太霄朗书》曰：除欲减私，服御吐纳。
《上清列纪》曰：中黄之书皆白帝君所藏於瑶台，说丹药秘法，非有真录，不得其道也。
《太上丹简墨录》曰：修金液之术，当得太清丹经。
《太丹隐书》曰：感召灵迹则天人下降，上学之士服日月黄华金精飞根黄气。
《五厨经》曰：修奉和太，不亏不盈。
《天交上经》曰：太古之人所以寿考者，不食也。身安蜀乐，修道易成。《五符经》云：食月之精，可以长生；食星之精，上升太清。《登真隐诀》云：服口牙可绝，去尸虫也，可修真一之道。斐真人曰：“喜怒损志，哀乐损性，荣华减德，阴阳寇身，皆学道之大忌，仙法之所嫉也。莫若知而不为，为而不敢散，此仙之要道，生生之本业也。欲得延年，当吞日华。食物多饮，慎便卧，多则生病，卧则荡心，心荡则失性，病生则药不行，学道者慎此。”
刘向《列仙传》曰：务光，夏时人，好琴，服蒲韭根。又彭祖多服水桂口母。中岳人苏林字子玄，本卫人，灵公末年，师仇公，教以服气之法。又尹喜之长沙，服巨胜实。
又曰：刘奉林，周时人也。学道嵩高山，积年，後之委羽山，能闭气三日不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服黄连。已及千岁，不能有所役使。
又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晋武帝末在洛阳白社中，蓝缕不蔽，恒吞一石子，终日不食。
《南岳魏夫人内传》曰：夫却聖华存，字贤安，任城人也。晋成帝时，服金屑得道。
《太元真却施盈内传》曰：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玄玉郎、王忠、鲍丘等，与茅盈四阶舌胎、流明、神芝、长跃双飞、夜光洞草，使拜而食之。玺服衣正冠，北首葱摞握铃毕，四使者告盈曰：“食太极四节隐芝者，位为真卿；食金阕舌胎玉芝者，位为司命；食东宫流明金英者，位为司禄；食长跃双飞者，位为真伯；食夜光洞草者，位为主总左右御史之任。子今尽食之矣，寿毕天地，位当为司命上真东岳卿君，都统吴越之神仙。”
《真人周君内传》曰：紫阳真人周义山字季通，汝阴人也，汉丞相勃七世孙，父浚，官至陈留内史。君年十六，随浚在郡，为人沉重，喜怒不形。好独坐静处，精思微密，常以平旦出日之初，而东嗽日服气，旦旦如此。
《真诰》曰：衡山张正礼，汉末授西城君虹景神丹方，患丹砂难得，去广州为道士，仙去，飙室为上仙。
又曰：张玄宾，定襄人也，魏武帝时曾举茂才。归乡里，师事西河蓟公，授服饵术方。後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遁变隐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来华阳内为理禁伯。
又曰：庐江潜山中有学道者郑景世、张重华，并以晋初授仙却氏德然口诀，以入山行守五藏含日法，兼服胡麻，又服玄丹。
又曰：平仲节，河东人也。刘聪乱中夏，仲节渡江，入括苍山，体有真气，服饵仙去。
又曰：赵广信，阳城人，魏末渡江，入剡小白山，授李法服气，又授左君守玄中之道。如此积年，或卖药人间，多来都下，市丹砂作九华丹、仙去。
又曰：虞翁生，会稽人也，授仙人介君食日精法。吴时来隐狼伍山，兼行云气回形之道，精思积久，仙去。
又曰：朱孺子吴末入赤水山中，服菊华及术。後遇西归子，从乞度世，西归子授以要言，仙去。
又曰：明星王女者，居华山，服玉浆，山中顶上有石龟，其广数亩，高且三仞。其侧有梯磴达龟背，见玉女祠前有五石臼，号曰玉女洗头盆。其中水碧绿澄澈，雨不加溢，旱不减耗。内有玉女马一匹。
又曰：华阴山中有学道者尹授子、张石生、李方回，并晋武帝时人。授仙人管城子蒸丹饵术法，又授苏门周寿陵服丹霞之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范幼冲辽西人，恒服三气法，青白赤气各如纟延。服之十年，遂得仙。此高元君太素内景法，旦旦为之，视日益佳。其法简，其事验。
又曰：姜伯真在大横山服石脑。石脑如石，小班色而软。又大茅山东亦有形状员小如曾青，而色似锺乳。繁阳子昔亦服此。
《斐君内传》曰：佛面道人支子元，斐君授以长生内术。又云：寻药之与存思，虽致道同津，而关源异绪。服药所以保形，形康则神安；存思所以安蜀，神通则形保，二理乃成，相资而有。
《道学传》曰：许迈字叔玄，少名映，後改名远游，与王羲之父子为世外之交。羲之亦辞荣养生，每造远，弥日忘归。诗书往复，多论服饵。
又曰：上清左卿黄观子学道，服金丹，读《太洞经》得道。东府左卿白玉生有煮石方，文德右仙监张叔隐授青精方。太清右公李抱祖，岷山人，授青精食饭方。
葛洪《神仙传》曰：刘京从邯郸张君授饵口丸。
又曰：封君达，陇西人，入鸟鼠山服饵，年百馀岁，常乘青牛。
又曰：卫叔卿，中山人也，服口母。
又曰：孔元，许昌人，常服松脂伏苓。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东人也。常食白石，以分人，熟如煮芋。
又曰：灵寿光，扶风人，年七十馀，乃得未央丸方，服之，年二百馀岁不老。
又曰：中候上仙范邈，字度世，旧名冰。服虹茎Δ得道，撰《魏夫人传》。
又曰：清虚真人王褒，字子登，前汉安国侯王陵七世孙。主仙道君以口碧阳水晨飞丹腴二斗赐褒，服之视见甚远，坐在立亡，役使群神。
卷六百七十　道部十二
服饵中
《真诰》曰：七月十五日夜，清虚真人与许玉斧言曰：“五公石腴，彼体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颜，术散除疾，是尔所宜。次服食饭兼，勿违。”
又曰：明大洞，为仙卿；服金丹，为大夫；服众芝，为御史。若得太极隐芝服之，便为左仙公。
又曰：性几乎道，用之真来。紫阳真人云：可令许玉斧数沐浴，濯其水疾之气，消其积考之瑕，此致真之阶也。学养生之道，不可泣泪涕唾，所损甚多。是以真人道士，常吐纳咽味，以和六液。
又曰：昔汉成帝猎於终南山中，见一人尾，身生毛，飞腾不可及。乃围得之，问之，乃秦宫人。说秦王子婴轵道之事，因宫室烧燔，惊走入山，饥无所食，垂当饿死，有一老人令食松叶松实。其猎者将归，以食之，欧吐累日，乃安。一年馀死，向不为人获，即仙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龙述字伯高，京兆人也。後汉从仙人刁道林授胎气之法。又授丁饭方，托形醉亡隐处。

又曰：武当山道士戴孟者，本姓燕名济，字仲微，汉明帝时人也。少修道德，不仕，入华山，饵芝术、黄精、口母、丹砂，授法於清灵真人王君，得长生之道。又斐真人授以玉金经并石精金光符。

又曰：食草木之药，不知行气导引，服药尾也，终不得道。若志之感灵所，存必至者，亦不须草药之益也。若但知行气，不知神丹之法，亦不仙也。若得金液神丹，不须他术也。若大洞真经，不须得金丹之道而仙也。人生有骨录，必有笃志，道使之然。故不学而仙，道自来也。过此以下，皆须笃志。

又曰：东海玉华妃，青童君之妹，降授张微子服雾之法。

又曰：柏来纳气，肠胃三腐。

《三五顺行经》曰：广平真人顶负圆光，执华幡於上帝前，问修炼之法。

又曰：罗江大霍山洞台中有五色隐芝，华阳山亦有五种夜光芝，良常山有萤火芝，其实似草，其在地如萤状，大如豆，如紫华，夜视有光。得食之者心明可夜书，计得食四十七枚者寿。

又曰：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隐泉，其色紫。华阳雷平山有田公泉，且玉沙之流津，用以浣水佳。

又曰：服九灵日月华者，得降太极之家玄真之法也。

又曰：郎宗字仲绥，北海安邱人；少士宦，後汉时人也，为吴令，学精道术，占候风气。後一旦有暴风庭起，占知洛阳大火烧长夏门。遣人往参问，果尔。朝庭闻之，以博士徵宗。宗耻以占术就徵，夜解印绶负笈遁去。居华山下，服胡麻得道，今在洞中。

又曰：傅礼和，汉桓帝外孙傅建安也。常服五星气，得道，为含真台主。

《抱朴子》曰：余祖鸿胪，少时尝为临沅令，云此县有民家皆寿考。後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又累世眉寿。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况饵丹砂者乎！

又曰：上党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其家兴载弃之，赍粮送置山谷中。瞿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弥月。有仙人行棺塿口，见而哀之，具问讯，瞿知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於是仙人以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以病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之，乞其方。仙人告曰：“此松脂耳。此山中多，汝炼之，可以长生。”瞿乃归家，家甚骇，问得愈状。瞿年百七十岁，齿豪健，在人间二百馀年，入抱犊山去。

又曰：要於长生去留，各从所好耳。服还丹金液之後，若且欲世间者，但服其半。若求仙去，当尽服之。昔安期先生，龙眉宁公，修羊公，阴长生，皆服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丹半剂者也。其止人间，或近千年，然後去耳。
又曰：按《玉钤经》中篇云：立功为上，除过次之。为道者，以救人危为上功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终不得长生也。行恶事大者夺纪，小过夺算。积善未满，虽服仙药，亦尾也。余览养生之书，莫不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盖仙道之极也。昔左慈字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积久，乃神人授以金丹仙经。会汉末大乱，不遑修炼，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从祖仙公又从元放授之。凡授《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经》一卷。予师郑君者，仙公之弟子也。又於从祖授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予亲事之。洒扫积久，乃於马迹山中立坛盟授之，并具诸口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出於左慈。慈授从祖仙公，仙公授郑君，郑君授予。故它道士了无知者。此盖假求於外物，以自坚固。复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师也。《太清观天经》有十篇，云其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下三篇，世无足传，当沉之三泉也。下三篇者，正是丹经。其经曰：上士得道为天官，中士得道栖集昆仑，下士得道长生世间。近後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其人有才气，着诗讥Δ经赞序，言初学道随师本末，列己知识之得道者四十馀人，甚分明也。又有九光丹与九转异法，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张盍蹋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至於诸丹法各别也。金液者，太一所服而仙者也。
又曰：长生制在大药，非祠醮之所定也。秦汉二代，大兴祈祷，所祭太一、五帝、陈宝、八神之属，动费亿万，绝无所益。况匹夫无德，欲以三牲妄祝，以祈延年，惑亦甚矣。
又曰：合金丹之大药，炼八石之气英者，尤忌凡俗闻见，则仙物不成。或云：上士得道於军旅，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谓仙药已成，未欲轻举，虽三军兵刃不能伤，都市凶祸不能加。下士未及於此，故上山林耳。古之道士，飞炼神药，必入名山。又按入山经可以精思，修饵其药，有太华、恒、霍、嵩少、太白、终南、女凡、地肺、王屋、抱犊、安邱、衡、青城、峨嵋、口台、罗浮、阳驾、黄金、大小天台、盖竹、括苍、四望山，皆是正神在其中。其上皆生芝草，可以避大兵大水，不但中以合药也。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之神必助之为福。其药必此诸山者，海中大岛屿亦可合药。
又曰：余师郑君年出八十，先鬓斑白，数年间复黑。又颜色丰泽，能引强弩，日行数百里，饮酒二斗不醉，上山又体力轻便，年少追之不及。饮食与凡人尾，又不见其绝。余问先生随之弟子黄章，言郑君常从豫章还，於浦中连值大风，遇盗。君推粮以给诸人，己不复食，五十日亦不饥。又不见其所施为，不知以何事也。灯下细书，过少年性解音律，闲夜鼓琴，侍坐数人，口答咨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言不辍响，而耳益料听，左右操弦者数谴，长短无毫厘得逃。余晚为郑君门人，请见方书。告余曰：“要道不过尺素上，足以度世。”又曰：“君所知者虽多而未精，又意存於外，学不能专一，未可以经深涉远耳。自当以佳书相示也，久许渐得见。短书缣素所写者，积年之中合集，所见当出二百许卷，经不可顿得了也。”

又曰：语余曰：新书卷卷有佳事，但当校其精粗，择所施行。若金丹一成，此书等一切不用也。亦或当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从浅始，以劝进学者，无所希准阶由也。郑君亦不肯悉令人写其书，皆当诀其意，虽久借之，然莫有敢盗写一字者也。郑君本大儒，晚而好道，由以《礼记》、《尚书》教授不绝。其体望高亮，风格方整，接见者肃然。每咨问，恒待其温颜，不敢轻脱也。门人五十馀人，惟余见授《金丹之经》及《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馀人不得一观此书首题者。

《集仙录》曰：夫茂实者，翘春之明珠也；巨胜者，玄秋之沉灵也；丹枣者，盛阳之口芝也；伏苓者，绛神之伏胎也。五华含烟，三气陶精，调安六气，养魄护神。

又曰：太玄玉女者，帝少昊时人也。居蜀之长松山，修长生之道，遇山中人，授以八天隐文，使之修，谓曰：“修道之要，以无为为本。”八天之书，真无为也，而道自成，然而琅曲晨之液，八琼九华之丹，使炼而饵之，即太极所秘，可以入侍帝宸，下览万化，授九华方於江上，炼丹江畔，有金砂泉，是其遗迹。

又曰：高辛时有仙人展上公，常说，昔在华阳下食白李异美，忆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

又曰：李脱居蜀金堂山龙桥峰下修道，蜀人历代见之，约其来往八百馀年，因号曰李八百初。以周穆王时来居广汉，栖玄山，合九华丹成，去游五岳十二洞二百馀年，於海上遇紫阳君授水玉之道。又来龙桥峰，作金鼎炼九丹，丹成。三於此山学道，故世号此山为茸堙山，亦号为栖贤山。

又曰：南阳文氏说，其先祖汉末大乱，逃壶山中，饥困殆绝。有一人教食术，遂不饥。十年来归乡里，颜色更少。身轻欲飞，履险不倦，行冰雪内，了不知寒。术一名山蓟，一名山精。

又曰：薛女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晋室乱离，人多栖寓林薮，服饵避世。因居衡山寻真台，外出行常有黄鸟、白猿、白豹随之，不知所修何道。

又曰：玉姜者，毛女也。居华山，自言秦人。始学食松叶，不饥寒。止岩中，其行如飞。今号其处为毛女峰。

又曰：涓子，齐人，子饵术，着《三才经》。淮南王刘安得其文，不解其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着《琴书》三篇，甚有条理。
又曰：张微子，汉昭帝时将作大匠张庆女也。微子好道，常服雾气。自云，雾是山泽水火之精，金石之盈气，久服之则能散形入空，与云气合体。微子自言，授此法於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青童君妹也。微子亦以此雾法教诸学者。
九真华妃曰：日者霞之实，霞者日之精。人惟闻服日实之法，未见其知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经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谓体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
卷六百七十一　道部十三
服饵下
《登真隐诀》曰：太极真人昔以神方一首传长里先生。先生姓薛，自号长里，周武王时人也。先生以传西域总真王君，即金阙圣君之上宰也。按丁饭方授西梁真人所传，时在大宛北谷。今长里传九转，乃周初间，是为授服丁饭，三四百年後乃合此丹。盖司命剑经序也。总真王君传太元真人，即东卿司命茅大君也。以汉武帝天汉三年授之，时年四十八。後又以付二弟，并各赐成丹一剂。司命既传二弟而不载於此，当以王命君使付，非正次传授也。自二君以後，惟定录与杨君使示许长史并掾，乃至于今。故汉晋之世，诸学道人各六合服金液仙，无言九转，则此真人方下授以来，未有营之者。授经皆登坛盟誓，割帛跪金，为敢宣之约。（敢，不敢也。）前盟则金龙玉鱼，後代止布帛而已。违盟负信，三祖获考於水官，谓妄传非人也。传授须斋盟，用金玉偃，以代剪歃血之誓也。欲合九转，先作神釜，当用荥阳长沙豫章土釜，谓瓦釜也。昔黄帝火九鼎於荆山，太清中经亦有九鼎丹法即是。丹釜从来咸呼为鼎，用糠烧之，当在名山深僻处，临水上作灶屋，屋长四丈，广二丈，开南东西三户。先斋戒百日，乃泥作神釜，釜成捣药。令计至九月九日，平旦发火。按合诸丹，无用年岁好恶，惟日月中有期限及吉凶。琅以四月七月十二月中旬间发火，曲晨以五月中起火，太清九丹起火虽无定月，而云作六一五月七月九月为佳。自斋以始，便断绝人事，令待丹成也。合丹可将同志及有心者四五人耳，皆当同斋。戒斋起日，先投玄酒五斛於所止之流水中。若地无流水，当作好井，亦投酒於井中，以镇地气。令斋者皆饮食此水也。合丹法，又令以青石函盛好龙骨十斤，沉于东流水中，名曰青龙液。饮食之，以通水灵也，取东海左顾牡历，吴郡白石滞秀母屑，蚯蚓土滑石矾，凡六物等分，太极真人以太上天帝君镇生五藏上经，刻于太极紫微玄琳殿东殿墉上。此乃上清八龙大书，非世之学者可得悟了也。南岳赤松子授而服之，求其注释於太极真人。又青童君云：五公之腴，镇生五藏，炼白易躯，可以少颜色。须斋戒泥灶修炼也。□腴之味香甘味美，强血补骨，守气凝液，镇生五藏，长养魂魄，真上药也。真人云：此愈於炼八石饵□母也。真人炼形於太阳，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极真人青精丁饭方。按《彭祖传》云：大宛有青精先生，能一日九食，亦能终岁不饥，即是此矣。真上仙之妙方，断谷之奇灵也。清虚真人说，霍山中有学道者邓伯元、王玄甫，授服青精石饭、吞日景之法，能夜中书。又仙人龙伯高授服青丁方，醉亡隐处方台。又定录君命告掾云：次服饭，兼勿违，益髓除患，肌肤充肥。又掾书告长史觅彩药来山染作饭，恐草燥。又长史与大掾书，令饷小掾白米，是染作饭。凡此六事，有书者也。太极真人青精十石丁饭，上仙灵方，王君注解。其後大书者是太素本经及西梁口诀，墨注者是清虚王君所释，南岳魏夫人敷撰而使司命杨君书之。五真共成一法，足称灵妙矣。

《上元宝经》曰：子食草木之王气，与神通子食青烛之津，此之谓也。此太素所传，太极所撰，上真灵仙之至要，不同馀术也。服丁饭，百害不能伤，疾疫不能干，去诸思念，绝灭三尸，耳目聪明，行步轻捷，能隐化遁变，长服益寿。茅司命大君语二弟云：“宜服四扇散。昔黄帝授风后却老还少之道也。我昔授之於高邱先生，今以相付耳。”又语小弟保命君曰：“卿宜服王母四童散，此反婴之秘道也。体中少损，宜服此方，以补脑耳。”按小茅君服时已一百二十岁也。夫此二方，皆妙法也，当斋戒修制。

又曰：斐君授支子元服食伏苓之法，焦山蒋山人所传，能长生久视，修合之际，须谨密斋戒。斐君又授支子元胡麻之法，蒋先生惟服此二方，位为仙真。此二方书与世少异，斐君所秘用者，验而有实。凡服伏苓胡麻之方甚众，此法既真人所经用，真人手所书记，必当最神，胜於诸法。若能常服，仙道可期。但患人服未觉甚益，便不服之，故少有克终之效。若体先不虚损，及年少之时，当服伏苓。若年三十岁，当服胡麻。蒋先生曰：“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长生神仙之秘宝也。大有者，谓委羽山洞天大有宫中之书法，彼人当有服之者。《宝玄经》云：伏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斋戒，服以朝早，卉醴华腴，（蜜也。百卉之花以成腴醴。五公谓为卉醴华英。）火精水宝，（火精，伏苓也。性热而合火，伏苓则其精矣。水宝，胡麻也。性冷色黑而津含泽，故谓之水宝。）和以为一，还精归宝。此之谓也。斐君以年少时所用，故服伏苓也。清虚真人年十二便授此方，於时未必亏损，所以云服伏苓，夜视有光也。二方同耳，皆长年之奇方也。若合二物倍用蜜共煎捣为丸乃佳。按青精方伏苓禁食酸，此专用伏苓，不必禁酸味。”

又曰：清虚王真人授南岳魏夫人仙甘草丸方。魏夫人少多病疾，王君于修武县中告夫人曰：“学道者当去病，先令五藏充盈，耳目聪明，乃可存思服御耳。”按王君初降真之时，是晋元康九年冬於汲郡修武县廨内。夫人时应年四十八也。夫人按而服之，及隐影去世之时，年八十三岁也。此晋成帝咸和八年甲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岁，则夫人从服药已来三十五年矣。其间或不必常相续也，了无复他患，先疹都愈不白，齿不落，耳目聪明，常月中书道家章符。夫人既为女官祭酒，故犹以章符示迹耳。存思入室，动百日数十日，了不觉劳。既在俗世，家事相乱，欲修斋研诵，便托以入室也。食饮通快，四体充盈，即甘草丸之验也，谓之仙方。脾胃既和，则能食而不害，肤充而精察，起居调节，无涩利之患矣。食而得仙，故谓之仙也。此本九宫右真公郭少金撰集，此方诸宫久已有之。至郭氏更撰集，次弟序说所治耳，犹如青精及太素之法，而今谓太极真人也。学仙道者，宜先服之。昔少金以此方授介象，又授刘根、张陵等数十人，亦称此丸为少金丸。宜斋戒修合，并无毒无所禁食，一年大益，无责旦夕之效也。俗人亦皆可服之。

又曰：口芝英不择日而修合，治三尸伏疾，服食一剂，则虫死，则三尸枯。若道士固食者，乃宜服也。虫既灭，使人食而无病，过饱而不伤。去尸虫之药甚多，莫出於此。昔修羊公、稷丘子、东方朔、崔文子、商丘子，以协而皆得仙也。汉茎丶及武帝求索东方朔、修羊公秘方，终不传。

又曰：北海公涓子，名姓不显，青童君弟子苏林之师也。少饵木黄精，授守一玄丹之道，在世二千八百年。玄洲上卿苏林字子玄，涓子弟子也。同紫阳之师，濮阳曲水人，年二十馀，辞技骇道，後授三元真一，游变人间。

又曰：太清正一真人张道陵，沛国人，本大儒。汉延光四年始学道。至汉末，於鸟鹊山，仙官来降，授以正一盟威之教，施化领民法，号天师。即《真诰》云奉张道陵正一平气者是也。天师灵宝伍符序及太清金液丹序并佳笔，别有传，已行於世。

又曰：服五石者亦能一日九食，百关流淳，亦能终岁不饥，还老反婴。遇食则食，不食亦平，真上仙之妙方，断之奇灵也。陶隐君注云：虽一日九食，而吸飧流变，不为滓，终岁不饭，而容色更鲜。又云：吸引之易感，无贵於七曜；修行之早成，不过於九道；保守之坚固，莫逾於镇生；卫用之急防，无起於浑神；药石之速效，岂胜於青精；祈拜之感，孰贤於朝谢也。

又曰：服五石镇，五藏不坏。

又曰：九苞凤脑，太极隐芝，丹炉金液，紫华虹英，太清九转，五口之浆，东瀛白香，沧浪青钱，高丘馀精，积石飞田，能使人寿考。琴高先生授镇气益命之道，又行补脑反丹之法。

《宝剑上经》曰：太极曲晨八景丸服之，能飞行太虚。

又曰：太虚真人服四极口牙也。

又曰：飞龙口腴方，炼五石之华膏，身有玉光，能夜书。此药愈於八石之饵。

又曰：服日月之华者。欲得恒食竹笋。竹笋者，日华之胎也，一名太明。又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恒食松叶。松者木之秀也，欲服日月，当食此物，气以感运也。
太虚真人云：松柏者，木之秀。
又曰：真人挹五方元辰之晖。食九霞之精。（注曰：谓清晨之元气始晖之霞精，曰阳数九，谓之九霞。本文云：神光内耀，朱华外陈。）
《太上黄素经》曰：凡道士临食，常上飧太和。
《太平经》曰：青童君彩飞根，吞日景。《空洞灵章》云：朝餐五□气，夕吸三晨光。又云：食黄琬紫真之饴。
《真诰》曰：昆仑有绛山石髓玉树之实。
又曰：上清金阙灵书紫文彩服阴华吞月精之法，昔授之於大微天帝君，一名黄气阳精藏天隐月之经也。
又曰：诸为道者，酒肉最为大忌。酒之为物，能使人识虑昏迷，性怀乱僻。案诸药中，惟□□四童丸云用酒，亦可以水。又术丸以酒和煎之，其馀不云酒服饵。
又曰：後汉左慈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以合九华丹。
又曰：治明期与後汉末人张正礼，在衡山中授服王君虹茎Δ，积三十馀年。
又曰：赵广信，阳城人也。魏末来剡山，授服气法，守玄中之道。後服九华丹。
又曰：朱孺子，吴末人，入赤水山，服菊花饵术，又授西归子入室存泥丸法三十三章。
又曰：郑景世与张重华，俱晋初人也，在山授行守五藏含日法，服胡麻及玄丹。
又曰：马明生，临淄人。为县吏，逐贼被伤。太真夫人以灵元救得差，後师安期生，授服太清丹。
又曰：王玄甫，沛人，与邓伯元俱在霍山，授服青精石饭吞日丹景之法。
又曰：《黄山诀》云：养性服食药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道士自不可食。
《列仙传》曰：赤将子{兴车}者，黄帝时人。不食五而食百草华。
又曰：天仙者，槐山彩药人也。好食松实，体生毛，目方，能飞行及走马。
又曰：务光，夏时人，耳长七寸，好琴，服蒲韭根。
又曰：涓子，齐人，好饵术，著天地人经三十八篇。後钓于泽，得符鲤中，隐宕山，能致风雨。吉伯阳九仙法，淮南王少得其文，不能解也。其《琴心》三篇有旨焉。
又曰：刘景，前汉时人也，从邯郸张君授饵□母，知其吉凶。
《抱朴子》曰：修道饵药及隐居入山，不得入小法者多遇害，万物之老者悉能为怪，常试人耳。惟不能於镜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径九寸已上，悬於背後，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是列仙山神者如人形，是鸟兽邪鬼亦见。昔人有於蜀□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黄练单衣葛巾至其前。於是人顾镜中，乃鹿也。因叱而成鹿径去。又林虑山下有一亭，每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十数人，衣或白或黑，或妇人男子。後郅伯夷过宿，明烛而坐。夜半果见，密以镜照之，乃群犬也。伯夷乃执烛起，诈误以烛烬落其衣，闻燎毛，遂以刀刺煞一犬，馀骇去。每入山，须择吉日。

《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难详也。吾亦不必谓之有，又亦不敢保其无。然黄帝吕望皆所信伏，近代严君平司马迁皆所据用，而经传有历，刚曰吉日，有自来矣。王者立太史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庙社稷，郊祀天地，皆择其一曰也。

按《玉钤》云：欲入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术而不为人委曲说其事也。

卷六百七十二　道部十四

仙经上

《仙经》曰：九转丹、金液经、守一诀，皆在昆仑五城内。藏以玉函，书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

《抱朴子》曰：余闻郑咀茉道书之重者，莫过於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古者仙官志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授也。授之四十年一传，传之诀朱而盟，委信为约。诸名山五岳，皆以此书，但藏於石室幽隐之地。应得道者入山，精诚思之，则山神自开山，令人见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是也。有此书者，当须清洁。每有所为，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经曰：“有三皇文者，辟邪恶鬼，瘟疫横祸。”又次有玉女隐微一卷，可化形为飞龙、杂兽、金玉、木石，兴致□雨之类，亦大术也。其淮南鸿宝万毕之书不能过也。郑君博极五经，知道者也。兼综九宫三棋，推步天下河雒（与洛同）谶纬。太和元年，知季辰之乱，江南将鼎沸，负笈将仙药东入霍山，莫所知之。

又曰：家有五岳真形图辟恶，人不能害。

又曰：黄老玄圣深识独见，开秘文於名山，授仙经於神人，蹶埃尘以遣累，凌太遐以高跻，金石龟鹤与之等寿。念有志於将来，愍信者之无闻，垂以方法，炳然着明。浅见之徒，区区所守，甘於蓼而酣於丸，知饮食过度而速病而不能节，知极情恣欲而致损，而不能割。神仙可得，安能信乎？按仙经以为诸得仙者，皆其授命，偶值神仙之气，自然所禀。故胎育之中，已含道性，及其有识，心好其事，必遇明师而得其法，不然则不信不求，求亦不得。夫百年之寿三万馀日，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老，除数十年，而险厄忧病，又相寻焉。居世之年，略销其半，人凡得寿，不过五六十，咄（丁骨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嗟咸尽，除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况于全百年者万尾焉。谛而念之，亦无笑夏虫朝菌也。盖知道者所至悲也。

《太上太霄琅书》曰：道本无形，应感生象。大象无象，象妙难明。故见真文，结空成字。

又曰：太上真人灵宝秘文内符者，九天真王、三天真皇以授帝喾，藏於锺山北阿。夏禹治水毕，诣锺山。锺山真人以授之。禹还会稽，更撰定为二通。一通藏苗山山敢，须万年劫会乃出。一通绢写付□水洞室，须甲申期至，令与理水传伯长等。

又曰：吴王阖闾十二年正月，使龙威丈人入包山洞庭取之以出，有符而无说。

又齐人乐子长授之於霍林山人韩众，乃敷演服御之方，藏於东海北阴之室。太一金液经者，按《剑经序》云：高丘子服金液水，长史书云：欲合金液，意皆是此方，今有葛洪注，是郗黄素书。又有别诀一卷，此亦太清上丹法也。

《登真隐诀》曰：杨君、许长史其书《洞房经》於小碧笺纸。又云篆书白麻纸。

又曰：八素之经，是圣君以白素之缯、八色之彩笔自书也。

《灵书经》曰：昔龙汉之年，高上大圣以紫笔书空青之林撰出妙经灵宝真文，出法度人也。

《金根经》曰：太阳金童、太阴玉女传紫书上法。

又曰：西华玉女在仙都守卫藏天隐月之经，《龙飞尺素隐诀》云：天帝君命羽仙侍郎执金案以请经。

《真诰》曰：上清九真中经内诀，是太极真人赤松子撰。

又曰：华阳中玉碣文云：养存三元洞，我玉文领理八老二十四真，不眠内视，此仙之要言也。

又曰：《宝神经》，裴清虚，（裴真君也。）锦囊中书也，侍者常所带者。斐昔从紫微夫人授此书也。

又曰：玄圃北坛西瑶之上台也，天真秘文尽在其内。

又曰：九华真妃与紫微王夫人、南岳魏夫人同降，真妃坐良久，拇庶侍女发检囊中，出二卷书付杨君，一上清玉霞紫映内观隐书，一上清还晨归童日晖中玄书。此是三元八会之书。杨君既究识真字，令作隶字显之耳。道有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又有九真中经，老君之秘言也。黄书亦要长生之诀也。青要紫书，金根众文，玉清真诀，三九素言，丹景道精，隐地八术，白简青录，紫度炎老，此皆道之经也。又有飞步七元天纲之经，粕变神法七转之经。又大洞真经三十九篇，太丹隐书，八禀十诀，天关三图，七星移度，九丹变化，胎精中记，九赤班符，封山隧海，金液神丹，太极隐芝，五行秘符，曲素辞诀，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月华，徊水玉精，水阳青英，绛树青实，琅华丹，天皇象符以合元气，白羽紫盖以游五岳，三皇内文以召天地神灵，玉金以登天极，素奏丹符以召六甲，金真玉光以映天下，八景之与游行太清，飞行之羽以超虚空。

刘向《列仙传序》曰：《列仙传》，汉光禄大夫刘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宾客，有枕中鸿宝之书。先是安谋叛伏诛，向父德为武帝治淮南狱，得其书。向幼而读之，以为奇。及宣帝即位，修武帝故事，向与王褒等以通博有俊才，进侍左右。向又见淮南铸金之术，上言黄金可成。上使向与典尚方铸金，费多不验，下吏当死。兄安阳成侯安民乞入国户半赎向罪，上亦奇其材，得减死论，诏为黄门侍郎，讲五经於石渠。至成帝时，向既司典籍，见上颇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彩诸技涸神仙事。

《穆天子传》曰：升昆仑之墟，以观黄帝之宫，具斋戒以祀，登春山，即玄圃也。昆仑之山，地方二千里，有曾城九重，是谓阆风玄圃。

《山海经》云：明明昆仑，玄圃其上。穆天子勒铭於玄圃，以昭後世。天子於王母觞於瑶池之上，王母为谣白□在天，於是天子升于崦嵫，（日入处山也。）乃纪迹於崦山。

《茅盈传》曰：王母谓茅盈曰：“玉金之道，太极玄真之经，能之者皆飞行大墟。”王母命西域王总真一一解释玄真之经。又自敷演金之经，口授於盈曰：“金者，上清之华盖，阴景之内真。玉者，太上之隐玄，洞飞之宝章。得其道者，上陟□汉，宴寝太极，元始太常之言，是太宵二景隐书玉金之文章也。”又有阴阳二景内真符，与本文相随。太上法惟令授诸司命，子玉札玄挺，绿字刊金，黄蜨内曜，素书上清，与当为上卿之君，司命之任矣。然不先闻明堂玄真之道，亦未由得太宵隐书也。玄真之道，是食日月之法，炼五神之术耳。其经曰：‘太上玄玄，双神四明。玄真内映，明堂外清。吞息二晖，长生神精。上补司命，监御万灵。六华充溢，彻视黄宁。’凡四十字，太上刻於凤台南阙也。非总真弟子而不教，非司命之挺而不传也。太上真官用日霞之道，挹二景之法，使通灵致真，体生玉映，役命万神，上帝房。昔锺山真公用此玄真法耳。”王君乃将盈归西域，依承真诀，按而行之，三年之中，面生玉泽。後王君又赐盈九转还丹及方一道，立坛结盟，约不得传泄。乃遣令归，告曰：“复百年求我於南岳，将授汝仙官於吴越。”盈後得仙，居句曲山，邦人因改句曲之名为茅君之山。时茅君二弟闻盈，方信有仙矣，弃官而去，渡江求兄。相见，告二弟真诀。一十八年，道成。因使更斋戒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气。盈乃启王君，自说二弟得为地仙之法，要当授录带真极之符。王君赐玄水玉液，绛日丹芝，可授鼏弟斋戒三月而服之。盈命飚车与二弟诣青州，请书名金简，又诣西城洞宫，朝见总真上宰，次南诣衡山之朱台，谒太虚赤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方诸请地仙二真之策，造赤城授真变神符。又之罗霍，求华旌绣幡，又上登九宫，诣金阙之下，授圣君之书，顿首於阙下三月。於是圣君命九微太真上相王大司命高晨师青童君，使上诣太上，请朱冠使者下拜二弟於金阙下，授二弟真简而还。

又曰：神仙经黄白方二十五卷，千有馀首。然率多深微难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许耳。世人多疑此事为虚诞，与不信神仙者正同耳。余昔从郑君授九丹及金液经，因复求授黄白中经五卷。郑咀茉曾与左慈於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然斋洁禁忌之勤苦，与合九丹神仙药尾也。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余欲强通天下之不通，若方诸所得水火，岂与常水火别哉？自然之所感致，非穷理尽性，不能究其指归；非原始要终，不能得其情状。成都内史吴太文，博达多知，亦自说昔事道士李根，见根术有所成，不得其术，令百日斋戒。太史又连在官，终不能得，恒叹息，言人间不足处也。

《太真科》曰：清虚小有天王，撰三天一正法经。

《金液经》曰：太初混元皇经以陈上真绛晨，封之玉篋。至道之大，合符天图，三丹要言，太皇所纪，之秘玉堂，勿传其旨。太真玄丹经刻于清虚之堂，太皇君之宝章也。命曰紫蕊明珠之丹。开元回化，混尔而分。阴阳屡变，其道自然。玄图七转，至九而还。大黄首篇，是曰玉虚。上真保之，命曰元经。上清洞真玉经曰，太上八景章皆刻于东华仙台，不宣於世。其授帝君九阴诀，盟用素丝绛币，此日晖之誓也。其授太上结邻章，盟用碧币，此月华之誓也。

《太一帝君洞真玄经》曰：有玉女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内，侍卫太丹隐书。

《马明生内传》曰：灵宝天书，封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宫，西华玉女金晨紫童典卫之。

《玉光八景经》曰：金华之玉晨晨童侍卫玉光八景之经。

《太上黄素经》曰：凡读太丹隐书金华洞房及雌一宝章者，是能餐味玄真，触类无滞，感召太素，陟降九真，得称为三元丹法师，总领上真。

《九真中经》曰：西玄仙洞台中有《郁仪》《邻结》二经，玉简金字玉检曰青笔书三元玉检上元检。

《後大洞经》曰：西灵玉童在当寒台，侍卫《八景玉录经》。

《後圣君列纪》曰：龟母按笔，玉童结编，名曰《灵书紫文上经》。

三皇经内音曰：凡书此内音之符，以黄笔为文，成篆隶科斗之字，记造化人伦之始。

《丰都六宫下制北帝文》曰：人之死生，玉帝刻石隐铭，以书六宫北壁，制检群凶。

又云：刻石隐文以朱书青缯三尺之，万神朝己，此玄古之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云：酆都山洞中，玉帝隐铭凡九十一言，刻石书丰都山洞天六宫北壁。六宫，万神之灵也。
又云：玉清隐书洞景金玄之章，刻石隐铭，此音发於自然之篇。九天玉章，其词幽奥，非始学凡夫所可竟通，非大帝下降，不得演究创竖也。
又《金根经》云：凡修金玄当隐铭。
《玉帝七圣玄记》曰：列名上清者，皆刻注於玄圃，得为太平之真也。故太上诰命记乎玉文，非以简札翰墨所能宣也。
《玉清隐书》曰：玄羽玉郎以《玄羽玉经》授太素三元高上玉贤之宾。
又曰：景玉童在灵景之阙，琼霞之房，侍卫上皇玉惠玉清之隐书。
卷六百七十三　道部十五
仙经下
《玉帝七圣玄记》曰：旧文有十万玉言，自非上圣，莫能意通。题昆仑之堂，北洞之源。
又曰：昆仑之室，北洞之真，源回九乙天霄，白简青录在其内也。
《本行经》曰：九都之上，金格玉书，并题得道却墅，展转劫数。
又曰：紫兰台，琼文紫字在其中。
《西极明科》曰：龟山西室，王屋南洞，天经备足也。
又曰：玉清洞房三气金章，封于玉京紫户之内。
又曰：玉录宝章，藏紫房九户之内。《大洞雌一经》云：有玄琳玉殿五老镇，生上经藏在其中。”
又曰：四极明科，封於金阙紫台。
又曰：华耀景真经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宫，金映粕宝台。又有三宝玄台，上清隐书秘其中。
《登真隐诀》曰：上清仙台，金书在其中；太极九玄台，碧简文在其中；玄真皇龟台明堂，玄真经在其中。
又曰：昆仑瑶台，西母之宫，所谓西瑶上台，天真秘文在其中。
《金书玉字上经》曰：西玄洞台有金书洞房经。
又曰：骨命已定於玄卜绿字，已有生名仙籍故也。
《洞玄经》曰：有始阳台，在阮乐天中，内音书在其上。
又曰：三层玉台，在九天阙之上，台上有太清宝经三百卷及真人学仙簿简目，大帝监真玉司郎典之。
又曰：瑶台者高上帝藏金玄羽章，方神隐音在其内，紫书。
《金根经》曰：凡学者勤尚苦志，则玉皇三元东华太上当遣真人授其真经，後圣众真莫不先奏金简於东华，投玉札於上清，然後得授大洞真经，而或青宫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简之录，玉格无玄编之名，则神经亦不可得而授也。
《金根经》曰：开口凤之蕴，紫锦之囊，出紫书真诀玉篇。
《大有经》曰：帝卿执大洞真经，盛以紫玉函。
又曰：太一君执素灵洞玄大有妙经，盛以黄玉函。
又曰：大有经，金缕玉字，以明其篇。
又曰：大有妙经九真科检校秘於金藏玉匮。
《大洞雌一篇目》曰：大洞真经在九天之上，大有宫大玄灵台。
又曰：华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内，奔日月二景。
《隐文》曰：西玄山下洞台中，有郁仪结邻经也。玉屋山清虚中亦有此经也，而不备。惟太上玄宫高上台及蓬莱府北室金柱玉壁刻此，并备。
《八素经》曰：太上曰：“诸学真人而授玄清八素经，皆有太帝篇目。西华宫有玉简藻书，当为真人者，乃得此文也。”
又曰：西龟之山，玄圃之上，积石之阴，八素真经在其内。
《龟山元录》曰：龟山丹屋飞玄紫文，西母常所宝秘，其旨隐奥，自无仙名，不得眄其篇目，得者皆九天书录，名题龟山。
又曰：玉华之室，丹景玉文在其内。
《飞行羽经》曰：峨眉山金台之室，飞玄羽经秘其内。
又曰：太上飞经，藏于玉清上宫七映紫台。
《五宝经》曰：灵宝紫文，秘在九天之上太玄灵台。
又曰：神州七转舞天经，秘於紫天元台。
《三元玉检》曰：九天三关之门，九天龙书三元空洞玉检飞玄之文，刻题其内。
又曰：三玄台，玉检紫文九天真书在其内。
又曰：西沙方台，上真三元之检在其中也。
又曰：晨灯之台，飞天检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又曰：金牖台，三元玉检刻题其中。
又曰：凤生台，太真金书在其内。
《金简玉字经》曰：有洞天阳台，玉金经在其内。
《洞景金玄经》曰：自非真仙之名，帝图玉录者，不得闻见此经。得见此经者，飞仙上清。
《法轮经》曰：太上玄一真人曰：吾昔授无极太上大道君无上按逝经，道成，位加真人。此文与元始同生，包含天地，亿劫长存，自非仙录，不得妄传。
《天地纲纪经》曰：太上玉经隐书，皆盛以别笈。
《道迹经》曰：东井华林堂元洞天中，内音玉书置其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有经》曰：太玄灵台，玄都九真明科在其内。
《飞龙隐诀》曰：飞行羽经，封之峨嵋山金台室。
《道学传》曰：洞室中有金城玉屋，真文所在。
《上清九真中经内诀》曰：太上宫高上台，有太上玉晨郁仪奔日赤玉文，及太上玉宠噌邻奔月黄景玉章，此二经刻以玉简金字。
《内音玉字经》曰：内音，封於南河洞室石匮之中。
《五符经》曰：九天灵书，封於石匮。
《玉诀经》曰：南圃丹霍之河，三元洞室，封题玉匮。
《消魔经》曰：仙经一藏於荒山，观试凡心也。
《象天地品》曰：後汉顺帝时，曲阳泉上得神仙经一百卷，内七十卷，皆白素朱界青朱书，号曰太平青道阴行品。日度代君司马生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以授吴郡沈羲。
又曰：上清以丹金书之，紫金为界。
《三元真一经》曰：琳霄之室者，三元真一之法藏在其中也。
《玉光八景经》曰：金辉紫殿，金真玉光八景经藏其内。
《上清经》曰：南极藏上清经於瑶台。
《茅君传》曰：金台者，上真内经封其中。
《三道顺行经》曰：南洞之室，玉君封三道经在其中。
《玄真经》曰：高玄之妙道，玉清之秘篇，皆授金名玉字高仙之人。
《九真中经》曰：奔日月之道，太上上清，太极九皇，四司真人之所宝秘，玄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阙玉名及东华紫字，皆不得闻见。此郁仪奔日、结邻奔月二章之篇目。
《三元布经》曰：南极上上宝秘玉检之文，自无玄名帝图，不得见其篇弟也。又金羽玄章经，此文隐藏不传於世，自无兰台丹字，不得见闻。
《灵宝真一诀》曰：洞玄自然经，本文出乎太上道也者，弥纶无极，微妙无形。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气，气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苞乎天地万物。夫柔之生刚，弱之生强，而天下莫能知其根本所从生者乎？是故，有以无为母，尾虚为母，虚以道为母，自然者，道之根本也。人能以自然为道真，则道可得而通也。
《太上经》曰：道实无形，隐为化本。经有文字，显为教端。师有形言，出处为法。语默随时，为存为最。期至乎道，白经与师。师经及道，号为三宝。
又云：化本有三，道经师也，大道无形，须经为阶；经文玄妙，非凡所知；圣降为师，示人旨诀。《老子》云：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贤者得之，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宝；愚者得之，不敢失道。道无常术，德无常方；神无常体，和无常容；道无中主，与静为友。

又曰：龙景九文紫凤赤书经旧文藏在太上六合紫房之内，天人侍卫其经。

《太微黄书经》曰：天真三皇藏八会之文於委羽山，太微天帝藏一通於龟山。其灵书八会，字无正形，趣究乎奥，难可寻详。得为天书，自然至真。斯八会之气，全五和之音，非浅近者所能洞明。天真皇人，竭其所见，注解其意。八会多文者，生天立地，开化人神。万物之本，主召九天。上帝校定神仙图录，政天分度，安国息民，摄制酆都，降魔伏鬼，敕命水帝，召龙上□。论天地劫期，辩圣真名氏。所理城台种种，因缘广宣，区别五方元精，服御求仙化形之法，皆演玄妙自然，虚无正真，妙趣明了具足也。又有玉诀者，天真上圣述释天书八会之文，以为正音。又有灵图者，玄圣表化，示以灵变象形述理，令物易悟也。玉皇谱录者，众圣纪述圣君名姓，宗本继词，神官位绪也。诫律者，玄圣制敕，诠量罪福，轻重科条，防检过失也。威仪自然经者，具示斋戒，奉法俯仰，进止容式，轨范节度也。方法者，众圣著述丹药秘要，神草灵芝，柔金水玉，修养之道也。术数者，明辩思神，存真念道，神心虚志，游空飞步，餐吸元和，导引三光，仙度之法也。记传者，众圣载述学业，得道成真，证果众事之迹也。

《玄经》曰：太上以灵宝内教经者，咸信着万民，乃可传授。奉戒完具，内无毁灭，赈恤孤弱，远恶修善，不求名誉，称毁如一。幽僻之处，勤行其道，使人信之。如四时不欺，与贤者论议，不自专执者，可传援也。又有好求胜法，从善如流，好近贤智，无猜疑行。聪明而赏别真伪，谨慎而言不过行，柔弱而无过恶，能师己胜而无悖慢，重其师教如贫之得，宝尊奉师长而不辞勤劳，请益之心，夙夜不懈。如此之类，方可授经。

又曰：有上清列纪经者，得为太极仙人。益能诵之者，遂为上清之君也。有玉清隐书者，旦夕当致真仙，论道讲妙。有四极明科经者，则玉帝遣五方神兵，左右三官检制灵文。

《灵宝经》曰：元始洞玄灵宝赤书五篇真文者，於元始之先，空洞之中，天地未根，日月未光，幽幽冥冥，无祖无宗，灵文暗蔼，乍存乍亡，二仪待之，以分太阳，待之以明，灵图革运，玄象推迁，乘机应运，於是存焉。天地得之而分判，三茎γ之而发光，灵文郁秀，洞映上清，发乎始青之天而色无定方，支势曲折，不可寻究。元始炼之於洞阳之馆，冶于飞火之庭，鲜其正文，莹发光芒，洞阳气赤，故号赤书。天宝之以致浮，地秘之以致安。五帝赏之以得镇，三光乘之以高明。上圣奉之以致真，五岳从之以得灵，天子得之以致治，国享之太平，实灵文之妙德，标天地之玄根。威灵恢廓，普加无穷，荡荡大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神明之宗。其量莫测，巍巍大空，生天立地，开化神明。上谓之灵，施镇五岳，安国长存；下谓之宝，灵宝玄妙，为万物之尊。
又曰：太上八威策文，（今灵宝五符，後有一符，名太上八咸策，以制虎豹山精也。）太上隐书金真上光经，即太上玉晨传也。素灵洞玄大有妙经，即西王母传也。玉金太极金书，即扶桑大帝君传也。飞行羽经，即中央黄老君传也。太霄隐书琼文玉章，即太帝传也。（凡诸传必有真经，或人高而法下，或术重而位轻。此传虽有新法，以黄庭内经为主，是为太极经也。）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经，（此似紫文照日精法。）天皇象符，以合元气，黄书赤界，长生之要。
《洞真玄经》曰：无太一金阁，五星隐录，後圣七符，空山石函，丹台章玄黄，五行天母抱图者，皆不得闻见至道也。
《洞真经》曰：玉室者，三九素语，玄丹上化三真洞元之道，藏於内。
又曰：高上藏三元玉检三元布经於其内曲室者，太微天帝君秘九丹上仙文之所也。元始五老又秘五篇真文於其内。
又曰：东海青华小童治玉革青宫内，其东殿架上有宝经三百卷，玉诀九千篇，主学仙簿录，应为真人者授之。玉晨监仙侍郎典之。
又曰：玄灵台，五老宝经及玄母八门金台玄丹三真洞元之经藏其内。
又曰：九天关台，上有上皇太真高帝玉名及後圣真人簿录，太虚玉晨监典之。
《太洞玉经》曰：玉晨延以金华之堂，太上书以明玉之札。
又曰：龙山是玉清天中高台名也，天帝玉字在其中。
又曰：万华宫有上帝宝经，玉清隐书。
《大洞经》曰：有玄口羽室，黄老元君经封在其中。
又曰：黄老元君经，封在素瑶台及北寒金台。
又曰：有闻风玉台总司学道仙籍。
又曰：雌一玉检，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名，太玄灵台。
又曰：有混成玉堂，大洞真经在其中。
又曰：大洞真经者，三五之秘号，真道之至精，三一之极章，并玉清之禁诀，高上之秘篇也。又太上九真明科经云：大洞真经、雌一宝经、素灵妙经，三奇之章，高上玉皇宝篇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宫，太玄灵台玉房之中也。三者，众经之端也。金录、黄录、玉录也。夫灵宝经者，有内外。外教杂教，随人所悟，说之不必尽言也。趣令前人授悟为喜。内教者，真一妙术，发自内心，行善得道，非从外来。若道可假外而得者，便应以道授，至真不变，湛然常存也。三皇经者，玉清洞真，上清洞玄，太清洞神。
又：太极隐注宝诀经云：授三洞经，当绝人事而行之也。总三洞，名太上洞一高上之经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洞真经》或曰：《太真道经》，或曰《太清上道观天内经》，上清之高旨，极真之微辞，飞仙之妙经也。
《灵宝经》，或曰洞玄，或云太上玄经，曰：皆高仙之上品，虚无之至真，大道之幽圆。三皇天文或云洞神，或云洞仙，或云太上玉策，此三洞经，符道之纲纪，太虚之玄宗，上真之首经矣，岂中仙之所闻哉？
又《金录简文经》曰：三洞宝经，自然天之文也。
又《太上太真科经》云：大化始立，人风真淳，故三宝度三品人。洞神名仙宝之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灵宗之道，明三才，度五帝之世。洞真名天宝之道，纪清正之方，济三代之後。
又《太上仓元经》云：三洞经者，洞真上清也，洞玄灵宝也，洞神三皇也。
又《灵书经》曰：元始以龙汉之年撰十部经，告西母曰：“太上紫微宫中，金格玉书灵宝真文篇目有妙经，其篇蔫囫以相示，皆刻金为字，书於玉简，题其篇目於紫微宫南轩。太玄都玉京山亦具记其文。”
《道君列纪》曰：若三元宫有珠札青书者，则紫脑锦舌北为仙相也。
卷六百七十四　道部十六
理所
《五岳山名图》曰：性命魂神之所属，皆有理所。
《神异经》曰：昆仑有铜柱，其高凌口，所谓天柱。围三千里，员曲如削，下有仙曹九府治所。
又曰：昆仑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名曰阆风巅。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台。其一角正东，名曰昆仑宫。上有玉楼十二，景口映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治所，真官仙灵之所宗。
《登真隐诀》曰：上清之境，九天之门，上皇太皇，帝君玉尊，集群神於其中，以定天下万民之罪福。
又曰：西华堂在上清，王母所居。
又曰：文德宫，张叔隐处之。
又曰：八景城在上清，玉晨道君所。
又曰：赤城，太元真人所居。
又曰：上清有杨寥殿，上皇大帝王尊集群於真内。
又曰：希琳殿在上清东海八停山上，太帝君所居。
又曰：琅殿在上清，金阙圣君所居也。
又曰：上清之境有丹城紫台，上皇大帝君玉尊集处。
又曰：七灵台在上清境，玉晨道君所居。
又曰：明真台在上清境东海八停，太山上帝所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那弗台在上清境方诸东华山上，青童君所居。
又曰：上清境有希林台，大帝道君居之。
东方朔《十州记》曰：有光碧堂，西王母所处也。
《三九素语》曰：兰台宫，亦柱玉女处之。玉房宫，黄帝之女处之。
《十洲记》曰：沧浪海岛上有积石室，多石象、八石、脑石、桂英也。
又曰：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治处也。
又曰：昆仑山，一名昆陵山，一名玄圃台。上有积石圃、大冶井，西母宴会之所也。
又曰：昆仑有琼华室，西王母处之。
又曰：玄洲在北海亥地，有太玄仙都，伯真公所治也。
又曰：聚窟洲在西海中，北接昆仑，上多真仙，宫弟有辟邪天鹿之兽。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芳华闻数里。
又曰：神仙岛有紫石宫室，九老仙都治处，仙官数万人。
又曰：方丈在东海中，三天司命所居处，群仙皆往来其上。
《大洞真经》曰：太素三元山，有中黄太一上帝之馆。
又曰：玉晨大道君治蕊珠贝阙。
又曰：玉皇道君居青□之城，玉阶文陛。
又曰：玉容堂者，虚无真人之逸宅，亦真气之明堂。
又曰：玉容堂者，太上之明堂也，得道符籍之所在。
又曰：万华宫在小有玉真之天，小有先生之所治。
又曰：绝空之宫在玄洲之北，九真仙上帝司禁君会仙处也。
又曰：圆华宫，黄老之所处。
又曰：大霞之中，太虚元君之所处也。
又曰：秀华山，太极真人呼曰圆明丹室，五灵真君处之。
又曰：青精君登紫空之山，化玉室之内。
又曰：昆仑山有金丹流□之堂，上接璇玑之轮，下在太室之中，西王母所治，真仙之女所处也。
又曰：玉室，青精君之所处。
又曰：玉华三元君处流逸之室。
又曰：太虚有太霞之室，合九□而立宇，大虚元君之所处也。
又曰：青华之室，青童君乘玉雕之，御圆珠之气而入山室。
又曰：太老之室在上清，八皇老君乘广琅车而入。
又曰：流刚山上有晖景之室，西王母治所也。
《金根经》曰：青要帝君在丘玉国，黄金紫殿，青要帝君所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八阙，天人散香其间，阙上有金台九层，台上玉晨镇君所进居也。有金晖紫殿，後圣金阙帝君所居处也。
《上清经》曰：上清南极长生司命君，藏瑶台丹灵宫，又在兰庭□台，又登绝空之中紫碧玄台。
又曰：有紫微玄琳殿，中央黄老君居之。
又曰：协晨虚观{山陵}层之室，太上大道君闲居处也。
又曰：元始居紫□之阙，碧霞为城。
又曰：有黄房之室，一石玉容之堂，真晨道君治其中。太真科崇玄台，天师朝礼处。
又曰：有燕仙室，天师教化处也。
《南真说》曰：西王母女媚兰，字申林，治沧浪山，授书为□林天人。
又曰：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女，授书为东雇灵昭文人，治方丈台弟十三朱馆中。
又曰：阆野者，阆风之府是也。昆仑上有九府，是为九宫，太极为太宫，诸仙皆是九宫之官僚耳。至於真人，乃九宫之公卿也。
又曰：大方诸宫，青君常治处也。其上人皆天真高仙，太极，公卿诸司命所处。有服日月芒法，虽已得道为真，犹故服之，霍山赤城亦为司命之府，惟太元真人南岳夫人宰缮。李仲甫在西方，韩众在南方，馀三十二司命皆当在东华。东华青童为太司命总统也。杨君亦去东轸执事，不知当在弟几耳。
又曰：句曲山，汉三茅君治其上，各乘一白鹄，集於处所，时人互有见者。山生黄金，汉灵帝时，诏敕郡县彩句曲之金，以充武库。至孙权时，又遣宿卫人彩金，常输於官。
又曰：方丈西北有阴城大山，沧浪西南有阳长大山其，山真仙之所处，是阳九百六应数之标揭也。秀华山有玉堂，乃五灵真君所处也。
又曰：金华山上有五宫，太一所处。
又曰：玄洲之上有景晖之室，西母之治所。
《神洲七转粕变经》曰：西陇汜之滨紫微玉堂，王母请诰灵素章之处也。
《飞龙隐诀》曰：北极真公治於北极广虚之室。大洞雌一篇曰：三元君在元虚之室。元始序曰：寒灵丹殿在上清太玄，王都道君请真文之处。又有玉宝殿，帝尊所处也。
《王君内传》曰：紫清太素琼阙，太素三元道君之所治也。
《洞玄经》曰：太极紫瑶之阙，太极玄光真君所治之处。自天地已来，人之生死簿籍在其中。
《玉清书》曰：玉户琼门，九皇上在其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茅君内传》曰：玉清天中有散华台，是四斗七晨道君之所治也。
《列仙传》曰：太空琼台，太平道君处之。
《上清八景飞经》曰：玉宝台，三元君所登处也。
《三元真一经》曰：黄紫户玄精之室，身中三一尊君常栖息之所。
《神祝经》曰：太上玄堂，天人所止。
《本行经》曰：有三元洞室，妙真人所处也。
《道学传》曰：茅山燕口洞，女冠钱妙真登坛处也。
《定志经》曰：天尊静处玄都元阳粕宝紫微官。
《太一洞真经》曰：有太极紫房宫，天帝宝神所处也。
《玉清经》曰：玉清宫，高真玉皇出入处。
《洞冥记》曰：宜都崇堂，在紫泥之海，东方朔宴息之所也。
《洞真经》曰：太老寝堂，八皇老君居处也。
《三元玉检经》曰：广灵之堂，太素三元君处之，在上清天。
《玄母按逝经》曰：五通仙堂者，五通帝君在其内。
又曰：散花玉室，三素元君在其内。
《玉清隐书》曰：琼琳堂，上皇玉帝寝宴处也。
《道学传》曰：沿室中有太阴堂，龙威丈人所见真文之所处也。
《龟山元录》曰：文龟洞室，上元君坐之处也。
葛洪《神仙传》曰：金华山有石室一所，丹溪人皇初平之隐处也。
《清虚真人王君内传》曰：委羽山洞周回万里，名曰大有空明天，司马季主在其中。
又曰：西域玉山洞周回三千里，名太玄总真天，司命君之所处也。
《名山记》曰：益州西南青城山，一名青城郡山，形似城。其山有崖舍亦壁，张天师所治处。南连峨嵋山，山遥望惟见两青岭。山如蚕蛾之眉，赤有洞天，诸灵书所藏不知当是弟几洞天也。
又曰：赤城丹山洞周三百里，名曰上玉清平天。此山下同台方二百里，司命君之府也。
《玉京经》曰：玄都玉京山有粕宝城，太上无极大道虚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玄都焉。
《大有经》曰：太清极玄宫在元景之上，太上君居之。
《三元布经》曰：上清玉景宫，三元布人在其中。
《道迹经》曰：秀华玉堂，五灵真之所处也。
又曰：洞真堂，元始天王太一高圣君说观身太戒之所也。
《玄经》曰：玉清台，仙圣游衍之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星移度经》曰：帝君上登太极琼台。
《上原经》曰：眉竺仙公住南岳。
《五符经》曰：皇人在峨嵋山北绝岩之下，苍玉为屋。
《龟山元录》曰：紫卜，西华玉女居之。
《神祝经》曰：九合之室，太上在其内。
《玉晨明镜经》曰：有太玄玉宠囹华之室，三素元君处之。
《真诰》曰：大茅山西南有四平山，俗呼为方山，其下有洞室，名曰方台洞，与华阳通，号为别宇幽馆，得道者处之。
又曰：方偶山下有洞室，名曰方源馆，幽人居之。
又曰：包山下有石室银户，方圆百里。
又曰：有天市坛，范丘林授口诀处。
又曰：存方台，仙人蔡天生隐其内。
又曰：清虚宫，司马季主隐处也。
又曰：积石台，朱孺子居之。
又曰：寝静之室，涓子处之。
又曰：蓬莱仙公洛广休治蓬莱山。
又曰：许玉斧居方山洞，为上清仙公。
又曰：羡门，今在蒙山，大洞黄金之庭，授书为中元仙卿。
又曰：广汉郡绵竹县东九里有山，昔韩众於上得仙。有大石铜为志，治应箕宿。
又曰：广汉郡新都县，去成都一百五十里，山有芝草神药，前有池，水中有神鱼五头。昔王方平於此与太上相见，治应斗宿。
又曰：越隽郡邛都县有小山大山，名蒙治山，其高无逾。伊尹於此学道。上芝英金液草，服之度世，治应奎宿。
又曰：口台山有桃一树，三年一花，五年一实，悬绝无底之谷。惟赵乃自掷取得桃子，馀者无能取之，治应胃宿。
又曰：天柱山有女玉乘白鹤，仙人乘白鹿，在口台，治前有两碑。
又曰：玉局治在成都南，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床，即名玉局，治应鬼宿。
又曰：锺山在北海子，地隔弱水，自生神草，仙家种芝，课计顷亩，如稻状。亦有玉石泉，上有九源丈人宫，主领天下水神。
又曰：扶桑在碧海中，大帝宫，太真东王所治处也。
又曰：蓬莱山上有九天真宫，盖大真仙人所居。
《玉凉仙山经》曰：方诸宫，青童君治之；大丹宫，南极元君治之；白山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素真君治之；西城宫，总真王君治之。
《太真科》曰：有无央宫，高上太真居之。
《龟山元录》曰：金华宫，西华玉女处之。
《上清经》曰：启金宫，玉宝九霄丈人居之；七映宫，紫映九霄真人居之；玉清元宝宫，高上虚皇君居之；金灵宫，紫虚高上元皇道君居之；朱灵宫，上皇虚君居之；洞□宫，皇上帝君居之；金辉宫，紫皇君居之；灵映宫，高亭君居之；变化宫，玉皇先生居之；玉宝宫，紫精君居之；飞玄宫，玄一君居之；玄上宫，玉皇先生居之；变云宫，太帝君居之；金门宫，皇上帝居之；阳明宫，洞真君居之；元景宫，太素君居之；紫瑶宫，北玄君居之；纳灵宫，南朱君居之；音光宫，西华君居之；灵金宫，中元君居之；紫微宫，东明君居之；凤生宫，高上君居之；朗范宫，元辰君居之；七瑶宫，九元君居之；郁森宫，大明君居之；□森宫，元灵君居之；洞霄宫，三元君居之；返香宫，元昭君居之；长命宫，太极元君居之；高虚宫，紫元君居之；飞玄宫，上真老君居之；琼容宫，洞景君居之；耀琼宫，太阳君居之；明真宫，景元君居之；紫曜宫，司命君居之；通妙宫，天皇君居之；金华宫，黄房君居之；天皇宫，太一君居之；闲清府，九天丈人居之；又有丹府，三天玉童居之，又有重冥府，玉堂九霄丈人居之；凤生府，九霄真人居之；金府，灵皇君居之；丹神府，上皇元道君居之；生真府，玉虚君居之；金魂府，万始先生居之；务虚府，皇帝君居之；紫曜府，紫皇君居之；神变府，中元君居之；九合府，玉皇先生居之。
又曰：有{山陵}层之室，玉晨道君处之。
又曰：帏缘之室，太元真人处之。
《汉武内传》曰：有紫桂宫，太上丈人居之。
卷六百七十五　道部十七
冠
《真诰》曰：有一老人着绣裳，戴芙蓉冠，倚赤九节杖而立。芙蓉冠郎礼之爵弁，粗欲相似，但不知真人以何物作之耳。自非己成真，不得冠此。
又曰：远游冠，桐柏真人戴此冠。女真已笄者亦戴冠，惟西王母首戴玉胜。又女真未笄者，则三环角结，或飞□编结，馀垂两肩至腰中也。龙冠金精巾、虎巾、青巾、虎文巾、金巾，此天真冠巾之名，不详其制。
又曰：男真□冠真，并飞天交结。
《道学传》曰：王母二玉女侍王母上殿，戴火真晨缨之冠，履玄琼凤文之舄。
又曰：孟景翼字辅明。义嘉构难，景翼星夜往赴，经行失道。时一人黄衣黄冠，在其前引路。既得道，乃失所在。
《海空经》曰：真仙道士，并戴玄冠，披翠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真科》曰：解褐披绛绡之衣，释巾着远游之冠。
又曰：人皇着粕宝珠冠。
《上清经》曰：元始皇上丈人戴紫曜之冠，九色自然之绶。
又曰：高灵九天，建金华七曜之冠。
又曰：玉真九天丈人，建飞精百变，之冠，九元道真之策。
又曰：上三天玉童，建三华宝曜洞天玉冠。
《四明科》曰：凡修上清道经、大洞真经，入宣之日，当身冠法服。
又曰：凡女子学上清之法，授宝经玉诀，修行大洞，皆元君夫人之位，入宣之，曰：“当冠元君之服，万真束带，玉童玉女各二十人。”其掌法服，无此服不得於上清。
《洞神经》曰：授道之人，皆玄冠草履。
《传授经》曰：老子去周，左慈在魏，并葛巾单裙，不着褐。
又曰：陆先生云：“对上下接，谓之俯仰之格，披褐二服也。”
又曰：冠戴二仪，衣被四象，故谓之法服。
《道学传》曰：西母结大华之髻，戴太真晨缨之冠，履玄琼凤文之舄。
《上清变化经》云：紫映玉霄真玉，建华天冠，带交金之钩。
又曰：皇上灵君，建七曜华冠，丹文紫绶。
又曰：皇上帝君，建七色朱精华冠。
又曰：太素高虚上极紫皇，建粕宝冠，带神精交蛇之绶。
又曰：虚明紫兰中元高亭君，建三华之冠，带流金紫章。
又曰：太紫真君，建紫宠口，乘青龙紫羽盖。
《玉金铛经》曰：元始天王，披九色离罗之帔，带宝冠。
又曰：太帝，建三气朱冠。
又曰：太岳君，建粕宝九光夜冠。
又曰：华山君，建六元通神飞冠，交灵之绶。
又曰：嵩高君，建中元黄晨玉冠，黄神中皇之章。
又曰：王帝君，建紫冠。
《真诰》曰：上元夫人，服赤霜袍，披青毛锦裘，头作三角髻，散至於腰，戴元晨夜月之冠，带六山火玉之，腰凤文琳华大绶，执流黄挥精之乍 刃。
《上清元化经》曰：太元真人，巾芙蓉冠。
《上清元录》曰：九天元父，戴宝天之冠。
《太上五帝内真经》曰：青帝君，建九天通天冠。
又曰：赤帝君，建三气玄梁宝冠。
又曰：白帝君，建七气明光宝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黑帝君，建五气玄晨之冠。
又曰：黄帝，建黄晨通天冠，黄晨越元之策，带灵飞紫绶。
《太上飞行羽经》曰：九晨君，建飞精玉冠，衣九色之凤帔。
又曰：元晨君，建飞天玉冠，衣九龙天衣。
又曰：盖晨群，建三晨宝冠，衣丹锦飞裳。
又曰：上晨君，建玄精玉冠，衣玄羽飞裳。
又曰：华晨君，建飞晨宝冠，衣青羽飞裳。
《太上飞行羽经》曰：灵妃元皇夫人，建晨缨宝冠。
《玄经》曰：仙人定子明，着黄褐玄巾。
《太洞玉诀》曰：皇初紫元天中真人，披朱锦之服，巾绿霞之冠。
《山西经》曰：玉女，建白冠。
《洞神经》曰：天皇君戴九元冠，地皇君戴二晨玉冠，执元皇定录策，人皇君戴七色冠，执上皇保命玉策。
又曰：上清琼宫南极玉真赤帝君，建进贤之冠。
又曰：北极玉真黑帝君建玄宝之冠，西极玉真白帝君建通天宝冠，中极玉真黄帝君建通元五气之冠。
《土精真诀》曰：东方九灵真人戴九气冠，南极真人戴进贤冠，衣绛章之衣。西方素灵真人戴三宝玄冠，北方玄灵真人戴玄冠，中央总元三灵真人戴黄晨玉冠。
《玉光八景经》曰：东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蹑九色之履。
《金根经》曰：九天元父，戴七色朱玉之帻，无极进贤之冠。
又曰：九天玄母，着青宝神光锦绣霜罗九色之绶，戴紫元玄黄宝冠。
《大有经》曰：玉清之母，戴七神朱玉之髻，巾无极进贤之冠，着玄黄素灵之绶，在太极朱宫。
又曰：九天真女，戴玄黄七称进贤之冠。
又曰：上清真女，戴玉冠，著九色之绶，居太幽宫中。
又曰：太极帝妃，冠无极进贤之冠，衣五色凤文之绶，在太清极玄宫中。
又曰：太上君，戴三宝王冠，着九色之绶，在无极真宫中。
又曰：启明天君，冠青精进晨玉冠。
《太一洞真玄经》曰：三素老君服锦衣，建龙虎冠。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着朱衣绛巾，典主符籍，在太微紫房宫中。
《登真隐诀》曰：太玄上丹霞玉女，戴紫巾，又戴紫华芙蓉巾及金精巾、飞巾、虎文巾、金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山元录》曰：元始皇上文人，冠九气紫曜之冠，衣九光锦袍，九色无缝自然之绶，带六山火玉，在上清之上。又带九天仙炼之剑，衣九色班文袍，常乘十二飞麟，带金虎凤文之绶。

《金真玉光经》曰：元景道君曳玄黄之绶，建七色玉冠。

又曰：元景道君衣丹锦之绶，戴进贤玉冠，乘玄景绿与参驾凤皇。又太阳上府紫微宫中，道君曳绛锦丹绶，戴玉冠，蹑九色之履，执制魔之章。又元景太一曳玄黄素绶，戴粕宝冠，执命神之策，乘玉辇，五彩盖，紫□车，参驾大龙。

又曰：桐析山真人王子乔，年甚少，整顿非常，建芙蓉冠，着朱衣，以白珠衣缝，带剑，多论金庭山中事，言於众真。

《太上素灵经》曰：太山神仙，戴飞晨宝冠，又戴青精辰王冠、游□宝冠、玉精宝冠、通天玉宝冠、三玄宝冠。上清仙公并建扶华沓霞大冠，道君冠九德之冠。

《太极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锡仙公，芙蓉晨冠。

《灵飞六甲经》曰：上清琼宫东极玉真，建九气通精之冠，玉京真人戴通阳玉晨冠，少阳真人戴通曜之冠，太素三元君建宝琅扶晨羽冠，紫素元君建太真晨缨之冠，三角髻，馀发散之於腰。

《太极金书》曰：元始建洞天之冠，上君建青精天玉之冠，太真丈人建三宝玉冠，三天童建三华宝曜洞天玉冠。

《太洞玉经》云：紫元真人披朱锦之服，巾绿霞之冠。

《五岳真形图》曰：东岳太山戴仓碧七称之冠，南岳衡山戴九丹日精之冠，中岳嵩山冠黄玉太玄之冠，西岳华山建太初九流之冠，北岳恒山建太冥虚阴之冠，青城丈人戴盖天之冠。

《玄经》曰：昔有仙人豆子明，建黄褐玄巾。

帻

《紫书金根经》曰：九天元父，戴七称珠玉之帻。

《敷齐经》曰：正一切曹，冠朱阳之帻。

帔

《太极金书》曰：元始天帝，被九色罗帔，丹绛之裾，珠绣霞帔。

《太极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锡仙公，丹锦绣帔。

《灵书紫文经》曰：青童大君，衣飞青翠羽龙帔。

《雌一五老经》曰：太素三元君，服紫气浮□锦帔，又紫绣毛帔，又凤文锦帔。

《无上真人内传》曰：九色锦绣华文之帔。

《太元真却施君内传》曰：绣羽紫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真中经》云：青玉锦帔，绛玉、素玉、玄玉，黄玉锦帔。
又□：青华丹蕊玉白琳四出龙帔，玄玉九道□锦帔，黄□山文锦帔。
褐
《仙公请问经》曰：太极真人曰：夫学道当洁净衣服，备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
《灵宝真一自然经诀》曰：至其己得道人，披九光七色法服。
《灵飞六甲经》曰：南极玉真，着绯罗法服。
《上清紫宸经》曰：修七转之道者，上皇君以法服飞仙羽章授之，仍戴以紫元飞霜七色之冠。

《上清经》曰：高上玉皇，衣玉文明光飞□之。
《龟山元录》曰：九天玄母，衣霜罗九色之，又衣青罗之。
《五岳真形图》曰：五岳使者服绯。
《三元布经》曰：紫素元君衣紫锦夹，白素元君衣白锦光明之。
《龟山元录》曰：九色飞□锦，九色自然之，玉文明光飞锦之，九色珠绛□光锦，丹锦七色文光之。
袍
《太极金书》曰：元始，披霜珠之袍。
《上清经》曰：三天玉童，衣青黄锦袍。
《五岳真形图》曰：东岳君，服朱光袍。
《龟山元录》曰：有明光飞锦珠袍，五色□罗之袍，七色凤□之袍，九色班文羽袍。
《茅君内传》曰：有赤霜之袍。
裘
《大洞玉经》曰：司禁真伯，乘日月之，披虎云之裘。
《八表经》曰：白素元君，衣黄缘曜光□文之裘。
《五帝内真经》曰：有玄文明光之裘，九色班裘。
《龟山元录》曰：有□文丹锦之裘。
衣
《三道顺行经》曰：玉景真人，衣玄□锦衣。
《老子历藏中经》曰：东父者，清阳之气，万神之先，衣五彩衣。
《龟山元》曰：有明光锦九朱飞文法衣，三素飞文锦衣，五色斑文衣，九色龙衣。又有青黄紫三色羽衣。又有九色凤衣，亦有九天凤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戒经》曰：太极真人曰：凡谨事法服则者，冠冕玉。
《三元布经》曰：六山大玉之。
绶
《八素经》曰：大素元君衣流光口文绶，始素元君衣紫光口文素绶，玄素元君衣飞口九变绶，紫素元君衣玄黄九色素罗之绶，黄素九君衣飞云素锦之绶。
《三元布经》云：紫素元君，交带灵飞大绶。白素元君，文琳华之绶。
《太上飞行羽经》曰：九铃之绶，飞灵紫绶，六山飞晨之绶，九光之绶。
《金真玉光经》云：紫青之绶，丹锦之绶，绛丹绶，玄黄素绶，白文素灵之绶，玄灵五色之绶。
《元始经》曰：九天玄母，带流苏紫绶。
又曰：九元光延紫绶，灵飞紫绶，交灵素绶，九色自然之绶，金虎凤文之绶。
又曰：太上九气命灵之章，带翠羽交灵之绶。
板
《玄经》曰：太上曰：十方奉经，真官五帝，真事符童，传言谒者，皆冠带垂缨，齐执玉板，罗列卤簿，对我前後左右。
笏
《玄经》曰：太上敕灵阳监授教，稽首而起，执笏户东面西而立。
裙
《太上飞行羽经》曰：上君衣凤衣，班文虎裙。
《太上素灵经》曰：太上神仙，衣青锦单裙，青绫裙，云锦绛章丹裙，绛衣飞裙，黄口锦裙。
《三元布经》曰：太素三元君，服九色龙锦羽裙。紫素元君，衣飞霜罗裙。
《太极左仙公起居注》曰：太上三天锡仙公，绯罗裙。
《龟山元录》曰：有丹锦飞裙，九色龙锦羽裙。
《太上飞行羽经》曰：七色夜光口锦裙。
《九真中经》曰：苍华飞羽裙，丹华飞羽裙，白羽飞华裙，亦有黑羽黄羽飞华裙。
又曰：翠龙华文飞羽裙，朱华凤裙，素羽写章裙，黑羽龙文裙，绿羽凤华绣裙。
铃
《移度》曰：南方真皇君，垂灵霜凤华龙铃，带虎书，建玄晨之冠，飞青锦衣，乘丹霞绛与。
《龟山元录》曰：有玉铃，又有晨光明月之铃。
《列仙传》曰：北元中玄道君李庆宾女，为灵昭夫人，着紫锦衣，带神虎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握流金铃，有两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许，夫人年可十三四。闻呼一侍女名隐晖。侍女皆青绫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带络之，题白玉检曰太上章。一检曰太上文夫人，带青玉色绶，如世人带章囊状，隐章当长五丈许，大三四尺。

又曰：太极有四真人，中黄君处其左，神虎之符，带流金之铃。执紫毛之节，顶金精之巾。

又曰：仙道有紫绣毛帔，丹青飞裙，翠羽华衣，金铃青带，曲晨飞盖，御之自飞。

杖

《龟山元录》曰：冬三月，三天玉童化为老人，手把九节金杖，洞耀玉清之中。

《圣纪经》曰：有老人握青竹杖，与老子谈天地之数。

《赤书玉诀上经》曰：当取灵山向阳竹，令长丈有七节，作神杖，使长上下通直，甘竹乃佳，印以元始之章，动息坐起，恒以自随，有五帝真符吏辅翼上真。

《茅君传》曰：朱官使者，把绿节杖，琼干羽旄。

又曰：太素真人，把八景飞杖，九色之节，出入上清。三天玉童，头连三角黄巾，手把九节金杖。

节

《列仙传》曰：太元真人，杖紫毛之节。紫微王夫人与一神女俱降，神女着□锦缡，上丹下青，文彩相照，腰有绿绣带，带系十馀小铃，铃青色黄色更相参厕。左带玉，如人间，但几小耳。衣服倏倏有光，照映室内，如日中视□母也。□ B 鬟，整顿绝伦。髻在顶中，垂馀至腰。指着金环，白珠约臂，视之年可堪十三四。左右两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带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锦囊，囊长尺馀，以盛书十馀卷，以白玉检上刻字云，玉清神虎内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一白箱，以绛带络之。箱似象牙箱形。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整饰非常。

又曰：斐真人，从者持青毛之节，一童带绣囊；周君，从者持黄毛之节，无囊，二君各有六童。

又曰：东卿大臣见降，侍从七人，一人执紫毛节；一人执华幡，一名十绝灵幡；一人带绿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铃。侍者并朱衣。东卿形甚少於二弟，二弟着青锦绣裙，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并同来倚立，东卿命坐，言语良久。时乙丑岁，晋兴宁三年七月四日，降於杨君之家也。

又曰：先道有三十七种色之节，以给仙人。

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真中经》曰：凡学道者，勿令人犯屐。履，行道尤多禁忌。
《金真玉光经》曰：有五色、九色师子之履。
《玉光八景经》曰：东北始阳宫，牛元景足蹑五色履。
舄
《龟山元录》曰：领仙王奉元始命，使资晨缨玉冠，凤口之舄，给上真仙母。又有神口凤舄。
《列仙传》曰：安期先生卖药海边，时人言千岁翁。秦始皇召见，与语三日夕，赐金璧数千万。出於阜乡亭，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量为报，曰：“後千岁，求我蓬莱山下。”始皇即遣使者入海，未至蓬莱山。辄风波而还。
《上真元录》曰：九天元父，曳神口凤舄，带素口之绶。
帷帐
《神州经》曰：九河帝君，坐玉床，五色帷帐，内外光明，玉千垂。
席
《玉金经》曰：仙人郑段者，坐玉华之席。
卷六百七十六　道部十八
简章
《玉帝七圣玄记》曰：七圣定简，五帝记名。
《登真隐诀》曰：小有天王太素清虚真人登白空山，诣紫虚太真三元君，授流金火铃，豁落七元八景飞晨策玉玺。
又曰：太一有玉玺、金丹、虎符。
《玉清隐书》曰：有太上飞行九晨玉经，金简内文。
又曰：玉玺凤函，金真玉光，紫文单章在其内。
《九幽经》曰：帝尊在三元宫中，总校图录。
又曰：善功注名黄录，金格玉简，陈列三清四极。
《明科经》曰：若有玄名帝图，紫简绿字，千年得传也。
又曰：五老宝经，青绿为字，以书其章。又八素真经，太上之隐书也。八色彩肥，金阙帝君自书之，为致真之法，以付太虚真人。南岳赤松子使下首骚道，宿有真金玉字，刻在金卜。当为真人者，不得越传地仙。又五符经一道，通书以南和丹缯，封以金英之函，印以玄都之章，付震水洞室之君。又灵宝真一自然经，众真此经者，以黄锦为地，丹金书之，永谷道真享之无期也。元始说经中所言，并是诸天上帝内名，隐韵之音，非世之常辞也。
又曰：雌一玉检五宝经，秘在九天之上，大有之宫，太玄灵宝台玉房之中，紫金为素，以撰其文；青绿为字，以书其章。
又曰：有妙经，刻玉为简，传於天帝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八素真经》曰：司命着籍，玉简丹书，编以金缕，缠以青丝，千亿万年，无所复疑。
又曰：太上吉日，即以三元之章，又印以太玄之章，又印以高皇之章，又印以中黄之章。
又曰：西华宫有琅简蕊书也。
又曰：太上以白玉为简丹玉书，亦用青碧玄玉黄金为之。
《八素经》曰：八素真经玄文，生於太空之内，见於西龟之山玄圃之上积石之阴。高玄羽章，众真宴礼，称庆上清。
《上清经》曰：三天玉童带朱精禁天之章，高玉皇丹皇玉章。
又曰：紫映九霄真玉，金凤玺。
又曰：大素三元君有口琼之板，九变虎书。
又曰：高灵九帝带元光紫绶，流精飞琼之章。
又曰：三天玉童带九天之章。
又曰：高上虚皇君丹皇玉章。
又曰：玉真九天丈人九元通真之策。
又曰：紫灵皇上元皇封灵召真玉策，带流光凤章。
又曰：上皇玉虚君丹文紫绶。
又曰：三元大明上皇君带神虎紫章。
又曰：皇上万始先生金虎凤文，带丹皇紫章。
又曰：皇上帝君带神虎玉章。
又曰：上极紫皇君六山玉带，神精交蛇之章绶。
《太霄琅书》曰：太微天帝君以紫简结紫度经篇目也。
又曰：有帝章之印。
又曰：琼文帝章，当刻书枣心之木，授於绝岩之中。
又曰：《太霄琅书》，乃九天飞霄之典，琼文帝章乃上文也，并以元始生於自然空洞之中，灵皇玉帝授於九玄，铸金为简，刻玉结篇，金镂玉字，以明宝文，秘於九天之上。
《洞神经》曰：有三都印、三皇印、九天印，钜天下。
又曰：有三皇玉券，一名金契。
又曰：授三皇法，须玉简，长一尺二寸，广一寸，厚三分。无者槿桐准也。
又曰：通谒三皇之简，以青玉作之，赤金为字。
《金根经》曰：金简玉札，出自大上灵都之宫，书以朱文，编以朱绳。
又曰：有神华玉门，真人投金简之处。
又曰：领仙玉郎赍金简紫籍，来於东华青宫校定玉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玉皇刻降丹精玉芝、金玺凤章也。玉宝青宫之内，有金章凤玺。
又曰：青宫北殿上有金章凤玺，真人得之。
又曰：青宫之内北殿上有仙格，格上有学仙簿录及玄名，年月深浅。金简玉札有十万篇，领仙王郎之典也。
又曰：青宫无金简之录，玉格无玄编之名，神经亦不可得披。
《大洞玉经》曰：读玄一洞经者，神台刊名於福连之简。太上金简玉札，名为福连之书也。
又曰：真阳者，上清之宫名，福连之简刊其内。
《五符经》曰：真一食五牙天文，西母刻以黄金之札，封以丹芝光草，印以太上中章。
《茅君内传》曰：茅盈在恒山内，梦太玄玉女，把玉札携之。
又曰：天上道君有玉与凤玺。
又曰：太元真人有一人带录章囊，又一人带绣章囊，一人带锦囊书。
《金真玉光经》曰：有昭灵之章，保生玉章。
又曰：此经高妙，众经之尊；总御万真，匡御群仙；玄符流映，洞明紫晨；秘於九天之宫，铸金为简，以撰灵文；刻玉丹书按树其篇也。
又《灵宝自然经》曰：太上诸仙真以黄金为简，丹玉书之。又太真科以玉牒金书粕宝为简玉帝。
《七圣玄记》曰：刻以白银之简，结以飞青之文。
又曰：广灵之堂，《回天九霄》白简青录刻其内。
《太真科》曰：丹简者，以朱漆简，明火立阳也。墨录者，以墨书文，明水主阴，人学长生，故名丹简墨录，秘不安传。
又曰：天皇执飞仙玉策，人皇执上皇保命王策，地皇执元皇定录之策。
《三华宝曜内真上经》曰：太帝灵都宫中有二十四万上真仙人，皆铸金为简，白银结编，紫华书文，诵咏此篇。
《三天正法》曰：三天九微玄都大真灵录者，秘在太上灵都之宫，刻以紫玉为简，黄金为文，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封以紫蕊玉笈，盛以□锦之囊。
《南岳夫人内传》曰：白简素录，以白玉为简，以青玉为字，故谓之白简青录，皆记得道之却墅姓。
《道学传》曰：金简有王元规之笔迹。
《太上素经》曰：凡授太上黄素经者，传盟用玉札一杖，长一尺五分，广一寸四分。
又云：有三元秀简。
《真诰》曰：清虚真人诣三元君，授玉玺金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山元录》曰：丹文紫章，神虎玉章，七元交光之章，流金紫章，太上命神之章，夜光宝章，九色离罗之章。
《灵书紫文经》曰：灵书紫文上经，刻以紫玉为简，青金为文。
《黄录简文经》曰：投金龙一枚，丹书玉札，青丝缠之。以关灵五帝度之信封於绝岩之中，一依旧法。
又曰：丹书玉札，一枚金龙，一以青丝系石沉三河，以关水帝度之信，一依玉诀旧文。
《太洞玉经》曰：太上经简玉札，名为福连之书。
又曰：太上书以彤玉之札，则玉映之堂可见，四明之门可入也。
《後圣道君列纪》曰：刻以紫玉为简，青金为文，龟母按笔，真童拂筵，玉童结编，名之曰灵书。
《龙飞尺素隐诀》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奉金按，以请飞行羽章。
《太一洞真玄经》曰：白元司命五人，朱衣绛巾，各捧一白玉案，上有所主简。
《紫度炎光经》曰：龟母捧笔，太一拂筵，天妃侍香，玉笔结纶，以白玉为简，金书保仙上符仙都也。左公封以玉笈口锦之囊。
《变化经》曰：金光立空之案口锦之囊封九赤班符于玄元之中，南极长生司命君得之。
《玉金上经》曰：九老仙都捧金精立空之案，上请宝文，以授众真。
《空洞灵章经》曰：白简度品，青录定仙。
《太元上上经》曰：非有琼录玉名刻简三清者，不得金虎内符。
《灵书经》曰：东方九气天中灵宝度命品章，出自元始东华青童君，封之青玉宝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气之章。
《神仙中经》曰：老子度关时，为尹喜着五千言，解五十五章，是手所书也。能行此道，知元气、父母、天地之先，不知此者，徒自苦耳。太微天帝君以紫简注紫度炎光经篇目，金简书其正文，玄章宰缮。
《玉皇谱录》曰：高上众真，结自然之章。
《金玄羽章经》曰：玉清八景隐书金玄内文，生於元始之先，即天之书也，以威百神诸天。
《内音经》曰：天有飞玄自然之气，合和五音，以成天中无量洞章。
《赤书玉诀上》曰：无始灵宝告水帝削除罪简，上间九天金龙驿传在朱书银木简，以投三河之渊。初用金钮九双连简，沉之於清泠之泉，埋本命之岳，三官九府，书人功过，其理甚明。
《隐元内文经》曰：青童咀苡万帝於曲宇，讲宝诀之妙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洞真经》曰：六层玉台在九天图之上台，上有金简玉札及紫凤丹章十万篇。太上真文玉郎典之。
《玉光八景经》曰：玉宝台，太空之章封其内。
《飞行羽经》曰：上皇九转之道绛简紫书，秘於紫天元台。
《二十四生图》曰：披九光玉蕴，出金书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图，置白玉案上。
《灵宝隐书》曰：玉诞者，昙誓天十都名也。上有大洞之章，紫书玉字，焕乎上清。
《玉京山斋》曰：诸高仙真人会太上玄都，披空洞歌章。
《灵书经》曰：东方九气天中灵书度命品章出自天元始东华青宫，青童君封之青玉宝函之中，印以元始九气之章。又南方三气丹天灵书度命玉章出自元始朱陵上宫，南极上元君封之赤玉宝函之中，印以太丹三气之章。又西方七气天中灵书度命玉章出自元始西华宫中，金母封之白玉宝函之中，印以太素七气之章。
又云：北方五气天灵书度命玉章出自元始北上宫中，玉晨君封之玄玉变之中，印以太玄五气之章。
《三元布经》曰：高上三元经者，乃三清真书也。上真玉检飞空之篇，上元检天大录，中元检仙真书，下元检地玉文，如是宝篇高上皆刻金丹书，盛以自然口锦囊，封以三元宝神之章，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宫，金台玉室，九曲丹房。
《灵宝赤书》曰：元始命太真按笔，玉妃拂筵，铸金为简，刻书玉篇，五老赏录，秘於九天灵都之宫。
《回天九霄经》曰：於是大一拂筵，天妃持香，玉华执巾，丹书紫字，刻於白金，隐起灵颜，结於玉篇，题以青录，得道之名，龙景九文。
《紫凤赤书经》曰：太上命太极真人授以玉简金书宝洞飞霄绝玄之章。
《玉帝玄记》曰：中皇元年九月七日，七圣斋灵清长宫，记其得道之篇，刻以白银之简，藏於口锦之囊，封以启命之章，付以五老仙都，左公掌录琼宫。
又曰：古空洞之中，有回天上文。四司所保，五帝所诠，七圣定简，举形合先。
《大有经》曰：太上玉章，刻玉为简，总御万真。
《真经》曰：东方岁星，青帝勾芒，通明之印；南方荧惑，赤帝太昊，太阳之印；西方太白，白帝少昊，通阴之印；北方辰星，黑帝颛顼，通神之印；中央镇星，大帝文昌，方神之印。
《本际经》曰：有十二法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紫书金根经》曰：有青精玉玺。
《金房上经》曰：大帝灵神都宫中，有金房度命延年之诀，铸金为简，刻白银之编，紫笔书文。
《消魔经》曰：发九天之朱匮，望上清之琼扎。玄书既刻於玉章，绛名始刊於灵阙。
《大洞真经》曰：八景玉录藏於太素瑶台，玄□羽室，封以郁森之笈，玉清三元之章。简扎品曰，青童君曰，无金简者，银木亦可当也，无玉扎者，桐木亦可当，但令精好也。真理无有ウ节，当取扎於□锦之囊。此上真之至号，玉帝之灵篇也。
《上清九真中经内诀》有玄灵元君宝秘奔日月之玉章。
《神州粕变经》曰：太阴玉晨，九天真妃，紫晨君授流精飞景宝章。
《太清中经》曰：有天一八极玺。
《龟山元录》曰：有流金凤玺。
又曰：天皇太帝遣绣衣使者冷广子期授茅盈以神玺玉章，金阙圣君命太极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鲍兵等与茅盈玺。
《太上飞行羽经》曰：太真丈人，衣九色飞□，曜光羽章。
《灵飞六甲经》曰：玉真青君带流金凤章，太上九赤班符。
《五帝内真经》曰：封灵制魔之章，黄神中皇之章。
《三皇经》曰：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为用。天皇所授，玄玉为简，青玉为文；地皇所授，黄玉为简，白玉为文，缀以金钩，联以金锁，置以玉案，覆以珠巾、宝盖、珍床，安之青宫，闭之紫卜，芬以五香，侍以十华也。
《神州七转粕变经》曰：流金凤玺，紫宸上皇先生所。
《三皇序目》曰：九天印文，以召九天校事也。
《上清变化经》曰：高上虚皇君，丹皇玉章。
又云：三元太明上皇君，带神虎紫章。又有皇上帝君，金虎凤文，带神虎玉章。
又曰：九霄真玉，金凤玺。
《历藏经》曰：天王侯，带紫绶金印。
《五岳真图》曰：太山君通阳大明之印，衡山君夜光天真之印，嵩山君神鬃婶和之印，华山君开天通真之印，恒山君长津悟真之印，青城丈人三庭之印。
《後圣列纪》曰：紫微、上真、天帝、玉清君遣八景琼与来迎圣君，以登上清宫，赐蕊刚丹玉凤玺。
《後圣九玄道君列纪》曰：太阴法有死生，有黑录白簿，真青丹，编简授生先後之相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圣道君列纪》曰：玉清君赐道君玉凤玺。
《飞行三界经》曰：下有太一紫绶金印，威喜天帝信玺，修灵宝飞行三界之道，真人所。
《五称符上经》曰：五星通灵之印，印五星灵符。
《道学传》曰：吴王阖闾得真文不解，封以黄金之检，印以玉皇之章，以问鲁大夫孔子。
又曰：禹封五符以金英之函，检以玄都之印。
《神仙传》曰：卫叔卿语其子度世云：“可於室西北桂下取我仙方，按而服之，令人长生。”度世握得玉函，封以飞仙之印，取按之服五色灵母，仙去。
《北帝经》曰：酆都秘印，用救世间，摄制鬼神。
《集仙录》曰：杜兰香，女仙也，於洞庭包山降张硕家。硕盖修道者也。授以飞化之道，留玉简玉唾盂。又赍黄麟羽帔，此上仙之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
卷六百七十七　道部十九
几案
《十洲记》曰：瀛州金峦观中，有青离玉几，覆以□纨之素，刻水碧为倒龙之床。
《玉光八景经》曰：众真宴礼大帝，屈节於几前。
《太一洞真玄经》曰：太微紫房中有一童子，名于景精，字会元。当帝君之前，捧赤玉案，上有所主命籍。
又曰：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君五人皆着朱衣绛巾，各捧一白玉案，上有所主简。
《玉清隐书》曰：太微天帝君进拜於帝皇之几。
又曰：上皇帝君乃推几偃咏，虚眺太空，吟玉清之隐书，歌元景之灵章，扬音霞际，清微玉振。
《太洞经》曰：太微小童五符命籍捧持玉案，帝君所临，主通诸神。
《变化经》曰：有金光立空之案。
又曰：元始拊几高咏，啸郎太空。
《玉金上经》曰：九老仙都捧金精之案，上请宝文，以授众真也。
《洞神经》曰：拂拭试几案，置经於前也。
《象名经》曰：东方上尊凭粕宝凤文之曲几，敷说道要真经。
《法轮经》曰：三真立空之案，以粕宝悬覆经上。
《众篇经》曰：元始上尊凝真遐想，抚几高抗，命召五帝，论定阴阳，推数劫会，移校河源，检录天度。
《洞神经》曰：有局脚案，以置经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上黄素经》曰：凡修授大洞真经雌一奇文者，恒置经於几格洁净之处。
《九幽经》曰：帝尊在九清妙境三元宫中，御三气之华，宝□玉座，总校图录，拔济诸苦。
《二十四生图》曰：披九光玉蕴，出金书紫字玉文丹章三部八景二十四生图，盛以白玉立空之按，九色之中，飞文锦盖悬覆经上。
《龙飞尺素隐诀》曰：太微天帝君命羽仙侍郎捧金案，以请飞行羽章也。
《上清真文王经朝文》曰：有流明大灵侍言玉案十二枚。
《文始内传》曰：诸天各奉莲华座，以宝盖覆之。
《神仙传》曰：黄老遣仙官玉女持金案，玉杯盛药以赐沈羲。
又曰：淮南王为八公进金玉之几，执门弟子之礼。
《四极科》曰：凡宝经之具，几案巾秩，不可妄借於人。
《太玄经》曰：老子传授经戒录仪注诀曰：“以局脚小案置经，彩巾覆氏。”
《洞真玄经》曰：太一洞真玄经者，别为囊笈，封以宝器，盛之几上。
《无量经》曰：太上座高二丈，又於紫台之宫，布一高座六尺。
《金真玉光经》曰：九天之帝，施玉几金床。
《山海经》曰：西母悌几戴胜，悌，凭也，戴者，戴其玉胜也。他说西母头类戴胜，甚失之。
《本际经》曰：元始上尊在长乐舍宝饰高座，虽有座形，不障於物，人所往来，亦无隔碍。复有小琉璃座，行列两边，悉高五尺。
《茅君内传》曰：白玉龟山连玉床帐，西母处之。
《太上黄素方》曰：青精执在紫巫之山，化王之室，内有玉案也。
《洞真七圣玄记》曰：左仙上疏九天帝王七圣几下。
《飞行羽经》曰：修三一道法，坐金床玉几，金炉玉匕。
《太真人诗》曰：太微启玉案。
《列仙传》曰：太室山中，有地仙邛疏卧床几案。
《真诰》曰：鹿迹山中有绝洞，洞中自有石床、石榻、曲夹。
与辇
《太上飞行羽书》曰：玉清则上清之高真，上清则太清之高神，太清则飞仙之高灵。凡行玉清之道，出则诸天侍卫，建七色之节，驾紫□轩，十二玉轮，六师启路，飞龙翼辕，行上清之道，出则五帝侍卫，建紫毛之节，驾飞□丹车，位准上清，左右仙卿，行太清之道，出则五帝侍卫，建五色之节，驾龙与，白虬启道，太极参轩。
又曰：王总真为茅盈召朱冠使者二人，乘流景之与。苍蛇把绿节，仗琼竿，羽旄横日，朱□翳景。使者并绣衣，芙蓉冠，持紫素之书各百字，以付茅盈二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衷。是以固有地真上仙定录神君之号，衷有司三官保命仙君之位，各依紫素之命，封莅所任神宫，上府亦随事而资给二咀苌。汉平帝元寿二年八月己酉，南岳真人、西域王君、龟山王母、方诸青童君并乘绿景之与，驾神虎之，同造茅盈於句曲之山，金坛之阴。

又曰：飞仙秘道，招五辰之晨，常能行之。十五年则南极老人丹陵上真迎以绿□之辇，西极老人素灵子期迎以黄飙之车，北极老人玄上仙皇迎以玄景之龙，东极老人扶阳公子迎以青之辇，中元老人上玄子迎以曲晨之盖。五老会合，俱紫虚，此五老盖五星之真人也。非如斐君星中五帝之公，又异乎□牙五方之老，上学之法，顺之者飞仙也。

又曰：八道秘言者，道有八条。其言高妙，闲心静室，寥朗虚真，亦将得见丹景之气，三素飞□，八与朱辇，紫霞琼轮，上清静眄，回辔三元，高皇秉节，灵童攀辕，太素拥盖，南极临轩。於是溟光外映，象烛太虚，子能见之，不烦凝霜濯华，玄腴金丹也。一道秘言曰：以八节日清朝北望，清朝小早於清旦也。有紫绿白□者，是为三元君三素飞□也。其时三元君乘八与，上诣天帝玉清君也。子候见当再拜自陈，乞侍轮毂。二道秘言曰：以八节日夜半东北望，有玄青黄□者，是为太极天帝君乘八景之与，上诣高上玉皇。三道秘言曰：以甲子上旬戊辰，己巳之日清旦西北望，有紫青黄□者，是为太极真君三素□也。其时太极真君及上真人乘玄景绿与上诣紫微宫。四道秘言曰：以甲戌上旬戊寅、己卯之日清旦东南望，有赤白青□者，是为扶桑太帝君三素□也。其时扶桑太帝君乘光明八道之辇，上诣紫微宫。五道秘言曰：以甲申上旬戊子，己丑之日清旦正西望，见白赤紫□者，是为太素上真白帝君三素□也。其时太素上真人白帝君乘修条玉辇，上诣玉天玄皇高真也。六道秘言曰：甲午上旬戊戌己亥之日清旦正南望，有青赤黄□者，是为南极上真赤帝君，其时乘绛琳碧辇上诣阆风台。七道秘言曰：以甲辰上旬戊申己酉之日清旦西南望，见绿紫青□者，是为上清真人。时乘玄景八光丹辇，上诣高上天帝。八道秘言曰：以甲寅上旬戊午己未之日清旦正东望，有朱碧黄□者，是太虚上真人。其时乘徘徊玉与上诣太帝君。八节日见三素□者，紫□在上，绿□次之，白□在下，共相沓也。子谨视之。

《移度经》曰：真皇参驾黄霞，周行四方，飞盖绿，上造金阙。

《灵宝赤书》曰：诣天真人乘碧霞玉与。

《太洞真经》曰：太上乘一景之与，授九晖太晨隐符。

《上清隐书龙文经》曰：王母乘九盖华与，众真侍卫。

《紫文经》曰：方诸东玄东海青童大君，斋戒於丹阙黄房之内，三年乘碧□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元真人传》曰：有班龙之与。
《金真玉光经》曰：有玉辇，又《上清三天列纪》有紫辇。
《太洞玉经》曰：青童君乘雕玉之，司禁真伯乘日月之。
又曰：太极元君乘陵羽之车。
《太上经》曰：有白鸾之车。
《茅君内传》曰：东海青童君乘飙车。
《葛玄传》曰：鹤鸣山石室中设自然座，有金华盖。
又曰：五帝真人并乘八景玉与。
《二十四生图经》曰：後圣李君游西河，历观八方。值元始乘八景玉与，驾玄龙而来，李君问天书玉字，未究妙章。元始俾极道真，於是吐洞玄内观玉符以授之。
《变化经》曰：景与丹紫轩，九天帝王所乘也。
《上清诀》曰：玄母乘三素之与。
又曰：元父所控赤羽飞车，左御绛鸾，右驾紫凤。
《尺素诀》曰：太微天帝君登白鸾之车，驾黑羽之凤，游碧水之境。
《太洞玉经》曰：皇上帝炒树玉之轮，转宴於日中矣。
《茅君内传》曰：无上道君咸给八景琼与，凤玺金真，曲晨飞盖。
又曰：青华小童道君乘碧霞之与。
又曰：上真君赤帝乘绛琳碧辇。
又曰：太清真君乘青龙紫羽盖。
又曰：太元真人杖紫□之节，乘班龙之与，白虎之，曲晨宝盖。
又曰：太素真君乘虎旗虎辇，金盖玉轮，仗九色之节，出入太清。
《金真上光经》曰：太上大道君乘琼由碧辇，和太君乘白□之车。
又云：玄和道君骖驾玄龙。
《太洞玉经》曰：八皇老君乘黄琅之车，把紫凤之节，入太老之室。万华先生乘三素之景羽明之，宴寝万乘之室。
《八素章》曰：四老回锦，万仙朝帝房。
《茅君内传》曰：朱官使者驾苍虬，把绿杖。
《真诰》曰：紫元夫人乘羽宝□车，驾九龙，女骑九千，披锦服，青羽裙。
《自然经》曰：龙辔昂昂□盖巍巍；仙童玉女，与我龙。
《太上真经》曰：东方青帝，九龙□与。
《空洞经》曰：元始天尊从诸天人并乘玉辇琼轮。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序》曰：太上道君十方至真，乘五色玉轮，九色龙；妙行真人乘象□玉辇，上诣玉都；中极真人常乘象轮车；上飞真人常乘九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游玉清□中；飞天之神乘碧霞之辇，游於玉隆之天；黑帝君乘四景之与。
《三元布经》曰：元始上尊乘紫辇。
《茅君内传》曰：玉君乘九盖之辇。
《洞天经》曰：灵景道君乘赤□车。
《太上飞行羽经》曰：中和之真驾锦与。
《茅君内传》曰：王母乘绿景与。
《玉光八景经》曰：东方始景道君乘青□之车，驾苍龙。
又曰：南方玄景道君乘五色□车，驾凤皇。
又曰：南方灵景道君乘赤□车；西南方元景道君乘紫□车，驾六龙；西方明景道君乘白□车，驾白虎；北方玄和道君乘珠玉之车。
《金根经》曰：玉帝君乘碧霞九凤飞行之与。
《玉清隐书》曰：太微君登八琼之辇，倾盖霞城。
又曰：东北方道君葛献乘八与飞龟车。下治人泥丸宫。
《登真隐诀》曰：太元真人乘白虎与，有八色□。
《真诰》曰：仙人许玉斧乘一新青犊车。
又曰：玉眉寿小妹中候夫人乘白牛车。
《上清九真中经内诀》曰：南极老人丹陵上真迎以绿□之与盖，西极老人素灵于期迎以黄飙车，人元老人中央上玄迎以曲晨之盖，五老一合，俱升紫灵。
《王君传》曰：王君乘虎辇，金盖玉轮，出入上清，授事太素。
《南岳魏夫人传》曰：夫人乘虎辇玉与隐轮之车。
《真诰》曰：南岳夫人驾九盖之。
《搜神记》曰：玉女成智琼驾辎车，从八婢。

阙

《五符经》曰：锺止上有金台粕宝，紫阙元气之所舍，天帝君所治处也。

殿

《太洞玉经》曰：大晖者，玉清天中殿名也，上皇王真之所游处也。
《太平经》曰：大空琼台洞真之殿，金华之内，侍女众真之所处。
《灵书紫文上经》曰：有太空琼台丹之殿。
《灵宝赤书》曰：妙行真人诣元始，授赤书五篇真文。於是元始命众真入太定金台，玉宝之殿，九光华房。
《紫书金根经》曰：有黄金殿。
《玄妙内篇》曰：有粕宝殿。

堂

《太洞玉经》曰：有羽景之堂，在太无之庭。玉容者，太上之明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洞景金玄经》曰：玉帝命太微天帝君坐万灵於房轩，散华香於玉宇，留连八琼之室，曲宴九琳之堂。
《外国放品经》曰：有光碧之堂。
台
《太洞玉经诀》曰：西田之瑶台，大帝所处，有玉清台也。又有散花台。
《太上玉京经》曰：玉京有粕宝宫，宫有粕宝玄台，即太上治所，又有天宝台。
《上清经》曰：有紫碧玄台。
《太洞真经》曰：上清真人总仙大司马长生法师，登太常沧浪山洞台中双玉穴，酣饮紫明芝液。
《真诰》曰：有玉华室，有刻石真人。
《五胜文》曰：驾飞龙於西华之台，谒拜帝真赤书。
《玉诀经》曰：太玄上宫太素真人，常以春分之日，会诸仙官於昆仑瑶台，校定灵宝真经。
又曰：阳台真人，常以立冬之日，会诸仙官玉女於灵宝阳台之上，校定学道簿录。《本行经》曰：有寻真玉台。
《众篇经》曰：帝尊引众真人集太空金台内音。
《玉字经》曰：九层之台，处乎玉京之山，焕乎玄都之上，有太真玉印。
又曰：馥朗天中玉京，玄台之别号，西灵真人常诵无量洞章，游行其上。
《太洞玉经》曰：九天之上有明真台。
《茅君内传》曰：辰中真人带廷生符於沧浪之台。
《导引三光经》曰：定光真人在皇曾大绝观台中，导引元气。
又曰：九变真人在玉完大诰阳无台中。
又曰：导仙真人在何童天华林荫口台中。
又曰：口华真人在平育天玄唱宝盖台中。
又曰：阳王真人在太真台中。
又曰：法气真人在飞台中。
又曰：泽婴真人在越衡天无极观台中。
《真诰》曰：白玉龟台，九灵太真元君封此。
卜
《三皇经》曰：人皇所授皇文帝书，赤玉为简，黄玉为文，安之青宫，闭之紫卜。
《大洞真经》曰：凡天纵仙才，名刊金卜。
《金玄羽章》曰：紫卜之下，授事於玉清九有玉卜、黄卜、青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楼

《历藏中经》曰：昆仑山有金城九重，玉楼十二神仙所治也。

《龟山元录》曰：龟山上有十二玉楼，峨峨曜景。太清有金华楼，诸真仙玉录皆在金楼之中。

观

《灵书经》曰：有洞灵之观，金字题观四面。又有九灵之观、紫阳之观。又紫微上宫有通阳之观，主得度之人功德轻重。

宫

《三元品戒经》曰：九气始凝，三光发明，结青黄白之气，置上元三宫。

《太洞玉经》曰：太初有华阳之宫、会方之宫。小有真天中，有万华之宫，玉君之治所。玉晨宫中有玉映之宫，又有元君六渊之宫、黄老圆华之宫、上青真阳之宫、太极上宫，主众仙诵咏。

室

《太洞玉经》曰：太霞之中有白□之室，太虚元君所处。

《三皇经》曰：蜀郡西峨嵋山石室，旧有三皇文。此文不与天下众文同，百万人中未有一人得者。

《龟山元录》曰：有琼瑶之室。

《外国放品经》云：有琼华之室。

《洞景金玄经》曰：八琼之室。

又《三华宝曜内真上经》曰：玉室上清经有碧室。

房

《太洞玉经》曰：三华城者，玉清之房名也，在玉城之中，阳安元君所处。

《无上真人内传》曰：有流□九色之房。

《仙公内传》曰：昆仑山上有积石瑶房。

《太上紫书录》曰：白玉母入於龟山玉阙，处於青玉宫中朱紫之房。

《灵宝赤书》曰：有九光华房。

《外国放品经》曰：紫翠丹房。

舍

《道典》曰：道之清净者，吾舍也。道因天清而清之，因地静而静之，因日月之光而明之，因星辰之行而正之，因万物之性而消息之。万物中人为贵，能使形无事，神无体，以清净致无为之意，即道为舍也。

窗

《诸天内音经》曰：天真皇人开寒灵之窗。

又曰：南极玄窗，主诸得道人授炼品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户
《诸天内音经》曰：九玄丈人封於玉京紫户之内。
《洞景金玄经》有玉户。
门
《大洞玉经》曰：太素在幽玄之上，九宫列金门於太素之天。琼羽之门，兰室上清宫中门户名也。太上有琼羽之门。四明门者，上清玉帝之南门也。
《紫书金根经》曰：东华方诸青童宫有六门，门内周回三千里，东有青华门，西有玉洞门，北有琼门，东北有寒水门，东南有天关门。
庭
《二道顺行经》曰：洞阳之宫，下有流火之庭。
《大洞玉经》曰：广寒宫中有寒庭，太一之所处。又有口珠之庭。
《太上真文》曰：上帝朝真金童，杨烟流薰紫庭。
坛
《二十四生图》曰：元始敷五色金为坛。
《玉皇谱录》曰：元始丈人登玉虚之坛，授九天谱录、上皇宝经、玉符秘章。
府
《龟山元录》曰：元始丈人在上清琼天府、太清府、开清府、玉宝洞元府、金融府、丹明府、重冥府、凤生府。
卷六百七十八　道部二十
传授上
《五岳真形图经》曰：若道士得秘圣之经，皆当杜秘於一人之口者，即真灵之文将坠於独见，何缘得存於永代乎？传授但当必得其人，岂可秘而不出，是斯文永翳也？
《太极经》曰：太上玉经隐注宝诀，众经之祖也。太上令传太极诸侯公王卿伯，未得此位，不得之矣。道士有见此书，则皆应为仙公也。玄录宿名将定焉。
《灵宝真一经》曰：大灵真人告太极左宫仙公曰：“吾昔授太上灵宝洞玄自然太真上宝经，为太极真人，依太上法传授於人。”
《定志经》曰：元始告右玄真人曰：“汝授此经，可择其人传之，弥布无外。”
《三皇经》曰：百万人中，或有一人应得此文者，皆有仙录宿命者也。欲有所授，当择其人，入诸名山八极，周流天下，鬼神无敢犯之者，太清元始天中之王母，初学道之师也。
又曰：皇人者，太帝所使，在峨嵋山。黄帝往授真一五牙法。
《抱朴子》曰：黄帝东至清邱，过风山，见紫府先生，授三皇内文，以劫召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南至圆垅荫，建木观百灵。西至中黄子，授九加之方。过崆峒，从广成子授自然之经。北至洪堤上具茨，见大隗君黄盖童子，授神芝图。还陟王屋，得神丹注记。室峨嵋山，见黄人於玉堂，问真一之道曰：“夫长生仙方，惟有金液，守形却恶，独有真一之道，右人尤重也。黄帝自然体道者也。”犹复陟王屋而授丹经。登崆峒而问广成，往具茨而事大隗，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子心，论道养而证玄素，精推步而授雷歧，穷神奸而记白泽，相地理而书青乌，救伤残而缀金冶。故能毕该秘要，穷尽道真。按《神仙经》云：“昔黄帝老子奉事元君，元君以授要诀，况乎不建彼二君者，安能自得仙度世者乎？”按《荆山经》及《龙首记》皆云黄帝服神丹。

又曰：彭祖八百年，安期千年，斯其寿之过人远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岂非禀命授气，偶得其多者乎？按《彭祖经》云：“佐尧历夏，至商为大夫，商王从授还年之术，行之有效，欲煞彭祖以绝其术。祖觉而逃去，去时年八百。”

又曰：紫微玄宫玉飞天真书，太清元始授，西母之，位登仙宗，真人卫从。

又曰：玄洲仙伯关天万仙真书，东海小童授以得道人之。一名仙人道录，一名凤真录太玄登仙盟文。又昆仑墉台灵飞太真大上丈人以授得道者之，周行五岳，山神授职。一名五岳毙摞，之，金石为开。

又曰：蓬莱高上真书成，青天上皇以传宁封，此真符，横行江海。一名蓬莱太玄玉札，一名九流真书，北陵丈人授以马师皇致龙来。又天帝丈人黄上真书之，知吉凶未兆之事。

《上清经》曰：上清真人登大帝沧浪山，诸太极真人授以丹青玉炉炼口根经。

《三元布经》曰：昔宁玄甫授此经於皇上真人，九年秘藏白空山。斋戒百日，忽见其岩有玉文银简，今封一通於白空山中。

《本行经》曰：丹灵真人遇玄和先生，授灵宝赤书、五气玄文、黑帝真一篇。

《高玄经》曰：昔上元以隐文授太和玉女，玉女授幼阳君，以文封於九疑洞室。

《登真隐诀》曰：太极帝君宝章者，东海青童君授涓子，以封掌名山。涓子剖鲤所获，是太上召三一守形也。以朱书素，之左肘，勿经履污秽，之八年，而三一俱见矣。三一者，三元真一君也，授其封掌之教。

又曰：李翼字仲甫，以七变法传左慈。慈修之，以变化万端。此经在《茅真人传》，後道士以还丹方殊秘，故略出别为一卷。

《茅君传》曰：太真元君西母授说《明堂玄真经》云：“太上立玄，双神四明。玄真内映，明堂外清。吞息二晖，长生神精。上补司命，监御万灵。六华充溢，撤视黄宁。”此四十字即玄真之本经也。其後王母总具更演说行事之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如九真中经惟以龙书为主也。太上刻於凤台南轩，非总真弟子不教，非司命之玄挺不传。

又曰：西母携王君茅盈以诣固衷之宫。固衷，盈二弟也。西母抚背告之曰：“汝道虽成，所闻未足。我有所授汝，乃遣侍女郭密香与上元夫人相闻云：但不相见四千馀年，天事劳我，致以罕面，可暂来否，当此相待。”上元夫人遣一侍女答曰：“阿环再拜，上问起居。远隔绛河，扰以官事，遂违颜色，近五千年。仰恋光润，情系无违。密香至，奉信承降尊於茅固处。闻命之际，即当饰驾，先被太常君敕，使诣希林校定三元之录，正尔暂往。如是当还，还便束带，愿暂少留。”茅固因问王母，不审上元夫人何真也，曰：“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高真，统领十方玉女之名者也。”及上元夫人来，闻口中箫鼓声，龙马嘶鸣。既至，从者甚众，皆女子，齐年十六七，容色明逸，多服青绫之衣，光彩夺目。上元年未笄，天姿绝艳，服赤霜之袍，披青锦裘。头作三角髻，馀散於腰。戴九晨夜月之冠，鸣六山火藻之，曳凤文琳华大绶，执流黄挥精剑，入室向王母拜。王母坐止，呼之与同坐，北向。上元夫人设厨，王君敕茅盈二弟固衷起，拜稽首而立，命坐复席。上元乃敕侍女出紫锦囊，开绿金之笈，《三元流珠经》，《丹景道精经》，《隐地八术经》，《太极绿景经》，凡四部以传固衷。西王母敕侍女李方明出丹琼之函，披口珠之笈，以玉金太霄隐书、洞飞二景内真符，以传司命茅君。上元曰：“阿母隐书之妙，上真内经，天仙所宝，封之金台，入太微。动则八景玉与，静则宴寝金堂。此文妙矣。阿环太极绿经等，可以致明月黄华，得白日之赤精也。”及西母上元俱去，惟王君独留经日。於是盈与二弟诀别，而与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告二弟曰：“吾今去便有局任，不得复数相往来，句曲山是治所也。”汉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遣使者吴伦赍黄金五十斤，置於茅三君庙下，四时祠以太牢。至明帝永平二年，诏丹阳句容茅真却薯，使营护修守。时邑人通呼此庙为白鹄庙。句曲之洞宫有五门。石阶曲山，以水其门，令得往来上下也。句曲洞天，东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罗浮，皆大道也。其间小径新路阡陌沙浍，非一处也。汉建安之末，左慈闻江东有此山，故寻之，斋戒三月而登山，乃得其门，入洞虚造阴宫。二茅君授以神芝三种，慈周旋洞室经年，制度甚肃，叹曰：“不图天下复有如此之异乎！”至於地中洞天，有三十六所，王屋、委羽、西城、西玄、青城、赤城、罗浮、句曲、林屋、括苍、昆仑、蓬莱、瀛州、方丈、沧浪、白山、八停之属也，五岳及诸名山皆有洞室，或三十里、二十里、十里，岳洞方百里也。句曲山，秦时名为句金坛，以洞天内有金坛百丈，因以致名也。汉灵帝时，敕郡县彩句曲之金，以充武军。孙权时又遣宿卫人彩金，常输官。句曲山每至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东卿司命茅君当是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总真玉君、太虚真人、东海青童君会於句曲之上。好道者欲求神仙，宜先斋戒，俟此日登山陈乞也。茅君即授以要道，得入洞门。

又曰：紫微元灵白玉龟台九灵太真元君，即西王母也。上宰总真玉君，东卿司命茅君之师，右英紫微夫人之母也。居昆仑墉台，别治白玉龟山青琳之宫朱紫之房，首戴华胜，腰带虎章，葆盖沓映，羽旌荫庭。以汉平帝时来降句曲华阳宫，授司命茅君《玉金经》。又奖教中小二君，至晋成帝时，与金阙圣君同降洛阳隐元台，授魏夫人《玉清隐书》四卷。又《穆天子传》所载诣西王母，及降汉武帝者皆是也。别有传纪名《灵镜洞玄上经》，或曰《大有妙经》，即今所存中元辅卿手执者，是未显於世，主训教天下学真之人。

又曰：西极总真君者，茅司命之师也。生於商末，服青精丁饭、九转丹，用曲宠啵解之道治西域山宫。年三十，着绣衣，芙蓉冠，把铃带剑一。汉元帝时降阳洛山，授《玉清虚上经》三十一卷。晋时又降魏夫人于阳洛山，每次三月十二月，亦同来句曲，推校学仙，别有传未显於世。《神仙传》云降蔡经家者，是此君也。

又曰：清虚王真人总真王君弟子，南岳魏夫人师。汉元帝时，辞家人华阴山。九年，太极真人降授二法。后入地山，（终南山一名地。）又登阳洛山。平帝时。南极夫人、西城王君同降，授上经三十一卷，王君共诣玄州，请书真名。乃还西城，修行道成，於是乘飞飙车游行天下。後登白空山，诣紫清太素三元君，授流金、火铃、豁落、七元、八景、飞晨、神策、玉玺毕，又还西城。太上遣赐绣羽晨盖、双珠月明、素羽琼干、丹纟夭锦旌。太素又遣赍成命之书，以为太素清虚真人，治玉屋山，主领宝经。乘虎旆辇，金盖玉轮，八景飞与，杖九色节，出入上清，授事太素，寝宴太极，南岳魏夫人师之，撰传显於世。

《南岳魏夫人内传》曰：夫人姓魏，讳华存，字贤安，任城人，晋司徒文康公魏舒女也。少读老庄、春秋三传、五经、百子事，常别居一园，独立闲处，服饵胡麻。父母丁之，强适太保公掾南阳刘幼彦。畴昔之志，存而不亏。後幼彦为修武令，随之县舍。闲斋别寝，入室百日，所期仙灵。季冬月夜半，四真人来降於室，太极真人安度明，东华青童君，碧海景林真，清虚真人王子登。於是夫人拜乞长生度世。青童君曰：“此清虚真人者，尔之师也，当授业焉。”景林真曰：“尔应为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封南岳夫人也。”夫人谢曰：“此是婢子有幸赐以姓命。”自陈毕，东华小童指而笑曰：“丹心苦哉。”於是清虚真人王君拇庶侍女华散条、李明瓮等川披口蕴，开玉笈，出太上宝文、八经隐书、大洞真经、灵书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也。王君昔学道宰婶洛山，遇南极夫人、西城王君，授此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一卷经，行之，成真人。今所授者，是南极西城之本经也。阳洛山有洞台，是清虚之别宫也。王君当授魏夫人经之时，起立北向而誓曰：“太上三玄九皇高真太帝，太帝使教子魏华存。”於是景林真又授夫人《黄庭内景经》，一名《太上琴心》，一名《大帝金书》，一名《东华王篇》，令昼夜诵之。王君又告曰：“子若不在山中隐身斋戒，则大洞真经不可妄读也。至於虎经龙书八素隐文之属，奇秘玄奥，若不斋戒，绝世不可施行。子今且可诵黄庭内经，步蹑七元，存五星之神而已。人间行之，亦足感通变化。欲成际会，我有以相迎矣。”方诸青童怡然，小留四真吟唱，拇庶北寒玉女宋联涓弹九气之敖，东华玉女烟景珠击西盈之锺，林云玉女贾屈庭吹凤戾之箫，飞玄玉女鲜子灵金拊九合玉节。王君乃语夫人曰：“诀诸要讫。”乃别去。夫人守静日进，在世八十三年，以晋成帝咸和九年，王君与东华青童来降时，岁在甲午，二真人与夫人药，题曰隐迁白医川神散，石精金光化形灵丸，使称疾忽行，克期有定，俱会阳洛宫。言毕，二真人去。夫人即服药，因称脚疾，闭目寝息，饮而不食。到七日，其夜半之後，太一玄仙遣飙车来迎，驾气骋御，径入帷寝。其子弟侍疾，众亲满侧，莫之觉也。夫人遂用藏景之法，托形剑化，徐登飙轮，径之阳洛。居隐元之台，志栖上元。诚感九天，丹心真契，澄神太素，夫人遂北诣上清宫，太微天帝遣九宫太真侍玉元晨郎李明期，授夫人神凤之章，使封山。召云中央黄老君遣正一羽晨侯公阳子明，授夫人龙衣虎带，丹青飞裙，十绝华幡，使川登行上清，摄真命仙。三素高元君遣左华九成夫人范定英授夫人流金火铃，九盖之，使弹制万魔。飞轮太无太上玉晨大道君遣绣衣使者孟六奇授九色之节，双珠月明，神虎之符，锦旗虎旌，使位主群神，以威六天。太素三元君遣保禁仙都衷文坚、右嫔元姬赵约罗授夫人西华玉女三百、八景飞与、玄景九龙，使侍卫执巾上诣三清。扶桑太常君遣八玄仙伯柯原首、五方天帝君简肃正等授夫人玉札金文，位为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使主诸学道死生图籍，摄御之官，关校罪，考金关。後圣君命仙伯牙叔平授夫人青琼之板，丹绿为文，位为南岳夫人，比秩仙公，给曲晨飞盖以游九宫，使治天台大霍山洞台之中，主下训奉道，教授当为真仙者。令一月再登玉清，三登太素，四谒玉晨宫，宴扶桑之高台。於是夫人授王母之命，且还王屋山小有之中，更斋戒三月。九微元君、龟山王母、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虚真人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乔，并降小有清虚上宫绛房之中，各命侍女金石发响。於是西母徘徊起立，折腰俯唱曰：“哀此去留会，劫尽天地倾。嘉会绛河内，相与乐未央。”歌毕须臾，司命神仙诸隶属及南岳神灵迎官并至，西母等与夫人同去，诣天台霍山台。

《登真隐诀》曰：太微天帝金虎符，太上玉真保皇道君以授於太上太微天帝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一有玉玺金真虎符，方丈台昭灵李夫人治方丈台弟十三朱馆中，以晋兴宁中降。杨君曳紫锦衣，带神虎符流金铃，带青玉色绶。有两侍女，年二十许，着青绫衣。一侍女名隐晖，捧赤玉箱二枚，青带络玉，检文题检，一曰太上章，一曰太上文。自此後数数来降，授书作诗。

《集仙录》曰：骊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彩方术。至嵩山石室中，得黄帝阴符经，本绢素书，缄之甚密，题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冠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筌竟不晓其义，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ㄏ髻当顶，馀半垂，弊衣扶杖，神状甚异。路旁见遗火烧树，因自语曰："火生於木，祸发必克。"筌闻之，前谒，曰："此黄帝阴符经秘文也。"母曰："吾授此经已三元六周甲子，少青从何而得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经之所，因请问玄义，尽得之。俄失姥。

卷六百七十九　道部二十一

传授下

《金简玉字经》曰：黄帝授襄城小童步六纪之法。

又曰：黄累小童授步三纲之法也。

又曰：广成授东中元童步六官之法也。

《文始内传》曰：太上遣绣衣使者传命尹喜。

《玉帝七圣玄纪》曰：七圣撰上玄之章，以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藏於紫蕊玉笈，封以启命之章。西龟定录，东华校名。

《三天正法》曰：太真灵录秘在太上灵都之宫，付五老上真仙都左公。

《四极明科》曰：帝喾之时，九天真王驾九龙之舆，降牧德之台，授帝此真文也。

又曰：凡授上清宝经，皆当备信，信以誓心，以宝於道。无信而授经，谓之越天道；无盟而传经，谓之泄天宝。

《玉清隐书》曰：有帝简金书，玄玉绿籍，可以传玄羽玉经。玄羽玉经付玄羽玉郎，以授上清真人。

又曰：传授上皇玉惠玉清之隐书，金玄隐玄之羽书。经者皆五老校图，太一式观。

又曰：上皇玉帝命太老真人开琼珠之篋，出玉清隐书玄羽玉经，以传太微天帝君。

《二十四生图》曰：元始天帝於长桑碧林园中，闻帝尊普告元圣尊神洞玄天文灵宝玉奥也。

又曰：依旧典府仰之格，付度道君女青律，云太真玉帝上宫府仰之格，旧经亿劫不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帝尊在协晨灵观，登白玉座，具宣秘要，开阐妙门。
《太玄经》曰：老子传授经戒录仪注诀曰：“以局脚小案置经，彩巾覆氏。”
《明真经》曰：元始尊在香林园中说明真经。
《太清中经》曰：道曰：慎无卖，吾以求宝也。慎无传，吾非其人也。慎无闭，吾绝吾学也。
又曰：《大真经》曰：师之传授，选其上有仙相，中有仁孝，下有才能笃志者，然後授之。
《太上真经》曰：太上曰：成道归本，混同无初，出三界外，济九天中。接生与善，授记德人。
《玄羽经》曰：元寿金为简刻玉篇，授葛玄。
《金根经》曰：太上以《大洞真经》付上相青童君，掌录於东华青宫，使传後圣应为真人者。此金简金札，出自太上灵都之宫，刻玉为札，结金为简，书以朱文，编以朱绳之结。
《太真科》曰：太上告张陵天师曰：“内外法契与天地水三官，折石饮丹为誓也。”张陵授命为天师，命弟子扶翼为词师，上崇虚之堂，登白虚之坛，醮奏太一传授口诀，传命词师承代基业，行教天人。
《真诰》曰：斐君曰：“太洞真经，读之者轻举。”昔中央黄君隐秘此经，世不知也。若知之，秘而不传。
又曰：紫阳真人授苏君三一玄丹之道。
又曰：有北海公涓子，授守一玄丹之道。
又曰：东宫中候真夫人授桐柏真人飞解脱纲之道。
又曰：昔周咀堙道常山中，积年精思，忽见老人，知是神异，乃叩头请道。老人出素书七篇，令诵之。周君仙去。
又曰：赵叔谱骚道王屋山，时出民间，闻有卜者在市肆，叔期曰：“欲入天门，调三关，存朱衣，正昆仑。”叔期知神人，因拜乞要诀。因出一书与之，是《胎精中记》。拜此书，入山诵之。後合神丹，服而天。
《王君内传》曰：王子登得太上丈人授以琼蕴隐书并口碧阳水飞丹法。君服之，绝见远物，坐在立亡，役使群神。
又曰：太素三元君遣西华灵妃甄幽萧赍成命之书，以口琼为板，紫金刻之，以授王君子登後圣。
《道君列纪》曰：道君命五老上真开紫蕊玉笈口锦囊，出灵书紫文上经，以付青童君。
《八素真经》曰：若精勤，皆当书以蕊简，刻以琼文，位为上清左真公。
《玄经》曰：张道陵曰：“不敢以身传此教。”太上曰：“何得顾难，废不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汝当建意，无谓不可传。若世有道士得此仙经，披寻首尾，知是真要，无师可授，便得奉行。”

《天戒经》曰：葛玄告弟子郑隐云：“吾昔所授善道，太上所贵。今为师友，是以相授。吾去世也，将有乐道慈心居士来生吾门者，子当以今道业事一通付之，法应世世传授也。子以一通依科传付弟子佳者也。若无其人，一通封五岳名山可也。”

又曰：刘翊字子朔，颍川人，有道德。家世子仁感济於人，遇师皇先生，告诫曰：“子仁感天地，阴德鬼神，太上嘉子之用心，使我授汝以长生之道。吾仙官也，尔能从我去否？”翊曰：“愿从教。”乃特入桐柏山中，授以隐地八术，服五星之华。而今度名东华，来在洞中，为定录府右理中监。

又曰：淳于斟字叔通，会稽人，汉桓帝时为徐县令。好道术，数服饵胡麻黄精。後入吴乌目山中隐居。人授以虹茎Δ经，修行得道，在洞中为典柏执法郎，主诚有道者。

又曰：桃俊，钱塘人，少为郡吏。汉末入增城山中学道，遇东郭幼平。幼平秦时人，久隐增城，得道者也。幼平授俊服九精练气辅星存心之术。俊修之道戒在东华宫中，为北河司命。

又曰：张奉字公先，河内人也。太傅袁隗常叹其高操，後入剡山，遇山图公子，授奉九□水强梁炼桂法，在东华宫为太极仙侯。

又曰：夏馥字子治，陈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饵和□母。後入吴山，从赤须先生授炼魂法。又遇桐柏真人，授以黄水□浆法。得道，在洞中为明晨侍郎。

又曰：後汉刘宽字文饶，少好道，为司徒太尉。年七十三，遇青谷先生，降於寝室，授其杖解法。入太华山，行九息服气。及授以炉丹方修之。道成，在洞中作童初府上师至始学者。

又曰：刘少翁数入太华山中，遇西岳丈人，授其仙道。

又曰：黄景华，司空黄琼女，韩众授以岷山丹，服得仙法。

又曰：赵威伯，东郡人，少好道，师邯郸张先生。晚在中岳，授《玉金经》於邱林，乃汉楼船将军卫行道妇也。遂授行挹日月之景，又服九灵明镜。华遂行道，在华阳内为保命承主仙籍并记学道者，并主暴雨水，领五芝金玉章。

又曰：张玄宾，魏武帝时人也。遇真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道变隐景之道，在天柱山。

《灵宝经》曰：迦罗山树下，有三天人讲《元阳经》。

《明真科》曰：元始尊在香林园中，与众教化诸法。

《内音玉字经》曰：大梵隐语西母，以上皇元年七月丙午，於洞室下教以授清虚真人王君，传於夏禹，封文於南浮洞室石匮。故《五符经》云“九天灵书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封於石匮”是也。玉诀下□：五老真人封题玉匮，亦其例也。《孔灵符》云：会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石，俗呼为石匮，壁立于□，累梯然後至焉。昔禹治洪水，其功未就，乃斋於此山，发石匮，得金简玉字，以知山河体势。於是疏导百川，各尽其宜。

《上清经》曰：元始天帝与南极元君登太空琼台，五老上真仙都公开郁林之笈、□锦之囊、上清变化、七十四方解形之道、三元布经以授於元君。

《道学传》曰：王母云，此灵光生经听四千年德传一人。无其人，听八千年顿传二人。授非其人，是为泄天道。可传而不授，是为闭天宝。不计限而妄授之，是为轻天老。授而不敬，是为慢天藻。泄、闭、轻、慢四者，延祸之事也。同道谓之天亲，同心谓之地爱，传授当相亲爱，共均荣辱。

又曰：汉武帝自撰西王母所说，集为一卷，及所与经图之属，盛以黄金之几，封以白玉之函，安着柏梁台上。

《象名经》曰：东方上尊凭粕宝凤文之曲几，敷说道要真经。

《太上黄素经》曰：凡修受大洞真经雌一奇文，常置经於几格洁净处。

《法轮经》曰：夫欲授经，皆当赍金宝之信，诣师请授遣，贵法重道，非言不行，轻传则为非宝，空修则为贱道。

《众篇经》曰：古人非心不仙，末世非财不度，所以尔者，末世贵财贱道也。以黄金万斤，仙经一部，施於穷山，末世乃取金弃经，黄金刻为身患，仙经刻得长生。公知如此，不能免贪也。非道弘人，此之谓也。

《大有经》曰：大上宝章传太帝君，太帝君付天帝君，天帝君传太微天帝，太微天帝传金阙帝君，金阙帝君传东海青君。授之，以金为盟，长九寸，广四寸，厚三分，刻而书之，以封山川五岳之真精也。

《三元真一经》曰：盟誓三官，委帛血坛，割革大约，乃得授付授者。盟者，保神以坚心，故万物不能犯，天地不能违。以素丝一两，斋百日，或五十日，或三十日，或二十日十日也。法以四十年得传一。

《授玄丹玉经》曰：青布三十二尺，朱帛三十二尺，明镜二枚，告誓，为不泄之约。

《八术神虎隐文》曰：欲授八术隐文者，赍金龙玉鱼盟誓而授之。授大洞真经亦用此。

又曰：上金十两，以为神真之信也。锦九十尺，以誓九天。青缯四十尺，以盟其文。好道乐真、勤心注玄、轻物贵道者，始可与言。

又曰：授三天虎书者，赍金虎，玉钤，素锦，玄罗各四十尺，以为金真之誓，盟於天地，不宣之约也。

《太一洞真玄经》曰：古者传经盟誓，皆歃血断，立坛盟天。今自可以金青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肤之体。又云，违此者失两明。
《玄母按逝经》曰：琅、华丹、五石、玄腴之法皆结盟。
《真一修检经》曰：授太一法，二十四年得传。
又曰：东海玉华妃停文期，青童君之妹，降授张微子服雾之方。
又曰：主仙道君即命侍妇范运华、赵峻珠、玉抱台等发琼笈、披绿蕴，出上清隐书《龙文八灵真经》二卷，授范襄平。
《太行经》曰：仁安远游山林，於寒灵洞穴遇玄和先生，授灵宝黑帝真文。
又曰：西方有九光灵童，以白帝真文授皇妃。
又曰：央有无生童子於色之国，授元君信然灵宝赤帝真文。
《三元经》曰：元始於明霞观以上真玉检，下授三天玉童。
《马明生内传》曰：龚仲阳授嵩高小童步纪之法。
《珠囊》曰：陆元德，吴兴东迁人。宋文帝召入内，服应尊异。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降母后之尊，执门徒之礼。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魏郡平阳人也，自云华阳隐居。梁高祖太子从而授道。梁简文邵陵诸王，谢览、沈约、阮忻、虞权并服应师事之。
又曰：刘法先，彭城人也，为宋明帝崇灵馆主。帝先师陆元德，元德卒，又师事法先，尽北面之礼。
又曰：薛彪之，晋陵人也。烟炉神鼎之法，无不辩其精粗，究其难易。门人有所请益，必诲示勤恳，随量而退。
又曰：谢暄字元映，陈郡阳夏人也。年十二，辞亲入高寿山，师朱天赐，菜食长斋，专务修道。朱性严厉，入室者惟暄一人也。隐虞山，虽居幽寂，远近归向，林谷常满。
又曰：庾承仙字崇光，颍川鄢陵人也。幼聪悟，博极群书。时处士刘弘硕学，尤明老庄，隐於荆州之沙州。承仙师之，讲习多所该究。家贫无书，每事假借，一览便诵。
又曰：孙游岳字玄达，东阳永康人也。宋泰始中，陆元德自庐岳下都阐扬至教。游岳乃出京师问道，亲侍帷席，预入室之流。其弘言奥旨，非游岳不传。
《太一记》曰：裴君精思五年，五帝曰：“君登八极城明真灵台，授挥神九有之术。”
《玉皇谱录》曰：元始丈人登玉虚之坛，授九天谱录。
葛洪《神仙传》曰：严青者，会稽人也。居贫，常於山逢一人与青语，临别赠素书一轴。但以洁器盛之，置高处，并教青服石脑法。
卷六百八十　仪式部一
太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九旗之名。日月为常。画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
《周礼》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为常。
又曰：节服氏掌祭祀、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太常。
《礼记》曰：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乘大路、载孤，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又曰：十有二旒，龙章而设日月以象天也。

《释名》曰：交龙为。，依倚也。通以一赤色为之，无文彩。诸侯所建也。
《尔雅》曰：有铃曰。（悬铃于竿头，画交龙于旒也。）
《诗》曰：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阳阳。
又曰：鲁侯戾止，言观其。其笾笾，鸾声哕哕。
《周礼》曰：龙九ㄚ，以象大火也。
《传》曰：臧哀伯谏曰：“三辰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於旗，象天之明。）
又曰：子鱼曰：“以先王观之，则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交龙为，周礼同姓以封。）
旌
《释名》曰：析羽为旌。旌，精也。有精光也。
《尔雅》曰：注旄首曰旄。（载旌处于竿头也。）
《周礼》曰：析羽为旌。凡军疏啜旌旗，匈亦如之。凡输共获旌，岁时共更旌。（取旧与新。）
《礼记》曰：武车绥旌，（绥，垂舒之。）德车结旌。（不尽饰，结谓收敛之也。）
《左传》曰：初，卫宣公於夷姜，生子。属诸右公子，为之娶於齐而美。公取之，生寿及朔。属寿於左公子。夷姜缢。宣姜与公子朔拘子。公使诸齐，将煞之。寿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有无父之国则可也。”及行，饮以酒。寿子载其旌以先。盗煞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请煞我乎！”又煞之。
又曰：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
又曰：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舞、师题以旌夏。（旌夏，大旌也。以大旌表识其行列。）晋侯惧，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
《诗》曰：孑孑干旌，在浚之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苏秦说楚合从。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旆

《释名》曰：杂帛为旆。以新色缀其边为翅尾也，将帅所建。象物杂色也。

《尔雅》曰：继曰旆。（续末为煞尾。）

《诗》曰：萧萧马鸣，悠悠旆旌。

又曰：织文鸟章，白旆央央（鸟章，鸟之文章也。央央，鲜明貌。）

《左传》曰：晋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之脱局，少进，马还，又（甚教之。）之拔旆投衡，乃出。

又曰：晋侯伐齐。齐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与，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其众也。乃归。

又曰：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游也。）壬申，复旆之。诸侯畏之。

《尔雅》曰：错革鸟曰。

《释名》曰：鸟隼为。，举也，军吏所建，急疾走事则有称举矣。

《周礼》曰：鸟七ヵ，以象鹑火也。

《诗》曰：众维鱼矣，维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维矣，室家溱溱。

《释名》曰：龟蛇为。，兆也。龟知气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事宜之形兆也。

《尔雅》曰：缁广充幅长寻曰。

《周礼》曰：龟蛇四游，以象宫室。

《诗》曰：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矣。建彼旄矣。彼斯，胡不旆旆。（旆旆，旒垂貌。）

又曰：出车彭彭，央央。

幡

《释名》曰：幡，幡也。其貌幡幡然也。

《魏志》曰：陶谦字恭祖，少孤，以不羁闻。年十四，犹缀帛为幡，乘竹马，戏邑中。

《宋书》曰：高祖讨卢循，战於左里。高祖麾之，竿折，幡沉於水，众咸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祖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之，今胜必矣。”果破贼。

麾

蔡邕《月令章句》曰：麾，鸟翼以为旌幢麾也。

《魏志》曰：张辽从征袁尚於柳城，卒与虏遇。辽劝火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

旄头

《史记》曰：昴星曰旄头。

《汉书》曰：梁丘贺字长翁，宣帝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音地。）首垂插泥中，（挺，引也。剑自然引挺出也。）刃向乘与，车马惊。於是召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侍祠。是时，霍氏外孙任宣坐逆谋反，宣子章夜玄服入庙，执戟，欲为逆。发觉伏诛。

《东观汉记》曰：东海王强置虎贲、旄头。

应劭《汉官仪》曰：旧曰羽林郎为林旄头，放驱，今但用营士。

《玄中记》曰：秦始皇时终南公有梓树，大数百围，荫宫中。始皇恶之，兴毙蕙之。天辄大风雨，飞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疮合。有一人中风雨，伤寒，不能去，留宿。夜闻有鬼来问树，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树曰：“来即作风雨击之，其奈吾何？”鬼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头，以赤丝绕树伐汝，得无败乎？”树漠然无言。疾入报，秦皇案言伐断，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入水。秦王因立旄头骑。

挚虞《决疑录要注》曰：世祖武皇帝因会问侍臣，曰：“旄头之义何谓耶？”侍中彭权对曰：“《秦记》云，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惟畏旄头。故使虎士服之，卫至尊也。”中书令张华曰：“有是言而事不经。臣以为壮士之怒，踊冲冠，义取於此也。”

徐爰《释疑略》曰：乘与黄麾内羽林班弓箭，左右者熊皮，谓之旄头。

《魏武表》曰：不悟陛下复加後命，命置旄头，以比东海。

□

徐广《车服注》曰：□，也。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弋玄鹄，弄干，载□，掩群雅。

张衡《东京赋》曰：□九游，戟胶葛。

潘岳《籍田赋》曰：五辂鸣銮，九旗扬旆。琼入{蕊系}，□厶蔼。

黄钺

《说文》：钺，大斧也。夏执玄戈，殷执白戚，周左仗黄钺。

《字林》曰：钺，斧也。

《书》曰：武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书》曰：武王陈牧野，既誓以驰。商师大崩，商辛自燔於火。王斩之以黄钺，悬诸大白。
《左传》曰：楚王将戮齐庆封，负之以斧钺，以徇於诸侯，曰：“无或如齐庆封，杀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封反曰：“无或如楚恭王之子围，煞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诸侯。”
《汉书》曰：王莽使司徒王寻镇洛阳，初发长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钺。寻士房杨素狂直，乃哭曰：“此经所谓丧其资斧者也。”莽闻，乃煞之。
《吴志》曰：假陆逊黄钺，吴王亲执辈见之。
《晋公卿礼秩》曰：太尉贾充、河间王、梁王彤、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杨骏、东海王越、义阳王望、齐王攸、琅琊王、东平公荀，皆假黄钺。
《晋书》曰：石勒、王弥寇京师，以王衍都督征诸军，持节假黄钺以伐之。
《齐书》曰：高帝辅政，王俭议加黄钺。任遐曰：“此文事，应报褚公。”（彦回也。）帝曰：“褚脱不与，卿将何计？”遐曰：“彦回保妻子、爱性命，非有奇才异节，遐能制之？”果无违异。
崔豹《古今注》曰：今斧、黄钺、铁斧、玄钺，三代通用之以断斩。今以黄钺为乘与之饰，玄钺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黄钺断纣头，故王者以为戒。太公以玄钺斩妲己，故妇人以为戒。汉制，诸公建玄钺。以太公助武王断斩，故为诸公之饰。大将出征特加黄钺者，以铜为之，黄金涂刃及柄，不得磋囿也。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无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武王举黄钺，目麾之，曰：“予在，天下谁敢害吾意者？”於是风去而波罢，遂得济。
又曰：国有难召将，诏之曰：“社稷之命，在将军身。今国有难，愿子将而应之。”将军授命，乃令祝史太卜，斋三日，之太庙，钻灵龟。卜吉，曰：“以授旗鼓。”君入庙门，西面而移至堂下，北面立。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又复操斧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世说》曰：诸葛亮之次渭滨也，魏明帝遣辛毗为军司。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阵，亮设诱谲万方，宣王果大怒愤，将应以重兵。亮遣间谍视之，还曰：“有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军门立，军不得出。”亮曰：“此辛毗也。
徐爰《释疑略》注曰：豹尾、黄钺、金钲，旧载马车，晋江左乘马执之，宋元嘉中复旧典。
豹尾
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车，周制也，象君子豹变，尾言谦也。古军正建之，今惟乘与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成帝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尝从在属车豹尾中。
《晋中兴书》征祥说曰：海西公初即位，忘设豹尾，亦服妖也。豹尾，仪服之主，大人所以豹变也。西海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忘其豹尾，示不能终。
《晋书》曰：王敦谋逆，以沈充、钱凤为谋主。明帝诛之，使充乡人沈桢往吴兴喻充以为司空，曰：“丈夫共事，终始当同，宁可中道改易？”祯陈成败，苦劝之，充不纳。率兵，临发，谓妻子曰：“男儿不竖豹尾，约不还也。”
《齐书》曰：高昭刘皇后年十七，斐方明为子求婚，酬许已定。后梦见先有迎车至，犹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龙豹尾，有异於常，后喜而从之。既而与斐氏不成婚，竟嫔於上。
《武昌记》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孙权猎於山下。依夕，见一姥，问权：“猎何所得？”对云：“正得一豹。”姥曰：“何不竖其尾？”语竟，忽然不见。因为立庙，以其处楚山神，故名为樊山大姥。
蔡邕《独断》曰：大驾属车七十一乘，最後一车悬豹尾，豹尾己前皆省中。
警跸
《周礼□夏官》曰：隶仆掌跸宫中之事。（跸，止行者。）
又曰：师氏掌以美诏王，（告王以善道也。）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掫守王门之外，且跸。（跸，止行人使不得近王宫。）
又曰：卿士掌大宾客，率其属夹道而跸。
《史记》曰：文帝过渭桥，有一人桥下走出，乘与马惊，捕，属之廷尉，曰：“县人来，闻跸声，匿桥下。久之，出，见车骑，即走尔。”廷尉张释之奏：“此人犯跸，当罚金。”（事见《刑法门》。）
《汉书》曰：梁孝王，窦太君少子。爱之，得赐天子旌旗，从千车万骑，出称跸，入言警，拟於天子。
又曰：上官桀与燕王诈上书，奏霍光道上称跸。
《续汉书》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
《东观汉记》曰：姚期次贶为光武贼曹椽，从平河北，上至蓟。蓟中应王郎，上惊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目道左，曰：“跸！”大众披辟。後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逐跸耶？”
又曰：杨秉谏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跸而行，清室而止。”
《汉旧仪》曰：皇帝出殿，则传跸止人，先置素室清宫而後住。
《晋书》曰：桓玄至京都，警跸不绝于音。玄篡盗八旬而奔败。
《宋书》曰：竟陵王诞在石头城内修乘与法物，习唱警跸。
《梁书》曰：武帝永明末，与兄懿卜居东郊之外，范□亦筑室相依。梁武每至其所，妻常闻跸声，又常与梁武同宿顾之舍。妻方产，云在外，曰：“武帝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者相。”□起曰：“王当仰属相以见归。”因是尽心推事。
又曰：侯景即位，唱警跸。识者以为名景而言警跸，非久祥也。景闻恶之，改为备跸。人又曰：“备於此便毕矣。”
《周生列子》曰：庖馔班错，所享不过一味；华盖结驷，列道警跸，其荣不过容膝。
《苏子》曰：夫走卒警跸列呼而行，此诸侯之所谓荣华，世俗之谓富贵也。
杨雄《甘泉赋》曰：八神奔而警跸。
卷六百八十一　仪式部二
卤簿
《汉官仪》曰：汉乘与大驾仪：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法驾公仪，公卿不在卤簿中，河南尹、执金吾、洛阳令、奉车都尉、侍中参乘，属车三十六乘。
蔡邕《独断》曰：天子出，车驾谓之卤簿，有大驾，有小驾。上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马。五色安车、五色立车各一，皆四马。是为五时副车，俗人号之曰“五帝车”，非也。
又曰：前驱有九旒□罕、戟、皮轩、鉴旗，皆大夫载。鉴旗者，编羽毛列系憧旁，俗却墅之曰“鸡翘车”，非也。後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
又曰：古者诸侯贰车九乘。秦灭六国，兼其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
又曰：凡乘与车皆羽盖、金华爪、黄屋、左纛、金钅 、方钅 乞、繁缨、重毂、副钅 害。黄屋者，盖以黄为里也。左纛者，以牦牛尾为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马头上。金钅 者，马冠也，高广各五寸，上如三华形，在马髦前。方钅 乞者，铁也，广数寸，在马髦後，有三孔，垂翟尾其中。繁诱蹿马应前。重毂者，毂外复有小毂施辖。
《晋公侯赞》曰：贾后女宣华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次飞为卤簿。
《晋书》曰：帝自邺还洛，河间王将张方遣三千骑奉迎，将渡河桥，方又以新乘阳燧车、青盖、三百人为小卤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煞浚，并其众。演与乌丸单于审登谋之。於是浚与期游薊城南青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从一道，演与浚欲合卤簿，因而图之。值天暴雨，兵器沾湿，不果而还。单于由是与其种人谋曰：“演图煞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违天不祥，我不可久与演同。”乃以谋告浚，浚密严兵夜与单于围演。演持白幡诣浚降，浚遂斩之。
又《载记》曰：石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卤簿，皆着紫纶巾熟锦、金银镂带五丈织成靴，游于戏马观。上安诏书五色，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孝武举义兵，沈庆之有功。初，庆之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问其故，答云：“卤簿故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後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主。”及中兴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

又曰：宋刘韫字彦文，历湘、雍二州刺史。令画工图卤簿羽仪，常自披玩，以示蔡兴宗。兴髦绅不知，指韫所画形，云：“是谁？”韫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又曰：颜延之子竣既贵重，权倾一朝。凡所资供，延之一无所授，器服不改，居宅如旧。常乘羸牛车，逢竣卤簿即屏住道侧。

又曰：文帝镇江陵，王华为西中郎主簿、咨议参军。文帝未亲政事，悉委司马张劭。华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劭性豪，每行来常引夹毂。华出入乘牛车，从者不过两三人，以矫之，常相逢，华阳若不知是。劭谓左右曰：“此卤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牵车立於道侧，及劭至，乃惊。

《齐书》曰：虞迁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庙。朱衣乘车卤簿，於宣阳门外入行马内驱逐入，被奏见原。

又曰：陈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深自贬退，车乘朽故，道从卤簿皆用羸小。

《梁书》曰：朱异起宅东陂，穷彩功，晚日丽来下，酣饮其中。每迫曛黄，虑台门将阖，乃引其卤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门，停留管。

又曰：吕僧珍为兖州刺史，娣于氏，住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僧珍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

《南史》：王僧孺为尚书右丞。僧孺少孤贫，与母鬻纱为业。母尝携之至市，道遇中丞卤簿，驱迫坠沟。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

《陈书》曰：长沙王叔坚与始兴王叔陵并招聚宾客，各争权宠，甚不平。每朝会，卤簿不肯为先後，必分道而趋，左右或争道而斗，至有死者。

《隋书》曰：晋氏卤簿、御史轺车行中道。

班剑

《晋公卿礼秩》曰：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给虎贲二十人，持班剑。

《晋中兴书》曰：大和元年，诏曰：“会稽王其以为丞相，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

《宋书》曰：张敬儿加开府仪同。既得开府，又望班剑，语人曰：“我车边犹少班阑物。”

又曰：大明元年制：“大臣加班剑者，不入宫城门。”泰豫元年，班剑依旧入殿。

徐邈《奏议》曰：东宫班剑，议者不处数。案公卿故事，给虎贲二十人，持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平献王加青盖、九旒、前後鼓吹，虎贲亦二十人。依准此数，东宫班剑当不过二十。

戟

《汉书》曰：韩延寿在东郡殖羽葆、鼓车，功曹引车皆驾驷马、载戟，五骑为伍。

《东观汉记》曰：王郎遣谏议大夫杜威持节诣军门，上遣戟延迎，请入军。威称说实成帝遗体子与也。上曰：“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复得，况诈子与乎！”

又曰：建武元年，杜诗为侍御史，安集洛阳。时将军萧广放纵兵士，暴横民间。诗敕晓不改，遂格煞广，还以状闻，上召见，赐以戟。复使之河东，诛降逆贼杨异等。

《汉杂事》曰：奉车都尉窦固征匈奴，骑都尉秦彭副，令彭别屯。彭擅斩军司马，固奏彭不由督率，专贼煞人。公卿议皆以为固议是。公府掾郎躬以为彭得斩人。上曰：“军正校尉一统督将，何以得专煞？”躬对曰：“一统将者，谓在部曲也。今彭别将，军事至急，势不得关督。汉制假戟以当斧钺。”议者皆屈，上从之。

《吴志》曰：孙权拜诸葛恪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戟武骑三百拜军令，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

又曰：陆逊字伯言，少为孙权帐下右部督，授戟，督会稽、鄱阳、丹阳三郡。

《晋书》曰：羊祜在军，颇以畋渔废政。尝欲夜出，军司徐胤执当营门，曰：“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出？今日胤死，创逝乃开尔！”祜改容谢之。此後稀出。

《宋书》曰：王昙首领骁骑将军。元嘉四年，车驾出北堂，使三更竟开广莫门。南台云：“应须白兽幡、银字。”不肯开门。尚书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丞傅隆已下。昙首曰：“既尾敕，又阙幡。虽称上旨，不异单刺。其不请白兽幡、银字，致开门不时。由尚书相承之失，亦合纠正。”上特无问，更立科条。

《唐书》曰：龙朔中，左卫大将军范阳郡公张延师，东夷都护俭弟也，与兄太仆卿大师、次兄俭同时三品，宅中戟齐列，时号“三戟张家”。

又曰：徐泗节度李愿奏请换戟。有司以官戟五年一换，私家不在限，诏以李晟旨韩之家，特许之。

又曰：吕为相，有司送戟至宅，释惨服以授之，时讥其失。

《襄阳记》曰：李衡字叔平，为丹阳太守。孙休加威远将军，授以戟。

《荆州先贤传》曰：罗献字令则，以泰始三年进位冠军，假节，增鼓吹、戟。

崔豹《古今注》曰：殳戟，前驱之器也。以木为之。後世僭伪，无复典刑，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油韬之赤，谓之油戟，亦曰戟。公王以下通以之前驱。
王昶《谢表》曰：复假臣，光荣照赫。非臣怯弱，所当荷授。
节
《说文》曰：节，信也。象相合之形
《释名》曰：节者，号令赏罚之节也。
《後汉书注》曰：节所以为信，以竹为之，长八尺，以旄牛尾为毛三重。
《周礼□地官下□掌节》曰：掌守邦节而辩其用，以辅王命。（邦节者，镇圭、牙璋、圭也。王有命、则别其节之用，以授使者，辅王命，执以行为信。）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角，用犀角，其制未闻。）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金也，以英蕩辅之。（杜子春云：函器盛此节。或曰：英蕩，书函也。）关门用符节，货贿用玺节，道路用旌节，皆有期以反命。（门关，司门、司关也。货贿者主通货。符节，宫中诸官府也。玺节者，今之印章也。旌节者，今使者所权也。）凡通达於天下者，必有节以传辅之。无节者有几则不达。
《礼记□玉藻》曰：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节，所以明信辅君命也。使使召臣，急则持二，缓则持一。）
《传》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娣也。昭公不礼焉。（昭公适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华东皇皆族戴。）以煞襄王之孙孔叔、公孙锺离及大司马公子，皆昭公党也。司马握节以死，故书以官。（节，国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废命。）
《公羊传□哀公》曰：齐景公谓陈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陈乞曰：“君欲立，请立之。”阳生谓陈乞曰：“闻子将不立我也。”陈乞曰：“夫千乘之主将废正而立不正，必煞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与之玉节而走之。（节，信也。折玉与阳生，留其半为后，当迎之合以信，防称矫也。）景公死而舍立，陈乞使人酖恤生。
《史记》曰：袁盎使吴，吴王囚之。盎解节毛怀之，遂归报吴楚已破。
《汉书》曰：刘章已煞吕产。帝令谒者持节劳章，章欲夺节，谒者不肯。章乃从与载，因节信持斩长乐卫尉吕更始。（因谒者所持之节，用为信。）还入北军，复报太尉勃。勃贺章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
又曰：吴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吴，酤酒无行。王薄不任，周丘乃上说王曰：“臣以无能，不得待罪行间，臣非敢求有所将也，愿请王以一汉节，必有以报。”王乃与之。周丘得节，夜持入下邳，至传舍，召令斩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万人。
又《西域传》曰：初，公主侍者冯（音缭）能史书习事，常持节为公主使，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赏赐於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大夫”。
又曰：苏武使匈奴，单于乃徙武北海上。武仗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毛尽落。
又曰：戾太子诛江充。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毛加上以相别。
又曰：拯喂使月氏，匈奴得之，谓曰：“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留骞十馀岁，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又曰：诸葛丰字少季，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避。侍中许章以外属贵幸，宾客犯事，与章相连。丰案劾章，欲奏其事，逢许侍中私出。丰驻车举节诏章曰：“下！”欲收之。章驰车去，丰追之。许因得入宫门，自归奏。於是收丰节。司隶去节自丰始也。
又《南越传》曰：遣韩千秋入越，越以兵击千秋等，灭之，函封汉节置塞上，好为慢辞谢罪。
又《匈奴传》曰：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曰：“汉使不去节，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入穹庐。单于爱之。
又曰：王莽篡位，皇孙功崇公宗被诛。宗娣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煞婢以绝口，事发觉，事连及司命孔仁妻，亦自煞。仁见莽，免冠谢。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驾坤马，左苍龙，右白虎，前朱鸟，後玄武，右仗威节，左负威斗，号曰赤星。非以骄，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诏勿劾，更易新冠。其怪如此。
荀悦《汉记》曰：征和二年，长安扰乱，言太子反。任安授太子节，怀二心，腰斩。
《续汉书》曰：鲍永为更始大将，将兵安集河东。赤眉害更始，三辅道绝。世祖即位，遣谏议大夫储大伯持节征永，永疑为不审，收系大伯，封节传舍壁中。遣人持至长安，知更始审亡，即发丧出降。
《东观汉记》曰：光武拜岑彭为刺奸大将军，督察营众，授以常所持节，从平河北。
又曰：郭丹为更始谏议大夫。更始败，诸将军悉归上，普获封爵。丹无所归节传，以敝布缠裹节合如担，昼伏夜行，诣更始妻子，奉还节传，因归乡里。
又曰：永平中，遣郑众北使匈奴。众因上言：“臣前奉使，不为匈奴拜。单于恚恨，遣兵围臣。今复衔命，必见凌折。臣诚不忍持大汉节对毡裘独拜，如今匈奴遂能服臣，将有损大汉之强。”上不听。
又曰：温序字次房，迁护羌校尉，为隗嚣别将荀宇所拘劫。序素气力大，怒叱宇等曰：“虏何敢胁迫汉！”因以节挝煞数人。宇曰：“此义士，可赐以剑。”序授剑，衔须於口，顾左右，曰：“既为贼所迫煞，无令须污地。”遂伏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死。
张《汉记》曰：董卓谓袁绍曰：“刘氏种不足复遗。”绍勃然曰：“天下健者，岂惟董公？”横刀长揖，径出，悬节於东门而奔冀州。
《献帝春秋》曰：太傅司马日假阶森抚州郡，袁术在寿春，借节观之，因夺不还。日失节，忧恚而死。
《魏书》曰：镇北将军刘静卒，朝廷以许允代静。已授节传，出止外舍，大将军与允书曰：“镇北虽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华鼓、建朱节，历本州，此所谓着绣昼行也。”允心甚悦。
又曰：桓范，黄初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使持节都督青徐诸军事，治下邳。与徐州刺史刍歧争屋，引节欲斩歧，为歧奏不直，坐免。
《吴书》曰：娄圭字子伯，初依刘表，後归曹公。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节迎曹公，诸将皆疑。曹公以问子伯，子伯曰：“天下扰攘，皆贪王命以自重。今以节来，必至诚。”公善之。
《晋书》曰：石苞迁徐州刺史。文帝之败於东关也，苞独全军而返，帝指所持节，谓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京师危逼，王澄率众军将赴国难，而飘风折其节柱。
又曰：何无忌自豫章拒卢循，军败，握节授害。
王隐《晋书》曰：段匹降石勒，常着朝服，持晋节。勒亦不问。
《晋中兴书》曰：广州人背刺史郭讷迎王机，遂入广州。讷乃持节出，机就讷求节。讷曰：“昔苏武不失节，人以为美。今宁可以与贼乎？义不可得相与，自可遣兵来取之。”机惭而止。
又曰：王机篡广州，惧王敦来讨。杜在郁林，与机结好，机劝皮取交州。皮至，机执节曰：“节当相与迭持，何可独捉？”机遂以节与皮。後并为陶侃所煞。
《晋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导距王敦，诏曰：“以吾征东时节给司空。”
《晋令》曰：使信节皆鸟书之。
《唐书》曰：颖王敫为剑南节度大使，时玄宗将幸蜀。敫赴藩卒遽不遑授节。或曰：“假大槊油囊蒙之。”敫曰：“但为真王，何用假节？”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执彩旄之节。
《俗说》曰：殷伯悌为何无忌参军，宰砂阳与何共樗蒲，得何百便住，何守请求赎决，不听。何大怒，骂殷曰：“戇子敢尔，取节来！”殷犹傲然谓何曰：“朝廷授将军三千羸兵、狗头节以威蛮獠，乃复拟议国士，异事！”何便令百人收殷付狱中兵，歌啸自若，经一日遂置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百八十二　仪式部三

玺

《说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从土。籀文从玉。

《春秋後语》曰：秦破魏军於华阳，走我将军孟卯，王授魑干木子崇与秦南阳以千金和。苏代谓王曰：“欲玺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玺，欲玺者制地，魏地不尽则不和。（言段干木子以地兑秦，而求相印。）且夫以地事秦，譬犹以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王曰：“是则然也。虽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

《史记》曰：沛公先至霸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又曰：人有告绛侯周勃欲反，下捕勃治之。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

《汉书》曰：初，高祖入咸阳，得秦玺。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授，号曰“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元后。后不肯以授莽，莽使安阳侯王舜谕旨，太后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尾报，授人孤寄便夺取其国。为人如此者，狗不食其馀！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当自更作玺，何以用此亡国不祥玺？我为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也。”太后因涕泣。舜曰：“莽必欲得传国玺，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乃出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己，知而兄弟今族灭也。”

又《王莽传》曰：梓𠂇人哀章素无行，好为大言。见莽居摄，即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其二曰：“赤帝行玺”，莽至高庙拜授。

又曰：王闳，王莽叔父，哀帝世为中常侍。时董贤为大司马，帝临崩，以玺绶付贤曰：“无妄以与人。”时国无词主，内外恐惧。闳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词未立。君授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乃跪授玺绶。

《後汉书》曰：涿郡太守张丰执使者，举毚薮，自称无上大将军，与彭宠连兵。四年，祭遵、朱破之。初，丰好方术，有道士言丰当为天子，以五彩囊裹石系丰肘，云：“石中有玉玺。”丰信之，遂反。及执当斩，犹曰：“肘石有玉玺。”遵为椎破之，丰乃知被诈，仰天叹曰：“当死，无所恨！”

又曰：延熹八年，渤海妖贼盖登等称太上皇帝，有玉印、璧、铁券相署置，皆伏诛。（《续汉书》曰：时登等有玉印五，皆如白石，文曰：皇帝信玺、皇帝行玺，其三无文字。）

《续汉书》曰：献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授禅，遣使求玺绶。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此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太祖崩洛阳，时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贾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君玺绶，非君所宜问也。”
又曰：太和元年，以中山魏昌之安城乡追封甄逸，谥曰“敬侯”，孙豫袭爵。初，营宗庙，掘地得玉玺，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羡思慈亲。”明帝为之改容。
《魏略》曰：司马景王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太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明白，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
《吴书》曰：汉大乱，天子北诣河上，六玺不自随。掌玺者以投井。孙坚讨董卓，顿军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气从井中出，坚使人浚之，得汉传国玉玺，其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圆四寸，上绥交蟠五龙，龙上一角缺。
《蜀志》曰：太傅许靖等上言先主曰：“前关羽围于禁襄阳，襄阳子张嘉、王休献玉玺、潜汉水，伏於渊泉，晖影烛耀，灵光彻天。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大王袭先帝轨迹，兴於汉中也。今天子玉玺神光见，玺出襄阳，汉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与以天子位，瑞命、符应非人力所致。”
邓粲《晋记》曰：江宁民虞迪垦地，得白玉ら玺一钿以献，文曰“长寿万年。”
《晋书》曰：义阳王威无操行，讠舀附赵王伦。伦将篡，使威与黄门郎骆休逼帝，夺玺绶。伦败，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煞。”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诛威。
又曰：冉闵子智以邺来降，安西将军谢尚使濮阳太守戴施应之。进据枋头，会冉智行人刘猗至，施乃止。使猗求传国玺，猗归以告智，智犹豫不许。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即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边，知卿至诚，当遣重兵相援。”智信之，乃出玺付融。融诣施，施使赍玺驰还。玺自秦传汉，汉入魏，魏入西晋。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於晋。
《晋中兴书》曰：义熙十二年，左卫兵陈阳於府前淮水中得玺。王者不隐其过则玉璧见，玺亦璧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盖王莽时玺也。献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渊以为己瑞，大赦。
又《前赵录》曰：光初五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
又《前凉录》曰：张实元年，兰池赵婴上言於青涧水中得一玉玺，钳钮，光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外，文曰“皇帝玺”。群寮上贺，实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师。
《晋书载记》曰：石季龙克上口，遣主簿赵封送传国玉玺，太子玉玺各一于勒。
又曰：符坚奔五将山，姚苌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幽之于别室。苌求传国玺於坚，曰：“苌次应符历，可以为惠。”坚嗔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菲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又曰：冉闵煞石丫，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慕容俊。俊使记室封裕诘之，曰：“石丫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炜曰：“诛胡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此求救之辞耳。”
又曰：冉闵败，蒋以传国玺送于建邺。慕容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号曰奉玺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建元曰“元玺”。
《宋书》曰：元凶劭既败，时不见传国玺。问劭，云：“宰上道育处。”就取得之。
又曰：蔡兴宗拜侍中，每兆茉得失，无所顾惮。孝武新拜陵，兴宗负玺陪乘。
《齐书》曰：谢フ为宋侍郎，领秘书监。及高帝授禅，フ当日在值，百僚陪位，侍中当解玺。フ阳不知，曰：“有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フ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欲取兼人。フ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得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フ。高帝曰：“煞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
《北史口后妃传》曰：典琮三人，掌琮玺玩器。
《北齐书》曰：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於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二汉相传，又应魏晋。晋怀帝败，没於刘聪。聪败，没於石氏。石氏败，晋穆帝永和中，濮阳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护何融送于建邺。历宋齐梁败，侯茎γ之。景败，侍中赵思贤以玺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术，故术以进焉。
又曰：元晖业天保二年从驾至晋阳，於宫门外骂元韶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尔讵得几时？”文宣闻而煞之。
《後周书》曰：宇文氏其先曰普回，因狩得玉玺，三钮，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得白玉印，其文曰“天子之宝”，献之，即传国八玺之一。上幸奉天後失之，及是方获。

《玉玺谱》曰：传国玺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蓝田山，是丞相李斯所书，其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汉高祖定三秦，秦王子婴献此玺。及汉高祖即位，仍之，因以相传，故号曰“传国玺”。汉昭帝时，殿中一夜相惊。霍光即召持节郎取玺，郎不与。光欲夺之，郎案剑曰：“头可得，玺不可得！”光善之。明日，迁郎秩二等。光後废昌邑王贺，立宣帝，光自手解取贺玺，扶令下殿。至汉平帝，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玺。乃出玺，投之於地，玺上螭一角缺。及莽败时，带玺绶避火於渐台。商人杜吴煞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弁玺与王宪。宪得无所送，又自乘天子车辇。李松入长安，斩宪，送玺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马谢禄至高陵，更始奉玺赤眉，亦立眉刘盆子。建武三年，盆子败於宜阳，玺还光武。孙坚从桂阳入讨董卓，卓时已焚烧洛邑，徙都长安。坚军於城南，见井中旦旦有光。军人莫敢汲，坚乃探得玺。初，卓作乱，掌玺者投於井中，故坚得之。袁绍有僭盗意，乃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见魏举以向肘，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以禅魏，魏以禅晋。赵王伦篡立，使义阳王威就惠帝取玺。帝不与，强夺之。晋怀帝永嘉五年，王弥入洛阳，执怀帝及传国六玺，诣刘曜。後为石勒所并，玺复属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勒为冉闵所灭，此玺属闵。闵败，玺存闵大将军蒋。晋镇西将军谢尚遣督护何融至，购赏得之，以晋穆帝永和八年还江南。晋元帝东渡，历数帝无玉玺，北人皆云：“司马家是白板天子。”

又曰：雍州玺者，晋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七分，上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边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授天之命，皇帝寿昌。’鸟篆隐起，巧丽惊绝。是慕容所制，源其所由，未详厥始也。”

《吕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玺於涂，印方则方，印圆则圆。

《山阳公载纪》曰：袁术将僭号，闻孙坚得传国玺，乃拘坚夫人而夺之。（《玉玺谱》云：袁绍拘坚夫人得之。）

应劭《汉官仪》曰：孔子称“封泰山，禅梁父，可得而数七十有二传。”曰封者，以金泥银绳印之以玺。玺，施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玺”，《春秋传口襄公》曰“楚武子使季冶问玺书而与之”是也。秦汉以来，尊者以为名，乃始避。

又曰：天子有传国玺，文曰：“授命于天，既寿且康。”

《汉旧仪》曰：秦己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已来，天子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
又曰：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剑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徵大臣，天子行玺外国事，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表里，两端尺一，柜中约署。
崔浩《汉纪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
《赵书》曰：刘曜於龙门河水中得玉玺，文“融昌”曜以为天赐神玺，斋而授之。
《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民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玺一，方四寸，厚二寸，与玺同，文曰“授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
《燕书》曰：元玺六年，蒋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
段龟龙《凉州记》曰：吕光时，州人陈冲得玉玺，广三寸，长四寸，直看无文字，向日视之，字在腹里，言“光当王”。
王彪之《议》曰：未祥传国玺造创之始。历代以来，揖让禅位，以兹相授，故是传国之守器也。
《拾遗录》曰：武王灭纣，樵夫牧竖探鸟巢，得赤玉玺，文曰“水德方灭，火祚方盛”，文皆大篆。故三分天下而二分归周。
又曰：晋太康元年，孙皓送六金玺，云时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金刚灵玺。
《邓析书》曰：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
绶
《尔雅》曰：纟遂，绶也。（即玉之组也，所以连系瑞王者，因通谓之纟遂也。）
《礼记口玉藻》曰：天子白玉而玄组绶，公侯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水仓玉而纯组绶，世子瑜玉而綦组绶，士需玟组绶。
《说文》曰：纟吴，紫青色绶也。
应劭《汉官仪》云，绶者，有所授，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又云，绶长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阔三尺，法天地人。
董巴《与服志》曰：战国解去绂，留其丝衤遂以为章表。秦乃以彩组结连於衤遂，光明章表，转相结绶，故谓之绶。乘与黄赤绶，四彩，黄赤缥绀，淳黄圭，长二丈九尺，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同。又《汉官仪》云：乘与绶黄地骨白羽，青丝绿，五彩四百首，长二丈三尺。）王赤绶，四彩，赤黄缥绀，淳赤圭，长二丈八尺，三百首。（公主、大贵人、诸侯皆同。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官仪》云：四彩绛地骨白羽，青黄赤绿，长二丈一尺，二百六首。）诸国、贵人、相国绿绶，三彩，绿紫白，淳绿圭，二丈一尺，百四十首。将军紫绶，二彩，紫白，淳紫圭，长一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同。又《汉官仪》云：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纟另绶，（纟另，紫青色。纟另音瓜。）二千石青绶，三彩，青、白、红，淳青圭，长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又《汉官仪》：绶羽青桃花缥，长丈八尺。）自青绶以上纟逆（音逆）皆长三尺二寸，与绶同彩而首半之。纟逆者，古衩遂也。衩遂相迎授，故曰纟逆。紫绶之间得施玉环。千石六百黑绶，三彩，青、赤、绀，淳青圭，长丈六尺，八十首。（又《汉官仪》云：黑绶白羽青地绛，二彩，长丈七尺。）四百丞尉三百长相二百石皆黄绶，一彩，淳黄圭，长丈五尺，六十首。（又《汉官仪》云：黄绶丝八十首，长丈七尺。）自黑绶以下纟逆长三尺，绶同彩而首半之。百石青绀绶一彩，宛转缪织圭，长丈二尺。凡先合单纺为一丝，四丝为一扶，五扶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彩淳为一圭，首多者丝细，少者粗，皆广六寸。

《史记》曰：武帝召东郭先生出，拜为郡都尉。先生久待诏公车。行雪中，履有上无下。及其拜为二千石，青纟另之绶也。

《汉书》曰：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纟戾绶。（如淳曰：纟戾音戾，绿也。晋灼曰：纟戾，草也，出琅邪平昌县。）

又曰：朱买臣字翁子，拜会稽太守。上谓之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买臣顿首谢，乃微行，怀其印绶，步归郡邸。邸吏方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共饮，醉饱。少间，守邸微见其绶而引之，即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相语，掾吏皆云妄诞，守邸曰：“试观之。”素轻买臣者入见，皆惊走，大呼曰：“实然！”乃推排庭中拜谒。

又曰：萧育字次君，与朱博友善，人称曰“萧朱结绶”。

又曰：南越反，杨仆拜楼船将军。东越反，上复欲使为将。仆甚伐前劳，敕责之，曰：“士卒暴露连岁，将军不念其勤劳而造佞巧，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

又曰：金日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同共卧起。赏为奉军都尉，建驸马都尉。及赏词侯侯绶，上谓霍将军曰：“金氏兄弟两人，不可使俱两绶耶？”霍光曰：“赏自词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与将军乎？”光曰：“高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时年俱八九岁。

又曰：莽上渐台，商人杜吴煞莽，取其绶。

《汉名臣奏》云：大司空朱浮奏曰：“车府承弘授诏乘与，绶五彩，何多黄也？可更用赤丝为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沛王、楚王来朝，就国。明帝告诸王傅相，王之子年五岁以上皆令带列侯绶，复送绶十九枚，为诸子在道，欲急带之也。
又曰：李忠仲都发毙掊世祖，封武固侯。时无绶，上自解所绶以赐忠。
又曰：弟五伦，诸王当归国，诏书选三署郎补王家长史，除伦为淮阳王医工长。时辈除者多，绶尽，但假印。伦请於王，王赐之绶。
又曰：马防为车骑将军、城门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绝席，诏封颍阳侯，持以前参医药勤劳省闼，以襄城美亭千二百五十户，增防身带三绶，宠贵至盛。
又曰：掠得羌侯君长紫绶十七，艾绶二十八，黄绶二枚，皆入簿。贵人、相国绿绶三彩，绿紫白，纯绿圭。公侯、将军紫绶二彩，紫白，纯紫圭。公主封君同九卿中二千石青绶三彩，青白红，纯青圭。千石六百石黑绶二彩，青绀，纯青圭。四百、三百、二百石黄绶，纯黄一彩。百石青绀绶，一彩，宛转缪织。
《魏志》曰：太祖与吕布书，“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绶以藉心。”
又曰：丁谧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吴，斐随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送狱，夺官。後太祖周斐曰：“文侯，印绶何在？”斐亦知见戏也，对曰：“以易饼。”
《晋与服志》曰：诸假印绶而官不给ひ囊，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绶者，不得绶也。
《晋书》曰：卫录尚书事，加绿缘绶，履上殿，入朝不趋。
《晋令》曰：皇太子及妃、诸王朱绶，郡公主朱绶，郡侯青朱绶。
《梁书》曰：张缵为尚书仆射，议南郊印绶，“官若备朝服，宜并着绶。”时并施行。
《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绶不青而细，朱浮议更用青羽。
又曰：太仆朱浮言，诏书曰“百官皆带王莽时绶，又不齐因前袁安故绶。二李涉等六家所织绶，不能旧丙丁文能如组状。募能为丙丁文，谨图画一绶，丙丁制度，赐缣五十匹。”今王莽时六安都尉留应募能为丙丁文，谨武处库给食，留昼夜思念，讽诵狂痴，三十日病愈。今文以成，请赐缣五十匹。
《西京杂记》曰：昭阳殿上设五色流苏，带以绿文紫绶。
又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上遗五色文绶。
蔡邕《独断》曰：皇后赤绂玉玺，贵人纟 另绶金印，五色也。
蔡邕《杂章》曰：相国金印绿绶，位在公上，所以殊异休烈，群臣莫得而齐。
《新序》曰：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绶、黄绶与左右之。龚遂谏曰：“高皇帝造花绶五等，陛下取之而与贱人，臣以为不可，愿陛下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车骑将军冯绲字鸿卿，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二尺，分南北走，大用忧怖。季山孙字宁方，得其先却守要。绲请卜，云：“君後三岁，录为边将，东北四、五千里，官以东为名。复五年，为大将军，南征。此吉祥也。”居无几，拜辽东太守。会武陵蛮夷黄高攻烧南郡，鸿卿以威名素着，选登亚将，奋虎之势。

又曰：秦昭王遣李冰为蜀郡太守，开城都两江，辟田万顷。江神每岁须童女二人，不然为水灾。冰曰：“以女与神。”因责之。良久，有苍牛斗於岸上，有间，冰还谓官属曰：“斗太极，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煞北向者，神遂绝。

管氏《易林》曰：遘鼠咋紫绶衣服皆迁之象新。

《五行书》曰：悬虎鼻门上，子孙带绶。

《张衡集》曰：南阳太守鲍得，有诏所赐先公绶笥，传世用之。时得更治笥，平子为主簿，作铭。

陆机《吊魏武》曰：今为着作郎，游秘卜，见魏武遗令，云：“吾衣裳可为一藏，历官所着者绶内藏中。”

卷六百八十三　仪式部四

印

许慎《说文》曰：印，执政所持信也。

刘熙《释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为验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史记》苏秦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岂能印乎？”

又曰：犀首，（司马彪曰：魏官名也。如今虎牙将军也。）姓公孙，名衍。张仪卒後，犀首入相秦，五国相印，为从约长。

又曰：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食其曰：“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六国之後，无立锥之地。闻陛下德义，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莫若立六国後。”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之矣。”张良从外谒汉王，方食，具以郦生语告。子房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良曰：“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之。”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乃公事！”令趣销印。

又曰：郦寄与典客刘揭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将之，行令军中。

又曰：栾大言方技，乃拜为五利将军。居月馀，得四印，天疏喃军、地疏喃军、大通将军印，又封大乐通侯。天子刻玉印，曰大通将军。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亦衣羽衣，立白茅上授印，以示不臣也。数月六印，贵振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口艺文志》曰：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书、虫书，（师古曰：缪篆，谓古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

又曰：郦食其说齐王曰：“项氏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臣瓒曰：项羽忄宏於爵，赏玩惜候印，不能封人。《韩信传》作刑，义两通。）

又曰：张耳责让陈馀，馀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与耳，耳不敢授。馀走如厕，客有说耳：“天予不取，返授不祥。”急取之。耳乃其印，遂收其兵，由此大有隙。

又曰：夏侯婴从捕虏降卒，得印一匮。

又《赵尧传》曰：御史大夫周昌为赵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谁可以为御史大夫者？”熟视尧，曰：“尾易尧。”遂拜为御史大夫。

又曰：严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镇抚方外，不劳一卒，不损一戟，而威德并行。如使越却噬死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文颖曰：颜行为雁行，在前故曰颜也。）斯与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人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

又曰：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金日为宅侯，日以帝少，不授封。辅政岁馀，病困，大将军光自封，日卧授印绶。

又曰：王莽篡位，遗谒者即拜龚胜太子师友、祭酒，以印绶就加胜，辄推不授，曰：“吾授汉厚恩，尾报。今老矣，旦暮入地，岂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

又曰：王莽篡位，遣五威将军王骏率甄阜等六人，多赍金帛遗单于，谕晓以授命代汉状。因易单于印，故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诏命令上故印。左姑夕侯苏从旁谓单于曰：“未见新印文，宜勿与。”单于曰：“印文何由蜂更？”遂解故印绶奉上。将率授着新绶，不能视印。饮食至夜乃罢。右率陈饶谓诸将率曰：“向者姑夕侯疑印文，几令单于不与人。如今视印，见其变改，必求故印，此非辞说所能距也。”即引斧椎坏之。明日，单于果遣右骨都侯当白将率曰：“汉赐单于玺，言玺不言章，又无汉字，诸王以下乃有汉言章。今即去玺加新，与臣下无别，愿得故印。”将率示以故印，谓曰：“新室顺天制作，单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当还白。”单于知己无可奈何，又多得赂遗，即遣弟右贤王奉马牛随将率入谢。

又曰：王莽篡位，莽皇孙功崇公宗坐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维祉冠存己夏处南山藏薄冰”，（祉，福也。冠存巳夏处南山，就阴凉也。藏薄冰亦阴。）二曰“肃圣宝继”，（莽自谓舜后，能肃敬，得天宝龟，宗欲继之也。）三曰“德封昌图”。（宗自言以德见封，当昌炽授图籍也。）後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案验，宗自煞。
《东观汉记》曰：更始立，以上为太常偏将军，时无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之。
又曰：马援上书曰：“印书‘成皋令’，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正一县长吏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宜齐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
又段上书曰：“掠得羌侯君长金印三十一，锡印一枚，皆簿入。”
《後汉书》曰：寇恂初为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败，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国，曰：“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於界上，况上印绶，使者纳之，宿无还意。恂勒兵入见使者，就请之。使者不与，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胁之邪？”恂曰：“非敢胁使君，（君春，尊之称也。）窃伤计之不详也。今天下初定，国信未宣。使君建节衔命，以临四方，郡国莫不延颈倾耳，望风归命。今始至上谷，而先隳大信，（隳，毁也。）沮向化之心，生离叛之隙，将复何以号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为吏人所亲，今易之，得贤则造次未安，不贤祇更生乱。为使君计，莫若复之，以安百姓。”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至，恂进印绶带於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诏之，况授而归。
又曰：献帝迁许，徐𠎤以廷尉徵，当诣京。道为袁术所劫。术死，军破，𠎤送前所假汝南、东海二郡印绶。司徒赵温谓𠎤曰：“君遭大难，犹存此耶？”𠎤曰：“昔苏武困於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国戴异得黄金印，无文字。遂与广陵人龙尚等共祭，并作符书，称太上皇，伏诛。
又曰：张鲁在汉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功曹阎谏以必为祸先，鲁从而止。
《魏志》曰：袁绍欲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笑而恶焉。
又曰：杨奉以天子都安邑，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
又曰：许允善相印，出为镇北将军。将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虽始成，而已被辱。”问送印者，印果怀之而坠於厕。
又曰：平原太守刘取印囊及山鸡毛着器中，使管辂筮之，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合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
又曰：咸熙元年，镇西将军卫上雍州兵於城都县得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归禾之义，宣示百官相国府。
《吴志》曰：刘禅袭位，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报语，并刻权印以置其所。权每与禅、亮书，常送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改以封行之。
《晋书》曰：孔愉封馀不亭侯。愉曾行经馀不亭，见笼龟於路者，买而放之溪中流，左顾者数四。及是铸侯印而左顾，三改如初，印工告愉，愉悟，乃焉。
又曰：赵王伦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悦人情，金银冶铸不给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耻服其章。
《宋书》曰：孔琳之为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所居着绩，时责众官献便宜。琳建言曰：“夫玺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传国之玺，历代递用，袭封之印，奕世相传，贵在仍旧，无所改作。今世惟尉一职，独用一印，至内外群官，每迁悉改，讨寻其义，私所未达。若谓官各异姓，与传袭不同，则未若异代之为殊也；若论其名器，虽有公卿之贵，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诛夷之臣，忌其凶秽，则汉用秦玺，延祚四百，未闻以子婴身戮国亡而弃之不。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传玺，人臣众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载籍未闻其说，推别自乖其准，而终年刻铸，丧功消实，金银铜炭之费，不可称言，非所以因循旧贯易简之道。愚请众官，即用一印，无烦改作。若置新官，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铸，则仰裨天府，非惟小益。”
《齐书》曰：巴西人赵续伯反，秦其乡人李弘为圣王。弘乘佛与，以五彩裹青石，诳百姓，云天与己玉印，当王蜀。後败。
《梁书》曰：何思澄自廷尉正迁治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甚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印绶在前故也。
又曰：王莹拜将军，印工铸其印，六铸而龟六毁。既成，镇空不实，曹鼬用之。居职六日，暴卒。
《後魏书》曰：祖莹为散骑侍郎，孝昌中，於广干王弟掘得古玉印。敕召莹与黄门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玉晋太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
又曰：高祖诏军警给雀印传符，次给马印。
又曰：高祖承明元年，上谷郡人献玉印，有蛟龙之文。
《唐书》曰：朱Γ遣其将韩领兵三千趣奉天，时奉天未有武备。Γ召段秀实与谋，秀实诈从之，乃与将吏谋煞Γ，且欲追韩兵回。窃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农寺印倒印符牒，莫辩其印，遑遽而回。
应劭《汉官仪》曰：印者，因也。正所以虎纽者，阳类虎，兽之长，取其威猛，以执伏群下。龟者阴物，随时蛰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二千石以下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旧仪》曰：诸侯王黄金橐驼印，文曰“玺”。列侯黄金龟纽，文曰“之印”。丞相、大将军黄金印龟纽，文曰“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单于黄金橐驼纽，文曰“章”。御史、二千石银印龟纽，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皆铜印鼻纽，文曰“印章”。二百石以上皆为通官印。

《续汉口礼仪志》曰：印玺柙金镂，大贵人、长公主铜镂。

《江表传》曰：吴历陵县有名山临水，高百丈，其上三千丈有七穿，相传谓之石印，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陵长表言石印文发，孙皓大喜，遣使祭历陵。使者以高梯上，省印文，诈以朱书曰：“楚九州都杨作天子。”还以印文启皓，皓曰：“太平之主，非孙复谁？”以印绶拜三郎为王。

又曰：诸葛恪被诛，弟融刮金龟印，服之而死。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黄神越章印，其阔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

崔豹《古今注》曰：奏劾者为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奏劾者以青缯为囊，盛印於後。

《郭子》曰：大将军王敦起事，丞相导兄弟诣门谢，甚有忧色。尚书周ダ始入，丞相呼ダ曰：“伯仁，以百口赖卿。”ダ直过不应，既入，苦相申救甚至。既释，ダ大悦，饮酒致醉而出。导等犹在门，又呼ダ，ダ不与言，顾左右曰：“今年煞诸贼奴，当取一金印如斗大系肘也。”

《列仙传》曰：方回者，尧时人，至夏桀末为官士，为人所劫，闭之宫中，从求道，因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户。时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门户不可开。”

《拾遗记》曰：禹治水，黄龙曳尾於前，玄龟负青泥於後。玄龟，河精之使者，龟颔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使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之人聚土为界，乃遗象也。

又曰：王溥即王吉之後也，佣书於洛，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积粟十廪，九族莫不仰其衣食。洛阳称其为善而得富也。溥先时家贫，穿井得铁印，铭曰：“佣力得富，钱至亿庾。一土三田，军门主簿。”後以一亿庾钱输官，得中垒校尉，三田一土，垒字也。中垒校尉掌北军垒门，故曰“军门主簿”也。善积降福，明神之报也。

《博物志》曰：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後，有乌如山鹊，飞翔近地。今人掷之，坠地为圆石。颢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上之，藏之秘府。後议郎汝南樊行校书东观，表上言“尧舜之时旧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复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述异记》曰：张轨字士彦，为使持节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客相印曰：“祚传子孙，长有西夏。”关洛倾陷而凉土独全，在职十三年，传国三世八主，一十六载。
《风土记》曰：豫章新涂县令，刻印而误作涂。
《相印书》曰：相印法本出陈长文，长文以语韦仲将。印士杨利从仲将授法，以语许士宗。私以法术占吉凶，十可八九。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又印工鬟渗以法语程申伯。
《相印经》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印欲得周正，上稳下平，光明洁清，如此皆吉。
《梦书》曰：印钩为人子所保也。梦见印钩，人得子；含吞印钩，怀妊妇也；失印，子伤堕。
傅玄《印铭》曰：惟昔先王，配天垂则，乃设印章，作信万国。取象晷仪，是铭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归乎玄黑。
卷六百八十四　服章部一
总叙冠
《说文》曰：冠，系也，所以系。弁冕之总名也。
《释名》曰：冠，贯也。所以贯韬也。
董巴《汉与服志》曰：上古穴居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後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为五。
又曰：术氏冠有五彩，衣青玄，裳前员，其制差池四重。赵武灵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卷也，所以卷持也。人怀五德，莫不贵德，示成礼，有修饰文章，故制冠以饰首，别成人也。
《三礼图》曰：缁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冠布，斋则缁之，今武冠则其遗象也。太古未有丝缯，始麻布耳。
又曰：建华冠，祠天地五郊，八佾舞人服之，以铁为柱，卷贯杂大珠九枚。
《礼记□檀弓》曰：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缩，从也。今礼制衡读为横。今冠横缝，以其辟积多。）故丧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时人之丧冠，缩缝，古冠耳。）
又《郊特牲》曰：冠义：始冠之，冠缁布冠也。（始冠三加，先加缁布冠。）太古冠布，斋则缁之，其也。（斋则缁之，鬼神重ウ也。）孔子曰：“吾未之闻也。”冠而敝之可也。（三代改制斋冠不用。）子冠於阼，以着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始加缁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而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毋追，（牟下音堆。）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音诩）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积。”（所不易於先代。）
又曰：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黄冠，黄冠，草服也。（以息艮服，象季秋草木黄落。）
又《玉藻》曰：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达，冠而敝之可也。（本大古耳，非时王之法服也。）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缁布冠缋，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委，诸侯缁布冠有，尊者饰也。缋或作绘，或作蒯。）玄冠丹组缨，诸侯之齐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斋冠也。（言斋时所服也，四命已上斋祭异冠也。）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谓父有丧服，子为之不纯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纰，缘边也。纰，读如埤益之埤，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之服也。）垂五寸，惰游之士也。（惰游，罢民也。亦缟冠素纰，凶服之象也。垂长、明非既祥。）玄冠缟武，不齿之服也。（所放不率教者。）居冠属武。（谓燕居冠也。着冠於武少威仪。）自天子下达，有事然後。（燕无事者去饰。）
又曰：玄冠紫，自鲁桓公始也。（盖僭宋王者之後服也。当用绘。）
又《冠义》曰：冠者，礼之始也。古者冠礼筮日笄宾，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
《传》曰：狄却署卫，齐桓公封卫于楚丘，卫国忘亡。（忘其灭亡之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用诸侯谅ウ之服。）
又曰：郑子华之弟子臧奔宋，好聚鹬冠。（鹬，鸟名。聚鹬羽为冠，言非法之服。）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煞之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又曰：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於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
又曰：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使人执而问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
又曰：范献子求货於叔孙，使请棺缮。（以求冠为辞。）取其冠法而与之两冠，曰：“尽矣。”
《诗》曰：彼都人士，台笠缁撮。（缁撮，缁布冠也。）
《梁传口哀公》曰：公会晋侯、吴子于黄池。吴王夫差曰：“好冠来。”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宁曰：不知冠有差等，惟欲好冠。）
《史记》曰：高祖时籍孺，孝惠时闳孺，婉佞贵幸，与上卧起，故惠帝时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冠、具带、傅脂粉，比闳、籍之属。
又曰：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汲黯见，上不冠不见。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敬礼如此。
《汉书》曰：高祖为亭长，以竹皮为冠。及贵，所谓刘氏冠也。後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也。
又曰：沛公略地陈留，麾下骑士郦食其，其里中子也。食其见之曰：”沛公吾所欲从。”骑士曰：“沛公不喜儒，诸客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说也。”
又曰：杜钦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茂陵杜业亦字子夏，时人号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诋，乃为小冠，广裁一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而业为大冠杜子夏。
又曰：盖宽饶初拜卫司马，冠大冠，带长剑，躬按行士卒之室。
又曰：江充召见，衣纱禅衣，冠禅纟丽步摇冠，上见之，曰：“燕赵固多奇士。”
又曰：王阳与贡禹为友。阳为益州刺史，禹闻之，弹其冠以醋荇荐。阳荐禹於成帝，召为大夫。
《东观汉记》曰：莽居摄，子宇谏莽而莽煞之。逢萌谓其友人曰：“三纲绝矣。不去，祸将及人。”即解冠挂东门而去。
又曰：段灭羌，诏赐赤帻大冠一具。
又曰：马援与公孙述有旧。援入蜀，述见之甚喜，冠之交内之冠，立旧友之位。
《後汉书》曰：刘虞为公孙瓒所诛。初，虞以俭素为操，冠敝不改，乃就补其穿。及遇害，瓒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罗纨，盛绮饰。时人以此疑之。
《续汉书》曰：梁冀改与服，别制卑帻狭冠。
《晋书》曰：刘暾字长升，转侍御史。武库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暾正色诘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谓彰曰：“君何敢恃宠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纸笔奏之，彰伏不讣涸，众人解释，乃止。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曾祖父慕容跋，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好之，乃敛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後音讹而为慕容，遂以慕容为氏。
又曰：慕容俊下书曰：“周礼冠冕体制，君臣略同。中世已来，亦无常体。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赐廷尉己下，使瞻冠思事，刑断详平。诸公冠悉颜裹屈竹锦缠作公字，以代梁处，施之金，令仆，尚书置而己，秘监令别施珠，庶能敬慎威仪，示民轨则。”
《齐书》曰：武帝幸刘悛弟。帝着鹿皮冠，刘悛设兔毛衾於牖中。宴乐，以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赐悛，至夜乃去。
梁书》曰：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
又曰：张欣泰为直卜步兵校尉，领羽林监。欣泰通涉，雅好交结，多是名素正直，辄着鹿皮冠，挟素琴，有以启武帝曰：“将家儿何敢作此举止？”
又曰：婆利国以璎络绕身，头着金长冠，高尺馀，形如弁，缀以粕宝之饰。
《後魏书》曰：崔休兼给事黄门侍郎，参定礼仪。帝常阅故府，得旧冠，题曰“南部尚书崔逞制”顾谓休曰：“此卿家旧事也。”
《唐书》曰：贞观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因谓侍臣曰：“幞头起自周武帝，盖以便於军容。今四海无虞，息武事，此冠颇彩古样，兼类幞头，乃宜常服，可与褶通用。”
又曰：肃宗时，司天韩颖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请冠上加一星，衣从方色。
《国语》曰：定王使单襄聘于宋，遂假道於陈，以聘于楚。及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单子归，告王曰：“陈，我大姬之後也，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简彝乎？”
《家语》曰：哀公问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对。公曰：“有问於子，不对何也？”对曰：“舜之为君，好生恶煞，任能授贤。君舍此不遵而冠是问，是以缓对。”
又曰：大夫请罪用白冠毛缨。
《周书》曰：成王将加元服，周公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
《春秋繁露》曰：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严威者。其象在後。反居首者，武之至而不用者矣。
《春秋合诚图》曰：天皇大帝，北辰星也。含元秉阳，舒精吐光，居紫宫中，制御四方，冠有五彩。
《战国策》曰：王升谓齐宣王曰：“王之忧国爱民，不若王爱尺也。”王曰：“何谓？”升曰：“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为能之也。今王治齐，非左右便辟无使也，臣故曰不如爱也。”
桓子《新论》曰：传记言魏牟北见赵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问治国於牟。对曰：“大王诚能重国若此二尺纵，则国治且安。”王曰：“国所授於先人，宗庙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纵，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亲近而必求良工者，非为其败纵而冠不成与 h 囫治国不善，则社稷不安，宗庙不血食。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爱，此非轻国於二尺纵之制耶？”王尾应。
又曰：宋康王为无头之冠以示勇。
《六韬》曰：冠虽敝，礼加之於首；履虽新，法践之於地。
《庄子》曰：宋钅 开、尹文为华山之冠以自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盗跖责孔子曰：“尔诈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拔木之冠，带死牛之胁，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大夫已下练冠练缨。
《墨子》曰：昔齐桓公高冠博带以治其国，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
《孟子》曰：陈相道许子之行言於孟子。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後食乎？”曰：“然。”“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於耕。”
《韩子》曰：齐桓公饮酒，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国者之耻，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其冠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为巨冠长衣以听朝。
《淮南子》曰：庄王诛史里，孙叔敖制冠氵衣。（史里，佼臣也。恶人死，自知当见用，故作冠氵衣。）
又曰：楚庄王好（胡瓦切。）冠，楚国效之也。（许慎注曰：今力士冠。）
又曰：冠之於人也，寒不能暖，风弗能障，暴不能敌，然而戴冠履屣者，其所自托者然。
又曰：鲁人身善制冠，妾善织履。往徙於越而大困，以有用游於不用之乡也。
《琐语》曰：范献子卜猎，命人占之。得其繇也，曰：“君子得毳，小人遗冠。”范献猎而无得，遗其豹冠。
《语林》曰：丞相拜，司空诸葛道明在坐。王指冠冕曰：“君当复着此乎？”
《古今注》曰：曾参锄爪，三足乌来萃其冠。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戴九星灵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贞晨婴之冠。
《神仙服食经》曰：汉武帝闲居未央殿。有人乘白口车，驾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卫叔卿也。”
《楚辞》曰：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冠青口之崔嵬。
又曰：高余冠之岌岌，长余之陆离。
又曰：握申椒与杜若，冠浮口之峨峨。
挚虞《游思赋》曰：戴朗月之高冠，缀大珠之明。
傅玄《冠铭》曰：居高无忘危，在上无忘敬。惧则安，敬则正。
曹植《与陈琳书》曰：夫披翠口以为衣，戴北斗以为冠，带虹以为绅，连日月以为。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绝於心矣。
张衡《粔籹赋》曰：微雾之冠，飞翮之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六百八十五　服章部二

通天冠

《三礼图》曰：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

蔡邕《独断》曰：天子冠通天，汉制之，秦礼无文。祀天地、明堂平冕，鄙人不识，谓之平天冠。

徐广《与服杂注》曰：天子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帻，金博山。

徐爰《释问》曰：通天冠金博山蝉，谓之金颜。

进贤冠

《三礼图》曰：进贤冠，前高七寸，长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两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

董巴《汉与服志》曰：进贤冠，古缁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已下至博士两梁，千石已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

蔡邕《独断》曰：进贤冠，文官服之。汉制尚书两梁，礼无文。

徐广《与服志杂注》曰：天子杂服介帻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

《北齐书》曰：文襄词业，以前司徒侯景进贤冠赐李绘，曰："卿但直心事孤，当用卿为三公，勿学侯景叛也。"

远游冠

《三礼图》曰：远游冠，诸王所服。

徐广《与服杂注》曰：天子杂服远游冠，太子及诸王远游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太子三梁。

董巴《汉与服志》曰：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横之于前，无山。

张镜《宋东宫仪记》曰：皇太子远游冠、翠。

魏文帝《与于禁诏》曰：昔汉高脱衣以衣韩信，光武解绶以带李忠，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今以远游冠与将军。

《梁书》曰：天监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缨，至是诏加金博山。

《淮南子》曰：楚庄王通梁、组缨。（高诱曰：通梁，远游冠。）

《罗浮山记》曰：王方平着远游冠、五色绶。

章甫

《释名》曰：章甫，殷冠名。甫，丈夫也。殷以之表章丈夫也。

《白虎通》曰：殷统十二月为正，其饰微大，故为章甫。

《仪礼□士冠礼》曰：章甫，殷道也。（郑玄曰：章，明也。殷质言以表明大夫也。甫或为斧、所以服行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儒行》曰：孔子曰：“丘长居宋，冠章甫之冠。”
《论语□先进》曰：“赤，尔何如？”对曰：“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庄子》曰：宋人有资章甫而於越。越人断文身，无所用之。
《孔丛子》曰：先君相鲁三月，政化既行，颂曰：“衮衣章甫，实获我所。章甫褒衣，惠我无私。”
《列仙传》曰：稷丘君，泰山下道士。汉武帝东巡，君乃冠章甫，拥琴而见之。
牟追
《释名》曰：牟追，牟冒也，言其形冒追追然也。
《周礼□春官》曰：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郑司农云：追，冠名也。《礼》曰：牟追，夏后氏之道也。副者，妇人之首，股衡，维持冠者。）
《仪礼□士冠礼》曰：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白虎通》曰：夏正十三月，其饰最大，故为无追。无追者，言其追大也。制冠法天，天色玄，不失其质，夏之冠色纯玄。
收
《释名》曰：收，夏后氏冠名也，言收敛也。
《白虎通》曰：夏收而祭。谓之收者，十二月阳气收，本举生万物而达出之，故谓之收。
《礼□王制》曰：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养老。
又《郊特牲》曰：周弁、殷、夏收。
《五经通义》曰：王冠夏曰收，以入宗庙，长尺六寸，广八寸，前起。
《史记》曰：尧黄衣纯冠。

《诗》曰：殷士肤敏，将于京。厥作将，常服黼。（黼，白与黑也。，殷冠也。）
《白虎通》曰：殷而祭。谓之者，十二月施气授化，张而後得牙。
《礼□王制》曰：殷人而祭，缟衣而养老。
委貌冠
《释名》曰：委貌，其形委曲之貌，上小下大。
《仪礼□士冠礼》曰：委貌周道。（郑玄曰：委犹安也，言以安正容貌也。）
《三礼图》曰：玄冠一曰委貌，今之进贤，则其遗象也。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转以巧意，改易其名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周襄王赐晋文公命，晋侯端委而入。（孔朝曰：玄端之衣，委貌之冠也。）
《白虎通》曰：委貌者何？周朝廷理正事，行道德之冠名。所谓委貌者，周统十一月为正，万物始萌，冠饰最小，故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
董巴《汉与服志》曰：委貌冠以皂绢为之。大射辟雍，公卿、诸侯大夫冠委貌。（《续汉□与服志》同。）
《神异经》曰：西荒有人不读五经而意合，不观天文而心通，不诵礼律而精当。天赐其衣，男朱衣、缟带、委貌冠，女碧衣、戴胜，皆无缝。
高山冠
《三礼图》曰：高山冠，一曰侧注，高九寸，铁为卷梁。秦制行人、使者所服，今谒者服之。
《续汉□与服志》曰：安帝立太子，太子谒高庙，洗马冠高山冠。侍御史奏谓不宜，事下有司，尚书陈志奏：“洗马职如谒者，服其服，先帝之旧也。”奏可。谒者，古一名洗马。
董巴《汉与服志》曰：高山冠，一曰侧注，如通天，谒者、仆射所服。
太傅南郡胡广说曰：高山冠，盖齐王冠也。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近臣，谒者服之。
《傅子》曰：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远游，乃毁变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
《会稽先贤象赞》曰：綦毋文後为交刺史，诏赐高山冠。
法冠
《三礼图》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纵裹铁柱卷。秦制法官服之，礼不记。
蔡邕《独断》曰：法冠，秦制执法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汉制之侍中、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蝉。
董巴《汉与服志》曰：大傅胡公说，《春秋左氏传》有“南冠而絷者”，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服赐执法近臣，御史服之。
又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
《国语》曰：定王使单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陈。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宾不见。单子归告王曰：“陈侯弃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彝简乎？（简，略；彝，常也。言简略常服。）犯先王之令，国其亡乎！”（贾逵曰：南冠，楚冠也。）
《汉书》曰：张敞弟武为梁相，敞遣吏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黠马者利其衔策，当以柱後、惠文弹治之耳。”（秦狱吏冠柱後惠文冠。如淳曰：蟪，蝉也，冠细如蝉翅，今御史冠也。）
又曰：昌邑王贺短衣大，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赵惠文所服，故号惠文。）
应劭《汉官仪》曰：侍御史，周官也，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铁为柱，言其审固不挠。或说古有獬豸兽，主触不直，故执宪者以其角形为冠耳。
《唐书》曰：侍御史朱放请复置朱衣、豸冠於内廓，有犯者御史服以弹。後御史张中撤之以弹京兆尹严郢。
武弁
《三礼图》曰：武弁，大冠也，士服之。或曰，千岁涸泽之神，名庆忌，冠大冠，乘小车马，好疾驰，齐人服之。
董巴《汉与服志》曰：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饰，谓之赵惠文冠。
蔡邕《独断》曰：武冠或曰繁冠，今谓之大冠。
《魏志》曰：陈思王植氏疏曰：“臣若得辞远游，戴武弁，解朱组，青绂，乃臣之至愿也。”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谓笼冠也。
冠
应劭《汉官仪》曰：虎贲冠插尾。，鹖鸟中之果劲者也，每所攫撮，应爪摧碎。尾，上党所贡。
董巴《汉与服志》曰：武冠加双尾为冠，羽林虎贲冠之。鸡勇，斗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用之。
刘向《七略》曰：冠子常居深山，以为冠，故号冠子。
却敌冠
《三礼图》曰：却敌冠，前广四寸，後三寸，卫士服之。
董巴《汉与服志》曰：却敌冠制似进贤，卫士服之。
却非冠
《三礼图》曰：却非冠，宫殿门仆射服，高五寸。《礼》不记。
又司马彪《续汉书》云，插以燕尾。
董巴《汉与服志》曰：却非冠，似长冠。
巧士冠
《三礼图》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扫除从官服之。《礼》不记。
董巴《汉与服志》曰：巧士冠高七寸，不常服，惟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与车前，以备宦者四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山冠

《三礼图》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彩为之，祠庙，天子八佾，乐五行，舞人所服。

董巴《汉与服志》曰：方山冠似进贤冠，以五彩为之。

《汉书口五行志》曰：昌邑王贺为王时冠方山冠。

长冠

《三礼图》曰：长冠竹里，高七寸，广三寸，汉高祖以竹皮作之，世云："刘氏冠"，楚制。《礼》不记。

蔡邕《独断》曰：小史祠宗庙则长冠。

樊哙冠

周迁《与服杂事》曰：樊哙冠，楚汉会於鸿门，项羽图危高祖。樊哙闻急，乃裂衣包盾，戴以为冠，排入羽营。

董巴《汉与服志》曰：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前後各出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卫士服之。

冕

《说文》曰：冕，大夫以上冠，邃延垂旒ヨ纩。昔者黄帝初作冕。

《释名》曰：祭服曰冕，冕犹俯。俯，平直貌也。玄上下，前後垂珠，有文饰也。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庙之冠也。十一月之时，阳气俯仰黄泉之下，万物被施，如冕前俯而後仰，故谓之冕也。所以用麻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太古未有礼文之服也。

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进贤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视邪。纩塞耳，示不听谗。故水清无鱼，人察无徒，明不尚极知下，故《礼》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世本》曰：黄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为旃冕，冠之有旒。应劭云：周始垂旒也。）

又《三礼图》曰：黄帝戴黄冕。

《周礼》曰：弁师掌王之五冕，朱里延纽，（冕，纟延之覆也。纽，小鼻贯所贯。）五彩缫十有二就。（缫，合五色丝为之，垂幼捎之，前後各十有二，所谓邃延也。就，成也。绳之每一匝而贯五彩，十二ㄚ则十二王也。）

又曰：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则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六服同冕。）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射则享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冕，祭群小五祀则玄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有虞氏皇而祭，周却梳而祭。（皇，冕属，画羽饰之。）
又曰：诸侯冕而舞大武，诸侯之僭礼也。
又曰：王戴冕，ㄖ十有二旒，则天数也。
又曰：玄冕，斋戒鬼神阴阳也。（阴阳，夫妇。）
又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
又曰：魏文侯问於子夏曰：“吾洞梳而听古乐，则惟恐卧。”
又曰：君子洞梳，则有敬色。
《大戴礼》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𠂤纩塞耳，所以掩听也。
《书》曰：王麻冕黼裳，由扶阶齐。（郑玄曰：三十升布冠也。）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蚁谓色玄也。）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左传》曰：晋士会帅师灭赤狄，晋侯请于王，以冠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傅。
又曰：公还，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问。（问公起居。公冶季氏属大夫。）公与公冶冕服，（以卿玄冕赏之。）固让而後授。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尾冕服敛，非德赏也。”（言公畏季氏而赏其使，非以我有德。）
又曰：王使詹桓伯辞於晋曰：“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土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谋主。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论语》曰：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
又曰：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国语》曰：周襄王赐晋文公命，晋侯端委而入，大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内史赞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家语》曰：子路问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怀玉，如何？”子曰：“国无道，隐者可也；国有道，则衮冕而执玉。”
《五经要义》曰：冕制奈何？《礼器》曰：“冕冠长六寸，广八寸。员前冕缁布在上，五彩组十二旒。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异，夏冕黑白赤组旒，殷冕黑黄青组旒。”
应劭《汉官仪》曰：周冕与古冕略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贞白珠各十二。
蔡邕《独断》曰：汉明帝彩《尚书□皋繇》及《周官》、《礼记》以定冕制，皆广七寸，长尺二寸，系白珠于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诸侯九旒，卿七旒。
又曰：祀天地，明堂平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云，牛享问曰：“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缀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挚氏《决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明帝（汉明帝也。）永平中，使诸儒案古文，始复造衮冕。
《符子》曰：龙逢谏桀曰：“臣观君之冕非冕，冕危石；观君之履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压，蹈春冰而不陷也。”
陈寿《益部耆旧传》曰：郭贺拜荆州刺史，明帝巡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去と露冕，使百姓见此衣服，以彰其德。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初，中兴仪服不备，又冕旒饰以翡翠、珊瑚、杂珠。顾和奏“旧冕十二旒，皆用玉。今不能得玉，可用白璇珠。”於是始下太常治改。
王智深《宋记》曰：明帝诏曰：“氤大冕郊祀天、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太庙、元正大会、朝诸侯，以冕小会宴饷、饯送诸侯、临轩命王公，以绣冕征伐不宾、讲武校猎。”
《隋书》曰：六等之冕皆有冂纩，黄绵为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下并犀导青缨。
缨
《说文》曰：缨，冠系也。，系冠缨也
《释名》曰：缨，颈也。自上而下系於颈也。
《礼》曰：玄冠丹组缨，诸侯之斋冠也。玄冠綦组缨，士之斋冠也。
又曰：玄冠紫缨，自鲁桓公始也。
《传》曰：石乞、孟敢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结缨而死。
《汉书》曰：冠高山之冠、飞羽之缨。
又曰：终军字子□，济南人，上书请授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乃使使越，越王举国内属。
又曰：江充召见犬台宫。（晋灼曰：黄图上林有犬台宫也。）冠蝉纟 丽步摇冠、飞翮之缨。（张晏曰：冠蝉缨小步则摇，缨随冠而动，若鸟翮然。）
《晋书》曰：石季龙子义阳公鉴时镇关中，役繁赋重，失关右之和。其女官李松劝鉴：“文武有长者拔为冠缨，馀以给宫人。”季龙闻之，大怒，以其右仆射张离为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鉴还邺，收松下廷尉。
《後魏书》曰：李彪尝使齐，着大头缨，缨裾至腰。张融笑之曰：“北国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级不？”彪曰：“上士至腰，中士至颈，下士之徒盖而已。”
《山海经》曰：拘缨之国，一手把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子》曰：桓公亲郊，管仲诎缨捷衽。
《孟子》曰：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庄子》曰：昔赵惠文王喜剑，太子患之，募左右孰能说王。左右曰：“庄子当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庄子，庄子不授，与使者俱往。太子曰：“吾王所见惟剑，士篷头突鬓，冠曼胡之缨，短後之衣，目而语难，王乃说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见王，事必大逆。”庄子曰：“请为剑服。”
又曰：原子居卫，正冠而缨绝，佥 衿而肘见。（言贫也。）
《淮南子》曰：圣人见鸟兽髯胡之制，作缨之首饰。
《韩子》曰：邹君好服长缨，左右皆作长缨，缨甚贵。邹君患之，问左右，左右对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贵。”邹君因先自断其缨而出，国中皆不服长缨。
《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烛灭。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绝其冠缨，告王趣火来视绝缨者，王曰：“赐人酒使醉，失礼，柰何欲显妇人之节而辱士乎？”拇庶皆绝去其冠缨。
《尉缭子》曰：天子玄冠玄缨，诸侯素冠素缨，自大夫以下，皆皂冠皂缨。
後汉崔ゐ《达指》曰：有事则褰裳濡足，无事则摄缨整衿。
魏徐翰《齐都赋》曰：纤纟 丽细缨，轻配蝉翼，自尊及卑，须我元服。
晋陆机诗曰：冠冕无鬼士，长缨皆隽民。
晋成公绥《七唱》曰：琼弁曜首，玉缨照目。
宋谢灵运《七济》曰：翠媚目，朱裳妍形。
刘梁《七举》曰：华组之缨，从风纷纭。
弁
《释名》曰：弁如两手相合拼时也。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以鹿皮为之，谓之皮弁，以韦为之，谓之韦弁也。
《系本》曰：鲁昭公作弁。（宋均曰：作素弁也。）
《五经通义》曰：皮弁冠，前後玉饰。
《白虎通》曰：皮弁者何谓也？所以法古至质冠之名也。弁之为言攀也，所以持也。上古先贤服鹿皮，取其文章也。故《礼》曰：“三王共皮弁素绩。”爵弁何谓也？其色如爵头，周人宗庙之冠也，周尚赤，所以不纯赤，但如爵头也。
《三礼图》曰：爵弁，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庙，无旒。韦弁，王及诸侯兵服也。
《三礼冠弁图》曰：皮弁以鹿皮浅毛黄白色者为之，高尺二寸。春三月习大射，冠之行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服志》曰：皮弁与委貌同制，长七寸，高四寸，制似覆杯，前高广，後卑锐，所谓夏之毋追、（上音牟，下音堆。）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礼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季貌，执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

董巴《与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况羽切）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翘舞，乐人服之。

《诗》曰：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毛苌曰：骐，其文也。弁，皮弁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绣莹，会弁如星。（弁，皮弁，所以会发也。）

又曰：有（丘弹切）者弁，实维伊何？

又曰：侧弁峨峨，屡舞ㄧㄧ。

《礼》曰：三王共皮弁素服。

又曰：祭之日，王皮弁，以听祭报。

又曰：太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夫人，桑于公桑。

《左传》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予，予赐汝孟诸之麋。”

又曰：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颍，馆於洛。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

《周礼》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兵事，韦弁服；（郑玄曰：以韦为弁也。《春秋传》曰晋郤至衣韦之跗注是也。）视朝则皮弁服；（郑玄曰：视朝，视内外之事也。皮弁之服十五，外白布衣积素以为裳也。）凡甸，冠弁服；（郑玄曰：甸，猎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缁布衣，亦积素以为裳，诸侯以为视朝之服。）凡凶事服弁服；（弁服，丧冠也。其服斩衰、齐衰。）凡吊事弁服。（弁者，如爵弁而素，加环。）

又曰：弁师掌王之皮弁，会五彩，玉綦、象邸、玉笄。（綦，结也。皮弁之缝，中贯五彩，玉以为饰。邸，下柢也，以象骨为之。）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韦弁、皮弁、弁，各以其等为之。

《仪礼》曰：士冠服爵弁服。（郑玄曰：此与君祭之服同也。）

《梁》曰：弁冠虽旧，必加於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

《家语》曰：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庙，卒朔，然後服之以视朝。

《汉书》曰：韩延寿为颍川太守，令文学校官诸生弁，执俎豆。

又曰：王莽初献新乐於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帝以杨彪故汉太尉，使着鹿皮冠。彪辞让不听，竟著布单衣、皮弁以见。
《隋书》曰：新罗尝遣使朝贡，李子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而不识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使者曰：“自至己来，此言之外，未见无礼。”宪司以子雄失词，奏劾其事，竟坐免。
又曰：何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来，皮弁有缨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
《邺中记》曰：石季龙宫婢数十，尽着皂衤，头着神弁，如今之礼先冠也。
卷六百八十七　服章部四
帻颐
《释名》曰：帻，赜也。下齐眉颐然也。
扬雄《方言》曰：覆髻谓之帻巾，或谓之承露，或谓之覆髻，皆赵魏之间通语也。
应劭《汉官仪》曰：帻，古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也。
徐广《与服杂注》曰：天子郊庙，则黑介帻。
《汉书》曰：武帝从馆陶公主饮，董偃绿帻傅伏殿下，乃赞曰：“馆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谒。”
《後汉书》曰：刘盆子探得符，後弃之，复还依侠卿。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帻巾，所以覆髻也。《续汉书》曰：童子帻无屋，示未成人也。半头帻即空顶帻也。其上无屋，故以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盆子承汉统，故用赤也。《东宫故事》曰：太子有空顶帻一枚，即半头帻之制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初起，与诸季市弓弩、绛衣、赤帻。
又曰：诏赐段赤帻大冠一具。
又曰：马援外类傥荡简易而内重礼，事寡嫂，虽在闺内，必帻，然後见。
又曰：马援初见帝，令中黄门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庑下，但帻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奸臣，而简易若是？”
谢承《後汉书》曰：巴祇字敬祖，为扬州刺史，黑帻毁坏，不复改易，以水澡墨，傅而用之。（许慎《说文》曰：澡，洗也。）
《续汉书》曰：许劭字子将。劭知人，入帻肆，拔樊子昭。
袁晔《汉献帝春秋》曰：孙坚屯梁东，为董卓所攻。众少而不敌，与其骁骑溃围得出，常着赤帻。卓骑追坚，坚脱帻，令亲近将祖茂着之，坚从间道得去。
《吴书》曰：顾悌字子通，疾笃，妻出而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帻加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妻还，贞洁不黩如此。
《晋书》曰：庾ㄆ字子嵩，性俭家富。刘与说东海王越，令就换钱千万，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众坐中问ㄆ，ㄆ颓然已醉，帻堕机上，以头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两千万，随公所取矣。”与於是乃服，越甚悦。
又曰：易雄字兴长，长沙浏阳人也，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
《宋书》曰：檀道济数拒魏有功，及诛，愤怒气盛，目光如炬，俄尔间引饮一斛，乃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
《齐书》曰：卞彬字士蔚，济阴宛朐人也。祖词之，中领军。父延之，弱冠为上虞令，有刚气。会稽太守孟彭以令长裁之，积不能容，脱帻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为此帻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勋门而傲天下国士。”拂衣而去。
《梁书》曰：谢举，临川始兴，诸王常所游践。劭陵王纶於娄湖立园，广宴，酒後好聚众宾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壶，皆莫讣涸。举尝预宴，王欲取举帻，举正色曰：“裂冠毁冕，下官弗敢闻命。”拂衣而退。王屡召而不反，甚有惭色。
《北齐书》曰：平秦王归彦额骨三道，着帻不安。文宣见之，怒，使以马鞭击其额，血被面，曰：“尔反时尝以此骨吓汉。”后归彦竟反云。
《汉官仪》曰：谒者着缃帻大冠。
司马彪《续汉书》曰：梁冀改易与服之制，作平上车、卑帻狭冠也。
卫弘《汉旧仪》曰：凡斋绀帻，耕青帻。
周迁《与服杂事》曰：汉桓帝延熙中，梁冀诛後，京师作嗇苷短耳长，短上长下，以为服礻失。
董巴《汉与服志》曰：古者有冠无帻，秦加其武将首饰，为绛柏以表贵贱，後稍作颜题。汉兴，续其颜，却结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也。至孝文，乃高颜，续为之耳，崇其巾为屋，贵贱皆服之。
蔡邕《独断》曰：汉元帝额有壮，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群臣皆随焉，尚无巾。王莽头秃，因施巾，故里语曰：“王莽秃，帻施屋。”
傅畅《晋公卿礼秩》曰：中书监令着介帻。
《晋氏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太学博士曹弘之等议立秋应读令，不应着缃帻，改为素。
《英雄记》曰：公孙瓒字伯，上计吏，郡太守刘基以事公车徵，伯礻衣平帻，御车洛阳，身执徒养。
张敞《晋东宫旧事》曰：太子衣冠有空顶帻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挚虞《决疑》曰：凡救日蚀者，皆着赤帻，以助阳也。侍臣皆赤帻带剑。
干乏《搜神记》曰：昔魏武军中无故作白舀，此丧徵也。初横缝其前，名之曰颜。晋永嘉初，乃去其缝，名无颜帻。其後二年，四海分崩，下人悲叹，无颜以生也。
《广志》曰：交、苍梧俗以翡翠为帻。
董仲舒《止雨书》曰：执事者赤帻，由是言之，知不着冠之所服也。
斐启《语林》曰：晋明帝年少不伦，常微行，诏唤人以衣帻迎之，涉水过，衣帻悉湿。元帝己不重，明帝忽复有此，以为无不废理。既入，帻不正，元帝自为正之，明帝大喜。
刘桢《答魏文帝书》曰：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貂蝉之尾，缀侍臣之帻。
《魏武遗令》曰：吾有头病，自先着帽帻，持大服，如存时勿遗。
陆□《与兄书》曰：一日案行视曹公器物，有一介帻如吴帻。
帽
《释名》曰：帽，冒也。
《释志》曰：杨阜字义山，拜城门校尉，尝见明帝着帽，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於礼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又曰：管宁在家，恒着皂帽布裙，随时单复。
鱼豢《魏略》曰：夫余国以金银饰帽。
韦昭《吴书》曰：朱然破魏将李典等军，斩首五百级，得鼓车三乘。拜然左大司马，加锡御织成帽。
又曰：陆逊破曹休於石亭，还，上脱翠帽以遗逊。
《晋书》曰：王孚仲祖，美姿容。居贫，帽败，自入肆买之。妪悦其貌，争遗新帽。
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石季龙将猎，辄冠金缕之帽。
又陆《邺中记》云：季龙猎，着金缕织成合欢帽。
《宋书》曰：沈庆之随宗悫等伐沔北诸山蛮，大破之，威震诸山，群蛮皆稽颡。庆之患头风，好着狐皮帽，群蛮恶之，号曰：“苍头公”。
又曰：元凶劭始生三日，帝往视之，簪帽甚坚，无风而坠于劭侧，上不悦。
又曰：何尚之，大明二年以左光禄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开府，天子临轩，百僚陪位，沈庆之於殿庭戏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
萧子显《齐书》曰：东昏侯自造游宴之服，缀以花彩锦绣，群小又造四种帽。帽因势为名，一曰山鹊归林者。《诗》曰《鹊巢》，夫人之德，东昏宠嬖淫乱，故鹊反薮。二曰兔度坑天意，言天下将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缚黄离喽，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小鸟也，反缚之应也。四曰凤凰度三桥，凤凰者嘉瑞，三桥，梁王宅处也。
又曰：永明中，萧谌开博风帽後裙之制，又为破後帽。世祖崩後，建谋废立，诛灭诸王。
又曰：茹法亮，吴兴武康人也，为前军。延昌殿为世祖阴室，藏诸御。高宗即位，开阴室，出世祖白纱帽、防身刀，法亮嘘唏流涕。
又曰：徐龙驹常住含章殿，着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书敕。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尝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设金石乐，宫人毕至，登桐台。使嶷着乌纱帽，因极宴尽欢。
《梁书》曰：到溉尝梦武帝遍见诸子，至湘东而脱帽与之，於是密敬事焉。
又曰：初，贺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悦，过别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答曰：“吾尝梦主上遍见诸子，惟至湘东王所，手脱帽以与之，此人後必当璧，卿其行乎！”
又曰：沙门宝讠志忽重着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预章文献王相继薨。
又曰：邓至国，其俗呼帽曰灾何。
又曰：亻妥国男女皆露髻，富贵者以锦绣杂彩为帽，似中国胡公头。
又曰：庾弘远字士操，清实有士誉，仕齐，为江州长史。刺史陈显达举兵，败，斩於宋雀航。将刑，索帽着之，曰：“子路结缨，吾不可以不冠而死。”
又曰：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魏攻寿春，崇祖着白纱帽，肩与上城，决水破之。
《後魏书》曰：辛绍先有至孝性，丁父忧，三年口不甘味，头不栉沐遂落尽，故常垂裙皂帽。
又曰：高昂转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称司徒帽。
《北齐书》曰：齐制，宫内惟天子纱帽，臣下皆戎帽，特赐平秦王归彦纱帽以宠之。
《後周书》曰：独孤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
《隋书》曰：後周之时着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之遗象也。又文帝项有瘤疾，不欲人见，每常着焉。相魏之时，着而谒帝，故後周一代将为雅服，小朝公宴，咸许戴之。
《唐书》曰：代宗时禁民皂衫衍鼹帽，以异官健。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令月嘉辰，贵妃懋应大册，上遗金花紫纶帽，以陈踊跃。”
《孟嘉别传》曰：嘉为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游龙山，参僚悉集。时佐吏并戎服，有风吹嘉帽堕，初不觉。良久如厕，温命还之，授孙盛纸笔，啁之，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坐处。嘉还见之，请笔即答，四坐嗟叹。
《幽明录》曰：安开者，安成之俗师也，善於幻术。时王凝之为江州，向王当行阳为王刷头，簪荷叶以为帽与王着。当时亦不觉帽之有异，到座之後，荷叶乃见，举坐皆惊骇，王不知。
魏文帝《与刘晔书》曰：刘生帽裁制微不长，有似里父之服。
孟达《与诸葛亮书》曰：贡白纶帽一顔，以示微意。
刘谧之《下野赋》曰：头戴鹿心帽，足着狗皮靴，面傅黄灰滓，髻插芜菁花，男女四五人，皆如烧虾蟆。
束《近游赋》曰：帽引四角之缝，裙有参条之煞。
又曰：老公戴合欢之帽，少年着蕞角之巾。
巾
《释名》曰：巾，谨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当自谨修四教也。
《方言》曰：两覆结谓之帻巾，或谓之承露巾，或谓覆巾也。
《续汉书》曰：钜鹿张角自称天师，弟子数十万人。始起兵，皆着黄巾以相识别，故世谓黄巾贼。
《後汉书》曰：光武徵鲍永，永疑，不至。及更始亡，乃发，去上将军列侯印绶，悉罢兵，但幅巾与诸将诣河内。（幅巾，谓不着冠，但幅巾束首也。）
又曰：何进、袁隗欲特表陈实以不次之位，实谢曰：“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
又曰：曹操既猜嫌忌孔融，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云：“位为九列，不遵朝仪，秃巾微行，唐突宫掖。”
《魏志》曰：诸葛亮出斜谷，司马宣王拒之，坚壁不与战，亮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又曰：华歆为豫章太守，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蜀书》曰：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与，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邓粲《晋书》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巾。
又曰：谢万字万石，简文辟为从事中郎，着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帝与谈移日。
沈约《宋书》曰：陶潜在家，郡将侯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滤酒，还暴着之。
《梁书》曰：武帝赐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屡加礼聘，并不出。
又曰：贺德基少游学都下，积年不归。衣资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夹襦。尝於白马寺前逢一妇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门，脱白纶巾以赠之，仍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君方为重器，不久贫寒，故以此相遗耳。”问姓名，不答而去。
又曰：武帝与何点有旧，及践祚，手诏论旧，赐以鹿皮巾等。召之，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
又曰：王僧孺迁尚书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巾以自业。
《後周书》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纱为之，加簪而不施缨，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唐书》曰：张易之尝请公王大臣宴於司礼寺，因谓御史大夫杨再思曰：“公面似高丽，请作高丽舞。”再思忻然剪纸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陆《邺中记》曰：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着紫纶巾、熟锦褶。
《郭林宗别传》曰：林宗尝行陈梁间，遇雨，故其巾一角坫而折。二国学士着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见仪则如此。
《傅子》曰：汉末王公多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之徒虽为将帅，皆着缣巾。
张华《博物志》曰：魏文帝弹棋能用手巾角，时有一书生又能低头以所冠葛巾角撇棋。
羊祜《与从弟护军书》曰：年已朽老，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还归乡里。
接离
郭璞注《尔雅》曰：白鹭翅上有长翰毛，江东取为接离。
《世说》曰：山简为荆州，时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迳造高阳池，日暮倒戴归，酩酊无所知。时复乘骏马，倒着白接离，举手谢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
障日
《晋八王故事》曰：初，赵王伦将篡位，洛下童谣曰：“屠苏障日覆两耳，当有宪鼮作天子。”于时商农通着大裁障日，伦实眇目也。
孙楚《谢笺》曰：大恩赐障日，其器虽小而礼遇甚弘。昔卫绾锡六剑，珍而不用，楚虽不敏，且授而藏之。
卷六百八十八　服章部五
貂蝉
徐广《车服杂注》曰：蝉取清高饮露而不食，貂取紫蔚温润而光彩不彰灼。
又曰：武官皆惠文冠，本赵服也，一名武弁大冠。凡侍臣加貂蝉，愚谓北土寒凉，本以貂皮暖附施於冠，因遂变而成饰也。
应劭《汉官仪》曰：侍中金蝉左貂，金取坚刚不朽，蝉居高食洁，貂内劲悍而外温润。貂蝉不见传记者，因物论义。予览《战国策》，乃知者赵武灵王胡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赵，得其冠，以赐侍中。高祖灭秦，亦复如之。□末侍中皇权参乘，问貂何法，不知其说。复问地震，云不为灾。还宫，左迁议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左貂。世祖以来，专用宦者，石貂金。

《汉书》曰：燕王旦郎中侍从着貂羽，黄金附蝉。

又曰：刘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轂者二十三人，皆青紫貂蝉，充盈幄内。”

又曰：王莽篡位，更汉黑貂为黄貂，又改汉正朔、腊日。太后命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肉。

《晋书》曰：赵王伦篡位，同谋者咸超阶越次，不可胜纪，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故时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又曰：刘聪破洛，城将坏。帝还平阳，作赦书。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群王十二，束手军门，貂蝉羽葆，以充王府。

又曰：阮孚字遥集，为安东府参军，蓬饮酒，不以正务婴心。後拜散骑常侍，性既嗜酒，常以金貂换酒，为所司所弹，帝宥之。

萧子显《齐书》曰：侍中世为亲近职，魏晋选用，稍增华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昙首、殷景仁等并为侍中，情任亲察。景仁与帝接膝共语，貂拂帝，帝手拔貂置案上，语毕，复手插之。

又曰：王俭以朝仪草创，衣服制则未有定准，议曰：“汉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谒者金貂出入殿门。左思《魏都赋》云：‘蔼蔼列侍，金貂齐光。’此藩国侍臣有貂明文。”

又曰：张敬儿被收，敬儿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误我。”

又曰：武陵昭王晔，武帝即位，历中书祠部尚书，巫觋或言晔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未尝处方岳。於御座曲宴醉，伏地，貂抄肉半，帝笑之曰：“貂。”对曰：“陛下爱其顺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悦。

又曰：何戡为侍中，上欲转戡领选，问尚书令窦哄回，以戡资重，欲加散骑常侍。彦回曰：“宋时王球从侍中、中书令单作吏部尚书，资与戡相似，领选职方，昔小轻，不容顿加常侍。圣旨每以蝉冕不宜过多，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戡，则八座便有三蝉。若帖以骁游，亦不为少。”乃以戡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

又曰：较型累迁秘书监、侍中、卫尉卿。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尝彩薪以养母。曾於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贱耶？可留待得侍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又曰：周盘龙为东平太守，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武帝戏之：“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生耳。”

《梁书》曰：朱异除中书郎，时秋日始拜，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时咸谓蝉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兆。後果如其言。
又曰：王规为晋安王长史，王立为太子，仍为散骑常侍、太子中庶子，侍东宫，太子赐以所服貂蝉，并降令书，悦是举也。
又曰：陆口善奕棋，常夜坐侍武帝，冠触烛火，帝笑谓曰：“烛烧卿貂。”帝将用为侍中，故以此戏之。
《後魏书》曰：神龟元年，诏加女侍中貂蝉，同外侍中之饰。任城王澄上表谏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见缀金蝉於象珥，极貂於须。江南伪晋穆何后有女尚书而加貂，此乃衰乱之世、妖妄之服。请依常仪追还前诏。”帝从之。
《邺中记》曰：石虎征讨，所得妇女美色万馀，选为女侍中，着貂，直皇后。
刘桢《答魏文帝笺》曰：貂之尾，挂侍臣之帻。
潘岳《兴赋》曰：登春台之熙熙，珥金貂之。
成公绥《七唱》曰：金煌煌，貂珥峨峨也。
孙楚《会王侍中座上诗》曰：显允君子，时惟英劭，玄貂左移，华蝉增曜。
簪导
《释名》曰：簪，连也。所以簪冠於也。导，所以导掠鬓，使入巾帻之里也。或曰掠鬓，以事名之也。
服虔《通俗文》曰：帻导曰簪。
《史记》曰：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春申君客三千馀人，上客皆玳簪，蹑珠履，赵使大惭也。
又曰：李斯上书曰：“宛珠之簪，傅玑之珥。”
《汉书》曰：上从馆陶公主饮，上曰：“愿谒主人。”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顿首谢，自引董君。董君随主前伏殿下。
又刘向《列女传》曰：周宣姜后，齐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也。
又《佞幸传》曰：茎`没入邓通家财，一簪不得着身。
《燕书》曰：高祖慕容，晋安北将军张华雅有人鉴，镇蓟，抚御诸部。高祖童儿往见，华甚异之，谓高祖曰：“君後为济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脱所着帻簪以遗高祖，结殷勤而别。
《梁书》曰：羊侃家妓孙荆玉，能反腰至地，衔得席上玉簪。
《後魏书》曰：胡太后幸阙口温水，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
董巴《汉与服志》曰：太皇太后入朝，服绀上皂下，簪以毒瑁，为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凰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左右各一，横簪之以安帼，结诸簪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绀缯帼，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长尺为簪。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通犀簪，群臣曰：“贡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与！”孙权曰：“彼在谅ウ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复与言礼？”皆备以付使。
《韩诗外传》云：孔子游少原之野，有妇人夹泽而哭。夫子怪之，使弟子问焉。妇人对曰：“向日刈蓍薪而忘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蓍而忘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忘簪。吾所悲者，不忘故也。
《淮南子》曰：楚将子发好伎道之士，有善为偷者，往见子发，子发礼之。无几何，齐伐楚，子发将师当之，兵三却，齐师逾强。於是善偷则夜出取帻，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归之。齐师大骇，谋曰：”今夕不去楚军，恐取吾首。”还师而去之。故伎无细，能无簿，在人君用之也。
《盐铁论》曰：禹理水，过门不入，当此之时，堕簪不顾。
郭子横《洞冥记》曰：帝好微行，於长安城西，夜见一玉螭游於路。董谒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贯玉螭腹为戏弄。今螭腹有金穿痕，安知非此耶？”
《神仙传》曰：左慈能分杯饮酒，曹公闻，试之。慈拔簪以画，杯即断，其间相去数寸。
《幽明录》曰：孙权时，南方遣史献簪，吏过宫亭湖庐山君庙请福，下教求簪，吏叩头曰：“簪献天子，必乞哀念。”神云：“临入石头，当相还。”吏遂去。达石头，有三尺鲤鱼跳入舡，吏破腹得之。
吴均《续齐谐记》曰：东海蒋潜尝至不其县，於林野中见一死人，鸟来食之。辄见一小儿，长三尺许，来驱鸟，乃起去。潜乃往看之，见有犀导，乃拔取。众鸟争集，无复驱者。
《梦书》曰：簪者为身，簪者己之尊也，梦著好簪身欢喜。
班固《与窦宪笺》曰：将军哀怜，赐以玉躬所喜骇玳瑁簪、绛单衣，以鲁缟之质，被服鸾凤之彩饰。
《诸葛恢集口诏答恢》曰：今送一犀导，小物耳，然是情发於中，而寄乎物。
班固《与弟超书》曰：令遗仲叔玳瑁黑犀簪。
《西京杂记》曰：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宫中争效之，玉价倍贵。
汉铙歌《有所思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为问遗？双珠玳瑁簪。
白笔
《魏略》曰：明帝时尝大会殿中，御史簪白笔，侧阶而坐，上问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对曰：“此谓御史。旧簪笔以奏不法，今但备官耳。”
徐广《车服杂注》曰：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则书之，常簪笔。今之白笔，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遗象。
合（苦洽切）
服虔《通俗文》曰：帛帻曰合。
王隐《晋书》曰：陈舒议至尊临温公夫人丧，议曰：“今白合深衣，当古吊服。至尊临吊，谓深衣而已。”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凉录》曰：敦煌父老令孤炽梦白头公衣合，谓炽曰：“南风动，吹长木。胡桐椎，不中穀。”言讫，忽然不见。李歆小字桐椎，至期而亡。
《南史》曰：何胤梦见神女二十许人，并衣合，行列在前，俱拜床下，觉又见之。便命营凶具，既而疾困，不复瘳。
《後魏书》曰：宋游道与顿丘李奖一面便善，奖曰：“我年位已高，会用弟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奖为河南尹，辟游道为中正，使者相属，以衣合待之，握手欢谑。
《潘京别传》曰：陈耽初为州主簿，司空何次道合偏岸，嘲耽顿合有所蔽也。应声报曰：“耽顿以蔽有，明府岸以示无。”
《宜都山川记》曰：盐水上有石室，民骆都到室边彩蜜，见一仙人裙衫白合坐，见都，凝瞻不转。
《傅子》曰：汉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合，合乎简易随时之义，以色别贵贱。于今施行，可谓军容，非国容也。
《世说》曰：陆□好笑，着合映水，见影，笑不能止。
高惠文妇《与惠文书》曰：今奉总合拾枚。
舀
《傅子》曰：舀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触树成歧，时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为庆吊之服，白纱为之，或单或衤夹，初婚冠送饯亦服之。
《後魏书》曰：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齐遣其散骑常侍斐昭明、谢峻等吊，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许。昭明等执志不移，孝文敕尚书李冲选一与识者更与论执，冲奏遣成淹。昭明言：“不听朝服行礼，议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吊，童孺共闻。昔季孙将行，请遭丧之礼。钦簇之下，犹共称之。卿方谓议出何典，何其异哉？”昭明言：“惟赍褶，不可以吊，幸借衣舀，以申国命。”敕送衣舀给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尽哀。
《後魏书□斐植传》曰：植母，夏侯道迁也，性甚刚峻，於诸子皆如严君。长城後，非衣舀不见，小有罪过，必束葱撄门，经五、三日乃引见之，督以严训。惟少子衍得以常服见之。
参头（取遥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参，钞也，钞使上。或谓之陌头，言其以横陌而前也。齐人谓之奄发，使上也。
《礼记口玉藻》曰：士练带，率下辟。（士以下皆衤毕不合而纟辛积，如今作澡头为之。）
《东观汉记》曰：建武中徵周党，党着短布单衣、谷皮参头待见。尚书欲令更服，党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复更？”遂以见，自陈愿守之所志，上听之。
《後汉书》曰：向栩，河内朝歌人，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着绛参头。
《吴越春秋》曰：勾践与妻入臣吴王，衣独鼻参头，夫人衣无缘衣，裳左开之襦以养马。
《古诗》曰：罗敷好养蚕，彩桑城南隅。少年见罗敷，脱巾着绡头。
繁钦《定情诗》曰：何以结相于，金薄画参头。
卷六百八十九　服章部六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鄣蔽也。
《释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尔雅》曰：衣衤---（音旒）谓之衤。（音霓，衣衤妻也。齐人谓之衤。或曰：衣之饰也。黼领谓之衤暴。绣刺黼文以衤领也。衤暴音博。）缘谓之纯。（衣绿饰也。）衤穴谓之[B168]。（衣开孔也。衤穴音穴。[B168]音[B168]。）衣皆谓之襟。（交领。）衤及（居业切）谓之裾（衣后据也。）衿谓之衤存。（辞见切，衣小带也。）衿谓之衤爰。（玉之带上属。）执衽谓之结。（持衣上笈。）衤及衽谓之衤颉々。（音颉，极衣上笈于带。）衣蔽前谓之。（今蔽膝也。）妇人之谓之缡也。（即今之香缨也。邪交络带系於体，因名为。，系也。）裳削幅谓之纟仆。（蒲木切。削煞其幅深衣衣裳。）
《世本》曰：胡曹作衣。（宗里注曰：黄帝臣也。）
《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乾坤之象。）
又曰：讼卦上九，或锡之ひ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授服，亦不足敬也。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又《说命》曰：惟衣裳在笥。
《礼》曰：夫为人子者，父母存衣冠不纯素，孤子当室，衣冠不纯彩。（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缘。）
又曰：季康之母死，陈亵衣。（亵衣，非上服。）敬姜曰：“妇人不饰不敢见舅姑。将有四方之宾来，亵衣何为陈於斯？”命撤之。
又曰：孔子曰：“昔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後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
又曰：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谓大夫士也，尺二寸。）缝齐倍要，衽当旁袂，可以回肘。长中继掩尺，袷二寸、尺二寸，缘广寸半。以帛里布，非礼也。士不衣织，无君者不貳彩，衣正色、裳间色，非列彩不入公门，振不入公门，振裘不入公门，袭裘不入公门。纩为茧，为袍，褝为网，帛为褶。
又《缁衣》曰：子曰：“长民者衣服不貳，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一。”
《左传》曰：衮冕黼 ；，（黼，韦ĸ以蔽膝也。 ；，玉笏也。）带裳幅舄，（带，革带也。衣下曰裳。幅，今之行膝者。舄，屨履。）衡ヨ纟延，（衡，持冠者。ヨ，冠之垂者。，缨从下而上者。纟延，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な，（藻率，以韦为之，所以籍玉。な，刀上饰，，下饰。）ひ厉游缨，（ひ，绅带也，一名大带。厉，士带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缨，在马应前。）昭其文也。
子曰：狄人伐卫，卫懿公与石祁子，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於二子。”（取其文章顺序。）
又曰：栾武子曰：“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若敖、冒，楚之先君。茕路，柴本；蓝缕，弊衣也。）
又曰：吴季札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
《诗》曰：硕人其颀，衣锦衣。（，单也。尚以褝衣，谓其文之大着。）
又曰：缟衣綦巾，聊乐我员。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彩彩衣服，蜉蝣掘阅，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音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
又曰：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
又曰：《缁衣》，美郑武公也。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缁衣之席兮，敝予冠又改作兮。
又曰：衣锦衣，裳锦裳。
又，岂曰尾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尾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曰：岂曰尾？与子同袍。岂曰尾？与子同泽。岂曰尾？与子同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绣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发，二之日栗烈。尾无褐，何以卒岁？
《史记》曰：文帝衣弋绨，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
《汉书》曰：齐国有三服之官，春献冠帻，纵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
又曰：韩信既平齐，项羽使武涉说信背汉归楚。信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汉王我上将军印，授我兵数万，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又曰：武帝末，郡国贼盗群起。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衣，持斧捕之。
又曰：朱博为琅琊太守，敕官属多作褒衣大衤召，不中节度，自令掾吏，令去地三寸。
又曰：帝赐南粤王他上笥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以锦装衣曰褚。上中下者，绵之多少厚薄差。）
又曰：江充初召见犬台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单衣，曲裾後垂交输，（如淳曰：交输，割正幅，使一头狭，状若燕尾，垂之两旁，见于后也。）冠禅纟丽步摇冠，飞翮之缨，（服虔曰：冠禅纟丽，故行则摇，以鸟羽作缨也。）容貌术壮。帝望而异之，谓左右曰：“燕赵固多奇士。”
又曰：隽不疑环、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下，谒暴胜之。
又曰：王吉字子阳，好车马衣服，自奉养，极为鲜明，而迁徙所载，不过囊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世传子阳能作黄金。
《後汉书》曰：更始时授官爵，皆群小贾竖，膳夫庖人多着绣而衣锦、𠕋、诸于，骂詈道中。时智者见之，以为服之不中身之灾也。（《汉书音义》曰：诸于，大掖衣也。如妇人之衣。扬雄《方言》曰：𠕋，其短者。自关之西谓之衤充衤屈。郭璞注曰：俗名衤屈衤夜。据此即是诸于上加绣衤屈，如今之半臂也。衤充音充。衤屈音屈。）
又曰：光武见来歙，大欢，即解衣以衣之。
又曰：祭遵为人廉约，家无私财。常衣韦，寝布被，夫人裳不加缘。
又曰：祭肜在辽东几三十年，衣无兼副。显宗美其清约，赐之衣被什物，无不悉备。
又曰：耿恭自疏勒回，衣屨穿决，形容枯槁。
又曰：东平宪王苍侍肃宗，享卫士於南宫，因从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乃命留五时衣各一袭。（五时衣，谓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也。衣单复具白袭。）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箧，馀悉分布诸王、公主及子孙在京师者各有差，特赐苍及琅邪王京书，曰：“间享卫士於南宫，因阅视旧时衣物。惟王有孝友之德，今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孙得见先后衣服之制。”

又曰：明德马后身长七尺二寸，方口美，能诵《易》，好读《春秋》，常衣大练，裾不加缘。（大练，大帛也。杜预注《左传》曰：大帛，厚缯也。）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深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

谢承《後汉书》曰：袁忠乘舡戴笠诣王朗，见郎左右僮皆着青绛彩衣，非其奢丽，即辞疾发而退也。

又曰：郭贺拜荆州刺史，有殊政。显鬃刹狩，到南阳，特见嗟叹，赐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ㄔ帏，令百姓见其容服，以彰有德。

《魏志》曰：文帝诏曰：“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

又曰：明帝徵管宁为光禄勋，辞不就。诏问青州刺史程喜：“宁守节高乎？审疾顿耶？”喜氏言：“宁恒着皂帽、布襦、布裙，时单复出入闺庭。能自拄杖，不须扶持。四时祭祀，辄自力强，改加衣服，着絮巾。故在辽东所，有白布单衣，亲荐馈馔，跪拜成礼。”

《魏略》曰：文昭甄后以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寝寐家中，仿佛见有人持平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魏氏春秋》曰：王允为吏部郎中，选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将加罪。允妻阮出谓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允颔之而入。帝怒诘之，允对曰：“某郡太守虽限满，文书先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取事视之，乃释遣出，望其衣败，曰：“清吏也。”

《吴书》曰：孙权每赐周瑜衣，寒暑皆百领，诸将皆不及。

《晋书》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厕常有十馀婢列侍，置香粉。有客如厕，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故，而王敦脱故着新，意气无怍。婢相谓曰：“此必能作贼。”

又曰：高士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洛阳陷，奔吴，居大辟山，恒着鹿裘葛巾。馀杭令顾与葛洪造之。使致韦衣，不纳，使置室中，乃烂於内，竟不服用。

王隐《晋书》曰：董威辇，不知何许人。忽见洛阳，止宿白社。於市得残缯，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

《宋书》曰：沈庆之领队防东掖门。刘湛被收之夕，上开门召庆之，庆之戎服履缚入。上见而惊曰：“卿何意乃尔急装？”庆之曰：“夜半唤队主，不容换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明帝体肥憎风，夏月常着小皮衣。
又曰：明帝疾，召窦哄回入。帝坐帐中流涕曰：“吾近危笃，故召卿，欲使着黄罗（来可切。）耳。”指床头大函曰：“文书皆函，得不复开。”彦回亦悲不自胜。黄罗，乳母服也。
又曰：范晔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
又曰：江湛字微深，为吏部尚书。家甚贫，不营财利，饷馈盈门，一无所授，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遇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後起。
又曰：谢超宗为义兴太守，明二年，公事免，诣东府门，自通。其日风寒，高帝谓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
《齐书》曰：宋元嘉制：诸主入斋卜，得自服裾帽见人主。惟出太极，西厢乃备朝衣，车驾幸其弟，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动皆陈启，事无专制。
又曰：高帝即位後，手诏赐张融衣，曰：“见卿衣服粗故，诚乃素怀有本。交尔蓝缕，亦亏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谓虽故乃胜新也。是吾所着，已令裁减，称卿之体。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
又曰：王思远立身简洁。诸客诣己者，觇知衣服垢秽，不前。形仪新楚乃与促膝。虽然，及去之後，犹令二人交帚拂其坐处。
又曰：王琨性俭约。景和中，讨义阳王昶。六军诫严，应须紫服，左右欲营办。琨曰：“元嘉初征谢晦，有紫衣在匣，不须更制。”检取，果得焉。
《梁书》曰：到溉性率俭，不好声色，庭室单床，旁无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补。
又曰：波斯国婚姻法：一聘财讫，女婿将数十人迎妇。婿着金纟 廷锦，戴天冠，妇亦如之。
又曰：新罗呼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曰柯半，靴曰洗。百济呼帽曰冠，襦曰复衫，曰。
又曰：侦秤，（音盛）稷之子也。稷初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馀犹班衣授稷杖，动至数百，收泪欢然。
又曰：胡纟 胃（胡贵切）随陈伯之入魏，时元会，纟 胃戏为诗曰：帽上着笼冠，上着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
《南史》曰：何敬容为吏部尚书、侍中、领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长八尺，白皙，美须眉，性矜庄，衣冠鲜丽。武帝衣必浣衣而左右衣必须洁。尝有侍臣衣带卷折，帝怒曰：“卿衣带如绳，欲何所缚？”敬容希旨，故益鲜明。常以胶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刷须，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背为之焦。
又曰：任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西华冬月著葛帔、练裙。（事具《交友部》。）
又曰：任为义兴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从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绢七匹，米五石。至都尾，镇军将军沈约遗裾衫迎之。
《後魏书》曰：乐浪王万寿孙忠，明帝时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诸王陪宴。忠愚而无智，性好衣服，着红罗襦，绣作领，碧纳，锦为缘。帝谓曰：“朝廷衣冠应有常式，何为着百戏衣？”忠曰：“臣少来所爱，情存绮罗。歌衣舞服，是臣所愿。”帝曰：“人之无良，乃至此乎！”
又曰：胡叟於高允馆，见中书侍郎李璨被服华靡，叟贫老衣褐，璨颇忽之。叟谓曰：“老子今若相脱体上癞帽，君欲作何许也？”讥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
又曰：文宣囚元韶，幽於京畿地牢。绝食，衣袖而死。
《北齐书》曰：尔朱敞字乾罗。彦伯之诛，敞小，随母养於宫中，年十二。敞自窦走，至大街见童儿群戏。敞解所着绮罗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骑至，不识敞，便执绮衣儿，比究问，知非。会日已暮，由是免。
《陈书》曰：徐陵为吏部尚书，精简人物，绅之士皆向慕焉。陈暄以玉帽簪插髻，红丝布裹头，袍拂踝，靴至膝，不陈爵里，直上陵坐。陵不知识，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举止自若，竟无怍容。作书谤陵，陵甚病之。
《隋书》曰：齐後主於苑内作贫儿村，亲衣蓝缕之服而行乞其间，以为笑乐。多令人服乌衣以相执缚。後主果为周所，败被虏困至以卖烛为业。
《唐书》曰：太宗诏冠冕制度，已备令文，寻常服饰，未为差等。於是三品已上服紫，四品已上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
又曰：杨妃宠爱特甚。宫中主贵妃刺绣者七百人，杨益及诸戚里每岁进衣服，布之於庭，光夺人目。
又曰：肃宗性节俭。尝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贞元六年，德宗初赐节度观察使新制时服。尚方织作呈阅所宜，上曰：“顷来赐衣，文彩不恒，非制也。朕今思之，节度使以雕衔绶带，取武毅以靖封内；观察使以雁衔威仪委，（威仪委，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牧人有威仪也。”
又曰：文宗朝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妇人，长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颁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闻闾阎之间，袖阔四尺，今令阔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曳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逾制，附马窦浣得罪，德裕因而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六韬》曰：武王伐纣，蒙乏衣投火而死。
《国语》曰：晋献公使太子申生伐东山，衣之偏之衣。
又《鲁语》曰：季文子相宣成，尾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曰：（仲孙也，孟献子之子，子服也。）“子为上卿，妾不衣帛，马不食粟，人其以子为爱且不华国乎？”（爱郤也。）文子以告孟献子，献子囚之七日。（囚子服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
《春秋後语》曰：田文谓其父靖郭君曰：“君下宫蹈绮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又曰：赵襄子既灭智伯，智伯之臣豫让变姓名，入宫涂膊刺襄子，襄子觉而赦之。後让伏於桥下，襄子至桥，马惊，使视之，复得让。襄子叹曰：“豫让之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名亦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释子矣。”让曰：“臣固伏诛，愿得君之衣而击之。”於是襄子义之，脱付身之衣以与之。让拔剑三跃，呼而击之，曰：“吾可以下报智伯矣。”遂伏剑而死。
《汉杂事》曰：高祖时，大谒者臣章授诏长乐宫，令群臣议天子所衣服以安天下。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制曰：“可。”举者以各举一时之事白之，五服衣始於此。
董巴《汉与服志》曰：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凡十二章。
《庄子》曰：庄子衣大布之衣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耶？”庄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敝履穿贫也，非惫也。”
《商君书》曰：上世之人，衣不暖肤，食不满腹。
《孙卿子》曰：子夏家贫，衣若悬鹑。人曰：“子何不仕？”曰：“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骄我者，吾不复见。”
《尹文子》曰：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时，国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
《韩子》曰：胏婴相齐，妻不衣帛，马不食粟。
又曰：齐桓公好服紫，国人尽服之，公患之。管仲曰：“君谓左右甚恶紫臭。”於是三日，境内莫有紫衣者。
又曰：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缁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恐，将击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能不怪哉？”（事具《狗门》。）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圣人作之。冬则绢帛，轻且温，夏则，清且凉。所以适身体、和肌肤也。
又曰：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羊之裘，韦以为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後与门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急。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我与子衣，子活。我国士也，为天子惜死；子不肖也，不足爱。子与我衣？”弟子曰：“夫不肖之人安能与国士衣哉？”戎夷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淮南子》曰：林类荣启期，衣若悬蓑。

《说苑》曰：齐林既者衣苇朝景公，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羊鸣。今君衣狐裘，音能不狐乎？”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使不往来。舍人赵仓唐奉使，文侯问：”子之君长大孰与寡人？”仓唐曰：“君赐之外府之衣则能胜之。”文侯遣仓唐赐太子衣一袭，令仓唐鸡鸣时至。太子迎，拜赐。发箧，衣尽颠倒。太子趣具驾，曰：“赐之衣非以为寒也，欲召击。知无谁与谋，故遣子以衣。”《诗》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事具《奉使门》。）

《盐铁论》曰：古者庶人老篌而後衣丝，其馀则麻而已。

《拾遗录》曰：宋景公之时悬四时衣，春夏以珠玉为饰，秋冬以翡翠为温。

又曰：礼敬国，其俗，人年三百岁而织芳茅以为衣，盖《尚书》云“岛夷卉服”之类也。

又曰：任未年十四，好学，观书有合意处，则题其衣裳及掌里，以记其事。门徒悦其亲骚，更以静衣易之。

又曰：太始元年，魏帝为陈留王之岁，有频斯国人来朝，以五色玉为衣，如今之铠。

又曰：天汉三年，渠搜国之西有折沦国，其俗淳和，人寿三百岁。有大木，一树千寻，若经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绳山来会其国，缀草毛为绳，网其衣如今之罗纨也。至元狩六年，献网衣一袭，帝焚於军斡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故烧之--烟如金石之气。

又曰：员峤山南有池移国，人长三尺，寿万岁。茅为衣，衣服皆长裾大袖，因风以烟霞，若鸟用羽毛也。

《锺会母传》曰：夫人幼少，衣不过青绀。

《世说》曰：齐王□为大司马辅政，嵇绍为侍中，诣□咨事。□召葛、董艾等共论时宜。等白□曰：“稽侍中善於丝竹，公可能操之。”遂进乐器，绍推却不授。□曰：“今共为欢，何为却耶？”绍曰：“公协辅皇室，令作事可法。绍虽职卑，忝备常伯。岂可以先王之服，为伶人之业ｈ囫逼高命，不敢有辞，当释冠冕，袭私服，此绍之心。”等不自得而退。

又曰：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讫，妇故送新衣。车骑大怒，催使将去，妇便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还，传语云：“衣不经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着之。
又阮宣子论鬼神有无。或以人死有鬼，阮子独以为无，曰：“今见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乎？”
《孝子传》曰：老莱子年七十，父母犹在，莱子常服班衣，为婴儿戏。
《曹肇传》曰：明帝宠爱肇。与帝戏，赌衣服，有所获，辄入御帐服之，遥出。亲狎如此。
《襄阳耆旧记》曰：王昌字公伯，为东平相散骑常侍，早卒，妇是任城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公仪，为渡辽将军长史，妇是尚书令桓阶女。昌母聪明，有典教。二妇入门，皆令变服，下车，不得逾侈。后阶子嘉尚魏主，欲金缕衣见式妇，嘉止之，曰：“其端芟固，不听善耳，不须持往犯人家法。”
《列仙传》曰：道士徐延年，平阳人也，见人持新黄虏，云延年五百。夜半，夜明如昼，从五亿万人登仙也。
古艳歌曰：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离骚》屈原曰：新沐丈必弹冠，新浴丈必振衣。
卷六百九十　服章部七
衮衣
《说文》曰：衮，天子享先王，卷（音衮）龙绣於下幡，一龙蟠阿上向。
《释名》曰：衮，卷也，画卷龙於衣也。
《书》曰：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孔安国曰：欲观衣法象衣服制。）日月星辰，山龙华虫，（日月星为三辰。华象草华。虫，雉也。画三展山龙华虫於衣服，施旌旗。）作会宗彝，（会，会五彩也。以五彩成此幌猩。宗庙尊彝，亦以山龙华虫为饰。）藻火粉米，黼黻绣，（藻，水草有文者。火为火字，粉若粟，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为两己相背，葛之精者曰，五色备曰绣也。）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以五色明施五彩，作尊卑服，汝制之也。）
《尚书大传》曰：山龙青，华虫黄，作缋黑，宗彝白，藻火赤，天子五服。
《诗》曰：九之鱼，鳟鲂。我觏之子，衮衣绣裳。
又曰：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又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
《左传》曰：诸侯伐楚，许男斯卒於师。凡诸侯薨於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以衮敛。（衮衣，公服也。谓加二等。）
《礼》曰：有以大为贵者，天子龙卷，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裳。
《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则天数也。
又《明堂位》曰：衮冕立於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
又《夏官下》曰：节服氏掌祭礼朝觐衮冕，六人，维王之大常。（郑玄曰：服冕者，从王服也。维，维之以缕。王旌十二旒，两，两也，缕缀连其旁，三人持之礼，天子旌曳也。）
《仪礼□觐礼》曰：天子衮冕负斧。
《汉书》曰：韦孟诗云：“肃肃我祖，家自豕韦。衮衣朱黻，四牡龙。”
《後秦记》曰：姚襄梦弟苌上御座，着衮服，谓官属曰：“此儿或能大起吾族。”
《齐书》曰：陆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诏皇太子朝贺服衮冕九章。澄与议曹郎丘仲起议：“服冕以朝，实着经文。秦除六冕，汉明还备，魏晋已来，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礼绝群臣，宜遵圣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唐书》曰：代宗时，渤海质子盗衮龙服，捕得之。词云：“慕中国衣服。”上赦之。
董巴《汉与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黄帝尧舜垂衣裳，盖取诸乾坤有文，故上衣玄而下裳黄。秦以战国即天子位，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初玄。汉承掌故，至显示初服冕旒衣章以祀天地。养三老五更於三雍，三公九卿郊祀天地明堂，皆冠冕垂旒，衣裳玄上下，乘由备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诸侯用山龙九章，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皆五彩衣裳。乘与，刺史、公候、九卿已下皆织成，陈留襄邑献之。
《续汉□与服志》曰：圣人处天子位，服日月龙，所以福其德，章其功也。贤人佐圣，封国爱民，黼黻、文绣、降龙，所以显其仁，光其能也。
《环济要略》曰：天子龙冕，诸侯黼，大夫黻。白与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五色备谓之绣。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龙华虫，卿大夫去山龙华虫，服藻火，服粉米。
挚虞《决疑要注》曰：秦除衮冕之制，惟为玄衣绛裳，一具而已。汉兴亦如之。中兴後，明帝永平中使诸儒案古文，依图书，始复造衮冕之服，至於今用之。
《梁传序》曰：一字之褒赏，逾华衮；片言之贬诛，深斧钺。
《六韬》曰：昔帝尧王天下，黼衣幺 圭履不敝尽不更为也。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减其彩章。
《陈留风俗传》曰：襄邑县南有涣水，有睢水。传曰：“睢涣之水出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

《释名》曰：雉，山雉也。，憋（并列切。）也，性急，憋不可生，必自煞。故画其形於衣，以象人执耿介之节也。

《周礼□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公，享射冕。（郑玄曰：先公，谓后稷之後也。飨射，飨食及与诸侯射也。，画以雉也。）

《三礼图》曰：冕服者，王祭先公及享射之服也。以朝天子助祭，玄衣裳，以华虫火宗彝三章画以为绩裳，藻粉米黼黻四章黹（步里切。）以为绣，凡七章。

毳衣

《释名》曰：毳，芮也。画藻文於衣，象水草之毳芮，温暖而洁也。

《诗》曰：大车槛槛，毳衣如。（毳衣，大夫之服。，骓也，芦之初生者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大车享々，（他昆切。）毳衣如。（，颜也。音门。）

《周礼□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祀四望山川则毳冕。（郑玄曰：毳衣三章，袁之章也。）

《三礼图》曰：毳冕，王祀四望山川服也。子男服以朝天子。

衣

《周礼□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社稷五祀则冕。（郑玄曰：或作绣，字之误也。绣刺粉米无画也。）

玄衣

《诗》曰：《缁衣》，美武公之德。父子并为周司徒，善於其职，国人宜之。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缁衣，黑色，上卿听朝之正服也。）

《周礼□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祭群小祀玄冕。（郑玄曰：群小祀林泽，坟衍四方，百物之属也。玄者，衣无文，袁刺黻而已。凡冕服，玄天绣衣也。）

《礼□玉藻》曰：天子玄端而朝日於东门之外。（郑玄曰：端当为冕字之误，朝日，春分时也。）

《魏台访议》曰：礼，天子大夫玄冕而执雁。今秩中二千石、六百石者可使玄冕而执雁。

衤韦衣

《释名》曰：王后之上服曰衤韦衣，画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西，雉青质，五色备，曰也。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衤韦衣。（王后之服，刻缯为之形，而彩画之，缀於衣。从王祭先王，则衤韦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明堂位》曰：夫人副衤韦，立于房中。（郑玄曰：副，首饰也。今之步摇是也。《周礼》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衤韦，王后之上服也，惟鲁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诸侯夫人自𠚪翟而下也。）

又曰：《祭义》曰：“岁既单，世妇献茧于夫人，夫人副而授之。”

董巴《汉与服志》曰：太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皂下，后诖薯，服白上皂下，皆深衣制。（徐广云：深衣，即单衣。）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庙佐祭者服皂绢上下，皆深衣制。

《穆天子传》曰：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冕衤韦，（冕，冠；衤韦，衣，王后之上服。今帝服之，未也。）授河宗璧。

𠚪狄

《释名》曰：摇翟，画鸡雉之文於衣也。江淮而南，雉素质，五彩皆备成章。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𠚪狄。（郑玄曰：𠚪狄，阙翟画羽饰也。玄谓𠚪狄，青也。）

《三礼六服图》曰：𠚪翟，王后从王祭先公之服也。侯伯之夫人服以从君祭宗庙。

阙翟

《释名》曰：阙翟，翦阙缯为翟雉形以缀衣也。

《诗曰》：委委蛇蛇，象服是宜。（义曰：象服者，谓𠚪狄、阙狄也。）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阙狄。（郑司农曰：𠚪狄，阙狄画羽饰也。郑玄曰：阙狄，刻而不画者也。此三者皆祭服。玄谓今世有衣者，盖三狄之遗象也，以椎次其色，阙狄，赤也。）

《三礼六服图》曰：阙翟，王后从祭群小祀服也。亦子男夫人以从君祭宗庙。

鞠衣

《释名》曰：鞠衣，如菊花色也。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六服，鞠衣。（郑司农曰：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座，像桑叶始生。）

《三礼六服图》曰：鞠衣，王后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以从助君祭。

董巴《汉与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蚕服青上缥下，深衣制。贵人助蚕，服纯缥上下，深衣制。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助蚕，服缥绢上下，深衣制。自二千石夫人己上至皇后，皆以蚕衣为朝服。

徐广《与服杂注》曰：晋先蚕仪注，皇后衣纯青之衣，特进卿世妇、二千石命妇，助蚕则青绢上下。

展衣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展衣。（展衣，白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礼六服图》曰：展衣，王后以礼见王及宾客之服也。卿大夫之撇从助君祭。

《释名》曰：衺，（展字或作此。）坦也，坦然正白，无文彩也。

衺彖衣（通贯反）

《释名》曰：衺彖衣，衺彖然黑色也。

《诗□邶□柏舟衺彖衣》曰：衺彖兮衣兮，衺彖衣黄里。（衺彖，间色；黄，正色。义云：衺彖兮衣兮，衺彖衣自有礼制也。诸侯大夫祭服之下，鞠衣为上，展衣次之。众妾亦有贵贱之等服，鞠衣黄，展衣白，衺彖衣黑。皆以素线为里，非其制，故以勇躬上僭焉。）衺彖兮衣兮，衺彖衣黄裳。（义云：妇人之服不殊，衣裳同色。今衣黑裳黄，喻乱嫡戟之礼也。）

《周礼□天官下□内司服》曰：内司服掌王后六服，衺彖衣素纱。（衺彖衣，御於王者之服也，亦似燕居。君子之衺彖衣黑，则是以黑也。）

衺衣

《三礼图》曰：傅母，婚礼从者衺衣，古者傅母选无夫与子而老贱、晓习妇道者，使之应对也。

朱衣

应劭《汉官仪》曰：虎贲中郎衣纱单衣。（《续汉志》同。晋令绛纱谷。）

《东观汉记》曰：光武起义，衣绛单衣、赤帻。初，伯升之起，诸家子弟皆曰：“伯升煞我。”及见上绛衣大冠，乃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

《晋义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诏曰：“诸侍官戎行之时不备朱服。”悉令褶从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书侍御史朱兴启弹朝请向腾之，坐同僚会故员外散骑侍郎杨珍之丧，侍兵唱，变服然後唱，众官下陪位，而腾之着单衣在朱衣上，於礼有亏，请免所居官，诏“可”。

《齐书》曰：吕安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後改封湘乡侯。武帝即位，累迁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後勿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官也。”

《神异经》曰：西荒有一人，不读五经而意合，不观天文而心通，不诵礼律而精当。天赐其衣，男朱衣缟带委貌冠，女碧衣、戴金胜，皆无缝。

《墨子》曰：楚庄王绛衣博袍。

《语林》曰：何平叔面绝白。魏文帝疑其着粉，夏日唤与热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时帝始信之。

班彪《便宜事》曰：可选师傅将相子孙有行、好学者以备绛衣舍人。

班固《与窦宪笺》曰：将军哀怜，赐固手迹。告以中军宜鲜明，乃赐以毒瑁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绛纱单衣。
卷六百九十一　服章部八
单衣
《释名》曰：单衣，言无里也。
《方言》曰：单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ふ，关之东西谓之单，赵魏之间谓之左衣，古谓之深衣是也。
《礼□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养老。
又《深衣》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短毋见肤，长毋被土，带下毋压髀，上毋压胁。制十有二幅，以应十二月，袂圆以应规，曲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以应平。故（齐纟 胥。）《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衡者，以安其志而平其心也。五法以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
又《儒行》曰：丘少居鲁，衣缝掖之衣。（郑玄曰：缝犹大也。大掖衣大袂单衣，君子有道义者所衣也。）
《汉书》曰：江充召见，上衣纱单衣曲裾，後垂交输。（张晏曰：曲裾者，人衣也，後垂覆带半之也。）
又曰：赵王彭祖为人巧佞，持诡辩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单衣，自行迎，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
又曰：盖宽饶左迁为卫司马，未出殿门，断其单衣，短令离地，躬按行士卒庐室。
《後汉书》曰：马援为隗嚣使公孙述，述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使出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东观记》曰：都作答。《史记》曰：答布千匹。《前书音义》曰：答布，白叠也。）
谢承《後汉书》曰：陆闳建武中为尚书令，美状什，喜着越布单衣，上见而好之，自是常敕会稽郡献越布。
又曰：陈留尹苞字延博，与同郡范史□善。二人俱贫，出入共一单衣，到人门外。苞年长，常先着单衣前入，须臾出，解与史□。
《魏志》曰：管宁四时祭祀，在辽东时布单衣，亲荐馔。
王隐《晋书》曰：梁孝王彤，宣帝子，将单衣补车，以为清。参军王铨曰：“晏婴大官称清者，以为御食七百家也。公无此费，掖世衣服，使内外相称。”
《晋书》曰：桓温废东海王，王着白合单衣，步下西堂。群臣拜辞，莫不嘘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简文帝初立，於朝堂服着平巾帻，单衣，东向拜，授玺绶。
又曰：王导传苏峻平後，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练数十万匹，卖之不售，而国用不足。导患之，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於是士庶翕然竞服之。练遂贵，端至二金。
《晋令》曰：朝服皂缘、中单衣。
《赵书》曰：勒参军周承为馆陶令，断官绢数百匹狱，以八坐议宥之。後每宴大会，使俳儿着介帻，黄绢单衣。优问曰：“汝何官？”答：“我本馆陶令。”斗薮单衣曰：“正坐取是，故入汝辈。”以为大笑。（事具《乐部》。）
《梁书》曰：刘昙静母亡，时天寒，昙静身衣单布衣，庐於瘗所，昼夜哭临不绝声。
又曰：张稷为吴郡太守，就仆射徵。道由吴，乡人候稷者满水陆。稷单衣装，径卉骷下，人莫之识。其率素如此。
董巴《与服志》曰：羽林左监，虎贲冠，着纱单衣。
又曰：虎贲、武骑皆衣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
应劭《汉官仪》曰：谒者皆着缃帻大冠、白绢单衣。
徐野民《车服杂注》曰：元帝召陈郡王隐待诏着作，单衣帻，朝望於着作之省。
又曰：天子郊礼、释奠，中单衣，绛缘其领袖，其朝服皂缘也。
《燕丹子》曰：荆轲抱秦王，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
齐桓公夜出迎客，宁戚叩牛角而歌曰：“短布单衣至，终朝饮牛至夜半。”
仲长统《沧茉》曰：蓟子训，不知何郡人，到陈公舍，自云：“今日当死。”陈公与之一著单衣，於是入室寝，日中果死。
《傅子》曰：梁冀作火浣布衣，会客宾，行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而烧之，垢尽火灭，粲然洁白。
《世说》曰：王戎性俭，为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後更责偿之。
《陈留耆旧传》曰：吴为胶东相，啬夫孙性盗富户钱五百，为父市单衣。父恐，便以单衣诣门自谢，以单衣遗其父。
《梁冀别传》曰：冀作狐尾单衣，上短下长。
《边让别传》曰：让才辩俊逸，孔融荐让於武帝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ㄗ则有馀。”
《杨彪别传》曰：魏文帝令彪着布单衣，待以宾客之礼。
《拾遗记》曰：汉末，羽山之民献赤布，梁冀制为衣，谓之丹衣。而史家云单衣则今缝掖也，字异声同，未知孰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曹公欲煞左慈，将出市，忽失慈所在，乃闭市索之。传曰：“一目眇，着葛巾帻、单衣。”正尔视之，一市中数万人皆眇一目，葛巾绩，单衣，竟不知所取。

《搜神记》曰：永嘉以来，士大夫竞服生单衣，识者怪之，曰：“此古练之布，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其後愍怀晏驾。

马融《遗令》曰：穿中除五时衣，但得施绛绢单衣。

中衣

《礼□郊特牲》曰：绣黼、丹朱、中衣，士大夫僭衤责。（郑玄注责曰：绣读为绡。绡，缯名也。衣制即今中单也。）

董巴《汉与服志》曰：祀宗庙，初玄绛领袖为中衣、绛袜，示其赤心其奉神。五郊各从其色。

徐广《与服杂注》曰：夫天子郊礼，释奠，中衣以绛缘其领袖，其朝皂缘。

《魏官仪》曰：皂缘领袖、中单衣。

《会稽典录》曰：郑弘为县啬夫，民有弟斥兄钱者，未还之。嫂领诣弘，卖中单为叔还钱。兄闻之惭，遣妇，赍钱还弘不授。

曲领

《释名》曰：曲领，上横壅颈，其状曲也。

《礼□深衣》曰：曲如矩以应方。（袷，曲领也。古者方领。）

《後汉书》曰：朱勃字叔阳，年十二，能诵《诗》、《书》。尝候马援兄况，勃衣方领，能短步。（《前书音义》曰：颈下施领正方，学者之服也。）

衤属

《广雅》曰：衤属，长襦也。

《释名》曰：妇人上服曰，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衤属，属也。衣裳上下相连属也。

徐广《与服杂注》曰：今皇后诖簪，服衤属大衣。

《後汉书》曰：和邓后性俭约，每有宴会，诸姬贵人竞自修整，簪珥光彩，裳鲜明，（《说文》曰：簪，竿也。珥，琇也，以玉充耳。）后独省素无饰，其衣有与阴后同色，即时改易。

《南史》曰：南岳邓先生名郁，隐居不仕。魏夫大忽来临降，乘□而至，从少妪三十，并着绛紫罗绣衤属，年皆可十七八许。

傅毅《舞赋》曰：珠翠的烁而耀，华飞{髟肖}而杂纤罗。

《妇人集□张君平与妹宪书》曰：念诸里舍，皆富财贿，衤属袭蔽，纷华照曜，於是之际，想汝怀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所以蔽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至田野，以覆其头，故因以为名也。
又曰：跪，跪时然张也。
《尔雅》曰：衣蔽前谓之。
《易□困卦》曰：朱方来。
《诗》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带，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谓之带，其他服谓之，以韦为之。）
《礼》曰：一命衡，再命赤幽衡。（之言蔽也。，赤黄之色，所谓也。）
又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韦。（κ以言蔽也。以为之象裳也。）圆史直，（日κ制。）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M角，士前後正。，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
又《明堂位》曰：有虞氏服，夏后氏山，殷火，周龙章。（郑玄曰：，κ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汤至周，增以益之文，後王弥饰也。）
《汉书□东方朔传》曰：馆陶公主迎武帝，蔽膝登阶也。
又曰：王莽妻着布蔽膝见客。
《魏志》曰：武帝《内诫令》云：“今贵人位为贵人，金印蓝绂，女人爵位之极。”
又文帝《与于禁诏》曰：昔汉高祖脱衣以衣韩信，光武解绶以带李忠，诚皆人主当时贵敬功劳勤心之至也。封赐将军以魏王时所朱及远游冠。
《吴志》曰：孙权潘夫人有娠，梦人以龙头授己，以蔽膝授之，生亮。
《五经要义》曰：者，舜所制也。
又曰：天子朱绂，诸侯赤，赤盛色也。
又曰：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後。至舜冕服既备，故复制之，示不忘古。名有三，朝廷则谓之，宗庙则谓之。
《五经异义》曰：者，大带之饰，非κ也。
董巴《汉与服志》曰：五霸递兴，战兵不息。非兵饰，於是去。
《白虎通》曰：绋有何谓也？绋者，蔽也。行蔽前者，示有事，因以别尊卑，彰有德也。
徐广《与服仪注》曰：蔽膝，古之也。战国连兵，以非兵饰，去之，汉明帝复制绂。
《环济要略》曰：凡以韦为之，以象裳色。汤至周增以画文。夏山，取仁可依，殷火，取其明，周龙章，取其变化。
《庄子》曰：祝牧谓其妻曰：“天下有道，我子；天下无道，我负子戴。”（当隐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拾遗记》曰：孔子生，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徵在贤明，知为神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夫子系殷汤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鲁定公二十四年，鲁人口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涕泗焉。

ひ囊

《礼》曰：男ひ革，女ひ丝。（ひ，小囊盛巾者。男用韦，女用缯。）

《礼》曰：ひ厉游缨。（杜预曰：ひ，绅带，一名大带。厉，大带之垂也。）

《白虎通》曰：男子有ひ者，尔有金革之事。

《东观汉记》曰：邓遵破诸羌，诏赐遵金刚鲜卑绲带一具，虎头ひ囊一。

《晋书》曰：邓攸祖殷，亮直强正，为淮南太守。梦行水边，见一女子，猛兽自後断其ひ囊。占者以为，水女汝字也。断ひ囊，新虎头代旧虎头也。若不作汝阴，当作汝南，後为汝南太守。

《曹瞞传》曰：太祖为人坦易无威重，身小ひ囊以盛手巾细物。

《邺中记》曰：石虎段虎头ひ囊为龙头ひ囊。

杨子《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从而绣其ひ囊。

班固《与弟超贡》曰：遗仲叔虎头旁囊，金银钩。

谢承《与步骘书》曰：所在近此，无它异物，裁奉织成虎头绶囊，可以服之。

孔珠《与王佐长史书》曰：朝不着ひ囊，不知为何不？答曰：寻此ひ囊，是《内则》施ひ之遗象，此为针线之属，非朝服所宜着。

卷六百九十二　服章部九

《说文》曰：，大带也。必有巾，故从巾。

《释名》曰：，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巾、有解之属也。

《诗》曰：青青子，悠悠我思。（，玉也。）

又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拌喃翔，玉琼琚。

又曰：知子之来之，杂以赠之。（杂者，珩璜琚衡牙之类。）知子之顺之，杂以问之。（问，遗也。）知子之好之，杂以报之。

又曰：彼留之子，贻我玖。

又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

又曰：巧笑之差，玉之傩。

又曰：（音蠲）遂，不以其长。（，玉貌。遂，瑞也，以瑞玉为，之然。）

《周礼》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共王之服玉玉。

《礼》曰：主倚则臣垂，主垂则臣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石骀仲卒，无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後者，曰：“沐浴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玉者乎？”不沐浴玉，石祁子兆。

又曰：古之君子必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彩齐”，（路门之外乐节也。）行以“肆夏”。（证堂之乐节也。）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後玉锵鸣也。故君子在车则闻和鸾之声，行则鸣玉，是以非辟之心无自而入也。君在不玉，左结，右设，（朝于君亦结左。）齐则纟青结而爵。凡带必有玉，惟丧否。玉有衡牙。（居中央以前后触。）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白玉而玄组绶，公侯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瑜玉而綦组绶。士需玫而组绶。孔子象环五寸而綦组绶。

《大戴礼》曰：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玉为度。

《左传》曰：蔡昭侯为两与裘以如楚，献一一裘於昭玉。服之以享，蔡侯服其一。子常欲之，弗与。三年止之。（事具《玉部》。）

又曰：吴申叔仪乞粮於公孙有山氏，（申叔仪，吴大夫，公孙有山，鲁大夫，旧相识。）曰：“玉蕊兮，余无所系之。”（蕊丞服饰备也。尾系，言吴王不恤下也。）

鱼豢《魏略》曰：有双璜双珩，琚、、衡牙、琨、珠为者，乃汉明帝彩古文始制也。

《晋书》曰：王祥着遗令子孙云：“吾气绝，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卫氏玉、绶笥，皆勿以敛。”

《齐书》曰：永明元年，有司奏贵妃、淑妃并加金章紫绶，于玉。

《隋书》曰：何稠参会古今，多所改创，从省之服，初无绶，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除去印绶，兼无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一只。

《国语》曰：秦穆公使公子縶吊公子夷吾子于梁，退而私於縶，曰：“请以黄金三十镒、白玉之珩六双，不敢当公子，纳之左右。”

又曰：王孙韦聘於晋，定公享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鸣玉以相礼。）问於王孙韦：“楚之白珩犹在乎？”（珩，上之黄者。）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先王之玩也。”

《周书》曰：武王俘商，得旧乏玉万四千，玉亿有八万石。

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魏侍中王粲识旧，始复作之，今玉授法於粲。

《三礼图》曰：凡玉，上有双衡，长五寸，博一寸。下有双璜，径三寸，衡牙、珠以纳其间。上下为衡，半璧为璜，璜中横以冲牙，以苍珠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董巴《汉与服志》曰：古者君臣玉，三代同之。五霸兴兵，非战器，去留其系遂以为章表。秦乃以彩组连结，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至孝明皇帝乃为大、冲牙、双渠璜皆以白玉，乘与络以白珠，公卿诸贵以彩丝，其玉视冕旒。

蔡邕《与服志》曰：孝明作珠之，以郊祀天地。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者，表意见所能，故修道无穷，即环；能大道德，即琨；能决嫌疑，即。是以其所即知其所能，若农夫其耒耜，工匠其斧斤，妇人其针缕也。

《孔丛子》曰：子产死，郑人大夫舍，妇女舍珠玉。

《说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至流水之上。大夫庄辛见而悦之。

又曰：经侯过魏太子，左服玉具剑，右带环，左光照右，右光照中左，太子不视。经侯曰：“魏国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国宝也。”经侯应声解剑而去。

《盐铁论》曰：子思银。

《尚书旧传》曰：淑妃修媛，修华，修容，婕妤彩琼玉，贵人于玉。

《邺中记》曰：石虎后出行，有女鼓吹，尚书官属皆着锦、玉。

《晋令》曰：皇太子妃瑜玉，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诸长公主、诸王世子、大司马、大将军、太尉玄玉。

《晋宋旧事》曰：太后、皇后白玉。

《穆天子传》曰：七萃之士，天子赐以左玉华。（玉华之，之清者。）

又曰：天子渴於沙中，（沙中无水。）七萃之士干奔戎刺其左骖之颊，取其清血而饮天子。天子美之，乃赐奔戎玉一双。

《列仙传》曰：江滨二女者，不知何许人。步游江滨，逢郑交甫，挑之，不知神人也。女遂解与之，交甫悦，乃授而去数十步，空怀无，女亦不见。

《拾遗记》曰：燕昭王时西王母降，与昭王游乎燧林之下，说炎皇钻火之术。取绿桂之膏，然以照夜。忽有飞蛾衔火，状如丹雀，来拂桂膏之上。此娥出员丘之穴，穴洞达於九天，中有细珠流沙，可穿而结，因用为。

又曰：汉成帝时乘与皆尚黑，宫中美女服皂，班婕以下皆玄绶翳。

又曰：汉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茎，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带六出火玉之。

《搜神记》曰：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

《楚辞》曰：扈江离与薜荔，（扈，被也。）纫秋兰以为。（纫兰，索香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口衣兮披披，（披披，长貌。）玉兮陆离。（陆离，光彩貌。）
又曰：连蕙若以为兮，过鲍肆而失香。
又曰：盍吾游此春宫，（春宫，东方青帝宫。）折琼枝以继。
潘岳《西征赋》曰：飞翠绥拖鸣玉，出入禁门者众矣，想声之遗响，若铿锵之在耳。
刘梁《七举》曰：则结绿，悬黎宝之妙微；荷彩照烂，流景杨晖。
曹植《与陈琳书》曰：带蜿虹以为绅，连日月以为。
殷仲堪《与相王笺》曰：所致玉，光润清越。
傅玄《大言赋》曰：腰六气，首戴天文。
环
《说文》曰：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礼》曰：孔子象环五寸而綦组绶。（谦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环者，取其修无穷。）
《左传》曰：穆叔之子仲壬与公御莱书观於公宫，公予之环，使才人入示之，不示出，命之。
又曰：宣子有玉环，其一在郑商，（玉环同工共朴，自共为双。）宣子谒诸郑伯，（谒，请也。）子产弗与。（事具《玉部》。）
《宋书》曰：江夏王义恭，孝武即位，以其藩所服玉环、大绶赐之。
《梁书》曰：柳忭炎，武帝之镇襄阳，忭炎祖道，帝解玉环赠之。天监二年元会，帝谓曰：“卿玉环，是新亭所赠耶？”对曰：“既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亾。”
《白虎通》曰：修道无穷，即环也。
《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来献白环，舜时复来献白环。
王子年《拾遗记》曰：颛顼时，滨海之北有勒题国，皆衣毛，无翼而飞。帝乃更衣以文豹为饰，献黑玉之环，色如淳漆。
《荀卿子》曰：大夫待放于境，君赐以环即返，以即去。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后，女弟昭仪上五色玉环。
《春秋後语》曰：秦始皇闻齐王后贤，尝使遗之连环，曰：“齐人多智，能解此乎？”后以示群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以报。”始皇壮其志，益不敢谋齐。
刘向《列女传》曰：齐桓公行霸，诸侯朝之，卫独不至。公谋伐卫，卫姬脱簪珥，解环，再拜，请征之罪。
《庄子口内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得其环中，以应於无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是非反覆，相寻无穷，故谓之环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环，而得其中者也。无是非者也。无是非，故能夫是非无穷，故应亦无穷。）

《说文》曰：。玉。（如环而有，故云。）
《诗》曰：兰之叶，童子。（，也。）
《左传》曰：狄人伐卫，将战，卫懿公与石祁子，与宁庄子矢使守，（庄子，宁远也。，玉。）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赞助也。，示以当决断。矢，示以御难。）
又曰：晋侯使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之金。狐突曰：“金寒离，胡可恃也？”罕夷曰：“金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
《国语》曰：献公使申生伐东山，衣偏之衣，之金。太子见里克曰：“君赐我以偏衣金，何也？”克曰：“孺子惧乎？衣金之偏而握金不偷矣。”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为右，告先友曰：“君与我此衣，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之权在此行也。”狐突叹曰：“以纟衣纯（纟，杂色纯德，谓太子。）而之，以金铣者，寒甚矣，胡可恃也？”
《典略》曰：项羽与沛公饮，范增数目羽，举所玉以示之者三，羽默然。
《後汉书》曰：更始谋煞升伯，（伯升，光武兄。）乃会诸将，以成其计。绣衣御史申徒建随献玉，更始竟不能煞。
《东观汉记》曰：明帝诏曰：“冯鲂以忠孝出入八年，数进旨涸正谏，赐以玉。”
《续汉书》曰：桓帝永兴二年，光禄勋史舍壁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各一。
《魏氏春秋》曰：明帝张掖郡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有玉匣，开盖於前，上有玉二，璜一。
《魏略》曰：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锺繇有玉，使临淄侯（曹子建也。）因人说之，繇遂送焉。太子与繇书曰：“南阳宗惠叔称君侯昔有美，闻之惊喜笑，与会当自白书，恐传言未审，以是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喻图指。邺骑既到，宝初至，捧押跪发，五内震骇，绳穷柙开，烂然满目。偎以蒙鄙之姿，得睹希世之宝。不烦一介之使，不捐连城之价，既有秦昭章台之观，而无蔺生诡夺之诳。嘉贶益腆，敢不钦承。谨奉赋一篇。”
王隐《晋书》曰：礼，能使决疑者，故遗其臣亦授之以。晋授命有二块，其一当魏历数既终，当禅大晋，故与之。凡授命将即天子之位，皆众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断决，应天顺民，授曹氏禅而尾，得应，故以赐焉。是以有二。
萧子显《齐书》曰：太祖在淮阴治城，得锡大数尺，下有篆字，人莫识。纪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贞曰：“何须辩文！此自久远之物，即九锡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茉！”

《北齐书》曰：乐陵王百年，传博陵人。贾德胄教百年尝作数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帝怒，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带留与妃斛律氏。及百年被诛，妃把哀号，不食而死，犹在手，拳不可开。其父自擘之乃开。

《白虎通》曰：能决嫌疑则。

《瑞应图》曰：舜时西王母献白环。

《隋巢子》曰：召人以环，绝人以。

《庄子》曰：儒者授者，事至而断。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女弟昭仪上珊瑚。

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各一，以徵意焉。

笏

《释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或曰薄，可以薄疏物。

《礼》曰：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与{髭须}同。）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见於天子与射无说（音脱）笏，入太庙说笏，非古也。小功不说笏，当事免则说之。（免悲哀哭踊之时。）凡有指画於君前用笏，造授命於君必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毕画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杀六分而去一。（杀犹抒也。天子抒上经葵首，诸侯不经葵首。）

又曰：将公所，书思对命。（思，所思念，将以告君，书之于笏，为失忘也。）

又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运笏泽剑首，还履，问日之蚤（音早）暮，请退，可也。（运泽犹玩弄也。）

《大戴礼》曰：天子御 ；。（延言挺亟方正于天下。）诸侯御荼，（荼前诎后直，下天子也。荼音舒。）大夫服笏。（前诎后诎，无所不护也。）

又曰：《五经要义》曰：“天子之笏谓之 ；， ；然无所屈也。”

《周书》曰：武王不闭外门，以示无惧，去剑笏，以示无仇。

《後汉书》曰：陈蕃为光禄勋，范滂为主事，以公仪诣蕃，执板入卜，至坐不夺，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责藩曰：“以阶级言，滂宜有敬，以类数推之，至卜宜省。”（所景切。）

《吴志》曰：朱治领吴郡，举孙权为孝廉。後权为吴王，治每见权，常执板交拜。（板即笏也。）

《晋书》曰：王敦表温峤为丹阳尹，因饯会钱凤，自起行酒。至凤未饮，峤伪醉，以手板击凤帻坠，作色曰：“钱凤何人？温太贞行酒！“敦不悦，两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桓温秉政，谢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
《宋书》曰：建平王弘，文帝子也。元凶劭杀立，孝武入讨劭，录弘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尝以一手板于弘，遣左右亲信周法道赍手板，诣孝武帝，以为尚书左仆射。
又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时，山阳王休屡以言语忤颜，见道愍，托以己板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贵，然使人多愆忤。”以窦哄回详密求换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称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具以状言。帝乃意解。
又曰：綦母珍之在西州时，有一手板。相者云：“当贵”，每以此言动帝。又图黄门郎，帝尝问之曰：“西州时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门手板，官何须问？”帝大笑。
《齐书》曰：豫章王嶷薨，见形於弟（居弟切。）後园，乘腰与，指麾处分，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与之，谓曰：“橘树一株，死可补之。”因出後园卜，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宋书》曰：明帝起事，诸方并举兵。帝谓蔡兴宗曰：“顷日人情言何？事当济不？”兴宗曰：“今米直丰贱而人情更安，以此论之，清荡可坟。但臣所忧，更在事後，犹羊公言既平之後，方当劳圣虑耳。”尚书窦哄回以手板筑兴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北齐书》曰：尔朱荣既诛，得其手板，上有数牒启，皆左右去留却墅，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竖子若过今日，便不可制。”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愚，虑其有後变，将阴图之，以问崔暹。暹曰：“尝与二郎俱在行位，试以手板拍其背而不，乃将犀手板换暹竹者，自揩拭而玩视之。以是知其实痴，不足虑也。”帝既锁暹，责其往昔打背。暹自陈所对文襄之言己功以赎死。帝悟曰：“我免祸，乃暹之力。”释而劳之。
《唐书》曰：高宗欲立武昭仪。褚遂良谏，不从，致置笏殿街，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
又曰：崔涤，玄宗时尝朝夕宫掖出入无间，虑有所漏泄，乃於涤笏上亲札“慎密”二字以诫之。
又曰：玄宗以张九龄体弱，簪笏不胜，命置笏囊。
又曰：李绛面论吐突承用兵无功，合从显责。又论承於军中立圣政碑，事不可许。上初怒，色变。绛语不已，词旨恳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开忤，拜绛为中书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降言，吾不知为损。”又面赐绛紫，亲为绛择笏以赐之，因谓之曰：“尔他时勿易此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朱Γ盗据宫阙，乃遣将韩领兵疾奉天，召段秀实与之谋议。秀实从，欲图之，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等同谋煞Γ。明日，Γ召秀实议事，秀实勃然而起，夺源休笏以击Γ，伤额流血。海宾等不至，秀实遂被害。

又曰：魏，文宗时为起居舍人，上谓之曰：“卿家有何旧书？”诏对曰：“比多失坠，惟簪笏独存。”辄令进之。郑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覃不解我意，乃此《甘棠》之义，非在笏而已。”

《三礼图》曰：士竹笏，饰以象骨，大夫饰以鱼须。

《与服杂事》曰：古者贵贱皆执笏，主书君上之政令，有事则之於腰带中。近代以来，惟八座尚书执笏者，白笔缀手板头，以紫囊裹之。其馀王公卿士但执手板，主于敬，不执笏，亦非记事官也。

周迁《车服杂事》曰：应仲远云：“昔荆轲逐秦王，其後谒者持匕首以备不虞，从此侍官执刀剑。汉高祖偃武修文，始制以手板代焉。

《江表传》曰：孙权既即尊位，请会百官，归功周瑜。初，张昭劝迎曹公，权不从，而周瑜败之。及是昭举笏，欲褒赞功德。未及言，权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昭大惭，伏地流汗。

又曰：献帝尝见郗虑及少府孔融。问融曰：“鸿豫（原字鸿豫。）何所优长？”融曰：“可与道，未可与权。”虑举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权安在？”遂与融互相长短。

《穆天子传》曰：天子大服，冕夭带，笏夹。（郭璞注云：沃跸也。夹，左右两也。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授何也。）

郭子横《洞冥记》曰：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岁，语及周初时事如目前。岐时侍周公，升坛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玉笏与之。

《郡国志》》曰：晋明为太子时，尝戏殿前，以玉手板弄铜蟠螭口，手倾溜入螭服中，不能出。人後见一白鼠出入螭口。

《世说》曰：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曰：“卿在府久，此当相料理。”初不答，高视，以手板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相手板经》曰：相手板法出萧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东方朔见而喜之，曰：此非庸人所解。至魏司空陈长史见此书，叹伏，以示许士宗、韦仲将、管辂，见而推叹。郭景纯以夜兼昼，方得其妙理。相手板将以闲太之时，取五行，寻四时，定八节，明二十四气，百不失一。板长一尺五寸，广一寸五分。上狭而薄，下广而厚，八角十二芒，并欲端平，板形皆完净。板凶少吉多者可用，吉少凶多者不可用服也。旧用白直檀、刺榆、桑、柘四材也。番当令理通直，从上至下，直如弦，不得出边，绝理板头。是君坐板头缺，与君共事必不得终。分板作四分，上一分为二亲，左为父，右为母，弟二分都为妇，弟三分左为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为女，弟四分左为奴，右为婢，婢之不辟方，留为田宅、财物、牛马、猪羊鸡犬之属，以五行十二时分。若其处崩毁伤蹈，破裂吊节，蝎穿兆随，所属物必损失死亡。板两边，左为城，右为社，宽博，文彩班班，光泽清净，必得封邑。

《仲长子》曰：笏以书君教令，记善刺过。今之板以象焉。

刘义恭《启事》曰：圣恩优重，猥赐华缨玉笏。珍冠饰首，琛板耀握，非臣朽薄所宜服之。

卷六百九十三　服章部十

袍

《说文》曰：以絮曰茧，茧以曰袍。

《礼记□玉藻》曰：纩为茧，为袍。（，旧絮。纩，绵也。）

《释名》曰：袍，丈夫着下至跗者。袍，苞也，内衣也。

《论语》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

《诗》曰：岂曰尾？与子同袍。

《史记》曰：秦相范雎与魏人须贾有隙，及贾使秦，雎自称张禄先生。见贾，寒，取一纟弟袍以赐之。及数其罪曰：“尔得无死者，将以纟弟袍有恋恋故人之意。”

《汉书》曰：文帝使遗单于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

《续汉书》曰：袁安为光禄勋至清，鹿袍粝食。

又曰：《与服志》曰：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绣罗，十二色绿袍。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后袍极粗疏，诸王朝，望见，反以为奇。

华峤《後汉书》曰：药崧者家贫，为主无，被糟食，自此诏给帷被、皂袍。

袁山松《後汉书》曰：灵帝欲以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中使取之，续乃举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惟塑鼬己。”故不登公位。

《古今善言》曰：续出黄纸补袍以示使人。时人谣曰：“天下清苦羊续祖。”

又曰：桓鸾字始春，鄢弟也。少立志行，袍糟食不求盈馀，以浊世，耻不肯仕。

《魏略》曰：薛夏字宣声，黄初中为秘书丞，帝与夏推论《书》、《传》，未尝不终日也。帝见其衣薄，解所御袍赐之。

《蜀志》曰：彭羕字永年，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安，荐之於太守许靖曰：“窃见处士绵竹秦安，膺山甫之德，履隽生之直，枕石氵敕流，吟咏袍也。”

王隐《晋书》曰：江东赐凉州刺史张骏贞金印，大袍。

又曰：郑冲以儒雅为德，莅职无局之誉。箪食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惠帝自邺还洛阳，赐中书监卢士鹤绫袍一领。
又曰：武帝赐桓伊钱百万，袍裹千端。
又曰：慕容冲进逼，符坚送一领锦袍遗冲，诏曰：“古者交兵，使在其间。今送一袍，以明本怀。”
《齐书》曰：卞彬《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有生所托，资其寒暑，无与易之。为之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
《梁书》曰：侯景将为乱，时谣曰：“青袍白马寿阳来。”後景军中悉着青袍，景长乘白马。
又曰：临贺王正德。侯景之乱，正德为平北将军，屯朱雀航。景王，正德乃北向望阙三拜，欷流涕。引贼入宣阳门，与景交揖马上，退据左卫府。先是，其军普着绛袍，袍里皆碧，至是悉反之。贼以正德为天子。
《唐书》曰：武后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袍以赐文武臣，其袍文各有炯戒：诸王则饰以盘石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左右卫将军饰以麒麟，左右武卫饰以对虎，左右鹰对饰以鹰，左右千牛饰以牛，左右豹韬饰以狮子，左右金吾饰以象，又铭其襟背，作八字回文焉。
又曰：肃宗为皇太子，授册，当彼绛纱袍。太子以为与皇帝同，称辞不敢当。下百官议，帝手敕改为米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俭薄，一绿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绂，然始解去。
《庄子》曰：曾子居卫，袍无表，十年不制衣。
《墨子》曰：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理其国政也。
《说苑》曰：子思居卫，袍无里。田子方遗狐白之裘，恐其不授，谓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子思竟不授。
《盐铁论》曰：原宪之袍，贤於季孙之狐貉。
又曰：倪宽练袍，衣若仆妾，食若庸夫。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绛绫袍一领。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彩乱色，非锦非绣，不可得名。
《神仙传》曰：太傅杨骏使人迎孙登共语，不答，以复布袍赐之。授之，出门，从人借刀断袍，上下异处，於骏门下，又大ん斫刺。当时人谓为狂，後乃知骏当诛斩其人。
《王褒内传》曰：真人将褒见太上丈人，着流霞羽袍，芙蓉冠。
《搜神记》曰：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夜有女，年十五六，姿颜无双，来为生妻。经三年，遂乃生一儿：曰：“慎勿以火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照之，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但枯骨。妇求去，将生入华堂奥室，以珠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之。生至市卖袍，睢阳王识是女袍，收栲谈生。谈生具对，呼儿似王女。
又曰：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逢一趋走少年，便脱青丝袍与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当在君手，故逆相属耳。”讥Ｐ死，果此人行刑，傍人皆为属求利。璞曰：“我常托之久矣。”此人为之嘘唏哽咽。行刑既毕，乃说如此。
《邺中记》曰：石虎临轩大会，着丹纱袍。
锺ヴ《良史传》曰：袁彭字伯楚，为南阳太守。政以清洁，粝食袍，不改其操。
《古乐府》曰：《歌》曰：“实如月，轻如□，色似银。袍以光，躯巾拂尘，制以为袍馀作巾。”
《古诗》曰：青袍似青草，长条随风舒。
魏武帝《与杨虎书》曰：今遗足下贵室错彩罗锦袍一领。
刘弘《教》曰：将士寒穷者给一韦袍、复帽。
刘义恭《启事》曰：诏旨以赦日所制绫纹绵布袍放生，古具袍垂重赐。
刘谧之《与天公笺》曰：体战身噤，脱衣冻坐，赖詹公借袍，南城送火。
褐
《说文》曰：褐，短衣也。
《诗》曰：尾无褐，何以卒岁？（褐，毛布也。）
《左传》曰：吴申叔仪乞粮於公孙有山氏，曰：“玉蕊兮，余无系之；旨酒一盏兮，余与褐之。”对曰：“粱则尾。粗则有之。若登首山以呼庚癸，则乎诺。”（军中不得出粮，收为私隐。庾，西方，主。癸，北方，主水。传言吴子不与士共饥渴，所以亡。）
《韩诗外传》曰：东郭书知宋之将亡，故褰褐而过鬲其朝，曰：”宋将有荆棘，故褰褐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史记》曰：五大夫，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自粥秦客，被褐食牛。期年，举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赵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遗赵王书，愿以十城易璧。赵遣蔺相如奉璧，秦王无偿城色。相如使从者衣褐怀璧，便道亡归。
又曰：娄敬，齐人，戍陇西，过洛阳，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遂见上，说上西都长安。
《汉书》曰：贡禹上书云：“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
范晔《後汉书》曰：张玄字处虚，有才略，以世乱不仕。司空张温数以礼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致。後温以车骑将军出征凉州，将行，玄自庐被褐带索要说温，不能用。

《晋书》曰：皇甫谧字士安，上疏曰：“咎繇振褐，不仁者远矣。”

陶潜《五柳先生传》曰：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孝子》曰：圣人被褐而怀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

《新序》曰：齐有妇人，极鬼无双，号无盐女。行年四十，无所容入，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诣宣王曰：“愿当君王盛颜。”

《符子》曰：有泽父者，冠葭芦之笠，纳麓之屨，莎裳褐衣。

斐渊《记》曰：蛮夷取树皮，熟捶之以为褐。

赵壹《疾邪赋》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

《古诗》曰：短褐中无絮，带断续以绳。

衫

《释名》曰：衫，芟也。衫乘无袖端也。襦裆者当胸，一当背也。

扬雄《方言》曰：陈魏宋楚之间谓之，或谓之单襦。

沈约《宋书》曰：徐湛之母会稽公主。高祖微时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是武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代若骄奢不节者，可以此示之。”

又曰：到溉为建安太守，任以诗赠之，求二衫，云：“铁钱两当一，百代易名实。为惠当及时，无待凉秋日。”溉答云：“余衣本百结，闽中徒八蚕。假令金如粟，讵使廉夫贪？”

《宋书》曰：薛安都与魏战，魏多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着绛衲两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当其锋者。

又曰：渴盘陀国士人翦，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缝前。

《齐书》曰：阳休之除散骑常侍，监修起居注。顷之，坐事左迁骁骑将军，衣两裆。文宣郊天，百僚咸从。休之为骁骑将军，衣两裆，用手持白。时魏收为中书令，嘲之曰：“乂贞服彩。”休之曰：“我昔为常伯，首戴蝉冕。今处骁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减卿？”谈笑晏然。议曰：“服其夷旷。”

《唐书》曰：德宗在梁州，地热，未给将士春衣，上亦御夹服以视朝。左右请御衫，上曰：“从我者冬服未易，我岂可独衣衫乎？”将士闻之，莫不流涕。

《魏文帝别传》曰：吴选曹令史长沙刘卓字德然，病荒，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着衫，，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汗辄火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惠帝起居注》曰：愍怀以体上白绢单衣一领寄与妃。
《宋起居注》曰：太起二年，御史丞羊希奏山阴令谢沉亲忧未除，常着青绛衲两裆，请免沉前所居官也。
《晋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白、白纱、白绢衫，并紫玉。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着为芦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着形意不安，屡求谏退。婉潸然流涕，赋诗序别，拜赠织衫也。
刘敬叔《异苑》曰：毋丘俭征氵信氵具，使王倾穷其东界，父老云：“曾有破舡从汉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国人，但两袖俱长三寸。”
𠋡
《方言》曰：𠋡，江淮之间谓之衤童容，（常容反。）自关而西谓之𠋡，以布而无缘，谓之蓝褛。
《汉书》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衣黄𠋡，着黄帽，诣北阙，自谓卫太子。
又曰：何并为长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轻侠，倾京师，至寺，拔刀刺其建鼓，并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被其𠋡，自代乘，变服驰去。
《东观汉记》曰：耿纯率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缣𠋡、巾迎上。
又曰：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官爵多群小，或绣面，衣锦、𠋡，骂詈道路。
又曰：王阜为益州太守。大将军窦宪贵盛，以绛𠋡与阜，阜不授。
又曰：段灭羌，诏赐钱十万，绛𠋡一领。
又曰：延岑上光武皮𠋡，宿下邑亭。亭长白言：“睢阳贼衣绛𠋡，今宿客疑是。”乃发卒来，岑卧不动，吏谢去。
《边让别传》曰：让字文礼，孔融荐让於武帝，曰：“边让为九州衣被则不足，为单衣𠋡则有馀。”
桓谭《新论》曰：余自长安归，道病，蒙絮被𠋡，宿下邑亭。
卷六百九十四　服章部十一
裘
《说文》曰：裘，皮衣也。
《礼》曰：十月之节，天子始裘。
又曰：惟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绡衣以裼之。ㄠ裘，青豻袖，绞衣以裼之。（豻，胡犬也，音岸。绞，苍黄之色。）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庶人无文饰。）裘之裼也，见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裘大温。）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言其太俭偏下。）
又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补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裘。）
《诗》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饰，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晏、鲜盛貌。三英，三德刚克柔克正直也。）
又曰：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又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又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
又曰：狐裘㲋茸，一国三公，吾谁从。
《左传》曰：齐人以来𠔃寄卫侯，右宰从而逃归，卫人将煞之。辞曰：“余不悦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狐裘羔袖，言一身尽盖，惟少有恶，言己虽从出，其罪不多。）
又《传》曰：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於齐侯。（龙辅，玉名。）遂入羔裘。齐嘉，与之阳。（阳谷，齐邑。）
又《传》曰：齐侯伐晋夷仪，东郭书让登，犁弥从之。齐侯尝犁弥，辞曰：“有先登者，臣从之。帻而衣制。”（，白也。帻，齿上下相值也。制，裘也。）公使视东郭书，曰：“乃夫子也！”
《论语》曰：缁衣羔裘，素衣裘，黄衣狐裘、裘，长短右袂。
《周礼》曰：司裘掌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仲秋献良裘，季秋献功裘。（良，善也。仲秋鸟兽毛球，因良时而用之功裘，人功做粗，谓孤窃茬裘之属也。）大裘裘饰皮车。
又曰：宫角掌王宫之士庶子，（庶子宿卫之言。）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
《史记》曰：秦昭王囚孟尝君，欲煞之。孟尝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颊椿：“妾愿得君狐白裘。”此时孟尝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无双，入秦献之昭王，更无他裘。孟尝君患之，客最下坐为狗盗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为狗盗，以入秦宫藏中，取所献裘奉姬。姬为言於王，王释孟尝君。
《汉书》曰：贾谊上书谏文帝曰：“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服虔曰：言天下安，虽赤子遗腹在位，犹不危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
《东观汉记》曰：东平王苍来朝，章帝以王触寒涉道，赐乘与貂裘。
又曰：蔡彤为辽东太守，鲜卑奉马一匹，貂裘二领。
《後汉书》曰：马援叹曰：“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不则守钱虏耳。”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服羊裘皮。
又曰：严光，世祖时游学，及世祖即位，乃变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後齐国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令赍玄聘之，三聘而後至。
谢承《後汉书》曰：刘虞为幽州刺史，常着毡裘。
《魏氏春秋》曰：高文惠为刺奸令史，夙夜匪懈，至拥膝抱文书而寤寐。太祖尝夜微出观察诸吏，见而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
《吴志》曰：陆逊破曹休，上为郡僚大会酒，与逊对舞，解所嘴畴军子裘赐逊。
《晋书》曰：赵王伦字子彝，初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骑刘缉买工所将盗御裘。廷尉杜友正缉弃市，伦当与缉同罪。有司奏伦爵重属亲，可不坐，谏议大夫刘毅骏曰：“王者之法，罚不阿贵贱，然後可以齐礼制而明典刑也。伦知裘非常，蔽不语吏，与缉同罪。”
又曰：桓玄煞罗企生。先是，玄以羔裘遗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恭尝披鹤氅裘，涉雪行。孟旭曰：“此神仙中人也。
王隐《晋书》曰：步熊字叔罴，好学，兼术数。赵王伦辟熊，熊言：“伦死不久，不足应。”有人告伦，伦遣围之。熊使诸生着己裘南走，围者皆奔之，熊密从北道走，得脱。
又曰：王敦参军挚瞻见敦以故坏裘赐老外部都督，曰：“此裘虽故，不如与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赐下，貂蝉亦可赐下乎？”
《齐书》曰：文帝制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於雉头远矣。
《北齐书》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解律金启太后曰：“唐邕强，一人当千。”显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赐之，云：“意在与卿共敝。”
《赵书》曰：汲桑盛暑重裘重茵，使人扇之，恚不清凉，斩扇者。军中为之语曰：“仕为将军何可羞？六月重茵披狐裘，不识寒暑断人头。”
《晋咸宁起居注》曰：大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诏曰：“据此裘非常衣服，消费功用，其於殿前烧之！敕内外有造异服，诏罪之。”
晋令曰：山鹿白豸内，游毛狐白，貂蝉黄貂，班白子，渠搜国裘，皆禁服也。
《瑞应图》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种植以事，则渠搜国来献裘；王者德茂，不耻恶衣服，则四夷乘白鹿来献白裘。
《黄帝出军决》曰：黄帝伐蚩尤，未克。梦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管子》曰：武王为役靡令，曰：“豹豹裘，方得入朝。”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籴千锺，未得一豹皮。
《晏子》曰：景公时，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贤者，君饱而知人饥，温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与寒，发粟以与饥。
又曰：胖子适晋，至中牟，睹敝冠皮裘负刍者。晏子曰：“子何者？”对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冻饿，为人仆三年。”晏子解左骖赎之也。
又曰：景公赐晏子狐白裘，其贸千金。晏子辞而不授，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婴服之下，不可以为教。”
《墨子》曰：江河之水非一源，千镒之裘非一狐。
又曰：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羊裘。
《列子》曰：林类年且百岁，（书传无闻。盖古之隐士。）底春而裘於畦。（底当也。）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无千金之布。
《田休子》曰：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献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又曰：少昊氏都於曲阜，毛人献其羽裘。
《韩子》曰：齐有盗狗子与胡跪子相夸，盗狗子曰：“吾父之裘独有尾。”胡跪子曰：“吾父冬夏独有一足。”
又曰：尧之王天下也，冬则鹿裘，夏则葛。
又曰：孙叔敖相楚，衣羊裘。
又《孔丛子》曰：田子方遗孔子思狐白裘也。
《符子》曰：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之，其皮不可得。
《吕氏春秋》曰：天下无粹白之狐有粹白之裘，取之於众白也。
又曰：孔子始用於鲁，鲁人谤之，曰：“は裘而，投之无戾。な而は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物之遗者，民莫之举。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爱之也，暖有馀於身也。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上堂则蓑不御。此代为帝者，（代，更也。帝王贵。）白狐之裘，天子之被也，而在朝堂。然为狐计者，不若走於泽，披羊裘而赁，固其事也。狐裘而负笼，甚可怪也。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当暑。
《说苑》曰：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逆，左右各五百人，有绣衣而貂裘者。
《说苑》曰：林既衣韦衣而朝。齐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足以端士行！如咀茉，衣狗裘当犬号，羊裘当羊鸣乎ｈ囫君衣狐，意得无变乎？”

又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说苑》曰：晋平出朝，有鸟环平公不去。平公谓师旷曰：“吾闻之，霸王之主凤下之。今者出朝有鸟环寡人，终朝不去，是其凤鸟耶？”旷对曰：“东方有鸟，名谏珂，其为鸟也，文身而赤足，憎鸟而爱狐。今者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赵简子敝车瘦马，衣羊之裘。其宰曰：“车新则安，马肥则疾，狐裘则温，君宜改之。”简子曰：“君子服善则益恭，小人服善则益踞。”

《新序》曰：魏文侯出游，见反裘负刍者，问之，对曰：“爱毛者。”文侯曰：“尔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耶？”明年东阳上计，其布十倍，大夫贺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税倍，亦何异反裘负刍者？厚取於下则上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贺乎？

《新论》曰：振裘时领，万毛皆整。

《潜夫论》曰：挟夫私计以论公政，与狐议裘无时可得也。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至成都，居贫愁懑，以所服鹤裘贳酒，与文君为欢。

又曰：度安世十五为成帝侍郎，善鼓琴。赵后悦之，白正，得出入御内，绝见爱幸。常着轻丝履，招风紫纟弟裘，与后同居。

又曰：成帝好蹙鞠，群臣以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

《拾遗记》曰：周昭王缀青凤毛为二裘，一名烦质，一名暄凤，可以御寒也。至厉王流于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彘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赎死，价直万金也。

《五经要义》曰：古者着裘於内，而以缯衣覆之，乃加以朝服，会之时袒其朝服见裘。裒覆衣谓之裼之言露，可见之辞，所以示美呈好而为饰；加以朝服谓之袭，袒谓之裼，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质也。

又曰：诸侯黼裘以誓田，新羔裘为黼文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缁衣羔裘，黄衣狐裘。禽兽众多，独以狐羔，取其轻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逊顺也。

《帝王世纪》曰：夏禹时渠搜国来献褐裘也。

《春秋後语》曰：淳于髡见邹忌，曰：“狐裘虽敝，不可补以黄犬之皮。”忌曰：“诺！谨授教，请择君子，无杂小人其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苏秦说李兑，兑送秦黑貂裘，黄金百镒。
又曰：苏秦诣秦王，上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镒尽，形容枯槁。及归，妻不为下机，嫂不为炊。
又曰：或谓孟尝君曰：“太庙之椽，非一木之枝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裘也。”
《吴越春秋》曰：延陵季子齐，见路有遗金，当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取金，薪者曰：“吾五月披裘而薪，资以金者哉？”
《外国图》曰：毛民国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
《十洲记》曰：汉武帝天汉三年，西国献吉光裘，色黄，盖神马之类，入水不沉，入火不灼。
《管宁别传》曰：宁字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尝不伏地流涕，恒着布裳貂裘。
《会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为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顾龚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龚不敬，勃卒撒去，龚恚而不听。朗右手鸣鼓，左手撤裘，以闻府君。喜朗，遂退龚，以朗代之。朗辞病不就。
《语林》曰：谢万就安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语，正欲以为豪具耳。无复胜绵者。”以三十斤绵与谢。
《世说》曰：谢万与安共诣简文，万来，尾帻可前。简文曰：俱前，不须衣帻。”即呼使入。万着白纶布鹆氅裘，履板而前。共谈移日，大器重之。
宋玉《风赋》曰：主人之女，被翠□之裘。
崔实《四民月令》曰：囊虫并兴，以灰藏毡裘。
魏武《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锦裘二领。
魏文《与孙权书》曰：今因赵咨致文马一匹，子裘一领。
王昶《家戒》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谤莫若自修。
卷六百九十五　服章部十二
襦
《说文》曰：襦，短衣也，一曰{曰难}衣。（{曰难}，温也。奴案反。）
《释名》曰：襦，暖也，言温暖也。单襦如襦而无絮也。反闭，襦之小者也，却向着之，领含於项，反於背，後开其衿。
《汉书》曰：班伯为侍中，与王许子弟为群，在於绮襦纨之间，非其好也。
又曰：昌邑王被废，太后被珠襦，（如淳曰：以珠饰襦。《晋书》曰：贯珠为襦。）盛服坐武帐中。王前听诏。
又曰：哀帝以东园秘器、珠襦、玉押皆豫以赐董贤。
《东观汉记》曰：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旧制禁民夜作，范毁削先令，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无襦，今有五。”

又曰：来歙诣雒见上，上大喜，解所被襦衣赐歙。

又曰：弟五伦性节俭，为二千石，常衣布襦。

又曰：梁鸿妻孟氏女，布襦裙。鸿曰：“此贞梁鸿撇。”

《魏志》曰：管宁常着皂帽布襦，随时单复。

《晋令》曰：旄头羽林着韦腰襦。

《齐书》曰：武陵昭王晔过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与之。子良见晔衣单，进襦於晔。晔曰：“我与向人亦复何异？”

《梁书》曰：顾协少清介，有志操。初为廷尉正，冬服单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与之，惮其清严，不敢发口，谓人曰：“我愿解身上箕与顾郎恐顾郎难衣食者。”竟不敢以遗之。

又曰：郭祖深清俭，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师世荣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丘问巫师，云：“须疾者衣为信。”命君正以所着襦与之，事竟取襦，云：“神将送与北斗君。”君正使检诸身，於衣裹获之，以为乱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无敢行巫。

《後魏书》曰：高祖复至邺，见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见车上妇人冠帽而着小襦袄者。尚书何为不察？”任城王澄曰：“着者犹少。”帝曰：“任城意欲全着乎？一言可以丧邦，其斯之谓？可命史官书之。”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紫襦，绛纱绣襦。

《吴越春秋》曰：勾践与妻入臣吴，夫人衣无缘之裳、左开之襦，{坐}以养马。

又曰：吴王阖闾葬女以珠襦之宝。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司徒侯霸府议曹掾。诏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冬，到弘农。意辄使属县令出钱与徒作襦。光武谓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乎？”

《列仙传》曰：细伯子者，冬着单衣，盛暑襦。

《列异传》曰：东海君以织成青襦遗陈节方。

《述异记》曰：乾罗者，慕容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银襦铠，乘白马，金银鞍勒，自天而降。鲜卑神之，推为君长。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在昭阳殿上遗织成上箕。

《吕氏春秋》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约民“大狱一衣，小狱襦”。郑国大乱，子产煞邓析而民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桓谭《新论》曰：待诏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系，其妇朱君至狱门，通言遗襦，子春惊曰：“朱君来言与朱为诛，而襦中绝者也，我当诛断也。”後遂腰斩。

《世说》曰：司马宣王从辽东还，有六十假士，寒冻于车，乞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赐之。公乞之酒”曰：“襦，官中物，臣无私施。”

《语林》曰：谢镇西着紫罗襦，据胡床弹琵琶，作《大道曲》。

《梦书》曰：上箦为大夫，妇却饰之，得贤夫也。

束《近游赋》曰：系明襦以御冬。

《古诗》曰：罗敷好蚕桑，彩桑城南隅。绀绮为下裳，紫绮为上箦。

又曰：妾有绣腰襦，葳蕤金缕光。

陆机《与长沙夫人书》曰：士璜亡翰襦，少便以机新襦衣与之。

《说文》曰：，胫衣也。

《释名》曰：，跨也，两股各跨别也。留，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络在衣表。

《方言》曰：齐鲁之间谓之褰，或谓之衤龙，（音龙。）关西谓之，大谓之弟髻，小谓之芙蓉衫，楚通语也。

《史记》曰：屠岸贾攻赵，煞朔等，赵朔妻晋成公娣，有遗腹，公宫匿之，生男。屠岸贾索於宫中，夫人置儿中，祝曰：“赵宗若灭即号，若不灭即无声。”及索，儿竟无声。

又《後魏书》云，平文皇后王氏，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时国有内难，将害帝子。后匿帝於中，咒曰：“若天祚未终者，汝无声。”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难。

又曰：淮阴屠中少年有侮韩信者，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徐广曰：服也。亦作跨。）於是视之，俯出下，蒲伏。一市皆笑信，以为怯。

又曰：周仁为人阴重不泄，尝衣弊补溺，（张晏曰：阴重不泄，下不洁，故溺。）甚为不洁清，以是得幸茎丶。

《汉书》曰：昌邑王贺衣短衣大。

又曰：朱博，琅琊郡功曹，官属多褒衣大衤召。（孟康曰：衤召音绍，谓大也。）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孙。光欲后擅宠有子。帝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内。”宫人使令皆为穷，多其带，後宫无进者。（张晏曰：穷前後有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不得交通。）
《东观汉记》曰：更始所爵多群小，被服威仪不以衣冠，或绣面衣锦。
《後汉书》曰：马援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尽散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
又曰：祭遵，赏赐与士共之，家无私财，身衣韦。
又曰：吴良字大仪，齐国临淄人，以清白守正称，为郡议曹掾。正旦，掾吏入贺，门下掾王望举觞上寿曰：“齐郡遭离盗贼，今明府视事五年，家给人足。”良跪曰：“门下掾佞谄，明府勿授其觞。盗贼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望曰：议“曹惰窳自无，宁足为不家给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赐良复鱼百枚。
谢承《後汉书》曰：秦护清廉，不授礼赂，家贫，衣服单露。乡人歌之曰：“冬无，有秦护。”
《魏略》曰：贾逵居贫无，过其妻兄柳孚家宿，其明无何，着孚去，时人谓为通达。
又曰：许允闻李丰等被收，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回遑不定，中道还取。丰等已收讫，大将军闻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丰等，不知士大夫何为忽忽乎？”
又曰：赵跋避难至北海，着布絮巾，在市中卖饼。
《宋书》曰：刘穆之坏布裳为，往见武帝。帝谓曰：“我始举大义，须一军中甚急，谁堪其选？”穆之曰：“无见逾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
《梁书》曰：周刘显将之寻阳，朝贤毕祖道。显悬帛十匹，约曰：“俭衣来者以赏之。”众人竞改常服，不过短长之间。显曰：“将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绿丝布，轩昂而至，折标取帛。
又曰：元帝愍怀太子昵狎群小，好着微服，常入朝，公服中着碧丝布抠衣。帝见之，大怪，遣市书周弘正责之。
又曰：安成王秀为郢州，冬月常作以赐冻者。
又曰：王裕之常授鼸老妇女戴五条辫，着青绞罗，饰以朱彩。
又曰：何点。永元中，崔景景围城，人间无薪，点悉伐园树以赡亲党。惠景性好侠义，慕交点，点不顾之，至是乃逼召占。点裂裙衣为，往赴其军，终日谈说，不及军事，其语默之迹如此。
《北齐书》曰：丞相司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郑仲礼、房子远等潜谋害神武。自魏氏旧俗以正月十五日夜为打簇戏，能中者即时赏帛，胄令仲礼藏刀於中，因神武临观，谋窃发，後败。
《韩子》曰：郑人卜子，使妻为，曰写吾故。撇凿新为孔效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韩昭侯使人藏弊，侍者曰：“上不以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之爱，一一笑，有为颦而颦，有为笑而笑，今岂特颦笑哉？（颦笑不妄为，岂可待幼而与之。）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事具《赏赐门》。）

《盐铁论》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则毛。

《高士论》曰：孙略冬日见贫士，脱遗之。

《列士传》曰：孟尝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鱼，下客食菜，冯援经冬无，面有饥色。

《郭子》曰：孙兴公道曹辅佐才，云白地明光锦，裁为负板，非无文彩，然酷无财制。

《俗说》曰：谢仁祖年少时喜着刺文，出郊郭外。其叔父诮责之，仁祖於是自改，遂为名流。

董巴《舆服志》曰：祀宗庙绛，示赤心奉神也。

《搜神记》曰：晋中兴，作者直幅为口，无煞，不大夫裁也。王敦之征。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绛直文罗、七彩杯文绮。

《邺中记》曰：石虎猎，着金缕合欢。

《广州先贤传》曰：申朔字元游，苞梧人，为九贞都尉，布襦布，乡邑叹慕之。

《蔡廊弹事》曰：兼司徒员外散骑常侍谢祭应着绛，而祭披不以贯足，有亏常体。

应劭《汉官仪》曰：司空骑吏以下皂，因秦水行。今汉家火行。宜绛。

又曰：虎贲中郎将衣纱单衣，虎纹锦。

《魏旧事》曰：杨平善裁，以官绢百匹，作小百枚。

《世说》曰：武帝尝降王武子，婢子百馀人，皆绫裙，手擎饮食。

褶

《释名》曰：褶，袭也。覆氏之言也。

《晋书》曰：杨济字文通，历位镇南征北将军，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尝从武帝校猎北邙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

《晋兴书书》曰：郭文举上馀杭大辟山，令顾以文山行，与韦癫具，文不纳。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无言。褶烂于户内。

《赵书》曰：中书令徐光奏“耕服介帻、青缣褶”。

《宋书》曰：元凶劭杀逆，袁淑止之。劭因起，赐淑等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裂之，与淑及左右，使以缚褶。

又曰：张畅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元凶杀逆，义宣发哀之日，即便兵。畅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荫映当时。举哀改服，着黄韦褶，出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简人，音姿容止，莫不瞩目。见者皆愿为尽命。
萧子显《齐书》曰：东昏侯拜爱姬潘氏为贵妃，乘卧与侯，骑马为从，着织成褶。
《後魏书》曰：傅灵根及其弟灵越南走，灵根叔乾爱先在南，遣舡迎之得免。灵根差期，不得俱渡。临济人知，M斩煞之。乾爱出郡迎灵越，问灵根愆期状，灵越残不应答。乾爱不以为恶，敕左右取匣中乌皮褶，令灵越代所常服，灵越言：“不须。”乾爱云：“汝可着体上衣服见桓公耶？桓公护之为刺史。”灵越竟不肯着。
《唐书》曰：玄宗时，御史大夫李之秦，每大礼，六品官并服朱衣。自是以下，许通着褶，如有惨故，不合着朱衣褶者，听不入，自馀应而不着者，请夺俸以惩不恪。
《西河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以外国异色锦为褶。
《魏百官名》曰：三公，朔赐青杯文绮长袖癫方，道盛此。
《北疆记》曰：户主南郊著皇斑褶绣。
《江表传》曰：吕范愿暂领督，释衤着褶，执辈阙下启事。
《语林》曰：夏少明在东不知名，闻斐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入洛从之。未至家，少许，见一人着黄皮褶，乘马将猎。夏问曰：“斐逸民家近远？”答曰：“君何以问？”夏曰：“闻其名知人，故从会稽来投之。”斐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乃用为西门侯，於此遂知名。
傅畅《自序》曰：余年五岁，散骑常侍鲁叔虎与先公甚友善。每来往，善与余戏。尝解余衣褶披其背，脱余金环与侍者，谓余吝惜，而余笑与之，经数日不索。
卷六百九十六　服章部十三
带
《说文》曰：带，绅也。男子ひ带，妇人带丝，象系之形。带必有巾，故从巾。
《释名》曰：带，蒂也，着於身如物蒂也。
《易口讼卦》曰：或赐之ひ带，终朝三褫之。（ひ，命服之草带上饰也。）
《礼记口玉藻》曰：革带博二寸。
《汉书》曰：文帝遗匈奴黄金饰具带一，黄金犀毗。
又班固《与窦将军笺》云，复赐固犀毗金头带，此将军所带也。
《东观汉记》曰：杨赐拜太常，诏赐自所服冠帻绶玉，兼革带。
又曰：邓遵破匈奴，上赐金刚鲜卑绲带一具。
《典略》曰：文帝尝赐刘桢廓落带，其後师死，欲取之为象，因与啁桢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物因人而贵，故在贱者之所不御至尊之侧。”桢答曰：“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宝；随侯之珠，烛众女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鼷之尾，缀侍臣之帻。此皆伏朽坏之下，潜污泥之中，而扬光钦簇之上，发彩畴昔之外。桢所带无他妙饰，若实殊异，上可纳也。”

《魏略》曰：疏勒王献大秦赤石带一枚。

又曰：汉阳嘉三年，疏勒王献海西责石金带。

《吴书》曰：陆逊破曹休於石亭，上脱御金校带以赐逊，又亲以带之，为钩络带。

《吴录》曰：钩络者，鞍饰革带也，世名为钩络带。

《齐书》曰：张融形貌短鬼，精神清彻。王敬则见融革带宽，殆将至骼，谓曰：“革带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带何为？”

《後周书》曰：随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时若此，岂能违天？”乃遣使谒随文帝，并上十三金带，盖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战国策》曰：鲁仲连谓田单曰：“将军黄金横带，而驰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

《楚汉春秋》曰：北郭先生献带於淮阴侯，曰：“牛马为人任用，力尽犹不置其革。”

吴时《外国传》曰：大秦国人皆着褶、络带。

又曰：扶南人悉着钩络带。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泽，献白玉食，天子赐黄金之环三五，朱带具饰三十。西征至赤乌氏，先出自周宗，乃赐赤乌之人具带五十。

《邺中记》曰：石虎皇后女骑腰中着金环，参缕带。

《述异记》曰：夏侯祖欣为兖州刺史，丧於官，沈僧荣代之。祖欣见形诣僧荣，沈床氏有一织成乏饰络带，夏侯曰：“此带殊好，岂能见之与？”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许，终不见关，必以为施，可命焚与沈。”沈对前烧，视此带，已在夏腰矣。

应璩《新诗》曰：革带绳为复，舄穿无底。

大带

《论语□卫灵公》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绅，大带。）

《诗□芄兰》曰：容兮遂兮，垂带悸兮。（容仪可观，玉遂遂然垂，其绅带悸悸焉有节度。）

又《野有死》曰：无感我兮，无使ㄎ也吠。

又《都人士》曰：彼都人士，垂带而厉。彼君子女，卷如虿。匪伊垂之，带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馀。匪伊卷之则有。（，扬也。）
又《鸣鸠》曰：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带伊丝，其弁伊骐。（骐，骐文也。弁，皮弁也。其带伊丝，谓大带也。大带用素丝以杂色饰马，骐当作琪，以玉为之。）
《礼□玉藻》曰：凡侍於君，绅垂足如履齐。（绅重则磬折，齐裳下缉。）
又曰：绅长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带下，绅居二焉，结三齐。
又曰：素带终辟，大夫素带垂辟，士练带率下辟，居疏圊带，弟子缟带。（素带终辟，谓诸侯也。辟读如裨冕之裨，谓以缯彩饰其侧也。）
裳
《释名》曰：上曰衣，下曰裳。裳，障也，以自障也。
《易□坤卦□六五》曰：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又《易□系》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尚书大传》曰：舜曰：“精华已竭，褰裳去之。”
《诗□缁衣》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洧。
又《鸡鸣》曰：东方未明，颠倒衣裳。（笺云：朦壶氏掌漏刻之节，东方未明而为己明也。）
又《葛屨》曰：掺掺女手，（掺掺犹纤纤也。）可以缝裳。要之衤棘（音戟）之，好人服之。（要，衤要；衤棘，领也。）
又《七月》曰：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阳，明也。）
又《鸿雁》曰：乃生男子，载衣之裳，载弄之璋。
《礼□玉藻》曰：衣正色，裳间色。
又《曲礼上》曰：诸母不漱裳。
《左传》曰：华登以吴师救华氏。齐乌枝明曰：“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彼多兵矣。请皆用剑从之。”华氏北，复即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华登矣。”遂败华氏于新里。
《春秋演孔图》曰：驱除名政，衣吾衣裳，坐吾曲床，滥长九州灭六王，至于沙丘亡。
《後汉书》曰：祭遵为人廉约，夫人裳不加缘。
《东观汉记》曰：鲍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装送甚盛。宣谓妻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贫贱，不敢当。”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着短布之裳。
《续汉书与服志》曰：樊哙常持铁盾。闻项羽有意煞汉王，哙裂裳以裹盾，冠之入军门，立汉王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子》曰：桀之时，女乐三千人，无不服盾文绣衣裳者。
《邓析子》曰：责疲者以举千钧，督跛者以及走兔，驱骐骥於廷，求猿猴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以索领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饮酒，数日衣绣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
又曰：景公饮酒数日，去冠披裳，自鼓盆瓮而已。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闻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而裹之，至于郢，见楚王。
《风俗通》曰：禹入裸国，欣起而解裳。俗说禹治水，乃播入裸国。君子入俗，不改其恒，於是欣焉而解裳也。原其所以，当言皆裳。裸国，今吴即是也。被文身，裸以为饰，盖正朔所不及也，猥见大圣之君，悦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郭子横《洞冥记》曰：东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邻母得而养之。经岁，母忽失朔，累月暂归。後复去家万里，见一枯树，脱白布裳挂树，裳化为龙。
《嵇康集□目录》曰：孙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为土窟，夏则编草为裳，冬则以自覆。
崔ゐ《达旨》曰：有事则褰裳，濡足。
刘梁《七举》曰：黼黻之服，纱之裳。繁饰参差，微鲜若霜。
《古乐府□陌上桑》曰：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
傅玄《裳铭》曰：上衣下裳，天地则也；服从其宜，君子德也。
《楚辞》曰：青□衣兮白霓裳。
又曰：彩薜荔以为裳。
又曰：披彩裳之芬芳。
又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扬雄《反骚》曰：被芙蓉之朱裳。
裙
《释名》曰：裙，下裳也，连接裙幅也。缉，下横缝缉，其下也。缘，裙之缘也。
又曰：裙，里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笼之。
扬雄《方言》曰：陈魏之间谓裙为帔，（音披）绕衿谓之裙。
《东观汉记》曰：王良为司徒司直，妻布裙，徒跣曳柴。
《续汉书》曰：汉明德太后秃裙不缘。
又《五行志》曰：献帝时女子好为长裙，而上甚短。
《魏略》曰：敦煌俗，妇人作裙，挛缩如羊肠，用布一匹，皇甫隆为太守，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改之。
《魏志》曰：管宁恒着布裙。
《宋书》曰：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欣尝夏月着新绢裙昼寝。献之入县见之，书裙数幅而去，欣书本工。因此弥善。
《齐书》曰：鱼复侯子响不道，帝以兵围之。有司奏绝子响属籍，赐为蝞氏。子响密作启数纸，藏妃王氏{君巾}腰中，具自申明，云：“轻舫还阙而不得见，此苦之深，惟愿矜之，无使竹帛，齐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後魏书》曰：河间人齐与太武攻赫连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齐固谏，不许，乃与数人从帝入城内。既觉，诸门悉闭，帝及齐等因入其宫中，得妇人裙，系之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于齐有力焉。
《北齐书》曰：世祖为胡皇后造真珠裙，积所费不可胜计。後被火烧之。
《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丹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绣缨双裙，紫碧纱双裙，丹碧杯文双裙。
《山陵故事》曰：梓宫有缃绛双裙，无腰。
《晋宋旧事》曰：崇进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有绛碧绢双裙，绛绢褥裙，缃绛纱复裙，白绢裙。
《四王起事》曰：惠帝还洛阳，得萝骊车一乘，以单帛裙为帏。
《河东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上加细布裳。
《秦州记》曰：妇人着裙，制乃三十馀幅。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孟卓字君伟，少修苦之志，着单裙，十年不换。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织成□裙。
《列女传》曰：梁鸿妻孟光，布裙荆钗。
《汝南先贤传》曰：戴良嫁五女，皆布裙，无缘裙四等。
《真人内传》曰：南极夫人被锦，服青羽裙。
《俗说》曰：车武子妇大妒，夜恒出掩袭车。车後呼其妇兄颜熙夜宿共眠，取一绛裙挂着屏风上。其妇果来，拔刀径上床，发欲刃床氏人。定看，乃是其兄，於是惭羞而退。
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裙。
束《近游赋》曰：着紫裙之裨蒪。
又曰：帽有四角之隆，裙有三条之煞。

《晋书》曰：王澄之荆州，送者倾城，澄脱衣，着犊鼻，上树取鹊[B218]（音寇）旁若无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记》曰：客诣刘伶，值其裸袒，因责伶。伶笑曰：“吾以天为屋，以屋为，诸君不当入，何怨乎？”
《宋书》曰：桂阳侯义融孙冕字茂德，性庸鄙，为郢州刺史，暑月露上厅事。
《齐书》曰：郁林王常裸袒，着红绲。
《梁书》曰：周弘正善玄理，为当世所宗。藏法师於开善寺讲说，门徒数百。弘正年少未知名，着红锦绞髻，踞关而听，众却曙之，弗谴也。既而乘闲进难，举坐尽倾。法师疑非世人，觇知，相赏狎。弘正後为左民尚书，夏月着犊鼻，衣朱衣，为有司所奏弹。其放达如此。
又曰：吉士瞻，少时尝於南蛮国中掷搏，无褰露，为侪辈所侮。及平鲁休烈军，得绢三万匹，乃作百，其外并赐军士，不以入室。
又曰：谢几卿性通脱，在省署夜着犊鼻，与门生登卜道，饮酒酣呼，为有司纠奏，坐免。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至成都，遂相谋还成都卖酒，相如自着犊鼻涤器，以耻王孙也。
《世说》曰：范宣洁行廉约。韩伯字康伯，为豫章太守，遗百匹绢不授，减五十匹复不授。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授。韩後与范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耶？”范笑而授之。
阮籍《大人先生传》曰：群虱之处，逃于深缝，自以为吉宅。君子之处城中，何异虱处中乎？
《竹林七贤论》曰：诸阮皆儒学富财，惟阮咸好酒，家贫。俗七月七日晒衣，诸阮庭中并列纟弟锦，咸以长竿挂犊鼻布衤昆。人问之，曰：“未免能俗，聊复尔尔。”
《语林》曰：桓宣武性俭，着故，上马不调，败，五形遂露。
卷六百九十七　服章部十四
履
《释名》曰：履，礼也，饰足所以为礼。亦曰拘也，所以拘足也。复其下曰舄。舄，腊也。久立地湿，故复其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畜，不假借之也。齐人曰抟借，抟借犹把，粗之貌也。曰粗，丝麻韦草，皆同名粗。粗，措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说文》曰：履，足所依也。ㄷ，小儿履也。，革履也。
《广雅》曰：履纟今谓之棋。
《世本》曰：於则作履扉。（于则，黄帝臣。草曰扉，麻曰履也。）
《方言》曰：丝作之，麻作之，不借组者谓之履。屨，朝鲜洌水之上谓之邛角，南方江沔之间总谓之粗，梁益谓之屣，或谓之紊。（下几反，一音尽。）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通语也。徐土邳圻之间（今下邳。沂音沂。）谓之叩角。纟两纟爽，（上两下爽。）关之东西或谓之纟两，或谓之纟爽，其通语也。

《史记》曰：张良尝游於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至良所，堕其履圮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之。”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进之。

又曰：东郭先生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屩有上无下，足尽践地，道中人笑之。

又曰：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欲夸楚，为毒瑁簪，刀剑之室饰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馀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赵使大惭。

又曰：淳于髡曰：“杯盘狼籍，履舄交错。”

《汉书》曰：王莽好高冠厚履。

又曰：郑崇，哀帝擢为尚书仆射，数谏争，每见曳革履，上笑曰：“我识郑尚书履声。”

《魏志》曰：曹公令曰：“议者以祠庙当解履，吾授赐命带剑，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庙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简君王也，吾不敢脱履上殿。”

《蜀志》曰：先主少孤，织履为业。曹公骂曰：“卖履舍长。”

又曰：刘琰妻胡入贺太后，后特留胡，经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与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挞胡，以履抶面。胡具以言告，琰坐下狱。有司议曰：“卒非挞妻之人，面非授履之地。”琰竟弃市。

《晋书》曰：夜，武库火，累代之宝皆焚焉。孔子履、汉祖斩蛇剑、王莽头并失。

又曰：符健时霖雨，河水溢，浦津监寇登得一履於河，长七尺三寸，内指迹长一尺，深三寸。

《续晋汉阳春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渊明，无履，从人脱履以给之，语左右为彭泽作履。左右请履度，渊明於众坐，伸脚令度。及履至，着而不疑。

《晋惠帝起居注》曰：帝还洛阳，至陵下谒，无履，取左右履着，下拜。

《赵录》曰：佛图澄卒，葬後郭，门吏报石季龙云：“是师携一履西去。”季龙发其墓，惟见一履与一石。

《後魏书》曰：王遵业从容恬素，若处丘园。尝着穿履，好事者多毁新履以学之。

《宋书》曰：益州道士劭硕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终。”因卧而死。後人见硕在荆州上明，以一只故履缚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齐书》曰：高祖俭素，宫人尽令着紫丝履。太公金匮履之书曰：“行必虑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韬》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怀仁而善谋。冠虽弊，礼加於首；履虽新，法以践地，可及其未成而图之。”
又曰：昔帝尧王天下，黼衣纟 圭履，不弊不更为也。
《晏子》曰：公问：“子近市，识贵贱乎？”时公繁刑，晏子曰：“踊贵履贱。”公愀然，遂缓刑。
又曰：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良玉之约，其长尺。
又曰：景公为履，饰以金玉，服以听朝。履重，仆不能举之。问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轻而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彻履。
《孙卿子》曰：大布之衣，篾纟 川之履，可以养体也。
《庄子》曰：儒者，冠圆冠者知天时，履方履者知地形。
又曰：曾子居卫，提衿而肘见，纳履而踵决。
《韩子》曰：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见履，乃曰：“吾忘度足。”乃归取之，市罢，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以足？”曰：“宁信度数，无自信也。”
又曰：文王履系解，视左右尽贤，无可使系者，因俯而系之。
又曰：鲁人身善织履，其妻善织缟，而徙於越。或谓之曰：“子必穷。履，饰足也，而越人跣；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欲不穷，可得乎？”
《贾子》曰：天子黑方履，诸侯素方履，大夫素圆履。
《贾谊书》曰：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履决，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左右问曰：“何惜此一履乎？”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履哉？恶与偕出弗与亻 皆反也。”自是之後，楚国之俗无相弃者。
又曰：履虽鲜，弗加之於枕；冠虽弊，弗以苴履。
又曰：二世胡亥之为公子，曰：“诏置酒，享群臣。”召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阶，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侯闻之者莫不太息。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
《淮南子》曰：禹之趋时，冠挂而弗顾，履遗而不取。
《盐铁论》曰：古者庶人鹿菲草履，今富者韦沓丝履。
《风俗通□论数》曰：者，奇也，履舄之一也。
《梦书》曰：履袜为子，属体末也，若梦得履袜者，必有子息也，履者为男，袜者为女也。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上遗同心粕宝綦履。
又曰：度安世年十五为成帝侍郎，常着轻丝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说《诗》者，衡从与语，质疑，邑人推服，到履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拾遗记》曰：穆王起春宵之宫，西王母来焉，纳丹豹文履。
魏武帝《遗令》曰：诸舍中可学作组履卖之。
又《内式令》曰：吏民多制文绣之服，履丝不得过降紫金黄丝织履，前於江陵得杂彩丝履，以与家约：“当着尽此履。不得效作也。”
《晋令》曰：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婢履色无过红青，古佥（古会切。）卖者皆当着巾，帖额题所佥卖者及姓名，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
《东宫旧事》曰：太子妃有绛地文履一纟 两。
《汉旧仪》曰：乘与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约履。
徐乾《古履仪》曰：正会大司马问剑履上殿义，徐言所以，遂见从，着履上殿。时人见咸讥云：“古无履，但有舄。今当着舄上殿，不宜着履。”案《周礼》天王赤舄黑舄，后素葛履。郑君注曰：复下曰舄，单下曰履，是则古有履也。蔡谟《答台符》分别履舄之名事曰：被符小会义注，侍臣剑履升殿。而挚虞《决疑》言剑舄履之名宜审。谨案：今时所谓履者，自汉前皆名屣。屣，《左传》曰：“踊贵履贱。”《礼》曰：“户外有抖勿”，不言二履。贾谊曰：“冠虽敝，不以苴屣。”亦不言苴屣。言履者，犹足所履践耳。《诗》云：“纠纠葛屣，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践之通称。称先代以来优崇重臣，言剑履则包舄也。又大臣殿，不惟朝会，或私觐独见，临时所着，不必是舄，故总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挚虞中朝宿臣，多识往行，亲睹其礼，退而书之，即是晋之故典令。《决疑》言舄者，书时事也。《仪注》言履者，举总名也。寻文总意，所称虽异，其制一也。
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当元会，至晓不及朝，化为白鹄，至卜前回翔，欲下威仪。以帚掷之，得一双履，耽惊还就列，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骘为广州刺史，意甚恶之，便以状闻，遂至诛灭。
《荆州记》曰：兴安水边平石上有石履。
《搜神记》曰：宫亭湖孤石，有一估客下都经其下，见二女子，云：“可为妾买两纟 两丝履，自厚相报。”估客至都，与置之，并一箱，置履在内，留庙中去。兼一书一刀，忘而和留之。及下去，乘舟，忽有鲤鱼跃入，剖之，得刀与书。
《幽明录》曰：晋太宁元年，馀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过庙乞福。既去亡履，己行五六里，懒复更反取。一白衣人持履后至，云：“宫使还君。”化为鹄，飞入田中。
《列仙传》曰：啸父，冀州人，在曲周市补履，数十年不老，人奇之。
又曰：昭帝既葬钩弋夫人，空棺无尸，但有丝履。
《列异传》曰：胡母班为太山府君，赍书诣河伯，贻其青丝履，甚精巧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武内传》曰：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琼凤文之舄。
《列女传》曰：翟方进学於京师，後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给之。
皇甫谧《高士传》曰：陈仲字子终，自齐楚，楚王欲以为相，其妻子曰：“家织履以食，淡然而无为，乐在其中矣。”谢使者。
秦嘉《与妇淑书》曰：今枉虎龙组缇履一纟 雨。
高文惠妇《与文惠书》曰：今聊奉具组生履一纟 雨，
曹植《贺冬表》曰：献白文履七纟 雨，袜百副。
崔实《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韦履，十月作白履。
刘桢《鲁都赋》曰：纤纤丝履，灿烂鲜新。表以文组，缀以朱。
曹植《洛神赋》曰：践远游之人履，曳霜绡之轻裙。
古乐府诗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张华《轻薄篇》曰：足下黄金履，手中双莫邪。
甄述女诗曰：足蹑承口履，丰趺高春锦。
古诗曰：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傅玄《履铭》曰：戒之哉，念履正，无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贾谊《吊屈原文》曰：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嗟若先生，独离此咎。
舄
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谓之复舄，自关而东谓之复履。其上单者谓之宛，下单谓之。
《诗》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又《南有嘉鱼口车攻》曰：赤芾金舄。（笺云：金舄，黄朱色也。）
《周礼口天官下》曰：屨人掌王及后之范勿，为赤舄、黑舄、赤纟 意、黄纟 意、青句、素屨、葛屨。（郑玄曰：王告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为上冕服之舄也。王后亦服六，惟祭服有舄。郑司农云：赤纟 意、黄纟 意，黄纟 意以黄赤云丝为下绿。纟 意音忆。）
《左传》曰：楚子次于乾溪，雨雪，王皮冠、秦履复陶。（秦所遗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饰被。）豹舄，执辈出。
《三礼六服图》曰：王后衣玄舄、榆翟赤舄，鞠衣着履。（鞠衣以下皆履之。）
《三礼图》曰：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夏葛冬皮也。
《说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时，衣翠衣，带玉玉剑，履缟舄。
《曲论》曰：中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掣引衣掌，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舄履，无不颠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履文凤之舄。
《列仙传》曰：安期先生，琅琊阜乡人。秦始皇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千万，出於阜乡，皆置去，留书，以赤玉舄一枚以报。
《拾遗录》曰：秦王子婴寝於望夷宫，夜梦有人长丈，须、鬓绝青，纳王舄而乘丹车，告云：“天下当乱。”王乃煞赵高。所梦则始皇之灵，所着则安期所遗者。
《列仙传》曰：黄帝葬桥山，山崩无尸，惟剑舄存。
《冲波传》曰：足属万钱之舄，漂如日光，宛如游龙。
《风俗通》曰：孝文身履革舄而衣弋纟 弟。
又曰：俗说明帝时，尚书郎邺令王乔每月朔常诣台朝。帝怪其来数而无车，密令太史候望，言其临至时，常有双凫从东南飞来。因举罗，得一只舄，使上方识，是四年中所赐尚书履也。
杜氏《幽求》曰：褒衣博带，高冠厚舄，以珠玑，结之缨蕤。
陈思王《七启》曰：金华之舄，动趾遗光。
袜
《说文》曰：袜，足衣
《释名》曰：袜，末，在脚也。
《左传》曰：卫侯与诸大夫饮酒，褚声子袜而登席，公怒。
《帝王世纪》曰：武王伐纣，行至商山，袜系解。五人在前，莫肯系，皆曰：“臣所以事君，非为系袜。”
《汉书》曰：中山王来朝，成帝赐食。後饱，起下，袜系解。成帝以为不能而贤定陶王。
又曰：茎 `时，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尝召居廷中，公卿尽会。张释之为廷尉，王生顾曰：“吾袜解，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人或让王生：“独柰何辱张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亡益於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廷尉跪结袜，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释之。
《东观汉记》曰：和帝召诸儒，侍中贾逵、黄香相难。罢朝。特颁赐履袜。
《文子》曰：均为缟也，或为冠，或为袜则履之。
又曰：文王伐崇，至凤凰之墟而袜系解。文王自结之，太公问焉。文王曰：“吾闻亡君所与处尽其役，寡人虽不肖，所与处皆先君之人也。故无令结之。”（《汉旧仪》曰：凡斋玄豹袜，耕用青袜。）
《会稽典录》曰：贺劭为却世容止，与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常著袜，希见其足。
崔浩《女仪》曰：近古妇以冬至日进履袜於舅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衡《南都赋》曰：罗袜蹑迹而容与。
曹植《洛神赋》曰：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
皇甫规《与马融书》曰：谨上袜一量，以通微薄。
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细布袜二量。
高文惠妇《与文惠书》曰：今奉织成袜一量。
曹植《贺冬表》曰：献袜七量并为《袜颂》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贞。行与录迈，动以福并。”
後汉崔ゐ作《袜铭》
卷六百九十八　服章部十五
屨
《释名》曰：屨，拘也，所以拘足也。
《说文》曰：屨，履也。一曰也。
《诗》曰：葛屨五两，冠绥双止。（葛屨，服之贱者也。冠绥，服之尊者。笺云：以喻不宜同处。）
又《葛屨》曰：纠纠葛屨，可以履霜。（夏葛屨，冬皮屨，莫非所以履霜。）
《周礼》曰：屨人掌王及后之范勿，为赤舄、黑舄，赤纟 意、黄纟 意、青句、素屨，葛屨。（复下曰舄，单下曰履。古人言屨以通于复，今人吉屨以通于单，句当为纟 句，赤纟 意黄纟 意，以赤黄之丝为下绿也。）辩外内命夫命妇之屨，功屨、散屨。（功屨，次命屨。散屨，去饰着。）
《大戴礼》曰：入於户，未尝越屨，是高柴之行也。
《礼》曰：侍坐於长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当阶就屨，跪而举之，屏于侧，向长者而屨，跪而迁屨，俯而纳屨。
又曰：户外有抖勿，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毋践屨，毋席。
又曰：国家靡敝，君子不履丝屨。
《左传》曰：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丘，齐也。）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於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
又曰：楚子使申舟使于齐曰：“无假道于宋。”及宋，华元曰：“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亡一也。”乃煞之。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
又曰：齐晋战于鞍。克伤于矢，流血及屨，未绝鼓音。
又曰：吴伐越，越子御之，大败之。灵姑浮以戈击阖庐，（灵始浮，越大夫。阖庐，吴王。）伤将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见斩，遂失履，姑浮取之。）
《梁传》曰：公弟叔ツ，其曰弟叔ツ，贤之也。宣公煞赤而非之。（宣公煞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叔非责云。）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
《孟子》曰：许行自楚之滕，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捆音阃，犹叩极也。织履欲使坚，故叩之。卖履席以供饮食也。）
屐
《释名》曰：屐，扌者以践泥也。为双足扌者以践泥也。帛屐作之如八者也，不曰帛八而曰帛屐者，八不可以践泥，屐可以践泥也，故谓之屐。
《汉书》曰：袁盎使吴，吴王使围守之。乃刀决帐直出，屐行七十里。
《东观汉记》：范奏云：“伏见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车，脱衣解屐，于华毂。”
《晋书》曰：宣王初欲追诸葛於关中，多蒺藜，乃使军吏二千人着软材木屐前行，然後卒进焉。晋宣帝杂教云：“当预作太平木屐遇践，时有蒺藜屐行，蒺藜悉着屐底。”
又曰：谢安遣弟石及从子玄征符坚，所在克捷。安方对客围棋，有驿书到。棋毕，还内过户限，心喜，不觉屐折齿。
又曰：王述性急。当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掷於地。鸡子圆转不止，便下以屐齿踏之，不得，嗔甚，掇口中，嚼而吐之。
又曰：祖约好财，阮孚好着蜡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馀两小簏，着背後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正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於是胜负始分。
又曰：石勒击刘曜，使人着铁屐施钉登城。
《晋中兴徵祥说》曰：旧为屐者，齿皆达，名曰露卯。泰元中忽不复彻，名阴卯，亦服妖也。识者以为卯，谋也，必有阴谋。烈宗末，骠骑参军袁悦之始有阴谋之事，及隆安遂致大乱。
《宋书》曰：谢灵运好山水，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嶂数十重，莫不备尽登蹑。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则去其後齿。
又曰：虞玩之，高帝镇东府，朝廷致敬。玩之为少府，犹跻屐造席。高帝取屐视之，讹黑钉锐，{艹奚}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易办。”高帝咨嗟，因赐以新屐，玩之不授。问其故，答曰：“公之赐，恩华俱重，但蓍簪弊席复不可遗，所以不敢当。”帝善之。
又曰：刘凝之有尝认其戊，笑曰：“仆着已败，今家中觅新者偿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送还，不肯复取。
《齐书》曰：沈麟士，昔尝行路，邻人认其所戊。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授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子显《齐书》曰：襄阳有盗发古冢者，传云是楚王冢，获玉屐玉屏风。
《梁书》曰：范廉为吴兴太守，广陵高爽有俭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记。爽尝有求不遂，乃为屐断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踏面不知。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讥其不计耻辱，以此取名位。
《论语隐义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只屐去，盗者置屐於授盗家。孔子屐长一尺四寸，与凡人屐异。
《孔丛子》曰：孔穿振方屐见平原君。
《宗元嘉起居注》曰：刘祯弹广州刺史韦朗赃，有白荆屐六七十量。
《风俗通》曰：延嘉中，京师长者皆着木屐，妇女始嫁，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後党事起，九族俱系，妇人桎盖木屐之象。
《世说》曰：王子敬兄弟见郗公，蹑屐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着高屐，仪容轻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郗公慨然曰：“若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
《语林》曰：郑玄在马融门下，业成，辞归，融心忌之。郑玄亦疑有追，乃坐桥下，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上，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矣，竟以免。
《华阳国志》曰：何随技壶竹人盗其笋。随行见，恐盗者觉，挈屐而归。
皇甫谧《高士传》曰：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筑室於庭，首不着布，身无单衣，足着木屐。
《汝南先贤传》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
《秦记》曰：符健皇始四年，新平县有长人见，语民张靖曰：“符氏应天授命，当太平。”健以为妖妄，下靖狱。是月，河渭浦津坂监寇登於河中得只屐，长七尺三寸，称履，五指长尺馀，指尺深寸。登以献健，因赦靖。
刘欣期《交州记》曰：赵妪者，九贞军安县女子，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常着金擒是屐。
庾仲雍《荆州记》云：刘盛公，枝江人。桓司空临州与上佐游於灵溪。盛公诣市还，着皂盖布裙，以杖荷屐诣桓司空。
《神仙传》曰：左慈见孙讨逆，着鞭驱马，慈著木屐，策杖徐步。然终不能及，乃止。
《搜神记》曰：昔作屐，妇人圆头，男子方头。盖作意欲别男女也。太康妇人皆方头屐，与男无别。
《集异记》曰：广平游先期妄见一人着赤褶，知是其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久方变，是所常着履。
《异苑》曰：介子推逃禄隐迹，抱树烧死。文公拊木哀嗟，伐而制屐，每怀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股之功。俯视其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称，将起於此。
又曰：丹阳县有梅姑庙。姑生时有道术，能戊行水上，後负道法。婿怒煞之。投其尸於水上，乃随波流漂，至今庙处。晦望之日，时见水雾中暧然有屐。
《梦书》曰：粗屐为使令卑贱类也，梦得粗屐，得僮使也。
王褒《僮约》曰：持斧入山，断柔裁辕。若有馀材，当作俎几、木屐。
屣
《说文》曰：屣，属也。，革履也。
《史记》曰：汉孝武帝云：“使朕诚得如黄帝，视弃妻子如脱屣耳。”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蔡邕见而奇之。宾客盈坐，闻王到，倒屣迎之。
《後汉书》曰：皇甫规有当世重望。乡人有行贿为郡守，谒规。规卧不起。闻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春秋後语》曰：魏太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於朝歌，（朝歌，纣之所都，今卫州地。）引车避，下谒之。田子方不为礼，太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则失国，大夫而骄则失家，富贵者安敢骄人？贫贱骄人耳，行不合，言不从，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太子不怿而去。
《淮南子》曰：尧之有天下也，年衰志闷，举天下而传之舜，犹却行而脱屣。
《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
《世说》曰：何晏为吏部尚书。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倒屣迎之。
靴（与靴同）
《释名》曰：靴，本胡服也，赵武灵王始服之。
《北齐书》曰：郑太妃初与神武避葛荣，同走并州。负困，燃马屎，自作靴。
又曰：任王谐为并州刺史。有妇人临汾水浣衣，有乘马人换其新靴而去。妇人执故靴诣州言之。谐召城外诸妪，以靴示之，绐曰：“有乘马人於路被贼劫害，遗此靴焉。得无亲属乎？”一妪抚应哭曰：“儿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语，捕获。一时称明察。
《後魏书》曰：有人遗赵柔靴数百枚，柔与子善明鬻之於市。有人从柔买，柔索绢三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
《唐书》曰：建中初，赠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见之，方屣而华。
《邺中记》曰：石虎皇后出，女骑千人，皆着五彩织成靴。
《列仙传》曰：仙人文宾，太丘人也，卖靴为业。
魏武《与杨彪书》曰：今足下织成靴一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绣靴一量。
傅咸《表》曰：凉州民先辨靴，从军之物，然後作衣。
ハ（音脚）
《说文》曰：ハ，屐也。
《释名》曰：ハ，草屧也。出行着之，ハ轻便，因以为名也。
《春秋後语》曰：赵相虞卿蹑ハ檐簦来说孝成王，一说，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故号虞卿。
谢承《後汉书》曰：江夏刘勤字伯，家贫，作ハ供食。常作一量屧，断，勤置不卖，出行。妻卖以籴米，勤归炊熟，怪问：“何所得米？”撇实告。勤责曰：“妻卖毁物，欺取其直也。”因弃不食。仕至司徒。
《宋书》曰：刘敬宣尝夜与僚佐宴。空中有投一只芒ハ於坐，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一寸，已经人着，耳鼻间并欲坏。顷之，敬宣参军司马道赐反，敬宣为其所害。
又曰：张畅在彭城，为魏太武所围，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与畅语。李伯曰：“君南土膏粱，何为着ハ？君而着此，使将士云何？”畅曰：“膏粱之言武，诚为愧，但以不武授命，统军戎阵之间，不容绥服。”
《齐书》曰：沈为馀姚令。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自彰别。怒曰：“汝等下县吏，何得自拟贵人？”悉使着芒ハ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捶。
又曰：窦哄回幼有清誉。宋元嘉末，魏军逼瓜步。百姓咸负担而立。时父湛之为丹阳尹，使其子弟并着芒ハ，於斋前习行。或讥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彦回时年十馀，甚有惭色。
《梁书》曰：侯景即位，童谣曰：“脱青袍，着芒ハ，荆州天子定应着。”
又曰：何点方尚书乘柴车，蹑草ハ，恣心所，致醉而归。
《陈书》曰：沈众，武帝时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卧布袍，芒ハ以麻绳为带。朝士咸共诮其所为。
《唐书》曰：孟元阳起於陈许军中，理戎整肃。曲环使主屯作西华，元阳芒ハ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方去。
《风土记》曰：美朱爽之轻履，蔑龙舄之文章。爽，藤也，赤色，缘木而长，大如箭竿。越人以为ハ，经以青芒，行山草，便於用靴，故越人重之。
《搜神记》曰：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间，江浦之域有败ハ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两。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视之，悉复矣。民或云：“见衔而聚之。”世之所说ハ者人之贱服，而当劳辱下民之象也。败者疲敝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来也。今败ハ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将相聚为乱，绝四方而壅王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海水土记》曰：八鱼长一尺，状如八形。
《俗说》曰：刘贞长少时居丹徒，家至贫。剧方回数出南射堂射。刘往市卖八，路经射堂边。过人无不看射，刘过初不回顾。方回异之，遣问信。答云：“老母朝来未得食，至市货八，不得展诣。”后过，剧呼之，使与共语，觉其佳。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汝得物惟食，慎勿问其名也。”後诣主人，入门内。见马矢便食，恶臭，乃步进，见败八弃於路，因复嚼，殊不可咽，顾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诣贵官，为设馔。因相视曰：“故是首物，且当勿食。”
さ（音燮）
《宋书》曰：袁粲为丹阳尹，步さ白阳郊野间。遇一士人，便呼与饮。明日，此人谓被知，到门求进。“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
《齐书》曰：江泌字士倩，济阳人也。少贫，好学书，则斫さ为业，夜则读书随月光，光斜则握卷升屋。
《梁书》曰：临川王弘，奢侈过度，後庭数百十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於齐东昏潘妃，宝さ直千万。
卷六百九十九　服用部一
帐
《释名》曰：帐，张也，张施於床氏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
《尔雅》曰：帱谓之帐。
《史记》曰：丞相公孙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汲黯，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汉书》曰：东方朔曰：“陛下诚能用臣朔之计，推甲乙之帐，（甲乙，帐名。瓒曰：造甲乙之帐，缀以随珠。）燔之於四达之衢。”
《东观汉记》曰：冯鲂，永平中，上行幸诸国，敕鲂车驾发後将缇骑宿玄武门复道上，诏：“南宫复道，多恶风寒，老人居之且病靡苦。（音肥。风病。）内者多取帷帐，东西竟塞诸窗，望令致密。”
《汉官仪》曰：祭天有绀幄帐。
《魏略》曰：大秦国金织成五色帐，又以明月夜光珠为帐。
又吴时《外国传》云：斯条国王作白珠交结帐。
《魏志》曰：吕布将辞袁绍还洛，绍欲煞之。明日，当发，绍遣甲兵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於帐侧，伪使人於帐中鼓箏。绍兵卧，布无何出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斫布床被，谓为己死。明旦，绍讯问，知布尚在。（事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乐部》。）
又曰：太祖帷坏即补纳。
又曰：典韦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将亲兵数百人常绕帐，昼立侍终日，夜宿帐左右。
又曰：曹爽从帝朝高平陵，司马宣王语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送帐幔诣行在所也。”
《吴志》曰：蒋钦字公希，拜左护军。权尝入其内，母疏帐缥被。权叹其贵而守约，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段易帷帐。
《晋令》曰：锦帐为禁物。
《晋後略》曰：张方兵入洛，御宝、织成、流苏、武帐，皆割分为马戈矣。
《晋令》曰：元帝时，有奏太极殿施绛帐。帝诏曰：“汉文以上书皂囊为帷，冬可青布，夏青疏。”
又曰：桓玄小会，於西堂殿施绛绫帐，镂黄金龙衔五色羽葆流苏。群臣切相语曰：“此颇似需车，亦王莽仙盖之流。”
沈约《宋书》曰：高祖围广固，夜忽有鸟，大如鹅，苍黑色，飞入高祖帐中。胡蕃起贺曰：“苍黑，胡虏之色。胡虏归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齐书》曰：高祖俭素，内殿施黄纱帐。
又曰：吐谷浑王河南，其国多善马，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
《隋书》曰：炀帝北巡，欲夸戎狄，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
《唐书》曰：高祖时吴王杜伏威献竹帐，上以劳人不授。
又曰：始毕可汗衙帐无故自破，高祖曰：“此何祥也？”内史令萧进曰：“昔魏文帝幸许昌，城门无故自坏，帝恶之而返，其年文帝崩。始毕帐坏，即其类也。”高祖然之。
《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东，得《论衡》。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求其帐中隐处，果得之。
《傅子》曰：太祖武皇帝（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人不过皂帐。
《郭子》曰：许侍中、顾司空俱作王丞相从事，常夜在丞相许戏，二人欢极，丞相便使入己帐中眠。顾至晓，犹展转不得熟寐，许上床便大鼾。丞相语诸客曰：“此中亦是难眠处耳。”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熟绛绫帐绛绢幄。
又曰：东齐夏施乌纱单帐，四率坊、洗马坊乌练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事》曰：秦时奢侈，绨帐绮绣，土被朱紫。
《汉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杂错天下珍宝为甲帐，其次为乙帐。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桓谭《新论》曰：李少君置武帝李夫人神影於帐中，令帝观见之。
《燕丹太子》曰：秦始皇置高渐离於帐中击筑。
又时《外国传》曰：斯调王作白珠交结帐、金床氏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见珠圆好，意欲留焉，臣下谏，乃止。
《拾遗录》曰：蜀先王廿后坐於白绢帐中，於外望之，如月下聚雪。
《益都耆旧传》曰：翟辅上事云：“汉文帝连上事书囊以为帐，恶闻纨素之声。”
《神仙传》曰：茅君当授神灵之职，众宾皆至。忽然有素缣帐於屋下，敷数重白毡，金案玉杯，人皆饱醉。
又曰：茅君仙去，民为立庙，茅在帐中与人言。
《邺中记》曰：石虎御床辟方三丈，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磋囵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青纟 弟光锦，或用绯纟 弟登高文锦，或用紫纟 弟大小锦，絮以房子绵百二十斤，白绨为里，名为里复帐。帐四角安磋囵银凿金香炉，以石墨烧集和名香。帐顶上安金莲花，花中悬金薄织成碗囊。春秋但锦帐，表以五色，总为夹帐。夏用纱罗或綦文丹罗，或紫文为单帐。
邓德时《南康记》曰：阳道士葬岩室，经数年，尸犹俨然葛帐覆之。
《幽明录》曰：晋朱黄祖奉亲至孝。母病笃，天汉开明，有一老翁将小儿持箱自通，即以两丸药赐母，服之，患顿消，因停宿。夜中厅事上有五色气祭天，琴歌清好。祖往视之，翁坐斗帐裹，四角及顶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鹅子，明彩炫耀。
《马融别传》曰：融为通儒，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节，居宇器服多在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後列女乐，弟子次相传授，鲜有入其室者。
《风俗通》曰：灵帝好胡服帐，京师皆竞为之。後董卓拥胡兵掠宫掖。
《语林》曰：刘植诣石崇，如厕，见有绛文帐大床，茵褥甚丽。不得行，乃更如他厕。
《俗说》曰：桓玄在南州，妾当产，畏风，应须帐。桓曰：“不须作帐，可以到夫人故帐与之。”
《世说》曰：郄超为桓温参军。时谢安王坦之尝诣温，温令超帐中卧听论事，风动帐开，见超。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
又曰：卞范为丹阳，羊孚於南州暂还。往卞许云：“卞疾动不堪坐。”卞便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帐衤弗褥，羊迳上卞大床，枕入被下，乃回坐倾来，移辰达暮。羊去，卞执手，曰：“我弟一理其卿，卿莫负我。”

魏武《遗令》曰：吾与妓女皆着铜雀台上，施六尺床练帐。月朝十五，辄向帐作乐。

古诗曰：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柴子大《七折》曰：锦衾内设，罗帱缋帐也。

较型《别赋》曰：春宫闷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

孔稚《北山文》曰：蕙帐空兮夜鹤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离骚》曰：翡翠羽帐饰高堂。

刘玄休诗曰：罗帐延秋月。

幔

《说文》曰：幔，幕也。

《释名》曰：幔，幔相连缀之言也。

《广雅》曰：幔，掩也。

《东观汉记》曰：岑彭与吴汉围隗嚣，壅谷水，以缣幔盛土为堤灌城。

《宋书》曰：晋安王子勋叛逆，取所乘车除脚以为辇。其夕有集其幔。

《梁书》曰：曹景宗为扬州刺史，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开’，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悒悒使人无气。”

又曰：柳忡 炎（音谈）甚重妇，颇成畏惮。性爱音乐，女妓精丽，略不敢视。仆射张稷与忡 炎狎密，而为忡 炎妻所敬。稷每诣忡 炎，必先相闻夫人。忡 炎每欲见妓，但因稷请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忡 炎因得留目。

《六韬》曰：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张帐盖，名曰礼。将不躬礼，尾知士卒寒暑也。

《军令》曰：战时皆取舡上布幔布衣渍水中，积聚之，贼有炬火、火箭，以掩灭之。

《拾遗录》曰：周穆王时鸾章锦幔者，摩连国献焉，锦文如鸾翔。

又曰：吴主赵夫人巧妙无双，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绢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厝其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权称善。夫人乃析，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弦，百绝百续。乃织为罗，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军旅，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一丈，卷之内文漆枕中，谓之“丝绝”。
《秦记》曰：苻坚以太常韦逞母宋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乃就家立讲堂。书生百人，隔纱幔而授业焉。
《陆机别传》曰：机梦黑幔绕车，手决不开，至明见诛。
《世说》曰：庾太尉亮有儿，年数岁，温太贞常隐幔怛之。（怛，惊也。）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为论者？”乃谓：“不减亮。”
王融《咏幔诗》曰：幸得与珠缀，幂历君之楹。日映不辞卷，风来辄自轻。每聚金炉气，时驻玉琴声。但愿置樽酒，兰当夜明。
幌（《说文》作广）
《说文》曰：广，帷，屏风之属。
《晋惠帝起居注》曰：有口母幌。
《邺中记》曰：石虎太武殿西有昆华殿，卜上辄开大窗，皆绛纱幌。
华延隽《洛阳记》曰：洛阳城十八观，皆笼口母幌。
帱
《说文》曰：帱，单帐也。
谢承《後汉书》曰：黄昌夏多蚊，贫无帱，佣债为作帱。
又曰：羊续为庐江太守，卧一幅布帱，帱穿败，糊纸补之。
《淮南子》曰：楚将子发求伎道之士，楚有善为偷者，愿以伎自效，子发礼之。後齐伐楚，偷乃夜解齐将之帱，献之子发，因复还之，齐将惧而退。
《楚辞》曰：翡翠帱高堂，纱版玄玉梁。
又曰：翡翠珠被（被，烂衾。）齐光弱，阿拂壁罗帱张？”
马融《广成颂》曰：张口帆，施霓帱。
曹植《九咏》曰：蕙帱兮荃床。
床と
《通俗文》曰：障床曰と。（沧芮切。）
《释名》曰：床前帷曰と。と，垂也。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录石绮绢裹床と二。
青庐
《世说》曰：魏武帝少时常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因潜入主人园中，夜叫呼云：“偷！”青庐中人皆出观。帝乃抽刀劫新妇，与绍还出。失道棘林中，绍不能动。帝复大叫：“偷人今在此！”绍惶迫，自掷出，遂俱免。
《唐书》曰：建中中议公主出降之仪曰：“近代设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北胡穹庐之制，不可以为佳。宜于堂室中置帐，以紫绫缦为之。”
卷七百　服用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帘

《释名》曰：帘，廉也，自障蔽为廉耻也。

《声类》曰：帘，户蔽也。

《通俗文》曰：户帏曰帘。

扬雄《方言》曰：宋魏陈楚谓之{曲}，或谓之薾。自关以西谓之箔。南楚谓之蓬薄。

《汉书》曰：周勃以织薄曲为业。（苏林曰：薄一名曲也。）

又曰：严君平筮卜成都市，日得百钱，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

《梁书》曰：夏侯性节俭，不事华侈。晚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时谓帘曰“夏侯妓衣”。

《齐书》曰：沈麟士字□祯，有高尚之心。居贫，织帘诵书，号为织帘先生。

又曰：柳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万。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齐亦於此季矣。”屏却庶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题帘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谓党曰：“汝当见，吾不见也。”

《唐书》曰：张嘉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应五经举，拜平乡尉，坐事免归。侍御史张循宪为河东彩访史，荐嘉贞“材堪宪官”，请以己之官秩授之。则天召见，垂帘与之言。嘉贞奏曰：“以臣草菜而得入谒九重，是钦簇一遇也。咫尺之间，如隔□雾，竟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尽。”则天遽令卷帘与语，大悦，擢拜监察御史。

又曰：王锷为淮南作法，军中尾弃物，至故帘亦令收之，他日付舡坊以为箬。（上作含切，下而灼切。）他皆如此。

《庄子》曰：河上有家贫穷，纬萧以为业。（司马彪注曰：萧，蒿也。织苇蒿为薄帘也。）

又曰：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奏也。

《汉武故事》曰：甲帐居神，以白珠为帘箔，玳瑁押之，象牙为篾。

《洞冥记》曰：汉武元鼎元年，甘泉宫起招仙灵卜，编翠羽麟毫以为帘。

《西京杂记》曰：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帘皆为水文及龙凤象。

又曰：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声如珩。

《拾遗记》曰：石虎於太武殿前起楼，高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至铿锵和鸣。

《晋东宫故事》曰：帘箔皆以青布缘纯。

《三秦记》曰：明光宫在渐台西，以金玉珠玑为帘箔。《凉州记》曰：吕纂时，胡人发张骏冢，得白珠簿帘。

《汝南先贤传》曰：范滂被收，曰：“愿得一幡一薄，埋於首阳山，上不负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不愧夷齐。”
谢绰《拾遗》曰：戴明宝历朝宠幸，家累千金。大儿娇淫，为五色珠帘，明宝不能禁之。
崔实《政论》曰：珠玑玩饰，匿若怀袖，文绣蔽於帷帘。
《梦书》曰：梦帘、屏风，蔽匿一身也。
《唐国史补》曰：尚书李□有清德，其妻刘晏妹也。晏尝造□，见其门帘甚弊，乃ウ度广狭，以粗竹织成，不加缘饰。将以赠□，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帷
《说文》曰：在旁曰帷。
《释名》曰：帷，围也，以自障围也。
《礼记□曲礼》曰：帷簿之外不趋。
又曰：弊帷不弃，为埋马也。
又曰：路马死，埋之以帷。
《周礼□春官下》曰：掌舍掌王之会同之舍帷、宫设、旌门。（谓王行昼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张帐为宫，树旌表门。）
《左传》曰：齐归公孙敖之丧，为孟氏且国故也。（为惠叔毁请且国之之族，故听其归殡而书之。）葬视共仲，（制如庆父，皆以罪降。）声己不视帷堂而哭。（声己，惠叔母，怨教从莒女，故帷堂。）
又曰：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也有宠，欲去三桓，以张公室。与公谋而聘于晋，欲以晋人去之。冬，公薨，季子言於朝曰：“使我煞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东门氏。（襄仲居东门。）子家还，及笙。（子家归父。）坛帷复命於介。（除地为坛而侦场。介，副也，使副反命于君。）
又曰：闾丘婴以帷缚（音篆）其妻而载之，与申鲜虞乘而出。（仁子，在公倍臣也。）鲜虞推而下之，（下婴撇。）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昵。（匿，藏也。昵，亲也。）其谁纳之？”
又曰：公孟有事於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於门外，而伏甲焉。
《礼记》曰：士丧，君使人吊，撤帷，主人迎吊於寝门外。
《史记》曰：孔子见卫夫人，夫人在帷中而拜。
又曰：苏秦说齐宣王曰：“临之众，连衽成帷。”
又曰：高祖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又曰：文帝帏帐不得文绣。
又曰：董仲舒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以次相授，或莫见其面，三年不窥舍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秦起咸阳而至西壅，离宫三百，帷帐不移而具。
又曰：成都侯王商弟内大池以行舡，立羽盖，张周帷。
又曰：东方朔上疏云：“文帝集上书囊为殿帷。”
《後汉书》曰：更始委於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後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得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诸将识非更始声，出皆怨曰：“成败未可知，遽自纵放若此。”
华峤《後汉书》曰：班始尚阴成公主。公主，顺帝之姑，贵骄淫乱。与所嬖居帷中，而始入，使伏床下。
袁弘《汉记》曰：献帝出长安，李催来追。董承惧射之，以被为帐幔。
又曰：贾宗为冀州刺史，垂帷而行。及至州，曰：“刺史当远视广听，反垂帷以自掩蔽。”拇庶褰帷。
《东观汉记》曰：张奂字然明，使匈奴中郎将。时休屠各及朔方乌丸并反，烧度辽将军门，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走。奂安坐车中，与弟子讲书自若。
《魏志》曰：司马景王奏太后废齐王芳，曰：”帝於陵口台曲室中施帷，见九亲妇女。”
《吴志》曰：孙峻欲诛诸葛恪，置酒，伏兵於帷中。
《晋书》曰：穆帝立，年始二岁。皇太后褚氏设白纱帷於太极轩，抱帝临轩。
《晋阳春秋》曰：武帝令曰：“殿前织成帷不须施也。”
《宋书》曰：袁粲每经傅昭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非名贤乎？”
《齐书》曰：毛惠素为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处帏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旁人为之感伤。终身如此。
《吕氏春秋》曰：伍子胥将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见而恶其貌，客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愿令王子光居於堂上，重帷而见其衣。”王子光许之。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
《淮南子》曰：先针而後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後针，不可以成衣。
《汉武帝内传》曰：七月七日，宫掖之内张口锦之帷，然九光之灯，候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锦为帷。
《神仙传》曰：淮南王见八公。至，足下及履，迎之。登思仙之喜，张绮罗之帷。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上遗金错绣帷。
《拾遗记》曰：汉安帝好微行於郊间，或露起帷宫千间，皆用锦文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俗说帷帐车不可作衣，令人病疠。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青布碧里梁下帏一，绀绢、青布窗户帏各一。
《梦书》曰：梦见帷帐，忧阴事。
《离骚》曰：纫薜荔而为帷。
《楚词》曰：翡翠帱，饰高堂。
张衡《南都赋》曰：暮春之禊，元己之辰。朱帷连纲，曜野映□。
左太冲《吴都赋》曰：蔼蔼翠帷，袅袅素女。
潘岳《寡妇赋》曰：入空室兮望灵座，帷飘飘兮灯荧荧。
庾阐《杨都赋》曰：皇帝乃坐路寝，御组帷。
阮籍诗曰：簿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
幄
《尔雅》曰：以覆帐谓之幄。
《说文》曰：幄，木帐也。
《三礼图》曰：在上曰，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帷也。
《书》曰：成王疾大渐，出缀衣於庭。（孔安国曰：缀衣，幄帐。）
《周礼□天官》曰：幕人掌帷幕幄。（皆以布为之，四合象室宫曰幄，至所居幄也。）
《左传》曰：楚子伐郑，诸侯还救郑。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于郑。郑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子产、子太叔相郑伯以会。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损焉，及会亦如之。
又曰：卫侯为虎幄於籍圃。（以籍田之圃，幄幕以虎兽为饰也。）
《汉书》曰：元后未央宫置酒，内者令为傅太后侦尝，坐於太皇后旁。王莽案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与至尊并，撤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
《汉官仪》曰：祭天紫坛，有绀幄帐。
《西京杂记》曰：成帝设□幄□幕於甘泉紫殿，世谓为三□殿。
《拾遗录》曰：燕昭三年，广延之国献善舞者二人，王处以丹绡华幄。
《物论理》曰：汉末黄门张让、段等於灵帝幄後相对泣，帝惊问：“尚复几时哉？”於是大收诸党。
刘植《鲁都赋》曰：缇幄弥津，丹帷覆洲。
幕
《广雅》曰：幕，帐也。
《释名》曰：幕，络也，在里之称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帷在上曰幕，蒙之覆案食亦曰幕。
《周礼□天官下》曰：幕人掌帷，幕，幄，，绶之事。（在旁曰幄，在上曰幕。）
又曰：国君过市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谓诸侯及夫人世子过其国市，大夫内子过其都之市者，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处，君子无故不游观之，若游观之则施惠。）
《仪礼》曰：国君与卿图事，管人布幕寝门外。
《左传》曰：楚子元伐郑，楚师臆鬃。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谍，间也。郑所使间候伺楚也。幕，帐也。）
又曰：吴季札来聘，过卫，夜宿於戚，（戚，子孙邑也。）闻钟声。季子曰：“异哉，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於幕上，而又何乐乎？”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又曰：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
《汉书》曰：卫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将军於幕下府中，因号“幕府”。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皇后既处椒房，太官上饭，重加幕覆，辄撤去。
《晋书》曰：郗超字嘉宾。桓公与谢安论大事，令超卧帐内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之幕入宾。”
《宋书》曰：刘穆之孙仕官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峻书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谢宣明面。”
《唐书》曰：饵芜为监察御史，往碛西覆屯。藩人赍金以遗，暹固辞不授。左蛹涸“不可逆其情”，乃授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黄石公《三略》曰：军幕未设，将不言热，此谓之礼将。
《说苑》曰：胖子谓景公曰：“合疏缕之纬以成幕。”
《兵书》曰：将军帐幕无故动，敌人散走。
鱼豢《典略》曰：孔子反卫，见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之声ギギ然。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旁起宵游宫，铺黑缇幕，器服皆尚黑色。
《汉武内传》曰：李夫人既死，帝思之。命工人作夫人形状，置於轻纱幕中，宛然如生。帝大悦。
《楚辞》曰：离榭修幕，侍君之间。
潘安仁《籍田赋》曰：青坛蔚其岳立，翠幕黯似□布。
张景《洛阳禊赋》曰：停与蕙渚，息驾兰田。朱幔虹野，翠幕霓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桢诗曰：明月照缇幕，华烛散炎晖。

《释名》曰：小幕曰，张在上弈然也。
《周礼》曰：幕人掌帷。凡圣，王则张三重，诸侯再重，聊大夫不重。
又《掌次》曰：师田则设重。
《礼》曰：君于土，有赐。

卷七百一　服用部三
屏风
《释名》曰：屏风，以屏障风也。，在後所依倚也。
《周礼口天官口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掌次设皇邸。（大旅上帝，祭天于圆丘也。郑司农曰：皇，羽覆也，玄谓后板屏风与梁羽，象凤凰色，以为饰也。）
《礼记口明堂位》曰：天子负斧，南面而立。（郑玄曰：斧画屏风。）
又《三礼图》曰：纵广八尺，画斧文。今之屏风，则其遗象也。
《汉书》曰：陈万年字幼公，善人事，赂外戚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年十八，有异材，抗直，首茉事刺讥近臣。万年尝病，召咸，教诫於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因不复言。
又曰：班伯以侍中光禄大夫养疾。久之，成帝出，过临侯伯，伯乃再视事。自大将军薨後，（师古曰：王凤也。）富平、定陵侯张放、淳于长等始爱幸，出为微行，行则同与执辔，入则侍中，设晏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时乘辔幄，坐帐画屏风，（师古曰：坐音才卧反。）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於是乎？”伯对曰：“《书》云：‘乃用妇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图何戒？”伯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号式呼’，《大雅》所以留连也。（师古曰：《大雅口荡》之诗云：“式号式呼，俾昼作夜。”醉号呼以昼为夜。流连，作诗之欢而泣涕流连也。而诸书乃以流连为亡，盖失之矣。《大雅》以流连，不谓饮酒之人也，呼音大故反。）《诗》、《书》淫乱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叹曰：“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放等不怿。
又曰：成帝省减椒房、掖庭用度。许皇后上疏曰：“设妾欲作某屏风张於某所，必绳妾以诏书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莽常翳□母屏风。
《东观汉记》曰：宋弘尝燕见，御坐新施屏风，图画列女，帝数顾视之。弘正容言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上即为撤之。上娣湖阳公主新寡，上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图之。”後弘见上，令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太尉，举弟五伦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见，弘曲躬自卑。上问知其故，遂听置□母屏风分隔其间。由此为故事。
《吴志》曰：茎丶时纪亮为尚书令，子骘为中书令。每朝会，诏以御屏风隔其坐焉。（或曰：隔以云母屏风。）
又曰：曹不兴善画，孙权使画屏风。误笔落点素，因就以作蝇。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
《魏书》曰：太祖雅性节俭，帷帐屏风坏则补纳。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凭几赐媚宋，曰：“以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以古人之服。”
《晋书》曰：吴隐之字处默，清贫。刘裕拜太常卿，以竹蓬为屏风，坐无毡席。
《续晋阳秋》曰：何无忌母，刘牢之娣。无忌与宋高祖谋，夜於屏风中制檄文。母登屏风窥之，大喜曰：“汝能如此，吾雠雪矣。”
《宋书》曰：颜延之爱姬死，以冬日临哭。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延之惧，坠地，因病。
又曰：王琨俭於财用，设酒不过两爵，辄云：“此酒难遇。”盐豉姜菜之属并挂屏风，酒酱悉置床下。内外有求，琨手自付之。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中丞刘祯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於州作绿沉银泥漆屏风二十三床，请以事免朗官。”
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讳，禁制回避者数十百品。亦恶白字，屏风书古来名文，有白字辄加改易，玄黄朱紫随宜代之。
《齐书》曰：宜都王铿年十岁时与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误排楠瘤屏风，倒压其背。颜色不异，言谈无辍，亦不顾视。
又：皇太子在雍，有发古□，得玉屏风，遣将卉骷。
又《刘悛传》武帝常在东宫，每幸悛坊，闲言至夕，赐屏风帷帐。
《南史》曰：王远字景舒，位光禄勋，时人谓远如屏风，屈曲从俗，能蔽风露，言能不亏物理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太宗引虞世南为秦府十八学士。尝令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书之，一尾失。
又曰：田神功卒，赐屏风茵褥於灵座。
又曰：宪宗以天下无事，留心典坟，着书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迹》，写於六扇屏风，以示宰相。
《春秋後语》曰：孟尝君每待客坐语，屏风後常有侍史主记所与客语，知其亲戚居处。客去後，使使谢馈，无所遗失。
《盐铁论》曰：一杯卷（去远反。《说文》曰：卷粉。）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多矣。功积於无用，财尽於不急。
桓谭《新论》曰：五声各从其方，春角、夏徵、秋商、冬羽、宫居中央而兼四季。以五音须宫而成，可以殿上五色屏风谕而示之。望视则青赤白黄，各各异类。就视则皆以其色为地，五色文上。世其欲为四时五行之乐，亦当各以声为地，而用四声文饰之，犹彼五色屏风矣。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去疾发魏哀王冢，有石屏风。
又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遗口母屏风、琉璃屏风。
又曰：汉江都王建劲健，尝跳跃七尺屏风。
《汉武旧事》曰：帝起神台，其上扉屏风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洽洞澈也。
郭子横《洞冥记》曰：上起神明台，上有金床、象席，杂玉为龟甲屏风。
《拾遗录》曰：董偃尝卧延清之室，设紫琉璃屏风，列麻油灯，於户外视屏风，若无屏风矣。侍人惟见灯明，以言无碍，乃於屏风外扇。偃曰：“玉石岂须扇而後清凉也？”侍者乃屏风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风之碍矣。
又曰：孙亮作琉璃屏风，甚薄而彻。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爱宠四姬，使坐屏风中。外望之，乃如无隔，惟香气不通於外。
刘向《七略》别传曰：臣与黄门侍郎歆以《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着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於屏风四堵。
《桓任别传》曰：任子亡，愍念之，为作象着屏风置座边。
《古今注》曰：孙亮作琉璃屏风，镂作瑞应图一百二十种。
《邺中记》曰：石虎作金银钮屈膝屏风，衣以白缣，画义士、仙人、禽兽之象，赞者皆三十二言。高施则八尺，下施则四尺，或施六尺，随意所欲也。
《三辅决录》曰：何敞为汝南太守。和帝南巡过郡，有刻镂屏风，为帝设之。帝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雕镂纱蜀。忠在竭节，义在修身。”
《风土记》曰：阳羡县令袁起生有神异，无病而亡。冢东面有屏风，盖神之所座。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床氏屏风十二牒，织成漆连银钩纽，织成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屏风十四牒，铜环钮。
《京兆旧事》曰：杜陵萧彪字伯文，为巴郡太守，以父老归供养，父有客，常立屏风後，自应使命。
《三秦记》曰：荆轲入秦，为燕太子报仇。把秦王衣袂曰：“宁为秦地鬼，不为燕地囚。”王美人弹琴作语曰：“三尺虏何不掣？四面屏风何不起？”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段龟龙《凉州记》曰：有人发张骏墓，得贞珠帘箔□母屏风。
《语林》曰：满奋字武，秋羸恶风，侍坐武帝。屡顾看□母幌，或云：“北窗琉璃屏风，实密似疏。”有难色。武帝大笑之。答曰：“臣如吴牛，见月则喘。”或云是胡质侍魏明帝座。
《俗说》曰：荀介子为荆州刺史。荀妇大妒，恒在介子斋中，客来便闭屏风。有桓客者，时为中兵参军，来诣荀咨事，论事已讫，为复作馀语。桓时年少，殊有姿容。荀妇在屏风里，便语桓云：“桓参军，君知昨人不？论事已讫，何以不去？桓狼狈便走。
又曰：谢万作吴兴郡，其兄安时随至郡中。万眠常晏起，安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风，呼万起。
淮南王《屏风赋》曰：列在左右，近君头足，不逢仁人，永为朽木。
曹毗《诗叙》曰：余为黄门，在直多怀。遂作诗，书屏风。
李尤《屏风铭》曰：舍则潜辟，用则设张。立必端直，处必廉方。壅阏风邪，雾露是抗。奉上蔽下，无失其常。
王羲之《与殷浩书》曰：劝令画廉蔺于屏风。
步障
《晋书》曰：石崇与王恺相尚，恺以紫丝步障四十里，崇以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
又曰：王凝之妻谢氏有才辩。凝之尝与宾谈论，词理将屈。谢氏遣婢白献之曰：“欲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
《齐书》曰：江夏王宝玄与崔惠景叛。景败，宝玄逃奔，数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围之，令群小数十却戍鼓角绕其外，遣人谓曰：“汝近围我亦如此。”少日乃煞之。
《北齐书》曰：琅琊王俨字仁威，武成弟三子也。武成甚爱之，仪卫甚盛。帝尝与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施青绫步障以观之。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丝布碧裹步障三十，漆竿铜钩。
《拾遗记》曰：石虎为洛台，列凤文锦步障，蒙蔽於洛所。
《语林》曰：许玄度将弟出都婚，诸人闻是玄度弟，钦迟之。既见，乃甚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便欲嘲弄之。玄度为之解纷，诸人遂不能犯境。刘贞长叹曰：“玄度为弟婚施十重铁步障。”

《语林》曰：大将军刑周伯仁，以步障绕之，经日已具。王曰：“周伯仁子弟痴，何以不知取其翁尸？”周家然后收之。

承尘

《释名》曰：承尘，施於上以承尘土也。

《周礼□春官下》曰：幕人掌绶之事。（云谓在王幕，若幄中坐上承尘也。）

《後汉书》曰：雷义字仲公，豫章鄱阳人也。初为郡功曹，皆擢举善人，不伐其功。义尝济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谢之，义不授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於承尘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无所复还，义乃以付县曹。

《宋书》曰：建平王弘子景素在南徐，甚得人心而谤声日积，深怀忧惧。尝与故吏刘独处曲台，有鹆集於承尘，飞鸣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鸟者，游则参于风烟之上，止则隐於林木之下，饥则啄，渴则饮，形体无累于物，得失不关於心，一何乐哉！

《搜神记》曰：长安有张氏者，独处一室，有鸠自外入，止于床。张氏恶之，披怀而祝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上；为我福也，来入我怀。”鸠翻飞入怀，乃化为一钩。从尔资产巨亿万。

又曰：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京师诏书诰下消息，辄豫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於前切之，脔随刀不见，尽两羊肝。有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举刀欲斫之，伯祖诃止，自举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後伯祖当为司隶，复先语伯祖云：“某月某日书当到。”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怒怖，谓神曰：“今职在刺举，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无声。

支僧载《外国事》曰：斯诃调国有大富长者条三弥，与佛作金薄承尘，一佛作两重承尘。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尝养大猕猴，以铁锁锁之，着床间，而犬忽啮煞之，永叔便合锁埋之。後百许日，有鬼者见猕猴走上承尘上，不悟是猕猴鬼也，惊指之曰：“猕猴何以被伤流血断走乎？”永叔曰：“始乃今日知猴死复有鬼乎？”

《语林》曰：傅信忿母。母羸病，恒惊悸。信乃取鸡鸭去毛置承尘上，行落地，母辄恐怖。

《楚辞》曰：经堂入奥朱尘筵。（尘，承尘也。）

卷七百二　服用部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扇

扬雄《方言》曰：扇，自关而东谓之扇，自关而西谓之Ψ，《世本》曰：“武王作Ψ。”

《帝王世纪》曰：武王自盟津还返於国，见人自左拥而以扇之。

《续汉书》曰：梁冀与服之制，作拥身扇。

《东观汉记》曰：黄香至孝，夏则以扇侍於亲侧。

《魏略》曰：韩宣字景然，为丞相军谋掾。步入宫门内，与临淄侯相遇。时新雨，地有泥潦，宣碍不得去，以扇自障。

《晋书》曰：武帝太始中，博选良家以充後宫。先下书禁天下嫁娶，使宦者驰传州县召充选者，使杨后选所取。后妒不取端正好，惟取长白。时卞蕃女有美色，帝举扇障面语后云：“卞蕃女好。”后曰：“蕃三世后族，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

又曰：何植字元，常以缚笔、织扇为业，以奉供养。

又曰：庾亮出镇於外，以帝舅故执朝权。王导不能平，尝遇西风起，辄举扇自蔽，曰：“元规尘污人。”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居蕺山。见一老姥，持六角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叹惋，因谓姥曰：“无苦，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金价。”姥如言，人竞买之。后姥复将数扇来请书，羲之不答。

又《顾荣传》曰：广陵相陈敏反，渡江攻扬州。刺史刘机阻兵据州郡，有鼎峙之意，遣顾荣敛舟於岸。敏率万人出，不获济，荣自麾羽扇，敏众大溃也。

《晋中兴书》曰：安帝义熙元年，禁绢扇及樗蒲。

《续晋阳秋》曰：谢安释袁弘机对辩速。弘为东阳郡，时贤祖道治亭，安起执弘手，顾左右，取一扇授云：“聊以赠行。”弘应声曰：“辄当奉扬仁风，慰彼黎庶。”合坐称其率要。

又曰：谢安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问其归资，答曰：“岭南凋弊，惟有五万蒲葵扇。”谓“非时，为滞货。”乃取其一中者捉之。於是京都士庶竞而慕焉，增价数倍，旬日则无所卖。

《宋书》曰：明帝王皇后。上尝宫内大集而妇人，观之以为欢笑。后以扇障面，独无所言。

又《明恭王后传》曰：废帝失德，太后每加勖譬，始犹见顺，後狂慝稍甚。太后尝赐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柄不华，因此欲加鸩害，令太医煮药。左右止之，乃止。

又曰：范晔谋逆被击。上有白团扇甚佳，送晔令书诗赋美句。晔授旨，授笔而书曰：“去白日之，袭长夜之悠悠。”上循览凄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竟陵王子良孙贲，字文奂，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於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

又曰：刘祥字显徵，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窦哄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煞袁刘，安得免寒士？”

又曰：萧子显颇负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而已，衣冠窃恨。

《梁书》曰：临川王弘子正信幼不惠，常执白团扇。湘东王取题八字铭玩之，正表不知嗤之，终常摇握。

又曰：柳恽早有令名，少工篇什，为诗云：“亭皋木叶下，陇首秋□飞。”琅琊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及所执白团扇。

《南史》张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数岁，问之，虽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岁许，求母遗物，而散施已尽，惟得一画扇，乃缄录之，每至感思，辄开笥流涕。

又曰：羊欣字敬元，会稽王世子元显每使书扇，常不奉命。元显怒，乃以为後军府舍人。

又曰：何戢美容仪，动止与窦哄回相慕，时人呼为“小褚公”。家业富盛，性又华侈，衣被服饰极为奢丽。出为吴兴太守，颇好画扇。宋武赐戢蝉雀扇，善画者顾景秀所画。时吴郡陆探微、顾宝元皆能画，叹其巧绝。戢因王晏献之。

《後魏书》曰：尔朱弼字辅伯，节闵帝时封河间郡公，寻为青州刺史。韩陵之败，欲奔梁，数日，与左右割扇为约。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说弼曰：“今方同契阔，宜当心沥血示众以为信。”弼从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绍隆持刀破心，绍隆因推刃煞之。

《唐书》曰：中宗为皇太子，太后以时热，令皇太子外朝用扇障日。太子让之，诏不许。

《太公六韬》云：将冬不衣裘，将夏不操扇，名礼将之也。

《管子》曰：夏行五政，三曰禁扇去笠。

《淮南子》曰：失火而凿池，披裘而用扇，不能救也。

又曰：夫夏日不披裘，非爱之也，暖有馀於身也。冬日不用Ψ者，非简之也，清有馀也。

《抱朴子》曰：风不辍则扇不用，日不出则烛不息。

《春秋繁露》曰：以龙致雨，以扇逐暑。

崔豹《古今注》曰：雉尾嗜起于殷，高宗有ず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为皇后、夫人车服，辇车有た，即缉雉羽为之，以障翳风尘也。汉朝乘与服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以赐梁孝王。魏晋以来以为常准，诸王皆得用之。
又曰：障扇，长柄扇也。汉世多豪侠，为雉尾而制长扇也。
又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授尧禅，广开视听，求贤人以自辅，故作五明扇。秦汉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晋非乘与不得用也。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弱，青竹扇各一，太子纳妃同心扇二十，单竹扇二十。
《修复山陵故事》曰：玄宫中用绢团扇六枚。
《西京杂记》曰：朱买臣为会稽太守，怀章绶还至金堂，而国人未知也。所知钱谷见其墨露，乃劳之曰：“得无罪乎？”遗以纨扇。买臣至郡，引为上客。
又曰：长安巧工丁缓作七轮扇，连七轮，大皆径尺，相连续，一人运之，则满堂寒战。
又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弟上遗□母扇、五明扇、七华扇、翟扇、蝉翼扇。
又曰：天子夏则设羽扇，冬则设缯扇。
《晋中兴徵祥说》曰：旧为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翮用十毛，取全数也。中兴初，王敦始改用长柄，使其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以为服妖也。柄使可执者，国柄之象，毛减用八，是羽翮损少而飞羽不终之应也。
《邺中记》曰：石虎作□母五明金薄莫难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磋囡如蝉翼，二面彩漆画列仙、奇鸟、异兽。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随扇大小。□母贴其中，细缕缝为其际，惟画而彩色明彻，看之如谓可取，故名莫难也。虎出时以此扇挟乘与，亦用象牙桃枝扇，其上竹或绿沉色、或木兰色、或作紫绀色、或作郁金色。
《异物志》曰：扶南国昔但知作大扇，遣人持之，不知人各自用也。乃今，热时各自用也。
《拾遗录》曰：周昭王时，涂修国献青凤、丹鹊各一雌一雄。夏至取鹊翅为扇，一名施风，一名条翮，一名反影。时有南瓯献二美女，更摇此扇，待于王侧。
《世说》曰：王大将军在西朝时，见周侯转扇障面而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复尔。王叹曰：“不知吾进、伯仁退。”（敦性强梁，自少而长，季伦斩妓，曾尾色，如斯敖狠，惮于周夕斯不然之音。）
又曰：温峤娶姑女，既婚，交礼，女以手披纱扇，抚掌大笑：“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又曰：羊孚作《雪赞》云：“资清以化，乘气以霏。值象能鲜，即洁成晖。”桓胤遂以书扇。
《语林》曰：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武侯乘素与、葛巾、白羽扇指麾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三军皆随其进止。
又曰：胡母彦国至湘州，坐厅事断官事，尔时三伏中，旁摇扇视事。其儿子光从容顾谓曰：“彦国复何为？自贻伊戚。”
又曰：庾翼为荆州都督，以毛扇上城。帝疑是故物，侍中刘劭曰：“柏梁□构，匠者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聆其音。翼之止扇以好不以新。”季恭闻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俗说》曰：顾虎头为人画扇，作嵇、阮而都不点眼精。主问之，顾答曰：“那可点精，点精便语。”
《列仙传》曰：介之推随晋重耳去国，后辞禄，与母入介山，从伯阳游。後世见在东海王治卖扇。
《搜神记》曰：鲁少千，山阳人。汉文帝微服怀金，欲问其道，少千执象牙扇，出应门。
《续搜神记》曰：吴猛好道术。尝渡，以白羽扇画水，横流直过，不用舟楫也。
《异苑》曰：高平檀茂宗义熙中丧亡，其母刘氏梦见宗云：“方永违离，今以此扇奉别。”母流涕，觉，於屏风间得扇，上皆如蜘蛛网络。
《妇人集》曰：没太子妻季氏为夫所遣，妇与夫书，并致安众扇两双。
古诗曰：绫扇如团月，出自机中素。画作秦女形，乘鸾入烟露。
班婕妤《扇诗》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魏陈王曹植《九华扇赋》曰：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汉桓帝。帝得赐尚方竹扇，不方不员，其中结成文，名曰九华。其辞曰：形五离而九折，篾解而缕分。放虬龙之蜿蝉，法□霓之烟ㄉ。因形致好，不常厥仪。方不应矩，圆不中规。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时气清以芳厉，纷飘动乎绮纨。
徐《团扇赋》曰：于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仰明月以取象，规圆体之仪度。
傅咸《狗脊扇赋》曰：盖卑以自居，君子之经。孤寡不，王侯修名。尚不愧狗脊之为号，亦焉顾九华之妙形？
盖
《释名》曰：盖，在上覆盖人也。
《通俗文》曰：张帛避雨，谓之伞盖。
《礼□檀弓下》曰：弊盖不弃，为埋狗也。
《左传□定》曰：齐侯伐晋夷仪，敝无存死于ニ下。（斗死于门ニ下。）齐侯谓夷仪人曰：“得敝无存者以五家免。”（给其王家命常不供役事。）乃得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尸，公三衤遂之。（衤遂，衣也。殡三加衤遂，深礼厚之。）与之犀轩直盖。（犀轩，轻本；直盖，高盖。）

《家语》曰：孔子将行，命从者持盖，既而果雨。（圣人无所不通也。）

又曰：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也之为人也，甚短于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以久也。”

《史记》曰：五大夫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

《汉书》曰：上官杰少时为羽林郎，从武帝上甘泉，天大风，车不得行，解盖投之。杰奉盖，虽风，常属车，雨下，盖辄御。上奇其材力焉。

又曰：黄霸为扬州刺史。三年，宣帝诏赐车盖，特高一尺，以彰有德。

又《王莽传》曰：或言黄帝时见华盖登仙，莽乃造华盖，高八丈一尺，皆全蚤羽盖，载以秘机四轮车，驾六马，免者皆呼“登山”

《续汉书》曰：灵帝时讲武平乐观，建十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建九重华盖，高九丈。

又曰：祠老子於濯龙，中设华盖八座。

《东观汉记》曰：隗嚣破，上归过，幸祭遵，劳之。时遵有疾，诏赐重茵，覆以御盖。

《後汉书》曰：光武东巡，虞延从驾到鲁，还经封丘城门，门小不容羽盖。（封丘，今东京县也。）帝怒，使挞御史，延救之，乃止。

《吴志》曰：曹休入皖城，陆逊破之。权令左右以御盖覆逊。

又曰：周泰字幼平，数战有功。孙权覆以御盖。（《江表传》曰：青兼盖也。）

又曰：刘基，孙权爱敬之。尝从御楼舡上，时雨甚，权以盖自覆，又令覆基，馀人不得也。

又曰：贺齐为将，骑饰所乘舡，青盖绛と。

《晋安帝记》曰：桓玄游于水南，飘风飞其⺍盖。後义兵起，遂败。

《宋元嘉十年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卫将军何尚之，“公事每罩笠，有亏体制。建野笠于公门，弃华伞而不御。”

《宋元嘉二十九年起居注》曰：诃罗单国奉孔雀盖一具。

《齐书》曰：始安王遥光傅江⺄被诛。东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行还入，风飘仪伞出城外。遥光后败。

《梁书》曰：王籍为中散大夫，弥日忽忽不乐，乃至徒行市道，不择交游。有时途中见相识，辄以笠伞覆面。

《南史》曰：殷孝祖与贼合战，每常以鼓盖自随。军中人相谓曰：“殷统军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死将至矣。今与贼交锋，而以羽仪自标显，若此，射者十手攒射，欲不毙得乎？”是日，中流矢死。
又曰：扶南，其俗罩古具伞。
《文子》曰：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与。
又宋玉《大言赋》曰：圆天为盖，方地为与。
《淮南子》曰：盖非撩不能蔽日，轮非辐不能追疾。然而撩盖未足恃也。（撩，盖骨也。）
《孔丛子》曰：夫子郯，郯子遇子於途，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
《尉缭子》曰：吴起与秦人战，仆嗽之盖，足以蔽霜露。
《说苑》曰：田子方遇瞿横乘轩车，戴华盖，疑以为人君也。
崔豹《古今注》曰：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於帝上，有花之象，故因而作华盖。（韦委切。）
又曰：曲盖，太公所作。武王伐纣，大风折盖，太公因折盖之形而制曲盖焉。战国常以赐将军。自汉朝乘与用之，因谓睥睨盖，有军号者，赐其一焉。（睥，匹诣切，睨，王计切。）
《搜神记》曰：湖陂吏丁初忽见少妇人，姿容可爱，青衣戴伞，呼初。初疑而待，顾视妇自投波中，是大苍獭，衣伞皆是莲荷。
《异苑》曰：义熙中，巫婶小吏见女子戴青伞，姿容甚丽，遂要之。女至多电光，乃是大狸，抽刀斫煞，其纟 散乃枯荷叶。
《真人周君传》曰：紫阳真人周义山子通合会仙人，在金屋铜门之内，以紫□为盖。
《真人王君传》曰：太上大道君授务成君绣羽盖、双明珠。
《俗说》曰：徐干木年少时，尝夜梦见鸟从天上飞，衔伞树其廷中，如此凡三过衔来，作恶声而去。徐後果得伞，遂以恶终。
青乌子《葬书》曰：作墓发土，夕梦见罩伞入市者富贵。
《楚辞》曰：孔盖兮翠ユ，（言以孔雀翅为军盖，翠羽为ユ具也。）登九天兮抚惠星。
又曰：乘水车兮荷盖，驾雨龙兮骖螭。
宋玉《高唐赋》曰：霓为ユ，翠为盖，风起雨霁，千里而逝。
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屯余车其万乘兮，纟 卒□而树华旗。（纟 卒，子对切。）
阮籍《清思赋》曰：折丹木以蔽阳，竦芝盖之三重。
刘植《鲁都赋》曰：盖如飞鹄，马如游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玉《大言赋》曰：圆天为盖，方地为与。
卷七百三　服用部五
鹿尾
《晋阳秋》曰：石勒伪事王浚，遗勒鹿尾。勒为不执，置之於壁，朝拜之，云：“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
《晋书》曰：王衍夷甫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鹿尾，与手同色。
又曰：王导妻曹氏妒，导乃别修馆以安众妾。曹氏知之，导将恐有他喧辱，命驾犹恐迟，以所执鹿尾柄驱牛而进。司徒蔡谟闻之，谓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不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馀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鹿尾。”导大怒。
《宋书》曰：张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陆修静，以白鹭羽鹿尾嗜遗之，曰：“此既异物，以奉异人。”又融临卒，遗令建白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鹿尾登复魂。
又曰：张敷好读玄言，兼属文论。弱冠初，父劭使与高士南阳宗少文谈《系》《象》，往复数番。少文欲屈，握鹿尾叹曰：“吾道东矣。”於是名价日重。
《齐书》曰：周音辞辩丽，长于佛理，着《三宗论》，言空假义。西凉州智林道人遗书，深相赞美，言“捉鹿尾来四十馀载，颇见宗录，惟此涂白黑无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来入耳”，见重如此。
《梁书》曰：卢广有儒术，为国子博士，於学中讲说，仆射徐勉以下毕至。谢举造坐屡折广，词理遒迈，广深叹服，乃以所执鹿尾赠之，以况重席焉。
《陈书》曰：张讥善讲论。後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鹿尾新成，後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凯耳。”即手授讥。後主尝幸锺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下，敕讥讲议。时索鹿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鹿尾。”
《郭子》曰：何次道尝诣王丞相，以鹿尾敲床，呼何共坐曰：“此君子坐也。”
又曰：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语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鹿尾悉堕落满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餐也。
又曰：王长史病已笃，寝，灯下转鹿尾而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满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鹿尾置柩中，因恸哭。
《世说》曰：王丞相常悬一鹿尾着帐中。及殷中军来，乃取之，曰：“今当遗汝。”
又曰：客问乐令旨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以鹿尾柄敲机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鹿尾曰：“若至者，那得去。”客乃悟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林》曰：康法畅造庾公，捉鹿尾至彼。公曰：“鹿尾过丽，何以得在？”答曰：“廉者不求，贪者不与，故得在耳。”
《华阳国志》曰：宜君山出鹿尾。
王道《鹿尾铭》曰：谁谓质卑？御於君子。拂秽静暑，虚心以俟。
许询《白鹿尾铭》曰：蔚蔚秀格，伟伟奇姿。荏弱软润□散雪霏。君子运之，探玄理微。
如意
《齐书》曰：苍梧欲害高帝。帝尝以书案下安鼻为，以铁为书镇，如意甚大，以备不虞，欲以代仗。
萧子显《齐书》曰：明僧绍字丞烈，平原聂人也。隐长广郡劳山，诏徵为正员郎，称疾不就。赐竹根如意、笋箨冠，隐者以为荣。
《梁书》曰：席阐文，武帝将起兵，阐文劝萧颖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报帝，并献银抓Ｘ。帝报以金如意。
又曰：韦睿拒魏于邵阳，睿乘素木与，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
又曰：殷钧字季和。梁武与钧父睿有旧，以女永兴公主妻钧。公主骄淫险虐，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睿”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於背。然犹恨钧，自侍中出为王府咨议。
又曰：李应字公胤，有才辩。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谓曰：“今李应何如？”应对曰：“今胜昔。”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以为益州别驾。
《後魏书》曰：高祖孝文欲试诸子志尚，乃大陈宝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竞取宝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帝大奇之。
又曰：广陵王羽为太子太保，录尚书事。孝文将南讨，遣羽持节安抚六镇，发其突骑，夷夏宁悦，还领廷尉卿。及车驾发，羽与太尉元丕留守，帝赐羽如意，以表心焉。
《拾遗记》曰：吴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输入织室。夫人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同幽者百馀人，谓夫人为神女，敬而远之，有司闻於吴主，使图其容貌。夫人忧不食，减瘦改形。工人写其贞状以进吴主。吴主见图而嘉之，以虎魄如意抚案，碎折，嗟曰：“此贞神女也。”遂纳之。
又曰：孙和悦邓夫人，常置膝上。和月下舞火精如意，误伤夫人颊。
《胡综别传》曰：时有掘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布□母於其上，开之得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螭虎文、蝇蝉等形，时人莫有识者。太常以问综，综答曰：“昔秦始皇帝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名，掘凿江湖平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南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气。其事见於《秦记》。”
《石委伦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长三尺二寸。
《世说》曰：殷荆州有所识，作赋示柬，幔戏之，殷甚以为有才，语王恭。见新文甚可观，便於手函出之。王既读，殷笑不自胜。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恶，但以如意点之而已。殷怅然自失。
又曰：谢万北征而常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万兄安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呼诸将宴，以悦其心。”万从之，於是召集诸将帅，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恨之。
《语林》曰：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以珊瑚高二尺许。恺以示之，崇以铁如意击之，应手瓦碎。恺声色俱厉，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三尺光彩溢目者六十七枝，恺怅然自失。
《异苑》曰：太原郭澄之，义熙初，诸葛长民欲取为辅国咨议，澄之不乐，後为南康太守。卢循反自广州，长民以其谋先告，因骋私恶，收澄之以付廷尉。将致大辟，夜梦见一神人以乌角如意与之，既觉，便在其头侧，可长尺馀，形制甚陋，澄之遂得无它。後从入关，赍以自随，忽失所在。
刘义庆《启事》曰：恩旨赐臣犀镂竹节如意，目所未睹。
拂
《晋书》曰：武帝泰康四年，有司奏先帝旧物，麻绳为细拂，以明俭约。
《宋书》曰：孝武大明中，坏高祖所居阴壁，於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ㄆ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己为过矣。”
《齐书》曰：陈显达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拜别显达，谓曰：“凡瘦侈者，鲜有不败。鹿尾漱拂是王谢家许，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
《东宫旧事》曰：太子有白毛拂二。
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可拂尘垢。
唾壶
《晋书》曰：王敦为荆州牧，既专外任，有问鼎之志，引刘隗、刁协为腹心。及隗用事，颇间王氏。敦怒，疏陈之，自尔愤愤不平。安每酒後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铁如意击唾壶为节，壶边尽缺。
《梁书》曰：天监中，中天竺国奉表，献琉璃唾壶。
《修复山陵故事》曰：皇后玄宫有白瓦唾壶五枚。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漆书银带唾壶一。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杂物用有磋囵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
王子年《拾遗记》曰：魏文帝纳薛灵芸，灵芸别父母，嘘唏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玉唾壶承泪，壶即如红色，及至京师，壶之泪如淖塌矣。
又曰：吴王潘夫人，帝尝与夫人游昭宣之台，恣意幸，既尽酣醉，唾於玉壶中，使侍婢泻于台下。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发魏襄王冢，得玉唾壶一枚。
《交州杂记事》曰：太康四年，临邑王范熊献紫水晶唾壶一口，青、白水精唾壶各二口。
《续齐谐记》曰：武昌小吏吴龛渡水得五色石，夜化为女子，称是龛妇。至家见妇翁，被白罗袍，隐漆几、铜唾壶，状如天府，自称河伯。
马融《遗令》曰：冢中不得下铜唾壶。
贺循《葬礼》曰：藏物，今用瓦唾壶一枚。
蔡邕《表》曰：诏赐薰炉、唾壶，朝廷之恩，前後重叠，父母於子，尾加此。
孔臧《与子琳书》曰：侍中安国，群臣近见崇礼，不供亵器，犹复掌御唾壶。朝廷之士，莫不荣之。
书台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柏书台。
又曰：太子妃有漆书台。
香炉
《汉官典》曰：尚书郎给女史二人，洁衣服，执香炉烧薰，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
《梁书》曰：侯景即位。景床东边香炉无故堕地，景呼东西南北，皆谓为厢。景曰：“此东厢香炉，那忽下地？”议者以为湘东军下之徵。
《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也。父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梦天人手执香炉来至其所，己而有娠。
又曰：庾仲文贪贿。何尚之奏：“选令史龙向臣说，亦叹其授纳之过，言实得嫁女具，铜炉四人举乃胜，细葛斗帐等物，不可称数。”
《齐书》曰：江泌为南康王子琳侍读。建武中，明帝害诸王後，泌忧念子琳，访志公道人，问其祸福。志公覆香炉灰示之，曰：“都尽无馀。”后子琳被害。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
《晋东宫旧事》曰：泰元中，皇太子纳妃王氏，有银涂博山莲盘三斗香炉一。
《西京杂记》曰：长安巧工丁缓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为机环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褥被，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怪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三十种，有磋囵香炉一枚，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
《襄阳记》曰：刘和季性爱香，上厕置香炉。主簿张坦曰：“却墅公作俗人，贞不虚也。”和季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君何恶我爱好也？”
《邺中记》曰：石虎冬月为复帐，四角安磋囵银凿镂香炉。
徐先生《南岳记》曰：衡山石室中有几及香炉。
卢谌《祭法》曰：香炉四时祠，坐侧皆置也。
徐爰《家仪》曰：婚迎，车前用铜香炉二。
《集异记》曰：吴郡吴泰能筮。会稽卢氏失博山香炉，使泰筮之，泰曰：“此物质虽为金，其象突山，有树非林，有孔非泉，阊阖风至，时发青烟，此香炉也。”语其主处，求即得之。
《古诗》曰：四坐且莫喧，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以植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连。末火燃其中，青烟其间。顺风入君怀，四坐莫不欢。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
梁昭明太子《铜博山香炉赋》曰：禀至精之纯质，产灵岳之幽深。经般亻垂之妙指，运公输之巧心。有蕙带而岩隐，亦霓裳而仙。写嵩山之ぁ从，象邓林之仟眠。
卷七百四　服用部六
囊
《说文》曰：囊谓橐也。橐，车上大囊也。
《方言》曰：自关而西，食囊谓之掩囊。
《周易□坤卦》六四曰：括囊无咎。《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焦赣《易林□归妹之损》曰：争鸡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长。
《毛诗□公刘》曰：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
《公羊传□哀公》曰：齐景公死，舍立。陈乞酉恤生，使力士举巨囊而至，开之，则公子阳生也。乞曰：“此君也。”诸大夫皆再拜稽首，自是往煞舍。
《史记》曰：韩信已定临淄，楚使龙且救齐，夹睢水阵。韩信乃夜令人为万馀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不胜，遂走。龙且追信。信渡水，使人决壅。水大至，急击煞龙且。
《战国策》曰：荆轲逐秦王，时侍医夏无且以药囊提轲。（提，抵击也。）
《汉书》曰：陆贾使尉他，他赐贾囊，中装直百金。
又曰：东方朔曰：“侏儒长三尺，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朔长九尺馀，亦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杨王孙病且终，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贞。”死则为布囊盛，入地七尺。既下，从兄脱其囊，以身亲土。
又《东方朔传》曰：文帝集上书囊以为殿帷。
又曰：张安世持囊簪笔，事孝武数十年，见谓忠谨。（囊，挈橐也，近臣负也。）
又曰：邴吉驭吏尝知边塞。吏出，见驿持赤白囊，边郡发奔命书驰来至，虏入口中、代郡。遽归府见吉白状。
又曰：成帝许美人乳，诏使婢严持乳医及药篋至美人所。後诏使严持绿囊书与许美人，告严曰：“美人当有以予，女授来置饰室中。”美人苇篋一合，盛所生儿死缄封及绿囊报书予严。
又曰：王阳好车马，衣服鲜明，而迁徙转移，所载不过囊橐。时人怪其奢，伏其俭，故俗传王阳能作黄金。
《东观汉记》曰：岑彭与吴汉围隗嚣，壅谷水，以缣囊盛土为堤灌西城。
《後汉书□张堪传》曰：光武尝召见诸郡计吏，问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计掾樊显曰：“渔阳太守张湛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湛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囊而已。”
范晔《後汉书》曰：杨璇为零陵太守，以绯囊盛石灰於车上，系布索于马尾。会战，从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布烧马惊，奔突贼阵。
又曰：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长，宜亲政事，乃上书直谏。太后怒，收根，盛以缣囊，扑煞之。执法者以根知名，私语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载出城外，根得苏。
《典略》曰：马超为司隶督军从事，讨郭援，为飞矢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战，斩援首。诏拜徐州刺史。
《魏略》曰：大秦国王有五宫，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宫，听事止宿，明旦复至一宫，遍而还。出行常以一韦囊自随，有上言者，收辞囊中，还宫乃省之。
《吴录》曰：步骘《表》言：“北降王潜等说北箱部伍图以东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孙权见吕范、诸葛恪云：“每读骘《表》，辄独失笑。此江与开辟俱生，宁有可囊塞理乎？”
王隐《晋书》曰：枣嵩用事于王浚，时谣曰：“十囊五囊入枣郎。”
《晋中兴书》曰：孙恩败，以囊簏盛婴儿，投之于外，而告之曰：“贺汝先登仙堂，渭喊而后就汝。”
《晋书》曰：郭公居河东，精卜筮。郭璞从而授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璞由是洞晓其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铛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贻母。
《陈书》曰：後主怠于政事。每启奏，後主依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
《隋书》曰：张虔威尝在涂见一遗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负之而行。後数日，物主求认，悉以付之。
《庄子》曰：人而不学，命之曰视皮；学而不行，命之曰辄囊。
又曰：将为去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固扃，此世俗所谓智也。然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惟恐缄之不固也。
《淮南万毕术》曰：鸿毛囊之，可以渡江。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绛石绮绢裹被囊一、丹罗长命绮绢裹宛囊一、紫綦文绮绛绢裹宛囊二。
《晋中经簿》曰：盛书皂缥囊书函中皆有香囊二。
《世说》曰：谢玄年少时，好着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与戏赌，得即烧之。
《语林》曰：刘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温公皆素与周旋。闻其至，共载看之。刘倚被囊，了不与王公言，神味亦不相酬。俄顷宾退，王庾甚怪此意，未能解。温曰：“承胤好贿，被下必有珍宝。当有市井事。”令人视之，果见向囊皆珍玩焉。与胡父论贾。（谐贾鬻。）
又曰：石崇厕内两婢持锦囊，是筹也。
《俗说》曰：何承天、颜延年俱为郎。何问颜曰：“藿囊是何物？”颜答曰：“此当复何解耶？藿囊将是卿。”（言腹中无所有，纯是藿。此是世俗相调之辞也。）
《西京杂记》曰：惠帝起与赵王同寝处，后煞之不得。後帝早猎，后命力士於被中扼煞之，乃死。吕后不信，以绿囊盛之，载以小车，入见。厚赐之。力士，东都门外官奴，帝後知，腰斩之。
《拾遗录》曰：苏秦、张仪二人假食于路，剥树皮为囊，以盛天下良书。
又曰：燕昭王梦西方羽人从口中来，曰：“大王精智未开，求恒生久视之观不可得也。”以指画王心，应手而裂。王乃惊悟，血湿于襟。王复见所梦人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囊中有续脉石名丸，补血精散，摩王之臆，俄而即愈。
又曰：石虎为浴台，皆用石武夫为堤岸，或以琥珀车渠为瓶杓。夏则自渠水以内池，池中皆纱为囊，盛百杂香，渍于水里。
王肃《丧服要记》曰：昔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宁设五乎？”哀公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囊者，起伯夷叔齐让国，不食周粟而饿首阳之山，恐魂之饥，故作五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以此为？”

《国语》曰：吴王煞申胥，盛以夷而投之于江。（夷，革囊。）

《春秋後语》曰：赵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其从约，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备二十者，毛遂请行。平原君曰：“贤士处世，譬如锥之处囊，其锋立见。今先生处胜门下，三年无所闻，是先生无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若早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末见也。”平原君乃许与偕。

《江表传》曰：魏太祖与马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尝置六斛米囊东西走马，辄制米囊以量太祖轻重。太祖寻知之，曰：“几为狡虏所欺。”

《汉武内传》曰：帝见王母，有一卷书置以紫锦之囊。母曰：此五贞形图也。

《曹瞞传》曰：操性佻易，自小ひ囊，盛手巾细物。

《益部耆旧传》曰：阎宪字孟度，为绵竹令。男子杜成行于路，得遗装囊，开视，有锦帛二十五匹。明送诣吏。

《汝南先贤传》曰：范滂被诘授几许赃赎，滂曰：“曾为北部督邮、汝阳令，有记囊表里六尺。若以此为赃，赃直六十耳。”

《郭文举别传》曰：文举，河内人也，怀帝未济江至馀杭，市卖箭箬易盐米。以树皮作囊，得米盐以内囊中。

斐渊《广州记》曰：州厅事梁上画五羊象，又作五囊，随象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年，衔萃于楚庭，因是图其象。

《荆楚岁时记》：八月，民俗以锦纟采为眼明囊，记曰，赤松子。此日以囊承柏树下露，以为相贻。或以金薄为之，递相饷遗。

《幽明录》曰：习凿齿为荆州主簿，从桓宣武出猎，见黄物，射之，即死。是老雄狐，臂带绛绫香囊。

又曰：广陵韩略将下马，觉鞭重，见有绿锦囊，中有短卷书着鞭鞘。皆不知所从来，开视之，放纸祝经，乃世之常闻也。

《异苑》曰：信安郑微，年少时见人遗一囊，云：“中有物，欲碎便为凶兆。”微密开看，乃是一梃炭，意甚秘之。年八十，病笃，语子弟云：“吾齿老矣。可试启此囊。”见炭悉碎折，於是遂死。

赵一《秦客诗》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宋刘义恭《启》曰：垂赐金虎魄茱萸囊、粕宝校装玉眼明囊。

巴幞

《通俗文》曰：帛三幅曰巴，巴衣曰幞。

《职官》曰：尚书郎入直中宫，供青缣，白绫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中兴书》曰：陆纳为吴兴太守，徵拜左右尚书。临发，止留被幞，馀悉还官。
《梁书》曰：张讥幼丧母。有错彩丝经帕，即母之遗制，及有所识，家人具以告之。每岁时辄对帕哽咽，不能自胜。
《南史》曰：关康之寓居南平昌，特进颜延之等当时名士十许人入山候之，见其散发被黄巾巴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北史》曰：後魏元文既专政，於禁中自作别库，掌握之珍宝充刃其中，又曾卧妇人於食与，以巴覆之，令人与入禁内。出亦如之。直卫虽知，无讣涸者。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绛绫裹幞巴五具、绢裹巴五。
卷七百五　服用部七
篦
《说文》曰：篦，竹高箧也，字或作录。
《通俗文》曰：篦谓之匮笥。
《魏晋世语》曰：武帝欲以临淄侯植为词。世子患之，以车载篦，内诣朝歌长吴质与谋。杨脇白太祖不推。世子惧，质曰：“明後篦授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白推之，无人，修授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推而无人，太祖繇是疑焉。
王隐《晋书》曰：洛阳有尉部小吏，忽有好物，尉疑诘问。云：“先行逢一老媪，说‘有病，师卜当得城南年少暂相烦’，相报乃土车内，着漆篦中，行十馀里，过六七门，开篦，忽见楼卜好屋，问‘此何处’云‘是天上’见一妇人，三十五六，短青黑色，眉後有疵”。时贾后疏，亲闻其状，知是贾后，惭而去。
《晋书》曰：陆纳性吝，每自算料财物。有客入见之，羞忸以身映篦。
《晋中兴书》曰：王敦害周𫠆，籍其家，止见素篦，中有故絮。
《修复山陵故事》曰：武悼皇后玄宫贮衣虾蟆篦二。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漆马齿书篦，金装彩花篦。
《古诗》曰：交文象牙篦，婉转青丝绳。
箧
《左传口昭四》曰：叔鲋求货於卫，氵刍荛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
《春秋後语》曰：魏文侯命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
《汉书》曰：张安世字子儒，以父任用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精力于职。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後购求得书，以相校，尾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胡质为荆州刺史薨，无馀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
《晋书》曰：张华身死之日，家尾财，有文史溢於讥孺。
卷七百六　服用部八
床
许慎《说文》曰：床，身之安也。
《释名》曰：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
《方言》曰：床，齐鲁谓之簀，陈楚之间谓之弟，（音滓，一音娣。）北燕朝鲜谓之树，秦晋之间谓之杠，南楚谓之赵，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荎，（音诜）卫之北郊、赵魏之间谓之牒。
《易》曰：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六二剥床以辩，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辩，未有与也。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又曰：巽在床下。《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
《诗》曰：乃生男子，载寝之床。
《礼》曰：曾子寝疾，乐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大夫之簀与！"（华盖也，床弟也。）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命元起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於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尔之爱我也不如彼。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
《左传》曰：齐无知杀其君，煞孟阳于床。《注》云，阳小臣代公居床。（事具《逐门》。）
又曰：楚子围宋。宋大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曰："寡君使元以病告。"
又曰：夏子庚卒，楚使子凭为令尹，访於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掘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周礼》曰：王府掌王之衽席床弟。
《国语》曰：晋献公寝而不寐，叔虎曰："床弟之不安邪？骊姬之不存侧耶？"
《战国策》曰：孟尝君至楚，献象床。郢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见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曰："象床之直千金，伤此若，标卖妻息不足以偿。足下能使仆无行，先人有宝剑，愿献之。"戍曰："诺。"
范晔《後汉书》曰：袁术僭号，人情离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刘备邀之。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宁，坐簀床而叹曰：“袁术乃至於此乎？”呕血而死。
又曰：向栩性卓诡，常於灶北坐板床氏，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
又曰：羊茂字季宝，为东郡太守，冬日坐百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床。蔬食，出界买盐豉食之。
又曰：薛淳为汉中太守，夏但坐板床，不设席，冬坐羊皮。河内高弘为琅琊相亦然也。
《魏志》曰：陈登字元龙。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汜曰：“陈元龙河海之士，豪气不除。”备问汜：“咀茉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主客之意，不相与语，自上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王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济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所彩，是元龙所讳，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间耶？”表大笑。
《晋书》曰：武帝会宴凌□台。卫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抚帝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贞大醉也。”於此不复言。
又曰：齐献王攸特为文帝所宠爱。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几为太子者数矣。”
又曰：中宗（元帝。）既登尊号，百官陪列。诏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又曰：陶淡字起静，好道养。年十五六便绝，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
又曰：太尉郗鉴使人求女婿於王导，问令就东厢遍观诸子。使者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年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杠鼬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访之，乃逸少也，遂以女妻之。
又曰：桓玄从荆州下都篡位，所坐御床忽陷。殷仲文进曰：“将由圣德渊重厚，地不能载。”玄大悦。
《燕书》曰：公孙凤隐於昌黎九城，寝於土床也。
沈约《宋书》曰：武帝初开国，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也。
又曰：江湛为元凶劭所害。初，湛家数见怪异，未败之日，所眠床忽有数斗血。
又曰：王微不仕，元凶之变，微寻书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终日端坐，床皆生埃，惟当坐处独净。
又曰：羊戎好为双声。江夏王义恭尝设斋，使戎布床。须臾，王出，以床狭，乃自开床。戎曰：“官家恨狭，更广七寸。”王笑曰：“卿岂惟善双声，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辩士也。”
又曰：张敷为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善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讵可轻行？当曰吾等并己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数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标遇如此。
又曰：王僧达，大明中以归顺功封宁陵县五等侯，迁中书舍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
《齐书》曰：纪僧贞幸於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陛劳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先女，即时无复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谢瀹，我不得历此意，可自诣之。”僧贞承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贞丧气而退之。
又曰：虞愿除後军将军。窦哄回诣，愿不在，见其眠床氏积尘埃，有书数卷。彦回叹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扫地拂床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为会稽郡，卜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後於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萧坦之与曹道{钊}挟抱还延昌殿，置玳瑁床氏。
《梁书》曰：侯景既篡位，闻义师转近，猜忌弥深。床前兰自晓，然後见客。
又曰：长沙王懿孙植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
又曰：兼弘性奢侈，侍妾百馀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一时之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蘙柏，四面周匝尾有异，通用银镂金花两重为脚也。
又曰：贺革字文明。少以家贫，躬耕供养，年二十始辍耒，就父授业，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义未达则横卧其上，不尽其义，终不肯食。
又曰：西域龟兹等国，其王坐金床，随太岁转。与妻并坐接客。
《後魏书》曰：魏收读书，夏月坐板床，随树阴讽诵。积年床板为之锐减，而精力不辍。
又曰：韩务除龙骧将军、郢州刺史，献粕宝床、象牙席。
《唐书》曰：贞观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赐宴於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群臣乘醉，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庄子》曰：骊姬之父，封人之子。晋国之始得也，曰涕泣沾衿。及其与与同在床、食刍养，而後悔其涕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商君书》曰：明者无所不见，人主处在床之上而天下治。
《论衡》曰：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
《世本》曰：纡为玉床。
《南方志》曰：南方老人以龟支床。及老人亡，舁床，龟尚活。
《天文集》曰：紫宫门外有天床六星。
《东宫旧事》曰：太子有素柏局脚床七具。
《汉武帝内传》曰：武帝授西王母贞形六甲□飞十二事，帝盛以黄金，封以白玉函，珊瑚为床，索锦为帷，安着柏梁台上。
皇甫谧《高士传》曰：老莱子隐蒙山之阳，支木为床。
《神仙传》曰：卫叔卿入华山，有紫□郁，郁白玉为床。
《真人周君传》曰：周义山字季通，令会仙人，在金屋太室，以彩玉为床。
《马明先生别传》曰：明生随神女还岱宗石室中，金床玉几。
《西京杂记》曰：武帝为粕宝床、杂宝屏风、别宝帐，设於柱宫中，时人谓为宝宫。
又曰：昭阳殿设玉床。
又曰：韩嫣以玳瑁为床。
《拾遗记》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画石为床。石文如画，体甚轻，出郅支国。上设紫琉璃帐、火齐屏风。
又曰：石季伦屑沉水之香如尘沫，布置象床氏，使所爱者践之，无迹则赐贞珠百。（珠百斛曰。）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弱。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贞珠？”
又曰：频斯国有枫林，林东有大石室，可容万人坐。壁上刻为三皇之象，天皇十三头，地皇十一头，人皇九头，皆龙身。亦有膏烛之处，缉石为床，床氏有膝痕，深二三寸。
《衡山记》曰：仙人室中有黄玉床。
盛弘之《荆州记》曰：长沙郡有贾谊所穿井，扃脚石床，可容一人坐，其形古制，传云：“谊所坐床也。”
《西征记》曰：金乡焦氏山北有汉司隶校尉曾峻冢，前有石床，长八尺，莹摩鲜明，叩之即鸣。时太尉从事中郎傅珍之，咨议参军周安穆折石床，各取一头。为曾氏之後所讼。
《邺中记》曰：石虎御床殿方三丈，馀其床皆扃脚，高下六寸。後宫别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转关床，射鸟兽。
《异物志》曰：{鹿齐}（赍柴二音）狼，形如麋而角向前，入林则得之，角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据，人因以作踞床。
《异苑》曰：沙门支法存，有八尺沉香板床。刺史王淡息切求，不与，遂煞而籍焉。（籍，没也。）後息疾，法存出为祟也。
《世说》曰：袁绍年少时，曾夜以剑遣人掷魏武，小下不着，帝揆其後必高，因帖卧床，剑至果高。
《语林》曰：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氏尘，不听左右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
《杂五行书》曰：凡安床，东首贫贱疾病，西首富，南首贵，北首死。
《兵书》曰：将坐床无故自动，下欲害之。
《梦书》曰：梦床所坏者，为忧撇。
曹植《九咏》曰：蕙帱兮荃床。
柴子太《七折》曰：下莞上簟，华镂之床。
刘桢《续虑赋》曰：布玳瑁之席，设觜（觜，大龟也。音惟。）之床。凭玫瑶之几，对金精之盘。
李尤《卧床铭》曰：体之所安，寝处之欢。夕则敬慎，崇德远奸。
榻
《坚床铭》曰：体之所安，寝处知欢。久则敬慎，崇德远奸。
《释名》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谢承《後汉书》曰：徐稚字孺子，豫章人。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又曰：周𠂤字孟玉，陈蕃为太守，𠂤来，置一榻，去则县之也。
《蜀志》曰：简雍性简傲佚荡，自诸葛亮以下，则独擅一榻，须枕卧语，无所为屈。
《吴志》曰：周瑜荐鲁肃，孙权引肃合榻对饮言议。
《宋议书》曰：当阳侯刘彦节既贵，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时以此少之。
又曰：颜延之为秘书监光禄勋太常，时沙门释惠林以才学为文帝所赏，朝廷政事多与之谋，遂为士庶归仰。上每引见，常升独榻，延之甚嫉焉，因醉曰：“昔同子骖乘，袁丝正色，此三台之座，岂可使刑馀居之？”上变色。
又曰：王瞻字明远，一字叔鸾，负气傲俗，好贬裁人物。仕宋为王府参军，常诣刘彦节，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孙，仆是公子。引满促膝，唯余二人。”彦节外虽酬之，意甚不悦。
《齐书》曰：孔休源字庆绪，博学，为晋安王府长史，甚得人誉。王深相倚仗，常於中斋别施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其见敬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魏书》曰：元顺为吏部尚书右仆射，上省，登阶向榻，见榻甚故，问都令史徐忭起，曰：“此榻曾见先王坐。”顺即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换之。

《梁书》曰：临汝侯猷为益州，颇僭滥。客筵内遂有香灯，不置连榻。武帝知之，以此为僭。卉骷，以忧愧成疾卒。

《唐书》曰：玄宗命太常韦纟 舀读时令，每月一篇。每孟月朔日，上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置面案，令韦纟 舀坐而读之。

又曰：李岘为相，元载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岘至，叱左右去榻。

《唐高士传》曰：管宁自越海，及归，常坐一木榻，积五十馀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

《郭子》曰：杜预拜镇南将军，朝士悉至，客皆在连榻。于稚舒後至，曰：“杜元凯复以连榻坐客。”不坐便去。

《列仙传》曰：修羊公者，魏人也，止华阴山石室，有悬石榻，卧其上，石尽穿陷。

胡床

《风俗通》曰：灵帝好胡床，董卓权胡兵之应也。

《魏志》曰：斐潜为兖州刺史，常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挂柱。

《齐书》曰：张景贞僭侈。武帝拜陵还，景贞白服乘舴艋，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

《梁书》曰：武帝军至新林，杨公则自越城移此，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

又曰：侯景既篡位，时着白纱帽而尚披青袍，头插象牙梳，殿氏设胡床及荃蹄，着靴，垂脚坐。

《北齐书》曰：武成胡后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於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於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者也。

庾肩吾《赋胡床诗》曰：传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欹形已正，文邪体自平。临堂对远客，命旅誓初征。

卷七百七　服用部九

枕

《说文》曰：枕，卧为所荐首者也。

《释名》曰：枕，检也，所以检项也。

《诗》曰：角枕粲兮，锦衣烂兮。

又曰：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展转伏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大丧则供角枕。
《礼曰》：鸡初鸣，咸盥氵敕，敛枕簟。（敛枕簟，不欲人见。）
《国语》曰：楚灵王败於乾溪，王亲独行，彷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畴移而进，王枕其股以寝於地。王寐，畴枕王以卜而去之。（卜，块也。）
《洞林》曰：丞相从事中郎王文英家枕自作声。
《汉书》曰：淮南王有《枕中鸿宝苑秘书》，言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知。刘更生父於武帝时治淮南狱，得书。更生以为奇，献之，言黄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铸，事费甚多，不验。
《後汉书》曰：药崧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尝独直台上，无被，枕止，（止音思渍切，谓姐九也。蜀汉之郊曰胡止。）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崧，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常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帏帐。
《东观汉记》曰：黄香事亲，暑则扇枕，寒则以身温席。
《後魏书》曰：高昌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
《魏志》曰：苏则为侍中，董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膝非佞人枕也。”
《魏略》曰：大秦国出五色枕。
《吴书》曰：张作《楠榴枕赋》，陈琳在北得之，因以示士人曰：“此吾乡里张子幼作也。”
《晋书》曰：王敦镇豫章，为王澄以旧意所侮。敦益忿怒，请澄入宿，阴欲煞之。而澄左右二十人持铁马鞭为卫，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发。後敦赐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观之，因下床而谓澄曰：“何与杜通信？”敦令力士路戎扼煞之。
又曰：筮者谓董丰曰：“君忧狱，远二枕，避三沐。”丰既归，妻具枕授沐，丰皆不从，其夜果误煞撇。
沈约《宋书》曰：《武帝记》曰：宁州常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北征以虎魄治金疮，上大悦，命捣碎分诸将。
又曰：武昌王浑少而凶戾，为中书令，每夕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弓射直郎周郎，中枕，以为笑乐。又朱石龄少好武，不事崖捡。舅淮南蒋氏才劣，龄石使舅卧厅事，剪纸方一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悬掷之，相去八九尺，百掷百中。舅畏龄石，终不敢动。
《齐书》曰：陈显达建武世不自安，侍宴酒後启上借枕，帝令与之。显达抚枕曰：“臣年已老富贵已足，惟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齐书》曰：郎基字世业性清慎，尝语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须作，况重於此者也。”
《梁书》曰：王茂为雍州长史。人或谮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郑绍叔往候之，遇其卧，因问疾。茂曰：“我病可耳。”绍叔曰：“都下煞害日甚，使君家门涂炭。今欲起义，长史那犹卧？”茂因掷枕起，即褶，随绍叔入见武帝。
《唐书》曰：玄宗尝制大被、长枕，与宁王宪申共之。
又曰：贵妃娣虢国夫人豪侈尤甚，所枕照夜枕，不知其价，夜中照庑，其光如昼。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视亲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淮南子》曰：楚将子发好伎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见子发，子发礼之。无几，齐伐楚。偷夜出盗其齐将军枕，归之。明夕，复取其簪，又以归之。齐师大骇，还师而去。
《越绝书》曰：越王问范子曰：“寡人己问阴阳之事，之贵贱可得而知乎？”曰：“阳者主贵，阴者主贱，故当寒而不寒，为之暴贵；当温而不温者，为之暴贱。”王曰：“善。”书帛藏之枕中，以为国宝。
范子曰：“尧舜禹汤者，皆有预见之明，虽有凶年而民不穷。”王曰：“善。”以丹书置之枕中，以为邦贵。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龙头旧髻枕、银环钩副之。
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直给通中枕。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虎珀枕、龟文枕。
《拾遗录》曰：魏咸熙二年，宫中夜夜有异，或吼呼惊人，乃有伤害者，诏使宦者暗中伺候，有白虎，毛色净密，以戈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己隐形，更搜觅不见。乃於藏中得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异，问诸大臣。答云：“昔诛梁冀，得玉虎枕一枚，云此枕单池国所献，臆下有题云‘帝辛九年献’，帝辛，纣也。金玉久而有神。”
《神仙传》曰：泰山父者，汉武帝东巡狩，见父头顶白光高数尺。帝呼问之，曰：“有道疏通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物。二十四物以气应二十四气，八物应八风。臣行之，转少而齿生。”
《列异传》曰：景初中，咸阳县吏王臣夜倦，枕枕卧。有顷，闻灶下有呼曰：“文纳何以不之头下？”应曰：“我见枕不得动，汝来就我。”至乃饮缶也。
《集异记》曰：中山刘玄暮忽见一人，着乌褶，取火照之，面首有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箠之，师曰：“此是君家先世物，久则为魅。”刘因执缚，刀砍数下，变为一枕，乃是其先祖时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胄介枕文石枕卧，忽暴雷震其枕。旁人莫不为之怖慑，微觉有声，不为惊也。
楚宋玉《高唐赋》曰：楚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愿荐枕席。”
司马相如《长门赋》曰：抟芳以为枕，席荃兰而为香。
又《美人赋》曰：高茵重设，角枕横施。
刘向《别录》曰：向有《芳松枕赋》。後汉张《瑰林枕赋》曰：有卓尔之殊瑰，超诡异以邈绝。且其色也，如芸之黄；其为香也，如兰之芳。其文彩也，霜地金茎，紫叶而红荣。
蔡邕《警枕铭》曰：应龙蟠蛰，潜德保灵。帛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鉴，居安虑倾。
崔る《六安枕铭》曰：枕有规矩，恭一其德。承元宁躬，终始不忒。六安言六面安也。
苏彦《楠榴枕铭》曰：珍木之奇，文郁理鲜。廉棱方正，密滑贞坚。卞敬宗作，《无患枕赞》。无患，木名也。又言枕之无患也。
江文通诗曰：抚枕怀百虑。
被
《说文》曰：衾，大被也。
《释名》曰：被，所以被覆人也，衾也。其下广大如岸，一授人也。
《论语》曰：必有遣，长一身有半。
《诗》曰：锦衾烂兮。
又曰：肃肃宵征，抱衾与。（，单被也。）
《传》曰：楚子次于乾溪。雨雪，楚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辇出。
《史记》曰：王章字仲卿，疾无被，卧牛衣中。
又曰：汲黯曰：“公孙弘位至三公，俸禄甚厚。为布被，此诈也。”上问弘，弘谢曰：“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臣，诚中臣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饰诈以钓名。且臣闻管仲相齐有三归，侈拟於君，桓公亦霸；晏婴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丝，齐国亦治。今臣位为御史大夫而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小吏，无差，诚如黯言。且无汲黯申之，陛下安闻此言？”天子以为谦让，愈益厚之。
《汉书》曰：广川王去妃昭信甚妒。王爱姬陶望卿，昭信妒之，谮於王曰：“望卿视有奸窥。”即言郎中令卧锦被，王信之，击煞之。
又曰：李夫人疾笃，上自临候之。夫却噬坊谢曰：“妾久寝病，形貌坏，不可见帝，愿以王及兄弟为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霍光薨，诏赐绣被百领。
《後汉书》曰：祭遵奉公，家无私财，布被，夫人裳不加彩。
又曰：宣乘性节俭，常服布被，蔬食。
华峤《後汉书》曰：乐崧为郎，独宿直台上，无被，帝推被与之。
袁山松《後汉书》曰：范丹为莱芜长，去官无被，空囊自随也。
谢承《汉书》曰：京兆朱宠字仲威，为太尉，家贫，卧布被。朝廷赐锦被，卧兼布被。
又曰：羊续字兴祖，为南阳太守，以清率下。惟卧一幅布，败，糊纸补之。（与同。）
《东观汉记》曰：王良为大司徒，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又曰：冯豹字仲文，後母恶之。尝因豹夜卧，引刀砍之，正值其起，中被，获免。
又曰：冯豹每奏事未报，常服省卜下，或从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黄门持被覆之，曰："勿惊之。"
《汉官典职》曰：尚书郎入直，供青练白绫被，或锦被。
《魏书》曰：文帝诏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难晓也。
《晋阳春秋》曰：茎丶有目疾。文鸯之来攻，惊而目出，惧六军恐，蒙以被，痛甚，啮被破。
《晋书》曰：魏舒为尚书郎。或有非其人，论者欲有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ぁ被径出。论者咸自愧之也。
又曰：杨骏被诛。初，骏徵高士孙登，遗以布被。登截被於门外，大呼曰："斫刺！"旬日，托疾死。及是，其言果验。
又曰：光逸字孟祖，为博昌小吏。令使之冒雨还，令不在，逸解衣卧衾中。令还，诘之，逸曰："衣单冒雨，如不易衣衣，必致冻死，何惜一被而煞一人耶？"令奇之而不问。
又曰：祖逖字士稚，与琨共被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起舞！此非恶声。
又曰：吴纳为吴兴守，徵为尚书，去任，有被幙而已。
又曰：秃乌孤之祖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於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因而氏焉。
《宋书》曰：虞位中书郎廷尉。少好学，居贫，房漏，恐湿坟典，乃舒被覆书，书获全而被大湿。时人以比高凤。
又曰：沈麟士以杨王孙、皇甫谧深达生死而终礼矫俗，乃自为终制，遗令"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敛，仍移布於尸下，以为敛服。反被左右两际以周上。”

又曰：康沙门释宝志，玉亮欲以衲被遗之，未及有言，宝志忽来，牵被而去。

又曰：罗研齐狗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於此。”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林，不过数家有食，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床氏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宁肯为乱乎？”

《梁书》曰：斐之横字如岳，少好宾，重气侠，不事产业。兄之尚以其纵诞，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厉之。之横叹曰：“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後为吴兴太守，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陈书》曰：高宗时豫州献织成罗文锦被，诏“於口龙门外焚之。”

《孙卿子》曰：天子至尊重无上矣。衣被则五彩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

《家语》曰：黔娄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门人见之，谓其妻曰：“宁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馀。”

《说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华之盖。越人拥楫而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举绣被而覆之。

夏侯《孝子集》曰：羊太常辛夫人，字宪英，性不好华丽，从外孙胡母杨上夫人锦被，夫人取，反卧之。

《晋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无被。中黄门以两幅布被给帝。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彩丕文绮被一、绛具文虏，幅被一、绛被罗文绣四五幅被一。

《东宫故事》曰：太子有七彩文绮被，又有绛文罗面被。

《京兆旧事》曰：长安孙晨家贫，为郡功曹，十月无被，夜卧蒿束，昼收之。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鸳鸯被。

晋陆口《与兄机书》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有寒夏被七枚。

《海内先贤传》曰：姜肱字伯淮，事继母。年少，肱兄弟感《凯风》之孝，同被而寝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边让别传》曰：让字元礼，才辩俊逸。孔融荐於魏武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则有馀。”

《益部耆旧传》曰：王𠂆屯字少林，於客舍见诸生疾，甚困，谓𠂆屯曰：“腰下有黄金十斤，愿以相与，乞收藏尸骸。”未及问其姓名，呼吸困绝。𠂆屯卖金一斤以给棺柩，馀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长，到亭，有白大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风，有一绣被随风而来，而後𠂆屯乘马，马突入金彦父家。彦父见曰：“贞得盗矣。”𠂆屯说得马之状，又取被示之。彦父曰：“卿有何阴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念葬诸生事。”且说形状。彦父曰：“贞我子也。”屮屯即以被马归之，彦父不授。遣迎生丧，金具存焉。

《列女後传》曰：江夏孟宗少游学，与同学共处。母为作十二幅被。其邻妇怪问之，母曰：“少儿尾操，惧明类之不顾。大其被以招贫生之卧，庶闻君子之言耳。”

《桓任传》曰：任後母酷恶，常憎任，为作二幅箕踵被。

《杜祭酒别传》曰：君曾新作被，暖眠不觉，晏起，乃叹：“暖眠使人忘起异事。”因命着陌上，有寒苦人，举被乞之。常眠布被中。

《孙略别传》曰：亲戚有穷老者，略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带而寝。

《郭子》曰：殷浩好作扬州，刘君行，日小欲暮，便令左右取被幞。人问其故，答云：“刺史严，不敢夜行。”

《语林》曰：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槁冀人不觉，左右宜慎之。”後乃阳冻眠，所幸小儿窃以被覆之，因便砍煞。自尔莫敢近之。

又曰：傅信字子思。遭父丧，哀恸骨立。母怜之，窃以锦被蒙其上。林宗往吊之，见被，谓之曰：“卿海内之隽，四方是则。如何当丧，锦被蒙上？”郭奋衣而去。自後宾客绝百许日。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着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

《乐府诗》曰：天寒知被薄，忧思知夜长。

《楚辞》曰：翡翠珠烂齐光。

陆冂《芙蓉诗》曰：寝共织成坊，絮之同功绵。

傅玄《被铭》曰：被虽温，无忘人之寒，无厚於己，无薄於人。

张华《苦行》曰：重无暖气，班被覆空床。

潘岳《悼亡诗》曰：凛凛凉风升，始觉夏衾单。岂曰无重纩，诗与同岁寒。

刘孝威《谢赍锦被启》曰：色艳蒲萄，彩逾联璧。鄂君惭绣，楚侍羞珠。虽复帝赐鹤绫，客赠鸳绮。高惭藻丽，远谢鲜明。汉老悦其怪文，魏马惊其香气。

卷七百八　服用部十

簟

《说文》曰：簟，竹席也。

《释名》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

《礼》曰：莞簟之安，稿秸之谈。

又曰：父母舅姑之簟席，枕几，不传。

《诗》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寝。（莞蒲曰席，蒲竹苇曰簟。）

《方言》曰：簟，宋、魏之间谓之笙，或谓之曲；自关而东谓之簟，其粗者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行唐；（以蘧直文而粗也。）自关而东，周、楚、魏之间谓之倚伴；（音阳）自关而西谓之行唐。
《东观汉记》曰：殇帝诏省荏弱平簟。
又曰：马棱为会稽太守，诏诘会稽车牛不务坚强，车皆以桃枝细簟。
又曰：尚书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说《孝经》六隐事，能消却奸邪。”常以良月，允与立入为献帝诵《孝经》一章，以丈二竹簟画九宫其上，随日时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复行也。
《晋书》曰：王恭字孝伯，与王忱齐名，友善。恭有六尺簟，忱见之，谓其有馀，因求之。恭辄以送，遂坐荐上。忱闻而大惊，拊椿：“吾平生无长物。”
王隐《晋书》曰：车永为广州刺史。永子溢使工作象牙细簟，工患之。
《晋公卿礼秩》曰：太宰何曾逊位，赐簟褥一具。
萧子显《齐书》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贡献金簟等物。
《孙卿子》曰：轻暖平簟，而体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席之上先簟，尊之上先玄酒。王贵之，先本而後末也。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赤花双文簟。
《西京杂记》曰：武帝以象牙为簟，赐李夫人。
又曰：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诸葛亮《转教》曰：计一岁运用蓬旅簟十万具。
庾翼《与王书》曰：今致八尺、丈二细桃枝簟十枚，黄篾双文簟二领，黄篾独坐双文簟一枚。
王□《春可乐》曰：弱簟平端。
潘岳《悼亡诗》曰：展转睇枕席，长簟竟床空。
左思《吴都赋》曰：桃笙象簟，韬於筒中。
王鉴《竹簟赋》曰：楚簟陈於玉房，巴箱列於椒台。
褥
《尔雅》曰：褥谓之兹。
《释名》曰：褥，人所坐亵辱也。
又曰：茵，车中所坐用虎皮也。
《诗》曰：文茵畅毂，驾我骐。（文茵，虎皮。）
《汉书》曰：霍禹广治弟室，作乘与，辇加绣茵。凭黄金涂，（如淳曰：冯谓所冯者也。金涂之，黄金涂饰之也。）韦絮荐轮。（晋灼曰：御辇以韦缘轮，贮之如絮也。）
《东观汉记》曰：祭遵有疾，诏赐重茵。
《魏略》曰：焦先字孝然，河东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蜗牛庐。净扫其中，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为床，布褥其上，天寒构火以自炙。
《魏志》曰：太祖性节俭，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褥取温，无有缘饰。
又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愿国家同祚於轩辕之伍。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则不能便软肤弱体，是以难可防护，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袍，不至於甚厚，则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寿於南山矣。
《吴录》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从李肃学，其母为作厚褥大被。人问其故，母曰：“小儿无德，客多贫，故为广被大褥。”
《齐书》曰：宗测高尚不仕。王俭亦雅重之，赠以蒲褥笋席。
又曰：窦哄回弟澄为左户尚书。彦回薨，澄以钱一万一千，就招提寺赎高帝所赐彦回白豹坐褥。
又：柳庆远为仪同。初，庆远从父兄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门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太尉谓元景也。
《後魏书》曰：尔朱世隆将被诛。此年正月晦日，令、仆并不上省，西门不开。忽有河内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门亭长云：“今旦为令王借车牛一乘，终日於洛滨游观，至晚，王还省。将车出东掖门，始觉车上无褥，请为之记识。”
《世说》曰：晋孝武年十三四时，冬天昼日不着衣，夜则累茵褥。谢公云：“体宜令常和。陛下昼过冷，夜过热，恐非摄生之术。”帝曰：“夜静宜温。”谢公出，叹之也。
《南越传》曰：尉陀卧象床锦茵。（茵，褥也。）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重中褥一，步与褥一。纳妃，有承床褥三。
《会稽後贤传》曰：丁潭以光禄大夫还弟，诏赐床帐席褥。
《邺中记》曰：石虎作褥，长三丈。用锦缘之。
《神异经》曰：北方有冰万里，厚百丈奚鼠在冰下土中，其毛长八尺，可以为褥。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鸳鸯褥。
《拾遗录》曰：周穆王时，紫罗文褥者，坛孙国献之。
《语林》曰：大将军收周侯，至石头，坐南门盘石上。将戮之，送己褥与周。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高茵重设。
毡
《说文》曰：毡诗可以为毡。
《释名》曰：毡，旃也，毛相着旃旃然也。
《韵集》曰：毡，细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天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则张毡案。（大旅上帝，祭天于圆丘也。张毡案，以毡为林于堀中。）
又曰：掌皮供其毳为毡，以待邦用事。
《汉书》曰：苏武使匈奴，匈奴绝，不与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裹咽之。
《汉书》曰：王吉谏昌邑王游猎曰：“夫广厦之下，细毡之上，明师居前，劝诵在後，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其乐岂徒衔橛之间也哉？”
又曰：江都王女《细君歌》云：“远异国乌孙王，穹庐为室毡为墙。”
《魏志》曰：李胜为荆州刺史，往辞太傅曹爽，使察之。太傅曰谬问胜曰：“并州有佳毡，可致之。”胜出曰：“太傅耄，无能为也。”
又曰：邓艾伐蜀，自阴平行无人之地，凿山通道作桥，以毡自裹，推转而下。
魏武帝《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青毡床褥三具。
《晋书》曰：杜预子锡为愍怀太子舍人，屡直谏於太子。太子患之，置针於锡坐处毡中，锡上，刺足血出。
又曰：《载记》曰：“慕容熙后符氏卒。慕容隆妻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将以符氏之殉，欲以罪煞之。乃毁其衣 遂华中有敝毡，遂赐死。三女叩头求哀，熙不许。
《齐书》曰：孔奂为晋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并不之官，惟以单舡临郡，所得秩俸随即分赡孤寡，郡中号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绮见奂居处俭素，乃饷以毡衣一具，奂辞不授。
《北齐书》曰：斐宽与东魏将彭乐战於新城，因伤被擒，至河阴见齐文襄。宽举止闲雅，善於占对，文襄实甚异之，解锁付馆，厚加礼遇。宽乃裁所卧毡，夜纟 追而出。因得遁还。
又曰：清河三年，周师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谓周人曰：“尔言齐乱，故我伐之。今齐人眼中有铁，何可当也？”乃还至陉岭，冻滑，乃铺毡以渡之。
又曰：綦俊佞巧，能候当途，斛斯椿、贺拔胜，皆与友善。性多诈。贺拔胜出镇荆州，过俊别，因辞。俊故见败毡敝被，更遗之钱物。
《广志》曰：羌女人披大华毡以为盛服。
《拾遗录》曰：汉武帝以毡琦弟藉地，恶之喧也。
《搜神记》曰：太康中，天下以毡为陌头及带身、口，於是百姓相戏曰：“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夫毡，胡之服也，而今天下以为陌头、带身、口，胡既三制之矣。”
《淮南子》曰：夫胡人见麻，不知其可以为布；越人见毳，不知其可以为毡，故不通於物者，不可与言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说》曰：桓豹奴病劳冷，无毡可卧。桓车骑自撤己眠毡与之。
《语林》曰：王子敬在斋中卧，偷人取物，一室之内略尽。子敬卧而不动，偷遂登榻，欲有所觅。子敬因呼曰：“偷儿，石染青毡是我家旧物，可特置否？”於是群偷置物惊走。
《南传》曰：调斯国有青石染毡，绛染毡也。
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夫荷毡被毳者，难与道磋圃之丽密。
陆□《诗》曰：冬坐比肩毡。（比肩，兽名也，取其毛为毡。）
卧具
《风俗通》曰：扶风苏不违父为司隶。李所迁司农，不违穿府北垣，径上厅事，斫卧具。一宿数迁。
沈约《宋书》曰：朱百年隐居山阴，家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锦帛。尝寒时就孔觊饮酒，醉眠。觊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也。既觉，引卧具去体，谓ダ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恸，ダ亦为之感伤。
《齐书》曰：谢尝行，还过候江革。时大寒雪，见革敝絮单席而枕，觉不倦。嗟叹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
又曰：刘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绰往溉宅，见黄卧具。孝绰谓“僧物色也”。抚手笑。溉知其旨，奋拳击之，伤口而去。
氈
《通俗文》曰：织毛褥谓之氈。
《声类》曰：氈，毛席也。
《广志》曰：氈，田毛织也，近出南海。文称北汉之氈，非其所生。
《魏略》曰：大秦国以野茧作织成氈文，出黄白黑绿氈。
《后周书》波斯国，大月氏之别种也，其地出氈。
吴时《外国传》曰：天竺国出细靡氈。
《陶侃别传》曰：外国献氈，公举之曰：“我还国，当与牙共眠。”牙名丬炎之，字处静，是公庶孙，小而被知。以为後词。
《南州异物志》曰：氈以羊毛杂群兽之毳为之，鸟兽人物草木□气作鸲鹆，远望轩若飞也。
《古乐府诗》曰：请客上北堂，坐毡及氈。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毡氈。
《诸葛亮集□诏答恢》曰：行当离别，以为惆怅。今至氈一，以达心也。
（上音榻，下音登）
《通俗文》曰：氈细者谓之。名者，施大床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床也。
《东观汉记》曰：茎Δ率众至广阿，光武出城外，马坐按毡，上设酒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略》曰：大秦国以羊毳木皮野丝作之属，有五色九色，其色鲜於海东诸国所作也。
《南史》曰：中天竺国出好裘。
《世说》曰：王子猷诣郄雍州，雍州在内未出。王见铺，云：“阿乞那得此？”令左右送向家。郄出，王曰：“向有大力者负之以趋。”（郄为雍州刺史。阿乞，小字。）郄无忤。
《异苑》曰：沙门有法存者，生广州，善医术，遂富。有八尺，作百种形象。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太原王淡为刺史，大儿劭之屡求二物，法存不与，王煞而籍焉。法存後形见於府内经日。王靴γ疾亡，劭之又丧。
杜笃《边论》曰：匈奴请降，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
班固《与弟超书》曰：月支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
马融奏：“马贤於军中帐内施，士卒飘於风雪。”
卷七百九　服用部十一
荐席
《说文》曰：席，藉也。《礼》：天子诸侯席有黼绣纯。
又曰：筵，竹席也。
又曰：，蒲子也，可以为荐。
《释名》曰：荐，所以自荐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体平也。席，释也，可卷可释也。
《书》曰：牖间南向，敷重篾席，黼纯，华玉仍几。（篾，桃枝竹白黑杂缯绿之，华，彩色，华玉以饰凭几因因也，因生时几不改作。）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西厢谓之序，底革缀杂彩，有文之具饰矣。）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丰，莞彩色为画雕刻镂，此养国老飨群臣之坐。）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纷纯，漆仍几。（荀，竹玄纷黑绶，此亲属私宴之坐。）
《诗□邶□柏舟》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席虽平，尚可卷。）
《礼□曲礼上》曰：群居五人，则长者必异席。（席以四人为节。）为人子者坐不中席。
又曰：有忧者侧席而坐。（侧犹持也。）有丧者专席而坐。（专犹单也。）侍坐於所尊，敬无馀席。（必尽其近者，尊之端，为其后来也。）
又曰：姑娣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不与同席而坐，不与同器而食。
又曰：奉席如桥（居庙切）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桥井上挈槔，衡上低昂。）请席何向？请衽何趾？（顺尊者所安也，衽，卧席也，坐问向，卧向趾，因于阴阳也。）席南向北向以西方为上，东向西向以南方为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谓讲问客也。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足以指画也。饮食之客。布席于牖前。）主人跪正席，客跪抚席而辞，客彻重席，主人固辞，客践席乃坐。

《又檀弓下》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丘也贫无盖，与之以席。”

《传》曰：大辂越（音活）席，昭其俭也。（服虔曰：越席，纪草为席。）

又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杜预曰：家人败席、与民争利。）

《周礼□天官□玉府》曰：玉厢府掌王之衽。（郑司农云：衽，席。许慎曰：纯衽席，敷弱布也。）

又《春官》曰：司讥熔掌五席，凡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以王位设黼依，依前南乡，设筵纷纯，加缫席画纯，加次项ｋ纯。（郑司农云：纷，白绣也。纯，绿纯也。谓纷有文如绶而狭者也。缫席、削蒲编以五彩，若今合欢也。画谓云气也。次者，有文次列之也。）诸侯祭祀席，蒲筵缋纯，加席纷纯，右雕几。昨席筵纷纯，加缫席画纯。筵，甸役，则设熊席。凡圣事，设苇席。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所悔。”後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尔不可忘。”後右端之铭曰：“所鉴不远，视尔所代也。”

《论语》曰：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

《史记》曰：苏秦激张仪，令相秦，以马荐席坐之。

又曰：任安、田仁俱为卫将军舍人，居门下。卫将军从此两人过平阳，至主家，令两人与骑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断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恶之，莫敢问也。

又曰：陈平以弊席为门。

《汉书》曰：文帝以莞蒲为席。

又曰：元帝病，史丹以亲密侍疾。候上独寝，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绿；蒲席也。应劭曰：以青规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席弊地也。）

《後汉书》曰：更始至长安，居长宫，升钎𨊝，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俯首刮席，不敢视。

又曰：来歙征隗嚣，径至洛阳。斩隗嚣守将，因保其城，嚣乃悉兵围洛阳，筑堤灌城。歙固守，矢尽，发屋断木为兵。上自将上陇，嚣众溃走。於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邓训於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当赐席，接以温色。
又曰：赵丙有术，曾至渡头，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风乃过。
又曰：李恂迁武威太守，坐事免，织席自给。
《东观汉记》曰：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人异之。
又曰：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
又曰：黄香家贫，躬执勤苦，尽心供养。暑则扇床枕，寒则自温席。
又曰：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
谢承《後汉书》曰：戴凭徵博士，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独立。世祖问其意，凭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令与诸儒难说，善之。後正旦朝贺，令群臣说经，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重五十席。京师议曰：“解经不穷戴侍中。”
又曰：殷亮为博士，讲学大夫。诸儒论胜者赐席，亮重八九席，帝曰：“学不当如是也？”
又曰：许敬字鸿卿，其乡吏有诬君者，会於县令坐。敬拔刀断席曰：“敬不忍与恶人同席。”
又曰：汝南薛字子礼，为北海长史。家贫，坐无完席。妻曰：“君无俸禄给子孙，复无完席耶？”以善席与妻，自坐败者。又卫良字叔贤，拜尚书令，病，罢官还家。家无完席，宾客省之者生桑下，谈论，饮水去。
《典略》曰：袁尚、袁熙奔辽东。公孙康先置精勇於厩中，请熙、尚。熙、尚入，乃缚之，坐於冻地。尚寒，求席，熙曰：“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蜀志》曰：先主少孤，母贩履织席为业。
《晋书》曰：王浑为将军，镇寿阳。虚怀抚士，坐无空席。
王隐《晋书》曰：陶侃字士衡。亲人过侃宿，时大雪，无草。侃母湛撤床杂蒋，手M给客牛马。（《晋阳春秋》云：蒋，荐也。）
《晋中兴书》曰：王敦死，裹以席，涂以蜡，埋斋中。
《晋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庙，荐席不用绿缘。
《晋前燕书》曰：高祖年十五，出避难。追者急，咨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发视，无所见，遂免。
《宋书》曰：林邑王阳迈初在孕，其母梦生儿，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丽。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中国云紫磨者，因以为名。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刘祯为御史中丞，奏“风闻广州刺史韦朗於州部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席三百二十领，请以事追免郎官”。
吴均《齐春秋》曰：刘字子敬，耿介好礼。尝与故人共车於津阳，内见一女子，容质甚丽，盼睐之，王因抽坐席悬车中，以隔绝之。其正如此。
《唐书》曰：代宗时，晋州男子郇模以麻辫，持竹筐苇席哭於东市，三十字论时政，每字条一事，上即召见。
又曰：玄宗子颍王敫为剑南节度大使。玄宗将幸蜀，遣敫先赴本郡。渡绵州江，乘船，见以彩缘席而籍者，顾曰：“此可以为寝处，奈何践之？”令撤去。
《六韬》曰：桀纣之时，妇人坐文绮之席，衣以纨绮之衣。
《家语》曰：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汉书仪》曰：祭天，紫坛绀席，登地用六彩，席六重。
《吕氏春秋》曰：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土，恐纱蜀。”曰：“天寒乎哉？”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
《庄子》曰：申屠嘉，兀者也，与郑子产同师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也。
《鲁连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行与不行，譬以方为轮也；不知宜与不宜，譬以锦缘荐也。
《列子》曰：杨朱南之沛之梁而过老子，老子曰：“睢睢盱盱，而谁与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杨朱曰：“闻命矣。”其往也，舍丈避席；其来也，炀者与之争灶席。
《晏子》曰：景公猎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戍葭而席。公不悦，曰：“子犹席，何也？”对曰：“臣闻介胄坐陈不席，狱尸不席，二者皆忧也。臣故不敢以忧侍坐。”公曰：“善！”令大夫皆席。
又曰：景公饮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铺荐陈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又移於司马攘苴，曰：“铺荐席陈篋者，有人，臣不敢与焉。”
范子《计然》曰：六尺兰席出河东，上价七十；蒲席出三辅，上价百。
《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纣不降席而天下乱。
《韩子》曰：赵简子谓左右曰：“车席泰美。夫冠虽恶，头必戴之，履虽善，足必履之。金车如此，其太美也，吾将何以履之？且夫美下而耗上，妨义之道也。
又曰：卫词公时，县有人於令左右，下县令发褥而席敝。词公令人遗席曰：“吾闻汝发褥而席敝，其赐汝席！”县令大惊，以君为神。
又曰：孟献伯相鲁，不坐重席。
又曰：禹为蒋席，颇缘创手巢，而国不服者三十三；殷作茵席，雕文弥侈矣，国之不服者五十三。
又曰：文公至河，令席衽捐之。咎犯闻之，曰：“席蓐，所卧也。而君弃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不胜其哀。”
《说苑》曰：孔子困於陈蔡之间，居环堵之内，席三经之席。
《盐铁论》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经，及後践蒲，复筵方荐帛缘者也。
又曰：古者大夫复荐草缘，蒲平单莞。今富者绣茵，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须者。江东织以为席。曰西王母席也。
《东宫旧事》曰：太子有独坐龙须席赤皮花经席一领。
《山海经》曰：鹊山至箕尾式，其神皆鸟身龙首，祠之，用白菅为席。
《西京杂记》曰：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馀。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馀香百日不歇也。
又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回风席。
《汉武内传》曰：帝斋於寻贞台，紫罗荐地。臆鼇更後西王母至也。
王子年《拾遗录》曰：轩皇使百辟群臣授教者，先列玉於兰蒲席上。
又曰：蕖乘草高五丈，叶色如绀，叶形如半月之势，亦曰半月花。草无实，其质温柔，可以为席。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奸，叶色如绀，茎色漆，细软可萦。海人织以为荐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列。
又曰：昆仑山有葭红色，可粪为席，温柔如毯毳焉。
又曰：瀛州南有金峦之馆，有青缶几，覆以口纨之素席，用香水柔莞。
又曰：岱与山有草，名莽煌，叶圆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则焦，鸟兽不敢近也。刈以为席，方冬弥温，以枝相磨，则火出矣。
又曰：穆王时，西王母来敷碧蒲之席、黄莞之荐。莞色若金。
又曰：燕昭王设麟文席，麟文者，错杂宝饰席为口霞麟凤之状。
《神仙传》曰：淮南王为八公设象牙席。
《异苑》曰：庾实妻毛氏，五月晒暴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下荐上卧，惊怛，便灭。女贞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
《搜神记》曰：罗威字德，行以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处。
《邺中记》曰：石虎作席，以锦杂以五香，以五彩纟延编蒲，皮缘之锦。
范汪《荆州记》曰：安城郡今属江州，出桃枝席。
《成公兴内传》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为敷鱼须之席。
《文士传》曰：张俨、朱异、张纯三人，共诣骠骑将军朱据。闻三人才名，告各为赋，然後乃坐纯席，曰：“席为冬设，簟为夏施。揖让而坐，君子攸宜。”
皇甫谧《高士传》曰：严君平成都市卖卜，诏徵不起。蜀有富人罗仲，与君平善，问：“何以不往？”曰：“无车粮。”仲即为具车马粮籼。君平曰：“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馀而子不足也。我有馀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馀也？”仲曰：“吾一席直万金，子无檐石，乃云‘有馀’，谬矣。”
又曰：老莱子亲没隐蒙山之阳，枝木为床，荐艾为席。
《益部耆旧传》曰：张充为州治中从事。刺史每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於地。
锺亢《良吏传》曰：吴隐之字处默，鄄城人也。转广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间，坐无完席。以蓬为屏风。
《会稽先贤赞》曰：董昆字文通，为太农帑丞，坐无完席。
卢毓《冀州论□常山为林大陆》曰：泽蒹葭蒲苇□母御席，地产不为无珍也。
《汝南先贤传》曰：郑敬以茅葭为席，常随杞柳之阴。
《会稽典录》曰：隆修字奉迁，为豫章太守。厅事荐编绝不改，以郡风俗不整，常卷坐席。惟徐稚李贽数诣问，乃待以殊礼。
《世说》曰：管宁与华歆同席，尝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楚辞》曰：瑶席兮玉。
扬雄《甘泉赋》云：靡薜荔以为席分，折琼枝以为芳。
魏刘桢《清虚赋》曰：布玳瑁之席，设觜之筵。（觜，悦吹切。，大龟也。）
卷七百一十　服用部十二
几
《释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也。（庋音轨。）
《书□勾庶》曰：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王疾发大命，临群臣，必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与面，扶相被以冠冕，凭玉几以生命。）
《易□涣卦□九二》曰：涣奔其几，悔亡。《象》曰：涣奔其几，得愿也。（几，承物者。）
《诗□行苇》曰：戚戚兄弟，莫远具尔。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周礼□春官》曰：司讥熔掌五几，大朝觐、大飨射，凡封国命诸侯，王设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诸侯祭祀右雕几。筵国宾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国宾，老臣也。）甸役则右漆几。凡丧事素几，吉事变几，凶事仍几。
《礼记》曰：谋於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
又曰：献几杖者拂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谢，去，君贪其德而留之也。）则必赐之以几杖。
又曰：乘车必以几。
又曰：龟策几杖，不入公门。（龟，问家之吉凶。几杖嫌自长老。）
又《月令》曰：八月之阶渗衰老，授几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内则》曰：父母舅姑坐御者举几敛席。
又曰：始死缀足用燕几。
《左传语》曰：诸侯之师久於丁阳，荀偃、士匄请於荀曰：“水潦将降，惧不能归，请班师。”（班，还也。）智伯怒，（智伯，荀。）投之以几，出于其间。（出偃正之间也。）
又曰：启疆曰：“圣王务行礼，不求耻人。几设而不倚，爵盈而不饮，礼之至也。
《国语口楚语》曰：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训诵之戒。”（训诵，上师所诵练，书之于几。）
《汉书》曰：吴王称疾不朝，验问不实。及後使人为秋请，（春曰朝，秋曰请，如古诸侯朝聘也。）上复责问。吴使使者曰：“察见渊中鱼不祥。”（张宴曰：喻人君不当见臣下之私也。）於是天子赐吴王几杖。
又曰：朱博迁琅琊太守，齐部舒缓养名。博奋髯抵几曰：“观齐儿欲以为俗耶？”皆斥罢诸病吏。
《续汉书》曰：魏文帝赐杨彪几杖，以彰旧德。
《东观汉记》曰：黄香为尚书郎，以香父尚在，赐卧几、灵寿杖。
又曰：上初即位，先访求贤茂，诏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尝授天下重赏。今以茂为太傅，封褒德侯，赐几杖。
《魏志》曰：太祖为司空、丞相，媚宋为东曹掾。太祖平聊城，颁所获物，特以素屏风、素凭几以赐，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古人之物。”
又曰：吕布遣陈登，因陈布勇而无谋，宜早诛之，太祖悦。始因登求徐州牧，不获，讥η还，布拔戟斫几，责之。
《晋书》曰：刘毅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抚几惊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赠仪同三司。
又曰：魏舒以年老称疾逊位，诏赐几杖不朝，及钱百万、床帐簟褥。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尝往门生家，见几滑净，因书之，贞草相半。後其父误刮去之，门生惊懊累日。
《宋书》曰：沈麟士字口祯，隐居，以笃学为务，恒凭素几，鼓素琴。
吴均《齐春秋》曰：孔灵产为光禄大夫，览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麈毛扇素几遗之，曰：“以君有古人风，故赐卿古人之物也。”
《陈书》曰：王冲为太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旧臣，特申长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大。尝从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赐之以几。
《後魏书》曰：咸阳王禧谋逆，诛。其宫人为之歌曰：“可怜咸阳王，奈何作事误？床玉几不能眠，夜踏霜与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丧其偶。
《孟子》曰：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客不悦曰：“弟子齐宿而後讣涸，夫子卧而不听，请勿复敢见矣。”（昼，齐邑也，齐人欲为君留孟子行，孟子不以倚几而卧也。）
《山海经》曰：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梯谓凭也。）
《汉旧仪》曰：天子用玉几。
《拾遗录》曰：瀛洲南有金峦之观，中藏宝几，覆以口纨之素。
《汉武帝内传》曰：帝授西王母《五岳贞形经》，盛以黄金之几。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纟弟锦其上，谓之纟弟几。公侯皆以木为几，冬则以细为囊凭之，不得加纟弟锦之饰於几案。
《会稽典录》曰：葛仙公凭白桐几，学数十年，白日登仙。几化为白虎，三脚两头，往往人见之。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三十种，有上车，漆画重几，大小各一枚。
《语林》曰：任元褒为光禄勋。孙凭翊往诣之，见门吏凭几视之。孙入语任曰：“吏几对客为不礼。”任便推之，吏答云：“得罚体痛，以横木扶持，非凭几也。”孙曰：“直木横施，值其两足。便为凭几，何必孤鹄蟠膝曲木抱腰？”
姚信《士语》曰：马援凭几而见梁窦，子弟文举坐榻，而授徐文高拜。
戴胜《竹林七贤论》曰：魏朝封文王，固让公卿，皆当喻旨。司空郑冲等驰使从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时在袁孝尼家宿，扶醉而起书，几板为文，无所治定，乃写付信。
《邺中记》曰：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画皆为五色花。
《南岳记》曰：衡山有石室，内有石床石几。
《异苑》曰：历阳石秀之，有一人着平巾褶，语秀云：“闻君巧侔班尔，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陈云：“刘政能造。”首墜而殒，石氏犹存。刘作几有名，遂以致毙。
《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水出百丈台，其内有金几，雕文备制，上有百味之食。
李尤《几铭叙》曰：昔黄帝轩辕仁智，恐事之有阙，作几之法。
张华《倚几铭》曰：倚几之设，设而倚作器，此成於彼也。
案
《说文》曰：，（似绿切。）圆案也。
《方言》曰：陈楚宋魏谓案为写。
《楚汉春秋》曰：项王使武涉说淮阴侯，淮阴侯曰：“臣故事项王，位不过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郎，官不过执戟。及去项归汉，汉王赐臣玉案食，臣具之，剑，臣背之，内愧於心。”

《史记》曰：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甚恭，上箕踞骂之。

《汉书》曰：万石君石奋子孙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

又曰：贾禹奏曰：“见赐杯案，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为人廉俭，自微贱至富贵，不食重味，案上不过三杯酒。

又曰：许后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长乐宫，亲奉案上食。

《东观汉记》曰：更始韩夫人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奉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

又曰：魏霸延平元年仕为光禄大夫，妻死，长兄伯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儿子备具，何用空养他家老妪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肉跪曰：“不敢相屈。”而妻惭求去。

又曰：尹敏字幼季，与班彪相友。每相与谈论，辄屏案不食。

又曰：梁鸿常赁舂，每归，妻为具，举案齐眉。

又曰：蔡彤素清，在辽东三十年，衣无储副。赐钱百万，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沓。

《南史》曰：江秉之为新安大守，在郡作书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库。

《梁书》曰：郭祖深清俭，素木案，食不过一肉。

《汉旧仪》曰：丈二旋案以陈三十六肉、九饮食。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犯初拜，有漆金渡足奏案一枚。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参镂带漆画案一枚。

《江表传》曰：曹公平荆州，欲伐吴。张昭等皆劝迎曹公，惟周瑜、鲁肃陈距北之计。孙权拔刀斫前奏案曰：“诸将复有言迎北军，与此同也！”

《西京杂记》曰：武帝为粕宝床、杂宝案於桂宫中。

《汉武故事》曰：武帝时，东郡献短人，长五寸，上疑是山精，常令在案行。东方朔问曰：“巨灵，汝何以叛？阿母健否？”

《广陵传》曰：吴戒字贵齐，姓刚直。同业生陈升为贼，戒见之。升为设食，戒曰：“汝己为贼，奈何为设食？”因举案投江中，令其趣降。

《神仙传》曰：吴兴人沈羲为仙人所迎，上见老君。玉女以金杯玉案药赐羲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药。”

《邺中记》曰：石虎以宫人为女官，门下通事以玉案行文书。

《燕丹子》曰：太子常与荆轲同案而食。

《盐铁论》曰：文杯画案，婢妾衣纨履丝，所谓以乱治乱也。

《潜夫论》曰：前羌始叛，器械未备，虏或持铜镜以蒙辐，或负板案以类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易战耳。
《异苑》曰：百丈山上有石房，内有案，置石书二卷。
《梦书》曰：梦见杯案，宾客到也。多客大案，少客小案也。
陆□《与兄机书》曰：按行曹公器物，有奏案五枚。又作欹枕，以卧视书。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李尤《书案铭》曰：居则致乐，承颜接宾。承钺奏记，通达诏刺。尊上答下，道合仁义。
梁简文帝《书案铭》曰：刻香镂彩，纤银卷足。漆花曜紫，画制舒绿。怪广知平，人雕非曲。厕质锦帐，承芳绮褥。披古道今，察奸纠俗。
杖
《说文》曰：杖，持也。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杖之铭曰：“恶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富贵。”
《周礼□秋官上》曰：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咸读曰函。老臣虽杖于明，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换之。）军旅授有爵者杖，（吏卒且以杖，尊者将军杖。）共王之齿杖。（王者所以赐老者之杖。）
《礼记》曰：献杖者执末。
又《檀弓上》曰：孔子蚤作，（作，起。）负手曳杖，逍遥於门，歌曰：“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曰：“夫子殆将病也。”又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曰：“天乎，余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无罪也？”吾与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而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汝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吾过矣。”
又《王制》曰：五十杖於家，七十杖於国，八十杖於朝。
《左传》曰：邾庄公与夷射姑酒，私出。阎乞肉焉，夺之杖以敲之。
《论语》曰：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又曰：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耘。
《史记》曰：拯喂云：“臣前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贾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之东南可数千里。’”
《续汉礼仪》曰：三老五更杖玉杖。
又曰：秋之月按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八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为饰鸠。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
华峤《後汉书》曰：熹平中，袁逢为三公赐玉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文帝引汉太尉杨彪，待以客礼，赐之几杖，诏曰：“夫先王制几杖之锡，所以宾礼黄，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并以淑德高年，授兹嘉锡。其赐公延年杖及凭几。”

又曰：周宣为郡史，太守杨沛梦人曰：“八月一日，曹公当至，必与君杖，饮以药酒。”宣占之曰：“夫杖，起弱，药，治人病。八月一日，黄巾贼必灭。”至时果败。

《吴书》曰：全综年高，赐以御杖。

《晋书》曰：魏帝尝赐茎丶春服，帝以赐山涛，又以其母年老，并赐藜杖一杖。

又曰：阮宣子出行，常以百钱挂杖头。每至酒家，辄醉而归。

《後魏书》曰：甄琛拜侍中，以其衰老，诏赐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

《庄子》曰：子贡乘大马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杖藜应门。

《山海经》曰：夸父与日竞走，渴饮河、渭，不足，北走大泽，未至，道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广志》曰：九贞出灵寿杖。

《吕氏春秋》曰：孔子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曰：“子之父不有恙乎？”持杖而揖之，问曰：“子之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倚之问：“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辩亲疏之义。

陆贾《新语》曰：夫居高者，自处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处不安则坠，任杖不固则颠，是圣人居高处上，则以仁义为巢，乘危履倾，则以圣贤为杖也。

《新序》曰：昌邑王徵为天子到营阳置积竹刺杖二枚，龚遂谏曰：“积竹刺杖者，骄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丧，当拄竹杖。”

《风俗通》曰：汉高祖与项籍战京，索间，遁丛薄中。时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脱。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赐老人也。

《拾遗记》曰：老子当周之末，居山与世人绝迹，惟有黄老叟五人，手捉青筇之杖，出入室中，与老子谈。

又曰：縻竺用陶朱计术，日益富有，宝库千间。竺常赈生恤死，家马厩旁有古冢，夜闻泣声。寻之，见妇，诉云：“汉末为赤眉所害，剖棺见剥，乞更深埋，并乞敝衣自掩。”竺从其言。後历一年，复见前妇云：“君财宝可支一世，应遭火厄。今以青庐杖一枚，长九尺，报君衣棺之惠。”竺挟杖而归。而後邻家常见竺家有一青气，如龙蛇之形。又有青衣童子数人来，云：“縻竺家当有火，赖君能恤敛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来攘却此灾，使君财物不尽。”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火从库起，烧其珠玉，十分遗一。火盛之时，见青衣童子数十来扑火，又有气如口覆火上，即灭。

又曰：刘向於成帝之末校书天禄卜，专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黄衣、植藜杖，杖叩卜而进。向卜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端火出具以照向，且说开辟以前。向因授《五行》、《鸿范》之文，恐辞说繁广，向乃裂裳及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请问姓名，答曰：“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卯金之姓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从授术，亦不语人焉。

《汉武内传》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湖母所献。帝甚爱之，崩後故以入椁。其年人有於扶风市中买得者，帝时左右侍人识之。告有司，诘问云：“见市中有一人卖之，实不知卖杖主名也。”

《神仙传》曰：费长房欲求道而顾家。夏壶公乃断一青竹杖，与长房身等使悬之舍後。家人见，以为缢死，大小惊号，遂殡葬之。长房立其旁，人无见者。後长房归家，人不信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杖耳。”发冢，视杖犹存。又曰：壶公遣长房归，以一竹杖与之骑：“比当至家，以杖投葛陂中。”长房骑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顾之，乃青龙也。

又曰：介象令人骑青竹，自吴往蜀。

《刘根别传》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见一女子以九节杖仰指曰：“闭左目，开右目。”气且绝，久乃苏息。武帝使问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东方朔曰：“妇人食日精者。”

《刘向别传》曰：有骐ら角杖。

《塔寺记》曰：谢尚梦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气至，冲人必死，勿当其锋。见塔寺可禳，未暇立寺，可杖头刻作塔形，见有气来，拟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气冲尚家，尚以杖指之，气即回散，阖门获全。气所经处，数里，无复孑遗。

《三石伪事》曰：佛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银钵内置棺中。经後冉闵，开棺视之，不见体骨，惟见杖钵。

《武当山记》曰：山有石室，有板床铜杖，长七尺三分。

《交州记》曰：合浦围州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木杖倚着石壁。彩珠人常致祭焉。

魏文《典论》曰：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共食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余与论剑，酒酣耳热，方食甘蔗，便以为杖下殿交，三中其臂。

《谈薮》曰：後魏河间邢峦字山宾，迁殿中侍御史。尝有疾，策山桃杖。帝问：“此何杖？”答曰：“巨源杖。”太武讳焘，故言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显记》曰：那端国有佛锡杖，牛头旃檀，上长丈六七许，以筒盛之，百千人举不能移。
又曰：祇垣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佛为说法，尽得眼开。盲人喜，刺杖着地，头面作礼，杖遂生长成榛。
邓德明《南康记》曰：南野县有汉监匠陈怜，其人通灵。夜尝乘龙还家，其妇怀身。怜母疑与外人通，密看乃知是怜乘龙，至家辄化成青竹杖。怜内致户前，母不知，因将杖去。须臾，光彩满堂，俄尔飞失。怜失杖，乃御双鹄还。
《搜神记》曰：汉文帝微服尝过鲁少千，少千拄金杖出应门。
《列异传》曰：陈留史均字威明，得病，临死，谓其母曰：“我得复生。埋我，杖竖我瘗上，若杖拔，出之。”及死，埋杖如其言。七日，往观，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复如故。
《神异记》曰：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赴职。闻宫亭庙验，（言灵验。）过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枚。年限既满，作杖拟以还庙。抚捶铁以为，以银涂之。寻徵为散骑常侍，往宫亭，送杖於庙中。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涂杖见与。便投杖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于是取杖看之，剖视，众见铁，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飞，遥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
魏武帝《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银角桃杖一枚。
崔瑗《杖铭》云：乘危履险，非杖不行。年老力竭，非杖不强。诸蔗虽美，犹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卷七百一十一　服用部十三
箱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马齿呈事箱四枚。
《汉武帝内传》曰：帝崩时遗诏，以杂道书四十卷置棺中。至延康二年，河东功曹李及入上党抱犊山，彩药於岩室中，得此书，盛以金箱，卷後题日月，是武帝时河东太守张纯以箱及书奏上之。武帝时左右见之，涕泣曰：“此是帝崩时殡殓物。”宣帝怆然，以书付茂陵，安合如故。
晋陆□《与兄机书》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书箱五枚。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
巾箱
《汉武内传》曰：武帝见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书，王母曰：“此《五岳贞形图》，昨青城诸仙就我求，今当付之。”
《宋书》曰：元凶劭杀逆，南阳公主见女巫严道育云：“天神当赐符应。”时主夕卧，见流光相随，状若萤火，遂入巾箱，化为双珠，圆青可爱，因是巫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败。
《齐书》曰：衡阳王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索，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於检阅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世说》曰：威法济者，义兴人。其儿年二十得病，经年，有神来语，言：“床席不净，神何处得坐？”曰：“有漆巾箱甚净，神何不入中？”因内新果於箱中，觉有声，以箱盖覆之。於是便闻箱中动摇，即以衣傅之，可五升米重，而病愈。
《异苑》曰：晋孝武太元末，每闻手巾箱中有鼓吹な角之音。帝是岁崩，天下大乱。
笥
《说文》曰：箪，笥，饭及衣之器也。
《尚书》曰：惟衣裳在笥。
《论语》曰：一箪食，一瓢饮。（箪，笥也。）
《东观汉记》曰：上问弟五伦：“卿为市掾，人有遗卿母一笥饼，卿从外来见之，夺磨扔，探口中饼出之。”伦对曰：“实无此，众人以臣愚蔽，故为生此语。”
《东观汉记》曰：上闻王郎将军至，复惊去，冯异进笥麦饭，兔肩。
《续汉书》曰：世祖微时，系南鸣市狱，市吏以一笥饭与之。
《吴越春秋》曰：越以文笥七枚献吴王。
《西京杂记》曰：宣帝以虎魄笥盛身毒宝镜。
《风俗通》曰：孝灵帝建宁中，京师长者皆以苇辟方笥为妆具。时有识者窃言：“苇方笥，郡国献篚也。今珍用，天下皆当有罪谳於理官也。”後党锢皆谳廷尉，却墅悉入方苇笥中，斯为验矣。
张衡《绶笥铭》曰：南阳太守鲍德有诏所赐先公绶笥，传世用之，更治笥。平子为德主簿，故为之铭也。
笈
《说文》作极，曰：笈，驴上负也。
《风俗记》曰：笈，学士所以负书，箱如冠藉箱也。
谢承《後汉书》曰：徐稚字孺子，公车五徵，皆不降志。其有丧，负笈弗辍行五里也。
又曰：袁闳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览群书，常负笈寻师，变易姓名。
又曰：高弘字伯武，河内山阳人。为琅琊相，到官，自负笈，单步入界，听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
又曰：苏章字士成，北海人，负笈追师，不远万里。
又曰：方诸字圣明，负笈到三辅，无术不览。
又曰：郎宗负笈卖卜给食，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负笈遁去。
《李固传》曰：固父为三公，而固步行负笈，千里从师。
《拾遗录》曰：汉惠帝时有仙人韩稚，东至沈离国，遇其人洞室负笈，而问其年几何。
《汉武内传》曰：上元夫人语武帝曰：“阿母令以琼笈妙蕴发紫台之文赐汝。”

火笼
《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间笼谓之，或谓之{奴}，陈楚宋魏之间谓之庸君，今薰笼是也。
《齐书》曰：卞彬性饮酒，火笼什物多诸诡异，自称卞田居。
又曰：范述曾为永嘉太守，有善政，徵为游击将军，郡故旧送钱二十馀万，一无所授，惟得白桐木火笼朴十馀枚而已。
《梁书》曰：临贺王正德为吴郡太守，正德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後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曰：“桢屈曲尽，兰麝气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
《修复山林故事》曰：当梓宫中有象牙火笼。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漆画手巾薰笼二、条大被薰笼三。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以象牙为笼；上皆散花文，後宫则五色绫文。
刘向《别录》曰：淮南王有《薰笼赋》。
齐谢《咏竹火笼诗》曰：庭雪乱如花，井水粲成玉。因炎入豹袖，怀温奉芳蓐。体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
梁范静妻沈咏《五彩竹火笼诗》曰：可怜润霜雪，纤剖后毫分。织作回风莒，制为蒽绮文。含芳出珠被，耀绿接缃裙。徒嗟今丽饰，岂念昔凌□？

卷七百一十二　服用部十四
熨斗
《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帝王世纪》曰：纣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之，使人举不能胜，辄烂手，与妲己为戏笑。
《魏末传》曰：优人欲使幼帝取大将军昭昌熨斗柄，帝不敢发。
《晋书》曰：韩康伯年数岁，母殷氏高时。时大寒，母方为作，令康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着襦，靴Ｐ作复。”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襦，下亦当暖。”
又《张紊别传》曰：芫小时，母谓其寒，且作。芫曰：“且作襦，如熨斗着火，柄亦热。”
《隋书》曰：尉迟迥及於邺，时李穆在并州。高祖虑其为迥所诱，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愿以此熨安天下也。”高祖大悦。
《三辅故事》曰：董卓坏铜人十杖，为小钱、熨斗。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於热斗。（许慎曰：热斗，熨斗也。烂人手，遂作炮烙之刑也。）
《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金涂熨斗三枚。
《魏武帝集》上胜所得顺帝赐物铜熨斗二枚。
澡盘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有纯银盘，又有容五石铜澡盘也。
杜预《奏事》曰：澡盘、熨斗，民间要用。
《世说》曰：大将军王敦初尚主，如厕，还，有数十婢曳罗，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着水，调而饮之，谓是乾饭，群婢莫不大笑也。
《述征记》云：长安逍遥宫门里有澡盘，面径丈二也。
《异苑》曰：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旦夕恒鸣。张华曰：“与洛锺宫商相谐，故声相应。”错钅 虑之，乃止。
傅玄《澡盘铭》曰：与其澡於水，宁澡於德。水之清，犹可秽也；德之兴，不可尘也。
澡灌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军败。帝渴，帐下赍五升铜灌，就民家取水，就灌饮之。
《齐书》曰：刘悛少与齐武款好。帝常至悛宅昼卧，觉，悛自奉金澡灌，授四升水以沃盥，因以与帝前後，所纳称此。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涂澡灌一枚，青丝三合绳一枚，长二丈五尺。
又曰：皇太子纳妃，有金澡灌二枚。
《西域诸国志》曰：月支国有佛澡灌，授二升许。青石，名罗勒，色碧玉班白，授水无定，随其多少。
惠远法师《澡灌铭序》曰：得摩罗偷石澡灌一枚，故以创竖答之。
伏虎
《周礼□天官》曰：玉府掌王之燕衣服，凡褻器。（郑司农云：褻器，净器，虎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後语》曰：智伯围赵襄子於晋阳，襄子大败智伯军，煞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秽器，虎子也。）
《史记》曰：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魏略》曰：苏则为侍中，旧侍中亲省起居，故俗因谓执虎子，始苏则同隐，茂後见，嘲之曰：“仕宦不己执虎子。”
《录异传》曰：吴时嘉兴倪彦思，忽见鬼魅其家，能与人语，饮食如人，惟不见形。思乃延道士逐之，酒肴既设，道士便击鼓召请诸神。魅乃取伏虎於神坐，吹作角声，以乱音。顷，道士忽觉背中冷，惊起解衣，乃伏虎也。
马融《遗令》曰：穿中不得下铜虎，况它铜物。
卷七百一十三　服用部十五
匣
《说文》曰：匣，匮也。
《论语□季氏》曰：孔子谓冉求曰：“虎兕出於匣。”
《拾遗录》曰：含涂国人善服鸟兽鸡犬，皆使之能言。鸡犬牛豕死者，以玉为匣，埋海上。其主游戏海上，於地中闻犬豕鸡之声，主人犹识，掘而取之，还，养如昔焉。惟毛羽秃落，久更悦弈。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银镂漆匣四枚。
古歌曰：流尘生玉匣。
匮
《说文》曰：匮，椟也，匣也。
《论语□子罕》云：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椟，匮也。）
《论语□季氏》曰：龟玉毁於椟中。
《左传》曰：昭七年传曰：燕人归燕姬以瑶瓮玉椟。
《国语》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在，椟而藏之。（，俟淄切。龙涎也。）
王隐《晋书》曰：甘卓家金匮鸣，声似棰镜，清而悲。师言：“金匮将离，是以悲鸣。”寻而卓下，将军周虑等承望敦意害卓。
《唐书》曰：王亻丕下劣茸，不能如叔父有大志，惟务金帛宝玩。为无门大柜，上开一孔，使足以授物，夫妻寝止其上。
《韩子》曰：楚人卖其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缉以翡翠。郑人买椟而还珠，未可谓善鬻珠也。
李尤《匮匣铭》曰：国有都邑，家有匣匮，货贿之用，我之利器。
厨
《魏略》曰：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随青牛先生。先生字方正，晓知星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角、鸟情。累得其术。有妇无子，後亦丧妇，独居道侧，以砖为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
《晋阳秋》曰：顾恺之尤好丹青，尝以一厨画寄桓玄，悉糊，题其前。玄乃发厨後而取之，封题如旧以还之。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犹人登仙也。"
沈约《宋书》曰：收范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住止单陋，惟有一厨，盛樵薪。
《齐书》曰：衡阳王钧母区贵人卒，钧哀毁甚。先是，贵人花钗厨子赐钧以为玩弄，贵人亡後，每岁时及朔望辄开，礼再拜鲠咽，见者皆为之悲。
又曰：陆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
《南史》曰：记谢弘微临终语左右曰："有上厨书，须刘领军至，可於前烧之，慎勿开也。"
《拾遗记》曰：郭况家富，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家为琼厨金窟。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拜有柏书厨一，梓书厨一。
范宁敬曰：籍，官之大信，而比散在众曹，此不可也。可令作十五籍厨，一县一厨。
卷七百一十四　服用部十六
梳篦
《说文》曰：栉，梳枇总名也。
《释名》曰：梳，言其齿疏也；枇，言其细相枇也。
《礼记□曲礼上》曰：男女不同巾栉。
又《玉藻》曰：栉用卑栉用象栉。
《左传□僖公中》曰：晋太子圉为质於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讣涸。"
《汉书》曰：孝文帝遗匈奴襦、袍、梳、枇各一也。
《续汉书》曰：季文德素善延笃，谓公卿曰："延笃有王佐之才，欲引进之。"笃闻，为书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栉梳，坐於客堂。朝则诵虞夏之书，历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与。慎勿迷其本，弃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龙取十三种物，着大箧中，使管辂占之。辂先说鸡子，后道蚕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为枇耳。
《修复山陵故事》曰：梓宫用象牙梳五枚，后梓宫物象牙梳六枚，毒瑁梳六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毒瑁梳三枚。
盛弘之《荆州记》曰：临贺兴安县东边有平石，其上有枱履各一具。俗云，越王渡溪，脱履坠枱於此。
崔实《政论》曰：无赏罚而欲世之治，是犹不梳枇而欲之治。
《物理论》曰：威行法明，漏吞舟之鱼；法之不明，则数於细枱，细枱则苛慝生也。
《梦书》曰：梦梳枇为忧解也。虱尽去，百病愈。
傅咸《枱赋》叙曰：夫才之治世，犹枱之理。
涂岑诗曰：思见君巾枱，以弭我劳惭。
蔡邕《女诫》曰：用枱则思其心之理。
高文惠《与妇书》曰：今致毒瑁梳一枚。
陆□《与兄机书》曰：按行视曹公器物，梳枇皆在。
《四愁诗》曰：美人遗我旃檀梳。
晋傅咸《枱赋》曰：我嘉兹枱，恶乱好理，一不顺，实以为耻。虽日用而匪懈，不告劳而自已。荀以理而委任，期竭力以没齿。
刷
《说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通俗文》曰：所以理谓之刷。
《释名》曰：刷，帅也，帅长短，皆令上从也。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七猪刷。
嵇康《养生论》曰：劲刷理，仅乃得之。
陆□《与机书》曰：按行视曹公器物，刷赃处尚识。
镊
《释名》曰：镊，摄也，摄取也。
《通俗文》曰：摄减须鬓谓之镊。
《说文》作，曰：箱也。
《洞林》曰：卷县令施安氏怀镊，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镜物，有两歧。”
沈约《宋书》曰：彭城王义康饷沈熙光铜镊。
《修复山陵故事》曰：梓宫中用铁镂镊五枚。
《临海水土记》曰：镊鱼长七寸，头如镊。
《齐书》曰：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隆王昌，高祖之孙，年五岁，戏於床前，帝曰：“儿言我是谁？”答曰：“太翁。”帝曰：“岂有为人曾祖拔白乎？”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掷去镜镊。
∪沥
《说文》曰：Δ角锐端，可以解结。
《毛诗□淇澳》曰：芄兰之支，童子Δ。（芄兰，草。Δ，所以解结。）
《礼记□内则》曰：子事父母，左小Δ金燧，右大Δ木燧。
剔齿纤
陆□《与兄机书》曰：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齿纤，今以一枚寄兄。
卷七百十五　服用部十七
步摇
《释名》曰：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周礼》曰：王后首服为副，所以副首为饰，若今步摇也。
《续汉书□与服志》曰：皇后入庙，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桂枝相纠，八爵九华，熊虎赤熊、天鹿、辟邪。
《後汉书》曰：和熹邓后赐冯贵人王赤绶，以未有步摇、环，各加赐一具。
《晋书》曰：慕容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以功拜率义王，始建国於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护跋见之，乃敛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後音讹，遂为慕容焉。
《江表传》曰：孙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着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
《晋令》曰：步摇、蔽髻，皆以禁物。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黄金步摇。
宋玉《风赋》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摇。
梁沈静妻沈氏《步摇花诗》曰：珠花萦翡翠，宝叶间金琼。剪荷不似制，为花如自生。低枝拂衣领，微步动瑶英。
假髻
《周礼》曰：追师掌王后首服为副。
郑玄云：副，妇人首饰，三辅谓之假髻。
《东观汉记》曰：章帝诏东平王苍：惟王孝友之德。今以光烈皇后假髻、帛巾各一，衣一箧遗王。可时瞻视，以慰《凯风》寒泉之思。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太元中，公主妇女缓鬓假髻以为盛饰。用丰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笼上扶之，名曰假髻，或名假头。至於贫人，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後孙思、桓玄之乱，死者万计，被戮之家多亡头首，至大敛时，皆以藤缚菰草为头，是假髻之应也。
《晋令》曰：士卒百工，不得着假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髭皮}
《释名》曰：{髭皮}，被也，{髭皮}少者得以被助其也。
《诗》曰： B 如口，不屑一也。
《传》曰：卫庄公自城州己氏之妻美，使髡之以为吕姜一，後为己氏所煞也。
《吴志》薛综上事云：汉氏朱崖叛，以长吏睹其人好，髡取为{髭皮}，故百姓怨叛。
《南越志》曰：闻安县出头{髭皮}。
《异苑》曰：琅琊费县民家恒患失物，作绳区施穿穴口，因系得一{髭皮}，长三尺许，後不复失物。
卷七百一十六　服用部十八
手巾
《汉名臣奏》曰：王莽斥出王闳，太后怜之，闳伏泣失声，太后亲自以手巾拭闳泣。
《英雄记》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江表传》曰：孙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潘浚泣交横，慰劳与语，使亲近手巾拭其面。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百济白手巾也。
《广志》曰：炎州以火浣布为手巾。
《博物志》曰：魏文帝善弹棋，能用手巾角。
《竹林七贤论》曰：王戎虽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园田，不从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辄下道避之。
《名山略记》曰：郁州道祭酒徐诞常以治席为事，有吴人姓夏侯来师诞，忽暴病死。终冬涉春，有长沙门从北来，於道中见夏侯云：“被昆仑召，不得辞师，寄手巾为信。”诞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
《志怪》曰：会稽人吴详见一女子溪边洗脚，呼详共宿。明旦别去，女赠详以紫巾，详答以白布手巾。
《神仙服食经》曰：伏苓如拳，着手巾中，百鬼消灭。
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越布手巾二枚。
絮巾
《汉书仪》曰：皇后亲蚕丝絮，织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
《魏略》曰：赵歧避难至北海，着絮巾，市卖饼。
《邺中记》曰：石虎皇后出，以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皆絮纶巾。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为帽絮。
卷七百十七　服用部十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镜

《释名》曰：镜，景也，有光景也。

《广雅》曰：鉴谓之镜。

《玄中记》曰：尹寿作镜。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镜之铭曰：“见尔前，必虑尔後。”

《尚书帝命期》曰：桀失其玉镜，用之噬虎。（郑玄注曰：镜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

《尚书考灵耀》曰：秦失金镜，鱼目入珠。（金镜，喻明道也。始皇，不韦子，言乱贞也。）

《诗□□柏舟》曰：我心匪鉴，不可以茹。（鉴，所以察形。茹，度也。）

《汉书□东方朔传》曰：郭舍人曰：“四铢籀文章，背有组索，两人相见，朔能知之为上客。”朔曰：“此玉之莹，石之精，表如日光，里如众星。两人相睹，见相知情，创墅为镜。”

《魏略》曰：夏侯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时夏侯渊俱为将军，军中号为盲夏侯。恶之，每照镜恚发，辄扑镜着地。

《蜀志》曰：张裕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於地。

沈约《宋书》曰：刘敬宣八岁丧母。四月八日，敬宣见众人灌佛，乃拔头上金镜，以为母灌，因悲泣不胜。

又曰：殷仲文在东阳，照镜而不见其头面，旬日而戮。

又萧方等《三十国春秋》曰：甘阻喃被诛，引镜不见其头。

又曰：慕容垂攻邺，符丕遣其从弟龙请救。乃遗谢玄青铜镜，黄金宛转绳等，以为之信。

《齐书》曰：綦母珍之有一铜镜，背面有三公字。常语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又曰：陆惠晓迁太子洗马。庐江何点常称惠晓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

《梁书》曰：王珍国，武帝起兵，东昏召珍国。以众卉骷，使出屯朱雀门，为王茂所败。及入城，密遣郤纂奉明镜献诚於梁帝，帝断金以报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珍国曰：“黄金谨在，臣不敢失坠。”

又曰：到溉子镜，字圆照。初在孕，其母梦怀镜，及生，因以名焉。

《隋书》曰：文帝委任高，後卫右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後短於上，上怒之，皆被疏黜。因谓曰：“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

《唐书》曰：太宗谓群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犹一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亡矣。”

《庄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胜物而无伤。

《符子》曰：心能善知人如明镜，善自知者如渊蚌。镜以曜明故鉴人，蚌以含珠故内照。

《韩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恶。面失镜则尾正鬓眉，身失道则尾知迷惑。

《吕氏春秋》曰：人之阿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镜？其惟士人乎？镜明己也细，士明己也大。

《淮南子》曰：明镜之始，朦然未见形容也。及拭之以玄锡，磨之以白砥，则眉微毛可得而察。

又曰：镜便於照形，丞食不如竹箪。

又曰：圣人若镜，不将不迎，（将，送也。）应而不倡。故万化无伤，其得之乃失之也。

又曰：高悬大镜，坐见四邻。（取大镜高悬，盆中水晃见四邻。）

又曰：人莫鉴於流沫雨而鉴於止水者，以其静也。（沫雨潦上沫起，言其浊扰也。）莫窥形於生铁而窥形於明镜者，以睹其易也。

《抱朴子□内篇》曰：或问：“知将来吉凶，为有道乎？”答曰：“用镜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月七夕则见神仙，自知千里之外事也。明镜用一或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

又曰：万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托人形以炫人，惟镜中不能易其贞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镜径九寸悬於背，有老魅未敢近。或後来者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镜中故知人形。

《蜀王本记》曰：武都大夫化为女子，蜀王娶以为夫人。无几，物故。葬於武都，以石化镜一枚表其墓。

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阳符，一名阳燧，取火於日。阴符，一名阴燧，取水於月。并八铜作镜，名曰水火之镜。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着衣大镜，尺八寸；银花小镜，尺二寸；漆匣盛盖银华金簿镜三枚；银龙头授福莲华钩锁四副。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错镜一枚；皇太子杂纯银错七寸铁镜四枚；贵人至公主九寸铁镜四十枚。

《邺中记》曰：石虎三人台及内宫中镜有径二三尺者，磋囵蟠龙雕饰。

《世说》曰：晋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相讲习，车武子难苦问谢，谓袁羊曰：“不问则德音有遗，多问则重劳二谢。”袁曰：“何尝见明镜疲於屡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益部耆旧传》曰：杜贞孟宗周览求师，经历齐鲁，资用将乏，磨镜自给。
《南蛮獠人俗》曰：诸婚姻以奴婢一人为娉，无奴婢，以铜镜当人婢。
《吴兴郡记》曰：临安县东石镜山，山东有石镜一，径二尺四寸，甚清亮。
山谦之《寻阳记》曰：庐山东面有一石，若镜悬崖，明净照见人形。
《海内士品》曰：徐孺子尝事江夏黄公。黄公薨，往会其葬。家贫尾自致，赍磨镜具自随，赁磨取资，然後得前。既至，祭而退。
荀悦《申鉴》曰：君子三鉴：鉴乎前，鉴乎下，鉴乎镜。前惟训，人惟明。商德之衰，不鉴於汤禹也；周秦之弊，不鉴於群下也；侧弁垢颜，不鉴於明镜也。
《古今注》曰：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园神寝内御户座前大镜皆清液，如汗水出状。
《西京杂记》曰：高祖入咸阳宫，周行府库，有方镜九寸，表里明人。直来照之，影则侧见，以手掩心而来，即肠胃五藏历然无碍。人有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则胆张目动。秦始皇帝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煞之。
又曰：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彩婉转，绳系身毒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之者为天神所福。宣帝从危获济，及绍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帝崩，镜不知所在。
《拾遗录》曰：周穆王时，渠国贡火济镜，广三尺六寸，暗中视物如昼，人向镜语，镜中则响应之也。
又曰：周穆王时，有如石之镜，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谓之月镜。
又曰：方丈山池泥百炼成金镜，色青，可照魑魅。
《洞冥记》曰：望蟾卜上有青金镜，广四尺。元光年中，国献此镜。照见魑魅，百鬼不能隐形。
《列仙传》曰：负局先生负石磨镜，局徇吴中，炫摩镜，得一钱，因磨之。
《神仙传》曰：河东孙博能引镜为刀，屈刀为镜。
《刘根别传》曰：思形状可以长生。以九寸明镜照面，熟视之，令自识己身形，常令不忘，久则身神不散，疾患不入。
《搜神记》曰：孙策既煞于吉，每独自，仿佛见吉在其左右。引明镜自照，见在镜中，因倍大叫，疮皆裂，须臾而死。
又《吴历》曰：策为许贡客所伤，引镜自照，曰：“面如此，当可复建功立事乎？”因椎几大叫，疮裂而卒。
《续搜神记》曰：文献（文献，王道谧。）曾令郭璞筮己一年中吉凶，璞曰：“当有小不吉利，可取广州二大罂盛水，置床帐二角，名曰镜耗以厌之。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撤罂去水，如此其灾可消。至日忘之，寻失铜镜，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见所失镜在於罂中。罂口数寸，镜大尺馀。王公後令筮镜罂之意，璞曰：“撤罂违期，故至此妖。邪魅所为，无他故也。”使烧车辖以拟，镜立出。

又曰：林虑山下有一亭，人过宿者，或病或死。常云：“十许男女各杂衣，或白或黑，辄来为害。”有郅伯夷者过宿於此，独坐诵经，忽有十馀人来与伯夷并坐，因共蒲博。於是伯夷密以镜照之，乃是一群犬。因执烛而起，佯误以烛烧其衣，毛乃焦。伯妇怀刀投一人，中之遂死，成犬。馀悉走去。

《神异经》曰：昔有夫妻将别，破镜，人执半以为信。其妻与人通，其镜化鹊飞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铸镜为鹊安背上，自此始也。

《幽明录》曰：宫亭湖边旁山门有石数枚，形圆若镜，明可以鉴人，谓之石镜。後有行人过，以火燎一枚至不复明，其人眼乃失明。

《地镜图》曰：欲知宝所在地，以大镜夜照，见影若光在镜中者，物在下也。

《口角要占》曰：厌盗贼法：三月以小形铜镜七枚埋於申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暑二尺五寸，广二尺五寸，筑令坚固。

孟达《与刘封书》曰：天地生初如镜。

陆机《与弟口书》曰：仁寿殿前有大方铜镜，高五尺馀，广三尺二寸，立着庭中。向之便写人，形体了了，亦怪也。

秦嘉《与妇徐淑书》曰：顷得此镜，既明且好，形观文藻，世所希有，意甚爱之，故以相与。明镜可以鉴形。淑答书曰：今君征未旋，镜将何施行？明镜鉴形，当待君至。

傅咸《镜赋》曰：从阴位於清商，彩秋金之刚精。醮祝融以致度，命欧冶而是营。日月之光烈，仪厥象乎曜灵。

镜台

《世说》曰：温峤为刘越石长史，北讨刘聪，得玉镜台。峤从姑刘氏有女美，峤有意自媒，数日乃下玉镜台，姑喜。既婚交礼，女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也。”

《三国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门灵昭造粕宝镜台，合有三十六户。每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关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皆启，妇人各出户前。

魏武《杂物疏》曰：镜台出魏宫中，有纯银参带镜台一，纯银七，贵人公主镜台四。

《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玳瑁钿镂镜台一。

《宋起居注》曰：元嘉中，韦明为广州刺史，作铜镜台一具，御史中丞刘祯请以事，追免朗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诗曰：玲珑类丹槛，孤高似玄阙。对凤临清水，垂龙挂明月。照粉拂红妆，插花理□。玉颜徒自见，畏见君情歇。
古诗曰：珊瑚挂镜烂生光。
奁
《後汉书》曰：阴太后崩，明帝性孝爱，追慕无已，谒原陵。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恸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拾遗记》曰：阴贵人食瓜美，帝使求之。时有敦煌献异瓜，云是空峒灵瓜。又常山献巨桃。及后崩，侍者见铜奁中有瓜桃之核，视之涕零也。
《列仙传》曰：朱崖令，死当还法内珠於关者死，其继母弃其系臂珠。其男年九岁，好之，置镜奁中，皆不知也。至海关，吏收得十枚，乃母子争死，吏遂弃而遗之。（事具《义门》。）
《语林》曰：范汪至能啖梅，人至一斛，奁□□啖，须臾尽也。
蔡邕《表》曰：赐镜奁等，前後重叠。父母於子，尾加此。
魏武《上杂物疏》曰：纯银藻豆奁，纯银括搂奁。
孙仲《寄妹临亡书》曰：镜与粉盆与郎，香奁与若。欲令其行身如明镜，纯如粉，誉如香。
合
《宋元嘉起居注》曰：广州刺史韦朗被弹事，有金镂合二枚，银缕合二枚。
《刘向别传》曰：向有《合赋》。
祖台之《志怪》曰：吴中有王大夫，行至曲阿回唐上，有一女子，便留住宿。解臂上金合，系其肘下，令暮更来，遂不至。更使寻求，都无女人。过猪栏边，见猪钾有合。
多罗
《纂文》曰：多罗，粉器。
《扶南传》曰：扶南国王以磋囵多虏哦喂王。
严器
魏武《淖上器诫令》曰：孤不好鲜饰，严具用新皮苇笥，以黄苇缘中。遇乱世，无苇笥，乃更作方竹严具，以皂苇衣之，鹿布裹，此孤平常之用者也。内中妇曾置严具，於时为之推坏。今方竹严具绿漆甚华好。
魏武《上杂物疏》曰：油漆幌邢器一，磋囵参带画方严器一。
《齐书》曰：宜都王铿镇姑熟於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篾为严器，条以启闻郁林，敕以赐之。铿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环，尔岂可不熟念？”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
《北史□后妃传》曰：旧仪，司饰三人掌簪珥花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复山陵故事》曰：梓宫用严器五具，马齿严器五具。
《汝南先贤传》曰：戴良嫁女，以笥为严器。
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严器中物几具。
陆□《与兄机书》曰：按行视曹公器物，严器方六七寸，高四寸。
卷七百一十八　服用部二十
笄
《释名》曰：笄，系也，所以拘冠，使不坠也。
《三礼图》曰：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诗》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后夫人之首饰，编发为之。珈，笄饰之最盛者。）
《白虎通》曰：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
《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
《国语》曰：司马期欲以妾为子，（内子，卿之嫡室。）访於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倚相止之。
又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对曰：“有秦客辞于朝，（瘦，隐也。）大夫莫之能对也。吾知茸芮。”（解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让父兄也。尔童子而茸苴人於朝，吾不在，晋国亡无日矣。”击之以杖，折其委笄。
《春秋後语》曰：赵襄子之姊为代王夫人。襄子并代，煞王，平其地。其姊闻之，泣而呼天，磨笄自煞。代人怜之，名其地为磨笄山。
齐淳于髡《十酒说》曰：罗襦排门，翠笄窥牖。
钗
《释名》曰：钗，枝形也。因名之也。爵钗者，钗头施爵。
曹植《美女篇》曰：头插金爵钗。
《续汉书》曰：灵帝时，江夏黄氏母浴而化为黿，入於深渊。其後，人时见出浴，簪一银钗，犹在其首。
又《与服志》曰：贵人助蚕服，毒瑁钗。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玳瑁三点钗。群臣以为非礼，咸人不与。孙权敕付使者。
《晋记》云：王达妻卫氏太安中为鲜卑所掠，路由章武台，留书并钗钏访其家。
《晋令》曰：六品下得服金钗以蔽髻。
又曰：女奴不得服银钗。
《晋山陵故事》曰：后服有毒瑁钗三十只。
沈约《宋书》曰：秦王始三年，以皇后己下六宫金钗千枚班赐北征将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女传》曰：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
《洞冥记》曰：元鼎元年，起招灵卜，有神女留一玉钗与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共谋欲碎之。明旦视之匣，惟见白燕直升天去。故宫人作玉钗，因改名玉燕钗，言其吉祥。
《拾遗录》曰：汉献帝为李亻所败。帝伤指，伏后以绣绂拭血，刮玉钗以拂於创，应手则愈。
又曰：魏文帝纳美女薛灵芸，有献火珠龙鸾钗，帝曰：“珠翠尚不能胜，况龙鸾之重乎？”
又曰：魏明帝时，昆明国贡嗽金鸟，鸟常吐金屑如粟，用饰钗，谓之辟寒金。宫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又曰：石季伦爱婢翔风，别玉声金色为倒龙之，莹金为凤冠之钗，言刻玉如倒龙之势，铸金象凤凰之状。结袖绕盈，舞於昼夜。使声声相接，谓之恒舞。欲有所招者，不呼姓名，悉听声，视钗色。玉轻声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後，以为行次而进也。
《华阳国志》曰：涪阳大龟，其甲可卜，其缘可作钗，世号灵钗。
斐渊《广州记》曰：豪富女子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铜鼓，号为铜鼓钗。
崔豹《古今注》曰：蟠龙钗，梁冀妇所制。
《异苑》曰：吴郡有徐君庙。东阳长山县吏李舀，义熙中遭事在都，妇过庙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白鱼跳妇前，剖腹，得所愿钗，夫事寻解。
《幽明录》曰：寻阳参军梦一妇人，前跪自称：“先葬近水，沦没。诚能见救，虽不能富贵，可令君薄免祸。”参军答曰：“何以为志？”妇人曰：“君见渚边上有鱼钗，即我也。”参军明旦觅，果见一毁坟，其上有钗。移置高燥处。却十馀日，参军行至东桥，牛奔直趣水，窜鏖，忽转正，得无恙也。
《录异传》曰：吴人费季客贾去家，与诸贾人语曰：“吾临行，就妇求金钗，妇与之，吾乃置户楣上，忘白妇说。”妻梦见季死，前金钗在户上，妻取，得发哀。一年，季却还。
《神仙占》曰：头上着钗，夜卧堕靴履中者，妇人与外夫煞之。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
黄香《九宫赋》曰：剥骇鸡以为钗。（骇鸡，犀也。）
古歌辞曰：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
陈司马《美玉篇》曰：头戴金雀钗，腰翠琅。
崔瑗《三子钗铭》曰：元正上日，百福孔灵。魁如口，乃象众星。三珠横铳，摄奚赞灵。
魏陈思王《美女篇》曰：头戴合欢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阳济《泄井得金钗诗》曰：昔日倡家女，摘华露井边。摘华还自比，插映还自怜。窥窥终不已，笑笑自成妍。宝钗於此落，从来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

秦嘉《与妇淑书》曰：今致宝钗一双，价值千金，可以耀首。淑答曰：未奉光仪，则宝钗不设。

《灵怪》曰：吴兴妖童赠谢府君诗曰：“玉钗空中坠，金钿色已歇。独泣谢春风，良夜辜明月。”

镊（钗类）

《齐书》曰：文安皇后为皇太子妃，无宠。太子为宫人制新丽衣裳及首饰，而后床惟陈故古旧钗镊数枚。

又曰：周盘龙为右将军。建元元年，魏攻寿春，以盘龙为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拒魏，大破之。上闻之喜，下诏美称，送金钗镊二十枚与其爱妾杜氏。

王仲宣《七释》曰：载明中之羽雀，杂华镊之威蕤。

孔炜《粕别》曰：长袖随腕而遗曜，紫镊承鬓而聘辉。

珥

《说文》曰：珥，也。，以玉充耳也。

《释名》曰：珥，也。悬耳旁，不欲使人妄听，自镇重也。此本出於蛮夷。蛮夷妇女轻浮好走，以此铛锤之也。今中国仿之也。

《风俗通》曰：耳珠曰。

《周书》曰：武王驰纣，商师大崩。帝辛登禀台，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身以自焚。鹿玉则销，天知珥在火中不销。

《诗》曰：玉之也，象之才帝也。（，寒耳也。）

又曰：有匪君子，充耳莹。（莹，美玉。）

《传》曰：夏，齐侯将纳公（鲁昭公也。）命，无授鲁货。申丰从女贾以币锦二两，缚一如。（，充耳也；缚，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怀藏。

《史记》曰：淳于髡谓齐威王曰：“前有堕耳，後有遗簪，此可饮八斗。”

又曰：武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

《魏书》曰：卞太后性约俭，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尝得孟数具，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问其故，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诈，故取其中者耳。”

《吴录》曰：袁博出游，其女莹得坏墟齐珥百枚，於是封上之，诏以赐博也。

《晋令》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

又《诸葛恪别传》曰：范慎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伤仁？”，恪答曰：“母之於女，天下至亲。穿珥附珠，何伤於仁？”
《战国策》曰：齐王夫人有七美珥。
《韩子》曰：齐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所窥者凡十人。）薛公欲知所立人，为十玉珥而美其一，献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视美珥所在，乃立之。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上遗合浦圆珠珥。
《梦书》曰：珠珥为人子之所贵，梦得珠珥，得子也。
魏陈思王《洛神赋》曰：献江南之明。
刘祯《鲁都赋》曰：含丹吮素，巧笑妍祥。插曜日之笄，珥明月之。
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
王粲《七释》曰：扌冗照夜之明，焕煜以垂晖。
傅玄《七谋》曰：昆山之美玉，珥海南之明。
钏
《通俗文》曰：环臂谓之钏。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纳妃，有金钏二双。
祖台之《志怪》曰：建安中，河间太守刘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梦见一好妇人，就於室家。持一双金钅 贯（古唤切。）与太守，不能名，妇人乃曰：“此钅 委（竹志切。）钅 贯。”钅 委钅 贯者，其状如纽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丧，言有钅 委钅 贯。开棺视夫人臂，果无复有钅 委钅 贯焉。
《甄异记》曰：乐安章沉病死，未殡而苏。云被录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断理得免。见一女同时被录，乃说金钏二双，记沉以与主者，亦得还，遂共燕接。女云家在吴，姓徐，名秋英。沉後寻问，遂得之。女父母因以女妻沉。
高文惠《与妇书》曰：今致金钅 贯一双。
《交州记》曰：波斯玉以金钏聘斯调王女也。
《唐书》曰：交河王麴崇裕兄昭，少好学。尝有鬻异事书於市者，其母将为买之，搜索家财，不足其价，惟篋中有金钏数枚。既而叹曰：“何爱此物，令吾子不有异闻乎！”促令货易此书。昭後历位司膳卿，颇以诗咏流誉。
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契阔，绕臂金跳脱。
指环
《春秋繁露》曰：纣刑鬼侯之女，取其环。
《五经要义》曰：古者，后妃群妾礼御於君所。
《女史书》曰：授其环以进退之。有娠则以金环退之，当御者以银环进之。进者，着于左手，阳也，以当就男，故着左手。右手，阴也，既御而复故，此女史之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仪》曰：宫人御幸，赐银环。
《後汉书》曰：孙程等十九人立顺帝有功，各赐金指钏环。
《晋书》曰：羊祜年五岁，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乃於邻人李氏东墙桑树中探得之。李氏见，惊曰：“余亡儿所失物也。”乳母具言前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之子，即羊祜之前身也。
又曰：傅畅年五岁，父友见而戏，解畅衣，取其金环与左右。畅不惜，以此赏之。後选入，侍讲东宫。
《宋书》曰：西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
《梁书》曰：武丁贵嫔。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彩如龙。下有女子，擘纟光，则贵嫔也。帝赠以金环，纳之，时年十四。
《後魏书》曰：咸阳王禧弟树，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复归魏。初辞梁，其爱姝玉儿以金指环与树，常着之，寄以还梁，表必还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赐死。
《拾遗录》曰：吴主潘夫人以火齐指环挂石榴枝上，因其处台，名曰环榴台。时有谏者云：“今吴蜀争雄，还刘之名将为妖乎！”权乃翻其名为榴还环台也。
《西京杂记》曰：戚姬以百炼金为区环，照见指，上骨恶之，以赐侍儿。
《益部耆旧传》曰：刘宠丧母，时危乱，坟墓发伤。宠乃矫母令：“家贫无财，惟有手上金环。卖造墓供送。免发掘。”
《西戎传》曰：大宛国人深目对厕，娶妇人，以金同心指环为聘。
《外国杂俗》曰：诸问妇许婚，下全同心指环，保同志不改。
《林道记》曰：林邑王献金指环於吴主。
《胡俗传》曰：始结婚姻，相然许，便下金同心指环。
《扶南传》曰：扶南有讼者，煮水令沸，以金指环投汤中，然後以手探汤。其直者，手不烂；有罪者，入汤即焦。
《茅君传》曰：勾曲山上有神芝五种。求之法，当以三月登山，赍金环二双，启以奉誓，如此者三，以为盟也。必得芝草，投环於石间，忘顾念。
《集灵记》曰：王讠，琅邪人也。仕梁，为南康王记室。亡後数年，妻子困於衣食。岁暮，讠见形谓妇曰：“卿困乏衣食。”撇与之酒，别而去。讠曰：“我若得财物，当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环一只。
《甄异传》曰：沛郡秦拊，义熙中至曲阿村，日暮失路，远见火光，投之。屋有少女，因寄宿。晓临别，女以指环与拊，拊去。回顾，乃是冢焉。
卷七百一十九　服用部二十一
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赤（赤贞切。）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着颊也。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纣烧铅锡作粉。
《汉书》曰：广川王去幸姬陶望卿，去疾后昭信谓去疾曰：“前画工画望卿，袒裼傅粉，疑有奸。”
又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续汉书》曰：顺帝时，所除官多不次，李固奏免百馀人。此等既怨，共作飞章诬固曰：“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盘旋偃仰，曾无惨怛之心。”
《魏略》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
《魏略》曰：邯郸淳诣临淄侯植，时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头、胡舞、击剑、诵小说，顾谓淳曰：“邯郸生，何如也？”
《韩子》曰：若毛嫱西施之美丽，尾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尾於治；明法度，必赏罚，则国之脂泽粉黛。
《淮南子》曰：漆不厌黑，粉不厌白。
《抱朴子》曰：或问涉海之法，答曰：“先於川，次破鸡子一枚，以少粉杂香末合搅水中，则不畏风波。”
又曰：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
《神仙传》曰：真人南极子能含粉成鸡子，吐之数十枚，煮之，鸡子黄中皆有少粉也。
《华阳国志》曰：巴郡江西县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高曜鲜芳。尝贡京师，名为粉水。
《扶南传》曰：顿逊国有磨夷花，末之为粉，大香。
《梦书》曰：妇却饰粉饰为怀妊。
《神农本草》曰：粉锡，一名鲜锡。
《语林》曰：石崇厕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
《汉官仪》曰：省中以胡粉涂壁。
《邺中记》云：石虎以胡粉和椒涂壁，曰椒房。
宋玉《登徒子赋》曰：着粉太白，施朱太赤。
蔡邕《女诫》曰：弘粉则思其心之鲜。
曹植《乐府》曰：御巾粉於君旁，中有藿纳都梁。
傅长虞《感凉赋》曰：珠汗陨於王躬，粉附身而沽凝。
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作□，画眉也。（□与黛同。）
《释名》曰：黛，代也。减去眉毛，以此代其处也。
《通俗文》云：染青石谓之点黛。
《後汉书》曰：明德马后，眉不施黛，独左眉角小缺，补之如粟。
《宋起居注》曰：河西王沮渠蒙逊献青雀头黛百斤。
《楚辞》曰：粉白黛黑，施芳泽只，长袂拂面，善留客。
脂泽
《释名》曰：泽，人恒枯瘁，以此濡泽之。唇脂，以丹作，象唇赤也。
《广志》曰：面脂，魏兴以来始有之。
《汉书》曰：翁伯贩脂而倾县邑。
又曰：孔奋为姑藏长，清俭，人或讥之，以身处脂膏，不能自润。
《北史□后妃传》曰：晋旧仪，典栉三人，掌宫中栉、膏、沐。
《世说》曰：江淮以北，谓面脂为面泽。
蔡邕《女诫》曰：傅脂则思其心之和，泽则思其心之润。
《冯衍集》曰：衍与妇弟任武达书曰：“惟一婢，武所见，头无钗，泽面无脂粉。”
燕脂
《博物志》曰：作燕支法：取蓝（韦委切。）捣以水，洮去黄汁，作十饼如手掌，着湿草，卧一宿便阴乾。欲用燕支，以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洮赤黄汁，尽得赤汁而止也。
《西河旧事》曰：祁连山焉支山宜畜养。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渭荷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崔豹《古今注》曰：燕支叶似蒯，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人谓红蓝，以染粉为妇却舒色，谓为燕支粉也。
习凿齿《与燕王书》曰：此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彩取其花染绯黄，接其上英者作燕支，妇人用为，颜色可爱。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阏氏，言可爱如燕支。
的
《释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诸侯有群妾者，以次进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不口说，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识也。
王粲《神女赋》曰：施华的，结羽钗。
傅玄《镜赋》曰：珥明之迢迢，点双的以发姿。
花胜
《释名》曰：花胜，草花也。言人形容正等，着之则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汉书口与服志》曰：皇后入庙，为花胜。上为凤凰，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金绮，镊横簪之。
《山海经》曰：西王母梯几戴胜。
《符瑞图》曰：金胜者，仁宝也。不断自成，光若明月。
《晋中兴书》曰：一名金称，《援神契》曰：“神灵滋液，百珍宝用有金胜。”晋孝武时，阳氏得金胜一枝，长五寸，形如织胜。
卷七百二十　方术部一
养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传》曰：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听国政。）昼以访问，（问可否。）夕以修念，（念所施。）夜以安薯。於是节宣其气，（宣，散也。）勿使有所地壅闭湫（子小切。）底（音止）以露其体，（湫，集也。底，滞也，露，裸也。宣之则血气集滞而体裸露。）兹心不爽，而昏乱百度。（兹，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节。）
《老子养生要诀》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胸臆之设犹宫室也。支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川也，腠（七构切。）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志人能理其身，亦犹明君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国亡，气衰即身谢。是以志人上士，当施医於未病之间，不追修施於既败之後。故知国难保而易丧，气难清而易浊。审机权可以安社稷，制嗜欲可以保性命。若能摄生者，当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驻。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捐滋味，五曰屏虚妄，六曰除疽妒。六者若存，则养生之道徒设耳。盖未见其有益也，虽心希妙理，口念贞经，咀（才与切。）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促矣。诚者，所以保和全贞，当须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寿怒，少乐少愁，少恶少好，少事少机。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纳客风，多怒则腠理奔浮血；多乐则心神啸丫，多愁则头面焦枯；多好则气智溃溢，多恶则精爽奔腾；多事则筋脉乾急，多机则智虑沉迷。兹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蚀人之性猛於豺狼。无久行，无久坐，无久立，无久卧，无久视，无久听。不饥强食则脾劳，不渴强饮则胃胀。体欲少劳，食欲长少。劳则勿过，少勿令虚。冬则朝勿虚，夏则夜勿饱。早起不在鸡鸣前，晚起不过日出後。心内澄则真人守其位，气内定则邪物去其身。行欺诈则神悲，行争竞则神沮。轻侮於人当减算，煞害於物必伤年。行一善则魂神欢，除一恶则魄神喜。魂神欲人生，魄神欲人死。常欲宽泰自居，恬淡自守，则神形安静，灾病不生。仙录必书其名，死籍必消其咎，养生之理，尽在此矣。至於炼琼丹而补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金液以留神，此上贞之妙道，非食血越分而修之。万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诫焉。

《庄子》曰：“善养生若牧羊，视其後者而鞭之。周威公曰：“何谓？”曰：“鲁有单豹者，岩居而谷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煞而食之。有张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夫守一方之事，至于过理者不及于会通之适者，鞭其后者，去其不及耳。）

又曰：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馀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其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也。悲夫！世之人以为养形足以存，养形神情，果不足以存生。

《文子》曰：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开嗜欲，养生之末也。（《淮南子》同。）

《韩子》曰：神不注於外则身全，身全之谓得。得者，得身也。

《吕氏春秋》曰：凡竖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欲。（适，节也。）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蹶也，逆寒疾也。痿辟不能行。）此阴阳不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单（之演切。）热。单热则理塞，（脉则闭节。）理塞则气不达。味从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音坠，惫也。）中大鞔则气不达，以此求长生，其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备湿而已矣；其为与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音移）醴也，足以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此五者，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于性也。

又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之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者也，毕其数也。毕数之务在去乎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雾，六者动精，则生害矣。（诸言大者，皆言过制。）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又曰：汤问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曰：“欲取天下，天下可取。身将先取。（身先为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宝，（大宝，身也。）用新弃其陈，凑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反其天年，此之谓真人。昔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於响，於声；善景者不於景於形。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诗》曰：“淑人君子，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道而身善矣，行义而人善矣。

《淮南子》曰：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於性，外合於义。循理而动，不系於物者，正气也。重於滋味，淫於声色，发於喜怒，不顾後患者，邪气也。邪与正相伤，欲与性相害，不可两立，一置一废，故圣人损欲而从事於性。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饮食，和喜怒，便动静，而邪气自不生。岂若忧瘕疵之兴，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

又曰：今万物之来擢拔吾性，扌搴取吾精，势若泉源，虽欲勿廪，庸可得乎ｈ囫夫树木，灌以潦水，畴以肥壤，十人养之，一人拔之，则必无馀蘖。况以一国同伐之，虽欲久生，岂可得哉？今盆水在廷，清之终日，未能见眉睫，浊之不过一挠，而不能察方员。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也。

又曰：夫水之性清而沙土汨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乱之。夫人之所授於性者，耳目之於声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肤之於寒暖也，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痴狂者何也？其所以为制者，异也。是故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矣。智，心之府也，智公则心平矣。人莫鉴於流沫而鉴於止水者，以其静也。莫窥於生铁而窥於明镜者，以其易也。夫惟易且静，故能形物之情性，由此观之用者也。是故虚室生白，吉祥止焉。

又曰：圣人不变其宜，不易其常，放准修绳，曲因其当。夫喜怒者，道之邪；悲忧者，德之失；好憎者，心之过；嗜欲者，性之累。夫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惊怖为狂。忧悲多悉，病乃成积；好憎繁多，祸乃相随。故心不忧，乐德之至也；性而不变，静之至也。嗜欲不载，虚之至也：无所爱憎，平之至也：不与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则通于神明。通于神明者，得其内者也。

《抱朴子口内篇》曰：夫太元之山，难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绝险缅邈，崔巍崎岖；和气烟，神童并游；玉井泓窈，灌溉延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离坎列位，玄芝万株；绛树特生，其实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还年之土，甘其清流；子能修之，松乔同俦。此一山也。长谷之山，杳杳巍巍。玄灵飘飘，玉液霏霏；金紫之房，在乎其隈；愚人竞往，至皆死归；有道之士，登之不衰；彩服黄精，以致天飞。此二山也，古贤之所秘，子精思之。

又曰：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贵要，博见而择善。偏胁事，不足必赖也。又好事之徒，各伏其所长，知玄素之术者则曰：“帷房中之术可以度世矣”，明吐纳之道者则曰“惟行气足以延寿矣”，知屈伸之法者则曰：“惟导引可以难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则曰：“惟奇药可以无穷矣”，学道之不能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余祖鸿胪，少时当为临汝允令，云此县有民家世寿考，或出百岁，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孙转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後亦累世寿考。由此乃觉是宅之所为，而不知何。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数十斛，去井数尺，此丹砂汁因泉渐入井，是以饮其水而得寿。况乃炼丹砂而服之乎？

又曰：人亦有不病者，各有所制摄生。食不欲饱，眠不欲扇，星下不卧。里语曰：“人在人间，日失一日。”如牵牛以诣屠所，描帏一步，去死转近也。夫入九泉之下，长夜罔极，始为蝼蚁之粮，终与尘埃合体，令人怛然心热。求生之志，何可不营？

《新论》曰：曲阳侯王根迎方士西门君惠，从其学养生却老之术。君惠曰：“龟鹤称三千岁，以人之才，何乃不如虫鸟耶？”

《白虎通》曰：男子六十闭房户，所以辅衰故，重性命也。

《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明塞聪，爱精自辅，服药导引，庶几获道。

《刘根别传》曰：取七岁男齿女，与己劲垢合烧，服之一岁，则不知老；常为之，使老有少容也。

嵇康《养生论》曰：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减，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去，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精散，此五难也。五丈必存，虽心希难老，口诵至言，咀嚼英华，呼吸太阳，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无於胸中，则信顺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寿而自延，此养生大理所归也。

又曰：夫为稼於阳，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於焦烂，必一溉者後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而世常谓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伤身，轻而肆之，是犹不识一溉之益，而望嘉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於情，忧喜不留於心，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夫种田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馀斛，田种一也。至於树养不同，则功收相悬。谓商无十倍之价，农于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愚智所知也。薰辛害同，豚鱼不养，世所识也。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颈处险而瘿，齿居晋而黄。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岂惟蒸之使重而无使轻，害之使暗而无使明，薰之使黄而无使坚，芬之使香而无使延哉？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是嗜，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腑脏，醴醪煮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消其精神，哀乐殃其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粹。夫以蕞尔之躯，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内外授敌；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神仙传》曰：彭祖云：“养寿之道，但莫伤之而已。夫冬温夏凉，不失四时之和，所以身也。美色淑姿，安闲性乐，不致思欲之感，所以通神也。车服威仪，知足无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养视听之欢，所以导心也。凡此皆以养寿，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之子不识事宜，流遁不还，故绝其源，故经有“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百过，不如独卧；色使目盲，声授鼸聋，味令口爽”。言若能节宣其宜，抑扬其通塞者，不减年算而得其益。凡此之类，譬犹水火，可否失，反为害耳。人不知其经脉损伤，血气不足，肉理空疏，髓脑不实，体已先病，故为外物所犯，因风寒酒色以发之耳。若本充实，岂有病乎？凡远思氰唷伤人，忧愁悲哀伤人，喜乐过量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寒暖失节伤人，阴阳不交伤人。人所伤者其众，而独责房室，不亦惑哉？男女相成，犹天地相生也，所以道养神气，使人不失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残折之期。能避众伤之事，得阴阳之术，则不死之道也。天地昼离而夜合，一岁三百六十交，精气和合者有四，故能生育万物，不知穷极。人能则之，可以长存。次则有服气得其道，则邪气不能入，治身之本要也。其馀历藏导引之术，及念体中万神有含影中形之事，不然于心志也。人能爱精养体，服气炼神，则万神自守。其不然者，营卫枯疲，万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

《魏志》曰：吴普尝问道於华他，他谓普曰：“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如摇动则气易消，血脉通流，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动故也。是以仙者及汉时有士君，旧为导引之事，熊经至顾，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汝可行之。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当导引。体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普施行之，遂年九十馀。

《博物志》曰：魏武帝问封君达养生之术。君达曰：“体欲常劳，食欲常少，劳无过虚。省肥浓，节咸酸，减思虑，损喜怒，除驰逐，慎房室。春夏施写，秋冬闲藏。”武帝行之，有效。

高湛《养生论》曰：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经方，洞识摄生之道。尝谓人曰：“食不欲杂，杂则或有所犯，当时或无灾患，积久为人作疾。”寻常饮食，每令得所多餐，令人彭亨短气，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腻饼霍之属，此物与酒食瓜果相妨，当时不必习病，入秋节变，阳消阴息，寒气忽至，多诸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过，饮食不节故也。而不达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谓是授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来者渐矣。岂不惑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生要》曰：起，东向坐，以两手相摩令热。以手摩额，上至顶上，满二九止，名曰存泥丸。又清旦初起，以两手人两耳极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聋。次缩鼻闭气，右手从头上引左耳，二七止。次引两鬓举之，令人血气流通，头不白。又摩手令热，以摩身体，从上至下，名乾浴。令人胜风寒、时气、寒热、头痛，百病皆除。

《庄子》曰：吹呅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也。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

《养生要口伏气经》曰：道者，气也，宝气得道长存。神者，精也，宝精则神明长生。精者，血脉之川流，守骨之灵神。精去则骨枯，骨枯则死矣，是以为道者务宝其精。从夜半至日中为生气时，正僵仆，瞑目握固，（握固者，如婴儿之卷手。）闭气不息，於心中数至生二百，乃口吐气出之，曰增息。如此身神具，五藏安。能闭气数至二百五十，华盖明，（化盖，眉也。）耳目聪，举无病，邪不入。宝气，一名曰行气，一名长息。其法：正僵仆，徐氵敕澧泉（澧泉，唾也。）而咽之。因行气，口但吐气，鼻但内气，徐缩引之，莫大极，满者难还入五息，己一息，自可吐也。一息数之至九十息，频伸讫，复为之，满四九三百六十息为一竟，咽之，乃鼻内气也。不尔或令咳，凡内气上外吐气，则气不流自觉周身也。

《抱朴子》曰：城阳郤俭，少时行猎，堕空冢中，饥饿，见冢中先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俯或仰。俭素亦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百馀日後，人有偶窥冢中，见俭而出之。後竟能咽气断谷。魏王拘置土室中闲试之，一年不食，颜色悦泽，气力自若。

又曰：尔乃咀吸宝华，谷神大清，外珍五耀，内守九精。

《修养杂诀》曰：老子云：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言口鼻也。天地之门以吐纳阴阳生死之气。每至旦，面向午，展两手於膝之上，徐按捺百节，口吐浊气，鼻引清气，所以吐故纳新。是蹙气良久，徐徐吐之，仍以左右手上下前後拓。取气之时，意想太和，元气下入毛际，流于五脏，四支皆授其润，如山纳口，如地授泽。若气通则竟腹中咽，咽转动。若得十通，即竟，身体润泽而光色涣，耳目聪明，饮食有味，气力倍加，诸疾去矣。

《守九精法言》曰：生气时，床铺厚软，枕与身平，仰卧，展脚握固去身四五寸，两手亦去身四五寸，微微鼻引大阳清气入，竟送此气遍身体，即闭气至极，然後细从口吐之，勿令耳闻吐气之声也。

《着生论》曰：大凡着生，先调元气。身有四气，人多不明。四气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气，化为精，精反为气。精者连於神，精益则神明，精固则神畅，神畅则生健。若精散则神疲，精竭则神去，神去则死。二曰坤元之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化为血，血复为气。气血者通於内，血壮则体丰，血固则颜盛，颜盛则生合。若血衰则变，血败则脑空，脑空则死。三曰庶气。庶气者，二元交气。气化为津，津复为气。气运於生，生托於气，阴阳动息，滋润形骸，气通即生，菩蕈则死。四曰众也。众气者，谷气也。济於生，终误於命。食味虽生，蕴气还死。精能附血，气能附生，常使循环，即身永固，乾元之阳，阳居阴位，脐下气海是也。坤元之阴，阴居阳位，脑中血海是也。生者属阳，阳贯五脏，喘息之气是也。死者属阴，阴纳五味，秽恶之气是也。气海之气，以壮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气，以补肌肤，以流血脉。喘息之气，以通六腑，以扶四支。秽恶之气，以乱身神，以腐五脏。

《修养杂诀口气铭》曰：一气未分，三才同源。清浊既异，元精各存。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於天。昧用者夭，善用者延。性和者寂，守一神闲。灵芝在身，不在於山。返一守和，理合玄玄。精极拇树，神极乃灵，气极乃精，无精气乃冥。因气而衰，因气而荣；因气而死，因气而生。喜怒乱气，性情交争，拥构成患，神形岂宁？炼阳销阴，其气自行，以正遣邪，其患自平，乾坤澄净。子後午前，闭目平坐，握固冥然。纳息卢中，吐息天关。入息微微，出息绵绵。以意引气，脏腑回旋。前後呵之，荣卫通宣。但有不和，遣之踵前。五呵六呵，无疾不蠲。凡欲胎息，导引为先。经脉不拥，关节不烦。或如射雕，侧身弯环。或举腰膝，如蟾半圆。交枝脑後，左旋右旋。劲展两足，气出指端。摆掣四肢，捉搦三关，熟摩尺泽，气海亦然。叩齿集神，合眸固关。置心亡形，任意往还。觉气调匀，拥塞喉间。拥气则咽，茸苁相连。转舌氵敕入，咽下丹田。以意送之，令声泊然。一咽茸苁，再咽如前。三十六咽，胎息成焉。大道无为，为於无为。不为无为，莫若无为。不思为思，莫若无思。万法自然，不假施为。不寒不热，不渴不饥。恬淡无为，以道自怡。妙中之妙，微中之微，怀道君子，铭之之。

卷七百二十一　方术部二

医一

《周礼口天官下》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为下。

又《天官口疾医职》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气疾。以五味、五、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於医师。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音祝）药，刂（音刮）煞之剂。凡疗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凡有疡者，授其药焉。

《礼记□曲礼》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又《王制》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

又《文王世子》世子之记曰：若内竖言疾，药必亲尝之。

《左传》曰：晋侯疾，求医於秦，秦伯使医缓为之。（缓，医名。为，犹治也。）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渭荷，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心鬲也。心下为膏。）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又《襄二十一》曰：楚子使子冯为令尹，访於申叔豫。叔豫曰：“国多宠而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乃使子南为令尹。

又《昭元》曰：晋侯求医於秦伯，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惑疾。）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良臣不匡救君过，故将死而不为天所右。）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故有五节。（五声之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弹矣。於是有烦手淫声，𠂆 舀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听也。物亦如之，至於烦，乃舍也。尾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𠂆 舀心也。天有六气，（谓阴阳风雨晦明也。）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徊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弱惑乱之所生也。於文皿虫，血为蛊，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曰：“良医也。”厚其礼而归之。

又《昭十九年》曰：许悼公疟。饮太子止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杀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君之名人所知，讥上不舍药物，所以加杀。）

《尚书□说命》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开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药。心瞑眩极，其病乃除，欲其出言以自警也。）

《论语》曰：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帝王世纪》曰：伏羲氏仰观象於天，俯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府，五藏五行，阴阳四时，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类。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

又曰：炎帝神农氏长於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而食之，以省煞生。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仕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着《本草》四卷。

又曰：黄帝有熊氏命雷公、歧伯论经脉傍通，问难八十一，为《难经》。教制九针，着《内外术经》十八卷。

又曰：歧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

《素问》曰：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雷公对曰：“诵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愿得授树天之度，四时阴阳合之，别星辰与日月光，以彰经术，後世益明。上通神农着，至教疑於二皇。”黄帝曰：“善，无失之。此皆阴阳表里上下雌雄相输应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後世，可以为宝。”

《世本》曰：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

《史记》曰：扁鹊，渤海郑人，姓秦，名越人。少时为人舍客，长桑君过扁鹊，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乃呼鹊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无泄。”乃出怀中药与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禁方，尽与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外一方人。以此视疾，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为医，或在齐，或在赵。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鹊入，视疾出，董安于问扁鹊，扁鹊曰：“血脉滞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简子寤，语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授言，书而藏之。以扁鹊言告简子，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其後，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国中治攘过於众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气不时，交错而不得泄，暴发於外，则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气，邪气畜积而不得泄，是以阳缓而阴急，故暴蹶而死。”扁鹊曰：“其死何时？”曰：“鸡鸣时。”“至今曰收乎？”（收谓棺敛。）曰：“未也，其死未至半日。”鹊曰：“臣齐渤海秦越人也，家在郑，未尝得望清光侍谒於前也。闻太子不幸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无诞乎？何以言太子之可生也！臣闻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𤺓石挢引，案𠰁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揲肓爪膜，湔浣肠胃，氵敕涤五脏，炼精易形。先生之方若能是，则太子可生也；若不如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婴之儿！”扁鹊仰天叹曰：“夫子之为方也，若以管窥天，以隙视文；越人之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於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为不诚，试入诊太子，当闻其耳中鸣而鼻张，循其两股以至於阴，当尚温也。”中庶子闻扁鹊言，目眩然而不能瞚，舌挢然而不能下，乃以扁鹊言入报虢君。虢君闻之大惊，出见扁鹊於中阙，曰：“窃闻高义之日久矣，然未尝得拜见於前也。先生过小国，幸而举之，偏国寡臣幸甚！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弃捐沟壑，长终而不反。”言未及毕，因嘘唏服（皮力切。）臆，涕泣横流，不能自止，容貌变更。扁鹊曰：“太子病者，所谓‘尸蹶’者也。夫以阳入阴中，动胃纟 缘，中经维络，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音坠）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交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之色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藏蹙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鹊乃使弟子子阳砺针砥石，以取外茸荐五会。有间，太子苏。乃使子豹为五分之熨，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太子起坐。更阴阳，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扁鹊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鹊过齐，齐桓侯客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欲以不病者为功。”後五日，复见，曰：“君有疾，宰瑟脉，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曰：“君有疾，在肠胃，不治将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鹊复见，望桓侯退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所及；其宰瑟脉，针石可理；其宰婶胃，酒醪所能；及其在骨髓，虽司命无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後五日，桓侯体病，使人召扁鹊，鹊已逃遁焉。桓侯遂卒。扁鹊名满天下。旁游六国，至邯郸，闻赵贵女病，扁鹊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扁鹊即为耳目Φ医。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无所滞碍。秦太医令李醯自知伎不如，遂密使人刺煞之。

又曰：公孙光，齐淄川唐里人。善为古方及传语法。淳于意师之，悉受其书。意欲尽求他精方，光曰：“五方尽矣，吾身已衰，无所事之。是吾少年所授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也，公毋以教人。”意曰：“悉得禁方，幸甚。死不妄传人。”光喜曰：“公後必为国工。临阳庆有奇方，吾不如之，汝可谨事，必得之。”意遂舍光而事庆焉。

又曰：阳庆，齐人也，年七十馀。有古先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否，治及药论之书，甚精妙。又家自给富，不肯为人治病，亦不教子孙。後淳于意以父道事之甚谨，庆爱之，尽以其禁方与之，曰：“汝慎勿令我子孙知汝学我此法。”意曰：“谨闻命矣。”意行，用其方，遂尽其妙焉。

又曰：太仓公者，齐太仓长，临淄人，姓淳于，名意。少而喜医方术，更授师同郡元里公乘阳庆。庆年七十馀，无子，使意尽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授之，传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疾，知人死生，多验。齐郎中令循病，众医皆以蹶入中而刺之。意诊之曰：“涌鸠，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意饮以火齐汤，一饮得前后溲，再饮得大溲，三饮而疾愈。淄川王美人怀子而不乳，来召意。意往，饮以莨药一撮，以酒饮之，旋乳。意复诊其脉，躁。躁者有馀疾，即饮以消石一剂，即出血如豆，比五六校。济北王侍者韩女病，意诊脉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窜以药，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川王病，召意诊脉，曰：“蹶上为重，头痛身热，使人烦懣。”意即以寒水拊其头，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疾旋已。病得之沐未乾而卧，诊如前，所以蹶，头热至肩。齐王黄姁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意与诸客坐。未上食，意望见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咀茫胁痛，不可以俯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肾，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在客肾濡，此所谓‘肾Φ’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黄氏诸倩（《方舍》曰：东齐之间胥谓之倩。）见建家京下方石，取弄之，建强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复置之。暮，腰脊痛，不能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意见其色，太阳色乾，肾部上及界腰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发也。意即为柔汤使服之，十八日而病愈。临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以为寒热笃，当死，不治。意诊其脉，曰：“蛲瘕。”（蛲音饶。）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意饮以芫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愈，三十日如故。齐王侍医遂病，自炼五石服之。意往过之，遂谓意曰：“不肖有病，幸诊遂也。”意即诊之，告曰：“公病中热。论曰‘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为药精悍，公服之不得数溲，亟勿服。色将发痈。”遂曰：“扁鹊曰‘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夫药石者，有阴阳水火之济。故中热，即为阴石柔济治之；中寒，即为阳石刚齐治之。”意曰：“公所论远矣。扁鹊虽言若是，然必审诊，起度量，立规矩，称权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合色脉，表里有馀不足逆顺之法，参其人动静与息相应，乃可以论。论曰：‘阳疾处内，阴形应外者，不加悍药及钅乍石’。夫悍药入中，则邪气辟矣，而宛气愈深。诊法曰‘二阴应外，一阳接内者，不可以刚药’。刚药入则动阳，阴病益衰，阳病益着，邪气流行，为重困於俞，（如喻切。）忿发为疽。”意告之后百馀日，果病疽发乳上，入缺盆，死。此所谓论之大体也。必有经纲，拙工有一不习，文理阴阳失矣。齐丞相舍人奴从朝入宫，意见之食闺门外，望其色有病气，意即告宦者平，平好为脉，学意所，即示之。舍人奴之病，告之曰：“此伤脾气也，当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饮食，法至夏泄血而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何以知之？”曰：“君朝入宫，君之舍人奴尽食闺门外，平与仓公立，公乃示平曰：病如是丈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谓之曰：“奴有病不？”舍人奴曰：“无病，身无痛者。”至春果病，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气周乘五藏，伤部而交，故伤脾之色也。望之煞然黄，（煞，苏葛切。）察之如死青之滋。众医不知，以为大虫，不知伤脾。所以至春死者，胃气黄，气黄者，土气也，土不胜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顺清者曰内关”。内关之病，人不知其所以痛，心急然无若。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顺，及一时。其所以四月死者，诊其人时愈顺。愈顺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数出，灸於火而以出见大风也。齐淳于司马病，意诊其脉，告曰：“当病风。（音洞）风之状，饮食下嗌辄後之，（如膊。）病得之饱食而疾走。”淳于司马曰：“我之王家食马肝，饱甚，见酒来，即出，驱疾至舍，即泄数十馀出。”意告曰：“为火齐米汁饮之，七八日当愈。”时医秦信在旁，意出，信谓左右卜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马病为何？”曰：“以为风，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马病，法当后九日死。”即后九日不死，其家复召意，意往问之，尽如意诊。即为一火齐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愈。或问其故，意曰：“诊其脉时，切之，尽如法，其病顺，故知不死。”

又曰：宋邑，临淄人，师仓公，授五诊脉论之术。

卷七百二十二　方术部三

医二

《史记》曰：冯信，临淄人，为齐太仓长，好医。淄川王令就淳于意学方，意教以审法逆顺，论药法，定五味及和剂汤法。信授之，擅名汉世。

又曰：高期仕济北王为太医，王遣就仓公淳于意学经脉高下及奇络结，当论俞所居，及气当上下出入邪正逆顺之，宜钅乍石，定砭灸之法，岁馀，亦颇通之。

又曰：唐安，临淄人也。雅性好医，仓公淳于意教五诊上下经脉，奇咳，四时应阴阳之法，为齐侍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杜信，高永侯家丞，自知身病，乃专心学医。仓公甚怜之，教以上下经脉五诊之法。

又曰：邓训为护乌桓校尉。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取以刀自刺。训闻有病困者，辄拘缚束，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

又王符论曰：凡疗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後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丈必先知人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後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

又曰：郭玉者，广汉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於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着《针经诊脉法》传於代。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徵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玉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玉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而鉴疗贵人，时或不愈。帝乃试，令贵人羸服变处，一针即差。召玉诘问其状，对曰：“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及皮肤之间也。《韩子》曰：扁鹊见晋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分寸，浅深之度，破漏，曰有冲破者也。）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为不愈也。”帝善其对。年老，卒官。

又曰：曹褒迁城门校尉。将作大匠，时有疾疫，白懿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粥，多蒙济活。

《东观汉记》曰：邓训谦恕下士，无贵贱，见之如旧。朋友子往来门内，视之如子，有过如鞭扑之教。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训直事，闻巡戍起，往问之，巡曰：“冀得火以慰背。”训身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

《锺离意别传》曰：黄谠为会稽太守。建武十四年，吴大疾疫，暑意中部尉督邮，意乃露车不冠，身循行病者门，入家至赐与医药，诸神庙为民祷祭，召录医师百人合和草药，恐医小子或不良毒药齐贼害民命，先自吞尝，然後施行。其所临护四千馀人，并得差愈。後日府君出行灾害，百姓攀车涕泣，曰：“明邮府君不须出也。但得锺督邮，民皆活也。”

《何别传》曰：同郡张仲景总角造，谓曰：“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後将为名医。”卒如其言。先识独觉，言无虚发。王仲宣年十七，尝遇仲景，仲景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有病，宜服五石汤，不治且成门，後年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贲长也，远不治也。後至三十，疾果成，竟眉落，其精如此。仲景之方术今传於世。

张仲景《方序》曰：卫泛好医术，少师仲景，有才识，撰《四逆三部厥经》及《妇人胎藏经》《小儿颅囟方》三卷，皆行于世。

高湛《养论生》曰：王叔和性沉静，好着述，考核遗文，彩摭群论，撰成《脉经》十卷，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於世。

《魏志》曰：华他，字元化，沛国谯人。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沛相陈举孝，太尉黄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药，处齐不过数种，心分铢不假秤量，针不过数处，裁七八壮。若病发结於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肠，皆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截断，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疮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又曰：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他视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右即女，在左即男。人云在左，於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

又曰：县吏尹世苦四支，烦口乾，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他曰：“试作热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热食而汗不出，他曰：“藏气已绝於内，当啼泣而绝。”果如他言。又府吏倪寻、李延共止，俱患头痛身热，所苦正同。他曰：“靴Ｐ下之，延当发汗。”或难其病同疗异，他曰：“寻内实，延外实，故治之宜殊。”即各与药，明旦并起。

又督邮徐毅得病，他往省之，毅谓他曰：“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卧不安。”他曰：“刺不到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後五日不救。”遂如他言。

又，东阳陈叔山小男，三岁得下痢，常先啼，日以羸困。问他，他曰：“其母怀躯，阳气淖渗，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他与四物紫苑丸，十日即除。

又，至军吏梅平得病，除名还家。家居广陵，未至二百里，止亲人舍。有须，他偶至主人许，主人令他视平。他谓平曰：“君早见我，不应至此。今疾已结，促去，可得与家人相见，五日卒。”应时归，果如他言。

又，他行道，见一人病噎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他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傍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差。”即如他言，立吐蛇一条，遂悬之车边，欲造他。他尚未还，他家小儿戏门前，迎见，自相谓曰：“客车边有物，必是逢我公也。”疾者前入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他壁北悬此蛇辈以十数。
又，有一郡守病，他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授其货而不加功。无何弃去，留书骂之，守果大怒，令人追煞。守子知之，属使勿逐。守恚，吐鹤瑟数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患体中不快，诣他。他云：“君病至深，当破腹取之。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煞君，君忍痛十岁，寿俱当尽。不足，故自刳裂也。”士大夫曰：“余不见忍痛，必请治之。”他遂下手，所患寻差，十年竟死。
又，广陵太守陈登得胸中烦满，面赤不食。他诊脉，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犹是生鱼脍也。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三期当发，遇良医乃可济。”依期果发，时他不在，遂死。
又，有妇人常病经年，世谓为寒热注病。冬月中，他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当满百。始七八灌，冷战欲死，他令满。数至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他乃使然火温床，厚覆衣，良久汗洽出，着粉燥，便愈。
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馀日，鬓眉堕落。他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割去恶肉，以膏傅之，即差。太祖闻而异之，召他常在左右。太祖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他针鬲，随手而愈。
又，军吏李成苦咳，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他。他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来也。与君散两钱，匕己服，当吐二升馀脓血讫，快自养，一月小起，好自将爱，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服此亦复差。若不得此药，故当死。”复与两钱散。成得五六岁，亲人有病如成者，谓成曰：“卿今氰唷，我见欲死，何忍急去，（祛举切。）藏药以待不祥？先特贷我，差为卿从华他更索。”成与药已，故到谯从索药，会值他见收，匆匆不忍求。後十八岁病发，尾可疗，以至死。
又曰：樊阿，彭城人。少师华他，尝问他求服食法，他授以漆叶青黏散子方，云：“服之去三虫，利五藏，轻身益气，使头不白。”阿从其言，年百馀岁。漆叶，所在有之。青黏，生於丰沛彭城及朝歌。青黏，一名地节，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气，本出於迷人入山者，见仙人服之，以告他，他以为佳，语阿，阿秘。之近者人见阿之寿而气力强盛，怪而问之所服食，阿因醉乱误说之，人服多验。
《蜀志》曰：关羽为流矢贯臂，每阴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当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斐，通博多闻，兼明医术。荀勖之修定律度也，检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馀。上言宜以改诸度量，若是未能悉革，可先改太医权衡。此若差违，遂失神农、歧伯之正。药物轻重，分两乖互，所可伤夭，为害尤深，古寿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

又曰：颜含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於医家。家人迎丧，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大多，伤我五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尔葬也。”乃解。

又曰：张苗雅好医术，善消息诊处。陈廪丘得病，连服药发汗，汗不出。众医皆云：“发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风法，令温气于外迎之，必得汗也。复以问，苗云：“鲁有人疲极，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诸医与散，四日凡八过，发汗，汗不出。苗乃烧地，布桃叶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傅粉，身极燥乃起，即愈。”廪丘如其言，果差。

又曰：赵泉性好医方，拯救无倦，善疗众疾，於疟尤工，甚为当时所叹伏焉。

《晋中兴书》曰：葛洪字稚川，丹阳句容人。幼览众书，近得万卷，自号“抱朴子”。善养性之术，撰经用救验方三卷，号曰《肘後方》。又撰《玉函方》一百卷，于今行用。

《晋书》曰：皇甫谧，字士安，幼沉静寡欲，有高尚之志，以着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後得风Φ疾，因而学医。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

又曰：刘德，彭城人也。少以医方自达众疾，於虚劳尤为精妙，疗之，随手而愈。犹是向风千里而至者多矣。官至太医校尉。

又曰：史脱，性器沉毅，志行敦简。善诊候，明消息，多辩论，以医术精博，拜太医校尉。治黄疸病最为高手。

又曰：宫泰，幼好坟典，雅尚方术，有一艺长於己者，必千里寻之。以此精心，善极诸疾，於气尤精。制三物散方治喘嗽上气，甚有异效，世所贵焉。

又曰：靳劭，性明敏，有才术，本草经方，诵览通究，裁方治疗，意出众表。创制五石散方，晋朝士大夫无不服饵，皆获异效。

又曰：程据为太医令。武帝初授魏禅，改元为太始，而据贡雉头裘。帝以奇伎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据以医术承恩出入禁闼，因为贾后合巴豆杏子丸，害愍怀太子，遂就戮焉。

又曰：范汪，字玄平，性仁爱，善医术，常以拯恤为事。凡有疾病，不限贵贱，皆为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馀卷。又一百七卷後人详用，多获其效。

又曰：殷仲堪，陈郡人，能清言，善属文，名士咸爱之。谢玄以为长史，厚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仲堪父病积年，衣不解带，躬本医术，究其精妙，执书挥泪，遂眇一目。
又曰：魏讠永之，字长道，任城人也。家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菟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年十八，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谓家人曰：“残鬼如此，用活何为？”遂赍数斛米，西上而投仲堪。即至，造门自通。仲堪嘉其盛意，召医语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语笑。”讠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耶？”仲堪於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讠永之遂闭口不言，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遗之。
刘敬叔《异苑》曰：王纂，海陵人。少习经方，尤精针石。宋元嘉中，县人张方女日暮宿广陵庙门下，夜有物假作其婿来魅惑，成病。纂为治之，始下一针，有獭从女被内走出，病遂愈。
《宋书》曰：徐文伯，字德秀，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於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芦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声，甚凄怆，秋夫问：“何所须？”答言：“姓斯，家在东阳，患腰痛。死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请为刍人，案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服其通灵。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每至辄气欲绝。众医以为肉症。文伯曰：“此症。”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而已。病都差。
又，宋後废帝出乐游苑门，逢一妇人有娠，帝亦善诊脉，为诊之，曰：“此腹是女也。”问文伯，文伯曰：“腹有两子，一男一女。男左边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恻然，曰：“若加刀斧，恐其变异，请针之，立落。”便泻足太阴，补手阳明，胎便应针而落，两儿相续出，如其言。
又曰：孙法宗忽苦头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来相谢。行创本不关善人，使者远相及。但取牛粪煮傅之即验。”一傅便差，一境赖之。
又曰：羊欣，字敬元，性好文儒，兼善医药，撰方三十卷，为代所重焉。
又曰：秦承祖性耿介，专好艺术。於方药，不问贵贱，皆治疗之，多所全护，当时称之为工手。撰方二十卷，大行於世。
卷七百二十三　方术部四
医三
《齐书》曰：徐词伯为临川王映所重。时直卜将军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许剂，尾，更患冷，夏日常复衣。词伯为诊之，曰：“卿伏热，应须以水发之，非冬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夹捉伯玉。伯玉解衣坐石上，取冷水从头洗之。尽二十斛，伯玉口噤气绝，家人啼哭，请止。词伯遣人执杖防卜，敢有谏者挝之。又尽水五斛，伯玉始能动，而见背上彭彭有气。俄而起坐，曰：“热不可忍。”乞冷饮，词伯以水与之，一饮一升，病都差。自尔恒发热，冬月犹单衣，体更肥壮。

又，尝有伛人患滞冷，积年不差。词伯为诊之，曰：“此尸注也。当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能疗。以问，词伯曰：“此石尤耳，极难疗，当得死人枕煮之。”依语煮枕，以汤投之，得大痢并尤虫头坚如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词伯，词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菩擐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菩奚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尤者，久尤也。医疗既僻，尤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遣，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气入肝，故使人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钩之，故用死人枕也。气因枕去，故复埋於冢间也。”

又，春月出南篱门戏，闻草屋中有呻吟声，词伯云：“此病甚重，更二日不疗，必死。”乃往视，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黑无数。词伯还煮斗馀汤，送令服之，服之讫痛，热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拔出，钉长寸许。乃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创墅针钉疽也。

又，薛宗伯善徙痈疽，公孙泰患发背，伯宗为菩捆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日痈消，树鄙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馀日，瘤大浓烂，出黄赤汁升馀，树为之痿损。

《齐书》曰：褚澄字彦道，建元中为吴郡太守。旧好李道念以事到郡，澄见，谓曰：“汝有重病。”答曰：“旧有冷病，至今五年，众医不差。”澄为诊脉，曰：“汝病非冷热，当是食鸡子过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之服。一服乃吐一物如升许，涎裹之而动，开视，乃鸡雏十二头，而病都愈。

吴均《齐春秋》曰：顾欢字玄平，吴都人也，隐於会稽山阴白石村。欢率性仁爱，素有道风。其济人也，或以禳厌而多全护。有病邪者造之，欢问：“君家有书乎？”答曰：“惟有《孝经》三篇。”欢曰：“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当自差。”如言，果愈。後问其故，欢曰：“善禳祸，正胜邪，故尔。”

《梁书》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人。性爱林泉，尤好着述，常曰：“我读书未满万卷，以内典参之，当小出耳。”先生性好医方，专以拯济。欲利益群品，故修撰《神农本草经》三卷为七卷，撰《真诰》十卷，《集验方》五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肘後为百一之制，世所行用，多获异效焉。
又曰：范口疾，召医徐文伯视之。文伯曰：“缓之一月乃复。欲速即时愈，正恐二年不复可救。”口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壮焉。重衣以覆之，有顷许，汗流於此，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王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
《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也。
《後魏书》曰：王显字世荣，阳平人也，颇参士流。虽以医术自达，而明敏有决断才用。初闻昭怀后之怀世宗也。梦为日所逐，化龙而绕后。后寤而惊悸，遂成心疾。敕召诸医诊脉。徐謇云：“是微风入藏，宜进汤药。”显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将是怀孕生男之象。”後果如显言。乃补御史，常在御营进药，出入禁内。世宗诏显撰药方三十卷，颁布天下。
又曰：徐謇字伯城，丹阳人也。与兄文伯皆善医药。謇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虽贵为王公，不为指疗。魏孝文迁洛，除中散大夫。子雄亦以医术称。
又曰：斐宣患笃，世宗遣太医令驰歹就视，并赐御药。宣素明阴阳之书，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亡日，果如其言。
又曰：高允微有不适，犹不寐卧，呼医请药，出入行止，吟咏如常。高祖、文明太后闻而遣医李循往脉视之，告以无恙。修入密陈允荣卫有异，惧其不久。於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盐醢，百有馀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於庭。王府往还，慰问相属，允喜形於色，语人曰：“天恩以我笃老，大有所赍，得非以赡容矣。”表谢而已，不有他虑。如是数日，夜中卒，家人莫觉。
《北齐书》曰：张子信少以医术知名，隐於白鹿山。时出京师，甚为魏收、崔季舒所知，尝以诗酬赠。大宁中，徵为尚药典御。岁馀，谢病归。
又曰：马词明，河内野王人，少明医术，诊脉预知生死。邢劭子大宝十七八，苦伤寒。词明诊其脉，告杨曰：“此子今病不疗自愈，然不逾年必死。觉之少晚，不可为也。”数日，两公待宴酒酣，显祖曰：“子才儿聪，宜以近郡处之。”曰：“年少未可。”劭出，以词明言奏，乃止。宝未期而卒，其验如此。杨背发肿，词明以粗理色石，大如鹅卵，烈火烧令黄赤，投醋中，使屑落尽，暴乾，捣筛和傅之，立愈。词明从驾之晋阳。至辽阳，见榜云：“女病，能差之，与钱拾万。”从医视之，无敢措手，嗣明见榜，笑曰：“贞得汝矣。”乃抵其家，问其由，云：“曾将麦穗，见赤物长二尺，似蛇，入指中，因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倒。手臂疼重月馀，日渐及半身，腰痛不可忍，呻吟昼夜不绝。”词明曰：“毒蛇为鹤所啄，遣血於此，犯而得之。”即授方，令服十馀剂，以汤散补之。明年还邺，女疾都愈，载钅强而归。词明恃其伎，视徐之才、崔叔鸾等蔑如也。隋开皇中卒。

又曰：李元忠，赵郡柏仁人也，代为着姓。元忠倜傥博学，通阴阳术数。初以母老多患，乃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於方技。性仁恕，人有疾病，无间贵贱，咸为疗之。故乡里推敬，声称益远。後拜南郡太守。族弟密性方直，亦以母老习医，遂成妙手。

又曰：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少孤。明敏有识，精於医术，经方本草，常所披览。天保中於徒所无事，更锐意研精。後虽位望显贵，亦不懈怠。

张太素《齐书》曰，徐之才，字士茂，高平金乡人。五叶祖仲融隐於秦望山，有道士过之，求饮，因留瓠芦，谓之曰：“习此，子孙当以道术救世，位至二千石。”开视，乃扁鹊《镜经》一卷。习之，遂为良医，至濮阳太守。父雄，员外散骑侍郎，代传其术，号为神明。而之才幼而俊发，尤为精敏。仕梁，为豫章王综镇东右常侍。随综镇彭城，综降魏，之才走至吕梁，为魏所获。既羁旅，以医自业，又谐隐滑稽无方，王公贵人争馈之，为贵人居矣。稍迁员外散骑常侍，加中军金紫。天平中，高祖诣晋阳，恒居内馆，所疗十全。皇建中除兖州刺史，未行。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奉药立愈，赏赐巨万。有人脚跟肿痛不堪忍，诸医莫识。之才视曰：“蛤精也。当乘船入海出脚水中得之。”疾者曰：“是也。”之才为割，得两蛤子，大如榆。或以五色骨为配刀靶，之才曰：“此人瘤也。何从得之？”对曰：“於古冢见骷髅额骨长数寸，试削视文理，故用之。”其通识类此。武成酒色过度，恍惚不恒。曾病发，自言：“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去地数丈，亭亭而立。”之才曰：“此色欲过多，大虚所致。”即进药。一服，稍稍远变成五色物，数服而愈。病发辄驰召之，针药所加，无不愈者。（音积）武成王生牙，遍召诸医，尚药典御邓宣文以实对，帝怒而挞之。之才拜贺，曰：“此谓智牙，生则圣明而寿。”帝大悦，赐帛万匹，加金玉重宝。

又曰：张远游，齐人，以医药道术知名。寻有诏徵，令与术士同合九转金丹。成，显祖置之玉匣，曰：“我贪人间乐，不能飞上天。待我临死，方可服之。”

《後周书》曰：姚僧坦，字法卫，吴兴武康人也。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讨论方术，言多会意，由是颇礼之。僧坦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僧坦酬对无滞，梁武帝奇之。时武陵王所生葛修华，宿患积时，方术莫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令僧坦视之。僧坦还说其状，武帝叹曰：“卿用意绵密，乃至於此。以疾候疾，何疾可逃！朕每留情，颇识治体，今闻卿说，益开人意。”十一年，帝因发热，欲服大黄。僧坦曰：“大黄乃是快药，然至尊年高，不宜轻用。”帝弗从，遂至危笃。梁元帝尝有心肠疾，诸医咸谓宜用平药，可渐宣通。僧坦曰：“脉洪而实，此有宿妨，非用大黄，必无差理。”帝从而愈。及大军克荆州，为燕公于谨所召，大相礼接。太祖遣使驰驿徵，僧坦谨固留不遣，谓使人曰：“吾年时衰暮，疾婴沉，今得此人，望与之偕老。”太祖以谨勋隆重，乃止。明年，随至长安。伊娄穆以疾还京，请僧坦省疾，自云：“自腰至脐，似有三缚，两脚缓纵，不复自持。”坦即为诊脉，处汤三剂。穆初服一剂，上歌噔，再服，中歌噔，又服，三缚悉除，而两脚疼Φ，犹自挛弱。更为合散，稍得屈伸。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将军襄乐公贺兰隆先有气疾，加以水肿，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劝其服决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决，乃问僧坦。僧坦曰：“意谓此患不与大散相当。若欲自服，不烦赐问。”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请，曰：“多时仰屈，今日始来，竟不下治，意实未尽。”僧坦知其可差，即为处方，诸患悉愈。大将军乐平公窦集暴感风疾，精神瞀乱，无所知觉。诸医先视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终当不死。若专以见付，相为治之。”其家欣然。僧坦为合汤散，所患即瘳。大将军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积时，而不废朝谒，燕公于谨尝问僧坦曰：“乐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仆意，永世差轻。”对曰：“夫患有深浅，时有克煞。乐平虽困，终当保全。永世虽轻，必不免死。”谨曰：“咀茉必死，当在何时？”对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谨叹异之。文宣太后寝疾，医巫杂说，各有同异。高祖引僧坦问曰：“太后患势不轻，诸医并云无虑。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义，言在尾。公以为何如？”对曰：“臣无听声视色之妙，特以经事已多，准之常人，窃已忧惧。”帝泣曰：“公既决之矣，知复何言！寻而太后崩。四年，高祖亲戎东讨。至河阴遇疾，口不能言，脸垂覆目不得视，一足短缩又不得行。僧坦以为诸藏俱病，不可并治。军中之事莫先於语，乃处方进药，帝遂得言。又治目，目疾便愈。未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华州，帝己痊复。是岁，高祖幸囗阳，遂寝病，乃召僧坦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问曰：“至尊贬膳日久，脉侯何如？”对曰：“天子上应天心，或当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万尾全。”寻而帝崩。宣帝初在东宫，尝苦心痛，乃令僧坦治之，其疾即愈。及即位，因礼弥隆。大象二年，除太医下大夫。帝寻有疾，僧坦宿直侍疾。帝谓随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坦诊候，知帝危殆，乃对曰：“臣荷恩既重，思在效力，但恐榆魈不逮，敢不尽心。”帝颔之。及静帝词位，迁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开皇初卒。僧坦撰《集验方》二十卷，《行纪》三卷，行於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许智藏，高阳人也。祖道幼尝以母疾览医方，因而究拯世号名医。诫其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世相传授。仕梁，官至员外散骑侍郎。父景武，竟陵王咨议参军。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常侍。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中梦其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许智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柰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即当发，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赍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迎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

《唐书》曰：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疾，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开皇初为秘书省正字，後称疾免。隋鲁州刺史厍狄苦风患，手不得引弓，诸医莫能疗。权谓之曰：“钦但将弓箭向垛，一针可以射矣。”针其肩隅一穴，应时射。贞观十七年，权年一百三岁。太宗幸其家，视其饮食，访以药性，因授朝散大夫，赐几、杖、衣服，其年卒。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弟立言，武德中累迁太常丞御史大夫。杜淹患风毒发肿，太宗令立言视之，既而奏曰：“从今更十一日午时必死。”果如其言。时有尼明律，年六十馀，患心腹鼓胀，身体羸瘦，已经二年。立言诊其脉曰：“腹内有虫。当是误食为之耳。”因令服雄黄。须臾，吐一蛇，如人手小指，惟无眼，烧之犹有气，其疾乃愈。

又曰：许胤宗，常州义兴人也。初仕陈，为新蔡王外兵参军。时柳太后感风不能言，名医疗皆不愈，脉益沉而噤。裔宗曰：“口不可下药，宜以汤气薰之，令药入腠理，周时可差。”乃造黄耆防风汤数十斛置於床下，气如烟雾，其夜便得语。武德初，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裔宗每疗无不愈。或谓曰：“公医术若神，何不着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且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後识病。夫病之於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於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疾，不亦疏乎？假令一药偶然当病，复共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於此。脉之深趣，既不可言，虚设经方，岂加於旧？吾思之久矣，故不能着述耳。”年七十馀卒。

又曰：秦鸣鹤为侍医。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武后亦幸灾异，逞其志。至是疾术召鸣鹤张文仲诊之，鸣鹤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即愈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试出血处耶？”上曰：“医之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也。”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拜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遣鸣鹤。

又曰：安金藏为太常工人，时睿宗为皇词，或有诬告皇词潜有异谋者，则天令来俊臣按之，左右不胜楚毒，皆欲自诬。惟金藏大呼谓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请剖心以明皇词不反。”即引刀自剖其胸，五藏并出，血流被地，气遂绝。则天闻之，令舁入宫中，遣医人却内五脏入，以桑白皮缝合之，傅药，经宿乃苏。

卷七百二十四　方术部五

医四

《唐书》曰：孙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馀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徵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授。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授。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照邻有恶疾，医所不能愈，乃问思邈：“名医愈疾，其道如何？”思邈曰：“吾闻善言天丈必质之於人，善言人丈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时五行，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凝而为雪霜，张而为虹霓，此天地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觉一寝，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人之常数也。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有失也，蒸则生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陷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孛彗飞流，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水踊，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渎竭涸，天地之歹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齐；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谓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人。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然犹视听不衰，神彩甚茂，可谓古之聪明博达不死者也。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
又曰：张文仲，洛州洛阳人也。少与乡人李虔纵、京兆人韦慈藏并以医术知名。文仲则天初为侍御医，时特进苏良词於殿庭，因拜跪绝倒。则天令文仲、慈藏随至宅候之，文仲曰：“此因忧愤邪气激也。若痛冲胁则剧难救。”自朝候之，未及食时，苦冲胁绞痛。文仲曰：“若入心可不疗。”俄顷心痛，不复下药，日旰而卒。文仲臧善疗风疾，其後则天令文仲集当时名医共撰疗风气诸方，仍令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奏曰：“风有一百二十种，气有八十种。大体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煞人。惟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绝，自馀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但有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泄，即不困剧。”於是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表上之。文仲。久年终於尚药奉御。撰《随身备急方》三卷，行於代。
又曰：孟诜，汝州梁人也，以进士擢弟。垂拱初，累迁凤卜舍人。诜学方术，尝於凤卜侍郎刘（音辉）之家，见其敕赐金盘，谓之曰：“此药金也。若烧之，上有五色。”试之果然。则天闻之不悦，因事出为台州司马，撰《补研藿》《必效方》各三卷。
又曰：王方庆，太原人也。雅有材度，博学多闻，笃好经方，精於药性。则天令监领尚药奉御张文仲、侍医李虔纵、光禄韦慈藏等撰诸药方，方庆撰《随身左右百发百中备急方》十卷，大行於代。
又曰：天宝中诏曰：“朕顷者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传习亦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夭横性命之际，宁忘恻隐？掖庶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於大板上仵录，当村方要路榜示，仍委彩访使勾当，无令脱错。”
又曰：德宗撰《贞元集要广利方》，亲为之制序，敢题於天下通衢。其方总六千三种，五百八十六首。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舐痔者得车五乘也。
《韩子》曰：医善吮人肠，含人血，非有肌骨之亲也，利之所加也。
《列子》曰：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挚即命龙叔背明而立，文挚从向明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旧说圣人心七孔。）今以圣智为疾者，或由此乎矣。！
又曰：杨朱之友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请三医：一曰矫氏，二曰俞氏，三曰卢氏，脉其所疾。矫氏谓季梁曰：“汝寒温不节，虚实失度，疾由饥饱色欲，精虑烦散，非人非鬼。虽渐，可攻也。”季梁曰：“众医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则胎气不足，乳潼有馀。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有由来者渐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弗可已也。”季梁曰：“良医也，且食之。”卢氏曰：“汝病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禀生授形，既有制之者，亦有知之者矣。药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医也，重贶遣之。”俄而季梁病自瘳。

又曰：鲁公扈、赵齐婴二人有疾，同请扁鹊求治。扁鹊治之，同愈。谓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腑藏，固药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病，与体偕长，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愿先闻其验。”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强而气弱，故足於谋而寡於断；齐婴志弱而气强，故少於虑而伤於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寤如初。

《尸子》曰：有医（音驱主反）者，秦之良医也。为宣王割痤（音在戈反），为惠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治之，谓医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诚善治疾也，张子委制焉。夫身与国亦犹此，必有所委制然後治。”

《孔丛子》曰：宰我使齐反，见夫子曰：“梁丘据遇虺毒，茸墚而後瘳。朝齐君，齐君会大夫众宾而庆焉。弟子与在宾列。大夫众宾并复献攻疗之方，弟子谓之曰：‘夫所献方者，将为病也。今梁丘子已瘳矣，而诸夫子复骤献方，意欲梁丘大夫後有虺害，当用之乎？’众座默然无辞。弟子此言何如？”孔子曰：“女说非也。夫三折股而後为医。梁丘子遇虺害而获瘳，虑有与之同疾丈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己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处所以已之方之优劣也。”

《公孙尼子》曰：孔子有疾，哀公使医视之，医曰：“居处饮食何如？”子曰：“丘春之居葛笼，夏居蜜阳，秋不风，冬不炀。饮食不馈，饮酒不劝。”医曰：“是良药也。”

《冠子》曰：扁鹊兄弟三人并善医，魏文侯问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对曰：“长兄视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视毫毛，故名不出门。鹊针人血脉，投人毒药，故名闻诸侯。”

《吕氏春秋》曰：齐王疾，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疾，谓太子曰：“非怒则王疾不可治，怒王则文挚死。”太子曰：“荀已王疾，臣与母以死争之，愿先生勿患也。”文挚曰：“诺。”与太子期而将往不者三，齐王固已怒。文挚至，不解履，登床履王衣问疾，王怒，不与言，挚因出，固辞以重怒王，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不悦，果以鼎生烹挚。太子与母合争之，不得。夫忠於平世易，忠於浊世难也。

又曰：鲁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用药者，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煞人。
《楚辞口九章》曰：九折臂而成医兮，吾今而知其信然。
《神仙传》曰：李少君与议郎董仲舒相亲，见仲舒宿有固疾，体枯气少，少君乃与其成药二剂并方。用戊己之草，后土服黄，良兽沈肪，先义之根，百卉华酿，亥月上旬合煎铜鼎中，童男沐浴洁净，调其汤火。合药成，服如鸡子三剂，齿落更生。服尽五剂，命不复倾。
又曰：凤纲者，渔阳人也。常彩百药华，以水渍封泥之，自正月始，尽五月末，埋之百日煎丸之。卒死者以此药内口中，皆立生。纲服此药，得数百岁不老。
又曰：士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经三日。董奉时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药内死人口中，以寒水含之，令人举死人头摇道之。食顷，士燮开目动手足，半日能起坐，遂活。活後四日能语，云：“死时奄然有数十马卒收之，将载辂车上，去入大赤门，住以付狱。狱中人各一户，户才容一人。以燮内一户中，以土从外封之，不复见外，恍惚闻人言：‘太一遣使者来召士燮，急开出之。’闻人以铧堀其居户，良久引之，见外有马赤盖，三人共坐车上，一人持节，呼燮上车，将还，至门而活。”奉还庐山，了不田作。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令种杏五株，轻者一株。数年之间，杏树成林。县令亲故有女病，医疗不差，令谓奉曰：“若能治之，便以妻君。”奉使敕召鬼魅，有大白鼆长数尺，陆行诣病者门，奉使人斩之，女病即愈。遂以妻之。
又曰：封居达，年百馀岁，往来乡里，视之年三十许人。常骑青牛行，闻有疾病死者，识与不识，遇便以药治之，应手皆愈。不以姓字语人，能骑乘青牛，故号青牛道士。
《列仙传》曰：负局先生者，吴郡人，莫知姓名，负石磨镜，局循吴中磨镜，辄问人得无有疾苦乎。有即出紫丸、赤丸与之服，服药，病无不差。如此数年，後吴有大疫，先生家至户到，与药，活数万许人。後上吴山绝崖，悬药与人。欲去时，语人曰：“吾欲还蓬莱山，为汝曹下神水。”崖头一日有水，色白，从石间流下，服之疾愈。
《玉匮针经序》曰：吕博少以医术知名，善诊脉论疾，多所着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於代。
《千金序》曰：沙门支法存，岭表人。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多患脚弱，惟法存能拯济之。
又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惠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在存等诸家医方三十馀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
裘庆《鬼遗方序》曰：刘涓子，不知何许人也。晋末於丹阳郊外照射，忽见一物，高二丈许，因射而中之，走如电激，声若风雨，夜不敢追。明旦，率门人弟子邻伍数十人，寻其纵迹。至山，见一小儿，问之何姓，小儿云：“主人昨夜为涓子所射，今欲取水以洗疮。”因问小儿主人是谁，答曰：“是黄父鬼。”乃将小儿还来，至闻捣药声，遥见三人：一人卧，一人开书，一人捣药。比及齐叫突而前，三人并走，遗一帙《痈疽方》并一臼药。人有云痈者，涂之，随手而愈。
卷七百二十五　方术部六
卜上
《说文》曰：灼龟也，象兆之纵横也。
《周礼□天官□太宰》职曰：祀五帝，则掌百官之誓戒，与其具修。前期十日，帅执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谏之日也。十日容散齐，七日致斋，三日执事，亲伯太卜之属也。既卜，又戒百官以始而。）
又《春官》：尝之日，莅卜来岁之芟。（卜者问后岁宜芟不。）之日，莅卜来岁之戒。（秋田为你，卜者问后岁兵冠之备。）社之日，莅卜来岁之稼。（卜问后岁稼所宜矣。）
又曰：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日原兆。（兆者，灼龟发于火，其形可占者。原，原因也。象似玉瓦原之纹罅，是用名之焉。）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又《卜师》职曰：卜师掌开龟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义兆，四曰弓兆。（开，开出其占书也。纟厘兆百二十体，言此四兆者，分之为四部，若易之二篇。《书□金縢》曰：“开见书”是也。）
又曰：龟人掌六龟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绎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兆龟曰若属。各以其方之色与其体辩之。上春衅龟，祭祀先卜。（衅者，煞牲以血之神之也。郑司农云：祭卜其日与牲也。）
又曰：占人掌占龟，以八筮占八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视吉凶。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礼记》曰：正月命有司衅龟策，占兆，审卦吉凶。（《周礼》龟人上春衅龟，谓建寅之月。）
《曲礼》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远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丧事先远日，吉事先近日。曰：“假尔泰龟有常，假尔泰筮有常。”（命龟筮辞，龟筮于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卜筮不遇三。卜筮不相袭。龟为卜，策为筮。卜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决嫌疑、定犹与也，故曰疑而筮之。

又《檀弓下》曰石骀仲卒，（骀仲，卫大夫石昔之挨。）无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後者。曰：“沐浴玉则兆。”（言齐诘则得吉兆也。）五人皆沐浴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玉者乎？”不沐浴玉。石祁子兆，卫人以龟为有知也。

又《礼运》曰：龟为前列，先知也。（龟知事情者，阵于庭在前。）

又《郊特牲》曰：卜郊，授命於祖庙，作龟於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授命谓告之退而卜。）卜之日，王立於泽，亲听誓命，授教谏之义也。

又曰：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

又《玉藻》曰：卜人定龟，史定墨，（视兆坼。）君定体。（视兆所得也。）

又《少仪》问卜筮，曰：“义与？志与？”义则可问，志则否。（大卜问来卜筮者也。义，正事也。志，私意也。）

又曰《杂记》曰：大夫之丧，太宗人相，小宗却庶龟，卜人作龟。

又《祭义》曰：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知明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善则称人，过则称己。教不伐，以尊贤也。（立以为易，谓作易。易抱龟，易官名。《周礼》曰：大卜，大卜主兆三易三梦之吉。）

又曰《表记》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古之遗言与龟筮犹不能知也，而况於人乎？

又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言动任卜筮也。神明谓群神也。）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日月谓冬夏至及四时也。所不违者，日与牲尸也。）卜筮不相袭也。（袭，因也。大事则卜，小事则筮也。）大事有时日，（大事，有事于大神，有常时常日也。）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

《左传》曰：楚伐郧，莫敖曰：“盍请济师於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莫敖曰：“卜之。”对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败郧师於蒲骚。

又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事具《筮门》。

又《僖上》曰：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於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过期。卜招父与其子卜之，（杜预曰：卜招，梁太卜也。）其子曰：“将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为人臣，女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

又曰：夏四月，卜郊，不从，拇殊牲，非礼也。（诸侯不得郊天，鲁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礼乐，故郊为鲁常祀。）犹三望，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

又曰：卫迁于帝丘，卜曰：“三百年。”

又《文下》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宰渗民。死之长短，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也。

又曰：春，齐侯戒师期，而有疾，医曰：“不及秋，将死。”公闻之，卜曰：尚无及期。”惠伯令龟卜楚丘占之，曰：“齐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闻，令龟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又《宣上》曰：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宣下》曰：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

又《成上》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

又《襄七》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拇殊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宜其不从也。”

又《襄十》曰：“郑皇耳帅师侵卫，楚令也。（亦兼授楚之敕命也。皇耳，皇庶子。）孙文子卜追之，献兆於定姜，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姜氏曰：“征者丧雄，御寇之利也。大夫图之。”卫人追之，孙蒯获郑皇耳于大丘。

又曰：晋侯还，及着雍，疾，卜桑林见。（事具《乐部》。）

又曰：郑石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先征五年而卜吉凶也。征谓巡狩。）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

又《襄二十八》曰：卢蒲癸、王何卜攻庆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雠，敢献其兆。”子之曰：“克，见血。”庆封田于莱，陈无宇从。文子使召之，请曰：“无宇之母疾病，请归。”庆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龟而泣，乃使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昭五》曰：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於琐。（琐，楚地也。）闻吴出师，启疆帅师从之，（从吴师也。）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庐江舒县有鹊尾渚。）楚子以歹至於罗。（歹，传也，罗，水名。）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犒，劳。）楚人执之，将以衅鼓。王使问焉，曰：“汝卜来吉乎？”对曰：“吉。寡君闻君将治兵於弊邑，卜之以守，龟，曰：‘余亟使人犒师，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而为之备，尚克知之。’龟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焉，好逆使臣，滋弊邑休怠，（休，解。）而忘其死，亡无日矣。今君奋焉震电凭怒，（凭，盛也。）虐执使臣，将以衅鼓，则吴知所备矣。敝邑虽识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师。难易有备，可谓吉矣。且吴社稷是卜，岂为一人？使臣获衅军鼓，而弊邑知备，以御不虞，其为吉孰大焉？国之守龟，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谁能常之？城濮之兆，其报在必阝。今此行也，其庸有报志？”乃弗煞。

又《昭十》曰：公卜，使王黑以灵姑𠂤丕（暗丕。）率，吉。请断三尺焉，而用之。（灵姑𠂤丕，公旗也。断三尺，不敢与君同。）

又《昭十三》曰：楚召观从，曰：“惟尔所欲。”对曰：“臣之先，佐开卜。”乃使为卜尹。（佐卜人开龟兆。）

又昭十七曰：初，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无厌也，故从乱如归。

又曰：吴伐楚，阳匕为令尹，卜战，不吉。司马子鱼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马令龟，我请改卜。”令曰：“鲂也，以其属死之，楚师继之，尚大克之！”吉。战于长岸。子鱼先死，楚师继之，大败吴师。

又《昭二十五》曰：初，臧昭伯如晋，臧会窃其宝龟偻句。（偻句，龟所出地名。）以卜为信与僭，僭吉。

又《定下》曰：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

又《哀上》曰：楚子在城父，将救陈，卜战，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则死也。再败楚师，不如死；弃盟逃雠，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雠乎？”命公子申为王，不可。则命公子结，亦不可。则命公子启，五辞而後许。将战，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

又曰：楚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事具《江部》。）

又曰：晋赵鞅卜救郑，遇水火。（水火之兆。）占诸史赵、史墨、史龟。（皆晋史也。）史龟曰：“是谓沈阳，（火阳得水故沈。）可以兴兵。（兵，阴类也，故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齐姓也。子商谓宋。）伐齐则可，敌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敌，不可干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水胜火，伐姜则可。”史赵曰：“是谓如川之满，不可游也。郑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郑则不吉，不知其他。”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

《毛诗》曰：升彼虚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降观于桑，卜云其吉，终然允臧。（龟曰卜，违国必卜之。）

又曰：尔卜尔筮，体无咎言。

又曰：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又曰：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卜之筮之，会人占之，笺云：或卜或筮，俱占之，言于繇为近，征夫如今近耳。）

又曰：我龟既厌，不我告猷。（卜筮数而渎龟。龟灵厌之，不复告其所图之吉凶。言虽不兆，占繇不中。）

又曰：爰群爰谋，爰契我龟。

又曰：考卜维王，宅是镐京。惟龟正之，武王成之。

又曰：哀哉填寡，宜岸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哀我穷尽寡财之民，仍有狱讼之事。持粟行卜，求其胜负，从何能得生。）

《尚书□大禹谟》曰：枚卜功臣，惟吉之从。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

又《洪范》曰：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龟曰卜，蓍曰筮。）拇庶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气落驿不连属。）曰克，曰贞，曰悔，（兆相交错五者卜兆之常法。内卦曰贞，外卦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遮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於人，用静吉，用作凶。

又《金》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伐讨明年，武王有疾，不悦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穆，敬也。戚，近也。召公大公言，王疾当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顺之辞。）公乃为三坛同单。乃卜三龟，一习吉。（习，因也。以三王之龟卜一相因而吉也。）

又《大诰》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授兹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洛诰》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致政在冬，本其春来至洛众说，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使人卜涧瀍之间，南近洛吉。）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

《史记》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於河，至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笼中。臆龊见梦於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元王召博士卫平问之，平乃授式而起，仰天视月之光，观斗所指，定日处乡，规矩为辅，副以权衡。四维以定，八卦相望。视其吉凶，介虫先见。乃对曰：“今昔斗壬子，宿在牵牛。河水大会，神鬼相谋。汉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风新至，江使先来。白□拥汉，万物尽留。斗柄指日，使者当囚。玄服而乘辎车，其名为龟。”使人问泉阳令，取龟献使者，载行出於泉阳之门。正昼无见，风雨晦暝。□盖其上，五彩青黄，雷雨并起。将入洞逝，见於东箱。身如流水，润泽有光。望见元王，引颈而前，三步而止，缩颈而却，复其故处。元王见而怪之，问卫平，平对曰：“龟在患中，而终夕囚，王有德义，使人活之。今延颈而前，以当谢也；缩颈而，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驾送龟，毋令失期。”平对曰：“龟者是天下之宝，先得此龟者为天子，且十言十当，十战十胜。生於深渊，长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岁，不出其域。安平静正，动不用力。寿蔽天地，莫知其极。与物变化，四时变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苍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阴阳，审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祸福。以言而当，以战而胜。王能宝之，诸侯尽服。王勿遣也。”王大悦，於是向日而谢，再拜而授。择日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以血灌龟，於坛中央。以刀刳之，身全不伤。脯酒礼之，横其腹肠。荆支卜之，必制其疮。程达于理，文相错迎。使工占之，所言尽当。

又曰：沛父老率子弟共史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奇怪当贵，且卜筮，莫如刘季。”於是乃立为沛公。

又曰：陈平等遣人迎代王，欲立为帝。代王卜之龟，卦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曰：“寡人因己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谓天王，乃天子也。”

又曰：常以月旦祓龟，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乃持龟而遂之。若常己卜，不中皆祓之以卵。东乡立居，取生荆枝及坚木。坚木枝烧之，斩取热处以灼龟，所卜处灼以荆。若卵指之者三，持龟以卵周环之。祝曰：今日吉，谨以梁卵，祓去玉灵之不祥。玉灵必信以诚，知万事之情。辩兆皆可占，不信不诚，则烧玉灵，扬其灰，以惩後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窦皇后弟广国，字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至宜阳，为其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岸崩，独得脱，不死。自卜，数日当侯。

又曰：司马季主，楚人也。卜於长安东市。宋忠为中大夫；贾谊为博士，俱出洗沐，相从论议，诵习先王圣人之道术，究遍人情，相视而叹。贾谊曰：“吾闻古之贤人，不居朝，必在卜医之中，今吾已见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试之卜数中观彩。”二人即同与之市，游於卜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马季主闲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辩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谒司马季主，季主观其状貌，类有道者，即礼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马季主复理前语，分别天地之始终，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别吉凶之符，语数千言，莫不顺理。宋忠、贾谊瞿然而悟，猎缨正衿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状，听先生之辞，小子窃观於世，未尝见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污也？”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观大夫之貌，类有道术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辞之野也！今夫子所贤者谁也？所高者何也？今何以卑污长者乎？”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贤才处之。今所处非其地，故谓之卑。言不信，行不验，取不当，故谓之污。夫卜筮者，世之所贱简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夸严以得人情，虚高人禄命以说人志，擅言祸灾以伤人心，矫言鬼神以尽人财，厚求拜谢以私於己。’此吾之所耻，故谓之卑污也。”司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见夫被童子乎？日月照之则行，不照则止，然问日月疵瑕吉凶，则弗能理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於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後别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者先王定国，必先龟策日月，而後乃敢代也；正时日，乃後入家；产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践仿周文王分卦以破敌国，霸天下。由是观之，卜筮有何负哉！且夫卜筮者，扫除设坐，正其冠带，然後乃言事，此有礼也。言鬼神或以飨，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养其亲，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义置数十百钱，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此老子所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谢少，老子之言岂异於是乎？庄子曰：‘君子内无饥寒之患，外无劫夺之忧，居上而敬，居下而不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为业也，积之无委聚，藏之不用府库，徙之不用车辎，负装之不重，而用之无尽索之时。持不尽索之物，游於毋穷之世，虽庄氏之行未能增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见夫谈士辩人乎？虑事定计，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说人主意，故言必称先王，语必道上古；虑事定计，饰先王之成功，语其败害，以恐喜人主之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求其欲。多言夸严，（徐广曰：一作险。）莫大於此矣。然欲强国成功，尽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导惑教硬。夫愚惑之人，岂能以一言知之哉！言不厌多，故麒骥不能与罢驴为驷，凤凰不与燕雀为群，而贤者亦不与不肖者同列。故君子处卑隐以避众，自匿以避伦，微见德顺，以除众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公等喁喁者也，何知长者之道乎！”

《汉书》曰：谷口有郑子贞，蜀有严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时，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贞，子贞遂不诎而终。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为卜筮贱业，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於孝，与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其势，道之以善。

又曰：张禹字子文。父徙家莲勺。（上音辇，下音酌。）禹为儿，数随家至市，喜观於卜相者前。久，颇晓其别蓍布卦意，时从旁言。卜者爱之，又奇其面貌，谓禹父：“是儿多知，可令学经。”及禹至长安，学从沛郡施雠授《易》。

谢承《後汉书》曰：姜肱，桓帝时再以玄聘，不就。即拜太史大夫，诏书至门，肱使家人对云：“久病，就医。”遂羸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卖卜给衣，召命得断。家亦不知其处，历年乃还。

又曰：田戎拥众夷陵，闻秦丰被围，惧大毙霍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谏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据郡国，洛阳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观其变。”戎不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将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日当降。而辛臣於後盗戎珍宝，从间道先降於岑彭，而以书召戎。戎疑坟卖己，乃灼龟卜降，兆不吉，中折，遂止不降。

又曰：范丹字史口，朝议欲以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间。徒行弊服，卖卜於市。

《魏志口管公明传》曰：洛中有一小人失婢，辂为卦，教明日东明城门中伺担豚人牵与共斗。具如其言，豚逸走，即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瓮，婢从瓮中出。辂在田舍时，常候远邻，主人患失火。辂卜，教使明日於陌上伺，有一角巾书生驾黑牛弊车，必引留宿，此能除之。即从辂语，得书生，遂留宿，意甚不安。主人罢入，生乃抱刀出门，薪积有一小物，直来如兽，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举刀斫断腰，视之，狐也。自此无复火灾。

卷七百二十六　方术部七

卜下

《晋书》曰：郭公者，客居河东，精於卜筮。郭璞从之授业，公以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禳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璞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宣城边洪以四月中就韩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祸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积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烧之，咎可消也。不尔，其凶难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风，不敢发火。洪後为广阳领校，遭母丧归家。友来投之，时日已暮，告从者：“速装束，吾当夜去。”从者曰：“今日已朐，数十里，何急复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间血覆地，宁可复住。”洪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发狂，绞煞两子，并煞妇人，斫父妾二人，皆被创，因出亡走。明日，其族往收殡亡者，寻索洪数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经死。宣城太守殷疾，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将有太鹳鸟来集厅事上，宜勤伺取，若获者为善，不获将成祸。”乃谨为其备。至日果有大鹳，束尾九尺，来集厅事上，掩捕得，乃迁石头督护，後为吴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转祸，无不皆验。

王隐《晋书》曰：步熊字叔罴，阳平人。少好卜筮术数，门徒甚盛。熊学舍侧有烧死人，吏疑是熊诸生失火，持诸生急。熊曰：“吾已为卜得其人矣。使从道南行，当有一人来，问得火主，来者，便缚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恶难耕，故烧之。忽风起延烧，实不知草中有人。又邻人儿远行，或告已死，其父母号哭制服。熊为卜，克日当还。如期果至。

《宋书》曰：蔡兴宗初为郢府参军，彭城颜敬以式卜曰：“亥年当作某官，有大字者不可授也。”及有开府之授，而太岁在亥，果薨於光禄大夫。

又曰：荀伯玉为晋安王子勋镇军行参军。泰始初卉骷，卖卜自业。

《齐书》曰：王敬则少时於草中射猎，有虫如乌豆，集其身。レ去乃脱，其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则闻之喜，故出都自效。

又曰：柳世隆善卜，别龟甲，价至万。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齐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签李党取笔及高齿屐，题帘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谓党曰：“汝当见，吾不见也。”

《梁书》曰：吉士瞻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仗节非一州。後一年当得戎马大郡。”

《三国典略》曰：梁武昌太守朱贾臣闻元帝议迁都，入劝梁主云：“建邺旧都，茔陵攸在。荆镇边疆，非王者宅。愿陛下勿疑，致後悔也。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乃召卜者杜景豪决去留，遇兆不吉，答云：“未去。”景豪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事具《京都部》。）

又曰：周文育随卢安兴征俚獠有功，除海南令。监州王励深委任之，励被代，文育与俱下。至大庾岭，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入则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侯。”文育曰：“足钱便可，谁望公侯之事！”卜人曰：“君须臾当暴得银至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且辞励，励问其故，文育以告，励乃遣之。

又曰：东魏相齐王澄以舟师还，次於小平津北岸。古冢崩，骨见，铭曰：“今卜，高原千秋之後化为下泉，当逢霸主，必为改迁。”王曰：“古人之卜，其何至也！”令更葬之。

又曰：齐害其废主济南王也，长广王湛惧，高元海为画三策，湛不能断，令郑道谦、吴导世等卜以决之。道谦等曰：“不利举事，静则吉。”

又曰：初，邺有卖卜者，相赵隐当大贵。及隐自黄门侍郎迁秘书监，崔肇师呼卜者而问己焉。卜者对曰：“公令望虽高，爵位难进。”肇师不悦。终如其言。

《隋书》曰：献皇后崩，上令萧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家墓田，若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唐书》曰：王远知事梁贞白先生陶弘景，隐居茅山，尽传其废。隋炀帝为晋王出镇扬州，遣人迎至。及即位，於东都起玉清观以处之。太宗之为秦王也，既平王世充，与记室房玄龄往诣之，立枚以问其吉凶。远知指秦王之枚曰：“此当上应天命，下济苍生者。”又指玄龄之枚云：“圣之辅也。”及太宗践祚，恩礼甚厚。

又曰：城阳公主初杜如晦之子荷，荷贞观中为尚衣奉御，坐承乾事伏诛。公主改饶州刺史薛昱之子。将成婚，太宗使卜之。卜人曰：“两火俱食，始则同荣，末亦双悴。若昼日行合卺之礼，则终吉。”太守将从之，马周谏曰：“臣闻朝谒以朝，思相戒也；讲习以昼，思相成也；宴饮以昃，思相欢也；婚合以夜，思相亲也。是以上下有威，内外有规，动息有时，吉凶有仪。先王之教，不可黩也。今陛下欲谋其始而乱其终，不可为也。夫卜筮者，所以定犹豫，决嫌疑。若黩乱礼常，先王所不用也。”太宗又从其言而止。

又曰：宪宗尝谓李绛曰：“卜筮之事，习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风俗，尤更崇尚，何也？”对曰：臣闻古先哲王畏天命，示不敢专。邦国有大事可疑者，故谋於卿士、庶人，决於卜筮，俱吉则行之。末俗浮伪，辜以徼福；正行虑危，邪谋觊安；持疑昏惑，谓小数能决之。而愚夫愚妇假时日鬼神者，欲利欺诈，参之见闻，用以刺射，小近其事，神而异之。近者风尚卜筮，此诚弊俗。圣旨所及，实辩邪源。但存而不论，弊斯息矣。”

《六韬》曰：文王卜田。史偏曰：“卜田渭阳，将大德焉。非熊非罴，非虎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狼。兆曰：‘得公侯，天遗汝师，以之化昌，施及三王。’大吉。”
又曰：文王问散宜生：“卜伐殷，吉乎？”钻龟，龟不兆。祖行之日，雨嗇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凶。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非子之所知也。龟不兆，圣人生天地之间，承衰乱而起。龟者，枯骨；蓍者，朽草；不足以辩吉凶。祖行之日，雨嗇至轸，是洗濯甲兵也。行之日，帜折为三，此军分为三。如此，斩纣首之象。”
《国语》曰：晋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不吉。”公曰：“何谓也？”遇兆挟以衔骨，齿牙为猾。（遇，见也。挟，会也。骨所以鲠刺人。猾，弄也。齿牙谓兆端，左右折，有似齿牙中有从画，故曰衔骨，骨在口中，齿牙弄之，以象谗口之为害也。《礼》太卜掌龟，大夫占色，史占墨。）戎夏交厂。（兆有二画，外象戎，内象诸夏。夏谓晋也。兆端会齿牙交，有似厂。厂，交对也。）交厂是交胜也。臣故云（言晋胜戎，戎复胜晋。）且惧有口，（齿牙衔骨，皆在口也。）携人国移心焉。“（携，离。）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授，谁敢兴之？”对曰：“荀可以携其入也，必甘逞而不知，故胡扣空也。”（期何逞快。壅，防也，甘言人耳心以为快，而不知其恶何可止也。）公不听，遂伐，克之。（克，胜。）获骊姬以归。有宠，立为夫人。
《春秋後语》曰：二世梦白虎啮其左骖，煞之。心恶，怪之，卜云：“泾水为{出宗}。”（鬼物为灾曰{出宗}，音思醉切。）
又曰：邹忌与田忌不相善。公孙闵谓邹忌曰：“何不诈令人操千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战三胜，声威天下，欲为大事，亦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焉。”卜者验其辞於王之所，邹忌从之。田忌惧，尾自白。遂率其徒攻临淄，欲杀邹忌，不胜而奔。
《说苑》曰：成王卜洛事曰：“昔有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龟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无中土乎？使予有罪，则四方伐之，无难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龟曰：‘作邑乎山之阳，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季孙行父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夹於两社之间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则曰：‘贤则茂昌，不贤则速亡’。安有择地而封哉？示有天固也。”
又曰：孔子问漆雕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为贤？”马人对曰：“臧文氏家有龟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为三兆焉。马人见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贤不贤，马人不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又微而着。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辞□卜居》曰：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障於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何以教之？”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兆茉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贞乎？将足（音足）訾栗斯，喔尹嚅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随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ら抗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锺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司马迁《与任安书》曰：仆先人非有丹书剖符之功，依倚卜祝之间，人主以排优遇之。

《白虎通》曰：乾草稿骨众多，独以蓍龟何？龟之言久也，蓍之言耆也。

《尚书洪范五行传》曰：此禽兽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大卜官各以牲祠龟策，涂以牲血，谓之衅者。龟甲所以卜也，蓍草所以筮也。

《三礼图》曰：龟以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楚享，（他昆切。）以荆为然，以灼龟。正以荆者，凡木心皆圆，而荆心方，是以用之。

《抱朴子》曰：卜者，小数饰福者，谓知来之妙。

《异苑》曰：会稽馀姚钱以元嘉四年五月二日夜出屋後，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之时，至一官府，入重门，见一人凭几而坐，形貌伟庄，左右侍者三十馀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术数之法，故令虎迎汝，无惧也。’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尽教道之方。授法毕，便遣令还。而不知道，即使人送出门，仍见归路。”既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卒。

又曰：北海任诩，字彦期。从军远征，十年乃归。临还，握粟出，卜师云：“非屋莫宿，非时莫沐。”诩结伴数十共行，遇雷雨，不可蒙冒，相与庇於岩下，想“非屋莫宿”之戒，遂负担栉沐。於是岩崩，压伴死。至家，妻先与外人通，谋共史之，请以湿为认。妇宵则劝诩令沐，复忆“非时莫沐”之忌，收而止。妇心惭负诈，乃自沐而同寝。通者夜来，不知妇也，斩首而去。

《述异记》曰：宋车骑将军南谯王刘义宣镇荆州，府吏蔡钅善卜，能悉验，时有妙见，精究如神。公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命左右射之，内置函中。时侍者六人悉驱入斋後小小户内，别呼人召钅。钅至，使卜函中物，谓曰：“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厚赏，假加重罚。钅卜，兆成，笑曰：“知之矣。”公曰：“何？”钅曰：“兑色之鼠，背明向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孕五子，三雄二雌。若谓不信，剖腹立知。”公使剖鼠腹，皆如钅言，即赐钱一万。

蠡卜

《春秋後语》曰：苏秦事鬼谷子，学终辞归。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传说自给，（燕人用蠡卜，秦托此以取资自给，付会事以为词说。）各解臧获之裘。（臧获，役人，解其衣裘以赏其怪说之言也。）

虎卜

《博物志》：虎知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惟其奇偶，谓虎卜。

鸡卜

《史记》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鸡卜。

鸟卜

《隋书》曰：女国在慈岭之南，其国俗事阿修罗神及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杠鼬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後遂绝。

樗ㄩ卜

《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樗蒲。樗蒲，五木也。或云胡人亦为樗蒲卜。後传楼阴善其功。

十二棋卜

《异苑》曰：十二棋卜出自张文成，授法於黄石公。行师用兵，万不失一。逮至东方朔，密以占众事。自此以後，秘而不传。晋宁康初，襄城寺法味道人忽见一老公，着黄皮衣，竹筒盛此书，以授法味，无何，失所在。遂复流於世。

《齐书》曰：江谧出为镇北长南史东海太守，未发，忧甚，乃以灵棋经占卦云：“有客南来，金碗三杯。”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谧前後罪，收付廷尉，赐死，果以金罂盛药鸩之。

竹卜

《荆楚岁时记》曰：秋分以牲祠社，其供帐盛於仲春之月。社之馀胙，悉贡馈乡里，周于族。社馀之会，其在兹乎？此其会也。掷教於社神，以占来岁丰俭，或拆竹以卜。

《楚词》曰：索{}茅以筵{专}。（楚人拆竹结草以卜，谓为筹也。）

牛蹄卜

《晋书》曰：夫馀国若有军事，煞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方《五经钩沉》曰：东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无往不中。牛非智之物，骨者若此之效。

卷七百二十七　方术部八

筮上

《说文》曰：筮易卦用着也。从竹巫。（巫，古文也。）

《周礼□春官上》曰：筮人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以辩吉凶。（郑玄曰：此九巫读皆当为筮字之误也。更谓筮迁都邑也。）凡国之事，先筮而後卜。

《礼记□曲礼》曰：假尔太龟有常，假尔太筮有常。卜筮不过三，（求吉不过三也。）卜筮不相袭也。卜不吉则又筮，筮不吉则又卜，是渎龟筮。卜筮者，先圣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决嫌疑、定犹豫也。

又《表记》曰：天子无筮，（谓出征巡狩也。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春秋传》曰：先王卜征伍，年袭其祥也。）诸侯有守筮。（守筮，守国之筮也。有事则用。）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

《左传□庄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陈大夫也。龟曰卜。）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雄曰凤。雌雄相和而鸣锵锵然，犹敬仲夫妻相随，适齐有声誉。）有妫之後，将育于姜。（妫，陈姓也。姜，齐姓也。）五世其昌，并为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与京。’”（京，大也。）陈厉公，蔡出也。（娣妹之子曰出也。）故蔡人煞五父而立之，（五父，陈它。）生敬仲。其少也，周内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周太史也。）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乎？非在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於土上，山也。（巽变为乾，故曰风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艮为门庭，乾为金玉，坤为布帛，诸侯朝王陈贽币之象也。旅，陈也，百言物备也已矣。）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观文以博占，故言犹有观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孙也。）风行而着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後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变而象艮，故知当尖於太岳之後也。得太岳之权，则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陈必衰也。）

又《闵公》曰：晋献公以魏赐毕万，卜偃曰：“毕万之後必大。（卜偃，晋掌卜大夫也。）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初，毕万筮仕於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辛廖，晋大夫也。）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可易，合而能固，安而能煞，此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又《闵公》曰：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蛹涸用事。）间于两社，为公室辅。（两社，同社、亳社也。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又《僖上》曰：秦伯伐晋，卜徒弗冗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秦伯涉河，则晋侯本败，则秦伯不解，谓败在己，故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晋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馀，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於《周易》卦，利涉人川往有事也，亦秦胜晋之卦也。今此所言，盖卜筮书杂辞以狐虫为君，其义欲以喻晋惠公，其象未闻。）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今岁己秋风吹落山木之实，则为人所取。）实落材亡，不败何待？”三败及韩。（晋侯本三坏也。）

又曰：初，晋献公筮嫁伯臣於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羊，亦无血也；女承筐，亦无贶也。（《周易》归妹上六爻辞也。谶，血也；贶，赐也。羊，士之功；承筐，女之力也。离为中女，震为长男，故称上女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将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责让之言，不可法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归妹，女嫁之卦也。睽，乖离之象，故曰无相相助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臣。车说其复，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虚。”及惠公之在秦，曰：“先君若从史苏之占，吾不及此夫！”韩简侍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数。先君之败德，其可数乎？史苏是占，勿从何益？”

又《僖中》曰：狐偃言於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於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对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

又《成下》曰：晋楚将战，苗贲皇言於晋侯曰：“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而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於王卒，必大败之。”公曰：“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夏阳长之卦，阳气起子，南行推阴，故曰南国蹙也，南国蹙势则离授其咎。离为诸侯，又为日，阳气激南，飞失之象，故曰射其元。）国蹙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又《襄九》曰：穆姜薨于东宫。（太子宫也。穆姜娇淫侨如，欲废成公，徙从居东宫。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艮下艮上，艮。《周礼》太卜掌三易，然则杂用连山、归藏、周易，其二易皆亡，以八为占，故言遇艮之八也。）史曰：“是谓艮之随，（襄下兑上，随。史疑占易，遇八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变爻得随卦而论之。）随其出也，（史谓随非闲固之卦。）君必速出！”姜曰：“亡！（亡，尾。）是於《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也。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於乱，固在下位（妇人卑于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姣，淫之别名。）不可谓贞。有四德者，虽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又《襄二十五》曰：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娣也。（棠公，齐棠邑大夫可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使偃娶之。（为己娶也。）偃曰：“男女辩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曰：“夫从风（坎为中男，故曰夫也。变而为巽，故曰从风也。）风陨，妻不可娶也。（风能陨落，变陨落，故不可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用六仁党辞也。）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寡妇曰嫠。言棠公己当此凶也。）遂取之。

又《昭五》曰：初，穆子之生也，庄叔以《周易》筮之，（庄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也。）楚丘曰：“是将行，（行，出奔也。）而归为子祀。（秦祭祀也。）以谗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馁死。《明夷》日也。日以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於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主人有言’言必谗也。纯《离》为牛，世乱谗胜，胜将《离》，（山焚则离胜。）故曰‘其名曰牛’。谦不足，飞不翔，垂不峻，翼不广，故曰‘其为子後乎’。吾子，亚卿也，抑少不终。”

又曰：卫襄公嬖人周合（上音周，下音阖。）生子，名之曰元。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於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词吉，何建ｈ啜非词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於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

又《昭十二》曰：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又哀下曰：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北面而躁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之，而逃奔宋。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窥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後逾。”

又曰：巴人伐楚，围。初，右司马子国之卜也，观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师至，将卜帅，王曰：“宁如志，何卜焉？”使帅师而行，败巴师于，故封子国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其是之谓乎？《志》曰：‘圣王不烦卜筮。’惠王其有焉。”

又曰：晋荀瑶伐齐。将战，长武子请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龟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齐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武也，治英丘也。以辞伐罪足矣，何必卜？”

《周易系辞上》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大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於扌力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扌力而後挂。（奇凡四，揲之余不足，复揲者也。分而为二，既揲之，余合挂于一，故曰再扌力而后挂，凡闰，十九年七闰为一章，五岁再闰者二，故略举其凡也。）天数五，（五，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地数五，（五奇合为二十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五耦合为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蜂化而行鬼神也。（变化以此成，鬼神以此行。）《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阴爻六，一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阴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百四十四策。）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二篇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合万一千五百二十策。）是故四营而成《易》，（分而为二以象两，一营也，卦一以象三，二营也。揲之以四，三营也。归奇于扌力，四营也。）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伸之六十四卦。）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显，明也。）神德行，（由神以成其用。）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神矣。（可以应对万物之求，助成神化之功也，酬酢，应对也。）

又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来，知以藏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者，莫大乎蓍龟。

《归藏》曰：蓍末大於本，为上吉；蒿末大於本，次吉；荆末大於本，次吉；箭末大於本，次吉；竹末大於本，次吉。蓍一五神，蒿二四神，荆三三神，箭四二神，竹五一神。筮五犯皆藏，五筮之神明皆聚焉。

《洪范五行传》曰：若烦数溷渎，或不精严，神不告也。或观卦察兆，占不得也。或龟不神，蓍不灵，此其所以过差，圣人不得专用也。龟筮共违于人，神灵不佑也。

《汉书》曰：宣帝八月饮酎行祠孝昭庙。先驱旄头剑挺堕首拂泥中，刃向乘与车，马惊。於是召梁丘贺筮之，有兵谋，不吉。上还，使有司行祠。是时霍氏外孙代郡太守任宣坐谋反诛，宣子章为公车丞，亡在渭城。中夜玄服入庙，居郎间，执戟立庙门，待上至，欲为逆，事发，伏诛。

《後汉书》曰：许曼者。汝南平与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术，多有显验，时人方之前代京房。自云少尝笃病，三年不愈，乃谒太山请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请命也。）行遇道士张巨君，授以方术，所着《易林》至今行於代。曼少传峻学，桓帝时，陇西太守冯绲始拜郡，开绶笥，有两赤蛇，分南北走。绲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岁之後，君当为边将官。有东名，当东北行三千里。复五年，更为大将军南征。”延熹元年，绲出为辽东太守，讨鲜卑。至五年，复拜车骑将军，击武陵蛮贼，皆如占。其馀多此类云。

《东观汉记》曰：沛献王辅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师少雨，上飧□台，自作卦，以《周易林》占之，其疏曰：“蚁封穴户，大雨将至。”上以问辅，辅上书曰：“蹇，艮下坎氏。艮为山，坎为水，山出□为雨。蚁穴居，知雨将至，故以蚁为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顺梁皇后永建三年春三月丙午选入掖庭，相工通见之，瞿然惊骇，却再拜，贺曰：“此所谓日角偃月，相之极贵，臣所未尝见。”太史卜之，兆得“寿房”。又筮之，得坤之比。

又曰：明德皇后尝久病，至卜者家为卦，问咎祟所在。卜者卦定释蓍，仰天叹息，卜者乃曰：“此女明年小疾，必将贵。”遂为帝妃，不可言也。

《魏志》曰：管辂父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疾，不知何故。使辂筮其所由，辂曰：“卦中有君本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当叔母也。昔饥荒之世，当有利其数升米者，排着井中，啧啧有声，推一大石下，破其头。孤魂冤痛，自诉於天。”於是恩涕泣服罪。

又曰：管辂往见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辂曰：“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氏当有一大蛇衔笔，小大共视，须臾便去。又乌来入室，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基大惊，问其吉凶。辂曰：“直官舍久远，魑魅魍魉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直老铃下耳。今卦见其象而不见其凶，非妖咎之徵，自无所忧也。”後卒无座。

又曰：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管辂往祖饯，宾客并会。之原自起取燕卵、蜂巢、蜘蛛着於器中，使射覆。卦成，辂曰：“第一物，含气须变，依于宇堂，雄雌以形分，翼翅舒张。此燕卵也。弟二物，家室倒悬，门户众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弟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座惊叹。

又曰：管辂举秀才，吏部尚书何晏请之，曰：“闻君蓍爻神妙，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夜连梦青蝇数十头来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曰：“夫飞，天下贱鸟，及其在林食椹，则怀我好音，况辂心非草木，不敢不尽忠。昔元、凯之弼重华，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万国咸宁。此乃履道之休应，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势若雷电，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书鼻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臭恶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谦，雷在天上曰壮。谦则裒多益寡，壮则非礼不履。未有损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伤败。愿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义，然後三公可决，青蝇可驱也。”

又，管辂过魏郡太守锺毓，共论《易》义。辂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无蹉跌。毓大愕曰：“君可畏人也。命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复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平原太守刘取印囊及山鸡毛着器中，使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鸭阂，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

又曰：清河令徐季龙使人行猎，令管辂筮其所得。辂曰：“当获其小兽，复非食禽。虽有爪牙，微而不强。虽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暮归，果如辂言。

又曰：邓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问殄虏护军爰劭，劭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

《吴志》曰：虞翻，字仲翔，会稽人。尝与孔融书，示以所着《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理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可谓探赜穷通矣。”关羽既败，权使筮，遇节之临，翻曰：“不出二日，必当断头。”果如其言。权曰：“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又曰：陆机之克步阐，孙皓意张，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而常有窥上国之志。

王隐《晋书》曰：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也。性沉深，有思义，少为诸生，善《易》。高平刘柔夜卧，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煞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後二寸为“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夜露手卧。以其明，有大鼠伏死手前。谯国夏侯藻母病，因五鼓中出，诣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唤，藻愁愕，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处抚心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出，啼哭勿休，然後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啼。家人既集，堂屋五间厂然暴崩。护军张劭母病笃，智筮之，使西出市外，猴系母臂，令旁人捶拍，恒使作声，三日三夜放去。”劭从之。其猴出门，即为犬所咋死，母於此渐差。

又曰：上党鲍瑗家多丧病，贫苦。或谓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试就卜，知祸所在？”瑗性质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岂卜筮所移？”会智来，应思远谓之曰：“君有通灵之思，而但为贵人用。此君寒士贫苦，多屯蹇，可为一卦。”智乃令詹作卦，卦成，谓瑗曰：“为君安宅者女子耶？”瑗曰：“是也。”“此人安宅失宜，既害其身，又令君不利。君舍东北有大桑树。君径至市，入门数十步，当有一人持荆马鞭者，当就请买，还以悬此桑树，三年当暴得财也。”瑗承其言，诣市，果得马鞭。悬之正三年，浚井得钱十万，铜铁杂器复可二十馀万，於是家业用展，病者亦愈。（《搜神记》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韩友，字光景，庐江舒人也。善卜占，行京、费厌胜之术。龙舒长邓子林妇病积年，垂死，医巫皆息。友为筮之，使画作野猪象，着卧处屏风上，一宿觉佳，於是遂差。舒县廷掾王睦病卒已复魄，友为卜之，令以丹画板作日月，置床头，及卧虎皮马鄣泥，登时大愈。刘世则女病魅积年，巫为祈祷，伐空冢故城间，得鼍数十，犹不差。友筮之，令作布囊。女发时，张囊着窗牖间，友闭户作气，若有所驱逐。斯须之间，囊大胀如吹葱叶，因便败，女仍大发。友乃便作皮囊二枚，沓张之，施如前囊，复胀满，因急缚囊口，悬着树间。二十许日渐消下，开视有一二斤毛，状如狐毛，女遂大差。

卷七百二十八　方术部九

筮下

《晋书》曰：严卿，会稽人也。善卜筮。乡人魏序欲东行，荒年而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东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序之不信。卿曰：“既必不信，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着船前。”求索，正得狗，无白。卿曰：“者亦足，然犹恨其色不纯，当馀小毒，正及六畜辈耳。无所复忧。”序行半路，狗忽作声甚急，如有人打之者。比视，已死，吐黑血斗馀。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而序家无恙。

又曰：郭璞既过江，宣城太守殷佑引为参军。时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类象，胸前尾氏皆白，大力而迟钝。来到城下，众咸异焉。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Ｔ之蛊，其卦曰：“艮体连乾，其物壮巨。山潜之畜，匪兕匪虎。身与鬼并，精见二午。法当为禽，两灵不许。遂被一创，还其本墅。”按卦是为驴鼠。卜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馀，遂去，不复见。巫云：“庙神不悦，曰：“此是共阝亭驴，山君鼠。使诣到山，暂来过我，不须触之。”其精妙如此。

又曰：王导深重郭璞，引参己军事。导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驾。西出数十里，得一柏树，截断如身长，置常寝处，灾当可消矣。”导从其言。数日果震，柏木粉碎。时元帝初镇建邺，导令璞巫之，遇咸之井，璞曰：“东北郡县有武名者，当出铎，以着授命之符。西南郡县有阳名者，井当沸。”其後，晋陵武进县人於田中得铜铎五枚。历阳县中井沸，经日乃止。讥丶为晋王，又使璞筮，遇豫之暌，璞曰：“会稽当出锺，以告成功，上有勒铭。应在人家井沸泥中得之。繇辞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者也。”讥丶即位，太兴初，会稽剡县果於井中得一锺，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半。上有古文奇书十八字，云“会稽岳命”，馀字时人莫识之。

又曰：王敦之谋逆也，温峤、庾亮使郭璞筮之，璞对不决。峤、亮复令占己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吉凶，璞曰：“元吉。”峤等退，相谓曰：“璞对不了，是不讣涸。或天夺敦魄，今吾等与国家共举大事，而璞云元吉，是为举事必有成也。”於是去丶讨敦。初，璞每言：“煞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构璞於敦。敦将举兵，又使璞筮，璞曰：“无成。”敦因疑璞之劝峤、亮。又闻卦凶，乃问璞曰：“卿更筮吾寿几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祸。不久，若往武昌，寿不可测。”敦大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今日中。”敦怒，收璞诣南岗而斩之。璞临出，谓刑者：“欲何之？”曰：“南岗头。”璞曰：“必在双柏树下。”既至，果然。复云：“此树应有大鹊巢。”众索，云不见。璞更令寻觅，果於枝间得一大巢，密叶蔽之。

又曰：庾翼幼时尝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立始之末，丘山倾。长顺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将改元为建元，或谓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立始，建元也。丘山，上名。此号不宜用。”冰抚心欢恨。帝崩，何充改元为永和，庾翼叹曰：“天道精微，乃当如是。长顺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词，卦成，曰：“卿诸子并当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蕴为广州刺史，妾房内忽有一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来。其妾秘爱之，不令蕴知。狗转长大，蕴入，见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长，又弱，异於常狗，蕴甚怪之，将出共视，在众人前忽失所在。蕴慨然曰：“殆白龙乎！庾氏之祸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为桓温所灭，终如其言。璞之占验，皆此类也。撰前後筮验六十馀事。名为《洞林》。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十篇。

《载记》曰：秦符融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煞，兄疑丰煞之，送丰有司，不堪楚掠，诬引煞妻。融察而疑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以不？”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返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为不祥。还之夕，复梦如初；问筮者，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休。’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仁党同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话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冰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煞之乎？”于是推验获昌。诘之，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煞董丰，期以沐新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

《宋书》曰：刘休善筮，因尚书令吴喜事明帝。遂见亲，赏长直殿内。后宫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帝使筑其男女，无不如占。
《齐书》曰：贺伯祖导养工卜筮经，遇工歌女人病死。为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块加其心上，俄顷而苏。
《南史》曰：梁大同中，同泰寺灾，帝召太史令虞履筑之，遇坤之履曰：“无害。其繇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文言》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帝曰：“斯魔也。酉应见卯，金来克木。卯为阴碱，鬼而带贼，非魔孰为致之？酉为口舌，当就说言乎？兑故知善言乎？宜前为法事。”于是人人赞善，莫不从风。
《梁书》曰：邓元起初为益州刺史。及巴东，闻蜀乱，使蒋光济筮之，遇蹇，喟然叹曰：“吾岂邓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
又《阮孝绪传》曰：孝绪见善筮者张有道曰：“见子隐迹而心难明，自非考之龟蓍，尾验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将为《咸》，应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绪曰：“安知後爻不为上九？”果成《遁卦》。有道叹曰：“此所谓‘肥遁无不利’象实应德，心迹并也。”孝绪曰：“虽获《遁卦》，而上九爻不发，升遐之道，便当高谢。”
又曰：阮孝绪自筮，卦曰：“吾寿与刘着作同年。”及刘着卒，孝绪曰：“刘侯逝矣，吾其几何？”其年十月卒。
《後魏书》曰：任城王澄。高祖外示南讨，意在谋迁，斋於明堂。左个诏太常卿王谌，亲令龟卜《易》筮南伐之事其兆遇革。高祖曰：“此是汤武革顺之卦也。”群臣不讣涸，澄曰：“‘革者，更也。’将欲应天顺人，革君臣之命。汤武得之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叶。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卦，未可为吉也？”高祖厉声曰：“此《象》云‘大人虎变’，何云不吉也？”澄曰：“陛下龙兴既久，不宜方同虎变。”高祖勃然作色曰：“社稷，我社稷，任城而欲沮众也。”澄曰：“社稷，诚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也。务参顾问，敢尽愚衷。”高祖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复何伤？”车驾还宫，便召澄，未及升陛，遥谓曰：“向者之革，今便欲论之。明堂之忿，惧众人竞言沮我计，故厉色怖文武耳。想解氤也。”
又曰：邓渊博览经书，长於《易》筮。太祖定中原，擢为吏部郎。
又曰：许彦，少孤贫，好读书。後从沙门法睿授《易》。世祖被徵，以卜筮频验，遂在左右参与谋议。
《北史》曰：后魏乐平王丕坐事，以忧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着筮论，曰：“昔明元未起白台，其高二十余丈。乐平王尝梦登其上，四望无所见。王以问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诗。后事发，王遂忧死，而道秀弃市。道秀善推六爻，以对王曰：《易》称亢龙有悔。穷高曰亢，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无人不为善也。夫如是，则可上宁于王，下保于己。福禄方至，岂有祸哉？今舍其本而从其末，咎衅之至，不亦宜乎？’”

《三国典略》曰：西魏孝武帝字孝则，孝文皇帝之孙也。性沉厚少言，体有鳞文。初封汝阳公，梦人谓己曰：“汝当大贵，得二十五年。”将即位，使吴遵世筮之，遇明夷之贲，曰：“初登於天，後入於地。”帝曰：“何谓也？”遵曰：“初登於天，当作天子也。後入於地，不得久也。”

又曰：清河王岳，神武从父弟也，初家于洛邑。神武奉使入洛，常止岳舍。母山氏尝夜起，见神武室中有光，窥而无火。移於东屋，其光复存，以为怪也。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曰：“吉。《易》称‘龙飞在天’，大人造也。飞龙九五，大人之卦，当大贵，主却噬其福。”神武起兵於信都，山氏闻之大喜，谓岳曰：“赤光之瑞，今当验矣，可间从之，共图大计。”岳至信都，神武以为散骑常侍。封山氏为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

又曰：齐赵辅和明《易》善筮，後宫诞男女时日，筮无不中。有人父疾，辅和筮之，遇乾之晋，告之以吉。退而谓人曰：“乾为天，夫变为魂而於天，能无死也？”果如其言。

又曰：齐许遵，高阳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晓天文，齐神武引为馆客。自言禄命不富贵，终必横死。是以任情疏诞，多所犯忤。时齐王无道既甚，遵语人曰：“多折来，吾筮此狂夫何时当死。”於是布算满床，大言曰：“不出首冬，我乃不见。”

又《後周书》曰：梁孝元，凡诸伎术，无所不该。南平词王恪尝以铜合盛金玉、琥珀、指环，请孝元射覆。卦遇后之履，林曰：“上既为天，其体则圆。指环之象，金玉宰缮。寅爻带午，寅则为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种，案卦而谈，或轻或重。”恪於是神服。又以壬申日寅时筮南军何时有信，遇剥之艮。孝元曰：“使还，已在门外。”遣人往看，果如所说。宾客惊其妙而问之，孝元曰：“艮为门，时在寅，与日辰并，故知之耳。”凡所占决，万不失一。及我军之伐，授蓍为卦，取龟式验之，因抵於地曰：“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

《隋书》曰：杨伯鬼，冯翊武乡人也。好读《易》，隐于华山。开皇初，被徵入朝。见公卿不为礼，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也。高祖召与语，竟无所答。上赐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於是被阳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时有张永乐者，卖卜京师，伯鬼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鬼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自以为非所及也。伯鬼亦开肆卖卜。有人尝失子就伯鬼筮者，卦成，伯鬼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伯鬼。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道士韦知常诣伯鬼问吉凶，伯鬼曰：“汝勿东北行。必不得已，当早还。不然者，杨素斩汝头。”未几，上令知常事汉王谅。俄而上崩，谅举毙薮，知常逃归京师。知常先与杨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访知常，将斩之，赖此获免。又有失马，来诣伯鬼卜者。时伯鬼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东壁门南弟三店，为我买鱼作脍，当得马矣。”其人如此言，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疑焉，召伯鬼筮，曰：“有物出自水中，质圆而色光，是大珠也。今为人所隐。”具隐者姓名、容状。上如言簿责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赐帛二十匹。

《唐书》曰：太宗皇后长孙氏，隋大业中归宁於永兴里，后舅高士廉有姬张氏，於后所宿舍侧见一大马，二丈馀，鞍勒旧备。士廉筮之，遇《坤☷》，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象》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地。’《泰☷》曰：‘淖婩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象》曰：‘后以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卜人曰：“龙，乾之象也，马，坤之象也，变而为《泰》，天地交也。繇协於《归妹》，妇人兆也。’案王弼云：‘妇人谓嫁曰归。女处尊位，履中居顺也。’此女当大贵也。其可尽言乎？”士廉志之而心独喜。亲戚知者，咸敬异焉。又曰：卫大经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墀徵之，辞疾不起。尝预筮死日，先凿墓，自为志文，如筮而终。

又曰：玄宗之为潞州别驾，将入朝，有军人韩凝礼自谓知五兆，上因以食箸试之。既布卦，一箸无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观者以为大吉徵。既而诛韦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礼起家五品。

《家语》曰：孔子尝自为筮，而卦得贲，愀然有不乐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是吉卦也，而夫子之色不平，何也？”孔子曰：“以其杂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谓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白宜正白，黑宜正黑。今而以贲，非吉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者？质之有馀。质有馀者，不授饰故也。”（《说苑》同。）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始有筮。

《冲波传》曰：孔子使子贡往外而未来，谓弟子占之。遇鼎，皆言：“无下足，不来。”颜子掩口而笑曰：“无足者，乘舟而来。赐至矣，清朝也！”子贡果朝至。

《国语》曰：晋公子在秦，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也。（内曰贞，外曰悔。震下坎氏，屯；坤下震上，豫。得此两卦，震在屯为贞，在豫为悔。八谓震两阴爻在悔，皆不动，故曰皆八，诸爻无为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卦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是二者，得国之卦也。（二者，屯豫。）

又曰：惠公卒，秦伯纳公子。董困迎公於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集天行，元年始授，实沉之星也。实沉之虚，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遇泰无动，爻筮为侯也。泰三至五震为阴爻不动，其数皆八，故得泰之八，与贞屯悔豫皆八义同。）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济且秉成，必伯诸侯。（秉，执。）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又曰：晋孙谈之子周事适襄公。襄公有疾，召顷公而告之曰：“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闻之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规，画；臀，尻。）三世而毕，之孙，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此其孙也。（此周子者，晋襄公之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谁！且其梦曰：‘必之孙，实有晋国。’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国三袭焉。’（袭，合也。三合德梦卦也。）吾闻之《泰誓》曰：‘朕梦协于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合袭，晋仍无道而鲜胄，其将失之矣。早善晋子，其当之。”顷公许诺。及厉公之乱，召周子而立之，是为悼公。（乱谓煞之。）

《智琼传》曰：弦超为神女所降。论者以为神仙，或以为鬼魅，不可得正也。着作郎于宝以《周易》筮之，遇熙之益。以示同寮郎郭璞曰：“颐，贞吉，正以养身，雷动山下，气性惟新，变而之益。延寿永年，乘龙御风，乃升于天。此仙人之卦也。”

《搜神记》曰：桥玄，字公祖，梁国人也。初为司徒长史，五月末，夜卧，见东壁正白如门，呼左右，左右莫见。因起自往，手扪摸之，壁如故。还床又见。心大怒。其旦，应劭往候之，元告劭曰：“乡人有童彦兴者，许季山外孙也。其探赜索隐，穷神知化，然天性褊狭，羞於卜筮者。玄闻往请之？”公祖虚礼盛馔，下席行觞。彦行辞，公祖让再三。尔乃应之曰：“府君怪见曰光如门明者，然不为害也。六月上旬鸡鸣时闻南家哭，即吉。到秋节迁北行郡。以金为名，位至将军三公。”到六月九日，太尉杨秉薨。七月拜钜鹿太守，钜边有金焉。复为度辽将军。遂登三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搜神记》曰：郭璞每自为卦，知其凶终。尝得建康栅塘，逢一趋走少年，便牵住，脱丝布袍与之，此人乃授。讥Ｐ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为求属，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为之欷哽咽。

又曰：欷超年二十馀得重病，庐江杜不愆始学《易》卜，屡有验，超令试筮之。卦成，不愆曰：“案卦言之，卿所苦寻除。然宜於东北三十里上宫姓家索其先养雄雉，笼而绊之，置东檐下。却後九日辰加午，必当有野雌雉飞来与交合，既毕，双飞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应年将八十，位极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依其言，索雄果得。至期日，超卧南轩下观之，至日晏，果有雌雄飞入笼与雄交而去，雄雉不动。超叹息曰：“虽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弥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书郎。

《录异传》曰：隗者，汝阴鸿寿亭人也。善於易。临死，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後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也。却後五年春，当有诏使来顿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卿以此板往责之，勿违吾言。”言乞而卒。後果大困乏，欲卖宅，忆夫言，辄止。期日有龚使者至亭，妻遂赍板往。使者执板，茫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生不识践此，何缘尔耳？”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寤，谓曰：“贤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拇庶取蓍筮之，卦成，抚掌而叹曰：“妙哉！隗生含明隐迹，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妻曰：“吾不可相负金也，贤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穷，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妇儿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罂，覆以铜半，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其言。

《金楼子自述》云：初至荆州，卜雨，聊附见首末。孟秋之月，亢阳日久，月旦虽雨，俄尔便晴。有人云：“谚曰：‘雨月额，千里赤。’盖旱之徵也。”吾乃端策指蓍，遇动不动，既而言曰：“庚子爻，为世於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时□卷金翘，日耀合壁，红尘ウ阻，丹霞映峙，谓亢阳之势，未{注}膏泽。筮遇坎之比。於是辍蓍而叹曰：“《坎》者，水也。子爻为世，其在金。今夜三更，平地上有水，称之为《比》。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

又曰：桃文烈善龟卜，谓余曰：“此二十一日将雨，其在虞渊之时。”余乃筮之，遇谦之小过，既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十宫，非直无雨，乃应开霁。”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波，雾生犹，河垂似带。余乃欣然。

《异苑》曰：颍州庾嘉德善於蓍蔡之事。有一人失婢，庾卦云：“君可出东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伺候，有姓曹乘车者，无问识否，但就其载。得与不得，殆一理也。”旦出郭，果有曹郎上墓，迳枫升车。曹大骇呼，牛惊奔入草，刺一死尸，下视，乃其婢也。

《博物志》曰：龟三千岁，游於卷耳之上。蓍千岁而三百茎，同本以老，故知吉凶。

又曰：筮必沐浴，斋洁，烧香，每朔望浴。蓍必五浴。之，浴龟亦然。

《鬼谷子》曰：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乱治。天决，诚为难者也。先生乃用蓍龟，以助自决也。

卷七百二十九　方术部十

相上

《左传口文上》曰：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也；食子；难也收子。（谷，文伯；难，惠叔也。食子，奉祭祀供养者也。收子，葬子身也。）也丰下，必有後於鲁国。（丰下，盖方而也。）

又曰：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声，忍人也。可不立也。”弗听。

又《宣上》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煞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不煞，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无及於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周书》曰：师旷见太子晋曰：“汝声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寿。”王子曰：“後三年上宾於帝，汝慎毋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史记》曰：秦王见尉缭元礼，衣服食饮与缭同。缭曰：“秦王为人，乡准、（徐广曰：蜂一作隆。）长目、鸷啄、鸟鹰、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也，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王觉，固止之，以为秦国尉。

又曰：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愿为箕帚妾。”吕公女乃吕后也。（季，汉高祖字也。）

又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乃由此男。”相鲁元，亦皆贵。

又曰：薄姬母媪之许负相薄姬，当生天子。薄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先贵无相忘。”而管、赵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成皋台，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约。汉王问其故，以实告汉王。心怜薄姬，召一幸，生代王。（即文帝也。）

又曰：姑布子卿见赵简子，简子遍召其子使相之。子卿曰：“无为将军者。”简子曰：“赵氏其灭乎？”子卿曰：“吾尝见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简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则子卿起曰：“此贞将军矣！”简子曰：“其母贱翟婢也，奚道贵哉？”子卿曰：“天所授也，虽贱必贵。”自是之後，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母恤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恒山，求，无所得。母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母恤曰：“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简子於是知母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母恤为太子。

又曰：平原君对赵王曰：“渑池之会，臣察武安君之为人，小头锐上，瞳子白黑分明，氐瞻不转。小头锐上，断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见事明也。氐瞻不转者，执志强也。（氐读如视，古文通用。）可与持久，难与争锋。廉颇为人勇挚而爱士，知难而忍耻，与之野战则恐不如，守，足以当之。”王从其计。

又曰：蔡泽者，燕人也。游学干诸侯，大小甚众，而不遇。因从唐举相，曰：“闻子相李克，百日之内持国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如何？”唐举熟视而笑曰：“先生曷鼻，（曷鼻如谓蝎虫也。）巨肩，（巨肩谓顶低而肩竖。）颜，蹙，（谓蹙鼻于眉。）膝挛。（两脚曲也。）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泽知唐举戏之，乃曰：“富贵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寿也，愿闻之。”举曰：“先生之寿，从今已往，四十三岁矣。”蔡泽笑谢而去，谓其御者曰：“吾将梁啮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於腰，揖让人主之前，肉食富贵，四十三岁亦足矣。”

又曰：英布少时遇相者，曰：“当黥而後王。”后布被刑欣然，果为王。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邓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赐通蜀道严铜山，得自铸钱。荃丶立，有告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遂竟案，尽没其家，一簪不得着身。遂寄死人家。

又曰：条侯周亚夫为河内太守时，许负相之曰：“君三岁而候，侯八岁为将相，贵重於人臣无两。其後九岁而饿死。”负指其口：“有从理入口，此饿死法也。”

又曰：韦贤为吏，至大鸿胪，有工相之，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弟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贵，当封侯。”竟为丞相。

又曰：卫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使牧牛。母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青尝从上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之奴，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

《汉书》曰：上立刘濞於沛，为吴王，王郡五十三城。己拜授印，高帝召濞相之曰：“若状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汉後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汝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

又曰：李陵为匈奴所围，上意陵战死。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後闻降，上甚怒。

又曰：翟方进，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贱。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大守府为小史，号迟钝不及事，数为掾吏所詈辱。方进自伤，乃从汝南蔡父相问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谓曰：“小史有封侯骨，当以经术进。”方进闻蔡父言，心喜，因病归家。辞其後母，欲西至京师授经。後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履以感藿进。

又曰：黄霸与善相者共载出，见一妇人。相者言：“此妇人当贵。不然，相书不可用矣。”霸推问之，乃其乡里巫家女也。霸即娶为妻，与之终身。後为丞相。

《後汉书》曰：世祖以朱佑为护军，常见亲幸，舍止於中。佑侍宴从容曰：“长安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

又曰：龙渊善相。刘弘造渊，渊闻弘声，乃起迎曰：“公当极位也。”弘曰：“家贫负债，可得贵乎？”渊曰：“公相然也。”张济就渊相，渊曰：“事刘弘，可至三公。”济事弘，弘复为解渎侯，既去南阳。桓帝崩，迎解渎侯为天子，是为灵帝。济为司空也。

又曰：明德马皇后，伏波将军援女。其母尝使善相者看后，曰“此女必将大贵”，遂为帝王妃。然而少子，养他子得力，乃当逾於所生耳。

又曰：章德窦皇后，扶风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孙也。父勋尚东海恭王疆女Γ阳公主，后其长女也。家既废坏，数呼相工问息耗，（薛氏《韩诗章句》曰：耗，恶也。息耗犹言善恶也。）见后者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

又曰：《和熹邓后传》曰：幼时尝有相者苏大，见后大惊曰：“此成汤之骨法也，贵不可言。”家人窃喜，而不敢宣。

又曰：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汉仪》注曰：八月初为算赋，故曰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十三岁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後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慎聘纳详求淑哲。

《东观汉记》曰：班超行诣相者，相者曰：“祭酒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

又曰：李固，字子坚，汉中南郑人也，司徒之子。固貌状有奇表，鼎角匿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履龟文。少好学，常步行随师，不远千里。

《魏志》曰：管辂族兄孝国居在斥丘，辂往从之，与二客会。客去後，辂谓国曰：“此二人天廷及耳口之间同有凶气，黑变俱起，双魂无宅，（《辂别传》曰：厚味腊毒，天精幽夕，坎为棺椁，兑为丧本。）流魄於海，骨归於家，少许时当并死。”後数十日，二人饮酒醉，夜共载车，牛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矣。

又曰：锺繇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举孝廉。

又曰：朱建平，沛国人，善相术。颍川荀修、锺繇相与亲善。修先亡，子幼，繇经纪其门户，欲嫁其女，与人书曰：“吾与公达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虽少，然当以後世付锺君。’吾时嘲之曰：‘惟当嫁卿阿鸳耳。’何意此子竟早殒殁，戏言遂验乎？今欲嫁阿鸳，使得善处为。追思建平之妙，虽唐举、许负，何以复加耶？”

又曰：文帝为五官将，坐上会客三十馀人，文帝问朱建平巳年寿，又命遍相众宾。建平曰：“将军当寿八十。至四十时当小有厄，愿谨护之。”谓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为州牧，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年可至七十，致位公辅。”谓应璩曰：“君六十二，位为常伯，而当有厄，先此一年独见白狗，而旁人不见也。”谓曹彪曰：“君据藩国，至五十七当厄於兵，宜善防之。”後文帝皇初七年，年四十病因，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夏侯威为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至三十日夜半卒。应璩六十一为侍中，直省内，见白狗，问之众人，悉无见者。於是数聚会，并急游田里饮晏自娱，过期一年而卒。曹彪封王，五十七坐与王凌通谋，赐死。凡说此辈，无不如言。

《魏书》曰：文帝甄皇后，汉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寝寐，家中仿佛见如人持玉衣覆其上，常共怪之。後相者刘良相后及诸娣，指后曰：“此贵乃不可言。”

《蜀志》曰：先主穆皇后，陈留人也。兄吴壹少孤。壹父素与刘焉有旧。焉有异志，闻善相者相后当大贵，遂为子瑁纳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群下劝先致钩后，先主疑与瑁同族，法正进曰：“论其亲疏，何与晋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纳后为夫人。

又曰：张裕晓相术，每举镜视面，自知刑死，未尝不扑之於地也。

又曰：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也。汉末入蜀，知益州从事张裕善相，芝往从之，裕谓曰：“君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汉以孙策远修职贡，遣使者刘琬加锡命。琬语人曰：“吾观孙氏兄弟才秀明远，然皆禄祚不终，惟中弟孝廉形貌奇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年又最寿，尔其识之。”

《晋书□斐秀传》曰：文帝未定词，而属意舞阳侯攸。武帝惧不得立，问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抚军人望既茂，文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

又曰：孝武李太后讳陵容，本出微贱。始简文帝为会稽王，有三子继夭，自道生废黜。献王早世，其後诸姬绝孕将十年，帝乃令善相者召诸爱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诸婢媵示焉。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昆仑。既至，相者惊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计，召之侍寝，后数梦两龙枕膝，日月入怀。意以为吉祥，向侪类说之，帝闻而异焉。遂生孝武帝及会稽文孝王、鄱阳长公主。

《晋书》曰：王览。祥之弟也。初，吕览有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荀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始固辞，强之乃授。祥临薨，以刀授览曰：“汝後必兴，足称此刀。”览後奕世多贤才，兴於江左矣。

又曰：羊祜少丧父，游汶水之滨，父老谓之曰：“子有好相，年未满六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又《羊祜传》曰：祜幼时，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後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祜拒鏖马折臂，位至三公而无子。

又曰：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张华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牛斗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於天耳。”华曰：“咀茉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之。斯言岂效欤？”

又曰：檀梁凭之。尝有善相者晋陵华叟见凭之，大惊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过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轻出。”及桓玄将皇甫敷之至罗落桥也，凭之与刘裕各领一队而战，军败，为敷军所害。

又曰：魏咏之字长道，任城人。家素贫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谓之曰：“卿当富贵。”後果如言。

又曰：王弥少游侠京师，隐者董仲道见而谓之曰：“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晋中兴书》曰：陶侃少渔雷泽，梦生八翼，飞至天门而不入。相者师曰：“君位当上公，为八州都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中
《宋书□高帝纪》曰：晋陵人韦叟善相术，桓修令相帝当得州不。叟曰：“当得边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贵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当用为司马。”至是，叟谓帝曰：“成王不负桐叶之信，公亦应不忘司马之言。然不敢希镇军司马，愿得领军佐。”於是用焉。
又曰：初，桓玄篡位，迁晋帝於寻阳。桓修入朝，高祖从至建业，玄见高祖，谓司徒王谧曰：“昨见刘裕，其风骨不恒，盖人杰也。”每游集，赠赠甚厚。玄妻刘氏，尚书令耽之女也，聪明有智鉴。尝见帝，因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瞻视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之所。”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待关陇平定，然後议之。”
又曰：柳元景少时贫苦，尝至下都。值大雷雨，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曰：“不为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後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又曰：明帝大会新亭，接会诸军王樗蒲官赌，李安人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状也。”安人少时贫，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後当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安人寻此人，不知所在。
孙严《宋书》曰：沈攸之字仲达，少孤贫。与吴郡孙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氏引埭，有一人止之而相曰：“君三人皆当至方伯。”攸之曰：“岂有三人俱有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不验，便是相书误耳。”後攸之为荆、郢二州，超之广州，景文南豫州。
又曰：徐羡之年少时，尝有一人来谓曰：“我是汝祖。”羡之拜此人。汝曰：“有贵相而有大厄，宜以钱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灾，过此可位极人臣。”後羡之随亲之县内，尝暂出，而贼自後破县，县内人无免者，鸡犬亦尽。惟羡之在外获全。
《齐书》曰：太祖初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萧惠开雅有知人鉴，谓人曰：“昔魏武为洛阳，北部人服其英。今看萧建康，但当过之耳。”
又曰：张欣泰少时，有人相、当得三公而年才三十。後屋瓦坠伤额，又问，相者云：“无复公相，年寿可更增，亦可得方伯之任耳。”後为刺史，年三十六卒。
又曰：曹武虽武士，颇有知人之鉴。性俭啬，无所饷遗，独饷梁武，谓曰：“卿必大贵，我当不及见，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遗钱物并好马。时帝在戎多乏，就武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
又曰：明帝体上有赤志，常秘不言。既而江佑去丶出以示人。晋寿阳太守王洪轨罢任还，上祖示之曰：“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轨曰：“公日月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躯，如何可隐？辄当言之公卿。”上大悦
《梁书》曰：梁武帝初为卫将军王俭东卜祭酒，俭一见深相器异，请为户曹属，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又曰：梁武帝迁隋王镇西咨议参军，行经牛渚，逢风入泊龙渎，有一老人谓帝曰：“君龙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将乱，安之者其在君乎？”问其名氏，忽然不见。
又曰：梁武帝初为司州刺史，有沙门自称僧恽，谓帝曰：“君顶有伏龙，非人臣也。”复求，莫知所之。
又曰：武帝起兵时，吕僧珍一夜忽头痛壮热，及明而颡骨益大，其骨法盖有异焉。又尝语亲旧曰：“吾昔在蒙县，热病发黄，时必谓不济，主上见语：“卿有富贵相，必当不死。’俄而果愈。”又僧珍童儿时，从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珍曰：“此儿有奇声，封侯相也。”後随武帝起义，平东昏，封平固侯，南兖州刺史。
《後魏书》曰：李字元盛。母贱，为诸兄所轻。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贵，吾每观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为中书学生。世祖幸中书学，见而异之，谓从者曰：“此小儿终效用於朕之子孙矣。”目识眄之。世祖舅阳平王杜超有女，将许贵戚，世祖闻之，谓超曰：“李後必官达，益却逝户，可以女妻之。”遂劝成婚。南人李哲尝言必显贵达，杜超之死也，世祖亲哭三日。以超婚，得在丧位出入，帝目而指之，谓左右：“观此人举动，岂不有异於众？必为朕家事之臣。”
又曰：寇赞字奉国，上谷人。尝从相者唐文相曰：“君额上黑子入帻，位当方伯，封公。”及为上谷太守，文以百姓礼拜谒，文曰：“明公忆畴昔言乎？尔日但知公当贵，不知得为州人。”赞曰：“往时卿言杜琼不得官，人咸谓不然。後琼得周至令，卿犹言相中不见，而琼未拜，果暴终。昔魏舒见主儿死，自知己必至三公。吾恒以卿言琼之验，亦复不息此望也。”
又曰：卢渊出镇关右，诏兼侍中。初，渊年十四，尝诣长安，将还，饯送者五十馀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风人王伯达曰：“诸君皆不如此卢郎，虽位不副实，然德声甚盛，望逾公辅。後二十馀年当制命关右，愿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过八十，诣军门请见，言叙平生。
《南史》曰：梁元帝初从刘景授相术，因讯以年，答曰：“未至五十当有小厄，礻襄之可免。”帝曰：“荀有期会，禳之何益？”及四十七，为魏所灭。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後赵录》曰：石勒东至平原，卖与荏平人师欢为奴。有一老父谓勒曰：“君龙角际上四道己成，当贵为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秀，字文伯，羌梁部人也。颇晓相法，常谓石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茉，族吾父子。”

又《南燕录》曰：慕容德年十八，身高八尺二寸，状什雄异，额上有日月两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太史公黄泓善相，谓德曰：“殿下相法当先为人臣，然後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见殿下天耳。”德拜范阳王，建平元年即帝位。

又《前凉录》曰：况瑗与同郡陈典、（他典反。）宗配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封，然况瑗腹有逆毛，当兵死，无後。”

《北齐书》曰：房豹迁侍御史。王思敬入据颍州，随慕容绍宗出讨，乃为绍宗开府主簿兼行台郎中。绍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战舰中浴，并自投於水中，冀以厌当之。豹谓绍宗曰：“夫命也，在天，岂人理所能延？公若实有灾厄，非禳避所免。若其实无，何禳之有？今三军之事，在於明公，惟应达命任理，以保之元吉。”未几，而绍宗遇溺死。

又曰：慕容显时幼，见一沙门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为良将，贵极人臣。”语终失僧，莫知所在。後累迁，特进骠骑大将军，封定阳王。

又曰：尉瑾为聘梁，使梁人陈昭善相，谓瑾曰：“二十年後当为宰相。”瑾出，昭谓人曰：“此公为宰相後不过三年当死。”昭後为陈後主兼散骑常侍，至齐，瑾时兼右仆射，鸣驺铙吹。昭复谓人曰：“二年当死。”果如言焉。

又曰：庐潜陷陈，时李余将逃归，并要潜。潜曰：“我此头面，何可诳人？吾少时，相者云没在吴越，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书与弟士邃曰：“吾梦汝以其日得患，某月某日渐损。”皆如其言。既而叹曰：“寿阳陷，吾以颈血湔城而死，佛教不听自煞，故隗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闭气而绝。其家购尸归葬。

又曰：辽西段长、太原庞仓鹰，俱有行知之监。长为魏怀朔镇将，见高祖，甚异之。谓高祖云：“君有康世之才，终不徒然也。请以子孙为托。”兴和中，启赠司空，公子宁相府从事中郎。天禄初，兼南中郎将。仓鹰交游豪侠，厚待宾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处於蜗牛庐中，苍鹰母数见庐上赤气属天，苍鹰亦知高祖有霸王之相。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由此遂蒙亲识。

《三国典略》曰：高澄词渤海王朝於邺，时有吴士目盲而妙於声相，王使试之，闻刘桃桃板之声，曰：“有所系属，当大富贵，王侯将相多死於其手，譬如鹰犬为人所使。”闻赵道德之声，曰：“亦系属人。”闻太原公之声，曰：“当为人主。”闻王之声，崔暹私称之，米茉：“亦国主也。”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也。”

又曰：齐文宣字子进，神武弟二子也。娄太后初孕文宣，每夜有赤光照室。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数月，后乃与亲姻相对，共忧寒馁。文宣忽应曰：“得活。”故名“侯尼干”，鲜卑言有相子也。及长，黑色，大颡兑下，鳞身重踝，瞻视审定，不好戏弄，深沉有大度。晋阳有沙门，乍愚乍智，时人不测，呼为阿禿师。娄后见其诸子，历问禄位。至文宣，再三举手指天而已，口无所言，见者异之。

又曰：梁宣丰侯修、参军陈冕善相人，胁法会，将冕自随。令相简文有天下否，冕言：“简文九州骨成，必践帝位。而地部过弱，非但王畿蹙侵，兼恐不得善终。”

又曰：东魏御史贾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私引子儒潜觐齐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将军脸薄顾速，非帝王相也。”皇甫玉又窃观王於道，曰：“此不作物会是垂涕者。”垂涕者，谓太原公洋。

又曰：齐高归彦尝令皇甫玉相己，玉曰：“公位极人臣，必可反。”归彦曰：“我为何须反？”玉曰：“公有反骨。”

又曰：周王轨以隋公杨坚相表殊异，因入侍宴，阳醉拨去坚帽，言曰：“是何物头额？”帝谓之：“虽大而却，无所至也。”皇甫后见坚，又举手自拍其额。帝谓坚曰：“皇后道公额也。”帝拇授使来和相坚，和诡对曰：“坚相貌是守节忠臣。宜作扌管、大将。作扌则能静肃一方，作大将则能全军破敌。”

《隋书》曰：长沙王叔坚母，本吴中酒家婢，相者言当生贵子。宣帝微时，因饮通焉，生叔坚。及即位，召拜淑仪。

又曰：章昭达字伯通。少时遇相者，谓曰：“卿容貌术善，须少亏则当富贵。”梁大同中，昭达为东宫直，後因醉堕马，鬓角小伤，昭达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乱，昭达率乡人援台城，为流矢所中，眇其目。相者见曰：“卿相善矣，不久当贵。”後还乡里，与陈文帝游，因结君臣之分，以功进位司空。

《後周书》曰：太祖身长八尺，方颡广额美，髯长至委地，垂手过膝，皆有黑子，宛转若龙盘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又曰：孝闵帝觉，太祖弟三子。九岁封略阳郡公，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退谓所亲曰：“此公子有至贵之相，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

《隋书》曰：高祖生於冯翊波若寺，紫气冲庭。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於别馆，躬自抚养。皇妣尝抱高祖，忽见头上角出，遍体鳞起。皇妣大骇，坠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见曰：“己惊我儿，致令晚得天下。”为人龙颜，额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

又曰：高祖在周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叫掴大兴郡公。帝尝遣势相者赵照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昭诡对曰：“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曰：“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煞而後定。善记鄙言也。”

又曰：韦鼎仕梁，为太府卿。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愿深自爱。”及陈平，上驰召之，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

又曰：庞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结纳。及高祖去官归京师，晃迎见高祖于襄邑，高祖甚欢，晃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图录。九五之日，希愿不忘。”高祖笑曰：“何妥茉也！”顷之，一雄雉鸣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则有赏。然富贵之日，特以为验。”晃既射而中。高祖抚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

又曰：来和好相术。高祖微时，来诣和相，和待人去，私谓高祖曰：“公当王有四海。”及为丞相，拜仪同。既授禅，进爵为子。开皇末，和上表自陈曰：“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份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应图授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致五品二十馀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惧！愚臣不任区区之至，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之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煞。’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口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臣即於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尾相。’于时王讠宣、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东门北面，陛下问臣曰：‘我得无灾鄣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上览之大悦，进位开府，赐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顷。

又曰：炀帝在藩时，好学善属文，沉深严重，朝野属望。高祖密令善相者来和遍视诸子，和曰：“晋王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

又曰：宇文述年十一时，有相者谓述曰：“公子善自爱，後当位极人臣。”周武帝时以父军功起家，拜开府。

又曰：李景，辽东之役为马军总管。及还，事汉王。帝祖奇其壮武，使袒而观之，曰：“卿相表当位极人臣。”

又曰：帝尝谓赵绰曰：“朕於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仁寿中卒。

又曰：文帝时，兰陵公主寡，上为之求夫，选亲卫柳述及萧等以示韦鼎，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
又曰：来和善相术，同郡韩则尝诣和相。谓之曰：“後四五当大官。”人初不知所谓。则至开皇十五年五月而终。人问其故，和曰：“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类。着《相经》四十卷。
《北史》曰：李贤幼有志节，不妄举动。常出游，逢一老人，须眉皎白，谓曰：“我年八十，观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为台牧，努力勉之。”九岁从师授业，略观大指而已。或议其不精，答曰：“贤岂能领师徒授业，至如忠孝之道，实铭於心。”问者惭服。
又曰：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此儿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术伟，性宽裕，好学博闻。
又曰：隋齐王柬妃早卒，遂与妃娣元氏妇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阴引乔令则於弟淖社，召相工遍视後庭，相工指妃娣曰：“此产子者，当为皇后。王贵不可言。”
卷七百三十一　方术部十二
相下
《唐书》曰：高祖生长安，紫气冲庭，神光照室，体有三乳，左腋下有紫志如龙。初有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史良复遇高祖，乃大惊曰：“骨法如旧，年寿之相顿异昔时。勿忘鄙言，愿深自爱。”高祖心益自负。
又曰：隋尚食奉御郭弘道，字大宝，弘农华阴人也。性宽厚如愚而内敏。仕隋，历通事舍人、沧州长史。炀帝时，徵为奉御。时高祖为殿内少监，深善之，亟相往来，情契愈昵。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愿深自爱。”高祖取弘道银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谓弘道曰：“向言有验，当一发中之。”既发，应弦而中。弘道曰：“愿公事验之後赐偿金盆。”高祖大悦。
又曰：太宗年四岁时，忽有书生自言善相，诣高祖门曰：“公是贵人，有大贵子。”因目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贵以此儿，後必由之而创功业，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高祖闻其言甚惧，及书生辞出，使人捕，欲煞之以灭口，而不知所在。高祖以为神，阴彩济世安民之义，遂以名焉。
又曰：乙弗弘礼，贝州高唐人也。隋炀帝居藩，召令相己。弘礼跪而贺曰：“大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诚愿诚之在德。”炀帝即位，召天下道术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礼统摄。帝见海内渐乱，玄象错谬，内怀忧恐，尝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弘礼曰：“臣本观相书，凡人之相有类於陛下者，不得善终。臣闻圣人不相，故知凡圣不同耳。”自是帝常遣人监之，不得与人交言。

又曰：则天初在襁褓，袁天纲来弟中，谓其母氏曰：“惟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闭打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形爽彻，不易可知，试令行看。”於是步於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曰：“若是女，後当为天下之主也。”

又曰：乙弗弘礼善占相。初，泗州刺史薛大鼎隋时尝坐事，没为奴。贞观初，与数人诣弘礼。次至大鼎，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礼曰：“观其头目，贞是贼人，但不知馀处何如耳？”大鼎有惭色，乃解衣视之。弘礼曰：“看面不异前言，占君自腰己下，当为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类也。贞观末卒焉。

又曰：袁天纲，成都人也。尤工相术，以大业元年至洛阳。时杜淹、王、韦挺就之相，天纲谓淹曰：“公兰台成就，学堂宽博，必得亲纠察之官，以文藻见知。”谓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职。”谓韦曰：“公面似大兽之面，交友极诚，必得士友携接，初为武职。”复语淹等：“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为太子中允。韦挺隋末与隐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为率。至武德六年，俱配流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曰：“袁公洛邑之言则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终当俱授荣贵。”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纲。天纲谓杜公曰：“当即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两公在後，当得三品官，兼有年寿，然晚途皆不称愜，韦公尤甚。”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王寻授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御史大夫，太常卿，贬授象州刺史。皆如天纲之言，大业末，窦轨客游德阳，尝求问天纲，天纲谓曰：“君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必於梁益州大树功业。”武德初，轨为益州行台仆射，引天纲深礼之，天纲又谓轨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之言。然目气赤脉贯瞳子，语则赤气浮面。如为将军，恐多煞人，愿深自戒慎。”武德九年，轨坐事被徵，将赴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仍未见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诗。至京必承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贞观八年，太宗闻其名，召至九成宫。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覆过目，文才振於海内。头又生角，犹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徵。”文本官至中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寻卒，其年。侍御史张行成、马周同问天纲，天纲曰：“马侍御伏犀贯脑，兼有玉枕文，背如负物，当富贵不可言。近古已来，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门色暗，耳後骨不起，耳无根，只恐非寿者。”周后位至中书令兼吏部尚书，年四十八卒。谓行成曰：“公五岳四渎成就，下亭丰满。得官虽晚，终居宰辅之地。”行成後至尚书右仆射。天纲相人所中，皆此类也。申国公高士廉尝谓曰：“君更作何官？”天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尽矣。”果至是月而卒。

又曰：刘仁轨初为陈仓尉，相工袁天纲谓曰：“君相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後果如其言。

又曰：张憬藏，许州长社人。少工相术，与袁天纲齐名。太子詹事蒋俨年少时常遇憬藏，因问禄命。憬藏曰：“公从今二年当得东宫掌兵之官，秩未终而免职。免职之後，厄在三尺土下。又经六年，据此合是死徵，然後当享富贵，名位俱盛。即又不合中夭，至六十一岁为蒲州刺史，十月三十日午时禄绝。”俨後皆如其言。尝奉使往高丽，被莫离支困於地窖中，经六年然後得归。及在蒲州，年六十一矣。至期，召人吏及妻子，与之告别云：“当死。”俄而有敕许令致仕左仆射。刘仁轨微时，常与乡人靖思贤各赍绢赠憬藏以问官禄。憬藏谓仁轨曰：“公居五品要官，虽暂解黜，终当位极人臣。”仁轨後自给事中坐事，令白衣海东效力。固辞思贤之赠，曰：“公当孤独客死。”及仁轨为仆射，思贤尚存，谓人曰：“张憬藏相刘仆射则妙矣。吾今已有三子，田宅自如，岂其言亦有不中也？”俄而三子相次而死，尽货田宅，寄死於所亲园内。憬藏相人之妙，皆此类。竟不仕，寿终。

又曰：高智周之少也，与来济、郝处俊、孙处约同游，寓幼娠州，江都人石仲览倾产以待之。尝引相工视济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见焉。然来早贵而末途屯蹶，高晚达而最为寿考。夫速登者易颠，徐进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览贞观末为兵部郎中，卒後济等乃贵，皆如相工所言。

又曰：金梁凤，不知何许人也。天宝十三载客於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时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斐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後左武威。梁凤谓冕曰：“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郎中此时当得中丞，不拜中丞即得宰相，不离天子左右，大富贵。冕曰：“公乃狂言，冕何至此？”梁凤曰：“有一日向东京，一日入蜀川，一日来朔方，此时公得相。”冕惧其言，深谢绝之。其後安禄山反，南犯洛阳，僭称伪位。哥舒翰东守潼关累月，奏冕为御史中丞，追赴京。冕又诘曰：“事验矣。”冕又问三日之兆，梁凤曰：“东京日即自磨灭，蜀川日亦不能久，此间日何转分明？不可说。”冕志之。即潼关失守，玄宗幸蜀。肃宗北如灵武，冕为之，劝成策立，改元为至德。。元年，冕果为中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侍郎平章事。冕奏之肃宗，召拜都水使者。梁凤在河陇，谓吕曰：“判官骨相亦合得宰相，须得一大惊怖即得。”後至驿，责让驿长榜之，驿吏武将，性粗猛，持弓矢突入射，再发，几中面，逾墙得免。以报梁凤，梁凤曰：“此必入相。”逾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梁凤在凤翔，李揆、卢允二人同见之，俱素服，自称选人。梁凤谓之曰：“公等并至清望官，那得云无官。”揆、允以实对，梁凤遣二人行，谓揆曰：“公从舍人即入相，一年内事。”谓允曰：“公好即是吏部郎中。”及克复两京，揆自中书舍人知吏部侍郎事，入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乃以允为吏部郎中。其验多此类。佯聋自以晦。後冕为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有进止令，将梁凤行。后病卒。

《後周史》曰：周玄豹者，本邺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馀年，苦辛无惮。师知其可教，遂传其秘旨。既长，还归俗。卢程寄褐尝游於燕，与同志二人谒焉。玄豹退谓乡人张殷衮曰：“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惟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子果零落於赵魏间。又二十年，程登庸於邺下。

《周书》曰：师旷见太子晋曰：“汝声轻浮，汝色赤火，色不寿。”王子曰：“後三年上宾於帝所，汝慎毋言，殃将及汝。”师旷归，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孔丛子》曰：魏安厘王问子顺曰：“马回之为人虽少文，鲠亮直，有丈夫大节也。吾欲以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节，臣未明也。闻诸孙卿，其为人也，长目而豕视者，必体方而心员。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见回，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诈得罪。

《金楼子》曰：宣修容善许负之术，曾正会登楼，还语人曰：“太尉今年必当不济。”时静惠王尚康胜，或以为不然，曰：“行步向前，气韵殊下。若其不尔，不复言相。”至其年末，静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无词立之相。”俄而，昭明薨。

《孙卿子》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世之梁有唐举，相人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世俗称之。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从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

《符子》曰：楚成王生太子商臣，乃召楚之善相者相之。楚巫相之已，而言於楚王曰：“子吉矣，而王不吉。臣闻鸱枭者，食母而飞。非其子之不吉，但其母为之灾。今太子非子之不吉，但其王为之灾耳。”楚王怒而煞之。

《论衡》曰：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於圣则否。是以尧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宋臣有公孙吕者，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寸，名震天下。若此之状，盖远代而求，非一世之异也。使形殊於外，道合其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语云：“无爱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必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也。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而逃也。荀子以为，天不知人事邪？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不可而尾。

卷七百三十二　方术部十三

占候

《周礼□春官□宗伯下》曰：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妖祥，善恶之征，郑司农云：辉谓日光气也。氏音视。）辨吉凶。一曰，二曰象，三曰镌，四曰监，五曰ウ，六曰瞢，七曰弥，八曰叙，九曰齐，十曰想。（故书弥作迷，齐作资。郑司农曰：礻⺕，阴阳气相侵也。象者，如赤鸟也。镌谓日旁气，四面反向，如辉状也。监□气临日也。ウ，日月食也。瞢，日月瞢瞢无光也。弥者，白虹弥天也。叙者□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齐者，升气也。想者，辉光也。玄谓：镌，读如童子镌之镌，谓日旁气刺日也。监，冠珥也。弥，气冠日也。齐，虹也，《诗》云：朝齐于西。想，杂气有似可形想。）掌安宅叙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见妖祥，则不安，主安其居处也。次序其凶祸所下，谓禳移之。）正岁则行事，（占梦以季冬赠恶梦，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顺民。）岁终则弊其事。（弊，断也。谓计其吉凶然否多少。）

《传》曰：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视朔，亲告朔也。观台，台上构屋，可以远观也。朔旦冬至，而数之所始，治历者因此则可以明其术数，审别阴阳，叙事训民。鲁君不能常修此礼，故善公之得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传重申周典，不言公者，日官掌其职。）为备故也。（素察妖祥，遂为之备。）

又《襄二十八年》曰：春无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於玄枵，（岁，岁星也。星纪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虚危之次。《十八年》晋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岁岁星在亥，至此年十一岁，故在星纪，明年乃当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时，阴不堪阳。（时，无冰也。盛阴用事而温无冰，是阴不胜阳，地菩蔻泄。）蛇乘龙。（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龙，岁星，岁星，木也。木为青龙，失次出虚危，下为蛇所乘。）龙，宋、郑之星也。（岁星本位在东方。东方房心为宋，角亢为郑，故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为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玄枵三宿，虚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岁为宋郑之星，今失常经，入虚耗之次，时夏无冰，地气发泄，故曰土虚民耗也。）裨灶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裨灶，郑大夫。）岁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鸟帑，周、楚恶之。”（旅，客处也。岁星弃星纪之次，客在玄枵。岁星所在，其国有福。失次于北，祸冲在南。南为朱鸟，鸟尾曰帑，鹑火鹑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授其咎，俱现岁星过次，梓慎则曰：宋郑饥。裨灶则曰：周楚王死。传故备举，以示占卜惟人所在也。）

又曰：子乔之卒也，将葬，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会葬事。）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子羽公孙，俾以莠喻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岁在降娄，降娄中而旦。裨灶指之，曰：“犹可以终岁，（指降娄也，岁星十二年而一终。）岁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娄。）及其亡也，岁在㚔訾之口，（㚔訾，营室东。二十八年岁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㚔訾，是岁星停在会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娄。

又曰：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侯问於士文伯曰：“谁将当日食？”对曰：“鲁、卫恶之，卫大鲁小。”公曰：“何故？”对曰：“去卫地，如鲁地，（卫地。豕韦也。鲁地，降娄也。日食于豕韦之末，及降娄之始乃息，故祸在卫大在鲁小也。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娄也。）於是有灾，鲁实授之。其大咎其卫君乎！鲁将上卿。”

又曰：夏四月，陈灾。郑裨灶曰：“五年陈将复封，五十二年遂亡。”子产问其故，对曰：“陈，水属也。（陈，颛顼之君，故为水属。）火，水妃也，（火畏水，故为之妃，妃音配。）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陈，（火，心星也。火出于周为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长历推前年误置闰。）逐楚而建陈也。（水得妃而兴，陈兴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陈。）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岁而陈夏封，为十三年陈侯吴归于陈传。）岁五及鹑火，而后陈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又曰：昭公十年有星出於婺女，郑裨灶言於子产曰：“七月戊子，晋君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氏任氏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讥之。”

又曰：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於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从。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梓慎曰：“是氛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曰：“宋、卫、陈、郑也。”数日皆来告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太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

又曰：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汰侈，无礼己甚，乱所在也。”

《後汉书》曰：谢夷吾，字尧卿，会稽山阴人也。少为郡吏，学风角占候，太守弟五伦擢为督邮。时乌程长有赃衅，伦使收案其罪。夷吾到县，无所验，但望卜伏哭而还。一县惊怪，不知所为。及还，白伦曰：“窃以占候知长当死。近三十日，远不过六十日。游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伦听其言，至月馀日，果有驿马赍长印绶，上言暴卒。伦以此益礼信之。

又曰：杨由，字辰侯，蜀郡成都人。少习《易》并七政、元气、风口、占侯，为郡、文学掾。时有大雀夜集於库楼，太守廉范以问由，对曰：“此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後二十馀日，廉柔县蛮夷反，煞伤长吏。郡发库兵击之。由尝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既而趋去。後主人舍有斗相煞者，人请问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鸠斗，此兵贼之象也。”

又曰：公沙穆迁弘农令。永寿元年霖雨大水，三辅以东，莫不湮没。穆明晓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农人独得免害。

又曰：段翳字元章，广汉新都人。习《易经》，明风角。时有就其学者，虽未至，必豫知姓名。尝告守津吏曰：“当有诸生二人荷担问翳舍处者，幸为告之。”後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学，积年自谓略究要术，辞归乡里。翳为合膏药，并以简书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发视之。”生到葭萌，与吏争津，吏挝破从者头。生开筒得书，言：“到葭萌，与吏斗。头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创者即愈。生叹服，乃还卒业。翳遂隐居窜迹，终于家。

《晋书》曰：戴洋善方术。司马为乌程令，将赴职，洋曰：“君深慎下吏。”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谓曰：“卿免官十一月，当作郡加将军。”至期，为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守镇武将军。卖宅将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当还，不可无宅。”果为徐龛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众二千，使助祖逖。洋劝不行，乃称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将登祚，使洋择日，洋以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史令陈卓奏“用二十二日。昔越王用三月甲辰反国。范蠡称宰婶之前，当主尽出，上下尽空，德将出游，刑入中宫。今与此同。”洋曰：“越王为吴所囚，虽当时逊媚，实怀怨怼，故用甲辰。乘德而归，留刑吴宫。今大王内无含咎，外无怨愤，当承天洪命，纳祚无穷。何为追越王去国留殃故事耶？”乃从之。咸和元年，祖约南行，路遇大雷雨西南来。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火。”将至夏，汝南人反，执约兄子济进於石勒，约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图徵》云，地赤如丹血丸，当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马当来饮淮水。”至时，石勒骑大至，攻城大战。其日西风，兵火俱发，约大惧，会风回、贼退。时传言勒潜骑向寿阳。约欲送其家还江东，洋曰：“必无此事。”寻而传言果妄。征西将军庾亮镇武昌，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无林，正可图始，不可居终。山作八字，数不及九。昔吴用壬寅来上。创立宫城，至己酉还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数，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择吉处，武昌不可久住。”

《隋书》曰：庾季才初仕梁，元帝颇明星历，因共仰观，从容谓季才曰：“朕犹虑祸起萧墙，何方可息？”季才曰：“顷天象告变，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陕，整旆旋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与憺等议，乃止。俄而江陵陷灭，高祖为丞相，尝夜召季才而问曰：“吾以庸虚，授此勾庶，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急察。窃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士乎？”高祖默然久之，因举首曰：“吾今譬如骑兽，诚不得下矣。”因赐杂彩五十匹，绢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清气如楼阙，见於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口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於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日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授命。”上从之。开皇初，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八百岁，水皆咸，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等曰：“是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也！”遂发诏施行。赐绢三百段，马两匹，进爵为公。谓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

又曰：卢太翼善历数，其後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仁寿末，高祖将避暑仁寿宫，太翼固谏不纳，至再三。太翼曰：“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与不及反。”高祖大怒，系之长安狱，期卉鼬斩之。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太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

《唐书》曰：桑道茂者，大历中游京师，善太一遁甲五行灾异之说，言事无不中。代宗召之禁中，待诏翰林，建中初，神策军修奉天城道，茂请高其垣闾，大为制度，德宗不之省。及朱Γ之乱，帝仓卒出幸，至奉天，方思道茂之言。时道茂已卒，命祭之。

卷七百三十三　方术部十四

占星

《汉书》曰：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东井。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也。汉王入关，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

《後汉书》曰：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讥丶即位，光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後齐国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也。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帝尝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又曰：李，字孟节，汉中南郑人也。父颉以儒学称，官至博士。袭父业，逊太学，通五经，善河洛风星。外质朴，人莫之识，县召署幕门侯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彩风俗。使者二人当到益部投舍。时夏夕露坐，因仰观，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朝廷遣二使耶？”二人默惊，相对视曰：“不闻也。”问何以知之，指星示云：“有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

又曰：曹公破袁绍於官渡。初桓帝时，有黄星见於楚、宋之分。辽东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岁当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间，其锋不可当。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袁绍，天下莫敌也。

《晋书》曰：戴洋善占候，扬州刺史尝问吉凶於洋，答曰：“荧惑入南斗，八月暴水，当有客军西南来。”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乱。冰既据扬州，洋谓人曰：“视贼口气，四月当破。”果如其言。泰宁二年正月，有流星东南行，洋曰：“至秋，应当寿阳。”及王敦作逆，祖约问其胜败，洋曰：“太白在东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辰星不出。兵法先起者为主，应者为客。辰星若出，太白为主，辰星为客。辰星不出，太白为客。先起兵者败。今有客无主，有前无後，宜传檄所部应诏伐之。”约乃率众向合肥，俄而敦死众败，遂住寿阳。洋又谓曰：“江淮之间当有军事，谯城虚旷，宜还固守。不言然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约不从，豫土遂陷於贼。南中郎将桓宣以洋为参军，将随宣往襄阳，太守陶侃留之，住武昌。时侃谋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荧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积五百馀日。昴，赵之分野，石勒遂死。荧惑以七月退，从毕右顺行入黄道。未及天关，以八月二十二日复逆行，还钩、绕毕、向昴，昴、毕，为鄙兵主胡夷，故置矢弓以射之。荧惑逆行，司无德之国，石勒死是也。勒之馀烬己自残害，今年官与太岁、太阴三合癸巳。癸为北方，北方当授灾。岁、镇二星，共合翼、轸，从子及己，徘徊六年，荆郢之分，岁、镇所守。其下国昌，岂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镇星前角亢，角亢，郑之分。岁星移入房，太白为心。房，宋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龙若行兵东南，此其死会。官若应天伐刑，径据宋、郑，则无敌矣，若灭与不取，反授其咎。”侃志在中原，闻而大喜会。病笃，不果行而薨。

又曰：祖逖将城武牢，未成而逖病甚。先是，华谭、庾阐问术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当死。”初，有妖星见於豫州之分，历阳陈训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军当死。”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煞我，此乃不佑国也。”俄卒于雍丘。

又《载记》曰：符坚。时有大风从西南来，俄而晦冥，恒星皆见。又有赤星见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坚曰：“於占，西南国亡。明年必平蜀汉。”坚大悦。

又曰：符坚以弟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王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霸东，奏乐赋诗。坚母荀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於钎𨊠，魏延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阎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问知之，惊曰：“天道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

《後魏书》曰：崔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见，即以铤书纸、作字，以记其异。

又曰：姚兴死之前岁，太史奏荧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谓下入危亡之国，将为童谣言之，妖而後行其灾祸。太宗闻之大惊，乃召诸硕儒十数人，令与史官求其所诣。崔浩对曰：“按《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祭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荧惑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庚之与午，皆主於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诣，而妄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徵之言？”浩笑而不应。後八十日，荧惑果出於东井，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内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二年国灭。於是诸人乃服曰：“非所及也。”

《唐书》曰：严善思，同州朝邑人也。少以学涉知名，尤善天文、历数及卜相之术。则天时为监察御史，稍迁太史令。圣历二年，荧惑入与鬼，则天以问善思，善思对曰：“商姓大臣当之。”其年，文昌左相王及善卒长安中。荧惑入月，镇星犯天关，善思奏曰：“法有乱臣伏罪，且有臣下谋上之象。”岁馀，张柬之、敬晖等起起兵，诛张易之昌宗。其占验皆此类。

又曰：尚献甫，卫州汲人也，尤善天文。则天时召见，起家拜太史令。数顾问灾异事，皆符验。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上诸侯太史之位。荧惑，火也，火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徵。”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其秋，献甫卒。则天甚嗟异惜之。

又曰：元和八年，荧惑犯太微、上相，历执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轻末重。”月馀，李绛以足疾免。明年十日，李吉甫以暴疾卒。九年六月，武元衡为盗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与吉甫齐年，又同日为宰相，及出镇，分领扬、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还。吉甫生一年以元衡生月卒，元衡后一年以吉甫生月卒。吉凶之数，若符会焉。

占风

《後汉书》曰：郎顗上书曰：“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阳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时也。）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南方为征，故为火及旱也。）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求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馔，退晏私之乐。”

又曰：任文公，巴郡阆中人也。（阆中，今隆川县。）父文孙明晓天官风星秘要。文公少修父术，州辟从事。哀帝时，有越太守欲反，刺史大惧，遣文公等五从事检行郡界，潜伺虚实，共止传舍。时暴风卒至，文公遽起，白诸从事促去，当有逆变来害人者，因起驾速驱。诸从事未能自发，郡果使兵煞之，文公独得免。

又曰：李南字孝山，丹阳句容人也，少笃学，明於风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马棱坐盗贼事被徵，当诣廷尉。吏人不宁，南特通谒贺，棱意有恨，谓曰：“太守不得，今将即罪，而君反相贺耶？”南曰：“旦有善风，明日中时应有吉问，故来称庆。”旦日，棱延望景晏，以为无徵，至晡，乃有驿使赍诏书原停棱事。南问其迟留之状，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航，（宛陵县二阳郡。航，以舟济水也。航，何唐切也。）马足，是以不得速。”（，屈损也。）棱乃服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举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终於家。南女亦晓家术，为由拳县人妻。晨诣爨室，卒有暴风，妇便上堂，从姑求归，辞其二亲，姑不许，乃跪而泣曰：“家代传术。风卒起，先吹灶突及井，此祸为妇女主爨者，妾将亡之应。”因着其亡日，乃听还家。如期病卒。

又曰：郎宗为吴令时，卒有暴风，宗占知京师当有大火，记识时日，遣人参候，果如其言。诸侯闻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耻以占验见知，戊崇书到，包县印绶於县延而遁去。遂终身不仕。

《吴志》曰：孙权征黄祖，军行及浔阳，吴范见风气，因诣舡贺，瓷兵急行。至郎破祖，祖夜亡，权恐失之，范曰：“未远，必生擒祖。”至五更，果得之。权与吕蒙谋袭关羽，议之近臣，多曰不可。权以问范，范曰：“得之在后。”

《晋书□戴洋传》曰：“……王辛德在南方，酉授自刑，梁在谯北。乘德伐刑，贼必破亡。及甲子日，东风，而雷西行，谯在南，雷在军前，为军驱除。昔吴伐关羽，天雷在前，瑜拜贺。今、往同，故知必克。”约从之，果平梁城。洋往浔阳，时刘裔镇浔阳，九月甲寅，申时回风从东来，入裔儿舡中西过，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洋曰：“风从咸池下来，摄提下去。咸池为刀兵，大煞为死丧。到甲子日申时，府内大聚骨埋之。”裔问在何处，洋曰：“不出州府门也。”裔架东门，洋又曰：“东为天牢，下闭门，忧天狱。”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腊近，可氛门，以五十人备守，并以百人备东北寅上，以却害气。”裔不从。二十四日壬辰，裔遂为郭默所害。

《北齐书》曰：权会明风角玄象，曾令家人远行，久而不反。其行人还，垂欲至宅，乃逢寒雪，寄息他舍。会方处学堂讲说，忽有旋风瞥然吹雪入户，会乃笑曰：“行人至，何意中停？”遂命使人，令诣某处追寻，果如语。每为人占筮，小大必中。但用爻辞、彖、象，以辨吉凶。

占雨

《後汉书》曰：任文公为侍中从事，时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公。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曰：“急促载，使白。”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馀丈，（湔，音千延反。）突坏庐舍，所害数千人。

又曰：高获善天文，晓遁甲，能役使鬼神。时郡境大旱，太守鲍昱自往问何以致雨，获曰：“急罢三部督邮，（《续汉书》曰：监属县有三部，每部督邮书录一人。）明府当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从之，果得大雨。

又曰：扬统善天文推步之术，建初中为鼓城令。一州大旱，统推阴阳消伏，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界蒙泽。太守宗湛使统为郡求雨，亦即降澍。

望气

《史记》曰：汉文十五年夏四月，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瑞图》云：玉英，五常并修则见。）

《汉书》曰：范增说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闻其入关，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气，皆为龙，成五色，此天子气，急击之勿失！”

又曰：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生昭帝。

又曰：宣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孙，生数月，遭巫蛊事。虽在襁褓，犹坐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怜之无辜，使女徒更乳养。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狱系者，轻重皆煞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吉拒闭，使者不得入，赖吉得全。

《後汉书》曰：《光武纪》云：望气者苏阿伯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舂陵郭，曰：（，叹也，音千夜反。）“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

《晋书》曰：秦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巡狩以厌之，改其地曰“秣陵”，{渐土}北山以绝其势。及孙权之称号，自谓当之。考其历数，犹为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应之在此矣。

又曰：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张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後，紫气愈明。（事见《剑门》中。）

又曰：陈训字元道，历阳人也。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孙皓以为奉车都尉，使其占候。皓政严酷，训知其必败而不讣涸。时钱塘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洛时，皓以问训。训曰：“臣止能望气，不能达湖之开塞。”退而告其友曰：“青盖入洛，将有与梓衔璧之事，非吉祥也。”寻而吴亡。及陈敏作乱，弟弘为历阳太守，训谓邑人曰：“陈家无王气，不久当灭。”弘闻，将斩之。训乡人秦璩为弘参军，乃说弘曰：“训善风角，可试之。如不中，徐斩未晚也。”乃赦之。时弘攻征东参军衡彦於历阳，乃问训曰：“城中有几千人，攻之可拔不？”训登牛渚山望气，曰：“不过五百人，然不可攻之，必败。”弘复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不得理？”令将士攻之，果为颜所败。方信训有道术，乃优遇之。

《宋纪》曰：齐宣帝坟茔在武进县，常有□气氤氲入天，故元嘉中望气者称此地有天子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周书》曰：蒋字凤起，少善天文玄象之学。太祖雅信待之，常侍左右，以备顾问。大统三年，东魏将窦泰入寇，济自风陵，顿军潼关。太祖出师马牧泽。时西南有黄紫气抱日，从未至酉，大祖谓曰：“此何祥也？”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之分也。今大军既出，喜气下临，必有大庆。”於是进军与窦泰战，擒之。

《隋书》曰：韦鼎仕梁，为太府卿。至德初，鼎质货田宅，寓居僧寺。友人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於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陈武帝在南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後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後。昔周灭殷氏，封妫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鼎言，大喜，因而定策。

卷七百三十四　方术部十五

巫上

《说文》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也。象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

《周礼□春官》曰：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雩，旱祭也。）国有大灾，则帅巫而造巫恒。凡圣事，掌巫降之礼。男巫掌望祀、望衍授号，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旱则舞雩。若王后吊，则与祝前。凡邦之大灾，歌哭而请。

《礼》曰：君临臣丧，以巫祝桃执戈恶之，（为有凶邪之气在侧，君闻大夫之丧，去乐卒事而往末袭也。其己袭，则止巫去。祧，鬼所恶。，萑苕，可扫不祥。）所以异於生也。

又曰：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请袭。”（欲使袭之公依。）鲁人曰：“非礼也。”荆人强之，巫先祧。荆人悔之。（巫祝桃，君临臣丧之礼。）

又曰：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於以求之，毋乃己疏乎？”（己犹甚也。巫主接神，亦觇天哀而雨之。《春秋传》说，巫在女曰巫，有男曰觇。《周礼》女巫旱则舞雩。）

《传》曰：晋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乎？”许之，遂不见。

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务穑劝分，（杜预注曰：劝分，有无相济也。）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煞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饥而不害。

又曰：初，楚范巫商似，（商似，范巫之名。）谓成王与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将强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缢而悬绝，王使至，遂止之，使为商公。沿汉氵斥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惧而辞曰：“臣免於死，又有谗言谓臣将逃，臣归死於司败也。”王使为工尹。又与子家谋煞穆王，穆王闻之，煞斗宜申及仲归。

又曰：晋侯梦大厉，披讥ω，搏应而踊曰：“煞余孙不义，余得请於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於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桑田。晋邑。）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麦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麦。）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召桑田巫，示而煞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又曰：晋中行献子将伐齐，梦与厉公讼，弗胜。公以戈击之，首坠于前，跪而戴之，奉之而走。见梗阳之巫皋。他日见诸道，与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东方，则可逞。”献子许诺，晋伐齐。

又曰：公在楚，楚人使公亲礻遂，公患之。穆叔曰：“祝殽而礻遂，则布币也。（先使巫祝除殽之凶邪，而行礻遂礼，与朝而布币尾。）乃使巫以桃先祓殽。（，黍攘。）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书》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

《论语》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史记》曰：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邺令。往到邺，会长老，问民之疾苦。长老云：“苦於河伯娶妇，以故贫。”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敛百姓，取其钱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巫共分其馀钱持归。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者，云：‘是当为河伯妇。’即聘娶。洗沐，为治新缯绮之衣，闲居斋戒，为治斋宫河上，张缇绛帐帷，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饮食。十馀日，共粉饰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拇驶。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娶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贫困，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水来漂溺民人。’”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与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欲往送女。”皆曰：“诺。”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父老皆会与，却蜀观之者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衣皆缯单衣，立大巫旁。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鬼。”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女子，曰：“是女不好，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卒共抱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巫妪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妪何久也？弟子趣之！”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妪、弟子，女也，不能白事，烦三老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磬折，向河立侍良久，长老旁观者皆为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妪、三老不来还，奈之何？复使廷掾与豪长一人趣之。”皆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若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留之久矣，皆罢去归。”邺吏民大惊恐，是後不敢复言河伯娶妇。

又曰：武帝时，游水发根（服虔云：游水，县名。发根，人姓。）言上都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曰：“天子无忧病。”於是病愈。

又曰：柏梁灾，越巫勇之曰：“越俗有火灾，後起屋必用胜服之。”於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

又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鸡卜，上信之。（《汉书音义》曰：持鸡。鸡卜如鼠卜矣。）

又曰：孝武帝天汉二年秋，上禁巫祠道中者。文颖曰：“始汉家於道中祠，排祸咎，移之於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也。”

《後汉书》曰：樊崇等至弘农，与更始诸将战，克胜，众遂大集，乃分万人为一营，凡三十营，置三老、从事各一人。进至华阴，军中常有齐巫鼓舞，祠城阳景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诸吕，安淑稷，故郡国多为立祠焉。盆子承其后，故军中祠之也。）巫言：景王大怒曰：“当为县官，何故作贼？”（县官谓天子也。）有笑巫者，辄病，军中惊动。时方望弟阳怨更始，煞其兄，乃逆说崇等曰：“更始荒乱，政令不行，故使将军得至於此。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名，为群贼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挟议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崇等以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郑。（令阜孙。）乃相与议曰：“今迫近长安，而鬼神如此，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为帝，自号为建世元年。

又曰：许杨字伟君，汝南平与人也，少好术数。王莽辅政，召为郎，稍迁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杨乃变姓名为巫医，逃匿他界。莽败，方还乡里。

又曰：弟五伦为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为牛鸣。前後郡将莫敢禁。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者，诈怖愚人，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人初颇恐惧，或祝诅妥茉，伦案之愈急。後遂绝，百姓以安。

又曰：顺帝时，廷尉河南吴雄，字季高，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寒，致位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雄少时，家贫丧母，营人所在封土者，择葬其中，葬事趣辨，不问时日，巫医皆言当族灭，而不顾及。子孙恭，三代廷尉，为法名家。

又曰：宋均为九江太守，陵道县有虞后二山，人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以男为山公，以女为山妪，犹祭之尸主也。）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书曰：“自今以後，为山娶者，娶巫家，勿扰良人。”於是遂绝。

又曰：安丘望之，字仲都，京兆长陵人。少时学《老子经》，恬静，不求进官，号曰安丘丈人。成帝闻，欲见，望之辞不肯见，为巫医於人间也。

《献帝起居注》曰：李亻性喜鬼怪左道之术，常有道人、女巫击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厌胜之，具无不为。又於朝廷省门外为董卓作神坐，数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在中郎将李固持节，拜亻为大司马，在三公之右。亻自为得鬼神之助，乃厚赐诸巫。

《东观汉记》曰：高凤年老，执志不倦，名声着闻。太守连召请，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

又曰：班超使西域，于阗王广德，超至，礼意甚疏。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汉？汉使有骊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就超请马，超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送广德，因辞让之。

《吴志》曰：茎丶有疾，求视鬼者，得一人。茎丶欲试之，乃煞鹅而埋之，於中架小屋施床机，以妇人纸履服物着其上，乃使觇视之，告曰：“若能说此冢中鬼形状者，即信。当厚赐加赏矣。”竟日尽夕无言，帝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白鹅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者，疑是鬼神变化作此。想当候其贞形而定，无复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实上闻。”茎丶乃厚赐之。

《晋书》曰：夏统字仲御。从父敬宁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陈珠，二人并有国色，装服甚丽，善歌舞，又能隐形匿景。甲夜之初，撞钟击鼓，间以丝竹，丹、珠乃大破舌，吞刀吐火口雾杳冥，流光电发。统诸从兄弟欲往观之难统，於是共绐之，曰：“从父间疾病得瘳，大小以为喜，欲因其祭祀，并往贺之，卿可俱行乎？”统从之入门，忽见丹、珠在中庭，轻步徊舞，灵谈鬼笑，飞觞挑拌，酬酢翩翻。统惊愕而走，不由门，破藩直出。

又曰：武悼杨后既为贾后所幽死，贾后又信妖，巫谓太后必诉冤先帝，乃覆而殡之，施诸厌劾符书药物。

又曰：李矩屯于荥阳，刘聪遣从弟畅步骑三万讨矩，屯于韩王故垒。时畅卒至城东，矩未暇为备，遣使奉牛酒诈降於畅，畅大飨渠帅，人皆醉饱。知矩谋夜袭之，兵士以贼众，皆有惧色。矩令郭诵祷郑子产祠，曰：“君昔相郑，恶鸟不鸣，凶胡臭羯，何得过庭！”使巫扬言：东里有教，当遣蜀兵相助。将士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皆踊跃争进。
又《载记》曰：石虎太子邃保母刘芝，初以巫术进，及养邃，有深宠，通贿赂，豫言论，权倾朝廷，亲贵多出其门，封芝为宜城君。
又曰：李雄母罗氏。雄信巫觋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其母，司空赵肃谏之。
《宋书》曰：前废帝子业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裸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後经少时，梦游後堂，有一女子骂曰：“尔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宫中求得似所梦者，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煞我，以诉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日与阴山公主及六宫彩女数百人随郡巫捕鬼，屏除侍卫，帝亲自射之。
又曰：王僧绰豫参朝政，从兄徵惧其太盛，劝令损抑，僧绰乃求吴郡及广州。会巫蛊事泄，上先召僧绰，具以言之。
又曰：明帝选王俭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因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入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
《齐书》曰：郁林王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姿。宋氏已来，人间有杨姿儿歌，盖此徵也。武帝有疾，又命杨氏日夜祈祷。
又曰：明帝身衣绛衣，服饰皆赤，以为厌胜。巫觋云，後湖水头经过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水沟，左右启太官无水则不立，帝决意塞之，欲南引淮流。会崩，事寝。
又曰：东昏侯偏信蒋侯神，迎来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诈云见神，动辄咨启，并云降福，遂加位相国。朱又为灵帝车服羽仪，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数巫师魔媪，迎送纷纭。光尚辄托云神意。范口谓光尚曰：“君是天子要人，当思百全计。”光尚曰：“至尊不可谏正。当托神鬼以达意耳。”後东入乐游，人马忽惊，以问光尚，光尚曰：“先帝大，不许数出。”帝大怒，拔刀与光尚寻觅，既不见处，乃缚菰草为明帝形，北面斩之。
又曰：诸暨东亡里屠氏女，父失明，母有痼病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舍，昼彩樵，夜纺绩，以供养。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声云：“汝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必得大富。”女谓是魅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试疗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病，无不愈。家产日益，乡里多欲要之。女以无兄弟，誓守坟墓不嫁。
又曰：武陵王毕为祠部尚书，巫觋或言晔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未常处方岳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敬则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後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後果封侯，给鼓吹。

又曰：袁君政字世忠，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师世荣称道术，为一郡巫长。君政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荐之，师云：“须疾者衣为信。”命君政以所着襦与之。事竟，取襦云：“神将送与北斗。”君政使检诸身，於衣里获之。以为乱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无敢行巫。

《梁书》曰：沈约病，梦齐和帝剑断其舌，令巫视之，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

又曰：元帝背生黑子，巫媪见曰：“此大贵不可言。”

又曰：蔡撙为临海太守，有百姓杨元孙以婢彩兰，贴与同里正黄权，约生子酬乳哺直。权死後，元孙就权妻吴氏赎婢，吴背约不还。元孙诉，撙判还本主。吴能为巫，出入撙内，以金钏赂撙妾，遂改判与吴。元孙挝登闻鼓讼之，为有司劾。时撙已去郡，虽不坐，而常以为耻。

又曰：王神念为青冀二州刺史，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东北有石鹿山，临海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拆，风俗遂改。

《後魏书》曰：郭祚少而孤贫，状什不伟，乡人莫之识也。有女巫许相後当富贵。祚涉历经史，习崔浩之书，尺牍文章见称於世。举秀才，对策上弟，拜中书士，累迁黄门侍郎。

又曰：定州流人解思安，其兄庆宾惧後役追责，规绝名贯，乃认城外死尸，诈称其弟为人所煞，迎归殡葬。颇类思安，见者莫辩。又有女巫杨氏自云见鬼，说思安被害之苦，饥渴之意。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害。经州讼之，二人不胜楚毒，各自款引。狱将决竟，李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伪从外来，诣庆宾，告曰：“仆住在北州，去此三百。有一人见过寄宿，夜中共语，疑其有异，便即诘问，迹其由绪，乃云是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时欲送官，苦见求及，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更姓徐君，脱矜悯为往告报，见申委曲。家兄闻此，必重相报，所有资财，当不爱惜。今但见质，若往不获，送官何晚？是故相告指伸此意。君欲见雇几何当放贤弟，若其不信，可见随看之。”庆宾怅然失色，求其少停，当备财物。此人具以报，崇摄庆宾，问曰：“尔弟逃亡，何故妄认他尸？”庆宾伏引。更问盖等，乃云自诬。数日之间，思安亦为人纠送。崇召女巫视之，鞭笞一百。崇断狱精审，皆此类也。

《三国典略》曰：初，齐神武之克邺城，於北台上建立神祠，盍布衣时所事也。每祠之日，惟与巫潘妪及数人行事，亲自神宰割，外无见者。至是，齐主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创薯，并掷巫於火，令烧煞之。
又曰：齐高纬夜梦黑衣贵人迭相驱逐，乃向之拜。巫者乌大以厌之。又於芳林园自着破衣裳为穷貌，入市躬自交易焉。筑西鄙诸城为羌兵鼓噪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执缚，亲率内参临拒，或实弯弓射人，自晋阳东巡，单马驰骛前不得有人，衣解散而归。
又曰：崔季舒未遇害，家池莲茎化为却舒，着鲜卑帽。妻昼魇，魇寤云，见人长一丈，遍体黑毛，欲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
又曰：侯景之首，至於江陵，枭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库。先是，谣曰：“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军煞侯景，及首至湖东，付咨议参军宗季长，季长宅东有苦竹町，以景首置其中，用市南井水煮之。先是，巫言有鬼万计，断头折颈，入宅去来云。季长大惧，设斋迎佛，又有数万鸟，自江津飞噪集其家焉。
《北史》曰：齐琅琊王俨之未获罪，邺北城有白马佛塔，是石季龙时为澄公所作。俨将修之，巫曰：“若动此浮图，北城失主。”不从。破至弟二级，得白蛇，长数丈，回旋失之，首堑而败。
又曰：窦泰母初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雷光夺目，骤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月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裙裾，产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见一人曰：“当生贵子，生可从而南。”泰母从之，俄而生泰。
《隋书》曰：卫昭王爽讨突厥，明年，徵为纳言，高祖甚重之。未几，爽寝疾。上使巫者薛荣宗视之，云：“众鬼为厉。”爽令左右驱逐之。居数目，有鬼物来击荣宗，荣宗走下而死。其日，爽薨。
又曰：李景为代州总管。先是，府内井中上生花如莲，并有龙见，时变铁为马甲士。又有神人，长数丈，见於城下，其迹长四尺五寸。景问巫。对曰：“此是不祥之物，来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数万焉。
又曰：李密破宇文化及，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王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恐人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言以惑之。众皆请战。
卷七百三十五　方术部十六
巫下
《唐书》曰：薛举寇幽歧之地，太宗征之。刘文静、殷开山与举战于高庶（音只）城西西，为举所败。卫尉郝瑗劝举秉胜直指长安，举然之。临发而遇疾，召巫视之，巫言：“唐兵为祟。”举恶之，未几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文静性嗜酒，与其弟文起酣饮，出怨言，拔刀斫柱，曰：“会当斩斐寂头耳。”家中妖怪数见，文起忧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被衔刀，为厌胜之法。其爱妾失宠，以告其兄，妾兄上变高祖，以之属吏。

又曰：武后将如洛阳，至阌乡县界，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云：‘臣墓在道南，每为彩樵者所害。’闻圣驾今至，故来哀告。”后敕去墓五里，不得彩樵。

又曰：肃宗重阴阳鬼神之事，或命巫媪乘驷行郡县，为厌胜之术。有妖人王，遂以左道为相。代宗亦笃信之，凡所修筑，动牵禁忌。而奸人黎得以左道尹京。又内集众工编刺珠绣为御衣，既成而焚之，为禳除法，且无虚月。

又曰：永太中，回纥首领罗达干等率其众诣泾阳，请降，郭子仪许之。因去甲胄，与之相见。既而子仪先执杯，合胡禄都督请咒，子仪咒曰：“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万岁！两国将相亦万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等失色。及杯至，即译曰：“如令公盟约。”皆喜，曰：“初发本部来日，将巫师两人来，云：‘此行大安稳，然不与唐家兵马斗，见一大人即归。’今日领兵见令公，令公不为疑，脱去衣甲，单骑相见，谁有此心胆？是不战斗，见一大人，巫师有徵矣。”欢跃久之，子仪抚其背，首领等分纟 墨头彩以赏巫师。

又曰：朔方先锋兵马使南阳郡王白元光，与回纥合兵於泾州灵台县西，共破吐蕃等十万馀众。初，白元光等到灵台县西，探知贼势。为月明，思少阴晦。回纥使巫师便致风雪，及迟明战，吐蕃尽寒冻，弓矢皆废，披毡徐进。元光与回纥随而煞之。

又曰：大历九年七月久旱，是日，澍雨丰沛。初，京兆尹黎以旱故，祈雨於朱雀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更舞，观者骇笑。

又曰：房孺复，故太尉之孽子。年二十，淮南陈少由焚为从事。多招阴阳巫觋，令扬言己身过三十必为宰相。

又曰：贞元中，昭义节度使李抱贞以久疾为巫祝所惑，请降官爵以禳之。章奏凡七上，词甚切至，上难违之，故自司空而授仆射。

又曰：田仁会为右金吾将军，所得禄俸估外有馀，辄以纳官，时人讥其邀名。仁会强力病恶，昼夜巡警，丝毫越法，无不立发。躬自阅罚，略无宽者，京城贵贱咸畏惮之。时有女巫蔡娘子，以鬼道惑众，自云能令死者复生，市里以为神明。仁会验其假妄，奏请徙边。上曰：“若死者不活，便是妖妄。若死者得生，更是罪过。不可容也。”竟依仁会所奏。

又曰：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德裕壮年得位，锐於报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二千所，又罢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盗。人乐其政，优诏嘉之。

又曰：刘禹锡贬朗州司马，比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与言者。禹锡在朗十年，惟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舞鼓，必歌俚词。禹锡或从事於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

《庄子》曰：郑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郑人见之皆弃走，列子见之而心醉归。

又曰：小巫见大巫，拔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也。

《淮南子》曰：郑之神巫相壶子林见其徵，（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气，故见其兆征。征，应也。）告列子，列子行泣报壶子，（列子，郑之隐士也。壶子，弟子报白者也。）壶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也自归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实不入，机发於踵，（名，爵号之名也。实，币帛货财之实。不入者，心不恤也。机，疾也，谓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犹不怨惧者也。）壶子视之，死生亦齐。（齐，等也。）

《尸子》曰：齐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为乐。将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祸。长子死，哭曰：“乐乎！”而不似悲也。

《吕氏春秋》曰：管仲病，桓公问焉。仲曰：“愿君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公曰：“常之巫，能审於死生。子ㄧ犹疑耶？”仲曰：“死生，命也。病是天也，君不守其本而侍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及公病，常之巫曰：“公以某日薨。”易牙等作乱，公叹曰：“死若有知，何面目以见仲父？”蒙面而死。

《山海经》曰：火荒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贞、巫礼、巫扌追、巫谢、巫罗十人，从此升降，百{艹乐}爰在。

《国语》曰：古者，民神之不能杂，择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以能齐肃忠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达之，如是则神明降之。在女曰巫，在男曰觋。

又曰：厉王虐，国人谤王。（厉王，恭王之曾孙，夷王之子。）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邵公，郡康公之后，穆公虎也，为王卿士。言人不堪暴虐之政命也。）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卫巫，卫国之巫，监察之也。巫有神灵，有谤必知也。）以告，则煞之。（巫言谤王，王则煞之。）国人莫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涸，道路以目。王喜，告劭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讣涸。”（弭，止。）
《离骚》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私吕反）而要之。（椒者，香物也，所以降精神来，所以享神。）
《东方朔传》曰：武帝时，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中丞、二千石、谏议臣、博士皆上寿，东方朔独不贺。帝曰：“群臣皆贺，而独不贺，何也？”对曰：“恐後有巫为国害者。”朔因谢疾去。其後卒有巫蛊之事，不知朔竟所终也。
《桓子新论》曰：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
《异苑》曰：曹娥父能弦歌为巫，五月五日於西江汐斥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缘江号哭七日，遂投江求之而死。
《幽明录》曰：董卓信巫，军中常有巫都言祷求福利。言从卓求布，仓卒无布，有手巾，言曰：“可用耳。”取便书巾上，如作两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以举，谓卓曰：“慎此也。”卓後为吕布所煞。後人则知，况吕布也！
又曰：太元年中，临海有巫李，不知所由来，能卜相作水符，治病多愈，亦礼佛读经。语人云：“明年天下当大疫，此境尤剧。又二纪之後，此邦之西北大郡疆尸横路。”时汝南周叔道罢临海令，权停家，巫云：“周公今去，不宜南行，必当暴死。”便指北山曰：“後二十日，此山应有异，则其事彰也。”後十馀日，大石夜颓落百丈，碎磕若雷。庾楷为临海太守，过诣周殷馔作伎。至夜，庾还舫中。天晓，庾自披屏风呼叔道：“何痴不起？”左右抚看，气绝久矣。到明年，县内病死者数千。
又曰：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人谓巫师为道路人也。过礼舍门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舍门？”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口间瓦口，皆县竹帘，自然床塌，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唱偈者，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至太山门，而又身不到推入。土地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女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蜀即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昔何所为？”礼曰：“事一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煞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罪应上热熬。”便牵着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着熬上宛转，身体爻烂，求死不死。一宿二日，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录籍，馀算八年。”拇庶将录来，牛头复以铁叉叉着熬边。府君曰：“今遣卿归，终毕馀{卞}，勿后煞生淫祠。”礼乃还活，不复为巫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江氏家传》曰：江统为太子洗马，谏愍怀太子曰：“臣闻土者民之主用，播殖、筑室、营都、建邑，皆有明制，着在经典，而无禁忌犯害之文。惟末俗小巫乃有此言。巫书乃禁入地三尺，有四时方面不皆禁也。窃见禁土令，不得缮治坛垣、动移屋瓦。臣等以为此违典义，不可为永制。”

《两京记》曰：宣政门内曰宣政殿。初成，每见数十骑驰突出没。高宗使巫祝刘门奴问其所以，鬼云：“我汉楚王戊太子，死葬於创逝。”奴曰：“按《汉书》，戊与七国反，诛死无後，焉得葬此？”鬼曰：“我当时入朝以路远不随，后坐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汉书》自遗误耳。”门奴因宣诏，欲为改葬。鬼曰：“出入诚不安，改葬幸甚。天子敛我玉鱼一双，幸勿夺之。”及发掘，玉鱼宛然，棺柩略尽。

又曰：尚书省左司郎厅事後有古冢，高宗武后间，郎中屡有暴死者。圣历中，有巫者见尚书郎郑默冢，发之，得铭志符验，棺柩尚在，并有凡木杂器。郑氏子孙相率改葬。

厌蛊

《史记》曰：江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後为太子所诛，因奏上，言曰：“疾祟在巫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充将胡巫掘地求木偶。至，遂掘得蛊。於太子宫得桐木人，太子惧，不能自明。收，充自临斩之。

《宋书》曰：文帝时，使宫内皆蚕，欲以讽厉天下。有女巫严道育，夫为劫，坐没入奚官，元凶劭姊东阳公主，应卜婢王鹦鹉白公主，严道育通灵。主乃白上，托云善蚕，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当赐符应。”时主夕卧，见流光相随，状如荧火，遂入巾箱，化为双凫，圆青可爱。於是主及劭并信惑之。始兴王素佞事劭，并多过失，虑上知，使道育祈请，欲令过不上闻，歌舞咒诅，不舍昼夜。道育辄云：“自上天陈请，必不泄露。”劭等敬事，号曰：“天师。”後遂巫蛊，刻玉为上形象，埋於含章殿前。初，东阳公主有奴陈天兴，鹦鹉养以为子，而与之淫通。鹦鹉、天兴及宁州所献黄门庆国并与巫蛊事。劭以天兴曹饕主。东阳主薨，鹦鹉嫁吴兴沈怀远为妾。鹦鹉既怀远，虑与天兴私通事泄，请劭煞之。劭密使人害天兴。而庆国谓往来惟有二人，天兴既死，虑将见及，乃以白上。上惊惋，即收鹦鹉家，得劭、手书，皆咒诅巫蛊之言。得所埋上形象於宫内。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诘责劭、。劭、惟陈谢而已。道育变服为尼。逃匿东宫。往京口。又以自随。或出止亲人张午家。後当镇江陵，得载道育卉艚宫，欲将西上。有人告上云：“京口张午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内，似严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随征北卉骷。”上惆怅惊惋。劭煞逆，後孝武平乱，不见传国玺。问劭，云：“宰上道育处。就取得之。道育、鹦鹉并都街鞭煞於石头四望山，焚其尸，扬灰于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书》曰：萧纪举岷蜀之众，由外水而下。湘东王命方士伯人於长州苑板上画纪形象，亲下铁符，钉于支体以厌之。

《陈书》曰：後主阴令人告长沙王叔坚厌魅，刻木为偶人，衣以道士衣，施机关，能拜跪，昼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诅於上，又令上书告其事，案验令实。後主召叔坚，囚於西省。後赦之，免所居官。

《北齐书》曰：初立太子恒母弘德夫人穆氏为左皇后，大赦国内。初斛律后之废也，陆令萱欲以穆氏代之。祖班请立胡昭仪为后，胡太后亦卑辞厚礼以求。令萱以胡氏宠幸方睦，不得已而白齐主立之，然意在穆氏。每私谓齐主云：“岂有男为太子，而身为婢妾？”乃求左道行厌蛊之术。旬朔之间，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无恒。齐主渐畏恶之，於是立穆氏。

《隋书》曰：独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己煞其男郭沙罗，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信。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创狮鬼疾。”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陀，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出怨言。上令高、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推案之。陀婢徐阿尼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煞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於蓄猫鬼家。陀尝从家中索酒，其妻曰：“无钱可沽。”陀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阿尼便咒之。居数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从并州还，陀於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於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煞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於其家。陀弟整诣阙求哀，於是免陀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人讼其母为却狮鬼所煞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行猫鬼家。陀未几而卒。

又曰：滕王瓒子纶当文帝世子，不自安。炀帝即位，尤被猜忌。纶忧惧，呼术者王姿问之，姿答曰：“王相禄不凡，滕即腾也，此字足为善应。”有沙门惠恩、崛多等颇善占候，纶每与交通，尝令此三人为厌胜法。有人告纶怨望咒诅，帝令黄门侍郎牛弘穷验之。

又曰：秦王俊好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笃，含银，银色异。为遇蛊，未能白。遣使奉表陈谢，帝责以失德。薨，帝哭之数声而已，曰：“晋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拟赐秦王。王亡，可置灵坐之前，心已许之，不可亏信。帝及后往视，见大蜘蛛、大求蝮从柩头出之，不见。穷之，知妃所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蜀王秀渐奢侈违法度，及太子勇废，秀甚不平。皇太子终恐为後患，阴令杨素求其罪状而谮之。又令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推治子。太子阴作偶人，书帝及汉王姓字，缚手钉心，令人埋华山下，令杨素发之。又作檄文陈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惟守虚器，一无所知。帝乃下诏数其罪曰：“汉王於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象，题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丑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收杨谅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於汝，亲则父也，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又画我形象，缚手扌取头，仍云西岳华山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汝何亲也。灭天理，逆人伦，皆为之不祥也。欲免患祸，长守富贵，其可得乎？”

《搜神记》曰：鄱阳赵寿有犬蛊。有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後余相伯归与寿妇食，吐血几死，乃屑桔梗以饮之，乃愈。

《两京记》曰：杨素有美妾，姿色绝伦。时有千牛桑和，有妖蛊异术，常云一见妇人，便即能致。炀帝尝密使人窃之。素宅深邃，和朝奉诏，其夜便窃以匿。炀帝奇其能，便诏素赐之。

《唐书》曰：《高骈传》云，毕师铎入城，吕用之、张守一出奔，杨行密诈言所居有金。行密入城，掘其家地下得铜人，长三尺馀，身被桎梏，钉其心，刻高骈二字於胸。盖以魅道厌胜蛊惑其心，以至族灭。

卷七百三十六　方术部十七

祝

《说文》曰：祝，祭主赞词者。

《周礼》曰：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

又曰：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辩六号，辩九。拜（与拜同。）

又曰：小祝掌小祭祀。丧祝掌大丧劝防之事。甸祝掌四时之田。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礻会、之祝号。

《左传》曰：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无及於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又曰：宋皇国父为太宰，为平公筑台，妨於农功。子罕请俟农功之毕，公弗许。筑者讴子，曰：“泽门之皙，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子罕闻之，亲执朴以行筑者，而扌失其不勉者，曰：“吾侪小人，皆有阖庐以避燥湿寒暑，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讴者乃止。或问其故，子罕曰：“宋国区区，而有诅有祝，祸之本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襄二十七年》曰：楚子木问於赵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晋国，尾情；其祝史陈信於鬼神，无愧辞。”
又曰：齐侯疥，遂𤺔，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丰，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於祝固、史ヘ以辞宾？”公说，先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於赵武，赵武曰：‘夫子家事治，言於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欲诛於祝、史。子称是语何？”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故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授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遇淫君，外内倾邪，上下怨疾，动作避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後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ゥ。不惮鬼神。神怨民痛，无悛於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其言僭於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言非诛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词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徵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於市；外宠之臣，僭令於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却蜀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诛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责己。
又曰：卫太子祷曰：“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郑胜乱从，晋午在难，不能治乱，使鞅讨之。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敢告无绝筋、无折骨、无面伤，以集大事，无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请，玉不敢爱。”
《韩诗外传》曰：齐桓公至海丘，见封人，曰：“尔何为者也？”对曰：“臣海丘封人也。”桓公曰：“叟年几何？”曰：“臣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寿也。叟盍为寡人寿也？”对曰：“野臣不知为君王之寿。”桓公曰：“盍以叟之寿祝寡人？”封人奉觞再拜，曰：“使吾君固寿，金玉之贱，却蜀是宝。”桓公曰：“善哉，祝乎！叟盍复祝乎？”封人曰：“使吾君好学而不恶问，贤者在侧，谏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封人曰：“无使群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无使吾君得罪於群臣百姓。”桓公不悦，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言非夫前二言之善也。叟其革之！”封人澜然涕下，曰：“愿与吾君终言之。此言乃夫前二言之上也！臣闻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而谢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因便僻之左右而谢也，君乃赦之。昔桀得罪於汤，纣得罪於武王，此君得於臣也，至今未有为谢者。”公曰：“善！”扶而载之，自御以归。

《礼□外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辞达而已，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远於佞，近於义，嗇於时，惠於财，任贤使能。陛下ゼ显先祖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禄。钦顺仲春之吉日，遵并大道邦域，康阜万福之休灵，始加昭明之元服，推远邪佞之忠，弘积文武之龙德，肃勤高祖之清庙。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与天无极。”

又曰：大夫成群立社，祝曰：“今某月日，君为某立社，社祭土而主阴气也。五用成，万民以生，敢用肥豚、嘉蔬、清酒，敬致大神。自今日已来，祈请雨，惟灵是听，子孙眉寿，万神含灵。”止雨祝曰：“天生五，以养生民。今天雨不止，用伤五。如何神灵，而行而止，煞牲以赛神灵。雨则不止，鸣鼓攻之，朱缘绳索而胁之。”

《史记》曰：楚大发兵如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遗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礻襄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瓯窭满篝，（瓯窭犹杯楼也。言丰年彩掇，易满篝笼也。篝音□。）耶满车，（耶，下地有薪草也。）五蕃熟，攘攘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

《吴越春秋》曰：勾践五年夏五月，将与大夫种、范蠡入臣於吴，群臣皆送。临水祖道，大夫种前为祝，其辞曰：”皇天佑助，先沉後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後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谨再拜，伏称万岁，上酒三觞。”勾践仰天太息，举杯垂涕，嘿无所言。

《宋书》曰：王悦之，宋明帝泰始中为黄门郎。上以其廉介，赐良田五顷，以为侍中，在门下尽心力。检校御府太官太医诸署，时承奢忄太之後，奸窃者众。悦之案意刻覆无所避，得奸巧甚多。於是众署共咒诅，悦之病甚，恒见两乌衣人扌垂之。及卒，上乃收典章者十许人，桎梏之送淮阴，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北史》曰：後魏时，有沙门惠怜，自云咒水饮人能差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数。灵太后诏给衣食，事力，使於西南疗百姓。

《北齐书》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陵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家笑人。”婚夕，显祖举酒祝曰：“新妇宜男、孝顺、富贵。”陵奏曰：“孝顺出自臣门，富贵恩由份下。”

《尸子》曰：鲍叔为桓公祝曰：“使公无忘在莒时，管子无忘在鲁时，宁武子无忘车下时。”

《灵鬼志》曰：石虎时，有胡道人驱驴作估于外国深山中行，有一绝涧，窈然无底，行者恃山为道，鱼贯相连。忽有恶鬼牵之下入涧中，胡人急性，便大嗔恚。寻迹涧中，并祝誓呼诸鬼神下，远忽然出一平地，城门外有一鬼，大锁项，脚着大铁桎。鬼见道人，便乞食。曰：“得食当与汝。”既至门，乃是鬼王所治。前见王，道人便自说驱驴载物为鬼所夺，寻迹至此，须臾，即得其驴，载物如故。

贾谊《新书》曰：汤见设网者，四面张网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四方至者，皆罗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合去三面，教之曰：“蛛蝥作网，今之人修绪。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请授其犯命者。”民闻之曰：“德及禽兽，而况我乎？”於是下亲其上。

《说苑》曰：齐遣淳于髡到楚，为人短小，楚人甚薄之，谓曰：“齐无人耶！而使子来，子何长也？”对曰：“臣无长，腰中七尺之剑，欲斩无状。”王曰：“止！吾但戏子耳。”即与髡曰：“饮酒。”谓髡曰：“吾有仇在吴国，子定能为报之乎？”对曰：“来见道旁鄙民，持一头鱼，上田祝曰：‘上得万木，下得千斛。’臣窃笑之，以为礼薄而辞多，祭轻而望重。王今与吾半日之乐，而委以吴王，非其计。”楚王嘿然。

《新序》曰：中行寅将军召其大祝，而欲加罪，曰：“子为我祝，辞令不精耶？牺牲不肥泽也？威仪不谨敬耶？斋戒不洁清也？乃使吾国将亡，何也？”祝简对曰：“昔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车十乘，不忧其薄，忧其德义之不足也。今之主君有车百乘，不忧德义之薄，惟患车之不足也。且船车饬则赋敛厚，赋敛厚则民攒鼬谤诅矣。君苟以为祝之有益於国，则谤诅亦将为亡矣。一人祝之，一国诅之。一人祝不胜万人诅，国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默然而惭。

《风俗通论》曰：案《明帝起居注》，东巡太山，到荥阳，有乌飞鸣乘车上，虎贲王吉射之，中。而祝曰：“乌鸣哑哑，引弓射，洞右掖。陛下寿万岁，臣为二千石。”明帝赐钱二百万。

《世说》曰：刘灵嗜酒，其妇止之。灵祝曰：“天生刘灵，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

蔡邕《祖饯祝》曰：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休气煌煌。着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与，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君往临邦，长乐无疆。
符
《黄帝出军诀》曰：昔者，蚩，尤总政无道，残酷无已。黄帝讨之於涿鹿之野，暴兵中原。黄帝仰天叹息，愀然而睡。梦西王母遣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备後。得兵契信，战则克矣。”黄帝悟，思其符，立坛请而祈之，祭以太牢，用求神佑。须臾，玄龟巨衔符出从水中，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亲自授符。视之，乃所梦也。于是黄帝之以攻，即日欠尤。
《龙鱼河图》曰：玄女出□兵符付黄帝，制蚩尤。
《葛仙公别传》曰：仙公付书符投江中，顺流而下。次又投一符，逆流而上。次投一符，不上不下，停住水中，而向二符皆还就之。
《神仙传》曰：汉章帝问刘冯：“殿下有怪，常有朱衣披持烛相随而走，为扣坷不？”冯曰：“可。”帝因使人伪为之，冯以符掷之，使人顿地。帝惊曰：“以相试耳。”乃解之。
又曰：仙人帛和，弟子孙贞舅氏当葬，路远不得车马，和以一函符与贞，诫曰：“汝持此行二十里，当有以车牛给汝者，又有厨供。不可发此函。”贞行，果有一少年御一车牛给贞，并送酒食。即到舅家，以函着衣箱中。贞弟不知，发函，函有纸画车牛，一人御之。因失车牛所在。
《列仙传》曰：涓子钓於河泽，得符於鲤鱼肠中。
《续搜神记》曰：吴猛字世□，有道术。狂风暴起，猛掷符上，便有一飞鸟接符去，须臾风静。人问之，答云：“南湖有遭此风者两舫人，是道士呼天求救，故符以止风。”
《抱朴子》曰：刘安君用药及符，能令人含笑则为妇人，蹙面则为老夫，踞地则为小儿。
葛洪《神仙传》曰：葛玄见卖大鱼者，谓曰：“暂烦此鱼往河伯处？”鱼主曰：“鱼已死。”玄曰：“无苦。”乃丹书纸，内鱼口中，投水。有顷，鱼化□□□□□□□□□□□□禁而飞。
术
《後汉书》曰：郭宪字子横。建武七年代张堪，为光禄勋，从驾南郊。宪在位，忽乃向东北含酒三氵巽。执法奏为不敬。诏问其故，宪对曰：“齐国失火，故以厌之。”比後，齐果有火灾，与郊同日。
又曰：樊英字季齐，善风角算河洛七纬。常有暴风从西方来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氵敕之，乃令记其日时。客後有从蜀都来，云是日大火，有黑□卒以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於是天下称其术艺。
《劭氏家传》曰：劭信臣为少府，南阳遭火，烧数万人。信臣时在丞相匡衡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心动，含酒东向氵救之，遭火处见口西北来，冥晦大雨以灭火，雨中酒香。
《桂阳列仙传》曰：成武丁正旦大会，以酒沃廷中。有司问其故，对曰：“临武县失火，以酒救之。”遣骑果然。
《神仙传》曰：栾巴为尚书，正旦会，得酒西南氵救，云：“成都失火，作雨救之。”後使至，果如其言。
《抱朴子》曰：外国方士能祝龙，临渊禹步，龙浮出，长数十丈。方士吹之，则缩短数寸，掇取着壶中，辄四五寸，以水养之。馀国少雨屡旱者，辄赍一龙往卖之，一龙千金。取一头着渊中，即兴口雨也。
又曰：庐江太守华念思就道士学微视术，未满百日，夜见天文及四邻不复有屋舍篱障。有妾死已久，亦见其形。与语，如平生。念思方信道术。
又曰：李阿者，行道逢奔车，阿两脚中车，脚即折。弟子占弼见之，惊怖。阿须臾取断脚相续如故也。
《淮南万毕术》曰：慈石提棋，取鸡磨针铁以相和，慈石棋头置局上自相投也。
又曰：鹊脑令人相思。取雌雄鹊各一，燔之四通道。丙寅日与人共饮酒，置脑酒中，则相思也。
又曰：老槐生火，胶，桡水则清，敝箕止碱，取箕以内酱中，碱着箕矣。
又曰：首泽浮针。取头中垢以涂针，塞其孔，置水即浮。
又曰：烧角入山，则虎豹自远，恶其臭也。
又曰：赤布在户，妇人留连。取妇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烧为灰，置楣上，即不复去。勿令妇人知。取苓皮置[B124]中，自沸如雨也。
又曰：梧木成口，取梧木置十硕瓦[B124]中，气尽则出口。
又曰：铜瓮雷鸣，取沸汤置瓮中，沉之井里，则鸣数十里。取家祠黍以啖儿，儿不思母。
又曰：取门冬、赤黍，渍以狐血，阴乾之。欲饮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
又曰：门冬、赤黍、薏苡为丸，令妇人不妒。
又曰：取鸡子去汁，然艾火内空中，疾风高举自飞去。取亡人衣，裹磁石悬井中，亡者自归矣。
又曰：取蜘蛛涂布，天雨不能濡之。
又曰：取马尾、犬尾，置朋友夫撇中，自相憎矣。
又曰：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火生。
又曰：取牛胆涂热釜，即鸣矣。
又曰：取伯劳血丸囵，令人不取，化为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拔剑倚门，儿不惊。
又曰：狼皮在户，羊不出牢，羊畏狼故也。
又曰：烧木卖酒，却蜀自聚。取失火家木、刻作人形，朝朝祭之，人聚也。
又曰：取守宫虫，饵以丹，阴乾，涂女人身，男合即灭。
又曰：猬膏涂铁，柔不折甑瓦。止乌鸣，取甑底抵之，则止。
又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归。
又曰：鸱胫血涂鸡头，不能起。
又曰：马啮人，取僵蚕涂上唇，即止。复不啮人。
卷七百三十七　方术部十八
禁
《後汉书》曰：章帝时，有寿光侯者，（寿姓。《风俗通》云：寿于姚吴大夫。）能劾百鬼众魅，令自缚见形。其乡人有妇为魅病，侯为劾之，得大蛇数丈，死於门外。又有神树，人止者辄死，鸟过丈必坠。侯复劾之，树盛夏枯落，见大蛇长七八尺，悬死其间。帝闻而徵之，谓曰：“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数人，绛衣被，持火相随。岂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伪使三人为之，侯劾，三人登时仆地无气。帝大惊，曰：“非魅也，朕相试耳。”解之而苏。
又曰：徐登万者，闽中人也。本女子，化为丈夫，善为巫术。
又曰：赵炳字公阿，东阳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於乌伤溪水之上，（郦元长注《水经》曰：吴宇溪出吴宁县，乌伤之乌伤务溪在今婺州义乌县东也。）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各相谓曰：“今既同志，且可试各所能。”登乃禁溪水，水为不流。炳复吹禁枯树，树即生荑。（《易》曰：枯杨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杨之秀也。）二人相视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长，炳师事之。贵尚清俭礼神，惟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禁架即禁术也。）後登物故，炳东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第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忏。（捂，支也。忏，忙也。）炳笑不应。既而爨熟，屋无损异。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和之。（和犹许也。俗本作者知误也。）炳乃张盖坐其中，长笑呼风，乱流而济。
《吴志》曰：贺齐讨山贼，中有善禁者，每当交战，官军刀剑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还自向，辄致不利。齐有长思，乃曰：“吾闻金有刃者可禁，虫有毒者可禁，其无刃、毒则不可禁。彼必能禁吾兵也，必不能禁无刃物矣。”乃多作劲木棒，选勇力精卒五千人为先登，尽捉棒。彼山贼恃其善禁，不严备。於是官军以白棒击之，彼禁不复行。打煞者万计。
萧子显《齐书》曰：陈显达，南彭城人。显达出杜姥宅大战，被贼矢中左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拔箭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妪善禁，先以钉钉柱中，妪禹步作气，钉即时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

又曰：顾欢弟子鲍灵绶门前有一株树，本十馀围，上有精魅，数见影动，印树即枯死。山阴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求哀，欢住村中为讲《老子》，规地作狱，有顷，见狐毫龟自入狱中者甚多，即命煞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书有否？”曰：“惟有《孝经》。”欢曰：“可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病者果愈。人问其故，答曰：“善衤襄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瘳。”

《北齐书》曰：崔子武，季舒之族孙也。幼时宿於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一夜，梦一女，姿色甚丽，自云封龙王女，愿与崔郎私通。子武悦之，牵其衣裙，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访问，乃是山神。遂往祠中观之，旁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裙尚存，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惚恍成疾。後逢医禁之，乃绝。

《隋书》曰：张文诩常有腰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刃所伤，至於顿伏床枕。医者叩头请罪，文诩遽遣之。

《唐书》曰：叶法善尝於东都凌空观设坛醮祭，城中士女竞往观之。俄顷，数十人自投於火中。观者大惊，救之而免。法善曰：“此皆魅病，于吾法所摄耳。”问之果然。法善悉为禁劾，其病遂愈。

《六韬》曰：武王代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

《异苑》曰：永嘉阳童，孙权时俗师也。尝独乘船往建宁，泊在渚次。宵中，忽有一鬼来，欲击童，因起谓曰：“谁敢近杨童者？”鬼即稽颡，云：“实不知是杨使者。”童便敕使乘船飞迅，有过猛帆，至县乃遣之。

又曰：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闭目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把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曰：“凡非啖者过去。”有止者十馀，剖腹看，藏有米宰缮。曾徒跣须履，因仰头微吟，双屐自至。有笑其形容者，便佯说以酒打向口中，即掩鼻不脱，仍稽颡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

《神仙传》曰：严青常从弟子家夜归，都督夜行逢青，呵问何人夜行。青亦厉声问曰：“汝是何人，而夜行？”都督怒应付。不知是青，因叱从兵，使录夜行人。青亦复叱，其从人曰：“皆缚夜行人。”青便去。而都督及从者数十人，人马皆不复得去。明旦，行人见都督，问何为在此，都督曰：“事状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人曰：“必是严公也。”都督曰：“我不能得动，可法余家。”家人知之，往叩头启谢青。自说昨宵不知是先生，乞得放遣。青乃大声曰：“解遣昨宵所录行人还去。”都督乃得去，其後夜行，每见行人，先逆问：“非严公乎？”

又曰：王方平降蔡经家北舍。有陈姓者，失其字，尝罢尉也。闻经家有人，乃诣门叩头乞求拜见。方平遣人引前与语，此人便乞得随从驱使，比于蔡经。方平曰：“君且起向日方。”平从後视之，言曰：“噫，君心叙不正，终不可教以仙道也。当授君以地上主者之职。”临去，以符并一传着小箱中，以与陈尉，告言：“此不令君度世也，能令君本寿自出百馀岁也。可禳灾治病者，命未终及无罪过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祸祟者，君便以此以敕，社吏当收送其。心中亦当知其轻重，临时以意治之。”陈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数百家，寿一百一十岁而死。後弟子行其符，不效也。

《抱朴子》曰：治金疮，以气吹之即断痛。登山蛇虺毒虫中人，在近者，就以气禁之。其相远者，或数十里，便延治之，呼其姓名而咒之。男也，吹我右手，记识其时，後校问之，皆即时愈也。又有介象者，能以气禁一里中愈。居人炊之，不得蒸。以气禁树上群鸟。即堕地。又於茅上爨火煮鸡，热而茅不爇。又禁刀矛以刺人腹，以椎打之，刃曲而不复入。又烧釜正赤而立上久之，不知热。以钱投於沸釜汤中，亦探取钱而手不灼。能令一市人皆坐，不得起。

幻

《说文》曰：幻，相诈幻惑幻人，从反予。

《周书》云：无或张为幻。

《後汉书》曰：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诣阙，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元会在庭作，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

又曰：安帝时作九宾乐，有含和宾利之兽从西方来，戏於庭，入钎镬，激水化成鱼，嗽水作雾，化成黄龙，长八丈，出水游戏於庭，炫熠日光。

又曰：解奴辜、张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国人也。皆能隐沦出入不由门户。奴辜能变易物形，以诳幻人。

《晋书》曰：郭璞将促装去，爱主人婢，无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郭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主从之。璞阴令人贱买此婢。复为符投井中，数千赤衣人皆反缚，一一自投於井，主人大悦。璞携婢而去。

《後魏书》曰：悦般国贞君九年遣使朝贡，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碎陷，皆血出，淋漓数升，或盈斗。以草药令嚼咽之，须臾血止。世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恐言是虚，乃取死囚试之，皆验。

崔鸿《北凉录》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贡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齐书》曰：由吾道荣，琅琊人也。初，晋阳有人甚明法术，为人佣力，无识之者。道荣闻之，访得其人。其人以道尚，将法授之，谓道荣曰：“我本恒山仙人，有罪，为天官所谪。今限满，将归乡里。卿且送吾至於汾水。”及至汾河，值水暴至。其人乃临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绝。徐自沙石上渡河而去。道荣尝至辽阳山中，夜逢猛兽，以杖画地成大坑，猛兽遂走。

《唐书》曰：显庆元年，上御安福门楼观大，胡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上不许之，乃下诏曰：“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於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遣发还蕃，勿令久住。”仍约束边州，若更有此色，并不须遣入朝。

《金楼子》曰：周穆王时，西极有化人，入水火，贯石及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碍，千变万化，不可穷极。穆王为起中天之台，郑卫奉承口之乐。日日献玉衣，月月荐玉食，幻人犹不肯舍，乃携王至幻人宫，称以金银，络以珠玉，鼻口所纳，皆非常人间物也。由是王心厌宫室。幻人曰：“易之耳。”王悦，遂肆志远游。

《西京杂记》曰：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幻，能刺蛇御虎，赤金为刀，以绛缯束，立兴口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

又曰：淮南王好方士，皆以术见，遂後画地为江河，摄土为山岳，嘘呼为寒暑，喷嗽为雨露。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异苑》曰：高阳新城叟，晋咸宁中为淫祠妖幻置署百官，又以木自鉴，辄见所署置之人，衣冠丽然。百姓信惑，京都翕习。收而斩之。

又曰：上虞孙奴多诸幻伎。元嘉初叛，建安中复出民间，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创。又即敛虎伤，蛇噬烦毒，乘死禁护，皆差。向空长啸，则群雀来萃。夜咒，蚊虻悉皆死于侧。至三十年，於长山为本主所得，知有术，虑必亡叛，约缚枷锁，极为重复。明日，己失所在。

《搜神记》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之，吐火。所在人士聚观，试其断时，先以舌示宾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头，半舌犹在。既而还取续之，坐有顷，坐人见舌则如故，不知其实断否。其续断，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对剪一断之，已而两段合，将视之，则复还连绢，尾故体。时人多疑，以为幻。阴乃试之，真继绢也。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一片与黍饴合之，再三吹呼。而己张口，火满口中，因就，取以爨，则火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其烧燃消糜乃尽。及举而出之，故向物也。

《灵鬼志》曰：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解吞刀吐火，珠玉金银，说其所授术师曰：“衣非沙门也。”行见一人担，担上有小笼子，可授升馀，语担人云：“吾步行疲极，欲寄君担。”担人甚怪之，虑是狂人，便语之云：“自可尔，君欲何许自厝耶？”其人答云：“若见许，正欲入笼子中。”笼不便，担人逾怪之，乃下担入笼中。笼更不大，其人亦不更小，担之亦不觉重于先。既行数里，树下住食，担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笼中饮食，器物罗列，肴膳丰腆亦辩，乃呼担人来食。未半，语担人：“我欲妇共食。”腹中吐出一女子，年二十许，衣裳容貌术美，二人共食。食欲竟，其夫便卧。娇语担人云：“我有外夫，欲来共食，夫觉，君勿道之。”妇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食笼中便有三人，宽急之事，亦复不异。有顷，其夫动如欲觉，妇便以外夫内口中。夫起，语担人曰：“可去。”即以妇内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国中，有一家大富，资财巨万，而性悭吝。语担人云：“试为君破悭。”即至其家，有好马甚珍之，系在柱上，忽失去，寻索不得。明日，见马在五升罂中，终不可破，便语：“君作百人厨，以周一穷乏，马得出耳。”主人即作之，毕，马还在柱下。明早，其父母在堂上，忽然不见，举家惶怖，不知所在。开装器，忽然见父母在泽中，不知何由，复往请之，其人云：“君当更作千人饮食，以饴百姓穷者。”当时便作，父母在床也。

《幽明录》曰：安城人，俗巫也，善於幻术。每至祠神时，击鼓宰三牲，积薪燃火盛炽，束带入火中，章纸烧尽而开，形骸衣服犹如初时。王疑之为江祠王，当酒行，为王刷头簪，荷叶为帽，与王亦当，不觉有异，到坐之後，荷叶乃见，一坐惊骇。

桓谭《新论》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系狱，佯死，目陷虫烂，故知幻术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耸眉动目。荆州有鼻饮之蛮，南城有头飞之夷，非为幻也。

孔伟《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时而作。殖种菜，立起寻尺。投芳送臭，卖黄售白。麾天兴口雾，画地成江海。

卷七百三十八　疾病部一

总叙疾病上

《说文》曰：疾，病也。疹，病加也。，热病也。Φ，劳病也。疸，黄病也。疒，入病也。

《释名》曰：疾，病也，客气中人急疾也。病，并也，与正气并在肤体中也。疹，诊也，有结聚可得诊见也。痛，通也，通在肤脉中也。痒，扬也，其气在皮中，人摇发之扬出也。

《尔雅》曰：痛、虺颓、玄黄、劬劳、咎、、鳏戮、、痒、、闵逐、疚、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瘵、瘼、病也。
《方言》曰：南楚疾愈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通语也。或谓之惠，或谓之了，或谓之瘳，或谓之除。奄（于怯反。）（音业）微也。晋楚之间，凡病不甚曰奄。（郭曰：半卧半起也。）凡病少愈而加剧，谓之不斟。斟，盆也。或谓之何斟。（言虽小损，无所益也。）瘼，（音莫）复病也。东济海岱之间曰瘼，或曰，秦曰。（音阎，或谌。）
《周易□无褪翟》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也。
《周礼□天官下》曰：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热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又曰：医师掌医之政令，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
《礼记□曲礼下》曰：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曰某有负薪之忧。
又礼记□檀弓上曰：曾子寝疾，病。乐正子春坐於床下，（郑玄注：子春，曾参弟。）曾元、曾申坐於足。（元、申，曾参之子。）童子隅坐而执烛。童子曰：“华而，大夫之箦与？”（华，画也。谓床箦也。说者以为剧节目，字或为剧。）子春曰：“止。”（以病困，不可动。）曾子闻之，瞿然曰：“呼！”（呼，虚惫之声也。）曰：“华而，大夫之箦与？”曾子曰：“然。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于旦，请敬易之。”（革，急也。变，动也。）
又《丧服□大记》曰：疾病，外内皆扫，（为宾客将来问病也。疾勒椿病也。）君、大夫彻悬，士去琴瑟。（声音动人，病欲静也。）寝东首于北牖下。废床，彻亵衣，加新衣，体一人。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妇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又曰：君於大夫疾，三问之。士疾，一问之。
《左传□成十五年》曰：晋侯疾病，求医于秦。秦伯使医缓为之。未至，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公曰：“良医也。”厚为之礼而归之。
又《昭上》曰：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病。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子产曰：“若君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为焉？（言实沉台骀不为君疾。）侨闻之，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藉。於是节宣其气，勿使有所壅闭、湫（子小切。）底以露其体。（湫，集；底，带也。露，羸也。一之则血气集滞而体羸露。）今无乃一之，则切生疾矣。”
又《昭上》曰：晋侯有疾，求医於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蛊，惑也。）非鬼非食，惑以丧志。（惑女色而失志。）良臣将死，天命不佑。”（良臣不□君过，故将死而夫不。）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徵为五声，淫生六疾。”（事具《医门》。）

又《昭二》曰：郑子产聘于晋，韩宣子曰：“寡君寝疾，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奴才反。）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

《春秋梁传》曰：季孙行父秃，晋郄克跛，孙良父眇，曹公子手偻，同骋于齐。齐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眇者御偻者。偻者御偻者。萧同叔子处台而笑之，客不悦，相立胥闾而语，移日不解。齐有知者，曰：“齐患必自此始也。”（麋俗，胥闾，门名也。御，迎也。）

《春秋公羊传》曰：卫絷不立，恶疾也。（何休解曰：恶疾，聋盲之属。）

《国语□鲁语》曰：子叔声伯如晋，郄欲与之邑，弗授。（郄，晋卿，苦成叔也。）归，鲍国谓之曰：“子何以辞苦成叔之邑？”对曰：“吾闻之，不厚其栋，不能任重，重莫若国，栋莫若德。夫苦成叔欲任两国，而无大德，亡无日矣。譬之如疾，余惧易焉。”（疾疫，厉病。）

《论语》曰：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启，开也。曾以为孝子授体于父母，当完全之，今疾或死，故使弟子开衾而视之。）

《史记》曰：陈轸秦，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陈轸对曰：“闻乎越人庄舄乎？”王曰：“不闻。”曰：“越人庄舄仕楚执，有顷而病，为越声。”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细人也。今仕楚，执，贵极矣。亦思越不？对曰：‘凡人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则越声，不思越则且楚声。’使人往听之，犹尚越声也。今臣虽弃逐之楚，岂能无秦声哉？”

又曰：留侯多疾，即导引不食。（《汉书》曰：服辟谷药，静居行气也。）

《汉书》曰：王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 h 囫病困，不自激印，（如淳曰：激厉抗扬之意也。）乃返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年七十馀，终於家。病不呼医饮药，遗言以身服敛，棺周於身，土周於椁。

《魏志》曰：太傅锺繇有膝病，时华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见皆使虎贲舆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为故事。

《吴志》曰：吕蒙获关羽，封侯未下，会疾发。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所以治护者万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赐千金。恐其劳动，常穿凿壁瞻之，见其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下食，则喜，顾左蛹涸笑，不然则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为下赦令，群臣毕贺。後更增笃，权自临视，命道士於星辰下为之请命。
《晋书》曰：王戎先有吐疾，居丧增甚，帝遣医疗之，并赐药物，又断宾客。
《晋书》曰：乐广字彦辅。尝有亲客久阔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作。”时河南厅事壁上有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於前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豁然意解，沉こ顿愈。
又《风俗通》曰：予之祖郴为汲令，以夏至日请主簿杜宣赐酒。时北壁上有悬弓照於杯中，其影如蛇，宣畏恶之，然不敢不饮。其日便得病，云蛇入腹。郴召宣於故处设酒，杯中有一蛇，因谓宣：“此乃壁上弓影耳，非他怪。”宣意遂解，甚夷怿。
又《晋书口皇甫谧传》曰：皇甫谧，字士安，因病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煞，叔母谏而止。谧尝上疏曰：“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违诸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宋书》曰：羊欣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兼善医术，撰药方数十卷。
沈休文《宋书》曰：谢述有心虚疾，性理时或炒数，除吴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斐子野《宋略》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笃，上为之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车声。
谢绰《宋拾遗》曰：宋悫表曰：“臣昔贫贱时，尝疾病，家人为臣斋，勤苦七日。臣昼夜，梦见一童子，青衣，执缣广数寸，与臣。臣问之用此何为，答曰：‘西王母符也，可服之。’服符竟，便觉，一二日病差。”
《梁书南史》曰：范口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医徐文伯视之。伯曰：“缓之一二月乃复，欲速即时愈止，恐二年不复可救。”口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床焉，重衣以覆之，有顷许，汗流於背，即起。二年果卒。
《南史》曰：褚澄善医术，建元中为吴都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见，谓：“汝有重病。”答曰：“旧有冷病，至今五年，众医不差。”澄为诊，谓曰：“汝病非冷非热，当是食白氵禽鸡子过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动，开看，是鸡雏，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尽，”便服所馀药，又吐得如何者鸡十三头，而病都差，当时称妙。
《北史》曰：齐兰陵王长恭有战功，帝忌之。人谓长恭勿预事，长恭然其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能退，及江淮寇扰，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

《後魏书》曰：李谐为人短小，六指，因瘿而举颐，因跛而后步，因誉而徐言。人言李谐善用三短。

《北史》曰：周斐俠尝遇疾沉顿，士友忧之。忽闻五鼓，便即惊起，顾左右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晋公护闻之，曰：“斐俠危笃若此，而不应忧公，因闻鼓声，疾病遂愈，此岂非天佑其勤恪也！”

《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尾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又曰：有患应病者，问医官苏澄，云：“自古无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网罗天下药物，亦谓尽矣。试将读之，应有所觉。”其却士发一声，腹中辄应，惟至一药，再三无声，过至他药，复应如初。澄因为处方，以此药为主，其病自除。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

《庄子》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授。又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为天子，可也。虽然，我适有忧幽之病，方旦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又曰：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黎往问之，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以女为鼠肝乎？以女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於子，东西南北惟命之从，阴阳於人，不翅为父母。”（信阴阳制人，甚于父母。）

又曰：南荣曰：“里人有疾，里人问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犹未病也，若之问大道也，譬犹饮药以加病者也。（司马彪曰：加，增加也。）愿闻卫生之经而已矣。”（卫生谓卫护其生，全性命。）

《列子》曰：龙叔谓文挚曰：“子之术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挚曰：“惟命所听，然先言子所病之证。”龙叔曰：“吾乡誉不以为荣，国毁不以为辱。得而弗喜，失而弗忧；视生如死，视富如贫。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挚拇庶文叔背明而立，文挚从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见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虚矣，几圣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达。今以圣智为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浅术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壮，而有迷罔之疾。闻歌以为哭，视白以为黑，飨香以为朽，尝甘以为苦，行非以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错者焉。列子曰：“鼻将窒者，先觉焦朽；体将僵者，先亟奔佚；心将迷者，先识是非。”故物不至者则不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宋阳里华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与而朝忘；在涂则忘行，在室则忘坐；不识先後，不识今古。鲁有儒生，自媒能治之，华子之撇居室之半请其方。儒生曰：“吾试化其心，变其虑，庶几其瘳乎！”於是试露之而求衣，饥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方密传，不可告人，试屏左右。”独与居室七日，而积年之病一日都尽。

又曰：杨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渐，其子环而泣之，请谒医。季梁谓杨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为我歌以晓之？”其子曰：“不晓。”终谒三医，而季梁之疾自瘳。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福善祸恶，今先生圣人也，何故病？”墨子曰：“病者多方，有得之劳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门而闭其一，贼何处不入哉？”

管子曰：凡国都，皆有养疾，聋盲喑哑、跛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

《尹子》曰：与死者同病，难为良医。与亡国同道，不可为谋。

又曰：人将疾也，必先不甘鱼肉之味。

《韩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买牛而家为王祷。

《魏子》曰：待扁鹊乃治病，终身不愈也。用道术则无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风气多聋，林气多疟，木气多伛，（生子多有此疾。）岸下气多肿，（湿气所坐。）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残，（残折不经。）寒气多寿，谷气多Φ，丘气多狂，衍气多仁，（下而平出。）陵气多贪。（蒙陵积聚。）

《春秋後语》曰：齐桓公六年，越医扁鹊过齐，桓侯客待之，入朝见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腠理，皮肤也。）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谓左右曰：“医之好利，欲以不病为功。”後五日复见，曰：“君疾宰瑟脉。”後五日复见，曰：“疾在肠胃。”後五日见桓侯而还走，桓侯使人问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桓侯遂卒。

《战国策》曰：扁鹊见秦武王，示之病，扁鹊请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授鼷不聪，目不明。”君以告扁鹊，扁鹊怒而投其石，曰：“君与智者谋之，而与不智者败之，使秦政如此，则一举而亡国矣。”

《韩诗外传》曰：人主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曰：痿、蹶、逆、胀、满、支、隔、盲、烦、喘、Φ、风。贤医治之如何？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使仓廪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碌打支不作，无使下情不上通则隔不作，上材恤下则盲不作，法令奉用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人伏匿则Φ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夫重臣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患，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主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

赵晔《吴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谓之曰：“吴主疾病，三月不愈。孤闻人臣之道，主疾臣忧。且吴王遇孤，恩泽甚厚，恐疾之无瘳也。惟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阴阳，上下和亲，无相入者。法曰：天一救，且何忧。吴王不死明矣。到己巳，当有瘳也。”

《吕氏春秋》曰：齐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挚，挚视疾，谓太子曰：“王疾可己，虽然，必煞挚。非怒王则不可治，怒而挚必死。”太子请之。文挚期而不至，三，齐王已怒。文挚至，不解履登床，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挚。

《物理论》曰：赵简子有疾，扁鹊诊侯，出曰：“疾可治也，而必煞医焉。”以告太子，太子保之。扁鹊频召不入，入而着履登床。简子大怒，便以戟追煞之。扁鹊知简子大怒，则气通、血脉畅达也。

卷七百三十九　疾病部二

总叙疾病下

《吕氏春秋》曰：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穷寥寥，曲失其宜。（高诱曰：府，腹疾也。种，首疾也。极三阂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穷寥寥然，虚曲失其适以害其生也。）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

《太公金匮》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画丁侯，茸墀射之。丁侯病大剧，使人卜之，崇在周。恐惧，乃遣使者请之於武王，愿举国为臣虏。武王许之归，为太师尚父谓使曰：“归矣。吾已告诸神，言丁候前畔义，今已遣人来降，勿复过也。”使者辞去，归至，丁侯病稍愈，四夷闻之皆惧，各以其职来贡。

《六韬》曰：欲伐大国，行且有期，王寝疾，十日不行。太公负之而起之曰：“行已有期，君不发，天子闻之，国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无病者。

《说苑》曰：邴吉有阴德於孝宣帝微时。及即位，众莫知，亦不言。帝将封之，会吉病甚，将使人加封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胜曰：“此未死也，臣闻有阴德必飨其乐，以及子孙。”病果愈，封为博阳侯。

《世说》曰：卫总角时尝问乐广梦，乐云是想。卫曰：“神形所不接，而梦岂是想？”曰：“因也。”卫思因经日不得，遂病。乐闻，故命驾为剖折之，卫病小小而差。乐叹曰：“此儿胸中当必无膏肓病。”

又曰：卫从豫章下，都人久闻其姿容，观者如堵墙。先有羸疾，不堪劳，遂发病死。时人谓之看煞。

《语林》曰：王仲祖病，刘贞长为称药，荀令则为量水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君平病困，庾司空为会稽，省之，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孔慨然曰：“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而反作儿女相问。”庾闻，回还谢之，请其语言。

桓谭《新语》曰：余少时，见杨子口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大剧，而立感病。子口亦言，帝上甘泉，诏使作赋，为文卒暴。及倦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觉，大少气，病一岁，卒。

王符《潜夫论》曰：夫理世不得贞贤，譬由治疾不得贞药也。治病当得真人参，反得罗菔，当得麦门冬，反得蒸广麦。己而不识贞，合而服之，病以浸剧。不自知为人所欺也，乃反谓方不诚而药皆尾於疗病，因弃。後药弗敢复饮，而更求巫觋者，虽死可也。

《论衡》曰：子夏丧明，曾子责以有罪。按伯牛有疾，仲尼以为命也。或是丧子数哭，因中风耳。

《风俗通》曰：无恙。俗说恙，病也。凡人相见及书问者，曰：“无疾病耶？”案上古之时，草居野宿。恙，噬虫也，善食人心。凡相劳问，曰：“无恙乎？”非为病也。

《白虎通》曰：天子疾称不，诸侯称负子，大夫称负薪，士称犬马。不者，不复预政也。负子者，诸侯子民，今不复子民也。负薪、犬马，皆谦也。

杨泉《物理论》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体羸性弱，不堪药石；或刚暴狷急，喜怒不节；或情欲放纵，贪淫嗜食；此皆良医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犹可为也；必使无病也，不可为矣。盖谓节其饮食，量其多少也。

又曰：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气，其人瘦而寿。养性之术，常使气少，则病不生矣。

葛洪《神仙传》曰：茅君治於茅山，人有疾病，往请福，常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茅君皆一二掷鸡子还之，归，破之，皆无复黄者，病人当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为常候，鸡子如故，无开处也。

《汉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命为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寿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逐见断绝。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

《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疾病在内照，掩心则知其病之所在。

皇甫谧《高士传》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来看之。举丘於庭树下，安丘晓然有痊，开目见双赤李着枯枝，都仰手承李，安丘食之，所苦尽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甫谧自序》曰：士安每病，母辄推燥居湿，以复易单。
《何别传》曰：张仲景过山阳王仲宣，谓曰：“君体有病，後年三十当眉落。”仲宣时年十七，以其言贯远，不治。後至三十，疾，果眉落。
《三辅决录》曰：赵岐初名嘉，年三十馀，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敕兄子：“可立一员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刘贞《与曹植书》曰：明使君始垂怜哀，意眷日崇，譬之疾，乃使炎农分药，歧伯下针。疾虽未除，就没无恨。何者？以其天医至神，而荣魄自尽也。
狂
《书》曰：狂恒雨若。（君行诳妄则常雨顺之。）
《尚书□多方》曰：周公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
《毛诗》曰：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又《东方未明》曰：折列蘖圃，狂夫瞿瞿。
《论语□子路》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中行，行能得中者。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
又：子在陈曰：“归欤！归欤！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又：楚狂接与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己而己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国语□晋语》曰：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晋邑。安于，赵简子家臣。）赵简子赏之辞，固赏之，对曰：“今臣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汝’（言战斗为凶事，犹人有狂易之疾。）是以狂疾释也不如亡。”趋而出。乃释之。
《汉书》曰：昌邑王贺，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苏林曰：凡狂者，阴阳脉尽浊，不狂似狂也，故言清狂。或曰：清狂如今白痴也。）
又曰：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次公，宽饶字。）
又曰：王莽时，长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归我国，不者，九月必煞汝。”莽收捕，煞之。
《东观汉记》曰：郅恽字君章，上书谏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即收系恽。难即害之，使黄门胁导恽，令为狂疾惚恍，不自知所言。恽曰：“所言皆天文，非狂人所造作。”
《吴志》曰：全琮为督议，欲分别诸将，有所掩袭。朱桓素高气，耻见部伍，遂托狂发，诣建业治病。
王隐《晋书》曰：吴彦给役陆抗，抗欲拔之，患众不听，乃悉请当为将者入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试勇怯。有一狂人拔刀跳梁来向坐中，馀者皆走，惟彦独坐。举抗御之，狂人乃退，众服其勇。

沈约《宋书》曰：袁愍孙着《妙德先生传》曰：“尝谓周旋人曰：‘昔有一国，国中一水，号曰狂泉。国人饮此水，无不狂也。惟国君穿井汲，独得无恙。国人既狂，谓主不狂为狂。於是聚谋共执国主，疗其狂疾，火艾针药莫不必具。国王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饮之，饮毕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众乃欢然。我既不狂，难以独立，比亦欲试饮此水。’”

《宋书》曰：颜延之，文帝尝问以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义，跃得臣笔，测得臣文，奂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谁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

《鬻子》曰：昔鲁周公曰：“吾闻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

《老子》曰：驰骑田猎，令人心发狂。

《韩子》曰：心不能审得失之地，则谓之狂。

又曰：狂者东走，逐者亦东走，其走则同，其所以东走之为则异。

《淮南子》曰：谷气多Φ，丘气多狂。

又曰：今夫狂者无忧，圣人亦无忧，不知祸福也。

又曰：不知道者，释其所己有而求其所未得，故福至则喜，祸至则怖。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怨人。不喜则忧，谓之狂生。

又曰：士有祸则诎，有福则盈，有过则悔，有功则矜，遂不知反，此之谓狂。

《傅子》曰：恶刘晔於魏明帝，晔不尽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帝如言以验之，果得情，从此疏焉。晔遂发狂，出为大鸿胪，以忧死。谚曰：“巧诈不如拙诚。”信矣。

《抱朴子》曰：食莨荡令人狂荒，不可谓人本有荒狂。

《山海经》曰：观水对播（音遥）鱼，其味酸，食之已狂。

《越绝书》曰：惠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

《祢衡别传》曰：衡为鼓吏，身辱曹操。孔融复见操，说衡狂疾，令求得自谢。

《斐楷别传》曰：石崇尝与斐楷、孙绰醉宴，而绰慢节过度，崇责之。楷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

王韶之《始兴记》曰：观亭峡下有神庙，旁石向江，经道不恪丈必狂走，或变而为虎。

《世说》曰：阮德如尝与亲友逍遥河侧，叹曰：“大丈夫不能使仆从陷於河桥，非丈夫也。”坐者或曰：“德如以高素致名，不应发此言，必将病之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俄而，性理果僻，欲逸走。家人尝以一细绳横系之户前以维之，每欲出，碍绳辄反。时人以为名士狂。

《黄帝八十一问》曰：“狂颠之疾，何以别？”答曰：“狂之始发，少卧少饥，自贤自贵，妄笑好乐。”

《神异经》曰：西方有人，饮食被东走，其妇追之，不止。怒，亦被，名曰狂，一名颠，一名狷，一名风。此人夫妻与天俱生，狂走东西，没昼夜。

《魏武帝令》曰：昔吾同县有丁幼阳者，其人衣冠良士，又学问材器，吾爱之。後以忧患得狂病，即差愈，往来故常共宿止。吾常遗归，谓之曰：“昔狂病，倘发作持兵刃，我畏汝。”俱共大笑，辄遣不与共宿。

阳狂

《周书》曰：太公曰：“知与众同者，非人师也，大知似狂。不痴不狂，其名不彰；不狂不痴，不能成事。”

《史记》曰：箕子，纣庶兄也。谏纣不听，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恶而自悦民，吾不忍为。”乃被发阳狂而为奴。

又曰：蒯通说韩信，信不从，通乃阳狂为巫。

《东观汉记》曰：丁鸿让国於弟盛，逃去。鸿初与九江人鲍骏同事桓荣，甚相友善。及鸿亡，骏遇於东海，阳狂不识骏，骏乃周鼬让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绝父不灭之基，可谓智乎？”鸿感怆垂涕叹息，乃还就国。

谢承《後汉书》曰：雷义字仲公，举茂才，让於友陈重。刺史不听，义阳狂被发走，不应命。

《晋书》曰：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阳骏欲以女妻焉，而衍耻之，遂阳狂自免。又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衍阳狂斫婢以自免。

王隐《晋书》曰：王长文字德睿，广汉妻阝人，世为郡守。少放荡不羁，检益州，五辟公府，再辟皆不就，阳狂不诣郡县举，致改服逃出，举州追求。乃於成都卖熟布，弟见长文蹲踞地啮胡饼。刺史知其不居礼，送还家。

《英雄记》曰：向栩字甫兴，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披着参头，常於灶北坐床氏，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

《楚国先贤传》曰：石伟字公操，南郡人。仕吴，拜光禄大夫。吴建威将军王戎亲诣伟，大康二年，诏以伟为议郎，加二千石秩，以终厥身。伟遂阳狂及盲，不授。

晋《华阳国志》曰：膛为费昭不肯仕公孙述，乃漆身为厉，阳狂以避之。

人谓之狂

《史记》曰：东方朔，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闻之，曰：“今朔在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若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於朝廷间者。”

《汉书》曰：郦食其，陈留高阳人也。沛公略地陈留，沛公麾下骑士食其里中子，骑士归，食其谓曰：“吾闻沛公有大略，吾所愿从，若见沛公，谓曰：‘臣里中有郦生，人皆谓之狂，生自谓我非狂。’”骑士如所戒，沛公召之。

《後汉书》曰：延熹末，党事将作，袁闳遂散绝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於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旦於室中东向拜母。母思闳时，往就视。母去便自掩闭，兄弟妻子莫得见也。及母歿，不为制服、设位，时莫能名，或以为狂生。

范晔《後汉书》曰：仲长统，倜傥不务小节，语嘿无常，时人谓之狂生。

《南史》曰：王僧达所为非法，坐免官。後孝武独召见，傲然了不陈逊，惟张目而视。及出，帝叹曰：“王僧达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

《后魏□任城王澄传》：高肇当朝，猜忌贤戚。澄为肇间构，常恐不令，乃终日昏饮，以示荒败，所为诡越，时谓为狂。

《唐书》曰：苏世长尝从高祖幸泾阳校猎，至高陵合围，是日大获，陈禽兽於旌门。高祖入御营，顾谓朝臣曰：“今畋乐乎？”世长进曰：“陛下游猎，溥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高祖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耶？”又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

《墨子》曰：周公旦，人谓之狂，後世称其德。

《尉缭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卖食棘津，遇七十馀主不听，人皆曰狂丈夫。

《庄子》曰：宋桓侯行，未出城门，其前驱呼避，至於家，家人止之，以为狂也。（呼避，使人避道也。家人谓狂，周鼬不听，此乃言闻其所未闻，则以为狂也。）

《世说》曰：诸葛在西朝，少有清誉，尤为王夷甫所重，时论亦以拟王氏。後为继母族党所谗，论之为狂，将远徙。友人王夷甫之俦诣槛与别，问王曰：“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曰：“逆则宜煞，狂则何所徙？”

缪袭撰《仲长统沧茉表》称统曰：统性匸傥讣涸，不拘小节。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语默无常，时人或谓之狂。

癫

《说文》曰：癫，病也。

《庄子》曰：流脉并作则为惊怖，阳气独上则为癫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俗说卧枕户砌，鬼陷其头，令人病癫。
《语林》曰：王右军少重患，一二年辄发动。后答许掾诗忽复梦中得二十字云：“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清冷涧下獭，历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诵之。读竟，乃叹曰：“癫何预盛德事耶？”
《图墓书》曰：一冈三头，相连无有头尾，狂癫绝世。
《黄帝素问》曰：人生而病癫疾者，安得知之？岐伯曰：“创墅胎病，此得在腹时，母大惊。气上下精气并，故令子发癫病。
《范汪秘方》曰：邪入幼婶，转则为癫。长安李府君女得癫病，募治愈者，赏百万。朝那县卒自言能，不敢求钱，但愿为门下卒。服药即愈。
祖台之《议钱耿煞妻事》曰：寻建康狱竟囚钱耿，癫疾发作，殴煞妻了，无他变故。荒病之人，不蒙哀矜之施，无知之礼，加以大辟之刑，惧非古原心定罪之义。
痴
《左传》曰：晋周子有兄不惠，不能辩寂麦。（盖所谓白痴也。）
《后汉书》曰：光武见刘盆子曰：“宗室无虽者。”（虽，痴也。）
《魏志》曰：许褚以勇力，常从太祖征伐，军中以褚力如虎而痴、故谓之痴虎。
《魏略》曰：寒贫丈本姓石，字德林。初客三辅，关中乱，南入汉中。后还长安，遂痴愚，不复识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连结衣。人问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号之曰寒贫也。或往存恤之，辄跪拜，人复谓其不痴。
《晋书》：王述字怀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谓之痴。司徒王导始辟为中军参军。既见，无他言，惟问以江东米价，述但张目不答。导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
《南史》曰：沈昭略字茂隆，性狂隽，不事公卿，使酒任气，无所推下。尝醉，晚日负杖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逢王景文子约，张目视之曰：“汝是王约耶？何乃肥而痴？”约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己胜肥，狂又胜痴，奈何王约，奈汝痴何？”
《魏志》曰：明悼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车工，卒暴富贵。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其容止举动甚痴，语辄自谓侯身，时人以为笑。
《晋书》曰：顾恺之字长康，晋陵无锡人，尤善丹青。尝以画一厨，糊题其前，寄桓玄，皆深所珍者。玄乃发其厨，後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绐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玄尝以一柳叶绐之，曰：“此蝉所翳叶也，取以自蔽，人不见己。”恺之喜，引以自蔽，玄就溺焉。恺之尝在桓温府，常云恺之体中痴黠各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论之，正得其平耳。故俗传恺之有三绝，才绝，痴绝，画绝。

《後魏书》曰：太祖谓尚书崔玄伯曰：“蠕蠕（而蠢反。）之民，昔来号为顽嚚，每来抄掠，驾孛牛奔道，驱犍牛随之，孛牛伏不能前。异部人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况其子？”终於不易，遂为敌所虏。

《隋书》曰：杨玄感，司徒素之子也。体貌容伟，美须髯。少时晚成，人多谓之痴。其父母谓所亲曰：“此儿不痴也。”及长，好读书，便骑射，以父军功，位至柱国。

《唐书》曰：窦威家世勋贵，诸昆弟并尚武艺，而威耽玩文史，介然自守。诸兄哂之，谓为书痴。

又曰：杂端御史最为雄剧，食坐之南，设一横榻，谓之南床。殿中监察不得坐其榻，亦谓之痴床。言处其上者，皆骄傲自得，使人如痴，故谓之痴床。

又曰：李益与李贺齐名，然少有痴病而多猜忌。防闲妻妾，过为苛酷，而有散灰扃户之谈，时谓妒痴。

《风俗通》曰：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今乃夜籴，明其痴不足。

《郭子》曰：王长史求东阳，（王蒙字仲祖。）抚军不肯用。（晋太宗简文皇帝先为抚军大将军。）王後疾笃，临终，抚军哀叹曰：“吾将负仲祖於此。”乃命用之。长史曰：“人言会稽王痴，贞痴也。”（会稽王，简文先封。）

《世说》曰：任育字长年，少时甚有令名，自过江便失志。下饮，人问云：“此为茶为茗？”觉有怪色，乃自中名云：“向饮为热为冷。”尝行从棺底下流度，涕而悲。王丞相闻之，曰：“此是有情痴。”

应璩《新论》曰：汉末桓帝时，郎有马子侯，自谓识音律。请客鸣笙竽，为作《陌上桑》，反言《凤将雏》，左右伪称善，亦复自摇头。（马子侯为人颇痴，自谓晓音律，贵门乐人更往嗤诮，子知不知名陌上桑，反言凤将雏，摇头欣喜，赐左右钱帛，无复惭也。）

虞翻书曰：此中小儿年四岁矣，似欲聪哲。虽虾不生鲤子，此子似人欲为求妇，不知所向，君为访之，勿怪老痴誉此儿也。

痫

《说文》曰：痫，病也。

《续晋阳秋》曰：大司马府军人朱兴妻周息男道扶，年三岁，先得痫病，因其病发，掘地生埋之，为道扶姑双女所告，正周弃市刑。徐羡之议曰：“自然之爱，虎狼犹仁。周之凶忍，宜加显戮。臣以为法律之外，故当弘通物之理，愚谓可特原母命，投之遐裔。”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聋

《说文》曰：聋，无闻也。从耳从龙，秦晋谓之。（音宰）

又曰：益梁之州谓聋曰。秦晋听而不闻，闻而不达，谓之。

又曰：生而聋谓之聑。

《释名》曰：聋，笼也，如在蒙笼之内，不察也。

《左传□僖中》曰：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

《汉书》曰：黄霸为颍川太守，长吏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无失贤者。”

《东观汉记》曰：尹敏迁长陵令。永平五年，诏书捕男子周虑，虑素有名字，与敏善，过候敏，敏坐系免官，出乃叹曰：“聋之徒，贞世之有道者也。何谓察，察而遇斯祸也。”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聋。

《庄子》曰：耳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而聋者不能自闻。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类生，水气多，风气多聋。

《说苑》曰：仲尼曰：“非其地而树之，不生。非其人而语之，不听。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非其人若聚聋而鼓之。”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为负薪施，九成六变不为聋夫设。

《谈薮》曰：後魏中书侍郎斐敬宪字伯茂。敬宪新构山亭，与宾客集，谓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掖墅蓬莱。”斐，聋也。敬宪患耳，故以戏之。宪初不晤，於後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宪，公但大语，聋亦何嫌！”

盲

《广雅》曰：朦、瞍、瞽、盲也。

《方言》曰：半盲为侯。（呼钩反。）

《说文》曰：盲，目无眸也。眇，一目小也。眺，目不正也。瞎，目病也。睐，童子不正也。眄，目偏合也。青，目病生医（音缢）也。瞍，无目也。

《周易□履卦》曰：六三，眇能视，跛能履。《象》曰，眇能视，不足以与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

《毛诗□臣工□有瞽》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礼记□檀弓上》曰：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明，目精也。）曾子吊之，曰：“吾闻之，朋友丧明则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吾与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间，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丧尔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而丧尔明，尔罪三也。而曰女何无罪与？”子夏投其杖而拜，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过矣！吾过矣！”
又《仲尼燕居》曰：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
《韩诗外传》曰：海之上有勇士，曰邱，以勇游於天下。过神渊饮马，其仆曰：“饮马此丈必死。”言：“饮之。”其仆以其言饮之，马果死。邱拔剑而入，三日三夜，煞二蛟一龙而去。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
《汉书》曰：杜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业与同姓字，俱以才能称。京师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之，为小冠，高广二寸。由是京师谓钦为小冠杜子夏，业为大冠杜子夏。
《东观汉记》曰：杜笃仕郡文学掾，以目疾，二十馀年不窥京师。
《魏略》曰：夏侯从征吕布，为流矢所中，伤左目。时夏侯渊与具为军师，军中号为盲夏侯，恶之，每照镜恚怒，辄扑镜着地。
《魏略》曰：太祖闻丁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当与女，何况但眇乎！”
沈约《宋书》曰：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他治之。出眼，割去疾，而内之以药。
《梁书》曰：鄱阳王恢有孝性，初镇蜀，所生费太妃犹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梦还侍疾，及觉，忧惶废寝食。俄而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惠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惠龙下针，豁然开目，咸谓精诚所致也。
又曰：江纟不，（甫鸠反。）字含洁，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纟不侍疾将期月，衣不解带。夜梦一僧云：“患眼者，饮惠眼水必差。”及觉说之，莫能解者。纟不弟三叔禄与草堂寺智者法师善，往访之，智者曰：“《无量寿经》云：惠眼见贞。”乃因智者答，舍同夏县界牛屯里舍为寺，乞赐嘉名。敕答云：“纯臣孝子往往感应。晋时颜含遂见冥中送药，近见智者以卿弟二息云饮惠眼水。惠眼则第五眼之一号，可以惠眼为名。”及就创造泄，故井水清冽，异於恒泉。依梦中取水洗眼及煮药，稍觉有瘳，因此遂差。时人谓之孝感。
又曰：元帝字世诚，武帝弟七子也。初武帝梦眇目僧执香炉，称托生王宫，既而彩女石氏侍，始褰户幔有风回裙，梁武帝意感幸之，乃生元帝。赐彩女姓曰阮，进为修容。修容常失珠，谓是左右所盗，乃炙鱼目，不知其珠。孝元吞之，信宿之间，珠遂便出，一目致眇。鱼之报焉。
《南史》曰：梁湘东王於江东泛舟，顾而言曰：“今可称有乐。”功曹刘源曰：“丶子降兮北渚。”王作色曰：“当道目眇眇兮愁予耶？”坐者股栗，酒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酣。又劭陵王赋诗戏之曰：“湘东有一病，非哑复非聋。相思下只泪，望贞有全功。”

《後魏书》曰：祖班以罪徙於光州。别驾张奉礼希大臣意上言：班虽为流囚，常与刺史对坐。敕报曰：牢掌奉礼。曰牢者，地牢也。乃为深坑置诸内，夜中以芜菁子烛熏眼，因此失明。

《异苑》曰：丹阳多宝寺，元嘉中，画佛堂作金刚，寺主奴婢恶戏，以刀刮其目眼。辄见一人甚壮，五彩衣，持小刀挑目精，数夜眼烂，於今永盲。

《后赵书》曰：戎阳，一目瞽。刘曜寇洛水，复降曜，曜败，生擒起前石。使人骂曰：“瞎狗何降？”贼复持瞎来，阳曰：“臣不降即死，死则大王那得复见瞎狗？”前石笑曰：“瞎狗不足污刀。”活之。

《文子》曰：师旷瞽而为太师。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仁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荐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子又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教以祭。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后楚攻宋，围城，民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壮皆乘城，战死者太半。父子有疾皆免。及围解，而盲疾俱复。

《庄子》曰：连叔谓肩吾子曰：“夫瞽者，不知文章之观。”

又曰：目之与形，吾不知其异也。盲者不能自见。

又曰：许由曰：“夫眇者，尾与乎眉目颜色之好。”

《尹文子》曰：瞽者无目，而耳不可以察察视也，精於听也。

又曰：聋者不歌，尾自乐；盲者不观，尾接物。

《韩子》曰：寐则盲者不知觉，而使之视，则穷矣。

《淮南子》曰：今夫盲者行於道，遇君子则易道，遇小人则陷於沟壑。

桓谭《新论》曰：余为典乐大夫，得乐家记。言文帝时，得魏文侯时乐人窦公，年百八十岁，两蔫啷盲。帝问其何服食至此，对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教为乐鼓琴，不导引，不知寿得若何？余以为窦公少盲，专一内视故。”

《抱朴子》曰：魏武收左慈，慈走入市。吏传言慈一目眇，葛巾单衣，於是一市皆然也。

又曰：董君异以玉醴与盲人，服之而愈。

《世说》曰：顾恺画殷荆州形，殷不许。顾曰：“明府正当嫌眼耳。明点童子，飞白拂上，若轻口之蔽月。”

又曰：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作危言。桓公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云：“百岁老公攀枯枝，井上辘轳卧小儿。”殷有一参军云：“盲人骑瞎马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显记》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本有五百盲人依精舍住，佛为说法，尽还得眼，盲人欢喜，刺杖着地头面作礼。杖遂生长大，世重之，无敢伐者，遂以得眼为名。

《楚辞口九章》曰：离娄微睇，瞽以为无明。

蔡邕《瞽师赋》曰：夫何朦昧坐瞽兮，心穷忽以郁伊。目冥而无睹兮，羌永烦以悲愁。

哑

《释名》曰：云，也，然无声也。

《汉书》曰：韩延寿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自刻责，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死，因不能言。延寿闻之，对掾吏涕泣，遣吏医治。

又曰：吕后断戚夫人手足，去眼捃罽，饮药。

《吴书》曰：程普煞叛者数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百馀日卒。

《文子》曰：皋陶而为士师。

《淮南子》曰：者使守圉，不可使通语。

又曰：夫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满菩蔻，惊怖为狂。

又曰：水气多。

《黄帝素问》曰：者何病？歧伯曰：“胞之络脉。何以言之？胞络系於肾，少阴脉实，肾系舌本，故不能言”

《续搜神记》曰：沛国一士人，姓周，生三儿，向应可语便哑，皆七八岁。有一人经门过来，乞问主人此是何声，云：“是仆儿，频生三子，皆哑不能语。”客曰：“君冥罪还内省，我於外待君。”主人异其言，知非常人，便入内思，良久而出，谓客曰：“昔为小儿时，当床氏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从外食哺子，子辄出头作声授之，积日如此。时屋下攀得及巢，以指内巢中，燕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蒺梨，各与其子吞之，既死。其母寻还，不复见其子，出户徘徊，悲鸣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闻其三儿，言语周正。

《异苑》曰：高惠清隆安中为太傅主簿，忽昼日有群鼠更相衔尾，自屋梁相连至地。清靴γ疾，数日而亡。

《灵验记》曰：王导，河内人也。兄弟三人并得时疾。其宅有鹊巢，旦夕翔鸣，闻甚喧噪，俱恶之，念云：“差当治此鸟。”既差，果张取鹊，断舌而煞之。兄弟悉得哑疾。

吃

《说文》曰：吃，言语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言》云：讠蹇，极吃也。或谓之轧，或谓之婴。（郭璞曰：轧，气不利也。江东名吃为讠蹇也。）
《汉书》曰：鲁恭王馀口吃难言。
又曰：马相如吃而善着书。
又曰：扬雄为人简易，口不能剧谈。（剧，甚也。一说剧，遽疾也。言吃不能疾言也。）
郑玄《自序》曰：赵商子，字子声，河内温人。博学有秀才，能讲难，而吃不能剧谈。
《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为事，畏言不敢为言，故行年六十如老吃耳。
《新序》曰：周昌者，沛人。以军功封汾阴侯，御史大夫。高帝欲废惠帝，立戚夫人子如意。群臣固争，莫能得。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则知其不可也。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世说》曰：魏明帝口吃，少言，而内明断。
《世说》曰：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邓答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
秃
《礼记》曰：秃者不免。
《梁传》曰：鲁季孙行父秃，聘于齐，齐使秃者御。（音迓）
蔡邕《独断》曰：古帻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乃始施巾，故语曰：“王头秃秃帻施屋。”
《秦书》曰：苻坚徵隐士张臣和至长安，坚赐以衣冠，和辞曰：“年老头秃，不可加冠。”野服而入，既见，求归矣。
《释名》曰：鼻塞曰。
《晋书》曰：谢安，字安石，本能为洛下书生咏，有鼻疾，故其音浊。名流爱其咏而不能及，或手掩鼻以之也。
崔鸿《春秋後赵录》曰：王谟，字思贤，鼻，言不清畅；短，无威仪。将拜曲阳令，石勒疑之，长史曰：“请试之。”政教严明，百城尤最。
《幽明录》曰：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教鸲鹆令语，遂无所不名。当大会，令效人语，有一人鼻，语难学，因以头内瓮中以效焉。
龋齿
《释名》曰：龋，朽也。虫啮之齿缺朽也。
《续汉书》曰：桓帝元嘉中，京师妇女作龋齿笑。龋齿笑者，齿痛也。
《淮南子》曰：啄木愈龋。（啄木，食龋虫也。）
又曰：决物治龋，君子不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兔缺

《续晋阳秋》曰：魏咏之生而兔缺，相者云：“後当贵。”年十八，闻荆州殷仲堪帐下有术人能治之，因西上。仲堪与语，令师看焉。师曰：“可割补之，但应百日食粥，不语笑。”咏之曰：“半年不语，亦当治之，况百日也！”师为治而差。

《宋书》曰：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称目，对沧者谓之羊。短长肥瘦皆有比拟，颜师伯缺齿，号之曰。

瘿

《说文》曰：瘿，颈瘤也。

崔豹《易林》曰：瘿瘤疡，为身害伤。

范晔《後汉书》曰：贞定王刘扬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後，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

《魏略》曰：贾逵前在弘农，与校尉争公事不得理，乃发愤舍肿。後所病稍大，自启欲割之。太祖惜逵，恐其不活，教谢主薄：“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尤行其意，而瘿愈大。

《宋书》曰：杜预病瘿，初攻江陵，吴人以瓠系狗颈示之。

《山海经》曰：天帝之山有草如葵，名曰杜衡，食之以瘿。

《博物志》曰：山居之民多瘿。又嵇康《养生论》曰：颈处险而瘿。

《庄子》曰：阖支离无。瓮盎大瘿。

《典术》曰：服食天门冬，治瘿除百病。

伛偻

《礼记□丧服四制》曰：伛者不袒。

《梁传□成公》曰：曹公子手偻，聘於齐，齐使伛者御，萧同侄子处台笑之。

《孙卿子》曰：周公偻背。

《庄子》曰：子与病曲偻，颐隐於脐，肩高於顶。

《淮南子》曰：木气多偻。

疣赘

《说文》曰：疣，赘也。

《释名》曰：疣，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赘，横生一肉，着体。

《梁书》曰：武帝丁嫔生而有赤志，体又多疣。讥丶纳之，无何并失。

《庄子》曰：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恶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也？

《太玄经》曰：割疣赘恶不得大。

《山海经》曰：单孤之山，滑水出焉。中有滑鱼，状如单，其音如梧，食之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疣。
又曰：旄山有羞鱼，状如鲤，食之者不疣。
瘤
《释名》曰：瘤，流也。聚而生瘤肿也。
《魏略》曰：晋茎丶先苦瘤，自割之。会毋丘俭反而瘤发，及俭走，竟以自终。蔡谟表曰，臣先有瘤肿宰牲上十数年，初无患苦，忽自溃。
《晋书》曰：赵王伦得异鸟，问皆不知名。宫西有素衣小儿，言是服刘鸟。伦使录小儿并鸟置牢室，明旦开视，并失所在。伦目上有瘤，时以为妖焉。
沈约《宋书》曰：朱龄石舅头有大瘤，龄石伺敬蔬，密往割之，舅即死。
《列女传》曰：齐宿瘤者，东郭彩桑之女，项有大瘤，故以名焉。闵王出，而女彩桑如故，王召问之，对曰：“授之父母，教彩桑，不教观王。”王曰：“此奇女也。”内以为后。女死後，燕遂屠齐。
跛
《方言》曰：自关西秦晋之间，足蹇谓之。（敕略反。）
《周易归妹口初九》曰：归妹以娣，跛能履。
《礼记口丧服四制》曰：跛者不踊，身有痼疾，不可犯礼也。
《左传口宣公下》曰：晋侯使郤克会于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郤子登，妇人笑於房。（跛而登，故笑之。）
又《梁传口成公》曰：卫孙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齐，齐使跛者御跛，萧同叔子处台笑之。
《春秋後语》曰：秦攻赵急，求救於齐。齐王曰：“必长安君为质。”长安君者，太后之小子也。太后爱之，不肯遣，大臣强谏，太后怒。左师触龙请见太后，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恐太后体亦有所苦也。”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耳。”因是，太后怒色稍解，乃徐说之，太后从之。
又曰：赵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者，盘散行及，（散音珊。）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不幸有跛之疾，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者头。”平原曰：“诺。”及者去，平原君笑曰：“竖子欲以一笑之故，煞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煞。居岁余，门下客稍稍引去，过半。平原君怪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煞笑者。”于是平原君斩所笑美人头，造者而谢焉。
《汉书》贾谊上书曰：天下之势，方病大。非徒病，又苦炙。（灸，脚掌。，古戾字，谓反戾也。）
又曰：方今天下又类辟且病痱。（辟，足疾。痱音肥，风疾也。）夫辟者一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痛，痱者一方痛。
又曰：哀帝有痿痹。（如淳曰：两足不能相过曰痿。）
《齐书》曰：始安王遥光字元晖，生而疾，高帝谓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谏，乃以遥光袭爵。足病不得同朝列，常乘与自望贤门入。遥光多忌，人有饷屐者，以为戏己，大被嫌责，为笺云：智不乃葵。亦忤旨。
《唐书》曰：贾直言者，父道冲以伎术得罪，赐鸩于路。直言伪令其父拜四方，辞上下神，伺使者视稍怠，即取其鸩以饮，遂迷仆而死。明日，鸩泄于足而后复苏。代宗闻之，减父死，直言亦自病。
《淮南子》曰：冠难至，者告盲者，负而走，两人皆得其能也。故使者语，使者走，大失其所也。
偏枯（附）
《长沙耆旧传》曰：夏叔丁母忧，过礼，遂患风湿，一脚偏枯。皇甫谧表曰：久婴笃疾，半身不仁，右脚偏小。

《毛诗口巧言》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尔勇伊何？（肿足为，疡为微。）
《汉书口贾谊传》谊上书曰：“方今天下之势，方病大，一股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失之不治，必为锢疾。（坚久之疾。）後虽有扁鹊，不能为己。
《淮南子》曰：岸下气多。
卷七百四十一　疾病部四
头痛
《毛诗口伯兮》曰：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又《小弁》曰：心之忧矣，如疾首。
《周官口疾医。）曰：春时有首之疾。
《史记》曰：西域有大小头痛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头痛呕吐。
《风俗通》曰：田家老母市饼，置道边石人头上。既而忘之，人以为神，能治病。转以相语：“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後饼母为说，乃止。
心痛
《易说》曰：冬至气当至，不至则多心痛。
《左传口昭上》曰：医和谓晋侯曰：“朋淫心疾。”
《北史》曰：斐讷之为平原公开府墨曹，掌书记，从至并州。其母在邺，忽得心痛。讷之是日不胜思慕，心亦惊痛，乃请急而还。当时以为孝感。
《唐书》曰：刘敦儒母有心痛疾，日须鞭数人乃安。子弟仆使不堪其苦，惟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儒侍养不懈，体常流血。
《庄子》曰：西施病心而，其里鬼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走。
《贾谊书》曰：楚惠王食寒菹，中有水蛭。虽欲发之，恐宰夫得罪当死，遂吞之。因得心疾术，乃言所中。令尹贺曰：“阴德必须阳报。”是夜，惠王咳而蛭出，心腹之病皆除。
《俗说》曰：阮光禄大儿丧，哀过，遂得病心痛。服除後，经年病瘳。
《续搜神记》曰：李子豫少善医方，当代称其通灵。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患心腹坚痛十馀年，殆死。忽自夜闻屏风後有鬼谓腹中鬼曰：“何不促煞之？不然，明日李子豫当从此过，以赤丸打汝，汝其死矣。”腹中鬼对曰：“吾不畏之。”於是许永使人候，子豫果来。未入门，病者自闻腹中呻吟声，及子豫入视，曰：“鬼病也。”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子与服，须臾，腹中雷鸣鼓转，大利数行，遂差。今八毒丸方是也。
《幽明录》曰：顾长康在江陵，爱一女子。还家，长康思之不已，乃画作女形，簪着壁上，簪处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进。
腹痛
《左传宣下》曰：楚子伐萧，萧溃。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还无社，萧大夫。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无社欲叛，以求免死。无社素识叔展，故因卯使呼之。）曰：“有麦麹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麦曲鞠穷，所以御湿。）“河鱼腹疾，奈何？”（言无御湿药，将病。）曰：“目于{死目}井而拯之。”（无社欲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视虚废井而求拯。）
《左传》曰：晋侯有疾，秦医云：“雨淫腹疾。”
《搜神记》曰：淮南书佐刘稚，梦见青刺蜴从屋落其腹内，因苦腹病。
《华他别传》曰：有人病，腹中切痛十馀日，须眉落。他令破腹视脾，果半腐坏，刮去恶，以膏傅疮，饮之以药，百日平复。（事具《医门》。）
咽痛并噎
《易说》曰：大寒气当至而不至，则多咽痛。
《汉书》曰：昌邑王被徵至长安，左右令哭。王曰：“吾嗌痛。”不肯哭。
《魏志》曰：有人病咽塞，嗜食而不下。华他令取饼家蒜齑，顿饮三升，即吐一蛇，便差。（事具《医门》。）
《山海经》曰：单张之山有鸟曰鸦，食之已嗌。（郭曰：嗌，咽也。）
《战国策》曰：噎而後穿井，何及於急？
《续汉书□礼仪志》曰：三老、五更，仲秋之月赐以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也。
《晏子》曰：夫愚人多悔，不肖者自贤，犹临难而遽铸兵，临噎而遽掘井，虽速无及。
《淮南子》曰：有以噎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车为败者而禁天下之乘，不亦悖哉！
《广五行记》曰：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终命其子弟云：“吾气绝之後，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子弟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於水次作淀。有一僧住，因以少淀致钵中，此虫怖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淀水疗噎。
烦懣
《方言》曰：朝鲜洌水之间，烦懣谓之漠漫。
《魏志》，陈登得胸中烦懣，华他谓诊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肉疽。”即为作汤治之，吐三升许，虫赤头而动，半犹是。（事具《医门》。）
劳悸
《汉书》曰：太师王舜自莽篡位，後病喘悸浸剧，遂死。
《宋书》曰：文帝有虚劳疾，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列口}。
沈约《宋书》曰：何尚患劳疾积年，饮妇人乳乃差。
《世说》曰：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云是牛斗。孝武不知殷父，问：“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
又曰：卫徒豫章下都，人先闻其姿容，观者如堵墙。先有疾，不堪劳，遂病发，死。时人谓之“看煞卫。”
张奂《与孟季御书》曰：素苦悸逆，顷者益甚。百病所归，月衰日损。
眩
《释名》曰：眩，悬也，目视动乱，如悬物摇摇然不定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避正殿读图谶，坐庑下，浅露中风，吐眩弥甚。有曰：“大司马亦病如此，自强从公而便疾愈。”於是车驾行数里，病差。
又曰：建武五年，上风眩发甚。以阴兴为侍中，授诏口台庙室。
《典略》曰：陈琳作诸书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风眩，是日发，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王隐《晋书》曰：庾衮字叔α，入林虑山，中途而眩发，倚岩而坐，柱杖将起，跌坠崖而死。
《华他别传》曰：他见严昕，语之曰：“君有急风见於面，勿多饮酒。”坐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昕於道中卒得头眩，坠车与，着车上，归家一宿死。他便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巾拭体，令周匝。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他令弟子数人以铍刀决脉，五色尽视，赤血出。乃以膏摩之，覆被汗出，饮以亭历大血散，立愈。
《异苑》曰：上虞孙家奴多伎，治人头风流血滂沱，嘘之便断。

京房《易飞侯》曰：有口大如车盖十馀，此阳渗之气，必暑，有死也。
《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顺，武王荫人於树下而天下怀，越王决狱不当、援刀自割而战士毕死，感於恩也。
《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死之热，望炎冶不能止噤冻之寒。
卷七百四十二　疾病部五
疮
《周礼口天官下》曰：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祝当如注，读如注病之注。）
《礼记口曲礼上》曰：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
谢承《後汉书》曰：妫皓母炙疮发脓，皓祝而愈之。
《魏书》曰：孙观迁青州刺史，从征孙权於濡须口。为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战不顾。太祖劳之曰：“将军被疮深重而猛气益奋。”及疮甚，遂卒。
《吴历》曰：孙策为许贡客所伤，既被疮，策引镜自照，曰：“面目如，此当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呼，疮皆分裂，其夜卒。
《江表传》曰：周泰为濡须督。诸将以泰本出於微贱，咸轻傲之。孙权乃入泰营，於都巷中侦常，大请官僚，使泰脱衣帻，见其疮痍匝体，指疮而问曰：“何地战伤？”泰具对，权把其臂流涕。
沈约《宋书》曰：刘邕所啖食每异於人，性嗜疮痂，以为味似鳆鱼。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炙疮，疮痂落床氏，邕因取食之。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以饴邕。
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啖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举鞭取疮，常以给膳。”
又曰：张收尝为犭制犬所伤，医云：“宜食虾蟆脍。”收甚难之。医含笑先尝，收因此乃食，疮亦即愈。
《北史》曰：长孙子彦末年石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世无良医，吾其死矣。尝闻：恶疾，蝮蛇螫之不痛，试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触之，痛楚号叫，俄而肿死。
《抱朴子》曰：治金疮，以气吹之，血即断，痛立止。
《论衡》曰：儒书言，燕太子丹使客荆轲刺秦王，不得，诛死。後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王，王知燕之客，乃胶其眼，使之击筑。渐离置铅於筑中，以为重而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王。秦王病疮，三月而死。夫言高渐离以筑击秦王，实也；言中秦王，病疮三月而死，虚也。

嵇康《高士传》曰：孔休元尝被人斫之。至见王莽，以其面有疮瘢，乃碎其玉剑与治之。

《华他别传》曰：琅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疮，痒而不痛，愈已复发。他曰：“当得稻糠色犬系马顿走，出五十里，断头向痒。”乃从之。须臾，有蛇在皮中动，以铁横贯，引出，长三尺许。七日便愈。

《异苑》曰：陈郡谢石少患面疮，诸治莫愈。乃自匿远山，卧於岩下，中宵有物舐其疮，随舐除，而舐处悉白，故世呼为“谢白面。”

又曰：有田父耕植，见伤一蛇，有一蛇衔草着疮上，而伤者差。田父收其馀叶，治疮皆验。

又曰：晋时长山赵宣母任身如常，而髀上痒，搔之成疮，二儿从疮中出，母子平安。

《幽明录》曰：汉武帝在甘泉宫，有玉女降，与帝围棋。女风姿端正，帝乃欲通之。女因唾帝面，遂成疮。帝避跪谢，神女为出温水洗之。（事具《温泉部》。）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好发冢。後发栾书冢。是夕王梦一丈夫，鬓眉尽白，以杖扣王左脚。王觉，左脚肿痛，因生疮，至死不差。

《三辅故事》曰：卫太子岳鼻，武帝疾，避暑甘泉宫。江充谓太子曰：“陛下恶太子鼻，当持纸蔽其鼻。”及入，充言曰：“太子不欲闻陛下脓臭，蔽鼻而入。”帝大怒。

痱

《说文》曰：痱，风病也。

《汉书》曰：灌婴矫先帝诏，当弃市。婴阳病痱，不食欲死。或闻上无煞意，婴复食，治病。议定不死矣，乃有飞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弃市。

《东观汉记》曰：明帝行幸诸国，敕执金吾冯鲂将缇骑宿玄武门复道上。诏曰：“复道多风寒，左右老人且病痱，多取帷帐，东西完塞窗，皆令致密。”

螫毒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厕，虿螫其手，呻吟无赖。华他令温汤渍手，数易汤，常令暖，其旦即愈。

《搜神记》曰：阮伤於虺，嗅其疮而双虺出鼻中。

《孔丛子》曰：宰我使齐，反见夫子曰：“梁丘据遇毒，茸墚而瘳。齐会大夫众宾贺焉，大夫并复献攻毒之方。”弟子谓曰：“梁丘子瘳矣。方安所施？”夫子曰：“三折肱而知为良医。治梁丘遇虺害而获瘳，假有与之同疾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问所以己之方，众人为见，故各言其方也。”
《抱朴子》曰：蝮蛇中人，不晓方术者但以刀割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须臾，焦尽。
嵇含《遇蚤客赋》曰：元康二年七月七日中夜，遇蚤客，有戏余者。曰：“谚云‘过满百，为蚤所螫’斯言信哉！”
蛊
《周礼□秋官》曰：庶氏掌除毒蛊，以嘉草攻之。
《左传》曰：宣二，晋里克有蛊疾。
沈约《宋书》曰：沛郡相县唐赐往比村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枚。临死，语妻张曰：“死後刳腹中病。”张手破之，藏悉糜碎。
《搜神记》曰：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或为虫蛇，其人皆自知其形状。常行之於百姓，所中皆死。
《续搜神记》曰：爰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诣之，主人下食，游便咒焉，一双蜈蚣长丈馀，於盘中走出。饱食归，安然无他。
《灵鬼志》曰：荥阳郡有一家姓廖，其家累世为蛊，以致富，子女丰悦。後取新妇，不以此语之。家人悉行，妇独守家，见屋中一大缸，试发，见一大蛇，便作沸汤，悉灌煞之。家人还，妇具说焉，举家惊惋。无几，其家疾病，死亡略尽。
痈疽
《广雅》曰：痤、疽，痈也。
《说文》曰：痈，肿也。痤，小肿也。
《释名》曰：痈，壅也。气壅不通，结，里而溃也。
《左传□襄十九年传》曰：晋荀偃瘅疽，（瘅疽，恶疮。）生疡於头。济河，及着雍，病，目出。
《史记》曰：卒有病痈者，吴起为吮之。卒母哭之，曰：“往年吴公吮其父，父遂战死。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汉书》曰：项羽疑范增夺其权，增怒曰：“天下且定，而王自为之，愿赐骸骨。”羽许之。亚父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
又曰：仆射郑崇数以职事见责，发颈痈而死。
又曰：文帝病痈，邓通常为上吮之。上问曰：“天下谁最爱我？”通曰：“莫若太子。”太子入，上使吮痈，太子色难。闻通吮之，惭，遂恨通。
《东观汉记》曰：樊事後母至孝。母常病痈，樊至吮嗽。
《典略》曰：赵戬病疽疾，年六十馀。闻魏王薨，哭泣哀过，疮发而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徐苗字叔胄，弟亡临殡，口中痈大溃，脓溢，苗含去之。
《宋书》曰：刘与何晏俱发背痈。疾已笃，闻偃亡，欢甚，叫呼，于是亦卒。
《南史》曰：徐词伯春月出戏，闻草屋中有呻吟声。词伯曰：“此病甚重，更一日不疗必死。”乃往视，见一老姥，称体痛而处处有黑无数。词伯还，煮斗馀汤送，令服之。讫，痛热愈甚，跳投床者无数。须臾，所处皆披出，长寸许。乃以膏涂诸疮口，三日而复，云：“创墅钉疽也。”
又曰：薛宗伯善徙痈疽。公孙泰患发背，伯宗为菩掴之，徙置斋前柳树上。明日而痈消，树鄙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长二十馀日，瘤大脓烂，出黄赤汁升馀，树为之瘘损。
《唐书》曰：李洧，正己从父兄。正己死，洧以徐州归顺，封潮阳郡王。无何，背发疽。稍平，乃大具糜饼，饭僧於市，洧乘平肩与自临其场。市人欢呼，洧惊，疽会於背而卒。
《孝子传》曰：魏达父苦疽Φ，达吮喇而愈。
《山海经》曰：带山有鸟，状如马，五彩，名奇余，食之不疽。
又曰：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鲨鱼，苍文赤尾，食之不痈。谯明之山，谯水注焉，多何罗鱼，一首十身，食之己痈。
辛氏《三秦记》曰：大鱼如羊，在长池中，世人食之生痈疮。
《论衡》曰：《儒书》云：齐桓公负妇人朝诸侯，管仲告诸侯曰：“吾君有疽疮，不得妇人，疮恶不愈。”诸侯信管仲，故无叛者。
瘘
《说文》曰：瘘，颈肿也。
《山海经》曰：脱扈之山植猪之草，可以己鼠。（郭璞注曰：鼠瘘也。）
《淮南子》曰：狸头己鼠，鸡头己瘘。
《洞林》曰：柳祖休妇病鼠瘘，积年不差。及困，令儿就吾卦之。语之曰：“当得贱师姓石者治之。”（事具《鼠部》。）
癣
《说文》曰：癣，乾疮也。
《山海经》曰：渠猪之山多豪鱼，赤喙赤尾，食之可己白癣。
又曰：橐山，橐水出焉。修郡之鱼，其音如鸱，食之己癣。
瘃
《说文》曰：瘃，中寒肿。
《汉书》曰：赵充国讨先零，帝诏充国曰：“欲至冬击虏，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岂有利哉？”（皲，坼裂也。瘃，寒疮也。）
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疥，瘙也。
《周礼□天官□疾医》曰：夏时有痒疥病。
《礼记□月令》曰：仲冬行春令，民多疥疠。
《左传□昭五》曰：齐侯疥，遂[illegible]，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宰缮。
《国语□吴语》曰：夫差既许越成，乃大戒师徒，将以伐齐。子胥谏曰：“越之在吴也，犹人之有心腹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事。夫齐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湖而与我争此地哉？”
《山海经》曰：石脆之山，其草多条，其状如韭而白花黑实，食之已疥。
宋玉《登徒子赋》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登徒悦之，使有五子。
又曰：竹山有草，名曰黄藿，状如槀，叶如麻，白华赤实，浴之已疥。
恶疾
《韩诗外传》曰：《苡》，伤夫有恶疾也。彩彩苡，薄言捋之。（苡，泽泻也。苡，良恶之菜，犹捋之不已，君子虽有恶疾，我犹不能去离也。）
《论语□雍也》曰：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包曰：牛有恶疾，不欲见人。）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後魏书》曰：李庶生而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鬚，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先以此方回施贵族艺眉，有效，然後树鬚。”世传谌门有恶疾，以呼沱为墓田，故庶言及之。
《列女传》曰：蔡夫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恶疾。其母将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将何去之？”终不听其母，而作《苡》之诗。
疫疠
《说文》曰：疫，皆民之疾也。
《释名》曰：疫，役也，言有鬼行疾也。
《礼记□月令》曰：孟夏行秋令，则民多大疫。
《续汉书》曰：元初中，会稽大疫，使光禄大夫将医巡行。
《魏书》曰：文帝在东宫，氛疠大起，时人雕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言：“人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
《魏志》曰：司马朗迁兖州刺史，征吴，到居巢，军中有疫。即躬亲巡视，致药於疾卒焉。
王隐《晋书》曰：郭文举得疫病危困，不肯服药，曰：“命在天，不在药。”
《锺离意别传》曰：黄谠为会稽太守。吴大疾疫，黄君转署意中部督邮，意乃露车不冠，身循行病者，赐与医药，其所临护□十馀人。
《刘根别传》曰：颍川太守到官，民大疫，掾吏死者过半，夫人郎君悉病，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从根求消除疫气之术。根曰：“寅戌岁泄气在亥。今年太岁在寅，於听事之亥地，穿地深三尺，方与深同，取沙三斛着中，以淳酒三升沃在其上。”府君即从之，病者即愈，疫疾遂绝。

《山海经》曰：复州之山有企踵之鸟，如，一足，彘毛，见则国中大疫。

《三辅决录》曰：井丹举室疫病，梁松自将医药治丹。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有鸟焉，其形似鹊，白尾，名为青鸟。常以三月自苍梧而度，群飞不可胜数，山人见其来，多苦疫气。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曹植《说疫气》曰：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卷七百四十三　疾病部六

霍乱

《易说》曰：雨，气当至而不至，则多霍乱。

《春秋考异邮》曰：襄公朝于荆，士卒度岁，愁悲失时，泥雨暑湿，多霍乱之病。

《汉书》曰：淮南王上书云：“南越多霍乱之疾。”

《幽明录》曰：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旧有亲，侨住谟家。数宿行，过期不反。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胀满，不得吐痢，某时死亡。”又云：“我病名乾霍乱，自可治也。但人莫知其药，故令身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即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与时日，皆与梦符。後有乾霍乱者，谟试用，辄差。

疰

《释名》曰：疰，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

《范汪方》曰：凡九十种寒尸疰，此病随月盛衰。人有三百六十馀脉，走入皮中，或右或左，如人所刺，遂至於死。死尸相注，或至灭门。

疟

《说文》曰：疟，热寒并作也。疒，热疟也，疾二日一发。

《易说》曰：立春气当至、不至则多疾疟；白露当降不降，民多温疟。

《周礼□天官□疾医》曰：秋时有疟寒疾。

《礼记□月令》曰：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昭二十年传》曰：齐侯疥，遂𤺓，（𤺓，疟疾也。）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多在齐也。）梁丘据与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丰於先君，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盍诛於祝固、史ㄟ以辞宾？”（欲煞ㄟ固，以谢问疾之宾。）公悦，告晏子，晏子谏之，乃止。

《东观汉记》曰：邓训迁护乌桓校尉。吏士尝人病疟，转易至数十人。训身主汤药，咸得平愈。

又曰：茎Δ从上至怀，病疟，在上前疟病。上曰：“闻壮士不疟，汉大将军反疟病耶？”使小黄门扶起，赐药医，归洛阳，病遂加。

《抱朴子》曰：猕猴之鬼，令人疾疟。

《山海经》曰：阳华山多若华，华实如，味酸甘，食之已疟。

《玄晏春秋》曰：夏四月，予疟于河南，归于新安，不瘳。

《世说》曰：中朝有小儿，其父患疟，行乞药。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疟？”答曰：“来病君子，所以为疟。”

《列异传》曰：阳蕤字圣卿，逃疟神祠，有人呼言“杜卸，杜卸。”圣卿应曰：“诺！”起至户口，人曰：“取此书去。”得素书一卷，皆谴劾百神法，乃差。

《录异传》曰：嘉兴令吴士季疟，经武昌庙，遣人辞谢，乞断疟鬼。去庙二十里卧，梦见塘上一人乘马追呼，行太急，速至季舡，下马与吏共入舡後，缚取一小儿去。梦觉，疟即断。

又曰：弘父患疟经年。後独至田舍，疟发，有数小儿持公首脚。公见，因阳瞑。忽起，捉得一儿，化成黄，馀者皆走。仍缚以还家，悬着窗上，明、当煞食之。比晓，失，疟遂断。于时有疟者，但呼“弘公”，便断。

《甄异传》曰：吾兴张安病正发，觉有物在被上，病便更甚。安自力举被捉之，物化成鸟如鹘留，疟登时愈。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兴含淮县有翁水下流，有圣鼓横在川侧，上下船人刺篙有撞之者，皆得疟病。

消渴

《後汉书》曰：司马相如有消渴病。

《後汉书》曰：李通素有消渴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礼》云：春有疾。）自为宰相，谢病不视事。帝令以公位归弟养病。

《魏略》曰：卞兰得消渴疾，时明帝信咒水，使人持水赐兰。兰曰：“治病当以方药，何信於此？”遂不肯饮，以至於卒。时人见兰好直言，谓帝面折之而兰自煞，其实非也。

《晋书》曰：斐楷有渴利疾，不乐处势。王浑为楷请当见将养，不违其志，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及疾，诏遣黄门郎王衍省疾，楷回眸瞩之曰：“竟未见识。”衍深叹其神隽。

《南史》：何点少时尝患渴，逾岁不愈。後在吴中石佛寺建讲所，昼寝，梦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梦中服之而差。

《唐书》邓玄挺综斜堋，无藻鉴之明，又患消渴，人因号为邓渴。

王子年《拾遗录》曰：晋武为抚军时，羌人姚馥字世芬，姚襄即其祖也，好啜嚼浊糟，言渴於醇酒。群辈常狎之，呼为渴羌。为朝歌邑长，馥辞之。帝曰：“朝歌，纣之故乡，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饮。”

《交州记》曰：浮石，体虚而轻，煮饮止渴。

《淮南子》曰：嫁女於疾消渴者，夫死後，则难可复处。（以为故妨之，后人不娶。）

蹶逆

《韩诗外传》曰：扁鹊过虢，虢侯世子暴病死，乃追宫门曰：“世子病，所谓尸蹶者也。”

《吕氏春秋》曰：室大多阴则蹶。

咳嗽

《释名》曰：咳，刻也，气奔至，出入不平调，若克物也。嗽，促也，用力急促也。

《易说》曰：立秋，气未当至而至，则少阳脉盛，人病咳。

《周书》曰：立秋之日，白露不降，民多病咳。

《礼记□月令》曰：季夏行春令，则国多风咳。

《春秋繁露》曰：人君好战，贪城邑，则民多病咳嗽。

《抱朴子》曰：龟鳖黿鼍之鬼，令人病咳。

刘弘教曰：吾昨四鼓中起，闻西城上兵咳声甚深，即呼省之。年过六十，羸病无襦，而督将差以持时，持时，备不虞耳。此既无所防捍，又老病羸冻，不隐恤，必致死亡，督将岂可乃尔耶？

呕吐

《左传□哀下》曰：卫侯为灵台于藉圃，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古者见君解袜。）公怒，辞曰：“臣有疾，异於人，（足有疮疾。）若见之，君将之。”（，呕吐也。）

《汉书》曰：西域有大小头痛坂，令人呕吐。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妫皓字元起，其母至婚家醉，呕吐。恐食得毒，伏地尝吐，仰曰：“吐寒耳，非毒也。”

邓粲《晋记》曰：阮籍母死，与人棋如故。既而饮酒三升，举声一号，吐血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升。
《晋中兴书》曰：王允之年在总角，为从伯敦所知。尝夜饮，允之辞醉，眠在别床。敦与钱凤谋逆，允之悉闻其语，便於眠处大吐。以为大醉，不复疑。
沈约《宋书》曰：萧惠开除府加给事，性素刚，益不得志，发病呕血，有物如肝肺者甚多。
《孟宗别传》曰：孟宗为光禄勋，尝大会，公先少饮酒。偶有强者，饮一杯便吐。时令峻急，凡有醉吐者，皆传诏司察。公吐麦饭，察者以闻。上乃叹息，诏问食麦饭意。宗答曰：“臣家足有米奋鼿，直愚性所安。”其德纯素如此。
《列子》曰：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也而饿於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飧而之，爰旌目三而後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耶？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食也。”两手据地而呕不出，客客而死。
水疾
《东观汉记》曰：东平王苍到国後，病水气喘逆。上遣太医丞相视之，小黄门侍疾，置驿马传起居，以千里为程。
《晏子春秋》曰：景公水病，梦与二日斗，不胜，召占梦问之。晏子谓占梦曰：“公所病者，阴也。日，阳也。一阴不胜两阳，公病将已。”占梦以其言对。三日，公病大愈，赐占梦。占梦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赐之。晏子曰：“占梦以臣言对，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则不信也”
肿
《释名》曰：肿，锺也，寒热气所锺聚也。
《春秋潜潭巴》曰：枉矢黑，军士不勇疾流肿。（宋均注云：矢当杨光明，今黑，有死丧之气，则肿死。）
《春秋繁露》曰：人君简宗庙，逆天时，民病流肿。
《尸子》曰：有医者，秦之良医。张子之背肿，谓之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夫身与国亦犹此也，必有委制，然後治之。”
《齐谐记》曰：范光禄得病，腹脚并肿，不饮食。忽有一人，清朝不自通，遥进入光禄斋中，就光禄边坐。光禄云：“先不识君，君那得来而不自通？”此人答曰：“佛使我来治君病。”发衣见之，因捉其脚，以甘刀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而脚及膀胱百馀下，然不觉痛。复欲针腹，其儿黄门不听语竟，便去。後针孔中黄浓汁当出二三升许，至明晓，脚都差，针亦无孔。范甚喜。
疝
《释名》曰：心痛曰疝。疝，诜也。气诜诜然而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太医皮循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邓训直事，闻循声，起往问，曰：“冀得火以熨背。”训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

瘕

《龙鱼河图》曰：犬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

《易说》曰：白露气当至不至，太阴脉盛，人多瘕疝。

《宋书□徐文伯传》宋明帝宫人患腰痛牵心，每至，辄气欲绝，众医以为肉瘕。文伯曰：“此瘕。”以油投之，即吐，得物如，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而已，病都差。

《山海经》曰：丽麂之水，其中多有育沛，之无瘕疾。（郭曰：育，未闻。）

《列仙传》曰：玄俗者，常饵巴豆、□母，卖药於都市。河间王病瘕，玄俗脉之，下蛇十馀头。俗言王病六世馀殃，非王所招也。曰：“王尝放鹿，鹿是麟母，仁心感天，故遭俗耳。”

《续搜神记》曰：太尉郄公镇丹徒，尝出猎。时二月中，蕨始生，有一甲士折一茎食之，即觉心中淡淡欲吐，因归家，仍成心腹疾。半年许，忽大吐，吐一蛇，长尺馀，尚活动摇。乃挂着屋檐前，汁稍稍出，蛇渐焦小。经一宿，视之，成一茎蕨，犹昔所食也。病遂除差。

又曰：桓宣武帝时，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後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升乃饱。人苦劝，复啜五升，乃大吐，向所饮都尽。有一物随吐後出，如斗大。试以一斛二升复茗洗之，此物吸之都尽。而正觉小胀，又增五升，便悉混，然後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或问之曰：“此何病？”答曰：“此病名斛二瘕。”

又曰：昔有一人与奴俱得心瘕病。奴既死，剖腹视，得一白鳖，赤眼，甚鲜明。乃试以诸毒药浇灌之，并内药於鳖口，无损。乃系鳖於床脚，有客乘白马来看之，溺溅，鳖惶遽，疾咨避溺。既系之，不得去，乃缩颈藏脚，不敢动。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疾或可救。”乃试取白马溺以灌鳖，鳖消灭成数升水。病者乃顿饮升馀白马溺，病即豁然除。

《异苑》曰：章安有人，元嘉中啖鸭肉，乃成瘕病，胸满面赤，不得饮食。医令服秫米潘，须臾，烦闷，吐一鸭雏，身喙翅皆已成就，惟左脚故缀昔所食肉。病遂获差。

《志怪》曰：有人得瘕病，腹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云：“吾气绝後，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割之，得一铜酒钅仓，容数合。后华他闻其病而解之，便出巾箱中药以投钅仓，钅仓即消成酒。

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考异邮》曰：痹在喉，寿命凶。
《汉书》曰：哀帝即位，痿痹。
又曰：冯野王弟立为东海太守，下湿，病痹。天子闻之，徙为平原太守。
《晋书》皇甫谧字士安，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後魏书》：临淮王谭孙孚好酒，後遇风，患手足不随，口不能言。乃左手画地作字，乞解所任。
《唐书》曰：处罗可汗欲分兵大掠中国，群下多谏。外罗曰：“我父失国，赖隋得立，恩不可忘。”时处罗久疾痹，隋义城公主有五石饵之，俄而处罗发疽死。
痔
《释名》曰：痔，食也，蚩食之也。
《山海经》曰：天帝山有鸟，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郭璞注云：翁，颈下毛也。）名曰栎，食之已痔。又虎蛟可以为痔，（郭璞注：为，治也。）
《庄子》曰：秦王有病，召医破痈者，得一车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乘愈多。
《尸子》曰：有医者，秦之良医，为惠王治痔，皆愈。
宋玉《登徒子赋》曰：登徒子之妻，既疥且痔。
痢
《释名》曰：泄痢，言出漏泄而利也。
《汉书》曰：韦玄成父丧。既葬，当袭爵，即阳为病狂，卧便痢，妄笑语，欲让避兄也。
《北史》：齐司马应之好读《太玄经》文，注扬雄《蜀都赋》，每云：“我欲与扬子周游。”患痢十七年，竟不愈。齐亡岁，以痢疾终。
《魏武令》曰：凡式水甚强寒，饮之皆令人痢。
阴痿
《汉书》曰：胶西王端为人残戾，又阴痿，一近妇人，病数月。
又曰：周仁为人阴重不泄。（张晏曰：阴重不泄，下湿，故溺，是以得此官者入后宫。）
《魏志》：公孙康死，子晃、渊皆小，众以康弟恭词。恭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渊胁夺恭位。
《晋书》南阳王模世子保，体质丰伟，尝自称，重八百斤。素喜睡，痿疾，不能御妇人。
《宋书》曰：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御内。
阳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襄三》曰：楚子使子冯为令尹，访於申叔豫。申叔豫曰：“国多宠，王弱，国不可为也。”遂以疾辞。方暑，阙地下冰而床焉，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子使医视之，复曰：“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言无疾。）

《史记》曰：廉颇云：“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相如闻，不肯与会，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争列。

《续汉书》曰：杨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公卿，耻为魏臣，遂称足疾，不复行。

范晔《後汉书》曰：高诩字季回，父容，哀平间为光禄大夫，诩以父任为郎。世传《鲁诗》，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称盲，逃不蚀失。

又曰：封观者，以兄名位未显，耻先授之，遂称风疾，不能言。火起烧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禁，性不好荣，建武中拜议郎，引见赐食。禁阳眼目无所见，以肉投羹中，出又撑柱乃归。

《魏末传》曰：李腾为荆州刺史，曹爽令别司马懿。懿使婢进粥，持杯而饮，粥皆流出，谓爽曰：“太傅非复可济，令人怆然。”故爽不复设备。

《曹瞞传》云：太祖少，飞膺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首茉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佯败面吗口。叔父怪问其故，太祖曰：“卒中风。”叔父告嵩，嵩惊呼太祖，太祖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叔父爱，故见罔尔。”嵩乃疑，自後，叔父所言，嵩不复信。

《晋书》：曹爽专权，宣帝称疾，何曾亦谢病。爽诛，曾乃起视事。

又曰：锺会将反於蜀，使卫慰劳诸军。心欲去，且坚其意，曰：“卿三军主，宜自行。”会曰：“卿先行，吾当後出。”便下殿，会悔遣之，使呼。辞眩疾动，诈仆地，北出卜。数十信追之。至外廨，服盐汤，大吐。素羸，便以困笃。会遣所亲人及医视之，皆言不起，会由是无所惮。

《晋阳秋》曰：宣帝初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疾不能起。魏武使人往微刺之，以观信否，宣帝坚卧不动。

《晋书》曰：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後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

又曰：长乐冯恢父为弘农太守，爱少子淑，欲以爵传之。恢父终，服阙，乃还乡里，结草为庐，阳不能言。淑得袭爵，恢始任为博士祭酒。

《隋书》曰：郭衍为洪州总管，晋王镇淮海，因召衍，阴共计议。又恐人疑无故来往，托以衍妻患瘿，王妃萧氏有术能医之，以状奏高祖。高祖套苘共妻向江都往来无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安禄山陷西京，王继佯中风失音，贼犹强授伪官。後蒙原罪。
又曰：《王徽传》：黄巢入潼关，僖宗出幸。徽与同列崔沆豆、卢彖、仆射于琮至曙方知，遂相与奔驰，赴行在。徽夜落荆榛中，隐於崖谷，为贼所得，迫还京师。将授之伪命，徽示以足折口，虽白刃环之，初无惧色。贼令与归弟，命医工视之。月馀，守视者稍怠，徽乃杂於负贩，窜之河中，遣人间道奉绢表入蜀。天子嘉之，诏授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
稽康《高士传》曰：王莽徵孔休，休饮血，於使者前吐之，为病笃，遂不行。
《益部耆旧传》曰：公孙述僭号，徵犍为任永君，许以大位。永君故托以清盲，妻於面前淫若不见。子入井，忍情不问。述伏诛，永君澡浴，引镜照形，曰："世平，目即清。"妻乃自煞。冯信季成亦不授公孙述聘，托清盲十三年，侍婢於面前淫而不问。述诛，取纸作书，婢因自煞。
卷七百四十四　工艺部一
叙艺
《书》曰：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
《礼》曰：是月也，命将讲武，习射御，角力，执弓挟矢以猎。
又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
又曰：尚伎而贱车，则人兴艺。
《周礼》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马融曰：道，六艺。）乃教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论语》曰：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又曰：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游於艺。
《汉书》曰：元帝多伎艺。
华峤《後汉书》曰：邓禹十三男，各令习一艺。
《梁书》曰：柳恽，字文畅，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弹琴，为士流第一。帝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於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
又曰：朱异，字彦和，通览五经，涉猎子史，博奕书算尤善。沈约面试，皆妙，乃戏之曰："君何不廉！天下有艺，君一时持去，可谓不廉也。"
《後汉书》曰：祖 ；，字孝征。裴让之，字士礼。俱崇文学邢劭。省中为之语曰："多伎多能祖孝征，能赋能诗裴让之。"皆一时之美也。
《後赵录》曰：张材伎，乌谭部人也。善棋博、蹴丿、斗鸡诸伎。身长八尺。饮酒石馀不乱。
射上
《中论口艺记》曰：射以平志，御以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游艺箴》曰：邈矣姬旦，惟艺之渊！
《易》曰：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睽，乖也。物乖则争兴。弧矢之用，所以威乖争也。）
又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后动者也。”（括，结也。君子待时而动，则无结闷之患也。）
《诗》曰：既张我弓，又挟我矢。
又曰：终日射侯，不出正兮。
《礼》曰：工尹商阳与陈弃疾追吴师，及之，陈弃疾谓工尹商阳曰：“王事也，子手弓，子射诸？”射之，毙一人。弓，（丑亮切。，弓衣。）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与，杀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朝燕于寝，大夫坐于上，士立于下。然则商阳与御者皆士也。）孔子曰：“杀人之中，又有礼焉，善之。”
又曰：孔子云：“士使之射，不能，则辞以疾，悬弧之义也。”（男子生而设弧于门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
又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反求于其身，不以怨人也。画曰正，皮曰鹄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矍相，地名也。树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房吻切。）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後者不入，其馀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饮酒礼，将射弓，以司马子路执弓矢延射，则为司射也。贲，读为偾。偾犹覆败也。）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音基）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焉。（之，发声也。射毕，又使此二人举觯者。古者于旅也语。语谓说义理也。三十曰壮。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处犹留也。不可以在此宾位。序点或为徐点，壮或为将，耄期或为旄勤。）
又曰：射之为言绎也，或曰舍也。绎者，各绎已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已之鹄。故天子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不得为诸侯。（大射，将祭择士之射也。以为某鹄者，将射，还视侯，中之则成人，不中之则不成人也。得为诸侯，为有庆也；不得为诸侯，谓有让也。）天子将祭，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习射於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於泽，而後射於射宫。射中者，得与於祭；不中者，不得与於祭。不得与於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泽，宫名也。士，谓诸侯朝者诸臣及所贡士也。皆先令乃射于泽，已乃射宫课中否也。诸侯有庆者先进爵，有让者先削地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也。

《左传》曰：晋楚将战。潘之子党与养由基蹲甲而射之，彻七札焉。（蹲，聚。）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忧於战？”王怒曰：“大辱国！诘朝尔射，死艺。”（言汝以射自多，必当以艺死也。）吕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吕，魏也。）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战，射恭王，中目。王召养由基，与之二矢，使射吕，中项，伏。（他刀切。弓衣也。）以一矢复命。（言一发而中。）

又曰：卫献公出奔。初，尹公他学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学射於公孙丁。二子追公，（二子，他与差也，为孙氏逐也。）公孙丁御公。子鱼曰：“射为背师，不射为戮，射而礼乎？”（子鱼，庾公差也。礼，射不求中也。）射两句而还。（句，车轭卷者，今俗谓之句心木。）尹公他曰：“子为师，我则远矣。”乃反之。（他不从丁学，故曰远。始与差具退，悔而独还射。）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贯臂。（贯公他手臂。）

又曰：吴子诸樊伐楚，以报舟师之役。门于巢，（攻巢门也。）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轻，若启之，亲门，（启，开门也。）我获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从之。吴子门焉，牛臣隐於短墙以射之，卒。

又曰：昔贾大夫恶，（貌丑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

《周礼》曰：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司农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大司乐主受此成事已调之乐。）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驺虞》。（《驺虞》，乐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驺虞》为节也。）诏诸侯以弓矢舞。（舞，谓执弓挟矢揖让进退之仪。）

又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凡射，王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大夫以《采》为节，士以《采繁》为节。（《驺虞》《采》《采繁》，皆乐章名，在国风《召南》。为《狸首》，在《乐记》。）

又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获三容，乐以《驺虞》，九节五正；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获二容，乐以《狸首》，七节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获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获一容，乐以《采蘩》，五节二正。（郑司农云：三侯，虎、熊、豹也。容者乏也，待获者所蔽也。九节，析羽九重，设于长杠，正所射也。）若王大射，则以狸步张三侯。（郑司农云：狸步，谓一举足为一步，于今为半步也。玄谓：狸，善博者也，行则止而拟度焉，其发必获，是以量侯道法之也。）王射，则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郑司农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而立于后也。以矢行告，射人，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王者也。）

又曰：射鸟氏：掌射鸟。（鸟谓中膳羞者，凫雁鹑之属也。）祭祀，以弓矢驱鸟鸢。凡宾客、会同、军旅，亦如之。（鸟鸢，善钞盗，便人。）射则取矢。矢在侯高，则以并夹取之。（郑司农云：王射，则射鸟氏主取其矢。在侯高者，矢着侯高，人手不能及，则以并夹取之。并夹，矦 咸箭具。夹，读为甲，故司弓矢职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并甲。）

又曰：庭氏：掌射国中之夭鸟。若不见鸟兽，则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夜射之。（不见鸟兽，谓夜来鸣呼为怪者。兽，狐狼之属。郑司农云：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谓日月食所作弓矢。玄谓：日月之食，阴阳相胜之变也，于日食则射太阴，月食则射太阳。）若神也，则以太阴之弓与枉矢射之。（神谓非鸟兽之声，若或叫于宋大庙讠喜讠喜出出者。）

又曰：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射者可以观德行，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凡大射，各于其射宫。侯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饰其侧，所谓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诸侯之大射，熊侯，诸侯所自射；豹侯，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群臣共射焉。）

又曰：保氏：掌养国子以道，教之五射。（五射：一曰白矢，二曰参连，三曰剡注，四曰襄尺，五曰井仪也。）

《论语》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言于射而后有争也。）揖让而升，下而饮，（射于堂，升及下皆揖让而相饮也。）其争也君子。（多算饮少算，君子之所争也。）

又曰：射不主皮，（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体和也；二曰和容，有容仪；三曰主皮，能中质；四曰和顺，合《雅》、《颂》；五曰与舞同。射者不但以中皮为善，亦兼取其和容也。）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为力，力役之事，亦在上中下，设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

《韩诗外传》曰：楚熊渠子夜行，见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羽。下视，知其石也。因复射之，矢摧，无迹也。
《三礼射侯图》曰：天子大射之时，天子虎侯，九十步；诸侯熊侯，七十步；卿、大夫豹侯，五十步。畿内诸侯大射，君熊侯，九十步；卿、大夫参侯，七十步；士犴（五旦切。）侯，五十步。天子、卿、大夫射，君臣共射一麋侯，五十步。诸侯、卿、大夫亦如之。天子及诸侯之士，皆无大射。参侯者，以豹皮为鹄，以麋皮为饰。参之为言杂也。犴侯者，以胡大皮为知鹄，亦以为饰。
又曰：天子宾射亦三侯。天子射，五正侯；诸侯射，三正侯；卿、大夫射，二正侯。诸侯宾射二侯，君三正。卿、大夫宾射，君臣共射一侯，二正。士与士宾射，犴侯，二正。士不得画云气，故以犴皮饰其侧也。畿内诸侯与外国同，其侯道亦如之。
又曰：天子燕射，天子熊侯，诸侯、卿、大夫、士，虎、豹侯。诸侯燕射，君亦熊侯，卿、大夫亦宜参侯，士鹿、豕。卿大夫与其臣燕射，君臣共射，虎豹侯。士燕射，亦宜豹侯，画鹿豕焉。畿内诸侯与外国用其侯道，亦如宾射。
《战国策》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杨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有一大夫过之，曰：“善射可教矣。”由基子曰：“试代我射之。”客曰：“我非能教子出左屈右也。夫射者，百发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气衰力倦，弓拨矢拘，一矢发而不中，前功尽弃矣！”
又曰：更羸与魏王处庑下，有雁从东方来，更羸虚发而雁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其飞徐，其鸣悲。飞徐者，故疮痛也；鸣悲者，失群也。故痛未息，惊心未去，故闻弦音而下。”
《史记》曰：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
又曰：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复入。广所居郡闻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之。广为人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击匈奴，中贵人从。匈奴三人射之，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广曰：“是必射雕者。”（雕，鸟，善射者射之也。）逐之，果然。广为将，其射，见敌非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为将，兵数困辱。
《汉书》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状，交弓射之，莫能一中。
又曰：堂邑父，胡人也，善射。与张骞俱使西域，每处困之时，射鸟兽供食。
《後汉书》曰：王宠善射，十发十中，皆同处焉。
又曰：董卓膂力过人，双带两，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
《魏志》曰：挹娄国，古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入人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文帝共上常猎，为虎所逐，顾射，应声而倒。太祖壮其挚勇，使将武骑。

《魏略》曰：成公英从太祖出猎，有三鹿走过，太祖命英射之，三发，三鹿皆应弦而倒。

《吴志》曰：太史慈，字子义。初，北海相孔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为贼管亥所围。慈乃带摄弓上马，将两骑自随，各作一的持之。开门直出外军围下，左右人并惊骇，兵马互出。慈引马至城下堑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毕，径入门。晨复如此，围下人或起或卧，故慈复植的射之，毕，复入门。明晨复出如此，无复起者，於是鞭马直突围中驰去。比贼觉知，慈行已过。又射，数人皆应弦而倒，故无敢追者。慈猿臂善射，弦不虚发。尝从孙策讨麻保贼，贼於屯里缘楼上行骂，以手持楼棼。慈引弓射之，矢贯手，着棼。围外万馀人，莫不称善。其妙如此。

《晋书》曰：刘曜，字永明。身长九尺六寸，垂手过膝。雄武有膂力，射铁，入一寸焉，时号神射也。

又曰：庾翼时有众四万，诏加都督征讨诸军事。师次襄阳，大会僚佐，陈旌甲，亲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叠，徒众属目，其气十倍。

又曰：庾翼镇武昌，谢尚数诣翼谘谋军事。尝与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当以鼓吹相赏。”尚应声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给之。

又曰：杨济迁太子太傅。济有才艺，常从帝校猎北邙山下，与侍中王济俱着布裤褶，骑马，执角弓，在辇前。猛兽突出，帝令济射之，应弦而倒。须臾复一出，济受诏，又射杀之。六军大叫称快。

又曰：魏舒累迁後将军锺毓长史，每与参佐射，舒常为画筹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满数。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貌闲雅，发无不中，举坐愕然，莫有敌者。毓叹而谢曰：“吾之不足以尽卿才，有如此射矣。”

又曰：江州刺史庾悦，隆安中为司徒长史。曾至京口，刘毅时甚窭，先就府借东堂与亲故出射，而悦与僚佐径来诣。毅告之曰：“毅辈否之人，合一射甚难。虽於诸堂并可，望以今日见让。”悦不许。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

又曰：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王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已。

《齐春秋》曰：宜都王鉴，字宣彻，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常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古之杨叶，殆不能加。

《陈书》曰：褚，刚毅有胆决，长骑射。常从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猎，遇猛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射之，再发，中口入腹，俄而兽毙。
《燕书》曰：贾坚，字世固，弯弓三石馀。烈祖以坚善射，故亲试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坚使射，曰：“能中之乎？”坚曰：“少壮之时，能令不中；今已老年，正可中之。”恪大笑。射，发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肤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复能中乎？”坚曰：“所贵者以不中为奇，中之何难？”一发中之。坚时年六十馀矣，观者咸服其妙。
又曰：慕容根善射。尝从行猎，有一野羊立於悬崖。太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募求射之，一发而中。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燕录》曰：建威翰奔还本国，有劲骑百馀追之。翰遥谓之曰：“吾既思恋而归，必无返面！吾之弧矢，汝曹知否？无为相逼，自取死也！吾处汝国久矣，誓不杀汝。可百步竖刀，吾射中者，汝便宜返；不中者，可前也。”诸骑解刀竖之，翰发而中环，追骑乃散。
又《後燕录》曰：慕容盛行遇贼，盛曰：“汝欲当锋乎？试竖汝手中箭，百步，我善中之，宜慎汝命；如不中，当束身相授。”盗乃竖箭，盛一发中之。盗曰：“相试耳。”资而遣之。
又《前秦录》曰：苻琳，字永瑶，坚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艺，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咏，皆绮秀清丽。
又《前凉录》曰：索孚，字国明，敦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谓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为法，犹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强弱，矢有铢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虽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称官，万务荒殆，虽有尧、舜之君，亦无以治也。”
又《赵录》曰：刘曜亲围陈安於陇城，安突围而出。近则刀矛俱发，辄害六七；远则双带两，左右驰射。
卷七百四十五　工艺部二
射中
《後魏书》曰：胡太后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中之，大悦，赐左右布帛有差。
又曰：胡太后幸关口，登鸡头山，自射象牙簪，一发中之。
又曰：长孙晟尝使摄图，摄图独爱晟。每共游猎，留之竟岁。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箭两只与晟，请射取之。晟驰往，遇雕相く，遂一发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
又曰：尔朱兆，字万仁，荣从子也。少骁猛，善骑射，乔捷过人。荣曾送台使，见二鹿，乃命兆前，授之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令食也。”遂停马构火以待之。俄然，兆获其一，荣欲矜夸，使人责兆曰：“何不尽取？”杖之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山伟，字仲才，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也，祖强攻骑射，弯弓五石，初为驾部郎。显祖出於方山，两狐起於御前，诏强射之，百步之内，二狐俱死。显祖善之，除内行长。
又曰：元库汗为羽林中郎，从驾北巡，有兔起於乘舆，命库汗射之，应弦而毙。太祖大悦，赐金兔一枚，以旌其能。
又曰：杨播，字延庆。车驾曜威城沔水上，已设宴，高祖与中军彭城王勰赌射。左卫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筹限从满。高祖曰：“左卫筹足，右卫不得不解。”播对曰：“仰恃圣恩，庶几必争。”於是弯弓而发，其箭正中。高祖笑曰：“虽养由基之妙，何复过是！”遂与卮酒以赐之，曰：“古人酒以养病，朕今赏卿之能，可谓今古之殊也。”
又曰：元机悟壮勇，善弓马。太宗出游白登之东北，以骑从。有双鸱飞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者。鸱旋飞稍高，自请射之，以二箭而下双鸱。太宗嘉之，赐御弓矢、金带，以旌其能。军中於是号为射鸱都尉。
又曰：灵丘南有山，高四百馀丈。群官仰射，无能逾者。文成帝弯弧发矢，出三十馀丈，过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铭。
又曰：孝武即位，诸蕃并遣使朝贡，帝临轩宴之。有鸱飞於殿前。帝素知窦炽善射，因欲矜示远人，乃给炽御箭两只，命射之，鸱乃应弦而落，诸蕃人咸叹异焉。帝大悦。
又曰：南平王浑好弓马，射鸟辄历飞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头。太武尝命左右分射，胜者中的筹满，诏浑解之，三发皆中。帝大悦，器其艺能，常引侍左右。
又曰：奚康生，洛阳人，少骁武。弯弓十石，矢异寻常。魏宣武闻之，故作大弓两张，长八尺，把中围尺有二寸，箭粗如今之长笛，送与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犹有馀力，观者以为绝伦。
《西魏书》曰：文帝在天游园，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即赐之。宇文贵一发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当此耳！”进侍中。
《北齐书》曰：斛律光尝从文襄洹桥校猎，□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落雕都督。
又曰：斛律羡及光，并工骑射。少时好猎，父金命子孙会射而观之，曰：“明月、丰乐，用弓不及我，诸孙又不及明月、丰乐，世衰矣！”每日令出畋游，即较所获。光获虽少，必丽龟达腋；羡获虽多，非要害之所。光常蒙赏，羡或被棰，人问其故，云：“明月必背上着，丰乐随处即下手，数虽多，去兄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闻者服其言。明月，光之字；丰乐，羡之字也。
又曰：元景安善射。孝昭尝与功臣西园宴射，侯去堂百二十步，中的者赐以良马及金玉锦彩等。有一人射中兽头，去鼻寸馀。惟景安最後，有矢未发，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满，正中兽鼻。帝嗟异称善，特赏玉帛，又加常等。
又曰：高隆之於射堋（音朋）土上立三人像，为壮勇之势。文宣曾至东山，因射，谓：“堋上可作猛兽，以存古义，何为终日射人？”隆之无以对。
又曰：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高祖曾令和射一豕，一箭而获之，深见嗟赏。及周通好之後，冠盖来，常令景和对接。每与使人同射，百发百中，甚见推重焉。
《後周书》曰：李远尝校猎於莎栅，见石於丛薄中，以为伏兔，射之而中，镞入寸馀。就而视之，乃石也。太祖闻而异之，赐书曰：“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公今复尔，可谓世载其德。虽熊渠之名，不能独善其美！”
又曰：赵文少而修德，存忠节，便弓马，能左右驰射。
又曰：豆庐宁尝与梁企定遇於平凉川，相与肆射。乃於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五中。企定时以为能，赠遗甚厚。
又曰：贺跋胜从太祖宴於昆明池，时有双凫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胜，曰：“不见公射久矣，请以为欢。”胜射之，一发俱中，因拜太祖曰：“使胜得奉神武，以讨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悦，自是恩礼尤重。
又曰：齐王宪子贵，年十一，从宪猎於盐州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
《隋书》曰：突厥入朝，隋文赐之射。突厥一发中的，上曰：“非贺若弼无能当此。”乃命弼。弼再拜祝曰：“臣若赤诚奉国，当一发破的；如其不然，发不中也。”既射，一发而中。上大悦，顾谓突厥曰：“此人天赐我也。”
又曰：韩洪，平陈之役授行军总管。及陈平，晋王大猎於蒋山，有猛兽在围中，众皆惧。洪驰马射之，应弦而倒。陈氏诸将列观於侧，莫不叹伏焉。王大喜，赐缣百匹。
又曰：宇文忻，字仲乐。年十二，能左右驰射，骁捷若飞。常谓所亲曰：“自古名将，惟以韩、白、卫、霍为美谈。吾察其行事，未足多也！若使与仆并时，不令竖子独擅高名也！”其少慷慨若此。
又曰：虞庆则，幼雄毅。身被铠，带两，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
又曰：史万岁，京兆杜陵人也。见群飞雁，曰：“请射行中第三者。”射之，应弦而落，三军莫不悦服。
《唐书》曰：冯盎，时罗窦诸洞獠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弓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薛仁贵领兵击九姓突厥於天山，将行，高宗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

又曰：李晟，性雄烈，有才，善骑射。年十八从军，身长六尺，勇敢绝伦。时西河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有骁将乘城拒斗，颇伤士卒。忠嗣募军中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发而毙。三军皆大呼，忠嗣厚赏之，因抚其背曰：“此万人敌也！”

《庄子》曰：吴王浮乎江，登于狙之山。众狙见之，徇然而走，逃於深榛。有一狙焉，见巧於王。王射之，敏给（敏，疾也。给，绩也。）搏捷矢。（捷，速也。矢往虽速，而狙能搏也。）王命相者趋而射之，狙即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是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於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

又曰：列御寇为伯昏瞀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于其肘（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发，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发之，适矢复沓，（矢去也，箭适放去复敢沓。）放矢复寓。（箭放去未至的，已复寄杯水于其肘，言其敏捷之甚也。）当是时，犹象人也。（偶人，不动之至。）伯昏瞀人曰：“是射之射也，非不射之射也！”（不射之射，乃尽善矣。）

又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谓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误中者耳，非善射也。若谓谬中为善射，是则天下皆可谓之羿乎？言不可矣。）

《列子》曰：列子学射，中矣，请於关尹子。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对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以报关尹子，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而勿失也！非独射，为国与身，亦皆如之。”

又曰：中山公子牟，悦赵人公孙龙，乐正子舆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悦龙也？”子舆曰：“吾笑龙之绐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镞中前括，（音阔）发发相及，矢矢相属，前矢造准而无绝落，後矢之栝犹衔弦，视之若一焉。’孔穿骇之，龙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鸿超，怒其妻而怖之，引乌号之弓、淇卫之箭，射其目，矢至眸子，而眶不睫，矢坠地而尘不扬。’是岂智者之言欤？”公子牟曰：“知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也。後镞中前括，均後於前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尽矢之势也。子何疑焉？”

又曰：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弟子名飞卫，学於甘蝇，而巧过其师。纪昌又学射於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纪昌归，偃卧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牵挺，机蹑也。）三年之後，锥末到眦而不瞬也。以告飞卫，飞卫曰：“未也。亚学视小如大，视微如著，而後告我。”纪昌以牦悬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间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轮焉。以睹馀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并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竿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以告飞卫，飞卫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纪昌既尽卫之术，计天下之敌己者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锋相触而坠於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昌之矢，惟一既发，飞卫以棘刺之端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途，请为之父子。

《韩子》曰：李悝为魏文侯北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说者，令人射杓，（音Ｂ）中之者胜，不中者不胜。”令且下，而民皆习射，日夜不休。乃与秦战，大败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墨子》曰：或有於墨子学射，墨子曰：“不可。夫学者必量其力，国士犹不可及。今子非国士，岂能我学又成射哉？”

《周生烈子》曰：善射秦不尽弓力，善治者不尽下情。

《尸子》曰：荆庄王命养由基射青蛉，王曰：“吾欲生得之。”养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焉，王大喜。

《符子》曰：晋之相者桓氏，世传于楚，善以道假乎射焉。常以其所不射，而患昼之不足以卒岁，故以夜而烛之。

又曰：夏王使羿射於方矢之皮、征寸之的，乃命羿曰：“子射之，中则赏子以万金之费，不中则削子以十邑之地。”羿容无定色，气战於胸中，乃援弓而射之，不中，更射之，又不中。夏王谓傅弥仁曰：“斯羿也，发无不中，而与之赏罚则不中的者，何也？”傅弥仁曰：“若羿也，口惧为之灾，万金为之患矣。人能遗其喜，去其万金，则天下之人皆不愧於羿矣。”夏王曰：“人闻子之言，始得无欲之道。”

《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焉。

又曰：史皇产而能书，（史皇，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更曰史皇，或曰颉皇。）羿左臂修（修，长也。）而善射。（羿，有穷之君也。）

又曰：越人学远射，参天而发，适在五步之内，（越人习水便舟，而不知射。射远，反直仰向天而发，矢势尽而还，故在五步之内。参，犹望也。）不易仪也。（仪，射法也。言不晓射，故不知易去参天之法也。）世已变矣，而守其故，譬犹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而不知变也。）

又曰：楚王有白猿，王自射之，则搏矢而熙。（熙，戏也。）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而猿拥柱号矣。（由基，楚王之臣。养，姓。调，张。矫，直。拥，抱。号，呼。《幽通赋》曰：“养流睇而猿号”，是也。）

又曰：夫矢之所以射远贯牢者，弓力也；其所以中杓部彻微者，人心也。

又曰：善射者发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故曰不善。）

卷七百四十六　工艺部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射下

《吕氏春秋》曰：射杓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可推。

又曰：荆廷尝有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发之，则猿应矢而下。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春，阳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达者。天子射熊何？示服猛，远巧物也。熊为兽猛巧者也。非但当服猛巧者，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诸侯射麋何？示远迷惑人者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何？示除害也。各取德而能服也。大夫、士射两物何？大夫、士俱人臣，阴数偶也。侯者以布为之何？布者，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则末正矣。名之为侯者何？明诸侯有不朝者，则当射之。君子重同类，不忍射之，故画兽射之。射主何为乎？曰射义非一也。夫射者，执弓坚固，心平体正，然後中也。二人争胜，乐以养德也。胜负俱降，以崇礼让，故可以选士。夫胜者发近而制远，选士所以助微抑强，调和阴阳，戒不虞也。天子射百二十步，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远，卑者所服近也。

《列女传》曰：晋平公使工为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将杀工，其妻见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以劳矣，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闻射之道，左手如矩，右手如附枝，右手放发，左手不知。”公以其言为仪，（仪，法。）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赐金三镒。

《英雄记》曰：袁术遣将纪灵率步骑三万攻刘备。吕布遣人招备，并请灵等飨饮，谓灵曰：“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乃令植戟於营门，弯弓曰：“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中者当解兵，不中留决斗。”布一发中戟支，遂罢兵。

《西京杂记》曰：茂陵人周杨，本琅琊人，善驯野鸡以为媒，用以射雉。每三春之月，茅障自翳，用鲑（古迷切。）矢以射之，日连百数。茂陵轻薄者化之，皆以杂宝错厕翳障，轻骑妖服，追随於道路，以为欢娱。杨死，其子亦善其事。董司马好（贤也。）之，以为上客。

《典论》曰：文帝自叙曰：少好弓马，逐禽辄十里，射常出百步。後犭岁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於邺西猎，终日黄々鹿九、雉兔二十。後尚书令荀问余曰：“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曰：“执事未睹，凡埒有常径，的有定所，虽矢发辄中，非妙也。若夫驰平原，赴丰草，逐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矢不虚发，此乃妙耳！”

《山海经》曰：轩辕国在穷山之际，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故也。（言敬畏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威灵，故不敢向之射也。）
《论衡》曰：养由基见寝石以为虎，射之，饮羽。案精诚所感，不过入一寸耳。今勇夫卒见寝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迹乎？
《射经》曰：夫射者，所以观德也。不能则辞之以疾，悬弧之义在焉。故曰和容为上，主皮为次。并之者又何加矣？乃君子之所争也。虽欲勿用，礼其舍诸乎？
王昶《戏论》曰：《礼记》有投壶之宴，《论语》称博弈之贤。兹三戏者，君子末事，不足为也。樗蒲弹棋，既不益人，又国有禁，皆不得为也。吾见坐围棋而死，近事非远。昔晋侯以投壶丧，宋公好博弈亡，岂不哀哉！诸戏中，惟有射者，男子之事，在於六艺。若欲戏，惟得射而已，其馀不得为也。
曹植《乐府歌》曰：控弦破左的，发矢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又曰：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驱驰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挟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馀巧未尽展，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
御
《书》曰：若朽索之御六马。
《礼》曰：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於马前。（监驾，且为马行。）已驾，仆展令。（展令具视。）效驾，（白已驾矣。）奋衣由右上，取贰绥，（奋，振去尘也。贰，副也。）跪乘，（未敢立，敬也。）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调成之也。）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车上仆所主也。）左右攘辟。（谓群臣陪位侍驾者也。攘，却也。或音攘古让字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阃沟渠必步。（车右，勇力之士，备制非常者，君行则陪乘，君式则下步行也。）凡仆人之礼，必授人绥。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不然，则自下拘之。（抚，小止之谦也。自下拘之，由仆手下取之也。仆与己同爵，则不受。）
又曰：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悬奔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坠，左车授绥。公曰：“未之卜也。”悬奔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诛之。
《周礼》曰：教国子以五驭。（一曰鸣和銮，二曰逐水曲，三曰过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仆）。
《论语》曰：子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大戴礼》曰：善御马者，正衔勒，齐辔策，均马力，和马心。
《家语》曰：闵子骞为费宰，问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矣。”
又曰：子贡问治人於孔子，孔子曰：“懔焉如与腐索御汗马。”（懔，惧也。汗突之马也。）
《国语》曰：铁之战，简子曰：“郑人击我，吾伏（，他刀切，弓衣。）流血，鼓音不衰。今日之事，莫我若也！”卫庄公为右，（卫庄公奔晋，赵简子将纳之，为右也。）曰：“吾九登九下，击人尽殪。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邮无正御，曰：“吾两鞅将绝，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邮无正，大夫王良也。鞅，引也。）驾而乘材，（材，横也。）两鞅皆绝。
《史记》曰：周穆王乘骅骝、耳，使造父为御，日行千里，往见西王母。
《庄子》曰：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周旋中规。庄公为：“造父弗过也！”颜阖遇之，入见曰：“稷之马将败。”公密而不应。少焉，果败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马力竭矣，而犹求焉，故曰败。”
《列子》曰：造父师曰秦豆氏。造父之始从习御也，执礼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执礼愈谨，乃告之，曰：“古语曰：良弓之子必先为箕，良冶之子必先为裘。汝先观吾趋，趋如吾，然後六辔可持，六马可御。”造父曰：“惟命所从。”秦豆氏乃立木为途，仅可容足，计步而置之，履之而行，趋走往还无缺失也。造父学之，三日尽其巧，秦豆叹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御者亦如此也。曩汝行之於足，应之於心。推於御也，齐楫乎辔衔之际，急缓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执节乎掌握之间。内得於中心，外合於马志，是故能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取道致远，而气力有馀，诚得其术矣！得之於衔，应之於辔；得之於辔，应之於手；得之於手，应之於心。则不以目视，不以策驱，心闲体正，六辔不乱，二十四蹄所投无差，回旋进退莫不中节。然後车轮之外可使无馀辙，马蹄之外可使无馀地，未尝觉山谷之险，原隰之夷，视之一也。吾术穷矣，汝其识之。”
《管子》曰：造父，善御者也。善视其马，节其饮食，量其马力，故能取远道而马不罢。（音疲）明王犹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孟子》曰：昔者赵简子使王良与嬖奚乘，终日而不获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贱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请复之。”强而後可，一朝而获十。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韩子》曰：铅陵卓子乘苍龙桃文之乘，钩锦在前，错衡（丁括切。）在後。马欲进则钩锦禁之，欲退则错衡贯之，马因旁出。造父过之，而为之泣。
《孙卿子》曰：定公问於颜阖曰：“车野毕之御善乎？”对曰：“善则善矣，然甚将为佚。”定公不说，入谓左右曰：“君子固诬人乎？”三日而牧来谓之曰：“东野毕之马佚，南骖引，两服入厩。”定公越席而起，召颜阖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言东野毕其马将佚，不识何以知之？”对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野毕之御，上车执辔，御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其力尽矣。然而求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哉！”

《尸子》曰：夫马者，良工御之，则和驯端正，致远道矣；仆人御之，则迟奔毁车矣。民者，譬之马也。尧、舜御之，则天下端正；桀、纣御之，则天下奔於历山。

《淮南子》曰：急辔数策者，非千里之御也。

又曰：御者非辔不行，学御者不为辔也。

又曰：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故马奔车不败，故见之。）

又曰：夫载重而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追急；车轻而马良，虽中工可以致远。

又曰：良马不待策钊（丁刮切。策端有铁也。）而行，驽马虽两钊之不能进。为此不用策钊而御则愚矣！

又曰：。若夫钳且大丙之御也，（钳且大丙，太一之御。）除辔衔，弃棰策，车莫动而自举，马莫使而自走。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骇，进退诎伸，不见腾（余蒸反。）毁。

又曰：尹需学御，三年而无得焉。常寝想之，（寝卧思之。）中夜梦受秋驾於师。（秋驾，善御之术。）明日往朝，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梦受之。”

又曰：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之。（马五尺以下为驹，放在草中，故曰为草驹之时。翘，举也。制，禁也。）及至圉人扰之，（圉人，养马官。扰，顺也。）良御教之，掩以冲扼，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趋堑，弗敢违戾。故其形之为马，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

又曰：夫御者，马体调乎车，御心和乎马，则虽历险至远，进退周旋，无不如意。虽有骐骥、耳之良，而使乌获御之，则马反自恣，（恣，却行也。）而人不御也。

卷七百四十七　工艺部四

书上

《释名》曰：书，庶也，纪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编永不灭也。

《说文》曰：依类象形之谓文，形声相益之谓字，著於竹帛之谓书。

《广雅》曰：书，如也；纪也。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决也。书契所以决断万事也。）
《家语》曰：宓子贱，字不齐，仕鲁为单父令。恐君听用谗人，使己不得行其政，故请君近吏二人与俱。至官，令二吏书，辄掣其手，书不善，则从而怒之。吏患焉，辞归鲁，子贱曰：“子书甚不善，子勉而归！”报於君曰：“宓子使臣书而掣摇臣肘。书恶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所以去之而来也。”君以问孔子，孔子曰：“不齐，君子也。其材任霸王之佐，屈节治单父以自试，意者其以此谏乎？”公寤，太息叹曰：“寡人乱宓子之政而责其善数矣。”
《汉书》曰：陈遵，长八尺馀，长头大鼻，容貌甚伟，略涉传记，赡於文辞。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又曰：宣帝时，中郎将张彭祖，少与帝微时同席研书。及帝即尊位，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
又曰：田学盘盂诸书（孔甲二十六篇，杂家书。）
《後汉书》曰：孙敬，字文宝。少时画地学书，日进焉。
《东观汉记》曰：乐成静王党善史书，喜正文字也。
《魏志》曰：胡昭善尺牍，动见模楷。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也。
《晋书》曰：王羲之尝诣门生家，见几滑净，因书之，真草相半。後为其父刮去之，门生惊懊者累日。
又曰：王羲之，山阴有道士好养鹅，羲之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
又曰：羲之每自称：“我书比锺繇当抗行，比张芝犹当雁行也。”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其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又曰：羲之尝在蕺（音戢）山，老姥持六角竹扇卖之，羲之因书其扇，各为五字。姥初有愠色，乃谓姥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姥如其言，人竟买之。他日，姥又持扇来，羲之笑而不答。
又曰：王献之七八岁时学书，父羲之从後掣其笔，不得，叹曰：“此儿後当复有大名！”常书壁，为方丈字，羲之甚以为能，观者数百人。
又曰：谢安尝问献之：“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故当不同。”安曰：“外论不尔。”答曰：“人那得知。”
又曰：卫常，字巨山，转黄门郎。常善草隶书，为《四体书势》，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侧鱼切。）诵、苍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因而遂滋则为之字，有六义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声，江河是也；四曰会意，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长是也。”
又曰：索靖作《书状》，其辞曰：“圣皇御世，随时之宜。苍颉既生，书契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毕毕修，事业正厉。草书之为状也，婉若银钩，漂若惊鸾，舒翼未发，若举复安，虫蛇虬，（力幽切。）或往或还。颓阿那以羸羸，类奋衅而桓桓。及其逸游ツ，乍正乍邪；骐骥暴怒逼其辔，海水窳隆扬其波；芝草蒲萄还相结，棠棣融融反其华；玄熊对踞於山岳，飞燕相追而差池。举而察之，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奴鸟切。）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绮靡，中持疑而犹豫；玄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鲵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互距。或若登高望其类，或若既往而中顾；或若倜傥而不群，或若自检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拆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本象末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按，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言奇妙之焕烂，体磊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璀璨。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於纨素，垂百世之殊观。”

《宋书□刘穆之传》曰：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被四远，愿公少复留意。”高祖既不能措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既足有所苞，且其名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十字便满。

《齐书》曰：太祖善书，及登位，笃好不已。与王僧虔赌书毕，谓虔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自为谋矣。”

《宋书》曰：谢超宗谓王慈曰：“卿书可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及父，犹鸡之不及凤也。”时人以为名答。

《宋书》曰：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三子也。四岁好学书，畜於母张氏舍，张氏无纸，乃倚井栏为书，满则洗之。已而复书，如此累月。又每晨不肯去窗尘，而就尘书。帝尝使学凤尾诏，一学即工。帝大悦，以玉麒麟赐之，曰：“以麒麟赏凤尾矣！”

《梁书》曰：武帝论萧子□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当与元常（钟繇也。）并驱争先。”其后萧子云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业求书，逢子□维舟将发，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舡三十许步前行。子□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性吝，自非答饷不书。好事者重加赂遗，以要其答。

又曰：颜协，博涉群书，工於草隶飞白。时吴人范怀约能隶书，协学其书，殆过真也。荆楚碑碣，皆协所书。时人有会稽谢善勋，能为八体六丈，方寸千言；京兆韦仲善飞白，并在湘东王府，善勋为录事参军，仲为中兵参军。府中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协优於韦仲，而减於善勋。善勋饮酒至数升醉，後辄张眼大骂，虽复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後魏书》曰：崔潜为兄浑诔，手笔草本。会昌初，著作佐郎王遵业买书於市，而遇得之。计诔至今将二百载，宝其书迹，深秘藏之。武定中，遵业子松年以遗黄门郎崔季舒，人多摹拓之。

又曰：崔玄伯尤善草隶行狎之书，为世模楷。玄伯祖悦与范阳卢谌，并以博艺著名。谌法锺繇，悦法卫，而俱习索靖。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传子潜，潜传玄伯。故魏初重崔、卢之书。

《唐书》曰：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无人可与论书。”徵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读。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所误。

又曰：虞世南，字伯施。同郡沙门释智永（智永，羲之裔孙。）善学王羲之书，世南师焉，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

又曰：柳公权，字诚悬。幼嗜学，十二能为词赋。元和初，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穆宗即位，入奏事，帝召见，谓公权曰：“我於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用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贝，曰：“此购柳书。”上都四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锺、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文宗夏日与学士联句，帝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公权续曰：“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时丁袁五学士皆属继，帝独讽公权两句，曰：“词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权题於殿壁，字方圆五寸，帝视之，叹曰：“锺、王复生，无以加焉！”

又曰：柳公权，大中初转少师，中谢，宣宗召升殿，御前书三纸。军容使西门季玄捧砚，枢密使崔巨源过笔。一纸真书十字，曰“卫夫人传笔法於王右军”；一纸行书十一字，曰“永禅师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纸草书八字，曰“谓语助者焉哉乎也”。赐锦彩瓶盘等银器，仍令自书谢状，勿拘真行，帝尤奇惜之。

又曰：欧阳询，潭州临湘人也。初学王羲之书，後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时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尝遣使求之，高祖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彼观其迹，固谓其形貌魁梧耶？”（询形体么麽，故高祖有是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欧阳通，询之子也。早孤，母徐氏，教其父书。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通慕名甚悦，昼夜精力无倦，遂亚於询。

《唐书》曰：龙朔二年四月，上自为书与辽东诸将。谓许敬宗曰：“许圉师常自爱朕书，可於朝堂开示。”圉师见，惊喜，私谓朝官曰：“圉师见古迹多矣，魏晋已後，惟称二王。然逸少少力而研，子敬研而少力。今观圣迹，兼绝二王，凤翥鸾回，实古今书圣！”

又曰：太宗尝於《晋史□右军传》後论之曰：“锺书布纤浓，分疏密，霞舒□卷，无所间然。但其体古而不今，字长而逾制。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疏瘦如陵冬之枯树，搓而无屈伸，拘束若严家饿隶，羁羸而不放纵。萧子□无丈夫之气，行行如萦春蚓，字字若绾秋蛇，卧王於纸中，坐徐偃於笔下。以兹播美，岂非滥名耶？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又曰：孔若思早孤，母褚氏亲自教训，遂以学行知名。年少时，有人赍褚遂良书迹数卷以遗，若思惟受其一卷，其人曰：“此书当今所重，价比黄金，何不总取之？”若思曰：“若价比金宝，此为多。”更截去半以还之矣。

又曰：卢知猷器度长厚，文词美丽。尤工书，一落简翰，人争模仿。

又曰：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

又曰：王涯既诛，涯家书数万卷，侔於书府。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者，必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必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覆壁。至是，人破其垣取之，或剔取函奁金宝之饰，与其玉轴而弃之。

《蔡琰别传》曰：琰对曹操曰：“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也。”

《邴原别传》曰：原年五六岁，过书舍而泣，师曰：“何泣？”原曰：“孤子易伤感。夫书者，皆有父母也。今顾其书，故恻然涕零也。”师哀原言，而为之泣曰：“欲书不须费也。”遂就书。

《江伟家传》曰：伟性善书，人得其手迹，莫不藏之以为宝。

《神仙传》曰：东郭延服灵飞散，能夜书。（言目明。）

又曰：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博学，尤明天文、谶纬、《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汉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诣京师，低头闭口不肯答，乃题官门扇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甚恐之，使刮去外字，复见，墨皆彻入版里。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有马妓，著朱衣、进贤冠，立於马上，马走而作书，字皆端正。

《永嘉郡记》曰：昔王右军游永嘉，经於恶道，右军书南边大石。今犹见墨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字不甚了了。
《抱朴子》曰：英葱实、天雄、鹤脑，服之令人夜书。
《孙卿子》曰：作书者众，而苍颉独传，用心一也。
《淮南子》曰：昔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曰：有书契作，诈伪萌生，去本趋末，弃耕垦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也。鬼恐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兔恐有取毫为笔，害及之，故哭。）
又曰：明月之光，可以远望，而不可以细书也。
《慎子》曰：书契所以识公信也。
《隋巢子》曰：史皇产而能书。
《三辅决录》曰：韦诞，字仲将。除武都太守，以书不得之郡，转侍中，典作《魏书》，号《散骑书》，一名《大魏书》，凡五十篇。洛阳、邺、许三都宫观始就，命诞铭题，以为永制。以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
《俗说》曰：桓玄取羊欣为征西行军参军。玄爱书，呼欣就坐，仍遣信呼顾长康，与共论书至夜，良久乃罢。
《世论》曰：锺会有异志，密白邓艾有反状。又会善效人书，於剑阁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倨傲，多有矜伐以疑之。
《论衡》曰：夫河出图，雒（与洛同。）出书，圣帝明王之瑞应也。苍颉作文字，笔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何恶而致雨粟鬼哭之怪哉？
又曰：书官讳丙日，云苍颉以丙日死也。
《世说》曰：韦仲将善书。魏明帝起殿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皓然，因是敕诫儿孙勿复学书。
王升之《怀旧序》曰：余与从甥孙道济交好特至。昔寓荆州，同处一室，冬多闲暇，长共学书。余收而录之，欲以为索居之爱，道济因记纸末曰：“舅还山之日，览此相存闲书。”见其手迹，皎若平日，凄怅伤心。
卷七百四十八　工艺部五
书中
王右军《题卫夫人笔阵图後》曰：夫纸者，阵也；笔者，刀槊也；墨者，鎧甲也；水砚者，城也；本领者，将军也；心意者，将副也；结构者，谋画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夫欲书者，先於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昔宋翼常作此书。翼，锺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见繇，潜心改迹。每画一波，常三过折笔；每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点，常隐锋而为之。
卫夫人《笔阵图》曰：若初学书，先须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多骨微肉者筋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论书》曰：王平南□是右军之叔，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为最。画为晋明帝师，书为右军法。
又曰：中书令王珉，笔力过於子敬。书旧品云：有四匹素，朝操笔，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无误字。子敬戏云：“弟书如骑骡，常欲度骅骝前。”
又曰：锺公之书，谓之尽妙。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书，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小学秘书教者也；三曰行狎书是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虞《论书》曰：晋谢奉起庙悉用材。右军取，书之满林。奉收得一大簏。子敬後往，谢奉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板，请子敬书之，亦甚佳。奉并珍录。後履分半与桓玄，用履为扬州主簿。馀一半，孙恩破会稽，略以之海。
又曰：晋时，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纱衤戒衣，着诣子敬。子敬便取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衤票略同。少年觉王左右有陵夺之色，掣衤戒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耳。
梁武帝观锺繇书法曰：子敬不迨逸少，犹逸少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比画龙也。
又曰：夫运笔邪则无芒角，执手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去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横，画疏则形慢。拘则乏势，放又少则。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蒲本切。）钝。此并任之自然之理也。
庾元威《论书》曰：余为书十牒屏风，书作十体，间以采墨，当时众所惊异。自尔绝笔，惟留草本而已。其百体者，悬针书、垂露书、秦望波冢书、金鹊书、玉文书、鹄头书、虎爪书、倒薤书、偃波书、幡信书、制书、列书、日书、月书、风书、□书、科斗署书、胡书、蓬书、相书、天竺书、转宿书、一笔篆、一笔隶、飞白、章草、古文隶、横书、楷书、小科隶、芝英隶、花草隶、幡信隶、锺鼓隶、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龙虎隶、凤鱼隶、麒麟隶、仙人隶、科斗隶、□隶、虫隶、鱼隶、鸟隶、龙隶、龟隶、虎隶、鸾隶、龙文书、龟文书、鼠书、牛书、龙书、虎书、兔书、龙草书、蛇草书、马书、羊书、猴书、鸡书、犬书、豕书，已上皆采色，其外复有大篆、小篆，铭鼎、摹印，刻符、石经象形篇章，震书、到书，反左书等，及九体书，所谓缣素书、简奏书、笺表书、行狎书、楫书、蒿书、半草、全草书，此九法，极真草之次第焉。删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袁昂《古今书评》曰：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皆充悦，而举体蹉跎，殊不可耐。羊欣书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徐淮南书如南冈士大夫，徒好尚风轨，终不免寒乞。阮研书如贵胄失品次，不能复排突英贤。王仪同书如晋安帝，非不处尊位，而都无神施。吴兴书如新亭伧父，一往见似扬州人共语，便音态出。陶隐居书如吴兴小儿，形虽未成长，而骨体甚骏快。殷钧书如膏丽使人，抗浪甚有意气，滋韵终不精味。袁山松书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萧子□书如春初望山林，花无处不发。曹喜书如经论道人，言不可绝。崔子玉书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绝望之意。师宜官书如雕羽未息，翩翩自逝。韦诞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蔡邕书骨气风远，爽爽为神。锺司徒书字十二种，意外殊妙，实多奇。邯郸淳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张伯英书如汉武帝爱道，凭虚欲仙。索靖书如飘风忽举，鸷鸟不飞。皇象书如歌声绕梁，琴人舍挥。卫常书如插花美人，舞笑镜台。孟光禄书如崩山绝崖，人见可畏。张芝惊奇，锺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英其颓，洪芳不灭。羊真孙草，萧行范篆，各一时妙绝。锺繇书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希密，实亦难过。萧思话书走墨连绵，字势屈强，若龙跳渊门，虎卧凤阙。薄绍之书字势蹉跎，如舞妓低腰，仙人啸树。

江式《论书表》曰：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又曰：汉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云小篆也；四曰佐书，秦隶书也；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所以书幡信也。

李嗣真《书後品》曰：虫篆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时有可观耳。

武平一《徐氏法书记》曰：梁大同中，武帝敕周兴嗣撰《千字文》，使温铁石模次羲之之迹，以赐八王。

徐浩《论书》曰：初学之际，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笔之势，特须藏锋，锋若不藏，字则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不欲疏，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长令大，大蹙令小，疏肥令密，密瘦令疏，斯其大经矣。笔不欲捷，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侧。侧竖令平，峻不使倾，捷则须定，徐则须利。如此则其大较矣。

徐浩《古迹记》曰：中宗时，中书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迹，敕赐十二卷，大小各十轴。楚客遂装作十二扇屏风，以褚遂良《闲居赋》、《枯树赋》为脚，大会贵要，张以示之。时薛稷、崔、卢臧用废食叹美，复不晏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何延之《兰亭记》曰：《兰亭》者，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右军蝉联美胄，萧散名贤，雅好山水，尤善草隶。以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构别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其时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书数百千本，终无如祓禊所书之者。右军亦自珍爱宝重此书，留付子孙传掌。至七代孙智永，永即右军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书，为萧翼绐而取之。
又曰：右军孙僧智永，尝居永欣寺阙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於大竹簏，簏受一石馀，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於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馀本。浙江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
张怀《书诂》曰：文质相法，立其三古；贵贱殊品，置其五等。三古者，篆、籀为上古，锺、张为中古，羲、献为下古。
又曰：崔、张，玉也；逸少，金也。大贾则贵其玉，小商则重其金。肤浅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
张怀《二王等书录》曰：承圣末，魏师袭荆州，元帝将降。其夜，乃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并大小二王迹，遣後阁舍人高善宝焚之，吴越宝剑并将斫柱，乃叹曰：“萧世诚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穷乎！历代秘宝并为煨烬矣！”
张怀《议书》曰：其真书，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将第三，子敬第四，士秀第五，文舒第六，茂猗第七；其行书，逸少第一，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敬和第七，茂弘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英第二，幼安第三，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士秀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其草书，伯英创立规范，得物象之形，归造化之理，然其法太古，质不剖断，以此为少也。有推轮草意之妙，後学得鱼猎其中，宜为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处冲第四，世将第五，仲将第六，士秀第七，逸少第八。
张怀《叙书法》曰：太宗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功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
韦述《书法记》曰：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
《书断》曰：锺繇，字元常，尤善书。师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光妙，乃过於师。刚柔备矣，点画之间，多有异趣。虽神明不备，可谓幽深无际，而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雅有馀。秦汉已来，一人而已。求其尽善尽美，则狐裘而有羔袖。其行书，羲之之亚；草书，则索、卫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
又曰：晋韦昶，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书题榜。献之固辞，乃使刘瑰以八分书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君以为如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足知书也。”
又曰：文休妙于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
又曰：晋薄绍之，字敬叔，丹阳人也。官至给事中。善书宪草（小王。）风格秀异，若干将出匣，光芒射人。
《书断》曰：晋太元中，新起太极殿。谢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题凌□台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室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
又曰：齐王僧虔善书。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之世，常用掘笔书，以此见容。
又曰：梁萧子□，字景乔。小篆草行诸体兼备，而创造小篆飞白，意趣飘然，点画之际，有若て举，妍妙至极，难与比肩。故欧阳询云：“飞白乌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称妙绝，乃尔飞而不白。萧子□轻浓得中，蝉翼掩素，游雾崩□，可得而语。”其真书，初学子敬，晚师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锺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功夫过之。怀以为，杜度章草并无所师，郁然灵变，为後世，楷则此又天然第一也。及有道变柱君章体，以至草圣，天然所资，理可度矣。池水尽墨，功亦至焉。隋永欣寺僧知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肤肉，山水不厌高深。”
《书断》曰：唐褚遂良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瑶堂青琐，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则欧、虞谢之。其行草之间，即居二公之後。
《书断》曰：唐高正臣善书，广平人也。尝为人书十五纸，人或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换公书。”高乃审详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辩。
又曰：唐宋令文，河东陕人也，官至左卫郎将。奇姿伟丽，身有三绝，曰书、画、力。尤於书备兼诸体，偏意在草焉。
卷七百四十九　工艺部六
书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文

王隐《晋书》曰：荀勖领秘书监，始，书师锺朗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书，勖自撰次注写以为《中经》，别在秘书，以较经传阙文，多所证明。

《书断》曰：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采乎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放象”是也。夫文字者，总而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为义，则文者祖父，字者子孙。得之自然，备其文理，象形之属，则为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声、会意之属，则谓之字。字者，言孳乳浸多也。题於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舒也，纪也。

又曰：魏卫觊，字伯儒，河东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笔迹精绝。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郸淳。伯儒写淳古文《尚书》，以示淳，淳不能别。

篆书

《汉书》曰：元帝善史书。（史籀所作大篆。籀，音纣。）

《续汉书》曰：灵帝置鸿都门，诸生能为尺壁赋，及以工书鸟篆相课试，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郸淳，善苍颉虫篆、许氏字指。

《後魏书》曰：窦遵善楷、篆。北京诸碑，及台殿楼观门题，多其书也。

《书断》曰：秦李斯妙六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丸。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之实，草隶渭为华。妙极於华者，羲、献；精穷於实者，籀、（籀，史籀。）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绎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谓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书断》曰：大篆者，周宣王大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为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盖此也。

又曰：《吕氏春秋》云“苍颉造大篆”，非也。若苍颉造大篆，则置古文何地？即籀、篆，盖其子孙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

蔡邕《篆势》曰：体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龟文，或化龙鳞。纡体放尾，长翅短身，延颈胁翼，势似凌□。

八分书

《唐书》曰：张廷与陈州刺史李邕亲善，屡上表荐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廷八分书之，甚为时人所重。
《世论》曰：安定梁鹄，字孟皇，善八分书。太祖使书信憧宫门榜题。
《书断》曰：八分书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汉师宜官，南阳人也。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於鸿都门，至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壁以雇之。观者□集，酤酒多售。
隶书
《吴志》曰：张昭，字子布，善隶书。
《晋书》曰：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游□，矫若惊龙，深为从伯敦、导之所器重。
《晋中兴书》曰：李充，字弘度。母卫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母聪明有训，又善楷书，妙参锺、索，世咸重之。克从兄咸亦善书。
沈约《宋书》曰：文帝善为隶书。
又曰：羊欣，字敬元，长隶书。父不疑，初为乌程令，欣年十二，时王献之为吴兴太守，甚知爱之。献之尝夏月入县，欣着新绢裙昼寝，献之书裙数幅而去。欣本工书，因此弥善。
《齐书》曰：王僧虔善隶书，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惟迹逾子敬，又当器雅过之！”
《齐书》曰：周，少往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能。文惠太子使书玄圃茅斋壁，国子祭酒何胤以倒薤书求就换之，笑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三国典略》曰：周白石县男赵文深，以题榜之功，除魏兴郡守。文深，字德本，南阳宛人也。少学楷隶，有锺、王之则。当时书惟文深及冀俊而已。王褒尤善书，文深惭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难及，改习褒书，竟无所成，转被讥诮，谓之学步邯郸焉。至於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宫殿楼阁，皆其迹也。世宗令至江陵书景福寺碑，萧察观而美之。
《陈书》曰：萧引善隶书，为当时所重。高宗尝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笔势翩翩，似鸟之欲飞。”引谢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唐书》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隶书。自贞观、永徽之际，虞世南、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自後罕能继者。稷外祖魏徵家，图籍多有虞、褚旧迹，稷锐精模仿，笔势遒丽，当时无及之者。
《书断》曰：隶书者，秦下□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奉事烦多，篆家难成，乃用隶书。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和帝时，贾鲂撰《滂喜篇》。以《苍颉》为上篇。《训纂》为中篇，《滂喜》为下篇，所谓《三苍》也。皆用隶字写之，隶法由兹而广。郦善长《水经注》曰：临淄人发古冢，得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绥《隶势》曰：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於隶。

草书

《东观汉记》曰：北海静王睦善草书，临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焉。

范晔《後汉书》曰：张超并善於草书，妙绝时人。

《魏志》曰：刘□转五官将文学，文帝器之，命□通草书。

《晋书》曰：王献之，时议者以为羲之草书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媚趣过之。

又曰：卫，字伯玉，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字，时人号之一台二妙。汉末，张芝善草书，论者谓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

《北齐书》曰：赵仲舒善草隶，虽与弟书，字皆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放之於人，即似相轻易；若当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国典略》曰：萧子□，齐豫章文献王之子，有文学，工草书，与兄子显、子昭齐名。少子特又善书，梁武帝称之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萧特之书遂逼其父。”

《陈书》曰：文帝时，军人於丹徒盗发晋郄昙墓，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事觉，其书并没县官，藏於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赐之。由是伯茂大工章草，甚得右军之法。（伯茂，始兴王也。）

《唐书》曰：贺知章善草书，好事者供其笺翰，每纸不过数十字，共传宝之。时有吴郡张旭，亦与知章相善，而好酒，每醉後，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

《三辅决录》曰：赵袭，字元嗣，为敦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称於前世，袭与罗晖亦能草，颇自矜夸，故张伯英与袭同郡，太仆朱赐书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常有馀。”

张壹《非草书》曰：夫草书之兴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隶草趣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今之学草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者，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罢劳，夕惕不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昃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见（苏来切，角中骨也。）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工拙，亦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

王右军《自叙□草书势》曰：昔秦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丐，正以篆隶之难，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父子，可谓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自而叙之，亦不失仓公观鸟迹之意。抑体有疏密，意有倜傥，或有飞走流注之势，惊竦峭绝之气，滔滔闲雅之容，卓荦调宕之志；百体千形，而呈其巧，岂可一概而论哉！

《书断》曰：如淳云：“作起草为藁。”姚察曰：“草犹粗书，为本曰藁。”盖创文议出于此，草书之先，因于起草。

又曰：晋王逸少，妻郄氏，甚工书。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书。凝之妻谢蕴，有才华，亦善书，甚为君舅重焉。献之犹善草书，幼学于父，次习张。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合天矩，观其逸志，莫之与京。

又曰：齐谢，字玄晖，风华黼藻，当时独步，书甚有声，草殊流美。亦犹薄暮川上，则余霞照之；晚春林中，则飞花满目。

又曰：宋萧思话工书，学于羊欣，得其草妙。岗连尽望，势不断绝，虽无奇峰壁立之秀，可谓有巧矣。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

飞白书

《宋书》曰：王僧虔为尚书令，尝为飞白书题尚书壁曰：“圆行方止，物之定质。修之不已则溢，高之不已则踬，引之不已则遗，是故去之宜疾。”当时嗟赏，以比座右铭。

《唐书》曰：刘洎除散骑常侍。洎性疏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或乘酒争取于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帝笑而言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

又曰：马周，太宗尝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

又曰：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赐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赐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赐李玄敬曰：“资启沃，罄丹诚。”

《大业拾遗》曰：大业年，炀帝将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东都，宫女半不随驾，争泣留帝，攀车惜别，指血染鞅。帝不回，因飞白题二十字留赐宫妓，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但留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唐会要》曰：贞观十八年五日，（端午日。）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虬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贺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
《书断》曰：飞白书者，後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大，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虽有此说，案汉灵帝嘉平年，诏蔡邕作《圣皇篇》，篇成，诣鸿都门上。时方修饰鸿都门，伯喈待诏门下，见役人以垩帚成字，心有悦焉，归而为飞白之书。汉末魏初，并以题署宫阁。其体有二，创法於八分，穷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设妙，岂能诣此？可谓胜寄冥通，缥缈神仙之事也。
《法书要录》曰：飞白，本是宫殿八分之轻者，全用楷法。吴时，张弘好学不仕，常著乌巾，时人号作张乌巾。此人特善飞白，能书者鲜不好之。
章草书
《晋书》曰：王羲之书，初不胜庾翼、郄，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书断》曰：章草书，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
又曰：索靖，字幼安。善章草，出韦诞，峻险过也。有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
又曰：后汉徐，字伯张，善章草书。班固与弟超书称之曰：“得伯张书藁，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後有苏班者，平陵人也，五岁能书，甚为伯张之所称叹。
又曰：後汉张伯英，损益伯度章草，亦犹逸少增减元常真书。虽润色开华，精於断割，美则美矣；至若高深之致，质素之风，俱不逮其师也。然名为今古之独步。
又曰：张伯英，章草书《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合於自然，可谓变化至极。羊欣云：“张芝、皇象，锺繇、索靖，时并号书圣。”
又曰：张芝善章草书。崔瑗云：“龙骧虎变，青出於蓝。”又创为今草，天纵尤异，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若清涧长源，流而无限，萦回崖谷，任於造化。至於蛟龙骇兽，奔腾ㄑ之势，心手随变，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今，则百世不易之法式。不可以智识，不可以勤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乡，鸾凤翔乎大皇之野。韦仲将谓之草圣，岂徒言哉！

又曰：後汉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家风不坠，弈叶清华。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

又曰：後汉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孙，章帝时为齐相。善章草书，虽史游始草，书传不纪其能，又绝其迹。创其神妙，其惟杜公乎？韦诞云：“杜氏杰有骨力，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书体甚浓，结字工巧，时有不及。张芝嘉而学焉，转精其巧，可谓草圣。超前绝後，独步无双矣。”

行书

《书断》曰：後汉颍川刘德升，字君嗣，造行书，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昔锺元常善行狎书是也。尔後王羲之、献之并造其极焉。”

又曰：刘德升，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以草创，亦丰妍，风流宛约，独步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瘦，亦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晋王，字敬仁，善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省之，曰咄咄逼人。”

卷七百五十　工艺部七

数

《说文》曰：，长六寸，计历数者也。从弄竹，言常弄乃不误也。

《易》曰：大衍之数五十，（大合天地之数，凡五十有五，言五十者举成数。）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周礼》曰：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曰九数。（郑司农曰：九数，方田粟米差分少广，商工均输方呈赢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勾股也。）

《汉书□律历志》曰：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慎性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时，桑弘羊以计算幸，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

又曰：宣帝时，大司农丞耿寿昌以善算为算工，得幸於上。

又曰：计商善为，著《五行论算术》二十六卷。

又曰：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又善算律历。故令苍以列侯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者。

《吴志》曰：顾谭每省簿书，未尝下算，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赵达，河南人也。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神。使人取小豆数升，播（播，布也。）之席上，立言其数，验覆果信。尝过知故，知故为之具食。食毕，谓曰：“仓卒乏酒，又无嘉肴，无以叙意，如何？”达因取盘中只箸，再三纵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主人笑曰：“以卿善射，欲以相试耳。”遂出酒酣饮。又有书简，上作千万数，着空仓中，封之，令达算之。达云：“但有名无实。”其精微若是。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屈节就学，秘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孙滕，师事之累年，赍酒拜跪而请，达曰：“吾先人得此，欲图为帝王师。至仕来三世，不过太史郎，诚不欲复传之！且此术微妙，头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语。”初，孙权行师征伐，每令达有所推步，皆如其言。问其法，终不言，由此见非。达常笑谓诸星气风术者，曰：“当回算帷幕，不出户牖，以知天道；而反昼夜暴露，以望氛祥，不亦难乎！”无间，引算自投，乃叹曰：“吾算尽，某年月日其终矣。”达妻数见达效，闻而哭泣。达欲弭妻意，乃更算，言：“向者谬误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权闻达有书，求之不得，录问其女，乃发达棺，一无所得，法遂绝焉。

王隐《晋书》曰：王戎为司徒，好治生，公妪二人，常以象牙筹昼夜算计家财。

《唐书》曰：僧一行，姓张氏，公谨之孙也。初，求访师资，以穷大衍，至天台山国清寺，见一院，古松十数，门有流水。一行立於门屏间，闻院僧於庭布算声，而谓其徒曰：“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求吾算法，已合到门，岂无人导达也？”即除一算，又谓曰：“门前水当却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趋入，稽首请法，尽授其术焉，而门前水果却西流。

《西京杂记》曰：定安嵩真，明算术，成帝时人也。真常以算自克其寿七十三，真曰：“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矣。”书壁以志之。至二十四日晡时死，妻曰：“真算时，见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故不告之，今校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算术，成帝时人也。常从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米，忘其石数，子为吾算之。”元理以食箸十馀转，曰：“东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七合，西六百九十七石八升。”遂署门。後出米，西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鼠，大可一升；东无差。元理後岁复过，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脯数斤，元理复算曰：“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产五百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卢果切。）肴蔌悉知其所。乃曰：“如此货业之广，何供具之薄？”广汉惭曰：“有仓卒宾，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豚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之，尽日为欢。其术後传南季，南季传项滔，滔传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计者不用筹策。
《尹文子》曰：凡数，十百千万亿，亿万千百十，皆起於一，推至亿亿，无差矣。
《山海经》曰：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於西极，五亿千选（选，万也。）九千八百八十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天地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亿五万里也。）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从鲍子真学算。
《异苑》曰：晋安平有越王馀算菜，长尺许，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算有馀，弃之於水生焉。
《风俗通》曰：十十谓之百，十百谓之千，十千谓之万，十万谓之亿，十亿谓之兆，十兆谓之经，十经谓之垓，十垓谓之补，十补谓之选，十选谓之载，十载谓之极。有物者，有事者，纪於此矣。过此往者，则其数可纪，其名未之或闻也。夫数：一为特、侯、奇、只，二为再、两、偶、双、三为参，四为乘。
《贾谊书》曰：数度之道，以六为法。数度之始，始於微细。有形之物，莫细於毫。是故立一毫以为度，十毫为，十为，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备於六，故先王以为天下用也。
《周髀》曰：周公问於殷高曰：“寡人闻子大夫善数。”（数，算也。）
《语林》曰：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令高足弟子传授而已。融算尝浑天合，召玄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
谢察《微算经》曰：《易》称“太极是生两仪”，盖数之先也。自隶首作术，容成造历，显算斯兴故也。
《一位算法》曰：万万穰为载，数之极矣。或问之曰：“何以数之为载？”按孙子《算经》云：“古者积钱，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载。天不能盖，地不能载，故名曰载。”
又曰：按司马迁《史记》云：“自秦孝公时，商鞅献三术。内一，开道阡陌，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
又曰：按千乘之图、周之制度、司马法，六尺为步，步百为亩，是古之制也。
《发象算经》曰：问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虫口中吐丝名也。十忽为一丝，十丝为一毫。”
《算经》曰：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粟。粟是阴阳而生，从六甲而出。故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抄。”
《算经》曰：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棱草子也。十黍为一累，十累为一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画上

《释名》曰：画，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礼》曰：画绘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此言画绘六色所象，及布彩之次第。）凡画绘之事，後素功。（素，白彩也。后布之，为其易以渍污之也。）

《论语》曰：绘事後素。

《史记》曰：武帝，卫太子废後，上居甘泉宫，召画周公负成王图。於是左右群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即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单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图画其人於骐麟阁，法其状貌，署官爵姓名。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图画其形於甘泉宫。

又曰：金日母教诲两子甚有法度，武帝闻而嘉之。病死，诏图於甘泉宫，曰：“休屠王阏氏。日每见画常拜，向之涕泣。”

《东观汉记》曰：马援还，诫兄子曰：“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又曰：宋弘尝燕见，御座新施屏风，图画列女，世祖数顾视之。弘曰：“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范晔《後汉书》曰：光和元年，置酒鸿都门，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於中国图画形象焉。

又曰：显宗图画建武中名臣列将於□台，以椒房故，（谓马后。）独不及马援。东平王苍观图，言於帝曰：“何故不画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又曰：陈纪，字元方，遭父忧，殆将灭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书画像，百城以厉俗。

《魏书》曰：曹休祖父尝为吴郡太守。休见壁上祖父画，下榻拜而涕泣。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画，作走水獭，标於水滨，群獭集焉。

《晋书》曰：顾恺之尤善丹青，谢安深重之，谓有苍生已来，未之有也。恺之每画人成，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於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物中。”尝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於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每重嵇康四言诗，因为之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每写人形，妙绝於时。尝图裴楷像，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又为谢鲲像，在石岩里，云“此子宜著丘壑中。”欲图殷仲堪，堪有目疾，固辞，恺之曰：“明府正为眼耳。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之蔽月，岂不美乎？”顾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所，皆其深所珍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绐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犹人之登仙”，了无怪色。
又曰：王献之，桓温常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为乌特牛，甚妙。
《刘毅传》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斋，悉画盘龙於其上，号为盘龙斋。毅小字盘龙，至是遂居之。
《晋书》曰：韩支，字景先。邓林妇病积年，垂死，医巫皆息意。支为筮之，使画作野猪，着卧处屏风上，一宿觉佳，於是遂差。
《齐书》曰：荥阳毛惠远善画马，彭城刘善画妇人，当世并为第一。
又曰：齐王秀之，字伯奋，仕至侍中。时宗测优游，秀之弥所钦慕，乃令陆探微画其形，与已相对。
又曰：王亮，字叔奉，临沂人也。齐竟陵王良开西邸，延贤俊，使工画其像，亮亦豫焉。
《梁书》曰：伏曼容素美风彩，帝常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爱文，刘孝绰与陈郡殷芸、吴郡陆倕、琅琊王筠、彭城刘洽等同见宾礼。太子起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
《後魏书》曰：刘子业庙中皆画祖父形。入曾祖裕庙，指像曰：“此渠大英雄，生禽数天子。”次入祖义隆庙，指像曰：“此渠不恶。”次入骏庙，曰：“此渠大好色。”顾谓左右曰：“此渠大鼾鼻。”即令画工骏像鼻也。
《北齐书》曰：广陵王孝珩，於厅上画苍鹰，见者以为真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巨鹿曲阳人也，兼尚书仆射。帝於华林园别起玄洲苑，备极山林楼观之丽，诏於阁上画收容像，其见重如此。
《陈书□顾野王传》曰：“宣城王为扬州刺史，野王及琅琊王褒并为宾客，王甚爱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图写。王於东府起斋，乃令野王画古贤，命王褒赞之，时人称为二绝。”
《唐书》曰：张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及纳言李峤、凤阁侍郎苏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台少监王绍宗等十八人形像，号为高士图。
又曰：薛稷善画，博采古迹。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学，稷於是特见招引。
又曰：韩尤工书，兼善丹青。以绘事非急务，自晦其能，未尝传之。
又曰：王维书画，特臻其妙，笔踪措思，参於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乐图》者，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进，乐工按之，一无差误，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阎立本虽有应务之才，而尤善图画写真。秦府十八学士图，及贞观中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烟阁功臣图，并立本之迹也，时人咸称其妙。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赐诏座者为咏，召立本令写之。时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已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及诫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惟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汝其深戒，勿习此末伎！”

又曰：裴延龄恃恩，惟顾少连不避延龄。及画一雕，令群鸟噪之，遂献焉。

又曰：唐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宝臣谓朱滔使曰：“吾闻朱公貌如神，得而识之，愿因绘事而观，可乎？”滔乃图其形以示之，宝臣悬於射堂，命诸将熟视之，曰：“朱公信神人也！”

锺ヴ《良吏传》曰：郑纯，字长伯，广汉人也。为永昌太守，清廉独绝。及卒，列画东观。

《三齐记略》曰：秦始皇求与海神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入海三十里，与神相见。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形。神怒帝负约，乃令帝速去。始皇即退马，前脚犹立，後脚随陷，仅得登岸，画者溺死。

《续齐谐记》曰：魏明帝游洛水，水中有白獭，靡净可怜，见之辄去。帝顾玩之，终不可得。侍臣徐景山曰：“臣闻獭嗜鳊鱼，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自画板，作两生鳊鱼悬岸。於是群獭竞赴，遂一时执得。帝嘉之，谓曰：“不闻卿知画，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尝执笔，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几耳。”帝曰：“是善用所长者也。”

《西京杂记》曰：元帝後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其形，按状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王昭君不肯，遂不得见。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图以昭君行。及召见，貌为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画工弃市籍贷。画工有桂陵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牛马人形；杜杨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於是差稀。

《拾遗记》曰：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驼。房长一丈，垂至膝，周人见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画左右手，为日月盈缺之势，不异真焉，可照百馀步；又喷水为□，蔽亏其侧。灵王视之忽不知所在，或云升天。

又曰：秦始皇二年，謇涓国献善画者，名烈商。口含丹黑，喷壁即成龙□之像；以指历地，若绳分矣；转手若规。方寸之内，四渎五岳列国，莫不悉备。画为凤鸾，皆轩轩若行也。

《韩子》曰：客有为齐王画者，王问曰：“画孰最难？”对曰：“狗马最难。”“孰曰最易？”对曰：“鬼魅最易。夫狗马，人之所知也，旦暮睹於前，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类之，故难也；鬼魅无形，无形者不可睹，故易也。”
《淮南子》曰：画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悦；规孟贲之目者，大而可畏。
又曰：宋画吴冶，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卫协、张黑有画圣之名。
《华阳国志》曰：汉嘉郡以御杂夷，宜炫曜之，乃雕饰城墙，华画府寺，及诸门作山神海灵，穷奇凿齿。夷人初出入恐，骡马或惮之，趑趄。
《说苑》曰：齐起九重之台，国中有能画者，则赐之钱。狂卒敬君，居常饥寒，其妻端正。敬君工画，贪赐画台。去家日久，思念其妇，遂画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见以白王，王以钱百万请妻，敬君惶怖许听。
《世说》曰：戴安道为范宣画《南都赋图》，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说》曰：顾虎头为人画扇，作阮籍、嵇康，都不点眼精，送还扇主曰：“点眼精便欲能语。”
《论衡》曰：人好观图画，上所画古之死人也。见死人之面，孰与视其言行？古贤之遗文，竹帛之所载粲然，岂徒墙壁之画哉？
《世本》曰：史皇作图。（史皇，黄帝臣也。谓画物像也。）
《新序》曰：叶公子高好龙，门亭轩牖皆画龙形。一旦，真龙垂头於窗，掉尾於户，叶公惊走失措焉。
《风俗通》曰：按《百家书》云：公输般之水上见蠡，谓蠡曰：“开汝匣，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缺。
《古今名画录》曰：晋有史道硕，画《田家十月图》，为世所珍。
孙畅之《述画》曰：汉灵帝诏蔡邕图赤泉侯杨喜五世将相形像於省中，又诏邕为赞，仍令自书之。邕文、画、书，于时独擅，可谓备三美矣。
又曰：刘褒，汉灵帝时作《□汉图》，人见之自然觉热；更画《北风图》，热者还觉凉。
魏陈思王《画赞序》曰：盖画者，鸟书之流也。昔明德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尝从观画，过虞舜之像，见俄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人为妃。”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顾而咨嗟焉。
晋傅咸《画像赋序》曰：先有画卞和之像者，以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卞子自刖以有证，相去远矣，戏画其像於卞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犹有惭色。
宋炳山《画叙》曰：竖画三寸，实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实体百里之迥。
晋王彪之《诗序》曰：余自求致仕，诏累不听。因扇上有二疏画，作诗一首，以述其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画下

《历代名画记》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发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圣王受命应，则有龟字效灵，龙图呈宝。自巢、燧已来，皆有此瑞，迹映乎瑶铃。事传乎金册。庖牺氏发於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黄轩氏得於温，洛中央皇，苍颉状焉。

又曰：夫画，比之书价，则顾、陆可同，锺离、张僧繇可同，逸少书则逡巡可成。画非岁月可就，所以书多於画，自古而然。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歧、刘褒、蔡邕、张衡、（已上四人后汉。）曹旄、杨修、桓范、徐邈、（已上四人魏。）曹不兴、（吴。）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晋宋为中古，则明帝、荀勖、卫协、王廿、顾恺之、谢稚、嵇康、戴逵、（已上八人晋。）陆探微、顾宝先、袁倩、顾景秀之流是也；（已以四人宋。）以齐、梁、北齐、後魏、陈、後周为下古，则姚昙、谢赫、刘、毛惠远、（已上四人齐。）元帝、袁昂、张僧繇、江僧宝、（已上四人梁。）杨子华、田僧亮、刘杀鬼、曹仲达、（已上四人北齐。）蒋少游、杨乞德、（已上二人后魏。）顾野王、（陈。）冯提伽（后周。）之流是也。隋及唐为近代之价，则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郑法士、杨契丹、陈善见、（已上六人隋。）张孝师、范长寿、尉迟乞僧、王知慎、阎立德（已上五人唐。）之流是也。

又曰：若言有书籍，岂可无九经三史？顾、陆、张、吴为正经，杨、郑、董、展为三史，其馀画迹为百家。（吴虽近可以正经。）

又曰：昔谢赫云：“画有六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摸移写。”自古画人罕能兼知，试论曰：古之画者，或有遗其形似，而尚其骨气。以形似之外求其画，此难可与俗人道也。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澹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自在其间矣。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澹，澹而雅正，顾、陆之流是也；中古之画，细密而精致而臻丽，展、郑之流是也；近代之画，焕烂而求备；今人之画，错乱而无旨，众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於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攻书。然则古之嫔臂纤而骨束，古之马啄大而腹细，古之台阁竦峙，古之服饰容曳。故古画非独变态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遍观众画，惟顾生画古贤得其妙理。对之令人终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忘，离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谓画之道也。

又曰：汉张衡，字平子。昔建州浦城县山有兽，名骇，豕身人首，状貌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潭中不出。或云：“此兽畏画，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出。可去纸笔。”即去之，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兽，今号巴兽潭。

又曰：昔张芝学崔瑗、杜度草书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惟王子敬明其深旨，故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後陆探微亦作一笔画，绵连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陆探微精利润媚，新奇绝妙，名高宋代，时无等伦。

又曰：魏曹植言：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见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者，画也。

又曰：蜀诸葛亮，字孔明。《华阳国志》云：“南夷，其俗征巫鬼，好盟诅要质。诸葛亮乃为夷作图，先画天地日月君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後画部主吏，乘马幡盖远行安𠂇，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以赐夷，甚重之。

又曰：曹不兴，吴兴人也。孙权使画屏风，误落笔点素，因就成蝇状。权疑其真，以手弹之。时称吴八绝。（张勃《吴录》云：八绝者，孤城郑妪善相，刘善星象，吴范善候风气，赵达善算，严武善棋，宋寿善上梦，皇象善书，曹不兴善画。）赤乌中，不兴之清溪，见赤龙出水上，写献孙皓，皓送秘府。至宋朝，陆探微见画叹其妙。因至清溪，复见其龙。宋时，累月亢旱，祈祷无应。乃取不兴龙置水上，应时蓄水成雾，累月[B15R]霈。谢赫云：“不兴之迹，代不复见，秘阁内一龙头而已。观其风骨，擅名不虚在第一品矣。”

又曰：晋顾恺之，字长康。尝於瓦官寺北殿画维摩诘，画讫，光耀月馀日。《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官寺初置，僧众设会，请朝贤鸣刹注钱。其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既至长康，长康直打刹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後寺众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遂闭户往来一月馀日，所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寺僧曰：“第一日见，请施十万，第二日可五万，第三日可任例责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恺之尝言：“画人物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阁，一定器耳，差为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动之可状，须神韵而後全。若气韵不周，空陈形像，笔力未到，空善赋彩，谓非妙也。

又曰：宋朝顾骏之常结构高楼以为画所。每登楼去梯，家人罕见。若时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阴惨则不操笔。今之画人，笔墨混於尘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绡素，岂曰绘画！自古善画者，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所能为也。

又曰：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善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炳所画《尚子平图》於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於行障上，坐卧对之，又画永业寺佛景台，皆称妙绝。

又曰：南齐谢赫，姚最云：“点刷精研，意存切似，写貌人物，不俟对看，所须一览便归，操笔目想，毫皆无遗失，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争新。别体细微，多从赫始。遂使委巷逐末，皆类效颦。至於气韵精灵，未穷生动之致，笔路纤弱，不副雅致之怀。然中兴已後，画人为贵，在沈标下，毛惠远上。”

又曰：南齐刘，字士温，彭城人。少聪慧，多才艺，攻书，画嫔嫱，当代第一，谢云：“用意绵密，画体简细，笔力困弱，制置单省，妇人最佳；但纤削过差，翻为失真。然玩之详熟，甚有恣态。”

又曰：南齐毛惠远，荥阳阳武人也，善画马。时刘善画妇人，并当代第一。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五万。有言惠远纳利者，敕尚书评价，贵二十八万，杀之。后家徒壁立，上甚悔痛之。惠远弟惠秀，永明中待诏秘卜。世祖将北伐，命惠秀画《汉武北征图》，中书郎王融监掌。其图成，帝极重之，置琅牙台上，每披览焉。

又曰：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卜将军。尝画马於壁，夜听啼啮长鸣，如索水草；图龙於素，舒卷辄口气萦集也。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

又曰：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於壁间，帝见之为生，拂之方觉。尝在禁中，锡赖巨钜万。任梁州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绎，字世诚，善画。曾画圣僧，武帝亲为赞之。任荆州刺史日，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又画《职贡图》，并序，盖外国来献之事。长子方智，字实相，尤能写真，坐上宾客，随容点染既成数人，问童儿，皆识之。

又曰：梁萧贲，字文奂，兰陵人也。多词学，工书画。曾於扇上画山水，咫尺之内，见万里可知。姚最云：“雅性精密，後来难比。含毫命素，动必依真。学不为人，自娱而已。”人间罕见其迹。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阳秣陵人。幼有异操，年十岁，读书见葛洪《神仙传》，便有隐逸之志。居茅山，号华阳隐君。好著述，明众艺。武帝尝欲征用，隐君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迤逦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又曰：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侍郎，直秘书阁，知画事。武帝崇饰佛寺，多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乘传写貌，对之如面。江陵天皇寺，明帝置也，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帝怪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後当赖此耳！”及後代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毁拆。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即恐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遂点二龙，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口腾而上天；二龙未点眼睛者见在。又画天竺二胡僧，侯景乱，散拆为二。后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一胡僧告云：“我有同友，离拆多时，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得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果於其处购得之，其疾乃愈。刘长卿为记述其事。张画有所灵感，不可具记。

又曰：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也，封广宁郡王、尚书令、大司徒，博涉多才艺。曾於厅壁上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鸠雀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

又曰：隋杨契丹，官至上仪同。僧云：“六法备咏，甚有骨气山东体制，允属伊人。在阎立本下。”（契丹之迹，非不雄富，比董展则乏精微。）李云：“田、杨声侔董、展。”昔田、杨与郑法士同於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簟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杨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宫阙衣冠车马曰：“此是吾画本也。”由是郑深叹伏。

又曰：唐张孝师为骠骑尉，尤善画地狱，气候幽默。孝师曾死复苏，具见冥中事，故备得之。吴道玄见其画，因效之，为地狱变。

又曰：唐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峦极佳也。上言山水者，称陀子头，道子脚。

又曰：唐吴道子，阳翟人也。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学书於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攻画。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因写蜀道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其书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兖州瑕丘县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张怀每云：“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後身也。”可谓知言矣。官至宁王友。开元中，将军裴善舞剑，道玄观舞毕，挥毫益进。时又有公孙大娘，亦善舞西河，剑气浑脱，张旭见之，因为之草书，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书画之艺，皆须意气而成，亦非懦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卢棱伽，吴生弟子也。画迹似吴生，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廖廓，物像精备，经变佛像是其所长。吴生尝於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泉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当时不及我，今乃类我，精爽尽矣。”居一月，棱伽果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唐冯绍政尤善画鹰鹘鸡雉，尽其形态，觜眼脚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画五龙，亦称其善，有降□蓄雨之感。
又曰：唐李思训，宗室也，即林甫之伯父。早以艺称於当代，一家五人并善丹青，高宗甚重之，书画称一时之妙。其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然岩岭之幽。时人谓之大李将军也。
又曰：唐韩尤工鞍马。忽有人诣门，称鬼使，请马一匹。韩君画马焚之。他日，鬼使乘马来谢。其感神若此。弟子孔荣为之上足。
又曰：唐张ㄖ，字文通，尤工树石山水。初，毕宏擅名当代，一见惊叹异之。ㄖ惟用秃笔成，以手摸绢素。因问ㄖ所授，ㄖ曰：“外即造化，中得心源。”毕宏於是阁笔。
又曰：唐李渐善画蕃马骑射，射雕放牧，川原之妙，笔迹气调，今古无俦。李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张易之奏召天下画工修内库图画。因使工人各推所长，锐意模写仍旧装，皆一毫不差。其真者，多归易之。
又曰：唐朝吴道玄，古今独步，前不见顾、陆，後无来者。授笔法於张旭，此又知书画用笔同矣。张既号书颠，吴宜为画圣，神假天造，英灵不穷。
唐《书断》曰：唐吴道玄穷丹青之妙，大约宗师张僧繇。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貌之。及回，帝问其状，奏曰：“臣无粉本，并记在心。”上遣于大同殿图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顺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於讲席众人之中。吴生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
又曰：唐周，字景玄。郭子仪子婿赵纵常令韩写真，众皆称善；後又请写真，二人皆有能名。公常列二画於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公，（公，子仪也。）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曰：“何者似？”云：“两画总似，後画者嘉。”又问：“何以言之？”曰：“前画空得赵状貌，後兼移其神气情性、笑言之姿。”公问：“後画者何人？”乃云：“周。”是日定其二画优劣，令送锦彩数百匹。
又曰：唐阎立本，太宗时，南有山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伏其能。太宗幸玄都池，斗，召立本貌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实亦辉英前古。
又曰：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名马异兽擅名，时称“韦四足，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师子，酷似其真。後师子放归本国，惟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射猎，一箭中两野猪，诏於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乃妙之极也。

又曰：唐杨光画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怀慎也。）馆之甚厚。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杨垦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令人潜将数百千，至洛中供拟，取其家书示杨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求一踪，以为子孙家宝之，意尚难之。遂月馀图一松石□物，移动造化，人莫能睹也。

又曰：唐陈闳，会稽人也。以能写真，本道荐之。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真御容，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雁等，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惟龙凤姿、日角天宇之状，而笔力遒润，神彩英逸，实天假其能也。阎令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唐张萱，京兆人也。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幄宫苑子女等，名冠於时。善起草点簇，置亭台竹树、花鸟仆隶，皆极精开。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许人也，名冷。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等。性疏野好酒，每图障，兴酣之後以墨泼之，脚蹙手抹，或枝或，随其形象，为山为竹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霞澹澹，风雨萧萧，不见污之路也。

又曰：唐李灵省落魄不拘检。每图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强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不知王公之尊、寒暑之夕。若山水竹树，一点一抹成於自然。或即峰际□孤，或即岛屿极海，非常制也。

又曰：唐张志和字子同，号烟波子，常钓鱼洞庭。初，颜鲁公在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乃图传为卷轴，随句赋象，人鱼鸟兽、风雨□月，皆字成形，雅叶其妙。

卷七百五十二　工艺部九

巧

《释名》曰：巧者，合异类共成一体也。

《礼》曰：无作淫巧以荡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公输若，匠师。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礼也。）敛，般请以机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见若掌敛事而年尚幼，请代之，而欲尝其技巧。）将从之，（时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以，已字。言宁有强使女者与？借于礼作机巧，非也。“以”与“已”，字本同。）

又曰：目巧之室，则有奥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属，于天地四时之职亦处其一也。）知者创物，（谓始开端造器物，若《世本》作者是也。）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事无非圣人所为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所作也。（凝，坚也。）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为良。（时，寒温也。气，刚柔也。良，善也。）

《续汉书》曰：张衡性精微，有巧艺。作地动仪，以精铜铸其器，圆径八尺，形似倾樽；其盖穹隆，饰以篆文；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发机，皆隐在樽中，周密无际，如一体焉。地动机发，龙即吐丸，蟾蜍张口受丸，声乃振扬。司者觉知，即省龙机，其馀七首不发，则知地震所从起来也。合契若神，观之莫不服其奇丽。自古所来，未尝有也。

《蜀志》曰：诸葛亮性巧，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意焉。（亮集有其法也。）

《晋书》曰：嵇康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晋纪》曰：宋王围慕容超。张纲巧绝於人，乃使纲大治攻具，於是城上火石弓弩无所用之。

《晋阳秋》曰：吴葛衡，字思直，明达天官，能为机巧，故作浑天仪。

又曰：衡阳区纸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妇人居其中。人扣其户，妇人开户而出，当户再拜，还入户内，闭户。又作鼠市於中，而四方丈馀，四门，门中有一木人。纵四五鼠欲出门，木人辄推木掩之。门门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车，及木奴令舂谷作米。中宗闻其巧，诏补尚方左校。

沈约《宋书》曰：石虎使解飞、姚兴令狐生造指南车。宋武帝平长安，始得此车。戎狄所制，不甚至精。虽指南，多不审正，回曲频聚，犹须人力正之。范阳人祖冲之，甚有巧思，常谓宜更构造。顺帝升明末，齐王为相，命冲之造焉。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尝移变。

《北齐书》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仪、百戏服制，时有改易，不循旧典。时论非之。

《文士传》曰：张衡尝作闹笋，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飞数里。

《後赵录》曰：邴辅，乐陵人也。好学，多才艺，巧思机智，妙於当时。襄国宫殿台榭，皆辅所营也。

《马钧别传》曰：钧，字德衡，扶风人。巧思绝世，不自知其为巧也。居贫。旧绫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钧乃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犹自然而成形，阴阳之无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神仙传》曰：葛由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骑羊入山，遂云得仙，未知指实也。

《邺中记》曰：石虎有指南车及司里车，又有舂车木人，及作行碓於车上，动则木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於车上，行十里，辄磨一斛。凡此车，皆以朱彩为饰，惟用将军一人。车行，则众巧并发；车止则止。中御史解飞、尚方人魏猛变所造。虎至性好佛，众巧奢靡，不可纪也。尝作檀车，广丈馀，长二丈，安四轮，作金佛像坐於车上，九龙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间；又十馀木道人，长二尺馀，皆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佛，又以手撮香投炉中，与人无异。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亦解飞所造也。

《玄中记》曰：奇肱氏善奇巧，能为飞车，从风远行。

《述异记》曰：鲁班石为禹九州图，今在格城石室山东北岩中。

《西京杂记》曰：长安巧工人丁缓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华莲藕之奇。又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其法度，本出房风，至绥更始为之。环转四固，而炉体常平，可致之被褥，故取被褥为名。又作九层山炉，镂为奇禽怪兽，诸灵皆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连以七轮，大皆径尺，并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生风寒焉。

又曰：昭阳殿椽桷皆刻作龙蛇萦绕之状，匠人丁护、李菊所作也。其巧为天下第一。

《凉州记》曰：吕光时，有任射者，自匿为王欣家奴。发觉，应死。躬有奇巧，王尔、鲁般之俦也，故赦之。凉风门及大殿岁久倾败，躬运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子年拾遗记》曰：需（音须）支国去泥离八万里，其国妇人善织，以五色丝稍内口中，两手引之，则成文锦，似列灯烛也。

又曰：始皇起游囗台，穷极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人，皆能腾虚缘木，挥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蹇消国献善画之工，名裂裔。刻白玉为两虎，削玉为毛，有如真矣。不点两目睛。始皇点之，即飞去。明年，南郡有献白虎二头，始皇使视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复能去。

《历代名画记》曰：吴王赵夫人，丞相赵达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於指间，以彩织为龙凤之锦，宫中号为机绝。孙权常叹：“巴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夫人乃进所写江湖九州山岳之势。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绣作五岳列国地形，宫中号为针绝。又以胶续丝，作为轻幔，宫中号为丝绝。

又曰：宋谢庄，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图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寓内为一。
《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庄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范土曰陶。陶，化也。埴，黏土也。）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曲，钩也。绳，直也。谓匠人机巧，善能治木，曲直必中钩绳也。）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土木之性，禀之造物，不求曲直，岂慕方圆？陶者匠人，浪为臧否。）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
又曰：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
又曰：无为也而笑巧。（巧者有为以伤神。）
又曰：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忘乐而乐足矣。）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昏。（所要愈重，则其心愈梦也。）
又曰：郢人垩，（垩，白土。）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而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献工人名偃师，曰：“臣惟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以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越日，偃师谒见王，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耶？”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言语皆人也。巧夫颔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百化，惟意所造。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伎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便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草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也。自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皆假物也，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王诚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曰：“人之巧，乃与造化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输之口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弟子东门贾、禽滑厘，间以偃师之巧告於二子，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焉。
又曰：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後成。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列子闻之，曰：“使天地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韩子》云：象为楮叶。）
又曰：考成子学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考成子请其过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祖西也，顾而告余曰：有生之气，有形之状，尽幻也。造化之所始，阴阳之所变者，谓之生，谓之死；穷数达变，因形移易者，谓之化，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故难终难穷；因形者，其巧显，其功浅，故随起随灭。知幻化之不异生死也，始可学夫幻矣。吾与汝亦幻也，奚须学哉？”

《墨子》曰：公输子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自以为至巧，墨子谓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为车辖也。”须臾，竖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谓之巧，不利於人谓之拙。

《孟子》曰：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伤也。）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见楚王，（自，从。趋，走也。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而後罢之乎？忘其苦众劳民，顿兵挫锐，负天下以不义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犹且攻之乎？”（顿，罢。挫，辱。锐，精。攻无罪之宋，故负天下以不义之名。犹且，必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为不义，曷为攻之？”墨子曰：“臣见大王之必伤义而不得宋！”王曰：“公输子，天下之巧士，作为囗梯，设以攻宋，曷为弗取？”（公输，鲁班号，时在楚。云梯，攻城具，高长，上与云齐，故曰云梯。设，施也。）墨子曰：“公输设攻，臣请守之。”於是令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之备，公输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终弗能入。（入犹下也。）於是乃偃兵，辍不攻宋。（辍，止也。）

又曰：神机阴闭，剞劂无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为民业。

又曰：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也。

又曰：规矩钩绳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为巧。（巧存于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阴阳所呕，雨露所濡，以生万殊，翡翠玳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泽；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鲁般弗能造，此之谓大巧。

又曰：夫至巧不用剑。（巧在乎心，故不用剑。）

又曰：大匠不用斫。

又曰：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斫，而木之性不可铄也。埏埴而为器，刳木而为舟，烁铁而为刃，铸金而为锺，因其可也。

《尸子》曰：古者亻垂为规矩准绳，使天下仿焉。

《慎子》曰：百工之子，不学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马先生钧，天下之巧也。有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诏先生作之，而指南车成。此一异也，从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二异也。後人有上百戏者，能设而不能动。帝以问先生：“可动否？”钧曰：“可动。”帝曰：“其巧可益否？”对曰：“可益。”受诏作之，以大木雕构，使形若输平，潜以水发焉；设为女乐舞象，使木人击鼓吹箫，木跳丸掷，自出自入，百官行署，变巧百端，此三异也。先生见诸葛亮连弩，曰：“巧则巧矣，未尽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尝试以车轮悬瓠甓数十，飞之数百步矣。马先生之巧，虽古般输、墨翟、王尔，汉世张平子，不能过也。

又曰：马先生为机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难之，先生口屈不能对。傅子谓：“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马氏长於巧而短於言。巧者，天下之微事。”

《抱朴子》曰：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书圣，皇象、胡昭是也；画圣，卫协、张墨是也；木圣，张衡、马钧是也。

《孔丛子》曰：孔鲋谓陈王曰：“梁人有杨田者，伎巧过人，骨腾肉飞。”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觉也。其妇称之，犹不自知。乃削木为小麦，试粜之，籴者无疑，归磨乃觉非麦。

《论衡》曰：传称鲁般、墨子之巧，刻木为鸢，飞之三日而不集。（下也。）夫言其以木为鸢飞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犹世传言鲁般巧亡其母矣，言其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载母上台，去而不还，失其母焉。

杨泉《物理论》曰：夫蜘蛛之罗网，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况於人乎？故工匠之方规圆矩，出乎心巧，成於手迹，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勋形成，以周器用哉？

《晋赞》曰：陈勰以工巧见知。

卷七百五十三　工艺部十

围棋

《左传》曰：宁喜许纳卫献公，太叔文子曰：“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弈者举棋弗定，不胜其偶，而况置君弗定乎？（弈，围棋也。）九世之卿族，一举而灭之，可哀也哉！”

《魏志》曰：王粲观人围棋，局坏，（坏，谓白黑既乱。）粲复为之。棋者不信，以袍盖局，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校，不误一道。

《魏氏秦秋》曰：孔融被诛，二子棋而不起。左右曰：“尔父见报，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毁而卵不破者乎？”

《蜀志》曰：费与来敏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而留意对戏，色无厌倦。至，敌遂退。

《吴志》曰：孙权太子和常言：“当世士人，宜讲修术学，习射御，以周世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但交游博弈，以妨事业，非进取之谓也。”後群僚侍宴，言及博弈，以为妨事费日，而无益於用，劳精损思，终无所纪，非所以进德修业、积累功绪也。人情犹不能无嬉娱，嬉娱之好，亦在饮宴琴书射御之间，何必博弈可以为欣？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论以矫之。於是中庶子韦曜退而奏论，和以示宾客。时蔡款好弈，故以讽之。

《吴录》曰：严武，字子卿。围棋莫与为辈，谓之八绝。

《晋书》曰：王质入山斫木，见二童围棋，坐观之。及起，斧柯已烂矣。

又曰：贾谧尝与太子弈棋，争道。成都王颖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国之储君，贾谧何得无礼也！”

又曰：苻坚率众号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加谢安征讨大都督。兄子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复言。及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於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

又曰：王导与其子悦弈棋，争道。导笑曰：“相与有瓜葛，那得为尔耶？”

又曰：祖纳为军谘祭酒。纳好弈棋，王隐谓之曰：“禹惜寸阴，不闻数棋。”对曰：“我以忘忧耳！”

邓粲《晋记》曰：阮籍母死，与人围棋如故。对者求止，籍不肯，留决胜焉。

《晋中兴书》曰：王恬，字敬豫，与济阳江霖俱善弈棋，为中兴第一。

又曰：陶侃在荆州，见佐吏博弈戏具，投之於江，曰：“围棋者，尧、舜以教愚子；博者，商纣所造。诸君并怀国器，何以为此？”

《晋起居注》曰：镇东司马颜延之，坐围棋免官。

沈约《宋书》曰：羊玄保为黄门侍郎，善弈棋，棋品第三。太祖亦好，玄保数蒙引见。与太祖赌郡，戏胜，得补宣城太守。

又曰：徐羡之沉密寡言，不以忧喜见色。颇工弈棋，当世以此推之。

又曰：谢弘微性无愠色。末年与人围棋，西南有棋死势。有人曰：“南风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弘大怒，投局於地。识者知其莫年。

《齐书》曰：能棋人琅琊王抗为第一品，吴郡褚思庄、会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思速，善於斗棋。宋文帝世，与羊玄保戏，因制局图，还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庄与王抗官赌，自食时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还省，至五更方决。抗睡於局後，思庄达晓不寐。世或以思庄品第致高，缘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对也。

又曰：武帝好围棋，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议共欺为第三品。与第一品王抗围棋，依品赌戏，抗每饶借之，曰：“皇帝飞棋，臣抗不能断。”帝终不觉，以为信然，好之愈笃。

又曰：武陵王晔，少年时，贫无棋局。乃破荻为片，纵横以为棋局，指点行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至名品。

《燕书》曰：罗腾，字叔龙，工围棋，究尽其妙，独步当时。俄而右北平乐抄少携出，与齐焉。

《後魏书》曰：甄琛举秀才，入都积岁，颇以弈棋弃日，至乃通夜不止。有苍头者，常令秉烛，或时睡，即大加责杖，如此非一。奴後不胜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辞父母，仕官京师，若为读书执烛，不敢暂非；乃以围棋，日夜不息，岂是向京之意？而肆加杖罚，不亦非理乎？”琛惕然惭感，遂从许赤虎假书研习，闻见益优。

《陈书》曰：梁武帝诏校定棋品，到溉、朱异已下并集。陆琼时年八岁，於客覆局，由是京师号曰神童。

《唐书》曰：顺宗朝，罢翰林阴阳、星卜、医相、射覆、棋弈诸待诏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棋待诏，既用事，恶其与已侪类相乱，故罢之。

《江表传》曰：吕范讨山越还，白事于孙策，从容独与围棋，因论军旅。

《西京杂记》曰：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或讥其费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圣教。”

又曰：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常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疹病，取丝缕就北辰祈求延命，乃免。

《述异记》曰：朱道珍常为孱陵令，南阳刘廓为荆州参军，每与围棋，日夜相就，局子略无暂辍。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月亡。至九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廓开书看，是道珍手迹，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领。”廓读书毕，失信所在。（失其书信。）寝疾，寻亡。

《孟子》曰：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奕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抱朴子》曰：葛洪体钝性驽，素寡玩好。见人博戏，曾不目ツ，至今不知棋局几道。

又曰：善围棋者，世谓之棋圣。故严子卿、马绥明有棋圣之名也。

《淮南子》曰：行一棋不足以见智，弹一弦不足以见悲。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

《陈留志》曰：阮简，字茂弘，为开封令。县有劫贼，外白之甚数。简方围棋长啸，吏云“劫急”，简曰：“局上劫亦甚急！”其高率如此。

扬子《法言》曰：围棋击劫，反目胲形，亦皆自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尧造围棋，丹朱善之。
《新语》曰：世言围棋，或言兵法之类。上者张置疏远，多得道而胜；中者务相遮绝，争便求利；下者守边隅，趋作。（古买反，线间方田也。）犹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计取吴楚广地，中计塞成皋遮要争利，下计据长江以临越，守边隅趋作者也。
《俗说》曰：羊玄保作吏部郎，数被召见。後有传诏来，始入门，其儿灵孙年十许岁，见传诏，语其父云：“儿知也，正当围棋耳。”
《语林》曰：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亦以围棋为手谈。
又曰：王武子与武帝围棋，孙皓在侧。武子问孙：“归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乃举棋局下，故讥之。
又曰：豫章太守顾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时雍方盛集僚属围棋，外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意不变，而心料有故。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州之遗累，宁有丧明之责耶？”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
《方言》曰：围棋者，自关东齐鲁之间谓之弈。
班固《弈指》曰：北方之人谓棋为弈。弘而说之，举其大略，义亦同矣。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体明德也。其有黄黑，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法则臧否，为仁由己，道之正也。
《梦书》曰：梦围棋者，欲斗也。
魏王粲《围棋赋序》曰：清灵体道，稽谟玄神，围棋是也。
魏应《弈势》曰：盖棋弈之制，所由来尚矣。骆驿雨集，鱼鳞雁峙，奋维阖翼。固卫边鄙，寇动北叠，备在南尾。
晋刘恢《围棋赋序》曰：司空从事中郎庾仲初，性好围棋，终不达棋旨。言文则触类而至，对局则冥然而穷。何所解如彼之易，所碍如此之难哉？
投壶
《礼记》曰：投壶之礼，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执壶。（壶，射之类也。）主人请曰：“某有枉矢哨壶，（哨，且醮切，不正貌。）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旨酒嘉肴，既受赐矣；又重以乐，敢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既赐矣，又重以乐，敢固辞。”主人曰：“枉矢哨壶，不足辞也，敢固以请。”宾曰：“某固辞不得命，敢不敬从？”（不得命，不以命见许。）宾再拜，受，（宾再拜受矢也。）主人般还曰：“辟。”主人阼阶上，拜送，（拜送，送矢也。）宾般还曰：“辟。”已拜受矢，进即两楹间，退反位，揖宾就筵。司射进度壶。间以二矢半，反位。设中东西，执八算兴。（设中亦宾也。八算于中横委，其余于中西执算而立，以请宾俟投。）请宾曰：“顺投为入，比投不释，胜饮不胜者。正爵既行，请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请犹告也。顺投，矢本入也。比投，不舍也。胜饮不胜，言以能养不能也。）

《礼记》曰：壶颈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斗五升。壶中实小豆焉，为其矢之跃而出也。壶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坚且重也。或言去其皮节也。）

《左传》曰：晋侯以齐宴，中行穆子相。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潍，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

《东观汉记》曰：祭遵薨，范淑上疏曰：“遵为将军，取士皆用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

《魏略》曰：邯郸淳，字元淑。作《投壶赋》千馀言奏之，文帝以为工，赐帛十匹。

又曰：游楚好投壶自娱。

《晋书》曰：石崇有妓，善投壶，隔屏风投之。

《王弼别传》曰：弼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

《崔宴传》曰：投壶者，皆以多算饮少筹。

《西京杂记》曰：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馀反。语之为骁，言如博之坚，于辈中为骁杰。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

《献帝春秋》曰：袁绍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坐中家在邺者，忧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绍观督引满投壶，言笑容旨自若。

《晋阳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壶，言手熟闭目。

《神异绝经》曰：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与一玉女投壶，没有入不出者，天为之笑。（张华曰：天笑者，开口流光。）

《艺经》曰：投壶法，十二筹，以象十二月之数。

《投壶变》曰：谓之投壶者，取名（他由切。）薮。渐而转易，铸金代焉。逮之于後，人事生矣。壶底去一尺，其下笋以龙玄。（玄，月中虾蟆，随其生死也，犹日狗龙蛇之类。）运之以キ（平表切。）虾（谓龙下キ螭也。）燕尾。（燕识候而归人，来去有恒。投而归人，自数之极也。）矢十二，（数之极也。）长二尺八寸。（法于尚矣，古用柘棘。）古者投壶，击鼓而节，带剑十二，（入礻 佥颊二带，谓之带剑。）倚十八，（倚，并左右如狼尾状。）狼壶二十，（令矢圆转西于壶口。）剑骄七十。（入带剑还如后也。）三百六十筹得一马，（言三百六十岁功成也。马，谓之近党同得胜也。）三马成都。

魏王粲《棋赋》曰：夫注心锐念，自求诸身，投壶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傅玄《投壶赋序》曰：投壶者，所以矫懈而正心也。
晋李尤《壶筹铭》曰：投壶筹礼，揖叙先後。通风月数，分为王部。
卷七百五十四　工艺部十一
博
《说文》曰：博，局戏，六箸十二棋也。
《论语》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家语》曰：哀公问於孔子曰：“吾闻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曰：“有之，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为不博？”孔子曰：“为其兼行恶道也。”
《史记》曰：宋闵公与南宫长万博，争。公怒辱之，曰：“吾始敬若，（若，汝。）今子鲁虏也！”长万病此言，遂以局杀闵公。
又曰：魏王与信陵君博。北境举烽火，言赵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赵王阴事，言赵王猎，非寇也。”
又曰：剧孟好博，多少年之戏。
又曰：蔡泽说范雎曰：“君独不观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出分功，（班固《弈指》曰：“博悬于投，不必在行。”崔る曰：“投琼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汉书》曰：孝文帝时，皇太子侍，博争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或云提音抵。抵，掷也。）
又曰：吾丘寿王，字子赣，少年以善格五召待诏。（苏林曰：博之类也。孟康曰：格者，行杵相周，故已言各。或曰：塞法，至立各不得，故云格五也。）
又曰：陈遵祖父遂，字长子。宣帝微时，与遂有故，相随博弈，数负债。及宣帝即位，遂稍迁至太守，赐遂玺书曰：“制诏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偿博债矣。”
范晔《後汉书》曰：耿恭为戊巳校尉。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昆弥以下皆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
又曰：客星经帝座，或问袁延。延因上封事曰：“河南尹邓万有龙潜之旧，封为通侯，恩重公卿，惠丰宗室，加礼引见，与之对博，上下溪（音薛。）黩，有亏尊严。”
《魏略》曰：孔桂性便妍，晓博弈。太祖受之，每在左右。
又曰：杜畿与卫固少相狎侮，共博争道，畿曰：“我今作河东也！”固发衣骂之。及畿之官，而固为功曹。
《晋中兴书》曰：桓玄强与人博奕，取其田宅。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入邴，（邴，郑邑也，音枋。）与井公博，三日而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疑井公贤人而隐者，故王就戏。）
《梁冀别传》曰：冀好格五六博。
《神仙传》曰：中山卫叔卿服口母得仙。汉武使其子度世，往华山求之。度世望见父，上有紫口，白玉为床，与数人博戏。度世问：“父所与博者是谁？”曰：“洪崖先生、许由、巢父也。”
《秦记》曰：吕光破龟兹，始获鸠摩罗什。光死，子纂立，戏弄罗什，或共棋博，乃杀子，云“斫胡奴头”。什曰：“不斫胡奴头，其胡奴斫人头。”後纂弟越字胡奴，果斩纂头。
《凉州记》曰：吕光太安二年，龟兹国使至，献宝货、奇珍、汗血马。光临正殿，设会文武博戏。
《西域胡》曰：诸博戏，取人牛马财物者，胡俗皆陪偿。
《述征记》曰：极西南端门外有石，石色青而细。修之作博棋，以遗江东，甚可珍玩。
《西京杂记》曰：许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窦婴好之，常与居处。其术曰：“方畔揭道张，玄究屈高，高玄屈张。”又曰：“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究屈玄高，高屈究张。”居三辅，儿诵之。法用六箸，或谓之究，以竹为之，长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六博经》一篇，今世传之。
《庄子》曰：臧与谷牧羊，而俱亡其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事业不同，其亡羊均也。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楼，大路，设乐饮酒，击博楼上。
《抱朴子》曰：南阳文氏，求食入山，见高岩上有数人对博。
《淮南子》曰：善博者不欲牟，（博以不胜为牟。牟，大也，进也。）不恐不胜。平心定意，投得其齐，（齐，得其适。）行由其理，虽不必胜，得筹必多。
《韩子》曰：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阳胡蕃者，於王甚重，而不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与之博，与之百金，令与昆弟博戏，俄又益之二百金。
又曰：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对曰：“博也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是杀其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
《尹文子》曰：博者尽开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杨子《法言》曰：或问：“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则听言，有酒则观礼，焉事博乎？”
《说苑》曰：秦始皇时，ぢ骄奢。後与帝左右博，争行，乃目大呼。
又曰：晋灵公骄奢，造九层之台，谓左右曰：“敢谏者斩！”孙息（孙息即荀息也。）闻之，求见公。曰：“子何能？”孙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鸡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学，未尝见也，子为寡人为之。”孙息即正颜色，定志气，以棋子置於下，而加九鸡子於其上。左右慑息，灵公俯伏，气息不续。公曰：“危哉！”孙息曰：“公为九层之台，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风俗通》曰：汉武帝与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马蹄处，於今尚在。

《典略》曰：荆轲与鲁勾践博，争道。勾践怒而叱之，轲去而逃娄。

《春秋旧事》曰：倪宽为汉马农卿，与太子博，争局，犯罪而还。

《遁甲经》曰：天一游亭，六行亭亭，天一之贵神也。战斗博戏渔猎，但可，背不可向也。

《薛孝通谱》曰：乌曹作博，其所由来尚矣。双箭以象日月之照临，十二棋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则天地之运动，法阴阳之消息，表人事之穷达，穷变化之几微。履谦谢，则知冲谢以致福；观杀罚，则知当路而速祸；行其道，则掎鹿有归；保其家，乃瞻乌爰集。隐显藏用，莫不合道；龙潜鹊起，率皆趣良。足以谐畅至娱，始协妙赏者也。

魏曹植《古冶子等赞》曰：齐强接子勇节，徇虎门之博。忽宴置衅，矜而自伐，轻死重分。

魏王粲《弹棋赋序》曰：因行骋志，通权达理，六博是也。

晋李尤《博铭》曰：夫无用心，博弈犹贤。方平处下，自不邪偏。

樗蒱

《晋书》曰：桓玄见人有好园宅，悉欲取之，勒以樗博而赌之。玄微闻义军起，忧惧，弗能寝食。或曰：“刘裕等狂惑，事必无成。”玄曰：“裕足为一世之雄，加以果於用兵；刘毅家无担石之储，樗蒱一掷百万；何无忌、刘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举大事，往为不成。”

又曰：葛洪，字稚川，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蒱齿名。

又曰：王献之年数岁，尝观门生樗蒱，曰：“南风不竞。”门生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班。”

又曰：武帝喜胡贵嫔。帝尝与之樗蒱，争道，遂伤上指。帝怒曰：“此固将种也！”对曰：“北伐公孙，西拒诸葛，非将种而何！”帝甚有惭色。

又曰：谢鲲婿殷睿好樗蒱。夺其妹装物，以还戏债。刘湛谓谢弘微曰：“谢氏累代财产，充殷君一朝戏债，卿视而不言，譬弃物江海，以为廉耳。”

又曰：陶侃，字士衡。见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乃取其樗蒱博具，悉以投於江，乃曰：“樗蒱者，牧猪奴戏耳！”

又曰：刘毅於东府聚樗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馀人并黑犊以还，惟刘裕及毅在後。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ソ五木，久之，曰：“老兄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铁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见借！”

又曰：周歹之死也，王敦坐其罪。有一参军，樗蒱，马於博头被杀，因谓敦曰：“周家弈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将登而坠，有似下官此马。”（伯仁，歹之字也。）

又曰：慕容宝，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因燕樗蒱，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ヅ蒱有神，岂虚言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於是三掷三卢。

《宋书》曰：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少好樗蒱。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陈郡谢琨所知，与之游处。

《齐书》曰：李安民，击鹊尾江城有功。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军，令樗蒱共赌。安民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状也！”安民少时贫窭，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後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果验。

《後周书》曰：王思政虽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旧，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及杂绫绢数段，命将樗蒱取之。物既尽，太祖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将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敛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羁旅归朝，蒙宰相国士之遇，方愿尽心效命，上报知己。若此诚有实，令宰相赐知者，愿掷即为卢；若内怀不尽，神灵亦当明之，便使不作也，便当杀身以谢所奉！”辞气慷慨，一坐尽惊。即拔所佩刀，横於膝上，览樗蒱拊髀掷之。比太祖止之，已掷为卢矣。徐乃拜而受之。

《江蘩别传》曰：蘩年十一，始学樗蒱。祖母为说往事有以博弈破业废身者，於是即弃五木，终身不为戏。

《抱朴子》曰：林卢山中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常有十许人，衣袍或白或黑，或男或女。有王伯夷过宿而坐诵经。夜有十馀人，与伯夷对坐，自持樗蒱。伯夷密以镜照之，乃群犬也。

《郭子》曰：桓公（宣武也。）年少至贫，尝蒱，失数百斛米。齿既恶，意亦沮。自审不复振，乃请救於袁彦道。桓具以情告，袁欣然无忤，便即俱去，出门云：“我不但拔卿，要为卿破之！我必作快齿，卿但快唤！”既戏，袁形势呼咀（音恒咀相呵）概壮，掷必卢雉，二人齐叫，敌家震惧丧气。俄顷，获数百万。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日，作樗蒱焉。

《俗说》曰：殷伯弟为何无忌参军，在浔阳与何共樗蒱，得何百万便住，何大怒骂殷。

《世说》曰：温峤位未高时，屡与扬州淮中贾客樗蒱，每辄不竞。尝一过大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尽戏屈，无因得反。与太尉庾亮友善，峤於舫中大唤：“庾亮卿可赎我！”庾即送值，然后得还。

《异苑》曰：颍川陈寂，元嘉中，昼忽有一足鬼，长三尺许，为寂驱使，欲与邻人樗蒱。而无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杨枝，於户间作之，即烧灼，黑白虽分明，但朴尔。

又曰：昔有人乘马山行，於岫里见二老公相对樗蒱。遂下马，以策拄地而观之。自谓俄顷，望视其马鞭，忄然已烂；顾瞻其马鞍，亦枯朽。既还，无复亲识，一恸而绝。

《庾翼集》曰：顷闻诸君有樗蒱过差者，初为是，政事闲暇以娱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渐以成俗，闻之能不怃然！

繁钦《威仪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闲居，操[A16N]（瞿营切。[A16N]博子。）弄棋、文局樗蒱，言不及义，胜负是图。

塞（苏则切）

《说文》曰：塞，行棋相塞谓之塞。

《齐书》曰：沈文季，字仲达，吴兴武康人也。尤善塞，用五子。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入邴，（音枋）与井公塞。

魏王郎《塞势》曰：余所与游处，惟东莱徐先生素习《九章》，能为计数。问：“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试习其术，以惊睡焉。

边韶《塞赋序》曰：余离群索居，无讲诵之事。欲学无友，欲农无耒，欲弈无塞，欲博无楮。问可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书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约，其为乐也大。”

藏钩（古作驱）

辛氏《三秦记》曰：昭帝母钩弋夫人，手拳而有国色，先帝宠之。世人藏钩，法此也。（法其拳手。）

《西京杂记》曰：戚夫人以百炼金为区环，照见指骨。上恶之，以赐侍儿。

《荆楚岁时记》曰：为藏区之戏，辛氏以为钩弋夫人所起。周钧、成公绥并作“区”字，《艺经》庾阐则作“钩”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戏令人生离，有禁忌之家，废不修也。

《风土记》曰：腊日饮祭之後，嫂姒儿童为藏区之戏。分二曹以校胜负，若人偶即敌对，人奇（居宜切。奇，独也。）即使奇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名为飞乌，以齐二曹人数。一区藏在数十手中，曹人当射（常益切。）知所在。一藏为一筹，五筹为一赌。

《异苑》曰：晋海西公时，有贵人会因藏区，倏有一手间在众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举坐咸惊。寻为桓大司马所诛。旧传藏区令人生离，斯验深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晋庾阐《藏区赋》曰：叹延夜之藏区，常一时之戏望。以道生为元帅，以子仁为佐相。
盛翁子《藏区赋序》曰：余以腊後，要命中外，以行钩为戏，心悦其事，故赋之云。
蹴鞠
《风俗通》曰：丸毛谓之鞠。
郭璞《三苍解诂》曰：鞠，毛丸，可蹋戏。
《史记□苏秦传》曰：临淄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蹴鞠。
《汉书》曰：东方朔云：“董君（董偃也。）贵宠，天下莫不闻。郡国走马蹴鞠客辐凑於董氏焉。”
《魏略》曰：孔桂，字叔林。性便妍，好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
《唐书》曰：姜皎，玄宗即位，召拜殿中少监。数召入卧内侍宴，私以后妃连榻，间以击毬，常呼之为姜七。
《梁冀别传》曰：冀好蹴鞠。
《西京杂记》曰：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赐青羔裘、紫丝履，以服朝觐焉。
又曰：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怅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正以生平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为欣，今皆无此，故不乐也。
刘向《别录》曰：蹴鞠者，传言黄帝所作。或曰起战国时，记黄帝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才也。令军事无事，得使蹴鞠。有书二十五篇。
《会稽典录》曰：唐庠，字汉序。三国鼎峙，互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於是名儒洪笔，绝而不续。
卷七百五十五　工艺部十二
弹棋
《东观汉记》曰：安帝诏曰：“乐成王居谅ウ，（音阴。）衰服在身，弹棋为戏，不肯谒陵。”
沈约《宋书》曰：晋平剌王休，文帝第十三子也。在荆州时，左右范景达善弹棋，上召之，休留不遣。上怒，诘责之。
《赵书》曰：冉闵收石遵，遵方与女子弹棋，兵至，杀之。
《梁冀别传》曰：冀好弹棋。暑夏之月，露首袒体，惟在樗ひ弹棋，不离绮纨之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如乃氵靓！”（吴人以冷为氵靓，音楚敬切。）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何如，刘曰：“未见他异，惟作吴语耳。”（王丞相遵也。）

又曰：弹棋始自魏文帝宫内装器戏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拂棋，妙逾於帝。

魏文帝《典论》曰：余於他戏弄之事，少所喜；惟弹棋略尽其功，乃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

《艺经》曰：弹棋，二人对局，黑白棋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

《弹棋经序》曰：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炫其便（平声。）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习之者多在宫禁中，故时人莫得而传。至王莽末，赤眉凌乱，西京倾覆，此艺因宫人所传，故散落人间。及章帝御宇，好诸伎艺，此戏乃盛於当时。

《弹棋经後序》曰：自後汉冲、质已後，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禁阑幽密，至于博弈之具，皆不得得妄置宫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於妆奁之上，即取类於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宫人所为，更习弹棋焉。当时朝臣名士，无不争能，故帝与吴季量（吴质，字季量。）书曰：“弹棋，间设者也。”

又曰：弹棋者，雅戏也。非同乎五白枭槭（枭槭并樗ㄩ彩。）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固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博腾掷之妙，以自畅耳。

又曰：唐顺宗在春宫日，甚好之。时有吉达、高钅弋、崔同、杨愿之徒，悉为名手。後有窦深、崔长孺、甄、独孤辽，亦为亚焉。至於长庆之末，好事之家犹见有局尚多解者。

後汉蔡邕《弹棋赋》曰：夫张局陈棋，取法武备。因嬉戏以肄业，托欢宴以讲事。设兹矢石，其夷如砥。采若锦缋，平若停水。肌理光泽，滑不可履。乘色行巧，据险用智。

魏文帝《弹棋赋》曰：局则荆山妙璞，滑如柔荑。棋则玄木北干，桑树西枝。象筹列植，下据双螭。

王粲《弹棋赋》曰：文石为局，金碧齐精，隆中夷外，理致肌平。

晋傅玄《弹棋赋序》曰：汉武帝好蹴鞠。刘向以为蹴鞠劳人体，竭人力，非至尊所宜，乃因其体而作弹棋以解之。

儒棋

《後魏书》曰：侍中游肇，性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肇述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棋曰：“儒棋者，盖博、弈之流，所以游思於文，亦犹投壶之习武也。故圣人因物设教，有实有权；情礼称宜，有张有弛。孔子云：‘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若夫井公之对周穆，叔卿之接许由，此或示存，恐非有待。然则君子之处世也，岂遂耽於所适，徒费时日者哉！至於几杖盘鉴，犹载铭戒；矧乃谐神之器，而不加劝也？但古之为玩者，莫不竞进其功，塞杀与乐，殊途异势，并传於时，未有以谦退为胜，通生为乐者。故因暇隙，聊复措意，此即儒棋之一名。盖游艺之所统，本诸谦净；诠名撰德，略依儒行；起舍遵道，轨法中庸。时然後玩，人不厌其游；让而後胜，人逾愜其负。矜勇所以知残，冲逊以之弥隆。岂惟崇谦止竞而已，谅亦阶善全德之所因矣。积名会理，其殆庶几；致泥之戒，宁不愧乎？”

《儒棋》曰：投二，（方二分六彩也。）智一、礼二、仁三、义四、信五，（各法生数，所以记彩而行于道，岂惟名义而已，藉物以为差也，）谦（行数无准，名显义耳。进退之异，惟有枭伏；）棋十，（生成之数，亦不是过，）白黑半，（各用五分。）方五分长寸。（分寸所以记法。）善六、敬七、德八、忠久、顺十，（各据成数，所以记算，而兼名义。名义虽异，亦符五德，阴阳配合，数尽也。）方局尺五，周道四十，其用三十六。（取舍途异。）四维之道，通数而棋。（处恶其雅也。）谦退为尚，故高彩者先投。（耻为道也。）彼此二位，谓之净；（净者，谓仁义也。）左右二道，谓之中。（中者，谓礼智之道也。）其净、中四道，彼此左右，互有二，不得相干。（干则斗也。）行棋之法，始附净起，转互相顺，终因净出。（初不净出，必曲之者，避相涉也。）通生为务，不存塞杀。（志仁恕也。）彩越净中者休，则立枭，枭者不伏。（彩不会也。）会净中者，枭折为伏，伏者不枭。（行不越也。）若彩虽会，而於彼拟以过之（有棋则不得拟。）非干彼者，则自居矣。（居拟不同，以于彼也。）行伏棋者，得异彩，依数而行。两彩同者，惟行一，（常柔齐也。）一谦者停，两谦退一等。（贵重损也。）行枭棋者，得异彩亦依数而行。两彩同者，尽行其数，（鄙勇均也。）一谦行一道，两谦者停。（枭致异也。）行伏不得行枭，行枭不得行伏。（殊谦竞也。）折枭伏者，皆从后定。（重行终也。）因彩而阅者，屈而申之。（谓初得谦信也。）缘行致累者，阅而通足，皆不限道数。（进退皆尔。）枭伏两阅者，但行于枭。（先枭者进，耻之义，道尤多故也。）行棋之体，不相凌触，所蹈皆灵，（行务灵净，惟焚触斗。）孤明自在，（不以强弱生而惧也。）绝於跪巧，而顺消息，（审理中也。）悉遇中道，胜负乃分。先枭後伏，验之於净，（谦勇之辨，实标先后。处净不安，方显其竟。）道枭若促，不尽二彩者，则全行伏。（先后用亦防其为出，自贻全，进边之义成也。）枭伏两少者，行於枭。（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尽彩，理无兼也。）彼既出尽，此有不出者，即许以为胜者之算。（以后退为胜也。）若全未出，则为之虚投。（损已益人，谦者所崇。）次局负，仍先。（枭勇故也。）得十算立一爵，三爵立，则成胜矣。（既尚冲净，岂假务于多算？但谦并见迹，故假以胜为名也。）

击壤

《释名》曰：击壤，野老之戏也。

玄晏（皇甫谧，号玄晏先生。）曰：十七年，与从姑子果柳等击壤於路。

《逸士传》曰：尧时有壤父五十人击壤於康衢。或有观者曰：“大哉，尧之为君！”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风土记》曰：击壤者，以木作之，前广後锐，长可尺三四寸，其形如履。腊节，僮少以为戏，分部如掷博也。

《艺经》曰：击壤，古戏也。

又曰：壤以木为之，前广後锐，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将戏，先侧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敲之，中者为上。

吴盛彦《翁子击壤赋》曰：论众戏之为乐，独击壤之可娱。因风托势，罪一杀两。

角抵

《左传》曰：晋侯梦与楚子搏，（搏，手相搏。）楚子伏己而其脑，是以惧。

《汉书》曰：武帝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应劭曰：战国之时，稍增讲之，以为戏乐，用相夸示，至秦，更名角抵者也。武帝大复增广之，至元帝元初五年罢。）三百里内皆来观。

王隐《晋书》曰：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太守责功曹刘子笃曰：“卿郡人不如颍川人相扑。”笃曰：“相扑下伎，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对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

《唐书》曰：裴矩，帝幸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大征四方奇技，作鱼龙、曼延、角抵於洛邑，以夸诸戎，秋月而罢。

《西京杂记》曰：三辅人俗，每以赤刀为戏，汉朝亦取以为抵角之戏焉。

《汉武故事》曰：未央庭中设角抵戏。角者，六国所造也。秦并天下，兼而增广之。汉兴虽罢，然犹不都绝。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奇幻，有若鬼神。角抵者，使角力相抵触也。

弹

《广雅》曰：弹，行丸也。

《左传》曰：晋灵公台上弹人，观其避丸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书》曰：齐王芳为帝，常喜以弹弹人。
《齐书》曰：桓荣祖善弹。登西楼见翔鹄，谓左右曰：“当生取之！”乃弹其两翅，毛脱尽，堕地无伤。养之，毛生后，飞去。其妙如此。
《隋书》曰：长孙晟，洛阳人也。有鸢群飞，上谓晟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并应丸而落。
《吴越春秋》曰：陈音对越王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弹，弹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死，投之中野。孝子不忍父母为禽兽所食，则作弹以守之。”故古人之歌曰：“断竹属木，飞土逐肉。”
《西京杂记》曰：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馀。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之。望丸之所落，而辄拾取。
《庄子》曰：以隋侯珠弹千仞之雀，必笑所用至重，所取至轻。
又曰：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思炙。
《世说》曰：潘岳少时，挟弹洛阳道，妇人见之，无不连手萦之。
《谈薮》曰：齐萧遥欣为童子时，见一小儿左右弹飞禽，未有不应弦而落者。遥欣谓之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口中高翔，何关人事？”小儿感之，终身不捉。时少年士庶，竞为此戏。欣之一说，此戏遂废之。
又曰：梁王谓惠子曰：“先生直言，无得引喻。”惠子曰：“今有人不识弹，问弹状如何，答曰：‘弹状如弹。’则能了否？”王曰：“不了。”又曰：“弹状如弓，以竹为弦，可知之乎？”王曰：“知矣。”惠子曰：“夫说者欲人知之；无喻，则不知也。”王曰：“善！”
顾子《义训》曰：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顾子，顾子曰：“子之射虽百中，犹不若我之一弹。”或曰：“何以为然？”顾子曰：“子之所射，老狸之皮耳；我之所弹，弹狐之心！”
《潜夫论》曰：怀丸挟弹，携手遨游，外不足防寇盗，内不足禁鼷鼠。
四维
晋李秀《四维赋序》曰：四维戏者，卫尉贲侯所造也。画纸为局，截木为棋。取象一原，分而为二，准阴阳之位，拟刚柔之策，而变动无为，生乎其中。
象戏
周武帝造象戏，王褒为《象经序》曰：一曰天文，以观其象天，日月星辰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火木金土是也；三曰阴阳，以顺其本。阳数为先，本於天；阴数为後，本於地是也。四曰时令，以政其序，东方之色青，其馀三色，例亦如之是也。五曰算数，以通其变，俯仰则为天地日月星，变通则为水火金木土是也。六曰律吕，以宣其气，在子取未，在午取丑是也。七曰八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定其位，至震取兑，至离取坎是也。八曰忠孝，以其教，出则尽忠，入则尽孝是也。九曰君臣，以事其礼，不可以贵凌贱，直而为曲，不可以卑畏尊、隐而无犯是也。十曰文武，以率其务，武修七德，文表四教是也。十一曰礼仪，以制其则，居上不骄，为下尽敬，进退有度可法是也。十二曰观德，以考其行，定而後求，求而後取，时然後言，乐然後笑是也。或外廷以报言，义存迁善；或黜退以贬过，事在惩恶。或以沈审为贵，正其瞻视；或以徇齐为功，明其纠察。得失表於隆替，在贱必申，怠敬彰於劝沮，处尊思屈。片善崇於拱璧，一言逾於华衮。

夹食

《艺经》曰：夹食者，二人黄黑各十七，其横列於前第四道上，甲乙迭推。二棋夹一为食棋，不得食两，不得边食。不由道则不行棋，入夹不取食。一棋为筹，赌多少随人所制。

ぉ（於玄反）闷

《艺经》曰：ぉ闷者，先布本位，以十二时相从。文曰：“同有文章，虎不如龙豕者，何为来入菟宫？王孙尽卜，乃造黄锺。大往就马，非类相从，羊奔蛇穴，牛入鸡笼。”

射数

《纂文》曰：诡亿，一曰射数。

《梁冀别传》曰：冀好意钱。

簸子

《艺经》曰：子之多少，人之朋数，随戏者制。如十子争先，以落多为不妙。

《汉书》曰：甘延寿，字君况，以良家子善骑射，试，为期门。以材力爰幸。又曰：哀帝时，览，射武戏。（孟康注曰：手搏为，角力为武。）

左思《吴都赋》曰：壶搏。

掷砖

《续搜神记》曰：夏侯综为庾安西参军，说常见鬼乘车骑马满道，与人无异。常与人载行，忽牵人语，指道上一小儿云：“此儿正尔大病！”须曳，此儿果病，殆死。其母闻之，请综。综云：“无他，汝儿向於道中掷涂，（涂盖砖也。）误中一鬼脚；鬼，故病汝儿耳。但以酒饭贻鬼，即差。”母如言，儿即愈。

《艺经》曰：以砖二枚，长七寸，相去三十步，立为标。各以砖一枚，方圆一尺，掷之。主人持筹随多少，甲先掷破，则得乙筹，後破则夺先破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皿
《说文》曰：皿，饮食之用器也。盛，黍稷在器中也。黍稷之器以祀者。卢，饭器也。𠂤乔，（巨招反。）似鼎而长足。麈，（一刀切。）温器也。
《方言》曰：器破而不殊，其音谓之{斯兀}（音西，声也。）器破而未离谓之璺，（音问）南楚之间谓之比攵。（比攵，皮美切。）凡以器盛而满谓之涌。（与恐切，言涌出也。）
《通俗文》曰：金银镂饰器谓之错镂。竹器谓之ㄍ。（ㄍ，郎鼎切。，桑鼎切。）竹器边缘曰。（先管切。）
《书》曰：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言人贵旧，器贵新。）
又曰：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赋宗庙彝器酒樽赐诸侯。）
《礼》曰：孟春之月，其器疏以达；孟夏之月，其器高以粗；孟秋之月，其器廉以深；孟冬之月，其器闳以掩。
又曰：御食於君，君赐余，器之溉者不写，（陶梓之器。）其馀皆写。（萑竹之器。）
又曰：作奇巧之器以疑众，杀。宗庙之器不鬻於市；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论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史记》曰：舜陶於河滨，器不苦窳。（以主切。）舜作什器於寿丘。
又曰：通邑大都，木器髹者千伏，（徐广曰：髹，音休，漆也。《汉书》曰：木器千伏。）铜器千钧，素木铁器千石，此亦千乘之家也。
又曰：武帝有故铜器，李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柏寝。”案其刻，果然。
《汉书》曰：贾谊言：“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无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
又曰：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於臣之近主乎！
又曰：宾国，以金银铜锡为器。
《续汉书》曰：桓帝祠老子於濯龙，用淳金器。
《魏氏春秋》曰：武王过故人吕伯奢家，闻其动食器之声，疑其图己，是夜手剑杀八人。
《後魏书》曰：獠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於熟食。
《晋令》曰：欲作漆器物卖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当淳漆著布器。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以朱题年月姓名。
车频《秦书》曰：苻坚建元十八年，新平县民耕地获玉器。初有金雕者，颇知图记。王猛以为左道，劝坚诛之。雕临死，表坚曰：“新平地，古颛顼墟。其故有《白鸡闾记》，言此里应出古帝王宝。”至是果得之。
《家语》曰：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於守庙者曰：“此为何器？”曰：“此盖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顾谓弟子曰：“试注水焉。”即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物焉有满而不覆者乎！”
《老子》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韩子》曰：尧有天下，饭於土轨，饮於土。舜作食器，斩山木而材之，削锯修具迹，流漆墨其上。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下伏者十三。禹作为祭器，黑漆其外，朱画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殷人食器雕琢，觞酌刻镂。
《淮南子》曰：昆仑旁有九井玉横，（横，或作彭，器名也。）受不死药。
《世说》曰：晋武帝尝际王武子，供馔悉用琉璃器。
《凉州异物志》曰：方外殊珍，车渠马瑙。器无常形，为时之宝。（随其大小以作盂碗杯盘也。）视之目眩，希世之巧。罗刹所作，非人所造。（罗刹鬼，远外国，巧成器物，与人交市，非人能所造。）
《地境图》曰：铜器之属，见其状如望马然。齐器之见为牛，楚器之见为马，越器之见为虾蟆，宋器之见为白狗，秦器之见为豚，燕器之见为豕。
扬雄《蜀都赋》曰：雕镌钅 口器，百伎千工。
魏武《内诫令》曰：孤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盛，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谓孤喜银物。令以木作。
鼎
《尔雅》曰：鼎绝大谓之鼐，圆上谓之鼎，附耳外谓之。
《说文》曰：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贡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泽，魑魅罔两莫能逢之。
《易》曰：鼎，元吉亨。彖曰：“鼎象也。九四，鼎折足，覆公𫐐束。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诗》曰：鼐鼎及。（大鼎谓之鼐，小鼎谓之。）
《周礼》曰：王一日三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牢鼎九，陪鼎三。）
《礼》曰：故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庙。公曰：‘叔舅，乃祖庄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庄叔随难於汉阳，即宫於宗周。奔走无射，启右献公，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兴旧嗜欲，作率庆士，躬恤卫国。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铭，若纂乃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悝拜稽首曰：‘对扬以辟之，勤大命。’施於彝鼎。”（施犹著也。言我将行君之命，又刻著于祭之彝鼎也。）
又曰：崇鼎、贯鼎、夫子之器。（崇贯，皆国名。）
《左传》曰：宋华父督杀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以郜大鼎赂公。（郜国所造器也。）四月，取郜大鼎於宋，纳於太庙，非礼也。臧哀伯谏曰：“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於太庙，其若之何？”公弗听。
又曰：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於雒。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使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桀有昏德，鼎迁於商。商纣暴虐，鼎迁於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又曰：鲁襄公享晋六卿。贿荀偃束锦加璧、乘马、先吴寿梦之鼎。（寿梦，吴子也，献鼎於鲁，因以为名。）
又曰：晋叔向谓晏子曰：“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君日不悛，以乐忄舀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後世犹怠。’（谗鼎，鼎名也。）况日不悛，其能久乎！”
又曰：楚启𠂤曰：“是以圣王朝聘有圭，享𠂢（他吊切。）有璋，晏有好货，飧有陪鼎。”（飧，饔飧也。孰食为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之。）
又曰：郑人铸刑书。（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又曰：宋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鼎，正考父之庙鼎也。）“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又曰：郑子产聘於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日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於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贡。）
又曰：楚子次於乾溪。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器，我独无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为分器，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惟命是听，岂其爱鼎？”
又曰：齐侯伐徐，徐人行成，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国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赵鞅、荀寅率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刑书之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梁传》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纳於太庙。郜鼎者，郜之所为也。孔子曰：“器从邑，名从主人。”故曰郜大鼎。
《史记》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
又曰：伊尹欲干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於王道。
又曰：周末有九鼎徙秦氏，曰：“太丘社亡，而鼎没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兼天下。”始皇二十八年，过彭城，斋戒祷祀，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水求之，不得。
又曰：秦武王与孟说举龙文之鼎，绝膑而死。
又曰：孝文帝时，新垣平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汉书》曰：项羽身长八尺二寸，目重瞳，力能扛鼎。
又曰：汉得汾阴宝鼎，武帝嘉之，藏於甘泉。群臣上寿，贺陛下得周鼎。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怒。对曰：“周德始乎后稷，成於文、武，上天报应，鼎为周出，名曰周鼎。今汉自高祖继周，至陛下功德愈盛，天瑞并是至。昔秦始皇欲出鼎於彭城而不得。天祚有德，而宝鼎自出。此天之所以与汉，是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
又曰：主父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又曰：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京兆尹张敞上议曰：“案鼎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李奇曰：雕，镂也。）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於宫庙也。”
又曰：质氏以洒削而鼎食。
《东观汉记》曰：庐江献鼎，诏召郑众，问：“齐桓公之鼎，在柏寝台，见何书？《春秋左氏》有鼎事几？”众对状，除为郎中。
《後汉书》曰：孝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诏曰：“祥瑞之降，以应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兹？《易》曰：鼎象三公。岂公卿奉职，得其理耶？太常其以礻勺祭之日，陈鼎於祖庙，以备器用。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晋中兴书》曰：成帝咸和元年，宣城舂山崩，得古鼎，重三百斤，容可三斛馀。都官毕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神鼎见。神鼎者，仁器也。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炊而沸，不汲自盈。烟カ之气，自然所生也。乱则藏於深山，文明应运而至，故禹铸鼎以拟之。

《晋阳秋》曰：谷城人刘，夜见门有光，取得玉鼎。

沈约《宋书》曰：秦始皇七年，义阳获铜鼎，受一斛，并盖，并隐起镂。

《战国策》曰：秦兴师於周，求九鼎。颜率谓齐王曰：“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愿大王图之。”齐王发师救周，秦兵罢。率至齐，曰：“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王曰：“寡人将寄涂於梁。”对曰：“不可！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氵单（徒旱切。）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州是西比）

卷七百五十七　器物部二

镬

《周礼》曰：烹人掌供鼎镬。（所以煮肉及鱼腊之器。既熟，乃𠂤于鼎。𠂤，音蒸。）

《仪礼》曰：雍人陈鼎五，三鼎在羊镬之西，二鼎在豕镬之西。

《史记》曰：蔺相如谓秦王曰：“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郡与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当诛，臣请就汤镬，惟大王群臣熟计议之。”

《晋书》曰：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号谯郡太守，元帝皆版为四品将军。豫州刺史祖逖出屯庐州，遣参军殷义诣平、雅。义意轻平，视其屋云：“当持作马厩。”见大镬云：“欲铸作铁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镬，天下定後方当用之，奈何打破？”曰：“卿能保头而不惜大镬耶？”平大怒，於坐斩，阻兵固守岁馀。逖攻平，杀之，而雅据谯城。

《文子》曰：养鱼於沸镬之中，栖鸟於炎炉之上，虽欲其生，养理失矣。

陆机《洛阳记》曰：宫墙外以大铁镬盛水以救火。镬受百斛，百步一置。（杨龙骧《洛阳记》云：铁镬合一百八十枚也。）

《搜神记》曰：武帝从南岳著庐江潜，霍山之上无水，庙有四镬，可受四十斛。至祭时，水辄自满，用之足了，事毕即空，尘土树叶莫之污也。积五十岁，岁作四祭。後但作三祭，一镬自败。

《朱崖传》曰：朱崖大家有铜镬，多者五三百，积以为货。

《南越志》曰：龙川县营岗北有巨镬，恒有悬泉注之，终岁不满。尝有采薪者欲推动之，忽然震电，迷失路，十许日乃至家。

《湘州记》曰：伍子胥庙中有大铜器。元嘉中，沙门释亮启乞此庙器铸丈六金像。始，庙所有大铜镬，可容三百斛许，即陷入地中。僧亮梦神语云：“今舍此器，相与发愿，免此神刑！”

殷斌《当山记》曰：魏兴反照山上有三公铁镬，常有水数十斛，虽大旱而不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长老云：“有天子女，欲来此山，愁思而死。三公卫送，故於此烹之。”
《罗浮山记》曰：有石镬，容千馀斛，溢为瀑布。
《墨子口死守》曰：二十五步一灶，灶有铁镬，容二石以上，为汤。
釜
《说文》曰：钅复，（音富）如釜而大口，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ǎ，（音寻）三足釜也。
《方言》曰：釜，自关而西或谓之釜，或谓之钅复。（钅复亦釜之总名也。）
《广雅》曰：钅典、（他典切。）钅并、（音饼）鬲、（音历）钅复、（音富）钅鹿、（音鹿）鏝鏊、（漫牟二音。）{规金}、（音规。）、釜也。
《埤苍》曰：钨钅莽，小釜也。
《易口说卦》曰：坤为釜。
《诗》曰：于以湘之？维及釜。（，釜属也。有足曰钅奇。）
又曰：谁能烹鱼？溉之釜ǎ。（ǎ，釜属也。）
《左传》曰：筐釜之器，潢行潦之水。
《三礼图》曰：釜，《制度》云三斛，或曰二斛。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曝釜於术（音遂）十日。
《史记》曰：项籍救巨鹿，沉船破釜甑，以示必死。
《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
《战国策》曰：蔡泽入韩、魏，遇夺釜鬲於途。
《东观汉记》曰：梁鸿少孤，诣太学受业。同房先炊已，呼鸿及热釜炊。鸿曰：“童子不因人热者也！”灭灶，更燃火。
又曰：邓遵破匈奴，得釜镬二三千枚。
谢承《後汉书》曰：范丹为莱芜长，遭党锢，有时绝粮。闾里歌之曰：“釜中生鱼，范莱芜！”
又曰：胡邵为淮南太守，使群下阁外炊曝作乾饭，阁中不设釜灶。颍川冯暹为徐州刺史，以小铜釜甑十日一炊。
《後汉书》曰：王莽纳言将军严尤欲据宛，伯升乃陈兵誓众，焚积聚，破釜甑，鼓行而前。（破釜甑，示必死也。）
《魏略》曰：锺繇为相国，以五熟鼎范因太子铸之。釜成，太子与繇书曰：“昔有黄三鼎、周之九宝，咸以一体调一味。岂若斯釜，五味时芳！盖鼎之烹饪，以享上帝。今之嘉釜，有逾兹义。”
《晋诸公赞》曰：尚书杜预欲为平底釜，谓於薪火为省。黄门郎贾彝於世祖前面质预曰：“釜之尖下，以备沃洗；今若平底，无以去水。”预亦不能折之。
《前秦录》曰：处士张忠隐於太山，凿石为釜，容六斗四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图》曰：汉高祖观汶水，见一黄釜，惊却反，化为一翁，责言曰：“刘季，何不受《河图》？”
《庄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亲仕，三釜而心乐；後仕，三千锺不洎亲，吾心悲。”
《韩子》曰：智伯围襄子於晋阳，决晋水以灌之。城中巢处，悬釜而炊。
《吕氏春秋》曰：晋文公反国，介之推不肯受赏。或遇之山中负釜。
《淮南子》曰：铅不可以为刀，木不可以为釜。
又曰：太王父处，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负釜甑，逾梁山，而国乎歧。
《淮南万毕术》曰：牛胆鸣。（取牛胆以涂热釜，即自鸣矣。）
《风俗通》曰：俗说齐人有空车行，鲁人有负釜者，便持釜置车中，行二三百里，临别取釜，不相问为谁，亦不谢。後车家系狱当死，釜主径往，募人取之，穿壁未达。车者怒，不肯出。釜主惭，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齐君，义而原之。
《魏子》曰：鼎以为希出，而世贵之；釜鬲常用，而世轻之。
《兵书》曰：初出军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军败。
《物理论》曰：尧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悬釜而爨。
《茅君内传》曰：欲合九转，先作神釜。
《郭文传》曰：文以石为釜。
《娄承先别传》曰：昔山越民反，所过残毁。至娄氏之里，往中庭，顾见釜甑，尚著於灶，曰：“恐他远寇取之！”仍为取洗，沈著井中而去。娄家後还，皆尽得之。
《朱崖传》曰：朱崖俗多用土釜。
裴渊《广州记》曰：东官郡煮盐，织竹为釜，以牡蛎屑泥之，烧用七夕一易。
《异苑》曰：长山朱郭夫妻，恒采藻涧滨。见二铜釜沿流而下，取之而归。有圆盖，满中铜器，光辉耀目，自然作声。郭惧，运著北山埋之。而後卖釜与人，方载出为货。船无故自覆，失釜所在。
又曰：薛愿家有虹饮釜中，水尽，以酒灌之，便吐金满釜，而愿因之丰富。
《离骚》曰：黄锺毁弃，瓦釜雷鸣。
鬲（音历）
《尔雅》曰：鼎，款足者谓之鬲。（郭璞曰：曲脚也。或曰：款，定也。犍为舍人曰：鼎足相去疏阔曰鬲。）
《方言》曰：钅复，或谓之镂，吴杨之间谓之鬲。
《周礼》曰：鬲实五觳，（苦角切。）厚半寸，唇寸。
《汉书》曰：空足之鬲。（苏林曰：足中空不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语》曰：“鲁有俭者，瓦鬲煮食祀之，自谓甚美，盛之土之器，以进孔子。孔子受之，欣然有悦，如受太牢。”子路曰：“瓦甑，（音边）陋器也。夫子何喜如此乎？”孔子曰：“夫食美者念其亲；以食其美者而念，其我思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湘东阴山县西，有鬲口溪。昔有大鬲，容百斛，出於此水，故因为名。

铴（与钅仓同）

《通俗文》曰：（音辅）有足曰铴。

《齐书》曰：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铴，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萧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路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铴，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唐书》曰：薛大鼎为沧州太守，政化大行，百姓利之。贾敦颐为瀛州刺史，郑德本为冀州刺史，俱有异政，时人号曰：“钅仓脚刺史。”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给铜龙头钅仓。

《孝子传》曰：陈遵母好食铴底焦饭。

《孔氏志怪》曰：有人苦心腹病。死後，剖视之，得铜铴一枚，容数合许。（疾病部废门中备云其事。）

《述异记》曰：诸葛景亡後，宅上常闻语声：“当酤酒还，而无温钅仓。”鬼云“：卿无温钅仓，那得饮酒？”见一铜钅仓从空中来。

《续齐谐记》曰：王敬伯夜见一女子，命婢取酒，须臾持一银酒钅仓。

《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铜钅仓，设得熨斗，便大惊怪，曰：“异事！火未至，已被烧失脚！”

梁王筠《以服散钅仓赠殷钧别诗》曰：玉铉布交文，金丹焕仙说。九沸翻成缓，七转良为切。执以代疏麻，长贻故人别。

钨钅育（乌育二音）

《广雅》曰：钨钅育之锉钅。

《说文》曰：锉（才禾切。）钅，（力禾切。）钅复也。

《纂文》曰：秦人以钻钅莽为锉钅。

《魏略》曰：徐晃性严，驱使将士不得闲息。於时军中为之语曰：“不得饷，属徐晃。”晃闻此语，笑曰：“我槌破汝钨钅育耶？”

杜预《奏事》曰：药杵臼、澡盘、熨斗、釜、瓮、铫盘、钨钅育，皆亦民间之急用也。

江《表》曰：昔康皇帝玄宫内金乌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铫

《广雅》曰：钅（血涓切。）谓之铫。

《说文》曰：铫，温器也。

《嵩高山记》曰：岳左右有古人住处，铜铫器物犹存。

《衡山记》曰：有人采药，暮宿石室中，见一铜铫，是煮药处。蛮人闻之，取铫还用，举村尽病，送返乃已。

《梦书》曰：梦见得新铫钅，取妇好也。

魏武《上献帝表》曰：臣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四石铜钅四枚，五石铜钅一枚，御物有钝银粉铫一枚。

束《贫家赋》曰：执偏隳之漏钅。

钅卢

《说文》曰：钅卢，方钅卢也。镟，（似绢也。）圜钅卢也。

《周礼》曰：宫人掌王之六寝，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共钅卢炭凡劳事。（劳事，劳褻之事也。）

《左传》曰：邾子在门台，临廷。阎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见之，怒。阎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执之，弗得，滋怒，自投於床，废於钅卢炭，烂，遂卒。

《魏略》曰：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太祖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钅卢炭上耶？”

崔豹《古今注》曰：汉成帝顾成庙有二真金钅卢。

《拾遗录》曰：周灵王出於宣昭之台，望东方口气蓊郁，俄而有二人乘飞游之辇，上帝酣茸。其一人能为霜雪，坐者皆噤，乃命青金洪钅卢。青金洪者，出青零渊，石色皆如绀，中有金，铸为大。

《异苑》曰：庞猗，义熙中为宜都太守。御人牧马於野，见一铜钅卢上焰带锁而行。持归以呈猗。遂槛盛，送下荆州。至都北界，夜忽风雨，有叫声，光火烛天，径来趋船，失钅卢所在。

《盐铁论》曰：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钅卢大钟，而自不能为壶鼎盘盂，无其用也。

桓谭《新论》曰：元帝求方士，汉中道人王仲都，大暑日，使暴坐，又环以十钅卢，不言热。

《论衡》曰：当风鼓Ψ，向日燃钅卢，而天终不为冬夏易气。

又曰：推无益之能，纳无补之说，似以夏进钅卢，以冬奏扇。

贾谊《鸟赋》曰：且夫天地为钅卢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户圭切。）甂空也。
《古史考》曰：黄帝始作甂。
《方言》曰：甂，自关而东谓之，（鱼蹇切。）或谓之ň，或谓之酢馏。（力救切。）
《尔雅》曰：（与甂同。）谓之ň。，钅 多也。（郭璞注曰：凉州呼钅 多音侈。）
《周礼》曰：陶人为，实二，厚半寸，唇寸。甂，实二，厚半寸，唇寸，七穿。（量六斗四升曰。郑司农云：无底甂也。）
《左传》曰：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杜预注曰：，玉也，灭纪所得。）
《汉书》曰：项羽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甂，烧庐舍，示士卒胜去，不胜死，无回心。
《後汉书》曰：范史□为莱芜长，时人歌曰：“甂中生尘范史□。”
袁山松《後汉书》曰：“荀淑与陈神交，弃官，常命驾相就，令元方侍侧，季方作食。”尝一朝食迟，季方跪曰：“向闻大人与荀君言，甚善，窃听之，甂坏饭縻。”曰：“汝听谈，解乎？”答曰：“解。”令说之，不误一言，公悦。
《韩诗外传》曰：舜甂无膻。
《淮南子》曰：粟得湿而，（音罕。）甂得火而液。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山陵丹甂见。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釜甂，岁一熟。
《益部耆旧传》曰：任文公知有王莽之变，悉卖奇物，惟存铜甂蓑笠。
《郭林宗别传》曰：钜鹿孟敏容居太原，林宗见而问之，对曰：“甂已破矣，视之无益！”林宗以其分决，劝使学，果为美士。
《郭文传》曰：文以竹为甂。
《录异传》曰：隆安中，吴县张君林，忽有鬼来，助其驱使。林家甂破，无何用，鬼乃撞盆底穿以充甂。
《钱塘记》曰：石姥（莫补切。）山有甂，大数十围，下有三石支足。一人摇之辄动，纵使千百人引之，与一人不异。
《离骚》曰：圭璋杂於甂。（，土甂孔也。）
算
《说文》曰：算，蔽也，所以蔽甂底也。
《淮南子》曰：明镜可鉴形，蒸食不如竹算。（裴玄论云：尹氏镜，蒸食不如三钱竹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书》曰：梦见新算，妇女。
孔融《同岁论》曰：弊算径尺，不足以救盐池之咸。
甑带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泥土之中，虽廉者弗释。（琬琰，美玉。释，舍也。）弊算甑，在旃茵之上，虽贪者不搏。（，甑带也。搏，取也。，读蛙黾之蛙也。）美之所在，虽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
《梦书》曰：梦见甑，欲娶妇；梦见甑带，媒妁来。
卷七百五十八　器物部三
盆
《尔雅》曰：盎谓之缶。（盆也。）
又曰：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周礼》曰：盆实二，厚半寸。
《礼》曰：夫奥者，老妇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盆、瓶，炊器也。）
又曰：世妇卒蚕，遂献茧于夫人。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
《史记》曰：秦、赵会渑池，蔺相如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音缶，皆瓦器，所以盛酒，秦人鼓之以节歌。）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赵御书曰：“某年某月，秦王为赵王击。”
又曰：司马迁书云：“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
《续晋阳秋》曰：桓宣武与妻妾坐月下，流星坠下铜盆水中，光如二寸珠，然。妾酌饮之，生玄。
《晏子春秋》曰：景公饮酒，自鼓盆瓮也。
《庄子》曰：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箕踞，鼓盆而歌。
《淮南子》曰：今夫穷鄙之社也，扣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为乐矣。尝试为之击建鼓，撞巨钟，然知其盆瓶之足羞。藏诗书，修文学，而不知至论之旨，至则拊盆扣瓴之徒也。
又曰：屠者藿羹，车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处狭庐。
又曰：今盆水在庭，清之终日，未能见目睫；浊之不用一桡，而不能察方圆。人神易浊而难清，犹盆水之类乎？
又曰：日各至，则盆水溢。
《世说》曰：阮仲容至，宗人闻，共集，以大盆盛酒。
王韶之《始兴记》曰：林源山有石室，室盘石上行，罗十瓮，皆盖以青盆，中悉是饼银。
《交州杂记》曰：夷俗以铜盆瓮赎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潘岳《笙赋》曰：倾缥盆以酌酾。
缶（附）
《易》曰：初六，有孚盈缶。（王肃曰：缶者，下民质素之器。）
《诗》曰：坎其击缶，宛丘之道。（盎谓之缶。）
又曰：王恽书云：“醉后仰天抚缶而歌。”
瓮
《说文》曰：罂，（於耕切。）（直为切，《说文》亦作垂。）也。，小口罂也。𠂆，（下江切。）似罂，长颈，受十瓮，罂也。
《通俗文》曰：瓮下孔曰。（姑县切。）
《方言》曰：、（音刚。）、（都贪切，一音沈。）C、（音武。）、（音由）（音郑）{从瓦}（士双切。）瓮、瓶、（瓶音部。），（郎口切。）{疑瓦}，（鱼记切。）罂也。酾，桂之郊谓之，（今江东通名大瓮为也。）其小者谓之，周、魏之间谓之C，（今江东亦呼罂子。）秦之旧都谓之，江、淮之间谓之，江、湘之间谓之{从瓦}。自关而西、晋之旧都、河汾之间，其大者谓之，其中者谓瓶。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瓮，或谓之罂。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疑瓦}。罂，其通语也。
《尔雅》曰：瓯瓶谓之。（瓶，小罂也，长沙曰。，音也。）
《易》曰：井谷射鲋，瓮敝漏。
《礼》曰：宋襄公葬其夫人，[A16M]醢百瓮。
又曰：儒有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左传》曰：齐侯伐燕，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椟、耳，不克而还。（玉瓮也。）
《孝经援神契》曰：银瓮也，不汲自随，不盛自盈。（《瑞应图》同。）
《汉书》曰：陈平家贫，居瓮牖。（《家语》原宪同。）
《东观汉记》曰：王涣为洛阳令，盗贼发，不得远走。或藏沟渠，或伏瓮下。涣以方略取之，皆称神明。
王隐《晋书》曰：太孙臧外祖蒋迪，吴兴人。後迪作酪，当酿未成，大瓮自行。迪打酪瓮破，问景养，养曰：“当生太子储副。”
又曰：毕卓为吏部郎，性嗜酒。比舍郎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旦视之，乃毕吏部也。
《墨子》曰：备城，百步一井，井十瓮。
《庄子》曰：子贡过汉阴，见一丈夫方将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
《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为庐山府君所迎，见门有一大瓮，可受数百斛，但见风口出其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鲁相孔子堂有瓮，皆有丹书。自夫子亡後，无敢发者。意乃发瓮，得素书，为学。
《华阳国志》曰：赵琰，青州刺史。厅置水瓮，得贵要之书，投於其中。
《淮南万毕术》曰：铜瓮雷鸣。（取沸汤著铜瓮中，坚密塞，内之井中，则雷鸣闻数十里。）
《语林》曰：羊稚舒冬月酿酒，令人抱瓮为暖。（羊，字稚舒。）
《世说》曰：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乃置瓮，投於江。胡公见瓮流下，闻儿啼，取儿养之，遂位登三司。广不持本亲服，云：“於本亲，以我为死！”人深讥之。
罂（乌行切。与婴同切）
《说文》曰：罂，备火长颈瓶也。
《方言》曰：罂，陈魏宋楚之间谓之，或谓之。（音殊）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瓦。（音畅，亦音肠。）齐之东北、海岱之间谓之儋。（所谓家无儋石之储者也。者担，或作。）周洛韩郑之间谓之，或谓之罂。罂谓之。（音鼙）
《史记》曰：韩信击魏，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服虔曰：以木卑缚罂缶以为渡。）
《异苑》曰：月支国有佛，盛以琉璃罂。
《幽明录》曰：清河崔茂伯女结婚裴氏。克期未至，女暴亡，提一金罂，受二升许，径到裴床前立，以罂赠裴。
《甄异传》曰：晋隆安中，吴县张君才，忽有鬼来，令才取一白罂，盛水半，以绢覆头。明日视之，钱满罂。才家先贫，因此遂富。
《墨子口守备》曰：“用大瓦罂容十升以上者，步而十，盛水，旦用之。”（蔡谟与何骠骑书曰：昔墨翟以瓦罂济国也。）
《淮南万毕术》曰：马蹄破罂。（取马蹄烧如炭，置罂中，有顷破矣。）
坩（音龛）
《纂文》曰：大坩为元。（音埙。）
《东宫旧事》曰：白坩五枚。
《世说》曰：陶侃少时，作鱼梁史，尝以一坩饷母。母责侃曰：“汝为史，以官物见饷，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
裴渊《广州记》曰：董奉至晋兴五里，封一白坩，置高崖中而去。人欲取，不能得。今犹在。
瓶
《说文》曰：瓶，瓮也。瓮，壅也，汲瓶也。瓾，形似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汔至亦未纟井，羸其瓶，凶。
《诗》曰：瓶之罄矣。
《左传》曰：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讠句之，曰：“亲逐其君，尔父为厉。”卫石买、孙蒯伐曹，取重丘。
又曰：晋人来治杞田，季孙将以成与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谢息为孟孙守，不可，曰：“人有言曰：虽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礼也。”
又曰：邾子在门台，阎以瓶水沃廷。（事具炉门中。）
《史记》曰：田肯说高祖曰：“秦，形胜之国也，地势便利。其以下兵於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建，音蹇。）
《汉书》曰：扬雄作《酒赋》，以讽谏成帝。其文为酒客难法度士，譬之于物，曰：“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於纟墨徽；一旦击碍，为党所，（音雷）身投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前凉录》曰：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鲁子》曰：一井五瓶，泄之可待，分流者众也。
《吕氏春秋》曰：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敝龟}之藏也。
《淮南子》曰：古者抱瓶而汲。
《唐子》曰：猛将之发，观于虎而览于鹰，故攻如击电，避如收雾，闭之如在瓶，开之如散星。
《西域记》曰：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银胡瓶二枚。
《杂五行书》曰：悬瓶井中，除邪鬼。
《楚辞》曰：瓶瓯登于明堂，（瓶瓯，瓦器也。）周鼎潜乎深泉。
《古乐府词》曰：後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

C

《方言》曰：Ｃ、瓮，罂也。
《礼》曰：君尊瓦Ｃ，此以小为贵也。（瓦Ｃ，五斗。）
《仪礼》曰：东方之馔，两瓦Ｃ。
《三礼图》曰：醴Ｃ以瓦为之，受五斗，口高二寸，径一尺六寸，中身，瓮下平，有盖。

魁

《易洞林》曰：太子洗马荀子骥家中，以龙铜魁作食，鸣。
《东宫旧事》曰：一升铜魁一漆，二升魁三漆，注酱五升，魁二。
李尤《羹魁铭》曰：羊羹不遍，驷马长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盘

《说文》曰：盘，承盘也。虎，（音奇）盘也。

《周礼》曰：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盘，以盛牛耳。）

《大戴礼》曰：随武子盘之铭曰：“与其溺於人也，宁溺於渊。”

《礼》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左传》曰：晋文公及曹，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国，公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於诸侯。得志於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蚤（音早，与早同。）自贰焉？”乃馈盘飧，璧焉。

又曰：莒人伐我东鄙，围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邾，取其锺以为公盘。

《史记》曰：平原君与楚王合从，（音纵。）言利害，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捧铜盘血，跪进曰：“当歃血盟而定之。”

又曰：武帝作柏梁铜柱、承露盘、仙人掌。（苏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

《後汉书》曰：左慈有术，於铜盘钓鳊鱼。

《汉官仪》曰：封禅，坛南有玉盘，盘中有玉龟焉。

《晋阳秋》曰：武帝时，御府令萧谭承徐循仪疏，作漆画银盘，诏杀之。

《晋四王起事》曰：惠帝还洛阳，道中有老公蒸鸡素木盘中，盛以奉帝。

沈约《宋书》曰：高祖俭，诸子食不过五盏盘。

《後魏书》曰：太武帝作黄金盘十二具，镂以白银，细以玫瑰珠玉。

《隋书》曰：上赐王公已下射。杨素箭为第一，上以外国所献金精盘，价直巨万，赐之。

《荀卿子》曰：君者，盘也；水者，民也。盘圆则水圆，盘方则水方。

《燕丹子》曰：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荆轲曰：“好手！”太子断手，以玉盘奉之。

《淮南子》曰：窥面於盘水则圆，於杯水则修。面形不变其故，有所圆修者，皆所自窥之异也。

《抱朴子》曰：以丹金为盘碗，食其中，令人长生。

《郭子》曰：王光禄曰：“正得残盘冷炙。”

《修复山陵故事》曰：武帝悼后玄宫，漆乌瓦盘一枚。

《东宫旧事》曰：长盘五，漆尺盘三十，漆柏炙拌二。（拌，音与盘同。）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以玉盘盛桃。

《神异经》曰：西北荒有金山，上有金银盘，广五十丈。

《搜神记》曰：高辛氏有老妇人得耳疾，医为挑治，得卵，大如茧，盛以瓠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覆之以盘。俄而卵化犬，因名盘瓠。
《王子年拾遗记》曰：董偃以玉精为盘，承冰而进，则冰玉等色。侍者谓冰无半必融湿席，上乃拂之，玉盘落于阶上，冰玉皆碎，偃更以为乐。玉精，干涂国献也。武帝以此器赐董偃。
又曰：汉明帝夜宴群臣於华昭园，诏大官进樱桃，以赤瑕瑛为盘，赐群臣，而去其叶。月下视盘与樱桃共一色。众臣皆笑云：“是空盘！”时帝使坐於庭中，欲以承露，诏使举烛，复照众坐，乃知中不空也。皆拜谢为乐。
《风土记》曰：越俗，饮宴即懿盘为乐。取大素圆，抱以著腹上，以右手五指弹之以为节，舞者应盘节而作舞。
《邺中记》曰：石虎正会御食，游两重皆金银参带者百二十盏，饰并同。其参带之间，茱萸尽微如破，近看乃得见，动游盘则圆转也。
又曰：石虎皇后浴室中有双长生树，又安玉，受十斛，於二树之间。
《交州杂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献缥绀水精盘各一枚。
《述征记》曰：逍遥宫门里有铜浴盘，面径丈二尺。
《魏景初中所铸妒记》曰：武历阳女嫁阮宣子，无道，妒忌，禁婢瓯覆盘盖，不得相合。
《神仙传》曰：沈义为人所迎，见老君，以金案玉盘赐之。
《俗说》曰：桓玄宠丁牛，期食毕，便回盘与之。
毋丘俭《承露盘赋》曰：伟神盘之殊异，邈迢递以秀峙。
《古乐府》曰：琉璃琥珀象牙盘。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翠琅，何以报之双玉盘。
李尤《盘铭》曰：或以承觞，或以受物。既与清觞，又盛口食。
蔡邕《盘铭》曰：华盘就用，以享嘉宾。内丹其实，外若玄真。
《陈思王集》曰：明帝承露盘在芳林园中，上盘径四尺九寸，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
《刘义恭启事》曰：恩旨以犀镂金厕酒杯盘垂赐。
卷七百五十九　器物部四
簋
《三礼图》曰：受一升，下足高一寸，中方外圆，漆丹中。盖龟形，诸侯饰以象，天子玉饰。盛黍稷。簋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圆外方，挫其四角，漆赤中。盖亦龟形，其饰如。盛稻粱。
《易》曰：樽酒簋，贰用缶。（郑玄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斗上有建星，建星形似簋。贰，副也。建星上星又似缶也。）纳约自牖，无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权舆》，刺康公与贤人有始无终也。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
又曰：於粲洒扫，陈馈八簋。
《周礼》曰：（音放。）人为簋，实一觳，（音夫。）崇尺，厚半寸，唇寸。
《仪礼》曰：佐食分簋。（士用敦。言簋者，客同女生之士得从周制。）
《礼》曰：管仲镂簋而朱，（郑玄曰：刻而饰之。大夫刻之为龟，诸侯饰之以象，天子饰之以玉。）君子以为滥矣。
又曰：周之八簋。（黍稷器也。）
《传》曰：卫孔文子之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簋之事，则尝闻之矣；甲兵之事，未之学也。”
《孝经》曰：陈其簋，（郑玄曰：方曰簋，圆曰簋。）而哀戚之。
《墨子》曰：尧饭土簋，啜土。
《贾谊书》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簋不饰。
瑚琏
《三礼图》曰：瑚受一升，形制未闻。《制度》云：如簋而平下。琏受一升，漆赤中，盖亦龟形，大夫饰口以白金。《制度》云：如簋而兑下。
《礼》曰：夏后氏之四琏、殷之六瑚。（皆黍稷器。）
《论语》曰：子贡问：“赐也何如？”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盛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琏。）
敦牟（上音堆）
《三礼图》曰：敦有足，其形如今酒樽。法牟受一斗，如敦形。古牟受一升，平下，漆赤中，饰口以白金，盖亦龟形。
《周礼》曰：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敦，盘类也。珠、玉，以为饰也。古以盘盛血，以敦盛食也。）
《礼》曰：敦牟卮，（音移）非莫敢用。（敦牟，黍稷器也。）
又曰：有虞氏之两敦。（黍稷器。）
《仪礼》曰：主妇设两敦黍稷于俎南。
俎豆
《说文》曰：豆，古食肉器也。
《尔雅》曰：木豆谓之豆，（豆，礼器也。）瓦豆谓之登。
《三礼图》曰：豆以木为之，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亦口画，诸侯加象饰口足，天子悠セ希。登以几，盛氵音，（音泣。）受斗二升，口径尺二寸，足径八寸，高二尺四寸，小身，有盖，似豆状。
《诗》曰：盛于豆，于豆于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边豆大房。（大房，玉饰俎也。）
《周礼》曰：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十有四。
《仪礼》曰：宰夫自东房荐豆六，设于酱东。
又曰：太羹汁音，不和，实于登也。
《大戴礼》曰：武王践祚，於觞豆为铭焉。
《礼》曰：鲁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俎用完{山厥}。（完，音丸。{山厥}，居卫切。）
又曰：俎，有虞氏以完，夏后氏以{山厥}，殷以具，（音矩）周以房俎。（郑玄曰：完，断木为之，四足而已。{山厥}之言蹶也，谓中足为横距之象，《周礼》谓之距。具之言枳椇也，谓曲桡之也。房，谓足下跗也，上下两间，有似于堂房，《鲁颂》曰边豆大房也。）夏后氏以曷（苦戛切。）豆，殷玉豆，周献（息列切。）豆。（褐，无异物之饰也。献，疏刻之。）
又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又曰：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
《传》曰：鸟兽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
《论语》曰：卫灵公问陈（音阵。）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史记》曰：孔子为小儿时，常陈俎豆以为戏。
《国语》曰：晋侯使聘周，王召士季曰：“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相见，将和协典礼，以示民训。奉其牺（息奇切。）象，出其尊彝，陈其俎豆。”
《汉书》曰：韩延寿为颍川太守，令文学诸生皮弁，执俎豆，为吏民行丧娶之礼。
又曰：刘向说上曰：“有司定法笔削，救时务也。至於礼乐，则曰‘不敢’。是敢於杀人，不敢於养人。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绝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
《东观汉记》曰：刘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馀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
《庄子》曰：祝宗人说彘曰：“汝奚恶死？吾将加汝肩尻乎俎之上。”
贾谊《新书》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发，嗜鲍（步刀切。）鱼而公弗与。文王曰：“发嗜鲍鱼，何为弗与？”太公曰：“礼，鲍鱼不登乎俎豆。岂有非礼而可以养太子乎？”
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笾，竹豆也。
《尔雅》曰：竹豆谓之笾。（礼器也。）
《书》曰：祀於周庙，邦甸、侯、卫骏奔走，执豆、笾。
《诗》曰：傧尔笾豆，饮酒之饫。
又曰：笾豆有楚，ゾ核维旅。
《礼》曰：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
《左传》曰：楚子入享於郑，加笾豆六品。
又曰：郑伯飧，赵孟为客，具五献笾豆幕下。
《语》曰：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焉。
《韩子》曰：晋文公反国至河，令笾豆捐之，手足胼胝者後之。咎犯闻之而哭，公问之，对曰："笾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与在後中，不胜其哀，故哭。"
《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玉馈之酒，其上有玉樽、玉笾。
累（音垒）
《晋太康起居注》曰：齐王出蕃，诏赐樽累杯盘各有差。
《东宫旧事》曰：漆三十五子方累二沓，盖二枚。
《抱朴子》曰：世有使酒之客，以杯累相掷者有矣。
《世说》曰：王夷甫尝属族之事，族人大怒，便举累掷其面。
《陶侃表》曰：盐塞荒俭，惟作方九子累，趋以供事，谨上五十叶。
曹毗《杜兰香传》曰：兰香降张硕，赍方九子累、七子累。
（音刑）
《三礼图》曰：以盛羹，受一升，口径六寸。有足，高一寸。有两耳。盖，士以铁，大夫以铜，诸侯以白金饰，天子以黄金饰。
《周礼》曰：上公四十有二，侯伯二十有八，子男十有八。（，羹器也。）
《礼》曰：实其簋笾豆羹。
《墨子》曰：尧饭土轨，啜（尺劣切。）土。（如淳曰：钅 刑器之属，以土为之，瓦器也。）
钵
沈约宋书》曰：庐江王以铜钵二枚，饷宋祖珍。
《齐书》曰：竟陵王子良与丘令楷、江夕（音拱）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可以观览。
《北齐书》曰：元韶，魏室奇宝多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可转而不可出。
《二石伪事》曰：佛图澄死，以生所服金杖、银钵送终。後开棺视之，惟见杖、钵存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图澄别传》曰：澄以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
《西域诸国志》曰：佛钵在乾ㄚ越国，青玉也，受三升许。彼国宝之，供养，乞愿终日花香，不满则如言也，满亦如言也。
《交州杂事》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林邑王范熊所献银钵一只、白水精钵一口。
《异苑》曰：司州卫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诵经长斋堂，众僧未食，俱望见空中有一物下，既落其前，乃是天钵，满中香饭。度以晋惠、怀之际得道。
齐王融《谢安陆王赐银钵启》曰：素金之贵，有访《山经》。镌刻可奇，见符神鼎。撤膳器於珍羞之席，降宝玩於箪瓢之门。
洼（乌瓜切。）
《俗说》曰：毛秦买一玉洼八十八万。
瓯
《方言》曰：瓯、，（音遍。）陈魏宋楚之间谓之，（今河北人呼小盆为子，杜启切。）自关而西谓之，其大者谓之瓯。
《通俗文》曰：小瓯曰。
《抱朴子》曰：取金液及水银，以黄土瓯盛，置之猛火上，皆化为丹。以此丹金为盘碗，食其中，令人长生。
《诸葛恢集》曰：诏赐恢白瓯二枚。
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白瓯二枚。
袁彦伯《罗山疏》曰：善道开尸在石室北壁下，形体朽坏，止有白骨在。昔在都，识此道士，闻之使人慨然。其业行殊异，当蝉蜕解骨耳。石室中先有瓯，盛香。得便，扫除烧香。
梁皇太子《谢敕赍广州瓯等启》曰：淮南承月之杯，岂均符彩西国浮口之碗，非谓瑰奇。臣南珍靡究，未读奏曹之表；方物罕逢，不识议郎之画。
杯
《说文》曰：杯，也。，小杯也。（，音贡、盛二音。）
《通俗文》曰：酱杯曰盞，或谓之{汜皿}。（夫凡切，又薄淹切。）
《方言》曰：{匹皿}、（音雅。）咸、（音缄。）、盞（酒盞也。）{汜皿}、{杨皿}、（音章。）{麻皿}（音摩。）杯也。秦晋之郊谓之{匹皿}。（所谓伯{匹皿}者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曰咸，或曰盞，（最小杯也。）或曰{汜皿}。其大者谓之。吴越之间曰{杨皿}，齐右平原以东或谓之。杯，其通语也。杯落，（盛杯器笼也。）陈楚宋魏之间谓之杯落，又谓之豆，自关而西谓之杯落。
《礼》曰：母没，而杯圈（巨阮切。）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文帝十七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阙下献之，刻曰：“人主延寿。”平所言诈，下吏诛。
《汉书》曰：项羽置太公於高俎上，曰：“不降，烹汝翁！”高祖曰：“吾翁即汝翁，傥烹，遗我一杯羹。”
又曰：元帝征贡禹为谏议大夫。禹奏曰：“臣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食臣下也。”
又曰：朱博为御史大夫，为人廉俭，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又曰：王嘉为丞相，数上言不宜封董贤。上怒，诏丞相诣廷尉诏狱。吏和药进，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众；岂儿女子耶？何谓咀药而死！”
《续汉书》曰：郑玄饮三百馀杯不醉。
又《礼仪志》曰：天子明器，有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受二升。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宋叔平为定陵令，素杯食麦饮酒。高弘为琅琊相，桑杯盛浆。
《唐书》曰：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後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
《吴越春秋》曰：阖闾女自杀，以玉杯送之。
《管子》曰：人君百杯而食。
又曰：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叔牙奉杯而起曰：“愿公无忘在莒时。”
《文子》曰：清之为明，杯水而见眸子；浊之为ウ，河水不见太山。
《韩子》曰：智伯身死，三国分其首以为杯。
又曰：纣为象箸，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则必荐豹胎。
又曰：乐羊为魏文侯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遗之，乐羊坐幕下而飨之，尽一杯。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音渍。）不可胜数也，然祭者用之，大也。一杯酒，蝇渍其中，匹夫不尝，小也。
《盐铁论》曰：古者樽Ａ饮，盖无爵樽觞豆；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惟瑚琏觞豆，而後雕文彤漆。今富者银口黄耳，金垒玉锺；中者舒玉器，金错属杯。失一杯得铜杯十价钱，而用不殊。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论衡》曰：项曼都好道学仙，去家三年而反，曰：“有仙人将我上天，离月数里而止。月之旁甚寒，饥欲食，辄饮我流霞一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逸子》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远，才能绝殊也。
《晋咸康起居注》曰：诏送辽东使段辽等鹦鹉杯。
《东宫旧事》曰：漆四升杯四十，漆杯子三百。
《汉武故事》曰：上崩後，县有一人於市货玉杯。吏欲捕之，因忽不见。县送其器，推问茂陵中物。霍光呼问，说市人形貌如先帝。
又曰：武帝作承露盘，仙人象擎玉杯，以取□表之露。
《十洲记》曰：周穆王时，西胡献夜光常满杯，杯容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室。夕以杯於庭中仰向天，比明，水便满杯中。水甘香异美，斯实灵神之器。
《葛仙公别传》曰：仙公为客设酒，不令人传之，见杯自至人前，若不尽者，则杯不去。
《神仙传》曰：左慈能分杯饮酒。曹公闻，试之。慈拔簪以画杯，酒即断。饮毕，以杯掷屋栋，杯悬著屋栋，动摇似飞鸟，欲落不落，良久乃堕地。
又曰：刘刚未仙时，娥降，共语。如人语，不解其意。
又曰：刘刚未仙时，娥降，共饮留一明月杯，云：以示世人。
《南州异物志》曰：鹦鹉螺，状似覆杯，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
《南越志》曰：南海以虾头为长杯，头长数尺，金银镂之。晋广州刺史尝以杯献简文，简文用以盛药。未及饮，无故酒跃於外。时庐江太守曲安远颇解术数，即命筮之。安远曰：“却三旬後，庭将有告庆者。”
《永嘉郡记》曰：君郭山袁君庙，神降於祝史。以神前杯灌地，以大羹杯覆之，有顷发杯，而茵芝生於杯下。
後汉冯敬通《杯铭》曰：乐则思旧，宴则思欢。民之失德，乾糇以愆。
束《贫家赋》曰：持缺耳之破杯。
班彪《上启事》曰：官吏二千石，布襦羊裘，以白木杯饮酒饰虚，欲以求名采誉。
魏武帝《上杂物疏》曰：有银画象牙杯盘五具。
《陶侃故事》曰：侃《上杂物疏》有上成帝螺杯一枚。
卷（音卷）
《方言》曰：盂，海岱东齐北燕之间，或谓之卷。
《礼》曰：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耳。（圈者屈木，所以谓卮匜之属。）
《孟子》曰：告子云：“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卷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曰：能顺杞柳之性，以为杯卷乎？

党

《吴越春秋》曰：越以甘蜜九党，报吴增封之礼。

卷七百六十　器物部五

碗

《方言》曰：碗谓之盂，或谓之铫锐，或谓之棹。碗谓之{乔皿}，木谓之涓。（蠲、两音。）

《说文》曰：碗，小盂也。

《吴志》曰：曹公出濡须，甘宁为前部督，受敕斫敌前营。孙权特赐米酒众肴，宁乃以银碗酌，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时持。宁引剑白削置膝上，呵之曰："卿见知於至尊，孰与甘宁？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乎？"都督即起，拜，持酒，通次酌兵各一银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

《晋阳秋》曰：王敦许周访荆州，又授梁州。访怒，敦书喻之，遗以玉碗。访投碗於地。

又曰：武帝时，魏府丞萧谭承徐修仪疏，作漆画银带粉碗，诏杀之。（盘门中亦云。）

《晋咸康起居注》曰：诏赐辽东段辽等琉璃碗。

《义熙起居注》曰：林邑王范明达献金碗一副，盖一副。

《东宫旧事》曰：漆碗子一百枚。

《抱朴子》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百灰以作之。交、广间多有得其法而铸作之者。今以语俗人，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是自然之物。"

崔豹《古今注》曰：魏帝以车渠石为酒碗。

《文士传》曰：潘（音夷。）与同僚饮，主人有琉璃碗，使客赋之，於座立成于手。

《寻阳记》曰：龙窟有深潭，有人於此水边洗铜碗，忽浪起水长，便失碗。此人後见此碗置城里井边。

《交州杂记》曰：太康四年，刺史陶璜表送林邑王范熊所献青白石碗一口，白水精碗二口。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水精碗一枚。

《世说》曰：王大将军尚主，如厕即还，婢擎金盘盛水，琉璃盛澡豆。

秦嘉妇与嘉书曰：今奉金错碗一枚，可以盛书水；琉璃碗一枚，可以服药酒。

《诸葛恢集□诏答恢》曰：今致琉璃碗一枚。表曰：天恩赐广州白碗。

乍 刃滔母《与从祖虞光禄书》曰：赐琉璃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盂

《说文》曰：盂，饮器也。

《方言》曰：宋楚赵魏之间或谓之尽，（子忍、笺矜二切，一曰盘也。）河济之间谓之{安皿}{残皿}，（音残）亦谓之铫锐。

《汉书》曰：东方朔，上尝使数家射覆，置守宫於盂下，使射之。（盂，若{大皿}而大。{大皿}与钵字同。）

《墨子》曰：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何以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之？吾以其所书於竹帛，镂於金石，琢於盘盂，传遗後世子孙者知之。

《晋四王起事》曰：惠帝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韩子》曰：为人君者犹盂也，人犹水也。盂圆水圆，盂方水方。

《凉州异物志》曰：琥珀作盂、瓶。

东方朔《答客难》曰：安於覆盂。

苏钅 立（音立。吕静云：胡食器也。）

《林邑记》曰：林邑王范明达献琉璃苏钅 立二口。

安哉

李尤《安哉铭》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鸣》。

匕

《方言》曰：匕谓之匙。

《说文》曰：四，（音四。）匕也，所以取饭。

《易》曰：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诗》曰：有饛簋飧，有救棘匕。（《笺》云：匕，所以载鼎食也。）

《周礼》曰：大丧，共角四。（角四，角匕也。《礼口丧大记》曰：衤契齿用角四也。）

《仪礼》曰：主人执匕。

《礼》曰：杜蒉（苦怪切。）谓晋平公曰：“蒉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曰：匕以桑，长三尺，或曰五尺。刊其柄与末。（匕，所以载牲牢者。此谓丧祭也，吉祭匕用棘。）

《三礼图》曰：匕以载牲体，长二尺四寸。叶博三寸，长八寸。漆丹柄头。疏匕形如饭操，以棘心为之。

《英雄记》曰：董常大会宾客，诱降反者以镬烹之。会者战栗，亡失匕箸。（与{助}字同。）

《蜀志》曰：曹公谓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先主方食，失匕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石勒时，有谣云：“一杯食，有两匙。石勒死，人不知。”
沈约《宋书》曰：太子妃上世祖金缕匕箸，上以赐沈庆之。
《抱朴子》曰：道士李根煎铅锡，以药如大豆者投中，以铁匕搅之，冷即成钅具。又有古强者，自云四千岁。嵇使君以玉匕与强，後忽语嵇云：“昔安期先生以与之。”
《东宫旧事》曰：漆匕五十枚。
《续齐谐记》曰：赵文诏为东宫扶侍，廨在青溪中桥。夜与神女宴寝，脱金簪与扶侍，亦赠以银碗及流离匕。
箸
《方言》曰：箸，（盛匕著者也。，音桶。）陈楚宋魏之间谓之筲，或谓之ぷ，（音盈。）自关而西谓之桶总。（今俗亦呼小笼桶总。桶，音笼。总，苏孔切。）
《通俗文》曰：以箸取物曰欹。（音羁）
《礼》曰：饭黍无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挟，（音荚。）其无菜者不用挟。（郑玄曰：挟犹著也。今人或谓箸为挟提也。）
《史记》曰：汉王与郦食其谋挠楚权。张良从外来，曰：“陛下事去矣！臣请借前箸为大王筹。”（张晏曰：求借所食之著用指画。或曰：前汤、武著明之事以筹度今时之不若也。）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条侯周亚夫赐食。独置大，不置箸。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景帝视而笑曰：“此岂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
谢承《後汉书》曰：莽时，有奇士巨毋霸，卧则枕鼓，以铁箸食。
《吴志》曰：赵达善治九宫一算之术。尝遇知故，知故曰：“仓卒之间，无酒食以叙意。”达以箸一只，再三纵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酒一斗，鹿肉三斤，何以言无？”主人惭曰：“知卿善射，欲相试耳。”
《典略》曰：曹汝随大军破张鲁，命陈琳作书报太祖曰：“且夫墨子之守，萦带为垣，高不可登；折箸为械，坚不可入。”
《晋书》曰：何曾，字颖考，日食万钱，犹言无下箸之处。
《东宫旧事》曰：漆箸一百双。
《荀卿子》曰：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如箸，而求箸不上折，高蔽其长也。
《韩子》曰：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於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则必荐豹胎；荐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茨之下，则必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终，故怖其始。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
《淮南子》曰：糟丘生乎象箸。
《论衡》曰：以箸撞钟，以算击鼓，钟鼓不能鸣者，用撞之者小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葛玄尝与客食，玄以口中饭尽化为蜂数百，集於客身。客皆投匕箸惊惧。玄乃张口，其蜂悉入。
葛洪《治噎方》曰：与对食之人，当以手捉箸，问噎人曰：“此何等物？”噎人当答曰：“箸。”即复曰：“咽下去！”即愈。
《语林》曰：王蓝田食鸡子，（王述也。）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於地。
《相书》曰：人三指用箸者，自如；四指用箸，贵；五指用箸，大富贵也。
机
《方言》曰：俎，机也，西南蜀汉之郊曰止。（音赐）
《史记》曰：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机上也。）
《後汉书》曰：乐嵩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贫为郎，常独直台上，无被，止食糟糠。帝每夜入台，辄见嵩，问其故，甚嘉之。自此，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飧，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毕
《三礼图》曰：毕，似天毕，以载牲醴。又叶博三寸，长八寸，柄长二尺四寸，丹漆两头。
《诗》曰：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笺》云：毕，所以助载鼎宝。）
《仪礼》曰：宗人执毕。（郑玄曰：毕，状如叉也。）
《礼》曰：毕用桑，长三尺，刊其柄与末。（毕所以助主人者。刊犹削也。）
饭帚
《说文》曰：陈留以饭帚为{捎}。（稍巢切，亦盛著笼，又作筲也。）
炙函
《东宫旧事》曰：漆犭百炙大函一具。
饭函
《列异传》曰：景初中，城阳县吏王臣尝作倦，枕机卧，闻灶下呼曰：“文纳何以在人头下？”应曰：“我见枕，不得动，汝来就我。”至，乃饭函也。
淅箕
《广雅》曰：淅{襄}（音箱）、[C073]（音旋）{奥}。（音郁。《纂文》曰：{奥}，淅箕也。一曰薮。鲁人谓之淅{襄}。）
《方言》曰：箕，陈魏宋楚之间谓之箩。炊{奥}谓之缩，（漉米{奥}也。）或谓之[C073]。（江东呼淅箊也。）
筐
《方言》曰：篼、（必弭切。）篓、（音缕）{与}、（音余）{舀}、（音叨）筐，也。江沔之间谓之{与}，赵代之间谓之{舀}，淇卫之间谓之牛筐。，其通语也。小者，南楚谓之筐，关而西秦晋之郊谓之篼。（今江东亦名小笼为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说文》曰：筐，饭筐也。莒，饴牛筐也。方曰筐，圆曰。
《三礼图》曰：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馈於聘宾。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
又曰：筐以盛熬，四种八筐。大夫三种六筐，士二种四筐。
《易》曰：女承筐，无实。
《书》曰：厥篚织文。（篚，筐属也。）
又曰：厥篚丝。厥篚玄纤缟。厥篚织具。厥篚玄玑组。厥篚纤纩。
又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黄，绍我周王。
《诗》曰：采采卷耳，不盈顷筐。
又曰：于以采？南涧之滨。于以盛之？维筐及。（方曰筐，圆曰。）
又曰：Ｂ有梅，顷筐之。
又曰：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筐，深筐也。）
《礼》曰：蚕则绩而蟹有筐。
《左传》曰：筐之器，潢行潦之水，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晋侯筮嫁伯姬於秦，遇《归妹》之《睽》，其繇曰：“士羊，亦无忘也；女承筐，亦无贶也。”
《西京杂记》曰：元后在家日，燕衔白石大如指，堕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为二，其中文曰“母天地。”遂复还合。後为皇后，常致玺中。
《庄子》曰：爱马者，以筐盛屎。
《吕氏春秋》曰：有氏二佚女为九成之台，帝令燕往，遗二卵，争搏之，覆以玉筐。北飞，遂不反。吞之生契。
{旅}（音吕）
《方言》曰：{旅}，（盛饭莒也。）南楚谓之筥，（今建平呼曰筥。）赵魏之郊谓之{去}（音祛）{旅}。（今通语也。）
《说文》曰：{旅}，饭莒也，受五升。秦谓之{稍}。
《广雅》曰：奚（音溪。）映，{旅}（音旅。）也。
《纂文》曰：奚映，大也。赵代以为{舀}。
《论语》曰：斗筲之人，何足也？（筲，竹器，受二斗。）
《东宫旧事》曰：漆注绮织{旅}二十枚。
《陶侃故事》曰：侃上成帝漆复{旅}五十枚。
箄
《说文》曰：箄，饭器也。
《礼》曰：凡以苞苴箄笥问人者，操以授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礼》曰：小祝，盘与箪巾，于西阶东。
《左传》曰：赵宣子田于首山，见灵辄饿，为之箪食与肉。
又曰：越围吴，赵孟使楚隆往。吴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与之一箪珠，使问赵孟。（箪，小笥也。问，遗也。）
《论语》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孟子》曰：孟子谓齐宣王曰：“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如之何其可？”
又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又曰：商之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黄石公三略》曰：良将用兵，有馈一箪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士卒迎流而饮之。
爵（觶、散用敛）
《说文》曰：爵，礼器也。象爵之形。觶（音枝）受四升。
《诗》曰：赫如渥赭，公言锡爵。
《周礼》曰：享先王，赞玉爵。（宗庙献用玉爵。）大朝觐、会同，赞献玉爵。（玉爵，王礼诸侯之酢爵也。）
又曰：梓人为饮酒器，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
《礼》曰：执玉爵者弗挥。（为其宝而脆也。）
又曰：知（音智）悼子卒，未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钟。杜蒉自外来，闻钟声，曰：“安在？”曰：“在寝。”杜篑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而饮之，降，趋而出。平公呼而进之，曰：“篑，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举乐为事，所以自戒惧也。）知悼子丧，在堂未葬，斯其为子卯也大矣。旷也，太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尔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尔饮，何也？”曰：“蒉，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过焉，酌而饮寡人！”杜蒉洗而扬觯，公谓侍者曰：“如我死，则必无废斯爵也！”至于今，既毕献，斯扬觯，谓之“杜举。”
又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也。）
又曰：鲁祀周公於太庙，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角。（爵，君所进于尸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因也，因爵之形为称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壁饰其口也。）
又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之裘扬觯而语曰：“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仅有存者。
《三礼图》曰：爵受一升，尾长六寸，博二寸，傅翼，兑（音锐。）下方足，漆赤□气。
又曰：散受五升。
《左传》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则饮至，舍爵策勋焉。（爵，饮酒器也。置爵则书勋劳。）
又曰：虢公请器，王赐之爵。（玉爵也。爵人贵石也。）
《後赵书》曰：石虎子韬以琉璃爵、螺杯劝客酒。
《吴志》曰：诸葛恪行酒至张昭，昭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恪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杖钺，犹未告老。军旅之事，将军在後；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为不养老也？”昭为尽爵。
《古今注》曰：章帝章和年，铜酒爵出河内泌水。
《典论》曰：刘表诸子好酒，造三爵：大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
《楚辞□九歌》曰：授北斗兮酌桂浆。（斗为玉爵。）
《班婕妤赋》曰：酌羽觞兮销忧。（孟康曰：羽觞作生爵形，有头尾羽翼也。）
卷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六
觥
《三礼图》曰：觥受七升，以兕角为之。
《诗》曰：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兕觥，角爵也。）
又曰：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堂，学校也。觥，所以誓众也。）
又曰：兕觥其，（音虬。）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兕觥，罚爵也。言上下无失礼者，其罚爵徒然陈设而已。）
《左传》曰：晋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赵孟赋《棠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罚不敬，言小国蒙赵孟德，自知此罚戮。）
觚
《三礼图》曰：觚受三升，兑（音锐）下方足，漆赤中，青□饰，小其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梓人为饮酒器，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
《语》曰：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觥，不时成。或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专一，尚不时成，况于大事也。）
《周地图记》曰：秦使蒙恬北筑长城。又於原上筑城，以觚尊酒而祭。有鹑飞止觚上，因名鹑觚县。
刘伶《酒德颂》曰：止则操卮执觥。
卮
《说文》曰：卮，圜器也。，小卮也。（圜，音圆。，音但。）
《礼》曰：父母舅姑之敦（音堆）牟卮，非莫敢用。
《史记》曰：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
《汉书》曰：沛公与项羽会鸿门。樊哙居营外，闻事急，乃持盾直入帐下。羽问为谁，张良曰：“沛公骖乘。”羽曰：“壮士哉！”赐卮酒、彘肩。哙饮酒，拔剑切肉食之。羽曰：“复能饮乎？”曰：“死且不辞，岂惮卮酒！”
《韩子》曰：棠溪空见韩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棠溪空曰：“白玉卮至贵，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空曰：“为人君，漏泄群臣之语，犹玉卮无当也。”空每见而出，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於妻妾。
《战国策》曰：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师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再拜，谢，贺战胜。起而曰：“臣窃譬，楚有祠者，赐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不足，一人饮有馀。请画地为蛇，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酒。今子伐齐，为蛇画足也。”
《淮南子》曰：二水足以溢壶，而江河不能实漏卮。
《盐铁论》曰：川源不能实漏卮。
魏文帝《答杨修书》曰：重惠琉离卮，昭厚意。
晋傅咸《污卮赋》曰：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洁。意既惜之，又感宝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音移）
《说文》曰：，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纂文》曰：，水器也。
《仪礼》曰：嫡入室，媵御奉沃盥。
《左传》曰：晋公子过秦，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沃盥，既而挥之。（，沃盥器。挥，湔也。）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卑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勾践命诸稽郢行成於吴，曰：“勾践愿请盟：一介适女执箕帚，以胲姓於王宫，一介适男奉盘，以随诸御。”（胲，备也，音该。）

盉

《说文》曰：，玉爵也。或说受十六升。

《诗》曰：或献或酢，洗爵奠。

《礼》曰：盉及尸君，非礼也，是谓僭君。（盉，先王之爵也。）

又曰：季夏六月，鲁以礼祀周公。爵用玉盉，仍雕。

《左传》曰：齐侯伐燕，燕人赂以瑶瓮、玉椟、耳，（耳，爵也。）不克而还。

又曰：郑火，裨灶言於子产曰：“若我用玉瓒，郑必不火。”子产不许，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

锺

《孔丛子》曰：平原君强子高酒，曰：“昔有遗谚：尧、舜千锺，孔子百觚；子路嗑嗑，（音阖）日饮百。裨何辞焉？”子高曰：“以予所闻，贤圣以道德兼人，未闻以饮食也。”

沈约《宋书》曰：萧思话常从太祖登锺山，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凉州记》曰：胡安据等发张骏冢，得玛瑙锺。

《论衡》曰：文王饮千锺，孔子百觚。若酒用千锺，则肉宜百牛；酒用百觚，则肴宜用千羊。则文王身如防风，孔子体如长狄，乃能堪之。

瓚（慈但切）

《三礼图》曰：主瓚受四升，径八寸，形如盘。其柄以圭，有流，前注。

《书》曰：平王锡晋文侯鬯圭瓚。（孔安国曰：以圭为枘柄，谓之圭瓚也。）

《诗》曰：尔圭瓚，鬯一卣。（音酉）

又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圭瓚也。圭瓚文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

《周礼》曰：（音贯）圭有瓚。（郑司农云：於圭头为器，可以挹鬯祼之祭谓之瓚也。汉礼：瓚盘大径三升，口径八寸，下有盘，口径一尺也。）

又曰：圭，尺有二寸。有圭，以祀宗庙也。

《礼》曰：赐瓚，然後祭。

又曰：祀周公於太庙，灌用玉瓚大圭。（瓚形如盘，容五升，以大圭为柄，是谓圭瓚。）

《白虎通》曰：圭瓚者，器之名，所以受灌之器。以圭瓚饰其柄。

樽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樽，酒器也。，龟目酒尊也，木刻为口，象其施不穷。
《尔雅》曰：彝、卣，器也。（皆酒尊。彝其名也。）卣，中尊也。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书》曰：用赍尔鬯一卣。
《诗》曰：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怀。
《周礼》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礿 禽，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献（音娑）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秋尝冬蒸，用彝、黄彝，皆有舟。其朝献，用两著（直略切。）尊；其馈献，用两壶尊，皆有。（彝亦尊也。彝，法也，言为法之正也。鸡彝、鸟彝，谓刻而画之为鸡、凤之形也。皆有舟，郑司农云：舟，尊下基也，若今时承盘也。献，读曰牺。牺尊饰以翡翠，象尊以象、凤凰，或曰以象骨饰尊也。，读为嫁，彝画禾稼也。黄彝，黄目尊也。著尊者，著地，无足。壶尊者，以壶为尊。）
《礼》曰：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樽瓦Ｃ，（音武）此以小为贵也。（壶大一石。瓦Ｃ，缶，大小未闻也。《易》曰：樽酒，贰用缶也。）牺樽，疏布冪，（音觅）单（之善切。）勺，此以素为贵也。
又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音伯）豚，（乌瓜切。）尊而Ａ（薄侯切。）饮。（郑玄曰：樽，凿地为樽也。Ａ饮，以手掬之也。）
又曰：黄目，郁气之上尊也。黄者，中目者，气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黄目，黄彝也。）
又曰：鲁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牺尊，以沙明为画象，骨饰之。郁，郁鬯之器。黄目，黄彝。）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尊也。牺象，周之尊也。（泰，用瓦，着地无足。）
《传》曰：牺象不出门，喜乐不野合。
《汉书》曰：梁孝王有尊，（上刻云雷象也。）直千金，戒後代善宝之。王任后闻而欲得之。王让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无得以樽予人。他物虽百钜万，犹自恣。”任后绝欲得之，王让直使人开府取樽，赐任后。天子下吏验问，公卿治奏以为不孝，让诛也。
《东观汉记》曰：王霸击贼，作倡乐。贼射营，中霸前酒樽，霸坐不动。
又曰：章帝时，美阳得铜酒樽，采色青黄，有古文。
《後汉书》曰：章帝初元七年，槐里歧山得铜樽一枚。
《晋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书左丞刘兖元会日，彭城计佐虞兴发白虎樽，而群观辐凑，中兰台令史张玄不禁，免玄令史。
沈约《宋书》曰：正旦元会，设白虎樽於殿庭。樽盖上施白虎，有能献直言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发此樽饮酒，盖杜举之遗式也。盖为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无所忌惮也。

《晏子春秋》曰：晋欲攻齐，使范昭观焉。景公觞之。范昭曰：“请君幸樽酌。”晏子命撤樽革具。范昭归，曰：“齐不可伐也。吾欲惭其君，晏子知之。”孔子闻之，曰：“不越於樽俎之间，折冲千里也。”

《庄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人有与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颠。

又曰：百年之木，破为牺樽，青黄而文之，其一断在沟中。比牺樽於沟之断，则美恶有间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与鲁史，行义有间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曰：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圭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

《淮南子》曰：百围之木，斩而为牺樽，龙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诱曰：刻为蟠龙伏虎之状也。）

又曰：夫圣人之道，犹中衢而设樽耶？过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轻也。）挈石之樽，则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赢天下之忧，而任海内之事者乎？重於樽亦远矣！

《风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说凡宴饮者，移转樽酒，令人讼诤。

《志林》曰：先代不识牺樽，但云沙画之，饰以翠羽。至魏明帝时，鲁郡於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自尔，乃知其定形。

《吴越春秋》曰：阖闾女自杀，以银樽送之。

《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前有白龙樽。作金龙於东箱，西向，龙口金樽受五十斛。

《凉州记》曰：胡安据等发张骏陵，得白玉樽，受三升。

戴延之《西征记》曰：太极殿中有铜龙，长三丈。铜樽，容三十斛。正旦大会，龙从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

傅玄《朝会赋》曰：峙凤虎之二樽，清酤皆以渊停。

蔡邕《铭论》曰：汉获齐侯宝樽於槐里也。

孙绰《阳燧樽铭》曰：详观兹器，妙巧奇绝！酌焉则注，受满则闭。（补结切。）吐写适会，未见其竭。

滑稽

崔浩《汉记音义》曰：滑稽，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若今之阳燧樽。

《史记》曰：吴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而浮之江中。（应劭曰：取马革为鸱夷。鸱夷，形。）

《汉书》扬雄《酒赋》曰：鸱夷滑稽，腹大如壶。昼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托於属车。

《说文》曰：，酒器也。卑，（音鼙）圆也。
《左传》曰：晋栾钅咸使行人执承饮，造于子重。
谢承《後汉书》曰：陈茂为豫州别驾，与刺史周敞行部到颍川阳翟，传车有美酒一卑，敞敕载酒以行。茂取卑击柱破之曰：“使君传车载酒非宜。”
王隐《晋书》曰：宣帝既灭公孙渊还。作两口，二种酒，持着马上。先饮佳酒，塞口；而开毒酒与牛金，金饮而死。
《北齐书》曰：元韶，字世胄。魏室奇宝多入韶家。有玛瑙，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
《凉州记》曰：胡安据等发张骏陵，得琉离。
《孔丛子》曰：子路嗑嗑，饮百。（已具钟门。）
《列异传》曰：济北弦起，神女来游，车上有壶，青白琉璃五具。
《续齐谐记》曰：王敬伯夜见一女，命婢取酒，提一渌沉漆。
曹毗《杜兰香传》曰：兰香降张实，辄赍元。
马融《奏事》曰：楚将吴起，或遗之一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饮其下，明不独也。
刘伶《酒德颂》曰：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提壶。
壶
《三礼图》曰：洗壶，受一斛，口径一尺，头高五寸，大中身，兑（音锐）下，赤漆中，玄上加青口气。方壶，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壶，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诗》曰：显甫饯之，清酒百壶。
《周礼》曰：挈壶氏以令军井。（壶所以盛饮，故以壶表井中。）凡军事，悬壶以序聚柝。（悬壶以为漏也。柝，音托。）
《礼》曰：其以乘壶酒赐人。（乘壶，四壶。）亦曰乘壶酒，尊壶者面其鼻。（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左传》曰：晋侯问原守於寺人勃，对曰：“昔赵襄以壶飧从，径，绥而弗食，故处原。”
《汉书》曰：东方朔曰：“壶者，所以盛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纪，得金壶。发视之，中有丹书。
《韩子》曰：晋公子重耳过曹，僖负羁盛黄金於壶，充之以食，令人遗公子也。
《说苑》曰：五大夫愿，卫人也。负壶入井，终日灌一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语》曰：勾践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饮不及壺𣍐食。（言志在觥饮，虑不至壺食。喻已德小，不能远图。）今岁晚矣，子将奈何？”曰：“臣闻追亡人也，蹶而趣之，惟恐不及。”王曰：“诺。”遂伐吴。

《神仙传》曰：壺公卖药，常悬一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辄跳入壺中。

《搜神记》曰：吴王夫差女紫玉，悦童子韩重，结气死。形见，将重入冢，取昆仑玉壺与之。

《琴操》曰：伍员奔吴，过溧阳濑溪，见一女子击漂於水中，旁有壺浆，乃就乞饮。饮毕，谓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自投濑溪而死。

洗

《三礼图》曰：洗高三尺，口径尺五寸，足径三尺。士铁，大夫以上铜为之，诸侯白金饰，天子黄金饰。

《仪礼》曰：设洗于阼阶东南。

《礼》曰：其水在洗东，祖天地之左海也。

《魏武令》曰：临祭就洗，以手拟水而不盥，以洁为敬，未闻拟向不敬之礼。吾亲受水而盥。

卷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七

瓢

《方言》曰：蠡，（瓠勺也，音礼也。）陈楚宋魏之间或谓之树，（今江东呼勺为树。）或谓之瓢。

《通俗文》曰：瓠瓢为蠡。

《礼》曰：合巹（音谨）而。

《三礼图》曰：巹，取四升瓠，中破，夫妇各一。

《论语》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尔雅》曰：康瓠谓之。（孙炎曰：康瓠也。郭璞曰：瓠，壺也。贾谊曰宝康瓠是也。）

《战国策》曰：应侯谓秦昭王曰：“百人舆瓢而趋，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试舆瓢，瓢必裂。今秦国，华阳、穰侯、太后用之，秦国必裂矣！”

《东宫旧事》曰：漆巹爵二，银锁连长七尺。

《庄子》曰：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剖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吾为其无用，舍之。”

《楚辞口九叹》曰：藏瓠蠡於筐篚。（瓠，瓢。蠡，瓠。）

东方朔《答客难》曰：以管窥天，以蠡（张宴曰：蠡，瓢瓠也。）测海。

《琴操》曰：许由无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遗之，由操饮毕，以瓢挂树。风吹树，飘动历历有声。由以为烦扰，遂取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勺（与杓字同）
《说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为斗。
《诗》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又曰：酌以大斗，（大斗长三尺。）以祈黄。
《周礼》曰：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缫。（音早。）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马。（杜子春云：勺，谓酒樽中勺也。郑司农云：鼻，谓勺龙头鼻也。衡，谓勺柄龙头也。郑玄谓勺鼻流，凡流智为龙口也。三璋之勺，形如玉瓒。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则用灌焉。於大山川则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川用边璋也。）
又曰：梓人为饮器，勺一升。（勺尊升也。）
《礼》曰：牺（恩歌切。）尊，疏布，（音觅。单之演切。）勺，此以素为贵也。（郑玄曰：单木白理也。）
又曰：勺，夏后氏以龙勺，殷以疏勺，周中蒲勺。（郑玄曰：龙，龙头也。疏，道刻其头也。蒲，合蒲如兕头也。）
《汉书》曰：霍显之谋，行於杯勺。
《东宫旧事》曰：漆注八，合鸭头勺四。
《论衡》曰：酥讼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语林》曰：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数枚也。
束《贫家赋》曰：举短柄之掘勺。
丰
《三礼图》曰：射为罚爵之丰，作人形也。丰，国名也，坐酒亡国，戴盂戒酒。
《说文》曰：丰，俎豆贵丰厚也。一曰乡饮酒有丰侯者。
《仪礼》曰：司射适堂西，命弟子设丰。（将饮不胜，设丰以承其爵。丰形，盖似豆卑而大之。）
又曰：公尊瓦泰两，有丰。
崔ゐ《酒箴》曰：丰侯沉酒，荷罌负缶，自戮於世，图形戒後。
李尤《丰侯铭》曰：丰侯荒缪，醉乱迷逸。乃象其形，为丰戒式。後世传之，固无止说。
禁（一名於，乙去切）
《三礼图》曰：於，长四尺，广二尺四寸，深寸，无足。漆赤中，青口画，陵苕华饰。禁长四尺，广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青口画，{艹陵}苕华饰。刻镂其足，为褰帷之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仪礼》曰：尊於户间，两C，（音武）有禁。（禁，承尊之器，名之曰禁，因为酒戒也。）
又曰：尊两壶于房户间，斯禁。（斯禁，禁切地无足也。）
《礼》曰：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为贵也。（废犹去也。於，斯禁也，无足，有似于於，或因名之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於禁，如今方案情怅扃。）
食架
《东宫旧事》曰：漆食架二。
食厨
《礼》曰：大夫七十而有阁。（阁以板为之，度食物也。）天子之阁，左达五，右达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阁三，士於坫一。（达，夹室。大夫言于阁与天子同处，天子二，五倍于诸侯也。）
《东宫旧事》曰：漆食厨一具。
酒台
《周礼》曰：六彝皆有舟。（郑司农云：舟，下台也，若今时承盘也。）
《东宫旧事》曰：漆酒台二，金涂环钿。
槽
刘伶《酒德颂》曰：先生方捧罂承槽，衔杯嗽醪。
杵臼
《易□系辞下》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王肃曰：雷起，起上杵之象。地艮止于下，臼之义。）
《书》曰：血流漂杵，（孔安国曰：血流而漂舂杵，甚之言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礼》曰：邻有丧，舂不相。（相，送杵声。）
又曰：畅臼以捣，杵以梧。（所以捣郁鬯。捣，柏也。）
《梁传》曰：大夫救日击门，士击杵。（舂，染盛之具，示有上下阴阳。）
《周易类谋》曰：间可倚杵。（郑玄曰：天地相去，其间才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杵臼於街十日。
《汉书》曰：傅咸为南阳太守，有猾吏大姓犯令，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者，辄加笞。
又曰：江都易王非，宫人有过者，或髡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
又曰：楚王戊即位，胥靡申公、白公、衣赭衣，使推舂於市。
《东观汉记》曰：公沙穆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赁舂。与语，大惊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梁鸿之妻孟光多力，能举石臼。
又曰：冯衍娶北地任氏女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儿女常自探井臼。
王隐《晋书》曰：贾后使小黄门孙虑徙愍怀太子於坊中，不与食。乃劫服杏子黑丸。其夜薨。或传太子不肯服药，伺至厕，以药杵勹害之，唤声闻於外。
《燕书》曰：昭武帝营新殿，昌黎大棘城县河岸崩，出铁筑杵头一千一百七十枚。永乐民郭陵见之，诣阙言状。诏曰：“经始崇殿，而筑具出，人神允协之应，赐陵爵关外侯。”
《战国策》曰：智伯攻赵襄子於晋阳，臼灶生蛙。
又曰：卫人迎新妇，妇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主人美之。
《河图》曰：千岁之後，天可倚杵。
《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吕氏春秋》曰：伊尹母梦神告之：臼出水而东走。
《贾谊书》曰：黄帝行道，炎帝不听，故战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子》曰：解门以为薪，塞井以为臼，虽小用而所丧大矣。
桓谭《新论》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践碓，而利十倍。
又曰：复设机关，用驴羸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论衡》曰：舂者，以杵捣臼，杵臼鼓动、地动。地临池水，河水震荡。夫臼杵，木也。水与木、土三者，殊类而相应，首相叩动，其势然也。
《风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为雨粟，厨中杵生肉，是不然也。
《世本》曰：雍父作舂。雍父作杵臼。（《宋志》曰：雍父，黄帝名也。）
《湘州记》曰：枣阳县有蔡伦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伦舂纸臼。
《荆州记》曰：长沙醴泉县有山石空，空中有石床，床头有臼，容五升。父老相传：昔有仙人以此合金丹。
《衡山记》曰：桂英岩上，凿石作臼。有铁杵，倚置岩畔。石臼边，有两人脚迹。
《名山记》曰：罗浮山有道士赍铁臼杵，欲合丹，未成而仙化。
《世说》曰：魏武读曹娥碑云：“外孙齑臼。”杨修曰：“齑臼，受辛。受辛，‘’字。”
《幽明录》曰：刘松在家，忽见一鬼。杖剑斫之，鬼走。松起逐，见鬼在高山岩石上卧。仍往逼突，群鬼争走，遗置药杵臼及所馀药，因将还家。松为人合药时，临熟，取一经此臼者，无不效验。
《列异传》曰：魏郡张旧家巨富，复暴衰，卖宅与黎阳程应。应入居，死病相继。卖荆民何文，日暮持刀上北堂中。至二更，有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前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人气？”须臾，复有一人高冠青衣，次又高冠白衣，问并如前。将曙，文下堂，如向法呼细腰问曰：“黄衣者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西五步。”“白衣者谁？”曰：“银也，在堂东北任下。”“汝，谁也？”曰：“杵也，在灶下。”至明，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魏武《上献帝表》曰：臣祖腾有顺帝赐器，今上药杵臼一具。

砧

《尔雅》曰：砧谓之虔。（郭璞曰：砧，木质也。虔，音虔。）

《广雅》曰：枕、质，砧也。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石砧一枚，又捣衣杵十枚。

《荆州记》曰：秭归县有屈原宅、女ㄐ（音须。）庙，捣衣石犹存。

《汉水记》曰：有女郎捣衣砧也。

《古乐府诗》曰：稿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藁砧，谓夫也。）

碓

《广雅》曰：，碓也。（，丁历切。）

《方言》曰：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延。

《魏略》曰：司农王思弘作水碓，免归田里。

《晋书》曰：魏舒迟钝质朴，不为乡亲所重。从叔父吏部郎衡有当世名，犹不知之，使守水碓。

王隐《晋书》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区。

又曰：刘颂为河内太守，有公王水碓三十馀区，所在遏塞，辄为侵害。颂表上封，诸民获便宜。

又曰：卫为太子少傅，诏赐园田水碓，不受。

又曰：邓攸去石勒投李矩，借水碓舂於城东。

《晋诸公赞》曰：征南杜预作连机碓。

《晋阳秋》曰：给陈留王碓一区。

《幽明录》曰：弘农徐俭家有一远来客寄宿。有马一匹，中夜惊跳，客不安，骑马而去。一物长丈馀，来逐马後。客射之，闻如中木声。明日，寻昨路，见箭着一碓栅。

《世说》曰：王戎既贵且富，区宅水碓，洛下莫比。

孔融《肉刑论》曰：贤者所制，或逾圣人。水碓之巧，胜於断木掘地。

《王浑表》曰：洛阳百里内，旧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听臣立碓，并搀得官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磨

《说文》曰：磨，石也。（，音五对切。）

《释名》曰：，磨也。

《广雅》曰：砻，磨也。

《方言》曰：或谓之妻。（即磨也，错碓反。）

《通俗文》曰：粗曰妻，（千内切。）填磨曰硐，（途栋切。）磨床曰摘。（直易切。）

《魏略》曰：诸葛亮为冲车，围郝昭於陈仓。昭以绳系石磨，𠦂（古犬切。）其冲车。

《魏志》曰：管辂，字公明，平原人也。往同村郭思家，上有鸠食相斗。辂曰：“不祥！”思明日射鸠，误中邻女。

《蜀志》曰：许靖为许劭排摈，以马磨自给。

《晋书》曰：王戎为司徒，好治产业。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

《邺中记》曰：解飞者，石虎时工人。造作旃檀车，左毂上置，右毂上置碓。每行十里，磨麦一石，舂米一斛。

《世本》曰：公输般作。

《诸葛亮别传》曰：孙权常飨蜀使费，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

《异苑》曰：上党侯亮之，於江都城下获一石磨，下有铜马。

《幽明录》曰：广陵有冢，相传汉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行过，见地有数十具磨。取一具持归，暮即叩门，求磨甚急。明旦，送着故处。

《抱朴子》曰：周髀家云：天旁转，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随天左转。譬之於蚁行磨上，磨左旋，而蚁迟，故不得不随磨以右回焉。

嵇含《八磨赋》曰：外兄刘景宣作磨，奇巧特异。策一牛之任，转八磨之重。因赋之曰：“方木矩峙，圆质规旋。下静以坤，上转以乾。巨轮内建，八部外连。”

碾

《通俗文》曰：石吳轹谷曰碾。

《後魏书》曰：崔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其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於张方桥东堰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便之。

卷七百六十三　器物部八

斧

《释名》曰：斧，甫始也。凡将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易》曰：得其资斧，我心不快。（斧所以破除荆棘，以安客舍者也。不得其位，不获平砥之地，虽得资斧，其心不快。）
《龙鱼河图》曰：斧神名狂章。
《周书》曰：神农作陶冶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後五谷兴。
《诗》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蚕月条桑，取彼斧  ，以伐远扬。
又曰：《破斧》，美周公也。既破我斧，又缺我  。
《周礼》曰：大丧及窆，执斧以莅匠师。（匠师，主丰碑之士，执斧以师之使戒其士。）
《礼》曰：礼，诸侯赐（音夫）钺然後诛。
又曰：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
《传》曰：楚子执齐庆封，将戮之。负之斧钺，以徇於诸侯，使言曰：“无或如齐庆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
《春秋元命苞》曰：斧，主乱行，斩狂诈。斧之为言补也。
《汉书》曰：分周为二，有逃责之台，被窃之言。（应劭曰：周赧王出，至路边窃取遇人。）
又曰：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持斧，逐捕盗贼。
又曰：王莽司徒王寻，初发长安，宿霸昌厩，亡其黄钺，寻军士所王素狂直，入哭曰：“此经所谓丧其齐（音资）斧者也！”（应劭曰：齐，利也。亡其利斧，言无以复斩断者。）
《东观汉记》曰：祭遵袭略阳，遣护军王忠，皆持利斧，伐树开道。
又曰：蒋翊，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寝，操斧斫之，值翊如厕。
谢承《後汉书》曰：会稽戴就，字景成，为都曹掾。太守为州所奏，就见伏考，烧斧以着腋下。就骂狱卒：“此无火气，何不熟烧！”
《魏志》曰：太祖延张绣及其将帅，置酒高会。太祖行酒，典韦持大斧立後，刃径尺。太祖所至之所，韦辄举目之，绣及将帅莫敢仰视。
《晋书》曰：魏舒尝适野王，主人妻夜产。俄而闻车马之声，相问曰：“男也？女也？”曰：“男，书之十五以兵死。”复问：“宿者谁？”曰：“魏公舒。”後十五载，诣主人，问所生儿何在？曰：“因条桑，为斧伤而死。”舒自知为公。
《晋咸和起居注》曰：因有司奏魏氏故事：正旦贺，公卿上殿，虎贲六人随上，以斧柄柱衣裙。上令宜依旧为仪注，诏曰：“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辅旧事》曰：王莽梦大夏殿前五铜人语。莽恶之，斧斫开铜人腹。
《东阳记》曰：晋中朝时，有民王质者，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数人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琴而歌，因留斧柯而听之。童子以物与之，状如枣核，质含之，便不复饥也。童子曰：“汝来已久，宜去。”质承声起，斧柯亏然烂尽。既归，去家已数十年。

《列女传》曰：丁仲谋妻氏共夫至交址，夫为贼所杀。妻船上得一斧，举以破贼。

《列仙传》曰：赤斧，手中常有赤斧。

《录异传》曰：陈世母黄亡後，还家但闻声，世忽亡斧，黄言问家奴福盗之。

《幽明录》曰：文翁常欲断大树，欲断处，去地一丈八尺，翁先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当着此处！”因掷之，中所欲一丈八尺处。後果为郡。

《贾逵别传》曰：逵庙一柏树，有人窃来斫伐。始投斧数下，斧刃乃折於树中。

《七贤传》曰：文党，字翁仲。与人俱入山取木，谓侣人曰：“吾欲远学，先试投斧高木上，斧当挂！”乃投之，斧果上。因之长安受经。

《廷尉决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傅晦诣民籍牛场上盗黍，为牛所觉，以斧掷折晦脚，物故。依律，牛应弃市。监枣超议：“晦既夜盗，牛本无杀意，宜减死一等。”

《六韬》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繁叶不去，将为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者，意其邻人子。视其行步，窃也；颜色，窃也；言语，窃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也。俄而於其谷而得其。他日，复见其邻子之动作态度，无似窃矣。

《孟子》曰：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吕氏春秋》曰：孔甲田于东阳（音倍。）山，天大风，晦。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产也。）或曰：“后来，是良日也。是子必大吉！”或曰：“不胜之，是子必大殃！”后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莫动析，（音老。）斧破斩其足，遂为守门者。

《淮南子》曰：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日而後破之。

又曰：古之遣将，君亲操斧，持头，授将军柄，曰：“阃以外者，将军裁之！”

《说苑》曰：雍门周说孟尝君：“以秦楚之强而报於弱薛，譬犹萧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邻人亡斧及鸡，意予窃之。居三日，鸡还，斧又自得，邻人大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志林》曰：齐斧，齐当为斋。凡师出，必斋戒入庙受斧，故云斋也。
《抱朴子》曰：介象烧斧，而立其上，久不知热。
《诸葛亮教》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坏刀斧千馀枚，赖贼已走。间自令作部刀斧数百枚，用之百馀日，初无坏者。尔乃知彼主者无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锯
《释名》曰：锯，倨也。其体直，所截应倨勾之正也。
《说文》曰：锯，枪唐也。
《古史考》曰：孟庄子作锯。
《史记》曰：公孙鞅之事孝公也，设刀锯以禁奸邪，信赏罚以致理。
《後汉书》曰：献帝欲复肉刑，孔融议曰：“虽忠如鬻拳，信如楚和，智如孙膑，一离刀锯，没世不齿。”
《吴志》曰：孙皓爱妾使人至市贼夺百姓财物，司市陈声绳之以法。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
王隐《晋书》曰：赵王伦欲废贾后，而门钥在侍中处。所部司马多木作，有利锯。至期，伦乃命三部司马，以锯截关开门。
《晋书》曰：胡毋辅之，字彦国，少擅高名。王澄常与人书曰：“彦国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诚为後进领袖也！”
又《中兴书》曰：符健凶淫暴虐，常露刀张弓，椎、钳、锯、凿，杀人之具，备置左右。
《宋书》曰：後废帝名昱，初在东宫，惰业好嬉，师王不能禁。及嗣位，渐自放恣，晨出暮归，从者并执铤矛，加以虐刑，钅咸椎凿锯之徒，不离左右。
《庄子》曰：礼若亢锯之柄。（亢，举也。礼有所断割，犹举锯之柄以断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钅斤（音斤）锯颛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
《管子》曰：军中必有一斧一锯。
《尸子》曰：水非石之钻，绳非木之锯。
《列女传》曰：臧文仲为鲁使齐，齐拘之。文仲使人遗公书，恐人得之，乃谬其词曰：“臧我羊，食我以铜鱼。”公及大夫莫能知之，乃问臧孙母。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木治，梏也。）‘臧我羊’者：臧，善也；羊者，有母，告妻善养母。‘食我以铜鱼’：铜鱼，其文错；错者，所以治锯也；锯者所以治木。是以知有木治，系於狱矣。”
《淮南子》曰：夏屋联房，公输、王尔无所措刮（居绮切。）劂（居月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削锯，然犹未能赡人主之欲也。
《世说》曰：晋元皇初见贺司空，言及吴时孙皓烧锯截一贺头，是谁？司空未复言，元皇曰：“烧是贺邵。”司空流涕，曰：“昔者先臣遭遇无道，臣创巨痛深，无以上答明诏。”元皇惭愧，三日不出。
《衡山记》曰：鸡头陂西有石室，有人采药，暮宿其中。晓见一锯悬在壁上。示有形，无复铁贯。
椎
《说文》曰：椎，击也。齐谓之冬揆。镦，千斤椎斤也。
《纂文》曰：冬揆，方椎。
焦赣《易林》曰：亡椎失斧，公输无辅。
《广雅》曰：冬揆、果攵、（苦卧切。）尤、钅番、（音烦）钅奄、（於业切。），（音卓。）椎也。
《史记》曰：张良为韩报仇，得切刀为铁椎，重百二十斤。击始皇于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又曰：信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晋鄙杀之，夺兵以救赵。
《战国策》曰：始皇遗齐君王后连环，曰：“齐多知，能解环！”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已解矣。”
《汉书》曰：贾山上书曰：“秦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厚筑其外，隐以金椎，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斜径而托足焉！”
又曰：淮南王长怨辟阳侯之不救其母也，袖金椎椎杀辟阳侯。
又曰：中山靖王胜来朝，闻乐声而泣，曰：“众煦漂山，聚蚊成雷，明堂执虎，十夫桡椎。”
王隐《晋书》曰：梅陶及钟雅数说事，祖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椎。持我钝椎，椎君利锥，皆为摧！”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椎，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椎。”
《吴越春秋》曰：夫差使力士石番，以铁椎椎杀王孙圣。
《益州记》曰：“市桥（音作。）桥，今各有一铁椎，大十许围，长六七十尺。云初桥引机运此椎，以击桥柱。本有三，狡ヅ二。
《管子》曰：一农必有一椎。
《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曰：“徐以金椎控其颐，无伤口中珠！”
《周生列子》曰：昔伊尹操商栝，姬公挥周机，管子执齐钺，范蠡奋越椎。
《世说》曰：永嘉三年，中牟县故魏任城王台下池，有汉时铁椎，长六尺，入地三尺，头西南指，不动。
桓谭《上事》曰：孔子问屠牛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解，割必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理，盘筋则引终葵而椎。”
孙胜《优劣论》曰：子房奋椎，为天下唱义。义声既震，则秦亡可知矣！
凿
《释名》曰：凿，有所穿凿也。
《说文》曰：鏨，小凿也。
《通俗文》曰：石凿曰鏨，（作澹切。）凿充曰铳。（昌仲切。）小凿曰钅孱，（音潺。）柄曰竟（音擎。）受竟曰钅。（七红切。）
《古史考》曰：孟庄子作凿。
《尸子》曰：利锥不如方凿。
《管子》曰：军必有一凿。
《庄子》曰：齐桓公读书堂上，轮扁斫轮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
《抱朴子》曰：魏明帝好闻椎、凿之声。
《搜神记》曰：陈仲举微时，常宿黄申家。妇方产，夜有叩门者。须臾，门里言：“有客，堂下有人，不可进。”曰：“从後往。”须臾，还，留者问曰：“何等名？可与几岁？应以何死？”答曰：“男也，名奴，得十五岁，当以兵死。”仲举告其家，父母不使执寸刃。年十五，有置凿於梁者，其末出。奴以长木钩取，凿堕，陷脑而死。
卷七百六十四　器物部九
斤
《释名》曰：斤，谨也。板广不可得削，又有节，则用此钅斤之所以详谨，今减斧迹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石虎驰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轻行，躬行作所。太子太保韦讠叟谏曰：“白龙鱼服，有豫且（子居切。）之祸，海若潜游，离葛陂之酷。愿陛下清宫跸路，思二神为先鉴，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一旦有狂夫之变，虽龙腾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计，岂及设哉？”
《庄子》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而不失容。
《孙子》曰：何世之无才？何才之无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栋阿衡之材，栌柱楣椽之朴，森然陈於目前，大厦之器具矣。
《梦书》曰：斤斧为选士取有材。梦得斤斧，选士来。
铲
《释名》曰：铲，平削也。
《广雅》曰：签（子廉切。）谓之铲也。
鲍照《芜城赋》曰：铲利铜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钅斯（音斯）
《释名》曰：钅斯，弥也。有高下迹，以此钅斯弥其上而平之。
钅虑（音虑）
《说文》曰：钅虑，错铜铁也。
《方言》曰：错、钅虑互名也。
《韩诗》曰：如磨如错。
镰
《释名》曰：镰，廉也。体廉薄，其所刈稍稍取之，似廉者也。
《东观汉记》曰：山阳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镰欲自割。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为弘农太守。时出按行，敕吏卒各持镰，自刈马草。
《说苑》曰：孔子闻哭者，声甚悲。进见之，吾丘子也，（吾，一音虞。）拥镰带索而哭。孔子问：“何哭之悲？”对曰：“吾有三失。”子曰：“愿闻三失。”曰：“吾少好学，周遍天下，还後，吾亲亡，是一失也；素尚高节不事庸君，臣节不遂，二失也；少择交游，寡於亲友，老而无，是三失也。请从此辞！”投水而死。孔子曰：“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於是归养亲者，十有二三。
《风俗通》曰：镰刀自揆，积刍荛之效。
（音横）
《异苑》曰：长山郭悖，元嘉十二年病亡。後孙儿见悖着帽布裙，在灵床上，呼孙与语云：“今得七日假，假满便去。今将二小儿，捉仆在门，可就取也。”孙求仆，即得。又云：“汝叔从都还，得犁钅辟，（音辟。）可试取看。”便以呈之，仍以两铁相加，钅仓钅仓作声。语孙曰：“我无复归缘，从此而绝。”
钊（自羊切）
《毛诗□豳□七月》曰：取彼斧钊，以伐远扬。
又《破斧》曰：既破我斧，又缺我钊。
铧
《释名》曰：锸，锸地起土也。或曰削，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铧，刬也，刬地为坎也。
《晋书□安帝纪》曰：吴兴王淡父为邻人窦度所杀。淡年十岁，阴有复仇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锸刃，佯若耕耘，经一桥下，伺度船行还，伏於草中，淡於桥上以锸斫之，而归罪有司。太守孔严义其孝勇，上请宥之。
又曰：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故伊尹之兴土功也，修脚者使之（音只。）铧，（长脚者，得土多，锸入土深也。）强肤者使之负土。

锸（附）

又曰：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疏河而导之九支，凿山而通九洛，辟五湖而宁东海。

锄

《说文》曰：锄，薅（音蒿）斫也。，大锄也。

《释名》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齐人谓其柄为，然正直也。

《史记》曰：高后立诸吕为王，擅权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常入侍高后燕饮，曰：“请为田歌。”太后笑曰：“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试为言田意。”章曰：“深耕既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

《汉书》曰：虽有𦰡 其，（上音兹，下音基。）不如逢时，（𦰡 其，锄。虽有田器，值时乃获。）信矣！樊哙、夏侯、灌婴之徒，方其鼓刀、仆御、贩缯之时，岂自知附骥尾，勒功帝籍，庆流子孙哉？

又曰：倪宽受业孔安国，贫无资，赁作，带经而锄，伏息辄诵读。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锄钩田器者为良人，持杖器者为盗贼。

又曰：严延年为河南太守。京兆尹张敞闻延年用刑刻急，以书谕之。延年报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馀弊，莠盛苗秽，何可不锄也？”

《魏略》曰：常林为诸生，带经耕锄。其妻饷之，相敬如宾。

《蜀志》曰：先主将诛张裕，诸葛亮表请其罪，曰：“芳兰生门，不得不锄。”

《贾子》曰：商君专任刑法，以刻薄为教。秦人父子兄弟，无父兄之恩。其踞反目，有若禽兽。借父锄，意有得色。

《搜神记》曰：扶风杨道和於田中值雷雨，止桑树下。霹雳击之，道和以锄格之，折其右肱，遂落地，色如丹，目如镜。

伏候《古今注》曰：曾子锄瓜，有三足鸟卒其冠。

《世说》曰：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忽见地有片黄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

应璩诗曰：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馀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辞，内中妪貌丑；中叟前致辞，量腹节所受；下叟前致辞，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

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锥刀之末，将尽争之。
《史记》曰：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
《战国策》曰：苏秦行而归，负书担囊，父母不与之。秦叹曰：“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篋数十，得太公《阴符》，伏而读之。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王隐《晋书》曰：梅陶及锺雅数说馀事，祖纳辄困，因谓之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椎。”杞具椎门中。
又曰：王伐吴，吴人於江险要害之处，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乃作大筏先行，铁锥辄着筏去。
又曰：赫连勃勃。勃性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锥若不入，即杀行锥者，而并筑之。
《管子》曰：女有一锥，然後成为女。
《孙卿子》曰：无置锥之地，而公侯不能与之争名，仲尼是也。
《庄子》曰：尧、舜有天下，子孙无置锥之地。
《韩子》曰：尧、舜无置锥之地，於後世而德结。
《吕氏春秋》曰：子产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三人，锥刀之遗於道者，莫之敢举。
钻
《尚书大传》曰：古者中刑用钻、凿。
《物理论》曰：赵尧，锥钻之吏，能探高祖深心，致位丞相。
钳
《汉书》曰：江充捕巫蛊，烧铁钳灼，强服之。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有讼者，烧铁令赤，以钳举铁，着手行七步，无罪者手不烧，有罪者手即焦。
泥镘
《尔雅》曰：镘谓之圬。（郭璞注曰：泥镘也。）
《说文》曰：镘，铁圬也。
《左传》曰：郑子产相郑伯如晋，晋侯未之见。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曰：“文公之为盟主也，崇大诸侯之馆，圬人以时冥馆宫室。”（圬人，涂者。）
《论语》曰：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
凳
《续晋阳秋》曰：何无忌母，刘牢之姊也。无忌与高祖谋，夜於屏风里制檄文。母潜凳於屏风上窥之，既知其谋，大喜，谓曰：“汝能如此，吾仇耻雪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世说》曰：谢中郎在寿阳败，临奔走，犹求玉凳也。

篮

《集异记》曰：丹阳张承先家有鬼，长为其取物。会有客，须菟斤、鲤鱼二十头。鬼将一小儿，持篮至骠骑街十字路，小儿睡觉，看篮中已有菟、鲤。

{鬲}（许的切）

《方言》曰：{鬲}，所以注斛。陈魏宋楚之间谓之{鬲}，或谓之箩。自关而西谓之注箕。（郭璞注曰：盛米谷写斛中也，江东亦呼为{鬲}，箩属，形小而高也。）

《续搜神记》曰：吴兴人章苟者，於田中耕，乘小船以归。箩鱼鲑置船中，著菰里，有物辄已食尽，如此非一。後日，磨锻，於菰芦中见一大蛇偷。苟以钅吴叉之，中其蛇。

笼

《史记》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龟使於河，至泉阳，渔者豫且举网而囚之，置笼中。见梦於王曰：“我为江使於河伯，而网当路，豫且得我。王有德义，故来告。”

又曰：齐使淳于髡献鹄於楚，出邑门，道飞其鹄，揭空笼而献之。

《东观汉记》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得水。恭乃正衣冠，向井再拜，为吏士祷水，身自率士负笼，有飞泉涌出。吏士惊喜，皆称万岁。

《晋中兴征祥说》曰：泰元中，公王妇女缓倾髻，以为盛饰，用丰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笼上榜之，名曰假髻，或曰假头。至于贫民，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髻，亦服之妖也。无几时，烈宗晏驾，而天下骚动，二十年中兵革不息。孙恩之乱，刑斩无数。桓玄之役，死者万计。凡被戮之家，多亡头首。

沈约《宋书》曰：废帝狂悖无道，诛害群臣，公卿忌惮，诸父并聚之殿内，殴棰陵曳，无复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形体并肥壮，帝以竹笼盛而称之。

《续述征记》曰：梁邹西有笼水，发源长城山，直北流於梁郭西注济水。或云齐之孝妇，诚感神明，涌泉发於内，潜以绩笼蔽之，人莫之知，由是无谷汲之劳。姑及家人疑而嫉之，值出而搜其室，既无所睹，试发此笼，而泉遂涌，流漂居宇，所以名曰笼水也。

《庄子》曰：一雀过羿，羿必得之。或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逃矣。是故汤以庖笼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以其所好笼之也。

《淮南子》曰：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之罟，何亡鱼失鸟之有乎？

又曰：狐裘负笼，甚可怪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宋处宗甚有思理，常得一长鸣鸡，爱而食之，恒笼盛着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处宗谈论，极有言思，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巧大进。
《楚辞》曰：凤皇作鹍笼兮，虽翕翅其不容。
傅咸《班鸠赋□叙》云：余楸蔚然成林，闲居无为。有时游之，顾见斑鸠，音声可悦，於是捕而畜之。既已扰驯，出之於笼，无何失去。後时时一来，飞翔似如有恋。聊为之赋。
成公绥《鹦鹉赋》曰：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为人所爱。盛之以金笼，升之以殿堂，可谓珍之矣。盖乃未得鸟之性也！
古诗曰：罗敷好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绳，桂枝为笼钩。
沈约《宋书》曰：废帝狂悖无道，诛害群公，忌惮诸父，并聚之殿内，欧棰陵曳，无复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形体并肥壮，帝每以竹笼盛而称之。
ぷ
《说文》曰：ぷ，ダ也。
《汉书》曰：韦贤曰：“遗子黄金满ぷ，不如一经。”
卷七百六十五　器物部十
箕帚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南有箕，载翕其舌。
《礼》曰：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尘不及长者，以箕自向而极之。
又曰：泛扫曰扫，扫席前曰拚，（弗运切。）拚席不以鬣，执箕膺扌葛。（鬣，谓帚也，恒扫地不洁清也。膺，亲也。舌也。持箕将去粪者，以舌自乡。扌葛，以涉切。）
又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
《史记》曰：张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於楚，楚太子质於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
又曰：邹子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子之坐而受业。
《汉书》曰：秦为乱政虐刑，残灭天下。北为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搔动，百姓罢（音疲。）弊，头会箕敛，（计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以供军费。
又曰：上归栎阳，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说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太公拥彗，迎门却行。上大惊，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奈何以我乱天下之法也？”
又曰：魏勃欲见齐相曹参，无因，常早扫参之门。
又曰：贾谊上书曰：“秦人借父锄，而有得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晋书》曰：王献之善隶书，有父风。以扫帚沾泥，书大字方一丈，甚善。
王隐《晋书》曰：庾衮孤兄女曰芳，将嫁，美其服矣。衮刈荆苕为箕帚焉，召诸子于堂，男女以班，而谓芳曰：“汝少孤，今汝适人，将事舅姑。洒扫庭内，妇人之道，故赐汝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温恭，朝夕虽休勿休也。”
《齐书》曰：刘休妻王氏妒。帝闻，赐休妾，敕与王氏杖二十。令休於宅後开小店，使王氏卖扫帚、皂荚，以辱之。
《国语》曰：越王勾践行成於吴，曰：“一介适女，执箕帚於王宫。”
《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贱；扫帚日用，而不足贵。
《南越志》曰：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扫，忽见两鹊飞入小斋。吏帚掷之，坠於地，视，乃靓之履也。
《西域志》曰：佛帚在月支国，长三尺许，似孔雀尾也。
《异苑》曰：北海徐实婢兰，义熙中忽患羸黄，而自拂拭，有异於常。家共伺察，见竹扫帚从壁角来趣婢。取而焚之，婢即平复。
《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三日，买箕四枚，悬堂上四壁，令人治生大得，治田、蚕万倍，钱财自入。
季尤《箕铭》曰：神农殖谷，以养蒸民。箕主簸扬，糠比乃陈。
畚
《左传》曰：晋灵公不君。（失君道。）宰夫而熊蹯不熟，杀之，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又曰：宋灾，乐喜为司城以为政。陈畚局，具绠缶。（畚，簀笼也。）
《晋中兴书》曰：王猛少贫贱，鬻畚为事。常至洛阳货畚，有一人於市贵买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直。”猛随去，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须臾，猛进，见一老公踞床，髭须悉白，侍从十许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猛因拜，老翁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雇畚直，遣人送猛出山，既顾视，乃是嵩高山也。
《淮南子》曰：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畚锸，以为民先。
《韩诗外传》曰：鲍焦衣弊肤见，挈畚持蔬，遇子贡。曰：“吾子何以至此？”鲍焦曰：“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此！”子贡曰：“吾闻：非其世者，不至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子非其世而持其蔬乎？”鲍焦曰：“吾闻：贤者易进而轻退、廉士易愧而轻死！”乃捐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斛
《广雅》曰：斛谓之鼓，方斛谓之角。
《汉书》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锺之龠，以子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围其外，旁有{斤}（音挑。）焉。其上为斛，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合者，为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後汉书》曰：第五伦为京兆主簿。伦平铨衡，正斗斛。市无阿枉，百姓悦服之。
《魏志》曰：太祖常讨贼，廩不足。私谓主者，主者曰：“可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汝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遂斩之，题尸曰：“用小斛盗军，故斩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凉录《曰：吕光与龟兹王战，大败之。故大奢侈，富於养。家有葡萄酒，或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
《荀氏别传》曰：荀遂，字仲阳，隐居不仕。时岁饥荒，来籴者，遂妻常叩其斛。籴者归，量，辄过其本，时人号为斛夫人。
《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剖斗折衡，而民不争。
《天文要集》曰：斗星，则天下斗斛不平，覆则岁稔。
《杂令》曰：诸量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二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一斗。）十斗为斛。
《楚辞》曰：世并举而好朋，一斗而相量。（言今之人皆好朋党，并上荐举，半其贪佞之心，以量清洁之士。）众比周而肩随，贤者远害而隐藏。
量（附）
《汉书》曰：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时之气，节月之大小、月之甲乙。齐，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两皆均同。）
《周礼》曰：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不耗然後权之，权之然後准之，准之然後量之。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後，兹器维则。”
斗
《史记》曰：鸿门之会，沛公使张良以玉斗一只予亚父。亚父受玉斗，撞而破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田乞仕齐景公，为大夫。其收赋税於民，以小斗受之；其廪予民，以大斗。行阴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众心，宗族益强，人思田氏。

《汉书》曰：王莽摄政，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形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既成，命有司负之，莽出在前，入则御旁。

《说苑》曰：合升斗之微，以满仓廪。

《王逸子》曰：自幽、厉礼坏乐崩，天纲弛绝。诸侯力政，转相吞灭。德不能怀，威不能制。至於王赧，遂丧玉斗。

升

《汉书□律历志》曰：嘉量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左耳为升，右耳为合。

《左传》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则锺，锺乃大矣。陈氏三量，皆登一焉。

葛洪《神仙传》曰：王方平语蔡经家人曰：“吾欲赐汝等酒，此乃出天厨，其味O，非俗人所宜，饮之或能烂人肠。今当以水和之，汝辈勿怪也！”乃以一升酒，以一斛水搅之，以赐经家。家人饮之一升许，皆醉良久。

蓑笠

《广雅》曰：草谓之蓑，簦（音登）谓之笠。

《诗》曰：尔牧来思，荷蓑荷笠。（蓑所以备雨，笠所以御暑也。）

又曰：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台所以御暑，笠所以御雨也。）

《礼》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诸侯贡属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诸侯于蜡，使使者戴草笠贡鸟兽也。）

《国语》曰：越王勾践栖於会稽，乃令三军求退吴王。谋臣大夫种曰：“譬如蓑笠，时雨至，必求之。今君既栖於会稽之上，而求谋臣，无乃後乎？”

又曰：吴王夫差使王孙苟告劳于周，曰：“齐人为不道，不供承王事。夫差不忍，被甲带剑，簦笠相望於艾陵。天舍其衷，齐师还，（言败而还。）夫差岂敢自多？”

又曰：管仲曰：“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以旦暮从事於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衤发（音拨。茅蒲，簦笠也。衤发衤，蓑也。）沾体涂足，以从事於田野。”

《史记》曰：瞽瞍使舜上廪，从下焚廪。舜乃以雨笠自杆而下，得不死之。

又曰：虞卿解其相印，与魏齐间行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未肯见，曰：“卿何人？”齐曰：“虞卿蹑履担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镒。再见，拜为上卿。闻君急士之穷，而归公子。”

《吴志》曰：吕蒙，汝南人，代邓当为将。定南郊，约军中不得于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铠。蒙以为犯军令，不可以乡里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废法，遂斩之。
《晏子》曰：景公出游，曰：“呜呼！使古而无死，何如？”晏子曰：“若使古而无死，丁公、太公将有齐国，吾将戴笠衣褐，以行畎亩之中也。”
《风土记》曰：越人结交，约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车揖！”
盛弘之《荆州记》曰：宜都有风穴。樵人有冬过者，置笠穴口，风吹吸之。经日，还涉长阳溪，而得其笠，则知溪穴潜通矣。
冯敬通《诣邓禹笺》曰：今日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上堂则蓑不御，此更为适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不御也。
《本草》曰：败天公，主鬼注精魅。（此竹笠之败也。）
曹植《九咏》曰：越江兮刈兰，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露兮践霍。
王褒《僮约》曰：雨堕如注瓮，板薜戴子公。（薜，蓑衣也。子公，笠也。）
桔槔
《通俗文》曰：机汲曰桔槔。
《礼》曰：捧席如桥衡。（郑玄曰：井上桔槔，衡在上，低仰者也。）
《庄子》曰：子贡南游于楚，过汉阴。见一丈人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灌，用力多而见功寡。子贡曰：“凿木为机，後重前轻，挈水若流，其名桔槔。”圃者曰：“闻有机事必有机心，吾非不知，羞不为也。”
又曰：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被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汝南先贤传》曰：蔡君仲，井桔槔坏，在母没年命上，忧，不敢治，而扶老生绕之。（扶老，藤也。生绕桔槔，不须治，孝之感也。）
施枷（音移架）
《礼》曰：男女不同施枷。
又曰：不敢悬於夫之军（音挥）施。（竿谓之施。）
《尔雅》曰：日竿谓之施。（郭璞注曰：衣架也。）
《古诗》曰：罂中无升米，架上无悬衣。
梯
《说文》曰：梯，木阶也。
《礼》曰：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无林麓，则狄人设阶。
《蜀志》曰：刘琦问自安之计於诸葛亮，亮不答。琦游後园，登楼去梯，谓亮曰：“可以言未？”谓刘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凉录》曰：窦苟，洛阳人也，以壮勇知名。从吕光攻龟兹，登□梯，入地道，或时堕落，苏而复上。光深奇之。
《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廪，捐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搜神记》曰：和邓后，梦登梯以扪天，体荡荡正青，若钟乳者，后仰漱之。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太子宣，与母弟蔡公韬迭秉政事。宣嫌终有代己之势，八月社日，韬登东门观游，暮还，酣宴，作女妓罢，宣遣力士巨鹿杨材等十馀人，夜缘梯入韬第，斫杀之。
《盐铁论》曰：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况上之为利乎？
《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室，内罪民梯也。
《世说》曰：韦仲将能书。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是敕戒儿孙勿复学书。
嵇含《鸡赋》曰：余庭有栖鸡，而一雄最武，常凭梯升栖，守时告晨，未尝有殆。
郭璞《游仙诗》曰：灵溪可潜盘，安事登冂梯？
杷八
《方言》曰：杷无齿为八，宋魏之间谓之渠，（今江东名亦然。）或谓之渠疏。
《周生烈子》曰：夫忠謇，朝之杷八；正人，国之扫彗也。秉杷执彗，除凶扫秽，国之福，主之利也。
卷七百六十六　杂物部一
胶
《周礼》曰：凡相胶，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泽，纟而抟廉。（抟，圜也。廉，瑕严利也。）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犀胶黄。（皆谓者用其皮或用角也。）
《礼》曰：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监工日号：“无作淫巧，以荡上心。”
《史记》曰：赵奢死，蔺相如病笃。使廉颇攻秦，秦败赵军。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代廉颇。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读父书传，不知合变也。”赵王不听，遂将之。
《汉书》曰：晁错上书曰：“欲兵威者，始於折胶。”（秋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可以出军。）
谢承《後汉书》曰：雷义与陈重为交，乡人为之语曰：“胶漆虽坚，不如雷与陈。”
《帝王世纪》曰：昭王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中流，胶船解，王没于水。
《中洲记》曰：凤麟州以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曰集弦胶，一名连金泥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青色如碧玉。汉武时，西王母使献灵胶四两。帝不知其妙，以付库。帝幸上林苑射虎，而弩弦断。使从驾因取一分胶，口濡以集弦，射虎。而帝使武士对挽，终不脱，胜未集时。

《吕氏春秋》曰：桓公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生得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享其拳，（以革囊其手也。）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革车。

孔融《同岁论》曰：阿胶径寸，不能止黄河之浊。

《本草经》曰：胶，一名鹿角胶，味甘平，治伤中劳绝、腰痛、瘦，补中益气，妇人无子。

曹植《乐府歌》曰：胶漆至坚，浸之则离。皎皎素丝，随染色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

漆

《书》曰：兖州厥贡漆丝，豫州厥贡漆。

《诗》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史记》曰：豫让为智伯报赵襄子，吞炭漆身。

又曰：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上虽无言，固将请之，漆城，城滑荡荡，寇来不能上。欲就之，易为漆耳，难为阴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战国策》曰：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汉书口食货志》曰：漆千大斗，亦比千乘之家。

范晔《後汉书》曰：樊重欲作器，先种漆，而乡人笑之。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取给焉。

《庄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人伐之；漆可用，故人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韩子》曰：舜作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循其迹，流漆墨其上。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

又曰：尧无胶漆之约，於当世而道行。

《山海经》曰：英之山，其上多出漆。

《列仙传》曰：丁次卿欲还峨眉山，语主人丁氏云：“当相为作漆。”以罂十枚盛水覆口，从次唾之。百日乃发，皆成漆也。

萧广济《孝子传》曰：申屠勋，字君游。少失父，与母居。家贫，佣力供养。作寿器，用漆五六斛，十年乃成。

何晏《九州论》曰：平安好枣，中山好栗，真定好梨，共汲好漆。

《续述征记》曰：古之漆园在中牟，今犹生漆树也。梁王时，庄周为漆园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斯地。
《南越志》曰：绥宁白水山多漆树，高十馀丈，刻漆常上树端。鸡鸣日出之始便刻之，则有所得。过此时，阴气沦，阳气升，则无所获也。凡刻漆，别有氏族以为业，膺前缘木处，胼胝如人脚也。
蜡
《晋中兴书》曰：王敦死，秘不发丧。裹尸以席，涂之以蜡，埋於斋中。诸葛瑶等日纵酒淫乐。
《博物志》曰：荒年暂辟法：但食蜡半斤，辄支十日不饥。东阿王尝录甘始同寝处，百日不食，而容体自若，用此术也。
《世说》曰：石季伦以蜡烛炊。
黄屑
《南方草物状》曰：黄屑在山中，藤生蔓延，缘着树木。以九月中刮取根皮，干暴。日南黄屑最黄好，岁以献。
皮
《书》曰：梁州，厥贡熊、罴、狐、狸、织皮。
《左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
又曰：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孟庄子纳虎、豹之皮，以和诸戎。
又曰：齐庄公为勇爵，殖绰、郭最欲预焉。州绰曰：“东闾之役，臣左骖迫，还於门中，识其枚数，可以与於此乎？然二子者，譬於禽畜，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
《尔雅》曰：东北之美者，斥（尺舍切。）山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属，皮有缛彩。）
《论语》曰：子曰：“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享，犹犬羊之享也。”
《汉书》曰：元狩四年，有司言用度不足，请收银锡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应劭曰：时国用不足，以白鹿皮为币，朝觐以荐璧。）
又曰：答布、皮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范晔《後汉书》曰：李恂为兖州刺史，以清约率下。席羊皮，卧布被。迁张掖太守，有威重名。
《文子》曰：木强即折，革强即裂。
《神异经》曰：北方有曾冰万里，厚百丈，有鼠在冰下土中焉。食草木，肉重万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除热病已。）其皮可以蒙鼓，其闻千里。有美尾，可以来鼠。（此尾所在，鼠即聚。）
《搜神记》曰：旧说大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鞅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故，乘之而还。後马见女辄怒而奋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告父。父乃射杀马，曝皮於庭。女之皮所，以足蹙之，曰：“尔马，而欲为妇，自取屠割，何如？”言未竟，皮蹶然忽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後大树之间得女及皮，尽化为蚕，绩於树上，其茧厚大，异於常蚕。邻女取食养之，其收亦倍。今世或谓蚕为女儿，古之遗语也。

《真子》曰：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

《韩子》曰：翟人献丰狐、玄豹之皮於晋文。

又曰：西门豹性急，佩韦以缓己；董安于心缓，佩弦以自急。（常皮也。）

杨子《法言》曰：羊质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

筋角

《周礼》曰：凡相角，秋（音杀）者厚，春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纟乡而昔；（纟乡，徒展切。昔，读为交错之错。）疚疾险中，（牛有久疾，则角里伤。）瘠牛之角无泽。（少润气也。）角欲青白而丰末。（丰，大也。）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丰也。牛戴牛，角直一牛也。）

又曰：凡相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则其为兽必剽。以为弓，则岂异於其兽？筋欲敝之敝。（咀之当孰也。）

《礼》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尺。

《左传》曰：鼷鼠食郊牛角。

《尔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谓野牛筋角也。）

《魏略》曰：大秦国出玄鸡、犀角。

《晋书》曰：王凯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骏驳，常莹其蹄角。

《後魏书》曰：桓帝英杰魁岸，马不能胜，常乘安车，驾大牛，角容一石。

《吕氏春秋》曰：宁戚饭牛，扣角而歌。

《淮南万毕术》曰：烧角入山，虎豹自远。

《东方朔占》曰：昔武帝亡剑，不知取者谁，无主名。请朔往，入宫，见人持两刺，手中复持小牛角。朔曰：“陛下宫中，当有姓林名子鱼者取之。”帝曰：“有之。”即收考，子鱼服，出剑。帝曰：“朔何其工乎！且说其占。”朔对曰：“入宫时，见人持二刺，手中复持小牛角。因占之，二‘木’，‘林’字，故知其姓；‘角’文似‘鱼’，小鱼当为子鱼，故知名子鱼者取之。”

齿

《书》曰：扬州厥贡齿、革、羽、毛，荆州厥贡毛、齿。

《诗》曰：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曰：荆州，其利齿革。
《礼》曰：季春之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筋、角、齿、羽，无或不良。
《左传》曰：晋韩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子产谓子曰：“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宣子悦，乃轻币。
《元嘉起居注》曰：弹广州刺史韦朗，象牙三十九枚。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以象牙为火笼。
羽毛
《书》曰：仲夏，鸟兽希革。（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仲秋，鸟兽毛。（，理也。毛更生整理。）仲冬，鸟兽毛。（鸟兽皆生𠔃毳细毛，以自温焉。）
又曰：扬州、荆州，皆贡羽毛。
《周礼》曰：九旗全羽为  ，析羽为旌。
《左传》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齐而弗归，齐人始贰。（析羽为旌，因谓之羽毛。）
《尚书大传》曰：夏成五服，齿革羽毛，器乃备。
《魏志》曰：平原太守刘，取印囊及山鸡毛著器中，令管辂筮之。辂曰：“内外方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丘岩岩，有鸟朱冠，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鸡毛也。”
《列女传》曰：老莱子随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续而衣也。”
陆机《羽扇赋》曰：昔楚襄王会於章台之上，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鹄之羽以为扇。
张载《羽扇赋》曰：有翔口之素鸟，体自然之至洁。飘缟羽於清风，拟妙姿於白雪。
蘧
《方言》曰：篑，粗者谓之蘧。
《晋书》曰：慕容见符坚曰：“暂屈銮驾，幸臣私第。”坚许之。出，王嘉曰：“推芦作蘧，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坚与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三辅故事》曰：哀帝崩，王莽奏发传太后冢，以蘧裹尸还定陶。
《仓库令》曰：诸输米麦二十斛、蘧一番。
皇甫谧《笃终论》曰：死以蘧裹尸，麻绳约二头。
{利}{比}（上音狸，下音毗）
《魏略》曰：裴潜为尚书令，妻子贫乏，织{利}{比}以自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咸《劾事》曰：令史张济案行城东，见有新立屋间{利}{比}障二十丈。推问，是少府夏侯俊所作，请免俊官。

笪（丁葛切）

《方言》曰：{行}（户当切。）{唐}，（音当）自关而东，周洛楚魏之间谓之倚佯，自关而西谓之{行}{唐}，南楚之外谓之{唐}。（郭璞曰：{行}{唐}，似蘧，直丈而粗，江东呼为笪。）

绳

《通俗文》曰：合绳曰纠，单展曰纫，（女邻切。）织绳曰辫，大绳曰纟为。（古恒切。）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

《书》曰：子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又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左传》曰：吴伐齐，齐公孙挥命其徒曰：“人寻约，吴短。”（约，绳也。八尺为寻。吴欲以绳贯其首。）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盗贼不宁。上问遂曰：“君欲何以息其盗贼？”遂曰：“选用贤良，固欲安之。臣闻治乱国犹治乱绳，不可急，惟缓之，然後可治。”

《东观汉记》曰：吴汉等围朱鲔，岑彭说鲔，鲔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上。”彭趣索欲上，鲔见其诚，即许降。後二日。鲔将轻骑诣彭。

又曰：许皇后父广汉，为宦者丞。上官桀谋反时，广汉部索其殿中庐，有索长数尺可以缚人者数千枚，满一箧，缄封。广汉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广汉坐论为鬼薪，输掖庭，後为暴室啬夫。

《晋书》曰：刘，字子真，平原人。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绳口诵，博通古今，清身洁己。州举秀才，皆不行。

《後魏书》曰：杨大眼，武都氐难当之孙，少骁捷。高祖征南，李冲曲选统校，大眼往求冲，不许。大眼曰：“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三丈，系於髻，走绳直如弦，马驰不及。冲曰：“千载已来，未有若此！”遂用为军主。顾谓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谓蛟龙得水之秋，不复与诸军齐列矣！”武冠六军，淮泗之人，以名止小儿啼。卒荆州刺史。

《老子》曰：善系者，无绳约而不可解。

《家语》曰：子贡问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懔焉如腐索之御悍马。”

《文子》曰：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怀之，可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长而不横，短而不穷，直而不刚。故圣人体之。

葛洪《神仙传》曰：樊夫人者，刘刚妻也。俱行道术，各自言胜。刚行，见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敢起，适欲捉，往即嘘之；夫人往捉，虎以面迫地，不视夫人以绳就系虎头，曳之以归。

《幽明录》曰：曲阿有一人，忘姓名。从京还，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广屋中。雨止月朗，遥见一女子来至屋檐下，便有悲叹之音。仍解腰中绻（去远切。）绳，悬屋桷自绞。又觉屋檐上如有人牵绳，此人密以刀断卷绳，又斫屋上。见一鬼西走。向曙，女气方苏，能语，家在前。持此人将归，向女父母说其事。或是大运使然，因以女嫁与为妻。

《异记》曰：武康徐氏，宋太元中病疟，连治不断。有人告之曰：可作数团饭，出道头，呼伤死人姓名，云：“为我断疟，今以此团与汝。”掷之径还，勿反顾也。病者如言，乃呼晋故车骑将军沈充。须臾，有乘马导从而至，问：“汝为何人？而敢名官家！”因传将去。举家寻觅经日，乃於冢侧丛棘下得之，绳犹在，时疟遂获痊。

傅玄《九曲诗》曰：岁暮景迈时光绝，安得长绳系日月！

古诗曰：直如朱弦绳，清如玉壶冰。

卷七百六十七　杂物部二

板

葛洪《神仙传》曰：王远，字方平，东海人也。博学六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人盛衰之期、九州吉凶。汉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以诣京师。低头闭口，不肯答，乃题宫门扇板四百馀字，皆说方来。帝甚怒之，使人削之。外字去，内字复见，墨皆彻入板里。

《续搜神记》曰：聂友，豫章新淦人。少时贫，常夜照见一白鹿，射中之。明寻踪，血既尽，不知所在。且已饥极，便卧一梓树下。仰见箭着树枝，视之，乃是昨射箭。怪其如此，於是还家赍粮，命子侄持斧以伐之。树微有血，遂裁截为板二枚，牵着陂塘中。板常沉没，然时复浮出，辄家有吉庆。每欲致宾客，辄乘此板。於中流欲没，客大惧。聂君呵之，还复浮出。仕宦大如意，位至丹阳太守。在郡经时，外司白云：“涛入石头，聂然。”聂君以陂塘中板来耳，视之果然。聂君以板来必有意，即解职归家。下船便闭户，二板挟两边，一日至豫章。自尔之後，板出，便反有凶祸，家大坎坷。

《幽明录》曰：义熙中，江乘聂湖忽有一板，广数尺，长二丈馀，恒停在此，川溪采菱及捕鱼者，资此以自济。後有数人，共乘板入湖，试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乃没，数人溺死。

瓦

《古史考》曰：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礼》曰：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与众人小合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秦攻韩，军於武安西。秦军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震。
《汉书》曰：霍禹第，巷端人见禹居堂屋上，撒瓦投地，就视亡有，大怪之。举家忧愁，未几被诛。
《续汉书》曰：董卓作乱，烧南北宫，洛阳城无只瓦尺木。
《吴时外国传》曰：大秦国以水精为瓦。
《晋起居注》曰：成都王讨长沙王，使陆机都督三十七万众，围洛阳四匝。夜鼓噪，京师屋瓦皆裂。
《晋中兴书》曰：泰宁元年五月，大回风吹刘曜太庙瓦垣外数十步。其栾梁拱梧无离者，瓦亦不毁。曜素服五月，缮治之。
《淮南子》曰：以磁石之能运铁也，而求其引瓦，则难矣。
《汉武故事》曰：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为瓦，而淳漆其外，四门并如之。
《语林》曰：晋张载字孟阳，甚丑。每出，为小儿掷瓦盈车。
葛洪《神仙传》曰：孙博者，河东人也。有藏人亡奴在军中者，因以求之，不得。博语奴主曰：“吾为卿烧其营舍，奴出走，卿但谛伺取之。”於是博以一赤瓦掷之，须臾火起张天，奴果出走而得之。博乃以青瓦掷之，火即灭。屋舍百物向已焦燃者，悉复如故。
《灵鬼志》曰：有士人姓邹，坐斋中，忽有一人通刺诣之，题刺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寻其刺，曰：“吾知之矣，是予舍西土瓦中人耳！”便往，令人将铧掘之，果於瓦器中得桐人，长尺馀。
《管子》曰：栋桡不胜任，则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爱也，不以其理而下瓦，则慈母笞之。故其理动者，虽覆屋不为怨；不以其理动者，下瓦必笞。
《庄子》曰：师旷为晋平公作清角。一奏，有□从西北起。再奏，大雨大风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平公惧，伏於室内。
《抱朴子》曰：土半瓦，不可救饥。
砖
《尔雅》曰：瓴谓之甓。（砖也，今江东呼甓。甓，音蒲历切。）
《古史考》曰：乌曹氏作砖。
《魏略》曰：扈累独居道侧，以砖为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
《晋书》曰：吴兴吴陆经疫疠，死者十三。在青惟逵夫妻，家贫，冬无被裤，昼佣赁，夜还烧砖伐木。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二丧。
《宋书》曰：范晔，字蔚宗。母如厕产之。额为砖所伤，故以砖为小字。
郑缉之《东阳记》曰：独公冢。在县东八十里，有冢临溪，其砖文曰：“筮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吉，龟言凶，三百年，堕水中。”义熙中，冢犹半在。自後，稍已崩尽。
《续搜神记》曰：顺阳范启，母丧当葬。前母墓在顺阳，往迎之。既至，而坟垄杂沓，难可识别，不知何许。袁彦仁时为豫州，往看之，因云：“闻有一人见鬼。”范即如言，令物色觅之，云：“此墓中一人，衣服颜状如之。”即开墓棺，物皆烂，冢中灰壤深尺馀。意甚疑，试令人以足拨灰中土，冀得旧物。果得一砖，铭云“顺阳范坚之妻”，然後信之。
《述异记》曰：豫章胡兹，家在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冢墓砖、青苔、石灰着之盖然，掷其母前，其数或五三俱至。举家惊惧，然终不中人，旬日乃止。
《语林》曰：陶太尉既作广州，优游无事，常朝自运甓於斋外，暮运於斋内。人问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为尔优游，不复堪事。”
塼
《东观汉记》曰：周纡，字文通。为渤海太守，坐事免。家贫，身筑塼以自给食。
刍荛
《书》曰：峙乃刍荛，亡敢弗多。
《诗》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礼》曰：以足蹙路马刍，有诛。
《声类》曰：荛，乾刍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赵壹《娱邪赋》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惠化为刍。
垩
《礼》曰：在垩室之中，不与坐焉。
《山海经》曰：慈聋之山，其中有大谷，是多白墨、青垩。（谓有杂色之垩。）
《太公六韬》曰：昔帝尧王天下，上世谓贤君其治，则宫恒室屋不垩也。
《庄子》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而不失容。
竿
《诗》曰：{翟}々竹竿，以钓于淇。（{翟}々，长而杀也。）
《说文》曰：竿，竹挺也。
《汉书》曰：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揭音竭，负也。）
《续汉书》曰：高凤，字文通，南阳人。妻将之田，曝麦於庭，令凤护鸡。忽然天暴风大雨，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妻还，怪问，凤方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詹何以独茧之丝为纶，芒针为钩，荆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於百仞之渊。
《庄子》曰：楚王聘庄周於濮水之上，庄子持竿不顾。
钩
《史记》曰：桀有力，能伸钩索铁。
《搜神记》曰：京兆长安有张氏，昼独处室，有鸠自外入，止前床。张氏恶之，披怀而祝曰：“鸠，尔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来入我怀！”鸠翻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钩焉，遂宝之。自是之後，子孙昌盛，资财万倍。蜀贾客至长安中，闻之，乃厚赂内婢，婢窃钩以与客。张氏既失钩，渐贫死丧。而蜀客亦数罹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赍钩以返张氏，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钩。
《风俗通》曰：顺帝时，京师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乃封侯。”张衡赋曰：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敝死}，贪饵吞钩。
钉
《魏略》曰：晋宣王讨王陵，陵自知罪重，试索棺钉，以观太傅意。太傅给之，陵夜呼掾属，与诀曰：“行年八十，身名并灭！”遂自杀。
盛弘之《荆州记》曰：冠军县东，有魏征南司马张詹墓，元嘉初尚俨然。六年，民饥，始被发，金银朱漆之器烂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薄帘，以金钉钉之。
杨龙骧《洛阳记》曰：石牛一头，在城西北九重里。耆旧传说：往者石虎当襄国，石牛夜唤，声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落牛两耳及尾，以铁钉钉四脚，今现存。
《抱朴子》曰：吴有赵炳，以大钉钉柱，入尺许，以气力吹之，即钉跃出，如弩箭之发。
钀
《广雅》曰：钀 集（音集）谓之钀 。（弋涉切。）
《说文》曰：钀 集，钀 也。
砺
《诗》曰：周道如砥。
《书》曰：扬州，厥贡砺砥。（砥细于砺，皆磨石也。）
又曰：若金用汝作砺。
《史记》曰：封爵之誓曰：“黄河如带，太山如砺。”（言河山如带、砺，国乃绝耳。）
蔡邕《劝学》曰：木以绳直，金以淬刚，必须砥砺，就其锋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杀幽州牧刘虞，有童谣曰：“燕南垂，赵北际，中央不合如砺，惟有此中可避世。”公孙瓒以己当之，乃筑京固守，积三万斛。
《广志》曰：砺石出首阳山，有紫、白、彩色。出南昌者最善，今武库有数枚，治御刀。
《山海经》曰：高梁之山多砥砺。
《尸子》曰：铁使越之工，铸之以为剑，而勿加砥砺，则以刺不入，击不断；磨之以砻砺，加之以黄砥，则刺也无前，击也无下。自是观之，砺之与弗砺，其相去远矣！今人皆砺其剑，而弗知砺其身。夫学，身之砥砺也。
卷七百六十八　舟部一
叙舟上
《释名》曰：船，循水而行。
又曰：舟，言周流也。船上屋曰庐，象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雀室，於中候望，若鸟雀之警视也。
又曰：舟名青翰、千翼、赤马，亦名首。
《说文》曰：船，从舟，从铅省声。艘，船总名也。（艘，音骚。）
《易》曰：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诗》曰：彼柏舟，在彼中河。（舟在河中，犹妇人在夫家，是其常处。）
又曰：二子乘舟，（二子，、寿。）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
又曰：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杨，木也。舟之泛浮随所载。）既见君子，我心则休。
《书》曰：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载者四，其一曰水乘舟。）
又曰：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
《礼》曰：季春之月，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郑玄曰：舟官覆反舟者，备倾漏也。蔡邕《章句》曰：备谓戢棹绋绠维引之具。）
《左传》曰：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
又曰：冬，晋荐饥，使乞籴于秦。秦输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泛谓水运入河汾也。）
又曰：秦伯伐晋，孟明济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宫及郊。（王宫、郊，皆晋地。）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崤尸而还。（茅津，在河东大阳县西。封，埋藏。）
又曰：楚败吴师，获其舟馀皇。（馀皇，舟名。）
又曰：晋、楚将战，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败而先济也。
《春秋潜潭巴》曰：泽浮舟，天子以亡为忧。（宋均注曰：潭，无底之泽，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浮舟，言阴盛之耳。）
《论语》曰：南宫适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
《尔雅》曰：舫，舟也。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付。（郭璞注曰：造，比船为桥也。维，连四船也。方，并两船也。特，单船也。付，编木以渡也。）
《广雅》曰：监，大船也。舫、旁，船也。蒙冲、め、（步典切。）句、（音钩）鹿、（音鹿）舸，（古可切。）ノ、（音洪）艇、（音挺）艋，（音猛）舟也。
《家语》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则没；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则君危。
《战国策》曰：或谓公叔曰：“乘舟，舟漏而不塞，则舟沉矣；塞漏舟而轻阳侯之波，则舟覆矣。今公自以辩於薛公而轻秦，是漏舟而轻阳侯之波也。愿公察之。”
《帝王世纪》曰：昭王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中流胶船解，王没于水。
《史记》曰：项羽欲东渡乌江，（瓒曰：牛渚。）乌江亭长舣船待，（徐广曰：羲音仪。る案，应劭曰：羲，正也。孟康曰：羲，音蚁，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羲也。）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及为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吾不忍杀之，以赐公。”
又曰：韩信击魏，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虏魏王豹。
又曰：陈平逃楚归汉，渡河，船人疑有金，阴欲害之。平脱衣刺船，遂免害。
《汉书》曰：邓通，蜀郡南安人，以棹船为黄头郎。（师古曰：棹船，能持棹行船也。土胜水，其色黄，故刺船之郎皆著黄帽，因号曰黄头郎也。）
又曰：景帝三年，吴大船自覆。吴地以船为家，国将亡也。
又曰：武帝《汾歌》曰：“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杨素波。”
又曰：武帝浮江射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处。舻，船头刺棹处也。）
又曰：武帝时，越欲用船战逐，（水战相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馀丈，旗帜枷其上。
又曰：伍被曰：“吴王伐江陵木以为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薛广德为御史大夫。秋上酎祭宗庙，出便门，欲御楼船。广德当乘舆，免冠顿首，曰：“宜从桥！”诏曰：“大夫冠。”广德曰：“陛下不听臣，臣自刎，以血污车轮，陛下不得入庙矣。”上不悦。光禄大夫张猛进曰：“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晓人不当如是耶！”乃从桥。

又曰：江都易王子建不道，使宫女乘小船，建以足踏覆，宫女溺，乍沉乍浮，建观而大笑。

《後汉书》曰：马援平南越，将楼船大小三千馀艘，士二万馀人，进击九真贼征侧馀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无功、居风，二县，并属九真郡。）斩获五千馀人。峤南悉平。（峤，岭峤也。《广州记》曰：援到交址，立铜柱，为汉之极界。）

又曰：第五伦为会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车叩马，啼呼相随，日裁行数里，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众知，复追之。及诣廷尉，吏人上书守阙者千馀人。是时，显宗方按梁松事，亦多为松讼者。帝患之，诏公车诸为梁氏及会稽太守上书者，勿复受。会帝幸廷尉，录囚徒，得免归田里。身自耕种，不交通人物。数年，拜宕渠令。

又曰：任文公，巴郡人，为从事。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当有大水。其变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预为其备。”刺史不听，文公独储大船。百姓或闻，颇有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载，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将中天，北方□起，须臾大雨至。晡时，湔水涌起十馀丈，（郦元《水经注》云：湔水出绵道王叠山，在今益州。湔，子建反。）突坏庐舍，所害数千馀人。文公遂以占术驰名。

又曰：郭林宗游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师。後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林宗惟与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又曰：赵炳尝临海求船，人不和之。（和，许也。俗本作知者，误也。）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於是百姓神服，从者如归。

《魏志》曰：尚书仆射杜畿，受诏作御楼船。於陶河试船，遇风，没。文帝为之流涕，诏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而山死。杜畿，忠之至也！”

又曰：徐宣迁司隶校尉，从至广陵。六军乘舟，风浪暴起，帝船洄倒。宣疾在後，陵波而前，郡寮无至者。帝壮之。

又曰：郭嘉死。太祖征荆州还，於巴丘遇疾烧船，叹曰：“郭奉孝若在，不使孤至此！”（奉孝，嘉字。）

又曰：邓哀王冲，字苍舒。五六岁，智若成人。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仲曰：“量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所至，称物以载之，则交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魏略》曰：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使弓弩乱发。箭着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吴志》曰：诸葛恪出征东兴，有虹见其船。

又曰：吴人以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

《晋书》曰：陆机初诣张华，华问□何在，机曰：“□有笑疾，未敢自见。”俄而□至。华为人多髭，制好帛绳缠髭，□见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常着，上船，於水中顾见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获免。

又曰：张凭，字长宗。祖镇，苍梧太守。浦岁数岁，镇谓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儿！”凭曰：“阿翁讵宜以子戏父耶？”及长，有志气，为乡闾所称，举孝廉。负其才，自谓必参时彦。初欲诣刘𤣩炎，乡里及举者共笑之。既至，𤣩炎处之下座，神意不接，凭欲自发而无端。会王就𤣩炎清言，有所不通，凭於末座判制之，言旨深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座皆惊。𤣩炎延之上座，清言弥日，留宿至旦，遣之。凭既还船，须臾，遣傅教觅张孝廉船，便召与同载，遂言之於简文帝。帝召与语，叹曰：“张凭勃为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又曰：王浚征拜右卫将军，除大司农车骑将军。羊祜雅知有奇略，乃密表留浚，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谋伐吴，诏修舟舰。浚乃作大舰连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首怪兽於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正月，浚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阳，克之，擒其丹阳监盛纪。吴人於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获吴间谍，具知情状。浚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馀步，缚草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既行，遇铁锥，辄着筏去。又作炬，长十馀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於是船无所碍。

王隐《晋书》曰：陶侃击蜀贼王真，真拘得侃有雀船，侃欲投水。都督王橚苏扶侃入小船，得脱。

《晋中兴书》曰：苏峻作逆，与祖涣、许柳等将万馀人，出横江，连船东渡。时遇西风，既济船江中，忽更东风，吹船还西岸。峻书善，曰：“是天助我，固将志也！”

又曰：郭翻，武昌人。安西将军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逼翻，欲强起。翻曰：“人性各有所短，岂可强逼！”翼以翻船侠小，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民鄙贱，而辱临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

《太公六韬》曰：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吕尚为将，以四十七艘船济於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天船，一名天横，以济大水。
又曰：殷君为酒池，可游船。
《庄子》曰：颜回问於仲尼曰：“回尝济於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操舟可学也？’曰：‘游善者数能。若乃夫没人，未尝见舟而便操之。’吾问焉，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数能，忘水故也。彼视众渊若陵，视舟之覆犹车之却退也。”（视渊若陵，故视舟之覆於渊，犹车却退於陵也。）
又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又曰：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於交切。）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又曰：孔子游乎缁维之林，坐杏坛之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孔子乃下求之，至於泽畔，方将杖而引其船，顾见孔子，再拜而起，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孔子不顾，待水波定，不闻音，而後敢乘。
又曰：方舟而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忄扁心之人，终不怒也。忽有一人在其上，则恶声随之。向不怒，向虚而今实也。
又曰：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也。食而遨泛，若不系之舟也。
又曰：散木以为舟则沉，是不材之木。
《邓析子》曰：同舟涉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
《孔丛子》曰：顺谓韩王曰：“吴、越之人，同舟济江，中流遇风波，其相救如左右手。不慎所同之患，是不如吴、越之舟人也。”
《尸子》曰：六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
《刘析书》曰：舟行於水，车转於陆，此势自然者也。
《文子》曰：舟浮江海，不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
《孙卿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墨子》曰：工亻垂作舟。
《慎子》曰：燕鼎之重乎千钧，乘於吴舟则可以济。所托者，浮道也。
又曰：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陆者立而至秦，有车也。秦、越，远涂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韩子》曰：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又曰：奔车之上无仲尼，覆舟之下无伯夷。号令者，国之舟、车。安则知廉，危则争越也。
卷七百六十九　舟部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叙舟中
《方言》曰：舟，自关而东谓之船，自关而西或谓之舟。方舟或谓之航。
又曰：船首谓之闿，或谓之首。（今江东贵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
《东观汉记》曰：邓训为护羌校尉，缝革为船，置於笕上，以渡河，掩击明羌。
张《汉记》曰：梁冀第池中，船无故自覆。问掾朱穆，穆曰：“舟所以济渡万物，不施游戏而已。今覆者，天戒将军济渡万民，不可长念游戏也。”
《汉宫殿疏》曰：武帝作大池，周匝四十里，名昆明池。作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起宫室。
《吴记》曰：孙皓问中书令张尚：“《诗》言‘泛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曰：“《诗》云：‘桧楫松舟’，亦中也。”皓忌其胜己，因下狱。
《晋令》曰：水战，飞□船相去五十步，苍隼船相去四十步，金船相去三十步，小儿先登，飞鸟船相去五十步。
《晋朝杂事》曰：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数丈，中有破船。
《晋宫阁记》曰：天渊池有紫宫舟、升进船。曜阳池有飞龙舟、射猎舟。灵芝池有鸣鹤舟、指南舟。舍利池有□母舟、无极舟。都亭池有华润舟、常安舟。
崔鸿《后赵录》曰：张弥帅众一万徙洛阳。锤{虚}九龙、翁仲铜驼、飞廉锤，一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以竹为牛头辘轳引之，乃出。造万斛舟以渡之，至於邺。
《穆天子传》曰：天子乘鸟舟龙本，浮於大沼。（沼，池。“龙”下宜有“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青雀舫遗象。）
《山海经》曰：大人之国，坐而削船。
《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共鼓、货狄，黄帝二臣。）
又曰：廪君名曰豫相，姓已氏，即与樊氏、覃（音审）氏、柏氏、郑氏凡五姓争神。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其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立为君。
《蜀王本记》曰：秦为舶船万艘，欲攻楚。
《吕氏春秋》曰：虞句作舟。（句，音劬、诎二音。）
又曰：荆有飞者，得宝剑。涉江中流，而有蛟夹绕其船。飞拔宝剑，赴江刺蛟，杀之，舟中人皆活。荆王闻之，位以执圭。
又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所从坠也。”舟去，从所契处入求之，而舟已行，剑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又曰：伍员如吴，过於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渡。从而请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丈人渡之。
又曰：管夷吾、百里奚，霸王之船、骥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
《淮南子》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ぎ舟而浮於江湖。（ぎ舟，小船者也。）
又曰：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投於水，非不贪生而畏死也，或於死而反忘於生。
又曰：龙船首，浮吹以虞，此游於水也。（於船中吹籁与竽以为乐，故曰浮吹以虞者也。）
《衡波传》曰：孔子使子贡，久而不来。孔子谓弟子占之，遇《鼎》，（《鼎》，易卦也。）皆言无足不来。颜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谓赐来也。曰：“无足者，乘舟而来至矣。”
《说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堕水中，船人救之，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无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楫之间而溺，无我则死矣，子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艘长楫之间，不如子；至於安国家社稷，子比我蒙蒙，如未视狗耳！”
又曰：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绣衣豹裘者，锦衣狐裘者。叔向归，以告平公：“吴其亡乎！”
《潜夫论》曰：人行之动天地，譬车上御驷马，蓬中棹舟，虽有覆载，犹在我所之。
蒋子《万机论》曰：吴、越争於五湖，用舟楫而相触，怯勇共覆，钝利俱倾。
顾谭《新言》曰：蓬蒿生于泰山之上，豫章长于穷薮之中，良匠造舟、兴宫、建庙，必不取泰山之陋质而弃穷薮之美材，明矣！
又曰：奔车失辖，泛舟无楫，欲以不覆，未之有也。
谯周《法训》曰：以道为天下者，犹乘安舟而由广路：安舟难成，可久处也；广路难至，可常行也。
又曰：乘船曲折，不失其渎，是善乘舟者。
袁准《正书》曰：非其所事而强学，犹以百万之师，积之河济之中，其用舟楫，固不如江汉之良。
杜夷《幽求》曰：轻舟可以救溺，濡幕可以济焚。
《抱朴子》曰：欲以弊药必升腾者，何异策蹇驴而欲寻遗风，棹蓝舟而欲济大川！
《语林》曰：刘道真遭乱，於河侧自牵船。见一老妪，采桑逆旅，刘谓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利杼，而采桑逆旅？”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而牵船河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二十四年，涂修国献青凤、丹鹄，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时，凤、鹄皆脱易毛羽。聚鹄翅为羽扇，凤羽以饰车盖。扇名游飘，二名条翮，三名亏光，四名侧影。时东瓯献二美女，一名延娟，二名造娱。使此二人更摇此扇，侍於王侧，轻风乍至，泠然自凉。昭王沦於江汉，二女与乘舟来，愿同没汉水。故江汉之民，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数十年间，人於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於水际。至暮春上已之日，禊集於祠间，或以时鲜甘味，采杜兰之叶，以包裹之，沉於水中；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於波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食也。其祠号曰招祇之祠。

又曰：轩皇变乘桴以造舟楫，水物为之翔踊，沧海为之恬波。

又曰：周武王东伐夜郎，济河时，口明如昼。八百之旅，皆荐贤而歌。有大蜂，状如丹鸟，飞集王舟，因以鸟画幡旗。翌日而枭纡，名其船曰蜂舟。鲁哀公二年，郑人击赵，简子得其蜂旗，则其遗类也。事出太公《六韬》。

又曰：汉成帝尝与飞燕泛舟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不沉没也。以口母饰於首，一名口母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像，以夹口舟而行。

又曰：比翼鸟多力，状以鹄。衔南海之丹泥，巢昆岑之玄木，而止其中，遇圣人则来翔集，以表周公辅圣人之力也。

又曰：汉武思李夫人之俦，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池，泛翔螭舟，帝自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甚遒，自赋《叶落哀蝉》之曲。

又曰：张丞之母孙氏，怀丞之时，乘轻舫游於江浦之际。忽有白蛇，长三尺，腾入舟中。母咒曰：“若祯吉，勿毒噬我。”乃将还，置诸房内。一宿视之，不复见蛇，嗟而惜之。

《韵集》曰：蠲，首，天子船也。

《吴越春秋》曰：吴王僚二年，使公子光伐楚，以报前来诛庆封也。吴师败而亡舟，光惧，困复得王，舟乏而还。

又曰：范蠡既灭吴，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

《郡国志》》曰：济州有浮山，故老相传云：尧时大雨，此浮水上。时有人缆船於岩石间，今犹有断铁锁。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广肘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面有五十人作，或四十二人，随船大小。立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当上应声如一。

《杜兰香别传》曰：香降张硕，硕既成婚，香便去，绝不来。年馀，硕船行，忽见香乘车於山际。硕不胜惊喜，遥往造香。见香悲喜，香亦有悦色。言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时，硕欲登其车，其婢举手排之，嶷然山立。硕复欲车前上车，奴攘臂排之，硕於是遂退。

《续搜神记》曰：临淮公荀序，字休玄。母华夫人，怜爱过常。年十岁，从南临归，经青草湖，时正帆风，序出塞郭上落水。比得下帆，已行数十里，洪波淼漫。母抚膺远望，少顷，见一掘头船，渔父以楫拨船如飞，载序还之，云：“送府君还。”荀後位至常伯长沙相，故云“府君”也。

又曰：合肥口有大舶船，云是曹公舶船。常有渔人夜宿其傍，以船系之。但闻筝弦之音，又音气非常。渔人又梦人驱遣去，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於此，今犹存焉。

《异苑》曰：扶南国治生，皆用黄金傲船，东西远近雇一。时有不至所届，欲减金数，船主便作幻诳，使船底砥折，状欲沦滞海中，进退不动。众人惊怖，还请赛，船合如初也。

又曰：越郡会无县，有元马河，中有铜舫船。

《嵩阳记》曰：山东北五丫山上，有池。池有破舟，云禹乘来也。

《三秦记》曰：俗云：太一山有水，神人乘船。今有故漆船也。

刘欣期《交州记》曰：安定县有越王铜船，潮退时有见者。合浦四十里有潮，阴雨日，百姓樵采，见铜船出水上。

《南州异物志》曰：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长二十馀丈，高去水三二丈，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卷七百七十　舟部三

叙舟下

周处《风土记》曰：小曰舟，大曰船。温庶五会者，永宁县出豫林，合五板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也。“晨凫”，即青桐大船名，诸葛恪所造鸭头船也。预章舟先（音钱，枣木。）诸木，皆以多曲理盘节为坚劲也。浩漂者，言船之在水，如莲花散落浮於川也。

《武昌记》曰：樊口北有败舶湾，孙权尝装一船，名大船，容敌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舶中流。值风起，至樊口十里馀便败。故因名其处为败舶湾也。

戴延之《西征记》曰：檀山，凡去洛城水道五百三十里，由新安、渑池、宜阳、三乐。三乐男女老少，未尝见船，既闻晋使溯流，皆相引蚁聚川侧，俯仰倾笑。

《越绝书》曰：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瑞应图》曰：王者德盛，则金人下，乘船游王後池。
《郡国志》曰：越州白涂山有石船一丈，禹所乘者。宋元嘉中，有人於船侧得铁履一量。一云：有圣姑从海中乘舟张石帆，至此二物。庙中有周时乐器，名淳于，铜作，似钟而有颈，映水用芒弗刂（音弗。）则鸣。
又曰：硖州远安县，江有狼尾滩，有陆抗故城。南有孤山，袁山松为郡，尝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带，舟船如凫雁焉。
又曰：相州魏县景穆寺西，有遭官，有石窦桥，鸣鹤飞集，赤马飞龙等舟。
《西京杂记》曰：昆明池中有弋树船，各数百艘，船上建楼橹。戈船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旌葆麾盖，照灼涯。
又曰：太液池中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
《说苑》曰：吴赤市使於知氏，假道於卫。宁文子具三百制，将以送之。大夫豹曰：“吴虽大国也，不壤交，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宁文子不听，遂致之。吴赤市至於知氏，既得事，将归吴，智伯命造舟为梁，吴赤市曰：“吾闻天子济於水，造舟为梁，诸侯维舟为梁，大夫方舟臣之职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视之，则兵在後矣，将以袭卫。吴赤市曰：“卫假吾道，而厚赠我。我见难而不告，是与为谋也。”称疾而留，使人告卫，卫人警戒。智伯闻之，乃止也。
《列女传》曰：赵简子至河津，津吏醉。吏女乃持楫而前为王棹舟。（馀具下楫门中。）
《江表传》曰：孙权於武昌新装大船，名为长安。
又曰：孙权乘飞□大船，与张昭、鲁肃等共追送叙别吴。
又曰：周瑜破魏军，曹公复书与权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疫，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又曰：刘备进驻鄂县之樊口，诸葛诣吴未还，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於水次候权军。吏望见周瑜船，驰还白备。备曰：“何以知非青徐军耶？”吏对曰：“以船知之。”备遣人慰劳瑜，瑜曰：“有军任，不得委署。傥能屈威，副其所望。”备谓张飞、关羽曰：“彼欲致我，今自托於东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单舸，往见瑜。问曰：“今距曹氏，深为得计！战卒有几？”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观瑜破之！”
《吴历》曰：曹公出濡须，作油船，夜渡洲工。权乃自乘从濡须吴公军，行五六里，回作鼓吹。公见舟船器仗，法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权；为刘景升儿，若豚犬耳！”
又曰：孙上疏景帝曰：“少帝於宫内作小船三百馀艘，饰以金银，师工昼夜不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粲《海赋》曰：乘[B16g]桂之舟、晨凫之舸。
庾阐《杨都赋》曰：龙坻华屋，晨凫之舸，首铺於芙蓉、盘蛟缠於赤马。
《晋令》曰：水战有飞仓集船。
《说苑》曰：楚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羽之。
《楚辞》曰：船容与而不进，奄回水以凝滞。
又曰：美要妙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桂棹兮兰，增水兮积雪。
魏文帝《沂淮赋》曰：建安十四年，王师东征，泛舟万艘。
杨修《出征赋》曰：泛顺风而回舻，徐日转而月移。旆已入乎河口，殿（都殿切。）尚集於菌池。
班固《东都赋》曰：命舟牧为水嬉，浮首、医口、芝交。
又曰：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漕，水运也。《苍颉篇》曰：月溃傍决也。前书武帝渠通渭。《史记》曰：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与淮泗会也。）
袁宏《东征赋》曰：惊澜急（音隐）嶙（力轸切。）而岳转，颓波{山畏}（音猥）{山}（力猥切。）以岭没。咨余舟之小狭，冲奔湍以杌。棹弱楫之弗施，授洪流以藏骨。
夏侯弼《吴都赋》曰：严严船舻，泛泛杨舟。权河高峙，风骇口浮。坚壁金扶，有若高楼。
《刘谧之与公笺》曰：昔申甲之际，遭汤旱流烟；今子亥之岁，值尧水滔天。火延烧其庐，水突坏其园。何小人兮，顿偷双船！由是行无担石，室如悬磬。
《魏文与孙权书》曰：知已选择见船，最大樟材者六艘，受五百里石，从污水送付樊口。
王粲诗曰：方舟浮大江，日暮愁我心。
曹植诗曰：何以泛舟？愧无榜人。
嵇康诗曰：渊渊绿水，沦滑而逝。泛泛虚舟。载停载滞。鼓投竿，优游卒岁。
梁王筠《咏轻利船应临汝侯教诗》曰：君侯饰轻利，摇荡迈飞口。凌漾浮采，映水焕蛟文。雷流已冠绝，鸟逝复超群。倏忽方千里，恋兹岐路分。
陈张正见《後湖泛舟诗》曰：上苑奢行乐，沧池聊薄游。泛荇分兰棹，槎触桂舟。残虹收度雨，缺岸上乘新流。欲知有高趣，长杨送秋。
又《别韦谅赋得江潮泛别舟诗》曰：千里寻阳岸，三翼木兰船。泛青凫後，鸡鸣白鹭前。涵花没浅缆，带叶动深船。不言朝夕水，独自限神仙。
又《与钱玄智泛舟诗》曰：高门事休沐，朝野念逢迎。还乘金谷水，俱望洛阳城。舟移洛女度，楫动渭桥横。风高雁已落，雨霁水还清。叶尽桐门净，花秋菊岸明。欲奏《江南曲》，聊习《棹歌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枣据《船赋》曰：嘉圣王之神化，理通微而达幽。悼民萌之隔塞，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备用，因垂象以造舟。济迅波之绝轨，越巨川之湍流。运重固之滞质，虽载沉而必浮。且论器而比象，似君子之淑清。外质朴而无饰，内空虚以受盈。不辞劳而恶动，不偷安以自宁。且其行无辙，趾止无所，不疾而速，忽若驰奔。

晋王叔之《舟赞》曰：涂则骋车，水惟用舟。弱楫轻棹，利涉济求。缅彼渔人，鼓清讴。

後汉李尤《舟楫铭》曰：舟楫之利，譬犹舆马。载重历远，以济天下。相风视波，穷究川野。安审惧慎，终无不可。

舰

《释名》曰：上下重床曰舰，四方施板以御矢，如牢槛也。

《洞冥记》曰：昆灵池中，有凌波舰、掖电舰。

《吴志》曰：周瑜逆曹公，部将黄公盖取艨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时发火。时风猛火盛，悉延烧岸上营，曹公军败退。

《晋中兴书》曰：建兴九年冬，左将军王敦，遣振威将军周访、广武将军赵诱，受陶侃节度，征蜀贼杜韬。大战，蜀贼以桔槔打没侃船二十馀艘，人皆投水。

《义熙起居注》曰：卢循新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馀丈。

《连营缮令》曰：诸私家不得有战舰等船。

艨冲

《释名》曰：外狭而长曰艨冲。

《吴志》曰：董袭讨黄祖，祖横两艨冲夹守沔口。并（音并）樧（音闾）大绁系石为碇，军不得前。袭与陵统俱为前部，各将敢死百人，人被两铠，乘舸船突入艨冲，裹身以刀断两绁，艨冲方横流，大兵遂进。

又曰：周瑜逆曹公，部将黄盖取艨冲斗舰数十艘。（馀上具舰门。）

又曰：将军贺齐，性奢绮，好军事。所乘船，雕刻丹缕，青盖绛居，艨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

《连营缮令》曰：诸私家不得有艨冲等船。

句鹿

《杂字解诂》曰：句鹿，杂船也。

《吴志》曰：吕蒙袭关羽，至寻阳。昼伏精兵於鹿め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贩，昼夜兼行。故羽不闻知，遂到南郡。

《物理论》曰：夫工匠径涉河海，为句鹿以浮大渊，皆成於巧手，出乎圣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め

《广雅》曰：め，舟也。

《荆州土地记》曰：湘州七郡，大め之所出，皆受万斛。

《吴志》曰：吕蒙袭关羽，至寻阳，昼伏精兵於鹿め中。（馀上具句鹿门。）

《温峤教》曰：禀者无米，受得め下湿米，岂是吾遇兵众无异之怀乎？虽是数合米，欲令齐均。若有不如教，鞭五十也。

《荆州土地记》曰：桓宣穆遣人寻庐山下有一湖，中有败め。

航

《说文》曰：航，方舟也。

《诗》曰：谁谓河广？一苇航之！

《异苑》曰：晋时，钱塘浙江有大樟林桁，每有乘者，辄漂荡摇扬不可禁。尝鸣鼓钱塘江头，陵浪如故，惟桁吏章奥能相制伏。及奥死，遂长废。

《淮南子》曰：公孙龙在赵之时，谓弟子曰：“人而无能者，龙不能与游。”有客衣褐带索而见曰：“臣能呼航来。”公孙龙顾谓弟子曰：“门下故有能呼者乎？”对曰：“无有。”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后数日，往说燕王，至於河侧，而航在北，使客呼之，一呼而航来。

杨子《法言》曰：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李轨注曰：末，无之也。）乘国者，如乘航乎，则民斯安矣！

《孙绰子》曰：仲尼见沧海横流，故务为舟航。

左思《吴都赋》曰：长鲸吞航，修鲵吐浪。

舫

《说文》曰：舫，并船。

《吴书》曰：陆逊破曹休，当还西陵，公卿并为祖道，上赐御船一舫，缯彩舟也。

《晋书》曰：王口性俊率。尝从南下，旦自寻阳，迅风飞帆，暮至都，倚舫楼长啸，神气甚逸。

《梁书》曰：安成康王秀为江州刺史。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赍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赍物。既而遭风，赍舫遂破。

ザ

《释名》曰：船三百斛曰ザ。ザ，貂也，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也。

《诗》曰：谁谓河广？曾不容ザ？

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
沈约《宋书》曰：垣护之随王玄谟入河。玄谟攻滑台，护之以三百舸为前锋，进据石济。（石济，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玄谟败退，不暇报护之。及护之闻知，而虏悉已牵玄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欲以绝护之还路。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辄以长柯斧断之。虏不能禁，惟失一舸。
《吴志》曰：甘宁厨下儿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後宁赍礼礼蒙母，蒙临当与升堂，乃出厨下儿出还宁，宁许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攻宁。蒙母谏，乃止。
《江表传》曰：刘备进住鄂县之樊口，闻曹公军下，恐惧。俄周瑜船军至，备乃乘单舸往见瑜。
又曰：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
《洞冥记》曰：昆灵池中，有勹雷舸。
卷七百七十一　舟部四
艇
《释名》曰：二百斛以下曰艇，其形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
《广雅》曰：𠂤（音邛。）艇，舟也。
《淮南子》曰：越𠂤蜀艇，不能无水而行。
陆机《思归赋》曰：棹河渊之轻艇。
舴艋（上知格切，下音猛）
《广雅》曰：舴艋，舟也。
《临海记》曰：西北有白鹄山，高三百丈。上有一舟，名舴艋。前头有石鼓、石艇。世云：石鼓鸣，则土地寇乱。隆安初，此鼓屡鸣，果有孙恩贼。此处多山精水祟，不可轻陟。山下平地，便望见舴艋。民王志祭山神，求到鼓所，遂得至。捉扌追打鼓，闾里咸闻，如金玉之响，下山便病死。盖登山召祸，击鼓自杀也。
《异苑》曰：檀道济，元嘉中镇寻阳，入朝伏诛。济未下时，有人施罟於柴桑江，收得大船，孔凿若新。使匠作舴艋，云：“勿斫！”工人误截两头，檀以为不祥，杀三巧手，欲以塞愆。匠违约，加斫，凶兆先遘矣。
《宋元嘉起居注》曰：有司奏云：“扬州刺史王弘上会稽从事韦诣解列先风，闻馀姚令何玢之造作平床一乘、舴艋一艘，精丽过常，用功兼倍，请免玢今官。”诏可其奏。
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
《东观汉记》曰：吴汉教乘筏从江下巴郡，盗贼解散。张堪为陪义长，公孙述遣击之。有同心士三千人，相谓曰：“张君养我曹，为今日也！”乃选习水三百人，斩竹为排渡水。
《英雄记》曰：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排，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未即渡。周瑜又夜密使轻船走舸百艘烧排，操乃夜走。
《吴录》曰：孙策欲渡江，船少，欲往便求策姑王氏，分命伐芦为梁，以佐船渡人。
《吴录□地理志》曰：苍梧高要县，郡下人避瘴气，乘筏来停此。六月来，十月去，岁岁如此。
雷次宗《豫章记》曰：望蔡县有一石室。入室十馀里，得水，广数十步，清深不测。边有筏竹。游者伐竹为筏过水。莫能究其源。出好锺乳。
《淮南子》曰：方车越，乘桴入朝，欲无宠不可得也。（许慎曰：桴，木筏。）
《越绝书》曰：木客大冢者，勾践之兄弟冢也。初，徙之琅邪，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故曰木客也。
楫
《说文》曰：楫，舟棹也。
《书》曰：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
《诗》曰：桧楫松舟。
《方言》曰：楫，或谓之橹，或谓之棹。
《吴越春秋》曰：子胥伐楚，因引军袭郑。治渔者之子在郑，乃还。
《列女传》曰：赵简子南击荆，至河津，津吏醉卧，不能渡。简子怒，将杀之。津吏之女娟乃持楫而前走，曰：“妾父闻主君将渡，恐风波之起，水神动骇，故祷祝九江三淮之神，不胜杯杓馀沥，醉於此。君命之诛，愿以微躯易父之死。”简子将渡，用楫少一人。娟曰：“妾居河济之间，重乎世习舟楫之事，愿备员持楫。”简子遂与渡。中流，吟《河激》之歌。简子乃聘以为夫人。（其母遽曰：河水激扬，济之不易。）
《淮南子》曰：七尺之楫动大船者，因水为资也；人君发一言之号而令行於民者，众为资也。
《说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钩，履缟舄，立乎流水之上。大夫庄辛过而说之，曰：“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庄辛迁延，称曰：“君独不闻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盖，会锺鼓之音，越人拥楫而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今夕何夕兮？搴州水流。今日何日兮？得与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揄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进之。

杨子《法言》曰：灝灝（音浩。）于海济，楼船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李丸法曰：喻有民无礼乐治也。）

《抱朴子》曰：琼艘瑶楫，无涉川之用；金弧玉弦，无激矢之能。是以清洁而无政事者，非拨乱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左思《吴都赋》曰：篙工楫师，选自闽隅，翼御长风，狎玩灵胥。

篙

《方言》曰：所以刺船谓之篙。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复县瞿唐滩上，有神庙，先极灵验。刺史二千石经过，皆不鸣鼓角，篙旅恐触石有声，乃以布裹篙头。

王韶之《始兴记》曰：含进公口下流有枯木，曰圣鼓。上下人以篙犯之者，皆虐。

喻益期《与韩豫章笺》曰：马伏波昔开道，篙迹凿石犹存。

桨

《方言》曰：所以隐棹谓之桨。（郭璞注曰：摇橹小橛也。江东人又呼胡人也。）

杨泉《五湖》曰：赤桧升棹，檀桨细坚。

橹

《释名》曰：在旁曰橹。橹，旅也，用旅力然後舟行也。

《吴志》曰：吕蒙袭关羽，至寻阳，尽伏精兵於舰鹿中，役白衣摇橹，作商贾服，昼夜兼行。至羽所，置屯候，尽收缚之。是故明不闻知，遂到南郡。

舵

《释名》曰：船尾曰舵，舵，拖也，在後见拖曳，且弼正船不使他戾也。

《方言》曰：船後曰舳，好舳制水也。（今江东呼为轴也。）

《孙放别传》曰：庾公建学校，孙君年最幼，入为学生，班在诸生之後。公问：“君何独居後？”答曰：“不见船舵耶？在後，所以正船。”

《寻阳记》曰：庐山西岭有甘泉，曾见一舵从山岭流下。此溪中人号为舵下溪。宣穆所遣人，见山湖中有败ゐ，而後舵流下，信其不妄。

《孙绰子》曰：动而不乘不理，若泛舟而无舵。

赵壹《嫉邪赋》曰：奚异涉海之失舵，坐积薪而待燃？

张华《游仙诗》曰：游仙迫西极，弱水隔流沙。口榜鼓雾舵，飘忽陵飞波。

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泛泛杨舟，绋缡维之。”绋，也。缡，也。（郭璞曰：索率，索也；，系。）
《吴书》曰：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缆舟。去辄割弃以示奢。
笮（音凿）
《纂文》曰：竹索谓之笮，茅索谓之索。
《释名》引舟者曰笮。笮，作也，起舟使动作也。
《汉鼓吹曲》曰：桂树为君船，青丝为君笮，木兰为君棹，黄金错其间。
帆
《释名》曰：随风张幔曰帆。帆，泛也，舟疾泛泛然也。
《韵集》曰：风，船张也。（风，音凡，马疾步也。义亦与帆同。）
《长沙耆旧传》曰：夏隆仕郡时，潘为南征太守。遣隆修书致礼，飞帆中游，力所不及。隆乃於岸边拔刀大呼，指为贼，因此被收。奇其以权变自通，解缚，赐以酒食。
《吴时外国传》曰：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馀日，乃入秦，大秦国也。
《南州异物志》曰：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後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馀，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後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永嘉记》云：郡有石帆，又有破石。传云古有神人，以破石半为帆，故名石帆。
《吴郡录口海记》曰：海虞县有穿山，下有洞穴，高十丈，广十馀丈。山昔在海中，行侣举帆从穴中过。
陆景《典语》曰：孤特与水军一万，从风举帆，朝发海岛，暮至杏渚。
《世说》曰：顾长康作殷荆州佐，请假还东。尔时例不给布帆，顾苦求之，然乃发。至破冢，便遭风，大败。作笺与殷云：“地名破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马融《广成颂》曰：然後方ゴサ，连ノ舟，张口帆，施帱，靡飐风，陵迅流，发棹歌，从水讴。
郭璞《江赋》曰：鼓帆迅越，超张绝迴。倏忽数百，千里俄顷，飞廉无以希其踪，渠黄不能及其景。
孙绰《望海赋》曰：若乃惟馨陈祈，祝不愧言。或适於东，或归於西。商客齐畅，潮流往还。各资顺势，双帆同悬。倏如绣骅背驰，（奴加切。）如交集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帆樯

《吴书》曰：孙和被黜之长沙，过芜湖，有鹊衔薪巢帆樯。帆樯，官僚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像，遂以忧终。

郭璞《江赋》曰：舳舻相接，万里连樯，氵斥泝沿流，或渔或商也。

五两

《淮南子》曰：若纟完（胡管切。）之候风也。（许慎曰：纟完，候风扇也，楚人谓之五两。）

《兵书》曰：凡候风法，以鸡羽重八两，建五重旗，取羽系其巅，立军营中。

郭璞《江赋》曰：气氛於清旭，觇五两之动静。

榜（补孟切）

《明堂月令》曰：榜，舫人，习水者也。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榜人歌声流喝。（乌迈切。）

《释名》曰：船筌{虑}。

桅

《释名》曰：船前立柱曰桅。桅，巍也，巍巍高貌也。

筌{虑}

《释名》曰：舟中床以荐物者曰筌，言但有篾，如筌床也。其上板曰{虑}，言所覆众虑也。

柯

《魏略》曰：沐并，字德信，少有志气。吴将朱然围樊城，遣兵於砚山，斫柯材。兵作食，先熟者呼共食，後熟者曰：“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乃播异域，虽华夏，不知者以为前世人也。

《华阳国志》曰：楚顷襄王遣将军庄乔，氵斥沅水，出且（千余切。）兰，以伐夜郎。王柯，系船於且兰。既克夜郎，而秦夺楚黔中地，无路得归。遂留王之，号为庄王。以且兰有船柯处，因改其名为柯。

《异物志》曰：柯者，系船筏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以系船筏也，俗人谓之越王柯。远望甚小而高，不似山，望之以为一株树在水中也。

《寻阳记》曰：郡西北有一松杨树，枝条繁茂，垂阴数亩。传云陶桓公柯成此树。

《豫章记》曰：新淦县北二十五里曰封溪，今有聂友所伐梓系着柯处。昔聂友於此左右，夜照射，遇一白鹿，友遂射之。鹿带箭走，友即蹑迹追寻不得见，向箭着一梓树，友即伐树。数斧，便有血出而落之梯，随复故创，不可得断。友更多将手力复伐之，辇其梯而焚之，树遂断。斫以二板以还，系着渚下，以樟木为柯。後有船行遇风，船皆没，惟友船独全。寻看，乃向梓板夹扶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船，友大异之。後友在京都，此板於豫樟来至友许，辄有大喜。中更异梓板，至辄有忧。所用樟木为柯者，遂生为树，今犹存。其木合抱，始倒植之，今枚条皆向下。（板门中亦述其事。）

氵 庠斗

《广雅》曰：氵 庠斗谓之臣。（以之切。）

《纂文》曰：杼水斗也。

卷七百七十二　车部一

叙车上

《释名》曰：古者“车”声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车”。车，舍也，行者所处，若居舍也。

又曰：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

《说文》曰：车，舆轮总名，象形也。轩，曲周藩车也。车，小车也。轻，轻车也。，兵末车也。辁，陷阵车也。 一轮也。辂，车令前横木也。宛，（於袁切。）大车後掩也。 ，大车驾马也。宛，引车。轰，车声。

《易》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

又曰：贲其趾，舍车而徒。

又曰：上九，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

《书》曰：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又曰：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至牧地而誓众。）

又《酒诰》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农功既毕，始牵车牛，载其所有，易求所无，远行贾卖，用其所得异珍，孝养其父母。）

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工，百官。）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

《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乘黄，白马。秦康公作是诗，送重耳归晋。）

又曰：何彼矣，棠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又曰：公车千乘，朱英绿。

又曰：戎车孔博，徒御无ル。

又曰：君子之车，既庶且多。

又曰：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又曰：役车其休。

又曰：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命彼後车，谓之载之。
又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
又曰：择有车马，以居徂向。（《郑笺》曰：择民之在车马者，往居于向。）
又曰：其车既载，乃弃尔辅。
又曰：既出我车，既挟我佚。
又曰：修尔车马，谨尔戎兵。
又曰：间关之车[B144]牵兮。（牵，音辖。）
又曰：戎车既饰，徒御无绎。
又曰：戎车既安，如轻如轩。（轻，陟利切，车前重。轩，後重也。）
《礼》曰：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置之车右，率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
又曰：乃教田猎，以习五戎。班马政，命仆夫七驺咸驾，载旌，授车以级，整设于屏外。有司朴，北面以誓之。
又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自称曰“老夫”。
又曰：夫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
又曰：献车马者，执策绥，武车绥旌，德车结旌。
又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
又曰：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又曰：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
又曰：客车不入大门。
又曰：祥车旷左。
又曰：乘君之乘车，不敢旷左，左必式。
又曰：国君不乘奇车。
又曰：车上不广咳，不妄指。
又曰：问士之富，以车数对；问庶人之富，数畜以对也。
又曰：君之适长殇，车三乘；公之庶长殇，车一乘；大夫之适长殇，车一乘。
又曰：五十无车者，不越疆而吊人。
又曰：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车一乘，及墓而反。国君七介，遣车七乘；大夫五介，遣车五乘。晏子焉为知礼。”
又曰：赴车不戢。（兵不戢，示当报。以告丧之辞言之，谓还告於国。，甲衣。，弓衣。）
又曰：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佐车，区送之车也。）
又曰：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乘兵专衣甲之仪。有发，谓有军师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卒。）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鬻於市；命服、命车，不鬻於市；宗庙之器，不鬻於市；牺牲不鬻於市；戎器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兵车不中度，不鬻於市。（鬻，卖也。）
又曰：曾子问曰：“古者师行，必以迁庙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狩，以迁庙主行，载于齐车，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庙之主以行，则失之矣。”（齐车，金路也。）
又曰：曾子问曰：“古者师行，无迁主则何主？”孔子曰：“主命。”问曰：“何谓也？”孔子曰：“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载于齐车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脯醢礼神，乃敢即安。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又曰：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
又曰：其为宾，则公馆复，私馆不复。其在野，则升其乘车之左毂，以其绥而复。（私馆则卿大夫之家也。不私之复，为主人之恶。）
又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禁，庶士信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
又曰：大夫以布为青（音旧。）而行，至於家而说青。载以车，入自门，至於阼阶下而说车。举自阼阶，升适所殡。
又曰：主国待客，出入三积。饩客於舍，五牢之具陈於内，米三十车，禾三十车。
《周礼□春官下》曰：巾车，掌公车之政令。
又《考工记》曰：舆人为车。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治材也。如生，如木从地生。附，如木之附被也。）人为。（，车辕也。）国马之，深四尺七寸；田马之，深四尺；驽马之，深三尺有三寸。轸方象地，盖圆象天，轮辐三十象日月，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行泽欲短毂，短毂则利；行山欲长毂，长毂则安。
又曰：《巾车》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以五彩画毂约也。）卿乘夏缦（五彩，画无篆也，）大夫乘墨车，（不画者也，）士乘栈车，（不革挽而漆之也，）庶人乘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供役。自孤已下之妻，亦各得乘其夫之车也。
又曰：王后五辂：一曰重翟，锡面朱总；二曰厌翟，勒面缋总；三曰安车，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面总；四曰翟车，真面组总，有握；五曰辇车，组挽，有た，羽盖。王之丧车五乘：一曰木车，始遭丧乘也；二曰素车，卒哭所乘；三曰藻车，既练所乘；四曰龙车，既祥所乘；五曰漆车，既礻 覃所乘。其卿大夫、士初丧三年者，乘垩齐衰素车，大功藻车，小功龙车，缌麻漆车。

又曰：王后有安车、翟车。王之丧车五乘：木车、素车、藻车、龙车、漆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散车，其用无常。

又《考工记》曰：一器而工聚者，车为多。

《左传》曰：太叔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郑伯之车赁于济。

又曰：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

又曰：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孙阏也。）

又曰：秋，大阅，简车马也。

又曰：斗丹获其戎车，与其戎右少师。

又曰：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诸侯自常职贡。）

又曰：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公，鲁桓公也。）

又曰：公怒，（公，齐襄公也。）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

又曰：南宫长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

又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又曰：元年，革车三十乘；贾岁乃三百乘。

又曰：车说（音脱）其复，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

又曰：戒尔车乘，敬尔君事！

又曰：晋车七百乘，显引靷半。

又曰：及甲车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

又曰：兵车百乘，文马百驷。

又曰：赵盾为旄车之族。

又曰：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

又曰：赵旃弃车而走林，屈荡搏之。

又曰：晋人惧二子（魏、赵旃。）之怒楚师也，使钝车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遂疾进师，车驰卒奔。
又曰：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
又曰：禽之而乘其车。（既获其人，因释已车，而载所获者车。）
又曰：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又曰：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
又曰：綦母张丧车，从韩厥曰：“请寓乘。”
又曰：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艹伐}为右，载齐侯以免。
又曰：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乎？然子病矣。
又曰：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巢车，车上为橹。）
又曰：叔山冉谓养由基曰：“虽君有命，为国故，子必射！”乃射，再发尽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
又曰：狄弥建大车之轮，而蒙之以甲，以为橹。（狄弥，鲁人也。蒙，覆也。橹，大。）
又曰：己酉，师于牛首。（郑地。）初，子驷与尉止有争，将御诸侯之师，黜其车。（御牛首师也。黜，减损。）遂弗使献。（不使献所获。）
又曰：子西闻盗，不儆而出，（子西，公孙夏子驷子。）尸而追盗。（先临尸而逐贼。）盗入於北宫，乃归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丧。子产闻盗，（子国子。）为门者，（置守门。）庀群司，闭府库，成列而後出，兵车十七乘，尸而攻盗於北宫。子乔帅国人助之，杀尉止、子师仆，盗众尽死。
又曰：郑人赂晋侯以师悝、师触、师蠲，（皆乐师名。）广车、钝车，淳十五乘，甲兵备。（广车，钝车，皆兵车名。淳，禺也。）凡兵车百乘。（他兵车及广、钝共百乘。）
又曰：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人。
又曰：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斥，候也。疏建旄旗以陈，为陈民众也。）
又曰：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齐侯见之，畏其众也，乃脱归。
又曰：既食之，使御广车而行。（广车，兵车。）已皆乘乘车。（乘车，安车。）
又曰：丁亥，葬诸士孙之里，（士孙，人姓，因名其里。）四ナ不跸，下车七乘，不以兵甲。（下车，送葬之车。齐旧依上，公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六月，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宵，突陈城。
又曰：赋车籍马。（赋车，兵车也。兵，甲士也。）
又曰：大夫逆於境者，（逆，迎也。迎卫侯。）执其手而与之言；道逆者，自车揖之；逆於门者，颔之而已。（颔，摇其头，言氵骄心易生。）
又曰：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季，庆封之字。）叔孙曰：“豹闻之：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
又曰：献车於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见之，曰：“车甚泽，人必瘁，宜其亡也！”
又曰：王闻群公子之死也，（王，楚灵王也。）自投于车下，曰：“人之爱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挤，坠也。）
又曰：治兵于邾南，甲车四千乘。（三十万人。）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可敌之？”
《公羊传》曰：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邴 。秋，八月壬午，大阅。大阅者何？简车徒也。（大简阅兵车，使可任用而习之。）
又曰：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𠔃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
又曰：晋缺帅师，革车八百乘，以纳接于邾娄，力沛若有馀。（沛，有馀貌也。骖乘，有车右，有御者。）
又曰：秋于红。者何？简车徒也。（楚众也。）
《梁传》曰：兵车之会四，未尝有大战也，爱民也。（以兵车会，而不用兵伐也。）
《论语》曰：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大戴礼》曰：王升车，则闻和鸾之声。是以非僻之心，无自入也。在衡为鸾，在轼为和。马动而鸾鸣，鸾鸣而和应。其声曰和则敬，此仰之节也。上车以和鸾为节，下车以玉为度。
《礼斗威仪》曰：山车垂勾，福草生宗庙中，松柏为常。山车者，自然之车。句者，曲也。不揉治而自员曲，故言垂。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山出根车。（根车，应载养万物也。）
《家语》曰：孔子适卫，子矫仆。灵公与夫人、小子同车出，令宦者雍渠骖乘，使孔子为次，连游过市。孔子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孔子曰：“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
又曰：三尺之限，空车不能登，峻故。天子郊乘乘车，贵其质也。车则有左右；车而无左右，则乱於车矣。
《史记》曰：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英豪；今汉虽乏人，独奈何与刀锯人载！”於是上笑，下同。同泣而下车。
又曰：封禅，为蒲轮车，恶伤土石草木。
又曰：秦王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从，千乘有馀。到关，阅其宝器珍怪，多於王室。
《汉书》曰：田千秋年老，上令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故因号车丞相。
又曰：王莽造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赤帻，轭（音厄。）上人击鼓，挽者呼“登倦”。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需车，非仙物也！”
《後汉书》曰：袁闳二弟忠、弘，节操皆亚於闳。忠字正甫，与同郡范滂为友，俱证党事，得释。初平中为沛相，乘苇车到官，以清亮称。及天下乱，忠弃官，客会稽上虞县也。
又曰：江革，字次翁，齐国临淄人。少失父，独与母居。遭天下乱，贼盗并起，革负母逃难，备经险阻。常采拾以为养，数遇贼。或劫欲将去，革辄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辞有足感动人者，贼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示避兵之方，遂得俱全于难。转客下邳。穷贫，跣行佣以供母。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又曰：井丹，字大春。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皆好延宾客，请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弟也。令左右进辇，丹笑曰：“吾闻桀驾人辇，岂非此邪？”（《帝王世纪》曰：桀以人驾车。）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辇。自是隐蔽，不关人事，以寿终。
又曰：博士张佚，帝称善，曰：“欲置傅者，以辅太子也。今博士不难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为太子傅，而以桓荣为少保，赐以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绶，曰：“今日所蒙赐，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又曰：马援平南越，封为新息侯。援乃击牛酾（所绮切。）酒，劳飨军士，从容谓官属曰：“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代，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
卷七百七十三　车部二
叙车下
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志》曰：奚仲为车正，具物以时，六材皆良。
又曰：轻车，古之战车也，不巾不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吴兵法》云：车有巾有盖，谓之武刚车。武刚者，为先驱，又为属车，轻车为後殿焉。
又曰：大使车，立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道从，贼曹皆两大车，伍百巢弩十二人，辟车四人，从车四人。从车乘元，单导减半。小使车，不立乘，有，赤屏泥油，重绛帷，导无斧车近，小使车兰舆赤轂、白盖、赤帷，从骆骑四十人。此谓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其送葬曰恶已下，驷车，而後还。公卿中二千石郊庙、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车，立乘、驾驷。他出乘安车。大行载车，其饰如金根，加施组，组连璧交结，四角金龙首、衔璧，垂五彩，析羽，流苏，前後口气画裳，灵文画曲㇀。长舆车等，大仆御，驾六希者，淳白骆马，施色以黑药灼其身为虎文。
又曰：诸车之文：乘舆，倚龙伏虎，灵文画，（陟周切。）龙首、鸾衡、班轮，升龙飞辂。皇太子、诸侯，倚虎伏鹿，灵文画，㇀吉阳，朱鹿班轮文，飞令旗，九ヵ（音留）降龙。公列侯，倚鹿伏熊，黑㇀，朱班轮，鹿文，飞九ヵ降龙。卿朱两㇀，五ヵ降龙。二千石以下，各从科品。诸辐车以上，轭皆有吉阳。
《汉献帝传》曰：董卓作乘舆，青盖，金范瓜画两辐者。乘之，时人皆号月令磨车，言近天子也。後地动，卓问蔡邕。邕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盖，远近以为非宜。太师之乘，白盖车，画辐。”
《东观汉记》曰：郭丹，字少卿。从师於长安，买符入函谷关。既入，封符讫，乃慨然叹曰：“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
又曰：梁冀作平上车。侍御史张纲独埋轮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冀。
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五色安车，皆驾四马。《毛诗》：“四者，示有四方之志也。”是为五时副车。孝景帝六年，令二千石朱两，千石、六百石朱㇀较车耳，及出为藩屏也。
又曰：天子出祭陵，常乘金根车。春二月，青安车在前；秋八月，白虎在前。
又曰：天子法驾所乘，曰金根车，驾六龙，有五色。立车各一，皆驾四马。
又曰：甘泉卤簿，有道车五乘，游车九乘，在舆前。
《汉杂事》曰：古诸侯贰车九乘，秦灭九国，兼其服。故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尚书、御史乘之。最後一车悬豹尾。
《汉官解诂》曰：马有厩，车有府。皮轩，以虎皮为轩。
魏收《後魏书》曰：安车，紫盖朱里，与公侯同。子车皂盖青里。
《晋书》曰：谢玄败苻坚於淝水，获坚所乘口母车、仪服等。
又曰：和峤为给事黄门侍郎，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枕专车而去坐。乃后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

《晋公卿礼秩》曰：安平王孚、齐王攸、梁王肜，给青盖车，垂九旒，驾四马。太常何曾、太傅杨骏、梁王肜，乘车入殿，依汉田千秋故事。光禄魏馆轺车施黑，孚薨葬给徘徊黑耳车一乘。诸王及县王皆给青徘徊车，花瓜盖。孤李降给口母阳遂车一乘，犊车二十乘，鹿车五十乘。

沈约《宋书》曰：汉制：乘舆金根安车、立车，轮皆朱班重毂，两辖飞ぎ。以金薄缪龙，为舆倚较。灵文画乀，文兽伏轼，龙首衔轭，鸾雀立衡。灵文画辕，翠羽盖，黄里，所谓黄屋也，金华拖，建旗，十二ヵ也。画日月升龙，驾六黑马。又加牛尾，大如斗，置左马轭上，所谓左纛也。其五色立车、五色安车，亦皆如之。太后、皇后法驾乘重翟羽盖金根车，加青交路，青帷裳，云灵画辕，黄金涂五末。皇太子皆要车，朱班辂倚，兽伏鹿轼，旗九ヵ，画降龙文。又曰：沈庆之，前废帝立，加几杖，给三望车。庆之每朝贺，常乘猪鼻无（严偃切。）车，左右从之不过三五骑。履行园田，每农桑剧月，无人从行，过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车，谓人曰：“我每游履田园，有人时，与马成三；无人则与马成二。今乘此车，安所之乎？”及赐几杖，并皆固让。

《孝经援神契》曰：上德至山陵，则山出木根车，应载万物。金车，王者志行仁德则出。虞舜德盛於山陵，故山车出。山车，自然之物也。山藏之精，与象车相似。舜德盛，山车有垂绥。

《古史考异》曰：黄帝作车，少时略加牛。禹时，奚仲驾马。仲又造车，更广其制度也。

《神仙传》曰：葛玄行过神庙，乘车不下。须臾，有大回风逐玄，埃尘张天。玄怒曰：“小雅敢尔！”举手指风，风即止。

《穆天子传》曰：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有车辙马迹焉。

《韩诗外传》曰：田子方，魏太子从车百乘，而送於郊。太子再谒，田子方不下车。太子不悦，曰：“敢问如何，则可以骄人乎？”子方曰：“吾闻，以一国骄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观之，则贫贱可以骄人矣！夫志不得，扌奚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贫贱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子方遂不下车。

《汉武内传》曰：内外谧寂，以候仙官到。夜二更之後，忽见西南如白云起，蓊郁直来，遥趋宫庭。须臾，王母或驾龙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鹤，或乘车，或乘天马，群仙数千，光辉庭宇。

《关令内传》曰：尹喜常登楼，望见东极有紫气西迈，喜曰：“应有圣人过京邑！”果见老君乘青牛车来过。

《神仙传》曰：洗义学道於蜀中，与妻共载，路逢白鹿车一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翅鸟，雌雄各一只，以玉为樊。其国使者拳头（陟加切。）鼻，衣云霞之布，经百有馀国方到京师。越铁岘，泛沸海，有蛇洲蜂岑。铁岘峭砺，车轮皆刚金为辋。比至京师，辋脱几尽。沸海涌起如煎，鱼鳖皮骨坚强如石，可以为铠。泛沸海之时，以铜薄为底，蛇龙蛟不得近。经蛇洲，度则以豹皮为屋，於屋中推车。经蜂岑，然胡苏之木，此木烟能杀百虫。经涂五年，然後至洛邑。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庄子》曰：秦王有疾，召医。破溃疽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

《管子》曰：奚仲之为车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成器坚固。主犹奚仲也，言辞动作，皆中术数，故众理相当，上下相亲。巧者，奚仲之所以为器也。

《孔丛子》曰：孔子使宰子于楚昭王，以安车象饰遗孔子。宰予曰：“夫子无以为也。”王曰：“何？”对曰：“臣自侍卫夫子已来，窃见其言不离道，动不遗仁，贵义尚清，素好俭，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若夫观物之丽靡，窈妙之浮音，夫子过之弗听也。故臣知夫子之不用车也。”

《孟子》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於溱洧。

《韩子》曰：商太宰使庶子行市还，云：“西市门多车。”太宰谓庶子曰：“汝勿言。”及市吏至，问曰：“市何多牛屎耶？”吏怪太宰神智。

又曰：昔弥子瑕有宠於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罪刖。弥子之母有疾告，弥子矫驾君车。君曰：“孝哉！为母之故犯刖罪。”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尝矫驾吾车也！”

又曰：孙叔敖为令尹，栈车牝马，糠饭菜羹，枯鱼为膳，面有饥色。

《淮南子》曰：夫车之所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辖。

又曰：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以类取之也。

《晏子》曰：齐人好击毂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为新车良马，出，与其人相犯，曰：“犯毂者不祥！”下车而去之，然後国人不为。

又曰：晏子衣缁布之衣而里，栈轸之车而牝马，以朝。

《子思子》曰：终年为车，无一尺之令，则不可以驰。

《尸子》曰：文轩六，题无四寸之键，则车不行。小亡，则大者不成也。

又曰：宁戚为桓公祝曰：“使公无忘在莒！管子无忘在鲁！宁戚无忘车下！”

又曰：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

《孙卿子》曰：三尺之岸，虚车不能登；百仞之山，负车登焉，陵迟故也。

《苏子》曰：房丽者，赵之贤人。立东门之外，有行商车辖忘。丽告之，不悟；复更告之，商人怒曰：“吾辖自亡，何须汝告！”惠加於己而反怒之，吾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之草木，草木有心矣。
沈约《舆服志》曰：车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辩其尊卑。至于殷瑞山车者，金车也。故殷人制为大辂，金根之色也。周人则有玉、金、象、革、木五路之制，其物致巧，备於《考工》。辇车，《周礼》王后五路之车也。后居宫中，从容所乘，非王车也。汉制，乘舆御之。或使人挽，或驾车果下马。案《女史图》，班婕妤辞辇则乘之。又复殷之末制，後代遂行之耳。
陆景《典语》曰：吴朝贵戚，或犯道背理。雕车丽服，横陵市路。车服虽侈，人不为荣；宫室虽美，士不过门。
又曰：显臣以车服，天下莫不瞻其荣。
又曰：飞车策马，横腾超追，来如雾合，去若云散，得志则进，失意则逝也。
《异语》曰：仕宦不止，车生耳，长六尺，法六律。六，阴数也。今其上作簟文，所以缺後者，月满则亏也。
《风俗通》曰：车一两，谓两两相与为体也。原其所以言两者，箱装及轮，两两而耦，故称“两”耳。
《通俗文》曰：车辖曰：“轧”，後重曰：“轩”，前重曰：“辁”。（陟利切。）载丧车谓之“击慧”。（上音六，下音卫。）车声曰：“监”。（胡减切。）雇车载曰：“僦”。
蔡邕《独断》曰：永安七年，见金根、耕根诸御车。皆一辕，或四马，或六马，金箱四轮，皆以金铸，正黄两辟，前後克金，作龙虎龟鸟。
又曰：绿车，名皇孙车，天子有孙，乘以从。
蔡邕《车服志》曰：俗人失其名，故名冕为“平天冠”。五时副车，曰“五帝”，鸾旗曰：“鸡翘”，耕根曰“三盖”，其制非一。
《仪制令》曰：诸车：一品青油道，（许偃切。）朱里，朱丝络纲。三品以上，青道，朱里。五品以上，青道，碧里。六品以下，皆不得用。
《括地图》曰：奇肱民能为飞车，从风远行。汤时，西风起，奇肱车至於豫州。汤破其车，不以示民。十年，西风至，乃复使作车遣归。其国去玉门四万里。
董巴《舆服志》曰：乘舆：金根车五乘，轮皆朱班，重牙贰毂。
《司马法》曰：夏曰：“子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车”，三代之辇。
《语林》曰：潘安仁貌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常满车中。张孟阳至丑，每行，儿以瓦砾掷之，亦满车。
傅畅《故事》曰：尚书令轺车，黑耳後户。仆射但後户，无黑耳。中书监令如仆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谯周《法训》曰：鸾车璜，求中道心。
《石崇奴券》曰：作车，当取大良白槐之辐，茱萸之辋。
《说苑》曰：齐景公伐宋，至於歧堤之上，登高以望，大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於此者，无管仲与？”弦章对曰：“臣闻之，水广则鱼大，君明则臣忠。昔有桓公，乃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则车下之臣尽管仲也。”
又曰：赵简主乘弊车癯（音衢。）马，衣羊之裘。其宰进谏曰：“车新则安，马肥则往来便，衣狐豹之裘温且轻。”简子曰：“吾非不知。吾闻：君子服美则益恭，小人服美则益倨。今我以自备，恐有小人之心。”
又曰：晋平公为驰逐之车，挂之以犀，错之以羽。车成，立於殿下，群臣得观焉。田差三过而不观，平公作色，大怒。差对曰：“臣闻桀以奢亡，纣以侈败。是以不敢观也！”平公曰：“善”。令左右去车。
《世说》曰：王武子乘车，着连乾障泥。前有水，马不肯渡。武子曰：“此马惜障泥。”使解之，马乃渡。
《白虎通》曰：制车以步，故立乘。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正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正车也。诸侯路车，大夫渐（子廉切。）车，士饰车。
《山海经》曰：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始以木为车。（郭璞曰：《世本》曰：奚仲造车。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创意首称也。）
《袁子正书》曰：申屠刚谏光武，以头轫轮，马不得前。子正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头轫轮，此方头也。”
又曰：辐车即辇，魏、晋公卿小出尝乘马，亦多乘舆车。汉诸侯贫者乃乘之，其後转见贵。孙权云：“车中八牛。”即犊车也。江左御出，则载储供之物。汉世贱辂车而贵辎；魏、晋贱车而贵轺车。又有“追锋”，如轺车而驾马。又以云母饰犊车，谓之云母车，臣不得乘，时以赐王公。晋氏之有四望车，今制亦存。又，汉制惟贾人不得乘马车，其馀皆乘之矣。除吏赤盖杠，馀则青盖杠。云其非法驾，则紫车。案《字林》：“车，有衣蔽，无後辕。”其後有辕者谓之“辐”。
贾谊《新书》曰：古之为路舆也，盖圜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轸方以象地，三十辐以象日月。故仰则观天文，俯则察地理，前视则睹鸾和之响、四时之运，此舆教之道也。
後汉崔ゐ《车左铭》曰：虞夏作车，取象机衡。君子建左，法天之阳。正位授绥，车不内顾。尘不出轨，鸾以节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玄览于道，永思厥中。
又《车右铭》曰：择御卜右，采德用良。询纳耆老，于我是匡。惟贤是师，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道是式。箴阙旅贲，内顾自敕。匪望其度，匪愆其则。越戒敦俭，礼以华国。
又《车後铭》曰：敬其在路，体貌思恭。望衡顾毂，允慎兹容。无或好失，匪于游。顾省厥遗，虎尾斯求。昭德塞违，抑盈以无。虽有三晋，咸然若虚。
後汉李尤《小车铭》曰：圆盖象天，方舆则地。轮法阴阳，动不相离。合之兼（苦琰切。）噓，疏达开通。两辎彰邪，尊卑是从。乛亠之用，信义所同。
梁载《车马篇》曰：朝集类蒸烟，晚至如吹雪。子云亦何事，门巷无车辙。
卷七百七十四　车部三
辂
《释名》曰：天子所乘曰辂。辂亦车也。谓之辂，言行路也。金辂，以金玉饰车也。象辂、革辂、木辂，各随所名也。
《书》曰：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大路，玉；缀辂，金。面，前，皆南乡。）先辂在左塾之前。（先辂象，次辂木。金、玉、象皆以饰车，木则无饰。皆以在路寝门内左右垫前北面。凡陈列，皆象成王生时。）
《礼》曰：大辂者，天子之车也。
又曰：鸾车，有虞氏之辂也。勾车，夏后氏之辂也。
又曰：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青辂，驾苍龙。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天子居太庙太室，乘黄辂，驾黄龙。天子居总章左个，乘白辂，驾白骆。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
《周礼》曰：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辂。
又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锡，樊缨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ヵ，以祀；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以宾，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以朝，异姓以封；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木辂，前樊鹄缨，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国。
又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锡面朱总；厌翟，勒面缋总；安车，雕面总，皆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辇车，组挽，有た，羽盖。
《左传》曰：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音寺。）食不凿，昭其俭也。
又曰：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
《论语》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
《说苑》曰：晏子朝，乘弊车，驾驽马。景公见之，曰：“嘻！天子之禄寡耶？何乘不佼（古巧切。）之甚也？”晏子对曰：“赖君之赐，得以寿；三族及国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饱食。弊车驽马，以奉其身，於世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三反不受。公不悦，趣（音促。）召晏子，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对曰：“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节其衣服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饮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遂让不受也。

董巴《舆服志》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殷人以为大辂。於是秦皇作金根之车。汉承秦制，为乘舆，即孔子所谓乘殷之辂也。

《卤簿令》曰：玉辂，驾六马，太仆卿驭，驾士三十二人，并平巾帻、青衫、大口裤。千牛卫将军一人陪乘，执金装长刀，御乘辇。其辂衫腰舆後行。次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以次相随，并驾六马，各驾士三十二人，并平巾帻、大口裤，衫色各从辂色。次五副辂，驾士各二十人，衣服同正辂。次耕根车，驾六马，士三十二人，服同玉辂。

又曰：皇太子金辂，驾四马，仆寺令驭，左右率府卒，一人执仪刀陪乘，驾士二十二人，并平巾帻、绯帔衫、大口裤。

又曰：王公已下象辂，驾四马，佐二人：立侍一人武弁、朱衣革带，在左；一人绯衤两裆，大口裤，执刀在右。驾士十二人，平巾帻，绯衫，大口裤。

又曰：玉辂，青质，以玉饰诸末，重舆，左青龙，右白虎，金凤翅，画苡文鸟兽。黄屋左纛，金凤一在轼前，十二銮在衡，（正辂、耕根銮数皆准此，其副则八。）二铃在式，龙设鞎尘，青盖，绣饰黄里。博山镜子，树羽轮。金根，朱班重牙。左建，十有二旒，旒皆画升龙，其长曳地。右载（许及切。）戟，长四尺，广三尺，黻文。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驾苍龙，金纟（亡黯切。）方钅乞（许乞切。）插翟尾五，焦镂。锡ひ缨，十有二就。（锡，马当颅，金为之。ひ，马大带。缨，马决。皆以五彩饰之。就，成也。）祭祀纳后则供之。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馀与玉辂同。驾赤骝。飨射祀还饮至则供之。象辂，黄质，以象饰诸末，馀同玉辂。驾黄骝，行道则供之。革辂，白质，挽之以革，馀同玉辂。驾白骆，巡狩临兵事则供之。木辂，黑质，以漆饰诸末，馀与玉辂同。驾黑骝，田猎则供之。诸盖旌旗及ひ缨，皆从辂色，黄里，俱用黄其镂。锡与五辂同。耕根车，青质，盖三重，馀同玉辂，籍田则供之。

又曰：皇太子金辂，赤质，以金饰诸末，重辂箱。画苡文鸟兽，黄屋，伏鹿轼，龙金凤，一在轼前。设鞎尘，朱盖黄里。轮画朱牙。左建，九旒。右载戟。首金龙头衔结绶，及铃。驾赤骝，四銮在衡，二铃在轼。金纟方钅乞。插翟尾五。焦镂锡、ひ缨九就。从祀享正、冬大朝、纳妃，则供之。

又曰：王公以下象辂，以象饰诸末。朱班辂，八鸾在衡。左建旗，（旗画龙，外一降。）升一，右载戟。革辂，以革饰诸末。左建旂。（通帛为旂。）馀同象辂。木辂，以漆饰之，馀同革辂。诸辂皆朱质、朱盖、朱旂，一品九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品八旒，三品七旒，四品六旒。其ひ、缨就数皆准此。
张子平《东京赋》曰：天子乃抚玉辂，乘时龙。
又曰：乘銮辂而驾苍龙。
又曰：奉引既ヨ，先辂乃发。
又曰：龙辂充庭，云旗拂霓。
舆
《周易》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
又曰：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又曰：壮于大舆之复。
又曰：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续汉书口舆服志》曰：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辂。辂行可载，因物生智，後为之舆。
《晋书》曰：王导有羸疾，不堪朝会。显宗亲幸之，置酒作乐。又诏：“自今已後，舆载入殿，不得施拜。”
《晋诸公赞》曰：司徒傅枢以足疾逊位，不许，板舆上殿。
《晋起居注》曰：太始四年正月，临轩诏太宰安平王孚载舆升殿。
《宋书》曰：陶潜解印後，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蓝舆诣王弘。既至，欣然而与之饮酌。
《语林》曰：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舆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后闻而叹曰：“可谓名士！”
《世说》曰：孟旭未达时，家贫，在京常见王恭乘高舆，服鹤氅裘。于时微雪，旭於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陈留耆旧传》曰：洛阳令董宣死後，诏使视之，有兰舆一乘，白马一匹。帝曰：“宣之清，死乃知之。”
《幽明录》曰：谢安石当桓温之世，恒惧不全。夜忽梦乘桓舆，行十六里，见一白鸡而止。莫有解此梦者。及温死，後代居宰相，历十六年而得病。安方悟云：“乘桓舆者，代居其位也。十六里者，得十六年也。见白鸡止者，今太岁在酉，吾病殆不起乎？”少日而卒。
《淮南子》曰：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
《韩子》曰：舆人成舆，则欲人富贵也，非舆人仁，不贵则不售也。
潘安仁《闲居赋》曰：太夫人乃御板舆，升轻轩，远览王畿，近周家园。
左太冲《蜀都赋》曰：车舆杂沓，冠带混并。
张平子《东京赋》曰：乘舆巡乎岱岳，劝稼穑於原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皇舆夙驾，{羊车}（仕佳切。）於东阶。（{羊车}却也。）
曹子建《七启》云：驾超野之驷，乘追风之舆。
宋玉《高唐赋》曰：王乃乘玉舆，驷仓螭。
同舆附
《魏志》曰：太祖军摩陂，召夏侯，常与周舆载，诸将无得比者。
《蜀志》曰：曹公东征吕布於下邳，先主从。曹公还，表先主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
《吴志》曰：太子登，字子高，善待僚属，略同布衣之礼。诸葛恪、顾谭等，或用舆而载。
《晋中兴书》曰：纪瞻，字士远，为镇东左王长史，丹阳、宣城、新安三郡中正。上常幸瞻家，同乘舆还府。瞻甚见遇，乡郡荣之。
辇
《左传》曰：猛获奔卫。南宫万奔陈，以乘车辇其母，一日而至。
又曰：齐庆克通于声孟子，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闼。（巷门。）
又曰：孟氏之臣秦菅父，辇重如役。菅父，孟献子家臣，步挽重车以从师。
《谷梁传》曰：晋君召伯尊而问焉。伯尊来，遇辇者，辇者不辟，使车右下而鞭之。（凡车，将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备非常。）
《尔雅》曰：“徒御不惊”，辇者也。
《汉书》曰：淮南王长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然常心怨辟阳侯。孝文初即位，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上宽赦之。三年，入朝，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帝谓为太兄。
又曰：傅昭仪有宠於上，生定陶恭王，多技艺。上甚爱之，坐则同席，行须同辇。
又曰：班婕妤，班况之女，孝成帝婕妤也。贤才通辨。帝游於後庭，尝欲与同辇，婕妤辞曰：“观古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辇，无乃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闻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汉武故事》曰：又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常从行国，载之後车。与上同辇者十六人，员数恒满。
又曰：上尝辇至郎署，见一人老郎，鬓眉皓白，姓颜名驷，江都人。上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对曰：“臣文帝时为郎。”上曰：“何其不遇也？”驷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
《晋书》曰：山涛。吴平之後，诏天下罢军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于时咸以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合。帝称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宁之後，屡有变难，寇贼倏起，郡国皆以无备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又曰：张敞《东宫旧事》：太子有卧辇、步舆。

王韶之《晋纪》曰：义军起，桓玄问众曰：“朕其败乎？”曹靖之对曰：“神怒民怨，臣实忧惧。”玄曰：“神何为怒？民何为怨？”对曰：“移晋宗庙，飘零落薄，无所祭之，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谏？”对曰：“辇上诸君，皆以为尧、舜之世，臣何敢谏！”

又曰：梁冀与妻孙寿共乘辇，张羽盖，饰以金银，以骋娱乐。

《晋公卿礼秩》曰：太宰、平王给云母辇。

《晋太康起居注》曰：齐王归蕃，诏赐香衣辇一乘。

《後魏书□礼志》曰：大楼辇十二，加以玉饰衡，轮雕采，与辂同，驾牛十二。

又曰：乾象辇，羽葆圆盖，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阶云汉、山林云气、仙圣贤明、忠孝节义、游龙飞凤、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奇禽异兽可为饰者皆亦图焉。太皇、太后助祭郊庙则乘之。

《邺中记》曰：石虎大驾有金银辇、云母辇、武刚辇数百乘。虎皇后出，乘嵩路辇。文或玉路，辇或朱漆。卧辇纯以云母代纱，中外四望皆通彻。

又曰：石虎少游猎，体转壮大，不复乘马。作猎辇，使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坐处转关床。若射鸟兽，宜有所向，关随身而转。

《王君内传》曰：神人乘三云之辇。

《拾遗记》曰：周穆王驭黄金碧玉之辇，从朝至暮，而穷宇宙之内。

潘岳《籍田赋》曰：天子御玉辇，荫华盖，金银照曜以炯晃，龙骧腾骧而沛艾。

邹阳《上吴王书》曰：斗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随，辇车相属，转粟流输，千里不绝。

枚叔《七发》曰：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

又云：辇道斜交，堤池纡曲。

曹子建《公燕诗》云：轻辇随风移。

刘公干《公燕诗》云：辇车飞素质，从者盈路傍。

丘希范《应诏诗》云：轻荑承玉辇，细草籍龙骑。（汉，草辇从上行。）

卷七百七十五　车部四

指南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指南车，起於黄帝。帝与蚩尤战涿漉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路，故作指南车。
《卤簿令》曰：指南车，驾四马，正道匠一人，驾士十四人。皆平巾帻，绯衫，大口裤。
《洪范五行传》曰：若晋献公，虽与指南车，终不觉矣。齐桓公中才矣，指南得悟，失之则惑。管仲，桓公指南车也。
《魏书》曰：马先生与高堂隆、秦郎争，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典无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明帝乃召先生作之，指南车成也。
崔鸿《後赵录》曰：尚方令解飞机巧言若神，妙思奇发，造指南车就，赐爵关内侯。
《鬼谷子》曰：肃慎氏献白雉於文王，还，恐迷路，问周公，作指南车以送之。又曰：郑人之取玉也，必载酥讼之车，为其不惑也。
《述征记》曰：去端门百馀步，道南得方尚，北门中有指南车。车上有木仙人持信幡，车东西，人恒指南。
左思《吴都赋》曰：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出车槛槛，被练锵锵。
轺车
《释名》曰：轺，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
《说文》曰：轺车，小车也。
谢承《后汉书》曰：许庆，字子伯。家贫，为督邮，乘牛车，乡里练曰轺车督邮。
《晋书》曰：李矩假为荥阳太守。矩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石勒亲率大众袭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马，因设伏以待之。贼争取牛马，伏发齐呼，声动山谷。遂大破之，斫获甚众。勒乃退。加矩冠军将军，轺车幢盖。
《傅子》曰：汉世贱人乘轺，则贵人乘辎。
李尤《轺车铭》曰：轮以伐步，屏以蔽容。
画轮车
《晋起居注》曰：穆帝永和六年，皇太后尝与帝俱出拜陵。克日，尚书启太后乘画轮车，以辇为副。诏曰：“故当乘辇车，至建平陵门外易载。”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画轮、四望车。
四望车
魏汉《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四望车、通七香车二乘，青牛二头。
《晋阳秋》曰：魏舒子亡，诏曰：“惟有一息，足堪负荷，思所以散其哀怀，给阳遂车四望。”
《晋诸公赞》曰：文淑破虏之後，名闻天下。当为东夷校尉，入辞，世祖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之，恐居边不信，密讽监司奏淑作阳遂四望车，僭饰过制，免官。
画云车
《汉书》曰：武帝作画云车。
曹子建《洛神赋》曰：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
云母车
《吴百官名》曰：刘蜀主得赐云母车一乘。
《晋书》曰：惠帝自邺还洛，殿中官属备云母辇及云母车奉迎。
《晋太康起居注》曰：齐王出镇，诏赠清油云母犊车。
《傅子》曰：以云母饰车，谓之云母车。臣下不得乘，时赐王公贵臣。
通车
《傅子》曰：有追锋车，施通，（，许偃切。）遽则乘之。
象车
《晋诸公赞》曰：平吴後，南越献驯象，作大车驾之，载黄门鼓吹数十人。
《晋中朝散大驾卤簿》曰：象车，鼓吹一部十三人。
骡车
《蜀志》曰：後主刘禅乘骡车，降邓艾。
《晋令》曰：乘传出使，曹期丧以上，即自表闻，听德白服骡车，副使摄事。
犊车
《释名》曰：祥车，祥，善也，善饰之车也。犊车是也。
谢承《後汉书》曰：颍阳刘诩，好赈贫乏。陈国张季扎吊师丧，值冰寒，车毁牛病，不能进。诩逢之，推所乘车、强牛与之。季扎後知是诩，还其车，闭门不受。
《桓谭别传》曰：谭时为太常录尚书事，後徙交。初，吴以罪徙者，皆收家财入官。及君下狱，簿其资，惟有犊车一乘，牛数头，奴婢不满十人，无尺帛珠金之宝。上闻而嘉之，皆以君财付叔父穆。
《晋书》曰：武帝赐汝南王亮追锋皂车、犊车。
又曰：太传王导妻曹氏，导甚惮之。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曹氏知，将往焉。导恐妾被辱，遽令命驾，犹迟之，以所执尘尾柄驱牛以进。司徒蔡谟闻之，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谟曰：“不闻馀物，惟有短辕犊车，长柄麈尾。”导大怒。
《晋令》曰：百工不得服大绛、紫衤巽、（音巽）假髻、真珠、珥、文犀、玳瑁、越叠以饰路张、乘犊车。
羊车
《释名》曰：羊车，以羊所驾名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武帝平吴之後，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以引帝车。

又曰：卫，字叔宝。五岁，风神秀异。总角，乘羊车入市，见者以为玉人，观者倾都。

《晋太元起居注》曰：司隶校尉刘毅奏护军羊，私角弩四张，又乘羊车，请免官，罪。诏曰：“羊车虽无制，非素所乘者，可如所奏。”

鹿车

《後汉书》曰：更始拜赵为五威偏将军，使助诸将於昆阳。被疮，有战劳，还拜中郎将。更始败，为赤眉所围，迫急，乃逾屋亡走，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携小弱，越山阻，径出武关。仲伯以妇色美，虑为强暴者，欲弃之於道。责怒不听，因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推之。或前逢贼，辄言其病状，以得免。

《东观汉记》曰：杜林寄隗嚣，终不降志辱身。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诸侯所不能友。盖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今且从师友之位，须道开通，使顺其志。”林虽拘於嚣，而终不屈节。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於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

《列女传》曰：渤海鲍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说，谓妻曰：“少君生尊宠，习美饰；而吾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妾侍执巾栉，惟命是从。”宣笑曰：“然，如是吾志也。”妻乃悉归车马、侍御、服饰，更着短衣裳，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瓶出汲。循行妇道，礼节恭备，乡邦称之。宣哀帝时为司隶校尉。子永中兴初为鲁郡太守。永之子昱，尝从容问：“太夫人宁复识挽车时不？”曰：“先姑有言：‘存不亡安，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晋书》曰：刘伶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风俗通》曰：鹿车狭小，裁容一鹿也。或云乐车。乘牛马者，M轩饮饲达曙。今乘此，虽为劳极，然入传舍，偃卧无忧，故曰乐车。无牛马而能行者，独一人所致耳。

露车

《晋阳秋》曰：平原王干阴雨出则犊车，而内露车。或问其故，曰：“露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宜内也。”
《晋中兴书》曰：王尼，洛阳倾覆，避乱江夏。王澄时为荆州刺史，见尼，欣然厚供给之。尼常叹：“沧海横流无安处！”早丧妇，止有一息。不用居宅，惟畜露车，牛一乘。每行，辄使儿御诣人。暮则宿车上，无有定处。少时，澄卒，荆土饥荒，尼求食不能得，乃杀车牛，煮之。遂父子饣委死。
《晋王公百官志》曰：蜀刘主得赐露车七十乘，孙主赐露车三十乘。
道元《与天公笺》曰：有露车一乘，辕复摧折，以犁辕续之。左崎右啮，（五结切。）强弱相负，傍行斫辕。
乘舆杂车
《卤簿令》曰：记里曰白鹭、鸾、旗等三车，并驾四马，正道匠各一人，驾士各十四人，皆平巾帻、绯衫、大口裤。
又曰：辟恶车，太卜令一人，在车执弩箭，平巾帻，绯衤两裆，大口裤。皮轩车，左右金吾，队正一人，在车执弩，服同太卜。其令行正道，驾马数、驾士服色、人数、仪，并同记里等车。
又曰：安车、四望车，并驾四马，驾士各二十四人，服同上。
又曰：羊车，驾果下马一，小吏十四人，并青丝布褶，紫碧腰襟，青耳八，辨发。
又曰：属车十二乘，并驾牛，驾士各八人，服同记里等车。
又曰：王钺车，或曰金钺车。左武卫队正一人，在车。次豹尾车，右武卫队正一人，在车，皆执武弁，朱衣革带，并驾三马，驾士各十二人。服同上。
辕
《周礼》曰：，辕人为。（，车辕也。）有三度：国马之，深四尺有七寸；田马之，深四尺；驽马之，深三尺有三寸。惟辕直，且无桡也。
《左传口宣下》曰：军行右辕，左追蓐。
又曰：改乘辕而北之。
又曰：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弗及。
又曰：师及齐师，战于次皋。齐子渊捷从泄声子，射之，中瓦，繇朐汰匕入者三寸。
《东观汉记》曰：江革母年八十，革不欲摇动之，常自居辕挽车，不用牛马。
《晋仪注》曰：皇后乘油画云母安车，驾骖马。油画云母安两辕。
《赵书》曰：後石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
《韩子》曰：吴起为西河守，秦有小亭临境，欲攻之，不足以征卒。乃取车辕，倚於北门外，令曰：“有能徙至南门外者，赐上宅。”民莫之徙也。有徙者，赐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能徙者，赐之如初。”民争徙之。乃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赐之上田、上宅。”民争上，一朝而拔之。
《梦书》曰：贾人梦车辕折败者，忧亡遗衣物。何以言之？“辕”字“去衣”，故知亡衣物。
《方言》曰：楚、卫之间，辕谓之。
司马长卿《谏猎书》曰：舆不及还辕，人不暇施功。
潘正叔《迎大驾传》云：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
轮
《释名》曰：轮，弥纶也，周匝之言也；或曰较，言总入辐中也。
《易》曰：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礼》曰：古者贵贱皆杖。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其杖关毂而果（音祸。）轮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记庶人失礼所由始也。叔孙武叔，鲁大夫叔孙州仇也。轮人，作车轮之官也。）
又曰：御妇车而婿授绥，御轮三周，先俟于门外。
《周礼》曰：凡察车之道，必自载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车自轮始。凡察车之道，欲其朴（音扑。）属而微至。不朴属，无以为完久也。
又曰：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可以为毂、辐、牙也。斩之时，以材在阳，则中冬斩之；在阴，则中夏斩之。）三材既具，巧者和之。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谓削薄其践地者。侔，上下等。）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侔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是故轮虽敝，不於凿。（抟，圜厚也。郑司农云：不於凿，谓不动於凿中也。玄谓：亦敝也。以轮之厚，石虽啮之，不能敝其凿旁使之动。）
又曰：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圆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
《左传》曰：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谷梁传》曰：晋人与姜戎要而击之，杀，匹马奇轮无反者。
《史记》曰：古封禅为蒲轮，恶伤土石草木。
《续汉书》曰：张纲，字文纪，与杜乔等八人，受诏行天下，号曰八俊。七人皆奉命，惟纲独埋轮於洛阳都亭，不去也。或问之，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梁冀等罪，京师震悚。
《庄子》曰：桓公读书，轮扁斫轮，释椎凿问曰：“公所读者何言？”曰：“圣人之言。”曰：“在乎？”曰：“已死矣。”“然读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应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数在间，而不能谕臣之子，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传者死矣，君之所读者，是古人之糟粕。”（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不同，变化异时，故宜绝学任性也。）
张衡《思玄赋》曰：魂眷眷而屡顾兮，马倚而徘徊。云霏霏兮绕余轮，风眇眇兮振余。
张协《洛禊赋》曰：权戚之家，豪侈之族，彩绮停轪 鹿，华轮朱毂，集乎长州之浦，曜乎洛川之曲。
曹子建《七启》曰：飞轩电游，兽随轮转。
又《应制诗》云：轮不辍运，鸾无废声。
应吉甫《华林集》曰：备言锡命，羽盖朱轮。铭曰：（失名氏。）奚氏本造，後裔饰雍。轮以代步，屏以从容。轮并合，出入道同。追仁赴义，惟礼是恭。
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椎（直追切。）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
轨
《礼》曰：国中以策彗𠂤，勿驱，尘不出轨。（𠂤，苏没切。勿者没𠂤没，搔摩也。）
又曰：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轮。
《庄子》曰：轨结于千里之外，轮不迹於地。
张平子《南都赋》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轨齐轸，祓于阳滨。
张平子《东京赋》曰：同衡律而一轨量，齐急舒於寒燠。
吴李重《与太子笺》曰：其皆克复旧职，追寻前轨，今独不然。
曹子建《七启》曰：当轨见藉，值足遇践。飞轩电逝，兽逐轮转。
谢灵运《祖德》诗曰：秦赵欣来苏，燕魏迟文轨。
陆士龙《答兄机》诗曰：衡轨各殊迹，牵牛非服箱。
王僧达《答颜延年》诗曰：君子耸高驾，尘轨实为林。
卷七百七十六　车部五
辙
《左传》曰：齐师败绩，公将驰之。曹刿（居卫切。）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
《汉书》曰：户牖富人张负有女，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负至平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多长者车辙。负归，谓子仲曰：“固有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之女。
《老子》曰：善行无辙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汝不知螳螂，怒臂当车辙，不知不胜其任也。
又曰：庄周贷粟于监河侯，曰：“我将得邑金，贷子三百。”周曰：“有中道而呼者，周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子何为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徐具鱼门中。）
刘伯伦《酒德颂》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户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
谢灵运《送孔令》诗曰：河流有急澜，浮骖无缓辙。岂伊川椭崇，宿心愧将别。
颜延年《赠王太常》诗曰：林闾时晏开，亟回长者辙。
陆韩卿《答兄希升》诗曰：骏足思长坂，柴车畏危辙。
傅武仲《舞赋》曰：或逾埃赴辙，霆骇电灭。
轴
《说文》曰：轴，持轮也。
《周礼》曰：轴有三理：一者以为[A134]（音美。）也，二者以为久也，三者以为利也。（[A134]，无节目也。久，圣刃心。利，滑密也。）
《释名》曰：轴，复也，重复非一之言也。
《左传》曰：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阳虎欲西奔，晋如齐必反己，故许以东为愿也。）及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苦结切。）其轴，麻约而归之。（锲，刻也。欲绝追者。）载葱灵，寝於其中而逃。（葱灵，辎车名。）追而得之，囚於齐。又以葱灵奔宋，遂奔晋，适赵氏。
《史记》曰：淳于髡曰：“膏棘轴，所以为滑也，然不能运方穿。”
《汉书》曰：临江闵王荣立为太子，废为临江王，坐侵庙𡍮地为宫。上征荣，荣行，祖於江陵北门。既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涕泣，窃言曰：“吾王不反矣！”
毂
《诗》曰：文茵畅毂，驾我骐。
《周礼》曰：毂也者，以为利转也。凡斩毂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音奠。）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毂虽敝不蒿{艹}。（音耗。）毂小而长，则柞；（锄革切。）大而短，则挚。（音致。）
又曰：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
《左传》曰：楚子与若敖战皋浒，射汰以贯笠毂。
《谷梁传》曰：长毂五百乘，（长毂，兵车。四马曰乘。）绵地千里。
《春秋考异邮》曰：黄池之会，滕、薛扶毂，鲁、卫参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崔る，字亭伯，涿郡安平人。祖母师氏，能通经学百家之言。王莽宠以殊礼，赐号义成夫人，金印紫绶，文轩丹毂，显於新代。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桓谭《新论》曰：楚之郢都，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弊”。
左太冲《蜀都赋》曰：累毂叠迹，叛衍相倾。
张平子《东京赋》曰：乘轩并毂。
又曰：疏毂飞令。
又《公燕》诗曰：神飙接丹毂，轻辇随风移。
沈休文《饯吕僧珍》诗曰：持毂二崤道，扬旆九河阴。
辐
《易》曰：舆说辐，（说音脱。）夫妻反目。
《周礼》曰：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毂、辐、牙。）辐也者，以为直指也。望其辐，欲其{削手}（音消。）尔而纤也。进而氐（音视。）之，欲其肉称也。参分其毂长，二在外，一在内，以置其辐。凡辐，量其凿深以为辐广。辐广而凿浅，则是以大杌，虽有良工，莫之能固。凿深辐小，则是固有馀而强不足。故（音宏。）其辐广，以为之弱，则虽有重任，毂不折。参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则虽有深泥，亦弗氵兼。（读如黏。）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矢尽，斩车轴而持之。
辋
《释名》曰：辋，罗也，周轮其外。
《周礼》曰：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毂、辐、牙也。牙，读如迂，世问或谓之辋。）牙也者，以为固抱也。凡揉（而首切。）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肿，谓之用火之善。（廉，绝也。挫，折也。肿，也。）是故规之以视其圜也，{卄禹}（音矩。）之以视其匡也。
又曰：六分其轮崇，以其一为之牙围。叁分其牙围，而漆其二。（不漆其践地者。）
轭
《续汉书》曰：文虎伏轼，龙道衡轭。
《齐书》曰：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厅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李安民奉佛法，为太守，到郡不与神牛，着屐上厅事，又於厅上入关齐。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
《韩诗外传》曰：武王伐纣，到邢丘，轭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召太公而问之，曰：“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轭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雨三日，欲洒吾兵也。”
《韩子》曰：郑县人得车轭，不知其名，问人，人曰：“此车轭也。”俄得一人，复问，对曰：“此车轭也。”问者大怒，曰：“曩者车轭，今又车轭，是何众也！”遂与斗。
屐（音剧）
《释名》曰：屐，似人履。
又曰：伏菟在轴上，似之也。
官（音管）
《说文》曰：官，令谷端钅 沓也。
枕
《释名》曰：枕，横在前，若卧床之有枕。
《方言》曰：轸谓之枕。（郑璞曰：车後横木。）
《周礼》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戈秘（音必。）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音移。）崇於轸四尺，谓之二等。六分其广，以一为之轸围。参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五分其轸间，以其一为之轴围。轸之方，象地也。
轼
《周礼》曰：参分轸围，去一以为式围。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
《释名》曰：轼，式也，式所敬者。
《左传》曰：齐与鲁战于长勺，齐师败绩。公将驰之，曹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
又曰：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得臣与寓目焉。”
又曰：叔山舟搏人以投，中车折轼，晋师乃止。
又曰：长狄乔如之首眉隐於轼。
《汉书》曰：郦生凭轪轼，下齐七十二城。
宋玉《九辨》云：“倚结轸兮太息，涕潺兮沾轼。
箱
《方言》曰：箱谓之非。（音斐。）
《诗》曰：彼牵牛，不以服箱。
《通俗文》曰：车箱曰较。（音角。）
《通俗文》曰：车一曰两，两两相与为体也。原其所以言“两”者，箱、辕及轮，两两而耦，故称两耳。
义（音议、宜二音。）
《尔雅》曰：载辔谓之义。（郭璞曰：车轪上环，辔所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彗（音卫）
《说文》曰：彗，车轴端也。杜林说：毂钇 沓也。
《方言》曰：车彗，齐谓之龙。
鲍明远《芜城赋》曰：当昔全盛之时，车挂彗，人驾肩，廛朴地，歌吹沸天。
环
《释名》曰：游环，在伏马背上，骖马之外辔，贯之游移前却无常处。
《尔雅》曰：游环谓之捐。（徐绢切。郭璞曰：着车众环。）
《诗》曰：游环胁驱。
（音江）
《说文》曰：，毂之铁也。
《方言》曰：车，燕、齐、海、代之间谓之钇 过，（音戈。）或谓之锟，（音衮。）自关而西谓之。
《续搜神记》曰：郑茂病亡，殡殓讫，未得葬。忽然妇及家人梦茂云：“已未应死，偶闷绝耳。可开棺出我，烧车以熨顶头。”如言，乃活。
辖
《释名》曰：辖，害也，车之急害也。
《诗》曰：出宿于干，饮饯于言。载指载[B144]，（[B144]与辖同。）还车言迈。
《左传》曰：诸侯宾至，甸设庭燎，仆人巡宫，车马有所，宾从有侍，巾车脂辖，隶人牧圉，各赡其事。
《汉书》曰：陈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闭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能去。
蔡邕《独断》曰：乘舆之车，皆副辖。副辖者，施辖於外，乃服设辖。铭曰：载驰，非辖不行；临政设教，非贤不明。
张平子《东京赋》曰：重轮贰辖，疏毂辰令。
潘正叔《赠陆机》诗云：“星陈夙驾，载脂载辖。
铫
《释名》曰：铫，简也。铫轴之间，使不相忘。
果（胡果切）
《释名》曰：果，裹也。裹，轵也，轵如指，见於毂头。
《礼》曰：叔孙武叔朝，见轮人以杖关毂而果轮者，以是有爵而后杖也。（馀具轮事注中。）
《史记》曰：淳于髡，齐人也，博闻强学。其谏说慕晏婴之为人，然而秉意观色为务，故齐人谓之炙果。果，车之盛膏者，炙之不尽，犹有馀。流言髡之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尽如炙果。
当
《通俗文》曰：车当谓{屏}（步轻切。）{星}。
《郭林宗别传》曰：昔仲琰为部从事，尝柴车驾牛，编荆为当。
盖
《周礼》曰：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达常，盍斗杠，入丘中也。）上欲尊而宇欲卑。（上，近部平者也。乂下曰字。）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ニ远。（盖者主为雨也。）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良盖弗冒弗，殷敏而驰不队，谓之国工。盖之圜也，以象天也；盖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方言》曰：盖在上，如屋舍之复盖。
蔡邕《独断》曰：乘舆车，皆黄盖者，并以黄为里也。
《董卓别传》曰：卓讽朝廷，使光禄宣持节拜卓为太师，位诸侯上。引还长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画两轮，时人号为竿摩车。
（音老）
《释名》曰：，似弓曲也。
《说文》曰：，盖弓也，淮阳名车穹。
《周礼》曰：弓凿广四枚，凿上二枚，凿下四枚。（弓。也。）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弓长六尺谓之庇轵，五尺谓庇轮，四尺谓之庇轸。参分弓长而揉其一。以其一为之尊。盖之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杠
《周礼》曰：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呈（音楹，盖杠也。）围倍之，六寸。信其呈围，以为部广，六寸。部长二尺，呈长倍之，四尺者二。（杠长八尺，谓达常以下也。加达常二尺，则盖高一丈也。）
覆ダ（音岑）
《释名》曰：ダ，横在车前，织竹作之，空ダダ也。
《广雅》曰：覆ダ谓之辟。
枸心
《广雅》曰：从下枸轴也。
《通俗文》曰：轴限者谓之枸。
较
《周礼》曰：参分式围，去一以为较围。参分较围，去一以为轵围。
《释名》曰：其较重，卿所乘也。
（许偃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俗文》曰：张布曰。
《仪制令》曰：诸车，一品青油道，朱里，朱丝络网。三品以上，青道，朱；五品以上，青褊，碧里。六品以下，皆不得用。
《卤簿令》曰：安车，紫油通，紫油，朱里。四望车，青油通，青油，并朱丝络网。后及皇太子车，并准此。
《风土记》曰：《周礼》以拂拭车一义，谓施严帷。
潘岳《籍田赋》曰：微风生於轻，纤埃起乎朱轮。
潘尼诗曰：朝从长涂，暮栖所集。归云乘浮，凄风寻帷入。
纟秋
《释名》曰：纟秋，遒也。在後遒迫，使不得却缩也。
王隐《晋书》曰：山涛为尚书，有人题曰：“阁中有大牛，王齐鞅，裴楷秋，和峤不敢休。”
茵
《释名》曰：茵，车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
《诗》曰：阴引銮（音沃。）续，文茵畅毂，驾我骐。（音注。）
《汉书》曰：邴吉为丞相，驭吏嗜酒，数逋荡。（逋，亡也。荡，放也。谓亡其所供之职而渐放也。）常从吉出，醉呕丞相车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复何所容？西曹但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车茵尔。”遂不去也。
卷七百七十七　奉使部一
奉使上
《周礼口小行人》曰：使适四方，协九仪宾客之礼：朝、覲、宗、遇、会、同，君之礼也；存、  、省、聘、问，臣之礼也。又，掌邦国之礼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则摈，小客则受其币而听其辞。凡使为旌节。
《礼》曰：凡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则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归，则必拜送於门外。若使人於君所，则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则必下堂而受命。
《诗》曰：《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四牡，周道逶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盐，我心伤悲。
又曰：《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先先征夫，每怀靡及。
《左传》曰：齐使仲孙湫来省难。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为本也。臣闻之，国将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有礼，因重固，（能重固者，因而成之。）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又曰：齐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也。）齐侯未入境，展喜从之，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弊邑，使下臣犒执事。”
又曰：晋侯及秦伯围郑，以其无礼於晋，且贰於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汜南。佚之狐言於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公从之。
又《文下》曰：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临鲁国，镇抚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辞玉。”宾答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而使下臣结二国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国无陋矣！”厚赂之。
又《宣十五年》曰：楚子围宋，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晋侯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之而献於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汝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义不行二信，不受二命也。）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奉命以出，有死无，（音殒。）又可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矣，下臣获考，（考，成。）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又曰：晋侯使克征会于齐，齐顷公帷妇人使观之。子登，妇人笑於房。献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报，无能涉河！”克请伐齐，晋侯弗许。至成公三年，卫孙桓子、臧宣叔亦乞师以伐齐，晋侯许之。
又曰：齐叔老为季武子介，自是晋人轻鲁币，而益敬其使。
又曰：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聘于齐，说晏平仲，谓之曰：“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获所归，难未歇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於栾高之难。（难在昭八年。）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大带也。吴地贵缟，郑地贵，故名献己所贵，示损己而不为被货利。）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必败！”（败谓伯有也。）
又曰：韩宣子如楚送女，叔向为介。郑子皮、子太叔劳诸索氏。太叔谓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灾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币帛，慎吾威仪，守之以信，行之以礼，敬始而思终，终无不复，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不失仪，敬而不失礼，导之以训词，奉之以旧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国，虽汰侈，若我何？”

又曰：楚费无极谮太子建，王使城父司马奋杨杀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奋杨，使城父人执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也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奸，犯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论语》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又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史记》曰：吴季札之为使，北过徐君。徐君初好札剑，口虽弗言，季札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宝剑，系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当谁与乎？”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

又曰：赵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悉以珠饰之。春申君三千馀人，上客皆镊珠履以见。赵使大惭。

又曰：陆贾，楚人，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贾赐佗印为南越王，佗结箕倨见贾。贾因说佗曰：“足下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谢贾曰：“生长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贾曰：“我与萧何、曹参、韩信孰贤？”贾曰：“王似贤之。”复问曰：“我与皇帝孰贤？”贾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从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於汉！”佗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悦。至孝文帝元年，诏丞相陈平，举可使南越者。平言：“陆贾，先帝时曾使南越。”乃召为太中大夫，往使，因让佗自立为帝。贾至南越，王甚怒，为书谢。於是乃下令国中曰：“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已後，去帝制、黄屋左纛。”贾还报，文帝大悦。

又曰：汲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

又曰：司马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棘火}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馀人，用兴法诛其渠帅，而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还报，天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持四乘之传，因巴蜀币物，以赂西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於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而献牛酒。

又曰：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婿也者，女之夫。比於子馀剩，故曰赘婿。）长不满七尺，滑稽（音骨，乱也。稽者，同也。）多辨，数使诸侯，未尝诎辱。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兵，赍金百斤，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先生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来，见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杯，而咒曰：‘瓯窭满{卅}（笼也，音构。瓯窭，犹杯楼也。言丰年菜树易可满{卅}。）污邪满车，（污邪，下地田也。则下地田之中，有薪菜可满车也。）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所持者狭，而欲者大奢，故笑之。”於是齐王乃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

《汉书》曰：汉王曰：“孰能为我使淮南？使之发兵背楚，留项王於齐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万全。”随何曰：“臣请使之。”乃与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宰王之，（淮南太宰作内主也。）三日不得见。随何因说太宰曰：“王之不见何，必以楚为强，以汉为弱。使何得见，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闻；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质淮南市，以明背汉而与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见之。随何说淮南王，王曰：“请奉命。”阴许叛楚与汉，未敢泄，楚使臣在，方急责布发兵。随何直入，曰：“九江王归汉，楚何以得发兵！”布惊曰：“何至是？”楚使者出，何曰：“事已构，可杀楚使无使归，而疾走汉并力。”布从之，遂归汉。

又曰：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支氏，擒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支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灭胡，闻之，乃募使者。骞应募，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往。匈奴不听去，乃留骞十馀岁，娶胡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居匈奴西。骞因与其属亡，向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後单于死，国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拜骞太中大夫。骞为人宽信，蛮夷爱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一名天竺国，在大夏东南数千里，人乘象以战。’臣度大夏去汉万二千里，有蜀物，其去蜀不远矣。”於是汉复事西南夷。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大将军击匈奴，尝谙知水草处，军须不乏。封博望侯。
又曰：张骞使至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至王都数千里，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众。使还，即发使来随，欲观汉广大。以大鸟卵、梨轩善眩人献於汉。及宛西小国，皆随使献见天子。
又曰：傅介子，昭帝使通西域。楼兰尝邀汉使杀之。後使介子往而让之。旋谓将军霍光曰：“彼王反覆，不诛，无以惩其恶。臣尝过之，近人，易就耳！愿旦往刺之，以示诸国。”光曰：“可矣。”遂奏介子行，具卒乘，赍重币，扬言赐外国，而志在楼兰。楼兰王意不亲介子，介子阳引去。至其西界，使译者谓王曰：“汉使持重宝行赐诸国，王不来，我之西矣。”即出金币以示译。译者还报王，王贪汉物，来见。介子与坐饮，陈物示之。饮酒皆醉，介子谓王曰：“天子使我私报王。”王随介子入帐中，屏语，壮士二人从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来诛王，当更立前太子质在汉者为王。汉兵方至，无得辄动，动则灭国矣！”遂持王首而还诣阙。朝廷嘉之，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
又曰：苏武，字子卿，建次子也。少以父任为郎中，武帝遣以为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堠百馀人俱。既至匈奴，致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缑王是昆耶王姊子，与昆耶王俱降汉，後随浞野侯没胡中。及卫律所将降者，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张胜善，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爵赏。”张胜许之。事败，单于怒，欲杀汉使。左伊秩訾曰：“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武谓常惠曰：“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乃引佩刀自刺。卫律大惊，召医疮。单于乃凿地为坎，置ㄉ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气绝。半日复息。惠、胜等号哭。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愈，单于逾欲降之。武不能屈，乃幽武大窖中，绝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毡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令牧羊，不得食。掘野鼠去草实，食之。杖汉节，旄尽落，积五六年，昭帝即位，与匈奴和亲，求武，匈奴绐言死。後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夜见汉使，教使谓单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具言武在北海大泽中牧羊。”使者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大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乃召武，相随官属等九人归汉。武以元始六年春至京师，拜典属国。常惠等皆为郎。
又曰：郑吉，会稽人，累迁卫司马。神爵中，日逐王乱匈奴，欲降汉，使人与吉相闻，於是汉使吉迎之。日逐王并口万二千，随吉至河曲，遂将诣京师。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破车师，降日遂王，威震西域，遂护车师以西，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又曰：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谋策，喜奇功。所过城邑山川，常登望远，以观形势。常患位卑权轻，不决胸臆之谋。时西方郅支单于常杀汉使，侵横诸国，朝廷患之。谷吉上书愿往谕王，遇害。乃遣汤与甘延寿使于西域，阳谓延寿曰："郅支单于结怨诸夷，屈辱汉使，朝廷患之久矣。虽然，蛮夷无金城汤池之固、坚弩之器，恩义不行，彼可取也。若举屯田吏士，并发乌孙兵，直抵城下，彼亡无所保，千载之功可致也！"延寿然之，请奏，汤曰："不可，不如矫诏而发之。"延寿不从。会延寿疾卧，汤因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胡汉四万馀骑，置官吏而发也。已行，延寿闻而惊起止之。汤按剑叱之，曰："大众已集，竖子胡敢沮众耶！"乃上疏自劾矫制之状，因分兵葱领、赤谷两道，鼓行而西。去单于城三十里，止而营。单于怪之，使人问之曰："汉兵何来？"汤曰："见单于亡国，本屈意康居，故来护单于耳。"单于不知意旨，犹豫无备。因夜进兵围城，迟明拔之，斩郅支单于以归。
又曰：盖宽饶，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经，为郡文学，以孝廉为郎。举方正，对策高第，迁谏议大夫。宽饶为卫司马，有厚德。宣帝嘉之，以宽饶为太中大夫，使行风俗，多所称举贬黜，奉使称旨。擢为司隶校尉，刺举无所回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廷尉处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贵戚及郡国吏繇使至长安，皆恐惧莫敢犯禁，京师为之清平。
又曰：终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而去。军後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生也。"军行郡国，所见便宜以闻。还奏事，上甚悦。
卷七百七十八　奉使部二
奉使中
《後汉书》曰：伏湛子隆，字伯文，少以节操立名。当时张步兄弟各拥强兵，据有齐地。拜隆为太中大夫，持节使青、徐招降。张步等五校尉皆降。其冬，拜隆为光禄大夫。复使於步，皆招怀绥辑，多来附隆。帝嘉其功，以比之郦生，即拜步为东莱太守。刘永复遣使立步为齐王，步贪受王爵，犹与未决。隆晓譬曰："高祖与天下约，非刘氏不王，今可得为十万户侯耳！"步欲留隆与共守二州，隆不听，求得反命，步不从，乃执隆。隆遣间使上书曰："臣隆奉使无状，（言罪大也。）受执凶逆。虽在困厄，授命不顾。又吏人知步反叛，心不附之，愿以时进兵，无以臣隆为念也。臣隆得生归阙庭，受诛於有司，此其大愿。若令没身寇手，以父母兄弟长累陛下。陛下与皇后、太子永享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与天无极！”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谓有苏武之节，恨不且许而遽求还也！”其後步遂杀之，时人莫不怜哀焉。以其子琼为中郎。

又曰：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将兵别击伊吾，战於蒲类海，多斩首虏而还。（伊吾，匈奴中地名。蒲类，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城楼兰国也，後改为鄯善。去阳关一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鄯善王广奉迎超，礼敬甚备，後忽吏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狐疑未知所从故也。明者睹其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诈之曰：“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超乃闭侍胡，悉会其吏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而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特鼓藏虏舍後，约曰：“见火燃者，当鸣鼓大呼。”馀人悉持弓弩，夹门而伏。超乃顺风纵火，前後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馀级，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超於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还奏於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报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

又曰：郑众，字伯师。拜越骑校尉，使匈奴。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屈。单于大怒，不与水火，欲胁伏众，拔剑自誓，单于乃止。

又曰：张纲，字文纪，为侍御史。汉安元年，选八使徇行风俗，皆耆旧知名，多历显位。惟纲年少，官资最微。馀人受命之部，而纲独埋其车轮於洛阳都亭，曰：“豺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大将军梁冀、弟河南尹不疑，皆蒙外戚之任，居阿衡之职，不能敷扬五教，专务蛇豕而已！”帝虽知纲言公直，然不忍行用也。时广陵贼张婴杀太守据部。冀乃用纲为广陵太守。纲至，乃陈示祸福，婴等开门出降。纲乃抚纳离叛，使各得安居，部内肃清。帝嘉之，赐钱十万。

《续汉书》曰：大使车五乘，驾驷，赤帷，持节者，重导五百，琐弩十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使车兰舆，赤轂、赤帷，从驺骑四十人。
又曰：周举，字宣光。顺帝时，诏八使遣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拜举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贵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长中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於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赃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以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於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举於是劾奏贪猾，表荐清公，朝廷称之。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西人。厉清节，为州所服，举孝廉。时冀州饥荒，盗贼群起，乃使滂案察之。滂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赃污，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伏众议。
《东观汉记》曰：来歙，字君叔，南阳人也。建武五年，持节送马援，奉玺书於隗嚣。嚣遣子恂随入侍。时山东略定，帝谋西收嚣兵，与俱伐蜀。嚣将王元说嚣，故不决。歙素刚直，遂发愤责之，曰：“国家以公知臧否，晓废兴，故以手书赐至意足下，推忠诚，眷委质，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从佞惑之言，为族灭之计，叛主负子，违背忠信！吉凶之决，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嚣，嚣起入，部勒兵，将杀歙。歙徐杖节就车而去。
又曰：隗嚣甚重马援，以为绥德将军。时公孙述称帝，嚣使援往观之。援素与述同乡里相善，以为至当握手迎如平生。而述方盛陈陛卫，以延援入。交拜礼毕，就馆，更为援制都布单衣，交让冠，会百官於宗庙，立旧交之位。述鸾旗旄骑、誓就车，礼甚盛，欲以援封侯，食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因而辞归，谓嚣曰：“子阳井底蛙耳！不如专意东方。”嚣乃使援奉书洛阳。援至，引见於宣德殿，上迎笑谓之曰：“卿遨游二帝间，见卿使人惭。”援顿首谢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臣亦择君。臣与公孙述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进。臣今远来，陛下何知非刺客，而简易如此？”於是上复笑曰：“卿非刺客，顾说客耳。”援乃曰：“天下反覆，自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又曰：郭丹从师於长安，买传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後三公举丹贤能，征谏议大夫。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车出关，如其志也。
“何贤之有！”伊曰：“以地言，尉佗不在弊邑。”冯弘闻而大悦。还，封都亭侯。
《後魏书》曰：燕凤，字子章，代人也。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常使符坚，坚问凤曰：“代王何如人也？”对曰：“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坚曰：“卿辈北人，无刚甲利器，敌弱则进，敌强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安能兼并也？”凤曰：“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使若飞；主人雄俊，率服北土，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樵爨之苦，轻行速捷，因敌取资。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常胜也。”坚曰：“彼国人马多少？”凤曰：“控弦之士数十万，见马一百万匹。”坚曰：“卿言人众则可，说马太多。”凤曰：“云中川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馀里；北至南山，百馀里，每岁自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犹未尽。”凤还，坚厚加赠。

又曰：朱长生，岱人。孝文时，为散骑常侍。使高车，其王阿伏至罗国乃不以礼待长生。长生责至罗王：“既称臣内附，何得口云再拜而实不拜？”乃呼出帐，令众中拜。至罗惭，其臣下大怒，乃以兵胁之曰：“不降则杀！”长生厉声曰：“我宁作魏鬼，不为汝臣！”留三岁，乃放还。孝文比之苏武也。

又曰：李彪使萧颐，亲谓彪曰：“卿前使还日赋诗云：‘但愿长闲暇，後岁复来游。’果如言，今日卿此还也，复有来理否？”彪答曰：“使臣请重赋诗。”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颐惘然曰：“清都可尔，一去何事？观卿此言，似成长阔。”

《隋书》曰：许，字务本，高阳北新成人也。家有书万卷，皆悉遍涉。祯明二年，加通直散骑常侍。聘隋，遇文帝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留絷宾馆。陈亡，素服号泣，於西陛下藉草三日。有诏就馆，拜通直散骑常侍。尽夜哀哭，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诏。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胜。左右曰：“我平陈惟获此人，既怀其旧君，则我诚臣也。”敕以本官直门下省，赐物千段。

《唐书》曰：大历初，以授归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金紫充吊祭册立新罗王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祸。崇敬曰：“舟人凡数百，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故事：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货易规利。崇敬一皆绝之，东夷称重其德。

又曰：殷侑，为童儿力学，不念家产。长能通经，以讲习自娱。五经登第，通历代沿革，擢为太常博士，转虞部员外郎。为入回纥副使。回纥骄倨，见汉使，盛陈兵甲，与其相不拜，欲受汉使礼。侑坚立不动，宣命既毕，虏使责之，云欲留使者。行人皆惶怖，独侑谓虏曰：“今可汗是汉家子婿，坐受使臣礼，是可汗无礼，非使臣无礼也！”虏惮其严正，卒不敢逼。

《荆州先德传》曰：费，字文伟，江夏人也。吴与蜀和，遣使张温字惠恕来修好。温辨，好论议，鲜能抑之。诸葛亮以有俊才，宜遣报温使，以为奉信校尉。权时窃尊号，意犹豫未决。为陈存亡之画、开国建家之策，权甚悦。时滑稽、知名皆在会，并使发异端之难，应机辄答，坐席称之。由是爱敬焉。

卷七百七十九　奉使部三

奉使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故事》曰：娄敬曰：“臣愿为高车使者，持节往至匈奴庭，与其分土定界。”敬至，曰：“汝本处北海之滨，秦乱，汝侵其界，居中国地。今婚姻已成，当还汝敝肆，还我中国地。”作丹书铁券，曰：“自海以南，冠盖之士处焉；自海以北，控弦之士处焉。”割土盟誓，然後求还。

《华阳李别传》曰：字孟君，汉中人。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循州郡，观风俗，皆微服单行。使者二人，当到益州，投公舍宿。时夏月露坐，为出酒与谈。公仰视问曰：“二君发京师时，宁知二使者何日发耶？”二人惊相视而曰：“不闻。”问公何以知之，公指星，有二使星向益部。二人知其深明，遂共谈，甚嘉异焉。

《风俗通》曰：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车之使，采异代方言，还奏之，事藏秘室。

《晏子春秋》曰：晏子使吴，吴称曰：“天子请见。”晏子蹴然曰：“臣受命弊邑，使於吴王。臣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问吴王恶存？”吴王夫差请见以诸侯之礼。

又曰：晏子使楚，楚王进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王曰：“橘末剖。”对曰：“臣闻之，赐人主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臣故不敢剖，臣非不知。”

又曰：晏子使楚，楚人为小门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狗门入也！”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之临淄三万户，张袂成帷，挥汗成雨，何为无人！齐以贤者使贤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婴不肖，是故使王耳。”

又曰：晏子聘楚，楚王知其贤智，欲辱之。使人缚一人从殿前过，佯问之：“此何罪也？”左右答曰：“此齐人也，今犯盗。”王谓晏子曰：“齐人善盗也？”晏子答曰：“臣闻江南生橘，江北为枳，土地使其然也。臣察此人在齐不为盗，今来楚而盗，亦土地使然也。”楚王大惭。

《汉杂事》曰：吴、楚七国反，齐孝王城守，胶西济南三国围齐。齐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还报曰：“坚守。”比至，三国围齐已数重矣，无从入。三国将与路中大夫盟：“若反言汉已破。”大夫许之。至城下，望见齐王，曰：“汉已发兵百万，使太尉周亚夫击破吴、楚，引兵救齐，齐必坚守！”三国将诛路中大夫。

《韩诗外传》曰：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於荆，荆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贤人也。其使者亦贤，子慎之！”使者出，见廉稽曰：“冠则得以见。”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处中国，则处江海之陂，与鼋鱼鳖为伍，文身剪发，而後处焉。今来至上国，必曰：‘冠乃得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大国使适越，亦将劓墨、文身、剪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後得见乎？”荆王披衣出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欣。欣少，而立以为嗣。封太子击於中山，三年不往来。其傅赵仓唐谏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击曰：“愿之久矣，未有所使。”仓唐对曰：“为之使，则臣请使。”击曰：“诺。”於是乃问君何所好与所嗜，曰：“君嗜晨凫，好北犬。”遂求晨凫、北犬赍行。仓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有北犬、晨凫，使仓唐再拜献之。”文侯曰：“嘻！击知吾好北犬、晨凫也。”即见使者。文侯曰：“击无恙乎？”仓唐惟惟，三问而不对。文侯曰：“不对，何也？”仓唐曰：“臣闻诸侯不名君。既已赐弊邑，使得小侯国，不敢对也。”文侯曰：“中山君无恙乎？”仓唐曰：“今者之来，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君长短若何矣？”仓唐曰：“闻诸侯，比诸侯，入朝则侧者皆人臣也。臣无所比之，然则所赐之裘几能胜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於《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诗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诗》云：‘穴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此以忘我者也。”於是大悦，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君，视其使。中山君若不贤，恶能使其使贤？”遂废太子欣，而召中山君以为嗣。

《说苑》曰：秦王以五百里地封鄗陵君，君不受，使虞且谢。秦王忿然作色，谓且曰：“亦尝见天子之怒乎？”曰：“臣未尝见也。”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尝见布衣韦带之士怒乎？”王曰：“布衣韦带之士，怒则解冠徒跣，以头抢地耳，何难知者？”且曰：“此乃庸夫之怒耳。布衣之士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持其匕首起，视秦王曰：“今将是矣！”秦王变色，长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谕矣。”

又曰：赵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送之，诫之曰：“必如吾言！”（注事具瑟门。）

又曰：齐使淳于髡聘楚。髡为人形貌短小，楚王薄贱之，曰：“谓之齐无人耶？而使子来乎？何长也？”髡对曰：“臣无所长，要中七尺之剑，欲斩无状王！”王曰：“止。吾但戏子耳。”与髡共饮酒。

又曰：晋、楚之君为好，会苑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晋、楚大夫曰：“趣以天子礼见吾君，我将见子。”使者曰：“冠虽弊，义居上；履虽新，义居下。周室虽微，诸侯未之能易也。师虽升宋城，臣犹不更臣之服也！”以诸侯礼见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使者聘齐，齐王享之梧宫。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鱼吞舟，大国之树必巨！”使者曰：“昔燕攻齐，遵雒路，渡济桥，焚雍门，击齐左而虚其右，王蜀绝头乎杜山，公孙差格死于龙门，饮马乎淄渑，定获乎琅琊，王与太后奔乎莒，逃城阳之山。此时，梧之大小何如矣？”刁渤对曰：“使者问梧之年耶？昔荆平王为无道，加诸申氏，杀子胥父与兄，子胥被发乞食於吴，阖庐以为相，三年将兵复仇于楚，战胜乎柏举，级头百万，囊瓦奔郑，王保於随，师入郢。胥行郢都，亲射宫，临于王冢，笞其墓。若此，则梧可为拊也！”

又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之以辞。

《王逸子》曰：或问：“张骞可谓名使者欤？”曰：“周流绝域，东西数万里，其中胡貊皆知其习俗；得始大蒜、葡萄、苜蓿等。”

《语林》曰：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当坐，自捉刀床头座。既毕，令人问：“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王闻，驰遣杀此使。

《天文要集》曰：天节星，主奉使。小而明，则使中正也。

梁元帝《苏郑论》曰：汉世，衔命匈奴，困而不食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汉节，卧伏冰霜；仲师固无下拜，阳绝水火。况复风生稽落，日隐龙堆，翰海飞沙，皋兰走霰，岂不酸鼻痛心？忆雒阳之宫陛，屑泣横悲；想长安之城阙，直以为臣之道义不为生，事君之节，生为义尽。岂望拔幽泉，出重仞，经长乐，抵未央？及还望塞亭，来依候火，傍观上郡，侧眺云中，虽在己之自隆，而於时之报未重。

梁刘孝仪《北使还与永丰侯书》曰：足践寒地，身犯朔风，暮宿客亭，晨炊谒舍，飘摇辛苦。迄留毡乡，杂种覃化，颇慕中国，兵传李绪之法，楼拟卫律所治。而毳幕难淹，酪浆易厌，王程有限，时反玉关。射鹿胡奴，乃共归国，刻龙汉节，还持入塞。马衔苜蓿，嘶逗故墟。人获蒲萄，归种旧里。稚子出迎，善邻相劳，倦握蟹螯，亟覆虾碗。每取朱颜，略多自醉，用此终日，亦多自娱。

卷七百八十　四夷部一□东夷一

叙东夷

《尚书□尧典》曰：分命羲仲，宅夷，曰谷。（东表之地称夷。，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又《大诰》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三监，管、祭、商。淮夷，徐奄之属。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将黜殷命，作《大诰》。

又《蔡仲之命》曰：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作《成王政》。（为平淮夷徒奄之政令。）
又《费誓》曰：鲁侯命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徐戎淮夷并起，为寇於鲁，故东郊不开。）徂兹淮夷、徐戎并兴。（令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并起为寇。此夷戎，帝王所羁縻统叙，故错居九州之内，秦始皇遂出之。）善支乃甲胄，乔攻乃干，无敢不吊！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
《左传口僖下》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杞，先代之後，而迫於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故言其夷也。）
又《成公上》曰：莒子曰：“莒辟陋在夷，其孰以我为虞？”
又《襄公六》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行夷礼。）
又《定公下》曰：以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莱人，齐所灭。莱，夷也。）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击莱人。）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裔，远也。）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齐侯闻之，遽辟之。（辟兵，莱兵也。）
《毛诗》云：《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之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
又曰：《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论语口子罕》曰：子欲居九夷，（马曰：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马曰：君子所居则化。）
《後汉书》曰：《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又曰：会稽海外有东是人，（是，达奚切。）分为二十馀国。又有夷洲，及澶州。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代代相承，有数万家人。岁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来往。
《竹书纪年》曰：后方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又曰：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
又曰：仲丁即位于蓝夷。
《白虎通》曰：夷者，蹲也，言无礼仪。
《史系》曰：天监五年，丹阳南山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合焉。中得剑一、瓷具十数，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罨盂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

《临海水土志》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画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归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班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惟用鹿矛以战斗耳。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环贯珠。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器中，以卤之，历日月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馀丈，以着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木作器，如豕希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之。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驮其面肉，留置骨，取大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於中庭建一大材，高十馀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

又曰：安家之民，悉依深山，架立屋舍於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州民相似。父母死亡，杀犬祭之，作四方丞以盛尸。饮酒歌舞毕，仍悬着高山岩石之间，不埋土中作冢椁也。男女悉无履。今安阳罗江县民，是其子孙也。皆好猴头羹，以菜和中，以醒酒；杂五肉，霍不及之。其俗言：“宁自负人千石之粟，不愿负人猴头羹霍”。

朝鲜

《尚书大传》曰：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禄父，纣之子也。）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商之亡，走之朝鲜。（朝鲜，今乐浪郡。）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於十二祀来朝。

《史记》曰：朝鲜。张晏注曰：朝鲜有湿水、洌水、汕水，合为洌水。疑乐浪、朝鲜，取名於此。

又曰：朝鲜王满，燕人也。自始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馀人，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王险，地名。）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毋使侵盗边。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方数千里。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元封二年，汉使涉河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师古曰：谯，夷让也，才笑切。）何去至界，临氵贝水，使驭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长，裨王名也。）即渡水，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自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右渠发兵距险。天子为两将军未有利，乃使卫山因兵威往谕右渠。右渠见使者，顿首谢：“欲降，恐两将诈杀臣；今见信节，请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馀，持兵渡氵贝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杀之，遂不渡氵贝水，复引归。左将军破氵贝水上军，乃前，至城下，围其西北。楼船亦往会，居城南。右渠遂坚城守，数月未能下。左将军急击之，朝鲜大臣乃阴间使人约降楼船，往来言，尚未肯决。天子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从事。遂至，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即命左将军戏下执缚楼船将军，并其军，以报天子。天子诛遂。左将军已并两军，即急击朝鲜。朝鲜相路人、韩陶、尼相参、将军王夹，（师古曰：相路，一人也。韩陶，二人也。尼相参，三也。将军王夹，四也，夹，音颊。）相与谋，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王险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复攻吏。左将军使右渠子长降、相路人子最告谕其民，诛成已。遂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汉书□地理志》曰：玄菟、乐浪，武帝时初置，皆朝鲜、豺岁豺百、勾骊蛮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如淳曰：有其四，其四不见。）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者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仇。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边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辽东，吏见民无闭藏，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相犯禁浸多，致六十馀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之不行，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

豺岁豺百

《魏志》曰：豺岁豺百国，南与辰韩、北与高勾丽、沃沮接，东穷大海。今朝鲜之东，皆其地也。户二万馀。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後四十馀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陈胜等起，略叛秦。燕、齐、赵民避地东入朝鲜数万口，燕人卫满结夷服，复来王之。汉武帝伐灭朝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其地为四郡。自是之後，胡汉稍别。无大君长，自汉已来，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统主下户。其耆旧自谓与勾丽同种。其人性悫愿，少嗜欲，有廉耻，不请ㄟ。言语法俗，大抵与勾丽同，衣服异。男女衣，皆着曲领。男子系银花，广数寸，以为饰。自单单大岭以西属乐浪，以东七县，都尉主之，皆以犭岁为名。後省都尉，封其渠帅为侯。今不耐犭岁，皆其种也。其俗，同姓不婚，多忌讳。每疾病死亡，辄捐弃旧宅，更作新居。布麻蚕绵，饮食亦有俎豆。晓侯星宿，豫知年岁丰约。嫁娶丧葬之法，有似勾丽。不以珠玉为宝。常用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为“舞天”。又祭虎，以为神。其邑落相侵犯，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曰：“责祸”。杀人者偿死。少寇盗。能步斗，作矛长三丈，至战时，数人共持之。乐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鱼皮、土饶文豹。又出{艹果}下马，汉桓时献之。正始六年，乐浪太守邓茂、带方太守弓遵，以岭东犭岁属高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八年，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犭岁王，居处杂在人间，四时诣郡朝谒，二郡；有军征赋调供给役使，遇之如民。”

《风俗通》曰：犭百者，谨案，《春秋传》：大犭百、小犭百。犭百者，路也，薄也。不知送往劳来，无宗庙粢盛，赋殿轻薄也。

三韩

《後汉书》曰：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地与犭岁犭百接。弁韩在辰韩之南，亦有十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大者万馀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馀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少纲纪，国邑虽有主师，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无椁。不知骑乘牛马，不贵金宝锦。惟重缨珠，以缀衣为饰，及悬颈垂耳。大率皆魁头露，（魁头，犹科头也，谓以发{扎糸}绩成科结也。，音计。）布袍草履。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善用弓盾矛槽。虽有斗争攻战，而贵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竟祭鬼神，昼夜酒食，群聚歌舞，辄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十月农功毕，亦如之。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

《魏志》曰：马韩。汉桓、灵之末，韩、犭岁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建安中，公孙康分屯右县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人，兴兵伐韩、犭岁，旧人稍出。是後倭、韩遂属带方。魏景初中，明帝遣带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守刘昕、乐浪太守鲜于嗣，越海定二郡。诸韩国臣智加赐邑君印绶，其次与邑长。其俗好衣帻。下户诣郡朝谒，皆假衣帻，自服印绶，部从事。吴林以乐浪本统韩国，分割辰韩八国与乐浪。

又曰：有州胡，在马韩之西，海中大岛上。其人差短小，言语不与韩同。皆髡头，如鲜卑。但衣韦衣，有上无下。好养牛豕，乘船往来，市货韩中矣。

辰韩（附）

《後汉书》曰：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为秦韩。有城栅屋室。诸小别邑，各有渠帅，大者名臣智，次有俭侧，次有樊祇，次有杀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谷，知蚕桑，作缣布，乘驾牛马。嫁娶以礼，行者让路。国出铁，𢎭岁、倭、马韩并从市之。凡诸货易，皆以铁为货。俗喜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头扁，（扁，音补典切。）皆押之以石。

《魏志》曰：辰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明其为流移之人，故为马韩所制也。其俗男女有别，以大鸟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飞扬。其国作屋，横累木为之，有似牢狱。

弁韩（附）

《後汉书》曰：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洁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初，朝鲜王准为卫满所破，乃将其馀种数千人走入海，攻马韩，破之，自立为韩王。准後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建武二十年，韩人廉斯人苏马𠯿是等，诣乐浪贡献。（廉斯，邑名。𠯿是，音是。）帝封苏马𠯿是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郡，四时朝谒。灵帝末，韩、秽并盛，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魏志》曰：弁辰与辰韩杂居，亦有城郭。衣服居处与辰韩同，言语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异。施灶皆在户西。

卷七百八十一　四夷部二口东夷二

百济

《北史》曰：百济之国者，其先盖马韩之属也，出自夫馀王东明之後有仇台，笃於仁信，始立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遂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因号“百济”。其国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里。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东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

又曰：百济国王姓夫馀氏，号於罗瑕，百姓呼为吉支，夏言并王也。王妻号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五人，一品达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杆率，五品奔率，六品已上冠饰银华将德，七品紫带施德，八品皂带固德，九品赤带季德，十品青带对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帝武督，十三品左军，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卷虞，十六品皆白带。自恩率以下，官无常员，各有部分。其人饮食衣服，与高丽略同。若朝拜、祭祀，其冠两箱加翅，戎事则不拜。拜谒之礼，以两手据地为礼。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後，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於头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槊，俗重骑射，兼爱坟史。有鼓、角、箜篌、筝、竽、篪、笛之乐，投壶、樗蒲、弄珠、握槊等戏，尤尚奕棋。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赋税以布绢丝麻及米等，量岁丰俭，差等输之。其刑罚，反叛退军及杀人者斩；盗者流，其赃两倍征之；妇犯奸，没入夫家为婢。婚娶之礼，略同华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馀亲则葬讫除之。土田下湿，气候温暖，人皆山居。有巨粟。其五谷杂果菜蔬及酒醴肴馔之属，多同内地，维无驼骡羊鹅鸭。

又曰：百济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人、[B060]（音协。）氏、真氏、解氏、骨氏、木氏、{艹白}氏。其俗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庙於国城，岁四祠之。

又曰：隋开皇初，百济王馀昌遣使贡方物，拜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平陈之岁，战船漂至海东耽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甚厚，并遣使奉表贺陈平，文帝善之。八年，昌复使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属兴辽东之役，奉表请为军导。高丽颇知其事，兵侵其境。大业七年，帝亲征高丽，其王馀璋使国智牟来请军期，帝遣尚书起居郎席律诣彼与相知。明年，六军度辽，馀璋亦严兵於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寻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十年，复遣使朝贡。後天下乱，使命遂绝。

《南史》曰：晋义熙十三年，以百济王馀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宋元嘉二年，诏兼谒者阎丘恩子兼副谒者丁敬子往宣旨慰劳。其後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二十七年，上表求《易林》、《杂占》、腰弩，文帝并与之。梁天监中，进号征东大将军。寻为高丽所破，衰弱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馀隆上表，陈累破高丽，今始与百济通好，更为强国。五年，隆死，诏以其子明为百济王。所都城曰固麻，谓邑曰担鲁，如中国之言郡县也。其国有二十二担鲁，皆以子弟宗族分据之。其人形长，衣服洁净。其国近倭，颇有文身者。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裤曰。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中大通七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太清三年，遣使贡献，及至，见城阙荒毁，并号恸涕泣。侯景怒，囚执之。景平，乃得还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百济国王所居有东西两城，所置内官，曰内臣佐平掌宣纳事，内头佐平掌库藏事，内法佐平掌礼仪事，卫士佐平掌宿卫兵事，朝廷佐平掌刑狱事，兵官佐平掌在外兵马事。其用法，叛逆者死，籍没其家；杀人者，以奴婢三人赎罪；官人受财及盗者，三倍追赃，乃终身禁锢。凡诸赋税及风土所产，多与高丽同。其王服大袖紫袍。青锦裤、乌罗冠，金花为饰，素皮带、乌革履；官人尽绯为衣，银花饰冠；庶人不得衣绯紫。岁时伏腊，同於中国。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其国西南海中有三岛，其上出黄漆树，似小夏而树大，六月取其汁，漆器物，色如黄金，其光自夺目。

又曰：武德四年，百济王扶馀璋遣使来献果下马。七年，又遣大臣奉表朝贡。高祖嘉其诚款，遣使就册封为带方郡王。百济王自此岁遣朝贡，高祖劳抚甚厚，因讼高丽闭其道路，不许来通中国，诏遣朱子奢往和之。又与新罗世为仇敌，数相侵伐。贞观元年，太宗赐其玉玺书，令即停兵革，璋因遣使奉表陈谢。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十一年，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锦袍等。

又曰：贞观十六年，百济王义慈兴兵伐新罗四十馀城；又与高丽和亲通好，谋欲取党项城，以绝新罗入朝之道。新罗遣使告急请救。太宗遣司农丞相里玄奖赍书告谕两蕃，示以祸福。及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贰，乘虚袭破新罗七城。二十二年，又破其十馀城。数年之中，朝贡遂绝。高宗嗣位，始遣使朝贡。六年，新罗王金春秋上表，称百济与高丽、侵其北界，已没三十馀城。显庆五年，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讨之，大破其国，虏义慈及太子隆、小王孝演、伪将五十八人等，送於京师，上责而宥之。其国旧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渠为都督、刺史及县令，命右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总兵以镇之。

又曰：百济王义慈事亲以孝行闻，友于兄弟，时人号“东海曾闵”。及至京，数日疾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卫尉卿，特许其旧臣赴哭送，就孙皓、陈叔宝墓侧葬之。

夫馀

《後汉书》曰：夫馀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豸岁地也。初，北夷橐离国王出行，其侍儿於後妊身，王遂欲杀之。侍儿曰：“前见天上有气，如大鸡子，来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於马栏，马亦如之。以为神，乃听母收养，名曰东明。东明长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杀之。东明奔走，南至掩㴲（音斯。）水，以弓击水，鱼鳖皆聚浮水上，东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乘之得度，因至夫馀而王之焉。於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土宜五谷，出名马、赤玉、貂┆、大珠如酸枣。以员栅为城，有宫室、仓库、牢狱。其人粗大强勇而谨厚，不为寇钞。以弓矛为兵。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食饮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外降。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时断刑狱，解囚徒。有军事亦祭天，杀牛，以蹄占其吉凶。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其俗用刑严急，被诛者，皆没其家人为奴婢；盗一责十二；男女淫皆杀之；尤恶妒妇，既杀复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则有椁无棺。杀人殉葬，多者以百数。其王葬用玉匣，汉朝常预以王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焉。建武二十五年，夫馀王遣使奉贡，光武厚报答之，於是使命岁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馀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钞乐浪，杀伤吏人，後复归附。永宁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顺帝永和元年，其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桓帝时亦朝贡。献帝时求属辽东云。

《魏志》曰：夫馀本属玄菟。其俗：有敌，诸加自战，下户俱担粮饮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有椁无棺，停丧五月，以久为荣；其居丧，男女皆纯白，妇人着布衣而去环，大体与中国相类。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东夷，夫馀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馀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正始中，幽州刺史母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馀，王位居遣犬加郊迎，供军粮。旧夫馀俗：水旱不调五谷不熟，辄归咎於王，或言当易，或言当杀。其印文言“王之印”，国有故城名城，盖本貊之地，而夫馀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

《晋书》曰：夫馀国，至太康六年为慕容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龛为护东夷校尉。明年，夫馀後王依罗遣使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遣督邮贾沈以送之，尔後每为掠。其种人卖於中国，帝又以官物赎还。禁市夫馀之口。自後无闻。

新罗

《秦书》曰：符坚建元十八年，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献美女。国在百济东，其人多美发，发长丈馀。

又曰：符坚时，新罗国王楼寒遣使卫头朝贡。坚曰：“卿言海东之事，与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犹中国，时代变革，名号改易。”

《南史》曰：“新罗，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罗，其邑在内曰啄评，在外曰邑勒，亦中国之言郡县也。国有六家啄评，五十邑勒。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谷，多桑麻，作缣布，服牛乘马，男女有别。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名有子贲旱支。壹旱支、齐旱支、谒旱支、壹吉支、奇贝旱支。其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裤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其行与高丽相类。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後通焉。

《北史》曰：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有六国，後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一也。）其一也，或称魏。将毋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後复归故国，有留者遂为新罗，亦曰斯卢。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犭岁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初附庸百济，百济征高丽，不堪戎役，後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於迦罗国焉。

又曰：新罗王真平，以隋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文帝拜真平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其官有十七等，一曰伊罚干，贵如相国，次伊尺干，次迎干，破弥，次大阿尺，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涉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干，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乌，次小乌，次造位，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国。选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管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赍群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其有大事，则聚群官，详议定之。服色尚画素，妇人辫发绕头，以新彩及珠为饰。婚嫁礼惟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死有棺敛葬送，起坟陵。王及父母妻子丧，居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大业以来，岁遣朝贡。

《唐书》曰：新罗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卫兵三千人，设师子队，文武官凡有十七等。武德四年，其王金真平遣使朝贡，高祖遣使，赐以玺书及画屏风、锦彩。自此朝贡不绝。其食器用柳箱，亦以铜及瓦。国多金、朴两姓，异姓不为婚。

又曰：贞观五年，新罗遣使献女乐二人，皆须发美色。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声色之娱不如好德，且山川阻远，怀土可知。近日林邑献白鹦鹉，尚解思乡，诉请还国，鸟犹如此，况人情乎？但悯其远来，思恋亲戚，宜付使者，听其还家。

又曰：新罗王金真平安卒，无子，立其女善德为王。贞观九年，遣使册命善德为乐浪郡王。新罗王十七年，遣使上言：“高丽、百济累相攻袭，亡失数十城，两国连兵，意在灭臣社稷。谨遣陪臣归命大国，乞偏师救助。”後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大臣领兵五万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

又曰：新罗王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贞观二十二年，真德遣其弟国相伊赞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来朝。春秋请诣国学观释奠及讲论，太宗因赐以所制温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晋碑。并新撰《晋书》将归国。

又曰：永徽元年，新罗王真德大破百济之众，遣其弟子法敏以闻。真德乃织锦作五言《太平颂》以献，其词曰：“大唐开洪业，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修文继百王。统天崇雨施，理物体含章。深仁谐日月，抚运迈陶唐。幡旗何赫赫，征鼓何。外夷违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风凝幽显，遐迩竟呈祥。上时和玉烛，七耀巡万方。维岳降宰辅，帝任忠与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家大唐。”帝嘉之，拜法敏为太府卿。

又曰：永徽六年，百济与高丽、率兵侵新罗北界，其王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日济，俘其王扶馀义慈来献。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

又曰：龙朔三年，诏以新罗国为鸡林州都督，授其王金法敏为鸡林都督。法敏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遣使来朝，因请《唐礼》一部，并杂文章。则天令写《吉凶要礼》，并於《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以赐之。

又曰：开元二十五年，新罗王兴光卒。玄宗遣左赞善大夫邢往吊祭，并册其子承庆为新罗王。将发，上制诗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赋诗以送之，谓曰：“新罗，号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涉学，善於讲论，故选充此使。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又闻其人多善弈棋，亦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杨季膺为之副。等至彼，大为蕃人所敬。其国棋者皆季膺之下，於是厚赂等金宝及药物。

又曰：大历七年，新罗王金乾运遣使金标石来贺正。八年，又遣使献金银牛、黄鱼、牙绸、朝霞绸等。

又曰：元和三年，新罗王金重兴遣使金力奇来朝。力奇上言：“贞元十六年，奉诏册臣故主金俊邕为新罗王。母申氏为大妃，妻朴氏为王妃。册使韦丹至中路而知俊邕薨，其册却回在中书省。今臣还国，伏请授臣以归。”敕金俊邕等册，宜令鸿胪寺於中书省受领，至寺宣授与金力奇，令奉归国。仍赐其叔彦升门戟，令本国准例给与。

卷七百八十二　四夷部三口东夷三

倭

《後汉书》曰：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馀国。武帝灭朝鲜，使驿通於汉者三十许国。倭王居邪马台国，乐浪郡徼去其国万二千里，其地大较在会稽、东冶，与朱崖、儋耳相近，故其俗多同。土宜禾稻麻蚕桑，知识绩为缣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丹，土气温暖，冬夏生菜茹，无牛、马、虎、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羊、鹊。其兵有矛木弓竹矢，或以骨为镞。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横幅，结束相连；女人被发，屈衣如单被，贯头而着之，并以丹朱分身，（《说文》曰：分，尘也。音蒲顿切。）如中国之用粉也。有城栅屋宇，父母兄弟异处，惟会同男女无别。饮食以手，而用笾豆。俗皆徒跣，以蹲踞为恭敬。其人性嗜酒，多寿考，至百馀岁者甚众。国多女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馀或两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盗窃，少争讼。犯法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族。其死者，停丧十馀日，家人哭泣，不进酒食，而等类就歌舞为乐。灼骨以为卜，用决吉凶。行来渡海，令一人不栉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病疾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

《魏志》曰：倭国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旧百馀小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令使译所通共三十国。从带方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从乍南乍东到其北岸拘耶韩国七千馀里，至对马国户千馀。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四百馀里，地多山林，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粜。又南渡一海一千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国，置官与对马同，地方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亦有田地。耕田不足食，亦行市粜。又渡海千馀里，至末卢国，户四千，滨山海居，人善捕鱼，水无深浅皆能沉没取之。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馀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带方使往来常止住。又东南至奴国百里，置官曰先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馀户。又东行百里，至不弥国，户千馀，置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於投马国，户五万，置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又南水行十日，陆行一月，至耶马台国，户七万，女王之所都，其置官曰伊支马，次曰弥马叔，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其属小国有二十一，皆统之女王。之南又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曰狗石智卑。狗者，不属女王也。自带方至女国万二千馀里，其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後；又云自上古以来，其使诣中国，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谓之恭敬。其呼应声曰噫噫，如然诺矣。

又曰：倭国本以男子为王。汉灵帝光和中，倭国乱，相攻伐无定，乃立一女子为王，名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自谓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以婢千人自侍，惟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其居处，宫室楼观城栅，守卫严峻。景初三年，公孙渊死，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言带方郡，求诣天子朝见，太守刘夏送诣京师。难升米致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诏书赐以杂锦采七种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之属，付使还；又封下倭王印绶。女王死，大作冢，殉葬者百馀人。更立男王，国中不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相杀数千人。於是复更立卑弥呼宗女台举，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其倭国之东，渡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也。又有朱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倭国四千馀里，又有裸国。墨齿国，复在其南，船行可一年至。

《南史》曰：倭国风俗不淫，男女皆露髻。富贵者以锦绣杂采为帽，似中国胡公头。晋安帝时，有倭王赞遣使朝贡。宋武帝永初二年，诏曰：“倭王赞远诚宜甄，可赐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赞又遣使奉表献方物。赞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洎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号，诏并听之。自此朝贡不绝。至顺帝升明二年，倭王武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陵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道过百济，装饰船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臣亡考济，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今欲练兵，申父兄之志，窃自假开府仪三司，其馀咸各假授，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至齐建元中，及梁武帝时，并来朝贡。

《北史》曰：隋开皇二十年，倭王姓何每，字多利思比孤，号河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无义理。”於是训令改之。王妻姓鸡弥没官，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

又曰：倭国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

又曰：倭国男子服饰，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屐形，漆其上，系之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於两耳上。至隋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於後，亦衣裙襦，裳皆有衤巽。纤竹聚以为梳，编草为荐，杂皮为，裘，缘以杂文皮。

又曰：倭国兵有弓矢、斧，漆皮为甲，骨为矢镝。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其国乐户，户可十万。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馀轻重或流或杖。每讯冤狱，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置小石於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惟刻木结绳。後於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巫觋。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馀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馀头。俗无盘俎，藉以槲叶。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火，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椁，亲宾就尸歌舞，姜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庶人卜日而瘗。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

又曰：倭国有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者，俗以为异，因行祷祭。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仰之，恒通使往来。

又曰：隋大业三年，倭国王多利思比孤遣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不悦，谓鸿胪卿曰：“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国。王遣小德何辈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後十日，又遣大礼歌多毗，从三百馀骑刺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世清来贡万物。此後遂绝。

《唐书》曰：倭国土风颇类新罗。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又遣新州刺史高袁仁持节往抚之。袁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争礼，不宣朝命而还。至二十二年，又附新罗，奉表以通起居。

日本国

《唐书》曰：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云：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又云：其国界东西南北皆数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东界、北界有大山为限，山外即毛人之国。长安三年，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朝臣真人者，犹中国户部尚书。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锦为腰带。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则天宴之於麟德殿，授司膳卿，放还本国。

又曰：开元初，日本国遣使来朝，因请儒士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乃遗玄默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题云“白龟元年”，调布人亦疑其伪为此题。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又曰：贞元二十一年，日本国遣使来朝，留学生橘免势、学问僧空海。元和元年朝贡，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前件学生艺业稍成，愿归本国，便请与臣同归。”从之。开成四年，又遣使朝贡。

《南海经》曰：南倭、北倭属倭国，在带方东大海中，以女为王。其俗零结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无针功，以丹朱涂身，不妒忌，一男子数十妇。

屿人

《外国记》曰：周详泛海，落屿。上多，有三千馀家，云是徐福僮男之後，风俗似吴人。

虾夷国

《唐书》曰：虾夷国，海岛中小国也。其吏须长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觚而立，数十步射之，无不中者。显庆四年十月，随倭国使入朝。

高句丽

范晔《後汉书》曰：高句骊国，节於饮食，而好治宫室。其俗淫，皆洁净自喜，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

《魏略》曰：高句丽国，在辽东之东千里。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地方二千里，户三万。多山林，无源泽，其国贫俭土着。为宫室宗庙，祠灵星社稷。其俗吉凶喜寇抄。其国置官，有相加军卢、沛者、古邹加，尊卑各有等。本捐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大家不田作，下户给赋税，如奴。俗好歌舞。其人自喜跪拜申一脚，与夫馀异，行步皆走。又以十月会祭天，名曰东盟。有军事亦祭天，杀牛观蹄，以占吉凶。大加着帻，如帻无後；其小加着折风，形台弁。无牢狱，有罪者即会加评议，便杀之，没入妻子为奴婢；盗一责十二。婚姻之法，女家作小屋於大屋之後，名为婿屋，婿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女家听之，至生子，乃将妇归。其俗淫，多相奔诱。其死葬有椁无棺，停丧百日。好厚葬，积石为封，列种松柏。兄死，亦报嫂。俗有气力，便弓矢、刀矛，有铠，习战。又有小水豸百，俗出好弓，其马小，便登山。夫馀不能臣也，沃沮、东秽皆属之。其国都依大水而居。王莽时，发句丽以伐胡，不欲行，亡出塞，为寇害。莽更名为下句丽。

《後魏书》：高句丽者，出於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母河伯女，夫馀王闭於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馀王弃之，与豕，豕不食；弃之於路，牛马避之；又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馀王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馀国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将有异志，请除之。王不听，命之养马。朱蒙每私试，知其善恶，骏者减食令瘦，驽者善养令肥。夫余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给朱蒙。后狩于田，以朱蒙善射，射给以一矢。朱蒙虽一矢，殪兽甚多。夫馀之臣又谋杀之。朱蒙母阴知，以告朱蒙。朱蒙与乌馀二人弃夫馀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济无梁，夫馀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济？”於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度，鱼鳖乃解，追骑不得度。朱蒙至普述水，遇见三人，其一人衣着麻，一人着纳衣，一人着水藻衣，与朱蒙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高为氏焉。

《北史》曰：朱蒙，在夫馀时，其妻怀孕，朱蒙逃後生子。始闾谐，及长，知朱蒙为国王，即与母亡归之，名曰闾达，委之国事。朱蒙死，至孙莫来立，乃并夫馀。汉武帝元封四年，灭朝鲜，置玄菟郡，以高句丽为县以属之。汉时，赐之衣帻、朝服、鼓吹，常从玄菟郡受之。後稍骄，不复诣郡，但於东界筑小城受之，遂名此城为帻沟娄。沟娄者，句丽城名也。

又曰：公孙度之雄海东也，高句丽伯固与之通好。伯固死，伊夷模立。伊夷摸数寇辽东，建安中，公孙康出军击之，大破其国，焚烧邑落。伊夷模更作新国於九都山下。

又曰：高句丽伊夷模死，其子位宫立。始，位宫曾祖宫，生而目开能视，国人恶之。及长，凶虐，国以破残。及位宫生，亦能视人。高丽呼相似为位，以为似其曾祖宫，故名位宫。亦有勇力，便鞍马，善射猎。魏正始中，位宫寇辽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毋丘俭将万人，出玄菟讨位宫，大战於沸流，败走。俭追至岘，悬车束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位宫单将妻子远窜。六年，俭复讨之，位宫轻将诸加奔伏沃沮。俭使将军王颀追之，绝沃沮千馀里，到肃慎南界，刻石纪功。又刊九都山铭不耐城而还。

又曰：後魏太武帝时，高丽王钊曾孙琏始遣使者诣安东，奉表贡方物，并请国讳。太武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於其国，使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云去辽东一千余里至栅城，南至小海，北至旧夫馀，人户三倍於前。后魏时，贡使相寻，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

又曰：後魏文明太后以献文六宫未备，敕琏令荐其女。琏奉表云：“女已出，求以弟女应旨。”朝廷许焉。会献文崩，乃止。

又曰：後魏太和十五年，琏死，其孙云立，复赐以衣冠服物车旗之饰。自此岁常贡献。至大统十年，其王成遣使至西魏朝贡。及齐受东魏之禅，又朝于齐文宣，加成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高丽王如故。

又曰：北齐天保三年，文宣至营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丽。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从者，以便宜从事！”及至，不见许。柳张目叱之，拳击成，坠於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动，乃谢服。柳以五千户反命。

又曰：高句丽东至新罗，西度辽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一千馀里。人皆土着，随山谷而居，衣布帛及皮。土田薄瘠，蚕农不足以自供，故其人节饮食。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其城随山屈曲，南临氵贝水。城内惟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仓储器备，寇至方入固守，王别为宅於其侧，不常居之。其外复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其国中呼为三京。复有辽东、玄菟等数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统摄焉。其置官有大对卢已下凡十二等分，掌内外事。复有内评五部褥萨，人皆头着折风，形如弁，士人加插二鸟羽。贵者其冠曰苏骨多，用紫罗为之，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裤、素皮带、黄革履。妇人裙襦加衤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兵器与中国略同。及春秋校猎，王亲临之。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其刑法峻，罕有犯者。乐有五弦琴、筝、筚篥、横吹、萧、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氵贝水上，王乘腰舆，列羽仪观之。事毕，王以衣入水，分为左右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性多诡伏，言辞鄙秽，不简亲疏，父子同川浴，共室寝。好歌舞。常以十月祭天，其公会，衣服皆锦绣，金银以为饰。好蹲踞，食用俎豆。出三尺马，云本朱蒙所乘马种，即果下也。风俗尚淫，不以为愧。俗多游女，夫无常人，夜则男女群聚而戏，无有贵贱之节。有婚嫁取，男女相悦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以为卖婢。死者殡在屋内，殡三年，择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丧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埋讫，取死者生时玩好车马置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

又曰：隋开皇中，高丽王元率万馀骑寇辽东西，营州总管韦世冲击走之。帝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炀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於是征元入朝，元惧，蕃礼颇阙。大业七年，帝将讨元罪，车驾度辽水，止营於辽东。又敕诸将：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入城。城陷，贼辄言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每先驰奏，比报，贼守御亦备，复出拒战，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於是班师。

又曰：隋大业九年，炀帝复亲征高丽。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十年，发天下兵，会贼盗蜂起，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许之，顿怀远镇受其降，仍以俘囚军实归至京师。

《南史》曰：高丽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绝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消奴部为王，微弱，桂娄部代之。其置官，有对卢则不置沛者，有沛者则不置对卢焉。晋安帝义熙九年，高翼奉表献赭白马。宋元嘉十五年，冯弘为魏所攻败，奔高丽北丰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驹、赵次兴迎之，并令高丽资遣。琏不欲弘南，乃遣将孙漱、高仇等袭杀之。白驹等率所领七千馀人生擒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杀仇等二十人。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诏琏献马八百匹。大明二年，又献肃慎矢及苦矢、石。历齐、梁，并授爵位，遣使奉表献方物不绝。

《唐书》曰：高丽者，出自扶馀之别种。其国都於平壤城，即汉乐浪郡之故地，在京师东五千一百里。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次曰太大兄，比正二品。对卢以下，官总十二级。外置州县六十馀城，大城置亻辱萨一人，比都督。诸城置道使，比刺史。其下各有僚佐，分掌曹事。衣裳服饰，惟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带，其冠及带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裤大口，白韦带，黄革履。国人衣褐戴弁，妇人首加巾帼。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簋樽俎洗，颇有箕子之遗风。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惟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其俗贫窭者多冬月皆作长坑，下燃火，温以取暖；种田、养蚕略同中国。城东有大穴，名神隧，皆以十月王自祭之。俗爱书籍，至於衡门厮养之家，各於街衢造大屋，谓之局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於此读书、习射。

又曰：武德二年，高丽王建武遣使来朝。四年，又遣使朝贡。高祖感隋末战士多陷其地，五年赐建书云：“在此所有高丽人等，已令追括寻即遣送；彼处有此国人者，王可放还，务尽绥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华人，以礼宾送，前後至者万数，高祖大喜。七年，遣使往册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仍将天尊像及道士往彼，为之讲《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观听者数千人。贞观二年，破突厥颉利可汗，建武遣使奉贺，并上封域图。五年，诏遣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

又曰：贞观十六年，高丽西部大人盖苏文有罪，其王建武议欲诛之。苏文乃召部兵於城南，云将校阅，诸大臣皆来临视，苏文勒兵尽杀之。因驰入王宫，杀建武，立其弟大阳子臧为王，自立为莫离支，犹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之职也，自是专国政。苏文姓泉氏，须面甚伟，形体魁杰，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视。恒令其属官俯伏於地，践之上马，下亦如之。出必先布队仗，导者长呼，以辟行人，百姓畏避，皆自投坑谷。太宗闻之，遂出师吊伐。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英国公李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江夏王道宗为副，率步骑六万趋辽东。两军合势，太宗亲御六军以会之。夏四月，李军渡辽，进攻盖牟城，拔之，以其城置盖州。五月，渡辽水，诏彻桥梁，以坚士卒志。帝既至辽东城下，见士卒负担以填堑者，帝分其尤重者，於马上载之。从官悚动，争赍以送城下。高丽闻我有抛车，飞三百斤石於一里之外者，甚惧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於城上积木为战楼，以拒飞石。列车发石，以击其城，所遇尽溃。又推撞车，撞其楼阁，无不倾倒。拔其城为辽州。初，帝自定州命每十里置一烽，属于辽城，与太子约：克辽东当举烽。是日，帝命举烽。师次白崖城，右卫太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帝亲为吮血，将士闻之莫不感励。城主孙戊音遂乞降，以其城置岩州，授伐音为刺史。我军之渡辽也，莫离支遣加户城七百人戍盖牟城，李尽虏之。其人并请随军自效，太宗谓曰：“讵不欲尔之力？尔家悉在加尸，尔为吾战，彼将为戮矣。破一家之妻子，取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悉令放还。车驾进次安市城，高丽北部耨萨高延寿、南部高惠真，率高丽、之众十五万来救，引军直进。太宗夜召诸将，躬自指麾，因令所司张受降幕於朝堂之侧，曰：“明日午时纳降虏於此矣！”遂率军而进，至时，果败二帅之众。太宗因按辔观贼营垒，谓侍臣曰：“高丽倾国而来，存亡所系，一麾而败，天我也。”因下马再拜以谢天，名所幸山为驻跸山，令中书侍郎许敬宗为文，勒石以纪其功。八月，移营安市城东，李等攻拔之，乃诏班师。初，攻陷辽东城，其中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悯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叫之声三日不息。

又曰：贞观二十年，高丽遣使来谢罪，并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归谓尔主：美色者，人之所重。尔之所献，信为美丽。悯其离父母兄弟，於本国留其身而忘其亲，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还之。

又曰：乾封元年，高丽遣其子入朝，陪位於太山之下。其年，盖苏文死，其子男生代为莫离支，与弟男建、男产不睦，为其所逐，走据国内城，使其子献城，诣阙求哀。十一月，命英国公李率郭侍封等以征之。二年二月，至城，谓诸将曰：“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馀未易可下。”遂引兵於城西南，据山筑栅，且攻且守。城中窘急，数有降者。自此所向克捷，高藏及男建遣男产将首领九十八人持帛幡出降，请使入朝，以礼延接。男建犹闭门固守。十一月，拔平壤城。虏高藏、男建等至京师，献俘于含元宫。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擢其酋渠有功者，授都督、刺史及县令，与华人参理。仍遣左武卫将军薛仁贵总兵镇之。自是高氏君长遂绝。

卷七百八十四　四夷部五□东夷五

豆莫娄

《後魏书》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阳六千里，旧北夫馀也。

沃沮

范晔《後汉书》曰：东沃沮，人性质直强勇，便持矛步战。

《魏志》曰：东沃沮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滨大海而居。无大君王，世世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长。其言语与句丽大同，时时小异。汉初，燕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元封二年伐朝鲜，分其地为四郡，以沃沮为玄菟郡。後为夷貊所侵，还属乐浪。今诸邑落渠帅称三老臣，句丽置其中大人为使，又置大家以统之，税其貂布食物、美女碑妾。其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谷。人性质直。少牛马。便持刀矛。其国俗制度，大较似句丽。其嫁娶之法：女年十岁已相许，男家迎之，长养以为妇，至成人更还女家，责钱毕乃复还男。其葬送之法：大木椁长十馀丈，开一头作户，新死皆假埋之，须肌肉尽，取骨置椁中；举家皆共一椁，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又为瓦鬲，置米其中，编悬之於椁户边。

《後汉书》曰：北沃沮，人言海中有女国，无男人。或传其国有神井，窥之辄生子云。

《魏志》曰：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去南沃沮八百里。其俗南北皆同。与挹娄接，挹娄喜乘船寇抄，沃沮畏之。夏日恒在山上长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其耆老言：国人尝乘船捕鱼，遭风，见吹数十日，东得一岛，其上有人，言语不可晓。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一国亦在海中，纯女无男。又得一布衣，其两袖长二丈。又得一破船，在岸边。有一人，项中复有面，与语不相晓，不食而死。

肃慎

《书》曰：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海东诸夷，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王伐而服之，故肃慎相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王使荣伯为命书，以币贿赐肃慎之束贺。）

《後汉书》曰：挹娄，古肃慎之国也。在夫馀东北千馀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土地多山险，车马不通。人形似夫馀，而言各异。有五谷、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谓挹娄貂是。）无君长，其邑各有大人，处於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夏则裸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秽不洁，作厕於中，圜之而居。自汉兴以後，臣属夫馀。种众虽少，而多勇力，处山险，又善射发，能入人目。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苦，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镞皆施毒，中人即死。便乘船，好寇盗，邻国畏患，而卒不能服。东夷夫馀饮食类此，皆用俎豆。惟挹娄独无法俗，最无纲纪。（《魏志》所载同。）

《山海经》曰：不咸山在肃慎国。有树名雄常，先人代帝，於此取衣。（其俗无衣。中国有圣帝代立者，则此木皮可衣。）

《家语》曰：孔子在陈，惠公宾之於上馆。时有集隼陨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苦，木名。，箭镞。）其长尺有咫。惠公使以隼如孔子之馆问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曰：“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事具博物部。）
《肃慎国记》曰：肃慎氏，其地在夫馀国北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夏则巢居，冬则穴处。父子世为君长，无文墨，以言语为约。其畜有马、猪、牛、羊。不知乘马，以为财产而已。猪放山谷中，食其肉，坐其皮，绩猪毛以为布。无井灶，人作瓦鬲，四五升以食。坐则箕踞，足挟肉而啖之；得冻肉，坐其上，令软。土地无盐，烧木作灰，灌取汁食之。俗皆编发，以布作褡衤，径尺馀，以蔽前。嫁娶之法：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後致礼娉之。妇贞而女淫，贵壮贱老，寡居终身不嫁。性凶悍，以无忧丧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哭者谓之不壮。相盗，赃物无多少，尽诛杀之。虽野处而不相犯。死者即日便葬於野，交木作小椁。杀猪积椁上，富室数百，贫者数十，以为死者之粮。以土覆之，以绳系於椁，头出土上，以酒灌酹，终绳腐而止，无时祭祀也。其檀弓三尺五寸，括矢长尺有咫，石，皮骨甲。石山在国东北，取之必先祈神，石利入铁。
勿吉
《後魏书》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去洛五千里。国有大水，阔三里馀，名速末水。其地下湿。无牛，有车马，佃则偶耕，车则步推。有粟及麦祭，（音祭。）菜则有葵。水气咸凝，盐生树上，亦有盐池。多猪无羊。嚼米ｐ酒，饮之能醉。妇人则布裙，男子猪犬皮裘。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俗以人溺洗手面，头插虎豹尾。其父母春夏死立理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若秋冬死，以其尸哺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太皇。有虎豹熊狼，不害人。其傍有大莫卢覆锺国、莫多回国、库娄国、素和国、具伏弗国、匹犁尔国、拔大何国、都羽陵国、库伏真国、鲁娄国、羽真俟国，前后各遣朝献。
《北史》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其人劲捍，於东夷最强，言语独异。常轻豆莫娄等国，诸亦患之。去洛阳五千里。自和龙北二百馀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怀水，水广里馀。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鲁水。又东北行十八日，到其国。其部类凡有七种，一号栗末部，与高丽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其二曰伯咄部，在栗末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部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山部，在栗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东夷中为强国，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瞞（母官切。）咄。国南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污；行经山者，以物盛去。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妻有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淫者，人告其夫，辄杀妻而後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事终不敢发。人皆善射，以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煮毒药，气亦能杀人。

又曰：延兴中，勿吉国遣乙力支朝献。大和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氵尔河，沉船於水，南出陆行，度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谋其可否。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泛达其国。

《隋书》曰：开皇初，勿吉国相率遣使贡献。文帝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勇，今来实副朕怀。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亲奉圣颜，愿长为奴仆。”其国西北与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来，文帝诫之，使勿相攻击，使者谢罪。帝因厚劳之，令宴饮於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容，上顾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得用兵意。”然其国与隋悬隔，惟栗末白山为近。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师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甚厚。

扶桑国

《南史》曰：扶桑国者，齐永平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叶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锦。作板屋，无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为纸。无兵甲，不攻战。其国法有南北狱，若有犯轻罪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放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人大会，坐罪人於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其一重则身屏退，二重则及子孙，三重者则及七世。名国王为乙祁，贵人第一者对卢，第二者小对卢，第三为纳咄沙。国主行，有鼓角导从。其衣色随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已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有马车、牛车、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有赤梨，经年不坏。多葡萄。其地无铁，有铜，不贵金银，市无租估。其婚姻法：婿往女家门外作屋，晨夕洒扫，经年而女不悦，即驱之，相悦乃成婚。婚礼大抵与中国同。亲丧，七日不食；祖父母丧，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设坐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嗣王立，三年不亲国事。其俗旧无佛法，宋大明二年，宾国常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国，始通佛法经教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国

《南史》曰：沙门惠深云：女国在扶桑东千馀里。其人容白端正，色甚洁白，身体存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竞入水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项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汗似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儿见人惊避，偏畏丈夫。食咸草如禽兽。咸草叶似邪蒿，而气味咸。

文身

《南史》曰：文身国，在佉国东北七千馀里。人体有文如兽，其额上有三文，文直，贵；文小曲者，贱。土俗欢乐，物丰而贱，行客不赍粮。有屋宇，无城郭。国王所居，饰以金银珍丽。绕屋为堑，广一丈，实以水银，雨则流于水银之上。市用珍宝。

大汉

《南史》曰：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馀里，无兵戈，不战伐。风俗并与文身国同，而言语异。

流求

《隋书》曰：流求国，居海岛之间，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出铜。其王姓欢斯，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纷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缠发，从头盘绕。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织斗镂皮，并杂色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织藤为笠，饰以毛羽。兵有刀槊弓箭剑钹之属，编为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兽，令人举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俗无文字，视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枯以为年岁。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人。纵年老，发多不白。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曝海水为盐，木汁为醋，酿米面为酒。遇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饮。上王者酒，亦呼王名，衔杯同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众皆和，音韵哀怨。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浴其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衬土而殡，上不起坟，为子者数月不食肉。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馀，阔数寸--而垦之。宜播种。树木同江表，气侯岭南相类。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炀帝大业初，海帅何蛮等，每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秋二时，天清风静，东向，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语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贡，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同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毁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而还。

卷七百八十五　四夷部六□南蛮一

叙南蛮

《礼记□王制》曰：南方曰蛮，雕题交址，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谓刻肌，以丹青涅之。交距足，相乡。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

《左传》曰：庸人率群蛮以叛楚，（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麇人率百濮聚於选，将伐楚。（选，楚地。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门不启。

又曰：楚子闻蛮氏之乱也，与蛮子无质也，（质，信也。）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遂取蛮氏。

又曰：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兹不谷震荡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蠢，动也。蛮荆，荆州之蛮也。）

《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

又曰：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逖蛮方。（蛮方，蛮荆之外也。此时中国微弱，故复戒将率之臣，以治军实。）

又曰：保有凫绎，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

《尚书□舜典》曰：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夏，华夏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言无教所致也。）

又《禹贡》曰：三百里蛮。

《论语》曰：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史记》曰：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大王之子，避季历，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

《汉书》曰：贾谊上书云：“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世说》曰：郝隆为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就温席作诗曰：“И隅跃清池。”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И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

越裳国

《尚书大传》曰：交址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成王以归。”周公曰：“德不加焉，则君子不飨其质；（质亦贽也。）政不施焉，则君子不臣其人。何以获此赐也？”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日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有则盍往朝之？”周公乃归之於王，称先王之神致，以荐于宗庙。周德既衰，於是稍绝。

黄支国

《汉书》曰：黄支国，去合浦日南三万。国俗与朱崖略同。武帝时来贡，且多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大珠围及二寸，至圆者置之平地，终日不得止。

盘瓠

《後汉书》曰：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首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後，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群臣怪而诊视之，乃吴将军首也。帝大喜，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髻结，著独力之衣。（仆鉴、独力，皆未详。流俗或改鉴为坚者，妄穿凿也。）经三年，生子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其衣裳斑斓。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後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说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央徒。（央，焉郎切。《说文》曰：女人自称，央，我也。）今长沙武陵蛮是也。

又曰：南蛮，其在唐虞与之要质，故曰要服。夏、商之时，渐为边患。暨于周代，党众弥盛，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至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莫敖不设备，故败，缢于荒谷，群帅囚于治父也。）楚师既振，遂属於楚。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

又曰：汉兴，改秦黔中郡为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𠂤布（《说文》曰：𠂤，南蛮赋也。音冬切。）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光武建武二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等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馀人，乘船溯沅水入武溪击之。（沅水出柯故且兰东北，经灵溪、长沙、巴陵郡入洞庭通功也。武溪，在灵溪郡卢溪县。）尚轻敌深入，悉为所没。又遣伏波将军马援将兵到临沅，（今武陵郡武县，即汉临沅县也。）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以司之，群蛮遂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顺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书，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议者皆以为可，尚书令虞诩独奏曰：“自古圣王不臣异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兽心贪婪，难率以礼。是故羁縻而绥抚之，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先帝旧典，贡税多少，所由来久矣。狡ㄉ增之，必有怨叛，计其所得，不偿所费，必有後悔。”帝不从。其冬，酆中中蛮（水，出令酆阳郡。，音娄。）果争贡布非旧约，遂杀乡史，举种反叛。明年，遣武陵太守李进讨破之，斩首数百级，馀皆降散。

又曰：延熹中，长沙零陵蛮反叛，寇江陵。荆州刺史刘度、谒者马睦、南郡太守李肃皆奔走。肃主簿胡爽扣马首谏曰：“蛮夷见郡无儆备，故敢乘间而进。明府为国大臣，连城千里，举旄鸣鼓，应声十万，奈何委付守之重，而为逋逃之人乎？”肃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计！”抱马固谏，肃遂杀爽而走。帝闻之，征肃弃市，复爽门闾，拜家一人为郎。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妇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茧。妇人盛瓠中，覆之以盘。俄须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郡夷，盘瓠之後。杂处五服之内，凭山阻险。每常为猱杂鱼肉，而归以祭盘瓠。俗称赤髓横裙子孙。

《唐书》曰：黄国公册安昌者，盘瓠之苗裔也。世为巴东蛮帅，与田、李、向、邓各分盘瓠一体。世传其皮盛以金函，四时致祭。

黄闵《武陵记》曰：山半有盘瓠石室，可容万人，中有石床、盘瓠行迹。今按山窟前，有石羊、石兽，古迹奇异。尤多坐石窟，大如三间屋。遥见一石，仍似狗形，蛮俗相传云是盘瓠象也。

《荆州记》曰：阮陵县君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惟此是盘瓠子孙狗种也。二郡在武陵溪之北。

廪君

《後汉书》曰：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覃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於武落钟离山。（在今郡是奏陵山县。）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於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服。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为君，馀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

又曰：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代尚秦女。其人爵比不更，有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以爵除。
又曰：汉兴，南郡太守靳强奏请，一依秦时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𡾊屠山蛮雷迁等始反叛，（𡾊屠，音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馀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蛮是也。（汉之江夏郡，今竟陵郡富水、安陆、齐安、汉阳、江夏、蕲春郡地皆是也。）
又曰：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等（汉之巫县，今云安郡巫山县也。）以郡收税不均，怀怨恨，遂屯聚反叛。荆州诸郡兵讨破之，复悉徙置江夏。灵帝光和三年，江夏蛮复反，寇患累年。庐江太守陆康讨破之。（汉庐江即今郡也。）
《世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弗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望青缕而射之。盐神死，天乃大开。
《说文》曰：家，南郡蛮夷布也。（家音稼。）
《荆州图》曰：夷陵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元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有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
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廪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按，今施州清江县江水，一名夷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
《水经》曰：夷水，别出巴郡鱼复县。《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澄清，因名清江。”
板蛮
《後汉书》曰：板蛮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馀人。昭王乃募国中有杀虎者，赏邑万家。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租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也。）伤人者论，杀人得以亻炎钱赎死。（何承天《纂文》曰：亻炎，蛮夷赎罪货也。亻炎，音徒滥反。）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
又曰：汉高帝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今汉中秦川。）秦地既定，上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𠂉钱口四十，世号为板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喜，音虚记切。）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
又曰：灵帝光和中，巴郡板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帝欲大发兵，乃问益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计吏考以征讨方略。汉中上计程苞对曰：“板七姓，射杀白虎，立功先世，复为义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战。昔安帝永和初中，羌入汉川，郡县破坏，得板救之，羌死败殆尽，故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复大入，实赖板连摧破之。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武陵，虽丹阳精兵之锐，亦倚板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乱，太守李亦以板讨而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但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楚过於奴虏，阙庭悠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谋主僭号以图不轨。今但选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帝从其言，遣太守曹谦宣诏赦之，即皆降服。

《北史》曰：自刘石乱後，蛮渐得北迁，陆浑以南，满於山谷。道武既定，中山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求留质子以表忠款，拜安侍子豹为安远将军。延兴中，大阳蛮首桓诞拥河水以北、汓蚩叶以南八万馀落内属，孝文嘉之，拜诞东荆州刺史。襄阳王诞，字天生，桓玄子也，既内属，居朗陵。王师南伐，请为前驱，讨义阳，不果而旋。太和十七年，蛮首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馀户内属，襄阳蛮首雷婆思等十一人率千馀户内徙，求居大和川，诏给廪食。後开南阳，全有沔北之地，蛮人安堵，不为寇贼。宣武景明初，太阳蛮首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内附，诏置四郡十八县。鲁阳蛮鲁北燕等聚众万馀，攻逼频阳，遣右卫将军李宗讨平之，徙万馀家於河北及六镇，寻叛南走，所在追讨，比及河杀之皆尽。正始二年，梁沔东太守田清喜拥七郡三十一县户万九千内附。永平初，东荆州太守桓叔兴表前後招慰大阳蛮归者一万七百户，请置郡十六县五十，诏前镇东府长史郦道元检行置之。後二荆两郢蛮大扰动，断三亚路，杀都督，寇盗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害。连年攻讨，散而复合，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最盛，大者万家，小者千户，更相崇树，僭称王侯，屯据三峡，断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略定伊。声教南被，诸蛮畏威，靡然向风。後唐州蛮田鲁嘉叛，自号豫州伯，王雄等讨平之。寻而蛮帅舟令贤、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天和初，开封陆腾讨斩之，以其骸骨於水逻城侧为京观，後蛮见辄大哭。自此，狼戾之心去矣！

俚

《後汉书》曰：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里，蛮之别号，今则呼为俚人。）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

沈怀远《南越志》曰：晋康郡夫辰（音纯）县人夷曰彳带（世尺切。）其俗栅居，实惟俚之城落。

《南州异物志》曰：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君主，恃在山险，不用城。自古及今，弥历年纪。民俗蠢愚，惟知贪利，无有仁义道理。土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爱骨肉，而贪宝货及牛犊。若见贾人有财物、水牛者，便以其子易之，夫或鬻妇，兄亦卖弟。若邻里有负其家债不时还者，其子弟中愚者谓其兄曰：“我为汝取钱，汝但当善殡葬我耳！”其处多野葛，为钩挽数寸，径到债家门下，谓曰：“汝负我钱，不肯还我，今当自杀。”因食野葛而死债家门下。其家便称怨，宗族人众往债家曰：“汝不还我钱，而杀我子弟，今当击汝！”债家惭惧，因以牛犊、财物谢之数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罢去，不以为恨。

裴渊《广州记》曰：俚獠贵铜鼓，惟高大为贵，面阔丈馀，方以为奇。初成，县於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其中豪富子女，以金银为大叉，执以叩鼓，竟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风俗好杀，多构仇怨。欲相攻击，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极为豪强。

卷七百八十六　四夷部七口南蛮二

哀牢

《後汉书》曰：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後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其子曰九隆。沙壹将九隆居龙山下。後九隆长大，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妇，复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为妻。後渐相滋长。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继，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绝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贤栗遣兵乘篾船（篾，音蒲佳切。）南下江汉，击附塞夷鹿{艹多}。（音多）鹿{艹多}人弱，为所擒获。於是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馀里，篾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者数千人。贤栗复遣六王，将万人以攻鹿{艹多}。鹿{艹多}王与战，杀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复出其尸而食之。馀众惊怖，立引去。贤栗惶恐，谓其耆老曰：“我曹入边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艹多}，辄被天诛，中国其圣帝乎？天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贤栗等遂率种人诣越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

又曰：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邈遣子率种人内属。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渡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兰仓，为他人。”

又曰：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洁，化行夷貊。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

《九州记》曰：哀牢人，皆儋耳穿鼻。其渠帅自谓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谷、蚕桑。知染彩、文绣。有兰于细布，（獠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有濮竹，节相去二丈。地出铜、铁、铅、锡、金、银、光珠、琥珀、水精、琉璃、轲虫、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豹兽。

《唐书》曰：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才弄拣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镇守。武太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张东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旧国也。本不与中国交通，前汉唐蒙开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贾岁，始请内属。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税其盐布毡，以利中土。其国西通大秦，南通交址。奇珍进贡，岁时不阙。及诸葛亮五月渡泸水，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歧选其劲卒，以增武备。前代置郡，其利颇深。今盐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贡不入，而空竭府库，驱率平人受役蛮夷，肝脑涂地。汉以得利既多，更置博南、哀牢二县，蜀人愁怨，行者作歌。今於国家无丝发之利，在百姓受终之酷，伏乞省罢姚州，使隶府，岁时朝觐，同之番国。”

乌浒

《後汉书》曰：交址西有啖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南州异物志》曰：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地有棘竹，厚十馀寸，破以作弓，长四尺馀，名狐弩。削竹为矢，以铜为镞，长八寸，以射急疾，不凡用也。地有毒药，以傅矢金，入则挞皮，视未见疮，顾盼之间，肌肉便皆坏烂，须臾而死。寻问此药，云取虫诸有毒螫者，合着管中曝之，既烂，因取其汁，日煎之。如射肉，在其内地则裂，外则不复裂也。乌浒人便以肉为ゾ俎，又取其髑髅，破之以饮酒也。其伺候行人小有失辈，出射之，若人无救者，便止以火燔燎食之；若人有伴相救，不容得食，力不能尽相担去者，便断取手足以去。尤以人手足掌为珍异，以饴长老。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当，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贪得之，以祭田神也。

《异物志》曰：乌浒，取翠羽、采珠为产；又能织班布，可以为帷幔。族类同姓，有为人所杀，则居处伺杀主，不问是与非，遇人便杀，以为肉食也。

裴渊《广州记》曰：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

林邑国

《南史》曰：林邑国，大汉日南郡象林县，古越裳界也。伏波将军马援开南境北县，其地从广可六百馀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馀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地北水步道二百馀里，有西图夷，亦称王。马援所植二铜柱，表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界处也。其国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又出玳瑁、贝齿、古贝、沉木香。古贝者，树名也，其花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沉木香者，土人斫断，积以岁年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水中则沉，故曰沉香，次浮者栈香。汉末大乱，功曹区连杀县令，自立为王数世。其後王无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幼家奴，常牧牛於山涧，得鲤鱼二，化而为铁，因以铸刀。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文当王此国。”因斫石，如断刍藁，文心异之。范幼尝使之商贾，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後乃谗言，诸子各奔馀国。及王死，无嗣，文於邻国迓王子，置毒於浆中杀之，遂胁国人自立。

又曰：林邑王文敌，为扶南王子当根纯所杀，大臣范诸农平乱，自立为王。诸农死，子阳迈立。阳迈初在孕，其母梦生儿，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丽。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若中国云紫磨者，因以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阳迈死，子咄立，慕其父，复曰阳迈。其国俗，居处为卜，名曰干阑，门户皆北向。书树叶为纸。男子皆以横幅古贝绕腰已下，谓之于漫，亦曰都漫。穿耳，贯小环。贵者着革屣，贱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诸国皆然也。其王着法服，加缨珞，如佛像之饰，出则乘象，吹螺击鼓，罩古贝伞，以古贝为幡旗。国不设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杀之。其犬姓号婆罗门。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贱男而贵女。同姓还相婚姻。使婆罗门引婿见妇，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为成礼。死者焚之中野，谓之火葬。其寡妇孤居，散发至老。国王事竺乾道，铸金银人像，大十围。元嘉中，阳迈侵暴日南、九德诸郡，交州刺史杜弘之建牙欲讨之，闻有代，乃止。

又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将军宗慤伐林邑。和之遣司马萧景宪为前锋。阳迈闻之惧，欲输金一万斤、银十万斤、铜三十万斤，还所略日南户。其大臣{艹毒}（音毒。）僧达谏止之，乃遣大帅范扶龙戍其北界区栗城。景宪攻城，克之，乘胜即克林邑。阳迈父子并挺身逃奔。获其珍异，皆是未名之宝。又销其金人，得黄金数万斤。

又曰：齐永明中，林邑王范文遣使贡献。梁天监中，文赞子天凯奉表献白猴，自此贡献不绝。

《北史》曰：林邑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址同。以砖为城，辱炭涂之。皆开北户以向日，或东西无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艹隆}婆地歌。其属官三等，其一曰伦多姓，次歌伦致帝，次乙地伽兰。外官分为二百馀部，其长曰弗罗，次曰可伦，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缨络，足蹑革履，时服锦袍。良家子侍卫者二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馀人，皆执金装。兵有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於矢。乐有琴、笛、琵琶，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惊众，吹螽以即戎。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书树叶纸，施椰叶为席。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舆至外次，积薪焚之。收其馀骨，王则内金罂中，沉之於海；有有官者以铜罂，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发，哭至水次，尽哀而止，归则不哭。每七日，燃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百日、三年皆如之。皆奉佛，文字同於天竺。

《隋书》曰：林邑之先，因汉末交址女子徵侧之乱，内县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无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乱为逸仆隶，遂教之筑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将兵，极得众心。文因间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国无嗣，文自立为王。其後范佛为晋扬威将军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将兵击之，深入其境。至梁、陈，亦通使往来。其国延袤数千里。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後朝贡遂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刘方为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直、州刺史李晕、开府秦雄步骑万馀，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方於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陈，方与战，伪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方纵兵击之，大破之。频战辄败，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於是朝贡不绝。

《唐书》曰：贞观中，林邑王梵头利死，率国人共立头利女王诸葛地，头利之姑子女王独任，国中不宁，大臣可伦翁定乃立地为王，妻之以女，主其国乃定。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伦因地盘献火珠，状如水精，日午时正，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见，云得之於罗刹国。今之环王国主，即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陆行二十馀日方至。

扶南国

萧子显《齐书》曰：扶南国，男子截锦为横幅，女为贯头。贫者以布自蔽。锻金环钅 贯、（音贯。）银食器。伐木起屋，国王居重阁，以木栅为城。海边生大箬，叶长八九尺，编其叶以覆屋。国王行乘象。妇女亦能乘象。无牢狱。有讼者，则以金指环若鸡子沸汤中令探之。又烧令赤，着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烂，无罪者不伤。又令没水，直者入即沉，不直者不沉。

又曰：扶南在日南之南、大海西湾中，广袤三千馀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女人为王，名柳叶。又有激国人名混填，梦神赐弓一张，教乘船入海。填晨起，於神庙树下得弓，即乘船向抚南。柳叶见船，率众欲御之。混填举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遥射，贯舶一面，通，中人。柳叶怖，遂降。混填娶以为妻，恶其裸露形体，乃穿叠布贯其首。遂治其国，子孙相传。

《南史》曰：扶南王混盘死，国人共举大将军范蔓为王。蔓勇健，有权略，复以兵威攻伐旁国，咸服属之，自号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穷涨海，开国十馀，辟地五六千里。蔓死後，大将范寻杀其子长而代立，更缮国内，起观阁，游戏之。朝且中脯，三四见客。百姓以蕉、蔗、龟、鸟为礼。国无牢狱，於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鱼。鱼、兽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鱼大者长三丈馀，状如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常食鱼。遇得獐鹿及人亦啖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之。

又曰：扶南王𠆢陈如，本天竺婆罗门也。有神语曰：“应王扶南。”𠆢陈如心悦，南至盘盘，扶南人闻之，举国欣迎戴而立焉。复改制度，用天竺法。𠆢陈如死後，王持梨犮跋摩，宋文帝元嘉中，三奉表献方物。齐永明中，王𠆢陈如邪跋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诏授安南将军，扶南王。其国人皆丑黑拳发。所居不穿井，数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嫔侍亦然。王生则偏踞翘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设金盆香炉於其上。国俗，居丧则剃发除须。死者有四葬：水葬则投之江流；火葬，则焚为灰炉，土葬则瘗埋之，鸟葬则弃之中野。人性贪吝，无礼义。男女恣其奔随。

《隋书》曰：扶南国王遣贡献，其王姓古龙。诸国多姓古龙。讯耆老，言昆仑无姓氏，乃“昆仑”之讹。

《抱朴子》曰：扶南国出金钢，可以刻玉，状似紫石英。其所生在百丈水底盘石上，如锺乳。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铁槌之不伤，铁反自损。以羊角扣之，㐂然冰泮。

《外国传》曰：扶南人，若户中亡器物者，即以米一升，诣神庙，乞神见盗者，以米着神足下。明日取米，呼户中奴婢，分令啮之，盗者口中血出，米完不碎；不盗者入口即败。从日南至徼外悉尔。

又曰：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纺绩以作手巾，或作灯注，用不知尽。

又曰：扶南国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镂，好布施，多禽兽。王好猎，皆乘象，一去月馀日。

《南州异物志》曰：扶南国在林邑西三千馀里，自立为王，诸属皆有官长，及王之左右大臣，皆号为昆仑。

真腊国

《隋书》曰：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朱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馀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其王三日一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炉，二人侍侧。王着朝霞，古贝缨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披真珠璎珞。足履革屣，耳悬金。常服白叠，以象牙为ㅅ。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凭，三曰婆阿多陵，四曰舍磨陵，五曰髯罗娄，及诸小臣。朝於王者，辄於阶下三稽首。王唤，上阶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还坐。议政事讫，跪伏而去。其国与参半、朱江二国和亲，数与陀桓、林邑二国战争。其人行止皆持兵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妻子不得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并刑残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处供给，不得仕进。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居处器物颇类赤土。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颂经咒，又澡洗，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饮食多苏酪、沙糖、炕粟、米饼。欲食之时，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手扌需而食。男婚礼毕，即与父母分财别居。父母死，小儿未婚者，以馀财与之；若婚毕，财物入官。其丧葬，儿女皆七日不食，剃发而哭，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尸，收灰以金银瓶盛，送于大水之内。贫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画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兽食者。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虫。土宜梁稻，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那娑树，无花叶，似冬瓜；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他树，花似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大如升。海中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其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鱼，其形如鳝，嘴如鹦鹉，有八足。多大鱼，半身出水，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热气流行，即以白猪、牛、羊，於城西门外祠之；不然者，谷不登，六畜多死。近都有陵伽钵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卫。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每年杀人，以夜祀祷。大业十三年，遣使贡献，帝厚礼之。其後亦绝。

《唐书》曰：真腊国，贞观二年，又与林邑国俱来朝献。太宗嘉其历远疲劳，锡赍甚厚。南方人谓真腊国为吉篾国。自神龙以後，真腊分为二：半以南近海，多陂泽处，谓之水真腊；半以北多山阜处，谓之陆真腊。亦谓之文单国。高宗、则天、玄宗朝，并遣使朝贡。水真腊国，其境东西南北约皆八百里，东至奔陀、浪州，西至堕罗钵底国，南至小海，北即陆真腊，其王所居城号婆罗是拔。国之东界有小城，皆谓之国。其国多象。元和八年，遣李摩那等来朝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参半国

《唐书》曰：武德中，参半国遣使朝贡。其国在真腊西南千馀里。城临大海，土地下湿，风俗物产并与林邑国同。

白头国

《唐书》曰：贞观中，扶南来献白头国二人於洛阳，云其国在扶南之西，参半之西南。男女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岩险，故人莫至。与参半国相接。

赤土国

《隋书》曰：赤王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馀日而达。所都土色赤，因以为号。东婆罗剌国，西婆罗婆国，南诃罗旦国，北巨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仙人菩萨之像，悬金花铃。毛妇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杖，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馀人。王榻後作一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龛後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瓮，瓮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一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陀迦罗一人，陀达叉二人、加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钵帝十人。其俗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於项後。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惟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惟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剃发素服，就水上构竹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螽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於水。贵贱皆同，惟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於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粱、白豆、黑麻，自馀物产多同交址。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又曰：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遣赍物五十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於是南达鸡笼岛，至於赤土之界。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遣使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蠡击鼓，以乐随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馀至其都。王遣其子那耶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华，骏等还馆。又遣人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後请骏等入宴，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玳瑁之肉百馀品。延骏升床，从者坐於地席，各以金锺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随骏贡方物。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上十馀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馀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址。至六年春，与那耶迦於弘农谒帝。帝大悦，赐物及官，赏各有差。

蒲罗中国

吴时，康泰为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拘利正东行，极崎头海边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罗中国。其俗食人。

优钹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优钹国者，在天竺之东南可五千里，国土炽盛，城郭、珍玩、谣俗与天竺同。

横跌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横跌国在优钹之东南，城郭饶乐不及优钹也。

比扌卢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东南有比扌卢洲，出锡，转卖与外徼。

马五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东有马五洲，出鸡舌香，树木多华少实。

薄叹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西北有薄叹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为业，转卖与诸贾人，易粮米杂物。

耽兰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薄之西北有耽兰之洲，出铁。

巨延洲

康泰《扶南土俗》曰：诸转薄之东北有巨迹洲，人民无田种芋，浮船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滨那专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滨那专国出真（都田切。）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结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乌文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乌文国，昔混滇初，载贾人大舶所成此国。
斯调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斯调洲湾中有自然监，累如细石子。国人取之，一车输王，馀自入。
《南州异物志》曰：斯调，海中洲名也，在歌营东南可三千里。上有王国，城市街巷，土地沃美。
万震《南方异物志》曰：斯调国，又有中洲焉。春夏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为布。
林阳国
康泰《扶南土俗》曰：扶南之西南有林阳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六齐，曰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密，暮市但货香花。
《南州物异志》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馀里，地皆平博，民十馀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
牟奴七国（摸卢国、末利国、卑离国、满都国、纟覃余国、沙楼国）
《晋起居注》曰：太熙元年正月，牟奴等国大小口十七万九千馀人，各遣正、副使诣护东夷校尉何龛。上献方物。
蒲林国
《晋起居注》曰：兴宁元年闰月，蒲林王国新开通，前所奉表诣先帝，今遣到其国慰谕。
师子国
《宋元嘉起居注》曰：师子国王遣使奉献，诏曰：“此《小乘经》甚少，彼国所有，皆可悉为写送之。闻彼邻多有师子，此所未睹，可悉致之。”
《法显记》曰：师子国本无人，止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来共市易，鬼神自现身，但出宝物，显其时直，商人则依价值取物。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於是遂成大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有时节。
毗加梨国
《宋元嘉起居注》曰：五年，天竺毗加梨国王月受遣使上表，并奉金刚指环一枚、刚印摩勒金环一枚、一具、白旃檀六段、白赤鹦鹉各一头、细叠两张。
干陀利国
《南史》曰：干ヌ利国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特精，为诸国之极。宋孝武世，王释婆罗那邻陀遣长史竺留陀献金银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器。梁天监元年，其王瞿昙修跋陀罗以四月八日梦一僧谓曰：“中国今有圣主，十年後佛法大兴。汝若遣使，贡奉礼敬，则土地丰乐、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则竟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梦此僧曰：“汝若信我，我当与汝往观。”乃於梦中至中国，拜觐天子。既觉，心异之。陀罗本工画，乃写梦中所见武帝容资，饰以丹青。仍遣使并画工，奉表献玉盘等物。使人既至，摸写帝形以还其国，比所画则符同焉。因盛以宝函，日加礼敬。後跋陀死，子毗针耶跋摩立，遣长史毗员跋摩奉表献金芙蓉、杂香药等。

狼牙修国

《南史》曰：狼牙修国在南海中，其界东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广州二万四千里。土气、物产与扶南略同。偏多栈沉婆律香。其俗男女皆袒而披发，以古贝为汗漫。其王及贵臣，乃加云霞布覆胛，以金绳为络带，金环贯耳；女子则布，以缨络绕身。其国累砖为城，重门楼阁。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盖，兵卫甚严。国人说，立国已四百馀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贤者，国人归向之。王闻，乃加囚执，其锁无故自断。王以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长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还为王。二十馀年死，子婆伽达多立。天监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入贡。

婆利国。

《南史》曰：婆利国，在广州东南海中洲上。去广州二月日行。国界东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气暑热，如中国之盛夏。谷一岁再熟，草木常荣。海出文螺、紫贝。有石名坩贝，大硬。其国人披古贝如袍，及为都缦，乃用班丝者，以璎络绕身。头着金长冠，高尺馀，形如牟，缀以七宝之饰，带金装剑。偏坐金高座，以金镫支足。侍女皆为金花杂宝之饰，或持白毛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驾舆，舆以杂香为之，上施羽盖、珠帘，导从吹螺击鼓。自古来通中国。问其先及年数，不能记，自言白静王夫人即其国女。天监十六年，遣使奉表献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频伽复遣使珠智献白鹦鹉、青虫、兜鍪、琉璃器、古贝、螺杯，杂色香数十种。

《隋书》曰：婆利国，自交址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耶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次曰独诃氏。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馀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於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二年，遣使入贡，後遂绝。

诃罗陀国

《南史》曰：诃罗陀国，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圣主重三宝，兴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塔寺，周满国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诃罗单国

《宋元嘉起居注》曰：去年六月，婆洲河罗单国王毗沙跋摩遣使献奉。

又曰：十一年，诃罗单国王尸梨毗遮耶献银漆盘等。

《南史》曰：诃罗单国都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献金刚指环、赤鹦鹉鸟、天竺国白叠、古贝叶、婆国古贝等物。十年，河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胜天子陛下，诸佛世尊，常乐安稳，三达六通，为世间尊，是名如来，是故至诚五体敬礼。”其後与子所篡夺。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诏曰：“河罗单国、婆皇、婆达三国，频越遐海，款化纳贡，远诚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长史婆和沙弥献方物。

蒲黄国

《宋元嘉起居注》曰：二十六年，蒲黄国献牛黄等物，又献郁金香等物。

婆皇国

《南史》曰：婆皇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婆罗跋摩遣使献方物四十一种，文帝策命之为婆皇国王。二十八年，复遣使贡献。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长史竺那婆智奉表献方物，以那婆智为振威将军。大明三年，献赤、白鹦鹉。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贡献，明帝以其长史竺须罗远、前长史振威将军竺那婆智并为龙骧将军。

婆达国

《南史》曰：婆达国，元嘉二十六年，国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献方物，文帝策命之为婆达国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复遣使献方物。

婆达国

《南史》曰：婆达国，元嘉中，国王师利婆达呵阿陀罗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种智，安稳天人师，降伏四魔，成等正觉，转道法轮，度脱众生。我虽在远，亦沾灵润。”

盘盘国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七月二十日，盘盘国王遣长史竺伽蓝婆奉献金银琉璃诸香药等物。

《南史》曰：盘盘国，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贡献。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遣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沉檀等香数十种。六年八月，复遣使送菩提国舍利及画塔图，并菩提树叶、詹糖等香。

《梁书》曰：盘盘南海大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国。王曰杨栗{羽是}，（音翅。）栗{羽是}父曰杨德武连，以上无得而纪。百姓多缘水而居，国无城，皆竖木为栅。王坐金龙床，每坐，诸大人皆两手交抱肩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跪。及其国多有婆罗门，自天竺来就王乞财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滥，次曰昆仑帝也，次曰昆仑勃和，（音胡卧切。）次曰昆仑勃帝索甘且。其言“昆仑”、“古龙”声相近，故或有谓为古龙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犹中夏刺史、县令。其矢多以石为镞 旌，槊则以铁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读佛经，皆食肉而饮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饮食酒肉，读阿修罗王经，其国不甚重之。俗皆呼僧为比丘，呼道士为贪。隋大业中，亦遣使朝贡。

《唐书》曰：盘盘国，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与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四日乃至，其国，与狼牙修国为邻。人皆学婆罗门，甚敬佛法。贞观九年，遣使来贡方物。

斤ヌ利国

《宋起居注》曰：孝建二年八月二日，斤陀利国王释陀罗降陀遣长史竹留陀及多奉表献方物。

卷七百八十八　四夷部九口南蛮四

顿逊国

《南史》曰：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羁属扶南。顿逊之东界通交州诸贾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诸国往还交易。其市东西交会，日有万馀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

《唐书》曰：顿逊国出霍香，插枝便生叶，如都梁，以衣。国有区拨等花十馀种，冬夏不衰。日载十车货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为粉，以傅身焉。

《南州异物志》曰：典逊在扶南三千馀里，本为别国，扶南先王范蔓有勇略，讨服之。今属扶南。

竺芝《扶南记》曰：顿逊国属扶南国，主名昆仑。国有天竺胡五百家，两佛图，天竺婆罗门千馀人。顿逊敬奉其道，嫁女与之，故多不去，惟读《天神经》。以香花自洗，精进不舍昼夜。疾困便发愿鸟葬，歌舞送之邑外，有鸟啄食，馀骨作灰，瓮盛沉海。鸟若不食，乃蓝盛火，葬者投火，馀灰函盛埋之。祭祠无年限。又酒树有似安石榴，取花与汁停瓮中，数日乃成酒，美而醉人。

毗骞国

《南史》曰：毗骞国，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语小异扶南。国内不受贾客，有往者杀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楼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孙生死如常人，惟王不死。扶南王数使与书相报答，常遗扶南王纯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圆盘，又如瓦瓯，名为多罗，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

竺芝《扶南记》曰：毗骞国，去扶南八千里，在海中。国王身长三丈，颈长三尺，自古以来不死，知神圣未然之事。亦有子孙，子孙生死如常人，惟此王不死耳，号曰长颈王。食器皆纯金，金如此间之石，无央限也。不听妄取，有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知则杀食之。长颈王亦能作天竺书，自道宿命所经，与佛语相似。作书可三千言，皆道世事。其国法，有罪者共在王前食之，平常不啖人也。

丹丹国

《梁书》曰：丹丹国，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象牙及画塔二躯，并献火齐珠、古贝、杂香药。大同元年，复遣使献金银琉璃、杂宝、香药等物。

《隋书》曰：丹丹国在多罗摩罗国西北，振州东南。（振州，今延德郡朱雀同岛上。）王姓刹利，名尸陵伽理。户可二万馀家，亦置州县，以相统领。王每晨夕二时临朝，其大臣八人，号曰八座，并以婆罗为之。其王每以香粉涂身，冠通天冠，挂杂宝、璎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屧。近则乘舆，远则驭象。其攻伐则吹螽击鼓，兼有幡旗。其刑，盗贼无多少，皆杀之。土出金银、白檀、苏方、槟榔。其谷惟稻，畜有沙牛、羊、猪、鸡、鹅、鸭、獐、鹿，鸟有越鸟、孔雀，果（力果切。）有葡萄、石榴、瓜瓠、菱莲，菜有葱、蒜、蔓菁。

东谢

《唐书》曰：东谢蛮，其地在黔州之西数百里内，南接守宫獠，西连夷子，北至白蛮。土宜五谷，不以牛耕，但为田，每岁一易。俗无文字，刻木为契。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汲流以饮，皆自营生业，无赋税之事。谒见贵人，皆执鞭而拜。有功劳者，以牛马、铜鼓赏之；有犯罪者，小事杖罚，大事杀之。盗物倍还其赃。婚姻之礼，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皆母自送之。女夫惭，逃避，经旬乃出。燕聚则击铜鼓、吹大角，歌舞以为乐。好带刀剑，未常舍离。丈夫衣服有衫袄、大口裤，以绵纟由及布为之。右肩上斜束皮带，装以螺皮、虎豹、猿及犬羊之皮，以为外饰。坐皆蹲踞。男女椎髻，以绯束向後垂下。其首领谢元深既世为酋长，其部落皆尊畏之。谢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姓高，不可下嫁故也。贞观三年，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若今之旄头，以金银络额，身披毛帔，韦皮行而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令万国来朝至今。如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从之。以其地为应州，仍拜元深为刺史，隶黔州都督府。

又曰：南谢首领谢强，与西谢邻，共元深俱来朝见，为南寿州刺史，後改为庄州。贞观十三年正月，西南番大酋长蛮州刺史资阳郡开国公宋鼎、邛州刺史谢汕、（音讪）蛮州巴江县令宋万传、州录事参军谢文经、黔中经略招讨观察使王础，奏前件刺中三年一度朝贡，今年恳诉，称州接，同被声教，独此排摈，窃自惭耻，谨遣随刺史授官。其两州户口殷盛，人力强大，邻侧诸蕃悉皆敬惮。请比两州，每三年一度朝贺，仍依，轮环差定，并以才干位望为众推者。允敕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赵蛮

《唐书》曰：西赵蛮在东谢之南，其界东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洱，音珥。）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东西二十三日行。其风俗物产与东谢同。首领赵氏，世为酋长，有户万馀。贞观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即以首领赵磨为刺史。

南平蛮

《唐书》曰：南平蛮，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馀户。男子左衽，露发徒跣；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名为通裙。其人美发，为髻{髟肖}垂於後；以竹筒--如笔，长三四寸--斜贯其耳。贵者亦有珠。士多女少男。为婚之法，女氏必先货求男族。贫人无嫁资，女多卖与富人为婢。俗皆妇人执役。其王姓朱氏，号为剑荔王。贞观中，遣使内附，以其地隶渝州。

罗刹国

《隋书》曰：罗刹国，在婆利之东。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邑人作市，辄以夜，昼日则掩其面。炀帝大业三年，使常骏等使赤土国，致罗刹国。

投和国

《隋书》曰：投和国，在南海大洲真腊之南，自广州西南，水行百里至其国。王姓投和罗，名脯邪乞。遥理所城，覆屋以瓦，并为阁而居，屋壁皆以彩画之。城内皆王室，城外人居可万馀家。王宿卫之士百馀人，每临朝，则衣朝霞金冠，耳挂金环，颈挂金涎衣，（叙连切。）足履宝装皮履。官属有朝请将军，总知国政。又有参军、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将军、赞理、赞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县，州有参军，郡有金威将军，县有城局为其长官。初至，各选官僚，助理政事。刑法，贼盗多死者，轻者穿耳及颊，私铸银钱者截腕。国无赋税，俱随意贡奉，无多少之限。多以农商为业。国人乘象及马。一国之中，马不过千匹，又无鞍辔，惟以绳穿颊，为之节制。音乐则吹蠡击鼓，死丧则祠祀哭泣，又焚尸以瓮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丧，则截发为孝。其国市六所，贸易皆用银钱，小如榆荚。有佛道，有学校，文字与中夏不同。讯其耆老，云王无姓，名齐杖靡。王所坐塔，圆以佛塔，以金饰之。门皆东开，坐亦东向。

《唐书》曰：贞观中，投和国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献金、（苦盍反。）金锁、宝带、犀、象、海物等数十品。

附国

《隋书》曰：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馀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无姓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国王字宜缯。其国南北八百里，东西四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叠石而居，以避其患，高至十馀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馀，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其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於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国有二万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者罚牛。人皆轻捷，便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其嫂，儿、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馀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瘗之。死後十日而火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戴幂，衣多毛皮裘，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师金为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科、山出金银，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修职贡。炀帝以劳人，不许。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馀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边斗四国

《隋书》曰：边斗国、（一本班斗。）都昆国、拘利国、比嵩国，并扶南，度金邻大湾，南行三千里，有此国。其农作与金邻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栈香、藿香及硫黄。其藿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败，惟中节坚贞，芬香独存，取为香。

殊奈国

《唐书》曰：贞观二年，殊奈国遣使贡方物。殊奈者，昆仑人也，在林邑南，去交址海行三月馀日。俗习文字与婆罗门同。路绝远，古未常朝中国，至是始通。

甘堂国

《唐书》曰：甘堂国，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贞观十年，与末俱婆国同日朝贡。太宗谓侍臣曰：“南荒西城，自远而至，其故何也？”房玄龄对曰：“当中国安，帝德远被也。”太宗曰：“诚如公言，向使中国不安，何缘至？朕何德以堪之？”

金利毗逝国

《唐书》曰：金利毗逝国，在京西南四万馀里，东去致物国二千里，西去赤土国一千五百里，南去波利国三千里，柳衢国三千里。其国有城邑庭舍，衣朝霞白叠。每食，先泥上铺席，而後座。国王名本多杨牙，前有队仗、甲鎏、贝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树皮。及其风俗物产，与真腊同。

堕和罗国

《唐书》曰：堕和罗国，南与盘盘国、北与迦逻舍佛、东与真腊接，西邻大海，去高州五月日行。贞观十三年，其王遣使贡方物。二十三年，又遣使献象牙、火珠，请赐好马。诏许之。

陀洹国

《唐书》曰：陀洹国，在林邑西南大海中，东南与堕和罗接，去交址三月馀行。宾服於堕和罗。其王姓察失利，字婆那。土无蚕桑，以白叠朝霞布为衣。俗皆楼居，谓为干栏。贞观十八年，遣使来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献白鹦鹉--毛羽皓素，头上有红毛数十茎，与翅齐--及婆律膏。仍请马及铜锺，诏并给之。

堕婆登国

《唐书》曰：堕婆登国，在林邑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车接，北界大海。风俗与诃陵同。种稻，每月一熟。有文字，书於贝多叶。其死者，口实以金，又以金钏贯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龙脑等香，积薪以燔之。贞观中，遣使献金花等物。王之所居，坚木为城，造大屋重阁，覆以棕榈皮。所坐床悉以象牙为之，亦以象牙为席。食以手擥之。又以椰树花为酒，饮之亦醉。有山穴，海涌而出盐，国人取食。其国人有毒，与常人同止宿，即令身生疮，与之交会便死，若涎液沾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臭不烂。

多蔑国

《唐书》曰：多蔑国，贞观时通焉。在南海外，国界周回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游国，北波利利剌国，东真陀桓国。户口极多，置三十州，不役属他国。有州郭、宫殿、楼橹，并用瓦木。以十二月为岁。其物产有金、银、铜、铁、象牙、犀角，朝霞、朝云等布。其俗交易用金、银、朝霞等为贾，百姓二十而税一。五谷菜蔬与中国不殊。

多摩国

《唐书》曰：多摩国，长居国，长居於海岛，东与婆凤，西与多隆，南与半反跋--华言五山也，北与诃陵等国接。其国界东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子，先龙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鸟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为妻。其王尸罗劬佣伊说，即其後也。显庆中，遣使贡献。其俗无姓，王居以称为城，以板为屋，坐师子座，东向，衣物与林邑同。胜兵二万人，无马，有弓刀甲槊。婚姻无同姓之别。其食器铜铁金银，所食尚酥乳骆、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羊、水牛，野兽有獐、鹿等。死亡无丧纪之制，以火焚其尸。其音乐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护遮、奄磨、石榴等果，多甘蔗。从其国经薛卢、都思、诃卢、林邑等国，达於交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哥罗舍分国

《唐书》曰：哥罗舍分国，在南海之南，接堕和罗，胜兵二万人，其王蒲越伽摩。显庆五年，遣使朝贡。

杜薄国

《唐书》曰：杜薄国，在扶南东涨海中，直渡海数十日至。其人色白，皆有衣服。国有稻田，女子作白叠华布。出金、银、铁、以金为钱。出鸡舌香，可含以香人，不见鸡舌，其为水也，气辛而性厉，禽兽不能至，故未可识其树者。华熟自零，随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馀国城，皆称王。

乌笃国。

《唐书》曰：乌笃国，在中天竺南，一名乌伏那，地方五千馀里。百姓殷实，人性懦弱，颇诡诈，尤工禁术，笃信佛法。文字礼仪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国。贞观中，其王达摩因陀诃斯遣使献龙脑、麝香等。

薄剌洲

《唐书》曰：薄剌洲，隋时闻焉，在拘利南海湾中。其人色黑而齿白，眼正赤，男女并无衣服。一名勃焚洲。

《抱朴子》云：勃焚洲，在南海中。薰绿水胶所出，胶如枫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正患豸吉豸屋兽啖人。此兽大者重千斤，状如水獭，其头身及他处了无毛，惟从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广一寸许，青，长三四分许，其无毛处则韦囊，人张捕得之，斩刺不伤，积薪烈火，缚以投火中，新尽而此兽不焦。须以大竹杖打之，皮不伤而骨碎都尽而死。

卷七百八十九　四夷部十□南蛮五

南诏蛮

《唐书》曰：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为渠帅，在汉永昌故郡东姚州之西。其先，渠帅有六，自号六诏，兵力相埒，各有君长，无统帅。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

又曰：南诏蛮，国初时，有蒙舍龙生迦独，迦独生细奴逻，高宗时来朝。细奴逻生逻盛，武后时来朝。其妻方娠逻盛，次姚州，闻妻生子，曰：“吾且有子，死於唐地足矣！”子名盛逻皮。逻盛至京师，赐锦袍金带还国。开元初，逻盛死，子盛逻皮立。盛逻皮死，子皮逻卜立。

又曰：南诏蛮，皮逻卜嗣立。二十六年，诏授特进封越国公，赐名曰归义。其後破洱阿蛮，（洱，音而志切。）以功策授云南王。归义渐强盛，馀五诏浸弱。先是，剑南节度王昱受归义赂，奏六诏合为一诏。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遂徙居大和城。天宝四载，归义遣孙凤迦异来朝，授鸿胪卿，归国，恩赐甚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卜罗凤袭封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遇下不以礼。旧事：南诏尝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卜罗凤多不应。虔ㄡ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卜罗凤忿怨，因发兵反，围虔ㄡ，杀之。後遣使谢罪，仍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芝俱来，请还其所虏掠，且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许，因其使进军，逼大和城，为南诏所败。自是卜罗凤北臣吐蕃。

又曰：卜罗凤死，其孙异牟寻为王。牟寻颇知书，有才智，善抚其众。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城，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有郑回者，本相州人，天宝中授州西泸县令。州陷，为所虏。卜罗凤以回有儒学，更名曰蛮利，甚爱重之，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以回为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尝言於牟寻曰：“自昔南诏尝款附中国，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唐，无远戍之劳，利莫大焉。”牟寻善其言，谋内附者十馀年矣。会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诸蛮，苴乌、星虏望等归化，闻牟寻之意，因诸蛮寓书於牟寻，且招怀之。牟寻乃斩吐蕃使，去其所立帝号，以归我，仍请复南诏旧名。初，吐蕃因争北庭，与回鹘大战，死伤颇众，乃征兵於牟寻，须万人。牟寻欲因以袭之，乃示寡弱，谓吐蕃曰：“蛮军素少，仅可发三千人。”吐蕃少之请益至五千，乃许。牟寻遽遣兵五千人戍吐蕃，乃将数万踵其後，昼夜兼行，乘其无备，大破吐蕃於神川铁桥。遣使告捷，帝乃命兼御史中丞袁滋持节册南诏王，仍赐金印，曰：“贞元册南诏印”。

又曰：贞元十年，南诏王遣使蒙凑罗栋来献铎槊、浪人剑。

骠国

《唐书》曰：骠国在永昌故郡南二千馀里。其国境东邻真腊，西接东天竺，南尽溟海，北通南诏些乐城界，东北距阳苴咩城六千八百里。往来通聘迦罗婆提等二十国，役属者道林王等九城，食境土者罗君潜等二百九十八部落。其王姓困没长，名摩罗惹。其国相名摩诃思那。其王近适则舆以金绳床，远适则乘象。嫔妃甚众，常数百人。其罗城构以砖，周一百六十里，壕岸亦构砖。相传本是舍利佛城，城内有居人数万家，佛寺百馀区。其堂宇皆错以金银，涂以丹彩，施以紫纻，覆以锦。其俗好生恶杀。其土宜菽、粟、稻、梁，无麻、麦。其理无刑名桎梏之具，犯罪者以竹五十本丫之，复犯者挞其背，数止五，经者止三，杀人者戮之。男女十岁则落发，止寺舍，依桑门。至二十不悟佛理，乃复发为居人。其衣服悉以白ふ为朝霞，绕腰而已，不衣缯帛，云出於蚕，为其伤生故也。君臣、父子、长幼有序。华言谓之骠，自谓突罗成，婆人谓之徒里拙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八年，乃遣其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以悉利移为试大仆卿。

《南夷志》曰：骠国在永昌南七十五日程，卜罗凤所通也。其国用银钱。以青砖为圆城，周行一日程。百姓尽在城内，有十二所堂。当国王所居，门前有大象露坐，高百馀尺，白如霜雪。俗尚廉耻，人壮和善，少言，重佛法。城中并无宰杀，又多推步天文。若有诉讼者，王即令焚香，向大象思惟是非，便各引退。或有灾役，王亦焚香对象，悔过自责。男子多衣白叠，妇人当顶为高髻，以金银贝珠为饰，馀着青婆裙，又披罗段。行必持扇，贵家妇女皆三人、五人在傍共扇。与波斯及婆罗门接界，西去舍利城六十日程，疑此是东天竺也。

暴蛮等部落

《南夷志》曰：竹子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又有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姓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被牛羊皮。

勿邓

《南夷志》曰：勿邓部落，大鬼主梦冲，地方千里，功部一姓白蛮，五姓乌蛮。乌蛮妇人以白黑缯为衣，白蛮妇人白缯为衣，下不过膝。

大赕

《南夷志》曰：大赕，周回百馀里，悉是野蛮，无君长。地有瘴毒河，赕人至中瘴者，十死八九。卜罗凤尝遣使筑城於彼，管制野蛮，不逾岁，死者过半，岁遂罢弃。其土肥沃，种瓠长丈馀。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三面皆是雪山，其高造天。

南泸

《南夷志》曰：泸水，蜀诸葛亮伐南蛮，五月渡泸处。大如臂，川中气候常热，虽方冬，行过者皆袒衣流汗。

量水川

《南夷志》曰：量水川，在滇池南两日行，汉旧黎州地。川中有天池，其水东南流，出一石窦中，水流甚广，石窦甚狭。蛮云：此窦忽室空，则百姓忧溺。

弥诺国、弥臣国

《南夷志》曰：弥诺国、弥臣国，皆边海国也。呼其君长为寿。弥诺，面赤而长；弥臣，面黑而短。性恭谨，每与人语，向前一步一拜。国无城郭，弥诺王所居屋之中，有一大柱，雕刻为文，饰以金银；弥臣王以木栅为居海际水中，以石师子为屋，四足仍以板盖，悉用香木。主出即乘象。百姓皆楼居，披婆罗笼，男少女多。俗好音乐，楼两头置鼓，饮酒即击鼓，男女携手楼中，踏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乐，在永昌城西南六十日程。

昆仑国

《南夷志》曰：昆仑国王北去西洱河八十一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槟榔、琉璃、水精、犀角等物。蛮寇尝攻之，为其决水淹浸，进退无计，饿死万馀，不死者去其右腕後放回。

小婆罗门国

《南夷志》曰：小婆罗门国，在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预知身後事。出贝齿、白蜡、越诺。共大耳国来往，蛮夷善之，信通其国。

夜半国

《南夷志》曰：夜半国，在苍望城东北，隔丽水城川原。其妇人惟与鬼通，能知吉凶祸福。本土君长崇信之，蛮夷往往以金购之，要知善恶。

女王国

《南夷志》曰：安王国，去州十月程，往往与州人交易。蛮尝伐之，中其药箭，百不存一。

独锦蛮

《南夷志》曰：独锦蛮者，乌蛮之苗裔也。在秦臧川，去安宁两日程。其族多姓李。异牟寻母，即独锦蛮女也。有季负蓝，贞元中为大将军，在勃弄拣川为城使等。

弄拣蛮

《南夷志》曰：弄拣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拣县部落，其地旧为褒州。尝有首领误杀司户，惧罪，率众北奔，在摩磨些江侧。贞元中，异牟寻破吐蕃城邑，获弄拣城，迁於永昌之地。

清蛉蛮

《南夷志》曰：清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清蛉县部落。天宝中，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子，相率南奔河赕，阁罗凤厚待之。贞元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皆其人也。衣服、言语与蒙舍略同。

长蛮

《南夷志》曰：长蛮，本乌蛮之後。部落在剑川，属浪诏。其俗皆衣长曳地，更无衣服，惟披牛羊皮。

施蛮

《南夷志》曰：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男以缯布为缦裆。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当额及顶後各为髻。男女终身跣足，披牛、羊皮。

磨些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夷志》曰：磨些蛮，乌种也。铁桥上下及大婆、小婆、三婆采览、昆池等川，皆其所居之地。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终身不洗手面。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

扑子蛮

《南夷志》曰：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婆罗段为通身。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部落首领谓之酋。其土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

寻传蛮

《南夷志》曰：寻传蛮，俗无丝绵布帛，披婆罗笼，跣足，可以践履捺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顶傍为饰，又条其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鍪状。

裸形蛮

《南夷志》曰：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野蛮。卜罗凤既定寻传，而野蛮散居山谷，集战即召之。亦无君长，女多男少。无田农，衣服惟有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养一丈夫。尽日持弓，下曷栏，有外来侵害者，则射之。

{廾旦}望子蛮

《南夷志》曰：{廾旦}望子蛮，在兰苍江以西。其人勇捷，善於马上用枪，所乘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才蔽胸腹而已。

望蛮

《南夷志》曰：望蛮外喻部落，在永昌北。其人长大，负排持槊，前无强敌。又能用木弓短箭，傅毒药，中人立毙。妇人跣足，以青布为衣，联珂贝、巴齿、真珠，斜络其身。有夫，竖分发，为两髻；无夫者，顶後为一髻垂之。地宜沙牛，角长四尺以来。妇人嗜乳酪。

黑齿诸蛮（金齿、银齿、绣脚附）

《南夷志》曰：黑齿、金齿、银齿、绣脚四蛮，并在永昌关南，杂种类也。黑齿，以漆漆其齿。金齿，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皆当顶上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裤，又斜披青布条。绣脚蛮，则於踝上、腓下周匝刻为文彩，衣以绯布。

绣面蛮

《南夷志》曰：绣面蛮，生一月，则以针刺面，青黛涂之，如绣状。

穿鼻蛮

《南夷志》曰：穿鼻蛮，在柘东。以径尺金环穿鼻中隔，下垂过颐。君长即以丝绳系，使人牵起乃行。其次者，花头金钉两枚，从鼻两边穿，令透下。

长鬃、拣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夷志》曰：长鬃、拣锋二蛮部落，鬃黑而长，当额前为一长鬃髻，下过脐，每行即以物撑起。君长使两女在前，各持一物撑之。今为南诏所总。

茫蛮

《南夷志》曰：茫蛮部落，并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亦呼范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次凤蓝苴，次茫天连，次茫吐薅。又有火赕茫昌盛，恐他茫、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衣青布衫，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馀，垂後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像如水牛，俗养以耕田。

棠魔蛮

《南夷志》曰：棠魔蛮，去安南林西原十二程。俗养牛、马，长与汉人博易。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人将盐一斗，博牛或马一匹，因兹隔绝不来。

卷七百九十　四夷部十一口南蛮六

结胸国

《山海经》曰：结胸国，其人结匈。（郭璞曰：臆前出，如人结喉也。）

羽民国

《山海经》曰：羽民国，其人长头，身生羽。一曰其人长颊。

《外国图》曰：羽民，羽飞不能远。其人卵产。去九疑四万里。

欢兜国

《山海经》曰：欢兜国，其人人面，有翼，鸟啄。（欢兜，尧臣，有罪自放南海而死。帝矜之，使其子居南而祠也。）一曰欢朱国。

《神异经》曰：南方荒中有人，人手鸟足，杖翼而行，但食海中鱼。（虽有翼，不足以飞，倚为径行势也。）一名欢兜。为人狠恶奸疏，不畏风雨，不忌禽兽。有所触犯，死乃休耳。

厌火国

《山海经》曰：厌火国，其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似弥候黑色也。）

三苗国

《书》曰：尧窜三苗于三危。

《山海经》曰：三苗国，在赤水东。

《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人焉，皆人形，而腋下有翼，不能飞，名曰苗民。为人饕餮，淫逸无礼。

《外国图》曰：昔唐以天下授虞，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浮黑水，入南海，是为三苗民。去九疑三万三千里。

[C122]国

《山海经》曰：[C122]国，其为人黄，能操弓射蛇。（《大荒经》曰：此国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有五谷衣服。）一曰盛国。
《括地图》曰：禹诛防风氏，夏德，二龙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经南方。防风神见禹，怒，使射之。有迅雨，二龙升去。臣惧，以刃自贯其心死。禹哀之，疗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匈民。去会稽万五千里。
交胫国
《山海经》曰：交胫国，在贯匈东。其人交胫。（言脚胫曲失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
《外国图》曰：交胫民，长四尺。
不死国
《山海经》曰：不死国，在交胫东。其人黑色，寿考。（有员丘山不死树，食之不死；有赤泉，饮之不老。）
支舌国
《山海经》曰：支舌国，在不死东。（其人舌皆歧，或云支舌也。）
三首国
《山海经》曰：三首国，一身三首。
僬侥国
《後汉书》曰：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僬侥种夷陆类等三千馀口举种内附，献象牙、{封牛}牛。其人长三尺，穴居，善游，鸟兽惧焉。
《列子》曰：中洲以东三十万里，得僬侥国，人长一尺五寸。
《山海经》曰：周饶国，为人短小，冠带。（其人长三尺，穴居，能为机巧，有五谷。）一曰僬国，在三首东。
《家语》曰：吴之客问孔子曰：“人之长极几何？”对曰：“僬侥民长三尺，短之极也。长者不过十，是数之极也。”（长者十，短者三，皆数之极也。）
《外国图》曰：僬侥民善没游，善捕鹙鸟。其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万里。
又曰：从啖水南曰僬侥，其人长尺六寸。一曰迎风则偃，背风则伏。不衣而野宿。
长臂国
《山海经》曰：长臂国，人长一尺五，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长人手下垂至地。海东有人，尝在海中得布褐习衣，如中国衣，而两袖长三丈，即此长臂民衣也。）
三身国
《山海经》曰：三身国，一首而三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臂国
《山海经》曰：一臂国在三身北，一臂一目一鼻孔。
奇肱国
《山海经》曰：奇肱国，其人一臂。
丈夫国
《括地图》曰：殷帝大戊使王孟采药於西王母，至此绝粮，食木实，衣木皮。终身无妻，而生二子，从背间出，是为丈夫民，去玉门二万里。
巫咸国
《山海经》曰：巫咸国在女刃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操药往来。）
《外国图》曰：昔殷帝大戊使巫咸祷於山河，巫咸居於此，是为巫咸民。去南海万千里。
女子国
《山海经》曰：女子国在巫咸北，两女子居，水外周之。（有黄池，妇人入浴，出即人孕矣。生男，三岁即死。周犹绕也。）
轩辕国
《山海经》曰：轩辕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其国在山南边也，荒中日山之南也。）南女子，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言敬畏黄帝威灵，故不敢向之射也。）
白民国
《山海经》曰：白民之国在龙鱼北，白身，被发。（其人体洞白也。）
又曰：白民之国，室後帝鸱生白民。
《博物志》曰：日南有野女，群行不见夫。其体（胡了切。）白，裸袒无衣。
长股国
《山海经》曰：长股之国，在雄常北，被发。（国在赤水东。长臂人，身如人，臂长三丈。以类推之，则此脚过三丈矣。黄帝时至，或曰长脚人，常负长脚入海中捕鱼。）
无（音启）国
《山海经》曰：海水自东北陬至无国，在长股东，为人无。（，肥肠也。其人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二十岁乃复更生也。）
一目国
《山海经》曰：一目国，一目，中其面也。
和利国
《山海经》曰：和利国在一目东，为人一手、足，反膝，曲足居上。（反，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曲也。）一曰留利之国，人手反折。
深目国
《山海经》曰：深目国，为人举一手一目。
无肠国
《山海经》曰：无肠之国，在深目东，为人长而无肠。
聂耳国
《山海经》曰：聂耳国，在无肠国东，为人两手聂其耳。（言耳长，行则以手摄持之。）县居海水中。（县，居邑也。）
踵国
《山海经》曰：踵国在拘缨东，其人两足皆大，（其人行，踵不着地也。）一曰踵国。
奢比之尸
《山海经》曰：奢比之尸，为人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以蛇贯两耳也。）
君子国
《山海经》曰：君子国，人冠衣带剑。（其人好不争也。）
青丘国
《山海经》曰：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
黑齿国
《山海经》曰：黑齿国，为人黑齿。（《东夷传》曰：倭国东四千馀里有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始可至也。《异物志》云：西屠染齿，亦以放此也。）
玄股国
《山海经》曰：玄股之国，（髀皆似画青黑。）其人衣鱼，（以鱼皮为衣。）食鸥。鸥，水鸟也。
毛民国
《山海经》曰：毛民国，为人身生毛。（今去临海郡东二千馀里，毛人在大海中州岛上，为人短小，面体有毛，如猪熊，穴居，无衣服。晋永嘉四年，吴郡司盐都尉戴建云在海边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状皆如此，言语不通。送诣承相府，未至，道路死，有一人在。上赐妇，生子，出入市井，渐晓人语，自说其所是此毛民。）
《神异经》曰：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长七八尺，皆人形，身躯头上皆毛，毛如猕猴，毛长尺，见人则瞑目开口吐舌，上唇覆面，下辱覆匈，临海水。
《土物志》曰：毛人之洲乃在涨屿，身无衣服，凿地穴处。虽云象人，不知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齐长五尺，毛如熊豕，众辈相随，逐捕鸟鼠。（无五谷，惟捕鸟鼠鱼肉以为粮耳。）

劳民国

《山海经》曰：劳民国，为人黑。或曰教民。为人面目手足尽黑。（食果草实也。有一鸟两头也。）

氐人国

《山海经》曰：氐（音触抵之抵。）人国，在建木西，人面而鱼身，无足。（自身以上人，以下鱼也。）

姑射国

《山海经》曰：姑射国，在海中。

蜮国

《山海经》曰：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食桑，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鳖，含沙射人，中则病死，此山出之也。）

沃国

《山海经》曰：有沃之国，（言其土饶沃也。）沃民是处。凤凰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故其欲，其味皆存也。

反风国

《道书》曰：反风之国，香逆风闻千里也。

林那国

竺芝《扶南记》曰：林那国蛮，其延国未多曰，黎与毗骞同，大洲放二万里，法俗是同。

无论国

《南州异物志》曰：无论国有大道，左右种桃、枇杷及诸花果。白曰行其下，阴凉蔽热，十馀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麦饭，饮葡萄酒，如胶，若欲饮，以水和之，其味甘美。

句稚国

《南州异物志》曰：句稚，去典游八百里，有江口，西南向，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

歌营国

《南州异物志》曰：歌营国在句稚南，可一月行到，其南文湾中有洲名蒲类，上有居人，皆黑如漆，齿正白，眼赤，男女皆裸形。（康泰《扶南》土俗记云：大载而去，常望海过则遮船，将鸡猪山果易铁器。）

加陈国

《南州异物志》曰：加陈在歌营西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师汉国
《南州异物志》曰：师汉国在句稚西，从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亦称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有万馀家。
扈利国
《南州异物志》曰：扈利国在奴调洲，西南边海。
姑奴国
《南州异物志》曰：姑奴国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馀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馀艘，市会万馀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同中国。
察牢固
《南州异物志》曰：察牢，在安息中间，大国也，去天竺五千里。民国勇健，举国人皆称王种。国无常王，国人常选耆老有德者立为王，三岁一更举。土地所与天竺同。慕其土地，不出国远行。
类人
《南州异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兽，（此人，扶南之东，缘海边，略如禽兽，人无道也。）身黑若漆，齿白如素。（扶南以外，民皆漆齿使黑，而此人身体惟独不漆齿，故正白也。）随时流移，居无常处。（此民不知安立屋宅，乃随寒暑素饮。身体虽小，夏则入水捕鱼螺，冬则登山射麋鹿也。）食惟鱼肉，不识禾稼。寒无衣服，以沙自覆。（此人无衣服，若小遇寒凉，辄以沙自覆，惟以出面目耳。）时或屯聚，猪、犬、鸡杂糅。（此人无衣服，若遇寒凉，以沙自覆，惟以出面目耳。）时或虽忝人形，无逾六畜。（此人或时权有可得停，犹知立一小屋，以自藉。家中男女大小并止，猪犬共息其中，无复分别也。）
雕题国
《异物志》曰：雕题国，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
狼咽国
《异物志》曰：狼咽国，男无衣服，女横布帷。出与汉人交易，不以昼市，暮夜会。俱以鼻嗅金，则知好恶。
瓮人
《异物志》曰：瓮人，齿及目甚鲜白，面体异黑若漆，皆光泽。为奴婢，强勤力。
黄头人
《异物志》曰：黄头人，群相随行，无常居处。其类与禽兽同，或依大树，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阴其下。发正黄，如扫帚。见汉人，散入草，终不可得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儋耳国
《异物志》曰：儋耳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腹，下垂肩上。食薯。纺绩为业。
穿胸国
《异物志》曰：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身不突穿。
西屠国
《异物志》曰：西屠国在海外，以草漆齿，用白作黑，一染则历年不复变。一号黑齿。
《交州以南外国传》曰：有铜柱表，为汉之南极界，左右十馀小国，悉属西屠。有夷民，所在二千馀家。
金邻国
《异物志》曰：金邻，一名金陈，去扶南可二千馀里。地出银，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
《外国传》曰：从扶南西去金陈，二千馀里到金陈。
波辽国
《外国传》曰：从西图南去百馀里到波辽，十馀国皆在海边。
屈都乾国
《外国传》曰：从波辽国南去，乘船可三千里，到屈都乾国地。有人民可二千馀家，皆曰朱吾县民，叛居其中。
波延州
《外国传》曰：从屈都乾国东去，船行可千馀里，到波延洲。有民人二百馀家，专采金，卖与屈都乾国。
究原国民
《外国传》曰：究原有獠民，出锡、铁、鸡舌香及赤白五色鹦鹉鸟。究原达永昌一岁。
奴後国
《外国传》曰：从林阳西去二千里，奴後国，可二万馀户，与永昌接界。
炎人国
《博物志》曰：楚之南，炎人之国。其亲戚死，刳肉，死弃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
黄孙
《博物志》曰：黄孙，天毒君之孙也，名贵，负躁而好自饮汁，父母笑之，愧而去，居此。黄孙国去九嶷二万一千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落头民

《博物志》曰：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常有所祭，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以其头飞，因眼便去，以耳为翼，将晓还复着体。吴时往往得之。

鲛人

《博物志》曰：南海水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

松外诸蛮

《唐书》曰：松外诸蛮，贞观末为寇，遣兵从西洱河讨之。其西洱河，从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各擅山川，不相役属，自云其先本汉人。有城郭村邑，弓矢，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ハ之馀种也。其土有稻、麦、粟、豆，种获亦与中夏同，而以十二月为岁首。菜则葱、韭、蒜、菁，果则桃、梅、李、柰。有丝麻、女工蚕织之事，出纟它绢丝布，广七寸以下。早蚕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马、牛、猪、羊、鸡、犬。饭用竹筲，搏之而取，羹用象杯，若鸡彝。有船无车。男女毡皮为帔，女子纟布为裙，外仍披毡皮之帔。头髻一盘，而成形如ヶ。（阻瓜切。）男女皆跣。至於死丧、哭泣、棺椁、袭敛，无不毕备。三年之内，穿地为坎，殡於舍侧，上作小屋。三年之外，出而葬之。蠡封半棺，令其耐湿。父母死，皆斩衰布衣，远者至四五年，近者三、二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杀者，丧主以麻结发，而黑其面，衣裳不缉，惟服内不废婚，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盗窃、杀人、淫秽之事，酋长即立一长木，为击鼓警众，共会其下，强盗者，众共杀之；若贼家富强，但烧其屋宅，夺其田业而已。

卷七百九十一　四夷部十二□南蛮七

西南夷

梁祚《魏国统》曰：西夷土有异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数十步。或时解脱，则藏於深密之处，不欲令人见之。王者贵其异，以为簪札，消除凶逆。

又曰：西南夷有大湖，名曰禁水。水中有毒气，中有物，啧啧作声，射中木石则破裂，中人则死，其俗名曰鬼弹。闻声已至，不可得见故也。

郭义恭《广志》曰：建宁郡，其气平，冬不极寒，夏不极暑，盛夏如此五月，盛冬如此九月。天下之异地，海内惟有此。按《月令》记五气中之位，宜在西南，如此，岂当土行之方、戊己之域乎？

夜郎

《汉书》曰：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汉武帝建元六年，太行王恢击东粤，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酱，（枸音矩。）蒙问所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曰道西北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曰：“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上许之，乃拜蒙中郎将，将千人，从巴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多同，其侯名。）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道诣柯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馀县属蜀。後数岁，道不通，士罢饿𣳾委，离暑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亡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报，言其不便，上许之，罢西夷，独置南夷两县一都尉，稍令犍为自保，（就令自保守，且修成其郡县也。）夜郎侯始倚南粤。南粤反，已灭，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

又曰：昭帝始元中，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馀人皆反，（并音伴。谈指、同并，後皆为县，属汉柯郡。）遣水衡郡都尉发蜀郡、犍为兵击破之。後姑缯、叶榆人复反，钩町侯亡波率其人击之，有功，汉立亡波为钩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侯，邑名，後为县，属柯。）更举兵相攻。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道远不可击，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并不从。杜钦说王凤曰：“张匡和解蛮夷王侯，王侯不从，不惮国威，其效可见。恐议者选𠰁，（选𠰁，怯不前之意也。选音息兖反，𠰁音人兖反。）复守和解，太守察动静有变，乃以闻之，如此，则复旷一时。（旷，空也。一时，三月。言空废一时，不早发兵也。）王侯得收猎其众，申固其谋，党助众多，各不胜忿，必相殄灭，自知罪成狂勃，守尉（言起狂勃心而杀守尉。）远藏温暑毒草之地，虽有孙吴将、贲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智勇俱亡，所设施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先调谷积要害处，（调，发也。要害者，在我为要，於敌为害也。调，音徒钓切。）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即以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圣王不以劳中国，（即犹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也。）宜罢郡，放弃其民，绝其王侯，勿复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坏，亦宜因其萌芽，早断绝之。及已成形後师兴，则万姓被害矣。”凤於是荐陈立为柯太守。立至柯，乃从吏数十人出行，无何，召兴，将数千人出往，立数责，因断兴头，出，晓其众，皆释兵降。（释，解也。）兴子耶务收馀兵，迫胁旁二十邑反，立又击平之。

《後汉书》曰：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遁水，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子，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武帝平南夷，夜郎侯迎降，天子赐其王印绶，後遂杀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後，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县，有竹王神，是也。

滇

《汉书》曰：南夷君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地最大。皆椎髻，耕田，有邑聚。楚威王时，使将军庄乔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乔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尝破，略通五尺道。汉元狩中，天子乃令王然于、伯始昌、吕越人等十馀辈，间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当羌乃留为求道。（师古曰：当羌，滇王名。）四岁馀，皆闭昆明，莫能通。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师古曰：可专事招来之，令其亲附也。）天子注意焉。及南粤已灭，乃使王然于以兵威风谕滇王入朝。滇王有众数万人，其旁东北劳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听。（杖犹倚也。相依倚为援，而不听滇王入朝也。）劳、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深、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西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於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宠焉。

《後汉书》曰：滇郡有池，周回二百馀里，水源深，而末更浅狭，有似倒流，故谓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人俗豪汰，居官者皆富及累代。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莽遣宁始将军廉丹，发巴、蜀吏人卒徒十万击之，连年不克而还。以广汉、文齐为太守，群夷始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蜀平，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於道卒，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祠之。

又曰：建武十八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才弄栋、揲榆、连然、滇池、建怜、昆明诸种反叛，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卒击之。尚军渡泸水，入益州界。群夷皆弃垒奔走，尚进军，连战皆破之。追至不韦，（孙盛《蜀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於蜀。汉武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置不韦县。）斩获甚众，诸夷悉平。

又曰：章帝元和中，蜀郡王阜为太守，政化尤异，有神马四匹出滇池中。

《蜀志》曰：後主建兴二年，诸葛亮率众南征，所战皆捷。孟获者，为夷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於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获曰：“不知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故败。定易胜耳。”亮纵之，使更战。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

邛

《汉书》曰：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邑聚。

《後汉书》曰：邛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邛都县。无几而地陷为泽，因名为邛池，南人以为邛河。其後复反叛。元鼎六年，汉兵自越水伐平之，以为越郡。其郡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荡，而喜讴歌，略与柯相类。豪帅放纵，难得制御。王莽时，郡守枚根（枚根，太守姓名也。）调邛人长贵以为军侯。更始二年，长贵攻杀根，自立为邛谷王。至光武，因就封之，授越太守印绶。後刘尚击益州夷，路由越，长贵闻之，疑尚既定南边，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纵，即聚兵，招呼诸君长，多酿毒酒，欲先以劳军，因袭击尚。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於成都。

又曰：安帝时，永昌、益州、蜀郡（并今云南郡也。）夷皆叛，众十馀万，破坏二十馀县。益州刺史张乔，乃遣从事杨竦将兵，至榆破之，渠帅三十六种皆来降附。竦因奏长史奸猾侵犯蛮夷者九十人，皆减死论。

又曰：永平中，邛都太守巴郡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爱慕，如丧父母。苏祁斯人叟二百馀人，赍牛羊送丧，至翕本县，起坟祭祀。诏书嘉美，为立祠堂。後夷人反乱，天子以翕有遗爱，乃拜其子湍为太守，夷人欢喜，皆奉迎道路，曰：“郎君仪貌类我府君。”後湍颇失其心，有欲叛者，诸夷耆老相晓语曰：“当为先府君。”故遂得以安。

《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纵广二十里，深百馀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载铁釜状。

李膺《益州记》曰：邛都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饴之。後稍长大，遂长丈馀。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令姥责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大而无所见。令迁怒，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嗔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後每夜辄闻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为陷河。惟姥宅无恙，讫今犹存。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然（音测。）今水浅时，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好事者以为枕，相赠焉。

《汉书》曰：自以东北，君长以十数，都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後汉书》曰：都夷者，武帝所开，以为都。县其人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元鼎六年，以为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黎郡。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

《汉书》曰：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永昌郡传》曰：越郡，在建宁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都县。自建宁，高山相连，至川中平地，东西南北八千馀里。郡特好桑蚕，宜黍，稷、麻、稻、粱。

冉ㄎ

《汉书》曰：自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ㄎ最大。其俗或着土，或移徙。

《後汉书》曰：冉ㄎ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也。）至宣帝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俗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虽在盛夏，冰犹未释。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馀丈，为邛笼。（今彼土夷人呼为雕。）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惟以麦为资。而宜畜牧，有旄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为。（氵，徒冬切。，音贰。）出名马，有羚羊，（羚音灵。）可疗毒。又有食药鹿，鹿有胎者，其肠中粪亦疗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轻毛鸡、猩猩。其人能作旄毡、班、青顿、{比毛}、羊羧之属。（青顿、{比毛}并未详，字书无二字。）特多杂药。地有咸土，煮以为盐，{鹿齐}、羊、牛、马，食之皆肥。（{鹿齐}音子兮切。）其西又有三河、盘于虏，北有黄石、北地、卢水胡，其表乃为徼外。後灵帝时，复分蜀郡北部为汶山郡。

白马

《汉书》曰：蜀之西，冉ㄎ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后汉书》曰：白马氐者，武帝元鼎中，分开广汉西部，合以为武都。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戇抵冒，贪货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昭帝元凤中，氐人复叛，执金吾马适建（姓马适，名建。）等将三辅太常徙讨破之。建武初，氐人悉附陇蜀，及隗嚣灭，其酋豪乃背公孙述降汉，马援上复其王侯君长，赐以印绶。後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锺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与郡丞孔奋击茂，破斩之。

白狼夷

《後汉书》曰：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数岁，宣示汉德，威怀远夷，自汶山以西，前代所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唐等百馀国，户百三十馀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辅上疏曰：“臣闻《诗》云：彼狙者歧，有夷之行。《传》曰：歧道虽僻，而人不远。诗人诵咏，以为符验。今白狼王唐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路经邛来大山太零高坂，峭危峻险，百倍岐道。襁负老幼，若归慈母。远夷之语，辞意难正。草木异种，鸟兽殊类。有犍为郡掾田恭，与之习狎，颇晓其言。臣辄令讯其风俗，译其辞语。今遣从事史李陵与恭护送诣阙，并上其乐诗。昔在圣帝，舞四夷之乐；今之所上，庶备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录其歌焉。（《东观记》载其歌，并载夷人之本语，并重译训沼为华言，今《花史》所载者是也。）至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内属。

单国（音檀）

《後汉书》曰：和帝永元九年，单国王雍由调遣使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安帝永宁初，复遣使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单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於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

柯

《後汉书》曰：初，楚顷襄王时，遣将庄豪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船於岸而步战。既灭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兰有船柯处，乃改其名为柯。（《异物志》曰：柯，击船戟也。）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可县有光榔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

又曰：公孙述时，柯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番禺江，今南海郡。）光武嘉之，并加褒赏。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学成，还乡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学焉。

《永昌郡传》曰：柯郡，在建宁东北千二百里，处所险峻，率皆高山而少平地。

《唐书》曰：柯蛮首领亦姓谢氏。其地北去兖州一百五十里，东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无城壁，散为部落而居。土气郁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惟征战之时，乃相屯聚，刻木为契。其法，劫盗者三倍还赃，杀人者出牛马三十头，乃得赎死，以纳死家。风俗物产，略与东谢同。其首领谢龙羽，大业末据其地，胜兵数万人。

又曰：武德三年，柯蛮首领谢龙羽遣使朝贡，授龙羽州刺史，封夜郎郡公。贞观四年，复朝贡。开元十年，大酋长谢元齐死，诏立其嫡孙嘉艺袭其官封。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五年，大酋长赵君道来朝，献方物。元和三年五月，敕自今已後，委黔南观察使差本道军将充押领柯、昆明等使。四年正月，遣使来朝。是月，遣中使魏德和领其使，并赍国信物降玺书，赐其王焉。自後朝负不绝。

《临海异物志》曰：桄榔木生柯，外皮有毛，似并榈而散生。其木刚，作锄利如铁，中石更利，惟中焦根乃致败耳。皮中有似稻米片，又似麦面，作饼饵。

《广志》曰：光榔树，大四五围，长五六丈，洪直，旁无枝条。其颠生叶。不过数十，似棕叶。破其木，肌坚难伤。入数寸，得面，赤黄，密纟 致可食。

濮

《周书口王会》曰：卜人，丹沙。注云：西南之蛮，丹沙所出。按卜人，盖今之濮人也。

又曰：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伊尹曰：“臣请正南欧岂（五来切。）柱国、指子陆童、百濮九，请今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鹤、短狗为献。”

《永昌郡传》曰：云南郡在建宁南四十五里，治云南县，亦多夷濮，分布山野，千五百人。女大小蹲踞道侧。皆持数种器杖，时寇钞，为郡邑之害。

尾濮

《永昌郡传》：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有尾濮。尾若龟形，长三、四寸。俗坐，辄先穿地空，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尾，便死。男女长，各随宜野会，无有嫁娶，犹知识母，不复别父。俗云“贷老相食”，则此濮也。古人所说，非目见也。

《扶南土俗传》曰：枸利东有蒲罗中人，人皆有尾，长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并西南蒲罗，盖尾濮之地名也。

梁祚《魏国统》曰：西南有夷，名曰尾濮。其地出玳瑁、犀、象、珠玑、金、银、葛越、桂木。人皆蛮夷，重译乃通也。

木绵濮

郭义恭《广志》曰：木绵濮，土有木绵树，多叶。又房甚繁，房中棉，如蚕所作，其大如卷。（音拳。）

文面濮

《广志》曰：文面濮，其俗刂面，而以青画之。（刂，音谗。）

折腰濮

《广志》曰：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广志》曰：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齿，刂其唇使赤；又露身，无衣服。

黑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志》曰：黑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妇人以一幅布为裙，或以贯头；丈夫以谷皮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武魄、金、铜、华布。

朱提

《永昌郡传》曰：朱提郡，在犍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千顷，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灌溉种稻。与道接，时多猿，郡取鸣啸於行人径次，声聒人耳。夷分布山谷间，食肉衣皮，虽有人形，禽兽其心，言语服饰，不与华同。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飞鸟过之，不能得去。

又曰：建宁郡，朱提之东南六百里，土气和适，盛夏之月，热不郁蒸；孟冬时，寒不惨忄栗。

又曰：永昌郡，在云南西七百里。郡东北八十里泸仓津。此津有鄣气，往以三月渡之，行者六十人，皆悉闷乱；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枝则折，中人则令奄然青烂也。

又曰：兴古郡，在建宁南八百里。郡领九县，纵经千里，皆有瘴气。蒜谷鸡豚鱼酒不可食，皆食啖皆病害人。郡北三百有盘江，广数百步，深十馀丈，此江有毒瘴。九县之人，皆号曰鸠民，言语嗜欲，不与人同。鸠民咸以三尺布角割作两，不复加针缕之功也，广头着前，狭头覆後，不盖其形，与裸身无异。

昆弥国

《唐书》曰：昆弥国，一曰出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其俗与突厥略同。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复绝。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武德四年，州治中吉弘使南宁，因至其国谕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贡。贞观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将军梁建方讨蛮，降其部落七十二，户十万九千三百。

西爨

《唐书》曰：西爨方，南宁之渠帅也。自云本河东安邑人也，七世祖仕晋，为南宁太守，属中国乱，遂王蛮夷。梁元帝时，南宁州刺史徐文盛征诣荆州，有爨瓒者，遂据南宁之地。延袤二千馀里。俗多华民，饶骏马、明珠、犀、象。瓒死，有二子震、玩，分统其众。隋开皇初，遣使朝贡。文帝遣韦世冲将兵镇之，析置恭州、协州、昆州。未几复叛。後遣史万岁击之，所至皆破，逾西洱河，临滇池而还。玩惧而来朝，文帝诛之，诸子没为官奴，不收其地，因与中国绝。高祖受禅，拜玩子弘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本乡。益州段纶又遣俞大施至南宁，谕其部落，悉来归款。自是朝贡不绝。

东女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馀城。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牛皮为船以渡。户四万众，胜兵万馀人，散在山谷。女王号为宾就，有女官曰高霸，平议国事。在外官僚，并男夫为之。其王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政令。王若死，国中多敛金钱，动至数万，更於王族求令女二人而立之，大者为王，其次为小王。若大王死，即小王嗣立，或姑死而妇继，无有篡夺。其所居，皆起重层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其王服青毛绫裙，下领衫，上披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为小鬟髻，饰之以金。耳垂，足履索ㄚ。俗重妇人而轻丈夫。文字同於天竺。以十一月为正。

又曰：东女国，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肴诣山中，散糟麦於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始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其居丧，服饰不改，为父母则三年不栉沐。贵人死者，或剥其皮而藏之，内骨於瓶中，揉以金屑而埋之。国王将葬，其大臣亲属殉死者数十人。隋大业中，蜀王秀遣使招之，拒而不受。武德中，女王国敛臂钤汤汤傍氏始遣使贡方物，高祖厚资遣之。

又曰：垂拱二年，东女国王敛臂遣大臣汤剑石来朝，仍请官号。则天册拜敛臂为左玉钤卫将军，仍以瑞锦制蕃服以赐之。天授三年，其王俄琰儿来朝。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其王赵曳夫遣子献方物，命有司宴于曲江，令宰臣已下同宴。又封曳夫为归昌王，赐其子帛，放还，复以男子为王。贞元九年七月，其王汤立悉与哥邻国王董卧庭、白狗国王罗陀忽、逋租国王弟邓吉知、南水国王苏唐磨、咄霸国王蕃藐蓬，各率其种落，诣剑南西川内附。其哥邻等国，皆散居山川。弱水王，即国初女国之弱水部落，其悉董国在弱水西，故亦谓之弱水西悉董王。旧皆分隶边郡，祖父例授将军、中郎、果毅等官。自中原多故，皆为吐番所役属。其部大者不过三、二千户，各置县令十数人理之。土有丝絮，岁输於吐蕃。至是悉与之同盟，相率献款，兼赍天宝中国家所赐官告共三十九通以进，西川节度使韦皋处其众於维霸保等州，给以种粮、耕牛，咸乐生业。立悉等数国王自来朝，召见谚麟德殿，授官赏各有差。

卷七百九十二　四夷部十三口西戎一

总序西戎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西羌也。）

《书》曰：西戎即叙。（羡禹功也。）

《诗》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西戎板屋也。）

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西至於国。（极远之国。）
又曰：西至日所入为太蒙，（即蒙也。）太蒙之人信。
《礼》曰：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传》曰：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又曰：秦、晋迁陆浑之戎於伊川。
《汉书》曰：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後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者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限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领。
《汉书》曰：出阳关，自近者始，曰羌，（，音而遮切。）羌国王号去胡来王。（言去离胡戎来附汉也。）
又曰：汉武帝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帝既悔於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梨皆故国，（轮台、渠梨，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田一岁，有积谷。募人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累重，谓妻子家属也。）就畜积为本业，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域西，以威西国。”帝深陈既往之悔，乃下诏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人也。
《後汉书》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盖羌姓之别。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於赐支，至於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人民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三二世後，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後母。兄亡则纳嫂婺，（寡嫂曰婺。）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角酋豪，弱则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固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王政修则宾服，德教失则寇乱。
又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国，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来宾。
又曰：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历，遂伐西落鬼戎。
又曰：文王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猃狁之难。遂攘戎狄，西戎之国莫不宾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又曰：平王之末，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有狄、（音苑。）口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川以西有蛮氏之戎。
又曰：晋文公欲修霸业，乃赂戎狄通道，以扶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
又曰：陆浑之戎叛晋，晋令荀吴灭之。楚执蛮氏，而尽囚其民。
又曰：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代戎即地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奔，西逾陇。自是中国无戎寇。
《後汉书》曰：武帝时，西域内属有三十六国。汉为置使者校尉领护之，宣帝改曰都护。元帝又置戊巳校尉，屯田於车师。（《汉官仪》曰：戊巳，中央镇覆四方也。）哀平间，自相分割为五十五国。
又曰：建武中，西羌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世祖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讫不许之。
又曰：明帝命将北征匈奴，取伊吾卢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阗诸国皆遣子入侍。
又曰：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车师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弊中国以事夷狄，乃迎还戊巳校尉，不复遣都护。二年，复罢屯田。
又曰：和帝永元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治龟兹。复置戊巳校尉，领兵五千人治车师。
又曰：六年，班超复击破焉耆，於是五十馀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
又曰：九年，班超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於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
班固《西戎论》曰：孝武之代，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从，音子容反。）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因文、景玄默养人，天下丰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故能赌犀布、玳瑁，则建朱崖七郡；惑（音矩。）酱、竹杖，则开柯、越；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盐铁，铸曰金，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群盗并起，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悬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域，绝外内也。《书》云：“西戎即序。”禹就而序之，非止威服，致其贡物也。

魏徵《西戎论》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改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於前，班超投笔於後，或结之重宝，或摄之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徇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汉外。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郡，而关右暨於流沙，骚然无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堇相继，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狈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也。

羌

《说文》曰：羌，西羌戎牧羊人，从人牧羊。

《汉书》曰：出阳关，自近者始，曰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阳关千八百里，去长安六千三百里。西接且末。随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谷。山有铁，自作兵甲，有弓矛，服刀剑。（刘德曰：服刀，拍髀也。师古曰：指音貊，髀音俾，又音陛。）

鄯善

《汉书》：鄯善国，本名楼兰，王治泥城。（音鸟。）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且渠、击车师君各一人，译长二人。

又曰：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也。胡桐，似桑而多曲。师古曰：胡桐泪可以汗金银，今工匠皆用之。）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佗。（师古曰：佗，古他字也。）

又曰：武帝遣从票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虏楼兰王，破姑师。於是汉列亭鄣至玉门矣。

又曰：楼兰国最在东垂，近汉，当白龙堆，乏水草。常主发导，负水担粮，送迎汉使。

又曰：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赍金币，杨言以赐外国为名。既至楼兰，诈其王欲赐之。王喜，与介子饮，醉，将其王屏语，壮士二人从後刺杀之，贵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谕以“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介子遂斩王尝归首，（尝归者，其王名也。）驰传诣阙，悬首北阙下。封介子为义阳侯。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百官送至横门外，（横音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而遣之。
《北史》曰：鄯善城方一里，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後魏孝文太和四年，遣其弟素延耆入侍。
于阗
《汉书》曰：于阗国王治西域，去长安九千六百七十里。于阗之西，水皆西流注海，其东流注盐泽，河源出焉。多玉石。（玉石，玉之璞也。）
《後汉书》曰：于阗去洛阳万一千七百里。建武末，莎车王贤强盛，攻并于阗，徙其王俞林为骊归王。明帝永平中，于阗将休莫霸及莎车自立为于阗王，休莫霸死，兄子广德立。後遂灭莎车，其国转盛。
《北史》曰：于阗国在葱岭之北二百馀里，所都城方八、九里。城东三十里有首拔河，中出玉石。土宜五谷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马驼骡。其刑法，杀人者死也。
又曰：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即昔罗汉比丘卢旃为其王造覆瓮浮图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处，双迹犹存。西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
又曰：于阗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
又曰：後魏文献末，蠕蠕寇于阗。于阗患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求救。帝诏以遐阻不行。
又曰：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献名马。隋大业中，频遣朝贡。其王姓王，字早示门，练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发不令人见，俗言若见王发，其年必俭。
《梁书》曰：武帝天监十三年，王遣使献娑罗婆步鄣。十八年，又献琉璃罂。
《唐书》曰：其国出美玉。王姓尉迟，名屋密。贞观六年，遣使献玉带。太宗优诏答之。
大秦
《後汉书》曰：大秦国，一名黎，在海西，地方数千里。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垩之。
又曰：民俗力田蚕桑，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
又曰：王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
又曰：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国。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织成金缕、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
又曰：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
又曰：其国无盗贼，而道多猛兽师子，遮害行旅。不百馀人赍兵器，辄为所食。又有飞桥数百里，可渡海。
《魏略》曰：其国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黄，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多神龟、朱鬣马、玄熊；赤、白、黑、黄、青、绿、绀、缥、红、紫十种琉璃。
《通典》曰：国之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渊，水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载铁网，令水工先没入，视之可下网，乃下。初生白。而渐渐似菌生茅中，历岁许，出网目间变作黄色，枝条交错，高极三、四尺，大者围尺馀，三年色乃赤好。後没视之，知可采，便以铁钞发其根，乃以索系网，使人於舶上绞车举出。还国理载，恣意所作。若失时不举便蠹败。
龟兹（龟音丘，兹音姿）
《北史》曰：龟兹国，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王姓白，即後凉吕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头系彩带，垂之於後，坐金师子床。
又曰：出细毡，饶铜、铁、铅、麋皮、氍毹、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等。
又曰：其国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疠人服之皆愈。
《唐书》曰：龟兹有城郭，男女皆剪发，垂与顶齐。惟王不剪发，以锦蒙顶，着锦袍、金宝带，坐金师子床。有良马、封牛，饶葡萄酒。又曰：贞观四年，遣使来献马。太宗赐以玺书，抚慰甚厚。自此朝贡不绝。
又曰：贞观二十年，太宗遣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安西都护郭孝恪，率五将军，发铁勒十三部兵，以伐龟兹。禽其王，及大将羯猎颠等，并破其大城五所，虏男女数万口，勒石纪功而旋。俘其王诃黎布失毕，及那利羯猎颠等，献於社庙。寻以诃黎布失毕为左武翊卫中郎将，那利以下授官各有差。
又曰：先是，太宗既破龟兹，移置安西都护府於其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高宗嗣位，不欲广地劳人，复命有司弃龟兹等四镇，移安西，依旧西州。
又曰：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於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三万人以镇之。则天时有田杨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张孝嵩、杜暹等为安西都护，皆有政绩，为夷人所伏。
天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东南数千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出象、犀、玳瑁、金、银、诸香、石密、黑盐等。

又曰：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行於中国，图画形象焉。

《南史》曰：梁天监初，王来贡献。王有螺髻於顶，馀剪之。穿耳垂。俗多徒跣，衣重白色。有文字，或善天文、算历之术。其人皆学《悉昙章》，书於贝多树叶以记事。

《北史》曰：天竺国，去代三万一千五百里。有伏丑城，周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东三百里有拔赖城，城中出黄金、白真檀、赤檀、石蜜。

《唐书》曰：中天竺，其都城周回七十馀里，北临禅连河。云昔有婆罗门领徒千人肄业於树下，树神降之，遂为夫妇，宫室自然而立，僮仆甚盛，於是使役百神，筑城以统之，经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颇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谓之地狱。今城中见有迹焉。

又曰：武德中，其国大乱，其嗣王尸罗逸多练兵聚众，所向无敌，象不解鞍，人不释甲，居六载，而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威势远振，政刑甚肃。贞观十五年，尸罗逸多自称摩伽陀王，遣使朝贡。太宗降玺书慰问，尸罗逸多大惊，问诸国人曰：“自古曾有摩诃振旦使人至吾国乎？”皆曰：“未之有也！”乃膜拜而受诏书，因遣使朝贡。太宗以其地远，礼之甚厚。复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尸罗逸多遣大臣郊迎，倾都邑以纵观，焚香夹道。逸多率其臣下东面拜受敕书，复遣使献大珠及郁金香、菩提树。

又曰：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馀部而归。先是，遣右率府长史王玄策往使天竺，其四天竺王咸遣使朝贡。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弟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玄策战不敌，乃拔身宵遁，走至吐蕃，发精锐一千二百人，并婆罗国七千馀骑，以从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二国兵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之，斩首三千馀级，赴水溺死者且万人。阿罗那顺弃城而遁，师仁进兵擒获之，虏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三万馀头匹。於是天竺震惧。俘阿罗那顺以归。二十二年至京师，太宗大悦，命有司告宗庙。因谓群臣曰：“夫人耳目玩於声色，口鼻耽於臭味，此乃败德之源。若婆罗门不劫掠我使人，岂为俘虏邪？昔中山以贪宝取弊，蜀侯以金牛致灭，莫不由之。”拜玄策朝散大夫。是时就其国，得方士那罗迩婆寐，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深加礼待，馆之於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采诸奇药，药成，竟服不效，後放还本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开元八年，南天竺国遣使献五色能言鹦鹉。
《异物志》曰：天竺，大国也，方三万里，佛道所在。其国王治城郭，宫殿皆雕文刻镂，锺鼓音乐，跳丸跃剑。
《通典》曰：後魏宣武时，南天竺国遣使献骏马，云其国出师子；（，胡昆切。）有火齐，如云母，而色紫，列之则薄如蝉翼，积之则如纱之重沓；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攻玉。
卷七百九十三　四夷部十四□西戎二
宾
《汉书》曰：宾国，王治修鲜城，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地平温和，有目蓿，杂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种五谷、葡萄，有金、银、铜、锡。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师古曰：幕即漫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虎珀、璧、琉留。自武帝始通。
《唐书》曰：贞观十六年，宾国遣使献褥特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即愈。
条支
《汉书》曰：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宜稻。有大鸟，卵如瓮。
《後汉书》曰：条支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馀里。临西海，水曲环其南及东北，三面路绝，惟西北隅通陆。出师子、犀牛。
安息
《汉书》曰：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风气物类，与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大爵。其属小大数百城，方数千里。最大国邑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师古曰：今西方胡国书皆横行，不直下也。）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於东界。东界至王都数千里行，北过数十城，民人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及卵来献，天子大悦。
《後汉书》曰：章帝章和元年，安息王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无角也。
《北史》曰：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献。
大月氏
《汉书》曰：大月氏国，治监氏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物类民俗与安息同。出一封橐。驼（师古曰：脊上出一封也。）控弦十馀万，故强轻匈奴。（师古曰：恃其强盛而轻易匈奴也。）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以其王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北史》曰：大月氏，北与蠕蠕接，数为所侵，遂西徙，都薄罗城。其王寄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罗勇武，遂兴师越太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罗以北五国尽属之。後魏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於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人，光色映彻，自此中国琉璃遂贱。

《异物志》曰：月氏俗乘四轮车，或四牛，或八牛，可容二十人。王称天子。

大宛

《汉书》曰：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至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目宿。宛别邑七十馀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张骞始为武帝言之，上遣使持金马以请，宛王不肯。於是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伐宛，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毋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

又曰：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葡萄、苜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益种葡萄、目蓿，离宫馆旁极望焉。

《异物志》曰：大宛马有肉角数寸，或有解人语及知音，舞与鼓节相应。

《西域图记》曰：其乌马、骝马多白耳，白马、骢马多赤耳，黄马、赤马多黑耳。

疏勒

《汉书》曰：疏勒国，王治疏勒城，去长安九千三百五十里。

《後汉书》曰：耿恭为戊巳校尉，引众入疏勒城。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飞泉涌出。贼遂退之。

《後魏书》曰：疏勒国，高宗末，其王遣使送释迦佛袈娑，长二丈馀，广丈馀。高宗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於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观者莫不悚骇。後每使朝贡。

《隋书》曰：疏勒国，都白山南百馀里。其王字阿你厥，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不育。王戴金师子冠，多稻、粟、麻、麦、铜、铁、银、雌黄。

《唐书》曰：疏勒国王姓裴，俗事妖神，有胡书文字。贞观九年，遣使献名马。

又曰：开元十六年，玄宗遣使册立其王裴安定为疏勒王。

康国

《隋书》曰：康国者，康居之後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可汗女也。都於萨宝水上阿禄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城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以帛巾。丈夫剪发锦袍。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
又曰：有胡律，置於妖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驴、骡、封牛、黄金、刚砂、甘香、阿萨那香、瑟瑟、皮、氈、锦叠。多葡萄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後遂绝焉。
《唐书》曰：康居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密内口中，以胶置掌内，欲其成长，口常甘言，掌持钱如胶之粘物。
又曰：以十二月为岁首。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
又曰：贞观九年，遣使贡师子。太宗嘉其远至，命秘书监虞世南为之赋，自此朝贡。至十一年，又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於苑囿。
又曰：万岁通天年中，则天封其大首领笃婆钵提为康国王，仍拜左骁卫将军。
又曰：开元六年，遣使贡献锁子甲、水精杯、马瑙瓶、驼鸟卵之类。
副货
《北史》曰：副货国，去代一万七千里，东至阿富使且国，西至没谁国，中间相去一千里，南有连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国，相去一千五百里。国中有副货城，周匝七十里。宜五谷、葡萄，惟有马、驼、骡。国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驼七头，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贡。
安国
《隋书》曰：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里，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於康国，惟妻子、姊妹及母子逆相禽兽，此为异也。炀帝即位之後，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於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国之西百馀里有毕国，可千馀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後遂绝焉。
乌苌
《北史》曰：乌苌国，在赊弥南，北有葱岭，南至天竺。婆罗门胡为其上族。婆罗门多解天文吉凶之数，其王动则访决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丰稻麦。事佛，多诸寺塔，寺极华丽。人有争诉，服之以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为法不杀，犯死罪，唯徙於灵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驴数头运食山下，无人控御，自知往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乌那曷

《隋书》曰：乌那曷国，都乌许水西，旧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馀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渴盘陀

《北史》曰：渴盘陀国，在葱领东，朱驹波西。河经其国，东北流。有高山，夏积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厌哒。

《通典》曰：渴盘陀，後魏时通焉。亦名汉陀国，亦名渴盘罗陀国。理葱岭中，在朱俱波国西，西至护密国，北至疏勒国。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居此。国有户二千馀。有悬度山，在国南四百里。悬度者，名山也，溪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因以为名。今按，悬度、葱岭，逦迤相属，邮置所绝，道阻且长，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别。然法明、宋云所经，即悬度山也。又有头痛山，在国西南，向宾，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

朱膺《异物志》曰：大头痛、小头痛山，皆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至死。唯冬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冬乃枯歇，故可行也。

钵和

《北史》曰：钵和国，在渴盘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处。又有大雪山，望若银峰。其人惟食饼面，饮麦酒，服毡丧。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厌哒，一道西南趣乌长，亦为厌哒所属。

大夏

《史记》曰：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馀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寡小。其兵弱畏战。善贾。及大月氏西徙，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卖诸物。东南有身毒国。张骞曰：“臣在大夏时，见笮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米国

《隋书》曰：米国，都那蜜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百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居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

邓至

《通典》曰：邓至，羌之别种也。後魏时兴焉。有像舒者，代为白水酋帅，因地名为号，称至王。其地，自千亭以东，平武以西，汶岭以北，宕昌以南。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习俗与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孙舒彭，附後魏孝文帝，封甘松县子邓为王。西魏恭帝初，其主檐术因乱来奔，周文帝遣兵送还。自後无闻。

安息

《北史》曰：安息国，在葱岭之西，都蔚搜城，西与波斯相接，东去长安一万七百五十里。周武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来献。

乙弗献

《通典》曰：乙弗献，後魏时闻焉，在吐谷浑北。国有屈海，周回千馀里。众有万落，风俗与吐谷浑同。然不识五谷，惟食鱼与苏子，状若中国苟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风俗亦同，土特多狼。

伏卢尼

《北史》曰：伏卢尼，都伏卢尼城，在波斯国北，去代二万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为城。东有大河南流。中有鸟，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驼鸟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银、珊瑚、琥魄，多师子。

石国

《隋书》曰：石国，居药杀水，都城方十馀里。其王姓石，名泥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馀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於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勒甸职摄其国事。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後不复至。

宕昌

《通典》曰：宕昌羌，後魏时兴焉，亦三苗之嗣。与先零、烧当、罕开诸部姓别，自立师，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牛及羊毛覆之。无法令摇赋，惟征伐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来往。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蒸报，无文字，但取木荣落以记岁时。三年一相聚，杀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为酋帅，得羌毫心，乃自称王。其界自仇池以西千里，席水以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部众二万馀落。至其孙弥忽如，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为宕昌王。七叶孙弥秦，皆授南北两朝封爵。後见两魏分隔，永熙末，种人企定乃引吐谷浑寇金城。後企定寇石门，后周武帝天和中，诏大将军田恒讨平之，以其地为宕州。

钅发汗（钅发音普喝切）

《隋书》曰：钅发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馀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漆。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朱沙、金铁。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疏勒千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色知显

《北史》曰：色知显国，都色知显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尼

《北史》曰：伽色尼国，都伽色尼城，在悉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五百里。土出盐，多五果。

白兰

《通典》曰：白兰，羌之别种，後周时兴焉。东北接吐谷浑。风俗物产与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献使至。

乾ㄡ

《北史》曰：乾ㄡ国，在乌苌西，本名业波，为厌哒所破，因改焉。好征战，与宾斗，三年不罢，人怨苦之。有斗象七百头，十人乘一象，皆执兵仗，象鼻缚刀以战。所都城东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谓雀离佛图也。

史国

《隋书》曰：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馀。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大业中，遣使朝贡。

狮子

《通典》曰：狮子国，东晋时通焉，天竺旁国也，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馀里。多出奇宝。其地和适，无冬夏之异，五谷随人所种，不需时节。其国旧无人，止有鬼神，有龙居之。诸国商估来共市易，鬼不见其形，但出珍宝，明其所堪价，商人依价取之。诸国人闻其土乐，因此竞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国。能驯养狮子，遂以为名。风俗与婆罗门同，而尤事佛法。安帝义熙初，遣使献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功，历晋、宋代，在建康瓦官寺。

又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诃南遣使贡献。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叶伽罗诃犁耶亦使使贡献。

穆国

《北史》曰：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西去波斯国四千馀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奄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典》曰：奄蔡，汉时通焉。西接大秦，东南二千里与康居接，去阳关八千馀里。控弦十馀万。与录居同俗，而役属康居。土气温和，临大泽，无涯岸。多桢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盖近北海，至汉改名阿兰那国。後魏时白粟特国，一名温那沙。

何国

《北史》曰：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厌哒

《北史》曰：厌哒国，大月氏之种类也，亦高车之别种，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阗之西。都乌许水南二百馀里，去长安一万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盖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馀，多寺塔，皆饰以金宝。风俗与突厥略同。兄弟共一妻。无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焉。衣服类胡，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众可有十万。无城邑，依随水草，以毡为屋，夏迁凉土，冬逐暖处。其王分其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一、二里，巡历而行，每月一处。冬寒之时，三月不徙。王位不必传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国无车舆，多驼、马。用刑严急，偷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十。死者富家累石为藏，贫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人凶悍，能斗战。西域康居、于阗、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又曰：後魏明帝熙平中，遣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访求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正光中还。慧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敝拴及山川里数，盖举其略云。

卷七百九十四　四夷部十五□西戎三

羌无弋

《後汉书》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後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影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於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後世世为豪也。

又曰：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獠戎。忍季父，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後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牛种，越羌是也；或为白马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又曰：忍子研立，时秦孝公雄强，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研豪健，故羌中号其後为研种。及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

又曰：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别置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於是鄯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又曰：建武九年，隗嚣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民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巡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导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世祖从之，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

又曰：烧何豪有妇人铜钳者，年百馀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焉。

又曰：庞参以失期军败抵罪，以马贤代领校尉事。後遣任尚为中郎将，将羽林缇骑五营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辅。尚临行，虞诩说尚曰：“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馀万，民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劳费日滋。若此出不克，诚为使君危之！”尚曰：“忧惶久矣，不知所如。”诩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之势。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众，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计，乃遣轻骑钞击杜季贡於丁奚城，斩首四百馀级，获牛、马、羊数千头。

又曰：顺帝永建元年，陇西种羌反叛，校尉马贤将七千馀人击之。战於临洮，斩首千馀级，馀皆率种人降，进封贤都乡侯。自是凉州无事。至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臣闻子孙以奉祖为孝，君上以安民为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汤、武也。《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充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上郡龟兹县有盐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用功省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世祖筑朔方、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而建元无妄之灾，众羌内溃，郡县兵荒二十馀年，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沃壤之饶，损自然之财，不可谓利；离河山之阻，守无险之处，难以为固。今三郡未复，园陵单外，（园陵，谓长安诸园陵也。单外，谓无守固也。）而公卿选懦，容头过身，张解设难，但计所费，不图其安。宜开圣德，考行所长。”书奏，帝乃复三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这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

又曰：顺帝永和四年，以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并当之职。大将军梁商谓机等曰：“戎狄荒服，蛮夷要服，言其荒忽无常。而统领之道，亦无常法，临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性素疾恶，欲分白明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况戎狄乎！其务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过。”机等天性虐刻，遂不能从。到州之日，多所扰发。五年夏，杂种羌等遂反叛，攻金城，与西塞及湟中杂种羌大寇三辅，杀害长吏。机、秉并坐征。

又曰：自爰剑後，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惟参狼在武都。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後，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惟烧当种最强，胜兵十馀万。其馀大者万馀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

湟中月氏胡

《後汉书》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为匈奴冒顿所杀，馀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於是月氏来降，与汉民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鼠两端。其後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

《庄子》曰：羌人死，燔而扬其灰。

《风俗通》曰：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无君臣上下，健者为豪，不能相一。种别群分，强者凌弱，转相抄盗。男子战死以为吉，病终者谓之凶。

范晔《西域论》曰：张奂盛称：戎夷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污野，伤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疴於心腹也。（根，谓尽其根本。）

又曰：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别畿荒，知蛮貊殊性，难以道御，故斥远诸华，薄其贡职，惟辞要而已。若二汉御戎之方，失其本矣。

氐（支）

《齐书》曰：氐杨氏与符氏同出略阳，汉世氐居仇池，地号百顷，建安中有百顷氐王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楼橹却敌状，高并数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缘而升。东西二门盘道可七里。上有冈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宫室、果园、食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

又曰：宋文帝元嘉十九年，龙骧将军裴方明等伐氐，克仇池。

《通典》曰：氐者，西戎之别种。则在广汉西，君长数十，而白马最大。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称蚺氐，（蚺，而占切。）此盖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险阻，有麻、铜、漆、蜜、椒、蜡等。勇戇抵冒，贪货死利。居於河地，一名仇池，方百顷，四面斗绝。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服尚青，俗能织布。善田种，畜羊豕马牛。婚姻六礼，知书疏，多知中国之语言。

又曰：汉武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讨破之，分徙酒泉郡。元凤初复叛，遣大鸿胪田广明讨破之。

又曰：魏武之初，诸氐戎叛，乃令夏侯妙才讨之，因徙武都之种於秦川，以御蜀虏。

《风俗通》曰：氐羌抵冒贪饕，至死好利，乐在山溪，本西南夷之别种，号曰白马。孝武帝遣中郎将郭昌等引兵征之，降服，以为武都郡。

晋华阴令江统《西戎论》曰：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论不通，贽币不同，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险阻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

又曰：匈奴求守边塞，而俟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萧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攻夷狄也。

车师

《北史》曰：车师国，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後魏大武真君十一年，车师王车夷落遣使进薛直上书曰：“臣亡父，僻处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献，不空於岁，天子降念，赐遣甚厚。及臣继立，不阙常贡，天子垂矜，亦不异前世。敢缘至恩，辄陈私恳。臣国自无讳所攻击，经今八岁，人庶饥荒，无以存活。贼今攻臣急甚，不能自全，遂舍国东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东界。思归天阙，幸垂赈救。”於是下诏抚慰之，开焉耆仓给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贡。

高昌

《北史》曰：高昌者，车师前王之故地，东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以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东去长安四千九百里。汉西域长史及戊己校尉并居於此，晋以其地为高昌郡，张轨、吕光、沮渠蒙逊据河西，皆置太守以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其国有八城。地多碛石。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佳。出赤盐，其味美。复有白盐，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为枕，贡之中国。

又曰：後魏文帝和平六年，高昌人立曲嘉为王。嘉宇灵凤，金城榆中人。遣使献珠、象、白黑貂裘、名马、盐枕等。宣武延昌中，以嘉为持节平西将军、瓜州刺史。

又曰：後魏孝明熙平初，遣使朝贡献，诏曰：“卿地隔关山，境接荒漠，频请朝援，徙国内迁，虽来诚可嘉，於理未协。何者？彼之氓庶，是汉、魏遗黎。自晋氏不纲，因难播越，成家立国，世积已久，恶徙重迁，人怀恋旧。今若动之，恐异同之变，爰在肘腋，不得便如来表也。”

又曰：後魏孝明正光元年，遣使奉表，自以边遐不习典诰，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燮以为博士，明帝许之。

又曰：其国至隋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画鲁哀公问政於孔子之像。

又曰：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裙襦，头上作髻。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语，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布。

又曰：隋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伯雅，高昌王名也。）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室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先者以国边荒境，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善之，下诏曰：“光禄大夫弁国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诸华，世祚西壤。昔因多难，剪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逾沙重阻，奉贡来庭，削衽曳裾，变夷从夏。可赐衣冠，仍颁制造之式。”

《唐书》曰：高昌有草名白叠，其实类茧，国人采之，织以为布。

又曰：武德七年，其王文泰又献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长尺馀，性甚惠，云本出拂国。中国有拂狗，自此始也。

又曰：太宗嗣位，复贡玄狐裘。因赐其妻宇文氏花钗一具，宇文氏复贡玉盘也。

又曰：贞观四年冬，宇文氏请预宗亲，诏赐姓李氏，封长乐公主，书慰谕之。

又曰：贞观十三年，文泰称疾不朝，太宗命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攻拔其城，虏男女七千馀口。文泰惶惧病死，子智盛嗣立，出城降君集。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君集寻遣使告捷，太宗大悦，宴百寮，班赐各有差。曲赦高昌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欲以高昌为州县，特进魏徵谏以为不便，太宗不从。遂以其地置西州，又置安西都护府，留兵以镇之。

吐谷浑

《後魏书》曰：吐谷浑慕容氏者，本辽西鲜卑，徒河步归有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步归之存贫，分户百以给吐谷浑。浑与洛二部马斗相伤，洛怒，谓浑曰：“何不分部，令相远？”浑曰：“马是畜耳，而何怒？及求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之外！”悔，谢留之，浑曰：“先公之世，卜筮当有二子享福，并流子孙。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隔，天所启也。试驱马令东，若还，我当随去。”即令拥马，皆悲鸣西走，遂西渡陇，止于甘松之南。追悔之，作《吐谷浑河干歌》。徒何以兄为河干也。逐水草庐帐而居，以肉酪为粮。浑死，其後以吐谷浑为氏。

又曰：阿豺立，自号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回数百里，不生草木，因号沙州。

《梁书》曰：武帝天监十三年，其王休运筹遣使献金装马脑锺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十五年，又遣使献赤舞龙驹及方物。

《隋书》曰：其王以皂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公贵人多戴幂，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国无常税。杀人及盗马者死，馀坐则征物以赎罪。风俗颇同突厥。有大麦、粟、豆。青海周回千馀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於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马。

又曰：开皇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王伏允，上表欲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

《唐书》曰：隋炀帝时，其王伏允来犯塞，炀帝亲总六军以讨之。伏允以数千骑，潜於泥岭而遁。其仙头王率男女十馀万口来降，炀帝立其质子顺为王，送之本国。

又曰：贞观九年，诏特进李靖为西海道大总管。时伏允太子顺欲因此立功，由是遂降。乃诏曰：“吐谷浑擅相君长，窃据荒裔，志在凶德，政出权门，酋渠携贰，种落怨愤，长恶不悛，野心弥炽，莫顾蕃臣之礼，曾无事上之节，篡窃疆场，虔刘兆庶，积恶既稔，天亡有征。朕君监四海，含育万类，一物失所，责深在予。所以爰命六军，申兹九伐，义存活国，情非黩武。其子大宁王慕容顺，隋氏之甥，忘怀明悟，长自中土，幸慕华风，爰见时机，深识逆顺。以其愎谏违众，独陷迷途，遂诛邪臣，存兹大计。翻然改辙，代父归罪，忠孝之美，深有可嘉。子能立功，足以补过，既往之衅，特宜原免。然其建国西鄙，已历年代，既从废绝，情所未忍，继其宗祀，允归令嗣。可封顺为西平郡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授（九物切。）胡吕鸟甘豆可汗。”
又曰：吐谷浑，自晋永嘉之末，始西度洮水，建国於群羌之故。至龙朔三年，为吐蕃所灭。
波斯
《北史》曰：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蜜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馀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琉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氍毹、、赤獐皮及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风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惟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人。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饰以真珠、宝物。其俗丈夫剪发，戴白皮帽，贯头衫，亦有巾帔，缘以织或锦；妇女之服，饰以金银，仍贯五色珠，络之於膊。王於其国内别有小牙十馀所，犹中国之离宫也。每年四月，出游处之，十月乃还。王即位以後，择诸子内贤者，密书其名，封之於库，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众乃共发书，视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以为王，馀子出，各就边任，兄弟更不相见也。国人号王曰：“医Γ”，妃曰：“防步率”，王之诸子曰：“杀野”。
又曰：其刑法，重罪悬诸竿上射杀之。次则系狱，新王立，乃释之。赋税，则准地输银钱。
又曰：其俗以六月为岁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召，设会作乐。
又曰：後魏孝明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礼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
《唐书》曰：波斯伊嗣侯遣使献一兽，名活褥蛇，形类鼠而色青，身长八、九寸、能入穴取鼠。
又曰：龙朔元年，诏遣陇州南田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分置州县。因列其地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授其王卑路斯为都督。是後数遣使贡献。咸亨中，卑路斯自来入朝，高宗甚加恩赐，拜右武卫将军。仪凤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俭将兵，册送卑路斯还为波斯王。行俭以其路远，至安西、碎叶而还。卑路斯独返，不得入其国，渐为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罗国二十馀年，有部落数千人，後渐离散。至景龙二年，又来入朝，拜为左威卫将军。无何病卒，其国遂灭，而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犹存。自开元七年至天宝六载，凡十遣使朝，并献马脑床。九载四月，献大毛绣舞筵、长毛绣舞筵、无孔真珠等。

卷七百九十五　四夷部十六□西戎西

乌孙

《史记》曰：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

《汉书》曰：乌孙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

《北史》曰：乌孙居赤谷城，在龟兹西北，去代一万八百里。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水草。後魏太延中，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国。後每来朝贡。

《通典》曰：乌孙，汉时国号大昆弥，理赤谷城。（乌孙，於西域诸戎其形最异，青眼赤须。猕猴者，本其种也。其国谓王曰昆弥，亦曰昆莫。）去长安八千九百里，内地五千里。莽平，多雨寒，山多松、（音武凡切，其心似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又曰：乌孙昆莫、弥，皆王号也，故乌孙国有塞种、大月氏种。始张骞言：“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骞赍金币往赐昆莫，於是使献马，愿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公主别理宫室居，岁时一再与昆莫会，置酒饮食。昆莫年老，语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天子闻而矜怜之。

又曰：宣帝时，都护郑吉请分乌孙为大昆弥、小昆弥，後段会宗为都护，时为乌孙兵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寮议数日不决。上召陈汤问，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工，然而犹三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敌。今乌孙人众，不足以胜会宗，惟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发城郭敦煌兵，历时而至，所谓报仇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乌孙瓦合，不能久攻，不过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至，言已解。

悦般

《北史》曰：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一万九百三十里。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为汉车骑将军窦宪所逐，北单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龟兹北。地方数千里，众可二十馀万，凉州人犹谓之单于王。其风俗言语与高昌同，而其人清洁於胡俗。剪发齐眉，以醍醐涂之，昱昱然光泽。日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澡漱，然後饮食。其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焦熔，流地数十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与蠕蠕结好，其王尝将数千人入蠕蠕国，欲与大檀相见，入界百馀里，见其部人不浣衣，不绊发，不洗手，妇人口舐器物，王谓其从臣曰：“汝曹诳我，将我入此狗国中！”乃驰还。大檀遣骑追之，不及。自是相仇雠，数相征讨。後魏太平真君九年，遣使朝献。并送幻人，称能割人喉脉令断，击人头令骨陷，皆血出数升，或盈斗，以草药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须臾血止，养疮一月复常，又无痕瘢。世疑其虚，乃取死罪囚试之，皆验。云中国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术而厚遇之。又言其国有大术者，来抄掠人，能作霖雨盲风大雪，及行，蠕蠕冻死、漂亡者十二三。是岁再遣使朝贡，求与官军东西齐契讨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诸军戒严，以淮南王他为前锋，袭蠕蠕。仍诏有司，以其鼓舞之节施於乐府。自後每使朝贡。

迷蜜

《北史》史曰：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万二千一百里。後魏正平元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其国东有山，名都悉满山，山出金玉，多铁。

党项

《隋书》曰：党项羌者，三苗之後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馀骑，小者千馀骑。织牦牛尾及占历羊毛以为屋，服裘褐，被毡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猪以为供食，不知稼穑。无文字，但推草木以记年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已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

《唐书》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後，党项始强。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延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为部落，一姓之中复为小部落，大者万骑，小者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颇超氏、野辞氏、采擒氏，拓拔氏最为强族。俗皆土著，居有栋宇，其屋织牦毛及羊毛覆之，每年一易。俗尚武，无法令赋役。其人多寿，年至百五、六十岁。不事产业，好为盗，互相凌劫。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後复常。男女并衣裘褐，仍披大毡。养驴、羊以供其食，不知耕稼，土无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麦於他界，酝以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蒸报，诸夷中最为甚。自周及隋，或叛或朝，常为边患。贞观三年，南会州都督郑元遣使招谕，其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步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即来朝，宴赐甚厚。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仍请率所部讨吐谷浑。其後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居、（音居）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

又曰：有黑党项，在於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于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及吐谷浑举国内属，黑党项酋长号敦善王，因贡方物。又有雪山之下，及白狗、春桑、白兰等诸羌。

焉耆

《北史》曰：焉耆国在车师南，都员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去代一万二百里。其王姓龙，名鸠尸毕那，即前凉张轨所讨龙熙之嗣。所都城方二里，国内凡有九城。国小人贫，无纲纪法令。

又曰：其丈夫剪发，以为首饰。文字与婆罗门同。俗事天神，并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国咸依释教斋戒行道焉。

又曰：其国养蚕，不以为丝，惟充绵纩。俗尚葡萄酒，兼爱音乐。南去海十馀里，有鱼、盐、蒲苇之饶。

又曰：後魏太武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鸠尸毕那以四、五万人出城，守险以拒。度归募壮勇短兵直往冲，鸠尸毕那众大溃，进屠其城，西鄙诸戎皆来降服，获其珍奇异玩殊方谲诡难识之物巨万。时太武幸阴山北宫，度归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讫，赐司徒崔浩书曰：“万度归以五千骑，经五千里，拔焉耆三城，获其珍奇异物及诸委积不可胜数。自古帝王虽云‘西戎即序’，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书上，称美。

《隋书》曰：焉耆国，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男子剪发。有鱼盐蒲苇之利。

《唐书》曰：焉耆在京师四七千三百里，其地良沃。贞观六年，其王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碛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离乱，碛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又曰：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高昌，遣使与之相结，焉耆王大喜，请为声援，乃破高昌。其王诣军门，称谒焉耆人先为高昌所虏者悉归之。由是遣使谢恩，并贡方物。

小月氏

《北史》曰：小月氏国，都富楼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罗子也。寄多罗为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号小月氏。被服颇与羌同。其俗以金钱为货。

又曰：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计至後魏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谓百丈佛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

《唐书》曰：佛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馀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其宫宇柱，多以水精、琉璃为之。有贵臣十二人，共理国政。常使一人将囊随王车，百姓有事，即以书投囊中，王还宫省发，理其枉直。其王无常人，简贤者而立之。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王冠形如乌举翼，冠及缨络皆缀以珠宝。著锦绣衣，前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鸟似鹅，其毛绿色，常在王边倚枕上坐。每进食，有毒，其鸟辄鸣。其都城叠石为之，尤绝高峻。凡有十万馀户。南临大海。城东面有一大门，其高二十馀丈，自上及下饰以黄金，光辉昭烂，连曜数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门三重，列异宝雕饰。第二门之楼中，悬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属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时焉。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侧。每至一时，其金丸辄落，铿然发声引唱以纪日时，毫厘无失。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於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於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布，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妇人不开衿，锦为头巾。家资满亿，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国人候其欲萌，乃筑墙以院之，防外兽所食也。然其脐与地连，割之则死；惟人着甲走马及击鼓以骇之，其羔惊鸣而脐绝，便逐水草。俗皆髡而衣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马脑、孔翠、珊瑚、虎魄。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

又曰：贞观十七年，佛王波多力遣使献赤颇黎、绿颇黎、石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

又曰：开元七年正月，其王遣吐火罗大首领献师子、零羊各二。不数月，又遣大德僧来朝贡。

吐火罗

《北史》曰：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十万，人皆善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於穴所，必产名驹。隋大业中，遣使朝贡。

《通典》曰：高宗永徽初，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翼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钱，夷谓之驼鸟。

又曰：龙朔元年，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城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於其国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碑，以纪圣德。帝从之。

泥婆罗

《唐书》曰：泥婆罗在吐蕃西，其俗剪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筒牛角，缀至肩者以为姣丽。食用手，无匙箸。其器皆铜。多商贾，少田作。以铜为钱，面文为人，背文为马、牛，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日数盥漱。以板为屋，壁皆雕画。俗重博戏，好吹蠡、击鼓，颇解推测盈虚，兼通历术。事五天神，镌石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着真珠、颇黎、车渠、珊瑚、琥珀、缨络，耳垂金钩、玉，佩宝装服饰，坐师子床。其堂内散花香。大臣及诸左右并坐於地，持兵数百，列侍其侧。宫中有七层之楼，覆以铜瓦，栏槛楹柱皆饰珠宝，楼之四角各悬铜槽，下有金龙，激水上楼，注於槽中，从龙口而出，状若飞泉。

又曰：贞观中，卫尉丞李义表往使天竺，途经其国。那陵提婆见之大喜。与义表同出，观阿耆婆池，周回二十馀步，水常沸涌。虽流潦暴集，烁石焦金，未尝增减。以物投之，即生烟焰。悬釜而炊，须臾而熟。

大食

《唐书》曰：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於俱纷摩地那之山，忽有师子，人语，谓之曰：“此山西有三穴，穴中有大兵器，汝可取之，穴中并有异石白文，读之便作王位。”胡人依言，果见穴中有石，及槊刃甚多，上有文，教其反叛。於是纠合亡命，渡常曷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王姓大食氏，名啖密莫未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国男夫黑色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晰。亦有文字。出驼、马，大於诸国。兵刃劲利。其俗勇於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惟食驼、马等肉。国西邻於大海。其王移穴中异石置之於国。

又曰：其王常遣人乘船将衣粮入海，经八年而未极西岸。海中见一方石，石上有树，干赤叶青，树上总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着树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儿便死，收在大食王宫。

又曰：龙朔中，灭波斯、拂。其国始有米、面之属。又将兵南侵婆罗门，吞并诸胡。胜兵四十馀万。长安中，遣使献良马。景云二年，又献方物。开元初，遣使来朝，及进马并宝钿带等方物。其使谒见，惟平立不拜。宪司欲纠之，中书令张说奏曰：“大食殊俗，远来慕义，不可置罪。”上特许之。寻又遣使朝献，自云：“在本国惟拜天神，虽见王，亦无致拜之法。”所司屡诘责之。其使遂请依汉法致拜。

杜瑰《经行记》云：大食一名亚俱罗，其王号慕门都。其士女瑰伟长大，衣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必拥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束，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欧击。
又曰：其果有偏桃、千年枣；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圆，味甚美；葡萄大者如鸡卵。
卷七百九十六　四夷部十七□西戎五
莎车
《汉书》曰：莎车王治莎车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有铁山出青玉。
又曰：宣帝时，乌孙公主小子万年，莎车王爱之。莎车王无子，死时万年在汉。莎车国人计欲自托於汉，又欲得乌孙心，即上书请万年为莎车王。汉许之，遣使者奚充国送万年。万年初立，暴恶，国人不悦。莎车王弟呼屠徵杀万年并汉使者，自立为王，约诸国背汉。会卫侯冯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发诸国兵击杀之，更立他昆弟子为莎车王。
又曰：冯奉世至宛，宛闻其斩莎车王，礼之异於他使，得其名马象龙而还。（马形如龙。）帝甚悦，下议封奉世关内侯。少府萧望之以奉世矫制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後代法；若即封奉世，则为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於夷狄，渐不可长，不宜授封。帝善其议，以奉世为光禄大夫。
波知
《北史》曰：波知国在钵和西南，土狭人贫，依托山谷。其王不能总摄。有大池，传曰大池有龙王，次者有龙妇，小者有龙子。行人经之，设祭乃得过；不祭，多值风雪之困。
栗粟弋
《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岭西，大国，一名粟特，一名拘梦，出名马、牛、羊、珍果、葡萄，其土地水美故也。有大禾，高丈馀，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国四百馀城。太武帝时，遣使朝贡。
悉居半
《北史》曰：悉居半国，故西夜国也。一名子合，其王号子合，治呼扌建。在于阗西，去代万二千九百七十里。後魏大延初，遣使来献，自後不绝。
越底延
《通典》曰：越底延国，隋时闻焉，治辛头河北，西北去赊弥国千馀里，东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婆罗门种类，户数万馀。有弓矢刀槊皮甲。国法不杀人，重罪流，轻者杖。国无课税。其俗事佛，王及庶人剪发，衣锦袍，不开缝，贫者白叠。妇人为髻，衣裙衫，帔长巾。俗清洁，气候温，多稻，有羊、马、牛、石，诃梨勒，石蜜、鹿皮、细叠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波路

《北史》曰：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

三童

《通典》曰：三童国，在轩渠国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为一种，亦能俱语。常货多用犀象作金币，率效国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则用国王之面者。王死则更铸。

蒲山

《北史》曰：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居皮城。在于阗南，去代一万二千里。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後役属于阗。

劫国

《通典》曰：劫国，隋时闻焉，在葱领中，西与南俱与赊弥国界接，西北至悒怛国，去长安万二千里。有户数万。气候热，有稻、麦、粟、豆、羊、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弃於山谷。

又曰：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贡宝带，金锁，颇梨、水精杯各一，颇梨四百九十枚，大小有差。

獠

《魏书》曰：獠之初也，出自梁、益之间。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党族也。僚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好相杀害，多仇怨，不敢远行。性同禽兽，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惟手有兵刃者先杀之。若杀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谢其母，然後敢归。母得狗谢，不复嫌恨。若报怨相攻击，必杀而食之，平常劫掠责取猪、狗而已。亲戚比邻，指授相卖。亡儿女，哭止，便不复追思。惟执持矛，不识弓矢。用竹为簧，群聚鼓之，以为音节。能为细布，色鲜净。大狗一头，买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须髯者，剥其面皮，笼之於竹，及燥，号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也。

《北史》曰：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所生男女无名字，惟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铸铜为器，大口宽腹，名曰铜爨，既薄且轻，易於熟食。建国中，李势在蜀，诸獠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自桓温破蜀之後，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獠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梁、益二州，岁伐獠，以裨润公私，颇藉为利。正始中，夏侯道迁举汉中内附，宣武遣尚书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峦为梁、益二州刺史以镇之。近夏人者安堵乐业，在山谷者不敢为寇。其後朝廷以梁、益二州控摄险远，乃立巴州以统诸獠。後以巴酋严始欣为刺史，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及周文平梁、益，令所在抚慰。然天性暴乱，旋致扰动。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

《永昌郡传》曰：獠民喜食人，以为至珍美，不自食其种类也。怨仇，乃相害食耳。能水中潜行，行数十里。能水底持刀刺捕取鱼。其人以口嚼食，并以鼻饮水。死人有棺，其葬，竖棺埋之。

丁令（丁音颠，令音连）

《後魏书》曰：丁令在康居北，胜兵六万人。随畜牧依处，土出貂鼠皮、子皮。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

又曰：丁令北有马脑国。其人音声似雁鹜。从膝以上至头，人也；膝已下生毛，马脑马蹄，走疾於马，勇健敢战。

且弥

《北史》曰：且弥国，都天山东，临於大谷，在车师北，去代一万五百七十里，本役属车师。

陀罗伊罗

《通典》曰：陀罗伊罗国，隋时闻焉，在乌蔡国北，大雪山坡上。缘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国。

赊弥

《北史》曰：赊弥国，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专事诸神。亦附厌哒。东有钵卢勒国。路险，缘铁锁而度，下不见底。後魏熙平中，宋云等使终不能达。

泽散

《通典》曰：泽散国，魏时闻焉，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最与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诣大秦，不知里数。

女国

《北史》曰：女国，在葱岭南。其国世以女为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惟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中或数度变改之；皆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石、朱砂、麝香、牛、骢马、蜀马。犹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之中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瓶中埋之；经一年，又以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皮内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祭。

呼得

《通典》曰：呼得，魏时闻焉，在葱岭北，乌孙西北，康居东北，胜兵万馀人，随畜牧，出名马，多貂鼠。

曹国

《北史》曰：曹国，都那蜜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馀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事之。其神有金人马、金波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月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南去康国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漕国

《北史》曰：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胜兵万馀人。国法严峻。俗重淫祠。葱岭山顺天神者，仪制极华，以金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馀人。祠前一鱼骨，其孔中通马出入。国王戴金牛头冠，坐金马座。土多稻、粟、豆、麦，饶象、马、封牛、金、银、镔铁、氍、朱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黑盐、阿魏。东去劫国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何国

《隋书》曰：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床，车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安国三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短人

《通典》曰：短人，魏时闻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尝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此国。国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其国去康居可万馀里。

《突厥敝拴记》云：自突厥北行一月，有短人国，长者不逾三尺，亦有二尺者。头少毛发，若羊胞之状，突厥呼为羊胞头。其傍无它种类相侵，俗无寇盗。但有大鸟，高七八尺，恒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为之备。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之短之人国也。

小人

《通典》曰：小人，在秦之南，躯才三尺。其耕稼之时，惧鹄所食。大秦之南，每卫助之，小人竭其珍货以酬报。

轩渠

《通典》曰：轩渠国，多九色鸟，青口、绿颈、紫翼、红膺、绀顶、丹足、碧身、缃背、玄尾，亦名九尾鸟，亦名锦凤，其青多红少，谓之绣鸾。恒从弱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来，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国币货，同三童国。

温宿

《北史》曰：温宿国，居温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万五百五十里。

朱俱波

《通典》曰：朱俱国，後魏时通焉，亦名朱居盘国，汉子合国也。今并有西夜、蒲犁、依耐、德若四国之地。在於阗国西千馀里，其西至葱岭二百里，东至涅盘国，南至女国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其王本疏勒国人。後魏宣武永平中，朱居盘国遣使朝贡。其言音与于阗相似，其间小异。人貌多同华夏，亦类疏勒。大唐武德以後，频遣使朝贡。

尉头

《北史》曰：尉头国，居尉头城，在温宿北，去代一万六百五十里。

滑国

《通典》曰：滑国，车师之别种。後汉顺帝永建初，八滑从班勇击北虏有功，汉以八滑为後部亲汉侯。自魏、晋以来，不通中国。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厌带夷粟ㄡ始遣使献黄师子、白貂裘、波斯锦物等。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犹小国，属蠕蠕。後稍强大，征其傍国波斯、渴盘、宾、龟兹、疏勒、姑墨、于阗等国焉。其兽有师子、两脚驼。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王为带。女人被裘，头上刻木为角，长咫尺，以金银饰之。兄弟共妻。无城，以毡屋为居，东向开户。其王金床，随太岁转。无文字，以木为契，与旁国通用胡书，羊皮为纸。无职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出，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其言语，待译然後通。至後魏时，谓之厌哒国。或云高车之别种，或云大月氏之种，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帝时，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阗之西，东去长安万一千里。衣服类胡，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部众可十万，依随水草。其国无车舆，多驼马。用刑严急，盗无多少皆腰斩，盗一责十。死者富家累石为藏，贫穷者掘地而埋，随身诸物皆置冢内。又兄弟共聚一妻。无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数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阗、沙勒、安息及诸小国三十许皆役属之，号为大国。每遣使朝贡。孝明帝熙明中，遣使伏子统宋云使西域，所经诸国，不能知其敝拴及山川里数，今举其略云。至隋时，又谓挹怛国，都乌浒水南二百馀里，大月氏之种类也。胜兵五六万人，俗善战。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诰强领其国。俗同吐火罗。南去漕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来贡。按刘《梁典》，滑国姓厌达，後裔以姓为国号转讹，又谓之悒怛焉。

姑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姑默国，居南城，在龟兹西，去代一万五百里。
叠伏罗
《通典》曰：叠伏罗，後魏时通焉，去代三万一千里。国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谷。宣武时，遣使献方物。
阿钩羌
《通典》曰：阿钩羌，後魏时通焉，在莎车西南。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深，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山。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
葱茈羌（茈音紫）
《通典》曰：敦煌西、西域之南山中，从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馀种，曰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传闻黄牛羌种类，孕身六月生。南与白马羌邻。并魏时闻焉。
卷七百九十七　四夷部十八□西戎六
蒲类
《汉书》曰：蒲类，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长安八千三百六十馀里。
《後汉书》曰：蒲类国，王居天山西疏榆谷。庐帐而居，逐水草。颇知田作，有牛、马、骆驼、羊畜，能作弓矢，国出名马。蒲类，本大国也，前西域属匈奴时，蒲类王得罪单于，单于怒，徙蒲国人民六千馀口，内之匈奴右部阿恶地，号曰阿恶国。初徙居时，甚贫羸，不能者逃亡在山谷间，故得留为蒲类国云。
小宛
《汉书》曰：小宛国，王治扌于零城，去长安七千二百一十里，东与羌接。
精绝
《汉书》曰：精绝城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地厄狭，西通扌于弥四百六十里。
渠勒
《汉书》曰：渠勒国，王治都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东与戎卢接。
依耐
《汉书》曰：依耐国，王治去长安万一百五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少谷，寄田莎车、疏勒。
无雷
《汉书》曰：无雷国，王治无雷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衣服类乌孙。
难兜
《汉书》曰：难兜国，王治难兜城，去长安一万五千一百五十里，西与大月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接。种五谷，有金、银、铜、铁，作兵。

孤胡

《汉书》曰：孤胡国，王治车师柳谷，去长安八千馀里。

山国

《汉书》曰：山国，王治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於焉耆。

乌贪

《汉书》曰：乌贪訾离国，王治于娄谷，去长安万三百三十里。

卑陆

《汉书》曰：卑陆国，王治天山乾当谷，去长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郁立师

《汉书》曰：郁立师国，王治内咄谷，去长安八千八百三十里。

劫国

《汉书》曰：劫国，王治天山东丹渠谷，去长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乌弋山离

《汉书》曰：乌弋山离国，王治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乌弋地暑热，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饮食、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与宾同。有桃枝、（桃枝似鹿，或名天禄。）师子，犀牛。俗重妄杀。钱文为人头，幕为骑马。

拘弥

《後汉书》曰：拘弥，王治宁弥城，去洛阳万二千八十里。灵帝熹平四年，于阗王安国攻宁弥，杀其王，死者甚众。戊巳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宁弥侍子定兴为王。

德若

《後汉书》曰：德若国，王治东去洛阳一万二千一百五十里，与子合相接，其俗皆同。

高附

《後汉书》曰：高附国，在大月氏西南，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贾贩，内富於财。所属无常，天竺、宾、安息三国，强则得之，弱则失之。

东离

《後汉书》曰：东离国，王治沙奇城，在天竺东南三千馀里。其地暑热，风气、物类与天竺同。有城十数。其人民男女皆长大，可八尺。乘象往来邻国，有寇，乘象以战。

移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移支国，王居蒲类地。其民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田作。

者舌

《後魏书》曰：者舌国，故康居国也，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大武延平三年，遣使朝贡。

拔豆

《後魏书》曰：拔豆国，去代五万一千里。国中出金、银、杂宝、白象、水牛、牦牛、葡萄、五果，土宜五谷。

乌利

《後魏书》曰：乌利国，去代二万五百里。国中出金玉、良马、白叠，土宜五谷。

者至拔

《後魏书》曰：者至拔国，都城在疏勒西，去代一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国东有藩贺那山，出美铁、师子等。

朱居

《後魏书》曰：朱居国，在于阗西。其民山居，有麦，多林果。咸事佛，与于阗相类。役属厌哒。

权乌摩

《後魏书》曰：权乌摩国，故乌耗国也，其王治乌耗城，西接悉居半国，西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七十里。

伽色尼

《後魏书》曰：伽色尼国，治伽色城，在万斤南，去代一万二千九百里。出赤盐，多五果。（按，此条与卷第七百九十三“伽色尼”重。）

薄知

《後魏书》曰：薄知国，治城在伽色尼南，去代一万三千三百二十里。

牟知

《後魏书》曰：牟知国，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万二千九百二十里。土平，禽兽、草木类中国。

阿弗太汗

《後魏书》曰：阿弗太汗国，治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

《後魏书》曰：呼似密国，治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三万七百里。土平，出金、银、琥珀，有师子，多五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诺色波罗

《後魏书》曰：诺色波罗国，治诺色波罗城，在忸密南，去代二万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麦，多五果。

毕伽至

《後魏书》曰：毕伽至国，治毕伽至城，东接忸密国，去代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麦於邻国，有五果。

伽不单

《後魏书》曰：伽不单国，治伽不单城，在悉万斤西北，去代一万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宜稻麦，有五果。

伽倍

《後魏书》曰：伽倍国，故休密翎侯所治和墨城也。在莎车西，去代万三千里。民居山谷间。

折薛莫孙

《後魏书》曰：折薛莫孙国，故双靡翎侯所治双靡城也。在伽倍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间。

钳敦

《後魏书》曰：钳敦国，古之贵霜翎侯所治护藻城也。在折薛莫孙西，去代一万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之间。

弗敌沙

《後魏书》曰：弗敌沙国，古盼顿翎侯所治薄芳城也。在钳敦西，去代一万三千六百里。居山谷间。

临儿

《魏略》曰：临儿国，《浮屠经》云：其国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头耶，母曰莫耶。浮屠身服黄色，发青，乳有青毛，冬青。始莫耶梦白象而孕，及生，从母右胁出，堕地能行七步。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景庸从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其所载与《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教胡为浮屠也。

赍虏

《魏略》曰：赍虏，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赍。始建武时，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东，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丁零羌杂处，并本亡奴婢也。

盘越

《魏书》曰：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大与中国人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盐长

《山海经》曰：西海中有盐长国，其人乌首，亦名乌民。

奇恒

《括地图》曰：奇恒民，善为机巧，设百禽，为车飞，从风远行。汤时，西风多，奇恒车至於豫州，汤破其车。十年，西风倒，乃令复作车遣归。去玉门四万里。

石尖

《玄中记》曰：玉门之西南，羌之东，有一国五六百户，无他事役。国中有山，山上有祠庙。国人每岁出石类数千枚，输于庙中，名霹雳尖，以给霹雳所用。从春雷出，而尖日减，至秋尖尽。

扶伏

《玄中记》曰：扶伏民者，黄帝轩辕之臣，曰茄丰，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为扶伏民。去玉门关二万五千里。

可兰

《沙州记》曰：大白兰西北千二百里，有可兰虏。风俗卑陋，从开辟後，口不知谷味，目不识五色，耳不闻六律五声，是四夷中不臧者。土无所出，直大养群畜而已。户落万馀，然其人顽弱，不斗战，忽见异人，举国便走。

鹄国

《神异经》曰：西海之中有鹄国，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论跪拜。其人岁寿三百，行如飞，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鹄，鹄遇吞之，亦寿三百岁。人在鹄腹中不死，而鹄一举千里。

无不达

《神异经》曰：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长一丈，腹围九尺，践龟蛇，戴朱鸟，左手凭青龙，右手凭白虎。知河海升斛，识山石多少，知鸟兽言语，知百谷可食，识草木咸苦。名曰“圣”，一名“哲”，一名“仙”，一名“通”，一名“无不达”凡人见拜者，令人神知。

无继民

《外国图》曰：无继民，穴居食土，无夫妇。死则埋之，心不朽，百年复生。去玉门四万六千里。

录民

《外国图》曰：录民，穴居食土，无夫妇。死则埋之，肺不朽，百二十年复生。去玉门万一千里。

无首民

《外国图》曰：无首民，乃与帝争神，帝斩其首，敕之北野，以乳为目，脐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去玉门三万里。
纳民
《外国图》曰：纳民，陛居食土，无夫妇。死埋之，其肝不朽，八年复生。去玉门五万里。
拘夷
释道安《西域志》曰：拘夷国，北去城数百里。山上有石骆驼，溺水滴下，以金、铜、铁及木器、手掌承之皆漏，惟瓢瓠不漏，服之令人身臭，毛皮尽脱得止。其国有婆罗门守视。
波罗秦斯
释道安《西域志》曰：波罗秦斯国，佛转法轮、调达入地狱、土陷处，皆在其国。
鼠王
释道安《西域志》曰：于阗道中有鼠王国，大者如狗，小者如菟，着金袈裟，沙门过不礼，白衣不礼辄害人。
摩诃赖
释道安《西域志》曰：摩诃赖国，又南得诃赖国，有阿耨达山，王舍城在耨达山东南角，竹园精舍在城西，佛。六年苦行贝多树，去城五十里。
波丽越
释道安《西域志》曰：罗卫国东西四百里，至波丽越国。波丽越国，即佛外祖国也。
鸡城
释道安《西域志》曰：胡国北有鸡城，其人皆冠，象鸡也。
和诃条
支僧载《外国事》曰：和诃条国，在大海中，地方二万里。大山名三漫屈，有石井，井中生千叶白莲花数种。井边石上有四佛足迹，每月六斋日，弥勒菩萨常以诸天神礼佛迹，毕，便飞去。国王长者常作金树银花、银树金花以供奉佛。
播黎曰
支僧载《外国事》曰：播黎日国者，昔是小国耳，今是外国之大都，流沙之外，悉称臣妾。
舍卫
支僧载《外国事》曰：舍卫国，今无复王，尽属播黎日国，王遣小儿注，国人不奉佛法。
维耶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支僧载《外国事》曰：维耶离国，去舍卫五十由旬，由旬者晋言三十里。维摩诘家在城内。国人不复奉佛，悉事水火，馀外道也。

迦维罗越

支僧载《外国事》曰：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国人亦属播黎日国，今尚精进。昔太子生时，有二龙，一吐水，一吐火，一冷一暖。今有二池，尚一冷一暖。

那诃维

支僧载《外国事》曰：那诃维国，土丰乐，多民物。在迦维越南，相去三十里。

碓国

支僧载《外国事》曰：迦叶佛生碓国，今无复此国，故处在舍卫国西，相去三十里。

拘那舍

支僧载《外国事》曰：拘那舍国，牟尼佛所生也，亦名拘那舍，在迦维罗越西，相去复三十里。

波罗奈国

支僧载《外国事》曰：弥勒佛，当生波罗奈国，是《屈陀罗经》所说，在迦罗越南。

拘宋婆

支僧载《外国事》曰：拘宋婆国，今见过去佛四所，住处四屋。迦叶佛住中，教化四十年，释迦文佛住五年，二佛不说。

密

支僧载《外国事》曰：密，小国耳，在舍卫之西。国王民人愉悉奉佛。土地寒，罗汉道人及沙门，到冬月日未中前饮少酒，过中後不复饮酒，食果。国属大秦。

拘私那竭

支僧载《外国事》曰：佛在拘私那竭国。佛欲入涅时，自然有宝床从地出，有八万四千国王争将佛归，神妙天人曰：“佛应就此亡。”那竭王乃作金棺丹檀车送佛丧，积薪不烧自燃。王将舍利归宫。八万四千国兴兵争舍利，婆罗门分之，乃用金升量合利，得八斛四斗，诸国各得少许，还国各立浮屠。

摩竭提

支僧载《外国事》曰：摩竭提国，在迦维罗城之南，相去三十里由旬，有贝多树，佛在此树下坐六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吐蕃

《唐书》曰：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亻辱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後魏神瑞元年，亻辱檀为西秦乞佛盘炽所灭，樊尼招集馀众，以投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於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著，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遂改姓为勃野，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其後子孙蕃昌，又侵伐不息，土字渐广。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於中国。其国人号其王为赞普，置大论、小论，以统理国事。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虽有官，不常厥职，临时统领。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用刑严峻，小罪剜眼、劓、刖，或皮勒鞭鞭之，但随喜怒，而无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数丈，二、三年方出之。宴异国宾客，必驱牦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馔。与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猕猴，先折其足而杀之，绎其肠而屠裂之，令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迁变，怀奸反覆，神明鉴之，同於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坛单之中陈设肴馔，杀人、马、牛、驴以为牲，咒曰：“尔等咸须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地神共知尔志，有负此盟，使尔身体屠裂，同於此牲！”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稷稻，有青麦、豆、小麦、荞麦，畜多牦牛、猪、犬、羊、马、又有天鼠，状如雀鼠，其大如猫，皮可为裘。又多金、银、铜、锡。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屋皆平头，高者至数十尺。贵人处於大毡帐，名为拂庐。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毡为盘，捻麸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原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六博、吹螽、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於子，子倨於父，出皆少者前，老者後。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後队方进。重兵死，恶疾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死者，悬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常所乘马、弓剑之类，悉埋之。

又曰：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弄赞弱冠嗣位，性骁武，多英略，其邻国羊同及诸羌并宾伏之。太宗遣行人冯德遐往抚慰之。见德遐，大悦，闻突厥及吐谷浑皆尚公主，乃遣使献金，随德遐入朝，多赍金宝，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许。

又曰：弄赞常率众二十馀万，顿於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云来迎公主。太宗遣吏部尚书侯君集等击破之，弄赞大惧，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赞乃遣其相禄东替至礼，献金五千两，自馀宝玩数百事。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王人，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与公主归国，谓所亲曰：“我祖、父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後代。”遂筑城邑，立栋宅，以居处焉。公主恶其人赭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身亦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

又曰：太宗伐辽东还，弄赞遣禄东赞来贺，奉表曰：“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於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还。夷狄才闻陛下发驾，少进之间，已闻归国，鹰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金鹅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

又曰：高宗嗣位，授弄赞为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弄赞因致书与司徒长孙无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以赴国，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高宗嘉之，进封为王，赐杂彩三千段，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并许焉。

又曰：高宗闻刘审礼等败，召侍臣问以绥御之策，中书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岁已深，命将兴师，相继不绝，空劳士马，虚费粮储，近讨则徒损兵威，深入则未穷巢穴。臣望少发兵募，且遣备边，明立烽候，勿令侵抄。使国用丰足，人心叶同，宽之数年，可一举而灭。”给事中刘齐贤、皇甫文亮等，皆言严守之便。

又曰：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之众，克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四镇。乃於龟兹置安西都护府，发兵以镇守之。

又曰：圣历二年，番将赞婆率所部千馀人，及其兄弟莽布支等来降，则天遣羽林飞骑郊外迎之。授赞婆辅国大将军，行右卫大将军，封归德郡王，优赐甚厚。

又曰：神龙元年，赞普之祖母遣其大臣悉董然来献方物，为其孙请婚。中宗以所养雍王宗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与之，自是频岁贡献。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吐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毡蕃使打吐，中宗率侍臣以观之。四年正月，下制曰：“圣人布化，用百姓为心；王者垂仁，以八荒无外。故能光宅遐迩，财成品物。由是隆周理历，恢柔远之图；强汉乘时，建和亲之义。斯盖御宇长策，经邦茂轨。朕受命上灵，克纂洪业，庶几前烈，永致和平。眷彼吐蕃，僻在西服，皇运之始，早申朝贡。太宗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圣皇帝，德侔覆载，情深亿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净。自文成公主化往其国，因多变革。我之边隅，亟兴师旅；彼之蕃落，颇闻凋弊。顷者赞普及祖母可敦酋长等，屡披诚款，积有岁时，思托旧亲，请崇亲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岂不锺念？但为人父母，志恤黎元，若允乃诚祈，更敦和好，则边土宁晏，兵役休息。遂割深慈，为国大计，筑兹外馆，聿膺嘉礼，降彼吐蕃赞普。即以今月进发，朕亲自送于郊外，命大将军杨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县，以送公主，设帐殿於百顷泊侧，引王公宰臣赋诗饯别，改始平县为金城县，改其地为凤池乡。

又曰：开元二年秋，吐蕃大将{分虫}达延、乞力徐等，率众十馀万寇临洮，军又进寇兰、渭等州，掠监牧羊马而去。玄宗令摄左羽林将军薛讷及太仆少卿王率兵邀击之。仍下诏，将大举亲征，召募将士克期进发。俄而等与贼相遇于渭源之武阶驿，前军王海滨力战死之，等乘之而进，大破吐蕃之众，杀数万人，尽收得所掠羊马。贼馀党奔北，相枕藉而死，洮水为之不流。上遂停亲征，命紫微舍人倪若水往按军实，仍吊祭王海滨而还。

又曰：开元十七年，玄宗遣皇甫惟明等使吐番。惟明等既见赞普及公主，具宣上意。赞普等欣然请和，尽出贞观已来前後敕书，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猎随惟明入朝，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中间为张玄表、李知古等东西两处先动兵马，侵抄吐蕃，边将所以互相征讨，迄至今日，遂成衅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深识尊卑，岂敢失礼？又缘年小，枉被边将谗构斗乱，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将万足承前数度使人入朝，皆被边将不许，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娄众失若将伏专往，蒙降使看公主来，外甥不胜喜荷。谨遣谕名悉猎及副使押卫将军浪些纥夜悉猎入朝，奏取进止，两国事意，悉猎所具。外甥蕃中已处分边将，不许抄掠，若有汉人来投，便令却送。伏望皇帝舅远察赤心，许从旧好，长令百姓快乐。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奏进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鸭、盘盏、杂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猎等至京师，上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见之。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材辩。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等，仍於别馆，供拟甚厚。悉猎受袍带、器物，而却进鱼袋，辞曰：“本国无此章服，不敢当殊异之赏。”上喜而许之，诏御史大夫崔琳充使报聘，仍於赤岭各竖分界之碑，约以更不相侵。时吐蕃使奏云：“公主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制令秘书省写与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谏曰：“臣闻：戎狄，国之寇也；经籍，国之典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戎之生心，不可以无备；典有恒制，不可以假人。传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所以革其非心，在乎有备无患。昔者东平王入朝，求史记诸子，汉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诸子杂诡术。夫以东平，汉之懿戚，尚不欲示征战之书；今西戎，国之寇仇，岂可贻经典之事？且臣闻，吐蕃之性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若达於书，必能知战；深於诗，则知武夫，有师干之试；深於礼，则知月令，有废兴之兵；深於传，则知用师，多诡诈之智；深於史，则知往来，有书檄之制。何异备寇兵而资盗粮也？臣闻鲁秉周礼，齐不加兵；吴获乘车，楚屡奔命。一以守典存国，一以丧法危邦，可取鉴也。且公主出嫁从人，远适异国，合慕夷礼。返求良书，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虑有奔北之类劝教於中。若陛下虑失蕃情，以备国信，必不得已，请去《春秋》。当周德既衰，诸侯强盛，礼乐自出，战伐交兴，情伪於是乎生，变诈於是乎起，则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与此书，国之患也。《传》曰：于奚请曲县ひ缨，仲尼云：‘惜也，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假人’。狄固贪婪，贵货易土，正可锡之锦绮，厚以玉帛，何必率从其求，以资其智？臣忝叨列位，职刊秘籍，实痛经典弃在戎夷，昧死上闻，惟陛下深察。”

又曰：开元二十二年，遣将军李於赤岭与吐蕃分界立碑。二十四年正月，吐蕃遣使贡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上令列於提象门外，以示百寮。

又曰：开元二十八年春，章求兼琼密与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维州别驾董承宴等通谋，都局等遂翻城归款，因引官军入城，尽杀吐蕃将士，使监察御史许远率兵镇守。上闻之甚悦。中书令李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当冲要，凭险自固，恃以窥边，积年以来，蚁聚为患，纵有百万之众，难以施功。陛下亲纡秘策，不兴师旅，须令中使李思敬晓谕羌族，莫不怀恩，翻然改图，自相谋陷，神算运於不测，睿略通於未然，累载逋诛，一朝荡灭。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从容谓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当渐沦丧。’德音才降，遽闻戎捷，则知圣与天合，应如响至，前古以来，所未有也。请宣示百寮，编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仪凤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岁月既久，攻伐亦多。其地险隘，非力所制。朝廷群议，不劝取之。朕以小蕃无知，事须处置，授以奇计，所以行之，获彼戎心，归我城守，有足为慰也。”

大羊同

《通典》曰：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馀里，胜兵八九万。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馀。所出物产，颇同吐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玉，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地，人莫知其所。多杀孛牛莫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掌国事。自古未通。

悉立

《通典》曰：悉立，在吐蕃西南，户五万馀。有城邑村落，依溪涧。丈夫以缯彩缠头，衣毡褐；妇人辫发，着短裙。以蒸报为俗。畜多水牛、羊、鸡、豕，谷宜粳稻、麦、豆，饶甘蔗、诸果。死，葬於中野，不为封树。丧制以黑为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羁事吐蕃。

章求拔

《通典》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种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内，近代移出山，西接东天竺。遂改衣服，变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胜兵二千馀人。居无城郭，好为寇掠，商旅患之。闻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贡。

且末（上子余切）

《汉书》曰：且末国，王治且末城，去长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有葡萄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

《北史》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惟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中。其风迅夫，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後魏大统八年，其兄鄯善未率众内附。

乌弋（上一加切，下真加切）

《汉书》曰：乌弋，王治乌弋城，去长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田石间有白草，累石为室，民接手饮，（师古曰：自高山下溪涧中饮水。接，连其手也。）出小步马。（师古曰：小细步也，所谓百步千迹也。）

西夜

《汉书》曰：西夜国，王号子合，王治呼犍谷，（犍，音巨言切。）去长安万二百五十里。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师古曰：言不着土地。）随畜逐水草往来，而地出玉石。

《後汉书》曰：西夜国，去洛阳万四千四百里。地生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傅箭镞，所中辄死。

卷七百九十九　四夷部二十□北狄一

总叙北狄上

《说文》曰：狄，犬种，字从“犬”。狄之言淫僻也。

《白虎通》曰：狄者，易也，言僻易无别。

《风俗通》曰：胡者，谨按《汉书》，山戎之别种也。貊者，略也，云无礼法。又胡者，互也，其被发左衽，言语贽币，事殊互也。

《晋中兴书》曰：胡者，北狄之总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薇，菜。作生也。西伯将遣戍役，先与之期以采薇之时。今薇生矣，可以行矣。重言“采薇”，丁宁行期也。）曰归曰归，岁亦暮止。（又丁宁归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犭严狁之故。不遑启居，犭严狁之故。（犭严狁，北狄也。古者师出不逾时，今薇生而行，岁晚乃归，使汝无室家夫妇之道，不暇跪居者，有犭严狁之难也。）

又曰：我戍未定，靡使归聘。（聘，问也。定，止也。我方守於北狄，未得止息，无所使归问言，所以忧也。）

又曰：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一月之中，三有胜功，谓侵也、伐也、战也。）

又曰：岂不日戒？犭严狁孔棘。（戒，警敕军事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岂不日相警戒乎？猃狁之难甚急，预述其苦以劝之。）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属方，朔方近猃狁之国也。彭彭，驷马貌。王使南仲为将，率往筑城於朔方，为军垒以御北狄之难。）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襄，除也。）

又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途冻释也。黍稷方华，朔方之地六月时也，以此出征，至春冻始释而来反。）

又曰：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讯，言。丑，众也。执其可言问所获之众以归者当献之。）赫赫南仲，犭严狁于夷。（夷，平也。）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六月》，言周室微而复兴，美宣王之北伐也。）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既信既，载是常服。（栖栖，简阅貌。饬，正也。日月为常，服，戎服也。记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犭严狁孔炽，我是用急。（炽，盛也。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来侵甚炽，故王以急遣我。）

又曰：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焦获，周地名也，接于猃狁者也。匪，非也。茹，度也。镐与方，皆北方地名。言猃狁之来侵，非其所当度为也，乃自整齐而处周之焦获，来侵至泾水之北，言其太恣也。）

又曰：薄伐犭严狁，至于太原。（言遂出之而已。）

又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宪，法也。吉甫此时大将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吉甫既伐猃狁而归，天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燕礼乐之，则欢喜矣，又多受享赐也。）
又曰：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方叔先与吉甫征伐猃狁。）
又曰：《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
又曰：《渐渐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山石渐渐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众强而无礼，不可得而复也。）
又曰：《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用兵不息，自岁始至岁晚，何草不黄？）
《礼》曰：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
《周礼》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帮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北方曰貉、狄。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也。利，金锡竹箭之属；害，神奸铸鼎所象百物也。）
又曰：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狄之属也。物，衣服兵器之属。）夷隶，掌养牛马与鸟言。（郑司农云：夷、狄之人，或晓鸟兽之言，故《春秋传》曰：“介葛庐闻牛鸣，曰：‘是生二牺，皆用矣。’”是以夷隶职掌与兽言。）
《左传》曰：北戎侵郑，郑伯御之，公子突曰：“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又曰：晋里克帅师，梁由靡御，以败狄于采桑。（平阳北屈县西南有采桑津。）梁由靡曰：“狄无耻，从之必大克。”（不耻走也。）里克曰：“惧之而已，无速众狄。”
又曰：晋侯败狄于箕，缺获白狄子。（白狄，狄之别种也。故西河郡有白部胡。）
又曰：叟阝 瞒侵齐，（叟阝 瞒，狄国名。）遂伐鲁。鲁使叔孙得臣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扌春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於子驹之门。
又曰：赤狄侵齐，又侵晋，取向阴之禾。晋灭赤狄潞氏，以潞子婴儿归。（潞，赤狄之别种也。）
又《成下》曰：潞子婴儿之夫人，晋景公之姊也。酆舒为政而杀之，又伤潞子之目。晋侯将伐之，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俊才。”伯宗曰：“狄有五罪：不祀一也；嗜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故文，反‘正’为‘乏’。尽在狄矣。”晋侯从之，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
又曰：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无终，山戎国名。孟乐，其使臣。）因魏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劳师於戎，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

又曰：郑人赂晋侯歌钟二肆，（肆，列也。县锺十六为一肆。）及其锺磬，女乐二八。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曰：“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请与子乐之。”辞曰：“夫和戎狄，国之福也。臣何力之有焉？”公曰：“微子无以待戎。夫赏，国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绛於是乎始有金石之乐，礼也。

又曰：鲁襄公十八年，白狄始来。（白狄，狄之别名，未尝与鲁掠，故曰始来也。）

又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太原晋阳县也。）

又曰：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即大卤也。无终，山戎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地险不便车。）以什共车，不克。”（更增十一，以当一车之用。）乃毁车以为行，（毁车为步阵。）为五阵以相离，两於前，五於後，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阵而薄之。大败之。（《传》言荀吴能用善谋。）

又曰：晋梁丙率阴戎伐颍，（颍，周邑。）王使詹桓伯辞於晋曰：“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民人谋主，宗族之师长。）伯父若裂冠毁冕，拔本塞源，专弃谋主，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犹然，则难戎狄无所可责。”）

又曰：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晋阳，（鲜虞，白狄别种。晋阳，肥国。）灭肥，以肥子绵皋归。（肥，白狄也。县皋，其君名。钜鹿下曲阳西南有肥累城。）

又曰：晋荀吴帅师伐鲜虞，围鼓三日，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鸢归。（鸢，鼓君名。）

又曰：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求彝器，籍谈曰：“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於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献器？”王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也；（密须，吉姓国也。文王伐之，得其路鼓以；）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阙巩国所出铠。）唐叔受之，处参虚，抚有戎狄。（参，实沈之次，晋之分野。”）

又曰：晋侯训兵於稷，以略狄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谷梁传》曰：中国，夷狄曰大卤。
《尔雅》曰：北至于祝栗。（左极远之国。）
又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户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东，四方昏荒之国。）
又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西海。（八狄在北。）
又曰：北载斗极为空桐，（载，值也。）空桐之人武。（地气使之然也。）
《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微管仲，则君不君，臣不臣，皆为夷狄。）
又曰：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国语》曰：郑人伐滑，王使游孙伯请滑，郑人执之。王怒，将以狄伐郑。（狄，隗姓之国也。）富辰谏曰：“不可！夫狄，无列於王室，（列，位次也。）豺狼之德也。王不忍小忿而弃郑，又登叔隗以阶狄，（阶狄祸。）狄封豕豺狼，不可厌也。（厌，足也。）”王弗听。十八年，王黜狄后，黜废也。（狄后既立，而通於王子带，王故废之也。）狄人来诛杀谭伯。（狄人奉子带，攻王而杀谭伯。）初，惠后欲立王子带，故以其党启狄人，狄人遂入周，王乃出居于郑。
又曰：晋侯使随会聘于周，王飨之肴蒸，原公相礼，范子私於原公曰：“吾闻王室之礼无毁折，今此何礼也？”原公以告于王，王召士季（范子字也。）曰：“亲戚宴飨则有肴蒸，（蒸，升也，升折俎之肴也。）惟戎狄则有体荐。夫戎狄冒没轻亻，贪百不让，（冒，抵触也。没，入也。亻，进退无列。）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适，往也。班，赋也。）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舌人，能达四方之志，象胥之官。）汝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时相见，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谓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实芹俎兔醢之属。）以示容合好，胡有效戎狄也？”
又曰：骊姬曰：“以皋落狄之朝夕苛我边鄙，（皋落，东山狄。苛，扰也。）君盍使申生伐狄？若不胜狄，虽济其罪可也。且夫胜狄，诸侯惊惧，吾边鄙不警。”公说，使申生伐东山。至稷桑，（稷桑，皋落狄地。）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果战败狄於稷桑。
又曰：公令阉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狄。（狄，北狄，隗姓。）
又曰：襄王避叔带之难，居于郑地。子犯曰：“君盍纳王？”公乃行赂于草中之戎、骊土之狄，以启东道。（二邑戎狄，在晋之东也。）
《尚书大传》曰：狄人将攻大王父，父召耆老而问曰：“狄人何欲？”耆老对曰：“欲得菽粟、财货。”太王曰：“与之。”每与而狄人之至不止。太王问耆老曰：“狄人又何欲？”耆老曰：“又欲土地。”太王曰：“与之。”耆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君不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为民也，不可以所为亡民也。”耆老曰：“君纵不为社稷，不为宗庙乎？”太王曰：“宗庙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杖策而去，过梁山，止乎岐山。周氏之民，奔而从之者三千乘。

《诗含神雾》曰：四方蛮貊，制作器物多与中国反。书则横行，食则合和，伏则交脚，鼓则细腰，如此之类甚众。中国之所效者，貂蝉、胡床、胡饭。

《春秋考异邮》曰：北狄之气，主生幽都。

卷八百　四夷部二十一□北狄二

总叙北狄下

《史记》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晋灼曰：尧时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

又曰：武王伐纣，而营洛邑，复居於丰镐。放逐戎狄泾洛之北，时入贡，命曰荒服。

又曰：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傍阴山下至高阙（在朔方。）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汉书》曰：山戎伐燕，告急于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又曰：晋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𠂤（𠂤音器。）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师古曰：《春秋》所书，晋师灭赤狄潞氏，郤缺获白狄子者。）

又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服虔曰：乌桓之先也，後为鲜卑。）

又曰：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後百馀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之，并代以临胡貉。（貉，音莫伯反。）後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与戎界边。

又曰：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谪戍以充之。（有罪谪令戍之，徙谪者令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缮之，（缮，补也。）起临洮至辽东万馀里。又渡河，据阳山、北假中。（北假，地名。）当是时，东胡强而月氏盛。

又曰：昴曰旄头，胡星也。昴、毕间为天街。胡貉、月支旃裘引兮之民，昴主之。

又曰：扬雄上书：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

又曰：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以为不一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卢山，匈奴中山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
又曰：外国天性忿鸷、（鸷，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隶谓附属之，恶谓威也。）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
又曰：狄，真中国之坚敌也。
又曰：王莽征匈奴，严尤谏曰：“周、秦、汉征之，皆未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周宣王时，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命将征之，尽境而还。其视戎狄之侵境，而譬犹蚊虻之螫欧之而已。故天下称明，是为中策。汉武帝选将练兵，约赍轻粮，深入远戍，（约，少也，少赍装。）虽有克获之功，胡辄报之，兵连祸结三十馀年，中国疲耗，匈奴亦创艾，（创音初向反，艾读日反。）而天下称武，是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轻民力，筑长城之固，延袤万里。（袤，长也，音茂。）转输之行，起於负海，疆坟既完，中国内竭，以丧社稷，是为无策。今天下比年饥馑，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势不可用，一难也；边既空虚，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口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胡地沙卤，多乏水草，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食口饮水，师有疾疫，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幸而逢虏，危殆不测，此五难也。”莽不听。
又曰：夷狄之为患也，故自汉兴，忠言嘉谋之臣，曷尝不运筹策，相与争於庙堂之上乎？高祖时则刘敬，吕后时樊哙、季布，孝文时贾谊、朝错，孝武时有王恢、韩安国、朱买臣、公孙弘、董仲舒，人持所见，各有异同。然总其要归，两科而已：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皆偏见一时之利害也。
又曰：文帝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邵谓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其安定、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之。）聚天下精兵，军於广武，顾问冯唐，与论将帅，喟然叹息，思古名臣，此和亲无益之明效也。
又曰：董仲舒以匈奴可悦以厚利，结之於天耳。故与之厚利以没其意，与盟於天以坚其约，质其爱子以累其心。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稚子咽哺，胡马不窥於长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国，不亦便於天下乎？
又曰：孝武时，虽征伐克获，而士马物故亦略相当；虽开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馀里；匈奴人民每来降汉，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其桀骜尚如斯。
又曰：孝宣之世，单于臣服，三世称藩，宾於汉庭。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莽篡位，始开边隙，单於由是归怨自绝，莽斩其侍子，边境之祸构矣。

又曰：萧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来服荒忽无常，时至时去。宜待以客礼。”

又曰：夷狄之人，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

又曰：晁错上书曰：“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

又曰：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与，如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不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又曰：材官驰发，矢道同的，（驰谓矢之善者也，《春秋》作“”字。发矢次射，故中则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铠。春被衣，荐以木枚，作如盾。）

又曰：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密理，谓其肥也。毳，细毛。）其性耐寒。

又曰：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著，直略反。）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如飞鸟走兽，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不可离南亩也。

又曰：匈奴欲立威者，始於折胶。（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兵。）

《後汉书》曰：耿秉上言曰：“今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

又曰：闻《匈奴传论》曰：“并兵穷讨，掩其密穴，蹑北追奔三千馀里，破龙祠，焚幕，铭功封石，偈呼而旋。”

又曰：王莽时，卢芳诈称武帝之後，奔匈奴十二年，芳与贾览共攻云中，久不下。其将随昱得芳之众，昱诣阙，拜昱为五原太守，封镌胡侯。（镌谓凿。凿之也。）

《晋书》曰：前汉末，匈奴大乱，五单于争立，而呼韩邪单于失其国，携乃率部落入臣於汉。嘉其意，剖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馀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处。後汉末，群臣竞言：胡入猥多，宜先为其所。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馀落，居於太原；右部都尉可六千馀落，居於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馀落，居於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馀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馀落，居太陵县。

又曰：晋武帝践祚後，匈奴二万馀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新兴、上党、乐平，靡不有焉。
又侍御史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置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後，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於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恒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又曰：太康七年，有萎莎胡率部落来降。
又曰：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鲜支种，有乌谭种，有赤勒种，有捍蛭种，有萎莎种，有赤莎种，有郁ㄆ种，有委童种，有大楼种，不相杂错。
又曰：其国号左贤王、右贤王、左弈蠡王、右弈蠡王、左於六王、右於六王、左渐尚王、右渐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独鹿王、右独鹿王、左显鹿王、右显鹿王、左安乐王、右安乐王，凡十六等，皆用单于亲子弟。
贾谊《新书》曰：臣闻强国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故汤祝网而汉阴降，舞三苗而南蛮服。今汉，帝国也，宜以厚德怀四夷，敦敢不承帝意？陛下为臣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则下匈奴犹振槁也。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言，使匈奴大众信陛下也，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仇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於天子也，犹弱子之於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也。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校之所长与其所工，可以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也。爱人之状，好人之役，爱有实以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匈奴好之，来者家长以上必衣绣，家少者乃衣文锦，为银车五乘，大雕画之，驾四马，载绿盖，从数骑，御骖乘，且虽单于之出入也，不轻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时时得此而赐之，一国闻之见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以为吾至可以得此，将以怀其目，一饵也。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盛美，炙醢醢，方数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观者固百数在旁，得赐者之喜也，且笑且饭，味皆所嗜而所未尝得也。今来者，时时得此而飨之，一国闻之者、见之者，垂涎而相告，人自以吾至亦将得此，将此怀其口，一饵也。降者若使者至也，必使人有所召客焉，胡人之欲观者勿禁。令妇傅白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掩，为其胡戏，使乐府吹箫鼓召。令使、降者时得此而乐，一国闻之者、见之者，人人惟恐其後至也。以此怀其耳，一饵也。凡降者，陛下必有所富，令有高堂邃宇、善厨大，厩有编马，库有阵车，时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令其居处乐皆过其虑，出其单于。或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赐此，匈奴一国倾心而冀，人人汲汲其时。将以此怀其腹，一饵也。於来降者，上必时时有所召幸拊循而後得入官。於胡婴儿贵人子好可爱，有数十人，为绣衣，出则从出，入则从入，则更侍胡婴儿，得近侍胡贵人，得佐酒上前，使付酒钱，出绣衣，具带服，时以赐之，令数人得此而居之，一国闻者、见者，人人惟恐後至也。以此怀其心，一饵也。

《晋中兴书》曰：北狄，其地南接燕赵，北并沙漠，东渐九夷，西界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

《西域记》曰：诸胡俗，婚姻相然许者，先送同心指环。

崔豹《古今注》曰：秦所筑长城，土色如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

李陵《报苏武书》曰：终日无睹，但见异类，韦帐毳幕以御风雨。

又曰：出礼义之乡，入无知之俗。

又曰：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班固《燕然山铭》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匈奴兮截海外。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载兮振万世。

古诗曰：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古胡无人行》曰：望胡地，何险则。断胡头，脯胡臆！

陆机《乐府诗》曰：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借问燕山候，劲虏在燕然。

古诗曰：出自蓟北门，遥望胡地桑。

陈琳《乐府诗》曰：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蔡琰诗曰：边亭与华异，胡风春夕起。

卷八百一　四夷部二十二□北狄三

托跋氏

《宋书》曰：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之後也。陵降匈奴，单于妻之以女，字托跋，其後因氏焉。世豪强，分建种落也。

又曰：索头虏，姓托跋氏。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惠帝末，并州刺史司马腾於晋阳为匈奴所围，索头虏单于猗驼遣军助腾。怀帝永嘉三年，驼弟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就并州刺史刘琨，求楼烦等五县。琨不能制，且欲倚卢为援，乃上言：“卢兄驼有救腾之功，宜请移五县民於新兴，以其地处之。”愍帝进卢为代王，卢孙十翼据阴山，众数十万。死，子开字涉圭。（即後魏道武皇帝。）

又曰：虏俗以四月祠火，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阴山去平城六百里，深远，饶树木，霜雪未尝释，盖欲以暖气御寒也。

《後魏书》曰：黄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後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君长，统幽都之北。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世，逐女魃於弱水北，民赖其勋。帝舜嘉之，命为田祖。历三代至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焉。积六七十世，裔孙毛（即成皇帝，讳毛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至力微立，（即成元皇帝。）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馀万，迁於定襄之盛乐也。

又曰：禄官立，（始祖子也。）分国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自统之；一居代郡之参合陂北，兄子猗卢统之；一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使猗卢弟猗卢统之。

稽胡

《後周书》曰：稽胡，一曰百步部稽，盖匈奴别种，刘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其俗，妇人多贯蜃贝以为耳颈饰。孝昌中，有刘蠡升者，居云阳谷，分遣部众抄掠，居汾晋之间，略无宁岁。神武迁邺後，如密图之，伪许以女妻蠡升之子。蠡升信之，遂遣其子诣邺，齐神武厚为之礼，缓以婚期。蠡升即恃和亲，不为之备。大统元年三月，齐神武潜师袭之。

又曰：保定中，离石生胡数寇汾北，勋州刺史韦孝宽於险要筑城，以遏其路。

又曰：建德五年，高祖败齐师於晋州，乘胜逐北。齐人所弃甲仗，稽胡乘间窃出，盗而有之。

慕容氏

《晋书□载记》曰：慕容氏，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後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馀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通典》慕容氏亦东胡之後，别部鲜卑也。魏初，渠帅有莫谟跋，率诸部入居辽西，後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至孙涉归，魏封为鲜卑单于。涉归有二子，长曰吐谷浑，西迁河湟之间；次曰，有命代才略，晋太康十年，又迁于徒河之青山也。）

又曰：慕容，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曾祖莫护跋，初率诸部大人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於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後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於辽东北，於是渐慕诸夏之风矣。

又曰：安北将军张华，有知人之鉴。慕容童冠时，往谒之，华谓曰：“君至长，必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帻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慕容谋於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宜与晋国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致敬於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龛严兵引见，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龛闻而惭之。以大棘城即帝颛顼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农桑，法制同於上国。永嘉初，自称鲜卑大单于。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刑政修明，流亡者多归之。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卒，嗣立。雄毅多权略，日强盛，遂自称燕王。後迁都於柳城。俊、即其子孙。

宇文莫槐

《後汉书》曰：宇文莫槐出於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莫槐之人皆剪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饰。妇人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

《北史》曰：莫部众强盛，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畏惮之。莫槐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玺三钮，自言为天所相，每自夸大。莫之孙曰乞得龟，为慕容破之。先是海出大龟，枯死於平郭，至是乞得龟败也。

高车

《北史》曰：高车，盖古赤狄之种也。初因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种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人好引声长歌，有似狼嗥。本无都统、大帅，当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猛。党类同心，至於寇难，翕然相依。斗无行阵。其俗：婚姻用牛马纳聘，以多为荣。俗无谷，不作酒。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

又曰：高车俗不洁净。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集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集於震所。埋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说，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驼为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枝，因曲竖之，以乳酪灌焉。

又曰：高车妇人以皮裹羊骸，（苦交切。）戴之首上，萦屈发肖而缀之，有似轩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张臂引弓，佩刀挟槊，无异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马绕旋，多者数百匝，男女无小大皆集会之。

又曰：高车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後徙於鹿浑海西北百馀里，部落强大，常与蠕蠕为敌。後魏道武帝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浑海，袭破之，复讨其馀种於狼山。

又曰：道武帝自牛川南引，大校猎，以高车围骑徒，遮列七百馀里，聚杂兽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中。因驱至平城，即以高车众起鹿苑，南固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之西山。

又曰：高车族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卢氏，三曰乞旃氏，四曰大连氏，五曰窟贺氏，六曰达薄氏，七曰阿仑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罗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

又曰：高车昧利，不顾後患。

又曰：高车斛律部帅倍侯利，为蠕蠕掩袭，遂奔魏，赐爵孟都公。倍侯利质直，勇健过人，北方之人畏之，婴儿啼者语曰：“倍侯利来。”便止。处女歌谣云：“求良夫，当如倍侯利。”其众服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亲幸。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礼，谥曰忠壮王。

又曰：太和十四年，阿伏至罗遣使至京，以二箭奉贡，云：“蠕蠕为天子贼臣，当为天子讨除。”孝文赐绣裤褶一具，杂彩百匹。

又曰：高车部众分散，或来奔附，或投蠕蠕。诏遣宣威将军羽林监孟威抚纳降人。

又曰：高军遣使贡金方一、银方一、金杖二、马七匹、驼十头。

又曰：高车与蠕蠕战於蒲类海北，割蠕蠕之发，送於羽林监孟威。

又曰：高车遣使献龙马五匹、金银、貂皮及诸方物。诏赐乐器一部、乐工八十人、赤绸十匹、杂彩六十匹。

又曰：高车王伊匐遣使朝贡，因乞朱画步挽一乘，并幔秋必褥一副，伞、扇各一枚，青曲盖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诏给之。

乌洛侯

《北史》曰：乌洛侯国，在地豆干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馀里。其地下湿，多雾气而寒。国人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冠盗，好射猎。乐有箜篌，木槽革面，施九弦。太武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虚，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敞告祭，刊祝文於石室之壁而还。

《唐书》曰：乌罗浑国，盖後魏之乌洛侯也，今亦谓之乌罗护。其国在京师东北六千三百里，东与羯，西与突厥，南与契丹，北与乌丸接。风俗与羯同。贞观六年，其君长遣使献貂皮。

库莫奚

《後魏书》曰：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别种也。初为慕容元贞所破邑落，窜匿於松漠之间。

《後周书》曰：库莫奚，鲜卑之别种也。先为慕容晃所破，窜於松漠之间。後种渐多，分为五部：一曰辱纥主，二曰莫贺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每部置俟斤一人。有阿会氏者，最为豪帅，五部皆受其节度。
《北史》曰：登国三年，道武亲讨库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
又曰：武成之世，库莫奚岁致名马文皮。太和四年，辄入塞内，辞以畏豆地干抄掠，诏书切责之。
轲比能
《魏志》曰：轲比能，本小种鲜卑，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叛归之，教作兵器铠，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於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旄麾，鼓节为进退。
又曰：建安中，乌桓反，轲比能动为寇害。太祖以鄢陵侯彰为骁骑将军北征，大破之。
又曰：延康初，轲比能遣使贡马。文帝立比能为附义王。
又曰：黄初二年，轲比能出诸魏人在鲜卑者五百馀家，还居代郡。黄初三年，轲比能率部落，与代郡乌丸等三十馀口交市，遣魏人千馀家居上谷。後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争斗，乌桓校尉田豫和之，使不得相侵。五年，轲比能复击鲜卑，豫帅轻骑径进椅其後。比能使别小帅琐奴拒豫，进讨破之，由是怀贰，乃与辅国将军鲜卑辅书曰：“夷狄不识文字，故校尉阎柔保我於天子。我与乌丸为仇，往年攻击之，而田校尉助素利。（乌丸也。）我临陈使琐奴往，闻使君来，即引军退，步度根数数钞盗，又杀我弟，而诬我以钞盗。我夷狄，虽不知礼义，兄弟子孙受天子印绶，牛马尚知美水草，况我有人心耶？将军当保明我於天子。”辅得书，闻帝，帝复使豫诏纳安慰。轲比能众遂强盛，控弦十馀万骑。每钞掠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能得众死力，馀部大人皆惮之。
卷八百二　珍宝部一
宝
《尚书口汤誓》曰：遂伐三，俘厥宝玉，（孔安国曰：俘，取也。玉以礼神，使无水旱之灾，故取而宝之。）谊伯、仲伯作《典宝》。（二臣作《典宝》一篇，言国之常宝也。）
又《盘庚》曰：无总于货宝。（孔安国注曰：无总货宝以求位也。）
又《旅獒》曰：分宝玉于伯叔之国，时庸展亲。（孔安国注云：以宝玉分同姓之国，是用诚信亲亲之道。）弗宝远物，则远人格；（不侵夺其利，则来服。）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宝贤任能，则近人安；近人安，则远人安也。）
又《顾命》曰：越玉五重，陈宝，（於东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陈先王所宝之器物。）赤刀、大训、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胤之舞衣、大贝、{卉鼓}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东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历代所传之宝。）
《毛诗□嵩高》曰：王遣申伯，路车乘马，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宝，瑞也）。
《诗含神雾》曰：圣人受命必顺斗，张握命图授汉宝。（宋均曰：圣人，谓高祖人。受天命而王，必顺旋衡法。故张良受兵钤之图命以授汉，为珍宝也。）
《礼记□檀弓》曰：南弓敬叔反，必载宝而朝。（敬叔，鲁孟僖子。常失位去鲁，得反，载其宝来朝君也。）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
又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
又曰：儒有不宝金玉，而以忠信为宝。
《左传□庄公》曰：齐人来归卫宝，文姜请之也。
又《庄公》曰：王及郑伯入于郑，遂入成周，取其宝器而还。
又《文下》曰：宋昭公尽以宝行。
又《襄公》曰：宋人得玉，献诸子罕。子罕不受，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也。”
又《昭六》曰：吴太子诸樊入郧，（诸樊，吴王僚之太子。）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
《公羊传□僖公》曰：虞公贪而好宝，及为晋所灭，抱宝牵马而去。
又《定公》曰：盗窃宝玉大弓。盗者何，阳虎也。
《史记》曰：赵简子告诸子曰：“吾藏宝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毋恤还曰：“已得符矣。登常山而临代，代可取也。”
又曰：晋使郄克以车八百乘伐齐，陈于鞍。於是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同叔子。
又曰：鲁昭公八年，楚灵王就章华台，召昭公往焉，赐昭公宝器。已悔，复许取之。
又曰：卫叔名封，成王长用事，举康叔为周司寇，赐卫宝祭器。
又曰：秦逐客，李斯书曰：“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悦之。”
又曰：乐毅伐齐，入临淄，尽取齐宝也。
又曰：梁惠王与齐威王会田於梁，问：“齐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曰：“若寡人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更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齐之北门也。言燕、赵之人畏其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惭，不怿而去。（“梁”，或作“魏”字。）

《汉书》曰：沛公西入武关，欲击秦下军。张良曰：“臣闻其将者，贾竖子，易动以利。”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秦将果欲连和。沛公乃击秦军，大破之。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邹令，县人王逢得路遗宝物，悬於衢道，求主还之。

《後汉书》曰：世祖遣卫尉铫期持珍宝缯帛赐隗嚣，期至郑，被盗。

张《汉记》曰：朱俊为郡吏，太守尹端有罪应死，俊为买珍宝赂主章吏，端得免死。

范晔《後汉书》曰：帝常召见诸郡计吏，问其风俗，及前後守令能不。蜀郡计掾樊显进曰：“渔阳太守张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讨奸。前公孙述破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职之日，乘折辕车，布被而已。”帝闻，良久叹息。

《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曰：曹操父嵩，乞丐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宝，输货权门。

《魏志》曰：陈泰为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市奴婢，泰皆挂於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

《吴志》曰：士燮为交址太守，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

《晋中兴书》曰：姚苌试诸子，谓曰：“吾有一宝物，万金不易，汝等技艺胜者，吾以与之。”诸子皆索好马，欲於父前试之。惟略不动，苌以为贤，故越诸兄立为嗣子。

《晋安帝记》曰：桓玄尤爱珍宝，常玩弄珠玉，不离於手。

《晋书□殷仲文传》曰：桓玄为刘裕所败，仲文随玄西走。其宝玩悉藏地中，皆变为土。

《晋书□吕纂载记》曰：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帘，琉璃、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马鞭、马脑锺，水陆奇珍，不可胜纪。

《齐书》曰：始兴王鉴镇益州，於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形者，数万计。又以朱砂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古冢者，得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尝不同。”乃遣功曹何伫之为起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宝物一不得犯。
《梁书》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阳斐与侃在北尝同学。有诏令侃延斐，同赏宾客三百馀人，食器皆金玉杂宝，奏三部女乐。至夕，侍婢百馀人，俱执金花烛。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曰：曜平陈安，长驱至于西河。张茂惧，遣使称蕃，献诸珍宝珠玉不可胜纪。
《後魏书》曰：元既专政，乃於禁中自别作库，掌握之宝充刃其中。
《北史》曰：齐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彭城王孙韶。魏室奇宝，多随后入韶家。有二玉钵相盛，转而不可出；玛瑙三斗，玉缝之。皆称西域鬼作也。
《北齐书》曰：高德正尝辞疾，除冀州刺史即起。显祖怒，禁门下。其妻出宝物满四床，欲以寄人。帝掩见，大怒曰：“我府藏无此物！”诘其得由，皆诸元赂之。帝乃斩德正并妻子伯坚。
《隋书》曰：开皇十二年，突厥遣使献七宝碗。
《唐书》曰：师子国，在西海之中，出奇宝。商贾到则不见人，但置宝物价直於洲上，宝依价质之而去。以能养师子，故以为国名。
又曰：天宝中，师子国遣婆罗门僧灌顶三藏来献金宝璎珞。
《老子》曰：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轻敌则几丧吾宝。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良工修之，则为荐国之宝。（《孙卿子》云：井里之璞。又云：玉人琢之，为天下宝。）
《鲁连子》曰：楚王成章华台，酌诸侯酒。鲁君先至，与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举见鲁君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宝也。吴求之弗与，举兵伐楚。”鲁惧，奉而归之。
《墨子》曰：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申徒狄曰：“周之灵出於土，楚之明月出蚌蜃，五象出於泽，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里，此诸侯所谓良宝也。”（《淮南子□说山》云：周之简产於石，大象神龟出於沟壑。）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夜光之珠，白似月光，故曰明月。，若丝之有结也。）然天下宝之者，何也？小恶不及妨大美。
《傅子》曰：夫赍不赀之宝，独宿旷野，其危甚於累卵。比之秦，犹泰山之安也。
《战国策》曰：周有砥厄，宋有结绿，梁有悬犁，楚有和璞。此四宝者，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美也，已为天下名器。
《国语》曰：晋定公享楚王孙圉，赵简子鸣玉以相，问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为宝也几何？”对曰：“未尝为宝也。楚有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有梦曰云，金木竹箭之生也，此楚国宝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何宝焉！”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阳纡之山，河伯无夷所都，是惟河宗氏。乃至於昆仑之丘，观春山之宝。
《吕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为宝，宝逾多而民逾贫，失其所宝也。
陆贾《新语》曰：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也。
《盐铁论》曰：汝汉之合铁，诱外国、钩羌胡之宝也。
《说文》曰：琛，宝也。（犍为舍人曰：美宝为琛。）
《说苑》曰：经侯过魏，左带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视，又不问。经曰：“魏国亦有宝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此魏国之宝也！”经左解玉具，右解佩，委之而起。
《阮子》曰：虽金玉满堂，明珠满室，饥不为宝，非国之用。
《新序》曰：晋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叹曰：“嗟乎！安得贤士大夫与共此忧乐乎？”船人固桑对曰：“夫剑产於越，珠产江汉，玉产昆岗，此三宝者，皆无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则贤士至矣！”
《西京杂记》曰：武帝以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於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也。
又曰：高祖入咸阳宫，行库藏，见有琴长六尺，十三弦，二十六徽，皆用七宝饰之，铭曰“渥之乐”。
《汉武故事》曰：上杂错天下珍宝为帐，其次甲乙。
《三辅黄图》曰：金宝一，银二，龟三，贝四，布宝五，泉宝六。凡宝货六种，二十八品。
《地镜图》曰：夫宝物在城郭丘墙之中，树木为之变。视柯偏折枯，是其候也。视折枯所向，宝在其方。凡有金宝，常变作积蛇，见此辈，便脱只履若衣以掷之、溺之，即得。凡藏宝，忘不知处，以大铜盘盛水，着所疑地，行照之，见人影者，物在下也。
又曰：视屋上瓦，独无霜，其下有宝藏。
蔡氏《化清论》曰：经云：“宝者，众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
《郭璞奏》曰：臣以为珍奇靡丽之物，诚是玩弄之所宝，然非经国之至宝。
张衡《东京赋》曰：所贵惟贤，所宝惟谷。
《明皇杂录》曰：杨国忠骄奢亻侈之态，复纷然未满持盈。公主玉叶冠、虢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希代之宝，莫能计其直。

珠上

《说文》曰：珠，蚌之阴精也。

《尚书□禹贡》曰：徐州厥贡，淮夷蛛。（淮、夷二水，出蛛也。）

《周礼□天官□玉府》：若王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郑玄曰：敦、盘类，珠、玉必为饰。）

《左传□哀公》曰：卫太叔疾出奔宋，臣向（为宋向臣。）纳美珠焉，与之城钅且。（城钅且，宋邑。）宋公求珠，不与，由是得罪。

又《哀下》曰：越围吴，晋赵鞅使楚隆告于吴王曰："寡君之老无恤，使臣隆敢展谢其不共。（展，陈也。）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曰好恶同之。今君在难，无恤不敢惮劳，非晋国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为大夫忧，拜命之辱。"与之一箪珠。（箪，小笥。）

《尔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阳永安县东北也。）

《尚书考灵曜》曰：卯金出轸，握命孔符，赤用藏，龙吐珠也。（郑玄注曰：藏，秘也。宝物，喻道也。赤汉将用天之秘道。）

《尚书考灵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纬，俱起牵牛，日月若编珠。

《春秋保乾图》曰：吐珠於泽，谁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於野泽之中，谁能不含取以为宝也？）

《礼斗威仪》曰：王者政平，德至渊泉，则江海出明珠。

又《戴礼》曰：玉居山而闹塑润，渊生珠而岸不枯。

《韩诗外传》曰：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奄其耀也。

《韩诗内传》曰：汉女所弄珠，如荆鸡卵。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百宝用，则珠母见，珠母玑镜。（宋均曰：事神明得，则大珠有光，可以为镜。）德至渊，则海出名珠。

《史记》曰：乐毅遗燕王书曰："齐王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尽收入於燕。"

又曰：魏王与齐威王会田於郊。魏王曰："若寡人国小，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国而无宝乎？"（事具宝门。）

又曰：汉王赐张良金百溢，白珠二升。良具以献项伯。

又曰：邹阳上书曰："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无不案剑相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汉书》景帝诏曰：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吏发民，若取黄金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赃为盗。
又曰：董偃与母卖珠为事。偃十三，随母养馆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见，曰：“吾为养之得幸。”
又《地理志》曰：武帝时，使使入海市明珠到国，围二寸已下。
又曰：霍光废昌邑王，太后被珠襦，坐武帐，召王伏前听诏。
又曰：成帝时，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辅政，曰：“还章妻子故乡。”其家属皆采珠，致产数百万。
范晔《後汉书》曰：光武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
又曰：董卓擅朝政，吕布斩之，长安中民悉卖珠玉市酒肉相庆，填满街肆。
又曰：马援在交址，常饵薏苡实。及军还，载之一车。後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也。
司马彪《续汉书》曰：天竺国，一名身毒，出琉璃、珠玑。
又曰：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梁冀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也。
《後汉书》曰：珠，蚌中阴精也。勺乐，明珠色也。玑，珠不圆也。夫馀出珠，大如酸枣。
《东观汉记》曰：永建四年，汉阳太守文砻献大珠。诏曰：“海内颇有灾异，而砻不推忠竭诚，而喻明珠之瑞求媚。今封珠却还。”
又曰：显宗时，锺离意为尚书。时交址太守坐赃千金，征还伏法，以其资物颁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上怪而问其故，对曰：“臣闻孔子忍渴於盗泉之水，曾参回车於胜母之闾，恶名也。此赃秽之物，诚不敢拜。”帝嗟叹曰：“清乎，尚书之言！”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
又曰：和熹后时，新遭大忧，法禁未设。宫中亡大珠一箧，主名不立。太后乃亲自临见宫人，一一间阅，察其颜色，开示恩信。宫人盗者，即时首服。
谢承《後汉书》曰：孟尝为合浦太守，郡俗旧采珠以易米。先时，二千石贪秽，使人采珠，积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化行，一年之间，去珠复还。
又曰：汝南李敬少时迁赵相。奴於鼠穴中，得系珠及珥相连。以问主簿，主簿曰：“前相夫人昔亡珠，不知所在。疑其子妇窃之，因去妇。”敬送珠付前相，惭，乃还去妇。
又曰：豫章黄向辰，步路中得珠琪一囊，可直三百馀万。求主还之，主欲以半物谢向，向委去不顾也。
《魏书》曰：卞皇后性俭约，不尚华丽，无文绣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尝得名数具，命后自选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问其故，对曰：“取其上者为贪，取其下者为伪，故取其中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文帝问苏则曰：“前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得不？”则曰：“若陛下德流沙漠，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帝默然。
又曰：公孙渊以辽东叛，遣田豫以本官督青州刺史程喜。喜内怀不服，军事之际，多相违错。喜知帝宝爱明珠，乃密上：“豫虽有战功，而禁令宽驰，所得器仗珠银，甚多放散，不皆簿官。”由是功不见列。
又曰：文帝作《终制》曰：“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柙。”
《典略》曰：临淄侯曹植与杨修书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
《魏略》曰：大秦国出夜光珠、真白珠。夫馀出珠，大如酸枣。
《魏志》曰：东夷俗以璎珠为财宝，或以缀衣为饰，或以悬颈垂耳至於袂。不以金银锦为珍。
又曰：倭国女王壹与遣大夫率善等献真白珠五十孔，青大勾珠二枚也。
《蜀志》曰：秦密奏记，益州牧刘焉荐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蛛，今乃随、和炳然，复可叹哉！”
又曰：宗预复东聘吴，孙权握预手曰：“今君年长，孤亦衰老，恐不复相见！”遗预大珠一斛。
《吴录□地理志》曰：朱崖珠宫县出明月珠。
又曰：袁博，字君游，为淮陵长。其女得坏墙中珠百馀，博封上之，诏以赐博。
《吴志》曰：魏文帝遣使，以马求易明珠、翡翠。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若而不听其交易？”
王隐《晋书》曰：武帝诏曰：“御府内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赐王公也。”
《晋书》曰：陶璜自交州上表曰：“合浦郡，土地硗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贸米。而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今请上珠输二，次者输一，粗者蠲除。自十月讫二月，非采珠之时，听商旅往来如旧。”并从之。
《晋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珥。
沈约《宋书》曰：文帝诏太史令钱乐之作小浑天，安二十八宿，中外以白真珠及青黄三色珠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黄道。
《南史》曰：中天竺国在大月支东南数千里，出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则如蝉翼，积之则如纱之重沓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建元十年正月，悬珠帘於正殿。
《後魏书》曰：尔朱世隆将败，洛中先谣曰：“三月末，四月初，扬灰簸土觅真珠。”至是并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毕众敬以笃老乞还桑梓，朝廷许之。众敬临还，献真珠四具。

卷八百三　珍宝部二

珠下

《唐书》曰：高祖朝，曷婆那可汗献大珠。上曰：“珠信为宝。朕所宝者赤心耳，何用珠为？”竟不受。

又曰：贞观中，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身歿之後，其家卖珠。上闻之，乃宣言於朝曰：“此人生时，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可理之，不可舍也！”魏徵谏曰：“陛下言此人不清，未见受财之所。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已来，为国尽忠，清贞自守，终始不渝者，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共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後大蒙赏赍，居官终歿，不言贪贱。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傍罪举人。虽疾恶情深，实以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伏惟再思。”上抚掌曰：“造文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

又曰：婆利东有罗刹国，其人极陋，朱发黑身，兽牙鹰爪。时与林邑人作市，以夜而来，自掩其面。其国出火珠，状如水精。日午时以珠承影，取艾依之即火出。

《管子》曰：桓公问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诸侯宾复，名教通於天下，而夺於其下，何数也？”管子对曰：“君分壤而贡入，市朝同流，黄金一箧也，江阳之珠一箧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

又曰：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之阴也，故胜水。其化如神。故天下藏珠玉，诸侯藏金石。

又曰：以珠玉为币。

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又曰：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丹青与珠，各有所用之宝，故虽在山泉，而人犹知而取之，况在於人，怀宝而不知乎？）

《晏子春秋》曰：景公为履，黄金之綦，饰以银，连以珠。

《列子》曰：子华之门徒，指河曲之隈，谓商丘开曰：“彼中有宝珠，泳可得也。”商丘开从如泳之，既出，果得珠。

《孙卿子》曰：在物莫明於珠玉。珠玉不睹，王公则不为宝。

又曰：昔卫灵公坐重华之台，侍御数百，随珠照日，罗衣从风。仲叔御入谏，灵公下席再拜，曰：“寡人过矣！”

《庄子》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雾。

又曰：黄帝游於赤水之北，登于昆仑之丘，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弗得，使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索之而弗得。使罔象索之，乃得。
又曰：河上有贫穷待织萧绡而食者。其子投渊，得千金之珠。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遭其睡也；使骊龙悟，子尚奚有哉！”
又曰：修其道之谓备，不以物挫志之谓完。君子明於此，则韬乎其事，沛乎其为，万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川。
又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为？”
《邹子》曰：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须弥，无足而至。
《墨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异，此诸侯所谓良宝。
《尸子》曰：水员折者有珠。
《韩子》曰：随侯之珠，不婴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
又曰：楚人卖珠於郑者，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玫瑰，辑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曾城九重，有珠树在其西。
又曰：美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馀也。
又曰：明月之珠，不能无。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楚庄王猿捷躁，依木而处，故残林以求之也。）宋王亡珠，而池中鱼为之殚。
又曰：珠玉尊则天下争，礼乐饰则纯朴散。
又曰：禹填鸿水以为山，堙昆仑以为土。中立曾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上有木禾。（禾长五丈五尺。）珠树、玉树、不死树、沙棠、琅、绛树，并在曾城，（沙棠、琅，珠类也。）玉璜在西北隅。
《任子》曰：丹渊之珠，沉於黄泥。
《牟子》曰：珠玉少而贵，凡属多而贱。圣人七经而已，佛遂万亿言，恐烦而无当也。
《抱朴子》曰：识珍者必拾浊水之明珠，赏气者必采秽薮之芳蕙。
《穆天子传》曰：北征舍于珠泽。（此泽出珠，故名也。）珠泽之薮方四十里。
《山海经》曰：开明山北有珠树。
又曰：三珠树生赤水山。其为树如柏，叶皆为珠。一曰，其状若彗。（如彗星状。）
又曰：鸟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于汉水，多如鱼比之鱼。是生珠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珠玉蚌类。）
又曰：数历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泽出青珠。）
《战国策》曰：张丑为质於燕，王欲杀之。走出国境，境吏得丑。丑曰：“燕所为将杀我者，人有言我有宝珠也。王欲得之，我失已久矣，如燕不信。今子但欲致我，我且言子之夺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杀之，刳子之腹矣。吾要且死，子之腹亦且寸绝！”境吏恐而放之。
又曰：苏秦说李兑不能听，送秦以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
又曰：有人操随侯之珠露野，无弓弩之卫必危。
《吕氏春秋》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鱼得祸焉。
又曰：以随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
又曰：精气之集也，阜於珠玉，与为精朗。
陆贾《新语》曰：圣人不用珠玉，而宝其身。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白珠为帘，玳瑁为柙。
《东方朔记》曰：珠弹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东方逆《神异经》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阙。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
《盐铁论》曰：珠玑出桂林，距汉万馀里。
《说苑》曰：墨子谓滑厘曰：“今凶年，有欲与子随侯之珠者，曰：‘不得卖也，以为饰！’又欲与子一锺粟者。得珠不得粟，不得珠得粟，子将何择？”滑厘曰：“粟可取也。”
《新序》曰：秦使使者往观楚子之宝器。楚王召子西而问焉，曰：“吾和氏之璧，随侯之珠，可以示诸？”子西对：“不知。”召昭奚恤而问焉，昭奚恤对曰：“吾国之宝器，在贤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宝之重者。”
《太玄经》曰：明珠弹於飞肉，其得不复！
《论衡》曰：天地之间，物气相类实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犹珠树也。珠树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实日也。
又曰：随侯以药作珠，精曜如真。
又曰：人审知有富贵之命，则幽居俟之，不须劳形求索也。犹珠在山，不求贵价於人，人自贵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轻；命贵之人，才智自高。
《白虎通》曰：德至渊泉，即江出大贝，海出明珠。
《释名》曰：王后首饰曰副。副，覆也，上有垂珠，步则摇也。
蔡邕《劝学》曰：明珠不莹，焉发其光？宝玉不琢，不成圭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馆陶，大如李有明曜。三年，明月珠出豫章海昏，大如鸡子，围四寸八分。章和元年，郁林大珠围三寸。和帝永平十五年，郁林降民得大珠，围五寸，径寸七分。

郭子横《洞冥记》曰：帝起甘泉望风台，台上得白珠，如花一枝。帝以饰九华之盖，望之若照月。

王子年《拾遗记》曰：黄帝之子名青阳，是曰少昊，一名挚。有白云之瑞，号为白帝。有凤衔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怀之，使照服於天下。

又曰：燕昭王时，有黑鸟白头，集王之所。衔洞光之珠，圆径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悬室内，百神不能隐其精灵。

又曰：石季伦，所爱婢数十人。季伦尝屑沈水香如持拴，布象床上，使所爱者践之，无迹则赐真珠百。若有迹者，即节其饮食，令体轻。故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真珠？”（，蒲罪切，珠贯之名也。）

又曰：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雀，自丹州而来，吐五色之气如云，名曰凭宵。鸟时来苍梧之野，衔者，沙珠积成垄阜，名曰珠丘。今苍梧之外，采药时得青石，洁如珠，服之不死，带者身轻。

又曰：瀛洲有鸟如凤，身绀翼丹，名藏珠。每鸣翔而吐杂珠累斛。仙人常以其馀饰仙裳，轻而耀於日月也。

《西京杂记》曰：高祖斩白蛇，剑上有七彩珠、九华玉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匣。剑在室，光影犹照於水也。

又曰：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帘皆为水文龟凤之像。昭阳殿织珠为帘，风至则鸣，如珂佩之声。

《列仙传》曰：朱仲者，会稽市贩珠人也。高后时，募三寸珠，乃诣阙，上之。珠好过度，赐五百金。鲁元公主私以七百金从仲求，仲献四寸珠，送阙下既去。景帝时，复献三寸珠数十枚，去，不知所之。

《列女传》曰：珠崖令卒官，妻息送丧归。汉法：内珠入关者死。妻弃其系臂珠。男年九岁，好而取之，置其母镜奁中，母不知也。至关，吏搜索，得珠。问：“谁当坐者？”前妻子初曰：“初当坐之。”继母请吏曰：“幸无劾儿，诚不积也。妾当坐。”初又曰：“夫人哀初之孤，欲以活初耳。”因号泣，傍人莫不酸鼻陨涕。关吏执笔，不能就一字，乃曰：“母子有义如此，吾宁坐之？不忍加文，又且相让，安知孰是？”乃弃珠而遣之。

《神仙传》曰：麻姑欲见蔡经母及经弟妇。弟妇新产十数日，麻姑望见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许米，便以掷地。视米，堕地皆成珠。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不喜复作此变化也。”

《列仙传》曰：郑交甫将往楚，道至汉皋台下，见二女佩两珠，大如荆鸡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甫与之言曰：“欲子之佩。”二女解与之。既行返顾，二女不见，佩亦失矣。

《吴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欧冶子造五剑。秦客薛烛善相剑，示之。烛曰：“虽倾城量珠玉，犹未可与也！”

又曰：伍员奔吴，至昭关。关吏欲执之，伍员曰：“上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执我，将言尔取之。”关吏因舍焉。

《邴原别传》曰：原远游学，诣安丘孙嵩。嵩辞曰：“君乡里郑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嵩曰：“郑君学览古今，学者之师模，君乃舍之，似不知也。而曰：‘然’何？原曰：”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不知山之高、海之深哉？”

《博物志》曰：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

又曰：五月五日，取青蛉头，正中埋，皆成青珠。

王朗《杂事》曰：焦生乞恩辞，生未有妇，从乌桓赎李娥为妻，与耳中金一双，珠四枚，二双，珠三十双，合中真珠一升。

卢《四王起事》曰：张方劫帝西迁。国家有宝物，诏石将军载之。於是放军人八千馀人，三日辇之，尚有缺角真珠百馀斛。

又曰：惠帝迁长安时，洛阳御府有大珠百馀斛。

《卫别传》曰：骠骑王武子，君之舅也。常与君同语，语人曰：“昨日与吾外甥并坐，□若明珠之在我侧，朗然来映人。

《搜神记》曰：吴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韩重有道术，玉悦之，结气死。葬于昌门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见形，将重入冢。临去，取径寸明珠以送重。

又曰：隋侯行，见大蛇伤，救而治之。其後蛇衔珠以报之，径盈寸，纯白而夜光可烛堂，故历世称为隋珠焉。

又曰：涂参养母至孝。曾有玄鹤，为戎人所射，穷而归。参收养疗治，疮愈放之。後鹤夜到门外，参秉烛视之，鹤雌雄双至，各衔明月珠报参焉。

又曰：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缉绩。其人能泣珠。

《幽明录》曰：洛下有洞穴。妇欲杀夫，推下，经多时至底，仍得一穴。行数十里，见人皆长三丈，披羽衣。如此九处。最晚，所至告饥。长人指庭柏树下有一羊，令跪捋羊。初捋，得一珠。後得，始令其啖之，即得疗饥。复寻穴行，出交州，还洛。问张华，云：“九处地仙，名九馆大夫。羊为痴龙。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後者，充饥而已。”（事具嵩山。）

又曰：汉武帝幸河渚，闻弦歌之音，而有老公及年少数人出，皆长八九寸，为帝奏乐饮酒，乐。老公顾命洞穴之宝。一人受命，下没川底，得一大珠，径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寸，明耀绝世。上问东方朔，朔曰：“河底有穴，沉数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也。”（事具乐部。）
又曰：王敦召王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进船，至大电。见猛行水中，从东北还，逆船。弟子问其故，猛云：“水神数兴波浪，贼害行旅。暂约勒，以真珠一握为信。”
《三秦记》曰：始皇冢中，以夜光珠为日月，殿悬明月珠，昼夜光明。
《三辅决录》曰：昆明池中有神池，通白鹿原。人钓鱼，纶绝而去。梦於汉武帝求去钩。帝明日戏於池，见大鱼衔索，帝曰：“岂梦所见耶？”取而放之。後三日，池边得明珠一双，帝曰：“岂鱼之报报耶？”
沈怀远《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为八品。有光彩，一边小平，似覆釜者，名珠。珠之次为走珠，走珠之次为滑珠，滑珠之次为累珠，累珠之次为官两珠，官两珠之次为税珠，税珠之次{艹公}符珠。
孙柔之《瑞应图》曰：晋平公鼓琴，有玄鹤二八而下，衔明珠舞於庭。一鹤失珠，觅得而走。师旷掩口而笑。
《广志》曰：莫难珠，其色黄，生东夷。又有明珠称光，大径寸，或围二寸以上，出黄支。有至员珠，置平地，终日不得停。今上方名以甲乙为次第。石珠，铸石为珠。
《广志》曰：夫馀地美珠如酸枣。
又曰：班鱼头中，有白石如珠玑，出北海。
《梁四公记》曰：震泽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馀尺。旁行五十馀里至龙宫。杰公谓：“是东海龙王第七女掌龙王珠藏，小龙千户卫护此珠。笼畏蜡，爱美玉及空青，而嗜烧燕。使通信，可得宝珠。”帝闻大喜，乃诏有能使者厚赏之。於是罗子春兄弟三人应募。帝敕百工，以于阗舒河中美玉，造小函二，以桐木灰发其光。求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海鱼胶调之，成二函，火坚之。龙脑香寻亦继之。杰公曰：“以腊涂子春等身及衣佩石。”乃烧燕五百枚，入洞穴。至龙宫，守门小蛟闻蜡气，俯伏不敢动。乃以烧燕百事赂之，令其通。以其上上者献龙女，龙女食之，大喜。又上玉函青缶，具陈帝旨。洞中有龙，五千馀岁，能变化出入人间，善译时俗之言。龙女知帝礼之，以大珠三、小珠七、杂珠一石，以报帝命。子春等乘龙载珠还国，食顷之间便至。龙去，而子春荐珍。帝大喜，喜得聘通灵异，获天人之宝。以珠示杰公，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骊龙珠之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间之上者。杂珠，是蚌蛤蛇鹤等珠，不如大珠之贵。”帝遍示百寮，朝廷咸谓杰公虚诞，莫不诘之。杰公曰：“如意珠之上者，夜光照四十馀里，中者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无风雨雷雹水火刀兵诸毒疠。骊珠九色，夜光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无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多赤，六足二目。目当其陷处，有臼如铁蚁皋。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数尺，无瑕者为上，有瑕者为下。蚌珠生於其腹，与月盈亏。蛇珠所致，隋侯、哙参即其事也。”又问蛇、鹤之辩，对曰：“使其自识。”帝命杰公记蛇、鹤二珠斗馀，杂珠散於殿前，取大黄蛇、玄鹤各十数处，布珠中间。於是鹤衔其珠，鸣舞徘徊：蛇衔其珠，盘屈宛转。群公观者，莫不叹服。帝复出如意、龙、虫等珠，校光之远近，七九之数，皆如杰公之言。

盛弘之《荆州记》曰：石蕴玉以润其区，汉含珠而清其域。

阚る《十三州志》曰：僧强叠国在天竺南，佛寺三千馀所。其地有神珠，非玉石，昼夜於国中光明於日。珠径一尺五寸，其色正碧。

《南方草木状》曰：凡采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玉白，人民以姜齑食之。

常璩《华阳国志》曰：广阳县，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县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黄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衷《南方草物状》曰：凡采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祷。若祠祭有失，则风搅海水，或有大鱼在蚌左右。自蚌珠，长二寸半，在涨海中。其一寸五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为第一。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虽有光色，形不员正，为第二。滑珠，凡三品。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合浦有民善游。采珠儿年十馀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裴氏《广州记》曰：鲸鲵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见有目精。

《林邑记》曰：黄被州上，户口殷富，多明珠杂宝。

《语林》曰：王长史语林道人曰：“真长可谓金石满堂。”林公以语孙兴公。兴公曰：“语不得耳。选择正可得少碎珠耳！”

又曰：中朝有人诣王太尉，过王安丰大将军。丞相在坐，因往别屋，见李寅平子。还，谓人曰：“今之行，触目皆琳琅珠玉。”

又曰：王夷甫处众中，如珠玉之在瓦石。

宋玉《风赋》曰：垂珠步摇，来排臣户。

卷八百四　珍宝部三

玉上

《尚书□尧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孔安国注曰：在，察也。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之器，可转运者。七政，日月五星各异政。舜察天文，齐七政，审已当天心与否。）

又《胤征》曰：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嵴曰岗。{山昆}山出玉。言火逸而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
又《禹贡》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𠂤。（𠂤，玉名也。）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球、琳，皆玉名。琅玉；，石而似珠。）
又《顾命》曰：成王被冕服，冯玉几。
又曰：大玉、夷玉、天球，在东序。
《尚书中候》曰：汤沉璧於洛，黑鸟随鱼止，化为黑玉，赤勒文。
《尚书说》曰：有人能起载玉英。（郑玄曰：玉，果实，能召载为骨衣也。）
《尚书大传》曰：尧致舜天下，赠以昭华之玉。
《周书》曰：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
《周礼□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贿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齐则共食玉。（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所御水气。）
又《春官上□大宗伯》曰：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仪礼□聘礼》曰：凡执玉，无籍者袭。（郑玄注云：籍言修也。）
《大戴礼》曰：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珠者，阴中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阳中之阴也，故胜水。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苍玉。
又《曲礼上》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执玉爵者弗挥。
又曰：执玉不趋。（志重玉也。）
又《檀弓》曰：石骀仲卒，（骀仲，卫大夫，石昔之族。）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後者，（莫适立也。）曰：“沐浴佩玉，则兆。”（言斋洁则得吉兆也。）五人者，则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礼。）
又《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衣青衣，服苍玉。
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玉声所中也。微、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劳；宫、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趋以采齐，（路门外之乐节也。门外谓之趋。齐，当为楚茨之茨。）行以肆夏，（登堂之乐节。）周还中规，（反行也宜圆。）折还中矩，（曲行也宜方。）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後玉锵鸣也。（揖之谓小亻免，见於前也。扬之谓小仰，见於後也。锵，声貌。）
又曰：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故谓丧与灾。）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需玟而组绶。（玉有山玄、水苍者，视之文色所似也。绶者，所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贯佩玉相承受者也。）
又《学记》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又《聘义》曰：子贡问於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缜，致也。栗，坚貌。）廉而不刿，义也；（刿犹伤也。义者，不苟伤人也。）垂之如坠，礼也；（礼尚廉卑。）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乐作则有声，止则无也。越犹扬也。诎，绝止貌。）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间美者。）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精神，亦精气也。虹，天气也。）圭璋特达，德也；（特达，谓以朝聘。）天下莫不贵者，道也。（道者，人无不由。）《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礼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则太白常明。
《礼稽命征》曰：王者得礼制，则泽谷之中有白玉焉。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则紫玉见於深山。
《左传口桓公》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不献。既而侮之，曰：“周谚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吾焉用此以其贾害？”乃献之。
又《庄公》曰：虢公、晋侯朝王，享醴，命之宥，（命之以币物。宥，助也。）皆玉五珏，非礼也。
又《僖上》曰：天王使邵武公、内史过赐晋侯命，受玉惰。过归，告王曰：“晋侯其无後乎！”（事具锡命门。）
又《僖下》曰：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赐汝孟诸之麋。”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
又《僖下》曰：晋侯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使医衍鸠卫侯。宁俞货医，使薄其鸠，不死。公为之纳玉於王与晋侯，皆十珏。王许之，乃释卫侯。
又《文公下》曰：秦伯使西乞术来聘，且言将伐晋。襄仲辞玉。（事具奉使门。）
又曰：莒太子仆，以其宝玉来奔。
又《成上》曰：晋及齐战于鞍，齐师败。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玉磬与地，不可，则听客之所为。
又《襄十五年》曰：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稽首而告曰：“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言必为盗所害。）纳此，以请死也（请免死。）”子罕置诸其里，使玉人为之攻之。（攻，治也。）富而後，使复其所。（卖玉得富。）

又：《襄公十八年》曰：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珏而祷曰：（双玉曰珏。）“齐环怙恃其险，负其众庶，（环，齐灵公名。负，依也。）弃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谓数伐鲁民人。）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彪，晋平公名。称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谦告臣。曾臣，犹未臣。）其官臣偃实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献子名。）苟捷有功，无作神羞，（羞，耻也。）官臣偃无敢复济。（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惟尔有神裁之！”沈玉而济。

又《昭七年》曰：燕暨齐平。燕人归燕姬，（嫁女於齐侯。）赂以瑶瓮、玉椟、耳。不克而还。（瑶，玉也。椟，匮也。耳，玉爵。）

又曰：公赐公衍羔裘，使献龙辅於齐侯。（龙辅，玉名。）遂入羔裘，齐侯喜，与之阳谷。（阳谷，齐邑。）

又曰：公疾，遍赐大夫，（从公者。）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琥，玉器。）一环、一璧、轻服，（细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赐。己未，公薨，子家反赐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赐。

又《昭十六年》曰：晋韩起聘于郑。宣子有环，其一在郑商。（玉环，同工共朴，自共为双。）宣子谒诸郑伯，（谒，请也。）子产弗与，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谓子产曰：“韩子亦无几求，（言所求少。）晋国亦未可以贰。晋国、韩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鬼神而助之，以兴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爱於一环，其以取憎於大国也？盍求而与之？”子产曰：“吾非偷晋而有二心，将终事之，是以弗与，忠信故也。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患。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无礼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国之人令於小国，而皆获其求，将何以给之？一共一否，为罪滋大。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厌之有？吾且为鄙邑，则失位矣。（不复成国。）若韩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贪淫甚矣，独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韩子成贪，将焉用之？且吾以玉贾罪，不亦锐乎？”（锐，细小也。）韩宣子私觐於子产，以玉与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以玉为藉手。拜谢子产。）

又《昭十七年》曰：郑裨灶言於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玉瓒，郑必不火。”子产弗与。（以为天灾流行，非礼所息故也。为明年宋、卫、陈灾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定上》曰：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佩，佩王也。）以如楚，献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
又曰：蔡侯归，及汉，执玉而沈，曰：“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复渡汉，当受祸，明如大川。）
又曰：季平子行东野还，未至，丙申卒于房。阳虎将以敛，（与，美玉，君所赐。）仲梁怀弗与，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季孙行君事，佩祭宗庙。今定公立，复臣位，改君步，亦当去。）阳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曰：“彼为君也，子何怨焉？”
又《定下》曰：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赞。）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
又曰：阳虎脱甲如宫，取宝玉、大弓以出。
又《哀上》曰：卫太子祷曰：“大命不敢请，佩玉不敢爱。”
又曰：吴申叔仪乞粮於公孙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无所系之。”
《谷梁传□隐公》曰：玉曰含。
《春秋孔演图》曰：孔子论经，有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玉，刻曰“孔氏命作应法”。
《春秋说题辞》曰：孔子以受黄玉，葬鲁城北。
《毛诗□国风》曰：将翱将翔，佩玉锵锵。（锵锵，鸣玉而後行。）
又《竹竿》曰：巧笑之差，佩玉之那。（差，巧笑貌。那，行有节度。）
又《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错也。）
又《大雅》曰：维玉及瑶，な奉容刀。
《诗含神雾》曰：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俯。”
《韩诗外传》曰：良玉度尺，虽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
《周易□鼎卦》曰：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郑玄注曰：鼎，盖象玉，似刚而柔，廉而不刿。《易》曰：乾为金为玉。）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百宝用，则玉有瑛华。（宋均曰：尊卑不失其服，玉有英华也。）
《论语□子罕》曰：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价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宁有自讼卖之道乎？我居而待价者。）又《季氏》曰：孔子曰：“求，虎兕出於柙，龟玉毁於椟中，是谁之过与？”
《逸论语》曰：，鲁之宝玉也。孔子曰：“美哉，！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一则孚胜。”
又曰：玉十谓之区，治玉谓之琢，亦谓之雕。（双玉为珏，五珏为区。雕，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卜也。珏音角。）差，玉色鲜白也。莹，玉色也。瑛。玉光也。琼，赤玉也。璇、瑾、瑜，美玉也。无，音舞。三采玉也。玲、、、贞、皇，音。玉声也。敫玉，佩玉也。，充耳也。ㄖ，玉饰以水藻也。

《史记》曰：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馀年，竟灭吴。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载其轻宝珠玉，乘舟浮海行，终不反。

《汉书》曰：陈平求见汉王，拜平为都尉。绛、灌等或谗平，曰：“虽美丈夫，如冠玉耳！”

又曰：文帝始幸雍，新垣平以望气见。平使人持玉杯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果有献玉杯者。

又《郊祀志》曰：宣帝祀河东之明年，凤凰集投礻羽，於所集处得宝玉，乃起万寿宫。

又曰：王莽就国，孔休守新都相。休谒见莽，莽进其玉具宝剑，休不肯受。莽因曰：“诚见君面有瘢，美玉可以灭，献其彘耳。”即解其彘，休复辞。莽遂椎碎之，自里以进休也。

《後汉书》曰：孝明帝时，汴渠成。故行幸荥阳，巡行河渠。荐嘉玉洁牲，以礼河神。

《续汉书》曰：桓帝时，光禄吏舍下，夜有青气。视之，得玉钩，各一。钩长七寸三分，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镂。

又曰：三老五更杖玉杖。民年七十，授之以玉杖。

华峤《后汉书》曰：嘉平中，袁逢为三老，赐玉杖。

范晔《後汉书》曰：梁冀，金玉珠玑，异方珍怪积藏室。

《魏志》曰：汉时，夫馀王葬用玉钿，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钿一具。今夫馀库有玉璧、圭、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

《魏略》曰：大秦国出采玉、五色玉，夫馀国出赤玉。

《晋书》曰：中兴东迁，旧章多阙，而冕旒饰以翡翠、珊瑚及杂珠等。顾和奏：“旧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杂珠等，非礼。若不能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

沈约《宋书》曰：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则光见深山。

崔鸿《十六国春秋□南燕录》曰：镇南长史悦寿，谓南海王法曰：“向见北海王子，天资弘雅，神爽高迈，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宝。”

又《前凉录》曰：辛攀，字怀远，陇西狄道人。兄鉴旷，弟宝迅，皆以才识知名。秦雍为之语曰：“三龙一门，金友玉昆。”

又曰：初，吕光之称王也，遣市六玺於于阗。六月，玉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燕书》曰：文帝熙平二年，左部民得玉玺、玉鼎。
《赵书》曰：刘聪徙治平阳，於汾水中得白玉，四寸，高二分，龙钮，文曰“有新保之”。
《後魏书》曰：崔挺为光州刺史。掖县有人年逾九十，板舆造州。自称：“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岛，垂六十岁，忻逢明政，今愿奉之。”挺曰：“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遣船随取，光润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又曰：李预，字元凯，历征西大将军长史，带冯翊太守。府解罢郡，遂居长安。羡古人餐玉法，乃采访蓝田，躬往政得若环璧、杂器形者大小百馀，颇有粗黑者，亦挟盛以还。至而观之，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馀多惠人。後预及闻者更求玉於前处，皆无所见。翊公源怀弟得其玉，琢为器、佩，皆鲜明可宝。预服经年，云有效验。而世事寝食，皆不禁节，又加好酒损志。及疾笃，谓妻子曰：“吾酒色不绝，自致於死，非药过也。然吾尸体必当异，勿速殡，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时七月中旬，长安毒热，预尸四宿而体色不变。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闭。常谓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验，何不受含？”言讫，齿启纳珠。因虚其口，都无秽气。举敛棺，坚直不倾委。死时，有遗玉屑数升，囊盛，纳诸棺中。
又曰：高为中书侍郎时，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献，诏以示。曰：“印上有籀书二字，文曰：‘守寿’。寿者，命也。我获其命，亦是归我之征。”
又曰：穆弼有风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代族，欲以弼为国子助教。弼辞曰：“先臣以来，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实用惭屈！”高祖曰：“朕欲厉胄子，故屈卿先。白玉投泥，岂能相污？”弼曰：“既遇明时，耻沉於泥滓。”
又曰：孝昌中，於广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祖莹与李琰之令辩何世之物，莹云：“此是于阗国王晋泰康中所献。”乃以墨涂字，观之果如莹言。时人称为博物。
《後周书》曰：武帝保定中，晋公护获玉斗以献。
《北史》曰：于谨平江陵，获大玉，径四尺，围七尺，及诸舆辇法物以献。
又曰：隋文时，王邵上表云：“稽览图史。”又云：“‘政道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已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
卷八百五　珍宝部四
玉下
《唐书》曰：太宗尝谓魏徵曰：“玉虽有美质，在於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匠耳！”
又曰：高宗朝，封禅太岳，造玉册三枚，皆以金编。每牒长一尺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又为玉匮一，以藏正坐玉册；金匮二，以藏配坐玉册。各一尺三寸，并玉检方五寸。当绳缠处，刻为五道。当玺处，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为黄金绳，以缠金、玉匮各五周。为金泥以泥之。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以封玉匮。
又天宝中诏曰：礼神以玉者，盖取其精洁，表以温润合德。为器有象，正辞乃信，以达馨香，其在璧。顷来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自冯绍正奏後，有司并皆用珉。礼所谓“君子贵玉而贱珉”，是珉不可用也。朕精郊坛，严敬宗庙，奉惟新之祚，庇太平之人，则人力普存，备物以享，安可以珉代玉，惜费事神？况国家之富有，万方之助祭，阙典必修，无文咸秩，岂於天地宗庙奠王有亏？自今已後，礼神六器，宗庙奠玉，并用真玉，诸祀用珉。如以玉难得大者，宁小其制度，以取其真。
又曰：宪宗时，隰州刺史吴皋献玉杯一，颇珍奇，云先使吐蕃所得。
又曰：宪宗时，庄宅使许远振得玉类 ；，以进。上悦，命赐绢三百匹。
又曰：贞元六年，卢群入拜侍御史。有人诬告故尚父子仪婢人张氏宅中有宝玉者，张氏兄弟又与尚父子孙相告讦。诏促其狱，群上奏言：“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赦而勿问，使私自引退。”上从之。时人赏其识大体也。
又曰：大和中，文王命中使以白玉带就幽州赐李载义，亦殊恩也。
又曰：开成中，王起议：“今国家郊天报地，祀神之玉常用，守经据古，礼神之玉则无。臣等请诏下有司，精求美玉，创造苍璧等九器，祭讫，具而藏之。其馀燎玉，请依常制。”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贵者，九德出焉：温润以泽，仁也；邻以理者，智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瑜皆见，情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专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
《文子》曰：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怀璞，问郑贾曰：“欲之乎？”出其璞，视之，乃鼠璞。
《范子计然》曰：玉英出蓝田。
《列子》曰：穆王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赤刀，切玉如切泥。
又曰：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锷芒叶，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於野得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诈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田父虽疑，犹录置於庑下。其夜，玉明照一室，其家大怖，遽而弃之於野。邻人盗之，以献魏玉。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玉再拜却立，曰：“敢贺大王，得天下之宝，臣所未常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王立赐献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也。

《鬼谷子》曰：郑人之取玉也，载酥讼之车，为其不惑也。

《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圆折者有珠。

又曰：玉者，色不如雪，泽不知雨，润不如膏，光不如烛。

《邹子》曰：夫珠生於南海，玉出於须弥，无足而至者，人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以人不好也。

《韩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山，献厉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为慢，刖右足。及武王即位，又献之，复相曰：“石也。”次刖左足。及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三日三夜，泣尽，继之以血。王使玉人治之，得宝玉焉，名曰和氏之璧。

又曰：周有玉版，纣令胶鬲索之，文王不予。费仲来求，因予之。是胶鬲贤而费仲无道也，周恶贤者之得志也，故予费仲。文王举太公於渭滨者，贵之也；而资仲玉版者，爱之也。故曰：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知大迷。

又曰：堂溪空见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无当，有瓦卮而有当，君渴，将何以饮？”君曰：“以瓦卮。”堂溪空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饮者，以其无当耶？”君曰：“然。”堂溪空曰：“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语，譬犹玉卮之无当也！”堂溪空每见而出，昭侯必独卧，惟恐梦言泄於妻妾。

《淮南子》曰：琬琰之玉，存污泥之中，虽廉者不释也。

又曰：昆仑山，曾城九重，有珠树、玉树。

又曰：锺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得天地之精。

又曰：玉璞不厌厚。

又曰：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质有馀也。

又曰：两坚不能相和，两强不能相伏。故梧桐断角，马截玉。（言柔胜刚。）

又曰：玉待滥诸而成器。（滥诸，珍玉之名也。言物有待贱而贵。）

《随巢子》曰：幽、厉之时，奚禄山坏，天赐玉於羿。遂以残其身，以此为福而祸。

《抱朴子》曰：吴时，发广陵大冢。兵人共举死人以倚壁，有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人怀中颓出堕地。玉可以为珠酒及地榆酒，化之为水。亦可烧以为粉，服一年以上，入水不沾，入火不灼。

又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万年以上，则凝而成之，鲜明如水精。以无心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和之，须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岁。玉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玉别名也。服玉，当得于阗白玉。赤松子以玄虫而渍玉为水，服之，故得乘烟霞上下也。

又曰：中山谚曰：“称人字者，金玉也。知其物，则不为害。”

《贾子》曰：德有天理，曰道。性神明命之所生，而能象德者，独玉也。

《符子》曰：荆山不贵玉，鲛人不贵珠。

《穆天子传》曰：天子大朝黄之山，披图视典，用观天子之宝器玉果（石似美玉课女果者。）璇珠。（璇，玉类。）

又曰：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至於群玉之山，先王所谓策府。天子於是取玉板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载玉乃反也。

又曰：赤乌氏，美人之地，宝玉之所在也。

《山海经》曰：珏，二玉相合。（珏，音角。）瑂琉，夷蛮系耳玉也。稷契之山，及鹿台山，其上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婴垣之玉。泰冒之山，洛水出焉，其中多藻玉。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汤，黄帝是食。玉膏之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龙首之山，弱水出焉，其中多美玉。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苍玉。平丘在三桑东，爰有遗玉。

《帝王世纪》曰：有燕飞而遗卵，简翟与妹竞取，覆以玉筐。

又曰：周武王伐殷为天子，登台见玉，王曰：“谁之玉？”或曰：“诸侯之玉。”王不取，反归之。天下闻之，曰：“王廉於财矣！”

又曰：纣败绩，登鹿台，蒙宝衣玉席，投於火而死。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树，以珊瑚为枝，碧玉为叶华，子青赤，以珠玉为之。空其中，如小铃，枪枪有声也。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云：“昌城玉女，夜山火玉。”

又曰：长州，一名青丘。仙草灵药，甘液玉英，美所不有。

《汉书》仪曰：祭天用玉几。

《论衡》曰：玉变为石，珠变为砾，毁谤使然也。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者弃恶取善。

又曰：、琳、琅玕，玉也；琳，珠也；琅，珠之类也。

《盐铁论》曰：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抵鸟鹊。

桓谭《新论》曰：洛阳季幼宾有小玉检，卫谒者文子伯素好玉器，见而奇之，使予报以三万钱请买焉。幼宾曰：“我与好事长者博之，已雇十万，非三万钱主也。”余惊骇，云：“我若於路见此，千钱亦不市也。故知之与不知，相去甚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逸《正部论》曰：或问玉符，曰：“赤如鸡冠，黄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纯漆，玉之符也。”（《魏文帝与锺繇书》亦出也。）

《矫世论》曰：白玉之肖牙者，惟离娄能察之。

《白虎通》曰：玉者，象君子之德，燥不轻，湿不重，是以人君宝之。

应劭《汉官仪》曰：封禅坛有玉龟。

郭子横《洞冥记》曰：元鼎元年，起招灵阁。有一神女，留一玉钗以与帝，帝以赐赵婕妤。至昭帝元凤中，宫人犹见此钗，共谋欲碎之，明视钗匣，惟见白燕直升天。後宫人常作玉钗，因名玉燕钗，言其吉祥。

《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藏，金玉珍宝不可胜言。其尤惊异者，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含灯。然则鳞甲皆动，焕烂盈室焉。

又曰：高祖初入咸阳，周行库藏，见玉笛，长二尺二寸，二十九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急嶙相次，吹息不复见。铭曰“昭华之管”。（事具乐部。）

《五经通义》曰：玉有五德：温润而泽，有似於智；锐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桡，有似於义；有瑕於内必见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坠，有似如礼。

《瑞应图》曰：玉瓮者，圣人之应也，不汲自盈。王者饮食有节则出。

《雒书》曰：王者不藏金玉，则紫玉见于深山；服饰不逾祭服，则玉英出。

《胡综别传》曰：吴时，掘得铜印，以琉璃为盖，画布云母於其上。开之，得白玉如意。太皇帝以问君，君曰：“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气，处处埋宝物，以当王士之气，此抑是也。”

《文士传》曰：刘桢，字公干，少有才辩。常豫魏文帝座，见甄后不伏，武帝尝怒，配上方。武帝辇至上方，观作署，桢故匡坐正色，磨石不仰。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对曰：“石出自荆山玄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有含和之珍，摩之不加莹，雕之不增美，禀气坚贞，受兹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犹不得中。”武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还宫，赦桢，复署吏。

《列仙传》曰：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不烧。

《神仙传》曰：沈羲为仙人所迎，见老松公，以金案玉盘赐羲。

《搜神记》曰：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齐戒告天。天降赤虹，化为黄玉，长二尺，上有文。

又曰：羊公雍伯，洛阳人，性笃孝。父母终，葬无终山，遂居焉。山高八十里，上无水。公汲水作义浆於坂头，行者皆饮之。三年，有一人就饮，以石子一斗与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处种之，玉当生其中。羊公未娶，又语：“汝後当得好妇。”语毕不见。後种其石，数岁，时时往视。玉子生，人莫知。有徐氏在北平，著姓，女甚有名，时人求，多不许。公乃试求徐氏，徐氏以为狂，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戏云：“以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公至所种石中，得一双白璧，以贽徐氏。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天子异之，拜为大夫。於种玉处，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顷地，曰玉田。

《续搜神记》曰：乐安高卫，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柱杖，光耀照人也。”（白头公，白玉也。）

《搜神记》曰：吴王夫差女名玉。童子韩重有道术，女悦之，结气死，葬于昌门之外。重至冢前哭祭，女见形，将重入冢。临去，取昆仑玉孟以送重。

《敦煌高纳之郡府纪年》曰：桀伐岷山，岷山王女尼虑反。）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於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

《石虎邺中记》曰：後宫别坊中，有小形玉床。

又曰：石虎以宫人为女官，用玉案文书。

《凉州记》曰：盗发张骏陵，得玉樽、玉箫、玉笛。

《法显记》曰：师子国有玉像。

《齐谐记》曰：馀杭县南巷中，有一人姓沈名路，入山得一玉豚。从此以後，所向如意，家遂殷富。

《异苑》曰：晋东瀛王腾，字元迈，以永嘉元年镇邺。天雪，门前方数十步融液不积。腾怪，掘之，得玉马，高一尺许，口齿缺。腾以马者国姓，为吉瑞。或谓马无齿，则不复食。

又曰：弘农杨子阳，太元初，闻土中声，掘得玉豚。

《录异传》曰：江岩常到吴采药，及富春县清泉山南，遥见一美女，紫衣，独踞石而歌，声有碣石之音。岩往，未及数十步，辄去，女处惟见所踞石耳。如此数日。岩乃击破石，遂从石中得一紫玉，广长一尺。後不复见女。

又曰：邴浪者，安乐人。行到松滋县九田山，见一鸟，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岩石上，鸣声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鸟仍入石穴中。浪遂凿石，得一赤玉，状如鸟形。

《十洲记》曰：周穆王时，西胡献玉杯。是白玉之精，光明照夕。置杯於庭中，比明旦，而水汁满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灵器也。

又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饮之令人长生。

《博物志》曰：得好玉，用合玉浆。

《广志》曰：白玉，美可照面，出交州。青玉，出楼兰国。碧玉，出夫馀。

《梁四公记》曰：扶桑国使使贡观日玉，大如镜，方圆尺馀，明澈如琉璃。映日，以观见日中宫殿，皎然分明。

《地镜图》曰：二月中，草木光生下垂者，下有美玉。

又曰：玉，石之精也。其在石中，若山中石润而浸旁有水。其居地气青而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气白而圆光转，其地中常润。
《白玉图》曰：玉之精名曰柔，状如美女，衣青衣。见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则可得也。夜行，见女子戴烛行者，潜从其所，亡则入石，石中有玉。
《世说》曰：长沙王徙封常山。至国，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又曰：温峤取姑女，下玉镜台一枚。是公为刘越石长史，征刘聪所得。
《语林》曰：平子从荆州下王敦，敦欲杀之。平子恒持一玉枕下床去。故不得发。敦後矫平子左右，而借其玉枕，持下床去，遂杀平子。
《本草经》曰：玉泉，一名玉醴。临死服五斤，色不变。
《吴氏本草》曰：白玉体如白头公。
《明皇杂录》曰：天后尝召诸皇孙坐於殿上，观其嬉戏。因出西国所贡玉环、钏、杯、盘，列於前後，纵令争取，以观其志。莫不奔竞，厚有所获；独上端坐，略不为动。后大奇之，抚其背曰：“此儿当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龙子以赐。玉龙子，太宗於晋阳宫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载诞之三日后，以珠络衣褓，并玉龙子赐焉。其後常藏之内府。虽其广不数寸，而温润精巧，非人间所有。及上即位，每京师愆雨，必虔诚祈祷。将有霖霪，逼而视之，若奋鳞鬣。开元中，三辅大旱，上复祈祷，而涉旬无雨。上密投南内之龙池。俄而云物暴起，风雨随作。上幸西蜀，车驾次渭水，将渡，驻跸於水滨。左右侍御，或有临流濯弄者，於沙中得之。上闻，惊喜视之，泫然流涕，曰：“此吾昔时所宝玉龙子。”自後每夜中，光彩辉烛一室。上既还京，为小黄门攘窃，以遗李辅国，常置於柜中，有声辅国将败，夜中闻椟中有声，开视，亡其所。
卷八百六　珍宝部五
圭
《说文》曰：圭，瑞玉也。上员下方，以封诸侯。楚爵有执圭。
《尚书□禹贡》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又《金縢》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又《顾命》曰：康王即位。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跻。（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同爵名瑁，所以冒诸侯，以齐瑞信，方四寸，邪刻之也。）
《尚书大传》曰：古者圭必有冒。故圭冒者，天子与诸侯为瑞，诸侯执所受圭以朝天子。无过者复得以归，有过者留其三年。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守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马融曰：瑞，信。镇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有二寸，王者执以事天地。桓圭九寸，信圭七寸，躬圭七寸，谷圭五寸，蒲谷柔滑。）
又《春官上□宗伯》曰：以青圭礼东方。
又《典瑞》曰：王大圭，执镇圭，缫籍五采五就以朝日。𠂤聘四圭有邸，以礼天，旅上帝。（四圭相连，皆外向，共一邸，长尺二寸。旅，陈。）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两圭五寸。）果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灌鬯之圭，尺二寸。肆，陈，陈牲器以祭也。）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土圭尺有五寸，以求土中，故谓土圭也。）镇圭以征守，以恤凶荒。（守邦国都鄙者。）谷圭以和难，以聘女。（谷圭七寸，谷，善。）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琬圭九寸。琬，顺也。）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圭以马。
《仪礼□聘礼》曰：上介受圭屈缫，出受贾人。
《礼记□礼器》曰：诸侯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
又《礼器》曰：礼有以素为贵者，大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杂记》曰：《赞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赞大行》者，书说大行人之礼者名也。藻，荐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苍画之，再行也。）
《三礼射侯图》曰：信圭七寸，谓圭上琢为人头、身之形，侯所执也。躬圭七寸，谓圭上琢为四体之形，伯所执也。
《左传□昭六》曰：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于河，津人得诸河上。
又《襄三十年》曰：郑伯有之难，游吉如晋还，闻难不入，（惧祸并及。）复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晋。弛带追之，及酸枣，与子上盟，用两圭质于河。（子四，弛带也。沈圭於河，为信也。酸枣，陈留县。）
又《昭十二年》曰：楚公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必，（，斧也。秘，柄也。玉以饰斧柄。）敢请命。（请制度之命。）
《梁传□定公》曰：定公八年，盗窃玉。玉者，制圭也。
《毛诗□生民》曰：，如圭如璋。
又《抑》曰：白圭之砧，尚可磨也；斯言之砧，不可为也。
又《韩奕》曰：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
又《嵩高》曰：王遣申伯，锡尔介圭。（圭长尺二寸谓之介。非诸侯之圭，故以为宝。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论语□乡党》曰：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
又《雍也》曰：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墨子》曰：赤乌衔圭，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
《墨子》申徒狄曰：周之灵圭，出於土石。
《庄子》曰：楚昭王延屠羊说以三圭之位。（司马彪曰：诸侯三卿皆执圭也。）
《山海经》曰：俞山之神，祠以皇圭。
《穆天子传》曰：天子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也。
《瑞应图》曰：四海会同，则玄圭出。
《白虎通》曰：诸侯薨，使臣归圭於天子，推让之义也。
又曰：东方为圭之制，上小不大，状如梨锋。
《太玄经》曰：破璧毁圭逢不幸。
《楚辞》曰：璋圭杂於甑兮。（璋、圭，玉石也。，古携切。）
《楚辞》曰：三圭重侯。（三圭，谓公、侯、伯。）
璧
《说文》曰：璧，瑞玉环也。瑗，大孔璧也。瑑，半璧也。
《尔雅》曰：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
《尚书□金縢》曰：周公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曰：“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
又《顾命》曰：弘璧、琬琰在西序。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於河，白云起也。
《毛诗□淇澳》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又《云汉》曰：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子执谷璧，男执蒲璧，以苍璧礼天。
《礼记□曲礼下》曰：操币圭璧，则尚左手。
又《礼器》曰：束帛加璧，尊德也。
《左传□桓公》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为周公礻方故也。
又曰：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又《僖上》曰：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又曰：楚子围许，许男面缚衔璧。
又曰：初，申侯有宠於楚文王。文王将死，与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专利而无厌。我死，汝必速行！”
又曰：秦伯纳重耳。及河，子犯以璧受公子，曰：“臣负羁绁，从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犹知之，而况君乎？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
又《僖中》曰：晋公子重耳及曹。僖负羁之妻馈盘飧，置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文下》曰：秦伯以璧祈战于河。
又《成公上》曰：丑父寝於孂车，（孂，士车。）蛇出於其下，以肱击之，伤而匿之，故不能推车而及。（为韩厥所及。欲为右，故匿其伤。）韩厥执絷马前，（絷，马绊也。执之，修臣仆之职。）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进觞、璧，亦以示敬。）
又《襄三》曰：诸侯取邾田，自淳𠂤水归之於我。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贿荀偃束锦加璧。
又《襄六》曰：公薨于楚宫，叔仲带窃其拱璧，以与御人，纳诸其怀，而从取之，由是得罪。
又《襄二十八》曰：齐人求崔杼之尸，将戮之，不得。叔孙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乱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须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与我其拱璧，（崔杼大璧。）吾献其柩。”於是得之。
又《昭四年》曰：楚子以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舆榇从之，造於中军。（中军，王所将。）王问诸椒举，对曰：“成王克许，（在僖六年。）许僖公如是，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王从之（从举言。）迁赖於鄢。（鄢，楚邑。）
又曰：楚共王无冢嫡，有宠子五人，无适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而祈曰：“请神择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见於群望，曰：“当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谁敢违之！”既乃与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斋而长入拜。康王跨之，灵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远之。平王弱，抱入再拜，皆压纽。
又《哀下》曰：卫人出庄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𠂤。既入焉，而视之璧，曰：“活我，吾与汝璧。”己氏曰：“杀汝，璧将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
《史记》曰：邹阳上书曰：“白圭显於中山，人恶之於魏文侯，文侯赐以夜光之璧。”
又曰：臣闻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於道，众莫不按剑相眄者，何则？无因而至前也。
又曰：赵惠文王得楚王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遂遣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见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穿冠，谓秦王曰：“赵王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观王无意偿赵王城邑，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头今与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如使从他道，以璧还赵。
又曰：张仪已学而游诸侯。常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仪，掠笞数百。不服，释之。
又曰：虞卿蹑履担簦，一见赵王，赐白璧一双，黄金百溢。
又曰：始皇三十年，有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氵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
《汉书》曰：乃以白鹿皮为币，王侯朝对，必以皮币荐璧。
又《天文志》曰：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
又曰：沛公从百馀骑，见项羽鸿门。沛公如厕，间道走军。（服虔曰：走，音奏。）使张良谢，羽问：“沛公安在？”良曰：“闻将军有意督过，已脱身去，间至军矣。故使献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赐尉佗书及衣，佗因使者献白璧一双。
又曰：王夫人者，赵人。幸武帝，生子闳。夫人死而帝痛之，使者拜之曰：“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赐夫人为齐王太后。”
又曰：王莽篡位，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言元后当为宣室丈母。
《後汉书》曰：骠骑将军东平王苍闻朱晖有义行，辟为掾。正月旦，苍将朝，当奉璧贺。故事，少府给璧。是时阴就为少府卿，贵骄傲吏，不奉法。苍坐朝堂，漏且尽，而求璧不可得。顾谓掾属曰：若之何？”晖望见就主簿持璧，即往绐之曰：“我数闻璧而未尝见，试借观之。”主簿授晖，晖顾召令使奉之。主簿遽白就，就曰：“朱掾义士，勿复求，更取璧。”苍罢朝，谓晖曰：“掾自视孰与蔺相如？”
《晋书□载记》曰：燕常山大树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异常玉。慕容俊以为岳神之命，遣其尚书郎段勤，以太牢祀之。
又曰：石季龙起河桥於灵昌津，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馀万而不成。季龙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浮于渚上。
《晏子春秋》曰：和氏之璧，井里之朴耳。
《老子》曰：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
《孙卿子》曰：聘人以圭，问士以璧。
《鲁连子》曰：楚成章华之台，酌诸侯酒。鲁君先至，王悦之，与不琢之璧。
《庄子》曰：孔子问子桑雽曰：“吾见逐於鲁，伐树於宋，亲而益疏，何也？”对曰：“子独不闻假之亡与？（假，国名也。）林回弃千金之璧，召赤子而趋。彼以利合者，迫穷相弃也。以天属者，迫穷相收也。”
《韩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而献之，遂名和氏之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随侯之珠，不饰以黄金。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
《文子》曰：圣人不贵赤璧，而贵寸阴。不布施以求得，不高下以相假。此古人之德也。
《淮南子》曰：禹之趋时，冠挂不顾。故曰：不贵尺璧而重寸阴。
又曰：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让而进以合欣，夜以投人则为恐，时与不时。
又曰：得和氏之璧，不若以事之所适。
又曰：璧瑗成器，监诸之功。监治玉石。
《抱朴子》曰：安期先生者，卖药於海边。始皇赐之金璧，可直数千万。
又曰：虞舜之承禅也，捐璧於谷中。
又曰：景帝时，戍将广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有云母，厚文许；白璧三十枚，以籍身。
《山海经》曰：招摇之神，祠用一璧。
《穆天子传》曰：天子宾於西王母，乃执圭璧以见之。
《帝王世纪》曰：尧刻璧为书，东次於洛，言当传舜之意。
《战国策》曰：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楚王遣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又曰：齐欲伐魏，魏使谓淳于髡曰：“弊邑宝璧二双，天马二驷，请致之。”髡入说齐王，曰：“魏，齐之与国，今伐之，名丑而实危。”齐王乃不伐。客谓齐王曰：“髡受魏璧、马。”王谓髡曰：“先生有之乎？”曰：“有之。伐之事便，魏虽刺髡，於王何益？若诚不便，魏虽封臣，於王何损？百姓无被兵之患，髡有璧、马之宝，於主何伤？”
又曰：苏秦说赵王，於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君封为武安君，受白璧百双，黄金万溢。
《河图天灵》曰：秦王政以白璧沉河者。有一黑公从河出，谓政曰：“祖龙来，天宝开。”中有二玉牒也。
《吕氏春秋》曰：后成子为鲁聘於晋。过卫，右宰谷臣觞之，陈乐而不乐，乃送以璧。后成子曰：“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送我璧，寄托之也。卫其有乱乎？”背卫行三十里，闻宁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后成子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禄食之。其子长，反其璧。
贾谊《新书》曰：梁有疑狱，乃问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径相如，其泽相如。然其价不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则？侧而视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汉武帝内传》曰：西王母上药，有赤河绛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诗外传》曰：楚襄王遣使，以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以为相，庄子固辞。
《白虎通》曰：璧者方中员外，象天地。
《列异传》曰：秦召公子无忌。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秦王大怒，将朱亥著虎圈中。亥目视虎，眦裂，血出溅虎，虎终不敢动。
《锺离意别传》曰：意为鲁相，省视孔子教授堂。男子张伯铲草，阶下土中得璧七枚，怀藏其一，以六白意。意开瓮中素书，文曰：“後世修吾书，董仲舒；摸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锺离意。璧有七，张取一。”意召伯，问：“璧有七，何藏一耶？”伯叩头出之。
《物理论》曰：语曰：“士非玉璧，谈者为价。”
《晋中兴征祥说》曰：王者不隐过，则玉璧见。不斫自成，光若月明。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太武殿悬大绶於梁柱，缀玉璧於绶。
范享《燕书》曰：昭文帝时，左部民得紫璧以献。
戴延之《西征记》曰：宋公谘议王智先，停柏谷，遣骑送道人惠义，疏曰：“有金璧之瑞，公遣迎取。”军次于崤东，金璧至，修坛拜受之。
又云：冀州博陵郡王次寺，道人法称告弟子普严曰：“嵩高皇帝语吾，言江东有刘将军，是汉家苗裔，当受天命。吾以四十二璧、金一饼与之。璧数是刘氏卜世之数也。”惠义以义熙十三年入嵩高山，即得璧、金，献焉。”（具嵩山门。）
《琴操》曰：楚昭王得和氏璧，使大夫明光奉璧於赵。郡中羊申甫知赵无反遗，乃谗之於王：“明光常背楚向赵，今使奉璧，何能述楚功德？”及明光还，王怒之。明光乃作歌，曰《楚明光》。
魏文帝《蔡伯喈女赋序》曰：家公与蔡伯喈有管、鲍之好，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玉璧於匈奴，赎其女还，以妻屯田郡都尉董祀。
张载《拟四愁诗》曰：佳人遗我云中翮，何以赠之？连城璧。
卷八百七　珍宝部六
璋
《说文》曰：璋，半圭也。
《尚书□顾命》曰：康王即位，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国注曰：王已祭，太保又祭。报祭曰酢也。）
《毛诗□或朴》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半圭曰璋。）
又《斯干》曰：乃生男子，载弄之璋。
又《板》曰：天之诱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赤璋礼南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典瑞》曰：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革。（马融注曰：牙璋，若今之军虎符。）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璋以皮。
《公羊传□定公八年》曰：阳虎窃宝玉而走晋。宝者何？制璋也。
《尔雅》曰：大璋八寸谓之叔。（璋，半圭也。）
《山海经》曰：招摇之神，祠用一璋。
《吕氏春秋》曰：成功用璋。
琮
《说文》曰：琮，瑞玉也。八寸，似车。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黄琮礼地。
又《秋官下□小行人职》曰：合六币，琮以锦。
又《冬官下□玉人》曰：璧琮八寸，以⊥聘。驵琮五寸，宗后以为权。（驵，读为组。）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谓内镇，宗后守之。驵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为权。彖琮八寸，诸侯以享夫人。
《白虎通》曰：员中方外曰琮。琮起土功，位西方。
《吕氏春秋》曰：大丧用琮。
璜
《说文》曰：璜，半璧也。
《尚书中候》曰：文王由溪之水，吕尚钓其涯，王下拜，曰：“乃今见光景于斯！”尚曰：“望钓得玉璜。”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以玄璜礼北方。
又《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璜以黼。
《左传□文公》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杜预注曰：璜，美玉名。）
又《哀下》曰：宋向出奔卫，公父文伯攻之。求夏后氏之璜，与之他玉而奔齐。
《白虎通》曰：璜以征召，位在北方。
又曰：何谓五玉？（谓圭、璧、琮、璜、璋。）
又曰：孔子卒、受鲁君璜玉，葬郭之北。
《文子》曰：夏后之璜，不能无。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无考。（考，暇。）
又曰：精神可宝，非直夏后之璜。
《楚辞》曰：璜台十成，谁可极焉？（璜，石次玉。）
傅玄《歌诗》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用赠之？玉佩珠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瓚

《说文》曰：瓚三玉二石也。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ς，四玉一石；侯用瓚；伯用埒，玉石半相埒也。

《尚书□文侯命》曰：平王锡晋文侯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毛诗□文王□旱麓》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玉瓚，圭、璜也。黄金，所以流鬯也。圭瓚之状，以圭为柄，黄金为勺，青金为外，朱中央。）

《毛诗□大雅□江汉》曰：厘尔圭瓚，鬯一卣，告于文人。（厘，赐也。）

《周礼□春官□小宗伯》曰：凡祭祀、宾客，以时将瓚果。（将，送也，犹奉也。祭祀，以时奉而授王；宾客，以时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诸侯璋瓚。）

又《冬官下□玉人》曰：祼圭有瓚以祀庙。

《礼记□王制》曰：诸侯赐圭瓚，然後为鬯；未赐圭瓚，则资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酒也。）

又《明堂位》曰：季夏三月，以祀周公於太庙，灌用玉瓚大圭。

又《祭统》曰：君执圭瓚，祼尸。大宗执璋瓚，亚祼，及迎牲。

《左传□昭四》曰：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郑裨灶言於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以玉瓚，郑必不火。”（，圭也，，玉爵。瓚，勺也。欲以禳火。）子产不与。

《汉书》曰：王莽加九命，鬯圭瓚。

《魏志》曰：天子命魏文践祚，锡命孙权鬯圭瓚。

《北史》曰：于谨受华州刺史，赐鬯一卣，圭瓚副焉。

《白虎通》曰：圭瓚鬯，宗庙之盛礼也。

瑁（音冒）

《尚书□顾命》曰：乃受同瑁。（王受瑁为主，受同以祭。）

《周礼□冬官下□玉人》曰：天子执瑁四寸，以朝诸侯。（玉以冒之，似梨冠也。）

《白虎通》曰：天子执瑁，以朝诸侯。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

珊瑚

《说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经援神契》曰：珊瑚钩，瑞宝也。神灵滋液，百珍宝用则见。

《广雅》曰：珊瑚，珠也。

《晋书》曰：石崇、王恺争豪。武帝每助恺，尝以珊瑚树赐之，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恺以示崇，崇便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多恨，今还卿！”乃令左右悉取珊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条干绝俗，光彩曜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矣。
又《四夷传》曰：大秦国，一名犁，在西海之西。其地东西南北，各数千里。有城邑，其地周回百馀里，屋宇以珊瑚为而琉璃为墙，璧水精为柱础也。
《宋书》曰：刘π为郁林太守。π既至，随宜剪定，大致名马，弁献珊瑚。
《宋纪》曰：大明六年，郁林郡献珊瑚连理树。
《南史》曰：扶南国，梁天监二年，跋摩复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献方物。
又曰：波斯国有咸池，生珊瑚树，长一二尺。亦有琥珀、马脑、真珠、玟瑰等，国内不以为珍。
《西京杂记》曰：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云：三柯，上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国王赵他所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昭然。
《汉武故事》曰：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树，葺珊瑚为枝。
《述异记》曰：郁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处也。珊瑚碧色，生海底，一树数十枝，枝间无叶。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馀。鲛人云：海上有珊瑚宫。
又曰：汉元封二年，郁林郡献瑞珊瑚妇人。帝命植於殿前，谓之女珊瑚。忽一旦柯叶甚茂，至灵帝时，树死，咸以为汉室将亡征也。
《海中经》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铁网沉水底，珊瑚贯网而生，岁高二三尺，有枝无叶，形如小树。因绞网出之，珊瑚皆摧折在网中。
孙氏《瑞应图》曰：珊瑚钩者，王者恭信则见。一本云：不珍玩弄则出。
《广志》曰：珊瑚，其长者为御车柱，出西海底。
《玄中记》曰：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黄，三年赤，四年虫食败。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玟瑰碧林，珊瑚丛生。
班固《两都赋》曰：珊瑚之树，上栖碧鸡。
傅玄《紫华赋》曰：炳参差以照耀兮，何光丽之难形！葩艳挺於碧枝兮，焕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仁《石榴赋》曰：似长离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绿水。

玳瑁

《周书王会》曰：伊尹谓汤曰：“请以玳瑁为献。”
《孝经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则玳瑁背。（宋均曰：背文也。）
《春秋考异邮》曰：承石取铁，玳瑁吸衭若。（类相致也。衭若，芥也。衭若音若。）
《史记》曰：赵使使於春申君，欲夸楚，为玳瑁簪，剑器悉饰以玳瑁。
又曰：江南出丹沙、犀象、玳瑁、珠玑。
《汉书□西域传赞》曰：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感酱、竹杖，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开、越。
《续汉书□舆服志》曰：贵人助蚕玳瑁钗。
范晔《後汉书□贾琮传》曰：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象、犀、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无清行。有司举琮为交趾刺史。
又曰：和熹邓皇后临朝，上方珠玉、犀象、玳瑁、雕镂之物皆绝。
又曰：天竺国出象、犀、玳瑁也。
《吴录》曰：岭南卢宾县涨海中，玳瑁似龟而大。
《吴录》曰：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玳瑁。孙权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得马，若何而不听？”
《晋命》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齐书》曰：少帝夜醉，乘马从西步廊向北驰走，如此，两三将倒。临汝侯坦之谏，不从，执马控，帝运拳击垣之，着，倒地。坦之与曹道刚扶抱，还寿春殿玳瑁床上卧。
《齐书》曰：庐陵王子卿为荆州刺史，在镇营造服饰，多违制度。作玳瑁乘具，诏责之，令速送都。
《唐书》曰：宪宗朝，诃陵国献僧祇女二人，玳瑁、生犀物等。
《西京杂记》曰：韩嫣以玳瑁为床。
《南方异物志》曰：玳瑁如龟，生南海。大者如蘧，背上有鳞，大如扇。发取鳞，因见其文。欲以作器，则煮之，刀截，任意所为。冷，乃以枭鱼皮籍治之。後以枯木条叶莹之，乃有光辉。
《广志》曰：玳瑁形似龟，出南海巨延州。
司马相如《紫虚赋》曰：网玳瑁，钓紫贝。
张衡《东京赋》曰：翡翠不裂，玳瑁不簇。
孙德施《南榴枕赋》曰：委之玳瑁席，停之象牙床。
刘桢《清虑赋》曰：後布玳瑁之席，前设觜之筵。
左思《吴都赋》曰：璧玳瑁，金质黑章。
繁钦《寄情诗》曰：何以表别离？取後玳瑁钗。
班固《与窦宪笺书》曰：明将军赐固驳玳瑁簪。
高文惠《与妇书》曰：今致玳瑁梳一枚。
贝
《说文》曰：贝，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至周而有泉。到秦，废贝行泉。
《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厥篚织贝。
又《顾命》曰：大贝{弁鼓}鼓，在西房。（孔安国注曰：大贝如车渠，商、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传宝之。）
《毛诗》曰：萋兮斐兮，成是贝锦。
又《义疏》曰：内{辟黾}之属。又有紫贝，其白质如玉，而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大者有径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为杯盘宝物也。
《尔雅》曰：贝，居陆者，在水者函；大者亢，小者责。（音积，今之细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者贝，贻贝。（黑色贝也。）馀氏，黄白文。（氏音治。黄质白文也。）馀泉，白黄文。（以白为质，黄为文点。今之紫贝，以紫为质，黑为文点也。）巴博而[A13P]（[A13P]者，中央广，两头锐。）大而险，（险者谓污簿。）责小而椭。（即上小贝。椭谓狭而长。此皆说贝之形容也。）
《春秋运斗枢》曰：瑶光得江吐大贝。
《尚书大传》曰：文王囚於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贝如车渠，以献纣。
《归藏》曰：有人将来，遗我货贝。以至则彻，以求则得，有喜则至。
《汉书》曰：文帝赐南越王尉他书及衣。他因使者献贝五百。
又曰：王莽时，大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百五十；分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是货。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国，在广州东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贝。有石，名蚶贝罗。初采之柔软，及刻削为物，暴乾之，遂大硬。
《山海经》曰：阴山浊谷之水，注于蕃之泽，中多文贝。
又曰：阴山渔水中多文贝，□山水多黄贝，赤水之东、苍梧之野有文贝。
《太公六韬》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里，太公谓散宜生求物以免君罪，九江得大贝百朋。（《诗》作“百明”。）
《盐铁论》曰：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紫石也。
《本草经》曰：贝子，一名贝齿，生东海。
《楚辞□九歌》曰：鱼鳞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河伯以鱼鳞盖画龙文。紫贝作阙者，丹其宫之义也。）
《广州志》曰：贝凡有八，紫贝最为美者，出交州。大贝出巨延州，与行贾贸易。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乃有大贝，奇姿难俦。（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朱。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记》曰：班贝，赢大者围之，得六十；小者围之，得五十。在於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捕鱼人时有得之者。大贝出诸簿巨延州土地，采卖之以易绛青。
刘欣期《交州记》曰：大贝出日南，如酒杯。小贝，贝齿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南州异物志》曰：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色，天姿自然，不假雕琢，莹而光色焕烂。
《相贝经》曰：相贝经，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鱼，浮于河海，水产必究。仲学先於琴高，而得其法，献珠於汉武，云不知所以。严助为会稽太守，仲又云遗助以径尺之贝，并致此文於助，曰：“黄帝、唐尧、夏禹，三代之贞瑞，灵奇之秘宝。其有次於此者，贝盈尺，状如赤电黑云，谓之紫贝。素质红黑，谓之珠贝。有青地绿文，谓之绶贝。黑文黄画，谓之霞贝。紫愈疾，珠明目，绶清气鄣，霞伏蛆虫。不能延龄增寿，其御害一也。复有下此者，鹰喙蝉脊，以逐温去水，无奇功。贝大者如轮，文王请大秦贝，径半寻。穆王得其壳，悬於昭观，秦穆公以遗燕黾。可以明目，远宜玉宜金。南贝如珠玑，或曰驳，其性寒，其味甘。巴水毒，浮贝，使人寡，无以近妇人，黑白各半是也。濯，使人善惊，无以亲童子，黄唇点齿，有赤驳是也。虽贝使病疟，黑鼻无皮是也。爵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妇，赤带通脊是也。慧贝使人善忘，勿以近炽，内壳赤络是也。[QBdM]贝使童子愚，女淫，有青唇赤鼻是也。碧贝使人盗，脊上有缕句唇是也，雨则重，霁则轻。委贝使志强，夜行伏迷鬼狼豹百兽，赤中员是也，雨则轻，霁则重。”
卷八百八　珍宝部七
琥
《说文》曰：琥，发兵瑞玉，为虎文。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白琥礼西方。
《周礼□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琥以绣。
《左传□昭七》曰：鲁昭公疾，遍赐大夫，大夫不受。赐子家子双琥、一环、一璧，受之。大夫皆受其赐。（事见璧门。）
《吕氏春秋》曰：战斗用琥。
琥魄
《广志》曰：琥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浅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魄。初时如桃胶，凝坚乃成。其方人以为枕。出博南县。
《典略》曰：大秦国多琥魄。
《续汉书》曰：哀牢夷出光珠、琥魄。
《吴书》曰：虞翻少好学，有高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遇，遇翻。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追书与曰：“仆闻琥珀不取腐芥，慈石不受曲针。过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书，奇之。由是见称。

沈约《宋书》曰：武帝时，宁州常献琥珀枕，甚光丽。时将北征，以琥珀治金疮。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

《西京杂记》曰：宣帝有身毒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常以琥珀笥盛之。

《异物志》曰：琥珀之本成松胶也，或以作杯瓶。

《华阳国志》曰：珠穴出光珠、琥珀，能吸芥。

《西域诸国志》曰：珠穴出麋，卢水边沙中有短腰蜂窠，烧治以为琥珀。

《玄中记》曰：枫脂沦入地中，千秋为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沦入地中，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千年化为琥珀。虎珀一名红珠。今太山有茯苓而无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琥珀而无茯苓。或复云：烧蜂窠所作。未详此二说。

《拾遗记》曰：昔汉武宝鼎元年，西方贡珍怪：青琥珀燕。置之静室，自於室内鸣翔。

又曰：吴主闻潘夫人有色，令进其图。图成，吴主见之，惊喜，以琥珀如意抚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纳之。

又曰：孙和悦邓夫人月下舞，水精如意误伤其颊，令太医医之，以白獭髓和琥珀末涂之遂差。

《神农本草经》曰：取鸡卵黄白浑杂者熟煮，及尚软，随意刻作物，以苦酒渍数宿。既坚，内着杓中，佳者乱真矣。（此世所常用，作无不成。）

左思《蜀都赋》曰：琥珀丹青，珠江瑕英。

潘尼诗曰：驾言游西岳，寓目上华山。金楼琥珀阶，象榻玳瑁筵。中有神秀士，不知几何年！

玛瑙

《广雅》曰：玛瑙，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国多玛瑙。

《凉州记》曰：吕纂咸和二年，盗发张骏陵，得玛瑙锺。

《北齐书》曰：武平中，除傅伏为东雍州刺史。会周克并州，遣韦孝宽来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儿来报。便宜急下，授上大将军武乡郡开国公，即给告身。”以金玛瑙二酒锺为信，伏不受。

《北史》曰：梁主萧曾献玛瑙锺，周文帝执之，顾丞郎曰：“能掷樗蒲头卢者，便与锺。”已经数人，不得。顷至薛端，乃执樗蒲头而言曰：“非为此锺可贵，但思露其诚耳！”掷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悦，即以赐之。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玛瑙石为马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拾遗记》曰：帝颛顼时，有丹丘国献玛瑙瓮，以盛甘露，充於厨。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玛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於中国用者。一云：玛瑙者，恶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黄帝时，有玛瑙瓮。至尧时，犹有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

《玄中记》曰：玛瑙出月氏。

魏文帝《玛瑙勒赋》曰：玉属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错，有似玛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

陈琳《玛瑙勒赋》曰：托瑶溪之宝岸，临赤水之珠波。

陆机《灵龟赋》曰：若车渠绕理，玛瑙缛文，龟甲错，鼋龙鳞。

王粲《玛瑙勒赋》曰：游大国以广观兮，览希世之伟宝。总众材而课美兮，信莫臧於玛瑙！

琉璃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则琉璃镜。

《广雅》曰：琉璃，珠也。

《韵集》曰：琉璃，火齐珠也。

《汉书□地理志》曰：武帝使人入海市琉璃。

《续汉书》曰：哀牢夷出火精、琉璃。

《汉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伺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彻。又曰：汉成帝为赵飞燕造服汤殿，绿琉璃为户。

《魏略》曰：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绀、缥、红、紫十种琉璃。

《魏书》曰：天竺国人商贩至京，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於是采砺山石，於京师铸之。既成，光泽美於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馀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吴历》曰：黄龙、扶南诸外国来献琉璃。

《晋书》曰：王济豪侈。帝常幸济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帝甚美之。又曰：汝南王宴公卿，以琉璃锺行酒。酒及崔洪，洪不肯执。问其故，曰：“虑有执玉不趋之义。

《洞冥记》曰：东方朔得五色露，以琉璃器盛之献武帝。

《拾遗记》曰：董偃设紫琉璃屏风。

《世说》曰：满奋畏风。在晋帝坐，北窗作琉璃扉，实密似疏。奋有寒色，帝笑，奋答：“臣犹吴牛，见月而喘。”（吴牛，水牛也。南土多暑，水牛畏热，见月疑是日，所以喘。奋，太尉宠之孙也。）

《广志》曰：琉璃出黄支、斯调、大秦、日南诸国。

《南州异物志》曰：琉璃本质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状如黄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南海滨。亦可浣衣，用之不须淋，但投之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则不可释。

《十洲记》曰：方丈山上有琉璃宫。

杜笃《论都赋》曰：槌蚌蛤，碎琉璃。

《诸葛恢集》曰：诏答恢，今致琉璃枕一。

傅咸《污卮赋》曰：人有遗余琉璃卮者，小儿窃弄堕之，不洁，意既惜之。人有感物之污辱，乃丧其所以为宝，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左思《吴都赋》曰：致远琉璃珂玳。

孙公达《琵琶赋》曰：回风临乐刻琉璃。

车渠

《广雅》曰：车渠，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国多车渠。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车渠为酒杯。

《玄中记》曰：车渠出天竺国。

《古车渠碗赋》曰：车渠，玉属，多纤理缛文，出於西国。其俗宝之，小以系颈，大以为器。

王粲《车渠碗赋》曰：杂玄黄以为质，似乾坤之未分。兼五德之上美，超众宝而绝伦。

陈思王《车渠碗赋》曰：惟碗之所生，于凉风之峻湄。光如激电，景若浮星。河神怪之瑰玮，信一览而九惊。

王处道《车渠觯赋》曰：温若腾螭之升天，曜似游鸿之远臻。

颇黎

《梁四公子记》曰：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於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当之不足。其商人言：“此色界天王有福乐事，天澍大雨，雨众宝如山。纳之山藏，取之难得。以大兽肉投之藏中，肉烂类宝，一鸟衔出，而得此宝焉。”举国不识，无敢酬其价者。

《唐书》曰：高宗上元二年十二月，拔汗那王献碧颇黎及地黄。龟兹白王素稽献金颇黎。

《天竺记》曰：大雪山中有宝山，诸七宝并生，取可得。惟颇黎宝生高峰，难得。

《玄中记》曰：大秦国有五色颇黎，红色最贵。

《十洲记》曰：昆仑山上有红碧颇黎宫，名“七宝堂”是也。

水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雅》曰：水精谓之石英。
《续汉书》曰：哀牢夷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国，一名黎难。宫室皆水精为柱，食器亦然。
《广志》曰：水精出大秦、黄支国。
《十洲记》曰：昆仑山上有水精阙。
《山海经》曰：堂庭山多水玉。（注曰：水玉，今水精也。）
《列仙传》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遗记》曰：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台，筛水精为泥。
又曰：郁夷国，於山上架楼室，向明，以开户牖，以水精、火藻为阶。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水玉磊。
刘桢《鲁都赋》曰：水精潜光於云穴也。
刘公干《清虑赋》曰：入镣碧之间，出水精之都，上青ぬ之山，蹈琳珉之涂。
云母
《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云母。
《汉书》曰：王莽侍中待诏有说莽鸱目虎吻、豺狼声者，莽诛待诏，而封告者。後常翳云母屏风，非亲近莫得见。
范晔《後汉书》曰：郑弘为太尉，弟五伦为司空。初，伦为会稽，召弘署督邮。每朝，弘曲躬自卑。帝听置云母屏风，分隔其间。
《晋阳秋》曰：孙秀降，赐云母车。
《梁书》曰：南岳邓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隐居衡山极峻之岭，立小板屋两间。足不下山，断谷三十馀载，惟以涧水服云母屑，日夜诵《大洞经》。
《唐书》曰：吴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长生之术，常服云母散。
又曰：尉迟敬德遂飞练金石，闲居服云母粉。
《淮南万毕术》曰：云母入地千岁不朽。云母在足，无践棘。（注曰：取大云母涂足下，践棘，不能刺。）
《淮南子》曰：云母来水。（云母石可致水。）
《抱朴子》曰：云母五色：其多青者名云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云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云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云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黄二色者名云沙，宜以季夏服之。皎皎纯白者名磷石，可四时长服。
又曰：吴景帝戍将於广陵掘冢，有人如生。棺中云母厚尺许。
《西京杂记》曰：晋幽公冢甚高美，门关皆是石坐。拨除深入，乃得云母，深处见百馀尸，纵横相枕籍，皆不朽。惟一男子，馀皆女子，或坐，或立，或卧。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成帝设云母帐、云幄、云幕於甘泉紫殿，世谓之三云殿。
《晋公卿礼秩》曰：赐太牢，安平王治云母辇。
《晋宫阙名》曰：含元池中，有云母船。
《洛阳宫殿记》曰：宫中有林商等观，皆云母置窗里，日照之，炜炜有光。
《列仙传》曰：方回，尧时隐人，练食云母。
《三齐记》曰：东武城有云母山，山有云母，因以为名。安期先生常所游饵。
《东园秘记》曰：以云母壅尸，则亡人不朽。帝冯贵人素国色，亡已十馀年，冢为贼所发，形貌如故，但冷耳。盗共奸通之。後捕得之，此贼言贵人棺有数斛云母。
《石虎邺中记》曰：虎作云母五有金薄扇。
裴渊《广州记》曰：增城县有云母，向日出，照之晃曜。
《地理志》曰：琅琊定山出云母。
王建平《典术》曰：云母有五名：其色青黑五色乱文者名曰云母；白百微青名曰云英；如水露，黄白名曰云沙；青赤杂者名曰云珠；黄白而赤重厚名阳起石，云母根也。其中黑文班如钱，名云胆，伤人，不可服。第一磷石，第二云母，第三云珠，第四云英，第五云光。服磷石寿五千年，服云母寿三百年，服云英千年，服云光与天地同保。
瑟瑟
《明皇杂录》曰：上於华清宫置长汤数十间屋。又为银镂漆船，至於楫棹皆饰以珠玉。又於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
又曰：虢国夫人夺韦氏宅造中堂。既成，召匠圬墁，授二百万赏其直。而复以金杯二、瑟瑟三斗为赏。後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承以木瓦。其传作精至，皆此类也。
于琪
《说文》曰：于，石之似玉者也。
《尔雅》曰：东方之美者，医无闾之、于琪。
《山海经》曰：开明北有于琪树。于琪，玉属。
卷八百九　珍宝部八
琅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则琅景。（宋均注曰：事神明得理，则琅玉有光。）
《尔雅》曰：西北之美者，则昆仑之𤦲琳、琅焉。
《说文》曰：琅，石之似玉者。
《魏略》曰：大秦国出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开明东有琅树。槐江之火山多琅。
《管子》曰：昆仑墟不朝请，以𥫱琳、琅为币。簪珥而千金，𥫱琳，琅也。然後八千里之昆仑，可令而朝也。
《淮南子》曰：昆仑增城九重，琅树在其东。
《拾遗记》曰：昆仑山傍有瑶台，上有琅、𥫱琳之玉，煎可以为脂。
《本草经》曰：青琅，一名珠圭。
张衡《南都赋》曰：珍羞琅，充溢员方。（注曰：饰乐用金银及琅。）
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骈密石与琅，齐玉与璧瑛。
卢湛《朝霞赋》曰：想神芝於瀛州，若琅於层城。
火齐
《说文》曰：火齐，玫瑰也。
《韵集》曰：琉璃，火齐珠也。
《汉武故事》曰：上起神屋，缀以火齐。
《吴录》曰：南西倦县有火齐，如云母，重沓可开，色黄似金。
《南州异物志》曰：火齐出天竺，状如云母，色如紫金。离别之节如蝉翼，积之如纱重沓。
张衡《西京赋》曰：翡翠火齐，络以美玉。
碧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则碧出。
《广志》曰：碧有缥碧、绿有碧，出越、云南。
《说文》曰：碧，石之美者。
《汉书》曰：宣帝时，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而致之。於是遣王褒持节求焉。（如淳曰：金形似马，碧形似鸡。）
《纪年》曰：惠成王七年，雨碧于郢。
《汉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基及户悉以碧石。
《魏略》曰：大秦国出碧。
《晋太康地记》曰：云南青蛉县出碧。
《异苑》曰：越会元县元马河畔有祠，河中有碧珠。若不祭祀，取之不祥。
《庄子》曰：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司马彪曰：苌弘忠而流，故其血不朽而化为碧也。）
《矫世论》曰：碧似玉，惟猗顿别之。
张衡《羽猎赋》曰：乘瑶碧之雕轩，建辉天之华旗。
左思《吴都赋》曰：紫贝流黄，缥碧素玉。
又《蜀都赋》曰：其中则有青珠黄环，碧㻬芒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衡《南都赋》曰：绿碧紫英，青ぬ丹粟。
刘琨与兄子书曰：单于但欲得碧，汝不可不捡送之。
瑶
《尚书□禹贡》曰：扬州厥贡瑶、琨（孔安国曰：皆美石也。）
《毛诗□卫□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周礼□天官下》曰：内宰，以妇职教九御。大祭祀，后祼献则赞。瑶爵亦如之。
《左传□昭二》曰：燕人归燕姬，赂以瑶瓮。
《说文》曰：瑶，石之美者。
《山海经》曰：章义之山，是多瑶。瑶，玉属。
刘公干《清虑赋》曰：凭文瑶之几，对金精之盘。
马融《广成赋》曰：镇以瑶台，纯以金提。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美琼瑶。

《广雅》曰：，石次玉也。
《山海经》曰：葛山之下多石。（郭璞注曰：力，似玉之名。）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其石则力玄厉。（力音力者。）
珉
《礼记□聘义》曰：子贡问於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与？”孔子曰：“非为珉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
《说文》曰：珉，石之次玉也。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其玉则琳珉昆吾。
闹搜
《玄中记》曰：闹搜出大秦。
《广志》曰：闹搜珠，其色黄，生东夷。
《南越志》曰：闹搜，金翅鸟口结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土人珍之。
曹植《乐府诗》曰：珊瑚间闹搜。
𤦲石（𤦲音儒兗切）
《礼记□玉藻》曰：士佩𤦲玫而组绶。
《广志》曰：雁门出石，白也（郭璞曰：今雁门出𤦲石，白也。）如冰，亦有赤者也。
《山海经》曰：北渚之山，其上多𤦲石。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𤦲石武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瑰
《山海经》曰：沃民之国，爰有瑰瑶碧。
玫瑰
《广志》曰：神灵滋液百宝用，则玫瑰出。
《魏略》曰：大秦国出玫瑰。
班彪《上事》曰：吏民葬埋，有马被毛鬣，角蹄玫瑰，宜皆以法禁之。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其石则赤玉玫瑰。
武夫
《广雅》曰：武夫，石次玉也。
《战国策》曰：西门豹为邺令。魏文侯曰：“夫物多相类而非，白骨疑象，武夫类玉。”
《汉书》曰：董仲舒曰：“五伯其北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
《山海经》曰：会稽之山，其上多石。（郭璞注曰：今武夫石也，似玉，长沙临湘县出之，赤地白文，色葱茏不分也。）
《广志》曰：武夫有白、黑，以为枋棋。
杜万年《相风赋》曰：太仆傅侯命余赋之。诚知武夫非荆宝之伦，长庚、启明非曜灵之匹。
金上
《说文》曰：金，五色金也。黄金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淘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也，生於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
《释名》曰：金，禁也，气刚毅能禁制物也。
《尚书□舜典》曰：金作赎刑。（孔安国曰：金，黄金。误而入刑，出金以赎刑也。）
又《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孔安国曰：金、银、铜也。）
又《洪范》曰：五行，四曰金，从革作辛。（孔安国曰：金可以改更。）
《周礼□考工记》曰：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栗氏为量，段氏为铸器，桃氏为刃。（郑玄注曰：多锡为下齐，少锡为上齐。）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锺鼎之齐；五分其釜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制杀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曰：鉴，镜也。金多锡则刃白且明。）
《毛诗□鲁颂□泮水》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路南金。
《周易□噬嗑卦》曰：六五，噬乾肉，得黄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鼎卦》曰：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又《上系》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
又《说卦》曰：乾为金。
《尔雅》曰：黄金谓之{汤玉}，其美者谓之Ａ。钅 并金谓之钣。绝泽谓之铣。（美金，最有光泽。）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
《史记□秦本纪》曰：献公十八年，雨金栎阳。公自以得金瑞，故作於栎阳，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凫雁。
又曰：卫鞅入秦，孝公以鞅为左庶子长，卒定变法令。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又曰：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号《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又曰：项羽以陈平为信武君，击殷而还，拜平为都尉，赐金三十镒。居无何，汉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平惧，乃封其金与印，使归，间行杖剑亡，渡河。
又曰：汉王与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不问其出入也。
又曰：吴、楚反，孝景以窦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
《汉书》曰：文帝初立，以陈平为丞相，位第二。赐平金千镒，封三千户。
又曰：梁孝王未死时，金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馀黄金尚三十馀万斤。
又曰：季布为任侠有名，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
又曰：董偃见宠馆陶长公主。安陵袁叔谓偃曰：“顾成庙远，无宿宫。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於上？”董君入白主，主献之。上大悦，更名为长门宫。公主大喜，使董君以黄金百斤，为袁叔寿。
又曰：武帝即位，栾大曰：“臣之师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
又曰：卫青北伐，将十馀万众击胡。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三十馀万斤。
又曰：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时，更生言黄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铸作事，费甚多，方不验。
又曰：且直不疑为郎，其同舍郎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去。主意不疑，不疑买金偿之。而告归者来，归金，亡者大惭。
又曰：韦贤少子玄成，复以明经历任至丞相，故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ぶ，不如一经。”（如淳曰：ぶ，竹器，受三升，今陈留俗有此器。蔡谟以为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ぷ言甚多耳，非器名，谓陈留之俗，则吾陈留人也，不闻有此器。）
又曰：尹翁归卒，家无馀财。天子贤之，赐翁归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
又曰：疏广徙为太傅，兄子受为少傅，父子并为师傅。俱乞骸骨，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赐以五十斤。
又曰：秦币：黄金方寸而重一斤，以溢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溢。臣瓒曰：秦以一溢为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金为货，夏、殷无闻。周：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故货宝於金。武帝时，卫青击匈奴，斩捕首虏，赐黄金二十馀万斤。
又曰：王莽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一匮，尚六十匮。
《续汉书》曰：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梁冀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紫金千斤。
又曰：杨震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初，震为茂才，王密时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谓不知？”密愧而出。
又曰：张奂迁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遗金渠八枚。奂受之，而召主簿於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
卷八百十　珍宝部九
金中
《东观汉记》曰：郭况迁为大鸿胪，上数幸其第，赏赐金、帛。京师号况家为“金穴”，言其富贵。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张载，字仲宗，为广陵太守。举孝子吴奉为孝廉，奉赍金为礼，载闭门不受。奉以囊盛，投载园中而逝。载追不及，赍金至广陵，还奉。
又曰：雷义，字仲公。常济人死罪者，後以金二斤谢之。义不受金，主候义不在，默投金於承尘上。後葺治屋得金。主已死，义乃以付县曹。
张《汉记》曰：永昌太守铸黄金之蛇，献之梁冀。益州刺史种发其事。
《後汉书》曰：中兴初，有应妪者，生四子而寡。见神光照社，试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诸子宦学并有才名，至，七代通显。
又曰：益州，金银之所出。
《魏略》曰：田豫为并州，胡密怀金三十斤，曰：“以此上公。”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以付外，具状闻。於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今卿举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大秦国出金织成帐也。
《魏志》曰：繁昌县授禅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尽贺。
《蜀志》曰：先主平蜀，赐诸葛亮等金数百斤。
王隐《晋书》曰：永嘉初，陈国项县贾逵石碑中生金。人盗凿取卖，卖已复生。此江东之瑞也。
又曰：《咸宁三年起居注》载：“敦煌郡上釜铜中生金，百陶不消，可以切玉。”
又曰：鄱阳乐安出黄金。凿土十馀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者如粱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国，皆称汉人贡金供税。
《晋後略》曰：载贾后以鹿车，诣金墉城，餐金屑而死。
《晋书》曰：清河王覃，初为清河世子，所佩金铃，倏生隐起如麻粟者。祖母本陈大妃，以为不祥，毁而卖之。占者以为金是晋行大兴之祥，覃为皇胤，是其瑞也；毁而卖之，象覃见废不终之验也。
《晋永和起居注》曰：庐江太守路永表言：於谷城北，见水岸边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齿。
《宋书》曰：褚彦回为吏部尚书，有人求官，密袖中将一饼金，因求清闲，出金示之曰：“人无知者。”彦回曰：“卿自应得官，无假此物，若必见与，不得不相启。”此人大惧，收金而去。彦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时人莫之知也。
《南史》曰：南海扶南国王诸农死，子阳迈立。阳迈初在孕，其母梦生儿，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丽。夷人谓金之精者为阳迈，中国云紫磨者，因以为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贡献，以阳迈为林邑王。
《宋书》曰：齐武帝常至刘悛宅，昼卧觉，悛自捧金澡灌，受四升以沃盥，因以与帝。
《齐书》曰：金车，王者至孝则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则游於後池。林邑有金山，金汗流於浦。
又曰：梁武帝於襄阳起兵，萧颖胄以荆州应焉。时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颖胄因取此龙，以充军实。
《梁书》曰：武陵王纪镇蜀，既东下，黄金一斤为一饼，百饼为，至百，银五倍之，其他锦称是。每战，则悬金以示将士，终不赏赐。
又曰：庐陵王续之子应，不惠王薨，至库内阅珍物，见金铤，问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总乞汝。”
《南史》曰：林邑国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则出飞，状如萤火。
又曰：甄法崇之孙彬有行业，乡党称善。尝以一束苎就州长沙寺库质钱，後赎苎还，於苎束中得五两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还。寺库道人大惊，云：“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人以此金质钱，时有事，不得举而失。檀越乃能见还，辄以金半仰酬。”往复十馀，彬坚然不受，咏曰：“五月披羊裘而负薪，岂拾遗金者耶！”卒还金。梁武帝布衣而闻之，及践祚，以西昌侯藻为益州刺史，乃以彬为府录事参军，带郫县令。将行，同列五人，帝诫以廉慎。至彬，独曰：“卿昔有还金之美，故不复以此言相属。”由此名德益彰。

《陈书》曰：欧阳在岭南，交州刺史袁昙绥密以金五百两寄，令以百两还合浦太守龚为，四百两付儿智矩，馀人弗之知。寻为萧勃所破，赀财并尽，惟所寄金独存。昙绥亦寻卒。至是，并依信还之，时人莫不叹伏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二年八月，谷价涌贵，金一斤直米二升。

又《前燕录》曰：汜昭，字嗣先，敦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滞。人有於夜中报昭黄金者，昭责而遣之。

《後魏书》曰：赵柔，字元顺。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直百缣。柔呼主还之。

又曰：孙轨，字元庆，为诸军司马。太武平赫连昌，引诸帅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诸将取之盈怀，轨独不取。帝把手，亲探金赐之，谓之曰：“卿临财廉。朕所以增赐者，欲显廉於众人！”

又曰：段军自慕容贵归魏太武，至长安，人告晖欲南奔，云置金於马鞴中。帝密遣视之，果如告者，斩之於市。

又曰：李安世为主客令，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宝，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时齐刘缵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太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同於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地不爱宝，故川无金，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

又曰：副货国，城周匝七十里。国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驼七头，高三尺。

又曰：拔豆国出金银，阿钩羌国出金珠。

《北史》曰：齐李幼廉少寡欲，为儿童时，初不从家人所求请。故尝以金宝授之，终不取；强付，辄掷之地。後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横，历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系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奴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杀之。

《北史》曰：隋献皇后崩山陵後，帝赐杨素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

《隋书》曰：上赐王公已下射，杨素箭为第一。上手以外国所献金精盘，价直钜万，以赐之。

《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水旱不调，皆为人君失德。朕德不修，天当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穷困？闻有鬻男女者，朕甚悯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出御府金宝赎还父母。

又曰：开元中，杜暹为监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赍金以遗暹，因辞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德宗诏曰：“朕闻王者不贵远物，所宝惟贤。故尧设茅茨，禹卑宫室，光武舍去宝剑，顺帝封还大珠。朕仰企前王，思齐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诚为润国。语人於利，非朕素怀。方以不贪为宝，惟德其物，岂尚兹难得之货，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采斫，官不得占！”

又曰：贞元元年四月，南诏王异牟寻与其酋长定计，遣使赵莫罗眉，由南安使，凡三辈，致书於韦皋，各赍生金、丹砂为贽。三分前皋所与牟寻者，各持其一为信。岁中三至京师，且曰：“牟寻请归大国，永为藩臣。所献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坚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赐牟寻诏书。

又曰：韦执谊，时为翰林学士，受赇，为人求科第。夏卿不应，执谊乃探怀中，出金以内夏卿袖。夏卿惊曰：“吾与若赖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己达，岂可如此自毁坏！”摆袖而去，执谊大惭。

又曰：路随为翰林学士，乃兼金紫。有以金帛谢除制者，必比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贿耶？”终无所纳。

《管子》曰：玉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汉，珠起於赤野，此宝相去各七千里。汤以杜山之金以赎民之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赎卖子者。江阳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砂，下有黄金。上有慈石，下有铜金。上有陵石，下有铅锡。上有赭，下有铁。葛卢山发而出金，蚩尤取以为剑铠。雍狐山发而出金，蚩尤取以为戟。楚有汝、汉之黄金。

《晏子》曰：景公为履，黄金之綦，仅能举之。

《列子》曰：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鲁连子》曰：秦围赵邯郸，魏使将军新垣衍入邯郸，令赵尊秦为帝。鲁连子说罢之。秦军退，平原君以千金为先生寿，笑曰：“若即有取，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

《庄子》曰：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黄金注者昏。（所要重则心矜。）

又曰：至仁无亲，至信辟金。（金玉，小信之质耳，至信则除矣。）

又曰：金石有声，不考不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子》曰：荆南丽水之中生金。
又曰：鲁丹三说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复见，未语而君与之食。鲁丹出，不及舍，遂去中山。其御曰：“交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鲁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恶之，曰为赵来间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又曰：张谴相韩，病将死，公乘无正怀三十金而问之其疾。居一月，公自问张谴曰：“君子死，将谁使代子？”答曰：“无正法而畏上；虽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张谴死，因相公乘无正。
又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资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载百金之晋见叔向，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也，请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见平公，曰：“可以城壶丘矣。”平公曰：“何以？”对曰：“荆王弟在秦，秦不出，是秦、荆恶也，必不敢禁我城壶丘。若禁之，我曰：‘为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卒恶也，不敢禁我城壶丘矣。”曰：“善！”乃城壶丘，谓秦公曰：“为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说，以炼金百镒遗之。
《墨子》曰：昔夏使飞廉折金於山，铸昆吾。鼎成而方，不炊自烹，不举自藏，不迁自行。以祭昆吾之墟，其兆繇曰：“蓬蓬白云，一南一北，一东一西。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失殷受，殷失周受。”
《孟子》曰：齐王以兼金一百遗孟子。兼金，好金也。
《列子》曰：夏华殷谓汤曰：“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中有山，一曰岱舆，二曰方壶，三曰员峤，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上高观皆金阙。”
《淮南子》曰：五百岁生黄□，五百岁生黄金，黄金千岁为黄龙。（，石也。中央数五，故五百岁一化。□，音胡贡反。□，黄金水银也。）秦以一镒为一金而重一斤。汉以一斤为一金。
又曰：舜藏金千斤於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
又曰：子拯溺者金玉，不若得寻常纟 墨。
《傅子》曰：悬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钱於路，童子争者，分不定矣。
《抱朴子》曰：合金液，用古称黄金一斤，都合用四十万而成一剂，可令八人仙也。其次，饵黄金一斤，可得地仙。
又《内篇》曰：山中亥日称人字者，金玉。知其物则不能为害。
又曰：吴景帝时，戍将於广陵掘一大冢，棺中人面如生，两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大如枣许。此假物不朽之效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一十一　珍宝部十

金下

《国语》曰：范蠡乘轻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终。王令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

《穆天子传》曰：观天子宝：黄金之膏。（金膏，亦犹玉膏，皆其精液也。）

《春秋後语》曰：尉缭来，说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其君臣俱怨。若或合从醮而出不意，（醮谓祭，盟誓之义也。）此智伯、夫差、王所以亡也。愿大王无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秦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王大善之。

又曰：邯郸既存，平原君欲封鲁仲连。仲连辞谢者三，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仲连寿。仲连突曰：“所贵於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而无取也，即有取者，乃商贾之人，仲连不忍为也！”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也。

又曰：邯郸之北有苏人侯，苏秦往说之。苏人侯送以黄金百溢。其家丞谏曰：“君侯之与客无故旧，而送之百金，其说可得闻耶？”苏人侯曰：“客天下辩士，立谈之间，再夺我地而复归之。吾地虽小，岂其百金？”

《韩诗外传》曰：田子为相，三年归休，以金百镒奉其母。母曰：“不义之物，不入於馆。为人臣不忠，是为人子不孝。子其去！”田子惭愧走出，自归於王，还金，请退就狱。王赦田子罪，以金赐其母。

又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双聘庄子，欲以为相。庄子固辞。

又曰：延陵季子游於齐，见遗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视之下也！类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当暑衣裘，吾岂取金者乎？”延陵季子知其贤者，请问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哉！”遂去。

《周易参同契》曰：黄土，金之父；流水，珠之母。

《英雄记》曰：董卓坞有金二三万斤。

《汉武故事》曰：帝年数岁，长公主遍指侍者：“与作妇，好否？”皆不用。後指陈后，帝曰：“若得阿娇作妇，当以金屋贮之。”

《汉武内传》曰：帝受西王母《真形经》，盛以黄金之几。

又曰：西王母有丸丹，金液金浆。

《汉东园秘记》曰：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终不朽。

陆贾《新语》曰：舜藏金於崭岩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渊，杜淫邪，绝觊媚之情也。

东方朔《神异经》曰：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银盘，围五十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西方白宫之外有金山。上有人，长五丈馀，名曰金犀守之。
《蜀王本纪》曰：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以礼物答，而尽化为土。秦王怒，君臣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是蜀矣！”
《说苑》曰：申鸣者，孝闻於楚。王授之相，辞不受。其父曰：“使汝有禄於国，立义於庭，吾无忧矣。”申鸣从父命为楚相。及白公乱，申鸣曰：“今不得为孝子矣。”遂援鼓杀白公，其父亦死。王赐金百斤，申鸣曰：“何面目见天下！”遂自杀。
《新序》曰：齐桓公见麦丘邑人，问之曰：“年几何？”对曰：“八十矣。”曰：“以子之寿，祝寡人乎？”曰：“使主君甚寿，金玉是贱，以人为宝！”
又曰：公孙敖问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术，博观四方之日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义，是则未有异於府库之藏金玉，筐篋之囊简书也。”
又曰：郭隗语燕昭王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马，已死，买骨五百金。不能期年，千里马至者三。”
《论衡》曰：卢江民小男曰陈爵、陈挺，相与浴於湖崖。有酒樽，色正黄，没水中。爵以为铜，涉水取之，重不能举。挺往助之，樽更为沉，盘动入深渊中。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枚。即共掇鹿，各得满手归。示其家，乃黄金也。
《论衡》曰：众口铄金者，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与火直，故云铄金。
《风俗通》曰：众口铄金。俗说有美金于此，众人咸共诋訾，言其不纯。卖金者欲其售，因取煅烧，以见真。此为众口铄金。
又曰：《汉书》说王阳好车马衣服，及迁徙，所载不过囊衣；俗传王阳能作黄金。语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阳居食禄，虽为洁白，车马衣服，亦能几何？何足推之，乃传俗语？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阴始起万物禁止。金之为言禁也。
《西京杂记》曰：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馀。长安为之语曰：“若饥寒，逐金丸。”京师儿僮母闻嫣出辄随之，望丸所落而拾之。
《乐说稽熠嘉》曰：君臣之义生於金。
葛洪《神仙传》曰：容成公服三黄得仙。所谓雄黄、雌黄、黄金。
《搜神记》曰：魏郡张巨卖宅与程应，应举家疾。卖何文，文独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丈馀，高冠赤帻，呼曰：“细腰！”应“诺”。“何以有人气？”答曰：“无。”文问曰：“高冠者谁？”答曰：“金也，在西屋壁下。”文掘得金三百斤。
又曰：汉文微服怀金过鲁少年。少年柱金杖出应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少昊时，金鸣於山，银涌於地，或如龟蛇之类，乍似人鬼之形。
又曰：方丈山有池，泥色金而味辛。以泥为器可作丹矣，百炼可为金矣。金色青，照鬼魅犹照面，不得藏形也。
《异苑》曰：汝南殷陶市同县张南宅，掘地得钱百万、金二斤，即以还南。南曰：“君至德感宝，为君出。”终不肯受。陶送付县令河南张标表上尚书。
又曰：新野黄舒，义熙中，耕田，得一船金。卜者云：“三年勿用，长守富也！”舒不能从，遂成土壤。
又曰：永康王旷，井上有一洗浣石，时见赤气。後有胡人寄宿，忽求买之。旷怪所以求。及度钱，子妇孙氏睹二黄鸟斗於浣石上，疾往掩取，变成黄金。胡人不知，索市逾急。既得，撞破石，内止有二鸟处。
又曰：即墨有古冢，发之，有金牛塞埏门，不动。犯之则大祸。
《述异记》曰：南康雩都县，沿江西出，去县三里名梦口穴，状如石室。旧传常有神鸡，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奋翼回翔，长鸣响彻，见人辄飞入穴，因号此石为鸡石。昔有人耕此山侧，望见鸡出游戏。有一长人操弹弹之，鸡遥见，便飞入穴。弹丸正着穴上，丸径六尺许，下垂蔽穴，犹有门隙，不复容人。又有人乘船，从下流还县，未至此崖数里，一人通身黄衣，担两笼黄纸，求寄载。因载之。黄衣人乞食，船主与之。食讫，船适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与，仍唾盘上，径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见其入石，始知神异。取食器视之，见盘上唾悉是黄金。
又曰：先儒说，禹时天下雨金三日。古诗曰：“安得天雨金，使金贱如土！”周成王时，咸阳雨金。今咸阳有雨金原。秦二世元年，宫中雨金，既而化为石。汉惠帝二年，宫中雨黄金、黑锡。又，翁仲孺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由是与王侯争富。今秦中有雨金翁，世世富。
《录异传》曰：隗者，汝南阴鸿寿亭民，善於《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死，当大荒穷。虽尔，慎莫卖宅！後到五年春，当有诏使顿来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卿以此板往责之。”亡後，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到期日，有龚使者果至亭。妻遂赍板往责使者，使者执板，不知所言，曰：“我生平不践此处，何缘尔也？”沈吟良久，谓曰：“贤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为人卜。”使者曰：“可矣！”乃顾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谓妻曰：“吾不相负金，贤夫自有金！乃知亡後暂穷，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妇儿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瓶，覆以铜盘，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在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卜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物志》曰：狼荒民与汉人交关，尝夜市，以鼻嗅金，知其好恶。
《幽明录》曰：淮牛渚津，水深无可算计。人见一金牛，形甚魁壮，以金锁绊也。
又曰：巴丘县百金岗以上二十里，名黄金潭。上有濑，亦名黄金濑。古有钓於此潭，获一金锁引之，遂满一船；而有金牛出，声貌奔壮。钓人被骇，牛因奋跃还潭。
又云：晋南顿王平，新营一宅。始移，梦见一人，云平舆令黄欲以一器金赂暴胜之，为暴所戮，埋金在吾上，见镇迮甚，若君复筑室，无复出入金。平明旦即凿壁下，入五尺果得金。
又曰：谯县城东，因城为台，方二十丈，高八尺。一曰古之冢也，魏武帝即筑以为台。东面墙崩，金玉流出，取者多死。因筑复之。
又曰：海中有金台，台内有金几，玄记纪金之精为牛。
又曰：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室，有鸠自入，止于对床。张恶之，披怀祝曰：“鸠，尔来为我祸耶？止承尘！为福耶？入我怀！”鸠翻飞入怀。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带钩焉。遂宝之，自是之後，子孙昌盛。
《世说》曰：刘晔谮陈矫。明帝以金五饼授矫，曰：“君明朕心，顾君妻子未知也。”
又曰：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斤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
《曹操别传》曰：操引兵入岘，发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宝数万斤。天子闻之立泣。
《益部耆旧传》曰：王𠂆屯，字少林。诣京师，於客舍见诸生病甚，因谓𠂆屯曰：“腰下有金十斤，愿以相与，乞收藏骸骨。”未问姓名，因绝。𠂆屯卖金一斤，以给絮棺；九斤，置在腰下。
《鲁国先贤志》曰：叔孙通草创朝仪，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悉以金赐诸生，诸生乃喜曰：“叔孙生，圣人也，知当世务。”
《庐江七贤传》曰：陈翼，字子初。到览乡，见马旁有一人病，呼曰：“我，长安魏少公。闻卿庐江乐来游，今病，不能前。”翼迎归养之，有金十饼，素二十匹。既死，翼卖素，买棺衣衾，以金置棺下，骑马出入。後其兄长公见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棺下得金。长公叩头谢，以金十饼投其门。翼送长安还之。
《邴原别传》曰：邴原，字根矩。以丧乱方炽，遂往辽东。时同郡刘举亦在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度掩捕其家，而举得免，窘逼归原。东莱太守太史子义，素有义，原以举付之。举临去，以其手所杖剑、金三饼与原，原受金，辞剑。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度曰：“将军平日与举无隙，而欲杀之者，但恐其为蜂蚖耳。今举以去，若以拘闭其家，毒螫必滋甚矣！”度即出举家，原以金还之。
《茅君内传》曰：汉帝及王莽献金锺之属，今埋在小茅山上。
又曰：取铅十斤，着铁器中，猛火烧之。三沸，投九转之华一铢於铅中，搅之，须臾，立成黄金九斤。
《吴时外国传》曰：斯调国，作金床。
《扶南传》曰：毗骞国，食器皆以金为之。金如此间之石，露出山边，无有限。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还溧阳濑水上，欲报自杀妇人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濑水中而去。须臾，有一姥哭而来，自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蜀李书》曰：武帝诸将，进金银或以得官者。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何有以官买金耶？”帝谢之。
《列女传》曰：乐羊子出学，其妻贞义，截发供其费。後羊子得遗金一饼以与妻。贞义曰：“君子不以利污行！”羊子惭而去之。
又曰：广汉女妇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三百馀万，悉让与兄。裁留园地数十亩，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让先祖所有，此独非其有耶？”敦曰：“固吾意也。”俱担金送与兄嫂。
《郡国志》曰：苏秦宅在洛阳利仁里。後魏高显业每夜见赤光，於光处掘得金百斤，铭曰：“苏家金”。业为之造寺。
《秦州记》曰：金城郡，应劭云：初筑城得金，因名金城。
《临海记》曰：白石山去县邑三十里，望之如雪。上有渊，相传云金鹅之所集。
郑缉之《东陈记》曰：金豚山之康县南三里，故老传云：有人得金豚於此，故名山。
刘欣期《交州记》曰：赵妪者，九真人，乳长数尺。入山聚盗，遂攻郡。常着金擒提屐。
又曰：金有华，出珠崖，谓金华采者也。雪山，在新昌南。人曾於山中得金块如升，迷失道。还置本处，乃得出。
《钱塘记》曰：县东南有岘山，长老相传，采金於此。
《罗浮山记》曰：州南十里有牛潭，渔人见金牛自水出。义熙中，县民张安蹑得金锁，大如指，遂数十寻，寻寻不已。俄有物从水引之，掘不能禁。以刀断得数尺，安遂致富。其後义兴周云甫掩此牛，掣断其锁，得二丈，遂以财雄。
《林邑记》曰：从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远望金山，嵯峨如赤城，照耀似天光。涧壑谷中亦有生金，形如虫豸，细者似苍蝇，大者若蜂蝉，夜行耀熠，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莹火。
《地镜图》曰：黄金之气赤黄，千万斤以上，光大如镜盘。
《白泽图》曰：黄金之精名石瑭，状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鼠以昏时见，於丘陵之间，视所出入，中有金。
《关令内传》曰：老子与尹喜登昆仑，上金台、玉楼、七宝宫殿，昼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游处，有珠玉七宝之床。
宋躬《孝子传》曰：郭巨，河内温人也。妻生男，谋曰：“养子则不得营业，妨於供养，当杀而埋焉。”锸入地，有黄金一釜，上有铁券，曰：“黄金一釜，赐孝子郭巨。”
《扬雄集》曰：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云：“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雄上书谏。天子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
孔融《圣人优劣论》曰：金之优者名曰紫磨，犹人之有圣也。
陈思王《辩道论》曰：甘陵始其语余曰：“本师姓韩，字世雄。始常与师於南流作金，前後四投数万斤金於海。”
《岭表异录》曰：五岭内富州、宾州、澄州江溪间皆产金。侧近居人，以木箕淘金为业，自旦至暮，有不获一星者。（郑《伤淘者》诗云：披沙辛苦见伤怀，往往分毫望亦乖，力尽半年深水里，难全为一凤凰钗。）就中澄州者，最为良金。余顷年使于上国，亲友（不欲书其姓字。）附澄州金二十两与当时权臣。余讶其单鲜，友人曰：“金虽少，贵其夜明，有异於常金耳！”遂留宿验之，信然也。
卷八百一十二　珍宝部十一
银
《周礼□夏官下》曰：正南曰荆州，其利丹银。
《尔雅》曰：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镠。（郭璞曰：辽音也。）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有银瓮，不汲自满。
《史记□封禅书》曰：殷得金德，银山溢。（苏林注曰：溢，出。）
又曰：蓬莱、方丈、氵瀛州，此三神山，黄金、白银为宫阙。
又《大宛传》曰：安息国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放王面焉。
又曰：舜为父母淘井，将银钱安罐中，与父母。
《汉书》曰：王莽时，珠堤银重八两，一流直千五百八十。（张晏曰：珠堤，县名，属犍为，出银。）池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
又《西域传》曰：无雷国出银。
司马彪《续汉书》曰：大秦国以金银为钱，十银钱当一金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郭修手刃蜀大将军费，追加褒宠，谥曰威侯。子龙加爵，拜奉车都尉，赐银千饼。
魏武《上杂物疏》曰：御物：中宫贵人、公主、皇子，纯银漆带镜一枚。西贵人，纯银参带五。皇子，银匣壹；皇子杂用物十六种，纯金参带方严四具。
又曰：御物及贵人、公主、皇子，有纯银香炉也。
《魏志》曰：秽国，男女系银，广数寸，以为饰。
《蜀志》曰：先主平蜀，赐诸葛亮等银千斤。
《吴志》曰：孙皓时，言掘地得银，长一寸，广一分，刻上有年月。於是改年为天策。
又曰：娄生为刘表所围，圭饮食健儿数百人，人赐银一斤，使击表。
《晋故事》曰：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给赐众官银，检金部见银一万五千两充给。
《宋起居注》曰：广州刺史韦朗，镂银铭二枚。
《齐书》曰：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枪。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萧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侈！”帝不悦。後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枪，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南史》曰：梁陶季直，丹阳和陵人也。祖愍祖，宋广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爱异之。尝以四函银列置於前，令诸孙各取其一。季直时年四岁，独不取，曰：“若有赐，当先父伯，不应度及诸孙，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陈书》曰：周文育从南海出，至大庾岭，遇卜者，卜之曰：“君北下不过作令长，南临则为公侯，又当暴得银二千两。若不见信，以此为验。”其夕，宿於逆旅，有贾人求与文育博。文育胜之，得银二千两。旦遂却入岭南。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赵录》曰：聪引帝入燕语。帝曰：“卿为豫章王时，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不？”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
又《後赵录》曰：大武殿室皆银楹金柱。
《後魏书》曰：银出始兴阳山县，又出桂阳阳安县。骊山有银矿，二石得银七两。白登山亦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宣武帝诏，并置银宫，每令探铸。）
又曰：孝明皇帝开恒州银山之禁，与人共之。
又曰：太武皇帝和平二年，诏中尚坊作黄金合盘，镂以白银，钿以玫因。
《唐书》曰：武德中，方术人师市奴合金银并成。上异之，以示侍臣。封德彝进曰：“汉代方士及刘安等皆学术，惟苦黄白不成，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
又曰：贞观中，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百万贯。”上谓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乏。惟须嘉言善事，有益於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只言税鬻银坑，以利多为美。昔尧抵璧於山，投珠於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後汉桓、灵二帝，好利贱士，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放令还第。

又曰：太宗引杜淹为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常侍宴赋诗。时有八人同作，淹为称首，赐以银锺。

又曰：贞观中，鸿胪奏：高丽莫支离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进曰：“莫支离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山之人报主辱之耻；若受其贡，何所致伐？”太宗纳焉。

又曰：元和十四年，泾原节度使王潜进银三千两、熟线绫三千匹。泾州密迩戎境，其土无百姓，其军皆仰给度支旧矣。至若无名上献，虽吴、蜀沃富，犹谓取诸人以干媚，不免於讥责。今则盗削军实，以充贡献，而求恩泽，盖以时急於财，势使然也。

又曰：太和中，尚书左丞王起，进亡兄播银胡瓶二百枚、玉及通犀带刀剑器杖等。

《管子》曰：上有铅者，下有银。

《列子》曰：周穆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天。暨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

《淮南子》曰：夫淇卫菌{路}，饰以银锡，有薄缟之忄詹，不能独穿也。

《抱朴子》曰：银但不及金玉，服可地仙。

《穆天子传》曰：天子乃赐曹奴之人戎、黄金之鹿、银。（今有地中得玉豚、金狗之属，皆古者赂夷狄之奇货。）

又曰：披图视观天子之宝器，有烛银。（银青精光如烛。）

《山海经》曰：丑阳之山，其阳多白银。（郭璞曰：即银也。）少阳之山，其下多赤银。（银之精者。）

东方朔《神异经》曰：南方有银山，长五十馀里，高百馀丈。皆悉白银，不杂土石，不生草木。

东方朔《十洲记》曰：东方外有东明山，有宫焉。左右阙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门，有银榜，以青碧镂题，曰：“天地长男之宫”。南方有り明山，有宫焉。有银榜，题曰：“天地中女之宫。”

桓谭《新语》曰：期门郎程伟好黄白事。娶妇，得怪女。伟无衣，为妇致两匹缯。後见夫方扇炭，欲烧筒中水银。钢忿出其中药以投之，立成银。伟就求道，不受，发狂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报告之义。或曰：封金银绳，或曰石涂金银绳，封之以印玺。
《瑞应图》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罚中人不为非，则银瓮出。
阮谌《三礼科》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饰以黄金，错以白银。
《幽明录》曰：徐琦每见一女子，姿色甚美，便解臂上银铪赠之。
《列异记》曰：故司隶校尉上党鲍子都少时，上计掾於道中遇一书生，独行无伴，卒心痛。子都下车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书一卷，银十饼。即卖一饼以殡敛，其银以枕之，素书着腹上。哭之，谓曰：“若子魂灵有知，当令子家知子在此！今奉使命，不获久留。”遂辞而去。
《吴越春秋》曰：禹登委山，得五金简，青玉为字，编以白银。
《异物志》曰：金邻国去扶南二千余里，土地出银。
《异苑》曰：弘农杨子，闻土中作声，掘得玉。後三年，有蛇去梁上，落粪皆成碎银。作器卖於市，得者寻以破灭。
《地镜图》曰：银气夜正白，流散在地，拨之随手合。
又曰：银精变白雄鸡。
郦元注《水经》曰：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银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
《南越志》曰：遂成县任山，银沙自出。
《外国事》曰：私呵调国王供养道人，食日银三两。
任预《益州记》曰：陶保至益州，人饥，米二合直银一两。
王韶之《始兴记》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颠及麓，崩处有光耀，有若辰焉。居人往观，皆是银铄，铸得银也。
又曰：秋水源山盘石上，罗列十瓮，皆盖以青盆，其中悉是银饼。人有遇之者，但得开观之，不可取，取辄迷闷。晋太元初，林驱家仆窃三饼，有大蛇伤而死。其夜，林驱梦神语曰：“君奴不良，盗银三饼，已受显戮。愿以银相备。”驱觉，奴死，银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谓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书，击鼓吹，入山。须臾，雷震雨石，倒树折木，道遂惧走。
《湘州记》曰：曲江县有银山，山多素雾。
《广州记》曰：广州市司用银易米。遂成县，任山又有银空，有银砂。
《桂阳记》曰：临贺山有黑银。
黄银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则黄银见。
《隋书》曰：辛公义为牟州刺史，时山东霖雨，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境内犬牙独无所损。山出黄银，获之以献，诏水部郎娄﹀就公义祷，乃闻空中有金石丝竹之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太宗尝赐房玄龄黄银带，顾谓曰：“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今日所赐，惟独见公！”因泫然流涕。
又曰：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命取黄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也。
水银
《史记》曰：秦始皇葬，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转相轮，终而复始。
《皇览》曰：关东贼发始皇墓，中有水银。
《广雅》曰：水银谓之□。
《吴越春秋》曰：阖闾葬，墓中□地，广六丈。
《神仙传》曰：封君达，陇西人。服炼水银，年百馀岁。常骑青牛，世号青牛道士。
铅
《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岱畎丝、、铅、松、怪石。
《史记》曰：高渐离，秦始皇霍其目，使击筑。渐离乃以铅置筑中，举筑扑秦始皇帝。
《汉书》曰：江都王建宫人八子有过者，辄令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广川王去数召姬荣爱与饮。后昭信谮之，销铅灌其口中。
《汉书》曰：或盗靡钱质而取铅。（如淳曰：民盗靡漫面而其铅以更铸作钱。）
《东观汉记》曰：曹褒寝则枕铅。
《范子计然》曰：黑铅之错，化成黄丹。丹再化之成水粉。
《淮南子》曰：铅不可为刀。
又曰：铅之与丹，异类殊色。而可以为丹者，诚得数也。
《抱朴子》曰：愚民不信黄丹及胡粉是化铅所作。
桓子《新论》曰：淮南王之子娉迎道人，作为金银。
又云：字金与公钅 公，则金之公。而银者，金之昆弟也。
《茅君内传》曰：取铅十斤，安铁器中，猛火烧之，三沸，投九转之华一铢於铅中，搅之，立成黄金。
《神仙传》曰：尹轨，字公度。有一人遭父丧，当葬，而贫穷汲汲。公度过省之，孝子说甚辛苦。公度怆然，曰：“卿假求数十斤铅得否？”孝子言：“犹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将入前山中，架小屋下，於炉火中销铅。以其所带管中药如枣大，投沸铅中搅之，皆成好银以与之，告曰：“念卿贫困，故以相与。慎勿多言！”
《述异记》曰：河间有雨铅城。汉世，天雨铅。
《地境图》曰：草青茎赤秀，下有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玄中记》曰：铅锡之精为老婢。
锡
《周礼□夏官中□职方》曰：扬州，其利金、锡。
《尔雅》曰：锡谓之钘 引。
《周官□考工记》曰：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後可铸。
《史记》曰：江南出楠、梓、姜、桂、锡、连。（徐广曰：连，音莲，铝之未练者也。）
《淮南子》曰：明镜之始照，未见其容也；及乞之以玄锡，磨之以毡，则须眉见。
《山海经》曰：龙山之下多赤锡，濯山多白锡。
《博物志》曰：积草三年，烧之，津液下流成锡。
《越绝书》曰：赤董山破而出锡。
《吴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欧冶子，不能铸铅锡为干将。
《神仙传》曰：尹轨，字公度。尝见一人，本官族子弟，仕郡，遇公事簿书不了，当备官钱百万，卖田宅车牛不售而收系。公度语所富人曰：“子可以百万钱借我，我欲以救人，後三十日倍当相还。”富人喜，敬之，即以百万钱与公度。公度以与遇事者，曰：“卿能得一百二十斤锡不？”遇事者即具之。公度於钘 历中销锡，复以其腰间管中药一方寸匕投沸锡中，搅之，皆成金，即称卖与人，得钱百万。以还富人。近光熙元年，闻公度到南阳太和山中。
卷八百一十三　珍宝部十二
铜
《左传□僖中》曰：郑伯朝楚，楚子与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
《史记》曰：秦使徐福入海还，伪辞曰：“臣见海中大神，曰：‘汝，秦王之神，薄得观而不得取！’即从臣往蓬莱山，见芝城宫阙，有使者铜色而龙形，光上照天。”
又曰：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为铜铸金人十二，各千石，置庭中。
又曰：张孟谈、董安于之治晋阳也，公室之堂皆以练铜为柱。
又曰：赵襄子使厨人以铜斗击代王，杀之，而取其地。
又曰：上使善相相邓通，当贫饿死。文帝於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景帝立，有告通盗出徼铸钱，尽没入，一簪不得着，身寄死人家。
又曰：龙门、碣石多铜铁。
《汉书》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见上。上有故铜器，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於伯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
又曰：黄帝采首阳山铜，铸鼎於荆山之下。
又曰：王莽梦长乐宫铜人五枚并起立，莽恶之，使尚方镌灭铜人膺文。
又曰：吴有豫章郡铜山，招致天下人民亡命者盗铸钱。
又曰：凡律度量衡用铜者，所以同天下，齐风俗也。铜为物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铜也。
又曰：王莽天凤四年八月，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色铜为之。
又曰：无雷国有铜。
华峤《後汉书》曰：灵帝时，使掖庭令毕岚铸铜人四，列於苍龙玄武阙外。
又曰：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
范晔《後汉书》曰：马援善别名马。於交址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
又曰：马援征南海，铸铜柱於林邑国，以极汉南界。
又曰：崔烈纳钱为司徒。久之不自安，从容问其子钧曰：“吾居三公，於议者何如？”钧曰：“大人少有英称，历位卿守，论者不谓当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为然也？”钧曰：“论者嫌其铜臭。”烈怒，举杖击之。
又曰：蓟子训遁去，不知所止。後人复於长安东霸城见之，与老翁共磨娑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而已近五百岁矣。”
《魏略》曰：明帝徙长安诸锺ね、骆驼、铜人、承露盘，惟铜人不可致。住霸城，又铸作铜人，列坐於司马门外。
《吴志》曰：朱异口赋弩曰：“南岳之干，锺山之铜。应机命中，获隼高墉。”
《晋书》曰：南阳王模督秦雍时，关中饥荒，百姓相啖，加以疾疠，盗贼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铸铜人锺鼎为釜器以易谷。议者非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北史》曰：後魏明帝初，尔朱荣与从弟世隆密议废立，乃以铜铸孝文及咸阳王禧等五王子像。成，当奉为主，惟庄帝独就。
《唐书》曰：开元中，许昌县之唐祠，掘地得古铜樽，又隐起双鲤篆书，文曰“宜子孙”。
又曰：开元十三年，宋州献古铜鼎十九，及锺、磬、甑、釜、樽、杓、盘、瓶各数四。时宋城尉晋日休，因板筑，获而献之。
又曰：初，天宝中，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拟其形容，首冠环焰，足承菡萏，与尊佛之像间列於殿堂，号为真容。及山东陷，率被熔毁，而恒州独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文宗问宰臣曰：“币轻钱重，如何？”宰臣杨嗣复曰：“此事已久，但且禁铜，不可遽变其法。法变，即必扰人。”李珏曰：“今请加炉铸钱，他法不可。先有格令州府禁铜为器，当今以铜为器而不知禁。所病者，制敕一下，曾不经年，而州县因循，所以制令相次，而视之为常。今自淮而南，至於江岭，鼓铸铜器，列而为肆。州县不禁，市井之人逐锥刀之利，以缗范为他器鬻之，售利不啻数倍。是则禁铜之令，必在严切，斯其要也。”

又曰：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其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亿万。

《淮南子》曰：铜英青。

又曰：铜不可以为弩。

《抱朴子》曰：吴时，发广陵大冢，中有铜为人数十头，皆长五尺。

又曰：《金简记》云：“以五月丙子日中时，铸五石，下其铜。五石：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皆铸粉之，以金华池漆之，内太一神鼎中，下以桂薪烧之。铜成，以铜炭冶之。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为雌剑。带之以入河，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进也。欲知铜之牝、牡，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以其在火中尚赤时也，则铜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则牡铜也，凹陷者则牝铜也。”

又曰：山中夜见胡人，铜之精也。

《山海经》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铜。（此山出金，色赤如火，以切玉如泥。周穆王时，西戎为兵献，汲冢中得铜金剑一枚，长三尺五寸。故通以锡杂为兵器。）

《帝王世纪》曰：纣作铜柱，令男女裸形缘之，落则妲己笑。

《国语》：管仲曰：“美金以铸戟剑，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属。”（恶，粗。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也，形似凵而小。属，斫也。）

《广雅》曰：白铜谓之鋈，赤铜谓之锡。

《汉武内传》曰：上起神屋台，以铜为柱，黄金涂之。

《神异经》曰：入金山下四丈，得丹扬铜。（张华曰：此铜与金相似。《典术》曰：陶丹铜以为金也。）

《贾谊书》曰：下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

《西京杂记》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库藏，见铜人十二枚，坐皆高三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皆有所执，皆缀花彩。俨然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出筵後。其一管内空，一管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管，一人纽绳，则琴筑笙竽皆作声音，与真乐不异。

虞喜《志林》曰：建武中，南郡男子献铜鼓，背有铭。及吴时，江水中锺上有百馀字，人莫有识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镜图》曰：草茎黄秀，下有铜器。
《士纬》曰：铜出於石，为铃则小，铸锺则大。
《南中八郡志》曰：云南旧有银窟数十。刘禅时，岁常纳贡。亡破以来，时往采取，银化为铜，不复中用。
《世语》曰：元康八年。陵云台上生铜。
贾谊《鸟赋》曰：阴阳为炭，万物为铜。
张莹《汉南记》曰：安帝见铜人，以问侍中张陵，对曰：“昔秦始皇时，有大人十二，身长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见於临洮，此天将亡秦之证。而始皇误喜以为瑞，乃铸铜人以为像。”上曰：“何以知之？”对曰：“臣见传载，云其人胸上有铭。”
《林邑记》曰：林邑王范文铸铜为牛，铜屋行宫。
《荆州记》曰：衡阳重安县有{田石}塘。故老相传云：此塘中有铜神，今犹时闻铜声。水转变绿，鱼为之死。
《武当山记》曰：山有石室，中有铜杖长七尺。
《越绝书》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谷涸而出铜，欧冶因为纯钧之剑。
《玄中记》曰：铜之精为童奴。
《岭表异录》曰：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已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年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後，修葺州城缘，掘土得一铜鼓，牵复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于延庆禅院，用代木鱼。
铁
《尚书》曰：华阳、黑水惟梁州，厥贡镂、铁。
《尚书□说命》曰：若金用汝作砺。（孔安国曰：铁须砺以成利器。）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及革无或不良。
《左传□昭七年》曰：晋赵鞅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刑书。（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一鼓而足之。）
《春秋孔演图》曰：八政不中则铁飞。
《春秋繁露》曰：蒸石取铁，非人意也；祸福所从生，亦非人意乎！
《广雅》曰：铁朴谓之砺。
《史记》曰：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也。
又曰：卓氏、宛氏，以铁冶致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口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涿郡铁官铸铁，消皆飞去。时刘屈厘为太守，後死象。
《汉书》曰：高祖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藏之宗庙。
又曰：张良以家财求客刺秦王，得力士，为铁椎重一百二十斤。秦始皇至博浪沙中，良与客俱击秦皇帝。
又曰：张敞弟武拜为梁相。武曰：“当以柱後惠文冠弹治之耳！”（应劭曰：柱，後以铁为柱，本法官冠也。）
又曰：成帝河平二年，沛郡铁官治铁，飞。
又曰：李寻说王根曰：“政感阴阳，犹铁炭之低仰，见效可信者。”（《天文志》曰：悬土炭也，以铁易土耳。先冬夏至，悬铁炭於衡各一端。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至，炭低而铁仰。）
又曰：羌国有铁，自化为兵。
范晔《後汉书》曰：赤眉降，徐宣等曰：“自今日得降，犹去虎口归慈母！”世祖曰：“卿铁中枪枪，庸中佼佼耳！”
又曰：公孙瓒徙镇易京，虑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铁为门。
《魏略》曰：弁辰国出铁，韩、豸岁皆从市之。诸市买皆用铁，如中国用钱也。
王隐《晋书》曰：石苞，字仲容。初为县吏，买铁邺市。市长沛国赵元儒见苞，异之，便与结交。
《晋阳秋》曰：肃慎土无盐铁。
《晋书》曰：林邑国王范逸死，奴文篡立。文日南西卷县夷帅范雅奴也，尝牧牛涧中，获二鳢鱼，化成铁，用以为刀。刀成，乃对大石障而咒之，曰：“鳢鱼变化，冶成双刀。石障破者，是有神灵！”进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怀之。
《晋书口载记》曰：赫连勃勃以“铁伐”为氏，曰：“使我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也！”
《齐书》曰：高祖素俭约，後宫物器栏槛，以铜为饰者，并改以铁。
《梁书》曰：康绚筑浮山堰，将合，淮水漂没，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蛟，能乘风雨决坏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锄，数千万斤，沉於堰所。
《後汉书》曰：崔挺为光州刺史。先是，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
《庄子》曰：金铁蒙以大绁，载六骥之上，则致千里。
《淮南子》曰：上古之时，未有铁器，磨蜃以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铁不可以为舟。
又曰：丰水之深十仞，不受尘埃。投金铁焉，则形见於水。
《山海经》曰：克光之山、龙首之山，其阴多铁。
《神异经》曰：南方有兽焉，角足大小形状如水牛，皮毛黑如漆，食铁饮水，其粪可为兵器，其利如钢，名曰“啮铁”。（俗云：“咋铁”。《玄黄经》曰：南方啮铁，粪利如钢，食铁饮水，腹中不伤。）
《河图》曰：赤帝有女，讹铁飞之异。
《新序》曰：公孙敖曰：“夫玉石金铁，犹可琢磨，以为器用，而况於人！”
《论衡》曰：纣力能索铁申钩。
卢《四王起事》曰：张方请帝迁都，五千骑皆铁缠槊。
《魏武故事》曰：领长史王必是吾乡，披荆棘时吏，忠而勤事，心如铁石。
《语林》曰：许玄度出都为弟婚。弟少愚，恐人嘲弄，玄度为解而获免。真长笑曰：“许玄度为弟张十重铁步障！”
《异苑》曰：楚王与群臣猎於云梦，纵良犬，逐狡兔，三日而获之。其肠似铁，良工曰：可以为剑。
《十洲记》曰：流沙在西海中，上多山川积石，为昆吾石。治其石成铁，作剑光明洞照如水精状，割玉如切泥土。
《广州记》曰：邓平县有铁石。
《南方草物状》曰：铁出耽兰州，裨夷庄船载铁至扶南卖之。
《华阳国志》曰：公孙述废铜钱，铸铁钱，百姓货卖不行。
金钢
《晋起居注》曰：咸亨三年，敦煌上送金钢，生金中，百淘不消，可以切玉，出天竺。
《玄中记》曰：金钢出天竺大秦国，一名削玉刀，削玉如铁刀削木大者，长尺许，小者如稻米。欲刻玉时，当作大金，着手指，开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内环中以刻玉。
《南州异物志》曰：金钢，石也。其状如珠，坚利无匹。外国人好以饰环，服之能辟恶毒。
《南越志》曰：波罗基国出钢珠，朗照幽夜。
《林邑记》曰：林邑王范明达献金钢指环。
《抱朴子》曰：扶南有金钢，可以刻玉。体似紫石英，外国人名为千延。至於百丈底，着盘以铁槌打之，不能伤。以羊角扣之，则亏然冰泮。
服虔《通俗文》曰：乱金谓之钜。
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志》曰：石似金，亦有与金杂者，淘之则分。
锺会《刍荛论》曰：夫莠生似禾，石像金。
齐周舍谓沙门法云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师何以捉石香炉？”答曰：“檀越既得戴黧，贫道何为不得执？”
《唐书》曰：高宗上元元年，诏九品服浅碧，并石带八胯。
王子年《拾遗记》曰：石虎为四时浴台，皆用石、武夫为陡岸。
卷八百一十四　布帛部一
丝
《尚书□禹贡》曰：济、河惟兖州，厥贡漆、丝。海、岱惟青州，厥篚、丝。（，桑，丝中琴瑟弦。）
《周礼□天官下□典丝》曰：典丝，掌丝入，而辨其物，以其贾揭之。掌其藏与其出，以待兴功之时。颁丝于外内，皆以物受之。凡上之赐予，亦如之。
又《冬官□考工记》曰：荒氏，氵柬丝，以氵兑水沤其丝，七日，去地尺暴之。（故书“氵兑”作“湄”。郑司农云：湄水，温水也。玄谓：氵兑水，以灰所氵柬水也。沤，渐也。楚人曰沤，齐人曰氵委。）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氵柬。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蚕事既登，分茧称丝。
又《内则》曰：子能言，教男“惟”女“俞”，男ひ革，女ひ丝。”（ひ，小囊也，男用韦，女用缯，有饰缘也。）
又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
又《少义》曰：国家靡币，则君子不履丝屨。（币，赋税亟也。）
《左传□隐公》曰：公问於众仲，曰：“卫州吁其济乎？”对曰：“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以乱，犹治丝而棼之也。（丝见棼，益所以乱。）
《春秋考异邮》曰：四月，蚕饵丝。
《毛诗□鹊巢□羔羊》曰：羔羊之皮，素丝五纟它。羔羊之革，素丝五纟或。羔羊之缝，素丝五总。
又《鹊巢□何彼矣》曰：其钓惟何？惟丝伊缗。
又《邶□柏舟□绿衣》曰：绿兮丝兮，女所治兮。
又《□伯舟□干旄》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丝纰之，良马四之。
又《淇澳□氓》曰：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
又曰：淑人君子，其带伊丝，其弁伊骐。
又《丝衣》曰：丝衣其纟不，（芳浮反，）载弁俅俅。（丝衣，祭服也。俅，音求。）
又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丹阳方储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储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备，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乱丝付储，使理。储拔佩刀三断之，对曰：“反经任势，临事宜然！”

袁宏《汉记》曰：《郭泰传》：童子魏照求入其房，供给洒扫。泰曰：“当精义讲书，何来相近？”照曰：“经师易获，人师难遭。欲以素丝之质，附近朱蓝。”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野蚕成丝。

《晋阳秋》曰：武帝时，有司奏以青丝为牛引，诏以青麻代之。

《晋书》曰：吕光窃号河右，中书监张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罗休知叉诳诈，告资曰：“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叉疗，果无效。少日资亡。

《宋书》曰：诸葛阐上言：“夫岁时有利害之收，而蚕桑有经常之苦，机杼居不变之勤，而民用有奢俭之异。今南至有五丝命缕之服，仲夏北至，比肆连行，纠绳縻无用之工，玄黄侵衣章之费。饰彩虽贵，始无所入，尺绝寸分，终於捐弃，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费博矣！谨率愚管，谓宜禁革。”

《後魏书》曰：幽州刺史张亮。初，有薛叔梦亮出於山上挂丝，觉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丝，‘幽’字。君为幽州乎？”未期而受。

《管子》曰：齐桓公伐楚，济汝水，逾方城，使贡丝於周室。墨子见染丝者，叹曰：“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五入则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非独染丝，治国亦然。”

《淮南子》曰：蚕饵丝则商弦绝。（商，金声。春蚕吐丝，金死，故绝也。）

《山海经》曰：欧丝之野，有一女子，跪树而欧丝。（郭璞注曰：蚕类也。）

《吕氏春秋》曰：惠子曰：“使女工化为丝，不能治丝；大匠化为木，不能治木。”

《家语》曰：子张问入官，子曰：“修身返道。故夫女工必自择丝麻，良匠完材，贤君选左右。”

《论衡》曰：蚕含丝而商弦绝，桉子生而父气衰。新丝既登，故体者自坏耳。

桓谭《新论》曰：昔神农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叙。

《风俗通》曰：五月五日，色续命丝，俗说益人命。

《正部》曰：皎皎练丝，为蓝则青，得丹则赤，得蘗则黄，得泥则黑。

《士纬》曰：丝俱生於蚕，为缯则贱，为锦则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仙人用五色丝作续命幡，幡安五色。
《竹林七贤论》曰：鬲令袁毅，为政贪浊，赂遗朝廷，以营虚誉。遗山涛丝百斤，众人莫不受，涛不欲为异，乃受之，命内阁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验吏至涛所。涛於梁上下丝，已数年，尘埃黄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西京杂记》曰：公孙弘以元光五年为国所推，上为贤良。国人邹长倩赠以素丝一衤遂，为书以遗之，曰：“五丝为蹑，倍蹑为升，倍升为纟或，倍纟或为记，倍记为纟，倍纟为衤遂。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勋，效名节，亦复如之。勿以小善为不足修而不为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成王时，因祇国致女工一人，善织新轻素，以五色丝内口中，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
《神仙传》曰：园客者，济阴人，貌美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常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之上，客收而荐之以布，生华蚕焉。至蚕时，有一女自来，助客养蚕，亦以香草食之。蚕收得茧百二十枚，茧大如瓮。每一茧缲六七日，丝乃尽。缲讫，此女与园客俱去。
《梁四公记》曰：扶桑国使贡方物，有黄丝三百斤，即扶桑蚕所吐，桑灰汁所煮之丝也。帝有金炉，重五十斤，系六丝以悬炉，丝有馀力。
《楚辞》曰：茅丝兮同综，冠履兮共处。
宋玉《钓赋》曰：夫玄渊之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纶。
荀卿《蚕赋》曰：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後治。
嵇康《琴赋》曰：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锺山之玉。
枚乘《七发》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斩以为琴，野茧之丝以为弦。
《古乐府口歌诗》曰：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绳，桂枝为笼钩。何用识夫婿？白马紫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
蔡邕《广连珠》曰：参丝之绞以弦琴，缓张则挠，急张则绝。
陆凯《奏事》曰：诸暨、永安出御丝。

素

《释名》曰：素，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功饰也。
《史记》曰：苏代遗燕王书云：“齐紫败素，而贾十部。”（败素染以为紫也。）
《东观汉记》曰：郑据，建初五年辟司徒府，拜侍御史。上疏，诏书下官府，赐据素六十匹。
《汉书仪》曰：天地鬼神玺，皆以武都紫泥封，都布囊白素裹。
《汉官仪》曰：印绶盛以篋，篋以绿绨表白素裹。
《魏志》曰：学者资於人，犹蓝之染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子计然》曰：白素出三辅，匹八百。
《孟子》曰：陈相道许行之言。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後食乎？”曰：“然。”“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於耕也。”
《韩子》曰：齐桓公好衣紫，国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事具彩门。）
《盐铁论》曰：缟素不能自分於缁墨，贤圣不能自治於乱世。
班固《与弟书》云：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焉。
宋玉《美人赋》曰：腰如束素。
徐干《团扇赋》曰：惟合欢之奇扇，肇伊、洛之纤素。
《古诗》曰：新人能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馀。以缣特比素，新人不如故。
班婕妤诗曰：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象明月。
扬雄《答刘歆书》曰：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笔，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方语。归，即以铅次之於铅椠，（七念反。）三十七岁於今矣。
缯
《史记》曰：乌氏倮以缯遗戎王，戎王十倍报之。
《帝王世纪》曰：末喜好闻裂缯之声，桀为发缯裂之。
《汉书》曰：灌婴，睢阳贩缯者。
又曰：广川王去立昭信为后，幸姬陶望卿为修美人，主缯帛。昭信谮望卿曰：“与我无礼，衣服常鲜於我，尽取善缯丐诸宫人。”
《献帝纪》曰：是时新迁都，宫人多亡衣服。帝欲发御府缯以作之，李亻不欲，曰：“宫中有衣服，胡为复作耶？”诏卖厩马百馀匹，御府大司农出杂缯二万匹，与所卖厩马直，赐公卿已下及贫民不能自存者。李亻曰：“我邸阁储寺少。”乃悉载置其营。贾诩曰：“此上意，不可距也。”亻终不从。
又曰：李亻时合羌胡数千人，先以御物缯彩与之。
《晋书》曰：单道开，敦煌人，常衣粗褐。或赠以缯服，皆不着。
《宋书》曰：朱百阳居山阴，有时出山阴为妻买缯彩三五事。好饮酒，遇醉或失之。
《後周书》曰：梁主萧岿朝於邺，高祖与之宴，大悦，赐杂缯万段、良马数千匹。并赐齐後主妓妾，及常所乘五百里骏马以遗之。
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河记》曰：西河无蚕桑，妇女着碧缬裙，上加细布裳。且为戎狄性，着紫缬襦裤，以外国色锦为裤褶。
《後魏书》曰：封回为都官尚书、冀州大中正。荥阳郑云，谄事长秋卿刘腾，货紫缬四百匹，得为安州刺史。除书旦出，晚往诣回。坐未定，问安州兴生何事便，回曰：“卿荷国宠恩，位至方伯。虽不能拔园葵去织妇，宜思方略，以济百姓。如何见造问兴生乎？封回不为商贾，何以相示？”云惭失色。
彩
《尚书□禹贡》曰：徐州，厥篚玄纤缟，荆州，厥篚玄。（玄，黑缯。缟，白缯。纤，细也。纤在中，明物皆当细。）
《礼记□玉藻》曰：无君者不贰彩，非列彩不入公门。（列彩，正服。）
《史记》曰：通邑大都，采千匹，比千乘家。
《汉书》曰：孝文六年，遗单于赤绨、绿缯各四十匹。
《东观汉记》曰：光武起，拜朱和建义大将军，赐绛八百匹。
又曰：光武初起义，与诸李市弓弩、绛衣、赤帻。
谢承《後汉书》曰：陈重同舍郎有归宁者，误持邻舍郎绛去。嫌重取，重不申曲直，置绛还之。去郎还，得绛，甚愧於重。
袁山松《後汉书》曰：刘盆子拜竟，复从刘仲卿居。仲卿为盆子制绛单衣。
张《汉记》曰：“朱俊少孤，母以贩缯彩为事。同郡周起负官债百万，县催责之。俊窃母帛为起解债。
《魏志》曰：景初中，赐倭女王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
《吴书》曰：陆逊破曹休，当还西陵，上赐逊缯彩、丹漆。
《梁书》曰：张讥幼丧母，有错彩经帕，母之遗制。及有所识，家人具以告之。每岁时，辄对帕哽噎，不能自已。
《唐书》曰：武德中，太宗平并州，悉复故地。上悦，置酒含章殿，宴群臣。极欢，遣入御府赐缯彩，皆尽重而出。
《韩子》曰：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五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恶紫臭！’”公曰：“诺。”三日，境内莫有衣紫。
《风俗通》曰：夏至，着五彩辟兵，题彩曰游光，厉鬼知其名无温疾。五采，辟五兵也。按，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
《世语》曰：王经彦伟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绛二十匹，令交市於吴。经不纳书，弃官归。
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风戒寒，趣染彩也。
挚虞《决疑》曰：古者，男子皆衣彩，有故乃素服。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朝廷五服用彩。
裴玄《亲言》曰：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不解，以问伏君，伏君曰：“青、赤、白、黑，为之四面，黄居中央，名曰：‘襞方’。缀之於复，以示妇人养蚕之工也。传声者误以为‘辟兵。’”
李陵《与苏武诗》曰：有鸟西南飞，熠炀似苍鹰。朝发天地隅，暮宿日南陵。欲寄一言书，托之笺彩缯。
张载《拟四愁诗》曰：佳人赠我筒中布，何以报之？流黄素。
蔡邕《女诫》曰：礼：女始行，服。，绛也，上正色也。红紫不以为亵服，缃绿不以为上，缯贵厚而色尚深，为其坚纽也。
母丘俭《报弟书》曰：令别致绛二百匹，可以供送葬之事。
染
《周礼□天官下》曰：染人，掌染丝帛。凡染，春暴练，夏玄；秋染夏，冬献功。
又《地官下》曰：掌染草，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染草，茅、橐芦、豕首、紫之属。）以权量受之，以待时而颁之。（权量，以知轻重多少。时，染夏之时。）
又《冬官□考工记》曰：锺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炽之，（郑司农云：湛，渍也。丹秫，赤粟。玄谓：湛，读如渐车帷裳之渐。炽，炊也。羽，所以饰旌旌及王后之车。）淳而渍之。（淳，沃也。以炊下易沃其炽，蒸之以渍羽。渍犹染也。）三入为，五入为纟 取，七入为缁。（染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则为纟 取。今礼俗文作“爵”，言如爵头色也。又复再染以黑，乃成缁矣。）
《礼记□月令》曰：季夏，命有司染彩，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贷。黑黄苍赤，莫不质良，无敢诈伪。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质，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当得其真彩正善。）
《尔雅》曰：一染谓之纟 原，（取绢反。）再染谓之，三染谓之。青谓之葱，黑谓之黝。
《汉书□王莽传》曰：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闻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须发。
《吴录》曰：九真移风县有赤絮。胶人规土知蚁穴，垦发，以木枝插其中，则蚁缘而生漆。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
《宋书》曰：陶季直五岁丧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赎季直，抱之号恸，闻者莫不酸感。
《吕氏春秋》曰：素染於青，染於黄，五入而五色。尧、舜、三王，染於贤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治，桀、纣、幽、厉，染於凶佞而亡。
《博物志》曰：芜苏子染法：芜苏子一升，可染一匹，直以水浸之耳。
《释名》曰：缃，桑叶初生色也。
《广志》曰：乌丸与匈奴同俗，丈夫妇人为木帻，朱染之，如杆盆以沓头。
《神仙传》曰：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逢{艹累}根，二百馀年。能致紫草，卖于染家，得钱以与贫病者。
《环济要略》曰：正色有五，谓青、赤、黄、白、黑也。间色有五，谓绀、红、缥、紫、流黄也。
卷八百一十五　布帛部二
锦
《说文》曰：锦，襄邑织文也。
《释名》曰：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制字“帛”与“金”也。
《礼记□王制》曰：锦文珠玉成器，不鬻於市。（不示民也奢与贪。成犹善也。）
《礼记□玉藻》曰：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童子，未冠之称。《冠礼》曰：将冠者彩衣也。）
又《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
又曰：居士锦带。（居士，道艺处士也。）
又《中庸》曰：《诗》云：“衣锦衣”，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言君子深远难知，小人浅近易知也。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远也。禅为。锦衣以美，而君子以禅表之，为其文章露，似小人也。）
《左传□闵公》曰：卫迁于曹，齐桓公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又《襄三》曰：晋侯先归，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贿荀偃束锦加璧。
又《襄五》曰：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步马，习马。）问之，对曰：“君夫人氏也。”左师曰：“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归，以告夫人，使馈之锦与马，先之以玉。
又《襄六》曰：子皮欲使尹何为邑，子产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吾爱之。夫往而学焉，亦愈知治。”子产曰：“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言官、邑人重，多於美锦也。）
又《昭四》曰：晋合诸侯，次于卫地，叔鲋求货於卫，淫刍荛者。（淫，放也。欲使卫惠之而致货也。）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屠伯，卫大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诸侯事晋，未敢携贰。况卫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而敢有异志？刍荛者异於他日，敢请之。”叔向受羹反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货也。）

又《昭四》曰：平丘之会，公不与盟。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铎射（鲁大夫也。）怀锦，奉壶饮冰，以匍匐焉。守者御之，乃与之锦而入。（匍匐，窃往敛季孙也。冰箭，箭盖，可以取饮者也。）

又《昭六》曰：齐侯将纳公，命无受鲁货。申丰从女贾，（丰、贾二人，皆季氏家臣也。）以币锦二两，（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匹也。二两，二匹。）缚一如。（，充耳。缚，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怀藏。）适齐师，谓子犹之人高：（，子犹家臣。子犹，梁丘据。）“能货子犹，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为我行货於子犹，当为谓；使得为高氏後，又当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高以锦示子犹，子犹欲之。曰：“鲁人买之，百两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币财。”（言鲁人买此甚多，布陈之，以百两为数。）子犹受之。

又《哀上》曰：吴人藩卫侯之舍。（藩，篱。）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侯伯致礼，以礼宾也。地主，所会主人也。饩，生物。）以相辞也。（各以礼辞让。）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难若用也。）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以赂吴。）

《毛诗□淇澳□硕人》曰：硕人其颀，衣锦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

又《蟋蟀》曰：角枕粲兮，锦衾烂兮。

又《巷伯》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於谗，而作是诗也。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萋斐，文相错也。）彼谮人者，亦以太甚！

《论语》曰：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

《尔雅》曰：素锦绸杠。（以白地锦韬旗之竿。）

《尚书大传》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民，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举事力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饰车、马，衣文锦。

《汉书》曰：项羽在关中，怀思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又曰：景帝三年，下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锦绣纂组害女工，宜禁之！”

又曰：贾人毋得衣锦。

谢承《後汉书》曰：朱宠仲威为太尉，家贫，食脱粟，卧布被。朝廷赐锦被粱肉，皆不敢当。

《汉官仪》曰：虎贲中郎将，古官，衣纱单衣，虎文锦裤。馀郎亦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官典职》曰：尚书郎，直中官，供锦被。
《魏志》曰：景初中，赐倭女王绛地交龙锦五匹、绀地勾文锦三匹。倭献暴文杂锦二十匹。
《魏文帝诏》曰：前後每得蜀锦，殊不相比，适可讶，而鲜卑尚复不爱也。自吾所织如意虎头连璧锦，亦有金薄、蜀薄来至洛邑，皆下恶。是为下土之物，皆有虚名。
《典略》曰：孔子反卫，夫人南子使人谓之曰：“四方君子之来者，必见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见之。夫人在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吴志》曰：将钦，字公弈，为右护军。孙权常入其内，母练帐缥被。权叹其在贵守约，敕御府为其母作锦被，改易帷帐。
又曰：甘宁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辄割弃以示奢。
又曰：诸葛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文绣，独为奢侈。
环氏《吴纪》曰：蜀遣使献重锦千端。
《江表传》曰：陆逊攻刘备於夷陵，备舍船步走，烧皮铠以断道，使兵以锦挽车，走入白帝。
《蜀志》曰：先主入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锦各千匹。
王隐《晋书》曰：袁甫，字公曹，称所知於领军何勖，勖曰：“君称其好人，则多所宜，何以为欲使宰民，不可为台阁职乎？”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此人虽好，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焰！”
王隐《晋书》曰：窦妻苏氏善属文。符坚时，滔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诗以寄滔。循环宛转以读之，词甚凄切。
《晋书》曰：石季龙僭立，迁都于邺，倾心事佛图澄，有重於勒。下书，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
《南史》曰：宋元凶劭将作难，赐袁淑等裤褶。又就主衣取锦，裁三尺为一段，又中裂之，分萧斌与淑及左右，使以缚裤褶。
《齐书》曰：江淹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馀尺既无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踬矣。
《赵书》曰：前石死，调大臣子弟六十人为挽郎，引锦一匹。
《後魏书》曰：甄琛为定州刺史，既至乡，衣锦昼游，政体严细，甚无声誉。
又曰：孝武至彭城，宋江夏王义恭献蜡烛十挺，武陵王骏献锦一匹。
《北史》曰：齐毕义云家有十馀机织锦，并造金服器物。
《後周书》曰：太祖曾在同州与郡公宴集，出锦及杂绫绢娄段，命诸将樗蒲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
《唐书》曰：王方庆，天后初为广州都督，境内清肃。手制褒之，曰：“朕以卿历职有称，故授此官。既美化远闻，实副朝寄。今赐卿杂彩六十段，并瑞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曰：大历初，代宗诏许宰臣元载、王缙及左仆射裴冕、户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干，各出钱三十万，宴郭子仪于子仪私第，内侍鱼朝恩参其会焉。朝恩出锦三十匹、罗五十匹、绫一百匹，为子仪缠头之费。极欢而罢。旧俗，赏歌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宴飨加惠，借以为词。
又曰：大历中，代宗敕曰：“《王制》：‘命市纳贾，以观人之好恶。布帛精粗不中度，广狭不中量，不鬻於市。’汉诏亦云：‘纂组文绣害女工也。’朕思以恭俭克己，敦朴化人，每尚素玄之服，庶齐金土之价。而风俗不一，逾侈相高，浸弊於时，其来自久，耗缣缯之本，资锦绮之奢，异彩奇文，恣其夸竞。今师旅未戢，黎元不康，岂使淫巧之功，更亏恒制？在外所织造大张锦、软锦、瑞锦、透背，及大乡 间锦、竭凿六硬已上锦，独窠文纱四尺幅，及独窠吴绫、独窠司马绫等，并宜禁断。其长行高丽白锦、杂色锦，及常行小文字绫锦、花文所织盘龙、对凤、麒麟、师子、天马、辟邪、孔鹊、仙鹤、芝草、万字、双胜，及诸织差样文字等，亦宜禁断。”
又曰：张万福为和州刺史。贼许果至楚州大掠，节度使韦元甫命万福追讨。未至淮阴，果为其将康自劝近逐。自劝拥兵继掠，循淮南东，万福倍道追而杀之。代宗发诏以劳之，赐衣一袭、宫锦十双。
又曰：太和中，赐修指南车、记里鼓人，故金忠义男公亮绯衣、牙笏锦三十匹。
《范子计然》曰：锦大丈出陈留。
《列子》曰：范氏之藏火，子华曰：“若能入火取得锦者，从所多少。”商丘开入火往还而身不烧。
《尸子》曰：夫茧舍而弗治，则腐而弃；使工女缲之，以为美锦，人君朝而服之。
《子思子》曰：管仲馈锦也，虽恶而登朝；子产练紫也，虽美而不尊。（《孔子家语》）
《淮南子》曰：管仲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帛也，美而不尊。（管虽不及圣，犹文锦也。子产先恩後去，如练帛，虽温，不堪为宗庙服。）
《抱朴子》曰：籍孺董邓，犹锦纨之裹尘埃。
又曰：寸锦足以知巧，刺鼠足以知勇。
又曰：寸裂之锦黻，未若坚完之韦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小文虽巧，犹寸锦细碎之珍。
《太公六韬》曰：夏桀、殷纣之时，妇人锦绣文绮之坐席，衣以绫纨尝三百人。
《穆天子传》曰：吉日甲子，天子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郭璞注曰：纯，匹，锦名也。组，绫属，音祖也。）西王母再拜受之。
又曰：盛姬之丧，天子使襞人赠用文锦。
《汉武内传》曰：帝见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黄书，盛以紫锦之囊。帝问：“此书是仙方耶？不审其目，可得瞻盼不？”王母出以示之：“此五岳之真形图也，文秘禁，岂汝秽质所宜佩？”王母即命女宋灵宾更取一图，以与武帝。灵宾探怀中得一卷，盛以云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
《说苑》曰：魏文侯与田子方语，有两童子衣锦而侍於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宠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战，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
《潜夫论》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物故有丑治好者矣。
郭子横《洞冥记》曰：元鼎元年，起招仙灵阁於甘泉宫西。编翠羽麟毫为廉，有走龙锦，有翻鸿锦。
《西京杂记》曰：武帝时，得贰师天马，以玫瑰石为鞍辔，镂以金银，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
《王子年拾遗记》曰：员矫之山名环丘，东有云石，广五百里。有蚕，长七寸，黑色，有角、鳞。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不濡。其质轻暖柔滑。
又曰：周成王时，因祇国致工女一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手引而结之，便成文锦。其国人来献，有云昆锦文，如云霞，有楼堞；有离珠锦文，似贯佩珠也；有篆隶锦文，似大篆字；有列明锦文，罗灯烛七幅，皆广三尺。
又曰：周灵王起昆昭之台，以享群臣。张鸾章锦文，如鸾翔。
又曰：吴赵逵之妹善书画，巧妙无双。能於指间，以彩丝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
《神仙传》曰：淮南王为八公张锦绮之帐，燔百和之香。
又曰：左慈，字元放，庐江人，少有神道。尝在魏武帝坐，帝曰：“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买锦，可过敕使者，增市二端。”须臾，即得姜还，并获使报。
《华阳国志》曰：阎宪，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为绵竹令，以礼让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遗贿一囊，中有锦二十匹，求其主还之，曰：“县有明君，何敢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留风俗传》曰：襄邑县，南有涣水，北有睢水。传曰：睢、涣之间文章，故有黼、黻、藻、锦、日、月、华、虫，以奉天子宗庙御服焉。
《异物志》曰：锦鸟，文章如丹地锦，而藻缋互交。俗人见其似锦，因谓之锦鸟。
《邺中记》曰：石虎冬月施熟锦流苏斗帐，四角安纯金龙头，衔五色流苏。或用黄地博山文锦，或用紫绨及小明光锦。
又曰：织锦署在中尚方：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葡萄文锦、班文锦、凤皇锦、朱雀锦、韬文锦、桃核文锦。
《丹阳记》曰：斗场锦署平，关右迁其百工也。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市於蜀，而吴亦资西道。
《语林》曰：陈元方遭父丧，骨立。其母悯之，以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吊，见而责之，宾客绝百许日。
《世说》曰：石崇，锦步障四十里。
左思《蜀都赋》曰：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古诗》曰：锦衾遗洛浦，同袍与我违。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辛夫人传》曰：夫人字宪英，卫尉肃侯毗之女。不好华丽。上夫人子帔，缘以锦，不肯服。从外孙胡毋杨上夫人锦被，夫人反卧之。
《诸葛亮集》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
《张温表》曰：刘禅送臣温孰锦五端。
魏武《与杨彪书》曰：今赠足下锦裘二领。
绣
《尚书□益稷》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绣。
《尚书大传》曰：未命为士，得衣绣。
《毛诗□终南》曰：君子至止，黼衣绣裳。
又《杨之水》曰：素衣朱绣，从子于鹄。（鹄，曲沃邑也。鹄音沃。）
又《九》曰：《九》，美周公也。我遘之子，衮衣绣裳。
《周礼□秋官下□小行人》曰：合六币，琮以锦，琥以绣。
又《冬官上□画缋》曰：五采备谓之绣。
《礼记□月令》曰：仲秋之月，命有司文绣有恒，必循其故。
《左传□闵公》曰：狄伐卫，公与石祁子、宁庄子矢，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於二子。”
《春秋潜潭巴》曰：天子文绣布，地必动，绝无嗣。
《释名》曰：绣，修也，文修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范雎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
又曰：文帝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帷不得文绣，以示敦朴。
又曰：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
《汉书》曰：广川王去后昭信，谮姬荣爱："视瞻意态不善，疑有私。"时爱为王刺方领绣，（晋灼注曰：今妇人直领为方领，上刺作黼黻文也。）去取烧之。
又曰：齐织作绣。宣帝时，呼韩邪单于来，赐帛绣绮八千匹。
又曰：武帝祠太一，祝宰衣紫及绣。
又曰：江充使匈奴，拜直指绣衣御史，使督三辅。
又曰：暴胜之为直指使者，衣绣持斧，逐辅盗贼，威震州郡。
又曰：宾刺文绣。
又曰：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又曰：霍光薨，赠絮绣被百领。
又《百官表》曰：侍御史有绣衣直指，武帝所制。
《东观汉记》曰：更始遂共谋诛伯升，乃大会诸将，以成其计。更始取伯升宝剑，视之。绣衣御史申屠建，随献玉。更始竟不能发。
又曰：李忠独不掠财物，上曰："我欲赐之，诸君无望乎？"取大骊马及绣被以赐忠。
《魏志》曰：张既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太祖谓既曰："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
《魏略》曰：大秦国有金缕绣色绫，其国利得中国丝素，解以为胡绫。
《晋中兴书》曰：中宗所幸郑夫人衣无文绣。
《後魏书》曰：王宪为并州刺史，还京师。以宪年老，特赐锦绣布帛、珍羞礼膳。
《管子》曰：桀女乐三万人，无不服文绣衣裳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衣服，衣皮带茭；今则厚敛，百姓以锦绣文彩靡曼衣。
《范子计然》曰：能绣细文，出齐，上价匹二万，中万，下五千也。
《孙卿子》曰：天子尊重无上矣，衣被则五彩杂，间色，重文绣。
《庄子》曰：楚聘庄子，庄子曰："子不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入於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淮南子》曰：绣为被则宜，为冠则议。
《国语》曰：齐桓公曰："昔吾先君襄公，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王世纪》曰：纣不服短褐处於茅屋之下，必将衣绣游於九重之台。
贾谊曰：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以被墙屋。
《说苑》曰：晋平公使叔向聘吴，吴人饰舟以送之，左百人，右百人，有绣衣而豹裘者，有锦衣而狐裘者。归以告平公，平公曰：“吴其亡乎！”
又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张翠盖。越人拥楫而歌曰：“心悦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举绣被而覆之。
杨子《法言》曰：今之学也，非独为华藻，又从而绣其ひ。（喻今学繁多也。）
《盐铁论》曰：古庶人老耄而後衣丝，其馀则麻能而已，故命曰：“布衣”；今富者绮绣国纨，素绨冰锦。
《论衡》曰：齐郡能刺绣，恒女无不能者。襄邑织锦，恒妇无不巧者。目见而手狎也。
又曰：刺绣之师能缝帷裳，网缕之工不能织锦。儒生能为文吏，文吏不能为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则鲜冠利剑；一岁典职，则田宅并集。
又曰：绣之未刺，锦之未织，丝帛何以异哉？反其加五采之功，施针缕之饰，则文章焕耀。学士有文章，其犹丝帛布色之功。
桓谭《新论》曰：阳城子张名衡，蜀郡人王翁与吾，俱为讲乐祭酒。及寝疾，预买棺椁，多下锦绣，立被发冢。
焦赣《易林口离之大过》曰：被绣夜行，不见文章。安坐玉堂，乃无咎殃。
《洞冥记》曰：甘泉有霞光绣、藻龙绣、连烟绣。
《王子年拾遗记》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人家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
又曰：吴主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形军阵之象。赵夫人曰：“丹素之色易歇灭，不可为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图於方帛上，写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进於吴王，时人谓之针绝。
《吴越春秋》曰：吴王死，辞曰：“不忍见伍子胥！吾死，必结璧连组，以幕吾目。恐其不蔽，即复重罗绣三廾奄以为奄。明生不昭我身，死不见我形，吾何言哉！”
《物理论》曰：世传有夫死而妇许以不嫁者，誓以绣衣衤遂以衣尸，纳诸棺焉。後三年，妇出适，迎有日矣。有行道人，夜求人家宿。向晨，主人语之妇约之辞，寄所誓之衣，曰：“子到若干里当逢之，还此衣焉。”或者出门，到所言处，果见迎车，具以事告，还其绣衣。妇遂自经而死。
又曰：夫论事比类，不得其体，虽饰以华辞，文以美言，无异锦绣衣掘株，管弦乐土梗，非其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说》曰：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
《戒经口六禽变》曰：寅为衣裳文绣。
《梦书》曰：锦绣为忧事。有文章，梦得锦绣，忧县官也。
班固诗曰：长安何纷纷，诏葬霍将军。刺绣被百领，县官给衣衾。
张衡《四愁诗》曰：美人赠我锦绣段，何以报之？青玉案。
班固《与窦将军笺》曰：固於张掖县受赐虎头绣ひ囊一双。
慕容晁《与顾和书》曰：今致绣靴一量。
卷八百一十六　布帛部三
罗
《释名》曰：罗，文罗疏也。纟丽，筛也，粗可以筛物也。
《魏文帝诏》曰：江东为葛，宁比罗纨绮？
《魏志》曰：自公侯已下，大夫以上，皆服绫、锦、罗、绮、金缕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也。
《晋书》曰：谢玄好带紫罗香囊，叔父安恶之，不欲伤其意，因赌而焚之，遂绝。
《晋令》曰：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罗绡。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绛真文罗一、幅帗一，绛杯文绣罗一、幅帗一，绛真衣罗裤一。
《王孙子》曰：随珠曜日，罗衣从风。
《燕丹子》曰：荆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椹其胸，秦王曰：“愿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声，曰：“罗单衣，可制而绝。”
《淮南子》曰：齐俗有繁绣罗纨。
《汉武内传》曰：帝以七月七日，扫除宫掖之内，设大床於殿上，以紫罗荐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灯，以待西王母。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女弟在昭阳殿，遗书曰：“今日嘉辰，贵懋膺洪册，上礻遂三十条，以陈踊跃。金花紫罗面衣，织成襦，罗帷、罗幌、罗帐、罗帱。”
《黄庭经》曰：黄庭为不死之道，受者先斋九日，然後受之。结盟立誓，期以勿洪。古者盟以玄云之锦九十尺，金简凤文罗四十尺。
《徐延年别传》曰：道士姓徐，名延年，仙人以新黄罗衣衣之。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国献女工一人，善於工巧，体貌轻洁，被纤罗新绣之衣。
又曰：吴主孙权居昭阳宫。赵夫人乃织罗，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张仲舒为司空。广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後空中忽雨绛罗於其庭内，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以笺纸继之，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张恶而焚之。犹有数片，府州多相传示。张经宿暴疾而死。

《世说》曰：武帝常降王武子，供馔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馀人，皆绫罗裤，以手擎饮食。

宋玉《风赋》曰：跻于罗帷，经于洞房。

司马相如《美人赋》曰：女以玉钗挂臣冠，罗袖拂臣衣。

张衡《南都赋》曰：罗袜慑忄 而容与。

《古诗》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

《古歌诗》曰：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作，挟瑟上高堂。

阮籍诗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纤罗衣，左右佩双。

绮

《广雅》曰：郁金、流黄、綦绮。

《说文》曰：绮，文缯也。

《释名》曰：绮，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之纵横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长命”，其采色相间皆横终辐。言“长命”者，服之使人命长，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方文如棋也。

《汉书》曰：班伯侍讲金华殿，在织襦纨裤之间，非其好也。

又曰：贾人不得衣锦绣绮。

又曰：孝文六年，遗匈奴书。使者言：“单于服绣袷绮衣。”

《东观汉记》曰：马后袍极粗疏，诸主朝，望见反以为绮。后曰：“此缯染色好，故直用之。”

《汉官仪》曰：祭天用六彩绮席，六重，长一丈。

干宝《晋纪》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绮。织者尤之曰：“石非缯彩之称。”

《晋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杂杯之绮；第六品已下，得服七彩绮。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七彩杯文绮被一、绛石杯文绮被一、七彩杯文绛裤、长命杯文绮裤。

司马相如《长门赋》曰：张罗绮之幔帷，垂楚组之连纲。

班固《西都赋》曰：红罗飒纟 丽，绮组缤纷。

潘岳《秋兴赋序》曰：余兼虎贲中郎将，寓直散骑之省。珥蝉冕裘，绮纨之士，此焉游处。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赠我一端绮。文作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又曰：缃绮为下裳，紫绮为上襦。

曹植诗曰：西北有织妇，绮缟何缤纷！清晨秉机杼，日暮不成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织成

《广雅》曰：天竺出细织成。

《续汉书口舆服志》曰：虎贲武骑皆冠，虎文单衣。襄邑岁献织成，虎文。

《魏略》曰：大秦国用水羊毛、木皮、野茧丝作织成，皆好色。

《魏略》曰：大秦国出金织成帐。

《吴时外国传》曰：大秦国、天竺国，皆出金缕织成。

《晋後略》曰：张方兵入洛诸官府，大劫掠御宝，织成、流苏皆分割为马栈矣。

《晋令》曰：织成衣为禁物。

《搜神记》曰：陈节谒诸神，东海君以织成青襦一领遗之。

《西京杂记》曰：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及即位，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一曰斜文织成。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懋膺洪册，上衤遂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志，内有织成下裾。”

《杜兰香传》曰：兰香降南郡张硕，与硕织成裤形。

《邺中记》曰：石虎冬月施流苏斗帐，悬金薄织成腕囊。

又曰：石虎皇后出女妓二千为卤簿，冬月皆著紫纶巾、熟锦裤，脚着五文织成靴。

又曰：石虎猎，著金缕织成合欢裤。

高柔妇与柔书曰：今奉织成袜一量。

绫

《释名》曰：绫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

《汉官典职仪》曰：尚书郎直供青缣白绫被。

《魏略》曰：大秦国有金缕绣杂色绫，其色利，得中国丝素，解以为胡绫。

《魏志》曰：杨阜，字义山，为城门校尉。常见明帝着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於礼何法服也？”帝默然。

《晋咸康起居注》曰：诏临邑使主范柳所贡物，多绛绫，是其所珍，可筹量增赐。

《晋安帝纪》曰：桓玄幼时，会于西堂，设伎乐，上施绛绫交，缕金以为饰。

《晋修复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绫帽。

荀勖《为晋文王与孙皓书》曰：饷杂色绫十端。

《後魏书》曰：辛穆，字叔宗，举茂才，为雍州别驾。初，随父在下邳，与彭城陈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为沙门，从师远学，经久不返。敬文病，临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杂绫二十匹托穆与敬武。穆久不得见，经二十年，始於洛阳见敬武。以物还之，封题如故，世称廉信。
《唐书》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具十花绫，其色绿；九品已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
又曰：长庆中，浙西观察使季德裕上表曰：“臣当道奉诏，更令织定罗丝袍段及满幅盘绫绫一千匹，况立鹅天马，掏豹盘绦，文彩珍奇，只合圣躬自服。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乞酌臣当道物力所宜，更赐节减。即海隅苍生，无不受赐。”诏许罢进盘绦绫一千匹。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侍女服绀绫之袍。
《西京杂记》曰：霍光妻遗淳于衍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弟，使作之，一匹直钱一万。又与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
符丕《答谢玄书》曰：今往大文罗、大绞绫各五匹。

《三礼图》曰：五彩方山冠，以彩为之。
《说文》曰：，细缯也。
《释名》曰：谷，粟也，其形戚戚如也。
《战国策》曰：王斗见齐宣王，宣王曰：“愿闻先生直言正谏。”斗曰：“王之忧国爱民，不如王之爱一尺之。王使人为冠，不使左右便僻，而使工者，以为能也；今治齐国，非左右便僻无使也。故王之爱民，不如一尺之”
《汉书》曰：江充召见太一宫，自请愿以所常被服衣冠见上。上许之，充衣纱单衣。
《东观汉记》曰：建初二年，诏齐相其止勿复送冰纨方空。
董巴《舆服志》曰：羽林左右监、左右虎贲皆冠，纱单衣。
《魏志》曰：袁术遂僭号，荒侈滋甚。後宫数百，服绮，馀粱肉。
杨子《法言》曰：或曰：“雾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
《潜夫论》曰：小民或刻剥绮，以成榆叶水波文。
《抱朴子》曰：劲弩之馀力，不能洞雾。
宋玉《风赋》曰：主人女翳，承日之华，更被丹之单衣。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杂罗绡，垂雾。
刘桢《鲁都赋》曰：其女工则绛绮。
荀勖《为晋文王与孙皓书》曰：饷三端。
纱
《东观汉记》曰：马融博洽通儒，教养诸生千数。融好侈饰，常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後列女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武帝泰始九年，帝多简良家子女以充内职。自择其美者，以绛纱系臂。
《梁书》曰：王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事具卤簿门。）
《後魏书》曰：游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优诏许之。引入陈谢，悲不自胜。帝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丹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北齐书》曰：琅琊王俨，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迁大司徒。初，从北宫出将上中丞，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中丞之威仪、司徒之卤簿，莫不毕备。帝与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
《北史》曰：齐卢道虔聘妻元氏，甚聪悟。常升高座讲老子，道虔从弟元明隔纱帷以听焉。
《唐书》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赵元楷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
《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有绛纱单衣。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武帝思李夫人，不可复得。诏董仲君曰：“朕思李氏，其可得乎？”仲君曰：“可遥见，而不可同帷幄。有潜英石，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人像，不异真人。使此像往，则夫人至矣。”乃遣人至暗海，经年而还，得此石。命工衣李夫人形刻成，置於轻纱幕里，宛若生时。帝大悦。
又曰：江汉之民，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沉於波中，以言蛟龙水虫畏之，不侵食也。
《蔡克别传》曰：克字子尼，体貌尊严，莫有。高平刘整俊才，白衣居家，车服奢丽，谓人曰：“纱，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在坐，而经日不自安。
《齐谐记》曰：馀杭县有一人姓沈名踪，与父同入山，至夜二更中，忽见一人，着纱帽，披绛绫袍，云是斗山王。
《秦记》曰：符坚以太常韦逞母宋氏传其父业《周官音义》，乃就宋家立讲堂，书生百人，隔绛纱幔而受业焉。
绡
《毛诗义疏》曰：《杨之水》“素衣朱绣”，绣当为绡。绡，绮也。
《礼记口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袖，玄绡衣以裼之。（君子，大夫、士也。绡，绮属也。染之於玄，以狐青裘相宜也。）
《广雅》曰：绡谓之缃。
《晋令》曰：第六品已下，不得服罗绡。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二年，广延国来献善舞者二人，昭王处以单绡华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主孙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
曹植《洛神赋》曰：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
绨
《说文》曰：绨，赤黄色也。
《释名》曰：绨，似弟虫之色，绿而泽也。
《史记》曰：范雎改名为张禄，相秦。秦伐魏，魏使须贾於秦。雎为微行，弊衣徒步入邸，见须贾。贾惊曰：“范叔无恙乎？今叔何事？”雎曰：“为人赁。”贾意哀之，留坐饮食，曰：“叔寒如此哉！”乃取其绨袍以赐之。後雎见贾，贾顿首言“死罪”。雎曰：“公所以得不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故释公。”
《汉书》曰：文帝身衣弋、绨。（如淳曰：弋，帛也。）
《汉官仪》曰：太宫、汤官奴婢各三千人，大置酒日，皆绨衤蔽膝。
《汉官旧仪》曰：印绶盛以篋，篋以绿绨，白表赤里。
《西京杂记》曰：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诸侯皆以竹木为之，不得加绨、锦之饰。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成帝於太液池傍起宵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绨之幕。又造飞行殿，所幸之宫，咸以毡绨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
《竹林七贤论》曰：旧俗七月七日，法当晒衣。诸阮庭中，烂然莫非锦绨。阮咸时总角，乃竖长竿，Ｂ大布犊鼻於庭中，曰：“未能免俗尔！”
《邺中记》曰：石虎尚方御府中，巧工作锦织成，署皆数百人。有青绨，或白绨，或绯绨，或黄绨，或绿绨，或紫绨。
《范子计然》曰：绨出河东。
《盐铁论》曰：貂貉不益锦绨之宝，是以王者不珍。
张衡《西京赋》曰：木衣绨锦，土被朱紫。

韦辉光《毛诗问》曰：七月之时无褐，《笺》云：“褐，毛布也，贱者之所服也。”今亦用为之。
《尔雅》曰：牦，也。（郭璞注曰：牦，毛，所以为也。犍为舍人注曰：牦，毛也。，胡人绩羊毛作衣。）
《吴历》曰：魏文帝赐吴王太子二张。
《说文》曰：，西胡毳布也。
《吴志》曰：孙坚为董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常著赤帻，令亲近将祖茂著之。卓骑争逐茂，故坚从间道得免。
干宝《晋纪》曰：孙皓遣使，诏书赐班五十张，绛二十张，紫、青各十五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西秦录》曰：沮渠蒙逊尚书郎王朽，送戎千匹、银三百斤。
《邺中记》曰：石虎御府，有巳头文、丽子、花。
《扶南传》曰：妥息国出五色。
《盐铁论》曰：今富者黄金马脑勒，绣马掩。
桓谭《新论》曰：余归沛，道病，蒙絮，被绛，乘も马，宿下邑东亭。亭长疑是贼，发卒。余令勿斗，乃问而去。此安静自存也。
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谓王曰：“诸梁时，西域胡来献，悔不取也。”
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十馀张。
纟由
《说文》曰：纟由，大丝缯也。
《释名》曰：纟由，抽也，抽引丝端细绪也。又谓之丝挂也，挂於杖端，振举之也。
《北史》曰：袁聿修为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经兖州时，邢劭为刺史，别後，送白纟由为别信。聿修不受，与劭书云：“今日仰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贻厚责。”劭亦欣然顿解，报书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来旨，吾无间然。弟昔为清郎，今日复作清卿矣！”
卷八百一十七　布帛部四
绢
《广雅》曰：繁、总、鲜支、，绢也。
《说文》曰：绢，似霜。
《释名》曰：绢，纟臣也，其丝纟臣厚而疏也。
《东观汉记》曰：南阳太守杜谓坐遣客为弟报仇，被征，会病卒，丧无所归。诏使持丧郡国邸，赙绢，绢千匹。
谢承《後汉书》曰：陈留夏馥避党事，遁迹黑山。弟靖载绢往饷之。於深阳县客舍见馥，颜色衰毁不复识，闻其声乃觉之。
华峤《後汉书》曰：李亻等大战弘农，百官士卒死者不可胜数。董承密招白波帅李乐等率众来共击亻等，大破之。乘舆乃得进，承夜潜过，曰：“先具舟船为应。”帝步出营，临河，岸高不得下。时中官伏德扶中宫，一手持十匹绢，乃取德绢连续挽而下。馀人匍匐岸侧，或自投死亡。
又曰：陈在乡闾，平心率物。有盗夜入其室，止於梁上。见，呼命子孙训之曰：“不善之人，未必本不慈，习与性成，如梁上君子是也。”盗惊，自投地。徐譬之曰：“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当由贫，今遗绢二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是一县无复盗窃。

《魏略》曰：文帝在东宫，尝从曹洪贷绢百匹，洪不称意。及洪犯法，自分必死。後遂得原。

《魏志》曰：赵俨为朗陵长，时袁绍举兵南侵，遣招诱豫州诸郡，多受其命。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俨见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且远近多虞，不可不详也。”通曰：“绍与大军相持甚急，左右郡县皆叛乃尔，若绵绢不调送，观听者必谓我顾望有所须待也。”俨曰：“诚亦如君虑，然当权其轻重。小缓调，当为君释此患。”乃书与荀。

又曰：孙礼为扬州刺史，吴大将全琮帅数万众来侵寇。时州兵休使，在者无几，礼躬勒御之，战於芍陂。礼犯陷白刃，马被数创，手秉桴鼓，奋不顾身，贼众乃退。诏书慰劳，赐绢七百匹。

《魏略》曰：鲜卑素利等数来客见，多以牛马遗田豫，豫辄送官。胡以为前所与豫物显露，不如持金，乃密怀金三十斤，谓豫曰：“愿辟左右，我欲有所遗。”豫从之，胡因跪曰：“我见公贫，故前後遗公牛马，公辄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为家资。”豫张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後，悉皆付外，具以状闻。於是诏褒之曰：“昔魏绛开怀以纳戎，今卿举袖以受狄，朕甚嘉焉！”乃即赐绢五百匹。豫得赐，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复来，以半与之。

又曰：田豫罢官，归居魏县。会汝南遣健步诣征北，感豫宿恩，过拜之。豫为杀鸡炊黍，送诣陌头，谓之曰：“罢老苦汝来过，无能有益，若何？”健步悯其贫羸，涕流而去。还，为故吏民说之，汝南为具资绢数千匹，遣人饷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景初中，赐倭士王白绢五十匹。

《魏文帝诏》曰：今与孙骠骑和通商旅，当日月而至。而百贾偷利喜贱，其物平价，又与其绢，故官逆为平准耳。官岂少比物辈耶？

《吴志》曰：丹阳太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辄止之。衡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甘千株。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城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馀日，以问母，曰：“此当是种甘也。汝家失十户客七八年，必汝父遣为宅。汝父尝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吾答：‘人患无德，贫方好耳，用此何为？’”吴末，衡甘成，岁得绢数千匹，家道殷足。

《吴录》曰：袁博为太守，黄君举为孝廉，为叶令，以俸禄市缣绢饷黄君家。黄氏负乡里债，债家到门，辄应云：“待叶令家饷。”

王隐《晋书》曰：王尼见太傅越曰：“公负尼物。”越答：“初不识此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尼曰：“昔楚人失布，谓令尹盗者。以令尹执政，不能奉礼率法，至使盗贼公行，是与自盗无异也。尼舍资财，军寇辄略，公为宰辅，未能禁贼，令尼穷困。是亦明公负物也。”越意解，大笑，与尼绢五十匹。

王隐《晋书》曰：刘实为伐蜀人作争功文书，得千匹绢。

又曰：苏节从兄韶亡後，著青黄绢衣，来与节言。

虞预《晋书》曰：武帝论平吴功，惟羊祜、王浚、张华三人各赐绢万匹，其馀莫得比此。

干宝《晋纪》曰：华谭依周馥。及琅邪王遣甘卓攻馥，谭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谭。入者至舍，问：“华侯在不？吾甘扬威使也。”谭曰：“不知华侯所在。”抽绢二匹，授之。使人还以告，卓曰：“是华侯也。”

《晋阳秋》曰：有司奏：“依旧调编绢。”武帝不许。

又曰：荆州刺史庾冰中子袭，尝贷官曹绢十匹。冰怒挞之，市绢还官。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停中十馀日，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审於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之馀，故以与汝耳。”

又曰：桓温入蜀，闻有善星人，招致之，独执其手，於星下问国祚修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气侯决无忧虞，五十年外不论耳。”温不悦，送绢一匹、钱五千与之。

《晋中兴书》曰：翟汤，字道渊，寻阳人。太守宝遣船饷之，敕吏曰：“翟公廉让，卿致书讫，便委船还。”汤无人送致，乃更货易绢物，因寄还宝。

《宋书》曰：沈庆之年八十，梦有人以两匹绢与之，谓曰：“此绢足度。”寤而谓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两匹，八十尺也；足度，无盈馀矣。”是岁果卒。

又曰：李安人行南徐州事。参军王回素为安人所亲，盗绢二匹。安人流涕谓曰：“我与卿契阔备尝，今日犯王法，乃卿负我也！”於军门斩之。

又曰：孝武时，齐库上绢年调钜万匹，绵亦称此，期严限峻。人间买绢一匹至二三千，绵一两三四百。贫者卖妻子，甚者或自缢死。沈怀文具陈人困，由是绵绢薄有所减。

又曰：萧赤斧迁给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贫无绢衾衣。

《齐书》曰：豫章王嶷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嶷不许。取绢一匹抚系牛角，放归其家。

又曰：萧赤斧迁给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贫无绢衾衣。

《梁书》曰：吉士瞻少时，尝於南蛮国中掷砖，无褰露，为侪辈所侮。及平鲁休烈军，得绢三万匹，乃作百，於外并赐军士，不以入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孝绰为吏部郎，坐受人绢一束，为饷者所讼，左迁信威临贺王长史。
又曰：任为义兴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绢七匹、米五右。至都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遗裙衫迎之。
又曰：费昶善为《乐府》，尝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异！昔邯郸博物，卞兰巧辞，束帛之赐，实惟劝善。可赐绢十匹。”
又曰：周石珍，建康之廨隶也，世以贩绢为业。
又曰：传昭为临海太守，县令尝饷粟置绢于簿下，昭笑而还之。
又曰：裴邃为北梁、秦二州刺史，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廪盈实，省息边运，人吏获安。乃相率饷绢千馀匹，邃从容曰：“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汝，纳其二匹而已。”
《後魏书》曰：李崇在官和厚，明於决断。然性在财贿，贩肆聚敛。上令王公已下，从者百馀人，皆令任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馀。惟长乐公手持绢二十匹而出，亦不异众，而当世称其廉俭。尚书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赐绢百匹。崇与章武王融，以所负过多，颠仆於地，崇乃复腰，融至损脚。时人为之语曰：“陈留章武，伤腰折股，贪人败类，秽我明主。”
又曰：尔朱荣之奉庄帝，召百宫悉至河阴。素闻元顺数谏诤，惜其谅直，谓朱端曰：“可语元仆射，但在省不须来。”顺不达其旨，闻害衣冠，遂便出走马，为鲜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无物敛尸，令史王才达裂裳覆之。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丧亡非一，不可周赡。元仆射清苦之节，死乃益彰，特赠绢百匹。”
又曰：杨津除歧州刺史，巨细躬亲，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赏绢三匹，去城十里，为贼所劫。时有使者驰驲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状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马，在城东十里被杀，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视。”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骑追收，并绢具获。自是阖境畏服。
又曰：杨津为华州刺史。先是，受调绢度尺特长，在事因缘，共相进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其输物尤好者，赐以杯酒而出；其所输少劣者，为受之，但无酒，以示其耻。於是竞相劝励，官调更胜。
又曰：赵柔。有人遗柔铁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市。有人从柔买，索绢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遂与之。缙绅之流，闻而敬服。
又曰：陆馥为相州刺史，发奸レ伏，事无不验。百姓以为神明，无敢劫盗者。在州七年，家至贫约。征为散骑常侍，百姓乞留馥，千馀人献文，不许，谓群臣曰：“馥之著政，虽古人何以加之！”赐绢五百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李元忠去任，归李鱼川。孝庄时，盗贼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戎还，经南赵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绢千馀匹。元忠惟受一匹，杀五牛以食之。遣奴为导，曰：“若逢贼，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贼皆舍避。

又曰：韩麒麟为齐州刺史，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临终之日，惟有俸绢数十匹，清贫如是。

又曰：阳平王子衍转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传疗疾，差。成伯还，帝曰：“卿定名医，赍绢三千匹。”成伯辞，请受一千。帝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以是而言，岂惟三千匹乎？”

又曰：辛穆再转汝阳太守，遇水涝人饥，上表请轻租赋，帝从之。遂敕汝阳一郡，听以小绢为调。

又曰：高允卒，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绵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以助丧用也。

又曰：王灵，字罗汉，为南兖州刺史。取官绢，因染，遂有割易。御史纠劾，会赦免。

又曰：宋鸿贵为定州北平府参军，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绢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斩兵十人。

又曰：公孙轨为武牢镇将。初，太武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部调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乃与受之。百姓语曰：“驴无强弱，负绢自壮。”众共嗤之。

《北齐书》曰：崔暹迁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时调绢以七尺为丈，暹言之，乃依旧焉。

又曰：孝昭帝赐百官射，王中的，当得绢。为不书箭，有司不与。陶陶然，曰：“我今可谓武有馀，文不足矣！”

《隋书》曰：厍狄士文尝入朝，遇上置酒高会，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满，馀无所须。”上异之，别加赏物，劳而遣之。

《唐书》曰：侍御史马周上疏云：“往者贞观之初，一匹绢才得一斗米，而天下然。百姓知陛下甚忧怜之，故人人自安，曾无怨ゥ。自五六年来，频岁丰稔，一匹绢得粟十馀石，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咸有怨言。又今所营为乐，颇多不急之务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风闻诸曹案典受赂，乃遣左右，试以财物遗之。有司闻令史受馈绢一匹，上将杀之，裴矩进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人，则行极法，所谓固入其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诏：“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匹，四品不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又曰：文宗大和六年，赐故卫国公李靖五代孙、前凤翔司录参军晨芳绢二百匹、衣笏一副，并还先奏高祖太宗书诏及官告衣物等。

《後唐史》曰：赐宰相李愚绢百匹、钱百缗、铺陈物一十三件。时愚病，上令中使宣问。愚所居寝室，萧然四壁，卧弊毡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嘻！宰相月俸钱几何，而委顿如此？”故有是赐。

《四王起事》曰：张方移惠帝於长安，兵人入殿取物，持调御绢二尺幅。自魏、晋之积，将百馀万匹，三日取之，尚不缺角。

《四王起事》曰：惠帝於邺，与成都王还洛阳，出城仓卒，上下无持资食之调。道中有驱羊二百馀口者，便勒将至洛，得以为粮。至洛，卢志启以右藏绢倍还羊主。

《搜神记》曰：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绢，与人各执一头，剪断之，已而取两段合持之则复还，连绵可练，无异故体也。

又曰：吴先主病，遣人於门观不祥。巫启见一鬼着绢巾，似是大臣将相。其夜，先主梦见鲁肃来入，衣巾如之。

《述异记》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绝伦，崔顷怀招揽，约女为妾。後三更中，忽闻扣门外。崔披衣出迎，女雨泪呜咽，云：“适得暴疾丧亡，忻爱永夺。”悲不自胜。女於怀中抽两匹绢与崔，曰：“近自织此绢，欲为君作衫，未得裁缝，今以赠离。”崔以锦八尺答之，女取锦曰：“从此绝矣。”言毕，豁然而灭。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心痛，夜亡。”崔曰：“君家绢帛，无零失耶？”答云：“此女旧织馀两匹绢，在箱中。女亡之始，妇出绢，欲裁为送终衣，转眄失之。”崔因此具说事状。

《先贤行状》曰：范，字孝悌。少时会省外家，逢掠者驱其牛取衣物去。还车，知贼不得席後三匹绢，乃追呼令取之。贼知长者，悉还所取而辞谢焉。

《三辅决录》曰：平陵士孙奋赀至一亿七十万，富闻京师。而性俭吝，以子瑞辟梁冀掾，奋送绢五匹，食以乾鱼。

《邺中记》云：石虎以辰日腊，子日祀祖，於殿庭立五仙人，高数丈，五彩幢盖。大会群臣於太武殿上，使各三探，乃有得绢百匹者，有得数十匹者，有得一二匹者。虎辄大笑以为乐。

孔舒元《在穷记》曰：太安二年六月，贼遂来入门。时家见有绢布三千馀匹及衣被器物，皆令婢使辇出著庭中，恣其所取。

《魏武帝令》曰：今清时，但当尽忠於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於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东曹掾田畴言：“前以无功，横被封赏之赐，以实自归，教从所执。昨到下车，见绢三千匹、谷五千斛，惊愕怪惧，未敢自宁。乞还藏府，以为军储。”

《世语》曰：王经，字彦律。初为江夏太守，大将军曹爽附绢二十匹，令交市於吴。经不发书，弃官归。母问归状，经以实对。母以经典兵马而擅去，对送吏杖经五十。爽闻，不复罪经。

《世说》曰：范宣年八岁，後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耶？”答曰：“非为痛也，但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终不肯受，後韩与范同车，就车裂二丈。韩云：“宁可使妇无也？”范笑而受之。

《孝子传》曰：董永父终，贫不遂葬，以身质钱一万。既葬就役，逢一女子，求与永为妻，云能织绢。永诣主人，主人令织，一旬三百匹。债足，女辞去，曰：“我天之织女也，帝见君孝，使我共偿耳。”因遂不见。

卷八百一十八　布帛部五

缣

《说文》曰：缣，并丝缯也。

《释名》曰：缣，兼也，其丝细致，数兼於绢。染缣五色，细且致，不漏水也。

《续汉书》曰：张奂少立志节。董卓慕之，使其兄遗缣百匹。奂恶卓为人，绝而不受。

《东观汉记》曰：王丹资性清白，疾恶豪强。时河南太守同郡陈遵，关西之大侠也。其友人丧亲，遵为护丧事，赙助甚丰。丹乃怀缣一匹，陈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缣，出自机杼！遵闻而有惭色。

又曰：王丹子，有同门生丧亲，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结侣将行，丹怒而挞之，令寄缣以祠焉。或问其故，丹曰：“交道之难，未易言也！”

又曰：上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讨隗嚣，嚣众溃走，围解。於是置酒高会劳赐，来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缣千匹。

又曰：马援行亭鄣，到右北平，诏书赐援钜鹿缣三百匹。

又曰：蔡彤为襄贲令。是时，盗贼尚未悉平，而襄贲清静。诏书增秩一等，赐缣百匹，策书勉励。

《後汉书》曰：赵熹避赤眉难，入丹水，遇更始亲属，皆裸跣涂炭，饥困不能前。（涂炭者，若陷泥坠火，喻穷困之极也。）熹见之悲感，所装缣帛资粮悉以与之，将护归乡里。

《东观汉记》曰：显宗时，诏赐降胡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上见司农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簿，大怒，召郎将笞之。锺离意因叩头曰：“过误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为愆，则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笞，帝意乃解。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周躬为栎阳令。功曹万良为父报仇，自械诣狱。躬解械放良。后良赍鹅五百饷躬，闭门不受。

华矫《後汉书》曰：孝献伏后，兴平二年立为皇后。李亻、郭汜等败乘舆於曹阳，帝乃潜夜渡河走，六宫皆步行出营。后手持缣数匹，董承使孙徽以刃胁夺之，杀傍侍者，血溅后衣。

袁山松《後汉书》曰：天凤五年，樊崇起兵於莒，号曰：“赤眉”，围莒数月。或说樊崇曰：“岂有父母之国而攻之乎？”莒中人出缣数千匹以自赎，乃引去。

范晔《後汉书》曰：永平十五年，幸偃师。诏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三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

又曰：戴封常遇贼，财物悉被略夺，惟馀缣七匹。贼不知处，封乃追以与之，曰：“知诸君乏，故送相遗。”贼惊曰：“此贤人也！”尽还其器物。後举孝廉。

又曰：期门郎程伟妻能通神变化。伟当从出，无衣甚愁。妻即为致两缣，得以为衣。

《汉官典职仪》曰：尚书郎直，供青缣白绫被。

《魏志》曰：汉桓帝末，董卓为军司马，从中郎张奂征并、凉州有功，赐缣九千匹，卓悉以分与吏士。

《南史》曰：孙谦，齐初为钱塘令，御烦以简，狱无系囚。及去官，百姓以谦在职不受饷遗，追载缣帛以送，谦辞不受。

《梁书》曰：何远轻财好义，周人之急，言不虚妄，盖天性也。每戏语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语，则谢卿以一缣。”众共伺之，不能记也。

《赵书》曰：中书令徐光奏议，以东郊亲耕，改服青缣裤褶。

《後魏书》曰：刘芳初入魏，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诵经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荣利，不戚戚於贫贱，乃著《穷通论》以自慰。常为诸儒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一缣，岁中能入百馀匹。如此数年，赖以颇振。

又曰：杨津除侍御中尉。孝文幼冲，文明太后临朝。津曾入侍左右，忽咳逆失声，遂吐血数升，藏之衣袖。太后闻声，阅而不见，问其故，具以实言。遂以敬慎见称，而赐缣百匹，迁符玺郎。

又曰：李元忠尝贡齐文襄王葡萄一盘，文襄报以百缣。其见赏重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遵性不廉清。在中书时，每假归山东，必借备骡马，将从百馀，屯逼人家，不得丝缣满意，则诟詈不去。旬月之间，缣布千数。郡邑苦之。
又曰：薛叔，字昙珍。正光中，行洛阳令，部内肃然。时以久旱，京师见囚，悉召集都亭理冤滞，洛阳狱有三人。孝明嘉之，赐缣百匹。
《北齐书》曰：贾思伯迁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休师事北海阴凤，授业竟，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服。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
《隋书》曰：田德懋丁父艰，哀毁骨立，庐於墓侧，负土成坟。上闻而嘉之，遣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复降玺书，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
又曰：文帝幸并州，留高居守。及上还京，赐缣五千匹。
《风俗通》曰：临淮有一人持一缣到市卖之遂还。值雨，因共披戴。後有人求庇荫一头之地。雨霁，因共争之，各云“我缣”。丞相薛宣决曰：“缣直数百钱，何足纷纷！”呼骑吏中断缣，各与半。後人曰：“受恩矣。”前撮之，缣主称怨不已。宣考，乃叹服。
《傅子》曰：汉末，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资财乏匮，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帩。
何晏《九州论》曰：清河缣总，房子好绵。
荀勖《为晋文王与孙皓书》曰：饷细缣十匹。
帛
《尚书□尧典》曰：舜修五礼，五玉三帛。
《周礼□地官》曰：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又《春官》曰：肆师之职掌立国祀之礼，以佐太宗伯，（佐，助也。）立大祀用玉帛牲。
又《春官□典命》曰：凡诸侯之适子誓於天子，摄其君则下其君之礼一等；未誓则以皮帛继子男。
又《夏官下□职方氏》曰：并州，其利布帛。
又《冬官□考工记》曰：继子男执皮帛。（谓公之孤也，见礼次子男，贽用束帛，而以豹皮表之为饰。）
又曰：氵柬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唇。（渥，读如缯人渥管之渥。以栏木之灰，渐释其帛也。郑司农云：泽器，谓滑泽之器。蜃谓炭也。《士寇礼》曰：素积白履，以魁付之。说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玄谓：淫，薄粉之，令帛白。蛤，今海旁有焉。）清其灰而之，而挥之；（清，澄也，於灰澄而出。，之，而挥去其蜃。）而沃之，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而涂之，而宿之。（更渥淳之。）明日，沃而之。（朝更沃，至夕之。又更沃，至旦之。亦七日，如沤丝也。）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氵柬。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又《檀弓上》曰：伯高之丧，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得成礼於伯高。"

又《王制》曰：布帛精粗不中数，广狭不中量，不鬻不市。

又曰：七十非帛不暖。

又《礼运》曰：後圣有作，治其丝麻，以为布帛。

又《内则》曰：国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告者宿斋，朝服寝门外，保受乃负之。宰礼负子，赐之束帛。

又曰：妇人，或赐之饮食、衣服布帛，则受而献诸舅姑。

又《坊记》曰：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禄也。"（此礼，谓所执之贽以见者也。既相见，乃奉币帛以修好也。或云：礼之先辞，而後币帛。）

《左传□襄上》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粟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

又《哀上》曰：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自请救於吴。（无君命，故言自。）

《毛诗□鹿鸣》曰：《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

《周易□贲卦》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春秋元命苞》曰：须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记》曰：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申公。

又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界迎与抗礼者。夫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

又曰：帛千钧比千乘家。

又曰：陈胜乃丹书帛，言"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得书，怪之。

《汉书》曰：武帝使东方朔射覆，中，上曰："善！"赐帛十匹。郭舍人曰："朔，齐人，多变更。致他物射之，中则臣榜百，不中赐臣帛。"朔又中，乃榜舍人。

又曰：馆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匹。乃白之。"

又曰：娄护为谏议大夫，使郡国，护假贷，多持币帛，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遗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
《东观汉记》曰：耿纯於邯郸见上，遂自结纳，献马及缣帛数百匹。
又曰：长安语云：“城中好广袖，四方用匹帛。”
范晔《後汉书》曰：明帝崩，诸贵人当徙居南宫。马太后感析别之怀，赐越帛三千端、杂帛二千匹。
又曰：永平六年，洛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於庙，赐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续汉书》曰：宋弼，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不粟马，出无从车。车驾幸其府舍，叹曰：“虽楚国二龚，不如云阳宣巨公！”赐布帛、帷帐、什器。
《后汉书》曰：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盖以帛饰其栏槛也。
《魏略》曰：陈留邯郸淳奏《投壶赋》，文帝以为尚书郎，赐帛十匹。
《魏志》曰：张伯英专精於书，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後练。
《晋阳秋》曰：董威辇常宿白社地，时乞於市，得残碎缯，结以自覆；金帛桂绵，则不肯受。
沈约《宋书》曰：文帝袁皇后每就上求钱帛赡家。上性节俭，所得不过钱三五万、帛三五十匹。
《南史》曰：宋鲍昭尝谒临川王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昭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辩，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於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
《齐书》曰：刘显将之寻阳，朝贤毕祖道，显悬帛十匹，约曰：“俭衣来者以赏之。”众人竞改常服，不过长短之间。显曰：“将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绿丝布裤绣假种轩昂而至，折标取帛。
《梁书》曰：郭祖深清俭，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早青瓜，祖深报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众，朝野惮之。
《後魏书》曰：高允拜中书令。帝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曰：“古人之清贫，岂有此乎！”即赐帛五百匹、粟千斛。
又曰：苇珍，字灵智，累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所在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骑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匹、谷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谓我能抚绥卿等，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
《隋书》曰：文帝尝遣高大阅於龙台泽。诸军部伍多不齐整，惟阎毗一军法制肃然。言之於上，时蒙赐帛。
又曰：张定和初为侍官。会平陈之役，定和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定和将鬻之。妻靳固不与，定和於是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

《唐书》曰：高祖倾府藏以赐勋人，而又患国计不足。刘义节进计曰：“今义师数十万，并在长安，樵薪贵而布帛贱。若伐街衢及苑中之树为樵，易布帛，岁取数十万，立可致也。又藏内缯绢，匹皆有馀，轴之使申，截剩物以供杂费，动盈千馀万匹。”高祖并从之，大收其利。

又曰：太宗召太子舍人陆敦信，劳之曰：“尔所录古先太子善恶之事，多所规讽，诚有可嘉。”因赐帛五十段。

又曰：贞观中，皇后所生长乐公主将出，降敕资送倍於长公主。魏徵谏以“汉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闻之，以为难，可谓正直社稷之臣也。固请遣中使赍帛五百匹赐徵。

又曰：贞观十一年，赐遭水之家帛十五匹，半毁者八匹。

又曰：王君廓少孤贫无行，以剽劫为业，亡命聚徒，以逆鬟竹器笼人头，而夺其缯帛。

又曰：开成中，以谏议大夫萧匸为楚州刺史。匸故相亻免之弟。将赴任，延英候辞。上曰：“萧亻免是先朝贤相，筋力未衰，即须一来京国。朕今赐手诏，及赐帛三百匹，以备山谷所乏。”

《战国策》曰：公子魏牟过赵，赵王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为冠。赵王曰：“公子临寡人，愿闻所以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国若是尺帛，则王之国大治矣！王有此尺帛，何不令郎中以为冠？为冠而败之，奚亏王国？而王必待工乃使之？今社稷为丘墟，先人不血食，王不以与工，乃与幼艾也！”（事具冠门。）

《河图玉板》曰：昆仑以东得大秦之国，人长十丈，皆衣帛。

《韩诗外传》曰：孔子之齐，遇程丕子於谭、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孔子曰：“取束帛十匹，以赠先生。”

又曰：孔子、颜渊登鲁东山，望吴昌门，渊曰：“见一匹练前有生蓝。”子曰：“白马芦刍也。”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幸甘泉，长平阪道中有虫覆地如赤肝。朔曰：“必秦狱处也。夫愁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麋。赐帛百匹。後属车上盛酒，为此故也。

《法言》曰：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於昼，丝人不足於夜，此谓恶政也。

《风俗通》曰：诸侯相赠，乘马束帛。束为帛，与马相匹。

崔《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风戒寒，趣绢缣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荀卿《礼赋》曰：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采成章。
邯郸淳《上受命述诏》曰：淳作此甚典雅，斯亦美矣，朕何以堪之哉？其赐帛四十匹。
卷八百一十九　布帛部六
绵
《说文》曰：纩，絮也。
《礼记□玉藻》曰：纩为茧，为袍。（衣也，著之异名也。纩，谓今之新绵也。，谓今纩及旧絮也。）
又《丧大记》曰：属纩以俟绝气。（纩，今之新绵，易动摇，置口鼻之上以为候。）
又《内则》曰：妇事舅姑，左佩纷、右佩箴、管、线、纩，施ひ帙。
《左传□宣下》曰：楚子伐萧，萧溃。申公巫臣曰：“师人多寒。”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纩，绵也。言悦以忠寒也。）
谢承《後汉书》曰：徐稚不就诸公之辟。及有丧者，万里赴吊。常於家预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曝乾。至门，以绵絮置水中，候有酒气，以鸡置前。祭毕便去。
范晔《後汉书》曰：张奂遗命曰：“吾前後仕进，十腰银艾，不能和光同尘，为谗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终，常也。但地下冥冥，长无晓期，而复缠以绵纩，牢以钉密，为不喜耳。今幸有前穿，朝殒夕下，横尸露床，幅巾而已。”
《晋阳秋》曰：有司奏，依旧调房子、睢阳绵，武帝不许。
《宋书》曰：郭原平孝行既著，高阳许瑶之罢建安郡丞，还家，以绵一斤遗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过寒，而建安绵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又曰：朱百年隐居山阴，家室素贫，母以冬月亡衣，并无絮，自此不衣绵帛。尝寒时就孔凯宿，衣悉衤夹布。饮酒醉眠，凯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觉，引卧具去体，谓凯曰：“绵定奇温。”因流涕悲动，凯亦为之伤感。
《齐书》曰：阮孝绪年十六父丧，不服绵纩；虽蔬食，有味，亦吐之。
《英雄记》曰：吕布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袁术。术先求布女，布恐术为女不至故不遣救也，即以绵缠女身，缚着马上，夜自送女出与术。太祖守兵相触，格射不得过，复还城。
《语林》曰：谢万就人乞裘，云畏寒。答曰：“君妄语，正欲以为豪具耳。若畏寒，无复胜绵者。”以三十斤绵与谢。
陆氏《异林》曰：锺繇常数月不朝，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者曰：“必是鬼物，不可不杀之！”妇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犹斩之，伤脚。妇人即出以新棉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着白练丹绣两当，伤一脚，以两当中绵拭血。

郦善长《水经注》曰：房子城西出白土，细滑如膏，可用濯绵，霜鲜雪曜，异於常绵。世俗言：房子之纩也，抑亦类蜀郡之锦得江津矣。故岁贡其绵，以充御府。

絮

《史记》曰：人有上书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北军，此时不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也？”帝乃出之。

又《货殖传》曰：絮千乘家。

《汉书》曰：帝以公主为老上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公主。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其得汉之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示不如旃裘坚善也。

司马彪《续汉书》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茧，民收其絮。

《东观汉记》曰：建初二年，诏齐相其止勿复送冰纨、方空、吹纶絮也。

《汉旧仪》曰：皇后亲蚕，还献茧。凡蚕丝絮，织室作祭服，其皇帝得以作缕缝衣，皇后间以作巾絮而已。

《魏志》曰：曹公定邺，临祠袁绍墓，哭之流涕。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赐杂缯絮，廪食之。

《吴书》曰：顾悌，字子通，父亡，孙权作布衣一袭，皆擘絮着之，强令悌释服。

《晋中兴书》曰：王敦害周𫝊，籍其家，政见素簏数枚中有故絮也。

《晋书》曰：佛图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披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

《宋书》曰：颜竣丁父忧。起为丹阳尹，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竣登车，载之郡舍。赐以布衣一袭，絮以彩纶，遣主衣就衣诸体。

又曰：阮长之，元嘉十一年，除临海太守。在官常拥败絮。

《齐书》曰：江革补国子生。王融、谢尝行还过候革，时大寒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

又曰：卞彬《蚤虱赋序》曰：“余之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纟辟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纟辟纟光，不过数金；今一朝鬻技百金，请与之。”

《淮南子》曰：{艹}苗类絮，而不可以为絮。（{艹}苗，蕍秀也，楚人谓{艹}。又读音敌。）

《古今注》曰：元帝永光四年，东莱郡东牟山有野蚕为茧，茧生娥，蛾生卵，卵着石。收得万馀石，民人以为丝絮。五年，长安雨絮，垣屋上皆白，民衣之。

《管宁别传》曰：管宁性至孝，恒布裳貉裘，惟祠着单衣絮巾也。

《吴越春秋》曰：吴王将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无知则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见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博物志》曰：蜀人以絮巾为帽絮。

裴渊《广州记》曰：蛮夷不蚕，采木绵为絮。

卢毓《冀州论》曰：房子好绵，地产不为无珍也。

皇甫规《与马融书》曰：与被絮一双，以通微心。

陆云《与兄机书》曰：一日案行，视曹公器物，见拭目黄絮有垢黑，目泪所沾污。

《孝子传》曰：闵子骞幼时为後母所苦，冬月以芦花衣之以代絮。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子骞跪曰：“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父遂止。

《世说》曰：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似着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牵离

《说文》曰：纟圭，茧滓纟圭头也，一曰牵离。

《释名》曰：煮茧曰莫。莫，莫也，贫者著衣，可以幕絮也。或谓之牵离，煮熟烂牵引，使离散如绵也。

纨

《释名》曰：纨，焕也，细泽有光焕然也。

《汉书》曰：齐俗作冰纨。（容如冰也。）

又曰：齐韩延寿衣黄纨方领。

又曰：白衣表，薄纨之里，天子之服也。

《东观汉记》曰：楚王英奉送黄缣三十五匹、白纨五匹入蜀，楚相以闻，诏书还蜀缣纨，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汉旧仪》曰：乘舆冠，高山冠，飞羽之缨帻，赤丹纨里。

《范子计然》曰：白纨素，出齐、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瀛洲有金峦之观，中有瑶几，覆以云纨之素。
繁钦《定情诗》曰：何以合欢欣？纨素三条裙。
组
《说文》曰：组，绶属。其小者以为缨也。
《礼记□檀弓上》曰：有子盖既祥，而丝屨组缨。
《礼记□玉藻》曰：玄冠朱组缨，天子之冠也。玄冠丹组缨，诸侯之冠也。
又曰：弟子缟带，并细约，用组。
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ㄔ玉而綦组绶，士佩需珉而组绶，孔子佩象环五寸而綦绶。
又《少仪》曰：国家靡弊，则车不雕几，甲不组滕。（几，附缠为沂鄂也。组，滕以饰。）
《左传□襄三年》曰：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至于衡山，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
《史记》曰：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沛公轵道旁。
《汉书》曰：锦绣纂组害女工。
《穆天子传》曰：天子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
又曰：盛姬之丧叔坐，赠用茵组。（茵，褥也。叔，姓，穆王女。）
《墨子》曰：昔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袂，以治其国。
《韩子》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子为我织组，令如是组。”妻织组，果善。吴起曰：“非戒也！”使之衣而归。妻兄请之，起曰：“起家无虚言。”
《吕氏春秋》曰：邾之为甲，常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凡甲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得组？”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今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悦，於是乎止官无以组。邾君有所尤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
刘梁《七举》曰：华组之组，从风纷弦。
应璩《报燕中尉樊彦皇书》曰：登舆北，践燕路，方当化银龟以为黄，变青组以为紫。
又《报平陆长贲玮伯书》曰：从此辞矣，何敢复飞蝉於惠文，鸣玉於缟组哉？
纳
《魏武令》曰：吾衣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太祖帏帐坏即补纳。
汲太子妻李氏与夫书曰：并致纳一端。
《宋书》曰：徐逵之尚会稽长公主。初，武帝微时，贫过甚，常自新洲伐荻，有纳布衣袄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贵，以此衣付主，曰：“後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主子湛之，为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所爱，与刘湛之等颇相附。及刘湛之得罪，事连主子。文帝大怒，将致大辟。湛之忧惧无计，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及见文帝，因号哭下床，不复施臣妾之礼，以锦囊盛武帝纳衣掷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贫贱，此是我母为汝父作此纳衣。今日有一顿饱食，便欲残害我儿子！”上亦号哭，湛之由此得全。
《南史》曰：齐张欣泰为直阁步兵校尉，领羽林监。欣泰通涉雅俗，交结多是名素，下直辄着鹿皮冠，纳衣锡杖，挟素琴。有以启武帝，帝曰：“将家儿何作此举止？”
又曰：沙门宝志在建康，宝亮欲以纳被遗之。未及有言，宝志忽来，牵被而去。
《陈书》曰：大军侵魏，造陕城，魏兵大合，轻骑挑战。侯安都睁目横矛，单骑突阵，四向奋击，左右皆披靡，杀伤不可胜数。於是众并鼓噪俱前。魏多纵突骑，众军患之。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惟着绛衲两裆衫，马亦去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勃，所向无当其锋者，莫不应刃而倒。
纶
《释名》曰：纶，伦也，作之有伦理也。
《说文》曰：纶，纠青丝绶也。
《礼记》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
《後汉书》曰：《仲长统书》曰：“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於州郡，田亩连於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
《续汉书□舆服志》曰：百石青绀纶一采，宛转缪织长丈二尺。
《东观汉记》曰：建初二年，诏齐相其止勿复送吹纶絮。
郑玄注《礼记》曰：纶，今有秩啬夫所佩也。
《邺中记》曰：石虎皇后出，女骑一千，冬月皆著紫纶巾。
《齐书》曰：徐龙驹常住含章殿，著黄纶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书敕。
《世说》曰：谢万诣简文，无衣帻可前，简文曰：“但前，不须衣帻。”即呼使入，万著白纶布而前。既见，共谈移日。
孟达《与诸葛亮书》曰：贡白纶帽一，以示微意。
缟
《尚书□禹贡》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厥篚玄、纤缟。（玄，黑缯也。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缟也。二物皆当细也。）
《毛诗□缁衣》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缟衣綦巾，聊光我云。（愿室家得相乐。）
《礼记□王制》曰：殷人{曰吁}（况羽反。）而祭，缟衣而养老。
又《玉藻》曰：朝服之以缟也，自季康子始也。
《左传□襄六》曰：季札聘於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
《史记》曰：新城三老董公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遂发丧，临三日，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攻杀，大逆无道，寡人亲发丧。”诸侯皆缟素归汉。
《韩子》曰：鲁人身善织屨，为履之也，而越人跣；缟欲冠之也，而越人被发。欲无穷可得乎？
《淮南子》曰：钧之缟也，一端以为冠，一端以为纟 朱，冠则戴之，纟 朱则履之。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被阿纟 易，揄缟。（阿，细缯。纟 易，细练也。纟 易音锡，揄音臾。）
曹洪《与魏文帝书》云：我军入汉中，若骇鲸之决细网，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也！

《说文》曰：，粗葛也。，细葛也。绤，之细者也。
《尚书□禹贡》曰：海、岱惟青州，厥贡盐、。
《周礼□地官下》曰：掌葛，掌以时征、之材于山农。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
又《曲礼上》曰：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副，折也。既削又四折，乃横断而巾覆之。）为国君者华之，巾以。（华，中列之，不四折也。）
又《曲礼下》曰：缜不入公门。（缜，单也。必表而出，为其亵也。）
又《玉藻》曰：浴用二巾，上下也。
又《檀弓》：县子曰：“衰穗丈，非古也。”（非时尚轻凉，慢礼。）
《毛诗□关雎□葛覃》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则刈是获。为为，服之无讹。
又《绿衣》曰：兮兮，凄其以风。（凄，寒风也。《笺》云：、所以当暑也，以待寒，喻失所。）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又《君子偕老》曰：蒙被绤，是绁袢（反蕃反。）也。
《论语□乡党》曰：当暑缜，必表而出之。（缜，单也。暑月，单衣葛，为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形亵也，必有以表之，若今单衣也。）
《汉书》曰：江都王建谋反，与闽越通。越遗建荃葛。（服虔注曰：细葛也。）
《东观汉记》曰：耿纯，字伯山。率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缯巾，迎上於费。上大悦。
又曰：马严为陈留太守。严病，遣功曹史李龚奉章诣阙。上亲召见龚，问疾病形状，以黄金葛赐严。
又曰：黄香为郎，召诣安福殿，赐钱三万，黄、白葛各一端。
《魏武封魏王诏》曰：今以君为魏王，青、绛、皂、黄、白葛各二匹，越葛一端往，钦哉！
《吴历》曰：孙策送华歆还洛，并送布越香葛。时多盗贼，歆渡牛渚，悉封还诸物。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细葛。君臣以为非礼，欲不与。孙权敕付使。
《梁书》曰：任卒後，子西华冬月着葛帔练裙。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
《後周书》曰：贺兰祥，梁雍州刺史。岳阳王萧钦其节俭，乃以竹屏风、之属及经史赠之。祥虽违其意，取而付诸所司。太祖後闻之，并以赐祥。
《隋书》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馀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兮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惟与，服之无攵。”以是大见嗟赏。
《穆天子传》曰：天子筮猎革泽，其卦遇《讼》。逢公占之。赐之骏马十六，三十篚。
《帝王世纪》曰：尧见舜於二宫，设飨礼，逆为宾主，南面而问政。然後赐以衣琴瑟，必筑宫室，封之於虞。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楚。至阿谷，有处女佩璜而浣。孔子曰：“彼妇人可与言矣。”抽五两，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辞。”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适楚。於此有五两，吾不敢，置之水浦。”妇人对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取之？子不早去，窃有狂夫守之者矣。”
《说苑》曰：绵绵之蔓，在於旷野。良工得之，以为[A129]；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服虔《通俗文》曰：细葛谓之翅。
稽康《高士传》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祯《瓜赋》曰：承之雕盘，冪以纤。
夏侯孝若《大暑赋》曰：珠汗沾夫葛。
左思《吴都赋》曰：焦葛升越，弱於罗纨。
庾翼《与燕王书》曰：今致细练十端、竹练三端。
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服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郁悒。
段氏《蜀记》曰：邛州镇南蕉葛，上者一匹直十千。
《诸葛恢表》曰：天恩罔极，特赐纤、细竹。
《颜测集□大司马江夏王赐绢葛启》曰：冰纨风，事膺盛服。
卷八百二十　布帛部七
布
《说文》曰：缌布，十五外布也。纟卢，布缕也。纟全，细布也。𠂤，蜀布也。
《释名》曰：布，布列诸缕。𠂤，慧也，齐人谓凉为慧，言服之轻细凉慧也。
《周礼□地官下□载师》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夏官下□职方氏》曰：正北曰并州，其浸涞、易，其利布、帛。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毋暴布。（郑玄注曰：不以阴功于太阳事。）
《礼记□玉藻》曰：年不顺成，君衣布。（为凶年变。）
《仪礼□士冠礼》记《冠义》曰：始冠之冠，缁布之冠也。太古冠布，斋则缁之，其也。
《左传□闵公》曰：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襄二》曰：诸侯围T阳，主人悬布。鲁孟氏之臣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绝之，（T阳人悬布以试外之勇者。）坠，则又悬之，苏而复上者三。主人辞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爵谢，不复悬布。）带其断布，以徇於军三日。（带其断布，以示勇也。）
又《襄二十八年》：齐子尾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迁，移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所欲，惟正德可以为之幅。）使无黜，（黜犹放也。）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
《周易□说卦》曰：坤为布。
《论语□乡党》曰：齐必有明衣布。
《史记□张骞传》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
又曰：伏灵在菟丝之下，烛之，火灭即记其数，以新布四尺环置之，明即掘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太山以布为货，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
又曰：高帝曰：“吾奋布衣而取天下。”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长，道死。时民谣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曰：公孙弘为丞相，而卧布被。
又曰：张敞为京兆尹，长安游徼受臧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遗腹子，诣敞自陈，愿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节；而出教，更量所受布，狭幅短度中疏，亏二尺，贾直五百，由此得不死。
《东观汉记》曰：廉范年十五，入蜀迎祖母丧。及到葭萌，渡舡没，几死。太守张穆持筒中布数篋与范，范曰：“石生坚，兰生香，前後相违，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贾逵入北宫虎观、南宫云台，使出《左氏大义》，书奏，上嘉之，赐布五百匹，衣一袭。
谢承《後汉书》曰：灵帝时，杨乡 廷为零陵太守。时苍梧滑贼相聚，吏民忧恐。乡 廷乃特制马车数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车上，系布索於马尾，从风鼓灰，贼不得视。因以火烧布燃，马惊，奔突贼阵。
又曰：董卓获山东兵，以猪膏涂布十馀匹，用缠其身，然後烧之，先从足起。
又曰：吴郡要不献越布。陆闳美容仪，常衣越布单衣。明帝好之，因敕郡献越布，由此始也。
华峤《後汉书》曰：哀牢夷知染彩绸布织成，文章如绫绢。有梧木华，绩以为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华阳国志》出之，与此同。）
又曰：王允与吕布及士孙瑞谋董卓。有人书“回”字於布上，负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
范晔《後汉书》曰：马太后诏曰：“吾为天下母，而身服大练，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布，无香薰之饰者，欲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诏令天下大五日，赐公卿以下钱帛各有差。及洛阳民当者，布户一匹，外三户共一匹。赐博士弟子见在太学者，布人三匹。
《典略》曰：苏秦如赵，逢其邻子於易水之上，从贷布一匹，约价千金，邻子不与。
《魏略》曰：大秦国在安息、条支西，出细布。有织成细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国出金涂布、绯持竹布、发隆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鹿代布、温宿布、五色枕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文帝诏》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国。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黄帝为细，乐浪练为精，江东太未布为白，故不如白叠布鲜洁也。
《魏略》曰：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敦煌妇人作裙率缩如羊肠，用布一匹。隆禁止之，所省复不訾。
《晋书》曰：王戎性悭。从子将婚，遗一单布衣。婚毕，却收之。
又曰：苏峻平後，帑藏空竭，库中惟练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练布单衣。於是人士翕然竞服之，练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
又曰：谢尚为江夏相，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以为军士襦裤。
又曰：顾恺之为殷仲堪荆州参军，尝因假还，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风。凯之与仲堪笺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下官平安，布帆无恙。"
《宋书》曰：王玄谟侵魏为前锋，好营货利，一匹布责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梁书》曰：萧恢为郢州刺史，境内大宁。时有进筒中布者，恢以奇货异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陈书》曰：姚察自居显要，一不交通。尝有私门生，不敢浩ゃ，送南布一端、花练一匹。察谓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薄练，此物於吾无用。既欲相接款，幸不烦尔！"此人逊请，察厉色驱出，自是莫敢馈遗。
《南史》曰：林邑国出古贝。古贝者，树名也，其华盛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布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
又曰：东夷扶桑国，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如桐，初生如荀，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锦。
《燕书》曰：宋该，字宣孔，为右长史。太祖会群僚，以该性贪，故赐布百馀匹，令负而归，重不能致，乃至僵顿，以愧辱之。
《後魏书》曰：杨大眼为荆州刺史，常缚膏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诸蛮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贼，吾正如此相杀也！"
又曰：杨椿归老，临行，诫子孙曰："国家初，丈夫好服彩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恒见翁着布衣韦带，尝自约敕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贵於今日者，慎勿积金一斤、彩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
《北史》曰：齐郑述祖为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盗布，其父怒曰："何恶仁君？"执之以归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无盗。
《唐书》曰：贞观十八年，命将征辽东。安州人彭通请出布五千段以资征人，上喜之，比汉之卜式，拜宣义郎。
《晏子春秋》曰：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中有水而赤，中有枣，华而不实，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晏子曰：“昔秦缪公乘龙治天下，以黄布裹蒸枣，至海而淬其布於波。黄布，故水赤；蒸枣，故华而不实。”公曰：“吾佯问。”晏子对曰：“婴闻佯问者，亦佯对之。”

《庄子》曰：鲁君闻颜阖得道之人，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门，粗布之衣，而自饭牛。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复来求，即不得。

《孙卿子》曰：与人善言，暖若布帛；与人恶言，深於矛戟。

《韩子》曰：卫人有大妻，祷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妻曰：“益则子将取妾。”

又曰：齐国好厚葬，布帛尽於衣衾，林木尽於棺椁。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币，林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刑其尸，罪夫当丧者。”夫刑死无名，罪当丧者无利，人何故为之也？

又曰：公仪休相鲁，其妻织布，休曰：“汝岂与世人争利哉？”遂燔其机。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弊而不如布，或善为新，或善为故。（美由宜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锦黻，未若坚完之韦布。

《郭子》曰：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谈。

《吕氏春秋》曰：戎人见暴布者，问曰：“何以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此权权，何以为莽莽？”（权权由养治之。莽莽，长貌也。）

《说苑》曰：墨子曰：“古有用无文者，禹是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当此时，黼黻无所用，务在完坚。”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国遣使贡献。使者衣云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女传》曰：楚江乙母者，当恭王之时，乙为大夫。有入王宫盗者，令尹以罪乙，请於王而黜之。处家无几，其母亡布八寻，言令尹盗之。王曰：“令尹在上，冠盗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为郢大夫，人盗王宫中之物，妾子唑之而黜，令尹独何不以是为过也？”王曰：“善。”令吏偿母之布，因赐金十溢，母让金、布，曰：“妾岂贪货而干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复召江乙而用之。

《先贤行状》曰：王烈，字彦方，通识达道，人皆慕之，州闾成风，咸竞为善。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已後将改过，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已见宥，幸无使王烈闻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遗之。
《广州先贤传》曰：丁密，苍梧广信人也，清贫为节，非家织布不衣。
《竹林七贤论》曰：王戎为侍中，南郡太守刘肇遗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报其书，议者以为讥。世祖患之，为发诏，议者乃息。
《越绝书》曰：葛山者，勾践种葛。使越女织治葛布，献於吴。
《玄中记》曰：玄菟北有山，山有花，人取，纺绩为布。
《南越志》曰：桂州丰水县有古缘藤，俚人以为布。
《南州异物志》曰：五色班布以丝布，古贝木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毳，中有核如珠句，（公後切。）细过丝绵。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绩，在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班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弱软厚致，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烦缛多巧者名曰：城城，其次小粗者名曰文辱，又次粗者名曰乌ら。
顾微《广州记》曰：阿林县有勾芒木，俚人斫其大树，半断，新条更生，取其皮，绩以为布，软滑甚好。
裴氏《广州记》曰：蛮夷不蚕，采木绵为絮，皮员当竹，剥古缘藤绩以为布。
《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誉而性俭。张温使蜀，辞峻。峻入内，良久出，语温曰：“向择一端布，欲以送卿，而无粗者。”温嘉其能显非。
《俗说》曰：桓豹奴善骑乘，亦有极快马。时有一诸葛郎，自云能走与马等。桓车骑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马与诸葛并走，至者得布。便俱走，诸葛恒与马齐，欲至埒，马头去埒布三尺许，诸葛一跃坐布上，遂得之。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七年十二月，朱宽征留仇国。还，获男女口千馀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缉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
夏侯开国《吴郡赋》曰：金玉星烦，明霞聚，纤细越，青笺白。名练夺乎乐浪，英葛光乎三辅。
张载《拟四愁诗》曰：佳人遗我筒中布，何以报之？流黄素。
扬雄《蜀都赋》曰：细弱折，绵茧成衽，筒中黄润，一端数金。
《魏武遗令》曰：铜雀台上安六尺床，施む帐。月旦、十五日，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邺，市上党布五十匹，作车上小帐帷，谒者不听。
陆机《吊魏武文》曰：悼む帐之冥漠，怨西陵之芒芒。
火浣布
《魏志》曰：青龙三年，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诏大将军、太尉临试，以示百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录》曰：日南北景县有火鼠，取毛为布，烧之而绩，名火浣布。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天竺国献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诸簿国东千馀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树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纺绩作布，以为手巾。与蕉麻无异，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污，则投火中，复更精洁。或作灯炷，用之不知尽。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剑、火浣布。其剑长尺有咫，炼铜赤刃，用之切玉如泥焉。其布，浣之必投火中，布则火色，出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
《抱朴子》曰：海中肃丘有自生火，常以春起而秋灭。丘方十里，当火起满洲，洲上纯生一种木。正暑，此木虽为火所焚而不糜，但小焦黑。人或得为薪者，火之，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则以水灌灭之。後复更用，如此不穷。夷人取此木华绩以为布。其木皮赤，剥以灰煮治以为布，但粗不及华，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长三寸许，亦居此洲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烧灼也，其毛又可绩以为布。故火浣有三种。
《傅子》曰：长老说：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作火浣布单衣，会宾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争酒失杯而污之，伪怒，解衣而烧之。布得火，炜烨赫然而炽，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洁白，如水浣之。
东方朔《神异经》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长四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馀，细如丝，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织以为布。
《搜神记》曰：昆仑之墟有炎火之山，山有鸟兽草木，皆生长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则其鸟兽之毛也。汉世，西域旧献此布，中间久绝。至魏初，时人疑其有文无实，文帝以为火性酷烈，无含育之气，著之《典论》，明其不然，曰：“不然之事，绝智者之听。”及明帝立，诏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利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为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献火浣布焉，於是刊灭此论，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从征西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外庑之间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於太学，非两处立也。”窃谓此言为然。
《王子年拾遗记》曰：晋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献火浣布。其国人称：羽山之上有文石生火，烟色似随四时而见也，名为净火。有不洁之衣，投於石火之中，虽滞污淄涅，如新浣矣。当虞舜时，其国献黄布。汉末献赤布，梁冀制为衣，谓之丹衣。而史家云“单衣”，则今缝掖也。字异声同，未知孰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方丈山东有龙场，地方千里，玉瑶为林。或云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水流，著物如淳漆。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丹，以凋壶盛膏数斗，以献王。坐通云之堂，以火浣布为缠，用龙膏为灯，照耀百里。

《梁四公记》曰：有商人赍火浣布三端，帝以杂布积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杰公遥识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绢木皮所作，一是积鼠毛所作。”以告商人，具如杰公所说。因问木、鼠之异，公曰：“木坚毛柔，是可别也。以阳燧火、山阴枯木之，木皮改常。”试之果验。

《异物志》曰：斯调国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以冬采其毛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污之，便投着火中，则更鲜明也。

《尚书□禹贡》曰：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厥贡漆、、、。

《毛诗□宛丘□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彼美淑姬，可与晤语。

《左传□襄六》曰：季札聘郑，见子产如旧相识。与之缟带，子产献衣焉。

《汉书》曰：贾人不得衣锦绣、绮、[A129]、、。

《宋书》曰：戴法兴，会稽之山阴人。家贫，父子以贩为业。

《华阳国志》曰：獠人贾言为兰。

《朱崖传》曰：朱崖俗：行来出入着布，或细布巾，巾四幅，其中内头如领巾象。

《说苑》曰：吴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卫。宁文子具三百制，将以送，大夫恳曰：“吴虽大国也，亦不壤交，假之道则亦敬矣，又何礼焉？”文子不听，遂致之。

《古乐府》曰：《白歌》盛称舞好，宜及芳时作乐，其辞曰：“白质如月，轻如云，色如银，制以为袍，馀作巾。”本吴舞也。

白叠

《汉书》曰：其帛絮细布千钧、纹彩千匹、答布、（白叠也。）皮革千石，比千乘之家。

《晋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越叠。

《吴时外国传》曰：诸簿国安子织作白叠花布。

《南史》曰：高昌国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纟卢，史为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布用焉。

吴笃《赵书》曰：石勒建平二年，大宛献珊瑚、琉璃、、白叠。

《广志》曰：白叠布，毛织，出诸薄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二十一　资产部一

田

《释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稼填满其中心也。

《尚书□禹贡》曰：冀州厥田惟中中，（孔安国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为第五。）兗州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田惟上中，（第二。）扬州厥田惟下下，（第九。）荆州厥田惟下中，（第八。）豫州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厥田惟下上，（第七。）雍州厥田惟上上，（第一。）

《周礼□春官下□章》曰：凡国祈年於田祖，歌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祁年，祁丰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谓神农也。田，古先教田者。《尔雅》曰：，农夫也。）

又《地官□司徒之职》曰：均土地，以稽其人众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一人。（郑玄曰：均，平也。周，犹遍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则授上地，所养者众也。男女五人以下，则授之以下地，所养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为率者，有夫有妇然後为家，二人以至於十人，为九等。）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此谓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异於乡遂也，重立国。小司徒为经之，立其五沟五途之畀。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又曰：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势所能生育，旦以制贡赋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农牧衡虞，使职之也。）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谓廛里者，若今邑里居之田矣。廛，人居之区域也。里，居也。园，树果之属也。音力果反。季秋，於中为场樊，圃谓之园。宅田者，致仕者家所授之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亩。贾田，在市，贾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蓄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赏田者，赏赐之田也。公邑，谓六遂馀地也，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馀地皆然。）

《礼记□月令□季夏》後五曰：大雨时行，乃烧行水，利以杀草。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谓迫地芟草也。此谓欲耕菜田，先其草，草乾烧之，此月大雨，流水潦蓄其中，则草死不复生，面地美可耕稼也。）

又《王制》曰：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为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亿，今十万。）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为田九万亿亩。（万亿，今万万也。）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徐州域。）自东河至於东海，千里而遥。（荆州域。）自东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雍州域。）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九州之大计。）方百里者，为田九十亿亩。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其馀六十亿亩。（以一大国为率，其馀所以授民也。）

又曰：古者公田籍而不税。（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恶取於此，不税民之所自始也。古者谓殷时。）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二十八年，晋文讨曹，分其地，境界未定。至是，乃以赐诸侯。）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馆，（高平方与县西北有重乡城。）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文仲不书请田而已，非聘享会同也。）襄仲如晋，拜曹田也。

又《宣公下十五年》曰：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籍，（周法：民耕百亩，公田十亩，借民力而治之，税不过此。）以丰财也。

又《襄公六》曰：子产治郑，使田有封洫。（封，界。洫，沟。）从政一年，舆人诵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辟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又《哀公上》曰：季孙欲以田赋，（兵赋之法，因其田财，通出马一匹，牛三头；今欲别其田及家财，各为一赋，故言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三发问。）卒曰：（卒，终也。）“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三头，是赋之常法。）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为明年用田赋传。）

又《哀公上》曰：子胥曰：“得志於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石田不可耕。）

《谷梁传□宣公五年》曰：初税亩，（宣公履亩而税之也。）古者田什一而籍。（言借民力，十井而为公耕一，谓之什一而税也。）初税，非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口小雅口白华》曰：泮彪池北流，浸彼稻田。（泮彪流貌。《笺》云：池泽浸润稻田，使之生殖。）
又《甫田》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倬，明貌。甫田，谓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
又《大雅口崧高》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彻，治也。《笺》云：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赋税。）
《尔雅》曰：田一岁曰，（今江东呼初耕地反草为。）二岁曰新田，（《诗》曰：于彼新田。）三岁曰。（《易》曰：不。）
《史记》曰：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悝，苦回反。）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亩，理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硕矣。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谓促遽之甚，恐为风雨损也。）
又曰：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晋地狭人贫，（三晋，谓韩、魏、赵三卿，今河东道之地。）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垦，地利不尽出。於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复三代无知兵事，而务本於内，而使秦人应敌於外。故废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其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疲之，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国，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命曰郑国渠。（阏，音於据切。）
又曰：王翦将行，请善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行矣，何忧贫乎？”
《战国策》曰：魏叔座为将，攻韩、赵，胜之。魏王赏田百万，座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不辟者，此吴起馀教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为臣右手之倦赏臣，可也；若以有功，臣何力之有焉？”王曰：“善”。於是索吴起之後，赏田二十万；以座不掩士之迹，又与田二十万。
《汉书》曰：晁错奏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一岁屯戍万计，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於古。（如淳曰：秦卖盐铁贵，故下民受其困。）或耕豪民之田，税十五。（如淳曰：税其五。）故贫民常衣马牛衣，而食犬彘之食。”
又曰：董仲舒说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人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猝行，宜少近古，限人占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上不能用。
又曰：是时，富豪皆争匿财，惟卜式尤欲助费。於是以式终长者，乃召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尊显以讽百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贡禹上书曰：“臣禹年老贫穷，家赀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十亩，以供车马。”
又曰：杨恽免官，常不得志，乃歌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又曰：张禹为人谦愿，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价。
又曰：宁成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於人乎？”乃贳贷陂田千馀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致产数千万。为任侠，持吏长短，从数十骑。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又《沟洫志》曰：太始三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泾渭中溉四千五百馀顷田，名曰白渠。民歌曰：“田於河许？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後，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稷黍。”
《後汉书》曰：光武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覆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愁，遮道号呼。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田趣，吏不肯服，抵言长寿街上得之。（抵，欺也。）帝怒。时显宗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显宗对。於是遣谒者考实，具知奸状。
又曰：樊重开广田土三百馀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贰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
又曰：马援辞兄况，欲就边郡田牧。（《东观记》曰：援以况出为河南太守，次两兄为吏京师。见家用不足，乃辞况欲就边郡畜牧也。）况曰：“汝大才，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旦从所好。”後援辞隗嚣归洛阳，居数月而无他职。任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东观汉记》曰：司隶校尉梁松奏特进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爵土，荣显冠世，多买京师膏腴美田，作大庐、近带城郭，妨困小民。
又曰：郭丹，字少卿，南阳人，累世千石，父稚为丹买田宅居业。丹为司徒，视事五年薨。诏问丹家，时宗正刘匡对曰：“郭丹为三公，典牧州郡，田亩不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汉记》曰：郑泰，字公业，少有才略，多谋。家富於财，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足，名闻山东。
华峤《後汉书》曰：范迁为司徒，在公辅有宅数亩，田不过一顷，推与兄子。
又曰：周燮专精《礼》、《易》，不读非圣之书，不修贺问之好。有先人草庐结于岗畔，下有陂田，常肆力自勤以给。非身所耕渔则不食。
《魏志》曰：夫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於许，得谷数百万斛。）由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军粮之患。遂得以兼灭群凶，克平天下。
又曰：邓艾迁尚书郎。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又曰：司马郎为丞相主簿，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承大乱之後，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
又曰：郑浑迁阳平、沛郡太守。郡界下湿，患水涝，百姓饥之。浑於萧、相二县界兴陂曷，开稻田。郡人皆以为不便，浑曰：“地势之下宜溉灌，终有鱼稻经久之利，此丰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兴立功夫，一冬间皆成。比年大收，顷亩岁增，租入倍常，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
又曰：刘靖都督河北诸军事，又修广戾渠陵，大遏水，溉灌蓟南北三百里，使种稻，边民利之。
《蜀志》曰：初，诸葛亮自来成都，有田十五顷，子弟食自馀饶。
《晋要事》曰：安帝义熙九年，右丞张须元议：琅琊及湖熟界有皇后脂泽田四十馀顷，参详悉以借食民。
《南史》曰：宋王惠兄鉴颇好聚敛。惠意不同，谓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为？”
《齐书》曰：王骞历黄门郎、司徒右长史，不事产业。有旧田在锺山八十顷，与诸宅及故旧共佃之。常谓人曰：“我不如郑公业，有田四百顷而食常不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此为愧。
《梁书》曰：夏侯夔为豫州刺史，率军人於苍陵立曷溉田千馀顷，岁收谷百馀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也。
又曰：邓元起少时，尝至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时人称其有大度。
《後魏书》曰：高允为著作郎，太武引见，因问允：“万机何者为先？”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曰：“臣少也贱，所知惟田，请言农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万里则田三万七千顷。若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亦如之。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帝善之，除田禁，悉以授百姓。
又曰：裴延俊迁幽州刺史。范阳郡有旧督亢渠，经五十里；渔阳燕郡有故戾陵诸曷，广袤三十里。皆废毁多时，水旱不调。延俊乃表求营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势，随力分督。未几而就，溉田百万馀亩，为利十倍，百姓赖之。
《北齐书》曰：帝赐穆提婆晋阳之田，斛律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帝以来常种禾，饲马数千匹，以拟寇难。今赐提婆，无乃阙军务也？”由是提婆怨光。
《唐书》曰：贞元十六年，卢群为义成军节度、郑滑观察营田使。群先寄寓郑州，典质得良田数顷。及授节度，各以本地契书分付所管令长，令召还本主，时人称美。
又曰：起居郎崔翘隐居城固山，所有良田分给奴婢，令递日供饮食之费。翘与妻家事一不以问，但水石自娱而已。
又曰：温造为河阳节度观察使，复怀州古秦渠，三县弃地悉为良田。後造左迁，出为朗州刺史。至则开後乡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顷。郡人名其渠曰：“右史渠”。
《范子计然》曰：请问，九田随世盛衰，有水旱贵贱，愿闻其情。”计然曰：“诸田各有名，其从一官始，以终九官，所以设诸田差高下，始进退也。假令一直钱百金、一直钱九百，此略可知。从一亩至百亩直，是大贵之极也。”
《孟子》曰：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又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傅子》曰：陆田者，命悬於天也。人力虽修，水旱不时，则一年功弃矣。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事。
《吕氏春秋》曰：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对曰：“群臣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田也，漳水存其傍。西门豹不知用，是过也。”明日，召史起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对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臣虽死，愿王使他人遂之。”王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籍史起，史起不敢出，避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号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生稻梁。”

《春秋後语》曰：赵列侯谓其相公仲建曰：“寡人所爱，可以贵之乎？”曰：“富可也，贵之则不。”列侯乃命以田万亩赐善歌者二人，公仲建许诺而不与。居一月，列侯之代还，问曰：“与之乎？”曰：“未有可者。”

《家语》曰：虞、芮二国争田而讼，连年不决，乃相谓曰：“西伯仁人，盍往质焉？”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朝，则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虞、芮之君曰：“嘻！吾侪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与成，以其所争为闲田。

萧广济《孝子传》曰：郭原平墓下有数十亩田，不属原平。每至农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慢其坟墓，乃货家资买此田。三农之月，辄束带垂泣，躬自耕垦之。

《氾胜之书》曰：昔汤有旱灾，伊尹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收至亩百石。胜之试为之，收至亩四十石。

《越绝书》曰：吴北野禺栎东所舍大者，吴王田也。

又曰：富中大塘者，勾践治以为义田也。肥饶，谓之富中。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郡界有温泉，其下流有田，恒资以浸灌。常十二月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温液所周，正可数亩。过此，水气辄冷，不复生苗。

《豫章记》曰：郡江之西岸有盘石，下多良田，极膏腴者一亩二十斛。稻米之精者，如玉英澈於器中。

《续搜神记》曰：阳人姓何，忘其名，隐遁养志。常至田舍，人收获在场上。忽有一人长一丈，黄疏单衣，角巾，来诣之，翩翻举其两手，并亻舞而来，语何云：“君常见韶舞，不足舞也！”便去。何寻逐，遥向一山，山有一穴，裁容人。其人即入穴，何亦随之。初入甚急，前辄开广，便失人。见良田数十顷，何遂垦作，以为世业。子孙于今赖之。

崔《政论》曰：昔者圣王立井田之制，分口耦地，各相副适，使人饥饱不偏，劳逸齐均，富者不足僭差，贫者无所企慕。

王郎《上求赈贷民表》曰：昔在西京，有杜膏腴之饶，池阳谷口之利，泾渭二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云雨年成，粪与灌并，亩货一金，号为陆海。

《应璩书》曰：是以忽此，苏子带郭之业，求彼孙叔寝丘之地。故求远田，在关之西，南临洛水，北据芒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植《表》曰：乞城内田及城边好田，尽所赐百年力者。臣虽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乐稼穑。
又《籍藉田论》曰：营畴万亩，厥田上上，经以大陌，带以横阡，奇柳夹路，名里被园，宰农实掌，是谓公田。
《唐明皇杂录》曰：上命宇文融为拓田使。融方恣睢，稍不己附者，必加诬谮。密奏以为：“卢从愿广致田园，有地数百顷。上素器重，亦倚为相者数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时。”故上亦重言其罪，但目从愿为多田翁。
卷八百二十二　资产部二
农
《周礼□地官下》曰：凡任民，任农以耕事，贡九谷。
《礼记□月令》孟春曰：乃命有司布农事，舍东郊，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人，必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
又仲春曰：无作大事，以妨农事。（大事，兵役之属。）
又孟夏曰：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为妨蚕农之事。）是月也，命有司巡行田原，劝农勉人，无或失时。（劝农人以及时。）
又孟秋曰：是月也，筑场圃，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
又季秋曰：乃命有司，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
又孟冬曰：是月也，劳农以休息之。
又仲冬曰：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马牛禽兽有放逸者，取之不诘。
又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有司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
又《王制》曰：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农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尧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谓府史之属，官长所除，命於天子国君者。）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
《左传□闵公》曰：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
又《昭元》曰：譬如农夫，是是{艹衮}，（，耘也。拥本曰{艹衮}。）虽有饥馑，必有丰年。
《春秋元命苞》曰：周先姜原履大人迹，生后稷扶桑。推种生，故稷好农。（神始行从道，道必有迹，而姜原履之，意感，遂生后稷於扶桑之所出之野。长而推演种生之法而好农，知为仓神所命明也。）
《尚书□盘庚上》曰：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农勤穑，则有秋；下承上，则有福。）乃不畏戎毒于远迩；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忝稷。
又《洪范》曰：三曰农用八政，（农，厚也，厚用之，政乃成。）一曰食。（劝农业。）
又《梓材》曰：惟曰：若稽田，既勤敷，惟其陈修，为厥疆畎。（言为君监民，惟若农夫之考田，已劳力布发之，惟其陈列修治，为其疆畔畎垄，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论语口子路》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
《汉书》曰：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亦出《史记》。）
又曰：杨季官至卢江太守，有田一廛、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後汉书》曰：王丹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於田间，候勤者而劳之；（《东观汉记》曰：载酒肴便於田头大树下饮食劝勉之，因留其馀酒肴而去。）其惰懒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馀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又曰：崔恢，字行逊，迁鄢陵令。每至春农，身到庐陌，劝民耕桑，农无废业。
《东观汉记》曰：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植。
《南史》曰：梁张兴世为方伯父仲子，由兴世致位给事中，兴世欲将往襄阳，爱乡里，不肯去。尝谓兴世曰：“我虽田舍老公，乐闻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时吹之。”
《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镰、一耨、一铚、一钅至，然後成为农也。
又曰：北泽烧火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又曰：善为国者，使农寒耕而热耘，力归于上。
又曰：夫国富多粟生於农，故先王贵之。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者地广。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故农者，月不足而岁有馀也。
又曰：先王者，善为民兴利除害，故天下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
又曰：一农之量褒百亩也。
又曰：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
《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者也。
《孙卿子》曰：农精於田，不可为农师；贾精於市，不以为市师。
又曰：良农不为水旱不耕。
《韩子》曰：历山农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让畔。
《国语曰》：管仲曰：昔者，先王处农就田野，令农夫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四时树艺各有宜。）权节其用，耒耜枷芟。（权平之，节其器用小大倨勾之宜。枷，拂也，所以击草。芟，大镰，所以芟草。）及寒，击槁除田，（寒，季冬大寒之时。槁，枯草也。）以待时耕；（时耕，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之，以待时雨；（疾，速。，磨。时雨至，当种。）时雨既至，挟其抢刈耨，（在掖曰挟。抢，椿也。刈，镰。耨，兹其。，锄也。）以旦暮从事於田野。脱衣就功，首载茅蒲，身衣衤发衤，（脱，解。茅蒲，簦笠也。衤发衤，蓑。）沾体涂足，（沾，濡。）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於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昵。（昵，近。）
《吕氏春秋》曰：匡章谓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者，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
《氾胜之书》曰：农士惰勤，其功力相什倍。
又曰：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勤心}之，可谓忠国爱民之至。
《风俗通》曰：古者使人如借，故曰籍田。
孙盛作南昌令教曰：且欲先婚配境内，然後督其农桑。
《梁州记》曰：黑水村有鱼池，池上立美台，下四周有水，左右官良田数十顷，故以美农为名。
耕
《周礼口天官上》曰：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共粢盛。（其属，府史胥徒也。耨，耘耔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庶人终於千亩。庶人，谓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耔终之。粢盛，祭祀所用谷也。）
《礼记口月令》曰：正月，天子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诸侯九推。（郑玄注曰：帝籍，为天伸借人力所治之田也。蔡邕《章句》曰：礼成於三，故天子三推。卑者劳，故三公五推也。）
又《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少仪》曰：问士之子长幼，长则曰‘能耕矣’。
又《表记》曰：天子亲耕粢盛鬯，以事上帝，故诸侯勤以辅事於天子。（言无事而居位食禄，是不义而富且贵。）
《左传□襄公七年》曰：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献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植者。）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後耕。今就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启蛰，夏正建寅之月。耕谓春分。）
又《襄公十四年》曰：吴子诸樊既除丧，（诸樊，吴子乘之长子也。乘卒，至此春十七月既葬而除丧。）将立季札。（札，诸樊少弟。）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札虽不才，愿附於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传言季札之让，且明吴兄弟相传。）
又《昭公五》曰：伍员如吴，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吴王僚。）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光，吴公子图阖也。反，复也。）员曰：“彼将有他志。（光欲杀僚，不利员用事，故破其议，而员亦知之。）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计未得用，故进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边鄙。）乃见专诸焉，（专诸，勇士。）而耕於鄙。
《谷梁传□成公》曰：郄克曰：“反鲁卫之侵地，使耕者皆东亩。”（欲以利其戎车。）
《论语□卫灵公》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又《微子》曰：长沮、桀溺耦而耕。
《论语比考谶》曰：叔孙武叔毁孔子，譬若尧民曰：“我耕田而食，穿井而饮，尧何力功？”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
《韩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至於四月，始可举足而耕。
又曰：齐人青将讨公孙无知，辞其友，其友曰：“耕田刈草，农之力也；讨君之贼，大夫职也。”
《史记》曰：赵肃侯游大陵，出於鹿门，大夫扣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肃侯下车而谢之。
又曰：伍子胥进专诸於公子光，退而与故太子建之孤子胜耕於野。
又曰：陈涉少时，与人佣耕，辍耕垄上曰：“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子为人佣耕，何富贵耶？”涉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后立诸吕为王，擅权用事。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势，常入侍高后燕饮，曰：“请为太后歌田。”太后曰：“试为我言田意。”曰：“深耕既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

《战国策》曰：主父欲伐中山，使李疵观之。疵曰：“举士，即民务名不好本；朝上贤，即耕者隋而战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也。”

《汉昭纪》曰：上耕于钩盾，弄田。（应劭曰：昭帝九年，未能亲耕帝籍，钩盾有田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

又曰：江南之地，火耕水耨。（应劭曰：烧草，下水种稻。）

又曰：夏侯胜每授书，谓诸生曰：“学经不明，不如归耕。”

《後汉书》曰：王莽末，盗贼起，人皆忧，移徙遁逃，莫事农桑。淳于恭遂独耕，乡人止之曰：“世方散乱，死生未分，何空自苦为？”恭曰：“正我不得食，他人食之，何伤？奈何不耕？”

《东观汉记》曰：梁鸿乃将妻之霸陵山中，耕耘、织作以供衣食，弹琴、诵书以娱其志。

又曰：承宫将妻之华阴山谷，耕种禾黍。临熟，人就认之，宫悉推与去。由是显名。

又曰：第五伦为会稽太守，免官归田里，身自耕种，不交通人物。

《魏略》曰：常林少单贫，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性好学，汉末，为诸生，带经耕锄。其妻常自担饷馈之。林虽在田野，其相敬如宾。

《吴录》曰：徵崇，字子知，遭乱，遂隐於会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

《吴志》曰：薛综上疏云：“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

《晋书》曰：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闲静寡欲，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又曰：赵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阳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

《宋书》曰：王韶之家贫好学，尝三日绝粮，而执卷不辍。家人请之曰：“困穷如此，何不耕？”答曰：“我自耕耳。”

《齐书》曰：戴僧静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人，令耕种。

《梁书》曰：孔子袪，会稽山阴人也。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

《赵书》曰：东耕仪直殿中监，铺席於侍臣之南，北面解匣，出御耒，跽受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侍中。侍中释剑，擎跽，以颖授尊。太常赞曰：“皇帝亲耕籍田，一推一反，三推三反。”成礼，侍中跽取耒，以授侍郎，以授殿中监，监复韬匣。
《管子》曰：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於是财用足。
又曰：行其游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
又曰：耕者，出入不应於父兄，用力不农，农不事贤，行此三者，有罪无赦。
又曰：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
《文子》曰：其耕不强者，无以养生。
《晏子春秋》曰：有纳书景公者，云：“吾不知晏子之忠臣也。”公以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悦。晏子退而穷处，东耕于海滨。
《墨子》曰：鲁南郑人吴宪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
又曰：墨子之齐，遇故人，曰：“今天下莫为不若已。”墨子曰：“今小人，一人耕，九人处，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子宜劝我，何以止我？”
又《非乐》曰：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织之事。
《庄子》曰：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而耕。禹往见之，则在野。
又曰：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退而耕於颍水之阳，终身不见。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亩，妻有桑田。神农耕而王，所以观耕。
《商子》曰：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为螟蛉（胡多切。）（之欲切。）亦大矣。是有《诗》《书》，犹无益於治。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华之野，汤躬诣之，伊尹嚣然弗顾。
又曰：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於其野也。
《孙卿子》曰：子路问孔子曰：“有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而无孝名，何也？”子曰：“但使入则笃行，出则友贤，何患无孝名也？”
《韩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林而死。因释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笑之。
《淮南子》曰：夫织者日以进，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
扬子《法言》曰：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振京都。
《傅子》曰：耕根车，天子亲耕乘之；蹑猪车，畋猎乘之。
《山海经》曰：后稷播百谷，始作耕。
《六韬》曰：昔帝尧之王天下，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绩之时。
《国语》曰：古者天子籍田，后稷监之，（监，察。）太史赞替王，（赞，导。）王敬从之。王耕一发，（一发，耜之发也。王无耦，以一耜耕也。）班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班三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发，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终于千亩。（终，尽耕之。）
又曰：管仲对齐桓公曰：“深耕而疾之，以待时雨。”
《吕氏春秋》曰：匡章谓魏王曰：“今君行多者数百人，皆不耕而食，此害稼亦甚矣！”
又曰：人臣孝则事君忠，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
又曰：舜耕於历山，昌草生，於是始耕。
《董生书》曰：禹见耕者五耦而轼。
《贾谊书》曰：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馀一年之食；九年耕，而馀三年之食。三十岁，民有十年之蓄。
《说苑》曰：曾子衣弊衣而耕，鲁君使人致邑，曾子不受，曰：“受人者畏人，与人者骄人。”终不受。
《太玄经》曰：神农冬耕，被服纯青。
崔元始《正论》曰：宣帝使蔡登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种挽搂，皆取备焉，一日种一顷也。
《拾遗录》曰：需支夫善耕，妇人善织。以五色丝稍内口中，两手引而结之，则成文锦。丈夫多力，勤稼，一日锄十顷之地。
《董正别传》曰：刘恭嗣少有异才，闻司马操博物多通，故往见焉。遇其方耕，执耒耜於垅亩之上，於是释耒下衽，相就而言。
《任嘏别传》曰：嘏字昭先，乐安人。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数十亩，种之。人以语嘏，嘏曰：“我自以借之也。”耕者闻之，惭谢还地。
《襄阳耆旧传》曰：庞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至老不入襄阳城。躬自耕耔，其妻相待如宾，休息则整巾端坐，以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
《桓阶别传》曰：阶为赵郡太守，期月之间，增户万馀。路有遗一囊，耕者见之，举以系树。数日，其主还取。
《石勒别传》曰：石勒，元康中流宕山东，寄旅平原茌平界，与师欣家佣耕，耳恒闻鼓角ㄆ铎之音，勒私异之。
《琴操》曰：曾子幼小慈仁，居贫，无业以事父母。躬耕力作，随五土之利，四时惟宜，以进甘脆。尝耕於太山之下，遭雨雪寒冻，旬月不得归，乃作《忧思歌》。
卷八百二十三　资产部三
耒
《释名》曰：耒，耜也。
《古史考》曰：神农作耒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本》曰：咎繇作耒耜。
《周礼□冬官□考工下》曰：车人为耒，庇长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郑司农云：耒谓耜耒。，读为其颡有庇之，谓耒下歧。玄谓：，读为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自其缘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内六尺有六寸，与步相中也。（缘外六尺有六寸，内弦六尺，应一步之尺数。耕者以田器为度。宜耜异材，不在数中。）坚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则利推，句庇则利发。倨句磬折，谓之中地。（中地之耒，其与直者如磬折则调矣。调则弦六尺。）
《礼记□月令□季冬》曰：冰已入，令告人出五种，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冰既入，而令有司告人出五谷之种，明大寒气过，农将兴修田器。）
《韩诗》曰：三月之时，可预取耒、耜修缮之。至於四月，始可以举足而耕也。
《魏志》曰：段灼上疏理邓艾曰：“昔姜维有断陇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又为区种，身被鸟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
《梁书》曰：贺革，字文明。少以家贫，躬耕供养。年二十，始辍耒，就父受业，精力不怠。
《唐书》曰：永徽三年，高宗亲享先农，躬御耒耜。
《淮南子》曰：清英之美，始於耒、耜。（清英，酒也。）
耜
《释名》曰：耜，齿也，如齿之断物也。
《周礼□地官下□山虞》曰：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季犹稚也。服与耜宜用稚材，尚柔刃也。服，牝服，车之材。）
又《秋官下》曰：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郑玄谓：萌之者，以兹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钩镰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实曰绳，芟其绳则实不成熟；耜之，以耜测氵柬土铲之。）
《礼记□礼运》曰：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无以入也。）
《毛诗□国风》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至喜。（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士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无不举足而耕矣。）
又《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匪载南亩。（覃，利也。时至，民以其利耜炽发所之地，趋农已急也。）
又《周颂》曰：《良耜》，秋报社稷也。良耜，匪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活。（，犹测测也。《笺》云：良，善也。农人测测以利善之耜，炽是南亩也。种此百谷，其种皆成好含生气，言得其时。）
王隐《晋书》曰：徐苗少孤家贫，好学书，昼执耒耜，夜不废读诵。
《後魏书》曰：赵琰遣人买耜刃，得剩利六百，即命送还刃主。刃主高之，义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唐书》曰：高宗行籍田之礼，躬执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终於千亩耳。”初，将籍田，先止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者，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於朴素，心岂贵文饰乎？”乃命彻之。
《国语》曰：周制有曰：“民无悬耜，（言常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野无奥草。”（皆垦辟与深也。）
《吕氏春秋》曰：六尺之耜，所以成亩；其博八寸，所以成畎。（高诱注曰：六尺为亩，三尺为畎。）
犁
《释名》曰：犁，利也，利则发土，绝草根也。
《魏略》曰：皇甫隆为敦煌太守，民不晓作楼犁，用工甚费。隆乃教作楼犁，省力过半。
又曰：弘农太守刘类，多市犁辖，载所部贸丝。
《管子》曰：距国门以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子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令农始作服于公田。
《盐铁论》曰：庶人乘马者，足以代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下种轭楼，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即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耕，一人种，二人挽楼，凡用两牛六人，一日则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
《陈留耆旧传》曰：萧令陈，字叔明。躬自握犁，种五谷。有黄雀随犁翔上。
崔《政论》曰：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
《唐书》曰：天宝初，开砥柱之险以通流，石中得古铁犁铧，有“平陆县”字，因改河北县名为平陆县。
《後唐史□明宗纪》曰：上顾谓侍臣曰：“朕昨日出城观稼，见百姓父子三人同曳犁耒者。力农如是，深轸予怀。可赐耕牛二头”。
耦
《说文》曰：耦，耕广五寸为伐，二伐为耦。
《周礼□地官下》曰：里宰，以岁时合耦于锄，以治稼穑，趋其耕耨，行其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征敛其财赋。（《考工记》曰：耜广五寸，二为耦。此言两人相助耦而耕也。郑司农云：锄，读为籍。杜子春云：锄，读为助，谓相佐助。）

又《冬官》曰：匠人为沟洫，（主通利田间之水道。）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古者耜一金，两人并发之。其垄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发也。畎，亩也。今之耜歧头两金，像古之耦也。）

《毛诗□周颂》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让於下，欲民之大发其私田耳。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万耦同时举也。）

《国语》曰：吴王还自伐齐，乃谇申胥（谇，告让也。）曰：“昔吾先王体德圣明，达于上帝。（先王，阖庐。上帝，天也。）譬如农夫作耦，以刈杀四方之蓬蒿。”（为言子胥佐先王，犹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

董仲舒云：禹见耕者五耦而轼，过十室之邑而下；见山仰之，见谷俯之。

种植

《周礼□地官》大司徒之职曰：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穡树艺。

《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首种不入。（旧说云：首种谓稷也。）

又《仲秋》曰：是月也，劝人种麦，无或失时。

又《礼运》曰：为礼不本於义，犹耕而弗种也。（嘉谷无由生也。）

《尚书□洪范》曰：五行：土爰稼穡。（种曰稼，敛曰穡。土可以耕，可以敛。）稼穡作甘。（甘味生於百谷。）

《尚书□酒诰》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今往当使妹土之人继汝股肱之教，为纯一之行，其当勤种黍稷，奔走事其父兄也。）

《尚书考灵耀》曰：春，鸟星昏中以种稷；（鸟，朱鸟，谓鹑火。）夏，火星昏中以种黍菽。（火，大火也。）

《孝经援神契》曰：土黄白宜种禾，黑坟宜黍麦，苍赤宜菽，泉宜稻。

《说文》曰：禾之秀宝曰稼，茎节为禾，从“禾”“家”声。一曰稼，家事也；一曰在野曰稼。

《史记》曰：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

《汉书》曰：景帝三年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又曰：王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於宫中。台成万金，作乐其上，顺风作液汤。（如淳言：《艺文志》有《液汤经》，其义未闻。）又种五梁禾於殿中，（或曰五色禾也。）先鬻鹤髓、（鬻音煮也。）玳瑁、犀玉二十馀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以乐为黄门郎，令主之。

《东观汉记》曰：范充为桂阳太守。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头著衣。民堕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

《吴会分地记》曰：卞山者，勾践於此山铸铜。铜不铄，埋之，生马。勾践遣使者取徙於南社种之，饰治以为马，献於吴。

《陈书》曰：陈灵洗为重安公，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能及也。

《淮南子》曰：夫树林者，灌以梁水，畴以肥壤，（畴，垄也。梁，或作潦也。）一人养之，十人拔之，林必无馀。

又曰：昏弧中，则务种谷；（二月昏时，弧星中於南方，朱鸟之宿也。）太火中，则种黍菽；（大火，东方苍龙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虚中，则种粟麦。（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饮水，食树木之实、嬴蚌之肉，多疹毒伤之患。（患，害。）於是神农乃始教民播五谷，相土地原隰燥湿肥尧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文公种米。

《吕氏春秋》曰：冰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

《论衡》曰：后稷为儿，种艺为戏。

《胜之书》曰：稗，水旱无不熟之时，又特滋盛，易得芜秽，良田亩得二三十斛，宜种之以备凶年。又，稗中有米，熟时，一可捣取炊之，不减粱米，又可酿作酒。武帝时，令典农种之，一顷收二千斛，斛得米三斗。大俭，可得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荚雨时，高地强土可种禾；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种之，则禾不虫。又取马骨，之，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渍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挠如粥。先种二十日以溲种，曝勿令湿，至种时，以馀汁溲而种之，则不蝗虫。无马骨汁，亦可用雪。雪者，五谷之积也，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地中。治种如此，则收万倍。

又曰：种伤湿郁热，则生虫。取麦种，候熟可获，择穗大强者，秆束，立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燥处，无令有白鱼，取艾杂藏之。欲知岁所宜，以布囊盛粟诸物种，平量，埋阴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发取量之，息最多者岁所宜。
又曰：凡田，种麦为首。伤於太稠者，锄而稀之。秋以锄，以棘柴曳之，以垄麦根，故曰：“子将欲富，黄金覆土。”至春冻解，棘柴曳之，绝其乾叶。到榆荚雨时，候土白，复锄。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雪，勿令从风飞去，後雪复如此，麦能旱多实。春冻解，耕和土种游麦，麦生成茂大，锄如宿麦也。
又曰：黍者，暑也。禾生心，天雨灌其心，必伤无实。初种时，天雾，令两人对持长索，戛去其露，日出乃止。种黍，覆土、锄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备凶年也。大豆生，载甲而出。种土不可厚，厚则折项，不能上达，屈於土中而死。
又曰：种稻，春冻解，地气和时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种大稻时也。
又曰：种麻，预软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种其秈。
又曰：种，春冻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粪田，复耕平摩之。
又曰：种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秫忌未、寅，小麦忌戌，大麦忌子，大豆忌甲。凡九谷，忌日不种之。避其忌，不可败伤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烧黍穰，则害瓠也。
崔《四民月令》曰：正月可种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种葵，中伏之後可种冬葵，八九月可种葵。
《物理论》曰：稼，借种也。古今之言，云余夫稼，农之本也。
耘
《说文》曰：耘，除田间秽也。
《左传□昭元年》曰：晋赵文子曰：“譬如农夫，是ㄔ是{艹衮}。”（ㄔ，耘也。壅苗为{艹衮}。）
《毛诗□甫田》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周颂》曰：载芟载旅，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论语》曰：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包曰：丈人，老人也。，竹器。）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包曰：夫丈人云：“不勤劳四体，不分殖五谷，谁为夫子而索之邪？”）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宋书》曰：柳元景、颜师伯尝诣沈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毕，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惟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於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彻侍，褰裳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子》曰：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镪千万；千室之都，必有千锺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

《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贾谊《书》曰：邹穆公有令，食鸟雁必以秕。吏请以粟，公曰：“夫百姓牛而耕，曝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岂为鸟兽哉？粟，养人也，何以其养鸟也？”

耔

《说文》曰：耔，壅禾本也。

《晋书》曰：陶潜《归去来》曰：“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

耨

《释名》曰：耨，似锄，以耨禾也。

《左传口僖公下》曰：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饷盍之，（臼季，胥臣也。冀，晋邑。耨，助也。野馈曰饷盍。）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

《尔雅》曰：谓之定。（郭璞曰：锄属也。犍为舍人曰：拘扌属，一名定。《广雅》曰：定，耨。《纂文》曰：养苗之道，锄。耨如钅至，柄长三尺，刃广二寸，以封地除草也。）

《魏书》曰：公孙渊官属上书曰：“七营虎士，五部蛮夷，各怀素饱，不谋同心，奋臂大呼，排门遁出。近郊农民，释其耨。”

《淮南子》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蜃，大蚌也。摩，令利，用耨除草也。）

又曰：先稻熟，农夫耨之者，不以小利害大获。（，稗。）

又曰：圣人之用兵，若枹发耨苗，所去者少，所利者多。

《吕氏春秋》曰：先生者为米，後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养大杀小。）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

钅属

《释名》曰：钅属，诛，也主以诛除物根株也。

《说文》曰：钅属，斫也。齐谓兹基，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也。

《管子》曰：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口夷属钅属，试诸木土。（夷，锄类也。属钅属，类。）

又曰：匠人有感斤钅属，故绳可得断也。

《孟子》曰：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兹基，田器。）

《说文》曰：，摩田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

《贾谊书》曰：秦民借父锄，犹有德色。

钅至

《广雅》曰：钅至谓之刈。（《纂文》曰：江湖以钅至为刈也。）

《尚书□禹贡》曰：二百里纳钅至。（钅至，刈，谓禾穗也。）

《说文》曰：钅至，获禾短镰。

《释名》曰：钅至，获禾铁也。钅至钅至，断禾穗声也。

铫。

《说文》曰：钱，铫也，古田器也。

《世本》曰：亻垂作铫。

《管子》曰：一农之事，必有一铫，然後成农。

《释名》曰：，亦锄类。迫也，迫地去草也。

《毛诗□周颂□良耜》曰：其饁襄伊黍，其笠伊纠，其斯赵，以薅荼蓼。

又《周颂□臣工》曰：命我众人，乚乃钱，奄观钅至艾。（乚，具。钱，铫。，钅辱。获也。《笺》云：奄，久。观，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终久必多钅至艾。劝之也。）

卷八百二十四　资产部四

获

《说文》曰：获，刈禾也。

《毛诗□小雅》曰：岁聿云暮，采萧获菽。

又《周颂□良耜》曰：获之挃挃，积之栗栗。（挃挃，获声也。栗栗，众多也。）

《尚书□金縢》曰：秋大熟，禾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又《大诰》曰：厥父，厥子乃弗肯播，矧肯获？（其父已耕其田，其子乃不肯播种，况肯收获乎？）

《尔雅》曰：挃挃，获也。（郭璞注曰：获，刈禾也。）

《南史》曰：齐文惠太子，常幸东田观获稻。范云时从文惠，顾云曰：“此刈甚快。”云曰：“三时之务，亦甚勤劳。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谢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虞喜《志林□说晏子》曰：景公为长府，有风，犹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获，秋风至兮尽零落。”歌终而流涕，公乃止之。

穡

《说文》曰：穡，谷可收也。啬，爱涩也。

《尚书□大诰》曰：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终朕亩？”（稼穡之夫，除草养苗。我长念天亡殷恶亦犹是矣。我何敢不顺天终竟我垄亩乎？）

又《无逸》曰：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稼穡农夫之艰难，事先知之，乃谋逸豫，则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劳，乃为逸豫游戏，乃叛谚不恭己，欺诞父母；不欺则轻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无所闻知！”）

《物理论》曰：穡犹收也，古今之言云尔。稼，农之本；穡，农之末。农本轻而末重，前缓而後急。稼欲少，穡欲多；耨欲缓，收欲速，此良农之务。

《毛诗□大田》曰：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秉，把也。成王之时，百谷既多，种同齐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获不敛，遗秉滞德，故听矜寡取之以为利。）

《东观汉记》曰：桓荣遭仓卒，与族人元卿俱拾，投闲辄讲。元卿谓曰：“卿但尽气耳，当复有施用时乎？”後荣为太常诸子，谓元卿曰：“平生笑吾尽气，今何如？”元卿曰：“我农家，安能豫知此？”

《魏略》曰：焦先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拾，不失大穗。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结草以为蓑裳，被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

王隐《晋书》曰：庾衮，字叔褒。年饥，者犹殷，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间。”既焉，从者以为徒也，无傍掇。

《晋书》曰：夏统，字仲御。幼孤贫，养亲以孝闻。每采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蟛越以资养。

《宋书》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常以拾自资。同者或争才，道虔谏之，不止，悉以其所得与之，争者愧恶。後每事辄云：“勿令居士知。”

《庾异行别传》曰：君妻乐氏，生子泽。初，君与妻，而产於泽，遂以命之。

架

《释名》曰：架，加也，加杖於柄头，以挝穗而出谷也。或曰罗架，三丈而用之。或曰以杖转於头，故名之也。

《广雅》曰：拂谓之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拂，架也。拂，击禾连枷也。
《国语》曰：权节其用，耒、耜、、芟。（，拂也，所以击草。）
《方言》曰：佥，宋魏之间谓摄殳，或谓之度。自关而西谓之拂。（佥，连架也，所以打谷。）
王褒《僮约》曰：刻木为架，屈竹作耙。（架，击禾也。）
园
《说文》曰：园，所以树果也。
《易□贲卦》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
《毛诗□车邻□驷[A164]》曰：《驷[A164]》，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始命，命为诸侯也。秦始附庸也。）游于北园，四马既闲。（闲，习也。）
又《国风□将仲子兮》曰：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园，所以树木也。檀，强刃之木。）
又《小雅□鹤鸣》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何乐於彼园之观乎？，落也。上其树檀，下其。）
《周礼□天官》曰：太宰九职，二曰园圃，毓草木。（郑注云：园，蕃也。）
《史记》曰：董仲舒，广川人，以治《春秋》，当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三年，不观於舍园。
《汉书□梁孝王传》曰：王有罪，入朝，乘布车，从两骑，入匿长公主园。（张晏曰：布车，丧人乘之也。）
又曰：田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向，目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私挠。由此滋骄。治宅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於道。
《後汉书》曰：窦宪恃宫掖声势，遂以贱直请夺沁水公主园田。（沁水公主，明帝女。）主逼畏，不敢计。後肃宗驾出，过园，指以问宪，宪阴喝不得对。（阴喝，犹噎塞也。阴，音於禁反。喝，音一介反。或作呜故反。）後发觉，帝大怒，召宪切责曰：“深思前过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愈犹差也。）久念使人惊怖！昔永平中，常令阴博、邓叠二人更相纠察，（以阴、邓皆外戚，恐其逾多，故使更相纠察也。博，阴兴之子也。）故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诏书切切，犹以舅氏田宅为言。（切切，犹殷勤。）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鸟子生而啄者曰雏也。）宪大震惧，皇后为毁服深谢，良久乃得解。使以田还主，虽不绳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
《续汉书□百官志》曰：濯龙园，在洛阳西北角。
谢承《後汉书》曰：吴迁胶东侯相，时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行园，常闻讽读之音，奇而候之，亦与为友。宏卒成儒宗，知名东夏，为河间相，因自免归家，不复仕。身灌园蔬，以经书教授，年九十八卒。
又曰：中平二年，造万金堂於西园。
《献帝春秋》曰：吕布问太祖：“明公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识孤？”布曰：“昔在洛会浸氏园。”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者，不早相得故也。”
《魏略》曰：颜斐为京兆太守，起菜园，使民投闲灌治之。
《魏志》曰：明帝之幸郭元后也，毛皇后爱宠日衰。景初元年，帝游後园，召才人以上曲宴，极乐。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许，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见帝，后曰：“昨游宴北园，乐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杀十馀人。
《魏略》曰：青龙十二年，起土山於芳林园西北陬。使公卿群寮皆负土成山，树松竹杂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杂兽置其中。
又曰：马钧居京都，城内有地可为园，患无水以灌之，乃作翻车。令童儿转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常。
《晋书》曰：华□免官後，栖迟家巷。武帝登凌云台，望见□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封。
王隐《晋书》曰：王衍，字夷甫，戎叔父也。终於平北将军，送故甚丰。亲故借衍车马、帷帐、器物者，衍因与不复录。资财尽出洛城西先人旧园田上。
又曰：王戎为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园宅，应免官，诏以赎论。
又曰：孝宗欲於後园修立池苑，江谧以“强贼未灭，宜旌军备，尝存俭约，以率群下”。
又曰：氾腾，字无忌，应孝廉举，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叹曰：“生於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
《南史》曰：臧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
《宋书》曰：茹法亮於宅为鱼池钓台、土山楼馆，长廊将一里，竹林花药之美，公家园竹不能及。
又曰：沈道虔居武康北石山下。有人窃园中菜，道虔自外还见之，即自逃隐，待窃者去後乃出。
《齐书》曰：会稽孔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衡阳王钧往游之，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耶？”答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大美之。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尝见形於第後园。乘腰舆，指麾处分，呼直兵，直兵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与之，谓曰：“橘树一株死，可觅补之。”因出後园。
《梁书》曰：徐勉为书式其子嵩曰：“中年聊於东田间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尔。又以郊除闲旷，终可为宅，傥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於斯。”
又曰：刘慧斐隐居东林寺，又於山北构园一所，号曰离垢园。时人仍谓为离垢先生。
《燕书》曰：慕帝时，有异爵，素质绿首，集于端门东园树，栖翔二旬而去。夏，以异爵故，大赦；名东园曰白爵园。
《後魏书》曰：胡太后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幸西林园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
又曰：高聪为中尉所弹，遂废于家，断绝人事，惟修营园果。世称高聪梨，以为珍异。
又曰：元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名果，皆出其园。
又曰：景穆贾岁，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收其利。
《北史》曰：齐卢景裕不营世事，居无二业，惟在注解。其叔父职居显要，而景裕止於园舍，精均郊野，谦恭守道，贞素自得。由是世号居士。
《北齐书》曰：河南康舒王孝瑜。文襄於邺东起山池游观，时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龙舟，植幡槊於舟上，数集诸第宴射为乐。武成幸其第，见而悦之，故盛兴後园之玩。於是贵贱慕学攵，处处营造。
《後周书》曰：後周文帝在天游园，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以赐之。宇文贵一发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当耳！”
《唐书》曰：何潘仁，西域胡人也，家富於财。潘仁厚自奉养，引致宾客。炀帝时尝犯法，惧罪，逐亡入司竹园，鸠集亡命，众至数万。及义兵起，求得平阳公主而奉之，以应义师。
《庄子》曰：汉阴丈人为园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灌，一日浸百畦。子贡教以为桔槔。
《列子》曰：杨朱见梁王曰：“王者治天下如运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亩之园不能耘，言治天下，何也？”
《韩子》曰：昔弥子瑕宠於卫君，与游於东园，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
《淮南子》曰：夫临江之乡，其人汲水以溉其园，江水弗减也。
又曰：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蓼为之不采。（言人畏之。）
《说苑》曰：吴王欲伐荆，告左右曰：“敢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怀丸操弹於後园，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黄雀方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得其前利，不顾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兵。

《风俗通》曰：园，援也，从口袁声。四皓园公，亦本园者。

《玄晏春秋》曰：又好桑农种藏之事，且养鸡鹜。园圃之事，勤不舍力焉。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明帝时，常山献巨桃核。此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常使植於霜园，此园皆植寒果也。

又曰：魏明帝起灵禽之园，方国所献异鸟兽，皆畜此园也。

《世说》曰：王子敬入会稽，经吴，闻顾辟强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顾方集宾友，酣宴园中。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

又曰：简文幸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梁间想，觉鸟兽自来亲人。”

又曰：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片金，管不释锄，与瓦石不异；华拾而掷之。

《向秀别传》曰：向秀常与嵇康偶锻於洛邑，与吕安灌园於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

《桂阳先贤赞》曰：苏耽常闻夜有众宾来，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种药着後园梅树下，治百病，一叶愈一人。卖此药，过足供养。”

《仇池记》曰：城东有首蓿园，园中有三水碓。

《三秦记》曰：汉武帝名园曰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名含消。

又曰：汉武帝果园有大栗，十五枚一升。

《华阳国志》曰：何随家养竹园。人盗其笋，随过行见，恐盗者觉怖走，竹伤其足，挈履徐步归。

《幽明录》曰：武宣程羁偏生未被举，家常使种葱。後连理树生於园圃。

殷仲堪《游园赋》曰：尔乃杖策晨游，以咏以吟。落叶掩蹊，果下成林。

《曹植诗》曰：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

刘讠必之天公笺曰：昔申酉之际，遭汤旱流烟；今子岁，值尧水滔天。火延烧其庐，水突坏其园。

谢玄《与姊书》曰：比二日东行，游步园中，已极有任家湖形模也。姊想瞩此，亦小有所散。

圃

《说文》曰：种菜曰圃。

《毛诗口鸡鸣》曰：东方未明，折柳樊圃，狂夫瞿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七月》曰：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
《周礼□地官下》曰：场人，掌国之场圃，而树之果珍异之物，以时敛而藏之。（果，枣李之属。，瓜瓠之属。珍异，葡萄、枇杷之属。）
《礼记□射义》曰：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观者如堵墙。
《左传□庄公》曰：子颓有宠，国为之师。及惠王即位，取国之圃以为囿。（圃，园也。囿，苑也。）遂奉子颓以代王。
又《僖公下》曰：秦师袭郑，郑使皇武子辞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
又《哀公下》曰：卫侯为虎幄於籍圃。（於籍田之圃新造幄幕，以虎兽为饰也。）
《论语》曰：樊迟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庄子》曰：古之人假道於仁，托宿於义，以游逍遥之庐，食於苟简之田，立於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谓是采真之游。
《韩子》曰：景公欲移晏子家於豫章之圃，晏子辞。
《孟子》曰：今有场师，舍其梧贾，养其贰棘，则为贱场师也。（场师，治场圃者。梧、贾，皆木名。贰棘，酸枣。言此以喻人舍大养小，故曰贱场师也。）
《淮南子》曰：昆仑山有疏圃之地，满之潢水三周。
《山海经》曰：淮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
《风俗通》曰：圃，补也，从口甫声。
《拾遗记》曰：昆仑山第二层下有芝田蕙圃，皆数万顷，群仙种耨焉。
曹植《籍田赋》曰：夫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幸者植乎蓼。至於寡人之圃，无不植也。
卷八百二十五　资产部五
蚕
《周礼□天官下□内宰》曰：中春，诏后帅外内命妇，始蚕于北郊，以为祭服。（蚕于北郊，妇人以纯阴为尊，郊必有公桑蚕室焉。）
又《夏官□马质》曰：马质，掌质马。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也。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也。）
《礼记□月令□季春》曰：是月也，命有司无伐桑柘，（爱蚕食。有司，谓主山林之官。）乃修蚕器。（蚕器，谓簿、槌、、筐之类。）后妃齐戒，享先蚕而躬桑，以劝蚕事。（季春吉祀，皇后享先蚕。先蚕，天驷。享先蚕而後躬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示率先天下也。）
又《孟夏》：是月也，蚕事既登，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长幼如一，以给郊庙之服。（后妃献茧，进其成功也。乃收茧税，十而取一。以桑为均者，谓用桑多则茧多，桑少则茧少，贵贱长幼如一，各自以桑为均，不得以人贵贱长幼为差。）
又《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襄之不为兄死，如蟹有匡蝉有，不为蚕之绩范之冠也。范，蜂也。蝉，蜩也。谓蜩啄，长在腹下。）
又《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积，卜三宫之夫人、世妇之吉者，使入蚕室，奉种浴于川，桑于公桑，风戾以食之。（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诸侯夫人，三宫半王后也。风戾之者，及早凉脆采之，风戾之，使露气燥，乃以食蚕。蚕性恶湿。）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
又《祭统》曰：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音缁。）服。诸侯耕於东郊，以共齐盛；夫人蚕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
《春秋文耀钩》曰：商弦绝，蚕合丝。（弦将绝，蚕含丝以待用也。）
《春秋考异邮》曰：蚕，阳者，大火，恶水，故食不饮。桑者，土之液，木生火，故蚕以三月食叶，类会精合相食。
《尔雅》曰：蛾，罗。（蚕蛾。）鬼，蛹。（音龟。蚕蛹。）蟓，桑茧。（食桑叶作茧，即今蚕也。）雔由、樗茧、（食樗叶。）棘茧。（食棘叶。）栾茧。（食栾叶。）亢，萧茧。（食萧叶者。皆蚕类。）
《史记口天官书》曰：正月上甲，风从东方来，宜蚕。
《续汉书》曰：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茧，民收其絮。
又《舆服志》曰：贵人助蚕，玳瑁钗、簪、珥。
《东观汉记》曰：明德马后置织室，蚕於濯龙中，往来观内，以为娱乐。
谢承《後汉书》曰：南阳范充，为吴桂阳太守，教民植桑，之属，养蚕织履，民得利益。
《吴录》曰：南阳郡，一岁蚕八绩。
《後魏书》曰：世宗正始二年，徐州蚕蛾吃人，残者一百一十馀人，死者二十二人。时高肇专政，聚敛不息。
《隋书》曰：江湖之南，一年蚕四五熟。
《唐书》曰：武德中，梁州言野蚕成茧，百姓采而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文德太后率内外命妇，有事於亲蚕。
又曰：开元中，上命宫中食蚕，亲自临视，欲使嫔御已下知女工之事。及蚕罢，获丝甚多，因以赐焉。
又曰：天宝中，益州献三熟蚕，紧厚白净，与常蚕不殊。
又曰：大历中，太原府清河县人韩景晖，养冬蚕成茧，诏给复终身。
《韩子》曰：鳝似蛇，蚕似。人见蛇惊骇，见则毛起；而渔者持鳝，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贲、育也。
《淮南子》曰：季春，后妃斋戒，东乡就桑省妇，使观蚕事。
又曰：蚕食而不饮，三十日而化。
又曰：食桑者有丝而蛾。
又曰：蚕食{兴石}而不饥。
又曰：蚕饵丝而商弦绝，（商弦，金声也。春蚕吐丝，金死，故绝。）贲星坠而渤海决。（贲星，流星也。勃海，水之勃怒也。）
又曰：原蚕一岁再登，非不利也，然王法禁之者，以其残桑。
《淮南万毕术》曰：白芳七结浴蚕。
又曰：僵蚕，使马不食。（欲愈之，以桑拭口鼻，即食矣。马喜啮人，亦以僵蚕眉拭唇，即不啮也。）
《抱朴子》曰：甘始以药粉桑长蚕，蚕得十月不老。
《金楼子》曰：杨泉《蚕赋序》曰：“古人作赋者多矣，而独不赋蚕，乃为《蚕赋》，是何言欤？楚兰陵荀况有《蚕赋》，德渊近不见之，有文不如无述也。”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药。上知其谩，欲极其言，即遣方士与朔上天。朔曰：“当有神来迎我。”後方士昼卧，朔遽口呼若极真者，“吾从天上还。”方士遽以闻，上以为面欺，下朔狱。朔泣曰：“臣几死者再，天公问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蚕’。‘蚕何若’？曰：‘啄冉々（仁廉切。）类马，色班班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系臣司空，使使下问，还报有之，乃出臣。今陛下以臣为诈，愿使使上问之。”上曰：“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罢方士。
《东方朔占》曰：正月旦竟日不风，清明宜蚕。
《列仙传》曰：园客，济阳人，姿貌好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终不娶。种五色香草，积数十年，服食其实。一旦五色蛾止其香草末，客收而荐之以布，生桑蚕焉。蚕时，有女夜至，自称客妻，客与俱蚕，得茧大如盆。
郭子横《洞冥记》曰：寒青之国，其国人皆以鸟为衣。其地多霜雪阴翳，忽见日从南方出，则百兽皆鸣，国俗以为祥异。有蚕，色青，长一丈，亦曰青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绩其丝，大如指，一丝可羁绊牛马，国人常以十丈充黄门之厩，以拘马也。巨象、师子，帝令以此一丝系之。

《古今注》曰：元帝永元四年，东莱郡东弁山有野蚕为茧，收得万馀石，民人以为丝絮。

《司马徽别传》曰：人有临蚕永徽蔟者，徽便以与之，自弃其蚕。

《搜神记》曰：旧说太古时，有人远征，家惟有一女，并马一匹。女思父，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还。马後见女，辄怒而奋系。父怪之，密问女，女具以答。父乃射杀马，曝皮於庭。女至皮所，足蹙之，曰：“尔马，而欲人为妇，自取屠剥，何如？”言未竟，皮蹙然起，卷女而行。父还失女，後大树枝得女及皮。乃尽化为蚕，绩於树上。其茧厚大，异於常蚕，邻妇取养之，其收二倍。今世或谓蚕为女儿，古之遗语也。

《拾遗录》曰：员峤之山名环丘，有冰蚕，长七寸，黑色，有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而不濡，投火则经宿不燎。海人献尧，以为黼黻。

《颜氏家训》曰：胡人见锦，不信有虫食树吐丝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万石舟船。皆实验也。

《齐谐记》曰：正月半，有神降陈氏之宅，云：“我是蚕神，能见祭，当令蚕百倍。”今人正月半作糕糜，像此也。（一云吴郡张诚。）

《皇后亲蚕仪注》曰：皇后躬桑，始捋一条，执筐受桑。捋三条，女尚书跪白曰：“可止。”执筐者以桑授蚕母，蚕母以桑适金室也。

《先蚕仪注》曰：亲蚕前三日，太祝令质明以太牢祠先蚕也。

周迁《古今舆服杂事》曰：蚕始生后食之，三洒而止。

《三辅故事》曰：始皇后葬，用金蚕二十箔。

《玄中记》曰：大月支有牛，名为日及。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疮愈。汉人入此国，以牛示之，以为珍异。汉人曰：“吾国有虫，大小如指，名为蚕，食桑叶，为人吐丝。”外国人不复信有蚕也。

又曰：化民食桑，三七年化，能以自裹，如蚕绩，九年生翼，七年而死。去琅邪四万里。（《神异经》同。）

《林邑记》曰：九真郡，蚕年八熟，茧小轻薄，丝弱绵细。

《永嘉郡记》曰：永嘉有八辈蚕：允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允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凡蚕再养者，前辈皆谓之珍，少养之。爱蚕者，故允蚕种也。允珍，三月既绩，出蛾取卵，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月八月便割，蚕生多养之，是为允蚕。欲作爰者，取允珍之卵，藏内瓮器中，随器大小，亦可十纸、百纸，盖覆器口，安冷水，使冷气折其出势，仅得三七日，然後生养之，谓为爰珍。亦爰子绩成茧，蛾坐卵，卵七日又剖成蚕，多养之，此则爰蚕也。

顾微《广州记》曰：吴黄武三年，遣交州治中吕瑜发赵婴齐冢，得金蚕明珠各数斛。

《广志》曰：有原蚕，有冬蚕，有野蚕。有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

焦赣《易林□兑之坎》曰：饥蚕作室，诸多乱缠，端不可得。

又《震之兑》曰：秋蚕不成，冬种不生。

《龙鱼河图》曰：蚕沙宅亥地，大富；得蚕丝，吉利。

仲长子《昌言》曰：北方寒，其人寿；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验於人也。约之蚕也，寒而饿之则引日多，温而饱之则用日少，此寒温饥饱之为修短验於物者也。

《物理论》曰：使人主养民，如蚕母之养蚕，则其用岂徒丝蚕而已哉？

《杂五行书》曰：含南种枣九株，辟县官宜蚕桑。

又曰：二月上壬，取土泥屋四角，宜蚕，吉。

《吕氏本草》曰：石蚕，一名沙奉，神农、雷公咸，无毒。生汉中。治五淋，随胎肉，解结气，利水道，除热。

孙卿《蚕赋》曰：食桑而吐丝，前乱而後治。夏生而恶暑，疾温而恶雨。蛹以为母，蛾以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谓蚕理。

闵鸿《蚕赋》曰：体龙颈而骥喙，迈素於羔羊。

左思《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古艳歌》曰：日出东方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

《陆机诗》曰：老蚕晚绩缩，老女晚嫁辱。曾不如老鼠，翻飞成蝙蝠。

《蔡邕书》曰：家祖君常言：“客有三当死，夜半蚕时至人室家也。今者一行而犯其两。”

嵇康《养生论》曰：火蚕十八日，寒蚕三十馀日。

裴《崇有论》曰：鸟无胃肺，蛤无五藏；蛭以空中而生，蚕以无胃而育也。

缲

《礼记□祭义》曰：古之献茧者，其率用此与？（问者之辞。）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缲。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缫，每淹大总而手掖之，以出丝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缲，纟覃茧为丝也。
《尸子》曰：夫茧合而弗治，则腐蠹而弃；使女工缲之，以为美锦。
《列仙传》曰：园客蚕得茧大如盆，缲一茧，数十日。缲讫俱去，莫知所如。济阳今有革蚕祠。（已备於前，故此小略。）
纟崔车
《通俗文》曰：织纤谓之纟崔，（音碎。）受纬曰孚。（纟崔车。）
《方言》曰：纟崔车，赵、魏之间谓之历鹿车，东齐海岱之间谓之道轨。
孙德施《纟崔车赋》曰：惟工艺之多门，伟英丽乎创形。拟老氏之一毂兮，应天运以回行。秉转屈以成规兮，不辞劳以自倾。故其用同造物，功参天地。轩辕垂衣，因其以济。衮冕龙，用康上帝。勋存王室，惠流皂隶。观其微风兴於轮端，雾雨散于辐，制以灵木，络以奇竹。危朝日以投员兮，准晕月以造象。若洪轮在之雍兮，似蜘蛛之结网。尔乃才艺妻妾，工巧是嘉。或织绵组，或匠绫罗。舒皓腕於轻轮兮，焕拟景乎镜华。丝成妙於指端兮，号推幽而相和。象蟋蟀之鸣户兮，类寒蝉之吟家。
{矍}
《方言》曰：{矍}，援也，（音爰。）兖豫河济之间谓之辕。（郭璞注曰：所以络丝。）
《说文》曰：{矍}，收丝者也。或作，从角间声。
络车
《方言》曰：河济之间，络谓之格。（郭璞注曰：所以转{矍}纶事也。）
尼
《易□后卦》曰：系于金尼。（金者，坚刚之物。尼者，制动之至。）
《通俗文》曰：张丝曰尼也。
《说文》曰：尔，络丝，尔，从木尔声，读若尼。
机杼
《毛诗□谷风□大东》曰：小东大东，杼轴其空。
《字林》曰：，（女涉切。）机下所履。
《史记》曰：公仪休相鲁，见布好，出家妇，燔其机也。
《列女传》曰：河南贞义者，乐羊子之妻也。羊子出学，後得遗金一饼，以与贞义，曰：“妾闻君子不以利污行，反裘负薪，古人知其害本。”羊子惭而弃之。学一年，复归，贞义引刀趣机曰：“此织生於蚕桑，治於丝茧，加之机杼，一丝而累，以至丈匹。今若断之，损弃成功，稽废日月。夫子积学，当日知所无，中而废归，何异断机哉？”羊子大惭，复出，七年不归。
《列子》曰：纪昌者，学射於飞卫，曰：“尔先学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昌归，偃坐其妻之机下，以目承牵挺。二年之後，虽锥末到眦而不瞬也。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黄帝臣也。）纟炎麻素缕，手经指挂。後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
《傅子》曰：旧机五十综者五十蹑，六十综者六十蹑。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遗日丧功，乃皆易以十二蹑，其奇文异变，因感而作。
王逸《机赋》曰：舟车栋宇，粗工也，杵臼碓，直巧也，盘材缕，小用也；至於织机，功用大矣。上自太始，下讫羲皇，帝轩龙跃，庾业是创。俯系圣思，仰揽三光，悟彼织女，终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胜复回转，刻象乾形。大庭淡泊，拟则川平。先为日月，盖取昭明。三转列布，上法台星。两骥齐首，俨若将征。方圆绮错，极妙穷奇。兔耳与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窜身匿蹄。高楼双峙，以临清池。游鱼衔饵，氵氵爵其陂。鹿卢并趋，纤缴俱垂。宛若星图，屈膝推移。尔乃垂轻杼，榄床帷，动摇多容，俯仰生姿。
古诗曰：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
又曰：皎皎白素丝，织为寒女衣。寒女虽巧妙，不得秉机杼。
梭
《通俗文》曰：梭，织具也，所以行纬之{艹涉}，（苏戈切。）
邓粲《晋书》曰：谢鲲邻家有美女，鲲挑之，女以梭投之，折其两齿。
《异苑》曰：陶侃尝捕鱼，得一梭。还，插着壁。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屋而跃。
卷八百二十六　资产部六
织
《说文》曰：织，作帛总名也。经，织从丝也。纬，织横丝也。、综，机缕也。缋，织馀也。
《礼记□内则》曰：女子十年不出，执麻，治丝茧，织组纟川，学女事。
《左传□文公上》曰：仲尼曰：“臧文仲，妾织蒲，三不仁。”
《毛诗□国风□大东》曰：彼织女，终日七襄。
《史记》曰：公仪休相鲁，去织妇，拔园葵。
《战国策》曰：甘茂谓秦武王曰：“曾子处屈。人有与曾子同名姓者而杀人，人告曾子之母。母曰：‘吾子不杀人也。’织自若。有顷，人又曰：‘曾参杀人。’曾子母惧，投杼逾墙而走。”
《魏略》曰：太祖始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循，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循。子循亡於穰，丁常言：“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太祖忿之，遣归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见之，夫人方织。外人传公至，夫人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机如故。公到，抚其背曰：“顾我共载归乎？”夫人不顾，又不应。太祖却行，立於户外，复云：“得无尚可耶？”遂不应，太祖曰：“真决矣。”遂与绝。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阳。太和二年就国，尚俭约，敕妃妾纺绩织，习为家人之事。

《吴志》曰：陆凯上疏云：“自昔先帝时，後宫列女及诸织络数不满百，米有畜积，货财有馀。先帝崩後，幼景在位，便改奢侈，不蹈先迹。伏闻织络及诸徒坐，乃有千数。”

又曰：华上疏云：“今吏士之家，少无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户有一女，十万家则十万人，人人织绩，一岁一束，则十万束矣。使四疆之内，同心力，数年之间，布帛必积，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绮绣无益之饰。此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也。”

《南史》曰：齐宣孝陈皇后，家贫，少勤织作。家人矜其劳，或止之，后终不改。

《唐书》曰：卢坦为寿安令。时河南尹征赋限穷，而县人诉以机织未就。坦请延十日，府不许。令人就织而输，勿顾限也，违之不过罚令俸耳。既成而输，坦亦坐罚，由是知名。

《墨子□非乐》曰：使妇人为之废纺绩织之事。

《庄子》曰：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归。其母自织，请其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马千驷，今犹自绩，文之所得事，皆将弃之？”母曰：“妇人不好纺，绩织，必有淫佚之心。”

《韩子》曰：吴起示其妻以组，曰：“为我织组，令如是组。”已就而效之，其组异善，起曰：“非诏也。”使衣而归，其父请往之，起曰：“家无虚言。”

又曰：鲁人身善织屨，妻善织缟，而欲徙於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之也，而越人舟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也，游於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国语》曰：勾践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於国。

焦赣《易林□蒙之无妄》曰：织帛未成，纬尽无名。长子逐免，鹿起失路。

《列女传》曰：孟子之少也，既学而归。孟母方织，问曰：“学何所至矣？”子曰：“自若也。”（言未能博。）母以刀断其织，子惧而问其故，母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是以居则安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动则远害。今而废之，则是不免於厮役，而无以离於患祸，何以异於织绩而中道废而不为？岂能衣其夫子而长不乏粮食哉？”孟子惧，旦夕勤学不息。

又曰：文伯相鲁，敬姜谓之曰：“吾语汝治国之要，尽在经耳。（经者，总丝缕以成文采，有经国治民之象。）夫幅者，所以正枉也，不可不强，故幅可以为将。（枉，曲也。幅强乃能正曲，将强乃能除乱，以幅喻将也。）昼者，所以均不服也，故昼可以为正。（昼，傍也。正，官长也。缌缕得昼，以喻徒庶得长而後齐。）物者，所以治芜与莫莫也，故物可以为都大夫。（物谓一文墨也。不知丈尺多少，使意世与芜而莫莫也。都大夫，主治民理众也。）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绝者，悃也，以为大行人。（悃，使缕交错出入不失理也。似大行人，交好邦国不离也。大行人，主使命者。）推而往，引而来者，综也，综可以为关内之师。（综，惟缕令往，引之令来，似开内师收合人众，使令有节。关内师，主境内之师众。）主多少之数者，均也，均可为内史。（均谓一齿，受一缕多少有数，犹内史之治民也。）服重任，行远道，正直而固者，轴也，可以为相。（相当大任，坚固不倦，死而後已，有若轴。）舒而无穷者，摘。摘者，可以为三公。”（摘谓胜也，舒而不穷。喻三公道德洁备，无匮竭也。”）文伯载拜受教。

《孝子传》曰：董永性至孝，而家贫。父死，卖身以备棺敛。既葬，即诣主人，将偿其直。路逢一女子，云能织，愿为永妻。永不得已与同诣主人。问其故，永具以对。主人曰：“必尔者，但令尔妇为我织缣百匹。”於是妻为主人织，十日，百匹具焉。主人大惊，即遣永夫妻。妻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卿笃孝，卖身葬父，故天使我为卿偿债耳！”言终，忽然不见。

《仇池记》曰：仇池县库下，悉安织婢绫罗绢布数十张机。

崔元始《正论》曰：仆前为五原太守，土地不知缉绩，冬至，积草伏卧其中。若见吏，以草缠身，令人酸鼻。吾乃卖储峙，得二十馀万，诣雁门广武迎织师，使巧手作机及纺，以教民织。具以上闻。

《古艳歌》曰：孔雀东飞，苦寒无衣。为君作妻，中心恻悲。夜夜织作，不得下机，三日载匹，尚言吾迟。

古歌辞曰：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大人且徐徐，调弦遽未央。

古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扎扎弄机杼。

《被徒元书》曰：宜修田农，作园圃，织纺绩，为坐作之本利。常令供养之物有兼副。

纺绩

《左传□昭公十九》曰：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以为嫠妇。（寡妇为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老，托於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因纺纟卢连所纺，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报仇。）及师至，则投诸外。（投绳城外，随之而出。）
《毛诗口国风口东门之》曰：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笺》云：绩麻丝，妇人之事也，今也不为。）
又曰：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载绩丝事毕而麻事起矣。）
《汉书》曰：张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
又曰：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织。妇女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晋书》曰：郑袤妻曹氏，事舅姑甚孝，躬纺绩之勤，以充奉养。
《南史》曰：宋袁粲幼孤，饥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长史延之女也，躬事绩纺，以供朝夕。
又曰：齐刘楷为交州，与垣昙深同行，昙深未至交州而卒。昙深妻郑字献英，荥阳人，时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随楷到镇，昼夜纺织。居一年，私装了，乃告楷求还。
又曰：梁武丁贵嫔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诸女并患蚊蚋，而贵嫔弗之觉也。乡人魏益将聘之，及成，而武帝镇樊城，尝登楼以望，见汉滨五采如龙，下有女子擘纟光，则贵嫔也。又，丁氏因人以闻之於帝，帝赠以金环，纳之，时年十四。
又曰：诸暨东亡里屠氏女，父失明痼疾，亲戚相弃，乡里不容。女移父母，远住舍，昼采樵，夜纺绩，以供养父母。
《陈书》曰：陈灵洗为公侯，数妾无游手，并督之纺绩。至於散用赀财，亦不俭吝。
《隋书》曰：孝妇覃氏者，上郡锺氏妇也。与其夫相见，朱几而夫死。时年十八，事後姑以孝闻。数年之间，姑及伯叔皆相继而死。覃氏躬自节俭，昼夜纺绩，畜财十年而葬八丧，为州里所敬。上闻，而赐米百石，表其门闾。
又曰：郑善果母，清河崔氏，既寡之後，恒自纺绩，每夜分寐。善果曰：“儿封侯开国，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耶？”答曰：“呜呼！汝年已长成，吾谓汝知天下之理，今闻此言，故犹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济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用命也，当须散赡六姻，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独擅其利，以为富贵哉？又丝纺绩，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堕业者，是为骄逸。吾虽不知礼，其可自败名乎？”
《唐书》曰：永泰二年夏，赐安南节妇金氏两丁侍养。金氏本贼帅陶齐亮之母，以忠义训齐亮，齐亮不受，遂与齐亮绝。自绩而衣，自田而食，州里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诏本道使每季给银二两，充衣服以终其身。

《国语》曰：鲁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母方绩，文伯曰：“以蜀之家，而主犹绩，（言家有宠，不当绩也。）惧忄干季孙之怒也。（季孙康子位尊，又为大宗。）其以蜀为不能事主乎？”其母叹曰：“鲁其亡乎！使僮子备官，而未之闻耶？”（僮蒙不达也。言已居官而未闻道。）

《春秋後语》曰：甘茂奔齐，路逢苏代，将为齐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逃遁至此，（遁，潜也。）无所容迹。（容迹，犹容足也。）吾闻贫人女与富人会绩，贫人女曰：‘我无钱以买烛，而子烛幸有光，子可以分我馀光，无损子明，而得一斯便焉。’（斯，在也。言贫女子此一便也。）今臣困，而子方使秦而当路矣。茂之妻子在秦，愿君以馀光振之。”（振，整也。又赡给之义。）苏代许诺。

《列女传》曰：齐女徐吾者，东海上贫妇人也。邻妇李吾之属合烛相从夜绩，徐吾曰：“我无以买烛，而子之火光有馀，分我馀光，无损子明，而我为斯便，不亦可乎？”

《异苑》曰：昔有老姥雨夜纺绩，断，失钅奏所在，姥独骂云：“何物鬼担去？”户外即有应，言“暂寄避雨，实不偷钅奏。宜自执觅。”姥惊惧，窥外，无所见，钅奏亦寻获。

《王子年拾遗记》曰：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父业经为郑乡亭长，母陈氏随业舍於亭傍。芸年十七，生居贫贱，至夜每聚邻妇夜绩，以麻蒿自照。

漂

《说文》曰：漂，水中击絮也。

《史记》曰：韩信从下乡城下钓，有漂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

《越绝书》曰：伍子胥至溧阳，见一女子击絮於濑水中，子胥曰：“岂可得餐乎？”女曰：“诺。”即发其箪饭，清其壶浆而与之。子胥谓女子：“毋令之露。”子胥行五步，还顾，女子自投濑水之中。（《吴越春秋》同。）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纟光为事。（郭象注曰：其药能令手不拘折，故常漂絮於水中也。）

浣

《礼记口礼器》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为隘矣。（隘犹狭陋也。祀不以火牢，与无田者同，不盈礼也。大夫、士有田则祀，无田则荐。浣衣濯冠，俭不务新。）

又《内则》曰：父母舅姑冠带垢，和灰请漱；衣裳垢，和灰请浣。（手曰漱，足曰浣。和，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是日也，妻以子见於父，贵人则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浣。（贵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
又曰：妾子生，三月之末，漱浣夙齐，见於内寝。
《毛诗口葛覃》曰：薄我私，薄浣我衣。（，烦也。私，燕服也。妇人有副盛饰，以朝事舅姑，接见于宗庙，进见于君子，其馀则私也。浣谓濯之耳。）
又《柏舟》曰：心之忧矣，如匪浣衣。（如衣之不浣矣。《笺》云：衣之不浣，则愦辱无照察。）
《汉书》曰：石奋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𥳑身自浣洒，（师古曰：亲谓父也。中裙，若今言中衣也。厕𥳑者，近身之小衫，若今小衫也。）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之，以为常。
《晋书》曰：王师败绩於汤阴，百官侍卫莫不溃散。惟嵇绍以身捍卫，遂被害於帝侧，血溅御服，天子深哀叹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
又曰：郑袤妻曹氏食无重味，服浣濯之衣。
《宋书》曰：左仆射谢景仁性严整洁，居宇净丽。每坐，辄唾左右人衣，事毕，即听一日浣濯。每欲唾，左右争来受之。
又曰：江湛为吏部尚书，家甚贫，不营财利，饷馈盈门，无一所受，无兼衣馀食。尝为上所召，遇浣衣，称疾，经日衣成，然後起。
《梁书》曰：武帝虽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须洁。尝有侍臣，衣带卷摺，帝怒曰：“卿衣带如绳，欲何所缚？”
又曰：昭明太子统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南史》曰：陈王逡之衣裳不浣，几案尘黑。
《唐书》曰：肃宗性俭约，衣服无绮绣。尝出衣袖示韩择木曰：“朕已三浣矣。”
《淮南子》曰：楚庄王诛里史，孙叔敖制冠浣衣。
仲长子《昌言》曰：攻玉以石，浣布以灰。
《龙鱼河图》曰：妇人无以夫衣合集浣之，使之不利。
《韩诗外传》曰：孔子南游适楚，至阿谷隧，有处子佩璜而浣者。孔子抽觞以受子贡，曰：“以观其辞。”子贡曰：“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欲乞一饮。”妇人曰：“阿谷之隧，隐曲之，其水载清，流而趣海。欲饮则饮，何问婢子？”
《风俗通》曰：东海王景兴议曰：“晏平仲以齐君奢，故浣其朝冠，振其鹿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二十七　资产部七

市

《说文》曰：市，买卖所也。

《周礼□天官下□内宰》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阴礼。（市朝者，君所以建国也。建国者必面朝後市，王立朝而后立市，阴阳相承之义。）

又《地官下□司市》曰：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区斗斛之属。度，丈尺也。）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市，杂聚之处。言主者，谓其多。）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

又曰：司掌宪市之禁令，禁其斗嚣者与其乱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属游饮食于市者。（嚣，喧也。郑司农云：以属游饮食，群饮食者。）若不可禁，则搏而戮之。

又《秋官□掌戮》曰：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于市。（踣，僵尸也。肆犹申也，陈也。凡言刑盗，罪恶莫大焉。）

《周礼□冬官□匠人》曰：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宫所居也。祖，宗庙。面犹乡也，王宫当中经之途也。）

《礼记□月令□仲秋》曰：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易关市，谓轻其税，使民利之。商旅，贾客也。匮亦乏也。遂犹成也。）

又《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车，不粥於市；宗庙之器，不粥於市；牺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车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乱正色，不粥於市；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饮食，不粥於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於市；草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时，不中用。）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於市。（杀之非时不中用。）

又曰：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贾，谓物贵贱厚薄也。质则用物贵，淫则侈物贵，民之志淫邪，则其所好者不正。）

又曰：爵人於朝，与士共之；刑人於市，与众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审慎之也。《书》曰：古明德慎罚。）

《左传□文公》曰：夫人姜氏归於齐，大归也。（恶视之母出姜也。嫌与有罪出者异，故复发传。）将行，哭而过市，曰：“天乎！仲为不道，杀嫡立庶。”市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宣公上》曰：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又《宣公下》曰：楚子使申舟聘于齐，不假道于宋，及宋，宋人杀之。楚子闻之，怒，投衤而起，履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蒲胥之市。秋，楚围宋也。
又《昭公三年》曰：齐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嚣，声；尘，土也。）请更诸爽垲者。”（爽，明。垲，燥。）辞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旅，众也。不敢劳众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
又《昭公十九年》曰：“楚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谚所谓‘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谓矣！（言灵王恕吴子而执其弟，犹人忿於室家而作色於市人。）舍前之忿可也。”乃归蹶由。（言楚子能用善言。）
《毛诗口国风》曰：《东门之》，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尔。
又曰：《定之方中》，卫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
《论语比考谶》曰：从善绎绎，纟强负如归市。（爵不失德，故耻无道主，徒归茂德之君。绎绎，相寻及之貌。）
《古史考》曰：神农作市。高阳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战国策》曰：王孙假年十五，事闵王。王出走，失王之处。其母曰：“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王孙假乃入市中，曰：“淖齿乱齐，杀闵王，欲与我者袒右。”市人从者四百人，与之诛淖齿。
又曰：齐桓公宫中九市，管仲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之非也。
《汉书》曰：曹参相齐，使者召参去，属其後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後相曰：“治无大於此者乎？”参曰：“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扰之，奸人安所容乎？”
又曰：楚王戊与吴通谋，申公、白生二子谏不听，乃胥靡之，（应邵曰：《诗》云：“若此无罪，沦胥以铺。”靡，刑名也。晋灼曰：胥，相也。亦靡随。）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又曰：尹翁归，河东平阳人，晓习文法。大将军霍光秉政，诸霍在平阳，奴客持兵入市斗变，吏不能禁。及翁归之为市门吏，莫敢犯者。
又曰：何武兄弟五人，皆为郡吏，郡县敬惮之。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辱捕显家，显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赋繇役不众为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又曰：司隶校尉解光奏王根“纵横恣意，大治宫室，第中起土山立两市，殿上赤墀，户下青琐”。
又曰：永平中，王尊为京兆尹，拊循贫弱，不私豪强。长安宿豪大猾东市贾万城、西万章、箭张禁、酒赵放，（晋灼曰：箭张禁、酒赵放，此二人作酒、箭之家。）尊以正法按诛，皆伏其辜。
又曰：人君不理，则畜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
《後汉书》曰：寇恂为颍川太守。执金吾贾复在汝南，部将杀人于颍川，（部将，谓军部之下小将也。）恂捕得系狱。时尚草创，军营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复以为耻。
《东观汉记》曰：樊君重治家产业，起治庐舍高楼阁，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杂果，檀漆桑麻，门成市。
又曰：江革客东海下邳，佣赁以养父母。下邳知其孝，市买辄与好善者，虽无钱，任贳与之。
又曰：光武以蔡遵为市令，上家人犯法，遵格杀之。
《东观汉记》曰：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或不肯为断也。安邑令出，敕市令，遂买得。仲叔怪问，其子道状，乃叹曰：“闵仲叔岂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沛。
又曰：京兆尹阎兴召第五伦署督铸掾，领长安市，平铨衡，正斗斛。其後小民争讼，辄云：“第五掾平市，无奸枉欺诈之巧。”
又曰：更始在长安，官爵多群小，里闾语曰：“使儿居市，决作者不能得佣，之市空返。”问何故，曰：“今日骑都尉往会日也。”犹是四方不复信向京师。
又曰：王郎起，上在蓟，郎移檄购上。上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将以击郎。市人皆大笑，举手揶揄之，霸惭而去。
又曰：窦融请孔奋置议曹掾，守姑臧长。天下扰乱，惟西河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胡羌，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日，辄致丰积。
谢承《後汉书》曰：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经。
又曰：张楷，字公超，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所居成市。後华阴山南遂有公超市。
《典略》曰：荆轲者，其先齐人也，与燕之狗屠及高渐离为友。轲嗜酒，日与狗屠饮於燕市，渐离击筑，荆轲和之而歌，相泣。
《魏略》曰：赵岐逃难，江淮海岱，靡所不历。自匿姓名，卖饼北海市中。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丘孙嵩年二十，游市见岐，察非常人，乃停车问曰：“卖饼几？”答曰：“卖饼三十。”嵩曰：“视子非卖者，当有怨者。”乃载岐归家。

《魏志》曰：辽东送袁尚首，悬在马市，牵招睹之悲感。

又曰：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典韦为报之。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侯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并杀其妻，徐出，取车上刀戟，步去。永居近市，一市尽骇，追者数百，莫敢近。

又曰：袁绍以董昭领魏郡。时郡界大乱，贼以万数，遣使往来，交易市买，昭厚待之。因以为间，乘虚掩讨，辄大克破之。

又曰：颜斐为京兆太守。青龙中，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而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发怒，召军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时长安典农与斐共坐，以为斐宜谢，乃私推筑斐。斐不肯谢，良久乃曰：“斐意观明公受分陕之任，乃欲一齐众庶，必非为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严将吏士。自是之後，军营、郡县各得其分。

又曰：梁习为并州刺史。鲜卑大人育延常为州所畏，一旦将其部落五十馀骑诣习求互市。习念：不听则恐其怨；若听到州下，又恐为所略。於是乃许往与会空城中交市。遂敕郡县，自将治中已下军往就之。市易未毕，而市吏收缚一胡。延骑皆惊，上马弯弓，围习数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习乃徐呼市吏，问缚胡意，而胡实侵民。习乃使译呼延，延到，习责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为使诸骑惊骇耶？”遂斩之，馀胡破胆，不敢动。

《吴志》曰：孙皓爱妾，或使人至市贱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妾以诉皓，皓大怒，假他事烧锯断声头，投其身於四望之下。

《晋书》曰：羊祜都督荆州，卒，而州人正市，闻祜卒，皆号恸罢市。

《宋书》曰：申坦坐法，当弃市，群臣为请莫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尚方，寻被宥。

萧子显《齐书》曰：帝於芳乐苑中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贵人潘氏为市令，帝为市魁执罚，争者就潘氏决判。

《管子》曰：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得，百利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事用节矣。

又曰：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百五十馀里。

又曰：桀放虎於市，以观其惊。

《司马法》曰：杀戮於市，威不善也；用赏於朝，戮於市，劝君子，惧小人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列子》曰：昔齐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问之，对曰：“取金之时，不见人，徒见金。”
《孟子》曰：市廛不征，则天下之商皆悦，愿藏於市。（廛，市宅也。）
又曰：轲少贫，母将在墓间，识葬埋事；又徙在市侧，轲知市井之利；又徙在习学所，遂识书礼之义。
《孙卿子》曰：贾精於市，不可以为市师。
《韩子》曰：郑人有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入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又曰：卫嗣公使人为客，过市关。关市苛难之，因事关市以金，关吏乃舍之。嗣公谓关市曰：“某时客过，而予女金，因遣之。”关市乃大恐，而以嗣公为明察。
又曰：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顾反，而问之曰：“何见於市？”对曰：“无见也。”太宰曰：“虽然，何见也？”对曰：“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以行耳。”太宰因戒使者：“无敢告人吾所问於女！”因召市吏，而诮之曰：“市门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耸惧。
又曰：庞敬，县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还之。（公大夫亦遣为市。）立有间，无以诏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不测其由也。）市者以为令与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无奸。
又曰：庞恭与太子质於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庞恭曰：“夫市之无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之去魏也远於市，议臣者过於三人，愿王察之。”庞恭从邯郸反，竟不得见。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灾乎？”其一人对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周书世纪》同。）
《春秋後语》曰：初，廉颇之免於长平归也，失势，故人宾客尽去。及复用，客乃复至，颇谢遣之。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天下市道交，君不知之耶？君有势，我即进；君无势，我即去。此固其理，君何怒焉？”
《春秋後语》曰：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於杜陵。无以饣胡其口，坐行匍匐，稽首肉袒，而鼓腹吹箫，乞食於吴市。
又曰：秦孝公使公孙鞅定法令。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与十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苏秦在齐，齐大夫多与争宠，而使人刺之，不殊而走。（殊，绝。）齐王求贼不得。苏秦将死，乃谓王曰：“臣死之後，王车裂臣，殉於市曰：苏秦为燕作乱於齐。如此，则刺臣之贼必得矣。”齐王如其言，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

又曰：始皇初立，尊吕不韦为相国。时诸侯多辨士，知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不韦亦使其客著所闻，集论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重，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改定一字者与千金。莫能有定者。

桓谭《新论》曰：扶风漆县之亭部言，本大王所据。其民会日，相与为夜市；如不为，则有羞。

《风俗通》曰：市井。俗说市井者，言至市有所鬻卖，当於井上洗濯，令其物香洁，然後至市。

又曰：陈留太守泰山吴文章少孤，遭忧衰之世，与兄伯武相失别二十年。後会下邳市，争计共斗，伯武殴文章，欲报击之，心中恻怆，手不能举，大自怪也，因投杖於地。观者咸嗤笑之。还，相问，乃真兄弟也。

《列仙传》曰：阴生者，长安中渭桥下乞儿也。常止於市中乞，市中厌苦，以粪洒之。长吏知之收系，著桎梏而续在市中乞。又欲杀之，乃去，洒者家室自坏，杀十馀人。长安中谣曰：“见乞儿，与美酒，可以免破家之咎。”

《神仙传》曰：李阿者，蜀人也。传世见之，不老如故。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随以与贫者。夜去朝还，市人莫知其宿处。

《汉名臣奏》曰：太尉属应劭、司徒属孙嵩、司空掾孔议，以鲜卑隔在漠北，犬羊为群，无君长之师，庐落之居，又其天性贪而无信，故自汉兴至于兹，数犯障塞，吏民创楚，不与交关，惟至朝市，反成靡服，非畏威怀德，实玩中国珍异之故耳。

《三辅黄图》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又为方市门，周环列肆，商贾居之。都商亭在其外。

《汉宫殿疏》曰：交门市、（在谓桥北头也。）李里市、（在雍门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细柳仓市。（在细柳仓。）

《华阳国志》曰：王长文，字德俊。阳愚，尝绛衣绛帽，牵猪过市乞，人与语伪不闻。常骑牛周游。

陆机《洛阳记》曰：三市：大市名金市，在大城中；马市在城东，□阳市在城南。

《卫传》曰：少时乘白羊於洛阳市，举市共观，咸曰：“谁家壁人？”於是家门州党遂号曰“璧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赵书》曰：丰国市五日一会。
《三秦记》曰：秦始皇作地市，与生死人交易，令云：“生人不得欺死者物。”市吏告始皇云：“死者陵生人，生人走入市门，斩断马脊。”故俗云秦地市有断马。
山谦之《丹阳记》曰：京师四市：建康大市，孙权所立；建康东市，同时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秣陵斗场市，隆安中发乐营人交易，因成市也。
卷八百二十八　资产部八
屠
《周礼□地官下》曰：凡屠，敛其皮角筋骨，入于王府。（以当税给作器物也。）
《史记》曰：魏公子毋忌，请朱亥夺晋鄙军，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小礼无所用。今乃臣效命之秋也。”
又曰：淮阴屠中少年有侮韩信者，曰：“汝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
又曰：樊哙，少以屠狗为事。
《东观汉记》曰：闵仲叔客居安邑者，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一片猪肝，屠者不肯为断。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令人屠肉，自己分齐，手揣轻重，斤两不差。公曰：“其母本屠家女。”
《齐书》曰：王敬则少时屠狗，商贩遍於三吴。後为吴兴太守，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开，叹曰：“是我少时在此作也！”召故人饮酒，说平生，不以屑也。
萧子显《齐书》曰：帝於芳乐苑立市，太官每旦进酒肉杂肴，使宫人屠酤。
《周书》曰：太祖常游上党，有市屠壮健，众多畏惮。太祖气凌之，尝醉，命屠进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坦其腹，谓太祖曰：“尔豪则刺我。”太祖即事刂其腹。市人骇观，执之属吏，李继韬惜而逸之。
《孔丛子》曰：子高谓齐王曰：“昔臣尝行临淄市，见屠商焉，身修八尺，须髯如戟，市易之男女未有敬之者，无德故也。”
《庄子》曰：楚昭王谓司马子綦曰：“屠羊说居处卑贱，陈义甚高，子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说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贵於屠羊之肆；万锺之禄，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然岂可贪爵禄，使吾君有妄施之名。愿复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又曰：朱氵平漫学屠龙於支离益，单千金之家，技成而无所用。
《尉缭子》曰：太公望行年七十，屠牛朝歌。
《尸子》曰：屠者割肉，则知牛长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宋人有公敛皮者，适市反，呼曰：“公敛皮。”屠者遽收其皮。
《燕丹子》曰：荆轲与武阳入秦，过阳翟。轲买肉，争轻重，屠辱轲，武阳欲击，轲止之。
《淮南子》曰：命屠而享其肉，或以酸，或以甘。齐和万方，其本一牛之体也。
又曰：屠牛坦一朝解九牛，而刃可以剃毛；庖丁为刀十九年，刃如新砥砺。（庖丁，宋人。砥，磨也。）何则？游乎众虚之门。
《贾谊书》曰：屠牛坦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剥割皆中理。
《盐铁论》曰：骐骥免盐车，垂头於太行之坂，屠者脱之。
桓谭《新论》曰：关东鄙语曰：“人闻长安乐，出门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嚼。”（魏文帝与吴质书亦云也。）
《三辅旧事》曰：太上皇不乐关中，思慕乡里。高祖徙丰沛屠儿、酤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故一县多小人。
又曰：更始遣将军李松攻王莽。屠儿、卖饼者皆从之。屠儿杜虞手杀莽。
《凉州异物志》曰：大秦之国，断首去躯，操刀屠人。
《杜夷幽求》曰：齐宣王见屠牵羊，哀其无罪，以豕代之。
《傅咸集》曰：屠牛、酤酒，凿钱作锡，皆有损害。
酤
《毛诗□鹿鸣□伐木》曰：有酒汛 胥我，无酒酤我。
《论语□乡党》曰：酤酒市脯不食。
《汉书》曰：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应劭曰：县官自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
《後汉书》曰：琅琊海曲吕母，家素丰，资产数百万。乃益酿醇酒，买刀剑、衣服。少年来酤者，皆赊与之，视其乏者，辄假衣裳，不问多少。
又曰：刘宽尝坐客，遣苍头市酒。迂久，大醉而还。（迂久，犹良久也。）客不堪之，骂曰：“畜产！”宽须臾遣人视奴，疑必自杀，顾左右曰：“此人也，骂言畜产，辱孰甚焉？故吾惧其死也。”
又曰：崔，初，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广雅》曰：剽，削也。音匹妙反。）葬讫，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时人多以此讥之，终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馀。
《吴志》曰：潘璋，字文章，性博荡嗜酒。居贫，好赊酤。债家至门，辄言後豪当相还。
《宋书》曰：吏部尚书庾仲文，尚书中令奴酤鬲酒，利其百十。
《後魏书》曰：郑羲为西兖州刺史，多所受纳，政以贿成，性又嗇吝，人有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ッ者，不与杯酒脔肉。西门受羊、酒，东门酤卖之。
《唐书》曰：建中三年，初榷酒，天下悉令官酿。斛收直三千，米虽贱，不得减二千。委州县综领醇薄，私酿罪有差。以京师王者都，特免其榷。
又曰：元和十四年，湖州刺史李应奏：“先是，官酤酒，代百姓纳榷。岁月既久，为弊滋深。伏望许令百姓自酤，取登旧额，仍许入两税，随贯均出，依旧例折纳。轻货送上都。许榷酒钱，旧皆随两税征众户。自贞元已来，有土者竞为进奉。故上言百姓困弊，纳输不充，请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请，则严设酒法，闾阎之人举手触禁，而官收厚利，以济其私，为害之日久矣。”及李应奏罢，议者谓宰臣能因一州之请，推为天下之法，则其弊革矣。
《韩子》曰：宋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旗甚高，然而酒酸不售，怪其故，问所知闾长者杨青。青曰：“汝狗猛也。”曰：“狗猛也，何故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往酤，而狗迎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夫国亦有狗猛，欲道之士，怀其术而往，欲以明万乘之主臣，为狗猛迎而之，如此则主所以蔽，贤士所以不用也。
贾谊《新书》曰：邹穆公视民如子，及死，酤家不售酒，童子不讴歌。
《列仙传》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万钱。有过，主人逐之，主人酒更酸败，遂至贫穷。
又曰：女凡者，陈留酤酒妇也。作酒甚美，遇仙人过饮，以素书五卷为质。久，开书，乃养性交接之术。闭房与诸少年饮酒，与宿止，行文书法，颜色更好，如二十时。仙人後过之，笑曰：“盗道无师，有翅不飞。”遂追仙人去。
曹植《乐府歌》曰：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觞接杯，以致殷勤。
卢
《汉书》曰：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乐，谓长卿曰：“弟俱如临邛，（弟，但也。）从昆弟假贷，犹足以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卢。（郭璞曰：卢，酒卢也。师古曰：卖酒之处，累土为卢，以居酒瓮，四边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锻卢，故名卢耳。）
又曰：霍光秉政，赵广汉事光。及薨後，广汉为京兆尹，心知微指，发长安吏，自将与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门，搜索私屠酤，椎破卢罂。
又曰：鲁匡曰：“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放而亡限，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以千五百石为率，开一卢以卖。”（如淳曰：酒家开肆得客设酒卢，故以卢名肆。臣瓒案，卢，酒瓮。）
《世说》曰：阮公邑家妇有美色，当卢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既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卢，下，回顾谓後车客曰：“吾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於卢，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南史》曰：齐谢几卿性通脱，会意便行，不拘朝宪。尝预乐游苑宴，不得醉而还，因诣道边酒卢，停车褰幔，与车前三驺对饮。时观者如堵，几卿处之自若。

肆

《周口天官》内宰之职曰：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

又《地官下》曰：肆长，各掌其肆之政令，陈其货贿，名相近者相远也，实相近者相尔也，而平正之。（尔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恶者远善，善自相近。郑司农云：谓若殊、玉之属，俱各为珠，俱名为玉，而贾或百万，或数万。恐农夫愚民见欺，故别异令相远，使贾人不得杂乱以欺人。）

《左传口襄三十年》曰：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产礻遂之，枕之股而哭之，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既而葬诸斗城。

《论语》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包曰：言百工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致其道。）

《续汉书》曰：孝灵皇帝於後宫与人列肆贩卖，使偷盗争斗，上视以为乐。

谢承《後汉书》曰：郭秦拔申屠子龙於漆工之中，嘉许伟康於屠酤之肆。

袁山松《後汉书》曰：世祖怜盆子，赏甚厚，以为赵王郎中。後疾失明，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税终其身。

《晋中兴征祥记》曰：烈宗世，会稽王辅政於府内园中穿池筑山，山池之间处处有肆，使婢酤酒卖肉於其中。道子将见幸，乘船至洒肆，辄携入肆，买酒肉，状如市廛，以为笑乐。

《梁书》曰：吕僧珍为南兖州刺史。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恩重，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当速反葱肆耳！”

皇甫谧《高士传》曰：许邵名知人。历客舍，则知虞求贤；入帻肆，则拔楚子昭。

《晋令》曰：坐卢肆者，皆不得宿肆上。

《殷氏世传》曰：盖宽，字元祚。河南郑廉始出寒贱，未知名，君见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市。众皆惊，由是显名，位至司徒。

《楚辞》曰：连蕙若以为佩，过鲍肆而失香。

张衡《西京赋》曰：彼肆人之男女，丽靡奢于许史。

繁钦《嘲应德琏文》曰：应温德云：“昔与季叔才俱到富波，饮於酒肆，日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留宿。主人有养女，年十五，肥头赤面，形似鲜卑。偶悦之，夜与奸通，便生足下。”
《庄子》曰：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鱼之肆！
杨子《法言》曰：好书不能要诸仲尼书肆也；（李轨注曰：卖书市也。）书不经，非书也。
《语林》曰：王仲祖少有三达，览镜自玩曰：“王开山那生此儿？”又酷贫，帽败，自以形美，乃入帽肆，就帽姬戏，乃得新帽。
店（附）
《世说》曰：阮修，字宣子。常步行，以一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上，便独酣畅。
崔豹《古今注》曰：店，置也，以置货鬻之物。
卖买
《周礼□地官下》曰：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者，以其贾买之，物揭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然後予之。
又曰：司市，掌市之治教。以量度成贾而征（亻卖，买也。物有定价，则买者来也。）以质剂结信而止讼（质剂，谓两书一札而别之也。）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贾民为之者，知物之情伪与实诈。）以刑罚禁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同者，谓民货不售则为敛而买之，民无货则贾而予之。）凡会同、师役，市司帅贾师而从，治其市政，掌其卖亻卖之事。（亻卖，买也。会同师旅必市者，大众所在，来物以备之。）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亻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郑司农曰：质剂，月平贾也。质，大贾；剂，小贾。玄谓：质剂者，为之券书藏之也。）
又曰：贾师，凡国之卖买，各帅其属而嗣掌其月。
《礼记□曲礼》曰：君子虽贫，不鬻祭器。
《左传□昭七》曰：公在乾侯。平子每岁贾马，（贾，买也。）具从者之衣履，而归之於乾侯。公执归马者，卖之，（卖其马。）乃不归马。
《史记》曰：子贡既学於仲尼，退而仕卫，鬻财於曹、鲁之间。
《战国策》曰：燕昭王见郭隗曰：“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敢问以国报仇者奈何？”对曰：“古之人君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得。涓人请求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五百金买其首。反，以报君，君大怒，对曰：‘死马尚市，况生马乎？’期年，千里马至者三。
《汉书》曰：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人无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曰：无物可盖藏。）
又曰：卫青比年学击胡，赋税既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罪，请买赏官，名曰：“武功爵”，级七十万。
又曰：桑弘羊置平准於京师，当天下委输，工官治车诸器，皆此给大农。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到卖之，几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矣大利。（牟，取。）
又曰：贡禹上书，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无得私贩卖者。
又曰：中平元年，初卖官。自关内侯以下，至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公千万，卿五百万。
《东观汉记》曰：光武尝与朱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即赐白密一石，问：“今忆与朕长安时共买蜜乎？”
又曰：郭舟从师长买入函谷关，乃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
又曰：司空宋弘常受俸，得盐鼓千斛，遣诸生迎取上河，令粜之。盐贱，诸生不粜。弘怒使遣。及其贱悉粜卖，不与民争利。
谢承《後汉书》曰：灵帝数游戏於西园，令後宫彩女为客主，身为商贾。
谢承《後汉书》曰：张楷，字公超，治《严氏春秋》。家贫无以为业，尝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
王隐《晋书》曰：刘，字子真，平原人。少贫苦，糠饭，绳索作牛衣卖，手绳口诵。
《齐书》曰：朱文济，字敬达，吴兴人，自卖以葬母。太守谢纟侖命为儒林，不就。
又曰：吴达之，义兴人也。嫂亡，无以葬，自卖为十天客，以营冢椁。从祖弟敬夫妻荒年被略卖江北，达之有田十亩，货以赎之。
《南史》曰：会稽寒人陈氏有三女，无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无所知。又笃癃病，每不安其室。遇岁饥，三女相率於西湖采菱莼，更日至市货卖，未尝亏怠，乡里称为义门。
《北史》曰：齐常景耽好经史，爱玩文词，若遇新异之书，殷勤求访，或复货买，不问价之贵贱，必以得为期。
《晏子春秋》曰：灵公好妇人丈夫饰者，国尽服之。公使禁之，曰：“女子以男饰者，裂其衣，断其带！”裂衣断带，相望不止。公问晏子，晏子曰：“公服之於内，而禁之於外，犹悬牛首於门，鬻马肉於市。”公曰：“善。”使内勿服。不环月，而国人莫服。
《韩子》曰：楚人卖珠於郑，为木兰之椟，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缉以翡翠。郑人买其椟，还其珠。可谓善卖椟，不可谓善鬻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宋之富贾有监止子者，与人争买百金之璞，因佯失而毁之，负其百金，而理其毁，得千溢焉。
又曰：谚所谓“佣自卖哀而不售，士自誉辨而不信”者也。
又曰：田修教其子田章曰：“主卖官爵，臣卖知力，故曰自恃，无恃人。”
《淮南子》曰：郢人有鬻其母者，为请於买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无多苦也。”此行大不义，而欲为小义也。
《三辅决录》曰：五门子孙，凡民之五门，今在河南西四十里。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五门客舍，因以为名。主养猪卖猪，故民为之语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藿藿，但闻豚声。”
《三辅黄图》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磬、器物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
《董卓别传》曰：吕布杀卓，百姓相对欣喜舞，皆卖家中珠环、衣服、床榻，以买酒食，自相庆贺。长安酒肉为之踊贵。
《汉武内传》曰：帝先有玉板一枝杖，是西胡王所献，帝甚爱之。崩後，故以入椁。其年有人於扶风郡市中买得者，帝时左右侍人识之，以告有司，诘问，云：“见市中一人於巷卖之，责三十匹，即雇交直，实不识卖主姓名。”
皇甫谧《高士传》曰：毛公、薛公，皆赵人也。遭战国之乱，二人俱以处士隐於邯郸市。毛公隐为博徒，薛公隐於卖胶。
又曰：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采药名山，卖於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馀年。时女子从买药，康守价不与，女子怒曰：“是韩伯休耶！乃不二价！”康叹曰：“我本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何用药为？”乃遁霸陵山中。
《搜神记》曰：南阳宗定伯，少年夜行，逢鬼。鬼问：“为谁？”定伯欺云：“我亦鬼。”遂共为侣赴宛。行极困，相担。问鬼曰：“畏何物？”曰：“惟不喜人唾。”欲至宛，但担鬼著酒瓮上，径诣宛市，鬼化为羊。恐其变，并唾之。卖得钱千五百。
《晋後记》曰：成都王围京邑，城中鱼肉无出，营巷卖死驴马肉，杂死人肉卖之。
车频《秦书》曰：王猛攻邺，慕容评拒猛，而恒卖水与军人，众思为乱，猛因得败之。
周景式《庐山记》曰：山有康皇庙，庙有铜马一枚，道士丁玄真取掷置涧中，经宿复还。丁乃卖与远村人，买者尽病，即送还，悉愈。
《列仙传》曰：安期生，琅琊阜乡人，卖药海边。秦始皇请见，与语三日三夜，赐金璧数千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夜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无人也。今乃夜籴谷，明痴不足也。凡靳不敏惠者曰夜籴。
《傅子》曰：灵帝榜门卖官，崔烈入钱五百万取司徒。
《语林》曰：苏峻新平，帑藏空，犹馀数千端粗练。王公谓诸公曰：“国家凋弊，贡御不至。但恐卖练不售，吾当与诸贤各制练服之。”数日间卖遂大售，端至一金。
应璩《新诗》曰：太官有馀厨，大小无不卖。岂徒脯与糗？醯醢及盐鼓。
刘超《让表》曰：臣家理应用一纯色牛，连市，素不如意。外厩猥牛中，牛色有任用者，臣有正陌三万钱、五匹布，乞以买此牛。诏曰：“监此不足卖与，宜便赐之。然义与前後辞让，不妄受一赐，今亦必复不受，可听如所启。”
驵侩
《说文》曰：驵，马侩也。
《汉书》曰：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孟康曰：节，节物贵贱也。谓除估侩，其节利比於千乘之家。师古曰：侩者，会合二家易者。驵者，其首辛也。驵，音子即切；侩，音贡外切。）
《後汉书》曰：吴汉，字子颜，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为业。
《续汉书》曰：平原王君公以明道，深晓阴阳，怀德灭行，和光同尘，不为皎皎之操。王莽世，退身侩牛自给，有似蜀之严君平。
《搜神记》曰：羊公，字雍伯，洛阳人，本以侩卖为业。性笃孝，父母终，葬无终山，遂字焉。
《晋令》曰：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
《淮南子》曰：段干木，晋国之大驵，（许慎注曰：驵，市侩也。）而为文侯师。
卷八百二十九　资产部九
商贾
《左传口僖公下》曰：秦师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商，行贾也。乘，四。韦先，韦乃入牛。古者将献遣於人，必有先之。）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於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腆，厚也。淹，久也。积，刍米菜薪。）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遽，传车。）
又《宣公下》曰：荆尸而举，（荆，楚也。尸，陈也。楚武王始更为此陈法，遂以为名也。）商农工贾不败其业，而卒乘辑睦，（步曰卒，车曰乘。）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奸矣。（奸，犯也。）
又《成公下》曰：荀之在楚，郑贾人有将置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左传□昭元》曰：鲁曾皁曰：“贾而欲赢而恶嚣乎？”（言譬如商贾求赢利者，不得恶喧嚣之声。）
又《昭公》曰：子干归，韩宣子问於叔向曰：“子干其济乎？”对曰：“难。”宣子曰：“同恶相求，如市贾焉，何难？”（宣子谓弃疾。亲恃子干，共同好恶，故言如市贾，同利以相求。）对曰：“无与同好，谁与同恶？”（言弃疾本不与子干同好，则亦不得同恶。）
又《昭公六》曰：臧会奔后阝，后阝鲂假使为贾正焉。（后阝，在东平无盐县东南。鲂假，后阝邑大夫。贾正，常货物使有常价，若市吏。）
又《昭公十六年》曰：郑子产对韩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郑本在周畿内，桓公东迁，并与商人俱。）庸次比耦，（庸，用也。次，更相从。耦，耕。）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无强市其物。）毋或乇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业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又《定公下》曰：卫王孙贾曰：“苟卫国有难，工商未尝不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国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将行之。
《史记□吕不韦传》曰：不韦，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又曰：白圭，周人也。与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其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英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也。
又曰：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刁。”（孟康曰：刁间能畜豪，故致或有连车骑交守相。奴自谓：宁欲免去作民有爵耶？无将止为刁氏作奴乎？无，发声助也。）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
《汉书》曰：高祖诏曰：“贾人无得衣锦绣绮、操兵骑马。
又曰：陈豨反，上闻豨将皆故贾人，曰：“吾知与之。”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
又曰：周人之巧失为趋利，喜为商贾，富人则商贾为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通财鬻货曰商。
又曰：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贪贾，未当卖而卖，未可买而买，故得利少，而十得其三。廉贾，贵乃卖，贱乃买，故十得五也。）
《魏志》曰：王烈，字彦方，於时名闻在邴原、管宁之右。辟公孙度长史，以商贾自秽。太祖命为丞相掾，征，未至，卒。
《齐书》曰：范云为始兴内史，入境抚以恩德，罢去亭候，商贾露宿。
《梁书》曰：陆验少而贫若，落拓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仰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因出郡下散货，以事权贵。
《北史》曰：和士开母丧，托附者咸往丧哭。邺中富商丁周、严兴等并为义孝，有一士人在哭限，封孝琰入吊出，谓人曰：“严兴之南，丁周之北，有一朝士号叫甚哀。”闻者传之，士开知而大怒。
《管子》曰：商人通贾，倍道兼行，以夜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鲁连子》曰：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之，终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为寿。先生笑曰：“所贵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人之缔结；即有取，是商贾之事，连不忍为也。”
《尸子》曰：子贡，卫之贾人也。
《韩子》曰：鄙谚曰：“长袂善舞，多资善贾。”此言多资易为工也。
又曰：秦、韩攻魏，昭卯西说罢之；齐、荆攻魏，卯东说罢之。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将军，（养以五乘，使为将军。）卯曰：“伯夷以将军葬於首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而以将军葬，是手力不掩也。’今臣罢四国之兵，而王乃与臣五乘，此其称功，犹赢胜而履ハ。”（赢，利也。谓贾也，赢利倍胜，今以薄赏报大功，犹赢胜之人履ハ也。）
《淮南子》曰：贾多端则贫，工多技则穷，心不一也。（贾多端，非一。）
《国语》曰：晋叔向对韩宣子曰：“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於朝。（韦藩，韦蔽前也。木楗，木檐。）惟其功庸少也，（言无功庸，虽富不得服朝服过於朝。）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文，文织缕也。言商人之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以无爵位，故不得为其上，为韦藩木楗是。）能行诸侯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於民故也。”（绩，功也。八尺曰寻。）
又曰：齐管仲曰：“昔圣王处商就市井。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四时所用者豫资之。）而监其乡之资，（监，亲资财，视其贵贱有无。）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檐何，服牛轵马，以周四方；（周，遍。）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市，取；鬻，卖。）旦暮从事於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赖，赢。）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子恒为商。”
又曰：越大夫种曰：“臣闻之：贾人（贾人，买贱卖贵者。）夏则资皮，冬则资；（，葛精曰，粗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白虎通》曰：商贾何谓也？商之为言商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贾之为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来，以求其利者也。
《论衡》曰：扬子云作《法言》，蜀富贾人赍钱十万，愿载於书，子云不听。夫富无仁义之行，犹园中之鹿，栏中之牛，安得妄载？
《异苑》曰：晋陵曲阿杨晚资财数千万。三吴人皆取直为商估，治生辄得倍宜。或行长江，卒遇暴风及劫盗者，若捉晚钱，多获免济。晚死後，先所埋金悉移去。邻人陈家尝晨起，见门外忽有百许万镪，封题是杨晚姓字，然後知财物聚散必由天运。
负贩
《礼记□曲礼》曰：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负贩者尤轻忄兆志利，宜若无礼然。）
《尚书大传》曰：舜贩於须丘。
《汉书》曰：灌婴，睢阳贩缯者。
《说苑》曰：鲍叔身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从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尝与鲍子贫，贩於南阳。吾三辱於市，不以我为怯，知我，故有所明也。”
《魏志》曰：弘农董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忠依将军段煨。耒耜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不改。
《後魏书》曰：景穆贾岁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收其利。高允谏曰：“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获？而乃与贩夫贩妇竞此尺寸？”
佣赁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曰：崔氏之乱，（在二十五年。）申鲜虞来奔，仆赁於野，以丧庄公。（为齐庄公服丧。）冬，楚人召之，遂如楚为右尹。（传言楚能用贤。）
《史记》曰：倪宽，贫无资用，常为弟子都养，时间行佣赁以给衣食。行常带经，止息则诵习之。
又曰：范睢微行弊衣间步见须贾。须贾见之，惊曰：“叔今何事？”范睢曰：“臣为佣赁。”贾哀之，留与坐饮食，乃取一绨袍以赐之。
《汉书》曰：栾布，梁人。彭越为家人时，常与布游。穷困，卖佣於齐，为酒家保，数岁别去。而布为人所略卖为奴。
又曰：匡衡，字稚圭，东海人。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佣作以供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用。
《後汉书》曰：郑均好黄老书，兄仲为县游徼，颇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为佣，岁馀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廉洁。
谢承《後汉书》曰：施延，字君子，少为诸生，明於五经。家贫母老，周流佣赁。避地於庐江临湖县种瓜，後复到吴郡海盐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下，以养其母。是时，吴会未分，山阴冯敷为督邮到县，延持帚往。敷知其贤者，下车谢，使入亭，请与饭食讫，脱衣与之，饷饯，不受。
华峤《後汉书》曰：范式为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道驺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耶？”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集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长守於贱业，晨门肆志於抱关。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东观汉记》曰：公沙穆来游大学，无资粮，乃变服客佣，为吴赁舂。与语大惊，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间。
又曰：初，梁鸿於大家单伯通家佣舂为事。归，其妻具食，不敢於鸿前仰视，举案常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
又曰：班超，字仲升，家贫，恒为官佣写书。尝辍书投笔叹曰：“大丈夫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乎？”
《吴志》曰：阚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家贫无资，常与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周。
《齐书》曰：张敬儿之为襄阳府将也，家贫，每休假，辄佣赁自给。尝为城东吴泰家檐水，通泰所爱婢。事发，将被泰杀，逃卖棺材中，以盖加上，乃免。
又曰：王僧孺笃爱坟籍。家贫，常佣书以养。每写毕，讽诵亦了。
又曰：冯道根少孤家贫，佣赁以养母。行得甘肥，未尝先食，必遽还以遗母。
《南史》曰：吴逵经饥荒，男女死者三十人，惟逵夫妻获全。家徒四壁立，冬无被裤。昼则佣赁，夜则伐木烧砖。妻亦同逵此诚，无有懈倦。
《汉皇德颂》曰：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少孤贫，依宗人居。性笃学，恒佣作为资。暮还，辄柴读书。
担
《释名》曰：担，任也，力所胜任也。
《後汉书》曰：赵孝，字长平。父普，王莽时为田禾将军。任孝为郎。每告归，常白衣步担。从长安还，欲止邮亭。亭长先时闻孝当过，以有长者客，扫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长不肯内。问曰：“闻田禾将军子当从长安来，何时至乎？”孝曰：“寻到矣。”於是遂去。

《东观汉记》曰：马成为郯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担，渡河诣上。

《魏志》曰：曹休，年十馀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

《魏略》曰：吴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单家贫，少好学。初平中三辅乱，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扰，担负经书，每以采稆，馀日则诵习之。

《晋书》曰：郭文，字文举，少爱山水。尚嘉遁，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馀姚大辟山中。猎者时往寄宿，文夜为担水，而无倦色。

又曰：谯秀，字元彦。在蜀遇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乃避难宕渠。乡里宗族旅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

又曰：王澄，字平子。兄衍妻郭氏，性贪鄙，欲令婢路上担粪。澄年十四，谏郭，以为不可。

又曰：董养，字仲道，见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焉，其苍者飞去，白者不能飞。知白者，国家之象，顾谓谢鲲阮孚曰：“《易》称知几其神，君等可深藏矣！”乃与妻荷担入蜀，莫知所终。

《齐书》曰：桓康随武帝在赣县。泰始初，武帝起义，为郡所絷，众皆散。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负置山中。与门客萧欣祇等四十馀人相结，破郡狱，出武帝。

《梁书》曰：司马申，太清之难，父母俱没。因此自担土，菜食终身。

《後魏书》曰：高允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

《方言》曰：嬴、旅、荷、腾，担也。齐楚陈宋之间曰嬴，燕之外郊，越之东瓯、吴之外鄙谓之旅，南楚谓之嬴，自关而西陇冀以往谓之荷。凡以驴马驼载物者，谓之负他，（音大。）亦谓之荷。（郭璞注曰：今江东单担两头物为腾。《庄子》：嬴粮赴之。担者用膂力，因以名之。）

《先贤行状》曰：平原王烈，字彦方。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而放之，盗者曰：“子既放我，幸无使王烈闻之。”间年，国中行路，老父负担重，有人代担，行数十里，至家而去，问姓名不语。顷之，老父失剑於路，有人得而守之，至暮，剑主还见之，乃代担人也。老父曰：“子前代吾担，不得姓名，今复守吾剑，子诚贤人！可语吾姓名，以告王烈。”使人问之，乃昔时盗牛人也。烈使国人表其庐而异焉。

舂

《说文》曰：舂，捣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地官下》曰：舂人，掌供禾物。
《礼记□檀弓上》曰：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曰：相，以音声相助。）
《谷梁传□文公》曰：礼，宗庙之事，君亲割，夫人亲舂。
《汉书□刑法志》曰：罪人狱已决，充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
《汉书》曰：吕后囚戚夫人永巷，令舂。
又曰：陈咸为南阳太守，所居以杀伐立威。豪猾吏乃大姓犯法，论输府，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辄加罪笞。
又曰：江都王建，宫人八子有过者辄令羸立，或系居树上，或脱钳以铅杵舂，不中程辄掠之。
又曰：楚王戊与吴通谋，申公、白生谏之，不听，乃胥靡之，使杵臼雅舂于市。（晋灼曰：胥，相；靡，随右左坐，轻刑名也。雅，正。杵，舂。）
《南史》曰：梁武丁贵嫔，德后酷忌，遇贵嫔无道，使臼舂，每中程，若有助者。
《後魏书》曰：高为西兖州刺史，镇滑台，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给行客，不听妇人寄舂取水。
《庄子》曰：适百里者宿舂粮。
《淮南子》曰：量粟而舂，数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
《傅子》曰：夷吾为政，士三妻者，逐於境外；女三嫁者，入於舂隶也。
《国语》曰：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王后必自舂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羊，击豕，（，刺；击，杀。）夫人必自舂其盛。（自器曰盛。上言粢，下言盛，互其文也。）
《世本》曰：雍父作舂。
《吕氏春秋》曰：赤冀作舂。
桓子《新论》曰：宓牺之制杵臼，万民以济。及後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又复设机关，用驴羸（点校者按，当读为骡马之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焦赣《易林曰□蹇之革》曰：折挺舂稷，君不得食。头养病根，无益於病。
严欣期《交州记》曰：糠头山在合浦海口。传云越王舂米於此，积糠所成。
《石虎邺中记》曰：有舂车，作木人及行碓於车上，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
《俗记》曰：王庆孙为襄阳都督。後之镇，尔时沔中蛮盛断道，缚得王去。将还家，语王云：“汝是贵人，试作贵人行看。”驱逼不得已，王便行。蛮以其贵人不堪苦，使令与妇女共碓下舂。
王褒《僮约》曰：事讫休息，当舂一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表异录》曰：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流亮也。

卷八百三十　资产部十

尺寸

《礼记□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四十六亩三十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案《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则步更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计之，古者百亩，当今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古者百里，当今百二十五里。）

《汉书》曰：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度，音大各反。）本起黄锺之长，以子谷黍中者，（师古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也。言取黑黍谷子大小中者，率为分寸也。）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锺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丈、尺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E163]也。（师古曰：[E163]音约。）丈者，张也。引者，信也。（师古曰：信读曰伸，言其长。）夫度者，别於分忖於寸，[E163]於尺，张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内官，署名。）廷尉掌之。（师古曰：法度所起，故属廷尉也。）

《魏略》曰：昔长安市侩有刘仲始者，一为市吏所辱，乃感激，踏其尺折之。遂行学问，经明行修，流名海内。後以有道征，不肯就。众人归其高。

《晋书□荀勖别传》曰：魏杜夔制律乖错。勖知汉魏尺渐长於古四分，夔依为律，故不谐，乃令佐著作刘恭依《周礼》制古尺、新律吕以谐音韵。後得古玉律锺磬，与新律相合，诏赐古尺一具。

《隋书》曰：世称有田父於野地中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勖试以校尺所造金石丝竹，皆短校一米。

《管子》曰：尺、寸、寻、丈者，所以得短长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长，则万举而万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虽富贵众强，不为益长；虽卑辱贫贱，不为损度。公平而无所偏，故奸诈之人弗能误也。故明法者，不可巧以诈伪；有寻丈之数者，不可欺以长短。

又曰：以规矩为方圆则成，以尺寸量短长则得，以法数治民则安。故事广於理者，其成若神。

《孟子》曰：陈代谓孟子云：“枉尺直寻，若宜可为。”枉尺直寻，欲使孟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屈己宗道也。）
《尸子》云：孔子曰：“诎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为之者也。”
《韩子》曰：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
《孔丛子》曰：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五尺谓之墨，倍墨谓之丈，倍丈谓之端，倍端谓之两，倍两谓之匹，两有五谓之束。
《家语》曰：孔子曰：“夫布指知寸，布寸知尺，舒肱知寻，舒身知常，斯不远之则也。”（《白虎通》同。）
《说苑》曰：度、量、衡，以粟生之。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
《梦书曰：丈尺为人正长短。梦得丈尺，欲正人也。
《魏武上杂物疏》曰：中宫用物，杂画象列尺一枚，贵人、公主有象牙尺三十枚，宫人有象牙尺百五十枚，骨尺五十枚。
量
《周礼□冬官□考工记》曰：栗氏为量。改煎金锡则不耗，（消氵柬之精不复减也。栗，古文或作历。玄谓：量当与锺鼎同齐，工异者大器。）不耗然後权之，（权谓称分之也。虽异法，用金必齐。）权之然後准之，（准，故书或作水。杜子春云：当为水，金器有孔者，水入孔中，则当重也。玄谓：准，击平正之，又当齐大小。）准之然後量之。（铸之於法中也。量，读如量人之量。）量之以为釜，深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实一釜。（以其容为之名也。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釜六斗四升也，釜十则锺。方尺积於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其数必容釜，此言大方耳。圜其外者，为之唇。）其臀一寸，其实一豆；（故书臀或作唇。杜子春云：当为臀，谓覆之其底深一寸也。）其耳三寸，其实一升；（耳在旁，可举也。）重一钧。（重三十斤。）其声中黄锺之宫。（应律之首。）概而不税。（郑司农云：令百姓得以量，而不租税。）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铭，刻之也。时，是也。允，信也。臻，至也。极，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为民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矣。）嘉量既成，以观四国。（以观示四方，使放象之。）永启厥後，兹器维则。”
《左传□昭公三年》云：晏子曰：“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为区，区斗六升。四区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则锺。（六斛四斗。）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登，加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谓加旧量之一也。以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则区二斗，釜八斗，锺八斛。）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货厚而收薄。）

《汉书》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锺之龠，用度数审其容，（师古曰：因度以生量也。其容，谓其中所容受之多少也。）以子谷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则平也。师古曰：概，所以概平斗斛之上者也。）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圆其外，旁有焉。（师古曰：，不满之处也，音吐反。）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其上谓仰斛也，其下谓覆斛之底，受一斗也。）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靡，散也。）上三下二，叁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三十斤为钧，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声中黄锺，始於黄锺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声中黄锺，覆斛亦中黄锺宫，宫为君也。臣瓒曰：仰斛受一斛，覆底受一斗，故曰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锺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也，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平少之量也。夫量者，跃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也。

《孔丛子》曰：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四升也。四谓之豆，豆四谓之区，区四谓之釜，釜二有半谓之薮；薮谓之缶，缶谓之锺，锺二有半谓之秉。秉，十六斛也。

《曹瞒传》曰：太祖常赋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以小斛量之。”太祖曰：“善。”後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当特借汝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取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

《风俗通》曰：斛者，角也。庾，三斛四斗；秉，二十四斛。

秤

《广雅》曰：秤谓之衡，锤谓之权。

《说文》曰：秤，铨也。

《礼记□月令□仲春》曰：是月也，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因春分昼夜平则正之。同亦平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称锤曰权，称上曰衡。）

又《经解》曰：礼之於正国也，犹衡之於轻重也，绳墨之於曲直也，规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诚县，不可欺以轻重；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圜。

《汉书》曰：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钧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平也。谓以石厉物令平齐也。音指。）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璇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於前也，（孟康曰：权、衡、量三等为参。）在车则见其倚於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於黄锺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忖为十八，《易》十有八变之象。（孟康曰：忖，度也，度其义有十八也。黄锺、龠、铢、两、钧、斤、石，凡七，与下十一象为十八也。）五权之制，以义立之，以物钧之。其馀大小之差，以轻重为宜。圜而环之，令之肉倍好者，（孟康曰：谓为锺之形如环也。如淳曰：体为肉，孔为好。）周旋无端，终而复始，无穷已也。铢者，物繇忽微，至於成著，可殊异也。两者，两黄锺律之重。（李奇曰：黄锺之重，重十二铢，两十二得二十四铢。）二十四铢而成两者，二十四气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铢，《易》二篇之爻，阴阳变动之象也。十六两成斤者，四时乘四方之象也。钧者，均也，阳施其气，阴化其物，皆处其成就平均也。权与物均，重万一千五百二十铢，当万物之象也。四百八十两者，六旬行八节之象也。（孟康曰：六甲为六旬，一岁有八节，六甲周行成岁，以六乘八节得之也。）三十斤成钧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权之大者也。始於铢，两于两，明於斤，均於钧，终於石，物终石大也。四钧为石者，四时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终於十二辰而复於子，黄锺之象也。（孟康曰：稻之数始於铢终於石。石重百二十斤，象十二月。铢之重本取於子律黄锺，一龠容千二百黍为十二铢。故曰复於子，黄锺之象也。）千九百二十两者，阴阳之数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万六千八十铢者，万一千五百二十物，历四时之象也。而岁功成就，五权谨矣。

《魏志》曰：邓哀王冲，字仓舒，少聪察岐嶷。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若成人。孙权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克其水所至，称物以载之，则立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

《吴志》曰：薛宗上疏云：九真会稽朱符，多以乡人虞褒、刘彦之徒作长吏，侵虐百姓，强赋於民，黄鱼一枚，收稻一称。

《唐书》曰：安禄山晚年益肥，垂肚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每朝见，玄宗戏之曰：“朕适见卿肚几垂至地。”

《管子》曰：权衡者，所以起轻重之数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恶利也，权不能为之多少其数，而衡不能为之轻重其量也。知事权衡之无益，故不事也。

又曰：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偕，同也。称，斤两也。数，多少也。）
《庄子》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不能禁。掊斗折衡，而民不争也。
《慎子》曰：厝钧石，使禹察锱铢之重，则不识也，县於权衡，则发之微识矣。及其识之於权衡，则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识之矣。
《慎子》曰：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概则右重，右重则左概，轻重迭相折，天地之理也。
《孔丛子》曰：二十四铢曰两，两有半曰槫，倍槫曰举，倍举曰锾。锾谓之锾，二锾四两谓之斤，斤十二谓之衡，衡有半谓之倍，倍称谓之钧，钧四谓之石，石四谓之鼓。然则鼓四百八十斤也。
《韩子》曰：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贞廉而远利也，石不能为人多少，衡不能为人轻重，求索不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国，官不敢枉法，吏不敢为私利，货赂不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
《说苑》曰：度量衡以十粟生之。十粟重一豆，六豆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两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钧，四钧重一石。
《语林》曰：孟业为幽州，其人甚肥，或以为千斤。武帝欲秤之，难，其大臣乃作大秤挂壁，业入见，帝曰：“朕欲试自秤有几斤。”业答曰：“陛下正是欲称臣耳，无烦复劳圣躬。”於是遂称业，果得千斤。
《梦书》曰：铨衡，为人正也。梦得衡，为平端也；以铨称量，平财钱也。重者价贵，轻者贱也，铨衡折败，无平人也。
李尤《权衡铭》曰：夫审轻重，莫若权衡；正是非，其惟贤明。
剪刀
《尔雅□释言》曰：剂，剪齐也。（郭璞注曰：南方人呼剪刀为剂刀。）
《释名》曰：剪刀，剪，进也，（所剪稍进。）前也。
《齐书》曰：范云幸於竟陵王子良，江求云女婚姻，因酣以巾箱中剪刀与云曰：“且以为聘。”云笑受之。至是贵，云又因酣曰：“昔与将军俱为黄雀，今将军化为凤皇，荆布之室，理隔华盛。”因出剪刀还之。
《南史》曰：沙门宝志，不知何许人。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默不伦。恒以铜镜、剪刀、镊属挂杖负之而趋，预言未兆，识之多验。
《修复山陵故事》曰：后梓宫用剪刀六枚。
《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有龙头金缕交刀四、银牙钅巢彩带副。
《世说》曰：爰综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燕饮。忽有人得剪刀於石下者，众咸异之。综问主簿，主簿对曰：“昔吴长沙桓王尝饮饯孙洲，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云：‘此洲狭而长，君当为长沙乎？’事果应。夫三刀为州，得交刀，君亦当交州。”後果交州。（《幽明录》同。）

衣轴

《世说》曰：张华将败，有飘风吹衣轴六七倚壁。

管

《礼记□内则》曰：针管线纩。

荀卿《针缕赋》曰：管以为母。

《魏武上杂物疏》曰：中宫杂物，杂画象牙针管一枚。

针

《说文》曰：针，缀衣也。

《礼记□内则》曰：舅姑衣裳绽裂，纫针请补缀。

《左传□成公上》曰：楚伐鲁，赂以执针百人。（女工。）

《吴书》曰：虞翻年十二，客诣翻兄，不遇之，乃与客书曰：“虎魄不受腐芥，慈石不受曲针。”

王隐《晋书》曰：东宫旧制，月请五十万以供众用，愍怀太子桓采取三月以供贱妾，舍人杜锡数谏。太子後取针着锡常坐处毡中，锡上床刺足，血流。

《晋书》曰：鸠摩罗什尝讲经于草堂寺，姚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馀人肃然观听。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障，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什曰：“天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使法种无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後不住僧坊，别立廨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尔。”因举匕进针，与常食不别，诸僧愧服乃止。

又曰：顾恺之常悦一邻女，挑之，弗从。乃图其形於壁，以棘针钉其心，女遂患心痛。恺之因致其情，女从之，遂密去针而愈。

《宋书》曰：傅琰为山阴令。卖针、卖糖老姥争团丝，来诣琰。琰树团丝於柱，鞭之，密视有铁屑，乃罚卖糖者。

《南史》曰：齐王奂为雍州刺史加都督，与宁蛮长史刘兴祖不睦。十一年，奂遣军主朱公息征蛮失利，兴祖欲以启闻，奂大怒，收付狱。兴祖於狱以针画漆合盘为书，报家称枉，令启闻。而奂亦驰信启上，诬兴祖扇动荒蛮，上知其枉，敕送兴祖还都。

《後魏书》曰：胡太后临朝，常幸西林园，命侍臣射。不能者，罚之。又自射针，中之，大悦。

《吴楚春秋》曰：勾践与妻入臣吴，妻奉针缕，北面为妾。

《管子》曰：女必有一刀、一针，然後成为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先针而後缕，可以成帷；先缕而後针，不可以成衣。针成幕，黉成城。（幕，帷也。缕非针无以通，故宜先。黉，土笼也。始於一黉，以成其城也。）
《淮南万毕术》曰：首泽浮针。（取头中垢涂针，塞其孔，水中则浮针。）
《抱朴子》曰：弹鸟，则千金不及丸泥；缝缉，则长剑不及数分之针。
又曰：结巾投地而菟走，针缀丹带而蛇行。
《西京杂记》曰：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於开襟楼，俱以习之。
《说苑》曰：客因孟尝君寄於齐王而不用，客反见孟尝君曰：“不知君之过，臣之罪？”孟尝君曰：“夫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
《典论》曰：刘表子弟好酒，设大针於坐端，有醉伏者辄刺，验其醉醒。
《王子年拾遗记》曰：魏文帝美人薛夜来妙於针巧，虽处於深帷重幕之内，不用灯烛，裁衣制作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内号曰“针神”。
《诸葛元逊传》曰：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文晃酒一杯。
王郎《新奏议》曰：至於遗针御衣，惧伤至尊之体，故加之以髡刑，将欲惩戒先伤，以防绝後伤。
《舆地志》曰：齐武起曾城观，七月七夕，宫人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
刘义恭《启事》曰：圣恩赐金银针、七色缕并格一，犀栋刷匣，副绵布兆，珍服宝玩，以协嘉辰。
孙卿《针赋》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处於堂室。不盗不窃，穿裔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横，下覆百姓，上饰帝王。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弗识，敢请之王。
曹大家《针赋》曰：秋金之刚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达而渐进，博庶物而一贯。
医针（附）
《魏志》曰：樊何从华他学。何善针，凡医咸言背及胸藏之间不可妄针，何针背入一二寸，巨阙入五六寸，疾辄瘳。
《三辅旧事》曰：江充为桐人长尺，以针刺其腹，埋太子宫中。充晓医术，因言其事。
《敦煌实录》曰：张存善针。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针缩奴脚，欲使则针解之。
《王浑表》曰：臣有气病，善夜发，服半夏汤，或服汤不解，尚取针。前殿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医赵恭思纂见给事医，在医署。纂能针，有方技，乞以纂名课，称考课医，给臣自疗治。

《梁书》曰：王僧孺多识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疹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耶？”

《唐书》曰：贞观中，太宗幸甄权宅。权，颍川人，医术为天下最。孙思邈师之，以授针法。时年一百三岁。

《唐书》曰：太宗征高丽，江夏王道宗在阵损足，上亲为之针。

钅

《说文》曰：钅，可以缀著物者也。

《韵集》：钅，缀衣细竹也。

《晋东宫旧事》曰：太子纳妃，金钅 二枚。

缝

《说文》曰：缝，缀也。缕，线也。

《周礼□春官下》曰：缝人，掌王宫缝线之事，以役女御缝王及后之衣服。

《淮南子》曰：秦代天下，妇不得剉麻、考缕。

《抱朴子》曰：高岩将，非细缕所缀；龙门沸腾，非掬壤所遏。

《西京杂记》曰：贾佩兰云：“在宫时，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连爱。”

《邺中记》曰：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祠神，乃作五色缕花相遗，谓为介子推。

《离骚□大招》曰：秦纟、齐缕、郑线络。

崔る《缝铭》曰：惟岁之始，承天嘉德，皇灵顾国，丝绥充贽，□以朝迪。

《魏武上杂物疏》：兖州刺史上物，缝帐二，丝缕十斤。

《郑氏婚礼渴文赞》曰：长命之缕，女工所制，缝君子裳，高松为例。

卷八百三十一　资产部十一

猎上

《周礼□地官》曰：乡师，凡四时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简其鼓铎、旗物、兵器，修其卒伍。（田法，人徒及所当有。）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众庶，而陈之以旗物；辨乡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前者，断其争禽之讼。

又曰：迹人，掌邦田之地政，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田猎者，受令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小司徒，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馀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郑司农云：羡，饶也。田谓猎也。追寇贼也。竭作，尽行。）

又《夏官》曰：大司马之职：中春，遂以搜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春田为。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罚也。）中夏，遂以苗田，如搜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礿。（夏田为苗，择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实者云。车弊，驱兽之车止。）中秋，遂以田，如搜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礿方。（秋田为。，杀也。罗弊，网止也。秋田主用网，中杀者多也。皆杀而网止。）中冬，遂以狩田，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陈车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间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冬田为野，言守取之，无所择也。军门曰和，今谓之垒门，立两旌以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门也。旗，军吏所载。分地，调其部曲疏数。前後有屯百步，车徒异群相去之数也。险野人为主，人居前。易野东为主，车居前。）既陈，乃设驱逆之车，有司表貉于陈前。（驱，驱出禽兽，使趋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设此车者，田仆也。）中军以鞮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遂鼓行，徒衔枚而进。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

又曰：田仆，掌驭田路，以田以鄙；（田路，木路也。田，田猎也。鄙，循行县鄙。）掌佐车之政，（佐亦副也。）设驱逆之车；（驱，驱禽使前趋获，递衙还之，使不出围。）令获者植旌，（以告获也。植，树也。）及献比禽。（田弊，获者各献其禽。比，种物相从次数之。）

《礼记□月令□仲冬》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有司教导之。

又《季冬》曰：乃教田猎，以习五戎。

又《曲礼》曰：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卵。（生乳之时，重伤其类。）

又《王制》曰：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三田，夏不用。）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绥，当为。，有虞氏之旌旗也。）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佐车，驱逆之车。）獭祭鱼，然後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後田猎。鸠化为鹰，然後设罗。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取物必顺时候。）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覆，败。）

《左传□文公上》曰：宋华御事逆楚子，劳且听命，（时楚欲诱呼宋共战，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华元父。）遂道以田孟诸。（孟诸，宋大薮也，在梁国睢阳县东北。）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盂，田猎陈名。）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复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阳期思县。）子朱及文之元畏为左司马。（将猎，张两甄，故置二左司马。然则右司马一人当中央。）命夙驾载燧。（燧，取火燃者也。）

又《襄四年》曰：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辛甲，周武王大史。阙，过也。使百官各为箴辞戒王过。）於《虞人之箴》（虞人，掌田猎。）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芒芒，远貌。画，分也。）经启九道。（启开九州之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人神各有所归，故得不乱。）在帝后羿，冒于原兽，（冒，贪也。）忘其国恤，而思其壮。（言但念兽。）武不可重，（重犹数也。）用不恢于夏家。（羿好武，虽有家而不能恢大之。）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兽臣，虞人。仆夫，不取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惩乎？於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及后羿事。）

又《襄十七年》曰：卫孙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猎。孙蒯，林父之子。）饮马子重丘，（重丘，曹邑。）毁其瓶，重丘人闭门而诟之，（讠句，骂也。）曰：“亲逐其君，尔父为厉，（厉，恶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忧，而何以田为？”

又《襄三十年》曰：郑丰卷将祭，请田焉，弗许。（田，猎也。）田惟君用鲜，（鲜，野兽。）众给而已。（众臣祭以刍豢为足。）

又《昭公》曰：齐侯田于沛，（言疾愈行猎。沛，泽名。）招虞人以弓，不进。（虞人，掌山泽之官。）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当往，道之常也。非物不进，官之制也。）君子韪之。”（韪，是也。）

又《定公上》曰：魏献役於韩简子，及原寿过，而田於大陆，焚焉。（《禹贡》大陆在钜鹿地，缣绝远。疑此田在汲郡吴泽荒芜之地，大田并见烧也。《尔雅》：广平曰陆。）还，卒於宁。（宁，今修武县，近泽。）范献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复命而田也。（范献子代魏子为政，去其柏椁，示贬之。）

又《哀公下》曰：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大野，在高平钜野县东北大泽是也。东子微者，□商之名。）以为不祥，以赐虞人。（时所未尝见，故怪。虞人，掌山泽之官。）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言鲁史所以得书获麟之事也。）

《谷梁传□昭公》曰：秋，犭叟于鸿，正也。犭叟狩以习用戎事，礼之大者也。艾兰以为防，置旃以为辕门。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馀与士众。射於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以是知贵仁义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贱勇力也。
《毛诗□鹊巢》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搜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彼茁者葭，（茁，出也。葭，芦也。记芦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也。）一发五，（虞人翼五，以待公之发。）于嗟乎驺虞！（驺虞，义兽，有至信之德则应。）彼茁者蓬，（蓬，草。）一发五（豕，一岁曰。）于嗟乎驺虞！
又《缁衣□叔下田》曰：叔于田，巷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又《鸡鸣□还》曰：《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於田猎谓之贤，闲於驰逐谓之好焉。子之还兮，遭我乎𠂤之间兮。并驱从两肩兮，揖我谓我儇兮。（从，逐也。兽三岁曰肩。儇，利也。）
又《鸡鸣□卢令》曰：《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卢令令，其人美且仁。
又《嘉鱼□吉日》曰：《吉日》，美宣王田也。吉日维戊，既伯既祷。田车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从其群丑。吉日庚午，既差我马。兽之所同，鹿{鹿吴}𠸘，漆沮之从，天子之所。
《周易》曰：《比卦》，王用三驱，失前禽也。
《尚书□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尚书归藏》曰：穆王猎于戈之墅。
《韩诗内传》曰：春曰畋，夏曰狩，秋曰，冬曰狩。天子抗大绥，诸侯小绥，群小献禽其下，天子亲射之ユ门。夫田猎，因以讲道，习武，简兵也。
《尔雅》曰：春猎为，（郭璞注曰：搜，索，取不任者。）夏猎为苗，（为苗稼除害也。）秋猎为，（鲜少者，从杀气也。）冬猎为狩。（得兽取之，无所择。）宵田为獠，（《管子》曰：獠猎毕弋。今江东亦呼猎为獠，音为辽。或曰：即今夜猎，载𠂹卢照也。）火田为狩。（放火烧草猎亦为狩。）
《史记》曰：西伯将畋，卜之曰：“所获非熊非罴，霸王之辅。”西伯果遇吕望钓于渭滨，遂载归，号太公望。
又曰：任安，字少卿，邑中人民俱出猎，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剧易，众人皆喜。
又曰：今上为胶东王时，韩嫣与上学书相爱。及上为太子，愈益亲。嫣善骑射，上即位，欲事代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嫣常与上卧起。江都王入朝，有诏得从入猎上林中，天子车驾马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车，从数十百骑，驰骛视兽。江都王望见，以为天子，避从者伏谒道旁，嫣驱不见。既过，江都王怒，为皇太后泣，请得归国，入宿卫，比韩嫣。太后由此嫌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战国策》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焉出？”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壹会期哉？”乃往。

《汉书》曰：李广被黜，与故颍阴侯屏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也。”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广亭下。

《魏志》曰：夏侯渊之子称年十六，渊与之畋，见奔虎，执驱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中，名闻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将矣！”

又曰：文帝将出游猎，鲍勋停车上疏曰：“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奈何在亮暗之中，修驰骋之事乎？”上毁其表而竟行猎。中道顿息，问侍臣：“猎之与乐，何如八音也？”侍中刘晔对曰：“猎胜於乐。”勋抗辞曰：“夫乐上通神明，下和人理。故移风易俗，莫善於乐。况猎暴华盖於原野乎！”因奏刘晔佞谀不忠。

又曰：苏则从文帝猎。蹉至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则稽首曰：“臣闻古之圣王，不以禽兽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尧之化，而以猎戏多杀群吏，愚臣以为不可，敢以死请。”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又曰：清河令徐季龙使人行猎，令管辂筮其所得。辂曰：“当获小兽，复非食禽，虽有爪牙，微而不强；虽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暮归，果如辂言。

《魏末传》曰：初，帝以母废，未立为嗣。文帝与俱猎，见子母鹿，文帝弯弓射其母，令帝复射其子。帝置弓泣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杀其子。”帝曰：“汝语动人心。”遂定为嗣也。

《吴志》曰：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尝突前，攀持马鞍。张昭变色而前曰：“将军何有当尔？夫为人君者，谓能驾御英雄，驱使群贤；岂谓驰逐於原野，校勇於猛兽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权诏曰：“年少虑事不过远，以此惭君。”然犹不能已。

《江表传》曰：曹公与孙权书曰：“近者奉辞伐罪，ㄚ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水军八十万众，与将军会猎於吴。”

王隐《晋书》曰：魏舒，字阳元。少工射，着韦衣，入山泽，每猎大获。

《南史》曰：宋衡阳王义季镇荆州，尝大搜於郊。有野老带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拥耒对曰：“昔楚子盘游，受讥令尹。今阳和扇气，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时。大王驰骋为乐，驱斥老夫，非劝农之意！”义季止马曰：“此贤者也。”命赐之食。

《齐书》曰：王僧达为宣城太守，性好游猎。而山郡无事，僧达肆意驰骋，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五日不归。受辞辩讼，多在猎所。人或逢，不识，问府君所在，僧达报曰：“在近。”

《梁书》曰：曹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每众骑趁，鹿马相乱，景宗於众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应弦辄毙，以此为乐。後景宗为扬州刺史，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重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拍弓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助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胃，甜如甘露浆，觉耳後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无气！”

《南史》曰：宋臧熹常与溧阳令阮崇猎。遇猛兽突围，猎徒并散。熹射之，应弦而倒。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石虎遣司农中郎将费霸帅工匠四千，於东平罡山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丈八尺；格虎车四十乘，立级行楼二层於其上。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而还。使御史监司，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

又曰：石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游猎薮泽，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八万。出金明，驰逐终夕，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暮集行宫。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劲骑百馀，驰射其中。宣与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反，兽殚乃止。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

又《秦录》曰：姚兴性好游田，颇损农要。京兆杜延以左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著《丰草诗》以箴之，难具以闻。冯翊相灵作《德猎赋》以风焉。兴皆览而善之，赐以金帛。然终不能改也。

《後魏书》曰：于栗随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栗曰：“能搏之乎？”对曰：“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而制之。”寻皆擒获，帝顾而谢之。

又曰：宿石常从猎。文成亲欲射猛兽，石叩马谏，引帝至高原上。後猛兽腾跃杀人，诏褒美其忠许，後有犯罪，宥而勿坐。

又曰：来大千常从明元校猎，见兽在岩上，持槊直刺之，应手而死。帝嘉其勇壮。

《北史》曰：齐元恒，字集和。自言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又曰：齐崔子植位冀州别驾，走马从禽，发挂木而死。

《後周书》曰：达奚震，武之子也。少骁勇，便骑射。太祖尝於渭北校猎，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兔过太祖前，震与诸将竞射之，马倒而坠，震足不倾踬，因步走射之，矢发中兔，顾马才趋，遂回身腾上。太祖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乃赐震杂彩百段。

《唐书》曰：武德七年十二月庚辰腊，上曰：“腊者，猎也，娄腊以供宗庙。朕当躬亲其事，以申孝享之诚。”於是出狩於鸣犊泉。

又曰：苏世长拜谏议大夫，尝从幸泾阳校猎，至高陵合围。是日大获，陈禽兽於旌门，上入御营，顾谓朝臣曰：“田畋乐乎？”世长进曰：“陛下游猎，薄废万机，不满十旬，未为大乐。”上色变，既而笑曰：“狂态发也。”对曰：“为臣私计则狂，为陛下国计则忠矣。”

又曰：唐俭授民部尚书，从太宗於洛阳苑射猛兽。俭见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发殪四豕。有一雄豨及马镫，俭惧，将搏之。太宗拔剑断豕头，笑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俭对曰：“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可以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於一豕？”太宗纳之，因罢猎。

又曰：贞观十四年，太宗欲亲幸同州游猎，栎阳县丞刘仁轨上疏曰：“四时搜狩，前王恒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甘雨应时，秋稼甚盛，尽力收获，月半犹未毕功。贫家无力，禾下始拟种麦。直据寻常，料唤田家，以有所妨。今既祗供顿事，兼之修理桥道，纵谓大简，动费一二万工，百姓收敛，实为狼狈。臣愿陛下少留万乘之尊，垂听一介之说。退延旬日，收刈总了，则尽闲暇，家得康宁；鸾驾徐动，公私交泰。”上降玺书劳之。

又曰：太宗谓高昌王麹文泰曰：“丈夫在生，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田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今日王可从禽，明日当饮燕耳。”

又曰：高宗狩于陆浑县六日，止飞山颠。高宗亲御弧矢，猎四鹿及兔数十头。晚次御营，望见太官烹宰，欲供百官之膳。因问侍中许圉师曰：“朕目击彼羊，在於格下，见其无罪就戮，非无悯恻之情，今欲以死兽易之，可乎？”圉师对曰：“昔者宋文侯见人欲将牛衅锺，因曰：‘吾观此牛觳觫，似无罪而就死也。’乃不衅锺。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之羊，则尧舜之用心也。”遂释其羊不杀。九日，又於山南布围。大顺府果毅王万兴以辄先促围集众，欲斩之，上谓侍臣曰：“军令有犯，罪在不赦，恐外人谓我玩好畋猎，轻断人命。”又以其从征辽有功，特令放免。

又曰：高宗出猎，在路遇雨，因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能瓦为之，必不漏矣。”上大悦，因此不复出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高宗驾幸自九成宫，还宫仍西狩校习，自麟游西北，绕歧梁，历普润，止雍，为两围。殿中侍御史杜易简、贾言忠监围，山阜悬危，杖策不得停，凡五日而合。劾奏将军刘玄意黄河上等断围，玄意抵罪黄河上。围日：军容齐整，诏特原之。

又曰：吴王恪好畋猎，损居人田苗，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上因谓侍御臣曰：“权万纪事我儿，不能匡正，其罪合死。”范进曰：“房玄龄事陛下，犹不能谏止畋猎，岂可独非万纪？”

卷八百三十二　资产部十二

猎下

《王孙子》曰：赵简子猎於晋阳之山，抚辔而叹。董安于曰：“主君叹，敢问何故？”简子曰：“汝不知也，吾厩养食谷之马以千数，官养多力之士日数百，欲以猎兽也，恐邻国养贤以猎吾也。”

《庆子》曰：赵简子田，郑龙为右。有一野人，简子曰：“龙下射彼，使无惊吾马。”龙曰：“昔吾先君伐卫免曹，退为践土之盟，不戮一人；吾子今一朝田，而曰必为我杀人，是虎狠杀人。”故将救之。简子愀焉，曰：“不爱其身以活人者，可无从乎？”环车辍田，曰：“人之田也得兽，今吾田也得士。”

又曰：梁君出猎，见白雁群，下车，彀弩欲射之。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群骇。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孙龙抚辔曰：“今主君以因白雁故而欲射杀人，无异於虎狼。”梁君援其手与归，呼万岁曰：“乐哉！今日猎也。人皆得兽，吾独得善言。”

《尸子》曰：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也。

《韩子》曰：孟孙猎得，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随而呼之。秦西巴不忍，而与其母。孟孙适至，求，对曰：“予不忍，而与其母。”孟孙大怒，逐之。居三月，复召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於，且忍吾子乎？”

又曰：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明日，会天疾风，左右止侯，侯不听，曰：“不可，疾风失信，吾不为。”遂犯风往，而罢虞人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田于泽，至于重璧之台，盛姬告病。

又曰：天子猎于渗泽，於是得白狐、玄貉焉，以祭于河宗。（以将事於河宗，获比，故用。）

又曰：天子大飨王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犹劳也。）于羽陵之上，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得获无疆，鸟兽绝群。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收皮效物，是载羽车。

《国语》曰：晋赵简子田于蝼，（蝼，晋军囿。）史黯闻之，以犬侍于门。（黯，晋大夫史墨，时为简子史，以田犬门君囿门也。）简子见之，曰：“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囿。”（兹山。）简子曰：“何为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不顺。（言从，法臣从君。）主将适蝼，而麓不闻，（麓，主君苑囿之官。《传》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烦当日？”（当日，直日也。宫主将之君囿，不烦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烦主之直日自白也。”）简子乃还。

《吕氏春秋》曰：齐有好猎者，久不得兽。所以不得，狗恶故也。欲得良狗，则家贫。乃还耕，还耕则家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狗良则数得兽矣。非独猎，事皆然。

《春秋後语》曰：魏信陵君尝与王共博，於是北境举烽火，传言赵寇至。王释博，欲召大臣议之。信陵君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有顷，复从北方传言：“赵王猎耳，非为寇也。”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对曰：“臣之客有能探赵王阴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

《六韬》曰：文王畋于渭阳，见吕尚坐茅以渔。

《太公金匮》曰：纣常以六月猎於西土，发人逐禽。民谏曰：“天务覆施，地务长养。今盛夏发民逐禽，而元元命悬於野，民践之，百日不食。”纣以为妖，杀之。

《新序》曰：晋文公出田逐兽，旸入大泽，迷不知所，为渔者送文公出泽。渔者曰：“鸿鹄乃保大海之中，厌而徙之小泽，则必有矢之忧。鼋保於深渊，厌而出之浅渚，则必有罗网之忧。今君逐兽，旸入至此，何行之太远也？君归国，臣亦反渔所。”

又曰：晋文逐鹿而失之，问农夫老者曰：“吾鹿何在？”老者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问子，子以足指，何也？”老者振衣而起曰：“不意人君至此。虎豹之居也，厌闲而得近，故人得之；鱼鳖之居也，厌深而得浅，故人亦得之；诸侯厌众而亡其国，‘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君不归，人将居之”。於是文公恐而归。

《新序》曰：晋文公畋於虢。还，见一老，问曰：“虢亡，何也？”对曰：“虢君断，则不能用人也。”文公辍畋而归。赵襄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与来。”襄子曰：“君听其言，不用其身。”文公乃召赏之。

《说苑》曰：楚庄王猎，大夫谏之，王曰：“吾就猎，求士也。榛薄刺虎，知其勇也；搏犀获兕，知其劲也；罢畋而分所得，知其仁也。由此道得三士，可乎？”

又曰：晋平公有驰逐之车，错以羽芝，会群臣观焉。田差三过不顾。

《白虎通》曰：王者、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为田除害，上以供宗庙，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简集士众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于田猎，闲肆五兵，因以顺时取禽。其礼，将军执晋鼓，师率执提，旅率执鞉，以教坐作进退徐疾之节。
《琐语》曰：范献子卜猎，占之曰：“君子得毚，小人遗寇。”献子猎，无所得，而遗其冠。
《潜夫论》曰：昔有司原氏猎於中野，鹿东奔，司原从而噪之。西方之众有逐豸希者，闻司原之噪，竟举音而和之。司原反复追之，乃得大豸希，喜以为瑞。
《陆子》曰：欲水之清则勿涉，欲草之茂则勿猎。
杜夷《幽求》曰：猎者嗜肉，不多於不猎；及其陵冈峦，赴溪岭，而有遗身之志。
《语林》曰：夏少明在东国，不知名。闻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载，入洛从之。未至家少许，见一人着黄皮裤褶，乘马将猎，问曰：“裴逸民家远近？”答曰：“君何以问？”夏曰：“闻其名知人，故从会稽来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来。”明往，逸民果知之，用为西明门候，於此遂知名也。
《石勒别传》曰：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勒主簿程朗谏，勒不从。出猎坠马，顾左右曰：“不从主簿之言，而致坠马。”赐朗绢百匹，以旌忠亮。
《续搜神记》曰：晋中兴後，谯郡周子文家在晋陵。少时喜射猎，尝入山。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丈许，提弓箭，箭镝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忽出唤曰：“阿鼠！阿鼠！”子文不觉应曰：“诺。”此人牵弓满镝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厌伏。
又曰：吴末，临海人入山射猎，为舍住。夜中有一人长丈，着黄衣白带，来谓射人曰：我有仇克，明日当战，君可见助，当厚相报。”射人曰：“自欲助君，何以相别？”答曰：“明日食时，君可出溪边，敌从北来，我南往应。白带者我，黄带者彼。”射人许之。明出，果闻岸北有声，状如风雨，草木四靡。视南亦尔。惟见二大蛇，长十馀丈，於溪中相遇，白蛇势弱，人即引弩射之，黄蛇即死。日将暮，复见前人来辞谢，云：“住此一年猎，明年慎勿复来，来必为祸。”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猎，所获甚多，家致巨富。数年後，忆先山多肉，忘前言，复更往猎。见先白带人语之言：“我语君勿复更来，不能见用。仇子已大，今必报君，非我所知。”射人闻之，甚怖，便欲走。乃见三乌衣人，皆长八尺，俱张口向之，射人即死。
《异苑》曰：慕容出畋，见一老父，曰：“此非猎所，王且还也。”明晨复去，值有白兔，驰马射之，坠石而卒。
《世说》曰：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子齐庄行。庾公不知，忽於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场见齐庄，时七八岁，庾谓曰：“若亦复来耶。”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又曰：桓南郡好猎，骋良马，驰击若飞。{霍又}飘所指，行阵不整。麋兔腾逸，参佐无不被击。

《吴地记》曰：长洲在姑苏南，太湖北岸，阖闾所游猎处也。吴主遣徐详至魏，魏太祖谓详曰：“孤比老，愿济横江之津，与孙将军游姑苏之上，猎长洲之苑，吾志足矣。”详对曰：“若越横江而游姑苏，是踵亡秦而蹑夫差，恐天下之事去矣！”太祖大笑曰：“徐生无乃逆诈乎？”

《邺中记》曰：石虎少时好游猎。後体壮大，不复乘马。作猎辇，二十人担之，如今之步辇。上安徘徊曲盖，当坐处安转关床。若射鸟兽，直有所向，关随身而转。虎善射，矢不虚发矣。

《襄阳耆旧记》曰：楚王好游猎之事，扬镳驰逐乎华容之下，射鸿乎夏水之滨。

弋

《说文》曰：，弋射矢也。

《毛诗□缁衣□女曰鸡鸣》曰：将翱将翔，弋凫与雁。（《诗义问》曰：以缴系矢而射。）弋言加之，与子宜之。

又《大雅□桑柔》曰：嗟尔明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弋无出九门。（蔡邕《章句》曰：缴射曰弋）

《左传□襄公上》曰：曹伯阳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而献之，且言田弋之说。

《论语□述而》曰：子曰：“弋不射宿。”

《春秋後语》曰：楚顷襄王时，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王闻之，召而问焉，对曰：“外臣之好射雁罗{龙鸟}，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哉？且楚国之大，因大王之贤，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战国。夫秦、魏、燕、赵，王之雁也；齐、鲁、郑者，青首也；邹、费、郯、邵者，罗{龙鸟}也。其馀不足射也。见鸟六双，惟王何取？王若以圣人为弓，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出弋昭华之池，使颜涿聚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三，臣请以其罪数而诛之。”

《晋中兴书》曰：桓名秀，豁第二子，代叔父冲为江州刺史。虽公门贵盛，不以荣爵婴心，惟以弋钓为事。

《後魏书》曰：刘逖，字长子，聪明，好弋猎骑射，以行乐为事。

《吴越春秋》曰：乐野者，越王所弋猎处也，故曰乐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子》曰：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既无上事，乃率子弟不田农，但弋猎也。）
又曰：恒公弋在廪，管仲朝，公弛弓脱干而迎之，曰：“今天鸿鹄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时，惟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也。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皆非二子之忧也？”二子不对。
《列子》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於青云之际，用心专也。
《韩子》曰：田子方问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对曰：“鸟以数百目视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谨周子廪。”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国。”郑长者闻之，曰：“子方知欲为廪，而未得所以为廪。夫虚无见者，廪也。”一曰：齐宣王问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贵？”唐易子曰：“在於谨廪。”王曰：“何谓谨廪？”对曰：“鸟以数十目视人，人以二目视鸟，奈何其不谨廪也？故曰‘在於谨廪’。然则为天下，何以为此廪？今人主以二目视一国，一国以万目视人主，将何以自为谨廪乎？”
又曰：卫人有佐弋者，鸟至，因先以卷麾之，鸟惊而不可得也。
又曰：夫弩弱而高者，激於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众也。
又曰：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弋乎？”匡倩对曰：“不。”曰：“何也？”“弋者从下害於上者也，是从下伤君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弋。”
《淮南子》曰：蒲且子连鸟於百仞之上，弓良也。（蒲且子，楚人，善射弋。）
刘向《别录》曰：有行过江上《弋雁赋》、《行弋赋》、《弋雌得雄赋》。
《法言》曰：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篡，取也。）
《太玄经》曰：弋彼三飞，终日不归。
嵇康《与山涛书》曰：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可也。
罗
《周礼□夏官上□罗氏》曰：罗氏，掌鸟鸟，（鸟谓卑居，鹊之属。）蜡则作罗襦。（襦，细密之罗。襦，读为襦有衣衤如之襦也。）仲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春鸟，蛰而始出者，若今南郡黄雀之属矣。是时鹰化为鸠，与春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者耳。）
《毛诗□国风》曰：有兔爰爰，雉离於罗。（鸟网为罗。）
又《小雅》曰：鸳鸯于飞，毕之罗之。
《尔雅》曰：鸟罟（音古。）谓之罗。（罗，络也。）
《国语》曰：里革谏鲁宣公曰：“鸟兽孕，水虫成，兽虞於是乎焚罗。”
《列仙传》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为至鸟，寺架候北风，当飞渡南海。山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罗得鸱，视之，仲甫也，向罗者笑。
《王子年拾遗记》曰：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亚绕烟而噪，或集介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嘉之，於山数百里不复设罗网。
《幽明录》曰：有一伧（士行反。）小儿放牛野中，伴辈数人，见一鬼依诸丛草间，处处设网，欲以捕人。设网後未竟，伧小儿窃取前网，仍以罹之，即缚得鬼。
《文子》曰：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无得鸟焉。
《冠子》曰：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雀。
《阙子》曰：任公子冬罗鲤於山阿，众人皆以为惑。既而鹜击黄雀，触公子罗者千万数。
刘桢《鲁都赋》曰：长掩壑，大罗被泽。

《毛诗□关雎》曰：《兔》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肃肃兔，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尔雅》曰：兔罟谓之。
顾谭《新言》曰：设於渊，施网於岗，欲民之慎，亦如此也，终无鱼兔矣。
《物理论》曰：夫欲定天下而任小人，犹欲捕麋鹿而张兔。兔不能系麋鹿，犹小人不能任大事。

《韩诗》曰：有兔爰爰，雉离干。
《尔雅》曰：{}谓之。，覆车也。（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以铺鸟。展转相解，广异语。）
《说文》曰：，覆车也。

《韩诗》曰：有兔爰爰，雉离于。（薛君注曰：张罗车上曰也。）
《尔雅》曰：{辟糸}谓之。，{}也。（郭璞曰：今翻车也，有两辕，中施罗捕鸟。）

《说文》曰：，捕鸟也。
《礼记□王制》曰：鸠化为鹰，然後设罗。

《礼记□月令》曰：季春，翳无出九门。（郑玄曰：网小长两谓之。翳，射者鸟息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邕《月令章句》曰：奄飞禽曰。
《说文》曰：，罔也。率，捕鸟，象丝网；上下，其革柄也。
{矛}
《尔雅》曰：麋罟谓之{矛}。（郭璞注曰：冒其头也。犍为舍人曰：縻有难制张也。）
[Qsdl]
《尔雅》曰：彘罟谓之[Qsdl]。（[Qsdl]，幕也。犍为舍人曰：彘刚恶人，故张网而罗之也。）

《纂文》曰：，射石也。
缴
《列内传》曰：赤将子者，黄帝时人也，不食五谷而食百草华。至尧时，为木工，能随风雨上下。时市中卖缴，亦谓之缴父。
《淮南子》曰：尧使羿缴大风於青丘之野。（大风，鹙鸟也。青丘，东方也。）
环济《典略》曰：缴，纶也。纶于前，望飞鸟而射之。
《梦书》曰：梦横缴，欲举荐。
卷八百三十三　资产部十三
陶
《礼记□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夏后氏╪周。（火熟曰╪。烧土冶以周於棺也。或谓之土周。）
又《丧大记》曰：甸人为{役土}于西墙下，陶人出重鬲。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曰：郑子产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阏父，舜之後。当周之兴，阏父为武王陶正。）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舜圣，故谓之神明。）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长女。胡公，阏父之子满也。）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谓之恪，并二王後为三国。其体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毛诗□文王□绵》曰：古公甫，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续汉书》曰：董卓欲迁都长安，杨彪不从，卓作色曰：“杨公欲沮国家计耶？关东方乱，所在贼起，崤函险固，国之重防。又陇右取材，功夫不难；杜陵南山下，有孝武故陶处，作砖瓦一朝可办，宫室官府，盖何足言？”
《吴书》曰：郑泉，字文渊。临卒，谓同类曰：“必葬我於陶家之侧，庶百岁之後，化而成土，幸见取为酒壶，实获我心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文帝欲诛徐羡之，羡之乘内人问讯车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灶中，自经而死。
《尸子》曰：昆吾作陶。（《吕氏春秋》同。）
《淮南子》曰：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以为盆盎也，无离於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澜，而复归其故也，与其为盆盎无以异矣。
《周书》曰：神农耕而作陶。
《吕氏春秋》曰：夫舜遇尧，天也。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悦之。
《列仙传》曰：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骨。时人葬之北山中，谓之宁封子焉。
《岭表异录》曰：广州陶家皆作土锅镬，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则愈於铁器。尤宜煮药。一斗者才直十钱。爱护者或得数日。若迫以巨焰，涸之，则立见破裂。斯亦济贫之物。
冶
《礼记□学记》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仍见其家锢补穿凿之器也。补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为裘。）
《史记》曰：邯郸郭纵，以铁冶业，与王者埒富。
又曰：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伐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
又曰：鲁人邴氏，以铸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㣲有拾，仰有取。（师古曰：㣲，古俯字也。俯仰必有取拾，无巨细字恶也。）
张《汉记》曰：杜诗为太守，为冶，作水排，教化大行。
《魏志》曰：韩暨，字公至，辟为丞相士曹属，後迁乐陵太守，徙监冶谒者。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参倍於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诏书褒叹，就加司金都尉。
《晋书》曰：王沉字彦伯，作《释时论》云：“融融者，皆趋热之士，得其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
《南史》曰：齐袁彖监吴兴郡事。彖到郡，坐逆用禄钱，免官付东冶。彖妹为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时年八岁，见武帝而形容惨悴，帝问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负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积日，臣所以不宁。”帝曰：“特为儿赦之。”既而帝游孙陵，遥望东冶曰：“中有一好贵囚。”数日，与朝目幸冶，履行库，因宴饮，赐囚徒酒肉，敕见彖，与语。明日释之。
《梁书》曰：侯景据寿阳，怀反计，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冶锻工，欲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营造。敕并给之。
《後魏书》曰：崔鉴为东徐州刺史，於州内铜冶为农具，兵人获利。
《北史》曰：後周薛善为行台郎中。时欲广置屯田，以供军费，乃除善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七监。又於夏阳置铁冶，复令善监之。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善自督课，兼加慰抚。甲兵稍利，而皆忘其苦焉。
《唐书》曰：侍中魏徵乞解所职，请为散官，陪奉左右，拾遗补阙。太宗曰：“朕拔卿於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於金，以卿为良匠。卿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徵乃止。
《尸子》曰：造冶者，蚩尤也。
《淮南子》曰：夫宋工画吴冶，刻形镂法，其为微妙，尧、舜之圣不能及也。
《列仙传》曰：陶安公者，六安冶师也。数行火。一旦散上，紫色冲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至冶上，曰：“安公冶，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龙到，安公骑之东南上天。
《武昌记》曰：北济湖，本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初，发水冶。水冶者，以水排冶。令颜茂以塘数破坏，难为功力，茂因废水冶，以人鼓排，谓之步冶。湖日因破坏，不复修治，冬月则涸。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太上皇微时，尝佩一刀，长三尺，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上皇游酆沛山中，遇有人冶铸。上皇息其旁，问曰：“此铸何物？”工笑曰：“为天子铸剑，慎勿泄。”上皇谓为戏辞，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刚厉，制器难成。若得公腰间佩刀，杂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皇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木长火盛，此为兴兆。”上皇曰：“余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蛇龙，陆斩虎兕。”工曰：“若不得此匕首，虽欧冶专精，越砥敛锷，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投於炉中，俄而烟炎冲天，日为之晦。及剑成，衅以三牲。工问上皇何时得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时余行，逢一野人，於野授余，云是殷时物，世世相传，上有古字，记其年月。”工人视之，其“镆耶”尚在叶前疑也。工人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
又曰：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僮四百人，黄金为器，功冶之声震於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锻之声盛也。
曹毗《咏冶赋》曰：冶石为器，千炉齐设。
锻（《笺》曰：锻石可以为质）
《诗》曰：取厉取锻。
《魏略》曰：太祖遣邯郸淳诣临淄侯植。植得淳，喜延入坐，不与谈，先为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椎锻。
邓粲《晋纪》曰：嵇康曾锻於长林之下，锺会造焉。康坐，坐以鹿皮，嶷然正容，不与之酬对。会恨而去。
《文士传》曰：嵇康性巧，能锻。家有柳树，乃激水以围之，夏月甚清凉，居其下傲戏及自锻。
《祢衡传》曰：衡字正平。十月朝黄祖，在艨冲舟上，宾客皆会，作黍霍。既至，先在衡前，衡得便饱食，初不顾左右。既毕，复搏弄以戏。时江夏有张伯云亦在座，调之曰：“礼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处士不当答之也？”衡谓祖曰：“君子宁闻车前马屁？”祖呵之衡，熟视祖，骂曰：“死锻锡公！”祖大怒，令五伯将出，欲杖之，而骂不止，遂令绞杀。黄射来救，无所复及，凄怆流涕曰：“此有异才。曹操及刘荆州不杀，大人奈何杀之？”祖曰：“人骂汝父作锻锡公，奈何不杀？”
《向秀别传》曰：秀尝与嵇康偶锻於洛邑，与吕安灌园於山阳，收其馀利，以供酒食之费。
《韩子》曰：椎锻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矫不直也；圣人之为法也，所以平不夷、矫不直也。
牧
《周礼□地官》曰：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郑司农云：，纯也。玄谓：，体完具。）
又《夏官》曰：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颁马授圉者所牧处。）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陈，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阴阳交，万物生之时，可以合马之牝牡也。）
《礼记□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累，系地。腾，跃也。其牝欲游，则就牧则合。）
又《仲夏》曰：是月也，命有司祭先牧。（谓仲夏祭先牧於大泽，用刚日。）
《毛诗□小雅》曰：《无羊》，宣王考牧也。（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享。（黄牛黑唇曰享。《笺》曰：尔，女也。宣王复古之牧法，汲汲於其数，故歌此诗以解之也。）尔羊来思，其角氵戠々；（聚其角而息，氵戠々然。云此者，美富产，得其所。）尔牛来思，其耳湿湿。（动其耳湿湿然。）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讹，动也。言此者，美其无所惊畏。）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𠂆候。（何，揭也。蓑，所以备雨。笠，所以御暑。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饮食有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
又《鲁颂》曰：《》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农重谷，牧于野，鲁人尊之。於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季孙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鲁史也。）牧马，在之野。
《史记》曰：卜式，河南人。少与弟别居，脱身出分，独取畜羊百馀，田宅财物尽与弟。式入山牧羊，十馀岁羊致千馀。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岁馀，羊悉肥。上过，见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去，无令败群。”上以式为奇，拜为郎。
又曰：卫青，平阳人也。其父为平阳侯家给使，与妾通，生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父使牧羊，嫡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
又曰：范增说项梁曰：“以君代为楚将，必能立楚之後。”梁乃求怀王孙，在人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後，从人望也。
又曰：公孙弘，淄川人，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馀，乃学《春秋杂记》。
《汉书》曰：苏武使匈奴，欲降之，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羊，曰：“羊乳乃得归。”武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人。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
又曰：王尊，字子贡，涿郡高阳人。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
《後汉书》曰：马援转游陇汉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则守钱虏耳！”仍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裤。
又曰：承宫年八岁，为人牧猪。乡里徐子威明《春秋》，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诵，好之，因亡其猪。猪主欲笞，诸生禁，乃止之。
谢承《後汉书》曰：孙期，字仲式，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泽中，卖之以奉供养。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追於泽畔。
范晔《後汉书》曰：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也。家贫，牧豕上林苑中。曾误遗失火，延烧及他舍。鸿乃寻访烧者，问所失去，悉以豕偿之，其主者犹以为少。邻家耆老见鸿非常人，乃共责让。主人於是始敬异焉，悉还豕，鸿不受。
《魏志》曰：杨俊，字季才，避地并州。同郡王象，孩少孤特，为人仆隶，年十七八，见使牧羊，而私读书，用获楚。俊嘉美其才质，即赎象着家，聘娶立屋，然後与别也。
《晋书》曰：张华，字茂先，少家贫，常以牧羊为事。
《三十国春秋》曰：沮渠蒙逊，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因以官为氏。少牧羊，卧息田畔，忽见沙门，以手摩其头曰：“尔後当王此土，不久苦焉。”言终而灭。
崔鸿《前赵录》曰：李景，字延。少贫，见养叔父，常使牧羊。景见其叔子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诵，羡之。後从博士乞得百馀字，牧羊之暇，折草木书之。叔乃悟曰：“吾家千里驹也！而令骐ら久踬盐坂。”乃为娶妻教学。
又曰：宇字，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贫，为河北陈不识家牧羊。年十五，身长七尺九寸，聪惠，美风仪。不识奇之，妻之以女。
《後魏书》曰：游明根，字志远。幼年遭乱，为栎阳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浆倩人书字路边，书地学之。长安镇将窦瑾见之，呼问，知其姓名，乃告游雅，使人赎之。
《列子》曰：杨朱见梁惠王，言治天下犹运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有治，言天下何也？”对曰：“君见夫牧羊者乎？百羊为群，使五尺童子荷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而随之，则不能矣。”
《符子》曰：汉王闻宋胜子方牧羊于巨泽，鼓而歌《南风》之诗，使者进，谓宋胜子曰：“汉王闻先生之贤，使使者致命于先生，而委国政焉。”宋胜子矍然，而顾谓使者曰：“是何言欤？今汉王待四海之士，与十群之羊，其於职司也，奚以异乎？而大王废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错乱天位，倒置人伦。胜不愿为也。”乃逃于阴山之阳。
《公孙尼子》曰：舜牧羊於潢阳，还，尧举为天子。
《说文》曰：羌，西戎牧羊人也，字从“羊”“人”。
《列仙传》曰：商丘子瑕，吹笙牧豕，七十不娶妻而死。
《吴越春秋》曰：娄门外鸡墟者，吴王牧鸡处。
《陈武别传》曰：武休屠，胡人也，常骑驴牧羊。诸家牧竖十数人，或有和歌者，武遂学《太山梁父吟》及《行路难》之属也。
渔
《说文》曰：渔，捕鱼也。
《周礼口天官上》曰：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月令》：季冬，命渔师为梁。郑司农云：梁，水偃也，偃水为阔空，以笱承其空。《诗》曰：敝笱在梁。）春献王鲔，（王鲔，鲔之大者。）辨鱼物，为鲜槁，以供王膳羞。（鲜，生也；槁，也。）凡祭祀、宾客、丧纪，共其鱼之鲜槁。凡数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王府。（郑司农云：渔征，鱼者之租税，渔人主收之，入於王府。）
《礼记口月令口季冬》曰：命有司始渔，天子亲往。尝鱼，先荐寝庙。（天子亲往，亲鱼非常事，此时鱼洁美。）
又《坊记》曰：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
《左传口隐公》曰：公将如棠观渔，臧僖伯谏，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渔而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襄公二十五年》曰：崔杼弑其君。申蒯，侍渔者，（侍渔，盐取鱼之官。）退谓其宰曰：“免，是反子之义也。”与之皆死。（反死君之义。）

《周易口下系》曰：庖牺氏之王天下也，结绳而为网罟，以田以渔，盖取诸《离》。

《尚书大传》曰：舜渔雷泽之中。

《後汉书》曰：明帝时，下令禁人二业，而吏下检结多失其实，百姓患之。刘般上言：“郡国以官禁二业，至有田者不得渔捕。今滨江湖郡率少蚕桑，人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夫渔猎之利，为田除害，有助谷食，无关二业也。”

《北史》曰：後周裴侠除河北郡守。此郡旧制有渔、猎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侠曰：“以口腹役人，吾不为也。”乃悉罢之。

《管子》曰：渔人入海，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不上焉，深源之下，无不入焉。

《鲁连子》曰：古善渔者宿沙瞿子。使渔于山，则虽十宿沙子，不得一渔焉。宿沙非暗於渔道也，彼山者，非鱼之所生。

《尸子》曰：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之渔。

《文子》曰：尧使水处者渔，山处者木，事宜其械，械宜其人。

《吕氏春秋》曰：雍季对晋文公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矣！”

《家语》曰：宓子贱治单父三年，孔子使巫马期往观政焉。期阴免衣弊裘，入界，见鱼攵者得鱼辄舍之。期问焉曰：“凡渔者为得也，何以得鱼却舍之？”曰：“鱼之大者名为专寿，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黾，（专，宜为，《新序》作尝。黾者。鱼之怀仁也。）吾大夫欲长之。是以得二者辄舍之。”期返，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严刑之於一方也。敢问：宓子何行而得於此？”子曰：“吾尝与之言曰：诚於此者刑於彼。宓子志行此术於单父也。”

又曰：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处鬻焉。思欲弃之粪壤，不若献之君子，故取以进之。”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祭享焉。门人曰：“彼将弃之矣，而夫子祭之，何也！”子曰：“吾闻惜其腐馀，以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刘向《新序》曰：楚人有献馀鱼於王者，曰：“今日获鱼，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可惜，故来献王也。”楚王曰：“渔者，仁人也。境内多贫，寡人闻之未能行。渔者知之，以此喻寡人也！”乃出仓粟；去後宫以妻寡夫。

郭璞《江赋》曰：芦人渔子，傧落江山，衣则羽褐，食惟疏鲜。忽忘夕而宵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咏采菱以扣舷，傲自足於一区，寻风波以穷年。
卷八百三十四　资产部十四
钓
《毛诗□何彼矣》曰：其钓维何？维丝伊缗。（伊，维。缗，纶也。《笺》云：钓者以此有求於何，彼以为之乎？以丝为之纶，则是善钓也。）
又《国风□竹竿》曰：｛翟｝々竹竿，以钓于淇。
又《小雅□采绿》曰：之子于钓，言纶之绳。（纶，约缴也。）其钓维何？维鲂及与。维鲂及与，薄言观者。
《论语□述而》曰：子钓而不纲。（钢，谓为大索横流属钓。）
《尚书大传》曰：周文王至溪，见吕望钓。文王拜之，尚父云：“望钓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吕佐检，德合于今，昌来提。’”
《战国策》曰：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後得益大，今欲弃臣前之所得矣。今臣与王拂枕席，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涂。四海之内，其美人多矣！闻臣之得幸王也，必裂裳而趋王，臣亦犹曩之所得鱼也，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乎！”魏王曰：“有是心也，何不相告？”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谢承《後汉书》曰：郑敬隐於蚁陂，钓鱼大泽，折芰为坐，以荷荐肉，瓠瓢盈酒，琴书自娱。
《後汉书》曰：郭玉者，广汉人。初，有老父，不知何所出，常渔钓於涪水，自号涪翁。乞养民间，见有病者，时下针石，有效。玉从受术焉。
又曰：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及光武即位，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令以物色访之。後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也，备安车玄聘之。三反而後至，拜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
《晋书》曰：翟庄，汤之子也。少以弋钓为事，及长，不复猎。或问：“鱼猎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庄曰：“猎自我，钓自物，未能顿去，故先节其甚者。夫贪饵吞钩，岂我哉？”时人以为知言。
《宋书》曰：王弘之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石头，弘之常垂纶於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
又曰：文帝尝与群臣临天泉池，帝垂纶，良久不获。王景文越席曰：“臣以为垂纶者清，故不获贪饵。”众皆称善。
又曰：渔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许人也。太康孙缅为寻阳太守，落日，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遥渚际，见一轻舟，凌波隐显。俄而渔父至，神韵萧洒，垂纶长啸。缅甚异之，乃问：“有鱼卖乎？”渔父笑而答曰：“其钓非钓，宁卖鱼者耶？”缅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谓曰：“窃观先生有道者也，终朝鼓，良足劳止。吾闻：黄金白璧，重利也；驷马高盖，荣势也。方今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隐沦之士，靡然向风。子胡不赞缉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渔父曰：“仆，山海狂人，不达世务，未辩贱贫，无论荣贵！”乃歌曰：“竹竿{翟}々，河水悠悠。相忘为乐，贪饵吞钩。非夷非惠，聊以忘忧！”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孔丛子》曰：子思居卫，卫人钓於河，得鱼焉，（一作鳏鱼。）其大盈车。子思问之曰：“鱼，鱼之难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对曰：“吾下钓，垂一鲂之饵，过而弗视也；更以豚之半体，则吞之。”子思喟然曰：“虽难得，贪以死饵；士虽怀道，贪以死禄。”

《文子》曰：鱼不可以无饵钓，兽不可以空器召。

《列子》曰：詹何以独茧丝为纶，芒针为钩，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於百仞之川洎流之中，纶不绝，钩不申，竿不挠，因水势而施舍也。

又曰：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中有五山，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使巨鳌十五举首而载之，五山始峙而不动。而龙伯国有大民，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鳌，合负而趋，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

《荀乡子》曰：自上莅下，犹夫钓者焉，隐於手而应於钓，则可以得鱼。

《鬼谷子》曰：古之善摩者，如操钓而临深渊，而投之必得鱼矣。

《阙子》曰：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之钩，错以银碧，垂翡翠之纶，其持竿处位即是，然其得鱼不几矣。故曰：“钓之务，不在芳饰；事之急，不在辩言。”

《庄子》曰：庄子钓於濮水之上，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见焉，曰：“愿以境内累夫子，”庄子持竿不顾。

又曰：任公子好钓巨鱼，为大纶巨钩，以牛为饵，蹲会稽，投东海，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惊扬波而奋，白波若山，海水振荡。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浙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

《淮南子》曰：詹公之钓，千岁之鲤不能避。

又曰：圣人以道德为竿纶，以仁义为钩饵，投之天地间，万物孰非其有哉？

又曰：无饵之钓，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

又曰：钓者静之，ㄠ者舟之，罩者抑之，罾者举之，为之异，得鱼一也。

《孙绰子》曰：海人与山客辩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渔，额若华山之顶，一吸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傍荫数国。”有人曰：“东极有大人，斩木为策，短不可支；钓鱼为鲜，不足充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抱朴子》曰：金钩玉饵虽珍，而不能制九渊之沉鳞；显宠丰禄虽贵，而不能致无欲之幽人。
《符子口方外》曰：太公钓隐溪五十有六年矣，而未尝得一鱼。鲁连闻之，往而观其钓。太公跪石隐崖，且不饵而钓，仰咏俯吟，及暮而释竿。
《傅子》曰：刘晔责杨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後牵之，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不可不精思也。”
《穆天子传》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泽，（此泽出珠，因名之云。今越携平泽出青珠。）以钓於流水。
又曰：辛未，天子北还，钓于渐泽，食鱼于桑野。
又曰：天子乃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经》曰：寻木长千里，生河边。谓此木之类。）
《六韬》曰：吕尚坐茅以渔，文王劳而问焉。吕尚曰：“鱼求於饵，乃牵其缗；人食於禄，乃服於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小钓钓川，而擒其鱼；中钓钓国，而擒其万国诸侯。”
《吕氏春秋》曰：善钓者，出鱼乎千仞之下，饵香也。
又曰：太公钓於兹泉，遭纣之世，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与不知也。
又曰：若钓者，鱼有大小，饵有宜适，羽有动静。（羽，钓浮也。）
《说苑》曰：宓子贱为单父宰，过於阳书，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书曰：“吾少也贱，不知治民之术。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子贱曰：“钓道奈何？”阳书曰：“夫投纶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不食者，魴也其为鱼也，薄而味厚。”宓子贱曰：“善。”於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贱曰：“驱驱之！夫阳书之所谓阳桥者至矣。”
焦赣《易林》曰：曳纶江海，钩挂魴鲤，王孙利得，以飨仲友。
《列仙传》曰：吕尚，冀州人，避纣乱，钓于卞溪，三年不获鱼。比妪闻曰：“自可止矣！”公曰：“非尔所知矣。”果获大鲤，得兵钤於鱼腹中。後葬无尸，惟玉钤六荐在棺中。
又曰：涓子者，齐人，钓於泽，得符鲤中。
又曰：陵阳子明，乍至乡人。钓施溪，得白龙子，解网拜谢放之。後数十年，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遂上黄山采五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宠来迎之。
《神仙传》曰：左慈，字元放，卢江人。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坐，公从容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吴松江鲈鱼耳。”元放下坐应曰：“此可得也。”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於盘。须臾引大鲈鱼出。公大笑，会者咸惊。

《中论》曰：独思则滞而不通，独为则困而不就。善钓不易坻而得鱼，君子不降席而追道。

又曰：文王遇姜公於渭滨，皤然皓首，秉竿而钓。文王得之，灼若祛云而见日，霍若开雾而观山。

桓范《世论》曰：水则有波，钓则有磨，我欲更之，无如之何。言物动而衅已彰，形行而迹已著。

又曰：钓巨鱼不使婴儿轻预，非不亲，力不堪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帝元凤中，季秋之月，泛冲澜灵之舟，穷晷继夜，钓于台下。以香金为钩，霜丝为纶，丹鲤为饵。得白蛟，长三丈，大若蛇，无鳞甲。

又曰：吴主与潘夫人游，钓得大鱼。吴主喜，夫人曰：“昔闻泣鱼，今乃为喜。有喜必忧，以为深诫。”至末年，渐相谮毁，稍见离退。时人谓夫人知几，钓台今犹存焉。

《世说》曰：刘道真少时常渔钓草泽，善歌啸，闻者莫不留连。有一老妪识异常人，甚乐歌啸，乃杀豚进之。道真食豚尽，了不谢。妪见不饱，又进一豚，食半还之。後为吏部郎，妪儿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儿不知由，复白母，母告之，於是赍牛酒诣道真，道真曰：“去！去！无可复相报。”

《楚辞》曰：以直针为钓，又何鱼之能得？

宋玉《钓赋》曰：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於玄渊，退而见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渊之钓也，以三寻之竿、八丝之纶，饵以蛆，钩以细针，以出三尺之鱼於数仞之水中。”

卢植《与张然明书》曰：临江而钓，终日不获一鱼，鱼之不食其饵也。是以君子慎其举。

谢玄《与兄书》曰：居家大都无所为，正以垂纶为事，足以永日。此固下大有鲈鱼，一出手，钓得四十七枚。

又与书曰：昨日疏成後钓，出手所获鱼，以为二坩，今奉送。

筌

《周易》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广雅》曰：篝筌谓之昆。

《庄子》曰：得鱼忘筌。

王朝之《与庾安笺》曰：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鼓而歌沧浪也？

𠂤

《说文》曰：𠂤，罟也。

《尔雅》曰：鱼罟谓之𠂤。（郭璞注曰：最大网罟也，今江东云。）

《毛诗口硕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𠂤罛罛，鲔发发。

《庄子》曰：函车之兽，介而离山，不免乎网罟。

《淮南子》曰：张天下以为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

网罟（张兽事少，故并见渔部）

《广雅》曰：{会}。鱼网谓之罟。

《说文》曰：网，庖羲所结绳，以田以渔也。

《周礼口天官上》曰：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罟，网也。以网搏所当田之兽。）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则温，散则凉。以救时之若也。兽物，凡兽皆可献也。）时田则守罟。（备兽触攫。）

《礼记口中庸》曰：子曰：“人皆曰子知，驱而纳诸罟扌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

《毛诗口国风》曰：九之鱼，鳟鲂。（兴也。九，罟，小鱼之网也。鳟鲂，大鱼也。）

《周易》曰：庖羲氏结绳而为网罟。

《尔雅》曰：纟罟谓之九，九，鱼网也。（今之百襄罟是。亦谓之{}。今江东呼为纟。）

《韩诗》曰：“九之鱼，鳟鲂。”九，取虾苮也。

《史记》曰：泉阳渔人豫且，举网获江东神龟。

《汉书》曰：豺獭未祭，网不布於野泽焉。

《魏志》曰：邴原在辽东十馀年，後乃潜遁还南。行已数日，而公孙度甫觉。度知原之不可复追也，因曰：“邴君所谓云中白鹤，非鹑雉之网可能罗。始吾自遣之，勿复求也。”

《宋书》曰：孙法宗常居墓所，山禽野兽皆悉驯附。每逢鹿触网，必解放之，备以钱物。

《陈书》曰：张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父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

《南史》曰：陈王固尝聘魏，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

《文子》曰：临河欲鱼，不若退而织网。

《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鱼不畏网，而畏鹈鸼。（网者，公平无私；鹈鸼，有欲得之心，故鱼畏。）
又曰：丰狐文豹，不免於网罗之患者，文也。
《韩子》曰：善张网者引其钢，不一一摄万目而後得。一一摄万目而後得，则是劳而难获，引其钢而鱼已慕矣。故吏者，民之本钢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又曰：靖郭君将城薛，客曰：“君闻大鱼乎？网不能止，缴不能纟 圭也；荡而失水，蝼蚁得意焉！”
《孟子》曰：数罟不入亡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抱朴子》曰：太昊师蜘蛛而结网。
《国语》曰：鲁宣公夏滥於泗渊，（滥，渍也。渍罟於泗水之渊以取鱼。泗在鲁城北。）里革断其罟而弃之，（罟，网。）曰：“古者大寒降，土蛰发，（降，下也。寒气初下，谓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也。土蛰发，谓孟春建寅之月，蛰虫始震，鱼上水，獭祭鱼。）水虞於是乎讲ㄜ，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今鱼方别孕，不放鱼长，又行罟，贪无艺也。”公闻之，曰：“吾过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为我得法。（良，善。）使有司藏之，使吾无忘谂。”（言里此罟，则不忘里革言。谂，告也。）师存侍，曰：“藏罟不如置里革於侧之不忘也。”
又曰：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兽恶其网，为害己；民恶其上，为病己也。）
《古史考》曰：庖羲作卦，观像而作网。
《世本》曰：芒作网。（宋衷注曰：芒，庖牺臣。）
《吕氏春秋》曰：汤见设网者，四面张而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来者，皆罹我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又曰：舜之未遇时也，以其从属拙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罟网。
应璩《报东海相染季然书》曰：足下顿弥天之网，收万仞之鱼，量之以溪谷，数之以陔兆，何其壮乎！观夫任公子之所钓，此为鲦虾，未足为吾子之道！

《毛诗□鹿鸣》曰：鱼丽于，尝沙。
又《小雅□苕之华》曰：羊僥首，三星在。（羊，牝羊也。，曲梁寡妇之笱也。）
《尔雅》曰：嫠妇之笱谓之。（郭璞注曰：谓以薄为其鱼笱。）
《广雅》曰：曲梁谓之。（《纂文》曰：扬州取鱼也。吴人谓之为笱主。）
《说文》曰：，曲梁，寡妇笱，鱼所留也。
{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巢}谓之汕。（郭璞注曰：今之撩罟也。犍为舍人曰：以簿扌巢鱼曰扌巢者也。）
《纂文》曰：以鱼乘水上为汕。
罩
《尔雅》曰：{霍}谓之罩。（郭璞注曰：捕鱼笼也。）
《毛诗□小雅》曰：南有嘉鱼，蒸然罩罩。
《纂文》曰：以铁施棹，因以取鱼。
《符子》曰：天罗廓矣，野人犹有罩翳之勤。
涔
《尔雅》曰：糁谓之涔。（郭璞注曰：今作参者，聚柴於水中，鱼得寒，入其里藏隐，因以簿围捕取之。犍为舍人曰：以米投水中养鱼曰涔也。）
《纂文》曰：以铁施竹头取鱼为涔。
罾
《说文》曰：罾，鱼网也。
《史记》曰：陈胜诈为书，置人所罾鱼腹中。
《风土记》曰：罾树四植而张网於水，车免，上下之形如蜘蛛之网，方而不圆。
《楚辞》曰：鸟何萃兮中？罾何为兮木上？（喻失其所。）
应璩《新诗》曰：洛水禁罾罟，鱼鳖不为殖。（罾罟，网名。）空令自相啖，吏民不得食。
笱
《毛诗□鸡鸣□弊笱》曰：弊笱在梁，其鱼惟惟。
又《小雅□小弁》曰：无逝我梁，无发我笱。
《说文》曰：笱，曲竹捕鱼笱也，从“竹”“勾”，“勾”亦声。
蠡（音礼）
《广雅》曰：其罾谓之蠡。
梁
《毛诗□国风》曰：维鹈在梁，不濡其翼；（鹈，亡泽也。梁，水中之梁。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笺》云：不称者，言德薄而服尊。）维鹈在梁，不濡其朱；（朱，喙也。）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又《小雅》曰：鸳鸯在梁，戢其左翼。（言休息也。《笺》云：梁，石绝水之梁。戢，敛也。鸳鸯休息于梁。）
又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
《魏志》曰：文帝东征，郭后留谯宫。时后兄表留宿卫，欲遏水取鱼。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当通运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当复私取官竹木作梁遏水。今奉车所不足者，岂鱼乎？”
《齐地记》曰：高密郡有古断水处，因造鱼梁，岁收亿数，故号曰“万匹梁”。
句
《广雅》曰：句谓之𠃌。

《说文》曰：---，鱼攴也。
罨
《广雅》曰：罨，网也。
《风土记》曰：罨如{从}而小，敛口，从水上掩而取者也。
箄
《纂文》曰：箄，流水中张鱼器也。
{}
《纂文》曰：取蟹者曰{}。

《纂文》曰：铁有钜，施竹头，以掷鱼为。
卷八百三十五　资产部十五
钱上
《周礼口天官下》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读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无不偏。泉始盖一品。周景王铸大象而有二品。後数变易，不复识本制。至汉，惟有五铢久行。王莽改货，而易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间多者有货布、大泉、货泉。货布长二寸五分，广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其右文曰货，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铢，直货泉二十五。大泉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泉，直十五货泉。货泉径一寸，重五铢，右文曰货，左文曰泉，直一也。）
《国语》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景王，周灵王之子。钱者，金币之名，所以质夹物通财用也。古曰泉，後转曰钱。大钱，大於旧，其价重也。）单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单靖公曾孙。）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量，度。资财也。权，称。振，拯也。）民患轻，则为之作重币以行之，（民患币轻而物贵，则作重币，以行其轻也。）於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轻曰子。以子货物，物轻则子独行，物重则以母权而行之也。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则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於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者，币重物轻，则妨其用也。故杂而用之。子权母者，母不足，则以子平而行之。故民皆以为利。）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废轻而作重，则大竭而未寡，故民失其资。）若匮，王用将有所乏。（民财匮，无以供上，故王用将乏。）乏则将厚取於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给，供也。远志，遁逃也。）若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王其若之何？（病亡无救灾之备也。）王其图之！”王弗听，卒铸大钱。

《归藏》曰：有人将来，遗我钱财，日夜望之。

《周书》曰：武王克商，发鹿台之钱，散巨桥之粟。

《韩诗》曰：“既诈我德，贾用不售。”一钱之物，举卖百，何时当售乎？

《史记》曰：初，苏秦之燕，贷百钱为资。及得资，以百金偿之。

又曰：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李奇注：或三百，或五百。）萧何独以五，後益封二千户。

又曰：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沛中豪杰吏闻令有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令诸大夫曰：“不满千钱，坐堂下。”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乃绐为谒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邓通，曰：“当贫饿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谓贫？”於是赐通蜀严道铜山，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

又曰：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转更钱，效王面焉。

又曰：今上即位，（武帝。）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自孝文造四铢钱，至是岁三十馀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多即铜山铸钱。民益盗铸，不可胜数。钱益少而贵。

《汉书》曰：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孟康曰：二十两为镒。臣瓒按：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上币；铜钱。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如淳曰：如榆荚。）

又曰：凡货，金钱布泉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太公为周立九府员法：（李奇曰：员即钱。）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圆函方，轻重以铢；布泉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门，（行如流泉，布於民间。）束於帛束。

又曰：孝惠帝时，天下初定，吴有豫章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

又曰：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

又曰：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应劭曰：听放铸。）更造四铢。（应劭日文帝以五分钱泰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钱。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

又曰：建元元年春，行三铢钱。五年春，罢三铢钱，行半两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时，郡国铸钱，民多奸，铸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仄。（如淳曰：铜为其郭也。今钱见有赤仄者，不知作法云何是。）
又曰：宣帝二年春，出水衡钱。（应劭曰：水衡与波府，皆天子私钱耳，县当仰给司农。今世水衡钱，言宣帝即位为异政。）
又曰：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二百八十亿万馀。
又曰：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信至国，召下乡亭长，赐钱百，曰：“公，小人，为德不竟。”
又曰：东方朔曰：“侏儒长三尺馀，奉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赤馀，亦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又曰：张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避不受禄。诏都内别藏张氏无名钱，以百万数。（文预曰：都内，主藏官也。张晏曰：安世以选官，官不薄。）
又曰：贡禹上书曰：“臣禹年老，家贫不满万钱。”
又曰：王嘉奏事云：“孝元皇帝奉承大业，温恭少欲，都内钱三十万，水衡钱二十五万，少府钱十八万。尝幸上林，後宫贵人从，上林兽圈猛兽惊出，冯贵人当之。元帝嘉其义，赐钱五万；掖庭见亲，加赐亲属，属其人勿众谢，重失人心，赏赐节约。是时外戚资千万者少，是故少府水衡钱多。”
又曰：王莽居摄，欲防民盗铸，乃禁不得挟铜炭。
又曰：宾国，以银为钱，骑马漫为人面。
《楚汉春秋》曰：项梁阴养生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
《後汉书》曰：明帝时，馆陶公主（光武女。）为子求郎，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史记》曰：太微宫後二十五星，郎位也。）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又曰：樊鯈卒，帝遣小黄门张音问所遗言。先是，河南县亡失官钱，典负者（典谓主典，负谓欠负。）坐死及罪徙者甚众，遂委责於人，以偿其耗，乡部吏司因此为奸。鯈常疾之，欲奏罢之，疾病未及得上。音归，具以闻，帝览之而悲叹，敕郡并从之。
又曰：京兆尹阎兴召第五伦为主簿，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东观汉记》曰：时长安市未有秩，又铸钱官轻，奸所集，无能整齐理之者。典署伦督铸钱掾，领长安市。其後小人争颂，皆云第五掾所平，亦无奸枉。）
又曰：初，马援在陇西，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事遂寝。及援还，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馀条，乃随牒解释，（《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汉记》曰：十三难，援一一解之，条奏其状也。）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

又曰：公孙述废铜钱，用铁官钱。（置铁，以铁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言：“黄牛白腹，五铢当复。”好事者窃言，王莽称黄，述自号白，五铢钱，汉货也，言天下当并还刘氏。

又曰：江革，建武末年，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按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临淄令杨音高之，设特席显异巨孝於稠人广众中，亲奉钱，以助供养。

又曰：杨秉免归，雅素清俭，家至贫窭，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虏赍钱百馀万以饷秉，秉闭门拒绝不受。

又曰：锺离意荐刘平、王望等，书奏，有诏征平等，特赐辨装钱。至，皆拜议郎。

又曰：崔从兄烈，有重名於北州，历位郡守、九卿。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绶，各有差。其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後倍输。是时，段、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货财而後登公位。烈时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皆会。帝顾谓亲幸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靳，固惜之也。）程夫人於傍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姝，美也。言反不可斯事之美也。姝，或作株。株，根本也。）

又曰：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锺ね、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曰：卓铸小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乇卢也。）时人以为：秦始皇见长人於临洮，乃铸铜人，卓，临洮人也，而今毁之。虽成毁不同，凶暴相类焉。

又曰：车驾西巡，乃厚赐韦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

又曰：郑弘为阳羡令，都乡部民有弟用兄钱者，为嫂所责。叔未还，嫂诣弘言之，弘卖巾车为叔还钱，兄惭自系妇即去。

又王符《论》曰：夫窃位之人，天夺其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

《续汉书》曰：刘宠，字祖荣。迁会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征入为将作大匠。山阴民去治数拾里，有若那水，在山谷间，五六老翁，年七八十，闻迁，相率共送宠，人赍百钱。宠见劳来，曰：“父老何乃自苦远来？”皆对曰：“山父鄙老，生未尝到郡县。他时，吏发求不已，民间或夜行不绝，狗吠竟夕，人不得安。自明府下车以来，狗不吠夜，吏希至人间。某年老，遭值圣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当见弃去，故戮力来送。”宠谢之，为选受壹大钱。故宠在会稽号为“取一钱”，其清如是。

又曰：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悭吝。梁冀因以马乘遗之，从赁钱二十万。奋以钱十万与之，冀大怒。

又曰：灵帝中平二年二月己酉，南宫灵台灾；庚戌，乐中城殿门灾，延及北阙，烧嘉德和欢殿。收天下田亩十钱以治宫，加调，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治宫钱，大郡至二千万。帝本侯家，居贫，即帝曰：“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钱财，故於西园造万金堂以为私藏，复寄小黄门、常侍家私钱至数千万。”

《东观汉记》曰：光禄勋杜林与马援乡里亲厚。援南方还，时林马适死，援遣子持一匹马遗林曰：“朋友有车马之馈，可以备乏。”居数日，林遣子奉书曰：“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乡禄，禄常有盈，今奉钱五万。”援谓儿曰：“当以此为法。杜伯山所以胜我者也。”

又曰：赵勤，字益卿，刘赐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来赐家，国租适到，时勤在旁，赐指钱示勤曰：“拜，乞汝三十万。”勤曰：“拜而得钱，非义所取。”终不肯拜。

又曰：郑均，字仲虞。兄仲为县吏，受礼遗。均数谏止，不听，即脱身出作。岁馀，得数万钱，归以与兄曰：“钱尽可复得，为吏坐赃，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廉洁，称清吏。

又曰：王阜为益州太守。大将军窦宪贵盛，尝移书益州取六百万。阜疑有奸诈，以状上宪，追奴驺帐下。吏李文迎钱，阜以诏书末报，距不与文。积二十馀日，诏书报给文以钱市马。

《献帝春秋》曰：灵帝作钱，犹五铢，而有四道，连於边轮。识者以为妖，窃言：“钱有四道，京师将破坏，此钱四出，散於四方乎？”还如其言。（范晔《後汉书》云四出钱。）

应劭《汉官仪》曰：王莽篡位，以“刘”字“金刀”，罢五铢，更作小钱，文曰：“货泉”。其文反“白水真人”，此则世祖中兴之瑞也。

《魏书》曰：刘虞在幽州，清净俭约，以礼义化民。灵帝时，南宫灾，吏迁补州郡者，皆责助治宫钱，或一千万，或三千万。富者以私财辨，或发民钱备之；贫而清慎者，无以充调，或至自杀。灵帝以虞清贫，特不使出一钱也。

又曰：刘类为弘农太守，使人掘地求钱。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又曰：文帝梦磨钱文，欲令灭而更明。周宣占之曰：“陛下家事。”时帝欲治第，植逼太后，但加贬守。

《吴书》曰：嘉禾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卑直。设盗铸之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先主攻刘璋，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豫焉。”及拔成都，士众舍干戈赴库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刘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晋阳秋》曰：朝士以牛酒劳齐王冏，平原王独赍百钱。

《晋书》曰：阮宣子常杖头挂百钱，造市店酣饮而归。

又曰：王衍疾其妻郭氏之贪鄙，故口未尝言钱。郭氏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见钱，谓婢曰：“举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

又曰：王导子悦，少侍讲东宫，历吴王友中书侍郎。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意甚恶之。後掘地得钱一窖，皆藏闭。而悦果以疾终。

又曰：张轨为凉州参军，索辅言於轨曰：“古以金贝皮币为货，息谷帛量度之耗。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太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

《南史》曰：宋文袁皇后家本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之。上性俭，所得不过钱三五万、帛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宠，爱倾後宫，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未知信否，乃因藩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成疾，不复见上。

《宋书》曰：刘秀之为南秦州刺史，加都督。汉饥馑，秀之躬自俭约。先是，汉川悉以绢为货，秀之限令用钱，百姓利之。

又曰：始兴王，尝送钱三万饷袁淑。一宿复遣追取，谓为使人谬误，欲以戏淑。淑与书曰：“闻之前志，七年之中，一与一夺，义士犹或非之；况密迩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窃恐二三诸侯，何以观之？”

又曰：废帝即位，铸二铢钱，形式转细。官钱每出，人间即摸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郭，不磨铸，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钱。景和元年，沈庆之启通私铸钱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大小称此，谓之鹅眼钱；劣於此者，谓之纟廷环钱。贯之以缕，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明帝初，惟禁鹅眼、纟廷环，其馀皆通用。

又曰：张融解褐为新安王子鸾行参军。王母殷淑仪薨後，四月八日建斋并醮佛。僚佐衬者多至一万，少者不减五千。融独注衬百钱，帝不悦，曰：“融贫，当序以佳禄。”出为封溪令。

又曰：郭世通尝与人共於山阴市货物，误得一千钱，当时不觉，分背方悟，追还本主。本主惊叹，以半直与之，世通委之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蔡廓罢豫章郡还，起二宅，先成东宅，以与兄轨之。廓亡後，轨之罢长沙郡还，送钱五十万以裨宅直。廓子兴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丰俭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悦而从焉。轨之深有愧色，谓其子谈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岁小儿。”

又曰：刘凝之隐居荆州。年饥，衡阳王义季虑凝之馁毙，饷钱十万。凝之大喜，将钱至市门，观有饥色者，悉分与之，俄顷而尽。

又曰：山阴人孔至行通神，隐於四明山。尝见山谷中有数百斛钱，视之如瓦石不异。

又曰：戴法兴，父硕子。法兴二兄延寿、延兴并修立。延寿善书，延兴好学。山阴有陈戴者，家富，有钱三千万。乡人或云：“戴硕子三儿，敌陈戴三千万钱。”

《齐书》曰：曹武为右卫将军，晚节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皆厚轮大郭。

又曰：丘冠先使于蠕蠕，执节不拜，为所杀。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赐其子雄钱一万、布三十匹。雄不受。

又曰：范述曾任永嘉太守，励志清白，不受馈遗。明帝下诏褒美，征为游击将军。郡故旧送钱二十馀万，一无所受。

又曰：赵僧岩栖迟山谷，常以一壶自随。一旦，谓弟子曰：“吾今夕当死，壶中大钱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蜡烛一梃，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梁书》曰：顾协为舍人，常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浩ッ，止送钱二千。轩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於馈遗。

又曰：庾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才俊，与伏挺、何子明俱为周舍所狎。初，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产，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

《梁书》曰：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吕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阍人少之，不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金钱。

又曰：江禄为武宁郡，颇有资产，积钱於壁，壁为之倒，迮铜物皆鸣。人戏之曰：“所谓铜山西倾，洛锺东应者也。”

又曰：何远为武昌太守。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远患水温，每以钱买人井寒水。不受钱者，则扌连水还之。其他事率多如此。

《南史》曰：萧惠明子素，梁天监中位丹阳尹丞。初拜日，武帝赐钱八万，素一朝散之亲友。

又曰：谢讠惠为东阳内史，及还，五官送钱一万，止留一百，答书曰：“数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留少，更以为愧。”
又曰：梁谢举兄子侨素贵。尝一朝无食，其子启欲以班史质钱，答曰：“宁饿死，岂可以此充食乎！”
卷八百三十六　资产部十六
钱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赵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当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不可晓，藏之於永丰仓。因此令私行钱，而民不乐，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
《北史》曰：後魏元诞累迁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有沙门为诞采药还，见诞，问外消息，对曰：“惟闻王贪，愿王早代。”诞曰：“齐州七万家，吾至来，一家未得三斗钱，何得言贪也？”
《後魏书》曰：王昕为汝南王悦骑兵参军。悦数散钱於地，令诸佐争拾之，昕独不拾。悦又散银钱，以目昕，乃取其一。
又曰：高恭之，字道穆。时用钱稍薄，道穆表曰：“百姓之业，钱货为本。救币改铸，王政所先。自顷以来，私铸薄滥，官司纠绳，挂网非一。在市铜价，八十一文得铜一斤。私铸薄钱，斤馀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随之以重刑，得罪者虽多，奸铸者弥众。今钱徒有五铢之文，而无二铢之实，薄甚榆叶，上贯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因循有渐，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复何罪？昔汉文帝以五分钱小，改铸四铢，至武帝复改三铢为半两，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轻也。论今据古，宜改铸大钱，文载年号，以记其始。则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铜价至贱，五十有馀，其中人工、食料、锡、炭、铅、沙，纵复私营，不能自润，直置无利，自应息心，无复严刑广设也。以臣测之，必当钱货永通，公私获允。”後遂用杨侃计，铸永安五铢钱。
《北齐书》曰：王则，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则性贪婪，在州取受非法，旧京诸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
《後周书》曰：大象元年，初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并行。
《北史》曰：隋郑译自隆州征还，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复爵国公，位上柱国。高戏谓曰：“笔乾。”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唐书》曰：武德中，置钱监於洛、并、益等诸州。今上齐王元吉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
又曰：高宗时，诏复开元通宝钱，其乾封所铸钱，令所司贮纳。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合八分及篆、隶三体，其词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读之，及上反左回环，其义皆通。议者以乾封不通商贾，米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翔踊；以开元钱轻重大小近古，最为折衷，百姓便之。
又曰：乾元中，李辅国奏：“内飞龙厩铸铜钟，投乾元新钱二文於炉中，而祈曰：“如圣躬万福，国祚无疆，凶孽殄除，四方宁谧，则愿不销不铄，一阴一阳，并见於外。”锺成，一如所祈。”
又曰：崔衍居宣州十年，颇以勤俭，府库盈溢。及穆赞代衍，宣州岁馑。赞遂以钱四十二万代百姓之税，故宣州人不流散。
又曰：元和中，王锷奏请於当管蔚州界加置炉，铸铜钱，渐废锡钱。诏河东道：“自用锡钱以来，百姓不堪其弊。其蔚州鼓铸，渐致铜钱，则公私之间，皆得充用。宜委所司子细计料量借钱本，积渐加至五炉。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节度使陈仙奇进钱一文，大小如开通之状，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召百寮遍视之。
《後唐书》曰：朱守殷奏：“於积善坊役所，得古文钱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宝’；四百四十，文‘顺天元宝’。”守殷进纳。敕曰：“凡窥奇异，尽系休明。所获钱文，式昭玄贶。得一者，伫归於一统；顺天者，式契於天心。道焕一时，事光千载。殊休继出，信史必书，宜付史馆。”
又曰：刘仁恭在幽州，以堇土为钱，令部人行使。聚铜钱於山上凿穴藏之，为无穷之计。
《晋书》曰：右骁卫大将军张，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游近郊，憩於大冢之上。忽有黄雀，衔一铜钱，置之而去。未几，复於衙院昼卧，见二燕相斗，皆各衔一钱落於首後。所获三钱，尝秘於巾箱，识者以为大富之征。
又曰：天福三年敕：“先许铸钱，仍令每一钱重二铢四黍，十钱重一两者，切虑逐处阙铜，难依先定铢两。宜令天下，无问公私，应有铜欲铸钱者，一任取便，酌量轻重铸造。因兹不得入锡并铁，及令缺漏，不堪久远行用。仍委盐铁司明行晓示诫约。”
《管子》曰：桓公请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
《商子》曰：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而强秦，有过三战之胜。
《韩子》曰：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往酤，而狗之，酒所以酸。
《吕氏春秋》曰：赵宣子见翳桑之下有卧饿人不能起。赵宣子命食之，拜受而不食。问其故，曰：“臣有母，请持以遗之。”宣子更赐之脯二束、钱一百。
《贾谊书》曰：铜不布，下不得采铜，不得铸钱，则民反耕田矣。
《盐铁论》曰：教与俗改，币与世易。夏后以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
又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後世则有龟贝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
又曰：夫铄金在炉，盗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拨之。
《论衡》曰：夫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英丽哉？载人行，传人名。杨子《法言》，蜀富贵人赍钱十万，愿载一名，子云不听。夫富人无仁义，正如圈中之鹿、栏中之牛，安得妄载？
又曰：手中无钱，而欲往市决货，货主问钱何在，曰：“无钱。”货主必不与也。胸中无学，犹手中无钱也。
又曰：淮阳铸伪钱，吏不能禁。汲黯为太守，不坏一炉，不刑一人，高枕安卧，淮阳政清。
郭子璜《洞冥记》曰：帝升望月台，有三青鸭化为三小童，皆着青绮文襦，各握鲸文大钱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动，因名曰轻影钱。
《潜夫论》曰：谚曰：“痛不着身，言‘忍之’；钱不出家，言‘与之’。犹见朝廷有寇，而言‘不足忧也。’”
《风俗通》曰：颍川黄子廉，每饮马，辄投钱於水。
又曰：河南平阴宠俭，本魏郡邺人，遭仓卒之世，失亡其父。时俭三四岁，弟在镪钅 保。母抱转流客居。庐中凿井，得钱千馀万，遂巨富。行求老苍头。堂上作乐，奴在厨中窃言：“堂上老母，我妇也。”婢以告母，呼问事实，复为夫妇。时人为之语曰：“庐里庞公，凿井得铜，买奴得翁。”
又曰：钱刀，俗说害中有利，利旁有刀。言人治生，卒多得钱财者，必有刀剑之祸也。案，《汉书》曰：“王莽造大钱，作契刀，错刀，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故称钱刀也。
《列仙传》曰：祝鸡公，洛阳人，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百馀年。鸡皆有名字，千馀头，暮栖树，昼四散，欲取，呼名即至。卖鸡及子得千万，辄置钱去。
《豫章烈士传》曰：施阳，字季儒。为舒令，经江夏，遇贼劫夺阳物。贼去後，车上有五千钱，遣人追与。贼闻知阳，悉还其物。阳以付亭长。
《邴原别传》曰：原字根矩，避地辽东。尝行得遗钱，拾以系树枝。此钱既不见取，而系钱者多。原问其故，答者谓之神树。原恶由己而成淫祀，乃辩之。由是里中遂敛其钱，以为社供。
桓范《世论》曰：灵帝置西园之邸，卖爵，号曰礼钱。钱积如屋，封涂漆书。
杜恕《体论》曰：可以使鬼者，钱也；可以使神者，诚也。
《语林》曰：杜预道：“王武子有马癖，和长舆有钱癖。”
《竹林七贤传》曰：王戎女适裴氏，乏用，遣女为贷钱数万文而未还。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怿。
干宝《搜神记》曰：南方有虫，其形若蝉而大，其子著草叶如蚕种。得子以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母飞来就之。杀其母以涂钱，以其子涂贯，用钱货市，旋则自还。故《淮南子术》以之还，名曰青鬼。

《世说》曰：王武子私第近北邙山。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布地竟埒。时人号为金埒。

又曰：郗公大聚敛，有钱数千万。嘉宾甚不同，常朝旦问讯。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语移时，遂及钱货事。郗公曰：“汝政当得钱耳！”乃一日开库，任意用。郗公始谓正损数百万许，嘉宾遂一日乞与人，都尽。郗公闻之，大惊不能已已。

《俗说》曰：王子敬学王夷甫，呼钱为“阿堵物”。後既诏出，赴谢公主簿，过会下，与共掷散。当其夕，手自抱钱戏，竟明日。已後云：“何至须阿堵物？”

《葛仙公别传》曰：取十钱，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钱，人见从井中一一飞出，入公器中。投人刻识之，所呼皆得是所投者。

《关令内传》曰：关令尹喜，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楼四望，见东极有紫气，喜曰：“应有圣人经过。”果有老子过。喜设坐，行弟子之礼，老子时贫，谓徐甲曰：“雇钱一百。”与约，须达安息国，以黄金顿备钱还。甲既见老子方欲远游，疑遂不还，乃作辞诣关令就老子求直。关令以辞呈老子，老子语甲曰：“前与汝约，至安息国顿以黄金相还。云何不能忍辱，便兴辞讼乎？汝随我已三百馀岁，汝命早应死，赖我太玄生符在汝身耳！”言毕，见符从甲口出，甲已成一聚白骨矣。尹喜为请，老子以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见钱二百万与甲，遣之。

《汝南先贤传》曰：平舆阎敞，字子张，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尝被征，以奉钱三十万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尝举家病死，惟见孤孙九岁。尝未死，语云：“吾有钱三十万，寄掾阎敞。”孙长大来求，敞见之悲喜，取钱尽还之。孙曰：“祖惟言三十万，今乃百三十，诚不敢当。”敞曰：“府君固谬言耳，郎君无疑之。”

《列异传》曰：西河鲜子冀，建武中为清河太守，言出钱六百万作屋，未成而死，赵高代之，计功用钱凡二百万耳。五官黄秉、功曹刘商言是冀所自取，便表没冀田宅、奴婢，妻子送日南。俄而白日冀鬼见，入府与商、秉等共计，校定馀钱二百万，皆商等匿。冀乃表自烈付商，上诏还冀田宅。

《异苑》曰：桂阳临武徐孙，太元中，江行，见岸有钱溢出，即辇着船中。须臾，悉变成土。

《异苑》又曰：剡县陈婺妻少寡，与二儿为居。宅中先有古冢，姥母作茗，先以荐坟上。息患之，曰：“枯墓何知？”欲掘除之，母苦禁乃止。夜即梦见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自说：“没世以来三百馀载。谬蒙惠泽，贤二子恒欲见毁相赖保护。虽潜壤朽骨，敢忘翳桑之报？”姥霄窃述焉，明，负杖晨兴，於外屋得钱十万，似久埋而贯皆新。还告儿，儿并有惭色，自是设馔愈谨。

《幽明录》曰：海陵民黄寻，先居家单贫。尝因大风雨，散钱飞至其家，来触篱援，误落馀处，拾而得之。寻後巨富，钱至数千万。遂擅名於江表。

《三辅黄图》曰：金宝一，银宝二，龟宝三，贝宝四，布宝五，泉宝六，凡宝货六种，卅八品，烦碎难行。乃罗本货五百枚，为重十二斤，百姓安之。

阚る《十三州志》曰：青州平原国，和帝延平九年，以封子怀王胜。风俗与旧齐同，然吏奸倍於他。民给卫士，吏赋狐肉，稍从假钱，积至万馀。岁竟交代，吏无偿意。卫士恨恚，取狐肉，沃以酒，从而咒之曰：“狐肉狐肉，尾斯尾斯，身躯虽小，钱多私之！”吏闻之恐，乃偿之钱。

盛弘之《荆州记》曰：义熙十二年，有童子群浴南阳氵育水。忽岸边有钱出如流沙，因竞取之，手满放地，寻复行去。乃以衫衣裹缚，各有所得。

王韶之《始兴记》曰：劳口东岸有石四方，高百馀仞，其状如台。父老相传，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桥，於石顶戏，见数瓮钱，共取半瓮还。

刘道真《钱塘记》曰：防海大塘。郡议曹华信象家富，乃议立此塘，以防海水。信始开募，有致土石一斛，即与钱一斗。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诵云不复取，於是载土者皆弃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绝湖渔，一竟蒙利，县迁治馀姚。王莽时，县名泉亭，於是改为钱塘。百姓怀德，立碑塘所，至今犹在。

《地境图》曰：钱铜之气，望之如有青云。

又曰：望钱，千万以上如车，十万之精如一素木，万钱精盖地如瓮。

江津《上便宜》曰：夫钱之为物，无益饥寒之用，而储之家，利其不朽。古今行之，盖亦由此。又便交宜易，小市之宜，诚胜寸裂尺断，破为大小也。过此以往，无所一用。军国惟谷与帛，钱虽可积，未急宝也。

《殷仲堪集□太子令》曰：朝廷遂为吾营宫室，顾省不才，而大兴役费，深用愧惕。冬气已应，作者殊常寒苦。可使监殿舍人一月赍酒肉称劳赐之。吾蒙月俸，钱上生尘，无所用之，可以供事。

晋鲁褒《钱神论》曰：大矣哉！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故亲如兄弟，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居前，钱少者居後。

綦毋氏《论钱》曰：黄铜中方，叩头对曰：“仆自西方庚幸，分土诸国，处处皆有，长沙、越，仆之所守。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尹世，大铸兹也。贪人见我，如病得医，饥飧太牢，未之喻也。”

成公绥《钱神论》曰：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惟钱是求。朱衣素带，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能已。执我之手，托分终始，不计优劣，不论能否。宾客辐凑，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何可暗使？”岂虚也哉？

赵壹《疾邪赋》曰：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

曹植《乐府歌》曰：巢、许蔑四海，商贾争一钱。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金钱为质，所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

赀财

《周礼□地官下□司关》曰：司关，司货贿之出入。

《後汉书》曰：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

《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国用足，则远者来。衣食足，则知荣辱矣！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不盈。

又曰：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土七十里而用有馀。天非独为汤雨粟，地非独为汤出财物。

《尸子》曰：农夫比粟，商贾比财，烈士比义。

《列子》曰：端木子贡之世也，籍其先赀，家累万金。放意所好，生民所欲，无不为也。庖厨之下不绝烟火，堂庑之上不绝声乐。行年六十，乃弃其家事，都散库藏；及其死也，无埋瘗之资。

《孙卿子》曰：仁义礼智之於人也，譬若财货粟米之於家也，多有者富，少有者贫，至无有者穷。

《文子》曰：使信士分财，不如探筹；使廉士守财，不如闭户。羽翼美，伤其骨；枝叶茂害其根，忧河之涸，泣以益也。

《吕氏春秋》曰：白公爱财，若枭之爱子。（枭养子，长则食母。白公得荆府库，不分人。）

《家语》曰：南宫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而奔卫。夫子闻之，曰：“若其以货丧，不若速贫之愈也！”（丧，亡位也。）

又曰：孔子曰：“自季孙赐我千锺，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以车也，而道加行。”

《说苑》曰：安陵缠得宠於楚恭王，江乙谓缠曰：“吾闻以财事人者，财尽而交疏；以色事人者，华落而宠衰。子安得长被幸乎？”

《盐铁论》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材。吴、越之贷，隋、唐之林，不可胜用；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陇蜀丹沙毛羽，荆阳皮革骨角，江南楠梓竹箭，燕齐鱼盐旃裘，兗豫漆丝，养生奉终之具也，待商而通。

《潜夫论》曰：富贵，人争附之；贫贱，人争去之。富贵而交者，上有称举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贷之损。故富贵易为交，贫贱难得适。

又曰：炎帝为市，聚天下之货，各得其所。

《孙绰子》曰：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天下之货毕陈矣！

《风俗通》曰：陈留有富老，年九十，无男，娶田家女为妻，一交即气绝。後生得男，其女曰：“我父死时年尊，何一夕便有子？”争财数年不决。丞相邴吉出，上殿决狱云：“老翁儿无影，亦复畏寒。”于时八月，取同岁小儿，俱解衣裸之，老翁儿独呼寒；复令并行日中，无影。因以财与男。

又曰：沛中有富豪，家訾三千万。小妇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妇女甚不贤。公病困，恐死後必当争财，男儿判不全得。因呼族人为遗令云：“悉以财属女，但以一剑与男，年十五以付之。”儿後大，姊不肯与剑，男乃诣官诉之。司空何武曰：“剑，所以断决也；限年十五，有智力足也。女及婿，温饱十五年，已幸矣！”议者皆服，谓武原情度事得其理。

卷八百三十七　百谷部一

谷

《周易》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

《尚书》曰：稷降播种，农殖嘉谷。

《毛诗□谷风□信南山》曰：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毛诗□甫田》曰：播厥百谷，既庭且硕，曾孙是若。

《周礼□天官》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郑司农云：九谷，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凡王之膳食用六谷。（郑司农云：稻、黍、稷、粱、麦、菰。菰，雕胡也。）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

又《夏官》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辩其邦国都鄙九谷之数。扬州、荆州，其谷宜稻；豫州、并州，其谷宜五稷；（郑玄云：黍、稷、麦、稻、菽；）青州，其谷宜稻麦；兗州，其谷宜四种；（黍、稷、稻、麦。）雍州、冀州，其谷宜稷；幽州，其谷宜三种。（稷、黍、稻。）

《礼记□月令》曰：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孟夏，驱兽无害五谷；（兽，麋鹿之属，食谷苗，驱之，令勿害也。）孟秋，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黍稷之属於是始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王制》曰：五谷不时，不鬻於市。
又《乐记》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疹不作，而无妖祥，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後赏之以乐。
《大戴礼》曰：黄帝播百谷草木，节用水火，财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又曰：食气者神明而寿，食谷者智惠而巧，不食者不死。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则草木丰茂，嘉谷并生也。
《左传□昭公》曰：秦伯之弟钅咸谓赵文子曰：“钅咸闻之，国无道年谷和熟，天赞之也，鲜不五稔。”
又《襄公》曰：晋范宣子为政，赋《黍苗》。季武子兴，再拜稽首，曰：“小国之仰大国也，如百谷之仰膏雨也。”
《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曰：京师大饥。五谷不升为大饥。（升，成也。）一谷不升谓之兼，（兼，不足貌。）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康，虚也。）五谷不升谓之大侵。
《春秋繁露》曰：金干土则五谷伤，土干金则五谷不成。
《春秋佐助期》曰：咸池主五谷。
《尔雅》曰：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谷不熟为饥，仍饥为荐。（郭璞注曰：言泰山有鱼盐之饶也。不熟，五谷不成。荐，连岁不成也。）
《周书》曰：凡禾麦居东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
《史记》曰：黄帝考定星历，立五行，民神易业，敬而不黩，故神降之嘉生。（嘉，谷也。）
又曰：齐桓公欲封禅，管仲曰：“今凤皇不来，嘉谷不生；而还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
又曰：留侯性多病，即导引不食谷。（服辟谷药，而静居行气。）
《汉书》曰：晁错曰：“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胡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蓄积之未及也，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
又曰：宣帝即位，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
《东观汉记》曰：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与窦固等议出兵调度，皆以为塞外草美，可不须谷马。案军出塞无谷马故事。马防言常与谷，上曰：“何以言之？”防对曰：“宣帝时，五将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骑得汉矢，见其中有粟，知汉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马当与谷。”上善其用意微致，即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调马谷。防遂见亲也。
又曰：建武初，谷食尚少。赵孝得谷，炊将熟，令弟礼夫妻出北，还，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礼夫妻来辄独饴之，积久，礼心疑吝。後伺掩见，亦不复肯出。兄弟怡怡，乡里归德。
华峤《後汉书》曰：马援在河西，有谷数万斛。乃叹曰：“凡殖财者，贵以施也。否则守钱虏耳！”
袁宏《汉纪》曰：赤眉乱後，关中大饥，黄金一斤易五升谷。
《後汉书》曰：董卓筑坞於，高原七丈，号曰万岁坞，（今案，坞旧基高一丈，周回一里，一百步也。）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又曰：王莽末，天下大饥。建武二年，天下野谷旅生，麻菽尤盛。
《魏志》曰：自遭荒乱，率乏粮谷，曹公曰：“夫定国之术，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世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
又曰：袁曜卿为魏国郎中令，及卒，太祖为之流涕，赐谷二千斛：一教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又曰：袁谭以王循为别驾。太祖破邺，藉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破南皮，阅循家，谷不满十斛。
又曰：高堂隆谏曰：“禄赐谷帛，人主之所以惠养吏民，而为之司命。若令有废，是夺其命。”
又曰：甄皇后三岁失父。後天下兵乱饥馑，百姓皆卖金银珠玉宝物。时后家大有储谷，颇以买之。后年十馀岁，白母曰：“今世乱而多买宝物，匹夫无罪，怀璧为罪。又左右皆饥乏，不如以谷振给亲族邻里，广为恩惠。”举家称善。
《曹瞒传》曰：太祖尝赋廪谷不足，私谓主者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後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借汝一死厌众。”乃殉曰：“小斛盗官谷。”即斩之。
《江表传》曰：诸葛亮闻恪代徐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
王隐《晋书》曰：邓攸为吴郡太守。吴人饥荒，攸辄出台仓谷振之。後被劾，攸曰：“善不可为也！”
《三国典略》曰：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乌噪於庭树，萧恶之，谓山曰：“射中者，赐一车谷。”其乌雏并於枝上，山曰：“脱一箭中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请赐两车；臣无车牛，愿官为送。”许之。於是山射，中其二项。甚欣悦，即令载谷送之。

《後魏书》曰：韦珍迁显武将军、郢州刺史，在州有声绩。朝廷嘉之，迁龙骧将军，赐骅骝二匹、帛五十五匹、谷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贫者，谓曰：“天子以我能绥抚乡故，赐以谷、帛，吾何敢独当？”遂以所赐悉分与之。

《北史》曰：卢义僖宽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情俭素，不营财利。少时，幽州频遭水旱，先有数万石谷贷人，义僖以年谷不熟，乃燔其契，州闾悦其恩德。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

《唐书》曰：长寿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质明而晴。上谓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则百谷丰，未知此语有何故实？”文昌左丞姚对曰：“《汜胜书》云：‘雪是五谷之精，以其汁和种，则年谷大穰。’又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元日降雪，以为嘉瑞。”上曰：“朕临御万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岁稔，此即可为大瑞。虽获麟凤，亦何用为？”

《墨子》曰：一谷不收谓之馑，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五谷不收谓之饥。馑则大夫以下损禄五分之一，旱则二，凶则三，馈则四，饥则尽禄，廪食而已。

《孔丛子》曰：魏王问子慎曰：“寡人闻昔上天神异，后稷而为之下嘉谷，周遂以兴；住中山之地，无故有谷，非人所为，云天雨之。反以亡国，何？”答曰：“天虽至神，自古及今，未闻其下谷与人也。《诗》美后稷，能大教民种善谷，以利天下，所谓‘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其义一也。若中山之谷，妖怪之事，非所谓天祥也。”

《管子》曰：常山之东，河、汝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熟也。

《陈子要言》曰：食谷而鄙田，衣帛而笑蚕，是惑也。

《范子计然》曰：五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也。是故无道之君及无道之臣，皆不能积其盛有馀之时，以待其衰不足。

《星经》曰：八谷八星，在五车北。（主黍稷稻粱麻麦乌麻。星明俱熟。）

《师旷》曰：杏多实不虫者，来年秋善。五谷之先，欲知五谷，但视五木，择其木盛者，来年益种之。

京房《五星占》曰：五谷俱伤？何君无德也！

京房《易逆刺》曰：天雨谷，岁大熟。

《淮南子》曰：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禾，禾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也。）菽夏生冬死、（菽，火也，火王而生，水王而死也。）麦秋生夏死、（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荠冬生仲夏死。（荠，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稷垦草发凿，粪土树谷，使五谷之五种，各得其宜，因地之势也。
又曰：女夷鼓歌，（女夷，天帝之女，下司时，和春阳，喜乐鼓歌也。）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兽草木。孟夏之月，以享谷本，雄鸠长鸣，为帝候岁。（雄鸠养，长谷之鸟也。）
《金楼子》曰：鬻官者，欲民之死；蓄谷者，欲岁之饥。船漏水入，囊洞内虚也。
《说苑》曰：楚、魏会於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邻之祠田也，以篚饮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亡耶，得谷百车，{解土}（户买反。）块（口对反。）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山海经》曰：都广之野，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郭璞注曰：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播琴，犹播殖，方俗言耳。）
扬雄《方言》曰：凡以火五谷之类，出自山东，齐楚以往曰熬，陇冀以往曰{福灬}，（平力切。）秦晋之间曰{取灬}。（创眇切。）
杨泉《物理论》曰：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养性之术，常使气少，则病不生矣。梁者，黍稷之总名也；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种，为六十。疏、果之实助谷，各二十种。为百谷。故《诗》曰：“播厥百谷。”谷者，众种之大名也。
《说文》曰：，（音六。）疾熟也。谷，续也，百谷总名也。
《贾谊书》曰：至于神农，尝百草之实，察咸苦之味，教民食谷。
《汜胜之书》曰：雪者，五谷之精。
又曰：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丑，秫忌未，小麦忌戌，大麦忌子。
桓谭《新论》曰：世俗咸言：汉文帝泽加黎庶，谷至石数钱。
《论衡》曰：谓天雨谷，从天而下，应变而生，非也。夫云出於山，散而为雨，人见从天坠，谓天雨水也。夏日则雨，冬寒则凝为雪，发於丘山，不从天降，明矣！谷从地起，与疾风俱飘，集於地，人谓之天雨谷也。建武三十一年，陈留雨谷蔽地。视谷形，如米而黑，此夷狄地所生谷也。夷狄不粒食，谷生於草野，成熟，委於地，遭疾风吹扬，与之俱飞，风衰，谷集坠中国。中国见之，谓天雨谷。
《世要论》曰：学不勤，则不知道，耕不力则不得谷。
又曰：服一彩则念女工劳，御一谷则恤农夫勤。
《兵书》曰：军中地生五谷，将军得天道，大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梦书》曰：五谷为财饮食物。梦见谷，得财吉；五谷入家，家当盛。
《殷氏世传》曰：殷谖，字伯起。遭世丧乱，埋谷数百石。後谖为贼所执，见掠责，具以谷告之，贼犹嫌其未实，欲刃焉。谖乃詈曰：“卿行劫害，当知人心，岂有出财还自杀耶？”则知其诚，遂免。
《羊祜别传》曰：祜周行贼境七百馀里，往反四十馀日，刈贼谷以为军粮，皆计顷亩送绢，还直使如谷价。
《风俗通》曰：建武之初，旅谷弥望，野茧被山。
盛弘之《荆州记》曰：桂阳郡西北接耒阳县，有温泉，其下流百里，恒资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种，至明年三月新谷便登。重种，一年三熟。
《博物志》曰：马食谷，则足重不能行。
又曰：扶海洲上有草焉，名曰{艹师}。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至冬乃讫。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馀粮。
又曰：孝元竟宁元年，南阳山都雨谷，小者如黍、粟而青黑，味苦；大者如米、豆而赤黄，味如麦。下三日生根叶，状如大豆初生时。
《幽明录》曰：琅琊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晋陵。家甚贫耗，常假乞自给。谷在中，计日用未应尽，而早以空罄。始者谓是家中相窃盗，复封检题识，而耗如初。後有宿客远来，际夕至巷口，见数人担谷从门出。客借问：“诸葛在否？”答云：“悉在。”客进内，言语之後因问：“卿何得大粜谷？”主人云：“告乞少谷，欲充口，云何复得粜之？”客云：“吾向来，逢见数人担谷从门出。若不粜者，为何事？”主人兄弟相视，窃自疑怪。试入看封题，俨然如故。试开量视，即无十许斛。知前後所失，非人为之。
《异苑》曰：凉州张骏时，天雨五谷，殖之悉生，因名为天麦。
张衡《东京赋》曰：所贵惟贤，所宝惟谷。
曹植《谢赐谷表》曰：诏书念臣经用不足，以船河邸阁谷五千斛赐臣。
《谢玄书口奏》曰：粮谷十斛，是钓池上之所种。
卷八百三十八　百谷部二
米
《後汉书》曰：帝因西征隗嚣至漆。（漆县，属右扶风。）诸将多以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计犹豫未决。会召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议质之。援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势，兵进有必破之状。又於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径往来，分析昭然可晓。帝曰：“虏在吾目中矣！”明旦遂进军，嚣众大溃。
又曰：献帝时，三辅大旱，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洗谓荡涤也。）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麋粥，经日而死者无数。帝疑赈恤有虚，乃亲於御坐前量试作麋，乃知非实。（袁宏《汉记》曰：时敕侍中刘艾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满三盂。於是谓尚书曰：“米豆五升，得麋三盂，两人委顿，何也？”）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於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济。

《宋书》曰：晋平王休，素无才能，强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专，至是贪淫好财色。在荆州裒刻所在，多营财货。以短钱一百赋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彻白，若有破折者，悉删简不受。民间籴此米一升一百，至时又不受米，评米责钱。凡诸求利，皆悉如此。

又曰：徐齐耕，晋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饥。耕诣县陈辞，以米千斛助官振贷。县为言上，当时议以耕比汉卜式。诏书褒美，酬以县令。大明八年东土饥，东海严成、东莞王道益，各以私谷五百馀斛助官振恤。

《梁书》曰：任为新安太守，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於官，惟有桃花米二十斛，无以为敛。遗言：“不许将新安一物还都。”

《南史》曰：孔觊後为司徒左长史，弟道存，代觊为後军长史、江夏内史。时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升将百钱。道存虑觊甚乏，遣使载五百斛米饷之。觊呼使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卿至彼未几，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载还彼。”吏曰：“自古已来，无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於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

《梁书》曰：庾诜尝乘舟从氵昱中山舍还，载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载四十石。及至宅，寄载者曰：“君四十斛，我百五十斛。”诜嘿然不言，恣其取足。邻人有被执为盗见劾，妄疑诜。诜矜之，乃以书质钱二万，令门生诈为其亲，代之酬备。邻人获免，谢诜，曰：“矜天下无辜，岂期谢也！”

又曰：张率嗜酒不事，於家务尤忘怀。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吴宅。及至，耗太多。率问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壮哉，雀鼠！”竟不研问。

《南史口隐逸传》曰：陶潜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遂其志。

《後魏书》曰：崔浩自馔《食经》序，曰：“余备位台铉，与参大谋，赏获丰厚，牛羊盖泽，货累巨万，衣则重锦，食必粱肉。远惟平生，思季路负米之时，可复得乎？故序遣文，垂示来世。”

《北史》曰：齐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惟卢思道独有八篇，故时人称为“八美卢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唐书》曰：李岘为京兆尹，所在皆著声绩。天宝十三载，连雨六十馀日。宰臣杨国忠恶其不附己，以雨灾归咎京兆尹，乃为长沙郡太守。时京师米麦踊贵，百姓谣言曰：“欲得米粟贱，无过追李岘。”为其政得人心如此。
又曰：张万福为泗州刺史。魏州饥，父子相卖，饿死者接道。万福曰：“魏州，吾乡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将米百车往饣委之。又使人於汴口，求魏人自卖者，给车牛赎而遣之。
又曰：阳城尝约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几口，月食米当几何，买薪菜盐米凡用几钱，先具之，其馀悉以付酒媪，无留也！”未尝有所蓄积。
《说苑》曰：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後，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为亲负米之时，不可复得也！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隙！草木欲长，霜露不停；贤者欲养，二亲不待。故曰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也！”
《吕氏春秋》曰：孔子穷於陈、蔡之间，藜羹不糁，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而而来，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饭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欲馈。”回曰：“不可。向者矣煤入甑中，回以为弃之则不可，置之则不洁，因攫而食之。”孔子叹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
《水经》曰：会稽有射的山，远望状若射侯，故谓射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为贵贱之准。的明则米贱，的暗则米贵。故谚云：射的白，斛米百；射的玄，斛米千。
麦
《毛诗□□柏舟□桑中》曰：爰采麦矣，沫之北矣。
又《载驰》曰：我行其野，其麦。
又《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牟，麦也。）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以彘尝麦。孟春行冬令，则首种不入。（蔡邕《章句》曰：首种为宿麦也。）
《左传□桓公》曰：夏四月，郑祭足师师取温之麦。（温，周苏氏之地。）
又《文下》曰：鲁襄仲如郑，拜谷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
又《成上》曰：晋侯梦大厉，公召桑田巫，巫曰：“不食新麦矣！”六月丙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如厕，陷而卒。
《春秋佐助期》曰：麦神，名含福，姓习。
《春秋说题辞》曰：麦之为言殖也。寝生，触冻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麦含芒，生且立也。
《尚书大传》曰：秋昏，虚星中，可以种麦。
《孝经援神契》曰：黑坟宜黍、麦。
《周书》曰：四月孟夏，王初祈祷于岱宗，乃尝麦于庙。
《史记》曰：箕子朝周，过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
《汉书》曰：武帝外事四夷，而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他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於五谷，最重宿麦。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无令後时。”
《东观汉记》曰：高凤，字文通，南阳苑人。诵读昼夜不绝。妻尝之田，暴麦於地，以竿授凤，令护鸟雀。凤受竿，诵经如故。天大雷暴雨流潦，凤留意在经，忽不视麦，麦随水漂去。
又曰：第五伦免归田，躬与奴共发株棘田种麦。
又曰：董宣为洛阳令，卒官。诏遣使视，惟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有大麦数斛。
又曰：邓禹平三辅，粮乏，王丹上麦二千斛。禹高其节义，表丹领左冯翊。
又曰：张堪为渔阳太守，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续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妻与子秘往郡舍，续闭门不纳。妻自将秘行其资藏，惟布衾、弊，盐麦数斛。
又曰：桓帝时，童谣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後西羌大至，抽丁以征之。）
袁山松《後汉书》曰：范丹，字史云，外黄人。使儿捃麦，得五斛。乡人尹台遗之一斛，属儿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麦已杂，遂誓不取。
王隐《晋书》曰：王褒，字伟元。诸生有密为褒刈麦者，褒遂弃之。於是莫敢复佐。
《晋书□载记》曰：京兆杜洪窃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符健密图关中，惧洪知之，乃伪爱石祇宫室，於枋头课所部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耕种者，健杀之以徇。
《晋起居注》曰：咸康三年，河北谣曰：“麦入土，杀石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康十年，嘉麦生扶风，一茎四穗，收实三倍。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凉录》曰：张骏九年，雨五稼谷于武威、敦煌，种之皆生，因名天麦。
又《前秦录》曰：初，符健闻桓温之来伐也，芟麦以待之。故温掠无所得，军人大饥。
又曰：新罗王遣使贡其方物，在百济东，去长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麦。
又《前凉录》曰：永嘉元年，嘉麦一茎九穗，生姑臧。
《三国典略》曰：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尝为门客所说，举钱营生，广收大麦，载赴晋阳，候其寒食，以求高价。清明之日，其车方达。又从晋阳载化生向邺城，路逢大雨，并化为泥。息利既少，乃至贫迫。当世人士莫不笑之。
《陈书》曰：侯景乱时，吴明彻有粟麦三千馀斛，而邻里饥馁，乃白诸兄曰：“今人不图久，奈何不与乡里共此？”於是计口平分，同其丰俭。群盗闻而避焉，赖以存者甚众。
《後周书》曰：大象末，有强练师以无底囊历长安市告乞。市人以米麦遗之，随即漏地。人或问其故，强练曰：“但令诸人见盛空耳！”及隋初，迁都龙首山，长安遂空矣。
《隋书》曰：张文诩隐居，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慰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论之，始为远近所悉。邻家筑墙，心有不直，文诩因毁旧堵以应之。
《唐书》曰：开元十三年，河南府寿安县人刘怀家有大麦六亩先熟，与众麦殊色，其中有两歧、三歧、四歧、六歧者。
又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为盗所害。先是，长安谣曰：“打麦麦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谓：打麦者，打麦时也；麦打者，盖谓暗中突击也；三三三，谓六月三日也。舞了者，谓元衡之卒也。
又曰：西安国，每十月，令巫者赍肴诣山中，散糟麦於空，犬咒呼鸟，俄而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割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
又曰：吐谷浑，地气大寒，不生亢稻，有麦稞麦，[B17G]豆、小麦，荞麦。
《庄子》曰：大儒以《诗》、《礼》发冢，小儒曰：“口中有珠。《诗》曰：青青之麦，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
《淮南子》曰：济水通和而宜麦。
又曰：三春之月，天子衣青衣，乘青龙，食麦与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子》曰：孔文举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麦，家无，乃盗邻熟麦而进之。文举闻，特偿之。

《家语》曰：宓子贱为单父宰，百姓化之。齐人攻鲁，道由单父。父老谓曰：“麦已熟矣，今齐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麦，请放民，皆使出获傅郭之麦，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听。俄而寇逮于麦。季孙闻之怒，使人让之，密于{就足}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得获，是民乐有寇也。且单父一岁之麦，於鲁不加强，丧之不加弱。使民有自取之心，其疮必数世不愈。”季孙闻之，赧然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广雅》曰：大麦，也；小麦，也。

《吕氏春秋》曰：得时之麦，长向而颈墨，二七以为行，西服薄穗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肥且有力。

《范子计然》曰：东方多麦，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说文》曰：麦，芒谷，秋种厚埋，故谓之麦。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夂”；（思惟切。）来，周所受来牟也。一麦二缝，象其芒刺之形，天所来也；，（音纥）坚麦也；，（音琐）小麦屑核也；，磨麦也；，麦核屑也，十三斤为三斗，从“麦”，“”声；，煮麦也；，麦白煮也；稍，麦茎也。

《广志》曰：虏小麦，其实大，似大麦形，有二缝，宛麦，似大麦，出凉州；旋麦，三月种，八月熟，出西方；赤麦，赤而肥，出郑县。有半夏小麦，有秀芒大麦，有黑广麦。

《吴氏本草》曰：大麦，一名广麦，五谷之盛。无毒，治消渴，除热益气，食蜜为使。麦种，一名小麦，无毒，治利而不中。

《胜之书》曰：凡田六道，种麦为首。“子欲富，黄金覆”，谓曳柴壅麦根也。夏至後七十日，寒地可种宿麦。

又曰：麦早种穗强而有节，晚种穗小而少实。渍麦种以酢浆，无虫。冬雪止，掩其雪，勿从风飞去，则麦耐旱。

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荐麦、瓜於祖祢。

《陈留耆旧传》曰：高顺，字孝父，敦厚少华。子式，至孝。彖蝗为灾，不食式麦。

《英雄记》曰：吕布令韩暹、杨奉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

《曹瞒传》曰：太祖曾行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骑士皆下马，持麦以相付。太祖马腾入麦中。太祖曰：“孤为军帅，不可杀，请自刑。”因援剑割发以置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葛恪别传》曰：孙权尝飨蜀使费，停食，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
《西域诸国志》曰：天竺以十一月六日为冬至，则麦秀；十二月十六日为腊，则麦熟。
《博物志》曰：啖麦令人多力。
又曰：近世有田夫至巧，削木为麦，入市粜之。籴者无疑，归磨乃觉非麦。
《搜神记》曰：麦之为蛱蝶，由干湿也，尔则万物之变皆有也。农夫止麦之化者，区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
孔融《教高密令》曰：高密侯国笺言：郑国增门之崇，令容高车结驷之路；出麦五斛，以酬执事者之劳。
卷八百三十九　百谷部三
禾
《尚书□微子之命》曰：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作《归禾》。
又《金縢》曰：周公居东，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则尽偃。王启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说，王出郊，天乃反风，禾尽起。
《尚书大传》曰：成王时，有苗异茎而生，同为一穗，大几盈车，长充箱，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穗，抑天下其和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译而来。
《毛诗□甫田》曰：禾易长亩，终善且有。（易，治也。长亩，竟亩也。）
《礼记□檀弓下》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於斯也。买道而葬，後难继也！”
《左传□隐公》曰：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温，周地，苏氏邑也。）秋，又取成周之禾。
《春秋运斗枢》曰：旋星明则嘉禾液。（《春秋感情符》曰：日下论於地，则嘉禾生。）
《春秋说题辞》曰：天文以七，列精以五，故嘉禾之滋，茎长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连茎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极也。
又曰：禾者衔滋液。（衔滋液以生，故以和软为名也。）
《孝经援神契》曰：德下至地则嘉禾生。
《春秋繁露》曰：禾实於野，粟缺於仓，皆奇怪，非人所意乎？此可畏也！
《史记□封禅书》曰：管仲说桓公曰：“古之封禅，北里禾所以为盛。”（苏林注曰：北里，地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说上曰：“《春秋》他谷不书，至於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见圣人於五谷最重麦与禾。”
又《郊祀志》曰：王莽篡位，兴神仙事，种五梁禾於殿中，各顺其色置其方面，煮二十馀物渍种，计粟斛成一金，言此黄帝谷仙之术。
又曰：莽使中郎平宪诱羌还，云：“天下太平，一禾长文馀，故乞内属”。
《续汉书》曰：承宫，字少子，琅琊人。尝在蒙阴山中耕种禾黍，临熟，人认之，宫便推与而去，由是发名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济阳县。是岁，有嘉禾生，一茎九穗，大於凡禾，县界大熟，因名上曰秀。
又曰：淳于恭，字孟孙。有盗刈禾，恭见之，恐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
《後汉书》曰：王符《论》曰：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
又曰：蔡茂，初在广汉，梦坐大殿，殿极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屋之大者，古通呼为殿也。极，殿梁也。三辅间谓屋梁为极。）以问主簿郭贺，贺离席庆曰：“大殿者，官府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禄也；取中禾，是中台之位也。於字，‘失禾’为‘秩’，曰失之所以得禄秩也。衮职有阙，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
《吴志》曰：赤乌七年，宛陵言嘉禾生，会稽始平言嘉禾生，改年为嘉禾。
《晋书》曰：庾衮居贫，禾熟，获者已毕，而采尚多。衮乃引其群子以退曰：“待其间。”及其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则亦大获。又与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险，序长幼，推易居难，礼无违者。
臧荣绪《晋书》曰：朱冲，字巨容，躬植禾艺蔬。邻牛侵犯，持刍送牛而无恨色。
《晋起居注》曰：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茎同穗。
《晋中兴征祥说》曰：王者德盛则嘉禾生。（嘉禾，仁卉也。）义熙十三年，巩县民宋曜於田中获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时羌平，六合宁。
《後魏书》曰：许谦，字元逊，代人也。子洛阳为雁门太守。家田三生嘉禾，皆异垄合颖。世祖善之，进爵北地公也。
《北史》曰：赵肃授原州总管司马。在道夜行，其左右马逸入田中，暴人禾。辄驻马待明，访禾主，酬直而去。
《唐书》曰：朔方节度郭子仪言：“宁朔县界，荒地广十五里。有黑禾谷出遍地。每日侧近百姓扫尽，经宿还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圆实，味甘美。臣以为，天启兴王，先瑞百谷，故汉称雨粟，周颂来。岂若瑞禾自出，家给人足，盖陛下富教安人，务农敦本，光复社稷，康济黎元之应也。”
又曰：代宗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诞，豫州奏：百姓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特诏改名豫。
又曰：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县嘉禾生，穗长一尺馀，穗上粒重叠如连珠。”
又曰：马燧大历四年为怀州刺史，乘兵乱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种。燧乃务教化，将吏有父母者，燧辄造之施敬，收瘗暴骨，去其烦苛。至秋，田中生稆禾，（稆，音吕，禾再生也。）人颇便之。
又曰：元和中，东川观察使潘孟阳上言：“龙州武安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复生。麟之来，一鹿引之，群鹿随焉，光华不可正视。画工就图之，并嘉禾一函以献。”
《淮南子》曰：后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而不能使禾冬生。
又曰：洛水轻利而宜禾。
又曰：夫子见禾之三变，（夫子，孔子也。三变，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乡丘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
《吕氏春秋》曰：饭之美也，玄山之禾。
《山海经》曰：昆仑墟上有禾，禾长五寻。（郭璞注曰：木禾，谷颖也。）
《白虎通》曰：德至於地则嘉禾生。嘉禾者，大禾也。
《说文》曰：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直，早种也。颖，禾末也。壳，禾皮也。秆，禾茎也。稿，秆也。
《会稽典录》曰：沈勋身自耕耘，以供衣食。人有盗获其禾，勋见而避之。明日更收拾，送致其家，盗者愧惧，斋还不受。
《六韬》曰：人主好田猎，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
《郑玄别传》曰：玄年十六，号曰神童。民有献嘉禾者，欲表府，文辞鄙略。玄为改作，又著颂一篇。侯相高其才，为修寇礼。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献禾，一本三穗，长八尺，穗长三尺五寸，大尺围，芒穗皆紫色，鲜明可爱。自禾已上二尺馀亦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馀，以素木匣盛之。赐物三十段，敕授嘉禾县令。
《续搜神记》曰：卢陵巴丘人文晃者，世以田作为业。秋收以过，获刈都毕，明旦至田，禾悉复满，湛然如生。即更获，所获盈仓而巨富。
《广五行记》曰：东魏孝静帝天保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铜砚中，及明而长数寸，有穗。其年，帝为高洋所幽，遇鸩而崩。
《古今注》曰：和帝元年，嘉禾生济阴城阳，一茎九穗。安帝延光三年，嘉禾生九真，百五十六本，一百六十八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氾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雨时，高地强土可种禾。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种之，则禾不虫。
崔《四民月令》曰：三月、二月可种直禾。
《梦书》曰：禾稼为财用之所出。梦见禾稼，吉，财气生。
《广志》曰：渠禾蔓生，实如葵子，米粉白如面，可为饘粥，牛食之肥。六月种，九月熟。感禾扶疏生，实似大麦。杨禾似ワ，粒细也。折右炊停即牙生，此中国巴禾木稷也。火禾高丈馀，子如小豆，出粟特国。
稻
《周礼□夏官□职方氏》曰：扬州宜稻，青州宜稻、麦。
《礼记□曲礼下》曰：祭宗庙之礼，稻曰嘉蔬。
又《月令》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大尝稻，先荐寝庙。
又《内则》曰：饮：重醴，清糟；稻醴，清糟；黍醴，清糟。
又《内则》曰：取稻米，举蚤（息酒切。）溲（所九切。）之，小切狼蜀（昌录切。）膏，以与稻米为酏。（之然切。）
《左传□昭五》曰：禹卩（音禹。）人藉稻。（履行之也。）
《春秋说题辞》曰：稻之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阴精，含水渐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固其宜也。（宋均注曰：稻，苞裹也。稻非水不生，故曰阴精也。）
《孝经援神契》曰：污泉宜稻。
《尔雅》曰：余，稻也。（今沛国呼余也。）
《广雅》曰：粢，稻，其穗谓之禾。
《东观汉记》曰：刘敞拜庐江都尉。岁馀遭旱，行县人，持稻皆枯，吏强责租，敞应曰：“太守事也。”载枯稻至太守所，酒数行，以语太守。太守曰：“无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敞怒叱太守曰：“鼠何敢尔也！”
《後汉书》曰：邓晨为汝南太守，兴鸿郤陂数千顷田。（鸿郤，陂名，今在豫州汝南县东。成帝时，关东水陂溢为害，翟方进为丞相，奏罢水陂。）
《江表传》曰：孙亮五凤元年，交趾稗草为稻。
《吴志》曰：锺离牧，字子干，会稽山阴人。少居永兴，自垦田种稻二十馀亩。临熟，而县民认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垦之耳。”遂以稻与县民。县吏召民系狱，欲绳以法，牧请之。长曰：“君自行义事，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郡界，缘君意顾来暂住。今以少稻杀此民，何心复留？”又曰：黄龙三年，由卷县野稻自生，改为禾兴县。
《晋中兴书》曰：孙略，字文度，吴人。少田於野，时年饥谷贵，人有盗刈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稻者，略见而避之。
《晋书》曰：杜预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氵蚩、氵育诸水，以浸稻田万馀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
又曰：惠帝征成都王，狼狈，左脚三指折，匍匐人稻苗中，赖侍中嵇绍以身之。
又曰：郭翻，字长翔，武昌隐士也。不交世事，惟以渔钓、射猎为娱。贫无业，欲垦荒田，先立表题，经年无主，然後乃作。稻将熟，有认之者，悉与之。县令闻而诘之，以稻还翻，翻遂不受。
又曰：袁甫尝诣何勖，自言能为剧县。勖曰：“惟欲宰县，不为台阁职，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缯中之好莫过锦，锦不可以为纟舀；（音滔。）谷中之美莫过稻，稻不可以为糜。是以圣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长？黄霸驰名於州郡，而息誉於京邑。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勖善之，除松滋令。
《宋书》曰：顾欢好学，年六七岁，家贫。父使田中驱雀，欢作《黄雀赋》而归，雀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
《齐书》曰：范云尝从文惠太子幸东田观获稻，文惠顾谓云曰：“刈此甚快。”云曰：三时之务，亦甚勤劳。愿殿下知稼穑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谢之。
《南史》曰：孔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之付狱案罪。或谏之，之曰：“十岁便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
《梁书》曰：邓元起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於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时人称其有大度。
又曰：陈伯之，济阴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獭皮冠、带刺刀，候邻里稻熟，辄偷刈之。尝为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担何若？”田主将执之，因拔刀而进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担稻而归。
《隋书》曰：梁陈五坛祭法，以三牲首，馀以骨体荐，粢盛为六饭：粳以敦，（音堆。）稻以牟，黄粱以，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琏。
又曰：齐孝昭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晔建议开幽州督元旧陂长城左右营屯，岁收稻粟数十万石，比境得以周赡。
《唐书》曰：开元十九年，扬州奏：稆生稻二百一十五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常稻无异。
又曰：孟元阳为曲环军中大将，环使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履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恽中足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
又曰：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濑之流。
又曰：离先稻熟而农夫耨之，（稻米随而生者为离，与稻相似。耨之，为其少实也。）不以小利伤大获也。
《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以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受命於君矣！”
《国语》曰：越败吴，王孙雒请和，范蠡不听。雒曰：“范子，先人有言：无助天为虐，助天为虐不祥。今吾稻蟹不遗种，子将助天为虐乎？”
《吕氏春秋》曰：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向疏几，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息也。）先时者大本，而茎叶格对，（对，等。）短向短穗，多比厚糠，薄米多芒。後是者，纤茎而不滋，厚糠多比，辟米，不得待艸辟定熟，仰天而死。
又曰：史起为邺令，民大被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斥卤兮生稻梁。”
《吴越春秋》曰：越王勾践复兴师伐吴，吴王败，昼夜驰走三日，饥，顾见生稻，而取食之。
《抱朴子》曰：南海晋安九熟之稻。
《会稽典录》曰：夏香，有盗刈其稻者，香助为收之。盗者惭，送以还香。香不受。
《风土记》曰：穬，稻之紫茎。兼，（兼、衔二音。）稻之有青穗，米皆青白者也。
《水经》曰：任延为九真太守，教民耕艺，法与华同。名白田种百谷，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种赤谷，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谓两熟之稻也。
《世说》曰：晋简文见田中稻苗不识，问人是何草，左右答曰：“是稻。”简文归，三日不出，云：“宁有得其末，不识其本？”
郭义恭《广志》曰：有虎掌稻、紫芒稻、赤广稻；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稻；有盖下白，正月种，五月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复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汉稻，七月熟。此三稻，大且长，三枚长一寸。益州稻之长者，米长半寸。
《说文》曰：稻，余也。粢，（肥尾切。）稻紫茎，不黏者也。粢兼稻，不黏者也。耗，稻属也。
徐畅《祭记》曰：旧稻熟，常用九月九日荐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之书》曰：种稻，春冻解时，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遍。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种稻。地美者用种亩四斗。
俞益期《笺》云：交址稻再熟而草深，耕重，收谷薄。
《异物志》曰：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
《云南记》曰：雅州荣经县，土田岁输稻米亩五斗。其谷精好，每一斗谷近得米一斗，炊之甚香滑，微似糯味。
崔《四民月令》曰：三月多种粳稻。
蔡邕《月令》曰：十月获稻。九月熟者，谓之半夏稻。
《博物志》曰：海陵县扶江接海，多麋兽，千千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麋。民人随此种稻，不耕而获，其收百倍。
任《述异记》曰：夏禹时天雨稻。古诗云：“安得天雨稻？饲我天下民。”
《物理论》曰：稻者，溉种之总名。
《养生要集》曰：粳，稻属也。稻，亦粳之总名也。道家方药有用稻米、粳米，此则是两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温，服之令人多瘦无饥肤；粳米味甘，主利五藏，长饥肤，好颜色。
左思《魏都赋》曰：清流之稻。（清流近邺西，出御稻。）
又《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
卢毓《冀州论》曰：河内好稻。
亢（与粳通用）
《说文》曰：亢，稻属也。
《宋书》曰：陶潜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五十亩种粳。
《陈书》曰：徐孝克所生母患疾，欲粳米为粥，不能常办。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麦。有遗粳米者，孝克对而悲泣，终身不复食焉。
《後魏书》曰：安同，辽东胡也。太宗使同与长孙嵩并理人讼。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长子居典太仓事，盗官粳米数石以养同。同大怒，奏求戮居，自劾不能训子，请罪。太宗嘉而恕之，遂诏长给同粳米。
《神仙传》曰：王烈，字长休，邯郸人。与嵇叔夜入山游戏。烈後独入太行山，忽闻山东北如雷声，往视，见山破，石中有孔径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抟之，随手坚凝，气味如粳米饭。烈自食数丸，因提归以与叔夜，而皆成青石。
杨之《洛阳伽蓝记》曰：西方佛沙伏国，有昔尸毗王仓库，为火所烧。其粳米焦燃，于今犹在。若伏一粒，永无虐患。彼国人民须以为药。
《广志》曰：粳有乌粳、黑广，有幽青、白夏之名。
张衡《南都赋》曰：其厨膳则华乡黑，（音矩。）氵蚩皋香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思《蜀都赋》曰：黍稷油油，粳抵水漠。
魏文帝《与朝臣书》曰：江表惟长沙名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也！上风炊之，五里闻香。
秫
《说文》曰：秫，稷之粘者。
《尔雅》曰：众秫也。（孙炎注曰：秫，稷粟也。）
《广雅》曰：秫、稷，粳也。
《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酒熟曰酋。大酋，官之长。齐，熟成也。）
又《内则》曰：饣、酏、酒、醴、Ｐ、羹、菽、麦、𠯿、稻、黍、粱、秫、惟所欲。
《晋书》曰：陶潜，字元亮，为彭泽令，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管子》曰：黄坟宜黍、秫。
崔豹《古今注》曰：稻之粘者为秫，禾之黏者为黍。
《广志》曰：秫有赤者，有白者。胡秫，早熟及麦。
《养生要集》曰：秫米味酸。
卷八百四十　百谷部四
稷
《毛诗□□颂□宫》曰：有稷有黍，有稻有。
《礼记□曲礼下》曰：凡祭宗庙，稷曰明粢。
又《内则》曰：豕宜稷。
《国语》曰：稷为稷，不能蕃殖。
《尔雅》曰：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东呼粟为粢也。孙炎曰：稷，粟也。）
《说文》曰：稷，五谷之长也。
《山海经》曰：广都之野，爰有膏稷。
《广志》曰：破减稷、逼麦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本草》曰：稷米，甘而无毒，益志气，补不足。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稷为天官。
卢毓《冀州论》曰：真定好稷，地产不为无珍也。
粟
《归藏》曰：《剥》，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河图说微》曰：苍帝起，天雨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粟，嘉谷实也。粟之为言续也。
《尔雅》曰：[B290]，赤苗；芑，白苗。（[B290]，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B290]，音门。芑，音起。）
《尚书□仲虺之诰》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比。（孔安国注曰：始我商家国於夏世，欲见剪除，若莠生苗，比在粟，恐被锄治伤之也。）
《毛诗》曰：握粟出卜，自何能谷？
又《小宛》曰：交交桑扈，率场啄粟。
《周礼□地官下》曰：仓人，掌粟入之藏。（郑玄注曰：九谷尽藏，以粟为主。）
《礼记□曲礼上》曰：献粟者执右契。（契，券要。右，尊也。）
《礼记□祭义》曰：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谓礼终。
《左传□僖上》曰：冬，晋荐饥，乞籴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曰泛舟之役。
又《襄元》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敛，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
又《襄六》曰：郑子皮即位，於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锺。
又《昭六》曰：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乱，谋定之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
《春秋佐助期》曰：粟神名许给，姓庆天。
又《说题辞》曰：高而平者为原。平者和，故宜粟。
又曰：粟助阳扶性，粟之为言续也。粟五变：一变而以阳生为苗；二变而秀，为禾；三变而粲然，谓之粟；四变入臼，米出甲；五变而蒸饭可食。（宋均注曰：粟受五行气而五变，故乃成可食。）阳以一立为法，故粟积大一分，穗长一尺。文以七烈，精以五立，故其字“西米”为“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阳精。故“西”字合“米”而为“粟”。（宋均注曰：续为续阳生长也。受五行气，故有变。）
《春秋潜潭巴》曰：天雨粟，无德者兴，有德者不禄。小人进，大臣辱。
《公羊传□僖上》曰：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於阳谷。桓公曰：“无障谷，无贮粟。”（何休注曰：有无相通。）
《谷梁传□庄公》曰：诸侯无粟，诸侯相归。粟，正也。
《论语□雍也》曰：子华使於齐，冉有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无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後五谷兴，以助果之实。
《史记》曰：武王平殷乱，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
又曰：宣曲任氏之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豪杰皆争金玉，而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拒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金，而豪杰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又曰：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太仓之粟新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也。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缝；兄弟两人，不能相容！”
又《汲黯传》曰：河内失火，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河内人或父子相食。臣谨发河南仓粟以赈贫乏。”上贤而释之。
《史记》曰：大将军青遂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月而还，悉烧其城馀粟以归。
《汉书》曰：郦食其说齐王曰：“汉英豪贤才，皆乐为之用，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汉之粟方船而下。”
又曰：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高贺从之，食以脱粟米饭，覆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为？脱粟布被，我自有之！”乃退。
又曰：主父偃谏伐匈奴，曰：“秦皇使天下飞刍挽粟，起於东陲琅琊负海之郡，转致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又曰：秦将王离涉河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通道而输之粟。
又曰：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胜之书》又载。）
又《东方朔传》曰：侏儒长三尺，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长九尺馀，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
又曰：贾捐之上书曰：“武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不可食。”
谢承《後汉书》曰：丹阳方储，字圣明，晓风角占候，为章句。长民田还，置馀粟二石及刀锄於田陌。明日求之，亡去。疑其邻家，储曰：“此人非偷。”自呼县功曹，语曰：“君何取粟置家後积茭中？”功曹款服。
《後汉书》王符《潜夫论》曰：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积粟腐仓，不忍贷人一升。
《後魏书》曰：任城王云为冀州刺史。云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於是合城长吏请输绢五尺、粟五升以报云恩，高祖嘉之。
又曰：世祖引高允与论刑政，言甚称旨。因问允曰：“万机之务，何者为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时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则为田三顷，若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数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若公私有储，虽遇饥年，复何忧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

又曰：韦ㄱ，字尊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ㄱ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甚众。

《後周书》曰：王罴为华州刺史。时关中大饥，征税民间谷食以供军费，或隐匿者令递相告，多被捶，以是人有逃散。惟罴信著於人，莫有隐者，得粟不少。

《唐书》曰：始平人宗士，负粟一石，委於大仓而去，云：“愿少益军国。”高祖嘉之，赍物百段。

《晋史》曰：高祖明而难犯，事多亲决。尝有店妇与军士垦诉，无以自明。帝为鞫吏曰：“虽属官，吾可市而代之。两讼未分，何以为断？可杀马刳肠而视，其粟有则军士诛，无则妇人死。”遂杀马，马肠无粟，因戮其妇。境内肃然，莫敢以欺。

《汉实录》曰：王周性宽恕，不忤物情。初，刺信都，州城西桥败，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饰，予之过也。”乃还其所沉粟，出私财以修之。

《孔丛子》曰：子思居贫，其友馈乏粟者，受二车焉。或献樽酒束，子思曰：“为费而无当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辞酒，是辞少而受多也！於义则无名，於分则不全，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不幸而贫於财，及至困乏，将绝先人之祀。夫所以受粟，为周乏也。酒则所以饮燕也，方乏於食而乃饮燕，非义也。吾岂以为介哉？度义而行之。”

又曰：季桓子以粟十锲ゾ夫子，夫子受而班门人之无者。子贡曰：“季孙以夫子贫，故致粟。今而施人，无乃乖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辞，为季孙之惠；受不为富惠於一人，岂若数百人哉？”

《管子》曰：桓公观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比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旬旬似孺子，安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曰禾，此可比君子。”桓公曰：“善”。

《晏子春秋》曰：北郭骚见晏子曰：“愿托所以养母。”晏子分仓粟府金以遗之，辞金受粟。晏子见疑出奔。北郭子遂造公庭曰：“晏子，天下贤人。去齐，敌必来侵，臣见国之侵，不若死，请以头白晏子！”因自杀。景公闻大骇，自追晏子。

又曰：寸之管无当，天下不能足粟。今齐国丈夫耕，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侧雕文刻镂之观，此无当之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曾子》曰：曾子，鲁君馈之粟，辞不受。使者曰：“子无求於人，人自致之。曰：”与人者骄人，受人者畏人。纵子不以是骄我，我能无畏乎？与富而畏人，不若贫而无屈。

《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视负粟者。今有人於此负粟，息於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必起之何重故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纵不说而行，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视负粟者。

《庄子》曰：周家贫，贷粟於监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将贷子。”周作色曰：“周昨来，有呼周者。视辙中，有一鲋鱼，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鲋鱼曰：‘不如早索我於枯鱼之肆！’”

《吕氏春秋》曰：伍子胥谏吴王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是长吾雠而豢吾仇也。”

又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不周山，在昆仑山北。）阳山之祭、南海之。（昆仑之南，故曰阳山。祭，关西为之糜。，黑黍也。）

《商君书》曰：金一两生於境内，粟十二石於死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内，金一两死於境外。国好生金於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好生粟於境内，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

《荀卿子》曰：仁、义、礼、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货、财、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者穷。

《淮南子》曰：鬻棺者欲民之疾疫；畜粟者，欲岁之饥荒也。

又曰：黄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辅之，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无分争之心。

又曰：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高诱注曰：苍颉始视鸟迹之文而造书者也。有书契则诈伪萌生，去本走末，弃耕作之业也，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雨粟也。）

又曰：量粟而舂，数米而饮，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国。

又曰：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又曰：未尝稼穑粟满仓，未尝桑蚕丝满囊。得之不以道，用之横。（横，放也。）

又曰：粟得水而熟，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自然之热。）

又曰：阖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

《六韬》曰：武王入殷，发巨桥之粟以与殷民。

《说苑》曰：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墨子语禽滑曰：“今凶年，与子隋侯珠，又与子一锺粟，子将何择？”曰：“粟可耳。”（亦具珠部。）
又曰：高平王遣使者从魏文侯贷粟，文侯曰：“须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来时，见渎中有鱼，张口谓臣曰：‘吾穷水鱼，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谓之曰：‘待吾南见河堤之君，决江河之水灌汝口。’鱼曰：‘谓命在须臾，乃须决淮之水？比至君还，必求吾於枯鱼肆！’今高平贫穷，故遣从君贷速。乃须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人之墓。”
《风俗通》曰：燕太子丹仰叹，天为雨粟。
《贾谊书》曰：邹穆公有令：“食凫雁者必以秕，无敢以粟！”於是仓无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民请曰：“秕食凫雁，为无费也。今求秕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凫雁则费甚矣！请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尔所知也！夫百姓朐牛而耕，暴背而芸，勤而不敢隋者，岂谓鸟兽哉？粟米，人之食也，奈何以其食养鸟？且汝知小计，而不知大害！”
《晁错书》曰：利民欲者，莫如用爵致粟。能以粟拜爵者，皆民之有余者也。
《胜之书》曰：欲知岁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阴地。冬至後，取量最多者多种之。
《桓阶别传》曰：阶为赵郡太守。路有遗粟一囊，耕者得之，举以系树。数日，其主闻，还取之。
《桂阳先贤画赞》曰：成子，郴中人，能达鸟鸣。为郡主簿，与众人俱坐，闻雀鸣而笑曰：“东市辇粟车覆，雀相呼往食之。”众人遣视，信然。（《益部耆旧》又载。）
王子年《拾遗记》曰：东极之东，有龙枝之粟。言其枝屈曲若游龙，食之善走。又有凤冠粟，似凤之冠，食者令人多力。有云渠粟，丛生，叶似扶蕖，食之益颜色。粟茎赤黄，皆长二丈，千株丛生。
《博物志》曰：雁食粟，则翼垂不能飞。
《邹子》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尝乘马，不觉牝牡。朱买臣贫贱之时孳孳修艺，不知雨之流粟，志在经传也。
京房《易ㄈ占》曰：天雨粟，不肖者食禄，与三公易位。天雨稻黍者亡。天雨稻，大臣当诛。
《古今注》曰：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节三年，长安雨黑粟。元帝竟宁元年，南阳山郡县雨粟，色青黑，味苦，大者如豆，小者如麻子，赤黄，味如麦。建初二年，九江寿春雨粟。光武建武二十年，清河广川雨粟，大如苋实，色黑。
《吴氏本草》曰：陈粟，神农、黄帝苦，无毒，治Φ热渴，粟养肾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吏部侍郎杨恭仁欲改葬学士舒绰，曰：“此所拟之处，掘深五尺之外，亦有五谷。若得一谷，即是福德之地，公侯世世不绝。”恭仁即将绰向京，令人掘深七尺，得一穴，如五石瓮大，有粟七八斗。此地经为粟田，蚁运粟下於此穴。当时朝野之士以绰为圣。

任《述异记》曰：光武兴，洛阳斗粟万钱，人死者相枕。汉末大饥，江淮间童谣曰：“大兵如市，人死如林。持金易粟，粟贵於金。”洛中谣云：“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斗粟自可饱，千金何所直！”袁绍在冀州时，满市黄金而无斗粟，饿者相食，人为之语：“虎豹之口，不如饥人。”刘备在荆州，粟与金同价。永嘉之乱，洛中饥荒，怀帝遣人观市，珠玉金银填委市门而我粟麦。袁宏上表云：“田亩由是丘墟，都市化为珠玉。”

又曰：晋末，荆州久雨，粟化为虫，虫害民。《春秋》云“谷之飞为虫”是也。中郎王义兴表曰：“臣闻尧生神禾，而晋有虫粟，陛下自以圣德何如也？”帝有惭色。

又曰：宋高祖之初，当晋末饥馑之後，既即位，而江表二千馀里野粟生焉。

又曰：淮南诸山石谷生，石上生谷也。袁安公云：”石谷，药名，穗之尤小者是也！

《应翊像赞序》曰：赤眉贼攻其所居城，翊尽以私谷数十万赈城中，于时粟斗数万，不称其仁。

卷八百四十一　百谷部五

豆

焦赣《易林□渐之乾》曰：旦种菽豆，暮成藿叶。心之所愿，志快意惬。

《毛诗□豳风》曰：七月烹葵及菽。

又《鱼藻□采菽》曰：采菽采菽，筐之之。

又《生民》曰：艺之荏菽，荏菽旆旆。

《左传□成公》曰：晋周子有兄无惠，不能辩菽麦。

《春秋佐助期》曰：豆神名灵殖，姓乐。

《春秋说题辞》曰：菽者，属也。春生秋熟，理通体属也。菽赤黑，阴生阳，大体应节。小变赤，象阳色也。（宋均注曰：阴阳而春夏也。大体，谓多黑也。小变，谓时之熟也。）

《孝经援神契》曰：赤土宜菽。

《尔雅》曰：戎菽谓之荏菽。（郭璞注曰：孙叔然以为大豆。按，《春秋》齐侯献戎捷，《谷传》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龙鱼河图》曰：岁暮夕四更，取二十豆子、二十七麻子、家人头发少，合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豆，著井中，咒敕井吏，其家竟年不遭伤寒，辟五温鬼。
《史记》曰：张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一岁不收，民不餍糟糠。”
又曰：弃为儿时，好种树麻菽，麻菽美。
《东观汉记》曰：闵仲叔，太原人也。与周党相友。党每过仲叔，共含菽饮水，无菜茹。
又曰：赤眉平後，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升。
又曰：光武二年，寇恂为颍川郡，大生旅豆，收得一万馀斛，以应给诸营。
又曰：邓禹攻赤眉，阳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饥，争取之。
又曰：刘平尝为饿贼所得，平叩头曰：“老母饥，少气，待平为命。愿得还饭母，驰来就死。”贼即遣去。母已食，平曰：“向与贼期，义不可欺。”乃复往，贼惊怪其信义，曰：“不忍食汝。”平既免脱，乃摭荚，得三升豆，以谢贼恩。
又曰：倪萌，字子明，齐国临淄人。兄为赤眉贼所得，贼欲杀啖之，萌诣贼叩头，言兄年老，羸瘠不肥健，愿代兄。贼义而不啖，命归求豆来赎兄。萌归，不能得豆，复自缚诣贼。贼遂放之。
《後汉书》曰：世祖自蓟东南至饶阳芜蒌亭，冯异献豆粥一。
又曰：冯异破延岑，时百姓饥饿，人相食，黄金一斤易豆五斗。道路断隔，委输不至，军士悉以果实为粮。
又曰：献帝在长安，谷贵，豆一斛二十馀万。
又曰：汝南有旧鸿郤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毁之。时人歌曰：“败我陂者翟子威，饴我大豆，烹我芋魁。”（方进，字子威。芋魁，芋根也。）
《汉名臣奏》曰：丞相薛宣曰：“陛下八月酎祠，嘉美上升，皇天报应。茂陵寝庙上食日，玄鸟来至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食物之象也。”
《蜀志》曰：彭与诸葛亮书：“先民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咽喉，愚夫不为，况仆颇别菽麦。”
《魏志》曰：华佗还家，太祖累书呼佗，佗恃能厌事，犹不上道，托妻疾。太祖大怒，使往视，若妻信疾，赐小豆四十斛。
《吴志》曰：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陆逊遣亲人韩扁赍表报，遇敌於江中，逻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以旋，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
又曰：赵达善算，使人取小豆数升，播之席上，立处其数，验覆，果信。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时王浚制边陲，潜使人问霍原，原不答，浚既衔之。又有辽东内徙三百馀人，依山为贼，意欲劫原为主，亦未能行。时有谣曰：“天子在何许？近在豆田中。”浚以为豆者，霍也。浚遂害原，悬其首，诸生悲哭其中。

《宋书》曰：废帝子业。景和初，人种紫花草及豆，皆化为白花。俄而帝见废之应。

《南史》曰：“傅琰为山阴令，有二野父争鸡。琰各问鸡所食，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得粟，罪言豆者，县内称神明。

《北齐书》曰：厍狄伏连之家口百数。盛夏之日，料以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伏连问：“此豆何因而得？”妻对：“向於食马豆中分减充用。”伏连大怒，典马、掌食之人并加杖罚。

《唐书》曰：裴为河东道租庸等使，时大旱，请入计。代宗召见，问榷酤之利一岁几何，久之不对。帝复问之，对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对曰：“臣目河东来，其间三百里，见农夫愁叹，欲菽未种，诚为陛下忧之。而乃责臣以利，故臣未敢即对。”

又曰：贞元中，李元谅为陇右节度使，开部下荒田数十里，劝军士树艺，岁收菽粟数十万斛。

《山海经》曰：广都之野，爰有膏菽。（菽，豆也。）

《管子》曰：桓公伐山戎，得戎菽以布天下。

《冠子》曰：两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赋税，民可使富也。民非水火不生，圣人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

《淮南子》曰：河水中调而宜菽。

又曰：孟夏、仲夏，天子衣紫衣，乘赤骝，（骝，赤马，黑髦也。）食菽与鸡。

《说苑》曰：齐景公尝赏赐及後宫，文绣被台榭，菽粟食凫雁。出而见堇，谓晏子曰：“此何为死？”晏子曰：“此馁而死。”公曰：“嘻！寡人之无德也，何甚矣！”对曰：“君之德著而彰，何为无德也？”景公曰：“何为也？”对曰：“君之德及後宫与台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绣；君之凫雁，食以菽粟。君之营内自乐，延及後宫之族，何谓其无德也！顷臣愿有请於君之意：自乐之心推而与百姓同之，则何堇之有？君不推此，而苟营内好私，使财货偏有所聚，菽粟币帛腐於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万国，则桀、纣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婴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则汤、武可为也！一堇何足恤哉？”
《吕氏春秋》曰：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嗇实，（二七十四实也。）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业疏节，小英不实。後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
《世说》曰：魏文帝使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当行大法。王应声曰：“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乃急？”
又曰：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恒冬天得韭，以萍菹。
《氾胜之书》曰：大豆保岁易为宜，古所以备凶年也。种大豆，率人五亩。大豆忌申、卯。三月榆荚时雨，高田可种大豆。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种小豆，不保岁，难得宜。椹黑时种，亩五升。豆生布叶，锄之；生五六叶，又锄之。治养美田，亩可得十石，一斗大豆有万千粒。
又曰：夏至二十日可种豆，带申而生，不用深耕。豆花憎见日，见日则黄烂而根焦矣。知岁所宜：以囊盛种，平量埋阴地，冬至後五十日以发取量之，最多者种焉。
《说文》曰：小豆，菽也。箕，豆茎也。藿，菽之少也。
《物理论》曰：菽者，众豆之总名。
嵇康《养生论》曰：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七枚、赤豆二七枚著井中，辟温病甚神效。（与《龙鱼河图》语小异，故重出。）
又曰：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枚，女吞十四枚，竟年无病。
《益部耆旧传》曰：朱仓，字卿云。之蜀，从处士张宁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为粮，闭户精诵。宁矜之，敛得米二十石，仓不受一粒。
《陈留耆旧传》曰：小黄恒牧为都尉功曹，与郎君共归乡里，为赤眉所得，欲杀啖之，牧求先死。贼义释之，送营豆一斛。
又曰：八月雨为豆花雨。
《广雅》曰：大豆，菽也。小豆，𧈢（都合切。）也。（兵迷切。）豆、豌豆，留豆也。胡豆，（爻龙切。）（音双。）也。豆角谓之荚，其叶谓之藿也。巴菽，巴豆也。
《广志》曰：种小豆，一岁三熟，味甘；白豆，粗大可食；刺豆，亦可食；豆豆，苗似小豆，紫华，可为面，生朱提、建宁；胡豆，有青有黄者。
《邺中记》曰：石虎讳胡，胡物皆改名，胡豆曰国豆。
《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南阳雨豆。光武建武三年春，缣一匹易一斗豆；夏，野生旅豆，民收取之。明帝永平十八年，下邳雨大豆，似槐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记》曰：东极之东有顷离豆，见日即倾叶，食者历岁不饥。豆茎皆大若指而缘，一茎烂漫数亩。
《博物志》曰：左元放度荒年法：择大豆，粗细调均，种之。必生者熟ソ，令有光，使暖气彻豆心。先一日不食，以冷水顿服三升；服讫，其鱼肉、菜果、酒酱、咸酢、甘苦之物，一不得复经口。渴则饮水，慎不可暖饮。初小困，极数十日後，体力更壮健，不复思食。大较法服三升为剂，亦当随人，先食多少增损之。岁丰欲还食者，煮葵子及脂苏、肥肉羹，渐渐饮之。须豆下乃可食，豆未下尽而食实物，肠塞则杀人。（此未试，於理或可尔。）
又曰：人食豆三斗则身重，行止动难。恒食小豆，令人肌燥粗理。
《本草经》曰：大豆黄卷，味甘平，生平泽，治湿Φ、筋挛、膝痛。生大豆，张骞使外国，得胡麻豆，或曰戎菽。涂痈肿，煮计饮之，杀鬼毒，止痛。赤小豆，下水，排肿血，生太山。
《吴氏本草》曰：大豆黄卷，神农、黄帝、雷公，无毒。采无时。去面，得前胡、乌喙、杏子、牡厉、天雄、鼠屎，共蜜和，佳；不欲海藻、龙胆。此法，大豆初出土黄牙是也。生大豆，神农、岐伯生熟寒，九月采，杀乌头毒，并不用玄参。赤小豆，神农、黄帝咸，雷公甘，九月采。小豆花，一名应累，一名付月，神农甘，无毒，七月采，阴四十日，治头痛，止渴。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记》“木豆出徐、潼间。子美，似乌头。大叶似柳。一年种，数年采。”
《唐明皇杂录》曰：卢怀慎清贞，素不营产业。常器重宋理及卢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俎而已，此外萧然无办。
孔融《教高密令》曰：志士邓子然告困焉，得爰釜庾之问，以惕烈士之心。今与豆三斛，後之复言。
曹子建《鹞雀赋》曰：言雀者但食牛矢中豆、马矢中粟。
《葛龚荐戴昱》曰：兄弟同居二十馀年，及为宗老所分，昱持妻子，逃旧业，入虞泽，裙获野豆，以自赈给。
麻
《毛诗□黍离□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礼记□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麻，先荐寝庙。（郑玄注曰：麻，新{麻贲}。）
《尔雅》曰：{麻贲}，实。（孙炎注曰：{麻贲}，麻子，音汾。）
《吕氏春秋》曰：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迳坚。厚以均，後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蝗虫不食麻节也。）
《东观汉记》曰：周党遗闵仲叔生麻，叔叹曰：“我欲省烦耳！”受而不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宣帝陈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惊，乳因此丰足。
《淮南子》曰：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辂，食麻与犬。
又曰：汾水浊而宜麻。
王子年《拾遗记》曰：有飞明麻，叶黑，实如玉，风吹之如尘，亦名明尘麻。
又曰：东极之东，有紫麻，粒如粟，色紫，迮为油，则汗如清水。食之，目视鬼魅。又有倒叶麻，叶如倒巨，色红紫，亦名红冰麻。言冰乃有实，食之，颜色白洁。
《盐铁论》曰：大夫李斯与鲍丘子俱事孙卿。鲍丘饭麻蓬黎，修道白屋之下；李斯为秦丞相，终致五刑。
《本草经》曰：麻子味甘，无毒，主补中益气，令人肥健。
《养生要集》曰：麻子，味甘无毒，主补中益气，服之令人肥健。麻子一名𦯀，一名麻勃。
卷八百四十二　百谷部六
黍
《尚书□君陈》曰：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盘庚》曰：若农不服田亩，罔有黍稷。
《尚书大传》曰：夏昏火中，可以种黍。
《韩诗外传□黍离》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薛君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忧不识物，视彼黍乃以为稷。）
《毛诗》曰：《黍离》，闵宗周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又《甫田》曰：今适南亩，或云或子，黍稷。（，盛貌也。）
又《鱼藻□黍苗》曰：黍苗，阴雨膏之。
《仪礼□婚礼》曰：赞设黍于酱东。
又《特牲馈食礼》曰：佐食，抟黍授祝，祝以授尸。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农乃登黍。
又《曲礼》曰：黍曰芗合。
又《内则》曰：羊宜黍，豕宜稷。
《左传□昭公》曰：其藏冰也，黑牡黍，以享司寒。（杜预注曰：黑牡，黍也。司寒，北方玄冥之神也，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以上黍。）
《春秋佐助期》曰：黍神名亻舟倭兰郝。
《春秋说题辞》曰：精移火转生黍，夏出秋改。（杜预注曰：云春之夏，故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农书》曰：黍之言暑也，必须暑改，得阴乃成也。）黍者，缩也。故其立字，“禾”入“米”为“黍”为酒以扶老。（为酒以序尊卑，且禾为柔物，亦宜养老也。）

《尔雅》曰：，黑黍。不，一孚二米。（郭璞注曰：不亦黑黍，但中兴黍米异耳。汉和帝时，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实，一黍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也。）

《史记□封禅书》曰：管仲说桓公曰：“古者封禅高阝上，黍所以为盛。”

《汉书》曰：冀州，民五男三女，畜宜牛、羊，谷宜黍、稷。

《後汉书》曰：承宫，遭天下丧乱，遂将诸生避地汉中。後与妻子之蒙阴山，肆力耕种禾黍。将熟，人有认之者，宫不与计，推之而去。由是显名。

《晋书》曰：刘聪时，河东大蝗，惟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埋之，哭声闻於十馀里。後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符坚宴群臣于钓台，秘书侍郎赵整以坚颇好酒，因为《酒德》之歌，曰：“获黍西秦，采菱东齐。春封夏发，鼻纳心迷。”

《隋书》曰：李士谦隐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於本主，望见盗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尝执盗粟者，士谦慰谕之曰：“穷困所致，义无相责。”遽令放之。

又曰：李士谦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至於亲宾来萃，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所疏，顿至於此？”

《唐书》曰：德宗以中和节，令文武百辟进农书，献童种。及是，百寮始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粟及黍各一斗。

《韩子》曰：韩昭侯之时，黍种尝贵甚。昭侯令人覆廪，廪使果窃黍种而粜之。

《山海经》曰：广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又曰：鱼山，有人一目，是少昊子孙，食黍。

《韩子》曰：吴起攻秦小亭。倚一车辕北门外，令曰：“能徙此於南门外者，赐上田上宅。”及有徙者，赐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车门外，令曰：“能徙此於西门外者，赐如初。”民争徙之。乃下令曰：“攻亭，能先登者，仕之大夫，赐之上田、上宅。”於是攻之，一朝而拔。

《淮南子》曰：冬三月，天子衣黑衣，乘玄骆，食黍与彘。（黍、彘，水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宜也。）
又曰：三代积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无不获稷，树恩者无不报德。
又曰：渭水多力而宜黍。
《淮南万毕术》曰：取麦门冬、赤黍渍以狐血，阴之。欲饮酒，取一丸置舌下。酒吞之，令人不醉。麦门冬、赤黍、薏苡为丸，令妇人不妒。
《白虎通》曰：清明风至，则黍、稷滋。阊阖风至，则种宿麦、黍。
《抱朴子》曰：张子和丹法：用铅、朱砂、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黍米中也。
《纪年书》曰：惠成王八年，雨黍。
《国语》曰：子馀使公子赋《黍苗》。（《黍苗》，《小雅》，其诗曰：黍苗，阴雨膏之。）子馀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阴雨也。若君实庇荫膏泽之，使能成嘉谷，荐在宗庙，君之力也。”（在宗庙为祭主。）
《家语》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赐之桃与黍焉。哀公请用之，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之。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食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然黍者，五谷之长，郊社宗庙以为上盛；果属有六而桃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庙。丘闻之：君子以贱雪贵，不以贵雪贱也。今以五谷之长，雪五果之下者，从上雪下也。臣以为妨於教，害於义，故不敢。”公曰：“善”。
《吕氏春秋》曰：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采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北县切。）而香，如此者不𠯿曷。（音遏。）先时者，大本而华，茎杀而不遂（，遂，长。）叶高短穗；後时者，小茎而麻长，短穗而厚糠小米，令而不香。（令，新也。）
又曰：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也；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
又曰：饭之美者，南海之。（，黑黍。）
杨泉《物理论》曰：梁者，黍稷之总名。
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种黍，谓之上时。
《氾胜之书》曰：黍者，暑也，种必侍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时有雨。强土可种黍，亩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伤无实。凡种黍者，皆如禾，欲疏於禾。
《祢衡别传》曰：十月，朝黄祖，在艨冲舟上，会设黍霍。衡年少在坐，黍霍至，先自饱食毕，抟以弄戏，其轻慢如此。
刘向《别录》曰：传言邹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至，生黍，到今名黍谷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女後传》曰：东平衡农师太尉薨，农欲奔赴，无粮自致。妻愿从行，行止纺绩，庶以自资。行到聚亭，遇天霖雨，留独孤母舍。母舍後有空园，农曰：“此园可以种黍。”从求分种之。独孤母曰：“此久废园，惟恐生力劣收不多耳，何分之有乎？”农遂与妻斩荆棘种之。黍将熟，独孤母乃更曰：“黍当分。”农欲委去，妻曰：“不如收敛以遗之，安其意然後乃去。”农遂从之。後还，独孤母以昔黍归农，遂不肯取。

《说文》曰：，黑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酿鬯也。黍，禾属黏者，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孔子曰：“黍可以为酒”。

《广雅》曰：粢，黍也。黍穰谓之列。（音例。）

崔豹《古今注》曰：宣帝元康四年，长安雨黑黍，粟如禾。和帝元兴元年，黑黍穗一禾二实，或三四实，生任城，得粟三斛八斗，以荐宗庙。

《广志》曰：有牛黍，有稻尾秀成赤黍，有马革大黑黍，或云黍；有温屯黄黍，有姬亡、燕颔之名。

《吴氏本草》曰：黍，神农甘，无毒。七月取，阴。益中补气。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黍粟，大人出走。

《荆楚岁时记》曰：十月一日黍霍，俗谓之秦之岁首。未祥黍之义。今北人此日设麻羹豆饭，当为其始熟，尝新耳。

《博物志》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余

范晔《後汉书》曰：乌丸国，其地宜余。

《穆天子传》曰：天子至赤乌，赤乌献余，麦百载。

《广志》曰：有赤余，有白、黑、青、黄、燕颔凡五种。

《吕氏春秋》曰：饭之美者，有阳山之余。

《说文》曰：余，糜也。（音麋。）

崔豹《古今注》曰：糜，余也。

粱

《礼记□曲礼》曰：祭宗庙之礼，粱曰芑箕。

又《郊特牲》曰：饭黍稷稻粱，白黍、黄粱。

《尔雅》曰：[B290]，赤苗；芑，白苗。（郭璞注曰：衅，赤粱粟；芑，白粱粟，皆好谷也。犍，为舍人曰：别味赤、白苗也。又曰：是伯夷所食首阳草也。）

《广雅》曰：ワ粱，木稷也。

《续汉志》曰：桓帝之初，京都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慊慊舂黄粱。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相卿怒。”“城上乌”者，处高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公为吏，子为徒”者，言蛮夷叛逆，父既为军吏，子弟又为卒徒往击之也。“一徒死，百乘车”者，言前一人讨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车往也。“车班班”者，言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也。“姹女工数钱”，言帝既立，其母永乐太后好聚金钱，以为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虽积金钱，犹慊慊常苦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之也。“我欲击之”者，言太后教帝使卖官授钱，天下忠笃之士怨望，欲击鼓求见卿。“悬鼓”者，复怒而止我也。

《唐书》曰：凉州都督计钦明尝出按部。有吐蕃数万奄至城下，钦明拒战久之，力屈被执。贼将钦明至灵州成下，钦明大呼曰：“贼中都无饮，城内有美酱。乞二升粱米，乞二升墨，乞一挺。”是时贼营中四面阻泥河，惟有一路得入。钦明诈乞此物，以喻城中，冀有简兵练将，候夜掩袭。城中无晤其旨者，寻遇害。

《淮南子》曰：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织而衣裳，无事而求其功，难矣！

又曰：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尧粝粱之饭、藜藿之羹；（粝，粗也。）文绣狐白，人所好也，而尧布衣掩形、鹿裘御寒。

《国语》曰：栾伯请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难正。”

《吕氏春秋》曰：吴起为邺令，民歌之曰：“终古斥卤生稻粱。”

杨泉《物理论》曰：粱者，黍稷之总名也。

《神仙传》曰：吴孙权时，有一人种粱在山中，患猿猴食之，闻介象有道，聊从乞辟猿猴法。象告之：“无他法也。汝明日往粱所，望见群猴方往时，便大唤，语之言：‘以白介象君，使猿猴莫复来食粱。”此人仓卒，直谓象欺弄之。明日视粱，遇群猴适欲下树，试承象语语猴，即各还山去，遂便绝迹。

《广志》曰：有具粱、解粱、辽东赤粱，魏武帝以为粥。

《本草》曰：白粱，味甘微寒，无毒，主除热益气。有襄阳竹根者最佳。黄粱，出青、冀。

《楚辞口招魂》曰：稻粱爵麦黄粱。（，糅也。以黄粱和而糅，且香滑。）

傅休弈《雉赋》曰：饮以华泉之水，食以玄山之粱。

左思《魏都赋》曰：雍丘之粱。

东蔷

《魏书》曰：乌丸地宜东蔷。（东蔷似蓬草，实如葵子，十二月熟也。）

《广志》曰：东蔷色青黑，粒如葵子，幽、凉、并皆有之。

《西河语》曰：贷我东蔷，偿我田粱。

《上林赋》曰：东蔷雕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四十三　饮食部一

酒上

《世本》曰：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

《战国策》曰：帝女仪狄作酒，而进於禹。

《春秋纬命》曰：凡黍为酒，阳据阴乃能动，故以麴酿黍为酒。（麦，阴也。是先渍麴，黍後入，故曰阳相感皆据阴也。相得而沸，是其动也。凡物阴阳相感，非惟作酒。）

《释名》曰：酒，酉也，酿之米麴酉泽，久而味美也。亦言也，能否皆强相持也；又入口咽之，皆其面也。

《说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又曰：酴，（音途。）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允，薄酒也。醑，{廿酉}酒也。

《酒经》曰：空乘秽饭， p 以稷麦，以成醇醪，酒之如也。乌梅、女、（胡板反。）甜需、（音乳。）九殳，澄清百品，酒之终也。

《周礼口天官下》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醍齐，五曰沉齐。（以节度作之，故以齐为名。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犹体也，成而汁滓相将，如今甜酒矣。盎犹翁也，成而色翁翁然，葱白色，如今ガ白矣。醍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沉者，成而滓沉，如今造清酒矣。）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如今之酒也。昔酒，久酒，今之旧也。清酒，今之冬酿夏成者也。）

《礼记口月令口仲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齐，麴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酒官监之，无有差。（有司，谓煮酒之官。六物者，一曰秫稻，二曰麴蘖，三曰湛炽，四曰水泉，五曰陶器，六曰火齐。命酒官监之，无有差忒，谓失误善恶。）

又《曲礼》曰：侍饮於长者，酒进则起，拜受於尊所。（降席拜受，敬也。）长者辞，少者反席而饮。长者举未酹，少者不敢饮。

又《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晋大夫荀盈。）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鼓锺。（乐作也。）杜蒉自外来，闻锺声，曰：“安在？”曰：“在寝。”（燕於寝。）杜蒉入寝，历阶而升，酌，曰：“旷饮斯！”又酌，曰：“调饮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饮之，降，趋而出。（三酌皆罚。）平公呼而进之，曰：“蒉，曩者尔心或开予，是以不与尔言。（谓始来入时。开，谓谏争有所发。）尔饮旷，何也？”曰：“子卯不乐，（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谓之疾日。不以举乐为吉事，所以自戒惧。）知悼子在堂，斯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丧重於疾日也。）旷也，大师也，不以诏，是以饮之也。（诏，告也。师，典奏乐。）“乐饮调，何也？”曰：“调也，君之亵臣也。为一饮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饮之也。”（言调贪酒食。亵，嬖也。近臣亦当规君疾忧。）“尔饮，何也？”曰：“黄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与知防？是以饮之也。”（防，禁放谥。）

又《玉藻》曰：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洒如，肃敬貌。）二爵而言言斯；（言言，和敬貌。）礼已三爵而油油（油油，说敬貌。）以退。（礼：饮过三爵，则敬杀，可以去矣。）

又《乐记》曰：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生祸也。（以谷食犬豕曰豢。为，作也。言豢豕作酒，本以飨祀养贤，而小人饮之善醉以致狱讼。）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壹献，士饮酒之百拜，以喻多礼。）

又《坊记》曰：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曰：陈公子完奔齐，桓公使为正卿，辞，使为工正。饮桓公酒，乐，公曰：“以火继之！”辞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夜饮为淫乐也。）以君成礼，弗纳於淫，仁也。”

又《宣公上》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右，车右。）趋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

又《成公下》曰：鄢陵之战，楚王召子反谋。谷阳竖献饮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见。（谷阳，子反内竖。）王曰：“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

又《襄公二十三年》曰：季武子无适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於臧纥，曰：“饮我酒，吾为之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为上宾。）既献，（已献酒。）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洁之。（酒樽既新复洁。）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臧孙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献酬礼毕而通行为旅。）使与之齿。季孙失色。

又《昭公十二年》曰：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吴。）投壶，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代，更也。）”亦中之。

又《哀公下》曰：齐子多夕，（夕视事。）陈逆杀人，逢之，遂执以入。陈氏方睦，使疾而遗之潘沐，备酒肉焉。（使诈病内潘沐，并得酒肉。潘沐，可以沐头。）飨守囚者，醉而杀之，而逃。

又曰：卫侯占梦，嬖人（以能占梦见爱。）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得，与卜人比而告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惧害。”（托占卜梦而言。）乃逐大叔遗，遗奔晋。

《毛诗口国风》曰：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又《小雅口鱼藻》曰：王在在镐，岂乐饮酒。（《笺》云：岂亦乐而天下平安，万物得其性，武王向所处乎？处於镐京，乐八音之乐，与群臣饮酒而已。）

又《小雅》曰：伐木许许，酾酒有{艹与}。（以筐曰酾，以数曰犭胥。{艹与}，美貌。）

又曰：有酒我，无酒酤我。（犭胥，茜之也。酤，一宿酒也。《笺》云：酤，买也。此族人东王之思也。王有酒则沛酋之，无酒酤买之，要欲厚於族人。）

《尚书口酒诰》曰：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文王告众国众土，朝夕敕之，惟祭祀用此酒，不常饮。）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崇，聚也。自暇自逸犹不敢，况敢聚会饮酒乎？明无。）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尽执拘群饮酒者，以归於京师，我其择罪重者而杀之。）

《论语》曰：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

《礼记外传》曰：五齐、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齐尊而三酒卑。所以明齐者，酒人和合之，分剂之名也。一曰泛齐，（酒之初成，滓有泛者，泛泛然，俗为白醪。）二曰醴齐，（醴，体也。汁滓未相同一体也。今之甜酒也。）三曰盎齐，一名酒，（状如葱白色，今之白差酒色。）四曰醍齐，（色在白赤之间。）五曰沉齐，一名澄齐。（醍之与沉三洒，与上君夫人及宾长，庙中酌献尸及相酬酢之用。）三酒者，列於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曰事酒，一名酒，新成者酌饮有事，（谓庙中助祭亲事者也。庙中有事者为荣。）二曰昔酒；（久成而色白，谓旧之酒，无事饮之。）三曰清酒。（冬酿夏成，味醇厚。）

《史记》曰：秦缪公亡善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馀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乃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也，说上，愿与诸弟子共起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群臣皆朝。十月，复置法酒。诸臣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失礼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为皇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贵也！”
又曰：沛公先入关，屯霸上。项羽至，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於羽曰：“沛公欲王关中。”羽大怒，欲击之。沛公因项伯见羽，羽留沛公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示之者三。项王默然。项庄入，以剑舞，欲因击沛公。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曰：“甚急！今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哙则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披帷西向而立，目视项王。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良曰：“沛公参乘樊哙也。”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樊哙饮之。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哙覆盾於地，拔剑切而啖之。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又曰：“曹参代萧何为相，一遵何约束，日夜饮淳酒。卿大夫及宾客见参不事事，皆欲言。至者，参辄饮醉之，终莫得言。丞相舍後园近吏舍，吏舍日饮歌呼，从吏恶之，无如之何。乃请参游园中，闻吏醉歌呼，从吏请按之。参乃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参。
又曰：高祖过沛，置酒，自击筑为歌，使沛子弟佐酒。
又曰：高后与诸吕、刘氏大臣宴饮，令朱虚侯章为酒吏。章曰：“臣，将种也，请以军法行酒。”后可之。酒酣，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斩之。后与左右皆大惊也。
《汉书》曰：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病，百福之会。
又曰：百末旨酒（百华之末酒也。）布兰生。（芬芳布列，若兰之生也。）
又曰：于定国饮酒至石不乱，益精明。
又曰：陈遵，守孟公。每大饮宾客，闭门，取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
又曰：张让专权，孟他以葡萄酒一斗遗让，拜他为凉州刺史。
《後汉书》曰：光武诏冯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会焉。
又曰：寇恂数与邓禹谋议，禹奇之，因奉牛酒交欢。
又曰：鲁恭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太尉赵熹慕其志，每岁时，遣子问以酒粮，皆辞不受。（问，遗也。）
又曰：汝南太守欧阳歙，请郅恽为功曹。汝南旧俗：十月飨会，百里内县皆赍牛酒到府宴饮。时临飨，礼讫，歙教曰：“西部督邮繇延，天资忠贞，禀性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摧破奸凶，不严而理。今与众儒共论延功，显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养德。”主簿读书教，户曹引延受赐。恽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举觥，（愀，变色貌也。司正，主礼仪者。觥，罚爵也。）以君之罪，告谢于天。案延资性贪邪，外方内圆，（言延外示方直，而实柔弱也。）朋党构奸，罔上害人，所在荒乱，怨慝并在。明府以恶为善，股肱以直从曲，此既无君，又复无臣，恽敢再拜奉觥！”歙色惭动，不知所言。门下掾郑敬进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无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实歙罪也，敬奉觥。”

又曰：张虽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每有迁职，辄一诣京师。尝来候，适会岁节，公卿罢朝，俱诣府奉酒上寿，极欢醉，众人皆庆羡之。及父卒，既葬，诏遣使赍牛酒为释服。

又曰：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郑玄。大会宾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长八尺，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仪温伟。

《魏志》曰：徐晃破关羽，振旅还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会。太祖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

又曰：吕布骑将侯成，遣客收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欲归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得马还。诸将合礼贺，酿五六斛酒，猎得十馀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斗酒自入诣布前，跪言：“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将来相贺，自酿少酒，猎得猪，未敢饮食，先奉上微意。”

又曰：邴原初辞家求学。原旧性能饮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间酒不向口。单步负笈，苦身持刀。至陈则师韩子助；颍川则宗陈仲弓；汝南则交范孟博；涿郡则亲卢士干。临别，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原。原曰：“敝塑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以饮宴。”於是安坐饮酒，终日不醉。

卷八百四十四　饮食部二

酒中

《魏略》曰：太祖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

又曰：王陵表满宠年过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将召宠，给事中郭谋曰：“宠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馀年，有勋方岳；及镇淮南，吴人惮之。若不如所表，将为所斗。可令还朝，问以方事以察之。”帝从之。宠既至，进见，饮酒至一石不乱。帝慰劳遣还。

又曰：华歆能剧饮，至石馀不乱。众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为异。

又曰：乌桓东胡俗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常仰中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九州春秋》曰：曹公制酒禁，而孔融书嘲之，曰：“夫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先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虽宽容之，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免融官。

《吴志》曰：孙权於武昌临钓台，饮酒大醉，令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堕台中，乃当止耳！”张昭正色不言，出外，车中坐。权遣人呼昭还，谓曰：“为共作乐耳，公亦何为怒乎？”昭对曰：“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不以为恶也！”权默然有惭色。

又曰：孙权常令中书郎诣顾雍，有所咨访，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与相反复，究而论之，为设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无所施。郎退，造权，曰：“顾公欢悦，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当重思之。”其见敬信如此。

又曰：孙权尝命诸葛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拥旌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後；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又曰：曹公出濡须，甘宁为前部督，受敕斫敌前营。权特赐米酒、众肴，宁乃特赐手下百馀人，食之毕。宁先以银碗酌酒，自饮两碗，乃酌与其都督，不时肯持。宁引刀置膝上，呵谓之曰：“卿见知於至尊，熟与甘宁？宁尚不惜死，卿何以独惜死？都督见宁色厉，即起拜持酒。及通酌兵各一两碗。至二更时，衔枚出斫敌。敌惊动遂退。宁益贵重。

又曰：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不，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茗以当酒。至於宠衰，更见逼强，辄以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难折公卿，以嘲弄侵克，发レ私短，以为欢笑焉。

又曰：笮融督广陵运漕，大起浮图祠。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於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万计。

《蜀志》曰：简雍拜昭德将军。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酿具，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雍从先主游观，见一男子行於道，谓先主曰：“彼欲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对曰：“彼有其具，与欲酿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酿者。

《晋书》曰：王戎尝如阮籍饮，时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无恨色。戎异之，他日问籍曰：“彼何如人？”答曰：“胜公荣，不可不与饮；若减公荣，则不敢不共饮。惟公荣，可不与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以酒八斗饮之，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
又曰：陆抗与羊祜推侨札之好。抗尝遗祜酒，祜饮之不疑；抗有疾，祜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于时以为华元、子反复见於今。
又曰：阮孚为散骑常待，以金貂换酒，为有司所弹。
又曰：谢弈为桓温司马，谓之方外司马。因以酒逼温走入南康王门避之，主曰：“君无狂司马，何由得相见？”弈遂引温一兵卒於厅事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
又曰：陆纳，字祖言，为吴兴太守。将之郡，先至姑熟辞桓温。因问温曰：“公致酒可饮几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曰：“素不能饮，正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闲，曰：“外有微礼，方守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协在座，及受礼，惟有酒一斗，鹿肉一拌，座客警愕，纳徐曰：“明公近云饮酒三升，纳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酌馀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真率。温更敕中厨没精馔，酣宴极欢而罢。
又曰：何充，字次道。能饮酒，雅为刘恢所贵。恢每云：“见次道饮，令人欲倾家酿。”言其能温克也。
又曰：陶侃每饮酒有常限。欢有馀而限已竭。殷浩更劝少进，侃凄然曰：“年少时，尝诫之。”乃已。
《宋书》曰：王弘为江州刺史，欲识陶潜，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遗酒於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举篮舆。及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後车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後为始安郡，经过潜，每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归。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候潜，逢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又曰：顾宪之为建康令，清俭强力，为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饮酒者，醇旨辄号为“顾建康”，谓其清且美焉。
又曰：孔夕为江夏内史，性便酒。每醉，辄弥日不醒。居常贫罄，无有丰约，未尝关怀。为府长史，典签咨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虽醉日居多，而晓明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拥。众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又曰：颜延之好骑马遨游。里巷遇旧知，辄据鞍索酒。得必倾尽，欣然自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沈文季出为吴兴太守。文季饮酒至五斗，妻王氏饮亦至三斗。常对食竟日，而视事不废。

又曰：袁粲为丹阳尹，尝步ㄔ白扬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饮，酣。明日，此人谓被知顾，到门求进。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

又曰：肖思话尝从文帝登锺山北岭，中道有盘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弹琴，因赐以银锺酒，谓曰：“相赏有松石间意！”

又：《彭城王义康传》曰：会稽长公主，於兄弟为长，文帝所亲敬。上尝就主宴集甚欢。主起再拜顿首，悲不自胜。上不晓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车子岁暮必不见客，特乞其命。”因恸哭。上亦流涕，指蒋山曰：“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是负初宁陵！”即封所馀酒，赐义康，曰：“会稽姊饮，忆弟，所馀今封送。”车子，义康小字也。

《齐书》曰：高帝幸东宫，召诸王宴饮，因游玄圃园。长沙王晃捉华盖，临川王英执雉尾扇，闻喜公子良持酒枪，南郡王行酒，武帝与豫章王嶷及王敬则自捧肴馔。高帝大饮，赐武帝已下酒，并大醉，尽欢，日暮乃去。

又曰：谢ㄱ为吴兴太守，与弟氵於征虏渚送别。ㄱ指氵口曰：“此中惟宜饮酒！”氵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与刘、沈昭略交饮，各至数斗。ㄱ既至郡，致氵数斛酒，遗上曰：“力饮此物，勿豫人事。”氵尝与刘悛饮，推辞久之。悛曰：“谢庄儿不可云不能饮！”氵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悛甚惭无言。

又曰：王琨俭於财用，酒不过两爵，辄云：“取酒难遇之。”

《梁书》曰：初，梁武帝总延後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臧盾以诗不成，罚酒一斗，饮尽，颜色不变，言笑自若。萧介染翰便成，文无加点。帝两美之，曰：“臧盾之饮，萧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又曰：阴铿尝与宾友饮宴，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擒，或救之获免。铿问之，乃前所行觞者。

又曰：张缵为湘州刺史。初，吴兴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纶引为宾客，深相礼遇。及纶作牧郢藩，规随从江夏。遇缵出之湘镇，路经郢服，纶饯之南浦。缵见规在坐，意不能平，忽举杯曰：“吴规饮此酒，庆汝得陪今宴！”规寻起，还。其子翁孺见父不悦，问而知之。翁孺因气结，尔夜便卒。规恨缵，悲恸而愤哭兼至，信次之间又殒。规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时人为：“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

《南史》曰：南海有顿逊国，在海崎上，有酒树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日而成酒。
《後魏书》曰：太宗引崔浩论事，语至中夜。太宗大悦，赐浩缥醪酒十斛，水精戎盐一两，曰：“朕味卿言若盐、酒，故与卿同其味也。”
又曰：高允被敕，论集往世酒之败德以为《酒训》，孝文览而悦之。
又曰：胡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则泪下，若孺子之号。春秋常祭之前，则先求旨酒。时敦煌氾潜家善酿酒，每节送一壶与叟。论者以潜为君子。
又曰：李元忠拜南赵郡太守，好酒无政绩。及庄帝崩，弃官，潜图义举。会齐神武东出，元忠便乘露车，载浊酒以奉迎。神武闻其酒客，未即见之。元忠下车，独坐酌酒擘脯食之，谓门者曰：“本言公招延豪杰，今闻国士到门，不能吐哺辍洗，其人可知！还吾刺，勿复通也。”门者以告，神武遽见之。
又曰：齐神武自太原来朝，见朱游道，曰：“此人是游道邪？常闻其名，今日始识其面！”迁游道别驾。後日，神武之司州，飨朝士，举觞属游道曰：“饮高欢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为人，合饮此酒。”
又曰：魏帝宴华林园，谓神武曰：“自顷所在百司，多有贪暴，朝廷中有能公平直言、弹劾不避亲戚者，王可劝酒。”神武降阶跪言：“惟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谨奉明旨，敢以酒劝。并臣所射赐物千段，乞以回赐。”帝又褒美之。
又曰：刘藻，字彦先。父宗之，庐江太守。涉猎群籍，美谈笑，善与人交，饮酒至一石不乱。藻为平东别将，辞於洛水之南，孝文曰：“与卿石头相见。”藻对曰：“臣虽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贼虏！而陛下辄当酾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东数石赐卿。”
又《裴粲传》曰：元颢入洛，以粲为西兖州刺史。寻为濮阳太守崔巨伦所逐，弃州入嵩高山。节闵帝初，复为中书令。後正月晦，帝出临洛滨。粲起御前，再拜上寿酒。帝曰：“昔北海入朝，暂窃神器，尔日卿诫之以酒；今欲我饮，何异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谏其所失；陛下齐圣温克，臣敢献微诚。”帝曰：“甚愧来誉！”仍为命酌。
又曰：齐郡王简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赐简，干综家事，颇节简酒。乃至盗窃求乞婢侍，卒不能禁。
又曰：阮孚性机辩，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雇，常於室内置酒十瓶，馀一斛，上皆加帽，欲戏孚。孚适入室，见即警喜曰：“吾兄弟辈甚无礼，何为窃入王家，匡坐相对？宜早还宅也！”因持酒归，周文抚手大笑。
《北齐书》曰：段韶尤啬於财，虽亲戚故旧，略无施与。其子孙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馀日，事毕辞还，人惟赐一杯酒。
又曰：高季式豪率好酒，又恃举家勋功，不拘俭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济州夜饮，忆元忠，开城门，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元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廷知而容之。
又曰：刘河南王孝瑜，武成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邺酌两碗。”其亲爱如此也。
又曰：齐皇甫亮性质朴纯厚，终无片言矫饰。属有敕下司各列勤堕，亮三日不上省。文宣王亲诘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实，优容之。
又曰：周文帝闻韦养高不仕，辟之不能屈。明帝即位，礼敬逾重。乃为诗愿时朝谒。帝大悦，敕有司给河东酒一斗，号之曰：“逍遥公”。
《唐书》曰：定州总管李玄通性刚烈，无所屈挠。初，城陷，为刘黑闼所囚。其故吏有以酒食馈之者，玄通谓之曰：“诸君哀吾困辱，故以酒食来相宽慰耳。吾要当为诸君一醉，可乎？”遂与乐饮，因请剑起舞。舞毕，以剑溃腹而死。
又曰：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上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春酷列，味兼醍盎。既颁赐群臣，京师识其味。
又曰：麟德元年九月，壁州刺史邓弘庆制酒令“平索者精”四序。
又曰：张镇州拜舒州都督。舒州，即其本邑。镇州乃多市酒肴，就望江旧宅，尽召故人亲戚，与之酣宴，散发箕踞，敦畴昔之欢十日，赠以钱帛。既而垂泣，谓亲宾曰：“比者张镇州与故人为欢，今日以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礼隔，不得交游。”因与之诀。自是，亲戚有犯法，一无所纵，州境因兹肃然。
又曰：李景伯景龙中为谏议大夫。中宗尝与宰臣贵戚内宴，酒酣，递唱《回波乐》，甚喧杂失礼。次至景伯，歌曰：“《回波》尔时酒卮，微臣职在箴规，礼饮只合三爵，君臣杂混非宜！”席为之散，时人称之。
又曰：李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廷无留事。
《管子》曰：桓公饮管仲酒，仲弃其半。公问其故，对曰：“臣闻酒入舌出，舌出言失，言失身弃。臣弃身不知弃酒。”桓公笑焉。
《晏子》曰：景公饮酒，移於晏子之家。晏子立於门，曰：“国德无有故乎？君今何为非时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声，愿与夫子乐之。”晏子曰：“臣不敢与焉。”公乃移於司马穰苴之家，穰苴答如晏子。公复移於梁丘据，据左执琴，右拥竽，行歌而至。公曰：“乐哉！无彼二子，何以持国？无此一臣，何以乐身？”
《孙卿子》曰：醉者越百步沟以为跬步也，俯而出城门以为万丈之门，酒乱其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四十五　饮食部三

酒下

《孟子》曰：禹恶旨酒而好善言。

《孔丛子》曰：平原君与子高饮，强子高酒，曰：“有谚云：‘尧、舜千锺，孔子饮百觚，子路嗑嗑，尚饮百。’古之贤圣，无不能饮，子何辞焉？”子高曰：“以予所闻，圣贤以道德兼人，未闻饮酒。”

《列子》曰：夫醉者之坠於车也，虽不死。骨节与人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是故物而不忤。彼得全於酒而犹若是，况得全於天乎？

《韩子》曰：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而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伤於壁。公曰：“大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於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嘻！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

又曰：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国之耻也，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发仓赐贫穷，论囹圄出薄罪。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冠乎？”

又曰：宋人有少者欲效善。见长者饮无馀，亦自饮而尽之。

王孙子《新书》曰：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败而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欲以胜敌，不亦难乎？”庄王曰：“请有酒投之士，有食馈之贤。”

《淮南子》曰：楚会诸侯，鲁、赵皆献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赵，赵不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者奏之。楚王以赵酒薄，遂围邯郸。

《抱朴子》曰：郑君酿酒，酒成，因以附子、甘草屠内酒中，暴令，如鸡子大。一丸投一斗水，立成美酒。

又曰：葛仙公每饮酒醉，常入门前陂中，竟日乃出。曾从吴主到列州，还大风，仙公船没。吴主谓其已死。须臾从水上来，衣履不湿，而有酒色，云：“昨为伍子胥召，设酒，不能便归，以淹留也。”

《吕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曰烂肠之食。

《韩诗外传》曰：夫饮食之礼，不脱屨而即序者，谓之礼；跣而上坐者，谓之宴。能饮者饮之，不能饮者已，谓之区；齐颜色，均众寡谓之沉；闭门不出者谓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区；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黄石公记》曰：昔者良将用兵，人有馈一单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将士迎流而饮之。夫一单醪不能味一河水，三军思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谊《新书》曰：晋师伐虢，虢公出奔至泽中，曰：“吾饥渴甚！”其御者进清酒段脯，问御曰：“汝何故谄谀？”曰：“恐君必亡，所以储也。”虢公作色怒，御者曰：“臣言误也。君所以亡者，天下皆不肖，疾公贤也。”虢公喜，据轼而笑。饥倦，乃枕御者膝而卧。御以块代其膝而去，虢公因饿死。

《神异经》曰：西北海外有人长二千里，两脚中间相去千里，腹围一千六百里。但日饮天酒五升，不食五谷鱼肉，惟饮天酒。忽有饥时，向天仍饮。好游出海间，不犯百姓，不千万物，与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此酒美如肉，清如镜。其上有玉樽，取一樽，复一樽，与天地同休，无时。饮此酒，人不死不生。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幸甘泉，长平阪道中有虫，赤如肝，头目口齿悉具。先驱驰还以报，上使视之，莫知也。时朔在属车中，令往视焉。朔曰：“此谓怪气，是必秦狱处也。”使案地图，果秦狱地。上问朔：“何以去之？”朔曰：“夫积忧者，得酒而解。”乃取虫置酒中，立消。赐朔帛百匹。後属车上盛酒，为此故也。

《说苑》曰：魏文侯与大夫饮，使公乘不仁为觞政，曰：“饮若不尽，浮之大白。”文侯不尽，公乘不仁举白浮君也。

又曰：吴王从民饮酒，子胥谏曰：“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射中其目，白龙上告天。王舍万乘，从布衣，恐有射目之患也。”

《论衡》曰：东凤至，酒湛溢。按，酒味酸，从东方木也。味酸，故酒湛溢也。

又曰：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圣人胸腹小大与人均等，若饮千钟，宜食百牛；能饮百觚，则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风，孔子身如长狄。文王、孔子，率礼之人，垂誉後世，岂千钟百觚耶？纣车行酒，骑行炙，二十日为一夜。按，纣以酒为池，因谓车行酒；以肉为林，因为骑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洿於地，因以为池；酿酒积糟，因以为丘；悬肉似林，因言肉林耳。

《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还成都，以所服裘，就市阳昌贳酒，与卓文君为欢。

《典论》曰：孝灵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常侍张让子奉为太医令，与人饮，辄去衣露形，为戏乐也。

又曰：洛阳令郭珍，家有巨亿。每暑召客，侍婢数十，盛装饰，罗披之，袒裸其中，使进酒。

又曰：刘表有酒爵三：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伯雅容七升，仲雅六升，季雅五升。又设大针於杖端，客有酒，辄以刂之，验醉醒也。

《博物志》曰：刘玄石曾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饮之，至家大醉。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不知，以为死，葬之。後酒家计向千日，往视之，云已葬。於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又曰：西域有葡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欲饮之，醉弥日乃解。
《古今记》曰：乌孙国有青田核，得水则有酒味，甚淳美如好酒。饮尽随更注水随成。不可久，久则苦不可饮。名曰青田酒。
《世说》曰：锺毓、锺会少有令誉。其父昼寝，因共偷服散酒。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後饮，会饮而不拜。父问其故，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问会，会曰：“偷酒乃非礼，所以不拜。”
又曰：阮籍遭母忧，在晋文王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显於公座，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宜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步兵校尉尉，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或云：籍与刘灵饮步兵厨中，酒未尽，并醉而物故。皆好事者为之。籍景元年卒，太始中灵犹存焉。）
又曰：刘灵纵酒放达，或脱入衣裸形在室中。人见讥之。灵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室屋为衫，诸君何以和我中？”
又曰：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後名也？”张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又曰：阮宣子尝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虽当世贵盛不肯诣也。
又曰：山季伦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复乘骏马，倒着白接䍦，举手语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襄阳记》曰：汉侍中习郁於岘山南依范蠡养鱼法作鱼池，池边有高堤，皆种竹及长楸，芙蓉覆水，是游宴名处也。季伦游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恒曰：“此是我高阳池也！”）
又曰：鸿胪孔群好饮酒，王丞相语云：“卿恒饮酒，不见酒家复瓶布？日月久则糜烂。”群曰：“公不见糟中肉，乃更堪久！”群常与亲旧书云：“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蘖事。”
又曰：周𫆵，字伯仁，风德雅重深远。危乱，还江东。积年恒大饮酒，尝经三日不醒，人谓之三日仆射。
又曰：诸阮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酌，以瓮盛酒。宾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猪来饮酒，去上便共饮之。
又曰：桓公有主簿善别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革县。从事言至齐，督邮言至革上住。
又曰：王孝伯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隗，故须浇之。”（言同相如，惟有酒异。大，悦小字。）王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宋明帝《文章志》曰：嗜酒，一饮或连日不醒，自号上顿也。谚以大饮为上顿，起於忧也。）王孝伯云：“名士不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也。”
《神仙传》曰：孔元方者，专修道术。元方为人，恶衣疏食，饮酒不过一斗，年百七十馀岁。道成，人或请元方同会。人人作酒令，次至元方作令，元方无所说，直以一杖柱地。因把杖倒竖头在下，足在上，以一手持酒，倒饮之。人莫能为也。
《列仙传》曰：酒客者，梁市上酒家客也。作酒常美，日售万钱。有过逐之，主人酒便酸败。
《异苑》曰：有虹食薛愿釜中水尽。愿辇酒饮之，虹吐金满釜，因置丰富也。
《益部耆旧传》曰：杨子拒妻，刘臣公之女，字奉汉。有四男二女。拒早亡，教道闺门，动有法则。长子元珍，尝出饮酒，自舆而归。母不见，十日，诸弟谢过乃见。数责曰：“夫饮酒有节，不至沉湎者，礼也。汝乃沉荒，慢而无礼，自为败首，何以帅先诸弟！”
郭仲产《湘州记》云：衡阳县东南有酃湖，土人取此水以酿酒，其味醇美，所谓酃酒。每年尝献之。晋平吴，始荐酃酒於太庙是也。
《时镜新书》曰：晋海西令问董勋云：“正旦饮酒，先饮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以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後饮酒。”
《十洲记》曰：瀛州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饮数斗辄醉，令人长生。
《南岳夫人传》曰：夫人设王子乔琼苏绿酒。
《孝子传》曰：蔡顺，字君仲。母饮酒，吐呕颠倒。恐母中毒，尝母吐验之。
《楚辞》曰：蕙肴设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
又曰：屈原曰：“众人皆醉，惟我独醒。”渔父曰：“众人皆醉，何不其糟而啜其丸？”
《梁四公记》曰：高昌遣使献葡萄冻酒。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葡萄七是亡林，三是无半。冻酒非八风谷所冻者，又无高宁酒和之。”使者曰：“其年风灾，葡萄不熟，故驳杂冻酒。奉王急命，故非时耳。”帝问杰公群物之异，对曰：“葡萄，亡林者，皮蒲味美；无半者，皮厚味苦。酒是八风谷冻成者，终年不坏。今臭其气酸，亡林酒滑而色浅，故云然。”
《岭表录异》曰：南中酿酒，即先用诸药别淘漉，粳米漉，旋入药，和米捣熟，即绿纷矣。热水溲而团之，形如饣主，以指中心刺作一窍。布於簟席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苟杞构叶罨之，其体候好弱，一如造曲法。既而以藤篾贯之，悬於烟火之上。每酝一年用几个饼子，固有恒准矣。南中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贮以瓦瓮，用粪扫火烧之。（亦有不烧者，为清酒也。）大抵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三二十辈。坐酒行，即两面罗列，皆是女人。招呼鄙夫，先令尝酒。盘上白瓷瓯谓之瓦刮，一瓦三文，不持一钱。来去尝酒致醉者，当垆妪但笑弄而已。盖酒贱之故也。

卷八百四十六　饮食部四

嗜酒

《左传》曰：齐庆封好田而嗜酒，与舍政，（舍，封子。庆封当国，不自为政，以付舍。）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氏，易内而饮酒。（内实，宝物妻妾也。）

《传》又曰：郑伯有嗜酒，为窟室，（窟室，地室。）而夜饮酒，击钟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谓伯有为公。）其人曰：“吾公壑谷。”（壑谷，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罢。（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郑君。）则又将使子晳如楚，归而饮酒。庚子，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郑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许。

《传》又曰：齐惠栾、高氏皆嗜酒，（栾、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内多怨，（说妇人言，政多怨。）强於陈、鲍氏而恶之。（恶陈、鲍。）夏，有告陈桓子曰：“子旗、子良将攻陈、鲍氏。”亦告鲍氏。桓子授甲而如鲍氏，遭子良醉而骋。（欲及子良醉，故驱告鲍文子。）遂见文子，（文子，鲍国。）则亦授甲矣。使视二子，（二子，子旗、子良也。）则皆将饮酒。桓子曰：“彼虽不信，（彼，传言者。）闻我授甲，则必逐我。及其饮酒也，先伐诸？”陈、鲍方睦，遂伐栾、高氏。

《後汉书》曰：更始韩夫人尤嗜酒，每侍饮，见常侍奏事辄怒，曰：“帝方对我饮，正用此时持事来乎？”起，抵破书案。

又曰：马氏为人嗜酒，阔达敢言。（阔达，大度也。敢言，谓言果言敢，无所隐也。）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帝故纵之，以为笑乐。

《魏志》曰：徐邈，字景山，魏国初为尚书郎。时科禁酒，而邈私饮，至於沉醉。校尉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邈性慎，偶醉言耳。”坐刑。後车驾幸许昌，问邈曰：“颇复中圣人不？”邈对曰：“昔丁反毙於谷阳，御叔罚於饮酒。臣嗜酒，二子不能自惩，时复中之。然宿瘤以丑见传，而臣以醉见识。”帝大笑，顾左右曰：“名不虚立！”

又曰：时苗，字德胄，钜鹿人也。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寿春令，令行风靡。扬州治在其县，时蒋济为治中，苗以初至，欲往谒。济素嗜酒，适会其醉，不能见。苗恚恨还，刻木为人，署曰：“酒徒蒋济”，竖之於墙下，旦夕射之。州郡虽知其所为不恪，然以其履行过人，无若之何。

《吴书》曰：郑泉，字文渊，陈郡人，博学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闲居，每曰：“愿得美酒，满五百斛舡，以四时甘脆置两头，反复以饮之，惫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减即随益之，不亦快乎！”

《晋书》曰：光逸，字孟祖。遇乱避难，渡江依胡毋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衣，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於户外脱衣露头，於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人谓之八达。

又曰：孟嘉为桓温参军。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也？”嘉曰：“未得酒中趣耳！”

又曰：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会稽王道子，昏[QBdM]尤甚，惟狎昵谄邪。於是国宝谗谀之计，稍行於主相之间。

《宋书》曰：衡阳王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後，遂为长夜饮，略少醒日。文帝诘责曰：“此非惟伤事业，亦自损性。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征耽酒成疾，旦夕待尽。一门无此酣法，汝於何得之？”义季虽奉旨，酣纵不改，成疾，以至於终。

又曰：范泰初为太学博士，外弟荆州刺史王忱请为天门太守。忱嗜酒，醉辄累旬。及醒则俨然端肃。泰陈“酒既伤生，所宜深诫！”其言甚切，忱嗟叹久之，曰：“见规者众，未有若此者也！”

又曰：刘邕，穆之之子。河东王歆之与邕俱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後歆之与俱豫元会，并坐。邕嗜酒，谓歆之曰：“卿昔见臣，今能见劝一杯酒不？”歆之因学攴孙皓歌答曰：“昔为汝作臣，今为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

《梁书》曰：王瞻为吏部尚书，性率亮。居选所举，其意多行。颇嗜酒，每饮或弥日，而精神朗赡，不废簿领。武帝每称赡有三术：射、棋、酒也。

《南史》曰：陈暄文才俊逸，尤嗜酒，无节操。遍历王公室，沉湎过差非度。其兄子秀常忧之，致书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讽谏。暄闻之，与秀书曰：“且见汝书与孝典陈吾饮酒过差。吾有此好五十馀年。昔吴国张公，亦称耽嗜。吾见张公时，伊已六十，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吾今所进，亦胜於往日，老而弥笃，惟吾与张季舒耳！吾方与此子交欢於地下，汝欲夭吾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闻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骑，武子呼为痴叔。何陈留之风不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原之气岿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当世，朽病残年，产不异於颜、原，名未动於卿相。若不日饮醇酒，复欲安归？女以饮酒为非，吾以不饮为过。昔周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为少；郑康成一日三百杯，吾不以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失。成厮养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犹水也，可以济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议有言：‘酒犹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备；酒可千日而不饮，不可一饮而不醉。’美哉江公，可与共论酒矣！汝惊吾堕车侍中之门，陷池武陵之地，遍布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吾平生所愿，身没之後，题吾墓云：‘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若斯志意，岂避南征之不复，贾谊之恸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识杯铛，吾口不离觚杓。汝宁与何同日醒，与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焉！”

《後魏书》曰：夏侯道迁长子史，字元廷，历镇远将军南兖州大中正。史性好酒，居丧不戚，醇醪肥鲜不离口。沽买饮啖，多所费用。父时田园货卖略尽，人间债犹数千馀匹，谷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饥寒，於是昏酣而卒。初，史与南人辛谌、庾遵、江文遥等终日游聚。酣饮之际，恒相谓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间耳！脱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灵前饮宴，傥或有知，庶共歆飨。”及史亡，後三月上巳，诸人相率至史灵前，仍共酌饮。时日晚天阴，室中微暗，咸见史在坐，衣服形容不异平昔，时执杯酒，似若献酬，但无语耳。

《後魏书》曰：李元忠征拜侍中，虽处要任，初不以物务干怀，惟以声酒自娱。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关心。园庭罗种果药，亲朋导诣，必留连宴赏。每挟弹携壶，游遨里。每言：“宁无食，不可使我无酒！阮步兵，吾师也；孔少府岂欺我哉？”後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为仆射，文襄言其放达常醉，不可任以台阁。其子揆闻之，请节酒，元忠曰：“我言作仆射，不胜饮酒乐；尔爱仆射，时宜勿饮酒。”

《北齐书》曰：黄门郎司马消难，左仆射子知之子，是高祖之婿，势盛当时。因退食之暇，寻高季式，与之酣饮留宿，旦日，重门并闭，关钥不通。消难固请云：“我是黄门郎，天子侍臣，岂有不参朝之理？旦一宿不归，家君必当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饮，我得罪无辞，恐君亦不免谴责。”季式曰：“君自称黄门郎，又言畏家君怪，欲以地势胁我邪？高季式死自有处，初不畏此！”消难拜谢请出，终不见许。酒至，不肯饮，季式云：“我留君尽兴，君是何人，不为我饮？”命左右，赍车轮括消难颈。又赍一轮，自括颈。仍命酒，引满相劝。消难不得已，欣笑而从之。方仍俱脱车轮更留一宿。是时失消难两宿，莫知所在，内外惊异。及消难出，方具言之。世宗在京辅政，白魏帝，赐消难美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石、珍羞十舆。并令朝士与季式亲狎者，就季式燕集。其被优遇如此。
《唐书》曰：王源中为户部侍郎、翰林丞旨学士，性颇嗜酒。尝召对，源中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怀忧，殊无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终不得大任，以眼病求免所职。
《列子》曰：子产之兄公孙朝聚酒千锺，积麴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正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无，九族之亲疏；虽水火兵刃交於前，不知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晋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厩马圉，每醉中，好言王者兴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渍麴蘖；八薮之木，不足以为蒸薪；七泽之麋，不足以充庖俎。”恒言“渴於醇酒”，君辈呼为“渴羌”。後武帝受以朝歌守，馥辞，愿且为马圉，时赐美酒，以乐余年。帝曰：“朝歌，纣之旧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复呼渴。”固辞，迁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
《世说》曰：刘灵病酒，渴甚，从妇求酒，持器泣谏曰：“君饮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灵曰：“甚善！我不能自禁，惟当祝鬼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从之。灵跪而咒曰：“天生刘灵，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
又曰：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使酒
《史记》曰：季布为河东守。孝文时，人有言其贤者。孝文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复有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布因进曰：“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事罢去，此人必有毁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以一人之毁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识闻之，有以窥陛下也！”上嘿然，惭，良久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辞之官。
又曰：孝武建元元年，灌夫入为太仆。二年，夫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饮酒轻重不得其平。）夫醉搏甫。甫，窦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诛夫，徙为燕相。数岁，坐法去官，家居长安。灌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贵戚诸有势在己之右，不欲加礼，必陵之；诸士在己之左，愈贫贱尤益敬。灌夫家居虽富，然失势，宾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夫引绳排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恨相知晚也。夫有服，过丞相，丞相从容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夫曰：“将军乃肯幸临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为解！请语魏其侯帐具，将军旦日早临。”武安许诺。夫具语魏其侯，如所谓武安侯。魏其与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扫，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侯伺。至日中，丞相不来。魏其谓夫曰：“丞相岂忘之哉？”夫不怿，曰：“夫以服请，宜往！”乃驾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戏许灌夫，殊无意往。及夫至门，丞相尚卧。於是夫入见，曰：“将军昨日幸许过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尝食。”武安愕谢曰：“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乃驾往。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扶灌夫去，谢丞相。丞相卒饮至夜，极欢而去。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为夫人，有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往贺。魏其侯过灌夫，与俱。夫谢曰：“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强与俱。饮酒酣，武安起为寿，皆避席伏。已，魏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时武安不肯。行酒次至临汝侯，（灌婴孙，名贤。）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咕嗫耳语！”武安谓灌夫曰：“程、李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灌夫曰：“今日斩头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

《续汉书》曰：时圣公聚客，家有酒，请游徼饮。宾客醉，歌言：“朝烹两都尉！游徼後来，用调羹味！”游徼大怒，缚捶数百。

《魏志》曰：吴质黄初五年朝京师，诏大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太官给供具。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朱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真负其贵耻见贱，怒谓质曰：“卿欲以部曲将遇我耶？”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言：“将军必欲使上将军肥，即自宜为瘦。”真愈恚，拔刀睁目，言：“俳敢轻说，吾斩尔！”遂骂坐。质案剑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吴质吞尔不啮喉，咀汝不啮牙！何敢恃势骄耶！”铄因起，曰：“陛下使吾等来乐卿耳。乃至此耶？”质顾叱之曰：“朱铄，敢坏坐！”诸将军皆还坐。铄愈恚，还拔剑斩地。遂使罢也。

《吴志》曰：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权去，翻起坐。权於是大怒，手拔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农刘基起抱权，谏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杀善士，虽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贤畜众，故海内望风；今一朝弃之可乎？”权曰：“曹孟德杀孔文举，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轻言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义，欲与尧、舜比隆，曾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权因敕左右：“自今酒後言杀，皆不得杀也。”

又曰：胡综性爱酒，酒後欢呼极意，或推引杯觞，搏击左右。权爱其才，不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责也。

又曰：凌统当击贼围，先期，统与督将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因督酒际，陵轹一坐，举罚不以其道。统疾其侮慢，面折不为具酒。勤怒，詈统及其父操。统流涕不答，众因罢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统。统不忍，引刀斫勤，数日死。及当攻屯，统曰："非死无以谢罪！"乃率厉士卒，身当矢石，所攻一面，应时破坏。诸将乘胜，遂大破之。还，自拘於军正。权壮其果毅，许以功赎罪。

《晋书》曰：庾纯为河南尹，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後至。充谓曰："尹行尝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纯曰："且有小市，事不了，是以来後。"世言纯之先尝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功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谓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充左右欲执纯，中护军羊，侍中王济佐之，因得出。充惭怒，上表解职。纯惧，上河南尹、关中侯印绶，上表自劾。

《晋书□裴楷传》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气，与裴楷志趣各异，不与之交。长水校尉孙季舒常酣燕，慢傲过度，欲表免之。楷闻之，谓崇曰："足下饮人狂药，责人正礼，不亦乖乎？"乃止。

又曰：裴遐尝在平东将军周馥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不即饮。司马醉，怒，因曳遐堕地。遐徐起还坐，颜色不变，复棋如故。其性和如是。

《宋书》曰：谢超宗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见，语及北方事，超宗曰："虏动来二十年矣，佛出亦无如之何！"以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

《梁书》曰：肖颖达出为豫章内史，意甚愤愤。未发前，预华林宴。酒後，於座辞气不悦。沈约因劝酒，欲以观之，颖达大骂约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何忽复劝我酒！"举坐惊愕。帝谓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轻脱？若以法绳汝，汝复何理？"达竟无一言，惟大涕泣，心愧之。

又曰：谢善勋饮酒数升，醉後则张眠大骂，虽复贵贱亲疏，无所择也。时谓之谢方眼。

《陈书》曰：柳盼为散骑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马入殿门，为有司劾免於家。

《风俗通》曰：陈国有赵者，酒後自相署，或称亭长督邮。复於外骑马，将绛幡，云："我，使者也！"司徒鲍昱决狱，云："骑马将幡，起於戏耳，无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恶意。
又曰：汝南张妙酒後相戏，遂缚捶二十下；又县足指，遂至死。鲍昱决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
《风俗通》曰：巴郡宋迁母名静，往阿奴家饮酒，迁母坐上失气。奴谓迁曰：“汝母在坐上，何无仪适？”迁曰：“肠痛误耳。人各有气，岂止我？”迁骂，奴乃持木枕击迁，遂死。
卷八百四十七　饮食部五
食上
《周礼□天官□膳夫》曰：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羞有滋味。）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
又曰：王齐，则玉府供玉食。（郑玄注曰：玉，阳之精，御水气也。郑司农云：食玉屑也。）
又《天官□食医》曰：掌和王之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凡食齐视春时，（饮宜温。）羹齐视夏时，（羹宜热。）酱齐视秋时，（酱宜凉。）饮齐视冬时。（饮宜寒。）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凡会膳食之宜，牛宜徐，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麦，鱼宜。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又曰：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肆解肉也。烹，煮也。煎和齐以五味。）选百羞、酱物、珍物以侯馈，（先进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
又曰：小宰，凡朝觐、会同、宾客，以牢礼之法，掌其牢礼、委积、膳献、饮食、宾赐之飧牵与其陈数。
又曰：大宗伯，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
《大戴礼》曰：食谷者必智惠而巧。
《礼记□曲礼上》曰：侍食於长者，主人亲馈，则拜而食；主人不亲馈，则不拜而食。共食不饱，无流啜（郑玄注曰：流啜，有似贪也。）无咤食，（咤，陟嫁切。）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饮自得曰固，争自取曰获。）毋刺齿。
又曰：凡进食之礼，左肴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皆便食也。肴，骨体也。，切肉也。食，饭属也。居之左右，明其近也。肴在俎，在豆。）胾炙处外，醯酱处内。（肴之外内也。近醯酱者食之主。胾炙皆在豆也。）葱[A11N]处末，（[A11N]葱也。处醯酱之左，言末者殊加也，在豆。）酒酱处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浆耳。两有之，则左酒右浆也。）以脯置者，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其俱切。）

又曰：齐大饥，黔敖为食於路，以待饿者而食之。有饿者蒙袂辑屨贸，贸然来。黔敖左奉食，右执饮，曰：“嗟！来食！”扬其目而视，曰：“予惟不食‘嗟来’之食，以至於斯也。”从而谢之。终不食而死。（《风俗通》曰：齐人不食而死也。）

又曰：食於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助哀戚也。）

又曰：庶人春荐韭，夏荐麦，秋荐黍，冬荐稻。韭以卵，麦以鱼，黍以豚，稻以雁。（庶人无常牲，取与新物相宜而已。）

又曰：文王之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在，察也。）食下，问所膳。（问所食者。）命上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未犹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进，为其失饪臭味恶也。退，反其寝也。）

又曰：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羞必知所进，以命膳宰，然後退。（羞必知所进，必知亲所食也。）若内竖言疾，则世子亲齐玄而养。（亲犹自也。养疾者齐，玄冠玄端也。）膳宰之馔，必敬视之。（疾者之食，齐和所欲或异。）疾之药，必亲尝之。（试毒也。）尝馔善，则世子亦能食；（善谓多於前。）尝馔寡，世子亦不能饱。（又不及武王一饭再饭。）

又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乌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後圣有作，然後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

又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捭，卜麦切。）尊而A饮，（，骈切。A，步侯切。）蕢桴而土鼓，（蕢，苦对切。）犹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虽质略，有齐敬之心，则可以荐羞於鬼神。鬼飨德，不飨味也。）

又曰：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三。

又曰：不食雏鳖。狼去肠，狗去肾，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脑，鱼去乙，鳖去丑。（皆为不利人也。）

又曰：膳、（目诸膳也。）乡、熏、尧、（肜，音香。熏，许云切。尧，许尧切，牛炙；）醢、牛；醢、牛胘；羊炙、羊、醢，豕炙、醢；豕、芥酱、鱼胘；雉、兔、鹑、。（此上大夫之礼，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榔ネ校之，则尧、牛炙间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为{奴鸟}也。）

《玉藻》曰：侍食於先生，异爵者，後漆先饭。（谦也。）客祭，主人辞曰：“不足祭也。”（祭者盛王人之馔也。）客餐，主人辞以疏。（飧者，美主人之食也。疏之言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父命呼，惟而不诺，手执业则投之，食在口则吐之。
又曰：若赐之食，而君客之，则命之祭，然後祭。（虽见宾客，犹不敢备礼也。侍食则正不祭。）先饭，辨尝羞，饮而俟。（侯君食而後食之，患也。将食，臣先尝，孝也。）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後食，饭饮而俟。（不祭侍食，不敢备礼也。不尝羞膳，宰存也。饭饮，利将食也。）君命之羞，羞近者。（辟贪味也。）命之品尝之，然後惟所欲。（必先遍尝之。）凡尝远食，必顺近食。（从近如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覆手，已循耳，已食也。飧，劝食也。）君既食，又饭飧。（不敢先君饱。）饭飧者，三饭也。（臣劝君食，如是可也。）君既彻，执饭与酱乃出授从者。（食於尊前，亲彻也。）凡侑食，不尽食，食於人不饱。（谦也。）
又《学记》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旨，美也。）
又《杂记》曰：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饱，少施氏食我以礼。（言贵其以礼待己而为之饱也。时人倨慢，若季氏，则不以礼矣。少施氏，鲁惠公子施父之後。）吾祭，作而辞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辞曰：‘疏食也，不敢以伤吾子。’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
又《坊记》曰：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
《左传》曰：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於五鹿，（五鹿，郑地。）乞食於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得土，有天赐。）稽首受而载之。
又曰：楚伐庸，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自庐以往，掌ㄨ同食。（往，往伐庸也。振，发也。廪，仓也。同食，上下无异馔也。）
又曰：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田，猎也。翳桑，桑之多荫翳者。首山，在河东浦板县东南。）见灵辄饿，问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宦，学也。）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箪，笥也。）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灵辄为公甲士。）倒戟以御公徒而免之。问其故，对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问所居。）不告而退。（不望报也。）遂自亡也。（辄亦去。）
又曰：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杨，不敢过郑。（督杨，郑地。）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於郑郊，师逆以至。（声伯戒叔孙以必须所递晋师至乃食。）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使者，豹之介。）而後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其忠也。）
又曰：晋侯合诸侯，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晋侯以绛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与之礼食，使佐新军。（群臣族会礼食也。）
又曰：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劝戒二子欲共燕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於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
又曰：魏献子为政，以魏戊为梗杨大夫。梗杨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上魏子也。）其大宗赂以女乐，（讼者之大宗。）魏子将受之。戊谓阎没、汝宽（二人魏子大夫。）曰：“主以不贿闻於诸侯。若受梗杨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於廷。（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馈入，召之。（召大夫食。）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言饥甚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属，足。小人腹饱知足也。言君子之心厌宜亦然。）献子辞梗杨人。
又曰：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泛祭。（有余，示有所先也。泛祭，远散所祭不共。）穆子不说，使工为之诵《茅鸱》。（工，乐师。《茅鸱》，逸师，刺不敬。）亦不知。
又曰：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与，众也。城杞在往年。）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於食。
又曰：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後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後归。
又曰：昔阖庐在国，天有灾厉，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须军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犹遍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所尝，甘珍，非常食。）
又曰：卫侯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以虎兽为饰。）成，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太子请使良夫，（以良夫应为令名。）良夫乘衷甸两牡，（衷甸，一辕，卿车。）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丧不释剑而食。（食而热，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牵以退，数之以三罪，而杀之。
又曰：左师每食击锺。闻锺声，公曰：“夫子将食。”
《诗》曰：民之失德，干饩侯以愆。（饩侯，食也。《笺》云：德言过乎。）
又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质，成。）
又《生民》曰：克歧克嶷，以就口食。
《韩诗外传》曰：子夏过曾子，食之。子夏曰：“不为公费乎？”曾子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少而学，长而志之，一费；事君而轻负，二费；久交中绝，三费。”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王肃注曰：食哉者，所以重之也。）
又《洪范》曰：八政：一曰食。
又曰：惟辟玉食。（孔安国曰：玉食，美食。）
《周书》曰：甘食美衣便长贫。
《尚书大传》曰：八政何以先食？食者，万物之始，人之所本者也。
《易》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饮食燕乐。（需，饮食之道也。）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又曰：“噬嗑”，食也。颐中有物，曰：“噬嗑”。
又曰：山下有雷，颐，君子慎言语，节饮食。
《论语》曰：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又曰：齐必变食，居必迁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斋如也。
《史记》曰：张苍尝被刑，王陵救免之。苍常德陵。後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归家。
又曰：韩信从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患之，乃晨炊蓐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乃钓城下，一漂母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又曰：景帝居禁中，召条侯周亚夫赐食，独置大，无切肉，又不置箸。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著。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食乎？”条侯免冠谢。
又曰：东方朔，诏赐之食於前。饭已，尽怀其馀肉持去，衣尽污。
《古史考》曰：始有燔炙，人裹肉烧之，曰炮，故食取名焉。及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于烧石之上而食。及黄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
《战国策》曰：苏秦之楚，三月乃得见王。谈卒，辞行。楚王曰：“先生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弗肯留，愿闻其说。”对曰：“楚国食贵於玉，薪贵於桂，谒者难见於鬼，王难见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其可得乎？”
《汉书》曰：陆贾劝陈平与太尉绛侯和，以谋诸吕。平乃以奴婢百人，车马五千乘，钱五百万，遗贾为饮食资。
又曰：万石君，时赐侯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孙有过，对案不食。
又曰：有司劾窦婴矫先帝诏弃市。婴阳病不食，欲死。或闻上无意杀婴，复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
又曰：昌邑王在丧，诏太官上乘舆，食如故。食监奏：“未释服，未可御故食也。”
又曰：鲍宣上书曰：“陛下擢臣岩穴，诚冀有益毫毛，岂徒欲臣美食大官，重高门之地哉？”（晋灼曰：高门，殿名也。）
又曰：太师孔光，圣人之後，先师之子，德行纯淑，赐飧十七物。（服虔曰：食具十七动物也。）
《续汉书》曰：灵帝数游於西园，令後宫采女为客舍主。身为商贾，行至客舍，采女下酒，因共饮食。
《东观汉记》曰：光武过邓营禹，进禹炙鱼，上大餐啖。百姓聚观，皆言：“刘公真天人也！”
又曰：汝郁，字叔异，陈国人。年五岁，母疾，不能饮食，郁亦不肯食。宗亲共奇之，因名曰异。
又曰：赵孝，字长平。建武初，天下新定，谷食尚少。孝得谷，炊熟，令弟礼夫妻使出。比还，孝夫妻共茹蔬菜，礼夫妻来归，告言已食，辄独饭之。积久，礼心怪疑，後掩伺见之，亦不肯後出，遂共蔬食。兄弟怡怡，乡里归德。
又曰：梁鸿少孤，以幼童诣太学受业，治《诗》、《礼》、《春秋》。常独止，不与人同食。
又曰：明德皇后既处椒房，太官上饭，累肴膳备副，重加幕覆，辄撤去，谴敕令与诸舍相望也。
谢承《後汉书》曰：茅容，字季伟，陈留人。与等辈避西树下，众皆箕踞相对，容危坐愈恭。郭林宗见而奇之，共与言，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黍，林宗谓为己设。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与林宗同饭。林宗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因劝令学，卒以成德也。
又曰：董宣为洛阳令，杀胡阳公主奴。帝怒，欲杀宣，後原之。敕令诣太官赐食。宣受诏出，饭尽，覆杯食按上。太官以状闻，上问宣，宣对曰：“臣食不敢遗馀，如奉职不敢遗力。”
又曰：帝悯窦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谒者，即其卧内，强进酒食。
又曰：赵咨，躬率子孙，耕农为养。盗尝夜往劫之，咨恐母惊惧，乃先至门迎盗，因请为设食，谢曰：“老母八十，疾病须养，居贫，朝夕无储，乞少置衣粮。妻子物馀一无请。”盗皆惭叹，跪而辞曰：“所犯无状，干暴贤者。”言毕奔出。咨追，以物与之。由此益知名。
又曰：郅元义父伯考，为尚书仆射。元义还乡里，妻留事姑甚谨。姑憎之，幽闭空室，节其饮食，羸困。妻终无怨言。後伯考怪而问之，时义子朗年数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母不病，但苦饥耳。”
又曰：韩卓，字子助。腊日，奴窃食祭其先，卓义而免之。
又曰：延熹末，党事将作。袁闳遂散发绝代，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远遁，乃筑土室，四周於庭，不为户，自牖纳饮食而已。
《魏志》曰：典韦好酒食，饮啖兼人。每赐食於前，大饮长啜，左右相属，人益乃供，太祖壮之。
又曰：汉末，中常侍唐衡弟为京兆虎牙都尉，入谒尹。尹欲修主人，敕外为市买。功曹赵息启云：“衡、子弟来为虎牙，非德选！不足为特酤买，宜随中舍菜食而已。”
《魏志》曰：文帝为太后弟康起第成，太后至第，请诸家外亲，设下厨无异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约如此也。
又曰：扈累者，嘉平中，年八十九岁，若六七十者。县官以孤老，日给廪五升。五升不足食，颇行佣作以裨之，粮尽复出，人与不取，食不求美，衣弊故。後一二年病亡。
又曰：诸葛亮出斜谷，与司马宣王对垒。宣王见亮使，惟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繁简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二十罚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又曰：沐并，字德信，河间人也。少孤苦。袁绍父子时始为吏，名有志介。尝过姊，为杀鸡炊黍，而不留也。正始中，为三府长史。时吴使朱然、诸葛瑾攻围樊城，遣舡兵於岘山东斫材。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其食来”，後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异域如此。虽自华夏，不知者以为前世人。
《江表传》曰：南阳樊为武昌部从事，诱导诸夷叛属刘备。孙权召问潘浚，浚曰：“以五千兵往，足擒矣！”权曰：“卿何以轻之？”浚曰：“昔为州人设馔，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馀自起。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权即遣将五千兵往，果平武昌。
《吴志》曰：步骘，字子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纵。骘与旌寄食其地，惧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奏征羌。方内卧，驻之移时。旌欲去，骘止之，曰：“本所以来，畏其强也。今舍去，欲以为高，祇怨耳。”良久，征羌开牖见之，身隐几，坐帐中，设席致地，坐骘、旌於牖外。旌愈耻之，骘辞色自若。征羌身自亨大案，肴膳重沓，而小盘饭与骘、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能忍此乎！”骘曰：“吾等贫贱，是以主人以贫贱遇之，固其宜也，当何所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志》曰：汉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帝，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是时与曹公从容，曹公谓先主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食失匕箸。

又曰：关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後疮虽愈，每阴雨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疮，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关羽便伸臂，令医凿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卷八百四十八　饮食部六

食中

王隐《晋书》曰：何曾食日近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子劭骄奢简贵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常御膳无以加之。

又曰：皇甫谧姑子梁柳，为城阳太守。或劝谧送，谧曰：“柳为布衣过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不以酒肉为礼也；今作郡而送，岂古人之道哉？”

《晋书》曰：王导子悦疾笃，导忧念特至，不食积日。忽见一人，形状甚伟，被甲持刀。导问：“君是何人？”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公勿复忧！”因求食，遂啖数斗。食毕，勃然谓导曰：“中书患非可救者！”言讫不见，悦亦殒绝。

又曰：卫将军谢安欲诸陆纳，纳兄子亡怪纳无办，乃密作数十人馔安至，纳设菜果，而亡下精饮食。纳怒，客去，杖亡四十。

又曰：郗鉴，字道征。永嘉乱，在乡里穷馁。乡人以鉴名德，传共饷之。时兄子迈、外甥周翼并小，常携之就食。乡人曰：‘恐不兼有所存。’鉴乃独往，食讫，饭着两颊边，含还与二儿。後并得存。同过江，迈位至护军，翼为剡令。鉴薨，追抚育之恩，解职而归，席苫，心丧三年。

又曰：庾衮父亡，作卖以养母。母见其勤，曰：“我无所食。”对曰：“母食不甘，衮将何居？”母感而安之。

《宋书》曰：谢景仁为桓玄骁骑将军。时宋武帝为桓循抚事军，中兵参军，尝诣景仁咨事。景仁与语悦，因留帝食。食未办，而景仁为玄所召。玄累促，俄顷间骑诏续至。帝屡求去，景仁不许，曰：“主上见待，要应有方。我欲与客食，岂不得待竟？安饱食然後应召。”帝甚感之。

又曰：谢景仁爱弟，（音酣。）而憎弟述。尝设馔，请宋武帝，希帝命预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虑非帝命之请，急不从。帝驰遣呼述，须至，乃食。其见重如此。及景仁疾，述尽心视汤药，饮食必尝而後进，衣不解带，不盥栉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捡。好往妻兄弟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红氏後有庆会，嘱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後穆之宦达，而性更奢豪，食必方丈。且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食。每至食时，客止十人已还，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常白帝曰：“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叨忝已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征为过丰。此外无一毫负公。”

又曰：王仲德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儿，青衣，年可七八岁，骑牛行见仲德，惊曰：“汉已食未？”仲德言饥。小儿去须臾复来，得饭与之食。

又曰：庐陵王义真居武帝忧，使帐下备膳。刘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人买鱼肉珍羞，於齐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暖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日，不宜有此设！”义真曰：“寒甚，杯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湛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又曰：江夏王义恭，幼为武帝时所锺爱。帝性俭，诸子饮食，不过五盏盘。义恭须求果食，日中无算，得未尝啖，悉以与傍人。诸王未尝敢求，求亦不得。

又曰：文帝宴於武帐堂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赐馔。日旰食不至，有饥色。上诫之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尔识饥苦。”

又曰：文帝以谢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与亲旧经营乃进之，後亲人问上所御，弘微不答，别以馀语酬之。时人比之汉世孔光。

又曰：谢弘微兄曜卒，弘微哀戚过礼。服虽除犹不啖鱼肉。沙门释惠琳尝与之食，见其犹蔬素，谓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犹未复膳，若以无益伤生，岂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变，礼不可逾；在心之哀，实未能已。”遂废食，欷不自胜。

又曰：前废帝常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阱，实之以泥水，以糟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为欢笑。

又曰：宗悫累迁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先是，乡人庾业家富豪侈，侯服玉食，与宾客相对，膳必方丈；而为悫设粟饭菜俎，谓客曰：“宗上军串（古患切。）啖粗食。”悫致饱而退，初无异辞。至是，业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昔事为嫌。

又曰：沈攸之战败，与第二子文和至华容之甘头村，投州吏家。此吏尝为攸之所鞭，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罚为怨，杀豚荐食。既而村人欲取攸之，於栎林与文和俱自经死。

又曰：袁愍孙为吏部郎。孝建元年，文帝诏曰：“群臣并於中兴寺八关齐中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愍孙别与黄门郎张淹更进鱼肉食。尚书令何尚之奉法素谨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谦之纠奏，并免官。

又曰：阮佃夫奢侈，中书舍人刘休尝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命施设，一时珍肴莫不毕备。凡诸火齐，并皆始熟，肴数十种。佃夫常作数十人馔，以待宾客，故造次便办，类皆如此。虽晋世王、石，不能过也。

又曰：郭原平养亲必以己力，佣赁以给供养。主人设食，原平以家贫，父母不办，有肴味惟餐盐饭而已。若家或无食，则虚中竟日，义不独饱。须日暮作毕，受直归家，於里籴买，然後举爨。

《齐书》曰：陈显达，高帝即位拜护将军。後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蒸一盘，上即以充饭。

又曰：武帝收沙门宝志在狱中，语狱吏曰：“门外有两舆食，金钵盛饭，当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养。

又曰：王俭尝诣武陵王晔，晔留俭设食，盘中松菜、鲍鱼而已。俭重其率真，为饱食，尽欢而去。

又曰：周隐居锺山，卫将军王俭谓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菜食何味最胜？”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又曰：张绪口不言利，有财辄散之。清谈端坐，或竟日无食。门生见绪饥，为之办食，然未尝求也。

《梁书》曰：沈攵逢齐末兵荒，与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馈其粱肉者，闭门不受。惟采菰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资。怡怡然，恒不改其乐。

又曰：孔休源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会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曰：“不期忽覿清风，顿祛鄙吝，观天披雾，验之今日。”後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席，谓当诣己，备水陆之品。云驻箸，命休源，及至，取其常膳，正有赤仓米饭、蒸邑（音腌）鱼。云食休源食，不尝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

又曰：临川王萧宏所幸江无敌，服玩侔於齐东昏、潘妃宝さ（音燮）直千万。好食责（音鲗）鱼头，常日进三百。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

又曰：何远为武昌太守。江左水族甚贱，远每食不过鱼数片而已。

又曰：何裔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去其甚者，犹食白鱼且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疑食甘蛎，使门人议之，学生锺玩曰：“且之就脯，但骤於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於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寄；犷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香无臭，屯瓦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何等？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

《陈书》曰：徐孝克为国子祭酒，每侍宴，无所食啖。至席散，当其前膳羞损减。帝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见孝克取珍果内绅带中。斌当时莫识其意，後寻访，方知其以遗母。斌以启，宣帝嗟叹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馔并遣将之，以饷其母。”时论美之。

崔鸿《後赵录》曰：石虎召姚弋仲，弋仲轻骑至邺，引入领军省，赐以御食。仲怒曰：“国家有贼，召我击之，官当见我，问方略以破贼；而食我，我来觅食耶？”乃引见。

又《後燕录》曰：王凤，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也。桓好修宫室。凤年八岁，左右抱之，随桓周行殿观。桓问之曰：“此第好不？”笑曰：“此本石家诸王故第，今王修之，室无常人，何烦过好？”桓大奇之，每食必与之同案。凤辞曰：“今王之饣善，兼肴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儿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弥加叹赏。

又曰《南燕录》曰：济南尹鸾，身长九尺，腰带十围，贯甲跨马，不据鞍由蹬。慕容德见而奇其魁伟，赐之以食，一进斛馀。德惊曰：“所啖如此，非耕能饱，且才貌不凡，堪为贵人，可以一县试之。”於是拜逢陵长，政理修明，大收民誉。

《燕书》曰：少帝建熙六年，上谷人公孙几久隐昌黎之域。冬衣单布，寝土床上。夏则并餐茹於一器，停使蛆臭，然後乃食。人咸异之，莫能测也。

《後魏书》曰：裴安祖年八九岁就师。讲《诗》至《鹿鸣》篇，语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曾独食。

又曰：高闾，尝造胡叟家。遇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酒食，皆自手办索。其馆宇卑陋，园畴褊扃，而饭菜精洁，醯酱调羹。见其妾，并衰跛眇，衣布穿弊。闾见其贫，以衣物直十馀匹赠之，亦无辞愧。

又曰：卢彪为太子詹事，魏收常来诣之，访以洛京旧事。不待食而起，云：“难为子费。”叔彪留之良久。食至，但有粟餐葵菜，木碗盛之，片脯而已。所侍仆从，亦尽设食，一与己同。

又曰：杨幼时，为季父大嗟异，顾谓宾客曰：“此儿恬裕，有我家风。”宅内有茂林，遂为於林边别葺一室，命独处其中。常同盘具盛馔以饭之，因此督励诸子曰：“汝辈但如遵彦谨慎，自得竹林别室，同盘重肉之食。”後椿诫子孙曰：“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此人又不如吾等一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元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师至，未几逃去。钦以让僧寿，僧寿性滑稽，乃谓钦曰：“凡人绝粒七日乃死。始终五朝，便尔逃遁，去食就信，实有所阙。”钦乃大惭，於是待客稍厚。

又曰：崔敬友恭宽接下，循身励节。自景明已降，频岁不登。饥寒请丐者，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萧然山南大路之北，设食以供行者。

又曰：刁少雍，字季仲，少聪颖，有孝行，尤为祖父绍先所爱。绍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绍先卒，少雍终身不食肝。

《北齐书》曰：崔瞻在御史台，恒於宅中送食，备尽珍羞，别室独餐，处之自若。有一河东人士姓裴，亦为御史。伺瞻便往造焉，瞻不与交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观瞻食罢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箸，恣情饮啖。瞻方谓裴云：“我初不唤君食，亦不共君语，君遂能不拘小节。昔刘毅在京口，冒请鹅炙，岂亦异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与之同食。

又曰：赵郡王睿十岁丧母，高祖亲送睿至领军府发丧。举声殒绝，哀感左右，三日水浆不入口。高祖与武明娄皇后殷勤敦譬，方渐顺旨。由是高祖食，必唤睿同案。其见悯惜如此。

又曰：文宣昏逸，常山王演固谏，大被欧挞，闭口不食。太后极忧之，常谓左右曰：“傥小儿死，奈我老母何？”於是每问王疾，谓曰：“努力强食，当以王还汝。”乃释令往。王抱曰：“吾气息忄然，恐不能相见。”流涕曰：“天道神明，岂令殿下遂毙此舍？至尊亲为人兄，尊为人主，安可与计？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纵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王强坐而饭。由是得免，遂还，为王友。

又曰：杨休之除中山太守。先是，韦道建、宋钦道代为定州长史，带中山太守，并立制礼之官，出行不得过百姓饮食，有者即数钱酬之。休之常以为非，及至郡，复相因循。或问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为其失仁义；今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岂是夙心？直是处世难耳！”

《後周书》曰：柳虬脱略人间，不拘小节，弊衣疏食，未尝改操。人或讥之，虬曰：“衣不过适体，食不过充饥。孜孜营求，徒劳思虑耳。”

又曰：长孙澄雅好宾客，接引忘疲。虽不饮酒，而好观人酣兴。常恐座客请归，每勤中厨，别进异馔留之。

《隋书》曰：田翼，不知何许人也。性至孝，养母以孝闻。其母卧疾岁馀，翼亲易燥湿。母食则食，母不食则不食。

《唐书》曰：高祖师次于古堆，去绛郡二十馀里。有紫云如华盖楼阙之形，正临高祖之上。时隋绛郡通守陈叔达坚守不下，高祖谓厨人曰：“吾明日下城然後朝膳。”辛卯，引兵攻城，自旦及辰而破，高祖乃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宗谓侍臣曰：“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则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

又曰：高宗朝，诸宰臣以政事堂供馔珍美，议减其料。东台侍郎张文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机务，待贤才也。吾辈若不任其职，当自陈乞，以避贤路。不可减削公膳，以邀求名誉也。国家之所费，不在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亦不为多也。”众乃止。

又曰：高宗朝，文武官献食，贺破高丽。上御玄武门之观德殿，奏九部乐，极欢而罢。

又曰：高宗朝，皇太子久在内不出，稀与官臣接见。典膳丞邢文伟减膳，上启曰：“窃见《大戴记》曰：太子既冠成人，免保傅之严，则有司过之史、亏膳之宰。史之义不得书过，不书则死之；宰之义不得撤膳，不撤则死之。近者已来，未甚延纳，谈议不接，谒见尚稀，三朝之後，但与内人独居，何由发挥圣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虽阙，官宰当奉职，忝备所司，不敢逃死，谨守礼经，遽申减膳。”其年右史员阙，宰臣进拟数人，上曰：“文伟嫌我儿不读书，不肯与肉吃。此人甚正直，可用为右史。”遂拜焉。

又曰：卢怀慎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卧病既久，宋、卢从愿常相与访焉。怀慎卧於敝篑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即以席蔽焉。常器重及从愿，见之甚喜，留连永日。命设食，有蒸豆两瓯，菜数俎而已，此外修然无办。

又曰：韦陟性尚奢侈，於馔羞尤为精洁。植谷麦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民委弃，不啻万钱之直。

又曰：裴冕性本侈靡，尚车服，及营珍膳。每会宾客，有昧於品味之名者。

又曰：顺宗时，宰臣郑瑜、韦执谊，方与诸宰相会食於中书。故事：丞相方食，百寮无敢通见者。王叔文是日至中书，欲与执谊计事，令直省通执谊。直省以旧事告叔文，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惧，入白执谊。执谊逡巡惭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阁语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瑜，皆停箸以待。报者云：“叔文索饭，韦相公已与之同食阁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畏惧叔文，莫敢出言。瑜独叹曰：“吾岂可复处此乎？”顾左右，取马径归，遂不起。

又曰：永泰中，军容使鱼朝恩加内侍监、判国子监事。丁未，诏鱼朝恩赴国子监视事，将令宰相大臣及常参并六军将军於国子监送。上仍令京兆府造食，出教坊乐以宠之。是日，文武大臣已下，子弟二百馀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於学馆廊下待，诏给钱一万贯充食本，以为附学生厨食之资。朝思自是数诣国学，从者常数百人。京兆率钱以备膳羞，一费或至数十万。

又曰：杨炎与门下侍郎卢杞同执大政。杞形神诡陋，夙为人所亵；而炎器岸高峻，罕防细故。方病，饮膳无节，或为糜飧，别食阁中。每登堂会食，辞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偶。谗者乘之，谓杞曰：“杨公鄙不欲同食。”杞衔之。
又曰：常衮为相，将固让堂厨，同列以为不可而止。议者以为厚禄重赐，所以优贤崇国政也，不能当辞位，不宜辞禄食。
卷八百四十九　饮食部七
食下
《鬻子》曰：禹尝据一馈而七起，日中不暇饱食，曰：“吾不畏士留道路，吾恐其留吾门庭，四海民不至也。”
《晏子》曰：晏子相景公，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菜耳。公曰：“嘻！夫子家如此甚贫乎？而寡人之罪。”对曰：“脱粟之食饱，士之一足也；炙三弋，士之二足也；菜五卵，士之三足也。婴无倍人之行，而有三士之食，君之赐厚矣！婴之家不贫。”再拜而辞。
又曰：晏子相齐，三年政平民悦。中食而肉不足，景公曰：“封晏子以都。”晏子辞不受。
又曰：寡妇树兰，生而不芳；继子得食，肥而不泽。
《墨子》曰：圣王制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使耳目聪明，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
又曰：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糟糠。饮食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不足观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绣。
《庄子》曰：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而无所求，饮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又曰：秋禽之肥，易牙和之，非不美也；彭祖以为伤寿，故不食之。
又曰：廉者不食不义之食，不啖不义之水。
又曰：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处若齐，食饮若祭，吾卜之久矣。”
《慎子》曰：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
又曰：饮过度者生水，食过度者生贪。
《燕丹子》曰：太子常与荆轲同案而食，同床而寝。
《公孙尼子》曰：食甘者益於肉，而骨不利也。
又曰：太古之人饮露，食草木实。圣人为火食，号“燧人”，饮食以通血气。
《阙子》曰：义渠之人，烹黿鳖不熟，臊秽腥臭，中国之民，虽饥饿三日不启口，至死弗食也。吴章、庄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为之轻体；万乘饮之，为之解怒。故黿鳖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为之轻体，万乘为之解怒，何也？吴章、庄吉之调存也。
《韩子》曰：尧之王天下也，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虽监门之养，不厌於此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有他故，期反而食，至暮不来。起不食而待之，明日使人求得，乃与之食。
又曰：孙叔敖相楚，粝饭菜羹，枯鱼之膳。
又曰：管仲束缚，自鲁之齐，路饥而泣。过绮邑，乞食，封人跪餐之，因窃谓仲曰：“若用齐，将何报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伦我何报子？”封人怨之。
又曰：季孙相鲁，子路为都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饮，要沟者於五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饮，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奚为乃餐之？”子路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於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其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毕，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令弟子从役，止而餐之，将夺肥民耶？”孔子驾而去鲁。
又曰：凡人上不属天，下而不着地，以筋骨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於欲利之心。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故圣人衣可犯寒，食足以充虚，则不忧矣。
又曰：婴儿共戏，以尘为饭，以涂为黍，以木为。薄暮，必资饷食者，尘不可食也。
又曰：饿岁之春，从弟不饣襄；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少多之心异也。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为有饥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也。
《孙子》曰：铄金洪炉，盗隶不探；鸩肉在俎，饿徒不食。
《淮南子》曰：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
《符子》曰：颜子有疾，三日不食。问之，曰：“吾师也，食非丹不餐，茹非芝不食，故七百岁。子何不吮瑶以延生，咀蕊以养龄也？”
《礼含文嘉》曰：燧人始钻火，炮生为熟，使人无腹疾。
《山海经》曰：有参青马，为西王母取食。
《吕氏春秋》曰：有城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成，重也。）饮食必以鼓。
又曰：汤得伊尹，设朝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得为之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下，然後可具。三郡之虫，水居者腥，肉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九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其疾徐，减腥去臊，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不能言，志不能论，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

又曰：赵襄子攻翟，胜左人、中人。使者来谒之，（下左人、中人城也。）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下两城，此人之所喜。今君有忧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猋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一朝而下两城，亡其及我乎？”

《白虎通》曰：王者四食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时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方不顺，有彻膳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惟王者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阳之始；食时，大阳之始。晡时食，少阴之始，食时，大阴之始。

《说文》曰：饗，熟食也。饣侯，食也。，具食也。（，士眷切。）饣象，中食也。（饣象，式丈切），日加申时食也。饣蒙，盛器满貌。（饣蒙，音蒙。）饣胡，寄食也。饫，燕食也。饯，送去食也。饪大熟也。

《释名》曰：食，殖也，所以自生殖也。

《盐铁论》曰：古者燔黍而食，捭豚相享，宾婚相召，豆羹白饭。今则燔炙满案，豚、包鳖、脍鲤。

《说苑》曰：晏子所与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也。

又曰：晏子侍景公，曰：“朝寒，请子进暖食於寡人。”对曰：“臣非厨养之臣，社稷之臣也。”

又曰：子思居於卫，袍无里，二旬九食。

又曰：鲁有俭者，煮中之食，（，必眠切。小盆。）食而美，以遗孔子。子受之，如受犬马之遗。弟子曰：“先生何为受之，喜如此？”曰：“非以煮瓦之薄也，食之美，故念吾，亲也。”

杨子《法言》曰：或曰：“食如蚁，衣如华，金朱煌煌，无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为太；不由其德，亦太矣。”（李轨注曰：蚁言精细。）或曰：“北夷被我纯绩，带我金犀，珍膳曼糊，不亦厚乎？”曰：“社稷灵也，不可不厚也。”

《论衡》曰：王子乔不食谷，寿百岁。按，人生禀饮食之性，故形上有口齿，下有孔窍以注写，口龄以进食。王子乔形体与人同，何以独能度世耶？夫衣以温肤，食以充腹。衣温食饱，则精神明盛。人之生也，以食为气；草木以土为气。闭口不食，拔草离土，必不寿矣！

桓谭《新论》曰：太原郡隆冬不火食五日，虽病不敢触犯，王者宜应改易。

《潜夫论》曰：何知国之将乱也？以其不嗜贤也。故病家之厨，非无馔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至於死也；乱国之官，非无贤也，乃其君弗能存，故遂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
又曰：欲知人且疾，不嗜食；欲知国将亡，不嗜贤。
《风俗通》曰：俗说真马啖宾客。宴食已阙，主意未尽，欲复饮，酒馀无施，更出脯椒姜盐豉，言其速疾，如真马之传命。（真，音填。）
又曰：俗说临日月薄食而饮，令人蚀口。谨案，日，太阳之精，君之像也。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里语：“不救蚀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饮食，重惧也。
又曰：堪舆书云：“上朔会客，必斗争。”按，刘君阳为南阳牧，尝上朔设盛馔，了无斗者。
蔡邕《月令论》曰：问者曰：“春食麦、羊，夏食菽、鸡、鱼之属，但以为时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饰、所令器械之制，皆从五行者说，所食独不以五行，已略乎？”曰：“亦尝思之矣。凡十二辰之会，五时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鸡、亥豕而已；其余虎以下，非食也。”
《汝南先贤传》曰：周举，字宣光，为并州刺史。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烧死，至其亡时，民为绝火食；老少多死举作书，置子推庙中。说民不宜寒食，因勒使炊食如故。
《益部耆旧传》曰：何，字君肃，为人宽厚通济，体甚壮大，能食饮，好声色，不治节俭，时人少贵之者。
曹毗《杜兰香传》曰：兰香戒张硕，不露头食。
《永昌郡传》曰：獠民口嚼食，并以鼻饮水。
《异苑》曰：新野苏卷与妇佃於野舍，每至饮时，辄有一物来。其形似蛇，长七尺五寸，光采。卷异而饴之。遂经数载，产业加焉。妇後密打杀，即得能食病，日进三斛饭犹不饱，少时而死。
《幽明录》曰：海中有金台，出水百丈，结构巧丽，穷尽神工。台内有金机，雕文备制。上有百味之食，四丈力神常立守护。有一五通仙人来欲甘膳，四神排击，迁延而退。
又曰：河南赵良与其乡人诸生到长安界，遇霖雨，粮乏。相谓曰：“饥正尔，当那得食耶？”应时美饭备在前，两人惊愕不敢食。有人声曰：“但食无嫌也！”明日早两人复曰：“那复得美食？”即复在前。遂至长安，无他祸福。
祖台之《志怪》曰：建康小吏曹著见庐山夫人。夫人为设酒，啖余，金鸟啄罂，其中镂刻奇饰异形，非人所名。下七子合盘，盘中亦无俗中肴。
《秦记》曰：符朗甚别味。会稽王道子为朗设盛馔，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少生。”
《嵩高山记》曰：山下岩中有一石屋，亦有自然经书、自然饮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魏明帝时，京邑有一人食啖兼十人，遂肥不能动。其父尝为远方长吏，送彼往县，令故义传食之。一二年间，一乡为俭。

《齐谐记》曰：江夏郡安陆县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其犬儿忽得时行病，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馀米。其家供给五年，乃至罄贫，语曰："汝当自觅食。"後至一家，门前已得饭，後门乞。此家出语之："汝已就前门得，那复後门乞？"其人答曰："实不知君有两门。"腹大饥，不可忍，後门有三畦韭，一畦大蒜，因啖两畦。便大闷极，卧地。须臾大吐，吐一物似笼，出地渐渐大。及主人持饭出，不复能食。遂撮饭内着向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人於此病遂得差。

袁准《正书》曰：方丈之食，不过一饱；绨袍之绣，不过一暖。

裴玄《新言》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使之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若管氏取以营私，则一邑不可夺也。

又曰：孝子欲亲之食，云"我已食"；欲亲之衾，云"我不寒"：此漫孝也。

《神仙传》曰：焦先者，字孝然，河东太阳人。乡里累世云："百七十岁。"常煮白石以与人，熟如大芋者。日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先从村头一家起，周而复始，担薪以置人门外。人见之时，即铺席与坐，为设食。先便就坐食，亦不与人语。若人不见其担薪往时，乃置薪於人门间便去。连年如此。结草庵於河渚，或数日一食。欲食，则为人赁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辄去。人欲多与，终不肯取。亦有数日不食时。

束《发蒙记》曰：廉颇毕老，日啖肉百斤。

曹植《与吴季重书》曰：食若填沟壑，饭若灌漏卮，其人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

《世说》曰：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从，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从後，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馀六龙下食。

又曰：桓公坐有参军掎，蒸薤不得解，共食者又不助，而掎终不放，举坐皆笑。桓公曰："同盘尚不相助，况复危难？"敕令免官。

又曰：刘真长、王仲祖共行，百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者，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若？"真曰："小人都不可作缘。"

又曰：羊曼拜丹阳尹，客早者并得佳设，日晏则渐罄，不复及精。随客早晚，不问贵贱。羊固拜临海，饮食皆美，虽晚至者，犹获其盛馔。时论以固之丰腆，乃不如曼之真率也。

又曰：王东亭尝之吴郡就汰公道人，宿别脯许府家，往瓦官寺设幔屋，竟一寺。东亭将夕至，夜後，汰公设豆藿糜。汰公自啖一大区，东亭难，汰公遂强进半区。须臾，东亭行帐设名饮食，果炙毕备，汰公都无所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说》曰：桓或（音域。）性啖集犬，大司马每暝，或时使从兄索食。
《黄帝八十一问》曰：人不食七日而死者，何也？然人胃中常有留谷三斗五升，水三升。故平人一日再至，清一行二升半，日中五胜，七日七五三斗五胜，而水谷尽矣。故平人不食饮七日而死者，水谷津液俱尽故也。
弘君举《食檄》曰：又取滠湖独穴之鳢，（滠，音摄。）赤山後陂之莼，伺漉泠豉，及热应分。食毕作躁，酒炙宜传。酒便清香，肉则豆不孛獐，比若披纟番，急火中炙，脂不得薰。闻香者踯躅，千咽者塞门。罗奠碗子五十有馀。牛捣、炙鸭、肃鱼、熊白、獐脯、糖蟹、濡台，车螯生甜，滋味远来。百醉之後，谈闷不除，应有蔗姜、木瓜、元李、阳梅、五味橄揽、石榴、玄拘、葵羹脱煮，各下一杯。
《明皇杂录》曰：天宝中，诸公主相效进食。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羞，数千盘之费，盖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窦华，尝因退朝，遇公主进食，方列於通衢，乃传呵按辔，行於其间，宫苑小儿数百人，奋挺而前，华仅以身免。
《岭表录异》曰：康州悦城县北百馀里，山中有樵石穴。每岁乡人琢为烧食器，（虔州亦有，乃食牢也。）但烧令热彻，以物衬阁，置之盘中，旋下生鱼肉，及葱、韭、薤、俎、奄之类，顷克即熟，而终席煎沸。南中有亲朋聚会，多烧樵石，亦极热。疑石中有火毒。
卷八百五十　饮食部八
饭
《周礼》曰：黄帝始蒸谷为饭。
又《天官口食医》曰：食齐视春时。（饭宜温也。）
《礼记》曰：饭：（目诸饭也。）黍、稷、稻、粱、白黍、黄粱、胥、焦。（熟获曰胥，生获曰焦。黍，黄黍也。）
又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脱冠带而养，（言常在侧。）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欲知气力箴药所胜。）
又曰：燕，侍食於君子，则先饭而後已。（所以劝也。）毋放饭，毋流啜。小饭而亟之，（亟，疾也。备哕噎若见问也。）数噍毋为口容。（口容，弄口。）
《论语》曰：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尔雅》曰：饣贲、馏、稔也。（今呼{食}饭为饣贲，熟为馏。稔，或作饪也。饣贲，音甫云切。馏，力又切。{食}，音。）食饣贲谓之饣曷，（饭秽臭。）博者谓之烂。（烂，饭相着也。）米者谓之糏。”（饭中有未熟者。）
《春秋运斗枢》曰：粟五变而以阳化，生为苗，秀为禾，三变而祭谓之粟，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变入臼，米出甲，五变而蒸饭可食。
《说文》曰：飥贲，{食}饭也。馏，饭气蒸也。飥赞，（音赞。）以羹浇饭也。飥岁，（一月切。）饭伤熟也。壹，（一煎切。）饭伤湿也。
《释名》曰：饭，分也，使其粒各自分也。饭而暴之也。
《史记》曰：廉颇之奔魏也，魏不能用。而赵数困於秦，赵人思复得廉颇，廉颇亦思复为赵用。赵王因使使魏，视颇尚可用不。郭开怨颇，不欲令还，多与使者金，令毁之。使者视颇，为之一饭一斗米，十斤肉，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少顷，三遗屎矣。”王以为老，遂不召。
又曰：孟尝君待客夜食，有人蔽火光。客怒，以为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刎。
《汉书》曰：公孙弘为丞相，食脱粟之饭。
又曰：王莽使中黄门王叶领长安。莽闻城中饥馑，以问叶，叶取市所卖粱饭肉羹持入，视莽曰：“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续汉书》曰：羊陟拜河南尹，常食饭。
《後汉书》曰：王郎起，光武至南宫，遇大风雨，引车入道傍空舍。冯异抱薪，邓禹火，光武对灶燎衣，异进麦饭兔肩。
谢丞《後汉书》曰：左雄为冀州刺史，长食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常食麦饭。王畅为南阳太守，作饭盐豉菜茹。羊茂为东郡太守，常食饭。胡劭为淮南太守，使钤下阁外炊曝，作饭。
《汉旧仪》曰：齐法：二人施案，陈三十六肉，食九谷饭。
《魏书》曰：卞太后左右食菜粟饭。
《魏略》曰：王朗会稽败，太祖盛会啁之，曰：“不能效君昔在会稽折粳米饭。”朗曰：“宜适难值，如朗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
《吴书》曰：袁术在寿春，百姓饥穷，以桑椹、蝗虫为饭。
又曰：是仪服不精细，食不重膳，家无储蓄。孙权闻之，幸仪舍，求视蔬饭，亲尝之，叹息，即增俸赐。
《晋书》曰：石崇家稻米饭在地，经宿皆化为螺，时人以为族灭之应。
又曰：卫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岁馀而及祸也。
又曰：殷仲堪自在荆州，连年水旱，百姓饥馑。仲堪食常五碗，盘馀肴饭粒落席间，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也。
《宋书》曰：衡阳王义季都督荆州，尝大於郊。有野老带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拥耒对曰：“昔有楚子盘游，受讥令尹。今阳和扇气，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时。大王驰骋为乐，驱斥老夫，非劝农之意！”义季止马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贤者也。”命赐之食，老人曰：“吁！愿大王均其赐也。苟不夺人时，则一时皆享王赐，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饭也，弗敢当。”问其名，不言而退。

《南史》曰：宋初，吴郡人陈遗少为郡吏，母好食铛底饭。遗在役，恒带一囊，每煮食，辄录其焦以饴母。後孙息乱，聚得数斗，恒带自随。及败逃窜，多有饿死，遗因此得活母。昼夜泣涕，目为失明，耳无所闻。遗还入户，再拜号咽，母豁然即明。

《梁书》曰：谢兰五岁时父亡，未食。乳媪欲令饭，兰终不进。舅阮孝绪闻之，叹曰：“此儿在家则曾子之流，事君则蔺生之匹。”因名曰蔺。稍授以经史，过目便能讽诵。孝绪每曰：“吾家阳元也！”（袁淑字阳元。）

又曰：齐荀儿之役，临汝侯嘲罗研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於此。”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十有八九，缚束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於前，韩、白按剑於後，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又曰：鱼弘为湘东王镇西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采麦米饭给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觅一麦不得。又於穷洲之上，捕得数百猕猴以为脯，以供酒食。

又曰：傅代刘玄明为山阴令，问玄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临别当相示。”既而曰：“作县惟日食一升饭，而莫饮酒，此第一策也。”

又曰：裴元礼为西豫州刺史，母忧居丧，惟食麦饭。

又曰：沈众永定二年兼兵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衣布袍芒屦，以麻绳为带，又囊麦饭饣半以啖之。朝士咸共诮其所为。

《陈书》曰：孔奂为武康令。武帝克日决战，乃令奂多营麦饭，以荷叶裹之。一宿之间，得数万裹，军人食讫，尽弃其馀。

崔鸿《前秦录》曰：符坚以乞活夏点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点等身长一丈八尺，并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

《後魏书》曰：杨播兄弟雍睦。播每出，或日斜不至，不先饭。待还然後食。

又曰：卢义僖为都官尚书，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然亦甘之也。

又曰：阚因甚贫弊，不免饥寒。性能多食，一饭至三斗乃饱。卒无後。

《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朕自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诲。见其将饭，告稼穑艰难，不夺农时，乃可常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蒋氵允，乾元後授陆浑、、咸阳、高陵四令。当军旋之後，疮痍未平，氵允竭心抚劳，所至安辑。副元帅郭子仪每统兵由其县，必戒吏曰：“蒋令清严，干办供亿固当有素，士众得蔬饭见馈则已，无挠清政！”其为时人所知如此。

《墨子口守备》曰：饭，人二升，以备阴雨。

《晏子春秋》曰：晏子相齐，食脱粟之饭。

《尹文子》曰：晋国俗奢，文公俭以矫之，因食脱粟之饭。

《庄子》曰：子舆与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舆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

又曰：宋钅开、尹文，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日请置五升之饭足矣。（斯明自为之大少也。）

《列子》曰：楚灵王好细腰，宫中皆以三饭为节。期年有黎黑之色。

《孟子》曰：齐人有一妻一妾，其良人出行，则厌酒肉而後返，欺其妻云：“富贵人共饮食也。”其後妻向其所之，乃就郊外乞人祭饭。

《韩子》曰：尧食粝蒸之饭。

又曰：孙叔敖为令尹，粝饭菜羹，枯鱼之膳。

又曰：婴儿之相与戏，以尘为饭，以水为饮，以泥为羹，以木为。

《淮南子》曰：为客治饭，而自食藜藿，名尊於实。（仁义之名重於治饭之实也。）

《六韬》曰：尧王天下，滋味重累弗食；温饭暖羹，不酸馁不易。

《家语》曰：孔子厄於陈、蔡，从者七日不食饭。子贡以所赍货窃犯围出，告籴於野人，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坏屋之下，有尘埃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

《吕氏春秋》曰：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祭、南海之稻。

《吴越春秋》曰：勾践载饭与羹，以游国中。行子戏之遇孤，孤即脯而啜之。

《神异经》曰：东南有人名黄父，以鬼为饭，以雾为浆。

《说苑》曰：吕望行年五十，卖饭棘津。

《论衡》曰：鼠涉饭中，捐而不食。

《风俗通》曰：俗说：“不大饿，不在车饭。”谓正得一车饭，不复活也。或曰：“辅车上饭，小小不足济也。”案，吴郡名酒杯为{杨皿}，（音一章。）言大饿人得一{杨皿}饭，无所益也。“宁相六，不守熟。”案，蒸饭更泥谓之馏，音与“六”相似也。

《潜夫论》曰：夫粱饭食肉，有好於面目，不若粝粢藜蒸之可食於口也。

《物理论》曰：忿爨之未熟，复甑而弃之，所害亦多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京杂记》曰：公孙弘起家徒步为丞相，故人齐贺从之，弘食以脱粟，复以布被。贺怨曰：“何用故人富贵乎？脱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惭。贺乃告人曰：“公孙弘内服貂蝉，外衣麻，内厨五鼎，外膳二肴，岂可以示天下哉？”於是朝廷自此疑矫焉。弘闻之，叹曰：“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风土记》曰：精淅米，十取七八，淅使青，蒸而饭色乃紫绀，於东流水饭食，而洗除不祥。

《通俗文》曰：饭臭曰壹，沙入饭曰糝。

《录异传》曰：袁公路年十八，常饭乳食蜜饭。

《异苑》曰：卫士度，苦行居士也。其母常诵经，曾出自斋，空中下大钵，满中香饭。母分赋齐人，皆七日不饥。

《祢衡别传》曰：刘表尝作上事，极以为快。衡见之，便灭败投地，曰：“作此笔者，为食饭不？”

《孟宗别传》曰：宗为光禄勋，大会，醉，吐麦饭。察者以闻，诏问食麦饭意，宗答：“臣家足，有米麦饭，直愚臣所安，是以食之。”

孔衍《在穷记》曰：彭城王送橡饭十斛。

《安成记》曰：安成郡毛亭二十里，田畴膏腴，厥稻馨香，饭若疑脂。

《四王起事》曰：惠帝还洛阳，路中作饮食，宫人有持升馀米饭者，浇以供至尊。

《世说》曰：荀公曾在武帝坐上食笋，进饭曰：“此是劳薪炊也。”帝密遣问外，云实是故车脚。

《时镜新书》曰：岁暮，家家具有肴蔌，谓为宿岁之储，以入新年也。相聚酣歌，名为送岁。留宿饭，至新年十二，则弃於街衢，以为去故取新，除贫取富，陶朱公、倚顿，此事无辍。又留此饭，须惊蛰雷鸣，掷之屋上，令雷声远。

焦赣《易林》曰：南箕无舌，饭多沙糖。

《离骚》曰：精琼靡以为饭。（精凿玉屑以为饭也。）

宋玉《风赋》曰：主人之女，为臣炊雕胡之饭。

潘尼《钓赋》曰：红曲之饭，糅以菰粱。五味道洽，馀气芬芳。

枚乘《七发》曰：楚苗之食，安胡之饭，抟之不解，一啜而散。

桓麟《七说》曰：香箕为饭，杂以粳菰，散如细氐，抟似凝肤。

应璩《薪诗》曰：灶下炊牛矢，甑中庄豆饭。

孙子楚《祀介子推祝文》曰：枣饭一盘。

王粲《七释》曰：西旅游梁，御宿素祭。瓜州红粞，参糅相半。软滑膏润，入口流散。

傅选《七诲》曰：孟冬香亢，上秋膏粱，雕胡菰子，丹贝东墙，濡润细滑，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泽芬芳。
飧
《释名》曰：飧，散也。投饭於水中，各散也。（《通俗文》曰：水浇饭曰飧。音孙。）
《春秋左氏传》曰：晋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薄而观之。（薄，迫也。骈胁，合干。）僖负羁之妻曰：“吾观晋公子之从者，皆足以相国。若以相（若遂以为傅相。）夫子必反其国。反其国，必得志於诸侯。得志於诸侯，而诛无礼，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贰焉？”（自贰，自别异於曹。）乃馈盘飧，置璧焉。（臣无境外之交，故用盘载璧飧中，不欲令人见也。）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晋侯问原守於寺人勃，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不食，遂使处原。”
《韩子》曰：晋文出亡，箕郑挈壶飧而从。迷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弗敢食。及公反国克原，而使为原之守，曰：“夫经饥馁之患，而必全壶飧，是将不以原畔也。”浑轩闻而非之曰：“以不动壶飧之故，怙其不以原畔，不亦无术乎？”夫明主不恃其不我畔，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恃吾不可欺也。”
《战国策》曰：中山吾走，有二人随其後，曰：“臣父尝戏，君下壶飧哺臣父，故来死君也。”
《国语》曰：越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谚，俗之善语。）曰：觥饭不及壶飧。”（觥，大也。大饭，盛馔也。盛馔未具，不徙以虚待之，不及壶飧之救饥疾也。己欲灭吴，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馀力。）
又曰：敌国宾至，关尹以告，膳宰致飧，（熟食曰飧。）廪人献饩。
沈约《宋书》曰：文帝为王玄谟作四时诗，曰：粟飧充夏餐。
顾和《与蔡谟书》曰：夏侯家言：“食浆酪飧，犹胜於羹饭耳。”
黍
《释名》曰：黍，汝也，相黏汝也。
《礼记□曲礼上》曰：饭黍无以箸。
又《曲礼下》曰：祭宗庙，黍曰芗合。
《论语□微子》曰：文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家语》曰：孔子侍坐於哀公，赐之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为食之也。”孔子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郊祀宗庙以为上盛；果属有六，而桃不与焉，为其下，祭祀不登郊庙。丘闻之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之下者，是从上雪下也，臣以为妨於教，害於义，故不敢。”公曰：“善。”

谢承《後汉书》曰：范式与张元伯为友，春别京师，以秋为期。至九月十五，杀鸡为黍，言未绝，而巨卿至。

《魏略》曰：沐并，字德信，名有志介。尝过姊，姊为杀鸡为黍而不留。

《北齐书》曰：李士谦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亲宾至，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族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宁可违乎？”少长肃然，无敢弛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

又曰：卢道虔为尚书，会同僚於草屋下，设鸡黍之膳，谈者以为高。

《幽明录》曰：汉武帝与近臣宴于未央殿，啖黍霍也。

《襄阳记》曰：司马德操尝造庞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径入上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

《祢衡别传》曰：黄祖在蒙冲舟宾客，作黍霍，衡得便自饱食，不顾左右，复抟弄以戏。

《竹林七贤论》曰：阮咸兄子简亦旷达，自居大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霍，简又食之，以致清议，废顿三十年。

《孟子》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而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饷，又杀而夺之。

《淮南万毕术》曰：取冢墓黍啖儿，不思母。（取新冢前祠黍用啖儿，则不思母也。）

《风俗通》曰：今宴饮大会，皆先黍霍。

卢谌《祭法》曰：祠用白黍、黄黍。

卷八百五十一　饮食部九

粽

《晋书》曰：广州刺史卢循，遣使遗刘裕益智粽子，裕答以续命汤。

《宋书》曰：後魏太武至彭城永酒及甘橘，张畅宣孝武帝旨，致螺杯杂粽，南土所珍。

《齐书》曰：范云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粽，随尽复益。彪谓曰：“范散骑小俭之，一尽不可复得。”

《梁书》曰：张缵初往雍州，资产悉留江陵。性既贪婪，南中货贿填积。及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并才连（音辇。）还齐，珍宝财货悉付库，以粽、蜜之属还其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土记》曰：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像也。

《续齐谐记》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取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

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君常见祭甚诚，但常年所遗，俱为蛟龙所窃。今君惠可以练树叶塞其上，以彩丝缠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谨依旨。今世人五日作粽，并带练叶及五彩丝，皆汨罗之遣风。（《异苑》云：粽，屈原妇所作也。）

饦半（读与饼同）

《宋书》曰：文帝崩，郭原平号恸，日食麦饦半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谁非王臣，何独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见异先朝，蒙褒赞之赏，不能报恩，私心感恸耳。”

《齐书》曰：衡阳王钧年五岁，所生姬贵人病，便知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饦半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

又曰：虞少以孝闻。父病，不欲见人，虽子弟亦不得前。时年十二三，昼夜伏户外，问内竖消息，未知辄呜咽流涕，如此者百馀日。及亡，终丧惟日食麦饦半二枚。

《南史》曰：沈众，陈武帝时兼兵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衣布袍芒履，以麻绳为带，又囊麦饦半以啖。

范汪《祠制》曰：仲夏荐角黍饦半。

《夏统别传注》曰：菰初生，合米捣作饦半。

ボ

《埤苍》曰：ボ，膏ボ也。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师者，人戒之曰：“汝得物惟食，慎勿问主人。”入门内见马屎，便食之，觉臭乃止。後诣贵官，为设ボ，因视曰：“戒故昔，且当勿食。”

《时镜新书》曰：ＸＩＩ蜜饵，即糖ボ。龙山食有糖ボ、菊酒。

卷八百五十二　饮食部十

束《饼赋》曰：髓烛。

甘脆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下甘脆。

安特

束《饼赋》曰：安、ＸＩＩ之伦。

卢谌《祭法》曰：四时祠皆用安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饧

《礼记□内则》曰：枣、栗、饴、蜜以甘之。

《方言》曰：饧谓之张皇，（即饴也。）饴谓之饧亥，（音该。）饧谓之糖。（江东皆言糖也。）凡饴谓之饧，自关而东，陈魏宋楚卫之间通语。

《说文》曰：饴，米蘖煎也。饧，饴和馓也。

《释名》曰：饧，洋也，煮米消烂洋洋然也。饴，小弱於饧，形怡怡然也。哺，也，如饧而浊可哺也。

《後汉书》曰：明德马皇后报章帝曰：“吾但当含饴弄孙，不能复关政矣。”

《东观汉记》曰：野王献甘胶膏饧，每作，大发吏，以为饶利。樊闳知之，临薨奏焉。

《四王起事》曰：惠帝到华阴，河间王遣使上甘果二百幡。

《幽明录》曰：王胤、祖安国、张显等以太元中乘船，见仙人赐糖饴三饼，大如比轮钱，厚二分。

《淮南子》曰：柳下惠见饴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饴曰：“可以粘牡。”见物同而用之异也。

《盐铁论》曰：洗爵以盛水，升降而进糖，礼虽备，然非其贵也。

《世说》曰：王君夫饴澳釜。

《楚辞□招魂》曰：ＸＩＩ蜜饵有张皇。（张皇，饧也。）

张衡《七辨》曰：沙饴石蜜，远国贡储。

崔《四民月令》曰：十月，先水冻作煮饧，煮暴饴。

卢谌《祭法》曰：冬祠用荆饧。

卷八百五十三　饮食部十一

饧宛（於月切）

《方言》曰：腕，谓之饧肴。（以豆屑杂饧也。）

《苍颉解诂》曰：饧宛，饴中着豆屑也。

《说文》曰：饧宛，豆饴也。

馓（先但切）

《广雅》曰：浮---，也。（---，音流。）

《说文》曰：馓，熬稻张饧也。

《急就篇》曰：馓饴饧。

卢谌《祭法》曰：四时皆用馓。

麴蘖。

《书》曰：若作酒醴，尔惟麴蘖。

《记》曰：仲冬之月，乃命有司：秫稻必齐，麴蘖必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楚子伐箫。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还无社，萧人也。司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叔展曰：“有麦麹乎？”曰：“无。”（麦曲，所以御湿也。）“有山芎乎？”曰：“无。”

《方言》曰：、（音器）、（音才）、（于八切）、（音牟，大麹也。）、（音脾，细面麹也。）、（音蒙，有衣麹。）、麹（小麦为麹，即麹耳。）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晋之旧都曰，（今河东人呼麹为才。）齐右河济曰，北燕曰，曲，其通语也。

《说文》曰：曲，酒母也。蒙，生衣也。甚，熟曲也。蘗，牙米也。

《通俗文》曰：麦曲曰。

《释名》曰：麹，朽也，郁之使生衣朽败也。蘗，缺也，渍麦覆之，使生牙开缺也。

《史记》曰：文帝遗匈奴秣蘗。

又曰：通邑大都，蘗麹盐鼓千答也。

《东观汉记》曰：顺帝诏禁民无得酤卖酒麹。

《汉晋阳春秋》曰：愍帝在长安，为刘粲所攻，粮尽，太仓有麹数十饼，屑之为粥以供奉帝。麹屑尽遂降。

《列子》曰：子产有兄公孙朝，聚酒千锺，积麹成封。

刘伶《酒德颂》曰：枕麹藉糟。

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麹。

麩

《苍颉解诂》曰：面，细麩也。

《说文》曰：麩，小麦皮屑也。

《史记》曰：陈平为人长大美色。或谓陈平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视家产，曰：“亦食糠核。”（孟康曰：麦糠中之不破者。晋灼曰：京师谓粗屑为纥头。）

《吴书》曰：袁术既为雷薄等所距，留住三日，士众绝粮乃还。至江亭，去寿春八十里，问厨下，尚有麦屑三十斛。

刘谦之《晋记》曰：王莽诛，童谣曰：“昔年食麦屑，今年食[B17G]豆。[B17G]豆不可食，使我枯咙喉。”

崔《四民月令》曰：五月五日至後可籴麩，至冬以养马。

卷八百五十四　饮食部十二

糟

《说文》曰：糟，酒滓也。糠，谷皮也。

《春秋後语》曰：张仪说韩惠王曰：“韩地多厄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民之食，大板、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
又曰：秦急围邯郸，邯郸且欲降。传舍吏子李同说平原君曰：“今邯郸之民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可谓急矣。而君之後宫以百数，婢妾被绮，馀粱肉，而民弊衣不完，糟糠不厌，君器物锺鼓自若。使秦破赵，安得而有此哉？”
《後汉书》曰：明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帝与共论朝臣，微观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图之。”後弘被引见帝令主坐屏风後，因谓弘曰：“谚言：‘贵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顾谓主曰：“事不谐矣。”
华峤《後汉书》曰：药崧家贫，为郎，无被食糟。自此诏给大官食。
《魏志》曰：李通禽黄巾大帅吴霸，而降其属。遭岁大饥，通倾家振施，与士分糟糠，皆争为用。由是盗不敢犯。
《六韬》曰：太公曰：“古之乱君夏桀、殷纣，积糟为丘，以酒为池，饮者常三千人。”
糠
《尔雅》曰：糠谓之虫。（米皮。）
《广志》曰：糠谓之曷。
《通俗文》曰：碎糠曰靡。（牟皮切。）
《史记》曰：吴中大夫应高说胶西王母曰：“舐糠及米。”
《汉魏春秋》曰：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以糠塞口。後明帝逼杀郭后，使殡如甄后。
《晋书》曰：王戎子万有美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又曰：孙绰性通率，好讥调。尝与习鉴齿共行，绰在前，顾谓凿齿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凿齿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
《齐书》曰：顾欢所居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受业，於舍壁後倚听，无遗忘者。夕则燃松节读书，或然糠自照。
《墨子》曰：备城，皆收藏灰糠马矢。
又曰：人衣短褐，食糠糟。
《庄子》曰：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
《韩子》曰：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
《潜夫论》曰：不命大将以讨叛羌，州郡稍兴兵，若排糠障风，掏沙壅河。
《抱朴子》曰：上世玄水结而不寒，肴糠绝而不饱。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海口有糠头山，传云：越王舂米於此，积糠而成。
卷八百五十五　饮食部十三
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释名》曰：豉，嗜也。五味调和，须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齐人谓“豉”声如“嗜”。
《史记》曰：蘗面盐豉千答。（徐广曰：或作“合”，器名。）
谢承《後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盐豉共壶。
袁宏《汉纪》曰：李亻霍数设酒请郭汜，或留汜。汜妻惧与亻霍婢妾私而夺己爱，思有以离间之。亻霍送馈，汜妻乃以鼓为药，汜将食，妻曰：“食从外来，傥或有故。”遂摘药示之，曰：“一栖不两雄，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明日，亻霍请汜，大醉，汜疑亻霍药之，绞粪汁饮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三辅决录》曰：南阳旧语曰：“前队丈夫范仲公，盐鼓蒜果共一筒。”言其廉俭也。
《豫章列士传》曰：羊茂为东郡太守，出界买盐鼓。
《博物志》曰：外国有豉法：以苦酒溲豆，暴令极燥，以油麻蒸讫，复暴三过乃止，然後细捣椒屑，筛下，随多少合投之。
《金楼子》曰：五色茄，一名金盐；地榆，一名玉鼓。惟此二物，可以煮石。
《广志》曰：苦，秦豉也。
《楚辞口招魂》曰：大苦酸咸（大苦谓豉。）辛甘行。（言取豉调和以椒姜，咸酢和以饴蜜，则辛甘之味皆发而行。）
《古歌》曰：美豉出鲁门。
齑
《周礼》曰：醢人掌共五齐。（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
《记》曰：卒食客，自前跪。彻饭齑，以授相者。
《释名》曰：蟹齑，去其匡，熟，捣合如齑也。
《通俗文》曰：淹韭曰齑，淹薤曰{队韭}。
《东观汉记》曰：王莽将败北海，逢萌载齑器於市，曰：“辛乎！”因潜藏不见。
《魏志》曰：华佗尝见病咽塞者，语之曰：“向来道隅有卖饼人，萍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如言，立吐一蛇。
王隐《晋书》曰：袁甫曰：“美莫过稻，不可以为齑。”
《语林》曰：石崇尝冬月得韭齑，王恺货崇帐下督，云：“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
《楚辞》曰：惩於羹者而吹齑。
又曰：吴酸毛婺不沾薄。（毛，菜也。言吴人善为致美，其菜若婺，味无沾薄，言有调也。又曰蒿也。婺不沾薄，繁草也。婺，香沾多汗也。薄，无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吴人工调咸酸，使偷蒿蒌以为酱味酸，又不薄，适甘美人也。）
崔《四民月令》曰：八月收韭菁，作捣酱。
弘《君举食檄》曰：大市覆罌之蒜，东里独姥之醯、大盐杂以姜、椒，叛奴使之舂酱。
《岭表异录》曰：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则柔毛肥鬣不足比也。每军衙有局筵，必先此物，或炮或炙，尽此一牛。既饱，即以圣酱销之。（圣酱，如有菘，云是牛肠胃中已化草。）既至，即以盐、酪、姜、桂调而啜之，腹遂不胀。北客到彼，多赴此筵，但能食肉，罔有啜酱者。
卷八百五十六　饮食部十四
茹
《史民》曰：公仪休食茹而美，拔其园葵。
《後汉书》曰：孔奋为姑臧长。时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奋左职四年，财产无所增。事母孝谨，虽自俭约，而奉养极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沈约《宋书》曰：文帝为王玄谟作四时茹诗云：“堇茹供春膳，粟飧充夏餐。”
《傅玄诗》曰：厨人进藿茹，有酒不盈杯。
枚乘《七发》曰：白露之茹。
菹
《周礼》曰：朝事之豆，其实韭菹、昌本、菁菹、茆菹。（昌本，昌蒲根也，切之四寸为之。菁菹，韭菹。郑大夫读茆为茅。或曰茆水草。杜子春读茆为卯。玄谓：菁，蔓菁也；茆，凫葵也。）馈食之豆，其实葵菹。加豆之实，芹菹、深蒲、笋菹、笋菹。（芹，楚葵也。郑司农云：深蒲，弱入水深，故曰深蒲；或曰：深蒲，桑耳。，水中鱼衣也。玄谓：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也。，箭萌、竹萌。）王举则共七菹。（韭、菁、茆、葵、芹、、菹。凡醢醢所和，细切为酱，全物若为菹。酱菹之称，菜肉通称矣。）
《记》曰：麋鹿为菹，野豕为轩，皆聂而不切。麋为辟鸡，菟为宛脾，皆聂而切之。切葱若薤实之，醢以柔之。（此轩、辟鸡、宛脾、皆菹类也。其作之状，以醢与薰菜淹之，杀肉及腥气也。）
又曰：水草之菹，陆产之醢，小物备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实，美物备矣；昆虫之异，草木之实，阴阳之物备矣。（水草之菹，芹、茆属。陆产之醢，氐、缘之属。天子之祭，八簋。昆虫，谓温生寒死之虫也。《内则》：可食之物有蜩范。草木之实，菱茨榛栗之属。）
《传》曰：王使周公阅来聘，飧有昌蜀（昌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剥瓜为菹也。《笺》云：中田，土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种瓜，瓜成又入其税，天子剥削淹渍以为菹。贵四时之异物。）

《毛诗义疏》曰：蒲，周礼以为菹。谓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大如指，白，生啖之甘脆。又煮以苦酒受之，如食笋法，大美。今吴人以为菹。

《广雅》曰：菹、{队韭}、{廿酿}、{廿酤}、菹也。（坠，大内切。{廿酤}，口故切。）

《苍颉解诂》曰：{廿酤}，酢菹也。

《说文》曰：菹，菜酢也。{廿滥}，瓜菹也。（{廿滥}，力甘切。）

《释名》曰：菹，阻也。生酿之，遂使阻於寒温之间，不得烂也。

《吕氏春秋》曰：文王好菹。孔子闻之，蹙而食之三年，然後美之。

贾谊《新书》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病，而不能食之。令尹入，问曰：“王安得此疾？”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谴之而不得其罪乎，是法废而威不立，非所以使国闻也；谴而行其诛乎，则庖宰监者皆当死，心又弗忍也。故吾恐蛭之见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贺曰：“臣闻：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是昔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其夕，病心腹之积皆愈。

《晋书》曰：吴隐之年十馀岁，丁父母忧，食咸菹，以其味甘，掇而弃之。

卢谌《祭法》曰：秋祠有菹消。（《食经》有此法也。）

范汪《祠制》曰：孟冬不咸菹。

瓮

《释名》曰：生氵葱薤曰瓮，言柔滑兑兑然也。

卷八百五十七　饮食部十五

蜜

张《易注序》曰：蜜蜂以兼采为味。

《韵集》曰：蜜，蜂百草华所作也。

《汉武帝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药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

《续汉书》曰：天竺国出石蜜。

《东观汉记》曰：世祖尝与朱共买蜜合药。後上追念之，即赐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

《吴书》曰：袁术为雷薄等所距，士众绝粮。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床叹息良久，乃大咤曰：“袁术至於此乎！”

《吴历》曰：孙亮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蜜中有鼠矢。召问藏吏曰：“黄门从汝求蜜耶？”吏曰：“向求蜜，实不敢与。”黄门不服，亮曰：“此易知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破鼠矢，矢里燥。亮曰：“若久在蜜中，中外当俱湿；里燥，必是黄门所为。”黄门首服。

《晋令》曰：蜜工收蜜十斛，有能增煎二升者，赏谷十斛。

《晋太康起居注》曰：尚书令荀勖嬴毁，赐石蜜伍斤。

《齐书》曰：明帝元好逐姨，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食数钵。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门，上表辞禄。诏许之，赐以束帛，敕所在月给茯苓伍斤、白蜜贰斤，以供服饵。

《梁书》曰：任为新安太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以冒险多物故，即时停绝。

又曰：傅昭为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後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

《梁四公记》曰：高昌国遣使贡刺蜜，帝命杰公迓之，谓其使曰：“刺蜜是盐城所生，非南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风灾，刺蜜不熟，故尔。”帝问杰公何得知，对曰：“南城羊刺无叶，其蜜色明白而味甘；盐城羊刺叶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伪耳。”

《唐书》曰：蕃胡国出石蜜，中国贵之。上遣使往摩伽池国取其法，令扬州煎诸蔗之汁，於中厨自造焉，色味逾於西域所出。

《神仙传》曰：飞黄子服中岳石蜜及紫梁，得仙。

王孚《安成记》曰：郡东有山，百姓呼曰蜜岗，产蜜焉。（《仙经》云：蜜为众口芝。）

《荆州图记》曰：赤马山有蜜房二百所，罗缀相望，因名曰百房。

《异物志》曰：交址草，滋大者数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谓之石蜜。

《凉州异物志》曰：石蜜之兹，甜於浮萍。非石之类，假石之名。实出甘柘，变而凝轻。（甘柘似竹，味甘。煮而曝之，则凝如石而甚轻。）

《范子》曰：白密出陇西天水。

《本草经》曰：石蜜，一名饴。

《吴氏本草》曰：食蜜生武都谷。

刘根《墨子枕中记钞》曰：百花醴蜜。

《楚辞口招魂》曰：瑶浆蜜勺，（勺，沾也）实羽觞。

左思《蜀都赋》曰：蜜防郁毓被其阜。（汉昌县多野蜂蜜蜡。）

郭珍《蜜赋》曰：繁布金房，叠称王室。咀爵滋液，酿以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

魏文帝《与孙权书》曰：今因赵咨奉石蜜五饼。

又《与朝臣诏》曰：南方龙眼、荔支，宁比西国葡萄、石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新城孟太守道：蜀猪肫鸡鹜，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
沙饧
张衡《七辩》曰：沙饧、饴、石蜜，远国贡储。
盛翁子《与刘颂书》曰：沙饧，西垂之产。
卷八百五十八　饮食部十六
酪酥
《通俗文》曰：𠀋羊乳曰酪，酥曰𠂉氏醐。
《释名》曰：酪，泽、乳汁所作，使人肥泽。
《汉书》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马为桐马。（应劭曰：主乳马，取其汁桐治之，味酢可饮，因以为官。如淳曰：桐音，主乳马，以韦革为夹兜，受数斗咸马乳，桐取其上肥，因名曰桐马。今梁州亦名马酪为马酒。晋灼曰：桐，音捷桐之桐。）
又曰：丞相孔光奏：省乐官七十二人，给太官桐马酒。（李奇曰：以马乳为酒也，撞桐乃成。）
又曰：乌孙公主歌曰：“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又曰：王莽时饥，教民煮木为酪，不可食，重为烦扰。（受日木实为酪也。或曰：如令饵木属。）
《後魏书》曰：神瑞二年秋，谷不登。太史令王亮等言谶书云：国家当都邺，大乐五十年，劝帝迁都，可救今年之饥。帝以问崔浩，浩曰：“非长久之策也。今留守旧都，分家南从，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阻，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今居北方，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可不迁都也。”
又曰：临淮王潭孙孚持白武幡，劳河那瑰於柔玄、怀荒二镇间。河那瑰众号三十万，阴有异意。遂拘留孚，载以𠂤车，日给酪一升、肉一段。
《唐书》曰：高宗朝，太仆以患疥马乳造酪，供进署承，罪当死。上特免之。
《晋太康起居注》曰：尚书令荀勖嬴毁，赐乳酪，太官随日给之。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次药有太玄之酪。”
《西河旧事》曰：祁连山宜牧牛羊，羊肥乳酪好，不用器物，刈草着其上，不解散，一斛酪升馀酥。
《邺中记》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作醴酪，煮粳米或大麦作之。又投大麦於其中，捣杏子仁煮作之。亦投大麦中。
《郭子》曰：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机曰：“卿东吴何以敌此？”机曰：“千里莼羹，未下盐鼓。”
《世说》曰：杨德祖为主簿，侍坐。人有饷酪者，魏武啖少许，乃题上作“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致坐中人，并不解。修即啖之，云：“公教令‘人一口’，复何疑？”
又曰：陆太尉诣王丞相，公食之以酪，陆还遂病。明日，有笺与王，曰：“昨食酪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
《笑林》曰：吴人至京师，为设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强而食之。归吐，遂至困，顾谓其子曰：“与伧人同死，亦无所恨，汝故宜慎之。”
《魏文帝集》载锺繇书曰：属赐甘酷及樱桃。
孙楚《祠介子推祝文》曰：枣饭一盘、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厨。
《傅咸集口杨济与咸书》曰：酥治疮上急。
范汪《祠制》曰：仲夏荐杏酪。
醍醐（附）
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醍（音低。）醐十斤。
《唐书》曰：武德二年，凉州刺史安修仁献百年酥，云饵之可延寿。
卷八百五十九　饮食部十七
麋粥
《周书》曰：黄帝始烹谷为粥。
《记》曰：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行，犹赐也。）
又曰：公叔文子卒，其子请谥於君，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
又曰：悼公之丧，季昭子问於孟敬子曰：“为君何食？”（悼公，鲁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孙，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达礼也。”
又曰：穆公之母卒，（穆公，鲁哀公之曾孙。）使人问於曾子曰：“如之何？”（问居丧之礼。曾子，曾参之子，名申。）对曰：“申也闻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齐斩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达。’”（子丧父母，尊卑同。）
又曰：亲始死，三日不举火，故邻里为之麋粥以饮食之。
又曰：君之丧，子大夫、公子、众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纳财，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无算。
又曰：大夫之丧，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
《左传》曰：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置诸深室，宁子纳橐饘焉。（饘，粥饼也。）
又曰：齐晏桓子卒，晏婴粗斩，苴、带、杖，菅屨，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
又曰：正考父鼎铭云：“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饘，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鬻，糜也。（薄糜。）糊，饘也。（糜也。）
《释名》曰：糜，煮米使糜烂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寒粥，米投寒水中也。
《史记》曰：左师触龙见赵太后曰：“食得无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又曰：阳卢侯赵章病，淳于意诊其脉，曰：“风”（音洞。）风者，五日而死。後七日乃死，曰：“其人嗜粥，故中藏实。实故过期。”
《後汉书》曰：光武为王郎所追，至无蒌亭，冯异上豆粥一碗。明日，上谓诸将曰：“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
又曰：樊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饘粥。
《东观汉记》曰：曹褒迁将作大匠。上闻褒病，使致医药、糜粥。
谢承《後汉书》曰：南阳陆续仕郡户曹史。时饥荒，太守尹兴使续於都亭赋闷ㄘ粥。续悉令简阅其人，讯以名氏。事毕，兴问所食几何，续因口说六百馀人，皆分别姓字无有差谬，兴异之。
《汉献帝传》曰：帝在长安，谷一斛五十馀万。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民作糜粥，死者不绝。帝疑廪赋不实，敕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满两盆。杖汶五十。
《九州春秋》曰：臧洪为青州刺史，为袁绍所围，粮食已尽。初尚掘鼠，煮筋角，後无可复食。厨有米三升，主簿启进内，稍以为糜粥。洪叹曰：“吾独食此何为？”命作薄粥，与众共啜之。
《魏末传》曰：曹爽等令李胜辞司马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见胜，自陈“无他劳效，横蒙圣恩，当为本州，诣阁拜辞，不悟加恩，得蒙引见。宣王令两婢侍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主饮婢进粥，宣王持杯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悯然者久之。
《吴录》曰：李寿作糜以食饥者，而不自名。
又曰：朱桓除馀姚长，遇疫疠，谷食荒贵。桓分部良吏，隐亲医药，食粥相继。士民感戴之。
王隐《晋书》曰：贼杜下蜀。蜀人饥，陶侃多作粥以待之，於是悉降。
《晋安帝纪》曰：桓玄败走，左右进以粗粥，咽不能下。
《郭林宗传》曰：林宗尝止陈国文学，见童子魏德公，知其有异。德公求近其房止，供给洒扫。林宗尝不佳，夜中命作粥，德公为之进焉。林宗一啜，怒而呵之曰：“高明为长者作粥，不如意，使沙不可食！”以杯掷地。德公更为粥，三进三呵。德公姿无变容，颜色殊悦。林宗乃曰：“始见子之面，今乃知卿心。”遂友善之，卒为妙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戴与兄勃并隐遁有名。中书令王绥尝携客之勃等，方进豆粥，绥曰：“闻卿善琴，试欲一听。”不答。绥恨而去。
又曰：何子平，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家有大丧，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凉，一日以数合米为粥，不进盐菜。
《齐书》曰：宣考陈皇后生高帝。高帝年二岁，乳人乏乳，后梦人以两瓯麻粥与之，觉而乳惊，因此丰足。
《梁书》曰：昭明太子统母丁贵嫔薨，水浆不入口，每哭恸绝。武帝命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不胜丧，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耶？”即强进饮粥。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武帝又敕曰：“闻汝所进食过少，转羸瘦，我比更无病，正为汝胸中亦圮塞成疾，故应加饘粥，不使我恒悬心。”虽屡奉敕劝逼，终丧日止一溢米，不尝菜果之味。
又曰：张弘策幼以孝闻，母尝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为进粥，弘策乃食母所馀。
又曰：肖景为南兖州刺史。会年荒，计口振恤，又为饘粥於路以赋之。
又曰：任为义兴太守，岁荒，散私俸米豆为粥，活三千馀人。
又曰：王志天监初为丹阳尹。时年饥，每旦为粥於郡门以赋百姓，众悉称惠。
又曰：刘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书郎，以所生母忧，庐于墓，再期不尝盐酪，食麦粥而已。
又曰：有河南孝廉秦绵，遭母丧，送葬，不忍复还。乡人为作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食粥，无米食菜而已。
又曰：庾沙弥母刘氏亡，水浆不入口累日。初进大麦薄饮，经十旬方为薄粥。终丧不食盐酢。
《陈书》曰：张昭弟乾，字玄明，聪敏好学，亦有至性。父卒，兄弟日惟食一升麦屑粥。
《後魏书》曰：崔浩，道武贾岁，威风严峻，官省左右以微过得罪，莫不逃避隐匿。自下皆变，浩独恭勤不怠，或终日不归。帝知之，辄命赐以御粥。
又曰：薛真度为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饥，真度辄表曰：“别出仓米五十斛为粥，救其甚者。”诏曰：“真度所表，甚有忧济百姓之意，宜在极恤也。”
又曰：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杨椿谏曰：“圣人之礼，毁不灭性。纵陛下欲自贤於万代，其若宗庙何？”帝感其言，乃一进粥。
又曰：杨逸为光州刺史。时灾俭连岁，逸欲以仓粟赈给，而所司惧罪不敢。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假令以此获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仆射元罗已下谓公储难阙，并执不许。尚书令、临淮王以为宜贷二万，诏听贷五万。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残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门造粥饲之，将死而得济者以万数。帝闻而善逸。

又曰：韦彣，字遵显。少有志业，年十八，辟州主簿。时属岁俭，彣以家粟造粥，以饲饥人，所活者甚众。

又曰：房景远，字升遐，重然诺，好施与。岁俭，分赡宗亲。又於通衢以粥食饿者，存济甚众。平原刘郁行造兗境，忽遇劫贼，已杀十馀人，次至郁，郁曰：“与君乡近，何忍见杀？”贼曰：“若言乡里亲，亲是谁？”郁曰：“齐州主簿房阳是我姨兄。”阳是远小字，贼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杀其亲？”遂还衣服，蒙活者二十馀人。

又曰：李搔妹曰法行，幼出家为尼，後遭时大俭，施糜粥於路。

《北齐书》曰：李士谦，遇年饥，多有死者。士谦罄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万计。

《後周书》曰：皇甫遐，字永贤，河东汾阴人。性至孝，遭母丧，乃庐於墓侧，食粥枕苫，栉风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识。

《隋书》曰：陆让母者，上党冯氏女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仁寿中，为番州刺史，赃货狼籍，为司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验，乃命公卿百僚议之。咸曰：“让罪当死。”诏可其奏。让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曰：“无汗马之劳，致位刺史，不能尽诚奉国，以答鸿恩，而返违犯宪章，赃货狼籍！若言司马诬汝，百姓、百官不应亦皆诬汝；言至尊不怜愍汝，百姓何故治书覆汝？汝岂诚臣？岂孝子？不诚不孝，何以为人！”於是流涕吗咽，亲持盂粥劝让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词情甚切，上悯然为之改容。献皇右甚奇其意，致请於上，遂下诏可减死为民。

《太公金匮》曰：武王伐纣，都洛邑，而雪深丈馀。不知何五大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开门而进曰：“先生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天寒，故进热粥以御寒。”

《庄子》曰：颜回有负郭之田五十亩，足以供饘粥。

《七略》曰：宣帝诏徵被公见诵《楚辞》，被公年衰母老，每一诵，辄与粥。

《风俗通》曰：范滂父字叔矩，遭母忧，既葬之後，饘粥不赡。司徒召滂，滂曰：“老父年尊，绝意世仕，遂不得避也。”

《魏武遗令》曰：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

《谯子法训》曰：或曰：“母有疾，使其妻为粥者，妻不可，以刀击之，夷其面，可以为孝乎？”曰：“以刀刃妻，其亲必骇，而有忧及之，何有於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子》曰：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帝遣虎贲收之，妇云：“无忧！”寻还，作粟粥待之。
《语林》曰：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王恺乃密货崇帐中都督，曰：“豆难煮，惟豫作熟豆，以白粥投之。”
《续搜神记》曰：刘池荀家在夏口，忽有鬼来，喜偷食。刘即於他家煮治葛，取二升汁蜜赍还家。向夜，令举家糜食，馀一瓯，因写治葛汁着中，於几上，以瓮复之。至人定後，闻鬼发瓮啖糜，须臾，在屋头吐，至四更中，寂然。於此遂绝也。
徐广《晋记》曰：愍帝建兴四年，京城粮尽，屑麴为粥，以供帝食。
《录异传》曰：周时，尹氏贵盛，五世不别，会食数千人。遭饥荒，罗鼎作糜，啜之声闻数十里。
《邺中记》曰：并州之俗，以冬至後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粥。中国为寒食。
《凉州异物志》曰：高昌僻土，有异於华，寒服冷水，暑啜罗。（，受车切。北郡人作糜粥啜之，俗号也。）
《南越志》曰：陵庐城中有井，半清半黄。黄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汁，甚芬馨。
《世说》曰：郄嘉宾三伏之月诣谢公，炎暑重赫，虽当风交扇，犹沾汗流离。谢着故练衣，食热白粥。郄谓谢曰：“自非君体，几不堪此。”
又曰：宾客诣陈大丘宿，使元方、季方炊。太丘问：“炊何迟留？”元方长跪曰：“君与客语，乃俱窃听，炊忘着米，今皆成糜。”太丘曰：“尔颇有识不？”二子长跪俱说，言无遗失。太丘曰：“如此，俱成糜自可，何必饭耶？”
《俗说》曰：王东亭尝之吴郡就汰公宿，汰公设豆藿糜，自啖一大瓯。东亭有难色，汰公强进半瓯。
《王荟别传》曰：荟为吴郡内史。其年大饥，荟出私财为百姓饘粥。
《风土记》曰：天正日南，黄锺践长，粥饘追萌，微纳休昌。（是以阳始牙动，为饘粥以养幼扶微。俗尚以赤豆为糜，所以象色也。）
《广志》曰：辽东赤梁，魏武帝以为御粥。
《天文要集》曰：玉井主粥厨。
《殷康集》曰：康为武康县，教曰：“郭邑居民有死丧者，可令送两坩粥。”
《时镜新书》曰：齐魏收当寒食饷王元景粥，元景与收书曰：“始知令节，须御麦粥，加之以糖，弥觉香冷。”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十五日，豆糜加油骨其上，以祠门户。
魏武帝《苦寒行》曰：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橐以取薪，斧冰持作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新语》曰：李既贵，其姊病，必亲为煮粥，火其须。姊曰：“仆妾多，何自苦若是？”对曰：“岂为无人耶？顾姊年老，亦年老，虽欲久为姊煮粥，其可得乎？”

膏糜

《国语》曰：勾践载稻与脂於舟以行。（稻有膏糜。）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也，无不啜也，必问其名。（为後将用之。）

《续齐谐记》曰：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於宅东南角，举手招成，成便往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此地之神。明日是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也，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所。成如言，为作膏白粥。自此已後，年年大得蚕。今世人正月半作膏糜，像此。

糝

《周易》曰：鼎折足，覆公𠂤束。（郑玄曰：糝谓之𠂤束。《震》又为竹。竹萌曰荀。荀者，𠂤束之米也。《诗》云：其𠂤束惟何？）

《周礼》曰：醢人掌羞豆之实，酏食、糝食。

《记》曰：犬羹、菟羹，和糝不蓼。（凡羹齐，宜以五味调和米屑谓之糝，蓼则不也。）

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与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为饵煎之。（此周礼糝食也。）

《说文》曰：甚，以米和羹也。（甚与糝同。）

宗躬《孝子传》曰：桑虞丧父，十四日食百粒糝藜藿。

《墨子》曰：孔子穷陈、蔡之间，藜蒸不甚。

索（所戟切。）

《通俗文》曰：煮米索。

《食经》曰：作煸法，近水则涩。

廾

《周礼》曰：笾人，掌朝事之笾，其实，廾、白、黑、形盐。（廾，廾实也。郑司农云：，麻曰廾，稻曰白，黍曰黑，郑玄曰：今河问以北，煮童煮麦卖之名曰逢。）

《仪礼》曰：、廾坐，设于豆西，当外列，在东方，妇赞者执白、黑以授主妇。

又曰：主妇荐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妇替者执二笾、，以授主妇。主妇不兴，受之，奠于醢南，廾在东。

《礼》曰：Ｐ、羹、菽、麦、廾、稻、黍、粱。

（丘与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苍颉解诂》曰：，煮麦也。
《说文》曰：，麦甘粥也。
《释名》曰：煮麦曰，亦龋也，熟煮之，龋坏也。
《急就》曰：甘殊美奏诸君。
肺员（苏本切）
《说文》曰：员，切熟肉，内於血中和也。
《释名》曰：肺员，𠂤赞也。全米糁之，如膏钻也。
卢湛《祭法》曰：四时祠皆用肺员。
血（苦滥切。）
《说文》曰：羊血白。
《释名》曰：血，以血作之，增其酸鼓之味，使甚苦，以消膏；而加菹其中，亦以消酒也。
卢湛《祭法》曰：春夏秋祠，皆用血。
热洛河
《唐书》曰：安禄山、思顺翰并来朝，玄宗使骠骑太将军、内侍高力士及中贵人供奉官，於京城东驸马崔惠童池亭宴会，使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煮其肠，谓之热洛河，以赐之，为翰好故也。
羌煮
《搜神记》曰：羌煮，貊炙翟之食也。自太始以来，中国尚之，戎翟侵中国之前兆也。
胡饭
《续汉书口五行志》曰：灵帝好胡服、胡饭，京师贵戚皆竞为之。
卷八百六十　饮食部十八
饼
《释名》曰：饼，并也，溲麦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汗，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体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
《汉书》曰：宣帝微时，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售，亦以自怪。
《续汉书》曰：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後董卓拥胡兵破京师之应。
《东观汉记》曰：光武问弟五伦曰：“闻卿为市掾，人有遗卿母一笥饼，卿从外来见之，夺母笥，探口中饼出，有之乎？”伦对曰：“实无此。众人以臣愚蔽，故为出此言耳。”
《英雄记》曰：李叔节与弟进先共在乘氏城中，吕布诣乘氏城下。叔节从城中出诣布，进先不肯出。为叔节杀数头肥牛，提数十石酒，作万枚胡饼，先持劳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汉末，赵歧避难逃之河间，不知姓字。又转诣北海，着絮巾裤，常於市中贩胡饼。孙宾硕时年二十馀，乘犊车将骑入市，观见歧，疑其非常人也，因问之：“自有饼耶？”歧曰：“贩之。”宾硕曰：“买几钱？卖几钱？”歧曰：“买三十，卖亦三十。”宾硕曰：“视处士之望，非买饼者，殆有故。”乃开车後户，顾所将两骑，令下马扶上之。时歧以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宾硕闭後户，下前檐，谓之曰：“视处士状貌，既非贩饼者，如今面色变动，即不有重怨，则当亡命。我，北海孙宾硕，阖门百口，又有百岁老母在堂，势能相度者也，终不相负，必语我以实。”歧乃具告之。宾硕遂载歧以驱归。

又曰：严翰，字公仲，学问特善《春秋公羊》。司隶锺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谓“左氏”为太官。而谓“公羊”为卖饼家。

又曰：卢毓为吏部尚书。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不，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

《魏略》曰：丁斐封列侯，坐免官。後太祖啁曰：“斐，文侯印绶何在？”斐对曰：“以易饼。”太祖大笑。

《晋书》曰：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帏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於王者。每燕见，不食太官所设，帝辄命取。其食蒸饼，上不坼作十字不食。

王隐《晋书》曰：王长文，州辟别驾，阳狂不诣。举州追求，乃於成都市，见蹲地啮胡饼。

又曰：王羲之幼有风操。郗虞卿闻王氏诸子皆俊，令使选婿。诸子皆饰容以待客，羲之独坦腹东床，啮胡饼，神色自若。使具以告，虞卿曰：“此真吾子婿也。”问谁，果是逸少，乃妻之。

《晋阳秋》曰：惠帝崩，由食饼也。

又曰：王欢耽学贫窭，或人惠蒸饼一轴，以充一日。妻子常有菜色。

《宋书》曰：王悦之为吏部郎。邻省有会同者，遗悦之饼一瓯，辞不受，曰：“此费诚小，然少来，不愿当之。”

肖子显《齐书》曰：永明九年正月，诏太庙四时祭荐宣皇帝面起饼。

又曰：何戡为司徒左长史。太祖为领事，与戡来往，数置欢宴，上好水引饼。戡令妇女躬自执事，以设上焉。

《梁书》曰：武帝尝设大臣饼，蔡樽在坐，帝频呼其姓名，樽竟不答，食饼如故。帝觉其负气，乃改唤蔡尚书，樽始放箸执笏曰：“惟。”帝曰：“卿向聋，今何聪？”对曰：“臣预为右武，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帝有惭色。

《赵录》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胡饼曰搏炉，石虎改曰麻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石虎好食蒸饼，常以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不裂者不可得。

《後魏书》曰：胡叟不治产业，常苦饥贫，能不以为耻。养子字螟蛉，以自结。常作布囊，容三、四斛，饮啖醉饱，便盛肉饼以付螟蛉。见车马荣华者，视之蔑如也。

《北齐书》曰：厍狄连，冬至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连问："此豆饼何处得来？"妻对曰："於食中减。"连大怒。

《後周书》曰：樊深以父遇害，因避难，坠岩伤足，绝食再宿，後遇得一箪饼，饮食之。然念继母年老患Φ，咸免虏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寻觅。母过，得相见，因以馈母。还，复遁去。改易姓名，游学於汾、晋之间。

《唐书》曰：僧万回，阌乡人也。恢谐以狂，发言屡中。其兄戍边五载，母思之。万回年幼，请诣兄所，策竹马去。经归而返，白母曰："兄还，请办饼，更往迎之。"数日，持补而至，母发补，乃戍子衣也。寻而子至，母大惊。

《范子》曰：饼出三辅。

《墨子》曰：鲁阳文君云："有人於此牧羊，刍豢不可胜食也。见人作饼，即还然窃之；楚四境之田，芜广不可胜辟，见宋、郑之门邑，则还然窃之。与彼异乎？"

《抱朴子》曰：莽之世，卖饼小人皆得等级，斗筲之徒兼金累紫；杨子云确然忠贞之节形矣。

《三辅旧事》曰：太上皇不乐关中，高祖徙丰沛屠儿、沽酒、卖饼、商人，立为新丰县。故一县多小人。

《李固别传》曰：质帝暴得疾，云食煮饼腹中闷，遂崩。

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直，太官供饼饵五熟。

《玄晏春秋》曰：卫伦过予而燕，论及於味。伦称侍中刘子杨食饼知盐生，精味之至也，予曰："昔师旷识劳薪、易牙别淄渑，子杨之妙，抑末乎？"伦曰："晋旷、齐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杨，今之妙也。子何间焉？"

《语林》曰：何平叔面绝白，魏文帝疑其着粉。正夏月唤来，与热汤饼，大汗出，随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幽明录》曰：姚泓叔父大将军绍总司戎政，召胡僧，问以休咎。僧乃以面为大胡饼形，径一丈，僧坐其上，先食正西，次食正北，次食正南，所馀卷而吞之讫，便起去，了无所言。是岁五月，杨盛大破姚军於清水。九月，晋师北讨，扫定、洛。明年，遂席卷鄽镐，生禽泓焉。

葛洪《神仙传》曰：壶公者，从远方来卖药，常悬一壶於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壶中。市掾费长房於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身为扫除，并进饼。公令长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共跳入壶，但见楼观五色，重门阁道，侍者数十人。
《京兆旧事》曰：萧彪为巴郡守。父老，归供养。父嗜饼，从至市，立车，下自进之。
《廷尉决事》曰：廷尉上士张柱私卖饼，为兰台令史所见。
《方言》曰：饼谓之饨，（徒昆切。）或谓之饦长，（音张。）或谓之馄。（音混。）
《说文》曰：饼，面也。
《杂五行书》曰：十月亥日食饼，令人无病。《食经》有髓饼法，以髓脂合和面。
崔《四民月令》曰：五月距立秋，无食煮饼及水溲饼。（夏月饮水时，此二饼得水即冷坚不消，不幸便为食作伤寒矣。以饼置水中则渗；惟酒溲之，入则也。）
王郎《上刘纂等槔蒲》曰：左中郎乐林得纂面肉，共啖汤饼。
缪袭《祭仪》曰：夏祀以蒸饼。
卢谌《祭法》曰：四时祠用曼头、饦曷饼、体牢。凡夏祠别用乳饼。冬祠用白环饼。（荀氏《四时列馔注》曰：夏祠以薄液代曼头。）
徐畅《祭记》曰：旧五月麦熟，荐新麦，作起漱白饼。
《明皇杂录》曰：武惠妃生日，上与诸公主按舞於万岁楼下。上乘步辇，从复道窥见卫士食毕以饼饵弃水窦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杀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宁王从容谓上曰：“从复道窥见获卫士之过而杀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勤俭爱物，恶物弃於地；奈何性命至重，重於残飧者乎？”上蹶然大悟，遽命赦之。
《荆楚岁时记》曰：六月伏日，并作汤饼，名为辟恶。
《时镜新书》曰：四月八日，长沙市肆之人无子者供寺阁下羊肉薄饼，结愿以乞儿，往往有验。
束晳《饼赋》曰：《礼》仲春之月，天子食麦，而朝事之笾，煮麦为面。《内则》诸馔不说饼。然则虽云食麦，而未有饼。饼之作也，其来近矣。若夫安乾、Ｘ卩之伦，纠耳、狗后之属，钮带、案成，饦饦主、髓烛，或名生於里巷，或法出乎殊俗。三春之初，阴阳交际，寒气既消，温不至热。于时享宴，则曼头宜设。吴回司方，纯阳布畅，服饰饮冰，随阴而凉，此时为饼，莫若薄壮。商风既厉，大火西移，鸟兽毛，树木疏枝，肴馔尚温，则起溲可施。玄冬猛寒，清晨之会，涕冻鼻中，霜成口外，充虚解战，汤饼为最。尔乃重罗之，（丘与切。）尘飞雪白，胶粘筋，膏氵羔柔泽。肉则羊膀豕胁，脂肤相半，脔若蜿首，珠连砾散，姜株葱本，｛艹｝（音封）缕切判，锉末椒兰，是洒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畔。和盐漉鼓，揽合つ乱。於是火盛汤涌，猛气蒸作，攘衣振服，握搦拊搏，面弥离於指端，手萦回而交错，纷纷及及，星分雹落。笼无逆肉，饼无流面，妹俞咧敕，薄而不绽。和和，襄色外见，柔如春绵，白若秋练，气勃郁以扬布，香飞散而远遍。行人失涎於下风，童仆空爵而斜盼，擎器者砥唇，立侍者千咽。尔乃换增，濯以玄醢，钞以象著，曳要虎丈，叩膝遍据，盘案财投而辄尽，庖人参潭而促遽。手未及换，增礼复至，唇齿既调，口咽利，三笼之後，转更有次。

庾阐《恶饼赋序》曰：范子常者造余宿，霍鸡为饼，迟御之情甚虚，奇嘉之味不实，聊作《恶饼赋》以释之。

弘君举《食檄》曰：催厨人作茶饼，熬油煎葱，例茶以绢，当用轻羽，拂取飞面，刚软中适，然後水引。细如委纟延，白如秋练，羹杯半在，财得一咽，十杯之後，颜解体润。

梁吴均《饼说》曰：宋公至长安，得姚泓时故太官承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离蝉欲静，变变晓风，凄凄夜冷。臣当此时，惟能说饼。”公曰：“善。”贾怂称曰：“安定噎鸠之麦，雒阳董德之磨，河东长若之葱，陇西舐背之犊，ｘ（音夫。）罕赤耻之羊，张掖北门之鼓。燃以银屑，煎以银铫，洞庭负霜之橘，仇池车带之椒，调以济北之盐，Ｍ以新丰之鸡，细如华山玉屑，白如梁甫银渥，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公曰：“善！”

糗□

《书》曰：峙乃糗粮，亡敢弗逐。（峙，具。糗，熬稻也。）

《仪礼》曰：四笾：枣、糗、粟、脯。

《左传》曰：陈辕颇赋封田以嫁公女，以为己大器。公逐之，出奔郑。道渴，其族辕亘进稻醴、粱糗、段脯焉。曰：“何其给也？”曰：“器成而具。”

《公羊》曰：公出奔齐，国子执壶浆曰：“敢致糗从者。”公稽首以衽受。

《说文》曰：□，乾食也。糗，熬米麦也。（去九切。）

《释名》曰：糗，齲也，饭而磨散之，使齲碎也。饣侯，候也，候人饥者以餐之。

《汉书》曰：李陵击匈奴，兵败，令军士人持二升□、一片冰相待。

《东观汉记》曰：严尤击江贼，世祖奉糗一斛、脯三十朐。

又曰：隗嚣且病，饿，出城餐糗□，腹张，悉愤而死也。

又曰：张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饭屑，饮水而已。後年贫，人来归者千馀户。

又曰：贺玄，字文弘，为九江太守。行县赍持□，但就温汤而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谢承《後汉书》曰：沈景为河间相，恒食□。
《後汉书》曰：赵孝兄礼为饿贼所得。孝闻之，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谓曰：“可且归，更持米□来。”孝求不能得，复往报贼，愿就烹。众异之，遂不害。乡党服其义。
《魏略》曰：寒贫者本姓石。後还长安，车骑将军郭淮以意气呼之，问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与脯□及衣，财取脯一朐、□一升而止。
《唐书》曰：黄巢将逼三辅，僖宗出幸，途无供顿，卫军不得食。张浚谓汉阴令李康曰：“公可为糗饵，以供行在。”康乃鸠集骡乘，分道进饕糗。
《列女传》曰：勾践伐吴，有献一囊□者。王以赐军士，甘不逾嗌，而战自十倍。
《孟子》：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
《玄晏春秋》曰：卫伦过予而燕，论及於味，命仆取糗以进予。予尝之，曰：“吾知之矣。麦，其主者也；有李、柰、杏味。三果不同，予焉得兼之？”伦曰：“吾之将来，家实多果。杏时将发，故糅之以杏汁；李、柰时发，又糅之以李、柰汁。故有三果之味也。”
《物理论》曰：吕子义，清贤之士也。思之宜往存省，怀□而往。主人盛为馔食，乃出怀中□，求冷水一杯而食之。
《楚辞□九章》曰：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
崔《四民月令》曰：四月可作枣□。
饵粢
《周礼》曰：羞笾之实，糗饵、粉粢。（郑玄曰：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为也。合蒸曰饵，饼之曰。糗者，捣粉，熬大豆为饵，之粘着以粉之也。饵言糗，言粉，互相明也。）
《广雅》曰：铎、饦齐，饵也。
《方言》曰：饵谓之饦恙，（音恙。）或谓之粢，或谓之饦令，（音铃。）或谓之饦奄，（乌业切。）或谓之饦元（音原。）。
《说文》曰：饵，粉饼也。，稻饼也。
《释名》曰：饵，而也，相黏则也。兖豫曰溏浹，（或作丌。）就形之名也。，渍也，蒸糁屑，使相润渍饼之也。
《韵集》曰：饦唐、饦弟，饵也。
《东观汉记》曰：樊毕，字仲华。世祖尝於新野坐文书见拘，时毕为市吏，馈饵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河东都尉，引见云台，上啁毕曰：“一笥饵，得都尉，何如？”
《风俗通》曰：汝阳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过阴墓树下，以饵着石人头，忽去而忘之。行道人见饵，怪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转以相语云：“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来就，号曰贤君，如此数年。前饵母闻之，为人说之，乃无复往者。

《梁书》曰：朱异好饮食滋味声色之娱，子鹅炮鲊不辍於口。虽朝谒，从车中必赍饴饵。

ＸＩＩ（上巨下汝）

《通俗文》曰：于纟 争者谓之ＸＩＩ。

《杂字解诂》曰：ＸＩＩ，膏环也。

《异苑》曰：张骥，永初中於都丧亡。司马茂往哭之，见骥凭几而坐，以箸刺ＸＩＩ食之。

《楚辞口招魂》曰：ＸＩＩ、蜜饵。（言以蜜和米面，熬作ＸＩＩ，捣黍作饵。）

寒具

《周礼》曰：朝事之笾。（郑司农云：朝事，谓清朝未食，先进寒具口实之笾。）

《通俗文》曰：寒具谓之饹曷。（音曷。）

桓谭《新论》曰：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鸡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

《张逸遗令》曰：闭口寒具不得入。

卷八百六十一　饮食部十九

羹

《周礼口天官口亨人》曰：祭祀共大羹、羹，宾客亦如之。（大羹，肉汁音者。郑司农云：大羹，不致五味也。羹，加盐菜也。汁音音泣。）

《礼》曰：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毋皿羹，（亦嫌欲疾。皿，不嚼菜也，音敕答切。）毋絮羹。（为其详於味。絮犹调也。絮，敕处切。）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羹之有菜者用挟，无菜者不用挟。

又曰：雉羹、鸡羹、兔羹、Ｐ羹，食自诸侯已下，至於庶人，无等。（羹，食之主。）

又曰：子卯稷食菜羹，（忌日贬也。）夫人与君同庖。（不时杀也。）

又曰：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谓性不能者，可食饭菜羹。）

又曰：大飨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者矣。

《左传》曰：颍考叔有献於郑庄公。公赐之食，食而舍肉。公问其故，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肉有汁曰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臧哀伯谏曰：“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也，不致五味，不忘本也。）

又曰：郑伐宋，将战，华元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郑师与宋师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畴昔，犹前日也。）与入郑师，故败。君子谓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憾，恨也。殄，尽也。）於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诗义取不良之人相怨以亡。）其羊斟之谓乎？

又曰：楚献黿於郑灵公。子公宋与子家将见。（宋，子公也。子家，归生。）子公之食指动，（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黿，相视而笑。公问之，（问所笑。）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与也。（欲使指动无效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尝之而去。

又曰：叔鲋求货於卫，淫刍荛者。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与一箧锦，叔向受羹反锦。

又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单之以薪。（单，炊也。）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书》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咸。梅，。羹须盐以和之。）

《诗义疏》曰：肉甚美，可以为羹霍。

《语》曰：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尔雅》曰：肉谓之羹。（郭璞注曰：肉，霍也。旧说肉有汁曰羹。孙氏以为，肉，作羹之物，因以名云。）

《广雅》曰：羹谓之氵音。

《说文》曰：羹，五味和粥也。

《释名》曰：羹，汪也，汁汪郎也。

《史记》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黄帝，用一枭破镜。（如淳曰：汉史东郡送枭，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也。）

又曰：项王为高祖置太公於机上，告汉王，汉王曰：“吾与羽俱北面受命怀王，约为弟兄，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又曰：高祖少时，与宾客过丘嫂，食，嫂厌叔与客来，佯为羹尽，栎釜边，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由此怨其嫂，封其子颉羹侯。

《战国策》曰：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遗之羹，乐羊啜之尽一杯。文侯谓褚师赞曰：“乐羊以我故食其子肉。”对曰：“其子食之，其谁不食？”羊下中山，文侯赏其功而疑其心。

又曰：中山君飨大司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子期怒，走楚，说王伐中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山君亡，有二人挈子随後，问之，曰：“臣父尝饿且死，君下壶飧哺臣之父，故来死君也。”中山君叹曰：“吾以一碗羊羹亡国，以一壶飧得二士死。”
《後汉书》曰：太尉刘宽性仁恕，不妄喜怒。尝服朝服，侍婢奉肉羹，翻污其衣，婢遽收之。宽神色不异，徐言：“羹烂汝手乎？”
《东观汉记》曰：王涣为洛阳令。马帝正数从卖羹饭家乞贷，不得，辄欧骂之，至忿，煞正。捕得，涣问知事实，便讽吏解遣。
谢承《後汉书》曰：陆续诣诏狱，其母至京师饷食。续对饷泣曰：“续母来。”使者问其故，答曰：“续母作羹，截肉未尝不方，断葱寸寸无不同，是以知母来。”
又曰：陶硕，字公超，啖芜菁羹，无盐。
《帝王世纪》曰：文王长子曰伯邑考，纣烹以为羹，以赐文王，曰：“圣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与？食其子羹而不知！”
《晋书》曰：桓温表王浚之孙曰：“浚今有三孙，年出六十，室如悬磬，糊口江滨，四节蒸尝，菜羹不给。”
《宋书》曰：湘州刺史王僧虔引乐颐之为主簿，以同僚非人，弃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尝往候，颐之为设食，惟枯鱼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之。”母闻之，自出尝膳，鱼羹数种。杲之曰：“卿过於茅季伟，我非郭林宗。”
又曰：殷淳子孚，有父风。尝与侍中何勖共食，孚羹尽。勖云：“益殷莼羹。”勖，司空无忌子也。孚徐辍箸曰：“何无忌讳！”
又曰：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贵为刺史，未曾供赡。往姊家姊为设菜羹粗饭以激之。
又曰：毛修之被禽入魏，敬事嵩山道士冠谦之。谦之在魏，太武帝信敬，营护之，故不死。修之尝为羊羹，荐魏尚书，以为绝味，献之武帝，大悦，以为太官令。被宠，遂为尚书，封南郡公，太官令如故。
又曰：宋末，齐高帝辅政。刘彦节知运祚将迁，密怀异图。及沈攸之举兵，齐高入屯朝堂，袁粲镇石头，潜与彦节及诸大将黄回等谋，夜会石头，诘旦乃发。彦节素怯，搔扰不自安，脯後便自丹阳郡车载妇女尽室奔石头。临去，妇萧氏强劝令食。彦节啜羹，写胸中，手振不自禁。
《齐书》曰：高祖既为齐王，置酒为乐。羹胾既至，崔祖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胾吴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炮鳖胾鲤’，似非勾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说？”帝甚悦曰：“莼羹故应还沈。”
又曰：朱绪无行。母病积年，忽思菰羹。绪妻到市买菰为羹，欲奉母。绪曰：“病复安能食？先尝之。”遂并食尽。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并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天若有知，当令汝哽死！”绪闻，心中介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梁书》曰：萧励为广州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励性啬俭，而器度宽裕。左右尝将羹，正胸前翻之，颜色不异，徐呼更衣。
《後魏书》曰：赵琰，字叔起。尝送子冀州聘室，过路旁主人设羊羹，琰访知盗杀，卒辞不食。
又曰：彭城王氵攸为沧州刺史。有湿沃县主簿张达，尝诣州投人舍食鸡羹，氵攸察知之。守令毕集，氵攸对众谓达曰：“食羹何不还价直也？”达即伏罪，合境号为神明。
《唐书》曰：魏元忠前後三坐弃市，偶得不死。武后尝问之，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苟须臣肉作羹耳。”
《荀卿子》曰：孔子厄於陈、蔡，藜羹不糁。
《韩子》曰：尧有天下，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又曰：昭僖侯之时，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以次而诮之曰：“汝何为置生肝羹中？”众宰人曰：“窃以为有欲去上食宰也。”
《淮南子》曰：鼓造辟兵，寿尽五月。（高诱曰：鼓造谓枭。今世人五月作枭羹，亦作虾蟆羹。）
又曰：楚人有烹猴者，而召其邻人，以为狗羹也而甘之。後闻其猴也，据地而呕之。此不知味也。
又曰：太宰子朱侍食於令尹子国，子国伏羹而热，援浆以泛。明日，子朱辞官，曰：“令尹轻行而简礼，其辱人不难。”明日，伏节尹，怒而笞之三百。
《秦子》曰：五味者，各称一族之名，合和一鼎名曰羹。犹威重廉平，恩合而为信也。
《郭子》曰：陆士衡诣王武子，武子有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
刘向《新序》曰：纣王天下，熊羹不熟，而杀庖人。
又曰：平公问叔向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如是，君不知臣力，何也？”师旷侍，曰：“臣请以喻五味：管仲善断割之，隰朋善煎熬之，宾须无善齐和之，羹已熟矣而进之。”
又曰：魏文侯见箕季子，日晏，进粝飧瓜瓠之羹，曰：“岂不能具五味？教我无敛于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
《风俗通》曰：昭帝时，大官上食，羹中有发，切中有土，令承坐不谨敬，皆论。
刘祯《毛诗义问》曰：羹有菜、盐、豉。其中菜为其形象可食，因以为名。
陆机《毛诗草木疏》曰：梅，杏类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啖。煮而曝为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着羹霍中。
《广志》曰：大渡蜂，取其子得数升为羹，亦可蒸食。
《临海水物志》曰：民皆好啖猴头羹，虽五肉霍不能及之。其俗言：“宁负千石之粟，不愿负猴头羹霍。”
《笑林》曰：人有和羹者，以杓尝之，少盐，便益之。後复尝之向杓中者，故云盐不足。如此数益升许盐，故不咸，因以为怪。
《食经》曰：有猪蹄酸羹法、胡羹法、鸡羹法、{庶}鸭羹法。
《楚辞口天问》曰：缘鹄饰玉，后帝食飨。（后帝，殷汤也。言伊尹始仕，缘因烹鹄鸟之羹，修饰玉鼎，以事于汤，汤贤之，遂相也。）彭铿斟雉，尧帝何飨？（彭铿，彭祖也。好和滋味斟羹事，事尧，尧而飨食之。）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言彭祖进雉羹於尧，尧飨之，以寿之也。）
又《九章》曰：惩於羹者而吹虀。（言人有啜而热中，惩艾之，见虀则吹之。）
又《招魂》曰：和酸若苦陈吴羹。（吴人攻作。）
又《大招》曰：鲜隽甘鸡和楚酪。（酪，酢也。言取生大鳖，烹之作羹，调以饴蜜，复有肥鸡肉，和以酢酪，其味清也。）
又曰：内鸽鹄味豺羹。（，，鹤。鸽，似鸠而小，青白。鹄，黄鹄也。豺，似狗。言宰夫巧於调和，先甘酸鹄肉，故羹美也。）
《唐明皇杂录》曰：李林甫子婿郑平为户部员外，尝与林甫同处。一日，林甫就院省其女，遇平栉发，见林甫至，遽欲退藏。林甫固邀之，见其须发皆白，谓平曰：“上当赐甘露羹，郎其食之，纵当华皓，必当ʙ黑！”明日，果有中使至，赐林甫食中有甘露羹，遂以与平。平食讫，一旦发毛如{石}。
《岭表异录》曰：交址之人重不禄羹。羹以羊、鹿、鸡、猪肉和骨同一釜煮之，令极肥浓，漉去肉，进之葱姜，调以五味，贮以盆器，置之盘中。羹中有觜银银杓，可受一升。即更相揖让，多自主人先举，即满斟一杓，内觜入鼻，仰首，徐倾之。饮尽，传杓，如酒巡行之。吃羹了然，续以诸馔，谓之不录会。（亦呼为先脑也。）交址之人，或经营事务，弥缝推要，但备此会，无不谐者。（《安南录异图》凿穿心，飞头鼻饮者，皆遗风也。）
张翰《豆羹赋》曰：乃有孟秋嘉菽，垂枝挺荚。是刈是获，充箪盈箧。香铡和调，同疾赴急。
桓鳞《七说》曰：河鼋之羹，齐以兰梅。芬芳甘旨，末咽先滋。
卫洪《七开》曰：馨羹芬霍，凝色生华。
《皇象书》曰：想必醉令作醴，梅羹相待。
缪袭《祭仪》曰：夏祀，调和羹Ｐ以葵；秋祀，羹以葱；春祀，和羹Ｐ以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霍

《苍颉解诂》曰：隽少年汁，霍也。贲，霍多泽。（贲，房文切。）

《说文》曰：霍，肉羹。

《释名》曰：霍，曰蒿也，香气蒿高也。

《齐书曰：虞家富於财，而善为滋味。豫章王嶷盛馔享宾，谓曰：“肴羞有所遗否？”曰：“《何曾食疏》有黄颔霍，恨无之。”

《广志》曰：晨凫肥而耐寒，宜为霍。

刘欣期《交州记》曰：九真太守陶璜立郡筑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蛹，无头，长数十丈，大十馀围，软软动，莫能名。剖腹有肉，如猪肪。遂以为霍，甚香美。璜啖一杯，三军尽食。

《齐谐记》曰：江北华本者，为人好鳖霍。

《食经》曰：有芋子酢霍法。

《楚辞口招魂》曰：霍鳖炮羔有柘浆。（言以饴蜜而鳖炮羔。或日鳖{缶灬}羹，和牛五脏为羹霍也。鹄酸隽凫煎鸿（鸿，鸣吉。，鹄也。言复以酸酢烹鹄为羹，小隽凫煎熬鸿，令羹肥美也。）露鸡霍隽，）厉而不爽（厉，烈也。爽，败也。楚人名败曰爽。言乃复烹露栖之肥鸡，鸡霍鳖肉，其味清烈而不败也。）

又《大招》曰：煎鲫霍爵。（言煎鲋鱼霍黄雀也。）

崔る《博徒论》曰：鸳霍羊残。

陈思王《七启》曰：霍江界之潜鼋。

王粲《七释》曰：鼋羹霍。

饮

《周礼口天官口膳夫》曰：饮用六清。（六清：水、浆、醴、京、医、酏也。医，於美切。酏，以支切。）

又《食医》曰：饮齐视冬时。（饮宜寒也。）

又《酒正》曰：酒正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意，三曰浆，四曰酏。（清，谓醴之者也。意，《内则》所谓或以酏为醴者。凡醴浊酿，酏为之则少清矣。醴者，酏粥清也。）

又《浆人》曰：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意、酏，入于酒府。（醴者，清也。郑司农云：凉，以水和酒也。玄谓：凉，今寒粥，若糗饭杂水。）

《礼记口玉藻》曰：天子五饮：上水、酱、酒、醴、酏。（上，以水为上。）

又《郊特牲》曰：饮养阳气，故有乐。

又《内则》曰：饮：（目诸饮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糟。（重，陪也。糟，醇也。清，也。致饮有醇者，有者，陪设之也。）或以酏为醴，（酿粥为醴。）黍酏。（酏，粥。）

又《外传》曰：共王及后与世子食後所进之六饮，水居其上。其次曰浆，三曰醴，（酿粥为之，净而清。）四曰凉，（暑月以杂糗为和水者。）五曰醴，（以梅、木瓜相和水。一名滥凉。）六曰酏。（以黍为粥之薄者。）

《左传》曰：丑父使公下，如华泉取饮，郑周父御佐车，宛{艹伐}为右，载齐侯以免。（佐车，副车。）

又曰：鄢陵之战，栾钅咸见子重之旌，请曰：“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问晋国之勇，臣对曰：‘好以众整。’曰：‘又何如’？（又问其馀。）臣对曰：‘好以暇’。（暇，闲暇。）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食好整之言。）请摄饮焉。（摄，持也。持饮，往饮子重也。）公许之。使行人执承饮，（承，奉也。）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钅咸御持矛，是以不得犒从者，使某摄饮。”子重曰：“夫子尝与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识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饮。）受而饮之免使者而复鼓。（免，脱也。）

又曰：郑师入陈，子展执絷而见，（见陈侯。）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承饮，奉觞，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数俘而出。（子美，子产也。但数其所获人数，不将以归也。）

又曰：吴入楚，申包胥乞师於秦，立依於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

《论语》曰：一箪食，一瓢饮。

《穆天子传》曰：天子渴于中，求饮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割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今西方之羌故刺马咽取血饮之，创亦寻愈也。）天子美之，赐佩玉一只。

《神仙传》曰：蔡经尸解去，十馀年忽还家，言七月七日王君当来过，到其日可多作数百斛饮以供从官，乃去。到期，假借瓮器，作饮数百斛，罗列覆置庭中。其日，方平果来。

《语林》曰：陆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饮，语刘实云：“吾乡曲之思转深，今来东归，恐无复相见理。”言此，已复之生感。

浆

《诗》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浆。（或醉其酒者，或不得浆者。）

《礼记□曲礼》曰：酒浆处右。

又《檀弓》曰：曾子谓子思曰：“，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内则》曰：浆、（酢也。）水、（清新。）意，（梅浆。）滥。（以诸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也。以《周礼》六饮校之，则滥，凉也。纪莒之间名诸为滥。）
汉《释名》曰：桃滥水也，水渍而藏之，其味滥滥然酢也。
《史记》曰：浆千儋，（儋，罂。）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薛公藏於卖浆家。
《汉书□郊祀歌》曰：奉尊柘浆析朝醒。（应劭曰：取甘柘汁以为饮也。析，解。醒，病酒。言柘浆可以解朝醒也。）
《吴书》曰：袁术去寿春，时方盛夏，欲得蜜浆，又无蜜，遂欧血死。
《後魏书》曰：游明根幼年遭乱，为栎阳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浆倩人书字路边，书地学之。
又曰：咸阳王禧谋逆被禽，送华林都亭，着千斤钱格锁格，羽林掌卫之。时热甚，禧渴闷垂死，敕断水浆。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浆升馀，禧一饮而尽。
《管子》曰：左酒右浆。（蔡邕注曰：事尚书，左酒，近体也；右浆，上远。）
《列子》曰：列子之齐，中道而返，遇伯昏瞀人。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惊焉。”“恶乎惊？”曰：“吾食於十浆，而五浆先馈。”（馈，遗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则汝何为已惊？”（遗汝之浆，何故惊也？）曰：“夫内诚不解，（内无诚实，外无解然。）形谍成光，（谍饰其形，身之光也。）以外镇人心，（外以谍形镇人，则其内不足也。）使人轻乎贵老（重少轻老，由乎形谍。）而察其所患。（形饰则心乱，乱必患生，故当察也。）夫浆人持为食羹之货，多馀之赢，（浆人之馈我者，非贵我赢也，盖货我以自盈耳。）其为利也薄，其为权也轻，而犹若是，（食羹之利薄，所利之权轻，相犹谋我，况有国者效我以功事乎？故我道中而反。）而况万乘之主，身劳於国，而智尽乎事？彼将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惊也。”
《孟子》曰：《书》曰：“我后，后来无罰！”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
《袁子正书》曰：岁在申酉，乞浆得酒；岁在辰巳，嫁妻卖子。
《顾子》曰：非其道，壶浆不可受；是其道，虽天下不可让。
《山海经》曰：高前之山，上有水焉，甚寒而清，帝台之浆也，饮者不心痛。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曰：“太上之药，有玉津金浆，其次药有五云之浆。”
《神异经》曰：东南有人，名黄父，以雾露为浆。
《广志》曰：佥，京浆也。（佥，初槛切。）
《穆天子传》曰：盛姬病，求饮，天子命取浆而给。（得之遂。）是曰壶。（壶，器名。，速也，音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赣《易林》曰：登上桥堂，饮万岁浆。
《华山记》曰：华山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浆。
《孝子传》曰：洛阳阳公孝义浆以给过客。
《世说》曰：嵩山北有大穴。晋初有一人误堕穴中。缘行十许日，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扃下有一杯白饮，堕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堕者饮之，气力十倍。归问张华，华曰：“所饮者玉浆。”
《典术》曰：饵桃胶，五十日後饮玉浆。
《楚辞口九歌》曰：奠桂酒兮椒浆。（以椒置浆中也。）
又曰：援北斗兮酌桂浆。
《西京杂记》曰：枚乘《柳赋》曰：“樽盈缥玉之酒，爵献金浆之醪。”（梁人作诸柘酒，名曰金浆。）
张衡《思玄赋》曰：斟白水以为浆。
卷八百六十二　饮食部二十
脍
《周礼口天官口笾人》曰：朝事之笾，其实无鲍。（郑玄曰：无，，生鱼为大脔也。鲍者，於室中糗之，出於江淮也。燕人脍鱼，方寸切，其腴，以啖所贵也。）
《礼口内则》曰：牛脍、羊炙、鱼脍、芥酱。
又曰：大夫燕会，有脍无脯，有脯无脍，士不贰羹，庶人耆老不徒食。（尊卑差也。）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芥，芥酱也。）肉腥细者为脍，大者为轩。（脍者，先轩之，所谓摄而切之。）
又《少仪》曰：与羊、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聂之言也。先藿叶切之，复报切之，则成脍也。）
《诗》曰：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炮鳖脍鲤。（鲤，鱼。御，进也。《笺》云：御，侍也。王以告甫远从镐地来，又日月长久，今饮之酒，使其诸友恩旧者待之，又加珍美之馔，所以极劝之也。）
《论语口乡党》曰：脍不厌细。
《春秋佐助期》曰：八月雨後，菜生於土下地中，作羹霍甚美。吴中以鲈鱼作脍，菜为羹。鱼白如玉，菜黄若金。称为金羹玉鲈，一时珍食。
《说文》曰：脍，细切肉也。
《释名》曰：脍，会也。细切肉散，分其赤白异切之，乃会和之也。
《东观汉记》曰：章帝与舅马光诏曰：“朝送鹿脍，宁用饭也。”
《魏志》曰：陈登得胸中烦满，面赤不食。华佗为脉曰：“府君胃中有虫数升，欲成肉疽，食腥物所为也。”即作汤二升，先服一升，斯须尽服之。食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吐出三升许虫，赤头，皆动，半身犹是生鱼脍也。
沈约《宋书》曰：张收为犭制犬所伤，人云宜食虾蟆脍。收难之，兄畅含笑先尝，收乃食，疮即愈。
又曰：沈攸之举兵围郢城，获范云，令送书入城，饷柳世隆脍鱼二十头。
《梁书》曰：肖颖胄素能饮酒，啖白肉脍至三升。
葛洪《神仙传》曰：仙人介象，字元则，会稽人，有诸方术。吴主闻之，征象到武昌，甚敬贵之，称为介君。与吴主共论脍鱼何者最美，象曰：“鲙鱼为上。”吴主曰：“论近鱼耳，此海中出，安可得耶？”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坎，汲水满之，并求钓。象起饵之，垂纶於坎中，不食顷，果得鲙鱼。吴主惊喜，问象曰：“可食否？”象曰：“故为陛下取以作生，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吴主曰：“闻蜀使来，有蜀姜作齑甚好，恨时无此。”象曰：“蜀姜岂不易得？愿羌所使者并付直。”吴主指左右一人，以钱五十付之。象书一符，以着青竹杖中，使行人闭目骑竹，竹止便买姜，讫，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竹，须臾已至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蜀市，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识，甚惊，便作书寄其家。此人买姜毕，投书负姜，骑杖闭目，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脍亦适了。
《搜神记》曰：左慈，字元放，在曹操坐，操谓众宾曰：“高会所少，吴浙江鲈鱼耳。”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铜藻盘贮水，以竿饵钓於盘中，须臾引一鲈出。操拊手笑曰：“可更得不？”放乃更引饵沉之，须臾复引出，皆长二尺馀，生鲜可爱。操令目前切脍。
《孝子传》曰：曾参食生鱼甚美，因吐之。人问其故，参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鱼味；今我美，吐之，终身不食。”
《异物记》曰：鲫鱼作脍，味珍无辈。
《列女传》曰：姜诗妻事姑，姑嗜鱼脍，又不能独味，妻与诗常力作供脍，呼邻母共食。其舍侧忽有泉，常出鲤鱼一双，以供二母之膳。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伐楚，末还。阖闾治鱼作脍，作脍过时不至，鱼臭，犹须子胥之至也。三师到，阖闾脍而食之，不知其臭。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鱼须脍者，阖闾之时造也。
《博物志》曰：吴王江行，食脍有馀，弃之於中流，化而为异鱼。今呼王馀鱼，长数寸，大如箸，犹有脍形。
《齐谐记》曰：江南有麻姑治者，为人好啖脍。（江北岸有。）华本者，得一大蛇，唤麻为脍，得食甚美，苦索鱼名。华本因醉，唤取蛇及馀肉出，麻治见之，大吐，欧血死。
又曰：周子有女，啖脍不知足，家为之贫。至长桥南，见ㇾ者挫鱼作，以钱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千求一饱。食五斛，便大吐，有蟾蜍从吐中出。婢以鱼置口中即成水，女遂不复啖脍。

《世说》曰：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何羁官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谓为见机。

又曰：桓车骑冲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俄见一人持小笼生鱼迳来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云是刘遗民。（刘麟之字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欣待。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语言，刘子无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於是便去。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六年，吴郡献海（音兔。）脍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面盘。并奏作脍法。帝以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於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珍异！今日之脍，乃是海真鱼所作，求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即出数船，轻赐近臣。作脍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於海取得鱼。其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紫色，无细骨，不腥。捕得之，即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晒三四日，须极。以新白瓷瓶未经水者盛之，蜜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後取啖时，以新布裹，於水中渍三刻久，取出，酒却水，则皎然矣。

《广五行记》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各集计至五品，进止未出。间有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曰：“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以少。公名人，故ウ相托，能设一顿脍否？”司户欣然，即处分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家人云：“蒜尽也。”僧即起。司户留之，曰：“蒜尽，遣买即得。”僧云：“蒜尽，不可更住。”苦留不止，望之果无疾暴卒。

《明皇杂录》曰：邢州人和璞，尝谓房曰：“君殁之时，必因食鱼脍。既殁之後，当以梓木为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处公馆，不处玄坛佛寺，不处亲友之家。”其後谴於阆州，寄居州之紫极宫。卧疾数日，刺史忽具脍，邀房於郡斋，房亦欣然命驾。既归，暴卒。州主命攒椟於宫中，棺得梓木为之。

脯

《释名》曰：脯，搏也，燥相抟着也。，缩也，燥缩也。

《说文》曰：脯，乾肉也。脯也。（补莫切。）薄，膊之屋上也。腕，胃脯也。朐，脯挺也。

《周礼》曰：腊人掌肉，凡田兽腊、无，胖之事，（大物解肆之谓之乾肉。薄切曰脯。椎之而施姜桂曰锻。腊，小物而全者。）祭祀共豆脯、无、胖。

又曰：膳夫，凡王之稍事，设荐脯醢。（郑司农云：稍事，谓非日中大举时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食谓之稍事。膳夫主设荐脯醢。玄谓：稍事，有小而事而饮酒也。）
《仪礼》曰：乡饮酒，主人立于西阶，东，荐脯。使出，祖，释，祭脯。士冠，宾东面，荐脯。
《礼》曰：以脯置者，左朐右末。
又曰：妇人之贽脯，大夫燕礼，有脍无脯。
又《郊特牲》曰：大飨尚段而已矣。
《谷梁传》曰：束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贰。
《公羊传》曰：鲁昭公出奔，齐侯使高子执箪食四廷脯献公，稽首以衽受。
《易》曰：噬肺，得金矢。王肃注曰：“四体离，阴卦，骨之象。骨在肉，脯之象。金象所以获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思其毒，於利必备其难。”
《论语》曰：子曰：“自行束已上，吾未尝无诲焉。”（孔曰：言人奉礼，自行束以上，则皆教诲之也。）
又曰：沽酒市脯不食。
《尚书大传》曰：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三子者，学乎太公，见三子，知三子之为贤人，遂酌酒切脯，约为朋友。
《汉书》曰：浊氏以卖胃脯而连骑。
《东观汉记》曰：光武初起兵，叔父良搏手大呼曰：“我欲诣纳言严将军！”叱上起去，出阁，令人视之，还白：方坐啖脯。
《晋书》曰：桑虞尝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为盗。虞默然无言，便解衣偿之。主人曰：“此舍数失鱼、肉、鸡、鸭，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将脯往山冢间寻求，果得之。客求还衣，虞投之不顾。
《北齐书》曰：彭城王攸为沧州刺史。有一人从幽州来，驴驮鹿脯。至沧州界，脚痛行迟，偶会一人为伴，遂盗驴及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至，主见识之，推获盗者。
《唐书》曰：太宗狩于济源之凌山，上曰：“古者三先驱，以供宗庙。今所获鹿，宜令所司造脯醢，以充荐享。”
《国语》曰：楚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成王，楚文王之子成王ㄧ。）於是乎每朝设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
《吕氏春秋》曰：赵宣子将之绛，见翳桑之下有饿人。宣孟与脯二朐，拜受，不敢食。问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遗之。”宣孟更赐之二束，遂去。
东方朔《神异经》曰：北方有增水万里，厚百丈。有鼠在冰下土中，食冰下草木，肉重万斤，可以作脯。
又曰：西北荒有遗酒追复脯焉，其味如獐，食一片复一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神仙传》曰：王远至蔡经家，与麻姑共设肴膳，擘脯而行，云是麒麟脯。
又曰：左慈诣刘表，请犒军，有酒一器、脯一盘。百人捷酒赐兵，人三杯酒、一片脯。万人皆同，而酒器如故，脯亦不减。
《世语》曰：初，太祖乏食，程昱掠其本县供三旬粮，颇杂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也。
《续齐谐记》曰：刘晨、阮肇入天台山，有女仙人为设胡麻饭、山羊脯，因留连之。
《楚词》曰：折琼枝以为羞。（王逸注曰：羞，脯也。）
卢谌《祭法》曰：春祠用脯，夏用。（凭逼反。）
杜育《菽赋》曰：脯则正膂通干，粗鹿肥麋。
梁刘孝威《谢东宫赍鹿脯等启》曰：上林绝胡人之搏，禁地无张京之犯，而犹有班超之游猎，李广之驰射，远归於厨使，入贡於脯人，形图三事之车，影入九仙之镜。
鲭
《西京杂记》曰：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办傅会五侯间，各得其意，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
《齐书》曰：武帝就虞求诸饮食方，秘不出。上醉後，体不快，乃献醒酒鲭一方而已。

《释名》曰：，菹也，以盐米酿之，如菹熟而食之也。
《吴志》曰：孟仁为盐池司马，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寄母，母还之曰：“汝为鱼官，而以寄我，非避嫌也。”
《宋书》曰：王莹代谢超宗为义兴太守，与谢交恶。超宗到都後，莹父懋往超宗处，超宗设精白鲍美獐巴，懋问：“那得佳味？”超宗诡言莹始见饷，佯惊曰：“大人岂应不得耶？”懋大忿，言於朝廷，称莹供养不足，坐失废弃久之。
《博物志》曰：仲秋月，取折头鲤子，去鳞破腹，使膂割为渐米烂藻之，以赤秫米饭、盐酒令糁之，镇不苦，重逾月乃熟，是谓秋鲭。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元凤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台以望远。帝常以季秋之月，沉冲澜云之舟，穷晷系夜，钓於台下。以香金为钓，霜丝为纶，丹鲤为饵，得白蛟长三丈，若大蛇，无鳞甲。帝曰：“非瑞也。”命太官为，肉紫骨青，味绝香美，班赐群臣。帝後思其美，渔者不复得，知为神异也。
《列异传》曰：费长房又能缩地脉，坐客在家，至市买，一日之间，人见之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里外者数处。
《世说》曰：有人遗张华，见之，谓客云：“此龙肉也，肉中则有五色光。”试之，果如言。後问其主，云於茅积下得白鱼所作也。
又曰：陶侃少时作鱼梁吏，常以一坩（苦甘切。）饷母。母封付反书责侃曰：“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也！”
谢玄《与妇书》曰：昨出钓，获鱼，作一坩，今奉送。
《大业拾遗》曰：十二年六月，吴郡献太湖鲤鱼腴鳝四十坩，纯以鲤腴为之。计一坩差，用鲤鱼三百头，肥美之极，冠於鲔。
八珍
《周礼口天官》曰：食医掌王之八珍。
《礼》曰：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沃煎成之以为名。）粗烁：煎醢加于黍食之上，沃之以膏，曰粗烁。（母，读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也。）炮：取豚若将，圭之、刳之，实枣於其腹中，编荎以苴之，涂之以谨（音堇。）涂，炮之，涂皆，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章善反。）为稻粉蚤溲之，以为酏，以付豚；煎诸膏，膏必灭之；钜镬汤，以小鼎芗脯於其中，使其汤毋灭鼎。三日三夜，无绝火，而后调之以醯醢（炮者，以为涂烧之为名。将，当为。，羊也。）捣珍：取牛羊麋麋之肉，必灰，（音媒。）每物与牛若一；捶，反侧之。去其饵，熟出之。去其，柔其肉（灰，脊侧肉也。）渍：取牛肉必新杀者，薄切之。必绝其理。湛（音尖。）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醢臆（湛亦渍也。）为熬：捶之，去其，编荎布牛肉焉。屑桂与姜，以洒诸上，而盐之，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麋皆如牛羊。欲濡肉，则ㄖ而煎之以醢。欲干肉，则捶而食之。（熬，取火上为之，今火脯似之。此七者，《周礼》八珍，其一肝是也。）肝：取狗肝一，蒙之以其，濡炙之，举焦其，不蓼。（，肠间脂也。）
卷八百六十三　饮食部二十一
肉
《礼》曰：毋反鱼肉。（为已历口人可秽也。）濡肉齿决，肉不齿决。
又曰：六十宿肉，六十非肉不饱。
又曰：觞酒豆肉，让而受恶。
《传》曰：公将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乌兽之肉不登於俎，则公不射，古之制也。”
又曰：齐师伐我，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肉食者，谓朝大夫。）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又曰：公膳日双鸡，（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肉而以其泊馈。（御者，进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诸大夫怨庆氏，减其膳，盖卢蒲癸王何之谋也。）
又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有酒如渭，有肉如陵。（亦具酒门。）
《谷梁传》曰：公曰：“天王使石尚来归。也者，何也？俎实也，祭肉也。生曰，熟曰俎。”
《论语》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又《乡党》曰：鱼馁而肉败，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祭於君，不宿肉。（助祭於君，所得牲体，归即以班赐，不留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自其家祭肉也，过三日不食，是亵鬼神之馀。）
《尔雅》曰：肉谓之败。（臭坏。）
又曰：肉曰脱之。（剥其皮也。今江东呼麋鹿之属通为肉。）
又曰：鲍宣上书：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使奴从宾为肉。
《家语》曰：夫食肉者勇悍。
《战国策》曰：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
《史记》曰：廉颇奔魏，赵王使使者视颇尚可得用不。赵使见颇，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
又曰：公孙弘为丞相，食一肉。
《帝王世纪》曰：夏桀为肉山、脯林。
《汉书》曰：黄霸为颍川太守，使吏出，不敢舍邮亭，食於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霸，与语道此。後日，吏谒见，霸迎劳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
又曰：武帝为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
又曰：陈平为里社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当如此肉矣。”
又曰：张汤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父还，鼠盗肉。父怒笞汤，汤掘室得鼠及馀肉，劾鼠掠治。
又曰：伏日，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东方朔独拔剑切肉，即怀肉归。太官奏之，朔入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也。”朔再拜曰：“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一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视酒如浆，视肉如霍。）
又曰：鲍宣上书：“奈何独私养外亲与幸臣董贤，使奴从宾客浆酒霍肉！”（视酒如浆，视肉如霍。）
又曰：成帝许后上疏曰：“故时酒肉有所赐外家，辄上表乃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太尉赵喜闻鲁恭志行，每岁时遣子送米肉，辞让不敢当。
又曰：卓茂为密令，民有言亭长受其米肉者。茂问之：“亭长从汝求乎？有事与之，自以恩意遗人乎？”民曰：“自遗之。”茂曰：“人异於禽兽者，以有仁爱也。亭长素为善吏，岁时遗之，礼也。”
又曰：贼经姜诗墓，不敢惊孝子。致米肉，诗埋之。後吏谴诗，掘出示之。
又曰：闵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贫，不能买肉，日买猪肝一片。
谢承《後汉书》曰：李苌家昼则躬耕，夜则读书，日为母市斤肉粱米作食。
《後汉书》曰：桓任，字仪辽。後母生时，不食猪羊肉，故终身不以猪羊肉入口。
又曰：李充。延平年中，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後进。特徵充为博士。侍中大将军邓骘贵戚倾时，无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节，每卑敬之。尝置酒请宾客，满堂酒酣，骘跪曰：“幸托椒房，位列上将，幕府初开，欲辟天下奇伟，以匡不逮，惟诸君博求其器。”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颇有不合，骘欲绝其论，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说士犹甘於肉！”遂出径去，骘甚望之。
《汉旧仪》曰：齐法，食肉三十六两。
《英雄记》曰：冀州刺史韩馥问诸从事曰：“收有何长何短？”治中刘子曰：“前劳赐，有馀肉百斤，卖之，一州调度，奢俭不复在。是犹可劳赐，勤劳吏士，卖之，可示俭。”
《吴志》曰：赵达尝过故知，取盘中只箸再纵横之，乃言：“卿东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辞无？”
王隐《晋书》曰：愍怀太子令人屠肉，已自分齐，手揣轻重，斤两不差，云其母本屠家之女也。
《太康起居注》曰：尚书郭弈有疾，日赐酒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石崇，崔亮母疾，日赐清酒、粳米各伍升、猪羊肉各一斤半。
臧荣绪《晋书》曰：赵高为丞相，指鹿为马，持蒲作肉。
《晋中兴书》曰：陆纳为吴兴太守，辞大司马桓温，因问桓公：“醉可饮几酒？肉食多少？”温曰：“温酒不过三升便醉，白肉不过十脔。”纳後伺间求入，自言外有征礼，温敕而受，正有酒一斗、鹿肉一盘。一坐愕然，纳曰：“公近云饮三升，民正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备馀沥。”温叹服。
《晋书》曰：周访乡人盗访牛，於家间杀之。访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宋书》曰：衡阳王仪季镇荆州，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遂不食肉。仪季哀其志，以钱米给丰母，并制丰啖肉。
《齐书》曰：高帝虽从官，而家业本贫。为建康令时，明帝等冬月犹无缣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奉瞻甚厚。后母撤去兼肉，曰：“於我过足矣。”
《梁书》曰：傅昭性尤笃慎。予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
《隋书》曰：王邵笃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至对食闭目疑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食。邵弗之觉，惟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闭目伺候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
《墨子》曰：孔子厄於陈、蔡，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所由来，食之。
《晏子春秋》曰：梁丘据见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王孙子》曰：楚庄伐宋，厨有臭肉，将军子重谏王以肉馈於贤公孙。
《尼子》曰：殷纣为肉圃。
《孟子》曰：孔子为鲁司寇，从而祭，番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无礼也。
又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
又曰：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韩子》曰：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育。令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
又曰：晏子对景公曰：“田成子杀一牛，取一豆肉，馀以食士。”
《燕丹子》曰：荆轲入秦，过阳翟，买肉争轻重，屠辱轲。武阳欲击，轲止之。
《淮南子》曰：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酸，或以甘，煎熬燔炙，和有万方，其本一牛之体。
《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俊燕之翠、述荡之、（音牵，兽名。）旄象之约。（旄、象，牛、兽也。旄、象肉美，贵之也。）
又曰：尝一脔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又曰：肥肉厚酒，务以相强，命之曰烂肠之食。
刘向《新序》曰：赵简子使使聘孔子於鲁，以胖牛肉迎於河上。使者谓船人曰：“孔子即上船，中河安流而杀之。”孔子至，使者致命，进胖牛之肉。孔子仰天而叹曰：“美哉水乎，洋洋也！使丘不济此水者，命也夫？”
桓谭《新论》曰：九江太守庞真，案县令高真曾受社祭，有生牛肉二十斤，劾以主守盗，上请逮捕。诏不赃天下，缘是诸府县社腊祠祭灶，不但进熟食，皆复多肉米酒脯腊，诸奇珍益盛，是故诸郡府至杀牛数十头。
又曰：关东鄙语：“世人闻长安乐，出门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
《风俗通》曰：陈伯敬目有所见，不食其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充《论衡》曰：仲子兄禄万锺，以兄之禄为不义，而不食之，避兄离母，处於陵。他日归，有馈其兄生鹅者，曰：“恶用是者？”他日，其母杀是鹅，与之食。其兄自外来至，曰：“之肉！”而仲子耻负前言，即吐而出之。

《典略》曰：凡宗庙，三岁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辩上帝，右辩上后；俎馀委肉，积於前数千斤，名堆俎。

《博物志》曰：食燕肉不可入水，为蛟所吞。龙肉以醢渍，则文章生。

《方言》曰：燕之北郊，朝鲜洌水间，凡异肉及披牛羊五脏，谓之膊。（音博。）

《说文》曰：肴，杂肉也。腌，（一劫反。）渍肉也。专（之𠓛反。）切肉也。

《广志》曰：北方有牧草，便於其畜，故北方出美肉。

《异苑》曰：山阴有人尝食牛肉，便作牛鸣，菜食乃止。

《广州先贤传》曰：丁密不食有目之肉。

《桂阳先贤画赞》曰：程曾子孝孙七岁亡母，号慕毁悴。王母哀怜，嚼食哺之。知有肉味，遂吐不食。

《华阳国志》曰：孝子郎偶，二亲病时不能食肉，遂终身不食肉。

《董卓别传》曰：吕布杀卓，百姓欣庆相贺，长安酒肉为暴贵。

《江氏家传》曰：蕤年七岁，葬父，有酒肉食之，左右或戏曰：“郎为孝，何肉食？”蕤瞿然敛容，遂不食。

《十洲记》曰：昆仑铜柱下有回屋焉，壁方丈。上有鸟，名曰希，有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其肉若醢，仙人甘之。

《笑林》曰：甲买肉，过入都厕，挂肉着外。乙偷之，未得去。甲出觅肉。因诈，便口衔肉曰：“挂著外门，何得不失？若如我衔肉着口，岂有失理？”

《世说》曰：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求集，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以谘事，今何以去？”答曰：“友闻白羊白肉美，一生未尝得，故来求食。食了无事可谘。”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举太山以为肉，竭东海以为酒。

陆凯《表》曰：吕蒙、凌统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并幼稚，皆内省中，称肉食之客。

炙

《释名》曰：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脯炙，以饧、蜜、鼓汁淹之脯然也。釜炙，於釜中汁和熟之也。衔炙，细掾肉，和以姜、椒、盐、鼓，已乃以肉衔裹其表而炙之。豹炙，全体炙之。各自方割，出於胡貊之为也。

《礼》曰：脍炙处外。毋嘬炙。（嘬，初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执爨，为俎孔硕，或燔或炙。
又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献之。（毛曰炮，加火曰燔。）
《传》曰：栾宁将饮酒，炙未熟。闻乱，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为孔氏宰邑也。）召获驾乘车，（召获，卫大夫。驾乘车，言不欲战也。）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
《韩子》曰：晋平公时，进炙而发绕之。平公使杀庖人，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谓也？"对曰："臣刀之利，风靡骨断，而发不截，是臣之一死；桑灰炙之，肉红白而发不烧，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视之，发绕炙而目不见，是臣三死也。意者堂下有憎臣乎？杀臣不亦枉乎？"
谢承《後汉书》曰：陈正，字叔方，为太官令，与黄门侍郎有隙。因进御食，以发内炙中。光武见之，怒将斩正，正曰："臣当万死者三：山炭增冶吐炎，焦肤烂肉，而发不销，臣罪一也；匣出佩刀（匠也。）砥砺，而亏肌截骨，曾不能断发，臣罪二也；臣少事眼目，书奏章表，犹读表五经，具供御食，与承及庖人六目齐视，岂不如黄门两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晋书》曰：王羲之年十三，谒周凯，凯异之。时重牛心炙，座客未啖，凯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
《齐书》曰：桂阳之役，诏檄久之未就。齐高帝引江淹入中书省，先赐酒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讫，文诰亦办。
《隋书》曰：炀帝初在藩，鱼俱罗弟赞以左右从，累迁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车骑将军。赞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签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适者，立断其舌。
《孟子》曰：嗜秦人之炙，无以异於嗜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嗜炙亦有外与？
又曰：曾晳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乎？"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
《孝子传》曰：王祥後母病，欲黄雀炙。乃有黄雀数枚飞入其幕，因以供母。
《说苑》曰：智伯以庖人忘炙，而不知韩、魏炙，知小而不忘知大也。
《世说》曰：顾荣，字彦先。辍己炙，啖行炙者，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也耶？"
《明皇杂录》曰：杜甫後漂寓湘、潭间，羁旅鹪悴於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於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脂膏

《周礼□庖人》曰：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鲋（音搜。）膳膏臊，秋行犊麑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用禽献，谓煎和之以献王也。郑司农云：膏香，牛脂也。膏臊，豕膏也。杜子春云：膏臊，犬膏。膏腥，豕膏也。鲜，鱼也。羽，雁也。膏膻，羊脂也。玄谓：膏腥，鸡膏也。八物者，得四时之气尤盛，为人食之弗胜，是以用休废之脂膏煎和膳之。）

又《冬官□梓人》曰：天下之兽五：脂者、膏者、裸者、羽者、鳞者。（脂，牛羊之属。膏，豕之属也。）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致美味也。）

《礼》曰：脂用葱，膏用薤。（脂，肥凝者。泽者曰膏。）煎诸膏，膏必灭之。肝，取狗肝一，之以其。（，肠间脂。音蒙。）小切狼蜀膏，以与稻米为酏。（狼蜀膏，臆中膏也。酏，之然反。）

《尔雅》曰：冰，脂也。（《庄子》云：肌肤若冰雪。冰雪，脂膏也。）

《说文》曰：，牛肠脂。（，音力反。）

《通俗文》曰：脂在脊曰肪，在骨曰肭，（音珊。）兽脂聚曰。（音窘。）

《史记》曰：败脂辱处也，而公伯千金。

《後汉书》曰：孔奋为姑臧长，力行清洁，为众人所笑，以为身处脂膏，不能自润，徒益苦辛耳。

《淮南子》曰：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脂而无後。

油

《魏志》曰：孙权至合肥新城，满宠驰往赴，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

又曰：黄初三年，车驾幸宛，使夏侯尚率诸军与曹真共围江陵。权将诸葛瑾与尚军对江。瑾度入江中渚，而分水军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将步骑万馀人，於下流潜渡攻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破之。

王隐《晋书》曰：元康三年，武库火。检校，是工匠盗库中，恐罪，乃投烛着麻膏中火燃。

又曰：齐王□起义，孙秀多敛苇炬，益储麻油於殿省，为纵火具。

《东宫旧事》曰：月给油六升。

《宋书》曰：朱之为荆州刺史，去镇之日，秋毫无犯。计在州已来，然油及私牛马食官谷草，以私钱六十万偿之。

《梁书》曰：沈约年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缵为湘州刺史，州境大宁。晚好积聚，多写书数万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称是。
又曰：侯景攻台城，为曲项木驴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铁镞，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
又曰：初，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剥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杀之。
《後周书》曰：卫剌王真作乱，率其党袭肃章门，不得入，乃纵火烧之。尉迟运惧火尽真党得进，乃取油灌木以益火，火势转盛，真不得进，乃退。
《博物志》曰：煎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手搅之。得水而焰起飞散。
《释名》曰：柰油，捣柰实和之，以涂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杏油亦如之。
卷八百六十五　饮食部二十三
盐
《书》曰：青州，厥贡盐、。
《周礼口天官口笳人》曰：朝事之笳，其实形盐。（案，盐谓为虎形，谓之形盐。）
又曰：掌盐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祭祀，共其苦盐、散盐。（杜子春读苦为，谓出盐直用，不氵柬治也。郑司农云：散盐，氵柬治者。玄谓：散盐，煮水为盐也。）宾客，共其形盐、散盐。王之膳羞，共饴盐。（饴盐，盐之甜者，今戎盐有也。）几齐事，鬻盐以待戒令。（齐事，和五味之事。鬻盐，氵柬治之。鬻音煮也。）
《记》曰：祭宗庙，盐曰咸鹾。（大咸曰差。）
又曰：醯醢之美，而煎盐之尚，贵天产也。
又曰：桃诸卵盐。（大盐。）
又曰：功衰，食菜果，饮水浆。无盐酪不能食，食盐酪可也。（功衰，齐斩之末也。酪，酢。）
《左传》曰：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蜀、白黑形盐。辞曰：“国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则有备物之飨，以象其德。荐五味，羞嘉谷，盐虎形，（盐，五味之将，故刻为虎形，以象其武。）以献其功。吾何以堪之？”
又曰：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句阝、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盐也。猗氏县有盐池是也。）
又曰：齐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鱼、盐、蜃、蛤，弗加於海。
《说文》曰：盐，咸也。，河东盐池，袤五十里，广六里，周一百十四里。（戴延之《西京记》曰：盐生水中，夕取朝复，千车万驴，适意多少。）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方碱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鹺，碱也，河内谓之碱。
《广雅》曰：、（音消。）、（七豆切。）、（音温。），（步典切。）盐也。
《史记》曰：募民月给费用官器作煮盐，宫与牢、盆。
《汉书》曰：王莽诏曰：“盐，食者之将。”
又曰：吴东海水为盐，国用饶足。（《吴录□地理志》曰：吴王煮海水为盐。今海盐县是也。）
《续汉书》曰：虞翊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五百，盐石八千。视事三岁，谷石八千，盐百。
又曰：天竺国出黑盐。
《东观汉记》曰：贾复为县掾，迎盐河东，会盗贼起，等辈放散，其盐复独完，还致县中。
《後汉书》曰：第五伦自以久为官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又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
又《王符论》曰：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诗□小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发金色者，皆淬之盐水也。）
《魏志》曰：卫觊与荀书曰：“夫盐，国之大宝也。自乱以来放散，宜如旧置使者监卖，以其直益市犁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
又曰：邓艾平蜀後，言於司马文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
《魏略》曰：汉令哀牢民家出盐一斛以为赋。
《吴志》曰：朱桓卒，家无馀财。孙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
《蜀志》曰：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
《晋书》曰：肃慎国无盐、铁，烧木作灰，取汁而食之。
又曰：郭文，字文举，隐居吴兴馀杭大辟山中。恒着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菽麦，采草叶木实贸盐以自供。人或酬下价者，亦即与之。
《宋书》曰：豫章王大会宾僚，张融食炙始毕，行炙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
又曰：张融作《海赋》，文辞诡激，独与众异。後以示镇军将军顾凯之，曰：“卿作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即求笔注曰：“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
《齐书》曰：崔慰祖父丧，不食盐。母曰：“汝既无兄弟，又未有子息，毁不灭性，故当不进肴羞耳，如何绝盐？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从之。
《梁书》曰：侯景陷台城，宴集其党，又召僧通。僧通取肉盐，以进景，问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不？”景答：“所恨太咸。”僧通曰：“大咸则烂。”及景死，王僧辨截其二手送齐宣，又传首往江陵，果以盐五斛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争取屠脍羹，食皆尽。

《後魏书》曰：世祖南伐，遣李孝伯赐刘义恭等盐各九种，并胡鼓。孝伯曰：“有後诏：凡此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所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下；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

又曰：忽吉国水气咸，凝盐生树上。

又曰：沮渠蒙逊平酒泉，於宋繇室得书数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蒙逊叹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

《北齐书》曰：房景伯母亡，居丧不食盐菜，因此遂为水病，积年不愈。

又曰：崔暹奏请海沂煮盐，有利军国。文襄以问崔昂，昂曰：“亦既官煮，须断之灶。官力虽多，不及人广。请准开市，薄为灶税，私馆给，彼此有宜。”朝廷从之。

《唐书》曰：武德中，长安古城盐渠水生盐，色红白，味甘，状如方印。

又曰：左右神策、盐州行营节度使胡坚昌皆表奏：“初城盐州卤中获壤土，又置烽堡，水路回远，即时有雨，废盐并悉生盐。事扶圣德，可谓天赞，请宣付史馆。”制可。

又曰：代宗时，河中府盐池生瑞盐。韩奏曰：“土德之瑞。”

又曰：李晟薨後，德宗以初城盐州复盐池，上赐宰相新盐，恻然思之，命置盐於灵座。

又曰：流鬼国去京师万五千里，边於北海，多沮泽，有鱼、盐之利。

又曰：初，榷盐起於第五琦。及刘晏代其任，法术精密，官无遗利。初，岁入钱六十万贯，季岁十倍，而人无厌苦。大历末，通计一岁征赋所入，而盐差当天下太半之赋。

《管子》曰：齐有渠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十口之家，十人舐盐；百口之家，百人舐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斧千。君伐沮薪，煮浦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锺。至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无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大夫无得治宫室台榭，北海之众无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价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循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沛水以籍於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又曰：桓公成盐三万六千锺，令吏籴之，得成金万一千馀斤。

《尸子》曰：南海之犉，北海之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鲁连子》曰：连宿沙瞿子善煮盐；使煮溃沙，虽十宿不能得也。
《抱朴子》曰：作赤盐法：用寒盐一斤，雨泥一斤，内铁器中，以水烧，皆消而赤也。
《金楼子》曰：白盐，小小有峰洞，皎如水精。及其映日光，似琥珀。胡人和之以供国厨，名为君王盐，亦名玉华盐。
又曰：有清池盐，正四方，广半寸，其形扶疏。似有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波种之，去勿回顾，即生此盐。
《国语》曰：桓公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
《山海经》曰：景山南望盐贩（或无贩字。）败之池，北望少泽，其草多{艹诸}{艹与}、秦菽，其阴多，其阳多玉。郭景纯云，盐败泽即解县盐池也。
《吕氏春秋》曰：和之美者，大夏之盐。（高诱曰：大夏，泽名，或山名。）
《春秋後语》曰：张仪说赵王曰：“今日楚与秦为兄弟之国，而韩、魏称为藩臣，齐献鱼、盐之地，断赵之右臂。”（齐负海，有鱼盐之利。今云献鱼盐之地，矫辞以胁赵也。）
《淮南万毕术》曰：盐能累卵。（取戎盐涂卵，取他卵置其上，即累也。）
《盐铁论》曰：古者豪强大家得煮海为盐，民皆依为奸之业也。
《世说》曰：秦缪公使贾人载盐，百里奚使将车。
《风俗通》曰：咸如炭，俗说：咸亦与热正等，炭火不可以入口，人食得太咸，亦吐之。谨案，东海句人晓知盐法者云：搅盐木水多日，每焦黑如炭，非谓灶中火炭也。
《吴时外国传》曰：涨海州有湾，湾中常出自然白盐，峄峄如细石子。天竺国有新淘水，水甘美，下有石盐，白如水精。（《南州异物志》云：盐如石英。）
《晋令》曰：凡民不得私煮盐，犯者四岁刑，主吏二岁刑。
《蜀王本纪》曰：宣帝地节中，始穿盐井数十所。
《世本》曰：宿沙作煮盐。（《宋志》曰：宿沙卫，齐灵公臣。齐滨海，故卫为煮盐之利。）
《晋太康地记》曰：梓潼县出伞子盐。
《广志》曰：盐体因於水故，或水且生于水故，或与土杂产于地，多侧于海滨，但未必千里相比耳。煮盐与海同。河东有印成盐，西方有石子盐，皆生於水。（北海。）北海湖中有青盐，五原有紫盐，波斯国有白盐，如细石子。
《玄晏春秋》曰：故侍中刘子杨食饼，知盐生精味之至。（《秦记》曰：会稽王道子为符郎设盛馔，郎云：“盐味小生。”）
《博物志》曰：临邛火井，诸葛亮往视之後，火益盛。以盆贮水，煮之则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灭，至今不然。
《梁四公子记》曰：高昌国遣使贡盐二颗，颗大如斗状，白似玉。帝以其自万里绝域而来献，数年方达，命杰（音竭。）公迓之，谓其使曰：“盐一颗是南烧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烧羊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陈：“盐，奉王急命，故非时尔。”因问紫盐、碧珀，云“中路遭北凉所夺，不敢言之。”帝问杰曰公群物之异，对曰：“南烧羊山盐文理粗，北烧羊山盐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彻如冰，以毡橐煮之可验。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数尺，有末盐，如红如紫，色鲜味甘，食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碧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末而食之，攻妇小人腹症瘕诸疾。彼国珍异，必当致贡，是以知之。”
《凉州异物志》曰：姜赖之墟，今称龙城。恒溪无道，以感天庭。上帝赫怒，溢海荡倾。（姜赖，胡国名也。恒溪，其王字也，矜贪无厌。上帝化为沙门，游于观其政，遂从溪乞之，以盐与帝，帝乃震怒，使蒲昌溢以荡覆也。）刚卤千里，蒺藜之形，其下有盐，累棋而生。（其地化为卤而刚坚，嶷如蒺{莉木}，扑发发其底，盐方大如棋，以次相累也。坐以盐乞天帝，故使此地化生盐也。）
又曰：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赤与黑者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相，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戎盐可以疗疾。（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
《凉州记》曰：有青盐池，出盐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
《益州记》曰：汶山、越煮盐法各异。汶山有咸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越先烧炭，以盐井水沃炭，刮取盐。
《荆州记》曰：盐水自凝，生伞子盐，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
《本草经》曰：卤盐，一名寒石，味苦。戎盐，主明目。大盐，一名胡盐。（《吕氏春秋》曰：《本草》云：“戎盐一名胡盐。”）
崔る《博徒论》曰：江阳六盐。
《笑林》曰：姚彪至武昌，遇风，与沈浙江渚守风。粮用尽，遣人从彪贷盐百斛。彪得书不答，敕左右倒盐百斛着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惜所与耳！”
《岭表异录》曰：野煎盐，广南煮海其无限，商人纳榷，计价极微。数内有恩州场、石桥场，俯迩沧溟，去府最远。商人於所司给一百石榷，课止销杂货三、二千，及往本场盐，并无官者给遣。商人但将人九收聚咸沙，掘地为坑，坑口稀布竹木，铺蓬簟于其上，堆沙，潮来投沙，咸卤淋在坑内。伺候潮退，以火炬照之，气冲火灭，则取卤计，用竹盘煎之，顷克而就。竹盘者，以篾细织竹镬，表里以牡砺灰泥之。自收海水煎盐，谓之野煎，易得如此也。（江淮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卤浓淡，即置饭粒於卤中，粒浮者，即是纯卤也。）
酱
《礼记》曰：脍炙处外，醯酱处内。
又曰：献熟食者操酱齐。
又曰：濡鸡，醯酱，实蓼；濡鱼，卵酱，实蓼；濡鳖，醯酱，实蓼；鱼脍，芥酱；麋腥，醯酱。
《论语》曰：不得其酱，不食。
《汉书》曰：刘歆谓扬雄云：“今学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酱瓿也！”（瓿，音部，罂名也。）
《风俗通》曰：酱成於盐而咸於盐，夫物之变有时而重。
又曰：雷不作酱，俗说令人腹内雷声。按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死，卫人醢之。孔子覆醢，每闻雷，心恻怛耳。
桓谭《新论》曰：鄙人得延（音）酱而美，与人共食，少唾其中，因弃之，俱不得食。
《论衡》曰：作豆酱恶闻雷，此欲使人急作，不欲积久。
《世说》曰：陆机入洛，欲为《三都赋》。闻左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云：“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酱瓮耳！”
《宋书》曰：孝武尝为王玄谟作四时诗云：匏酱调秋菜，白差解冬寒。
又曰：孝绪外兄王晏贵显，屡至其门。孝绪度之，必至颠覆。闻其笳管，穿篱逃匿，不与相见。曾食酱美，问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酱。及晏诛，亲戚咸为之惧，孝绪曰：“亲而不党，谁坐之？”后竟获免。
梁刘孝仪《谢智安王赍虾酱启》曰：龙酱传甘，退诚可陋。氐醢称贵，追觉失言。上圣闻雷，未之能覆。嘉宾流啜，羞以无辞。
卷八百六十六　饮食部二十四
醯
《释名》曰：苦酒，淳毒甚者酢且苦也。
《周礼》曰：醯人，掌共五齐、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齐菹，凡醢酱之物。宾客，亦如之。（齐菹，酱属。醯人者，皆须醢成味。）王举，则共齐菹，醢物六十瓮；共后及世子之酱、齐菹。宾客之礼，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
《仪礼》曰：醢、醢百瓮夹碑，十以为列。
《礼》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醢醢百瓮。
又曰：大功之丧，不食醢酱。父母之丧，又期而大祥，有醢酱。
《论语》曰：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史记》曰：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醢酱千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仙上药，有凤林鸣酢。
《魏中臣奏》曰：刘放奏云：“今官贩苦酒，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宜其息绝。”
《吴录□地理志》曰：吴王筑城以贮醢醢，今俗人呼苦酒城。
《晏子春秋》曰：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
《风俗通》曰：酢如荚。按，味酸，工者取以调味。
《博物志》曰：酒暴熟者易酢，醢酸者易臭。
又曰：龙肉以醢渍则文章生。
葛洪《肘後方》曰：治齿痛，用三年佥酢。
《唐书》曰：初，薛仁果拔秦州，召富人，磔於猛火之上，或以醢灌鼻，求其金宝。
又曰：任迪简，万年人，举进士，初为天德军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常有宴，行酒误以醢进。迪简知误，以景略性严，虑坐主酒者，乃勉强饮尽之，而为容其过。以酒薄白景略，请换之。於是军中感悦。
醢
《周礼》曰：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醢，昌菹、麋，菁菹、鹿；馈食之豆，其实葵菹、羸醢，脾析、蜱醢，蜃、氏醢，豚拍、鱼醢；加豆之实，芹菹、兔醢，深蒲、醢，{治}菹，雁醢，笋菹、鱼醢。
又曰：醢人，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王举，则共醢六十瓮，以五齐、七醢、七菹、三实之。（齐当为齑，五齑：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羸、[C231]、氏、鱼、兔、雁醢。七菹：韭、菁、茆、葵、芹、{治}、𠂤、菹。三、麋、鹿、麋也。凡醢酱所和，细切为齑，全物若为菹也。）宾客之礼，共醢五十瓮。（致饔饩时。）凡事共醢。
《礼》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寝中庭也。与哭师同，亲之。）有人吊者，夫子拜之。（为之主也。）既哭，进使者而问故，（使者，自卫来讣者。故，谓死之意状。）使者曰：“醢之矣。”（时卫世子蒯聩纂辄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啖食，以怖众。）遂命覆醢。（覆弃之，不忍食。）
《礼记外传》曰：祭祀宾客菹醢之用。（醢，肉酱之通名。）醢，汁也，氵音，亦汁也。（此等皆在豆，以其湿故也。）笾，竹器。（何盛也。）豆，木器，皆跌足。（取其去地高洁。）醢有陆产，（畜之所生，在陆者。）有水物，天地阴阳之气所生。（水草之品，非人力所种，自然洁。）者，骨肉相杂为之，有麋鹿麋之。（麋，大獐也。字或作の。）兔醢，氏醢，（皆陆产也。氏，蚁卵也。）有鱼雁羸蜱之醢。（蜃蛤之类也。蜃似蚌而长也。五者水物。）
崔《四民月令》曰：五月一日可作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弘《君举食檄》曰：东里独姥之醢。
卷八百六十七　饮食部二十五
茗
《尔雅》曰：贾，苦荼。（矮小者似栀子，冬至生叶，可煮作羹饭。今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为苦荼。）
《吴志》曰：孙皓每宴，坐席无不能酒，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浇灌取尽。韦曜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密赐荼茗以当酒。
《晋中兴书》曰：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𠎤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惟茶果而已。𠎤遂陈盛馔，珍羞必具。及安去，纳杖𠎤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晋书》曰：夏侯恺亡後形见，就家人求茶。
又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素，每，惟下漆扑茶果而已。
《宋录》曰：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焉？”
《南齐书》曰：武帝遗诏：“灵坐勿以牲为祭，惟设饼果茶饭酒脯而已。”
《唐史》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昌明、硖州有碧涧、明月房、茱萸寮，福州有方山之生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𣲘邕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门团，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
又曰：竟陵僧有於水滨得婴儿者，育为弟子。稍长，自筮，遇《蹇》之《渐》，繇曰：“鸿渐于陆，羽可用为仪。”乃姓陆氏，字鸿渐，名羽。羽有文学，多意思，耻一物不尽其妙。茶术最著。巩县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十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之。羽於江湖称竟陵人，於南越称桑苎翁贞元末卒。
又曰：韩闻奉天之难，以采练囊缄茶末，健步以进上。
又曰：贞元九年春，初税茶。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备。伏请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略委所由定二等，时估每十税一，价钱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外收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诏曰：“可。”仍委张滂具处置条奏。自是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处，未尝以茶税钱拯赡。
又曰：大和七年正月，吴、蜀贡新茶，皆於冬中作法为之。上务恭俭，不欲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物性，诏所贡新茶宜於立春後造。
又曰：大和九年十月，王涯献茶，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税，自涯始。
又曰：大和九直十二月，诸道盐铁转运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请停。”从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归光州茶园於百姓，从刺史房克让之请。
又曰：初，常鲁使西蕃，烹茶帐中。蕃人问曰：“何为者？”鲁曰：“涤烦疗浊，所谓茶也。”蕃人曰：“我此亦有。”命取以出，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
《晏子春秋》曰：婴相齐景公时，食脱粟之饭，炙三弋五卵，茗茶而已。
《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Ｐ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博物志》曰：饮真茶，令少眼睡。
《神农食经》曰：茶茗宜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又曰：茗，苦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少睡，去痰渴，消宿食。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二日采。
华佗《食论》曰：苦茶，久食益意思。
壶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册食，令人身重。
陶弘景《新录》曰：茗茶轻身换骨，丹丘子、黄山君服之。
王浮《神异记》曰：馀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饭，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馀，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後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广陵耆老传》曰：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暮，其器不减茗。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或异之，执而系之於狱。夜擎所卖茗器，自牖飞去。
《广志》曰：茶，丛生。直煮饮为茗茶；茱萸、橄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冒汁为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无酒茶。
《晋书□艺术传》曰：敦煌人单道开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所服者有桂花气。兼服茶酥而已。
《续搜神记》曰：晋孝武世，宜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采茗。忽见一人，身长一丈，通体皆毛。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牵其臂，将至山中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留采，须臾复来，乃探怀中橘与精。精甚怖，负茗而归。
又曰：桓宣武有一督将，因时行病後虚热，更能饮复茗，必一斛二斗乃饱，裁减升合便以为大不足。非复一日，家贫。後有客造之，正遇其饮复茗。亦先闻世有此病，仍令更进五升，乃大吐，有一物出，如升大，有口，形质缩绉，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似牛肚。客乃令置之於盆中，以一斛二斗复茗浇之，此物翕之都尽而止。觉小腹又增五升，便悉混然从口中涌出。既吐此物，病遂差。苦问之：“此何病？”答云：“此病名觖茗瘕。”

《异苑》曰：剡县陈务妻少寡，与二子同居，好饮茶。家有古冢，每饮辄先祠之。二子欲掘之，母止之。夜梦人云：“吾止此冢三百馀年，今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朽壤，岂忘翳桑之报？”及晓，於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惟贯新。母告二子，祷祠愈切。

《世说》曰：任瞻少时有令名。自过江失志，既不饮茗。问人云：“此为茶？为茗？”觉人有怪色，乃自申明之，曰：“向问饮为热为冷？”

又曰：晋司徒长史王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侯，必云“今日有水厄”。

《江氏传》曰：统迁愍怀太子洗马，尝上疏谏云：“今西园卖醯、面、茶、菜、蓝子之属，亏败国体。”

《晋四王起事》曰：惠帝蒙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茶上至尊。

晋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曰：前得安州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茶。汝可信信致之。

傅咸《司隶教》曰：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廉事欧其器具。无为，又卖饼於市。而禁茶粥，以蜀姥，何哉？

《坤元录》曰：辰州溆浦县，山上多茶树。

《括地图》曰：临城县东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溪。

《天台记》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夷陵图经》曰：黄木女观望州等山，茶茗出焉。

杨之《洛阳伽篮记》曰：彭城王勰戏谓王肃曰：“卿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莒小国。”肃对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勰复谓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邾、莒之餐，亦有酪奴。”因此复号茗取饮为酪奴。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而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妪，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虽江表残民远来降者，侍中元欲为之设茗，先问：“卿於水厄多少？”肖正德不晓人意，答曰：“下官虽生水乡，立身已来，不遭阳侯之难。”举坐笑焉。

《桐君录》曰：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苟，煎饮，令人不眠。

又曰：茶花状如栀子，其色稍白。

《永嘉图经》曰：县东有白茶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兴记》曰：乌程县西有温山，出御H。
《淮阴图经》曰：山阳县南二十里有茶坡。
《茶陵县图经》曰：茶陵者，谓陵吞生茶茗。
《本草拾遗》曰：皋卢茗，苦平，作饮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诸山中。南人极重之。
《广州记》曰：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南越志》曰：茗苦涩，亦谓之过罗。
陆羽《茶经》曰：茶者，南方嘉木，自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川峡山有两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并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贾”。三曰“{艹设}”，四曰“茗”，五曰“H”。（周公云：贾，苦茶。杨执戟云：蜀西南人谓茶曰{艹设}。郭弘农云：早取为茶，晚取为茗，一曰H。{艹设}，音设。H，昌兖切。）其上者生烂石，中者生栎壤，下者生黄土。凡艺而不茂。法如种。三岁可采。阳岸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者上，叶舒者次。凡采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间。茶之笋者生烂石沃土，长四、五寸，若薇蕨，始抽，陵露采焉。茶之牙，发於丛薄之上，有三枚、四枚、五枚者，选中枝颖枝者采焉。其日雨不采，晴有云不采。蒸、拍、焙、穿、封、乾矣，有千类万状。卤莽而言之，如胡人靴者蹙缩然，{封牛}牛臆者廉𠂤詹然，浮云出山者轮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水澄Γ之；又如新治田者，过暴雨流潦之。经此，皆茶之精腴也。有如竹篠者，枝干坚实，难於蒸捣，故其形箭𠕋。（上音离，下音帅。）如霜荷者，茎叶凋趄，易其状貌，故其状萎萃然。此皆茶之脊老也。自采至于封曰七经，自胡人至于霜荷八等。
《唐新语》曰：石补阙蒙毋景博学，有著述才。性不饮茶，著《代茶饮序》，其略曰：“释滞消拥，一日之利渐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谓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者乎？”
《云南记》曰：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在县西南。按《拾道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出此。
《魏王花木志》曰：茶叶似栀子，可煮为饮。其老叶谓之H，细叶谓之茗。
杜育《H赋》曰：调神和内，倦解慷除。
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左思《娇女》诗曰：吾家有好女，皎皎常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其始字蕙芳，眉目灿如画。驰骛翔园林，草木皆生摘。贪走风雨中，倏忽数百适。心为茶H剧，吹嘘对鼎钅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楚《出歌》曰：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川。姜桂茶H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秕稗出中田。

卷八百六十八　火部一

火上

《释名》曰：火，化物也。亦言毁也，物入即皆毁坏也。

《易》曰：水流湿，火就燥。

又曰：风自火出，家人。（由内以相成炽也。）

又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大有，包容之象也。故遇恶扬善，成物之美，顺夫天德休物之命。）

又曰：燥万物者，莫（呼旱切。）乎火。

《书》曰：火炎昆岗，玉石俱焚。

又曰：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惕，惧也。观，视也。我观火者，喻刑罚可畏之也。）

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弗可向迩。（火之燎于原，其炎炽之明，不可响近也。）

又曰：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诗》曰：叔在薮，火烈具举。

《礼》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季春出火为焚也。（谓焚菜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

又曰：火之於民也，尊而不亲。

《左传》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

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又曰：火龙黼黻。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鹑火，心为大火。（谓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鹑火星昏在南方，则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见，则令民内火，禁放火也。）陶唐氏之火正阙伯居商丘，（阙伯，高辛氏之子也。《传》曰：迁阙伯於商丘，主辰大火也，今为宋星。然则商丘在宋地也。）祀大火而火纪时焉。（谓出内火时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孙，商之祖也。始代阙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也。）

又曰：郯于云：“炎帝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夏之八月，辰星见，在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东及天汉。）申须曰：（申须，鲁大夫。）“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颖告示人。）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今火向伏，故知当须火乃布散为灾也。）

《周礼》曰：春秋以木铎修火禁。（火星以春出，以秋入，因天时而以成。）

又曰：亨人，掌供鼎镬，以给水火之齐。（镬，所以煮肉及鱼氵音之器。既熟，乃𠂤于鼎。齐，多少之量。齐，音剂。）

又曰：卜师，掌开龟之四兆，……扬火以作龟，致其墨。（扬火犹炽也。致其墨者，熟灼之，明其兆。）

又曰：司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行犹用也。变犹易也。郑司农说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酋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郑司农云：以三月本时昏，心星见于辰上，使民出火。九本黄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内火。故《春秋传》曰：以出内火。）时则施火令。（焚菜之时。）凡祭祀，则祭。（报其为明之切，礼如祭爨。）凡国失火，野焚菜，则有刑罚焉。（野焚莱，民擅放火。）

又曰：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蛰兽，熊罴之属，冬藏者也。将攻之，必先烧其所食之物，放其穴，诱出之，乃可得之。）以时献其珍异皮革。

又曰：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林人所养者。山足曰麓。）夏日至，令刊阳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剥阴木而水之。（刊、剥，互言耳，皆谓所去。次地之皮生南为阳，木生北为阴。木，火之水之，则使其肄不生。）若欲其化也，则春秋变其水火。（化犹生也，谓时以种谷也。变其水火者，乃所火则水之，所水则火之，则其土和美。）

又曰：秋官。司𠚤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夫燧，阳燧也。）

《史记》曰：燕攻即墨，田单乃收城中牛千头，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於角，结火於尾，穿城而出，壮士衔枚随其後。牛所触辄死，壮士击之，城上大噪，燕师大骇。

又曰：庞涓追孙膑量其行，暮当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下。”於是令齐军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庞涓大败。

又曰：苏代谓魏王曰：“夫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也。

又曰：颜叔子独居一室，夜雨，比舍屋崩，有女子投之。叔子令秉烛，烛尽，乃彻屋草续之。至明不乱。

又曰：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复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

《汉书》曰：项羽西屠咸阳，烧其宫室，火三月不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孝平后，王莽女，有节操。及汉兵诛莽，燔烧未央宫，后曰：“何面目见汉家。”因自投火而死。
又曰：汉兵围王莽，城中少年房朱、张鱼等恐见虏掠，私烧作室门，呼曰：“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辄随之。
又曰：陈胜、吴广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郡国志》曰：连浑府遥火山而有火井，深不可见底。炎气上升，常若微电。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其山似火，从地而发，故名荧台。
《东观汉记》曰：梁鸿牧豕长安上林苑中。失火，延及人家。问所烧财物，悉推豕偿之。其主言少，鸿愿以身佣作，躬执其勤。
又曰：长沙有义士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冒火伏棺上，火乃灭。
又曰：廉范字叔度，为蜀郡太守。成都地迫屋狭，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覆蔽之，失火者日属。范乃令夜作，但使储水，百姓皆悦。歌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日无襦今五。
《魏略》曰：秦伯出猎，至於咸阳。有火流下，化为白雀，衔绿丹书，集於公车。
《吴志》曰：张昭，字子布。孙权以公孙渊称藩，遣张珍、许晏至辽东，拜渊为燕王。昭谏权，权不从。昭忿称疾不朝，权恨之，土塞其门，昭又於内以土封之。渊果杀珍、晏，权数慰谢昭，昭固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病笃。权烧其门，欲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使人灭火，往问良久，昭诸子扶昭起，权载以还宫。
《晋书》曰：愍怀太子字熙祖，惠帝长子也。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望之，太子时年五岁，牵帝裾入暗中。帝问其故，太子曰：“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昭见人主也。”由是奇之。
又曰：张华字茂先，武库火，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果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
又曰：韩康伯家贫窭。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作复。”伯曰：“不复须。”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母甚异之。
又曰：王献之常与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发，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献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郭璞，字景纯。门人赵载，尝窃青囊书，未及读，而为火所焚。
又曰：庾亮镇武昌，夜半望见城内有数炬火从城上出，如大车状，白布幔覆，与火俱出城东，北行至江乃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佛图澄尝与石季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幽州当火灾。”仍取酒巽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是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又曰：嵇康从孙登游，三年，康问其所终，不答，康每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而果在於用光；人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无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邓粲《晋纪》曰：胡毋辅之过河南尹门下，将饮酒，使门卒王子博取火，子博曰：“卒也！惟不乏吾事，安能为人使！”辅之与语，叹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为功曹。

《晋中兴书》曰：殷浩北伐，江为长史。取数百鸡，以长绳连脚，皆系火，一时驱放，飞过堑，集羌营，皆燃焉。

《宋书》曰：周朗为庐陵内史，郡後荒芜，颇多野兽。母薛氏欲见猎，朗乃合围纵火，令母观之。火逸烧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偿所烧之限。

《梁书》曰：阮孝绪家贫无以爨，僮妾窃邻人樵以继火。孝绪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後魏书》曰：祖莹好学，以夜继昼。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燃火读书，以衣被蔽塞窗户，恐为家人所觉。

又曰：萧鸾遣鲁康祚侵太仓口。傅永以贼若夜来，必应於渡淮之所，以火记其浅处。永既设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当深处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燃之。”其夜康祚等果亲率领来斫永营，东西二伏夹击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竞起，不能记其本济之处，遂望永所置之火而争渡焉。水深溺死、斩首者数千级。

《北齐书》曰：神武西征，登凤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辞，请以孙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笔立就。

又曰：文宣曾近出，令张曜居守。帝夜还，曜不时开门，勒兵严备。驻跸门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须火至面识，门乃可开。於是独出见帝，帝笑曰：“卿欲效郅君章也。”帝使曜前开门，然後入。

又曰：张亮守河阳，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欲烧河桥。亮乃备小艇百馀，皆载长锁，锁头施钉。火船将至，即驰小艇以钉钉之，引锁向岸。火船不得及，桥全，亮之功也。

《尚书大传》曰：燧人为燧皇，以火纪物。火阳，尊，故托燧皇於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元命苞》曰：火之为言委随也，故其字，人散二者为火也。
《韩诗外传》曰：晋平公藏宝之台烧，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束帛而贺曰：“臣闻王者藏於天下，诸侯藏於百姓，农夫藏於庾，商贾藏於篋匮。今百姓乏於外而赋敛无已，昔桀、纣残贼为天下戮，今皇天降灾於皇台，是君之福也。”
《战国策》曰：楚王游云梦，野火之起也，若云霓。
《吴越春秋》曰：越王思报吴，冬则抱冰，夏则握火。
《後赵录》曰：石勒禁火。百鼓之後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家，斩五部都督。
《汝南先贤传》曰：郭宪从南郊含酒东北三巽，云：“齐失火，以厌之。”後齐果上火事。
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终，棺在堂，西舍失火，火将至，君仲伏尸号哭，火越向东家。
《陈留耆旧传》曰：刘昆为江陵令。民有火灾，昆向火叩头，即沛然下雨。诏问“反风灭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耳。”帝曰：“此长者之言耳。”
《郑玄别传》曰：玄年十七，在家见大风起，诣县曰：“某时当有火灾，宜祭禳，广设禁备。”时火果起，而不为害。
《樊英别传》曰：英隐於菟山，尝有黑风从西方起，英谓学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记其日。後有客从蜀来者，云是日有大火，有黑云平旦从东起，须臾大雨，火遂得灭。
《葛仙公别传》曰：公与客谈话，时天寒，公谓客曰：“居贫不能得炉火，请作一大火。”公遂吐气，火赫然从口而出。须臾，火满室，坐客皆热而脱衣也。
《列仙传》曰：陶安公，六安冶师也。数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冲天。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龙至，安公骑之东南而上。
又曰：栾巴为尚书，王会得酒，西向嗽，云：“成都失火，嗽而作雨。”驿至，果如其言。
又曰：宁封子，黄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
《列女传》曰：梁节姑，其室失火，兄子与己子在内，欲取兄子，辄得己子，火盛不复得入。妇人曰：“梁国岂可户告人晓耶！被不义之名，何面目以见兄弟家人哉！”遂赴火而死。
《搜神记》曰：麋竺尝从洛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好新妇从求寄载。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十馀里，新妇谢竺曰：“我天使也，当往烧东海麋家。感君见载，故以相语。”竺因请之，曰：“不得不烧，君快去，我缓行，日中必火发。”竺乃急行达家，使出财物。日中，而火大发。

《玄中记》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国之东，加营国之北，诸薄国之西。从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灭。正月、二月、三月火不燃，山上但出云气，而草木生叶枝条。至四月火燃，草木叶落，如中国寒时草木叶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过此山下，取此木为薪，燃之无尽时；取其皮，绩之为火浣布。

《十洲记》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万里。上有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狸。张网取之，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而此兽在火中不燃。以铁椎锻其头十数下乃死，以其口向风，须臾便活而起，以石上菖蒲塞其鼻即死。取脑以菊花服之，尽十斤，得寿五百岁。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兽，大始鼠，毛长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二百许里，晦夜见山林，乃此兽光火照人。乃取其兽毛，绩以为布，名曰火浣布，国人服之。此布垢污，惟以火烧布两食许，出振之，其垢即去，洁白如雪。

《述征记》曰：北征有张母墓。旧说张母是王氏妻，王家葬经数百载後开墓，而香火犹燃。其家奉之，称清火道。

《英雄记》曰：周瑜镇江夏，曹操欲从赤壁渡江南。无船乘氵，沿汉水下至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轻船走舸百余艘，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持火者数千人，立於船上，以苇於排。至乃放火，火燃即回船走去。须臾，烧数千氵火起，火光照天，操乃夜去。

《齐地记》曰：东武有火生木，烧之不死，亦不损也。

卷八百六十九　火部二

火下

《西京杂记》曰：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数千株，皆火燃至末。其下数十亩地，草皆焦黄。其後百许日，家人就其间得龙骨一具，鲛骨二具。

又曰：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曰：“有之。夫目则得酒食，火华则得钱财，故目则祝之，火华则拜之。况天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

《王子年拾遗记》曰：岱山东有员渊千里，孟夏之月，水腾沸，以金石投之，则烂如土矣。孟冬之月，稍焦涸，中有黄色烟从地出，起数丈，烟色万变。山人掘之，入地数尺，得焦石如炭，或有碎火，如俗闻之火。有草名莽煌，叶圆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则焦，鸟兽不敢近也。刈以为席，冬弥温，以枝相历磨，则火出。

又曰：昔伯禹随山浚川，起自积石，凿龙门，至窒穴。初入窒穴之时，孔八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稍入，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入，有黑蛇长十丈，头有角，衔夜明之珠，以导於禹。

又曰：员峤之山，一名环丘。有云石，广五百里，或四五十里。扣之片片，则翛然云出，俄而遍润天下。有木名曰倚桑，煎椹以为蜜。亦有冰蚕，长七寸，黑色，角有鳞。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茧，长一尺，其色五彩，织为文锦，入水而不濡，其质轻软柔滑，以之投火，则经宿不燎。唐尧之世海人献之。

又曰：始皇好神仙之事，求天下异术。有宛渠之民，乘蠡舟，泛黑水，而至於雍部。始皇与之语及天初开之时，了如亲见。始皇问曰：“闻子明於见远，愿闻其术。”对曰：“臣之国，去咸池日没之所九万里焉，日月之所不照。以万岁为夜，其昼则天豁然中开，阔数百丈，万岁还合，则为一日也。及其为夜，琢燃石以代日光。此石出於然山，其土石皆自光明，钻斩皆火出，大如栗，则辉曜一室。昔炎帝时火食国人献此石也。”

又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而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丈，云雾出於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後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在庖羲之前，则火食起乎兹矣。

又曰：郅寄字君珍，丧亲尽礼。去墓一百里，每夜行，常有鸟衔火以夹之。

《六韬》曰：军不举火，将亦不食。

《庄子》曰：木与木相摩则燃，金与火相守则流。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又曰：利害相摩，生火甚多，（内热也。）众人焚和。（众人遗利则和，若利害存怀，则其和焚矣。）

又曰：曾子居卫，袍无表，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

又曰：孔子穷於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又曰：指穷于为薪，火传，（穷，尽也。为薪，犹前薪也。前薪以指，指尽前薪，故火传而不灭。）不知其尽也。（前火非後火，故为薪而火传，火传而命续，由夫养得其极也，世岂知其尽而更生哉？）

又曰：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适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威。）

又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又曰：马血为磷，人血为野火。

又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难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子》曰：赵襄子率徒十万，狩於中山，籍{艹仍}（音仍。）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从石壁中出，从烬上下，众谓鬼物。火过徐行而出，若无所经涉。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窍，人也；气息音声，人也。问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谓石？奚物而谓火？”襄子曰：“向之来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管子》曰：黄帝作钻燧出火，以熟荤臊。

《韩子》曰：鲁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而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不救火。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罚，救火者尽赏之，则举国不足以赏，於民请徒行罚。”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遍，火已灭矣。

《淮南子》曰：火上寻，水下流。

又曰：南方，火也。其帝祝融，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其兽为朱鸟，其音徵，其日丙丁。

又曰：十一月水正而阴胜阳。阳气为火，阴气为水。水胜故夏至湿，（通合反。）火胜故冬至燥。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又曰：练土生木，（练，治也。）练木生火，练火生云，（云，金气也。）练云生水，练水生土。

又曰：夫火则水灭之，金坚则火消之。

又曰：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钻不{难灬}；土中有水，弗掘无泉。（掘犹穷也。{难灬}音然。）

又曰：被蓑而救火，毁渎而止水，乃愈益多。

又曰：畜火井中，操钓上山，揭斧入渊，欲得所求，难也。

又曰：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阴阳相薄，自然之势。

又曰：夫救火者汲水而趋之，或以瓮瓴，或以盆盂，其方圆锐椭（敕果反。）不同，盛水各异，其於灭火均也。

又曰：顺风从火，紫芝与萧艾俱死。（萧，蒿也。）

又曰：今人放烧，或操火往益之，或雨者。皆未有功，而相去亦远矣。

又曰：圣王之养民也，非求用之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热，水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恃其力、赖其功者，若救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其用为易。）

又曰：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难而越沟渎之险者，岂无形神气志哉？然而用之异也。（与人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夫寒之与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为衰其暑；大热砾石流金，火弗为益其烈，寒暑之变，无损益於己，质有之也。
又曰：未尝灼也，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烧也；未尝伤也，而不敢擢刃者，见其有所害也。
又曰：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血精在也，暴露百日则为磷，遥望若野火也。）
又曰：炎帝纪火，死而为灶。（炎帝，神农，以火帝王天下，死托祀於灶神。）
《抱朴子》曰：案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馀气也。夫言气，则其不能生日月可知也。若水火是日月所生，亦何必尽如日月之方圆乎？今火出於阳燧而火不圆也，水出於方诸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於日而无取日於火之理，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於月而无取月於水之道，则月精之生水可知矣。
又曰：南海之中，萧丘之上，有自生之火，火常以春起而秋灭。丘方千里，当火起之时，满此丘上，纯生一种木，火起正著此木。木虽为火，所著但小焦黑。人或得以为薪者，火著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则灌灭之，後复更用，如此无穷。又夷人取木华，绩以为火浣布，木皮亦剥以灰煮为布，但不及华细好耳。白鼠大者重数斤，毛长三寸，居空木中，其毛亦可绩为布。故火浣布有三种焉。
又曰：暗非火积，水非鱼属，然暗竭则火灭，水涸则鱼死。伐木而寄生死，芟草而菟丝萎。
又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飞霜之散，则不热。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之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炉之火，口不称热，身不流汗，盖用此方也。
《傅子》曰：管宁之辽东而归，海中遇暴风，馀船皆破，惟宁船自若。夜晦，船人尽惑，莫知泊所。忽望见火光，趣之，得岛，一无居人，又无火烬，行人咸异焉，以为神光之。皇甫谧曰：“积善之应也。”
《尸子》曰：燧人上观星辰，下察五木，以为火也。
《阴符经》曰：火生於木，祸发必克。
《孙子兵法》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燧。
《吕氏春秋》曰：齐桓公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仇也，愿生得之。”鲁君许诺，乃使转其拳，胶其目，置之匣中。至齐境，桓公使以朝车迎之，祓以火。（火，所以祓除不祥也。，读曰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燕雀处一屋之下，自以为安。灶突决火，栋宇将焚，燕雀不知祸将至矣。

又曰：伊尹说汤五味，九沸九变，火为之纪。

《博物志》曰：燧人钻木而造火。

又曰：临邛有火并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後，火转盛。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後人以家烛火投井中，火即灭，迄今不复然也。

又曰：临邛有火井，深六十馀丈，火光上出。人以筒盛火，行百馀里，犹可燃也。（《蜀王本纪》亦同。）

又曰：魏明帝世，河东有焦光者，裸而不衣，处火不焦，处寒不冻。

又曰：积油万石，则自然生火。晋泰始中，武库火，积油所致。

《南越志》曰：广州有大树，可以御火，山北谓之慎火，多种屋上以防火。南无霜雪，故成树也。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汲取池中水以沃之，鱼悉露见，但就取之。（说云：司门尉姓池，名鱼，城门火，敦之，烧死，故云然耳。）

又曰：臧仲英家欲炊而失釜，火从箪中起，衣服尽烧而箪不损。

《山海经》曰：符愚之山，其鸟名昏，（音。）其状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绀色。）可以卫火。（畜之避灾。）

又曰：翠山之上，其鸟多𪄪，（音垒。）其状如鹊，赤黑而两首，可以卫火。

又曰：崦嵫之山，上多丹木，其叶如谷，其实如瓜，赤符而黑理，食之可以卫火。

又曰：带山之上有兽焉，其状如马而一角，其名曰（音欢。）疏，可以卫火。

又曰：令丘之山，无草木，其上多火。

又曰：居（音居。）山之上有鸟焉，其状如而赤身白首，名曰窃脂，可以卫火。

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东万里有耆蒲国，东复五千里有火山国，其虽霖雨，火常燃。火中有白鼠，常出山边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今之火浣布，此类也。）

又曰：厌火国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

《神异经》曰：南荒外有火山焉，长四十里，广四五里，其中生木，昼夜火燃，得暴风雨，火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七尺馀，细如丝，可以作布。

《新论》曰：汉元帝广求方术之士。汉中道人王仲都云：“但能忍寒暑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隆冬单衣於上林昆明池上，无变色；至夏大暑，使暴坐，环以十炉火，不汗出。
《三辅黄图》曰：秦始皇葬骊山，六年之间，为项籍所发。放羊儿坠羊冢中，然火求羊，烧其椁藏。
魏武帝《明罚令》曰：闻太原、上党、西河、雁门，冬至之後百五日皆绝火寒食，云为介子推。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於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
《河图挺佐辅》曰：伏羲禅於伯牛，错木作火。
《春秋潜潭巴》曰：火从井出，有贤士从民间起。（宋均注曰：火明，贤者，象贤者屈渊从井出。）
《礼含文嘉》曰：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遂天之意，故为燧人也。
陆景《典语》曰：冲风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纣，势然也。
《古今注》曰：宣帝地节元年，上郡沙中夜中有火如粟出，不热。
又曰：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向日则火生，以艾炷承之得火也。
《琐语》曰：智伯既败，将出走，梦火见於西方。及夫出奔秦，又梦见於南方，遂奔楚也。
张衡《灵宪》曰：日匹火，月匹水，火则外光，水则含影。
《河图口汴光篇》曰：阳精散而分布为火。
《括地图》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笑林》曰：某甲夜暴疾，门人钻火，其夜阴暗，未得火，催之急。门人忿然曰：“君责人亦大无道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
潘尼《箴》曰：夫水火者，所以佐理天地，清成大化也。在天则日月丽焉，在地则水火存焉。
卷八百七十　火部三
灯
《汉书》曰：王莽好变改制度，政令烦多。莽常御灯火至明。
《东观汉记》曰：上从长安东归，过，幸祭遵营，士众作黄门武乐，至夜御灯火。
《晋书》曰：温峤往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灯而照之。须臾，见水中奇形异状，或乘车马、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曰：“与君幽明道隔，何故相照？”意甚恶之，至镇，逾旬而卒。
《唐书》曰：皇甫无逸为益州长史。尝夜宿人家，遇灯炷尽，主人将续之，无逸抽佩刀断衣带以为炷。其廉介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睿宗好乐，听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僧娑陀婆请夜开门，燃百千灯，睿宗御延喜门观乐，凡经四日。从大，睿宗御安福门楼观百司宴，以夜继昼，经月馀日。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遣使谓帝曰：“七月七日，当暂来。”帝至日，扫除宫内，然九光之灯。

《荀采传》曰：采，荀爽女，为阴瑜妻，而夫早亡，爽逼嫁与太原郭弈。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帷帐，建四灯，敛衽正坐，郭氏不敢逼。

《三秦记》曰：始皇墓中，燃鲸鱼膏为灯。

《邺中记》曰：石虎正（平声。）会，於殿前设百二十枝灯，以铁为之。

《西京杂记》曰：长安巧人丁缓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藕之奇。

又曰：高祖初入咸阳宫，周行府库，金玉珍宝，不可称言。其尤异者，有青玉枝灯，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则鳞甲皆动，炳烂若列星而盈室焉。

《洞冥记》曰：汉武帝燃芳苡灯於卜上，有白凤黑龙[A11H]足来戏於卜上。芳苡草出奔卢国。

又曰：丹豹髓、白凤膏，磨青锡为屑，以淳苏油和之，照於神坛，夜暴雨灯光不灭。

《羊头山记》曰：汉有常满灯，不添常满，光明不绝也。

《法显山记》曰：舍卫国精舍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与佛论议处，精舍夹道相对，亦高六丈许。所以名影覆者，日在西时，佛精舍影则照外道天寺，日在东时，外道天寺影北映，不得照佛精舍也。外道常遣人守天寺，洒扫烧香，燃灯供养，至明旦，其灯辄移在佛精舍中。娑罗门恚言诸沙门取我灯自供养佛。婆罗门於夜自伺候，见其所有天神持灯绕佛精舍三匝，供养佛已，忽然不见。婆罗门乃知佛神，即舍家入道。

《王子年拾遗记》曰：董偃常卧於室中，以画石为榻，高三尺，广六尺，石体甚轻，郅支国所献也。上设紫琉璃屏风，列金麻油烛，如屈龙形，杂采为之。侍人惟见灯明，以言无碍，乃於屏风外扇之。偃曰：“玉石岂扇而後消凉！”侍者乃以手摸之，知有屏风之碍。

又曰：穆王东至大戏（音奇。）之谷，起春霄之宫，集诸方士问佛道法。时已将夜，闻殷然雷声，伏蛰皆动，俄而有流光照於宫内。王更设常生之灯，一名恒明。亦有凤脑之灯，缀水莲冰谷之花，上去灯七八尺，不欲使烟光远照也。西王母来，乘翠凤之辇，共王饮会。

又曰：燕昭王时，海人乘霞舟，以雕壶盛龙膏以献昭王。王坐通云之堂，亦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霞台，以龙膏为灯，照耀百里，烟色丹紫。国人望之，咸言瑞光，遥加拜之。以火浣布为缠炷，光满於宫内。

《孙子》曰：火光明于天者，灯烛何施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乐其明也，是犹夕蛾去暗赴灯而死。

《秦子》曰：智惠多则引血气，如灯火消脂膏，炷大而朗，朗则膏消；炷小而暗，暗则息膏至久也。

《说苑》曰：楚庄王赐群臣酒，日暮，灯烛既灭，乃有人引美人者，美人挽绝其冠缨。

桓谭《新论》曰：余与刘伯师夜坐，灯中脂炷焦秃将灭，余谓伯师曰：“人衰老亦如彼秃炷矣！”伯师曰：“人衰老应自续。”余曰：“益性可使白发更生黑，至寿极亦死耳。”

王朗《秦故事》曰：五华灯树，正月朔，朝贺设於下三阶之前，月照星明，虽夜犹昼。

《淮南万毕术》曰：取亢脂为灯，置火中，即见诸物。

《语林》曰：嵇中散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须转大，遂长丈馀，单衣革带。嵇视之既熟，吹其灯灭曰：“吾耻与鬼魅争光。”

烛

《记》曰：侍坐於所尊敬，烛至，起。（异昼夜。）

又曰：烛不见跋。（跋，本。烛昼则去之，嫌若烬多有厌倦也。）

又曰：曾子寝疾，童子隅坐而执烛。（隅坐，不与成人并也。）

又曰：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亲离也。”（亲，骨肉也。）

又曰：祭之日，泛扫反道，乡为田烛。（反道，铲合新土在上。田烛，田首为烛。）

又曰：凡饮酒为献主者，执烛抱ㄡ，（主人亲执烛敬宾，示不倦也。）执烛不让，不辞不歌。（以烛继昼，礼杀。）

又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礼。治国而无礼，譬如终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烛何见？

又曰：女子夜行以烛，无烛则止。

《周礼》曰：司几筵掌吉凶之事，祖庙之中，沃盥执烛。（吉事，四时祭也。凶事，后王丧，朝于祖庙之奠。）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故书坟为ナ。郑司农云：ナ烛，麻烛也。玄谓：坟，大也。树於门外曰大烛，於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也。）

《仪礼》曰：主人爵弁裳，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大夫已上亲迎，执烛前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宵则庶子执烛於阼阶上，司宫执烛於西阶上，甸人执烛於庭中，阇人执烛於门外。
《尚书大传》曰：后、夫人将侍君，前息烛，後举烛。
《战国策》曰：甘茂去秦之齐，出门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夜女乎？夫江上夜女，有家贫无烛者，夜女相与欲去之。无烛者曰：‘妾以无烛之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东壁之馀光照西壁者？幸以赐妾，何为去我？’诸女以为然而留之。今臣弃逐於秦而出关，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
《史记》曰：始皇冢中，以人膏为烛。
谢承《後汉书》曰：巴为扬州刺史，与客坐暗冥之中，不燃官烛。
《晋书》曰：周ダ弟嵩尝因酒瞑目，谓ダ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执蜡烛投之。ダ神色无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齐书》曰：竟陵王子良常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具刻一寸，以此为奇。萧文琛曰：“烧一寸烛为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楷、江洪共打铜钵为五韵诗，响灭，皆可观览。
《後魏书》曰：高祖尝幸清徽堂，命黄门郎崔光邺、郭雅、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烛至，公卿辞退。高祖曰：“烛至辞退，无同姓之礼，在夜载考宗族之义，卿等且还，朕与诸王宗室欲成此夜饮。”
《北齐书》曰：郎茂年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玄象、刑名之学，至忘寝食。家人恐成病，恒节其烛。
《唐书》曰：刘沔为忠武小校，从李光颜讨淮西，为捉生将，前後与贼血战，锋刃所伤几死者数四。尝伤重卧草中，月黑不知归路，昏然而睡，梦人授之双烛曰：“子方大贵，此行无患，可持而还。”既行，然有双光在前。自後破虏危难，每行尝有此光。及罢镇後，双光遂息。
又曰：柳公权充翰林侍书学士，每居堂召对，继烛见跋，语犹未尽，不欲取外宫人，以蜡泪揉纸继之。
《会稽典录》曰：盛吉拜廷尉，吉性多仁恕，务在宽矜。每至冬月罪囚当断，其妻执烛，吉手持丹笔，夫妻相对垂泣。
又曰：陈字奉迁，乌伤人也，为豫章太守。修性清洁，履约恭俭，十日一炊，不然官烛。
《神仙传》曰：汉章帝问刘冯曰：“殿下有怪，常著朱衣，被发持烛，相随而走，为可劾否？”冯曰：“可。”帝因使人伪为之，冯以符掷之，数人顿地。帝惊曰：“以相试耳。”乃解之。
《列女传》曰：齐女徐吾者，东海上贫妇人，与其邻妇李吾之属合烛夜绩。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最贫而无烛，李吾曰：“徐吾烛数不属，请无与夜作。”徐吾曰：“妾以贫故，起常先，洒扫陈席，以待来者。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烛不为益暗，去一人，烛不为益明，何爱馀光？”莫之能应，遂复与夜绩。

《西京杂记》曰：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枝。

又曰：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矣。

《王子年拾遗记》曰：融鼻西有销明之草，丛生千叶，阴覆地，夜视之如列烛，昼则灭矣。

又曰：昆仑者，西方曰须弥山，对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有五色玉树，夜望水上，光焰如烛。

《抱朴子》曰：慕恶者，犹宵虫之赴明烛焉。

又曰：夫明烛宵举，则飞虫群起。

又曰：有自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形者神之宅。故譬之於堤，堤坏则水不留；方之於烛，烛尽则火不居也。

《文子》曰：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销。

《韩子》曰：郑人有遗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而误书“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国受书而说之，曰：“举烛者，高明；高明者，举贤而任之。”国以治也。

《淮南子》曰：天下时有盲妄自失之患，此高烛之类也，火愈燃而消愈亟。（愈，益也。亟，疾也。）

《说苑》曰：晋平公问於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臣闻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之明。老而不学，昧昧如夜行焉。秉烛之明，孰与昧行？”公曰：“善。”

《世说》曰：君夫王恺字，以饴糖澳釜，石季伦以蜡烛灼炊。

《玄晏春秋》曰：予读《汉书□匈奴传》不识撑黎孤涂之字，有故奴执烛，顾而问之，奴曰：“撑黎，天子也。盖匈奴之号单于，犹汉人有天子也。”予於是乎旷然发悟。

《潜夫论》曰：偶烛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烛则尽照之，後烛而益明，二者相因而成大火。

《论衡》曰：《太公阴谋书》称武王伐纣，兵至牧野，晨举脂烛，权掩不备。

《地镜图》曰：相玉者见美女子载烛行坛，阴从其所出入处寻之，石中有玉矣。

蔡氏《化清论》曰：伏龙非我马，白日非我烛，藏之默之，保此小朴。

《楚辞》曰：室中之观多珍怪，兰膏明烛华容备。

古诗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明帝乐府诗曰：昼作不辍手，猛烛继望舒。
刘桢诗曰：天地无期竟，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
傅玄《烛铭》曰：煌煌丹烛，焰焰飞光。取则龙景，拟象抚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阳。焚形监世，无隐不彰。
炬
《东观汉记》曰：光武平河北，任光伯卿暮入堂阳县，骑皆持炬火，天地赫然尽赤。堂阳惊怖，即夜降。
《魏志》曰：满宠字伯宁，以前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孙权自将号十万至合淝新城。宠驰往赴募壮士十数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射杀权弟子泰，贼於是引退。
《宋书》曰：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符氏之败，仲德年十七，与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创退走。至滑台，复为翟辽所留，使为将帅。仲德志欲南归，乃弃辽奔太山。辽追骑甚急，夜行忽见前有猛炬导之，乘火夜行百里许，得以免难。
《六韬》曰：三军有行，临领士众，旦则有云梯远望，夜则设云火万炬。
《淮南子》曰：亡者不敢夜揭炬。（为人见也。）
又曰：宁戚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於是为商任车（任，载也。）商於齐。暮至於郭门外，桓公郊迎客，爝火甚盛（，爝火，炬火。）戚饭牛车下，望见桓公，击牛角而疾商歌。
《汝南先贤传》曰：许嘉字德珍，事郡功曹为小吏，常持剑侍功曹，日朝暮并令持炬。嘉於是忿然曰：“男儿为吏，不免贱役！”投火於池，以剑带槐树，趋诣府门。主者问其故，对曰：“本去刍牧，来入天朝观庠序之化，今右手持剑，左手把炬，此等之事，乞得受罚而归。”
《神仙传》曰：王遥字伯辽，夜大雨晦冥，遥出行不沾雨，有炬火常在於前。
《英雄记》曰：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後，把炬逐北。
又曰：周瑜败曹操於赤壁。密使轻船走舸百馀艘，艘有五十人施棹，人持炬火。
卷八百七十一　火部四
庭燎
《说文》曰：庭燎，火烛也。
《礼》曰：庭燎之百，由齐桓公始也。（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盖五十，子、男皆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也。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锵锵。

《周礼》曰：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中门，於内为中，若今宫阁门。）大祭祀、丧纪之事，设门燎，跸宫门庙门。（燎，地烛也。跸，止行者。庙在中门之外。）凡宾客亦如之。

又曰：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故书坟为ナ。郑司农云：ナ烛，麻烛也。玄谓：坟，大也。树於门外曰大烛，於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为季春将出火也。火禁，谓水火之处及备风燥。）

《晋中兴书》曰：哀帝兴宁元年，诏庭燎树端门内。

《晋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车门外，今更集议旧在端门内，依旧门内施。诏曰：“尚书奏九年庭燎当在端门内，明帝时在公车门外，可依旧安。”

《赵书》曰：石勒造燎高十丈，上盘置燎，下盘安人，以燎ㄉ缴上下。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正会，殿庭中、端门外及阊阖门前设庭燎各二，合六处，皆六丈。

《说苑》曰：齐桓公设庭燎，为士之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见乎？”对曰：“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臣闻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以君天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礼之，期月而士至。

烟

《说文》曰：烟，火气也，然也。

《汉书》曰：元帝时有童谣曰：“井水溢，灭灶烟，灌玉堂，流金门。”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徐相为长沙太守，常食饭，不发烟爨。

沈约《宋书》曰：桓玄使桓谦屯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东北风急，因命纵火，烟焰张天。

《许迈别传》曰：迈少名英，高平阎庆等皆就英受学，英曰：“阎君可服气以断谷，彭君宜饵药以益气。”庆等将去，英为烧香，有五色烟出，英亦自去，莫知所在。

《列仙传》曰：宁封子，黄帝时人也，为帝陶正。有神人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

《三秦记》曰：秦始皇葬骊山，牧羊童失火烧之，三月烟不绝。

《广古今五行记》曰：前凉御史宋诩房壁中烟出，掘而视之，别柱焦然。诩谓弟澄曰：“‘柱’之为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破而‘主’存，此灾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其後张邕诛宋混诸党。
《王子年拾遗记》曰：员峤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随四时变。中有神龟，八足六眼，背负七星日月八方之图。复有四烛，时出烂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於冥昧当雨之时，而光色弥明。此石常浮於水边，方数百里，其色多红，烧之有烟，数百里外升天则成香云，香云遍润则成香雨。
又曰：晋文公焚林以求介椎，有白鸦绕绕而噪，或集介子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为立台，号曰思烟。
《列子》曰：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积而焚之，烟上，谓之登遐，然後成为孝子。
《抱朴子》曰：伯喈识弦音於烟烬之馀也。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黄；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
《西域诸国志》曰：屈茨国有山，夜则有光火，昼则恒烟焉。
《风俗通》曰：乱如俗谓者，粪除不洁，草芥集，众火就烧之，谓之，言其烟气，取其希有不淆乱。
锺会《刍荛论》曰：焚林成烟，其状如云。
颜延之《廷诘》曰：火含烟而妨火，桂怀蠹而残桂，然烟胜则火灭，蠹壮则桂折。
焦赣《易林□之小过》曰：千里望烟，散烟日分，形体灭亡，终不见君。
炭
《说文》曰：炭，烧木也。
《记》曰：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左传》曰：邾子在门台，（门上有台。）临庭，阍以瓶水沃庭，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命执之，（见其不洁，执射姑也。）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废于炉炭，（废，堕也。）烂，遂卒。
又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烧蛤为炭，以塞黄。）
又曰：宋元公恶寺人柳，欲杀之。及丧，柳炽炭于位，（以温地。）将至，则去之。（使公坐其处。）比葬，又有宠。（言元公好恶无常。）
《周礼》曰：宫人共王之沐浴，（沐浴，所以自洁清。）凡寝中之事，扫除、执烛、共炉炭。
又曰：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征令，以时入之，（灰，炭，皆山泽之农所出也。灰给浣练。炭之所共多。）以权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又曰：赤友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以灰酒毒之。（洒，氵丽也。除墙屋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虫豸藏逃其中者。蜃，大蛤也。捣其炭以分之则走，淳之以氵丽之则死。）

《史记》曰：窦皇后弟少君为人所略，卖为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崩，百馀人皆压死，少君独不死。

《汉书》曰：先冬夏至，悬铁、炭於衡各一端，令适亭，冬阳气至，炭仰而铁低；夏阴气至，炭低而铁仰。以候二至焉。

《晋书》曰：王沉为豫州刺史，下教求直言之士。主簿褚入告曰：“尧、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谏者，以其忱诚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热之质自明者，以其有实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则谔谔之臣将济济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又曰：孙登住宜阳山，自作炭。人见之，知非常人，与语，登不应。

《後魏书》曰：高聪卒，有妓十馀人，有子无子皆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

《邵氏家传》曰：邵贞字德方，山阴人，性详审。赴张氏葬，或落生炭於贞履中，坐人谓贞不见，疾呼贞，因不为回顾。

《神仙传》曰：严青，会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与青一卷素书，曰：“汝骨应得道长生，故授神书也。”

《齐地记》曰：东南卢水水侧有胜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经野火烧之不死，炭亦不灭。东方有不灰之木。

《豫章记》曰：丰城县葛乡有石炭二百顷，可燃以炊爨。

《交州记》曰：灶头山，越人炊爨之处，掘而得炭。

《淮南子》曰：譬犹冰、炭，钩、绳也，何时而可合？（冰寒炭热，钩曲绳直，无时得合。）

又曰：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燥，故炭轻。湿，故炭重。）

又曰：夫湿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风之至也，莫见其象，而木已动矣。

又曰：天下莫相憎於胶、膝，（胶漆相持不解，故曰憎。一曰、胶於漆中则败漆，漆入胶中亦败胶，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也。）而莫相爱於冰、炭。（冰得炭则解，解归水复其性，炭得冰则保其炭，故曰相爱也。）胶、漆相贼，冰、炭相息也。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亿载而不败。

《吕氏春秋》曰：豫让欲报襄子，灭鬓去眉，变其形容，作乞人，往乞於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让乃吞炭而变其声。

《异苑》曰：信安郑徽，年少时登前桥仿佯，见一老翁，以小囊与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为凶兆。”言讫，失所在。徽密开看，是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挺炭，意乃秘之，虽家人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笃，语弟子云：“吾齿尽矣，可试启此囊。”见炭碎析，於是遂亡。

桓谭《新论》曰：举火夜作，燃炭墙。

王况《释时论》曰：融融者，皆趋热之士；得炉冶之门者，惟挟炭之子。

《盐铁论》曰：冰炭不可以同器。

《语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状。羊骄豪，乃捣小炭为屑，以物和之，作兽形。後何召之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热既猛，兽皆开口向人赫赫然。诸豪相矜，皆服而效之。

贾谊《鸟赋》曰：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

灰

《周礼》曰：蜡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牡菊，菊不华者。齐鲁之间谓蛙为黾，耿黾也。蜡与耿黾尤怒鸣，为聒人耳，去之。）其烟被之，则凡水虫无声。（杜子春云：假令风从东方来，则於水东面为烟，令烟西行，彼之水上。）

又曰：荒氏。氵柬（力见切。）帛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渥，读如缯人渥管之渥。以栏木之灰，渐释其帛也。杜子春云：淫当为涅，书亦或为湛。郑司农云：泽器，谓滑泽之器。蜃谓炭也。）清其灰而漉（力渎切。）之，而挥之。（清，澄也。於灰澄而漉之，而挥去其蜃。）

《史记》曰：秦商鞅作苛法，有弃灰於道者，刑之。

《汉书》曰：韩安国坐抵罪，狱吏田甲辱之，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燃乎？”甲曰：“燃即溺之。”

又曰：武帝穿昆明池，得黑灰，有外国胡云：“此是天地劫灰之馀也。”（问东方朔，信然。）

《後汉书》曰：杨琰为零陵太守。时苍梧群贼攻劫，琰制车数十乘，置灰车中，从风散灰，贼不得视，因以败之。

《魏略》曰：文钦为庐江太守，为都督王陵所奏，钦诉曹爽，爽谓曰：“陵责卿载灰两船，何为乎？”曰：“闻足下起染舍，故烧此灰耳。”

《吴录》曰：张举字子清，为句章令。有妇杀夫者，因焚屋，言烧死，其弟疑而讼之。举按尸，开口视之，无灰。令人取猪两头，一杀一生而俱焚之。开视其口，所杀者无灰，生者有灰。乃明夫先死，妇後烧之。妇遂首服焉。

《晋书》曰：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中书监张资病，骁骑将军吕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又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厚。罗什以其诳诈，告资曰：“又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疗果无效，少日，资亡。（少日，犹无几时。）
《隋书》曰：齐神武霸府田曹参军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尝与人对语，即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往验管，而飞灰已应。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每一气感，则一扇自动，他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符契焉。
又曰：开皇九年平陈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节气。依古於三重密室之内，以木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位置于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实葭莩之灰，以轻缇素覆律口。每其月气至，与律冥符，则灰飞冲素，散灰出外。而气应有早晚，灰飞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气即应；或至中下旬间气始应者；或灰飞出，三五夜而尽；或终一月而上未。高祖异之，以问牛弘，弘对曰：“灰飞半出为和气吹，灰全出为猛气吹，灰不能出为衰气。和气应者其政平，猛气应者其臣纵，衰气应者其君暴。”高祖驳之曰：“臣纵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异也。今十二月律於一岁内应并不同，安得暴君纵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对。
《庄子》曰：郑有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寿夭，期以岁月旬日若神。郑人见之，皆弃而走。（不喜自闻死日。）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尝试与来，以吾示之。”明日，列子与之见壶子，出而咸谓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不活矣，不可以旬数矣。吾见怪焉，见湿灰焉。”（湿灰，均其寂魄化，此乃至人无感之时也。）
又曰：南郭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若失其偶。（嗒焉，解体。若失其配匹也。）颜子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
《淮南子》曰：月晕，以芦灰环之，缺一面，则晕亦阙一面焉。
又曰：烂灰生蝇。
又曰：仲夏之月无烧灰，（草木尽成。）无暴布。（无烂之也。）
又曰：夫吹灰而欲无昧，涉水而欲无濡，不可得也。
又曰：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黑龙为冀州害。）积卢灰以止淫水。（卢，黑也。一曰苇灰也。）
又曰：伐薪而为炭，燔草而为灰。
《抱朴子》曰：吴世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试之，积荻数千束裹之，因猛火而燔荻了尽，谓光当已化为烟烬。而光端坐灰巾，振衣而起，把一卷书。吴主取其书视之，不能解也。
又曰：外国作水精碗，实是合五百种灰以作之，今交、广多有其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对曰：“殷国常雨血、雨灰、雨石。”武王曰：“大灾妖也。”其一人曰：“是非大妖也。殷国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臣不为妖灾。”武王然而问三十七章之妖，对曰：“殷君好射人、喜以人喂虎、喜割人心、喜杀孕妇、喜杀人父孤人之子。”

《吴越春秋》曰：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要离谓吴王曰：“臣请杀之。”乃伪加罪焉，执其妻，焚而扬其灰。

《述异记》曰：蜀郡成都张伯儿年十馀岁，作道士，通灵有逆鉴。时饮醇灰汁数升，云以洗肠疗疾。

《从征记》曰：自燃灰，状如黄灰，生海滨。投水中浣衣，不须淋水。

《太玄经》曰：冷竹为管，窒灰为候，以揆百度。（虞翻注曰：以冷空竹为管也。窒，塞也。）

《物理论》曰：宜阳县金门山竹为律管，河内葭莩以为灰，可以候气焉。

《春秋感精符》曰：画遗灰则月晕。

卷八百七十二　休征部一

叙休征

《书》曰：休征：（叙美行之验。）曰肃，时雨若；（君行敬则时雨顺之。）曰，时若；（君行政治，则时顺之。）曰哲，时燠若；（君能照哲，则时暖顺之。）曰谋，时寒若；（君能谋，则时寒顺之。）曰圣，时风若。（君能通理，则时风顺之。）

《礼》曰：国家将兴，必有祯祥。

又曰：用民必顺，（不夺农时。）故无水旱昆虫之灾，民无凶饥妖孽之疾。（言大顺之时，阴阳和也。）

又曰：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又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取，（典薮同也。）龟龙在宫沼，其馀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又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功成而太平，阴阳气和而致象物。假音格。）

又曰：享帝於郊而风雨节，寒暑时。（五行木为雨，金为阳，火为奥，水为寒，土为风。）

《黄帝太阶六符经》曰：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社稷咸获其宜，天下大安，是谓太平。

《韩诗外传》曰：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为一秀，大几满车，长几充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王问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为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辞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日久矣。天下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盖往朝之？”於是周公乃敬其所来。故《小雅》云：“有凄凄，兴云祁祁。”以是知太平无飘风暴雨亦明矣。

又曰：祥者，福之先见者也。（《风角占》曰：福先见曰祥。）

《春秋繁露》曰：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

又曰：五帝三王之理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税；教以爱，使以忠，敬长老，亲亲而尊尊；不夺民时，使民不过岁三日；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故天为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骐麟游于郊。

日

《孙氏瑞应图》曰：君贤，得土地，则日有黄抱。

又曰：扬光者，人君不假臣之权，则日扬光。

又曰：王者动不失，日扬光也。

《符瑞图》曰：日，二黄人守者，外国八方自来降也。

又曰：少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

《易说》曰：日者，至阳之精，象君德。玄黄照耀，五色无主。

《春秋潜潭巴》曰：君德应阳，君臣得道叶度，则日含王字。含王字者，曰中有王字也。王者德象日光，所照无不及也。

《春秋考异邮》曰：黄帝将兴，有黄雀赤头，立於日傍。黄帝曰：“黄者土精，赤者火荣，爵者赏也，余当立大功乎？”黄雀者，桑也。

《礼斗威仪》曰：君承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日五色无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王於一也。”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则黄中而青晕；乘火而王，则黄中而赤晕；乘金而王，则黄中而白晕；乘水而王，则黄中而玄晕。

《孝经援神契》曰：黄气抱日，辅臣纳忠，德至於天曰抱载。（在上曰载，在旁曰抱。）

月

《汉书》曰：元后生成帝，梦月入怀。（《吴志》云：孙弟生。）

京房《易飞候》曰：正月有偃月，国必有喜。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月黄而多辉。

《礼瑞应图》曰：昔太清之治世也，昭明于日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含文嘉》曰：人君政尊，则日月贞明。
《春秋潜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叶度，则日月大光明，天下和平，上下俱昌，延年益寿。
星
《孙氏瑞应图》曰：景星者，大星也。状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为明。王者不私於人则见。
又曰：王者德至幽微，则景星见。
又曰：景星者，星之精也，先後月出於西方。王者不私人以官，使贤者在位则见，佐月为明。
又曰：王者孝行之溢，则斗精。（北斗七星光明若将也。）
又曰：王者承天得理，则老人星临国。
《符瑞图》曰：镇星合房者，年谷丰熟。
《易坤灵图》曰：至德之萌，五星若连珠。
《尚书中候》曰：帝尧即政七十载，景星出翼。（景，大也。翼，朱鸟宿也。）
《礼稽命征》曰：出号施令叶民心，制礼作乐得天意，则景星见。
又曰：外内之制，各得其宜，四方之事，无有留滞，则天苑有德星见。
《礼斗威仪》曰：君承土而王者，其政太平，则镇星黄而多晕。
又曰：宫星黄大，其馀六星耀光四起。（宫星，北斗魁星也。）
又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则辰扬光；乘金而王，则太白扬光。
《礼含文嘉》曰：天子崇有德、彰有道、显有功、褒有行，则太微七星明，少微、处士有德星应。（宋均云：“太微，正教之宫也；七星，衣裳正礼。今施教布化，仪服应礼，故星明；今少微、处士有德星应，则星皆有威仪矣。”）
《春秋合诚图》曰：天子精耀，心愤务德，则景星见。（宋均曰：愤犹盛也。）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则景星见。
《春秋佐助期》曰：虞舜之时，景星出房。
《春秋孔演图》曰：天子举贤，则景星放於天。
又曰：王者德政，海内富昌，则镇星入阙。（阙，华阙之门，当帝坐。）
《春秋元命苞》曰：老人星者，治平则见，见则主寿。帝以秋分，候之南郊。
又曰：帝位明，即毕星光大也。
《春秋文耀钩》曰：老人星见则主安下，不见则兵起。
又曰：王者安静，则老人星见。
《春秋运斗枢》曰：王政和平，则老人星临国，万民以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天，则斗极明。
又曰：天子刑於四海，德洞沦冥，八方神化，则斗精。
又曰：神灵滋液，百珍宝用，有景星。
又曰：镇星舍房，符明道兴。（宋均曰：符验明而道兴年丰也。）
又曰：太白合表，四夷从服之象。（宋均曰：合表，从中道也。太白进退主侯兵。合从中道，无进退。）
《孝经内事》曰：天子行孝德，则景星见。
又曰：王者动得天度，止得地意，从容中道，阴阳合度，则太微五帝座星明以光也。
又曰：王者得礼之制，不伤财，不害民，君臣和，草木昆虫各象正性，则三台为齐明，不阔不狭，如其度。（宋均云：“君臣制度，宫室、车旗多少各有科品，则应也。”）
又曰：王者敬诸父有差，则斗角光明以扬。（宋均云：“诸父，伯仲叔季也。斗为帝车，帝所乘也。角坚刚而居帝前，帝敬诸父，感天应之也。”）
又曰：王者远嫌别微，殊贵贱，抑骄臣，息乱子，则屏星为之明以润，帝座章而光。（宋均云：“屏星、五帝座为之明以润，章大也。”）
又曰：天子得云台之礼，则五车均明，河行不离其常。（宋均云：“天子考察天气若梓慎，见星之者也，所以获福禳灾。五车主五谷，君禳灾得福，民无饥寒之困，五谷星明以应之。河若离常，则有决溢之忧，则九谷失所殖矣。”）
又曰：昆弟有亲亲之思，则钩钤不离房。（宋均云：“钩钤远房则疏阔，今昆弟相亲，故天相近，明其友也。）
又曰：王者厚长幼，各得其正，则房、心有德星应之。（宋均云：“房心为天子明堂，布政之宫，长幼厚则政教著，明房心应之而时也。”）
风
《史记》曰：黄帝行德，天为之起风，从西北东北，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也。
《唐书》曰：肃宗在平凉，未知所适，会朔方留後杜鸿渐奉笺迎上，又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劝上治兵於灵武，以图进取。上发平凉，至丰宁南，见黄河天堑之固，欲整军北渡以保丰宁。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及回军趋灵武，风沙顿止，天地廓清。
《尚书大传》曰：王者德及皇天，则祥风起。
又曰：舜将禅禹，于时八风修通。
《礼斗威仪》曰：王者乘火而王，其政升平，则祥风至。（宋均云：即景风，其来，长养万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符瑞图》曰：翔风者，瑞风也，一名景风。春为发生，夏为长盈，秋为收藏，冬为安宁。
《春秋繁露》曰：王者恩及金石，则凉风出。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被八方，则祥风至。
王充《论衡》曰：王者太平，则五日一风，风不鸣条。
《风角占》曰：风清明，高不及地二三尺，此下有圣人；或清明，其来久长，而不动摇树木枝叶，此龙德在其下。
《晋阳春秋》曰：刘裕平慕容超，将镇下邳，闻卢循反、何无忌败，乃还次山阳。造扬子江，问行人曰：“朝廷如何？”对曰：“刘公尚未至，刘公若还，无所忧也。”裕将济而风急，众咸难之。裕曰：“吾有天命，风当自息，如天不助，覆溺何足可怯？”即命登舟，舟移而风止。
雨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则嘉雨时至。
《春秋说题辞》曰：大节二十四，小节十二，功德分也，故一岁三十六雨。
《盐铁论》曰：太平之世，则雨不破块，旬日一雨，雨必以夜。
《符瑞图》曰：周公时天下太平。当此之时，旬而一雨，雨必以夜。
又曰：灵雨者，遇岁亢旱，责躬引咎，理察冤枉，退去贪残，侧身修政，则降以灵雨。非诚感瑞应，则非灵也。
又曰：昔殷汤之世，天下大旱。以六条自责，於是大雨。
《淮南子》曰：神农之世，甘雨以时，五谷蕃殖。
《尸子》曰：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谷雨，旬五日为行雨，万物咸利，故谓之神。
云
《史记》曰：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是谓庆云，嘉气也。
《汉书》曰：武帝封禅，夜有白云封中出。
《魏书》曰：文帝生时，有云气青色而圆如车盖，当其上终日。望气者以为至贵之证。
《宋书》曰：世祖在江州起义，建牙军门，有紫云二段落于牙上。
《唐书》曰：玄宗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从者望而得之。
又曰：萧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永寿，有白云起西北，长数丈，如楼阁之状。识者以为天子之气。
《尚书中候》曰：尧德清平，乃沉璧於河，白云起。
《礼斗威仪》曰：景云，景，明也，言云气光明也。
又曰：周成王治平，观於河，青云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孔演图》曰：黄帝将兴，黄云升於堂。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景云出。
又曰：天子孝则景云出。
孙氏《瑞应图》曰：景云见者，太平之应也。
《符瑞图》曰：，庆云也，内赤外黄，一曰云。（音橘也。）
《帝王世纪》曰：黄帝有景云之瑞，以云纪官。
又曰：尧母庆都，生而神异，有黄云覆上。
《汉武故事》曰：帝幸梁父祀地，山上有白云如盖。
又曰：宣帝祀甘泉，有紫云从西北来，散於殿前。
《归藏》曰：大昊之盛，有白云出自苍梧，入于大梁。
徐爰《宋书》曰：高祖北征至洛阳，常有紫云见於军上。
雾
《史记》曰：高祖至平城，匈奴围上七日，大雾，汉人往来，故不觉。
《帝王世纪》曰：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大雾三日。帝之洛水上，见大鱼负图书。
露
《後汉书》曰：光武建武十二年，甘露降南行唐。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又曰：明帝永平十七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二县属零陵。泉陵城，在今永州零陵县北。洮阳故城在湘原县西北。）
《东观汉记》曰：光武时，甘露降四十五日。
《宋书》曰：文帝元嘉中，甘露频降，状如细雪。
《唐书》曰：武德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甘露降于中华殿之桐树，泫如冰雪，以示群臣。
又曰：贞元十年正月，西川奏当管甘露降松柏、竹丛等二千四百四十二处。
《尚书中候》曰：尧时甘露降。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天，则降甘露。
《礼斗威仪》曰：君政治，则轩辕之精散为甘露降。
又曰：人君乘土王，其政太平，则甘露降。
《春秋运斗枢》曰：天枢得则甘露降。
孙氏《瑞应图》曰：耆老得敬，则松柏受甘露；尊贤老不失细微，则竹苇受甘露。
又曰：甘露者，味清而甘，降则草木畅茂，食之令人寿。
又曰：王者德至於天，和气感，则甘露降於松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虎通》曰：甘露者，美露也。降则物无不盛。
《论衡》曰：甘露味如饴，王者太平之应。
《冠子》曰：圣德上及太清，下及万灵，则膏露下。
《晋中兴征祥记》曰：甘露，仁泽也。凝如脂，甘如饴，王者德至於天则降。
《吕氏春秋》曰：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
《山海经》曰：轩丘凤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存。
魏明帝《与东河王诏》曰：昔先帝时，甘露屡降仁寿殿前。自吾建承露盘以来，甘露复降芳林园。
雷
《史记》曰：高祖母刘媪尝游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时雷电冥晦，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妊，遂产高祖。
《河图》曰：黄帝以雷精起。
《尚书中候》曰：秦穆公出狩，天震大雷，下有火化为白雀，衔丹书集公车，曰：“秦伯霸也。”
气
《史记》曰：秦始皇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东游以厌当之。
又曰：高祖隐於芒砀山泽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后，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
《汉书》曰：宣帝系狱，望气者言长安狱有天子气，诏系者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邴吉拒，使者不得入。
《後汉书》曰：望气者苏伯河为王莽使，至南阳，遥见望春亭，郭曰：（，音子夜切。）“气佳哉！郁郁葱葱然。”
《东观汉记》曰：和帝时十一月夜，白气长三丈，起国东北。军市西域象奇、疏勒二国归义。
《魏书》曰：武宣卞皇后，琅琊开阳人，文帝母也。以汉延熹二年十二月乙巳生齐郡白亭，有黄气满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问卜者王旦，曰：“此吉祥也。”
《晋书》曰：天子气森森然，或如华盖，或如龙如马。
《宋书》曰：明帝太始二年六月，日入後，有黄白气东西竟天，光明润泽也。
《楚汉春秋》曰：项王在鸿门，亚父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彩相缪，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不若杀之。”
应劭《汉官仪》曰：世祖封禅，夜有白气一丈，东南极望，正直坛所；有青气上与天属，遥望不见颠。瑞命之符也。
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郊祀志》曰：武帝祀汾阴，汾阴傍有光如绛，上遂立后土祠於汾阴。
又曰：郊太一祠，上有光。
又曰：宣帝祠世宗，神光兴於殿旁。神光又兴於房中，如烛状。
《东观汉记》曰：李轶等闻谶言：“刘氏当复起，李氏为辅。”遂市兵弩，绛衣赤帻。归旧庐，望见庐南有若火光，以为人持火，呼之，光遂盛，上属天，有顷不见。上异之。
《後魏书》曰：太祖武皇帝母曰献明贺皇后，梦日出室内，寤而光明属天，歆然有感。及生於参合之北，其夜复有光明。
又曰：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皇兴元年八月生平城紫宫，神光照室，天地氤氲，和气充塞。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於河，荣光出。
《符瑞图》曰：玉烛者，瑞光也，见则四时之色洞如烛也。
又曰：景者，光也。亦曰象也，光而可象，应行而臻。故茂德内彰，则瑞光外烛。
又曰：昌光者，瑞光也，见於天。汉高受命，昌光出轸。
又曰：荣光者，瑞光也。其光五彩焉，出於水上。
又曰：五彩光者，天见五色、三光重辉于地也。
《春秋合诚图》曰：五光垂彩，天下大嘉。
人
《尚书中候□洛师谋》曰：吕尚出游，于戊午有赤人雄出，（赤人，水神。）授吾青简丹书，曰：“命由吕。”（吾，我也。由，用也。）
《礼含文嘉》曰：禹卑宫室，尽力乎沟洫，百馨用成，神龙灵龟驯伏，玉女降。
《魏志》曰：咸熙二年，晋太子袭位。襄武县言有大人见，长丈馀，迹长三尺一寸，白发，着黄单衣黄巾，柱杖呼民三，始语云：“今当太平。”
《瑞应图》曰：真人者，黄帝时游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贪货利，则金人乘船游王後池。
神
《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造兵杖，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黄帝行天下事，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蚩尤归臣，因使镇兵以制八方。
《尚书中候》曰：尧使禹治水，禹辞天地重功，帝钦择人，帝曰：“出，尔命图，尔乃天。”（言天使汝治水，非我。）禹临河观，有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表曰：文命治淫水。”（河图，谓括地象。）授禹河图，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渊。
《汉书》曰：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为县。）祠神人于交门宫，（应劭曰：神人，蓬莱仙人之属也。晋灼曰：琅琊县有交门，汉武帝所造。）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山海经》曰：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食之，伯天下。（即于蛇也。）
《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使乘白鹿来献白环。一本云：帝舜时，西王母遣使献玉环。
又曰：二美母者，盖神女也，周穆王时持酒来酌之。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十里，援弓将射，未能发，见人物具焉，右祛衣，走马前疾。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走马前导也祛衣，其前水；右祛，示从右涉。”至溪，如所言，公拜焉，曰：“仲父之圣若此。”
《庄子》曰：齐桓公游於泽，管仲御。公见鬼，仲曰：“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举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
《墨子》曰：郑缪公昼日处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面状正方。缪公乃惧，神曰：“无奔，帝享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使君国昌。”公问神，神曰：“予为勾芒。”
卷八百七十三　休征部二
地
地
《礼》曰：地不爱其宝。
《符瑞图》曰：地得其性，不震摇也。
《祥瑞图》曰：王者益土地，则社稷及市中地长。
山
《管子》曰：霸王之主兴，则升山之神见。
《休子》曰：少生於稚华之渚，渚一旦化为山，郁郁葱葱焉。
湖
《吴志》曰：孙皓天玺中，吴郡言临平湖自汉来草秽壅塞，今更开通。长老传言：此湖塞，天下大乱；此湖开，天下宁。
河
《北齐书》曰：武帝大宁二年，齐州黄河清，改河清元年。
《隋书》曰：炀帝大业三年，武阳言河水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贞观十四年，陕州奏：界内二百馀里正月元日河水变清，四日乃止。
又曰：高宗永徽五年六月，济州黄河清十六里。
又曰：肃宗乾元二年，岚州言：黄河三十里清如井水。十月，李光弼破史思明众五万。
《易乾凿度》曰：圣人受命，瑞应先见於河，河水清。
又曰：孔子云：“天之将降嘉应，河水清变为白，白变为赤，赤变为黑，黑变为黄，各三日。”（郑玄曰：圣王为政治之所致。）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氵兼。（宋均曰：氵兼，不决不溢也，谓氵兼然不盛也。氵兼，勒兼切。）
《符瑞图》曰：河氵兼者，河水清也。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循天命而行，天道四通，则河出龙图。
《东观汉记》曰：光武从邯郸避王郎兵，南至下曲阳滹沱河，道吏还言：“河水流澌，无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为王郎所及。上命王霸前往视之，实然。霸念还言惊众，虽不可渡，且临水止尚阻，即白“冰坚可渡”。士众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比至河，流澌冰合可履，马欲僵，以囊盛沙布冰上。既度未数里，冰陷也。
海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出而王道通移，则海不扬鸿波。
《礼斗威仪》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则江海著其神象。（宋均曰：神不见，但著象而已，青黄赤白玄，水具有此色焉。）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则海出明珠。
洛
谢承《後汉书》曰：沛国陈宣，字子建。建武十年，洛水出造津城门，或欲筑塞之，宣谏曰：“昔王尊正身，金堤水退，况圣主耶？”言未绝而水去。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於洛，赤光起。
又曰：武王沉璧，青云浮洛。
《易乾凿度》曰：帝德之盛，应於洛水先温，九日乃寒，五日变为五色玄黄。
水
《陈书》曰：高祖至南康破蔡路养、李迁仕。赣石旧有二十四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高祖之发也，水暴起，三百里石皆没。
《唐书》曰：武德元年七月，新丰鹦鹉谷水清。世传此水清，天下平。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蒙水出於山。（宋均曰：蒙，小水也。出可溉灌，生无不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临淄牛山下有女水。齐人谚曰：“世治则女水流，世乱则女水竭。”慕容超时涸弥载，暨宋武薄伐而激洪波。

醴泉

《礼》曰：地出醴泉。

《东观汉记》曰：光武中元元年祠长陵还，醴泉出。京师饮之者，痼疾皆差也。

《唐书》曰：贞观二十三年，肃州醴泉出，有文石五彩盖泉。

《尚书中候》曰：醴，甘也，取名醴酒。

又曰：尧祇德匪懈，醴泉出。

又曰：文命盛德，俊在官，醴泉出山。

《礼斗威仪》曰：醴泉味甘，王政和可贵，故水甘也。

《礼稽命征》曰：王者刑杀当罪，赏赐当功，得礼之仪，则醴泉出。（阙庭也。）

又曰：王者得礼之制，则泽谷之中白泉出，饮之使寿长。

《礼含文嘉》曰：神农修德，作耒耨，地应以醴泉。

《春秋潜潭巴》曰：君德应阳，则醴泉出焉。

《春秋运斗枢》曰：旋星得则醴泉出。

《春秋感精符》曰：德沦於地则醴泉出焉。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渊泉，则醴泉出。

孙氏《瑞应图》曰：醴泉者，水之精也，味甘如醴。泉出流所及，草木皆茂，饮之令人寿也。

又曰：理讼得所，醴泉出於京师，有仙人以爵酌之。

《白虎通》曰：德至渊泉则醴泉涌。醴泉者，美泉也，状如醴酒，可以养老也。

《冠子》曰：圣人德上及太宁，中及万灵，则醴泉出。

徐整《正历》曰：黄帝上时，以醴泉为浆。

井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清净则浪井出，有仙人主之。

《典略》曰：浪井者，不凿自成之井。

池

《唐书》曰：大历八年，解州安邑两池生乳盐，後赐号宝应灵庆池。

土

《左传》曰：晋文公过卫，卫文公不礼。出於五鹿，乞食於野，野人与之块。公子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黄帝时有土瑞，故以土德。
王庚温《瑞应图》曰：王者德温远方，则物化为土。
《蜀王本纪》曰：蜀王猎於褒谷，秦王以金一笥遗蜀。报以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拜贺曰：“土者，地也，今秦当有蜀矣。”
社
《汉书》曰：昌邑王门社有枯树复生枝叶，後宣帝立。
《晋书》曰：武帝时，洛阳太社中有青气，占者以为东莞後当有天子。东莞王改封琅琊王，江东之应也。
《春秋潜潭巴》曰：里社鸣，此里有圣人。其，百姓归之。（，鸣之怒者。汤起放桀时有此祥。，呼后切。）
石
《汉书》曰：昭帝时，太山莱芜山匈匈有数千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一丈五尺，大三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立。後有白鸟数千集其旁。宣帝中兴之瑞也。
《唐书》曰：贞观十九年，陕州有石理成文，曰：“李君王”，三字甚明。又曰：永征二年，蓝田县令田仁注献瑞石，文理成字，曰：“天安永得立。”
《祥瑞图》曰：张掖之柳谷有石，始见於建安，成形於黄初，文备於太和。（建安、黄初、太和，皆年号。）其石状像龟，嶷然盘峙，广一丈六尺，长一丈七尺，周围五丈馀，苍质。麟凤龙马，炳燠成形，文字粲然。斯盖大晋受终，圣德兼该之应也。
《魏氏春秋》曰：明帝青龙三年，张掖删丹县金山玄川溢涌，宝石负图，状象灵龟，立于川西。有石马七，其一仙人骑之，其一羁绊，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关阖於前，上有玉字，玉二，玉璜一。又有麒麟在东，凤凰在南，白虎在西，牺牛在北，马自中布列。南方有字，曰“大讨曹金但取之”。此司马氏革运之征。
《瑞应图》曰：碧石玉者，玩弄之物不用则出。
《礼稽命征》曰：王者得礼之制，则泽谷之中乃生白石。
又曰：王者君臣、父子、夫妻、尊卑有别，则石生於泽也。
《礼含文嘉》曰：内外之制，各得其宜，则山泽出龟宝石。
草
莆
孙氏《瑞应图》曰：莆，王者不征滋味，庖厨不逾深盛，则生於厨。一名倚扇，一名实闾，一名倚。生如莲，枝多叶少，根如丝转而生风，主於饮食清凉，驱杀虫蝇。舜时生於厨。又尧时冬死夏生。又舜时生於厨及阶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潜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叶度中，则莆生於庖厨。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则阜出莆。（宋均注曰：文典备则莆应也。）
华苹
《祥瑞图》曰：双莲为苹。
又曰：华苹者，其枝正平，王者德刚则仰，弱则低。
又曰：王者政令均，则华苹生。
《孝比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则华苹感而生。
朱草
孙氏《瑞应图》曰：朱草，草之精也，圣人之德无所不至则生。
又曰：朱草者，百草之精也，王者德无所不通、四方有歌咏之声则生。
《大戴礼》曰：朱草日生一叶，至十六日落一叶，周而复始。
《尚书大传》曰：王者德下究地之厚，则朱草生。
又曰：帝命周公践祚，朱草畅生。
《尚书中候》曰：文命咸得俊在官，则朱草在郊。
又曰：尧德清平，比隆伏羲，故朱草生郊。
《礼斗威仪》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颂平，则地生朱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则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
《春秋运斗枢》曰：枢星则朱草生。
《春秋繁露》曰：君劝农事，无夺民时，使之岁不过三日，行十一之税，进经术之士，开阊阖，通障塞，恩及草木，则朱草生。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则朱草生。
《後汉书》曰：光武时，朱草生于水涯。
《晋书》曰：武帝时朱草生。
《白虎通》曰：朱草，赤色也，可以染绛，别成黼黻之服，列为尊卑之差。
《淮南子》曰：太清之世，四时不失其序，日月扬光，五星循轨，则朱草生。
《抱朴子》曰：朱草，状似小桑，裁长三四尺，枝叶皆赤，茎如珊瑚，生名山岭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银投其中，立可丸为泥。以金投中，名曰金浆。以玉投之，名曰玉醢，服之皆长生也。
《冠子》曰：圣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宁，中及万灵，则朱草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朱草生於文昌殿侧。
荚
孙氏《瑞应图》曰：荚者，叶圆而五色，一名历荚。十五叶，日生一叶，从朔至望毕；从十六日毁一叶，至晦而尽。月小则一叶卷而不落。圣明之瑞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德合乾坤则生。
《祥瑞图》曰：莢，尧时生。
《尚书大传》曰：周公辅幼主，不矜功，则莢生。
《尚书中候》曰：周公作乐而治，莢生。
《春秋运斗枢》曰：老人星临国，则莢生。
又曰：箕星得则莢生。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则莢生。
《风俗通》曰：按《孝经》说，古太平，莢生阶。其味酸，王者取以调味，後以醯醢代之。
徐整《正历》曰：黄帝之时，以莢者，瑞草也，盖神灵之嘉应也。
《白虎通》曰：王者考历得其分度，则生於阶。莢者，树名也。
嘉谷
孙氏《瑞应图》曰：嘉禾，五谷之长，盛德之精也。文者则二本而同秀，质者则同本而异秀。此夏、殷时嘉禾也。
又曰：周时嘉禾，三年本同穗异，贯桑而生，其穗盈箱。生於唐叔之国，以献，周公曰：“此嘉禾也，太和气之所生焉，此文王之德。”乃献文王之庙。
《书》曰：唐叔得禾，异亩同颖，各一陇合为一穗。献之天子，王命周公作《嘉禾》篇。
《尚书中候》曰：嘉禾，茎长五尺，三十五穗。
《礼含文嘉》曰：神农作耒耨，天应以嘉禾。
又曰：绥五车，明五礼，则五禾应以大丰。
《礼斗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升平，则嘉谷并生。
《诗含神雾》曰：尧时嘉禾七茎，连三十五穗。
《春秋运斗枢》曰：旋星得，嘉禾液。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则嘉禾生。
《周书》曰：神农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然後五谷兴，以助果实。
《汉书》曰：宣帝时，嘉谷降于郡国。
《後汉书》曰：安帝时，九真嘉禾生，五百六十本，七百六十八穗。
《东观汉记》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济阳县舍，时有嘉禾，一茎九穗，县境大熟，因名曰秀。
又曰：章帝时，嘉禾、嘉麦日月不绝。
《魏志》曰：文帝欲受禅，郡国三嘉禾生。
王隐《晋书》曰：元帝初藉，蒿草悉成禾。
沈约《宋书》曰：文帝时，醴湖生嘉粟，一茎九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嘉禾生华林园，十株七百穗。
又曰：孝武帝大明元年，嘉禾生清暑殿鸱尾中，一株六穗。
《齐书》曰：武帝时，固始县嘉禾一茎五穗。新蔡又获一茎九穗、一茎七穗。
《梁起居注》曰：大同六年九月，始平献嘉禾，一茎十七穗。
《白虎通》曰：嘉禾者，太和之为美瑞者也。
《晋征祥说》曰：王者盛德则嘉禾生。嘉禾者，仁卉也，其大盈箱，一秀二米。国政质则同本而异颖，国政文则同颖而异本。
《唐书》曰：开元十九年，扬州奏生稻二百一十五顷，再熟稻一千八百顷，其粒与常稻无异。（音旅。）
又曰：大中二年，福建进瑞粟十五茎，茎有五六穗。
又曰：大中六年，淮南节度使杜悰：海陵、高邮两县百姓於宫河中漉得异米，煮食，呼为圣米。
嘉
孙氏《瑞应图》曰：嘉者，三隅之黍，一秀三米，王者宗庙修则生。
又曰：昭穆序，祭祠，宰人咸有敬谨礼容之节、威仪之美，则嘉生。
又曰：王者节敬依礼度，亲疏有别，则嘉生。
又曰：黄帝时，南夷乘白鹿来献嘉。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则嘉生。
福草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宗庙至敬，则福草生於庙。（一云礼草。）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则福草生庙中。（宋均曰：庙中生草，盖福草也。即朱草之别名。可以染祭服，故应仁孝而生庙中。）
福并
孙氏《瑞应图》曰：福并，瑞草生。王者有德则福并生。
威蕤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礼备则威蕤生。
又曰：王者爱人伦，则威蕤生於殿前。
屈轶
孙氏《瑞应图》曰：屈轶者，太平之代生於庭，有佞人则草指之。
延嘉
孙氏《瑞应图》曰：延嘉，王者有德则见。
又曰：王孝道行则延嘉生。
《孝经援神契》曰：天子至德属于四海，则延嘉生。
紫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氏《瑞应图》曰：紫达者，王者仁义行则常见。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紫达常生。
芝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慈仁则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
又曰：王者宠近耆老，养有道，则芝荚生。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得则陵出玄芝。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草木，则芝草生。
《汉书》曰：武帝元封六年，甘泉宫内产芝草，九茎连叶。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茎，产于涵德殿铜池中。（如淳曰：铜池，承ニ也。晋灼曰：以铜作池。韦昭曰：以铜饰池边也。）
《後汉书》曰：明帝时，郡国上芝英。
又曰：章帝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
《东观汉记》曰：桓帝时，芝草生中黄藏府。
《宋书》曰：顺帝时，临城县生紫芝。
《齐书》曰：武帝时，襄阳获紫芝。
《隋书》曰：开皇十九年，朱雀等十六门生芝草。
《唐书》曰：贞观十七年，安礼门御榻产灵芝五茎。又皇太子寝室中产素芝十四茎，悉为龙凤之状。
又曰：贞观十七年，滁州言：所部川源遍生芝草，百寮及雍州父老上表，固请封禅。
《唐春秋》曰：贞观十九年，雍州李树生芝英，赤盖紫光，色鲜丽。司徒长孙无忌与官方岳上表请封禅，不许。
又曰：天宝七载三月，大同殿柱础产玉芝两茎。
又曰：肃宗上元二年甲辰，延英殿御座梁上玉芝生，一茎三花。御制《灵芝诗》，以示群下。
又曰：上元二年九月壬午朔，皇后奏含晖院生金芝。
《大同起居注》曰：九年，金芝二十八茎生于殿庭，少府卿萧介以闻。
《古今注》曰：汉武时，甘泉殿房内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於山则芝实茂。
孙整《长历》曰：黄帝以五芝为房名。
《瑞令记》曰：食芝延年不终，与真人同。
《论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县女子博宁宅内生芝草五本，茎叶紫色。太守沈酆遣门下掾奉献，皇帝悦怿。
又曰：芝草一年三华，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之所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紫芝者，其栽如豆。
缪袭《神芝赞》曰：青龙元年，神芝产于长平之习阳，许昌典农中郎蒋充奉表以闻。其色丹紫，其质光耀。上别为三干，分为九枝，散为三十六茎。委绥连属，有似珊瑚之状。考图按谱，盖美乎前代矣。
兰
《礼斗威仪》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和平，则兰常生。（宋均曰：兰生，主给和调也。）
茅
《史记》曰：齐桓公欲封禅，管仲曰：“古之封禅，高阝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有一茅三脊，所以为藉。”
《周书》曰：成王时，奇干献茅，其头若雄雉，佩之不昧。
《宋书》曰：孝武时，三脊茅生石头西岸，江夏王义恭表劝封禅。
《唐书》曰：麟德元年，亳州奏：老君庙侧生三脊茅。
蒿
《大戴礼》曰：周时德泽洽和，蒿大可以为宫柱，曰蒿宫。此天子之路寝也。
木
木
《礼稽命征》曰：王者得礼之制，则泽谷之中生赤木。
又曰：王者得礼之宜，则宗庙生祥木。
《地镜图》曰：国治益地，则木生水上。
又曰：国理君喜，则树木忽自大。
京房《易传》曰：君有德生圣子，则木生屋上及朝庭。
又曰：君德强且高昌，则木生城胁，一尺围已上，长数丈，此谓城强。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为一家，则木连理。
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则木连理。
《汉书》曰：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复合，上异之。终军曰：“众枝内附，示无外也，殆将有削左衽而蒙化者。”
《後汉书》曰：明帝永安十七年，甘露仍降，树枝内附，（仍，频也。内附，谓木连理也。）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後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
《宋书》曰：文帝元嘉中，有[A14H]、栎二树连理。
《隋书》曰：县献连理树，植之宫庭。
《唐书》曰：贞观十八年，山南献木连理，交错玲珑，有同罗日，一丈之干并枝者二十馀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二十一年，玉华宫李树连理，隔涧合枝。
《白虎通》曰：王者德至草木，则木连理也。
《晋中兴征祥说》曰：王者德泽纯洽，八方同一，则木连理。连理者，或枝还合，或两树合共。
曹植《魏德论》曰：皇树嘉德，风靡云披。有木连理，别干同枝。将承大同，应天之规。
《唐书》曰：兴元元年八月，亳州真源县大空寺李树，植来十四年，长一丈八尺，今秋忽上耸高六尺，周回似盖，九十馀尺。
宾连阔达
孙氏《瑞应图》曰：王者庶嫡有序，男女有别，则宾连阅生於房。一名宾连达，一名宾连阔。生於房室，象御妃有节也。
《白虎通》曰：宾连阔达者，树名也，其状连累相承。
平露
孙氏《瑞应图》曰：平露者，如盖，生於庭，以知四方之政。王者不私人以官则生。若东方政不平则西低，北方政不平则南低，西方政不平则东低，南方政不平则北低，四方政不出，其根若丝。一曰平两。
又曰：平两者，如盖，以知四方。王者政平则生。
《白虎通》曰：王者使贤不肖位不逾，则平露生庭。平露者，树名也。
卷八百七十四　咎徵部一
叙咎徵
《易》曰：履霜坚冰至。《文言》曰：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
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
《尚书□洪范》曰：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阳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风若。
《左传》曰：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南门掷晷，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於申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
《易是类谋》曰：斗机绝纲，玉衡拨，摄提亡。（郑玄注曰：斗机绝纲，斗者，天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机绝纲，玉衡拨也。摄提者，斗前之星，为斗施政教，布之八野。今斗失其政，故摄提亦为之亡不见。）五星合，狼弧张，昼视无日，虹拈峦煌；夜视无月，彗孛蒋蒋。（此皆属乾。乾多为天，天失其主，故着天者皆失其正也。）当藏者出，当出者消，危处易期。（当藏者出，解昼视无日，虹拈峦煌也。当出者消，解夜视无月也。是为危处易期。）太山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鸡，西岳亡玉羊。（太山失金鸡者，箕星亡也。箕者为风，风动鸡鸣。今期候者亡，故鸡亦亡。西岳亡玉羊者，狼星亡。狼在於末为羊也。）天卑地高，雷喧公行，（天下雷同，喧公行，无所畏也。）星昼奔，牟光，上无乾，下无常。天昧昧，履践冰。（上无乾，乾气不正，故下无常。天昧昧，喻不明也。昼视无日，夜视无月，何明之有乎？履践冰者，峻急之法行，被其刑也。）民衣雾，主吸霜。（民衣雾，佞政行，被其毒也。主吸霜，被阴毒，将害躬也。）间可倚杵於何藏。（解上天卑地高。天地相去，其间才可倚一杵耳。或言枚，其意同。）不知夏，不知冬，不见父，不见兄。（所以然者，以天卑地高，尊卑失列，故卑为父兄，尊为子弟也。）望之漠漠，视之茫茫，群党假威，出坐玉床。（小人群党假王者威权。坐於玉床者，王之床也。）

《尚书大传》曰：田猎不兽，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祠，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又曰：爰用五事，建用皇极。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谓不枢。厥咎狂，厥罚常雨，厥极恶。时则有龟孽，时则有鸡祸。次二曰言，言之不从，是谓不。厥咎僭，厥罚常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次三曰视，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豫，厥罚常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倮虫之孽。次四曰听，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厥极贫。时则有鼓妖，时则有豕祸。次五曰始，思之不容，是谓不圣。厥咎雾，厥罚常风，厥极凶、短折。时则有脂夜之妖，时则有华孽，时则有牛祸。王之不极，是谓不建。厥咎雾，厥罚常阴，厥极弱。时则有射妖，时则有龙蛇之孽，时则有马祸，时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

《洪范五行传》曰：凡有所害谓之灾。无所害而异於常谓之异。故灾为已至，异为方来。

《家语》曰：孔子曰：“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梦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灾妖不胜善政，怪梦不胜善行。”

《六韬》曰：武王伐殷，得二丈夫，而问之曰：“殷国之将亡，亦有妖灾乎？”其一人对曰：“有。殷国常雨血雨石，大者如瓮，小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馀。”其一人对曰：“是非殷国之大妖也。殷国之大妖四十七章：殷君喜时人，喜以人饲虎，喜割人心，喜时孕妇，喜时人之父、孤人之子；喜刑祸；喜以信为欺，欺者为忠，忠谏者不赏；以君子为下，小人为上，以佞辩为相，为政急令暴取，万民愁苦；好田猎毕弋、走狗饰马；喜修池台；宫七十有三所，大宫百里；善为酒池糟丘，而牛饮者三千人；喜听谗用誉，无功者赏；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丈、无锱铢、无秤衡、无功赏、无罪诛。此殷国之妖也。”
《白虎通》曰：灾异者何也？灾之为言伤也，随事而诛；异之为言怪也，先发感动。何以言？灾者，有所害也。
《说苑》曰：赵简子问於翟封馀曰：“吾闻翟雨虹三日，雨血三日，马生牛，牛生马，信乎？”曰：“信。”简子曰：“灾足亡国乎？”封曰：“雨虹三日，虹风之所飘也；雨血三日，鸢鸟击於上也；马生牛，牛生马，杂收也。此非翟之灾也。”简子曰：“然则翟之妖奚也？”对曰：“其君幼弱，其大臣比党以求禄，其百官肆断而无常，其政令不竟而数改，此其妖也。”
京氏《别对灾异》曰：五无实何？君无仁德，臣怀叛戾，华饰虚举，荐贤实不相副，内为苏秦之行，外以夷、齐之语，故致五多无实。朝无贤，害气伤穑不收，国大饥。其救也，选明经，举茂才，改往修来，退韧影很，施恩行惠，赏赐劳臣，此灾及销矣。
天
《左传口宣下》曰：天反时为灾。
又曰：定公玄年，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而毕，乃归诸侯之戍。齐高张後，不从诸侯。晋女叔宽曰：“周苌弘、齐高张皆将不免。”苌弘瓮屿，（天既厌周德，苌弘欲迁都以延其祚，故曰瓮屿。）高子违人。天之所坏，不可支也；众之所为，不可奸也”。（为哀三年周人杀苌弘，六年高张来鲁。）
天裂
京氏《易妖占》曰：天裂，阳不足，下害上之像。天裂见人，兵起国亡；天开槛邂，流血滂滂。
《晋书》曰：惠帝玄康中，天西北裂。时人主昏暗，贾后专政。
又曰：太安中，天裂为二，声如雷。是时长沙王奉帝出拒成都王颖，河间王迭威专命，僭乱之像。
又曰：成帝咸和四年冬，天裂西北。时苏峻之子以万人入吴兴，天下有兵，关中转乱。明年，石勒僭位。
又曰：穆帝平五年，天裂，广数丈，声如雷。
又曰：哀帝初即位，天中裂，广三四丈，声如雷，野雉皆ず。时帝荒疾，不识万机，太后临朝，桓温专政。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曜建玄初，天裂，广一丈，长五十馀丈。时四方交战。
《隋书》曰：梁武帝太清中，天裂西北，长十丈，阔二丈，光出如电，声如雷。明年，侯景陷台城。
天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志》曰：惠帝二年，天开东北，长二十馀丈，广十丈。後有吕后废二少帝，诸吕作乱。
萧子显《齐书》曰：齐东昏侯永玄中，夜天开，黄色明照。顷有物，绛色，如小瓮，渐大如仓廪，声如雷，坠太湖，野雉皆ず。其年东昏见废。
《隋书》曰：陈後主至德初，天开西北至东南，其内有黄杂色，声如雷。後年章大宝举毙薮陈，竟国亡。
天光
《竹书纪年》曰：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汉书》曰：成帝匈坑玄年四月，无口有雷，声光四下，至昏乃止。
《晋书》曰：穆帝永和十年，前凉张祚之玄年正月，夜，天有光如车盖。明年，祚被杀。
《宋书》曰：文帝玄嘉十八年七月，天有黄光洞烛。至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反，伏诛。
天崩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凉麟嘉五年，天崩，有声若雷，久之乃止。
又曰：前赵刘聪麟嘉三年，天崩，声若雷，久乃止。是岁聪死。
天鸣
京氏《易妖占》曰：天有悬车之声，人主忧。
又曰：《易传》曰：“万民劳，厥妖天鸣。”
《晋书》曰：武帝末，天东有声如雷。
又曰：玄帝太兴玄年，天鸣东南，有声如风水相薄。三年，天又鸣。其後王敦入石头，王师败绩。玄帝屈辱，制於强臣。
《陈书》曰：梁武帝天监时，有声如雷，二。是岁交州刺史李凯举毙薮。後年，又西北隆隆有声如雷，赤气至地。是岁盗杀东莞、琅琊太守。中大通年，西南有声如雷，其年北凉州刺史简钦反。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凉张骏时，晋建兴十七年八月，天有大声，下震地。孟池县人夜怪室如昼，时起视，见西北开有门，光明照地。至二十二年，逊於重华。
又曰：南燕六年，天鸣。是年桓玄废其主自立，称大楚。
又曰：前秦符坚建玄十四年，天鼓鸣。至二十年，坚为姚苌所杀。
《隋书》曰：北齐文宣天保年中，天西南有声如雷。时帝不恤国政，大兴师旅。
又曰：後主武平末年，後主东遁至青州。是日西方有声如雷。是月为周师所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周宣帝建德年，天西北有声如雷。未几，吐谷浑大寇边。
又曰：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天有声如风水相击，三夜乃止。
又曰：後主初即位，八月，天有声如风水相击。俄又如之。九月夜，天东北有声如虫飞，渐移西北。至德玄年正月，天东南有声如虫飞，後降於隋。
《隋书》曰：开皇二十年四月，天有声如泻水，自南而北。六月，秦王俊薨。
《河图稽命徵》曰：帝刘即位百七十年，太阴在庚辰，江充诡蒲颁，天鸣地坼。
四时
《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早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民有大疫，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冰，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暝为害。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人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後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蝗虫为灾，暴风来格，秀草不实。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晚熟，百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季夏行春令，则实鲜落，国多风咳，民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风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无实；行夏令，则其国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恐；行夏令，则其国大旱，蛰虫不藏，五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死。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嚏；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懈惰，师兴不居。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上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霜雪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氛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水泉咸竭，民多疥疠。季冬行秋令，则白露早降，介虫为妖，四鄙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卷八百七十五　咎徵部二
五星
京氏《易五星占》曰：岁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春杀无辜，则岁星失度；其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慈仁敬让，广恩惠施，无犯四时，则岁星承度。荧惑失度何？人君内无礼法，轻薄房室，外行慢易，敛夺民财，则荧惑失度；其救也，爵贤位德，养幼廪孤，命乐师，趣兆鼓，合欢欣，荧惑还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薄恩尾，懦弱不胜任，则太白失度；其救也，举有义，任威用武，则太白复，兵气消矣。镇星失度何？人君内无仁义，外多华饰，则镇星失度；其救也，治社稷，修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灾自消也。辰星失度何？人君内无仁义，外多华饰，则辰星失度；其救也，明刑慎罚，审法必中。

《尚书考灵耀》曰：白经天，水决江。（白，太白也。金为水宗，故多水也。）

《春秋玄命苞》曰：肭、毕间为天街，日月星以出入。荧惑守之，道不通，天下危。

又曰：卷舌主口语，荧惑临之，下多乱谋。国君以口舌之害起寇。

又曰：荧惑守轩辕，贵妾争。

又曰：荧惑守宫室，群妃斗。

《汉书口天文志》曰：五星所行，合散犯守、历陵斗蚀、彗孛飞流，皆阴之精，本於地而发於天也。（孟康曰：合，同居也。散，谓五星有变，则其精散为妖星也。犯，七寸之内，光芒相及。陵，相冒过也。蚀，星月相陵，不见者旁，日食也。韦昭曰：白自下往触之曰犯。居其旁曰守。经之为历。相击为斗。张晏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孛气似彗。飞流，谓飞星流星也。孟康曰：飞，绝迹而去之。流，光迹相连也。）

又曰：孝昭始玄中，太白入太微，西藩第一星北出，东藩第一星北东下去。太微者，天庭也。太白行其中，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邪臣伏诛。後有流星，下燕万载宫极，东去。（李奇曰：极，屋梁也。三辅名为极也。）法曰：“国恐有诛。”其後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安与长公主、燕刺王谋主乱，咸伏诛。

又曰：建始四年七月，荧惑逾岁星，居其东北半寸所，如连李。时岁星在关星西四尺所，荧惑初从毕口大星东北往，数日至，往疾去迟。占曰：“荧惑与岁星斗，有病君、饥岁。”其後旱伤麦，民食榆皮。诃平二年十月壬申，太皇太后避时昆明东观。

又曰：绥和二年春，荧惑守心。丞相翟方进欲塞灾异自杀。

客星

《左传》曰：昭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郑裨灶言於子产曰：“七月戊子，晋侯将死。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岁，岁星也。颛顼之虚，谓玄枵。）姜氏、任氏实守其地，居其维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客星居玄枵之维首。邑姜，齐太公女，晋唐叔之母。星占：婺女为既嫁之女，织女为处女。邑姜，齐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齐得岁，故知祸归邑姜。）邑姜，晋之妣也。天以七纪，（二十八宿面七。）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诸侯居齐地者。逢公将死，妖星出婺女，时非岁星所在，故齐自当祸，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讥之。”至时，晋平公卒。

《汉书》曰：玄帝初玄玄年四月，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东可四尺。占曰：“为水饥。”其月渤海水大溢；六月关东大饥，民多饥死；琅邪人相食。二年五月，客星见昴分，居卷舌东可五尺，青白色，炎长三寸。占曰：“天下有妄言者。”其十二月，钜鹿都尉谢君男诈为神人，论死。

《後汉书口天文志》曰：孝安永初四年六月甲子，客星大如李，苍白，芒气长二尺，西南指上阶。星，上阶为三公。後太尉张、禹、司空张敏免官。

又曰：中平五年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碗，出贯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占曰：“客星入天市，为贵人丧。”

谢承《後汉书》曰：吴郡周敞，师事京房。为赵显所谮，谓敞曰：“吾死後三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无辜也。”死後果如言。

孛

《左传》曰：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又曰：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汉。申须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天事恒像，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诸侯其有火灾乎？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见。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与不然乎！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六物之占，在宋卫郑陈乎？宋，大辰之虚也；陈，大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汉，汉，水祥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过其见之月。”郑裨灶言於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瓒玉瓒，郑必不火。”钟产弗与。後四国皆火。

《春秋孔演图》曰：海精死，彗星出；（宋均注曰：海精，鲸鱼。）彗星出则国枢橛。

《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彗星合。（宋均注曰：鲸鱼阴物，生於水。今出而死，是时有兵相杀之祥也，故天应之以妖彗也。）

《春秋合诚图》曰：赤彗，火精，如火，曜长七尺。

《孝经钩免》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

《孝经内记》曰：彗星入北斗，祸大起；在三台，臣害君；在太微，君害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天狱，诸侯作祸。彗行所指，其国大恶。彗在月中者，君有德，天下欣心，大丰盛。

《尔雅》曰：彗星为（楚缄切。）枪。（楚庚切。）

《河图帝通纪》曰：彗星者，天之旗。

《河图稽耀钩》曰：五星散为五色之彗。

《战国策》曰：唐睢谓秦王曰：“专诸刺王僚，彗星袭月。”

《史记》曰：秦始皇十五年，彗星四见，大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後秦遂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麻。

《汉书》曰：建玄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攻战具，遂谋反。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玄，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像也。其後卒有王枚葴国之祸。

《後汉书》曰：献帝建安二十三年正月，孛星晨见东方二十馀日，夕出西方。纪历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入太微，指帝坐。占曰除旧布新之像。

《后汉书口天文志》曰：王莽地皇三年十一月，有孛星於张，东南行，五日不见。孛星者，恶气所生，为乱兵；又参然孛焉，兵之类也，故名之曰孛。孛之为名，犹有所伤害，有所妨蔽。或谓之彗星，所以除秽而布新也。张为周地，星孛於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为楚，楚地将有兵乱。後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都雒，居周地，除秽布新之像也。

又曰：孝明永平三年，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舡北，长二尺所，稍北行，百三十五日。轫屿舡为水，彗星出之为大水。是岁伊雒水溢，到津城门，坏伊桥，郡七、县三十二皆大水。

又曰：永和六年，二月丁巳，彗星见东方，长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营室，及坟墓。营室者，天子常宫，坟墓主死。彗星砌狩向营室，至坟墓，不出五六年，天下有大丧。

又曰：光和玄年八月，彗星出亢池，入天市中，长数尺，稍长至五六丈，赤色，经历十馀宿，八十馀日，乃消於天苑中，彗除天市，将徙帝，将易都。至初平玄年，献帝迁都长安。

又曰：孝献建安九年十月，有星孛于东井与鬼魁，入轩辕太微。十一年正月，有孛于斗，首在斗中，尾贯紫宫，及北辰。占曰：“彗扫太微、紫宫，人主易位。”其後魏文帝受禅。十二月辛卯，有星孛于鹑尾，荆州分也。时荆州牧刘表专据荆州，从事周群以为荆州牧将死而失士。明年秋，表卒，以小子琮自代。曹公将攻荆州，琮惧，举军诣公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晏子春秋》曰：景公谓晏子曰：“彗星向吾国，我是以悲。”晏子曰：“君穿池欲深广，为台欲高大，诛戮如仇讎，孛又将至，彗星容可拒乎？”惧，缓刑罚。三十七日彗去。

《尉缭子》曰：昔楚将军子心与齐人战，未合，夜彗星出，柄在齐，所在胜，不可击。子心曰：“彗星何知！”明日与齐人战大破之。

《淮南子》曰：鲸鱼死而彗星出。

天狗

《占》曰：狗者，守御之类；天狗所降，以戒守御也。出入无时，下则有伏尸流血。其流星坠地有声，野雉皆鸣，或群狗皆吠，或流散化为□。一曰：流星有声如雷，下地中，一曰：无□而雷。一曰：星赤白有光，下地为狗，狗无足。一曰：如火光炎撤觚，其上瓮下地如数顷田。一曰：大流星，其有光，见人而坠，尾有足。一曰：星状如奔星，有声，望之如火。一曰：其色白，其荧荧如遗火状。皆曰天狗。天狗所下之处，万人伏尸，狗食血；戍下之邑，大兵起，国易攻，人相食，千里流血，四方相射，破军杀将，兵丧并起，国破灭已。

《河图稽耀钩》曰：太白散为天狗，主候兵。

《洪范五行传》曰：七国植跌战於梁地，故天狗先降梁垒，见以其像也。狗者，守御之类也，所降以戒守御也。

《史记》曰：秦孝公十二年，星昼坠有声。至十七年，秦、韩大战，擒晋惠王。

又《天官书》曰：天狗，状大如奔星，有声。其止地类狗，地望之如火光，炎炎撤觚，其下圆如数顷田，处上瓮见则有黄色。千里破军杀将。（《洪范五行传》同。）

《汉书□天文志》曰：孝昭玄平玄年二月乙酉，祥□如狗，赤色，长尾，三枚，夹汉西行。

《汉书星行占》曰：太白散为天狗，为卒起。卒起，枷无时。四月，昌邑王贺行淫僻，大将军霍光白皇太后废贺。

又曰：成帝绥和玄年四月，日晡时，天有星，殷如雷声，有流星如缶，长十馀丈，皎然赤白，从日下东南去，或如盂，或如鸡子，熠熠如雨，下至地止。郡国皆言星陨为王者失势、诸侯起怖戭异。其後王莽专政篡位。

又曰：哀帝建平玄年正月，日出时，有物着天，白，广如一匹布，长四丈馀，西南行，声如雷，一刻止，名曰天狗。

《後汉书》曰：光武建武十一年春，有流星大如日，从太微出，入北斗魁中第六星，色白，旁有小星射者十馀枚，後有声如雷，顷止。斗魁主杀伐，是年吴汉、臧宫破公孙述於成都。十二年春，有大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弧。将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分为十馀段，如遗火状。须臾，有声殷殷如雷。柳为周，弧为秦蜀。是年，使大司马吴汉从洛阳发南阳卒，溯江而上，击蜀白帝公孙述数万人。

又曰：中玄玄年冬，有大流星从西南向东北行，有声如雷。其年中郎将窦固将西征。

又曰：顺帝永和三年，有流星大如斗，从西北东行，长八九尺，赤黄，有声隆隆如雷。是时，大将军梁商与常侍张逵、曹腾、孟贲等争权，矫制收腾。顺帝寤，逵等奔走，或自刺，或解貂蝉投草中。逃亡之应。

《汉献帝春秋》曰：初平四年六月，流星起织女，东南行天市中。蛇行有尾，长七八丈，色赤照地。又流星如斛，长六七丈，小者六七枚随之，光照地。又流星西北行，有声如雷，望之如火，照地。是曰天狗。

《晋书》曰：惠帝永兴玄年七月，流星，有声。二年，又有星陨，有声。後二年，怀帝、愍帝蒙尘，刘玄海、石勒攻掠，遂亡中夏。

又曰：怀帝永嘉玄年，有大流星如日，自南流於东北，小者如斗相随。天尽赤，有声如雷。是年汲桑煞东燕王腾。明年，刘玄海僭号。

又曰：穆帝永和十年，流星大如斗，色赤黄，出织女，没造父，有声如雷。其年慕容俊据临漳，诸将奔散。

又曰：海西公大和四年十月，有大流星西下，有声如雷。明年，广汉妖贼李弘反，自称圣王。又慕容克邺，尽有其地。明年，桓温废帝。

又曰：孝武太玄十三年，天狗东北下，有声。占曰：此交战流血。是後慕容垂、翟辽、姚苌、符登、慕容永并阻兵争强。

《宋书》曰：後废帝玄徽五年四月，星陨於东南，有声如雷。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勒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尾，足形，自北极西南流，五十馀丈，光明烛地，坠於河，声闻九百馀里。其年，石勒死，而季龙杀勒诸子而篡位。

《隋书》曰：北齐孝昭皇建二年十月，天狗下於山。於其下讲武厌之，帝将至，有兔惊马，帝肥，坠马而死。

又曰：武成清河三年春，天狗南流，下宋地彭城。其年，妖人反於邺，入北城，劫太师彭王浟攸为主，浟攸不从，见害。

又曰：周宣王大像玄年五月，有流星大如二斗器，云从太微端门流入，有声如翻旗。其月，静帝立，隋公杨坚专政，俄而禅位。

又曰：静帝大定玄年七月，有大流星如斗，出五车，东北流，光明烛地。是月，赵王招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

又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八月，夜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阁道，声如颓墙。其日又有大流星如瓮，出羽林，有声。明年，帝幸江都，天下大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郭璞症曰：《周书》：“天狗所止地，须臾，光飞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声如雷，走如电光。”吴楚七国反时吠过梁野。）
《兵书》曰：两敌相望，其□气如牛马状，头低尾仰，曰天狗。勿与战也。
枉矢
《河图稽耀钩》曰：辰星散为枉矢，流所射，可诛。
《河图》曰：枉矢东流，天下恐。
《尚书运授期》曰：白帝搦哺，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参。
《尚书中候》曰：夏桀无道，枉矢射。
《洪范五行传》曰：枉矢者，弓矢之像也。枉矢之所触，天下之所伐，灭亡之像也。
《春秋运斗枢》曰：黄帝行失枢，则枉矢出射所谋。（谋易失枢之王，故以枉矢射之。）
《春秋潜潭巴》曰：枉矢出，臣不忠。
又曰：枉矢或南或北，无聚众，伐战国。
《论语摘辅像》曰：虚王反度枉矢合。
《史记□天官书》曰：枉矢，类大流星，蛇行而苍黑，望之如有毛羽。
又曰：项羽救钜鹿，枉矢西流，山东遂合从，西坑秦人，屠咸阳。
《说苑》曰：秦二世立，枉矢夜光。俄而天下大乱，二世被杀。
《晋书》曰：武帝玄康四年，枉矢北行竟天。次年，夜，枉矢自北斗魁东南行。占曰：“以乱伐乱。”北斗主杀伐。是後赵脱凶杀司空张华，废贾后。终自屠灭。
又曰：太熙玄年，有枉矢西南流。怀帝永嘉四年，刘聪嘉平三年，星起牵牛，委曲蛇行，入紫宫，其光照地。其年，帝为刘聪所害。後三年，聪死国亡。
又曰：愍帝建兴三年，枉矢自文昌北流，至斗东，如一匹布，绛，蛇行，有手足，因变为□气，如人像，二臂一足。至五年，北平人吴祚聚众千人，立沙门为天子。四年，帝降刘曜。
又曰：玄帝大兴三年，枉矢出虚、危，没翼。大宁二年，王敦杀谯王承及甘卓。
又曰：穆帝平二年，枉矢自东南流於西北，其长半天。时所在拥兵，政非己出。
《隋书》曰：齐昏侯永光三年春，枉矢昼见西方，长十馀丈。其年梁武举兵，东昏遇害。
又曰：隋炀帝大业十二年，枉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行，注於南斗。後二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宇文化及於江都僭号许，王世充於东都杀恭帝，僭号郑。
蚩尤旗
《河图稽耀钩》曰：荧惑散为蚩尤旗，主惑乱。
《河图提刘子》曰：帝将怒，蚩尤出乎四野。
《史记曰口天官书》曰：蚩尤之旗，类彗而後曲像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魏志》曰：嘉平四年六月，持节奉法驾迎高贵乡公於玄城，是岁白气经天。大将军司马景王问王肃其故，肃曰：“杆蚩尤之旗也，东南其有乱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则天下乐安者归德，倡乱者先亡矣。”明年，镇东将军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果反。
《皇览口冢墓记》曰：蚩尤冢在东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祠之。有赤气出如绛，名为蚩尤旗。
狱汉
《河图稽耀钩》曰：填星散为狱汉。
《春秋合诚图》曰：狱汉主逐王。（狱汉，填星精所为。）
《史记口天官书》曰：狱汉星，（孟康曰：青中赤下，有三彗纵横，亦镇星之精，一名威汉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数动，察掷晷青。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五残
《河图稽耀钩》曰：镇星散为五残，主奔亡。
《春秋合诚图》曰：五残主出亡。
《春秋考异邮》曰：五残，类辰星，有角，见则政在伯。
《史记口天官书》曰：五残星，出正东，东方之野，星状类辰星，去地可五六七丈。所出非其方，其下有兵，冲不利。
《山海经》曰：西王母是司天之五残。
国皇
《河图稽耀钩》曰：岁星之精流为国皇，主内难。
《春秋考异邮》曰：国皇，大而赤，类南极，见则兵起，天下急。（宋均注曰：南极，老人星也。）
《后汉书口天文志》曰：灵帝光和中，国皇见东南角，去地一二丈，如炬火，十馀日。占曰：“国皇为内乱，外兵丧。”其後黄巾张角、何进、袁绍、董卓乱，燔烧宫室，迁西京。
格泽
《广雅》曰：格泽，妖气。
《史记口天官书》曰：格泽星者，如炎火之状，黄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见，不种而获，不有土功，必有大咎。
旬始
《河图稽耀钩》曰：填星散为旬始，主招横。
《春秋合诚图》曰：旬始主争兵。
《春秋考异邮》曰：旬始照，其下必有灭主。
《广雅》曰：旬始，妖气也。
《史记□天官书》曰：旬始出於北斗旁，状如雄鸡，其色青黑，像伏鳖。
《楚辞□远游》曰：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
司马相如《大人赋》曰：重旬始以为惨。（孟康曰：旬始，气，如雄鸡，在北斗旁，悬如葆卜，以为十二旒。惨，音所御切。）
营头
《占》曰：流星昼行，亡君之戒。一曰：流星昼名营头，营头而下，流血滂滂。一曰：有□如坏山堕，所谓营头之星。其所堕，复军流血。
《后汉书□天文志》曰：王莽地皇四年，遣王寻、王邑将兵至昆阳，围城数重。昼有□气，如坏山堕军上，军人皆厌，所谓营头之星也。占曰：“营头之所堕，其下复军流血三千里。”是时，光武将兵数千人赴救昆阳，击赌瞢。会天大风，飞屋瓦，雨如注水，赌瞢乱败，死者数万人。
《晋书》曰：惠帝太安二年，星昼流，矢北下，光变白，有声如雷。占曰：“为营首，营首所在，其下有大乱流血。”
又曰：穆帝永和八年，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从辰已上东南行，在箕斗间。占曰：“营首之下，流血滂沱。”是年，慕容俊称大燕，攻伐无已。
汉
《诗推度灾》曰：逆天地，绝人伦，则天汉灭见。
《史记□天官书》曰：汉者，金之散气，蒲熬曰十汉，中星多则水少，即旱。
《竹书纪年》曰：晋定公六年，汉不见于天。
蓬星
《汉书□天文志》曰：孝景中三年六月壬戌，蓬星见西南，在房南，大如二升器，色白；癸亥，在心东北；甲子，在尾北；丁卯，在箕北。近汉稍小，且去时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占曰：“蓬星出，必有乱臣。”房心间，天子宫也。是时梁王欲为汉嗣，使人杀汉诤臣袁盎。
《晋中兴书》曰：太玄二十年九月，有蓬星如粉絮，东行历女、虚危，及哭星。
卷八百七十六　咎徵部三
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书□洪范》曰：咎徵，曰蒙，恒风若。（君行蒙暗，则常风顺之。）
《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夏令，飘风暴雨总至。季秋行春令，则暖风来至。
京房《易传》曰：后专拜，厥风疾而树不摇；不循道，厥风不摇草。
京房《别对灾异》曰：回风起何？风者，天之号令也，当直而正，普而不偏。佞人众，君迷惑，则回风起。不救，则致逆风起。其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灾消矣。
《春秋潜潭巴》曰：疾风拔木，谗臣恣，忠臣辱。
《史记》曰：殷纣末年，大风飘牛马，坏屋，拔树飞数十里，周灭之。
又曰：秦始皇二十八年，渡淮至衡山，浮江至湘，遇大风。博士云："尧女舜妻葬於此。"始皇怒，使刑人三千伐湘山树。明年，东游至博浪沙中，为盗所惊，乃令天下大索焉。
又曰：项羽背约，都彭城，汉祖伐之，围汉三重。大风从西北起，折木发屋，楚军大乱。
《汉书》曰：吕后崩。後，吕产执北军，朱虚侯刘章入宫卫帝。见产廷中，遂击产。走，大风起，从官莫敢斗，章逐产杀之。
又曰：昭帝时，燕王旦都薊，大风拔宫树十六，吹坏城楼。王反，伏诛。
又曰：济北王兴居反，始举兵，大风从东吹其旌旗，飞上，堕城西纠晷，马皆悲鸣不进。李廓切谏，王不听。俄而兵败自杀。
又曰：平帝玄始四年冬，大风吹长安城门，屋瓦尽。
又曰：王莽天凤年中，大风拔树飞北阙，城门屋瓦缘边。大饥，人相食。
又曰：地皇四年，大风毁脱蟹门。其年，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守昆阳，光武起兵南阳，至昆阳攻之。大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氵蚩川盛溢，寻、邑乘死人而渡。王寻见杀，军人皆散走。王邑还长安，莽败，俱杀之。
《後汉书》曰：安帝时，京师大风，拔南郊梓树九十六。後，海贼张伯路略九郡。
《魏略》曰：正始玄年，商风大起数十日，发屋拔树，动太家。痘泽正大会，风又甚，倾杯案，曹爽将诛之徵。丘俭反，景脱惺众征之。
《晋书》曰：吴孙权太玄初，大风，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树二千株，动吴城两门，瓦飞落。是时赋役繁重，明年权死。
又曰：孙休永安玄年十二月，孙出屯武昌。卫士施朔告欲反，闻之大惧。是夜，大风四转五复，发屋折木，扬沙石。益恐，明日腊会，称疾。休强起之，不得已，乃至会，张布、丁奉自左右缚之，叩头请为奴，不许，乃杀之。
又曰：孙皓末年狂暴，丞相陆抗与大司马丁奉谋欲废皓。太史令陈苗奏：久阴不雨，风气回逆，将有阴谋。皓深惊惧，抗遂寝其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武帝咸宁三年八月，大风拔木，暴寒且冰。其年，吴将孙慎入江夏。太康末，京都风，发屋拔木。

又曰：惠帝永康中，六月飘风，吹贾谧朝衣飞数百丈。明年，谧诛。其年十一月，京都大风，发屋折木。十二月，愍怀太子幽於金墉。

又曰：永康玄年四月，张华舍风起，折木，飞缯轴六七枚。是月，赵脱凶矫制废贾后，害张华、裴等。

又曰：赵脱凶篡位，改玄建始。祠太庙，风暴起，黄尘四合。其年伦诛。

又曰：玄帝永昌中，大风，拔木坏屋，拔御道柳百馀株。时王敦害尚书刁协、仆射周ダ等。

又曰：成帝时，刘胤镇寻阳，有回风从端愦，入胤舡中，西出。状如匹练，长五六丈。术人戴洋曰：“有刀兵死丧之乱。”顷，胤为郭默所害。

王隐《晋书》曰：王澄在荆州，率众军次江陵之东，堂皇北，救国难。飘风折其节。後为王敦所杀。

《晋中兴书》曰：桓玄入建康宫，逆风迅激，旌旗不立，仪饰一皆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急，恒寒若”之应也。出游门外，飘风飞其仪盖。

又曰：符坚三年，长安大风，坚宫中树悉拔。是岁王猛死。

沉约《宋书》曰：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初宁陵隧口，左标折。锺山通天台新成，飞倒散落山涧。

又曰：徐羡之。文帝初作扬州，有Ｂ风自西明门，须臾入城，直至厅前，绕帽及席，遥远口际。寻，羡之为文帝所诛。

又曰：文帝玄嘉九年，寿阳骤雨，有回风口雾，广三十步，从南来，至城西，回散灭。当其冲者，室、树木皆摧到倒。其年，晋宁太守爨松子反。

又曰：玄嘉三十年正月朔，上会群臣於太家。有大风拔木，雷电晦冥，冻杀牛马及人。明年，太子劭逆也。

又曰：孝武时，柳太尉乘车行，还，於庭中洗车。有大风从门而入，直来冲车。有声，车盖复向天。其年明帝立，合门被杀。

又曰：竟陵王诞，文帝子。孝武时镇京口，夜大风，吹落屋瓦，城门鹿床倒复。及镇广陵，将入城，冲风暴起。俄而反，伏诛。

又曰：顺帝明二年，飘风起建康县，吹帛一匹入口。风止，下於御道上。俄而宋授禅，其君为匹夫之像。

《齐书》曰：明帝建武末，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齐，木行，东，木位，其衰乎！至东昏侯立，狂乱被害。

又曰：东昏侯宝卷永玄玄年，始安王遥光知政。入城，有飘风飘仪伞出城外。少日而反，被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撮螺景围台城，有一五色幡，风吹飞翔在口中，半日乃下。众见皆惊怪，相谓曰：幡者事当翻复。数日，惠景败。

《隋书》曰：梁武帝太清二年九月，邵陵脱汹出顿丘下。其日，天色阴惨，风尘萧瑟，咸以出军不祥。十一月，纶至江，遇风亟，溺，人马多损。

又曰：大宝玄年，邵陵携脱汹出镇南浦，僭拟施幄帐。无何，风起吹投於江。後为侯景将任约所袭，纶败走保汝南，为魏将侯万通所攻，城陷被杀。

又曰：玄帝承圣三年，帝观讲武於津阳门。风雨总集，普天昏暗，旗帜飘乱。帝趋驾而回，无复次序还宫。至城，风雨随息，窃惊。俄为魏军所执，送岳阳杀之。

又曰：玄帝徐妃初嫁夕，车至州西，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还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厅两柱碎。以为不祥。妃竟以淫秽自杀。

又曰：梁岳阳王，昭明太子之子，西魏立为梁王。其年至江陵结营，夜疾风甚雨，水平地数尺。其月，乃夜遁，为诸蛮断於山路，坠马，仅得脱。

又曰：侯景港梁，拜南郊，登坛，大风拔木，物尽吹散。见者莫不惊骇。俄而景被杀。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北燕冯跋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飘风入征南大将军上党公姚昭宅，至於司徒中山公宅而散。上党公家人问太史闵尚，曰：“风者天之号令，所以吹尘去秽，除奸慝之祸。”至二十二年，跋弟弘篡立，以姚昭为大司马。昭贪暴，其子肇谏曰：“阁人不闻飘风之怪乎？”昭不纳。明年，冯弘杀昭并诸子侄四十馀人。

又曰：前秦符生寿光玄年，长安大风，发屋拔树，行人颠顿。宫中奔扰，或称贼至，门昼闭，五日乃止。生推告贼者杀之，刳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谏曰：“玄正盛晓，日有蚀之，正阳神朔风昏大起，愿陛下务养玄玄。”生大怒，凿其顶而杀之。

又曰：符坚建玄十八年三月，大风吹坏长安西门，拔宫中大树倒根於上。至二十一年，坚为姚苌所杀。

又曰：李期玉恒四年三月，大风拔树发屋。四月，为李寿所杀。

又曰：蜀李寿汉兴三年二月，大风暴雨，睁狩门。至六年，寿死，子势立。三年，为晋将桓温所灭。

又曰：前赵刘曜，葬其父母，费用亿计，发掘古冢，暴骸原野，哭声盈衢。大霖雨，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发其父寝堂于外垣五十馀步。松柏众木，植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曜竟为石勒所擒。

又曰：刘曜末年，与石季龙对军，不抚士众，专与嬖臣博饮。左右谏之，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妖言，斩之。大风拔木，昏雾四塞。须臾见擒。
又曰：前凉张玄静四年六月，大风、震雷、晦冥，宫中雨水深四尺。时宋混兄弟擅权，玄静虚坐而已。
《後魏书》曰：孝文太和中，安定王祯出为湘州刺史。至日，暴风大雨，冻死者数十。是月，祯发背死。後宣武延昌三年，章武王熙除湘州刺史。七月入理，其日大风雨，冻死者二十馀人，驴马冻死数十。熙闻祖父祯前事，心甚恶之。俄而举毙薮，伏诛。
《北齐书》曰：後主天统年，大风昼晦，发屋拔木。和士开谮赵王睿生，坐死。士开出入宫掖，胡太后幸之。琅琊王俨矫诏杀士开於南台，俨伏诛。
又曰：後主末年，安德王延宗邸下宅被风吹，其厅栋榱相连，置外数百步。後主败，王亦被擒，入周，赐死。
《陈书》曰：陈文帝天嘉三年，梁永嘉王将司空王琳与陈将侯祯对军，其日东北风吹琳舟舰，琳军大败。
又曰：天嘉六年，大风西南吹灵台侯楼倒。
又曰：後主至德年，风吹朱雀门倒。又祯明年，大雨，风自西北激涛水入石头城。时後主昏，诛谏臣沉客卿。明年，陈亡。
又曰：隋文帝开皇中，宫都大风，发屋拔木。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後宫多有滥死，又杨素邪佞。
又曰：开皇末，秦州商胡乘骡遇暴风，飘上空数百丈，俄而坠下，人骡俱碎。时晋王广矫诈取媚，谋危太子勇，勇竟废，死。立广为太子。
《淮南子》曰：人主之精通於天，故诛暴则多飘风。
暴风
京房《易妖占》曰：狱吏暴害，人臣专政，暴风折木。
又曰：暴风折柱，邑大忧；暴风木折，吹草上屋，且有急令；独禄风入宫，人主死；飘数相从入殿门，有凶、疾、忧，以此亡；飘留君门一日一夜不去，乱兵在门。独禄风者，回转风也。
京房《别对灾异》曰：狂风发，何？人君政教无法，为下所逆，则致狂风发泄。其救也，修政教，聘贤士，狂风消矣。
又曰：人君贼罚良善，政教无常，使命数变，则致暴风，折木、发屋、鸣瓦，或害杀人。其救也，修旧典，任忠臣，思过自改，则风灾消。
《六韬》曰：人主好田猎毕弋，则岁多大风，飘牛马，发屋拔木，民人飞扬数十里。
《汉书》曰：文帝时，吴暴风雨，坏城门。吴王濞反，卒服诛。其年楚王都彭城，大风毁市门，杀人。後王与吴王濞谋反同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京房曰：“众逆同志，暴风将起。”
《晋书》曰：孝武太玄二年春，暴风，折木发屋。夏，又暴风，扬沙石。三年，又暴风，折木发屋。时符坚强盛。
又曰：安帝玄兴初，夜，大风雨，大航门飞落。明年，桓玄篡位。
沉约《宋书》曰：前废帝义符时，正月朔朝，暴风发殿前，会席废酗数十丈。至五月，帝废为苜眶王。
《梁书》曰：昭明太子孙栋，简文大宝二年八月为侯景废，栋时与妃张氏锄菜，而法驾至，惊惧而泣，升辇。及即位，升武德殿，备陈文物於庭。有暴风自端愦，吹旌旗悉倒。又有回风从地踊起，折竿翻飞华盖，经出端门不见。陪列者惊骇，时人知其不终。十一月，景废栋，景乃篡位。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南燕慕容超僭位，祠南郊。揭坛，大风暴起，天地昼昏，行宫羽仪皆坏裂。後超为晋将刘裕所灭，斩於建康市。
又曰：慕容盛建平玄年八月，暴风拔阙前七树大。其月，步兵校尉马勒谋反伏诛。至长乐三年，盛为段缵子泰所杀。
又曰：後燕慕容垂遣太子宝伐魏，次参合。忽大风，黑气状若堤防，临复军上。沙门支昙猛言於宝曰：“风气暴逆，魏军将至，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俄黄雾四塞，日月晦冥，魏师至，三军奔溃。其年垂死。
又曰：石季龙死，子遵立。其月，夜暴风拔树，震电雨雹。俄而遵见杀。
《隋书》曰：太子勇朝高祖於仁寿宫，还至歧山，偕妃玄氏止於周太王庙，因纵骑猎。须臾，暴风折树，雨雪深至人膝，天晦冥，咫尺不相见。妃因心痛，再宿而死。勇後废为庶人，炀帝杀之。
又曰：太子勇废，立晋王为皇太子。当受册，高祖曰：“吾以大兴公成帝业。”令出舍大兴县。其夜，烈风大雪，地裂山崩，民舍多坏，死者百馀。
又曰：炀帝大业十四年三月在江都，蜀王秀囚於右骁勇营。暴风吹尘昼昏，识者大以为异。秀谓防者曰：“吾生年已来，未见斯变，亡国之祸，应在旦夕。”其日夜，宇文化及、司马德戡、裴乾通反。
《唐书》曰：玄宗天宝十一年，潼关口女娲墓因风雨失所在。後至肃宗乾玄二年五月一日，其墓复旧。
黑风
《後魏书》曰：世祖太常玄年二月，京师有黑风竟天，广五十馀丈。其年四月，沮渠蒙逊寇张掖。
《古今五行志》曰：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於巩县南设坛，刑白马祭天，称魏公，置僚佐，改玄。升坛时，有黑风从坛北暴至，吹密衣冠，及僚属皆匍匐於坛下。沙尘暗天，咫尺不相见，良久，息。贼军恶之。俄而密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赤风

《春秋潜潭巴》曰：天赤，有大风，发屋折木，兵大起，行千里。

《汉书》曰：建玄四年夏，有风赤如血，六月旱。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张天锡十一年，有赤风，昏暗。至十三年，符坚灭之。

雷

《古今五行记》曰：夏桀末年，雷震杀人。其年汤放之。

《左传》曰：僖公十五年九月晦，震夷怖戚庙。董仲舒以为：“夷伯，季氏之陪臣，不当有庙，明绝去僭差之类。”

《河图》曰：臣僭奢，下犯主，则雷电击庙。

京氏《易五星占》曰：雷霆杀人何？夫雷，天拒难之折冲也。人君承用节度，即雷风以节；暴行威福，则雷霆杀人。其救也，议狱缓死，则灾销矣。

京房《别对灾异》曰：雷鸣连而不绝者何？夫雷鸣万里惧，今鸣不绝，此谓人君行政事，民不恐惧也，故致游雷之灾。雷当先电而鸣，今雷电俱出，或鸣而後电，何？此谓执法者贪所致灾也。

《後汉书》曰：桓帝建和三年六月，雷震宪陵寝屋。先是，太后听兄梁冀，擅杀李固、杜乔。

《魏志》曰：明帝景初中，洛阳水桥同日俱震。时劳役大起。

《古今五行记》曰：吴孙权赤乌八年夏，雷震宫门柱，又击南津桥。至十三年，废太子和，立子亮。

又曰：晋惠帝永康初六月，震崇阳陵标西南五百步，标破。时贾后陷害大臣，终见杀。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玄兴三年，永安王皇后至自巴防，将设威仪入宫，天大雷震，人马多死。

沉约《宋书》曰：玄嘉十四年，震初宁陵标，四破至地。十七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

《後魏书》曰：太祖天赐六年，震天安殿东序。帝恶之，令佐校以冲车攻殿东西两序屋，毁之。

《唐书》曰：太宗贞观十一年四月，震乾玄殿前槐树。

冬雷

京房《易妖占》曰：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挠则冬雷，民饥。

《汉书》曰：昭帝五年十一月，大雷震。十二月，丞相王薨。

《後汉书》曰：安帝永初六年十月，郡国大雷。延光四年十月，郡国凡三十雷。时邓太后专政，帝不亲万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吴孙亮建兴初十二月，大风雷。亮见废。
又曰：愍帝建兴初十一月，大雨，雷震。刘向以雷二月出，八月入，于此月雷电者阳不闭藏，失节之异。是时九州幅裂。至四年，帝降，刘曜害之。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太兴玄年十一月，京都雷震。凡未应雷而雷，皆恒燠也。
又曰：平三年十一月，雷。时皇太后临朝，政舒缓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建武十三年十二月，雷，大雨霖。石虎问佛图澄：“杆何灾也？”澄曰：“其为我耳。”至戊子而卒。
又曰：前秦符登攻姚苌。冬，大雷姚苌营，杀七人。苌军大败。
霹雳
《春秋合诚图》曰：霹雳击於宫殿者，妃后争政。
《春秋潜潭巴》曰：霹雳击宫，君精泄，下有谋起。（宋均曰：君精泄，去也。）
《春秋繁露》曰：王言不从，则金不从革，而秋多霹雳。霹雳者，金气也，其音商，故应之。
《续晋阳秋》曰：太玄五年，霹雳含章殿四柱，杀内侍二人。
《晋朝杂事》曰：玄康七年，霹雳破高石。占曰：贾后将杀愍怀。
《赵书》曰：前石时，暴风雷雨，霹雳云台，坏署。妇人震死，瘗之，三日重霹雳，出之。
蔡邕《封事》曰：臣闻天降灾异，缘像而至。霹雳数发，殆刑诛繁多之所生。
无□而雷
《洪范五行传》曰：秦二世玄年，无□而雷。雷，阳也；□，阴也。有□然後有雷，有臣然後有君。无□而雷，亦君独处，无民臣也。
《史记》曰：晋庄伯八年，无□而雷。十年，庄伯以曲沃叛。
又曰：幽公十二年，无□而雷。至十八年，晋夫人秦嬴贼君於高寝。
又曰：秦二世时，无□而雷。二世不恤，天下有怨叛之心。是岁陈胜起兵，天下乱。
《汉书》曰：武帝征和四年，天清晏无□，有雷，声闻四百里。至後年，侍中莽何罗反。
又曰：成帝匈坑玄年夏，无□而雷，光耀四照，昏乃止。是岁，赵飞燕害後宫皇子。
《後汉书》曰：献帝初平四年，无□而雷。时天下大兵，人民相食。
《晋书》曰：惠帝太安二年四月，诸将立李特子雄为王。八月，天中裂为二，无□而雷。成都王颖举兵，逼京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安二年，无□而雷。其年，张方入京，烧服御，死者万计。石超逼帝幸於缑氏，王师不利，大饥，人相食。
《梁书》曰：大通六年十二月，西南无□，有声如雷，至地。是年，魏分为二，东西各主。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张重华三十九年十月，无□而雷，声皆东南引。四十一年，重华死，子曜灵立，为叔祚篡之。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二年，无□而雷。七年，为晋将刘裕所杀。
《隋书》曰：文帝开皇二十年二月，无□而雷。四月，有声如泻水，自南而北。
又曰：无云而雷，其年，立晋王广为太子，皇太子勇废为庶人。（立晋王为太子。）
《唐书》曰：则天时，宗楚客以佞幸为内史。受命之日，无□而雷声震裂。未周岁而诛。
卷八百七十七　咎徵部四
□
《周礼□春官》曰：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四曰监，八曰叙。（郑司农曰：监，云气临日也。叙者，云有次叙，如山在日上也。）
又曰：保章氏，以五□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像。（郑玄曰：物，色也。视日旁气云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国。郑司农曰：以二至二分观云色：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故《春秋传》曰：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
京房《易妖占》曰：天无□，□自出，且有兵；出邑，且有水；如帚如鸟，其下有兵。
《洪范五行传》曰：□者，起於山，弥於天。云，阴也。王者失中，臣下咸蔽，君不明，则□阴众多蔽天光。有□如众，谓风师法，有大兵。
《吕氏春秋》曰：乱国掷犄，众邪之所积，其□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军；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冲；其状若悬旌而赤，其名曰□旌；有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谓。
《春秋潜潭巴》曰：□气沐沐，不浊，贤人去位，小人登槁。
《东观汉记》曰：赌瞢围昆阳，正昼有□直营而陨，不及地而散，吏皆压佐。
袁山松《後汉书》曰：中平四年，□气如足相次，重叠弥天。
《国志历》曰：晋咸和玄年七月，□斗，声如暴风雨。
五色□
《宋书》曰：前废帝景平二年，有□五色如锦。其年五月，司空徐羡之废帝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苜眶王。
青□
《河图》曰：青□刺月，五不熟；旁多赤□，如人头，大战；月旁有赤□如杵者三，贯月，六十日内有兵战；月始出有黑□贯，名激云，不出三日，暴雨。
黄□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勒建平四年，有赤黄□，如幕，长数十丈。其年勒死。
又曰：冉闵永兴三年，有□黄赤色，起东北，长百馀丈。是岁，闵为慕容俊所杀。
《春秋运斗枢》曰：势集於后族、群妃之党，僭，黄□四合，女讹惊邦。
《春秋感精符》曰：妻党翔则黄□入国。侯：今冬至日见□黑，有水；□黄白如人头、悬镜之状，祸流。
赤□
《左传》曰：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而飞，三日。楚昭王使问周太史，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之，可移於令尹、司马。"王弗荣而卒。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不失国，宜哉！"
黑□
《赵书》曰：石虎建武四年，东南卒有□，黑，稍分为三匹，又贯日。日没後分为七枚，相去数十丈，其间有白□如鱼鳞。虎子韬曰："当有刺客。"後果为太子宣所杀。
气
《释名》曰：，侵也，赤黑之气相侵也。
《周礼□春官》曰：氏，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一曰。（郑司农云：，阴阳气相侵也。）
《左传》曰：昭公十五年，春，将子武公，戒百官。梓慎曰："之日其有咎乎？吾见赤黑之，非祭祥也，丧气也，其在莅事乎？"二月癸酉，，叔弓莅事，入而卒。
《春秋运斗枢》曰：赤人刺房。（赤人，贼气，而刺房。房，天王之明堂，火星也。）
《吕氏春秋》曰：乱国之王，其气有丰上敛下，有若死蹙状，有若山之状，春黄、夏黑、秋苍、冬赤。
崔鸿《十六国春秋□北凉录》曰：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飨群臣于谦光殿。沮渠蒙逊曰："南方有恶气经天，暴兵众也。不出一旬，必有寇。"闻命治兵东苑以备之。西秦遣骑七千来袭，至县孙猴岭，闻有备而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辅旧事》曰：汉作灵台，以四孟之月登台而观，黄气为疾病，赤气为兵，黑气为水也。

白气

《汉书》曰：哀帝建平玄年，有白气从地至天，出参下，贯太庙，广如匹布，长十馀丈。哀帝介病候也。

《后汉书》曰：孝和永玄十六年四月丁未，紫宫中生白气，如粉絮。古为丧。

又曰：孝灵嘉平二年八月辛未，白气如匹练，冲北斗第四星。占为大战。明年冬，扬州刺史臧攻盗贼於建康，斩者数千级。

《蜀李书》曰：哀帝即位，有白气二道带天。望气者言：宫中有伏兵。果为邛都公所害也。

《晋书》曰：怀帝永嘉三年十二月，有白气如带，自地天，南北各二。至五年，石勒、刘曜、王弥皆寇洛阳，帝蒙尘于平阳，刘聪封帝为会稽公。

又曰：成帝咸和玄年，後蜀李雄玉衡二十四年，雄死，太子班立，有白气如带经天。太史占有阴谋。班不悟，为李期所杀。

《宋书》曰：文帝玄嘉二十六年十二月，夜有白气贯於北斗，属于地。至明年，魏太武至瓜步江。

《陈书》曰：文帝天嘉五年六月，夜有白气四两道，出于北斗东南，属于地。後年四月，帝崩，太子伯宗立，废为临海王。

又曰：宣帝太建五年二月，夜有白气贯于北斗紫宫，属于地。至明年，北齐至于江。

《隋书》曰：萧吉，炀帝嗣位，拜袒援少卿。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於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後素家当兵祸，绝灭之像，改葬可免。”帝後谓玄感曰：“公家宜改葬。”玄感亦徵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玄感以反族诛。

赤气

《汉书》曰：成帝永始三年二月，癸未夜，东方有赤白色气，大三四围，长二三丈，索索如树。南方有大树四五围，下茎十五余丈，皆不至地。谶占曰：东南植典气，状如树木，以此知四方欲动者。明年十二月己卯，尉氏男、子楚并等谋反。庚子，山阳铁官、亡徒苏令等为大贼。一日有两气同时起，而并、令等同月而俱发。

又曰：王莽建国四年夏，赤气出东南竟天。明年二月，玄帝王皇后崩。

《後汉书》曰：献帝兴平末年，夜有赤气贯紫宫。明年，改玄建安，漳揲曹氏。

《晋书》曰：惠帝太安二年，赤气竟天。又永兴二年十一月，夜有赤气竟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年十二月，成都王颖攻洛阳。
又曰：怀帝永嘉玄年正月，天气昼赤，有声如雷。明年，刘玄海僭位。
《宋书》曰：文帝玄嘉七年十一月，西北有赤气，中黑如旌旗。至八年，滑台为魏军围，粮尽，城中熏鼠而食之。
《後魏书》曰：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赤气如雾，从显阳殿阶西南角斜属廊，高一丈，连地如绛纱，自未至戌不灭。帝见而恶之。
《隋书》曰：周静帝大定玄年，有赤气起西方，东行遍天下。七月，隋公坚禅。
又曰：隋大业末，越王侗东都留为王世充所幽，世充自立为丞相，百官总已於尚书省，受册设乐，文武陪位於厅。西有赤气如绛幔，自辰至戌而灭。旬日，世充乃杀朝士玄文都、卢楚，遂篡位。
黑气
《史记》曰：周灵王二十年，有五黑气，如日。至景王，五大夫争权。
《後汉书》曰：灵帝光和玄年六月，有黑气堕所御温德殿庭。十月，皇后宋氏废。至中平玄年，钜鹿人张角称黄巾，帅部三十六万同反叛。
《宋书》曰：明帝太始二年二月，夜有黑气五，东西经天，南行。
《隋书》曰：梁玄帝承圣三年六月，有黑气如龙，见殿内。其年，玄帝为西魏所擒。
又曰：陈废帝临海王时十月，日入时有黑气如□，入日中。其年见废。
雨
《史记》曰：夏桀末年，大雨水，俄为汤所放。
京房《易妖占》曰：雨鸣瓦，任威武；大臣专擅，霖雨坏道。
《尚书□洪范》曰：咎徵，曰狂，恒雨若。（君行妄，则常雨。）
《左传》曰：庄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
《春秋繁露》曰：木有变则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故也。
京氏《别对灾异》曰：人君擅私恩，恣意纵情，不与臣下同谋，即致偏雨夜堕也。不救，致苦雨降，万民愁劳，水绝道。其救也，兴挂算，无私党，此灾消矣。
《汉书》曰：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昼夜不绝三十五日，流杀民家。新垣平谋反之征。
又曰：昭帝时，秋大雨，自七月至十月。时帝幼，霍光专政。
又曰：成帝时，秋大雨，四十馀日。时王氏举宗在朝之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哀帝时，夏大雨雹。又冬大风，雨雹。其年郡国四十一雨水。明年，京师及郡国又四十一雨水。海贼张伯路与平原刘文光等攻厌次，杀令长。

又曰：王莽地皇中，赤眉杀太师羲仲，莽遣太师王匡讨之。莽兵出东都门外，天大雨沾衣。长安父老叹曰：“是为军泣。”时百姓饥荒，莽令煮草为酪，不可食，重于烦费。

又曰：四年六月，光窝傍至昆阳，莽使司徒王寻、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围之。会天大风，飞屋瓦，雨下如注。二公兵乱，败，自相残杀，氵蚩水为之不流。

《後汉书》曰：灵帝时，夏，京师大雨水。其秋，中常侍曹节矫诏诛袒缘陈蕃，将军窦武迁太后於北宫。至後年，京师又雨瞬旦出，其年窦太后崩。是苦雨之应也。

又曰：献帝初平初，董卓逼帝入长安。将入宫日，大雨，昼昏。卓杀袒缘袁隗、太仆袁基及男女宗族五十馀人。

又曰：献帝时，夏大雨水，时曹操杀皇后伏氏。

又曰：献帝末，司徒王允杀董卓。卓剿泖亻、郭汜攻陷长安，杀戮甚众，及收卓尸葬于。葬日，大风雨，雨水从藏溢，漂卓棺出於穴。俄而亻、汜皆被杀。

《后汉书》曰：建光玄年，京都及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是时羌反，久未平，百姓屯戍，不解愁苦。

又曰：桓帝延熹二年夏，霖雨五十馀日。是时大将军梁冀秉政。

又曰：灵帝建宁玄年夏，霖雨六十馀日。是时大将军窦武谋废中官。其年九月，长乐五官史朱等共中常侍曹节起兵阙下。武败走，追斩武兄弟，死者数百人。

《魏志》曰：明帝时，大雨杀鸟雀。时帝居丧不哀，出入弋猎，故有恒雨为罚植典。

《晋书》曰：玄帝时，大雨四十馀日，昼夜雷电。时王敦兴兵，王师败绩。

又曰：成帝时，频年大雨，恒雷。时苏峻馀党犹据石头，帝幼，权在臣下也。

《齐书》曰：明帝时，王敬则为大司马。拜日，大雨洪注，文武失色。敬则後竟被诛。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勒将寇邺，霖雨三月不止。王师败李龙于臣灵口，赴水死者五百馀人。勒军大饥，相食。

又曰：石勒玄年，大霖雨，滂沱泛溢，冲山陷谷，巨松僵拔，东至于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後文鸯击勒，姚苌大败而归。後又霖雨，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万。後有季龙篡夺之事。

《隋书》曰：魏静帝时，大雨七十馀日。後玄瑾、荀济、刘思逸谋杀齐文宣，不熟，咸被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北齐武成河清年，大雨，昼夜不息数十日。山东大水，人多饿死。是年匈潘愦寇并州。
又曰：後主天统三年，积阴大雨。时太后淫乱也。
《隋书》曰：文帝仁寿玄年夏，骤雨震雷，大风拔木，宜君湫水移于始平。明年，独孤皇后崩。
《唐书》曰：则天长安四年九月，霖雨兼雪，凡阴一百五十馀日。至神龙玄年正月，五王诛二张，孝和反正，方见晴雾。
又曰：德宗贞玄二十一年，顺宗风病，王叔文用事。连月阴雨，不雾。乃以宪宗为皇太子，制出日即晴。《传》所谓“皇之不极，厥罚恒阴”，皆此类也。
无口而雨
《春秋感精符》曰：失阳事则无口而雨。（宋均注曰：四月纯阳用事，失阳，故无口而雨也。）
《河图秘徵》曰：主急妄怒，失阳事，则主无口而雨。
京氏《别对灾异》曰：无口暴雨，何？人君封拜无功、进无德，则致不口而暴雨。过恶暴扬，诛反受罪，密口而不雨。其救也，诛强恤弱，信及兆民，口雨时也。
《隋书》曰：梁武帝时，雨自七月至十月。是时频年兴师，士卒疲敝。
又曰：玄帝承圣中，湘州贼陆纳推李洪雅为王，羽仪器甲甚精，徒党勇锐。时天日晴明，初无口雾，军发之际，忽然风雨。时人谓为“军泣”，百姓窃言，知其败也。玄帝免ü陵太守王刹垫讨平之。
京房曰：若出军之日，无口而雨，此天泣，军没不还；雨不沾衣，名曰鬼泣，其军必败。
《抱朴子》曰：无口而雨，是为雨血，将军当扬兵讲武以应之。大雨军中，甚，必无功。
雨土
京房《易传》曰：内淫乱，百姓劳距，则天雨土。此小人将起，是谓黄生目，土失其性则雨。尘土沙灰，皆土之类。
《尚书中候》曰：夏桀无道，山亡土崩。殷纣时，十日雨土於亳，纣竟国灭。
伏侯《古今注》曰：汉武帝玄朔四年雨土。
又曰：昭帝始玄二年雨土，昼昏。
又曰：玄帝建昭四年雨土。
《梁书》曰：武帝大同玄年，雨土。二年又雨黄尘，如雪，揽之盈掬。时帝溺於佛法，兴造尤甚。
《後魏书》曰：世宗景明四年，凉州雨土，如雾。时舅尚书令高肇专政，俄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被杀。
《隋书》曰：隋文帝开皇二年，京师雨土。四年，关中乱、饥，诸王各谋为逆。时内营都邑，後起仁寿宫，丁匠死者太半。
雨沙
《隋书》曰：梁简文时，雨黄沙。时侯景陵上，其年人相食。
雨灰
《隋书》曰：梁武大同年，雨灰，色黄。时帝恶人胜己，信佛法，舍身为奴，蔽贤绝道。後有侯景之乱。
雨血
《战国策》曰：齐王三十一年，侵伐邻国，穷兵极武，外怨於诸侯，内失於百姓。燕剿阗毅连五国兵以伐之，王出走。楚使淖齿救齐，淖齿谓王曰：“夫千乘、博昌间，地方数百里，雨血沾衣；嬴博之地，圻及至泉；有人当阙而哭，求之不得，去则又闻其声。王悉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齿曰：“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何得无诛！”遂杀王，以与燕斗而败。
《汉书》曰：惠帝时，宜阳雨血一顷。时诸吕用事，杀三皇子，建立非嗣，退大臣王陵、赵尧、周昌。后崩，大臣共诛灭诸吕。僵尸流血之应。
又曰：哀帝时，山阳雨血，广三尺，长五尺，大者如钱，小者如麻。後二年，王莽擅朝，诛贵戚，丁傅、董贤用事。
《晋书》曰：惠帝永康玄年三月，尉氏雨血。明年正月，赵脱凶篡位，迁帝於金墉城。其後天下大兵，祸流王室。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聪建玄玄年十二月，雨血於左司隶寺，复地。其月，又雨血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二年四月，雨血於东宫。其年十二月，又雨血於东宫，广袤顷馀。麟嘉玄年二月，雨血东宫。其月又雨血於光极殿。来年，雨血平阳，广袤十里。其月聪死，刘璨为靳、准所杀。
又曰：後赵石遵时，雨血，周遍邺城。俄为石鉴、冉闵所废。闵遂灭石氏，诛胡人。
又曰：南燕慕容超将败，东菜雨血。俄而国亡。
又曰：後蜀李势末年，天雨血，俄降於桓温也。
《隋书》曰：文帝时，突厥雍闾可汗境内雨血三日。俄而为隋师所灭。
《唐书》曰：高祖武德初，突厥处罗可汗欲侵中夏，会天雨血，三日乃止，而处罗疽发而死。
雨肉
《後汉书》曰：桓帝时，廉县雨肉，似羊肺，大如手。时梁冀专政，盗贼攻掠。明年，梁太后崩，冀亦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公孙渊将亡，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丈，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占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其年，司马宣王讨平之。

《晋书》曰：愍帝建兴玄年十二月，河东雨肉。刘、石拥兵，帝竟遇害。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聪时，有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宫，龙形，委曲蛇行，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平阳，长三十步。旁常有哭声。

《墨子》曰：殷纣末年，天雨肉，其年为周武王所灭。

雨毛

京房曰：邪进贤退，前乐後忧，金失其性，则雨毛也。

《汉书》曰：武帝时，天雨白毛。明年又雨之。时征役繁兴，户口凋散。

《晋书》曰：武帝时，蜀雨白毛。益州刺史皇甫晏为牙门张弘谋害。

《隋书》曰：文帝开皇六年，京师雨毛，如马尾，长者二尺，馀六七寸。其月，梁士彦、宇文忻、刘以谋反诛。明年，发十万人筑长城；又於扬州开山造渎以通运。众役繁兴，雨毛之应。

雨冰

《汉书》曰：桓帝时，京师雨冰。其年皇后梁氏崩，梁冀与妻自杀。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凉张骏二年九月，雨冰，状若丝纩，皆着草。

雨花

《隋书》曰：文帝仁寿年，在仁寿宫，频天雨花，大者径寸，小者如俞荚。

又曰：毛州天雨金银花，遍四十馀里。

雨草

京房曰：君吝禄，信衰，厥妖雨草。火失其性，则草妖。

《汉书》曰：玄帝时，雨草，而叶相扌结，大如弹丸。时帝外氏权盛。

京房曰：国破亡，若雨蘗，人主殃。

又曰：平帝时，雨草，状如玄帝。时王氏专政，至於莽，乃篡位。政在私门之家。

《宋书》曰：明帝大始四年，雨草于宫。明年，魏侵青州，杀太守。

雨谷

《史记》曰：梁惠成王八年，雨黍于齐。

京房曰：雨五谷，人相食。

又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灭之。

《後汉书》曰：光武末，陈留雨粟，形如稗实。

雨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成帝时，雨鱼，长五寸已下。时王氏专政。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后蜀李期末年，大雨鱼於宫中，其色黄。其年为李寿废，杀之。
又曰：夏赫连勃勃凤翔玄年五月，雨鱼于统万。时兴役尤甚。
雨螽
《史记》曰：鲁文公三年，雨螽。刘向以为宋杀大夫而无罪、有暴虐赋敛之应。
雨钱
《广五行记》曰：后魏宣武景明年，海陵人黄寻家贫，忽风雨，钱飞至家。後巨富，钱数万。其後被诛。
雨水银
《隋书》曰：文帝仁寿四年八月，仁寿宫内再雨水银。又陕州雨水银。奏高祖，高祖知非祥。其年，太子逆杀，汉王谅举兵。天下将乱之应。
雨金
《史记》曰：晋惠公二年，雨金。至六年，秦穆公涉河伐晋。
雨续
《宋书》曰：孝武大明七年，会稽雨续，委於山泽。续如麻，脆似地毛。至八年，大饿，横尸原野。
雨帛
《宋书》曰：文帝玄嘉十七年七月，张仲舒晨夕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空中忽雨绛罗於庭中，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以笺纸系之，纸广、长与罗等，纷纷甚。舒恶而焚之。舒经宿暴死。
卷八百七十八　咎徵部五
雪
《左传》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刘向以为昭公娶吴，婚於同姓。董仲舒以为季孙宿专政，阴气盛也。
《汉书》曰：武帝时，十二月，大雨雪，人冻死。时衡山王谋反，废而杀之。
又曰：玄帝时，十一月，齐楚大雪，深五尺。时石显陷魏郡，太守京房杀之。
又曰：王莽天凤中，地震，大雨雪，深一丈，竹柏枯死。其年，琅琊女子吕母为子报仇，党至数万，时天下大乱，饥。
《晋书》曰：吴孙权时，正月，大雨雪，平地三尺，鸟兽死者大半。将军全琮于淮南，战死者数十万。
又曰：孙亮时，春，大雨雪，震电。既雷，则雪不当复降。而亮见废。
《宋书》曰：孝武帝时，大雪，平地二尺。明年，虏侵冀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世祖太平真君八年，北镇大雪，人畜冻死。时召肯急，司徒崔浩滥被诛。

不时雪

《左传》曰：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刘向以为夫人有淫行，将弒之像。桓公不觉，与夫人如齐而弒死。雪，又雨之阴，出非其时，迫近像，阴气盛也。

《易通卦验》曰：乾得坎之蹇，则夏雨雪。

《诗推度灾》曰：逆天地，绝人伦，则夏雨雪。

京房曰：夏雨雪，臣为乱。

《汉书》曰：文帝时，六月大雨雪。後二年，淮南王长谋反，迁蜀道，死。

又曰：武帝时，三月雨雪，平地厚五尺。是岁，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丞相翟严青坐与三长史弃市。

又曰：成帝阳朔四年，四月雨雪，燕雀死。後二年，许皇后废。

《晋书》曰：武帝时，大雪。其年吴将步阐败，死伤甚众。后又八月大雪，折木。

又曰：穆帝时，八月大雪，人马冻死。时政由臣下。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凉张祚和平玄年，大会，黑风冥暗，五月雨雪，行人冻死。祚广征兵三十馀道，入击南山诸种，时入千里。张掖人王鸾上书谏言：“军不可行，行有大变。”祚怒，以为妖言，斩之。祚与严展、吴绰升飞鸾观，征虏赵长、校尉张入谦光殿，拜张玄静为主，咸称万岁。祚愕然便下曰：“欲杀我耶？”长曰：“然。”遂刺祚，伤额，杀之。

又曰：後蜀李雄以晋咸康六年八月死。其日宫内积雪，自外则否。

《石虎邺中记》曰：虎以五月发五百里内万人营华林苑。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作者冻死数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时，天降此变。虎诛起部尚书朱轨以塞天灾。

《广五行记》曰：梁武帝时，三月大雪，平地三尺。时义州刺史文僧朗以州叛於魏。大同中，七月，青州雪害苗稼，交州刺史李贲举兵僭号。

《後魏书》曰：静帝兴和年，五月大雪。时北齐神武发卒十万筑邺城，又有无君之心。

又曰：武定时，二月大雪，人畜冻死，道路相望。时高欢专政，帝政临虚器。

《隋书》曰：北齐武成河清年二月，大雪连月，南北千里，平地数尺。时匈奴与周师入并州，杀掠吏人。

又曰：武成任用和士开，至後主复宠之。陇东王胡长仁，玄舅之尊，欲理政，被士开所谮，出为齐州刺史。武平二年三月，天忽降雪一尺馀。时生苗已出，雪复之，盖垄，禾头微萎而不世。百姓相谓曰：“禾不世，及垄冻。”长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齐州，密遣刺客杀士开。事发，敕遣使於齐州赐死。则“垄冻”之验。
赤雪
《晋书》曰：武帝大康七年，河阴雨赤雪二顷。
霜
谢承《後汉书》曰：郎ダ上事曰：“入岁常有霜气，月不舒光，日不宣耀。陛下倦於万机，政有阙也。”
《抱朴子》曰：若霜气有围城，或入於城，则外兵得入；若霜气从内出，主人出战。
京房《易传》曰：兴兵妄诛，厥灾夏霜杀五；诛不原情，兹谓不仁，冬先雨，乃陨霜有芒角；贤圣遭害，其霜附木不入地。
《毛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正月，夏之四月也。繁，多也。四月建巳，纯阳用事，霜多急，恒寒苦之异，伤害万物，故心忧也。）
《春秋考异邮》曰：鲁僖公即位，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梅李，大树，比草为贵，是君不能伐也。定公即位，陨霜不杀菽。菽者稼最强，季氏之萌。
又曰：穆公即位，仲夏霜杀草，日中不消。
《春秋命历序》曰：桀无道，夏出霜。
《师旷占》曰：春夏一日有霜者，君父母治政大严，大杀，天以示之。何以言之？霜威杀万草，坐大杀也。见变如此，宜损威杀，重人之命。
《汉书口五行志》曰：《左传》僖公时，八月，霜不杀草。谓襄仲专权，杀嫡立庶，公室遂弱。至三十三年冬，霜不杀草。刘向以为君诛不行，舒缓之应。是时，公子遂专政，三桓继为卿，皆为乱矣。
又曰：定公玄年八月，霜杀菽。刘向以为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像。是时季氏逐昭公，死于外。
又曰：武帝时，四月，霜杀草木。是时天下户口减耗。
又曰：玄帝时，三月，九月，陨霜杀稼。时弘恭、石显专政，迫逐忠烈，进用邪佞。
又曰：王莽天凤六年四月，霜杀草木，则专政已乱。至地皇四年秋，霜，关东人相食。马、王匡等起兵，群盗大乱。
《晋书》曰：武帝时，八月，霜害豆。又五月陨雪，伤。时大举征吴。又五月，霜杀桑麦。时王大功被陷，无辜。
又曰：惠帝时，三月，霜伤木，五曰雨雹。时贾后废愍怀太子。
《隋书》曰：梁武帝时，三月、六月，降霜杀草。时发卒拒魏，百姓劳距。
《唐书》曰：太宗贞观初，突厥颉利可汗部落五月霜降。至四年，为仆射李靖所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昼霜

《隋书》曰：北齐武成时，昼霜下。其年传位於太子纬。

雹

京房《易飞候》曰：雹下尽树木枝、害五者，君赋敛克民。

《礼记□月令》曰：仲夏行冬令，则雹冻伤。

《左传》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雨暴。季武子问於申丰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睹而出之，其出入也时。今弃而不用，雹之为灾，谁能御之？”

《春秋考异邮》曰：僖公九年秋，昭三年冬，并大雨雹。时僖公专乐，齐女、绮画、珠玑之好掩月光，阴精凝为灾异。昭公事晋，阴精用密，故灾。

《史记》曰：周孝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动。及孝王崩，厉王立，王室大乱。

《汉书》曰：宣帝本始中，山阳、济阳雨雹，如鸡子；深二尺五寸，杀飞鸟，牛马皆死。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皆伏诛。八月，霍皇后废。成帝时，四月，衬搡雨雹，大如斧，飞鸟死。王氏专政。

又曰：王莽时，雨雹，杀牛羊。莽杀其少子咸。时天下大乱，百姓穷愁，起为盗贼。

《後汉书》曰：安帝玄初四年六月，郡国三雨雹，大如鸡子，杀六畜。时邓太后以阴盛专于阳政。

又曰：献帝初平四年六月，扶风雨雹，大如升，杀人。时天下溃乱，曹操专政，帝临虚器。

《吴志》曰：孙权时，雨雹。权听谗，太子和见废。

《晋书》曰：武帝时，五月，雹伤禾麦，坏屋。时王有大功被陷，帝不断，阴胁阳之应。

又曰：惠帝时，六月雨雹，深三尺。时贾氏专政，遂废愍怀太子。

又曰：玄帝时，风雹杀人。时王敦拥兵不朝，内外戒严。

又曰：明帝时，京都大雨暴，燕雀死。

又曰：四月大雨雹，是年苏峻为乱。

又曰：穆帝时，六月雨雹，大如升。後四年，张祚在凉州为宋混所灭。

《宋书》曰：文帝玄嘉三十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鸡卵。明年冬，太子劭兵乱。

《隋书》曰：梁武帝大通年四月，雹。时帝数舍身作奴，为沙门所制，阴胁阳之应。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勒时，暴风，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门、襄国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洼下丈馀。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千馀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问徐光，光曰：“去年不禁寒食。介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故有此灾。”

又曰：石遵时，雨雹，大如盂升。立百馀日，为石鉴所杀。鉴为冉闵杀之。

《隋书》曰：陈宣帝太建二年六月，大雨雹。十年四月，又大雨雹。始兴王叔陵刺後主於丧次，据痘援反，俄而伏诛。

雾

《礼记□月令》曰：仲冬行夏令，则气雾冥冥。（霜雾之气也，散相乱也。）

《晋书》曰：成帝咸和玄年，大雾，步武不相见。会稽王道子专政之应。

《国志历》曰：晋咸和玄年三月，雾杀桑、果。

《宋书》曰：晋安王子勋，帝子业景和年中即伪位，其日□雾四合，旬日被杀。

《齐书》曰：武帝时，大雾竟天，如烟，入人眼鼻。後二年，皇太子死。

《後魏书》曰：静帝武定年冬，大雾六旬，昼夜不解。明年，常侍荀济、华山王大器及玄思仪等谋杀大将军高洋。事泄，荀济等并戮於市。

《隋书》曰：陈後主末年正月朔，大会群官。大雾四塞，人眼鼻辛酸。明年降隋。

《陆机别传》曰：机被诛日，大风折木，天地雾合。

《抱朴子》曰：伊尹受戮，大雾三日。

《兵书》曰：雾四面围城，必有兵到城下，不出其月。

黄雾

《尚书中候》曰：桀为无道，地吐黄雾。

《汉书》曰：成帝初即位，封舅王凤、王根等五人关内侯。其月，黄雾四塞，终日竟夜，著地者如黄土尘，夺日光。王凤等大惧。

又曰：王莽天凤玄年六月，黄雾四塞。其年缘边大饥，人相食。

《晋书》曰：惠帝时，冬，黄雾四塞，六日乃止。明年，赵脱凶篡位。时朝昏兵乱，帝屡蒙尘。

又曰：明帝初，频有黄雾四塞。时王敦害尚书刁协、仆射周ダ。

又曰：穆帝时，凉州黄雾下，如尘。时张重华纳谮，後年重华死，嗣子见杀。

又曰：孝武帝时，黄雾四塞。时会稽王道子专政，亲近佞人。

又曰：安帝时，黄雾昏浊，不雨。时桓玄谋逆，帝返正。频年大雾。时帝室衰微，臣下拥毘薮，土地非君之有。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大宁玄年，黄雾四塞，王敦之应。

《宋书》曰：文帝玄嘉二十九年十二月，黄雾四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凉张茂四年正月，黄雾四塞。其年茂死也。
又曰：前赵刘聪玄年十月，聪将赵固与晋车骑将军王申相拒於延津。时黄雾昼夜，人不相见，固军大败。
又曰：後赵石勒建平四年，黄雾四塞，氛障蔽天。十月，大疫，死。
赤雾
《春秋运斗枢》曰：血浊雾。天下小冤。（血浊雾氵蜀如血。）
《後魏书》曰：世宗正始二年正月，夜，阴雾四塞，初黑後赤。又延昌玄年，黄雾蔽塞。时帝舅肇擅权，矫诏害诸王公之应。
黑雾
《晋书》曰：愍帝建兴二年春，雾着人如墨，连夜五日。时天下兵起。後二年，帝降刘曜。
又曰：玄帝永昌玄年十月，京师大雾，黑气蔽天，日月无光。十一月，王敦举兵。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聪建玄玄年正月朔日，黑雾四塞，终日竟夜，着人如墨，五日而止。後三年，聪子粲杀其弟。
虹霓
《易通卦验》曰：虹不时见，女谒乱公。虹者，阴阳交接之气，阳倡阴和之像。今失节不见者，似人君心在房内，不循外事，废礼失义，夫人淫恣而不制，故曰女谒乱公。
京房《易妖占》曰：虹出君池，若饮君井，其君无後。
《春秋潜潭巴》曰：虹五梢至，照于宫殿，有兵革之事。
《春秋感精符》曰：九女并讹，则九虹并见。
《黄帝占军气诀》曰：攻城有虹，喻濂之胜。
京氏《别对灾异》曰：虹霓近日，则奸臣谋；贯日，客代主。其救也，释安乐，试非常，正股肱，入贤良。
《汉书》曰：虹霓，阴阳之精。（如淳曰：雄曰虹，雌曰牟。）
又曰：两虹下属燕王旦纠晷，饮井水竭。其後诛。
《后汉书》曰：灵帝光和玄年，有黑气堕北宫温殿东庭中，如车隆起，奋迅，五色，有头，长十馀丈，形似龙。上问蔡邕，对曰：“所谓天投霓者也。不见足尾，不得称龙。”中平玄年，黄巾贼张角等起。
《东观汉记》曰：光和中，有虹霓降嘉德殿。上引杨等入金商门崇德署，问以祥异，对曰：“天投霓，天下恐，海内乱。”
《晋书》曰：愍帝建兴五年正月，帝在平阳，虹霓亘天。其年帝为刘聪所杀。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聪麟嘉玄年时，东西赤虹经天，南有一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书》曰：周武帝建德五年，围北齐後主於晋州。是夜，州城上有虹首，南向，尾入紫宫，长十馀丈。六月，晋州陷，被擒。

白虹

《诗雅度灾》曰：挠弱不立。邪臣蔽主，则白虹刺日。为政无常，天下疑，则霓逆行。

《周礼□春官□氏》曰：掌十辉之法，以观妖祥。七曰弥。（郑司农云：弥，白虹弥天也。玄谓：弥，气贯日也。）

《史记》曰：邹阳上书曰：“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应劭曰：燕太子丹，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故厚养荆轲，令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烈士传》曰：太子丹见虹贯日不彻，曰：“吾五事不成矣！”）

《汉书》曰：成帝即位，时年二十，委政诸舅，王凤、王等兄弟五人递为宰相。五人同拜封，号五侯。五侯专权，贤者屏退。京兆尹王章以直言被诛。正月，有白虹出于营室。

《後汉书》曰：唐檀，永建五年举孝廉，除郎中。是时白虹贯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陈其咎徵。书奏，乃弃官去。

《吴志》曰：诸葛恪自新城出住东兴，有虹见其舡。还拜蒋陵，白虹绕其车，後遂被诛。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赵石季龙建武六年，大旱，白虹经天。建武九年，白虹出太社，连天。至十四年，国乱。

紫霓

《太玄经》曰：紫霓围日，其疾不割。

卷八百七十九　咎徵部六

昼昏

《尔雅》曰：阴而风为ａ。

《史记》曰：晋烈公二十三年，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

《后汉书》曰：献帝时，日昼晦。董卓拥毙蔑帝陵。

《晋书》曰：魏高贵乡公时，司马景王讨丘俭，大风晦暝，行者倾伏。刘向以为正昼而暝，阴制阳，臣制君之像。俭败见诛。

又曰：晋玄帝时，京都昼昏，风□并起。时公室卑弱。

又曰：怀帝永嘉四年，日中昏。後刘曜寇洛川，王师败绩，帝蒙尘于平阳。

又曰：孝武时，大风晦暝。其後诸侯违命，干戈内侮。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符坚时，大风从西来，俄而晦暝，恒星皆见。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谢石所败。
又曰：南燕慕容超太上四年，超祠南郊，大风暴起，天地昼昏。至七年，超为晋将刘裕所灭。
《宋书》曰：孝武时，竟陵王诞镇广陵，将入城，昼晦而反，见杀。
又曰：晋安王子勋即伪位，拜安陵王子绥为司州，其日晦暝。俄子勋被杀。
《隋书》曰：梁玄帝承圣中，日昼昏，天地昏暗。明年，为西魏所执，遇害。
阴
《汉书□五行志》曰：昭帝无嗣，立昌邑王贺。贺即位，天阴，昼夜不见日月。贺欲出，光禄大夫夏侯胜当车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欲何之？”贺怒缚胜，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时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贺，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泄。召问胜，胜上《洪范五行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伐上。不敢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读之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後数日，卒共废贺。此常阴之明效也。
《晋书》曰：吴孙亮时，沉阴不雨三十馀日。时将诛孙谋泄，以毙尴亮。
又曰：孙皓时，久阴不雨。太史奏将有阴谋，皓惊惧。时陆凯等欲谋废，不遂。皓既肆虐，群下多怀异图，终降晋。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秦符坚时，久阴不雨。俄为姚苌废而杀之。
《隋书》曰：文帝开皇末，久阴不雨。是时独孤皇后与杨素谋废太子为庶人，而後杀之，立晋王广为太子。
《唐书》曰：睿宗先天二年，四月阴至六月，一百馀日，至七月三日诛窦怀贞等十七家方晴。
旱
《尚书□洪范》曰：咎徵曰僭，恒阳若。（君行僭差，常阳顺之。）
《礼记□檀弓下》曰：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然，（然之言焉也。）曰：“天久不雨，吾欲曝而奚若？”（者面向天，冀天哀而雨也。）曰：“天则不雨，而曝人之疾子，虐，无乃不可乎！”（锢疾，人之所哀，曝之是虐。）“然则吾欲曝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无乃已疏乎？”“徙市则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诸侯薨，巷市三日。为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民之丧礼也。今徙市，是忧戚于旱若丧也。）
《左传□僖公》曰：夏大旱，公欲焚巫。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啬劝分，（啬，俭也。劝分，有无相济。）此其务也。巫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饥而不害。（不伤害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昭公时，郑大旱。使屠击有事于桑山（有事，祭也。）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艺，养护，令繁殖。）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春秋考异邮》曰：旱之言悍也，阳骄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则大旱。

《洪范五行传》曰：鲁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杀君而立，有危亡之心，而下有悲{勤心}之气，外结大国，娶于齐，以为夫人。後此二年，天子使大夫来聘。桓上得天子之意，下得大国之心，则有亢阳之意以御臣下。兴邢丘之役，以劳百姓，则臣下离心而不从。故应是而秋大旱。

又曰：鲁绪瀚十年秋，大旱。是时，公与齐伐莱。夫伐国，亢阳节也；师旅，百姓所不欲也。故应是而大旱也。

又曰：旱，所谓常阳。不谓常阳而谓旱者，以旱为灾也。旱之为言乾也，万物伤于乾而不得水也。君持亢阳之节，暴虐于下，兴师旅，动众劳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心不从，故阳气盛而失度，故旱灾应也。

《物理论》曰：阳盈而过，故致旱。

《家语》曰：哀公问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备，（驰道，君所行道。）祈以币玉，（有王所祈请，用币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县（不县，不作乐也。）祠以下牲，（当用大牢者用少牢。）此则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

《史记》曰：纣末年，大旱，俄为武王所杀灭也。

又曰：晋庄伯玄年，不雨雪。二年，翟人俄伐翼，至于晋郊。

又曰：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位立，故有火灾。其年，周厉王奔彘而死，立宣王。

又曰：鲁庄公三十年冬，不雨。是岁一年而三筑台于郎，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

又曰：僖公二年三月，春夏不雨。庄公夫人与公子庆父淫，而杀赌瞢，国人攻之。庆父，桓公子，庄挂。赌瞢，谓子般及闵公。

曰：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鱼石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鱼石。八年九月，大雩。季氏盛二十八年八月，大雩。晋使荀吴、齐使庆封来聘。是夏，邾子来朝。襄公有大之应。

又曰：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公居丧不哀，亢阳失众。六年九月，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来奔，莒怒伐鲁。亢阳动众之应。十六年九月，大雩。昭公夫人薨，昭公不戚，又大於比蒲。鲁有大哀，君无戚容，殆其失国。二十五年七月，大雩，旱甚，又雩。刘歆以为时君与季氏有隙，昭公伐季氏，为季氏所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奔齐。
《汉书》曰：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溪水绝。先是，发男女十四万人城长安。
又曰：文帝时，秋大旱。其年济北王兴居反，伏诛。五年春，天下大旱。匈奴入上郡、口中，烽火通长安，三将军周亚夫、刘礼、徐厉等出兵。
又曰：武帝玄光六年夏，大旱。是年卫青、李广、公孙贺等四将军出匈奴。玄朔五年春，大旱。十馀万众征匈奴。玄狩三年夏，大旱，是岁发天下民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天汉中，频大旱。是年李陵没。征和玄年夏，大旱。闭长安城门，大搜治巫蛊。明年，卫皇后、太子死。
又曰：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东西数千里。先是，五将军二十万众征匈奴，赵充国、范明友等为将。
又曰：和帝时，夏旱，伤苗稼。其年，武灵蛮陬叛，寇金城。
又曰：顺帝时，京师旱。扬州六郡贼寇四十九县，杀其长吏。
又曰：桓帝时，京师旱，郡国饥、疫，人相食。明年，皇后崩，梁冀用事尤盛。
又曰：献帝兴平玄年秋，三辅旱，人相啖食，白骨委积。郭汜攻李亻，矢及御前，李亻逼乘舆幸其营垒。
《魏志》曰：有白毛出寂挑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婢。曰：“使天不雨，盖此也。”太祖大怒，收付狱。大理锺繇诘曰：“急当阴霖，何以反旱？”遂黜免。
《晋书》曰：武帝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时，帝纳荀勖邪说，留贾充，不复西镇，上下皆蔽之应也。又李喜、鲁芝、李胤等并在散职。
又曰：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彩择卿校诸葛冲等女五十馀人入殿简选，又取小剿泗女数十人。母子号哭於宫中，声闻於外，行人悲酸。是始积阴生阳之应。
又曰：永宁玄年春夏，郡国旱。是年，三王讨赵脱凶，六牙昀晷，数十战，死者十馀万。
又曰：怀帝永嘉初，大旱，河、洛、汉皆可涉。是年，东海王越归京都，遣兵入京，收中书令缪播杀之。又刘玄海、石勒、王弥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川。
又曰：明帝时，夏大旱。是时王敦有石头植典，赌蕃陵辱，大臣诛死。
王隐《晋书》曰：愍帝建兴四年，丞相府督军令史淳于伯刑於建康市。百姓喧哗，咸曰伯冤。於是大旱三年。
《晋中兴书口徵祥说》曰：咸和十六年，夏旱。十七年，秋冬旱。是时烈宗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恕，信任会稽王道子，亦舒缓之应。
又曰：隆安二年冬，旱，且寒甚。四年夏五月，秋旱。时孙恩作乱，桓玄疑贰，内外骚动，兵革方兴。
又曰：太玄二十年冬，无雪。亦犹《春秋》之“无冰”，恒燠之罚也。是时，任会稽王道子，纵酒宴乐，不恤政事，舒缓之应也。
《宋书》曰：孝武时，频年大旱，人饥死者十有六七。时帝造明堂，又大兴师徒，南巡校猎，盛自矜大，故旱灾。
《梁书》曰：武帝时大旱，米升五千文，人多饿死。时与魏交兵，前後连年，百姓劳敝。
《魏书》曰：静帝天平年，诸州大旱，人多流散。是岁，齐武与魏战於沙苑，死者数十万。
又曰：武定年冬春大旱。西魏师入洛，齐神武亲帅军大战於北芒，死者数万。
《隋书》曰：北齐文宣天保年，夏大旱。时大发卒，筑长城四百馀里。乾明年，春旱。先是，发卒数十万筑金凤、圣应、崇光三台，穷极侈丽，不恤百姓。
又曰：後主河清年，夏大旱。突厥二十万众毁长城，寇恒州，内外纂严。
又曰：隋炀帝时，大旱，人疫死，死人如山。明年，杨玄感反。于时群盗蜂起，天下离叛之应。又发卒百馀万筑长城，百姓失业。至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时发四海兵亲征高丽，六军冻喂死者十八九。至十三年，天下大旱。时郡县乡邑悉筑长城，男女无少长皆就役。
《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朽，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
《晏子春秋》曰：齐大旱，景公召群臣问曰：“天不雨久矣，贸苍有饥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广泽。寡人欲赋敛以祠灵山，可乎？”群臣皆莫对者，晏子进曰：“不可，祠此尾也。夫灵山，固以石为身，以草木为毛。天不雨，将焦，将热，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天久旱不雨，水泉将下，百川将竭，国亡，贸搏灭矣，彼独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为之奈何？”晏子曰：“君试避宫殿曝露，与山河共忧，其幸而雨。”景公即出曝露，三日，天果大雨。
《随巢子》曰：幽、厉之时，天旱地坼。
《试蒙》曰：汤之救旱也，素车白马，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当此时也，弦歌鼓舞者禁之。
《韩子》曰：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以听之，将恐有败。”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从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於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公之身遂病焉。

《师旷占》曰：岁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

京房《别对灾异》曰：久旱何？人君无施泽惠利于下人则旱。不救，蝗虫害。又君亢阳暴虐，兴师动众，下人悲怨，阳气盛，阴气沉，故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则雩，祠之以素车白马，布衣，以身为牲。或云：诛谗佞之臣於市，则三日之雨降於天矣。

《说苑》曰：汤之时，大旱七年，洛川竭，煎沙烂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祠山川，教之祝曰："政不节耶？使民疾耶？苞苴行耶？谗夫昌耶？宫室宫耶？女谒盛耶？何不雨之甚也？"

《黄帝占书》曰：日中三足乌见者，大旱赤地。

寒

京房《易传》曰：有德遭险，兹谓逆命，厥异寒。

《洪范五行传》曰：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罚恒寒。

《史记》曰：秦始皇九年四月，大寒，人冻死。时㠯及阁臣二十人馀车裂以殉，夷灭宗族。迁四千馀家於房陵。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太兴四年冬，大寒，民冻死。是时王敦肆乱，天子弗能禁。

《魏书》曰：静帝武平年二月，大寒，人畜冻死。

疫

《史记》曰：秦始皇三年，虫起东方，蔽天而下。年为大疫。

《汉书》曰：哀帝永初六年夏，大疫。疫者，邪乱之气所生。延光四年冬，京师大疫，有绝门者。人惧。

又曰：桓帝玄康玄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月，庐江又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至二十五年，禅位於魏。

《晋书》曰：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许大疫，死者数万。

又曰：明帝青龙二年四月，大疫。蜀相诸葛亮出斜谷，卒于渭南。又青龙三年正月，京师大疫。

《六韬》曰：人主好聚敛，人则多疫死。

卷八百八十　咎徵部七

地震

京房《易占》曰：地动，阴有馀。

《左传》曰：南宫极震。（南宫极，王子朝之卿士也。）苌弘谓刘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济也。（先君，谓刘献公，文够愿也。献公亦欲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猛，不欲令子朝得国。今南宫极震死，为天所弃，先君之功弃可成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也。（西王，谓子朝也。子朝居王城，故为之西王也。）东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东，故曰东王也。）

《史记》曰：周幽王二年，三川震。太史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天地之气不过其序，若过其序，乱人之兆。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升，於是也震。阳失而在阴，阴原必塞，原塞必国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如二代之季，其川原又塞，塞必川竭山崩。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国亡之徵也。”

《汉书□五行志》曰：鲁文公九年，地震。刘向以为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杀父成王，诸侯皆不肖，权倾於下，臣下强盛，将动为害。

京房曰：臣事虽正，专必震。於水，水则波；於木，木则摇；於屋则瓦落；于山则出水涌。嗣子无德，臣专禄不食，动丘陵，水涌出。

又曰：鲁襄公十六年，地震。其後崔氏专齐，栾盈专晋，良宵倾郑，阎杀吴子，燕逐其君，楚灭陈蔡。

又曰：鲁昭公十九年，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季氏将有逐君植典。

又曰：昭公二十三年，地震。刘向以为是时周景王崩，刘子、单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吴杀其君僚，宋五大夫、晋二大夫皆以地叛。

又曰：哀公三年，地震。仲尼见弃而季氏强。

又曰：赵幽王五年，代地大动，自乐徐以西，北至平阴，台屋墙垣太半坏，地坼东西百三十步。六年，大饥，秦灭之。

《汉书》曰：惠帝时，地震陇西，压四百馀家。时诸吕用事。

又曰：武帝时，地震压杀人，明年皇后陈氏废。宣帝时，地震河南以东四十九郡，北海、琅琊，坏祖宗庙、城郭，杀人千馀。後又京时载震，至北边郡国三十馀，坏城郭，杀四百馀人。後霍显、禹反，诛清河王，迁房陵，皇后霍氏废。

又曰：玄帝建昭四年，蓝田地震，沙石流拥灞水，安陵岸崩拥水，水逆流。时石显用事。

《後汉书》曰：光武时，地震裂。至后年，南郡蛮、武陵蛮叛。后诏捕王侯，宾客坐死者数千人。阴气盛之应也。

又曰：和帝时，郡国十三地震。时将军窦宪谋逆伏诛。後又地裂及震，其年北海王威有罪自杀。

又曰：安帝时，郡国十六地震。明年，郡国十二地震，京师人相食。帝冲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邓氏执政。後又郡国九地震。明年，海贼张伯路与平原刘文何、周文光等攻战厌次，杀令长。後三年，郡国十八地震，淮南人饥。明年，邓太后崩，帝失政。

又曰：顺帝时，京师频地震、岸崩及地陷。其年，吴郡丞羊珍反郡府。後二年，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是日，徐、杨贼攻烧邑城，杀掠民吏。

又曰：冲帝时，京时载震，三郡沙涌土裂。时帝年二岁，母后临朝，群盗大起，发掘宪陵，攻烧城邑。

又曰：桓帝时，京时载震，荆扬人多饥死。後又震宪陵，寝屋瓦、宫庙瓦落尽。时梁冀专政。

又曰：灵帝时，地震，海水溢，又震鸿都府门。时阉竖专政。

又曰：初平二年，并州牧董卓焚烧洛阳，挟天子迁长安，自为太师，号尚父。京时载震，卓问着作郎蔡邕，邕对曰：“地动，阴盛，大臣逾制。”又太史上言当有大臣戮死。卓遣人言太尉张温与袁绍交通，遂杀温。二年，司徒王允、仆射士孙瑞及卓将吕布谋诛卓，杀之。

又曰：献帝时，雍州地频震，三辅大旱，粟一石五十万，人相食。

《后汉书》曰：建康玄年九月丙午，京都地震。时顺帝崩，太后摄政，为顺帝作陵，制度奢广，多坏吏民冢椁。尚书栾巴谏，太后怒，癸卯，收巴下狱，欲杀之。丙午地震，太后乃出巴，免为庶人。

《汉献帝春秋》曰：初平二年，地震。董卓问蔡邕，邕曰：“天为阳，故运转于上；地为阴，故安静于下。而震，是失其性，以阴而阳也。明公车不当青盖，宜改之以应变。”挚改为绿盖。

《晋书》曰：魏明帝时，京都地震，隐隐有声，摇动屋瓦。明年，公孙文懿叛，自立魏。高糖蕖曰：“地震，臣下强盛，地故睁狞，冀所以警悟人主，不可不深思是灾。”及少帝继，废，竟禅晋。

又曰：齐王芳时，频年地震。时曹嗽荻政，迁太后於永寿宁，太后与帝相泣而别，故频震。

又曰：蜀刘禅时，地震。时黄皓专政。阉官无阳施，犹妇人也，此皓见任之应。是年冬，蜀亡。

又曰：吴孙权时，频年地震。时吕壹专政，又权信谗废太子和，步骘上书曰：“伏见案事，吹毛求瑕，欲陷人成其威福，故地连震。”

又曰：晋武帝时，频年地震。是时贾充、杨骏，递弄朝权。

又曰：惠帝玄康四年，郡国地震，淮南洪水出，或山崩地陷，坏城府，杀百馀人。此贾后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及太仆卫，阴道盛，阳道衰微之应。

又曰：愍怀帝时，频年地震。时司马越专政，石勒寇汲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玄帝大兴玄年，频地震，或水涌山崩，杀人。时江南淮北有大兵，刘曜、石勒僭位。
又曰：成帝时，咸和四年，频年地震，时苏峻作乱。
又曰：穆帝永和九年、十年，频地震，或有声如雷，鸡雉皆鸣。时帝幼，母后专政，石季龙僭号，王师频败。
又曰：十一年四月、五月，又频地震。是时姚襄入许昌，百姓愁苦之应。哀帝及海西公、简文、孝武时，皆频地震。是时人主幼弱，群小弄权，兵役连年，海西见废。
又曰：孝武太玄五年夏，震含章殿四柱，并杀侍者二人。後年，符坚略襄阳。
又曰：安帝义熙年，频地震，或有声如雷。时太尉刘裕谋逆。
《宋书》曰：孝武大明玄年，地震，有声自河北来，鲁郡山摇地动，彭城女墙四百八十丈坠，屋倾。袞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後兖州刺史夏侯祖欢卒。
《齐书》曰：废帝东昏侯时，地震，一年不止。其年，护军撮螺景反，兵围城，帝闭门以拒之。
《隋书》曰：梁武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举毙薮於豫州，登坛歃盟，地震。及围城，死者太半。
又曰：太清三年，建康地再震。时侯景自为大丞相。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赵刘聪建玄玄年三月，平阳城震，崇明观陷为池水。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十一月，地震。二年八月，平阳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数百家。聪死，子粲立，为刘曜所杀。曜自立。
又曰：前秦符坚时，秦、雍二州地震裂，泉涌。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坚惧而愈修德召可。俄而符双等伐长安，寻为战败。
又曰：後秦姚泓时，秦州地震三十二，殷殷有声，山崩舍坏。识者以为：秦州，泓之故乡，将灭之徵。後宋高祖入长安，执於建康斩之。
又曰：姚兴四年，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公卿百司抗表请罪，兴曰：“灾遣之来，咎在玄首，近代或归罪三公，甚非也。朕当考躬省己，思宋景之义。挂何愆？宜悉冠履复位。”
《後魏书》曰：太祖道武天赐六年夏，地震。其年，帝爱姬万美人与清河王绍通，作乱，帝被绍及万美人杀之。
又曰：宣武延昌玄年，沁州地震陷，杀人甚众。又累年沁州秀容敷城雁门山鸣，地震不止。其年，幽州沙门胡僧绍反。明年，胡太后临朝。後天下大兵，太后、少帝为尔朱荣投於河。
《隋书》曰：北齐武成清河年，并州地震。是时和士开专恣之应。
又曰：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废太子勇，以晋王广为皇太子。将册之夜，烈风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雪，地震山崩，人舍多坏，杀人。太子卒与仆射杨素弑帝。
《吕氏春秋》曰：周文王寝病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主也。”群臣皆悲曰：“请移之，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曰：“我必有罪，故天示此以罚我；今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不可。”无几，疾瘳也。
地裂
《尚书说》曰：黄帝将亡则地裂。
《春秋考异邮》曰：臣恣盛，地裂坼。
《战国策》曰：齐闵王奔莒，淖齿数之曰：“羸博之间，地坼至泉，地以告也，而王不知戒，何得无诛！”乃杀之。
《竹书纪年》曰：夏桀末年，社坼裂，其年为汤所放。
《後汉书》曰：安帝时，缑氏地裂，後郡国地坼，或泉涌。越夷杀长吏，烧城邑。
又曰：南地坼，长百八十二里，广五十量蕊。又洛阳新城地裂。又缑氏地陷裂，京时载陷。时帝幼冲，宦者用事。
又曰：建康玄年，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城。
又曰：冲帝初即位，葬顺帝。是日，雁门、京师、太原三郡地震，沙涌土裂。
又曰：桓帝时，河兑裂。明年，京师、口阳地震。时阉竖用事，皇后梁氏崩。後八年，缑氏地裂。是时频年兵革，又李膺等二百馀人受诬下狱。又上党地裂，是时寇贼弥盛。
又曰：灵帝时，河兑裂二十处，长十里。是时阉竖用事，政在私门。
《后汉书》曰：和帝永和七年，赵国易阳地裂。京房《易传》曰：“地坼裘者，臣下分离，不肯相从也。”是时南单于众乖离，相从也是时南单于众乖离汉军追讨。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西秦乞伏乾归太初十九年，斋川地裂。後四年，乾归为兄子够援所杀。
《抱朴子》曰：军中地裂，急徙居，不则军败。地震，必大战，或有谋反。
《墨子》曰：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
地陷
《古今五行记》曰：夏桀末年，瞿山地陷，一夕为大泽，深九丈。其年为汤所放。
《晋书》曰：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庙地陷。其年七月，殿前地陷，方丈，深数丈，中有破舡。是时，帝不用和峤之言，而信贾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室大乱。
又曰：惠帝时，五月，城中地陷，方三十丈，杀人。六月，又地坼，人家陷死。八月，地裂，广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人大饥。又上庸四处山崩地陷，广三十丈，长百三十丈，大水出，杀人。时贾后乱政。又夜暴雷雨，贾谧斋屋柱陷入地，压床帐。明年谧诛，天下兵乱，帝室从此微矣。
又曰：怀帝时，洛阳地步广里地陷，出鹅三。又当阳地裂三所，广三丈，长三百步。时司马越专政，王室离败，死者万计。
又曰：安帝时，山阴地陷，方四尺，有声如雷。後二年，西明门地穿，涌水毁门。太尉刘裕矫诏杀害朝士，俄而禅宋。
《隋书》曰：梁武帝普通二年，始兴郡石鼓村地自开成井，方六尺，深三十丈。侯景港梁，御床，床脚陷入地。後景被杀。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凉张天锡三年四月，延兴地震陷，水出。
又曰：前赵刘聪末年，武库地陷，深一丈五尺。时中常侍王沉、中宫仆射郭猗皆宠幸用事。聪游宴後宫，或百日不出。沉等奢僭贪残，贼害良善。御史大夫陈玄达谏，聪不从，玄达自杀。
又曰：後秦姚泓永和玄年，秦州地陷裂，岩岭崩坠，人舍坏。是年为宋高祖所擒，斩於建康市。
又曰：前秦符坚末年，洛阳地陷。坚後伐晋败焉。
又曰：安帝末年，桓玄篡晋，太家，殿无故陷。旬月，宋高祖杀之。
又曰：北凉沮渠茂乾永和七年，太庙阶陷。六月，城门崩。其年九月，茂乾面缚降于魏。
又曰：西凉李歆嘉兴玄年三月，敦煌且门陷。至四年，歆为沮渠蒙逊所败。
又曰：夏赫连勃勃凤翔七年六月，太庙基陷。其年八月，勃勃死。
《隋书》曰：北齐後主末年，穆后如晋阳向北宫辞胡太后，所乘七宝车无故陷入地，半没誓足。是年齐灭，后与帝俱入长安。
又曰：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十二月，洛州乾阳门内地陷，周阔丈馀。至十四年，帝遇杀，天下大乱。
《异苑》曰：晋武帝太康五年，宣帝庙地忽陷，梁无故自折。凡宗庙，所以承祖先嗣永世，不刊安居；摧陷，是烟绝之祥也。
地凶
《汉书》曰：光武时，岑彭伐蜀。去成都数十里，军营北有地名彭亡。彭闻之欲移，会日暮。是夜，彭为公孙述刺客诈为逃奴刺杀之。
《魏志》曰：太祖围吕布，大司马杨固救布，为其将杨丑所杀。杨将眭固又杀丑，屯兵射犬。巫诫之曰：“将军字白兔，而邑名射犬，兔见必惊，宜急移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不从，明日遂战死。
《晋书》曰：建业太社西宫地，吴时右司马丁奉宅，吴後主孙皓杀之，流徙其家。晋玄帝初为仆射周ダ宅，ダ为王敦所害。後为冠军将军苏峻宅，峻反被诛杀。後为索悦宅，为会稽王道子所亲昵，缘道子见杀。又为章武王司马秀宅，秀亦凶。至宋孝武时，为雍州刺史臧质宅，质反见杀。故代称为凶地。宋吏部尚书王僧绰常谓宅无吉凶，请以为第，始造未居，为玄凶所害。
王隐《晋书》曰：祖约为豫州刺史，咐晷地忽赤如丹，约竟败见杀。
土踊
《纪年》曰：梁惠成王七年，地忽长十丈有馀，高尺半。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馀，高一尺。
《汉书》曰：成帝河平四年，临淮县土踊起，高二丈。时王莽专政。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前凉张实五年，祁山地震，从中陶原坂三里冒复，下川忽如见掩，坂上草木存焉。
地生毛
《晋书》曰：武帝太始中，皇甫晏为益州刺史，西讨，屯兵，人咸死之，地生白毛。俄被牙门将所杀。
又曰：成帝时，地生毛。时天下大兵而中原扰乱，百姓疲怨。
又曰：孝武时，京都地生毛，而氐贼围绕襄阳、彭城，征戍连年不解。又京都地生毛，符坚灭後，人役劳，后又江陵交战不解。
又曰：安帝义熙十年，地生白毛，连年征讨劳扰之应。京房以为人劳之异，金失其性地生毛。
常璩《华阳国志》曰：晋武帝太始八年，蜀地生毛，长七八寸，生数里。李势欲亡，地又生毛。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後秦姚兴时，乞伏乾归镇州，地震生毛。而乾归太初十九年七月为兄子够援所杀。
又曰：北燕冯跋太平十五年，龙城地生白毛，长一尺二寸，月馀乃灭。後辽西太守高潜谋反伏诛。
《隋书》曰：梁武帝大同年，地生白毛，长二尺。时筑浮山堰，功垂就而溃，百姓苦之。
又曰：陈後主末年，地生白毛。时功役不息，卒为隋灭。
又曰：北齐武成清河年初，沧州及长安地生毛。时北筑长城，内兴三台，人苦役焉。
《唐书》曰：则天天授初，淮南地生毛，或白苍，长者尺馀，或遍居人床下。扬州尤甚，大如马尾，焚之如毛气。着作郎韩琬寓于扬州，亲掇之。其年称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卷八百八十一　神鬼部一
神上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神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诘者也。）
又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夫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者，则知神之所为。）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毛诗□嵩高》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礼记□孔子闲居》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
又《中庸》曰：鬼神之为德也，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体犹生也。可犹所也。不有所遗，言万物无不以鬼神之气生也。）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格，来也。矧，况也。射，厌也。言神之来，其形像不可亻意度，况可厌倦乎？）
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为风雨、槛逯物皆曰神。
又《祭义》宰我曰："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钟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揲炅也。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菩蔃扬于上为昭明，荤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因物之精，制为之极，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又《乐记》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圣人之精气谓之神，贤智之精气谓之鬼。）
《左传》曰：庄公。有沙驳于莘，（有神，声以接人。莘，虢地。）惠王问诸内史过曰："是何故也？"对曰："国之将兴，明沙驳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从之。内史过往，闻虢请命，反曰："虢必亡矣。虐于民而听於神。"神居莘，虢公使祝应、宗区、史𠂤享焉。神赐之土田，史𠂤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於民；将亡，听於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凉，薄也。为僖二年晋灭下阳传。）
又《宣上》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图画山川奇异之物献之。）贡金九牧，铸鼎像物，（像所图物，著之于鼎。）百物为植蹈，使民知神、奸。（图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备之。）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若，顺也。）螭魅罔两，（螭，山神，兽形。魅，怪物。罔两，水神。）莫能逢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昭玄》曰：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实沉、台骀为祟’，敢问此何神也？”钟产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长曰阏伯，季曰实沉。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沉于大夏，主参。由是观之，则实沉，参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由是观之，则台骀，汾神也。”

又《昭八》曰：石言于晋魏榆，（魏榆，晋地。）晋侯问於师旷曰：“石何故言？”对曰：“石不能言，神或冯焉，（谓有精神凭依石而言。）不然，民听滥也。抑臣又闻之曰：作事不时，怨ゃ动於民，则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帘则尽，怨ゃ并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神谓鬼神之事。）

又曰：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鬼神难明，语之尾，故不答。）

《家语》曰：不食者，不世而神。

《国语》曰：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於西阿之下。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ヘ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其族曰：“众谓虢不久，吾乃今知之。”

又曰：有沙驳於莘。王问内史过曰：“是何故？”对曰：“昔夏之兴，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禄信於聆隧。商之兴也，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兴也，鸣於歧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高邵。（宣王杀杜伯，不辜。后宣王田于囿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拆脊而死。）今则丹朱之神也，虢其亡也。”（贾逵注曰：祝融、回禄，火之神也。杌，鯀也。丹朱，尧子。）

又曰：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於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於民，不爱牲玉於神。”对曰：“夫惠本而後民归掷昃，民和而後沙驳之福。匠搏惠以小赐，祠以独恭，小赐不咸，民弗归也；独恭不优，神弗福也。”

又曰：夏之衰也，褒人之沙驳，化为二龙，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而藏之，吉。乃布币焉而策告之，龙亡而在，椟而藏之。

又曰：古者民神不杂。（谓司民、司神之官各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沙驳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图》曰：东方苍帝，神名灵唾况，精为青龙；南方赤帝，神名赤怒，精为朱鸟；中央黄帝，神名含枢纽，其精为麟；西方白帝，神名白招矩，精为白虎；北方黑帝，神名叶光纪，精为玄武。

《龙鱼河图》曰：天岁星主德庆，其精下为大社之神；天太白星主兵凶，其精下为雨师之神；天荧惑星主司非，其精下为风怖戫神；天辰星之气司灾，其精下为先农之神；天镇星主得土之庆，其精下为灵星之神。

又曰：东方太山君神姓圆名常龙，南方衡山君神姓丹名灵峙，西方华山君神姓浩名郁狩，北方恒山君神姓登名僧，中央嵩山君神姓寿名逸群，呼之令人不病。东方太山将军姓唐名臣，南方霍山将军姓朱名丹，西岳华阴将军姓邹名尚，北岳恒山将军姓莫名惠，中岳嵩高山将军姓石名玄，恒存之，却百邪。东海君姓冯名修青，夫人姓朱名隐娥；南海君姓视名赤，夫人姓翳名逸寥；西海君姓勾大名丘百，夫人姓灵名素兰；北海君姓禹名帐里，夫人姓结名连翘；河伯姓公名子，夫人姓冯名夷君。有四海河神名，并可请之，呼之却鬼气。

又曰：神名寿长，耳神名娇女，目神名珠映，鼻神名勇卢，齿神名丹朱。夜卧三呼之，有患亦便呼之九过，恶鬼自却。

《史记》曰：赵襄子为智伯所败，走奔晋阳。原过从後，至於王泽。见三神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二节，节莫通，曰：“为我以是遗赵无恤。”原过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齐三日，亲自剖竹，有朱书曰：“赵无恤，余霍太山之阳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将使汝反灭智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将赐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如三神之令，果以丙戌戌灭智氏。

又曰：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

又曰：始皇西南渡淮死戫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椿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尧女舜之撇，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树，赭其山。

《汉书》曰：高祖夜径泽中，有大蛇当迳，乃前拔剑斩蛇。後人来至蛇所，见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人曰：“妪子何为见杀？”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赤帝子斩之。”因忽不见。

又曰：张良常游下邳圮上，有老父至良所，直堕其履圮道下，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取之。父笑而去，良殊大惊。父去里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与我会。”良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後，何也？後五日复会，早来。”良半夜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当为王者师矣。後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城下，黄石即我矣。”视其书，即《太公兵法》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郊祠志》曰：秦文公九年，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常以夜，辉若流星，从东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雉，其声殷殷云，野鸡夜鸣。

又曰：始皇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阴主，五曰阳主，六曰日主，七曰月主，八曰誓时主。

又曰：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祠。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氏馆。（音蹄。）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平原君亦往祠之，其後子孙以尊显。

又曰：亳人缪忌奏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谓青帝灵唾况，赤帝赤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纪也。）

又曰：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於是上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曰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言，言与人音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共具，以礼神君。所言，上使受书，其名曰画法。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又曰：公孙卿言见神人端氾山，若云欲见天子。天子於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至端氾。宿，留之数日，无所见，见大人迹云。

又曰：祠神人於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师古曰：如有神景像，向祠坐而拜也。）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谴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又曰：谷永说成帝曰：“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导灵王会朝诸侯，而周愈微，诸侯叛；楚怀脱小祭祠，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彩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

《汉书》曰：文帝思贾谊，徵之。至，入见，上方受ネ喜，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植稻，谊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

《後汉书》曰：光武渡呼沱河，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为长安守。”光武即驰赴之。

又曰：何敞祖父比干，字少卿，经明行修，为汝阴县狱吏，决卜平，活数千人，淮汝号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阴，而比干在家，日中，梦槛弩客。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满门，觉以语妻。语未竟，而门有老妪八十馀，头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渍。雨止，遂谓比干曰：“公有阴德，今天锡君策以广公之子孙。”因出怀中符策，状如简，长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玄年，自汝阴徙平陵，代为名族。

又曰：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常腊日晨炊，见灶神形见，（《杂五行书》曰：灶神，长衣黄衣，夜被发从灶中出，知其名，呼之，而可除凶恶。）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馀顷，舆马仆隶陛甓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孙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腊日祠灶而荐黄羊焉。

又曰：班超至于置，王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马，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斩其首以送广德。

《吴志》曰：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尾，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绩纺。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丝鳃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於仓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

何法盛《晋中兴书》曰：王猛，北海人。少贫贱，常至洛阳货畚。有一人於市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利。”猛随去，行不觉远，而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踞床头，须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阁司马公可进。”猛因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缘拜？”即什刀偿畚直，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

《晋书》曰：符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於锺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至寿春，望八公山，草木皆类人形。若有力焉。

《後魏书》曰：初，圣武皇帝常率数万骑田於山泽，倏见辎自天而下。既至，见美人，侍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帝女，受命相偶。”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周岁，前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杆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语讫而去。子即世祖也。

又曰：段晖师事欧阳汤，汤甚器祆戬。有童子与晖同志。後二年，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甚悦，谢晖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游学。匠搏喻彘，烦子厚赠，尾报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报也。且以为好。”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晖乃自知必将贵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八百八十二　神鬼部二

神下

《北史》曰：神武以高昂为西道大都督，径趣商洛。昂渡河，祭河伯曰：“河伯，死晷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

《齐书》曰：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周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

《齐书》曰：李安民为吴兴太守，郡有项羽神，护郡厅事。太守到郡，必须祠以牴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履上厅事，又於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寻卒。世以神为祟。

《梁书》曰：王神念为青州刺史，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时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神念至，便令毁撤神影，坏屋舍坐。栋上有一大蛇，长丈馀，入海水。时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梦人通名诣子春云：“有人见苦，被坏宅舍，既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钟春心密记之。经二日而知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致一处。数日，复梦一朱衣人相闻辞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相报。”钟春心喜，供事弥勤。经月馀，魏欲袭朐山，间谍前知，子春设伏摧破之。授南青州刺史。

又曰：萧猷封临汝侯，为吴兴郡守。性倜傥，与楚王庙沙不饮至一斛。每酹祠，尽欢极醉，神亦有酒色。所祷必从。後为益州刺史，时较恤人齐苟儿反，猷乃遥祷请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时日已晡，骑举槊曰：“後人来，可令之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过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馀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儿。

《唐书》曰：高祖义师次灵石县，隋将宋老生屯霍邑以拒义师。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继。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高祖曰：“杆神不欺赵无恤，宁负我哉？”

又曰：初，薛延陀之将败也，有一客乞食於主人。主人引入帐，令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人也。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主人而去。相与逐之，止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则神人也。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退走。延陀竟败於郁督军山。

《老子》曰：神得一以灵；神尾灵，将恐歇。

《庄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吸风饮露。乘□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是前人乎？”煮右对曰：“不见也。”公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衣，走马前疾。事其不济乎！寡人大惑，岂有人若此乎？”管仲对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俞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且走马前疾，道也；衣，示前有水也；右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曰：“赣左方涉，其深及冠，从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济。”桓公坐拜管仲之马前，曰：“仲父之圣至若此，寡人之罪也久矣。”

《墨子》曰：郑缪公处于庙，有神入门，身鸟素服，曰：“帝飨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有九。”公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勾芒。”

《韩子》曰：齐人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不识与之遇乎？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死蹙上，而与王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杆河伯也。”

《随巢子》曰：昔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沙驳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归之，辟地以王。

《山海经》曰：丰山有神，耕父处之，常游清冷之渊，出入有光。（清冷水在西鄂县山上，有祠，水赤有光。）

又曰：昆仑山神陆吾，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

又曰：西北海外章尾式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色，身长千里，其眠乃晦，其视乃明。（视为昼，眠为夜。）雨风是谒，（能请风雨。）是烛九阴，是谓烛龙。（《诗含神雾》曰：天不足西北，尾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照天门中。）

又曰：蚩尤作毙蒿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于冀州之野。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魃止雨，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故所居不雨。

《黄庭内景经》曰：至道不烦决存真，泥丸百节皆有神。神苍华字太玄，脑神净赠字泥丸，眼神明上字英玄，鼻神玉垄字灵坚，耳神空闲字幽田，舌神通命字正伦，齿神锋字罗千，一面之神宗泥丸。

又曰：心神丹玄字守灵，肺神皓华字虚成，肝神龙烟字含明，肾神玄冥字育婴，脾神常在字魂停，胆神龙曜字威明。皆在心内运天经，昼夜存之自长生。

《太公金匮》曰：武王都洛邑，未成，阴寒雨雪十馀日，深丈馀。甲子旦，有五丈夫乘车马从两骑止王门外，欲谒武王。武王将不出见，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馀而车骑无迹，恐是圣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开门而进五车两骑，曰：“王在内，未有出意。时天寒，故进热粥以御寒，未知长幼从何起？”两骑曰：“先进南海君，次东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雨师。”粥既毕，使者具告太公。太公谓武王曰：“前可见矣。五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玄冥，西海之神曰蓐收。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於殿上，谒者於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沙苍惊，相视而叹。祝融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受命。愿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
《风俗通》曰：共工之子好远游，死为社神。
又曰：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钱百万以行槌，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职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坐，举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进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苍牛斗於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簿刺杀蒲氨面者。江神死，後无复患。
《博物志》曰：太公望为灌坛令。文王梦见妇人当道哭，问其故，曰：“吾太山之神，嫁为西海妇，灌坛令当吾道，不敢以疾风暴雨过也。”梦觉，召太公。三日，果疾风暴雨。
《三齐略记》曰：始皇作石桥，喻姬海观日出处。于时有神人，能驱石下海。城阳一山，石尽起立，嶷嶷东倾，状似相随而行。云：石去不寿，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
又云：始皇於海中作石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求与相见。海神答云：“我形丑，约莫图我，乃从石塘三十里相见。”煮右巧人以脚画其状，神怒曰：“帝负我约，速去！”始皇转马还，马脚独立，後脚随崩，仅得登岸。脚画者溺於海死。
王韶之《始兴记》曰：氵邕水内有一处曰龙口，甚神明，经过莫敢倨视。舡载什物，置之不守可经月，人及鸟兽无犯者。
《淮地记》曰：案古《岳渎经》云：禹治水，止桐柏山，乃获淮涡水神。（名曰无支祁。）祁善应对言语，辨淮之浅深，源之远近。形若猕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像。禹授之，庚申，遂颈锁大铁，鼻穿金铃，从淮之阴锁龟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于海。
《华阳国志》曰：周灭後，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仿佛若见神。遂水上立祠三所，壅江作崩，穿郫江以行舟舡，又溉灌三郡。於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天下谓之天府也。冰又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时青衣有深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至南安触山崖，水脉漂荡，破害舟舡。冰乃发卒凿平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与水神斗。迄今蒙福。
《汉武故事》：上祠太，祭常有光明照长安城，如月光。上以问东方朔：“杆何神也？”朔曰：“杆司命之神，总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寿乎？”对曰：“皇者寿命悬於天，司命无能为也。”
《郡国志》曰：陵州仁寿县有陵井，出盐，井有玉女祠。初，玉女无夫，後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取一少年，人掷置纠晷，若不释，水即竭。又蜀郡西山有大蟒蛇，吸人，上有祠，号曰西山神。每岁，土人庄严一爬眷祠旁，以为神妻，蛇辄吸。将不尔，即乱伤人。周氏平蜀，许国公宇文贵为益州总管，乃致书为神媒合婚姻，择日设乐，送玉女像以配西山神。自送之後，无复此害。

魏文帝《列异传》曰：袁本初时，有神出河东，号度索君，人共立庙。兖州苏士母疾，往祷，见一人，著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度索君曰：“昔卢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後，度索君曰：“杆南海君也。”

《搜神记》曰：蒋子文者，广陵人也。嗜酒好色，常自谓己骨青，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於锺山之下，贼击伤额，因解绶以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主之初，其吏见子文於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文曰：“我当为此土神也，为吾立祠，不尔，使虫入耳为灾。”吴主谓为妖言，後果有虫入人耳，皆死，医不能治。又云：“不祠我，将有大火。”是岁，数有火灾。吴主患之，封为中都侯，加印绶，立庙，改锺山为蒋山，以表其灵。

《幽明录》曰：晋孝武帝於殿北窗下清暑，忽见一人，著白夹黄练单衣，举身沾湿，自称华林池中死溘神，名曰淋涔君也，若善见待，当相福。时帝饮已醉，取常所佩刀掷之，刀空过无碍。神忿曰：“不以佳事垂接，当令知所以。”居少时而暴崩，皆呼此灵为祸也。

《列异传》曰：费长房能使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

《异苑》曰：陶侃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杖，有一人单衣平帻，自称後帝，云：君长者，故出相见，三载勿说，富贵莫可言。侃起，遂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处。

《世说》曰：吴兴徐长夙与鲍南海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谓徐宜有约誓。徐誓以不仕，於是受。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县乡翕然有美谈。欲用为县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馀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耳。”徐乃还，遂退。

宋玉《神女赋》曰：楚襄王与宋玉游於□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玉寝与神女遇，其状甚丽，玉异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状若何？”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见一妇人，甚奇异。”王曰：“其状如何？”玉曰：“茂矣，美矣，诸好备矣；盛矣，丽矣，难测究矣，不可胜赞。其始来也，烂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须臾之间，美貌横生。其盛饰也，则罗纨绮缋，灿烂文章。”王曰：“若此，试为寡人赋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符《论》曰：今妇人不修中馈，休其蚕织，而起学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诬细人，荧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怀忧愤愤，易为恐惧。至使奔走失时，去离正宅，增重祸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败误，反恨事神之晚。

陈思王《洛神赋》曰：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尔有睹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巡！”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其状若何？臣愿闻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植滴月，飘扬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绿波。余情悦其淑美，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欣，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光达，解玉佩以要之。”

卷八百八十三　神鬼部三

鬼上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谦。

又曰：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槛嗣盈车，吁可怪也。）

《左传□庄公》曰：齐侯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见大豕，而从者见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

又《僖公》曰：晋侯改葬共太子。秋，狐突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祠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祠非族。君祠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祠，君其图之！”君曰：“诺。吾交源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

又《文上》曰：有事於太庙，跻僖公，逆祠也。於是夏父弗忌为宗伯，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顺也。”君子以为失礼。

又《绪瀚》曰：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必灭若敖氏矣。”及将死，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而？”

又《绪瀚》曰：初，魏武子有樵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及辅氏之役，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之曰：“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掷哺命，余是以报。”

又《成公》曰：晋侯梦大厉，被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厉，鬼也，赵氏之先祖也。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故怒。）余得请於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巫云：鬼怒，如公所梦。）

又《昭二》曰：郑子产聘于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何厉鬼也？”对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祠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祠也乎。”宣子祠夏郊，晋侯有间。

又《昭二》曰：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郑人杀伯有，言其鬼至。）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及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太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

又《哀上》曰：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振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

又《哀下》曰：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⑬氨面而噪曰：“登此昆吾之虚，绵绵生之瓜，余为浑良夫，叫天无辜。”（本盟当免三死，并数一时之事，为三罪杀之，故自谓无辜也。）

《论语》曰：樊迟问知，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尔雅》曰：鬼之为言归也。

《史记□始皇本纪》曰：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野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氵高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忽不见，遂乃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赎事也。”

《汉书□郊祠志》曰：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言其土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槛厕，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

《汉书》曰：田疾，一身尽痛，若有击者，呼服谢罪。上使视者瞻之，曰：“魏其侯与灌夫共守笞，欲杀之，”竟死。

《後汉书》曰：第五伦为会稽太守。俗好淫祠，人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後遂断绝。

又曰：宋均为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祠，人皆安之。

又曰：刘根有神术，太守史祈以为妖，乃执而数之曰：“若有神，可显一验。”根曰：“颇能使鬼。”乃左顾右啸，祈之亡父近亲数十皆反缚在祈前，向根叩头曰：“小儿无状，分当万死。”叱祈曰：“汝子孙不能光荣先祖而辱如此，何不叩头谢之！”祈哀惊悲泣，顿首请罪。根默然，忽去，不知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隐《晋书》曰：镇南刘弘，以故刺史王毅子衡阳太守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大，著布单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灵之。”仍入舡共语，称叙稀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曰：“朝发。”矩怪问：“京兆去此数千，哪得朝发今至？”杜答曰：“仆曰天上在京兆，去此乃数万，何止数千乎！”

《晋书》曰：邹湛字润甫，常见一人，自称甄仲舒，馀无所言，如此非一。久之，乃悟曰：“宅西有积土败瓦，其中有死人。甄仲舒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捡之果然，厚加敛葬。葬毕，遂梦此人来谢。

又曰：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第九子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日黑，又介卖黄疏单衣，白袜丝履，凭节车辕。节谓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也。乃笑唤节为书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植鄅也。’吾性爱好京洛，每涂却出入，瞻视邙山，乐哉万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於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买数亩地便足矣。”节延韶入室，设坐祠之，不肯坐，又无所飨，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馀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尾耳，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骸？”韶曰：“譬如断卿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於卿有患乎？死之去尸骸如此也。”节曰：“葬美坟，死者乐乎？”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钥，韶为之少住。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暇得来也。”节执手乃别，自是遂绝。

《续晋阳春秋》曰：襄阳罗友在桓温府，屡以贫乞禄。温以其诞肆，许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别，友亦被命，至尤晚。温问之，曰：“出门於中路遇一鬼，大见耶揄，曰：‘见汝送人作郡，不见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终惭，不觉淹缓。”温笑而用之。

《晋书》曰：周访宿宫亭湖庙，晨起如厕，见一老父，访执之，化为雄鸭。

《晋阳春秋》曰：符坚未败，长安市鬼夜哭，一月止。

《前赵录》曰：麟嘉三年，螽斯则百堂灾。自此鬼哭赌蕃，夜夜不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魏豹字叔虎，范阳人也。迁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後守于廪丘南，妾形见，与豹言，翌日而卒。

《後魏书》曰：先是，河边人梦神谓己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氵垒波津令，为之缩水脉。”月馀，梦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浅深，以草往往表插而导焉，忽失所在。兆遂策马涉渡。

《宋书》曰：刘伯龙少而贫薄，及长，历位尚书左丞、武陵太守，贫窭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忽见一鬼在旁抚掌大笑，伯龙叹曰：“贫穷固有命，乃复为鬼所笑也。”遂止。

《梁书》曰：范□常与梁武同宿顾皓之舍，妻方产，鬼在外曰：“杆中有王有相。”□起曰：“王当仰属相。”以槛彘，因是尽心推事。

《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鬼不敢见其精神以干犯人。）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其鬼非无精神也，邪不入正，不能伤自然。）

《庄子》曰：齐桓公田於泽，管仲御，槛阙焉。够鸳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见？”对曰：“臣无所见也。”公反，诶诒为疾，数日不出。齐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则自伤，鬼恶能伤公。夫忿氵畜之气散而不反，则为不足；上而不下，则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则使人善忘；不上不下者，中身当心，则为病耳。”桓公曰：“然则有鬼乎？”曰：“有。沉有履，灶有髻；户内之烦壤，雷霆处之；水有罔像；丘有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泽有委蛇。”公曰：“请问委蛇之状何如？”曰：“委蛇，其大如毂，其长若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首而立，见之者其殆乎霸。”桓公矍然而笑曰：“寡人之所见者也。”

《墨子》曰：周宣王杀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见杜怖毵弓矢射，宣王伏弓衣而死。

《吕氏春秋》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谯（谯，让也。）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为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伏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其父信之，曰：“讠喜，是必奇鬼，我固闻之。明日复饮於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返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见之，拔剑而刺之。

《韩诗外传》曰：人死曰鬼。鬼者归也。精气归於天，肉归於土，血归於水，脉归於泽，声归於雷，动作归於风，眼归於日月，骨归於木，筋归於山，齿归於石，膏归於露，归於草，呼吸之气，归复於人。

《淮南子》曰：苍颉作书，鬼夜哭。

董仲舒《五行逆顺》曰：人君简宗庙，不祷祠，则鬼夜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通》曰：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槛厨书，署为主簿，使还致敬於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男俱侍祠。”主簿事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敝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岱眷东西不进，不知何故？”翁仲问妻曰：“何以养此子？”妪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质声气喜学似我，公欲死，为作狂语。”翁仲具告之，曰：“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妪泣涕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裨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女嫁为卖饼者妻。後蓼西李文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

《抱朴子》曰：案《九鼎记》及《青灵经》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马鬼常以徊出行，状如炎火。

《玄中记》曰：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名为帝少女，一名夜游，一明宄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为子。人养小儿，不可露其衣，此鸟度即取儿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诸鸟。诸鸟各走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以为妇，生三女。其女母後令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衣飞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得衣，亦飞去。

《神异经》曰：东北方有鬼星石室，三百户而共一门，石榜题曰：“鬼门。”昼日不开，至暮即有人语，有火青色。

又曰：南方有人，长三二尺，形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名曰：魃。所见之国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灾销矣。

又曰：西方深山有人焉，长尺馀，袒身，捕虾蟹。性不畏人，止宿喜依其火，以炙虾蟹，伺人不在而盗人盐以食蟹，名曰山犭参，其音自叫。人常以竹着火中，付卑（音扑音卑。）而山犭参皆惊。犯之令人寒热。（此虽人形，亦鬼魅耳，所在山中皆有之。）

《齐谐记》曰：广陵王琼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或复谈议，诵《诗》、《书》，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飞来去，受福甚快，非复畴昔也。

《论衡》曰：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生而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道理妄兴人祸，荼与郁垒缚以芦索，执以食虎。

《幽明录》曰：阮瞻常着《无鬼论》，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毕，聊谈名理，客甚有才辨。与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仆便是鬼。”於是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大恶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馀卒。
又曰：王辅嗣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尾”。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着屐声，须臾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辄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言竟便退。辅嗣心生畏恶，经少时，遇厉病而卒。
又曰：阮德如常於厕见一鬼，长丈馀，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定，徐笑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即赧愧而退。
又曰：晋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独坐，斋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当见一白狗，若能东行去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灾。”忽不复见。彪植弹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行装，将往会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归。斋中复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曰：“能用吾言，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後，年逾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又曰：殷仲宗以隆安初入蜀，为毛璩参军。至涪陵郡，暮宿在亭屋中。忽有一鬼，体上皆毛，於窗棂中执仲宗臂，牵仲宗，仲宗大呼左右来救之，鬼乃去。
又曰：河南杨起，字圣卿。少时病疟，逃於社中，得素书一卷，乃谴劾百鬼法，所劾辄效。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槛屑，头长数尺，以告圣卿，曰：“杆肃霜之神。”劾之，出来，变形如奴，送书至京师，朝发暮反；作使，当千人之力。
又曰：东昌县山有物，形如人，长四五尺，裸身被，发长五六寸。常在高山岩石间住，喑哑作声而不成语，能啸相呼。常隐於幽昧之间，不可恒见。有人伐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从涧中发石取虾蟹，就人火边烧炙以食儿。时人有未眠者，密相觉语，齐起共突击，便走而遗其子，声如人啼也。此物便男女群，共引石击人，趣得其子，然後止。
卷八百八十四　神鬼部四
鬼下
《异苑》曰：广州治下有黄文鬼，出则为祟。所着衣帽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疾。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馀年，土俗畏怖惶恐不绝。
又曰：陆机初入洛，次河南之偃师。时夕，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逗宿。见一年少，神姿端达，与机言玄门妙物。机心伏其能，尾酬抗，乃提纬古今，总验名实，此年少不甚欣解，既晓便去。机税骖逆旅，逆旅妪曰：“此东数十里无村落，止有山阳王家墓耳。”机乃怪怅，然还睇昨路，空野霾口，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又曰：晋宣王诛王陵，寝疾，日见陵来，贾逵亦为祟。少日遂薨。初陵被执，经贾逵庙，呼曰：“贾梁道，王陵魏掷睽臣。”及永嘉之乱，有觇见宣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王涕泗，云家国倾复，是曹爽、夏侯玄诉冤得伸故也。
又曰：夏侯玄为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之设祭，见玄来灵坐上，脱头於膝，取食物酒之属以内头中，毕，还自安头。而言曰：“吾得请於帝矣，子玄无嗣也。”
又曰：谢灵运以玄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淋落不可忍视。又所服豹皮裘，血淹满箧。及为临川郡，饭中倏有大虫。谢熟被诛。
又曰：世有紫姑，古来相传，云是人妾，为大女所后诬，以秽事相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厕间或猪栏边迎之，咒曰：“子胥不在，曹氏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躁不住，能占众事，卜行来蚕桑。又善射钩，好则大舞，恶即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自跃穿帐顶而去，永失所在也。
《世说》曰：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常夜在月中坐，临风鸣弹。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在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卿手下极快，但於古法未备。”因授以广陵散，贺遂传之，于今不绝。
又曰：阮修字宣子，论鬼神有无。或以人死有鬼，宣子独以为无，曰：“今槛屐者，云着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论者焚可。
《列异传》曰：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曰：“谁？”鬼曰：“鬼也。”鬼曰：“卿复谁？”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数里，鬼言：“步行太极，可共迭相担也。”定伯乃大喜。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答曰：“惟不喜人唾。”於是共道遇水，定伯命鬼先渡，听之了无声。定伯自渡，丂丂有声。鬼复言：“何以作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耳，勿怪。”行欲至宛，定膊点担鬼至头上，急持之。鬼大呼，声咋咋，索下，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著地化为羊，便卖之。恐蒲颁化，乃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于时名“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又曰：任城公孙达，甘露中为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鬼。公孙达有五岁儿，倏作灵，音声若父，呵众人云：“哭止，吾欲有所道。”呼诸儿以次教戒，儿悲哀不能自胜。乃慰之曰：“四时之运，犹有所终，人物短脆，焉当无穷？”如此数千语，皆成文章。儿乃问曰：“人死皆无知，大人聪明殊特，独有神灵耶？”答曰：“告亡之事，未易可言，鬼神之事，非人知也。”索纸作书，辞义满纸，投地云：“封书与魏君宰，暮有信来，即以付之。”其暮，君宰果有信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死人相见。同郡人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死亦不恨。”道人教其见之，於是与妇相见，言语悲喜，恩情如生时。良久，乃闻鼓声，遂宾狩去。

《搜神记》曰：汉九江何敞为交趾刺史，行部到苍梧，暮宿鹄奔亭。夜未半，有一女子从楼下呼曰：“妾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百二十匹，及婢致富一人。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载缯。妾乘车，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到亭外。时日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火。而亭长龚寿操刀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何从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何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问之？’寿持妾臂曰：‘年少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应，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而去。杀牛烧车，车及牛骨贮在亭东纠晷。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於明使君。”敞曰：“今欲发之，汝何以为验？”女子曰：“妾上下着白衣、青丝屣，皆未朽也。妾姓苏名娥，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敞乃驰还，令吏捕寿，考问具服，问广信县，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皆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于族，然寿为恶，隐密经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钦簇尾。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教。”

又曰：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獐，便射，中之。獐倒而起，充遂逐，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ゎ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逞般着。已，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便即欷，无复辞。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使女郎庄严。”至黄昏，内白女郎庄严竟。崔语充：“君可至端闼。”崔女下车，立席头，即共拜。时为三日，给食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去，女若生男，当以相还；生女当留养。”敕外严车送就。逞般辞出。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後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旁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四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後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挪掸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忽然不见。充後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金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语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之貌。儿、碗俱验，姨母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我外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其後植子毓，有名天下。

又曰：麋竺常从路归，未至家数十里，见路次有新妇，从麋求寄载。行一十余里，新妇谢去，谓竺曰：“我天使也，令往烧东海麋竺家。感君载，故以相语。”竺请之，曰：“不得不烧，君快去，我缓行，日中必发火。”竺乃急行至家，使出其财物。明日日中，瓜大发。

又曰：临川间诸山有妖物，来常因大风雨。有声如啸，能射人。其所着者，有顷便肿，大毒。有雌雄，雄急而雌缓。急者不过半日间，缓者经宿。其旁人常有以救之，救之小晚则死。俗名曰刀劳鬼。

又曰：永昌郡不韦县有禁水，水有毒气，惟十一月、十二月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辄病，杀人。其气有恶物，不见其形，作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人，俗明嗣弹。

《文士传》曰：左思初作《蜀都赋》曰：“鬼弹飞丸以鬲砺”，後又改易无此语。

《南中八部志》曰：永昌郡有禁水，水有恶毒气。中物则有声，中树木则折，明嗣弹。中人则奄然青烂。

又曰：下邳周式，常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馀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舡中，慎勿发之。”去後，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视之。”式叩头流血。吏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馀，家人皆怪之。邻人卒，父怒使吊之。式不得已，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今而奈何？吾求汝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三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即死。

《续搜神记》曰：淮南胡茂回，能槛嗣，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後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中正值贸搏巫祝祠之。须臾，群鬼叱曰：“上官来。”迸走出祠去。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沙门皆怖惧。须臾沙门去，鬼皆还祠中。回於是遂少奉佛。

又曰：王伯阳家在京口。家东有大冢，传是鲁肃墓。伯阳妇丧，乃平其坟以葬。後数年，伯阳白日在厅事，见一贵人乘平肩舆，将从数百人径来坐，谓伯阳曰：“身是鲁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许年。君何敢遽毁坏身冢？”因目左右：“何不举手？”煮右牵伯阳下床，以刀环筑之数百而去。伯阳登时绝死，良久乃苏。其斫处皆发疽，疽溃寻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会烩九章人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旁小屋燃火，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戏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组。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夜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是我女，近亡，葬於郭外。”

又曰：施续为寻阳督，能言论。有门生亦有理意，常秉无鬼论。忽有人单衣白袷来，言及鬼，客辞屈，曰：“仆便即鬼，何以言无？使来取君。”门生酸苦求之，鬼问：“有似君者不？”门生云：“施续下都督与仆相似。”鬼许之，俄而督亡。

《语林》曰：宗岱为青州刺史，著《无鬼神论》，甚精，莫能屈。后有书生诣岱，谈次及鬼论。书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馀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叛，牛已死，今得相制。”言绝而失。来日岱亡。

邓德明《南康记》曰：山都形如昆仑，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啖之。

又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拘掊，然后居之。能斫榜，牵着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量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去，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交语作市井。死皆知殡敛之，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杪，或藏石巢中。南康三营代舡兵往说亲睹葬：所舞倡之节，虽异於世听，於风林响，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复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舰。木客乃献其榜，而不得见。

《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馀，黑色，赤目，黄，被之。於深山树中作巢，巢形如坚鸟卵，高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蓐。此神能变化隐身，罕睹其状。盖木客山𤢭参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树老中空，有山都巢。宋玄嘉玄年，县治民哀道训、道虚，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巢还家。山都见形，谓二人曰：“我处荒野，何豫汝事？巨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巢，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外屋上一时火起，合宅荡尽。

《志怪》曰：会稽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衣。郡将吉凶，于雷门，示忧喜之色。谢氏一族，忧喜必告。弘道未遭母难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後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

又曰：夏侯弘忽行江陵，逢一大鬼，投弓戟急诒，小鬼数百从之。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後，捉一小鬼，问此是何物。曰：“广州大杀。”弘曰：“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矛戟何为？”曰：“以此杀人，若中心腹者辄死，中馀处不至於死。”弘曰：“治此病者有方不？”鬼曰：“杀乌鸡薄心即差。”弘曰：“今欲行何？”鬼曰：“当荆、扬二州。”尔时此二州皆行心腹病，略无不世者。弘在荆州，教杀乌鸡薄之，十得八九。今中恶用乌鸡，自弘之由也。

《本草》曰：枭桃在树不落者，杀百鬼也。

张衡《东京赋》曰：度索作梗，守以郁垒，神荼副焉，对操索苇。（上古有神荼与郁垒昆弟二人，能执鬼。度朔山，鬼所出入。）

卷八百八十五　妖异部一

怪

《春秋潜潭巴》曰：异之为言怪也，谓先发感动。

《左传口庄公》曰：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南门掫晷，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公闻之，问於申曰：“犹有妖乎？”对曰：“人之所忌，其气焰以取之。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也。”

又《文公》曰：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声姜薨，毁泉台。（鲁人以为蛇妖所出，而声姜薨，故坏之。）

又《襄六》曰：或叫於宋太庙曰：“讠喜々，出出。”（谓讠喜，热也。出出，戒伯姬。）鸟鸣于亳社，如曰“讠喜讠喜”。（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火，伯姬卒。

又《哀上》曰：有口如众赤乌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曰为人君，妖气中之，故以为当王身。云在楚上，惟楚见之，故祸不及索妃。）若之，可移於令尹、司马。”

《家语》曰：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掫曩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魍魉，（木石谓山也。夔，一足，人谓山犭巢，或言独足。罔魉，山精，好效人声迷惑人。）死蝄怪曰龙罔像，土之怪曰贲羊。”（龙，神兽，非常所见，故曰怪。罔像食人，名沐瞳。贲羊，雌雄不成者。）

张《汉记》曰：梁冀池中舡无故自复，後被诛。

《後汉书》曰：彭宠自立为燕王，多见变怪。堂上闻虾蟆声在炉火下，凿地求之，不得。後为奴所杀。

《魏志》曰：钜鹿张，（才见切。）正始中，戴任鸟巢门阴，告门人曰：“夫戴任鸟巢门阴，此凶祥也。”乃援琴作诗，旬日而卒。

又曰：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於是亻并急游观饮宴自娱。年六十二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衣入其阁中。令外诘问，曰：“不自觉入。”时守备亦悉不见。後恪遂被诛。
《晋书》曰：齐王冏辅政。有一妇人诣大司马门，求寄产。吏诘之，曰：“我截脐便去耳。”言毕不见。明年冏诛。
王隐《晋书》曰：王濉居幽州，有衡刃氵府门中，翟雉入厅事。遂为石勒所杀。
《晋书》曰：赵脱凶篡。时有雉飞入殿中，自太极东阶上殿，驱之，更飞西锺下，有顷飞去。又伦於殿上得异鸟，问皆不知名。翼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儿，言是服刘鸟。伦使录小儿并鸟，闭置空室。明旦开视，户如故，并失人鸟所在。伦目上有瘤，时以为妖焉。
又曰：温峤旋于武昌，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复水，奇形异状，或乘车马着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至镇未旬日，因齿疾而卒。
《北齐书》曰：赵郡王睿奏後主云：和士开不宜居内。出士开为兖州刺史。太后欲留过百日，睿正色不许。睿出，夜方寝，见一人长可丈五尺，当门向床，以臂压王，良久遂失。甚恶之。而明日被诛。
沉约《宋书》曰：萧思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复在药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斗复而双雀殒，其不祥乎！”既而被系。
《宋书》曰：刘敬宣常夜与寮属宴，空中有投一只芒八於坐，坠敬宣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人着，耳鼻间并欲坏。顷之而败伤。
《易洞林》曰：吴兴太守袁玄瑛当之官，卜卦吉凶，曰：“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至，果有赤蛇在铜虎符石函上翊，玄瑛レ杀之。其後果为贼徐馥所害。
《唐明皇杂录》曰：李之既贵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馐。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之，之乃往，以其所引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之罢知政事，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而终。
又曰：李林甫宅屡有妖怪。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
又曰：李林甫之疾也，晨起盥饰，将入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颇重於常时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下於地，即变为苍狗，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即灭。林甫恶之，不逾月而卒。
《世说》曰：卫，永熙中，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而行。终见诛。
《列异传》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为襄邑长。鼠从穴中出在厅上，语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不应，鼠还穴中。至期，复更冠帻绛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语曰：“周南，汝日中当死。”周南复不应。日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复何道言？”鼠遂颠蹶而即失冠衣。周南使卒取来视之，如常鼠耳。

《搜神记》曰：汉武太始四年十月，赵有蛇从郭外入，与邑中蛇斗孝文庙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卫太子事，自赵人江充起。

又曰：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汉世，谋举义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鹅雁数十在中庭，有狗从外入，啮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後数日，莽夷其三族。

又曰：魏司马袒缘讨公孙渊父子。先时，渊家有犬，著赤帻绛衣。襄城北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

又曰：吴时，庐陵郡亭重屋中常有鬼物，宿者辄死。自後使官莫敢入舍。丹阳人应大者，胆武，至使庐陵，便入亭止。吏启不可，应不听。尽遣所将人还外。持一口大刀。至三更，闻有扣卜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相闻。”应使进，相闻去。须臾，扣卜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着皂衣，又去。应谓是人，了尾也。须臾，复扣卜，言部府君相诣。应乃知是鬼，持刀迎之。见三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毕，而部郡跳至应背後，应顾以刀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应追至亭後墙下及之，斫伤数下。应还卧达曙，将人往寻之。见血迹，追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老豺希，部郡是老狸。自後遂绝。

又曰：夏侯藻母础困，将诣淳于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唤。藻愁愕，遂驰诣智。智曰：“其祸甚急，君速归，在嗥处树下啼哭。令家人惊怪，大小毕出。一人不，且啼哭勿休。然後其祸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疾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崩。

又曰：淳于智字叔平，济北人。性沉深，有惠义。少为书生，善《易》。高平刘彩，夜鼠啮其左手中指，意甚恶之。以问智，智为筮之，曰：“鼠本欲杀君而不能，当相为，使之反死。”乃以朱书其手腕横文後三寸，为田字，辟方一寸。使露手以卧，其夜，大鼠伏死手前。

又曰：东阳刘宠，居于姑熟。每夜门亭有血数十，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後宠为折冲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食悉变为虫。宠遂北征，军败於檀丘，为徐龛所杀。

《续搜神记》曰：广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见石巢中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始汤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於汤中衔卵去。三人无几皆死。

又曰：代郡张平者，符坚时为贼帅，自号并州刺史。养一狗，名曰飞燕，形若小驴，忽夜上厅事屋上行，行声如常平。未经年，果为鲜卑所逐，败走，降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坚，未几便死。
又曰：新治庾谨母础，兄弟三人悉在白日侍疾。常燃火，忽见帐带自卷上自舒，如此数四。须臾，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槛宸，止见一世人头在地。头犹有血，两眼尚动，甚可憎恶。其家怖惧，夜，不持出门，即於後园中埋之。明旦往视之，出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後旦亦复出，乃以砖着头合埋之，不复出也。数日，其母遂亡。
《异苑》曰：谢文静於後府接宾，妇刘氏槛宸衔谢头来，久乃失所在。妇具说之，谢容无异色。是月而薨。
又曰：安固李道豫，玄嘉中，狗当路眠，豫蹴之。狗曰：“汝停死，何以蹋我？”经年豫死。
又曰：晋惠帝羊后，将入宫，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蕃臣遘兵，洛阳失御，后为刘曜所嫔。
又曰：有人姓刘，在朱方，人不得与共语，若与之言，人必遭祸难及身死、疾。惟一士谓无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刘闻之，欣然而往，自说被谤，君能见明。答云：“世雷同何足恤。”须臾火发，资畜服玩荡尽。於是举世号为刘傌留。复遇诸途，皆闭车走马，掩目左避。刘亦杜门自守，岁时一见，则人惊散，过於槛屙。
又曰：太原王徽之，字伯猷。玄嘉四年为兖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讫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终不入，投地大怒。少顷，顾视向炙，已变为徽头矣。惊愕反瞩，又睹其首在空中，挥霍而没。王至州便殒。
又曰：张仲舒，玄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稼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降罗于其庭，广七八分，长五六寸，皆以笺纸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舒恶，焚之。舒宿暴病而死。
又曰：王愉，义熙初，在中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如人所着。及愉母丧，月期上祭，酒器在几上，须臾下地，复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贰伏诛。
又曰：檀道济，玄嘉中镇寻阳。十二年，入朝，与家人分别，顾瞻城阙，欷逾深。识者是知道济之不南旋也，故时人为其歌曰：“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济将发舟，所养孔雀来衔其衣，驱去复至，如此数焉。以十三年三月伏诛。
又曰：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宣武桓公仗威西下，停武昌，令凿之。得一物大如水牛，青色，无头脚，时亦动摇，斫刺不陷。仍纵着江中，得瞬点有声如雷，响发长川。熙後饲拶胥殆绝。
又曰：乌伤葛辉夫，义熙中，在妇家宿。至三更，有两人把火炬至阶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变蝴蝶，缤纷飞散。有一物冲辉夫腋下，便倒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时死。
《述异记》曰：郭仲产宅，在江陵枇晁寺南。宋玄嘉中，起斋屋，以竹为窗。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如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
又曰：嘉兴朱休之，玄嘉中，兄弟对坐。犬向休蹲，视二人而笑，摇头语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奈汝明年何。”其家斩犬，榜着路侧。至梅花时，兄弟相斗，弟戟伤兄，收系皆死。
又曰：宋大明中，顿丘县令刘顺酒酣，晨起，见榻床氏有一聚凝血，如复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捣齑，亲自切血染齑食之，弃其所馀。後十许载，至玄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
又曰：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太始五年，夏月暴雨，有物形屹刻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颈如大赤乌，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路之汲水，益之，饮百馀斛，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亡後半岁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
又曰：宋骠骑大将军河东柳玄景，大明八年，少帝即位。玄景乘车行，还，使人在中庭洗车辕晒之。有飘风中门而入，直来冲车。明年而阖门被诛。
《幽明录》曰：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後数日当死。终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此，且犬入户必死。”壤炅果尔。终祚常为商，闭户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贵耳。今既远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时桓温在南州，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万，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三十万。还时室犹阖也，都无所失，其怪亦绝。自是浸富。
又曰：石虎时，太武殿图贤人之像，头忽悉缩入肩中。
又曰：义兴周超为谢晦司马，在江陵。妻许在家，夜遥见屋里月光，一世人头在地，血流甚，大惊怪。即便失去。後超被法。
又曰：玄嘉九年，南阳乐遐常在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後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总是血。未一月而夫妇相继病卒。
又曰：诸葛长民富贵後，常一月或数十日辄於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状。毛修之常与同宿，骇愕不达此意。视之良久，长民告毛：“公此物奇健，非我尾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手脚不分明，每日中多夕辄实共斗。深自惊惧焉。屋中柱及釜槅间悉见有蛇头，令人以刀悬斫，颖远隐灭。去辄复出。悉以纸裹柱槅，纸内蔌蔌，如有物行声。”
又曰：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惚至郡城内。自觉去家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迎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丝却，亦不自知。後二十许日，刘果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桓温时，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一伏兔，切齿向之。兔来转近，引刀斫之。见正中兔，而实反伤膝，流血。

《甄异记》曰：徐州人吴清，以太玄五年被差为征人。杀鸡求福，置鸡头盘中，忽然而鸣。其後破贼，贼帅邵宝临阵战死。于时僵尸狼藉，莫之能识。清见一人着白锦袍，疑是主帅，便斩以闻。推校之，乃是宝首。清以功拜清河太守。越自行伍，猥蒙荣位，鸡之妖更为祥。

桓谭《新论》曰：吕仲子婢死，有女四岁，数来为沐头浣濯。道士云其家青狗为之，杀之则止。杨仲亦言所知家妪死，忽起饮食，後醉而坐祭床氏。如是三四，家益厌苦。其後醉，形坏，狄老狗，便打杀之。推问乃里头沽家狗。

《玄晏春秋》曰：新安寺有槐，而鹊巢之。雄鸡夺而栖焉。永安令繁琏，予之族姑子也。其主簿以告予，予曰：“鸡栖野，人必将寄次于野，县其空乎？”夏五月丙申，琏卒。丧次于县，空县送之。

贾谊《鸟赋》曰：谊为长沙祖缘，有飞入谊舍，止于坐隅。似，不祥鸟也。

卷八百八十六　妖异部二

魂魄

《易□上系》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韩诗外传》曰：“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

《礼记□檀弓下》曰：延陵季子齐。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於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知也！”而遂行。

又《礼运》曰：体魄则降，知气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又曰：作其祝号，玄酒以祭。君与夫人交献，以嘉魂魄。是谓合莫。

又《郊特牲》曰：凡祭慎诸此，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故祭，求诸阴阳之义也。

又《祭义》曰：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左传□昭公二年》曰：子产晋，赵景子问焉，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能阳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於人，以为淫厉，况良宵乎？”

又《昭公》曰：宋公宴饮，使昭子右坐，语相泣也。乐祁佐，退而告人曰：“今兹君与叔孙其皆死乎？吾闻之：‘哀乐（可乐而哀。）而乐哀，皆丧心也。’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孝经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性者魄之使。情生於阴以计念，性生於阳以理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肃《丧服要记》曰：鲁哀公葬其父，孔子问曰：“宁设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苑荆。苑荆於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尸。魂神之寒，故作魂衣。吾父生服锦绣，死於衣被，何用魂衣为？”

《史记》曰：高祖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之後，吾魂魄犹乐思沛也。”

《晋中兴书》曰：东海王越，妃裴，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越於丹徒。中宗以为非礼，乃下诏曰：“夫冢以藏形，庙以安蜀。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淮南子》曰：天气为魂，地气为魄。

又曰：魄问於魂曰：“道何以为体？”曰：“以无有为体。”魄曰：“无有形乎？”魂曰：“无有”。无形也魄曰：“无有何得而问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谓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

《白虎通》曰：魂魄者何谓也？魂犹亻云亻云，行不休也。少阳之气，故动不息。人为外魄者，犹迫然着人也。此少阴之气，铁拆石着人不移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秽；魄者迫也，性以治内。精神者何谓也？精者静也，太阴施化之气也。像死蜕化，须待任坐也。神者恍惚，太阴之气，出入无间。

《抱朴子》曰：师言欲求长生，当勤服大药；欲得通神，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三魂七魄，而天灵地皆可接，山川之沙苍可役也。

又曰：太一召魂魄丹：法取五石，封之以太一泥。卒死三日以还者，折齿内一丸，以水送之入喉，活。活者皆见使者持节召之。

又曰：人无贤愚，皆知己身之魂魄。魂魄分去则人病，尽去则死。故分去，术家有录掷蜕法；尽去，则礼典有招魂之义。此之为物，至近者也。然与人俱生，至於终身，莫或自闻见之者，岂可不闻见复言无乎？

又曰：轸星逐鬼，张星拘魂，东井还魄也。

《异苑》曰：新野庾实妻，苜眶毛氏女。义熙中，五月，曝晒席，忽见女在席下荐上。以惊怛，便走。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下旬日而夭也。仲夏忌举床第，兹验矣。

《襄阳耆旧记》曰：羊公与邹润副郧岘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不可得知。念此使人悲伤。我百年后，魂魄犹当登此山。”

《世赞记》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洲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华叶香闻数百里，名此为反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震神骇。伐其根心，在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熟煎之如黑饴，令可丸，名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为鸟精香，或名之为却死香。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种五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仍活。
《博物志》曰：《援神契》云：“五岳之神圣，四渎之精仁，太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
《王子年拾遗记》曰：融皋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楚辞》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忧愁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衬搡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又《招魂》曰：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与之。”（使筮其所宜，而与招其魂，使复其精神。）
精
《易口上系》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礼记口祭义》曰：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菩蔟扬于上为昭明，荤蒿凄怆。此百物之精也，神之着也。
《唐书》曰：睿宗子申王之初生，则天常以示僧万回。曰：“杆儿是西域大树之精，养之宜兄弟。”则天甚悦，始令列于兄弟之次。
《管子》曰：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徒、死蝨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涸川，死蝨精者，生于为。于为者，一头而两身，其状如蛇，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此涸川，死蝨精也。
《列异传》曰：桂阳太守张叔高，家居鄢陵。里中有树，大十围。遣客斫之，树大血出，客惊怖。叔高曰：“树老汁赤耳。”斫之，血大流出。空处有一白头翁出走，高以刀斫杀之。所谓木石怪夔罔两乎？
《搜神记》曰：孔子厄于陈，弦歌于馆中。夜有一人，长九尺余，皂衣高冠。大咤，声动左右。子路引出，与战于庭。仆于地，乃是大是鱼也。长九尺余。孔子叹曰：“杆物也，何为来哉？吾闻物老则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来也，岂以吾遇厄绝粮、从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龟蛇鱼鳖草木，久者沙苍能为妖怪，故谓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皆为怪矣。杀之则已，夫何患焉？”
又曰：吴先主时，陆敬叔为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树，下数斧，有血出。树断，有物人面狗身，从树中出。敬叔曰：“杆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又曰：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引人。恪令曳去故地，死。参佐问之，恪曰：“杆事在《白泽图》，曰两山之间，有精如小儿，名曰蠪。诸人未之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天门张某，与村人共猎。见大树下有蓬，似寝息处，而无烟火。须臾，一人形长七尺，毛而不衣，负数头猿，与语不酬。将归，闭之十馀日。后送着先处。孙皓时，临海得毛精，如人而有毛。此将山精。

《幽明录》曰：汉武帝与群臣宴未央殿。方啖黍霍，忽闻语曰：“老臣。”寻觅不见。梁上有一公，长八九寸，拄杖偻步。帝问之，公下稽首不言，目仰视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见。问东方朔，朔对曰：“其名为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潜河。陛下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视屋者，殿名未央也；俯视脚者，脚，足也，愿止足於此也。”帝为此暂止。少时，幸河渚。闻水底有弦歌之声，肴膳芬芳。前梁上公及年少数人，绛衣素带，皆长八九寸，陵波而出。或有挟乐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公曰：“老臣前昧死归诉，幸蒙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胜欣跃，故私相贺耳。”便治弦而歌，声小大无异於人，而清婉绕梁。帝欣悦劝酒。乃献帝一紫螺，壳中有物，状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异见贻？”老公顾命取洞穴植鄔。一人下波渊底，倏忽还，得一大珠，数寸，明耀绝世。俄而挂忽然而去。东方朔曰：“螺壳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颜色。又女子在草中，用之产易。”

雷次宗《豫章记》曰：永嘉末，有大蛇长十馀丈，断道。经过者蛇辄吸取吞噬，已百数。道士吴猛与弟子杀蛇。蛇死而蜀贼杜灭。

《玄中记》曰：千岁树精为青羊，万岁树精为青牛。多出游人间。（事具牛部。）

又曰：山精如人，一足，长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昼藏。人昼日不见，夜闻其声。千岁蟾蜍食之。

又曰：玉精为白虎，金精为车马，铜精为僮奴，铅精为老妇。

《博物志》曰：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泽有委蛇，状如穀，长如辕，见之者霸。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也？

《白泽图》曰：厕之精名曰依倚，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则死。筑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儿，长三尺而无，见人则掩鼻，见之有福。火之精名必方，状如鸟，一足，以其名呼之即去。木之精名彭侯，状如黑狗，无尾，可烹之食之。钦簇木，其中有虫，名曰贾诎，状如豚，食之如狗肉味。

又曰：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间生精，名曰必方。状如鸟，长尾。此阴阳变化所生。玉之精名岱委，其状如美女，衣青衣。见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则得。金之精名仓，状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即去。死魆精名罔像，其状如小儿，赤色，大耳长爪。以索缚之则可得，烹之吉。

又曰：故门之精名野，状如朱儒，见人则拜。以名呼之，宜饮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故宅之精名曰挥文，又曰山冕。其状如蛇，一身两头，五彩文。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金银。
又曰：故废丘墓之精名曰玄，状如老役夫，衣青衣而好杵舂。以其名呼之，宜禾。
又曰：故道径之精名忌，状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又曰：道之精名作器，状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池之精名意，状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纠戡精明遨，状如美女，好吹箫。以其名呼之则去。
又曰：绝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状如人，长五尺，彩衣。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台屋之精名两贵，状如赤狗。以其名呼之，使人目明。
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间，水出流千岁不绝，其精名曰喜。状如小儿，黑色。以名呼之，可使取饮食。
又曰：三军所载精名曰宾满，状如人头，无身，赤目。见人则转。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故水石者精名庆忌，状如人。乘车盖，日驰千里。以其名呼之，可使入水取鱼。
又曰：丘墓之精名狼鬼，善与人斗不休。为桃弓棘矢，羽以鸱羽，以射之，狼鬼为飘风。脱履投之，不能化。
又曰：故市精名曰毛门，其状如，无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又曰：室之精名龙，如小儿，长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帻大冠，带剑持戟。以其名呼之即去。
又曰：山之精名夔，状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
又曰：故牧敝池之精名曰髡顿，状如牛，无头，见人则逐人。以其名呼之则去。
又曰：夜见堂下有小儿被走，析狩之，名曰沟。以其名呼之，则无咎。
又曰：百岁狼化为女人，名曰知女。状如美女，坐道旁，告丈夫曰：“我无父母兄弟。”丈夫取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则逃去。
又曰：故溷之精名曰卑，状如美女，而持镜，呼之使人知愧。
《王子年拾遗记》曰：刘向校书天禄，专精不倦，假寝弥时。有人植青藜之杖，时夜已暗，乃吹其杖端，炯然火出。因以照向，则户内如灯烛也。向与言三代已前帝王兴亡之事，如目见焉。及说阴阳运数起灭之兆，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向问其姓名，对曰：“我太一之精，主天地图谶。闻子好学，下而观焉。”
《抱朴子》曰：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形以惑人，惟不能於镜中易形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悬於背後，则老魅不敢近人。
又曰：山之精，形如小儿而独足，足向後，喜来犯人。人入山谷，夜闻其音声笑语。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
又曰：有山精或如鼓，色赤，一足，其名曰挥。又或如人，长九尺，衣裘带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龙而五色，未有名，曰飞龙。见之皆以其名呼之，不敢为害。
又曰：山中大树能语者，非树语也，其精名曰去阳。以其名呼之即吉。
又曰：山中夜见胡人者，铜铁精也；见秦人者，百岁木精也。山死蜮间见吏者曰誓激，以其名呼之则吉。
又曰：山中寅日有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也。卯日称丈夫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称雨师者，龙也；称河伯者，鱼也；称无肠公子者，蟹也。巳日称寡人者，社神也；称时君者，龟也。午日称三公者，马也；称人者，老树也。未日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酉日称将军者，老鸡也；称贼捕者，雉也。戌日称人姓字者，犬也；称咸阳公仲者，狐也。亥日称臣君者，猪也；称妇人者，金玉也。子日称社者，鼠也；称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称书生者，牛也。知其物则不能为害。
又曰：山川石木、井灶亡池，犹有精气。人身掷晷，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物掷炅大者，於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罚恶。但其体大纲疏，不必机发而应耳。
卷八百八十七　妖异部三
重生
《左传口绪瀚上》曰：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六日而苏。
《后汉书》曰：献帝初平中，长沙人姓桓，死月馀。其母闻棺中有声，发之，遂生。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後曹公由匹庶起。
又曰：建安四年，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馀，病物故。瘗於城外数里，已四十日。行人闻其冢中有人声，便语其家。家往视，闻娥声。出之，遂活。
《吴书》曰：孙休永安四年，吴民陈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前赵录》曰：麟嘉玄年，大将军东平王豹卒。一指犹暖，遂不殡殓。至甲戌，乃苏。言见渊於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
《唐书》曰：贞玄中，翰林待诏戴少平死，十六日复生。
《建康实录》曰：晋方士戴洋，字国流，吴兴长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苏。言执麾将士将往蓬莱、昆仑、积石、太室、恒、庐、衡等诸山，既而遣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神仙传》曰：士燮常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灌之，捧其头摇消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如故。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後能语，遂复常。

《搜神记》曰：晋武帝世，河间郡有男女相悦，许相配。既而男从军。积年，父母以女人，无几忧死。男还，悲痛，乃至冢所，欲哭之，叙哀而已，不胜其情，遂发冢开棺，即时苏活，因负还家，将养数日，平复。其夫往求之，其人不还，曰：“卿妇已死，天下岂闻死人复活耶？此天赐我，非卿妇也。”於是相讼，郡县不能决，以谳廷尉，奏以精诚掷炅，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常理之外，非礼之所处，刑之所裁，断以还开冢者。

又曰：汉平帝玄始玄年二月，朔方广牧女子赵春病死。既棺敛，六日出棺外。自言见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当死。”太守谭以闻，说曰：“至阴为阳，下人为上。”其後王枚葳位。

又曰：晋咸宁中，琅琊颜畿得病，就医张嗟使治，死於嗟家。家人迎丧，每绕树木不可解。送丧者或为之伤，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应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我也！”父拊而祝之曰：“若尔有命，复当更生，岂非骨肉所愿？今但欲还家，不葬尔也。”乃解。还家乃开棺，形骸如故，微有人色，而手爪所刮摩棺材皆伤。於是渐有气息，以绵饮沥口，能咽。遂乃出之。日久，饮食稍多，能开目视瞻，屈伸手足，然不与人相当，不能言语，饮食犹常人。如此者十馀年，家疲相供护，不复得操事。其弟弘，都绝弃人事，躬侍养，以知名州党。後气力稍更衰劣，卒后还死。

又曰：建安中，南阳贾偶，字文合，得病卒亡。死时有吏将诣太山，同名男女十人。司命阅呈，谓行吏曰：“当召某郡文合来，何以召此人？”促遣令去。时日暮，治下有禁，不得舍。遂至郭门外大树下宿。有好女独行无伴，文合问之曰：“子似衣冠家，何为步行？姓字为谁？”女曰：“我三河人也。父见为弋阳令。昨错召来，今得遣去。遂逼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望君之容似类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妇人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与相反复，终无动志。天明别去。文合死已再宿，停丧当敛。视其面有色，摸心温，半日间苏。文合将验其事，遂至弋阳。问其令，则女父也，谒之。因问令：“某月某日，君女宁卒亡而生耶？”具说女姿颜服色言语、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与文合同，大惊。乃以女配文合。

又曰：临海松阳入柳荣，从张悌拒晋军，病死舡中，二日。时军已上岸，无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缚军帅，声激扬，遂活。人问之，言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军帅，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惧怖，口余声发扬。其日悌战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续搜神记》曰：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后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子长年二十，侍从郡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解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闻。入室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生肉，颜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尾。自后遂死，肉烂，不复得生。后夕女来曰：“夫妇情至谓偕老，而无状忘履，以致狙卸，不复得生。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

又曰：东平冯孝将为广陵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馀。独卧殿中，夜梦见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徐玄方女，北海人，不幸早亡。亡来至今四年，为鬼所枉杀。案《录》当年八十馀，听我更生。要当有所依凭，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陈，枷不？”马子答曰：“可。”遂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头如人，正与地平。令人扫去，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渐觉额出，次复面出。一炊顷，形体尽出。马子便令前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宿息，每戒云：“我尚虚，君当衷节。”问何可得出，答曰：“出当得本生日。”生日尚未至，遂往殿中，言语声音人皆闻。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法。语毕拜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酹其丧前，去殿十馀步祭讫，掘出开视，女身完全如故。徐徐抱出，着毡帐中，惟心下微暖，口有气。令婢四人守养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开口能咽粥，渐渐渐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一期之後，颜色肌肤气力悉复。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娉，为三日，遂为夫妇。生二男一女，长子字玄度，永嘉初为秘书郎；小男敬度，袒缘掾；女济南刘子彦徵士，延世之孙也。

又曰：襄阳李除，病死中时。其妇守尸至夜三更中，崛然起坐，脱妇臂上金钏，甚遽急。妇因助脱，得，手执之，还卧。伺察之，至晓，心下更暖，遂渐渐得苏。既活，云：“吏将某去，比伴甚多。见有行货得免归者，即许吏金钏。吏令还取，故归取以与吏。吏得钏，便放令还。”

《幽明录》曰：琅琊人姓王名志，居钱塘。妻朱氏，以太玄九年病亡，有二孤儿。王复以其年四月暴死。下三日而心犹暖，经七日方苏。说初死时，有二十馀人，皆乌衣，见录录去。到朱门白壁，状如宫殿。吏朱衣素带，心挹介帻，或所被着，悉珠玉相连结，非世中仪服。复前，见一人长大，所着衣状如□气。王向叩头，自说妇已亡，馀孤儿尚小，无奈何，便流涕。此人为之动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汝命自应来，以汝孤儿，特与三年之期。”王又曰：“三年不足活儿。”煮右有一人语云：“俗尸何痴！此间三年是世中三十年。”因便送出。又三十年，王果卒。

又曰：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死时见人执录，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杆人何罪？”对曰：“杆人坐食疫牛肉。”贵人云：“须牛以转输，肉以充百姓食，何故复杀之？”催令还。既更生，具说其事。于是食牛肉者无复有患。

又曰：于庆无病卒。吴猛语庆子曰：“于侯算未穷，方为请命，未可殡殓。”尸卧净舍，惟心下尚暖，七日。时盛暑，庆形体向坏。猛教令属纩候气，续为作水，令以与洗并饮嗽，如此便退。日中许，庆苏。但开眼张口，不得发声。时合门欣喜，以向水洗含，吐腐血数升，能言语。三日，平复如常。说初见十数人来，执缚桎梏到狱，同辈十余人，以次语对。次未至，俄而见吴君北面陈释，听断之，王敕脱械归。所经官府，莫不迎接请谒，吴君皆与抗礼。未知悉何神耳。

《博物志》曰：汉末大乱，有发前汉时宫人冢者，宫人犹活。既出，平复如旧。魏郭后爱念之，录着宫中，常置左右。问汉时宫中事，说之了了，皆有次绪。及郭后崩，哭泣过，遂死。

又曰：魏大司马曹休所统中郎将谢漳部曲义兵奚侬恩女，年四岁，病死故，埋藏五日复生。太和三年七月，诏令休使父母持送女来视之。其年四月三日病死，四日埋藏。至八日，同虚人彩桑闻儿啼声，即语侬妻，往发视，儿生活。今能饮食如常。

《陆氏异林》曰：钟繇常数月不朝会，意性异常。或问其故，云：“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问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妇人后往，不即前，止户外。繇问何以，曰：“公有相杀意。”繇曰：“无此。”勤勤呼之，乃前。繇意恨恨，有不忍心，然斫之伤髀。妇人即出，以新绵拭血竟路。明，使人寻迹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妇人，形体如生人。衣青绢衫，丹绣衽两裆。伤一髀，以衽两裆中绵拭血。

变化上

《礼记□月令》曰：仲春鹰化为鸠。季春田鼠化为β。季夏腐草为萤。季秋雀入大水为蛤。孟冬野鸡入大水为蜃。

《左传□昭二》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春秋潜潭巴》曰：女子化为丈夫，贤人去位，君独居。丈夫化为女子，阴气淖，小人聚。

《汉书》曰：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长安陈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此阳变为阴，将亡继嗣自相生之像。一曰：嫁为人妇生一子者，交源一世乃绝。

《后汉书》曰：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黿，入于深渊。其後时时出见。初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

又曰：建安二十二年，越有男子化为女子。时周群言：哀帝时亦有此，将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献帝封于山阳。

《国语》曰：赵简子叹曰：“雀入海化为蛤，雉入淮化为蜃，黿鼉鱼鳖，莫不能化；惟人不能，悲夫！”

《洪范五行传》曰：魏襄王十三年，张仪诈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将为秦而欺夺魏君。是岁，魏有女子化为丈夫者。天若语魏曰：“勿用张仪。阴变为阳，臣将为君。”是时魏王亦觉之，不用张仪。仪免去归秦，魏无害。

《纪年》曰：周宣王时，马化为狐。

《山海经》曰：姑（音遥。）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瑶草。其叶成，（言叶相重。瑶亦音遥，）其华黄，其实如菟丘。（菟，兔丝。）服者媚於人。（为人所媚爱。一名荒夫草。）

又曰：炎帝之女娃（恶佳切。）游於东海，溺而死，化为精卫。其状如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

又曰：夸父与日竞走。渴，饮河，河涸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又曰：锺山，其子鼓，（此神名，钟山之子耳。）其状人面龙身。是与钦䲹鲧（音邳。）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锺山之东，曰崖。（音遥。）钦䲹鲧化为鹗，（鹗，周属也。）鼓亦化为骏鸟。（骏音俊。）

又曰：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齐为口，操干戚以舞。是为无首民。

又曰：太室嵩高成阳西，启母化为石在焉。

《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

又曰：列子行，食于道仄，见百岁髑髅。扌塞蓬而指之曰：“惟余与爬戟而未常死，而未常生也。”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蛄蟘，其叶为蝴蝶。蝴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驹掇。驹掇千日而化为鸟，其名为乾余胥。乾余胥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兄食醯，黄兄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腐生乎着奚。着奚比乎不蜀，久竹不蜀。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返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于机。（此言一气而万形，有变化而无死生也。）
又曰：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石。
又曰：马血之为磷也，人血之为野火也，鹞之为，之为布谷，布谷之复为鹞也，燕之为蛤也，田鼠之为鹑也，老韭之为荒也，老俞之为猿也，（俞，状羊。）鱼卵之为虫也，此皆物植典者。
卷八百八十八　妖异部四
变化下
《庄子》曰：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於上风，雌应於下风而风化。（以眸子相视，虫鸣以声相因，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风化也。）
《淮南子》曰：夫历阳之都，一夕反为湖，勇力圣智与怯不肖者同命。（历阳属九江郡。历阳县中，有老妪，常行仁义。有两诸生过之，谓曰：“杆国当为湖，妪视东城阇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顾也！”衷此妪数往视阇门，吏问之，对如其言。暮，门吏杀鸡以血途门阇。明日，妪往视门，见血，便走上山，因没为湖。）
又曰：有牛哀者，病七日，化而为虎。兄启户而入，哀搏而杀之。
又曰：雌雄相接，阴阳相薄，羽者为雏っ，毛者为驹犊，软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不怪也。水生蚌蜃，山生金玉，人不怪也。老槐生火，久血为磷，人弗怪也。水生罔像，木生毕方，井生坟羊，人怪之，闻见鲜而所识浅也。
《论衡》曰：天地不变，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气，故体不变。男化为女，女化为男，由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也，应政为变，非常，怪也。蛴螬化为复育，转而为蝉，蝉生翼，翼不类蛴螬，凡诸暝类多化也。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锯ā化。君子为猿为鹄，小人为虫为沙。
又曰：案《老子玉策》：“松脂入地，千年变为伏苓。伏苓千年变为虎魄，虎魄千年变为石胆，石胆千年变为威喜。千岁之狐，豫知剿愦；千岁之狸，变为好女；千岁之猿，变为老人。”
又曰：《伍被记》“八公造淮南王安，初为老公，不见通。须臾，皆成少年。”又《墨子五行书》云：“墨子能变形易貌，坐在立亡。蹙面则成老人，含笑则成女子，踞地则成小儿。”
《博物志》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以丝自裹，九年死。
又曰：吴王江行食脍，弃於中流，化而为鱼。今鱼有名王馀者，长数寸，大如箸，犹有脍形。
又曰：无民穴居食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
又曰：埋蜻蜓头於西向户下，则化成青珠也。
又曰：江汉有ァ人，能为虎。俗云“ァ虎化为人”，好着葛衣，其足无踵，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指者，皆ㄕ也。越之国，老者时化为虎，宁州南见有此物。

《王子年拾遗记》曰：昆仑者，西方曰须弥山。最下层有螭潭百里，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蜕。其五藏，潭侧有五色石，云是白螭之肠，化为此石。

又曰：因墀国去王都十六万里，有解形之民。放其身於空潭，先使头飞於南方，次使左手飞於东方，次使右手飞於西方，自齐以下，两足孤立。至暮，头还於体，两手不至。遇疾风吹两手於北海玄洲上，化为五足之兽，则一指为一足也。

《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後代名曰柏，後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世。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祠之於湔。时蜀民稀少。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地纠晷出，为杜宇妻。宇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郫，化民往往复出。望帝积百馀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至蜀，复生，蜀王以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登藿处。鳖灵治水去後，望帝与其妻通。帝自以薄德，不如鳖灵，委国授鳖灵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奇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王死，五丁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号曰石井，千人不能动，万人不能移。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後徙治成都。秦惠王时，蜀王不降秦，秦亦无道出於蜀。蜀王从万馀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蜀王报以礼物，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土地，秦当得蜀矣。”秦王恐亡相见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王以为金，便令五丁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乃得通，石牛之力也。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蜀王。居蜀之後，不习水土，喻蜮。蜀王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乐之。或曰：前是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取以为妻。不习水土，疾病喻蜮，蜀王留之。无儿，物故，蜀王发卒於武都担土，於成都郭中葬之，盖地数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於是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於蜀王。蜀王祆戯，遣五丁迎女。还至犍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五丁大呼秦王五女及送迎者，悉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候台。蜀王亲理作冢，皆致方石以志其墓。

《列异传》曰：昔鄱阳郡安乐县有人姓彭，世以捕射为业。儿随父入山，父忽蹶然倒地，乃变成白鹿。儿悲号追鹿，超然远逝，遂失所在。儿於是终身不捉弓。至孙，复学射。忽得一白鹿，乃於鹿角间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年月分明。睹之惋悔，乃烧去弧矢。

又曰：武昌新县北山上有望夫石，状若人立者，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赴国难，妇携弱子饯送此山，立望而形化为石。
《丹阳记》：孙皓宝鼎玄年，丹阳宣蹇之母年十八，因浴於後湖，化为鼋。
《搜神记》曰：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江为蛤；千岁龟鼋，能与人语；千岁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能相卜：数掷炅也。春分之日，鹰变为鸠；秋分之日，鸠变为鹰：时之化也。故腐草之为萤也，朽苇之为蛩也，麦之为蛱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知存焉。鸨之为獐也，自无知而化为有知，而气易也。蛇之为鳖也，蛩之为虾也，不失其血气而形性变也。
又曰：土蜂名曰蜾蠃，今世谓之罔壅，细腰之类也。其为物，纯雄而无雌，不交不产，常取桑虫之子而育之，则皆化成己子焉。
又曰：麦之为蝶，由於湿也。尔则万物植典皆有以也。农夫止麦之化者，区之以灰；圣人理万物之化者，济之以道。
又曰：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有祭祠，号曰蛊落，故因取名焉。吴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後，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如此，旁人怪之，夜中照视，惟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乃蒙之以被。至时，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堕地，噫咤甚愁。而其体气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平和。桓以为巨怪，畏不敢畜，乃放还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往得之。又常有复以铜盘者，头不得进，死。
又曰：昔者高阳氏有同产而为夫妇，帝杀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鸟以不世草复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足手。是为蒙双氏。
《续搜神记》曰：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乡人周尔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大黄班虎从草出，奋迅吼唤，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曰：“归家慎勿道。”後遂向等辈说之。周得知，乃以淳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视，了无所异。惟於髻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常於蛮中告籴，有一蛮师云有此术，以三尺布、数升米面、一赤雄鸡、一升酒受此法。
又曰：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中，夏天於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尽出户，独在一室中。良久，家人不解其意，於壁穿中窥，不见人，止见木盆死晷有一大鳖。遂开户，大小悉入，乃与人相承，当先着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积日转懈，遂自投出户外，其去甚。逐之不及，遂便入水。後数日忽还，巡行宅舍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治服，士宗以母形搜颁，而生理尚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不治丧。与江夏黄母相似。
《异苑》曰：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还家，远遁不反。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施设。使者催令庄束，拔因语曰：“汝看我面。”仍见眼目角张，身有黄班。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林麓变成三足大虎，所竖之足即成其尾。
又曰：邵陵高平黄秀，以玄嘉三年无故入山，经日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生，色如熊。问其何故，答云：“天谪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恸而归。逾年，伐山人见之，其形尽为熊矣。
又曰：符坚建玄年中，长安樵人於城南见金。走白坚，坚遣载取。到，化为铜鼎。入门，又变成大铎。
又曰：隆安中，东海错鱼皆化为虎，上岸食人。
《异物志》云：东海有虎错，或时变成虎。将是此耶？《吴都赋》所谓“沉虎潜鹿”也。越河有鱼，皆人形而着冠帻。俗语曰：“故没郡，人悉变而为鱼也。”
又曰：司马轨之字道爰，善射雉。太玄中，将雉下翳。此雉屡ず。野雉亦应。试令寻觅，所应者头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晋中朝武库内忽有雉，时人咸谓为怪。张司空云：“杆蛇之所作耳。”即使搜除库中，果得蛇蜕。
又曰：太玄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叶如故。吴郡桐卢民常伐竹，遗竹一兽，见竿化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为雉也。
又曰：隆安中，有青雌鸡化而为赤雄。形尾都变，冠彩皆具，惟不能鸣。
又曰：玄兴二年，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冠绥。後桓篡，八旬而败。
《幽明录》曰：宜阳县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馀口，为长沙贼所攻。时娥负器出汲於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嘱狩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黑，头出山外。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头似鸡。土人因号曰鸡山，其水为娥潭。
《齐谐记》曰：义熙四年，东阳郡大末县吴道宗少失父，单与母居，未有妇。道宗收债不在家，邻人闻其屋中砰盖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班虎在其屋中。乡曲惊怛，恐虎入其家食其母，便鸣鼓会人，以往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此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追，当有变化。”後一月日，便失其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班虎。百姓患之，发人格击之，杀数人。後人射虎中膺，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得。经数日後，虎还其家故床上，不能复人形，伏床氏而死。其儿号泣。如葬其母法，朝暝哭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太玄玄年，江夏郡安陆县驯岳恂，年二十二。少来了了，忽得时行病。差後发狂，百药治救不署。乃复病狂走，犹剧忽失踪迹。遂变作虎，食人不可复数。有一女子，树下彩桑，虎往取之食。食竟，乃藏其钗钏，著山石门。後还作人，皆知取之。经一年，还家为人。遂出都仕官，为殿中令史。夜共人语，忽道天地变怪之事，道恂自云：“吾昔常得病发狂，遂化作虎，啖人一年。”中兼叙其处所并人姓名。其驮蔌人或有食父子兄弟者，於是号泣，捉以付官。遂饿死建康狱中。
顾徽《广州记》曰：浈阳县俚民有一家牧牛，牛忽此儿，处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
卷八百八十九　兽部一
叙兽
《国语》曰：兽三为群。
《尔雅》曰：四足而毛谓之兽。
《说文》曰：兽，守备者也。兽足谓之番。毳，兽细毛也。翰，兽豪也。荐，兽所食草也。
《周礼□天官上》曰：兽人掌罟田兽，辨其名物。（罟，网也。以网捕所当田之兽。）冬献狼，夏献麋，春秋献兽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则温，散则凉，以救时之苦也。兽物，凡兽皆可献也，及狐狸。）时田，则守罟，（备兽触攫。）及敝田，令禽注於虞中。（郑司农云：敝田，谓春火敝，夏车敝，秋罗敝，冬徒敝。虞中，谓虞人厘所田之野，及敝田植虞旗于其中，致禽而珥焉。兽人，主令田众得禽者置虞人所立虞旗掷晷，当以给四时社庙之祭。珥焉者，取左耳以致功，若斩首折馘。）凡祭祠、丧纪、宾客，共其死兽生兽。（共其完者。）凡兽入于腊人，（当干之皮。）皮毛筋角入于玉府。（给作器物。）凡田兽者掌其政令。
又《天官下》曰：什，掌疗兽病、疗兽疡。（畜兽之疾病及疡。疗同医。）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疗畜兽必灌行之者，为其病状难知，灌以缓之，且强其气也。节，趋聚之节也。气谓脉气。既行之，乃以脉视之，以知所病。）凡疗兽疡，灌而刂之，以发其恶，然後药之、养之、食之。（亦先攻之，而后养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进退之。
又《天官上》曰：内饔，辨腥臊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鸣则。羊泠毛而毳，。犬赤股而躁，臊。鸟ㄔ色而沙鸣、狸豕盲氐而交睫，腥。马黑脊而般臂，蝼。（腥、臊、、香，可食者，是别其不可食者，则所谓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总结也。キ，失色不泽美也。沙，斯也。交睫，腥。腥，当为星，声之误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郑司农云：，朽木臭也。蝼，蝼蛄臭也。杜子春云：盲氏，当为望视。）

又《夏官上》曰：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猛兽，虎豹熊罴之属。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王者之教，无不服。）凡祭祠共猛兽。（谓中膳羞者。兽人冬献狼。《春秋传》曰：熊蹯不熟。）

又《秋官下》曰：穴氏。掌攻蛰兽，各以其物火之。（蛰兽，熊罴之属，冬藏者也。将攻之，必先烧其所食之物于穴，以诱出之，乃可得之者也。）以时献其珍异皮革。

又曰：囿人，掌囿游之兽禁，（囿游，囿之离宫，小苑观处也。）牧百兽。（备养众物也。今掖庭有鸟兽，自熊虎孔雀至于狐狸凫鹤备。）祭祠、丧纪、宾客，共其生兽死兽之物。

又《司马职》曰：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遂鼓行。徒衔枚而进。大兽公之，小兽私之。（大兽公之，输于公也。小兽私之，以自畀也。）

又曰：东北曰幽州，畜宜四扰。（四扰，马牛羊豕。）西北曰并州，畜宜五扰。（五扰，马牛羊犬豕也。）

《孟子》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不登，禽兽Ｔ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

《列子》曰：东方有国，人数解六畜语，盖偏智之所得。

《吕氏春秋》曰：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乃使猛兽，欲以为乱。此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彷徉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

又曰：故享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

又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豺祭兽，戮禽。（戮，杀也。）

《淮南子》曰：猛兽不群，鸷鸟不诗。

又曰：毛犊生应龙，应龙生建马，建马生麒麟，麒麟生庶兽。凡毛者生於庶兽。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又曰：鸟排虚而飞，兽实而走也。

《抱朴子》曰：称虞吏者，虎也；称当路君者，狼也；称令长者，老狸；称丈人者，兔也；称东王父者，麋也；称西王母者，鹿也；称三公者，马也；称主人者，羊也；称吏者，獐也；称人君者，猴也；称九卿者，猿也；称将军者，老马也；称姓字者，犬也；称阳城公者，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卞彬《禽兽决录》曰：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狗性险而出，皆指斥当时贵势。羊淫很谓吕文显，猪卑率谓朱隆之，狗险出谓吕文庶也。

《异苑》曰：永康舒寿夫与同里猎於远山，群犬吠深茂。异而看之，见树下有一老公，长可三尺，头须蒙然，面绉齿落，通身黄衣，裁能动摇。因问为是何人而来在此？直云：“我有三女，姿容美，兼多伎艺，弹琴赋诗，闲究五典。”舒夫等共缚束，令出女。公曰：“我女仍居深房洞庭掷晷，非自往唤不可得也。请解我绳，当呼女也。”猎人犹不置。俄而变成一兽，黄色，四足，其形似皋，又复如狐，颈长三尺，头生一角，耳高於顶，面故类人。舒夫等大惧，狼狈放解，倏忽识荭。

又曰：东阳西寺七佛屋，太玄中，龛下有一物，出头如鹿。有法献道人迫而观之，於是吐沫喷洒，气若口雾。至玄嘉十四年四月七日，此头复出。寻觅其处，亦无孔穴。年年有声，殷若小雷。

猛兽

《世赞记》曰：汉武帝时，月支国献猛什头，形如犬子，似狸而色黄。帝怪其羸细秃悴，问使者何谓猛兽。使者对曰：“猛兽生昆仑，食气饮露。”帝使使者令猛兽发声，忽叫如天雷霹雳之声，诸牛羊马豕壤戬属皆惊骇。以付上林苑，径上虎头，溺虎口，去十许步，虎辄闭目。明日，失使者及猛兽所在。

《博物志》曰：魏武吠婴顿，经白狼山，逢狮子。使格之，杀伤甚众。忽见一物从林中出，如狸，上帝车轭上。狮子将至，便跳上其头，狮子伏不敢起，遂杀之，得狮子儿还。未至四十里，鸡犬皆无鸣吠也。

《後周书》曰：杨忠常从太祖狩於龙门，忠独当一猛兽，左挟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壮之。北台谓猛兽为扌于，因以字之。

狮子

《说文》曰：，狮子也。

《尔雅》曰：狻猊，如猫，食虎豹。（郭璞症曰：即狮子也。狻音酸，猊音倪。，音奸，文浅毛也。）

《穆天子传》曰：狻猊，日走五百里。（郭璞症曰：狮子也，食虎豹。）

《东观汉记》曰：阳嘉中，疏勒国献狮子、封牛。狮子形似虎，正黄，有须而彡，（音而。）尾端茸毛大如斗。

司马彪《续汉书》曰：章和玄年，安息国遣使献狮子，符枝，形似麟而无角。

《魏略》曰：大秦国无盗贼，但有狮子为害。行道不群则不得过也。

《宋书》曰：宗悫讨林邑王，范阳迈倾国来逆，以具装被像，前後无际。悫以为外国有狮子，威服百兽，乃制其形，与像相御。像果惊奔，众因此溃乱，遂克林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晋陵南沙人也。母为巫，生敬则而胞紫色，谓人曰：“杆儿有鼓角相。”敬则年长，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狮子。後位至太尉、寻阳公。

《唐书》曰：隋大业中，有波斯胡人牧驼於俱纷谋载那之山。忽有狮子从地涌出，人语，谓之曰：“杆山西今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汝可取。”之穴中，有刀及槊刃甚多，石上有文，教反叛，於是纠合亡命，渡恒昌水，劫夺商旅。其众渐盛，遂割据波斯西境，自立为王。波斯、拂各遣兵讨之，反为所败。其王姓大仓，名敢密模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王矣。

又曰：中宗朝，大石国使请献狮子。姚上疏谏曰：“狮子猛兽，惟止食肉。远从碎叶以至神都，肉既难得，极为劳费。陛下以百姓为心，虑一物有失，鹰犬不蓄，渔猎总停，不杀以阐大慈，好生以敷至德，凡在飞蠢动，莫不感荷仁恩。岂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资给於兽？求掷炅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此使。

《世赞记》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面各方三千里，北接昆仑山二十量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

宋炳《狮子击像图序》曰：梁伯玉说沙门释僧吉云：常从天竺欲向大秦，其间忽闻数十里外哮啖之声，惊天怖地。顷之，但见百兽率走，跄地至绝。而四巨像焉而至，以鼻卷泥自厚途数尺，数喷鼻偶立。俄有狮子三头见於山下，直搏四像，崩血若滥泉，巨树草偃。

《法显记》曰：阿育王精舍後立石柱，作狮子，柱内西边有佛像，内外映彻，净若琉璃。有外道论狮子与沙门争此住处。时沙门理屈，於是共誓此处若是沙门住处者，当有灵验。作是言已，柱头狮子乃大鸣吼，见证。外道惧怖，心服而还。

《国史补》曰：开玄末，西域献狮子。至安西道中，系於驿树，解ó。狮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顷，风雷大至，有龙出井中而去。

虞世南《狮子赋》曰：有绝域之神兽，因重译而来扰。其为状也，筋骨纠缠，殊姿异制。阔臆修尾，劲毫柔毳；钩爪踞牙，藏锋畜锐；弭耳宛足，伺间借势。暨乎奋鬣舐唇，倏来忽往；目电曜，发煽茸响。拉虎吞，裂犀分像；碎随兕於，屈巴蛇於指掌。践藉则林麓摧残，哮呼则江河振荡。服猜心与猛气，遂感德以依仁。

麒麟

《说文》曰：麒麟，仁什，马身，牛尾，肉角。

《春秋运斗枢》曰：机星得则麟生。

《春秋保乾图》曰：岁星散为麟。

《尔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麋，居筠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礼运》曰：天不爱其道，地不爱蒲唉，人不爱其情，故麒麟在郊薮。
《诗□国风□麟掷旰》曰：麟掷旰，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左传》曰：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时所未常见。故怪之为不祥。麟，仁兽，圣王嘉瑞。时无明王，出而遇获。仲尼悲周道之不典，感嘉瑞无应，故因鲁《春秋》而修中兴之教，绝笔于获麟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为终。）
《家语》曰：叔孙氏之车士曰子□商，（车士，将车者也。子，姓也。□商，名也。）彩薪于大野，（《春秋经》：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传》曰：西狩于大野。今此日彩薪于大野时，实自狩□商，非狩者。彩薪也而获麟，瑞物时见，狩获，故经书西狩。）获麟焉。折前左足，载以归。叔孙以为不祥，弃之于郭外，（《传》曰：以赐虞人。弃之郭外，将以赐虞人。）使人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而观之，曰：“麟也，孰为来哉？熟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衿。叔孙闻之，然後取之。子贡问曰：“夫子何泣矣？”孔子曰：“麟之至也，为明王也，出非其时而见害，是以伤焉。”
《孔丛子》曰：叔孙氏子□商获麟，以为不祥，弃之。冉有告夫子，夫子将观之。泣曰：“予之於人，犹麟之於兽，出而死，其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因此忧愤，作《春秋》焉。
《孝经右契》曰：孔子夜梦丰沛邦有赤烟气起，颜回、子夏侣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之庙，见刍儿捶麟，伤其前左足，束薪而复之。孔子曰：“儿，汝来，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子。”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曰：“吾所见一禽，如麋，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发薪下，麟视孔子而蒙其耳，吐三卷书。孔子精而读之。
《春秋演孔图》曰：苍之灭也，麟不荣也。麟，木精也。麒麟斗，日无光。（宋均注曰：麟，木精。木生于水，故曰阴。木气好土，土黄木青，故麟色青黄。不荣，谓见绌也。麟龙少阳精，斗作于地，则日月亦将争于上也。）
《尚书中候》曰：黄帝时，麒麟在囿。
《毛诗义疏》曰：白麟，马足，黄色，圆蹄，角端有肉，音中黄锺。王者至仁则出。
《大戴礼》曰：毛虫三百六十，而麟为之长。
《礼记》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麟以为畜则兽不犭成。（呼厥反。）
《汉书》曰：终军从上幸雍。获白麟，一角畏赘。又得木，枝旁出辄复合。上异之，终军对曰：“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殆将有解编、削左衽、袭冠带、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
《东观汉记》曰：章帝时，麟五十一见。
《晋书》曰：王平吴被谤，上表曰：“夫猛兽当途，麒麟恐惧；况臣脆弱，敢不悚栗？”
何法盛《晋中兴徵祥说》曰：麟，麋身，牛尾，狼头，一角，黄色，马足也。
《晋书□载记》曰：石虎时，郡国前後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命司虞张昌往调之，以驾芝盖，列乎充庭之乘。
又曰：吕光入姑臧，时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己瑞，以孝武太玄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
《三国典略》曰：徐陵，东海郯人，梁太子右卫率ゼ之子。母常梦五色□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年数岁，家人携之以候宝志。宝志摩其顶曰：“天上石麒麟也。”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则出于郊。
又曰：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则麒麟臻其囿。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循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视明礼修则麟臻。
《孙卿子》曰：古之王者好生恶杀，故麒麟臻其郊野。
《牟子》曰：昔人不识麟，问人，答曰：“麟如麟。”问者恶之。曾见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马背。”问者霍然而解。
何法盛《徵祥记》曰：麒麟者，毛虫之长，仁什。牡曰麒，牝曰麟。牡鸣曰游圣，牝鸣曰归和。夏鸣曰扶幼，秋鸣曰养绥。
《说苑》曰：麒麟，麋身，牛尾，圆顶，一角。含仁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後践，位平然後处。不群居，不旅行。纷兮有质文也，幽间则严协如也。
《西京杂记》曰：五柞宫前有梧桐楼，楼下皆有石麒麟二枚。刊其为文字，是秦始皇骊山墓上物也。头高一丈三尺。东边者前脚折，折处赤如血。父老谓其神，皆含血属筋焉。
《抱朴子》曰：麒麟寿千岁。
《论衡》曰：蝗虫飞至万里，麒麟须献乃达阙，而蝗为灾，麟为瑞。麟四足不能自致，人两足安能自达？是以吕望白首而达也。
又曰：儒者说麟为圣王来，此言妄也。章帝之时，麒麟五十一至，章帝岂圣人也？
《楚辞》曰：使麒麟可得羁而系兮，又何以异乎犬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班固《两都赋》曰：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
西凉武昭王《麒麟颂》曰：一角圆蹄，行中规矩。游必择地，翔而後处。不入陷阱，不罹网罟。无德而至，为之折股。
卷八百九十　兽部二
獬豸
《说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决讼，命触不直。黄帝时有遗帝獬豸者，帝问何食何处，曰：“食荐。春夏处水泽，秋冬处竹箭松筠。”
《神异经》曰：东北荒中有兽，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忠直，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兽。（张华曰：今御史法冠曰獬豸。）
《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性识有罪。皋繇治狱，有罪者令羊触之。皋繇敬羊，跪坐事之。
《田才求子》曰：尧时黄コ豸，缉其尾以为帝帐。
《唐书》曰：开玄二十一年，有一角神羊产于京兆之富平县，肉角当顶，白毛上捧。识者以獬豸名之。
驺虞
《说文》曰：白虎黑文，尾长于身，食自死之肉，名曰驺虞。有志信之德，不食人。
《诗□国风□驺虞》曰：《驺虞》，《鹊巢》之应也。《鹊巢》之化行，则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则庶类蕃殖，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彼茁者葭，一发五，于嗟乎驺虞。（驺虞，义什。白虎异文，不食生物。有至德之信，则应之。）
《草木虫鱼疏》曰：驺虞即白虎也，文异，尾长身，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君王有德则见也。
《尚书大传》曰：文王因囚里，散宜生之于陵氏取怪兽，尾倍其身，名曰驺虞，以献纣。
《山海经》曰：驺虞如虎，五色具。一曰：尾长于身。出孟山，亦出鸟鼠同穴山，圉林氏之国。日行千里。（《东京赋》曰：围林氏之驺虞。）
《晋书》曰：隆安中，新野驺虞见。
《宋书》曰：玄嘉二十六年，琅邪有白驺虞见，二赤虎从之。
犀
《尔雅》曰：犀，似豕。（郭璞症曰：形似牛，猪头，大腹，卑脚，有三蹄，黑色，二角，一在鼻上者，食角也，小而不堕，好食棘。）
《东观汉记》曰：章帝玄和玄年，日南献白雉、白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温峤还武昌，至牛渚矶。云其水多怪物，遂毁犀角而照之。见奇形异状，或朱衣，乘车马。峤梦人曰：“与君幽明道别，何苦相照？”
《竹书纪年》曰：夷王猎於杜林，得一犀牛。
《韩诗外传》曰：太史南宫适至义渠，得骇鸡犀，以献纣。
《战国策》曰：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楚遣车百乘，献骇鸡之犀、夜光之璧于秦王。
《离骚》曰：淹芳芷于腐臭，（淹，渍。腐，臭。）弃骇鸡于筐。（，竹器也。）
《范子计然》曰：犀角出南郡，上价八千，中三千，下一千。
《淮南万毕术》曰：犀角骇狐。（犀角置狐穴，狐去，不敢复居也。）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白理如纟延（音线）者，以盛米置群鸡中，欲啄米，至则惊却，故南人名为骇鸡也。得真角一尺以上，刻以为鱼，而衔以入水，水常为开，方三尺，可得气息死晷。以其角为义导者，得毒药以此搅之，皆生白沫；无复毒势，则无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杀毒也，为物食百草之毒及众木棘。岁一解角，藏于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觉，後年辄复解。
《山海经》曰：琴鼓之山多白犀。
《蜀王本纪》曰：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咐晷，一在市桥下，二在渊中，以厌水精，因曰石犀里也。
《林邑经纪》曰：犀行过丛林，不通，便开口露齿，前向直指，棘林自开。
《南州异物志》曰：犀如像大，色黑，头似豪妇猪，食草木也。
《南越志》曰：高州平之县，巨海有大犀，其出入有光，水为之开。
刘欣期《交州记》曰：有犀角通天，向水辄开。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视之如角，夜暗掷晷理皆灿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异，置之草野，飞鸟走兽过皆惊。昔行野中见一世人，鸢乌欲往啄之，每至其头殁i走飞去。怪而视之，其头中有犀簪，近此角也。
刘欣期《交州记》曰：犀出九德县，其毛如豕，蹄有三甲，头如马，有三角，鼻上角长，额上角短。
晋郭璞《犀赞》曰：犀之为状，形兼牛豕。力无不倾，无不靡。以贿婴灾，困乎角掎。
傅咸《犀钩铭》曰：世称鸡骇之犀，有以此钩见遗者，为之铭。曰：兽曰玄犀，处自林麓。食惟棘刺，体兼五肉。或有神异，表露以角。含精吐烈，望如华烛。蜀之荒野，禽兽莫触。
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兕，似牛。（郭璞症曰：一角，青色，重三千斤。）
《说文》曰：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坚厚可为铠。れ冢之上，其兽多兕。
《诗》曰：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又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
又曰：既张我弓，既挟我矢，殪彼大兕。
《春秋传》曰：犀兕尚多，弃田则那！
《论语》曰：虎兕出于匣，（槛也。）是谁之过与？（典守者过也。）
《国语》曰：平公射安，（音安）。不世，使竖襄搏之，失。公怒，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夕至于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安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於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安不世，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也。君蒲柏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厚颜，乃趣赦之。
《战国策》曰：楚王游于口梦，结驷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若云霓，兕虎之声若雷霆。有狂兕，王弯弓而射，发而殪。笑曰：“乐矣！今日之游。千秋万岁之後，谁与乐此？”
《楚辞》曰：君王亲发兮（发，射。）惮青兕。（惮，惊也。言怀王是时亲自射，以言常从君田猎；今狩，惊有兕牛，而不能制也。）
《吕氏春秋》曰：楚庄王时，猎口梦，欲射杀随兕者，申公子培劫（音劫。）王夺而射之。王怒曰：“何蒲癌而不敬也！”欲诛之。左右谏乃止。不出三日，子培病亡。楚与晋战于两棠之地，大胜，赏有功者。子培之弟请曰：“人有功于军旅，臣之兄有功于车下。臣兄常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日。故臣兄劫而杀之，果有病死。”王乃检故记，果有之，遂赏子培弟也。
《淮南子》曰：小国不斗于大国之间，两虎不斗于伏兕之旁。（畏见食也。）
《论衡》曰：尚父伐纣，渡孟津，杖钺呼曰：“苍兕，苍兕！”案丛兕，水什，善复舟，因令急渡，苍兕害汝。河中有此兽，时浮出，一身九首，人恶畏之，未必能复舟也。亦谓之苍雉。
《西都赋》曰：狂兕触蹶。
《江赋》曰：水兕雷咆乎阳侯。
曹洪《与魏文帝书》曰：若奔兕之触鲁缟，未足以喻其易。
晋郭璞《山海图赞》曰：兕惟壮兽，似牛，青黑，力无不倾。自焚，以革皮充窝案，角助文德。
像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之星，散而为像。
《尔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像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像，长鼻、牙，南越之大兽，三岁一乳。
《左传□襄公四年》曰：像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又《定上》曰：吴伐楚，钅咸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像以奔吴师。（烧火燧系像尾，使赴吴师。）
《汉书□大宛传》曰：身毒国，其人乘像以战。
《汉书》曰：武帝玄始二年，南越献驯像。（注曰：能拜，随人意。）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王盘况，少而雄杰。闻山林有大像，辄生捕取之，教习乘骑。诸国闻而伏之。
又曰：贺齐为新都太守，孙权出，祖道，作乐舞像。（《吴书》曰：权谓齐曰："今定天下，都中国，使殊俗贡珍，狡兽率舞，非君而谁也！"）
《三国典略》曰：周军逼江陵，梁人率步骑开枇晁门出战。初，岭南献二像于梁，至是，梁王被之以甲，负之以楼，束刃于鼻，令昆仑奴驭之以战。杨忠射之，二像反走。
《隋书》曰：刘方授州道行军总管，经略林邑。大业玄年正月，军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险，方击走之。师次梨江，贼据南岸立栅。方盛陈旗帜，击金鼓，惧而溃之。既渡江，行三十里，贼乘巨像四面而至。以弩射像，像中创，却蹂其阵。王师力战，贼奔於栅，因攻破之，俘贼馘万计。
《唐书》曰：自永徽以来，文单国累献驯像，凡三十有二。皆豢于禁中，颇有善舞者，以备玄会，充庭之饰。及德宗即位，曰："王者不尚异物，不贵难得之货。今官用费而物性不得，非宜也。"悉放于荆山之阳。
又曰：高宗时，周澄国遣使上表云："诃伽国有白像，首垂四牙，身运五足。像之所地，其土必丰。既有威灵，又弭灾患。力兼十像，强制百人。以水洗牙，饮之愈疾。请发兵迎取以献之。"上谓侍臣曰："夫作法於俭，蒲爸犹奢，谁能制止？故圣人越席以昭俭，茅茨以戒奢。《书》云珍禽奇兽，不育于国。方知无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奇像，令其远献？"乃劳其使而遣之。
《山海经》曰：巴蛇食像，三岁而出其骨。
《帝王世纪》曰：舜葬苍梧，下有群像常为之耕。
又云：禹葬会稽，祠下有群像耕田。
《万岁历》曰：成帝咸康六年，临邑王献像一，知跪拜。
《文子》云：见像之牙，知大于牛。
《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鼷像之约。（高诱注曰：鼷、像，肉之美者。）
《吴录□地理经》曰：九真郡庞县多像，像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
《江表传》曰：孙权遣使诣阙，献像二头。魏太祖欲知其斤重，咸莫能出其理。时邓王冲尚幼，乃曰："置像大舡，刻其所至，称物以载之，可知也。"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大悦，即施行焉。
又曰：魏文帝遣使于吴求像牙。群臣以非礼，欲不与。孙权敕付使者。
《论衡》曰：像耕鸟耘，虚言也。五帝三王，皆有贡月，何独为舜、禹也？苍梧多像之地，会稽众鸟所居，像自蹈土，鸟自食草，土蹶草尽，若耕耘也。
又曰：夫十围之牛，为牧竖所驱，长仞之像，为越童所钩，无便故也。
蒋子《万机论》曰：庄周妇死而歌。夫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不可论也。夫像见子皮，无远近必泣，周何忍哉！
《博物志》曰：南海四像，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馀日，其雄泥土着身，独不饮酒食肉。长吏问其所以，辄流涕，若有哀状。
《晋诸公赞》曰：晋时，南越致驯像，于皋泽中养之。为作车，黄门鼓吹数十人，令越人骑之。每正朝大会，皆入充庭。帝行，则以像车导引，以试桥梁。後像以鼻击害人，有司启之而杀像，像泣血流地，不敢动。自後朝议以像尾于事，悉送还越。
万震《南州日南传》曰：扶南王善射猎，每乘像三百头，从者四五千人。
《异物志》曰：俗传像牙岁脱，犹爱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当主假牙，潜往易之。觉则不藏。
沉怀远《南越志》曰：像牙长一丈馀，脱其牙则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不尔，穷其土得乃已也。
《异苑》曰：会稽张茂，字伟康，常梦大像。以问万推，推曰：“当为太守，而不能善终。夫像者大兽，取诸其音，兽者守也。像以齿焚其身，後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政不移。敦遣黍充灭之，而取其郡。
万震《南州异物志》曰：像之为兽，形谭曦诡。身倍数牛，目不逾豸希。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映侧，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丘徙。
王韶之《始兴记》曰：伊水口有长洲，洲广十里，平林蔚然，有群像野牛。
《法显记》曰：蓝莫国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塔旁有池，池中有龙，常守护。有群像，以鼻取水，杂香花，而来供养。
《後魏书》曰：乾陀国好征战，有斗像七百头。十人乘一像，皆执兵仗，像鼻持刀。
《岭表录异》曰：广之属郡潮、循州多野像。潮、循人或捕得像，争食蒲扒，云肥脆尤堪作炙。或云像肉有十二种，像胆不附肝，随月转在诸肉。楚越之间，铣苍青黑，惟西方佛林大食多白像。又□南豪族，家多畜像，负重致远，若中国之牛马。汉使至其国，辄舞像，饰以金羁，皆合节奏。乾符中，占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献驯像，亦能蹈舞。
卷八百九十一　兽部三
虎上
《说文》曰：虎，山兽之君也。
《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而为虎。
《易□复卦》曰：履虎尾，不人，亨。
又《颐卦》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
《易□革卦》：九五像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易通卦验》曰：立秋，虎始啸。
《月令》曰：仲冬，虎始交。
《礼记》曰：孔子过太山侧，有妇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坎，一势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曰：“无苛政。”钟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左传□绪瀚四年》曰：若敖娶于云阝，生斗膊等。若敖卒，从其母畜于云阝。淫于云阝子之女，生子文焉。云阝夫人使弃诸梦中。（梦，泽。）虎乳之。云阝子田，见之，惧而归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谓乳为，谓虎为於菟，故命之曰斗於菟。
《春秋考异邮》曰：三九二十七，七者阳气成，故虎七月而生。阳立于七，故虎首尾长七尺。般般文者，阴阳杂也。
《春秋演孔图》曰：天命荡，白虎戏朝。其终，白虎在野。
《尔雅》曰：，白虎。（汉宣帝时，南郡获白虎，献其皮骨爪牙也。），黑虎。（，音叔。，胡甘切。）
《汉书》曰：猛虎之犹与，不如蜂虿掷曷ン。
又曰：武帝玄狩中，南郡获白虎，以为宝。
又曰：李广北平郡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视之，石也。明日射之，终不能入矣。
又曰：司马迁书曰：猛虎在山中，百兽震恐。及陷槛阱，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
又曰：李敢子禹，有宠于太子。禹有勇，上召禹使刺虎。悬下圈中，未至地，有诏引出之。禹以剑斫绝累，欲刺虎。上壮之，遂放焉。
《後汉书》曰：刘昆字桓公，光武时为弘农太守。先是，崤渑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帝闻而异之。後徵为光禄勋，诏问昆曰：“前在江陵，返风灭火；後守弘农，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昆对曰：“偶然耳。”煮右皆笑其质讷。帝叹曰：“杆乃长者之言也。”顾命书诸策。

又曰：宋均迁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数为人患。常募设槛阱，而犹多伤害。（槛为机以捕兽，阱谓穿地陷之。）均到，下记属县曰：“夫虎豹在山，鼋鼍在水，各有所托。且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今为人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植稻也。其务退奸贪，思进忠善。可一去槛阱，除削课制。”其後传言虎相与东游渡江。

又曰：法雄为南郡太守。郡滨带江沔，又有囗梦薮泽。（云梦泽，今在安州。）永初中，多虎狼植旦。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代，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其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获安。在郡数岁，岁常丰稔。

又曰：童恢字汉宗，为不其令。户人常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咒虎曰：“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若是杀人者，当垂头服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若震惧，即时杀之。一乃踊跃自奋，遂放之。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刘陵，字孟高，为长沙安成长。先时多虎，百姓患之，皆从他县。陵之官，修德政。逾月，虎悉出界，去贸苍还。

《汉皇德传》曰：世祖遣邓禹西征，送之于道。既返，因于野王猎。路见二老翁即禽，世祖问曰：“禽何向？”并举首西指，言：“杆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

《方言》曰：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间谓之李耳，（虎食物，值耳即止，以触其讳故。）或谓之於。（於音乌，音窦。匠箔南山夷呼虎为。自关东西或谓之伯都也。）

《风俗通》曰：呼虎为李耳，俗说虎本南郡中庐李氏公所化。为呼李耳因喜，呼班便怒。

《龙鱼河图》曰：悬文虎鼻门上，宜官，子孙带印绶。悬虎鼻门中，周一年，取烧作屑，与妇引之，二月中便有儿，生贵子。勿令人知之，泄则不验也。亦勿令妇人见之。

《春秋后语》曰：楚黄歇说秦昭王曰：“天下强国，莫过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而驽犬受蒲爸，不如善楚也。”

又曰：秦惠王谓陈轸曰：“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谓寡人救植点，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自为决，愿子为寡人计之。”轸曰：“亦常有以卞庄子之刺虎闻于王者乎？”王曰：“不闻。”轸曰：“卞庄子方刺虎，而卞竖子止之，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虎方食牛，牛甘必争，争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而顾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一举果有双虎之功。今韩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国伤，小国亡。从伤而伐之，一举必有二实。此犹卞庄子刺虎之类也。”惠王曰：“善。”兕不救。待其败而攻之，果大克也。

《吴越春秋》曰：吴王葬昌门外，金玉精上为白虎。

《列士传》曰：秦召公子无忌，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诗。秦王大怒，将朱亥着虎圈中。亥目视虎，眦裂，血出溅虎，虎终不敢动。

《穆天子传》曰：有虎在于葭中，（葭，苇。）七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为柙，（柙，槛。）而畜之东虞，是曰虎牢。（今苜眶成皋县是也。）

《山海经》曰：孟山、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也。

又曰：狄山，爰有熊罴文虎。幽都之山黑水上有玄虎。

《试蒙》曰：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

又曰：中黄伯曰：“余左执太行之夔，而右惨虎。”

《韩子》曰：庞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不。”“二人言，王信乎？”王曰：“不。”“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庞共曰：“夫市伍垄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今邯郸去魏远于市，议臣者过三人，愿王察之。”庞共从邯郸还，境不得入。

又曰：夫虎之所以能伏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今君失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管子》曰：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放虎于市，观其惊骇。

《列子》曰：梁鸯曰：“养虎之法，凡顺之则喜，逆之则怒，此血气者性也。夫食虎物，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恐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恐怒也。”（《庄子》同。）

《孟子》曰：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有众逐虎，望见冯妇趋而迎之。

《孙卿子》曰：望见寝木，以为伏虎。

《吕氏春秋》曰：衣人在寒，食人在饥。陈思称：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

《淮南子》曰：中行缪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中行缪伯，晋臣也。力能搏虎，而不能伏之也。）

又曰：蛇不可使为足，虎不可使缘木。

《淮南万毕术》曰：烧角入山，则虎豹自远，恶其臭也。

又曰：昔者牛哀病，七日，化而为虎。其兄启户而入，虎搏而杀之。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也；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也。（且犹将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虎啸则谷风生。
《说苑》曰：孔鸟爱羽，虎豹爱爪，所以辅其身也。
《抱朴子》曰：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色皆白。
又曰：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虎狼之室，何以避之？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黄神越章。其广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又曰：山中寅日称虞吏者，虎也。
又曰：蔡诞入山，还其家，云被谪到昆仑，昆仑山下白虎、委蛇长百馀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舡大。
《风俗通》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烧皮饮之。系其衣服亦辟恶。此甚验。
又曰：桃梗、苇茭、画虎。谨案案《黄帝书》：上古之时，有神荼与郁垒，兄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於是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画虎於门。皆是追效前事，冀以御凶也。
又曰：宋均为九江太守，虎负子渡江。案虎毛婆娑，岂犯阳侯波？里语云：“狐欲渡河，无奈尾何？”舟人尚有惧，况虎耶？若德被誓海，虎亦不能至鬼方也。
蒋济《万机论》曰：猛虎不处卑势，鹯鸟不立垂枝也。
《西京杂记》曰：李广与兄弟猎于冥山之北，见卧虎焉，射，一矢毙。继其髑髅以为枕，示服猛也；铸铜像其形为溲器，示厌服之也。
又曰：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常向余说曰：“东海人黄公，少时为幻，秦末有白虎见东海，诏遣黄公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之为角抵戏焉。”
《王子年拾遗录》曰：始皇二年，謇涓国画工者名烈裔，刻白玉两虎，削玉为毛，有如真矣，不点两目睛。始皇使余工夜往点之为睛。旦往，虎即飞去。明年，南郡有献白虎二头。始皇使视之，乃是先刻玉。始皇命去目睛，二虎不能复去。
卷八百九十二　兽部四
虎下
《英雄记》曰：曹公擒吕布，布顾刘备曰：“玄德，卿为坐上客，我为降虏，绳缚我急，独不可一言耶？”操曰：“缚饿虎，不得不急。”乃命缓缚布。
《吴志》曰：吕蒙欲从军，母止之。蒙曰：“不探虎穴，安得虎子？”
又曰：孙权每田猎，常乘马射虎。虎常突攀持马鞍。张昭变色而谏。权谢昭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少虑事不远，然犹不能已。”乃作射虎车。
又曰：孙权亲乘马射虎亭，（音摅陵。）马为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即废。
《魏名臣奏》曰：世祖时有献虎者，问虎何食，对曰：“食肉。”诏曰：“下民厌糠，何忍以肉食虎？”乃命虎贲射之。斯实得计于时，而名垂于後。
《晋令》曰：诸有虎，皆作槛阱篱栅，皆施饵。捕得大虎，赏绢三匹，虎子半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白虎二十七见。
《博物志》曰：江陵有人化为虎。俗云猛虎化为人，好着紫葛衣；足无踵有五指者，人化为虎。
又曰：虎能冲破，又能画地卜。今人有画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谓之虎卜。
《孝子传》曰：杨香，其父为虎噬，忿愤搏之，父免害。
又曰：郭文举为虎探鲠骨，虎常衔鹿以报之。
《括地图》曰：越俚之民，老者化为虎。
王孚《安成记》曰：平郡区宝者，後汉人。居父丧，邻人格虎，虎走趋其孤吕晷，即以蓑衣复藏之。邻人寻迹问宝，宝曰：“虎岂有可舍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什助宝祭。孝慈掷昃，通于神明。由是知名。
裴渊《广州记》曰：兴宁县义熙四年，忽有数十大鸟，大如，少焉化为虎。
周景式《庐山记》曰：有妪事康王庙，林中有一虎，祠祭辄以馀肉及骨与之。有人恶畏之，妪使避之，人去复来。
《陈留耆旧传》曰：王业字子春，为荆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白虎，低头曳尾，宿卫其侧。及丧去逾州境，忽然不见。民共立碑文，号曰支江白虎。
《竹林七贤论》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时，於宣武场上为栏斗虎，使力士逆与之博，纵人观之。戎年七岁，亦往观焉。虎乘佳啊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僻易颠仆，戎安然不动。帝於阁上见之，使问姓名而异焉。
《殷氏世传》曰：亮字子华，少学《公羊》，十四传祖父业，多所综览。举孝廉，到阳城，遇虎争一羊，亮乃案剑目斩羊腹，虎乃各以其半羊去。
《述异记》曰：汉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岁，则牙蜕而角生。汉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复来。故时人语曰：“无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异苑》曰：太玄末，徐桓出门仿佯，见一女子，因言曲相调。便要桓入草中。桓说其色，乃随去。女子忽然变成虎，负桓着背上，迳向深山。其家左右寻觅，惟枷迹。旬日，虎夜送徐桓下着门外。
又曰：樊阳郑袭，太玄中，为广陵太守。阁下驺从忽如狂，奄失其所。经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吟呼，肤血流漓。问其意故，云社公命令其作虎，以班皮衣之。辞以执鞭之士，不堪跃，神怒还，便剥皮，皮以着肉。疮毁惨痛，旬日乃差。

又曰：鄱阳桓贷，以太玄十九年杀犬祭乡里绥山，煮肉不熟。神怒，即下教於巫曰：“桓贷以生肉贻我，当谪令自食也。”其年便作虎。作虎之始，见人以班衣衣之，即能跳透噬逐。

又曰：彭城刘黄雄，以太玄中为京佐，被使还都。路经竹里，停於逻宿。此逻多虎，刘极自防卫，系马於户前，手刀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间跳人，独取刘而去。

又曰：邵都梁冯恭，永初中，醉卧於山路。夜有虎来，以头枕蒲俺。恭中宵展转之，以手搏之，复大寝。向晓始醒，犹枷蹲在脚後。若有宿命，非智力所加也。

又曰：扶南王范寻常畜生虎及鳄鱼。若有讼未知曲直，便投与鱼虎。虎不噬，则为有理。秽貊之人，祭虎为神，将有以也。

《幽明录》曰：桓大司马镇赭圻时，有何参军晨出行於田野中，溺死人髑髅上。还昼寝，梦一妇人语云：“君是佳人，何以枷污？暮当令知之。”是时有暴虎，人无敢行夜出者。何常穴壁作溺穴，其夜趋穴欲溺，虎忽啮断阴茎，即死。

又曰：晋孝武帝母李太后，本贱人。简文无子，曾遍令善相者相宫人。李太后给皂役，不豫焉。相者指之曰：“杆当生贵子，而有虎厄。”帝因幸之，生孝武及会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验，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见，乃令人画作虎像，因以手抚欲打虎戏，便患手肿痛，遂以疾崩。

《神仙传》曰：介像入山，冀遇神仙。卧石上，有一虎往舐像额。寤而枷，谓虎曰：“天使汝来侍卫我者，汝且停；若山神使汝来试我者，汝自去。”虎乃去。

《搜神记》曰：苏易者，庐陵妇人，善看产。夜忽为虎所取，行量蕊至大旷，见有牝虎当产，不得解，匍匐欲死，辄仰视。易悟之，乃为探出之，有三子。生毕，虎负易送还，并送野肉於门内。

又曰：汉江之域，ァ人能化为虎。长沙居民作槛捕虎，槛发，明日众人共往格之，见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坐。民问：“君何以入此中？”亭长大怒曰：“昨被县召，夜避雨误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见召当有文书。”即出怀中召文书，於是出之。寻视之，化为虎，即上山走。

《续搜神记》曰：丹阳县人沉宗居在县下，以卜为业。义熙中，左将军檀侯镇姑熟，好猎，以格虎为事。忽有一人，着皮，乘乌马，乘者一人亦着皮，以纸裹十馀钱来诣宗卜。云：“西去觅食好？东去觅食好？”众为作卦，卦成，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东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饮，内口着瓯中，状如牛饮。既出门，东行百步，从者及马皆化虎。自此以後，暴虎非常。

又曰：吴猛有道术。同县组螺政迎猛，夜於家中庭烧香，忽有虎来，抱政儿超篱去。猛语云：“无所苦。”须臾果还，云虎将去数十步，忽然复送归。政遂精进为道士。

又曰：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为虎，毛色牙爪悉如真尔。乡人前将军周尔有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俱行。既至，奴语二人云：“且高树上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黄班虎从草中出，奋迅吼唤，甚为可畏。少时复为人。奴语二人曰：“归家慎勿道。”后向等辈说之。周得知，饮之以淳酒，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惟於髻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事已露，遂具说有术。其以三尺布巾、一赤雄鸡、一斗酒受此法。

《俗说》曰：桓石虎是桓征西儿。未被举时，西出猎，石虎亦从。猎围中，射虎，虎被数箭，伏在地。诸将请石虎曰：“恶郎能拔虎箭不？”石虎小名恶子，答曰：“可拔耳。”恶子於是迳至虎边，便拔得箭。虎跳越，恶子亦跳，跳乃高虎跳，虎还伏。恶子持箭便还。

又曰：齐沉僧照别名法朗，攸掷蜴孙也。记人吉凶，颇有应验。常校猎，中道而还。左右问何故，答曰：“国家有边事，须还处分。”问何以知之，曰：“向闻南山虎啸知耳。”俄而使至。

《金楼子》曰：孔子游，舍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与共战，揽尾得之，内于怀，还问子曰：“上士杀虎如何？”钟曰：“上士杀虎持虎头。”又问：“中士杀虎如何？”钟曰：“中士捉耳。”又问：“下士杀虎如何？”钟曰：“捉虎尾。”钟路出尾弃之，怀石盘，曰：“夫子知虎在水而使我取水，是欲杀我也。”乃欲杀夫子，问曰：“上士杀人云何？”曰：“用笔端。”“中士杀人云何？”曰：“用言语。”“下士杀人云何？”曰：“用石盘。”钟路乃弃石盘而行。

《国史补》曰：裴为龙华军使，守北平。北平多虎，善射，常一毙日虎三十有一，既而息於山下，四顾自若。有父老至曰：“杆皆彪，似虎而非。将军若遇真虎，无能为也。”曰：“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跃马而往，果有一虎腾出，状小而势猛，据地一吼，山石震烈。擗易，弓矢皆坠，殆不得免。自此惭惧，不复射虎。

吴氏《虎赋》曰：盖其状也，诞节缓腕，续背连骸，细腰鼓胸，方口大鼻。似黼组杂间，若锦锈相连。

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豹，似虎。
《周易□革卦》曰：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像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广志》曰：豹有赤豹，南山有玄豹，南多赤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异也。（《诗义疏》曰：毛赤而文黑，谓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谓之白豹也。）
《帝王世纪》曰：纣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豹胎。”散宜生献纣黑豹。
孙氏《瑞应图》曰：文王拘於里。散宜生於怀途山得玄豹，以献纣，免西怖戡难。
《庄子》曰：夫丰狐文豹，栖於山林，处於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然不免於网罗之患，是何罪之有？其皮为之灾也。
《管子》曰：武王为侈靡，令人貂豹裘方得入庙，故豹皮百金。臣家粜千锺，未得一豹皮。
《韩子》曰：虎豹不用爪牙，与鼷鼠同威。
《文子》曰：虎豹之文来射，猿之捷来格。
《淮南子》曰：胃使虎申，蛇令豹止，物有所制也。
又曰：高山险阻，深林榛薄，（丛木曰榛，深草曰薄。）虎豹之乐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源，积水竽渊，鼋鼍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范子计然》曰：豹皮出南郡。
《杂道书》曰：南海博罗县有罗山，高入□雾，诸仙人所游之山也。上有豹兽，似猴。猴，南海人名之为累下。
《洞冥记》曰：青豹出浪坂之山，状如虎，色如翠。杀之，为脯食之，不饥。
冯邪《说邓禹书》曰：夫虎豹爱大林，蛟龙爱大水。
《列女传》曰：陶子妻曰：“妾闻南山有文豹，雾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衣毛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记》曰：狄伯奇少曾游猎得豹，见其文彩炳焕，遂自感叹，始学书艺。
《林邑国记》曰：西南界有唼腊虫，食死人肉。豹皮复尸，畏而不来。
谢诗曰：虽无玄豹姿，且隐南山雾。
《晋中朝大驾卤簿》曰：豹尾车驾一，兰台符节令史载自豹尾後。
徐广《车服注》曰：乘輿之后有属车，最後一车悬豹尾。
驳
《尔雅》曰：驳如马，倨牙，食虎豹。（《说文》亦同。）
《说苑》曰：晋平公出畋，见乳虎，乳虎伏而不动。顾谓师旷曰：“吾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霸王掷犄出，则猛兽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见乳虎，伏而不动，此其猛兽乎？”师旷曰：“鹊食猬，猬食（音俊）（音宜）食豹，豹食驳，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今者君之出，必骖驳马而出畋乎？”公曰：“然。”

《山海经》曰：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驳。是食豹，可以御兵。

晋郭璞《驳赞》曰：驳惟马类，实畜之英。腾发骧首，嘘天雷鸣。气无不陵，吞虎辟兵。

卷八百九十三　兽部五

马一

《说文》曰：马，怒也，武也。马一赎曰，（音环。）二岁曰驹，三岁曰兆，（音兆。）八岁曰八，（音八。）高六尺曰骄，七尺曰却，（音来。）八尺曰龙。（音陶。）余（音途。）北野之良马也。骜，骏马也，以壬申日死，乘马者忌之。

《尔雅》曰：余马，野马。（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余，青色。余，一名野马。）劳鱼研，善升。（，山形似甑，上大下小。时有劳鱼之马，蹄平如研，善升。，山岭也。研，音吟燕切。，音鱼健切。）昆余，枝蹄研，善升。小领，盗骊。（盗骊，千里马也。领，也。余之马，枝蹄如牛，而下平。小领，马种，一名盗骊。）绝有力，戎。（马高八尺。）膝上皆白，。（，马后左脚白，音注也。）四（音敲。）皆白，曾。（，膝下也。）四皆白，首。（俗呼为踏云马。蹄，蹄也。）前足皆白，奚。（下鸡切。）後足皆白，。（巨俱切。）前右足白，启。（《左传》曰：启，服也。）左白，。（音注。）後右足白，骧。左白，骑。骝马白腹，原。（鱼源切。）骊马白跨，。（骊，黑色。跨，髀间。）白州，燕。（州，窍。於见切。）尾本白，晏。（尾抹白也。）尾白，良。（音郎。）勺颡，白颠。（戴星马也。）白达，素悬。（素，鼻茎也。俗所谓漫彻齿。）面颡皆白，惟ㄎ。（颡，额。）回毛在膺，宜乘。（樊光曰：俗谓之官府马。《伯乐相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马也。）在肘后，减阳。在翰，方。（干，胁。）在背，阕广（皆别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允。（马毛逆刺。）却（音来）牝，骊牡。（马七尺已上为却来。）玄驹，骖。（玄驹，小马别名骖耳。或曰此即腰，古之良马。）牡曰骘，（匠箔东呼驳马为骘。）牝曰舍。（草马名也。）骝白，驳。黄白，皇。（《诗》云：皇驳其马。）骝马黄脊，建，（奇连切。）骊马黄脊，。青骊，。（今之铁验。）青骊ら，单。（色有浅深班驳隐ら，今连钱忽也。）青骊繁鬣，柔。骊白杂毛，鸨。（今之乌忽。）黄白杂毛，丕。（今之桃花马。）阴白杂毛，る。（阴，浅黑，今之泥忽也。）苍白杂毛，骓。彤白杂毛，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彤赤也，今之赭白马。）白马黑鬣，骆。白马黑唇，全。（七全切。）黑喙，。一目白，间（音闲。）二目白，鱼。（似鱼眼也。）既差我马，宗庙齐亳，（尚纯也。）戎事齐力，田猎齐足。

《周易口说卦》曰：乾为马。

又《坤卦口彖》曰：腧马地类，行地无疆。

又《说卦》曰：震，其於马也，为善鸣，为（音注）足，为作足，为的颡。

又曰：乾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

又《屯卦》曰：六四，乘马般如，匪寇，婚媾，往吉无不利。

又《下系》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又曰：坤，玄亨利牝马之贞。王弼《文言》注曰：“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事义而取像也。”

《礼记口月令》曰：孟春之月，天子驾苍龙。孟夏之月，天子驾赤骝。孟秋之月，天子驾白骆。孟冬之月，天子驾铁骊。

又《学记》曰：始驾马，反之，车在马前。

又《内则》曰：马黑脊而般臂，漏。（漏当为蝼，如蝼蛄臭也。）

又曰：大夫，士卒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步路马，必中道。蹙路马刍，有诛。路马死，埋之以帷。

《诗口国风口卷耳》曰：陟彼崔嵬，我马虺乂。

又曰：陟彼高冈，我马玄黄。（虺乂、玄黄，皆病。）

又《鲁颂》曰：《》，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务农重谷，牧于野，而史克作是颂。（史克，鲁人也。）牡马，在之野，（，良马也。，远野也。）薄言者，有有皇，有殷有黄，以车彭彭。（骊马白跨曰，黄白曰皇，纯黑曰骊，黄も曰黄，彭彭，有容力也。）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驯有丕，有も有殽，以车彳丕彳丕。（仓白杂毛曰骓，黄白杂毛曰丕，仓祺曰骐。彳丕彳丕，有力也。）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单有骆，有轵有驯，以车绎绎。（青骊ら曰单，白马黑鬣曰骆，赤身黑鬣曰骝，黑身白鬣曰雒。绎绎，善走也。）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る有段，有ほ有鱼，以车。（阴白杂毛曰る，彤白杂毛曰段，豪曰ほ，二目白曰鱼。祛祛，强健也。）

又曰：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于田，乘乘黄。（四马皆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

又《白驹》曰：皎皎白驹，食我场藿。絷之维之，以永今夕。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

《左传口僖十五年》曰：秦晋战于韩，晋惠公乘小驷，郑入也。（郑献马，名小驷。）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服习其道。惟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乱气狡愤，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乾，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竿育。及战，公戎马旋泞而止，公号庆郑，郑曰：“愎谏违卜，固败是求。”遂去之。

又曰：晋侯伐齐，齐师夜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马之声，（夜遁，马不相见，故鸣。班，别也。）齐师其遁。”

又《昭四年传》曰：鲁使椒举如晋，求诸侯，晋侯欲勿许，司马侯曰：“不可。”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途、阳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

又《宣上》曰：宋人以文马百驷以赎华玄于郑，半入，华玄逃归。

又《昭七年》曰：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启服，马名。）堑而死。（堕堑死也。）公将为之棺，（为作棺也。）子家曰：“赣者病矣，请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定三年》曰：唐成公如楚，有两肃爽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后。肃爽，骏马名。）弗与，三年止之。唐人或相与谋，请代，先从者，许之。饮先从者酒，醉之，窃马而献之子常。子常归唐侯，自拘于司败，（窃马者自拘。）曰：“君以弄马之故，隐君身，（隐，忧约也。）弃国家。群臣请相夫人以偿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养马者。）唐侯曰：“寡人之过也，二三子无辱。”皆赏之。

又《定下》曰：卫公子地有白马四，公嬖向，向欲之。（向，司马桓。）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与桓也。）地怒，使其徒扌失而夺之。惧将走，公闭门而泣之，目尽肿。

《谷梁传口僖公》曰：晋献公将伐虢，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杆晋宝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厩藏外厩也。”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犹是，马齿长矣。”

《周礼口夏官下》曰：校人，掌脱许之政，（政谓差择养乘之数也。《月令》曰：班马政。）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种，谓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像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驾马，给宫中之役。）天子有十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降杀之差，每厩为一闲。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大夫有闲马，各一闲。其驾马，则皆分为三焉。）凡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气则心一。郑司农云：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一者，三牝一牡。）春祭马祖，执驹；（马祖，天驷也。《孝经说》云：房为龙马。郑司农云：执驹，无令近母，犹攻驹也。二岁曰驹，三岁曰兆。玄谓：执犭龙拘也。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正伤也。夏祭先牧，颁马攻持；先牧，始养马者，其人未闻。夏通淫之后，攻其特，为其蹄啮不可乘用。郑司农云：攻特，谓乘之。）秋祭马社，臧仆；（马社，始乘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马。郑司农云：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玄谓：仆，驭五路之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马步，神为灾害马者。献马，见成马于王也。驭夫，驭贰车、从车、使车者也。讲犹简习。）凡大祭祠、朝觐、会同，毛马而颁之。（毛马，齐其色也。颁，授，当乘之。）饰币马，执朴而从之。（郑司农云：校人，主饰之也。币马，以马遗人，当币处者也。《聘礼》曰：马则北面，奠币于其前。《士丧礼》下篇曰：荐马缨三就、入门北面交辔，圉人夹牵之，驭者执策立于马后。）凡宾客，受蒲耙马。（宾客植狄马，来朝聘而享王者。）大丧，饰遣车之马，及葬，埋之。（言埋之，则是马途车之刍灵。）田猎，则帅驱逆之车。（帅犹将也。）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四海，犹四方也。王巡守过大山川，则有杀驹以祈沉礼，与玉人职有宗祠以黄金勺前马之礼。）凡国之使者，共蒲耙马。（使者所用私睹。）凡军事，物马而颁之。（物马，齐其力。）

又《夏官下》曰；趣马，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赞也。佐正者，谓校人、臧仆、讲驭夫之时。简，差也。节犹量也。差择脱许以为六等。）掌驾说之颁。（忧揄之第次。）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居谓牧所处，治谓执驹攻转之属。）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受财于校人。（乘，谓驱步以发其疾。知所疾处，乃治之。相，助也。）马死，则使其贾粥之，入其布于校人。（布，泉也。郑司农云：贾，谓其属官小吏。贾二人。粥，卖也。）

又曰：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佚特，教兆、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牡也。《诗》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当为逸。郑司农云：马三岁曰兆，二岁曰驹。散，读为中散大夫之散，谓聒马耳，毋令善惊也。玄谓：逸者，用之不散，甚劳，安其血气也。教兆，始乘习之也。攻驹，乘其蹄啮者。闲之先牧，先牧制闲者。散马耳，以竹括甲其耳，头动摇则括，中物后遂串习，不复惊。）正校人员选。（校人，谓师圉围也。正员选者，选择可备员者平之。）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却，六尺以上为马。（大小异名。《尔雅》曰：却牝，骊牝；玄驹，骃。郑司农说以《月令》曰：驾苍龙。）

又曰：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鲜厩，始牧；夏马；冬献马。射则弛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质。茨墙则翦阖。（蓐，马兹也。马既出而除之新衅焉，神之也。《春秋传》曰：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为讶。郑司农云：当为。玄渭：，庑也。庑，所以庇马凉也。充犹居也。茨，盖也。阖，苫也。椹，质。翦阖，圉人所习也。杜子春读椹为齐人言椹之椹。椹，质，所射者习射处。）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役者，圉师使令焉。）凡宾客、丧纪，牵马而入陈。（宾客之马，王所以赐之者。《诗》云：虽无予之，路车乘马。丧纪之马，启后所荐焉。）马亦如之。（马，遣车之马，人捧之，亦牵而入陈。）

又《夏官上》曰：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此三马，买以给官咐戬使，无种也。郑司农曰：皆有物贾，皆有物色及贾直。）纲恶马。（郑司农云：纲，读为以亢其雠之亢。书亦或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恶马不畜也。玄谓：纲，以縻索维纲狎习之。）凡受马于有司者，书以齿毛，与其贾。马死则牙戬内更，更牙戬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郑司农云：更谓偿也。玄谓：牙戬内死者，偿以齿毛与贾，受之日浅，养之恶也；牙戬外死，入马耳，偿以毛色，不以齿贾任之，过其任也。其外否，牙戬外逾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识其所载轻重及道里，齐其劳逸，乃复用之。）若有马讼，则听之。（讼谓卖买之言相负。）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与？）

《论语》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

又《宪问》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骥，古之善马也。德，谓在五御之威仪。）

《周书》曰：其西，天子车，立马，乘六青马，阴羽皂旌。（皂羽为旌旄也。）周挂丛主东，青马黑鬣，谓之母儿。（周公主东，则太公主西也。东青马，则西白矣。马名未闻也。）

又曰：义渠以兹白。兹白者，白马倨齿，食虎豹。（义渠，西戎。兹白，一名骏也。）

《韩诗外传》曰：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问于御者曰：“杆何马也？”御者曰：“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老弃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焉。

《尚书大传》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马。骢身朱髦鸡目者，取九六焉，陈于纣之庭。纣出见之，还而观之，曰：“杆何人也？”散宜生遂趋而进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

《太公六韬》曰：商王拘周伯昌于里。太公与散宜生金十镒，求天下珍物，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马，毫毛朱鬣，目如黄金，项如鸡尾，名鸡斯之乘，以献商王。
《礼斗威仪》曰：君乘祸狩王，其政颂平，南海输驳马。
《春秋考异邮》曰：阴合于八，八合阳九，八九七十二，二为地，地主月，月精为马。月数十二，故马十二月而生。人乘以理天下，王者驾马，故其字以为脱许。
《春秋说题辞》曰：地精为马，十二月而生，应阴纪阳以合功。故人驾马，任重致远利天下。月度疾，故马善走。
《淮南子》曰：八九七十二，耦以乘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马十二月而生。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林，则泽出神马。
《龙鱼河图》曰：白马玄头，食之杀人。下病食马肉，亦杀人。尾卖马钱娶妇。
《洞林》曰：殷鸿业来作卦，身在申，本命酉，乘马南行西北诣，迳趋木家化为狗，赖子救之不成咎。鸿业丁酉生。后八月中，有急事，借马南出行数里，马倏惊。更西北诣，向戍地，入李家，遂落地，马因啮之。主人出救，得免不见伤也。
《尚书中候》曰：尧沉甑于河，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吐甲图。（郑玄注曰：龙像马也，赤文而绿色。）
《广雅》曰；飞兔、飞鸿、野麋、娥鹿、驺吾、走狐、桃辱（音黎）金喙，马属也。
《方言》曰：马食橐，关西曰掩囊，或曰掩兜，或曰楼兜。
《字林》曰：[b271]，方问切。众马走也。展，（知扇切。）马卧土中也。延，（音但。）马带也。，马勒也。（，口贡切。）
卷八百九十四　兽部六
马二
《史记》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骊骥、温骊、骅骝、绿耳之驷，西巡守，乐而忘归。
又曰：楚庄王有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啖以枣脯。马死，欲以大夫礼葬之。乐人优孟入殿门大哭曰：“请以人君之礼葬之。以玉为棺，文梓为椁，豫章为题凑；发甲卒为旷，老弱负土。诸侯闻之，皆知大王贱人贵马也。”王曰：“为之奈何？”曰：“请为王言六畜之葬；以龙灶为椁，铜钅历（音历。）为棺，齐以姜桂，荐以木兰，衣以火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马属大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巴蜀沃野，西近邛笮，有笮马、旄毛。
又曰：马蹄敫千，（敫，苦吊切。）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
又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皆与千户侯等。
又曰：东胡使求昌顿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曰：“千里马，匈奴宝也，勿与。”冒顿曰：“与人邻国，奈何惜一马？”遂以与也。
又曰：冒顿围高祖於平城，所骑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龙，北方尽乌骊，南方尽も马。
又曰：郭隗谓燕昭王曰：“臣闻：古人有以千金求市千里马，而不能得，於是与涓人金，请为市之。赍千金觅之，而绝域有千里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还。王怒曰：‘安用死马首乎？徒费五百金！’涓人笑曰：‘死马首尚用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以王呵揄，马必将至矣。’未期年，果有献千里马者三匹。”
又曰：任安为卫将军舍人，与田仁会俱为舍人，居门下，心同相爱。二人家贫，无钱用以事将军家监，家监使养恶啮马。两人同床卧，仁窃言曰：“不知人哉！家监”任安曰：“将军尚不知人，况乃家监也。”
又曰：项王骏马名骓，常骑。及被围於垓下，乃悲歌忄亢（苦莽切）忾，（苦改切。）为歌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及至乌江，谓亭长曰：“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常一日千里。不忍杀，以赐公。”
又曰：大宛有善马，在贰师城，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而去。宛贵人怒，遮攻杀汉使，取财物。天子大怒，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
《汉书》曰：孝文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乃还马。
又曰：郑当时以任侠自喜，孝景时，为太子舍人。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请谢宾客，夜以继日。
又曰：万石君过宫门阙，必下车趋，见辂马必式焉。
又曰：石建为太仆，奏事下，自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获谴死矣。”又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曰：“六马。”
又曰：初，天子发《易》书（发《易》书以卜也。）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求贤诏》曰：“马或奔是而致千里，士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亦在御之而已。”
又曰：玄狩二年，马生余吾死晷。（在朔方北。）玄鼎四年，马生渥洼死晷。作天马之歌。
又曰：大宛国别邑七十馀城，多善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言大宛国乔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马母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也。）
又《天马歌》曰：太一贶天马，千里下，沾赤汗，沫流赭。（大宛马，汗血。沾，濡也。）志匸傀，精权奇。浮囗，（，音蹑。言马上浮云也。）厶（音奄）上驰。体容与，万里。（，音逝。，超逾。）今安匹，龙为友。
又歌曰：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兑算。天马来，开远门，竦子身，逝昆仑。天马来，龙之媒，（天马，龙之类。马来，龙必至之，媒也。）游阊阖，观玉台。
又曰：孝武之世，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宫；龙文、鱼目、汗血之马（皆骏马也），充於黄门。
又曰：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
又曰：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及至驾，啮膝，骖乘旦，王良执靶，韩哀附舆。纵驰骋骛，忽如景靡，过都越国，蹶如历块。追奔电，逐遗风，周流八极，万里一息，何其辽哉！人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卫绾奏：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马十岁，齿下平。）不得出关。
又曰：昌邑王贺召皇太后果下马乘之。
《後汉书》曰：光武时，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价兼百金。帝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
又曰：刘盆子既立，乘鲜车大马，赤屏泥。（赤屏泥，谓以缇油屏泥于轼前。）绛络。
又曰：更始既诛王莽，乃北都洛阳。申屠建、李松自长安送传乘舆服御，又遣中黄门从官奉迎迁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续汉书》曰：祸也。时更始失道，将亡之征。）
又曰：贾复持刘嘉书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邓禹得召见。光武奇之，禹亦称有将帅节。于是署复破虏将军，督盗贼。复马羸，光武解左骖以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马援於交登捩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表上之曰：“夫行天莫若龙，行地莫若马。马者，兵甲植稻，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殡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常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行事，辄有效验。臣硬为：传闻不如亲见，视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马，则骨法难备，又不可得传之於後。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诏立於鲁班门外，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备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诏置于宣德殿下，以名为马式焉。

又曰：卓茂为丞相府史。常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馀日矣。”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顾曰：“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归我。”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茂性不争如此。

又曰：或问第五伦曰：“公有私乎？”对曰：“昔人有与吾千里马者，吾虽不受，每三公有所选举，心不能忘，而亦终不用也。”

又曰：光和玄年，京师马生人。（京房《易传》曰：诸侯相伐，阙妖马生人。）又《洪范五行传》云：秦孝公二十一年，传有马生人，非其类也，必有非其姓者。其後，始皇盖养吕不韦子，终以绝嗣。此非姓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骥，善马也。调，谓征发也。）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前书音义》曰：辜，障；榷，专也。谓障余人卖买，而自取其利。）

又曰：明帝赐东平王苍阴太后器服，及遗宛马一匹，血从前膊氏小孔中出。常闻武帝歌“天马沾赤汗”，今亲见其然也。

又曰：明德马后过濯龙门上，见外家问起居者，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仓头衣绿衤，（衤，臂衣。今植帝衤，以缚左右手，于事便也。）顾视御者，不及远矣。

谢承《後汉书》曰：朱震，字伯厚，性刚烈。初为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赃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三府谚曰：“车如鸡栖马如狗，疾恶如风朱伯厚。”

《续汉书》曰：张奂，字然明，为安定属国都尉。羌离氵南（呕孕切。）上奂马二十匹，大豪常以金渠八枚遗奂。奂召主簿张祁入于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得以入厩；使金如粟，不得以入怀。”尽还不受。

《东观汉记》曰：张湛为光禄勋。帝临朝，或有惰容，湛辄谏其失。常乘白马，上每见湛，辄言“白马生复谏矣。”（事具职官部光禄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吴汉兵守成都，公孙述将延岑遣奇兵出吴汉兵后，袭击破汉。汉堕水，缘马尾得出。

又曰：杜林，字伯山。与马援乡里，素相亲厚。援从南方还，时林马适死，援令子持马一匹遗林，曰：“朋友有车马之馈，可具以备乏。”林受之。居数月，林遣子奉书曰：“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思者多。林父子两人，食列卿禄，常有盈。今送钱五万。”援受，之，谓子曰：“人当以此为法，是伯山所以胜我也。”

又曰：上始欲征匈奴，与窦固等议出兵调度。皆以为塞外草美，可不须马谷。其后固等将兵到敦煌，当出塞上，请马谷。上以固言前后相违，怒不与谷，皆言案军出塞无谷马故事。马防言：“宣帝时五将出征，匈奴候骑得汉马矢，见其中有粟，知汉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马当与谷。”上善其用意微，动敕下调马谷。防遂见亲近。

又曰：明德后诏书流布，咸称至德。王主诸处，莫敢犯禁。广平、钜鹿、乐成王入问起居，车骑鞍勒皆纯黑，无金银彩饰，马不逾六，即赐钱五百万。

又曰：桓典为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嫜许。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嫜许御史。”

《献帝春秋》曰：曹操与吕布军战，败。布得操而不知是，问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骑黄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秽国出果下马，汉时恒献之。（马高三尺，乘于果树下行。）

又曰：庞意讨关羽，亲与羽交战，射羽中额。时意常乘白马，羽军谓之白马将军。

又曰：陈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ゟ马一匹，形应图法。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已能拜，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奉献。”

又曰：文帝与孙权书曰：“前使于禁及王敦去时所道驺吾、铁骊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将军傥欲速得，今故先付往。此二马朕常所自乘，其调良善走，数万匹选之，真可乐也。中国虽饶马，其知名绝足，亦时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马。文帝将出，取马，建平道遇之，语人曰：“杆马之相，今日死矣。”帝将乘马，马恶衣香，啮帝膝。帝大怒，即杀之。

《魏书》曰：曹公所乘马名绝影，为矢所中，伤颊及足。

《吴书》曰：孙坚於西华失利，坚被疮堕马卧草中。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坚所骑嫜许驰还营，地鸣呼。将士随马於草中得坚。

又曰：诸葛恪为将，蜀使至，上谓使曰：“匈糠为将军，君还蜀可报丞相，为致佳马。”恪起陈谢，上曰：“卿未登揄，何为谢？”对曰：“夫蜀，陛下外厩。陛下有诏，臣必得之。是以谢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魏使以马求易珠玑、翡翠、毒瑁。孙权曰：“杆皆孤所不用，而可以登揄，何苦而不听与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吕布骑将侯成遣客牧马十五匹。客悉驱马去向沛城，喻兗刘备。成自将骑逐之，悉登揄还。诸将合礼贺成，成酿五六斛酒，猎得十馀头猪，未饮食，先持半猪、五升酒自入诣布前跪言：“蒙将军恩，逐得所失马。”

《江表传》曰：孙策性好猎，将步骑数百，策驱驰逐鹿，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

又曰：孙权征合肥，骏马上津桥，桥南已撤，丈馀无板。谷吉利在马後，使权持鞍缓，利於後着辈助马势，遂得超渡。

卷八百九十五　兽部七

马三

《晋书》曰：王济善解马性。常乘一马，著连乾鄣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云：“杆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预谓济有马癖。

又曰：王师败於荡阴，嵇绍被害。初，绍之行也，侍中秦准谓曰：“今日向难，卿有佳马否？”绍正色曰：“阁驾亲征，以正伐邪，理必有征无战。若使乘舆失守，臣节有在？骏马何为？”闻者莫不叹息。

《载记》曰：慕容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龙之伐棘城也，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是啮，人莫能近。曰：“杆马见异，先朝孤常仗之济难，今不欲者，盖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龙寻退，益奇之。至是四十九岁矣，而骏逸不亏。俊比之于鲍氏骢，命铸铜以为其像，亲为铭赞，镌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岁像成而马死。

又曰：符坚遣使西域，称扬坚之盛德，并以缯彩赐诸国王。於是朝献者十有馀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馀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

又曰：武昭王皓字玄盛，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于文义。及长，颇习武艺，诵《孙吴兵法》。常与吕光太史令郭¬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吕光末，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署玄盛效令。敏寻卒，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玄盛温毅有惠政，推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玄盛初难之，会宋繇仕於业，告归敦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之言耶？白额驹今已生矣。”玄盛乃从之。

又曰：庾亮所乘马的颅，殷浩以为不利，劝卖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移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乎？”

《晋中兴书》曰：恭帝之为琅琊王，好奇戏。闭一匹马於门内，令人射之，喻遨几箭而死。左右曰：“马，国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篡位。

《续安帝纪》曰：司马休植导广固，慕容超有欲害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所乘骓马於床前养饲，忽连鸣不食，注目视鞍。休之试被之，即不动也。讫还床坐，马又惊跳。因试骑视马，即骤出，裁至门外，奔而驰之。走行数里，休之顾望所住，已有寇至，乘以南奔，殆而获免。後还荆州，加骓马扬武之号。

王隐《晋书》曰：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湖，率众讨咸於马市。咸坚不动，湖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於鞍，而令向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坏。湖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

干宝《晋纪》曰：桓范出赴曹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智则智矣，驽马恋刍豆，爽必不能用也。”

邓粲《晋纪》曰：王湛有隐德，兄弟宗族，皆以为痴。居墓次，不交当世。兄子济性呵揄，所乘骏快，意甚祆戬。湛曰：“杆马虽快，力薄不堪苦。近见督邮马，当胜此。”济不然之，取督邮马，食十数日，与湛试之。湛未常乘马，率然便骑，驰骋步骤不异於济，而马不相胜。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别马？惟当於蚁封。”於是就蚁封盘马，记揄果倒踬。济乃服。

崔鸿《十六国春秋》曰：骁骑将军吕光封西域，平，上疏曰：“惟龟兹据三十六国掷晷，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丹髦，万计盈厩。虽伯益再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丽使至，献美女十人，千里马一匹。兖州民脱喧率众二千来降，献千里马一匹，羊须去地九寸。拜蒲长水校尉、廪丘公。

《宋书》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浑拾寅遣使献舞马。

沉约《宋书》曰：鲜卑二子，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别为慕容氏。浑庶长，正嫡。父在时，分七百户与浑。浑与二部俱牧马，马斗相伤。怒让浑，浑曰：“斗在马而怒及人耶？乖别甚易，今当去汝万里。”於是拥马西行。悔悟，深自咎责，遣旧父老及长吏乙那楼追浑令还。浑曰：“我是卑庶，理无并大。今以马致别，殆天所启诸？君试拥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即使二千骑共遮马令回，马回不盈三百步，倏然悲鸣西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馀回，一回一远。楼跪曰：“可汗，此非复人事。”

又曰：刘为右卫将军，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为吏部尚书，图侍中不得，与偃同从郊祠。时偃乘在前，策驷居後，相去数十步。蹋（徒合切。）马及之，谓偃曰：“君辔何疾”？偃曰：“牛骏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何迟？”曰：“骐骥罗於羁绊，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造青□，何至与驽马争路！”

萧子显《齐书》曰：杨玉夫杀宋苍梧王，将首与王敬则，敬则送太祖。太祖夜乘常所骑赤马入殿。及践祚，号此马为龙骧将军。

《後魏书》曰：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大举征蜀，以肇为大将军，都督诸军。面辞，世宗於东堂亲奉规略。是日，肇所乘骏马停於神虎门外，无故惊倒，又转卧渠中，鞍具瓦解，众咸怪异。肇辞出，见而恶焉。世宗崩，肇还，高阳王与领军于忠遣壮士杀之。

《後周书》曰：于谨常率骑追茹茹，前後十七战，尽降其众。常为贼所围，谨乘骏马一紫一，贼所先识。乃使二人各乘马突阵，贼以为谨也，皆争逐之。谨乃入塞。

《三国典略》曰：西魏孝武将为齐太祖所杀，孝武索所乘波斯骝马，命太宰南阳王跃之。将举其鞍，马蹶而死，帝恶之。日晏还宫，至後门，马惊不前，捶植缔折。入谓潘弥曰：“今日幸无他不？”弥曰：“过夜半则大吉。”须臾，帝饮酒，遇鸩而崩。时年二十五，谥曰孝武。殡于草堂佛寺，十余年乃葬。

又曰：高欢归尔朱荣。刘贵事荣，盛言欢美，荣未之奇也。欢更衣服，重求见焉，因随荣之厩。厩有害马，荣命剪之。欢不绊剪，竟不蹄啮。已而起曰：“凡御恶人，亦如此矣。”荣遂坐欢於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欢曰：“闻公有马十赌奕，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曰：“且言尔意。”欢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誓方□扰，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时奋发，但将讨郑俨、徐纥为辞，举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贺六浑意。”荣大悦，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参军谋。

又曰：齐卢潜与特进慕容俨势。俨之将死，谓其子曰：“卢尚书教我为人，我死之後，将吾も马与之。”其子遂以他马与潜。俨丧出，得停不肯进，巫祝为俨戍曰：“何意不与卢尚书も马？”其子遵命，俨圣乃行。

又曰：齐冯子琮被执於省内，以弓弦绞杀之。使内参以库车载其尸归，人无知者。子琮所乘之马曳缰走，以头扣车，状如号哭，见者异之。车至其门，诸子方握槊，闻库车来，以为赐也，大喜。开视乃哭。

又曰：齐王北伐，太保领太仆安定王贺拔仁进马，并非骏足。齐主让之，仁对曰：“御马超逸，群下不逮。”齐主大怒，免为庶人，命之负炭，输於晋阳。

又曰：周裴果字戎昭，魏齐州刺史遵之子也。从军征讨，乘黄嫜许，衣青袍，每先登陷阵，时人号为黄骢年少。

又曰：周贺若敦与陈侯相拒。敦军数有叛人乘马投者，辄纳之。乃别取一马，牵以赴舡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马便畏舡不上。後伏兵於岸，乃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乘以招，兵迎接，竞来牵马。敦发伏兵掩之，尽殪。後有亡命者，犹谓为诈，不复纳也。
又曰：梁普通中，童谣言或云“青丝白马”者，侯景乃常乘白马，以青丝为勒，用应谣言。
《隋书》曰：初，有童谣曰：“黄班青嫜许，发自寿阳。来时冬气末，去日春风始。”其後陈主果为韩擒所败。擒本名擒虎，黄班之谓也。破建康之始，复乘青嫜许。往反时节皆相应。
《隋书》曰：吐火罗国有山穴，中出神马。每岁牧牝马於穴，所产必名驹。
又曰：吐谷浑有青海，周回千馀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於其上，言得龙种。常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骢焉。
又曰：长孙晟从晋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内同宴极欢。有突厥达官来，预坐，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王笑曰：“将军震怒，威行域外，遂以雷霆为比，一何壮哉！”
《唐书》曰：贞观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厩产白马，朱鬣。
又曰：贞观中，骨利遣使朝贡。太宗遣□麾将军康苏密往抚慰之，仍列其地为玄阙州。俄又遣使随苏密使入朝，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掷昶名，号为十骥：一曰腾霜白，二曰皎雪骢，三曰凝露骢，四曰悬光骢，五曰决波俞，六曰飞霞骠，七曰发电赤，八曰流讲罽，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红赤。又为文以叙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浑河源郡王慕容曷钵遣使献骏马。上问其马掷嚥性，对曰：“臣国中之最者，所以献之。”上曰：“良马人之所欲，岂可辍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馀哉？”乃命还之。
又曰：永徽中，驳马国遣使朝贡。其地在突厥之北，渐近北海，去京师一万四千里。户十万，胜兵三万人，马三十万匹，马色并驳，故以为名。
又曰：开玄十二年，太原献异马驹，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量冗，肉尾无毛。
又曰：天宝中，陇右节度皇甫惟明奏：“龙支县人库狄孝义，有马生龙驹。经九旬有九日，身有麟而不生毛。臣就检视，时有庆□五色遥复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为实录。”从之。
又曰：吐火罗国有颇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马。国人母牧牝马於其侧，时产名驹，皆汗血焉。
又曰：李怀远虽久居荣位，而弘尚简率，其园宅无所改作。常乘款段马，左仆射豆卢钦望谓曰：“公荣贵如此，何不买骏乘？”答曰：“杆马幸免惊蹶，无假别求。”闻者莫不叹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晋，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虏帐北至於蓟门。及戎人内溃，乃窜身南归。初，台符所乘马好嘶鸣，及自虏中回，常露宿於草中，虽胡骑连群经其左右，而台符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汉地，即嘶鸣如故。时人以为积善之所感也。

卷八百九十六　兽部八

马四

《战国策》曰：明见春申君曰：“夫骥之齿至矣，焚课车而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而幕之。骥於是俯而喷，仰而鸣，声造於天。欣见伯乐掷戟己也。”

《汉书音义》曰：者，神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传》曰：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华骝而左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义。天子主车，造父为御。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逾轮，右骖盗骊而左山子。伯夭主车，参百为御，奔戎为右。天子乃遂东南翔行，驰驱千里，至于巨。巨之人用其牛马之氵重以洗天子之足。（氵重，乳。音东。）

又曰：祝沉牛马豕羊河，宗命乎皇天子。（加皇者，尊之。）天子受命，南面再拜。柏既致河典，乃乘黄之乘为天子先，（所乘马尽黄色，为先驱也。）以极西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泽，（此泽出珠，因名之也。）以钓于氵不十，因献食马三百，（可以供厨膳者。）牛羊二千。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无泉水。）求饮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

又曰：天子东游于黄泽，宿于曲洛，（洛水文回曲。）使宫乐谣曰：“黄之池，其马贲（贲，音普问切）沙，皇人威仪；黄之泽，其马喷玉，皇人寿谷。”郭璞症《穆天子传》曰：《竹书》曰：“北唐之君来见，以一骊马，是生绿耳。”魏时西卑献千里马，白色而两耳黄，名之为黄耳。

《山海经》曰：滑死骚多水马，如马而文臂（臂，前脚。）牛尾，其音如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状如莱，臭如蘼芜，名曰杜蘅，可以走马。（带香草，令便马。或曰：马得之健步也。）

又曰：犬戎之国有文马，缟身朱鬣，（缟犹素也。《大传》云：驳身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或作良。）乘之寿千岁。

《庄子》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广圆三百里，其中多马。（桃林，今弘农湖县南北名，饶野马。）

又曰：大乐之野，夏后启於此舞九代马。（九代，马名也。）

《庄子》曰：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仪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绊，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

又《徐无鬼》曰：吾相马，直者中绳，曲者中钩，方者中矩，圆者中规，是国马也，而未若天下马也。天下马有成材，若恤若，若丧若一，若是者超轶绝尘，不知其所。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列子》曰：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与九方皋，其於马，非臣植等也。”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马？”对曰：“马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公不悦，召伯乐曰：“败矣！子之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曰：“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马至，果天下之马也。（《淮南子》曰九方，余同。）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于纪，得金壶，发而视之，有丹书，曰：“勿食反鱼，无乘驽马。”晏子曰：“食鱼无反，无尽民力也；不乘驽马，无致不肖于侧也。”公曰：“纪有此书，何以亡？”晏子曰：“纪有此书，藏之于壶，不亡曷待？”

又曰：景公使人养所爱马，马病死。公怒，令人杀养马者。晏子请数之，曰：“尔有三罪：使汝养马，杀之，一当死也；又杀公所最善马，二当死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必怨叛，诸侯轻伐吾国，三当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语》曰：孔子相鲁，齐人患其霸也，欲败其正名。乃选女子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玑》（《容玑》，舞曲。），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之再三，将受焉。鲁君为周道游观，观掷暾日，殆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佚。”定公色不悦，顾谓左右曰：“君子故有诬人耶？”颜回退。后三日，校来报之曰：“东野毕之马佚，两骖曳，两服入于厩。”公闻之，越席而起，促驾召颜回。颜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善御，而子曰美矣，其马将佚。不识吾子奚以知之？”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又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而造父椿穷其马，故舜无佚民而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辔，衔体正矣；（马宜为车。）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骤驰聘，朝礼毕矣；（马步骤驰骋，尽朝礼之舞。）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其心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也。”公曰：“善哉，诚若子之言也。”

《春秋后语》曰：苏代欲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困苏代，不肯见代。代乃说淳于髡曰：“人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知之。往见伯乐曰：‘臣有骏马，欲卖之，比三旦立于市，人莫与言。愿子还而视之，如旋去顾破之，臣请献一朝之价。’伯乐乃如其言，一旦而马价什刀。今臣欲以骏马见于王，莫为臣先后，（先后，导引也。）足下有意为臣伯乐乎？请献白璧一诗，黄金十镒，以为马食。”（不斥言人欲，云为马之刍草。）淳于髡曰：“谨闻命矣。”入言之于王而见之，王果善苏代矣。

又曰：初，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将自以为能不及孙膑，乃阴使人召孙膑。孙膑至，以法刑之，断其两足。后齐使以为奇，窃载与之归。田忌喜而客待之。田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驰马，争先；射重称为胜也。）孙膑见其马足不甚相远，有上中下辈，於是膑谓田忌曰：“君第重射，我能令君胜。”（弟，但也。亦且也。司马长卿“弟如临邛”是也。）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临质，孙膑曰：“取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之上驷与彼中驷，取君掷畧槑与彼下驷。”既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千金。於是田忌进孙膑于威王，王问兵法而师之。

《韩子》曰：昔纣为甲百万，左饮马於湛，右饮马於洹，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

又曰：铅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钩饰在前，错缀在後。马欲进则钩饰禁之，退则缀错贯之。造父见而泣曰：“犹人处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乘翟文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还，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捃昵可用。”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说卫嗣君，嗣君悦之。左右曰：“公何为不相也？”公曰：“夫马似鹿者而千金，有千金之马无一金之鹿者何也？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今如子搜扮者，亦不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乐教其憎者相千里马，教其爱者相驽马。以千里马世一有，其利少；驽马多，其利多也。

《孙卿子》曰：伯乐不可欺以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骅骝、騏骥、纤离、绿耳，古之良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

又曰：骥一日而千里，驽马十驾，则亦及之矣。

《伯乐相马经》曰：马生下堕地，无毛，行千里；尿举一脚，行五百里。阑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竖者，千里马；膝如团曲，千里，三军莫逐，但知所发，不知所瞬。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长，兄弟蒙宠于府君，治马方以报，千金不传，号淮津方。寻阳丞阳朱君方最良，豫州从事沛国萧跣方最良也。
又曰：马相岁，上下齿，二十四岁，齿黄；三十三岁，齿白。口中欲红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沟欲深，脊欲如伏龟。两边有回毛曰腾蛇，杀主；口边有回毛曰御祸，妨主；口中有黑者乌衔，马短寿。
又曰：素下去烦恋四寸，行千里。骤而不起，骨劳；砌狩不振，皮劳；振而不喷，气劳。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白额入口，名曰榆写，一名的卢，奴乘客死，主乘弃市。回毛在目下，名曰承泪，不利人也。
又曰：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明；脊为将军，欲得强；腹为城郭，欲得张；（一曰胁为城郭。）四下为令，欲得长。（一曰膝下为令。一曰四下。）眼欲得高巨；（一曰欲其端正。）睛眼欲如悬铃，紫艳光明；下卧蚕悬凿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头有王火字。（一曰鼻欲得横筋，鼻上文如王火，欲得明。）口中欲得赤。膝骨圆而张。耳欲相近而坚、小而厚。雍一寸三百里，三寸千里。伏龙骨欲得成。颈欲得长。双扶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马头欲得高而成，尾骨高而垂也。凡相马之法，先观三羸五驽，乃相其馀。大头小颈，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胫大蹄，三羸也。谓五驽者，大头缓耳，一驽也；长颈不折，二驽也；短上长下，三驽也；大骼短胁，四驽也；浅宽薄脾，五驽也。
马援《铜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两孔间。）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酉，牙欲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肠欲充，兼欲小，肋欲长。悬薄欲厚而缓，（悬薄，服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鬃欲戴，中骨高三寸。（鬃，中骨也。）颊欲开，而膺下喻邈一尺以上，能久走。鞅欲方，（颈长，）胸欲直而出。（脾骨前向。）鸟间欲开，望视之如双鸟。
《楚辞》曰：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
《符瑞图》曰：王者贵人而贱马，则白马朱鬣集。又云：车马有节则见腾黄。腾黄者，神马也，其色黄。一名乘黄，亦曰飞黄，或曰吉黄，或曰翠黄，一名紫黄。其状如狐，背上有两角。出白氏之国。乘之寿三千岁。（黄帝乘之。）
孙氏《瑞应图》曰：玉马者，王者清明尊贤则至。
又曰：乘黄，王者舆服有度则出。者，神马也，与飞兔同，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飞兔者，日行三万里。禹治水土，勤劳历年，救民之害，天应其德则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蹄者，后土之什，自能言语，王者仁孝於民则出。禹治水土有功而来。
又曰：龙马者，仁马，河死戲精也。高八尺五寸，长颈，骼上有翼，旁垂毛，鸣声九音，有明王则见。
《吕氏春秋》曰：秦缪公车败失左骖，自往求焉，见野人杀将食之。缪公笑曰：“食骏马肉而不饮酒，余恐其伤性也。”遍饮之而去。
又曰：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
又曰：古相马者，有寒风能相口齿，麻朝能相颊，女厉能相口，管青能相唇吻，陈悲能相股脚，秦牙能相前，贲君能相後，并知其见之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马於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相马之工。）良工之与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ｘ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惟贤者乎？
又曰：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今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
又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剑也。取其能断，无取于名也。故曰不期莫耶。）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骥，千里马名也。王者乘之游骜，因曰骥骜也。）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刭而投之溪水。（刭，杀，投，弃。）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刭而投之溪水。如此者三，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尾於御。人主之不肖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
又曰：饥马盈厩莫然，未见刍也；饥狗盈宫莫然，未槛迹也。槛迹与刍，动不可禁。（动犹争也。）乱世之民莫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
又曰：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知，非大知之类也。
又曰：青龙之匹、遗风之乘也，（高诱曰：皆马名。疾若遗风也。）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具，备具也。）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马。荆轲谓太子曰：“千里马肝美。”太子即进肝。
又曰：丹质於秦，秦王遇之无礼，欲求归。秦王曰：“乌头白、马生角，乃许恩彘。”丹仰天而叹，乌即头白，马即生角。秦王乃放归。
《淮南子》曰：圣人掷埔，犹造父之御也。和辑乎衔辔之际，而缓急於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掷晷，而执节於掌握之间。内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马志，故能取道致远，而气力有馀，诚得其术也。是故执势者，人主之车舆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马也。体离车舆之安而手失四马之心，而能无危者，古今未之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天下有道，飞黄服皂。（又曰：黄帝时，飞黄服皂也。皂与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投足，调究韧佚，若一世皆以为工，然而未甚贵也。若夫钳旦、大丙之御也，（钳旦大丙，太一之御。）徐辔衔，去显鞅，车莫动而自举也，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骇。过归雁於碣石，轶昆鸡於姑馀。（姑余，在吴地。）悲思虑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喻於六马，以此弗御之御者也。
又曰：骅骝、绿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马，皆可以驰驱，或近或远，惟造父能尽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贤或不肖，惟唐虞能齐其美。
又曰：马齿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见其一本，而万物知。（知犹别也。）
又曰：季秋之月，乃教於田猎，以习五戎，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旗。
又曰：易道良马，使人欲驰；饮酒而乐，使人欲歌。是而行之，固谓之断；非而行之，必谓之乱。（断犹治也。）
又曰：夫马之为草驹之时，跳跃扬蹄，翘尾而走，人不能制，咋足以肌碎骨，蹶蹄足以破卢陷匈。及至圉人扰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轭，连以辔衔，则虽历险超堑，弗敢辞也。故其马之不可化，其可驾御，教之所为也。马聋虫（聋虫，无知也。）而可以通气志，犹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又曰：夫待、飞兔而驾之，则世莫乘车矣；（、飞菟，皆行万里。其行若飞，因曰飞兔也。）待西施、落纂而为妃，则终身不家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见其移也。骐骥背日而驰，草木为靡，悬峰未簿而日在其前矣。（悬峰，马蹄下鸡舌也。）
又曰：马免人于难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于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车之荐。牛马有功犹不可忘，又况人乎？
《淮南万毕术》曰：马毛犬尾，亲友自绝。（取马毛、犬尾置朋友若夫妇衣中，自相憎也。）
《说苑》曰：晋平公出田，见乳虎，乳虎伏而不动。平公还，谓师旷曰：“闻之：霸王之君出猎，猛兽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动，此猛兽乎？”师旷对曰：“鹊食猬，猬食，食豹，豹食驳，驳食虎。夫驳之状，有似驳马，今者吾君必骖驳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马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杆何讵知不为福？”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杆何讵知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杆何讵知不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壮者皆控弦而战，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战，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死。此子独以跛故，父子相保。
《地境图》曰：铜器之精见为马。
《孔丛子》曰：卫公子友馈四乘马于子思，曰：“不以此求交于先生；久降鄙土，为宾至之饩耳。”
又曰：公孙龙以白马为非马，或曰：此辩而毁大道。子高适赵，谓龙曰：“愿受业，久不敢，先者以白马为非马耳。诚能去之，则为弟子。”龙曰：“若使去之，尾教矣。”
《凉州记》曰：吕光麟嘉五年，疏勒王献火浣布、善舞马。
卷八百九十七　兽部九
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马，一曰追风，二曰逐兔，三曰蹑景，四曰追电，五曰飞翮，六曰铜雀，七曰晨凫。
崔豹《古今注》曰：曹真有马，名为惊帆。言其驰骤如烈风之举帆也。
《风俗通》曰：马一匹，俗说马比君子，与人相匹。或曰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说度马从横，得一匹。或说马死卖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说诸侯相赠乘马束帛，束帛为匹，与马之相匹耳。
又曰：疲马不能度绳。俗说马之疲羸，不能复度绳索，言其极也。或云不能度畦塍也。谨案：齐有绳水，裁三四步，马疲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杀君马者，路旁儿也。语云长吏食重禄，刍槁丰养，马肥，希出，路旁小儿观之，却惊致死。案长吏马肥，观者快马之走骤也，骑者驱驰不足，至於瘠死。
《金楼子》曰：鸟与鸟遇则相躅，兽与兽遇则相触，马与马遇则跌蹄相伤。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傅子》曰：九日养亲，一日饿之，宁可言饱？饱多饥少，同为孝子？九日谷马，一日饿之，马肥不署，於义无伤，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复，尾毫不湿；一马之走，无一毛不动。故大同，无万物不一也。
又曰：鲁人有善相马者，与余俱游。夜方寝，闻马有行者，鲁人惊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符子》曰：齐景公呵揄，命画工图而访之，殚百乘之价，期年而不得，像过实也。今使爱贤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虽期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与玄子观东海，释驷而升乎段山，未中路而忘马。符子使人求之不获，使鬼索之而获。符子曰：六合不可忘，故知良马在其中矣，请以六合之观观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邹子》曰：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圃，乘马不知牝牡。
《诸葛教》曰：昔孙叔敖乘马，三年不知牝牡，称其贤也。
常璩《华阳国志》曰：神马四匹，出滇（音颠）池河中。
《三国典略》曰：神马者，河之精也。代马，阴之精也。
《西京杂记》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皆天下骏足也。名曰浮□、赤电、绝群、逸骠、紫燕骝、绿螭骢、龙子、麟驹、绝尘，号为九逸。
又曰：卫将军生子，或有献马者，乃命其子为，字叔马。
《东方朔传》曰：骠骑难诸博士，朔对曰：“麒麟、绿耳、蜚鸿、华骝，天下良马也，将以捕鼠於深宫掷晷，曾不如跛猫。”
《神异经》曰：西南大宛有马，其大三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升，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当以絮缠头以避风病，其国人不缠。
扬子《法言》曰：或问治己，曰：“治己以仲尼。”（问治己何用益以用孔子之道。）或曰：“治己以仲尼，奚寡矣？”（言学孔子道多，而成者何少也。）曰：“率马以骥，不亦可乎？”
又曰：希骥之马，亦骥之乘也；希颜之人，亦颜之徒也。
桓谭《新论》曰：颜渊所以命短者，慕孔子，所以伤其年也。若庸马良马相追至暮，共列宿所，良马鸣食如故，庸马垂头不复食，何异颜渊与孔丘优劣？
又曰：卫后园有送葬时乘舆马十匹，吏卒养视善饮不能乘，而马皆六十岁乃死。
又曰：薛翁者，长安善相马者也。於边郡求得骏马，骑以入市，去来人不见也。後劳问之，因请观马，翁曰：“诸卿无目，不足示也。”
《论衡》曰：儒书称：孔子与颜渊俱登鲁东山，望吴昌门，谓曰：“尔何见？”曰：“见一匹练，前有生蓝。”孔子曰：“噫，此白马、卢刍。”使人视之，果然。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驭八龙之骏，名曰绝地、翻羽、奔宵、越影、逾晖、超光、腾雾、挟翼。
又曰：曹洪与魏武帝所乘之马，名曰白鹤。时人谚曰：“凭空虚跃，曹家白鹤。”
《洞冥记》曰：修弥国有马如龙，腾虚逐日，两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惟闻声耳。时得天马，汗血是其类也。
又曰：毕勒国有小马，如驹，日行千里，毛垂至地。东王公常骑此马，朝发汤泉，夕饮虞渊，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亦言马毛长，於空中自放，则吹之或东或西也。
又曰：东方朔游吉□之地，越扶桑之东，得神马一匹。高九尺，股里有旋毛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月之状，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昼光。毛色随四时植典。汉朝之马见之，即垂头振毛，一国众兽见皆避之。帝问东方朔：“是何什？”朔曰：“昔西王母乘灵光之辇以东王公之舍，税杆马於滞语，及食芝草，王公怒，弃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坛，因骑而返，绕日三匝。此马入汉关，关犹未掩。臣於马上睡眠，不觉遂至。”帝曰：“其为名云何？”朔曰：“因事为名则步景。”

《抱朴子》曰：韩子治常以地黄、甘草哺五十岁老马，以生三驹，又百三十岁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马行，道逢他人乘白马者。白马先鸣，而南赤马鸣应之。南谓从者曰：“彼马言：汝今当见一黄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为告，使行相及。”从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黄马而左目盲。南之马先鸣，而盲马应之。问其主，果向白马子也。

《论衡》曰：广汉翁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马，蹇马亦骂之曰眇马。”御者不信，使往视之，马目果眇。

《盐铁论》曰：骐骥负盐车，垂头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

又曰：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一马服栎，当中家六口之食。

孔融论曰：马之骏者，名曰骐骥。壤蹝骏者，名曰韩卢。壤蹝有韩卢，马之有殡骥，人之圣也，名号等。设使骐骥与韩卢并走，宁能头尾相当，八脚如一，无有先後之觉哉？

《英雄记》曰：公孙瓒每闻边警，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常乘白马，又拣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

《曹瞒传》曰：吕布有骏马名赤兔，常骑乘之。时人为之语曰：“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

袁准《正书》曰：牛马之为人驾乘者，非乐负千钧掷曦，行千里之险，鞭策痛矣。

桓公《世论》曰：朝鲜之马，被鬣是啮，能使其成骐骥者，习之故也。

《博物志》曰：秽貊国，南与辰韩、北与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海中出班鱼皮，陆出文豹。又出果下马，高三尺，汉时献之，驾辇车。正始六年，乐浪太守刘茂、葱蘿太守弓遵领东秽属句丽，伐之，举邑降。

《博物志》曰：唐公有，项羽有轫马。

《华阳国志》曰：天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马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下，或产骏驹，天马子也。
《长沙耆旧传》曰：虞芝，州命部南阳从事，太守张惠连姻王室，罪名入重，芝依法执案。刺史畏势，召芝，芝曰：“年往志尽，譬如八百钱马，死生同价，且欲立效於明时耳。”遂投传去。
《三辅决录》曰：安陵有项仲山，饮马渭水，先投三钱。
《襄阳记》曰：中卢山，西去襄阳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汉时常有数匹白马出其中，遂名其地为白马穴。陆逊攻襄阳，又值此穴中数十匹马出。战还建业，蜀使有五部兵家滇池者，识其马色，云是己亡父所乘，对之流涕。
《世语》曰：刘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宴会，荆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行。所乘马名为的颅。骑的颅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颅，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颅乃一踊三丈，遂得过。
《异苑》曰：符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马堕涧，追兵将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控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而授焉，坚攀之，得登岸，西走庐江。
《七贤传》曰：陈众辟州从事，扬州部有贼击之，多死。众请取之，因单车乘白马往，贼束身归降。遂生为立祠，号曰白马从事。
《竹林七贤传》曰：王戎简脱，不持仪形。好乘巴真马。虽为三司，率尔私行，巡省园田，不从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辄下道避之。
《搜神记》曰：昔秦人筑城於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焉。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之为城，乃定。遂名为马邑。
又曰：吴先主杀武卫兵钱小小，形见大街，顾借赁人吴永，使永送书与桁南庙，借木马二匹。以酒巽之，皆成呵揄，鞍勒全具。
《志怪集》曰：孙弘常自云槛厕神，与其言语委曲，众未之信。镇西将军谢尚常所乘马忽暴死，会弘诣尚，尚爱惜至甚，弘谓尚曰：“我为公活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令此马更生者，卿真实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还，语尚曰：“庙神爱乐君马故耳。向我诣神请之，初殊不许，後乃见听，马即便活。”尚时对死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须臾，其马忽从门外走还，众咸见之，莫不惊惋。既至，马尸应时能动，有顷，奋迅呼鸣。尚於是叹息。
《述异记》曰：东平毕众宝，家在彭城。有一骢马甚快，常乘出入，至所爱惜。宋大明六年，众宝夜梦见其亡兄众庆曰：“吾有戎役，方置艰危，而无得快马，汝可以嫜许见与。”众宝许诺。既觉，呼同宿客说所梦。始毕，乃闻马倒声，遣人视之，裁余气息，状如中恶。众宝心知其故，为试治疗，向晨马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宝还卧，如欲眠，闻众庆语云：“向聊求马，汝治护备至，将不惜之，今以相还，别更觅也。”至晓马活，食时复常。

《续搜神记》曰：赵固常乘一匹赤马以征战，甚所祆曦。常所系於看前，忽腹胀，少时死。郭璞从北过，因往诣之，门吏云：“将军马今死，甚爱惜，今盛懊惋。”景缚便语门吏云：“入通，道吾能活此马，则必见我。”门吏闻惊喜，即启固。固踊跃，令门吏走迎之。始交寒温，便问：“卿能活我马不？”璞曰：“马可活。”固忻喜，即问须何方术，璞云：“得卿同心健儿二三十人，皆令持长竹竿，於此东行三十里，当有丘陵林树，状若社庙。有此者便以竿搅扰打拍之，当得一物，便急持归。既得此物，马便活矣。”於是命左右骁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璞言，得大丛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归。入门，此物遥见死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走往马头间，嘘吸蒲扒。良久，马即起，喷鼻奋迅鸣唤，便不复见此物。固厚资给璞，得过江。

《灵鬼志》曰：陈安为河间王给使，甚壮健。常乐一马，骏非常。後马死，双赤蛇出蒲扒。

《列异记》曰：故司隶校尉上党鲍子都，少时举上计，於道遇一书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车为案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书一卷，银什谍。即卖一饼以资殡殓，其馀以枕之，素书着腹上，埋之。谓曰：“子若魂灵有知，当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京师，有骢马随之，惟子都得近。子都归行失道，遇一关内侯家住宿。侯问曰：“君何以致此马？”钟都因说之。侯乃惊愕曰：“杆吾儿也。”侯迎丧开棺，视银书如言。侯乃举送诣阙，上荐子都，辟够援侍御史豫州牧司隶校尉。至子永、孙昱，俱为司隶。其在公，皆复乘嫜许。故京师歌之曰：“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瘦，行步工。”

傅玄《乘舆马赋》曰：往日刘备之初降也，太祖赐之骏马，使自至厩选之。历名马以百数，莫可意者。次至下厩，有的颅马，委弃莫视，瘦悴骨立。刘备抚而取之，众莫不笑之。马超破苏氏坞，坞中有骏马百馀匹，自超以下，俱争取肥好者。而将军庞思独取一马，形观既鬼，众亦笑之。其後刘备奔於荆州，马超战於渭南，逸足电发，追不可逮，众乃焚可。

傅玄《驰射马赋》曰：耳小易使，鼻大势怒。来往若鹰鹞，超腾如逸虎。

刘琬《马赋》曰：吾有骏马，名曰骐雄。龙头鸟目，麟腹虎胸。尾如□彗，耳如插筒。

卷八百九十八　兽部十

牛上

《说文》曰：牡，畜父也，从牛土声。冈，（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也，从牛匕声。犊，牛子也。市，（普外切。）二岁牛也。参，（山耽切。）三岁牛也。四，（思贰切。）四岁牛也。，（音戒，又音加。）乘牛也。ζ，（莫江切。）白黑杂毛牛也。京，（力强切。）ζ牛也。厉，（力制切。）牛白脊也。余（达胡切。）黄牛虎文也。荦，驳牛也。，（力拙切。）牛白脊也。平，（匹耕切。）牛文驳如星也。ㄔ，（普表切。）牛黄白色也。享，（而纯切。）黄牛黑唇也。，（音岳）白牛也。，（居羊切。）牛长脊也。殳，（音滔）牛徐行也。，牛息声也。一曰牛名。，（音全）牛纯色也。，（音绕。）牛柔谨也。

《广志》曰：有靡{麻牛}（马家切。）牛，牛出巴中，重千斤。暴（蒲角切。）牛，一曰{封牛}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状似猪。有牧牛，项上堆肉大如斗。似橐驼，日行三百里。罢（音皮）牛，痹小，今谓之牛，又呼杲下牛，出广州高凉郡。{魏牛}（吾威切。）牛，如牛而大，肉数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晋时此牛出上庸郡。猎（力涉切。）牛，旄牛也，髀膝间皆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环绕角，有四耳，角端有肉，蹄如莲华。堂牛，色黑或黄，日南有之。潜牛，形状似水牛，一名冗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方（音方。）牛，如橐驼，能行。又有牛，《庄子》曰：“其大若垂天之□。”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牿，玄吉。

又《无褪翟》曰：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像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又《遁卦》曰：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像》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又《离卦》曰：离，利贞。畜牝牛，吉。

又《既济》曰：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 禽祭。

又《说卦》曰：坤为牛。

《周书□王会》曰：卜卢纨牛。纨牛者，牛之大者。大夏兹白牛、数楚每牛，牛之小者也。（大夏，西北戎。数楚，北戎。兹白牛，野兽，形似白牛。）

《诗□鸿雁□无羊》曰：谁谓尔无牛？九十其享。（黄牛黑唇曰享。）

又曰：尔牛来思，其耳湿湿。

《尚书》曰：武王克纣，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传□成七年》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宣三年经》曰：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齐侯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僖下》曰：介葛卢来朝，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
又曰：秦师入滑，郑商人弦高将市於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於敝邑，敢犒从者。”
又《宣上》曰：宋城，华玄为植，巡功。（植，主巡行城也。）城者讴曰：“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使骖乘谓之曰：“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
又《宣上》曰：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杀夏徵舒，因县陈。申叔时使於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徵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汝独不庆寡人，何故？”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君，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无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成公下》曰：韩厥曰：“古人有言：‘杀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也。）
又《昭十三年》曰：邾人、莒人诉于晋曰：“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不共晋贡，以鲁故也。）晋侯使叔向来辞曰：“寡君不得事君矣，请君无勤。”钟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敌之有？牛虽瘠，偾加於豚上，其畏不世乎？”
《礼记□曲礼上》曰：国君不齐牛。
又《曲礼下》曰：诸侯无故不杀牛。
又《月令》曰：季春，牺赦犭特，举书其数。（在牧而书数，秋当保内。）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
又《曲礼下》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祠，士祭其先。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帝牛必在涤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别事天神与人鬼也。
又曰：郊用も，尚赤也；周犆，贵诚也。
又《礼器》曰：有以少为贵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诸侯，诸侯膳以犆。
又《内则》曰：牛夜鸣则。（，臭恶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茧栗，宗庙之牛角握，宾客之牛角赤。
《周礼□地官□封人》曰：凡祭祠，饰其牛牲，设其衡，置其纟多，共其水槁。（，在鼻；衡，在角。言不得触。纟多，系牛鼻绳。纟多，本又作纟引，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忍反。）
又《冬官□考工记》曰：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终而昔。（昔，读为交错之错。谓角才角理错也。）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丰也。戴牛，角直一牛。）
又《地官上》曰：牛人，掌养国之公牛，以待国之政令。（公犹官也。）凡祭祠，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职人而刍之。（求牛，祷於鬼神之牛，谓所以祭者也。永，终也。终事之牛，谓所以绎者也。宗庙有绎者，孝子求神非一处。职，读为枳，枳谓之戈，可以系牛。枳人者。谓牧人。）凡宾客之事，共其牢礼积膳之牛。飨食宾射，共其膳羞之牛。军事，供其犒牛。丧事，共其奠牛。凡会同、军旅、行役，共蒲傍车之牛，与其牵旁，以载公任器。（牵旁，在辕外兔牛也。人御之，居其前，曰牵；居其旁曰旁。任犹用也。）凡祭祠，共其牛牲之互，与其盆{}，以待事。（郑司农云：互，谓、衡之属。盆、{}，皆器名。盆所以盛血。{}，受肉笼也。玄谓：互，若今屠家县肉格。）
又《秋官上》曰：罪隶掌役百官府，与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给其小役。）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傍。（郑司农云：凡封国若家，谓建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为牵傍，此官主为送致之也。玄谓：牛助，国以牛助转徙也。罪隶牵旁之，在前曰牵，在旁曰旁。）
《史记》曰：骑劫攻即墨，田单用牛千头，衣以五彩，缚刃其角，结火其尾。穿城而出牛，壮士五千衔枚随其後。牛出火明，所触皆死，壮士击之，城上士大噪，燕师大败，骑劫死。乘胜逐北，三战三克，遂收齐城也。
又曰：马蹄敫千，牛千足，此亦比千乘之家。（敫，苦吊切。）
又曰：宁戚欲仕齐，候桓公出，牵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烂，短布单衣才至。生不逢尧与舜禅，长夜漫漫何时旦。”桓公用之。
又曰：苏秦说韩王曰：“鄙语云：‘宁为鸡口，无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异牛後乎？”
《汉书》曰：邴吉常出。逢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使骑吏问牛行几里。或讥吉，吉曰：“民斗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丞相课其殿最，不亲小事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以热，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者。三挂调和阴阳，职所当忧也。”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可谓带牛佩犊矣。
又曰：宣宗地节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男先故，弟武，皆随使者诣阙，时乘黄牛车，故百姓谓之黄牛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朱晖为临淮太守。时牛大疫，而临淮独尾者。邻郡牵牛入界避灾耳。
范晔《後汉书》曰：汉光武初起，骑牛。杀新野尉，乃登揄。
又曰：刘盆子初与兄茂属右校卒吏刘侠卿，主刍牧牛，号曰牛吏。及立为帝，恐畏欲啼，即复还依侠卿。
又曰：更始即位，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下，更始遣天柱将军李宝降之，不肯，云：“闻宛之赵氏有孤孙熹，信义着名，愿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见，更始笑曰：“茧、栗犊岂能负重致远乎？”（犊角如茧、栗，言小也。《礼纬》曰：天地之牲角茧栗。）即除为郎中，行偏将军事，使诣舞阴，而李氏遂降。
又曰：刘宽常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卷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曰：“惭负长者，随所刑罪。”宽曰：“物有相类，事容脱误。幸劳槛轝，何为谢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鲁恭为中牟令，亭长有从贸茶牛不还者。牛主自言，恭召亭长，教令还牛，亭长不还。如是者三，遂不还。恭涕泣曰：“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吏固争，亭长即还牛，诣狱受罪，恭贳出不问。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谢承《後汉书》曰：朱晖为郡吏，太守阮况常欲市晖牛，晖不从。及况卒，晖乃厚赠，送其家人。或以讥焉，晖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闻命，诚恐以财货污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爱也。”
《魏略》曰：钜鹿时苗，字胄，为寿春令。始之官，乘牛。岁馀，生一犊子。及跟，留其犊而去。
《晋书》曰：羊篇，祜掷甓也，为钜平侯，奉祜嗣。篇历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产犊，及还而留之。
张勃《吴录□地理志》曰：合浦徐闻县多牛，其项上有特骨，大如复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蒋琰曾梦门前有一牛头血流，问於赵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梦吉矣。”
《晋朝杂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头语。
干宝《晋记》曰：南安朱冲，其邻人失犊，与冲犊相类，来认取之。冲不与争。後得之於坚冰之下，惭谢冲，冲不受。
王隐《晋书》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邻人牛犯冲苗，冲乃担刍释牛。牛主大惭，不敢复暴。
又曰：潘岳出为河阳令，以任次宜为郎，不得意出。山涛领选，岳内非之，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谣曰：“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裴楷酋，和峤刺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犊，两头八足。
《晋阳秋》曰：武帝时，有司奏御牛青丝纟 引断，诏可以青麻代之。
《晋书》曰：郭舒，常有乡人盗食舒牛，事觉来谢，舒曰：“卿饥，所以食牛耳，馀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馀国若有军事，杀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为凶，合者为吉也。
又曰：石崇与贵戚王恺，奢靡相尚。常与恺出游，争入洛城，崇牛迅若飞禽，恺绝不能及。乃密贷其帐下，问其所以。对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听蹁辕则矣。”因从之，遂争长。崇後知之，杀所告者。
又曰：王济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丽服玉食。时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从事刘亨，常奏绂纟 引以铜钩黹纟 引车，莹牛蹄角。後曾辟亨为掾，劝勿应。亨谓“至公之体，不以私憾”，遂应。
又曰：桓温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寮属登平乘楼，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弘曰：“运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温作色谓四坐曰：“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什刀於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志。”意以况弘，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犊，他人认之，延牵与之，初无吝色。其人後知其妄认，送犊还延，叩头谢罪。延以与之，不取也。
又曰：肃慎国，武帝时及玄帝中兴，皆来贡献。成帝时，又通贡於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曰：“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国所在，故来。”
《南史□四夷传》曰：扶乘国，有牛角甚长，以角载物，至胜二十斛。
《宋书》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爱。无故堕厅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营救，郡中喧扰，彦回下帘不视。
又曰：江湛为吏部尚书，性廉俭。牛饿，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与饮。”
又曰：顾宪之，玄徽中为建康令。时有盗牛者，与本主争牛，各称己物。二家辞证等，前後令莫能决。宪掷炅，复其状，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径还本宅。盗者伏其罪。时人号曰神明。
《三国典略》曰：陈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献之。又上织成罗文锦被表二。陈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於□龙门外焚之，其牛遣还於人。
又曰：梁出师拒侯景，邵陵脱泅次锺离。初，纶将发营于乐游苑，临贺王正德诣於纶所，始入牙门，有飘风触旗竿而折。至是将杀牛劳士，一牛走入马厩，抵杀纶所乘骏马，又以两角贯一马腹，载之而行，冲突营幕，军中惊乱。
萧子显《齐书》曰：豫章文献王嶷为扬州刺史，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王不许，取绢一匹横系牛角，放归其家。为治务存宽厚，故得朝野忻心。
《後魏书》曰：邢昕以本官副李像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谓之牛。是行也，谈者谓之牛像斗於江南。
《北史》曰：後魏玄仲景，性严峭。孝庄时兼御史中尉，京师肃然。每向台，恒驾赤牛，时人号赤牛中尉。
又曰：魏娄提雄杰有识度，僮仆千数，牛马以谷量。性好周给，士多归附之。
又曰：道武时，窟咄拒南鄙。莫题时二於帝，遗箭於地。窟咄谓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帝少也。
又曰：孟信为赵郡太守，及去官，家贫无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卖之，拟供薪米，作契已讫。市法应知牛主住所在，信从外来，见买牛人，方知其卖也，因告之曰：“杆牛先来有病，小用便发，君不须买也。”杖其兄子二十。买牛人嗟异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见与牛，未必须其力也。”苦请不得，乃罢。买牛者周文帝帐下人，周文深叹异焉。
《隋书》曰：卢昌衡为徐州总管。常行至浚仪，所乘马为他牛所触，因致死。牛主陈谢，求还价值，昌衡谓之曰：“六畜相斗，自关常理。此岂人情也？君何谢乎？”拒而不受。性宽厚不求，皆此类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常因醉射杀弘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矣。”弘闻之，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迁安固太守。有任、杜两客各失牛。後得牛，两家俱认，州郡久不能决。益州长史韩伯俊曰：“于安固少聪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驱牛群至，乃放所认者，遂向任氏群中。又阴使人微伤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诃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卢恺从周武帝在□阳宫，敕诸屯简老牛，欲以享士。恺进谏曰：“昔田子方赎老马，君子以为美谈。向奉明敕，欲以老牛享士，有亏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转礼部大夫。
《唐书》曰：李密常欲寻包恺，乘一黄牛，被以蒲鞯，仍将《汉书》一秩挂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角上，一手捉牛引，一手翻书读之。尚书令越公杨素见於道，从後案辔蹑之。既及，问曰：“何处书生，耽学若此？”密识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问所读何书，答曰：“《项羽传》。”越公奇之。

卷八百九十九　兽部十一

牛中

《春秋潜潭巴》曰：宫有牛鸣，政教衰，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

杨方《五经钩沉》曰：东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无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传》曰：泰山，百兽之所聚也，爰有赤豹封牛。

又曰：天子大飨正、侯、诸王、七萃之士於丕衍，韩之人献朋牛三百。

又曰：天子饮于文山，乃献良马驷，方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驼。）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泽，钓于流水。因献良马三百，牛羊二千。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黄帝於东海流波山得奇兽，状如苍牛身，无角，能走。出入死晷则风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黄帝杀之，以其皮为鼓，声闻五百里。

《世本》曰：鲧作服牛。（鲧，黄帝臣也，又云少昊时人，始驾牛。）

《孔子家语》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矣。”

焦赣《易林》曰：教牛逐兔，任非其人，费日无功。

《相牛经》曰：《牛经》自宁戚传百里奚，汉世河西薛挂其书，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传晋高祖宣皇帝，其後王恺秘其书。

又曰：牛歧胡，寿。（歧，牵两腋眼下分为三。）去角近，行。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脉贯童子，最。颈骨长且大，。壁堂欲得阔。（壁堂，两股间也。）倚欲得如绊马聚而正也。膺庭欲得广，（膺廷，胸前。）天关欲得成，（天关，背接骨。）俊骨欲得垂，（眷也。）央欲得下。兰株欲得大，（尾株。）丰岳欲得大。（膝株骨。）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复蹄间名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当车骨也。）悬蹄欲得如八字，阳盐欲得广。（阳盐者，夹尾株前两臁上。）常有似鸣者，有黄也。洞胡无寿，珠渊无寿。游靡目下也，上池有乱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身欲得如卷。大臁疏肋，难饲。龙头突目，好跳。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后横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长疏，不耐寒气。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坚。角欲得细。鼻如镜，鼻难牵。口方易饲，府方易饲。

《庄子》曰：声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问焉，曰：“我尚有四足，动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夫厘牛，其大如垂天之口，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
又曰：鲁闻颜阖得道之人，使币致焉。颜阖守庐，粗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问：“杆颜阖家耶？”阖曰：“然。”使者致币，阖对曰：“恐听谬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复求之，则不得也。
又曰：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而恢恢乎其投刃必有馀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则刃游於其间也。
又曰：或聘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入於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孟子》曰：臣闻胡云：“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不忍其觳觫，欲以羊易之。是见牛而不见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栏牢，不胜服也；车蠹於瓦石，不胜乘矣。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义者，三世不懈。家无故而黑牛生白犊，以问孔子。孔子曰：“杆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牛又复生白犊，其父令其子问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复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围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壮皆乘城，战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吕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八阙。（注事具乐部。）
又曰：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帝豫而牛不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其卷，而恣所之，顺也。
又曰：乱国之妖，有牛马言。
《韩子》曰：商太宰常使庶子行市，还云市门多车。太宰召市吏问曰：“市何多牛马耶？”吏怪太宰是神知。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於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头。”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
《试蒙》曰：夫龙门，鱼之难；太行，牛之难；以德报怨，行之难也。
《淮南子》曰：牛歧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络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剥牛皮享以为鼓，正三军掷贲，然为牛计者，不若服轭也。
又曰：城上视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戴角者无上齿，无角者膏而兑前，（豕马之属前小。）有角者脂而兑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牛羊后小。）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骡牛腾马，游牝于牧。
又曰：取牛胆途热釜，即鸣矣。
又曰：牛胆途目，莫知其谁。注曰：“取八岁黄牛胆，滚狩寸着胆中，百日以成。因使巧工刻，像人丈夫，著目下；为女子，著头上；为小儿，著颐下。盛以五彩囊。先宿斋，无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语曰：“好牛不可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不察也。重白而憎黑，嗜甘而逆苦，能定名则万事不乱也。
《卞子》曰：郭林宗谓仇季智曰：“子常有过否？”季智曰：“吾常饭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说苑》曰：秦穆公使贾人载盐徵百里奚，诸贾人以五羊之皮，将车之秦。秦穆公观盐，见百里奚牛肥也，问何以致此，对曰：“臣饮食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乃以为上卿。
《张温自表》曰：昔百里奚贤，秦穆公欲干之。缪公好牛，奚因赁官以养牛。蹄上，垂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复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当刖，使守门。”公出，禽息跪而请之曰：“夫养牛者，愿君勿忘也。”公乃问百里奚，奚曰：“臣之长非养牛者也，乃养民也。”公视牛，察之，则贤人也，遂与同车而出，谢禽息。息曰：“所以不世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触门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无冬夏常卧雪中。
又曰：智禽衔芦以逆网，水牛结阵而却虎矣。
《说苑》曰：齐桓公出猎，逐鹿入山谷中，见一老父，问曰：“杆何谷也？”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牛，子大，卖之买驹。少年曰：‘牛不能生马’，遂持驹去。旁人闻，以臣为愚，因以为谷也。”管子曰：“杆臣之过也。使尧在上，皋陶为大理者，安有取人驹乎？”
《论衡》曰：十围之牛，为牧竖所驱。
又曰：牡马见雌牛，不相合者，异类也。
《风俗通》曰：卖牛勿握角，令不售。案恐触人，人不取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两江溉田。江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冰自以其女与神为婚。径至神祠，劝神酒，杯但澹淡不耗，笨洒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於岸旁。有顷，冰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大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
又曰：丁壮小犊，跳梁弄角。饮水数石，生刍十束。当风露夜，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卢闻牛鸣，知生三犊，尽为牺牲。嵇叔夜以为无此，皆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儒妄说。
又曰：蜀牛不施绳，右前曰“排”，左侧曰“纲”，而牛解人语。
又曰：九真有神牛，生溪上里。时时共斗，即海沸而昏，或出斗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雳。号曰神牛。
《洞林记》曰：义兴叔保得伤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厌之，求不得。璞为致之，即日白牛从西来，逢叔保，大惊，遂病差。
《语林》曰：宋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祠，著《无鬼论》。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馀年，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绝而失。明日而岱死。
《郭子》曰：蒲奋字武林，高平人，畏风。在晋武帝坐，北窗有琉璃扇，实密似疏，奋有难色。帝乃笑之，奋曰：“臣犹吴牛，见月而喘。”
《述异记》曰：牛之不角者呼为童牛。
《金楼子》曰：东海中有牛，剥其皮贯之，潮死炅则毛起，潮去则毛耳。
《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领中，舌着於腹。载多而行，少则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预奏事》曰：臣前在南，闻魏兴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数百斤。
袁乔《江赋注》曰：吴时有钱约，钓於牛渚，获一金锁，引之则金牛泛然而出。约惧而舍，因以为名。
束《延游赋》曰：乘露车以偃蹇，驾兰单之疲牛。连缒索以为鞅，结断绠而为酋。
臧彦《快牛赋》曰：殊相允备，名不虚假。伟质魁梧，骨奇形雅。竦若惊鹿，驵若奔马。
卷九百　兽部十二
牛下
《逸士传》曰：尧让天下於许由，由逃之。巢父闻而洗耳於池滨。樊坚字仲父，牵牛饮之，见巢父洗耳，乃驱牛而还，耻令牛饮其下流。
《关中记》曰：周玄年，老子之度关，令尹喜先敕门吏曰：“若有老公从东来，乘青牛薄板车者，勿听过关。”其日，果见老公乘青牛车求度关。吏入白之，喜曰：“诺，道今来矣！我见圣人矣！”即带印绶出迎，设弟子之礼。
杨泉《物理论》曰：武帝拜少翁为文成，岁馀无效应。乃作帛以饮牛，阳言此牛有异应。杀而视之，得帛书。武帝识其手迹，其言妖怪，乃急穷竟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诛文成而隐其事。
《地镜图》曰：齐气之见为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气占》曰：赵口如牛，北夷之气如牛。
郭子横《洞冥记》曰：玄封三年，大秦献花蹄牛，高六尺，尾环绕角，生四耳。
又曰：玄封三年，大秦献牛，善走多力。使辇铜石以起望仙宫，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阳关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记》曰：董卓少常游羌中，与豪帅相结。後更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乃为杀耕牛与之共宴乐。
皇甫谧《高士传》曰：民有牛暴管宁田者，宁为牵着凉处，自饮食，还牛主。主得牛，大惭。
《先贤行状》曰：王烈字彦光，通识达人。时国中有盗牛者，牛主得之，盗者曰：“我邂逅迷惑，从今以後交阅过。子既已赦宥，幸无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遗之。间年中，行路老父担重，有人代担行数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问姓名，不以告。老父复行，失剑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惧後人得之，遂守掷炅暮。剑主还见之，即前担人也。老父揽其袂曰：“子前跟吾担，不得姓名。今子复守吾剑，未若子之仁者。请告吾姓名，吾将以告王烈。”乃语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见。”使人推之，乃昔时盗牛人也。
《广州先贤传》曰：罗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邻家牛数入食其禾。既不可逐，乃为断刍，多着牛家门中，不令人知，数数如此。牛主惊怪，不知为谁。阴广求，乃觉是威。自後更相约率检犊，不敢复侵威田。
《玄中记》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复，创即愈也。
又曰：万岁树精为青牛。汉桓尝出游河上，忽有一青牛从河中出，人惊走。太尉何公时为中尉将军，有勇力，走逆牛。牛槛瀚，走还何，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头而杀之。此青牛者，万年之木也。
《嵩高记》云：山有大松或千岁，其精变为青牛。
《蜀王本纪》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也。
杨龙骧《洛阳记》曰：石牛在城西。石虎当衰，石牛夜唤，声闻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落牛两耳及尾，以铁钉钉四脚。今具存。
刘道真《钱塘记》曰：明圣湖有金牛，常有见者，神化莫测，遂以名湖。
《凉州异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郁林异物志》曰：周留者，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虎为雌。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其状似猪。
《齐地记》曰：端愠牛岛上，常以五月，海牛产乳。海牛形似牛而无角，黑色，虎声，爪牙亦如虎。脚似鼍鱼，尾似鲇鱼，尾长尺馀。其皮甚软，可供百用。牛见人奔入水，以杖击鼻则得之。
史苓《武昌郡记》曰：武昌牛岗，古老相传，云有金牛出此。今半已崩破，坑大数十丈，牛因跃出，践岗边石，遗迹尚在。
常璩《华阳国志》曰：牛饮水者，昔程郑於此饮牛，江为之竭，因以为名。
刘欣期《交州记》曰：九真居风山，夷人与一妪向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锁，长丈馀。後人往往见牛夜出，光曜数十里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燕尾洲南有龙、庞二洲，二洲之间，旧云多异鱼，而投罟挥网，辄便挂绝。有水客沉而视之，见有石牛二头，常为网害，故网绝焉。
郦道玄注《水经》曰：阳城东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沧河之上源也。耆旧云：山下本有百泉竞发，有一神牛骇身，自山而降下饮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广州记》曰：有石牛，每旱，杀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毕则雨，洗牛背泥尽方止。
顾微《广州记》曰：阳县里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儿，随所舐处，肉悉白净而甚快，遂听牛日日舐之。儿俄而病死，其家葬儿，杀此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馀人悉变为虎。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增成县南有烈青洲，洲南又有牛潭，渔人见金牛常出水盘石上。义熙中，县民张安钓此潭，於石上蹑得金锁，大如指，长数十寻，寻之不已。俄有物从死晷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斫断，惟得数尺，遂致大富。後义兴周灵分亦好钓，常见此牛寝伏石上，旁有金锁。往掩之，得二丈许，遂以财雄为南江都尉。
祖台之《志怪》曰：荀为兖州镇，去京师五百里。有贡珍异食者，欲贻都邑亲贵。虑经信宿之间复鲜美，募有牛能日行数百里者，当厚赏之。有人进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乃命其丁车、善驭、书疏，发遣。旦发，日中到京师，取答书还，至一更始竟便达。以其骏快，筋骨必将有异，遂杀而观之。亦无灵异，惟见双筋如小竹大，自头挟脊着肉里，故外不觉也。
又曰：陶太尉微时，丧当葬，家贫，亲自营作砖。有一班牛，载砖已至，忽然失去。便自寻觅。忽於道中逢一老翁，问云：“君欲何所觅？”太尉具答。叟举手指云：“向於山岗上见一牛眠山圩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处，便好作墓安坟，当致极贵，小复亦当位极人臣，世为方岳矣。”又指一山云：“杆山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但不如向耳，亦当世出刺史也。”言讫便不复见。太尉墓之，皆如其言。
刘敬叔《异苑》曰：余以义熙十三年为长沙景王骠骑参军，在西州得一黄牛，时将货之，便昼夜衔草不食，流泪瘦瘠。
又曰：即墨有古冢。或发之，有金牛塞埏门，不可移动，犯之则殉也。
《异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驼。案，项上有特骨，大如复斗。足健疾，其行如马，日行三百里。
《列仙传》曰：阳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连耳，细而长。众以为异，皆言此天人也。会犊子牵一黄犊来过，都女悦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随犊子出取桃，一兽而反。
郭季产《集异记》曰：兖州人舡行，忽见水上有浮锁。牵取，得数十许丈，乃得一白牛，与常牛尾，而形甚光鲜可爱。人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锁亦随去。
干宝《搜神记》曰：晋大兴玄年，武阳太守王谅牛生子，一头、八足两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生梓树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持斧者四十人，犹不断。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去，卧树下。闻鬼相与言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秦公必将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赭衣，灰垒子，如之何？”默然无言。卧者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随斫创垒以灰，树断，化为牛。使骑击之，不胜。或堕於地，髻解被，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
刘义庆《幽明录》曰：巴丘县金岗以上三十里，世名黄金濑。古有钓于潭，获一金锁，引之满一舡。金牛出，声貌奔壮，奋跃还潭，锁久乃尽，钓人刀斫得数尺。故潭濑取名。
又曰：桓玄时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复生。云初死时，见一人执将至天上，有一贵人问云：“杆人何罪？”对曰：“杆人坐食疫死牛肉。”贵人云：“今须牛以转输，肉以充百姓，何故复杀之？”催遣还。
又曰：桓玄在南郡国第居时，出诣殷荆州，於鹊穴逢一老公，驱青牛，形色怪异。桓即以所乘马易牛，乘至零陵，疾非常。因思息驾饮牛，牛迳入水不出。桓遣人觇守经日，绝迹也。
又曰：玄嘉中，益州刺史吉翰迁为南徐州。陷甑蜀中载一青牛。每常自乘，恒於目前养视。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丧未还都，先遣驱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异，即待丧。丧既下舡，便随去。
又曰：桓冲镇江陵。正会夕，当烹牛，牛忽熟视帐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督咒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当启活也。”牛应声而拜，众甚异之。都督复谓曰：“汝若须活，遍拜众人者，直往！”牛殒涕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启，遂杀牛。冲醉止得启，冲闻之叹息，都督痛加鞭罚。

又曰：护军琅琊王华，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齿已长。华後梦牛语之曰：“衰老不复堪苦载，载二人尚可，过此必死。”华谓偶尔梦，与三人同载，还府，此牛果死。

《神仙传》曰：吴有徐随，居丹徒。左慈过随门下，有宿客六七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见牛在杨树杪，车毂中皆生荆木，长一二丈。客惧，入报随，随曰：“杆左公也。”遣追之。客乃逐慈，叩头陈谢。客还，见牛故在弋，毂中亦无复荆木也。

郭义恭《广志》曰：麒牛似鹿，又似牛，肉美皮温，常幢葬滨也。（滇音颠。）

《宣验记》云：天竺有僧，养一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馈之。所给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岭表录异》曰：自琼至振多溪涧，涧中有石鳞次，水流其间。或相去二三尺，近似天设，可蹑之而过。或有乘牛过者，牛皆促敛四蹄，跳跃而过，或收打随流而下，见者皆以为笑。彼人谚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又好哭。”

又曰：琼州不产驴马，人多骑黄牛，亦饰以鞍鞯，加之衔勒。可骑者即自小习其步骤，亦甚有稳快者。

卷九百一　兽部十三

《说文》曰：驴，似马，长耳也。

何承天《纂文》曰：驴，一曰漠骊，其子曰蒙。

《史记》曰：匈奴奇畜即驴、骡也。

《汉书口西域传》曰：乌桓国，有驴无牛。

《後汉书》曰：蓟子训，汉末入市，投主人家停，其驴忽死。时夏月，蛆从驴口中出。主人见之，白训，训曰：“无苦。”遂往驴边，举杖，驴忽走起。

又曰：永平中，更忧蘅荦，岁省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

又曰：戴良字叔鸾，其母喜驴鸣，常学之以娱乐。

《晋书》曰：王济卒，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迟颗敬济，而後来，哭之甚悲，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衬匏曰：“诸君不世而令王济死乎！”

《世说》曰：王仲宣呵蘅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呵蘅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作驴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志》曰：诸葛恪父瑾，长面似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也。恪对跪乞请笔，益两字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欣笑，以驴赐恪。

《晋阳春秋》曰：晋文帝亲阮籍，恒与谭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从容，常言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士风，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大悦，即从其意。疾点骑驴径到郡，至，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籍教令清整，常留十馀日，便乘驴去。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质，为荆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僮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告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爨食毕，复随侣而进。

《晋书》曰：石苞既定寿春，以威惠服物。淮南监军王环，轻苞素微，又闻童谣曰：“官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与吴人交通。

又曰：王导谓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驴马，不言马驴，岂驴胜马也？”

沉约《宋书》曰：後废帝昱，於耀灵殿上养驴数十。

又曰：吏部尚书庾仲文。荀万秋常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问“有好牛不”，言无；问有“呵揄不”，又言无，止有佳驴耳。仲文便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门，遂与相问索之。

《齐书》曰：刘祥博才傲物。常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人才，俱为令仆矣。”

南史曰：谢吃葳为人仗才使酒，齐高帝问以北方事，吃葳对失仪，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人或问曰：“闻有朝命，定是何府？”答曰：“不知是司马为复是司驴，既是驴府，正应是司驴。”为有司所奏，以怨望免。

《後魏书》曰：玄坦傲狠凶粗，安丰王延明每切责之曰：“昔宋有东海王志性凡劣，人号曰驴王；我熟观汝所作，亦恐不免驴。”当时闻者，号为驴王。

《三国典略》曰：东魏静帝迁都邺，尚书郎以下尽令乘驴。

又曰：齐萧悫为太子洗马。悫字仁祖，常患腰痛，眩，不堪驰马。齐主令乘驴以从，见者笑之。

《北史》曰：公孙轨拜尚书，赐爵郡公，出为武牢镇将。初，太武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部调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百匹，乃与受之。百姓语曰：“驴无弱，负绢自壮。”众共嗤之。

又曰：後魏车驾往征蠕蠕，司马楚之与齐阴公卢中山等督运以继大军。时镇北将军封沓亡入蠕蠕，说令丑之以绝运。蠕蠕乃潜遣觇楚之军，截驴耳而去。有告失驴耳者，楚之曰：“必觇贼截之，为验耳，贼将至矣。”乃伐柳为城，水灌令冻。城立而贼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闻而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郭英镇剑南。取女人，令乘驴击球，以宝钿为驴鞍，赏赐巨万，以为笑乐。
《风俗通》曰：灵帝於宫中西园驾四白驴，射自操辔，驱驰周旋，以为大乐。於是公卿贵戚转相仿，至乘以为骑从，价与马齐。
又曰：凡人相骂曰“死驴”，鬼恶之称也。董卓陵虐王室，执政皆如死驴。
《汉志》曰：灵帝驾四驴，亲自操辔。驴者，服重征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驾之乎？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焉。
《金楼子》云：汉灵帝养驴数百头，常自骑之，驰驱遍京师。有时驾四驴入市。
《符子》曰：有驴仙者，享五百岁，负乘而不辍，历无定主，大驿於天下。
《世说》曰：孝武帝未常见驴，谢袒缘问：“陛下遥想其形，当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头当似猪。”
《续搜神记》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咒术。乘驴作贾客，於外国深山中行，下有绝涧，然无底。忽有恶鬼，偷牵此道人驴下入涧。道人寻迹咒誓，呼诸鬼王，须臾即驴物如故。
《国朝传记》曰：武后初称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至有车载斗量之咏。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室，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其间。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後受罚。”御史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极钝，何物驴畜，敢於御史里行！”於是羞赦而止。
《楚辞》曰：骥垂两耳，中阪蹉跎。蹇驴服驾，无用日多。
又曰：驾蹇驴而无策，又何路之能极？
臧彦《笛铎文》曰：爰有奇人，西州之驱驰者，体质强直，禀性沉难，聪敏宽详，高音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
宋袁淑《俳谐文》曰：驴山公九锡，曰：若乃三军陆迈，粮运艰难，谋臣停算，武夫吟叹。尔乃长鸣上党，慷慨应官，崎岖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勋，万世不刊，斯实尔之功也。音随时兴，晨夜不默，仰契玄像，俯叶漏刻，应更长鸣，毫分不却。虽挈壶着称，未足比德。斯复尔掷昵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犹忆天时，用不应声，斯又尔之鸣也。青脊绛身，长颊广额，修尾後垂，巨耳忿泫，斯又尔之形也。嘉麦既熟，实须精面，负磨回衡，迅若转电。惠我众庶，神获荐，斯又尔之能也。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中大夫庐丘加庐尔，使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冷浦之朱庐，封尔为中驴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骡
《广志》云：骡，北方或曰罔。
《说文》曰：骡，驴父马母也。
崔豹《古今注》曰：驴为牡、马为牝，即生骡。马为牡、驴为牝，即生腾{脉马}。
《史记》曰：大将军卫青围匈奴，匈奴薄暮乘六骡，壮骑可数百，冒围去，追之不及。
《汉书》曰：高昌性难伏，乃作歌曰：“驴非驴，马非马。”言高昌似骡也。
《三国典略》曰：齐阳休之常乘骡游於公卿门，略无惭色。
又曰：侯莫陈悦既败，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至牵屯山，不知所趋，乃弃马山谷，乘骡而去。
《唐书》曰：吴玄济叛，其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部，最为劲悍，官军恒警备之。
《吕氏春秋》曰：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祆戬。阳城疸渠，黄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骡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于侧，愠曰：“嘻！胥渠也，欺君，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令庖人杀白骡取其肝，以与阳城疸渠。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黄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抱朴子》曰：世不信骡乃驴马所生，云各自有种，况乎仙者难知之事哉？
《鲁女生别传》曰：李少君死後百馀日，後人有见少君在河东蒲坂，乘青骡。帝闻之，发棺，无所有。
《洞冥记》曰：修弥国多神马骡驴。驴高十丈，毛色皎然，能行水上，有两翼，或飞於海上。常与牝马合，则生神骡。
又曰：玄封四年，修弥国献驳骡，高一丈，毛色亦班，背山毛旋成日月之像。常以金宝物器盛刍以饲之，置於黄门厩。东方朔曰：“杆六畜之下者，无为深爱。昔夏侯淫于原兽，以亡其国。况戎翟献蒲吧兽，费财毁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庄呵揄，叔敖知其失政。愿陛下省物，全国家之机事。骡，鄙兽，宜置之於负乘，不用则弃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见有赤蛇自天属地，有口气来绕地，及口徐，蛇复变为赤龙，骑之入口。有人来告，上曰：“滑稽儿使我失龙矣。”朔曰：“龙何难值？恐陛下费金宝终化为驴骡耳。”帝纳其言而深忌之。
《吴历》曰：朱据讨沓中，获驴、骡二千馀头。
《晋书》曰：乘传使者卖官出使，遭周亲丧以上，皆自表闻，听得白服乘骡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晋诸公赞》曰：刘禅降，乘骡车，诣邓艾。
《神仙传》曰：蓟子训，齐人也。到京师，诸贵人欲见之。子训曰：“我非有重瞳八彩，欲见我，我亦无所道。”遂去。诸贵人皆逐之，问人，云：“去东陌上乘骡者是。”乃各走马逐之，望见子训骡徐行，而名马逐之不及，乃各罢归。
橐驼
《淮南子》曰：橐驼植稻出泉渠。
《广志》曰：天竺以北多橐驼。
《山海经》曰：号山阳之光山，兽多橐驼，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负千斤。
《史记□匈奴传》曰：其奇畜则橐驼。
又《苏秦传》曰：苏秦说楚威王曰：“阁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
《汉书□西域传》曰：鄯善国多橐驼。
《东观汉记》曰：河西太守窦融遣使献橐驼。南单于上书献橐驼。单于岁祭三龙祠，走马斗橐驼，以为乐事。
华峤《後汉书》曰：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蕃称臣，入居於□中，献使献橐驼。
《南史□四夷传》曰：滑国有两脚橐驼，野驴有角。
《後魏书》曰：高祖不饮洛水，常以千里足名驼更互向恒州取水，以供赡焉。
《後周书□四夷传》曰：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多热风，为行旅之患。其风欲至，惟老驼知之，即预鸣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为候，即以毡拥其鼻口。其风迅速，须臾即过，不尔则至危毙。
《盐铁论》曰：齐陶之缣，南汉之布，中国以一端缦得匈潘阚金之物。驴骡骆驴，可使衔尾入塞。
《博物志》曰：敦煌西渡流沙，千馀里中无水，时时伏流，人不能知，皆乘骆驼，驼知水脉，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於蹋处掘之，辄得水。
《外国传》曰：大秦国人长一丈五尺，猿臂长胁，好骑骆驼。
《洛中记》曰：有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头，高九尺，号铜驼路。
陆《邺中记》曰：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二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
《异苑》曰：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铁及手承取，即便对过；瓠芦盛之者则得。饮之令身体香净而仙。其国神秘，不可数遇。
《楚辞》曰：蛙黾游乎华池，腰奔亡，胜驾橐驼。（腰，骏马。）
郭璞《山海经图□橐驼赞》曰：驼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骛流沙，显功绝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潜识泉源，微乎其智。
卷九百二　兽部十四
羊
《说文》曰：羊，祥也。像四足角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
又曰：羔，羊子也。宁，五月生羔也。骟（亡具切。）六月生羔也。{大羊}，七月生羊也。兆，（雉矫切。）羊未足岁也。，牝羊也。公，（扶分切。）牡羊也。夷，（音夷。）乘羊也。番，（扶员切。）黄腹羊也。羟，（楷间切。）羊名也。
《广雅》曰：吴羊，牝一赎曰兆，三岁曰羝。牡一赎曰，三岁曰羊。吴羊害（居八切。）曰，（蒲各切。）羊害曰曷。{大羊}、骟、、巽，（思宪切。）羔也。
《尔雅》曰：羚，大羊。（似羊，大角员锐，在山岩间。）原，如羊。（音玄，似吴羊。）羊，牡分，（音汾）牝。夏羊，（黑历。）牡俞，（音榆，黑羝。）牝。角不齐，（一短一长。）角三[B13A]，佥。（[B13A]，卷三匝。）番羊，黄腹。未成羊，宁。绝有力奋。
郭义恭《广志》曰：大尾羊，细毛薄皮，尾氏旁广，重且十斤，出康居。
又曰：驴羊，似驴
《字林》曰：、（女奚切。）需，（女沟切。）胡羊也。空，（口弄切。）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患，（音还）似羊，无口。，（乙间切。）群羊相积。一曰羊羼，（初苋切。）羊相膊。羼，羊臭也。（羼，式延切。）
《玄中记》曰：千岁之树精为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美髯须主簿。
《礼记□曲礼下》曰：祭庙，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无故不杀羊。
又《月令》曰：孟春，天子食麦与羊。
又《内则》曰：羊，冷毛而毳膻。
《诗□小雅□无羊》曰：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
又曰：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又曰：《羔羊》，《鹊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俭节正直，德如羔羊也。羔羊之皮，素丝五纟它。
又曰：羊贲首，三星在ㄧ。郑玄注曰：“羊牝曰。贲，大也。”
《易□说卦》曰：兑为羊。
又《大壮》曰：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礼□夏官上》曰：羊人，掌羊牲，凡祭祠，饰羔。（羔，小羊也。《诗》曰：四之日其早，献羔祭韭。）祭祠割羊牲，登其首。（登，也。升首，报阳也。升首于室。）凡祈珥，共其羊牲。（共犹给也。）宾客，供其法羊。（法羊，食饗积膳之羊。）凡黍辜、候禳、衈积，共其羊牲。（积，故书为眡。郑司农云：眡，读为渍，谓畔国宝，渍军器也。玄谓：积，积柴祠，酋燎实柴。）

《周礼□天官□食医》曰：凡会膳，食羊宜黍。

《左传□宣上》曰：华玄杀羊食士，其御羊斟不与。及战，曰：“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与入郑师，故败。

又《宣下》曰：楚子围郑，郑伯肉袒牵羊。

《论语》曰：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又曰：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攘，盗。）

《史记》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面缚，左牵羊把茅，膝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入牧百馀羊十馀岁，羊致千馀。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拜式为郎，布衣草乔而牧羊。（乔音脚。）岁馀，羊悉肥。上过其羊，善之。式曰：“非独羊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缑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駵羊祠西畤。

《汉书》曰：楚怀王孙心在人间为人牧羊，项梁立为怀王。

又曰：苏武使匈奴。匈奴知武不可降，使北海上无人处牧羝，羊乳乃得归。武在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草ぼ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持节，节旄尽落。

《东观汉记》曰：甄宇，北海人，为州从事，徵拜博士。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称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钩，复耻之。甄博士宇先自取其最瘦者，犹是不复有争讼。後召会，诏问瘦羊甄博士。

《後汉书》曰：更始二年至长安，尤嗜酒，不听政事。所任皆贾竖、膳夫，庖人。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

又《广陵思王荆传》曰：光窝祆，大行在殿。荆哭不哀，而作飞书令苍头诈称东海王强、舅况书，与强构为大逆。其辞曰：“当为秋霜，无为槛羊。”（秋霜，肃杀于物；槛羊，受制于人。）

崔鸿《十六国春秋□后录》曰：羌抑摩献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

《北史》曰：隋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潞州有官羊生二角相背。以为谅之咎征。

《帝王世纪》曰：汤问葛伯何故不祠，曰：“尾供牺牲。”汤遗之以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天子传》曰：犬戎胡觞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献良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死蹙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
又曰：天子饮于文山，乃献豪牛。（四节有豪。）
又曰：春山大羊食鹿豕。
《山海经》曰：钱来之山有兽，如羊而马尾，名曰钅咸羊。
《周易是谋类》曰：太山失金鸡，西岳亡玉羊。（郑玄注曰：金鸡、玉羊，二岳之精。）
《春秋说题辞》曰：羊者祥也，合三而生以养王也，故羊高三尺。
《杂五行书》曰：悬羊头门上，除盗贼。
《春秋繁露》曰：凡贽，卿用羔。羔饮之其母，必跪，类知礼者。故羊之为言祥，故以为贽。
《庄子》曰：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亡羊。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谷奚事，则博塞以游。二人事业不同，其亡羊均也。
又曰：善养生者如牧羊，后者鞭之。
《墨子》曰：齐庄公之臣王国卑、中里徼者讼，三年而狱不断。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社。二子相从，以羊血洒社。读王国卑之辞已尽，中里徼之辞未半，祭羊砌狩触中里徼。齐人以为有神验。
《列子传》曰：杨朱见梁王，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王曰：“先生有一撇妾而不能治，三亩之园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见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而随之，欲东而东，欲西而西。使尧牵一羊，舜荷而随之，则不能前矣。”
《孙卿子》曰：仲尼为鲁司寇，沉犹氏不敢朝饮其羊。
《试萦》曰：羊不任驾盐车，椽不可为楣栋。
《龙鱼河图》曰：羊有一角，食之杀人。
《周书》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飞蛤满野。
《韩诗外传》曰：鲁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为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见曰：“死蹙精为玉，土之精为羊。愿无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杀之，视肝即土矣。
《国语》曰：季桓子穿井，获如玉缶，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见宋陵子，三仕不识，文侯曰：“何贫？”钟曰：“王见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愿百。常访邑里故人，其邻人贫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成百，则牧数足矣。’邻者与之。从此观焉，富者非富，贫者非贫也。
《吕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时，亡虞，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悦献诸缪公。缪公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
《淮南万毕术》曰：阿羊九头而更食，国乱乃出。
扬雄《法言》曰：敢问质？曰：羊质虎皮，见草而悦，见豺而战。忘其皮之虎也。
王充《论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乃令羊触之。
《山海经》曰：咸羊尾如马，出钱来之山咸。（咸音针。《玉篇》作古咸反。）
《瑞应图》曰：锺律和调，则玉羊见。
《白泽图》曰：羊有一角当顶上，龙也。杀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蔙，蜀中本尾。洛中有人驱羊入蜀，其子着羊毛，蜀人取种。因名禾羊负来。
又曰：阴夷山有淫羊，一日百遍，脯不可食，但着床席间，已自惊人。又有作淫羊脯法。取、字各一，别系，令裁相近而不使相接。食之以地黄、竹叶，饮以麦汁米潘。百馀日後解放之，欲交未成，便牵两杀之，膊以为脯。男食，女食字，则并如狂，好丑亦无所避，其势数日乃歇。治之方，煮茱萸、菖蒲汁饮之，又以水银宫脂途阴，男子即痿。宫脂，鹿脂也。
《杜预奏事》曰：臣前在南，闻魏兴北山有野羊，大者数百十斤。试令固求，今者各得一枚，并头角蹄，案其形，不与土羊相似。然是野兽，世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悬羊头、磔鸡羊以求富。余以问河南服君，服君曰：“是月草木萌，羊能啮草，鸡啄五谷，故悬二物助阳气。今人杀羊、鸡，自作不祥。”
《凉州异物志》曰：有小羊称若斥，颇热，峭山如壁，上下无跌。
又曰：有羊大尾，车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蒲俺如驼。
宋永初《山川记》曰：九真都龙县有羚羊，大如秦牛。
《春秋後语》曰：张仪谓楚王曰：“夫为从者，尾驱群羊而攻生虎。虎之与羊，不格亦明矣。（格，斗也。羊与不能与虎斗明矣。）今王不与虎而与羊，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
《卫别传》曰：少时乘白羊车於洛阳，市共观，咸曰：“谁家璧人？”
《述异记》曰：羊而不角呼蛟羊，一名胡髯郎，一名青乌。
又曰：周成王时，东夷进六角羊。周厉王玄年，外国贡三角羊。
《尹喜内传》曰：老子与喜别，曰：“寻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喜後求而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神仙传》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良谨，将至华山石室中，四十年不误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见道士，引至山。与弟语毕，问平羊何在，平曰：“近东。”初起视，不见羊，但见白石，却谓平曰：“山东无羊。”平曰：“兄自不见尔。”与兄俱往，平乃叱之，白石一时皆起，成羊数万头。初起曰：“弟得仙道以如此。”遂弃妻子，服松柏伏苓五万日，遂得仙，易姓为赤松子。

又曰：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群羊，识崔之所在。追者疑化为羊，乃令人数羊。羊本千口，简之长一口。知化为羊，乃谓曰：“若是左公者，但出无苦也。”有一羊跪言“讵如许？”址者欲执之，於是群羊皆长跪曰：“讵如许？”址者乃去。

《搜神记》曰：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当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家有黄羊，因以祠之。

又曰：南阳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鬼问为谁，定伯乃欺之曰：“我亦鬼也。”遂相与为侣向远。行妓悃，相担。问鬼曰：“鬼何所畏？”曰：惟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担鬼着顶上，径诣宛市，化为羊。恐蒲颁，亟唾之。卖之得钱千五百。买者系之，明视之，但绳在。时人名：“宗定伯卖鬼，得钱千五百。”

《列仙传》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时，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骑羊而入蜀中，王侯贵人追之上绥山，在峨嵋山西南，高无极。随之者不得还，皆得仙道。山上有桃，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遗叔向，叔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发，追捕向家，检羊骨肉都尽，惟有舌在。国人异之，遂以羊舌为族矣。

《续搜神记》曰：顾沛者，吴之豪士。送就於平亭，时有一沙门在坐，是流俗道人。主常欲杀羊，羊绳断，便走来入此道人膝中，穿头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将去而杀之。既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下喉，炙便自走行道人皮中，痛毒不可忍。呼医来针之，以数针贯之，炙犹动摇。乃破出之，故是一脔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羊鸣、吐沫。还寺，少时即死。

刘义庆《幽明录》曰：洛下有涧穴，妇欲杀夫，推下。经多时，至底，乃得一穴，宫馆金饰，明逾三光，人长三丈。如此九处。最後至告饥，长人指树下一羊，令跪将羊须。初得一珠，长人取之。次亦取，後令啖，即疗饥。请问九处名，求停不去，答云：“君不得停。”

《续异记》曰：吴兴俞亮，以永明八年补护军府史。於常眠者闻有羊声，疑为神怪。窃於户窥之，见其床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满室。

《金楼子》曰：修羊公於华阴山以道干景帝，礼遇之。数岁，道不可得。有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问修羊公能何，发语未讫，於床氏化为白石羊，题其胁曰：“修羊公谢天子。”後置石羊於通灵台。

《岭表录异》曰：常有人自青杜泛海闽，为恶风所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至一岛，忽见群羊，人向之亦不惊避。初疑人所牧放，而绝无人迹，乃知野生者。舡人方馁，因取食之。

卷九百三　兽部十五

豕

《尔雅》曰：豕，猪。（江东呼为豨希。），。（，羊反。俗呼小猪为子也。）幺，幼。（最後生者，俗呼为么豚。）豮者。（音温。今猪短头，皮理腠蹙也。）豕生三，（音宗）二师一特。所寝，曾。（疾陵切。）四蹄皆白，。（音该）其迹，刻。绝有力，。（音厄。豕高五尺者。）牝。豵五尺为。（大豕为。今渔阳呼猪大者为也。）

《说文》曰：，（许卜切。）小豚也。，豚生三月。（子公切。）豚生六月也。或曰：一赎曰。，牝豕。，也。，（公妍切。）三岁豕。，牡豕也。，也。，（音役。）大谷名猪曰。，（于丽切。）豕息也。豢，以圈养豕也。

何承天《纂文》曰：梁州以豕为，（之涉切。）河南谓之豵，吴楚谓之豨希。（火岂切。）渔阳以大猪为，齐徐以小猪为。（叱主切。），（音觅）白豕黑头也。，豕奏毛也。

《方言》曰：猪，燕、朝鲜之间谓之，关东谓之豵，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希。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音奚）吴扬之间谓掷靓子。

《春秋说题辞》曰：斗星时散精为豵，四月生应天理。

崔豹《古今注》曰：猪一名长喙，一名参军。

《易口说卦》曰：坎为豕。

又《睽卦》曰：上九，睽孤，见豕负途，载鬼一车。

又《大畜》曰：六五，豕之牙，吉。

又《后卦》曰：初六，系于讲铪尼，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踯躅。

《礼记口曲礼下》曰：凡祭，豕曰刚鬣，豚曰盾肥。

又曰：士无故不杀犬豕。

又《月令》曰：孟夏，农乃登麦，天子以豵常麦。

又《王制》曰：秋荐黍以豚。

又《礼器》曰：牲平仲祭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又《内则》曰：豕望视而交睫，腥。（望视，远视也。腥，当为星。星，肉如米者。）

《论语》曰：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国风□驺虞》曰：彼茁者葭，一发五。（豕牝曰。）
又曰：彼茁者蓬，一发五。（一豵曰。《笺》云：豕三岁曰。）
又《鱼藻□崭崭之石》曰：有豕白蹄，涉波矣。
《左传□庄八年》曰：齐无知弒其君。十二月，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伤足，丧屨。反，诛屨於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植党，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於床，曰：“非君也，不类。”槛瀚之足于户下，遂杀之，而立无知。
又《昭七》曰：昔有仍氏生女乐正居，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谓之封豕。
又曰：卫灵公夫人南子与宋朝通。卫太子使齐，过宋，宋野人以娄猪刺而歌之云：“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
《史记》曰：子路性鄙，好勇伉直，冠雄鸡，佩豚。
《汉书》曰：公孙弘，甾川人。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
又曰：郅都，景帝时为郎。常从入上林，贾姬在厕，野彘入厕。上目召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贾姬，都谏之，乃止。彘亦不伤贾姬。
又曰：燕剌王旦将作乱，厕中群豕出，坏太官灶。
《东观汉记》曰：承宫字少子，琅琊人。少孤，年八岁，人令牧豕。乡里徐子盛明《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其庐下，见诸生讲诵，好之，因弃猪而听经。猪主怪不还，行索见宫，欲笞。门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门下拾薪执苦。数年遂通经。
又曰：朱浮与彭宠书，责之曰：“伯通自伐，以功为高天下。往时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还。若以子功论於朝廷，则为辽东豕也。”
《续汉书》曰：曹萌字玄伟，以仁厚称。邻人有亡豕者，与萌豕相类，诣门认之，萌不与争。後所亡豕自还，其主大惭，送所认豕，辞谢萌，萌笑而受之。
袁山松《汉纪》曰：吴放猪於长垣泽中，诵经而行，遇父故人，谓之曰：“子二千石，子掉鞭而诵经，行吟於泽畔，纵子无耻，奈君父何？”守志如初。与北海公沙穆游太学，资赁乏，变服为佣，赁使舂，遂为死交於杵臼之间。
张《汉纪》曰：莎车王杀于阗王。于阗大人都末出城见野豕，欲射之。豕乃语曰：“无杀我，我为汝杀莎车将军。”都末异之，即与先共时莎车王。
谢承《後汉书》曰：朱穆字文玄，常养猪，猪有疾，使人卖之於市。语之曰：“如售，当衷告买者，言病也。”卖猪者售，不言病，且直过多。穆怪其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赍半直以还买猪者，买猪者辞不敢，穆弃钱而去。
《魏志》曰：挹娄国在夫馀东，常穴居土，气寒剧於夫馀。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冬以猪膏途身。
又曰：管辂常至郭恩家，碓上九斗，谓恩曰：“当有老人将豚一口从东候公舍，有小口伤，亦无所苦。”明日，果有亲知老翁携豚馈恩。恩射九为馔，箭着小女子脚。举家惶怖，竟无所害。又有人失妇，使辂卜之，辂曰：“君明日於路见担猪者，乃逐之。”行次，猪忽绳断，走入他舍，突破主人瓮。见其妇出看猪，遂擒之。
《晋书》曰：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用备劈斟酌，以大瓮盛酒，团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
又曰：愍怀太子常从帝观豕牢，言于帝曰：“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帝嘉其意，即使亨之，因抚蒲俺谓廷尉傅祗曰：“杆儿当兴我家。”
又曰：韩友字景先，庐江龙舒人也。龙舒长邓林父础积年，垂死。友为筮，使画作野猪，著卧处屏风上。因是遂差。
又曰：吕光死，其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头。又有龙出纠晷，蟠於殿前。纂以为美瑞，罗什独以为灾。俄而吕超杀蛛。
又曰：刘聪时，豕着进贤冠升聪殿，与犬斗。
《北史》曰：陆逞累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数子，鞠挟而死。其家又有豕，遂乳养之，诸豚赖之以活。时以逞仁政所致。
皇甫谧《高士传》曰：孙期字仲，济阴人。与诸生讲《京氏易》、《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黄巾贼起，过期里陌，相约不能犯孙先生舍。郡举方正，遣吏赍羊、酒请期。期驱豕入草，不顾也。
《三辅决录》曰：五门子孙，凡民之伍。（马氏兄弟五人，共居此地，作客舍，养猪卖豚。故民谓之曰：苑中三公，钜下二卿，五门々，但闻豚声。）
《董正别传》曰：司马徽字德操，时人呼为水镜。常有人妄认徽猪，徽便推与之。後数日，亡猪者以猪还徽，乃叩头谢自责，徽又厚谢。
《华阳国志》曰：何随字季业，清廉退让。常有屠者牵猪过随门，索断失之，强认随溷中猪，随牵与之。屠人寻自得亡者，还随，随以与之。
《越绝书》曰：鸡山豕山者，勾践以畜鸡豕，将伐吴，以食死士也。
《墨子》曰：孔子穷於陈蔡之间，藜蒸不甚。（桑感切。）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所从来而食之。
《符子》曰：朔人献燕昭王以大豕，曰：“养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圂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谓豕仙。”王乃命豕宰养。六十五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如沙坟，足如不胜其体。王异之，令衡官桥而量之，折十桥，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其重千钧，其巨无用。燕相谓王曰：“奚不飧之？”王乃命宰夫膳之。夕见梦於燕相曰：“造化劳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秽，吾患其生久矣。仗君之灵，得化吾生，始得为鲁津之伯。”燕相游貉谐津，有赤龟奉璧而献。（一云夜光珠。）

《孝经援神契》曰：彘水伏，故去脉。

《淮南子》曰：六九五十四，四主时，时主豕，故豚四月而生。

又曰：黄帝理天下，狗彘吐菽粟於路，无忿争之人。

《山海经》曰：猫大者，肉重千万斤。豪猪，如豕而白毛，毛大如笄而黑端。（郭璞症曰：猫，猪也，夹脾而有粗豪，长数尺，能以颈上毫射物。）

《博物志》曰：商丘子有养猪法，卜式有养猪羊法。

祖台之《志怪》曰：吴中有一士大夫，於都假还。至曲阿塘上，见一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金钤系挪帝，令暮更来。遂不至，使人求，都无此色。过猪圈，见一母猪臂上系金钤。

《养生要集》曰：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也。

《异物志》曰：郁林大猪，一蹄有四五甲，多膏。买者以铁椎刺其头，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动。

习凿齿《襄阳耆旧传》曰：木兰桥者，今掷靓栏桥是也。

《山海经图□豪彘赞》曰：刚鬣之族，号曰豪犭希。毛如攒锥，中有激矢。

宋袁淑《大兰王九锡文》曰：太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犭希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沉精，Ｂ群形於玄质。体肥盾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资豢养於人主，虽无爵而有秩，此君之纯也。君昔封国殷商，号曰豕氏，叶隆当时，名垂於此，此君之美也。白蹄彰於周诗，涉波应乎隆像，歌咏垂於人口，经钦簇而流响，此君之德也。君相与野游，惟君为雄，顾群数百，自西徂东。俯喷沫则成雾，仰奋鬣则生风。猛毒必噬，有敌必攻。长驱直突，阵无全锋。此君之勇也。”

卷九百四　兽部十六

狗上

《尔雅》曰：犬生三豸，（音宗）二师一豸获。（音祈）未成毫，狗。长喙，豸 佥。（音廉，又音险。）短喙，豸 曷（音歇）豸 乔。（许妖切。）狗绝有力，豸 兆。（音兆。）㹠，狗也。狗四尺为獒。

《说文》曰：犬，狗之有悬蹄者也。孔子曰：“视壤戳字，如画狗也。”

又曰：狗，叩也，叩善旭以守也。

又曰：㹠，壤戳多毛者也。豸 曷，短喙犬也。豸 佥，黑犬黄头也。豸 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句切。）黄犬黑头也。犭卑，（音罢。）短脑狗也。犭兼，（胡斩切。）犬吠不止也。獘，壤戟人心可使也。犭折，（居世切。）狂犬也。狄，赤犬也。
又曰：狡，小狗也。匈奴有狡犬，巨口而黑身。
吕忱《字林》曰：犭卢，韩良犬也。犭足，（音鹊）宋良犬也。犭开，（五见切。）逐虎犬也。
何承天《纂文》曰：守犬为犭贲。（扶本切）陇西以犬为狋。（酉。）犭农、（乃农切。）{如毛}、（乃居切。），（乃庚切。）皆多毛犬也。犭尧，（五校切。）犭制（居例切。）也。，（音。）屈尾犬也。
《广雅》曰：殷虞、晋獘、楚茹黄、韩卢、宋鹊，并犬属。
《广志》曰：狗，有悬蹄、短尾之号。
《古今注》曰：狗一名黄羊。
《易□说卦》曰：艮为狗。
《诗□国风□卢令》曰：卢令令，其人美且仁。卢重环，其人美且鬈。
又《国风□野有死麕》曰：无撼我兮，无使也吠。（㹠，狗也。）
《礼记□曲礼》曰：马效羊者右牵之，效犬者左牵之。
又《曲礼》曰：凡祭祠，犬曰羹献。
又《内则》曰：狗赤股而躁，臊。
又《檀弓》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於其封也，亦与之席，无使其首陷焉。”（封，当为窆。陷，谓没於土。）
《尚书□洪范》曰：西旅献獒，（西戎远国贡大犬。）太保作《旅獒》。（召公也。）
《左传□宣上》曰：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敖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
又《襄三》曰：国人逐狗，狗入於华臣氏，国人从之。华臣惧，遂奔陈。
又曰《昭六》曰：二十三年，遂取邾师，获□、弱、地。邾人诉于晋，晋人来讨。叔孙如晋，乃馆诸箕。使人与叔孙居於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示不爱。）
《公羊□绪瀚》曰：灵公食赵盾，公曰：“闻子剑利，以示我。”盾将起进剑，弥明曰：“何拔剑於公所？”盾知之，躇阶而走。（躇犹超。遽不暇以次。）公有周狗，（可与比周，所指如意。）谓之獒，而属之，獒亦躇阶从。弥明逆而之，（以足逆踏之曰。）绝颔。赵盾顾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史记□淮阴传》云：高祖诏齐捕蒯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对曰：“然，臣固教之。跖狗吠尧，尧非不仁，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

又《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任娠而产卵，以为不祥，弃於瞬颠。孤独老母有犬名鹄仓，猎於瞬吊，得所弃卵，衔以来归。独母以为异，复暖之，遂弗即成小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收养。长而仁知，袭君徐国。後鹄仓临死，更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葬之徐梁界中。今见有狗垄云。

又曰：范蠡之齐，遗大夫种书：“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又曰：范雎说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诸侯，譬若纵韩卢而搏蹇兔也。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於山东者，是穰侯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汉书口五行志》曰：文帝後五年六月，齐雍城门外有狗生角。

又曰：成帝河平玄年，长安男子石良、刘晋相与同居，有如人状在其室中，击之为狗，走去。复至数人，被甲持弓至良家，击之或伤，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其於《洪范》，皆犬祸也。

《後汉书》曰：岑熙为魏太守，无为而化。视事二年，舆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贼，岑君遏之。吠狗不惊，足下生。”

又曰：灵帝於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

《续汉书》曰：灵帝宠用便嬖，弟子转相汲引。卖关内侯，直五百万。令长强者贪如豺狼，弱者略不类物，实狗而冠也。

又曰：昌邑王槛宸冠方山冠，龚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魏志》曰：太祖云：“我有丁斐，犹人家有盗狗善捕鼠，虽小琐狩完囊储。”

又曰：公孙渊未亡，家数有怪，犬冠帻绛衣上台。

又曰：朱建平善相术，谓应璩云：“君年六十三，位为常伯，当有厄。先此一年，当独见一白狗，而旁人不见。”璩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倏见白狗，问掷赍人，悉无见者。於是游观田里，饮宴自娱。过期一年，年六十三卒。

《魏略》曰：丁溢外似疏滥而内明惠。虽与何晏、邓等同列而皆少之，惟声势屈於曹爽。爽亦教之，言无不从。故於时谤书谓：“台中有三狗，崖柴不可当，一狗凭点作蛆囊。”三狗，谓何、邓、丁也。点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啮人而畜蛆也。

《吴志》曰：孙峻谋诛诸葛恪。恪将见之夜，精爽扰动，通夕不寝。严毕趋出，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有顷，乃复起，犬又衔其衣。恪令从者逐犬，遂升车。

《晋书》曰：当阳侯杜预初攻吴，吴人惮其智，以瓠系狗颈示之。预恨之。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尽杀之。
又曰：齐王□入废贾后，后呼帝曰：“陛下有妇使人废，亦行自废。”又问□曰：“起事者谁？”□曰：“梁赵。”后曰：“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何得不然？”
又曰：吴隐之为奉朝请，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挪地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
又曰：庾翼常令郭璞筮其後，璞曰：“卿後并贵盛，然有白龙者凶徵至矣。”後庾次子蕴为广州刺史，其妾产犬子，不令蕴知。狗转长大，蕴入，槛宸眉目分明而异形於众，後失所在。蕴慨然曰：“根白龙乎！”後为桓氏所灭。
又《艺术传》曰：严卿，会稽人也，善卜筮。乡人魏序欲暂东行，荒年多抄盗，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析狞行，必遭暴害之气，而非劫也。宜有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独母家白雄狗，系着舡前。”求索正得驳狗，卿曰：“其色不纯，当有小毒，正及六畜，尔无复忧。”序行半路，狗忽有声甚急，如被人击。比视已死，吐黑血斗馀。其夕，序墅上白鹅数头无故自死，而家无恙。
《後魏书□蛮夷传》曰：獠性同禽兽。若杀其父，求得一狗以谢，其母椿怀嫌恨。又以大狗一头买一生口。
《北史》曰：齐南阳王绰始十馀岁，留守晋阳，爰波斯狗。尉破胡谏之，绰倏然斫杀数狗，狼籍在地。破胡惊走，不敢复言。後有妇人抱儿在路，走避入草，绰夺其儿饲波斯狗。妇女号哭，绰怒，又纵狗使食。狗不食，途以儿血乃食焉。
《後周书》曰：张玄琮性仁孝。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玄见即收而养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为？”将欲更弃之，玄对曰：“有生之类，莫不重其性命。若夫生杀，自然之理。今为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若而不收养，无仁心也，是以收而养之。”叔父感其言，遂许焉。未几，乃有狗母衔一世兔，置玄前而去。
《三国典略》曰：齐高纬以波斯狗为赤虎仪同、逍遥郡君，常於马上设蹬蓐以抱之。斗鸡亦号为开府。马皆藉以毡，被以金玉，号为驳龙仪同。其将合牝牡，则设青卢黼帐，牢具过於诸王婚礼。齐王常亲视焉。
又曰：齐广宁王孝珩常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趋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牵衣而进。
又曰：徐之才常与朝士出游，望群犬并走，诸人令目之，之才应声曰：“为是宋鹊，为是韩卢，为逐李斯东走，为负帝女南徂。”
《陈书》曰：张彪败後，与妻杨氏去。惟常所养一犬黄仓，在彪前後，未曾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离。乃还入若邪山中。沉泰说陈文帝遣章昭达领千兵重购之，并图其妻。彪眠未觉，黄仓惊吠，劫来便噬，一人中喉即死。及彪被害，黄仓嗥叫宛转血中。
《唐书》曰：贞观中，弥泥孰可汗李思摩部落济河，於故定襄城为牙帐，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思摩之初建也，诏锡其土，南至大河，北有白道川。而白道牧田处龙荒之最，突厥咸竞其利。思摩以北接延陀，种落初集，其力尚微，未敢北徙，至是始还其国。因上言曰：“非分蒙恩，立为落长，实望子孙竭诚奉国，作国家一狗，北门守吠。若延陀侵逼，请家口徙入长城。”诏许之。
郭颁《魏晋世语》曰：郊天坛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鲜明，恒卧，见人则去。
《周书》曰：渠搜犬者，露犬也，能飞食虎豹。
《春秋考异邮》曰：七九六十三，阳气通，故斗运，狗三月而生。（宋均注曰：狗，斗之精所生也。）
又曰：狗三月而生。阳至於三，故狗各高三尺。
《穆天子传》曰：韩之人，献天子良犬七十。（，之然切。）
又曰：天子之狗，走百里，执虎豹。
《山海经》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又曰：犬戎国，黄帝之后弄明生白犬二头，自为牝牡，故为此国也。
又曰：金门之山有赤犬，名曰天犬，下则有兵。
又曰：（音陶。）犬，如犬而青。食人，从首始。
《白泽图》曰：黑狗白头，耳长卷尾，龙也。
《国语》曰：赵简子田于蝼，（晋君之囿。）史黯闻之，以犬待於门。（晋太史史黯也。）简子见之，问何为，曰：“有所得犬，欲试之兹囿。”简子曰：“何以不告？”对曰：“君行臣不从，为不食，（讥简子曰：猎君囿，不从君而自行也。）主将蝼而麓弗闻，（麓，主君苑囿之官。《传》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烦当日？”（当日，谓直日者也。主将之君囿，不烦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烦主掷瓯日以自白也。）简子乃还。（觉所讥也。）
《战国策》曰：齐欲伐魏，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子卢者，天下之壮犬也。东郭逡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卢嘱狩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於前，犬疲於後。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久相持，顿蒲傍，疲其众。臣恐强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齐王惧，谢将休士。（《说苑》同也。）
《春秋後语》曰：貂勃常恶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闻之，故为酒而召貂勃，曰：“单何以得罪於先生，常见恶於先生乎？”貂勃曰：“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跖之狗吠尧，非贵跖而贱尧，狗自吠，非其主也。且公孙子贤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孙子与徐子斗，徐之狗攫公孙子之腓而噬之。（什足曰攫。攫，音居缚切。腓，肠也，音肥。噬，啮也。）若乃得去不肖，为贤者狗，岂特决狩噬之哉！”安平君曰：“敬闻命矣。”明日，单任之於王。

《汉武故事》曰：公孙卿至端愠，云见一人，长五丈，自称巨公，牵一黄犬，把一黄雀，欲谒天子，因忽不见。

《东方朔别传》曰：天下之良马，将以捕鼠深宫掷晷，曾不如跛犬也。

《西京杂记》曰：杨万年有猎狗名青骏，卖直百金。

又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兽。或以鹰、鹞、兔，皆以为佳名；狗则有修毫、厘睫、白望、青曹之名。

卷九百五　兽部十七

狗下

《列子》曰：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杨布怒，将扑狗，杨朱曰：“子无朴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

《晏子春秋》曰：胥子短，使楚，楚人为门於犬门侧延晏子。晏子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使楚，不当从此门入。

又曰：景公走狗死，公命外供之棺，内给祭。晏子谏不可，公曰：“善”。

《韩子》曰：宋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而酒不售，遂致于酸。问杨长倩，长倩曰：“汝狗恶也。孺子怀钱挈壶往酤，辄有狗啮之，犹大臣有道之士。”

《试蒙》曰：齐有贫者，命其狗为富，命其子为乐。方将祭，狗入于室，叱之曰：“富出！”郑曰：“不祥。”家果有祸。长子死，哭之曰：“乐乎！”而不自悲也。

《随巢子》曰：昔三苗大乱，龙生於庙，犬哭於市。

《尹文子》曰：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三年。于是改之，宾客复往。

《吕氏春秋》曰：齐有善相狗者，其邻藉之买鼠狗，期年而得，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不啖鼠。以告，相者曰：“杆良狗也。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取其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後足，则狗取鼠。

又曰：齐有好猎者，不得兽。欲须良狗，家贫不能得。乃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良狗，有良狗则数得什，猎常过人。霸王亦然。

又曰：荆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以畋□梦，三月不返。保申跪而笞，王出，而自沉於涧而死。王乃杀狗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郑子阳之难，豺制狗溃之。（子阳，郑相。逐豺制狗。《春秋》亦云。）齐高固之难，失牛溃之。（逐失牛，如逐豺制狗也。）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倡，而况夫以人为唱乎？饥马盈厩莫然，（莫，无声也。）未见刍也；饥狗盈宫莫然，未槛迹也。槛迹与刍，动则不可禁。

《淮南子》曰：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尾异於执弹而来鸟，袖税而狎犬也。（，杖也。）

又曰：马之死也，剥之若橐；（橐，治橐也。虽含气而形不能摇。）狡狗之死也，割之犹蠕。（狡，少也。蠕，动也。）

又曰：狂马不触於木，豺制狗不自投於河，聋虫不自陷，况人乎？（聋，无知也。）

《淮南万毕术》曰：取马毛、犬尾，置朋友、夫撇中，自相憎矣。

《抱朴子》曰：陶犬无守夜之益，瓦鸡无司晨之警。

又曰：甘始以驻年药饵食新生鸡犬，皆不长。食白犬，则毛黑。

《说苑》曰：梁相死，惠子之梁，渡河而遽堕舡。舡人救之，问欲何之，曰：“欲相梁。”舡人曰：“子居舟楫戲间而溺，无我则死，又安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广皮长楫戲间，我不如子；至於安国家，全社稷，子不比我。吾视子，蒙蒙若未视之狗子耳。”

《论衡》曰：亡猎犬於山林，大呼犬名，其犬则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

《潜夫论》曰：一犬吠形，百犬吠声。

桓谭《新论》曰：占仲子婢死，有儿年四岁，葬後数来抚循之，亦能为儿沐头。其家人恶之，以告方士。方士有狗效之，婢遂不复来。

又曰：杨仲文家妪死，已敛未葬，忽起坐棺前复氏，饮酒醉而狗形见，杀之。

《风俗通》曰：杀狗，磔邑四门。俗云蚌，善守卫，著以辟恶。

又曰：太史公《记》云：“秦始皇杀狗，磔四门以御凶灾。”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曰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

又曰：杀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也。

又曰：桂阳太守汝南李叔坚，少时为从事，在家，狗如人立行。家人言当杀犬，叔坚云：“犬马喻君子，狗见人行，效之，何伤？”叔坚见县令还，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惊，坚复云：“误触冠，冠缨挂着之耳。”狗於灶前畜火，家益怪，坚复云：“儿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狗何能作怪？”遂不肯杀。後数日，狗自暴死，卒无纤芥之异。叔坚辟太尉掾，固陵长、原武令，终享大位。

《金楼子》曰：入名山牵白犬、抱白鹤，山神大喜，芝草及宝玉等自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王思微性好净洁，左右提衣悉令白纸裹手指。在宅有犬污柱，思微令门生洗之。意犹不已，更令刮削。复言未足，遂令易柱。

《洞林》曰：扬州从事慎曜伯妇病因，经日发作，有时如闻物涂却者。其兄周彦武令人作卦，得蹇，身在戊戌与坎鬼并卦中，当往从东北田家市黑狗畜之，以代人任患死。如其言无几时，狗便死。复更养如前，凡三过养，辄皆吐血而死，妇病亦差。

《杂五行书》曰：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万石也。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贵。黑犬白前两足，宜子孙。白犬黄头，家大吉。黄犬白尾，代有衣冠。黄犬白前两足，利人。

《玄中记》曰：昔高辛氏犬戎为乱，帝言曰：“有讨之者，撇美女，封三百户。”帝之狗名盘瓠，亡三月，而杀犬戎，以其首来。帝以女妻之，於会稽东南得海中土三百里而封。生男为狗，生女为美人，封为狗氏国。

干宝《搜神记》曰：盘瓠者，本高辛氏宫中老妇人有耳疾，医者挑治之，有物大如茧，以瓠离盛之，以盘复之，有顷化为犬，其文五色，因名盘瓠。

秦氏《三秦记》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此原。原有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下。凡有贼，天狗吠而护之，一堡伍录。

《凉州异物志》曰：大狗如驴，希见其牙。

周处《风土记》曰：犬则青、白雀，飞龙、虎子，驯良捷警，难狎易使。

《述异记》曰：济阳山有麻姑仙处，俗说山上千年则金鸡鸣、玉狗吠。汉末，皆曰淮南王仙其处，鸡鸣天上，犬吠口中。

又曰：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明年当奈何。”家杀犬，明年并死。

又曰：宋玄徽中，吴县中都里石玄度家，有黄狗生白雄子。母爱其子异於常犬，衔食饴之。子成大狗，子每出猎未反，母辄门外望之。玄度久患气嗽，转就危困。医为处汤，须白犬肺，市索卒不得，乃杀所养白狗以供汤用。母向子死处跳踊嗥呼，倒地复起，累日不息。其家煮狗肉与客共食之，投骨於地，母辄衔置窟中。食毕，移入後园阁桑树下掘土埋之，日向树嗥唤，月馀乃止。玄度渐剧，临死屡言汤不救，恨杀此狗。其弟法度从此终身不食狗肉。

又曰：陆机少时，颇好游猎。在吴，豪盛客献快犬名曰黄耳。机往仕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惠，能解人语。又常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日至家。机羁官京师，久无家问，机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驰还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疾走向吴。饥入草噬肉取饱。每经大水，辄依渡者耳耳掉尾向之。其人怜爱，因呼上舡。载近岸，犬即腾上，速去如飞。迳至机家，口衔竹筒，作声示人。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向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内竹筒中，复系犬颈。犬既得答，仍驰还洛。计人程五旬，而犬往还裁半。后犬死，殡之，遣送还家。葬机村南，去机家二百步，筑土为坟，村人呼为黄耳冢。

《异苑》曰：东海何澹之，隆安初，屡入关中。後还，得一犬，壮大非常。何每行来，辄已知处。澹之後抱疾，犬亦疾。及其亡，犬一嗥而毙。

《神仙传》曰：李仲甫者，能隐形。初隐百日、一年，复见形，後遂长隐。但闻其声，与人对接、饮酒食如常。有诸张欲从学，甫云："卿性急，未中教。"张守之，至费用五十匹，了无所得。张大怒，乃怀匕手而往，先与仲甫语，毕，因依声左右斫之。甫已在他床，笑云："天下乃当有汝曹愚人，学道未得而杀人也？我宁可得杀？我真得杀，汝但顽痴不足问耳。"使主人呼一犬来，著诸张前，看能杀之否。俄而犬头在地，犬腹已破，叱诸张云："卿言我能使卿如犬形否？"诸张下地叩头乃止，遂不教之。

《列仙传》曰：列子者，自称蜀人，好放犬。犬走入山穴，列子随十馀宿，行度数百里。出，山头上有殿屋官府，松树仙人，吏使甚严。见其故妻，主洗鱼，与列子一函药。发函，鱼子也。着池中，养之一年，皆为龙。列后送函上山，犬苫渣赤，有长翰，常随列涂却。百馀年，遂留山上，时时下护其宗族。蜀人立祠於穴孔，常有鼓似传呼声。

《搜神记》曰：山阳王瑚字孟琏，为东海兰陵令。夜半时，辄有黑帻白单衣吏诣县扣阁，近之则忽然不见，如此数年。後令伺之，见一老狗，黑头白躯。至阁便为人。以白孟琏，杀之乃绝。

又曰：鄱阳赵寿有犬蛊。有陈岑家，有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令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屑桔梗饮之乃愈。

又曰：东越闽中有墉岭，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馀围。常八月送童爬炅蛇穴，辄吞之。啖九女。时乐县李诞有小女名寄，应募而行。乃请好剑、咋蛇犬诣之。至则放犬咋蛇，以剑击之。越王奇之，聘以为后。

《续搜神记》曰：林虑山下有亭，有过宿者，或病或死。常云有十馀人，男女各杂衣，或黑或白，转来为害。有刘伯夷者过宿，明烛而坐诵经。至中夜，其怪复集。伯夷密以镜照之，乃一群狗也。因阳以烛误灼其衣，作燃毛气，乃以刀刺之，遂死。馀犬悉走去。

又曰：晋穆哀之世，领军司马济阳蔡咏家犬夜群相吠。伺之，见一狗着黄衣戴合，为众犬所吠。打杀，乃是咏家老黄犬。

又曰：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狗，甚怜祆戬，行止与俱。後生饮酒醉，行经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冬月，有野火起，风又猛。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眠死畧，还以身压生左右草，沾湿着地，火寻过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方醒。他日又暗行堕空纠晷，犬呻吟彻晓，须臾有人经过，怪犬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厚报君。”人问以何物见与，生云：“惟君耳。”人曰：“以狗见与，便相出。”生曰：“杆狗曾活我於已死，不得相与，他物任君。”人曰：‘若尔便不能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以狗相与。乃出之，系狗而去。却後五日，狗夜走还。

又曰：会稽人张然，滞役经年不归，妇遂与奴私通。然养一狗，名曰乌龙。後归，奴与妇欲谋杀然。狗注睛舐唇视奴。然大呼曰：“乌龙与手！”狗应声伤奴，奴失刀仗，然取刀杀奴。

《幽明录》曰：晋太兴二年，吴民华隆生好猎，养一快犬，号曰的尾，常将自随。隆後至江边伐荻，犬暂出渚次，隆为大蛇所围绕周身。犬还便咋蛇，蛇死，隆僵仆无所知，犬彷岱觊泣，走还舡，复反草中。伴怪所以，随往，见隆闷绝，将归家。二日，犬为不食，隆复苏乃始叫薰。隆愈爱惜，同於亲戚。後忽失之，二年寻求，见在显山。

《岭表录异》曰：常有人自青社泛海归闽，为恶风所飘，五日夜，不知其几千里也。经一处，同舡有新罗人，云是狗国。逡巡，果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舡惊走。

《楚辞口九辨》曰：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唁唁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

魏贾岱宗《大狗赋》曰：其头颅也，不可论以尽。其骨法也，不可辨而释。ェ亻亮蹴跄，雄姿猛相。兀然高八九尺，毛逾紫艳光，双眉如白璧。时频伸而振迅，迅若应龙之腾掷。爪类刀戈，牙如交戟。

西晋傅玄《走狗赋》曰：骨相多奇，仪表可嘉。足悬钩爪，口含素牙。首类骧螭，尾如腾蛇。修头阔腋，广前捎後。丰颅促耳，长舌缓口。舒节急筋，豹耳龙形。蹄如结铃，五鱼体成，势似陵青口。目若泉中星，转视流光彩，曜赤精。震茹黄而忄宋鹊兮，越妙古而扬名。

卷九百六　兽部十八

鹿

《说文》曰：ば，（音加。）牡鹿也，夏至解角。麟，大牝鹿也。{鹿需}，（音儒。）鹿は也。{鹿速}，（音速。）鹿迹也。は，（音迷。）鹿子也。{鹿}，（音肩。）鹿之绝有力也。{鹿。}，（举卿切。）大鹿也。

《尔雅》曰：鹿，牡ば牝。（音优。）其子，{鹿旦}。其迹，速。绝有力，{干鹿}。

《周易口屯卦》曰：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

《诗口韩奕》曰：鲂与（音序。）甫甫，鹿虞々。（虞矩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灵台》曰：鹿濯濯，白鸟{羽高}{羽高}。
又《吉日》曰：兽之所同，鹿{鹿吴}{鹿吴}。（虞矩切。）
又《野有死麕》曰：林有朴 °，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又曰：《鹿鸣》，宴群臣嘉宾也。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又《荡□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左传□文下》曰：晋侯不见郑伯，以为贰於楚。郑子家使执讯而告赵宣子曰：“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馀几？”
又曰：鹿死不择音。小国之事大国也，德，则其人也；不德，则其鹿也。挺而走险，急何能择？
又《襄十四年传》曰：范宣子执戎子驹支，数之曰：“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汝之由。”戎子驹终椿：“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於是乎有ゾ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师不复，我诸戎实然。譬如捕鹿，晋人角之，诸戎掎之，与晋踣之。”
《礼记□月令》曰：仲夏，鹿角解。
又《礼器》曰：居泽者，不以鹿豕为礼。
《史记》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验。持鹿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言马以阿赵高，或言鹿。高因阴中言鹿者以法。
又曰：邑中人民俱出猎，任安常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大小剧易。众人皆喜鹿，而曰：“无伤也，任少卿分别平。”
又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汉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币，直四十万。王侯朝觐享聘，必以为荐璧，然後得行。
《汉书》曰：蒯通教韩信反高祖。高祖召通至，问曰：“汝何教韩信反耶？”蒯通曰：“臣闻狗各吠非其主。当彼时，臣以知齐王，不知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才者先得。”
又曰：伍被谏淮南王曰：“昔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也。”
《东方朔别传》曰：武帝时，有杀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杀之。朔时在旁，曰：“是故当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杀人，一当死；天下闻陛下重鹿贱人，二当死；匈奴有急，须鹿触之，三当死。”帝默而赦之。
范晔《後汉书》曰：□南县有神鹿两头，食毒草。
《华阳国志》曰：熊苍山有神鹿，食毒。
谢承《後汉书》曰：郑弘为临淮太守，行春，两白鹿随车侠毂而行。弘怪问主簿黄国鹿为吉凶，国拜贺曰：“闻三公车画作鹿，明府当为宰相。”後弘果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尉。
《魏志》曰：苏则从文帝猎。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行督吏，将斩之。则谏之，乃止。
《晋书》曰：许孜字季义，东阳吴宁人也。二亲没，弃妻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量蕊。时有鹿犯其松栽，孜悲叹曰：“鹿独不念我乎！”明日，忽见鹿为猛兽所杀，置於所犯栽下。孜怅惋不已，乃作冢埋於隧侧。猛兽即孜前自投而死，孜益叹息，复埋之。
又曰：谢鲲在豫章，常行经空亭中夜宿。此亭旧每杀人。将晚，有黄衣人呼鲲字，令开户。鲲澹然无惧色，便於窗中度手牵之，膊断。视之，鹿也，寻即获焉。尔後此亭无复妖怪。
《晋中兴书》曰：陶淡字处净，太尉侃之孙。一身孑然，无有同产。髫龀之时，雅好导养，谓仙道可祈。至年十五六，便服食绝，不婚娶。居长沙临湘县下，去家十里，於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身。时还家，设小床，常独坐不与人共。於野得白鹿子，驯而养之，至七八岁，恒与之俱往还。后遂不复还家。
又曰：殷仲堪《上白鹿表》曰：“巴陵县青水山得白鹿一头。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义。”
《晋书载记》曰：石勒常佣於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旁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又见一父老，谓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
萧子显《齐书》曰：始兴卢度，隐居西昌三顾山，鸟兽随之。夜有鹿触蒲摆，度曰：“汝勿坏我壁。”鹿应声去。
《南史口四夷传》曰：扶南有鹿车国。人养鹿如中国畜牛，以乳为酪。
《隋书》曰：开皇十七年，群鹿入殿门，驯扰侍卫之内。
《後周书》曰：文帝猎於邙山，围不齐，兽多越逸。帝怒，诸将股栗。俄有一鹿亦突围而走，贺若敦跃马逐之。鹿上东原，弃马步逐，山半便及，掣之而下。帝大悦，诸将免罪。
《唐书》曰：太宗幸怀州，乙未，狩於济源之陵上，亲御弧矢。太宗曰：“古者先驱以供宗庙，今所获鹿，宜令有司造脯醢以充为荐享。”
又曰：褚无量丁母忧解职，庐於墓侧。其所植松柏时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众草不少，何忍犯吾先茔树栽？”因通夕守护。俄有群鹿驯狎，不复侵害。
《魏名臣奏》曰：时杀禁地鹿者死。郎中黄观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诚欲使亟蕃息，然後大取以为军国之用也。然臣切以为，今鹿但有日耗，终无得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末传》曰：明帝为平原王，母甄后妒，文帝杀之，欲不立为太子。常从帝猎，见鹿子母，帝射鹿母，语明帝射鹿子，明帝曰：“陛下既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因大涕泣，帝放弓矢。由是立太子意定。
《国语》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而荒服者不至。（《史记》又载。）
《穆天子传》曰：天子赐曹奴之人黄金之鹿，白银之麋。
又曰：天子西升於黍丘之阳，过并公博，乃驾鹿游乎山上。
又曰：天子征于菹（侧鱼切。）台，猎菹之兽。於是有白鹿一，迕（音悟。）乘逸走出。天子乘渠黄之乘驰焉。
《山海经》曰：上申之山，其兽多白鹿。
辛氏《三秦记》曰：有白鹿原。周平王时，白鹿出此原。
《太公六韬》曰：取天下若逐野鹿，得其鹿，天下共食肉。
《庄子》曰：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民如野鹿。
《韩子》曰：夫马似鹿者而题千金。有百金之马而尾金之鹿者，马为人用而鹿不为人用。
《列子》曰：郑人有薪於野者，遇骇鹿，却而击之，毙。恐人见之，遽而藏诸隍中，复之以{艹稚}，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从途而咏其事。旁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登薰而不知其处，吾今得之。”
《管子》曰：桓公问管子：“楚之强国，举毙蹇之，恐力不能过，奈何？”对曰：“公贵买其鹿。”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载钱二千万求生鹿於楚人。楚人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贾曰：“为我致生鹿，赐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
《试蒙》曰：鹿走而无顾，六马不能望其尘。谓不反顾也。
《吕氏春秋》曰：胖子遭崔杼之患，其仆将驰，晏子安之曰：“疾必不生，徐必不世。鹿生於山，命悬於厨，今婴有所悬也。”
《抱朴子》曰：昔张盍翕（音沓。）及儒宁成，二人并精思於蜀口台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黄练单衣葛巾，到其前曰：“劳乎道士，乃辛苦幽深于是。”二人顾视於镜中，乃见是鹿也，因问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诈为人形也？”言绝，即还成鹿而走去。
《濑乡记口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下托於李母。
《韩诗外传》曰：齐景公逐白鹿於亩丘，见封人。曰：“使吾君寿，金玉是贱，人民是宝。”公曰：“善。”
孙柔之《瑞应图》曰：黄帝时，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以有金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历命序》曰：神驾六飞鹿，化三百岁。
《淮南子》曰：四九三十六，六主纬，纬主鹿，鹿故六月而生。
《春秋运斗枢》曰：涯捆散而为鹿。江淮不祠，则涯捆不明。兾生鹿。
《抱朴子□玉策篇》曰：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
《瑞应图》曰：天鹿者，能寿之兽，五色光晖。王者孝道则至。
又曰：王者承先圣法度，无所遗失，则白鹿来。
《礼斗威仪》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北海输白鹿。
《冲波传》曰：鹿生三年，其角自堕。
崔豹《古今注》曰：鹿有角不能触。
袁山松《柏鹿诗序》曰：荆门山临江，上皆绝壁，峭峙五百馀丈，亘带激流，禽兽所不能履。北岸有一白鹿，常泅过江，行人见之，竞逐之，谓至山下必得。鹿忽飞超冈而去。于今此壁谓之白鹿山。（泅音囚，言浮过也。）
《神仙传》曰：鲁女生者，长乐人。服胡麻饵术，绝八十馀年，甚少。世传：见之二百馀年，入华山中。有故人与女生别五十年，入华山庙，逢女生乘白鹿车，从玉女数十人。
《列仙传》曰：苏耽与众儿俱戏猎，常骑鹿，形虽如常鹿，遇险绝之地能超越。众儿问曰：“何得此鹿异常鹿耶？”答曰：“龙也。”
《述异记》曰：汉成帝末年，宫中雨一苍鹿。杀而食之，味甚美。
又曰：鹿一千年为苍鹿，又百年化为白鹿，又五百年化为玄鹿。汉成帝时，山中人得玄鹿，烹而视其骨，皆黑色。仙者说：玄鹿为脯，食之寿二千岁。馀干县有白鹿，土人皆传千岁矣。晋成帝遣人捕得，有铜牌，有字在其角後，云宝鼎二年临江所献。
《博物志》曰：□南郡出茶首。茶首，其音为蔡茂，是两头鹿名也。兽似鹿，两头，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虺毒。永昌亦有之。
《异苑》曰：鄱阳乐安彭世，咸康中，以捕射为业，入山辄与儿俱。世後忽蹙然倒地，变成一白鹿，跳乔而去。其子终身不复捉弩。至孙复袭此事，曾射得一鹿，两角间有道家七星符，其祖名字、乡居、年存焉。睹之懊悔，遂断猎。
《伏侯古今注》曰：汉明帝永平九年，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玄十二年，豫章徐干得白鹿，高丈九寸。
《楚辞》曰：青莎杂树，（音烦。）草霍靡。白鹿麋ば，或腾或倚。
《乐府歌诗》曰：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得脯腊之。黄鹤摩天蓟赃飞，後宫尚得烹煮之。
《金楼子》曰：夏禹之时，神鹿行於河水。
《搜神记》曰：淮南陈氏於江西种豆，忽见二女子，姿色甚美，著紫缬襦，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裙，天雨而衣不濡。蒲摆先挂一铜镜，镜中见二鹿。以刀斫获之，以为脯。
《宣验记》曰：吴唐，庐陵人也。少好驱媒猎射，发无不中，家以致富。後春月将儿出射，正值麋鹿将，母觉有人气，呼渐去。不知所畏，迳前就媒，唐射，即死。鹿母惊还悲鸣。唐乃自藏于草中，出致净地。鹿母直来地，俯仰顿伏，绝而复起。唐又射鹿母，应弦而倒。至前场，复逢一鹿。上弩将放，忽发箭反激还中其子。唐掷弩抱儿，抚膺而哭，闻空中呼曰：“吴唐，鹿之爱子与汝何异？”唐惊听，不知所在。
《高糖蕖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有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先觉白者赏赐之。此为重禽兽而贱人，过於齐宣矣。
《杜祭酒别传》曰：郡弟子三人，随道士邢迈入宣城泾县白水山，去县七十里，饵术黄精。经历年所，有鹿走依舍边伏眠。迈等怪之，乃为虎所逼。迈乃咒虎退，鹿经日乃去。
《南中八郡志》曰：麋泠县深山中有大蛇，长数丈，围三尺，於树上。野鹿过便低头绕之，鹿於是有顷而死。先含水濡之令濡，乃合头角并吞之。讫便不能动。至数日，鹿乃消尽，蛇自绕树，鹿角骨悉钻皮出。养疮得一月乃愈。
又《永初山川记》曰：髯蛇吞鹿，至角乃止。
《交州记》曰：合浦口有ば，角当额上，载科藤一株，三四条，长可一寻。射师从禽，每见而不敢射。
萧广济《孝子传》曰：伍袭字世公，丁父忧。庐墓侧有一鹿，每袭哭，歿ヌ坟而悲鸣。
《广州先贤传》曰：丁茂字仲虑，交人，至孝。母终，负土治冢，列树松柏。白鹿游乎左右。
又曰：唐颂字德雅，番禺人。遭丧，六年庐於墓次。白鹿拾食冢边。
习凿齿《襄阳记》曰：习郁从光武幸黎丘，与光武通梦见苏颔神。帝嘉之，使立祠，二石鹿夹道口。百姓谓之鹿门。
麋
《尔雅口释兽》曰：麋，牡{鹿咎}，牝{鹿辰}。其子，{鹿友}。其迹，躔。绝有力，狄。（麋音眉。{鹿咎}，平表切。{鹿辰}，音臣。{鹿友}，於道切。）
《说文》曰：麋，鹿属也。冬至解角。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麋。
《春秋命历序》曰：有人黄头大腹，出天齐，号曰皇次，驾六飞麋，上下天地，与神合谋。
《周礼口天官口兽人》曰：兽人夏献麋。
《左传口宣下》曰：晋楚战，楚致晋师。晋人逐之，左右角之。乐伯左射马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射人，角不能进，矢一而已。麋兴于前，射麋丽龟。晋鲍癸当其後，使摄叔奉麋献焉。
又曰：鲁庄公十七年，多麋害稼。
又《哀十四年传》曰：宋桓魋宠，害于公。将讨之，召左师，曰：“迹人来告曰：逢泽有介麋焉。”
《离骚》曰：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庄子》曰：鳅与鱼游，麋与鹿交。
《淮南子》曰：孕妇见兔，其子缺唇；见麋，而子四目。
又曰：逐麋者不顾雉兔。
《新序》曰：晋文公逐麋而失之，问农夫古老，古老以足指曰：“如是往。”公问其故，对曰：“虎豹厌闲而近人，故得；鱼鳖厌深而之浅，故得。诸侯厌众而亡其国。”文公惧，归，有悦色。栾贞子问焉，公曰：“今日逐麋，失之，而得善言，故忻也。”
《魏略》曰：文帝将受禅，有白麋见。
戴延之《西征记》曰：徽音殿西南，姚兴起波若台，有逍遥园。西去三百步，有鹿子苑，羌王养麋鹿数百头。
麂
《尔雅》曰：麂，（音几。）大麋，（九筠切。）旄毛狗足。（旄毛，豸农长。）
《山海经》曰：女几之山有兽，多麋。（郭璞注曰：麋，似獐而大。）
孙氏《瑞应图》曰：《晋中兴书》“玄帝时有二白麂见於南昌郡。”
《临海记》曰：郡西北候官山有三足麂，其声嘶嗄。二千石官长将有代谢则麂嗄鸣矣，民以为常占，未曾一失。
麈
《说文》曰：麈，鹿属也，大而一角。
《搜神记》曰：冯乘虞荡夜猎，见一大麈，射之，麈便云：“虞荡，汝射杀我耶？”明晨，得一麈而入，少时荡死。
《鄱阳记》曰：李婴弟纟舀，（音韬。）二人善于用弩。尝得大麈，解其四脚，悬着树间，以脏为炙，烈於火上。方喻宀食，山下一人长三丈许，鼓步而来，手持大囊。既至，取麈头骼皮并火上，新肉悉内囊中，遥还山。婴兄弟後亦无恙。
（音倪）
《淮南子》曰：孟孙獠（音老。）而得，使秦西巴归之。母随而啼，西巴不忍，纵而与之。孟于归，求安在，西巴以实对。孟子怒，逐之。居一年，复以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巴为子傅。
《秦子》曰：虎熊雄猛，不可以托；鹰能飘去，不可以寄雏。
卷九百七　兽部十九
獐
《春秋运斗枢》曰：枢星散为獐。
伏候《古今注》曰：獐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触。獐一名麋，青州人谓麋为獐。
《抱朴子》曰：獐兔入军中，当徙之。
又曰：山中称赤吏者，獐也。
《吕氏春秋》曰：使獐疾走，马弗及也。而得之者，时顾也。
《瑞应图》曰：宋文公玄嘉二十五年，华林园养獐，生二百子。文帝又获青獐。
《晋起居注》曰：咸宁中，白獐见魏郡，後诸州各送白獐。
《异苑》曰：青州刘幡，玄嘉初，射得一獐，剖肚藏，以草塞之，厥然起走。幡怪而拔塞，须臾复还倒，如此三焉。幡密寻此种，求类治伤痍，多愈。
《北史》曰：後魏广平王怀，常猎於河北马场间，逐一獐入草，命人围绕，将自射之。田已先经烧，不见其出，遂失獐所在，惟有砖塔存焉。怀乃怅然动仁恕之心，解鹰放犬，遂不复猎。
萧广济《孝子传》曰：萧国遭丧，有鹄游其庭，至暮而去。獐暮入其门，与马犬侣，至旦而去。
王述《上白獐表》曰：所领阮藻之於江宁县界得白獐一头，毛色鲜洁，异於类。诚嘉祥也。
（几筠切）
《尔雅》曰：麋，牡{鹿吴}、牝{鹿栗}。（音栗。）其子，{鹿且}。（音助。）其迹，解。绝有力，。
《说文》曰：麋，獐也。
《毛诗》曰：《野有死麕》恶无礼也。野有死麕，白茅苞之。
《穆天子传》曰：天子赐曹奴之人白银之麋。
《论衡》曰：都尉王子凤时，麋入咐晷。其後迁为丹阳太守。
魏文帝诗曰：巾车出谯蕃，校猎东桥津。弯弓忽高驰，一发连双麋。
《晋书》曰：中兴，所在献白麋。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计贡合集于乐堂，有野麋走至堂前，左右逐之，於池中而获之。
沉约《宋书□宗室传》曰：刘义庆於广陵有疾，野麋入府，心甚恶之。因陈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还，太祖许之，薨于京邑。
兔
《尔雅》曰：兔，子。（敷万切。）其迹，。（，音刚，又胡刚切。）绝有力，欣。
《广志》曰：兔，大者曰。（音谗）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而为兔。
孙氏《瑞应图》曰：赤兔者瑞兽，王者盛德则至。
《典略》曰：者，明月之精。
《诗□小雅□巧言》曰：跃跃兔，遇犬获之。
又《国风□有兔》曰：有兔爰爰，雉离於罗。（爰爰，缓意。）
又《小雅□瓠叶》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斯，白也。字或作鲜。）
《史记》曰：李斯出狱，顾谓其子曰：“吾欲与尔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
又曰：范雎谓秦昭王曰：“夫以秦而治诸侯，譬若纵韩卢而搏蹇兔也。”
谢承《後汉书》曰：儒叔林为东郡太守，赤乌巢于屋梁，兔产於床下。
又曰：方储字圣明，丹阳歙人。幼丧父，事母。母死，负土成坟，种树千株，鸾鸟栖集其上，白兔游其下。
范晔《後汉书》曰：南徼外，蛮夷献白雉、兔。
又曰：蔡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常解衿带，不寝寝。七旬母卒，庐於冢侧，动静以礼。有兔驯扰其室旁。
《汉献帝春秋》曰：张杨大将眭固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将军本名曰兔，兔见炔地惊，不宜屯此。”固不从，司空曰：“兔入犬城，狄取。”遂进军击平之。
张《汉记》曰：梁冀起兔苑河南，移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民有犯之者，罪至死。西域常有贾胡来，不知禁，误杀一兔。转相告，坐死者十馀人也。
《晋书□载记》曰：石勒时，茬（叔之切。）平令师欢获黑兔，献之于勒，或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於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殿下宜速应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咸和三年曰大和。
王隐《晋书》曰：慕容田於南鄙，见父老曰：“杆非猎所。”言卒不见。明日又出，见白兔，驰射之，坠马于石，即死。
《後魏书》曰：有兔入于後宫，检问门官，无从得入。太祖怪之，令崔浩推其咎徵，浩以为当有邻国贡嫔嫱者。明年，姚兴果来献女。
《三国典略》曰：周命尉迟迥伐蜀，帅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自散关由固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入。太祖送於城西，见一走兔，命弟中领军网射之。网誓曰：“若获此兔，必当破蜀。”俄而获兔。太祖喜曰：“事平之日，赏汝佳口。”及克蜀，乃赐侍婢二人。

《隋书》曰：华秋，汲郡临河人也。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佣赁为养。其母卒，秋尽秃落，庐於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秋辄拜而止之。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吕晷，匿秋膝下。猎人至庐所，异而免之。自尔此兔常宿吕晷，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具以状闻。

《春秋考异邮》曰：荧惑不明，雉生兔焉。

《春秋运斗枢》曰：行失摇光则兔出月。（宋均注曰：阴不衔阳，故兔出月也。）

《春秋玄命苞》曰：君失德则地吐泉，鱼衔兔。（宋均注曰：兔，阳精，鱼是阳，见制也。）

《诗推度灾》曰：八月成光，决鼻始明。决鼻，兔也。

《皇帝占书》曰：月望而月兔不见者，所见之国山崩，大水滔民。

崔豹《古今注》曰：兔口有缺，有九孔。

《括地图》曰：天池之山有兽如兔，名曰飞兔，以背毛飞。

《庄子》曰：蹄者所以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蹄者，取兔网。）

《韩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折头而死。因释耕守株，冀复得兔，为宋国笑。

《慎子》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积兔於市，过而不视。非不欲得，分定不争也。

《韩子》曰：赵王游于圃中，左右以兔与则辍之，虎ㄚ然环其眼。王曰：“可恶哉！虎在。”左右曰：“平阳之目可恶过此。”（平阳君，赵王之弟。）

《文子》曰：飞鸟反乡，兔走归窟，狐死首丘。

《抱朴子》曰：兔寿千岁，五百岁其色白。

又曰：山中卯日称丈人者，兔也。

又曰：彩女丹法，以兔血和丹与蜜，蒸之百日，服之如梧子者二丸，一百日，有神女二人来侍之，可役使。

《淮南子》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马，则逐日追风。及其为马，则不走矣。

又曰：楚王佩逐兔，为速破。乃取两重而着之，其破愈疾。

《述异记》曰：殷纣之时，大龟生毛，兔生角，兵甲将兴兆也。

《春秋後语》曰：昔齐有良兔曰东郭俊，（本或作狡兔。以其善走，故曰俊。）一日走百里。有良狗韩子犭卢，（黑犬也。犭卢，读之如卢也。）亦一日而走百里。使人遥见而指属，（指属，犹指踪也。属，音之欲切。）则虽韩犭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及良兔；蹑迹而踪之，则虽东郭不能离也。
《春秋後语》曰：淳于髡说齐威王曰：“韩子犭卢，天下之壮犬也。东郭俊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子犭卢嘱狩郭俊，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於前，而犬疲於後，犬兔俱疲，各死其处。田父见而获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齐魏相持，顿兵敝众，臣恐强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威王惧而罢兵。
又曰：庄辛对楚王曰：“臣闻鄙谚曰：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又曰：冯爰谓孟常君曰：“闻狡兔有三穴。”
《范子计然》曰：兔毫出玄菟、乐浪。
《竹书纪年》曰：昭王十九年，天大ａ，雉、兔皆震。宣王三十年，有兔舞镐。
《风俗通》曰：食兔膑（音牝。）者令人面生膑。食得膑者赏以寒酒。案秦法言好车裂抽胁，黔首饮泣永叹，故食兔膑以为嘉瑞，全己之膑也，所以有赏耳。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玄年，山阳得白兔，目赤如朱。
京房《妖占》曰：兔止城上，邑必虚；入宫生子，宫空。
《广志》曰：汉诸郡献兔毫书鸿都门题，惟赵国毫中用。
《论衡》曰：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中出。
又《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兔吐子。旧有此说，余目所见也。
又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死晷，无不世者。夫兔，月气也。
又曰：妊娠者不食兔肉，令儿口缺。
《幽明录》曰：桓大司马温时，有参军夜坐，忽见屋梁栋间有一伏兔，张目切齿向之，甚可畏恶。兔来转近，遂引刀而斫之，正中於兔，而实反伤其膝，流血滂沱。深怪此意，命家中悉藏刀刃，不以自近。後忽复见如前，意回，或复索刀重斫，因伤委顿，幸刀不利，故不至死。再过而止。
傅玄歌辞曰：兔捣药月间，安足道？神乌戏口间，安足道？
《楚辞口天问》曰：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得于天，死而复生也。）
古艳歌曰：茕茕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乐府歌诗曰：彩取神药山之端，白兔捣成虾蟆丸，奉上陛下一玉半。（音盘。）

卷九百八　兽部二十

貔

《尔雅》曰：貔，白狐。其子，。（郭璞症曰：一名执夷，虎豹之属。，许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切。）
《说文》曰：貔，豹属，出貉（音陌。）国。（猛什。）
《尚书》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罴。
《毛诗》曰：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礼记口曲礼》曰：前有挚兽，则戴貔貅。
《庄子》曰：丰狐文貔，搏於山林，伏於岩穴，夜行昼居，求食江湖之上。
《韩子》曰：虎貔不用爪牙，与鼢鼠同威。
《毛诗草木虫鱼疏》曰：貔，似虎，或曰势熊，一名执夷，一名白狐。其子为。辽东人谓之熊罴。
熊
《说文》曰：熊兽似豕，山居冬蛰。
《诗义疏》曰：熊能攀缘上高树，见人则颠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蛰，始春而出。
《孝经援神契》曰：赤熊见则奸宄自远。
《本草经》曰：熊脂，一名熊白，味甘微温，无毒，主治风痹。
《穆天子传》曰：春山，百兽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罴。
《六韬》曰：文王囚里。散宜生受命而行。宛怀条途之山，有黄熊，得而献於纣。
《左传》曰：晋灵公使宰夫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载以过朝。
又曰：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令尹，子上谏之，不听。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商臣，商臣以宫甲围成王。王请食熊蹯而死，竿育，王缢。
《史记》曰：赵简子病，不知人。五日而寤，曰：“我之帝所，见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当道者曰：帝令主君灭晋二卿，熊，其祖也。”
《汉书》曰：昌邑王贺在藩邸，见熊。以问左右，左右皆答不见。
又曰：孝玄帝冯昭仪。上幸虎圈斗兽。後宫皆坐，熊出圈，攀槛欲上殿，昭仪乃当熊而立。及左右格杀熊，上问人情惊惧，何故当熊。昭仪曰：“夫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当之耳。”帝嗟叹，以此倍敬重之。
《淮南子》曰：诚中之人乐而彳及，（彳及，急也。忠信之人，自乐为之，非彳及彳及也。）如鹞之好声，熊之好经，夫有谁为务？
又曰：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也。（熊食盐而死，獭饮酒而败，故曰非其道也。）
《周书口王会》曰：成王时，不屠何国献青熊一。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仪者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子》曰：黄帝战于阪泉，帅熊驱虎为前驱。
《缠子》曰：桀王天下，酒浊而杀厨人。纣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杀厨人。
《抱朴子》曰：《玉策记》称熊寿五百岁，五百岁则能化。
《琐语》曰：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败於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王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近臣忧；见庭，则无伤。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
《魏略》曰：大秦国出玄熊赤螭。
《建武故事》曰：咸和七年，左右启以米饴熊。上曰：“此无益而费于，且是恶兽，所不宜畜。”使遣打杀，以肉赐左右直人。
《异苑》曰：邵陵高平黄秀，以玄嘉三年入山，经月不还。其儿根生寻觅，见蹲空树中，从头至腰，毛色如熊。问其何故，答曰：“天谪如此，汝但自去。”生哀恸而归。逾年，人见其形，尽为熊矣。
又曰：熊兽藏於山穴，穴里不得枷及伤残，见则舍穴自死。
《续搜神记》曰：晋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堕一坎，然深绝。内有数头熊子。须臾，有一大熊来入，瞪视此人，人谓必以害己。良久，出藏果分与诸子，末後作一分，著此人前。人饥久，於是冒死取啖之。既转相狎。熊母每且觅食果还，辄分此人，人赖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负将出，子既尽，人分死坎中，穷无出路。熊母寻复还入，坐人边，人解意，便抱熊之足，於是跳出，遂得无他。
又曰：熊无穴，居大树孔中。东土呼熊为子路，以物击树，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则不动也。
罴
《尔雅》曰：罴如熊，黄白文。（郭璞疰曰：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为罴。）
《搜神契》曰：赤罴见，奸宄息。佞人离则出。
《山海经》曰：れ冢之山，其兽多罴。
《尚书□禹贡》曰：熊罴狐狸织皮。
《诗》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
《诗□荡□韩奕》曰：献其貔皮，赤豹黄罴。
《毛诗草木虫鱼疏》曰：黄罴，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稍粗理。
《史记》曰：赵简子疾，梦之帝所，听钧天之乐，次射杀熊，又有一罴来，亦杀之。天帝甚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载记》曰：符健字业，洪第三子也。初，母姜氏梦大累而孕，长而勇果。

《北史》曰：齐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华州，袭王罢，罢不觉。比晓，轨众已乘梯入城，罢尚卧未起，闻阁外匈匈有声，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诟曰："老罢当道卧，豸子那敢过！"敌见惊退。

窳（上音轧，下音庾）

《尔雅》曰：窳，类豸区虎，食人，迅走。（豸区，敕俱切。）

《海内经》曰：窳龙首而蛇身人面，居於弱死晷，食人。

《山海经》曰：少咸之山兽，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窳。其音如婴儿，食人。

《淮南子》曰：尧时，窳为民害，尧乃使羿杀之。

豸区

《尔雅》曰：豸区，似狸。（郭璞曰：今豸区虎大于虎豹，文如狸，山民呼豸区虎大者为豸区犴。）

《搜神记》曰：江汉之域有豸区人，其先，禀君之苗裔也。能化为虎。长沙所属蛮县痘赃居民，作槛捕虎，得一亭长，赤帻大冠，在槛中。问其故，亭长大怒曰："昨忽被县召，避雨，遂误入此中。"於是即出之，乃化为虎上山。俗云豸区虎化为人，好着葛衣，其足无踵。虎有五指者皆是豸区。

貘

《尔雅》曰：貘，白豹也。（郭璞症曰：似熊，小头痹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

《说文》曰：貘，似熊，黄色，出蜀。

《广志》曰：貘大如驴，色苍白。舐铁消十。其皮温□。

《抱朴子》曰：刘子知二负之尸，东方生识啖铁之兽，实赖鸟禹之书、大荒之籍矣。

《神异经》曰：西荒掷晷有人焉，头如人，著百结败衣，手足虎爪，名曰貘。（音伪。）伺人独自，辄往就人睡，先使捕虱，得卧而舌出盘地丈馀。烧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

余（上音陶，下音途）

《周书》曰：正北空桐、橐驼、余为献。

《尔雅》曰：余，马。（郭璞症曰：出《山海经》，其色青。）

《说文》曰：余，野马之良也。

《史记》曰：匈奴奇畜则余。（《广志》曰：余，匈奴名马也。）

《山海经》曰：北海内有兽焉，其状如马，名曰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猩猩

《尔雅》曰：猩猩，小儿啼。（匠不趾封溪出猩猩，状如犭屯，声似小儿啼。）

《礼记》曰：猩猩能言，不离禽兽。

《春秋说题辞》曰：猩猩者，矜精者也，故能言，可使阳烈之类以检下。（宋均曰：矜，谓使人自矜在。精，审也。猩猩言说人善恶，是阳气之烈好善，王者所以检下也。）

《广志》曰：猩猩似犭亘，（音丸。）声如儿啼，不闻其言。出交趾封溪县。

《山海经》曰：有兽人面，名曰猩猩。

又曰：猩猩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

《山海经赞》曰：猩猩似狐，走立行伏，怀木捅远，少辛明目。

《华阳国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

《孙卿子》曰：猩猩能言笑，亦二足，无毛。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肉。故人非以二足无毛，以知礼也。

《吕氏春秋》曰：伊尹说曰：“肉之美者，猩猩之唇。”

《淮南万毕术》曰：归终知来，猩猩知往。（注曰：归终、猩猩，并神兽。）

《括地图》曰：猩猩人面豕身，知人名。

《蜀志》曰：封溪县有兽曰猩猩，体似猪，面似人，音作小儿啼声。既能语，又知人姓名。人知以酒取之，猩猩觉，初暂常之，得其味甘而饮之，终见羁缨也。

郦善长注《水经》曰：西蜀封溪县猩猩，人面兽形，能言语。

《南方草物状》曰：猩猩之兽，生在野中。状如犭屯子，民人捕取。交、武平、兴古有之。

晋郭璞《猩猩赞》曰：能言之兽，是谓猩猩。厥状似獾，号音若婴。自然知往，颇测物情。

{巛禺}々（音翡）

《尔雅》曰：{巛禺}々，如人，被迅走，食人。

《说文》曰：{巛禺}々，人身反踵，笑即上唇掩其目。一名枭羊，北方谓之土蝼。

《山海经》曰：{巛禺}々如人面，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笑则上唇掩目。交广及南康山中有，大者丈馀，俗呼为山都。

《山海经图赞》曰：{巛禺}々怪兽，被操竹。获人则笑，唇盖其目。终亦号兆，反为我戮。

《吴都赋》曰：猩猩啼而就擒，{巛禺}々笑而被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母

《世赞记》曰：炎州有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猩猩。烧之不世，斫刺不入。以铁椎锻其头乃死。以其口向风，须臾活。以石上菖蒲塞蒲扒即死。取其脑，菊华和服之，尽十斤，寿五百岁。

《南州异物记》曰：风母兽，一名平猴，状如猴，无毛，赤目。若行逢人，便叩头，状如惧罪自乞。人若挝打之，愜然世地，无复气息。小得风吹，须臾能起。

《抱朴子□内篇》曰：风生兽，似豹，青色，大如猩猩，生南海大林中。张取积薪数车以烧之，薪尽，此兽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锥锼其头数十乃死。

《岭南异物志》曰：风猩如猿猴而小，昼日卷伏不能动，夜则腾跃甚疾。好食蜘蛛虫。打杀，以口向风复活，惟破脑不复生矣。以酒浸，愈风疾。南人相传，云此兽常持一小杖，遇物则指，飞走悉不能去。人有得之者，所指必有获。夷人施罟网，既得其兽，不复见其杖，杖之数百，乃肯为人取。或云邕州首领宁洄得之，洄资产巨万，僮伎数百，洄甚秘其事。

犴（音岸）

《说文》曰：犴，胡地野狗也。

《异物志》曰：犴，猿属，头形正方，发长尺馀，皆苍色，大类似人。欲有所视，辄摇头，两手被；不尔，则复障其两目。衣毛皤皤，若被狐裘。木居洄藏，密向乃得见耳。

蹶

《尔雅》曰：西方有比肩兽，与邛邛、矩虚比焉，其名曰蹶。

《说苑□复恩》曰：孔子曰：北方有兽，其名曰蹶，前足鼠，後足兔。是兽也，甚矣，其爱蛩蛩、巨虚也。食得甘草，必啮以遗蛩蛩、巨虚。蛩蛩、巨虚见人剿愦，必负蹶以走。蹶非性心爱蛩蛩、巨虚也，为假足也。二兽者亦非性心爱蹶也，为其得甘草而遗之故也。

卷九百九　兽部二十一

狼

《尔雅》曰：狼，牡獾（音欢。）牝狼。其子，豺 敫。（吉尧切。）绝有力，迅。

《说文》曰：狼，似犬，锐头而白颊。

《诗》曰：狼跋其胡，载（音致。）其尾。（，合也。）

又曰：子之昌兮，遭我豵之阳兮，并驱从两狼兮。

《周礼□天官□兽人》曰：冬献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狼蜀（音触。）膏。
又曰：君之车，厥右虎裘，厥左狼裘。
《左传》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谒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华撇。姑，叔向母也。）曰：“长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谓姒也。）姑视之，及堂，闻其声而还，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丧羊舌氏矣。”遂弗视。
《史记□大宛传》曰：乌孙王昆莫，初生，弃於野，狼往乳之。
《汉书》曰：江都王建，宫人有过者，或放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为乐。
又曰：高祖使太子将兵，四皓曰：“今使太子将兵，尾羊剿闹也。”
《宋书》曰：王仲德初遇符氏之败，兄睿同起义兵，与慕容垂战。败，仲德被重创走，与家属相失。路经大泽，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儿，青衣，年可七八岁，骑牛行，见仲德，惊曰：“已食未？”仲德言饥，小儿去，须臾复来，得饭与之。食毕欲行，而暴雨，莫知津迳。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号。号讫，衔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随後得济，与睿相见。
《後魏书》曰：匈乓于生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於国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复经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下，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遂乃就之。其姊大惊曰：“杆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後遂滋繁成国。故其民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
又曰：初，道窝败窟咄难，遣穆崇还察人心。崇单马与从者微服入其营，会道武，为舂妾所识，贼皆惊起。崇求从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窃马奔走於大泽。有白狼向崇号，崇觉寤，驰马随狼去，遂免难。道武异之，命崇立祠，子孙世奉焉。
《後周书□四夷传》曰：突厥之先，匈奴植叼种也，为邻国所破。其族有一小儿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交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时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其後各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又曰：突厥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皆谓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本耳。
《唐书》曰：薛延陀部落，常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与入帐，命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人也。主人不知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主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出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址者惧而返走。
又曰：高宗时，有孝子，年十二丧父母，以孝闻。昼夜负土为坟。又葬曾祖父母，经二十载，其功始毕。有白狼号鸣於墓侧。诏旌表其门。
《帝王世纪》曰：有神牵白狼衔钩入殷。
《国语》曰：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述异记》曰：周幽王时，牛化为虎，羊化为狼。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时群臣为狼食人，故筑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处也。
《穆天子传》曰：春山百兽所聚，爰有狼豺野马。
《山海经》曰：孟山其兽，多白狼白虎。
又《图赞》曰：矫矫白狼，有道则游。应符变质，乃衔灵钩。
《淮南毕万术》曰：取狼皮以当空户，则羊畏不敢出矣。
《毛诗草木虫鱼疏》曰：狼能为小儿啼声以诱人，去数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虽善用兵者，其不能克也。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为裘。
狐
《说文》曰：狐，妖什，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阁後，死则首丘。
《礼口檀弓》曰：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蒲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易口解卦》曰：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又曰：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
《诗口国风》曰：南山崔崔，雄狐绥绥。
又曰：有狐绥绥，在彼淇梁。
又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
《汉书》曰：陈胜、吴广于所次旁丛祠（张晏曰：次，人所止处。丛祠，鬼所凭。）夜篝（音构。）火，狐鸣呼曰：“阁楚兴，陈胜王。”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胜、广。
《晋书》曰：王浚据幽州，有衡又府门跃入厅事。後浚果败。
又曰：凉武昭王皓子歆，为凉州牧。时有狐上南门，主簿氾称曰：“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狐上南门，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有胡人居於此城，南面而君也。”後竟为沮渠蒙逊所灭。
王隐《晋书》曰：刘世则女病媚积年，韩友令作布囊，张着窗间，乃闭户驱逐。须臾，囊大胀，急缚口，悬树间视之，惟有二三斤狐毛。遂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淳于智，济北人。夏侯藻母础，因五鼓中出诣智卜，有一狐当门向之嗥唳。藻愁愕，遂驰诣智。智曰：“祸甚急，君速归，在狐嗥唤处抚心啼坐勿休，然後其祸仅可免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拉然暴崩。

《唐书》曰：歌舒翰，素与禄山、思明不协，上每和解。禄山谓翰曰：“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母是突厥，父是胡。与公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乎？”翰应之曰：“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其忘本也。敢不尽心焉？”禄山甚怒，以为讥其胡也。

《庄子》曰：夫丰狐文豹，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

《管子》曰：代出狐白之皮。狐应阴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忘其难得，喜其贵价，必相率而求之取此物者。因令齐载金钱，之代谷，求狐白皮。代王闻之，果去其农，处山林求狐，二十四月不得一狐。离支闻而伐之，王即将其士卒服於齐。

《慎子》曰：廊庙之材，非一木掷事；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

《范子》曰：狐皮出天外。

《穆天子传》曰：天子猎於渗泽，得白狐玄貉，祭於河宗。

《山海经》曰：青丘之国，有狐而九尾。（郭璞症曰：世平则出，为瑞也。）又曰：武都之山，有黑水焉，其上有玄狐蓬尾。（蓬蓬其尾也。《说苑》曰：蓬狐文豹。）

《竹书纪年》曰：宣王时，鸟化为狐。夏伯杼子东征，获衡勹尾。

《玄中记》曰：五十岁之狐为淫妇，百岁狐为美女。又为巫神。

《礼斗威仪》曰：君乘火王，政平，南海输以文狐。

《春秋潜潭巴》曰：白狐至国，民利。不至，下骄恣。

《韩诗外传》曰：狐，水神也。

《春秋後语》曰：楚宣王以昭奚恤为相，诸侯畏之。王问群臣曰：“吾闻北方畏昭奚恤，亦诚何如？”江乙对曰：“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啖我，天帝令我长百兽，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为不信，我为子先行，随我後，观百兽见我能无走乎？’虎以为然，随狐而行，百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之畏己，反以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其实畏王之甲兵。”故人臣见畏者，君威也，君不用，则威亡矣。

赵晔《吴越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途山，恐时暮失嗣，曰：“吾之娶也，必有应矣。”已，乃有白衡勹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王证也。”於是途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彼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禹乃娶途山女。
《淮南子》曰：夫狐之搏雉也，必卑体弭毛以待其来也，雉见而信之，故可得而禽也。
《淮南万毕术》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归。
《抱朴子》曰：《玉策记》曰：“狐及狸、狼皆寿八百岁，满三百岁暂变为人形。”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去疾聚其无赖少年，游猎无度，国内冢墓尽发之。常发栾书冢，无馀物，有一白狐，见人惊走。左右戟之不得，伤左足。於是王梦一丈夫，眉尽白，来谓王曰：“何故伤我左足？”以杖叩王左脚。王乃患脚，至死不差。
《白虎通》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至鸟兽，则九尾狐见。九者，子孙繁息也；於尾者，後当盛也。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玄和二年，白衡㠯尾，见信都。
《魏略》曰：文帝受禅，九尾狐见於谯都。
《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紫，紫化而为妇，故其名自称阿紫。
伏滔《北征记》曰：皇天坞北古特陶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馀里，得书二千卷。
又曰：河冰厚数尺，冰始合，车马未过，须狐先行。此物善听听水，无声乃过。
郦善长《水经注》曰：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说。
《管辂传》曰：夜有一小物如兽，手持火，以口吹之。书生举刀斫断腰，视之，狐也。
郭璞《九尾狐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於周，以标灵符。
刘敬叔《异苑》曰：有胡道洽者，自云广陵人，好音乐医术之事。体有臊气，恒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审死日，诫弟子曰：“气绝使殡，勿令狗见我尸也。”死於山阳，敛毕，觉棺空，即开看，不见尸体。时人咸谓狐也。
《搜神记》曰：酒泉郡，每太守到官，无几辄卒死。後渤海陈斐使此郡。斐行卜，卜者曰：“远诸侯，放伯永。能解此，则无忧。”斐既到官，侍有张医、有王侯，卒有史侯，斐恒远之。夜半，有上斐被者，斐便以被冒取之。物跳踉訇訇作声，乃言曰：“我无恶意，当深报府君。”府君曰：“汝为何魅？曰：“我本百年狐，今为魅，垂当神。听一放我，我字伯永，府君有急难呼我。”斐乃喜，便放之。忽然有赤光如电。後每事先以语。斐於酒泉境界，无毫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奸，咸曰：“圣君”。月馀，主簿李音私通斐侍婢。既而惊惧，遽为伯永所白，遂与诸仆谋杀斐。伺旁无人，便伏入欲格杀之。斐即呼伯永，有如曳匹绛，诸仆伏地失魂。乃以次缚取，皆伏，即杀音等。伯永乃辞谢斐曰：“未及白奸，乃为府君所召，犹用惭。”

又曰：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男子，诣张华讲说。华怪之，谓雷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论。”孔章曰：“当是老精。闻燕昭王墓有华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当见。”如言，化为狐。

又曰：吴中有一书生，皓首，称胡博士，教授诸生，忽复不见。九月初九日，士人相与登山游观，闻讲书声，命仆寻之。见空冢群狐罗列，见人即走。老狐独不去，是皓首书生。

《续搜神记》曰：襄阳习凿齿为荆州主簿，从桓武帝出猎。时大雪，於江陵城西见草上雪气出，伺观，见一黄物，射之，应箭死。往取，乃一老雄狐，脚上带绛绫香囊。

又曰：吴郡顾旃，猎至一岗，忽闻人语声云：“嗤咄！今年衰。”乃与众寻觅。岗顶有一阱，是古时冢。见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书，老狐对书屈指，有所计校。放犬咋杀之，取视，口中无复齿，头毛皆白。簿书悉是奸爱人女名，已经奸者，朱钩头。所疏名有百数，旃女正在簿次。

《金楼子》曰：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在庙堂。为狐计者，不若走於平泽。

貉

《说文》曰：貉，似狐，善睡。

《周礼□考工记》曰：貉逾汶则死，土气然也。

《尔雅》曰：貉子豺 亘。

《穆天子传》曰：天子猎於渗泽，得玄貉，以祭河宗。

《後秦记》曰：姚襄遣参军薛瓚使桓温。温以胡戏瓚，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问也？”

卷九百十　兽部二十二

猿

《说文》曰：猿，善援，狖属也。

《山海经》曰：堂庭之山，其上多白猿。

《淮南子》曰：五九四十五，五生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

《列子》曰：老韭为苋，老俞为猿。

《庄子》曰：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楠（音南）梓豫章，揽蔓枝而王长其间；及得柘棘枳枸之间，危行仄视，处势不便，未足骋其能也。

又曰：人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猱然乎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今取猿狙（且余切。）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啮挽裂，尽去而後慊。观古今之异，犹猿狙之异乎周公也。
又曰：猿，犭扁（音编。）狙以为雌。（司马彪曰：扁犭旦，似猿而狗头，食猕猴，好与雄狙接。）
《淮南子》曰：虎豹之文来射，（以虎豹有文章，使人射取之。）猿⿰犭⿰（女滑切。）之捷来乍。（⿰犭⿰，猿属。乍，暂疾。以其捷，故使人疾击之。）
又曰：楚王亡其猿于林，木为之残；饰王亡其珠于池中，鱼为之殚。
又曰：置猿槛中，则与豚同。非不巧捷也，无所肆其能也。
《吴越春秋》曰：赵王问范蠡手战之术，范蠡答曰：“臣闻赵有处女，国人称之，愿王请问之手战之道也。”於是王乃请女。女将北见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袁公问女曰：“闻子善为剑，愿得一观之。”处女曰：“妾不敢有所隐也。惟公所试。”公即挽林杪掷擢似桔槔末折堕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蒲熬而刺处女，应节入之，三入，女因举杖击之，袁公则飞上树，化为白猿。
《吕氏春秋》曰：荆王有白猿，王射之，则搏树而熙。使养由基射之，始调弓矫矢，未发，猿拥木而号。
《汉书》曰：李广猿臂善射。
《春秋繁露》曰：猿似猴，大而黑，长前臂。所以寿者，好引其气也。
《抱朴子》曰：《王策记》称猿寿五百岁则变而为く，（居缚切。）千岁则变为老人。
又曰：周穆王南征，一锯ā化，君子为猿为鹄，小人为沙为泥。
张载《论》曰：白猿玄豹藏於榱槛，何以知其接垂条于千仞？
《孝子传》曰：猿，狒属也，或黄或黑，通肿（音申。）轻剿，（子小切。）善缘妙吟。雌为人所得，终不徒生。
《华阳国志》曰：邓芝见猿抱子在树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为拔箭，以叶塞疮。芝乃叹息，投弩死晷。
《宜都山川记》曰：峡中猿鸣至清，山谷传其响，泠泠不绝。行者歌之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煽柔沾衣。”
《荆州图经》曰：宜都夷道县西山顶上有古墓，名曰女王冢，不详其人。林则女贞，兽则白猿。
范汪《荆州记》曰：夷陵县峡口山，非日夜半不见日月，多猿鸣，至清远。
《山海经图赞》曰：白猿肆巧，由基抚弓。数如循环，其妙无穷。
猴
《汉书》曰：韩生劝项遇狩关中，羽曰：“吾闻富贵不还故乡，如衣锦夜行。”乃烧宫室，都彭城。韩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张信少府檀长卿为沐猴与狗斗，盖宽饶奏免之。（张晏曰：沐猴，猕猴也。）
王隐《晋书》曰：护军张邵母础，淳于智筮之，使西出市猕猴，系母臂，令旁人抱之，拍猴恒使作声。三日三夜，放去。猴出门，即为犬所杀。母於此渐差。
郭颁《魏晋世语》曰：司马宣王辟周泰为新城太守，尚书锺毓谓泰曰：“君释褐登宰府，乞儿乘小车，一何！”泰曰：“君明瀚之子，少有文彩，故守吏职，弥猴乘土牛，一何迟！”众宾悦服。
《庄子》曰：吴王浮于江，登于狙之山。众狙见之，恂然弃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见巧乎王。王射之，敏给搏矢。（矢往虽速，而狙犹能将也。）王命相者趋射之，狙死。王顾谓其友颜不疑曰：“狙之伐其巧，恃蒲胥以傲予，以至此。”
《列子》曰：宋有狙公者，养之成群。诞狙曰：“与若芋，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众狙皆喜。
《韩子》曰：燕王徵巧术，人请以棘刺之端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喻遨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雾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恩养之，不能观也。
谯子《法训》曰：人之所以贵者，以其莱糙也。人而无礼者，猕猴乎！虽人像而虫质也。
《淮南子》曰：楚有烹猴者，而绐其邦人，邦人以为狗羹而甘之。後闻其猴也，据地而吐之，尽写其所食。此未为知味者也。
《抱朴子》曰：余友人腾永叔，常养一大猕猴，锁着床间。犬忽啮杀之，永叔使合锁埋之。後百许日，有槛厕者往，见猕猴走于永叔承尘上，不悟槛厕，惊指之曰：“猕猴何以被伤流血？”永叔曰：“始乃知皆有鬼也。”
又曰：山中申日称人君者，猴也。猴寿八百岁。
王充《论衡》曰：鹿之角足以触犬，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猴服於鼠，气不利也。
《神仙传》曰：有人种黍山中，正患猕猴食之，闻介像有道，聊从之乞辟猴之法。像曰：“无他法也，汝明往黍所，望见群猴，便大唤，语之，云已白介君，教莫复侵食黍”。此人明日视黍，遇群猴欲下树，承像语，猕猴各自还山，遂绝迹。
《述异记》曰：南康营民伍考之伐舡材，忽见太社树上有一猴怀孕，考植点登木逐猴，腾赴如飞。树既孤，下又有人，猴知不脱，因以左手抱树枝，右手抚腹。考之擒得，遥摆地杀之。割其腹，有一子，形状垂产。尔夜，梦见一人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以杀猴责让之。後考之病鞠挟，初如狂，因渐化为虎，毛鬓爪牙悉生，音声亦变。遂逸走入山，永无踪迹。

周景式《孝子传》曰：余常至绥安县，逢徒逐猴，猴母负子没十。水虽深而清，乃以戟刺之，自胁以下中断，脊尚连。抄着舡中，子随其旁，以手扪子而死。

陆机《与弟□书》曰：监徒武库，建始殿诸房中见有两足猴，真怪物也。

《异物志》曰：南方人以弥猴头为。

袁淑《俳谐集□常山王九命文》曰：及至图身失所，羁束人间。驯缨服制，惟意所牵。登楹而遨，抱梁而眠。拾摭遗馀，恣口所便。

後汉王延寿《王孙赋》曰：原夫天地之造化，实神伟之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无初而弗为。有王孙之狡兽，形陋观而鬼仪。颜状类乎老公，躯体似乎小儿。眼睚（五构切）眊（五构切）以穴（音血）恤，视戢（音戢）睫（侧夹切）以（乎悦切）奎。{穴}（乌决切）高匡而曲，（音偃）昊（呼号切）历而隰离。鼻（许解切）𠰁（许侯切）以（音吸），（许夹切）耳聿役以商（音商）知。口兼（呼忝切）冉（音冉）以（则咸切），（音邹）唇喋以（匹里切）。齿以々，爵任染而。储粮食於两颊，稍委输於胃脾。兔蹲而狗踞，煽鳃鹿而屈尹。或嗝嗝（苦革切）而壳々（音的），又嘀嗅其若啼。姿僭亻兼（呼店切。）而总赣，（音贡）豁盱阅以顼益。生深山之茂林，处崭岩之崎。性猗犭票之犭番（音烦）疾，熊锋出而横施。

猱

《说文》曰：猱，贪什。一曰：母猴，似人。

《毛诗草木虫鱼疏》曰：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犭斩猢，骏捷也。其鸣敫々而悲。

《诗》曰：无教猱升木。（毛苌注曰：“猱，猿属也。”）

《尔雅》曰：猱猿善援。（孙炎注曰：猱，母猴也。）

江乘《地记》曰：摄山有山猱，赤足。

𤞢（居缚切）

《说文》曰：𤞢，母猴也。

《尔雅》曰：𤞢父善顾。（郭璞曰：似猴而大，仓黑色。能攫持人，好顾盼。）

《抱朴子》曰：猕猴及猿八百岁化为𤞢。

《古今注》曰：猴五百岁化为𤞢。

《吕氏春秋》曰：肉之美者，𤞢饫昀晁。

又曰：闻言不可不察，数传，白为黑。故狗似𤞢，𤞢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狗则远矣。
《毛诗草木虫鱼疏》曰：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𤞢，大而黑，长前辟。𤞢之白腰者为豽斩猢。
《博物志》曰：蜀中南高山上有物似猕猴，长七尺，能行健走，名曰猴𤞢，一名马化，或曰豽段𤞢。伺行道，妇人有好者，辄盗之以去，人不得知。行者每经过其旁，皆以其长绳相引，然故不免，此能别男女气自，故取女不取男。取去而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後，形类之，意亦或迷，不复思归。有子者，歿丬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有不食养者，母辄死，故无敢不养也。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界多谓杨，率皆豽段𤞢、马化之子孙，时时有𤞢爪者。
果然
《山海经》曰：果然兽似猕猴，以名自呼。色苍黑。群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辄与老者，似有义焉。交趾诸山有之。獠人射之，以其毛为裘蓐，甚温暖。
《蜀地志》曰：涪陵南界榛峡中有果然兽，形如狗子，头似虎，其尾柔滑，白黑色。皮可为裘，轻暖可珍。
《南中八郡志》曰：交趾有果然，白面黑身，毛彩班烂。
《吴录口地理志》曰：九真胥浦县有兽明妍然，猿类也。色青赤有文，居树上。北郡及日南皆有之。
《南方草物状》曰：果然兽生在山林上，民人以毒箭射之，剥取皮。皮文青赤白色，缝相猎荾席。出九真、日南郡。
《南州异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兽，以名自呼。身如猿大，面通有白色。其体不过三尺，而尾长四尺馀。反尾度身，过其头。视蒲扒，乃见两孔仰向。其毛长，柔细滑泽。色以白为质，黑文，视如苍头鸭，胁边班文。集十馀皮，可得一蓐，繁文丽好，细厚温暖。
魏锺毓《果然赋》曰：果然，似猴像猿，黑颊青身。肉非嘉肴，惟皮为珍。
卷九百一十一　兽部二十三
鼠
《易口说卦》曰：艮为鼠。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而为鼠。
《说文》曰：鼠，穴虫总名也。（下各切。）鼠，出胡地。，竹鼠也，如犬。，（音终。）豹文鼠也。鼷，小鼠也。，精，（其俱切。）胡地风鼠也。鼢鼠，地中行，伯劳之所化也。鼠，令鼠也。（音萍。）
《尔雅》曰：鼢鼠，（地中行者。）鼠，（以颊裹藏食。）鼷鼠，（有蛰毒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鼠，（《夏小正》曰：鼢则穴二者斯。）鼢鼠，（小似，赤黄色，大尾，啖鼠。江东呼为，音主。）鼠，（音劬，小也。）鼠，（形大如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闽中呼为鼠。）鼠，鼠，豹文鼠，（音廷，文彩如豹。）鼠。（音狐觅切，似鼠而大，苍黑色，在树上。）

又曰：鼯鼠，夷由。（状如小狐，似日旦乳，亦谓之蝙蝠，肉翅飞，飞生音如人呼。）

《广志》曰：白猿尾长白腹，善缘登，若家鼠小异者。鼢鼠，深目而短尾。苗鼠者，野鼠也，小而短尾。夭鼠，以皮为裘。今常名其裘为夭鹿裘。黄鼠，在田野鼠，为群害麦，善走，凡狗不得，惟鼠狼能得之。

《左传》曰：齐侯将为臧纥田，（与之邑。）臧纥闻之，见齐侯。与之言伐晋，对曰：“多则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昼伏夜动，不穴於寝庙，畏人故也。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宁将事之，非鼠而何？”乃弗与田。

《诗》曰：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汝无家？何以速我讼？

又曰：《硕鼠》刺重敛也。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又曰：《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相鼠有皮，人而尾。人而尾，不世何为？

《大戴礼》曰：正月田鼠出。田鼠者，鼠也。

《诗义疏》曰：《尔雅》鼠，许慎云：“五伎鼠也。”今之河东有石鼠，大能人立，交前两脚於头上跳，善鸣，食人禾稼，逐则走入树空中。亦有五伎。或谓雀鼠。其形大，故云石鼠也。《诗》言其方物，宜谓此鼠非今之鼠也。又鼠不食禾苗，本又谓蝼蛄为硕鼠，亦有五伎。古今工名虫鸟，物异名同，故记已。

《史记》曰：李斯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入仓，见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下，无人壤戚忧。乃叹曰：“人贤不肖譬如鼠，在所自处耳。”

又曰：张汤，杜陵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乃笞汤。汤掘得盗鼠及肉鞫掠，讯鞫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

《汉书》曰：右冯翊韩延寿有罪下狱，杨恽上书讼延寿。郎中丘常谓恽曰：“闻君侯讼韩冯翊，当得活乎？”恽曰：“事何容易！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谓鼠不容穴，衔窭薮故也。”

又曰：苏武使匈奴，匈奴徙窝氨海上，掘野鼠草实而食之。

又曰：广陵王胥将作乱，鼠舞王后庭。

又曰：燕剌王旦将作乱，鼠舞殿端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豢《魏略》曰：大秦国有辟毒鼠。
《魏志》曰：臧洪为袁绍所围，粮乏，乃掘鼠而食之。
又曰：太祖时，用刑严重。太祖马鞍在库为鼠所啮，库吏惧罪必死，议欲面缚首罪，犹虑不免其咎。邓哀王哀冲谓曰：“庚三日中，然後自归。”冲於是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谬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问之，冲对曰：“世俗以为鼠啮衣者，其主不吉。今单衣见啮，是以忧戚。”太祖曰：“杆妄言耳，无所苦也。”俄而库吏以啮鞍闻，太祖笑曰：“衣在侧尚啮，况马鞍悬柱乎？”一无所问。
《晋阳春秋》曰：大兴中，衡阳欧纯作鼠市，四方丈馀，开四门，门有一木人。纵四五鼠於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
《北史》曰：卢昶为散骑尚侍。时洛阳县获白鼠，昶奏以为案瑞典，外镇刺史二千石令长不祇上命，刻暴，百姓怨嗟则白鼠至。因陈时政，多所劝诫。诏书褒美其意。
《三国典略》曰：齐将诛斛律光，有三鼠游於光寝，光每投食与之，一朝俱死床下。
《唐书》曰：吐蕃有草石速古芒，叶长二寸，状如针蒿，每茎不过三四叶，其茎蔓，其花黄，其根连珠如麦门冬。有鼠长於常鼠，每二三十同一穴。至秋，鼠皆收此草为藏，多者至数石。俗亦掘草根食之而留给鼠粮。其国禁杀鼠，杀者辄加罪，俗亦祆戮不杀也。
《洞林》曰：乡里人柳休祖妇病鼠瘘，积年不差。及蓝茛命，令犊却从吾乞卦。占得《颐》之《复》，案卦颖悦人师姓石者而治之，当以鼠出而愈者也。休祖儿归，有一贱家奴姓石，自言由来能治此病，且灸其三处而止，妇寻差。有一老鼠，色正苍黄，迳就其前，佥佥伏而不动，呼狗啮杀之，鼠头上有灸处，病便差。
《玄中记》曰：百岁鼠化为神。
郑氏《玄中记》曰：百岁之鼠化为蝙蝠。
京房《易飞候》曰：鼠舞国门，厥咎亡。鼠舞於庭，厥咎诛死。
《风角要占》曰：长居官厌盗法：七月以生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称九百斤土复，坎暑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
《地镜图》曰：青玉之像为女人，黄金之见为火及白鼠。
《百怪书》曰：鼠咋人衣领，有福。
《庄子》曰：且鸟高飞以避呃戮患，鼷鼠深穴于神丘之下，以狈麋灌之患。
又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国中，三日三夜。庄子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雏，子知之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雏发南海而飞渡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於是鸱得腐鼠，椭姬而仰视之，曰：‘吓！’今子欲以梁国相吓我耶？”
又曰：鼷鼠饮河，不过满腹。
《文子》曰：腐鼠在阼，烧香於堂。
《尹文子》曰：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乃怀璞问郑贾曰：“欲买璞否？”贾曰：“欲。”因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淮南子》曰：柳下惠见饧，曰：“可以养老。”盗跖见饧，曰：“可以粘鼠。”
又曰：孟贲探鼠穴，无时死，必噬其指，失其势。（孟贲勇士，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势。）
又曰：季春之月，田鼠化为β。
《淮南万毕术》曰：狐目狸脑，鼠去其穴，（以途鼠穴，即去。）被向北，咒杀巫鼠。（夜有巫，被⑬氨向，禹步，咒曰：老鼠不祥，过，自受其殃！）
又曰：投鼠者机动，钓鱼者浮抗。（动，发也。发则得鼠。浮，钓浮也。抗，动也。动则得鱼也。）
又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蒲博其上。游侠相随行於楼下，博者射，朋张中友雨榻而笑，适鸢堕腐鼠而中游侠。侠相与语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轻人掷昆，乃辱我以腐鼠，请灭其家。”其夜乃攻於虞氏，大灭其家。此谓类而非也。
《抱朴子》曰：南海有白鼠，大者重数斤，毛长三寸，居空木中。其毛可绩为布。
又曰：陈安世年十三，初为管叔本客，得道。叔本年七十，犹拜安世，曰：“得道者当师，吾不羞弟子之礼矣。死王乐生鼠，虽为帝王，死，不及生鼠。”
又曰：《玉策记》称鼠寿三百岁，满者则色白，善凭人而卜，名曰仲。仲能一年之中吉凶及千里外之事皆知也。
《典语》曰：狻犭卢之狗吠于朝门，社稷之鼠窜於官侧。
《春秋後语》曰：赵惠文王二十九年，秦韩相攻，军於阏与。（上党有阏与聚。阏，乌连反。与，音预。或音余。）王召廉颇问曰：“可救不？”对曰：“道远险狭，难救也。”又问乐乘，对曰：“如廉公言。”又问赵奢，赵奢对曰：“道远险狭，譬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王乃令奢救之。
《晏子春秋》曰：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对曰：“社鼠者，不可薰之，不可灌之。君左右出卖寒热，入则比周，此国之社鼠者也。”
《山海经》曰：丹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鼠而兔首麋耳，以其尾飞，名曰耳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御百毒。
郭璞《山海经图□飞鼠赞》曰：或以尾翔，或以髯陵，飞鼠鼓翰，倏然皆腾。固无常所，惟神所凭。
《本草》曰：鼷鼠，一名隐鼠，形如鼠大而无尾，黑色，长鼻。
《贾谊书》曰：鄙谈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惮不投，况贵大之臣近於帝王乎？
郭璞疰《尔雅》曰：汉文帝宫中得一鼠，豹文，光彩荧荧。以问群臣，孝廉郎终军答曰：“鼠。”文帝赐缣。
东方朔《神异经》曰：北方有冰万里，厚百丈，有鼷鼠在冰下出焉。其形如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热。（除热病也。）其毛长可八尺，可为蓐，卧之可以却寒。（治风病也。）其皮可以蒙鼓，其声闻千里。有美尾，可来鼠。（此鼠尾毛所在，鼠斩辄入此聚。）
《说苑》曰：梁上鼠饱闻长者论。
《论衡》曰：人生天地，犹鱼生泉，虮虱于人，因气而生。马食鼠屎而腹胀，鼠子水，午火马。金亦胜木，鸡何不啄兔？火亦胜金，蛇何不食猴？
又曰：鼠践一箧捐不食。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束晳《发蒙记》曰：西域有火鼠之布，东海有不灰之木。
《语林》曰：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氏坐尘，不听左右扫去，见鼠行迹，视以为佳。
《异物志》曰：鼠母，头脚似鼠，毛苍口锐，大如水牛，而独畏狗。水田时有水灾，起于鼠。
《西域诸国志》曰：有鼠王国，鼠大如狗，著金锁；小者如兔，或如此间鼠者。沙门过不咒愿，白衣不祠祠，辄害人衣器。《异苑》云：“释道安昔西方适见此俗。”谚云：“鼠得死人目睛则为王。”
干宝《搜神记》曰：晋太康中，会稽炕恫蜞及蟹皆化为鼠，大食稻为灾。始成者有肉而无骨。
《幽明录》曰：吴北寺终祚道人卧斋中，鼠从坎出，言终祚复数日必当死。终祚呼奴令买犬，鼠云：“亦不畏此也。但令犬入此户，必死。”须臾壤炅，果然。终祚乃下声语其奴曰：“明日市雇十担水来。”鼠便已逆知之，云：“正欲水浇取我穴，周流无所不至。”竟日浇灌，了无所获。密令奴更借三十人，鼠云：“吾上屋居，奈我何。”至时，处在屋上，奴名同，鼠云：“阿同盗二十万钱。”试开库，实如所言，奴亦叛去。终祚常为商贾，闭其户而谓鼠曰：“汝正欲使我富耳。今远行，勤守吾房中，勿令有所零失也。时桓玄在南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禁杀牛甚急。终祚载数万，窃买牛皮还东货之，得二十万。还，室犹闭，一无所失。怪亦绝。后遂富积二三千万。

《列异传》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为襄邑长。有鼠衣冠出厅事，语曰：“尔某日当死。”周南不应。至期复出，冠帻绛衣，语曰：“尔日中当死。”复不应。入复更出，日中，鼠曰：“周南，汝不应，我死，我复何道？”遂颠蹶而死，即失衣冠，视如常鼠也。

《述异记》曰：宋车骑大将军南谯王刘义宣镇荆州，府吏蔡铁者，其人善卜。公常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乃命左右射得之，内置函中。召铁，既至，使卜函中何物。卜兆成，笑曰：“已具知矣。”公曰：“状之。”铁为之状曰：“兑色之鼠，背明入户，弯弧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而两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铁言也。赐钱一万。

刘敬叔《异苑》曰：景平中，东阳大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垄。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奴床角。奴恐而不犯，每以饭与之。水势既退，喜夫既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纸裹三斤许珠着奴床前，啾啾如欲语也。

又曰：南阳赵度，少好术艺。度有白米为鼠所盗，乃被头把刀画地作狱，四面开门，向东长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惟止者十馀，乃剖腹看脏，有米在焉。

《窦氏家传》云：窦攸治《尔雅》，举孝廉为郎。世祖与百寮大会于灵台，得鼠，身如豹文，荧荧有光辉。问群臣，莫有知者，惟攸对曰：“杆名鼠。”诏何以知之许，攸曰：“见《尔雅》。”诏案视书，果如攸言。赐帛百匹，诏诸臣子弟皆从受《尔雅》。

《许迈别传》曰：迈小名映。有鼠啮映衣，乃作符召鼠，莫不毕至於中庭。映曰：“啮衣者留，不啮衣者去。”群鼠并去，惟一鼠独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动。

《梁州记》曰：仙人唐公房祠有碑一戍，庙北有大坑，碑文云是其旧宅处，公房举宅登仙，故为坑焉。山有易肠鼠，一月吐易其肠。束广{微心}所谓唐鼠者也。（《博物志》曰：唐房升仙，鸡犬去，惟以鼠恶不将。鼠自悔，一月三出肠。）

刘欣期《交州记》曰：竹风鼠，如小狗子，食竹根。出封溪县。

《秦州记》曰：乞佛虏乾归，未移ｘ罕、金城。见鼠有数万头，将诸小鼠，各衔马屎，群移而渡洮、丽二水，悉止ｘ罕。自是二年而乾归徙焉。

《晋太康地记》曰：鸟鼠之山，在陇西首阳县。穴入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

邓德明《南康记》曰：南康山石室，号金堂，内金色，有金鼠时见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楼子》曰：齐郁林王夜中与宦者共刺鼠，至晓夜，辄得被十篮。
又曰：晋宁县境内出大鼠，鼠状如牛，土人谓之偃鼠。天时将失，鼠则从山出游畎亩，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稼必尽耗也。
後魏卢玄明《剧鼠赋》曰：嗟乎！在物最为可贱，毛骨莫充於赏，脂肉不登于俎膳。其为状也。僭误且吁，雎离儿（上滥切。）易（音释。）须似麦才。半垂眼如豆角，中劈耳类槐叶。初生尾若杯酒馀沥。乃有老者，羸髓（宽、申二音。）瘠。偏多奸计，众中无敌。社托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闭，巧能推觅。或寻绳而下，或自地高掷。登机缘匮，荡扉动弈，切切终朝，轰轰竟夕。是以诗人为辞，实云其硕。盗干汤之珍俎，倾留髦之香泽。伤绣领之斜制，毁虏掷曦袭。曹舒由是献规，张汤为植祷谪。亦有闲居之士，倦游之客，绝庆吊以养真素，屏左右而寻《诗》《易》。庭院肃清，房栊虚寂。尔乃群鼠乘间，东西跳掷。或床上捋髭，或户间出额。貌术舒暇，情无畏惕。又领其党与，欣欣奕奕，欹复箱奁，腾践茵席，共相悔慢，特尾，讶天壤之含弘，产此物其何益？
卷九百一十二　兽部二十四
狸
《尔雅》曰：狸，子。（余至切。）
《说文》曰：狸，伏什。
《礼》曰：狸首之班然。
又曰：狸去正脊。
《魏志》曰：清河令徐李龙使人猎，令管辂筮其所得。辂曰：“当获小兽。虽有爪牙，微而不强；输有文章，蔚而不相；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猎人暮归，果如辂言。
《晋书》曰：乐广为河南尹。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处正寝。广居之不疑。常外户自闭，左右皆惊，广独不。顾见墙有孔，使人掘墙，得狸而杀之，其怪亦绝。
《唐书》曰：武弘度，士兄子也。父卒，庐於墓侧，晨夕哀号。有野狸，每至弘度斋时，必来求食，涂却驯狎无惊惧。时以为孝感。
《玄中记》曰：铅锡之精为狐狸。
《子思子》曰：谓狐为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复失狸者也。
《琴操》曰：曾子鼓琴，墨子立外而听之。曲终，入曰：“善哉！鼓琴，身已成矣，而曾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昼卧见一狸，见其身而不见其头，起而为之弦，因曰残形操。”
《淮南子》曰：狸头似鼠，以类推也。（许慎曰：狸食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狸头止，（，寒热病也。）鸡头止瘘。
《抱朴子》曰：虎尾不负狸身，像牙不出鼠穴。
《本草》曰：狸肉甘，无毒，主风湿、鬼毒气、皮中如针刺。
《归藏》曰：昔者桀筮吠悠，而枚占荧惑，曰：“不吉。彼为狸，我为鼠，勿用作事，恐伤其父者也。”
《风俗通》曰：汝阳西门习武亭有鬼魅，宿者辄死，厌者皆亡。北部督邮西平郅伯夷到亭上楼宿，诵《六甲》、《孝经》、《易》、《本记》。卧，密拔剑解带。夜有怪异者四五尺来复，伯夷以剑带击魅脚，呼下灯照，见一老狸，身赤，略无毛衣。持下烧杀。明日，发楼屋，得所亡髻百馀。因此遂绝。
《神仙传》曰：栾巴为豫章太守。先是，庐山庙中有人言语，饮酒投杯，能使宫亭湖中分，风行者举帆相逢。巴未到十数日，庙中神不复作声，不知所在。巴到，自上表说：“庙鬼诈称天官，欺损百姓，积愆日夕，罪当穷治。乞以事付功曹，臣身行捕逐。如不治讨，恐其复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至所在推求山川社稷，问鬼踪迹。此鬼乃到齐国为书生，齐太守见之，既有容美丽，又有才辨学识。论经说义，时在齐，人莫不见知。太守亦不知是鬼，乃以女妻之，生一男。巴到，与太守相见，语毕，问曰：“闻卿有一女婿，明五经诸子，可得相见不？”太守请女婿，诈病辞不出，而巴求之不止。婿告其妇，言：“吾今日出必死，如何？”女亦怪之，不知何从。巴知不敢出，乃求奏板一枚并笔，书符付太守曰：“以此与贤女婿，自当出也。”女婿得符，流涕与妇辞诀而出。望见巴，即身体已变为狸，而面故是人也。巴厉声呵言：“死狸敢尔！何不正汝真形。”即尽为狸。巴复曰：“斩之。”亦不见斩者，而狸头已断于地。又言：“取狸子来。”须臾，太守女所生儿已复为狸子，即又斩之。巴辞还郡。
《搜神记》曰：博陵刘伯祖为河东太守。所止承尘上有神能语，常呼伯祖与语。及京师诏书告下消息，辄预告伯祖。伯祖问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买羊肝，於前切之，脔随刀不见，尽两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举刀斫之，伯祖呼止，自与着承尘上。须臾，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形与府君相见，大惭愧。”後伯祖当为司隶，神复先语伯祖云：“某月某日，诏书当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隶府，神随逐在承尘上，辄言省内事。伯祖大恐怖，语神曰：“今职在刺举，若左右贵人闻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诚如府君所虑，当相舍去。”遂即无声。
《幽明录》曰：吴兴戴眇家僮客姓王，有少妇美色，而眇中弟恒往就之。客私怀忿怒，具以白眇：“中郎作此，甚为无理，愿尊敕语。”眇以问弟，弟大骂曰：“何缘有此？必是妖鬼。”敕令扑杀。客初犹不敢，约厉分明。後来闭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缚，便变成大狸，从窗中出。
又曰：董仲舒常下帷独咏，有客来诣，语遂移日，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仲舒因此戏之曰：“巢居知风，穴处知雨，卿非狐狸，则是鼷鼠。”客闻此言，色动形坏，化成为狐狸也。
隋王度《古镜记》曰：大业七年五月，余自御史告归河东，侯生卒而得一镜。六月，余归长安，宿於主人程雄家，新授寄一婢，颇称端丽，名曰鹦鹉。余征遐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便叩头流血，云：“不敢往”。余召雄问其故，雄曰：“两日前有一客携婢从端愦，来时病困，因留寄于此，不知婢之由也。”余疑其精魅，以镜逼之，遂自陈，云“本是华山庙前长松下千年老狸，久行变惑，罪当至死。近为府君捕逐，逃潜河渭之间，为下口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见养恩厚，嫁鹦鹉与乡人柴华。意不相惬，逃而去。东至韩城，遂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人也。遂劫鹦鹉游行至此。不意天镜一照，自隐无路。然为人已久，羞复故形，愿乐饮而忘形。”因匣镜置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共饮晏。此婢大醉起舞，歌曰：“宝镜宝镜，罢凑余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毕，化为狸而死。
《述异记》曰：陈留董逸，少时，邻女梁莹年稚色艳。逸爱慕倾魂，贻椒献宝，莹亦纳而未获果。后逸邻人郑充在逸许宿，二更中，门前有叩掌声，充卧望之，亦识莹。语逸曰：“梁莹今来。”逸惊跃出迎，把臂入舍。逸与莹寝，莹仍求去。逸揽持不置，申款达旦。逸欲留之，云：“为汝蒸豚作食，食竟去。”逸起闭户绝帐，莹因变形为狸，从梁上走去。
《金楼子》曰：狸不可使搏，牛不可使捕鼠。
貂
《说文》曰：貂，鼠属也，大而黄黑色，出丁零国。
《广志》曰：貂出夫馀。
《关山图》曰：霍山南岳，其兽多赤貂。
《东观汉记》曰：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诣阙朝贺，献貂皮。
《魏书》曰：鲜卑有貂┆（女滑切。）（音魂）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为名裘。
《魏志》曰：挹楼国出好貂，今所谓挹楼貂是也。
《江表传》曰：辽东太守遣使诣孙权，送貂皮千枚，欲举国归吴。
《晋书》曰：赵脱凶篡位，至於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盈坐。时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
《异苑》曰：貂出句丽国。常有一物共居穴，或见之，身貌类人，长三尺，能制貂，爱乐刀子。其俗人欲得貂皮，以刀插穴口，此物夜出皮置刀边，须人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皮去，乃取刀。
《隋书》曰：北室韦，其俗以捕貂为业。南室韦亦多貂。
（女滑切）
《说文》曰：兽，无前足。汉津能捕豺，购百钱。
《尔雅》曰：无前足。（郭璞注曰：晋太康七年，石陵扶夷县槛得兽，似狗，豹文，有角，两脚，即此类也。或曰：似虎而黑，无前两足也。）
《广雅》曰：豹，也。
《唐书》曰：长庆中，河东节度使李听贡三头。，猛健之什。穆宗好畋游，常诏诸道广求此兽，搜践山谷，郡县告劳。防虞笼槛，甚於豺虎。及至林苑，往往噬人。後穆宗亦尽令逐之。及敬宗即位，听复献之。
豺 军
《说文》曰：豺 军鼠，出丁令胡，以作裘。
《魏略》曰：丁零国出青豺 军子、白豺 军子皮。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吴求豺 军皮豹犀。群臣以非礼，欲不与。权敕付使。
《山海经》曰：狱法之山有兽焉，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曰。其行如风，见则大风。
《山海经图赞》曰：山豺 军之兽，见乃欢唬。厥性善投，行如矢缴。是惟气精，出则风作。
猫
《诗》曰：孔乐韩土，有猫有虎。
《尔雅》曰：虎窃毛谓之（士盍切。）猫。（郭璞症曰：窃，浅也。或曰：窃毛，鹿毛也。）
《礼》曰：古之君子，使植地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尹子》曰：使牛捕鼠，不如猫豺 生（音生）之捷。
《北史》曰：独孤陀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转入陀家，每以子日夜祠之。猫鬼每杀人，取其财物，置於所事猫鬼家。鬼若降人，则面正青，若被牵曳。陀後败免死。
《唐书》曰：高宗废王后，令宫人宣敕示后。后拜曰：“但愿大家万岁，昭仪长承恩泽。死是吾分也。”良娣承敕，骂曰：“阿武狐媚，翻复至此！百千生愿得一日为猫，阿武为鼠，吾扼其喉以报今日，即足矣。”武后闻之不实，自是约六宫不许畜猫。
又曰：朱Γ军中有猫乳鼠者，Γ献之为祥。代宗使中官示於朝，宰臣率百僚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贺，崔甫独否。中官诘其故，答曰：“杆物之失常也，可吊不可贺。”中官徵其状，甫立草之，略曰：“《礼》云：迎猫为食田鼠也。以能除害，故列祠典。今反乳之，是谓失常。且猫受人食养而弃职不修，亦何异法吏不勤触邪、疆吏不勤捍敌？是天将垂戒，故不敢贺。”众皆伏，代宗嘉其正直。

獭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獭祭鱼，然後虞人入泽梁。

《说文》曰：獭，如小狗，水居，食鱼。犭扁，（音编）獭属也。

《遁甲开山图》曰：霍山光南岳，其兽多柴獭。（山边水，故有柴獭。）

《淮南子》曰：爱獭而饮之酒，欲养之，非其道。（言獭饮酒而败。）

《风土记》曰：阳羡县前有大桥，下有白獭。将有兵动，獭出穴口向人嗥也。

《魏略》曰：南蛮皆用獭皮为其冠。

《盐铁论》曰：水有犭宾（音频。）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也。独曰犭宾，群曰獭。

如淳《博物志》曰：犭宾如马，自腰以下似扁蝠，毛似獭，大可五六斤。淳同乡人吉孟，景福中征辽东时为运舡吏，於海中有犭扁獭跳上舡，舡人皆谓海神，共叩头敬礼。舡左武令人云：“但鱼獭耳，可烹而食之。”

《神仙传》曰：樊夫人者，刘纲之撇，俱行道术，各自言胜。纲於是唾盘中水，即作鲤鱼，夫人乃唾盘中使成獭而食鱼。纲每共试术，事事不如。

《永嘉地记》曰：涛山至高，常有拾橡者见上有大湖，又有自然石桥，多獭及异色鸟兽。

猬

《孝经援神契》曰：猬多刺，故不使超逾抑扬。

《尔雅》曰：猬，毛刺。

《淮南子》曰：鹊屎中猬，烂而生蝇漆，见蟹不燥。

《淮南万毕术》曰：猬膏途铁，柔不折。

《华阳国志》曰：滇池县有白猬山，无石而多猬也。

《北齐书》曰：成帝梦大猬攻破邺城，故索境内猬膏以绝之。至後主名纬，亡齐之徵。

《广五行记》曰：梁末，蜀人费礻必刈麦，值暴风雨，隐於岩石佳败雨。去家数里，遥见前路有数妇人，皆着红紫礻阑衣，歌吟而来。礻必窃怪，野外何因有此？心异之。渐近，寂然无声，去礻必数步，乃各住立。少时悉转向礻必，看之，其面并无七孔，惟垂鸟毛而已。礻必惊怖仆地。至二更，礻必儿怪父椿至，把火寻觅。见礻必卧在道旁，左侧有十馀刺猬，枷即争散走。礻必至家百馀日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一十三　兽部二十五

杂兽

单奚（上音颠，下音奚）

《说文》曰：单奚，野马属。

《史记》曰：匈奴畜则（古穴切。）是（下奚切。）单奚。

劳鱼

《尔雅》曰：劳鱼研，善升。（孙炎曰：劳鱼之马，蹄平如研，而善升山者。郭璞曰：秦时有劳鱼死。）昆余，（大胡切。）枝蹄研，善升。

蒙颂

《尔雅》曰：蒙颂，猱状。（郭璞症曰：即蒙贵也，似佳而小，紫黑色，可畜，捕鼠胜猫。九真、日南出之。猱，猕猴之属也。）

[QRDP]

《尔雅》曰：[QRDP]，（乎犬切。）有大力。（郭璞症曰：出西海，大秦国有养之，似山狗，多力犷恶也。）

《尔雅》曰：，如小熊，窃毛而黄。

佳（余救切）

《尔雅》曰：佳，鼻而长尾。（郭璞曰：似猕猴而大，黄黑色，长数尺，鼻露向上，雨则自悬於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也。）

（古役切）

《尔雅》曰：鼠，身长须而贼，秦人谓之小驴。（郭璞曰：为鼠而马彖，一赎千斤，为物残贼也。）

（音渠）

《尔雅》曰：迅头。（郭璞症曰：匠波平山中有，大如狗，似猕猴，多髯，能举石摘人。）

《尔雅》曰：，（音携）如马一角，不角者骐也。

（丑略切）

《说文》曰：兽，似兔，青色而大，头与兔同，足与鹿同。

《山海经》曰：氵彖光之山，兽多。（郭璞曰：似兔，而鹿脚，青色也。）

石

《说文》曰：，（大木切。）类犬，腰以上黄，腰以下黑，食母猴。或曰似羊。

《风土记》曰：石，似貉而形短，常捕取猴犭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豸斩（音谗）豸胡豸厄。（音厄）
狖（余救切）
《说文》曰：狖，𤞢属。一曰，陇西谓犬子为狖。
《尔雅》曰：狖，如麂，善登木。
豸屯
《鲁猎蒙》曰：北方有兽，名为豸屯，生而角当心。俯厉其角，溃心而死。
竹豸屯
徐衷《南方记》曰：竹豸屯，野生，长一丈三寸，在土穴中，常食竹根。味如鸭肉。
原
《山海经》曰：翠望之山（亦作翠山。）有兽，状如狸，一目三尾，名曰原。音夺众声，（言能作百种声。）可以御凶也。
天狗
《山海经》曰：阴山氵蜀谷之水出焉，有狩，状如狸，（或作狗。）白首，名曰天狗。可以御凶。
豸（音邻）
《山海经》曰：依轱之山有狩焉，状如虎，有爪甲，名曰豸。（言体有鲜甲也，食之不畏风。）
豸叟（上音渠，下音叟）
《山海经》曰：豸叟兽，食猛兽。
鹿蜀
《山海经》曰：丑阳之山有兽，状如马而白文，头如虎而长尾，其音如谣，（如人歌。）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
《山海经图赞》曰：鹿蜀之兽，马质虎文，骧首吟鸣，矫矫腾群。佩其皮毛，子孙如𠙵。
类
《山海经》曰：受之山有兽，状如狸而有发，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
豸专讠也（上音搏，下音他）
《山海经》曰：基山有兽，其状如羊，九尾四目，其目在背，名曰豸专讠也，佩之不畏。
《山海经图赞》曰：豸专讠也似羊，眼乃在背。视之则奇，推之无怪。欲不恐惧，厥皮可佩。
狸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拒山有兽，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

土蝼

《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

欢欢

《山海经》曰：翼望之山（或作王翠。）有兽，状如狸，一目而三尾，名曰欢欢（音欢，或原。）其音如{右木}百声。（言其能作百种物声也。或曰：夺百，物名也，未详。）是可以御凶，服掷逋瘅。

幽（音遏）

《山海经》曰：边春之山有兽，状如禺而文背。善笑，见人则卧，名曰幽。（卖会。）其鸣自呼也。

《山海经图赞》曰：幽似猴，俾愚作智，触物则笑，见人佯睡。

足訾

《山海经》曰：蔓联之山有兽，状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马蹄，见人则笑，名曰足訾，其鸣自呼也。

那父

《山海经》曰：灌题之山有兽，状如牛而白尾，音如叫，（如人叫唤。）名曰那父。

天马

《山海经》曰：马成之山有兽，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天马，其鸣自呼也。

能（音那，或作能）

《山海经》曰：甘枣之山有兽，状如数鼠而文题，（数鼠，未详。）名曰那。食掷逋瘿。

フ（音普妹切）

《山海经》曰：霍山有兽如狸，白尾有鬣，名フ。畜之亡忧。

文

《山海经》曰：放皋之山有兽，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名文。

开明

《山海经》曰：开明兽，身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乡立昆仑上。

穷奇

《山海经》曰：封山有兽，状如牛而猬毛，名曰穷奇，食人。或云穷奇闻人斗，乃助不直者。文王出猎所获。

张揖注《上林赋》曰：穷奇，其音如狗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异记》曰：西北有兽，状如虎，有翼，名穷奇。

衲 胃（上音谓，下音怀）

《山海经》曰：尧光之山有兽，如人而彘尻，冬蛰，名衲 胃。音如斫木。（如人斫木声。）见则其县有役。

彘

《山海经》曰：浮玉之山有兽，状如虎而牛尾，音如犬，名曰彘。

咸羊

《山海经》曰：华山植党曰钱来山，有兽，状如羊而马尾，名曰咸羊。其脂可以已腊。（治体腊也。）

嚣

《山海经》曰：俞次之一山有兽，状如禺而长臂，其名曰嚣。

长古

《山海经》曰：长古之山有兽，状如禺而四耳，名长古。（因其山名。）音如吟。见则郡县大水。

溪边

《山海经》曰：天帝之山有兽，状如狗，名溪边。席其皮者不蛊。

豸 瞿（古缚切）

《山海经》曰：皋途之山有兽，状如鹿，白尾，马足，人手，（前两脚似人手。）而四角，名曰豸 瞿。

狍狻（上音求，下音余）

《山海经》曰：馀我之山有兽，状如兔，鸟喙，鹆目，蛇尾，见人则眠。（言阳死也。）其名曰狍狻，其鸣自叫。见则虫蝗为败。

浑沌

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西有兽，其状如犬，有两目而不见，两耳而不闻，有腹而无五脏，有肠直而不旋，食而径过。人有德行而往，抵触之；人有凶恶而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曰浑沌，一名无耳，一名无心。所居无为，常咋尾回转，向天而笑。

杌

东方朔《神异经》曰：西方荒中有兽焉，状如虎而身大，虎毛，长尺，（张华注曰：言此兽毛皆如豪猪毛也。）人面虎足，口有猪牙，尾长一丈八尺，名曰杌。此兽食人。

豸 羔（音羔）

东方朔《神异经》曰：北方有兽焉，其状如狮子，食虎食人，吹人则病，（口中吹人。）名曰豸 羔。恒近人村里，入人居室中，百姓患苦，天帝徙之北方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也。
无损
《神异经》曰：南方有兽，其状如鹿，豕头，有牙，鹿尾，善依人求五，名曰无损。其肉可作鲜，使沉（吕审也）肥美而鲜，肉不坏，吞不入。沉尽，更添肉使复以作鲜如初，愈久而乃美。名曰不尽鲜。
绸
《神异经》曰：西方深山有兽焉，面目手足毛色如猴，体大如驴。善缘高木，皆雌无雄。名曰绸。须人三合而有子，要路强牵男人，将上绝冢之上，取果并窃五食，更合三毕而定。十月乃生。
啮铁
《神异经》曰：南方有兽，角足大小状如水牛，其毛黑如漆，食铁而饮水。其粪可为兵器，其利如钢。名啮铁。
飞骇兽
《洞冥记》曰：汉武帝时，翕韩国献飞骸兽。状如鹿，青色，以寒青之丝为绳系之。兽死，帝爱而不埋，挂之於苑门。皮毛皆烂朽，惟骨色犹青。时人咸知其神，更以绳系其足，闭於重观。後数日往观，惟见绳之所系处头尾，背皆飞去。有野人於草间得其斥脊，皆能飞起，取还以献。帝乃以野人所献骨脊及头尾之骨舂为粉，以蝙蝠和为丸，以疗百疾。其丸夜视之有光，服之体有光明。
破镜
《汉书口郊祠志》曰：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黄帝用破镜。（孟康曰：兽名，食父，黄帝要欲绝其类，使祠用之。破镜，如ァ而虎眼也。）
豸（音湍）
《淮南子》曰：豸知曲穴，亦鸟兽掷昵。

《说文》曰：鼠，鼠属，善旋。
《吴录口地理志》曰：建安阳县多，似猿而露鼻，雨则以尾反塞鼻孔。郡内及临海皆有之。
豸（力水、力为二切）
《异物志》曰：豸，鼠之属，捷勇於猿豸内。面皮鼻微倒向上，尾端分为两条，天雨便以插鼻孔中，水不入。性畏人，见人则颠倒投掷，或堕地奔走，无所回避，触树冲石，或至破头折胫。俗人骂恃力人云：“痴如豸”。
张揖注《上林赋》曰：飞豸，飞鼠也。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郭璞症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飞且乳，一名飞生。）
{鹿齐}狼（上才兮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物志》曰：{鹿齐}狼，状似鹿而角前向，入林挂角，故恒在平浅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则得之。皮可作履袜。角正四据，南人因以作路床。

两头兽

盛弘之《荆州记》曰：武陵郡西有阳山，山有兽如鹿，前後有头。常以一头食，一头行。山中时有见之者。

豸斩猢（上音谗，下音胡）

《蜀地志》曰：豸斩猢兽似猕猴，为兽奇捷，常在树上倏然腾跃百步五十步，若鸟。

黄要

《蜀地志》曰：黄要兽，一名单微，一名虔己，鼬身狐首。生子长大自活，群逐其母，令不得饮食。将有所求，而先见此兽，则不得矣。

含利

张衡《西京赋》曰：含得呀呀，化为仙车。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含利为兽，廉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

兹白

《博物志》曰：兹白若白马，锯牙，食虎豹。（其状如昔，耳、身若虎豹，尾长参其身。）

虎豹

《博物志》曰：逢伯云所说：有兽缘木，绿文似豹，孟仆，毛可为笔。

聆鼠

《博物志》曰：丹里之山有兽焉，状如鼠，名曰聆鼠，以其尾飞也。

野羊

张揖注《上林赋》曰：野羊，羚羊也，似羊而青。

猛氏

孟康注《上林赋》曰：虾蛤、猛氏，皆兽名。

郭璞曰：今蜀中有兽，状如熊而小，毛浅有光泽，名猛氏。

飞遽

张揖注《上林赋》曰：飞遽，天上神兽，鹿头而龙身。

射干

郭璞症《子虚赋》曰：腾远、射干。

张揖注曰：腾远，什。射干似狐，能缘木。

曼蜒（上音万，下丑延切，又音延）

郭璞症《子虚赋》曰：曼蜒，大兽，似狸，长百寻。

蒲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善注《东都赋》曰：海畔兽名蒲劳，性畏鲸。每食於海畔，鲸轻跃击之，蒲劳则鸣声如钟。今人多铸蒲劳之形於钟上，斫撞作鲸形以击钟，天子出则击之。

卷九百一十四　羽族部一

鸟

《周礼》曰：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六禽，雁、鹑、安、雉、鸠、鸽。）

又曰：中秋献良裘，王乃行羽物。（行羽物，以飞鸟赐群吏。中秋，鸠化为鹰，顺其始杀，大班羽物。）

又曰：射鸟氏掌射鸟，祭祠以弓矢殴鸟鸢。凡宾客、会同、军旅，亦如之。

又曰：罗氏掌罗乌鸟，蜡则作罗襦。（天子大蜡，谓十二月合取万物而素飧之。襦，细密之罗。）

又曰：中春，罗春鸟，献鸠以养国老，行羽物。（春鸟，蛰而始出，是时鹰化为鸠。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行谓赋物。）

又曰：掌畜，掌养鸟，而阜蕃教扰之。（鸟之可养盛大蕃息。）祭祠供卵鸟，（其卵可荐之鸟。）四时贡鸟物，（雁之属，以四时来。）共逝献之鸟。（雉及鹑、β之属。）

又曰：{羽是}氏（{羽是}音翼。）掌攻猛鸟，各以其物为媒而掎之，（猛鸟，鹰、隼之属。置其所食之物於绢中，鸟来下则掎其脚。）以时献其羽翮。

又曰：哲簇氏，（哲音摘，又他历切。簇音苍独切。）掌复夭鸟之巢，（复，毁也。夭鸟，恶鸣之鸟，若。）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十有二月之号、十有二岁之号。

又曰：庭氏，掌射国之夭鸟。若不见其鸟兽，则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中若神也，则以太阴之弓与枉矢射之。

《礼》曰：献鸟者，佛其首。

又曰：执禽者左首。

又曰：大罗氏，天子之掌鸟兽者也。

又曰：鸟キ色而沙鸣，郁。（キ，普表切。）

又曰：凡竖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是夫鸟兽则失丧其群匹，越月逾时焉，则必反巡，过其故乡，翔回焉、鸣号焉、踯躅焉、踟蹰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莫智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

《传》曰：或叫于宋大庙曰：“讠喜讠喜！出出！”鸟鸣于亳社，如曰“讠喜讠喜”。

又曰：郯子来朝，公与之宴。叔孙昭子问焉，曰：“少氏以鸟明道，何？”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曰：“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又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易》曰：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又曰：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又曰：旅鸟焚其巢。
又《小过》曰：有飞鸟之像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书》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孔安国曰：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夏时，鸟兽毛羽希少，改易。革改。）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理也。毛更生整理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燠，鸟兽毛。（鸟兽皆生毳细毛也。）
《周书□旅獒》曰：珍禽奇兽，弗育于国。
《论语》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又曰：鸟兽不可与同群。
《尔雅》曰：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鸟之少美长鬼为留栗。二足而羽谓之禽。
《春秋演孔图》曰：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仰应法为赤制。”
又曰：黑帝治，生五角之禽以触民。（宋均注曰：阳数五也。）
《春秋考异邮》曰：鸟鱼者阴中阳，阳中阴，皆卵生以类翔。故鱼从水，鸟从阳。凡飞翔羽翮柔良之禽兽，皆为阳。阳气仁，故鸟哺公。（鸟飞于风，鱼浮之水，是故阳气轻劲也。含二气，故生卵。）吞者，八窍而卵生。（鸟鸡类也。）
《瑞颖咱王世纪》曰：禹葬会稽，有群鸟为民田，春耕则衔去草根，秋则啄除其芜秽，谓之鸟社。
《禽经》曰：山禽之朱多短，水禽之朱多长；山禽之尾多修，水禽之尾多促。林鸟以朝嘲，水鸟以夜夜。
《序命历》曰：羲皇、燧人，始名物虫鸟兽之名。
《尚书考灵曜》曰：鸟为春候。
《归藏□启筮》曰：金死戴子，其名曰羽蒙。乃占之曰，羽民是生百鸟。
《史记》曰：秦仲知百鸟之音，与之语，皆应焉。
又曰：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闭唇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隐为隐藏其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撤觇；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又曰：楚顷襄王十八年，人有好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者。王闻而召之，问焉，对曰：“小臣之好射（音其。）雁罗{龙鸟}，（徐广曰：{龙鸟}，也。音龙。）小矢之发也，何足为大王道哉！且称楚之国，大王之贤，所弋非特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战国。故秦、魏、燕、赵者，其雁也；齐、鲁、韩、魏者，青首也；（青首，小凫有青者。）邹、费，郯、邳者，罗{龙鸟}也。外则其馀则不足射也。见鸟六双，（以喻上文秦赵等十赌搡，故曰六双。）惟王何取。王何不以圣人为弓，勇士为缴，时张而射之，此六双者可得而囊载也。其乐非特朝夕之乐也，其获非特凫雁之实也”。

《汉武故事》曰：武帝作玉堂，以玉璧薄椽头，铸为大鸟，黄金途，长五丈，栖屋上。

《续汉书》曰：杨震将葬，大鸟来止亭树，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头泪出。众人更共摩收抱持，终不惊骇。其鸟五色，高丈馀，两翼长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魏志》曰：高唐隆临终上疏谏明帝：“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俱赤。此魏室之大异也。”

《晋书》曰：赵脱凶篡位，时于殿上得异鸟，问皆不知名。其日向夕，宫西有素衣小儿言：“是服刘鸟。”伦使录小儿并鸟闭置空室。明旦开视，户如故，并失人鸟所在。伦目上有瘤，以为妖焉。

《南史》曰：甄括，字彦约，中山无极人也。居江陵，数岁，丧父，哀感有若成人。家贫，养母常得珍羞。及居丧，庐於墓侧，恒有鸟，玄黄杂色，集於庐树。括哭则鸣，哭止则止。

《齐书》曰：曲江公萧遥欣，年七岁，出时，有一左右小儿善弹，飞鸟无不应弦坠落。欣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空中翔飞，何关人事？无趣杀此生！”煮右感其言，遂不复弹鸟。

《梁书》曰：何胤退居吴武丘寺，讲经论常，禁杀。有异鸟如鹤，红色，集讲堂，驯狎如家禽。

《南史》曰：海中浮鹄山，去地千馀里。上有女人，年三百岁。有女道士百四五人，年并出百，俱在山中学道，遣使献红席。梁武帝方舍身时，其使至。此草常有红鸟居下，故以名。观其图状，则鸾鸟也。

又曰：梁武帝舍身时，有男子，不知何许人，於众中自割身以饲饥鸟，血流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体，而颜色不变。开讲日，有三足鸟集殿之东户，自户於西南悬楣，三飞三集。白雀一见於重口阁前连李树。

《後魏书》曰：波斯国有鸟，形如橐驼，有羽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火。驰走甚疾，一日能七百里也。

又曰：彭城王勰从沔北除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正中军大将军府。勰於是亲勒大众。须臾，有二大鸟从南而来，一向行宫，一向府幕，各为所获。勰言於帝曰：“始有一鸟，望旗颠仆，臣谓大吉。”帝戏之曰：“鸟之畏威，岂独中军之略也？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

《北史》曰：豆周卢为渭州刺史。鸟鼠山绝壁千仞，由来乏水，诸羌苦之。马足所践，忽飞泉涌出。有白鸟翔止厅前，乳子而後去。人为之谣曰：“我有丹阳，山飞映铂，济戎夷人，神鸟来翔。”

《隋书》曰：炀帝征辽东，帝舍临顿，见大鸟丈馀，缟身朱足，游泳自若。上异之，诏虞绰为铭。帝览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

又曰：大业十二年二月甲子夜，有二大鸟似雕，飞入大业殿，止於殿居，至明而去。

又曰：王世充将欲篡位，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弹射得鸟而来献者，亦拜官爵。

《唐书》曰：太宗谓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於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又曰：永徽中，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其足似驼，有翅而能飞，日行三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上以太宗怀远所致，献於昭陵，乃刻像於陵之内。

又曰：永徽中，万年宫有小鸟生大鸟。

又曰：大历八年，有大鸟见於武功县，群鸟随而噪之。武功县神策行营将张日芬射而获之，以献。是鸟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其广四尺三寸，其毛诗赤，形类蝙蝠。

又曰：大中十年，舒州吴塘堰有众禽成巢，阔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鸟鹰隼燕雀之类，无不驯狎。又有鸟，人面绿毛，爪喙皆绀色，其声曰甘，人呼为甘虫。

《庄子》曰：飞鸟之影，未常动也。

《文子》曰：有某菜馈，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即无得鸟时。

《孙卿子》曰：鸟穷则啄，人穷则诈。

《淮南子》曰：鸟排空而飞，兽厥石而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射者乌号之弓，弯棊卫之箭，重之羽蓬、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之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

又曰：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鸟；无饵之钩，不可以得鱼；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德。

又曰：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於阳。

又曰：系舟死晷，鸟闻之高翔，鱼闻之沉渊。

又曰：鸟不于防者，虽近弗射；（鸟，燕之属是也。）其当道者，虽远弗释。（当道，谓作防客者，故曰不释也。）

又曰：夫飞鸟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宿焉。趋舍行义，亦人之所栖瞬。

又曰：鸟鱼皆生於阴，属於阳，故鸟鱼皆卵。鱼游於水，鸟翔于□。

又曰：羽嘉生飞龙，（羽嘉，羽虫之先也。蜚龙，龙之有羽者。）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鸟。凡羽者，生于庶鸟也。

又曰：蒲且之连鸟於百亻刃之上，而詹何之鳌鱼於大渊掷晷，此皆得清净之道也。

又曰：羽者妪伏，毛者孕育。

《淮南万毕术》曰：人面击地，飞鸟自下。（取木为人形似鸟，而血途人面，以击地，飞鸟自下。）

《抱朴子□军术》曰：众鸟群飞，徘徊军上，不过三日，有暴兵至焉；鸟聚军中，揭赏功增秩；鸟集将军之旗，将军增官；鸟集军中，莫知其名，败军也。

《阮子》曰：高鸟相木而集，智士择士而翔。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鸟，野人骇之，公令吏诛之。晏子曰：“鸟兽故非人所养，野人骇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尔已来，一弛鸟兽之禁。”

又曰：景公好弋。使颜涿主聚鸟而亡，公召吏杀之。晏子曰：“诸侯闻之，以君重鸟轻士。”公曰：“勿杀。”

《春秋後语》曰：淳于髡曰：“夫鸟同翼者聚飞，而兽驮荤者俱行，各有俦也。”

又曰：魏有吏羸脉者，与王辞哭下，仰见飞鸟，引弓虚发而鸟堕下。魏王怪而问曰：“何以得至此？”羸脉曰：“杆孽生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对曰：“其飞徐，其鸣悲。其飞徐者，故疮痛也；其鸣悲者，久失群也。故疮未息，而惊心未去，闻弦音烈而高飞，故陨也。”（孽，馀也。先被伤而馀疮未差，故闻弦声而旧创痛，惊而陨也。创与疮同。）

又曰：燕王使骑劫代将，乐毅奔赵，士卒离心。田单乃令城中食者先祭先祖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庭中，飞鸟悉飞舞其上，或下啄其食。燕人皆怪之。
《穆天子传》曰：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羽。春之山，飞鸟之所栖。春山之泽，清水温泉，飞鸟百兽之所饮食。
《家语》曰：孔子在卫，颜回侍侧。闻哭声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哭？”对曰：“杆哭非但为死，又为生离。回闻桓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於四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於此，谓其往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而知之。”
又曰：苍鸟群飞，孰使萃之？（苍鸟，苍雁。）
又曰：稷维玄子帝何笃？投之水上鸟何燠？（投，弃。燠，温。鸟以羽翼复荐之。）
《白虎通》曰：鸟所以飞何？鸟者，阳也。飘轻，故飞也。禽者，何？鸟兽之总名，明为人所禽制。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兽，前有朱雀、鹑火之体。凡鸟生於水。
《冲波传》曰：颜渊、子路於洙泗见五色鸟，由曰：“荧荧之鸟也。”（见色分明，故曰荧荧也。）
《广志》曰：东齐多鸟爵，千百为群。小户种谷，咸以爵为患。
《文士传》曰：张衡有巧艺。常作木鸟，假以羽翮，腹中施机，能数里飞。
《博物志》曰：子路与子贡过郑神社，社树有鸟。子路捕鸟，神社牵挛子路，子贡说之，乃止。
又曰：会稽山阴，禹葬焉。圣人化感鸟兽，故像为民佃；春耕，鸟衔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故县官禁民不得杀伤此鸟，犯者，刑之无赦。
《会稽典录》曰：夏方，字文正，家遭疠，父母串叔一时死，凡十三丧。方年十四，昼则负土哀号，暮则扶棺哭泣。比葬，年十七，鸟鸟集聚，猛兽乳其侧。
《幽明录》曰：符坚时，有射师经嵩山，望见松树上有一诗白鸟，似鹄而大。至树下，又见一蛇，长五丈许，树上取鸟，未至鸟一丈，鸟便欲飞，蛇张口歙之，鸟不得去，缤纷。一食顷，鸟转欲困，射师引弩射三矢，蛇陨，而鸟得去。须臾，□晦雷发，惊耳骇目。而向鸟徘徊其上，毛落纷纷。雷息电灭，鸟亦高飞。
《十州记》曰：祖氵州有不世之草，似菰苗。秦始皇时，死者横道。有鸟如乌状，衔此草以复死人面，皆登时起坐而遂活也。
《异苑》曰：兰陵昌虑县华山有井，鸟巢其中，金喙，黑色而圆翅。此禽见则大水。
《荆楚岁时记》曰：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於屋上。有鸟如乌，先鸡而鸣“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以为候人架犁格也。
又曰：夏七月，有鸟名获，其声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把上岸。
卷九百一十五　羽族部二
凤
《春秋孔演图》曰：凤，火精。
《春秋玄命苞》曰：火离为凤。
《礼运》曰：凤以为畜，故鸟不狉。（况必切。）
又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
又曰：四灵为畜。何谓四灵？麟、凤、龟、龙之谓。
又曰：无水旱、昆虫之灾，凶饥妖孽之疾，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蒲唉，人不爱其情，则凤皇在郊薮，其馀鸟兽卵胎皆可俯而窥也。
《左传》曰：陈大夫卜妻敬仲。妻占之曰：“吉。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椋之後，将育于姜。”
又曰：我高祖少皞之立也，凤皇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司历者也。
《诗》曰：凤皇于飞，其羽，亦傅于天。凤皇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又《疏》曰：凤皇，一名，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
《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论语》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又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尔雅》曰：，凤；其雌，皇。（郭璞疰：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彩也，高六尺。）
《大戴礼》曰：羽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
《礼斗威仪》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凤集於林苑。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则鸾凤至。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虫，则凤皇翔。
《春秋运斗枢》曰：天枢得，凤皇翔。
《春秋合成图》曰：黄帝游玄扈雒上，与大司马容光等临观，凤皇衔图置帝前，再拜受图。
又曰：尧坐舟中，与太尉舜临观。凤皇负图授尧。图以赤玉为柙，长三尺，广八寸，厚五寸。黄玉检，白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五字。
《吕氏春秋》曰：帝喾有圣德，作乐《六英》，乃令人奏之，凤皇鼓翼而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黄帝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
又曰：燕雀为鸿鹄、凤皇虑，则必弗得矣。其所求者，瓦孔之间隙、屋之翳蔚也。
《韩诗外传》曰：黄帝即位，施圣仁恩，承天明命，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皇，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皇何如？”天老对曰：“夫凤之像，鸿前而麟後，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首戴德，颈揭义，背负仁，心入信，翼挟义，足履正，尾系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光备举；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来则喜，游必择所，饥不妄下。其鸣也，雄曰‘节节’，雌曰‘足足’；昏鸣曰固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章，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夫惟凤为能究万物，通天地，像百物，达乎道，律五音，成九德，览九州，观八极。则有福，备文武，正王国，严照四方，人圣皆服。故得凤像之一，则凤过之；得凤像之二，则凤翔之；得凤像之三，则凤集之；得凤像之四，则凤春秋下就之；得凤像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於戏允哉！朕何敢与焉！”於是黄帝乃服黄衣，带黄绅，戴黄冠，齐于中宫，凤乃蔽日而至。皇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园，集梧桐，食竹实，没身不去。
《尚书考灵曜》曰：通天文者明，（明於天道也。）审地理者昌。（昌犹盛也。盛於万物。）明者，天之时也；昌者，地之财也。明王治，凤皇下之。
《尚书中候》曰：黄帝时，天气休通，五行期化。凤皇巢阿阁，欢於树。（注曰：阿，荣名，宫中之御门曰阁。凤皇于荣屋徙而出，欢鸣于朝廷之树。）
又曰：尧即政七十年，凤皇止於庭。伯禹拜曰：“黄帝轩提像，凤皇巢阿阁。”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百兽凤晨。”（百兽率舞，凤皇司晨鸣也。）
又曰：周文王作丰，一朝扶老至八十万户，草居陋然，歌即曰《凤皇下丰》也。
《尚书帝命验》曰：舜授终，赤凤来仪。
《尚书大传》曰：舜好生恶杀，凤皇巢其树。
《论语摘襄圣》曰：凤有六像九苞。一曰头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风，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纬。九苞：一曰头符命，二曰眼合度，三曰耳聪达，四曰舌诎伸，五曰色彩光，六曰冠矩周，七曰距锐钩，八曰音激扬，九曰腹文户。行鸣曰：“归嬉”，上鸣曰：“提扶”，夜鸣曰：“善哉”，晨鸣曰：“贺世”，飞鸣曰：“即都”，知我者惟黄，持竹实来，故子欲居九夷，从凤嬉。（宋均注曰：纬，五纬也。度，天度数也。周，当主朱。米色好也。户，所由出入。阴阳出、入亦闭户。善哉，应天下兴平也。贺世，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贺於时也。黄，黄中通理者也。凤遇乱则潜居夷狄也。）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鸟兽，则凤皇翔。
《孝经钩免》曰：孝悌掷炅，通於神明，则凤皇巢。
《乐动声仪》曰：镇星不逆行，则凤皇至。
《乐计图》曰：五音克谐，各得其伦，则凤皇至。冠类鸡头，燕喙，蛇颈，龙形，麟翼，鱼尾，五彩，不啄生虫。
《帝王世纪》曰：黄帝服齐于中宫，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鸟，鸡头、燕喙、龟颈、龙形、麟翼鱼尾，其状如鹤，体备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顺德”，背文曰“信义”，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东园，或巢阿阁。其饮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箫笙。
又曰：国安，其主好文，则凤皇翔。
《史记》曰：四海之内咸戴舜功，兴《九韶》之乐，而凤皇翔。天下明德，自虞帝始。
《汉书》曰：昭帝始三年，凤皇集东海，遣使祠其处。
又曰：宣帝幸河东之明年春，凤皇集礻殳礻羽。於所集处，得玉宝，乃下诏赦天下。
又曰：凤皇集上林，乃作凤皇殿，以答嘉瑞。
又曰：幸甘泉郊泰，改玄曰五凤。（《论衡》云：宣帝时，凤皇五至。）
又曰：本始玄年，凤皇集胶东。十四年，凤皇集鲁，群鸟从之。诏曰：“威凤为宝。”（凤皇有威仪也。）神爵四年，凤皇十一集杜陵。
又曰：帝祠后土，鸾凤翱翔。
又曰：五凤三年，鸾凤又集长乐宫东园树上，飞下至地，文章五色。留十馀刻，吏民并观之。
《东观汉记》曰：光武生於济阳。先是，凤皇集济阳，故宫皆画凤皇，圣瑞始于此。
又曰：建武十七年，凤皇五，高八九尺，毛羽五群彩，集颍川郡。群鸟从之，盖地数顷。留十七日，乃去。章帝时，凤皇三十九见。
又曰：安帝延光三年，凤皇集济南台丞霍穆舍树上，赐帛各有差。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凤皇十三见。明帝铸铜凤皇，高三丈馀，置殿前。
《吴历》曰：太玄玄年，有鸟集苑中，似雁，高足长尾，毛羽五色。咸以为凤皇，改年为凤皇玄年。
《晋书》云：荀勖自中书监迁守尚书令。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阳春秋》曰：平四年，凤皇将九子见郧乡之丰城。冬，复见，众鸟从焉。
《宋书》曰：王昙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僧达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棋既坠落，亦不重作；僧绰彩蜡烛珠为凤皇，僧达夺取於怀，亦复不惜。伯父弘称其长者。
又曰：王僧虔子慈少，与从弟俭共书。谢凤子吃葴常候僧虔，及往东齐诣慈，正学书，未即放笔。吃葴曰：“卿书何如？”虔乃答曰：“溉书比大人，犹鸡之比凤。”
又曰：谢凤子吃葴有文辞，盛得名誉，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王母殷淑仪卒，吃葴作诔，奏之，帝大嗟赏，谓谢庄曰：“吃葴殊有凤毛！”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出，候吃葴曰：“闻君有异物，可见乎？”吃葴曰：“悬罄之室，复何异物耶？”道隆武人，无识，正触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吃葴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毛，至暗，待不得，乃去。
又曰：玄嘉十四年春，凤皇二见于都下，众鸟随之。改其地曰凤皇里。
又曰：何承天为着作佐郎，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皇生九子，奶母何言耶？”
《齐书》曰：江夏王锋年五岁，性方整，好学书。高帝使学凤皇诏，一学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麒麟赐之曰：“以麒麟赏凤毛矣。”
《梁书》曰：武帝初平东昏，入于阅武堂，是日凤皇见。
又曰：天监初，凤皇见建康县同夏里，又集南兰陵。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秦录》曰：永兴三年九月，凤皇集翔于东阙，民因歌之曰：“凤皇于飞，其羽翼翼。渊哉圣后，其龄万亿！”
陆《邺中记》曰：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诏，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皇飞下。凤以木作之，五色漆画，脚皆用金。
又曰：凤阳门，五层楼，去地三十丈，安金凤皇二头。石虎将衰，一头飞入漳河，会晴日，见於死晷；一头以铁钉钉足，今存。
《二石伪事》曰：石昆降，说邺中有凤皇，将九雏，在延明门外道西。
《後魏书》曰：彭城王勰与帝金墉，顾见堂後桐竹，曰：“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今桐竹并茂，讵能降凤乎？”勰曰：“凤皇颖月而来，岂桐竹能降？”帝曰：“氤望降之。”
《唐书》曰：薛收从子玄敬，选部郎迈之子也，亦有文学，为收之亚。初，大业末，驯月音及收、玄敬俱有才名，时人谓之“河东三凤”。
又曰：武德九年，海州言凤见于城上，群鸟数百随之，东北飞向苍梧山。
又曰：太宗时，莒州凤皇二见，群鸟随之。其声若八音之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太宗尝追思王业艰难、佐命之臣，乃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其辞曰：“有一威凤，憩翮朝阳。晨游紫雾，夕饮玄霜。资长风以举翰，旆觥衢而远翔。”

徐整《正历》曰：黄帝之时，以凤为鸡。

《庄子》曰：老子见孔子，从弟子五人。问曰：“前为谁？”对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贡，为智，曾子为孝，颜回为仁，子张为式。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ギ琳、琅为宝。天又为生离朱，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右±昵’左‘贤’。”

《文子》曰：主有积道德，天与之，地助之，神鬼辅之，则凤皇翔其庭也。

《孙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凤在列树。

又曰：凤皇啾啾，其翼若竽，其声若箫。有皇有凤，乐帝之心，此圣不蔽福也。

《韩子》曰：昔者黄帝合鬼神於西大山，凤皇复氏作为清角。

《淮南子》曰：凤皇之翔，至德必也。过昆仑之疏圃，钦砥柱之涔濑，回汜之渚。当此之时，鸿鹄苍鹤，莫不惮惊伏窜，注喙江介，又况燕雀之类乎？昔者二皇凤至于庭，三代凤至於门，（三代，尧、舜、禹。）周室凤至於泽。德弥确，所至弥远；德弥精，所至弥近。

《抱朴子》曰：夫木行为仁，为青，凤头上青，故曰：“各仁”也；金行为义，为白，凤缨白，故曰：“缨义”也；火行为礼，为赤，凤赤，故曰“负礼”也；十行为智，为黑，凤胸黑，故曰“向智”也；土行为信，为黄，凤足下黄，故曰“蹈信”也。古者，太平之世，凤皇常居其国，而生乳焉。

又曰：夫麟、凤以形为别。夏后始食凤卵而凤去，则凤有种明矣。

又曰：鸾凤竞粒於庭，则受辱於鸡鹜也。

《冠子》曰：凤，火鸟，鹑火之禽，阳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

《任子》曰：凤为羽族之美，麟为盟泛之俊，龟龙为介虫之长，便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

《山海经》曰：轩辕之丘，燕鸟自歌，凤鸟自舞，皇卵，民食之。

又曰：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鹤，五彩而文，名曰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曰“义”，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大安。

《楚辞》曰：鸟雁皆唼夫梁藻兮，凤逾翱而高举；众某苍有所登栖兮，凤独皇皇而无所集。欲衔枝而亡言兮，常被君之渥洽。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喂而妄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为凤皇作鹑笼，虽翕翼而不容。
又曰：独不见，鸾凤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周回，见盛德而後下。宋玉对曰：“闻凤鸟上九千里，绝□霓，负苍天，呼窃冥掷晷；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
《说文》曰：凤，神鸟也。天老曰：“凤像：麟前，鹿後，蛇颈，鱼尾，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见则天下安宁。字从‘凡’，‘鸟’声也。飞则群鸟从以万数，故古‘凤’作鹏字。鸧，鸟也，其雌皇。一曰即凤皇也。凤者，羽虫之长也。”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药，有九色凤脑，次药有蒙山白凤之脯。”
《白虎通》曰：凤皇，禽之长。上有明王，太平乃来。
《西京杂记》曰：扬雄读书，有语之曰“无为自若苦，心奘难传”，忽不见。雄着《太玄经》，梦吐白凤皇，集其项上而灭。
《法言》曰：凤皇跄跄，匪尧之庭。或问：“君子在治？”曰：“若凤，治则见，乱则隐。”
《太玄经》曰：鸾凤不迁，甘於竹实；驺虞不移於生物。鬼妇以明镜为害，无所逃其陋。
《论衡□瑞指篇》曰：凤皇、麒麟为圣人来，即是圣人之禽也。案：圣人游於人间，麟、凤亦应与众鸟同，何故远去中国，处於边外？
焦赣《易林》曰：神鸟五色，凤皇为主。集於王谷，使君得所。
又曰：凤有十子，同巢共母，欢以相保。
又曰：凤生五雏，长于南郭，君子康宁，悦乐身荣悦乐。
《括地图》曰：孟亏人首鸟身，其先为虞氏，驯百禽。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亏去之，凤皇随焉。止於此山，多竹，长千仞，凤皇食竹实，孟亏食木实，去九疑万八千里。
《世赞记》曰：凤麟洲在西海掷晷，四面有弱水绕之，鸿毛不浮不越也。上多凤、麟，数万馀群。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之为“集弦胶”，或名“连金泥”，能连弓弩断弦，连刀剑断斫。
蔡邕《琴操》曰：周成王时，天下大治，凤皇来舞於庭。成王乃援琴而歌曰：“凤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
《列仙传》曰：萧史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十年，吹箫作凤声，凤皇来至其屋。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一日一夜，皆随凤皇飞去。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以青凤之毛为二裘，一曰燠质，二曰暄肌，常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寒。至厉王末，犹宝此物。及厉王流于彘，人得而珍之。人罪有陷大辟者，以青凤毛赎罪，免死。片毛则准千金。
《异苑》曰：东莞刘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晋隆安中，凤皇集其庭。相人韦蔇调之曰：“子必协赞大猷。”
李彤《四部》曰：吊鸟山，俗传曰：凤死於上。岁七月至九月，群鸟常来集其上。

《国语》曰：周之兴，鸣於歧山。
《说文》曰：，凤属，神鸟也。
《三辅决录》注曰：太史令蔡衡云：“毛色多紫者为。”
《後汉书》曰：永平中，有神雀集宫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异之，以问临邑侯刘复。刘复不能对，荐贾逵，博物多识。帝乃召见逵，问之，对曰：“昔武王终父之业，在歧。，凤植叼名也。周大夫内史过对周宣王曰：周之兴也，鸣歧山，事见《国语》。宣帝威怀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
《唐书》曰：毡慌，字文成，聪警绝伦，无书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色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也，为凤之佐。儿当以文章瑞於明廷。”因以为名字。
雏
《山海经》曰：南禺之山，其鸟雏。
《庄子》曰：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惠子恐代其相，搜国中三日三夜，庄子伏主人马栈下。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名雏，南海而飞之北海，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於是鸱得腐鼠，椭姁，仰而视之曰：‘吓！’子欲以梁国吓我耶？”

《仓颉解诂》曰：，神鸟，飞竟天汉。以为侍中冠。
《杂字解诂》曰：似凤皇。
《史记》曰：孝惠郎中皆冠。
《南越志》曰：曾城县多，山鸡也。利距，善斗。光色鲜明，五色炫耀。
《楚辞》曰：曳彗星之皓旰兮，抚朱雀与。（朱雀、，神俊之鸟也。动以神物自喻，当差、飞能撤觇。）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掩翡翠，射。
卷九百一十六　羽族部三
鸾
《春秋玄命苞》曰：火离为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孔演图》曰：天子官守以贤举，则鸾在野。
《春秋运斗枢》曰：天枢得，则鸾鸟集。
《诗含神雾》曰：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冥，则鸾臻。
《尚书中候》曰：昔者轩提像，鸾鸟来仪。
又曰：周公归政於成王，太平制礼，鸾鸟见。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鸟兽，则鸾鸟舞。
谢承《後汉书》曰：方储，字圣明。幼丧父，事母。母终，日自负土成坟，种奇树千株，鸾鸟栖其上，白兔游其下。
又曰：灵帝建宁四年，河南上言：二凤皇、二鸾鸟集原县。
《东观汉记》曰：王阜为重泉令，鸾鸟止学宫阙。阜使掾沙叠为张雅乐击磬，鸟举足垂翼，应声而舞。止县庭，留十余日去。
《北史》後魏柳楷对萧宝寅曰：“阁王齐明帝子，天下所属，且谣言曰：‘鸾生十子，九子，一子不，关中乱。’武王有乱臣十人。乱者，理也。大王当理关中，何所疑虑？”
《山海经》曰：轩辕之国，清沃之野，鸾鸟自歌。（《海内经》云：广都之野鸾自歌。）
又曰：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以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说文》曰：鸾者，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主音，颂声作则至。
《周书□王会》曰：成王时，氐羌献鸾鸟。
孙氏《瑞应图》曰：鸾鸟，赤神之精，凤皇之佐。鸣中五音，肃肃雍雍，喜则鸣舞人君。行步有容，进退有度。祭祠、宰人咸有敬让，莱糙、亲疏有序则至。一本曰：心识锺律，律调则至，鸣舞以和之。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仙之次药，有灵丘仓鸾之血。”
焦赣《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落。鸾凤以庇，得其欢乐。
《括地图》曰：羽民有羽，飞不远。多鸾鸟，食其卵。去九疑四万二千里。
《抱朴子》曰：《昆仑图》曰：“鸾鸟似凤而白缨，闻乐则蹈节而舞，至则国安乐。”
《决录》注曰：辛缮，字公文。治《春秋》谶纬，隐居华阴，光武徵不至者。有大鸟，高五尺，鸡首燕颔，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栖缮槐树，旬时不去。弘农太守以闻，诏问百僚，咸以为凤。太史令蔡衡对曰：“凡像凤者有五多：赤色者凤多，黄色者雏多，青者鸾多，紫者多，白者鹄多。今此鸟多青者，乃鸾，非凤也。”上善其言。三公闻之，咸逊位避缮，缮不起。
车频《秦书》曰：符坚时，关陇人安，百姓丰乐。民歌曰：“长安大街，两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种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
崔ゐ《七言诗》曰：鸾鸟高翔时来仪，应治归德合枉彐，啄食拣实蚁池。
范太《鸾鸟诗序》曰：蚌王结峻祁之山，获一鸾鸟。王甚祆戡，欲其鸣而不能致。乃饰以金樊，飧以珍羞，对之逾戚，三年不鸣。夫人曰：“闻鸟见其类而後鸣，可悬镜以映之。”王从言。鸾睹影，感契慨焉，悲鸣哀响中宵，一奋而绝。
鹤
《韵集》曰：鹤，善鸣鸟。
《春秋说题辞》曰：鹤知夜半。（鹤，水鸟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气，则益喜而鸣。）
《易通卦验》曰：立夏，清风至而鹤鸣。
《周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左传》曰：狄人伐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毛诗》曰：《鹤鸣》，诲宣王也。鹤鸣於九皋，声闻于天。（兴也。皋，署也。言身隐而名着。）
《诗义疏》曰：鹤，大如鹅，长三尺，脚青黑，高三尺馀，赤颊赤目，喙长四寸。多纯白，亦有苍色者。今人谓之“赤颊”。常夜半鸣，高闻八九里，惟老者乃声下。今吴人园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鸡鸣时亦鸣。
《汉书》曰：王莽常以鹤髓渍种学仙。
《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孔灵符《会稽记》曰：射的山南有白鹤，为仙人取箭。弘常彩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移後果然。故若耶溪风至今呼为“郑公风”也。
《晋书》曰：嵇绍始入洛，或谓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见嵇绍，昂昂然若野鹤之在鸡群。”戎曰：“君复未见其父耳。”
又曰：吴隐之，年十馀岁，丁父忧，每号泣，行人为之流涕。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哭临之时，常有双鹤唳。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俱集。
《宋书》曰：齐高帝镇淮阴，为宋明帝所疑，被徵为黄门郎，深怀忧虑。见平泽有群鹤，仍命笔咏之曰：“八风舞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间志，为君苑中禽。”
《梁书》曰：庾域母好鹤唳。域在位营求，孜孜不怠。一旦，双鹤来下。论者以为孝感所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凫糁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
又曰：老子谓孔子曰：“夫鹤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
《列子》曰：詹何曰：“闻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鹤於青□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
《墨子》曰：子禽问曰：“多言有益乎”对曰：“虾蟆日夜鸣，口乾而人不听之；鹤鸡时夜而鸣，天下振动。多言何益？”
《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锯ā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
《神异经》曰：西海之外有鹤国，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经论跪拜。寿三百岁。人行如飞，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畏海鹤，鹤遇即吞之，亦寿三百岁，人在鹤腹中不世。
《琴操》曰：高陵牧子取妻五年无子，父兄欲为改娶，妻闻，中夜惊起，倚户悲啸。牧子闻之，援琴鼓之云：“痛恩衹酨永离，叹别鹤以舒情。”故曰：《别鹤操》。
《论衡□艺增》篇曰：鹤鸣九折之泽，声闻于天。此增益也。案：鹤鸣参天，人则不闻。鸣在于泽，云何谓乎？
《八王故事》曰：陆机为成都王所诛，顾左右叹曰：“今欲闻华亭鹤唳，不可复得。”
《陶侃别传》曰：侃丁母艰，在墓下，忽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仪形鲜异，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见双鹤飞而撤觇。
《世说》曰：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於庾公。庾公甚欣，便取为佐引见，坐独榻上与语，刘尔日殊不称。庾公小失望，遂名之为羊公鹤。昔羊叔子有鹤，能舞，常向客称之，客至，试，使驱来，而不能舞，故称云。
又曰：衫戈道林好鹤，时有遗其双鹤者，长欲飞，林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能复起，乃舒翼反顾，视之似懊丧意。林公曰：“既有陵□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乎？”养令翮成，遂放飞去。
《述异记》曰：宋玄嘉初，镇北将军王仲德镇彭城。左右出猎，遇一鹤将二子，悉禽之，归以献王。王使养之。其小者，口为人所裂，遂不能饮食。大者辄含粟哺之，饮辄含水饮之，先令蒲哎，未曾亡也。王甚衹酨，令精加养视。大者羽翮先成，每翥撤觇。小者尚未能飞，大者终不先去，留饮饴之。又於庭中蹇跃，教其飞六十馀日，小者能飞，乃与俱去。
《风土记》曰：鸣鹤戒露。此鸟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声，因即高鸣相警，移徙所宿处。
《淮南八公相鹤经》曰：鹤者，阳鸟也，而游於阳，因金气依火精以自养。金数九，火数七，故七年小变，十六年大变，百六十年变止，千六百年形定。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洁，故其色白；声闻天，故头赤；食於水，故其喙长；轩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陆，故足高而尾凋；翔於□，故毛丰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生天寿不可量；戍以体无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气内养，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骐骥也。鹤之上相；瘦头朱顶，露眼黑精，高鼻短喙，（音故列切。）颊耳，长颈促身，燕膺凤翼雀尾，龟背鳖腹，轩前腹後，高足粗节，洪髀纤指，此相植蹈者也。鸣则闻於天，飞则一举千里。鹤二年落子毛，易黑点；三年产伏，复七年羽翮具，复七年飞薄□汉，复七年舞应节，复七年昼夜十二时鸣声中律；复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复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纯黑，泥水不污；复百六十年，雄雌相见，目精不转而孕；千六百年，饮而不食，鸾凤同为群。圣人在位，则与凤皇翔於甸。

《穆天子传》曰：至於巨搜氏，巨搜之人乃献白鹤之血，以饮天子。

又曰：天子饮於孟氏，爰舞白鹤二八。

《吴越春秋》曰：吴王阖闾有女。王伐楚，与夫人及女会食蒸鱼，王常半以与女。女怨曰：“王食我残鱼，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杀。阖闾痛之，葬於邦西昌门，凿地为女坟，积玉为山，丈石为郭，仅狩、玉杯、银樽、珠襦植鄣皆以送女。乃舞白鹤於吴市中，令万民随观之。遂使与鹤俱入羡门，因塞之以送死。

《汉武帝内传》曰：宣帝即位，尊孝武庙为世宗行所。巡狩郡国，皆立庙。告祠世宗庙，曰有白鹤集後庭。

《东观汉记》曰：章帝至岱宗，柴望毕，白鹄三十从西南来，经祠坛上。

《列仙传》曰：王子乔见桓良曰：“庚我缑氏山头。”至期，果乘白鹤住山颠，望之不得到。

又曰：萧史善吹箫，能致白鹤。

《神仙传》曰：介像死，吴先帝思之，以像所住屋为庙，时时往祭之，有白鹤来止。

李尊《太玄真人茅君内传》曰：茅盈留句曲山，告二弟曰：“吾去有局任，不复得数相涂却。”父老歌曰：“茅山连金陵，江湖据下流。三神乘白鹤，各在一山头。佳雨灌早稻，陆田亦复周。妻子保堂室，使我无百忧。白鹤翔金穴，何时复来游？”

《邴原别传》曰：邴君所谓□中白鹤，非鹑之网能虏。

《永嘉郡记》曰：沐溪野青田中有双白鹤，年年生伏，长大便去。只伯馀父母一诗在耳，精白可爱，多云神仙所养。

《荆州记》曰：衡山有三峰，极秀。一峰名紫盖峰，欠觇明景，辄有一诗白鹤回翔其上，清响亮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赣《易林》曰：白鹤衔珠。
王韶之《神镜记》曰：苜眶郡南百馀里有兰岩，常有双鹤，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传云：“昔夫妇俱隐此，年数百岁，化成此鹤。”
《临海记》曰：郡西北有白鹤山，周回六十里，高三百丈。有泄水悬注，遥望如倒挂白鹤，因以为名。古老相传云：此山昔有鹤，晨飞入会稽雷门鼓中。於是雷门鼓鸣，洛阳闻之。孙恩时斫此鼓，见白鹤飞出，高翔入口。此後鼓无复远声。
《古歌辞》曰：飞来白鹤，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籽盎病，不能相随，五里还顾，量蕊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日摧颓。
《唐书》曰：天宝中，华阴郡奏：白鹤见於西岳五福峰。
又曰：至德中，肃宗降道戡辰，有庆口属天，白鹤飞舞於上所居殿宇，翱翔二十馀匝而去。
《战国策》曰：庄辛谓楚襄王曰：“黄鹤生江海，俯啄鲤，仰断菱藕，奋其六翮，自以为伍录，与人无争。不知夫射者方虚隆矢，治缴，将加己者万仞之上。故昼游江湖，媳憎鼎俎。
《韩诗外传》曰：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夫鸡有五德，君犹瀹而食之者，以其所从来近也；未若黄鹤一举千里，止君园池，啄君稻粱，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鹤举矣！”
《离骚》曰：黄鹤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知天地之圆方。
《述异传》曰：荀瑰，字叔玮，潜栖却粒。常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自宵汉。俄顷已至，乃驾鹤植钓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虹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渺然烟灭。
《韩子》曰：师旷鼓新声。平公问师旷：“杆何声也？”曰：“清商。”公曰：“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公曰：“可得闻乎？”师旷曰：“古之得听清徵者，皆有德义之君。”公曰：“得试之乎？”师旷不得已，援琴一奏，有玄鹤二八从南方来，集於廓门之危；再而列；三奏，延颈而鸣，舒翼而舞，音中宫商。公大悦，提觞起为师旷寿。其後大旱。
孙氏《瑞应图》曰：玄鹤者，知音乐之节至。
又曰：黄帝习《昆仑》以舞众神，玄鹤二八翔其右。
伏侯《古今注》曰：鹤千岁则变苍，又千岁黑，所谓玄鹤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周昭王时，途修国献青凤、丹鹤各一雄一雌。以潭皋之粟喂之，以溶溪之水饮之。
左思《吴都赋》曰：青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鸿

《礼记》曰：前有车骑，则载飞鸿。（取其飞有行列，举於旗首以惊众。）

又曰：孟春之月，鸿雁来；（鸿自南方来，将北，反其居也。）季秋之月，鸿雁来宾。（来宾，言客止来去也。）

《左传》曰：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敕戒二子，喻宁宴食，皆服朝衣，待命旰食。）而射鸿於囿，二子从之。公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如宿。（宿，孙文子邑。）

《毛诗》曰：《鸿雁》美宣王也。（大曰鸿，小曰雁。）

又曰：鸿飞遵渚，公归无所。

《毛诗义疏》曰：鸿鹄，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长颈，肉美如雁。又有小鸿，大小如凫，色亦白，今人直谓鸿也。

《周易口渐》曰：初六，鸿渐於干；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威仪，吉。（鸿，水鸟也。进之义，始於下而升，故以鸿为喻，仪可贵也。）

《韩诗外传》曰：齐使献鸿，渴，使者於道饮鸿而失之。使者至楚，曰：“臣欲亡去，为两使不通；欲被颈而死，将以吾君贱士贵鸿也。”楚王贤之，以为上客。

《史记》曰：陈涉叹曰：“燕雀安知鸿鹄掷昃哉！”

《管子》曰：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二鸿飞过。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能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有仲父，犹飞鸿之有羽翼也。”

《鲁猎蒙》曰：展毋所为鲁君遗齐襄君鸿。至黾浴鸿，鸿失，其装在。御者曰：“鸿，毛物，可使若一结绐置鸿耶。”答曰：“吾非不能买鸿，是上隐君、下蔽罪也。”

《试蒙》曰：虎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っ，羽翼未合，而有四海之心。贤者之生亦然。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鸿卵。

《淮南万毕术》曰：鸿毛之囊，可以渡江。（盛鸿毛于缣囊，可以渡江不溺也。）

扬子《法言》曰：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

《新论口微子操》曰：微子伤殷之将亡，终不可奈何，见鸿鹄高飞，援琴作操，其声清以淳。

《傅子》曰：鸿不学飞，飞则撤觇；骥不学行，行则千里。二世修骊山陵，彩玉者倾山，彩珠者蔽海。

又曰：丈夫重义如太山，轻利如鸿毛，可谓仁义也。谚曰“己是而彼非，不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非争；彼是而已非，不当与是平”也。

《博物志》曰：鸿鹄寿千岁，皆胎产也。

《晋书□隐逸传》曰：郭，敦煌人也。张天锡使盖公明徵之，指翔鸿以示之曰：“杆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公明拘其门人，叹曰：“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就徵。

《隋书》曰：卢思道迁武阳太守，非其好也，为《孤鸿赋》，以寄其情，曰：“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值，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之病。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嚣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於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於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弋翳高也。’《淮南子》曰：‘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弯己降，罕见其俦，而锻翮墙阴，偶影独立，唼喋秕卑，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世戴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

鹄

《史记》曰：齐王使淳于髡献鹄于楚。出邑门，道飞其鹄，徒揭空笼以见献楚王，曰：“齐王使臣献鹄。过於水上，不忍鹄渴，出而饮之而飞去。吾欲刺腹绞颈而绝，恐人议吾君以鸟故令士自杀；鹄，毛物，多相类者，吾欲买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主；欲赴索妃奔亡，痛吾两主使不通。故来受罪。”楚王曰：“善。”（《说苑》曰：魏文侯使舍人无献鸿於齐，其事同。）

《宋书》曰：桓荣祖善弹，为东海太守，登西楼，见翔鹄□中，谓左右曰：“当生取之！”於是弹其两翅，毛脱尽坠地，无伤。养，毛生乃去。

《南史□孝义传》曰：谢昌寓，陈郡人也，为刘悛广州参军。孝性甚至。常养一鹄，昌寓病顿慨，而鹄顿慨不食。昌寓亡，而鹄遂飞去。

《韩诗外传》曰：晋平公游於河而乐，曰：“安得贤士与之乐此也？”舡公盖疸跪而对曰：“夫珠出江海，玉出昆山，无足而至者，犹主君好之。士有足而至者，犹主君好之；士有足而不至者，盖主君无好士之意耳。何患无士乎？”平公曰：“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而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吾何谓不好士乎？”对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上之毳，益一把，飞不为加高；署一把，飞不为加下。今君之食客，门左门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将皆背上之毛、腹上之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序》云：晋文公游西河，舟人固桑树；《说苑》曰：赵简子游於河，舟人古对几书。二语同。）
《离骚》曰：缘鹄饰玉，后帝是飨。（后帝，谓殷汤也。言伊尹始仕，缘鹄鸟之美，修王鼎以事於汤，汤贤之，遂以为相也。）
《录异记》曰：魏安厘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莽也。”吴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雕而献王。王曰：“杆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游者加刑焉。游者曰：“臣闻大王之好飞也，故敢献雕，安知王之不知此也？可谓知有用之用，未寤无用之用矣。”乃取而骑之，遂翻然而飞去，莫知所之。
邓德明《南康记》曰：昔有卢耽，仕州为治中，少有栖仙之术。常玄会至晓，不及朝列，化为白鹄至阁前，回翔欲下。威仪以帚掷之，得一支履，耽乃惊还坐，内外左右莫不骇异。时步骘为广州刺史，意甚恶之，便以状列闻，遂至诛灭。
《异苑》曰：大亨二年冬，大寒。南洲人见二白鹄语於桥下，曰：“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於是飞去。
《抱朴子》曰：千岁之鹄，随时而鸣，能登於木，色纯白，脑尽成骨。
《列仙传》曰：陵阳子安死，葬山下。有黄鹄来，栖其冢边树，鸣声呼“安安”。
又曰：鲁陶门女者，少寡，养姑，纺绩为产。鲁人欲求之，女乃歌曰：“黄鹄早寡，七年不诗。宛颈独宿，不与众同。禽鸟尚然，况於贞良？”鲁人闻之，遂不复求。
《楚辞》曰：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伏侯《古今注》曰：汉惠五年七月，黄鹄二集萧池。
《汉书》曰：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寿，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金钱。
《西京杂记》曰：始玄玄年，黄鹄下太液池。上为歌曰：“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自顾薄德，愧尔嘉祥。”
《广志》曰：黄鹄出东海，汉以其来集为祥。
《魏武乐府》曰：黄鹄摩天薊赃飞，後宫尚得烹煮之。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赵录》曰：扬州献黄鹄雏五，徙之于玄武池。颈长一丈，声闻十馀里。
《淮南子》曰：凤皇曾游万仞之上，鸿鹄鹄莫不惮惊。
郭璞《赋》曰：晨鹄天鸡。（此鹄属也。）
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天子传》曰：鸡飞八百里。（郭璞症曰：鸡，即鹄属也。）
《管子》曰：凫鹜之舍近，鸡之通远。
《楚辞》曰：鸡啁哳而悲鸣。
张衡《西京赋》曰：翔仰而不逮。（薛综曰：鸡也。音昆。）
嵇康《琴赋》曰：鸡游弦，千里别鹄。
张华《鹪鹩赋》曰：鸡窜於幽险。
卷九百一十七　羽族部四
雁
《礼记》曰：孟春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鸿雁来宾；季冬之月，雁北乡。
《仪礼□婚礼》曰：下达，纳彩用雁。
又《士相见》曰：大夫相见以雁，饰以布，维之以索，如执雉。（雁，知时，飞翔有别也。饰之以布，谓裁缝之其身也。维，谓系联其足。）
又《聘礼》曰：私睹，出，如舒雁。（威仪自然，而有行列。舒雁，鹅。）
《左传□昭玄》曰：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禽，雁也。纳彩用雁。）
《毛诗》曰：雍雍鸣雁，旭日始旦。
《尚书□舜典》曰：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牲、一世贽。（孔传曰：大夫执雁。）
《尔雅》曰：凫雁鬼，其足蹼。（郭璞注曰：脚指间有幕蹼，属相着。）
《春秋说题辞》曰：雁之言“雁雁”，起圣以招期，知晚早，故雁南北，以阳动也。（雁雁，音声貌也。圣上闻雁雁有音声，知为时节。雁鸟随日南以常动。）
《春秋繁露》曰：凡贽，大夫用雁。有类长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雁有行列，故以为贽。
《广雅》曰：可鹅、苍可，雁也。
《周书》曰：白露之日，鸿雁来；鸿雁不来，远人背畔。小豪戳日，雁北乡；雁不北乡，民不怀至。
《史记》曰：苏武在匈奴中。昭帝遣使通和，常惠夜见汉使，使谓单于曰：“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如其言。单于大惊，乃使武还。
《汉书》曰：梁孝主於睢阳园中作凫雁池。
又曰：武帝太始三年，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
《後汉书》曰：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谎序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齐斛律光从文襄出野，见双雁飞来，文襄使明月驰射之以二矢，俱落焉。

又曰：尉迟迥之乱也，隋将史万岁从梁士彦击之，军次冯翊。见群雁飞来，万岁谓士彦曰：“请射行中第三者。”射之，应弦而落。三军莫不悦服。

《三国典略》曰：徐思王，寿阳人。家本寒微，以捕雁为业。

《晋史》曰：朱汉宾少时善射，常因与同辈出猎，指一飞雁，随矢而落。其镞正中其臆，臆上贯一金钱，有篆文，示其郡之硕学，皆无识者。人甚异之，由是人皆号之“朱落雁”。

《庄子》曰：庄子行於山中，见大木，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问其故，曰：“无所用。”织子曰：“杆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出於山，及邑，舍故人家。故人嘉具酒肉，令竖子杀雁烹之。竖子请曰：“其一雁能鸣，其一不能鸣，奚杀？”主人公曰：“杀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而死，先生何处焉？”织子叹曰：“周将处夫材与不材之间。”

《淮南子》曰：夫雁从风飞，以爱气力；衔芦而翔，以备弋。

《山海经》曰：雁门山，雁出其间，在高柳北。

《家语》曰：孔子之卫，卫公与孔子语。见飞雁过而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乃逝。

《贾谊书》曰：邹穆公令食边雁，必以秕，无敢以粟。

《说苑》曰：秦穆挂百里奚。公孙友归，取雁以贺曰：“吾得社稷之臣，敢贺社稷之福。”公不辞，再拜而受。

又曰：齐晏子对景公曰：“君之鸟雁，食以菽粟。”

又曰：大夫以雁为贽。雁者，有长幼之礼。士以雉。雉者，取其不可狎服。庶人以鹜。鹜，以其无他心也。

《白虎通》曰：朕用雁者，取随时南北，不失其节，明不夺女子之时。

扬雄《方言》曰：自关而东谓雁可鹅，南楚之外谓之鹅，或谓之仓可。

《博物志》曰：雁食粟，则翼重不能飞。

《会稽典录》曰：虞固，字季鸿，少有孝行，为日南太守。常有双雁止宿厅事上，每出行县，辄飞逐车。卒官，雁遂哀鸣，还至馀姚住墓前，历二年乃去。

《梁州记》曰：梁州县界有雁塞山。传云：北山有大池，水雁栖集之，固因名曰“雁塞”。

盛弘之《荆州记》曰：雁塞北接梁州汶阳郡，其间东西岭，属天无际，□飞风翥，望崖回翼。惟一处为下翔，雁达塞，矫翼裁度，故名雁塞，同於雁门也。

邓德明《南康记》曰：平固县有复笥山，上有湖，周回十里。有一石雁浮出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每至秋天，石雁飞鸣，如候时也。
《十三州记》曰：上虞县有雁，为民田春衔拔草根，秋啄除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有刑无赦。
《荆州图记》曰：沮阳县西北有雁浮山，是《山经》所谓“景山”也。高三十馀里，周回三百里，修岩遐亘，擢干宵。雁南翔北归，偏经其上，士人由兹改山名焉。
五色雁
《汉书□郊祠志》曰：宣帝於西河筑世宗庙，告祠，有五色雁集殿前。
《唐书》曰：贞玄十年，同州献五色雁。
白雁
《左传□哀上》曰：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呃戫说。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
《新语》曰：梁君出猎，见白雁而欲自射之。道上有惊雁飞者，梁王怒，命以射此人。其御公孙龙谏曰：“昔卫文公时，大旱三年。卜云：‘必须人祠。’文公曰：‘求雨者，为民也。今杀之，不仁，吾自当之。’言未卒，雨下。今君重雁杀人，何异虎狼？”梁君引龙登车，入郭呼“万岁”。曰：“善哉！今日猎得善言。”
《晋书□载记》曰：建玄初，石季龙飨群臣于太武殿前。有白雁百余集于马道南。季龙命射之，无所获。
雉
《春秋运斗枢》曰：机星散为雉。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士执雉。（郑玄注曰：取其守介不失节。）
《仪礼□士相见》曰：士相见之贽，各用雉。（士贽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时，别其伦也。）
《礼记□曲礼下》曰：祭宗庙，雉曰疏趾。
又《月令》曰：孟冬，雉入水为蜃。
又曰：季冬之月，雉ず鸡乳。
《左传□昭四》曰：郯子云：“丹乌氏司闭，五雉为五工正。”（杜预注曰：丹鸟，雉者。立秋来，立冬去，入水为蜃。五雉，雉有五种也。）
又曰：叔孙豹奔齐。齐庾宗妇人献以雉，问其姓，曰：“予子长矣，能捧雉而从我矣。”
《毛诗□邶□柏舟》曰：《雄雉》，刺卫绪瀚也，淫乱不恤国政。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贻伊阻。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有亻济盈，有ë雉鸣。（ë，雉鸣声。）
又曰：如斯飞，君子攸跻。
又《节□小弁》曰：雉之朝ず，尚求其雌。
又《甫田□车害》曰：瞻彼中林，有集惟乔。
《毛诗义疏》曰：林虑山下人语曰：“四足之美有鹿，两足之美有乔。”
《周易□鼎卦□九三》曰：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又《旅卦□六五》曰：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又曰：离为雉。
《尚书》曰：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华虫，雉也，五色，故谓华也。）
又曰：高宗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ず。
《论语》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钟路拱之，三嗅而作。
《尔雅》曰：鸧诸雉：（命雉。）鹞雉、（青质五色。）乔雉、（长尾，走且鸣。）鸣雉、（黄色，鸣自呼。）雉、（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腋赤，顶缘，色鲜明。）秩秩海雉、（如雉而异，出海中山。）翟山雉、（尾长者也。）翰雉、雉。（今白，江东呼白翰，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亦雉属，言其毛色光鲜。）江淮而南，青质五彩，皆备成章曰鹞，（即鹞雉也。）南方曰[C120]，东方曰甾，（音缁衣之缁。）北方曰希，（音希。）西方曰尊。（说四方雉之名也。音所旬切。）雉之暮子为鹨。（晚生者也。今呼少鸡为鹨。）
《尚书大传》曰：武丁祭成汤，有雉飞升鼎耳而ず。问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鸟也，不当升鼎。今升鼎者，欲为用也。远方将有来朝者乎？”武丁思先王之道，编重译，至者六国。
《周书》曰：立冬之日水始冰。後五日，雉入大水为蜃，小暑後十日，雉始ず。
《史记》曰：秦文公获若白石于陈仓北阪城，祠之，（苏林注曰：白质其实。）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常以夜，光若流星，从东南集於祠城，则若雄鸡。（如淳注曰：野鸡，雉也。吕后名雉，故曰野鸡。）
《汉书》曰：成帝鸿嘉二年，有飞雉集于殿庭，历阶升堂而ず。
《东观汉记》曰：鲁恭，字仲康。为中牟令，暝蛉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实，遣仁恕掾肥亲验之。恭随亲行阡陌，坐树下，雉过止其侧，旁有小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将雏。”亲嘿然有顷，与恭诀曰：“本来考君界有无虫耳。今虫不犯境，一异也；化及鸟兽，二异也；竖子有仁心，三异也。府掾久留，但扰贤者。”因还府，以状白安。
《魏志》曰：管辂至王弘直许。有雄雉飞来，登直内柱头，大不安。令辂作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辂曰：“五月必迁。”时三月也。至期果为渤海太守。
《晋咸宁起居注》曰：太医司马程据上雉头裘一领，诏於殿前烧之。
《晋书》曰：武库封闭甚密，其中忽闻雉ず。张华曰：“杆必蛇化也。”开视之，雉侧有蛇蜕焉。
又曰：凉武昭王皓卒，子歆嗣立。春，有双雉飞出宫内。
《北史》曰：後魏裴安祖，闲居养志，不出城邑。会天热，舍於树下。有鹞鸟逐雉，雉急投之，遂触树而死。安祖悯之，乃取置阴地，徐徐护视。良久得苏，喜而放之。後夜忽梦一丈夫衣冠甚伟，著绣曲领，向安祖再拜。安祖怪问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见放，故来谢德。”闻者异焉。
《三国典略》曰：齐高纬如晋阳，穆后将从。辞胡太后于北宫，有雉集于御床。有司获之，不敢以闻。
又曰：梁临贺王正德，其妹长乐公主，太子家令谢禧之撇。姿容国色，悦而报之，生子二人。乃烧主第，投婢於火，唱言主死。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准於重□殿法会所骂之曰：“张准雉媒，非长乐公主，何可略夺！”太子纲恐梁主闻，遣武陵王纪急相解喻，准骂乃止。正德既出，以雉还之。
《山海经》曰：小华之山，其鸟多赤，可以御火。孟山，鸟多白雉。
《庄子》曰：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畜於防晷。
《尹文子》曰：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焉：“何鸟也？”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凤皇，今始见矣。汝贩之乎？请买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方欲献楚王，经宿鸟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献王。王闻之，感其欲献己，召，厚赐之，过买鸟之金什刀。
《抱朴子》曰：鸡有专栖之雄，雉有擅泽之乔，蚁有兼弱掷昵，蜂有收巢之计。人相役御，亦犹是耳。
《广雅》曰：野鸡，雉。
《洪范五行传》曰：正月雷微动而雉ず，雷通气也。
《楚辞》曰：彭铿斟雉，帝何飨？（铿，彭祖也，好和滋味，斟白雉羹以事尧，尧美而飨食之。）
《列异传》曰：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牵以献诸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杆名为媪，常在地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以柏捶其首。”媪复曰：“彼二童名为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陈仓人舍媪，逐二童子，童化为雉，飞入平林。陈仓人告穆公，穆公发徒大猎，果得其雉。又化为石，置之、渭之间。至文公为立祠，名陈宝。雄雉飞南集，今南阳雉县，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县。每陈宝祠时，有赤光长十馀丈，从雉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来，入陈祠中，有声如雄雉。
扬雄《琴清英》曰：《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於齐太子，中道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当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飞》。
《琴操》曰：齐独沐子，年七十无妻。出，见飞雉，雌雄相随。感之，抚琴而歌曰：“雉朝飞，鸣相和，雌雄群游於山阿。”
萧广济《孝子传》曰：萧芝忠孝，除尚书郎。有雉数十头，饮啄宿止，当上直送至歧路，下直及门，飞鸣车侧。
《琐语》曰：有飞鸟从西方飞来，白质，五色皆备，集平公之庭，相见如让。公召叔向问之，叔乡曰：“吾闻师旷曰：西方有白质鸟，五色皆备，其名曰。南方赤质，五色备，其名曰摇。其来为吾君臣，其祥先至矣。”
《博物志》曰：翟雉畏雨雪，惜其毛，栖高树之上，不敢下食，往往饿死。
徐广《车服注》曰：天子金根车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驾乘，重翟羽盖。
崔豹《古今注》云：有雉尾嗜。
《宣验记》曰：野火焚山林，中有一雉，入水渍羽，飞以灭火。涂却疲乏，不以为苦。
白雉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见。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鸟兽，故雉白首。（妃房不遍，故白雉应。）
又曰：周成王时，越裳献白雉，去京师三万里。王者祭祠不相逾，宴食衣服有节，则至。
《抱朴子》曰：白雉自有种，南越尤多。案《地域图》，今之九德，则古之越裳也。盖白雉之所出，周成王所以为瑞者。贵其所自来之远，明其德化所被之广，非谓此为奇。
《楚辞》曰：昭后成游，南土爰，（爰，于也。，至也。言昭王背成王掷昶，而出游南。至楚，楚人沉之南遂不返之。）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厥，其也。逢，迎也。言昭王南游，何利于楚乎？为越裳氏献白雉，昭王德不能致，亲往迎也。）
《汉书》曰：平帝玄始玄年，春，越裳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白雉十九见。
《魏志□文纪》曰：延康玄年四月，铚安县言白雉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後魏南安王祯，孝文时为雍州刺史，性忠谨。其母疾笃，忧毁异常，遂有白雉游其庭前。帝闻其致感，赐帛千匹，以褒美之。
《三国典略》曰：渤海王高欢攻邺时，瑞物无岁不有。令史焚连里木，煮白雉而食之。
射雉
《左传》曰：贾大夫（贾大夫，大夫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为妻御也，之皋泽也。）射雉而获之，其妻始笑而言。
《魏书》曰：太祖才力绝人。於南皮，一日射雉获六十三头。
《江表传》曰：孙权数射雉，潘浚谏权。权曰：“时时暂出耳，不复如往日。”浚曰：“天下未定，万机多务，射雉非急。弦绝括破，皆能为害。”浚乃手自彻坏雉翳。权由是遂绝，不复射雉。
《吴志》曰：孙休锐意於典籍，欲毕览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之间，常出夜还，惟此时舍书。
《宋书》曰：孝武帝常出射雉。值雨，侍中沉怀文谏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圣躬栉沐。”
沉约《宋书》曰：明帝与晋平王休於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反，留休射之，语云“不得雉，勿归！”因遣寿寂之等诸壮士追之，日已欲暗，与休相及，遂拉杀之。
又曰：到与萧道成同从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得早青瓜，与上对割食之。
《齐书》曰：武帝好射雉，竟陵王子良启谏。先是，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谏射雉，武帝为止。久之，永明末，上将射雉，子良复谏。
又曰：萧景先转中领军，车驾射躬雉郊外。景先带甲杖从，廉察左右。
又曰：萧敏为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常在郡，辞讼者迁於畋焉。後张弩损腰而亡。
又曰：桓僖伯，少负气豪侠，妙解射雉，尤为武帝所重。
又曰：张欣泰为阿东内史，召还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岗下，面接松山。欣泰负弩射雉，姿情闲放。
又曰：袁彖为侍中，形貌充肥异众。每从射雉郊野，数人扶持，乃能从步。
又曰：褚炫从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无所得，甚羞。召问侍臣：“吾旦来如皋，遂从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独曰：“匠糙候虽，而□雾尚凝，故斯之禽骄心未惊。狄神驾犹豫，群情便可载欢。”帝意解，乃於雉场置酒。
《南史》曰：齐东昏侯在位，置射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帐及步障皆袷以绿红锦，金银镂弩，牙玳瑁帖箭。每出辄以鹰犬队主徐令孙、媒翳队主俞灵韵齐马而走，左右争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亲拜陵，蔡兴宗负玺陪乘。及还，上欲因以射雉。兴宗正色曰：“今致虔园陵，情敬兼重。从禽犹有馀日，请待他辰。”
《陈书》曰：新安王伯国性好射雉，叔陵好发冢。出游田野，必与偕行。
卷九百一十八　羽族部五
鸡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鸡。
《周礼□春官上□大宗伯》曰：工商执鸡。（郑注曰：取其守时而动也。）
《礼记□曲礼下》曰：祭宗庙之鸡曰翰音。
又《月令》曰：季冬之月，雉ず鸡乳。
又《内则》曰：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氵敕。
《左传□宣下》曰：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
又《成下》曰：晋与楚旦而战，见星未已。子反免吏察夷伤，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鸡鸣而食，惟命是听。
又《襄二》曰：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惟余马首是瞻。”
又《襄三》曰：齐庄公朝，指殖绰、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绰曰：“君以为雄，谁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阴之役，先二子鸣。”（晋伐齐及平阴，州绰获殖绰、郭最，故自陛甓鸡斗，胜而先鸣。）
又《襄五》曰：公膳，日双鸡。
又《昭五》曰：宾孟郊，见雄鸡自断其尾。问之，侍者曰：“自惮其牺也。”
又《昭六》曰：季、后阝之鸡斗。（季平子、后阝昭伯二家相近，故斗鸡。）季氏芥其鸡，（以芥子播其羽。）后阝氏为之金距，平子怒。
《毛诗》曰：《女曰鸡鸣》，刺不实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实德而好色也。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又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其至哉！鸡栖于时，日之夕矣。
又《缁衣》曰：《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萧萧，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何不瘳？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又曰：《鸡鸣》，思贤妃也。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
《尚书□牧誓》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
《论语》曰：子路遇丈人，以杖荷。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
又曰：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尔雅》曰：鸡大者蜀。蜀子。未成鸡曰亻连。绝有力奋。鸡三尺为军。栖於弋为桀，凿垣而栖为时。（郭璞注曰：今蜀鸡也。，雏子名也。匠箔东呼鸡少者为亻连。军，阳沟巨军，古之名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说题辞》曰：鸡为积阳，南方之像。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鸡之为言佳也，佳而起为人期，莫宝也。（善为人制晏早之期。）
《春秋考异邮》曰：鸡颖冤鸣。
《诗记历枢》曰：候及东次菩蔻。鸡泄三号，冰始泮。卒于丑，以成岁。（及东，及於寅也。承丑之季，故谓之次气也。鸡为畜，阳也，丑之季向晨鸣，急悦其气，感之而喜，故鸣也。）
《周书》曰：大豪戴日，鸡始乳。
《易通卦验》曰：万民闻鸡鸣，皆翘首结带正衣裳。
《史记》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鸡，佩豚，陵暴孔子。孔子乃设礼义，稍诱之。子路乃委质，请为弟子。
又曰：孟常君至关。关法：鸡鸣出客。孟常君客之居下坐者，有能为鸡鸣，遂发传出。
又曰：越巫立越祠，而以鸡卜，上信之。
《汉书》曰：徵昌邑王贺到济阳，求长鸣鸡。
又曰：昌邑王之立为皇太子，私置鸡豚以食。
又曰：龚遂为渤海太守，使人家养五鸡。
又曰：王奉先好斗鸡。宣帝微时，数与奉先会。後即位，以其女为婕妤，立为皇后。奉先封侯。
又曰：方士曰：“益州有金马碧鸡植郸，可祭祠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祠焉。
范晔《後汉书》曰：河南乐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常有他舍鸡谬入垣内，姑盗杀食之。妻对不食而泣，怪问之，妻曰：“自伤居贫，使食他肉。”姑竟弃之。
《後汉书》曰：范式，字巨卿，与汝南张玄伯为友。二人春到京，以暮秋为期。玄伯以九月十五日杀鸡炊黍，以待巨卿。母谓玄伯曰：“相去千里，汝何信之审也？”言未毕，而巨卿至。相随升堂再拜母，极悦。
《九州春秋》曰：魏王入汉中讨刘备，不得进，欲守复难，意欲弃之，乃发令云“鸡肋”。官属不知，主簿杨修曰：“夫鸡肋，弃之则可惜，啖之无所得。以比之汉中王欲去也。”白戒严，王遂还。
《吴录》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长鸣、短鸣鸡。群臣以非礼，欲不与。孙权敕付使。
《江表传》曰：南郡献长鸣承露鸡。（《南越志》曰：鸡冠四间如莲花，鸣声清彻也。）
《魏志》曰：马韩国出细尾鸡，其尾皆五尺馀。
郭颂《魏晋世语》曰：刘放、孙资共典枢要，夏侯献、曹肇心内不平。殿中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鸡栖树，二人相谓：“杆亦久矣，其能复几？”指谓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

王隐《晋书》曰：郗诜母础苦车。及亡，不欲车葬，而贫尾登揄。乃养鸡种蒜，竭其方术。丧过三年，登揄八匹，举棺至家。

《晋书》曰：祖逖与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杆非恶声。”因起舞。

又曰：桓玄既被杀，安帝反正，其馀拥众假号皆平，桓氏遂灭。玄兴中，衡阳有雌鸡化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玄建国於楚，衡阳属焉。自篡至败，凡八旬也。

《晋中兴书》曰：殷浩北伐，江为长史。及丁零反叛，浩令伐之。乃取数百鸡以长绳连之，脚皆系火。一时驱放，群鸡骇散。飞过堑，集羌营，皆燃。因其惊乱，纵兵击之。

《晋书》曰：庾征西翼书，少时与逸少齐名。右军後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爱野雉，皆学右军书，须吾下当比之！”

又《载记》曰：符朗善知味。会稽王道子杀鸡以食之，既进，朗曰：“杆鸡栖恒半露。”检之，验焉。

《晋书》曰：武帝常幸琅琊城。宫人常从早发，至湖北埭，鸡始鸣，今呼为鸡鸣埭。

《南史》曰：齐郁林王好斗鸡，密买鸡至数千价。

又曰：傅琰，字季圭，为山阴令。二野父争鸡，琰问鸡何食，一云“粟”，一云“豆”。琰使破鸡，得粟，罪言豆者。

魏收《後魏书》曰：崔光，字长仁，东清河俞阝人也。正始玄年夏，有典事史玄显献四足四翼鸡，诏骑侍郎赵邕以问光，光表曰：“翅足众多，亦群下相扇动之像；雏而未大，脚弱差小，亦其势尚微，易制御也。”武帝览之，悦。後数日而茹、皓等并以罪失伏法，於是礼光逾重。

又曰：傅乾爱嗜鸡肉、葵菜食，傅灵越乃为作之，下以毒药。乾爱饭，还而卒。

《北史》曰：宋世良为清河太守，发奸摘伏，有若神明。常有一吏休满还郡，食人鸡豚；又有一受人一帽，及食二鸡。世良叱而语之，吏、叩头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又曰：齐彭城王氵攸为沧州刺史。有隰沃县主簿张达常诣州，夜投人舍，食鸡羹。氵攸察知之。守令毕集，氵攸对众曰：“食鸡羹，何不偿价直也？”达即伏罪。合境号为神明。

《三国典略》曰：齐长广王湛即皇帝位於南宫，大赦改玄。其日将赦库，令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门外建金鸡，宋孝王不识其义，问於光禄大夫司马膺之：“赦建金鸡，其义何也？”膺之曰：“案，海中星占曰：‘天鸡星动，当有赦。’由是，帝王以鸡为候。”

《唐书》曰：刘武周父匡徙家马邑。匡常与其妻赵氏夜坐庭中，忽见一物，状如雄鸡，流光烛地，飞入赵怀，振衣无所见。因而娠，遂生武周。为人骁勇，善骑射。

《庄子》曰：庄子谓惠子曰：“羊沟之鸡，（司马彪注曰：羊沟，斗鸡处。）三岁为秣。（秣，魁师也。）相者视之，则非良鸡也。然而数以胜人者，以狸膏途其头也。”（鸡畏狸故。）

又曰：越鸡不能伏鹄卵，鲁鸡固能矣。（司马彪曰：越鸡，小鸡也。鲁鸡，大鸡，今蜀鸡也。）

《列子》曰：纪氵省子为周宣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可斗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之，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之，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於秦，逃归到关。丹为鸡鸣，遂得逃归。

《试蒙》曰：战如斗鸡，胜者先鸣。

《韩子》曰：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因其能。

《淮南子》曰：雄鸡夜啼，库兵动而戎马惊。

《淮南万毕术》曰：孤桃之像，令鸡夜鸣。（取孤桃南北行枝，长三尺，折以为像，途以三岁雄鸡血，夜居栖下。）

《战国策》曰：秦惠王谓寒泉子曰：“苏秦欺敝邑，欲以一人智反复式东之君。夫诸侯之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上於栖也。”

《吕氏春秋》曰：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食其距数千而後足。

又曰：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肉汁曰洎。）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禹焉，羹无所可用。”（禹，音齲。）

《韩诗外传》曰：田饶为鲁哀公曰：“夫鸡，平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虽有五德，犹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从来近也。”

《神异经》曰：东方有人，长七丈，头戴鸡，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黄父，又名食邪。以鬼为饭，以雾为浆也。

《西京杂记》曰：成帝时，交趾、越献长鸣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长鸣鸡一鸣一食，时不绝，长距，善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鸡一名“烛夜”。
《列仙传》曰：祝鸡翁者，雒阳人也。居尸乡北山下，养鸡皆有名字，千馀头。暮栖树，昼放散食，欲取，呼名即至。贩鸡及子，得千万钱，辄置钱去。
《论衡》曰：传书言：“淮南王得道，畜皆仙，犬吠天上，鸡鸣冂中。”
《陈子要言》曰：弃晨鸡犬俟凤警，亦犹弃当世之实才，须故人掷甍政也。
《太玄经》曰：雌鸡鸣晨，雄鸡宛颈。隋侯坠井，河伯除川。
《风俗通》曰：呼鸡“朱朱”。俗说：鸡本朱公化而为之，今呼鸡者，“朱朱”也。谨案，《说文》解“[QYDD]”：“[QYDD]，二口为欢。州，其声也。读若祝。”郑者，诱致禽畜和顺之意。[QYDD]与朱音相似耳。
又曰：腊除夕，以雄鸡着门上，以和阴阳。案：今人卒病，皆杀雄鸡傅其心。病风者，鸡散治之，东门鸡头治蛊，信善也。
《异苑》曰：朱文绣与罗子锺为友，俱仕於梁。绣既死，罗锺哭之，其夜俱亡。梁南七里有鸡山，葬绣於其中；北九里有雉涧，埋锺於其内。绣神灵变为鸡，锺魂魄化为雉。清鸣哀响，来往不绝。故诗曰：“鸡山别飞响，雉涧和清音。”
荀悦《申鉴》曰：睹孺子之驱鸡，而见御民之术。孺子之驱鸡，急则惊，缓则滞，驯而安之，然後入门。
嵇康《宅无吉凶论》曰：夫同栖之鸡、一栏之羊，宾至而有死者，岂异之哉？
《幽明录》曰：晋兖州刺史沛国宋处宗，常买得一长鸣鸡，爱养甚至。栖笼着窗间，鸡遂作人语。与宗谈语，极有言致，终日不辍。处宗因此言功大进。
《越绝书》曰：鸡山，勾践以畜鸡，将伐吴，以食死士也。
《吴越春秋》曰：娄门外鸡陂虚者，吴王牧鸡处。
《西河记》曰：凉州罪人於市将刑，忽有一白雄鸡飞於人边请命，引颈长鸣，伏地向吏，驱之去辄来。刺史张义免其坐。
《王子年拾遗记》曰：太初二年，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
又曰：含途国，去王都七万里。人善服鸟兽鸡犬，皆使能言。
郭子横《洞冥记》曰：有远飞鸡，夕则还依人，晓则拘奚四海外，朝往夕还。
裴玄《新言》曰：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於门，又磔鸡以副之。俗说，以厌厉气，或以问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土气上升，草木萌动，羊啮百草，鸡啄五，故杀之以助生气。”
崔实《四民月令》曰：十二月，东门磔白鸡头，可以合药。
《本草经》曰：丹鸡一名“载丹”。
又曰：乌雄鸡主补中，其血治委折骨。凡鸡肉，不食小儿，令生尤虫，又令消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方》曰：五月七日，深井深冢多有毒气，不可入也。宜先以鸡毛试投井中，直下无毒；毛回四边，不可入也。
《师旷占》曰：长吏乘车，出入行步道上，有鸡飞集车上者，雄迁雌去。
《杂五行书》曰：欲求妇，取雄鸡两毛烧著酒中，饮之，所求必得。用戊子日，此是天地合日，必得。三往不得，女当死。
《龙鱼河图》曰：玄鸡白头，食病人。鸡有六指，亦杀人。鸡有五色，杀人。
焦赣《易林□旅之》曰：十雉百雏，常与母俱。抱鸡捕虎，谁者为怙？
又《归妹之无妄》曰：鸡方啄粟，为狐所逐，走不得息，惶惧喘息。
又《归妹之损》曰：争鸡失羊，亡其金囊，利得不长。
又《巽之遁》曰：三鸡啄粟，十雏从食。饥鸢卒击，亡其两寂。
《广志》曰：鸡有胡髯、五指、金、反翅搦嚎。大者蜀，小者荆。白鸡金者美，旧并州所献。吴中送长鸣鸡，长倍於常鸡。永昌郡无鸡。
《异物记》曰：伺潮鸡，潮水上则鸣。
《博物志》曰：《神农本草经》曰：“鸡卵可以作虎魄。法：取伏苓、鸡蛋卵黄白混杂者，熟煮之。及尚软，随意刻作物形。以苦酒渍数宿，既坚，内着粉中。假者乃乱真。”（此世所恒用，作无不成也。）
干宝《搜神记》曰：安阳城南有亭，宿者辄死。书生明术数，入亭宿，端坐诵书。夜半，有人着皂衣、赤帻来，户外呼亭主：“杆有宿客耶？”应曰：“然。”喑嗟而去。须臾，有赤衣问如前。生问曰：“向黑衣者谁？”答曰：“北舍母猪。”“赤帻者谁？”答曰：“西舍老雄鸡也。”“汝是谁？”答曰：“我是老蝎也。”明旦掘之得蝎，大如琵琶，身长四尺。并杀猪、鸡，亭遂安静。
刘欣期《交州记》曰：长鸣鸡出日南。
《南州异物志》曰：狼育之鸡，特禀异声。（狼盲，地名。）
《白泽图》曰：老鸡能呼人姓名，杀之则止。
又曰：鸡有四距重翼者，龙也。杀之震死。
《梦书》曰：鸡为武吏，有冠距也。梦见雄鸡，忧武吏也。众鸡入门，吏所捕也。群斗舍中，惊兵怖也。
《论墓书》曰：养白鸡，令识其主声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彩长五寸系鸡颈，将鸡於名山，放鸡着山，仰头咒曰“必存鸣晨”，鸡心开悟。
沉怀远《南越志》曰：鸡冠四开如莲花，鸣声清彻也。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一日，三玄之日，鸡鸣而起，陷甓庭中爆竹，滔鸡，或斫镂五彩及鸡於户上。
《风土记》曰：乃有鸡子，五薰练形。（正旦皆会，生吞鸡子一个，谓之练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晨啖五辛，以助五藏气。）
《吴录》曰：合浦朱虚县有山鸡，黑色，树栖。
《魏志》曰：平原太守刘取印囊及山鸡毛着器中，使管辂筮。辂曰：“内方外圆，五色成文，含宝守信，出则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
《异苑》曰：山鸡爱其毛羽，映水则舞。魏武时，南方献之。帝欲其鸣舞而无由，公子苍舒令人取大镜着其前，鸡鉴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韦仲将为之赋，甚美。
《博物志》曰：山鸡有美毛。自爱其毛，终日映水，目眩则溺。
《临海异物志》曰：山鸡状如人家鸡，安阳诸山中多此鸡，恃距好斗。当时以家鸡置其处，取即可得。
《南越志》曰：曾城县多。，山鸡也，利距善斗。世以家鸡斗之，可禽也。光色鲜明，五彩炫耀。
辛氏《三秦记》曰：陈仓山在太白之西，去长安八百里。上有石鸡，与山鸡各别。赵高使烧山，山鸡飞去；石鸡不去，晨鸣山头，声闻三十里，或云是玉鸡。陈仓城上有神鸡，入取不得，雄者王，雌者霸。穆挂雌，故霸。
《山海经》曰：雉，一名山鸡，养之禳火。
左思《吴都赋》曰：山鸡归飞而来栖。
顾恺《湘中赋》曰：阳鸾、山鸡。
陆机《与弟书》曰：天渊池养山鸡，甚可嬉。
《周书》曰：成王时，蜀人献文翰者，若皇鸡。（鸟有文彩者。皇鸡，似鸟，冀州谓之泽时。）
《尔雅》曰：翰，天鸡也。（郭璞注曰：翰鸡，赤羽，见《周书》。）
《说文》曰：翰，天鸡也。一名晨风。
《玄中记》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火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十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鸣。
《临海异物志》曰：杉鸡，黄冠青绥，常在杉树下。头上有长黄毛，头及颊，正青如垂。
《南越志》曰：新夷县鸟多杉鸡。
《尹子》曰：扬州之鸡裸无毛。
《南越志》曰：高兴县多容鸡，如家鸡，五彩，至则年穰。
孙绰《望海赋》曰：石鸡清响以应潮，惠躯轻近以远洁。（石鸡，形似家鸡而灰色，在海中山上，每潮水将至，辄鸣相应，若家鸡同晨也。商人欲知水道，涂却以至此为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景式《庐山记》曰：白水南行十馀里，有鸡山。旁有大山竦立，上有石鸡，冠距如生。道士李镇於此下住，常宝玩之。鸡一旦忽摧毁，镇告人曰：“鸡卒如此，吾其终乎！”因与亲知诀别。後月馀，果卒，似知命云。

卷九百一十九　羽族部六

鹅

《礼记□内则》曰：舒雁翠。（郑玄注曰：翠，尾舒。雁，鹅也。谓不利人。）

《尔雅》曰：击、娄、鹅；（郭璞注曰：今之野鹅。）舒雁，鹅。（郭璞注曰：《礼记》曰：出如舒雁。匠箔东呼可，音加。）

《广雅》曰：驾鹅，野鹅也。

《吴志》曰：景帝有疾，使巫视鬼。欲试之，乃杀一鹅，埋之於苑中，架屋施床几，以妇人服物着上。乃使巫视之，若能说此冢中妇形状者，加赏。此巫视，日竟昼夕无所道。帝催问之急，乃曰：“实不见有鬼，但见一头白鹅在墓上。所以不即白，疑是神鬼变化而作，定无复改易，不知何故？”景帝乃厚赐之。

《晋书》曰：永嘉中，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二鹅出焉，一白一苍。白者不能飞，苍者飞去。断续，字仲道，叹曰：“昔有周时，盟会狄泉，即此地也。苍，胡；白，国像。其可尽言乎？”

又曰：刘毅家在京口，酷贫。常与乡曲士大夫往东堂共输，时庾悦为司徒右长史，要咐贻僚佐出东堂。毅已先至，遣与悦相闻曰：“身并贫踬，营一游甚难。君如意人，无处不可为，岂能以此堂见让耶？”悦素豪，径前不答。时众人并避，惟毅留射如故。悦厨馔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悦甚不欢。毅又相闻曰：“身今年未得子鹅，岂能以残炙见惠？”悦又不答。及毅贵，奏解悦都督将军官，深相挫辱。悦不得志，疽发背，少日而卒。

《宋书》曰：胡蕃为高祖从事，征广固，累月未拔。忽有鸟如鹅，苍黑色，飞入高祖帐里。众皆骇愕，蕃起贺曰：“苍黑色者，戎虏。戎虏归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又曰：孔静居山阴。宋武微时，往候之。静时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至。静虚己接待，乃留帝宿。夜设粥，无鲑，新伏鹅卵令煮以为食。贼平，以静为奋威将军。

又曰：刘暄初为江夏王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王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之情。”

《齐书》曰：卞彬《禽兽决录目》云：“鹅性顽而傲，盖比潘敞也。”

又曰：桂阳之役，朝庭周章诏檄，久之未就。高帝引较型入中书内省，先赐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文诰亦办。
《南史》曰：何远为永康令，人甚称之。太守王彬巡属县，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至武康，远独设糗水而已。彬去，远送至境，进斗酒只鹅而别。彬戏曰：“卿礼有过陆纳，将不为古人所笑乎？”
《三国典略》曰：庾信自建康遁归江陵，湘东王因赐妾徐氏。妾与信弟私通，欲求之，无敢言者。信庭前有一苍鹅，乃系书于鹅颈。信视之，乃启。遂题纸尾曰：“畜生乞汝！”
《唐书》曰：玄和十二年，李袭蔡州。兵至悬瓠城，夜半雪甚。城旁有鹅鸭池，令惊击之，以杂其声。
《列子》曰：黄帝与炎帝战，以雕、雁、鹅为旗帜。
《鲁猎萦》曰：君鹅鸭有馀食，士不足半菽。
《孟子》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避兄离母处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颦蹙曰：“恶用是‘’者为？”其母杀是鹅，与之食。其兄自外至，曰：“是‘’肉也。”出而吐之。（赵歧曰：，鹅声也。）
《战国策》曰：管燕得罪於齐王，谓左右曰：“子孰能与我赴诸侯乎？”煮右莫对。管燕连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难用也？”田需对曰：“士三食不得厌，而君鹅鸐有馀食；下宫曳绮而士不得以为缘。且财者，君之所轻；死者，臣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轻与士，而责之以所重事，非士易得而难用也。”
《异苑》曰：傅承为江夏守。有一双鹅失之三年，忽引导得三十馀头来向承家。
《秦记》曰：符殷食鹅炙，知黑白之处。人不信，既而试之，果然。
《世说》曰：会稽有孤居老姥，养一鹅，鸣唤清长。时王逸少为太守，就求市之，未得。逸少乃携故亲，命驾共往观之。姥闻二千石当来，即烹以待之。逸少既至，殊丧往意，叹息弥日。
《俗记》曰：京下刘光禄养好鹅。刘後军从京还镇寻阳，以一双鹅为後军别，纯苍色，颈长四尺许，头似龙。此一双鹅可堪五万。自後不复见有此类。
《张鸿传》曰：鸿为慕容晃黄门郎，甚宠爱之。初，刑鸿不熟。颐下生黄须三根，长寸馀。乃遣出宫看鹅鸭。
沉充《鹅赋序》曰：先大夫俞颍川者，殊精意於善鹅。求得骏鹅，类于张猛虎亦多好者。于时有绿眼、黄喙、折翼、头，皆经颍川之好者。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苍鹅，从喙至足，四尺有九寸，体色丰丽，鸣声惊人，三年而为暴犬所害。惜其不终，故为赋云。
崔豹《古今注》曰：夫鹅，似鹄而大，颈长八尺，善斗，好啖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异传》曰：庐山左右常有野鹅，数千为群。长老传言：“常有一狸食。明日，见狸唤於沙州之上，如见系缚。”

《南越志》曰：化蒙县祠山上有湖，湖中有泉鹅，如今野鹅，弄吭山泉，故号为泉鹅。

《两京记》曰：净影寺沙门惠远讲经。初，在乡养一鹅，常随远听经。及远入京，留在寺，昼夜鸣呼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门放之，自然知远房，便入驯狎。每闻讲钟，即入堂伏听，若闻；泛说他事，鸣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顿慨而远卒。寺内有远碑，亦述其事。

《岭南异物志》曰：南道之酋毫多选鹅之细毛，夹以布帛絮而为被，复纵横纳之，其温柔不下於挟纩也。俗云鹅毛柔暖而性冷，偏宜复婴儿而辟惊痫也。

《口南记》曰：韦齐休使口南，屯城驿。西墙外有大池，斗门垂柳夹阴，池中鹅鸭甚众。

《幽明录》曰：晋义熙中，羌主姚略坏洛阳，阴沟取砖，得一只雄鹅，并金色交颈，长鸣，声闻九皋。

《临海记》曰：郡东南有白石山，高三百馀丈，望之如雪。山上有湖，古老相传云：“仅狩之所集，八桂所植。下有溪，金光焕然。”

又曰：郡东有宴室山。古老云：“越王时，山上起望海馆，山下有湖，中有仅狩、飞鱼。”

《唐书》曰：贞观二十年，吐蕃遣其大臣禄东赞奉表曰：“释屿子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国，并为臣妾。而高丽恃远，阙於臣礼。天子自领百万，渡辽致讨。隳城陷阵，指日凯旋。奴才闻陛下发驾，少选之间，已闻归国。雁飞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如忝预子婿，喜百常夷。夫鹅犹雁也，故作仅狩奉献。”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

《淮南子》曰：鲁般、墨子以木为鹅而飞，三日集，而不可使为工也。

《唐书》曰：高祖义兵至河东，隋将尧君素城守。时围甚急，君素乃为木鹅，置表於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越王侗见而叹息。

鸭

《尔雅》曰：舒凫，鸳也。（郭璞注曰：鸭也。）

《广雅》曰：凫、鸳，鸭也。

《魏氏春秋》曰：司马文王镇许昌，徵还击姜维，至京师。帝於平乐观临军，与左右小臣谋，因文王辞，剑之已书诏。文王入，帝方食粟，优人口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帝惧不敢发。景王因是谋废帝。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求斗鸭，群臣奏：“宜勿与。”权曰：“彼在谅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掷晷，所求若此，岂可与言礼哉？”具以与使者。
《吴志》曰：建昌侯孙虑於堂前作斗鸭栏，颇施小巧。陆逊正色曰：“君侯宜勤览经典，用此何为？”虑即毁之。
《南史》曰：齐人渡江，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我军自复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对。是时食尽，调市人馈军。皆是麦屑为饭，以荷叶裹而分，给兵士皆困。会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鸭千头。帝即炊米煮鸭，誓申一战。将士及防身、计粮数脔，人人裹饭，昆以鸭肉。帝命众军蓐食攻之，齐军大溃。
《三国典略》曰：高德正相齐，未诛之前，家有赤鸭群行於庭，犬来逐，遂成碎血。
《北史》曰：玄善以高有宰相之具，常言於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玄胄、玄昊正似鸭耳。可以付社谖者，惟独高。”上初然之。
《唐书》曰：齐王，太宗第五子，好养鸭。未反前，忽有野狸入笼中，咬四十馀鸭，皆断其头。及败，同恶而诛者，四十四人。
《抱朴子》曰：有白虎七变法：取三月三日杀虎血、鸭血等合和之；初生草似胡麻者，生取其实合之。可以移形易貌。
《两京杂记》曰：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放犬、羊、鸡、鸭於通途，亦竞识其家。
《傅子》曰：鸭足何以反？鸡足何以斤？反、斤吾不知也，何况问天地乎！
《金楼子》曰：海鸭大如常鸭，班白文，赤谓之交鸟。
《洞冥记》曰：武帝望月台，南端有三青鸭飞，俄而下。帝悦之。至夕，鸭宿於台端，化为三小童，皆着青绮文襦，各执鲸文大钱五枚，置帝几前。
《风俗通》曰：鸡伏鸭卵，雏成入水，鸡母随岸呼之，雏出而随母。鸭、鸡异类，能相随也。
《博物志》曰：中诸药毒已死者，取生鸭断头，以鸭项内病者口中，得血三两滴入喉中，即苏也。
《语林》曰：傅信贫。母羸病，恒惊悸。信乃取鸡鸭灭毛，放承尘上行，落地。母转恐怖。
石崇《金谷诗序》曰：吾有庐，在河南金谷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顷，羊二百只，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
《寻阳记》曰：周访与商人共入宫亭庙宿。明起如厕，见一白头翁。访逐之，化为雄鸭。还舡，欲煮之。商人争看，遂飞去。
《广志》曰：野鸭雄者，赤头，有距。
蔡氏《化清经》曰：水战之鸭，何必白缨？盈俎之鸡，何必长鸣？
《新言》曰：譬猛虎浮水，不如凫鸭；麒麟登木，不如猿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玄经》曰：素婴之鸭、翰音之鸡、望视之兔、白蹄之豕、短啄之狗、修颈之马，君子之貌，何独异耶？
《吴地记》曰：鸭城者，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山上有神湖，湖中有白鸭。
《岭南异物志》曰：广州氵含氵匡县金池黄家，有养鹅鸭池。常於鸭粪中见麸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两，缘此而致富。其子孙皆为使府剧职。三世後，池即无金，黄氏力殚矣。
鹜
《说文》曰：鹜，野鸟。
《春秋左传》曰：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子尾怒。
《春秋繁露》曰：张汤问仲舒曰：“祠宗庙或以鹜当鸟，可不？”对曰：“鹜非鸟，鸟非鹜，硬为不可。”
《汉书》曰：王莽多事诸鬼，用三牲、鸟兽三千馀种，後不能备，乃以急员雁、鹜。
《东观汉记》曰：马援与兄子严敦书云：“学龙伯高不就，犹为谨敕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
《说苑》曰：鹜无他心，故庶人以为贽。
崔实《正论》曰：今下僭其上，尊卑无别。如使鸡鹜蛇颈龟身，五色纷丽，亦可贵於凤乎？
《唐子》曰：吾常会宾设乐，天忽口兴，继以大雨，有群鹜成列飞翔而过。此偶尔，何异玄鹤二八也？
《广志》曰：鹜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华鹜，以秋冬生卵，并出蜀。晨鸟，肥而耐寒，宜为霍。
《越地传》曰：越人为竞渡。有轻薄少年各尚其勇，为鹜没之戏。有至水底，然後鱼跃而出。
鸟
《毛诗》曰：将翱将翔，弋鸟与雁。
又曰：鸟在泾，公尸来燕来宁。尔酒既清，尔ゾ既馨。公尸燕饮，福禄来成。鸟在沙，公尸来燕来宜。尔酒既多，尔既嘉。公尸燕饮，福禄来为。
《韩诗外传》曰：赵仓唐傅为魏文侯太子击使於外，问太子曰：“侯何好？”曰：“嗜晨鸟，好北犬。”於是遣唐绁北犬，奉晨鸟献之。侯曰：“击爱我，知我所嗜好。”
《庄子》曰：鸟糁虽短，续之则忧。
《风俗通》曰：王乔者，河东人，为叶令。乔有神术。每月朔望，常自县诣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帝。怪其来数而不见车骑，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临至，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於是候凫至，举罗张之，狄一诗履。乃诏尚方诊视，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

《楚辞》曰：宁与骐骥抗轭，将与鸡鹜争食乎？宁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死晷之凫？

焦赣《易林》曰：凫舞鼓翼，嘉乐尧德。

《李陵赠苏武诗》曰：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我当留斯馆，子当归故乡。

《苏武与李陵书》曰：乘□附景，不足以譬速；晨凫失群，不足以喻疾。岂可因归雁以运粮，托景风以饷军哉？

《晋书□张华传》曰：人有得凫鸟毛，长三丈，以示华。华见，惨然曰："杆谓海凫毛也，出则天下乱。"

《後周书》曰：初，贺胜至关中，自以年位守重，见太祖不拜。寻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後从太祖宴于昆明池，时有双凫游於池上，太祖乃授弓矢於胜，曰："不槛瀚射久矣，请以为欢。"胜射之，一发俱中。因拜太祖曰："使胜得奉神武，以讨不庭，皆如此也。"太祖大悦。自是恩礼日重，胜亦尽诚推奉。

《周书》曰：太祖车驾幸城南园，临水亭，见双凫争藻戏於池面，引弓射之，一发而叠贯，从官欢呼拜贺。上命翰林绘工，写之缣素。

《南越志》曰：化蒙县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凫。如今野凫，栖息松间，故俗谓松凫。

《吴录□地理记》曰：石首鱼至秋化为冠凫，头中有石。

《冢墓记》曰：阖闾家中有玉凫。

《广州先贤传》曰：顿琦至孝。母丧感慕，哀声不绝。致飞凫白鹅栖庐侧，见人辄去，见琦而留。

又曰：丁密遭父艰，致飞凫一诗，游庐旁小池，见人则驯附，如家所畜。後遭母哀，密归至所，居一兽，故双凫复游戏池中。

崔豹《古今注》曰：凫雁常在海边沙上，食沙石，皆消烂；惟食海蛤不消，随其粪出。以为药，倍胜馀者。

蔡叔《斗凫赋》曰：冠绿葩以耀首，缀素毛以点缨。

卷九百二十　羽族部七

乌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乌。

《左传》曰：子玄以车六百乘伐郑。诸侯救郑，楚师夜遁。郑人将奔桐丘，谍告曰："楚幕有乌。"乃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晋侯伐齐，齐师夜遁。师旷告晋侯曰：“乌乌之煽戎，齐师其遁。”（乌乌得空营，故乐也。）叔向告晋侯曰：“城上有乌，齐师其遁。”

《毛诗》曰：莫赤匪狐，莫黑匪乌。

又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

又曰：弁彼[QPDL]斯，归飞提提。

《尔雅》曰：[QPDL]斯，卑ス。（楚乌也。又曰鸦乌，小而多声，腹下白。）

又曰：乌鹊鬼，其掌缩。（飞，缩脚腹下。）

又曰：有燕，白尸乌；ヶ，山乌。（ヶ，似乌而小，赤嘴，穴乳，出西方。）

《春秋运斗枢》曰：飞翔羽翮为阳，阳气仁，故乌反哺。

《春秋玄命苞》曰：火流为乌。乌，孝乌。阳精，天意，乌在日中，从天以昭孝也。

《尚书纬》曰：火者，阳也。乌有孝名。武王卒大业，故乌瑞臻。

《汉书》曰：成帝时，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

又曰：黄霸为颍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邮亭，食於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言事，见之，霸与语道此。後日，吏还见，霸迎劳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为乌所盗其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毫厘不敢有所隐。

《後汉书》曰：马援曰：“当吾在西黑浪泊间，诏书每到，腹如汤火。下潦上雾，毒气上蒸。仰视乌鸢，马马堕死晷。”

谢承《後汉书》曰：广汉儒叔林为东郡太守，乌巢於厅事屋梁，兔产於床下。

司马彪《续汉书》曰：桓帝时，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公为吏，子为徒，一徒死，百乘车。”

《吴历》曰：吴王为神主来，立庙苍龙门。时有乌巢朱雀门上。

《晋书□载记》曰：慕容冲之乱，有群乌数万翔鸣於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斗羽不中，年有甲兵入城之像。

《梁书》曰：高国有乌，旦旦集王殿前，为行列，不畏人。日出后，然後散去。

《陈书》曰：司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废锢。又与施文庆、李脱儿比周，谮杀傅纟宰，夺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常昼寝於尚书下省，有乌啄其口，流血及地。时论以为谮贤之效也。

《北史》曰：西魏裴侠，年七岁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见群乌蔽天从西来，举手指之而言。遂志识聪惠，甚异常童。

又曰：齐萧放居丧以孝闻。居庐孝门室前，有二慈乌来集，各据一树为巢。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午以前，驯庭前饮啄，午後更不下树。每临时，舒翅悲鸣，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常有阙。
又曰：齐世辨性怯。武平末，为开府。周师入邺，令辨以千馀骑觇候，出险口，登高阜西望，遥见群乌飞起，谓是西军旗帜，即驰还。比至紫陌桥，不敢返顾。
《後周书》曰：宗懔遭母忧，去职，哭欧血，两牙龈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旦，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
又曰：皇甫遐，字永贤，少丧父，事母以孝闻。後母亡，庐於墓侧，负土为坟。乃有鸱、乌各一，徘徊悲鸣，不离墓侧，若助遐者。
《隋书》曰：炀帝起宫丹阳，将游于江左。有乌鹊来巢幄帐，驱不能止。
《唐书》曰：武德中，张志宽纯孝。丁母忧，於墓侧，负土成坟。有乌巢于庐前树上，志宽哭临，乌辄悲鸣。高祖闻之，遣使吊，赐帛三十段，表其门闾。
又曰：李义府召见，太宗试令咏乌，其末云：“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将全树借汝，岂惟一枝？”
又曰：贞玄四年夏，郑、汴二州乌群皆去，分入田绪、李纳境内，衔木为城，高二三尺，方十馀里。绪、纳恶而命焚之，信宿如故。乌口多流血。
又曰：柳仲郢为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盗发先人墓，弃官归华原。除华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为天平军节度，受节钺於华原别墅，卒於镇。初，仲郢自拜谏议，後每迁官，群乌大集於平里第庭树，戟架皆满，凡五日而散。诏下，不复集。家人以为候，惟除天平，乌不集。
又曰：长庆中，濮州雷泽县百姓张宪庄榆树有乌巢，因风坠二雏。有鹊巢於东南树，引所坠二雏於其巢，哺之。
《太公六韬》曰：武王登忧台，以临殷民。周挂丛曰：“臣闻之，爱其人者，爱其屋上乌。憎其人者，憎其馀胥。”
《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质於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喻彘。秦王不听，谬言：“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丹仰天叹之，乌即白头，马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韩子》曰：夫驯乌者，断其下翎，则必持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之畜臣亦然。全臣不得人沱。夫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君焉得不复禄？
《淮南子》曰：尧时，十日并出。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堕其羽翼。
《抱朴子》曰：石先生丹法：取乌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长其毛羽，皆赤，乃杀，阴乾百日，并捣服百日，得寿五百岁。
《说苑》曰：孔子曰：“告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亦不能杀也。昔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殷王帝辛之时，爵生乌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国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国家，凶暴无极，外寇乃至，遂亡殷国。此逆天之时，说福反为祸也。”

《楚辞》曰：羿焉毕日？乌焉解羽？

焦氏《易林》曰：城上有乌，自名破家。

《风俗通》曰：案《明帝起居注》曰：上东巡泰山，到苜眶，有乌飞鸣乘舆上。虎贲王吉射之，中而祝曰：“乌乌哑哑，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寿万年，臣为二千石。”帝赐钱二百万，令亭壁悉画为乌。

又曰：“乌号弓”者，柘桑枝条畅茂，乌登其上，垂下着地，乌飞去，从後拨杀。取以为弓，因名为“乌号”。

《说文》曰：乌，孝鸟也。

《异苑》曰：阳颜以纯孝着闻。後有群乌衔鼓集颜所居村，乌口皆伤。一境以为颜至孝，故慈乌来萃。衔鼓之兴，故令聋者远闻。即於鼓处立县，而名为“乌伤”。王莽改为乌孝，以章其行迹云。

崔豹《古今注》曰：乌，一名鹔鸟。

《述征记》曰：相风：乌在灵台上，遇千里风则动。

成公绥《乌赋序》曰：有孝乌集余之庐，乃喟尔叹曰：无仁惠之德，祥禽曷为而至哉？夫乌为瑞久矣，以其反哺识养，故为吉鸟。是以《周书》神其流变，诗人瞻其所集。国有道则见，国无道则隐。斯凤鸟之德，何以加焉？，恶鸟，而贾生惧之；乌，善禽，而吾嘉焉。惧恶而作歌，嘉善而赋之，不亦可乎？

《洞林》曰：宁远参军弘景则，其姊吴，病四十馀年，暂来归，在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过》。然病每欲动时，辄有乌来鸣，即便发作。案卦中，当时得独蹄猪畜之。（江东名之为独足猪。）後妇人如欲眠，而见一丈夫，衣服尽黑，在户前立，遥呼妇人，语其来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始小间。吾与殷侯共论此事，曰：“乌，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数。故取玄阴之伏物，用消太阳之飞精。日中三脚，故以独足者当之。”

《南越记》曰：乌贼鱼，常自浮水上，乌见以为死，便啄之，乃卷取乌，故谓“乌贼鱼”。今匹乌化为之鱼。

《地理志》曰：孤山正在江中，有乌飞入舡，人以饮与之，乌且飞且啖。

《谯子法训》曰：夫孝，行植稻。替本而求，未有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贵矣。乌者独有返哺，况人而无孝心者乎？

《孝子传》曰：李陶，交趾人。母终，陶居于墓侧，躬自治墓，不受邻人助，群乌衔块助成坟。

刘义庆《世说》曰：徐干木年少时，常梦乌从天下，衔长斗伞，敬树其庭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乌复上天衔伞下，凡树三伞竟，乌大鸣，作恶声而去。徐後果得疾，遂以恶终。

《春秋运斗枢》曰：维星得，则日月光。乌三足，礼义循，物类合。

《春秋玄命苞》曰：日有三足乌者，阳精，其偻呼也。（偻呼，湿润生长之言。）

《东观汉记》曰：章帝玄和二年，三足乌集沛国。三年，代郡高柳乌子生三足，大如鸡，色赤，头上有角，长寸馀。

《後汉周书》曰：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顺阳献三足乌。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称庆，诏曰：“夫天不爱淫，地称表瑞，莫不威凤巢阁，图龙跃沼。岂直日月珠连，风雨玉烛？是以《钩免》曰：‘王者至孝则出。’《玄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来兹异祉；周文翼翼，翔此灵禽。文考至德下覃，遗仁爰被，远符钦簇，降斯三足。将使三方归本，九州翕定。惟此大礼，景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庙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并遣进三级。”

《隋书》曰：大业四年，蜀郡获三足乌，张掖获玄狐各一。

《唐书》曰：天授玄年，有进三足乌者，天后以为周室嘉应。睿宗时为皇嗣，言曰：“乌前足伪也。”天后不悦。须臾，一足堕地，果如其言。

又曰：宝应玄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万年县获三足乌，献之。

《淮南子》曰：日中有乌，月有蟾蜍。

《抱朴子》曰：《青泠传》云：“荧惑，火精，生朱乌。”《古今注》所谓“赤乌”者，朱乌也。其所居高远，日中三足乌之精。三足乌何以三足？阳数奇也。以是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曾参锄菰，三足萃其冠。

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吾乃睹西王母，皓然白母，首戴胜而穴处，有三足乌为之使。

《论衡》曰：儒者言：日中有三足乌。日，火也。乌入火中焦烂，安得立？然乌，日气也。

张衡《灵宪》曰：日，阳精之宗，积而成乌。乌有三趾，阳之类数奇。

《括地图》曰：昆仑之弱死晷，非乘龙不得至。有三足神乌，为西王母取食。

《孙氏瑞应图》曰：三足乌生，王者慈孝着天地，则至。

《晋诸公赞》曰：世祖时，西域献三足乌。遂累有赤乌来集此昌陵后县。案：“昌”种重“日”；乌者，日中之乌。有托体阳精，应期曜质，以显至德者也。

《尚书中侯》曰：周太子发渡孟津，有火自天止于王屋，为赤乌。

又曰：有火自上复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

《瑞应图》曰：赤乌，武王时衔谷米至王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一本曰：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不贪天下，而重民命，则至。
《墨子》曰：赤乌衔，降周之歧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图，地出乘黄，天锡武王黄鸟之旗。
《帝王世纪》曰：丰公，家于沛之丰邑中阳里。其妻梦赤乌若龙，戏己而生执嘉，是为公，即太上皇。
《吴志》曰：赤乌玄年八月，武昌言赤乌见。集於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乌”。
又曰：孙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乌见。
常璩《华阳国志》曰：道县孝子吴顺，养母至孝，赤乌巢其门。
《孝子传》曰：吴叔和犍为人。母没，负土成坟。有赤乌巢门，甘露降户。
薛综《赤乌颂》曰：赫赫赤乌，惟日之精，朱羽丹质，希代而生。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鸟兽，则白乌下。
《汉书》曰：孝昭玄凤三年，有白乌数千，下集泰山莱芜山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乌集孝文庙殿下，黑乌从之。和帝玄兴玄年，白乌一见庐江，足皆赤。
王隐《晋书》曰：虞溥为鄱阳内史，劝励学业，为召肯而不猛，宽裕简素。白乌巢郡庭，止于枣树，就执不动。
《宋起居注》曰：玄嘉十三年，戚羡县民谈含送白乌，皓质洁映，有若辉璧。爰稽瑞图，实惟嘉祥。
《齐书》曰：高帝时，有献白乌。帝问此何瑞，范□位卑，最後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
薛琮《白乌颂》曰：粲焉白乌，皓体如素。宗庙致敬，乃胥来顾。
《礼斗威仪》曰：江海不扬鸿波，东海输之苍乌。
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输以苍乌。
《孙氏瑞应图》曰：文王时见苍乌。王者孝悌，则至。一本曰：贤君帝王修行，孝慈被於万姓，不好杀生，则来。
《隋书》曰：高祖授禅之年三月辛已，高平获赤雀，太原获苍乌。
卷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鹊
《礼记□月令》曰：季冬之月，鹊始巢。
《诗》曰：《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
又曰：鹊之疆疆，鹑植导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防有鹊巢，邛有旨苕。谁亻舟予美？心焉忉忉。
《尔雅》曰：鹊具鬼，其飞。（郭璞症曰：鬼，娄也。，竦翅上下也。）
《易通卦验》曰：鹊者，阳鸟。先物而动，先事而应，见於木风之像。今失节不巢，阳气不通，故言春不东风也。（《周书》曰：小豪蝨日，鹊始巢。）
《汉书口梅福传》曰：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鸢鹊遭害，则仁鸟增逝。
《魏志》曰：管辂至安德令刘长仁，忽有鸣鹊来，在阁屋上，其声甚急。辂曰：“鹊言：东北一妇昨杀夫，牵引西家人离娄。候不过日，在虞、渊之际，告者至矣。”到时，果有东同伍民来告邻妇手杀其夫，诈言：“西家人与夫有嫌，杀我婿也。”
《吴志》曰：赤乌十二年，有两乌衔鹊堕东观，权使领丞相朱据燎鹊以祭。
又曰：孙和为南阳王，之长沙，行过芜湖，有鹊巢于帆樯，故官僚皆忧惨，以为墙木倾危之像。
《晋书》曰：王澄为荆州，将之镇，送者倾朝。澄见树上鹊巢，便脱衣上树，探っ而弄之。神气萧然，旁若无人。
又曰：凉李歆时，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
《宋书》曰：徐羡之拜司空，有双鹊於太家东，鸱尾鸣唤。
《後魏书》曰：李崇为扬州刺史时，有泉水涌於八公山顶；寿春城中，有鱼无数从地涌出；野鸭群飞入城，与鹊争巢。
《北齐书》曰：武卫奚永洛与河内人张子信对坐，有鹊鸣于庭树，斗而堕焉。子信曰：“鹊言不善，向夕若有风从西南来，历树拂堂角，则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唤，必不得往。”钟信去後，果有风来。至夜，高俨使召永洛，且云敕唤。永洛欲赴，其妻苦留，称堕马孝折，遂免于难。
又曰：李玄贞，字玄操，信州刺史希礼之子也。常咏鹊，其佳句云：“东立朝雨雾，南飞夜月明。”为知音所赏。
《隋书》曰：郭俊字弘文，太原人。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A102]（房密切。）诣其家，劳问之。御史柳巡省河北，表其门闾。
又曰：翟普林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于墓侧，有二鹊巢其庐前树。每入其庐，驯狎无所惊惧。
《唐书》曰：高祖围尧君素於蒲州。粮尽，人相食。有乌鹊巢其发石车之上，人心遂离。为李楚客斩首，传之京师。
又曰：大历八年夏四月，乾陵上仙观天尊殿有双鹊衔柴及泥，补葺殿之隙坏凡一十五处。宰臣等上贺曰：“臣闻孝至於天，则祥发陵邑；德被於物，则化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鸟兽。伏惟陛下，因心广教，弘道极和，时殷霜露之恩，流行□雨之泽。故前圣垂裕，歆於明诚；皇天报贶，锡以嘉应。异鹊来感，翔集可窥。迹此人谋，事归神化。望宜示中外，编诸史册。”

又曰：贞玄四年，中书省梧树上有鹊，以泥为巢。

又曰：窦申，宰相参之族子。参特爱申，每议除授，多恂于申。申或泄之，以招权受贿。每所至，人谓之“喜鹊”。

又曰：开成二年三月，真兴门外，鹊巢於古冢。

《庄子》曰：至德之世，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之。

又曰：鹊上高城之绝，而巢於高树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也。

又曰：庄周游乎雕陵之樊，（樊，藩也。游于栗园篱之内。）睹一异鹊，自南方来，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进於栗林。（感，触。）

《孙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恶杀，乌鹊之巢可俯而窥。

《淮南子》曰：鹊巢知风之所起。（言鹊作巢，向风之所起为户。一实云：背风所起也。）

又曰：乾鹊知来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乾鹊，鹊也。见人有吉事之徵，则然；凶事之徵，则鸣啼。是知来。岁多风，则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探其卵。是不知往。各有所能，故曰长短之分也。）

又曰：雁北向，鹊始加巢。（雁在彭蠡皆北面，征阳剿愦北过。鹊感阳而动，乃上加巢。）

又曰：赤肉悬则鸟鹊集，鹰隼鹯则众鸟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

《淮南万毕术》曰：鹊脑令人相思。（取鹊一雄一雌头中脑，烧之于道中，以与人酒中，饮则相思。）

《穆天子传》曰：西王母还归，世民谣忧以吟曰：“徂彼西土，爰居于野。豹虎为群，於鹊与处。（於读为乌。）嘉命不还，惟我惟帝女。”

《东方朔别传》曰：孝武皇帝时，闲居无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当此时，东方朔执戟在殿阶旁，屈指独语。上从殿上见朔，呼问之：“生独所语者，何也？”朔对曰：“殿後柏树上，有鹊立枯枝上，东向而鸣也。”帝使视之，果然。问朔何以知之，对曰：“以人事言之，风从东方来，鹊尾长，鞚捐则倾，背风则蹶。必当顺风而立，是以知也。”

《西京杂记》曰：樊将军哙问陆贾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应，岂有是乎？”贾曰：“有之。乾鹊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况人君处重位乎？”

《五行传》曰：昭帝玄凤中，有乌鹊斗於燕王池上，乌堕地。乌，类君之像。

《说文》曰：鹊，知太岁之所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盐铁论》曰：中国所鲜，外国贱之。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
魏太祖诗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博物志》曰：鹊巢开口背太岁，此非才知，任自然也。
崔豹《古今注》曰：鹊，一名神女。
《王子年拾遗录》曰：圆峤之山名环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鹊，高一丈，群飞于湖际，衔不周之粟於环丘之上。
郭子横《洞冥记》曰：帝解九鸿之刀以赐东方朔，刀长三尺。朔曰：“杆刀，彩首阳之金铸为此刀，雄者以飞，雌者独在。金出九阳清溪，有鹊衔火於清溪之上。”
《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居高阳愕山桑树上。正月一日，衔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鹊，或女人。赤帝见植弹恟，诱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鹊巢，作灰汁，浴蚕子招丝，像此也。
《式经□三十六禽变》曰：酉为乌鹊。
《五行书》曰：烧鹊置酒中，令家无盗贼。
山鹊
《尔雅》曰：，山鹊。（郭璞症曰：似鹊而有文彩，长尾，嘴脚皆赤。，胡霍切。）
《说文》曰：，山鹊，知来事也。
《搜神记》曰：常山张颢为梁相。天新雨後，有乌如山鹊，稍下堕地，民争取，即化为一圆石。颢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颢以上闻，藏之秘府。颢後官至太尉。
鸠
《左传》曰：郯子云：“少时，祝鸠氏，司徒者也；鹘鸠氏，司事者也。五鸠，鸠民者也。”（杜预注曰：祝鸠，也。鸠孝，故为司徒，主教民。鹘鸠，春来冬去，故为司事。治民欲聚，故以鸠为民也。）
《礼记□月令》曰：仲春之月，鹰化为鸠。
又曰：季春之月，鸣鸠拂其羽。（郑玄云：鸣鸠飞旦翼相击，趋农急也。）
《诗》曰：翩翩者。（毛云：夫不也。《诗主疏》曰：一名取夫，一名浮鸠。幽州谓之佳，或谓雕。梁梁隹阳谓之隹也。）
又曰：宛彼鸣鸠。（毛云：鹘鸠也。《诗义疏》曰：班鸠也，《月令》“鸣鸠拂其羽”是也。隹阳人谓之班隹也。）
《尔雅》曰：信其，夫不。屈鸠，鹘舟。且鸠，王雎。（郭璞注曰：夫不今孚鸠，似山鹊，短尾，青黑色，多声，江东亦名曰鹘舟。雎鸠，王雎，雕类，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呼，好在江渚山边食鱼。《毛诗传》曰：鸟挚而有别。孙炎曰：夫不，一名祝鸠。鹘舟，一名鸣鸠。犍为舍人曰：夫不，楚鸠，今梁谓之班鸠也。）
《周书□时训》曰：谷雨之日又五日，鸣鸠拂其羽。鸣鸠不拂其羽，国不治兵。
《後汉书》曰：杨由从人饮，敕诸生酒三行，严车去。请问其趣，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鸠鸟斗，兵之像。”由去後，舍中有斗者，果杀二人也。
《魏志》曰：管辂至郭恩家。有飞鸠来，在梁头鸣，甚急。辂曰：“当有老公从东方来，候豚一头，酒一壶。主人虽喜，当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鸡作食，箭从树间激中数岁女子，流血惊怖。
《梁书》曰：庾子与父域为巴西守，卒于郡，子舆奉丧还乡。初发蜀，有双鸠巢舟中。及至，又栖庐侧。每闻哭泣之声，必飞翔檐宇，悲鸣激切。
《隋书》曰：李得饶，性至孝。父寝疾，辄终日不食。及丁忧，水浆不入口。五日後，甘露降其庭树，有鸠巢其庐。
《孔丛子》曰：邯郸人正旦献鸠于赵简子，厚赏之。客曰：“正旦放鸠，厚恩也。得赏，竞捕之，不如勿赏。”简子曰：“善”。
《搜神记》曰：长安有张氏者，昼独处空室。有鸠自外入，止乎床。张氏恶之，畔而祝之曰：“鸠今来，为我祸耶？飞上承尘。为我福耶？来入我怀。”鸠飞入怀。以手探之，则不知鸠之所在，而得一金带钩焉，遂宝之。自是之後，子孙昌盛，有为必偶，资财万倍。蜀客至长安中，闻之，乃厚赂婢，婢窃钩以与蜀客。张氏既失钩，渐渐衰耗。而蜀客亦数罹穷厄，不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赍钩以反，张氏复昌，故关西称“张氏钩”。
《说苑》曰：枭逢鸠，鸠曰：“子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也？”枭曰：“乡人恶吾鸣。”鸠曰：“子改鸣则可，不能改鸣，徙，犹恶子之声。”
《论衡》曰：夫令鸠、雀施气于雁、鹄，终不成子者，何也？鸠、雀之身小，雁、鹄之形大。
《广雅》曰：良皋，鸠也。骨舟，分鸠也。役鸠、蔡鸠、辟皋、浮鸠、鸠也。
《琴操》曰：舜耕历山，思慕父母。见鸠与母俱飞鸣，相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
《地理志》曰：荥阳有井，汉王避项羽于中。双鸠飞集井上，羽以为无人，故沛挂免，因以为名。故汉世正旦放鸠，为此也。
焦赣《易林□无妄之明夷》曰：千雀万鸠，与鹞为仇，威势不敌，虽众尾。
《益部耆旧传》曰：广汉景毅为益州太守，鸠巢於厅事，雏卵孕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阮籍《鸠赋序》曰：嘉平中，得两鸠子，常食以黍稷。後卒为狗所杀，故为作赋。
傅咸《鸠赋序》曰：余舍下种楸，蔚然成林。闲居无为，有时游之。顾见班鸠，音声可悦，於是捕而畜之。既而驯扰，偶出之笼，无何失之。其後时时一来，飞翔低徊，似有恋焉。故聊为之赋。
挚虞《槐赋》曰：春栖教农童鸠。
孙氏《瑞应图》曰：白鸠，成汤时来，王者养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旧，则至。
崔豹《古今注》曰：平帝玄始二年，济南鸠生白子。
《吴录》曰：赤乌十二年八月，白鸠见章安。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白鸠十九见。
张升《白鸠颂序》曰：陈留郡有白鸠，出于郡界。太守命门下赋，曹吏张升作《白鸠颂》，曰：“厥名枭鸠，貌术雍容，丹青绿目，耳像重重。”
《会稽典录》曰：皮延，字叔然，会稽山阴人。养母至孝。居丧，有白鸠巢庐侧，遂以终丧。
又曰：郑弘迁临淮太守。郡民徐宪在丧致哀，白鸠巢庐侧。弘举为孝廉，朝廷称“白鸠郎”。
《晋书》曰：太始八年，白鸠二集太庙南门左。
左九嫔《白鸠赋序》曰：太始八年，鸠巢於庙阙，而孕白鸠一诗，毛色甚鲜。晋金行之应也。
《广州先贤传》曰：顿琦，字孝异，苍梧人，至孝。母丧，琦独身立坟，历年乃成。居丧逾制，感物通灵。白鸠栖息庐侧，见人辄去，见琦而留。
又曰：沛国戴文谌居阳城山，有沙驳焉。其撇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只从，有口复之，遂不见。
《南史》曰：姚察丁後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掷晷，有白鸠巢于户上。
《方言》曰：孚鸠，自关而东，周郑之郊、韩魏之都谓之郎ㄚ，其役鸠谓之ㄚ。其关西，秦汉之间谓之鸠，（郭璞注曰：间。）其大者谓之颁（音班）鸠，其小者谓之役鸠，（今荆鸠也。）或谓之蔡鸠，（音蔡。）或谓之鸡鸠，或谓之鹘鸠，梁宋之间谓之佳鸠。《传》曰：“鸠氏，司空者也。”
《毛诗义疏》曰：匠箔南鸟大如鸠而黄，啼鸣相呼不同集，谓金乌。或云：“黄”当为“鸠”声转，故名移也。又云鸠，一名爽鸠。又云是。
《周礼口夏官上口罗氏》曰：中春，罗鸟献鸠，以养老，因行羽物。（郑玄注曰：春，鹰为鸠。与春鸟变旧为新，宜以养老，助生气也。）
《尔雅》曰：鸠，吉。（郭璞症曰：今之布谷，江东呼获谷。《方言》云戴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云。谢氏曰：布谷类也。）
《续汉书□礼仪志》曰：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九尺，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所以爱民也。
《魏书》曰：乌丸俗：耕种常以谷鸟为候。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以熟米，（熟亦长也。）雄鸠长鸣，为帝侯岁。（鸠，布谷也。）
《风俗通》曰：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丛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後及即位，异此鸟，故作鸠杖，以赐老者。案：少五鸠，鸠民者，聚民也。《周礼□罗氏》“献九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
《楚辞》曰：进雄鸠之耿耿兮，（耿耿，小节貌。）谗纷纷而蔽之。
又曰：鸣鸠栖於桑榆。（言鸠于桑榆之上奋翼得其所。）
冯敬通《与任武达书》曰：妇口如布。
《孙卿子》曰：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子死卵破。巢非不完也，而系者然。
《南方草物状》曰：番鸠，生海边土穴中，里民常以腊月、正月捕食，味如蟹。得过十馀，不可复食。合浦、交趾、九真有之。

《左传》曰：郯子云：“少皞以鸟明遒。青鸟氏，司启者也。”（杜预注云：青鸟，也，立春鸣，立冬去。）
《尔雅》曰：，也。（郭璞症曰：今雀也。犍为舍人曰：主趋民收麦，不得晏起也。）
《说文》曰：，也。从“鸟”，“晏”声。
《春秋考异邮》曰：水灭火，故虻螫。（宋均注曰：，柔良之鸟，于水也。）
《春秋运斗枢》曰：机星散为。德义少，残百家，则无头。
《易通卦验》曰：立春、雨水，鸣。（郑玄云：，苍状也。）
《广志》曰：常晨鸣，如鸡，道路贾车以为行节。出西方。
《庄子》曰：穷发之北，有鸟焉，其名曰鹏。翼若垂天之□，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斥笑之曰：“我腾跃上，不过适匈亻刃下，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
又曰：载鼜以车马，乐以钟鼓。
《国语》曰：晋平公射，使竖襄搏之，失。公怒，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够枣，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大甲，以封于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君射，不世，搏而不得。是扬君耻也，勿令远闻！”公忸怩颜，乃趣舍之。注，贾逵解曰：“徒林，园中地也。言唐叔有才艺，封于晋。”
《吕氏春秋》曰：乱国之妖，有雉生。
《车氵别传》曰：雀椿能乘激风以飞。
旦
《方言》曰：周、魏、宋、楚之间谓旱旦，或谓之独春。自关而东，谓之城旦，或谓之倒悬，或谓之旦。自关而西，秦陇之内谓之旦。（郭璞症曰：鸟似鸭，五色，各无毛，赤。昼夜鸣，独春好俯仰也。倒悬，好似悬于树也。）
《广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
《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旱旦不鸣。（郑玄注曰：肼旦，求旦之鸟。）又曰：《诗》云：“相彼盍旦，尚犹患之。”
《易通卦验》曰：冬至，旦不鸣。（郑玄曰：随应寻至也。入穴。寒征也。）
《说文》曰：旦，可旦也。
《盐铁论》曰：大夫曰：“旦夜鸣，尾于明。”
《周书□时训》曰：大雪之日，旱旦不鸣；旱旦犹鸣，国多讹言。
卷九百二十二　羽族部九
燕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燕。
《礼记》曰：仲春之月，玄鸟至之日，以趟阉祠於高，天子亲往。
《左传》曰：郯子云：“少，鸟师而鸟名。玄鸟氏，司分者也。”（玄鸟，燕也。春分来秋分去。）
又曰：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於戚，（戚，孙文子之邑也。）闻钟声，曰：“异哉！夫子之在此也，犹燕之巢於幕上也。”（言至危也。）
《诗》曰：《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燕燕于飞，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鸟，乙鸟也。春分某驳。汤之先祖有女简狄配高辛，与之祈于郊，而生契。故本以玄鸟至而祠焉。茫茫，大貌也。）
《尔雅》曰：燕燕，乙也。（注云：梁曰燕，齐曰乙。）
《史记》曰：帝喾少妃有氏（音嵩。）曰简狄，以春分玄鸟至之日祠于高。有玄鸟遗卵，简狄吞之，生契。
又曰：陈胜辍耕，叹曰：“燕雀安知鸿鹄掷昃哉！”
又曰：临江闵王荣坐侵庙ヂ为宫。上徵荣，诣中尉府。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葬兰田。燕数万衔土置豕上，百姓怜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奏曰：“茂陵寝上食日，玄鸟来集，吐所含大豆，紫墨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与天无极，天下幸甚。”
又曰：成帝和平二年秋，大水，有燕生雀。
又曰：王莽开哀帝母丁姬冢，有燕数千，衔土投其穿中。
《魏志》曰：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管辂祖饯之，宾客并会。自起取燕卵、蜂巢、蜘蛛着器中，使辂复输。卦成，辂曰：“含气须变，依于宇堂。雄雌以分，翅未舒张。此燕卵也。”
《晋中兴书》曰：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馀家俱避难於鲁国峄山。山有重险，百姓饥馑，野无生草，时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
《晋书□载记》曰：慕容俊时，燕巢于俊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顶上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俊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冕，章甫之像也。巢正阳西椒者，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徵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以御四海者也。”俊览之大悦。
《南史》曰：襄阳霸城王整之姊嫁为卫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许，乃截耳置盘中为誓，乃止。所住户有燕巢，常怂愦去，後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志。後岁，此燕果复更来，犹带前缕。女复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犹独归。故人恩既重，不忍复双飞。”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节，乃起楼，於门题曰：“贞义卫妇之闾”。又表於台。
崔鸿《北凉录》曰：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澶州，见仲尼及七十子游於海中。与鲁人一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以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死晷，乃龙也。具以状告鲁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数万衔土培城。鲁侯信之，大城曲阜。讫，而齐寇至，攻鲁不克而还。
《韩子》曰：天下无道，攻击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
《淮南子》曰：故先王之政，四海之□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后，四海出云。）虾蟆、鸣燕降，而达路除道。（春分之后。）
又曰：大厦成而燕雀相贺。
《吕氏春秋》曰：有氏有二佚女，为九成之台，饮食必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搏之，复以玉筐。少选，（高诱注曰：少选，须臾。）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曰《燕往飞》，实始为北音。
《宣验记》曰：程德度，武昌人。昔在寻阳，夜见屋里自明。先有燕巢，忽有小儿长尺馀，洁白，从巢出，至床前曰：“却後三年，当得长生之道。”寻暗而灭，甚秘密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沛国周氏有三子，，并不能言。有人来乞饮，闻其儿声，问之，具以实对。客曰：“君可还内思过。”既异其言，知非常人。良久，云：“都不忆有罪过。”客曰：“试更思幼时事。”入内，食顷出曰：“记小儿时，当床有燕巢，中有三子，母还哺之，辄出取食。屋下举手得及，指向巢中，燕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蒺藜，各与之吞，即死。母还，不见子，悲鸣而去。恒自悔责。”客变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闻其儿言语周正，即不见道人。

《广雅》曰：玄鸟，燕也。

《说文》曰：燕，玄鸟也。布翅，拔尾，像形也。齐鲁谓之。作巢避戊巳。

《论衡》曰：燕，鸟也。形似非气也。安得生人？且燕之长不过五寸，安能成七尺之形？契母欲怀妊，遭吞燕卵，好奇因以为其生耳。

扬子《法言》曰：朱鸟，归其肆矣。（侯苞注曰：朱鸟，燕别名，四海肆也。）

《博物志》曰：人食燕肉，不可入水，为蛟龙所吞。

又曰：燕戊巳日不衔泥途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吴地记》曰：春申君都吴宫，因加巧饰。春申死，吏照燕窟，失火，遂焚。

《越绝书》曰：吴路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皇十二年，守宫者照燕，失火烧之。

《苏州冢墓记》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字义真，好黄老。故老相传：泰性仁恕，德感禽兽。初葬之日，有群燕数千衔土於冢上。今冢犹高大，与他有异。村乡岁时，迄今祭祠。

《茅君内传》曰：句曲山有神芝五种。弟三名燕贻芝，其色紫，形如葵藿，叶上有燕像，如欲飞状，光明洞澈。食一株，拜为太清龙虎仙君。

崔豹《古今注》曰：燕，一名天女，一名鹔鸟。

《广州志》曰：燕有三种，乳於岩崖者为土燕。

《湘中记》曰：零陵有石燕，形似燕。得雷风则飞，吉亢如真燕。

《谈薮》曰：王景素尝与刘同在小斋，有燕集承尘，飞鸣相追。景素曰：“万物各有性灵，而独贱於鳞羽乎？若斯鸟也，游则参於口烟之上，止则隐於林木之下，饥则啄，渴则饮，形体无累乎物，得失不关於心，一何乐哉！”

《九章算术》曰：五雀六燕，飞集於衡，衡平；一雀一燕飞而异处，则雀重而燕轻。

白燕

《宋玄嘉起居注》曰：玄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齐郡，游翔庭宇。经九日，乃去。众燕翼随，恒有数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书》曰：高士马枢目常黄，能视暗中物。有白燕一诗，巢其庭树，驯狎栏庑，时上几案。春来秋去，几三十年。
《抱朴子》曰：千岁燕，户向北，其色白而尾屈。阴乾之，服一头得五百岁，此肉芝也。
京房《易占》曰：山见白燕，其君且得贵女。（今俗名为天女也。）
《续异记》曰：孙氏崎缕氏，见一童子当前，以钗掷之，跃入口中。夜闻户外歌曰：“昔填夏家冢，辇泥头欲秃。今寄黄氏居，非意伤我目。”寻觅巢中，得一白燕，左目伤。
《宣城记》曰：侍中纪昌睦，初生，有白燕一诗出巢。既表素质，官途亦通。
《凉州记》曰：吕光大安三年，白燕游酒泉郡，黑燕列从。
《王威别传》曰：时有白燕来翔，被令为赋。
赤燕
《田俅子》曰：少昊氏之时，赤燕一衔遇狩奚，集少昊氏之户，遗其丹书。
雀
《春秋运斗枢》曰：涯掴星散为雀。
《礼记口月令》曰：季秋，鸿雁来宾；雀入大水，化为蛤。
又《内则》曰：雀、晏、蜩、范。（郑玄注云：范，蜂。）
又《三年问》曰：凡竖天地之间，血气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失丧其匹，至於燕雀，犹有啁噍之顷焉，然後乃能去之。
《诗》曰：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春秋外传》曰：赵简子曰：“雀入淮而为蛤。”
《韩诗外传》曰：夫凤皇之初起也，遥遥千里，藩篱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少阳，一诎一信，门羽口间，藩篱之雀超然自知，不及远矣。
《易通卦验》曰：立夏，雀子飞。
《史记》曰：赵武灵王自号“主父”，废长子章，而传国於公子何。主父游沙丘，公子章作乱，与何战，败。章趋主父，主父受之。成、兑遂围主父。主父饥，探雀っ而食之。月馀，遂饿死沙丘。
范晔《後汉书》曰：杨由，字襄侯，蜀郡人。少习《易》，为文学掾。时有雀夜集库门上，太守廉范以问，由对曰：“杆占郡内当有小兵，然不为害。”後二十馀日，广柔县蛮夷反，杀伤长吏。
《宋书》曰：萧思话在青州，常所用铜斗，复在药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斗复而双雀殒，其不祥乎！”俄而被系。
《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岁，常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惊叹焉。
又曰：潘乐，字相贵。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贵之徵，因名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後以为字。
《唐书》曰：开玄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长史张守圭，渝关界内，子方虫食田稼，蔓延入平州。俄倾，有群雀来食此虫，一日食尽。平州稼穑无有伤者。
《庄子》曰：一雀遇羿，羿必得之。或曰：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是故殷汤以庖人笼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笼百里奚。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独虎，万雀椿能抵一鹰。
《战国策》曰：庄辛谓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伍录。不知夫公子王孙左挟弹、右握丸，以加其颈也。”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探雀っ，っ弱，反之。晏子再拜，曰：“吾君有圣人之道矣。君探っ而弱，故反之，是长幼也。禽兽若此，而况人乎？此圣人之道也。”
《家语》曰：孔子见罗者所得雀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尽得，大雀独不得，何也？”罗者对曰：“黄口从大雀者不得，大雀从黄口者可得。”孔子顾语弟子曰：“君子慎所从。”
《孔丛子》曰：邯郸民以正月旦献雀於赵王，而缀以五彩，王大悦。申叔告子顺曰：“王何以为也？”对曰：“正旦放之。”
《吕氏春秋》曰：燕、雀争处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焉相乐，以为安矣。突决上焚栋宇，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为人臣能免燕雀掷昵者寡矣。
《陈留耆旧传》曰：圉人魏尚，高帝时为大史，有罪系治狱。有万头雀集狱棘树上，拊翼而鸣。尚占曰：“雀，爵命之祥，其鸣‘即即复’也。我其复故官也！”有顷，诏还故官。
《说文》曰：雀，依人小鸟也。
《太玄经》曰：明珠弹雀，贵不当也。
《风俗通》曰：中平中，怀陵上有雀万馀，乱斗杀，头悬着树也。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将雏鸡，雀飞集蒲俺上，驱之去，复来，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此晋王即祚之渐也。
崔豹《古今注》曰：雀，一名嘉宾。言栖宿人家，状如宾客也。
《王子年拾遗记》曰：舜葬苍梧之野，有鸟如丹雀，自州来，吐五色气，氛氳如囗，名曰凭宵雀，能群飞衔土成坟。
《异苑》曰：上虞孙家奚奴，多诸方术；向空长啸，则群雀来萃；夜咒蚊虻，悉死於侧。
又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飞入其手。占者以为封爵之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益部耆旧传》曰：杨宣为西河太守，行县，有群雀鸣桑树上。宣谓吏曰：“前有复车粟，此雀相随欲往食。”行数里，果有复车粟。
张显《析言》曰：万雀椿及一凤皇，众星不如一明月。
《沙洲记》曰：寒岭韧荧阳川三十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黄，瓦无尾。
舞雀
《述异记》曰：周成王玄年，贝多国人献舞雀，周公命返之。
神雀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仙药，有昆丘神雀。
《汉书》曰：宣帝玄康三年，诏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属县，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掷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
《东观汉记》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令贾逵作《神雀颂》。
崔豹《古今注》曰：孝哀帝太初三年，泰殿有雀五色，头冠长寸馀。始到时，鸟环其旁也。
《隋书》曰：开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闼。高祖召百官赐宴，告以此瑞。许善心於坐请纸笔，制《神雀颂》奏之。高祖甚悦，曰：“我见神雀，共皇后观之。今且召公等入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颂。‘文不加点，笔不停毫’，常闻此言，今见其事。”因赐物二百段。
赤雀
《春秋孔演图》曰：鸟化为书，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书上，化为黄玉，刻曰：“孔提命作法为制，赤雀集。”（将受命制。）
《尚书中候》曰：赤雀衔丹书入丰，止於昌前。
谢承《后汉书》曰：琅琊狩仲为不其令，赤雀乳厅事前桑上，民为作歌颂。
《吴录》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见於豫章。
《北齐书》曰：天保玄年，京师获赤雀，献於南郊。
《唐书》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门。宴五品以上，颂者十馀人，极欢而罢。
《抱朴子》曰：《灵宝经》，仙术也。吴王伐石治宫室，而合石掷晷，得紫文金简之书，不能读之。使使者以问仲尼，曰：“吴王闲居，有赤雀衔书以置殿前，不知其义，故远谘呈。”仲尼视之，曰：“杆乃灵宝方，长生之法，禹所服也。禹将仙化，封之名山石函掷晷。今乃赤雀衔之，殆天授也。”
《孙氏瑞应图》曰：赤雀者，王者动作应天时，则衔书来。
《遁甲》曰：赤雀椿见，则国无贤；白雀椿降，则无後嗣。（赤雀书，阳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雀，主衔铁券，阴主衔精也。不来，则国无後嗣也。）
白雀
《尚书中候》曰：维天降纪，泰伯出狩，至於咸阳。天振大雷，有火下，化为白雀，衔集於公车。
《孝经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约俭，台榭不侈，尊事耆老，则白雀见。
《典略》曰：泰伯出猎於咸阳，大雷，有火流下，化为白雀，衔丹书集於公车，书曰：“泰伯霸世。”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白雀十九见。
《吴志》曰：华核上孙皎表曰：“明珠既睹，白雀继见。”
《燕书》曰：愍帝时，有异雀，素质绿头，集於端门东树，栖翔顿慨而去。夏四月，以异雀故，大赦；名东园为白雀园。
《凉州记》曰：吕光大安三年，白雀巢阳川令郭敏室。
《敦煌实录》曰：侯瑾，字子瑜，解鸟语。常出门，见白雀与群雀同行，慨然叹曰：“今天下大乱，君子小人相与杂。”
《北齐书》曰：临漳县令裴鉴，莅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逊上《清德颂》十首。
《唐书》曰：初，高帝於大原斩王威，有白雀飞入高祖之怀。
又曰：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卫副率侯君集於纳义门，献白雀一。
又曰：开玄十三年，兖州奏白雀见景戍。上谓宰臣曰：“往者吏官惟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循得，故《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圣人之意明矣。天下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南越志》曰：鲁城县多白雀，大如鸠，素质凝映。
《先贤传》曰：周不疑，曹公欲以为议郎，不就。时有白雀瑞，不疑已作颂，授纸笔，立令复作，操奇异之。
《罗含传》曰：含在家中，时有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豫章旧志》曰：太守孔竺，临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嵩，临郡六年，白雀见。
黄雀
《礼稽命徵》曰：祭五岳四渎，得其宜，则黄雀见。（黄雀，土精。）
《春秋考异邮》曰：黄帝将起，有黄雀赤头立日旁。帝占曰：“黄者，土精。赤者，火荧。雀者，赏萌。余当立。”
《古诗》曰：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
《说苑》曰：吴王欲伐荆，有谏者死。舍人少孺子羽⊣ 不敢，即怀操弹於後园，露沾其衣，如是三旦。王曰：“子来何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黄雀延颈，欲啄螳螂，不知弹丸在其下。臣挟弹欲取黄雀，不知露沾衣。如此，皆务欲得於前，不顾於後患。”吴王乃罢。

《汉武故事》曰：拜孙卿为郎，持节候神。自太室至于端愠，云见一人，长五丈，自称巨公，牵黄犬，持黄雀，欲谒天子，因忽不见。

《续齐谐记》曰：弘农杨宝，字文渊，后汉名士也。年九岁时，至华阴北，见一黄雀，为鸱枭所搏，坠於树下，为蝼蚁丝颧。宝见之，愍然，命左右取之归，致巾箱中养之，惟食黄花。百余日，毛羽成，朝去暮还。後忽与群雀俱来，哀鸣绕堂，数日乃去。及夕三更，宝读书未卧，有黄衣童子向宝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莱，不慎为鸱枭所搏。君仁爱这匸，实成德济。今当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极以悲鸣，以白环四枚与宝，曰：“令君子孙洁白，且位登三事，当如此环矣。”於此遂绝。宝生震，震生秉，秉生赐，赐生彪，四世明瀚，为东京盛族。

袁山松《後汉书》曰：陈，字叔明，陈留人。学《尚书》。躬自耕种，常有黄雀飞来，随翱翔。

《风俗记》曰：六月，东南长风，俗名黄雀风。时海鱼化为黄雀，因以为名。

《异苑》曰：永康王旷家，井上有一浣衣石，时时见有赤气。後有二胡人寄居，忽求买石。未及受钱，旷子妇孙氏睹二黄雀斗於石上，疾往取之，变成黄金。

萧广济《孝子传》曰：王祥後母础，欲得黄雀炙。祥思念，卒难致。须臾，忽有数十黄雀，飞入其幕。

《临海异物志》曰：黄雀鱼，常以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

《广志》曰：黄雀体纯脂，江夏竟陵常献给大官。

青雀

《礼记口曲礼》曰：前有水，则载青旌。（郑玄注：载，举於旌首以惊众。青雀，水鸟也。）

刘祯诗曰：翩翩野青雀，栖窜茨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饮曲池泉。猥出蔚莱中，乃至丹丘边。

司马彪与山巨源诗曰：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侧，鼓翼帝王畿。

糜玄诗曰：青雀西飞，别鹄东翔。

大雀

《广志》曰：安息大雀，雁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馀，卵如瓮。

《东观汉记》曰：永平玄年，安息王献条枝大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曹大家集》曰：兄超为西域都护，献大雀，诏大家作颂。
卷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鸽
《说文》曰：鸽，鸠属也。
《後魏书》曰：崔光曾於门下省昼读经，有鸽飞集膝前，遂入于怀，缘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赞咏诗颂者数十人。
《梁书》曰：侯景围台城，军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旧多鸽，群聚，至是歼焉。
《隋书》曰：文帝常宴达头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鸽鸣于梁上。上命崔彭射之，既发而中。上大悦，赐钱壹万。
又曰：杨素见赤鸽映棘，高二尺。
《越绝书》曰：蜀有花鸽，状如春花。
戴祚《西征记》曰：祚至雍丘，始见鸽大小如鸠，色似鹦鹉，戏时两两相对。
鸲鹆
《周礼》曰：鸲鹆不逾济，地气然也。（郑司农注云：不逾济，无妨于中国有也。）
《礼稽命徵》曰：孔子谓子夏曰：“群鹆至，非中国之禽也。”
《左传》曰：“有鸲鹆来巢”，书所尾。师已曰：“（师已，鲁大夫也。）异哉！吾闻文成之世，童谣有之：‘鸲之鹆之，公出辱之。鸲鹆之羽，公在外野，涂取之马。鸲鹆株株，公在乾侯，（株株，跳行貌。）徵褰与襦。（褰，也。）鸲鹆之巢，远哉遥遥。稠父丧劳，宋父以骄。（稠父，昭公，死，故丧劳也。宋父，定公，代玄以骄。）鸲鹆鸲鹆，往歌来哭。’（昭公生出，歌也；世还，坎。）童谣有是。今鸲鹆来巢，其将及乎？”
《公羊传》曰：有鸲鹆来巢，何以书？记异也。何异尔？非中国之禽也，宜穴而巢。（何休注曰：鸲鹆犹权欲，此权臣喻妃自下居上之徵。）
《春秋考异邮》曰：鸲鹆者，飞行属于阳，夷狄之鸟，穴居于阴。
《异苑》曰：五月五日，剪鸲鹆舌，令学人语。
《山海经》曰：衡山多青ぬ，及鸲鹆。
《晋书》曰：镇西将军谢尚，字仁祖，善鸲鹆舞。
《幽明录》曰：晋司空桓豁在荆州，有参军剪五月五日鸲鹆舌，教令学语，遂无所不名。顾参军善弹琵琶，鸲鹆每立听移时。又善能效人语声。司空大会吏佐，令悉效四坐语，无不绝似。有生鼻语难学，学之不势，因内头於瓮中以效焉，遂与者语声不异。主典人于鸲鹆前盗物，参军如厕，鸲鹆伺无人，密白主典人盗物如干种，一二条列，衔之而未发。後盗牛肉，鸲鹆复白，参军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云盗肉，应有验。”鸲鹆曰：“以新荷裹，著屏风後。”检之果获，痛加治。而盗者患之，以热汤灌杀。参军为植弹伤累日，遂请杀此人以报其怨，司空言曰：“原杀鸲鹆之痛，诚合治杀；不可以禽鸟故，极之於法。”令止五岁刑也。

《淮南万毕术》曰：寒皋断舌，可使语。（取寒皋，断其舌，即语。寒皋，一名鸲鹆。）

《唐书》曰：秘书少监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鸲鹆衔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角袋。数日加大夫。

《荆楚岁时记》曰：五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以教其语，谓之花鹆。

仓庚

《礼记》曰：仲春之月，仓庚鸣。

《毛诗》曰：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又曰：仓庚于飞，熠熠其羽。

又曰：黄鸟于飞，集于灌木。

又曰：绵绵黄鸟，止于丘阿。

又曰：睍黄鸟，载好其音。

又曰：《黄鸟》，哀三良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诗义疏》曰：黄鹂留也，或谓黄栗留。幽州谓之黄莺，或谓之黄鸟，一名仓庚，一名商庚，一名[B132]黄，一名楚雀。齐人谓之搏黍，关西谓之黄鸟。常以椹熟时来，在桑间。此乃应节趣时之鸟。或谓之黄袍。

《尔雅》曰：仓庚、商庚、（即[B132]黄也。）[B132]黄、楚雀。（即仓庚也。）

又曰：皇，黄鸟。（郭璞症曰：俗黄离留，亦名搏黍。）

《韩诗》曰：简简黄鸟，载好其音。

《说文》曰：离黄，仓庚也，鸣即蚕生也。

戴胜

《礼记》曰：季春之月，戴胜降于桑。（郑玄注曰：蚕将生之候也。戴胜，趋织之鸟，是时恒在桑。言降者，若时始自天来，故重之。）

《尔雅》曰：[A10I]（彼及切）乏（皮及切）戴胜{任鸟}也。（郭璞曰：{任鸟}即头上胜也。亦呼为戴胜。[A10I]乏者，犹今复，语声转耳。）

《春秋考异邮》曰：孟夏，戴降。说辞曰：戴之为言戴胜也。阳衔表以期达，蚕珥丝在四月，故孟夏载出，以任气，成天津也。故戴出，蚕期起。（而戴之，明趋时急也。衔天表候，以期已至。惟蚕是务。珥，吐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戴下，蚕始生。
《魏志》曰：戴鸟巢张门阴。告门人曰：“夫戴{任鸟}，阳鸟，而巢门阴，此凶祥也。”旬日而卒。
扬雄《方言》曰：燕之东北、朝鲜洌死戴间，鸠谓之不。自关而东谓之戴。东齐海岱之间，谓之戴南。南，犹也。或谓之纺泽，或谓之辐。燕之东北、朝鲜洌死戴间，谓之或々。（郭璞症《尔雅》曰：尸鸠，布谷，非戴胜也。《尔雅》纺在戴下，自别一鸟名尔。《方言》依此义，又失之。《广雅》同也。）
扈
《诗》曰：交交桑扈，率场啄粟。（桑扈，窃脂也。《笺》云：窃脂，肉食，今无肉，自场啄粟，失其性也，不能以自治。）
又曰：交交桑扈，有莺其羽。（《诗义疏》曰：或说：有莺其羽，言虽小鸟，其莺然有文章。）
《左传》曰：郯子云：“少挚以鸟明遒。九扈为九农正，扈民尾者也。”（杜预注云：扈，止也。止民使不淫。）
《尔雅》曰：春扈颁（扶云切。）盾，（敕伦切。）夏扈窃玄，秋扈窃蓝，冬扈窃黄，桑扈窃脂，棘扈窃丹。行扈，（子夜切。）宵扈啧啧。（郭璞症曰：诸扈皆以其毛色音声以名也。犍为舍人曰：颁盾，主五土宜谷种树也。窃玄，黑色，移民去黄。窃扈，青，移民收敛。窃黄，色黄也，盖藏。窃丹，色赤，为民鸱鸟。行扈，昼行鸣。宵扈，夜行鸣。皆随四时，同依诸扈为节候也。啧音债。）
《山海经》曰：居山有鸟焉，如鹦，赤身，白首，其名窃脂。（郭璞症曰：今呼青雀为窃脂，疑非此也。）
又曰：上申之山，鸟多当扈，状如鸠，以髯飞，食之，不旬目。
《淮南子》曰：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吴都赋》曰：四扈推移。（春秋冬夏四时鸟也。）
百舌
《礼记》曰：仲夏之月，反舌无声。（郑玄注曰：反舌，百舌也。）
《左传》曰：郯子曰：“少鸟师而鸟名。祝鸠氏，司徒者也。”（杜预注：鸠孝，故为具司徒，主教民。）
《春秋保乾图》曰：江充之害太子，交啄反舌鸟入殿。（宋均注曰：交啄反舌，百舌鸟。）
《风土记》曰：祝鸠，反舌也。郑注《礼记》云：“反舌、百舌鸟。”糜信难曰：“案《纬书》：反舌，虾蟆也。昔於长安，与诸生共至城北水中取虾蟆，剥视之，其舌反成向。此则郑君得毋过乎？”乔夙答曰：“虾蟆五月中始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水，当聒人耳，何云无声？是知虾蟆非反舌鸟。”
《易通卦验》曰：反舌鸟，乃能反复其舌，随百鸟之音。
《周书》曰：芒种之日又五日，反舌无声；反舌有声，佞人在侧。
《孔子明镜》曰：国臣谋反，有反舌鸟入宫。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犹百舌之声。
《後魏书》曰：汝阴王天赐之孙庆和，为东豫州刺史，举城降梁，梁武以为北道总督。至项城，朝廷出师讨之，望风退走。梁武责之曰：“言同百舌，胆若鼷鼠。”遂徙合浦。
郭《百舌鸟诗》曰：百舌鸣高树，弄音无常则。借问声何烦？末俗不尚默。
伯劳
《礼》曰：仲夏之月，具始鸣。（郑云：具，博劳。蔡邕《章句》：具，伯劳，一曰伯赵，应时而鸣，为阴候也。）
《左传》曰：郯子云：“少时，伯赵氏，司至者也。”（杜预注曰：伯赵，伯劳也，夏至鸣，冬至止。）
《诗》曰：七月鸣具。（郑玄注曰：伯劳鸣，将豪蝨候。五月鸣，蜰地晚寒。鸟物之候，从其气焉。）
《尔雅》曰：具，伯劳也。（郭璞症曰：似豆而大。）
《大戴礼口夏小正》曰：五月，则鸣。者，伯鶪也。鸣者，相命也。
《广雅》曰：伯赵，具也。
《易通卦验》曰：夏至、小暑，伯劳鸣。
《孟子》曰：南蛮舌，博劳也。
《淮南万毕术》曰：伯劳使蛇蜿蝉。（乃天使然也。）
又曰：伯劳守金，人不敢取。（取伯劳血以途金，人不敢取。）
《东方朔别传》曰：朔与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边家求饮，不知姓名，主人门门不与。须臾，见伯劳飞集主人门中李树上，朔谓弟子曰：“杆主人姓李名伯当，尔但呼李伯当。”果有李伯当应，即入取饮。
陈思王植《贪恶鸟论》曰：国人以伯劳鸟献诸庭者，侍臣谓曰：“世同恶伯劳之鸣，何谓也？”王曰：“《月令》：‘仲夏，具始鸣。’《诗》云：‘七月鸣具，七月，夏之五月。具则博劳也。昔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俗传云：吉甫後悟，追伤伯奇，出游於田，见异鸟鸣於桑，其声敫然。吉甫心动，曰：‘无乃伯奇乎？’鸟乃拊翼，其声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顾曰：‘伯奇劳乎？是吾子，栖吾舆；非吾子，飞勿居。’言未卒，鸟寻声而栖其盖。归入门，集于井之上，向室而号。吉甫命後妻载，弩射之，遂射杀後撇谢之。故俗恶伯劳鸣，言所鸣之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有尸也。好事附名为之说，令俗人恶之，其实否也。伯劳以五月鸣，应阴气之动。阴为仁养，阴为残贼。伯劳，盖贼害之鸟也。屈原曰：‘具之先鸣，使百草为之不芳。’其声具具，故以音名也。”

《晋书》曰：慕容垂之起於关东，岁在癸未。符坚之分氐户於诸镇也，赵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至是，整言验矣。

《周书□时训》曰：芒种之日，螳螂生。又五日，具始鸣；若不鸣，号令壅逼。

《兵书》曰：军行，卒见伯劳鸣军前後，贼来围吾军。伯劳鸣军中，军分散，有所配属。

京房《易妖占》曰：伯劳聚邑中，岁大水。伯劳鸣军中，师分而水且至。鸣于君之宫，凶。

《梦书》曰：伯劳为忧口舌，声可恶也。梦见伯劳，忧口舌也。

斫木

《尔雅》曰：{列鸟}，斫木也。（郭璞症曰：斫木虫，因名。今斫木有两三种，在山中者大，有赤色。）

《临海异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鸟类也。凡啄木异种，舌长二寸，杪有刺针。

《裴谐集□左氏诗》曰：南山有鸟，自名啄木。饥则缘树，暮则巢宿。无干於人，惟志所欲。此盖禽兽，性清者荣，性浊者辱。

《闽中名士传》曰：薛令之，唐开玄中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时东宫官冷落，久次难进。令之题诗曰：“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那能度岁寒？”明皇因幸春宫，见之，不悦，命笔酬之曰：“啄木嘴距长，凤皇毛遇狞。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谢爵，徒步东还。

刀鹬

《尔雅》曰：刀鹬剖苇。（郭璞症曰：好剖苇皮，食其中虫，因名之。刀，音刀。）

又曰：桃虫，鷦；其雌，艾。（注云：鷦{眇鸟}，桃雀。俗呼为巧妇。）

《诗》曰：肇允彼桃虫，翻飞惟鸟。（注：桃虫，鷦鹪是也。故《尔雅》曰：桃虫，鷦也。微小黄雀，其雏化为蜩。故俗语曰：鷦鹪生蜩雀。《易林》亦谓：桃虫生蜩。或云：布生子，鷦鹪养之。）

《方言》曰：自关而东，谓之土雀，或谓之女匠。（今亦名巧妇，以东呼希母。）自关而西谓之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云：卒矢，至属也，非宁决音。自关而西谓之桑飞，或谓之蔑雀。
《庄子》曰：鹪鹩巢暑林，不过一枝。
《说苑》曰：孟常君寄客於齐王，三年不见用。客反见孟常君曰：“不知臣罪耶？君之过也？”孟常君曰：“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於苇之苕，鸿毛着之，临危建之，工女不能为，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者，其所托者使然也。”
《晋书》曰：张华素孤贫，为《鹪鹩赋》，成，阮籍见之，曰：“王佐之才也！”由是声名始着。
（音携，一名杜字）
《尔雅》曰：，周也。（郭璞症曰：鸟。孙炎为燕别名。《风土记》亦云是赤口燕也。）
《蜀王本纪》曰：望帝使臣鳖灵治水。去後，望帝以其妻通，惭愧，且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去。望帝去时，子规鸣，故蜀人悲子规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从天堕。
《临海异物志》曰：单圭，一名田鹃。春三月鸣，昼夜不止，音声自呼。俗言：取母血途其口，两边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当陆子熟，鸣乃得止耳。
《吕氏春秋》曰：伊尹说云：“肉之美者，朽之翠。”
《异苑》曰：杜鹃始阳相推而鸣，先发声者便吐血死。昔有人山行，见一群寂然，即聊学其声，便呕血死。

《尔雅》曰：鸠，冠雉。（郭璞症曰：，大如鸽，似雌雉，鼠脚，无後指歧。为鸟憨急，群飞。出北方沙漠地。）
《庄子》曰：青爰子忘亲。（司马彪注曰：鸟专爱其子，而忘其母也。）
《唐书》曰：高宗时，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鸣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杆鸟一名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候也。”及是春，还复北飞，至灵夏之北，悉堕地而死，视之，则无头矣。裴行俭问於右史苗神答曰：“鸟兽之祥，乃应人事，何也？”对曰：“人虽最灵，而禀性含气同於万类，故吉凶兆於彼，祸福应於此。圣王受命，龙凤为嘉瑞者，和气同也。故汉祖斩蛇，而验秦植地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夷羊在牧，殷纣以灭；ず鸽来巢，鲁昭出奔；鼠舞端门，燕刺诛死；大鸟飞集，昌邑以败。是故君子虔恭寅畏，动必思义。虽在幽独，如承大事。知神明之照临，惧患难之及已也。雉升鼎耳，殷宗侧身以修德；止坐隅，贾生作赋以叙命。卒以伍录者，德胜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曰：《鸱》周公救乱也。鸱鸱，既取我子，伍沦我室！
《诗义疏》曰：鸱，似黄雀而小，喙刺如锥。取茅为巢，以麻纟 失之，如刺纟朱靴，县着树，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谓之宁，或曰女匠。关东谓之工雀，关西谓之蔑雀，或谓巧女。
《尔雅》曰：鸱，宁。
鸱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鸱。
《庄子》曰：鸱得腐鼠，橱妪之，仰而视之。
又曰：至，嗜鼠之鸟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楼，临大路，设乐陈酒，博於其上。游侠相随行楼下。博者射中而笑，飞鸢堕腐鼠而中游侠。侠相与语曰：“虞氏富人，奚有轻人掷昆，乃辱我以腐鼠！”其夜乃杀虞氏，大灭其家。此谓类非也。
《淮南万毕术》曰：鸱脑令鸡自伏。（取鸱脑以途鸡，即自伏不能起也。）
《吕氏春秋》曰：乱国之妖，市有舞鸱。
《盐铁论》曰：泰山之鸱，啄腐鼠於穷泽，非有害於人也。今有同盗主财而食之焉，得若泰山之鸱乎？
《後魏书》曰：孝武即位，蠕蠕诸番并遣使朝贡，帝临轩宴之。有鸱鸟飞鸣於殿前。帝素知窦炽善射，因欲矜示远人，乃给炽御箭两支，命射鸱，应弦而落。诸番人咸叹异焉，帝大悦。
《列仙传》曰：李仲甫夜卧床氏，或为鸱鸟寺架上。後至沓县臣山上候北风，当飞度南海。山上有罗鹰者罗得鸱，视之，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涂去仑去。
茅鸱
《尔雅》曰：狂，茅鸱。（郭璞症曰：ʕ鸱也，似鹰而白。孙炎曰：大目鹘留也。）
《广雅》曰：卢鹘、茅鸱，鸠也。
《左传》曰：叔孙食庆穆子封，庆封汜祭，穆子不实，使工为之诵《茅鸱》，（《茅鸱》，逸诗，刺不敬。）亦不知。
鸢
《礼记》曰：前有尘埃，则载鸣鸢。（鸢鸣则将风也。）
《毛诗》曰：鸢飞旆觇，鱼跃于渊。
《尔雅》曰：鸢鸟鬼，其飞也翔。（布翅飞翔。）
《汉书》曰：成帝河平玄年，太山有鸢，焚其巢，子堕地，黑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马援击交趾，下潦上雾，毒气上蒸，仰视鸟鸢，马马（于兼切）堕死晷。
《梁书》曰：永安侯萧霍，字仲正，少好弓马。人有笑者，霍谓之曰：“吾当为国家破贼，故预习之。”每临阵对敌，意气安详，带甲据鞍，自朝至夕，驰骤往返，不以为劳。侯景祆蹙，恒在左右。常从景出猎，见飞鸢，景众射之，莫能中。霍射之，应弦而落。自是王伟忌之。
《隋书》曰：崔彭善射。达头可汗遣使于上曰：“请得崔将军一与相见。”上曰：“杆必善射闻于虏庭，所以来请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数十人，因掷肉于野，以集飞鸢，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复请彭射之，连发数矢，皆应弦而落。突厥相顾，莫不叹服。可汗留彭不遣百余日，上赂以缯彩，然后得归。
又曰：长孙晟引启民可汗归附，赐射于武安殿。选善射者十二人，分为两列。启民曰：“臣有长孙大使得见天子，今日赐射，愿入其列。”许之。给晟箭六支，发皆入鹿。启民列竟胜。时有鸢群飞，上曰：“公善弹，为我取之。”十发俱中，应丸而落。是日百官获赍，晟独居多。
《博物志》曰：汉旧使蓁国，送鸢卵给太官。
《晋中兴书□征祥说》曰：永和九年，吴郡献白鸢。
卷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鹦鹉
《礼记》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汉书》曰：献帝兴平玄年，益州蛮夷献鹦鹉三。诏曰：“往者益州献鹦鹉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价腾贵，此鸟尾有损，可付安西将军杨定国，令归本土。”
《江表传》曰：孙权曾大会，有白头鸟集殿前。权曰：“杆何鸟？”诸葛恪对曰：“白头公。”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名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常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索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也。”昭不能答。
《山海经》曰：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鹑，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鹉。（郭注曰：鹦鹉舌似儿，扶南徼外有。色如赤，有纯赤。赤者大如雁也。）
又曰：鹦鹉，惠鸟。栖林啄蕊，四指中分，行则啄地。
《淮南子》曰：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以言。
《说文》曰：鹦鹉，能言鸟也。
《文士传》曰：黄祖世子裳蚌客大会，有献鹦鹉鸟，射举卮酒於祢衡曰：“愿先生为之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公绥《鹦鹉赋》曰：小鸟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笼，之堂殿，然未得鸟之性。
张华《鹪鹩赋》曰：鹦鹉惠而入笼。
傅咸《答李斌书》曰：吾作左丞，未几，而以吾为京兆。虽心知此为不合，然是家亲乡里，自愿，便俗从耳。时帚下问吾当去否，吾答：“鹦鹉子言‘阿安乐’，今到阿安乐，何为不去？”
《宣验记》曰：有鹦鹉飞集山中，禽兽辄相祆曦。鹦鹉不可久也，便去。後月，山中大火，鹦鹉遥见，便入水沾羽，飞而洒之。天神言：“汝虽有志，何足云也？”鹦鹉曰：“犹知不能，然常侨是山，禽兽行善，皆为兄弟，不忍见耳。”天神嘉感，即为灭火。
《南方异物志》曰：鹦鹉鸟有三种：一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鹞；一种五色，大於青而小于白者。交州以南尽有之。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後；此鸟两指向前，两指向後，异於凡鸟也。行则以口啄地，然後足从之。
又曰：广、管、雷、罗、春勤等州多鹦鹉。野者翠毛、丹嘴，可效人言。但稍小，不及陇山者。每群飞，皆数百支。山果熟者，遇之立尽。南中云：“养之，切忌以手扪摸蒲俺，犯者即不饮不啄，病而卒。”余寓番禺，曾游新会县，遇安南欢好使黧将军，（名承美，见代为交趾使也。）见养一鹦鹉，背尾有深浅翠毛，臆前淡紫、嫩红间出，两腋别垂黄毛，翅尾术奇。
《口南行记》曰：瞿{卞}馆，磴道崎危。又过两重山，上下各十四五里。山顶平，西望无人烟，多鹦鹉。
又曰：新安城路多缦，山尽是松林，其上多鹦鹉飞鸣。
周宣《梦书》曰：鹦鹉为亡人居宅也。梦见鹦鹉，是亡人也。其在堂上，忧豪贤。
白鹦鹉
竺法真《罗浮浮山记》曰：山中有纯白鹦鹉。
《异苑》曰：张华，字茂先，有一白鹦鹉。华每行还，鸟辄说僮使善恶。后寂无言，华问其故，鸟云：“见藏瓮中，何由得知？”公後在外，令唤鹦鹉，鹦鹉曰：“昨夜梦恶，不出户。”公犹强之，至庭，为所拨，教其啄脚，仅而获免。
《南史》曰：婆皇国，宋大明三年，献赤、白鹦鹉。
又曰：婆历妃，梁普通三年，其王频伽遣使珠智献白鹦鹉。
《隋书》曰：杜正玄，幼聪敏，博涉多通。开皇末，举秀才。会林邑献白鹦鹉，仆射杨素促召正玄，使作赋。正玄仓卒之际，圆凳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之。
又曰：独孤师受番客鹦鹉，帝察知，遂斩之。
《唐书》曰：贞观中，陀洹国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献白鹦鹉，毛羽皓素，头上有红毛数十，垂与翅齐；并五色鹦鹉各一。
《明皇杂录》曰：开玄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惠，洞腺吭词。上及贵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驯扰，常假其饮啄飞鸣，然亦不离屏帷间。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娘”，必飞入局中一鼓舞，以乱其行列；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忽一日，飞上贵妃镜台，语曰：“雪衣娘昨夜梦为鹯鸟所搏，将尽於此乎？”上使贵妃授以《多心经》，记诵颇精熟，日夜不息，若惧祸难有所攘者。上与贵妃出於别殿，贵妃致“雪衣娘”於步辇竿上，与之同去。既至，上命从官校猎於殿下，鹦鹉方戏於殿槛，瞥有鹰至，立时而毙。上与贵妃叹息久之，遂命瘗於苑中，为立冢，呼为“鹦鹉冢”。
赤鹦鹉
沉约《宋书》曰：谢庄为太子庶子，时南平王铄上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赍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而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杰也。”遂隐其赋。
《南史》曰：西南夷诃罗陀国，宋玄嘉七年，遣使贡金指环、赤鹦鹉。
五色鹦鹉
《吴时外国传》曰：扶南东涨海中有洲，出五色鹦鹉。曾见其白者，如母鸡。（《广志》同。）
《唐书》曰：玄宗有五色鹦鹉，能言，育於宫中。上命左右试牵御衣，鸟辄目叱咤。歧王文学熊延京因献《鹦鹉篇》，以赞其事，上以示百寮。尚书左丞相张说上表贺曰：“伏见天恩，以灵异鹦鹉及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案《南海异物志》：‘有时乐鸟，鸣皆太平，天下有道，则见。’臣验其图：丹首、红臆、朱冠、绿翼，与此鹦鹉尾。而心聪性辨，护主报恩，故非常品凡禽，实《瑞经》所谓时乐鸟也。歧王虽叙其事，未正其名，望编国史，以彰圣瑞。”
又曰：玄和十年，诃陵国遣使献五色鹦鹉、频伽鸟。
《岭表异异》曰：容管廉白州产秦吉了，大约似鹦鹉，嘴脚皆红，两眼後夹脑有黄肉冠。善效人言语，音雄大分明於鹦鹉。以熟鸡子和饭如枣饲之。或云：“容州有纯白色者，”俱未之见也。
孔雀
《春秋玄命苞》曰：火离为孔雀。
《周书》曰：成王时，方献孔雀。（方，亦戎别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宾国出孔雀。
又曰：尉佗献文帝孔雀二双。
《续汉书》曰：西南夷滇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条支国出孔雀。
张《汉记》曰：条支国临西海，出狮子、孔雀。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孔雀，群臣以为非礼，欲不与，孙权敕付使。
《魏文帝与朝臣诏》曰：前于阗王所上孔雀尾万枚，文彩五色，以为金根车盖，遥望耀人眼。
《吴志》曰：孙休永安五年，使察兽到交趾调孔雀、大猪。
又曰：薛综上疏：“日南远致孔雀，逞案宝玩，不抑其赋，以益中国。”
《吴录□地理志》曰：交趾西子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皆有之。
《晋公卿赞》曰：世祖时，西域献孔雀，解人语，弹指应声起舞。
《晋书》曰：公孙皓时，交趾太守孙贪墨，为百姓所患。会察兽邓荀至，擅调孔雀三千头，人畜一头，遣送秣陵和。既苦远役，咸思为乱，郡吏吕兴杀及荀，以郡内附。
《齐书》曰：武帝年十三，梦人以笔画身左右为两翅，又着孔雀羽衣裳，空中飞举。
又曰：文惠太子长砝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彩金翠，过於雉头远矣。
《後魏书》曰：龟兹国地多孔雀，群飞山谷，人取养及食，乳如鸡，鹜。
《唐书》曰：高祖穆皇后少时，父母私相谓曰：“我女貌非常，不可妄以许人，当为之求贤夫矣。”乃於门屏画二孔雀相对，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令射之。父母潜相谓曰：“若中孔雀之目者，即以妻之。”前後射者数千人，莫能中。高祖後至，发，各中一目。肃公大悦，因即与婚。
《山海经》曰：南方多孔鸟。（郭璞注曰：孔雀也。）
《列仙传》曰：萧史吹箫致孔雀。
《西京杂记》曰：鲁恭王好斗鸭、雁，养孔雀、，奉一年二千石。
《盐铁论》曰：南越以孔雀珥门户。今贵其所饶，非所以厚中国也。
《太玄经》曰：孔、雁之仪，可法则也。（虞翻注曰：雁飞成列，亦成行，故可法则也。）
《郭子》曰：梁国阳氏子年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之设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杆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越志》曰：义宁县杜山多孔雀，为鸟不必匹合，止以音影相接，便有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楚辞》曰：孔雀盖兮翠旌，（王逸曰：以孔雀之翅为车盖。）登九天兮抚彗星。
《华阳国志》曰：口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来翔，月馀而去。
《异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雁，而足高，毛皆有班文彩。捕得畜之，拍手则舞。
又曰：孔雀形体既大，细颈隆背，似凤皇。自背及尾，皆作珠文，五彩光耀，长短相次；羽毛末皆作员文，五色相绕，如带千钱，文长二三尺。头戴三毛，长寸，以为冠。足有距。栖游冈陵，迎晨，则鸣相和。
傅巽《奢俭论》曰：丰狐以赤色祸身，翡翠、孔雀，亦灾斯文。
杨孝玄《交州异物志》曰：孔雀，人指其尾，则舞。
刘欣期《交州记》曰：孔雀色青，尾长六七尺。能舒舞，足为节。出岭南诸处。
《岭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人又养其雏以为媒，旁施网罟捕野孔雀，伺其飞下，则牵网横掩之。彩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为方物，云生取则金翠之色不减耳。
翡翠
《尔雅》曰：翠，鸐也。（郭璞注曰：似燕，绀色，出郁林）
《孝经援神契》曰：神灵滋液，则翠羽曜。
《周书》曰：成王时，苍梧献翡翠。
《汉书》曰：尉佗献文帝翠鸟千。
又曰：燕刺王旦，郎中侍从貂羽黄金附蝉。（晋灼曰：以翠羽饰冠。）
徐广《车服注》曰：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
《吴录》曰：薛综上疏曰：“日南远致翡翠，逞案宝玩。”
《晋令》曰：翡鸟不得西度陇。
《仓颉解诂》曰：鸐，囱梆名也。
《说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异物志》曰：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
《南州异物志》曰：翠惟六翮，毛长寸馀，青茸；翡大於燕，小於乌臼。
杨孝玄《交趾异物志》曰：翠鸟先高作巢。及生子，祆戴，恐坠，稍下作巢。子生羽毛，复益祆戴，又更下作巢也。
《南中八郡异物志》曰：翠大如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
《广志》曰：翡色赤，翠色绀，皆出交趾兴古县。
《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头黑，腹下赤，青缥色，似鹧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玄经》曰：翡翠狐貂，好作咎也。
《离骚》曰：飞兮翠层。（层，举也。讠舞工巧，然若翠举。）
《楚辞》曰：翡帷翠帱。（王逸注曰：翡翠之羽饰帱帐。）
宋玉《登徒子赋》曰：眉如翠羽。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错翡翠之威蕤。（以翡翠之羽饰步摇，置之笄头也。）
左思《吴都赋》曰：山鸡归飞而来栖，翡翠列巢以重行。
刘邵《七华》曰：剪俊陵之缥翠，承葱岭植堤鸡。
《秦书》曰：符坚时，西域献翠鸟四头，雄雌各二。笼盛之，月馀，并死。
《左传》曰：郑子臧好聚鹬冠。
《战国策》曰：赵且伐燕。苏代谓燕惠王曰：“今者臣来过水，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见蚌脯！’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鹬！’蚌、鹬两不肯解，渔者并擒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敝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
《范子计然》：计然者，蔡丘濮上人。晋三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学无所不通。范蠡知其贤人，卑身事之。请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
鹪鸼
崔鸿《蜀录》曰：蜀连有灾，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鹪鸼集城下。
《异物志》曰：鹪鸼，其形似雌鸡。其志怀南不始北，其名呼飞“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饮酒，为诸膳也。
《岭表录异》曰：鹪鸼臆前有白圆点，背上间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鸡，多对啼。
《南越志》曰：鹪鸼虽东西回翔，然开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马嘶北之义也。）其鸣自呼“社”。《薄州本草》云：“自呼钩格磔。”李群玉《山行闻鹪鸼诗》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格磔声。”
白鹇
《西京杂记》曰：南越王献高帝白鹇、黑鹇各一只。
《后汉书□班固传□西都赋》曰：招白鹇，下双鹄。榆文竿，出比目。
王彪之《闽中赋》曰：林鹇绣白。
谢惠连《雪赋》曰：白鹇失素。
《□南记》曰：韦齐休使至□南，其国馈白鹇，皆生致之。

《说文》曰：，似雉，出上党。
《列子》曰：黄帝与炎帝战，以雕、为旗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京兆尹张敞舍雀飞集丞相府，丞相黄霸以为神雀，欲以上闻。敞劾奏之，霸大惭。
《续汉书□舆服志》曰：虎贲、武骑皆冠。者，勇雉也，其斗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焉。
《晋八王故事》曰：张方将移惠帝於长安，入殿奉迎，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二节，毛系兜鍪，皆用凉州白毛，望之若茶，天子见之大惊。
《山海经》曰：辉诸之山，其鸟多。（郭璞症曰：似雉而大者，有毛角，健斗，至死乃止。）
《苏子》曰：葱藿寸之印，施丈尺之组，载貂之尾，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贵也。
鹖
《尔雅》曰：鹖，牟母也。其子宁。（郭璞症曰：鹖，青州呼牟母。《广雅》曰：β，鹖也。）
《说文》曰：鹖，鹑属也。一曰牟母，一曰β。
《吕氏春秋》曰：季春之日，桐始华，鼠化为β。（桐，梧也，是月华，故曰始华，田鼠化β。幽州谓之鹖。）
鹑
《诗》曰：《鹑植导奔》，刺卫宣姜也。鹑植导奔，鹊之疆疆，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又曰：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鹑兮？
《尔雅》曰：鹬鹑，其雄皆牝庳，其子文。（郭璞症曰：鹑，鹖属者也。）
《春秋运斗枢》曰：机星散为鹑。德义少，残百家，则鹑生狗。
《大戴礼□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为β。β，鹬也。化而之善，故尽其辞也；β为鼠，化而不善，故不尽其辞也。
《广志》曰：宛鹑以供御。
孔玄舒《在穷记》曰：赵太龙以鹑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状》曰：短头细黄鱼，以九月中因秋风而变成鹑。上圃吏民捕取，盐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
《东方朔别传》曰：占人被召见，人以网求鹑，鹑飞入网，知必有罪。“非”入“网”，“罪”种故也。
《庄子》曰：田鼠化为鹑。
《淮南万毕术》曰：虾蟆得瓜，平时为鹑。（注云：取瓜去辨，置生虾蟆其中，杀鹑，以血途瓜，坚塞之，埋东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日，发出之，为鹑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贾谊《新书》曰：宋康王时，有雀生鹞。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射天笞地，斩社焚之，为齐所灭。
徐干《中论》曰：俗士之牵达人，犹鹞鸟之欺孺子。鹞之性善近人，飞不迅，行不寿，似将可获，故孺子逐之不已；首士似将可悟，终难可移，达人所以缓唇鸣声而不舍也。
《周书□时训》曰：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为β。鼠不化，国多贪残。
《兵书》曰：两敌相当，鹞集壁上军，士五日败。
干宝《晋记》曰：赵脱凶篡位，有鹞入太极前殿，有雉集於东堂。
《楚辞》曰：鹢兮轩轩，鹞鹘兮翫翫，哀我兮寡独，靡有兮匹伦。
《穷神秘苑》曰：安定原上筑城时，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鹞飞於觚之上，因名“鹞觚之城”。后魏文帝天统中，立为鹞觚县。
《梦书》曰：鹞为斗，相见怒也。梦见鹞，忧斗也。
刘欣期《交州记》曰：武宁县秋九月，黄鱼上化为鹞鸟。
万春鸟
《三国典略》曰：北齐高纬时，有万春鸟见齐仙都苑。上为造万春堂，以应嘉瑞。
舍利鸟
《隋书》曰：婆厉妃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年，遣使入贡。後遂绝。
兵曹鸟
《唐书》曰：崔希乔为并州兵曹，厅前冈苇有小鸟如鹪鹩来巢，孕卵五色，且如鸡子。数日，壳毁雏见。已逾于母月馀，五色成文，大如鸡，驯扰闲暇。顷之飞翔，时归旧所。人到令号“兵曹鸟”
巢衣鸟
《洞冥记》曰：汉武帝时，忽有细鸟集於帏，或集人衣襟，因名曰“巢衣鸟”。宫内嫔妤皆悦之。有鸟集其衣者，辄蒙爱幸。至武帝末，稍自死。人犹爱其皮，服其皮者，多为丈夫所媚。王莽末，犹有一两个去来，莽罗得之。
卷九百二十五　羽族部十二
鸳鸯
《归藏》曰：有鸟鸳鸯，有雁。
《诗》曰：《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鸳鸯于飞，毕之罗之。君子万年，福禄宜之。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上霓三十畏牾，以陈踊跃。内有鸳鸯襦、鸳鸯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志》曰：文帝问占梦周宣曰：“吾梦殿屋两瓦堕，化为双鸳鸯。此何为也？”宣对曰：“后宫当有暴死者。”上曰：“吾诈卿耳。”宣曰：“夫梦，意也。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卒，黄门令奏宫人相杀。

干宝《搜神记》曰：大夫韩凭，其妻美，宋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凭遂自杀。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捉衣，衣不胜手。遗书於带曰：“愿以尸还韩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冢相对。经宿，忽有梓木生二冢之上，根交于下，枝连其上。有鸟如鸳鸯，雌雄各一，恒栖其树，朝暮悲鸣，音声感人。

《古今注》曰：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常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

《楚辞》曰：鸳鸯兮雍々。

《古诗》曰：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

又曰：入门时煮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

郑氏《婚礼谒文赞》曰：鸳鸯雌雄相类，飞止相匹。

溪

《临海异物志》曰：溪，水鸟，毛有五彩色，食短菰，其在溪中，无毒气。

《剧谈录》曰：河南府尹阙，前临大溪。每僚佐有入台者，则死晷先有小滩涨出，石砾金光，澄澈可爱。牛僧孺为县尉，一旦，忽报滩出。翌日，邑宰与同僚列筵於亭上观之，因召老宿备恂其事。有老吏云：“杆必分司御史，非西台之命。若是西台，滩氏当有溪双立前后，居人以此为则。”僧孺潜揣县僚无出已者，因举杯曰：“既能有滩，何惜一诗溪？”宴未终，俄有溪飞下。不旬日，拜西台御史。

《尔雅》曰：开，。（郭璞症曰：似凫，脚高，毛冠。江东人家畜之，以厌火灾。开，音肩反。）

《说文》曰：开，也。一曰灵。

《西京杂记》曰：鲁恭王好斗鸡鸭，养孔雀、，奉一年二千石。

《异物志》曰：巢于高树颠，生子未能飞，皆衔其母翼，飞下地饮食。

《梦书》曰：梦见，居不诗也。妇见之，此独居也；婿见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淫佚游也。

《唐书》曰：玄宗常遣中官往江南彩捕及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谏曰：“方今九扈时忙，三农作苦，田夫拥耒，蚕妇持桑。而以此时彩捕奇禽异鸟，供园池之玩，远自江岭，达於京师；什蹈舟舫，陆倦担负；饭之以鱼肉，间之以稻粱。道路观者莫不以陛下贱人而贵鸟也。陛下当以凤皇为凡鸟，麒麟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兽，即、溪，曷足为贵也？”

鸥

《仓颉解诂》曰：，鸥也，生藕叶上，名水。

《说文》曰：鸥，水也。

《山海经》曰：玄纺揉，其人食鸥。

《南越志》曰：江鸥，一名海鸥，在涨海中，随潮上下。常以三月风至，乃还洲屿生卵，似鸡卵，色青。颇知风□，若群飞至岸，必风。渔人及度海者，皆以此为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拂炅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某苍从汝游，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

《晋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飨万国。有五鸥集太家前。

《晋中兴徵祥说》曰：鸥集太家，殿非鸥所处。鸥，湖泽鸟也。时苏峻作逆，宫室被焚。

《唐书》曰：崔既私附太平公主，时人咸为之惧。门客陈振鹭献《海鸥赋》以讽之，虽称善，而心实不悦。

鹭

《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鹭鸟之羽，可以翳，舞者所持以指麾。）

又曰：《振鹭》二王之後来助祭也。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振鹭，鹭下于鼓。咽咽醉言，舞於胥乐兮。

《毛诗义疏》曰：鹭，水鸟。好白而洁，故谓之白鸟。齐鲁之间谓之舂锄，辽端阗浪、吴杨人皆云白鹭。大小如鹞，青脚，高尺七八寸，解指，尾如鹰尾，喙长三寸，顶上有毛十数枚，长尺馀，毿毿然，与众毛异，甚好。将欲取鱼时，弭之。今吴人亦养之，好群飞行。楚成王时，有朱鹭，合沓飞舞，则复有赤色。旧《鼓吹曲》有《朱鹭》是也。

《尔雅》曰：鹭，舂锄。（郭璞症曰：白鹭也。头、翅、背上皆有长翰毛。以东以取为接离，名之曰白鹭。）

《穆天子传》曰：天子作诗三章，以哀民。曰：“有皎者，（，鸟名。音路。）扁扁其飞。

《幽明录》曰：巴东有一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进。入屋烧香，忽有风雨至，家人见一白鹭从屋中飞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古今乐录》曰：吴王夫差时，有双鹭飞出鼓中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史》曰：张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陆修靖以白鹭羽扇遗之，曰：“杆异物奉异人。”

《诗》曰：在原，兄弟急难。
《毛诗义疏》曰：，水鸟，一名渠梁。大如雀，脚长尾尖，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颈下黑，如连钱，故桂阳谓之连钱。
《尔雅》曰：，雍渠。（郭璞疰曰：雀属也，飞则鸣，行则摇。）

《左传》曰：正月戊申，六退飞，过宋都，风也。
《庄子》曰：夫白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
《列子》曰：河泽之鸟，视而孕，曰。
《录异传》曰：弘公者，吴兴乌程人，患疟经年。弘後独至旁舍，疟发，有数小儿或骑够怨，或扶公首脚，公因佯眠。忽起，捉得一儿，遂化成黄，馀者皆走。公乃缚以还家，暮悬窗上云：“明日当杀食之。”比晓，失处，公疟遂断。于时人有得疟者，往依弘，便疟断。
《晋书》曰：武帝谋伐吴，诏王浚修舟舰。乃作大舡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水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首怪兽於舡首，以惧江神。
《博物志》曰：白，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雌鸣下风，则亦孕。
刘祯《鲁都赋》曰：绿葱。

《尔雅》曰：须羸。（似凫而小，膏中莹刀。）
扬雄《方言》曰：野凫甚小，而好没世晷者，南楚之外谓之鹖，大者谓之鹘鹖。
《纂文》曰：各、施、石檄、开零，皆野鸭。没食曰各，长颈曰施，多白曰开零，在山秸椿石檄。
白暴（音剥）
《尔雅》曰：各，乌暴。（郭璞疰曰：水鸟也，似而短颈，后翅紫白色，背上绿色，江东呼为乌暴。音驳。）
卞敬宗《暴赋》曰：乌真野之性，备於俯仰之间，专视缓步，有自卑掷昂。
鸨
《诗》曰：《鸨羽》，刺时也。晋昭公之後，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父母也。肃肃鸨羽，集于苞栩。肃肃鸨行，集于苞桑。肃肃鸨翼，集於苞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鸡肝、雁肾、鸨奥、鹿胃。（郑玄注曰：奥，脾。）

ジス

《尔雅》曰：爰居，杂县。（郭璞症曰：汉文帝时，琅琊有大鸟，如马驹，时人谓之爰居。）

《广志》曰：马鸟，ジス。

《庄子》曰：海鸟止於鲁郊，鲁侯觞之於庙，奏《九韶》以为乐，具趟阘以为膳。鸟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人养鸟也，不如以鸟养鸟。（司马彪注曰：即ジス也。）

《国语》曰：海鸟曰爰委居，止於鲁东门之外三日，（爰居，杂县。东门，城门。）臧文仲使国人祭之。（文仲不知，以为神。）展禽曰：“越哉！臧孙之为政也。（越，足也。言其迂阔。不知政要也。）夫祠，国之大节也；（节，制。）而节，政之所成也，（言节所以成政。）故慎制祠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圣王揔昭祠也，功施於民，则祠之；以死勤事，则祠之；以功定国，则祠之；能御大灾，则祠之；能捍大患，则祠之。非是族也，不在祠典。今海鸟至，已不知而祠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祠之，非仁也；不知而不问，非智也。今兹海其有灾乎？夫广川之鸟兽，恒知而避其灾也。”是岁也，海多大风。

鹈鹕

《尔雅》曰：鹈鹕，夸。（郭璞症曰：今之鹈鹕也，好群飞，入水食鱼，故名夸ㄚ，俗呼为陶河。）

《毛诗疏》曰：惟鹈在梁。许慎曰：鹈，鹕也，一名泽，一名淘河。水鸟。身形似鸨而极大，喙长尺馀，直而广，目中赤，颔下胡大如数斗囊。若有小水鱼，便抑水满其胡而弃之，令水竭尽，鱼在陆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

《魏志》曰：五月，有鹈鹕集灵芝池。诏曰：“杆诗人所谓‘污泽’也，《曹诗》刺共公远君子而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於下位乎？否则，斯鸟胡为而至？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材，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

《山海经》曰：宪斯之山，沙水出焉。其中多鹈鹕，如鸳鸯而人足，其鸣自叫。见，国有土功。

《庄子》曰：鱼不畏网而畏鹈鹕。网者，公平无私；鹈鹕有心，故鱼畏之。明主行赏罚如网。

《淮南子》曰：鹈鹕饮水，数升而不足。

鸲鹆

《尔雅》曰：鹆，壹。（郭璞症曰：即鸲鹆也。嘴角曲如钩，食鱼。）

《异物志》曰：鸲鹆不生卵，而孕雏於池泽间。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连而出，若系绪。水鸟而巢高树上，或在石窟之间。
《隋书》曰：倭国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得百馀头以充食。
《唐书》曰：贞玄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已来，时雨未降，正阳之月，可以雩祠。遂幸兴庆宫龙堂，兆庶祈祷。忽有白鸬鹚，沉浮水际，群类翼从其後。左右侍卫者咸惊异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龙神植典化，遂相率蹈舞称庆。至乙丑，果大雨，远近滂沱。于是宰臣等上表陈贺。
范王《治咽方》曰：咽，鸬鹚啄即愈。治鲠，烧鸬鹚羽，水服半钱即下。若呼“鸬鹚鸬鹚”，亦有下者。
固（户故切）泽
《尔雅》曰：纺，泽虞。（孙炎注曰：尸鸠，或谓纺，泽虞蒲梆名。郭璞症曰：今泽也，常在泽中，见人辄唤不去，有像主守之官，因名之也。）
鹳雀
《说文》曰：鹳，雀也。
《诗》曰：我来自东，零雨其。鹳鸣于垤，妇叹于室。
《毛诗义疏》曰：鹳，一名负釜，一名背灶，一名皂君。泥其巢，一旁为池，含水满之。取鱼置池中，食其雏。若杀其子，则一村致灾旱。
华峤《後汉书》曰：杨震，字伯起，年五十始应州郡植蒂，众人谓之晚暮。後有鹳雀衔三鳝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鱼者，卿大夫之服像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万毕术》曰：天雄、鹳胎，日行千里。（取鹳鸟胎，于月中暴一日一夜，增天雄，一月用三十天雄，而并治为丸，大如梧子。欲行，吞一丸。得腾蛇胆和，大良。韧屿雄，乃膳独即行千里。）
桓谭《新语》曰：昔有鹳，郡国皆杀之，而三辅俗不敢取，取或雷雳霹起。原天不独在彼而在此，其杀取时，正与雷偶耳。
《抱朴子》曰：以鹳血途金丹一丸，内衣中，以指物，随口变化。
《神农本草》曰：鹳骨，味甘无毒，治鬼虫、诸疰、五尸、心腹疾。
《博物志》曰：鹳，水鸟也。伏卵时数入水，卵冷则不孕，取石周围绕卵，以助暖气。故方术家以鹳巢中暖石为真物。
《列仙传》曰：木羽者，钜鹿人。母贫贱，主助产。产探妇，妇儿生，开目大笑，母大怖。暮，梦见大冠赤帻者守儿，言：“杆即司免，当报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阴识之。生儿，字木羽。所探儿年十五，夜有车马来迎之，过呼：“木羽，为我御车。”遂俱去。又二十馀年，鹳雀旦以二尺鱼着户上，母匿不道，而卖其鱼。四十馀年。母乃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有在梁。
《说文》曰：，禿也。
《环氏吴纪》曰：嗣王问中书令张尚：“鸟掷晷大者惟鹤、小者雀乎？”尚曰：“阁者有禿，小者鹪鹩。”嗣王忌胜己，因徙尚。
《楚辞》曰：鸿群晨杂。（，鸡也。鸿，鸿鹄也。，禿也。）
《後魏书》曰：正光二年八月，获禿于宫内。诏以示崔光，崔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鸟，此即《诗》所谓‘有在梁’。解云：禿也，贪恶之鸟，野泽所育，不应入于殿庭。昔魏氏黄初中，有鹈鹕集于灵芝池，文帝下诏，以曹恭公远君子、近小人，博求贤尽。太尉华歆由此逊位，而让管宁也。臣闻野物入舍，古为不善，是以张恶仟，贾谊忌。鹈鹕暂集而去，前王犹为至诫；况今亲入宫禁，为人所获，方被畜养，宴然不以为惧！准诸往义，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必资鱼肉、菽麦、稻粱，时或餐啄，一食之费，容过斤溢。今春夏阳旱，籴稍贵；穷窘之家，时有菜色。陛下为民父母，抚之如伤，岂可弃人养鸟，留意於鬼形恶声哉！卫侯好鹤，曹伯爱雁，身死国灭，可为寒心。陛下学通《春秋》，亲览前事，何得口咏，其行未遵？诚愿远师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贤，消灾集庆。放无用之物，弃之川泽。取乐琴书，颐养神性。”肃宗览表大悦，即弃之池泽。
《南史》曰：齐晋安王子勋即伪位於寻阳，其夕，有禿鸟集城上。
《唐书》曰：会昌玄年六月，有禿鸟集於禁苑。

《尔雅》曰：，縻鸹。（郭璞症曰：今呼鸹。音箭括。一音利也。）
《庄子》曰：大饱食，仰天而嘘。
《列子》曰：蒲且子之戈，连双於青口之际。
《楚辞》曰：酸鹄隽鸟（隽，小霍也。）煎鸿。
《江赋》曰：奇九头。
精卫
《山海经》曰：炎帝之女名，游於东海，溺而不反，是为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
《述异记》曰：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鸣自呼。每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说：精卫无雄，耦海燕而生，生雌状如精卫，生雄状如海燕。今东海畔精卫誓水处犹存，溺死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誓鸟，一名怨禽，又名志鸟，俗名为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鸟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昔赤帝之女，往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东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为精卫。故精卫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东海。
左思《魏都赋》曰：（音祗。）精卫，衔木偿怨。
左思《吴都赋》曰：精卫衔石而遇缴，文鳐夜飞而触纶。
水扎鸟
《南夷志》曰：水扎鸟，出昆明池。冬月遍于水际。
卷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鹰
《春秋运斗枢》曰：涯掴星散为鹰。
《礼记□月令》曰：惊蛰之日，鹰化为鸠。
又曰：七月，鸠化为鹰，然後设罗。
《左传□文公十八年》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绪瀚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坠，曰：见无礼於其君者，诛之，如鹰之逐鸟雀也。”
又《昭公四》郯子曰：“少鸟师而鸟名。爽鸠氏，司寇者也。（杜预注曰：爽鸠，鹰，鸷鸟也，故为司寇，主盗贼也。）
又《襄公四》曰：子产始知然明，问为召可，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掷犆鸟雀。”
《毛诗》曰：惟师尚父，时惟鹰扬。（如鹰之飞扬也。《笺》云：鹰，鸷鸟也。）
《尔雅》曰：鹰，爽鸠。（郭璞症曰：来，当为，字之误也。《左传》作鸠，是也。善击，官于代郡捕之。）
又曰：鹰隼鬼，其飞也。（鼓翅然疾。）
《春秋考异邮》曰：金伐木，故鹰击雉。
《易通卦验》曰：鹰者，鸷杀之鸟。
《周书》曰：惊蛰之日，鹰变为鸠。小暑之日，鹰乃学习。处暑之日，鹰乃祭鸟。
《大戴礼》曰：正月，鹰则为鸠。鹰也者，非其杀之时也；鸠也者，非其杀之时也。善变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鸠为鹰而不仁，故不尽其辞。
《史记》曰：李斯临刑，思牵黄犬，臂苍鹰，出上蔡东门，不可得矣。
《汉书》曰：鹰隼未击，弋不得施於蹊隧。
又《酷吏传》曰：郅都为济阳太守，时人号为“苍鹰”。
又曰：孙宝为京兆尹，请故吏侯文为掾。立秋日，文谓宝曰：“今鹰隼始击，当顺天气成严霜掷觳。”
《後汉书》曰：崔る与窦宪笺曰：“今日汉阳太守率吏卒数十人，皆臂鹰牵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欲上幕府。夫鹰犬所获，不过雉兔，斯乃细人之事。”
《东观汉记》曰：和熹皇后临朝，上林鹰犬悉斥卖之。
又曰：赵勤，字孟卿。太守桓虞署督邮新野令，自责还印绶去。虞叹曰：“善吏如使良鹰，下即中。”
马融《与伯世书》曰：愦愦愁思，犹不解怀。思在竹间，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苍出笼。黄棘下菟，P以乾葵。以送馀日，兹乐而已。
《魏志》曰：吕布因陈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见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则噬人。’公曰：‘不如养鹰，饥则为用，饱则扬去。’”布乃解。
《晋书》曰：虞潭，字思奥。会沉充等逼京师，潭起义军。至上虞，有野鹰飞集屋梁，众惧，潭曰：“起大义而刚鸷之鸟来，破贼必矣！”後如其言。
又曰：崔洪，清厉骨鲠，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冈生荆棘，来自博陵。在南为鹞，在北为鹰。”
又《载记》曰：慕容垂请至邺拜墓，符坚许之。权翼谏曰：“腹犹鹰也，饥则附人，饱便高。遇风尘之会，必有陵宵掷昃。惟宜急其羁绊，不可任其所欲。”坚不从。
《南史》曰：王僧达性好鹰犬。何尚掷曷仕，复膺朝命，於宅设八关齐，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达，曰：“愿即且放鹰犬，勿复游猎。”
又曰：齐郁林王即位，未逾旬，多聚飞鹰犭夫，以粱肉俸之。
《陈书》曰：侯安都率水军於中流断齐军粮运。又袭秦郡，破徐嗣徽栅，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弹琵琶及所养鹰。遣信饷之曰：“昨至弟住幢悦此，今以相还。”嗣徽等见之，大惧。
《北史》曰：後魏华山郡王澄弟嵩，孝父时，位步兵校尉。大司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闻大怒，曰：“嵩，大司马薨殂一月，尔便以鹰鹞自娱。有叔父之痛，无犹子之情。损心弃礼，何其太速？便可免官！”
又曰：齐广宁王孙孝珩，好缀文，有技艺。常於厅事壁自画一苍鹰，见者皆以为真。
《三国典略》曰：玄坦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专为聚敛。性好畋渔，无日不出。秋冬猎禽，夏春捕水族，鹰犬常数百头，器网十馀车。自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
《唐书》曰：太宗初传位，旧苑中有笼鹰，悉断联任去，良犬并解绁放之。
又曰：太宗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见有佳鹰，讽令献朕。大亮因密表责朕云：‘递下久绝田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览表，嘉叹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何忧？”於是赐之金壶，以彰忠谠。
又曰：源乾曜为京兆尹，仍京师留守。乾曜政存宽简，不严而理。常有仗内白鹰，因纵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于野外获之，其鹰挂于丛棘而死。官吏惧得罪，相顾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当不以此置罪。必其获戾，吾自当之，不须惧也。”遂入，自请失旨之罪，上不问。
又曰：宪宗时，每岁冬以鹰犬出近畿习狩，谓之外案。邢院供奉官为其使，领徒数百，恃恩恣横。郡邑惧扰，皆厚礼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盗。
《战国策》曰：唐睢谓秦王曰：“要离刺庆忌，苍鹰击於殿上。”
《广志》曰：有雉鹰；有菟鹰，一赎为黄，二岁为抚，三岁为青；胡鹰、获獐，出庐江。
《幽明录》曰：楚文王少时好猎。有人献一鹰，文王见之，爪距、神爽殊绝常鹰，故为猎於□梦。置网□布，烟烧张天，毛群羽族争噬竞搏。此鹰轩颈瞪目，远视□际，无搏噬掷昃。王曰：“吾鹰所获以百数，汝鹰曾无奋意，将欺余耶？”献者曰：“若效於雉兔，臣岂敢献？”俄而□际有一物，凝翔鲜白，不辨其形。鹰便竦翮而升，矗若飞电。须臾，遇狩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鸟坠地。度其两翅数十里，众莫能识，时有博物君子曰：“杆大鹏雏也。”文王乃厚赏之。
《西京杂记》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驰骏狗逐兽，或以鹰鹞逐兔，皆以为佳名：狗则有修毫、厘健、白望、青曹之名，鹰则有青翅、草眸、青冥、金距之属，鹞则有从风鹞、孤飞鹞。
《论衡》曰：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阳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鹰击雀，鹙啄雁，未必鹰鹙南方，雀雁西方，自以筋力勇壮相胜服也。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托；鹰能飘击，不可以寄雏。
《物理论》曰：使武士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鹰养雏也。
焦赣《易林》曰：鹰栖茂树，候雀涂却。
《益部耆旧传》曰：广汉冯颢为渴者，逐单于至□中。大将军梁冀遣人求鹰，止晋阳。舍人不狈，颢收之，使人击鹰而亡也。颢追捕甚急，冀辞乃止。
《古乐府》曰：豹则虎之弟，鹰则鹞之兄。
魏文帝《答繁钦书》曰：商风振条，秦鹰秋吟。斯可谓声协锺石，气应风律。
孙楚《鹰赋》曰：郭延考与余辞，其後从者，二鹰以侍侧。郭，边人也，好弋猎顾眄，心欲自娱乐，请余为赋。曰：“其为相也，疏尾阔臆，高圆颅。深目蛾眉，状似愁胡；曲嘴短颈，足若双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隋魏彦深《鹰赋》曰：惟兹禽之化育，实锺山之所生。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运横虏羁束。缀轻丝於双脸，结长皮於两足。飞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欲。逸翰由其暂敛，雄心为之自局。若乃貌非一体，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贵合卢。立如植木，望似愁胡。嘴同剑利，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点血。大文若锦，细班似缬。眼类明珠，毛犹霜雪。身重若金，爪刚如铁。或复顶平似削，头圆如卵。臆阔颈长，筋粗胫短。翅厚羽劲，髀宽肉缓。求之事用，俱为绝伴。或似鹑头，或似鸱首。赤精黄足，细骨小肘。懒而易惊，奸而难诱。住不可呼，飞不及走。若斯植挡，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则有命。兔颈猴立，是为无病。厕门忌大，结肚恶软。条不欲绝，背不宜喘。生於窟者则好眠，巢於木者则常立。双长者则起迟，六翮短者则飞急。毛衣屡改，厥色无常。寅生酉就，总号为黄。二周作鹆，千日成苍。虽曰排虚，性殊众鸟。雌则体大，雄则形小。遇犬则惊猜，得人则驯扰。养雏则少病，野罗则多巧。察之为易，调之实难。格必高迥，屋必华宽。姜以取热，酒以排寒。须温暖，肉不陈乾。近人令狎，静之使安。昼不离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减其肉。肌肥骨瘦，心和性熟。念绝口宵，志在驰逐。

鹘

《北齐书》曰：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少以骑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为左卫将军。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讨贼，文宣悦其骁勇，谓曰：“尔击贼如鹘入鸦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隋书》曰：刘昶字居士，为太子千牛备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矫捷者，号为“饿鹘队”。

《唐书》曰：玄和四年，蔼德曷里禄设弭施合蜜里迦可汗，遣使请改“回纥”为“回鹘”，义取回旋轻健如鹘。

又曰：玄和八年，淄青节度使李时岳进鹘十二，命还之。

唐杜甫《义鹘行》曰：阴崖二苍鹰，养子黑柏颠。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飞远求食，雌者鸣辛酸。力强不可制，黄口宁半存。其父从西来，翻身入长烟。斯须领健鹘，愤懑寄所宣。斗上捩孤影，无煽却九天。修鳞脱远枝，巨颡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草辞蜿蜒。折尾能一摆，饱肠今已穿。生虽灭众雏，死亦垂千年。物情有报复，快意贵目前。兹实鸷鸟最，急难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舍何其贤？解ō水湄，此事樵夫传。飘萧觉素，凛欲冲儒冠。人生所与分，亦在顾眄间。聊为《义鹘行》，永激壮士肝。

《尔雅》曰：晨风，也。（郭朴注曰：鹞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孟子》：为丛驱雀者，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隼

《毛诗》曰：织文鸟章，白旆央央。（《笺》云：鸟章，隼之文章，将帅之服。）

又曰：彼飞隼，其飞旆靓，亦集爰止。（隼，急疾之鸟。）

《诗义疏》曰：鹞也，齐人谓之击征，或谓之题肩，或曰雀鹰，春化为布。此属数种皆为隼。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春秋考异邮》曰：阴阳气贪，故题肩击。（宋均注曰：题肩，有爪芒。为阳中阴，故击杀也。）

《国语》曰：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於是肃慎氏贡苦矢、石弩，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掷曷远也，故铭其括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宝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掷臧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

鹞

《说文》曰：鹞，鹯鸟也。

《尔雅》曰：覃，负雀。（郭璞症曰：覃，鹞也，江东呼为覃。善捉雀，因名。）

《广雅》曰：颡肩、鹬子、笼脱，鹞也。

《广志》曰：鹬子，大如胡燕，色似鹞，食雀。笼脱，击鸠、鹊。

《晋书》曰：王育，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鹞也？”

《唐书》曰：武德初，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以三事谏。其一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凡曰狩，须顺四时。陛下二十日龙飞；二十一日有献鹞雏者，此乃前朝之弊风，少年之事务，何忽今日行之？”

又曰：太子承乾与汉王玄昌相托附，承乾赐以琵琶、名马，玄昌报以鹞子、山鸡。

又曰：太宗得鹞，绝俊异，私自臂之。望见郑公魏徵，乃藏於怀。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语古帝王逸豫，微以讽谏，语久，帝惜鹞且死，而素严敬徵，欲尽其言，徵语不时尽，鹞死怀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杨德，高宗朝为万年令。有宦官恃贵宠，放鹞不避人禾稼。德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其鹞头。宦者涕泣袒背，以示于帝，帝曰：“尔情知此汉狞，何须犯他百姓？”竟不之问。

又曰：贞玄十四年九月，中书门下奏贺：嵯峨山获白鹞。

《庄子》曰：鹞为，为布，布复为鹞，此物变也。

《列士传》曰：魏公子无忌方食，有鸠飞入案下。公子使人顾望，见一鹞在屋上飞去。公子乃纵鸠令出，鹞嘱狞杀之。公子暮为不食，曰：“鸠避患归无忌，竟为鹞所得，吾负之。为吾捕得此鹞者，无忌无所爱。”于是左右绪瀚子慈声旁国。左右捕得鹞三百馀头，以奉公子。公子欲尽杀，恐无辜，乃自案剑至其笼上，曰：“谁获罪无忌者耶？”一鹞独低头，不敢仰视，乃取杀之，尽放其馀。名声布流，天下归焉。

《论衡》曰：儒书称魏公子方欲与客饮，有击鸠，鸠逃公子案下，追杀之於公子之前。公子使人设网捕，得数十，责杀鸠之罪。击鸠之俯头不敢仰视，公子乃杀之。此虚言也。有千数，击鸠飞去，安可复得？或是捕者折其颈也。

《梦书》曰：鹰鹞为攻剽残心也。梦见鹰鹞，忧贼人也。

魏陈思王曹植《鹞雀赋》曰：鹞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贱，身体柴小，肌肉瘦，所得盖少，君欲相啖，实不足饱。”鹞得雀言，初不敢语。“顷来坎坷，资粮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雀得鹞言，意甚怔营。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陨倾。皇天是鉴，贤者是听。”鹞得雀言，意甚怛惋。当死弊雀，头如果蒜。不早首服，烈颈大唤。行人闻之，莫不往观。雀得鹞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萧二翅。“我虽当死，略无可避。”鹞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姁。相将入草，共氏一树。仍共本末，辛苦相语。“向者近出，为鹞所捕。赖我番才建，体素便附。说我辩语，千条万句。欺恐舍长，令儿大怖。我之得免，复胜于汝。自今后竟，莫复相妒。”

雕

《毛诗□谷风□四月》曰：匪鹑匪鸢，翰飞戾戾。（毛曰：鹑，雕也。鸢，贪残之鸟也。）

《说文》曰：鹯，黄头赤目，五色皆备。一曰雕。

《汉书》曰：李广为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贵人从广。匈奴射中贵人，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射杀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雕者也。

《穆天子传》曰：春山爰有青雕，执犬豕，食鹿。

《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鸯者，能养野禽兽，委食于园庭之内，虽虎狼、雕鹗之类，无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群，异类杂居，不相搏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魏书》曰：秦王机悟壮勇，善弓马。太宗出游白登之东北，以骑从。有艘飞于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雕旋飞稍高。自请射之，以二箭而下艘。太宗嘉之，赐御弓矢、金带，以旌其能。军中於是号为“落雕都尉”。

《北齐书》曰：斛律光常从世宗於洹桥校猎，见一大鸟□表飞，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颈。此鸟形如车轮，旋转而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观之，深壮异焉。丞相属邢子高见而叹曰：“杆射雕手也。”当时传号“落雕都督”。

《隋书》曰：长孙晟。周宣帝时，突厥摄图请婚於周，以赵王招女妻之。然周与摄图各相夸竞，妙选骁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文神庆送千金公主於其牙，前後使数什挡，摄图多不礼。见晟而独爱焉，每共游猎，留之竟岁。常有二雕，飞而争肉，因以两箭与晟曰：“请射取之。”晟乃弯弓驰往，遇雕相攫，遂一发而双贯焉。摄图喜，命诸子弟贵人皆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

鹫

《汉书》曰：匈奴有计入汉地，直张掖郡，（直，当也。）生奇材箭竿鹫羽。（师古曰：大雕也，黄头赤目，其羽可用为箭。）

《西域诸国记》曰：肴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两崖，鹫鸟常群居其颠，土人号为“灵鹫山”也。（《佛国记》曰：山石头似鹫。阿育王使凿石，假安两翼两脚，今见存。）

《林邑国记》曰：西南远界有灵鹫鸟，能知吉凶。觇人将死，食尸，肉尽乃去，家人取骨烧为灰，投之涨海。

鹗

《毛诗》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也。关关雎鸠，在河掷贲。一名王雎，一名雕，江东呼为鹗，食鱼，鹙而有别。

《仓颉解诂》曰：鹗，金啄鸟也。见则天下兵，能击杀獐鹿。

《汉书》曰：邹阳谏吴王曰：“臣闻鹙鸟累百，不如一鹗。”（孟康曰：鹗，大雕。）

白{厥鸟}

《尔雅》曰：扬，白{厥鸟}。（郭璞症曰：以鹰尾氏白也。）

《广雅》曰：白{厥鸟}，鹰也。

《说文》曰：白{厥鸟}，玉雕也。

崔豹《古今注》曰：扬，白{厥鸟}，似鹰，而尾氏白也。亦号为尾鹰。

《风土记》曰：说《诗》义者，或说雎鸠为白{厥鸟}。白{厥鸟}，属，於义无取。盖苍，大如白{厥鸟}而色苍，其鸣“戛戛”和顺，又游於水而息於洲，常只不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二十七　羽族部十四

异鸟

鹏

《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植党，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翼若垂天之□。是鸟也，海运将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水激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司马彪注曰：扶摇，上行风。）

《晏子》曰：景公谓晏子曰：“天有极大物乎？”对曰：“有鹏浮游□，背凌苍天，该於天地，乎不知其翮之所在也。”

《幽明录》曰：楚文王好猎。有一人献一鹰，击鹏雏。（事具鹰门。）

《异类传》曰：汉武时，西域献黑鹰，得鹏雏，东方朔识之。

《晋书》曰：贾彪《鹏鸟赋序》曰：“余览张安世《鹪鹩赋》，以其质微处亵，而陋以远害。硬为未若大鹏，栖形遐远，自育之全也。此固祸福之机，聊赋之云。”

又曰：阮修《大鹏赞》曰：“跄跄大鹏，诞自北冥。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

又曰：习凿齿诣释道安，值众僧斋。众皆舍钵敛衽，惟释道安食不辍。凿齿曰：“阁鹏从南来，众某苍戢翼，何忽冻老鸱，腩腩低头食？”

（一名天鸡）

《神异经》曰：北海有大鸟，其高千里。头文曰：“天”，胸文曰“鸡”，左翼文曰：“”，右翼文曰“勤”。左足在海北，右足在海南。其毛苍，其喙赤，其脚黑，名曰天鸡，一名勤。头向东，止海中央，惟捕鲸鱼，食则北海水流。利不犯触人，不干物。或时举翼飞，其两羽相初，如雷如风，惊动天地。（张茂先注曰：北海多鲸鱼，而产子多，北海溢塞。故鸟食此鱼，海水通流。）

希有

东方朔《神异经》曰：昆仑铜柱有屋，辟方百丈。上有一鸟，名希有。张左翼复东王公，右翼复西王母。西王母一赎再登翼上，之东王公也。其喙赤，目黄如金。其肉苦咸，仙人甘之。

金翅鸟

《符子》曰：齐景公谓晏子曰：“寡人既得宝千乘，聚万驷矣。方欲珍悬黎，会金玉，其得之耶？奚若？”晏婴曰：“臣闻琬琰之外有鸟焉，曰金翅，民谓为羽豪。其为鸟也，非龙肺不食，非凤血不饮。其食也，常饥而不饱；其饮也，常渴而复充。生未几何，失其天年而死。金玉之珍，非乃为君之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书》曰：初，武帝梦金翅鸟下殿庭，搏食小龙无数，乃飞上天。明帝初，其梦竟验。

意怠

《庄子》曰：东海有鸟，名意怠，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後，食不敢先常，必取其绪，行列不斥，而人不得害，以免于患。

大风

《淮南子》曰：尧使羿缴大风於青丘。（大风，鸅鸟，在东方。一云：大风，风伯也。）

兼兼

《周书》曰：成王时，巴人献比翼鸟。

《尔雅》曰：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曰兼兼。（郭璞症曰：似凫，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飞也。）

《山海经》曰：有鸟，其状如凫，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比翼鸟，色青赤，见则大水。）

《史记》曰：管仲说桓公：“古之封禅西海，致比翼之鸟。”

《瑞应图》曰：王者德及高远，则比翼鸟至。一本云：王者有孝德则至。

《博物志》曰：崇吾之山有鸟焉，一足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鹣鹣，见则天下大水。

世乐

《临海异物志》曰：世乐鸟，五色，头上有冠，丹喙，赤足。有道则见。

端琦

《说苑》曰：晋平公出朝，其鸟环平公不去。平公顾谓师旷曰：“是凤耶？”师旷对曰：“东方有鸟，名为端琦，憎鸟而爱狐。令吾君必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青鸟

《山海经》曰：三危之山，有三青鸟居。（青鸟，主为西王母取食者，别自栖息于此山。）

《纪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解。

《汉武故事》曰：七月七日，上於承华殿斋正中，忽有一青鸟从西方来，集殿前。上问东方朔，朔曰：“杆西王母欲来也。”有顷，西王母至，有十二青鸟如乌，夹侍王母旁。

又曰：钩弋夫人卒，上为起通灵台。常有一青鸟集台上。

《晋中兴书》曰：颜含嫂病困，须鼈蛇胆，不能得。含忧叹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蛇胆也。童子化为青鸟飞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东陵圣母，广陵海陵人杜氏撇。学刘纲道，坐在立亡。杜公不信，诬言圣母作奸，收付狱，圣母从窗中飞出。於是远近为立庙，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鸟在祭所，人有失物者，青鸟便飞集物上。路无拾遗。

晋郭璞《青鸟赞》曰：山名三危，青鸟所解。涂却昆仑，王母是隶。穆王西征，旅轸斯地。

治鸟

《搜神记》曰：越地深山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穿大树作巢，如五六升器，口径数寸，周饰以土垩，赤白相分，状如射侯。伐木者见此树，即避之。或夜冥不见鸟，亦知人不见己也。鸣曰：“嗤咄上去”，明日便宜急上去；曰：“嗤咄下去”，明日便宜急下去。若不便去，但言笑而已，可止伐也；若有秽恶及犯其所止者，则虎害之。白日见其形，鸟形也；夜听其鸣，亦鸟也。时主人形，长三尺，入涧中取石蟹，就人间火炙之。越人谓此越祝之祖。

木客

《异物志》曰：木客鸟，大如鹊。数千百头为群，飞集有度，不与众鸟相厕。人俗云：木客，白黄文者谓之君长，有翼有绶，飞高而正；赤者在前，谓之五伯，居前正；黑者谓之钤下；缃色而杂者，谓之功曹；左胁有白带、似ひ囊者，谓掷犊簿；长次君後，其五曹官属各有章色。庐陵郡东有之。

恶鸟

《尔雅》曰：枭，鸱（郭璞症曰：土枭。）鸟少美长鬼，为流栗。

《史记》曰：古者，天子常以春祠黄帝，用一枭。（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

《春秋後语》曰：苏代谓魏王曰：“独不见夫博之所以贵枭乎？（博之坚者为枭。《楚词》云：成枭而牟乎五白。枭，古尧切。）便则食，不便则止。令主曰‘事始以行，不可更’。是何言欤？王之用智不若枭乎？”王乃止其行。

《後汉书》曰：朱浮与彭宠书，曰：“惜乎！弃休令之嘉名，造鸱枭之逆谋。”

《晋书》曰：张重华为石季龙所攻，重华扫境内，使其征南将军裴恒御之。恒壁於广武，欲以持久敝之。张耽举主簿谢艾，兼资文武，必能折冲御侮，歼殄凶类。重华召艾，艾曰：“昔耿不欲以贼遗君父，黄权愿以万人当寇。乞假臣兵七千，为殿下吞王曜、麻秋等。”重华大悦。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於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於是进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

又《载记》曰：乞伏乾归略于五溪，有枭集于其手，甚恶之。六年，为兄子够援所弒，并其诸子十馀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史》曰：李玄忠性甚工弹。常从文襄入谒魏帝，有枭鸣殿下。文襄命玄忠弹之，问得几丸而落，对曰：“一丸承大将军意气，两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

《唐书》曰：有枭晨鸣于张率更庭树，其妻以为不祥，连唾之。文收云：“急洒扫，吾当改官。”言未毕，贺者已在门。

《淮南子》曰：白公之啬财，若枭之爱其子也。（许慎曰：枭子大，食其母也。）

《淮南万毕术》曰：氲止枭鸣。（取破甑瓦向抵之，辄自止物相胜，其性耳。）

《鲁猎蒙》曰：齐辨士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离坚白，合同异，一日服千人。有馀劫者弟子曰鲁仲连，年十二，号“千金驹”，往诣田巴曰：“臣闻白刃交前者，不救流矢，急，不暇救援也。今楚军南阳，赵代高唐，燕人十万守聊城，国之危在旦夕，先生奈何不能却者？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声而人恶之。愿先生勿复言！”田巴曰：“谨闻命矣。”

《说苑》曰：齐景公为露寝之台，成而不通焉。柏常骞曰：“为台甚急，台成，君何为不通焉？”公曰：“然。枭昔鸣。枭鸣者，其声无不为也。吾恶之甚，是以不通焉。”柏常骞曰：“臣请禳而去之。”公曰：“何具？”对曰：“筑新室，为置白茅焉。”公使为室成，置白茅焉。柏常骞夜用事，明日，问公曰：“今旦闻枭声乎？”公曰：“一鸣而不复闻。”使人往视之，枭当陛布翼伏地而死。

又曰：枭逢鸠，鸠曰：“子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一乡皆恶我鸣，故徙也。”鸠曰：“更鸣则可；不更鸣，东徙亦恶子之声。”

桓谭《新论》曰：王翁时男子毕康杀其母，诏焚烧其尸，暴其罪于天下。余上封章言：“宣帝时，公卿朝会，丞相语次曰：‘闻枭生子，长，旦食其母，宁然？’有贤者应曰：‘但闻乌子反哺耳。’丞相大惭。君子於鸟兽，尚为之讳，况人乎？”

又曰：余前为典乐大夫，有枭鸣于庭树，咐晷皆惧。余後与典谢侯争斗，俱坐免。

《说文》曰：枭，不孝鸟也。至日捕枭磔之。

赵壹《解摈赋》曰：氲瓦可以令枭寂。

《岭表录异》曰：北方枭鸣，人家以为怪，共恶之。南中昼夜飞鸣，与鸟鹊尾。桂林人罗取，生鬻之；家家养使捕鼠，以为胜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记□内则》曰：鹄胖。
《毛诗》曰：墓门有梅，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
又曰：翩彼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
又《诗义疏》曰：，大如鸠，绿色，恶声鸟也。入人家，凶，贾谊所赋是也。其肉甚美，可为羹霍，又可炙。汉供御物各随其时，惟冬夏施，以美故也。
《庄子》曰：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炙。
《魏志》曰：夫，天下贱鸟也。及其在林食椹，则怀我好音。
《晋书》曰：王羲之好炙。
《三国典略》曰：齐后主，太上王武成之长子也。母曰胡太后，梦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於并州。其日有鸣於产帐之上。
盛弘之《荆州记》曰：巫县有鸟，如雌鸡，其名为。
《广志》曰：，楚鸠所生，如驴、巨虚种类，不滋乳也。

《西京杂记》曰：贾谊有长沙，鸟集其承尘而鸣。长沙俗，以为至人家，主人当死。谊作《鸟赋》，齐死生，等荣辱，以遣忧累焉。
贾谊《鸟赋》曰：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鸟飞入舍，止於坐隅。似，不祥鸟也。谊既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伤悼，以为寿不长，为赋以自广。
汉太常孔臧，仲尼之後，以才学知名，作《赋》曰：季夏庚子，思道静居。爰有飞，集我室隅。异物之来，吉凶是符。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鸟，卒用丧己。咨我令考，信道秉直，变怪生家，谓之天神，修德灭邪，化及其邻。
梅陶《鸟赋序》曰：余既遭王敦之难，遂见忌录。居於武昌，其秋，有野鸟入室，感贾谊《鸟赋》依而作焉。
《神仙传》曰：尹轨，字公度。人有怪鸟，鸣其屋上者，以语公度。公度为一奏符，著鸟鸣处。其夕，鸟伏符下死。
瞿各
《尔雅》曰：各，忌其。（郭璞症曰：江东呼鵂鶹为忌欺，亦曰瞿各。音句格。）
《纂文》曰：鵂鶹，一名忌欺。白日不见人，夜能食蚤虱也。蚤、爪音相近，俗人云：鵂鶹拾人弃爪，相其吉凶，妄说也。
《博物志》曰：鵂鶹一名鸱鵂。昼日无所见，夜则目至明。人截爪甲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爪，分别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辄便鸣，其家有殃。
《庄子》曰：鵂鶹夜撮蚤，察毫末，昼暝目不见丘山，殊性也。
《淮南万毕术》曰：鸱鵂致鸟。（取鸱鵂，折其大羽，绊其两足，以为媒，张罗其旁，鸟自聚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史》曰：侯景入台城，在昭阳殿廊下居处，常有鸺留鸟鸣呼。景恶之，使人穷山野捕焉。

《三国典略》曰：侯景矫豫章嗣王栋命禅位於己。将拜受册命，忽有丹嘴鹊集于册书。又夜有鸺留鸣于太家上。景深以为恶，自控弦伺之。

鸆

《广雅》曰：鸆鸟，雄曰运日，雌曰阴谐。

《东观汉记》曰：公孙述欲徵李业为博士，业故不起。乃遣人持鸆，不起，便赐药。业乃饮鸆而死。

《晋中兴书》曰：烈宗诏曰：“肝飞督王饶，忽上吾九鸟一口，云以辟恶。此凶物，岂宜妄进？”於是鞭饶二百，使殿中侍御史孙口临於四衢之道焚烧之。

《晋书》曰：石崇出为南中郎将、荆州刺史、领南蛮校尉，加鹰扬将军。崇在南中得鸆鸟雏，以於後军将军王恺。时制鸆鸟不得过江，为司隶校尉傅祗所纠。诏原之，烧鸆於都街。

《山海经》曰：女几之山、琴鼓之山、玉山、丰山、岷山，其鸟多鸆。（郭璞症曰：鸆大如雕，紫绿色，赤喙，食蛇蝮也。）

《淮南子》曰：运日知晏，阴谐知雨。

《吴氏本草》曰：运日，一名羽鸆。

《神农本草》曰：鸆竖南郡，大毒，入五藏，烂杀人。

鬼车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七日，多鬼车鸟，度家家槌门打户，捩狗耳，灭烛灯禳之。《玄中记》云：此鸟明迮获，一名天帝少女。夜游，好取人家女人养之，有小儿以血点其衣为验。

《岭表录异》曰：有鸟如鸺留，又明嗣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爰入人家，铄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

《三国典略》曰：齐後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

《玄中记》曰：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鸟，脱毛为女人。名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钓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人养小儿，不可露其衣，此鸟度即取儿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各走就毛衣，衣此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取衣，在积稻下得之，衣之而飞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飞去。（今谓之鬼车。）

不孝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异经》曰：不孝鸟，状如人身，犬毛，有齿，猪牙。额上有文曰：“不孝”，口下有文曰“不慈”，鼻上有文曰“不道”，左胁有文曰“爱夫”，右胁有文曰“怜妇”。故天立此异鸟，以显忠孝也。

卷九百二十八　羽族部十五

众鸟

《异物志》曰：锦鸟，文如丹地锦，而藻缋相交。俗人见其似锦，因谓之锦鸟。形微大於雉。其雌特有文章，五色，甚可爱。

《周氏杂字》曰：ケゲ鸟，似凫。

《风土记》曰：爽，属。飞则鸣，其翅肃肃者也。

《楚辞》曰：鸿鹄代游曼爽，（曼曼行也。霜，俊鸟。）

《风土记》曰：，由也。以名自呼，大如小鸡，生於荷叶上。

《尔雅》曰：鹳专，柔也。如鹊，短尾。射之，衔矢射人。（郭璞注曰：一名随羿。）

《河图说徵祥》曰：鸟一足曰独立，见则主勇强也。

《广州记》曰：新宁县有独足鸟，大如鹄，其色苍，其鸣自呼“独足”。

《临海异物志》曰：东垂有一足鸟，俗名曰独足，疑是商羊。文身赤口，惟食虫豸，不罕跃梁，鸣如人啸声，将雨转鸣。或曰山噪鸟，昼伏夜翔，或时昼出，则群鸟噪之。

《山海经》曰：有五彩之鸟，有冠，名曰狂鸟。

孔融《周岁论》曰：仪凤屯集，狂鸟秽之。

《尔雅》曰：彖，其老。（郭璞症曰：彖也，俗谓之痴鸟。音丑眷切。）

《说文》曰：欺老，彖也。

左思《蜀都赋》曰：夷山栖。（綦毋遂注曰：夷，鸟名，今如山鸡。其色班，其雏色异。出江东。）

《庄子》曰：周周衔羽以济河。（司马彪注曰：周周，河土鸟也，头重尾轻，是以衔他鸟羽乃飞过河。人之不可求益於物，以补其所短也。）

竺山真《登罗山疏》曰：越王鸟，状似鸢，口句末，可受二升许。南人以为酒器，珍於文螺。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啖百草，不饵虫鱼，惟啖木叶。粪似董陆香，山人遇之，既以为香，又治杂疮。

《南方草物志》曰：有鸟或名越王鸟，大如孔雀。喙长尺八九寸，黄白黑色，状如人画，光饰似漆，莹磨尤益鲜明，多持以饮酒。出交趾九真。

刘欣期《交州记》曰：蒙童，黄喙二尺馀，南人以为酒爵。

《南越志》曰：蒙童，一名越王鸟。

《岭南录异》曰：越王鸟，如乌而颈帚长，头有黄冠如杯，用贮水，互相饮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鸟雏。取其冠，坚致，可为酒杯。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五距鸟，足有重距，其音“先顾”，或谓之先顾鸟。似孔雀，背连钱文。
《游名山记》曰：芙蓉山有异鸟，爰形顾影，不自藏，故为罗者所得，人谓宅宇。
《广州记》曰：广宁县有金鸟，纯白，口脚如金，其鸣自呼。
《异物志》曰：厥鸟，大如雄鸡，色赤或黑，而能鸣。弹射取之，其肉香美，中作炙。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复县南山有鸟，时吐物，长数寸，丹朱彪炳，形色类绶，因名吐绶鸟。
又曰：晋太玄中，营道令何谐之於县内得一鸟，大如白鹭，膝上及髀有铜环贯之，环大小刻镂如橄榄子，妙绝人工。於时京师皆观之。
《岭表录异》曰：有鸟形如野鹊，翅羽黄绿间错，尾竖两枝，长二尺馀，直而不。惟尾室有毛，宛如箭羽，因目之为带箭鸟。
《尔雅》曰：鸟鼠同穴，其鸟为，其鼠为。（郭璞症曰：鼠如人家鼠，尾短。如燕而小，色黄黑。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内，鸟在外。今在陇西鸟鼠同穴山。）
《临海异物志》曰：江湖海鸟，大于鹳，喙长八寸，潮上即鸣。
又曰：崖[B19C]鸟，海鸟也。喙长八寸。天欲风雨，内喙於土中，向风，海师以为候。鸣如啸。
又曰：蜜母，小鸟也，色黑。正月旦，为蜜蜂周行诸山求安处，蜂随之，蜜母暮还入蜂中。
郭璞《蜜蜂赋》曰：大君以总群氏，又协气於零雀。每先驰而葺宇，番严穴之经略。（蜜母，一名零雀。）
《尔雅》曰：竭，水狗。
又曰：幼，头。（孙炎曰：鱼也。）
又曰：突，鹕鸟。（孙炎曰：谷鹕，水鸟。）
又曰：真，{民虫}母也。
《广志》曰：蚊母吐蚊，大如鸠。
《岭南异物志》曰：五岭溪山深处有大鸟，如，常吐蚊子，辄从口中飞去，谓之吐蚊鸟。
《说文》曰：蒙，水鸟也。
《南方草物状》曰：孔贵如小母鸡。
《临海异物志》曰：独舂鸟，声似舂声。声多者，五伤；声少者，五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契鸟、兰草，占米之贵贱。背回，契其茎。契一度，即斛米百钱；再度二百；未契仍五十。随契多少，以占知之。
《尔雅》曰：{敫鸟}，唐屠。（郭璞疋曰：似乌，苍白色。）
《临海异物志》曰：鹿隹鸣声哀。俗云：继母欲嫁，因爨，使人守之，母遂不还，儿因呼母，言鹿隹也。
又曰：游鸟，如鹅大，其色黑，以青丝头系竹竿呼之，即来入手。俗言是东海神所养，不可食也。
《临海异物志》曰：独左鸟，如隼，其色黑，其鸣如人呼鸡声。
《尔雅》曰：鹨，天也。
《南方草物状》曰：金吉鸟，其大如小母鸡。
《临海异物志》曰：有鸟耀仪，名曰苦姑。
又曰：除溪鸟，小如鸲鹆，甚黑。天欲阴雨即鸣，音言“溪渎”。
又曰：祖端端，小鸟。天欲雨即鸣。
《抱朴子》曰：千秋鸟，人面，寿如其名。
《鲁猎萦》曰：南方鸟名曰口，生而食其翼。
《南方草物状》曰：羽鸟，毛羽青黑色，小于鸠。
俞益期《与韩豫章笺》曰：林邑有鸟，明鼬飞。
《临海异物志》曰：宾师，形大如鸲鹆，毛正黑色。
《广雅》曰：车摄，鹪礼也。
《山海经》曰：基山有鸟焉，名尚舟，食之无卧。
又曰：北海蛇山有五彩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
又曰：青丘有鸟，其状如鸠，名曰灌灌。
又曰：祷过之山有鸟，二足三面，名瞿如。
又曰：松果山有鸟，名鸟渠。
又曰：上申山，鸟名当扈，状如雉，食之不旬目。
又曰：符遇之山，其鸟名民，可以卫火。
又曰：英山有鸟，状如鹑，食之已疠，名曰肥遗。
又曰：宰途山有鸟，名曰数斯，食之已瘿。
又曰：昆仑山有鸟，名曰钦原，ン兽则死，ン木则枯。
又曰：灌题山有鸟，见人则跃，名曰竦斯。
又曰：梁渠之山有鸟，名曰嚣，食之已腹痛，可以止。（治下也。）
又曰：阳山有鸟，自为牝牡，名曰像蛇。
又曰：山有鸟，名曰要，（铃要两音。）其鸣自呼，服之不眯。
又曰：丑阳山有鸟，名曰只余，可以卫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翼望山有鸟，状如乌，三首六尾，其名曰奇余。（倚余两音。）服之使人不眯，又以御凶。
又曰：青要山有鸟，名曰幼。（音窈窕挚也。）状如乌，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又曰：攻离山有鸟，名曰婴勺。其状如鹊，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勺形。）其鸣自呼。
又曰：鸟名青耕，可以御疫。
又曰：天帝山有鸟，其状如鹑，黑文而赤翁，（翁，领下毛。）名曰栎，食之已痔。
又曰：山有鸟，名𠔃，（音垒）其状如鹊，而两首四足。
又曰：北嚣山有鸟，状如人面，名曰{般鸟}昌，夜飞而昼伏。
又曰：太行山有鸟焉，其状如鹊，白身赤尾，六足，其名贲贲。（音奔）
又曰：马成山有鸟，状如乌，白首而身青，黄足，其名曰屈，食之不饥。
又曰：号山有鸟，名寓，状如鼠。
又曰：梦联掷晷有鸟，群居而朋飞，其毛如雌雉，名曰鸟。（音交。或作渴。）
又曰：毕张山有鸟，状如雉，而文首、白翼、黄足，名曰白石。食之已嗌。
又曰：小侯山有鸟，其状如乌而白文，名曰鸪。（姑习两音。）
又曰：北号山有鸟，其状如鸡，而白首、鼠足、虎爪，名曰魁雀，食人。
又曰：俞次山有鸟，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非巴}（音肥。）冬夏蛰，服之不畏雷。

鸟卵

《左传口哀公下》曰：子西曰：“胜如卵，余翼而张之。”
《汉书》曰：武帝时，大宛诸国献大鸟卵。（应邵曰：如二石瓮。）条支国大鸟，卵如瓮。
《魏志》曰：清河令徐孝龙取十三种物着箧中，使管辂射之。先说鸡子，後谓蚕蛹，遂一一名之。
《吴志》曰：孙权太子常嘲诸葛恪曰：“匈糠何不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
《晋书》曰：戴安道少时，取鸡卵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文，手刻字，文既绮藻，器亦妙绝。
《唐书》曰：武德中，西蕃突厥叶护可汗遣使贡条支巨卵二。
又曰：贞观二十一年，西蕃吐陆可汗献金卵瓶，鸟壳也。雕刻作禽兽，而途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金。
《山海经》曰：西王母山有氵民国，凤卵是食，甘露是饮。
《韩诗外传》曰：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大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
《管子》曰：子夏云：“雕卵，然後謇蹙，所谓发积藏，散万物。”
《墨子》曰：以他言非吾者，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石犹不毁也。
《孙卿子》曰：以桀诈桀，则幸；诈尧，譬若以卵投石。
又曰：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精之。然而长者不贵，非礼义揲晷也。
《淮南子》曰：越鸡不能伏鹤卵。
又曰：雁北向，鹊始加巢，雉鸲呼卵。
《淮南万毕术》曰：艾火令鸡子飞，（取鸡子，去其汁，燃艾火，内空卵中，疾风因举之，飞。）盐之累卵。（取盐途卵，取他卵置上，即累矣。）
《抱朴子》曰：夏后始衰，食凤卵而凤去。如此，则凤有种矣。
《扬子法言》曰：雌之不才，其卵段；（段，败也。）君乏才，其民野。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
《神仙传》曰：有人病，就茅君请福。煮鸡子十枚，以内帐中。须臾，茅君悉揲出。其中伍缕者，并差；有黄者，不愈。常以此为候。
阮籍《大人先生传》曰：若先生者，以天地如卵耶？小物细人，欲论其长短，议其是非，岂不罢湊！
《博物志》曰：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龟、鳖、黿、此诸类皆卵生而影伏。
《幽明录》曰：桂阳罗君章，二十许，都未有志，不属意学问。常昼寝，梦得一鸟卵，五色杂耀，不势人间物，梦中因取吞之。於是渐有志向，遂更勤学，读九经，以清才闻。
《罗含传》云：吞飞鸟卵。
《吴氏本草》曰：丹鸡卵可作虎珀。
张衡《南郡赋》曰：春卵夏笋。
张孟阳《洛禊赋》曰：浮素卵以蔽水，洒玄醪於中河。
鸟巢
《尚书大传》曰：古人凤皇巢其树，好生恶杀。
《说文》曰：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巢。
《曾子》曰：鹰以太山为下，而增巢其上。
《孙卿子》曰：古之王者，乌鹊之巢可俯窥。
《庄子》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於是贸苍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又曰：鹊上高城之墉，而巢於高枝之颠。城坏，陵风而起。
又曰：至德之君，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淮南子》曰：鹊巢知风之所起。（言鹊作巢而知风。一实背风也。）
陆贾《新语》曰：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枝；秦以刑罚为巢，故有复巢破卵之患。
卷九百二十九　鳞介部一
龙上
《河图》曰：舜以太尉即位，与三公临观。黄龙五彩，负图出置舜前，以黄玉为柙，白玉检、黄金绳，黄芝为泥，章曰：“黄帝符玺”。（《春秋运斗枢》同。）
又曰：黄金千岁生黄龙，青金千岁生青龙，赤金千岁生赤龙，白金千岁生白龙，玄金千岁生玄龙。
又曰：黄龙从雒水出，诣虞舜，鳞甲成字，舜令写之。写竟去。
《星经》曰：东方七宿为苍龙。（凡有鳞之类，皆属于木，故龙为鳞虫之长。）
《归藏□明夷》曰：昔夏后启上乘龙飞以登於天ㄚ，皋陶占之曰吉。
《周易□乾卦》曰：□行雨施，品物流形，时乘六龙。
又《坤卦》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又《文言》曰：□从龙。
又《说卦》曰：震为龙。
《易通卦验》曰：立夏，清风至，而龙升天。
《尚书中候》曰：黄龙负卷舒图。
又曰：青龙衔玄图。
《大戴礼□冠》曰：鳞虫三百六十，而龙为之长。
《礼记□礼运》曰：龟龙在宫沼，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氵念。（氵念，潜藏也。）
《礼含文嘉》曰：龙马金玉，帝王之瑞也。
《左传□昭五》曰：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焉，子产不许，曰：“我斗，龙不我睹也；龙斗，我独何睹焉？穰之，则彼其室也，吾无求於龙，龙亦无求於我。”乃止。
又《昭七》曰：秋，龙见於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智於龙，以其不生得也，谓掷昵，信乎？”对曰：“人实不智，非龙实智。（言人实不智而谓掷昵，非龙智也，乃不智也。）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豢，养也。）昔有叔安，（，古国也。安，其君名也。）有裔子曰董父，（裔，远也。玄孙之後为裔也。）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故帝舜氏世有畜龙氏。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後。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嘉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

《春秋玄命苞》曰：龙之言萌也，阴中之阳，故言龙举而□兴。

《史记》曰：昔夏后氏之衰，有神龙二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杀之、徙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而藏之，吉。

又曰：黄帝得土德，黄龙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

《汉书》曰：惠帝二年正月，两龙见兰陵人家纠晷。

又曰：文帝时，公孙臣以为汉土德，黄龙见；张苍以为水德。至十五年，黄龙见成纪下诏召臣为博士。

《东观汉记》曰：公孙述，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称尊号，改玄曰龙兴。

《後汉书》曰：哀牢夷，其先有妇人，捕鱼死晷，触沉木，有孕，生男子十人。沉木化为龙，出水上。九男惊走，一儿不去，背龙，因舐之。後诸儿推为哀牢主。

《魏志》曰：华歆、邴原、管宁三人为友，号曰“一龙”，歆为龙主，原为龙腹，宁为龙尾。

《魏略》曰：文帝欲受禅，郡国奏黄龙十三见。明帝铸铜黄龙，高四丈，置殿前。

《晋书》曰：刘毅为尚书左仆射。时龙见武库纠晷，帝亲观之，有喜诗。百官将贺，毅独曰：“昔龙降郑时门之外，子产不贺；龙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至周幽王，祸衅乃发。《易》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

又曰：陆机常饷张华。于时宾客满坐，华发器便曰：“杆龙肉也。”众未之信。华曰：“试以苦酒濯之，必有异。”既而五色光起。机还问主，果云：“园中茅积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乍，过美，故以相献。”

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曰：慕容晃十二年夏四月，黑龙一、白龙一见於龙山。晃亲帅群僚观龙，二百馀步，祭之以趟阄。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晃大悦。还宫殿，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书》曰：符生初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作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城东。”时符坚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其後果验。

又曰：吕光伐龟兹，军其城南。营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断堤，摇动，有头角，目光若电。及明，而□雾四周，遂不复见。旦视其处，南北五里，东西三千馀步，鳞甲隐地之所昭然犹在。光叹曰：“黑龙也。”俄而□起西北，暴雨灭其迹。杜进言於光曰：“龙者，兽之君，大人利见之像。《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德符幽契。愿将军勉之，以成大庆。”光有喜诗。

又曰：冯跋弟素弗与从兄万泥及诸少年游於瞬吊。有一金龙浮水而下，素弗谓万泥曰：“颇有见不？”万泥等皆曰：“无所见也。”乃取龙而示之，咸以为非常之瑞。

又曰：雷奂子华度襄水，剑跃入水，化为龙。

又曰：初，桓温南州起斋，悉画龙於其上，号曰：“盘龙斋”。及玄篡，而刘毅，字希乐，讨玄，玄死於盘龙斋，而毅居之。

沉约《宋书》曰：刘穆之，字道和。常梦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舡下，见有二白龙挟舡。既而至一山，峰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

《宋书》曰：徐羡之常从兄履之为临海乐安县。常行经山中，见黑龙，长丈馀，头有角，前两足皆具，无後足，曳尾而行，後文帝立，羡之竟以凶终。

又曰：傅亮率行台迎宜都王。王舟舆发自江陵，中流有黑龙跃出，负王舟，左右失色。王顾长史王昙首曰：“杆大禹所以受天命，吾何德以堪之？”

《齐书》曰：建武中，荆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畏，不敢居也。

又曰：初武帝梦金翅鸟下殿庭，搏食小龙无数，乃上天。明帝初，宗室多遇害。其梦竟验。

《梁书》曰：武帝郄后素妒忌，及终，化为龙，入於後宫井。通梦於帝，或见形，光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於是井上为殿，衣服委积。

《南史》曰：梁江陵城壕中，有龙腾出，焕烂五色，竦跃入□，六七小龙相随飞去。群鱼腾跃，坠死於道。龙出处为窟，若数百斛。（音遄。）

《三国典略》曰：陆法和拒任约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轻舟，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约军一里乃还。谓将士曰：“彼龙睡不动，吾军之龙其能踊跃？若待明日攻之，当不署客而自破贼。”

《陈书》曰：隋师济江，荆州吕肃败後，别师廖世宠领大舫诈降，欲烧隋舰，糕死一战。於是有五黄龙备色像，各长十馀丈，骧首连接，顺流而东，风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起，□雾晦暝。陈人震骇，不觉火自焚。故隋文下诏，以告郊庙。
又曰：宣帝初在江陵，军主李总与帝有旧，每同游处。帝常夜被酒，张灯而寝。总出，寻反，乃见帝是大龙，便惊走他室。
《後魏书》曰：波知国有三池，传云：大池有龙王，次者龙妇，小者龙子。行人设祭乃得过，不祭多遇风雪。
又曰：正玄玄年，有黑龙如狗，南走宣阳门，跃穿门楼下而出。此魏衰之徵也。
《後周书》曰：大像中，荣州有黑龙见，与赤龙斗于汴死戚侧，黑龙死。
《隋书》曰：源师初在齐，迁在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相，谓真龙出，大惊喜。问龙何在，师整容报曰：“杆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也。”
《唐书》曰：贞观中，汾州言青龙、白龙见。白龙吐物，初在空中，有光如火，至地，陷入二尺。掘之，则玄金也，形圆，斜广尺馀，高六七寸。
又曰：先天中，玄宗以旱亲往龙首池祈祷，有赤蛇自池中而出，□雾四布，应时澍雨。
又曰：褚无量，字弘度，杭州盐官人。幼孤贫，励志好学。家近临平湖，湖中有龙斗，倾里闾就观之。无量时年十三，读书晏然不动。及长，精三《礼》与《史记》。
又曰：文宗大和二年，五龙会于密州裨产山之北，次第而至，五方之色具焉，自申及戌而没。
《後唐史》曰：庄宗时，畏饿僧诚惠自号“降龙师”。帝雅重之，每屈膝施敬，诸王嫔御皆为之拜，诚惠悉倨坐而受之。初，自台山谓帝，镇州王不为之礼，诚惠恚怒曰：“吾有毒龙五百，岂劳于命一龙揭片石，常山其为沼乎！”逾年，而滹川大溢，败镇之郛。或闻其言，益以为神。繇是帝敬之愈笃。
《周史》曰：徐州丰县民单兴纠晷龙出，民有母子三人同睹之，即时皆卒。龙既出，澍雨漂沫，城内居民济之以筏，登城以辟水。
《管子》曰：龙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如蚕，欲大则函天地，欲上则陵□，欲沉则伏泉。
又曰：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水则神立，失水则神废。
《墨子》曰：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曰：“帝於今日杀墨龙於北方，先生色黑，不可以北。”
又曰：帝以甲乙杀青龙於东方，丙丁杀赤龙於南方，庚辛杀白龙於西方，壬癸杀黑龙於北方。若用子言，则禁天下之行也？
《孙卿子》曰：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川，蛟龙生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朱氵平沦咖屠龙於支离益，殚千金之家。三年伎成，而无所用其巧也。
又曰：子张见鲁哀公，哀公不礼，托仆大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也。叶公好龙，室屋雕文尽以写龙。於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於牖，拖尾於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者也。”（《新序》又载。）
又曰：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得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口气，养乎阴阳。余口张而不能[A13B]，予又何规老聃哉？”
又曰：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渊得千金掷觇，归与其父。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破也！夫千金掷觇，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如使骊龙悟，子尚奚徼之有哉！”
《韩子》曰：夫龙之为虫，有狎而骑也。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婴之则杀人。人主亦有之，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淮南子》曰：人莫欲学御龙，而皆欲学御马；莫欲学治鬼，而皆欲学治人。急所用也。（御龙、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马治人为务矣。）
又曰：伯益作井，而龙登玄口，神栖昆仑。（伯益，夏禹之佐也。初凿井泄地气，以後必漉池而渔。故龙登玄口，神栖昆仑。一曰，龙在黄泉下，恐害及，故去之。）知愈多，而德愈薄矣。
又曰：夫腾蛇游雾而腾，龙乘口而举。
又曰：虎啸而谷风生，（虎，阴中阳什，与风同类。）龙举而景口属。（龙，阳中阴虫也，与口同类。）
又曰：人不见龙之飞举而能高者，风雨之奉也。（奉，助也。）
又曰：烛龙在雁门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不见日，故龙以目照之，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
《新言》曰：汉祖骖三龙而乘口路，振长策而驱天下。三龙，人杰。
又曰：龙潜之水，乘口跃鳞。虎啸之声，因风奋烈。达则振缨朝堂，穷则身亲南亩。
《抱朴子》曰：山中辰日称雨师者，龙也。
又曰：西域方士能神祝者，临渊，禹步吹气，龙即出浮。其初出，乃长十数丈。於是方士更吹之，一吹则龙辄一术，至长数寸，方士乃掇取着壶中。或有四五龙，以少水养之，以疏物塞壶口。於是方士闻有旱处，便赍龙往卖之，一龙直数十斤金，举国会敛以雇之。直毕，乃发壶，出一龙，著渊潭掷晷，因复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步吹之，辄一吹一出，长数十丈。须臾，□雨四集。
又曰：有自然之龙，有蛇化成之龙。
又曰：夏时，龙生于太庙掷晷。
《说苑》曰：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天帝曰：‘当是之时，若安置而形白龙？’对曰：‘我下清泠之渊，化为鱼。’天帝曰：‘鱼固人之所射也。若罪，豫且何罪？’夫白龙，天帝贵畜也；豫且，宋国之贱臣也。白龙不化，豫且不射。今弃万乘之位，而从布衣之士饮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吕氏春秋》曰：禹南济江，黄龙负舟。人惧，五色无主。禹笑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养人，奈何忧於龙？”龙弭耳而走。
又曰：晋文返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驶猿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承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死于中野。”悬书公门而伏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
《家语》曰：鳞虫三百六十，而龙为长。死蜃怪龙冈像，夏食而冬蛰。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太昊包牺氏，风姓，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
又曰：黄帝彩首山铜，铸鼎荆山下。有龙垂胡髯而下迎黄帝。群臣欲从，持龙髯，髯拔，遂堕。
《说文》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渊。
《山海经》曰：夏后启乘两龙，□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
又曰：锺山之神，名曰烛龙，视为昼，瞑为夜。身长三千里。
《括地图》曰：龙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池，方七百里，群龙居之。多五花树，群龙食之。去会稽四千里。
《论衡》曰：龙少鱼众，少者为神。
《列仙传》曰：骑龙鸿者，於池中求得龙子，状如守宫，十馀头，结草庐而守养之，龙大稍稍去。後五十馀年，水坏其庐。一旦，骑龙来，语云：“吾，冯伯昌孙也。此间人不去百里当皆死。”信之者皆去，不信者以为妖言。至八月，水出，死者以万计。
又曰：陵阳子明者好钓。钓得白龙，子明解钓，拜谢放之。後数十年，得白鱼，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遂上黄山彩五石脂、石肺服之。三年，白龙来迎，止陵阳山上百馀年。
又曰：马师皇者，黄帝马医。有龙下，垂耳张口，师皇针其唇，饮以甘草汤而愈。後一旦负之而去。
又曰：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也。数行火，一旦散上，紫色撤觇，安公伏冶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期，赤龙来，安公骑之，大雨东南，上而去。

又曰：呼子先者，汉中关下卜师也。老寿百馀年，临去，呼酒家老妪曰：“急职！当与汝俱。”夜有仙人持二茅狗来呼子先，子先持一与妪，妪得而俱骑，骑乃龙也。上华阴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母在此耳！”

卷九百三十　鳞介部二

龙下

孙氏《瑞应图》曰：黄龙者，神之精、四龙之长也。王者不漉池而鱼，德达深渊，则应气而游池沼。

郦善长《水经注》曰：《浮图澄别传》曰：“石虎时，自正月不雨至六月，澄诣滏口祠，稽首曝露。即日，二白龙降於祠下，於是雨遍千里。”

又曰：石勒时天旱，沙门佛图澄於石井岗掘得死龙，长尺馀。渍之以水，良久乃苏。咒而祭之，龙腾空而上，天即雨降。因名龙岗。

又曰：交州丹渊有神龙。每旱，村人以岗草置渊上，流鱼则多死。龙怒，当时大雨。

《豫章记》曰：吴猛坐郭璞事被收，寄载往南，令舡勿开户。舡主闻舡下有声，如在树杪。试窥之，有二龙负舡，一兽至宫亭湖，还豫章。

《三秦记》曰：河津，一名龙门，巨灵迹犹存，去长安九百里。水悬舡而行，旁有山，水陆不通，龟鱼之属莫能上。江湖大鱼集门下数千，不得上，上即为龙。故云：“曝鳃龙门，垂耳辕下。”

又曰：龙首山，长六十里，头入於渭，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渐下，高五、六尺。土赤不毛。云昔有黑龙从山南出饮渭，其行道因成王山，故因名也。

《西河记》曰：张骏立谦光殿成，後池死晷有五龙昼日见，移时乃灭。水通变绿色。骏即为铜龙以厌之。骏卒不胜此殿。

《广雅》曰：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虬龙，无角曰螭龙。

《方言》曰：龙未升天曰蟠龙。

《齐谐记》曰：蛟龙畏楝树叶、五色丝。

《汉武帝内传》曰：王母乘紫□之辇，又驾九色之班龙。

葛洪《神仙传》曰：费长房与壶公俱去。后壶公谢而遣之，长房忧不能到家，公与所用竹杖，骑之，忽然而睡，已到家。以所骑竹投葛陂中，顾之，乃青龙也。

《管辂别传》曰：龙者阳精，以潜於阴，幽灵上通，和气感神。二物相扶，故能兴。

《衬搡先贤传》曰：宋玉对楚王曰：“神龙朝发昆仑之虚，暮宿於孟诸，超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口汉植淀，婉转四渎之里。夫尺泽之鲵，岂能料江海之大哉？”

《王子年拾遗录》曰：方丈山，一名蛮雉山。东有龙场，方千里。有龙，皮骨如山阜，肤血如流水。燕昭王时，以龙膏为灯，光清澄若水，光焰五色，人以为瑞。

沉怀远《南越志》曰：蟠龙，身长四丈，赤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於海。有毒，伤人即死。

《人物志》曰：龙神不处网罟之水，凤皇不翔罗之乡。

《博物志》曰：昔禹平天下，会群臣於会稽之野，防风氏後至，杀之。夏德之盛，二龙降之。禹使范成光御之，以行域外。既周而还至南海，经防风，防风之神见禹使，怒而使射之。有迅雷风雨，二龙去。二臣恐，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疗以不世之草而皆活，是为穿匈民。

又曰：龙肉，以醢渍之，则文章生。

《异苑》曰：陶侃常捕鱼，得一织梭，还挂于壁。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屋腾跃而去。

任《述异记》曰：汉和帝玄年，大雨，有一青龙堕於宫中。帝命烹之，赐群臣龙羹各一杯。故李尤《七命》曰：“味兼龙羹。”

杨咳戴《洛阳伽蓝记》曰：西方乌场国西有池，龙王居之。池边有一事，五十馀僧。龙王每作神变，国王祈请，以金玉昭唉投之池中，在後涌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恃龙而济世，人名曰龙王寺。

又曰：西方不可依山，甚寒，冬夏积雪。山中有池，毒龙居之。昔五百商人止宿池侧，值龙忿怒，泛杀商人。盘陀王闻之，舍位与子，向乌场国学婆罗门咒。四年掷晷善得其术，还，复王位，就池咒龙。龙变为人，悔过向王，王乃舍之。

《楚辞》曰：神龙失水而陆居，为蝼蚁之所哉。

蛟

《礼记口月令》曰：季秋，伐蛟取鼍。

《史记》曰：刘媪常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冥晦，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汉书》曰：武帝玄封五年，帝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

《晋书》曰：周处，字子隐，义兴阳羡人也。父鲂，吴鄱阳太守。处少孤，未弱冠，膂力绝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里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掷昃，谓父老曰：“今时和岁丰，何苦而不乐耶？”父老叹曰：“三害未除，何乐之有？”处曰：“何谓也？”答曰：“南山白额猛兽，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曰：“若此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除之，则一郡之大庆，非徒去害而已。”处乃入山射杀猛兽，因投水搏蛟，或浮或沉，行数十里，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人谓之死，皆相庆贺。处果杀蛟而反。

《家语》曰：竭泽而渔，则蛟不处其渊。

《山海经》曰：蛟，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有白婴。大者十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斛瓮。能吞人。

又曰：祷过山有虎蛟，鱼身蛟尾，音如鸳鸯。

《淮南子》曰：蛟龙寝於泉，而卵剖陵。

又曰：一渊不两蛟，（蛟，鱼之长，其皮有珠，今世以为刀剑之口是也。一说，鱼二十斤，霾。）一栖不两雄。一则定，两则争。（以喻日月不得并明，一国不可两君也。）

又曰：源流千里，深渊百刃，非为蛟龙也。

又曰：山致其高，而□雨起焉；世曷其深，而蛟龙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禄归焉。

又曰：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雍容恐失民意。）若展足薄冰，蛟在其下。（蛟，龙属，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

《孙卿子》曰：积水成川，蛟龙生焉。

《吕氏春秋》曰：前有飞者，得宝剑於干将，遂还。及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飞仗宝剑曰：“杆中腐骨朽肉也。”赴江刺蛟，杀之。荆王闻之，仕以执圭。

《马明生别传》曰：明生捕贼，为贼所伤。道间见神女，以肘後管中一丸药与服，即愈。随女入岱宗山石室，金床玉几。安期生从六七仙人见神女，称“下官”，请阳九百六之数。神女曰：“自顷四海水减，冥湖成山。连城之鲸、万丈之蛟，不达斯运之度。惟叩天索水，辞讼纷纭。有于上府三反，烦於省察，司阴亦疲於谨案矣。”

《西京杂记》曰：瓠子河决，有蛟龙从九子，自决中逆上入河，喷沫流波，凡数十里。

又曰：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

裴渊《广州记》曰：新宁郡东溪甚饶蛟，及时害人。曾於鱼梁上得之，其长丈馀，形广如，修颈小头，胸前赭，背上青班，胁边若锦。

《寻阳记》曰：城东门通大桥，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疏一符与死晷，少时，见一蛟死浮出。

《博物志》曰：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阳侯波起，两蛟夹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济，三投璧於河，河伯三跃而归之，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羽毁璧而去。
又曰：荆飞度江，两蛟夹其舡。飞下剑尽断其头，而风波静。
又曰：东海上有勇士丘沂者，过神渊，强使饮马，马沉。欣朝服，拔剑入水，三日三夜，杀二蛟一龙而出。雷电随而击之七日七夜，眇其左目。（《韩诗外传》同。）
又曰：燕太子丹质於秦，见遣，而为机桥於渭，将杀之。蛟龙夹举机，不得发。
又曰：人食燕肉者，不可入水，为蛟龙所吞。
《王子年拾遗录》曰：汉昭帝常游渭水，使群臣渔钓为乐。时有大夫任绪，钓得白蛟，长三丈，若天蛇，无鳞甲，头有一角，长二尺，软如肉焉，牙如唇外。帝曰：“杆鱼且之类。非珍祥也。”乃命太官为，骨青肉紫，味甚美。帝後思之，使罾者复觅，终不得也。
郭子横《洞冥记》曰：文犀国，去长安万里，在日南之南。人长七尺，被至踵，乘犀像，以为车船。乘像入海底取宝，宿蛟人之舍，媳悦泪珠。则蛟人所泣泪而成珠也，亦曰泣珠。
《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粉米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士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常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为蛟龙所窃，若今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五色丝缚之，此二物是蛟龙所惮。”
《说文》曰：蛟，龙属也。鱼满三千六百岁，蛟为之长，率鱼而飞去。
《幼童传》曰：魏太祖，年十岁，浴於谯水，蛟来逼，自奋水击蛟，乃退，毕浴而还。
王韶之《始兴记》曰：□水源自汤泉，下流多蛟害。厉济者遇之，必笑而没。
盛弘之《荆州记》曰：襄城北沔水极深，有蛟为害。太守邓遐勇果，时人方樊哙，拔剑入水，蛟绕其足，遐自挥剑截蛟数段，流血丹水，自此无害。
刘敬叔《异苑》曰：承阳人李增行经大溪，见两蛟在川，引弓射之，中一即死。增归，因复出市，有一女子素服衔涕，捉所射箭。增怪之，问焉，答曰：“何用问为？若是君箭，便以相还。”授矢而灭。增恶而骤返，未达家，暴死於路。
刘义庆《幽明录》曰：晋安帝隆安初，曲阿民谢盛乘船入湖彩菱，见一蛟来向舡，舡回避，蛟又从其後，盛便以叉杀之。惧而还家，经年伍录。至玄兴中，普天亢旱，盛与同旅数人步至湖中，见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是我叉。”人问其故，具以实对。行数步，乃得心痛，还家一兽便死。
《续搜神记》曰：长沙有人，忘其姓名，家住边江，有女子渚次汐沙，觉身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异，复不以为患。遂妊身，生三物皆如夷（夷，提二音。）鱼，甚怜异之，乃着藻盘死晷养之。经三月，此物遂大，乃是蛟子。字大者为当洪，次者名破祖，小者名揉岸。天暴雨水，三蛟一时俱出，遂失所在。後天欲雨，此物辄来，女亦知当来，便出望之，蛟子亦出头望母，良久方复去。经年後，女亡。三蛟子至其墓所哭之，经日乃去。闻其哭声，状如狗号。

又曰：安城平都县尹氏，居在郡东十里日黄屯，尹佃舍在焉。玄嘉二十三年六月中，尹儿年十三，守舍。见一人可年二十许，骑白马，张伞及赣者四人，衣并黄色，从东方而来，於门呼尹儿，来暂寄息。因入舍中，庭下坐床，一人捉伞复之。尹儿看其衣悉无缝，马五色班，似鳞甲而无毛。有顷，雨气至，此人上马去，顾谓尹儿曰：“明日当更来。”尹儿观其去，西行，蹑虚而渐升。须臾，口四合，白昼为之晦暝。明日，大瞬旦出，山谷沸涌，丘壑淼漫，将掩尹舍。忽见大蛟，长三丈馀，盘屈庇其舍头焉。

任《述异记》曰：夏桀之末，宫中有女子化为龙，不可近，俄而复为妇人，甚丽而食人。桀命为蛟妾，告桀吉凶之事。

《唐明皇杂录》曰：开玄中，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方拜舞於殿下，时国医纪周顾之，谓上曰：“杆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有疾否？”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於路旁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具备。

《楚辞》曰：麋何食兮庭中？鲛何为兮木上？

螭

《淮南子》曰：乘□车，（云雷之车。）服应龙，（服，辕中也；应龙，有翼之龙。）参青，（青虬，青龙。）属绝瑞，席罗图，（萝图，车上席也。）□黄路，（云黄，所乘路车。）前白螭，（白螭先导。）後贲蛇。

《吕氏春秋》曰：季孙氏劫公家，（夺公家政事而自专。）孔子欲论术则见外，（孔子欲以进而见远外。）於是受养而便说，（孔子欲受其养，而季子便说。）鲁国以訾孔子。（訾，毁。）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螭耶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

《王子年拾遗录》曰：昆仑山第三层有螭潭百里，多龙螭，皆白色，千岁一蜕其五藏。此潭左侧有五色后石，云是白螭之肠化为石。

《楚辞》曰：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又曰：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宋玉《高唐赋》曰：乘玉舆兮驷苍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卷九百三十一　鳞介部三

龟

《尔雅》曰：龟三尺，贲。（今吴兴阳羡县君山上池，池中有六眼龟。）龟，俯者灵，（行头低。）仰者谢。（行头仰。）前诸果，（甲前长。）後诸猎。左倪不类，（行头左庳，匠箔东所谓左食者，以甲卜审。）右倪不若。（行头右庳为右食，甲形皆尔。）一曰神龟，（龟之最神明。）二曰灵龟（涪陵郡出大龟，甲可以卜，缘中文似毒瑁，俗呼为灵龟，即今觜龟，一名灵，能鸣。，以规切。）三曰摄龟，（小龟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张闭，好食蛇。江东呼为灵龟也。）四曰宝龟，（《书》曰：遗我大宝龟。）五曰文龟，（甲有文彩者。《河图》曰：灵龟负书，丹甲青文。）六曰筮龟，（常在蓍丛下潜伏，见《龟策传》。）七曰山龟，八曰泽龟，九曰十龟，十曰火龟。（此皆说龟生之处所。火龟，犹火鼠耳。物有含异气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无所怪。）

《周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龟。

又《说卦》曰：《离》为龟。

京房《易纬》曰：灵蓍，四十九茎，下有千岁神龟守之。

焦赣《易林》曰：龟厌江海，陆行不止，自令枯槁，失其都市。

《尚书□皋陶谟》曰：昆命于玄龟。

又《禹贡》曰：九江纳锡大龟。

又曰：宁王遗我大宝龟。（文王也。遗我大宝龟，疑则卜之。）

《尚书中候》曰：尧沉璧於洛，玄龟负书出，于背甲赤文朱字，止坛场。沉璧於河，黑龟出，赤文题。

又曰：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成王观於雒，沉瓶，礼毕，王退。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上跻於坛，赤文成字，周公写之。

《雒书》曰：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方法地。能见存亡，明於吉凶。王者不埔，尊耆老，则出。

《洪范五行》曰：龟之言久也，千岁而灵，此禽兽而知吉凶者也。

《周礼□天官上□鳖人》曰：春献龟蜃，秋献龟鱼。

又《春官下□龟人》曰：龟人，掌六鳖之属，各有名物：天龟曰灵属，地龟曰纬属，东龟曰果属，西龟曰雷属，南龟曰猎属，北龟曰若属。凡取龟用秋时，攻龟用春时，各以其物入于龟室。（六龟各异室也。）

《大戴礼》曰：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

《礼记□月令》曰：季秋，登龟取鼋。（甲类秋乃坚成，故是月登取。）

又《学记》曰：青黑缘者，天子植鄞龟也。

又《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逸礼》曰：天子龟尺二寸，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龟者，阴虫之老也。龟三千岁上，游於卷耳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举事必考之。

《礼统》曰：神龟之像，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锦文，运转应四时，长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左传口襄二十三年》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且致大蔡焉，（大蔡，臧文仲所居大龟也。）曰：“纥不佞，失守宗祧，（祧，庙。）敢告不吊。（言我为人後，不至于道而失守。）纥之罪，不及不祠，（不祠绝也，言宜有后也。）子以大蔡纳请，其可。”（请为先人立後，蒲柏可也。）贾曰：“闻命矣。”再拜受龟。

《公羊传口定公》曰：弓绣质，（质，。）龟青纯。（纯，缘。）

《春秋运斗枢》曰：涯捆星散为龟。

《史记口龟策传》曰：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江旁人家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於助衰养老，岂不伟哉！

《史记》褚先生曰：能得明尻者，财物归之，家必大富至千万。一曰北斗龟，二曰南辰龟，三曰五星龟，四曰八风龟，五曰二十八宿龟，六曰曰月龟，七曰九州龟，八曰玉龟，凡八明尻。龟各有文在腹下。此龟不必满尺二寸，民人得长七八寸可宝矣。神龟出於江中，庐江郡常岁时出，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太卜官。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龟千岁乃满尺二寸。有神龟在江南嘉林中。嘉林者，兽伍垄狼，鸟无鸱枭，草无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谓嘉林。龟在其中，常巢於芳莲之上，左胁书文曰：“甲子重光，得我者，匹夫为人君，有土正，诸侯得我为帝王。”南方老人用龟侄莶足，行二十余岁，老人死後移床，龟尚生，能行气引。

又曰：宋玄王二年，江使神龟使於河，至于泉阳，渔者豫且举网得而囚之，置之笼中。夜半，龟来见梦於宋玄王，曰：“我为江使於河，而网当吾路，泉阳渔者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王有德义，故来告诉。”玄王惕然，乃召博士卫平而问之，平曰：“龟也。”王求之泉阳，豫且曰：“夜半举网得龟。”使者载行入端门，见王延颈而前，三步而止；术颈而却，复其故处。於是玄王择日斋戒，以刀剥之。玄王之时，卫平相宋，宋国最强，龟之力也。

《魏略》曰：文帝时，神龟出於灵芝池。

《晋书》曰：怀帝永嘉玄年，有玉龟出於霸水也。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燕录》曰：海出大龟，枯死於平墩。辽东送之，侍郎王弘以为字文允得龟，灭亡之徵也。

《晋书》曰：符坚末，高陆人穿井得龟，大三尺，背上有文，像八卦。坚命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卜池养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庙。是夜，庙丞高虏梦龟谓之曰：“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遇，殡命秦庭。”又有人梦于虏曰：“龟三千六百岁，终必妖兴，亡国之像也。”其後竟验。

又《载纪》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太阴山，遇一巨虫於路，状若神龟，大如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喜蜀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

《南齐书》曰：永明年，唐潜献青毛神龟一头。

《梁书》曰：玄帝为江州刺史时，有安成望族刘敬躬者，田间得白蛆，化为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所请多验也。

《三国典略》曰：梁陆法和至襄阳城北大树下，画地方二尺，令弟子掘得一龟，长一尺五寸。杖叩之曰：“汝欲出此已数百岁，若不遇我，岂见天乎？”日为授三归，龟乃入草去。

《陈书》曰：武宣章皇后母常遇道士，以小龟遗己，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龟所在。

《隋书》曰：开皇中，掖庭宫每月人来桃宫人。宫司以闻，帝曰：“门卫甚严，人何从而入？当是妖精耳。”因戒宫人曰：“若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来登床，宫人抽刀斫之，若中枯骨，其将落床而走。宫人逐之，因入池而没。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龟，径尺馀，其上有刀迹。杀之，遂绝。

《唐书》曰：先天二年丁未，江州献灵龟，六眸，腹下有玄文，像卦文。

《梁书》曰：朱女贞末年，诉州献绿毛龟，以为瑞。因宫中造室以居之，目为龟堂。

《晋史》曰：安州李金全之将叛也，郡楼有介虫，如龟而巨鳞，锐首能陷坚。出於金全足下，金全恶而焚之。

《列子》曰：渤海之东有大壑焉，其中有山，无所猎菖，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极，失群圣之居，使巨龟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龙怖蹙国有大人，举足而不盈数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钓而连六龟，合负而趣归其国，灼其骨以数焉。

《庄子》曰：庄钓於濮水，楚王使大夫往先白焉，曰：“愿以境内累子。”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二千岁矣，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途中乎？”大夫曰：“宁生而曳尾途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途中。”

又曰：宋玄君夜半而梦人被窥阿门，曰：“予自宰露之渊，予为清江使河怖蹙所。渔者余且得予。”玄君觉，召占梦者占之，曰：“杆神龟也。君曰：“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有余且乎？”煮右曰：“有。”君曰：“令余且会朝。”明日，余且会朝，君曰：“若鱼何得？”答曰：“且之网得白龟五尺。”君曰：“献若之龟。”龟至，君再欲杀之，再酉之，心疑。卜之，曰：“杀龟以卜，吉。”乃刳龟以卜，七十二钻而尾策。仲尼曰：“神龟能见梦於玄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网。智能七十二钻而尾策，不能避刳肠之患。”

《淮南子》曰：龟三千岁，蜉蝣不过三日，以蜉蝣而为龟忧养生之具，人必笑之。

又曰：牛蹄、鼷颅亦骨也，而弗灼。必问吉凶於龟者，以其历岁久也。

《抱朴子》曰：千岁灵龟，五色具焉。其雄，额上两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莲叶之上，或在丛蓍之下。以彩朱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捣服方寸匕，日三尽。一具寿千岁。

又曰：山中辰日称雨师者，龙也；嗜日称寡人者，社中蛇也；称时君者，龟也。

又曰：郄俭少时行猎，堕空冢中，饥饿，拣中有大龟数数回转，所向无常，张口吞气，或俯或仰。素闻龟能导引，乃试随龟所为，遂不复饥。百馀日後，竟能咽气断。魏王弃置土室中闭试之，一年不食，颜色悦泽，气力自若。

《符子》曰：邦人献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岁，邦人谓之豕仙。其群臣言於昭王曰：“是豕无用。”王命宰夫而膳之。豕既死，乃见梦於燕相曰：“今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之珍，而欣君之惠，将报子焉。”後燕相游於鲁津，有赤龟衔夜光而献。

《金楼子》曰：黄金满笥，不以投龟；明珠径寸，岂劳弹雀？

又曰：巨龟伏沙屿间，其上生树木，如渊岛。常有商人依其彩薪及作食，龟被灼热，便还海，於是死者数千人。

又曰：阳郡山中有巨龟，长八尺，腹下有文字，前後足下各蹑一龟，有时逾山越水，咸观异之。

《说苑》曰：灵龟五色，色似玉。背阴向阳，上隆像天，下平法地，转运应四时，蛇头龙尸，左精像日，右精像月，知存亡吉凶植典。

又曰：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曰：“吾十战而龟替，（音潜。）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蒲苞，我操其标。吾又梦与楚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无以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替，是荆人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

又曰：晋屠岸贾欲追赵氏。赵盾梦见叔带持龟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谓赵盾卜之，占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曰：“杆甚恶，非君之身。”

《国语》曰：夫服，心之文也。如龟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衬瞢子不为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死，不合诸侯矣。
《家语》曰：孔子问漆雕冯子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者，孰为贤乎？”对曰：“臧氏家有守龟焉，文仲三年而为一兆，武仲三年而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为三兆，冯从此见之；若夫三人之贤与不贤，所未敢识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言人之过也，微而着。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孰克如之？”
《论衡》曰：龟二百岁，大如钱，游华叶上。三千岁则青边有距。
《山海经》曰：大苦山阳，狂水出焉，注於伊水，中多三足龟。
《星经》曰：天龟五星在南汉中。
《广志》曰：觜（兹维切。）雋，（夷隹切。）形如龟，出交州。山龟，在山上，食草，长尺馀。
柳氏《龟经》曰：龟一千二百岁，可卜天地掷噭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岁之龟甲，黑龟，有五色时用之。
《神仙传》曰：南极子融即杯咒之，即成龟，煮之可食，腹藏皆具。杯成龟，煮取肉，还成杯。
《会稽後贤传》曰：孔愉，字敬康。常至吴兴馀不亭，见人笼龟於路，愉求买而放於溪中。龟行至水，反顾视愉。及封此亭而铸印，龟首回屈，三铸不正，有似昔龟之顾，灵德感应如此。
《华阳国志》曰：秦惠王十二年，张仪、司马错破蜀，克之。仪因筑城，城终颓坏。有一大龟从硎而出，周行旋走。乃依龟行所筑之，乃成。
《古史考》曰：伏羲时，灵龟负河图。（八卦是也。）
《洛阳记》曰：禹时，有神龟於洛水负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治水文也。
《南越志》曰：龟甲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泽中，吴越谓之玄伀。神龟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两边如锯齿，爪利而能缘大木，捕鸣蝉，至美可食。不中於卜，以其小故也。
《嵩高山记》曰：千岁松或化为伏龟。
《义兴记》曰：君山庙，其下有池，池中有三足六眼龟。
崔豹《古今注》曰：龟，一名玄衣督邮，一名玄绪。
《王子年拾遗录》曰：昆仑山第五层有神龟，长一尺九寸，四翼。万岁则升木而居也，亦能言矣。
郭子横《洞冥记》曰：黄安，代郡人也。常去，自云卑猥，不敢处人间，执鞭，怀而欲书，画地以记其数，一媳载成池矣。明复移，亦复成池。时人谓言：黄安枢耕，年可八十馀，视若童子，常服朱砂，举体皆赤，冬不着衣，坐一大神龟。时人问：“子坐此龟几年？”对曰：“昔伏羲氏始造网罟，有此龟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授吾，龟背已平。此虫畏日月之光，二千岁而一出头，我坐此龟以来，五遇出头矣。”行则负龟而移，世人谓黄安万岁。

《博物志》曰：人有出行坠深泉涧者，无出路，饥饿分死。左右槛尻蛇甚多，朝暮引颈向东方，人因伏地学之，遂不复饥，体殊轻便，能登岩岸。经数年後，试竦身举臂，遂超出涧上，即得还家。颜色悦泽，颇更黠惠胜故。还，食啖滋味，百馀日中复蒲熬质。

又曰：龟三千岁，犹旋卷耳之上；蓍千岁，三百茎同本。以老，知吉凶。

《神异经》曰：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长丈，其腹围九尺，践龟蛇，载朱鸟，知河海升斛，识山石多少，知天下鸟兽言语。

《续搜神记》曰：司徒蔡谟亲友王蒙者，单独，常为蔡公所怜。公常令人捕鱼，获龟如车轮。够远厨帐下，倒悬龟着屋。蒙其夕才眠即魇，如此累夜。公闻而问蒙何故魇，答云：“眠则梦人倒悬己。”公容虑向龟，乃令人视龟所在，果倒悬着屋。公叹曰：“果如所度。”命下龟於地。於是蒙即得安寝，龟乃去。

又曰：晋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宝戍邾城。有一军人於武昌市见人卖一白龟子，长四五寸，洁白可爱，宝便买取持归。着瓮中养之，日日大，近欲尺许。其人怜之，持至江边放死晷，视其去。後邾城遭石勒败，毛宝弃豫州。既越江，莫不沉溺。宝於时被铠持刀，亦驮菰投。既入死晷，觉如随一石上，水裁至腰，须臾，游去中流。视之，乃是先所养白龟，甲六七尺。既送至东岸，出头视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犹回首数焉。

又曰：鄱阳县民黄赭，入山彩荆杨子，遂迷不知道。数日饥饿，忽见一大龟，赭使咒曰：“汝是灵物，吾迷路不知道，今骑汝背，示吾路。”龟即回右膊，赭即从行。去十馀里，便至溪水。见贾客行舡，赭即往乞食，便语舡人云：“我向者於溪边见一龟，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讫，面即生疮。既往，亦复不槛尻。还家数日，病疮而死。

刘敬叔《异苑》曰：馀姚县仓封印完全，而开之觉大损耗。后伺之，乃是富阳县桓王陵上双石龟所食。即密令毁龟口，於是不复损耗。

又曰：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大龟，即束之归，龟便言曰：“游不良，为时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於大桑树。宵中，树呼龟曰：“劳乎？玄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絷，方见烹霍。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匈糠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龟曰：“子明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万车，语犹如故。诸葛恪曰：“燃以老叶，乃熟。”献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叶薪，野人故呼龟为玄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氏《志怪》曰：会稽吏谢宗赴假吴中，独在舡。忽有女子，姿性妖婉，来入舡，问宗有佳丝否，欲市之。宗因与戏，女渐相容，留在舡宿，欢晏继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自尔，舡人恒媳垣闻言笑，兼芬馥气。至一年，涂却同宿，窥伺之，不见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得二物，并小如拳。以火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自说此女子，一赎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既为龟，送之於江。

《广五行记》曰：晋孝武太玄中，吴郡岑泉为司农，造碑於江畔湖西之村。见石龟载碑从田中出，还其先处，萍藻犹在腹下。其月，泉暴亡。

任《述异记》曰：陶唐之世，越裳国献千岁神龟，方三尺馀。背上有文，皆科斗书，记开辟已来命录之龟历。（伏滔《述帝贡月铭》曰：胡书龟历之文。）

又曰：周时，城阳雨钱，终日方绝。王莽时，未央宫雨五铢钱，既至地，悉为龟儿。

又曰：龟一千年生毛，寿五千岁谓之神龟。寿万年曰灵龟。

孙惠《龟赋》曰：有缁衣之大夫兮，衣玄绣之衣裳。乘辎车之岌岌兮，驾□雾而翱翔。风雨为之电奋兮，五色赫以煌。

李《龟赋》曰：质应离像，位定坎居。贱彼朵颐，贵我灵符。浮洛川，见纬书。洞秘赜，通玄虚。

卷九百三十二　鳞介部四

鳖

《易□说卦》曰：离为鳖。

《尔雅》曰：鳖三足，能。（今吴兴阳羡县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鳖。）

《周书》曰：成王时，长沙献鳖蜃。

《周礼□天官□鳖人》曰：鳖人，掌取玄物，以时藉鱼、鳖、蜃。（郑司农注云：籍，谓以杖刺泥中搏取之。）春献鳖、蜃。

《礼记□曲礼上》曰：水潦降，不献鱼鳖。（不饶多也。）

又《乐记》曰：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

《魏略旧志》曰：昔北方有橐离之国者。其王侍婢有身，王欲杀之。婢云：“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娠。”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气嘘之；徙马栏，马以气嘘之。王疑之以天子，乃命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淹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而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东明因都王夫馀之地。

《後魏书》曰：夫馀之臣以朱蒙善射，欲杀之。朱蒙母以告，朱蒙与乌引、乌连二人弃夫馀东南走。遇一大水，欲济无梁，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今逃，追兵垂及，如何？”是鱼鳖并浮，为成桥，朱蒙得渡，追骑不得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蒙至绝升骨城，遂居焉。
《隋书》曰：崔弘度每诫其寮吏曰：“人当诚恕，无得欺诳。”皆曰：“诺。”後常食鳖，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问之，曰：“鳖美乎？”人惧之，皆云：“鳖美。”弘遁甓是大骂曰：“佣奴！何敢诳我？汝初未食鳖，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属百工见之，莫不流汗，无敢欺隐。
《孙卿子》曰：跬步不休，跛鳖千里。（《淮南子》同。）
《庄子》曰：坎纠蹙蛙谓东海鳖曰：“吾跳梁井之上，入沐缺之岸，乐亦至矣！子奚不时来入观乎？”海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蛰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曰：“夫海，千里之远不足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极其深。禹时，十年九潦，而水不为加益；汤时，八年七旱，而岸不加损。夫不为须臾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於是蛙闻之然惊，规然自失。
《韩子》曰：郑县人卜子毒妻之市，买鳖以归。过颍水，以为渴，因纵而饮之，遂失鳖。
《淮南子》曰：鳖无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以瞥，瞥则见。）
又曰：王子庆忌足蹑麋鹿，手缚虎兕；置之冥室掷晷，不能搏龟鳖，势不便也。（庆忌，吴王僚之子也。）
又曰：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口雨，蒉水不能生鱼鳖者，小也。
又曰：杀戎马而求狐狸，援两鳖而失灵龟，断右臂而争一毛，折镆钅 耶而争急远，用智如此，岂足高乎？（高犹贵也。）
又曰：忠信形於内，感动应於外，故禹执干戚舞于阶之间，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风以礼乐而服也。）鹰翔川，鱼鳖沉，（禹以德服三苗，犹鹰翔川上，鱼鳖恐，皆深潜。）飞鸟扬，（鸟见鹰而扬去。）必远实也。
《说苑》曰：曾子有疾，曾玄抱首，曾华抱足。曾子曰：“吾无颜氏之才，何以告汝？虽无能，君子务益。夫华多实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飞鸟以山为卑而层巢其巅，鱼鳖以渊为浅而穿穴其中，然戍以得者，饵也。君子苟能尾利害身，辱安从至乎？”
《国语》曰：够愿文伯饮南宫敬叔酒，以露赌父为客。（赌父，曾大夫。客，上客也。）羞鳖焉，小，赌父怒，相延食鳖，辞曰：“将使鳖长而後食之。”遂出。文怖蹙母闻之，怒曰：“吾闻之先子曰：‘祭养尸，飨养上宾。’（言祭祠之礼，尊养尸；飨宴之礼，养上宾。）鳖於何有而使夫人怒出？”遂杖之五日。
《吕氏春秋》曰：死蹙深则鱼鳖归之，树之盛则飞鸟归之，庶草美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晏子春秋》曰：齐大旱，景公召群臣问曰：“寡人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彼独不欲雨乎？祀之何益？”
《山海经》曰：从山多三足鳖。
顾谭《新语》曰：吴之玩水若鱼鳖。蜀植点山若禽兽。
《神仙传》曰：汝南郡中常有鬼怪，岁辄数出。过时导从威仪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乃还去，甚以为患。后费长房诣府君，而正值此鬼来。到府君门常径入，独此来至门而已，不敢前。欲去，长房厉声呼，便促前来。鬼化作老公，乃下车把板，伏庭中叩头，乞得自改。长房曰：“汝死老鬼！不念良善，无故导从，荡突官府，知当死不？复汝真形。”此鬼须臾即成大鳖，如车轮，颈长一丈许。长房复令还就人形，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一札符去。使人追视之，至陂边以颈绕株而死。
《王子年拾遗记》曰：容山下有水，多丹鳖、鱼，皆能飞跃。
《星经》曰：天鳖十三星在南斗，主水虫。
《南越志》曰：海中有朱鳖，状如肺，有眼，六脚，而常吐珠，见则天下大旱。
崔豹《古今注》曰：鳖，一名河伯从事。
《博物志》曰：九窍者胎化，八窍者卵生。龟、鳖、鼋，此诸类皆卵生而影伏。
又曰：大腰无雄，龟鳖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
又曰：鳖锉令如棋，捣赤苋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於池泽中，鞠挟，裔裔成鳖。
《志怪》曰：昔有人与奴俱得心腹病，治不能愈。奴死，乃刳腹视之，得一白鳖，赤眼，甚鲜净。以诸药内鳖口中，终不世。后有人乘白马者，马溺溅鳖，缩头藏脚，乃试取马溺灌之，豁然消成水。病者顿饮一升，即愈。
《淮南万异术》曰：青泥杀鳖，得苋复生。
鼋
《礼记□月令》曰：季秋，登龟取鼋。
《左传□宣上》曰：楚人献鼋於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常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常之而出。
《广雅》曰：海鼋，大亩，重千钧。
《续汉书》曰：灵帝时，江夏黄氏之母浴，而化为鼋，入於深渊。其後时时出见。初浴簪一银钗，及见，犹在其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史》曰：韦丹少在东洛，尝在中桥，见数百人喧集瞬吊，乃渔者网得大鼋，系之桥柱，引颈四顾，有求救之意。丹问曰：“几钱可赎？”曰：“五千。”丹曰：“吾驴直三千，可乎？”曰：“可。”於是与之，放鼋於水，徒步而归。

《淮南子》曰：桀之力，则，（，骨也。）伸钓索铁，操金椎，移大戏；（大戏，军之大旗。）水杀鼋鼉，陆捕熊罴。

又曰：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坎纠蹙所无鼋鼉，隘也；园中之无修木，小也。

又曰：高山险阻，深林丛薄，虎豹之丝戎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积水重渊，鼋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

《魏子》曰：夫树树异风，人人异心，不可以一检量。故鼋鼉得水则生，虎豹得水则死。

《晏子春秋》曰：齐三子争桃，古冶钟曰：“吾常济河，鼋衔左骖而入砥柱流，冶潜行逆流百步，从流九里，得鼋头，鹤跃而出。若冶之功，可以食桃。”

《抱朴子》曰：在头水有大鼋，常在深潭，号为鼋潭，此能作魅行病。吴有道士戴炳者，能视见之。以越章封泥遍掷潭中，良久，有大鼋径长丈馀浮出，不敢动，乃格杀之，而病者并愈。又有小鼋出，罗列死於渚上，甚多。

《竹书纪年》曰：穆王三十七年，起师至九江，以鼋为梁也。

《琐语》曰：范献子猎，占之曰：“此其繇也，君子得鼋，小人遗冠。”献子猎而不得，遗蒲蔼冠。

《列仙传》曰：庐山顶上有湖，耗捭数顷，鼋鼉盈於死晷。

《博物志》曰：屠鼋，解其肌肉，惟肠连於头，而经日不世，犹能啮物。鸟往食之，则为所得。渔者或以张鸟雀。

崔豹《古今注》曰：鼋为河伯使者。

《搜神记》曰：齐景公渡於江沅之河，鼋衔左骖，没之，众皆惕惧。古冶钟於是拔剑从，邪行五里，逆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鼋也。左手持鼋头，右手挟左骖，燕跃鹄踊而出，仰天大呼，水逆流三百步，观者皆以为河伯也。

《淮南万毕术》曰：鼋暗得火，可以燃铁。（取鼋杀之，烧铁如炭状，以卒其脂中，铁自燃。）烧鼋致鳖。（取鼋烧之，鳖自至。）

《楚辞》曰：乘白鼋兮逐文鱼。（言河伯游戏，近则乘鼋也。）

宋玉《高唐赋》曰：鼋鼉鲔，交积纵横。

鼉

《毛诗□文王灵台》曰：鼉鼓逢逢。

《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伐蛟取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鼉，水虫，似蜥蜴，长丈所，从龟单声。
《汲冢周书□王会》曰：会稽以鼉。（注：其皮可以冠鼓。）
《吴志》曰：孙亮初，公安有白鼉鸣。谣曰：“白鼉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求生，守死不去义无成。”明年，诸葛恪败，弟融镇公安，被收。融刮金印龟背，一服而死。（《江表传》同。）
《庄子》曰：孔子观於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鼋鼉不得游。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孔子请问曰：“有道乎？”丈夫曰：“吾长於性，成乎命，从死戲道而无私焉。”
《吕氏春秋》曰：帝颛顼令飞龙作八风之音，以祭上帝。乃会为乐昌，鼉乃儇寝，以其尾击腹，志其美也。
《搜神记》曰：荥阳张福舡行，夜，有女子乘小舟来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戏调之，遂就福寝。中夜月照，乃见一白鼉枕福臂而卧，福惊起，鼉便去，乘之舡乃枯槎也。
郭义恭《广志》曰：鼉鱼，长三尺，有四足，高尺馀，尾如蜓而大。南方嫁娶，必得食之。魏武赤壁还所掘得之，是也。
支僧载《外国事》曰：私诃条国纫算辽山有毗呵罗寺，寺中有石鼉，至有神灵。众僧饮食欲尽，寺奴辄向石鼉作礼，於是食具。
许氏《志怪》曰：沙门竺僧瑶得神符，尤能治邪。广陵王家女病邪，召瑶治之。瑶入门便目大骂：“老魅！不守道，敢於犯人！”女在内大唤云：“人杀我夫！鬼在侧曰：“吾免ā於今，可为痛心！”因欷悲啼。又曰：“杆神也，不可争。”旁人悉闻。於是化为老猕，走出中庭，瑶入，扑杀之。
《幽明录》曰：宋高祖永初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嫁女未及车，忽便失性，出外殴击人，垂云已不乐嫁俗人。巫云是邪魅，乃将女江际，击鼓以术祝治疗。春以为欺惑百姓，制期须得妖魅。後有一青蛇，来到巫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前，更以赤朱书背作符，更遣入立。至暮，有大白鼉从江中出，乍沉乍浮，向龟随後催逼。鼉自忿死冒来，先入幔，与女辞诀，女恸哭，云失其姻好。自此渐差。或问巫曰：“魅者归於何物？”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鼉是其对。”所获三物悉示春，春始知灵验。
吊
裴氏《广州记》曰：吊，蛇头鼉身，亦水宿，亦水栖，俗谓为吊膏。至轻利，以铜瓦器贮之，浸出，而惟鸡卵盛之，不漏。磨治诸毒肿，绝验也。
卷九百三十三　鳞介部五
蛇上
《周易□系辞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蛇。（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淮南云蟒蛇。）蟒，王蛇。（郭璞症曰：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左传口庄公》曰：初，内蛇与外蛇斗於郑南门掷晷，内蛇死。六年而厉公入。

又《文下》曰：有蛇自泉宫出，入於国，如先君之数。（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声姜薨，毁泉台。（鲁人以为蛇妖所出，而声姜薨，故坏之。）

又《襄三》曰：叔向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又《襄五》曰：梓慎曰：“今兹宋、郑其饥乎？蛇乘龙。”（蛇，玄武之宿，虚危之星。）

《史记》曰：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出於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杆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峙。

《汉书》曰：高祖以亭长送徒骊山，夜行，经丰西大泽中，有大蛇当道，拔剑斩之，遂行。後人至者，见二老妪哭蛇，曰：“杆白帝子也，向赤帝子过而杀之。”媪因忽然不复见。

《後汉书》曰：华佗常行道，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语之曰：“向见道隅卖饼人，{艹}齑甚酸，可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乃立吐一蛇。

《晋书》曰：杜预，先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於户，而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

又曰：乐广常有亲客，久阙不复来。广问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赐酒，方欲饮，见杯中有蛇，意甚恶之，既饮而疾。”于时河南厅事壁上角漆画作蛇，广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复置酒其处，谓客曰：“酒中复有所见不？”答曰：“所见如初。”广乃告其所以，客豁然而解，沉疴顿愈。

又曰：赵脱凶篡位，殿上有大蟒及小蟒，耳间垂肉，似重孝帻，小蟒亦然。

又曰：慕容熙游於城南，止大柳树下，若有人呼曰：“阁王且止。”熙恶之，伐其树。乃有蛇，长丈馀，从树中而出。

又曰：沮渠蒙逊攻浩，而蛇盘於帐前。蒙逊笑曰：“前为一腾蛇，今盘在吾帐。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烧攻具而还。

沉约《宋书》曰：刘秀之，少孤贫，有志操。十许岁时，与诸儿戏於前渚，忽有大蛇来，势甚猛，莫不颠沛惊呼；秀之独不动，众并异焉。

《南史》曰：梁主衣库见黑蛇，长丈许，数十小蛇随之，举头高丈馀，南望，俄失所在。帝又与宫人幸玄州苑，复见大蛇盘屈於道，群小蛇绕之，并黑色。帝恶之，宫人曰：“杆非怪也，恐是钱龙。”帝敕所司即日取数十万钱镇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蛇处，以厌之。因设法会，赦囚徒，赈穷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从屋坠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龙光殿上所御肩舆，复见小蛇萦屈舆中，以头驾夹膝前金龙头上，见人走，逐之不及。

《梁书》曰：倭国有兽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兽。蛇皮坚不可斫，其上有孔，乍开乍闭，时或有光。射中之，蛇则死矣。

《陈书》曰：後主末年，昏淫政乱。秘书监传绎上书谏诤，後主逼令自尽。死後，有恶蛇上屋来灵床当前，受祭酹而去。复来百有馀日，时有弹指声。俄而陈灭。

《後魏书》曰：东魏孝静帝武定中，有大蛇见武牢城上。时北豫州刺史高仲蜜以武牢叛，死者数千人。後司马消难之任武牢，蛇又见，消难亦叛。土人谓之雌龙。

《隋书》曰：炀帝大业末年，翟让初见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带化为赤蛇，让心异之，竟为密所杀。

又曰：薛浚初为童儿时，与宗中诸儿游戏于涧滨。见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儿共视，了无见者。浚以为不祥，归而忧悴。母逼而问之，浚以实对。时有胡僧诣宅乞食，浚母蠢而告之，僧曰：“杆乃儿之吉应。且是儿也，早有名位，然寿不过六七耳。”言终而出，忽然不见，时咸异之。既而寿终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验矣。

又曰：李密据偃师，王世充领兵讨之。夜有班蛇长丈馀，向寝屋作声，如牛吼，执仗者斩之。明日战大溃，匹马归国。

《唐书》曰：太宗屯桓壁，常欲觇敌，潜军远抄，骑皆四散。太宗与一甲士登丘而睡，俄而贼兵四面囗合，不之觉也。会有蛇逐鼠，触甲士惊起，因见贼至，遽白太宗而惧上马，驰百馀步，为贼所及，发大羽箭射之，殪其骁将，贼骑乃退。当时以为神异焉。

又曰：建中三年，赵州宁晋县仁孝里沙北，有棠树甚茂，百姓祷之为神。忽有群蛇数千，自东南来，趋北岸集棠树下为二积，留居南岸者为一积。俄有三龟，径寸，绕行积旁，积蛇尽死，而後各登其积。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疮，若矢所中。

又曰：玄和中，五坊小使每群聚於卖酒食家，肆情饮啖。将去，留蛇一篋，诫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赂而谢之，方肯携蛇篋而去。

又曰：李朝晟为州刺史，城方渠无水，师徒嚣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视其迹，水随而流。朝晟令筑防环之，遂为停泉，军人仰饮以足。图其事上闻，诏致祠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蚌国有鼠，喙尖而尾赤，能食蛇。有被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

《後唐史》曰：欠戛三年春，有蛇、鼠斗於狮子门外，而鼠杀蛇。

《晋史》曰：高祖即位之前一年，岁在乙未，邺西李固桥下，鼠与蛇斗。斗及日掷晷，蛇不胜而死。行人观者志之，後唐果灭於申。

《周史》曰：太祖常寝，柴后见五色小蛇入鼻间，心异之，知蒲柏贵，敬奉愈厚。

《战国策》曰：昭阳为楚伐魏，复军杀将，移师攻齐。陈轸为齐王使，见昭阳曰：“楚有祠者，赐其舍人酒一卮。（卮，酒器也，受四升。卮，章移切。）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馀。请各画地为蛇，蛇先成者饮酒。’一人先成，引酒且饮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为足未成，一人蛇後成，夺其卮，曰：‘蛇故无足，子安能为之足？’遂饮其酒，为蛇足者终亡其酒。今公攻魏，破军杀将，又将移师攻齐，齐畏公甚。战胜不知止，犹为蛇足。”昭阳解军而归。

《孙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罢雾散，与蚯蚓同。

《韩子》曰：昔黄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作为青角，虎狼在前，虫蛇伏後。

又曰：蟮似蛇而蚕似，人见蛇则惊骇，见则毛起；渔者持蟮，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

又曰：鸱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齐，亡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至望邑，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泽涸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大蛇行而小蛇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钟。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人必以我为神也。’乃相负，越挂算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为我使者，万乘之卿也。不如为我舍人。”田成子负传而随之。至逆旅，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淮南子》曰：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中国得而弃之，无用。（蚺蛇，大蛇也，其长数丈。）

又曰：牺牛ㄆ毛宜於牲，其象以致雨，不若黑戾。（黑戾，黑色，蛇属也。戾潜于水，神像，能致雨也。）

又曰：神蛇能断而复属，而不能使人析狩也。

又曰：昔容成氏之时，道路雁作行而处，（容成，黄帝时造历上。）记婴儿於巢氏，致馀粮於亩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蹶。

又曰：虎豹不可使缘木，蝮蛇不可以安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万毕术》曰：乌喙蛇肝，病作不苦。（取鸟喙、蛇肝各等，治和丸如梧桐实。欲作，吞一丸，人不倦矣。）
《抱朴子》曰：巳日山中称寡人者，社中蛇也。
又曰：或问隐居山泽，治蛇螫之道，曰：“昔员丘多大蛇，又生好药。黄帝揭焉，广成子教之佩雄黄而蛇去也。今带武都雄黄色如鸡冠者五两，以入山林，则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许雄黄末敷之疮中，登愈。”
又曰：蛇类虽多，惟有蛇螫，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则杀人。若不晓方术，而为此蛇所中者，但以刀割疮肉投地，其肉沸如火，须臾焦尽，而人得活也。
《山海经》曰：泰华山有蛇，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又曰：巴蛇吞像，三岁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已烂，自绞於树，腹中骨皆穿鳞甲间出，此类也。）
又曰：天同之山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毫，其音如鼓柝。（如鼓人击柝身。音吒。）
又曰：鳞山多鸣蛇，其状如蛇，四翼，音如磬，见则大旱。
又曰：黑齿人，为人黑齿。有蛇一赤一青在其旁。
又曰：雨师，为人黑手，各操一蛇。
《星经》曰：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虫蛇。
《说苑》曰：齐景公猎，上山见虎，下泽见蛇。问晏子曰：“杆不祥耶？”曰：“有贤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耳；山是虎室，泽是蛇窟，何不祥乎？”
《新序》曰：太子申生至灵台，蛇绕左轮。御曰：“速得国之祥。”太子遂不返，伏剑而死。
《贾谊书》曰：晋文公出田，前驱还白：“前有大蛇，其高如堤，横道而处。”文公曰：“还车而归。”其御曰：“臣闻祥则迎之，妖则陵之。今前有妖，请攻之。”公曰：“不可。吾闻天子梦恶则修道，诸侯梦恶则修政，大夫梦恶则修身，善是则祸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戒以妖。我若攻之，是逆天令也。”乃归。斋宿而请於庙，退而修政。居三日，梦天诛蛇，曰：“尔何敢当圣君之路！”文公觉，令人视之，蛇已鱼烂矣。（《新序》同。）
又曰：孙叔敖之为儿，出游还，忧而不食。其母问其故，泣而对曰：“今旦儿见两头之蛇，恐死。”母问曰：“今蛇安在？”曰：“闻见两头蛇者死，恐他人复见之，已杀而埋之。”母曰：“无忧，汝不世矣。吾闻之，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新序》同。）
《列仙传》曰：玄俗者，自言河间人，饵巴豆、口母，卖药於都市，七丸一丸，治百病。河间王病，买服之，下蛇十馀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郦善长《水经注》曰：南乡故城城南外，旧有郡社柏树，大三十围，萧欣为郡，伐之。言有大蛇。从树腹中坠下，大数十围，长三丈，小蛇数十随之，入南山，声如风雨。伐树之前，见梦於欣，欣不以厝意。及伐之，少日果死。

又曰：汉水又东，合洛水。水有二源，合注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驯良，不为物毒。

又曰：交州山多大蛇，名曰蚺蛇，长十丈，围七八尺。常在树上伺鹿兽，鹿兽过便低头绕之，有顷鹿死。先濡令湿，讫，便合头角啖之，骨背诵薮出。山夷始见蛇不动时，便以大竹签签蛇头至尾，杀而食之，以为珍异。故杨氏《南裔异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长。彩色驳荦，其文锦章。食灰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言其养疮之时，肪腴甚肥。

卷九百三十四　鳞介部六

蛇下

《风俗通》曰：车骑将军巴兢冯绲，字鸿卿。为议郎，发绶笥，有二赤蛇，可长三尺，分南北诣，大用忧怖。许季山孙宪得先人秘要，绲请使卜，云：“君後三岁当为边将，兑四五千里，官以东为名。”後五年，为大将军南征。此吉祥也。

《蜀王本纪》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蜀王遣五丁迎女还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压五丁。

《玄中记》曰：东海有蛇丘之地，众蛇居之，无人民。多神蛇，或人头而蛇身。

又曰：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长万里。蛇常居此山，饮食沧海。

《陈留风俗传》曰：小黄县者，宋地，故阳武东黄乡也，因黄水以名县。沛公起兵野战，丧皇妣於黄乡。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宫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洗濯，入于梓宫。其浴有遗，故谥曰“昭灵夫人”。

雷次宗《豫章记》曰：永嘉末，有大蛇长十馀丈断道，经过者辄以气吸引取之。吞噬已百数，行旅断道。道士吴猛与弟子数人往欲杀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头高数丈。猛于尾缘背，而以足案蛇头着地，弟子於後以斧杀之。

裴渊《广州记》曰：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十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杆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

邓明德《南康记》曰：南野山有汉祖缘陈蕃冢墓，西岸有庙，今曰宫渚。昔值军乱，闻墓有三宝，军人争掘，指麾必启。忽大蛇围绕坟前，崩雷晦雨，当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竟不得发。
《宋永初山川记》曰：兴古郡有大蛇名青葱，有大蛇名赤颈。
又曰：柴羊县有飞蛇。
《外国图》曰：圆丘有不世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有大蛇，多为人害，不可得居。帝游圆丘，以雄黄精厌大蛇。
郭子横《洞冥记》曰：蛇玑出途云国。有青灵蛇产珠，色光白，如琼琰之类。
《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无所螫，啮草木以泄其气，草木即死。樵彩，设为此草木所伤刺者，亦杀人。
又曰：地三年种蜀黍，其後七年有蛇。
《广志》曰：永昌郡有歧尾蔬。
又曰：蝮蛇与土色相乱，长三四尺，其中人以牙历之，裁断皮出血，则身尽痛，九窍血出而死。
《列异传》曰：寿光侯者，汉章帝时人，劾百鬼众魅。有妇为魅所病，侯劾得大蛇。又有大树，人止之者死，鸟过亦死。侯劾树，树夏枯，有蛇长七八丈，悬而死。
《搜神记》曰：鲁定公玄年，有九蛇绕柱。占，以为九世庙不祠，乃立易宫。
又曰：隋侯行，见大蛇伤，救而治之。其後蛇衔珠以报之。
又曰：窦武母代武而并蛇，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赴丧所，以头击柩，涕血，顷而去。时人知为窦氏之祥。
又曰：宋玄嘉中，广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见石巢中有三卵，大如升，便取煮之。汤始热，便闻林中如风雨声。须臾，有一蛇大十围，长四五丈，径来，於汤中衔卵而去。三人无几皆死。
又曰：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脑中。蛇来，先闻臭死气，便於鼻中入，盘其头中，觉泓泓冷，闻其脑间食声咂咂，数日而出。去寻复来，取手巾急缚口鼻，亦被入。积年无他病，惟患头重。
《异苑》曰：太玄中，汝南人伐竹，见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叶如故。吴郡桐庐民尝伐馀遗竹，见一宿竿成雉，头颈尽就，身犹未成。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又曰：薪野苏卷，常与奴婢居野舍。每至饭时，辄有一物来，其状似蛇，长七八尺，五色光鲜，卷异而饴之。遂经数载，产业加焉。奴後密打杀，即得能食病，日进三斛饭，犹不为饱，少时而死。
又曰：丹阳锺忠，以玄嘉冬月晨行。见有一蛇，长二尺许，文色似青琉璃，头有双角，白如玉。忠感而畜之，於是资业日登。经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继殒毙。此蛇来吉去凶，其惟龙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鲁国中牟县像山上有寺庙，今民欲架室者，辄见大蛇数十丈，出来惊人，故莫得安焉。

周景式《庐山记》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国太子，与友人共出家学道。友人好恚怒，死史报，为此宫亭庙神。世高于广州为人所杀，还生安息国，复为王子。年二十，又弃国入吴之宫亭，泊舡过呼友人，与语。友人身长数十丈，见世高，向之胡语，竟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舡，跪受咒愿，因忽不见。世高语同舡人曰：“向少年即此庙神也，得离恶形矣。”蟒既见世高，从山南过，死山北，今柴桑民所居蛇里是也。

《幽冥录》曰：会稽谢祖之妇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长二尺许，便径出门去。後数十年，妇以老终，祖忽闻西北有风雨之声。顷之，见一蛇长十数丈，腹可十馀围，入户，绕灵坐，因至暄所。绕数匝，以头打柩，目血泪俱出，良久而去。

又曰：会稽郡吏贺邠（音懋。）县薛重得假还家，夜户闭，闻妻床氏有丈夫眠声。唤妻久，妻从床氏出，未及开户，重持刀便逆问妻曰：“醉人是谁？”妻大惊愕，因苦自申明实无人意。重家惟有一户，搜索了无所见，见一大蛇，隐在床脚，酒臭。重便斩蛇寸断，掷於後沟。经数日而妇死；又数日而重卒死，经三日复生。说始死，有人梏将重到一官府，槛遘寮，问：“何以杀人？”重曰：“实不曾行凶。”曰：“哥断掷在後沟，此是何物？”重曰：“杆是蛇，非人。”府君愕然而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妄讼人！”敕左右召来，吏卒乃领一人来，著平巾帻，具诘其淫妻之过，交远狱。重乃令人送还。

《广五行记》曰：晋吴兴太守袁玄瑛常之官，请郭璞筮吉凶，璞曰：“至官当有赤蛇为妖，不可杀之。”後到府，果有赤蛇在铜虎符函上翊，玄瑛家人挝杀之。其後玄瑛为徐馥所害。

又曰：晋安帝义熙末年，殷仲文年十三，父亡。家有大怪，有大蛇长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炊釜置地，家人弃舍奔散，惟仲文居丧如故。然仲文後竟为宋高祖所戮。

又曰：陈时，吴兴顾楷在田，上树取桑叶，见五尺大蛇入一小穴，其从蛇相次，或三尺、或五尺，次第相随，略有数百。楷急下树，看所入之处，了不见有一孔。日暮还家，楷病，口哑不复得语。

又曰：东光人东方飞龙病甚，梦化为大黑蛇，以告其妻。既死，有大黑蛇入室上栋间，飞龙诸子将杀之，其母曰：“杆是尔父。”诸子不用母言，遂杀之。既日暴雨，诸子皆震而死柩前。

唐景龙《文馆记》曰：兴庆池者，长安城东隅形势之地也，中多王侯第宅。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初，有居人王纯掘地，获黄金百斤，致富。官司闻之，密加搜获。纯惧，投於纠晷。县官窥之，见双赤蛇仰首张吻，遂不敢入。纯以此金当为己，复入井取之，还见赤蛇赫然蟠屈，纯惧而出。其夜井水涌溢，渐成此池，可广百馀顷。

《岭表录异》曰：南土有金蛇，亦名锡蛇，又名地鳝，州土出，黔中桂州亦有，即不及黔南者。其蛇粗如大指，长一尺许，鳞甲上有金银，解毒之功不下吉利也。

又曰：蚺蛇，大者五六丈，围四五尺；以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围亦称是。身有班文，如故锦缬。俚人云：“负夏多於山林中，等鹿过则衔之，自尾而吞，惟头角碍于口。即深入林树间阁其首，伺鹿坏头角坠地，鹿身方咽入腹。如此後，蛇极羸弱，及其鹿消，壮隽悦怿，勇健於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则食一鹿。”

又曰：两头蛇，岭外多此类。时有如小指大者，长尺馀，腹下鳞红，背锦文，一头有口、眼，一头似头而无口、眼。云两头俱能进退，亦缪也。昔孙叔敖见之不祥，乃杀而瘗之，恐他人见复受其祸。南人见之为常，其祸安在？

《吴氏本草经》曰：蛇脱，一名龙子单衣，一明瀛皮，一名蛇附，一名蛇筋，一名龙皮，一名龙单衣。

《楚辞》曰：蝮蛇蓁蓁，封孤千里。

傅玄《神蛇铭》曰：嘉兹蛇灵，断而能续。飞不须翼，行不假足。

杨雄《客难》曰：独不见翠蛇绛缟之揭天乎？必耸身於苍梧之渊，阶浮□翼疾风而上。

虺

《毛诗□鸿雁□斯干》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国语》曰：吴伐越，越王请盟，吴王将许之。申胥曰：“不可许。大夫种勇以善谋，将还玩吴国於股掌之上；以婉辞顺志，虺而弗锉为蛇，将若之何？”吴王不听，乃许盟。

《搜神记》曰：陈留阮士禹伤於虺，不忍其痛，数嗅其疮，已而虺藏於鼻中。

任《述异记》曰：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而为角龙，又千年为应龙。

《楚辞》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孔融《答路粹书》曰：朱彭寇贾之徒，当世壮士，恶相攻，能为国患，轻薄劣弱者如两虺相啮，足还灾其身，诚无所至。

卷九百三十五　鳞介部七

鱼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星经》曰：天鱼一星在尾後河中，星明，则河海出大鱼。
《周易口后卦》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又《中椽》曰：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又《明像》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毛诗》曰：《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冬，鱼之性定。春，鲔新来，宜荐。）
又《鱼藻》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毛云：颁，大首貌也。）
《礼记口曲礼》曰：凡登宗庙，槁鱼曰商祭，鲜鱼曰廷祭。
《尚书口益稷》曰：暨鸟兽鱼鳖咸若。（注：微物咸顺之。）
《左传口昭玄》曰：刘子曰：“善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
又《昭玄》曰：鱼盐蜃蛤，弗加於海。
《春秋运斗枢》曰：四方烦扰，小民失恩，虎衔鱼。
《尔雅》曰：鱼有力者{徽鱼}。（强大多力者。音晖。）鱼枕谓之丁，（枕在鱼头骨中，形似篆书丁字，可作印。）鱼肠谓之乙，鱼尾谓植蝶。（此皆似篆书字，因以名焉。《礼记》曰：鱼去乙。然则鱼之骨体，尽似丙丁之属，因形名之。）
《史记口周本纪》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舡中，武王俯取以燎之。
《汉书》曰：陈胜、吴广为屯长，领兵戍渔阳，举大计，威兵士。以丹书帛曰：“陈胜王”，置所罾入鱼腹中，兵买鱼见书。
《东观汉记》曰：世祖率邓禹等击王郎横野将军刘奉，大破之。上过禹营，禹进炙鱼，上餐啖，劳勉士吏，威严甚厉。众皆窃言：“刘公真天人也！”
谢承《后汉书》曰：会稽陈嚣，少时於郭外瞬颠捕鱼，人有盗取之者，嚣见，避之草中，追以鱼遗之，盗惭不受。自是无复盗其鱼。
《後汉书》曰：羊续为南阳太守，府丞常献其生鱼，续受而悬於庭。丞後又进之，续乃出所悬者，以杜其意。
《魏志》曰：黄初六年，帝东征吴，文德郭后留谯。时后从兄弟欲遏水取鱼，后曰：“今奉车所不足，岂此鱼乎？”
《吴志》曰：孙权时，谣云：“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邺死，不止武昌居。”
《晋书》曰：王延性仁孝。继母捶氏常盛冬思生鱼，敕延求而不获，杖之流血。延寻汾叩陵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跃出水上，延取之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於是心悟，抚延如己生。
又曰：五部单于左贤王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祈子於龙门。俄而有一大鱼，顶有二角，轩鳍跃鳞，而至祭所，久之而去。巫觋皆异之，曰：“杆嘉祥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曰：“杆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衷是十三月而生玄海。

又曰：钱塘杜子恭有秘术。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拐椿：“当即相还耳。”既而刀主至嘉兴，有鱼跃入舡中，破鱼得瓜刀。

又曰：吴隐之为广州刺史。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

《宋书》曰：王弘之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於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鱼时悦鱼，卖不？”弘之曰：“亦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各以一两头置门而去。

沉约《宋书》曰：明帝太始二年，幸华林园天渊池，白鱼跃入御舟。

《齐书》曰：中兴玄年，义师下。未至竟陵三十里，鱼长三尺跃入御舡中。

《梁书》曰：张昭，字德明，幼有孝性。父漠常患消渴，嗜鲜鱼。昭乃身自结网捕鱼，以供朝夕。

又曰：王固常聘魏，因晏飧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鱼，大设罟网。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鳞不获。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凉录》曰：金城太守胡勖叛，张轨遣都护宗毅、治中令狐浏讨之。济河中流，白鱼入舡。浏曰：“鱼鳞物，虏必解甲归我矣。”勖请降，轨宥之。

《後魏书》曰：高祖幸清徽堂，因之流化池。高祖曰：“杆池中亦有佳鱼。”任城王澄曰：“杆所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於刃鱼跃’”。

《北史》曰：陆政性至孝。其母吴人，好食鱼。北土鱼少，政求之，常苦难得。後宅忽有泉出而鱼，遂得以供膳。时人因谓其泉为孝泉。

《隋书》曰：虞孝仁性奢华。常以骆驼负函，盛水养鱼而自给。

又曰：大业中，纳言杨达言：於辽水造御舟，有白鱼跃入舟内。

又曰：乞伏惠为潭、滚狩州总管。其俗轻剽，惠躬行朴素以矫之，风化大洽。曾见人以（音赛）捕鱼者，出绢买而放之。

《唐书》曰：真腊国地饶瘴疠毒ン（音适），海中大鱼半出，望之如山。

又曰：太宗幸蒲州，刺史赵玄楷课父老服黄纱单衣迎谒路左；又潜饲羊百馀口，鱼数百头，将馈贵戚。太宗知而数之。

又曰：太宗观渔於西宫，见鱼跃焉。问其故，渔者曰：“杆当乳也。”於是中网而止。

又曰：开玄二十一年，衢州获鱼有铭，献之。侍中裴光庭等奏曰：“鱼龙为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洛所出。比之盛明，彼何足云？”
又曰：吐蕃国，在吐谷浑西界，其春夏军粮资海鱼以给之。
《国语》曰：周文太子发耆鲍鱼，太公为其傅，曰：“鲍鱼不登俎豆，岂有非礼而可养太子？”
《老子》曰：鱼不可脱於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文子》曰：川广者鱼大，山高者兽修。故鱼不可以无饵钓，兽不可以空器召。
又曰：因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因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故不放鱼於木，沉鸟於渊。
《邓析书》曰：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
《列子》曰：八之北有冥海，鱼广千里，其长称焉。
《孟子》曰：有馈生鱼於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钟产曰：“得其所哉！”校人曰：“孰谓子产智？吾既烹而食之矣。”
又曰：故为渊殴鱼者，獭也；为丛殴雀者，也。
《鲁猎蒙》曰：古善渔者宿沙习子。使鱼生於山，则虽十宿沙不得一鱼焉。宿沙非暗於鱼道者，彼山非鱼之所生也。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於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也。
又曰：庄子与惠子游於濠梁之上。庄子曰：“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织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也？”
又曰：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蝼蚁能制之。故鸟飞不厌高，鱼沉不厌深。
又曰：朽爪化为鱼，物植典也。
又曰：任公子蹲会稽钓东海，期年，而大鱼食之。公子得若鱼，浙河以东，苍梧以北，无不厌若鱼者。
又曰：井鱼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
《符子》曰：太公涓钓於隐溪，五十有六而未常得一鱼。鲁连子闻而观焉，太公涓踞而屹柯，不饵而钓，仰咏俯吟，暮则释竿。其膝所处之石皆若臼，其跗触崖若路。鲁连曰：“钓所本以在鱼，无鱼何钓？”太公曰：“不见康王父之钓耶？念蓬莱，钓巨海，摧岸投纶五百年矣，未常得一鱼；方吾，犹一朝耳！”
《顾子》曰：昔宋人临万仞之渊，钓数寸之鳞。鱼将食钓，不知膝之自进有顷，堕而死，利能诱也。
《韩子》曰：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邦皆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惟嗜鱼，固不受也。”
《淮南子》曰：夫水浊则鱼佥，政苛则民乱。
又曰：火上寻，水下流。故鸟动而高，鱼动而下。
又曰：上求材，臣残木；上求鱼，臣乾谷。
又曰：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
又曰：林中不卖薪，湖上不鬻鱼，有所余也。
又曰：俎之先生鱼，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於口腹，而先王贵之，先本後末也。
又曰：使叶落者风摇之，使水浊者鱼挠之。
又曰：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而弃馀鱼。（疾惠子故也。）
又曰：月者，阴之宗，是以月毁则鱼脑减。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为之残；（猿捷躁，依木而处，故残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而池鱼为之殚。（殚，尽也。）
又曰：为鱼德者，非挈而入渊；为猿赐者，非负而缘木。纵其所之而已。
又曰：畜池鱼者，必去豺 扁（音编。）獭；养禽兽者，必去豺狼。
又曰：临河羡鱼，不若归家织网。（羡，愿也。）
又曰：争鱼者濡，逐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
又曰：故天之且风，草木未动而鸟已翔矣。（鸟巢知风也。）其且雨也，阴 a 未集而鱼已佥矣。（鱼潜知雨也。）
又曰：耀蝉者务在明其火，钓鱼者务在芳其饵。明其火者，所以耀而致之也；芳其饵者，所以诱而利之也。
又曰：季子治父三年，（季子，子贱。）而巫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观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视之也。）见夜渔者，释之，巫马期问焉，曰：“凡子所为鱼者，欲得也。今得而释之，何也？”渔者对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鱼也。所得者，小鱼，是以释之。”巫马期归以报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
《抱朴子》曰：取一把丸，内一活鱼口，与尾丛者俱投沸膏中。猛火之上，其衔药者浮戏，犭爵不世。
又曰：丹阳水有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先浮水侧，赤光上照。取此鱼血以途足，可以步行水上。
《金楼子》曰：专诸学炙鱼，香闻数里。王僚索鱼炙，专诸持一利刚刀，藏着鱼腹中。
《晏子春秋》曰：景公射质堂上，唱善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失晏子，未常闻吾不善。”章曰：“臣闻君好臣服、君嗜臣食。尺蠖食黄身黄，食苍身苍，君其食谄人言乎？”公曰：“善。”赐弦章鱼五十乘。弦章归，鱼车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途。章抚其仆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鱼也。”固辞不受。
《战国策》曰：靖郭君将城薛，齐人有请一言者。靖郭君见之，趋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使更言之，曰：“海大鱼，网不能止，钓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今齐，亦君之水也。”靖郭君乃止。
又曰：魏王与龙阳君共舡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嘉之。後得大者，令臣且欲弃前所得者。今以臣之凶恶也，而得为王拂枕席。夫四海之内，其美人亦甚多，闻臣之得幸於王也，毕蹇裳而趋。王视臣亦曩臣之所弃鱼也。”王於是令：“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家语》曰：孔子之楚，有渔者献鱼，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之。思虑弃之粪壤，不若献之君子。”孔子乃再拜而受，扫地祭之。
《吕氏春秋》曰：竭泽而渔，岂不得鱼？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岂不得兽？而明年无兽。
又曰：善钓者，出鱼於千仞 刃之下，饵香也；善弋者，下鸟於百仞 刃之上，弓良也。
又曰：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宋王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取珠，鱼皆死矣。
《吴越春秋》曰：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死晷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溪六谷之广。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以致千万，越国当富盈。”
《新序》曰：楚人有献鱼於楚王者，曰：“今日渔获，食之不尽，卖之不售，弃之又惜，故来献之。”煮右曰：“鄙哉！辞也。”楚王曰：“子不知，渔者仁人也。盖闻仓粟有馀者，国有饥民；後宫多幽女者，下民多旷夫；馀衍之蓄聚於府库者，境内多贫乏之民。皆失君之道。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亡国之君藏於府库。寡人闻之久矣，未能行也。渔者知之，其以喻寡人也，且今行之矣。”於是乃遣使恤鳏寡。故渔者献馀鱼而衬揉赖之。
《风俗通》曰：城门失火，祸及池中鱼。俗说：池中，渔人姓字，居近城门，城失火，延及其家。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失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水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中伤善类也。
又曰：伯鱼之生，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
《论衡》曰：钓者刻木为鱼，丹漆其身，迎水浮之，水动，作鱼似真，真鱼并来会聚。土龙之像，何必不能致雨耶？
又曰：彭蠡植吊，以鱼食犬。
《颜氏家训》曰：山中人不信有大鱼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大木大如鱼。
又曰：江陵高伟，随颜之推入齐地，凡数年，向幽州淀中捕鱼。後病，见群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啮之而死。
《三辅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学水战法。後昭帝小，不能复征讨。於池中养鱼以给诸陵祠，馀付长安市，鱼乃贱。
《先贤传》曰：蔡君仲，至孝。母丧，居墓侧，天且下神鱼四头，置墓前以祭。
萧广济《孝子传》曰：巴郡杜孝后在成都，母喜食生鱼。孝於官得生鲜，截竹筒盛鱼头置江中。妻得之，笑曰：“是我婿寄。”乃以进母。
又曰：陈玄，陈太子也。後母谮之陈侯，令自投辽水，鱼负之以出。玄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鱼乃去。
《西京杂记》曰：昆明池刻石为鱼。每雷雨，鱼常鸣吼，鳍尾皆动。汉代祈雨，往往有验。
又曰：昔人有东海游者，随风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侣欢然，下石植缆，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没，住舡者斫缆，舡复飘荡。向者孤洲，大鱼也，怒棹杨鳍，吹波吐浪，去疾风□。在“洲”上死者十馀人。
《神仙传》曰：葛玄见卖大鱼者，玄谓曰：“暂烦此鱼到河伯处。”鱼主曰：“鱼已死。”玄曰：“无苦。”乃以丹书纸内鱼口中，掷死晷，有顷，鱼还跃上岸，得书青黑如木叶。又与吴王坐楼上，见作请雨社人，玄曰：“雨易得耳。”即书符着社中，一时之间，大雨流潦。帝曰：“死晷可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食之。
《水经》曰：鱼复溪中有鱼，其头似羊，丰肉少骨，美于馀鱼。
又曰：扶南国有鲜色鱼，黑色，身长五丈，头如马首。伺人入水，便来为害。
《广志》曰：武阳小鱼，大如针，号一斤千头。蜀人以为酱。

卷九百三十六　鳞介部八

鱼下

辛氏《三秦记》曰：昆明池，人钓鱼，纶绝而去，梦於汉武求去其钓。明日游戏於池，见大鱼衔索，帝曰：“昨所梦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玄中记》曰：东方之东海，有大鱼焉。行海者一日逢鱼头，七日遇尾。其产，则三百里水为血。
《永嘉郡记》曰：青田溪，冬天水热如汤，众鱼归之，名鱼仓。
《三齐记》曰：青城山，始皇祭此山，筑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鱼，水四里变赤如血，于今犹尔。
盛弘之《荆州记》曰：长沙湖乡连瞬颠有石鱼，形若鲤，相重沓如□母，炙之作鱼脯。
《林邑国记》曰：飞鱼翼如蝉，飞则陵□，沉泳海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子年拾遗录》曰：嬴洲，一孟洲，亦曰环洲。有洞渊，广千里。有鱼，身长千丈，鳞色兰班，鼻有角，时鼓舞戏。或有远而望者，见水间有五色□，上就而视之，乃此鱼喷水为□也。

又曰：夏鲧治水无功，沉於羽渊，化为玄鱼，大千丈。後遂死，横于河海之间。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种合于“鱼”为“玄”种。

崔豹《古今注》曰：水君，状如人，乘马，众鱼导从，一名鱼伯，大水有之。汉末，有人于河际见之，人马皆有鳞甲，如大鲤鱼，但手足别，耳、目、鼻与人不殊。见人良久，入水而没。

《博物志》曰：吴王江行，食脍有馀，弃之江中流，化而为鱼。匠箔中有名吴王馀鱼者，长四寸，大者如箸，犹作形。

《岭南异物志》曰：南方常晴，望海中，二山如黛。海人云：“去岸两厢各六百里，一旦暴风雷，雾露皆腥，杂以泥涎，七日方已。”属有人从山来，说云：“阁鱼因鸣吼吹沫，其一鳃挂山巅七日，山为之折，不能去，鸣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

又曰：海中所生鱼蜃，置阴处有光，初见之以为怪异。土人常推其义，盖咸水所生，海死晷遇阴晦，波如燃火满海，以物击之，迸散如星。

《岭表录异》曰：新泷等州山田，拣荒平处，以锄锹开为町疃。伺春雨，丘中贮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後，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孰田，又收鱼利。乃种稻，且无稗草，乃齐民之上术也。

《异苑》曰：永嘉有人断水捕鱼，宰牲祈祭，了无所获，将弃罢之。其夕，梦见老公云：“诸君何不少停？”夜闻豚声，惊起共看，乃是大鱼，锉以为，顿得百薄。故因以百薄为濑水。

《述异记》曰：桓冲为江州，遣人周行庐山，见一湖中有赤鳞鱼。使者欲饮水，鱼毡鳍向之，乃不敢饮。

又曰：关中有金鱼神。云周平王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生涌泉，鱼跃出而降雨。

《幽明录》曰：成彪兄丧，哀悼结气，昼夜哭泣。後钓於泽，经所共饮处，释纶悲感。有大鱼跳入舡中，俯视诸小鱼。彪仰天号恸，俯而见之，悉放小鱼，大者便自出舡去。

《搜神记》曰：宫亭耗蘼石庙，有估客下都，经其下，见二女子，云：“可为买两量丝履，自厚相报。”估客至都，市好丝履并箱盛之，自市一书刀，亦在箱中。既还，以箱置庙中而去，忘取书刀。湖中正帆，忽有鲤鱼跳入舡，破鱼，得书刀焉。

《广五行记》曰：唐仪凤玄年，博州僧正满行同凡俗，买鱼数头，於房作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夜四更，忽闻窗外有暴风声，乃梦一佛、二金刚语满云：“尔是何物小儿，将秽污伽蓝？”金刚手执棒，满闭目，因而两目不开矣。
又曰：曹、宋二州西界大剂陂村人陈君，少小为捕鱼业。於後得患，恒被众鱼所食，痛苦不能自持。若以鱼网盖之，其痛即止。後为村人盗其网去，数日之间，不胜痛苦而死。
《乐府》歌曰：江南可彩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
宋玉《对问》曰：夫鸟则有凤，鱼则有鲸。鲸鱼朝发昆仑之虚，暴鳍於碣石，夕宿於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量江海之大哉！
东方朔《客难》曰：死炅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曹植《答崔文始书》曰：临江以钓，不获一鳞，非江鱼之不食，其所饵之者非也。是以君子慎举擢。
鲤鱼
《河图》曰：黄帝游於洛，见鲤鱼，长三尺，青身无鳞，赤文成字。
《毛诗口宛丘口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鲤？
又《臣工口潜》曰：鰷堂鲤。（鰷音条。）
《东观汉记》曰：姜诗，字士游，性至孝。母常饮江水，儿取水溺死，恐母知，诈云行学。俄而涌泉出舍侧，并旦出鲤一诗。
谢承《後汉书》曰：羊续好食生鱼。为南阳太守，丞侯俭贡鲤，续受而悬之。一赎，俭复致一枚，续乃以所悬枯鱼以示俭，终身不复食鱼。
《晋书》曰：王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於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常。母欲生鱼，时天寒水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忽沭跃出，持之而归。
又曰：刘聪将赵染，为索所败，杀其长史鲁徽。刘曜闻之，曰：“蹄涔不容尺鲤，染之谓也。”
《齐书》曰：崔祖思自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高帝既为齐王置酒为乐，羹胾既至，祖思曰：“杆味故为南北所推。”侍中沉文季曰：“羹胾吴食，非祖思所解。”宙思曰：“鳖鲤似非勾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帝甚悦曰：“莼改奘应还沉。”
《南史》曰：梁南郡太守刘之亨，常梦二人姓李，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仲夏有遗生鲤鱼二头，之亨曰：“必梦中所感也。”乃放之。其夜，又梦来谢恩云：“当令君延算。”
《淮南子》曰：詹公之钓，千岁之鲤。（詹公，詹何，古得道善钓者。）
又曰：牛蹄之踵，无盈尺之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符子》曰：务光自投卢，卢川之伯以赤鲤送之。
《金楼子》曰：五尺之鲤，一寸之鲤，但大小殊，鳞之数等。
《家语》曰：孔子娶於宋上官氏女，一赘而生伯鱼。伯鱼生三日，鲁昭公以鲤鱼赐咀子。孔子荣君之贶，因名子曰鲤，字伯鱼。
曹植《辩道论》曰：甘始言：取鲤鱼一诗，令一者含药，俱投沸膏中，有药者奋尾鼓鳍，游行沉浮，有若处渊；其一者已熟而可啖。余时问言：“可试不？”言：“是药去此逾万里，非自行不能得也。”（《博物志》同。）
陶朱公《养鱼经》曰：威王聘朱公，问之曰：“公住足千万，家累亿金，何术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谓水畜者，鱼也。以六亩田为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壮鲤四头，以二月上旬庚日内池中水，令无声，鱼必生。所以养鲤者，不相食，易长，又贵也。
《魏武四时食制》曰：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酱。
《列仙传》曰：吕尚钓於溪，三年不获。比周曰：“可止矣。”尚曰：“非尔所及。”果得大鲤，有兵钤在腹中。
又曰：涓子，齐人也，好饵术。接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见於齐。着《天地人经》四十八篇。後钓於河泽，得鲤鱼肠中符。隐於宕山，能致风雨。
又曰：琴高，赵人也。以鼓琴为宋康王舍人，行涓、鼓之术，浮游冀州涿郡间。二百馀年後，辞，入涿死晷取龙子，与诸弟子期之，期曰：“皆洁齐后，於水旁设祠屋。”果乘赤鲤来出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复入水去。
又曰：子英者，舒乡人也，善入水捕鱼。得赤鲤鱼，爱其色，持着鱼池中，数以米食之。一年长丈馀，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畏，拜谢之，鱼言：“我迎汝耳！上我背，与汝俱去。”即大暴雨，子英上腾去。岁岁来归故舍食饮，见妻子，鱼复来迎之，如此七年。故吴中门户作神鱼子英祠。
《续述征记》曰：梁孝王家中有数尺水，有大鲤。人谓有灵，不敢犯。
《宣城记》曰：临城县盖山有舒姑泉。相传云：昔舒氏女未嫁，与其父词薪，此女坐处化为清泉。其母云：此女好音乐，乃往弦歌，而泉涌，有朱鲤一诗。及命作乐，泉故涌出。
《河洛记》曰：谚云：“伊洛鲂鲤，天下最美；洛口黄鱼，天下不如。”
崔豹《古今注》曰：兖州人谓赤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骥，黄鲤为黄雉。
《搜神记》曰：宫亭孤石有估客，至都，因市一刀，置神庙中而忘取。至湖中，忽有一鲤跳入舡，破之，得刀。（具鱼部中。）
《续搜神记》曰：谢允从武当山还，在桓宣武坐。言及左玄放为曹公置鲈鱼，允便云：“杆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死晷，俄有二鲤鼓鳍在死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会稽贺阝（音懋）县有女子姓吴，字望子，为苏侯神所爱。望子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望子常思，一诗鲜鲤应心而至。

《幽明录》曰：孙权时，南方遣吏献犀簪。吏过宫亭庙，请福神下教求簪，而盛簪器便在神前。神云：“临入石头，当相还去。”达石头，三尺鲤鱼跳入舡，吏破鱼得之。

又曰：平都县南陂上有冢，行人於陂取得鲤。道逢冢中人来，云：“何敢取吾鱼？”夺着车上而去。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四年，梁郡有清冷渊，水面阔二里大许，即卫平得大龟之处。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宕山县，西北入通济渠。是时大雨，沟渠皆满。忽有大鱼，似鲤，而头一角，长尺馀，鳞正赤，从清泠水出，头长三尺许，入横渎，逆流西北十馀里，不没，入通济渠。于时，夹两岸随看者数百人，皆谓赤龙大鲤从渊而出。此亦唐斐搏兴之兆。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京师语曰：“伊洛鲤鲂，贵於牛羊。”

《广五行记》曰：隋炀帝大业初，为诗，令宫人唱之，曰：“三月三日向江头，正见鲤鱼江上游。意欲垂钓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鲤鱼即唐之国姓。俄而唐有天下，故歌辞曰：“客从远方来，赠我怂沭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古歌口宁戚辞》曰：中有鲤鱼长尺半，敝布衣裳不复。

鱼

《尔雅》曰：。（今额白鱼。音偃。）

《毛诗口鹿鸣口鱼丽》曰：鱼丽于，、鲤。（，鲇也。）

谢承《後汉书》曰：陈蕃为郡法曹吏。正月，朝见太守王龚。客有贡白鱼於龚者，龚曰：“汝南乃有此鱼。”蕃曰：“鱼大且明咐戬德。”

《晋书》曰：夏统，字仲御。母础，诣洛市药。会三月上已，洛中王公已下，并至浮桥。统并弗之顾。太尉贾充怪而问之曰：“卿居海滨，颇能水戏乎？”答曰：“可。”乃操柁正橹，折旋中流。於是风波振骇，俄而白鱼跳入舡中者有八九，观者皆悚遽。

郦善长《水经注》曰：圣水出上谷东南，流经大坊岭下。岭之东首山下有石穴，东北洞开，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珍者，常寻之，旁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渐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经五六日方还。又不测短长，其水夏冷冬温。春秋有白鱼出穴数日，及人有彩食者，美珍常味。盖亦丙穴嘉鱼之类。

《列仙传》曰：陵阳子明钓於溪，得白龙，子明解钓谢之。後数十年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之法。三年，白龙来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
《毛诗□谷风□四月》曰：匪匪鲔，潜逃于渊。
《诗义疏》曰：，身似龙，锐头，口在颔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馀斤。
《後汉书》曰：杨震常客居湖城，众人谓之晚贵，震志愈笃。後有冠雀衔三鱼飞集讲堂前，（冠音贯，即鹳雀也。）都讲取鱼进曰：“蛇者，卿大夫服之像也。数三者，法三台。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子》曰：牛蹄之涔，不生鲤。
《抱朴子》曰：彩燕巢而求凤卵，搜井底而捕鱼，虽加至勤，非其所有也。
《水经》曰：汉水又东为湍，洪波奔荡，崩浪□颓。耆旧言：“有鱼奋鳍溯流，望涛直上，至此则爆鳃失济，故因名湍矣。”
又曰：鲔，鲤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否则点额而还。
张衡《西京赋》曰：鲔与。
郭璞《江赋》曰：鱼则叔鲔王。
孙绰《望海赋》曰：文鲤黄。
鲔鱼
《尔雅》曰：各、（音洛。）卡，（音叔。）鲔。（鲔，属也。大者名王鲔，小者名卡鲔。今宜都郡自荆门以上江中通出覃鲔之鱼。有一鱼，状似而小，建平人呼各子，即此鱼也。覃音寻。）
《毛诗□淇澳□硕人》曰：施罟，鲔拨拨。
《毛诗义疏》曰：鲔鱼出海，三月从河上，形似丽狩色青，黑头小而尖，如铁兜鍪，口在颔下。今东菜辽东人谓之尉鱼，或谓仲明鱼。仲明者，乐浪尉，溺死海中，化为此鱼也。
《礼记□月令》曰：季春，荐鲔於寝庙。（进时羹味。）
《淮南子》曰：夫牛蹄之涔，不生鲔。
又曰：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龙门本有水门，鲔鱼由其中上行，得上过者便为龙。门，禹辟而大之，故言凿。
《抱朴子》曰：寸鲔泛滥蹄死昀晷，则谓天下无四海之广也；芒宛转果核之内，则谓八极之界尽於兹也。
《博物志》曰：河阴岫穴出鲔鱼焉。
亘（公赠反）瞢鱼（武亘反）
《魏武四时食制》曰：瞢，一名黄鱼，大数百斤，骨软可食，出较恤犍为。
《淮南子》曰：季春，天子始乘舟，荐鲔於寝庙，乃为麦祈实。（鲔，瞢鱼也。天子乘舟，捕鱼者以荐进庙也。）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亘瞢渐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思《吴都赋》曰：筌亘瞢。
卷九百三十七　鳞介部九
鲂鱼
《尔雅》曰：鲂，不。（郭璞症曰：江东呼鲂为鳊。一名丕，音毗。）
《山海经》曰：大鳊居海中。（便即鲂也。音便。）
《毛诗□宛丘□衡门》曰：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又《关雎□汝坟》曰：鲂鱼尾，王室如毁。
又《七月□九》曰：九之鱼，鳟、鲂。
陆机《毛诗疏义》曰：鲂鳏，今伊、洛、济、颍鲂鱼也。广而薄脆，甜而少肉，细鳞，鱼之美者也。渔阳泉州刀口、辽东梁水鲂，特肥而厚，尤美於中鲂，故其乡语曰：“居就梁水鲂。”
《说苑》曰：阳书谓宓子贱曰：“吾少也贱，不知理民之术。有钓道顿可，夫投纶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也，薄而不美；若喙若亡，若食不食者，鲂也，其为鱼也，薄而厚味。”宓子贱曰：“善。”
宋玉《钓赋》曰：左挟鱼，右执桥竿。精不离乎鱼啄，思不出乎鲋鳊。
与鱼
《毛诗》曰：其钓维何？惟鲂及与。（音叙。）
《毛诗义疏》曰：与，似鲂而大头，鱼之不美者。故里语曰：“买鱼得与，不如啖茹。”徐州谓之鲢，（音连。）或谓之童。
《水经》曰：沔瞬当流，注於汉，汉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阳平北。水度有二源，一曰清检，出佳与；二曰浊检，出好鲋。常以二月取之。美珍常味。
潘岳《西征赋》曰：素与扬鳍。
鱼（音稠）
《尔雅》曰：囚，黑兹。（郭璞症曰：即白鲦也，江东呼为囚。囚、兹二音。）
《庄子》曰：庄子与惠子游於豪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耶？”织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耶？”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全矣。”
《山海经》曰：带山芘葫之水，其中多鱼，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食之已忧。
又《图经赞》曰：汩和损平，莫惨於忧。《诗》咏萱草，《山经》则。
何敬祖诗曰：属耳听鸣莺，流目玩鱼。
少鱼
《尔雅》曰：少，它。（郭璞症曰：今吹沙小鱼，体鱼而有点文也。沙、沱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音。）
《毛诗□鱼丽》曰：鱼丽于，常、少。（沙，它也。）
《广志》曰：吹沙鱼，大如指，沙中行。
常鱼
《毛诗》曰：鱼丽于，常，少。常，（杨也。音常。）
《毛诗义疏》曰：常，一名杨，今黄颊鱼是。身形厚而长大，额骨正黄。
鲋鱼
《周易□井卦》曰：井谷射鲋。（王肃注曰：鲋，小鱼也。）
《广雅》曰：鲭，鲋也。
《庄子》曰：庄周家贫，往贷粟於监河侯，侯曰：“我揭邑金，贷子二百金，可乎？”织周忿然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视车辙中，有鲋鱼焉，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喏。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之，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可活耳，君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於枯鱼之肆！’”
又曰：夫揭竿累，趣灌窦，守鲵鲋，其於得大鱼，难矣！
《吕氏春秋》曰：鱼之美者，有洞庭之鲋。
《说苑》曰：魏、楚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魏、楚欲伐齐，愿先生共寡人忧之。”髡曰：“臣见邻人之祠田也，以一篮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之邪，得百车。’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曰：“善。”立为上卿。
《神异经》曰：东南海中有恒洲，有温湖，鲋鱼生焉，长八尺，食之宜暑而辟风寒。
盛弘之《荆州记》曰：荆州有美鲋，逾於洞庭、温湖。
《古乐府□罩辞》曰：罩初何得？端来得鲋。小者如手，大者如屐。孝子持归，遗我公姬。安得此鱼？与罩迮。从今以後，狄求鲋。
刘邵《七华》曰：洞庭之鲋，出於江岷。弘腴青颅，朱尾碧鳞。
鲇鱼
《尔雅》曰：占。（别名是，江东通呼鲇为夷。夷音提。）
《广雅》曰：弟、（音提。）是，（音递。）占也。
《魏武四时食制》曰：蒸鲇。
《永嘉郡记》曰：礻祭湖溪中多大鲇。昔有流得一世者，鳍大五六围。
《广五行记》曰：则天如意中，著作郎路敬淳庄在济源，有水碾一柱坏，以他柱易之。家人取故者为樵，中得一鲇鱼，长尺馀，尚活。至後敬淳坐綦连辉被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鱼
《广志》曰：（音画）鱼，似鲇，大口。
鳟鱼
《尔雅》曰：必，（音必。）鳟。（才损切，似子，赤眼。音混。）
《毛诗□九》曰：九之鱼，鳟、鲂。（鳟、鲂，大鱼也。）
《毛诗疏义》曰：“鳟、鲂，”鳟似鲵鱼，鳞细於鲵也，赤眼，多细文。
《唐书》曰：吐番国有臧河，去逻些三百里，东南流，众水凑焉，南入昆仑国。其中有鱼，似鳟而无鳞。
张衡《七辨》曰：巩洛之鳟，割以为族。分芒折缕，细乱虹足。
丰鱼
《尔雅》曰：丰。（郭璞症曰：鱧也。自赤依婵撒也。）
《毛诗□鱼丽》曰：鱼丽于，鲂、丰。（丰，鱼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鲂、丰”，《尔雅》曰：“丰，也。”许以为鲤鱼，机以为鲤狭而厚。
《梁书》曰：林邑王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县夷帅范稚家奴。常牧牛于山涧，得鱧鱼二而化为铁，因以铸刀。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入者，文当王此国。”因斫，如断刍槁，文心异之。范稚常使之商贾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车器械，王宠任之。後乃谗言诸子，各奔馀国。及王死无嗣，文伪於邻国迓王子，置毒於浆中杀之，遂胁国人自立。
《林邑国记》曰：范文得鱧鱼，变为铁，斫石如斩芦，世传鱼刀。
鲫鱼
《水经》曰：青林湖有鲫鱼，食之肥美，辟寒暑。
《南夷志》曰：蒙舍地有鲫鱼，大者重五斤。西洱河及昆池，南接滇池，冬月多鲫鱼。
杨咳戡《洛阳伽蓝记》曰：王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等，常饭鲫鱼羹。
嘉鱼
《水经》曰：丙穴出嘉鱼，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广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悬注，鱼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
任像《益州记》曰：嘉鱼，细鳞，似鳟鱼，蜀中谓之拙鱼。蜀郡山处处有之，年年从石孔出，大者五六尺。
《□南记》曰：雅州丙穴出嘉鱼。所谓“嘉鱼生於丙穴”。大抵雅州诸水多有嘉鱼，似丽狩鳞细。或云黄河中味鱼此类也。
《博物志》曰：较恤县北有鱼穴二所，常以二月、八月出鱼，曰：“丙穴”。
《岭表录异》曰：嘉鱼，形如鳟，出梧州戎城县江水口。甚肥美，众鱼莫可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最宜为延。（他顶切。）每炙，以芭蕉叶隔火盖，虑脂滴火闽狞。（渔阳有味鱼，亦此类。）
左思《蜀都赋》曰：嘉鱼出於丙穴。
曹鱼（字由切）
《异物志》曰：曹鱼，仲夏始从海中溯流而上。腹下如刀，长尺馀。有细骨，如鸟毛在肉中；又有鸟肾在腹。立夏，有白鸟似群飞，谓之曹鸟。至仲夏，鸟藏鱼出，变化所生也。
鱼（音荠）
《尔雅》曰：{裂鱼}，蠪刀。（今之鱼也。亦呼为勺鱼。列、蔑二音。）
《山海经》曰：浮玉之山，山北望具区。苕水出于其阴，其中多鱼。（郭璞症曰：鱼，狭薄，而长头，一名刀鱼，太湖中饶之。）
《异苑》曰：蝴蝶变作。
鲈鱼
《後汉书》曰：左慈，字玄放。曾在曹操坐，操曰：“恨少吴松江鲈鱼耳。”慈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出。操曰：“一鱼不周。”乃更沉钓，後引出，皆长三尺馀，操使目前脍之。
《世说》曰：张季鹰为齐王掾，在洛水，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以为枷。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六年，吴郡献松江鲈鱼乾脍。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齑玉脍，东南之佳味也。
鳙鱼
《神仙传》曰：介像与吴王共论，鳙鱼为上，乃於殿前作方坎，汲水满之，并求钓饵、起之，须臾得鳙鱼。王惊喜，乃使脍之。
《异物志》曰：鳙鱼，长者六七尺。
《岭表录异》曰：跳延，乃海味之小鱼延也，以盐藏鳙鱼儿一斤，不啻千个，生擘点醋下酒，甚有美味。余遂问名“跳”之义，则曰：“捕鱼者，中春于高处卓望鱼犊却，如阵□，阔二三百步，厚亦相似者。既见报，渔师遂将舡争前而迎之。舡冲鱼阵，不施罟网，但鱼儿自惊跳入舡，逡巡而满。以此为延故名之‘跳’。又云：舡去之时，不可当鱼阵掷晷，恐鱼多压沉故也。即可以知其多矣。
鱓鱼（与旦同，音善。）
《山海经》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焉。女祭、女戚在蒲氨，居两水间，戚操鱼旦（旦，鱼属也。）祭操俎。（肉祠也。）
《汲冢周书□王会》曰：氡人食鱓蛇。鱓蛇，顺食之美。（东越瓯人也。比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蛇特多，为上珍。）
谢承《後汉书》曰：杨震常客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众人谓之晚贵，而震志愈笃。後有鹳雀衔三鱼飞集讲堂前，都讲取鱼进曰：“蛇者，卿大夫之像也。数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时年过五十，乃始仕州郡。
《梁书》曰：邵陵脱汹摄南徐州事，遨游市里，杂於厮隶。常问卖旦者曰：“柑史何如？”对者言躁虐，纶怒，令吞旦以死。百姓惶骇，道路以目。
《淮南子》曰：今鳝之与蛇、蚕之与，状相类而爱憎异。（人爱鳝与蚕，畏蛇与，故曰异也。）
《抱朴子》曰：田地既有自然之鲜，而有荇茎、芩根、土龙之属化为鳝。
《韩子》曰：鳝似蛇，而渔者取鳝而畏蛇，利之所在，皆为贲、育。
《颜氏家训》曰：江陵刘氏以卖鳝羹为业。後生一儿，头目是鳝，自颈已下方为人耳。
又曰：《後汉书》云：“鹳雀衔三鳝鱼。”多假借为鲔之，俗之学士因谓为鱼。案：《魏武帝四时食制》：“鱼大如五升奁，长一丈”。郭璞症《尔雅》云：“长二三丈”。安有鹳雀能胜其一者？况三头乎？又纯灰色，无文章也。鳝鱼长者不过三尺，大者不过三指，黄色黑文，故都讲云：“蛇鳝，卿大夫服之像也”。《续汉书》及《搜神记》亦说此事，皆作“鳝”字。孙卿云：“鳖鳅。”及《韩非》、《说苑》皆曰：“似蛇，蚕似”并作“”种，假“鳝”为“鳝”，其来久乎？
周处《风土记》曰：阳羡谷，五月以薤蒸旦而食。凡鱼夏出冬蛰，亦以将气养和实时节也。
徐衷《南方草物状》曰：白，生溪边土穴中，长五尺所，大三寸。里民刺取细槿二寸，苦酒煮食之，滋味如黄鳝味。交趾九真有之。
刘敬叔《异苑》曰：卢循以义熙五年自广州下，泊舡江西，众多疲死。事平之後，人往蔡州，见死人发变而为鳝。今上镇西参军与府司马张逝，瞻湖际有一棺，棺头有鳝众。试令拨看，即是，亦有未都化者。一实云：生以秫渖沐，死则为旦。又昔有人食不能无旦，死後改棺，旦满中。
又曰：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中空。每雨水，辄满溢。有商旅载生旦聊放一头着孔中，以为狡狯。後村民咸谓是神，乃依树起屋，宰牲祭事未常辍，因遂名旦父庙。人有祈请，及秽慢，祸福立至。估客后返，见其如此，即取作霍，於是遂绝。
卷九百三十八　鳞介部十
鲸鲵鱼
《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而彗星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口宣下》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鲸鲵，大鱼，以喻不义之人。）
《春秋後语》曰：楚威王问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欤？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夫鸟有凤而鱼有鲸。凤皇上击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料天地之高哉？鲸鱼朝发於昆仑之虚，暮宿於孟津。赤泽之鲵岂能与量江汉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鲸，士亦有之。”
《唐书》曰：开玄七年，大拂涅羯献鲸鲵睛。
《淮南子》曰：麒麟斗则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鲸，海中鱼之王也。）
《邓析书》曰：猎猛虎者不于後园，钓鲸鲵者不于清池。何则？园非虎处，池非鲸渊。
《说苑》曰：昔南瑕子过程本子，程本子为之烹鲵鱼。南瑕子曰：“吾闻君子不食鲵鱼。”程本子曰：“乃君子不食，子何事焉？”南瑕子曰：“吾闻上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陛甓善，自进之阶也；陛甓恶，自退之源也。”
《魏武四时食制》曰：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量蕊，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矛矜。
《广志》曰：鲵鱼，声如小儿，有四足，形如鳣，出伊水也。司马迁谓之人鱼，故其着《史记》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鱼之膏为其烛也。”徐广曰：“人鱼似鲇而四足。即鲵鱼也。”
崔豹《古今注》曰：鲸，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千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引其子还入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惊畏之，皆逃匿，莫敢当。其雌曰鲵，大者亦长千里，眼睛为明月珠。
任《述异记》曰：南海有珠，即鲸鱼目瞳。夜可以鉴，谓之夜光。
潘岳《沧海赋》曰：鱼则吞舟鲸鲵。
左思《吴都赋》曰：长鲸吞航，修鲵吐浪。
木玄《虚海赋》曰：其鱼则横海之鲸，突兀孤游，巨鳞刺口，洪鳍卜觐，颅骨成岳，流膏为渊。
曹毗《观涛赋》曰：於是神鲸来往，乘波跃鳞，喷气雾合，噫水成津。骸丧成岛屿之虚，目落为明月掷觊。
鲻（音陵）鱼
《山海经》曰：鲻鱼吞舟。
《临海水土记》曰：鲻鱼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昔鱼

《南越记》曰：昔鱼，南越谓为瑰雷鱼，长一丈。子朝出食，暮还母腹，常从脐中入，口中出。腹内有两洞，腹贮水以养子，腹容二子，两腹则四子也。其思鳞皮有珠文，可以饰刀剑口。

孙绰《望海赋》曰：劲昔扬鳍以排流。

槌额鱼

《临海水土记》曰：槌额，似昔鱼，长四尺。

海酋鱼

《临海水土记》曰：海酋长丈馀。

《金楼子》曰：鲸鲵，一名海酋，穴居海底。鲸入穴则水溢，溢为潮来。鲸既出入有节，故潮水有期也。

《岭表录异》曰：海酋鱼，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馀尺。每岁，广州常发同舡过南安货易，路经调黎（地名，海心有山，阻东海，涛而急，亦黄河之三门也。）深阔处，或见十馀山或出或没。稿工曰："非山岛，鳅鱼背也。"双目闪烁，鳍鬣若箕。朱旗日中，忽雨霖。舟子曰："杆鳅鱼喷气，水散於空，风势吹来，若雨耳，"近鱼，鱼即鼓舡而噪，倏尔而没。（鱼畏鼓，物类相伏耳。）

石蠯鱼

《临海水土记》曰：石蠯（音矛。）附石以锯错。

鳄鱼

《吴时外国传》曰：鳄鱼大者长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宫，常吞食人。扶南王范寻敕捕取置沟堑中，寻有所忿者，缚以食鳄。若罪当死，鳄便食之；如其不食，便解放，以为无罪。

《梁书》曰：扶南国于城沟中养鳄鱼，门外圈猛兽。有罪者辄以喂猛兽及鳄，不食为无罪，三日乃放之。鳄大者长二丈馀，状如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如刀剑。常食鱼，遇得獐鹿，及人亦啖之。苍梧以南及外国皆有。

《唐书》曰：韩愈为潮州刺史。既视事，恫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卵而化，其长数丈，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投之湫，咒之曰："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鳄鱼朝发而夕至。今与鳄鱼约：三日乃至七日，如顽而不徙，须为物害，则刺史选材伎壮夫操劲弓毒矢，与鳄鱼从事矣！"咒之夕，有暴风雷起於湫中。数日，湫水尽涸，徙于旧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无鳄患。

虞喜《志林》曰：方有鳄鱼，喙长八尺，秋时诸甚。人在舟边者，鱼或出头食人。故人持戈於舡侧而御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南海有噩鱼，状如龟。斩其头而乾之，断喙去齿而更生，如此三乃止。

《交州记》曰：鳄好出沙上，卵大如鹅卵，可食。

《广州异物志》曰：鳄鱼，长者二丈馀，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岭表录异》曰：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矫疾，口生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得，亦物之相摄伏也。故李太尉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沉损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工昆仑取之，但枷Φ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

鲛鱼

《说文》曰：鲛，鱼也，皮可以饰刀。

《山海经》曰：燕山，漳水出焉，其中多鲛鱼。（郭璞注曰：鲛，背上有甲，朱文，尾长三四尺，皮可以饰刀剑口。）

《西京杂记》曰：尉陀，高祖时献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萄锦四匹。

《博物志》曰：东海中有鲛青鱼，既生子，子惊，还入母腹，寻复出。

任《述异记》曰：虎鱼老则为鲛。

番（音藩）鱼

《南越记》曰：番鱼，鼻有横骨如𠂉。海中波浪为之涌，海舡逢植地断。

石首鱼

《临海异物志》曰：石首，小者名酋水，其次名春来。石首异种又有石头，长七八寸，与石首同。

《岭表录异》曰：石头鱼，状如鳙鱼，随其大小，胆中有一石子，如乔麦粒，莹白如玉。有好奇者，多市鱼之小者，贮於竹器，任其坏烂，即淘之，取其鱼胫石子，以植酒筹。

黄灵鱼

《临海水土记》曰：黄灵鱼，小文，正黄，似石首。

乌贼鱼

《南越记》曰：乌贼鱼有丁，遇风浪便虬前一须下丁而住。腹中血及胆正黑，中以书也，世谓“乌贼怀墨而知礼”。故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吏。”或曰：“古掷觐生常自浮水，乌见以为死，便往啄之，乃卷取乌，故谓乌贼。今乌化为鱼。”

崔豹《古今注》曰：乌贼鱼，名河伯从事小吏。

《岭表录异》曰：乌贼鱼，只有骨一片，如龙骨而轻虚，以指甲刮之即为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无鳞而肉翼，前有四足。每潮来，即以二长足捉石，浮身水上。有小虾鱼过其前，即吐涎惹之，取以为食。广州边海人往往探得大者，率如蒲扇，炸熟，以姜醋食之，极脆美。或入盐浑腌为乾，槌如脯，亦美。吴中好食之。

左思《吴都赋》曰：乌贼拥剑。

{佶鱼}（音佶）鱼

《临海异物志》曰：{佶鱼}似乌贼而肥，炙食甘美。

{制鱼}（音制）鱼

《临海异物志》曰：{制鱼}鱼至肥，炙食甘美。谚曰："宁去累世田宅，不去鱼额。"

鳆（步角反）鱼

《汉书》曰：王莽以关东兵起，忧懑不食，但饮酒食鳆鱼。

《东观汉记》曰：吴良，字大仪，齐人，为郡仪卜。正旦，入贺太守，门下掾王望前上言寿，皆称万岁。良跪曰："门下掾谄，明府无受其觞。盗贼未弭，人民困乏。"太守曰："生言是。"遂不举觞，赐鳆鱼百枚，教署功曹。良耻以言受官，遂不肯谒。

《後汉书》曰：张步遣使伏隆诣阙上书，献鳆鱼。（郭璞症《三苍》云：鳆似蛤，偏着石。《广志》曰：鳆无鳞，有一面附石决明，细孔杂杂，或七或九。《本草》云：石决明，一名鳆鱼。音步角切。）

《魏志》曰：倭国人入海捕鳆鱼，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齐书》曰：褚彦回，时淮北属魏，江南无鳆鱼，或有间关得至者，一枚直数千钱。有饷彦回鳆鱼三十枚，彦回时虽贵而贫过甚，门生献计卖之，云可得十万钱。彦回变色曰："我谓此是食物，非曰财货，且不知堪钱，聊尔受之？虽复俭乏，宁可卖饷取钱？"悉与亲游啖之，少日便尽。

陈思王《求祭先主表》曰：先主喜食鳆鱼，前已表徐州臧霸送鳆鱼二百，足自供事。

魏文帝《与孙权书》曰：今因赵咨致鳆鱼千枚。

比目鱼

《尔雅》曰：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郭璞症曰：状如牛脾。一眼，两片相合乃行。江东呼王余鱼。）

《史记》曰：管仲谏桓公："古者封禅，东海有比目之鱼。"

《搜神记》曰：东海名馀腹者，昔越王为脍，割而未切，堕半於水，化为鱼。

《临海水土记》曰：两片特立，合体俱行，比目鱼也。

《岭表录异》曰：比目鱼，南人谓之鞋屉鱼，江淮为之拖沙鱼。

左思《三都赋》曰：双则比目，片则王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绰《望海赋》曰：王馀孤逝，比目双游。
人鱼
《山海经》曰：龙侯之山，决水出焉。其中多人鱼，状如帝鱼，四足，其音如婴儿，食之无痴疾。
《史记》曰：秦始皇冢中，以人鱼膏为灯烛。
《临海异物志》曰：人鱼，似人，长三尺馀，不可食。
虎鱼
《范子》曰：虎鱼出东海。
郭璞《江赋》曰：或虎状类人。（虎鱼，头似虎，腹背皆有刺。）

牛鱼
《博物志》曰：东海中有牛鱼，形如牛。剥其皮悬之，潮死炅则毛起，潮去则伏。
《临海异物志》曰：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其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
《魏武四时食制》曰：海牛鱼皮、生毛可以饰物，出扬州。
天牛鱼
《南越记》曰：天牛鱼，方圆三丈，眼大如升，在脾头，口在胁中，露齿无唇，两肉角如臂，两翼长六尺，尾长五尺。
死觀鱼
《南方草物状》曰：死觀鱼，随海潮搏岸边食人，人乘舡刺之。大者围九尺，长二三尺，似猪形。
鹿鱼
《临海异物志》曰：鹿鱼，长二尺馀，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岭表录异》曰：鹿子鱼，其尾鬣，皆有鹿班，赤黄色。余曾览《罗州图》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跳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肉，腥不堪食。”
郭璞《江赋》曰：或鹿像鼻。（鹿，头角如鹿。）
虾鱼
《尔雅》曰：鲵大者谓之虾。（今鲵鱼似召，四脚，前似猕猴，後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
《异物志》曰：鲵鱼，有四足，如龟而行疾。有鱼之体，而以足行，故曰虾鱼。含水仰天不动，小鸟就饮，因而吞之。
《异物记》曰：虾实四足，而有鱼名，头尾类是，歧岐而行。生长山涧，出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坑。顶上有光，迎风流。云是懒妇，怨勤自投。
鳐鱼
《吕氏春秋》曰：灌死之鱼名曰鳐，状如鲤，有翼。
左思《吴都赋》曰：文鳐夜飞而触纶。
珠鳖鱼
《山海经》曰：葛山，澧水出焉。中多珠鳖之鱼，如肺而有六足，目有珠。其味酸甘，食之不厉。
《山海经图赞》曰：澧死蝨鳞，状如浮肺，体兼三才，以货贾客。
《吕氏春秋》曰：鱼之美者，澧死蝨鱼，名曰珠鳖，六足，有珠。（澧水，在苍梧九疑之西。）
赤鼬鱼
《山海经》曰：青丘之山，英水出焉。中多赤鼬，（音需。）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食之不疥。
《经图赞》曰：赤鼬之状，鱼身人头。
何罗鱼
《山海经》曰：谯明之山，谯水出焉。其中多何罗之鱼，一首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痈。
鱼
《山海经》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其中多之鱼，（音褶。）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遇狩，其音如鹊，可以御火。
又《经图赞》曰：鼓翮一运，十翼翩翻，厥鸣如鹊，鳞在遇狩。
《雒书》曰：鱼，状如鹊，食之不瘴，出涿光山。
巢鱼
《山海经》曰：狱法之山，氵泽之水出焉。（音怀。）其中多巢鱼，（音藻。）状如鲤，鸡足。食之已疣。
又《图赞经》曰：巢之为状，半鸟半鳞。
旨鱼
《山海经》曰：北狱之山，诸怀之水出焉。其中多旨鱼，（音诣。）鱼身犬首，音如婴儿，食之已狂。
鳙鳙鱼
《山海经》曰：𠂆蛛之山，食水出焉。中多鳙鳙之鱼，（音容。）状如犁牛，其音如彘鸣。
《山海经图赞》曰：鱼号鳙鳙，如牛虎驳。
箴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狗状之山，氵只（音枳。）水出焉，中多箴鱼，状如，喙如箴，食者尾。（《南越记》长针鱼，口四寸。）

专鱼

《山海经》曰：鸡山，暴水出焉，其中有专鱼，（音团。）状如鲋，彘毛，其音如豚。见则天大旱。

又《图□专鱼并鸟赞》曰：鸟栖林，专鱼处川，俱为旱徵。灾延普天，测之无像，厥类惟玄。

《吕氏春秋》曰：鱼之美者，洞庭之专。

击鱼

《山海经》曰：柢山多水，有鱼出焉，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在去（祛、榻二音。）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击，（音六。）冬死夏生，（蛰类也。）食之无肿疾。

《山海经图赞》曰：鱼号曰击，处不在水。厥状如牛，鸟翼蛇尾。

半（音畔）鱼

《山海经》曰：英山，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半鱼，状如鳖，其音如羊。

胃（音谓）鱼

《山海经》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其中多胃鱼，其状如蛇而四足。

《汉书□地理志》曰：子桐之水，其中泽多胃鱼。

尾鱼

《山海经》曰：英之山，氵冤水出焉。是多尾之鱼，鱼身蛇首，六足，目如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御凶。

鳋鱼

《山海经》曰：鸟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其中多鳋鱼，（音骚。）其状如鱼，动则其邑大兵。

《山海经图赞》曰：物以感应，亦有数动。壮士挺剑，气激江涌。鳋鱼潜渊，出则民悚。

{如鱼}{比鱼}鱼

《山海经》曰：鸟鼠同穴之山，滥（音槛。）水出於其西，多{如鱼}{比鱼}之鱼。（如比二音。）其状如复钅兆，鸟首而鱼翼鱼尾，其声如磬，是生珠玉。（珠母，蚌类。）

《山海经图赞》曰：形如复钅兆，包玉含珠。有而不积，泄以尾闾。暗与道会，可谓奇鱼。

赢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海经》曰：□（音圭。）山，水出焉。其中多赢鱼，鱼身而鸟翼，声如鸳鸯。见，其国大水。

鱼

《山海经》曰：少咸之山，雁门之水，其中多之鱼，（音沛。）食之杀人。

此鱼

《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其中多此鱼，（音紫。）其状如而赤鳞，其音如吒，食之不骄。（或作忄 蚤。）

《山海经图赞》曰：微哉此鱼！食则不骄。物有所感，其用无Ｂ。

父鱼

《山海经》曰：阳山，留水出焉。其中有舀（音滔。）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首，如鼠身，食之已欧。

《山海经图赞》曰：舀父鱼首，厥体如豚。

师鱼

《山海经》曰：饶山，历号之水出焉。中有师鱼，食之杀人。

文鱼

《山海经》曰：景山，睢（音蛆。）水出焉。中多丹粟文鱼。（有班彩也。）

仑鱼

《山海经》曰：半石之山，来需之水出焉。其中多仑（音纶。）鱼，黑文，状如鲋，食者不肿。

鲳鱼

《山海经》曰：半石之山，合水出其阴，是多鲳（音腾。）鱼，其状如厥，居逵，（逵，死昀晷穴，相交通。）苍文赤尾。食者不痈，可以已瘘。

《临海水土记》曰：鲳鱼似黾，长二尺。

飞鱼

《王子年拾遗录》曰：仙人宁封食飞鱼而死，死百年生。故《宁仙游涉七言颂》云：“菁藻灼烁钦簇舒，万龄渐死饵飞鱼。”

《山海经》曰：鬼（音槐。）山，正回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

郭璞《山海经图□飞鱼赞》曰：飞鱼如豚，赤文无羽。

《山海经》曰：牛首之山，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食之可以已痔。（又曰：飞鱼如豚，赤文，无羽。）

张骏《山海经飞鱼赞》曰：飞鱼如鲋，登□游波。

《林邑国记》曰：飞鱼，身圆，长丈馀，羽重沓，翼如胡蝉。出入群飞，游翔翳荟，而沉则泳海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豪鱼
《山海经》曰：渠猪之山，渠猪之水出焉。是多豪鱼，其状如鲔，而赤喙、尾，赤羽。食之，可以已白疥。
侯鲐鱼
左思《吴都赋》曰：王鲔侯鲐。（刘逵曰：侯鲐，状如科斗虫。大者长尺馀。腹白，背青，有黄文。性有毒，虽小，獭、犬、鱼不敢啖也。蒸煮肥美。）
侯霸鱼
潘岳《沧海赋》曰：客鱼侯霸。
危（午回切）鱼
《广志》曰：危鱼，一名河豚。
丹鱼
《抱朴子》曰：南阳丹水有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鱼夜浮水，侧有赤光，割取血，以途足，可以步行水上。
豕鱼
《广志》曰：豕鱼，一名。（直垄切。）
舀鱼
刘敬叔《异苑》曰：舀鱼，凡诸鱼欲产，舀辄以头冲其腹。舀鱼自欲生者，亦更相撞触。故世人谓为众鱼之生母也。
《岭表录异》曰：舀，南人云：鱼之欲产子者须此鱼，以头触其腹而产。俗呼为生母鱼。
望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望鱼侧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明都泽。
班文鱼
鱼豢《魏略》曰：国出班鱼皮，汉时恒献之。
郭义恭《广志》曰：班文鱼出东夷，献其皮。
萧拆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萧拆鱼，海之乾鱼也。
孚市鱼（上孚下沛）
《魏武四时食制》曰：孚市鱼，黑色，大如百斤猪，黄肥，不可食。数枚相随，一浮一沉。一名敷。常见首。出淮及五湖。
《三十六国春秋》曰：吴人夏丞为孝廉，高士夏仲御以母疾，将市药于京师，随丞入洛。时值禊饮，贾充见而放之。仲曰：“我，会稽夏仲御也。”充问：“卿居海滨，能献舡不？”仲曰：“能之。”充因命焉。仲御即登舡鼓拽，容止可观，为孚市之形，俄然口雾杳冥，白鱼跃入其舟，充甚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蕃逾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蕃逾鱼，如鳖，大如箕，甲上边有髯，无头，口在腹下，尾长数尺，有节，有毒螫人。
龙鱼
《山海经》曰：龙鱼，陵居。其状如狸，（或曰龙鱼似狸一角也。）一曰虾鱼。（音遐。）即有神圣乘此，而行九野。一曰鳖鱼。
郭璞《山海经图赞》曰：龙鱼一角，似狸居陵。俟时而出，神圣攸乘。飞骛九域，乘□上升。
《括地图》曰：龙鱼，一名虾鱼，状如龙，而有神圣乘此以行九野。
郭璞《江赋》曰：或虎状龙颜。（龙鱼亦似鱼。）
卷九百四十　鳞介部十二
琼鱼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仙人上药，有流渊琼鱼。”
横公鱼
《神异经》曰：北方荒外有石湖，其中有横公鱼，长七八尺，形状如鳢而目赤。昼则在湖中，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世，以乌梅二七煮之乃熟。食之可以止邪病。（《玄黄经》曰：横公鱼不可杀，惟加乌梅其气乃灭。）
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鱼，带如妇人，白肥，无鳞，出滇池。
蒲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蒲鱼，其鳞如粥，出鄆县。
印鱼
《临海异物志》曰：印鱼，无鳞，形似昔（音错。）形，额上四方如印，有文章。诸大鱼应死者，印鱼先封之。
郭延之《述征记》曰：城阳县南量蕊，尧母庆都墓庙前一池，鱼额间有印文，名颊鱼。非告祠者，捕不可得。
左思《吴都赋》曰：印龟番（音藩。）昔。
黄鱼
《吴书》曰：薛综上疏：“交州刺史朱符多以乡人分作长史，强赋民黄鱼一枚、稻一斛。”
刘欣期《交州记》曰：武宁县秋九月，黄鱼上化作鹑鸟。
《南方草物状》曰：短细黄鱼，九月中，因秋风而变成鹑，上团，吏捕取炙食，滋味肥美。
《南中八郡志》曰：江出黄鱼，鱼形颇似，骨如葱，可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义恭《广志》曰：扌建为郡道县出骨黄鱼。

寄鱼

沉怀远《南越志》曰：寄鱼，长三寸，似白鱼，常附海舡以济洪波。一曰寄载鱼。

《临海水土记》曰：寄度鱼，长三寸，似白鱼。

君鱼

沉怀远《南越志》曰：君鱼，长三寸，背上骨如笔管，大者似矛。逢诸细鱼及鼋，腹皆断之。

琵琶鱼

《临海异物志》曰：琵琶鱼，无鳞，形如琵琶。

沉怀远《南越志》曰：琵琶鱼，无鳞，长二尺，形似琵琶，故因以为名。

任《述异记》曰：海鱼千岁为剑鱼。乐鱼，一名琵琶鱼，形似琵琶而喜鸣，因以为名。

左思《吴都赋》曰：鲛鳐琵琶。

曹毗《杨都赋》曰：鱼则琵琶、乌贼。

疏齿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疏齿鱼，味如猪鱼，出东海。

潘岳《沧海赋》曰：比目、疏齿。

班鱼

《魏武四时食制》曰：班鱼，头中有石如珠，出北海。

郭义恭《广志》曰：班鱼，头中有玉石，如珠玑。

黄雀鱼

《临海异物志》曰：黄雀鱼，常以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

《风土记》曰：六月，东南长风，俗名黄雀风，时海鱼化为黄雀，因为名也。

燕鱼

《临海异物志》曰：燕鱼，长五寸，阴雨起飞高丈馀。

鸢鱼

《临海异物志》曰：鸢鱼，状如鸢，惟无尾足。阴雨日亦飞高数丈。

赤鱼

鱼豢《魏略》曰：文帝欲受禅，赤鱼游於露镬。

玄鱼

《王子年拾遗录》曰：夏鲧理水无功，沉於羽川，化为玄鱼，大千尺。後遂死，横於河海之间。後世圣人以玄鱼为神化之物，以“玄”种合于“鱼”种为“玄”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邵鱼
《临海水土记》曰：邵鱼，状如鸢鱼。
需（而朱切）胡鱼
《临海水土记》曰：需胡鱼，状如鸢鱼形。
井鱼
《临海异物志》曰：井鱼，头有两角。
镜鱼
《临海异物志》曰：镜鱼，如镜，形体薄，少肉。
含光鱼
《临海异物志》曰：含光鱼，一名蜡鱼。黄而美，故谓之蜡，有光照烛。
沉怀远《南越志》曰：含光谓蜡鱼，正黄而美，故谓为蜡鱼，夜则有光。
《岭表录异》曰：黄蜡鱼，即江湖之横鱼，头嘴长，而鳞背金色。南人脔为炙，虽美而毒，或煎爆或乾。夜即有光如烛。
辰鱼
《临海异物志》曰：辰鱼，如指，长七八寸，但有脊骨，好作羹。大者如竹竿，曝作烛，极有光明。
{宛鱼}鱼
《临海异物记》曰：{宛鱼}鱼，三月生溪中，裁长一寸。至十月中，东还死於海，香气闻於水上。到时月辄复更生。
《永嘉地记》曰：石堂水口多{宛鱼}鱼。
吹沙鱼
《临海异物志》曰：吹沙，长三寸，背上有刺，犯之螫人。
伏念鱼
《临海水土记》曰：伏念鱼，似吹沙鱼。
金石鱼
《南越记》曰：金石鱼，形圆，如七寸盘。
婢屣鱼
《临海异物志》曰：婢屣鱼，口近腹下，形似妇人屣。
奴八鱼
《临海水土记》曰：奴八鱼，长一尺，如八形。
{沃鱼}（音沃）鱼
《临海水土记》曰：{沃鱼}鱼，似蒲鱼，长三尺。
铜兑鱼
《临海异物志》曰：铜兑鱼，长五寸，似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鱼
《临海水土记》曰：陶鱼，长三尺，似黾（音绳。）鱼。
石班鱼
《临海水土记》曰：石班鱼、虫、六虫为一。
又曰：石班鱼，虫。（螯也。{班鱼}鱼，长尺馀。其班如虎文，俗言螯。於瞬颠呼之，因走上岸，合牝，其子不可食也。）
戴星鱼
《临海水土记》曰：戴星鱼，状如鸢鱼，背上有两白如指大，因名之云。
党鱼
沉怀远《南越南》曰：党鱼，似夫毕。（音毕。）尾氏有刺，如党树刺也。
令鱼（音零）
《临海水土记》曰：令鱼，似公鱼。
《异物志》曰：南方鱼多不肥美，惟令鱼为上。大者长二尺，作脍炙尤香而美。
《岭表录异》曰：令鱼，如白鱼，而身稍短，尾不偃。清远江多此鱼，盖不产於海也。广人得之多为脍，不腥而美，诸鱼尾过也。
织杼鱼
《临海水土记》曰：织杼鱼，状如鱼，味美於诸鱼。
沉怀远《南越志》曰：织杼鱼，如真鱼，背上正青。
隹者鱼
《临海水土志》曰：隹者，形似隹鱼，戏於重川，靡有定所。
土奴鱼
《临海水土记》曰：土奴鱼，头如虎，有刺螫人。
新妇鱼
《临海水土记》曰：新妇鱼，似隹鱼，长一丈。
海豕希鱼
《临海水土记》曰：海豕希鱼，豕头，身长九尺。
郭璞《江赋》曰：鱼则江豚海豕希。
曹毗《杨都赋》曰：海豕希鲸鲟。
鲲鲍鱼
《临海水土记》曰：鲲鲍鱼，似海印鱼。
潜远鱼
《临海水土志》曰：潜远鱼，似{沃鱼}。（潜远，鱼名，似{沃鱼}鱼。）
虾蟆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海水土记》曰：虾蟆鱼，色如鸮鱼，头似虾蟆，尾又似鸮。
鼋鱼（音玄）
《临海水土记》曰：鼋鱼，长五寸。
鼠鱼
沉怀远《南越志》曰：鼠鱼，头如鼠。
《临海异物志》曰：鼠鱼，长七寸，头如鼠。
弓鱼
《临海水土记》曰：弓鱼，长三寸，似鲵鱼。
婴壹鱼
《临海水土记》曰：婴壹鱼，长一尺。
黍鱼
《临海水土记》曰：黍鱼，长三尺，似资{如鱼}。
仓（音仓）鱼
《临海水土记》曰：仓鱼，两肋下有大肉，如炙脔大。
《岭表录异》曰：仓鱼，形似鳊鱼，而脑上突起，连背而圆薯。肉甚厚，鱼白如凝脂，只有一脊骨。治之以姜葱，炮之粳米，其骨亦软，餐者无所弃。鄙俚谓之狗磕睡鱼。（以其犬在盘下难伺其骨，故云狗磕睡鱼也。）
馈尾鱼
《南越记》曰：馈尾鱼，有毒，一名鳖鱼。
土拌鱼
《临海水土记》曰：土拌鱼，长七寸，白黑班文。
高鱼
《异物志》曰：高鱼，与鳟相似。与蜥于水上相合，常以三二月中，有雌而无雄，食其胎杀人。
芦孚（音孚）鱼
《异物志》曰：芦孚，似鳅螯而有细文，多膏，肥美，如大芦管。本出地中，随泉浮出，俗名芦孚。
沉怀远《南越志》曰：芦孚鱼生山曲水间，穴地为窟，泉源踊，则此鱼出。今庐陵以南至于南州有焉。俗以为酱。
鼆风鱼
《异物志》曰：冬天，此鱼数千万头共处大窟中藏，上有白气。或在鼆穴中，皮黑如漆，能潜知数里中空木所在，因风而入空木，化为蝙蝠。其肉甚美。
鲲鱼
《毛诗□鸡鸣》曰：弊笱在梁，其鱼鲂、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鲲，鱼子。（凡鱼之子，总名鲲。）
又曰：黾，小鱼。（音绳。又音孕。匠箔东呼鱼子未成者为绳也。）
海鲲鱼
《王子年拾遗录》曰：黑河，北极也。其水浓黑不流，上有黑□生焉。有黑鲲千尺，状如鲸，常飞游往于南海。
《庄子》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其大不知几千里。
江诗曰：巨鳌戴蓬莱，大鲲运天地。倏忽□雨兴，俯仰三植。
孙放《咏庄子诗》曰：巨细同一马，物化无常归。修鲲解长鳞，鹏起片□飞。抚翼抟积风，仰凌垂天。
袁弘《北征赋》曰：鱼托水而成鲲，木在山而有松。
鲋（音而）鱼
《吕氏春秋》曰：鱼之美者，东海之鲋。
张衡《西京赋》曰：巢鲲鲋。（鲲，鱼子也。鲋，细鱼类也。）
细赤鱼
刘义庆《幽明录》曰：始兴□水源有汤泉。每至霜雪，其上蒸气高数十丈。泉中常有细赤鱼出游，莫有获者。
鳏鱼
《毛诗》曰：弊笱在梁，其鱼魴、鳏。（鳏夫鱼也。）
《孔丛子》曰：卫人钓于河，得鳏，其大盈车。曰：“吾下一魴之饵，鳏过而不视。又以豚之半，则吞矣。”钟思曰：“鳏贪以饵死，士贪以禄世。”
真鱼
沉怀远《南越志》曰：真鱼，如织杼鱼。
《临海水土记》曰：真鱼，俗谓之犹鱼。
鸡子鱼
《岭表录异》曰：鸡子鱼，口有嘴，如鸡，肉，无鳞，尾尖而长。有风涛即乘风飞於海上船，类鲐易鱼。
竹鱼
《岭表录异》曰：竹鱼，产江溪间，形如鳢鱼，大而少骨，青黑色，鳞下间以朱点鬣，可玩。或烹以为羹霍，肥而美。
乳穴鱼
《岭表录异》曰：全义岭之西南有盘龙山，山有乳洞，斜贯一溪，号为灵水溪。（今桂州灵川县也。）溪内有鱼，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自若。渔人不敢捕之。（《尔雅》云：鯢似召，四足，声如小儿啼。今商州山溪内亦有此鱼，谓之内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胜鱼}鱼
《临海水土记》曰：{胜鱼}鱼，似黾鱼，长二尺。
卷九百四十一　鳞介部十三
贝
《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杨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
又《顾命》曰：大贝{卉鼓}鼓在西房。（大贝，如车渠，商周传宝之。）
《毛诗□节□巷伯》曰：萋兮菲兮，成是贝锦。（贝如锦也。）
又《义疏》曰：有紫贝，质白如玉，紫点，为文皆行列相当。大者径一尺七寸。今九真交以为杯盘实物也。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江生大贝。
《尔雅》曰：贝，陆居，（方遥切。）在水者函；（水陆异名也。贝中肉如科斗，但有头尾。音含。）大者亢，（《书大传》曰：大贝如车渠。谓车冈，即亢属。亢，户郎切。）小者鲭。（今细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责音青。）玄贝，贻贝；（黑色贝也。）馀，（音池。）黄白文。（以黄为质，白为文点。）馀泉，白黄文。（以白为质，黄为文点。今之紫贝，以紫为质，黑为文点。）巴，（音巴。）博而[A139]（[A139]者，中夹广两头锐。[A139]，逵、轨二音。），（音。）大而险，（险者，污薄。）责，小而椭。（即上小贝。椭，谓狭而长。此皆说贝之形容。椭，索妍切。）
《说文》曰：贝，海介虫也。古者货贝而宝龟也。
《汲冢周书□王会》曰：共人玄贝。（共人，吴越之蛮。玄贝，昭贝也。）
《汉书》曰：文帝赐尉佗书，佗因使者献紫贝五百。
《後周书》曰：步落稽，妇人多贯蜃贝以为饰。
《隋书》曰：流求国人用鸟羽为冠，饰以珠贝。
《唐书》曰：吐浑国，妇人辫发萦後，缀以珠贝。
又曰：拂国，有大贝车渠。
《淮南子》曰：商拘文王於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贝百朋。（五百为一朋也。）
《山海经》曰：虢山之尾，其上多玉。鱼水出焉，其中多文贝。
又曰：□山，水出焉。其中多贝。（贝甲中肉如科斗，但有头尾。）
又曰：赤死溓东，有苍梧之野。爰有文贝。（紫贝也。）
《南州异物志》曰：交趾以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焕烂。
《六韬》曰：商王拘周西伯昌於里。太公与散宜生金千镒，求珍物以免君罪。九江之浦，有大贝百冯。（《诗》作“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盐铁论》曰：教与俗改，敝与世易。夏后氏以玄贝，周人以紫石。
《相贝经》曰：延得大贝於昌阳弱泉，为五帝瑶器也；得拘吝何贝，大如轮，为文王寿；穆王得大紫贝，悬其壳於昭阳观，以消恶雾。
又曰：濒瞬荡可以朗目；南海贝如珠，可以治水毒也；浮贝，投水则浮也；贝，使童子愚、女子淫。
《岭表录异》曰：紫贝，即砑螺也，儋振夷黎海畔彩以为货。
《南越志》曰：土产明珠，大贝，即紫贝也。
螺
《易□说卦》曰：离为蠃。（注曰：刚在外也。）
《周官□天官上□鳖人》曰：祭祠供[C231]羸氏，以授醢人。（羸，蝓也。郑司农云：[C231]，蛤也。杜子春云：[C231]，蚌也。[C231]，音陴。）
《国语》曰：大夫种谋吴曰：“今吴大荒其民，必移就蒲蠡於东海植吊，必可伐。”
《广志》曰：海文蠡数种，其大者受一升，南人以为酒杯。
《魏书》曰：汉末，天下荒乱，率乏粮。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相食，州郡萧条。
《宋书》曰：玄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酒及柑橘。张畅宣孝武帝命，致螺杯杂粽，南土所珍。
《北史》曰：隋刘臻性好啖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
《淮南子》曰：蠃丽愈烛睨，（蠃，附螺也。蛳，细长螺也。烛睨，目中疾。）此皆治目之药也。人无故而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也。
《水经》曰：桂阳贞女峡，峡西岸高岩名贞女山，山下际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状女子，故名贞女峡。古来相传，有数女取螺於此，遇风雨昼晦，忽化为石。
《山海经》曰：旬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阙泽。其中多茈蠃。（紫色螺也。）
又曰：□山，水出焉。有螺，鱼身而鸟翼，见则其邑大水。
《搜神记》曰：谢端，复官人。少孤，为乡人所养。年十八，恭谨自守。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盆耳，将盍瓮中。每早至野，还，见有饮饭汤火处。端疑之，於篱外窥之，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便入问之，女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权相为守舍炊煮，待卿後得妇当还去。今无故相伺，不宜留此。”忽有风雨而去。
徐衷《南方记》曰：马轭蠃，大者围九寸，长四寸；细者围七寸，长三寸。
《南州异物志》曰：鹦螺，状如复杯，头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肉离壳食，惟以筋自系於壳，饱则入壳中。若为鱼所食，壳乃浮出，为人所得，质白而文紫。

崔豹《古今注》曰：蜗牛宛转，有草纹缚为结，似螺髻。

《交州异物志》曰：寄居山，康虫而长，如蠡而脚似蜘蛛，大无壳，入蠡壳中。

又曰：螺大者如，一边重，可为酒器。

又曰：吒螺，著海边树上，见人吒，如人声。可食。

又曰：苍螺，江东人以为碗。假猪螺，日南有之，厌为甲香。

邓德明《南康记》曰：平固水口下流数里，有螺亭临江。昔一少女，曾与伴俱乘小舡江汉彩螺，既逼暮，因停沙边共宿。忽闻骚骚如军马行，氵页臾，乃见群螺张口无数，相与为灾，来破舍啖此女子。同侣诸妪当时惶怖不敢作声，悉走上岸。至晓方还，但槛迹耳。收敛圣骨，薄埋林际，归报其家，经四五日，间近所埋处，翻见石蒙穹窿，高十馀丈，头可受二十人坐也。今四面有阶道，仿佛人冢，其顶上多螺壳，新故相仍，乡传谓之螺亭。

《世语》曰：卫，大康永熙中，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而行。终见诛。

《广五行记》曰：晋武帝时，裴楷家炊黍在甑，或变为螺，其年吭萎。又石崇家稻米化螺，崇亦被诛。

《岭表录异》曰：鹦鹉螺，旋尖处屈而朱，如鹦鹉嘴，故以此名。壳上青绿班。文者可受二升。壳内光莹如口母，母为酒杯，奇而可玩。又红螺，大小亦类鹦鹉螺，壳薄而红，亦堪为酒器。刳小螺为足，缀以胶漆。

葛龚荐戴昱曰：肱年六十二，兄弟同居二十馀年。及为宗老分旧业，昱将妻子逃入虞泽，结茅为室，捃获野豆，拾掇赢蚌，以自赈给。

蚌

《易通卦验》曰：小雪，雉入水为蜃。

《尔雅》曰：蜃，小者珧。（珧，玉珧也，即小蚌。珧音遥。）

《说文》曰：丙，（步梗切。）蚌也；蛤，（巨栗切。）丰（音蚌。）也。

《汉书》曰：汉律，会稽献鲒酱二升，丰蜃之属也。

《周书》曰：成王时，具驱献蜃。（郑玄注曰：蜃，大蛤也。）

《大戴礼》曰：十月，雉入淮为蜃。蜃者，蒲芦也。

《春秋後语》曰：齐、赵将伐燕，苏代为燕说赵王曰：“今者臣来，过小水，见小丰方出暴，而鹬啄其肉，丰合而挟其喙。（喙，口也。上啄其肉，音张角切；下喙，音许秽切。）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见丰脯！’丰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见死鹬！’两不相舍，渔父得而并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其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大王熟计之。”赵王於是乃止。

《魏志》曰：孔融与韦康书云：“玄将仲将，不意双珠，近出老蚌。”

《陈书》曰：武帝雅善恭俭，膳不过数品。私飨曲宴，皆用瓦器蚌盘。

《唐书》曰：太宗谓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怀火，因燧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而成美。”

《墨子》曰：申屠狄谓周公曰：“贱人何可薄耶？周之灵圭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少豪大家出於污泽，天下诸侯皆以为宝。狄今请退也。”

《淮南子》曰：季秋，爵入大水为蛤。（爵，依屋之雀也，飞鸟也，随阳下藏故为蛤。）

又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也。耜，属也。蜃，大蛤，摩令利，用挚犭希。耨，除苗秽。）

又曰：孟冬，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雉，阳鸟也。三岁而死，极阳化阴，故随阴气入水为蜃。蜃，大蛤也。）

又曰：明月掷觊，出於𠂤。（音𠂤。）蜃。（珠有夜光之明月，生於𠂤中。）

又曰：毛羽者，飞行之类也，故属於阴。日者，阳掷犄也。是以春夏则群兽除，日至而麋鹿解。（解角也。）月者，阴之宗也。是以月亏而鱼脑减，月死而螺蚌。（，Ⅱ{就足}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饮水，彩树木之实，食羸龙之肉。时多疹病、毒伤之害。

又曰：明月掷觊，蜃龙之病而我之利；虎爪像牙，禽兽之利而我之害。（我犹人也。）

又曰：蚌、像之病，人植鄟也。（蚌，大蛤中有珠，像牙，还以自病，故人得以为宝。）人之病，将有谁宝之者乎？（人以利欲为病，无人宝之，故曰将有谁宝。）

《西京杂记》曰：长安始盛饰鞍马，竞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用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

《越地形记》曰：夏靖《答车茂弘论贸阝县书》曰：“其蚌蛤之属，目所希见，耳所未闻。”

徐衷《南方记》曰：白珠蚌，壳长三寸半，涨海中，深六七丈，去岸四五十里。

《永嘉郡记》曰：乐成县木履山东带彩海门。凡海彩者，皆由其门，故以为名。多香螺、文蛤之属。

《博物志》曰：东南之人食死鼓产，西北之人食陆畜产。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产者，狸兔鼠雀以为珍味，不觉其膻焦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南方林邑，有大蚌盈车，明珠至寸，不以为贵，国人不彩。

《交州异物志》曰：乌浒山居，射翠取羽，剖丰采珠。

任《述异记》曰：淮死晷，黄雀至秋化为蛤，至春复为黄雀，五百年化为蜃蛤。

《岭表录异》曰：珠池，帘州边海中有洲岛，岛上有大池，谓掷觇池。每年修贡珠，户户入池彩珠，皆彩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与海通。珠如豌豆大，常珠也；如弹丸者，亦时有得；径寸照室掷觇，卒不可遇也。又取小蚌肉，贯之以篾，曝乾，谓掷觇母。容桂人率交袁烧之，以荐酒肉也。中有细珠如梁粟。乃知珠池之蚌，随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延笃《与高义方书》曰：今兹以五经为鼎，书传为俎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未暇丰也，宜勿以为念。

郭璞《江赋》曰：紫亢如渠，洪蚶专车。琼蚌曜以莹珠，石去应节而扬葩。

卷九百四十二　鳞介部十四

蛤

《易进卦验》曰：立冬，燕雀入水为蛤。

《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雀入大水为蛤。

《汲冢周书□王会》曰：东越海蛤。（东越则海际。蛤，文蛤。）

《三国典略》曰：周天和玄年夏，齐冀州人於蚌蛤中得瑶环一只。

又曰：徐之才初迁豫章王综国常侍，随综入北。有一人患足跟痛，诸医咸莫能识。之才视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舡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之才为剖之，得蛤子二，大如榆荚。

《淮南子》曰：土龙致雨，燕雁代飞。（燕春南而雁秋北也。）蛤兆珠龟，与月盛衰。

《吕氏春秋》曰：月者，群阴植稻。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湫。夫月形於天，而群阴化於渊。

《汉武帝内传》曰：西王母云：“仙家之药，有白水灵蛤。”

《汝南先贤传》曰：周燮，字彦祖。好潜靖养志，惟典籍是乐。有先人草庐，庐有陂，鱼蛤生焉。非身所耕，则不食也。

《南越志》曰：凡蛤之属，开口，闻雷鸣，不复闭。

《□南记》曰：新安蛮妇人於耳上悬金环子，联贯瑟瑟，帖於髻侧。又绕腰以螺蛤，联穿系之，谓为珂。

《博物志》曰：东海有蛤，鸟常啖之，其肉消尽，壳起浮出，更薄在沙中岸边，潮水涂却昔薄，荡白如雪。入药最精，胜彩取自死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岛雁，常在河边沙上食沙石，悉皆销烂，惟食蛤不销，随其粪出。用以为药，倍胜常者。

《本草经》曰：文蛤有文，味咸无毒。主除阴蚀、恶疮、五痔、九孔出血，生东海。

左思《赋》曰：蚌蛤珠胎，与月亏全。

蛱蠙

《临海水土物志》曰：蛱蠙，似蛤，如见大。

三（音宗）

《临海水土物志》曰：三似蛤。

车螯

沉约《宋书》曰：庐陵王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刘湛为长史。义真出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於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暖酒炙车螯。湛正色曰："挂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且甚寒，一杯酒亦何伤？"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

谢灵运《答弟书》曰：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蛎不如鄞县，车螯亦不如北海。

移角

《临海水土物志》曰：移角，似车螯。角移不正，名曰移角。

姑劳

《临海水土物志》曰：姑劳，如车螯而壳薄。

羊蹄

《临海水土物志》曰：羊蹄，似蚌，味似车螯，罗江小卢有之。

蛤蜊

《宋书》曰：王融初为司徒法曹，诣王僧，因遇沉昭略，未相识。昭略屡顾眄，谓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谓曰："仆出於扶桑，入於谷，照曜天下，谁云不知？而卿此问，何也？"昭略云："不知许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群分，方以类聚。君长东隅，居然应嗜此族！"

《淮南子》曰：若士方卷龟壳而食蛤蜊。

《抱朴子》曰：若士所食，此必草也。又海中自有蛤蜊、螺蚌之类，未加煮，凡人所不能啖，况君子若士乎？

芦雉

《临海水土物志》曰：芦雉，似蛤蜊，壳小薄耳。

蚶（火甘切）

《唐书》曰：玄和中，岭南节度使崔咏卒。宰臣奏拟，皆不可。上谓裴度曰："常有谏进海蚶、淡菜者，词甚忠正，卿可求此人与之。"度出以访人，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言孔谏者。度即日以闻，乃命之。
《广志》曰：巨延州以蚶与行估货易。
《临海水土物志》曰：蚶侧径四尺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郡骇鹿山，山上有石室，凿内辄得骨，并获蚶。
《岭表录异》曰：瓦屋子，盖蚌蛤之类也。旧呼为蚶（音憨。）子，顷因卢钧尚书作镇，遂改为瓦屋子。以其壳上有棱如瓦垄，故名焉。壳中有肉，紫色而满腹。广人尤重之，多烧以荐酒，俗呼为天脔炙。吃多即壅气，背膊烦疼，未测蒲熬性也。
乌头
《临海水土物志》曰：乌头似蚶。
下来咸（许咸切。似蛤，出海中）
《临海水土物志》曰：下来咸，虽似乌头，各自有种。
又曰：咸蛤有似乌头。
越王
《临海水土物志》曰：越王，形似咸，壳赤，尾如人爪形。
蛎
《梁书》曰：何胤初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且脯、糖蟹。以为非见生物，拟食蚶蛎，使门下议之。学生锺玩曰：“且之就脯，骤於屈伸；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如怛。至於车螯蚶蛎，眉目内阙，惭浑沌之奇；犷壳外缄，非金人之慎。不悴不荣，曾草木之不若；无香无臭，与瓦砾其何算？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味？”竟陵王子良见玩议大怒。汝南周与胤书，劝令食菜。
《茅君内传》曰：欲合九转，先作沙拆。取东海左顾牡蛎凡六物，令分等，各捣三万杵。
《异物志》曰：古贲灰，牡蛎壳。
《临海水土物志》曰：蛎长七尺。
《南越志》曰：南土谓蛎为豪甲，为牡蛎。合涧州圆蛎，土人重之，语曰：“合涧一蛎，虽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永嘉郡记》曰：乐成县新溪口有蛎屿，方圆数十亩，四面皆蛎，其味偏好。谢灵运《游名山志》曰：新溪蛎味苹允，有过紫溪者。
《岭表录异》曰：卢亭亭，卢循遗类也。循昔据广州，既败，馀党奔於海岛野居，惟食蚝蛎，叠壳为墙壁。
又曰：豪即牡蛎也。其初生海岛边，如拳石，四面渐长，有高一二丈者，岩如山。每一房内，豪肉一片，随其所生，前後大小不等。每潮来，诸豪皆开房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蚁，入即合之。海夷卢亭亭者，以斧取壳，烧以烈火，豪即启房，挑取其肉，贮以小竹筐，趁虚市以易酯米。（卢亭好酒，以豪肉换酒也。）豪肉大者腌为炙，小者炒食。肉中有滋味，食之即甚壅肠胃。

蚬（户典切）

《尔雅》曰：蜃小者曰珧。（郭璞疰曰：新燕蛤也，江东呼为蚬也。）

蟹

《广雅》曰：蟹，尼（音尼。）也。其雄曰良岂，其雌曰转带。

《山海经》曰：大蟹在海中。（盖十里之蟹。）又，女丑有大蟹。

《汲冢周书□王会》曰：成王时，海阳献蟹。

《大戴礼》曰：蟹二螯八足，非之穴而无所寄托者，心躁也。（《孙卿子》同。）

《礼记□檀公下》曰：成人有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之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筐；范则冠，而蝉；兄则死，子皋为之衰。"

《孝经援神契》曰：蟹二螯，两端旁行。（螯犹兵也。小虫而欲两端自卫，故使旁行也。）

《晋书》曰：解系坐免官，以白衣还第，阖门自守。及张华、裴植祷诛也，伦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伦怒曰："我於死晷蟹且恶之，况此人兄弟轻我耶？此而可忍，孰不可忍！"肜苦争之不得，遂害之。

又曰：刘聪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摅，坐鱼蟹不供，斩於东市。

《三国典略》曰：周永定玄年夏四月，齐主禁取蟹蛤之类，惟许私家捕鱼。

《淮南子》曰：夫释大道而任小数，尾异於使蟹捕鼠、蟾诸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愈滋。（以霸菇蟹筐上，内置穴中，乃热走穷穴，能擒一鼠。）

又曰：慈石引铁，蟹之败漆，（置蟹漆中，则漆败也。）虽在明知，弗能然也。

《抱朴子》曰：若蟹之化漆，麻之坏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

又曰：山中称无腹公子者，蟹也。

又曰：兵地生蟹者，宜急移军。太一在主帐掷晷，不可攻也。

《郭子》曰：毕茂世云："左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可了一生哉！"

《国语》曰：越王召范蠡而问焉，曰："与子谋吴，子未可也；今其稻蟹食不遗种，其可乎？"范蠡对曰："天应至矣，人事未也，勤须厉志。"

《世说》曰：蔡司徒渡江，见蟛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委顿吐下，方知非蟹。後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刘孝标云：《大戴礼□劝学》篇曰：蟹八足二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蛇蛆之穴无所寄托者，用心躁也。故《尔雅》云：骨小者劳，即彭骨也，似蟹而小。案，今彭蜞小于蟹而大于骨，《尔雅》所谓骨泽者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状甚相类。蔡谟不精其大小，食而致敝，故云读《尔雅》不熟也。）

《永嘉郡记》曰：安国县有山鬼，形体如人，而一脚，裁长一尺许。好啖盐，伐木人盐辄偷将去。不甚畏人，人亦不敢伐木犯之，犯之即不利也。喜於山涧中取石蟹，同伐木人眠息，便十十五五出，就火边石炙啖之。常有伐木人见其如此，未眠之前，痛燃石使热，罗置火畔，便佯眠看之。须臾魑出，悉皆石，石热灼之，跳梁叫呼，骂詈而去。此伐木人家，後被火烧委顿。

《博物志》曰：南海有水虫名崩刂，蛤之类也。其中有小蟹，大如榆荚。崩刂开甲食，则蟹亦出食；崩刂合甲，蟹亦还入。为崩刂取以归，始终死不相离。

又曰：蟹、漆相合成水。（神仙服食方云。）

又曰：秋蟹毒者，尾丛可疗。目相向者尤甚。

《玄申记》曰：天下之大物，北海之蟹。举一螯能加於山，身故在死晷。

《淮南万毕术》曰：烧蟹致鼠。

《搜中记》曰：晋太康年中，会稽炕恫蜞及蟹皆化为鼠，其众，复野为灾，食稻。

《述异记》曰：出海口，北行六十里至腾榆屿之南溪，有淡水清澈照底。有蟹焉，筐大如笠，脚长三尺。宋玄嘉中，章安县民屠虎取此蟹食之，肥美过常。梦一少妪语之曰：“汝啖我，知汝寻被啖不？”屠氏明日出行，为虎所食。馀家人殡瘗之，虎又发棺啖之，肌体尾。此水今犹有大蟹，莫敢复犯。

《广五行记》曰：玄嘉中，富阳人姓王於渎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断中而裂开，蟹出都尽。乃治断，出材岸上。明旦往之，见材复在断中，而裂开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笼中担归。去家一二里，闻笼中动声。王生顾见向材段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生曰：“我性嗜蟹，比实入破君断食蟹，以此相负，望君恕我。我是山神，当相助。”王曰：“汝犯暴人，罪自应死，何以多言？”此物曰：“君何姓名？”频问不已，王终不答。去家转近，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许？”王至家以火焚之。土俗谓之山犭，知人姓名则能为伤人耳。

又曰：军行地无故生蟹，宜急移，吉。蟹鱼之类，水失其性则有此孽。

《岭南异物志》曰：常有行海得州渚，林木甚茂，乃维舟登岸，爨於水旁。半炊而林没於水，遽断其缆，乃得去。详视之，大蟹也。

《岭表录异》曰：水蟹，螯壳内皆咸水，自有味。广人取之淡煮，吸其咸汁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酒。黄膏蟹，壳内有膏，如黄苏，加以五味，和厩爆之，食亦有味。赤母蟹，壳内黄赤膏，如鸡鸭子黄，肉白。以和膏实其壳中，淋以五味，蒙以细面，为蟹𠰁毕𠰁罗，珍美可尚。红蟹，壳殷红色，巨者可以装为酒杯也。虎蟹，壳上有虎班，可装为酒器，与红蟹皆产琼崖海边。

《本草经》曰：蟹味咸，治胸中邪气、热结痛。

《张敞集》曰：朱登为东海相，遗敞蟹，报书曰："蘧伯玉受孔氏之赐，必及乡。敞谨分斯贶於三老尊行者，曷敢独烹之？"

卷九百四十三　鳞介部十五

拥剑

《广志》：拥剑，似蟹，色黄，方二寸。其一螯偏长，如足大指，长三寸馀，有光，其短细者如簪。

《异物志》云：拥剑，状如蟹，但一螯偏大耳。何逊诗云："跃鱼拥剑"，是不分鱼蟹也。

崔豹《古今注》曰：{彭虫}骨，（音滑。）小蟹也。生海边途中，食土，一名"长卿"。其有螯偏大者，名"拥剑"，一名"执火"。其螯赤，故谓之"执火"也。俗谓之"越王剑"。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吴都献蜜蟹二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一螯偏大。《吴都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

鰍螯

祖台之《志怪》曰：会稽山阴东郭氏女，先与县人私通。此人贾还於县东灵慈桥，女往入舡就之，因共寝。为设食，食鰍螯。食毕，女将两鰍螯上岸去。舡还来至郭，逢人，语此女已死。乃往省之，尚未殡也。发衾视之，两手各把一鰍螯。

《岭表录异》曰：鰍蜂，乃蟹之巨者。异者，蟹两螯上有细毛如苔，身有八足；鰍蜂则螯足无毛，後两小足薄而阔，（俗谓之脖贼之。）与蟹有殊，其大如升。南人皆呼为蟹。（有大如小子者。八月，此物与人斗，往往夹杀人也。）

彭骨

《尔雅》曰：骨，小者劳。（螺属，见《埤苍》。或曰即彭骨也，似蟹而小。滑泽二音。）

《晋书》曰：夏统，字仲御，会稽永兴人也。幼孤贫，养亲以孝闻，睦於兄弟。每彩捃求食，星行夜归，或至海边拘蟛蜞以资养。

《搜神记》曰：晋太康四年，会稽彭骨化为鼠，食稻为灾。

崔豹《古今注》曰：彭骨，小蟹也，一名长卿。

《岭表录异》曰：彭骨，吴呼为越，盖语讹也。足上无毛，堪食。吴越间多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盐藏，货於市。
竭朴
《临海异物记》曰：竭朴，大於彭骨，壳黑班，有文章，螯正赤。常以大螯彰目，屈小螯以取食。
《岭表录异》曰：竭朴，乃大彭蜞也。壳有黑班，双螯一大一小。常以大螯捉食，小螯分以自食。
沙狗
《临海异物志》曰：沙狗，似彭骨，壤沙为穴。见人则走，曲折易道，不可得也。
招潮
《临海异物志》曰：招潮，小如彭骨，壳白。依潮长，背坎外向，举螯不失常期，俗言招潮水也。
《岭表录异》曰：招潮钟，亦蟛蜞之属，壳带白色。海畔多潮，潮欲来，皆出坎举螯如望，故俗呼招潮也。
倚望
《临海水土物志》曰：倚望，常起顾西东，其形如彭骨大。行途上，四五进歫厶两螯八足起望。行常如此，惟入穴中乃止。
石（巨陨切）
《临海水土物志》曰：石，大於蟹，八足，壳通赤，状鸭卵。
蜂江
《临海水土物志》曰：蜂江，如小蟹大，有足，两螯，壳牢如石同，不中食也。
芦虎
《临海水土物志》曰：芦虎，似彭蜞，两螯正赤，不中食。
石华
《临海水土物志》曰：石华附石，肉淡。
《会稽地理记》曰：贸阝县滨多石华。
勾辟（上古侯切，下并亦切）
刘欣期《交州记》曰：勾辟，似玳瑁，龟头鳖身虾尾，色班似锦文，大如笠，四足漫湖，无指甲，前有黑珠，可以饰物。
《临海水土物志》曰：{勾黾}辟，其状龟形，如笠，味如鼋，可食。卵大如鸭卵，正圆，中生啖，味美於诸鸟卵。其甲黄点注之，广七八寸、长二三尺，有光色。
左思《吴都赋》曰：{勾黾}{辟黾}鲭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蛰（胡遘切）
《广志》曰：蛰，似便面，负雌而行，失雄则不能独活。出交趾南海中。
《吴录□地理志》曰：交趾龙编县有蛰，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长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子，取以作酱，尤美。
裴渊《广州记》曰：蛰，广尺馀，形如熨斗，头如蛲螂，腹下有十二足。南人重之，以为。
《南越志》曰：张海口有蛰，每过海辄相积於背，高尺馀，如帆乘风而游。
《岭表录异》曰：蛰鱼，其壳莹净，滑如青瓷碗，傲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两旁为六脚，有尾长尺馀，三棱，如梭茎。常雌附雄而行，捕者必艘之。若摘去雄者，雌者即自止，背负之方行。腹中有子如绿豆，南人取之，碎其脚，和以为酱食之。尾中有珠如粟，色黄。雌者小。置之死晷，即雄者浮，雌者沉。
瑟华
《临海水土物志》曰：瑟华，与{旦黾}相似。
海{抗鱼}
《临海水土物志》曰：海{抗鱼}，如{旦黾}，狭後广前，其肉中食，亦又多膏。
{旦黾}类（上音朝）
《临海水土物志》曰：{旦黾}类，似{勾黾}辟，肠如羊胃，中啖。
越王算
《临海水土物志》曰：越王算，如笄大，正白，长尺馀。生海边沙中，见乃取之，可必得；心中存来取，即入土中。
石支（去鼓切）
《临海水土物志》曰：石支生附石，长三寸，如小竹大，有甲，正黑，中食。
阳遂足
《临海水土物志》曰：阳遂足，此物形状：背青黑，腹下黄白，有五足，长短大小皆等，不知头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即乾脆。
{黾}{麻黾}（上音迷，下音麻）
《临海水土物志》曰：{黾}{麻黾}、{勾黾}辟相似，形大如{廿废}，生渤海边沙中，肉极好啖，一枚有三斛膏。
土肉
《临海水土物志》曰：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五寸，中有腹，无口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中食。
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高，大吓也。（虾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虾鱼为高，音高阝。）
《东观汉记》曰：马棱，字伯威，为广陵太守，奏罢盐官，赈贫羸，薄赋税。蝗虫飞入海，化为鱼虾。
王隐《晋书》曰：吴後置广州，以南阳滕修为刺史。或语修虾长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东海取虾须，长四五尺，封以示修，修乃服。（《广州记》亦云。）
《金楼子》曰：舜摄天子，有援耳贯胸之民来献珠虾。
《世说》曰：虞啸父为孝武帝侍中，帝从容谓曰："卿在阁下，初不闻有献替。"虞家富近海，谓帝望其意，对曰："天时尚暖，鱼鳖虾鲜未可致，寻有所献。"帝抚掌大笑。
《异物志》曰：虾种多，庭最大，中作脯。
《南越志》曰：南海以虾头为杯，须长数尺，金银镂之，晋简文以盛酒，未及饮，酒跃於外。筮之，曰："三旬当後庭有告变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
《博物志》曰：东海有物，状如凝血，纵广数丈，正方圆，名曰鱼，无头目，内无腹藏。其所处众虾附之，随其东西。越人煮食之。
《岭南异物志》曰：南海有虾，须长四五十尺。
《岭表录异》曰：海虾，皮壳嫩红色，就中脑与前双脚有钳者，其色如朱。余常登海同，忽见窗版悬二巨虾壳，头尾钳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刺尖利如锋刃，刺上有须如红筋，各长二三尺，前双脚上有钳，（云以此捉食。）钳粗如人大指，长三尺馀，上有芒刺如蔷薇枝，赤而硬，手不可触。脑壳烘透，弯环尺馀，何止於杯盂也！
《北户录》云：滕修为广州刺史。有客语修曰："虾须一丈者，堪为柱杖。"修不之信。故去东海取须，长四丈、以示修，方服其异。宁虾，大者亦首尾尺馀。闽越率取其肉脔而为炙，又浑以盐藏，自然红色，谓之红虾，贡送。白虾，肉薄而白，莹如水精，广人偏食之，盖美而毒。恂於闽川、吴中，悉无此类。
《岭表录异》曰：南人多买虾之细者，生切，绰菜兰、香蓼等，用浓酱醋先泼活虾，盖以生菜，然以热饮复其上，就沮跑之，亦有跳出醋者，谓之虾生。鄙里重之，以为异馔也。
王朗《答魏文表》曰：夫张大网以漉鳅虾，辱九鼎以烹蛙{旦黾}。
应璩《百一诗》曰：大龟承哀敝，复欲密其罗。蚍蜉犹见得，何鳅蝤与虾！
葛龚与张季景书曰：夜从刘伯宣舍西垂过龚家，无饭，啖炒虾。
海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临海水土物志》曰：海月，大如镜，白色，正圆，常死海边，其指如搔，头大，中食。

玉兆（余招切）

《临海水土物志》曰：玉兆，似蚌，长二寸，广五寸，上大下小。其壳中柱，炙之，味似酒。

陵龙

《临海水土物志》曰：陵龙之体黄，身四足，形短尾长，有鳞无角。南越嘉羞，见之竟逐。

石矩

《岭表录异》曰：石矩，亦章举之类，身小而足长。入盐为乾，烧食极美。又有小者，两足如带，曝乾後似射踏子，故南中呼为射踏子也。

玳瑁

《岭表录异》曰：玳瑁，形状如龟，惟腹背甲有烘点。其大者悉似盘盖。《本草经》云：“玳瑁解毒，兼云辟邪。”余寄居广南，日见卢亭（海岛夷人。）获活玳瑁龟一枚，以献连帅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带於左臂上，以辟毒。龟被生揭其甲，亦甚苦楚。後养於使宅後北池，伺其揭处渐生，复遣卢亭送於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带之，有蛊毒，玳瑁甲即自摇动；若死，无此验。”

觜（上遵为切，下音俊）

《岭表录异》曰：觜，俗谓之滋夷，乃山龟之巨者。人立蒲俺，可负而行。产潮循山中，乡人彩之，取壳以货。要全其壳，须以木楔其肉，龟吼如牛，声响山谷。广州有巧匠，取其甲以为梳篦杯器之属。

水母

《广志》曰：水母，如羊胃，在海中常浮，闻人声沉水底。可生切食。

沉怀远《南越志》曰：海岸间育水母，东海谓之宅。

张茂先《博物志》曰：东海有物，状如凝血，广数尺，正方圆，名曰十母，无头目。所处则众虾附之，随其东西南北。可煮食之。

《异物志》曰：水母在海，泛泛常浮。（其体正白，常在水上浮也。）

《岭表录异》曰：水母，广州谓之水母，闽人谓之宅（痴驾切。）其形乃浑然凝结一物。有淡紫色者，大如复帽，小者如碗。腹下有物如悬絮，俗谓之足，而无口眼。常有数十虾寄腹下，咂食其涎。浮泛水上，捕者或遇之，即倏然而没，乃是虾有所见耳。（《越绝书》云：海镜，蟹为腹；十母，即虾为目也。）南中好食之。

海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表录异》曰：海镜，广人呼为膏叶盘。两片合以成形，壳圆，中甚莹滑，日照如□母光。内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小蟹子，其小如豆黄，而螯足具备。海镜饥则蟹出拾食，蟹饱归腹，海镜亦饱。余曾市得数个，验之，或迫之以火，即蟹子走出，离肠腹立毙；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毙。

卷九百四十四　虫豸部一

虫

《尔雅》曰：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周礼□冬官□梓人》曰：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尸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外骨，龟属。内骨，鳖属。行，蟥衍之属。仄行，蟹属。连行，鱼属。纡行，蛇属。尸鸣，蛙属。注鸣，精列属。旁鸣，蜩蜺属。翼鸣，发皇属。股鸣，蚣胥动股属。胸鸣，荣原属。）

《大戴礼》曰：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裸虫之精者曰圣人。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蛰虫始振。仲春之月，蛰虫咸动。（启户始出。）仲秋之月，蛰虫坏户。（坏，益也。）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皆堇其户。堇谓途闭之。）

《春秋考异邮》：二九十八，主风精为虫，八日而化，风列波激。故其名从虫，虫之为言屈申也。

《东观汉记》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长秋宫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马贵人德冠後宫。”遂登至尊。先之数日，梦有小飞虫万数，随着身入皮肤中，复飞去。

《魏书□华佗传》曰：广陵太守陈玄龙得疾，所苦胸中烦满，面赤，不能饭。持其脉，曰：“府君胃虫有数升，欲成内蚀病，食腥物所为也。今可去也。”即作汤二升，先饮一升，须臾复一升，食顷，吐出数升虫，长一二寸，赤头，皆摇半躯，皆是生鱼脍也。

《赵书》曰：前石时，淳觚白羌妇产卵，大如盂。剖之，有虫如静，二足立行。（《异苑》同。）

萧子显《齐书》曰：王敬则少时於草中射猎，有虫如乌豆，集其身，掷去乃脱，脱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曰：“不须忧，此侯之瑞也。”敬则闻之喜，故出都自效。

《後魏书》曰：蠕蠕，东胡之苗裔也。木骨闾死，子车庶会自号柔然，役属於魏，世祖以其无知，状类於虫，故改其号为“蠕蠕。”

《隋书》曰：田式拜襄州总管，专以立威为务。所爱奴常诣式白事，有虫上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衣衿上，挥袖拂去之，式以为慢已，立棒杀之。
《庄子》曰：井蛙不可以语於海者，拘於虚也；夏虫不可以语於冰者，笃於时也。
《鲁猎蒙》曰：百足之虫，断而不蹶，持掷贲也。
《淮南子》曰：凡有血气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触，有齿者噬，有毒者丶，有蹄者；喜而相戏，怒而相害：天之性也。
又曰：故草食之兽不疾易薮，（疾，患。）水居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常。（小变，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十居，故死暑。故曰不疾失其常也。）
又曰：太阴所在，蛰虫首穴处；鹊巢以乡为户。
又曰：水食者善游能寒，（鱼鳖之属是也。）土食者无心不惠。（蚯蚓之属是也。）
又曰：介虫之动以固，（介，甲，龟鳖之属。动，行也。）贞虫之动以毒螫。（贞虫，细腰蜂。虫，蜾蠃之属。无牝牡之合曰贞，而有毒，故能螫。）
又曰：山有猛兽，林木为之不斩；园有螫虫，藜藿为之不彩。（言人畏也。）
《抱朴子》曰：毒粥陈则旁有烂肠之鼠，明膏举则下有聚死之虫。
又曰：慕恶者犹宵虫之赴明烛，学恶者犹轻埃之应飘风也。
《孙卿子》曰：肉腐出虫，鱼枯生蠹。
《论衡□适虫篇》曰：变复之家，谓虫食者，吏贪狼所致也。虫头赤者武官，黑者文吏。案：虫头赤身白，头黑身黄，复应何官耶？今虫食五则为灾，桂蠹桑蝎不怪，何也？桂中药，桑给蚕，何可不怪？书卷不舒，衣襞不悬，皆生虫也，此复关何吏耶？
又曰：司南之杓投於地，蒲苞南指；鱼肉之虫，集地北行，自然之性也。
《世本》曰：廪君乘土舡至盐场，盐水神女子止廪君，廪君不听。盐神为飞虫，诸神从而飞蔽，日为之晦。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缕遗盐神曰：“佣菟，与尔俱生。”盐神受缕而缨之，廪君应青缕所射，盐神死，天则大开。
崔豹《古今注》曰：光武建武六年，山阳有小虫，皆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树枝而死。
《搜神记》曰：东阳刘宠北征，将炊饭，尽变为虫。又家人蒸炒，亦化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见诛。（仲兴书又载。）
《广五行记》曰：汉武帝幸甘泉宫，驰道中有虫，赤色头，目鼻尽具。观者莫识，帝使东方朔视之，对曰：“杆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死，咸仰首叹曰怪哉，故明逯哉。此必秦之狱处。”朔又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沃之当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取虫致酒中，须臾糜散。
桓谭《新论》曰：睢陵有董仲君，好方道。常坐重罪系狱，佯病死，数日毁虫出而复活。
蝉
《易通卦验》曰：《遘》上九，候蝉始鸣。不鸣，国多妖言。蝉应期鸣，言语之像。今失节不鸣，鸣则失时，故多妖言。
《毛诗□荡之什》曰：咨汝殷商，如蜩如螗。（注：蜩，蝉也；螗，也。）
《毛诗义疏》曰：鸣蜩，蝉也。宋、卫谓之唐蜩，陈、郑云螂，海岱之间谓之蝉，通语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蜩始鸣。季秋之月，寒蝉鸣。
又《檀弓》曰：范则冠，而蝉有。（蝉，蜩也。谓蜩喙，长在腹下。）
《尔雅》曰：蜩、螂蜩，（《夏小正》曰：螂蜩者，五采具。）螗蜩。（《夏小正》曰：螗蜩者，，俗呼为胡蜩，江南谓之螗弟，音夷。）{札虫}，蜻蜻。（如蝉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谓之蟓。《夏小正》曰：鸣{札虫}虎悬。）{截虫}，茅蜩。（江东呼为茅截，似蝉而小，青色。）面，马蜩。（蜩中最大者为马蝉。面音绵。）霓，寒蜩。（寒づ也，似蝉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蝉鸣，面，音绵。）
《孝经援神契》曰：蝉无力，故不食。
《周书》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鸣；不鸣，贵臣放逸。立秋之日，寒蜩鸣；不鸣，人臣不力争。
《梁书》曰：朱异为通事舍人，後除中书郎。时秋日始拜，有飞蝉正集异武冠上，时咸谓蝉珥之兆。
又曰：何戡为吴兴太守，颇好画扇。宋孝武赐戡蝉雀扇，善画者顾景秀所画。时吴郡陆探微、顾宝先皆能画，叹其巧绝。戡因王晏献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後周书》曰：宣帝汰侈，即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尝自带绶及通天冠，加金附蝉。顾见侍臣武弁有金蝉及王公有绶者，并令去之。
《庄子》曰：仲尼楚，出游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队，则失者锱铢；（累二丸於竿头，是用手足亭宁也。）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所失愈少也。）累五而不队，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掷枼。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蜩翼掷戟。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不得？”（遗彼，故得此也。）
又曰：鹏之飞，其翼若垂天之□。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一息者也。蜩与学鸠莺之曰：“我决处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於地而已，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九万里而图南为也？”
《孙卿子》曰：胱蝉者务明其火，振其树；若火不明，虽振树尾。人有明德，则天下归之，若蝉归明火也。（观《吕氏春秋》。）
《淮南子》曰：孟秋，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寒蝉，青蝉也。虫，阴类，感气鸣也。）
又曰：蛇不足而行，鱼无耳而听，蝉无口而鸣，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
又曰：蚕食而不饮，二十二日而化蝉；饮而不食，三十日而蜕。
《说苑》曰：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羽┤不敢，则怀丸操弹於後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啄螳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後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蒲傍。
《论衡》曰：王充建武三年生，为小儿不狎人侪伦，不掩雀炊蝉。
《盐铁论》曰：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蝉之不知雪。
扬雄《方言》曰：蝉，楚谓之蜩，宋卫之间谓之螗蜩，（江南呼为螗夷也。）陈郑之间谓之蜘蜩，（良音良。）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奇。（齐人呼为巨奇，音枝。）其大者谓之劳，或谓之面（音绵。）马（案，《尔雅》面者，马蜩，非别孟面马也，此方言误耳。）其小者谓之陵{札虫}，（如蝉而小，青色，今关西呼为陵{截虫}也。）有文者谓之蜻蜻，（《尔雅》云：{札虫}蜻。即{札虫}也。）其雌谓之匹，（必一切。）大而黑者谓之践，（音栈。）黑而赤者谓之霓蜩。劳谓之茅蜩，（江东呼为茅{截虫}。）应谓之寒蜩。寒蜩，ウ蜩也。（案，《尔雅》以霓为寒蜩，《月令》亦曰寒蝉鸣，则寒蝉非者。此诸蝉名通出《尔雅》，而多驳错，未可详据也。寒蝉，寒づ也，似蝉而小。应，音应。）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董仲舒曰：“蝉为齐女，何？”答曰：“昔齐王后怨王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亻唳而鸣，王悔恨之，故曰齐女。”
又曰：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焕，外柔而易，内刚而劲也；蝉者，取其清虚而识时变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收，识时而动也。
曹大家《蝉赋》曰：吸清露於丹园，抗乔枝而理翮。崇皇朝之辉光，映豹豹而灼灼。
陆□《寒蝉赋》曰：昔人称鸡有五德而作赋焉，至於寒蝉，才齐其美，独未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而莫斯述。夫头上有帻，则其文也；含气饮露，则其清也；黍稷不享，则其廉也，处不巢居，则其俭也；应候守常，则其信也；加以冠冕，则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且攀木寒鸣，贫士所叹。余昔侨处，窃有感焉。公侯常伯，乃身纡紫黻，手执龙渊；俯鸣玉，仰抚貂蝉；饰黄卢之多士，光帝皇之侍人。腾仪像於口闼，望景曜於通天。迈休声之五德，岂鸣鸡之独珍？

傅玄《蝉赋》曰：美滋蝉之纯洁，禀阴阳之微灵。

傅咸《粘蝉赋》曰：樱桃，其为树则多荫，其为果则先熟。故种之於厅所之前，时以盛暑逍遥其下。有蝉鸣，仰而见之，故命粘取，以弄小儿。退惟当蝉之得意於斯树，而不虞粘之将至，亦犹人之得意于富贵，而不虞祸之剿愦也。

蝇

《韩诗》曰：《鸡鸣》谗人也。匪鸡则鸣，苍蝇之声。（薛君曰：鸡远鸣，蝇声相似也。）

《毛诗口甫田》曰：《青蝇》，大夫刺幽王也。营营青蝇，止于樊；（蝇之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变乱善恶也。）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汉书》曰：成帝建始玄年六月，青蝇万数集未央宫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会坐也。）

又曰：昌邑王贺梦青蝇矢积西阶，可五六石，以屋版瓦复。发视之，青蝇矢也。以问龚遂，遂曰：“陛下之侧谗人众多，愿皆放逐之。”贺不用其言，卒至於废也。

《东观汉记》曰：光武与隗嚣书曰：“苍蝇之飞，不过三数步。托轵之尾，得以绝群。”

《後汉书》曰：杨章为杜乔、李固荐为平原令。後乔、固被刑，章行赴洛阳，见乔、固暴尸，坐其旁驱逐蝇虫。

《魏略》曰：王思，正始中为大司农。性急，常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怒，自趁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踏坏之。

张勃《吴录》曰：曹不兴，帝使画屏风，笔落素，便点为蝇。帝疑生，乃弹之。

《前秦书》曰：符坚欲赦。与王猛、符融议甘露堂，悉屏左右。坚亲为赦文。有大苍蝇集於笔端，驱而复来。俄而长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曰：“禁中无属耳之垣，事何从泄也？”敕穷之，咸言有一小儿衣青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苍蝇乎？”

《梁书》曰：昭明太子食中频得蝇虫之类，密置盘边，恐厨人获罪，不令人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
《北史》曰：库狄伏连居室患蝇，杖门者曰：“何故听入！”
《唐书》曰：武儒衡为中书舍人，玄稹知制诰。儒衡一日因会食公堂，有蝇集瓜上。因发怒，命击去之，曰：“从何丝却而遽集此！”
《淮南子》曰：夫江河之腐，不可胜数也，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釉菡其中，匹夫弗常，小也。
《韩子》曰：以火去蛾，蛾愈多；以鱼驱蝇，蝇愈至。
《吕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蝇。
扬子《法言》曰：或问苍蝇红紫。（苍蝇间乎白黑，红紫似朱而非朱也。）
《论衡》曰：清受尘，白受垢。青蝇所污，常在练素。邑犬群吠，吠所怪也。
《虞翻别传》曰：翻放弃南方，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崔豹《古今注》曰：蝇虎，蝇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蝇。一名蝇皇，一名蝇豹。
扬雄《方言》曰：蝇，东齐谓之羊，陈楚之间谓之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蝇。
《广五行记》曰：魏吏部尚书何晏，常梦青蝇数十头来自鼻上，驱之不肯去。以问管辂，辂曰：“鼻者，天中。今有青蝇臭恶而来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始之。”至明年，何晏及邓皆伏诛。
卷九百四十五　虫豸部二
蚊
《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蚊。
《大戴礼口夏小正》曰：丹鸟羞白鸟。（白鸟，蚊也。）
《汉书》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闻乐声而泣，问其故，靖王对曰：“闻众厽漂山，聚蚊成雷。”
《後汉书》曰：赵炳有道术，人服从者如归。章安令恶其惑众，收杀之。人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椿敢入也。
《晋书》曰：道安曰：“猛虎当道食，不觉蚊虻来。”
《唐史》曰：江东有吐蚊鸟，夏夜鸟，吐蚊於芦荻中。湖湘尤甚。
《晏子》曰：东海有虫，巢蚊睫，乳而不飞，蚊不惊，名曰焦冥。
《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虫，（么，细也。）名曰焦暝。群飞而集於蚊睫，弗相触也。
又曰：焦暝生於蚊睫，离珠、子羽，拭眼而望，弗能见也。
《庄子》曰：夫爱马者以筐盛屎，以蜃盛溺。有蚊虻扑缘，而拊之不时，则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衔毁首碎胸。
又曰：肩吾见砍灿舆，砍灿舆曰：“日中始可以语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民孰敢不听而化？”接舆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犹涉海凿河，而使蚊负山也。”
又曰：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音匝）肤，则通宵不寝矣。”
《淮南子》曰：夫贵贱之於身也，犹条风之时丽也；（时丽，忽一过也。）毁誉之於己也，犹蚊虻之一过也。
又曰：蜂虿螫指，而神不能；（音淡。）蚊虻肤，（，啮也。）而性不能平。令忧患之来，婴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蚊虻之惨怛也，而欲静漠虚无，奈何哉？
《牟子》曰：昔公明仪有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转为蚊虻声，则翘尾而蹑蹀。
《夏侯子》曰：一蚁之行，一蚊之飞，圣人皆知之。
《金楼子》曰：荆州高齐，盛夏之月无白鸟，余亟寝处於其中。及移馀斋，则聚蚊之声如雷矣。数丈之间，如此之异，吁可怪哉！
又曰：白鸟，蚊也。齐桓公卧於柏寝，谓仲父曰：“吾国富民殷，无馀忧矣。一物失所，寡人犹为之於邑。白鸟营饥而求饱，寡人因之开翠纱之帐，进蚊子焉。”其蚊有知礼者，不食公之肉而退；其蚊有知足者，集（子立切。）公之肉而退。其蚊有不知足者，遂长嘘短吸而食之，及蒲哎也，腹肠为之破溃。公曰：“嗟乎！民生亦犹是。”
《孝子传》曰：吴猛年七岁时，夏日伏於母床下，恐蚊虻及父母。
萧广济《孝子传》曰：邓展父母在牖下卧，多蚊，展伏床下，以自当之。
《神异经》曰：南方蚊翼下有蜚虫焉，目明者见之。每生九卵，复成九子，蜚而俱出，蚊遂不知。
《论衡》曰：蚊虻不如牛马之力，牛马困於蚊虻，蚊虻有势也。
《搜神记》曰：吴猛性至孝。小儿时，在父母边卧，夏时多蚊蚋而终不摇扇，恐蚊虻去已而及父母。
《岭南异物志》曰：岭表有树如冬青，实在枝间，形如枇把子。每熟即拆裂，蚊子群飞，惟皮壳而已。士人谓之蚊子树。
《岭表录异》曰：蚊母鸟，形如青，嘴大而长，於池塘捕鱼而食。每叫一声，则有蚊蚋飞出其口。俗云彩其翎为扇，可辟蚊子。（亦呼为吐蚊鸟。）
虻
《晋书》曰：惠帝时，洛阳南山有虻，作声曰：“韩尸”。识者以为韩氏将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戮，俄而韩谧被诛。
《淮南子》曰：虻戢精血，以类推之也。（许慎曰：虻食血。）
又曰：虻与骥，致千里而不飞，无糗粮之资而不饥。
又曰：上古之时，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
蚋
《梁书》曰：梁武丁贵嫔讳令光，谯国人也。初，贵嫔少时，与邻女月下纺绩，诸女并患蚊蚋，而贵嫔弗之觉也。
又曰：孙谦居身俭素，床施屏风，冬则布被席，夏曰无帷帐而夜卧，未常有蚊蚋，人多异焉。
《列子》曰：目将眇者先睹秋毫，耳将聋者先闻蚋飞。
《淮南子》曰：涵牛之鼎沸，而蝇蚋弗敢入；（涵牛，受一牛之鼎也。）昆山之玉，（昆山，昆仑也。，式也。）而尘垢弗能污也。
又曰：羊肉不慕蚁，蚁慕於羊肉，膻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也。
《吕氏春秋》曰：缶醯黄，蚋聚之，有酸也，（美羹。）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上圣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茹，女居反，臭也。）以致掷戚道不去之也。
蜉蝣
《毛诗□曹□蜉蝣》曰：刺奢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犹有羽翼以自修饰。楚楚，鲜明貌。）
《尔雅》曰：蜉蝣，渠略。（似吉蜣，身狭而长，有角，黄黑色，从生粪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
《说文》曰：秦晋之间谓蜉蝣为渠略。（郭璞症曰：似天牛而小，有甲也。）
又曰：巢（音略），虫也，一名蜉蝣，朝生暮死。
陆机《毛诗疏义》曰：蜉游，方土通谓之渠略。似甲虫，有角，大如指，长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飞。夏月阴雨时，地中出。今人燥炙啖之，美於蝉也。樊光曰：“是粪中蝎虫，随雨而出，朝生而夕死。”
《淮南子》曰：龟三千岁；蜉蝣不饮食，三日而死。以蜉蝣为龟忧养生之具，必失之。
《广志》曰：蜉蝣可烧啖，美於蝉。蜉蝣在死晷翕然生，复水上寻死，随流而去。
傅咸《蜉蝣赋》曰：读《诗》至《蜉蝣》，感其虽朝生夕死，而能修其翼，可以有兴，遂赋之。
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蟋蟀候秋吟，蜉蝣出以阴。
蠛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蠛蠓。（小虫，似蚋，喜乱飞。）
《汉实录》曰：周太祖军至北郊时，慕容彦吃菰负沉勇，谓上曰：“北来都将，臣尽谙知。以臣观之，蜉蝣、蠛蠓耳！”
《列子》曰：朽壤之土，春夏之月，蠛蠓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
《庄子》曰：孔子闻老聃之言，出告颜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犹醯鸡欤？”（醯鸡者，瓮中之蠛蠓也。）
《淮南子》曰：衰世则聚虫满野。（许慎曰：飞虫，蠛蠓。）
《抱朴子》曰：蠓蝘之育於醯酢，芝需之产於木石，吉屈之滋於亡泽，翠萝之老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创造也。
《字书》曰：蠛蠓，小虫，三风春雨者也。
蝴蝶
《北齐书》曰：魏收常在洛京，轻薄尤甚，人号云：“魏收惊蛺蝶”。文襄曾游东山，令给事黄门侍郎等宴。文襄曰：“魏收恃才尾，须出其短。”往复数番，收忽大唱曰：“杨遵彦理屈，已倒。”竹彦从容曰：“我绰有馀暇，山立不动。若遇当途，恐翩翩遂逝。”当途者魏，翩翩者，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称善。
《梁书》曰：沉麟士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如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箧。时人以为养身静嘿所致，仍制《黑蝶赋》以寄意。
《汉实录》曰：右监门卫大将军许迁言：“臣奉命博州，至博平县东村，有冢弥亘数里，一夕言并化蝶飞去。”
《列子》曰：乌足以其根为跻螬，其叶为蝴蝶。
《庄子》曰：昔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觉，则瞿瞿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谓物化。
《抱朴子》曰：髻孺背千仞狩逐蛺蝶，越人弃八珍而甘龟蛇。
《金楼子》曰：陈思之文，群才之俊也，而武帝诔之“尊灵永蛰”，明帝颂云“释渝浮轻”。浮轻有似於胡蝶，永蛰颇拟於昆虫，施之尊极，不其蚩乎？
崔豹《古今注》曰：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风蝶。东人谓之挞末，色白背青者是也。其大有如蝙蝠者，或黑色，或赤班，名曰凤子，一名凤车，一曰鬼车。生江南甘橘园中。
《广五行记》曰：晋安帝义熙中，乌伤人葛辉在妻家宿。三更，有两人把火迳至阶前，疑是恶人，便打之，欲下杖，悉化为蝶，缤纷飞散。有一物冲辉腋下，便打倒地。辉少时而死。
《岭南异物志》曰：常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物如蒲帆飞过海，揭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竞以物击之，如帆者尽破碎坠地。视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之，得肉八十斤。啖之，极肥美。

《岭表录异》曰：鹤子草，蔓上春生双虫，只食其叶。越女收於妆奁中，养之如蚕，摘其叶饲之。虫老不食，而蜕为蝶。蝶赤黄色，妇女收而带之，谓媚蝶。

萤

《毛诗□豳□七月》曰：町重鹿场，熠耀宵行。（萤火也。）

《大戴礼□夏小正》曰：丹鸟羞白鸟。丹鸟也者，谓丹良也；白鸟也者，谓蚊蚋也。其谓之鸟者，重其养也，凡有翼者为鸟。羞也者，进也。

《礼记□月令》曰：季夏之月，腐草为萤。

《尔雅》曰：萤火，即。（夜飞，腹下有火。音照。）

《广雅》曰：景天，萤火，磷也。

《续晋阳春秋》曰：车胤，字武子，好学不倦。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夜继日焉。

《後汉书》曰：光熹玄年秋，张让、段劫少帝及陈留王协走小平津。帝与王夜步，逐萤火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还宫。

《隋书》曰：大业十二年，炀帝幸景华宫。徵求萤火，得数斛。夜出游山而放之，光遍岩谷。

崔豹《古今注》曰：萤，一名辉夜，一名景辉天，一名熠耀，一名磷，一名丹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烛。腐草为之，食蚊蚋焉。

《月令》曰：丹鸟羞白鸟。白鸟即蚊也；丹鸟，萤也。

《说文》秦人谓蚊曰蚋。

《淮南万毕术》曰：萤火却马。注云：“取萤火裹以羊皮，置土中，马见之鸣，却不敢行。”

祖台之《志怪》曰：昔怀帝永嘉中，谯国丁祚渡江至阴陵界。时天昏雾，在道北有社，见一物如人倒立，两眼垂血，从额下聚地两处，各有升馀。祚与从弟齐声喝之，闽狞不见，立处聚血皆化为萤火数千枚，纵横飞起。

《本草经》曰：萤，一名夜光，一名即照，一名熠耀。

潘岳《萤火赋》曰：烂若飞景之宵游，彗（音卫。）如移星之□流。动集飘扬，灼如随珠。熠翕若丹蕊之初葩，票乡若流金之在沙。

傅咸《萤火赋》曰：余曾独处，夜不能寝。顾见萤火，意遂有感。於是执以自照，而为之赋。其辞曰：“感诗人之攸怀兮，览熠耀於前庭。不以姿质植瞪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虽无补於日月，期自竭於陋形。”

暝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毛诗□节□小宛》曰：暝蛉有子，蜾蠃负之。（暝蛉，桑虫也。蜾蠃，蒲卢也。负，持也。《笺》云：蒲卢取桑虫之子，负持而去，煦妪养之以成子。）
《毛诗义疏》曰：暝蛉，似步屈，其色青，细小，或在草叶上。土蜂取之，置木穴中，或书卷佳笆筒中，七日而成其子。里语曰：咒云“像我像我”。
陆机《毛诗义疏》曰：暝蛉，犍为文学舍人曰：“桑土小青虫也，似步屈。”郭璞疰《方言》曰：尺蠖，又呼步屈。其色青而细小，或在草木叶上，今蜾蠃所负为子者。
《尔雅》曰：暝蛉，桑虫也。（俗谓之桑曼，亦曰戎女。）
翳翁
《尔雅》曰：蜾蠃，蒲卢也。（郭璞疰曰：细腰蜂也，俗呼为翳翁。音咽翁。）
陆机《毛诗疏义》曰：蜾蠃，土蜂，一名蒲卢，似蜂而小腰，故许慎云细腰也。取桑虫负之于木空中、笔筒中，七日而化其子。里语曰：咒云“像我像我”也。
《礼记中庸》曰：哀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蒲卢，蜾蠃，土虫也。取暝蛉而化之以为子。为政化百姓，亦如蒲卢也。）故为政在人。”
扬子《法言》曰：暝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曰：“类我。”久则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类也。）
卷九百四十六　虫豸部三
莎鸡
《毛诗□豳□七月》曰：六月莎鸡振羽。（莎鸡羽成而振迅之。）
陆机《毛诗疏义》曰：莎鸡，如蝗而班色，翅数重，下翅正赤，或谓之天鸡。六月飞而振羽，“索索”声，幽州人谓之蒲错也。
《尔雅》曰：翰，天鸡也。（孙炎注曰：小虫，黑身，赤头，一名莎鸡。郭璞疰曰：一名ヅ鸡也。）
《广志》曰：莎鸡，似蚕蛾而五色，赤曰鸡。
螽斯
《毛诗□螽斯》曰：《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螽斯羽，诜诜兮。（螽斯，松胥也。）
《毛诗□豳□七月》曰：五月斯螽动股。（斯螽，松胥也。）
松胥
陆机《毛诗疏义》曰：《尔雅》云：“螽斯，松（宣龙切。）胥（相鱼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杨雄云：“舂黍也，幽州谓之舂箕。角长，青色，斑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两股相差作声，闻数十步。”
《毛诗题纲》曰：螽斯，孟松胥，一名舂黍，似蝗而小，青色，长股而鸣。喻后妃之性不妒忌，子孙众多。
《尔雅》曰：{析虫}（音斯。）螽，松胥。（郭璞症曰：松从也，俗呼蜡黍。）
蝙蝠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携则服翼，两头并翔。废江淮山渎之祠，摇光不明，服翼九足。（服翼，附鼠也。）
《孝经援神契》曰：蝙蝠伏匿，故夜食。
《尔雅》曰：蝙蝠，服翼也。（齐人呼为只墨，或谓之仙鼠。职墨二音。）
《抱朴子》曰：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物得而阴乾，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
《玄中记》曰：百岁伏翼，其色赤，止则倒悬。千岁伏翼，色白，得食之，寿万岁。
《水经》曰：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常测其远近。穴中蝙蝠大者如乌，多倒悬。得而服之，使人神仙。
《荆州记》曰：宜都夷道县有石穴，穴中有蝙蝠，如乌，多倒悬。
崔豹《古今注》曰：蝙蝠，一名仙鼠，又曰飞鼠。五百岁则色白脑重，集物则头垂，故谓倒挂鼠。食之得仙。
《幽明录》曰：淮南郡有物髡人。太守朱诞曰：“吾知之矣，多置（音离。）以途壁。”夕，有数蝙蝠大如鸡，集其上不得去，杀之乃绝。屋檐下已有数百人头髻。
范注《治疟方》曰：蝙蝠七枚，合捣五百下。发日鸡鸣服一丸，乩晡一丸。遇发，乃与粥清一升耳。
守宫
《毛诗□节□正月》曰：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蜴，蝘也。虺、蜴之性，见人则走。）
陆机《毛诗疏义》曰：蜴，一名荣原，水蜴也，或谓之虎佳（音濉。）蛇医。如蜥蜴，青绿色，大如指，形状可恶也。
《春秋考异邮》曰：土胜水，故守宫食蚤。（宋均曰：守宫生於土，蚤藏物，属坎，水也。）
《尔雅》曰：蜾蠃，蜥蜴。晰蜴，蜓。蜓，守官也。（转相解，博异语，别四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东方朔传》曰：武帝置守宫盆下，使射之。朔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脉脉，善缘壁，若非守宫，即蜥蜴。”上曰：“善”。赐帛十匹。

《抱朴子》曰：谓蜥蜴为神龙者，非但不识神龙，亦不识蜥蜴。

又曰：沙砾无量，而珠璧甚鲜；鸱隼屯飞，而鸾凤罕出；虺蜥盈薮，而虬龙希睹。

王充《论衡》曰：禹南济於江，黄龙负舟。舟中人人五色无主，禹乃笑而称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劳万民。生，寄也；世，归也。视龙，犹蜓也。”龙去而亡患。

扬雄《方言》曰：秦晋四夏谓之守宫，其在泽者谓之蜥蜴，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蜾蠃，北燕谓之祝蜓。桂林掷晷，守宫大而能鸣者谓之蛤蚧。

许慎《说文》曰：荥元，蛇医，以注鸣者也。在壁曰蜓，在草曰蜥蜴。蜥蜴，守宫也。

《淮南万毕术》曰：守宫途齐，妇人无子。取守宫一枚置瓮中，及蛇衣，以新布密裹之，悬於阴处。百日，治守宫、蛇衣，分等以唾和之，途妇人齐，磨令温，即无子矣。

又曰：守宫饰挪帝，有文章。取守宫新合阴阳者牝牡各一，藏之瓮中，阴乾，百日以饰挪帝，则生文章。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

又曰：取七月七日守宫阴乾之，治合，以井花水和，途女人身，有文章，则以丹途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奸。

徐怀远《南越志》曰：成阳县树多守宫，大者能鸣，谓之蛤蚧。

郭义恭《广志》曰：守宫，鳞色如蛇，而四足，似蜓，有尺馀蜓，有屋壁间者，有草野者，有石上者。

《博物志》曰：蜥蜴或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捣万杵，以点女人支体，终身不灭，故号曰守宫。

崔豹《古今注》曰：蜓，一曰守宫，一曰龙子，善於树上捕蝉食之。其长细五色者，名为蜥蜴；其短大者，名为蜾蠃，一曰蛇医。大者长三尺，其色玄绀，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绿螈。

曹叔雅《异物志》曰：鱼跳跃，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还草中。

干宝《搜神记》曰：淮南书佐刘雅，梦见青蜥蜴从屋栋落其腹内。因苦腹痛。

《梦书》曰：守宫为寡妇，著垣墙也。梦见守宫，忧寡妇人也。

《吴氏本草经》曰：石龙子，一名守宫，（一名石蜴。）一名山龙子。

扬子□《解嘲》曰：今子乃以鸱枭而笑凤皇，执蜓而嘲龟龙，不亦病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蜣螂

《尔雅》曰：吉蜣，蜣螂也。（郭璞注曰：黑甲虫，啖粪者也。）

张揖《广雅》曰：天柱，蜣螂也。（一作天杜。）

许慎《说文》曰：蜣螂，一曰天柱。

《冲波传》曰：蜣螂无鼻而闻香。

《抱朴子》曰：玄蝉洁饥，不羡蜣螂秽饱。

郭义恭《广志》曰：交州无蜣螂。

崔豹《古今注》曰：蜣螂能以土包粪，转而成丸，庄周所谓“吉蜣掷昵，在於转丸”者也。（一名蜣螂。）一名结蜣，一名弄丸，一名转丸。

《梦书》曰：蜣螂为忧财辅以行者。梦见蜣螂，忧财粮也。

白鱼

《尔雅》曰：蠹，（音淫。）白鱼也。（衣、书中虫，一孟丙鱼。音丙。）

张揖《广雅》曰：白鱼，丙鱼也。

《齐书》曰：明帝初有疾，无辍听览，群臣莫知。及疾笃，敕台省府署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

《本草经》曰：白鱼，一名衣鱼，治妇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儿头中风、项僵，皆宜摩之。生咸阳。

《吴氏本草经》曰：衣中白鱼，一孟蠹。

《范汪方》曰：治小便不利，取白鱼二七，捣之，令糜烂，分为数丸，顿服之，即通也。

螳螂

《易通系卦》曰：螳螂搏蝉之虫，乘寒而杀物，自隐蔽而有所害，捕搏之像也。

《周书时训》曰：芒种之日，螳螂生。不生，是谓阴息。

《韩诗外传》曰：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杆何虫？”对曰：“杆螳螂也，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公曰：“杆为天下勇士矣。”回车避之，勇士归焉。（《淮南子》同。）

又曰：楚庄王将伐晋，告大夫：“有谏者死！”孙叔敖曰：“臣园中有榆，榆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不知螳螂在後，欲决狩食之；螳螂方取蝉，不知黄雀在其後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螳螂生。（蔡邕《月令章句》曰：螳螂，虫名，食蝉，杀虫。）

郑玄《礼记注》曰：螳螂，螵蛸母也。王瓒曰：“《尔雅》云：‘莫貉，螳螂。’同类物色也。今沛鲁以南谓之螳螂，燕赵之际谓之食疣，齐兖以东谓之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敷。
《尔雅》曰：莫貉，螳螂，蜱。（螳螂，有斧虫，江东呼为石螂。蜱，音谋。貉，户各反。）不过，当襄，（当襄，螳螂别名。堂、襄二音。）其子蜱蛸。（一孟，螳襄卵也。蜱章裨。音搏。音焦。）
张揖《广雅》曰：羊羊、蜕尤，螳螂也。博焦，夷；冒焦，螵蛸也。
华峤《後汉书》曰：蔡雍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雍者，比至而酒酣焉。客有弹琴於屏，雍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反。将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来至门而去。”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雍具以告。弹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未飞，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耸然，惟恐螳螂失之也。此岂为杀心而形於声者乎？”雍曰：“杆足以当之矣。”
《吴越春秋》曰：吴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欲伐齐，敢有谏者死！”太子友因讽谏以激於王，以清旦怀丸挟弹从後园而来，衣浃履濡，吴王夫差怪而问之，太子对曰：“臣游後园，闻秋蝉之鸣，往而观之，秋蝉登高树，自以为安，不知螳螂超枝缘条、曳要举刃，欲哺其形也。螳螂贪心纬缠，志在有利，不知黄雀盛缘茂林，徘徊枝叶，欲啄螳螂也。”
《庄子》曰：庄周游於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执弹而留之。（宿留，伺蒲般也。）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且搏之，（执草以自翳。）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真，身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
又曰：螳螂怒臂以当车辙，不知不胜任也，是才之美者也。（司马彪曰：非不有美才，顾不胜任耳。）
扬雄《方言》曰：螳螂谓之髡，或谓之丁，或谓之羊羊。（郭璞注曰：匠箔东呼朊。案，《尔雅》丁应下属，《方言》依此，失其旨。）
许慎《说文》曰：螳螂，不过也，一孟当襄，一名研父。
邯郸氏《笑林》曰：楚人居贫，读《淮南方》，得螳螂伺蝉，自鄴叶可以隐形。遂於树下仰取叶，螳螂执叶伺蝉以摘之，叶落树下，树下先有落叶，不能复分别，扫取数斗归，一一以叶自鄴。问其妻曰：“汝见我不？”妻始时恒答言见，经日乃厌倦不堪，绍云不见，嘿然大喜。赍叶入市，对面取人物，吏遂缚诣县。县官受辞，自说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
《梦书》曰：螳螂为亡人蔽匿草也。梦见螳螂，忧亡命者，
范子《计然》曰：螵蛸出三辅，上价三百。
《吴氏本草经》曰：桑蛸，条，蚀。一名害焦，一名致神农，咸，无毒。
成公绥《螳螂赋》曰：毯翼应时，延颈鹄望。推翳俟前，翘翼高抗。鸟伏蛇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鹰击隼放。俯飞蝉而奋猛，跃蟪蛄而逞壮。距车轮而轩翥，固齐侯之所尚。郭璞《螳螂赞》曰：螳螂气虫，挥斧奋臂。当辙不回，勾践是避。勇士致毙，励之以义。

即蛆

《春秋考异邮》曰：土胜水，故即蛆搏蛇。（宋均曰：即蛆生土蛇藏物，属校坎。坎，水也，为隐伏。）

《尔雅》曰：莛藜，即蛆。（郭璞注曰：似蝗，大腹，长角，能食蛇脑。）

张揖《广雅》曰：即蛆，吴公也。

《庄子》曰：即蛆甘带。（司马彪曰：带，小蛇也。即蛆喜食其眼。）

《抱朴子》曰：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吴公。吴公知有蛇之地，便动作於管中，如此，则草中便有蛇也。吴公见蛇，能以气禁之，蛇即死。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蚀於蟾蜍；蛇游雾，而殆即蛆。（蟾诸，月中虾蟆也，食月，故曰食於蟾诸。即蛆，盖吴公也。殆，犹畏也。）

沉怀远《南越志》曰：绥定县多吴公。其大者能以气吸蜥蜴。

刘欣期《交州记》曰：大吴公出徐闻县界。取其皮，可以冠鼓。（《宋永初记》亦同。）

沉莹《临海异物志》曰：晋安东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馀以作脯，味似大虾。

《岭南异物志》曰：珠崖人，每清明见海中远山罗列皆如翠屏，而东西不定，悉吴公也。

《岭表录异》曰：蜈蚣，《南越志》云：“阁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为脯，美於牛肉。”又云：“长数丈，能啖牛。俚人或遇之，则鸣鼓燃火炬以驱逐之。”

陶潜《续搜神记》曰：爰游道人，清苦沙门也。剡县有一家事蛊，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死。游诣之，主人下食，游依常咒愿，一双吴公，长尺馀，便於盘中跳走。游快饮食，安然无他。

王琰《冥祥记》曰：沙门安法开者，北人也。常见吴公长三尺自屋堕地，旋徊而去。

葛洪《遐观赋》曰：吴公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可畏恶。越人猎之，屠裂取肉，白如瓠，称金争买为羹炙。

卷九百四十七　虫豸部四

蚯蚓

《河图说徵》曰：黄帝起，大蚓见。

《大戴礼》曰：蚓无爪牙之利、筋脉之强，上食埃土，下蚁泉，用心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子》、《孙卿子》、《淮南子》同。）
《礼记□月令》曰：孟夏，蝼蝈鸣。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结。
《孝经援神契》曰：蚓无食劳无势，故无心。
《尔雅》曰：堇（羌引切。）蚓，[B146]蚕。（他典切，即[B11C]也。江东呼寒蚓。）
《後汉书》曰：王玄说隗嚣曰：“神龙失势，还与蚯蚓同。”
《帝王世记》曰：黄帝时，蚓大如虹。
《淮南子》曰：太阴在上，蚯蚓结，为阳候。
《抱朴子□军术》曰：蚯蚓见军中尤多者，军罢，又宜备反叛。
《慎子》曰：腾蛇游雾，飞龙乘□。□罢雾除，与蚯蚓同。失所乘故也。
《吕氏春秋》曰：黄帝时见大寅，土气胜，故其色尚黄。（高诱曰：寅，蚯蚓也。）
《淮南万毕术》曰：苓皮蚓脂，鱼鳖自聚。注曰：取苓皮之渍水斗半，烧石如炭状，以碎蚓脂中。已，置苓皮死晷。七日已，置沼，则鱼鳖自聚矣。
杨泉《物理论》曰：检身止欲，莫过於蚓。此志士所不及也。
郭义恭《广志》曰：闽越江北山间，蛮夷啖蚯蚓脯为羞。
崔豹《古今注》曰：蚯蚓，一名[B11C]，一名曲。善长吟於地中，江东谓为歌女，或谓鸣砌。（[B11C]，苑善二音。）
《述异记》曰：刘德愿兄子太宰从事中郎道存，景和玄年五月，忽有白蚓数十，登其斋前砌上，通身白色，人所未常见也。蚓并张口吐舌，大赤色。其年八月，与德愿储诛。
刘敬叔《异苑》曰：孟州王双，宋文帝玄嘉初，忽不欲见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蒋复氏，眠息饮食悉入中。云恒有女着青裙白领巾来就其寝。母听闻荐下历历有声，发之，见一青色白领蚯蚓，长二尺许。云此女常以一奁香见遗，气甚清芬。奁乃螺壳，香则菖蒲根。於时咸谓双暂同阜螽矣。
《广五行记》曰：陈後主时，隋军至江，蚯蚓尽出，森然如植箭。陈氏，水乡；蚯蚓，土虫像。陈氏自称土德，尽出，倾其窟穴，以曲归直。是岁隋平陈。
又曰：隋炀帝大业中，河间妇人养姑不孝。姑两目暗，妇切蚯蚓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窃藏一脔以示儿。儿还见，欲送妇诣县。未及，而雷震其妇，俄而从空落，身如故，而易头为白狗头。
郭景缚《蚯蚓赞》曰：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以分，於阜螽。触而感物，无乃常雄。
《吴氏本草经》曰：蚯蚓，一名白颈螾寅，一名附引。
葛洪《疗喉卒肿方》曰：用白颈蚯蚓十四枚，捣以途喉外，立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曰：白颈蚯蚓，一名土龙，生蚕谷平土。白颈者，是其老大耳。

蝓

《尚书大传》曰：钜定螺。（郑玄曰：钜定，泽也。今属乐安，故有县属齐。螺，蜗牛也。）

《礼记□内则》曰：蜗醢而菰食。

《尔雅》曰：付羸蝓。（郭璞疰曰：音移臾，即蜗牛也。）

张揖《广雅》曰：蠃羸、蜗牛、蝓也。

《庄子》曰：有国於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於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许慎《说文》曰：蜗，一曰蝓。

《山海经》曰：清要之山，北望河曲，是多倮累。（郭璞注曰：倮累，蜗牛也。）

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曰：蝓，味咸，寒，无毒。一名陵蠃，一名土蜗，一名附蜗。生泰仙池泽，生阴地沙石垣下。蝓入三十六禽限，又是四种角之例，营室之精矣。

蝎

《毛诗□鱼藻□彼都人士》曰：彼君子女，卷如蚖。

《毛诗义疏》曰：蚖，一名杜伯。河内谓之蚊，幽州谓之蝎。

《左传□僖二》曰：臧文仲曰：“蜂蚖有毒，而况国乎？”

又《昭二》曰：郑人谤子产曰：“其父死於路，已为蚖尾。”

《大戴礼》曰：神人国有蜂蚖，不螫婴儿。

张揖《广雅》曰：杜伯，蠹，蚖，蝎也。

《说文》曰：蚖，毒虫也。

《魏志》曰：彭城夫人夜之厕，蚖螫其手，呻吟无赖。华佗令温汤近热，渍手其中，卒可得寝。但旁人数为易汤令暖，其日即愈。

《北史》曰：齐後主诏锁南阳王绰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问：“在州何者最乐？”对曰：“多取蝎，将咀汉，看时妓阗。”後主即夜索蝎一斗，比晓得二三升，置诸浴斛，使人卧斛中，号叫宛转。帝与绰临观，喜噱不已，谓绰曰：“如此乐事，何不早驰驿奏闻？”绰由是大为後主宠。

《唐史》曰：剑南本无蝎。常有人任主簿，将掷炅。今呼为主簿虫。

《庄子》曰：老聃曰：“三皇掷戟，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隳四时之施。其智惨於{刀虫}蝎之尾，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

唐景《龙文馆记》曰：上巳日，上幸於渭滨，宴侍臣。其日，赐侍臣等柳卷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云带之宽{刀虫}毒，辟温气。
干宝《搜神记》曰：安阳城南有亭，宿者辄死。有书生入亭宿，明，掘得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亭遂安静。
《葛洪方》曰：蝎，中国屋中多，江东即尾。
稽含《遇蚤赋序》曰：玄康二年，余中夜遇{刀虫}，客有戏余曰：“俗谚云：过满百，为{刀虫}成螫。斯言信哉！”虽内省不疚，而逢此害，喟然而叹，遂作赋。
蚁
焦赣《易林□震之蹇》曰：蚁封户穴，大雨将集。
又《复之萃》曰：蜱蜉戴怨，不能上山。却推蹶，损伤其颜。
《韩诗外传》曰：夫吞舟之鱼大矣，荡而失水，则为蚁所制。
《大戴礼》曰：十二月，玄驹贲。（蚁也。贲者，走於地中也。）
《周官》曰：馈食之豆，蜃氐醢。（蜃，蛤也。氐，蚁子也。）
《礼记檀弓》曰：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褚幕丹质，蚁结於四隅。（郑玄注曰：画褚之四角，其文如蚁行涂却相交错也。蚁，蚍蜉也。殷之蚁结，似今之蛇文画也。）
又《内则》曰：氐醢。（氐，蚍蜉子也。）
又《学记》曰：蚁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蚁，蚍蜉也。蚍蜉之子，微虫耳。时蜉之所为其功，乃复成大垤也。）
《尔雅》曰：蚍蜉，大蚁。（俗呼为马蚍蜉。）小者蚁。（齐人呼蚁蚁蛘。）龚，（音龙。）丁（直耕切。）蚁。（赤驳蚍蜉。）{尉虫}（音尉。）飞蚁。（有翅。）其子氐。（氐，蚁卵。《周礼》曰：蜃蚁酱。）
《後汉书》曰：钜鹿张角贼起，皆着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蛾音鱼绮切，即蚁字。喻贼众多，故以为名。）
张勃《吴录》曰：九真移风县有赤絮胶人，视土知有蚁，因垦发，以木枝插其中，则蚁缘而生漆，坚凝如螳螂子螵蛸也。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所作赤絮则此胶也。
《孟坚》曰：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
《庄子》曰：函牛之鼎沸，蚁不得置一足焉。（喻圣主之法明，奸至不敢蹈也。）
又曰：东郭子问庄子曰：“道安在？”织子曰：“道在蝼蚁。”
又曰：吞舟之鱼，荡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
《孙卿子》曰：不食者蚁，不饮者蜉蝣。
《韩子》曰：桓公伐孤竹，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阴。蚁壤寸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又曰：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而溃。
又曰：以骨去蚁，蚁愈多；以肉驱蝇，蝇愈至。
《吕氏春秋》曰：吞舟之鱼，陆处不胜蝼蚁。
《淮南子》曰：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而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焚。（突，灶突也。）
《抱朴子》曰：鸡有专栖之雄，雉有擅泽之乔，（音娇。）蚁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计。人相役御，亦犹是耳。
又曰：周髀家云：“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而旁转如推磨，日左行，月右行，随而左转，如推於磨。蚁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蚁右去，磨疾而蚁迟，故不得不舒磨，以左回焉。”
又曰：百寻之山，焚於分寸之飚；千丈之陂，溃於一蚁之穴。
《符子》曰：东海有鳌焉，冠蓬莱而浮游於沧海。腾跃而上，则千口之峰类迈於群岳；沉没而下，则隐天之丘潜乔於重川。有氏蚁闻而悦之，与群蚁相要乎海畔，欲观鳌焉。月余日，鳌潜未出，群蚁将反。遇长风激浪，崇涛万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蚁曰：“杆将鳌之作也。”数日，风止雷默，海中隐如岳。群蚁曰：“彼之冠山，何异我之戴粒？逍摇封壤之颠，伏乎窟穴也。”
《山海经》曰：朱蚁，其状如蚁，（郭璞曰：蚁，蚍蜉。）在昆仑之虚。
京房《易妖占》曰：蚁无故当道，若门户城郭聚土，水且伤人。
扬雄《方言》曰：蚍蜉，齐鲁之间谓之句嶲，（音驹养。）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驹，燕谓之蛾咩。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封。
王充《论衡》曰：人坐峦莹之上，察地之蝼蚁，尚不见其体，安能闻其声？何则？蝼蚁之体细，不若人形。夫声音孔气不能达也。今天之崇高非直峦莹，人体陛甓天，非若蝼蚁於人也？谓天闻人之言，随善恶，为吉凶，误矣！
《扬子法言》曰：食如蚁，衣如华，不以泰乎？
刘义庆《世说》曰：殷仲堪父，病虚悸，闻床下蚁动，云是牛斗。孝武不知殷父，问：“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进退惟谷。”
郭义恭《广志》曰：有飞蚁，有木蚁，古曰玄驹者也。又有黑黄大小数种之蚁。
刘欣期《交州记》曰：大和中，人有至武岭，穴中有大蚍蜉，甚大。
《西京杂记》曰：长安化度废寺内有礓（音）石，径二尺馀，孔穴通连，若栏椅峦莹之状，号曰蚁宫。常云於中见蚁，金色，其大若蜂，动逾万计，乃掘及泉，因得此石。
张茂先《博物志》曰：蚁知将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侯《古今注》曰：汉光武建武玄年，山阳有小虫，类人形，甚众。明日，皆悬树枝而死，乃大蚁也。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蚁曰玄驹，何也？”答曰：“河内人无何而见有人马数千万骑，皆大如黍米，旋动涂却，从朝至暮。家人以火烧杀之，人皆是蚊蚋，马皆成大蚁。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蚁曰玄驹。《扬子法言》曰：‘吾见玄驹’是也。”
扬孚《异物志》曰：鲛鲤吐舌，蚁附之，因吞之。又开鳞甲，使蚁入其中，乃奋迅则舐取之。
刘敬叔《异苑》曰：桓谦，字敬祖。太玄中，忽有人皆长寸馀，悉被铠持槊、乘具装马自坎中出，缘机登灶，寻饮食之所。或有切肉，辄来丛聚，力所能胜者，以槊刺取，径入穴。蒋山道士朱应子，令以沸汤浇所入处，寂不复出。因掘之，有斛许大蚁死在窟中。谦後以门衅同灭。
《古今五行记》曰：後魏显宗天安玄年六月，兖州有黑蚁与赤蚁交斗，长六十步，广四寸。赤蚁断头而死。黑主北，赤主南。时齐明帝杀少帝子业而自立，大为魏军所破。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邺下有黄蚁与黑蚁斗。黄，东魏戎衣色；黑，西魏戎衣色。是时黄蚁尽死。时高欢围玉壁，五旬不拔。欢疾，班师而薨。
《岭表录异》曰：岭南蚁类极多，有席袋贮蚁子巢鬻於市者。蚁巢如薄絮囊，皆连带枝叶，蚁在其中，和巢而卖，有黄色大於常蚁而脚长者。云南中柑子树无蚁者实多蛀，故人竞买之，以养柑子。
又曰：交广溪涧间，酋长得收蚁卵，淘择令净，卤以为酱。或云其味酷似肉酱，非官客亲友不可得也。
《梦书》曰：蚍蜉为小盗衔食行也。梦见蚍蜉，小盗众也。
《神光占》曰：行造酒家，蚁聚中庭，急去之。
应璩《百一诗》曰：大魏承衰敝，复欲密其罗。蚍蜉犹见得，何云鲦与虾？猩狖既已备，倏复置黄沙。
《楚辞口招魂》曰：南方赤蚁若像，玄蚁若灵壶。
应璩《与曹昭伯笺》曰：空城寥廓，所闻者悲风，所见者鸟雀。其陈司空为邑宰，所在幽闲，独坐愁思，幸赖游蚁，以娱其意；以今况之，知不虚矣。
郭璞《蚍蜉赋》曰：饰殷人之丧舆，在四隅而交结。济齐桓之穷师，由山东之高垤。感萌阳以潜步，知将雨而封穴。伊斯虫之愚昧，乃先识而似哲。
又《蚍蜉赞》曰：蚍蜉丝𧉧，虫之不才。感阳而出，应雨讲台。物之芜坏，自然知来。
卷九百四十八　虫豸部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蜘蛛
焦赣《易林□未济之蛊》曰：蜘蛛作网，以司行旅；青蝇啖，以求膏腴。
又《纠戡遁》曰：蜘蛛南北，巡行网罟。杜季利兵，伤我心膂。
《毛诗□豳□七月□东山》曰：蜎在户。（蜎，长也。）
《诗义疏》曰：一名长脚。荆州河内谓之喜子，云此虫来着，当有亲客至。亦如蜘蛛，为网罗居之。
《诗义问》曰：蜎，长足蜘蛛也。
刘芳《毛诗义笺》曰：蜎，长奇，音崎岖之崎。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
《尔雅》曰：次蠯，（音秋）。蜘蛛。蜘蛛，蛛蝥。（音矛。）土蜘蛛，（在地中布网。）草蜘蛛。（络幕草间。）蜎，长。”（音崎。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
张揖《广雅》曰：{朱黾}蝥，罔工，属臾，毒蜍也。
《魏志》曰：馆陶令诸葛原迁新兴太守，管辂往祖饯之，宾客并会。原自起，取燕卵、蜂巢、蜘蛛着器中，使射复。卦成，辂曰：“第三物觳觫长足，吐丝成罗，寻网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举坐惊喜。
《抱朴子》曰：太昊师蜘蛛而结网。
又曰：或以赤班蜘蛛及七种水鸟，以合冯夷水仙丸服之，亦可以居死晷。又以途足下，则可以步行水上也。
《符子》曰：晋公子重耳奔齐，与五臣而游乎大泽掷晷。见蜘蛛布其网，曳其网而执豸以食之。公子重耳观之，顾谓其臣咎犯曰：“杆虫也，智植怠者矣，而犹役其智，曳其网而执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网，布络地之网，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掷昵，孰可谓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终行之，则有邦有嗣矣。”
《金楼子》曰：衬搡龚舍，初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蜘蛛焉。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萦罗网，有虫触之而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乃叹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网罗也，岂可淹岁？”於是挂冠而退。时人笑之，谓舍为蜘蛛之隐。
扬雄《方言》曰：蜘蛛，朱蝥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蛛蝥，（匠箔东呼蝥，音掇。）自关而东赵魏之郊之谓掷戛蛛，或谓之蝓。（烛臾两音。）嘱蝓者，朱儒语之转。北燕朝鲜洌死戡间谓之毒蛇。（齐人又呼为杜公，亦言网公，音毒。）
束《发蒙记》曰：蝇生积灰，蜂出蜘蛛，腐木为萤火，蛣螬出朽刍。
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汤出，见罗者。汤下车，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网，今人学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郭璞《洞林》曰：流移道路，诸人并欲令郭璞射复，人人自持五月五日蜘蛛诸。物悉验，遂不复射。
《淮南万毕术》曰：蜘蛛途布而雨自。取蜘蛛置瓮中，食以膏，百日，煞以途布，而雨不能濡也。
又曰：取蜘蛛与水狗及猪肪置瓮中，密以新缣，仍悬室。後百日视之，蜘蛛肥，杀之，以途足，涉水不没矣。又一法：取蜘蛛二七枚内瓮中，合肪百日，以途足，得行水上，故曰：“蜘蛛途足，不用桥梁。”
王充《论衡》曰：观夫蜘蛛之丝，以网飞虫也，人之用诈安过之？
郭义恭《广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间，索索履地。
《西京杂记》曰：樊哙问陆贾曰：“古帝王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应。岂然乎？”贾曰：“有之，夫目闰得酒食，火花得钱财。乾鹊噪，行人至；蜘蛛集，百事喜。小故犹徵，大亦宜然。故目闰则咒之，乾鹊噪则喂之，蜘蛛集则放之。况天下之大宝，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
刘敬叔《异苑》曰：陈郡殷家养子名琅，与一婢结好。经年，婢死，後犹往来不绝。后夕见大蜘蛛，形如斗盘，缘床就琅，便宴尔怡悦。母取而杀之，琅性理遂僻。
刘义庆《幽明录》曰：某郡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行数宿，过期不反。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主人殡殓，谟悲涕相对。又云：“我病名乾霍乱，自可治之，但人莫知其药，故令死耳。”谟曰：“何以治之？”甲曰：“取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问主人病时日，皆与梦符。後有乾霍乱者，试用辄差。
《广五行记》曰：蜘蛛集於军中及人家，有喜事。
《梦书》曰：蜘蛛为大腹，其性然也。梦见蜘蛛，忧怀任妇人也。
葛洪《治疟方》曰：取蜘蛛一枚着饭中，吞即愈。
成公绥《蜘蛛赋》曰：独高悬以浮处，遂设网於四隅。南连大庑，北接华堂。左凭广厦，右依高廊。吐丝属绪，目引结纲。纤罗络漠，绮错交张。□举雾缀，以待无方。
张望《蜘蛛赋》曰：余啸咏蓬庐，傲步丘园，览蜘蛛之为虫焉，乘虚运巧，构不假物，欲足性命，萧然靖逸，良可玩也。伊蜘蛛之为虫，纵微性乎天壤。禀妙造于化灵，忽无碍而无想。吐自然之纤绪，先皇羲而结网。凭轻虏隐显，应大明之幽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缢女

《尔雅》见，缢女也。（孙炎曰：小黑虫，赤头，三辅谓之缢女。此虫多，民多缢死。郭璞症曰：喜自经死，故曰缢女。）

《异苑》曰：缢女，虫也，一孟见，长寸许，头赤身黑，恒吐丝自悬。昔齐东郭姜既乱崔杼之室，庆封杀其二子，姜亦自经。俗传此妇骸化而为虫，故以缢女为名。

马玄（音贤）

《尔雅》：艮，（音闲。）马践（仕板切。）也。（郭璞注曰：马蠲匀也。俗呼马逐，匀音均。）

张揖《广雅》曰：蛆（子鱼切。）渠，（强鱼切。）马逐。（音逐。）马逐，马玄也。

《宋书》曰：王素声誉甚高。山中有玄，其声清长，听之使人不厌，而其形甚鬼。素乃为《玄赋》以自况。

《鲁仲猎蒙》曰：谚云：百足虫，三断不蹶者，持之者众。

《文子》曰：善用人者，若玄之足，众不相害。（《淮南子》同。）

《庄子》曰：夔怜玄，玄怜蛇。夔谓玄曰：“吾以一足今（士今切。）踔（敕卓切。）而行，子无如矣。今子使万足，独奈何？”玄曰：“不然。子不见夫唾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露。今予动吾天机，不知所以然。”（司马彪曰：北燕谓玄为且渠也。）

《淮南子》曰：季夏，草为开。（草得阴而死，极阴中反阳，故化为开。开，马也。音权。）

又曰：良将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鸟之羽，若开（音牵。）之足。（开，马也。）

又曰：开足众，走不及蛇。物固有小不如大也。

《明堂月令》曰：腐草为蠲。

扬雄《方言《曰：北燕，马玄谓之蛆渠。

张茂先《博物志》曰：马玄，一名百足。中断则头尾各异行而去。

《本草经》曰：马陆，一名百足。

《吴氏本草经》曰：一名马轴。

皆

《淮南子》曰：皆知将雨。（高绣曰：皆，虫也，大如笔管，长三寸馀。皆音皆。）

竹虫

《淮南万毕术》曰：竹虫饮人，自言其诚。（竹虫三枚，竹黄十枚，治之。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人情，取药如大豆，烧酒中，饮之，不令醉。以问其事，必得其实也。）

蓼虫

孔丛《蓼虫赋》曰：睹兹茂蓼，纷葩吐荣。爰有蠕虫，厥状似暝。群聚其间，食之以生。悟物托事，以况乎人。幼长斯蓼，莫知其辛。

蛣螬

《毛诗□硕人》曰：肤如凝脂，领如蝤蛣。（蝤蛣，蝎虫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蛣螬生粪中。

《尔雅》曰：贲，（音汾。）蛣螬也。（郭璞症曰：在粪土中者。）蝤蛣，蝎。（在木中有也。今虽通名之为蝎，所在异也。）

《庄子》曰：乌足根为蛣螬。（司马彪曰：乌足，草名，生瞬颠。音齐曹也。）

《淮南万毕术》曰：委吵劣螬。（以秋冬获黍，置沟中，即生蛣螬也。）

王充《论衡》曰：蛣螬化为复育，复育转为蝉。

扬雄《方言》曰：资螬谓之贲，（蜚翠。）自关而东谓之蝤资，（酋资两音。）或谓之卷属，（书卷。）或谓之宣。（亦呼堂齐，或呼地蚕。宣斛两音。）梁益之间谓之各，（音格。）或谓之蝎，或谓之蛭（音质）各。秦晋之间或谓之蠹，或谓之天蝼。（案，《尔雅》云：，天蝼。谓蛞蝼耳。而《方言》以为蝎，未详其义也。）

《博物志》曰：蛣螬以背行，於用足也。

祖台之《志怪》曰：吴中书郎盛冲至孝。母王氏失明，冲暂行，敕婢食母。婢乃蒸蛣螬蒸食之，王氏甚以为美，而不知是何物。儿还，王氏语曰："汝行，婢进吾一食，甚甘美，然非鱼非肉。汝试问之。"既而问婢，服食是蛣螬。冲抱母恸哭，母目霍然立开。

《本草经》曰：蛣螬，一名贲齐，主治血痹。

蝼蛄

《子然》曰：有一人身着练单衣袷直造席，捧手与子然语。子然问其姓名，即答云："仆姓卢明宄，家在Б溪边，临水。"复经半牙晷，其作人掘田塍西沟边蚁蛭，忽见大坎沟中，蝼蛄将近斗许，而有数头极壮，一个弥大。子然至是始悟曰："近日客卢钩，反音则蝼蛄也；家在Б溪，即西坎也。"悉灌以沸汤，自是遂绝。

《搜神记》曰：庐陵太守平原庞企，字子及。自说其乃祖非罪系狱时，有蝼蛄虫行其左右，谓曰："尔有神，当活我。"因投饭与之，食尽复来，形稍大，数日形如豚。及当刑，蝼蛄夜掘壁为孔以出。故庞氏常祠蝼蛄。

葛洪《治箭钩在咽喉不出方》曰：用蝼蛄脑涂之，即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汪《治不得小便方》曰：取蝼蛄大者二枚，断取体下，以一升水渍之，去皮饮之，须臾便通。
《本草经》曰：留蛄，一名天蝼，一名[B166]，产难出，刺在肉中，溃痈肿，下哽咽，解毒，愈恶疮。
陶弘景《本草经》曰：蝼蛄，味咸，寒。取自出者，其自腰以前甚涩，主止大小便。
尺蠖
《周易□下系辞》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尔雅》曰：蠖，尺蠖。（今即就也。）
《晏子春秋》曰：弦章谓景公曰：“尺蠖食黄即身黄，食苍即身苍。”
《说文》曰：尺蠖，曲信虫。（信音申。）
《方言》曰：资（音资。）就（子六切。）谓之尺蠖。（郭璞注曰：步屈也。）
曹子建《长歌行》曰：尺蠖知屈伸，体道识穷达。
傅休奕《潜通赋》曰：蠖屈体以求伸兮，龙阶木而升□。
鲍明远《尺蠖赋》曰：智哉尺蠖！观机而作。伸非向厚，诎非今薄。静值泉汧亭，机躁遇风惊。起轩躯而旷莽，伏累气而并形。冰炭弗触，韦刃靡迕。逢险蹙迹，值夷舒步。忌好退之见猜，哀必进之为蠹。每骧首以瞰途，常景行而翻路。故身不豫托，地无前期；从方而应，何虑何思？是以军算慕其权，国容拟蒲颁，高贤图之隐沦，智士以之藏见。笑蛇灵之久蛰，羞龙德之方战。
郭璞《尺蠖赞》曰：贵有可贱，贱有可珍。嗟兹尺蠖，体此屈伸。论配龙蛇，见叹圣人。
张协《七命》曰：鹪冥飞而生风，尺蠖动而成响。
卷九百四十九　虫豸部六
蟾蜍
《春秋运斗枢》曰：政纪乖，则蟾蜍月精，四头感翔。（感翔，为妖。）
《韩诗外传》曰：鱼网之设，鸿则罹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鬼恶。）
《文子》曰：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
《淮南子》曰：月照天下，而蚀於蟾诸；腾蛇游雾，而殆於即蛆。（蟾诸，月中虾蟆，食月，故曰食於蟾诸。殆犹畏也。即蛆，蟋蟀，《尔雅》谓之蜻{列虫}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动，故曰殆于即蛆。）
《抱朴子》曰：蟾蜍寿三千岁。
又曰：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领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日中时取之，阴乾，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
又曰：辟兵法，或以月蚀时刻三岁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书所持之刀剑。
《玄中记》曰：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
张衡《灵宪》曰：羿请不世之药於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淮南子》同。）
《河图》曰：蟾蜍去月，天下大乱。
《西京杂记》曰：广川王发晋灵公冢，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如新玉，取以盛水滴砚。
崔实《四民月令》曰：五日取蟾蜍，可治恶疽疮。
傅玄诗曰：蟾蜍食明月，虹霓薄朝日。
虾蟆
《易通卦验》曰：夏至小暑，虾蟆无声。
《山海经》曰：ぱ（音讠耒。）山，湖水出焉，东流注於食水，其中多活师。（科斗也。《尔雅》或曰活东也。）
《尔雅》曰：{敬虫}蟆，（郭璞注曰：蛙类。音惊，亦曰景。）科斗，活东。（虾蟆子也。）
《周礼囗秋官下》曰：蝈氏掌去蛙黾。焚牡菊，以灰洒之，则死。（齐鲁之间谓蛙为蝈。黾，耿黾也。蝈与耿黾尤怒鸣而聒人耳，故去之。）
《汉书》曰：武帝玄鼎五年秋，蛙与虾蟆俱斗。是岁，四将军、众十万征南越，开九郡。
《後汉书》曰：马援为隗嚣使公孙述，归，谓嚣曰：“子阳，井底之蛙耳，（言述志识偏狭，如坎纠蝚蛙。事见《庄子》。）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
《东观汉记》曰：彭宠堂上闻虾蟆声，在火炉下，凿地求之，无所得。宠为奴所杀。
张《汉记》曰：灵帝铸天禄虾蟆，吐水於平昌门外桥东，注入宫。又作翻车渴乌，施於桥西，洒南北郊。
《晋书》曰：有蛙鸣于华林园。惠帝问左右曰：“为官乎？为私乎？”侍中贾胤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
《宋书》曰：张畅弟收，常为犭制犬所伤，医云：“食虾蟆脍。”收甚难之，畅含笑先常，收因此乃食，创亦即愈。
《南史》曰：沉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时岳士。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太守，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坐池亭，蛙鸣聒耳。王曰：“殊废丝竹之听。”僧昭咒厌十许，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其复鸣。”僧照曰：“王欢已阑，令汝鸣。”即便嗅肿ｘ。
又齐书曰：卞彬《虾蟆赋》云：“纡青拖紫，名为蛤鱼。”世谓比令仆也。又云：“蝌斗惟惟，群浮暗水。惟朝继夕，笔役如鬼。”比令史咨事也。
《南史口孝义传》曰：丘杰，字伟峙，吴兴乌程人也。年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常於口。岁馀，梦见母曰：“死亡是分宾狞，何事乃尔荼苦？汝啖生菜，遇虾蟆毒，灵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杰惊起，果得瓯，殴中有药，服之，下科斗子数升。
《三国典略》曰：周天和二年，齐武安妖人与其徒伪云：“盲，因饮泉水，下得金佛，其疾并愈。”於是远近信之，男女雾集，死晷有老黄虾蟆殴如金色，乍出乍没。齐武成及百官已下，莫不饮之。
《隋书》曰：炀帝在东宫，宫中数有妖变，乃命卫尉少卿萧吉禳邪气，於宣慈殿坐祭神。是时孟冬，地久无水，乃有虾蟆从西南来，入至坐，忽然而失。
《文子》曰：禽子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虾蟆蛙黾，日夜恒鸣，口乾舌擗，然而不听；今观晨鸡，待旦而鸣，天下俱动。多言何益？惟其言之时也。”
《韩子》曰：越王勾践欲伐吴，欲民轻死。出，见斗蛙，乃下轼。从者曰：“王何敬也？”曰：“以其有勇气故也。”其後国人轻命死战。
《淮南子》曰：夫虾蟆为鹑，水蛩为，（音聪。）皆生於非其类。（老虾蟆化为鹑，死晷蛩化为。，蜻蜓也。）惟圣人能知其化。
又曰：兰芝以芳，（芳，香也。）未常见霜。鼓造辟兵，寿尽五月之望。（鼓造，盖谓枭，一曰虾蟆。今世人五月望作枭羹，亦作虾蟆羹。）
《国语》曰：赵襄子以尹铎有宽政於晋阳，其心必和，乃守晋阳。後晋师围而灌之，沉灶生蛙，民无叛意。
《神仙传》曰：葛玄指虾蟆使舞，皆应弦节，使止乃止。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荆轲，永无秦忧，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砖投蛙，太子令人奉盘金以进。
《物理论》曰：夫虚无之谈，尚其华藻，此尾於春蛙秋蝉，聒耳而已。
《风俗通》曰：肃肃，虾蟆掉尾。俗说虾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从春至冬，袒裸相逐，无他所作，掉尾肃肃。谨案：虾蟆既处死晷，其尾又短，正能使掉之，岂能肃肃乎？原其所以，当言夏马，患蚋，掉尾，振击，常肃肃也。“虾蟆”、“夏马”，音相似。
崔豹《古今注》曰：科斗，虾蟆子也。一名悬针，一名玄鱼。形圆、有尾，闻雷则尾脱脚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五行记》曰：怀州凝真观端闼下柱已五十馀年。道士往往闻有虾蟆声，不知何处。後因柱朽坏，以他柱易之，斫之，於柱中得一虾蟆。其柱又无孔隙。
《岭表录异》曰：唐林蔼为高州太守。有乡野小儿牧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大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跃入一穴中，遂掘之，乃蛮酋冢也。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砌狞铸蛙黾之状。疑其鸣蛙即铜鼓精也。
《楚辞□七谏》曰：虾蛙游於药池。（芳药之池。）
成公绥《阴霖赋》曰：百川泛滥横潦流，灶中生蛙庭运舟。
蟋蟀
《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虫，随阴酉恤，居壁向外，趣妇爬戢绩，女工之像。今失节不居壁，似女事不成，有淫佚之行，因夜为奸，故为门户。夜开门户，人之所由出入；今夜不闭，明非也。
《易通卦验》曰：立秋，蜻（音精。）𠀋（音列）鸣；白露下，蜻𠀋上堂。
京房《易妖占》曰：七月建申为夷，则蟋蟀鸣。
《毛诗□冬蟀》曰：蟋蟀在堂，岁聿其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
又《豳□七月》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笺》云：自七月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将寒有渐，非卒来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泽如漆，有角翅。一名蛩，一名蜻𠀋。楚人汝之王孙。幽州人谓之促织，督促之言也，里语曰：“趣织鸣，懒妇惊。”
《诗义问》曰：蟋蟀，食蝇而化成也。
刘芳《毛诗义笺》曰：蟋蟀，今促织也，一名蜻𠀋。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蛩，南楚谓之王孙也。（《方言》同。）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或谓之蛩，亦谓之蜻𠀋，斯螽、莎鸡之类。
《礼记□月令》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春秋考异邮》曰：立秋，趣织鸣。（宋均曰：趣织，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也。）
《春秋潜潭巴》曰：蟋蟀集，天子无远兵。
《春秋说题辞》曰：趣织为言趣织也，织兴事遽，故趣织鸣，女作兼。
《尔雅》曰：蟋蟀，蛩也。（郭璞注曰：今促织也，亦名蜻𠀋也。）
《周书□时训》曰：小暑之日，温风至；又五日，蟋蟀居壁。
袁宏《後汉书》曰：崔ゐ上书曰：“窃闻春阳发而仓庚鸣，秋风厉而蟋蟀吟，鸣盖气使之然也。”
干宝《搜神记》曰：朽苇为蛩，麦为奄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则鸣噪。济南人谓为懒妇也。
又曰：沙鸡，一名促织，一名络纬，一名蟋蟀。促织，谓鸣声如急织也。络纬，谓其声如纺也。促织，一名促机；络纬，一名纺纬。
阮籍诗曰：开秋肇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然令心悲。
卢谌《蟋蟀赋》曰：何兹虫之资生？亦灵智之攸授。享神气之么眇，体形容之微陋。于时微凉，既戒火灵。告去玄乙，辞宇翔军。（音昆。）南顾风戾戾而动柯，露零零而陨树。月转景而西颓，汉回波而东注。厉清响于干宵，激悲声以迄曙。
王褒《圣主得贤臣颂》曰：虎啸而风冽，龙兴而致□。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阴。
《楚辞》曰：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於西堂。
刀劳
《诗义疏》曰：，（音偃）一名刀（音刀。）劳，（音劳。）蟪蛄也。
《尔雅》曰：蜓木，奚鹿。（即是劳也，一名蟪是劳，齐人呼奚固。题木奚鹿四音。）
《家语》曰：孔子谓宰予曰：“违山十里，蟪蛄之声犹在於耳。”
《庄子》曰：蟪蛄不知春秋。（司马彪注曰：是劳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岁之春秋也。）
扬雄《方言》曰：多，（上音折，下音。）齐谓之奚鹿；（奚鹿两音。）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上音零。）秦谓之多；自关而东谓之刀劳，（貂料两音。）或谓之是（音帝。）劳，或谓之蜓木；（音。廷木）西楚与秦通名。（江东又呼为枭劳。）
《风土记》曰：秋而蟪蛄鸣於朝，寒蛩鸣於夜。
鼠负
《尔雅》曰：蟠，鼠负也。（郭璞曰：此瓮器底虫也。旧说伊威鼠妇别名，未详也。）
《毛诗□东山》曰：伊威在室。（伊威，委黍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伊威，一名委黍，一名鼠妇。在壁根瓮底土中，似白鱼者也。
《说文》曰：蟠庶，（音柘。）鼠妇也。伊威、委黍，鼠负也。
干宝《搜神记》曰：豫章有一家婢，在灶下，忽有人长数寸，来灶间。婢误以履践杀一人。须臾，遂有数百人着麻，持棺迎丧，凶仪皆备，出东门，入园中复舡下。就视，皆是鼠妇，作汤浇杀，遂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治疟方》曰：取鼠妇虫十四枚，各以糟封裹之，凡十四丸。临发，服七丸便愈。

陶弘景《本草经》曰：鼠妇，一名蟠负，一名伊威，一名委人。俗言鼠多在坎中，背则负之。今作‘妇’字，如似乖理。又一名鼠姑。家用此悦媚人，甚多方而应少。

蠹

《韩诗外传》曰：枯鱼衔索，于何不蠹？

《尔雅》曰：蝎，吉蝴屈。（木中蠹虫。）蝎，桑蠹。（即吉屈也。）

《汉书》曰：文帝赐尉佗书、衣物，佗因使者献桂蠹一器。

文子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还自食。

《穆天子传》曰：天子东游，次雀梁，蠹书于羽陵。（谓暴书蠹虫因曰蠹书也。）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七年，始安郡献桂蠹四瓶，瓶别一千头。紫色，香辛有味。啖之，去阴痰之疾。

强蛘（音羊）

《尔雅》曰：蛄{施虫}，强蛘也。（郭璞症曰：米中蠹小黑虫也。建平人呼为蛘子。音羊。）

《方言》曰：蛄{施虫}（音施。）谓之强蛘。（郭璞症曰：江东谓之姑{施虫}也。）

啮桑

《尔雅》曰：蠪，（音饷。）啮桑。（郭璞曰：似天牛也，长角，体有白点，喜啮桑树，作孔藏其中。江东呼为啮。）

守瓜

《尔雅》曰：（音权。）舆父，守瓜也。（郭璞症曰：今瓜中黄小虫，喜食瓜叶，名曰守瓜。）

蚰蜒

《尔雅》曰：寅[A123]，入耳。（蚰蜒也。[A123]，音衍。）

《方言》曰：自关而东，蚰蜒谓之蚓{衍虫}，或谓之入耳，或谓之长（音长）丽；（所宜切。）赵魏之间或谓之蚑于；（音扶于。）北燕谓之丑尼。（《广雅》同。丑，奴六切。尼，音尼。）

（音肥）

《广五行记》曰：《春秋□鲁庄公二十九年》“”，刘向以为此非中国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泽，淫乱所生。为虫臭恶。时公娶齐淫女为夫人。

《後汉书》曰：王莽地皇玄年，蔽天至长安，入未央宫莽，莽发吏捕之。於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大乱，寻而莽败见杀。
蜚廉
《本草经》曰：蜚廉，味咸，治血瘀，遂下血，破积聚，疗喉痹。生晋地山泽中，二月彩之。
《吴氏本草》曰：蜚廉虫，神农、黄帝云治：妇人寒热。

《尔雅》曰：国（音或。）貉，虫也。（音许两切。今呼蛹虫为。《广雅》曰：土蛹，虫。）
{求虫}螋（音求搜）
《说文》曰：{求虫}，多足虫也。
《广雅》曰：矜，{求虫}螋也。
《博物志》曰：瞿螋虫溺人影，亦随所着处生疮。（卢氏曰：以鸡肠草捣途，经日即愈。）
尘虫
《吴氏本草》曰：尘虫，一名土鳖。
蛇公
《异苑》曰：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复莲花，正白。
庾阐《杨都赋》曰：蛇公沉光於海曲。
窒当（上知栗切，下多郎切）
《尔雅》曰：王，失（音铁。）（音汤。）也。（郭璞症曰：即窒当也。似蜘蛛，在穴中，有盖。今河北人呼誓鲋也。）
金花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金花虫，大如班猫，形色文彩如金，是龟属，得之养玩弥日。
慈母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许慎注曰：朝生暮死虫也，生长上，似蚕蛾，一曰兹母。）
卷九百五十　虫豸部七
蜻蛉
扬雄《方言》曰：蜻蛉谓之即蛉。（郭璞症曰：六足四翼虫也。淮南呼康尹也。）
《说文》曰：蜻蛉，一名桑根。
《尔雅》曰：丁（音丁。），（音升。）负劳。（郭璞症曰：或曰即蜻蛉也，江东呼狐梨，未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庄子》曰：童子埋蜻蛉头而化为珠。
《试蒽》曰：荆庄王命养由基射蜻蛉，曰：“吾愿生得之。”养由援弓射之，拂左翼。
《战国策》曰：庄辛谓楚庄王曰：“王独不见夫蜻蛉？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伍录，与人无争。不知夫五尺童子，揭钩胶丝，加之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所食。”
《吕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蜻蛉者，每朝居海上从游，有蜻蛉至者数万，前後左右尽蜻蛉也，终日玩之不去。其父告曰：“闻蜻蛉从汝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往之海上，而蜻蛉无至者。
《东方朔别传》曰：上置蜻蛉盖下，使朔独射之。朔对曰：“冯翊冯翊，六足四翼，头如珠，尾正直，长尾短项，是非勾篓，即蜻冂”上“善。”赐帛十匹。
崔豹《古今注》曰：蜻蛉，一曰青亭，一曰胡蝶，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离，一曰胡梨。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绛驹，一曰赤衣使者，好集水上，亦名为赤弁丈人。
又曰：绀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绀。辽东人谓为绀蟠，亦曰童蟠，好以七月群飞暗天。海边夷貊食之，谓海中青虾化为之。
青蚨
《广雅》曰：无蜗，青蚨也。
《搜神记》曰：南方有虫，名瞰（音敦。）禺，（音隅。）形如蝉大，味辛美可食。其子着草叶如蚕种。得其子则母辄飞来，虽潜取必知处。杀其母途钱，子途贯，用钱去货，旋则自还。
《淮南万毕术》曰：青蚨还钱。青蚨，一名鱼，或曰蒲。以其子母各置瓮中，埋东行阴垣下，三日後开之，即相从，以母血途八十一钱，亦以子血途八十一钱，以其钱更互市。（置子用母，置母用子，钱皆自还。）
蜂
《尔雅》曰：土蜂、（匠箔东呼大蜂，在土中作房者为土蜂，啖其子即马蜂也。今荆楚间呼为，音蝉。）木蜂。（似土蜂而小，在树上作房。）
《方言》曰：蜂，燕赵之间谓之蠓翁，（蒙翁二音。）或谓之蚴蜕，（音幽悦。）其大有蜜谓之壶蜂。（即今黑蜂，穿竹木作孔，亦有蜜者。）
《山海经》曰：平逢山有神如人，二首，名曰娇虫。是盘虫，实惟蜂蜜之庐。（郭璞症曰：娇为盘虫之长，群蜂所舍集。蜜亦蜂名也。）
又曰：大蜂，其状如螽。
《洪范五行传》曰：秦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饥，山木尽死，人无所食，蜂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苗。
《左传口僖中》曰：邾人以须句故出师。公卑邾，不设备而御之。臧文仲曰：“国尾小，不而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君其无谓邾小，蜂虿有毒，而况国乎？”
《孝经援神契》曰：蜂虿垂芒。（蜂虿毒在後，故言垂芒。）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严丰，字孟侯，为郡王主簿。太守贾萌举兵欲诛王莽，有飞蜂附萌车衡。丰谏，以为不详之徵。萌不从，果见杀。
王隐《晋书》曰：太尉陶侃表仓曹参军袁谦为高凉太守，未至百馀里，浦中有蜜费拔日而下谦舡上，谦不觉甚恶。会得留郡文书，贼欲乘虚攻郡，谦欲速赴。明早进西南，卒遇大风飞沙，天地晦合，不复得还浦，遂没海中。
《晋书》曰：邹湛对武帝曰：“猛兽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虿作于怀袖，勇士为之惊骇，出於意外故也。”
《淮南子》曰：蜂房不容鹄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苞大体也。
《抱朴子》曰：军行，卒逢群飞蜂及虻虫，若蜜蜂尤多者，必大战，惊於藏伏之贼。
《列女传》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事後母，母取蜂，去毒，系於衣上。伯奇前，欲去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牵我！”吉甫见疑蜜，伯奇自死。
《葛仙公别传》曰：仙公与客对食，客曰：“当请先生作一奇戏。”食未竟，仙公即吐口中饭，尽成飞蜂满屋，或集客身上，莫不震肃，但皆不螫人。良久，仙公乃张口，见蜂飞还入口中成饭。
《永嘉地记》曰：七八月中，常有蜜蜂群过，有一蜂先飞，觅止泊处。人知辄内木桶中，以蜜途桶中。飞者闻蜜气或停，不过三四来，便举群悉至。
《博物志》曰：细腰无雌，蜂类也。无雌，取桑蚕或阜螽子所见抱而成己子。
《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又曰：远方诸山出蜜蜡处，其处人家有研掬者。其法以木为器，或十斛、五斛，开小孔，令才容蜂出入，以蜜蜡途器，内外令遍，安着檐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将作巢生育，时来过人家围垣者，捕取得三两头，便内着器中。数宿出蜂出飞去，寻将伴来还，或多或少，经日渐益不可复数，遂停住涂却，器中所滋长甚众。至夏，开器取蜜蜡，所得多少随岁中所宜丰俭。（卢氏曰：春至秋末，始有蜜，晚者至冬，余所见。今云夏，未详其故。）
又曰：诸远方山郡贫荒出蜜蜡。蜜蜡所着，皆绝岩石壁，非攀援所及，惟于山顶以槛辇自悬挂下，遂乃得取彩。蜂遂去不还。馀巢及蜡着石不尽者，有鸟，形小於雀，群飞千数来啄之。至春都尽，其处皆如磨洗。至春，蜂皆还洗处，结巢如故。年年如此，物无错乱者。人亦各怀各占其平处，谓之蜡塞。鸟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灵雀，捕搏终可不得也。
《宣验记》曰：玄喜玄年，建安郡山贼百馀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资产子女，遂入佛图搜掠财宝。先是，诸供养具别封置一室，贼破户，忽有蜜蜂数万头从衣篦出，同时噬螫群贼，身首肿痛，两眼盲合，先诸所掠皆弃而走。蜂飞邀逐噬击弥路，贼遂惶惧，从便道而去。时是腊日，所缚女子各还其家。
《广五行记》曰：秦昭王委政於太后弟穰侯。穰侯用事，山木尽死，蜂食人苗稼。时大饥，人相食。穰侯罢免归第。
《岭表录异》曰：唐刘恂曾游宣、歙间，见彼中人好食蜂儿，状如蚕蛹而莹白。大蜂结房於山林间，其大如巨钟，其中不知几百层。村人彩时，须以草衣蔽身，以捍毒螫；复以烟火逼散蜂母，然後攀缘崖树，断其根。一房有蜂儿五斗或一石者，三分，中一足具矣，即入盐酪炒之，曝乾，以小纸囊贮之，寄入京洛以为方物。
《楚辞》曰：玄蜂如壶。
彖
《左传□宣下》曰：十五年冬，彖生。
《尔雅》曰：彖，蝮（音复。）（音陶。）也。（郭璞症曰：蝗子，未有翅者。《外传》曰：虫含氐彖。）
蝗
《礼记□月令》曰：仲冬行春令，则虫蝗为败。
陆机《毛诗疏义》曰：皁螽，蝗也。今人谓之螽子，兖州人谓之。
《晋书□载记》曰：石勒时，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顿慨则化状如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蜕而飞，弥亘百里。惟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唐书》曰：贞观中，终南等数县蝗。太宗至苑中，枷，掇数枚而咒之曰：“民以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也。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食我，无害百姓！”将吞之，侍臣恐致疾，遽来谏止。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植弟？’遂吞之。自是蝗不为灾。
《汉实录》曰：乾初，开封府言阳武、雍丘、襄邑蝗，府尹侯益遣人以酒肴致祭。三县蝗为鸲鹆聚食，敕禁罗弋鸲鹆，以其有吞噬之异也。

《毛诗□豳□七月》曰：𡈼者，在桑野。（桑虫。）
《尔雅》曰：厐乌，（音蜀。）也。（郭璞症曰：虫大如指，似蚕。孙炎注曰：厐，一名乌也。）
《广志》曰：雚，有五色者槐香，五彩、有角、甚臭。白泽曰，有角、五彩文。长尾者，龙也。杀之立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韩子》曰：鳝似蛇而蚕似，人见蛇则惊骇，枷则毛起；渔者持鳝，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育。

水马

《南州异物志》曰：交趾海中有虫，状如马形，因名曰十马。妇人难产者，手握此虫，或烧作屑服之，则更易如羊之产也。（凡物掷晷，羊产最易。）

《抱朴子》曰：以亦斑蜘蛛及水马合冯夷水仙丸，服之，可以居死晷。

徐衷《南方草物状》曰：海中有鱼，状似马，或黄或黑，海中民人名作水马。捕鱼得之，不可啖食。曝乾高之，妇人产难，使握持之；亦可烧饮。

水蛭

《尔雅》曰：蛭，蚘。（郭璞症曰：匠箔东呼死晷蛭虫入人肉者为蚘，音祈也。）

《齐书》曰：萧季敬为广州刺史，为都护周世雄所袭，军败，奔山中，为蛭所啮，肉尽而死。

常璩《华阳国志》曰：南广郡土地无稻田蚕桑，多蛇蛭虎狼。

《贾谊书》曰：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问疾，王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废而威不立；谴而诛，恐监食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无亲，惟德是辅。王有仁德，病不为伤。”王果病愈。

王充《论衡》曰：蛭，食血之虫。惠王殆有积血之疾，故食积血之虫而病愈也。不然，则贤者操行岂若蚕蛭除病？贤者在侧，则常无病也。

张茂先《博物志》曰：水蛭三断而成三物。

《本草经》曰：水蛭，一名至掌，味咸，治恶血淤结、瞬嫡；破凝积，利水道。

《陶弘景集注本草经》曰：水蛭，味咸苦，平微寒，有毒，一名支，生雷泽、池泽。（支音蜞。）

短狐

《毛诗□何人斯》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蜮，短狐也。）

《韩诗外传》曰：短狐，水神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为鬼为蜮”，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龟，二足，江淮水皆有。人在岸，影见死晷，投人影则杀人，或曰射影也。南方人欲入水，以瓦石投死晷，令浊，乃入也。或又含沙射人，入肌，其疮如疥。

鲁庄公十八年秋，《经》书有蜮，《传》称不为灾也。

《梁传□庄公》曰：秋，有蜮。一有一亡曰有（言不常有。）蜮，射人者也。（今短狐射人为疾是也。《左传》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雅》曰：射工，蜮，短狐也。
《竹书纪年》曰：晋献公二年春，周惠王居於郑。郑人入王府，多取玉焉。玉化为蜮，射人。
《齐书》曰：屠氏爬赙彩樵夜绩，以供养父母。父母俱卒，亲营殡葬，负土成坟。忽空中有声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驱使。汝可为人疗病，必得大富。”女谓是鬼魅，弗敢从，遂得病。积时，邻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识毒，试疗之，自觉病便差。遂以巫道为人疗病，无不愈者，家产日益。
《抱朴子》曰：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实水虫也。状似鸣蜩而如合杯，有翼能飞，无目利耳。口中有横物。如闻人声，缘口中物如角弩，以气为矢，激水而射人，中身者即发疮，不晓治之者杀人。其病似大伤寒，不日皆死。
又曰：射工虫，冬矢蛰於谷间，大雪时索之，此虫所生，其雪不积留，气起如灼蒸，当掘之，不过入地一尺，则得也。阴乾末，带之，夏天自辟射工也。
《玄中记》曰：水狐者，视其形，虫也；见其气，乃鬼也。长三四寸，其色黑，广寸许，背上有甲，厚三分许。其口有物向前，如角状，见人则气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地理书》曰：车茂安与夏口书云：“外生石季甫忽为郑令，此县既有短狐之疾，又沙虱害人。闻此消息，倍益悉虑。”
《博物志》曰：江南山溪死晷有射工虫，甲虫之类也。长一二寸，口有弩形，以气射人影，随所着处发疮，不治则杀人。
沙虱
《广雅》曰：沙虱，[A13Q]也。（音旋。）
《广志》曰：沙虱，色赤，大不过虮，在死晷，入人皮中杀人。
《唐书》曰：南中山川有鸆鸟之地，必有犀牛；有沙虱、水弩，必生可疗之草。
又曰：南平獠部落，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
《淮南万毕术》曰：沙虱，一名蓬活，一名地脾。
《抱朴子口内篇》曰：沙虱，雨後及晨暮践沙，必着人，如毛端。初着人便入皮里，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着人上，动行，若不挑，即此虫便入入身中杀人。行此虫之地，每还，辄当以火自炙令遍，则虫随火去也。水陆皆有之。
《博物志》曰：深山穷谷多毒虐之物，气则有瘴疠，人则有工虫，兽则有虎，鸟则有鸆，蛇则有蝮，虫则有射工、沙虱，草则有钩吻、野葛，其馀则蛟蟒之属生焉。
《本草经》曰：沙虱，一名石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洪方》曰：辟沙虱，用麝香、大蒜合羊脂捣，著小筒中带之，良。

十二时虫

《博物志》曰：交州南有虫，长或一寸，大小如指。有廉曼，（亡旦切。）形似白石英，不知其名。视之无定色，在阴地色多缃绿，出日光中变易，或青或绿，或丹或黄，或红或赤。女人取以为首饰。宗岱每深以为物无定色，引□霞以为喻，托此以助成其说。今孔雀毛亦随光色变易，或黄或赤，但不能如此虫耳。

《岭南异物志》曰：容州有虫如守宫，身圆而颈长，头有冠帻。一日中随时变色，青黄赤白黑，未常定。土人不能名，呼为十二时虫。啮人不可疗。

又曰：南方有虫，大如守宫，足长，身青，肉鬣赤色。其首随十二时变，子时鼠，丑时牛，亥时猪。性不伤人，名曰避役。见者有喜庆。

《岭表录异》曰：十二时虫，则蛇师、蜥蜴之类也。土色者身，尾长丈馀，脑上连背，有鬣。草树上行，极迅速，亦多在人家篱落间。俗传云：一日随十二时变色，因名之。

卷九百五十一　虫豸部八

蚤

焦赣《易林□萃之大过》曰：乱头多忧，蚤虱生愁。膳夫仲年，使我无聊。

《说文》曰：蚤，啮人跳虫也。

《韩子》曰：子韦见孔子於商太宰，曰：“吾见孔子，则视子犹蚤虱之细者也。今吾见之於君。”钟韦恐孔子贵於君也，因谓太宰曰：“且君之已见孔子，亦将视子犹蚤虱。”太宰弗复见也。

又曰：韩昭侯搔而佯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其蚤虱而杀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不诚也。

《淮南子》曰：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席者，为其来蛉穷也。（高诱曰：穷，幽冀谓之育氏，入耳之虫。育音育。）

又曰：释大道，任小技，尾使蟾诸捕蚤。

《论衡》曰：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蝼蚁之在穴隙也。

赵壹《解槟赋》曰：丹鸿可杀蚤虱。

《抱朴子》曰：蚤虱群攻，卧不获安。曹植《论》曰：孟春之旦，从阳径生贵放鸟雀者，加其禄也。得者莫不驯而放之，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摩之齿牙，为害身也。

虞翻《与弟书》曰：其余几何，老更衣希，为蚤虱所咋，故一二相告。省书一过，悉以付火。

齐卞士《蚤虱赋序》曰：余居贫，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有生所托，资其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暑，无与易之。为人多病，起居甚疏，萦寝败絮，不能自释。兼摄性懈惰懒事，皮肤澡刷不谨，氵沐失时，四体々，（乃耕切。）加以臭秽，故苇席蓬缨之间，蚤虱猥流，探揣获撮，日不替手。

虱虮

《说文》曰：虱，啮人虫也。虮，虱子也。

《汉书》曰：项羽谓宋义曰：“疾引兵渡河，破秦必矣！”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虱。”（虻喻秦，虱喻章邯等。言大小不同势。）

又曰：王莽校尉韩威进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虏，尾口中蚤虱。”

《东观汉记》曰：马援击寻阳山贼，上书曰：“除其竹木，譬如婴儿头多虮虱而剃之，荡荡然虮虱无所复依。”书奏，上大悦，因出小黄门，头有虱者皆剃之。

《续晋阳秋》曰：咸阳王猛被袍而诣桓温，一见面，谈当时之事，猛摸虱而言，傍若无人。温察而奇之。

《晋书》曰：阮藉着《大人先生传》，曰：“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行不敢离缝，匿手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闽狩，群虱处于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中乎？”

《齐书》曰：江泌性行仁义，衣弊虱多。绵里置壁上，恐虱饥死，乃置衣中。数日中，终身无复虱。

又曰：卞彬为南康郡丞。彬颇饮酒，摈弃形体，仕既不熟，乃着《蚤虱》、《禺虫》、《虾蟆》等赋，皆大有指斥。

《三国典略》曰：梁刘恝，常有飞书谤恝，梁主怒曰：“刘恝似衣中虱，必须扌舀（音恰。）之！”

《北史》曰：司马子如为大行台，及文襄辅政，见之，哀其憔悴，以膝袂承其首，亲为择虱；赐酒百瓶、羊五百口，粮米五百石。子如曰：“无事尚被囚几死，若受此，岂有生路耶？”

《列子》曰：纪昌学射於飞卫，使学视小如大。纪昌以牦悬虱於牖南面而望之，二年之後如车轮焉。以睹馀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孤蓬之射之，贯虱之心而悬不绝。以告飞卫，飞卫曰：“汝得之矣。”

《庄子》曰：濡需者，豕虱是也。择疏鬣，自以为广宫大囿；奎蹄曲限，乳间股脚，自以为安室利处。不知屠者一旦布燥烟火，而与豕俱焦。

《韩子》曰：天下无道，攻击不已。甲胄生虮虱，燕雀处帷幄，而兵不归。故曰：“戎马生于郊。”（《淮南子》亦云。）

又曰：应侯谓秦王曰：“王得宛，临陈阳夏，断河内，临东阳；邯郸，犹口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虱也。”
又曰：三虱食彘，相与讼。一虱遇之，曰：“奚讼？”三虱曰：“争肥饶者”。一虱曰：“若尔，不患腊之将至而烹之也？躁目，若有奚患？”於是乃相与聚其目而食之，彘瘦，人乃不杀。
《淮南子》曰：牛马之气蒸，不能生虮虱；虮虱之风蒸，不能生牛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
又曰：汤沐具而虮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贺。
《抱朴子》曰：夫虱生于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也。
又曰：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项领之间；耳能闻雷霆，而不能址虱之音也。
又曰：今头虱着身，皆稍变而白；身虱著头，皆渐化而黑。则玄、素果无定质，移易在乎所渐也。
《符子》曰：齐、鲁争汶阳之田，鲁侯有忧色。鲁隐者周丰往观曰：“臣常昼寝，愀然闻群虱之斗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珍臣项膂之肤，相与树党争之，日夜不息，相杀者大半。虱父止之曰：‘我与汝所庐不过缝，所飨食不过容口，奚用窃争交战为哉？群虱止。’今君以七百里地为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阳数步之田感君之心，曾不如一虱掷戟，窃为君羞之！”鲁侯曰：“善。”
《语林》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须臾，周侯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见遥过，去行数步，覆反还，指顾心曰：“杆中何所？”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杆中最是难测量地。”
《风俗通》曰：河南赵仲让为梁冀从事郎中。冬月，坐庭中，向日解坏裘捕虱。襄成君使推问之，冀笑曰：“杆我从事，绝清高士也。
杨伟《时务论》曰：夫吞八荒者，不咀虮虱也。
《神异经》曰：西荒掷晷有人焉，长短如人，著百结败衣，手足虎爪，名豸为。（张茂先曰：俗曰貌伪。音。）伺人眠，辄往就人，欲食人脑。先使捕虱，得卧而舌出，盘地丈馀，闻其声。常烧火石，伺其得卧舌出，以石投舌上，于是低头绝气而死。
《异苑》曰：太孙广头上不得有虱，虱大者便遭期丧大功，小则小功缌服。
刘义庆《宣验记》曰：晋义熙中，京师长年寺道人惠祥与法向连堂。夜四更中，惠遥唤向暂来，往视，祥仰眠，交手胸上，足廷直，云：“可解我手足绳。”曰：“上并无绳也。”祥因得转动，云：“向有人众缚我手足，鞭交下。问何故啮虱？”语祥：“若更不止，当入两间磕（音盍。）之。”祥後惩戒于虱，馀无精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相牛经》曰：治牛虱，用苦梗、生鱼汁、清坎底土、苦酒合途之。
《梦书》曰：梦梳篦，为忧解也；其滑泽，心喜也；虮虱尽去，百病愈也。虮虱为忧，啮人身也。梦见虮虱，有忧至也。
扬雄《长杨赋》曰：鳌生虮虱，介胄被沾汗。
赵壹作《非草书》曰：俯而择虱，不暇见地；仰而观针，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锐精于针、虱也。
魏文帝《与王朗书》曰：蚤虱虽细，虐於安寝；鼷鼠至微，犹毁郊牛。
嵇康《养生论》曰：夫虱处头而黑，麝食柏而香。
又《与山涛书》曰：危坐一时，髀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尾。而当袭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可堪也。

《字林》曰：，啮牛虫也。
暝
《晏子春秋》曰：景公问晏子曰：“天下有极细乎？”对曰：“东海有虫，生于蚊睫，有乳而飞，蚊不为惊。臣婴不知其名，东海耆老命曰暝。”
《列子》曰：江浦之间生么（细么也。）虫，其名曰焦暝。群飞而集于蚊睫，不相触也，栖宿去来，蚊不觉也。离朱、子羽方昼拭眦扬眉而望之，弗见其形。（离朱，黄帝时明目人。子羽，未闻也。）
《抱朴子》曰：暝屯蚊眉掷晷，而笑弥天之大鹏；寸鲋游牛迹之水，不贵横海之巨也。
有（音囿）
《说文》曰：有，腹中长虫也。
叩头
《异苑》曰：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咒令叩头，又使吐血，皆从所教。如似请放稽颡，辄七十而有声，故俗呼为叩头也。
傅咸《叩头虫赋序》曰：叩头虫，虫之微细者。然触之，辄叩头。人以其叩头，杀之不祥，故莫之害也。
食尸
裴氏《广州记》曰：林任县有甲虫，嗜臭肉。人死，食尸都尽。纷纷满屋，非可驱杀。
《博物志》曰：景初中，苍梧刺史到京师云：“广州西南数郡，人病将死，便有飞虫状如麦集舍，人死便食，不可断截，惟残骨在便去。以梓板为器，则不集。”
蛲（音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蛲，腹中短虫也。
《史记》曰：临里女子薄吾病甚众，医皆为寒热笃，当死不治。淳于意诊其脉曰：“蛲瘕。”蛲瘕为病，腹大，上肤黄粗，循之戚戚然。意饮以元华一撮，即出蛲，可数升。病已三十日，如故。
《淮南子》曰：天下物莫不资於水，泽及蛟（音歧。）蛲而不求报。
蜕
《广雅》曰：复育，蜕也。
《论衡》曰：蝉生于复育，开背而出。
蛾
《诗》曰：螓首蛾眉。
《尔雅》曰：蛾，虸。（蚕蛾。）
《广雅》曰：并，（步丁反。）蛾也。
《汉书》曰：建始玄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秋八月，有白蛾群飞蔽日，从东都门至轵道。
《宋书》曰：傅亮。少帝失德，常怀忧惧。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烛，作《感物诗》，以寄意焉。
《王子年拾遗记》曰：有谷将子学道者也，言於燕昭王曰：“西王母寻来，必语虚尤之术。”不逾一年，王母果至，与昭王游於燧林之下。谈炎上钻火之术，取缘桂之膏燃以映夜。忽有飞蛾衔火状如丹雀来，拂于桂膏之上。蛾出於员丘之穴。
郭子横《洞冥记》曰：武帝既耽於灵怪，常得丹豹之髓、白凤之膏，磨青锡为屑，以淳苏油和之，照於神檀，夜暴雨，火光不灭。有霜蛾如蜂赴灯，侍者举麟须之拂以驱之。
《列仙传》曰：园客，济阳人。种五色香草，服食其实。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末，收而荐之，生茧焉。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乐其明，是犹夕蛾去暗赴灯而亡者也。
崔豹《古今注》曰：飞蛾善拂灯，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广志》曰：有蚕蛾。凡草木虫以蛹化，为蛾甚众。
任《述异记》曰：楚庄王宫人，一旦化为野蛾而飞去。
《梦书》曰：蛾为妇女眉儇也。梦见蛾者，忧婚也。
《白泽图》曰：赤蛾两头而白翼者，龙也。杀之立死矣。
支昙谛《祸狩赋》曰：悉达有言曰：“愚人贪财，如蛾投火。”诚哉斯言！信而有徵。
鲍明远《飞蛾赋序》曰：仙人司暗，飞蛾候明。均灵升化，诡态齐生。观生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态诡，各会性以凭方。陵焦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拔身幽草下，毕免子堂。本轻死以邀愿，得縻烂其何伤！岂效南山之文豹，避雾雨而岩藏？

蛹（蚕具资产部中）

《尔雅》曰：鬼，蛹也。（郭璞症曰：蚕蛹也。）

《说文》曰：鬼，蛹也，读若溃。蛹，茧虫也。

《韩子》曰：虫有鬼者，一身两头，争食相啮也，遂杀己。人臣争事，亡其国者，皆鬼类也。

（七赐切）

《尔雅》曰：，（户感切。）毛蠹。（即。）黑，占（如占切。）{斯虫}。

（属，今八角虫音虫。）

《说文》曰：，毛虫也，读若笥。，毛蠹也。

蟥并（上音黄下音瓶）

《尔雅》曰：支符，蟥并。（郭璞症曰：甲虫也。大如虎豆，绿色。江东呼蟥并。孙炎曰：翼在甲里。）

《说文》曰：并，（音韦。）蟥也，以翼鸣者也。

班猫

《本草经》曰：班猫，一名龙尾，味寒，生谷中。

《吴氏本草经》曰：班猫，一名班蚊，一名龙蚊，一名班菌，一卷发，一名晏青。神农辛，歧伯咸，桐君有毒，扁鹊甘，有大毒，生河内川谷，或生水石。

地胆

《广雅》曰：地胆、地要，青也。

《本草经》曰：玄青，春食芫华，故云玄青。秋为地胆。地胆，黑头赤尾，味辛有毒，主蛊毒、风注。秋食葛华，故名之为葛上亭长。

《吴氏本草经》曰：地胆，一名玄青，一名杜龙，一名青虹。

《陶弘景本草经》曰：地胆，味辛寒，有毒，一名玄青，一名青蛙。真者出梁州，状如大马蚁，有小翼子。伪者即是班猫所化，状如大豆。大都治体略同，必不能得真，此亦可用。

蛤蚧

《岭表录异》曰：蛤蚧，首如虾蟆，背有细麟如蚕子，土黄色，身短尾长。多巢於树中。端州子墙内，有巢於厅署城楼间者。旦暮则鸣，自呼蛤蚧。或云鸣一声是一年者。里人彩之，鬻於市为药，能治肺疾。医人云：“药力在尾，尾不具者无功。”

庞降

《岭表录异》曰：庞降，生於山野。多在橄榄树上，形如蜩蝉，腹青而薄。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声叶，其鸣自呼为庞降。但闻其声，彩者鲜得。人以善价求之，以为媚药。
蛆
《梁书》曰：王琳败後，入齐，为特进侍中。所居屋脊无故剥破，出赤蛆数升，落地化为血，蠕动。
又曰：玄帝时，安城人刘敬躬於田间得白蛆，化为黄金龟。将销之，龟生光照室。敬躬以为神而祷之，所请多验。遂谋主乱，帝命都督王刹电讨擒之。
《後魏书》曰：宣武遐昌三年，章武王熙为相州刺史。有蛆生於庭。俄而反，伏诛。
《广五行记》曰：北燕冯跋太平二十一年三月，蛆触地而生。月馀，跋为弟洪所杀。
又曰：唐来俊臣性残忍贪淫，纵暴自恣。制狱数年，家积巨万，凡所杀戮不可胜计。俊臣家婢生一块肉，大如二升碗。剖之，有赤蛆升馀。须臾皆变为蜂，螫人而去。
卷九百五十二　木部一
木上
《易》曰：巽为木。坎，其於木也，为坚多心；艮，其於木也，为坚多节；离，其於木也，为科上槁。（坚多心为刚中也。山木，坚心也。多其节，令阴气，故曰科，空也。为日所干，故上槁也。）
又《墒翟》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书》曰：兗州，厥木惟乔，厥贡惟木。
又《洪范》曰：五行，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主酸。
又《说命》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诗》曰：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灌木，丛木也。）
又曰：荏苒柔木，君子树之。涂却行言，心焉数之。（荏苒，宽柔貌也。木，椅、桐、梓也。）
又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兴也。南方之木美。乔，上竦者。思，辞也。汉上游女，无求思者。）
又曰：后妃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南有つ木，葛ぱ累之。（木下曲曰つ。）
《周礼》曰：仲冬斩阴木，仲夏斩阳木。（阳木生南山，阴木生北山。）
《礼记□月令》曰：孟春之月，盛德在木。孟夏之月，毋伐大树。
《乐记》曰：土敝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
《稽命徽》曰：出号施令合民心，作乐制礼得天心，则草木有益於人，长以养民也。王者得礼掷昶，则泽谷掷晷生赤木。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则草木丰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左传》曰：山有木，工则度之。
又曰：鸟则能择木，木岂能择鸟？
《春秋玄命苞》曰：木者阳精，生於阴。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为言触也，气动跃也。其字，八推十为木。八者阴，合十者阳数。
《春秋运斗枢》曰：黑精用事，百木共一根。（百枝木共一根，天下共一主之徵也。）
《春秋繁露》曰：木有变，春凋冬荣，繇。贞刚精锐，尾治之。
《北魏书》曰：崔亮为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浅不通舡，行人艰阻。亮谓僚佐曰：“昔杜预乃造桥，况此有异长河；且魏、晋之日，亦自有桥。吾今决欲造之。”咸曰：“水浅不可为浮桥，泛长无常，又不可施柱，恐难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阳，横渡渭，以像阁道，此即以柱为桥。今惟虑长柱不可得耳。”会天大雨，山瞬旦至，浮山长木数百根，藉此为用，桥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犹名崔公桥。
《後周书》曰：沙苑之役，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後虏其卒七万，献俘长安，还军渭南。于是所徵诸州兵始至，乃於战所，准当时兵士，人种树一株，以旌武功。
又曰：王罴以功授右将军、西河内史，辞不拜。时人谓之曰：“西河大拜，俸禄殷厚，何为致辞？”罴曰：“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贵营第宅者，有求假。如其私办，即力所不堪；若科发民间，又违法宪。以此辞耳。”
《唐书》曰：贞观中，山南献木，连理，交错玲珑，有同罗木，一丈之，并枝者二十馀所。
又曰：代宗大历十二年，成都府人郭远，因樵爨获瑞木一茎，有文曰：“天下太平”，献之。以示百官，宰臣奏贺曰：“至德之化，先贲於草木。太平之符，遂形文字。伏望藏於秘阁，宣付史馆。”
又曰：贞观初，陈留雨木，皆大如指，长寸馀。每木有孔通中，所下其立如植。
《管子》曰：桓公问：“民饥寒，室屋不治，墙垣坏不筑，为之柰何？”管子曰：“休途树掷棗。”公令左右休途树枝。其年民治室屋，筑墙垣。公问之，管子曰：“一树而息百乘，丁壮弹其下，终日不归；父老拊树而论，终日不归。今吾休之，日中无尺阴，行者疾走，父老归而治室。”
《老子》曰：天下掷炅柔，驰骋天下掷炅刚。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生之徒；刚强，死之徒。合抱之树，生於毫末。
《庄子》曰：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见木焉，其大也。然必有异材。从而视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俯而视其大根，不可以为棺椁。舐其叶，则舌烂；嗅之，则使人狂醒。子綦曰：“杆果不材之木，以至其大矣！”

又曰：庄子行於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彩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织子曰：“杆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

《孟子》曰：孟子谓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孙卿子》曰：山下望十亩之木，若着；而求着者，不上折也。

又曰：林木茂，斧斤至。

又曰：玉在山而木润。

《孔丛子》曰：夫子墓方一里，诸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之。

《试蒙》曰：木之精气为毕方。

《慎子》曰：廊庙之中材，盖非一木掷聚。

《吕氏春秋》曰：今夫螗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虽振其树，蝉飞去，不能得，故曰何益。）明不独在乎火，在於暗。（暗无所见，火乃光耳，故曰在于暗中。）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当归之也，若蝉之赴明火也。

又曰：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树木之有根心也。

又曰：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刍草美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桀归之。

《韩子》曰：待自直之箭，则百世无矢矣；待自圆之木，则千岁无轮矣。

又曰：君者壤地，臣者草木。

《商子》曰：蠹众则木折，隙大则墙坏。

《文子》曰：叶落者，风摇之；十浊者，物挠之也。

又曰：甘泉必竭，良木必伐。

《符子》曰：木生蝎，蝎盛而木枯；石生金，金曜而石流。

又曰：水生於石，未有居石而溺；火生於木，未有抱木而焦。

《淮南子》曰：卓木洪者为本，而杀者为末；禽兽之性，大者为首，而小者为尾。末大於本则折，尾大於腰则不掉。故食其口而百节肥，灌蒲熬而枝叶美。

又曰：夫树木，灌以潦水，畴以肥壤，千人养之，一人拔之，则必无馀蘖。况以一国同伐之，虽欲久，岂可得哉！

又曰：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贼。（贼，败也。）

又曰：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失，犹易也。）故橘之江北，则化而为枳；鸲鹆不过济、貉，度汶而死。

又曰：日冯生阳阸，（日冯，木之先也。）阳阸生鳞鲐，（音台。）鳞鲐生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木生庶木。凡根枝者生庶木。（根枝木名也。）
又曰：高山深林，非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为飞鸟也。
又曰：天有明，不忧民之徊。百姓穿徽翠牖，自取焉。地有财，不忧民之贫也。百姓伐木艾草，自取富焉。
又曰：郢人有买屋栋者，求大三围之大木。而人予车毂，跪而度之，巨虽可而长不足。（巨，大。云长不足，言其短也。）
又曰：食木者多力而恶，（熊羆之属是也。）食草者善走不愚。（麋鹿之属是也。）
又曰：良匠不能断金，巧冶不能铄木。金之势不可断，而木之性不可铄也。
又曰：高阳（或曰：高阳楚时王，宋大夫也。）将为室，问匠人。匠人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途其上，必将挠。以生材任重途，今虽成，後必败！”高阳应曰：“不然！夫木枯则益劲，途乾则益轻。今虽恶，後必善。”匠人穷於辞无，以对，卒为屋。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败。此直於辞，而不可用者也。
又曰：舍茂木而集於枯，不弋鹄而鸟难与有图。（图，谋也。言其硬。）
又曰：质的张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势所致也。
又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结。时难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终日彩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殚，尽也。）
又曰：佐祭者得常，救斗者得伤。荫不祥之木，为电所扑。（扑，击也。）
又曰：金胜木者，非以刀残林也；土胜水者，非以璞（音朴，土块也。）塞江也。
又曰：刮剜销（音削。）锯，非良匠不能以制木；炉橐垂（音杂。）坊设，（炉、橐、垂，皆冶坊之形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
又曰：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又曰：凡见叶落而知岁，故叶落而长年悲。
《风俗通》曰：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田中有树，遣客伐之，六七十下，血出。客惊怖归，以其事白叔高。叔高大怒，曰：“树木汁出，此何言血！”因自严行，复斫之，血大流。叔高使先斫其枝叶，有一空处，白头公，可长四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时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视，非人也。遂伐此木。其年召辟侍御史，後为兖州刺史。以二千石尊过乡里，白日衣绣，荣美如此。
《抱朴子》曰：山中大树能语者，非树语也，其名曰灵阳山。夜枷者，皆古枯所致，勿怪也。甲子日称仙人者，树也。
《孙绰子》曰：海上人与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鱼额者华山之顶，一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顷之波。”山客曰：“邓林有木，围三万寻，直上千里，旁荫数国。”有人曰：“东极有大人，斩木为策，短不可支，钓鱼为鲜，不足充饥。”

《金楼子》曰：利水内有木材。玄嘉中，大水，有十馀段木流出，斧迹未灭。俗云：“汉将将攻越，筑城浮木於利水。未运之前段一夜中，忽失数千段，时或见之。今所见木，岂非昔鬼匿之木乎？”

《山海经》曰：少室山，木名帝休，黄花黑实，服之不怒。

《阴符经》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

《仙序》曰：王须，少年入学，最远，涂却常先，流辈怪之。常见如提木三尺馀，至则拄屋间。流辈知之，取看，後不见。

《正论》曰：师旷曰：“人骨法，犹木有曲直。曲者为轮，直者为舆。檀宜作辐，榆宜作毂。”

《玄中记》曰：千岁树之枝，中央下，四边高。百岁之树，其汁赤如血。

又曰：大树之山西，有彩华之树。服之，则通万国之言。

《博物志》曰：圆丘山有不世树，食之寿。

《世赞记》曰：聚窟洲中，申未，地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华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於玉釜中煮，取汁如黑粘，名之为返生香。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乃活。

卷九百五十三　木部二

木下

郭子横《洞冥记》曰：太初三年，东方朔从西那国还汉，得声风木枝十枚，九尺，大如指，真可爱。缙□封禅之时，许贡其木为车辇之用。此木生因洹之水，则《禹贡》所谓因洹也。其洹出甜波树，上有紫燕、黄鹄集其间。实如细珠，风吹枝如玉磬，因以为名。春夏馨香，秋冬声清。有武事则如金革之响，有文章则如琴瑟之音。上以枝遍赐群臣，百岁者皆以此枝颁赐。人有疾者，枝则汗出；世者，枝则折。昔老聃在於周世，言七百年枝未汗。生於尧时，已年三千岁，植此竟未折。上乃以枝赐朔，朔曰：“臣已见枝三遍枯死，死而复生，何啻于汁折而已哉？”里语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岁一湿，万岁一枯。缙□之世，此树生於阿阁间也。

又曰：玄光玄年，起寿福灵坛，阔百步。四周起铜梁银木，上列种垂龙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叶，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龙之倒垂，赤曰珠枝树。此坛高八尺，文错杂金色。

虞喜《志林》曰：东海之鱼坠一鳞，昆仑之木落一叶，圣人皆能知之。

王韶之《始兴记》曰：汉将灭越，越王筑城伐木。将运之，一夜，木数千件顿亡，越亡之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方言》曰：木细枝谓之杪，江淮扬楚之间谓之篾。
《盐铁论》曰：茂木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
《搜神记》曰：卢江舒县陵亭有流水，边有大树。常有黄鸟数千枚巢其头，下有故祠。後见一妇人着绣衣，自称黄祖，能兴□雨。
《地境图》曰：财在丘虚者为木变，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财。折所向在焉：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东方，去木六尺。
《楚辞》曰：一夫九首，拔木九千。
又曰：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又曰：罾何为于木上？
又曰：攀芙蓉兮木末。
又曰：树轮以相纠兮，林木跃。（音委，枝叶盘纡也。）
左思《蜀都赋》曰：其树则擢修，竦长条，扇飞□，拂轻宵。羲和假于道於峻岭，阳乌回翼乎高标。
王彪之《闽中赋》曰：木则藤虹，笼彩於峻。丛流星丽，光於高林。
松
《书》曰：青州，厥贡漆、丝、、铅、松、怪石。
《诗》曰：徂来之松，新甫之柏。（徂来、新甫，山也。）
又曰：松柏丸丸，松桷有延，旅楹有闲。
又曰：山有乔松，隰有游龙。（松，木也；龙，红草也。）
又曰：莵与女萝，施于松柏。
又曰：淇水悠悠，桧楫松舟。
又曰：如松柏之茂，无不斯承。（如松柏掷曹叶，常茂盛，无衰落时也。）
《左传》曰：晋侯使张骼、辅跞致楚师，求御於郑。（欲得郑人自御，知其地厉迨也。）郑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阁国之人，不可与也！”（言不可与等也，欲使蒲鞍下人。）对曰：“无有众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培娄无松柏。”（培娄，小阜。松柏，大木。）
又曰：楚郏敖即位，王子围为令尹。（康王弟。）郑行人子羽曰：“是谓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强。物不两盛。）
《礼记》曰：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螬，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则松为常生。
《论语》曰：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又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松柏为百木长也，而守宫阙也。
《汉书》曰：贾山言治乱曰：“秦为驰道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服虔曰：作壁通道。隐，筑也。以铁锥筑之。）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使其後世曾不得逍遥而托足焉。”
应劭《汉官仪》曰：秦始皇上封泰山，逢疾风暴雨，赖得松树，因封其为五大夫松。（秦山云岱宗。小天门犹有秦时五大夫松。）
张勃《吴录》曰：丁固，字子贱，会稽人。宝鼎中，拜司徒。初为尚书，梦松树生腹上，谓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为公，遂如梦。
王隐《晋书》曰：山涛遭母丧，归乡里。涛虽年老，居丧过礼，手植松柏。
又曰：庾夕（我来切。）见和峤曰：“森森如千丈松，虽累多节目，施之大厦，梁栋之用！”
又曰：慕容垂攻符丕，在邺粮竭，马无草，但削松木而食之。
《宋书》曰：顾欢好学。乡中有学舍，欢贫尾受业，於舍壁後倚听，尾忘者。夕则燃松节读书。
《齐书》曰：张堪好於斋前种松柏，时人曰：“张堪屋下陈尸。”
《梁书》曰：陶弘景特爱松风，庭院皆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
《陈书》曰：张讥，字直言。後主嗣位，为国子博士、东宫学士。後主常幸锺山开善寺，召从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顾群臣曰：“杆即张讥后事。”
《后魏书》曰：甄琛丧父，於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力。十馀年中，坟成木茂。
又曰：彭城王勰从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山路，大松树十数根。时帝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作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也。”勰去帝十馀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口与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诗亦责我耳。”
《唐书》曰：拔野古仆骨东境，其地丰草，人皆敦富，土多霜雪。其地北东里曰康于河，有松木，入水一二年，乃化为石，其色青。有国人居住，其人谓之康干，名为石后，仍松文。
又曰：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於朝堂立语，戏谓嘉隐曰：“吾所倚者何树？”嘉隐对曰：“松树。”曰：“杆槐也，何忽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则为松树。”无忌连问之：“吾所倚何树？”嘉隐对曰：“槐树。”无忌曰：“汝不能矫对耶？”嘉隐应声曰：“何须矫对，但取其以鬼配木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天子传》曰：天子长松之磴。（山有长松也。）
《说苑》曰：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对曰：“美则美矣，意臣亦有惧也。”智伯曰：“何惧？”对曰：“臣以康秉笔事君，记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噬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胜人，臣惧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周书》曰：太姒梦周梓化为松。
《庄子》曰：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
《试蒙》曰：荆有长松文梓。
《孙卿子》曰：岁不寒，尾知松柏；事不难，尾知君子。
《吕氏春秋》曰：故百仞之松，本伤於下，而末槁於上。
《抱朴子》曰：松三千岁者，皮中有聚芝，如龙形，名曰飞节芝。
又曰：《玉策记》称：“千岁松树，边枝起上，枝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青羊、青犬，或如人，服之皆寿万岁。”
又曰：天陵偃盖之松，大谷倒生之柏，凡此诸木，皆与天齐其长，也等其久也。
又曰：谓夏必长而荠麦枯，谓冬必凋而松柏茂。
《符子》曰：符子与子登乎太山，下临千仞之渊，上荫百丈之松，萧萧然神王乎一丘矣。言不出乎耒耜，心不过乎俗人，其犹木犬守户，瓦鸡伺晨矣。
《先圣本记》曰：许由喻遨帝意，曰：“帝坐华堂，面双阙，君之荣顾亦得矣。余坐华堂，森然有松生於牖。虽面双阙，无异乎鸾之荣昆仑，余安知其一所以取荣哉？”帝美由，师之。
《列仙传》曰：伏生者，当汤时为木正。常食松脂，自作石室。周武王祠之。好食松实，能飞行逮走马。以松子遗尧，不能服。
《异苑》曰：汉末大乱，宫人、小黄门上墓树上避兵，食松柏实，遂不复饥，举体生毛，长尺许。乱离既平，魏武闻而始收养，还食米，齿落头白。
《少神境记》曰：荥阳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双鹄，晨必接翮，夕辄偶影。传云：昔有夫妇二人，俱隐此室中，年既数百，化为双鹄。一者失之，寻为人所害；一者独栖此松，茕立哀唳。
《玄中记》曰：松脂沦入地中，千岁为伏神伏苓。
《博物志》曰：荒乱不得食，可细切松柏叶，水送令下，随能否，以不饥为度，粥清送为佳。当用柏叶五合，松叶三合，不可过度。
《嵩高山记》曰：嵩高丘有大松树，或百岁、千岁。其精变为青牛，或为伏龟。彩食其实，得长生。
《□南记》曰：□南有丈松，子如新罗松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景式《庐山记》曰：石门岩即松林也。南临石门涧，涧中仰视之，离离骈麈主尾，号为麈尾松。西岭异然如马鬣。又叶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长生。
《范子计然》曰：松脂出陇西，如胶者善。
《圣贤冢墓记》曰：《东平王无疆传》云：“王归国，思京师。後薨，葬东平，其冢上松柏皆西靡。”
《汉武内传》曰：药，松柏之膏，服之可延年。
焦赣《易林□需之坤》曰：温山松柏，常茂不落。
《广州先贤传》曰：顾琦至孝。母丧，琦独立坟，历年乃就。居丧逾制，种松柏成行。
王羲之《游郡记》曰：永宁县界海中有松门，在岛屿上。皆生松，故曰噬门也。
《豫章记》曰：徐孺子墓在郡南。时杜牧守徐兴于墓边种松，太守谢景立碑，太守夏侯嵩於辈颠立思贤颂碑，今并在。松大合抱。
《本草经》曰：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味苦，温中，久服轻身延年。
《世说》曰：孙兴公，自言见止足知分。斋前种一株松。高世远时邻居，谓孙曰：“松树子非不森然可怜，但永无栋梁耳。”孙公曰：“枫柳虽复合抱，亦曷所施也？”
又曰：李玄礼冽冽，如长松下风；周君飕飕，如小松下风。
《金楼子》曰：梁武帝拜山陵，杖而後起，涕泪所洒，松为变色。
《颜氏家训》曰：齐世有席毗者，清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词藻，譬若朝菌，须臾之玩，非弘材也！岂若吾徒，比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可哉！”
《西京杂记》曰：东都龙兴观有古松树，枝偃倒垂，相传云已经千年。常有白鹤飞止其间。蔡孚赋《偃松》篇，玄宗赐和御书，刻石记之，公卿咸和焉。
《晋阳记》曰：郡西北有松树，枝条郁茂，垂阴数亩。传云陶桓公样柯成此树。
《梦书》曰：松为人君。梦见松者，见人君之徵也。
宋玉《风赋》曰：夫风缘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
《扶风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中心十数围。
《古艳歌》曰：马啖柏叶，人啖松脂。不可常饱，聊可遏饥。
庾肃之《松赞》曰：流润飞津，沉精幽结。贞蕤含芳，仰拂素雪。
卷九百五十四　木部三
柏
《书》曰：荆州，厥贡屯、、栝、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曰：《邶□柏舟》，言仁人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柏木，所以宜为舟也。）
又曰：《□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不许，故作是诗也。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又曰：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新甫，山名。）
《周礼》曰：冀州，其利松、柏。
《礼记》曰：礼之於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
《五经通义》曰：诸侯冢树柏。
《尔雅》曰：柏，椈也。
《汉书》曰：武帝造柏梁殿，与群臣宴其下。（又云作柏梁台）
又曰：朱博为御史大夫，咐晷列柏，有野乌数千栖其上。（《颜氏家训》曰：朝夕乌也，文士往往误作乌鸢用之。）
又曰：昭帝时，长安诸陵柏树枯倒者，悉起生叶，虫食作字：“公孙病已立。”後昭帝崩，昌邑王即位，二十七日被废，迎立宣帝，名病已，后假为祠。
《东观汉记》曰：李询遭父母丧，六年躬自负土树柏，常住冢下。
谢承《後汉书》曰：陈留虞延为郡督邮。光武巡狩至外黄，问延园陵柏树株数，延悉晓之，由是见知也。
王隐《晋书》曰：王裒，字伟玄。痛父椿以命终，绝世不仕。立屋墓侧，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辄悲号断绝。墓前一柏树，褒常所攀援，涕泣所着，树色与凡树不侔。
萧方等《三十六国春秋》曰：王敦令郭璞筮卦，曰：“明公起事，祸必不久。”敦怒曰：“卿寿几何？”曰：“命尽日中。”引出斩之，璞曰：“当何之乎？”曰：“南山之首。”曰：“我知之矣，必在双柏之间乎？”时有鹊巢而甚茂。
《宋书》鲁郡孔子旧庙有柏树二世覕，经历汉、晋，其大连抱，士人崇敬之莫犯也。江夏王义恭悉遣人取之，父老皆叹息。
《齐书》曰：王俭，字仲宝。司徒袁粲见之，叹曰：“宰相之门也，栝柏、豫章虽小，已有栋梁之器！”
又曰：江夏王锋，以明帝失权，常忽忽不乐。着《修柏赋》以见其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亦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Ｂ於当年，庶後雕之可咏。”时鼎业潜移，锋独慨然，有兴复之意。
又曰：王晏之为员外郎也，父普曜斋前柏树忽成梧桐。论者以为，梧桐虽有栖凤之美，而失後雕之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书》侯景既陷台城，都下王侯庶姓庙树咸见残毁，惟文宣太后庙四周柏树独郁茂。及景港南郊，都官尚书吕季略说景，令伐此树，以立三桥。斫南面十馀株，再宿悉生，便长数尺。时既冬月，翠茂如春。贼乃大惊，恶之，使悉斫杀。识者以为，昔僵柳起于上林，乃表汉宣之应；庙树重青，必彰陕西之瑞。

《北齐书》曰：魏兰根丁母忧，居丧有孝称。将葬常山郡境，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树。兰根以卓凶逆无道，不应立祠至今，乃伐柏以为椁材。人或劝之不伐，兰根尽取之，了尾惧。

又曰：樊卫性至孝，丧父，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朝夕号慕。

又曰：文宣王曾晋阳夜宿松门岭，有数株松，皆已千年，枝叶疏茂，似有神物所托。文宣时已被酒，向岭骂，射中一株，未几枯死。

《後周书》曰：武帝伐齐，永昌公椿屯鸡栖原。齐王宪密谓椿曰：“兵者诡道，去留不定。枷而作，不得遵常。汝今为营，不须张幕，可伐柏为庵，示有形势，令兵去之後，贼犹致疑也。”齐王分军万人，向千里径会，被敕追还，率兵夜返。齐人果谓柏为帐幕，不遣军退，翌日始悟。

《隋书》曰：蔡景王整，文帝弟也。周明帝时，以武玄军功赐爵。从武帝平齐，力战而死。文帝初居武玄之忧，率诸弟负土为坟，人植一柏。四根郁茂，西北一根整栽者独黄。後因大风雨，并根失之，果不终吉。

《唐书》曰：长寿二年冬十月，万像神宫侧有柽松树，皆变为柏。

又曰：狄仁杰补大理丞时，将军权善才坐斫昭陵柏树，仁杰奏其罪免职。高宗怒，令诛之。仁杰进曰：“若人假使盗长陵一Ａ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钦簇之後，谓陛下为苛主。臣不可奉制。”帝意稍解。

《孙卿子》曰：柏经冬而不凋，蒙霜而不变，可谓得其真矣。

《国语》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噬柏之地，其草不肥。

《山海经》曰：三珠树，生赤水上。其为树如柏叶，实皆为珠。

又曰：白於之山，其上多松柏。

《穆天子传》曰：甲申，天子升於大北之登，而降休於两柏之下。（有两树也。）

《东方朔传》曰：孝武皇帝时，闲居无事，燕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朔执干在殿阶独语。上呼问之，答曰：“殿後柏树上有鹊，立枯枝上，向东鸣。”上遣视，如朔言。上问何以知之，朔曰：“以人事言之，风从东方来，鹊尾长，靶捐则蹶，必当顺风而立，是以知东向鸣也。”“何以知立枯枝上？”朔曰：“新雨止，生枝滑，枯枝涩，是以知立枯枝上。”上大笑。

《风俗通》曰：墓上树柏，路头石虎。

《周礼》方相氏入虚驱魍像。魍像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禁御之，而魍像畏虎与柏。
《列士传》曰：延陵季子解宝剑，带徐君墓柏树。
《洞冥记》曰：磅山之北有穴，穴上有柏。昔李少翁於阆阴移来此穴，种此柏，已见扶桑三枯，海水涸竭。帝觉，遣人往穴掘，不见其根，惟见赤燕飞翻入口。移柏植於通灵台。
《水经》曰：陉山有郑祭仲蒙、祭旧有。旧有一枯柏树，其尘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列秀青青，望之可喜。
《从征记》曰：泰山庙中，柏皆三十馀围，夹两阶。赤眉常斫一树，见血而止，今斧创犹在。
《地理志》曰：华山生文柏。
《范子计然》曰：柏脂出三辅，上价七十，中三十，下十。
《汉官仪》曰：正旦饮柏叶酒，上寿。
《汉武故事》曰：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柏香闻数十里。
《列仙传》曰：赤松子好食柏实，齿落更生。
《仙经》曰：服柏子，人长年。
《三辅黄图》曰：汉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种柏树。
《三辅旧事》曰：汉诸陵皆属太常，又有盗柏者，弃市。
《太山记》曰：山南有太山庙，种柏树千枝，大者十五六围。长老传云：汉武所植。
《三齐记》曰：尧山祠旁有柏树，枯而复生，不知几世。
《陈留耆旧传》曰：李充丧父，父冢侧有盗斫柏夜树者，充手刃之。
《述征记》曰：柏谷，谷名也。汉武帝微行，所至处长傲宾於柏谷者也。谷中伍仑车地，夹以高原，林柏荫穷日，殆弗睹阳景也。
《晋宫阙名》曰：华林园，柏二株。
崔实《四民月令》曰：七月收柏实。
《列异记》曰：陈仓人有得异物者，其形不类猪，亦不势羊，众莫能名。二童子曰：“杆为媪，常在地下食死人脑。若欲杀之，使柏叶插其头。”
《幽明录》曰：王丞相槛妁景缚，请为一卦。卦成，郭意甚恶，云：“有震厄。公能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如公长，置常寝处，灾可消也。”王从之，数日果震，柏木粉碎。
任《述异记》曰：卢氏县有灵君古冢，冢旁古柏二，枝条荫二百馀步，树文隐起，皆龟甲，坚如铁石。
嵇康《养生论》曰：麝食柏而香。
《楚词》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饭松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歌》曰：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
刘越石《扶风歌》曰：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上枝拂青□，中心十数围。洛阳发中梁，松柏窃自悲。谁能刻镂此？公输与鲁班。被之用丹漆，薰用苏合香。本自南山柏，今为宫殿梁。
槐
《周礼》曰：朝士掌三槐，三公位焉。
又曰：司ㄆ氏掌火，冬取槐檀之火。
《左传》曰：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寝。退叹曰：“不忘恭敬，民掷犄也。贼民掷犄，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春秋玄命苞》曰：树槐，听讼其下。（槐之言归也。情槛彘实也。）
《春秋说》曰：槐木者，灵星之精。
《尔雅》曰：，槐，大叶而黑。（槐树叶大色黑者名为。）守宫槐，叶昼聂宵炕。（郭璞注曰：守宫槐，昼日聂合，而夜ㄐ亢布。晋儒林祭酒杜行齐说：在朗陵县南有一树，似槐，叶尽聚合相着，夜则舒布，即守宫也。江东有树，与此相反。俗因合昏晓昼夜，异其理等。宵炕，音ㄐ亢。聂，合也。炕，张也。昼合夜开也。）
《五经通义》曰：士冢树槐。
《国语》曰：董叔将娶於范氏，叔向曰：“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他日，董祁诉之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之於庭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欲而得之，又何请焉。”（纺，悬也。）
《汉书》曰：昭帝玄始四年，山阳社中大槐树，吏人伐断之，其夜复自立如故。
《晋书》曰：符坚僭号，自长安至于诸州，夹路皆种槐柳。百姓歌曰：“长安大街，夹路杨槐。下走朱轮，上有栖鸾。”
又曰：大司马府有老槐树，殷仲文对而叹曰：“杆树婆娑，生意尽矣！”
崔鸿《前凉录》曰：初，河西不生楸、槐、柏、漆。张骏之世，取於泰陇而植之，终於皆死。而酒泉宫之北隅，有槐树生焉，李玄盛着《槐树赋》。
沉约《宋书》曰：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气。驱车对楚西北观之，见刍儿敌麟，伤其左足，薪而复之。
《梁书》曰：庾肩吾常服槐实，年七十馀，目看细字，鬓皆黑。离乱之际，奔于江陵。
《后周书》曰：韦孝宽之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即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文帝后见，怪，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道路一道里，种树一株；十里种三树，百里五树焉。

《隋书》曰：高，字昭玄。领新都大监，每坐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欲伐之，物令存之勿去，示于後人。

又曰：土回以孝闻，开皇初卒。子士雄，少质直孝友。丧父，复庐于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阕还宅，死槐复荣。高祖闻之，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扬，号其所居为累德里。

《唐书》曰：永崇二年，太平公主降驸马薛绍，以万年县为礼会之所。公主辂车，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之西街，夜设燎炬，烈焰相属，夹路槐树多有死者。

又曰：正玄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树为薪，更栽小树。先下符牒渭南县，县尉张造艉曰：“召伯所憩，尚勿剪除；先皇旧游，岂宜斩伐？”乃止。

又曰：长庆中，虢州刺史萧佑奏：湖城县永房乡百姓阎鄴，五代同居，家内槐一本，再生枝叶。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槐。

《晏子春秋》曰：齐景公有所爱槐，使守，令犯槐者刑，伤者死。有醉而伤槐，且加刑焉。其女惧而告晏子，曰：“妾恐邻国闻之，谓君爱槐而残人，可乎？”晏子入言之，公出伤槐之囚，罢其禁。

《淮南子》曰：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规，顿慨叶成。（规，叶始开也。）

又曰：九月官候，其树槐。（是月缮修守备，故官候树槐。槐，怀也，取怀近远也。）

又曰：老槐生火。

又曰：槐，市学也，树以青槐。燧人秋取槐檀之火，天之所复，地之所载，六合所包，阴阳所煦，雨露所扶。此皆生於父母，所阙于一和也。父天母地，故槐榆与橘柚合而兄弟；有苗与三危，通为一家。

《抱朴子》曰：槐钟，新瓷合泥封之，二十馀日，蒲绊皮皆烂。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至补脑，早服之，令人不白而长生。

《太公金匮》曰：武王问太公曰：“天下神来甚众，恐有识者，何以待之？”太公曰：“请树槐于王门内，有益者入，尾者距之。”

《三辅黄图》曰：玄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相与买卖，雍雍揖让，论议槐下，侃侃りり如也。（事具礼部学校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赣《易林囗家人之乾》曰：千岁槐，身多斧斤。
《汝南先贤传》曰：新蔡郑敬，字子都，为郡功曹都尉。高懿厅事前有槐树，有露，类甘露者。懿问掾属，皆言是甘露，敬独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树汁耳。”懿不悦，托疾而去。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李昌年广陵王玄渊，初除仪同三司，总众北讨葛荣。夜梦着兗衣，倚槐树立，以为吉徵。问于杨玄慎，玄慎曰：“三公之祥。”渊甚悦之。玄慎退还，告人曰：“广陵死矣！槐种木旁鬼，死後当得三公。”广陵果为葛荣所杀，追赠司徒公，终如其言。
卷九百五十五　木部四
桑
《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丛生桑也。）
《书》曰：青州，厥篚丝。（孔安国曰：，桑蚕，丝中琴瑟弦。，於琰切。）
又曰：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共竖於朝。（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罚。）
《诗》曰：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女功之所起。沃若，犹沃然。）于嗟鸠兮，无食桑椹。桑之落矣，其黄而陨。
又曰：交交黄鸟，止于桑。
又曰：星言夙驾，税于桑田。（教民稼穑，务安急也。）
又曰：爬髲懿筐，爰求柔桑。（柔桑，稚桑也。）
又曰：蚕月条桑。（条桑，枝落彩其叶也。）
又曰：猗彼女桑。（女桑，少枝，长条不枝落者，荐狩彩之。）
又曰：肃肃鸨行，集于苞桑。
又曰：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又曰：隰桑有阿，其叶有傩。（阿然美貌也。傩然盛貌也。有以利人也。《笺》云：隰中之桑，枝条阿阿然长美，其叶又茂盛可庇荫人。兴者，喻时贤人，君子不用而野甫，有复养之德。）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礼记》曰：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柘。
又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
《左传》曰：晋重耳及齐，桓公妻之，有马二十乘。公子欲安之，从者以为不可。将行，谋於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杀之。
又《宣》上曰：赵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田，猎也。翳桑，桑之多荫翳者。）见灵辄饿，问其病。应之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问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匠颤焉，（去家近也。）请以遗之。”使尽之，而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既而与为公介，（灵辄为公甲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倒戟以御公徒而免。问其故，曰：“翳桑之饿人也。”问其名居，不告而退。

《春秋玄命苞》曰：姜原游宫，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

《春秋孔演图》曰：孔子母徵在游大冢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女乳必於空桑掬晷”。觉，则若感，生丘於空桑掬晷。（乳生。）

《尔雅》曰：女桑，夷桑。（郭璞症曰：俗呼小桑长条者为女桑树。夷音提，又音夷。）（乌点切。）桑，山桑。（《诗》曰：其其柘。材中弓也。）、桑柳鬼，条。（阿那垂条也。）

《史记》曰：齐、鲁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等。

又曰：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锺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植颠邑。吴王怒，故遂伐楚。

《汉书》曰：息夫躬免官归国，未有第宅，寄居丘亭。奸人以为侯家富，常夜守之。贾惠往过躬，教以祝盗方：以桑东南指枝为匕，画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被，立中庭，向北斗持匕招指祝盗。人有上书言躬怀怨恨，系洛阳诏狱，死。

《东观汉记》曰：蔡君仲，汝南人。王莽乱，人相食。君仲取桑椹，赤黑异器。贼问所以，君仲云：“黑与毋，赤自食。”贼义之，遗米二斗，受而不食。

谢承《後汉书》曰：陈留申屠蟠，耻郡无处士，遂闭门养志，处蓬室，依大桑树，以为栋梁。

又曰：河内高弘为琅琊相，妻子不历官舍，桑杯盛浆。

又曰：汝南尹昆为汝阴功曹令，新到官，问曰：“园中有桑，以饭蚕何如？”昆曰：“非初政所务。”令嘉其言。

又曰：张湛为渔阳太守，劝民耕种。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又曰：陈晔为巫令，有惠政，桑生二万馀株，民以为给。

《魏略》曰：杨沛为新郑长，课民益蓄桑椹、胡豆，积浸得千馀斛。太祖迁天子军，无粮，沛乃进乾椹。後为邺令，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以报乾椹也。

《蜀志》曰：先主舍东南角篱旁有桑树，生高丈馀，遥望童童如于小车盖。涂却者皆怪此树非凡，或谓当出贵人。先主少时，同宗中诸儿於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车盖！”

《晋书》曰：贾后将废愍怀太子，时有桑生於西厢，长数日而枯。十二月，后废太子。

又曰：刘ら之尚书，质素好道。车骑将军桓冲闻名，辟为长史，固辞。冲常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家，ら之于树条桑，使者致命，ら之曰：“使君既枉驾光临，宜先诣家君。”冲愧，诣其父。
又《载记》曰：北燕冯跋下书曰：“匠伯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舒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植稻。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剩一百二十根。”
崔鸿《前凉录》曰：张天锡为符坚破後归晋，孝武帝问之曰：“北方何物为美？”锡对曰：“桑椹甘香，鸱革响，淳酪养性，人无疾心。”
崔鸿《十六国春秋□後燕录》曰：初，晃之迁於龙城也，植松为社主。及秦灭燕，大风吹拔之。後数年，社处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辽川无桑，及通於晋，晋求种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吴来。
《齐书》曰：太祖宅在武进，宅南有桑树，擢本三丈，横出四枝，状如车盖。上年数岁游其下，从兄敬宗谓曰：“杆树为汝生也。”
又曰：沉为建德令，教人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栗，女丁半之。人咸欢悦，顷之成林。
又曰：韩系伯，襄阳人也，事父母孝谨。襄阳土俗，邻居种桑树於界上为志。系伯以桑枝阴妨他边界，上开数尺。邻畔随侵之，系伯辄更假种。久之，邻人惭愧，还所侵地，躬往谢之。
又曰：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馀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土多扶桑木，故以为名。扶桑似桐，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以扶桑皮为纸。
《三国典略》曰：贼宋子仙召吴令沉景令掌书记，景固辞以疾。子仙怒，命斩之，景解衣就戮。碍於路间桑树，乃更牵往他处。或救之，获免。
又曰：齐长广郡厅梁木忽作人像，太守恶而刷去之，明日复出。乡人伐枯桑树，於中得死龙，长尺馀。识者以为，长广，齐太上王本封也，齐氏木得龙为吉像，木枯龙死，非吉徵焉。
《隋书》曰：齐河清中定令，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
《唐书》曰：李龙誉居家，以俭约自处。每谓子孙曰：“吾性不好货财，遂至贫乏。然吾解ī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桑若干根，彩之可以充衣。”
《家语》曰：殷太戊之时，道缺法圮，以致天殃孽，桑生朝，七日大夕。占者曰：“桑谷野木而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茂恐骇，侧身修德。
《范子计然》曰：桑叶出三辅。
《列子》曰：晋文公会欲伐卫，公子□仰而笑。公问：“何笑？”曰：“臣之邻人有送妻私家者，道见桑妇，悦而与言，然顾视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窃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师还，未至而有伐蒲氨鄙者。
《孟子》曰：孟子谓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孙子卿》曰：孔子楚，於陈、蔡之间，七日不食，曰：“居不隐者思不生，身不佚者志不广。汝庸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韩子》曰：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
《邹子》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吕氏春秋》曰：伊尹之母居伊水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无顾！”明日，视臼中出水，告其邻，东走，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桑。有莘氏彩桑，得婴儿於桑掷晷，献之於君。君命乳之，命之曰伊尹。
又曰：季春之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野虞，主林官也。桑与柘，皆可养蚕，故命其官，使民不得斫伐。）鸣鸠拂其羽，戴胜降于桑。
《淮南子》曰：原蚕一赎再登，非不利也。（登，成也。）然王法禁之者，为其残桑也。（残，害也。）
又曰：扶桑在州，日所拂。（此东方十日所出，扶桑在谷中，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
《山海经》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围五丈，其枝四衢，（枝交誓出。）叶大尺余，赤理青叶，名曰帝爬酸桑。（郭璞症曰：妇人主桑，故以名也。）
又曰：东北海外圆丘南有三桑，无枝，皆高百仞。
又曰：谷上有扶木，（郭璞症曰：扶桑。）十日所浴。
《穆天子传》曰：甲寅，天子作居范宫，（范，离宫别名。）以观桑者，（《诗》曰：桑者闲闲兮。）乃饮於桑中。（桑林掷晷。）天子命桑虞（主桑者也。）出桑者，用禁暴民。（不得令妄割犯桑也。）
《神异经》曰：东方有树焉，高八十尺，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七尺，曰扶桑。有椹焉，长三尺五寸。
任《述异记》曰：桓冲为江州刺史，遣人周行庐山，冀睹灵异。陟崇，有一湖，匝生桑树。湖有败ゐ、赤鳞鱼。使者渴极，欲往饮水。赤鳞张鬣向之，使者不敢饮。
《列女传》曰：鲁秋胡子纳妻五日，而官於陈。後归，未至家，见路旁有美妇人，方彩桑。秋胡悦之，下车愿托桑阴下，妇人彩桑不辍。秋胡曰：“力田不如逢年，刀桑不如见郎。今吾有金，愿与夫人。”妇人不受。胡乃归，母呼其妇，乃向彩桑者也。数胡之罪，而自投於河。
又曰：齐瘤女者，齐东郭彩桑之女，项有大瘤。闵王游至东郭，百姓尽观，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瘤女彩桑如故。王怪，召问之，对曰：“受父母教彩桑，不受教观大王。”王曰：“杆奇女！”悦，聘迎之。

又曰：东辨女者，陈国彩桑之女也。晋大夫解居甫使於宋，（解居甫，宋大夫。）道过陈，遇彩桑之女，止而戏之，曰：“女为我歌，吾将舍女。（舍，置。不留女也。）”彩桑女乃歌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

《益部耆旧传》曰：何祇梦桑生井中，解者曰：“桑字四十八，君寿恐不可过此。”祇四十八而卒。

《荆州先贤传》曰：庞士玄师事司马德操，不矜小名，众莫揶戟。德操蚕月躬彩桑後园，士玄助之，因与谈继世废兴，其言若神，遂移日忘餐。德操於是异之。

《甄异传》曰：沛国张伯远，年十岁时，病亡。见泰山下有十馀小儿，共推一大车，车高数丈，伯远亦推之。时天风暴起扬尘，伯远因桑枝而住，闻呼声，便归，遂苏，中皆有沙尘。后年大至泰山，识桑如死时所见。

《世赞记》曰：扶桑在碧海中，上有天帝宫，东王公所治。有椹树，长数千丈，二千围，两两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仙人食其椹，椹体作金色。其树虽大，椹如中夏桑椹也，稀而色赤。九千岁一生实耳，味甘香。

《玄中记》曰：天下之高者，扶桑，无枝木焉。上至天，盘蜒而下，屈通三泉。

《括地图》曰：化民食桑，二十七年化而自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

《石虎邺中记》曰：桑梓苑中，尽种桑。三月三日及蚕时，虎皇后将宫人数千，出彩桑，游戏其下。

《胜之书》曰：种桑：五月取椹，著死晷濯洒，取子阴干之。好治肥田十亩；荒久不耕者，先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合和种之。黍、桑当顷俱生，锄之，桑令稀疏调适。黍熟获之，桑生正与黍高下平，因以利镰历地刈之，曝令燥。后有风调，放火烧之，常逆起火。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簿蚕。

《神仙传》曰：麻姑谓王方平云：“吾见东海三为桑田。”

《本草经》曰：桑根旁行出土上者，名伏蛇，治心痛。

《神农本草》曰：桑根白皮，是今桑树根上白皮。常以四月彩。或彩无时，出见地上，名马领，勿取，毒杀人。

《典术》曰：桑木者，箕星之精。

《楚辞》曰：衣摄以储与兮，（摄、储与，不舒展之貌。）左袪纟圭于扶桑，（袪，袖也。得已衣服长大，摄，储与，不得舒展。得能弘广，不得施用。东行则左袖纟圭于扶桑，无所不伏。）右衽拂于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路室爬戡方桑，（路室，客室。）孔子过之以自待。（言孔子出，过于客舍，其女方彩桑，一心不视，若贞信，故以自待。）
《古诗》曰：枯桑知天风，海死戟天寒。
繁钦《桑赋》曰：上似华盖，紫极比形；下像凤阙，万桷一楹。
陆机《桑赋》曰：初，世祖武皇帝为中垒将军，植剩一株。世更三代，年渐三纪，绿叶兴而盈尺，崇蓊宣而增寻。
曹植《艳歌》曰：出自薊北门，遥望胡池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
卷九百五十六　木部五
榆
《毛诗》曰：《东门之》，疾乱也。幽公荒淫，男女弃其旧业，亟会於道路，歌舞於市井尔。东门之，（，白榆也。）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又《山有枢》曰：山有枢，隰有榆。
《毛诗义疏》曰：驳马，梓榆也。驳荦，（吕角切。）遥视似驳马。
《周礼□秋官》曰：𠂤氏四时变国火，春取榆、柳之火。
《礼记□内则》曰：芾、、、榆、兔、[B161]、氵修、氵隋以滑之。（榆白曰。）
《春秋玄命苞》曰：三月榆荚落。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榆。
《尔雅》曰：{艹枢}，亅。（音殴、迭。郭璞曰：《诗》云：“山有枢”，今之刺榆。）无枯，其实荚。（姑，榆也。生山中。叶圆而厚。剥皮，合渍之，其味辛香，所谓芜荚也。）
《说文》曰：榆，白也。梗，山榆，有刺荚，可以为芜荚。
《史记》曰：凡望□气，平望在榆上下，千馀二千里也。
《汉书》曰：高祖祷丰榆社。（张晏曰：榆社，在丰东北三十里。或曰：榆，乡名也，高祖里社也。）
又《天文志》曰：成帝河平玄年，旱伤麦，民食榆皮。
又《循吏传》曰：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务农桑，令口种榆一树。
《魏志》曰：郑泽为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课种榆为篱。
《後魏书》曰：太祖道武皇帝讳，七月七日生三合陂北。明年有榆生於埋胎处，遂成林。
又曰：桓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乃生榆木。
《赵书》曰：从幽州大道滹沱造浮桥，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宫。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榆条长。
《庄子》曰：鹊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榆之颠，城坏巢折，陵风而起。故君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居世也，得时则义行，失时则鹊起。
《淮南万毕术》曰：八月榆需，（音而。）令人不饥。（注曰：以美酒渍榆需，曝乾，以渍粱米、紫苽实，蒸令相合。欲不食者，三指撮酒以服之，即不饥耳。）
《韩诗外传》曰：楚庄王将伐晋，曰：“敢谏者死！”孙叔敖进谏曰：“臣园中有榆，榆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颈欲食之；螳螂方欲食蝉，不知黄雀在後，举头而欲啄之；黄雀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在榆下欲弹之；童子方弹黄雀，不知在前有深坑，後有掘株也。”楚乃息伐。
桓谭《新论》曰：刘子骏信方士虚言，为神仙可学。余见其庭下大榆树，久而剥折，指谓曰：“彼树无情，然犹朽蠹，人虽欲爱养，何能使之不圣？”
《博物志》曰：食榆，则眠不欲觉。
《晋宫阙名》曰：华林园，榆十九株。
《杂五行书》曰：舍北种榆九株，蚕大得。
《广志》曰：有姑榆，有榔榆。榔榆无荚，材又任车用，至善。青蠡者出渤海东，先以供官。
《石虎邺中记》曰：襄国邺路，千里掷晷，夹道种榆。盛暑之月，人行其下。
《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
《子计然》曰：芜荑出地，赤心者善。
《氾胜之书》曰：种禾无期，因地为时。三月榆荚雨时，高地强土可种禾。
崔实《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荚成者，收乾以为酱。随节早晚，勿失其时。
《梦书》曰：榆为人君，德至仁也。梦彩榆叶，受赐恩也；梦居树上，得贵官也；梦其叶滋茂，福禄存也。
《古乐府诗》曰：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应璩《与庞惠恭书》曰：见所上利民之术，殖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嵇康《养生论》曰：豆令人重，榆令人暝，愚智所知也。
桐
《易纬》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难成易伤，须成气而後华。
《尚书□禹贡》曰：峄阳孤桐。（峄山之阳，特生桐，中为琴瑟。）
《毛诗□卷阿》曰：梧桐生矣，於彼高岗。（梧桐，柔木也。）
又《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诗义疏》曰：梓实桐皮曰椅，今民云梧桐也。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南人绩以为布。
《礼记□月令》曰：清明之日，桐始华。（《周书》曰：不始华，岁有大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斗威仪》曰：君乘祸狩王，其政平，梧桐为常生。
《尔雅》曰：榇，梧也。（今梧桐。）荣，桐也。（即梧桐。）
《後汉书》曰：蔡邕行泰山，见爨桐，闻爆声，曰：“杆良木也！”取而为琴。
《齐书》曰：豫章王於邸起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桐。
《庄子》曰：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梧而瞑。（神不休於性分之内则外矣，精不正於自足之极则劳矣。故行则倚树而吟，坐则据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
又曰：雏发南海，而飞到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实不食。
又曰：空门来风，桐乳致巢。（司马彪注曰：门户空，风喜投之；桐子似乳，着叶而生，鸟喜巢之。）
《孟子》曰：今有场师，舍其梧贾，养其贰棘，则为贱场师矣。（弃大取小。）
《吕氏春秋》曰：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圭，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请封虞，成王曰：“余与虞戏也。”周公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於是遂封叔虞於晋。
《淮南子》曰：智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为弩。
又曰：夫以巨斧击桐薪，不待利时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桐薪之上，而无人力之奉，虽顺招摇挟刑德，（招摇，斗杓也。刑，十二辰；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无势也。
《淮南万毕术》曰：桐木成□。（取十石瓦罂，满中水，置桐罂中，盖之，三四日，气如□作。）
董仲舒《请雨书》曰：秋以桐鱼九枚。
《风俗通》曰：梧桐生於峄山阳岩石之上，彩东南孙枝为琴，声甚清雅。
《遁甲经》曰：梧桐不生，则九州异君。（梧桐以知日月正闰，生十二叶，一边有六叶。从下数，一叶为一月，至上十二叶。有闰，十三叶小余者，视之，则知闰何月也。不生，则九州各异君，天下不同也。）
《王逸子》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气淳矣，异於群类者也。
《秦记》曰：初，长安谣云：“凤皇凤皇，止阿房。”符坚遂於阿房城植桐数万株，以待之。其是，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凤皇。
《广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叶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织以为布。
《游名山志》曰：吹台有高桐，皆百围。峄阳孤桐，方此为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邹山记》曰：邹山，古之峄山，鲁穆够阅为邹。今邹山峄阳犹多桐树。
《齐地记》曰：城北十五里，有梧台，即梧宫也。
《论衡》曰：李子长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为之像囚形，乃凿地为坎，卧木囚其中，曰：“罪若正，木囚不动；若有冤，木囚动。”出人之精诚着木人也。
《华阳国志》曰：益州有梧桐木，其华彩如丝，人绩以为布，名曰：华布。
沉怀远《南越志》曰：青桐华颇似木绵，而辉重过之。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青、白、桐三株。
伏侯《古今注》曰：昭帝玄凤三年，冯翊人献桐枝，长六尺九，枝枝一叶。
《异苑》曰：晋武帝世，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张华，华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於是如言，音闻数十里。
又曰：句章吴平门前，忽生一株青桐树，上有谣歌之声。平恶而斫杀。平随军北征，首尾三载，死桐倏自还立於故根之上。又闻树颠空中歌曰：“死树今更青，吴平寻当归。闻杀此树，已复有光辉。”平寻归，如鬼谣。
祖台之《志怪》曰：蹇保至檀丘坞上北楼宿，暮鼓二中，有人着黄练单衣、白合，将入人炬火上楼。保惧，藏壁中。须臾，有二婢上，使婢迎一女子上，与白袷人入帐中宿。未明，白袷人辄先去。如是四五宿。後向晨，白人才去，保因入帐中，持女子问：“向去者谁？”答曰：“桐侯郎，道东庙树是也。”至暮鼓二中，桐郎来，保乃斫取之，缚着楼柱。明日视之，形如人，长三尺馀。槛送诣丞相，渡江未半，风浪起。桐郎得投入水，风波乃息。
《齐民要术》曰：梧桐，山石间生者，为乐器则鸣。
《瑞应图》曰：王者任用贤良，则梧桐生於东厢。
桓谭《新论》曰：神农、黄帝，削桐为琴。
任《述异记》曰：梧桐园，在吴夫差旧国也。一名琴川。梧园宫，在句容县。传云吴王别馆，有楸梧成林焉，其梧子可食。《古乐府》云：“梧宫秋，吴王愁”是也。
崔琦《七蠲》曰：爰有梧桐，生於玄溪。傅根朽壤，托险生危。
枚乘《七发》曰：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中郁结而轮菌，根扶疏以分离。
魏明帝《猛虎行》曰：双桐生空井，枝叶自相如。通泉溉其根，玄雨润其柯。绿叶何{艹务}々，青修视曲阿。
张协《七命》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钟以吐，据苍岑而孤生。
《古诗》曰：井梧栖灵凤。
杨柳上
《易大过》“九二”曰：枯杨生丌，老夫得其女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赣《易林□豫之晋》曰：鹊巢柳树，鸠夺其处。任力劣薄，天命不祐。
《毛诗□彩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杨柳，蒲柳也。）
又曰：《东门之杨》刺时也。婚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东门之杨，其叶。（然，盛貌。）
又《南山有台》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乐只君子，邦家之光。
又《小弁》曰：菀彼柳斯，鸣蜩ㄔㄔ。（柳木茂盛则多蝉。）
又曰：《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有菀者柳，不尚息焉？（有菀然柳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岂有不庶几欲就掷晃息？）
又《东方未明》曰：折列蘖圃。（柳，弱脆之木；樊，藩也。折以藩圃，无益也。）
《毛诗疏义》曰：“杨之水，不流束蒲。”蒲柳之木二种，一种皮正青，一种皮红白，可为箭竿。《左传》曰：“董泽之蒲。”令人以为春苋，可为矢。
又曰：树杞，杞柳也。生水旁，树如柳，叶粗而白，木理微赤。今人以为车毂。今其水旁，鲁国泰山、汶瞬颠路，纯杞柳也。
《大戴礼》曰：正月柳梯。（梯者，发叶也。）
《尔雅》曰：柽，河柳。（郭璞注曰：河旁赤茎水杨也。）旄，泽柳（生泽中者。）杨，蒲柳。（《诗》云：杨柳依依。《传》曰：董泽之蒲也。）
《汉书》曰：上林苑中，大柳树断卧地，一朝起，生枝叶。有虫食其叶，为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以为：木，下民之像，当有废故之家孙氏从民间受命为天子者。及昭帝崩，无嗣，大臣迎立昌邑王。王即位，淫乱失道，霍光废之，更立昭帝兄卫太子之孙为宣帝。帝本名病已。
《晋书》曰：王恭，字孝伯，美姿容，人多悦之。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又曰：嵇康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东平吕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
又曰：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叹，终以禽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被族火，太后废黜，幽死宫中，《折杨柳》之应也。
又《桓温传》曰：温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见少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涕。
《南史□隐逸传》曰：陶潜，字渊明，有高趣。宅边有五柳树，故尝着《五柳先生传》。
《晋书兴书》曰：陶侃明识过人。武昌道上，通种杨柳，人有窃掷瓠於家。侃见识之，问：“何盗官所种？”于时以为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沉约《宋书》曰：萧惠开为少府，不得志。其内斋前香，草，惠开悉铲除，列种白杨。人谓之曰：“白杨丘墓间所植，奈何於庭院种之？”答曰：“人生不得志，与死人何异！”其年，惠开暴卒。

《齐书》曰：王敬则初为散骑使魏，於北馆种杨柳。後员外郎虞长曜北使还，敬则问：“我昔种杨柳树，今大小？”长曜曰：“虏中以为甘棠。”

卷九百五十七　木部六

杨柳下

《齐书》曰：阮孝绪。建武末，青溪宫东门无故自崩，大风拔东宫门外杨树。以问孝绪，曰：“青溪，皇家旧宅；齐为木，东为木位。今东门自坏，木其衰矣。”

又曰：刘俊之为益州刺史，献蜀柳数株，条甚长，状若丝缕。武帝植於太昌灵和殿前，常玩嗟曰：“杆杨列掮流可爱，似张绪。”当时见赏如此。

又曰：何点性好事，闻陆惠晓与张融并宅，其间有池，池上有二柳树，点叹曰：“杆池便是醴泉，此树便是交让。”

《隋书》曰：柳机，字当时。初，机在周，与族人文成公昂俱历显要，及杆，机、昂并为外职。杨素时为纳言，方用事，因上赐宴，素戏几曰：“二柳俱摧，孤杨独耸。”坐者欢笑，机竟无言。

又曰：周初有童谣曰：“白杨树头金鸡鸣，只有阿舅无外甥。”静帝，隋氏之甥，既逊位而崩，诸舅强盛。

又曰：渤海够赃，少明敏，有器局，多涉书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尺许，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杆家当出贵人。”

《唐书》曰：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时监造蓬莱宫，於诸庭院列种白杨。将军契何力，铁勒之渠率也，於宫内纵观，孝仁指白杨云：“杆木易长，三数年间，宫中可得荫映。”何力一无所应，但诵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意谓此是冢墓间木，非宫中所宜种。孝仁遽令拔去，更树梧桐。

又曰：乾玄中，虢州刺史王奇光奏：阌乡县界女娲坟，天宝十三载，大雨晦暝，失所在，至今河上侧近忽闻雷风声，晓见坟涌出，上有双柳柳树，下有巨石，柳各高丈馀。画图进上，以示百官。

又曰：吕渭为礼部侍郎，中书省有柳树，建中末枯死。兴玄玄年，车驾还京，其树再荣。人谓之瑞柳，以为赋题。上闻而恶之，渭因入阁遗失，请托文记，遂出为潭州刺史。

又曰：吐蕃土风寒苦，物产贫薄。所部逻婆川，惟有杨柳，人以为资，更无草木。

又曰：范希朝镇振武，单于城中旧少树，希朝於他处市柳子，免人种之。至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林，居人赖之。
《春秋後语》曰：魏哀王以田需为相，（需音须。）甚贵信之。惠子谓田需曰：“子必善事左右！今夫树杨，横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战国策》曰：夫杨，横树之亦生，倒树之亦生。说不同，故存之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夫以十人掷赍，树易生之物，不胜一人拔者，何也？树之难，去之易。今子虽自树於王，而欲去子者众，则必危矣！”
《战国策》曰：楚有养由基者，善射杨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管子》曰：五沃之土宜柳。
《庄子》曰：支离叔观於冥泊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
《孟子》曰：告子曰：“性犹杞柳，义犹杯卷。”（丘员切。）
许慎《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树，身行惠德，因号柳下惠。一曰邑名。
《抱朴子》曰：夫木槿、杨柳，断植之更生，倒之亦生，横之亦生。生之易者，莫若斯木。
《山海经》曰：山之西，有谷焉，名均谷，其木多柳。凤怖戴山、熊山、直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杨柳。沃民之国，有白柳。
崔豹《古今注》曰：白杨叶圆，青杨叶长，柳叶亦长细。多（时题切。）杨圆叶弱带，微风则大摇，一名高飞，一名独摇。蒲柳生瞬颠，叶似青杨，亦曰蒲杨，亦曰多柳，亦曰蒲多焉。水杨即蒲杨也，枝劲韧，（音刃。）任矢用。又有赤杨，霜降则叶赤，材理亦赤也。
《说文》曰：杨，蒲柳也，从木，声。柽，河柳也，从木，圣声。柳，小杨也，从木，卯声。
《续搜神记》曰：上虞魏全家在县北。忽有一人，著孝服，皂笠，手巾掩口，来诣全家，语云：“君有钱一千万，铜器亦如之，大柳树，钱在其下，取钱当得耳，於君家大不吉；仆寻为君取，于此便去。”衷尔出三十年，遂不复来，全亦不取钱。
盛弘之《荆州记》曰：缘城堤边，悉植细柳，丝条散风，清阴交陌。
《三齐略记》曰：鬲城东南有蒲台，高八丈，始皇所顿处，在台下萦马。至今蒲生犹荣，似水杨，而堪为箭。
孔氏《志怪》曰：会稽盛逸，常晨兴，路未有行人，见门内柳树上有一人，长二尺馀，朱衣冠冕，俯以舌舐树叶上露。良久，忽见逸，神意如有惊遽，即隐不见。
《世说》曰：顾悦之与晋简文帝同年，悦之早白。帝问：“卿何以先老？”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噬柏掷晔，隆对莳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五行记》曰：周宣帝大定二年，永州得白石，剖而为两段，中有杨树之形，黄根紫叶。
《广志》曰：白杨，一名高飞木，叶大于柳。
崔实《四民月令》曰：三月三日，以及上除，彩柳絮。柳絮愈疮。
《本草经》曰：柳华，一名柳絮。
《梦书》曰：杨为使者。
魏文帝《柳赋》曰：昔上与袁绍战於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味葭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
曹植《柳颂》曰：余以闲暇，驾言出游。过友人杨德祖之家，视其屋宇寥廓，庭中有一柳树，戏刊其枝叶，故着斯文。
桂
《尔雅》曰：𠂤，（音侵。）木桂。（今南人呼桂皮厚者为木桂。桂树叶似枇晁而大，白花，花而不着子，丛生岩岭，枝叶冬夏长青，间无杂木。）
《礼斗威仪》曰：君乘仅狩王，其政讼平，芳桂常生。
《春秋运斗枢》曰：椒桂，生合刚阳。（椒桂，阳星之精所生也。合犹连体而生也。）
《春秋潜潭巴》曰：宫桂鸣下土，诸侯号有声。（桂，好木，植於宫中，犹天子封有声誉者为诸侯。今乃鸣，是乃成其声名於下土之祥。）
《山海经》曰：招摇之山，临乎四海，其上多桂。（桂长丈馀，味辛。）皋途之山，上多桂木。桂林八树，在贲隅东。（八树成林，言其大也。）
《春秋後语》曰：苏秦在楚三年，乃得见。谈卒辞行，威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苏秦对曰：“衬搡之食贵於玉，薪贵於桂，谒者难得见於鬼，王难得见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何事不去？”威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闻命矣。”
《汉书口陆贾传》曰：尉佗献桂、蠹二器。（桂，树；蠹，虫也。）
《晋书》曰：郗诜迁雍州刺史，武帝於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唐书》曰：垂拱四年三月，有月桂子降於台州，经十馀日乃止。
又曰：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带桂叶，好事者因谓为流桂泉。後人乃立栋宇，为汉高之神。
《庄子》曰：桂可食，故斧伐之。
《抱朴子》曰：桂可以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沥合饵之，亦可以先知、龟脑或云君脑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月中有桂树。
郭子横《洞冥记》曰：武帝使董谒乘琅霞之辇以升坛，至三更，西王母驾玄銮之舆，至坛之四面，列种软条青桂。风至，枝自拂阶上游尘。
《寻阳记》曰：庐山上有三石梁，长数十丈，广不盈尺，杳然无底。吴猛将弟子登山，过此梁，见一翁坐桂树下，以玉杯盛甘露浆与猛。
《广志》曰：桂出合浦，而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类自为林，间无杂树。交址置桂园。
《列仙传》曰：范蠡好食桂，卖药，世人往往见之。
《神仙传》曰：离公娄服竹汁、饵桂，得仙。许由、巢父，箕山得石丹沙、石桂英，服之。
《阚文》曰：鲁人有好钓者，以桂为饵，黄金为钩。
《拾遗记》曰：岱舆，一名浮折。北有玉梁千丈，驾玄流之上。岸旁有丹桂，黑、紫、白，可为舟。
《世说》曰：客问陈季方曰：“君家有何贡月，而荷天下重名？”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川泉所润。当斯之时，树焉知太山之高，川泉之深？不知有贡月欤？”
《金楼子》曰：夫翠饰遇狩体分，像美牙而身丧。蚌怀珠而致剖，兰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遂煎，桂以蠹而成疾。
《罗浮山记》曰：罗山顶有桂，《山海经》所谓“贲隅之桂”。（贲隅，番禺也。）
《临海记》曰：白石之山，望之如雪。山有湖，传云仙狩之所集，八桂之所植。
《说文》曰：桂，江南之木，百药之长。
《地理记》曰：桂阳郡有桂岭，放花遍白，林岭尽香。
又曰：天台山有八桂岭襟。
汉武帝《悼李夫人赋》曰：气沉潜以凄戾兮，桂枝落而销亡。
《楚词注》曰：汉淮南王安，好道，感八公，共登山攀桂树。安作诗曰：攀桂树兮聊淹留。
唐景《龙文馆记》曰：薰风殿，其材木皆用青桂、白檀，香菩拚氳，盈於四远。
杉
《尔雅》曰：皮，（音彼。）。（，或作杉。似松，生江南。可以为舡及棺材，作柱，理之不腐也。）
《晋咸康起居注》曰：侍御史秦武奏：平陵前道东，杉树一株萎死，以柏栽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请收陵令推劾。
《西京杂记》曰：太液池中有小池，明迾树池。池中有一洲，洲上有多树一株，十馀围，望之如车盖，故取名之。
邓德明《南康记》曰：山有汉袒缘陈蕃墓，遥望两杉树耸柯出岭，垂阴复谷。
刘欣期《交州记》曰：合浦东二百里，有一杉树，叶落，随风飘入洛阳城内。
汉时，善相者云：“杆休徵，当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树，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断株上食，足相容。
《名山志》曰：华子岗上，杉千仞，被在崖侧。
枫
《尔雅》曰：枫，聂聂。（之叶反。天风则鸣，故曰聂聂。树似白杨，叶圆而歧。有脂而香，今之枫香是。）
《後周书》曰：武帝天和玄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凤皇集於枫树，群鸟列侍以万数。
《山海经》曰：黄帝杀蚩尤，弃其械，化为枫树。
《金楼子》曰：枫脂，千岁为虎魄。
《名山记》曰：天姥山上，长枫千馀丈，萧萧临涧水。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枫香三株。
《南方草木状》曰：枫香树，子大如鸟卵，二月花，色白，乃猎菖子，八九月熟。曝乾，可烧。惟九真郡有之。
《异苑》曰：乌阳陈氏，有女未醮，著屐，径上大枫树颠，更无危阂，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惟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举手辞诀，於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既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以黄犬，设祠於树下。
任《述异记》曰：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灵枫。
《岭表录异记》曰：枫人岭，多枫树，树老则有瘤瘿。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赘则暗长三数尺。南中谓之枫人。越巫云：“取之雕刻神鬼，易致灵验。”
《离骚□招魂》曰：湛湛江水上有枫，目极千里伤春心。
豫章
《左传□昭公》曰：白公作乱，杀钟西、子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不终！”抉豫章以杀人，而後死。
《陈书》曰：侯景之平也，太家被焚。承圣中，议欲营之，犹阙一柱。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监军邹子庆以闻，诏书令沉众兼起部尚书构太家。
《庄子》曰：腾猿得豫章，揽蔓而生长於其间，便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藜藿之生蠕蠕然，日加数寸，不可以为栌栋。（加犹益也。栌，屋也。）便、楠、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为棺、舟。
《高士传》曰：尧聘许由为九州长，由恶闻，洗耳於河。巢父见，谓之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虽巧而不能得。子避世，何不藏身？”
《地理志》曰：豫章郡城南，有樟树，长数十丈，立郡因以为名。至晋永嘉年间，尚茂。
《广志》曰：豫章生七年，外始辨。（凡木似豫章，故待七年当分别。）
《神异经》曰：东方有豫章树，高千丈。有士操斧，行斫行合。
《新语》曰：贤者之处世，犹金石生於沙中，豫章产於幽谷。
《水经》曰：豫章城之南西门，曰噬杨门。门内有樟树，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围，枝叶扶疏，垂荫数亩。
应劭《汉官仪》曰：豫章郡树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树常中枯，逮晋永嘉中，一旦更茂，丰蔚如初。咸以为中宗之徵祥也。
《豫章记》曰：新途县封溪，有聂友所用樟木戕柯者，遂生为树。今犹存其木，合抱。始倒植之，今枝条皆垂下。
任《述异记》曰：豫章之为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汉窝唉鼎二年，立豫樟宫於昆明池中，作豫樟木殿。
卷九百五十八　木部七
楠
《寻阳记》曰：黄金山有楠树，一年东边荣，西边枯；後年西边荣，东边枯。年年如此。张华云：“交让树者，此是也。”
桧
《尔雅》曰：桧，柏叶松身。
《尚书□禹贡》曰：屯、、栝、柏。（柏叶松身曰栝。）
《毛诗□竹竿》曰：桧楫松舟。（桧，柏叶松身。楫，所以棹舟也。）
柞
《尔雅》曰：栩，杼。（柞树也。）
《毛诗□车辖》曰：陟彼高岗，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氵胥兮。
又曰：卧菠掷棗，其叶蓬蓬。
《疏》曰：栩，今柞。壳为斗，可以染皂。今俗及河内云杼斗，或云豫斗。
陆机《毛诗疏义》曰：“或朴”，《尔雅》曰：“或，白妥。”《三仓说》“或即柞也。其木理纯白，无赤心，为白妥。直理易破，故可为犊车轴。又可为矛戟铩。”
《西京杂记》曰：五柞宫有五柞树，皆连抱。五株树枝，复荫数十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崔豹《古今注》曰：凿木出交州林邑国也，色黑而有文，亦谓之文木。
周处《风土记》曰：旧说舜葬上虞。又《记》云：耕於历山。而始宁、剡二县界上，舜所耕田，在於山下，山多柞树。灵越之间名柞为栎，故曰历山。
檀
《毛诗□将仲子》曰：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檀，坚强之木。）
又曰：《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
《圣贤冢墓记》曰：孔子墓有檀树。
柘
《礼记□月令》曰：季春无伐桑、柘。
又《投壶》曰：矢以柘若棘，无去其皮。
《周礼□冬官》曰：弓人辨六材，一曰柘。
《古史考》曰：乌号弓，以柘枝为也。
《谯周》曰：野柘枝劲。乌集之，飞起，直辕之，乌乃惊号。伐取为弓，故称乌号弓。
《周书》曰：季夏取桑、柘之火。
《风俗通》曰：柘材为弓，弹而放快。
崔实《四民月令》曰：柘，染色黄赤，人君所服。（黄者中尊；赤者南方，人君之所向也。）
《□南记》曰：会川室屋相次，皆是板及茅舍。满川坡尽是花木，亦有赤柘。
杞
《尔雅》曰：杞，枸。（音计。今枸杞也。）
《毛诗□将仲子》曰：将仲子兮，无伐我树杞！（杞，木名。《疏》曰：狗脊也。）
又《湛露》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左传□昭公》曰：声子聘於晋，还，令尹子木与之语，问晋召可，且曰：“晋大夫与楚孰贤？”对曰：“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周书》曰：太姒梦梓化为杞。
梓
《尔雅》曰：臾，（音俞。）鼠梓。（楸属也。匠箔东有虎梓。）
《毛诗□小弁》曰：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又《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机《毛诗疏义》曰：北山有臭，《尔雅》曰：“臭，鼠梓。”其树叶木理如楸，山楸之异也，今人谓之昔楸。湿时脆，燥时坚。今永昌人谓鼠梓，汉人谓之臭。

《礼斗威仪》曰：君乘祸狩王，其政和平，楸梓为常生。

《周书》曰：太姒梦太子发取周庭之梓树，於商阙间化为松、杞。

《史记》曰：子胥将死，告舍人曰：“必树吾墓上以梓，梓可为器；而抉吾眼，於吴之东门上，以观越兵入吴也！”

《汉书》曰：玄帝初玄四年，皇后曾祖父济南平陵王伯墓门梓桂卒生枝叶，上出，刘向以为王氏代汉之像。

《後汉书》曰：应顺为冀州刺史，晾瓯无私。迁东平相，赏罚必信，吏不敢犯。有梓树生於听事室上。事後母至孝，众以为孝感之应。

《说苑》曰：伯禽与康叔封朝於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康叔有骇色，谓伯禽曰：“有商子者，贤人也，与子见之。”康叔封与伯禽见商子。曰：“吾二子者，朝乎成王，见周公，三见而三笞，其说何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桥。”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阳，见桥竦焉，实而仰。反以告乎商子，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与观乎南山之阴？有木焉，名曰梓。”二子者往观乎南山之阴？见梓偻焉，实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见乎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安见君子？”二子对曰：“见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子也！”

乐资《春秋后传》曰：昔者郑客入函谷，至平舒，见素车白马，曰：“吾华山君，愿以一牍致氵高池君。子之咸阳，过氵高池，见一大梓树，有文石，取以扣树，当有应者。”以书与之，郑客如其言，见宫阙如王者居。谒者出，受书，入有顷，云：“今年祖龙死。”

《山海经》曰：玉山、碧山多梓木。鸡山美梓。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於身，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

《汉武故事》曰：卫子夫入宫，上曰：“吾昨夜梦子夫庭中生梓树数株，岂非天乎？”是日幸之，有娠。

郭氏《玄中记》曰：秦文公造长安宫，面四百里，南至终南山。山有梓树，大数百围，荫宫中。公恶而伐之，连日不克，辄大风雨。夜有鬼，问梓树，树曰：“岂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被头，以丝绕树，岂不败汝？”树默然不应。明日，人上言秦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逐之入澧水。

《豫章记》曰：松阳门内有大梓树，大四十五围。树先枯，永嘉中一日忽更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太兴中，玄帝果继大业。

楸

《尔雅》曰：舀，（音滔。）山夏。（今之山楸。）楸小子叶曰夏。（音贾。）大而，（音鹊）楸。（老乃皮粗者为楸也。）小而，夏。（小而皮者为夏。）

《汉书》曰：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楸与千户侯等。

任《述异记》曰：吴中有陆家白莲种，顾家班竹，赵有韩氏酸枣，中山有楸户。

枞（七容反）

《尔雅》曰：枞，松叶柏身。（郭璞症曰：今太庙梁用此木，《试蒙》所谓松柏之鼠，不知堂室之有美枞。）

《鲁猎蒙》曰：松枞高千伬狩无枝，非忧王室无柱。

椒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椒。

《援神契》曰：椒、姜御温，菖蒲益聪。

《尔雅》曰：毁，（音毁。）大椒也。（匠卜树丛生实大者名为毁也。）椒、杀鬼、{艹求}（{艹求}萸子聚生成房貌。匠箔东亦呼{艹求}椒，似茱萸而小，赤色。{艹求}萸，音求搜。）

《山海经》曰：琴鼓之山，其木多椒。景山多秦椒。

《毛诗□椒聊》曰：《椒聊》，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已之子，硕大无朋。（椒聊，椒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椒聊”，聊，语助也。椒树似茱萸，有针刺，叶坚而滑泽。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煮其叶，以为香。今成皋诸近山间，谓竹叶椒树，亦如食卜，小毒热。不中合药也。可着饮食中。用蒸鸡豚，佳香。东海诸岛上，椒树枝叶皆相似，子长而不圆，甚香，其味似橘皮。岛上獐鹿食此椒叶，其肉自然作橘香也。

又《东门之》曰：胼我握椒。（椒，芬香也。）

《续汉书》曰：天竺国出石蜜、胡椒、黑盐。

《孙卿子》曰：民之亲我，欢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

应劭《汉官仪》曰：皇后称椒房，取其实，蔓延盈升，以椒途屋，亦取其温暖。

张《汉记》曰：桓帝窦皇后崩，中常侍曹节、王甫欲以贵人礼葬。太尉李固自扶病起，捣椒自随，谓妻子曰：“若太后不得配桓帝，吾不生还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氏春秋同异》曰：锺繇嬖庶子会之母，黜嫡夫人。文帝命复焉，繇恚忿，餐椒致噤，帝乃止。
《齐书》曰：建武中，王敬则於会稽反，奉子恪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并诛高武诸子孙，於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令太医煮椒二斛，并命办数十具棺材，谓舍人沉徽孚曰：“椒熟，则一时赐死，期三更当杀之！”会上暂卧，主书单携启依旨毙之，徽孚坚执曰：“事须更审！”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故当未赐诸侯命耶？”徽孚以答，上付莶曰：“遥光几误人事！”及见子恪，顾问流涕，诸侯悉赐供馔。
《世说》曰：石崇以椒为泥泥屋，王君夫以赤石脂泥壁。
崔实《四民月令》曰：正月之旦，进酒降神，毕室家无大小次坐先祖之前，子孙各上椒酒於家长，称踱厶白。
《范子计然》曰：食卜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陇西天水，细者善。
《风土记》曰：三香：椒、党、姜。
《离骚》曰：杂申椒与菌桂，播椒居兮成堂。（布椒于堂上。）
晋成公绥《椒花铭》曰：嘉哉芳椒，载繁其实，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肇惟岁首，月正玄日，以介眉寿，祈以初吉。
晋刘臻妻陈氏正旦献《椒花颂》曰：璇穹周回，三朝肇建。美哉灵葩，爰彩爰献。圣容服之，永寿於万！
木兰
《汉书》曰：孝桓帝玄嘉玄年，芝生後庭木兰之上。
《神仙传》曰：北海于君病癞，见市卖药公，往自问之，公曰：“明日木兰树下当见卿。”明日往，授素书二卷，以消灾救病，无不愈者。
郭子横《洞冥记》曰：玄封三年，大秦国献花蹄牛，饴以木兰之叶。使方国贡此叶。此牛不甚食，食一叶，则累月不饥。
任《述异记》曰：木兰州在寻阳江中，多木兰树。昔吴王阖闾植木兰於此，用构宫殿。
又曰：七里洲中，有鲁班刻木兰为舟，至今在洲中。诗家所云木兰舟，出於此。
《离骚》曰：鸱集於木兰兮。
又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夕餐秋菊之落英。
夜合
《风土记》曰：夜合，叶晨舒而暮合。一名合昏。
甘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杜，甘棠。（今之杜黎。）杜，赤棠；白者，棠。（棠，色赤、白，各异其名。）
《毛诗》曰：《甘棠》，美召伯也。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爱其树。）
又《大杜》曰：有大之杜，生于道周。（杜亦棠也。）
党
《宋春秋》曰：义熙八年，太侃箕党树生於坛侧。党尚黑也，宋水德，忽生此一树。
栎
《尔雅》曰：栎，其实求。（有求汇自裹。）
《毛诗□晨风》曰：山有苞栎。（栎，木也。）
《庄子》曰：匠石之齐，至曲园，见栎杜树，曰：“是不材木，故若是之寿。”
《淮南子》曰：十二月，官狱其树栎。
《水经》曰：若耶溪孤潭上有一栎树，谢灵运与从弟惠连常游之，作连句题刻树侧。
橡
《後汉书》曰：李恂诣洛阳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关下，拾橡实以自资。（橡，栎实也。）
《晋书》曰：挚虞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
又曰：司马玄显之讨桓玄，于时杨土饥虚，运漕不继。玄断江路，商旅遂绝。於是公私匮乏，士卒惟给桴橡。
《说苑》曰：莒穆公有臣朱厉附，事穆公，不见识焉。冬处於山林，食橡栗；夏处於洲泽，食菱藕。穆公以难死，朱厉附将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见识焉，今君难，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厉附曰：“始我以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世，是果不知我也。吾将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
《淮南子》曰：高台增榭，接屋连桅，非不丽也，然而民无窟室狭庐所托於身者，则明主不乐也。肥脃甘脆，非不香美也，然而民有糟糠橡栗不接於口者，则明主不甘也。
《抱朴子》曰：假於夷齐之门，告寒於黔娄之家，所得者不过橡栗褐，必无趟阘之膳、狐裘之衣矣。
卷九百五十九　木部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苦

《尚书□禹贡》曰：荆州，厥贡惟、、苦。（注曰：苦中矢。皆出□梦之泽也。）

《毛诗□旱麓》曰：瞻彼旱麓，（山足也。）榛苦济济。

陆机《毛诗疏义》曰：榛苦，似荆而赤，叶似蓍。上党人篾以为牛莒箱器，又屈以为钗。故上党调问妇人：“欲买赭不？”曰：“灶中自有黄土。”“买钗不？”曰：“山中自有苦。”

又《文赋》曰：彼榛苦之勿剪，亦蒙荣於集翠。

灵寿

《汉书□孔光传》曰：赐太师灵寿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灵寿，木名也，似竹，有节，长不过八九尺。）

《山海经》曰：广都之野，灵寿实华。

楀

《尔雅》曰：栲，山楀。（栲似楀，色小白，生山中。亦类漆树。）

《毛诗□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期に。（恶木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蔽芾期に”，楀树及皮皆似漆，青色，其叶臭。

《庄子》曰：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楀。蒲熬拥肿，不中绳墨；小枝拳曲，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织子曰：“何不树於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逍遥乎寝卧其下。”

《风俗通》曰：嘉平中，有两楀一兽长丈馀，作人状，头目宛然。

《河洛记》曰：洛阳北山，谓之邙山，其上无大树。大业都城之北岭，上有古楀树，不知其来，早晚婆娑，周回四五亩，已来在伊阙正南相当。越挂将建都城之日，据此树以为南北定准，嫌楀木名恶，号曰婆娑罗树矣。

荆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荆。

《广雅》曰：楚，荆也。牡荆，蔓荆也。

《广志》曰：赤茎大实者名曰牡荆，又有山荆。

《毛诗□汉广》曰：翘翘错薪，言刈其楚。（楚，荆也。）

又《绸缪》曰：绸缪束楚，三星在户。

《左传□昭公》曰：伍举入郑，声子将如晋，遇之於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议之。）

《史记》曰：廉颇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卒与为刎颈之交。

《汉书》曰：淮南王安谋反，伍被谏曰：“昔子胥谏吴王云：‘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臣今亦将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尹勤治《韩诗》，身牧豕，事亲至孝，无有交游，门生荆棘。

《後汉书》曰：鲍永为鲁郡太守时，董宪别师彭丰、虞休、皮常等各千馀人称将军，不肯下。顷之，孔子阙里无故荆荚菰除，从讲堂至于里门。永异之，谓府丞及鲁令曰：“方今危急，而阙里自开，斯岂夫子欲令太守行礼，助吾诛无道耶：”乃会人众，修乡射之礼，请丰等共会观视，欲因此擒之。丰等亦欲图永，乃持牛酒劳飨，而潜胁跌器。永觉之，手格杀丰等，擒破党与。帝嘉其略，封为关内侯。

《晋书》曰：索靖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赐爵关内侯。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

《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周景式《孝子传》曰：古有兄弟，忽欲分异。出门见三荆同株，接叶连阴。叹曰：“木犹欣然聚，况我而殊哉？”遂还，为雍和。（一曰田真兄弟。）

《神仙传》曰：吴有徐随，居丹徒。左慈过随，门下有宿客，车六七乘，欺慈曰：“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见牛在杨树杪，车毂中皆生荆木，长一二丈。客俱，入报随，随曰：“杆左公。”遣追之。客逐慈，叩首谢。客还，见牛在故地，无荆木也。

顾徽《广州记》曰：抚纳县出金荆。

《礼弓矢图》曰：楚享（土敦反。）以荆为之，燃以灼正。以荆者，凡木心圆，荆心方也。

《地理志》曰：荆楚本多材，因名地焉。

《广州记》曰：白荆堪为履，紫荆堪为床。

《淮南万毕术》曰：南山牡荆，指础自愈。节不相当，有月晕时克之。

杜实《大业拾遗录》曰：五年，南方置北景、林邑、海阴三郡。北景在林邑南大海中，与海阴接境。其地东西一千馀里，南北三百馀里，海水四绝，北去大岸三百馀里。或云：马岳挲柱尚存。地暑热，多大林木，高者数百寻。有金荆生於高山峻阜，大者十围，盘屈瘤蹙，文如美锦，色艳於真金。中夏时，有於海际得之。工人数用，甚精妙，贵於沉檀。

棘

《毛诗□湛露》曰：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又《黄鸟》曰：交交黄鸟，止于棘。

又《墓门》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

《周书》曰：太姒梦见商之庭生棘。

《周礼□秋官上》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郑玄曰：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像以赤心三刺也。）
《左传□昭公》曰：竖牛奔齐，孟仲之子杀之，投其首於宁风之棘上。
《春秋玄命苞》曰：树棘听讼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赤实也。
《後汉书》曰：冯异朝京师，引见，帝谓公卿曰：“是我起兵时主簿也，为吾被荆棘，定关中。”
又曰：仇览，字季智，一名香，陈留考城人也。时考城令河内王涣，政尚严猛，闻览以德化人，署为主簿。後涣谢遣曰：“枳棘非鸾凤所栖，百里岂大贤之路？今日太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後耳！”以一月俸为资，勉卒景行。
《晋书》曰：刘琨至并州，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狱。寇盗时来掩袭，常以城门为战场，百姓负盾以耕，属而耨。琨抚循劳来，甚得物情。
又曰：祖逖在河南，公私丰赡，士马日滋。方当摧锋越河，扫清冀、朔。会朝廷将遣戴若思为都督，逖以若思是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
又曰：石季龙大飨群臣於大武殿，佛图澄曰：“殿乎殿乎，荛蒿成林，将坏人衣！”龙殿右有棘生。（冉闵小字棘奴，时龙养为己子。）
又曰：崔洪清厉骨鲠，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冈生棘刺，来自博陵。在南为鹞，在北为鹰。”
又曰：顾恺之画邻女像，以棘针钉之。
又曰：姚苌败符登师於渥源，尽俘其众。乃握符坚尸鞭挞，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宋书》曰：袁淑上太祖书曰：“所谓栖鸟於烈火之上，养鱼於丛棘掷晷。”
《北齐书》曰：世祖为後主择师傅，赵彦深进马敬德入为侍讲。其妻梦猛兽剿愦向之，敬德走超丛棘，妻伏地不敢动。敬德占之，曰：“吾当得大官。超棘，过九卿也；尔伏地，夫人也。”
《隋书》曰：流求国居海岛掷晷，土人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
《韩子》曰：宋人为燕王以棘刺之端投毋猴者，使王必三月齐而後观之。右御治工谓王曰：“臣闻人主无十日不燕，今王不能久齐，故以三月为期也；棘刺至小，安可削乎？王必察之！”王囚而问之，果无有，乃杀之。冶人谓王曰：“士有虚名，多棘刺之说也。”
《吕氏春秋》曰：枣，棘之有也；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裘狐之皮，先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地。
《秦子》曰：逾枳棘之篱，则有挂柱之患；登椒桂之圃，则有荣华之芳。
《陈留耆旧传》曰：魏尚被系诏狱，有雀集狱棘上。尚占曰：“夫棘树者，中心赤，外有刺，像我，言有刺而赤心掷炅诚。”
李常《药录》曰：棘心实是枣针，世人用门冬苗代之，非其真也。
《广五行记》曰：隋文帝开皇末年，代州人姓王，仕为骠骑将军，性好畋猎，所杀无数。有五男，无女。後有一女子，端正若画，见者皆奇之，父母特加锺爱，乡里争为作好衣而与之。女年七岁，一旦失之。初疑邻里戏藏之，寻访终不见者。诸兄远觅，去家三十馀里，於棘中见之。欲就抱取，惊走，马追不及。兄弟以十馀骑围之，而口中惟作兔声。抱归家，不能言，身体尽棘所伤。母为挑之，得刺盈掬，不食而死。
《唐新语》曰：吕太一为户部员外郎。户部与吏部邻司，吏部移牒，令墙宇悉立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报曰：“眷彼吏部，铨综之司，当须简要清通，何必坚篱插棘？”省中赏其俊拔。
《楚辞》曰：甘棠枯於丰草兮，藜棘树於中庭。
君子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君子树三株。
《广志》曰：君子树，似柽松，曹爽树之於庭。
长生
《洛阳记》曰：明光殿前，有长生木树二株。
《邺中记》曰：金华殿後，有石虎皇后洛室，种双长生树，世谓之西王母长生树。
万年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有万年树十四株。
谢玄晖诗曰：风动万年枝。
黄蘗
《说文》曰：蘗，黄木也。
《永嘉郡记》曰：青田出枯杨，所经山路左侧，木则黄蘗为林，草使黄连复地。土人往伐黄蘗者，皆有酒食祷祠。祷祀若有违失，山神意二，药辄化为异物，不可复得。
《淮南万毕术》曰：蘗令面悦。（取蘗叶三寸、土瓜三枚、大枣七枚，膏和途面，不过四五日，立悦矣。先以汤洗面，乃傅药。）
《抱朴子》曰：黄蘗、芝草者，千岁黄蘗根下，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三丈，细根相连，大如缕。末服之，尽一丈，则地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支子

《汉书□货殖传》曰：卮茜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地镜图》曰：望气，见人家黄气者，支子树也。

《晋令》曰：诸官有秩支子，守护者置吏一人。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支子五株。

《游名山志》曰：楼石山，多支子也。

《本草经》曰：支子，一名木丹，叶两头尖，如槜蒲形，剥其子，如茧而黄赤。

葛洪《治霍乱转筋方》曰：烧支子二枚，末服之，立愈。

无患

《纂文》曰：伍录，木名也。一名曰糅（女收反。）娄，实可去垢。

崔豹《古今注》曰：程雅问：“栌木名曰：‘伍录’，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B09A]，（音饵。）能以符劾百鬼，得鬼则以此木为棒，棒杀之。世人相传，此木为众鬼所畏，竞取此木为器，以厌却邪魅，故号曰伍录。”

卞敬宗《伍录枕赞》曰：爰兹素朴，名为吉始。匠人斯制，以献君子。

并榈

《广雅》曰：并（音并）榈，棕也。

《吴志》曰：孙权讨黄祖，祖横两蒙冲保守沔口，以并榈大绁系石为钉。

《齐书》曰：高帝讨晋安王，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帝军容寡阙。乃编棕皮为马具，母折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贼望见恐惧，未战而走。

《梁书》曰：张孝秀，性通率，不好浮华。常冠谷皮巾，蹑蒲履，手执并榈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

《唐书》曰：诃陵国在南方海中洲上，竖木为城，作大屋重阁，以棕榈皮复之，王坐其中。

《山海经》曰：翠之山，其木多棕。（棕树无枝，高二丈许，叶大而圆，枝生杪头，尖实，皮相被，一行皮者为一节。可以为索。）

《广志》曰：棕，一名并榈，叶似车轮，乃在树颠下。下有皮缠之，附地起，顿慨一彩，转复上生。

《说文》曰：棕，一名蒲葵。

《吴录□地理志》曰：武陵临沅县，多并榈木，生山中。

《晋令》曰：夷，其民守护棕皮者，一身不输之。

卷九百六十　木部九

皂荚

《广志》曰：鸡栖子，皂荚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书》曰：明帝憎妇人妒。刘休妻王氏妒，帝闻之，赐休妾，敕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开小店，使王氏亲卖扫帚、皂荚，以此辱之。
《齐书》曰：明帝每用皂荚授馀氵乐与左右，曰：“杆犹堪明日用。”
又曰：王俭素恨虞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玩之卒後，员外孔皓诣俭，求会稽五官。俭方盥，投皂角於地，曰：“卿乡俗恶，虞玩掷炅死烦人！”
《三国典略》曰：梁玄初，甘露降荆州皂荚树。
《南史□陈本纪下》曰：梁末，童谣云：“不见马上郎，只见黄尘起。黄尘污人衣，皂荚相料理。”及王僧辩平，群臣奏高祖曰：“王僧辩本乘巴马击侯景，马上郎，王字也；黄尘，陈也。”世不解皂荚之义。及陈灭於隋，隋氏姓杨，杨者，羊也，说者以江东人谓羊角为皂荚。
《神仙传》曰：刘纲受老君道，成，上大皂荚树，飞去入□。
又曰：□仙翁斩皂荚树，以杯承之，皆是好酒。
《洛阳宫殿簿》曰：建始殿前，槐及皂荚二世现。
《扶南传》曰：安息国出酢皂荚，可食，味最美。
《幽明录》曰：曲阿虞晚所居宅内，有一皂荚树，大十馀围，高十馀丈，枝条扶疏，荫复数家，诸鸟依其上。晚令奴斫上枝因堕胎死，空中有骂詈者，言：“晚！汝何意伐我家居？”更以瓦石推掷，大小并委顿。如此一年，渐消灭。
《范子计然》曰：皂荚出三辅，上价一枚一钱。
葛洪《治溺死方》曰：捣皂荚，裹以绵，内死人下部，中水出即活。
辛夷
《本草经》曰：辛夷，一名辛引，一名侯桃，一名房木。
《神农本草》曰：辛夷，生汉中魏兴凉州川谷中。其树似杜仲树，高一丈馀，子似冬桃而小。
《楚辞》曰：饮菌若之朝露兮，构桂木而为室。（所饮食洁清，所处芬香。）杂橘柚以为囿兮，列辛夷与椒楸。
又曰：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茱萸
《洞林》曰：郭璞避难至新息，有人以茱萸令璞射之。璞曰：“子如小铃含玄珠，构支言之是茱萸。”
《说文》曰：椒，似茱萸，出淮南扬州，有茱萸树。
《风土记》曰：茱萸，椒也。九月九日成熟，色赤可彩。世俗亦以此日折茱萸。费长房云：“以插头髻，可避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庾绍为东郡令，宗协与绍中表，旦服茱萸酒，忽见绍来，仍求酒，执酒杯还置，云：“茱萸气。”协云：“恶之耶？”绍云：“上官皆畏，况我乎？”

《杂五行书》曰：舍东种杨、茱萸各三株，增年益寿，除患害。

《蜀都赋》曰：其圃则有、茱萸。

曹植《乐府歌》曰：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木}

《毛诗□鹤鸣》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木}。（{木}，恶木也。）

《诗义疏》曰：幽州谓之{木}桑，或曰楮桑，荆、杨、交、广谓之{木}。今江南绩其皮以为布，又捣以为纸。长数丈，洁白，光泽甚好。叶初生，可以为茹。

《说文》曰：{木}，楮也。

裴渊《广州记》曰：蛮夷取{木}皮，熟扌追为褐裹髻布，铺以拟毡。

《钱塘记》曰：灵隐山，四布似莲花，中央生树，甚高大。

《韩子》曰：宋人有为其君以像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

《吴氏本草》曰：{木}木皮治喉闭痹，一名楮。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记楮子如梅实，二月花色，仍连实，七八月熟。土人盐藏之，味辛。出交趾。

莺（音鸟）

《尔雅》曰：寓木，宛童也。（寄生树也。一名莺。）

《汉书》曰：武帝使东方朔射复，郭舍人曰：“朔中榜臣百，不中赐臣帛。”乃复树上寄生，朔曰：“蒌蔌也。”舍人曰：“朔果不中！”朔曰：“生肉为脍，乾肉为脯，著肉为寄生，盆下为蒌蔌。”上令榜舍人。

合欢

《古今注》曰：欲蠲人以忧，则赠以丹棘。丹棘，一名忘忧。欲蠲人之忿，则赠以青裳。青棠，一名合欢，能忘忿。枝叶繁弱，互相交结，每一风来，辄自相解，不相牵缀。嵇康种之舍前。

《本草经》曰：合欢味甜平，生川谷，安五脏，和心气，令人欢乐无忧，久服轻身明目，生益州。

仲长统《昌言》曰：汉安帝时，有异物生长乐宫东庑柏树，永巷南闺合欢树，议者以为芝草也，群臣皆贺受赐。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合欢四株。

《神农本草》曰：合欢生豫州河内川谷，其树似狗骨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嵇康《养生论》曰：苕草忘忧，合欢蠲忿。

白银

《湘州记》曰：益阳县西，山多银木。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白银八株。

尤

《交州记》曰：尤，赤色，堪作丛蒻床。

《游名山志》曰：楼石山多章尤，皆为三四五围。

邓德明《南康记》曰：南康县瞢（忘邓切。）永极源，去郡并九百，地多章尤树。

桄榔

《蜀志》曰：兴吉南汉县有桄榔树，峰头生叶有面，大者收面乃至百斛。（《华阳国志》同。）

《吴录》曰：交趾南海县出桄榔，中有米屑为面。

《临海异物志》曰：桄榔木，外皮有毛，似并榈而散生，作纟乍 乍绠，渍之不腐。其木刚，作钅 殳、钐、锄，利如铁，中湿更利。惟中焦即致败耳。皮中有粉似捣稻米继，又似麦面，中作面饵。

《广志》曰：桄榔树，大四五围，长五六丈，洪直，旁无枝条。其颠生叶，似棕叶。斫其木，肥坚难伤，入数寸，得面。

《博物志》曰：蜀中有树名桄榔，皮里出屑如面，用作饼，食之，谓之桄榔面。

《魏王花木志》曰：桄榔出兴吉国者，树高七八丈。其大者，一树出面百斛。交趾又有树，其皮有光屑，取之乾捣，以水淋之，如面，可作饼饵。

《岭表录异》曰：桄榔树，枝叶并蕃茂，与枣、槟榔等树小异。然叶下有须，如粗马尾。广人彩之，以织巾子。其须尤宜咸水浸渍，即粗胀而韧，故人以此缚舶，不用钉线。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而坚。工人解之，以制博奕局。此树皮中有屑如面，可为饼食之。

《水经》曰：汉兴县溪中多生邛竹、桄榔树，树出绵，而夷人资以自给。

襄（音湘）

《吴录□地理志》曰：交趾望县有襄树，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之，水淋之似面，可作饼。郡内皆有之。

左思《吴都赋》曰：文襄贞。

莎木

《蜀志》曰：莎树，大四五围，长六七丈。峰头生叶出面，一树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中八郡志》曰：莎树，大四五围，长十馀丈。树皮能出面，大者百斛，色黄。鸠民部落而就食之。
《广志》曰：莎树多枝叶，叶两边行列，若飞鸟翼。其面色白。树收面不过一斛。捣筛乃如面，不则如磨屑。为饭滑软。
木绵
《吴录□地理志》曰：交定安县有木绵树，高大，实如酒杯。中有绵，如丝之绵。又可作布，名曰纟，一名毛布。
《广州记》曰：枝似桐枝，叶似胡桃而稍大，出交、广二州。
《罗浮山记》曰：木绵，正月则花，大如芙蓉。花落结子，方生绵与叶耳。子内有绵，甚白，蚕成则熟，南人以为絮。
《广志》曰：木绵树，赤华，为房甚繁，逼侧相比，为绵甚软。出交州永昌。
元
《尔雅》曰：元，鱼毒也。（郭璞症曰：元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临海异物志》曰：元，味如楮。
《广志》曰：原木，渍其汁，消杀众毒，生南方。
魄
《尔雅》曰：魄，奚（音奚）醢（音醢）也。（魄，大木，细叶，似檀，匠箔东多有之。）
《广雅》曰：青檀，似奚醢。语曰：“齐人斫檀，奚醢先殚。”
°朴（音速卜）
《尔雅》曰：°朴，心也。（郭璞症曰：槲°别名。）
毛（，呼化切）
《说文》曰：狗屯也。
栾
《说文》曰：栾，木也，似木兰。从木声。
文木
《吴录》曰：南朱桐县有文木，材坚黑，如水牛角，作马鞭。
《山海经》曰：符愚之山文木，其实如枣。
《南方草木状》曰：文木树，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马鞭，日南有之。
韶
裴渊《广州记》曰：韶，叶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内白猪肪，著核不离。味甜酢，核如荔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仲
左思《吴都赋》曰：平仲、君迁。（平仲实如银，君迁子如瓠。）
君迁
刘欣期《交州记》曰：君迁树，子如马乳。
《魏王花木志》曰：君迁，细似甘蕉，子如马乳。
古度
《吴录□地理志》曰：广州有木，明连度，不华而实。
裴渊《广州记》曰：古度，叶如栗，伍陋。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栌而酢，煮以为粽。数日不煮，化作飞蚁。
《吴都赋》曰：松、梓、古度。
柜
《尔雅》曰：爰，柜柳。（郭璞症曰：柜柳，似柳，皮可煮作饮也。）
贝多
《唐书》曰：贞观中，隋婆登国遣使朝献。其国在林邑南，海行二月。东与诃陵，西与迷黎车接，北邻大海。风俗与诃陵同。种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书植荡多叶。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洛阳翊津桥，通翻经道场东街。其道场有婆罗门僧，及身毒僧十余人，新翻诸经。其所翻经本，从外国来，用贝多树叶书，书即今胡书体。贝多叶，长一尺五六寸，阔五寸许，叶形似琵琶而厚大，横作行书，随经多少，缝缀其一边，然。
顾徽《广州记》曰：贝多似枇晁，而有光泽耀日。枝柯去地四五丈，作悬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树亦可有数十根，如本形。花白，子不中食。种于精舍浮图前。
《嵩高山记》曰：嵩高寺中有思惟树，即贝多也。如来坐贝多下思惟，因以为名焉。
《魏王花木志》曰：思惟树，汉时有道人自西域持贝多子植于嵩之西峰下，后蓊赃大。有四树，树一年三花。
射干
《孙卿子》曰：西方有木，名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崖，临百仞之渊。木非长也，所立高也。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
《楚辞》曰：掘荃蕙与射干兮，芸藜藿与荷。
时好
《孙绰子》曰：北阜有木焉，名曰时好。
摩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物志》曰：木有摩厨，生于斯调。（摩厨，木名也，生于斯调州。）厥汁肥润，其泽如膏，馨香馥郁，可以煎熬。（如脂膏，可以煎熬食物也。）彼州之民，仰为嘉肴。（《花木志》曰：煎熬食物香美，如华夏之人用油。）

榕

《异物志》曰：榕树栖栖，长与少殊。（少时缘木，后乃成树，故为殊也。）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知初生，葛{艹累}之俦？

《魏王花木志》曰：榕木初生少时，缘缚他树，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缘绕他木，旁作连结，有如罗网相络，然后木理连合，郁茂扶疏，高六七丈。

《岭表录异》曰：榕树，桂广容南府郭之内，多栽此树。叶如冬青，秋冬不凋。枝条既繁，叶又蒙细，而根须缭绕，枝干屈盘。上生嫩条，如藤垂下，渐渐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节。或一大榕树，三五处有根者，又横枝，著邻树，则连理。南人以为常，不为之瑞木。

夫漏

徐衷《南方记》曰：夫漏树，野生，三月华，五六月成子，如术。有煮着猪肉鸡鸭羹中，好可食，亦中盐藏。

都桶

徐衷《南方记》曰：都桶树，二月花，仍连实，七月熟，如卵。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草物状，都桶树，野生，二月花色，仍猎菖实，八九月熟。子如鸭卵，民取食之，其皮核滋味酢。出九真、交趾。

都咸

徐衷《南方记》曰：都咸树，子大如指。取子及树皮曝干，作饮芳香。

千岁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仜艮山有异木，人无见其朽者，其名曰千岁。叶似枣，色似桑，冬夏青，贞强，少节目。

慎火

《南越志》曰：广州有大树，可以御火，山北谓之慎火，或谓戎火。多种屋上，以防火。

胜火

伏琛《齐地记》曰：东武城东南有胜火木，方俗音曰挺子。其木经野火烧炭不灭，故东方朔谓为不灰之木。

左思《齐都赋》曰：胜火之木，冲死蝨草。

播多（音泥）

《林邑记》曰：播多树，柯节发根下垂，虚中森罗，望之似悬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让
《大魏诸州记》曰：益州汶山郡平康县界，东北接可，有都安县，有交让树，两两相对，岁更互枯互生，不俱盛。
左思《蜀都赋》曰：交让所植。
建木
《山海经》曰：有木若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实如栾，其木若{艹区}，名曰建木。在弱水上。青叶紫茎，玄华赤实，百仞无枝。上有属，（陟玉切。）下有九衢。黄帝所为。（属，曲也。为，治护之也。）
《淮南子》曰：建木在广都。（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掷晷。广都，方都南山也。）
若木
《山海经》曰：灰野之山，有树青叶，名曰若木。（郭璞症曰：生昆仑西隅，其华光赤照下地也。）
《楚辞》曰：羲和之未阳，若华何光？（羲和，日御也。言日未阳升之时，若木能有赤明之光华。）
又曰：折若木以拂日。
姑繇
《穆天子传》曰：天子钓于河，以观姑繇之木。
丹木
《山海经》曰：崦嵫山有丹木，叶如{木}，其实大如瓜，赤附而黑理，食之已瘅瘅，可以御火。
又曰：密山上多丹木，圆叶而赤茎，黄华，实如饴，食之不饥。玉膏灌丹木，丹木五岁，五色乃清，（言光明也。）五味乃馨。
灵
《列子》曰：荆之南有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
椿
《左传□襄公十八年》曰：诸侯伐齐，孟庄子斩雍门之椿（或作苟，）为公琴。
《庄子》曰：上古有大椿，以八千岁为春秋。
曹毗《魏都赋》曰：柽柏振露，绿椿停霜。
迷{木}
《山海经》曰：招摇之山有木焉，其状如{木}而黑理，其花四照，其名迷{木}，佩之不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休

《山海经》曰：少室之山有木，名帝休。其叶状大如杨而五衢，黄华黑实，服之不怒。

雒常

《山海经》曰：肃慎之国有树，名雒常。圣人代立，於此取衣。（郭璞症曰：其俗尾，圣帝代立，则此木皮可衣也。）

返魂

《世赞记》曰：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上，有大树，与枫木相似，而华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叩其树，树亦能自声，声如牛吼，闻之者皆心振神骇。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微火熟煎之，令为丸，名曰惊精香，或名震灵丸，或名反生香，或名人鸟精，或名却死香。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仍活。

如何

《神异经》曰：南方荒中，如何之树，三百岁作华，九百岁作实。有核，形如枣子，长五尺。金刀割之则饴，非则辛。食之得地仙。

顾凯之《启蒙记》曰：如何随刀而改味。

仙树

《西河旧事》曰：连山有仙树，人行山中，饥渴者辄得之可饱。不得持去，平居时亦不得见。

仑（音伦）

《尔雅》曰：仑，无疵也。（郭璞症曰：使属，似豫章也。）

机

《山海经》曰：单狐之山，其木多机。（郭璞症曰：音饥也。）

木鹿

《荆州土地记》曰：武陵城内社中木鹿树，及南岸二木鹿树，光武所种。

椴

《说文》曰：椴木可作伏机。

椋（音良）

《尔雅》曰：椋，即来。（椋有髓，熊折而乳之。又曰：今椋材中车网。）

覃（音覃）

《广志》曰：覃树，叶似苏。

系弥

《毛诗□疏义》曰：系迷，一名契，似檀。

《广志》曰：系迷树，子赤如糯粟，可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枕梁
《异物志》曰：有木洪直，厥名枕梁。
乙木
徐衷《南方记》曰：乙树叶，捣之和，叶汁煮之，再沸，味辛，曝乾，可投鱼羹中。
求舟阝卫
《罗浮山记》曰：求舟阝卫，外国树，英华红粉，至可爱玩。
男青
《罗浮山记》曰：男青，条蕊之属，莫不朱色。尤易植立，折插土中，因便开荣。
寻木
《山海经》曰：寻木，长十里，生河边。
玉树
《山海经》曰：开明北有丈玉树，五彩。
《括地图》曰：昆仑虚北有玉树。
《世说》曰：谢安常谓子侄曰：“汝等何豫人事？”诸子莫言，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生庭阶耳。”
《唐书》曰：口阳县界，多汉离宫故地。有似槐而叶细，士人谓之玉树。
杨雄《甘泉赋》云：玉树青葱後。左思以雄为假称珍怪也。
疏麻
《南越志》曰：疏麻，大二围，高数丈。四时结实，无衰落。骚人所谓“折疏麻兮瑶华”。
（音谩）
《山海经》曰：树生蜀中，七八月吐穗，成，有盐梅粉，可以酢羹。
榔
《山海经》曰：昆仑山有琅树。
卢头
《南越志》曰：南海江岸间有卢头木，叶如甘蔗，织以为帆。以其疏畅怀风，故帆不势布。

《山海经》曰：中曲山有（音瑰。）木，如棠而圆叶，赤实，如木瓜，食之多力。
栎棠
《山海经》曰：栎棠木，出昆仑山，黄色，赤实，味如李，食之使人不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卑}
《山海经》曰：前山，其木多{者卑}。（似柞，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难腐。）
帝屋
《山海经》曰：讲式，有木名帝屋，叶如椒，反阳，（反阳，刺不勾也。）赤实，可以御凶。
六驳
陆机《毛诗疏义》曰：驳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马，故谓之驳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树遂。”皆山隰木相配，不宜谓兽。
崔豹《古今注》曰：六驳。山中有木，叶似豫章，皮多癖驳，名六驳木。
漆
《淮南子》曰：虹散积血，斫木愈龋，（驱主切。）此类之推者也。（推，行。）膏之杀鳖，鹊矢中猬（中亦杀也。）烂灰生蝇，（烂腐。）漆见蟹而不乾。
又曰：染者先青而後黑则可，先黑而後青则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则可，下丹而上漆则不可。万事由此也，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审也。
崔豹《古今注》曰：漆树，以刚斧其皮开，以竹管承之，汁滴则成也。
槲
《齐书》曰：乐预为永世令，人怀其德。卒官时，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担槲蕨叶，造市货之，闻预卒，大泣，弃溪中，曰：“失乐令，我辈孤独老姥故应就死尔！”市人皆泣。其惠化如此。
《三国典略》曰：齐斛律光之入寇也，周将韦孝宽忌之。孝宽参军曲岩，颇知卜筮，谓孝宽曰：“来年东朝必大相杀。”孝宽因令岩作谣言曰：“百升飞上天，明月耀长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树不扶自竖。”乃间谍遗其文於邺中，齐人用是而杀斛律光。明月，光字也。
《隋书》曰：倭国，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得百馀头。俗无盘俎，藉以槲叶，食用手之。性质直，有雅风。
《唐书》曰：万岁登封玄年春，封嵩山，御朝觐坛，受朝贺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於其杪置金鸡，改名为金鸡树。
桦
《隋书》曰：钵室韦衣胡，布山而住，人众多，比室韦，不知为几纯落。用桦皮盖屋。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二年，汾州起汾阳宫。宫南外平林，率是大桦木，高百馀尺。从行文武，皆剥取皮，复庵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冉

陆机《毛诗疏义》曰：梅冉，其树及叶似豫章。叶大如牛耳，一头尖。其华赤黄，子不可食。冉木理细於豫章，无子。赤者材坚，白者脆。荆州人曰：“梅多江南。”及魏兴、新城、上庸、蜀，皆多樟、冉。

《三国典略》曰：初，陈文帝以湘州出杉、冉，使营造大舰金翅等二百许艘，并诸水战之具。

石南

《魏王花木志》曰：《南方记》石南树，野生，二月花，仍猎菖实。实如燕子，八月熟。民彩之，取核，乾，取皮，作鱼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任《述异记》曰：曲阜古城有颜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围。土人云：颜回手植之木。

婆那娑

《隋书》曰：真猎国土俗，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那娑树，伍篓，叶似冬瓜。庵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他树，花似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大如升。自余多同九真。

x（音包）

《岭表录异》曰：x木，产江溪中。叶细如桧，身坚类柏。惟根软，不胜刀锯。今潮循人多用其根，刳而为履。当木湿时，刻削易如割瓜；木乾之後，柔，刀不可理也。或油画，或漆，其轻如通草。暑月着之，隔卑湿地气。力如杉木。今广州宾从诸郡牧守，初到任，皆有油画x木履也。

牧婆罗

《南夷志》曰：南诏多牧婆罗树。子破，其壳中白如柳絮，纫为丝，织为方幅，裁之为笼段，男子妇人皆服之。骠国弥臣诺，亦皆被婆罗笼段。

青田

崔豹《古今注》曰：乌孙国有青田核，莫测其树之形。实中国者，得其核，取皆菡水则成酒，其味淳美。核大如五六衫瀛，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味。刘璋时，得两核，集宾客设之，常供二十人饮之。一核所盛，方尽一核，所盛者得中饮尽，随便注水，随成即饮，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堪饮。名曰青田壶，亦曰青田酒。

都念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十二年四月，南海郡送都念子树一百株，敕付西苑十六院内种此树。高一丈许，叶如白杨，枝柯长细，花心金色，花叶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柿子，甘酸至美，蜜渍为棕益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表录异》曰：倒捻子，巢丛不大，叶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中妇女得以染色，有子如软柿，头上有四叶，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谓之倒捻子，或呼为都念子，盖语讹也。其子外紫，肉赤，无核。食之甜软，其甚暖腹藏，兼益肌肉。

娑罗

《魏王花木志》曰：娑罗树，缃叶，子似椒，味如罗勒。岭北人呼为大娑罗。盛弘之《荆州记》曰：巴陵县僧寺床下忽生一木，不旬日，势陵轩栋。道人移居避之，木即长迟，但极晚香。有西域僧，见之，曰：“娑罗树也。”彼僧所憩之荫，常着花。至玄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状如芙蓉。

儿树

《唐书》曰：波斯於西海中，见一方石上，有树赤、叶青。树上忽生小儿，长六七寸，见人皆笑，动其手脚，头着树枝。上使摘取一枝，小儿便死。今在大食王处。

酒树

《梁书》曰：南方顿逊国有酒树，似安石榴。取花汁，著杯中数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志》曰：酒出无逊国。）

都勾

刘欣期《交州记》曰：都勾树，木中出屑如面，可啖。

《魏王花木志》曰：《交州记》曰：“都勾，似并榈。木中出屑如面，可取为饵。食如桄榔。”

乌文

崔豹《古今注》曰：乌文木，出波斯国。每舶上剿愦，就中乌文烂然。中国亦有，出温、括、婺等州。

比闾

《汲冢周书□王会》曰：白洲比闾者，其华若羽。伐其木为以车，终行不败。（白州，东南蛮，与白贸灿也。死晷可居曰洲。洲中出此珍木。）

制木

崔豹《古今注》曰：制木，湖州最多有，子如栗，木有白皮。波斯国来者，皆去其皮，人多不别。

卷九百六十二　竹部一

竹上

《易》曰：震为苍琅竹。

《尚书□禹贡》曰：荆州，厥贡惟菌、、苦。（、，美竹。）

又《禹贡》曰：杨州曰，篚既敷。（篚，竹箭；，大竹。禹治水。敷，布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厥贡，瑶、琨、筱、。
《毛诗□斯干》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又《竹竿》曰：《竹竿》，卫女思归也。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翟｝々竹竿，以钓于淇。
《韩诗外传》曰：黄帝时，凤皇栖帝梧桐，食帝竹实。
《周礼□春官》曰：孤竹之管，孙竹之管，阴竹之管。（郑玄注曰：孤竹，竹特生者；曙竹，枝根之末生者；阴竹，生山北者。）
《礼记□月令》曰：仲冬，日长至，则伐木取竹箭。
《左传□文下》曰：贼杀齐懿公於申池，纳诸竹中。
又《襄三》曰：晋伐齐，刘难、士妊惺诸侯之师，焚申池掷墨木。（二子，晋大夫也。）
又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掷墨箭焉。（会稽，山名，今在山阴县。竹箭，筱也。）
《孝经河图》曰：少室之山，大竹堪为釜甑。（此竹亦爨器也。安思县多苦竹，竹之丑有四：有青苦，有白苦，有紫苦，有黄苦。）
《汲冢周书□王会》曰：成王时，路人献大竹。
《史记》曰：智伯率韩、魏攻赵襄子，襄子奔晋阳。原过後至，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自带以下不可见。与原过竹三节，莫通，曰：“我以是遗赵无恤。”襄子自割竹，有朱书。
又《货殖传》曰：渭川千亩竹，其人与千户侯等。
《汉书》曰：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应邵注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鹊尾冠也。）
又曰：上使发卒数万人，塞瓠子河，下淇园掷墨以为楗。
又曰：竹大者，一节受一斛，小者数斗，以为枰（音匣。）。
又曰：梁孝王修兔园，多植竹。
又《地理志》曰：秦地有、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
《後汉书》曰：郭为并州刺史，出行郡，童子乘竹马相待。
又曰：寇恂为河内太守，移书属县，讲兵肆射。伐淇园掷墨，为矢百馀万。（《前书音义》曰：淇园，卫之苑，多竹筱也。）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馀万斛，转以给军。
《晋书》曰：杜预讨吴，州郡多望风归命。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候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後，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武帝平吴之後，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馀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便晏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又曰：王徽之，常居空宅中，便令种竹。闻其声，徽之啸咏指竹曰：“不可一日无此君！”

谢灵运《晋书》曰：玄康二年，巴西界竹花紫色，结实如麦。

《晋书□载记》曰：长安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符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数十万株于阿房宫城，以待之。慕容冲，小字凤皇，至是终为坚贼，入止阿房城焉。

《宋书》曰：卜天兴弟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火。房後有一坑，广二丈馀。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坠。天生乃取实中苦竹，削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类共跳，并惧不敢。天生乃复跳之，往反十馀，曾无留碍。众并叹服。

《南史》曰：南海王子罕，字云华，武帝第十一子也，颇有学问。母尚容华，有宠，故武帝留心。母常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灯缵照夜，此缵宿昔枝叶大茂，母础亦愈。咸以为孝感所致。

又曰：徐伯珍，少孤贫，学书无纸，常以竹叶、箭箬、甘蔗，及地上学书。

《南史□隐逸传》曰：沉麟士，字□祯，居贫，织帘。诵书乡里，号为织帘先生。常为人作，竹误伤手，便流泪而还。驮荻者谓曰：“杆不足损，何至涕零？”答曰：“杆本不痛，但遗体毁伤，感而悲耳！”

《梁书》曰：武帝临雍州，命吕僧珍为中兵参军，委以心膂。僧珍阴养死士，归之者甚众。武帝颇招武猛士庶，飧从会者万馀人。因命接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千间屋为士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积茅盖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独悟其旨，因私具橹数百张。及起兵，悉取檀溪林竹，母为舡舰，葺之以茅，并立办。众军将发，患诸将须橹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舡付二张，争者乃息。

《隋书》曰：明克让，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父山宾，梁侍中。克让少好儒，善谈论，博涉书史，丝壤将万卷。三《礼》礼论，尤所研精；龟策历像，咸得其妙。年十四，释褐湘东王法曹参军。时舍人朱异在仪贤堂讲《老子》，克让预焉，堂边有修竹，异令克让咏之。克让揽笔辄成，其卒章曰：“非君多爱赏，谁贵此贞心？”异甚奇之。

《唐书》曰：南诏理无刑名桎梏之具，罪，以竹五本束之，伏犯者，挞蒲俺。

又曰：开成四年，襄阳三县山殖册实成米，百姓彩实。

《庄子》曰：雏非练实而不食。（练实，竹实也。取其洁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大清掷晡也，凤麟降，蓍龟兆，甘露下，竹实盈。（竹实，凤皇食。）
又曰：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则破，竹得水则死也。）
又曰：槁竹有火，弗钻不燃；土中有水，弗掘无泉。（掘犹穷也。）
《梅子》曰：弘农宜阳县金门山，竹为律管；河内葭莩以为灰，可以候气。取灰实管端，置之深宫，复以缇幕，勿令见风，日长至，则灰飞管通矣。
《唐子》曰：希见食笋，归煮竹根。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学。”钟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斩而为用，射达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学之为？”孔子曰：“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不益深乎？”
《吕氏春秋》曰：昔黄帝命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西方山名。）乃之阮隃之阴，（山名。）取竹于𠂤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
《山海经》曰：长石之山，西有共谷，其中多竹。卫丘山南，帝後（郭璞症曰：俊，舜字假借音。）竹林在焉，大可为舟。
又曰：竹生花，其年便枯。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必经结实而枯死。实落土复生，六年还成町。
《穆天子传》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乃树掷墨，是曰竹林。
《吴越春秋》曰：越王问范蠡用兵，对曰：“越有处女，愿君王问之。”处挪当见於王，道逢老人，自称袁公，跪被林杪，竹末折，堕地。处女即捷其末，公操蒲熬，而刺处女。处女举杖击之，飞上树，变为白猿。
《三辅旧事》曰：武帝作延陵及庙，窦将军有青竹田在庙南，恐犯蹈之，言作陵不便。
《世说》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舍馀有数十斛竹片，咸长数寸，众并谓不堪用，正合烧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谓可为竹甲，而未显其言。驰使以问杨主簿德祖，德祖意悬同。
《风俗通》曰：杀青。案，杀青，作简书之新竹，有汁，後加於火上。故作简者，於火上炙乾之。
《水经》曰：东阳定县，夹岸缘溪，悉生支竹，及芳枳木连，杂以霜金橙。
《说文》曰：竹，冬生草也。
《华阳国志》曰：有竹王者，兴於遁水。有一女，浣於瞬吊，有三节大竹流入女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儿声。持归，破竹，得男。长养，有武才，遂雄夷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氏竹为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祠竹林是也。
又曰：何随家养竹园，人盗其竹，何随遇行见，恐盗者觉怖走竹伤其足，挈履徐步而归。
《文士传》曰：蔡邕经会稽高迁亭，见屋椽竹，从东间数第十六，可以为。取用，果有异声。
《神仙传》曰：离娄公服竹汁，饵桂，得仙。
又曰：壶公欲与费长房俱去，长房畏家人觉，公乃书一青竹，戒曰：“卿以此竹，归家便称病，以此置卿卧处，默便来还。”长房如言，家人见此竹，云是尸，哭泣行丧。
《荆楚岁时记》曰：夏至节日食粽，周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棕。练叶插五丝，系臂，谓为长命缕。
《王子年拾遗记》曰：蓬山有浮筠之，叶青茎紫，子如大珠。有青鸾集其上，下有砂砺，细如粉。暴风至，竹条翻起，拂细砂如雪霰，仙者来观戏焉。风吹竹折，声如钟磬之音。
《南越志》曰：罗浮山生竹，皆七八围，节长一二尺，谓掷暖龙。
《湘州记》曰：邵陵高平县有文竹山，上有石床，四面绿竹扶疏，常随风委拂此床。
《永嘉记》曰：阳屿仙山有平石，方十余丈，名仙坛。有一筋竹，垂坛旁，风来辄扫拂坛上。
《东阳记》曰：昆山去芜城山十里，峰岭高峻。故老传云：岭上有圆池，鱼鳖具有。池边有竹，极大。风至垂屈，扫地恒洁，如人扫之。
《丹阳记》曰：江宁县南二十里慈姥山，积石临江，生箫管竹，王子渊《洞箫赋》所称即此也。其竹圆致，异于他处。自伶伦彩竹巜谷，其后惟此竿见珍。故历代常给乐府，而俗呼曰鼓吹山。
《风土记》曰：阳羡县有袁君冢，坛边有数杖大竹，高二三丈。枝皆两两。枝下垂，如有尘秽，则扫拂，坛上恒净洁。
袁山松《宜都山川记》曰：亻艮山县方山上有灵祠，祠中有特生一竹，擅美高危。其杪下垂，忽有尘秽，起风动竹，拂荡如扫。
《荆州记》曰：临贺谢休县东山，有小竹生其旁，皆四五寸围。下有盘石，径四五丈，蓟赃，方正清滑如弹棋局。两竹屈垂扫其上，初无尘秽。未至数十里，闻风吹此竹，如箫管之音。
《武昌记》曰：阳新县有朔山，山有两大竹，长十馀丈，围数尺。有声如风雨，为官长凶候，县人占之有验。
《口南记》曰：口南有实心竹，文彩班驳，殊好，可为器物。其土以为枪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交床。
《述征记》曰：仙阳县城东北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康宅。今悉为田虚，而父老犹种竹木。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牒，记人之年、名字、物色，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
刘敬叔《异苑》曰：吴都桐庐人尝伐竹，见一竹竿，雉头蛇身，犹未变。此亦竹为蛇，蛇为雉也。
任《述异记》曰：湘水去岸三十许里，有相思宫、望帝台。舜南巡不返，殁，葬於苍梧之野。尧之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恸哭，泪下沾竹，文悉为之班班然。
又曰：卫有淇园，出竹，在淇死蹙上。《诗》云：“瞻彼淇澳，绿制ㄗ猗。”
又曰：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汉章帝三年，子母竹笋生白虎殿前，谓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颂》。
又曰：东海畔孤竹生焉，斩而复生，中为管。周武王时，孤竹人献笋一株。
杨泉《物理论》曰：宜阳金门竹为律管，河内葭为灰，可谓同气。
《本草》曰：竹花，一孟草。
《梦书》曰：竹为处士。田居梦见竹者，忧处士也。
《楚词口七谏》曰：便娟掷毕，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冷冷而来风。
江《竹赋》曰：含虚中以像道，体圆质以仪天。
《古诗》曰：种竹深纠晷，三年乃成竿。
卷九百六十三　竹部二
竹下
桂竹
《山海经》曰：云山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郭璞注曰：始兴小桂县出桂竹也。）
箭竹
《尔雅》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掷毕箭焉。
《礼记》曰：礼之於人也，如竹箭之有蟛。
《说文》曰：箭，矢竹也。
戴凯之《竹谱》曰：箭竹，高者一丈，节间三尺，坚劲，中为矢。
桃枝竹
《尔雅》曰：桃枝，四寸有节。（今桃枝节间相去多四寸。）
《竹谱》曰：桃枝竹，皮滑而黄，可以为席。
《山海经》曰：れ冢之山，嚣死蹙上，多桃枝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裴氏《广州记》曰：有桃竹。
《魏志》曰：倭国有桃枝竹。
篁竹
《竹谱》曰：篁竹，似滚狩概节。
筋竹
《竹谱》曰：筋竹，长二丈许，围数寸，至坚利。出日南九真。南方以为矛。其笋未成竹时，堪为弩弦。见徐衷《南中奏》。刘渊林云：“夷人以史{票}（音瓢。）竹为矛。”即是筋竹，一物而二名者也。
《永嘉郡记》曰：阳兴去安固江口六十五里，有仙石山。顶上有平石，辟方十馀丈，名为仙坛。坛陬有一筋竹，凡有风来，动音自成宫商。
周景式《庐山记》曰：康皇溪，道士种松及筋竹竿。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岭南道无筋竹，惟罗山有之，其大尺围，细者色如黄金，坚贞疏节。
《异苑》曰：东阳留道，先玄嘉四年，筋竹林忽生连理。野人无知，谓为祸祟，斫杀之。
钩端竹
《山海经》曰：れ冢之山，嚣死瓠当，多钩端竹。
筜竹
《汉书》曰：张骞之大夏，见筜竹杖，问之，云：“贾人市之身毒国。”
《山海经》曰：龟山多狭竹。（郭璞注曰：即筜竹。）
《竹谱》曰：筜竹，高节实中，状若人剡，俗谓之扶老竹。《广志》云：“出南广邛都县。”
《罗浮山记》曰：邛竹，本出邛山，张骞西至大夏所见也。而此山左右时有之，乡老以为杖。
种龙竹
《广志》曰：种龙竹，任作笛。
《吕氏春秋》曰：昔黄帝命伶伦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沅渝之阴，取竹于巜谷，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律植稻也。
□母竹
《广志》曰：□母竹，大竹也。
离竹
《广志》曰：离竹，细而多刺。
竹
《广志》曰：{思}竹，任作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表录异》曰：{思}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涩文，可为错子错甲，利胜於铁。若钝，以浆水洗之，还复快利。（《广州记》云：石麻掷犨，劲而利，削为刀，割像皮如切竽。）

狗竹

《竹谱》曰：狗竹，节间有毛，晨≠海。

{眉}竹

《竹谱》曰：{眉}竹，江间谓之箭竿。一尺数节，叶大如扇，可以衣篷。江汉之间谓之{敝}（音蒲。）竹。

由梧竹

《南方草木状》曰：由梧竹，吏民家种之，长三四丈，围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

《林邑记》曰：由梧，堪为屋梁柱。

左思《吴都赋》曰：由梧有篁。

班皮竹

《博物志》曰：洞庭虞帝之二女，啼，以涕挥竹，竹尽班。今下俊有班皮竹。（音芸当）

顾徽《广州记》曰：竹，一名，节长一丈。

《吴录》曰：始兴曲江县有竹，围尺五寸，节相去六七尺。夷人以为布葛。

《异苑》曰：建安有竹，节中有人，长尺许，头足皆具。

《竹谱》曰：竹，大者中作甑。

苦竹

《永嘉郡记》曰：乐成县民张チ者，隐居颐志，不应辟命。家有苦竹数十顷，在竹中为屋，恒居其中。王右军闻而造之，チ逃避竹中，不与相见。一郡号为高士。

射筒竹

《竹谱》曰：射筒竹，薄肌而长，中着箭，因以为名。

沙麻竹

《南越志》曰：沙麻竹，人削以为弓。弓似弩，淮南所谓溪子弩也。或曰收麻竹，或曰粗麻竹。

《岭表录异》曰：沙摩竹，广桂皆植。大如茶碗，竹厚而空小，一人止擎一茎，堪为茅屋之椽梁也。其种者，即钐其竿，每截二尺许，钉入土，不逾月而生根叶，明年长芽，笋不三载而为林，盖土地所宜也。（南人奄以盐为笋。）

石麻竹

裴渊《广州记》曰：石麻竹，劲利，削为刀，切像皮如截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苞竹
顾微《广州记》曰：平乡县有苞竹，堪作布。
《吴都赋》曰：苞笋抽节，往往萦结。
鸡颈竹
《竹谱》曰：鸡颈竹，篁之类。纤细，大者不过如指。疏叶黄皮，强脆无所堪施。笋美，青班色绿。江东山岗所饶也。
芦{思}竹
《竹谱》曰：此竹当是芦，出扬州东垂诸郡，浙江以东。可以为篴。
{函}竹
《竹谱》曰：{函}堕竹，大如脚指。虫食其笋皮，类绣，甚可爱。
莽竹
《尔雅》曰：莽，数节。（节间促也。）
刂竹
《尔雅》曰：刂（音吝，）坚中。（竹类，其中实也。）
{闵}竹
《尔雅》曰：{闵}（音闵，）{余}（音徒。）中。（其中空也。）
仲竹
《尔雅》曰：仲，无{亢}。（亦竹类，未详。音航。）
{曼}竹
《礼斗威仪》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太平，{曼}紫脱为常生。
《王子年拾遗记》曰：岑华山，在西海之西。有{曼}竹，为箫管，吹之。若群凤之鸣。
汉竹
《广志》曰：永昌有汉竹，围三尺馀。
利竹
《广志》曰：西南出利竹。
林于竹
《竹谱》曰：林于竹，叶薄而广。
晋竹
《吴越春秋》曰：吴王闻越王尽心自守，赐之以书，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赍葛布十万、狐皮五双、晋竹十庚，以答封礼。
沛竹
东方朔《神异经》曰：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长百丈，围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为舡。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疮疡。（茂先曰：子，笋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棘竹

《竹谱》曰：棘竹，生交州诸郡。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几於实中。夷人破以为弓。枝节皆有刺，彼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万震《异物志》所谓“种为藩落，阻过曾墉”者也。或卒倒根出，大如十石物，从横相承，状如缲车。一名笆竹，见《三仓》。笋味落人鬓发。

沉怀远《南越志》曰：宋昌县有棘竹，长十寻，大如瓮。其间短者，辄六七丈也。为竹丛薄，叶下有钩刺，或有条末如芒针。

《南州异物志》曰：棘竹，节有棘刺。

《岭表录异》曰：南土有刺竹，即枝上有刺，南人呼刺为刺勒。自根横生，枝条展转如织。虽野火焚烧，只燎细枝嫩叶。春丛生，转复牢密。邕州旧以刺竹为墙，蛮蜒来侵，竟不能入。

{}竹

《竹谱》曰：{}与由衙，厥体俱洪，围或累尺，{}实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

《异物志》曰：有竹曰{}，其大数围，节间相去局促，中实满，坚强。以为屋榱，断截便以为栋梁。不复加斤斧也。

弓竹

《竹谱》曰：弓竹，出东垂诸山。

竹

《尚书□禹贡》曰：、既敷。

《尔雅》曰：，竹。（竹别名也。《仪礼》曰：竹在建鼓之间。谓箫管之属。）

笋（附）

《尔雅》曰：笋，竹萌。（初生者。）

《毛诗□韩奕》曰：其蔌维何？维笋及蒲。（笋，竹萌也。）

《周礼□天官□醢人》曰：加豆之实，{治}菹、笋菹。（{治}，箭萌也；笋，竹萌也。）

《东观汉记》曰：马岳炅荔浦，见冬笋，名苞笋。上言：“《禹贡》‘厥苞橘柚’，疑谓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笋。

《续晋安帝纪》曰：豫州刺史司马尚之，为桓玄将冯该所攻，仓储稍竭，或曰：“战士多饥，悉未付食。”是时，芦笋时也，尚掷旮笋曰：“且啖此，足解三日。”将士离心，遂败。

《吕氏春秋》曰：味之美者，越骆之。（高诱曰：笋也。）

《华阳国志》曰：何随，字季业。有竹园，人盗其笋者，随行见之，恐惊，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挈履而归。
《荆州图》曰：筑阳薤山上有孤竹，三年而生一蜀。笋成，代谢常一。
《衬搡先贤传》曰：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竹笋，宗入林中哀号，方冬，笋为之出，因以供养。时人皆以为孝感所致。
《南史》曰：沉道虔，有人拔其屋後笋，令人止之，曰：“隙菟笋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与。”乃令人买大笋送与，盗者惭，不取，道虔使置其门内而还。
《笋谱》曰：笋者，竹之白也，竹之鬼节种。（凡草木有白嫩而堪食者，皆曰白也。）厥性弱於木而强於草，实草木中别类也。
陆龟蒙《笋赋》曰：洪纤靡定，方圆不均。（南方有方竹。）
卷九百六十四　果部一
果
《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尔雅》曰：果不熟曰荒。
《周礼□天官上》甸师职曰：甸师，供野果之属。
《礼记□曲礼上》曰：赐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
又《玉藻》曰：果实未熟，不鬻於市。凡食，果实者後君子，火熟者先君子。
《春秋玄命苞》曰：织女星主果。
谢承《後汉书》曰：刘，字伯祖，中山安国人。仕郡为主簿。郡将小子，常出钱付之市买果实，悉以买笔墨书具与之。
华峤《後汉书》曰：桓荣为博士，会庭中诏赐奇果，受赐者怀之，荣独举手奉以拜。光武笑指之，曰：“杆真儒生也！”
《陈书》曰：徐孝克侍宴，无所食啖。至食散，当其前膳羞损减。帝密记，以问中书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见孝克以珍果内绅带中，斌当时莫识其意，後寻访，方知其以遗母。斌以启，宣帝嗟叹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馔并遣将还，以饷其母。”时论美之。
《北史》曰：後魏淮阳王欣，好营产业，多所树艺。京师明妍，皆出其园。
《唐书》曰：李泳为河阳，所至以贪残为务。犒宴所陈果实，以木刻彩缋之。
《说文》曰：在木曰果，在草曰。（郎果切。）
《山海经》曰：不周之山，爰有嘉果，其实如桃李，其叶华赤，食之不饥。
《符子》曰：赵之相者曰林氏，有九子，皆贤。国人美而称之，号曰九德之父，十德之门。赵王疾之。王乃使择其果之烦者伐之。其父曰：“果之茂者，犹伐之，况其人乎？吾将以尔为累矣，去之则免！”乃携老持子，逃赵相於白□之岩，终身不返。赵人思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郭子》曰：王丞相俭，帐下甘果盈溢，涉春败烂。
《吕氏春秋》曰：昔古朱襄氏治天下也，（炎帝别号，）多风。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琴，以来阳气，以定群生。（士达，朱襄氏臣。）
《杜兰香传》曰：神女姓杜，名兰香，降张硕，常食粟饭，并有非时果。硕食之，亦不甘，然一食可七八日不饥。
《邺中记》曰：石虎有华林园，种众果。民间有明妍，虎作虾蟆车，四搏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载之，植之无不生。
阚る《十三州记》曰：舍卫国在月氏南万里，果大如三斗瓦。
《食经》曰：种明妍法：取好直枝，内着芋魁中种之。
张衡《东京赋》曰：奇树珍果，钩盾所职。
左思《魏都赋》曰：驰道周屈於果下。（刘逵注曰：汉厩旧有乐浪所献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车。）
又《蜀都赋》曰：百果甲坼，异色同荣。
刘桢《鲁都赋》曰：芳果万名，攒罗广庭。霜滋露熟，时至则零。
《石崇金谷诗序》曰：杂果几乎万株。
陆机《与弟□书》曰：天渊池东南角，有果，各作一林，无处不有，纵横成行，一果之稼作一堂。
郭璞《五果赞》曰：果之品，剖筮因宜。虽曰微肴，贵贱有差。
栗
《毛诗□山有枢》曰：山有漆，隰有栗。
《韩诗》曰：“东门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东门之外，栗树之下，有善人，可与成为室家者。
《毛诗疏义》曰：五方皆有栗，周、秦、吴、杨特饶。惟渔阳、范阳栗甜美长味。倭、韩国上栗，大如鸡子，亦短味不美。桂阳有栗，丛生，大如杼子。
《仪礼□士丧礼》曰：设豆右菹，南栗痘袁。
《大戴礼》曰：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剥也。
《周礼□天官□笾人》曰：馈食之笾，其实栗。
《礼记□内则》曰：栗曰撰之。
《左传》曰：女贽不过榛、栗、枣、修，以告虔也。
《论语》曰：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
《尔雅》曰：列，（例、列二音。）而。（树似槐°而卑小，子如细栗，可食，匠箔东亦呼为而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书》曰：种千树栗，其人与千户侯等。
谢承《後汉书》曰：豫章宗度拜定陵令，县人杜伯夷清高不仕，度与谈论，致枣、栗而已。
《魏略》曰：太子与锺繇书曰：“窃见玉书称美，玉赤拟鸡冠，黄侔蒸栗。”
《魏志》曰：东夷韩国出大栗，如梨。
《宋书》曰：刘秀之为丹阳尹。先是，秀之从叔穆之为丹阳，与子弟厅事上宴。厅事柱有一穿，穆之谓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试以栗遥掷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惟秀之独入焉，其言遂验。
又曰：王恭幼敏悟。年数岁时，祖母戏诸孙侄，散栗於床，群儿竞之，恭独不取。问其故，对曰：“不取自当得赐。”由是中表异之。
《梁书》曰：沉约常侍宴，会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众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知。约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
又曰：萧琛常预御筵，醉伏。上以枣投琛，琛乃取栗掷上，中面。御史中丞在席，帝动色曰：“席中有人，不得如此，岂有说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报之以战栗。”
《庄子》曰：宋有狙公者，（好养猴者。）恐众狙之不驯於己也，先诳之曰：“与若，（，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超然而怒。
《范子计然》曰：栗出三辅。
《庄子》曰：庄周游乎调陵之樊，（樊，蕃。）睹一异鹊，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感，触也。）
又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於是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曰有巢氏之民。
《国语》曰：夫妇贽，不过枣、栗，以告虔也。（枣取蚤起，栗取战栗。虔，敬也。《曲礼》：妇人之贽：脯枣栗也。）
《韩子》曰：秦饥，应侯谓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枣栗，以活民，请发之。”王曰：“今发五苑以活民，是使有功与无功争取也。人生而乱，不如死治。”
《说苑》曰：田饶曰：“果园梨栗，後宫妇人摭以相ㄴ，而士不曾得一常。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世者，士之所重也。”
《吕氏春秋》曰：伊尹说曰：“果之美者，江浦之橘，箕山之栗。”
《正部》曰：《玉府》云：“赤如鸡冠，黄如蒸栗。”
卢毓《冀州论》曰：中山好栗，地产不为无珍。
卢谌《祭法》曰：春秋冬祠，皆用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稽先贤传》曰：光武诏严遵诣行所，遇蜀都献橘、栗，上令公卿以下各以手所及取，遵独不取。上曰：“不敢取者谁？”竹对曰：“君赐臣以礼，臣奉君以忠。今赐无所主，臣是以不取。”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峄阳太守曹宠所献，大如拳。）

《三秦记》曰：汉武帝果园，有大栗，十五枚为一升。

《水经注》曰：汝水湾中有地数顷，上有栗园，栗小殊不并，固安之实也。然赎贡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植。树高茂，望若屯囗积气矣。林中有栗堂，甚闲敞，牧宰及英彦多所游薄。

《山海经》曰：南山，其上多栗。葛山、铜山，其木多栗。

《广志》曰：栗有侯栗、关中大栗，大如鸡子。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中，栗一株，侯栗六株。

《华山记》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艺植以来，萧森繁茂。

《神异经》曰：东北荒中有栗树，高三十丈，栗径三尺，其壳赤，肉黄白，味甜，食之令短气而渴。

《地理记》曰：诸暨如拳之栗。（案，出会稽部也。）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洛阳仪鸾殿南有乌勃林、栗林；有蒲桃架四行，行长百馀步。

《岭表录异》曰：广州无栗，惟勒州山中有石栗，一年方熟，皮厚而肉少，味似胡桃人。熟时，或为群鹦鹉至啄食略尽。只此石栗，亦甚稀少。

王彪之赋曰：王檀侯栗。

王逸《荔枝赋》曰：北燕荐朔滨之巨栗。

蔡邕《伤故栗赋序》曰：人有折蔡氏祠前故栗者，故作斯赋。

王褒《僮约》曰：南安拾栗彩橘。（南安，县名。）

卷九百六十五　果部二

枣

《尔雅》曰：枣，壶枣也。（郭璞症曰：匠箔东呼枣大而锐上者为壶。壶犹瓠也。）边，要枣。（细要枣也，今谓之鹿卢枣。）齐，（音齐。）白枣。（即今枣子，白乃熟。）贰，酸枣。（树小实酢。《孟子》曰：养其贰遵，羊枣。实小而员，紫黑色，今俗呼为羊矢枣。《孟子》曰：曾嗜羊枣。）洗，大枣。（今河东猗氏出大枣，子如鸡卵。）卫泄，苦枣。（子味苦也。卫音岁也。）晢，无实枣。（不着子也。）还味，稔枣。（还味，短味也。）

又曰：枣李曰之。

京房《易妖占》曰：天雨枣，小民流亡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焦赣《易林□师之豫》曰：北山有枣，使叔寿考。
《说文》曰：贰，酸枣也。
《毛诗□豳□七月》曰：八月剥枣。
《周礼□天官』吨人》曰：馈食之笾，其实枣。
《大戴礼□夏小正》曰：八月剥枣。剥者，取也。
《礼记□曲礼下》曰：妇人之贽，脯、、枣、栗。
又《内则》曰：枣曰新之。
又曰：枣，栗，饴蜜以甘之。
《春秋繁露》曰：握枣与错金，以示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故物之於人，小者易知。
《史记》曰：楚庄王之时，有所爱马，啖以枣脯。
又曰：李少君以却老方见上，少君言上曰：“臣曾游海上，见安期生食巨枣，大如瓜。”
《汉书》曰：广陵厉王胥，宫园中枣树，乃生十馀茎，茎正赤，叶白如素，王坐祝咀，自杀。
又曰：王吉少时，学问居长安。其东家有枣树，垂吉庭中。吉妇取枣以啖，吉後知之，乃去妇，东家闻而欲伐其树，邻里共止之，因固请吉令还妇。里中为之语曰：“东家有树，王阳妇去；东家枣完，去妇复还。”
又曰：安邑千树枣，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东观汉记》曰：自冯反后，邓禹威稍损，又乏食，败走至高陵，军士饥饿，皆食枣叶。
又曰：中黄门孙程谋诛江京，后程于盛化门外，与马国等相见，诈谓国曰：“天子与我枣脯。与若枣者，早成之。”乃与国等共为谋，立顺帝。
谢承《後汉书》曰：河南陶硕，乡曲饷之，硕无所爱，但食枣饮水，美谈而已。
又曰：孟节能含枣核不食，可至五年。
应劭《汉官仪》曰：光武封泰山上坛，见酢梨酸枣。上问其故，主者曰：“百官上者所置。”上曰：“封禅大礼，千岁一会，衣冠士大夫，何故尔也？”
《魏志》曰：杜恕上疏曰：“冀州户口最大，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徵求之府。”
《世说》曰：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饶壮，因在狈戢后侧共围棋，并啖枣。文帝以毒置诸枣蒂中，自选可食者；而王弗悟，遂杂进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预敕毁器。太后徒跣赴井，无器可汲，须臾遂卒。
又曰：王大将军常至石崇家，如厕，见漆箱中盛乾枣，本以塞鼻，王遂食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群婢莫不笑。
《晋书》曰：贾后将废太子，诈称上不知，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见，置于别室。遣婢陈舞，赐以酒枣，逼饮醉之。
《晋史》曰：光禄卿李郁，因昼寝，梦食巨枣。觉而有疾，谓其亲友曰：“常闻‘枣’字重‘来’，呼魂之像。今予神气逼抑，将不免乎？”未几而卒。
《孟子》曰：曾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曰：“脍炙哉！”曰：“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孟子曰：“脍炙同也，羊枣独也。”
《韩子》曰：秦饥，应侯谓王曰：“五苑之果蔬橡枣栗，足以活民，请发之。”
又曰：子产治郑，桃枣之荫於街者，莫援也。
《邹子》曰：夏取枣、杏之火。
《淮南子》曰：十一月，官都尉其树枣。
《晏子春秋》曰：景公谓晏子曰：“东海掷晷，有水而赤。死晷有枣，花而不实，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龙治天下，以黄布裹蒸枣，至海而投其布，故水赤；蒸枣，故花而不实。”公曰：“吾佯问子。”对曰：“婴闻：佯问者，佯对之。”
卢毓《冀州论》曰：安平好枣，地产不为无珍。
杜氏《新书》曰：杜畿为河东太守，平虏将军刘勋为太祖所亲，贵震朝廷，常从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後勋伏法，太祖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势也！”
《英雄记》曰：孔文举为端愠贼所攻，城欲破，其治中左承祖，以官枣赋与战士。
蔡邕《奏事》曰：程末年十四时，祖父叔病物故，末抱伏叔尸，号泣悲哀。舅哀其羸劣，嚼枣肉以哺之。末见食欷，不能吞咽。
《汉武内传》曰：七月七日，西王母当下，为帝设玉门之枣。
《东方朔传》曰：武帝时，上林献枣。上以所持杖击未央前殿槛，呼朔曰：“喑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献枣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击槛，两木；两‘木’，‘林’也。来来者，枣也。叱叱者，四十九枚。”上大笑，赐帛十匹。
《王子年拾遗记》曰：北极有皮峰之阴，多枣树，百寻，其枝茎皆空，其实长尺，核细而柔，百岁一实。
《真人关令尹喜内传》曰：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玉文之枣，其实如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吴郡沉羲，为仙人所迎上天，云：“天上见老君，老君赐羲枣二枚，大如鸡子。”
又曰：李意期於成都甬中作一土窟，居其中。冬夏单衣，长剪去之，但使长五寸许。多饮酒食脯，及枣栗。或百日二百日不出窟，是时无所可食也。
《鲁女生别传》曰：李少君曰：“冥海之枣大如瓜，锺山之李大如瓶，臣已食之，遂有奇光。”
《刘根别传》曰：有道之士不可识。往者有陈孜如痴人，江夏袁仲阳知事之。孜谓仲阳曰：“今年春当有疾，可服枣核中仁二十七枚。”後果大病。
又曰：能常服枣核中仁，百邪病不复干也。仲阳服之有效。
《冯明生别传》曰：明生为县吏，捕贼，为贼所伤，殆死。道间见女人，年可十六七，姿容绝世，以肘後管中一丸如小豆与服，即愈。随神女还岱宗，见安期生，曰：“昔与女郎游於安息西母之际，食枣异美。此间枣小，不及忆。此枣未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昔与君共食一枚，乃不尽，此间小枣，那可相比也！”
《高士传》曰：胡昭，字孔明。晋宣帝为布衣时，与昭有旧。昭同郡周士等谋帝，昭闻而步险邀士肴浑之间，止士，士不肯。昭泣以示诚，士感其义，乃止。昭斫枣树，共士盟而别。昭虽有阴德於帝，口终不言，时人莫知。
《风俗通》曰：鲍集耕田而食，穿井而饮，於山中食枣。或曰：“杆枣，子所植也。”遂强吐，立枯死。
《水经注》曰：酸枣县，故城南古韩国。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树名都，酸枣以棘名邦，故曰梳枣也。
《水经》曰：高唐县大河右溢，世谓之甘枣沟。水侧多枣，故俗取名焉。
《广志》曰：东都城紫枣，长二寸。西王母枣，大如李核，三月熟，众果之先熟者也。种洛阳宫后园。河内郡枣，一名虚枣，一名安邑枣。东海蒸枣、洛阳夏白枣、安平信都大枣、单父枣、梁园国夫人枣。大白枣，一名曰咨，小核多肌；三星枣、骈白枣、灌枣，此四者，官园所种。枣有狗鸡心、牛头、羊矢、弥猴、细腰之名，又有玄枣、大枣、崎廉枣、桂枣。
《邺中记》曰：石虎园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
《东阳记》曰：信安县有悬室坂。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令其归。质承声而去，斧柯亏然尽烂。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旧凋落，无复比时矣。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景阳山南有百果园，果别作一林，林各有一堂。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仙人枣，长五寸，把之两头俱出核，细如针。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传云：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枣。

《晋中阁名》曰：华林园，枣六十二株，王母枣十四株。

卢谌《祭法》曰：春祠用枣油。

《本草》曰：凡枣，九月彩，日乾，补中益气，久服神仙。

郭子横《洞冥记》曰：房唐细枣，出房唐之山。山临碧海，万年一实。子如今软枣，笮之有膏，膏可燃灯。西王母握核以献帝，因名曰握核枣。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二年八月，信都献仲思枣四百枚。枣长四寸，五寸围，紫色细文，文绉核肥，有味，胜于青州枣。北齐时，有仙人仲思，得此枣种之，亦名仙枣。时海内惟有数树。

《西京杂记》曰：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献明妍树，亦制有美名：弱枝枣、西王母枣、（出昆仑山。）棠枣、王门枣、青华枣、（音程。）枣、赤心枣。

《神异经》曰：北方荒中有枣林焉，其高五尺，子长六七寸，围过其长。熟赤如朱，乾之不术，气味甘润，殊於常枣。食之，可以安躯体，益气力。

《异苑》曰：郑鲜之女，脚患挛癖。就王濮阳请水浇之，馀灌庭中枯，枣树既生，女脚亦差。

又曰：沙门竺惠猷，太玄二年，夜梦读诗五首，其一篇后曰：“陌南酸枣树，名为六奇木。遣人以伐取，载还柱马屋。”

又曰：太玄中，南郡忻陵县有枣树，一年忽生桃、李、枣三种花子。

《幽明录》曰：太原王仲德，年少时，遭乱避胡贼，绝粒三日，草中卧，忽有人扶其头，呼云：“可起啖枣！”王便寤，瞥见一小儿，长四尺，即隐。乃有一囊乾枣在前，啖之，小有气力，便起。

任《述异记》曰：魏世，河内冬雨枣。耆旧说：周秦时，河南雨酸枣，遂生野酸枣，今酸枣县是也。枣之甚小者，谓之酸枣。

《广五行记》曰：冯宣，上党人，仕为北平护军。丧於官，时年三十八。还家乡里，服始毕，婢在外，闻叫唤声，开门见宣，婢惊入，白宣妻韩。韩悲愕良久，见宣，宣曰：“生必有死，恨早宾狩情！”宣外甥严翊至，宣曰：“当有兵乱，继以饥疫，并土不可复居。侯宅东枣树死，便走，可免。”翊受旨，宣告别，须臾而没。後二百日，枣树死，翊与宣家东投渔阳。发後四旬，而上党遭寇暴，兵人死荒乱途炭，存者鲜矣。

《岭表录异》曰：波斯枣，广州郭内见其树。树身无闲枝，直耸三四十尺。及树顶四向，共竖十馀枝。叶如海棕。（亦呼为海棕。）广州所种者，或三五年一番结子。亦似此中青枣，但小耳。自青及黄，扑已尽，又朵着子。每朵约三二十颗。刘曾於番酋家食本国剿馈者，伤泛沙糖，皮肉软烂，饵之，乃火烁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蒸之味也。其核与北中枣殊异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亦收而种之，久无萌芽，疑是蒸熟也。
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凡枣味，莫言安邑御枣也。
曹植《鹞雀赋》曰：雀得鹞言，意甚不移。依一枣树，丛多刺。
潘岳《笙赋》曰：枣下纂纂，朱实离离。宛其落矣，化为枯枝。
潘岳《闲居赋》曰：周文弱枝之枣，防陵朱仲之李。
傅玄《枣赋》曰：素华离离，朱实甚脆。色如霜雪，甘如含蜜。
左思《魏都赋》曰：淇园之笋，信都之枣。
《古诗》曰：甘瓜抱苦蒂，美枣生刺棘。
郭璞《枣赞》曰：赤心鲠直。
傅玄《歌词》曰：黄叶离高柯，丹枣坐自零。不险存自零，念我少弟兄。
卷九百六十六　果部三
甘
谢承《後汉书》曰：丹阳张磐，字子石，为庐江太守。寻阳令常饷一奁甘，其小男年七岁，就取一枚。磐夺取，付还。卒以两枚与之，磐夺儿甘，鞭卒曰：“何故行赂於吾子！”
《宋书》曰：彭城王义康，时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常冬月啖甘，叹其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三寸。
又曰：玄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送九种盐并胡鼓，仍求黄甘。
《梁书》曰：吕僧珍既有大勋，任总心膂，性甚恭慎。当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气鞠躬，果食未常举{助}。常醉後后取一甘食，武帝笑谓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进！”禄外令月给钱十万。
《唐书》曰：罗浮甘子，开玄中始有山衫曛於南楼寺，其後常资进献。幸蜀、幸奉天之岁，皆不结实。
又曰：天宝中，中书门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德音：‘闻江南为橘，江北为枳，盖以地气有殊，物性因变。朕近於宫内种甘子树数株，今秋已来，结实一百五十颗，乃与江南及蜀道所进无别，亦可谓稍异也。’”
《晋令》曰：阆中县置守黄甘吏一人。
《风土记》曰：甘，橘之属，滋味甜美特异者也。有黄者，有者。者谓之壶甘。
《广志》曰：甘有二十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苍黄。犍为南安县出黄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异经》曰：东方朔云：“东南外有建春山，其上多美甘树。”
《京口记！曰：京城东门射堂前，柑树十馀株。
卢谌《祭法》曰：冬祠用柑。
《襄阳记》曰：李衡，字叔平，为丹阳太守。衡母欲治家，妻辄不听。後密遣十人，於武陵龙阳洲上作宅，种柑千树。临死敕儿曰：“汝母恶吾匹治家，故穷如是。吾洲内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足用矣。”及衡甘成，岁得绢数千匹。
《荆州记》曰：枝江有名甘。宜都郡旧江北有甘园，名宜都甘。
《湘州记》曰：州故大城内有陶侃庙地，是贾谊故宅。谊时种甘，犹有存者。
崔豹《古今注》曰：甘实形如石榴者，谓为壶甘也。
《唐新语》曰：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纸不敬，代之细醇。既而恐甘子为布所损，每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俱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掷戟，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
又曰：安禄山将反，宰臣韦见素请以平章事追之，玄宗许焉。草诏讫，中留之，遣中使辅ギ琳送甘子，且观蒲颁。ギ琳受赂而还，因言无反状。玄宗谓宰臣曰：“禄山必无二心，诏本氩焚矣。”
《异苑》曰：河内司马玄胤，玄嘉中为新淦令，丧官。月旦设祭，甘化而为鸢。
又曰：南康皈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橙柚。就食其实，任意取足。脱持归者，便遇大虺，或颠仆失径，家人啖之亦病。
《述异记》曰：南康郡有东望山，营民入山顶，有湖清深；又有果林，周四里许，众果毕植，间无杂木，行列整齐，如人功也。甘子熟，三人共食致饱。讫，怀二枚欲以示外人。便还，寻觅向迳，回旋半日，迷不能得。即闻空中语云：“放嘶允，乃听汝去！”怀甘者恐怖，放甘於地，转眄即见归径，乃相与俱却返。
《广古今五行记》曰：唐高宗调露中，连州见一甘树，四月中有子，如拳大，剖之，有两头蛇。
又曰：唐光宅中，季崇直任益州刺史。厅事前有甘树，有子大如鸡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针。郡官咸异之，方欲将进，久而方罢。因剖之，得一赤班蛇，长尺馀。崇真後为兵所杀。
王口《洛都赋》曰：若夫黄甘、荔枝，殊远之珍，虽非方土之所产，重九译而来臻。
潘岳《笙赋》曰：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载诗曰：三巴黄甘，瓜州素柰，渴者所思，铭之裳带。
郭璞《柚赞》曰：厥苞橘柚，精者曰甘。
孔坦表曰：天恩例赐，酃酒黄甘，不胜受遇，谨表以闻。
张衡《七辩》曰：离支、黄甘。
宗炳《甘颂》曰：煌煌嘉宾，磊如景星，南金其色，随侯厥形。
橘
焦赣《易林□剥之屯》曰：北山有莱，橘柚所聚。荷囊载畚，盈我筐。
《尚书□禹贡》曰：淮海惟扬州，厥苞橘柚锡贡。（小曰橘，大曰柚。其所苞而致者也。锡命乃贡，言不常也。）
《周礼□冬官上□考工记》曰：橘逾淮而北为枳，此地气然也。
《春秋运斗枢》曰：旋星散为橘。
《史记》曰：苏秦说燕文侯曰：“君诚能听臣，齐必置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
《汉书》曰：江陵之千树橘，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东观汉记》曰：马援好事，至荔浦，见冬笋，名曰苞，上言：“《禹贡》‘厥苞橘柚’，疑谓是也。”
又曰：建武中，单于来朝，赐橙橘。
谢承《後汉书》曰：张磐为庐江太守，寻阳令饷橘一奁，小男年七岁，卒以两橘与之。磐还橘鞭卒。
又曰：沛国桓严，字文林，罢贸阝县，舍扬州从事屈豫室。廷有橘树一株，遇其实熟，数垂室内，严乃以竹蕃树四面。时风吹动，两实堕地，以书绳缚系树枝。
《後汉书》曰：廉范为成都太守，部人杨由善风□占候。常有风吹削哺，（哺当主[A081]，音孚废切。）太守以问由，对曰：“方当有荐木实者，其色黄赤。”顷之，五官掾献橘数苞。
《魏志》曰：倭国有橘，不知滋味。
《吴志》曰：陆绩年六岁，於九江见袁术。出橘，绩怀三枚，拜辞堕地。术谓曰：“陆郎作宾客，而怀橘乎？”绩跪答曰：“喻哉遗母。”术大奇之。
《吴录□地理志》曰：朱光禄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树上复裹之。至明年春夏，色变青黑，味尤绝美。《上林赋》曰：“卢橘夏熟。”卢，黑也，盖近是也。
《吴历》曰：吴王馈魏文帝大橘，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有橘，酢正裂人牙，时有迢狩。”
《建武故事》曰：咸和六年，平西将军庾亮送橘，十二实共同一柢，以为瑞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官毕贺。（《中兴书》曰：王者德盛，则嘉禾生。橘亦嘉味之流。）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橘十一株。
《宋书》曰：孝武大明中，芳香琴堂东西，有双橘连理，改芳香琴堂为连理堂。
《齐书》曰：豫章王嶷薨，忽见形於第後园，乘腰舆指麾处分，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与之，曰：“橘树一株死，可觅补之！”因出後园阁，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南史》曰：虞愿始数岁，家中橘树冬熟，诸儿竞来取之，愿独不取，家人皆异之。
《三国典略》曰：梁侯景未平，王刹电献嘉橘一蒂二十五子于湘东王。王答之曰：“昔文康献橘，十有二子，用今方古，彼有惭色。今景之凶恶既稔，凯歌之声已及，嘉瑞远臻，但增鲠慰”
《晏子》曰：肸子使楚，楚王谓其左右曰：“晏婴，习盖者也，吾欲伤之。”坐定而缚一人至，问“何为”，曰：“齐人，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善盗乎？”晏子对曰：“婴闻橘生於淮北则为枳，枝叶徒似，其实味不同，水土异也。今民生於齐不盗，入楚，得无效楚民善盗耶？”王笑曰：“寡人取病焉。”
又曰：肸子使楚，楚王进橘置削。晏子并食不剖，王曰：“橘当云剖。”对曰：“臣闻之，赐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万乘无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譬犹楝沟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淮南子》曰：夫橘树之江北，化而为橙。
《吕氏春秋》曰：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鸟所食。箕山之东，青马之所，有甘柤焉。（箕山，许由隐所。青马，昆仑山东。）江浦之橘，口梦之柚，汉上之卷，所以致之。（{卄卷}，{卄卷}耳也。音卷。）
《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橘。
《正论》曰：橘柚之贡，尧舜不常；山龙华虫，帝王不以为亵服。而命臣馀黄甘厌文绣者，盖以万数者也。
《盐铁论》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而贸苍厌橘柚。
宋躬《孝子传》曰：王灵之，庐陵西昌人。丧父母，二十年盐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廷中橘树，隆冬三实。
《会稽先贤传》曰：严遵从光武，遇蜀郡献橘、栗，上持付公卿，遵独不取。（已具甘中。）
《水经》曰：刘备时，巴兢结舫水居者五百家。县有甘橘官荔枝园，夏至则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千石常设厨膳，命士大夫共会树下食之。县北有稻田，出御米也。
《南夷志》曰：甘橘，大厘城有之，其味甚酸。穹有橘，大如复杯。
《湘州记》曰：泉陵县有焦山，山上多橘。
裴渊《广州记》曰：罗浮山有橘，夏熟，实大如李。
《口南记》曰：口南出甘、橘、甘蔗、橙、柚、梨、蒲桃、桃李、梅杏，糖酪之类悉有。
《魏王花木志》曰：卢橘：蜀生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华实相继，或如弹丸，或如拳，通岁食之。亦名卢橘。
《异物志》曰：橘为树，白华而赤实，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江南则有之，不生他所。交有橘，置长官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
《续搜神记》曰：晋孝武帝世，宣城秦精常入武昌山中彩茗，忽见一人，身长一丈，通体皆毛，从山北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橘与精，甘美异常。（具茗中。）
《异苑》曰：南康归美山石城有橘，就食任意取足。脱持归者，便道遇大虺。（具甘部。）
任《述异记》曰：越多橘柚园，越人岁多橘税，谓之橘籍。（吴阚泽表云“请除臣之橘籍”是也。）越中有王氏橘园、胡氏梅山、贺氏之瓜。
《广五行记》曰：陈後主梦黄衣人围城，绕城橘树尽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黄衣，未几为隋攻围之应。
《岭表录异》曰：山橘子，大者冬熟，如土瓜；次者如弹丸。其实金色而叶绿，皮薄而味酸，偏能破气。客广之人，带枝叶藏之。入脍醋，尤加香美。
《楚辞》曰：皇后嘉树，橘来服。（皇，天也。后，土也。服，忽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异於众也。）受命不迁，生南国。深固难从，更其壹志。绿叶素荣，分其可喜。
又曰：斩伐橘柚，列树苦桃。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橘柚芬芳。
又《上林赋》曰：卢橘夏熟。（郭璞注曰：蜀中有给客橙，即橘也。冬夏华实相继也。）
扬雄《蜀都赋》曰：於西则盐泉铁冶，橘林铜陵。
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於汉皋之曲。（注曰：游女，汉女也。郑大夫交甫於汉见之，而赠以橘柚。）
曹植《橘赋》曰：播万里而遥植，列铜雀之园廷。背汉洲之暖气，处玄朔之肃清。
孙楚《大杖赋》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傅玄《菊赋》曰：诗人睹王雎而咏后妃之德，屈平见朱橘而申贞臣掷昃焉。
繁休伯《三胡赋》曰：额似鼬皮，色像葳ベ。
左思《蜀都赋》曰：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卤之园。
《柏梁台诗》太官令曰：樗沔橘栗桃李梅。
《古诗》曰：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灯セ希。
崔琦《七蠲》曰：于斯江皋，实产橘柚。孟冬之月，於时可食。抚以玉手，永用华饰。
王褒《僮约》曰：南安拾栗彩橘。（南安，县名，出好栗、橘。）
卷九百六十七　果部四
桃
《易通卦验》曰：惊蛰大壮，初九，候桃始华。桃不华，仓库多火。
焦赣《易林□师之坤》曰：春桃生华，季女宜家。
《毛诗□周南□桃夭》曰：《桃夭》，后妃之德也。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又曰：何彼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又曰：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又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大戴礼□夏小正》曰：六月煮桃，以为豆实。
崔实《四民月令》曰：三月桃花盛，农人候时而种也。
《礼记□月令》曰：惊蛰之日，桃始华。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桃。
《尔雅》曰：桃、李鬼核。桃曰胆之。（孙炎注曰：桃李之类，实皆有核。胆，择取其美者。）
又曰：旄，冬桃。（子冬熟。）桃，山桃。（音斯。实如桃而小，不解核。）
《周礼》曰：夏食郁律桃李杏梅。
《汉书》曰：文帝六年十月，桃李华。
《续汉书□礼仪志》曰：仲夏之月，阴气萌作，以朱索施门户，各以所尚为饰。周人木德，以桃为梗，言气相更也。
范晔《後汉书》曰：杜林奏曰：“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於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完行。”（具菜门中。）
《唐书》曰：唐国，贞观十一年献金桃、银桃，诏令植之於苑圃。
《後唐书》曰：潞州长柳巷田家有桃树，伐已经年，旧坎仍在，其仆木一朝屹然而起，行数十步，复於旧坎。其家骇异，仓黄散走。
又曰：庄宗年迈多疾，冯道因奏事言於帝曰：“臣愿陛下寝膳之间动留调卫。”道因指御前果实曰：“如食桃不康，翊日见桃而思戒可也；如食李不康，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见李而思戒可也。陛下幸思而戒之矣！”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果宜桃。
《韩子》曰：昔弥子瑕有宠於卫君，与君游於果园，食桃而甘，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而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爱弛，得罪於君，曰：“是固常啖我以馀桃！”
又曰：孔子侍坐於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仲尼先饭黍而後食桃。公曰：“以黍雪桃也。”对曰：“黍，五之长，果六而桃为下。君子不以贵雪贱。”
《梅子》曰：王莽畏汉高神灵，乃令虎贲拔剑四面斫高庙，以桃汤赤鞭洒屋。
《淮南子》曰：王子庆忌死於剑，羿死於桃。（，大杖，以桃木为之，以系杀羿。犹是已来，鬼畏桃也。）
《抱朴子》曰：桃胶，以桑木灰渍服之，百病愈。久服身有光，在徊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则可以断矣。
又《内篇》曰：五原蔡诞入山而还，欺家云：“到昆仑山，有玉桃，形如世间桃，但光明洞彻而坚，须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
《金楼子》曰：东南有桃都山，山上有树，树上有鸡。日初出，照此桃，天鸡即鸣，天下之鸡感之而鸣。树下有两鬼，对持苇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法乎此也。
《说苑》曰：公孙侨相郑，路不拾遗，桃李垂街，人不敢取。
又曰：孟常君将入西秦，宾客谏之，百通则不听也，曰：“以人事谏我，我尽知之；若以鬼道，则杀之！”谒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闻。”客曰：“臣之来也，过於淄死蹙上，见一土耦人，方与木梗人语。木梗人谓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子必沮坏！’应曰：‘我沮乃反吾真耳。今子，东园之桃也。刻子以为梗，遇天大雨，水潦并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国也，有虎狼之心，恐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常君逡巡而退，而以应，卒不敢西向秦。
《晏子春秋》曰：公孙接、田开强、古冶钟事景公，勇而无礼。晏子言於公，顾恪之二桃，曰：“三子计功而食。”公孙接、田开强先言功，援桃而起。古冶子又言其功，令二子反桃，二子惭而自杀。古冶钟曰：“耻人以言，夸其声，不义也！”亦反其桃，契领而死。
《山海经》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曰桃林，广圆三百里，其中多马。（桃林，今在弘农阌乡南，饶野马。）
《盐铁论》曰：夫桃李实多者，来年为之穰。
《新序》曰：魏文侯见箕季，从者食其园桃，箕季禁之，文侯曰：“箕季岂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桃哉？是教我下无犯上也！”

《典术》曰：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厌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令作桃梗人着门，以厌邪，此仙木也。

《梦书》曰：桃为守御，辟不祥。梦见桃者，守御官。

《神农经》曰：玉桃，服之长生不世。若不得早服之，临死日服之，其尸毕天地不朽。

王肃《丧服要记》曰：昔者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宁设三桃汤乎？”答曰：“不也。桃者，起於卫灵公。有女嫁梦，乳母送新妇就夫家。道闻夫死，乳母欲将新妇返。新妇曰：‘女有三从，今属於人，死当咒哀。’因驾素车白马，进到夫家，治三桃汤，以沐死者。出东北隅，礼三终，使死者不恨。吾父无所恨，何用三桃汤焉？”

《汉旧仪》曰：《山海经》称：东海掷晷度朔山，山上有大桃，屈蟠三千里。东北间，百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二曰郁垒，主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以食虎。黄帝乃立大桃人於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苇索，以御鬼。

《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於安阳城北军败，日已向中，而太官未暇进食。左右有赍秋桃十枚，便以献帝。帝食三枚，石超使人擘手夺三枚。

《汉武故事》曰：东郡献短人，帝呼东方朔。朔至，短人指朔谓上曰：“王母种三千年桃结子，此儿不良，已三过偷之矣！”後西王母下，出桃七枚，母自啖二，以五枚与帝。帝留核着前，王母问曰：“用此何为？”上曰：“杆桃美，欲种之。”母叹曰：“杆桃三千年一着子，非下土所植也！”後上杀诸道士妖妄者百馀人，西王母遣使谓上曰：“求仙信邪，欲见神人而杀戮，吾与帝绝矣！”又致三桃，曰：“食此，可得极寿。”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於帝宫，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玉盘盛桃七枚，大如鸡卵，形圆诗青，以呈王母。王母以以五枚与帝，自食二枚。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奉桃、樱桃、缃核桃、霜桃、金城桃、胡桃、绮叶桃、含桃、紫文桃。

《妒记》曰：武阳女嫁阮宣武，妒忌。家有一株桃树，华叶灼耀。宣叹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斫树，摧折其华。

《关令尹喜内传》曰：喜从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桃。

《列仙传》曰：师门者，啸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桃李葩。夏孔甲为不能顺其心意，杀而埋之外野。一日风雨迎之，讫则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祷之，未还而道死。

又曰：葛由，蜀羌人。周成王世，好刻木作羊卖之。一旦骑半入蜀中，王侯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追之，上绥山，皆得仙。故里谚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得仙，亦足以豪！”

又曰：阳都女，随犊子出种桃李，一兽而返。後数十年，见在潘山下，冬卖桃果。

《神仙传》曰：樊夫人，与夫刘纲，俱有道术，各自言胜。中庭有两大桃树，夫妻各咒其一，桃便斗。纲所咒桃，走出篱外。

又曰：张陵，沛人也。有天沙驳之，遂服丹，能变化。有赵升，就陵受学，陵以七事试者。陵与诸弟子登囗台山，绝岩上有一桃树，大如臂，旁生石壁，下临不测。去上三四丈，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得此桃者，当告以道要。”弟子皆流汗，无敢视者。升曰：“神人所护，何险之有？”乃从上自掷，正投桃树，取桃满怀，而石壁峻峭不得还，乃掷桃地上，得二百枚。陵分桃赐诸弟子，馀二枚，陵自食一，留一以待升。陵乃伸手引升，升忽见返，以向一桃与升。

又曰：高丘公，服桃胶得仙。

《锺离意别传》曰：《周书》言：秦吏赵凯以私恨告园民吴旦生盗食宗庙御桃，旦生对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记恶而书之，曰：“桃，食之当有遗核。王不知此，而割人腹以求桃，非理也！”

《风俗通》曰：《黄帝书》称：上古之时，兄弟二人，曰荼与、郁律，度朔山上桃树下简百鬼。鬼妄人，则援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索，交画虎于门，效前事也。

《玄中记》曰：木子之大者，有积石山之桃实焉，大如十斛笼。

《嵩高山记》曰：魏文帝时，嵇叔夜、胡昭在此学，桃树见在。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明帝时，常献巨核桃。此桃霜下结花，隆暑方熟。常使植于霜林园，俗谓“相陵”，故声之误也。

又曰：磅唐山，去扶桑五万里，日所不及。其地寒，有桃树千围，其花青黑色，万岁一实。

陶潜《桃花源记》曰：晋太玄中，武陵人捕鱼，从溪而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林，夹两岸，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林尽得山，山有小口，初极狭。行四五步，豁然开朗。邑屋连接，鸡犬相闻。男女衣着，悉如外人。见渔父，惊，为设酒食，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家此，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代，不知有汉，不论魏晋。既出，白太守。遣人随往，寻之，迷不复得。

《晋中阁名》曰：华林园，桃七百三世观，白桃三株，侯桃三株。

郑缉之《东阳记》曰：太末龙丘山，有一岩，前外如窗牖，内有石童。岩前一桃树，其实甚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裴渊《广州记》曰：庐山顶上有山桃，（山桃，大如槟榔，形亦如之，色黑，而味目酢。）人时登彩拾，只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下辄迷不能返。
《石虎邺中记》曰：石虎苑中，有勾鼻桃，重二斤。
《南康记》曰：南康玉山上有石狗，故老云：古有寒桃，生于岭巅，隐沦之士怪犬取其实，因变成石焉。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景阳山百果园有仙人桃，其色赤，表里照彻，得霜乃熟。亦出昆仑山。一曰西王母桃也。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四年五月，帝将北巡，发自东都。江东送白叶桃树四株，敕付西苑种。其花似莲花而小，花有十馀重，重有七八叶，大于寻常桃花。
唐景《龙文馆记》曰：四年春，上宴于桃花园，群臣毕从。学士李峤等各献桃花诗，上令宫女歌之，辞既清婉，歌仍妙绝。献诗者舞蹈称万岁。上敕太常简二十篇入乐府，号曰《桃花行》。
《广志》曰：桃有冬桃、夏桃、秋桃。
《神异经》曰：东北有树焉，高五十丈，其叶长八尺，广四五尺，名曰桃。其子径三尺二寸，小狭核。食之，令人知寿。核中人可以治嗽。（今之桃也。）
《甄异传》曰：谯郡夏侯文规亡後，见形还家。经庭前桃树边过，曰：“杆桃，我昔所种，子乃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不畏耶？”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
《异苑》曰：太玄中，南都江陵郡有枣树，一年忽生桃、李、枣三种花子。
《幽冥录》曰：剡县刘晨、阮肇，共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十三日，粮食乏尽，饥馁殆死。望山上有一桃，大有子实。而绝岩邃涧，永无登路。扳缘藤葛，然後得上，各啖数桃而不饥。下山，一大溪边有二女，姿质妙绝，因要还家。敕婢云：“刘、阮二郎，向虽得琼实，犹尚虚敝，可速作食！”遂停，半年，怀土思归，女曰：“罪牵君，如何？便语以大路。”
任《述异记》曰：桃之大者，谓之木桃。《诗》云：“投我以木桃”，是也。又曰：肴旧说：桓灵之世，汝、颍间禾麻为蒿莠，桃李不实，花而复落，落而复花，而官有朽粟。
《岭表录异》曰：偏核桃，出占卑国，肉不堪食。胡人多收其核，遗汉宫，以称珍异。其形薄而尖头，偏如雀嘴。破之，食其桃仁，味酷似新罗松子。性热，入药，分与北地桃仁尾。
《太清诸卉木方》曰：酒渍桃花而饮之，除百病，好容色。
《本草经》曰：枭桃在树，不落杀鬼。
《楚辞》曰：斩伐橘柚，列树苦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侯孝若《梁田赋》曰：沉朱李，滥甘桃。
潘岳《闲居赋》曰：三桃表樱胡植叼，二柰乙白之色。
左思《吴都赋》曰：洪桃屈盘，丹桂灌丛。
曹毗《魏都赋》曰：紫梨朱柿，侯桃丹枣。（侯桃仁，山桃子，如胡麻子。）
《古歌辞》曰：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食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骨肉还相忘！
阮籍诗曰：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宋子侯《董娇娆诗》曰：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春风南北起，花叶自低昂。
卷九百六十八　果部五
杏
《典术》曰：杏木者，东方岁星之精。
《师旷占》曰：杏多实不虫者，来年秋善。
《书纪年》曰：昭公六年十二月，桃杏花。幽王十年九月，桃杏实。
《山海经》曰：灵山之下，其木多杏。
卢谌《祭法》曰：夏祠用杏。
崔实《四民月令》曰：三月杏花盛，可播白沙轻土之田。
《後周书》曰：张玄，芮城人，性廉洁。南邻有杏二树，杏熟，多落玄园中。诸小儿竞取食之，玄所得者，悉以还主。
《唐史》曰：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文场以进德宗。德宗未常见，颇怪畅，令中使就封杏树。畅惧，进宅，废为奉诚园。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杏。
《庄子》曰：孔子游缁帷之林，休坐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玄晏春秋》曰：卫伦过予，言及於味，称魏故侍中刘子杨食饼知盐生，精味掷炅也。予曰：“师旷识劳薪，易牙别缁渭，子杨，令之妙也，定之何难！”伦因命仆取粮糗以进，予常之，曰：“麦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伦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识过刘氏！吾剿愦家多果实，杏时将发，故揉以杏汁；李时将发，又揉以李汁；柰时将发，又揉以柰汁，故兼三味。”
《氾胜之书》曰：杏始华，趣耕轻土；杏华落，趣耕阑。
又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卢毓《冀州论》曰：魏郡好杏，地产不为无珍。
《神仙传》曰：董奉，字君异。居庐山，为人治病。重病得愈者，令种杏五株；轻病得愈者，为栽一株。数年掷晷，杏有十数万株，郁然成林。杏子熟，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林中所在，作箪食一器，宣语：“买杏者不复须来报，但自取之，一器，便得一器杏。”有人少往而取杏多，即有三四头虎逐之，奉悉以杏所得粮赈救贫穷。（《寻阳记》曰：杏在北岭上，有树百株，今犹称董先生杏株。）

《南岳夫人传》曰：仙人有三玄紫杏。

《西京杂记》曰：上林有文杏（材有文彩。）蓬莱杏。（东海都尉于台献一株，花瓣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者。）

《广志》曰：苜眶有白杏，邺中有赤杏，有柰杏。

《嵩高山记》曰：嵩高山，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馑，皆资此为命。人人逞哎，而杏不尽。

《洛阳宫殿簿》曰：明光殿前杏一株，显阳殿前杏六株，含章殿前杏四株。

《晋宫阁名》曰：胪章殿前杏一株。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西方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胡将一比丘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白王：“伏罪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杏树下。”王闻忿怒，即往看。毗卢旃语王言：“如来遣我来，令王造复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使我见佛，我当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佛即遣罗罗变为佛形，从空而见真容。王畏赍投地，即於杏树下置立寺舍焉。

任《述异记》曰：杏园洲南海中多杏。海上人云：仙人种杏处。汉时，常有人舟行遇风泊此洲五六月，日食杏，故免死。云洲中有冬杏。

王充《果赋》云：冬实之杏，春熟之甘。

郭太机《果赋》云：杏或冬而实。

又曰：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如拳。

又曰：赖乡老子祠有缥杏。

司马相如《长门赋》曰：饰文杏以为梁。

王逸《荔枝赋》曰：魏土送西山之杏。

王□《洛都赋》曰：豹祠赤杏。

胡安道《黄甘赋》曰：越魏都之赤杏。

朱超石《与兄书》曰：光武坟边杏甚美，今奉送其核。

潘岳《闲居赋》曰：梅杏郁棣之属，华实昭烂，言所不能极也。

李

《尔雅》曰：休，无实李。（一名赵李。）坐，接虑李。（今之麦李也。）驳，赤李。（子赤也。）桃、李鬼，核。（子中有核人。）枣、李曰之。

《毛诗□鹊巢》曰：何彼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又《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韩诗外传》曰：子质仕魏文侯，获罪而北游，谓简王曰：“赣今已去，不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树德於人矣。”简王曰：“负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彩其叶，秋得刺焉。今子所树，非其人也！”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李。

又曰：远《雅》《颂》，著倡优，则李生瓜。

《史记》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晋书》曰：王戎年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子多折枝，诸小儿竞走取之，惟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子多，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安丰有好李，常卖，恐人得种，恒钻其核。

又曰：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常求之，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直率，将少年能食之人，交垣诣园，饱啖毕，伐之，送与峤，问：“何如君李？”

《齐书》曰：王僧孺少时，有馈其父科李，先以一与之，不受，曰：“阁人未见，不容先常。”

《三国典略》曰：齐武成宠任东平王俨，而俨器服玩饰同於齐主。常於南宫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而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无！”

《唐书》曰：武德中，有献李树连理，盘屈如龙。

又曰：贞观中，玉华宫李树连理，隔涧合枝。

又曰：神龙中，陈州官舍有李树，黄落将尽，忽更鲜茂，而生花焉。

《管子》曰：五沃之土，其木宜李。

《晏子》曰：景公病疽在背，欲见不得。公问国子，国子曰：“热如火，色如日，大小如未熟李。”公问晏子曰：“色如苍玉，大如璧也。”公曰：“不见君子，不知野人拙也。”

《孟子》曰：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目无闻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半，匍匐往食之，三咽而后闻见也。”

《吕氏春秋》曰：子产相郑，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

《抱朴子》曰：五原蔡诞，入山而返，欺其家人云：“到昆仑山，昆仑山有玉李，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浇之，便软可食。”

又曰：南顿人张助者，耕於白田，有一李栽在耕次，助意惜之，欲持归，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湿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后其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肫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

《山海经》曰：边春之山多李，里人常彩之。

《汉武内传》曰：李少君谓武帝：“冥海之枣大如瓜，锺山之李大如瓶。臣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食之，遂生奇光。”
又曰：仙之上药，有圆丘红李。
《晋宫阁名》曰：胪章殿前李一株。
《邺中记》曰：华林园有春李，冬华春熟。
周处《风土记》曰：南郡细李，四月先熟。
《列仙传》曰：师门者，啸父弟子也，食桃李蓏。
又曰：老子之母，到李树之下而生老子。生而能语，指李树曰：“杆以为姓。”
《真人王褒内传》曰：五灵丹山上，有玄口之李，食之得仙。
嵇康《高士传》曰：长灵安丘生病笃，弟子公沙都来省之。与安共於庭树下，闻李香，开目见双赤李着枯枝，自堕掌中。安食之，所苦除尽。
《笑林》曰：赵伯翁醉眠，数岁孙儿缘其腹戏，因以李子内其比（音毗）脐中，累七八枚。既醒，了不觉。数日後，乃知痛，李烂汁出，以为脐穴，惧死，乃命妻子处分家事。李核出，寻问，乃知是孙儿所为。
《梦书》曰：李为狱官，梦见李者，忧狱官。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紫李、青绮李、黄李、青房李、绿李、颜渊李、出《鲁志》合枝李、（五株）羌李、朱李、车下李、燕李、猴李、驴阮。
《广志》曰：鼠李、朱李，可以染。
又曰：车下李、车上李。（亦春熟，可染也。）
又曰：麦李细小。有沟道李，有黄建李、青皮李、马肝李、赤李、房林李。有饧（余石切。）李，肌黏茹似饧。有柰李、离核李，李似柰。有劈李，熟必先劈裂。有经李，一名老李，其树数年则枯。有杏李，味小酢似杏。有黄扁李，有夏李，有冬李十一月熟，此三李种邺园。有春李，冬华冬熟。
郭子横《洞冥记》曰：琳国去长安九千里，多生玉叶李，色如碧，五千岁一熟，味酸苦。韩终常食之，亦名韩终李也。
《唐新语》曰：安金藏丧母，庐於墓侧，有涌泉自出。又有李树，盛冬开花，犬鹿相押。彩访使卢慎以闻，诏旌其门闾。
《列异传》曰：袁本初时，有神出河东，号度索君，民共立庙。兖州苏氏母病，往祷，见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似鱼头，语度索君曰：“昔卢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去后，度索君曰：“南海君也。”
任《述异记》曰：魏文帝安阳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数日不食。今李种有安阳李，大而甘者，即其种也。
又曰：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为之夏李，尤小者呼为鼠李。
又曰：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园三十六所。潘岳《闲居赋》云：“房陵朱仲之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又曰《果赋》云：“三十六园掷觚李，盖仙李缥而神李红。”
陆士衡《果赋》云：中山之缥李。
又曰：武陵原在吴中山中，无他木，尽生桃李，俗呼为桃李源。原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传：秦乱，吴人于此避难者，食桃李实者，皆得仙。
《吴氏本草》曰：李核治仆僵，花令人好色。
《东方朔占》曰：朔与弟子俱行，朔渴，命弟子叩道边人家门，不知室主姓名，关门，呼不应。朔复往之门住，须臾，博劳飞集所呼门中李树上。朔见之，语弟子曰：“杆室人当姓李，名博，汝呼言李博，博自当应汝。”室中人果姓李名博，出门应，与朔相见，入取饮与朔。
《盐铁论》曰：桃李实多者，来岁谓之穰。
左思《齐都赋》曰：露桃霜李。
王逸《荔枝赋》曰：房陵缥李。
王□《洛都赋》曰：铜马朱樱，房陵缃李。
庾玄默《水井赋》曰：接朱李於玄泉，来甘瓜於欠甫。
傅玄《李赋》曰：河沂黄建，房陵缥青，一树三色，异味殊名。
张载《瓜赋》曰：朱李零於桂圃，蒲陶溃於椒林。
《古歌诗》曰：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
曹植诗曰：南园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阮籍诗曰：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古乐府歌》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征遐。
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卷九百六十九　果部六
梨
《尔雅》曰：梨，山离。（即今梨树，离音离。）梨曰钻之。（啖食治择之名。）
《汉书》曰：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梨，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晋书□载记》曰：符双据上□，符柳据蒲坂，叛于坚。符武据安定，并应之，将共伐长安。坚遣使谕之，各啮梨以为信，皆不受坚命。
《宋书》曰：王玄谟征滑台，一匹布责民八百大梨。
又曰：张敷，小名楂；父邵，小名梨。文帝常戏谓之曰：“查如何梨？”答曰：“梨，万果之宗，查何敢比也！”
《齐书》曰：扶桑国有赤梨，经年不坏。兼多蒲桃。
《唐书》曰：贞观中，杭州言：木连理二十四株；有樗沔，二木合为一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玄宗至马嵬驿，令高力士缢贵妃於佛堂前之梨树。
又曰：崔远，文才清丽，风神峻整，人皆慕其为人。当时目为钉卓孺，言席上之珍。
《韩子》曰：夫树橘沔橘柚者，食之则甘，嗅之则香。
《庄子》曰：橘沔橘柚，其味搜梆，各其口。
《淮南子》曰：佳人不同体，美人不同面，而皆悦於目；（佳，美也。）梨橘枣栗不同味，而皆调於口。（调，适也。）
应劭《汉官仪》曰：光武封太山上坛，见酢梨酸枣，主者云：“百官上者所置。”
《晋令》曰：诸宫有梨，守护者置吏一人。
《晋宫阁名》曰：明光殿前梨一株。
《世说》曰：桓南郡，每见人不快，辄嗔云：“君得哀家梨，复蒸食否？”旧说秣陵有哀仲家梨，其大如升，入口消释。言愚人不别。得好梨，蒸食之。
又曰：安公讲十常数百。习凿齿常饷十梨，正值讲，安公便於座中手自剖分梨，尽人遍，都无偏颇。
《山海经》曰：洞庭掷晷，其木多梨。
卢毓《冀州论》曰：常山好梨，地产不为无珍。
《关令尹喜内传》曰：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紫梨。
《汉武内传》曰：太上之药，有心捆梨。
《曹瞞别传》曰：王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使工苏黄越徙美梨，掘之，根尽血出。越以状闻王，王躬自视之，以为不祥。还，遂寝疾。
《神仙传》曰：介像言病，帝使左右以美梨一奁赐像。像死，帝殡而埋之。以日中时死，其日晡时到建业，以所赐梨付苑吏，种之。後吏以状闻，既发像棺，棺中有一奏符。
《文士传》曰：孔融年四岁，与诸兄食梨，辄取其小者。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西京杂记》曰：上林有紫梨、芳梨、（实小。）青梨、大谷梨、金柯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缥蒂梨、紫条梨、潮海梨、（山瀚海，耐寒，不枯。）青玉梨。
《广志》曰：洛阳北有张公夏梨，海内惟有一树。常山真定梨，山阳钜野梨，梁国睢阳梨、齐都临淄梨，钜野膏梨，上党椁梨，小而甘。新丰箭谷梨。关以西，弘农、京兆、右扶风界，谷中梨多供御。广都梨，重六斤，可数人分食之。
《嵩高山记》曰：东岳脚上有梨树，云是武帝果园，山中诸生皆取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氏《三秦记》曰：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落地则破。其主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三晋山险记》曰：山阳县北有谷，通登蘅马。石勒十八骑昔在此啖梨生树，今有梨园。
段龟龙《凉州记》曰：吕光时，敦煌太守宋欻献同心梨。
《永嘉记》曰：青田村民家多种梨树，名曰官梨。子大一围五寸。树老，今不复结子。此中梨子佳，甘美少比，实大出一围，恒以供献，名为涌孺。吏司守视，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实落至地，即融释。
郭子横《洞冥记》曰：途山之北有梨，大如斗，色紫，千年一花，冬月乃实。煎之有膏，食者身轻。亦曰紫轻梨。
《博物志》曰：梨类甚多，楂杜朴皆是，有大小甜酢之异耳。
《神异经》曰：东方有树焉，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梨。其子径三尺，剖之白如素。食之，为地仙。（张华注曰：是故今梨树大耳。）
《幽明录》曰：成彪兄丧，昼夜哭泣。兄提二升酒、一盘梨就之，引酌相劝。
《广五行记》曰：宋废帝大始年，江南盛传种萧梨。先无此树，百姓争欲植之。识者曰：“当有姓萧人王者！”後齐受禅。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欢农里报德寺有园，珍异出焉。有含消梨，重六斤，禁苑所尾。从树投地，尽散为水焉。世人云：“报德之梨，承光之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冠於京师。
《李邺侯传》曰：唐肃宗常夜坐，召颍王等三弟驮蔌於地炉毯上。时李泌多绝粒，上每为自烧二梨以赐之。颍王恃恩，固求上与，曰：“汝恒饱肉食，先生绝粒，何乃争之？”颍王曰：“臣等试大家心，何乃偏耶？不然，三弟共乞一颗，可乎？”上亦不许，赐以索饼。颍王等又曰：“臣等以大家自烧，故乞。他果何用？”因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请联句，以为他年故事。”颍王曰：“先生年几许，颜色似童儿。”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被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锺粟，惟餐两颗梨。”既而三王请上成之，上曰：“天生此间气，助我化无为。”
王赞《梨颂》曰：太康十年，梨树四枝，其条与中枝合生於玄圃园。皇太子令侍臣作颂。
《魏文帝诏》曰：真定涌孺，大若拳，甘若蜜，脆若陵，可以解烦释臼。
傅选《七证》曰：恒阳黄梨，巫山朱橘。
何晏《九州论》曰：安平好枣，真定好梨。
左思《蜀都赋》曰：紫梨津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齐都赋》曰：果则晌山之梨。
潘岳《闲居赋》曰：张公大谷之梨。
孙楚《秋赋》曰：朱橘甘美，紫梨甜脆，肤不隐於牙，融液易於含雪。
王□《洛都赋》曰：梨则大谷冬紫，张公秋黄。
潘岳《金谷园赋》曰：灵圃繁若榴，茂林列芳梨。
宋武帝《戏马台梨花赞》曰：嘉树之生，于彼山基，开荣布彩，不离尘缁。
王弘《谢赐河上梨表》曰：奉赐河上梨一千，远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逮，俯增祇愧。
魏武帝《为兖州牧上书》曰：山阳郡有美梨，谨上甘梨二箱。
楂
《尔雅》曰：楂、梨曰钻之。（楂似梨而酢涩，见《礼记》。）
《礼记□内则》曰：榛沔姜桂。（郑玄注曰：楂，梨之不臧者。皆人君羞。）
《吕氏春秋》曰：箕山之东，有甘楂。
《山海经》曰：平丘有杨柳甘楂。
又曰：洞庭之上，其木多楂。
《说文》曰：楂，似梨。
《神异经》曰：南方大荒有树焉，名曰楂。三千岁作华，九千岁作实。其花紫色，中高百丈，敷张自辅。叶长七尺，五色。实长九尺，无核，割之如凝密。（张茂先注曰：楂，梨。）
《述异记》曰：江淮南人至北，见勃香，以为楂子，盖实异耳。
傅玄《瓜赋》曰：龙眼生於南极，甘楂引於昆山。
樱桃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天子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郑玄注曰：含桃，今之樱桃也。）
《尔雅》曰：楔，（音革黠反。）荆桃。（郭璞症曰：今樱桃。）
《广雅》曰：含桃，樱桃。
《汉书》曰：惠帝出离宫，叔孙通曰：“今樱桃熟，可献，陛下宜以樱桃献宗庙。”上许之。诸果献由此兴。
《唐书》曰：太宗将致樱桃於阝公，称“奉”则是尊，言“竿”又以卑，问之虞监，曰：“昔梁帝遗齐巴陵王称‘饷’。遂从之。
又曰：玄宗紫宸殿樱桃熟，命百官口摘之。
又曰：萧颍士，李林甫彩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颍士寓居母丧，即衰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衰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颍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以刺林甫，云：“嗒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庇。洎枝而非据，专阶廷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逊，皆此类也。
又曰：文宗始即位，常因内园进新樱桃，将以赐三宫太后。上曰：“送太后，焉可以为赐？”因圆凳易其文簿，曰：“奉太后”。自是以为常。
《拾遗录》曰：汉明帝於月夜宴赐群臣樱桃，盛以赤瑛盘。群臣视之月下，以为空盘，帝笑之。
《吕氏春秋》曰：“仲夏之月，羞含桃。”（高诱注曰：含桃，樱桃。为鸟所含，故曰含桃。）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樱桃。
《洛阳宫殿簿》曰：显阳殿前，樱桃六株。明光殿前，樱桃四株。徽音殿前，樱桃二株。
《广志》曰：樱桃，大者如弹丸。有长八分者，白色多肌者，凡二种。
《虎丘山疏》曰：山下有樱桃三株
《唐景龙文馆记》曰：四年夏四月，上与侍臣於树下摘樱桃，恣其食。末后於蒲萄园阁陈宴席，奏宫乐，至暝，每人赐朱樱桃两笼。
又曰：四年夏四月，上幸两仪殿，命侍臣殿食樱桃。其樱桃并盛以琉璃，和以杏酪，饮涂酒。
《博物志》曰：樱桃或如手指，春秋冬夏，华实竞岁。
《吕氏本草》曰：樱桃味甘，主调中，益脾气，令人好颜色，美志气，一名朱桃，一名麦英也。
傅咸《粘蝉赋序》曰：樱桃，为树则多荫，为果则先熟。故种之於厅事前，以盛暑逍遥其下。
左思《蜀都赋》曰：朱樱春就，素柰夏成。
魏文帝与锺繇书，报曰：臣繇言：“赐甘酪及樱桃，惠厚意绸，非言所申。”
夏侯孝若《春可乐》曰：进樱桃於玉盘。
卷九百七十　果部七
梅
《尔雅》曰：梅，冉。（似杏，实酢。）
《尚书□说命》曰：若作和羹，尔为盐梅。
《毛诗□鹊巢□Ｂ有梅》曰：《Ｂ有梅》，男女及时也。Ｂ有梅，其实七兮。（Ｂ，落也。盛极则堕落者，梅也。）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诗义疏》曰：梅，杏类也。树及叶，皆如杏而黑。煮而乾为苏，置羹霍斋中。又可含以香口。
又《谷风□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墓门》曰：墓门有梅，有萃止。
《大戴礼□夏小正》曰：正月，煮梅为豆实。
《吴历》曰：孙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以渍。蜜中有鼠矢，侍中请付狱推。亮曰：“杆易知耳！”令破鼠矢，矢里燥，亮大笑曰：“久在蜜中，中当湿；今外湿里燥，必黄门为！”才黄门，首服。左右莫不惊悚。
《宋书》曰：武帝女寿阳公主，每日卧於含章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之华，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妆，後人多效之。
《南史》曰：柳恽常与琅琊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
《梁书》曰：任为新安太守，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彩。以冒险，多毒物，故即时停之。
《唐书》曰：萧仿为岭南节度使。仿性公廉，南海虽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门。家人疾病，医工治药须乌梅，左右於公厨取之。仿知而令还之，促买於市。
《淮南子》曰：百梅足以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为百人酸。（喻众能济少，少不能有所成也。）
《抱朴子》曰：绮里丹法：以铅百斤，合五石煮之，皆成银；以雄黄煮之，皆成黄金。金袒哉，以猪膏煮之；太柔，以梅煮之。
《山海经》曰：灵山，其木多梅。（郭璞症曰：似杏而酢。）
《说苑》曰：越使渚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韩子顾谓左右曰：“恶有一枝梅遗列国之君乎？”
《论衡□实知》篇曰：使圣人空坐独思，则不知百世後有马生牛，牛生驴，桃生李，李生梅也。
《世说》曰：魏武帝行失道，三军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
《地理志》曰：南陵有梅根冶。
《风俗通》曰：夏禹庙中，有梅梁，忽一春生枝叶。
又曰：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又其霖霪，号为梅雨，沾衣服皆败。
《桂阳先贤传》曰：有人谓苏统：“後园梅树下种药，可治百病。”
《吴氏本草》曰：梅核，明目益气，不饥。
《东方朔别传》曰：朔与三门生俱行，见一鸠，占皆不同。一生曰：“今日当得酒。”一生曰：“其酒必酸。”一生曰：“虽得酒，不得饮也。”三生皆到主人，须臾，主人出酒樽中，即安於地，羸而复之，讫不得酒。出门，问其故，曰：“见鸠饮水，故知得酒。鸠飞集梅树上，故知酒酸。鸠飞去，所集枝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堕地，折者，伤复之像，故知不得饮也。”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朱梅、同心梅、紫蒂梅、燕支梅、丽枝梅、紫花梅、侯梅。
周处《风土记》曰：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
《广志》曰：蜀名梅为{艹僚}，大如雁子。梅{艹僚}皆可以为油脯，黄梅以熟{艹僚}作之。（{艹僚}音老。）
伍瑞休《江陵记》曰：洪亭村下有白藉洲，东南得邴洲，上头有枚回村。旧云是梅槐合生成树，是以名之，音讹，谓之“梅回”。
《荆州记》曰：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花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神异经》曰：北方荒外有石嘿可，方千里。中有横公鱼，夜化为人，刺之不入，煮之不世。以乌梅二七煮之，即熟，可已邪病。
《述异记》曰：嘉兴县皋陶村朱休之，有弟朱玄。玄嘉二十五年十月清旦，兄弟对坐家中，有一犬来，向休蹲，遍视二人而笑，遂摇头歌曰：“言我不能歌，听我歌梅花。今年故复可，柰汝明年何！”其弟惊惧，斩犬，榜（音滂。）首路侧。至岁末梅花时，兄弟相忿，奋戟伤兄。官收治，并被囚系，经岁得免。至夏，举家时疾，母及兄弟皆卒。
任《述异记》曰：邯郸，有故邯郸宫基存焉，中有赵王果园，梅李至冬而花，春得食。
《岭南异物志》曰：南方梅，繁如北杏，十二月开。
《语林》曰：范王至能啖梅，人常致一斛奁，须臾啖尽。
潘岳《闲居赋》曰：梅杏郁棣之属。
左思《蜀都赋》曰：梅杏罗生。
《柏梁台太官令》曰：樗沔橘栗李桃梅。
张协《七命》曰：单以秋橙，酢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植淡。
石榴
《广雅》曰：若榴，石榴也。
《晋隆安起居注》曰：武陵临沅县，安石榴子大如碗，其味不梳，一蒂六实。
《宋书》曰：玄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求甘蔗、安石榴。张畅曰：“石榴出自邺下，亦当非彼所乏。”
《北史》曰：齐安德王延宗纳赵郡李祖收女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荐二石榴于帝前，问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问魏收曰：“杆竟何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孙众多。”帝大喜，诏：“收卿还剿愦。”仍赐美锦二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书》曰：孔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时高祖为朔曛贼於河东，诏绍安监高祖之军，深见接遇。及高祖受禅，绍安自洛阳间行奔高祖，见之甚悦，拜内史舍人。时夏侯端亦常为御史监高祖军，先绍安归朝，授秘书监。绍安因侍宴，应诏咏石榴诗曰：“只为来朝晚，开花不及负。”时人称之。

《神仙传》曰：刘冯者，沛人也，封桑乡侯。学道於楼丘子。常服石桂英，及中岳石榴。垂四百年，如十五幼童。

《濑乡记》曰：老子祠堂北，有石榴二株。

《邺中记》曰：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大如碗盏，其味不梳。

《庐山记》曰：香炉峰头有大盘石，可坐数百人。石垂生山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石榴而小淡，红敷紫萼，辉晔可爱。

《襄国记》曰：龙岗县有好石榴。

《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安石榴。

《广志》曰：安石榴，有甜乍二种。

陆机《与弟口书》曰：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途林安石榴也。

李龙《德阳殿赋》曰：蒲桃安若，曼延蒙笼。

应吉甫《安石榴赋》曰：余往日为中书，直庐上有安石榴，枝叶甚{艹戎}，故为之赋。

傅玄《安石榴赋》曰：虎宿中而纤条结，龙辰升而丹华繁。其在晨也，灼若九日栖扶桑；其在夕也，爽若烛龙吐潜光。

庾若《石榴赋》曰：远而望之，粲若离缋被山阿；迫而察之，赫若龙辉耀绿波。

夏侯孝若《石榴赋》曰：接翠萼於绿蒂，冒红牙於丹须。然含蕤，璀尔散珠。雪醒解饣，怡神实气。

潘岳《闲居赋》曰：若榴蒲陶之珍，磊落蔓延於其侧。

又《安石榴赋》曰：实有嘉木，名安石榴。彩条外畅，蒽内つ。丹耀缀於朱房，缃的点於红须。煌煌炜炜，熠耀委累。似琉璃之栖邓林，若珊瑚之映流水。光明磷烂，含丹耀紫。味滋芳神，伤泠琼蕊。

潘岳《安石榴赋》曰：若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明妍也。是以属文之士，或婿狩赋之。遥而望之，焕若随珠耀重渊；详而察之，灼若列宿出口间。千房同模，十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醒止醉。

左思《吴都赋》曰：蒲桃乱溃，若榴竟裂。

张载《重作石榴赋》曰：於是天回节移，龙火西夕，流风晨激，行露朝白。紫房独熟，肤自拆，剖之则珠散，含之则冰释。充嘉味於庖笼，极甜酸之滋液，上荐清庙之灵，下羞玉堂之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协《安石榴赋》曰：乃剖乃拆，金房缃隔。
范坚《安石榴赋》曰：红须肉艳，牙外Ｂ。似华灯之映翠幕，若丹琼之厕碧瑶。
殷玄《安石榴赋》曰：余以暇日，散愁翰林。睹潘、张若榴二赋，虽有其美，犹不尽善。容复措辞，故聊为之赋曰：“或珠离於璇琬，或玉碎於雕觞。彬洒映，晔紫缨缃。璀若瑶英之攒钟，粲若灵蚌之含珠。”
徐藻妻陈氏《石榴赋》曰：堆木之珍，莫美石榴。擢鲜葩於青春，结芳实於素秋。
脱凶妻羊氏《安石榴赋》曰：振绿叶於柔柯，垂彤子之累衰。
张载书曰：大谷石榴，木滋之最。肤如凝脂，汁如清濑。渴者所思，铭之裳带。
曹植《弃妻诗》曰：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翠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
糜玄诗曰：苍苍陵上柏，参差列成行。童童安石榴，列生神道旁。
柰
《晋书》曰：成帝杜皇后崩。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着服。”至是而后崩。
《三国典略》曰：杨一门四世同居，家裳小盛，昆弟就学三十七馀人。庭有柰树，实落于地，群儿咸争，独坐不顾。季父见之，谓宾客曰：“杆儿恬裕有我家风！”
萧广济《孝子传》曰：王祥後母，庭有柰树，始着子，使守视。祥昼驱鸟雀，夜则惊鼠。时雨忽至，祥抱树至曙，母见恻然。
《紫虚南岳夫人传》曰：夫人姓魏，孟存，性乐神仙。季冬夜半，有四真人，并年可二十，降夫人靖室。因设酒馔，陈玄口紫柰。夫人还王屋山，王子乔等并降。时夫人与真人为宾主，设三玄紫柰。
《玄晏春秋》曰：卫伦过予，论及於时味。伦因命仆取糗进予，予曰：“麦也，有杏李柰味。”（具杏部。）
杜恕《笃论》曰：日给之华，与柰相似也，柰结实而日给零落；虚伪之言，与真实相似也，虚败改而真实成。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白柰、紫柰（花紫）、绿柰（花绿）。
《广志》曰：柰有白、赤、青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为脯，数十百斛，以为畜积，如收藏枣栗。若柰汁黑，其方作羹，以为豉用也。
《汉武故事》曰：上握兰园之金精，摘圆丘之紫柰。
《释名》曰：柰油，捣柰实也，和以途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柰脯，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柰曝乾之，如脯也。
卢谌《祭法》曰：夏祠，法用白柰，秋祠用赤柰。
《晋太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六月，嘉柰一蒂十五实，或七实，生於酒泉。
王子年《拾遗记》曰：昆仑山上有柰，冬生子，碧色须玉纠蹙水洗，方可食。
郭子横《洞冥记》曰：有紫柰，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青。
《虎丘山疏》曰：山下三面有春秋二柰。
《本草经》曰：柰味苦，令人臆胀，病人不可多食。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有白柰四百株。
左太冲《蜀都赋》曰：朱樱春就，素柰夏成。
潘安仁《闲居赋》曰：二柰乙白之色。
潘尼《东武观赋》曰：飞甘瓜於浚水，投素柰於清渠。
曹植《求祭先王表上文帝》曰：乞请白柰二十枚。
又《谢赐柰表》曰：即媳灶中，虎贲叙┇，赐臣等冬柰一奁，诏使温啖，夜非食时，而赐见及。柰以夏熟，今则冬至，物以非时为珍。甘以绝口为厚，实非臣等所宜。蒙荷诏曰：“杆柰乃从梁州来，道里既远来转暖，故柰变色。”
张载诗曰：江南都蔗，酿液丰沛，三巴黄甘，瓜州素柰。凡此数品，殊美绝快，渴者所思，铭之裳带。
卷九百七十一　果部八
柿
《义熙起居注》曰：二年正月，吴令顾修期言：“西乡有柿树，殊本合条。”依旧集贺，诏停之。
《晋宫阁名》曰：徽章殿前柿一株。
《广志》曰：柿有小者如杏。
王逸《荔枝赋》曰：宛中朱柿。
潘岳《闲居赋》曰：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卑之柿。
王□《洛都赋》曰：豹祠赤杏，胡并丹柿。甘液滋脆，不挂牙齿。
李尤《七款》曰：鸿柿若瓜。
刘义恭《启事》曰：敕旨垂赐华林园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绝。
橙
《说文》曰：橙，橘属也。
《东观汉记》曰：建武中，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橘、龙眼、荔枝。
《晋令》曰：诸官有秩者，守护橙者，置吏一人。
《淮南子》曰：夫橘树之江北，化为橙。
《风俗通》曰：橙皮可为酱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博物志》曰：成都、广都、郫、繁、江原、临邛六县生金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夏秋冬或华或实，大如樱桃，小者或如弹丸。或有年，春秋冬夏华实竟岁。

《广志》曰：有给客橙，自夏至冬，且花且实。

《风土记》曰：橙、柚属也，而叶正圆。

《异苑》曰：南康归美山石城内有橙，就食其实，任意取足。持归美家人啖，辄病，或颠仆失径。

庾仲初《扬都赋》曰：果则黄甘朱橙。

胡道安《甘赋》曰：襄阴大橙，较恤巨橘。

林檎

《广志》曰：黑琴似赤柰。（亦名黑琴。）

刘祯《京记》曰：园多林檎。

《述征记》曰：林檎，果实可佳，比实微大，其状鬼，其味香。辅关有之，江淮南少。

《晋宫阙记》曰：华林园有林檎十二株，勃六株。

左思《蜀都赋》曰：林檎、枇杷、橙、柿、亭。

谢灵运《山居赋》曰：枇杷、林檎，带谷映渚。

卑

《广州记》曰：荔枝、壶橘，南珍之上；菱、莲、卑、柿为其次。

《地理记》曰：梁侯园有乌卑，八棱，大如酒盏。

《荆州土地记》曰：宜都出大卑。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卑子二株。

范汪《祠制》曰：孟冬，祭用卑、柿。

《异苑》曰：傅亮，永初中为护军。兄珍住府西斋，忽见北窗外卑树下物，面广三尺，状若方相，久乃自灭。

韦耀《灵阳赋》曰：甘蔗、卑、柿、榛、栗、木瓜。

潘安仁《闲居赋》曰：梁侯乌卑之柿。

谢灵运《山居赋》曰：卑、柿被实於长浦。

潘岳《金谷诗》曰：前庭树沙甘，後园植乌卑。

魏武帝《为兖州牧上书》曰：谨上卑、枣二箱。

枇杷

范汪《祠制》曰：孟夏，祭用枇杷。

《唐书》曰：建中玄年，诏山南之枇杷，江南之甘、橘、藕，岁为次第贡者，取一次以供庙飨，馀皆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枇晁四株。
《风土记》曰：枇晁，叶似栗，子似杏，小而丛生，四月熟。
《南中八郡志》曰：南安县出好枇晁。
《广州记》曰：枇晁、若榴，参乎京都。
《华山记》曰：华山讲堂西头，有枇晁园。
《荆州记》曰：宜都出大枇晁。
《广志》曰：枇晁，冬华，实黄，大如鸡子，小者如杏，味甜酢，四月熟，出犍为。
仲长统《昌言》曰：今人主不始甘露醴泉之涌，而患枇晁、荔枝之腐，亦鄙矣！
王彪之《闽中赋》曰：果则乌卑朱柿，扶馀枇晁。
周祇《枇晁赋》曰：昔鲁季孙有嘉树，韩宣子誉之。屈原《离骚》，亦着《橘赋》。至於枇晁，寒暑无变，负雪扬华，余植之庭圃，遂赋之云：名同音器，质异贞松，四序一彩，素华冬馥。
曹植《乐府歌》曰：橙、橘、枇晁、甘蔗代出。
谢灵运《七济》曰：朝食既华，摘果堂阴，春惟枇晁，夏则林檎。
槟榔
《吴录□地理志》曰：交趾朱戴县有槟榔树，直无枝条，高六七丈，叶大，如莲实房，得古贲灰，扶留藤食之，则柔而美。郡内及九真日南并有之。
《宋书》曰：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庆会，属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自此不对穆之梳沐。及穆之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妻泣而稽颡以致谢。穆之曰：“本不匿怨，无所致忧！”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盘贮槟榔一斛以进之。
《齐书》曰：任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常求之，不得好者。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常槟榔。
《梁书》曰：干陀厉妃，在南海洲上，其俗与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贝、槟榔。槟榔特精，为诸国之极。
《三国典略》曰：齐命通直散骑常侍辛德源聘於陈，陈遣主客蔡凝宴酬。因谈谑，手弄槟榔，乃曰：“顷闻北间有人为啖槟榔获罪，人间遂禁此物，定尔不？”德源答曰：“杆是天保初王尚书罪状辞耳，犹如李固被责，云胡粉饰貌，搔头弄姿，不闻汉世顿禁胡粉。”
《金楼子》曰：有寄槟榔与家人者，题为“合”种，盖人一口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俗记》曰：王高丽，年十四五时，四月八日在鼓城佛寺中，谢混见而以槟榔赠之，执王手谓曰：“王郎，谢叔源可与周旋否？”

《南中八郡志》曰：槟榔，大如枣，色青似莲子。彼人以为异。婚族好客，辄先进此物；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

《林邑记》曰：槟榔树，大围丈馀，高十馀丈。皮似青铜，节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调直亭亭，千万若一。森秀无柯，端顶有叶。叶似甘蕉，条氵瓜开破，仰望沙沙，如插丛蕉於竹杪；风至独动，似举羽扇之扫天叶。下系数房，房缀十数子。家有数百树，云竦如坠绳也。

《广州记》曰：岭外槟榔，小於交趾，而大如{艹纳}子，土人亦呼为槟榔。

《广志》曰：木实曰槟榔，树无枝，略如柱。其颠五六尺间，穗如黍秀，实大如桃李。生棘针，重叠其下。剥其皮，煮其肉实而贯之，坚如乾枣。食後啖之滑，美，削迦下气。彼方珍之，以为口实。亦出交趾。

《南方草木状》曰：槟榔树，三月开花，仍猎菖实，大如鸡卵，十一月熟。

《口南记》曰：口南有大腹槟榔，在枝朵上，色犹青。每一朵有三二百颗。又有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乾，则可入停。其青者，亦剖之，以一片青叶及蛤粉卷和，嚼咽其汁，即以碱涩味。口南每食讫，则下之。

又曰：口南多生大腹槟榔，色青，犹在枝朵上，每朵数百颗。云是弥臣国来。

又曰：口南有槟榔，花糁极美。

又曰：平琴州有槟榔，五月熟。以海螺壳烧作灰，名为贲蛤灰，共扶留藤叶和而嚼之，香美。

《罗浮山疏》曰：山槟榔，一名{艹纳}子，势蔗，叶类柞。一丛千馀，每生十房，房底数百子，四月彩。树似并桐。生日南者，与槟榔驮荽，五月子熟，长寸馀。

杨咳戡《洛阳伽蓝记》曰：南方歌荣国最为强大，民户殷多。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

《异物志》曰：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末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伍陋而为实，大如桃李。又生棘针，重累其下，以御卫其实。剖其上皮，空其肤，熟而贯之，硬如乾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削迦。饮食设以为口实。

《岭表录异》曰：槟榔，交、广生者，非舶槟榔，皆大腹子也。彼中悉呼为槟榔。交趾豪士，皆家园植之，其树茎叶根，与桄榔、以蒘小异也。安南人自嫩及老彩实啖之，以不娄藤兼之瓦屋子灰，竞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温，不食此，尾其瘴疠。广州亦啖槟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府郭内亦无槟榔树。

周成《杂字》曰：槟榔，果也，似螺，可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当之《药录》曰：槟榔，一名宾门。
左思《吴都赋》曰：槟榔无柯，椰叶尾。
刘渊林《吴都注》曰：槟榔，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条从心生。其实作房从心中，一房数百实，如鸡子，外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古贲灰食，则柔滑而美矣。
俞益期《与韩康伯笺》曰：槟榔，信南游之可观！子既非常，木亦特奇，云温交州时度之。大者三围，高者九丈。其擢穗似禾，其缀实似。其皮似桐而厚，其节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劲。其屈如复虹，其申如绝绳，步其林则寥朗，庇其荫则萧条。信可以长吟，可以远想矣！性不奈霜，不得北植，必当遐树海南，辽然万里。不遇长者之目，自令恨深。
刘义恭《启事》曰：奉赐交州所献槟榔，味殊常品，途远泊。九真蛮獠俗曰："九真獠欲婚，先以槟榔子一函诣女，女食即婚。"
豆蔻
刘欣期《交州记》曰：豆蔻，似玄树，味辛。堪综合槟榔嚼，治龈齿。
环氏《吴地记》曰：黄初三年，魏来求豆蔻。
《南方草物状》曰：漏蔻树，子大如李实，二月华，七月熟。出兴古。
左思《吴都赋》曰：草则藿{艹纳}豆蔻。
胡桃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胡桃八十四株。
《广志》曰：陈仓胡桃，皮薄多肌。阴平胡桃，大而皮脆，急纸则破。
《西京杂记》曰：上林苑有胡桃。
《吴时外国志》曰：大秦有枣、柰、胡桃。
《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
《广五行记》曰：後蜀李雄玉衡十二年，扶风人韩豹为太史令。雄卒，子期立，以豹为祖缘，犹领侯职。豹常言於期曰："臣今老，志在田园，欲植胡桃，愿赐其种。"期不悟。俄而李寿自涪率众南向，袭克成都，废期自立。
《岭表录异》曰：山胡桃，皮厚而坚，大於北府。底平如槟榔，多肉少穰，亦与北中者相似。以斧追之方破，或取之，自底磨平，以为印子，其隔屈曲，类篆文也。
马融《西弟颂》云：胡桃自零。
潘岳《闲居赋》曰：三桃表樱、胡植叼。
孔融《与诸卿书》曰：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笃意。
刘滔母《答虞吴国书》曰：咸和中，避苏峻乱於临安式，吴国遣使饷馈，乃答书曰："杆果有胡桃、飞穰。飞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刚内柔，质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贤，欲以奉贡。”

荔枝

《东观汉记》曰：单于来朝，赐橙、橘、龙眼、荔枝。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唐羌为临武县长，接交州，旧献荔枝，羌上书谏，乃止。

魏文帝诏群臣曰：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陶、石蜜乎？今以荔枝赐剿泗，啖之，则知其味薄矣。

《吴录》曰：苍梧多荔枝，生山中，人家亦种之。

《唐书》曰：杨贵妃生於蜀，好荔枝。海南荔枝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然方暑而熟，经宿辄败。

又曰：白居易为忠州刺史，在郡为木了泱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晁，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如酪，大抵如此。其实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

《广志》曰：荔枝，高五六丈，如桂树，绿叶蓬蓬然，冬夏郁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黑，似熟莲子。实白如方，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味。夏至日将已时，翕然俱赤，则可食也。一树下百斛。犍为道南，荔枝熟时，百鸟肥。其名之曰焦核，小次曰春花，次曰朝偈，此三种为美。次鳖卵，大而酸，以为醢和。率生稻田间。

又曰：荔枝、壶橘，南珍之上。

《西京杂记》曰：南越王尉他，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荔枝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细核者，谓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

《异物志》曰：荔支为异，多汁，味甘绝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可饱食，不可使厌。生时大如鸡子，其肤光泽，皮中食。乾则醮小，则肌核不如生时奇。四月始熟也。

《岭表录异》曰：荔枝，南中之珍果也。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熟，故曰火也，）核大而味酸。其高新州与南海产者最佳，五六月方熟。（黔中亦出荔枝，余曾得一常，一势火山者。）形若小鸡子，近蒂稍平，皮壳殷红，肉莹寒玉。又有焦核者，性热液甘，食之过度，即蜜浆制之。又有蜡荔枝，黄色，味稍劣於红者。

《广州记》云：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於道。汉朝下诏止之。今犹修事荔枝煎进焉。其树自径尺至于合抱，叶密如冬青。木性坚重。其根，工人多取为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咸槽、弹弓、棋局。
仲长统《昌言》曰：今人主不始神芝、朱草，而患枇晁、荔枝之腐，亦鄙矣！
王逸《荔枝赋》曰：乃睹荔枝之树，其形也，暧若朝口之兴，森如横天之彗。角亢兴而灵华敷，大火中而朱实繁。灼灼若朝霞之吐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
刘渊《吴都注》曰：荔枝树生山中，叶绿色，实正赤，肉肥，肌正白，味美。
左思《蜀都赋》曰：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
卷九百七十二　果部九
蒲萄
《史记》曰：大宛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汉使取其实来，於是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
《汉书》曰：李广利为二师将军，破大宛，得蒲萄种归汉。
《续汉书》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三辅决录》又载。）
魏文帝诏群臣曰：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馀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脆而不梳，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饮。（乌县切。）又酿以为酒，甘於麴，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崔鸿《十六国春秋口前凉录》曰：张斌，字斌，字洪茂，敦煌人也。作《蒲萄酒赋》，文致甚美。
又《後凉录》曰：建玄二十年，吕光入龟兹城。胡人奢侈，富於生养，家有蒲萄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
《北齐书》曰：李玄忠曾贡世宗蒲萄一盘，世宗报以百练缣，遗其书曰：“仪同位亚台，铉识怀贞素。出藩入侍，备经要重。而犹家无担石，室若悬罄。岂轻财重义，奉时爱已故也？久相嘉尚，嗟咏无极。恒思标赏，有意无由。忽辱蒲萄，良深佩戴！聊用绢百匹，以酬清德。”
《唐书》曰：高祖赐群臣食於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因赐物百段。
又曰：蒲萄酒，西域有之，前跟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
又曰：太宗时，叶护献马乳蒲萄，一房长二丈馀，子亦稍大，其色紫。
又曰：李直方常第果实若贡士者，以绿李为首，芳梨为副，樱桃为三，甘橘为四，蒲萄为五。或荐荔枝，曰：“寄举之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蚌在葱岭南，逾县度，经热坂。其地暑湿，人皆乘马。土宜亢稻，多甘蔗、蒲萄，草木陵寒不世。

《金楼子》曰：大月氏国，善为蒲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夏春之时，万顷克发。如鸾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人呼风为蒲萄风，亦名裂叶风。

《汉武帝内传》曰：西王母尝下，帝设蒲萄酒。

杜笃《边论》曰：汉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麦、苜蓿、蒲萄，示广地也。

《广志》曰：蒲萄有黄、白、黑三种。

《口南记》曰：口南多乾蒲萄。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白马寺浮图前，柰林、蒲萄，异於馀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柰林实重七斤，蒲萄实伟於枣，味并殊美，冠於中京。帝至熟时，常诣取之。或复赐官人，得之转饷亲戚，以为奇异。得者不敢辄食，乃历数家。京师语曰：“白马甜榴，一实直牛。”

《唐景龙文馆记》曰：四月上巳日，上幸司农少卿王光辅庄。驾返顿后，中书侍郎南阳岑羲设茗，饮蒲萄浆，与学士等讨论经史。

又曰：大学士李峤入东都庙，学士等祖送城东，上令中官赐御馔，及蒲萄酒。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

又曰：张骞使西域还，得蒲萄。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蒲萄百七十八株。

《秦州记》曰：秦野多蒲萄。

《本草经》曰：蒲萄生五原、陇西、敦煌，益气强志，令人肥健，延年轻身。

王逸《荔支赋》曰：西旅献昆山之蒲萄。

钟会《薄萄赋》曰：余植蒲萄於堂前，嘉而赋之，命荀勖并作。

应祯《蒲萄赋》曰：结繁钟之磊落兮，英茏总而弥房。

傅玄《蒲萄赋》曰：逾龙堆之险，越悬度之阻，涉乎三光之阪，历乎身热之野。

橄榄

《金楼子》曰：有树名独，分为二株，其东向一枝是木威树，南向一枝是橄榄树。

《南越志》曰：博罗县有合成树，十围，去地二丈，分为三衢：东向一衢，木叶似练，子如橄榄而硬，削去皮，南人以为糁；南向一衢，橄榄；西向一衢，橄榄。

裴渊《广州记》曰：橄榄涩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志》曰：橄榄，大如鸡子，交州以饮酒。
《南方草木状》曰：橄榄，子大如枣，二月华，八九月熟。生食味乍，蜜藏乃甜美。交趾、武平、兴古、九真有之。
《临海异物志》曰：馀甘子，梭形，初入口舌涩酸，饮水乃甘。又如梅实核，两头锐。呼为馀甘、橄榄，同一物异名耳。
《岭表录异》曰：橄榄，树身耸，枝皆高数尺，其子深秋方熟。闽中尤重其味，云：“咀之香口，胜含鸡舌香。”生吃及煮饮，悉解酒毒。有野生者，子繁树峻，不可梯缘，但刻其根下，方寸许，内盐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树枝节上生脂膏，如桃胶。南人彩之，和其皮叶煎之，调如黑饧，谓之橄榄糖。用泥舡，损乾後，牢於胶漆，著水益乾坚耳。
左思《吴都赋》曰：龙眼、橄榄。
椰
《隋书》曰：林邑国人，深目高鼻，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推髻。施椰叶席。
《唐书》曰：诃陵国，俗以椰树花为酒。其树生花，长二尺馀。实大如人胫，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饮之亦醉。
《南夷志》曰：荔枝、槟榔、诃梨勒、以蒌、光榔等诸树，永昌、丽死觐山皆有之。
《□南记》曰：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有以蒌，状如大牛心。破一重粗皮，刮尽；又有一重硬壳。有小孔，以筋穿之，内有浆二合馀，味甘色白。
又曰：□南多以蒌，亦以蜜渍之为糁。
《广志》曰：椰树高六七丈，无枝条，有叶如束蒲，乃在树末。实如大瓠瓜，悬在树头。实外有皮，中有核，皮里有汁升馀，清如水，美如蜜，可饮。核中肤白如雪，厚半寸，味如胡桃而美，可食。出交趾，家家种之。
《南方草木状》曰：椰，二月花，花仍猎菖实，房连相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树黄，俗名为丹。横破之，可作碗。子长如栝楼子。
《交州记》曰：以蒌有浆，截花，以竹桶承取汁，作酒，饮之亦醉。
《神异经》曰：东南荒中有椰木。椰高二三丈，或十馀丈，围丈馀，或七八尺。叶三百岁尽落而华，华如甘瓜华。华尽落而生萼，萼下生子，三岁而熟。熟後不长不减，形如寒瓜，长七八寸，径四五寸。
《南州异物志》曰：椰树，大三四围，长五六丈，通身无枝。至百馀年有叶，叶状如蒲，长四五尺，直竦指天。实生叶间，皮包之，如莲状。皮硬过於核中。肉白如鸡子，著皮，崦腹内空含汁，大者含升馀。实形团团然，或如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横破之，可为爵，并堪器用，南人珍之。
《异物志》曰：椰树，高六七丈，无枝条，叶如束蒲，在上。其实如瓠系之巅。实外皮如葫芦，肤中有汁升馀，清如水，味美於蜜。食其肤则不饥，食其汁则增渴。又有如人两眼处，俗号以蒸为越王头。
《岭表录异》曰：以蒸树，亦类海棕。实号以蒸，大如瓯盂。外有粗皮如火，腹次有硬壳，圆而且坚，厚二三分。有圆如卵者，即截开一头，砂石摩之，去其皴皮，其烂班锦文，以白金装之，以为水罐子，珍奇可爱。壳中有液数合，如乳，亦可饮之，冷而动气。
左思《吴都赋》曰：椰叶尾。
《俞益期笺》曰：有清浆数斗，悬於长木之端，终不乾，故为小异。
杨梅
《金楼子》曰：杨周年七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椿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有杨梅，孔公指以示儿曰：“杆真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博物志》曰：地有名章则生杨梅。
《南越志》曰：熙安县白蜀里多杨梅，张公以为名章则多杨梅。此偶以所闻而命书，後好事改地就之耳。求之白蜀，去之远矣。
裴渊《广州记》曰：卢山顶有湖，杨梅绕其际。人登者，止得於山饱食，不得持下。
《吴兴记》曰：故章县县北有石椁山，出杨梅，常以贡御。张华所谓“地有名章，必生杨梅”，盖此谓也。
《食经》曰：藏杨梅法：取完者一斛，盐渍之，曝乾。别取杭皮二斤，煮汁，盐渍之。不加蜜渍。梅色如初美好，可留数月。
《临海异物志》曰：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味甘甜酸。
梁较型《杨梅颂》曰：怀蕊挺实，涵黄扌柔丹，镜日绣粲，照霞绮峦。
沙棠
《山海经》曰：昆仑之丘有木焉，状如棠，黄华赤实，味如李，而无核。名曰沙棠，可以却水。
《吕氏春秋》曰：伊尹说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实。”
《南越志》曰：宁乡，果多沙棠。
竺法真《登罗浮山疏》曰：罗浮山有沙棠，华黄赤实，味甘如李。
枸橼
裴渊《广州记》曰：枸橼树以橘如柚，大而倍长，味奇酢，皮以蜜煮为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欣期《交州记》曰：枸橼如柚，核细。
《异物志》曰：枸椽，实如橘，大如饭，皮有香，味不美。可以浣治。若酸浆
《岭表录异》曰：枸橼，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故人重之，爱其香气。京
辇豪贵家钉盘筵，怜其远方异果，肉甚厚白如萝卜。南中女工，竞取其肉，雕
镂花鸟，浸之蜂蜜，点以燕脂，擅其妙巧，亦不让湘中人镂木瓜也。
益智
《十三国春秋》曰：安帝玄年，卢修为广州刺史。胁刘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续
命汤。
顾徽《广州记》曰：益智，叶如襄荷，茎如竹箭，子从心中出。一枝有十子
，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如粽子，味辛。
周景式《庐山记》曰：山果有益智、蒲萄，
《广志》曰：益智，叶似襄荷，长丈馀。其根上有小枝，高八九寸，尾萼。其
子丛生之，如枣中办，黑皮白核。小者曰益智。含之隔馕。出寿方，亦生交趾
。
《南方草物状》曰：益智如笔毫，长七八分，二月华，五月、六月熟，味辛中
芬香。出交趾、合浦。
陈祁畅《异物志》曰：益智类意苡，长寸许，如枳具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
。
惠远法师《答卢循书》曰：捐饷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於衫晷行之
。
槆子
《广志》曰：槆子，似木瓜树木。
《南方草物状》曰：槆子木如鸡卵，三月华，八月、九月熟。味酸酢，或以蜜
藏，滋味甜美。出交趾。
刘欣期《交州记》曰：如桃。
陈祁畅《异物志》曰：{木}子之树，枝叶四布。（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
同种异，味实甜酢。（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
析酒止醒，更为遗赂。
遂
《毛诗□秦风□车辚□晨风》曰：隰有树遂。（毛云：赤罗。或云山梨。今人
谓之杨遂树。实如梨，但小耳。一名庶梨，一名鼠梨。）
陆机《毛诗疏义》曰：树遂，一名赤萝，一名山梨，今人谓之杨遂树。其实如
梨，但实奇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齐郡广县、尧山、鲁国、河内、共、
北中有。今人亦种之。极有美者，亦梨之脆美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曰：遂，罗也。（郭璞症曰：今杨遂也。实似梨而酢，可食也。）
《广志》曰：阳遂子似梨，大如杏，可食。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阳遂二株。
卷九百七十三　果部十
龙眼
《广雅》曰：益智，龙眼也。
谢承《後汉书》曰：交趾七郡献龙眼。
《广志》曰：龙眼树，叶似荔枝，蔓延缘木生，子大如酸枣，色异，纯甜无酸。
《朱崖传》曰：果有龙眼。
《交州记》曰：龙眼树，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
《广州记》曰：龙眼子，似荔枝，七月熟。
《吴氏本草》曰：龙眼，一名比目。
《岭表录异》曰：龙眼之树如荔枝，叶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大核，如木患子而不坚，肉白带浆，其甘如蜜。一朵恒三二十颗。荔枝方过，龙眼即熟，南人谓之荔枝奴。
左思《蜀都赋》曰：旁挺龙眼，侧生荔枝。
楂
《齐书》曰：武帝幸丹阳郡，宴饮。郅恃旧，酒後狎侮同列。时王敬则执楂，以刀子削之，谓曰：“杆非玄徽头，何事自吃之？”为左丞庾杲之所纠，以赎论。
《广志》曰：楂，其子甚酢，出西方。
馀甘
《吴录□地理志》曰：高凉安宁县有馀甘，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
《临海异物志》曰：馀甘子如梭形，出晋安侯官界中。馀甘、橄榄，同一果耳。
《□南记》曰：泸水南岸有馀甘子树，子如弹丸许，色微黄，味酸苦，核有五棱。其树枝如柘枝，叶如小夜合叶。
陈祈畅《异物志》曰：馀甘，大小如弹丸大，视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如苦，忽咽口中，乃更甜美。盐而蒸之，尤美。可多食之。
《朱崖故事》曰：朱崖果有馀甘。
左思《吴都赋》曰：其果则丹橘、馀甘、荔枝之林。
子
《汉书》曰：番阳令唐蒙风晓南粤，南粤食蒙蜀枸枸酱。（注曰：枸音矩，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树也。）如桑，其椹其长三二寸，酢，取其实以为酱。
《广志》曰：子蔓生依树，子似桑椹，长数寸，色黑，辛如姜。以盐淹之，下气消食。出南安。
左思《蜀都赋》曰：筇杖传节於大夏之邑，泊流味於番乩蹙乡。
木瓜
《尔雅》曰：，木瓜。（郭璞症曰：实如小瓜，酢，可食。，音茂。）
《周礼□冬官下□弓人》职曰：取之道，木瓜次果桑。
《毛诗□卫□淇澳□木瓜》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毛云：也。《诗义疏》曰：，叶似榛，实如小瓜，上黄着中，令香欲嘬者，蜜封，藏百日，食之也。）
《三国典略》曰：齐孝昭北伐库莫奚，至天池，以木瓜毒鱼，鱼皆死而浮出。库莫奚窃相谓曰：“池有灵鱼，犯之不祥！”乃出长城北道，齐主分兵追击，获牛羊七万，振旅而还。
《水经》曰：鱼复县地多木瓜树，有子大如Ｃ，白黄，实甚苦香。《尔雅》之所谓“”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腹县有固陵村，地多木瓜树，其子大者如Ｃ。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有木瓜五株。
《广志》曰：木瓜子可藏。枝为杖，一尺百二十节。
《吴氏本草》曰：木瓜生夷陵。
《虎丘山疏》曰：山三面悉有木瓜。
何承天《木瓜赋》曰：惟兹木之在林，亦超类而独劭。方朝华而繁实，比沙棠而有耀。
刘
《尔雅》曰：刘，弋也。（刘子生山中，实如梨，酢甜，核坚。出交趾。弋音弋。）
《吴录□地理志》曰：交嬴倭县有刘子树，出山中，实如梨，而味酸美。郡内皆有之。
《南方草木状》曰：刘，三月华，七月、八月熟，其色黄，其味酢。出交趾、武平、兴古、九真。
《吴都赋》曰：余刘御霜。
郁
《周书》曰：夏食郁。（棣也。）
《毛诗□豳□七月》曰：六月食郁。（毛注曰：郁，棣。）
《诗义疏》曰：其树高五六尺，其实大如李，正赤，食之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王花木志》曰：郁树，高五六尺，实大如李，赤色，食之甘。
《广雅》曰：一名雀李，又名车下李，又有郁李，亦名棣，亦名李子。《毛诗□七月》“食郁及”，即郁李也。一名棣也。
《吕氏本草》曰：郁李，一名雀李，一名车下李，一名棣。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李一株。
司马相如《上林赋》曰：隐夫郁棣，合Ш离支。
潘岳《闲居赋》曰：梅、杏、棣之属。
曹毗《魏都赋》曰：若榴、郁棣。
杜梨
《尔雅》曰：杜，甘棠。（今之杜梨也。）
《山海经》曰：岷山，其木多棠。
《韩诗外传》曰：邵伯在朝，所司请召民。邵伯曰：“不劳一身，而劳百姓，此非文王掷昃也。”於是庐於棠树之下，百姓大悦。诗人见而歌焉。
《毛诗□鹊巢□甘棠》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毛云：甘棠，杜也。《诗义疏》曰：今棠梨也，一名杜梨。如梨而小，有甜、酢，可啖也。）
《毛诗□鹊蟀□大杜》有大之杜，生於道周。
陆氏《毛诗杜义》曰：大杜，杜，赤棠也。与白棠同，但有赤白美恶。子白色者为白棠。白棠，甘棠也，多酸美滑。赤棠，子涩而酢者也。俗语涩如杜是也。木理亦赤，可以作弓材。
孙楚《大杜赋序》曰：家弟以虞氏《梨赋》见示，余谓：“岂以梨有用之为贵，杜无用之为贱？”故赋之。
𠰁枣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𠰁（音软）枣四株。
《广志》曰：𠰁枣，味如柿。晋阳若𠰁，肌细而厚，以供御。
《范子计然》曰：𠰁枣，出汉中郡。
崔豹《古今注》曰：𠰁枣，叶如柿，实似柿而小，味甘美。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楂、梨、、栗橘、柚芬芳。
左思《蜀都赋》曰：林檎、枇杷，橙、柿、亭。
榛
《毛诗□邶□柏舟□简兮》曰：山有榛，隰有苓。
陆机《机毛诗疏义》曰：山有榛，枝叶似栗树，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茎可以为烛。
《毛诗□□柏舟□定之方中》曰：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义疏》曰：榛，栗属，有两种。其一种大小皮叶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谓“树之榛栗”者也；其一种枝茎如木蓼，生高丈馀，作胡桃味，辽代上党皆饶。

《周礼□天官下□笾人》职曰：馈食之笾，其实榛。

《礼记□曲礼下》曰：妇人之贽，具、榛、枣、栗。

《说文》曰：榛，似梓，实如小栗。

《山海经》曰：上申之山，下多榛、若。（郭璞症曰：榛，似栗而小。）

任《述异记》曰：汉末，杨氏家园中产神榛二株。

张衡《七辨》曰：寒梨乾榛。

柚（《尔雅音义》曰：或作䅟）

《尔雅》曰：柚，条也。（郭氏症曰：似橙，实酢，出江南。）

《尚书□禹贡》曰：扬州，厥苞橘柚。

《周书》曰：秋食橘、柚。

《毛诗□秦□车辚》曰：终南何有？有条有梅。

《列子》曰：吴越之间有木焉，其名曰柚，碧树而冬青，实丹而味酸。度淮北而化为枳焉。

《庄子》曰：三王五帝之礼义法度，譬犹楂、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於口。

《淮南子》曰：天之所处，地之所载，皆生於一父母。故槐、榆与橘、柚，合而为兄弟。

《吕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梦之柚。

《山海经》曰：洞庭之山、纶山、铜山、贾超之山，其木多䅟。（郭璞症曰：柚，似橘而大。）

《盐铁论》曰：御史曰：“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臣庶皆厌橘、柚。”

崔实《政论》曰：橘、柚之贡，尧、舜所不常御。

裴渊《广州记》曰：别有柚，号为雷柚，实如升大。

《广志》曰：成都有柚，大如升。

《博物志》曰：橘、柚类多，豫章郡出真者。

《风土记》曰：柚，大橘也，赤黄而酢也。

《神异记》曰：东方建春山外多柚。

《异苑》曰：南康归美山石城内，有甘、橘、柚。

《楚辞》曰：斩伐橘、柚，列树苦桃。

《楚辞》曰：杂橘、柚以为圃兮，列辛夷与椒槟。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橘柚芬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诗》曰：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闻君好我甘，窃独自灯ㄘ希。
扬雄《扬州牧箴》曰：彭蠡既潴，阳鸟剽屮。橘柚羽贝，瑶琨筱。
崔琦《七蠲》曰：于期江皋，实产橘柚，紫叶玄实，绿里朱茎。
郭璞《赞》曰：屈生嘉叹，以为美谈。
椴
《尔雅》曰：废，椴也。（郭璞症曰：柚属，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
椹
《毛诗口颂口泮水》曰：翩彼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怀我好音。（ホ，桑实。）
《後汉书》曰：献帝时，三辅大饥。九月，桑复生椹，人得以食。
《魏略》曰：杨沛为新郑长，课民益畜乾椹。会太祖西迎天子，无粮食，沛进乾椹。及太祖辅政，迁为邺令，赐其生口十人，绢百匹，欲以励之，报乾椹也。
《魏书》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枣、椹。
车频《秦书》曰：慕容垂围邺，百姓不得复田。民以桑椹为粮，相啖略尽。
《晋书口载记》曰：符登攻姚苌，苌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登军中大饥，收葚以供后。
《後魏书》曰：崔逞自燕奔魏，寻除御史。太祖攻中山，乏粮，问群臣取食之方。逞曰：“取椹可以助粮。”太祖虽御侮慢，兵须食，乃听人取椹。
《北史》曰：後周赵肃为齐州别驾，有能名。其东邻有桑椹落其家，就遣人悉拾归其主，戒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
《金楼子》曰：秦皇遣徐福求一寸椹。碧海掷晷有扶桑树，长数千丈，树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名为扶桑。仙人食期ぉ，而体作金光，飞腾心蕃也。
《汉武内传》曰：神仙上药，有扶桑丹椹。
《汝南仙贤传》曰：蔡君仲孝养老母。时赤眉乱，君仲取桑椹，赤黑异器。贼问之，答曰：“黑者与母，赤者自食。”贼嘉之，与盐二升。
《世说》曰：张天锡为晋孝武所器，每人言话，无不竟日。颇有嫉之者，於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答曰：“桑椹香甘，鸱革响，醇酪养性，人无嫉心。”
《世说》曰：有王甲从北方来诣谢公，问：“北方何果最胜？”甲云：“桑椹最好。”谢公问：“可以比方江东何果？”甲云：“是黄甘之流。”公曰：“君何乃尔妄语！”甲耻受妄语之名，恐宰相所贵，乃买骏马，候熟时，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十枚，返以奉公。公食之，以为美，乃谓甲：“杆味乃江东所无，而君近比黄甘！”於是引甲为宾客。

《世赞记》曰：有椹树，长数千丈，名为扶桑芝。仙人食期ぉ，而体作金色，飞翔心蕃。其树虽大，其叶则小，故如中夏之桑椹也。但椹稀而赤，九千岁一生实耳。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愿会寺，中书舍郎王翊舍宅所立也。佛堂前生桑树一株，直上五尺，枝条横绕，柯叶旁布，形如羽盖。复高五尺，凡为五重，每一重叶椹各异。京时岳俗谓之神桑，观者成市，布施者甚众。帝闻而恶之，以为惑众，命给事黄门侍郎玄纪伐杀之。其日□雾晦冥，下斧之处，流血至地，见者莫不悲泣。

东方朔《神异记》曰：东方有树，高八十丈，敷张自辅。叶长一丈，广六七尺，名曰桑。上有椹，长三尺五寸，其围如数。

《异苑》曰：汉兴平玄年九月，桑再椹。时刘玄德军小沛，年荒贵，士众皆饥，仰以为粮。

又曰：北方有白桑，椹长数寸，食之甘美。

《广五行记》曰：晋武太玄中，太原王戎为郁林太守，泊舡新亭眠，梦人以七枚椹与之，著衣襟中。既悟，得椹如梦中。

傅休奕《桑椹赋》曰：繁实离离，含甘吐液。翠彩三变，或玄或白。嘉味殊滋，食之无ル。

卷九百七十四　果部十一

枳具（音只矩）

《毛诗□嘉鱼□南山有台》曰：南山有枸，北山有臾。（枸，枳枸。）

《诗义疏》曰：枳枸树，高大如白杨，所在皆有。子着支端，支柯不直。啖之甘美如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园种之，谓之木蜜。能令酒味薄，若以为屋柱，则一屋酒可薄。

《礼记□曲礼下》曰：妇人之贽，具、榛、脯、修。（郑玄注曰：具，枳具也。）

《广志》曰：枳具，叶似柳，子似珊瑚。其味如蜜。十一月熟，树乾者益美。出南方。大如指头。

崔豹《古今注》曰：枳具子，一名树蜜，一名木饧易。实形拳曲，核在实外，味甜美如饧易蜜。一名白石，一名木石，一名枳具也。

𣏌（音蟾。《南越志》：果名，似柰而酸）

薛莹《荆扬以南异物志》曰：𣏌子树产山中，实似梨，冬熟，味酸。丹阳诸郡有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艹纳}（音纳）
《异物志》曰：{艹纳}草树，果如并榈而小。三月彩其叶，细破乾之，味近苦甘。并鸡舌香食之，益善也。
顾徽《广州记》曰：山槟榔，大于大{艹纳}子。{艹纳}子，土人亦呼为槟榔。
左思《吴都赋》曰：藿{艹纳}豆寇。
木威
顾徽《广州记》曰：馀甘、甘蔗、木威，黄皮，其味殊苦。
顾徽《广州记》曰：木威，高丈馀，子如橄榄而坚，削去皮以为棕。
原木
《吴录□地理志》曰：卢陵南郡雩都县，有原树，其实如甘蕉，而核味亦如之。
九（音求）
《尔雅》曰：九，{木}（音计）梅也。（郭璞症曰：九树似梅，子如指头，可食，赤色，似小柰也。）
炎
《尔雅》曰：孔，（音琰）速（音速）其。（郭璞症曰：孔，实似柰，赤，可食。）
《山海经》曰：堂庭之山，其上多孔木。（郭璞症曰：即速也。）
曹毗《魏都赋》曰：果则谷孔山亭。（音亭。）
杨桃
《临海异物志》曰：杨桃，似南方橄榄子，其味甜。常五月、十月熟。谚言：“杨桃无蹙，一赎三熟。”其色青黄，核如枣核。
《临海异物志》曰：杨桃子，生晋安侯官县。一小树得数十石，实大三寸，可蜜藏之。
庾仲初《杨都赋》曰：杨桃、枇晁。
杨
《临海异物志》曰：杨有七脊，子生树皮中。其体虽异，味则无奇。长四五寸，色青黄，味甘也。
冬熟
《临海异物志》曰：冬熟，如指大，正赤，其味甘，胜梅。
猴闼
《临海异物志》曰：猴闼子，如指头大，其味小苦，可食。
关桃
《临海异物志》曰：关桃子，其味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翁
《临海异物志》曰：土翁子，如漆子大，熟时甜酸，其色青黑。
狗槽
《临海异物志》曰：狗槽子，如指头大，正赤，其味甘。
鸡橘
《临海异物志》曰：鸡橘子，如指头大，味甘。永宁南界中有之。
猴
《临海异物志》曰：猴子，如指头大，与柿相似，其味不减於柿。
多南
《临海异物志》曰：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与梅子相似。晋安侯官界中有之。
王坛
《临海异物志》曰：王坛子，如枣大，其味甘。晋安侯官越王祭坛边有此果，无知其名，因见生处，遂名王坛。其形小于龙眼，有似木瓜。七月熟，甘美也。
王彪之《闽中赋》曰：王坛侯栗。
《杨都赋》曰：草则龙目、荔枝、王坛、丹橘。
三廉（出熙安郡口母山，见《南越志》）
陈祈畅《异物志》曰：三廉大实，实不但三。（虽名三廉，或有四五六枚。）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与众果相参。
鬼目（亦名几目）
《尔雅》曰：符，鬼目。（郭景缚曰：匠箔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子如耳，赤色，丛生。）
《广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饮酒。
《南方草木状》曰：鬼目树，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鸭子。二月花色，仍猎菖实，七月、八月熟。其色黄，其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武平、兴古、九真有之。
裴渊《广州记》曰：鬼目、益智，直尔不敢啖，可为浆也。
《交州记》曰：鬼目树，似棠梨，叶似楮，皮白，树高大，如木瓜而小邪倾，不周正。味乍，九月熟。又有草眯子，亦如之。亦可为糁。因其草似鬼目。
甘蔗
《说文》曰：{艹诸}，蔗也。
《汉书口礼乐志口郊祠歌》曰：百味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应劭曰：柘浆，取柘汁以为饮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录□地理志》曰：交句（音漏。）县甘蔗大数寸，其味醇美，异于他处。笮以为饧易，曝之，凝如冰，破如博棋，入口消释。

《江表传》曰：孙亮使黄门以银碗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易。黄门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饧易中，启言吏不谨。亮呼吏持饧易器入门，曰："杆器既盖之，且有油复，无缘有此也。黄门将有恨汝耶？"叩头曰："常从臣求官莞席，有数，不敢与。"亮曰："必是此也！"问，具服，即於前加髡，鞭斥外付。

《晋书》曰：顾恺之，每食蔗自尾至本。人或问之，曰："渐入佳境。"

《宋书》曰：庾仲文好货，刘雍自谓得其助力，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

又曰：玄嘉末，魏太武征彭城，遣使至小市门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

《齐书》曰：宜都王铿善射，常以堋的趟愜，曰："终日射侯，何难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世晷。

又曰：范□，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粽，随尽复益。彪笑谓曰："范散骑小复验之，一尽不可复得。"

《梁书》曰：庾沙弥性至孝。母刘亡，好啖甘蔗，沙弥遂不食焉。

《三国典略》曰：陆纳反湘州，分其众二千人夜袭巴陵。晨至城下，宜丰侯修出垒门，坐胡床以望之。纳众乘水来攻，矢下如雨。修方食甘蔗，曾无惧色，部分军旅，鼓而进之。遂获其一舰，生擒六十人。纳遂归保长沙。

又曰：侯景至朱雀街南，建康令庾信守朱雀门。俄而景至，信众撒桁。始除一舶，见景军皆着铁面，退隐于门，自言口燥，屡求甘蔗。俄而飞箭中其门柱，信手中甘蔗应弦而落。

《隋书》曰：赤土国，物产多同于交。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

《永嘉郡记》曰：乐城县三州府，江有三洲，因以为名。对岸有浦，名为菰子，出好甘蔗。

卢谌《祭法》曰：冬祠，用甘蔗。

范汪《祠制》曰：孟春，祠用甘蔗。

《扶南传》曰：安息国出甘蔗。

《广志》曰：甘蔗，其饧易为石密。

《□南记》曰：唐韦齐休聘□南，会川都督刘宽使使致甘蔗。蔗节希似竹许，削去後亦有甜味。

《神异经》曰：南方荒内林，其高百丈，围三尺八寸，促节多汁。甜如蜜。（音干，音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物志》曰：甘蔗，远近皆有。交所产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甘，围数寸，长丈馀，颇似竹。断而食之，既甘；生取汁为饴饧易，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

《甄异传》曰：隆安中，吴县张牧字君林，忽有鬼来，无他，须臾，惟欲啖甘蔗，自称高褐主人，因呼“阿褐”。牧母见之，是小女，面青黑色，通身青衣。

魏文帝《典论》曰：常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三兵。余与论剑，酒酣耳热。方食干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蒲佰。

《栽蒁正书》曰：岁比不登，凡不给之物，若干蔗之属，皆可权禁。

《楚辞》曰：（乓切。）鳖炮羔有柘浆。（柘，蔗也。）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诸柘、巴苴。（诸柘，甘柘。）

张协《都蔗赋》曰：若乃九秋良朝，玄酎初出，黄华浮觞，酣饮累日。挫斯柘而疗渴，若氵敕醴而含蜜，清滋津於紫梨，流液丰於朱橘。

曹植诗曰：都蔗虽甘，杖植地折；巧言虽美，用植地灭。

张载诗曰：江南都蔗，酿液澧沛，三巴黄甘，瓜州素柰。凡此数品，殊美绝快，渴者所思，铭之裳带。

李伯仁《七款》曰：副以甘柘，丰弘诞节，纤液映豺，旨於饴蜜。

虞翻《与弟书》曰：有数头男，皆如奴仆。伯安虽痴，诸儿不及。观我所生，有儿无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两弟，有似人也。去日南远，恐如甘蔗，近抄即薄。

应璩《与尚书诸郎书》曰：檀氏园，葵菜繁茂，诸蔗瓜芋，亦离尚萌。未知三生，复何种植？

冯衍《杖铭》曰：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贤，不必所爱。都蔗虽甘，犹不可杖；佞人悦已，亦不可相。

甘{艹诸}

《南方草木状》曰：甘{艹诸}，民家常以二月种之，至十月乃成卵，大者如鹅，小者如鸭。掘食，其味甜。经久得风，乃淡泊耳。出交趾、武平、九真、兴古。

陈祈畅《异物志》曰：甘{艹诸}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肪。南方人专食之，以当米谷。蒸炙皆香美。宾客酒食亦施设，有如果实也。

燕（音郁）

《毛诗□圃□七月》曰：六月食郁及。（，{艹婴}也。）

《毛诗题纲》曰：葛ㄆ，一名燕藤，好生河浒边，得水润而长。喻王九族，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恩惠，以育子孙。今王无泽于族人，不如葛ぱ生河浒边也。
《广雅》曰：燕，{艹婴}舌也。
《广志》曰：燕，似梨，早熟。
《魏王花木志》曰：燕，实大如龙眼，黑色。《说文》谓之婴，《诗疏》一名车鞅藤。《豳诗□七月》曰：“食郁及”。此名燕。
潘岳《闲居赋》曰：梅香棣之属，繁荣藻丽之饰。
曹毗《魏都赋》曰：英梅杨李，若留郁棣。
廉姜
《广雅》曰：荤，（相维切。）廉姜也。
《湘州记》曰：始安县空龙山、精了山出廉姜。
《食经》曰：廉姜法：蜜煮乌梅，去滓，比滓廉姜，再三宿。色黄赤，如琥珀。
刘祯《清虑赋》曰：仰称韭，俯拔廉姜。
卷九百七十五　果部十二
甘蕉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芭蕉二株。
《南夷志》曰：南诏，土无食器，以芭蕉叶藉之。
《广志》曰：芭蕉蒩，或曰甘蕉茎，如荷芋，重皮相裹，大如盂升。叶广二尺，长一丈。子有角。子长六七寸，或三四寸。生为行列，两两共对，若相抱形。剥其上皮，色黄白，味似蒲萄，迢狩饱人。其根大如芋魁，大一石，青色。其茎解散如丝，织以为葛，谓之蕉葛。虽脆而好，色黄白，不如葛色。出交趾建安。
《南州异物志》曰：甘蕉，草类，望之如树。株大者一围馀，叶长一丈，或七八尺，广尺馀、二尺许。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茎末。百馀子，大名为房，根似芋块，大者如车毂。实随华，每华一阖，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焦有三种：一种子大如拇指，长而锐，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种子大如鸡卵，有似牛乳，味微减羊角蕉；一种大如耦子，长六七寸，形正方，少甘味，最弱。其茎如芋，取以灰练之，可以纺绩。
《异物志》曰：芭蕉，叶大如筵席，其茎如芋，取镬煮之为丝，可纺绩，女工以为，匹不趾葛也。其内心如蒜鹄头生，大如合半蚌。因为实房，一房有数十枚。其实皮赤如火，剖掷晷黑。剥其皮，食其肉，如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饱，而馀滋味犹在齿牙间。一名甘蕉。
顾徽《广州记》曰：甘蕉，与吴花实根叶不异，真是南土暖，不经霜冻，四时花叶展，其熟、其未熟时，亦苦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方草木状》曰：蕉树子，房相连累，甜美，亦可蜜藏。
《游名山志》曰：赤岩山水石之间，惟有甘蕉林，高者十丈。
卞敬宗《甘蕉赞》曰：扶疏似树，质则非木。
扶留
《吴录□地理志》曰：始兴有扶留藤，缘木而生，味辛，可以食槟榔。
《蜀记》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视之似柳根。又有蛤，明连贲，生死晷，取烧为灰，曰牡厉粉。先以槟榔着口中，又扶留长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除胸中恶气。
《异物志》曰：古贲灰，牡厉灰也。与扶留、槟榔，三物合食而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己，扶留、槟榔，所生相去远，为物甚异而相成，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忧。”
《交州记》曰：扶留有三种：一名获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叶青味辛；一名扶留藤，味亦辛。
《广志》曰：扶留藤，缘树生，其花实即也，可为酱。
左思《吴都赋》曰：石帆水松，东风扶留。
芋
《说文》曰：齐人谓芋为莒。
《孝经援神契》曰：仲冬，昴星中，收莒芋。（宋均注曰：莒亦芋。）
《广雅》曰：藉如，水芋也，亦曰乌芋。
《汉书》曰：汝南郡有鸿隙大陂，翟方进为丞相，秦破之。郡中追怨，童谣曰：“坏陂谁？翟子威。饭我豆食羹芋魁。”
《汉书》曰：秦破赵，迁卓氏，曰：“吾闻岷山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乃求远迁，致之临邛，至僮百人。
崔鸿《十六国春秋□蜀录》曰：李雄克成都，众甚饥馁，乃将民就于妻阝，掘野芋而食之。
《南史□孝义传》曰：鲜于文宗，渔阳人，年七岁丧父。父以种芋时亡，至明年芋时，对芋呜咽，如此终身。
《胜之书》曰：区种芋法：区收三石。
《汝南先贤传》曰：袁安，字召公，除阴平长。时年饥荒，贸苍菜食租入不毕，安听使输芋，曰：“百姓饥困，长何得食？”先自引芋，吏皆从之。
《汝南先贤传》曰：薛包归先人蒙侧种稻芋，稻以祭祠，芋以充饥。耽道说礼，玄虚无为。
《列仙传》曰：酒客为梁丞，使民益种芋，三年当大饿，卒如其言，梁民不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土记》曰：博土芋，蔓生，根如鸡鸭卵。
《华阳国志》曰：何随，字季业，蜀郫人。母亡归送，吏饥，辄取道侧民芋，随以帛系其处，使足所取直。民相语曰：“闻何安汉清，民取粮，令为之偿。”
《博物志》曰：野芋，食之煞人。家芋，种之三年不收，后旅生，亦不可食。
《广志》曰：凡十四芋：有君芋，大如魁；有车毂芋，有旁巨芋，有边芋。此四芋，魁大如瓶，少子，叶如伞盖，缃色，紫茎，长丈馀，易熟，长味，芋之最善者也，茎可作羹霍。有蔓芋，缘支生，大者二三升。有鸡子芋，色黄。有百果芋，亩收百斛。有卑芋，七月熟。有九面芋，大不美。有蒙控芋，有青芋，有曹芋，子皆不可食，茎可为菹。又有百子芋，出叶榆县。有魁芋，无旁子，生永昌。
《本草经》曰：芋，土芝，八月彩。
左思《蜀都赋》曰：瓜畴芋区。
菱
《尔雅》曰：菱，蕨麋。（郭璞症曰：今死晷芰也。）
《尚书大传》曰：钜野菱。（钜野，大野也，鲁薮，今蜀山阳也。）
《周书》曰：冬食菱藕。
《周礼□天官下》笾人职曰：加笾之实，菱。
《国语》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属之，（屈到，楚卿；宗老，家臣，）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荐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曰：“夫子不以私欲干国之典也。”
《汉书□循吏传》曰：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秋冬益畜果实菱芡。
谢承《後汉书》曰：袁闳父贺为彭城相，亡，闳到郡迎丧，饥食菱芡，渴饮行潦。
《梁书》曰：鱼弘为湘东王镇西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彩菱，作菱饭，给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觅一菱不得。又於穷洲之上，捕得猕猴数百，为脯，以供酒食。
《淮南子》曰：楚灵王作章华之台，弃疾承民之怨而立公子比，百姓避而去之，乃食菱饮水，枕块而死。
《吕氏春秋》曰：厉叔事菅闵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于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餐橡栗。
杜恕《笃论》曰：夫萍之浮，与菱之浮相似也，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叹巧言之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
《风俗通》曰：殿堂像东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厌火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罗浮山记》曰：绥宁县玄龟渊中出菱，甚为甘旨。
《广志》曰：钜野阁菱，大於常菱。淮汉以南，凶年以芰为蔬。
范汪《祠祭》曰：孟秋之祭菱芡。
《楚辞》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左思《蜀都赋》曰：其沃瀛则有绿菱红莲。
潘岳《西征赋》曰：凫跃鸿渐，唼喋菱芡。
郭璞《江赋》曰：忽忘夕而宵归，咏彩菱以叩舷。
曹植《九愁》曰：彩菱华而结辞。
孙楚《论屈建文》曰：加笾之品，菱芰存焉。楚多陂塘，菱芰所生。父自嗜之而抑案。宰祝既毁就养无方之礼，又失奉死如生之义，夺乎素欲，建何忍焉！
芡
《周礼□天官下』吨人》职曰：加笾之实，芡。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劝民冬益畜果实菱芡。
《淮南子》曰：狸头愈鼠，鸡头已瘘。（音漏。鼠啮人创，狸愈之。瘘，颈肿疾。鸡头，死晷草，幽州谓之雁头，亦愈瘘。）
崔豹《古今注》曰：芡，鸡头也，一名雁头，一名芰。叶似荷而大，叶上蹙衄如沸。实有芒刺，其里如珠，可以疗饥止渴。
《方言》曰：{艹役}，芡，鸡头也。北燕谓之{艹役}，青徐淮泗之间谓之芡。
《说文》曰：芡，鸡头也。
《广雅》曰：南楚江湖之间谓之鸡头，或谓之雁头。
《本草经》曰：鸡头，一名雁实，生雷泽。
刘余《玄根赋》曰：芳林臻臻，朱竹离离。菱芡吐荣，若摅锦而布绣。
莲
《尔雅》曰：荷，芙蕖，其实莲，（莲谓房也，）其中的（莲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者也。）
《毛诗曰□陈□宛丘□泽陂》曰：彼泽之陂，有蒲与莲。有美一人，硕大且卷。
《史记》曰：龟千岁，游於莲叶之上焉。
《吴时外国志》曰：大秦国有莲藕杂果。
《宋起居注》曰：玄嘉十八年，有司奏：扬州刺史王浚解称，州治後池有两莲骈生，双房分体。又十六年，华林丞伍泳刺：双莲同，秀出华池。
又曰：泰始二年八月，嘉莲双葩并实，合跗同茎，生豫州鳢湖。又六年，双莲一蒂，生东宫玄圃池。
《三国典略》曰：齐王还邺，高丽、新罗并遣使朝贡。先是，徐州莲一茎两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占云：“异木连枝，远人入Ы。”斯其应也。
《北齐书》曰：後主武平中，特进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内，莲茎皆作胡人面，仍着鲜卑帽，俄而季舒见煞。
《三国典略》曰：周平齐，齐幼主、胡太后等并归於长安。初，武成殂後有谣云：“千钱买果园，中有芙蓉树。破券不分明，莲子随他去。”调甚悲苦，至是应焉。
又曰：高纬所幸冯淑妃，名小怜也。
《後唐书》曰：监军张承业，本朝旧人，权贵任事，人士胁肩低首候之，惟马郁以猾稽侮狎。每宾僚宴集，承业出异方珍果陈列于前，客无敢先常者，当郁前者，食必尽。承业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马监至，惟以乾莲子置前而已！”郁至，窥之，知其不可啖。异日，靴中置铁锤，出以击之。承业大笑，曰：“为公易馔，勿败予案！”
夏侯孝若《芙蓉赋》曰：绿房翠叶，紫饰红敷。黄螺圆出，垂散须。缨以金牙，点以素珠。
孙楚《莲华赋》曰：攒聚星列，纤离相扶。皎若玄黎投幽夜，粲若邓林飞雏。
《乐府歌》曰：江南可彩莲，莲叶何田田！
藕
《尔雅》曰：荷，芙蕖，其根藕。
《吴时外国志》曰：大秦国有莲藕杂果。
《齐书》曰：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应自反，岂惟巴东！”武帝问其故，咎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师；签师不在，则竟日忍渴。”
《唐史》曰：苏州进藕，其最上者名伤藕。或云荷名，或云叶甘为虫所伤，或云故伤其叶，以长其根。近多重台荷盖，莲实中又生花，亦甚异也。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咀嚼菱藕。
夏侯湛《芙蓉赋》曰：咀菱藕於玄泉。
谢诗曰：秋藕折轻丝。
卷九百七十六　菜茹部一
菜
《诗》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美；御，{御示}也。蓄，聚菜以{御示}冬月乏无时也。）
又曰：其蔌（音速。）伊何？维笋及蒲。（蔌，菜肴也。）
《周礼□春官》曰：入学释菜合舞。（入学必择菜，礼先师也。菜，蘩之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仪礼□婚礼》曰：舅姑既没，则妇入，三月乃奠菜，（没，终也。奠菜者韭，祭菜也，盖用薰。）称妇之姓曰：某氏来，妇敢奠嘉菜。（始为皇舅。）
《礼》曰：仲秋之月，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始为{御示}冬植蹈也。）
《左传》曰：蘩蕴藻之菜，可荐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尔雅》曰：菜谓之蔌，蔬不熟为馑。（蔌，菜总名，见《诗》。凡草菜可食，通名为蔬也。）
《论语》曰：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又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尚书大传》曰：煞君之室，虽生美菜，有义之士弗食。
《後汉书》曰：刘平与母俱匿野泽中。平朝出求食，逢饿贼，将烹之。平叩头曰：“今旦为老母求菜，母老，将平为命，愿得先归，食母毕，还就死。”因涕泣，贼见其至诚而遣之。平还，既食母讫，因白曰：“属与贼期，义不可欺。”遂还诣贼。众皆大惊，相谓曰：“常闻烈士，乃今见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于是得全。
又曰：崔瑗爱士，好宾客，盛修肴膳，殚极滋味，不问馀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谢承《後汉书》曰：汝南锺南严海君，少时，乡人有入其园窃菜者。明日，拔菜悉遗乡里。乡里人相约，无复取菜者。
又曰：彭城刀曜，字子卿，为渔阳相。前相所种菜，悉付还外。
《魏志》曰：倭国地温，冬夏食生菜。
《吴书》曰：赵咨使魏，魏人曰：“闻江东有（音端。）蹄菜，作苦为食？”咨曰：“当得仓（助庚切。）鯈以作羹。”
王隐《晋书》曰：皇甫谧姑子梁柳，为城阳太守。或劝谧送之，谧曰：“柳为布衣过吾，吾送迎柳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不以酒肉为礼也。今而送，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鸿季也，岂中古人之道哉！”
又曰：邵续为石勒所执，身灌园鬻菜，以供衣食。勒屡遣人察之，叹曰：“杆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贵乎？”嘉其清苦，赐帛。每临朝嗟叹，以励群官。
又曰：桓温性俭，每宴，惟下匕奠拌菜果而已。
又曰：吴隐之母丧，哀毁。常咸菹，以其味旨，辍而弃之。及为广州，清操逾励，常食不过菜及乾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始终不易。
《宋书》曰：张敷，父在吴兴亡，成服凡十馀日，始进水浆。葬毕，不进盐菜，遂毁瘠成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宗悫以军功封洮阳侯。先是，乡人庾业家豪富侈，侯服玉食，与宾客相对，膳必方丈，而为悫设粟饭菜菹，谓客曰：“宗军人惯啖粗食。”悫致饱而退，初尾辞。至是，为悫长史，带梁郡，悫待之甚厚，不以昔事为嫌。

又曰：柳玄景为三公时，在朝勋贵多事产业，惟玄景独无所营。南岸有数十亩菜，得钱三万还宅，玄景怒曰：“我立此园菜，以供家啖耳！乃复卖以取钱，夺百姓之利耶？”乃以钱乞守园人。

又曰：王玄谟、柳玄景、垣护之，虽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凡诸称为四方书疏，亦如之。常为玄谟作四时诗，曰：“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匏酱调秋菜，白差解冬寒。”

又曰：朱修之姊在乡里，饥寒不立。修之贵为刺史，未曾供膳。往姊，为设菜羹粗饭以激之。

《齐书》曰：晋永嘉五年，曲阳县市黄庆赵蒹右有园，东南广数丈。每种菜，辄鲜异，虽加彩拔，更生。夜恒有白光，似锈。道士傅德占，使人掘之三尺，获玉印，文曰“长承万福”。

又曰：宜都王铿，生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

又曰：江泌性仁孝，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叶而已。

《南史口隐逸传》曰：沉道虔辟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窃园菜者，外还见之，仍自逃隐。待窃者去後，乃出。

《梁书》曰：武帝太官常膳，惟以菜蔬，圆案所陈，不过三盏。

又武帝诏曰：今虽无复牲腥，犹有脯修之类，即之幽明，义为未尽。可更详定，悉荐时蔬。左丞司马筠等，参议火饼代大脯，馀悉用蔬菜，帝从之。

《三国典略》曰：梁萧栋，字玄吉，豫章安王权之子也。侯景以法驾迎栋，时栋与其妃执锄种菜，忽然见逼，骇愕久之。

《後魏书》曰：甄琛母窜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鱼肉菜果珍羹口实者，必令僮仆走奉其母，乃後食焉。

又曰：高闾曾造胡叟，叟短褐曳柴，从田归舍，为闾设浊酒蔬食，皆手自办案。其馆宇卑陋，园畴褊局，而饭菜精洁，醯酱调美。见其二妾，并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闾见其贫约，以衣服直十馀匹赠之，亦无辞愧。

又曰：卢义僖性清俭，不营财利。虽居显位，每至困乏。麦饭蔬食，忻然甘之。

《三国典略》曰：北齐王以邺清风园竿穆提婆，于是官无蔬菜，赊买於人，负钱三百万。其人诉焉，斛律光曰：“杆园竿提婆，一家足；不赐提婆，百官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馀财。其子常啖官厨饼，士文枷之，系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录无敢出门，所买菜必於于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故绝迹，庆吊不通。

《隋书》曰：姚察，陈亡入隋，诏授秘书丞，别敕成梁、陈二史，又敕於朱华门长参。文帝以察自奉蔬菲，别日召入内殿，赐果菜，指谓朝臣曰：“朕闻姚察学行，当今无比。我平陈，只得此一人！”

《唐书》曰：太宗回次易州界，司马陈玄令百姓种蔬坑上，而微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拟供进。太宗闻之，责其谄媚，诏免官。

又曰：太宗时，健达献佛土菜，一茎五叶，花赤，中心正黄，而蕊子紫色。泥婆罗献波棱菜，叶类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有酢菜，状似芹，而味香。浑提葱，其状犹葱，而甘辛。

又曰：高宗时，司农欲以冬藏馀菜卖之百姓，以墨敕示仆射苏良嗣，良嗣判曰：“昔公仪相鲁，拔去园葵；况临御万邦，而败蔬鬻菜？”事遂不行。

又曰：王为刑部尚书，性贪吝，不常在公。乃鬻公廨菜园，收其价钱以自润，甚为时论所鬼。

又曰：中书园蔬，日给於众官者，主事白常衮减其数，崔甫怒诃主事，主事曰：“杆相公之命。”甫大诟曰：“门下侍郎，安得理中书之蔬！”叱左右踣主事而拽之，自是与衮常不平。

又曰：贞玄七年冬，司农卿李模免官。初，司农当供三官冬菜二千车，以度支给车值稍贱，又阻雨菜败，模以度支为辞。上责其不先闻，故免之。先是，模奏司农菜不足，请京兆府市之。尹薛珏、万年令韦彤，乃禁人私卖。上命夺珏俸一月，彤俸三月。

又曰：贞玄中，奚涉为中书舍人，以所得杂给均分省内官，又躬亲庶务，下至园蔬，皆悉自点阅。人以为难，而涉处之无倦。

《庄子》曰：宣尼穷於陈蔡之间，颜回择菜。

《孔丛子》曰：菜谓之蔬。

《金楼子》曰：秦始皇闻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

《说苑》曰：楚文王伐邓，使王子革、王子灵共捃菜。二子出，见老丈人戴畚，乞焉不与，搏而夺之。王闻之，令皆拘二子，将煞之。大夫辞曰：“取畚信有罪，然煞之，非其罪也！君若何煞之？”言卒，丈人造军而言曰：“邓为无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搏而夺吾畚，无道甚于邓乎！”呼天而号，群臣见之，言，曰：“讨有罪而横夺，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爱子弃法，非所以保国也。私二子，灭三行，非所以从政也！丈人舍之矣！”谢之军门之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楚庄王赐虞丘子菜田三百，号曰国老，以孙叔敖为令尹。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寿木之华，枯姑之东赤木、玄木之叶。馀瞀之南，有菜名嘉树，其色若碧。
桓谭《新论》曰：董仲舒专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馀，不窥园中菜。
《山东六贤传》曰：袁卞，字叔隰，陬虑人。种菜一园，左右窃取度沟渎，卞乃为之桥，其敦义如此。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云：上仙之药，有碧海之狼菜。
《孝子传》曰：北平阳公，辇水作浆，兼以给过者。公补履ハ，不取其直。天神化为书生，问云：“何不种菜？”曰：“无菜种。”即与数升，公种之，化为白璧，馀皆为钱，挂以娶妇。
《广州先贤传》曰：丁密，苍梧人，非家织布不衣，非已耕种菜果不食。
《杜兰香别传》曰：香降张硕，赍瓦酒，七子累多菜，而无他味，亦有世间常菜，辄有三种，色或丹或紫，一物与海蛤相类。并有非时菜。硕云：“食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饥。”
《荆楚岁时记》曰：正月七日，谓之人日，彩七种菜以为羹。
《两京记》曰：隋大业六年，诸夷来朝，请入市交易，炀帝许之。於是修饬邸店，皆使甍宇齐正，卑高如一，环货充积，人物华盛，竞崇侈丽。至卖菜者，亦以龙须席藉之。
《魏王花木志》曰：吴郡边海诸山，悉生紫菜。
崔豹《古今注》曰：芟、荆、扬州人谓菹为葅。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徐孝颖，性仁孝。常在园中昼卧，见人盗菜，徐徐转身向里，恐偷者见之。仁行退让，皆此类也。
汉张竦奏曰：古叛逆之国，潴其宫室以为污池，名曰凶虚，虽生菜蔬，而民不食。
韭
《诗》曰：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礼》曰：庶人春荐韭，韭曰丰本。
《尔雅》曰：霍，山韭。（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种者。）
《说文》曰：芗，韭华。非，菜一种，久而生也，像形，在地上，北也。
《通俗文》曰：韭根白ぼ。（古人切。）
《山海经》曰：边春山、鸡山，韭。丹重之山，其草多韭。
《梁传》曰：古者公田为井，居灶葱非尽取焉。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民口种一畦韭。
《晋书》曰：石崇为客作豆粥，咄嗟便办；每冬得韭萍。王恺每以此事为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密货崇帐下，问其所以。答云：“{艹豆}至难煮，豫作熟，有客来，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萍，是捣韭根，杂以麦苗耳。”

又曰：温峤灭王敦，先是，童谣曰：“剪韭剪韭，断阳柳。河东小子，令我与子。”以为贼如非、柳，寻得复生也。

《晋书後略》曰：成都王围京邑，城中无菜，彩陈韭芥以为善菜。

《齐书》曰：周隐锺山，王俭谓曰：“卿在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又问：“何者最佳？”曰：“负初早韭，秋暮晚菘。”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为世祖征虏功曹，清贫，食惟韭菹、氵禽韭、生韭杂菜。或戏之曰：“谁言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韭。”言三九也。

《三国典略》曰：北齐太上，後宫无限，衣皆珠玉，一女岁费万金，寒月尽食韭牙。

《庄子》曰：徐无鬼见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食芋，厌葱韭；今老病，欲酒肉之味耶？”无鬼曰：“君为万乘掷犄，苦国以义耳！目君病矣！何劳吾乎？”

《列子》曰：老韭为苋，老俞为猿。

《鲁猎蒙》曰：市处者，仆妾脍炙而食，市饶也；菡泉沃韭织屨之士，从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口焉。非爱其仆妾，恶其室父也，此其饶羡之与不足也。

《说苑》曰：卫有一夫，负缶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教之曰：“有机重後轻前，命曰桔槔，终日讫九百区。”丈夫曰：有机智，必有机心。我非不知，不欲为也！”

《正论》曰：小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后来不必可轻。奈何欲望致刑厝乎？

《汉武内传》西王母曰：仙次，药有八阮赤韭。

缪袭《祭仪》曰：春祠，和羹Ｐ以韭。

《水经》曰：交州平乐山多龙穴，旁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许则风吹制分，随偃而拔，不得过越；不偃而拔，辄凶也。

杨咳戩《洛阳茄蓝记》曰：李崇为尚书令仪同三司，富倾天下，僮仆千人，而性多俭吝，恶衣粗食，食常无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家客李玄语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种。”人问其故，玄曰：“二九十八。”闻者大笑，世以此为讥。

诸葛亮教张君嗣曰：去妇不顾门，萎韭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菜之精，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

卷九百七十七　菜茄部二

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曰：凡进食之礼，葱叶处末。又：脍春用葱。又：脂用葱。又：为君子择葱薤，必绝蒲熬。
《尔雅》曰：{艹各}，（古百切。）山葱。（{艹各}，葱，细茎大叶。）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令人一口种五什稻葱。
又曰：邵信臣为少府。先是，官园种冬葱、韭，复以屋，昼夜{难灬}火，待温气乃生。奏罢之。
《东观汉记》曰：孔奋，字君鱼，为姑臧长。时天下乱，河西独安。前长居官数月，辄致赀产。奋在姑臧四岁，财物不增，惟老母极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奋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润。”
《义熙起居注》曰：十年，有司奏太常谢澹遣四人还家种葱菜，免官。
《晋书》曰：居洛阳城十里内，有园菜，欲以当课，听引其长流，灌紫葱。
《晋书》曰：石勒时，石聪将叛，佛图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虫害人，百姓无食葱。”俄而石聪走。
《後秦书》曰：姚兴种葱，皆化为韭，其後兵戈日盛。
《後周书》曰：宣帝大像年，左卫园中葱变作韭。
《梁书》曰：吕僧珍拜南兖州刺史，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恩重，尾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当速反葱肆耳！”
《金楼子》曰：名山之下生葱。葱薤者，是古人食石种也。故语曰：“宁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王一车；宁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宝珠。五茄，一名金盐。地榆，一名玉鼓。惟此二物可煮石。
又曰：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脂，食之，可更调五味，下橘皮葱豉。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曰：“仙上药有玄都绮葱”
《列仙传》曰：阮公者，鸣山上道士也。衣裘，复耳。耳长六七寸，口中无齿。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种葱薤，百馀年人不知也。
《春秋玄命苞》曰：天门山上有葱，所种畦垅悉成行。人拔取者悉绝，若请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异辛香。
缪袭《祭仪》曰：秋祠，和羹Ｐ以葱。
《西河旧事》曰：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故曰葱岭也。河源潜发其岭，分为二水，一十西经休循国，国在葱岭也。
郭仪恭《广志》曰：休循国居葱岭，其山多大葱。
《华阳国志》曰：曹公既与先主语，失匕。会大震雷，先主曰：“贤人言：‘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人觇之，见其拔葱，公曰：“阁耳公未觉也。”其夜先主急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志》曰：有胡葱、木葱。
《巴南山川记》曰：有石蒜、石葱。
《续搜神记》曰：新野赵真家，园中所种葱，未经抽拔，忽一日尽缩入地。後经岁馀，真之兄弟相次分散。
扬雄《蜀都赋》曰：万条荧荧，翠藻青黄，若ゼ锦布绣，望之无疆。
潘岳《闲居赋》曰：菜则有葱韭蒜芋，青苟紫姜，堇荠甘旨，蓼荽芬芳。
薤
《尔雅》曰：{艹劲}，（巨盈切。）山薤。（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种。）
又曰：薤，鸿荟也。（即薤菜也。）
《汉书》曰：龚遂为渤海太守，令民一口种百本薤。
《後汉书》曰：庞参为南阳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节，隐居教授。参到，先候之，棠不与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孙儿伏户下。主簿白，以为倨。参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晓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击强宗也；抱儿当户，欲吾开门恤孤也。”于是叹息而还。参在职，果能抑强肋弱，以惠政侍人。
《魏略》曰：李孚，字子宪，为诸生，常种薤，欲以成计。有求索，不与一茎，亦不自食。时人谓之能行意。
《世说》曰：桓公坐有参军，猗（音羁，箸取物也。）蒸薤不时解，其食者又不肋，而猗终不放，举坐皆笑。
又曰：苏峻乱，庾公南奔，见陶侃，雅相重。及食，庾啖薤，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於是尤叹。
《列仙传》曰：务光服蒲薤根。
《荆州图副》曰：仲眶县有薤山，山多野薤，因以为名。
古词曰：薤上朝露何易稀！
潘岳《闲居赋》曰：白薤负霜。
蒜
《尔雅》曰：荒，（帘阅切。）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种。）
《说文》曰：蒜，菜之美者，口梦之荤菜。
《东观汉记》曰：李恂为兖州刺史，前柑史所种园小麦、胡蒜，悉付从事，无所留。
谢承《後汉书》曰：江夏费遂，字子奇。为扬州刺史，悉出前柑史所种小麦、胡蒜付从事。
又曰：太原闵仲叔者，代称节士。虽同党之洁清，自以弗及也。同党见其含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饮水，遗以生蒜，受而不食。
王隐《晋书》曰：郄诜母础苦车，及亡，不欲车载，乃养鸡种蒜，登揄八匹，舆棺至冢。
《齐书》曰：豫章王大会宾僚，张融食炙，始毕，人便去。融欲求盐蒜，口终不言，方摇食指，半日乃息。
《梁书》曰：邵陵王使贼煞何智通。既擒贼，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雇百姓食之，撤一脔，赏载钱一千，徒党并母肉遂尽。
《抱朴子》曰：谓夏必长而蒜、麦枯，谓冬必凋而竹、柏茂。
《正部》曰：张骞使还，始得大蒜、苜蓿。
《三辅决录》曰：平陵范氏，南阳旧语曰：“前队大夫有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筒。”言其廉俭也。
《栽蒘正书》曰：栽蒘曰：“吾常与陈子息于邺东门之外，见一老父，方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馀，欲弃则惜，欲持去则暑，遂尽食，于是火辛，螫其肠胃，两目尽赤。陈子笑之，吾谓曰：“子之家中，牛羊数千而不敢食，天暑有曷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躯，亦由是也！”
《晋四王起事》曰：成都王颖，奉惠帝还洛阳道中，於客舍作食。宫人持斗余粳米饭以供至尊，大蒜盐豉。到获嘉市粗米饭，瓦盂盛之。天子啖两盂，燥蒜数株，盐豉而已。
《颜氏家训》曰：《三辅决录》云：“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颗共一筒。”颗，当音魏颗之颗，北土通呼物一段为一颗蒜，俗间常语耳。故陈王《雀鹞赋》曰：“头如蒜颗，目似擘椒。”
崔豹《古今注》曰：蒜，茆蒜也，俗语谓之小蒜。胡国有蒜，十子共为一株，二箨裹之，名为胡蒜，尤辛于小蒜，俗人谓之大蒜。
《冤报记》曰：梁庐陵王萧绩在荆州时，常遣从事量括民田。南阳乐孟卿亦充一使，够援舍人韦破虏发遣试敕，失王本意。及孟卿以数误得罪，破虏惶惧，不敢引愆，但诳孟卿：“公自为，当为公分雪，无劳诉也。”数日之间，遂斩於市，孟卿号叫，无由自陈，惟语人，以纸笔随殓。死後少日，破虏在糟上看牛，忽见孟卿挈头而入，持一碗蒜齑与之。破虏惊呼奔走，不获已而服之，因尔病，未几乃卒。
《广五行记》曰：唐咸亨四年，洛州司户唐望之冬集计至五品，进止未出。间有僧来觅，初不相识，延之共坐。少顷，问曰：“贫道出家人，得饮食亦少，以公名，故暗相记，能设一顿否？”司户欣然，即处公买鱼。此僧云：“看有蒜否？”司户家人云：“蒜尽。”僧云：“蒜尽，去也！”即起，留之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蒜尽，遣登掾。”僧云：“蒜既尽，不可更住！”苦留不止。司户果无疾暴亡。
延荐《与李文德书》曰：五折张骞大宛之蒜。
潘尼《钓赋》曰：西戎之蒜，南夷之姜。
茄
《梁书》曰：蔡樽为吴兴太守，不饮郡井水。斋前自种白苋、紫茄，以为常饵。诏褒其清，加信武将军。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四年，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白露黄。改茄子为昆仑紫。
《岭南异物志》曰：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世，生子，人皆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
《岭表录异》曰：南中草菜，经冬不圣。故蔬园掷畧，栽种茄子，宿根有二三年者，渐长，枝乃为大树。每夏秋熟，则梯树摘之。三年後，树渐老子稀，即伐去，别栽嫩者。
姜
《春秋运斗枢》曰：璇星散为姜。失德逆时，即姜有翼，辛而不臭也。
《援神契》曰：姜，御温菜也。
《礼记□檀弓上》曰：丧有疾，食肉饮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为姜桂之谓也。
《论语□乡党》曰：不撤姜食。（撤，去也。齐禁薰物，姜辛而不臭，故不去也。）
《韩诗外传》曰：宋玉因其友见楚王，楚王待之尾异。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於王，未也，何怨于我也！”
《史记》曰：万家之城千畦姜，与千户侯等。
《魏志》曰：倭国有姜，不知其滋味。
《齐书》曰：孔之为临川太守，在任清约。罢郡还，献乾姜二斤。武帝嫌其少，知之清，乃叹息。
《梁书》曰：周舍，占对辩捷。常居直卢，语及嗜好，裴子野言：“赣来不常食姜。”拾应声曰：“孔称不撤，裴乃不常。”一坐皆悦。
《吕氏春秋》曰：和之美者，杨璞之姜，招摇之桂，（杨璞，地名，在蜀郡。招遥，山名，在桂阳。）越骆之。
《神仙传》曰：吴孙权曰：“权使介像作变化，种菜瓜，百果皆立生可食。”先主论脍鱼，何者最美，像曰：“鲻鱼为上。”先主曰：“论近道鱼耳，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海中，安可得乎？”像曰：“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坑，汲水满之，并求钩。像饵之，垂纶于坑中，不过顷，得鲭鱼。先主惊喜，问像曰：“可食否？”像曰：“故为陛下取，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先主曰：“闻食勃作齑至佳，此间姜永不及也，恨尔时无此姜耳！”像曰：“食勃岂不易得？愿搭所使行者，并付以直。”像自书一符，以青竹杖，使行人闭目骑杖，杖止，便买姜。买姜毕，复闭目。此人承其言，骑杖，须臾止，已到成都。不知是何处，问人，人言是蜀市，乃买姜。于时吴使张温于市见之，问曰：“与帝买姜。”于是甚惊，作书寄家。此人买姜毕，捉书骑竹杖，闭目，复须臾，已还。到吴厨下，切脍亦了也。

《李先生传》曰：郎中乔翻，於羊渚遇神人，意欲啖姜，而市无之。神人以绢数匹，并书一牒，付信，入市门南下，任意所如。须臾，得姜数斗还。以问神人，神人曰：“问李先生，当知我。”

《博物志》曰：伏波将军唐资传蜀人煞姜法：先洒扫，别粗细为三辈，盛着笼中，作沸汤没笼，著汤中。须臾，取一片横截，断视其熟否。裹既熟讫，便内着瓮中，细捣米末以复氏，令姜不见。讫，以向汤令复沸，便相淹，消息视瓮中，当衷沸，沸便阴乾之。

又曰：妊娠者，不可啖生姜，令儿盈指。

《岭表录异》曰：山姜，花、茎、叶即姜也，根不堪食。而于叶间吐花穗，如麦粒，嫩红色。南人选未拆开者，以盐淹，藏入甜糟中，终冬如琥珀，香辛，可重用，为脍无加也。

又曰：以盐藏曝乾，挤昀食之，极能治冷气。

苏

《尔雅》曰：苏，桂荏也。（苏，荏类，故明屡荏。）

《方言》曰：周郑之间，谓之公𠯿。湘沅之间，谓之{艹害}。（湘、沅，在武陵。）

《沙洲记》曰：乞佛虏不识五，惟食苏子。

《本草经》曰：芥{艹租}，一名水苏。（吴氏曰：假苏，一名鼠实，一名姜芥也。）

卷九百七十八　菜茄部三

瓜

《易口后卦》曰：九五，以杞瓠瓜，含章，有陨自天。（杞，木之柔者。瓠瓜，果之大者。）

《龙鱼河图》曰：瓜有两鼻者，煞人。

《诗》曰：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笺》云：瓜植稻实，继先岁之瓜，必小，状似纟失，故谓之瓞。绵绵然，若将无长大时。兴者，喻后稷乃帝喾之胄，封於邰。其後公刘失职，迁於豳，居沮漆之地。历世亦绵绵然，至太王而得其民心，而生王业。故本周之兴，云于沮漆也耳。）

《大戴礼》曰：五月乃瓜。乃者，治瓜之辞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削瓜，畜瓜时也。

《礼》曰：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副，拆也。既削，四析之，乃横断而巾复焉。）为国君，华之，巾以；（华，中裂之，不誓析也。）为大夫，累之；（累，倮也。不以巾复也。）士，之；（不中裂，横断，去而已。音帝。）庶人，之。（不横断。）

又《月令》曰：仲冬之月，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雨汁者，水雪杂下。）

《左传》曰：齐侯使连称、管至父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谋主乱。

《春秋运斗枢》曰：远《雅》《颂》，著倡优，则李生瓜。

《论语》曰：子路曰：“佛以中牟叛，子之欲往也，如之何？”钟曰：“然，有是言，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尔雅》曰：瓞，（大结切。），（步角切。）其绍瓞。（郭璞注曰：俗呼瓜为瓞。绍者，瓜蔓绪亦著子，但小如耳。）

《史记》曰：邵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东陵瓜。

《汉书□地理志》曰：敦煌，故瓜州地，生美瓜。

《续汉书》曰：牵牛星，荆州谓之河鼓，主关梁，织爬犄瓜果。

又曰：安帝玄初三年，有瓜异本共竖一瓜蒂，时以为：瓜者，外也。离本而实，女子外属之像也。是时，阎皇后与外亲耿宝共谮太子，废为济阴王，更外迎济北王子犊，立之。

袁山松《後汉书》曰：建和二年，河东瓜两体共蒂。

《後汉书》曰：施建，字君子，沛人也。家贫，母老，常鬻力供养，种瓜自给。

应邵《汉官仪》曰：太棍果丞，官别在外，掌棍迷菜茹。

《吴志》曰：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人。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会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吴录》曰：征羌名矫，常为征羌令。）人客放纵。骘与旌求食其地，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也。
《吴录》曰：姚翁仲，常种瓜菜灌园，以供衣食。时人或饷，一无所受。
《晋书》曰：咸宁二年，嘉瓜同蒂，生于成都。
又曰：皇甫谧，年二十不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常得瓜果，辄进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馀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尾慰我。”（皇甫谧《自叙》同。）
又曰：桑虞，仁孝自天。年十四丧父，毁瘠过礼。虞有园，宅北数里，瓜果初熟，有人逾砸之。虞以园援多棘刺，恐偷见人惊走而致伤损，乃使奴为之开道。及偷负瓜将出，见道通，闻虞使除之，乃送所盗瓜，叩头请罪，欢然尽以瓜与之。
《齐书》曰：建玄初，武帝即位，到为司徒左长史。先是，武帝与同从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得青瓜，与上对剖食之。
又曰：竟陵王子良，夏月客至，为设瓜饮。
又曰：郭原平，以种瓜为业。大明七年，大旱，瓜渎不复通舡。县令刘僧秀悯其穷老，开渎下水与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岂可灭溉田之水，以通运瓜之舡？”乃步他道，往钱塘谎恤。
沉约《齐书》曰：韩灵敏早丧父，兄灵珍至孝，母亡，家贫无以葬，与灵种瓜。灵敏朝采，暮还复生，未尝减耗，葬事由此举。（《孝子传》同。）
《梁书》曰：任卒，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沉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短命”。
又曰：郭祖深清俭，常纺奘布衣。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青瓜，祖深报以匹帛。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徇贲，朝野惮之。
又曰：郑灼，字茂昭，励志好学。多苦心热，若瓜时，辄偃卧，以瓜镇心，起便读诵。其笃志如此。
《北齐书》曰：兰钦为广州刺史，（前柑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权行州事，冀得即真。及闻钦至岭，厚货厨人，途刀以毒，削瓜进之，钦及爱妾俱死。帝闻大怒，槛车收恬，削爵土。
《后魏书》曰：杨典选，多以言貌取人。时谤词云：“尚书典选，似贫人买瓜，惟取大者。”
又曰：郭祚以本官领太子少师。祚常从世宗幸东宫，肃宗幼弱，祚怀一黄，出奉肃宗。时应诏左右，赵桃弓深为世宗所信，祚私事之，时人谤祚者，号为“桃弓仆射，黄少师。”
《後周书》曰：王罴性俭率。常有客与罴食瓜，客削瓜，侵肤稍厚，罴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赵王招知隋文欲迁周鼎，密欲图之，藏兵刃於帷席之间，後院亦伏壮士。文帝从者多在阁外，惟杨弘玄胄坐于户侧，招以佩刀割瓜啖隋文，未之疑。玄胄觉变，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觞亲饮胄酒。

《北史》曰：宋琼，字普贤，以孝称。母曾病，季秋月思瓜。琼梦想见之，求而遂获，时人异之。

《隋书》曰：文帝用法定制，行署取一钱已上，闻见不告言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襄桶，二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

又曰：秦孝王俊，奢侈过甚，颇好於内。妃崔氏，性妒，甚不平之，遂於瓜中进毒。俊由是遇疾，徵还京师。上以其奢纵，免官，以王就第。

《唐书》曰：杜如晦薨後，太宗食瓜，美，怆然始之，遂辍其半，使置之於灵坐。

又曰：高宗子八人，武后所出者，自为行弟。长曰孝敬皇帝，监国仁明，为后所忌而鸩之。次曰雍王，贤，为太子。次曰中宗，次曰睿宗。及孝敬遇害，诸弟尝所不安，晨夕怀惧，虽父母之前，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词》，令乐人歌之，欲微悟上意。歌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由可，四摘抱瞞彧。”然太子竟亦流窜於黔州。

又曰：德宗建中初，误以高力士养女杨氏归为沉太后。是时沉氏故老已尽，无识太后者。上密使中人就洛阳视高氏年状，颇同曩时。太后常削瓜哺上，刃伤左拇指。高氏常剖瓜，亦伤左拇指。中人皆阉官、女子，且非审识太后，见上仁孝，有殊喜，莫敢沮者。高氏辞曰：“实非太后。”具陈族姓内外以自明。

又曰：贞玄四年夏，右神策军献瑞瓜，三蔓各为一蒂，而生三瓜。

《庄子》曰：朽瓜化为鱼，物植典也。

《墨子》曰：今有入人场园，取人瓜者，得罚；今掷觚侯，攻伐逾窃人瓜者数千万，而自曰义也。

《秦子》曰：食瓜者虽去蒂，何以连其根？

《孙卿子》曰：皋陶之色如削瓜。

《抱朴子》曰：五原蔡诞，入山而还，欺家人云：“至昆仑山，有玉瓜，其形如世间瓜，但为光明洞彻而坚，须以玉井水洗之，便软，而可食。”

又曰：曾参锄瓜，三足乌集其冠，孝故也。

《家语》曰：曾子芸瓜，而误断其根。曾怒，以大杖击蒲俺。曾子仆地，有顷乃苏。孔子闻之，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也！”曾子使人请孔子，孔子曰：“舜之事瞽瞍，小捶则受，大捶则走。参委身以待暴怒，既身死，陷父于不义，不孝孰大焉？”

《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为大篆及隶字，周人多诽谤怨恨。秦苦天下不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凡七百人。密种瓜於骊山硎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上书曰：“瓜冬有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说，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致焉，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

《古文琐语》曰：初，刑史子臣谓宋景公：“赣今已往五月五日，臣死；後五年五月丁巳，吴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刑史子臣至死日，朝见景公，夕死。後吴亡。景公惧，思刑史子臣之言，将至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虫矣。

贾谊《新书》曰：昔梁大夫宋就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亭楚亭皆种瓜，梁亭劬力数灌，其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恶。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恶，因往夜窃，搔梁瓜，皆有焦者矣。梁亭觉，请其尉，欲执搔衬尷。宋就曰：“是构怨分祸之道也。”令人窃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则已灌。瓜日以美，楚亭往而察之，则梁亭之为也。楚令大悦，因以闻楚王。楚王闻之，悦梁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友於梁王。（《新序》同。）

裴渊《广州记》曰：有瓜冬熟，号为金钗，味乃甜美。

《广志》曰：瓜之所出，以辽东、庐江、敦煌掷暵为美。有鸟瓜、狸头瓜、蜜筒瓜、挪帝瓜、龙蹄瓜、羊髓瓜、又有鱼瓜、犬瓜，如斛，出凉州。阳城有青登瓜，大如三升魁。有桂枝瓜，长二尺馀。蜀地温，食瓜至冬熟。有春日瓜，细小，小瓣，宜藏，正月种，三月成。有秋泉瓜，秋种，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苍黑。

《列仙传》曰：溪人者，南郡编人。居山间，有仙人常止其家，从之买瓜。教之练瓜，与附子、桂实服之，一年能飞，登山入水，涂却海边。

又曰：服闾者，不知何许人，常涂却海边诸祠中。有三仙，於祠中博赌瓜，雇闾使担黄瓜数十头，令瞑目，及上方丈山。

《神仙传》曰：葛公，冬为客设生瓜。

《汉武内传》曰：西王母谓上玄夫人曰：“后造朱炎山陵，食灵瓜，其味甚好。顾此未久，已七千岁矣。”

又曰：仙之上药，有空同灵瓜，四劫一实也。

《道讯莴》曰：褚雅，字玄通。人与共居，常取水洒扫。或夏月种瓜，恣人来取。

《伏侯古今注》曰：孝平帝玄年，武陵县生瓜，花如葱，紫色，实如小麦，堕地复生。

郭子横《洞冥记》曰：有龙肝瓜，长一尺，花红叶素，生於冰谷，所谓冰谷素叶之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零陵仙贤传》曰：李融，字玄音，承阳人。固姑侯相使其为政，得吏民心，屡致祥瑞，甘瓜六子共茎。玺书慰劳，迁广汉太守。

《南岳夫人内传》曰：夫人姓魏，孟存，性乐神仙。季冬之月，夜半清明，有四真人，并可年二十馀，天姿秀颖。至静室，因设酒肴，陈玄紫撩，降实灵瓜。

《太山黄庭内景经注》曰：大霍山下有洞台，司兔之府也。中有神灵瓜，食之者至玄也。

《荆楚岁时记》曰：七月七日，设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布网于瓜上，则为得巧。

刘向《别录》曰：尹都尉书有《种瓜》篇。

《郑玄别传》曰：民有献嘉瓜者，异本同实。县欲表府，文词鄙略，君为改作，又着颂一篇，侯相高其才。

《吴越春秋》曰：吴夫差为越所败，遁而去，得自生之瓜，其实已熟，掇而食之，问左右曰：“是乃冬有瓜，近道而人不食，何也？”煮右曰：“盛夏之时，人食生瓜，起居道旁，瓜子复生，故人恶食。”

夏侯曾先《会稽记》曰：曹娥父溺死，娥檻迷浮其处，即得父尸。

《博物志》曰：人以冷水自渍至膝，可顿啖数十枚瓜；渍至腰，啖转多；至颈，可啖百馀枚。所渍水，皆作瓜气瓜味。

《搜神记》曰：吴时有徐光，常行幻术。於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弗与，便从索瓣种之。俄而瓜蔓延生花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及视所赍，皆亡耗矣。

《幽明录》曰：安定人周敬，种瓜时亢旱，鬼为连水浇瓜，瓜大滋繁。问姓名，不答。还白父：“常有惠於人否？”父曰：“西郭樊营，先作郡吏，偿官数百斛米，我时以百斛助之，其人已死。”

又曰：孙锺，富春人，坚父也。与母居，至孝笃信，种瓜为业。有三少年，容范嘻丽，诣锺乞瓜。受乐尾，为设食出瓜，礼敬殷勤。临去曰：“我等司命，感郎见接之厚！”送出门，三人曰：“山中可作冢。”复言“‘欲连世封侯，为数世天子。’”锺曰：“数世天子！”言讫，悉化成白鹄。

《列异传》曰：辽东丁伯昭，自说其有客，字次节，既死，感见待恩，常为本家致奇异物。试腊月中从索瓜，得美瓜数枚来在前，不见形也。

《述异记》曰：豫章郡有卢松村，罗根生于此村侧垦荒种瓜，又於外立一神坛。瓜始引蔓，清晨行之，忽见坛上有新板墨书，曰：“杆是神地所游处，不得停止种殖，可速去！”根生拜谢跪咒，曰：“窃疑村人利此熟地生苗，容或假托神旨以见驱斥。审是沙蔡，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悉以朱代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任《述异记》曰：汉章帝玄年，上虞献艘瓜，一实五色。
又曰：吴桓王时，会稽生五色瓜。今吴有五色瓜，岁充贡献。
《五行记》曰：梁吏部尚书何敬容，夏患疟疾，寄在蒋山道士馆。时忽见一人，玄衣大帽，立在帐侧，自称杨胡灵，将瓜四枚，云与公。少时言讫，因不见。後数月，敬容以罪免官。
《本草经》云：瓜，一名土芝。
《吴氏本草》曰：瓜子一名瓣，七月七日彩，可作面脂。
刘祯《瓜赋》曰：祯在曹植坐，厨人进瓜，祯为立成辞曰：“含金精之流芳，冠众瓜而作珍。投诸清流，一浮一藏。片以金刀，四剖三离。承之雕盘，幕以纤。甘侔蜜房，冷甚冰圭。
嵇含《甘瓜赋序》曰：世云三芝，瓜处一焉，谓之土芝。
张载《瓜赋》曰：羊垄掌，桂枝蜜筒，玄表丹里，呈素含红，丰敷外伟，绿瓤内〇。
傅玄《瓜赋》曰：白者如素，黑者如漆，黄逾金箱，青侔含翠。旧有蜜筒，及青括楼，嘉味溢异，鲜类寡畴，一啮之倾，至三摇头。细肌蜜理，多瓤少瓣。丰旨绝异，食之不饣。（音乌恳切。）
陆机《瓜赋》曰：夫其种族类数，则括楼定挑，黄扁白搏，金钗蜜筒，小青大班，玄素腕，狸首虎，东陵出於秦谷，桂髓起於巫山。
夏侯孝若《梁田赋》曰：入果林，造瓜田。摘虎掌，拾黄班。落蒂离母，渍於寒泉。
左思《蜀都赋》曰：其圃有瓜畴芋区。
王口《洛都赋》曰：瓜则桂枝、括楼，绿瓤青饥，消暑荡饣，解渴疗饥。
《乐府歌诗》曰：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征遐。
《古诗》曰：甘瓜抱苦蒂，美草生荆棘。爱利防有刀，贪人自还贼。
阮籍诗曰：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短阡陌，母子相拘蒂。
张华《真人篇》曰：朱李生东苑，甘瓜出西郊。
曹植《求祭先王表》曰：乞请水瓜五枚。
卷九百七十九　菜茹部四
瓠
《诗口硕人》曰：齿如瓠犀。（犀，瓠中瓣也。）
又曰：八月断壶。（壶，瓠也。）
又曰：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匏谓之瓠。瓠叶苦，不可食。）
陆机《毛诗疏义》曰：匏有苦叶，匏，瓠也。叶小，可为羹，扬州人恒食。至八月，叶即苦，故曰苦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语》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尔雅》曰：瓠犀，瓣。（瓠中瓣也。《诗》曰：齿如瓠犀。）
《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妇人，居王宫，得耳疾。医为挑之，得物，大如茧。盛以瓠，复以盘，化为犬，五色，因名盘瓠。
《晋书》曰：杜预病瘿，吴人惮其智计，以瓠系狗之颈，每大树有瘿，则斩使白，乃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
又曰：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悦。常置酒大会耆老，坐中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宋书》曰：徐文伯曾祖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过客求饮，留一瓠瓢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医经》一卷。
《齐书》曰：卞彬性好饮酒，瓠壶瓢勺，杭皮为肴。着皂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为笼，什物多诸诡异。自号狈觑居。
《後周书》曰：强练师，不知何许人。所至之处，人皆敬而信之。晋公护未诛之前，曾手持一大瓠，到护第门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几，而护诛，诸子并伏法。
《管子》曰：一年之计，莫若树；十年之计，莫若树木；终身之计，莫若树人。瓜瓠荤菜不备，国之贫也。
《庄子》曰：惠子曰：“魏王贻我大瓠掷曛，我树之而成，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大也，吾为其无用，剖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也。”
《国语》曰：诸侯伐秦，及泾莫济。叔向见叔孙穆子，穆子曰：“豹之业，乃‘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济而已。”是行，鲁人与莒人先济。
《新序》曰：魏文侯见箕季，墙坏不筑，问其故，曰：“不时也！”又进瓠羹。文侯曰：“墙坏不筑。教我无夺民农功；饴我瓠羹，教我无多敛百姓。”
王充《论衡》曰：干将之刃未磨，瓜瓠不能伤。
又曰：妇人疏孕者子活，乳数者子死。譬苦瓠，华多实少也。
《风俗通》曰：烧穰杀瓠。俗说家人烧黍穰，则使田中瓠枯死也。
《水经》曰：今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左出，西北流，又屈而东转，又西南会汝，形若垂瓠，耆老云：“城取名焉。”
《太康地志》曰：朱崖儋耳无水，惟种大瓠，藤断，其汁用之亦足。
《岭南异物志》曰：儋崖种瓠，成实，率皆石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壶卢

《蜀志》曰：张裔，字君嗣，如瓠壶，外泽而内粗。

《三国典略》曰：齐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中书令、兖州刺史延之女也。母卢氏，怀孕延之初，有胡僧来，诣门曰：“杆宅瓠卢中有月！”

崔豹《古今注》曰：匏，壶卢也。壶卢，瓠之无柄者。匏有柄者，悬匏。可作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则漆其里。

又曰：瓢，瓠也。其总曰匏，瓠其别名。

《世说》曰：陆士衡初入洛，谘张公所宜，曰：“诣刘道贞，是其一。”既往，刘尚哀制中，性嗜酒，礼毕，初无他言，惟问：“东吴有长柄壶芦，卿得种来否？”陆兄弟殊失望，乃甚悔去。

《广五行记》曰：西域夷国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铁器取，便即漏下；惟匏卢盛之则不漏。饮之，令人体滑香净。其国神秘，不可数遇。

《岭表录异》曰：葫卢笙：交趾人多取无柄之瓠，割而为笙，上安十三簧。吹之音韵清响，雅合律吕。

蓼

《尔雅》曰：蔷，虞蓼。（虞蓼，泽蓼也。）

《诗》曰：闵予小子，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礼》曰：脍，秋用蓼。鹑羹、鸡羹、β酿之蓼。（酿谓切杂之也。）

《吴越春秋》曰：越王欲复怨，非一旦也。苦思勤心，夜以接日，卧则以蓼。

《刘向别传》曰：尹都尉书有《种蓼》篇。

《魏子》曰：君以臣为本，以民为根。犹室与柱梁相持也，梁不强则上下俱亡。故蓼虫，在蓼则生，在芥则死，非蓼仁而芥贼也，本不可失也。

任《述异记》曰：长沙定王故宫，有蓼园，云定王故园也。菜之辛者，谓之蓼。

《吴氏本草》曰：蓼实一名野蓼，一名泽蓼。

葵

《广雅》曰：{艹归}，（丘轨切。）葵也。

《诗》曰：七月烹葵及菽。

《尔雅》曰：{艹希}，（音希。）菟葵。（似葵而小叶，状如藜，有毛，氵勺啖之滑。）{艹肩}，（音肩。）戎葵。（今蜀葵也，似葵，华如木槿华。）{艹收}，（音翘。）蚍。（音毗）阜（房尤切，今荆葵也，似葵，紫色也。）

《韩诗外传》曰：鲁监门女，相从绩，中夜而泣。其偶问其故，曰：“宋司马得罪于宋，出于鲁，马佚，食吾园葵，是岁，吾园亡一半。越攻吴，诸侯畏其威，鲁往献女，吾姊预焉。兄往视之，道畏而死。由此观之，祸福相及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机《毛诗疏义》曰：{艹收}，（音翘。）一名比不，一名楚葵，似芜菁，英华紫绿色，可食，微苦也。
《左传》曰：齐庆克通于声孟子，鲍牵见之，告国武子。武子召庆克，谓之夫人，诉之，乃刖鲍牵。仲尼曰：“鲍庄子掷昵，不如葵，葵犹能卫其足。”（葵倾叶向日，以蔽其根也。）
《史记》曰：公仪休为鲁相，食茹而美，拔去园葵也。
《晋书》曰：江统上太子书曰：“今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亏败国体，贬损政令。
《北齐书》曰：王攸，字子深，少孤独。种葵三亩，数被人盗之。王攸密令人书葵叶下，明日市中看之，遂得偷者。
《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忧北郭民贫，管子请禁，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此则空有以相给。
《淮南子》曰：圣人之于道，犹葵之与日，虽不能与终始，其乡之诚也。（乡，仰；诚，实也。）
缪袭《祭仪》曰：夏祠，和羹Ｐ以葵。
《列仙传》曰：丁次都，不知何许人也，为辽东丁氏作人。丁氏常使买葵，冬得生葵。问：“冬何得有葵？”云：“赣日南买来。”
《列女传》曰：鲁漆室有女，过时未人，倚柱而叹。邻妇谓曰：“何悲也？欲嫁乎？”女曰：“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妇曰：“杆鲁大夫忧焉。”女曰：“昔有晋客，舍吾家，系马于园。马佚，践吾园葵，使吾终岁不厌葵味。邻挪导亡，借吾兄追，雾出以求，溺流而死，使吾终身无兄。吾闻河润九里，渐洳三百步。今鲁国微弱，乱将及人！”三年，鲁果乱。
《师旷占》曰：黄帝问师旷，曰：“欲知牛马贵贱，秋葵下，小葵生，牛马贵；大葵不虫，牛马贱。
《博物志》曰：陈葵子，微火炒，令爆咤，散着熟地中，遍踏，朝种暮生，远不过宿。陈葵子，秋种复盖，令经冬不世，至春有子，是也。
潘岳《闲居赋》曰：绿葵含露，白薤负霜。
鲍明远《葵赋》曰：别有鸭脚、豚耳。（言葵似之。）
《古歌辞》曰：彩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
芜菁
《尔雅》曰：须，葖苁（音总）也。（须，未闻。江东呼芜菁为菘，菘、须音相近故也。须即芜菁也。）
《尚书》曰：荆州，厥贡苞，匦菁茅。（菁以为菹也。）
《诗》曰：彩葖彩菲，尾下体。（葖，{艹须}也。菲，芴也。下体，根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笺》云：茏，蔓菁，与{艹}之类皆上下可食。然其根有美时，有恶时。）
又曰：爰采葑矣，沫之东矣。（葑，蔓菁也。）
又曰：《彩苓》，好听谗也。彩葑彩葑，首阳之东。人之为言，苟亦无从！（葑，菜也。）
陆机《毛诗疏义》曰：彩葑，芜菁也，郭云今崧菜也。可食，少味。
《东观汉记》曰：桓帝永兴二年，诏司隶：蝗水为灾，五不登，令所伤郡国，皆种芜菁，以助民食。
《吴历》曰：刘备归曹公，曹公使亲近觇视，诸将有宾客酒食者，辄因事害之。备时闭门，将人种芜菁。公使人窥门即去，备谓张飞曰：“吾岂种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复留！”其夜轻马而去。
《吴录》曰：陆逊、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抄掠。瑾闻之，欲急去。逊方催人种{艹豆}崧，与诸将围棋，以示闲暇。
《齐书》曰：武陵王晔，性清简。尚书令王俭诣晔，留俭设食，盘中崧菜鲍鱼而已。俭重其真率，为饱食尽欢而去。
又曰：周，清贫寡欲，终日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甚机辨。文惠太子问：“菜食何味最胜？”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梁书》曰：范玄琰家贫，惟以园蔬为业。常出行，见人盗其菘，玄琰遽退走。母问其故，乃以实答。问盗者为谁，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启其名，愿椿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沟盗其笋者，玄琰因伐木为桥以渡之。自是盗大惭，一乡无复草窃。
《北史》曰：孟信为赵郡太守，政尚宽和，权豪无犯。山中老人曾以豚酒馈之，信和颜接引，殷勤劳问，乃自出酒，以铁铛温之，素木盘盛芜菁菹而已。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
《荆楚岁时记》曰：仲冬，是月也，菜结霜。芜菁、葵等杂菜乾之，并为咸菹。有得其和者，并作金钗色。今南人作咸菹，以糯米熬捣为末，并研胡麻汁和酿之，石笮（音责。）令熟。菹既甜脆，汁亦酸美。呼其茎为金钗股，醒酒所宜也。
《急就篇》曰：老菁荷冬日藏。（并藏蓄之，以御冬也。）
卷九百八十　菜茹部五
芦服
《尔雅》曰：，芦{艹肥}。（“{艹肥}”宜为“菔”。芦菔，芜菁属，紫华，大根，俗呼雹。“菔”种或作“{艹匐}”。）
《方言》曰：芜菁，紫者谓之芦菔。
《广志》曰：芦服，别名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汉书》曰：刘盆子在长安时，掖庭中宫女犹有数百千人。自更始败後，幽闭殿内，拔庭中芦服根，捕池鱼而食之。（《东观汉记》同。）
《北史》曰：张威，隋文受禅，迁青州刺史。在州颇事产业，遣家奴於人间鬻菔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责坐，废於家。
《正论》曰：理世不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登捃菔根。
《唐新语》曰：开玄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王智明、金吾卫佐李玄成、进士陈居等注《文选》。先是，东宫卫佐冯光进入院校《文选》，兼复注释，解鸱蹲云：“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菔。”院中学士向外说之，萧嵩闻之，拊掌大笑。
《口南记》曰：州界缘山野间有菜，大叶而粗茎，其根若大萝卜。土人蒸煮其根叶而食之，可以疗饥，名之为诸侯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莳於山中，以济军食。亦犹广都县山栃林，谓掷觐葛木也。
芥
《魏子》曰：蓼虫，在蓼则生，在芥则死。非蓼仁芥贼，本不可失也。
《刘向别录》曰：尹都尉书有种芥、葵、蓼、韭、葱诸篇。
《岭南异物志》曰：唐孟常於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螂，但腰身细长。
又曰：南土，芥高者五六尺，子如鸡卵。广州人以巨芥为咸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贵尚亲宾，以相饷遗。
《岭表录异》曰：广州地热，种麦则苗而不实。北人将蔓菁子就彼种者，出土即变为芥。
《吴氏本草》曰：芥菹，一名水苏，一名劳祖。
莼
《南越志》曰：石莼，似紫菜，色青。
《集异记》曰：丹阳张承先家，有鬼长为取它物。会有客，须莼二斗，鲤鱼二十头。鬼将一小儿置骠骑，令小儿睡，眼觉，看篮中，已有莼、鲤。
《幽明录》曰：阿东常鬼奴，泛湖边拔蒲，暮宿空舍。时日暮，见一女姿容极美，乘舡载莼，至舍寄住，变而为獭。
荷
《说文》曰：，荷也，一名蒲苴。（《广雅》同。）
崔豹《古今注》曰：荷，似蓄苴而白，蓄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败时可食，久置则削烂，不为实矣。叶似姜，宜阴翳地，常依荫而生也。
《搜神记》曰：余外妇姊夫蒋士，有佣客，得疾下血。医以中蛊，乃密以荷根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蛊者，乃张小人也。”乃呼张小，小亡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世攻蛊，多雨曾荷根，往往验。荷，或谓嘉草。
《葛洪方》曰：人得蛊，取荷叶，著卧席下，不使知，立呼蛊姓名。
潘岳《闲居赋》曰：荷依阴，时藿向阳。
紫菜
《集异记》曰：会稽照诞入海彩菜，於山上曝之。夜忽见群鬼，张目切齿，欲来击诞。诞奋刀斫之，槛厕悉被靡。乃就诞乞少许紫菜，诞不为与。
《吴郡缘海记》曰：郡海边诸山，悉生紫菜，《吴赋》云：“纶组紫绛”者也。
苦买
《晋书□安帝记》曰：义熙二年，有苦买菜生杨州营，茎高四尺六寸，广二尺二寸。是後岁多征伐，人民积苦。故苦买者，买苦也。
芹
《尔雅》曰：芹，楚葵。（今死晷芹也。）
《诗》曰：沸槛泉，言彩其芹。（芹，菜也。）
又曰：《泮水》曰：思乐泮水，薄彩其芹。（芹，水菜也。）
《列子》曰：宋国有人，其妻告之曰：“昔有人，甘菽与芹子，乡豪常之，哲於其口，参於其肠，众哂之。”
《吕氏春秋》伊尹说曰，菜之美者，□梦之芹也。
范汪《祠制》曰：孟春，祭有芹菹。
《宋林》曰：{艹岂}（音岂。）美菜，生□梦。
荠
《尔雅》曰：荏，（思历切。）大荠。（似荠，细叶，俗呼老荠。）
又曰：{艹差}，（才何切。）荠实。
《广雅》曰：荏，马辛也。
《说文》曰：荠，草，可食。
《诗》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荼，苦菜也。而君子於己之苦，又甚於荼。北方之，荼则如甘荠。）
《礼》曰：孟夏之月，靡草死。（荠、葶苈之属。）
《春秋繁露》曰：荠，以美冬水气也。荠，甘味也，乘於水气，故美者甘胜寒也。荠之言济，所以济大水也。
《淮南子》曰：荠、麦冬生而夏死。
《抱朴子》曰：荠、麦、大蒜，仲夏而枯。
《物理论》曰：夫解小而引大，了浅而伸深，犹以牛刀割鸡，长殳刈荠。
《吴氏本草》曰：荏，一名析目，一名策冥，一名马驹。雷公、神农、扁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李氏小温。四月彩，干二十日。生道旁。细辛、乾姜、苦参、荠实、神农，甘毒，生野田。五月五日彩，阴乾，治腹胀。

蕨

《诗》曰：陟彼南山，言彩其蕨。（蕨，鳖菜也。）

又曰：山有蕨薇，隰有杞夷。

《晋书》曰：齐王秉权，张翰谓郡人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去矣！彩南山蕨，饮三江水也。”

《尔雅》曰：蕨，鳖。（初生尾，可食。江西谓植殿。）

《古诗》曰：山桃发红萼，野蕨渐紫苞。

堇

《诗》曰：周原无无，堇荼如饴。（堇，菜也。荼，苦菜也。周之原地肥美，所生菜虽有性苦者，皆甘如饴也。）

《礼》曰：芼、榆、兔[B161]，（音考。）氵修髓以滑之。（谓用谓和饮食也，堇类也。冬用堇，夏用。）

《尔雅》曰：唵，苦堇。（今堇葵也，叶似柳，子如米，氵勺食之滑。）

《三十国春秋》曰：刘殷，字长盛。七岁丧其父，哀毁逾礼。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入泽中恸哭，有堇生焉，得斛馀。

《广语》曰：夏秋堇滑如粉。

《後汉书》曰：崔和为平昌太守，性鄙吝，埋钱百斛。其母季春思堇，惜钱不买。

荇

《尔雅》曰：{艹杏}，接余，其叶符。（丛生死晷，叶圆，在茎端，长短随流水深浅。江东人食之。{艹杏}，音杏也。）

《诗》曰：参差行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寝求之。（荇，接余也。）

邪蒿

《北齐书》曰：邢峙，字士峻，以经授皇太子。厨宰进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杆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显宗闻而嘉之。

芸台

《通俗文》曰：芸台谓之胡菜。

《韵集》曰：芸台，胡菜。

薰

《方言》曰：苏之小者，谓之穬。（薰菜也。）

鹿角

《南越志》曰：猴葵，色赤，生石上，南越谓之鹿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葫荽
《石崇奴券》曰：奴当种萝勒、葫荽，不亲不疏。
优殿
《南方草物状》曰：合浦有菜，名优殿。以豆酱汁茹食，芳好。可食胡饼。
雍菜
《广州记》曰：雍菜生死晷，以为菹。
冬风
《广州记》曰：冬风菜，陆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人甚重之。
络葵
《博物志》曰：人食络葵，为狗啮，则疮不差，或致死。
（音竿）
《字林》曰：，辛菜也。
{艹吟}（音吟）
《字林》曰：{艹吟}菜，似蒜，生死晷。
波棱
《唐书》曰：太宗时，尼婆罗献波棱菜，叶似红蓝，实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
卷九百八十一　香部一
香
《书》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左传》曰：黍稷非馨，（馨者，香之远闻。）明德惟馨。
《说文》曰：香，芳也。
《吴志》曰：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千。
《世说》曰：桓车骑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学道，所居恒有白烟，香气闻彻。
《续晋安帝纪》曰：王镇恶亡经日，魏兴太守郭宣掷赙坐，忽见陈庄来，因叙旧事，相对悲泣，劝营贡月。去後，郡内悉闻香状，如芳烟流散。
《晋书□杜太后传》曰：海西公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桓温之废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烧香。内侍启云：“外有急粥。”太后乃出，尚倚户前视奏。
《宋书》曰：范晔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过分必害。沉实易和，盈斤无伤。零藿虚燥，詹唐黏湿，甘松苏合，安息郁金，奈多和罗之属，并被珍於外国，无取於中道。又枣膏昏钝，甲煎浅俗，非惟无助於馨烈，乃当弥增於尤疾也。”所言悉以比类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湿”，比沉演之；“枣膏昏钝”，比羊玄保；“甲煎浅俗”，比徐湛之；“甘松苏合”，比惠琳道人；“沉实易和”，以自比也。

《齐书》曰：韩怀明，上党人也，客居荆州。十岁，母患尸疰，每发辄危殆。怀明夜于星下，稽颡祈祷。时寒甚切，忽闻香气，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须臾永差，无劳自苦！”未晓，而母平复。

《梁书》曰：庾诜尤遵释教，宅内立道场，环绕榔厶仆，六时不息。诵《法华经》，每日一遍。後夜中，忽有一道人，自称愿公，容止甚异，呼诜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

又曰：梁武帝祠南郊，先是一日，景夜南郊令解除之，等到郊所履行，忽闻异香随风而至。及将行事，奏乐迎神，有异光圆满坛上，朱紫黄白杂沓，食顷乃灭。

又曰：王琛本无令问，为太子中舍人，谄事何敬容。为其阶前种植香草，脱履蹑其草根，敬容意以为善。

《郭子》曰：陈骞以韩寿为掾，每会，闻寿有异香气，是外国所贡，一着衣，历日不歇。骞计武帝惟赐已及贾充，他家理无此香，嫌寿与已女通，考问左右婢，具以实对。骞以女妻寿，寿时未婚。（《晋书》云：贾充女窃香与韩寿。）

《金楼子》曰：齐东昏以锦石为殿内，开千门万户。又有和香，香菩拮馥，闻之使人欢悦，生诸雅态，兼令睡眠。

又曰：昔玉池国有民，婿面奇鬼，妇国色，鼻，婿乃求媚此妇，终不肯回顾。遂往西，市无价名香而熏之，还入其室。妇既矣，岂分香臭哉？

《吕氏春秋》曰：怀腐而欲香，入水而恶濡。

《汉武故事》曰：上作柏梁台，悉以香柏，香闻数十里也。

《汉官典职》曰：尚书郎，怀香握兰。

《神仙传》曰：淮南王为八公张锦绮之帐，燔百和之香。

《佛图澄传》曰：澄以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

《林邑记》曰：朱吾以南，有文狼。野人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肉，彩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

《邺中记》曰：石虎作流苏帐，顶安金莲花，花中悬金薄织成纟宛（音苑。）囊，囊受三升，以盛香注。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彩色亦同。

竺法《登罗山疏》曰：越王捣薰陆香。

《扶南传》曰：顿逊国，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种：区拨叶逆花、途致各逐花、摩夷花，冬夏不圣，日载数十车於市卖之，燥乃益香。亦可为粉，以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体。
《述征记》曰：北芒有张母墓，旧说是王氏妻，葬有年载，後开墓而香火犹燃。
《世赞记》曰：汉武时，长安大疫，人死日以百数。帝乃试取月氏国神香，烧之于城内，死未满三日者活，芳气经三月不歇。帝始信神物也，乃秘录馀香。
郭子横《洞冥记》曰：汉武帝於招仙阁烧靡离之香，屑如粟，一粒香气，三月不歇。
又曰：跋途者，胡人也，剪裸形，不食，惟饮清水，食都夷香，如枣核。食一斤，则历月不饥。以一粒如粟大投清死晷，俄而满大盂也。
《博物志》曰：西域使献香。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又发香器如大豆者，试着宫门，香气闻长安四面数十里中，经日乃歇。
《搜神记》曰：渤海史良，好一女子，许嫁而未果。良怒，杀之。後梦见曰：“还君物。”觉而得昔所与香缨、金钗之属。
又曰：初，钩弋夫人有罪以谴死，殡尸不臭而香。
又曰：合肥有一大白舡，复在死晷。渔人夜宿其旁，闻筝笛之音，又有香菩耨常。相传云：曹公载妓，舡复於此。
任《述异记》曰：魏武帝陵中有泉，谓之香水。（古诗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尘。）一实香水在并州香山，其水洁香，浴之去病。吴故宫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处。又呼为脂粉塘，吴王宫人濯妆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
又曰：南海出千步香，佩之闻於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处。南海郡有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十里香也。
《梦书》曰：梦得香物，妇女归也。
曹植《洛神赋》曰：践椒途之郁烈，步蘅（音衡。）薄而流芳。
《魏武令》曰：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香薰。後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熟所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
秦嘉《答妇徐淑书》曰：令种好香四种各一斤，可以去秽。淑答书曰：未得侍帷帐，则芬芳不设。
陆机《吊魏武文》曰：余为着作郎，游秘阁，见《魏武今》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吊曰：“纡家人于履组，尘清虑于馀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麝

《尔雅》曰：麝父，麋足。（郭璞疰曰：脚似麋，脐有香。）

许慎《说文》曰：麝，如小麋，脐有香，从鹿，射声，黑色獐也。

《义熙起居注》曰：倭国献貂皮、人参等，诏赐细笙、麝香。

《齐书》曰：东昏侯凿金莲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杆步步莲花也。”途地皆以麝香。

《唐书》曰：波斯国人，皆以麝香和苏途须点额，及於耳鼻，用以为敬。

《抱朴子》曰：辟蛇法：入山以麝香丸着足爪中，皆有效。又，麝香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压之也。又作笔墨法曰：作墨用鸡子白、真珠、麝香，合以和墨，宜用九月二日。

《南夷志》曰：南诏有婆罗门、波斯、婆渤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珠昭唉，以黄金麝香为贵货。

《嵩高山记》曰：有人在岭上闻异声，清和雅妙，寻不复闻。惟见一麝香，在岭上侧足{霍又}跳，忽失所在。

《荆州图记》曰：临澧县南有龙寄山，其兽多麝。

《西京杂记》曰：赵飞燕为皇后，女弟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上礻遂三十五条。以陈曜掷昃焉。榔叶扇、同心梅、合枝李、青木香、香螺卮，（出南海，一曰丹螺甲。）九真雄黄、麝香、沉水香。”

《续搜神记》曰：桓哲，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已病，哲往省之。语梅曰：“吾昨夜忽梦作卒，迎卿来作太山府君。”梅闻之，愕然曰：“吾亦梦见卿为卒，著衣来迎我。”数日，复同梦如先，云二十八日当拜。至二十七日晡後，桓忽中恶，腹胀满，遣人就梅索麝香丸。梅闻，便令作凶具。桓便亡，八日而梅卒。

《本草经》曰：麝香味辛，辟恶，杀鬼精，生中台山也。

秦嘉《与妇书》曰：今奉麝香一斤，可以辟恶气。

嵇康《养生论》曰：麝食柏而香。

蕨香

《孙氏瑞应图》曰：苴蕠者，礼备至则生。一曰：王者爱人命则生。一名蕨香也。

郁金

《说文》曰：郁，芳草也。十叶为贯，筑以煮之，为鬯一合而酿之，以降神也。

《周礼口春官上》曰：郁人掌器。（器，谓彝及舟与瓒。）凡祭祠，宾客之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郑司农云：郁金，草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以煮之钅 中，停于祭前。郁为草若兰。）
《后周书》曰：秦国出郁金。
《後周书》曰：波斯国，大月氏植叼种也。地出氍毹（瞿俞二音、）玄獐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香等，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
《唐书》曰：天竺国卑湿暑热，稻岁四熟。有金刚，似紫石英，百炼不销，可以切玉。又有旃檀、郁金诸香。通于大秦。
又曰：太宗时，伽拍搡献郁金香，似麦门冬，九月花开，状似芙蓉，其色紫碧，香闻数十步。花而不实，欲种者取根。
《文士传》曰：朱穆，字公叔，作《郁金赋》曰：“英熠烁以煌，似九日之普照。远而望之，粲若星罗出口峤；近而观之，晔若丹桂耀湘涯。”
应劭《地理风俗记》曰：《周礼》“郁人掌器，凡祭、宾客之事，和郁鬯，以实樽彝。”郁，芳草也。谓用百草之华，煮以合酿黑黍，以降神者也。或说，今郁金香是也。
《南州异物志》曰：郁金者，出蚌国。国人种之，先取上佛，积日萎槁，乃载去之。然後取郁金，色正黄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可以香酒。
鸡舌
应劭《汉官仪》曰：桓帝侍中乃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鸡舌颇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过，赐毒药，归舍，辞决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求视其药，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吴时外国传》曰：五马洲，出鸡舌香。
《抱朴子》曰：或以鸡舌、黄连、乳汁煎之，注掷觐有百疹之在，目愈而更加精明倍常。
俞益期《笺》曰：外国老胡说：“众香共是一木，木花为鸡舌香。”
《南州异物志》曰：鸡舌出在苏州，云是草花，可含，香口。
《广志》曰：鸡舌出南海中，乃剽国，蔓生，实熟贯之。
《续搜神记》曰：王广，豫章人，年少未婚。至田舍，见一女，云：“我是何参军女，年十四而夭，为西王母养，使与下土人交。”广与之缠绵，其日於席上得手巾裹鸡舌香。其母取巾烧之，乃是火浣布。
龙脑
《唐书》曰：贞观中，乌苌国遣使献龙脑香。
《本草》曰：龙脑香，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风湿积聚。出婆律国，形似白松脂，作杉木气，明净者善。云：合粳米灰、相思子贮之，则不耗。（树似杉。言婆律膏是树根下清脂，龙脑是树中干脂。子似豆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雀头

《江表传》曰：魏文帝遣使於吴，求雀头香。

卷九百八十二　香部二

苏合

《续汉书》曰：大秦国，合诸香煎其汁，谓之苏合。

《梁书》曰：中天竺国出苏合，是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彩苏合，先筌其汁，以为香膏，乃卖其滓与诸国贾人。是以展转来达中国，不大香也。

《傅子》曰：西国胡人言：苏合，香兽便也。中国皆以为怪。

《从征记》曰：刘表家在高平郡。表子捣四方珍香数十斛置棺中，苏合消疫之香毕备。永嘉中，郡人发其墓，表如生，香闻数十里。

《广志》曰：苏合出大秦。或云：苏合，国人彩之，筌其汁，以为香膏，卖滓与贾客。或云：合诸香草，煎为苏合，非自然一种也。

傅玄《四愁诗》曰：佳人赠我苏合香，何以要之？翠鸳鸯，

班固《与弟超书》曰：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市月氏苏合香。

安息

《晋书□佛图澄传》曰：石勒时，襄国城水源暴竭。勒问澄，澄曰：“当敕龙取水。”乃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三日，水微流，有小龙五六尺，随水来，须臾水大至。

《唐书》曰：曹国出青黛、安息、青木等香。

薰陆

《魏略》曰：大秦出薰陆。

《抱朴子》曰：俘焚洲在海中，薰陆香之所出。薰陆香，木胶也。树有伤穿，胶因堕，夷人彩之，以待估客。所以贾不多得者，所患犭吉（居一切。）掘兽啖之。此兽斫刺不世，投火中薪尽不焦。以杖打之，皮不伤而骨碎，然后乃死。

《广志》曰：薰六，出交州。又，大秦海边人，彩与贾人易。若无贾人，取食之。

《南方草木状》曰：薰陆香，出大秦。云在海边，自有大树，生於沙中。盛夏，树胶流出沙上，夷人彩取，卖与贾人。（《南州异物志》同。其异惟云状如桃胶。《典术》亦同，惟云陶松柏法，饮食之，令人通神灵也。）

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胶为薰陆。

流黄

《吴时外国传》曰：流黄香，出都昆国，在扶南南三千馀里。（《南州异物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
《广志》曰：流黄香，出南海边国。
青木
《隋书》曰：樊子盖为武威太守。车骑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御雾露。
《唐书》曰：师子国出朱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
《南夷志》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像，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杯。
又曰：南诏青木香，永昌所出。其山名青木山，在永昌南三月日程。
《广志》曰：青木，出交州、天竺。
徐衷《南方记》曰：青木香，出天竺国，不知其形。
《南州异物志》曰：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
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节是青木。
旃檀
《三国典略》曰：周师陷江陵。初，梁主以白檀木为梁武之像，每朔望，亲祭之。军人以其香也，剖而分之。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旃檀，出外国。玄嘉末，曾城有人于山见一大树，员荫数亩，三丈馀围，辛芳酷烈。其间枯条数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
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根为旃檀。
崔豹《古今注》曰：紫旃木，出扶南林邑，色紫赤，亦谓紫檀也。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艹寿}禅师甚妙医术，作五香，第一沉香饮，次丁香饮，次檀香饮，次泽兰饮，次甘松饮，皆别有法。以香为法，以香为主，更加别药，有味而止渴，兼于补益。
甘松
《广志》曰：甘松，出凉州诸山。
艾纳
《广志》曰：艾纳，出剽国。
《乐府歌》曰：行胡从何方？列国持何来？五味香，迷送艾纳及都梁。
霍香
《广志》曰：霍香，出日南诸国。
《吴时外国传》曰：都昆在扶南，山有霍香。
《南方草木状》曰：霍香，榛生。民自种之，五六月彩。曝之，乃芳芬耳。出交武平、兴古、九真。（地名也。）
《南州异物志》曰：霍香生曲逊国，属扶风，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欣期《交州记》曰：霍香似苏合。
范晔《和香方》曰：灵霍虚燥。
俞益期《笺》曰：众香共是一木，木叶为霍香。
枫香
《梁书》曰：任为新安太守，常欲营佛斋，烧调香二石，始入三升，便出。教长夺曰：“与夺自已，不欲贻之後人！”
《南方记》曰：枫香树，子如鸭卵，爆乾可烧。
《魏武令》曰：房屋不洁，听得烧枫胶及蕙草。
栈（音践）香
《广志》曰：栈香，出日南诸国。
《南方草木状》曰：栈蜜香，出都昆。不知栈蜜香树若为，但见香耳。
《岭表录异》曰：广管罗州多栈香树，身似柳，其花白而繁。其叶如橘皮，堪作纸，名为香皮纸，灰白色，有纹，如鱼子笺。其纸慢而弱，沾水即烂，远不及楮皮者，又无香气。或云：沉香、鸡骨、黄熟、栈香，同是一树，而根枝节各有分别者也。
《南越志》曰：交州有蜜香树。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後，外皮朽烂，木心与节坚黑，沉水者为沉香，与水面平为鸡骨，最粗者为栈香。
木蜜
《异物志》曰：木蜜，名曰香树，生千岁，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岁乃往看。岁月久，树材恶者，腐败；惟中节坚直芬香者，独在耳。
《魏王花木志》曰：《广志》：“木蜜树，号千岁树，根甚大。伐之，四五岁乃取，木腐者为香，其枝可食。”
《本草经》曰：木蜜，一名蜜香，味辛温。
并香
《南方草木状》曰：并香，茎生，出乌浒。
都梁
《广志》曰：都梁，出淮南。
盛弘之《荆州记》曰：都梁县有小山，山水清浅，其中生兰草。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号县。
沉香
《晋书》曰：石崇以奢豪矜物，厕上常有十馀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脱衣，而王敦脱故，著新，意色无怍。群婢相谓曰：“杆客必能作贼！”
又曰：吴隐之，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沉香一斤，隐之见，遂投于湖亭之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梁书》曰：林邑国出吉贝，及沉香木。吉贝者，树名也。其华成时如鹅毳，抽其绪纺之，以作布，与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织为班布。沉木香，土人斫断，积年以朽烂，而心节独在，置死晷则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者，栈和之属。
《陈书》曰：沉皇后素无宠。至德二年，乃於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数十间。其窗窗、壁带、悬楣、栏槛之类，皆以檀香为之。
《唐书》曰：先天二年十月，亲讲武于骊山之下，徵兵二十万。上亲擐戎服，持沉香大枪，立於阵前，威振宇宙。长安士庶，奔走纵观，填塞道路。
又曰：长庆中，波斯大贾李苏沙进沉香亭子材。左拾遗李汉上疏，以为沉香为亭，比瑶台玉室。上颇怒言过，特优容之。
《金楼子》曰：扶南国，众香共是一木，根便是旃檀，节便是沉水，花是鸡舌，叶是霍香，胶是薰陆。
竺法真《登罗山疏》曰：沉香，叶似冬青，树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朽烂，内乃香。山虽有此树，而非香所出。新会高凉土人斫之，经年，肉烂尽心，则为沉香。出北景县，树薊赃大，土人伐之累年，须外皮消尽，乃割心得香。
郭子横《洞冥记》曰：薰木，鲜祇所献，色如玉而质轻。泛之昆卢池为舟，烂则沉矣。碎其屑，气闻数百里。气之所至，毒疫皆除。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四年夏四月，征林邑国。兵还，至获彼国，得杂香、真檀、像牙百馀万斤，沉香二千馀斤。
又曰：尚书令杨素，大业中，东都宅造沉香堂，甚舅泠。新泥堂讫，闭之，三月後开视，四壁并为新血所洒，腥气触人。
《异苑》曰：沙门支法存，在广州，有八尺。又有沉香八尺板床。太玄中，王琰为州，大儿劭求二物不得，乃杀而籍焉。
《南州异物志》曰：沉水香，出日南。欲取，当先斫坏树，著地积久，外皮朽烂，其心至坚者，置水则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间，不甚坚精，置之死晷，不沉不浮，与水面平者，名曰栈香。其最小粗白者，名曰系香。
俞益期《笺》曰：众木共是一木，木心为沉香。
甲香
《广志》曰：甲香，出南方。
《南州异物志》曰：甲香，螺属也。大者如瓯，面前一边直搀，长数寸，围壳吾有刺。其掩可合众香烧之，皆使益芳；独烧则臭。甲香，一名流螺，谓掷晷流最厚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晔《和香方》曰：甲煎浅俗。
迷迭
《魏略》曰：大秦出迷迭。
《广志》曰：迷迭，出西海中。
魏文帝《迷迭赋》曰：余种迷迭于中庭，嘉其杨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曰：坐中堂以游观，览芳草之树庭。舞妙丽于纤枝，杨修而结茎。薄六夷之秽俗，超万里而来征。岂众华之是芳？信希世而特生！
应《迷迭香赋》曰：振纤枝之翠粲，动彩叶之菲菲。舒芳香之酷烈，乘清风以徘徊。
陈班《迷香赋》曰：立碧茎之荷那，铺绿条之蜿。
零陵香
《南越志》曰：零陵香，土人谓之燕草。
芸香
《说文》曰：芸香，似苜蓿。
《淮南子》曰：芸，可以死而复生。
《杂字解诂》曰：芸，杜荣。
《大戴礼□夏小正》曰：彩芸为庙菜。
《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郑玄注曰：芸，香草也。）
《礼图》曰：芸蒿，其叶似蒿，香美可食也。
《魏略》曰：大秦出芸胶。
《洛阳宫殿簿》曰：显阳殿前，芸香一株。徽音、含章殿前，各二株。
《晋宫阁名》曰：太极殿前，芸香四畦。式乾殿前，芸香八畦。徽音殿前，芸香、杂花十一畦。明光殿前，芸香、杂花八畦。显阳殿前，芸香二畦。
《广志》曰：芸胶，有安息胶，有黑胶。
《吴氏本草》曰：石芸，一名敞列，一名硕喙。
傅玄《芸香赋序》曰：始以微香进御，终於捐弃黄壤。吁可闵也，遂咏而赋之。
成公绥《芸香赋》曰：美芸香之修洁，禀隆阳之淑精。茎类秋竹，枝像春松。
傅咸《芸香赋序》曰：先君作《芸香赋》，辞美。高丽有睹斯卉，蔚茂馨香。同游使余为序。
卷九百八十三　香部三
槐香
嵇含《槐香赋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历山之阳。仰眺崇峦，俯视幽坂，乃睹槐香生蒙楚之间。曾见斯草植于广夏之庭，或被帝王之圃。怪其遐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迁树於中唐。华丽则殊彩阿那，芳实则可以藏书。又感其弃本高崖，委身阶庭，似傅说显殷，四叟归汉。故因实制名，蒙蒙绿叶，摇摇弱茎。

兰香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兰，芳也。）

《易卦通验》曰：冬至，广莫风至，兰始生。

《说文》曰：兰，香草也。

《韩诗》曰：溱与洧，说人也。诗人言溱与洧方盛流洹洹然，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盛流。“士与女方盛流秉{艹间}兮”，秉，执也；{艹间}，兰也。当此盛流之时，众士与众女方执兰而拂除。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两死戝上，招魂续魄，拂除不祥。

《大戴礼口夏小正》曰：五月蓄兰，为沐浴。

《礼》曰：妇人，或赐之纟兰，则受而献诸舅姑。

《左传》曰：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吉，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徵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

《论撰考谶》曰：渐於兰则芳，渐於鲍则臭。

《史记》曰：冬至短极，兰根出。

《蜀志》曰：先主杀张裕，诸葛亮救之。先主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

《晋书》曰：惠帝时，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两火没地，罢凑！秋兰归形街邮，终为人叹！”及杨骏已死，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两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

《宋书》曰：刘湛欲袁淑附己，而淑不为改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赋诗曰：“种兰忌当门，怀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门非种兰所！”

《晏子春秋》曰：曾子将行，晏子送之，曰：“婴闻，君子赠人以财，不若以言。吾请以言乎？夫兰本三年而成，湛之苦氵，则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驾征马矣。非兰本美也，愿子必求所湛！”

《苏子》曰：兰以芳自烧，膏以肥自苒。（而悦切。）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文子》曰：日月欲明，浮口盖之；丛兰欲修，秋风败之。

又曰：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与君子行游，兮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则与之化矣。

《范子计然》曰：大兰出汉中关辅，泽兰出河东弘农，白者善。

《孙卿子》曰：人之亲我，欣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子》曰：两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树兰，美而不芳。（兰，芳草，爬蒚美；男子树之，盖不芳也。）继子得食，肥而不泽。（继子，假母也。）精不相与涂却也。
《淮南子》曰：兰生幽宫，不为莫服而不芳。
《抱朴子》曰：人鼻无不乐香，故流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膳、索胶、江篱、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而海上之女，遂酷臭之夫。
《家语》曰：孔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为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
《语林》曰：谢袒缘问诸子侄曰：“子弟何豫人事，而故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
又曰：毛伯成既负其才器，常称：“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芳茞荣！”
《罗含别传》曰：含致仕还家，庭中忽自生兰。此德行幽感之应。
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怀香握兰，趋走丹墀。
盛弘之《荆州记》曰：都梁县有小山，山上水极浅。其中悉生兰草，绿叶紫茎，芳风藻谷。俗谓兰为都梁，即以号县云。
《本草经》曰：草兰，一名水香，久服，益气轻身不老。
《楚辞》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滋，莳也。二十亩为畹。）
又曰：扈江离与薜芷兮，（扈，被也。楚人名被曰扈。江离、薜芷，皆香草名也。）纫秋兰以为佩。（纫，索也。）
又曰：沅有芷兮澧有兰，（言沅死昀晷有盛茂之芷，澧死昀晷有芬芳之兰，喻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欲思公子未敢言。
又曰：秋兰兮蘼芜，罗生兮堂下。绿叶兮素枝，芳菲兮袭予，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又曰：光风转蕙泛崇兰。
赵壹《疾邪赋》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珠玉，兰蕙化为刍。
张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之远，我劳如何？
郦炎诗曰：灵芝生河洲，动摇回洪波。秋兰荣何晚？严霜害其柯。罢湊之芳草，不植太山阿。
《琴操》曰：《猗兰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聘诸侯，莫能任。自卫反鲁，过亿谷掷晷，见芗兰独茂，喟然叹曰：“夫兰当为王者香，今乃独茂，与众草为伍！”乃止车，援琴鼓之，自伤不逢时，托辞于香兰云。
晋傅玄《咏秋兰诗》曰：秋兰荫玉池，池水清且芳。双鱼自踊跃，两鸟时徊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晋王羲之《兰亭记》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

蘼芜

《说文》曰：江蓠，蘼芜也。楚谓之蓠，晋谓之{艹嚣}，（轩娇切。）齐谓ㄔ。

《尔雅》曰：蘄ㄔ，蘼芜。（郭璞症曰：香草也，叶小，如萎状。《淮南子》曰：似蛇床。《山海经》曰：臭如靡芜。）

《春秋运斗枢》曰：维星散为蘼芜。

《淮南子》曰：乱人者，若蛇床之与蘼芜。

《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其草多蘼芜。

《广志》曰：微芜，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

《吴氏本草》曰：蘼芜，一名芎穷。

《古诗》曰：上山彩蘼芜，下山逢故夫。

郭璞《赞》曰：蘼芜善草，乱之蛇床，不陨其贵，自别以芳。

蕙草

《广雅》曰：皇草，蕙草也。

《山海经》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菅蕙。（菅似茅。）升山，其草多蕙。

《广志》曰：蕙草，绿叶紫华。魏武以为香，烧之。

《楚辞》曰：光风转蕙泛崇兰。

又曰：既滋兰兮九畹，又树蕙之百亩。

司马相如《子虚赋》曰：於是乃相与撩於蕙圃，盘姗孛攵上金堤。（皆草间行貌。姗，音苏寒切；，苏骨切。）

{艹揭}（去谒切）车

《尔雅》曰：{艹揭}车，{艹乞}（音乞。）舆也。（郭璞症曰：{艹揭}车，香草也，见《离骚》。）

《说文》曰：{艹揭}，{艹乞}舆也。（{艹乞}，音乞。）

《广志》曰：{艹揭}车，黄叶白华，出徐州。

《楚辞》曰：畦留夷与{艹揭}车，杂杜衡与芳芷。

杜衡

《山海经》曰：天帝之山有草焉，其状如葵，臭如蘼芜，名杜衡。（香草也。）可以走马，（郭璞症曰：带之令人便。或曰马得之而健走。）食之而瘿。

《尔雅》曰：杜，土卤也。（郭璞症曰：杜衡也，似葵而香也。）

《唐书》曰：贞观中，度支郎以宋谢诗云：“芳洲多杜若”，乃下坊州令贡。州判司报云：“坊州不出杜若，应由谢诗误。”太宗闻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法，度支郎免官。
《广雅》曰：杜蘅，杜若也。
《范子计然》曰：杜若出南郡汉中，大者善。
《本草经》曰：杜若，一名杜蘅。
白芷
《山海经》曰：号山，其草多药。（郭璞症曰：药，白芷也，一名香草也。）
《广雅》曰：白芷，叶谓之药。
《淮南子》曰：今鼓舞者便媚拟神，（拟，像也。）身若秋药被风，（药，白芷，香草。被风，言其弱。）若结旌。（屈而复舒。）
《范子计然》曰：白芷出齐郡，以春取，黄泽者善也。
《本草经》曰：白芷，一名芳香，味辛温，生河东。
《吴氏本草》曰：白芷，一名{艹嚣}，（许娇切。）一名符离，一名泽芬，一名葩。
《楚辞》曰：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绿叶齐兮，白芷生。
又曰：滨狩兮兰，辛夷楣兮药房。
又曰：揽木根以结芷兮，（揽，持也。）贯薜荔之落蕊。（贯，拾也。薜荔，香草。蕊，实也。佩结香草，拾其花心，以表已掷暌信也。）
荃香
《楚辞》曰：荃不察余掷晷情兮，（荃，香草，以喻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为喻。）反信谗而齐怒。（齐，疾也。）
又曰：荃桡兮兰旗。
薰香
《左传》曰：晋献公以骊姬为夫人。卜人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薰，香草也。）
《山海经》曰：浮山有草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麋芜，名曰薰草也。
《广雅》曰：卤，薰也，其叶谓之蕙。
《魏略》曰：大秦出薰草。
《苏子》曰：像以牙丧身，不能去其白；薰以芳自烧，不能去其香。
《淮南子》曰：以洁白为污辱，譬犹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负彘。（烧薰自香，楚人谓之薰燧也。）
《抱朴子》曰：常以执日取天井上土，以和柏叶、薰草，以泥门户，方一尺，则盗贼不来。
《西京杂记》曰：汉掖庭有绿熊席。其席皆长一丈馀，眠而拥毛自蔽，望其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见。坐则没膝。其中杂诸薰香，一坐此席，馀香百日不歇。
成公绥《宣清赋》曰：哀薰草之见焚。
兜末香
《汉武故事》曰：西王母当降，上烧兜末香。兜末香，兜悄搡所献，如大{艹豆}。途门，香闻百里。关中常大疾疫，死者因生。
反生香
《真人关尹传》曰：老子曰：真人游时，各坐莲华之上。华径一丈，有反生灵香，逆风闻三十里。
惊精香
《世贽记》曰：聚窟洲在西海中，上有天山，形似鸟之状，因名为鸟山。山中多大树，与桐相似，而秀芳华蕊，香闻百里，因名返魂树。叩其树，树能作声，如牛，闻者必震骇。伐其木根，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微以火熟煎，如黑饴，令可丸，名曰惊精香，或名震灵丸，亦名返生香，亦名却死香。气闻数百里，死尸在地，闻气即活。延和六年春，西胡月氏国王遣使香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国中所乏，以付库。
白蛤狸
《异物志》白蛤狸，刳其外韦囊，以酒洒，而阴乾之，其气如麋。若杂真麝中，鲜有别者。
本香
《水经》曰：三城水，又经香阨山。山上悉生槁本香，世故名焉。
神精香
郭子横《洞冥记》曰：玄朔二年，波祇国，亦名波弋国，献神精香草，一名荃麋，一名春芜。一根五百条。其枝间如殖糙，柔软。其皮如丝，可以为布，所谓春芜布，亦曰香荃布，坚密如纨也。握之一斤，满宫皆香。妇人带之，弥为香馥。
龟甲香
任《述异记》曰：龟甲香，即桂香嘉者。一名紫木香，一名仅狩香，一名蘼草香。出苍梧、桂林二郡界。今吴中有麋草，似蓝而甚芳香。
卷九百八十四　药部一
药
《归藏经》曰：昔常娥以不世之药奔月。
《易》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像》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书》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
《周礼》曰：医师掌聚毒药，供医事。疾医以五药养病，凡药以酸养骨，以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郑玄注曰：毒药，药之辛苦者也。五药，草、木、虫、石、。）
《礼记》曰：君有疾，饮药，臣先常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常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
又曰：季春，喂兽之药，无出九门。（为鸟兽方孚乳，伤之，为逆天时。天子九门者：路门、应门、雉门、毕门、库门、皋门、国门、近郊门、远郊门。）孟夏之月，聚畜百药。（蕃芜之时，毒气盛也。）
《左传》曰：臧孙曰“季孙之爱我也，疾疹也；孟孙之恶我也，药石也。（常志相违戾，犹药石之疗疾也。）美疹不如药石，孟孙死，吾亡无日矣！”
又曰：许悼公疾，太子止饮之药，卒，太子奔晋。书曰：“杀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药物有毒，当由医，非凡人所知。讥止不舍药物，所以加杀君之名。）
《论语》曰：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常。”（馈，遗。）
《史记》曰：长桑君与扁鹊药，服之，三十日见人五藏。
《汉书》曰：灌夫击吴，身中大创十馀，有万金良药，故得不世。
又曰：王嘉为丞相，数上封事，言不宜封董贤。上怒，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诣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有罪，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耶？何谓咀药而死！”
《东观汉记》曰：上常与朱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即赐白蜜一石，问：“何如长安时，共买蜜乎？”
又曰：邓训为护乌桓校尉。吏士常大病疟，转易至数十人。训身煮汤药，咸得平愈。其无妻者，为配偶。
又曰：王闳者，王莽叔父平河侯谭子也。王枚葳位，潜忌闳，乃出为东郡太守。闳惧诛，常系药手内。莽败，汉兵起，闳独完全。
华峤《後汉书》曰：张楷，字公超。家贫，尾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作陷水丸沉河，望寇不得渡。
《吴书》曰：合肥之役，陵统身被六七疮。有卓氏良药，故得不世。
《魏志》曰：太祖性严，掾属公事往往杖之。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是以终不见及。
《晋书》曰：馀杭隐士郭文，字文举。王导闻，召之。永昌中，大疫，父础亦殆。导遗药，文曰：“命在天，不在药也。”
王隐《晋书》曰：李涓为尚书令，家至贫，儿病，无钱买药。上赐钱千万。（李涓，一作李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程咸，字延休。其母梦白头公授药，曰：“服此，当得贵子。”後生咸，至侍中。
又曰：符生常使太医令程延合安胎药，问人参好恶，并药分多少，延曰：“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为讥己，遂斩之。
又曰：陆抗与羊推乔扎之好。抗常遗酒，饮之不疑；抗有疾，馈之药，抗亦推心服之。
《宋书》曰：高祖微时，伐荻新洲，见大蛇长数丈，射伤之。明日，洲中闻杵臼声。往视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中捣药。问其故，答曰：“我王为刘寄奴所射，合药傅之。”帝曰：“神何不杀之？”童子曰：“寄奴王者，不世不可杀。”帝叱之，皆散，乃收药而反。又，客经下邳逆旅，会一沙门，谓帝曰：“江表当乱，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疮，经年不愈。沙门有黄药，因留与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疮，一傅而愈。宝其馀，及所得童子药。每遇金疮，傅之并愈。
《齐书》曰：随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体过充壮。常使徐嗣伯合{艹虑}茹丸，服以自销损。
又曰：豫章王嶷薨後，见形于沉文季，曰：“我未应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痈椿瘥；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不断。吾已诉之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主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矣。
《魏书》曰：邢峦为侍郎，甚见亲遇。高祖因行药园，至司空府南，见峦宅，遣使谓峦曰：“朝行药园，至此，见卿第宅乃佳。东望德馆，情有依然！”
又曰：天竺乌长国，婆罗门为上族，解天文。人有争讼，服之药，曲者发狂，直者无恙。
《隋书》曰：隋大举伐陈，王颁力战，被伤，恐不堪复斗，悲感呜咽。夜中睡梦有人授药，比寤而疮不痛。时人以为忠感。
又曰：杨素寝疾，帝每令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世。素又自知名位已极，不肯服药，亦不将慎，每语弟约曰：“我岂须臾活耶？”
《唐书》曰：太宗幸襄城宫，登子逻坂，见者僵於路驻马，命左右取药，饮之乃苏。
又曰：天竺方士那罗迩婆娑寝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太宗信之，深加礼敬。馆之金飚门内，造延年之药，令崔敦礼监主之。发使天下彩诸奇药异石，不可称数，後竟不就。
又曰：玄和中，山人柳泌言灵药可得。上信之，乃以为台州刺史，赐紫绯令彩灵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柳公绰，有道士献药，试之有验。问所从来，曰：“合此药於蓟门。”时朱克融方叛，公绰遽谓曰：“险凑，至药来於贼臣之境，虽验何益！”乃沉之于江，而逐道士。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龟，手裂若龟文。）世世以（音萍。）（音僻。）纟光（音旷。）为事。（，漂也。纟光，絮也。冬漂絮则手拘，能为药以自治。）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以说吴王，（说可以战。）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列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纟光，则所用之异也。

《唐子》曰：仙人韩终，即韩冯之兄。为宋王彩药，王不肯服之，终因服之，遂得仙。

《淮南子》曰：羿请不世之药於西王母，娥窃而奔月。（娥，羿撇。羿从西王母，请不世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娥盗服，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又曰：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而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而责其属骨，是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谓失论矣！（王孙绰，鲁人也。）

又曰：昆仑虚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横有光色。横，或作彭，盛不世药器也。）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民。

《抱朴子》曰：《神农经》曰：“上药，令人身安命延，天神仙，遨游上下，役使万灵，体生毛羽，行厨立至。”

又曰：五芝，及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口母、太一禹馀粮，各可单服之，皆令人飞行长生。

又曰：中药养性，下药除病。能令毒虫不加，猛兽不世，恶气不行，众妖辟屏。

《孝经援神契》曰：椒姜御温，菖蒲益聪，巨胜延年，威喜辟兵。此皆上圣掷炅言，方术之实录也。

《孝经援神契》注引《抱朴子》曰：仙药之上者，丹砂，次则黄金，次则白银，次则诸芝，次则五玉，次则口母，次则明珠，次则太一禹馀粮，次则石中黄子，次则石桂英，次则石脑，次则石流丹，次则石台，次则曾青，次则松柏脂、伏苓、地黄、麦门冬、木巨胜、重楼、黄连、石韦、柠石、象柴，一名托卢是也，或名仙人杖，或名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枸杞也。

《战国策》曰：有献不世之药於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士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世之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乃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

《说苑》汤曰：“药食，先常于卑，然後至于贵。药食常乎卑，然後至乎贵，教也；药言献於贵，然後闻於卑，道也。”

又曰：孔子曰：“良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

《吕氏春秋》曰：鲁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治偏枯。”今吾倍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而不可以为全者矣。”

又曰：良医医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

又曰：若用药者，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

《论衡》曰：太王父睹王季之可立，故易名曰历。历者，也。太伯觉悟，彩药以避王季。

《山海经》曰：大荒掷晷有黄木，赤枝青叶，群帝取药。（言树、花、实皆为药也。）

又曰：大荒中有山，名丰阻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祠、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郦善长注《水经》曰：{艹伐}山，甚岩峻重叠，淮柏齐阴，攒柯翠峙，泉石转深。盖仙居之宿所，是以世人目岩为捣药岩，名此水为捣药水。

《汉武内传》曰：王母谓武帝曰：“太上之药，乃有心捆黎角，风实口子，帝园王族，昌城王蕊，夜河天骨，崆峒灵瓜，四劫一实，冥陵ら胆；仰掇扶桑之丹椹，俯彩长河之文藻，紫虬童子，九色凤脑，太真虹芝，天汉臣草，南宫大碧，西卿扶老，三梁龙华，生子大道，有得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中山之所宝也。

又曰：武帝崩，遗诏以《杂道书》四十卷置棺中。到延康二年，河东工曹李及入上党抱犊出彩药，于岩窟中得此书，盛以金箱，其书後题臣姓名，记日月，是武帝时物也。河东太守张纯以箱及书奏献宣帝，宣帝示武帝时煮右侍臣，有典书中郎见书流涕，曰：“杆是帝崩时殡殓物也。”

《东方朔别传》曰：孝武皇帝好方士，敬鬼神，使人求神仙不世之药，甚至初无所得。天下方士，四面蜂至，不可胜言。东方朔睹方士虚语，以求尊显，即云上天欲以喻之，其辞曰：“陛下所使取神药者，皆天地之间药也，不能使人不死。独天上药能使人不世耳。”上曰：“然。天何可上也？”朔对曰：“臣能上天。”上知其谩诧，欲极其语，即使朔上天取不世之药。朔既辞去，出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门，复还，曰：“今臣上天，似谩诡者，愿得一人为信验。”上即遣方士与朔俱往，期三十日而反。朔等既辞而行，日日过诸侯传饮，往往留十馀日。期又且尽，无上天意，方士谓之曰：“期且尽，日日饮酒，为奈何？”朔曰：“鬼神之事难豫！”言“当有神来迎我者。”于是方士昼卧，良久，朔遽觉之，曰：“呼君极久不应，我今者属从天上来！”方士大惊，还，具以闻上。上以为面欺，诏下朔狱。朔啼对曰：“朔须几死者再。”上曰：“何也？”朔对曰：“天公问臣：‘下方人何衣？’臣朔曰：‘衣出虫。’‘虫何若？’臣朔曰：‘虫喙髯髯类马，类虎。’天公大怒，以臣为谩言，系臣，使下问，还报有之，名蚕，天公乃出臣。今陛下苟以臣为诈，愿使人上问之天。”上大惊，曰：“善！齐人多诈，欲以喻我止方士也。”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由此，朔日以亲近。

《列仙传》曰：乐子长者，齐人也，少好道真。到霍林山，遭仙人，受服巨胜赤松散方。仙人告之曰：“蛇服此药化为龙，人服此药老翁成童，能口上下，改易形容，崇气益精，起死养生。子能服之，可以度世。”钟长服之，年百八十，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药，老者还少，少者不复老。

又曰：燕王遣韩终彩药，王先使韩终服之，面如金色。

又曰：安期生卖药海边，时人以为千岁公。

又曰：瑕丘仲卖药於宁，後地动舍坏，仲死。人取尸弃水，收其药卖之，仲被裘诮之。后为夫余使者。

又曰：崔文子，太山人，卖药都市。後有疫死者万计，文子拥朱幡，持黄散，循问民，服其散愈者万计。後在蜀卖黄散、赤丸，世故宝之。

又曰：负局先生者，语似燕代间人也。负磨镜局，循吴帝市中，磨一镜一钱。因磨辄问主：“得无人疾苦者？”有辄出紫丸药以与之，得莫不愈。後上吴山绝崖头，世世悬药与下人，曰：“吾欲还蓬莱山，与汝曹神水。”崖头一旦有水，白色，从石间来下，服之，病多愈。

《高士传》曰：韩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彩药名山，卖於长安市，口不二价，三十馀年。时有女子从康买药，康价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韩伯休，那乃不二价也？”康叹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我，何用药为！”乃遁入霸陵山中。

《鲁女生别传》曰：封君达，陇西人也。少好道，初，服黄连丸五十馀年，乃入鸟鼠山。又于山中服水银百馀年，还乡里，年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号为青牛道士。

《桂阳先贤画赞》曰：苏耽尝除门庭，有众宾来，耽告母曰：“人招耽去。已种药着後园梅树下，可治百病。一叶愈一人，卖此药过足供养。”便随宾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走牵之，四体如醉，足不能举。

《邴原别传》曰：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原为长史。太子宴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耶？父耶？”众人纷然，或君或父。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太子亦不复难。

曹毗《杜兰香传》曰：神女兰香，降张硕。硕问寿如何，香曰：“消磨自可愈疾，淫祠尾！”香以药为消磨。

《王子年拾遗记》曰：燕昭王坐明之室，昼而假寝。忽梦西方有白□，翁蔚而起，俄而暗于庭间。有人衣服皆毛羽，驾苍螭之车，从□中而出，直诣王所。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阁王精智未开，欲求恒生，不可得也！”王请受绝欲之教，羽人指画，王心应手而裂。王乃惊悟，因患心疾。久之，乃于泉照之馆，复见前所梦人于前，曰：“本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囊中有续脉名丸，哺血精散，其细若灰，以手摩王之臆，俄而既愈。王因请其方，曰：“其用物也有九，明神芝，煎以苍鹰之血，黑河鳞胆，煮以琨屿掷戡，贮以玉缶，缄以金绳，封以玉印。王得服之，後天而死。若溺于淫，嗜于欲，求者，只苦心焉。”语毕，化为青凫入天际。王求合药，终不能成。黑河，北极也。其水浓黑不流，上有浓□生焉。有黑鲲千尺，如鲸，常飞游於南海。

《博物志》曰：夫性之所以和，病之所以愈，是当其药，应其病则生；违其药，失其应则死。

《本草经》曰：太一子曰：“凡药，上者养命，中药养性，下药养病。”神农乃作赭鞭钩牦 制，（尺制切。）从六阴阳，与太一升五岳四渎。土地所生草石骨肉心皮毛羽万千类，皆鞭问之。得其所能主治，当其五味，百七十余毒。

《异苑》曰：魏窝氨征蹋顿，升岭，眺瞩，见一岗不生百草。王粲曰：“如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石死，而石上热蒸在外，故卉木焦灭。”即令凿之，果得大墓，有石满茔。仲宣博识强记，皆类此也。一实：粲在荆州从刘表，登鄢山，见此异。

任《述异记》曰：汉世古谚云：“虽有神药，不如少年；输有珠玉，不如金钱。”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常药之鼎在焉。成阳山中，有神农辈丛处，一名神农原，一名药草山。山中有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也。

《养生略要》曰：《神农经》曰：“五味养精神，强魂魄；五石养髓，肌肉肥泽。诸药，其味酸者，补肝，养心，除肾病；其味苦者，补心，养痹，除肝病；其味甘者，补脾，养肺，除心病；其味辛者，补肺，养肾，除脾病；其味咸者，补肾，研尬，除肝病。故五味应五行，四体应四时。夫人性生于四时，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後命于五行。以一补身，不世命神。以母养子，长生延年。以子守母，除病究年。

《岭表录异》曰：广之属郡，及乡里之间，多畜蛊。彼之人悉能验之，以草药治之，十得其七八。药则金钗股，形如石斛；古漏子、（女票恨罟，食之即吐。）人肝藤。（浓汁煎吃。）陈家白药子，（一名吉利。）本梧州陈氏有此药，善解蛊毒，每有中者即求之，前後救人多矣，遂以为名。今封康州有得其种者，广府每岁常为土贡焉。诸解毒药，功力皆不及陈家白药。

王彪之《闽中赋》曰：药草则青珠、黄连、拳柏、决明、苁蓉、鹿茸、漏芦、松荣，痊疴则年永，练质则翰竖。

谢灵运《山居赋》曰：《本草》所载，山泽不一，雷、桐是别，和、缓是悉，三枝六根，五华九实。

《乐府歌诗》曰：仙人骑白鹿，短耳何长！道我奉上药，览之获无疆。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白复还黑，延年寿命长。

魏文帝有诗曰：西山何如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应劭表曰：臣劭言：“郡旧因计吏献药，阙而不修，惭悸交集，无辞自文。今道少通，谨遣五官孙艾贡伏苓十斤、紫芝六枝、鹿茸五斤、五味一升，计吏发行，辄复表贡。”

卷九百八十五　药部二

丹

《易参同契》曰：丹沙木精，得金乃并。

《书》曰：荆及衡阳惟荆州，屯、、栝、柏、砺、砥、、丹。（砥细于砺，皆磨石也。，石，中矢。丹，朱类。）

《汲冢周书□王会》曰：成王时，濮人献丹沙。（濮人，西南角之蛮，丹沙所出。）

《礼仪》曰：君乘木而王，地生丹。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则陵出黑丹。（宋均注曰：丹应五典，备五色也。）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得陵出黑芝，亦令人长生。以金投中，则名为金浆；以玉投中，则名为玉澧。服之皆长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诸水，有石丹者，其死晷皆有丹鱼。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鱼必浮于岸侧，赤光上照，赫然如火。网而取之，虽多，勿尽取之也。割取血，以途足下，则可步行水上，长居死晷。

《史记》曰：寡妇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清寡妇能守其业，始皇为爬掰怀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饯。
《梁书》曰：陶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尾丛物。帝给黄金、朱沙、曾青、雄黄等，後合飞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轻。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
《唐书》曰：道士刘道合者，宛丘人。高宗令合还丹，丹成而上之。咸亨中卒，惟有空皮，而背上开拆，有似蝉蜕。高宗闻之，曰：“刘师为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进者，亦尾。”
《典略》曰：白丹者，山陵之精也。
《淮南子》曰：赤水宜丹，黄水宜金，清水宜龟。
《抱朴子》曰：余考览养生之书，究集久视之方，曾所被涉，篇以千计矣，莫不以还丹金液为大要焉。然则二事盖仙道之极也，服此而不仙，则古无仙矣！昔左玄放于天注山中精思，神人授以丹经，仙公从玄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侗预经》一卷，《金液经》一卷。予师郑君者，予从祖仙公之弟子，乃于马迹山中立单盟受之，并具诸口诀之不书者。
又曰：太清神丹，其法出玄君。玄君者，老子之师也。《太清观天经》有十四篇，云其上七篇，不可以教授；其中四篇，无足传，常沉之三泉；下篇者，正是《丹经》上中下三卷。其经曰：“上下得道，长生世间。”
又曰：汉末，新野阴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著诗及《丹经赞》并序，述初学道陵师本末，引已所知识之得仙者四十馀人，甚分明也。
又曰：有九光丹，与九转异法，大都相似耳。作掷戡法，当先以诸药合水火，以转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黄、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转五转，而各成五色。五石合为二十五色，苫憎一两，而异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满三日，取青丹一刀圭，和以水，浴死人之身；又以一刀圭发其口，内之，死人立生。致至行厨，取黑丹，和以途左手，所求如所道，皆自致，可致天下万物也。欲隐形，及先知未然方来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黄丹一刀圭，即便长生，不复老，坐见千里之外吉凶，皆如在目前也，人生相命，盛衰寿夭，贵贱贫富，皆知之矣。其法具在《太清》中卷。
又曰：《五帝灵丹方》一卷，其法五也。用丹砂、雄黄、石流黄、曾青、石、磁石、矾石、戎盐、太一禹馀粮，亦同用太一泥，及神室祭醮之，三十六日成。
又曰：以金液为威喜巨胜之法；取金液，及水银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黄土瓯盛，封以太一泥，置之猛火上炊之，卒时皆化为丹。服如小豆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和水银一斤，即成银。又取此丹一斤，置猛火上扇之，化为赤仅狩流，名曰丹金。以途刀剑，兵去万里。以此丹金为盘碗，食其中，令长生。以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月，得神液，如方诸之得水也，饮之令人不世。
又曰：九丹，诚为仙药之上。然合作之所用，杂药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得。取若九域分摄，则其物或不可得也。
又曰：葛稚川云：“余祖鸿胪少时，曾为临沅令。云此县有廖氏，家世寿考，或出百，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孙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者，复累世寿。由此乃觉是宅所为，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试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沙数十斛。”
《山海经》曰：拒山，英水出焉，其中多丹粟。
又曰：始州国有丹山。
《论衡》曰：《太公阴谋书》“武王伐纣，食小儿以丹金，身纯赤。长大，教云：‘殷王亡。’民见儿身赤，以为天神。”
《说文》曰：丹，越之赤石也。ゐ，善丹也。
《神仙传》曰：彩女请问彭祖延年之法，彭祖曰：“欲举形登天，上补仙官者，当用金丹，此九君太一戍以白日天。”
又曰：马明王从道人受《太清神丹经》三卷，入山合药，服之，不乐天，但服半剂，为地仙。展转九州百馀年，乃白日天也。
又曰：淮南王安从八公受《丹经》及三十六水方。
又曰：李少君从安期先生受神丹炉火之方，家贫，不得药，乃以方干汉武帝云。
又曰：葛玄，字孝先，从左玄放受《丸丹金液仙经》。
又曰：刘玄凤，南阳人，服芙蓉丹及鸡子丹。
《鲁女生别传》曰：李少君，字口翼，齐国临淄人也。少好道，入山彩药，修全身之术。道未成而病，困于山林中。遇安期先生经过，见少君，少君叩首求乞生活。安期悯其有志，乃以神楼散方与服之，即起。少君求随安期，奉给奴役。
《广志》曰：丹，朱沙之朴也，大者如米。生山中，出与古僂国。
裴渊《广州记》曰：鄣平县有朱沙塘，水如绛。
又曰：鄣平县有石膏山，望之若霜雪。又一岭，东为银石，南是铁石，西则丹砂，北乃铜石。
《本草》曰：丹砂，味甘微寒，生山谷，养精神，益气明目。潜预，味辛，微寒，生平泽，治吐逆胃反，久服成仙。生蜀都。
《吴氏本草》曰：丹砂，神农甘，黄帝、歧伯苦，有毒，扁鹊苦，李氏大寒。或生武陵，彩无时，能化朱成水银，畏磁石，恶咸水。
武陵太守谢承表曰：“新宫成，上丹砂五百斤，上亿万岁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芝上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得陵出黑芝。
《孝经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则芝草生。
《尔雅》曰：{艹囚}，（似由切。）芝也。（郭璞症曰：芝，一赎三华，瑞草。）
《汉书》曰：武帝时，芝生殿内房中，九茎。诏赦天下。作《芝房歌》。
又曰：宣帝神爵玄年三月，诏曰：“金芝草九茎，（服虔曰：色铣拆。）产于函德殿铜池中。”（如淳曰：函亦含也。铜池，承ニ也。晋灼曰：“以铜作池。韦昭曰：以铜饰池边也。）
《东观汉记》曰：明帝永平七年，公卿以芝生前殿，玉觞上寿。
又曰：桓帝建和玄年，芝生中黄藏府。
又曰：光和四年，郡国上芝草英。
《续汉书》曰：建初五年，零陵女子傅宁宅内生紫芝五株，长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太守沉博使功曹赍芝以闻帝，告示天下。
《宋书》曰：顺帝明二年，临城县生紫盖黄里芝。（芝历时，质色不变。）
《唐书》曰：贞观中，皇太子寝室中产素芝十四茎，并为龙兴凤翥之形。
又曰：天宝中，有玉芝产于大同殿掷犍础，一本两茎，神光照于殿。
又曰：上玄中，延英殿御坐生玉芝，一茎三花。御制《三灵芝诗》。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从风纵火，紫芝与萧艾俱死。
又曰：稻生于水，而不能生于湍濑之流；芝生于山，而不能生盘石之上。
《抱朴子》曰：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名有百许种也。石芝者，石像芝，生于海隅石山，及岛屿之涯。肉芝者，状如肉，头尾四足，良似生物也。附于大石，盖在高岫险峻之地，或却着仰缀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泽漆，青者如翠羽，黄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彻，如坚冰也。徊，去之一二百步，便望见其光矣。大者十馀斤，小者三四斤。非久斋至精，及佩老子入山灵宝五符，亦不能得见此。凡见诸芝，且先以开山却害符置其上，则不得复隐蔽化去矣。徐徐择王相之日，设醮，然後取之。皆从日下禹步闭气而往也。又得石像芝，捣之三万六千杵，服方寸匕，日尽一斤，则得千岁；十斤，则万岁。亦可分人服之。玉脂芝，生于有玉之山，常居悬危之处。玉膏流出，万年已上，则凝而成芝。有如鸟兽之形，色无常彩，率多似山水苍玉也。亦鲜明如水精。得而彩之，以无心草汁和之，须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岁也。
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临死戳高山石崖之间。状如盘碗，不过径尺以还。有茎叶猎莺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星，百馀步内，夜可望见其光，其光自别。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捣服方寸匕。入口服则翕然身热，五味甘美。尽一斤，则得千岁，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视书也。

又曰：石蜜芝，生少室石户中。户中便有深谷，不可得过。以石投谷中，半日犹闻其声也。去户外十馀丈，有石柱，柱上有偃盖石。高度径可一丈许。蜜芝生石上，堕入偃盖中，良久，辄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馀漏，时时一落耳。然蜜芝堕不息，而偃盖亦终不溢也。户上刻石为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者，寿万岁。”诸道士共思惟其处，不可得往，惟当以碗器着劲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为之者。案此户上刻题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

又曰：石桂芝，生山岩穴中，似桂树而实石也。高尺许，色明而味辛，有枝条。捣服之一斤，得千岁也。石中黄子，所在有之，沁水山为尤多。其在大石中，则其石常润湿不燥。打其石，石有数世曦，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黄溶溶，如鸡子之在壳中也。即当饮之，不饮则渐坚凝成石，不复中服也。法正当及未坚时啜之，既凝，则不得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数合。不可顿服，虽不得多，相继服之。其计前後所服，合成三斗，则千岁。但欲多服，惟患难得耳。

又曰：石胫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黄子状，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许，乃可得一斤。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动。服一升，得千岁矣。

又曰：木芝者，松柏脂，沦地千岁，化为伏苓，万岁，其上生小木，状如莲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视有光，持之甚滑，烧之不焦，带植蒂兵。以带鸡，而杂他鸡十二头，共笼之，去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鸡皆伤，带威喜芝者终不伤也。从生门上彩之，六甲阴中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尽一枝，则三千岁也。

卷九百八十六　药部三

芝下

《抱朴子》曰：千岁之枯木，其下根如坐人，长七寸，刻之有血。以其血途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没。以途人鼻，入水，水为之开，可以止住渊底也。以途身，则隐形，欲见则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内，则刮服一刀圭；其肿痛在外者，随其所在，刮一刀圭以摩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则刮途人左足也。

又曰：松树枝三千年者，其皮中有聚脂，状如龙形，名曰飞节芝，大者十斤。末服之，尽一斤，得五百岁。

又曰：樊桃芝，其木如龙，其花叶如丹萝，其实如翠鸟。高不过五尺，生於名山之阴，东流泉死蹙上。以夏至後祠之，得，末服之，一株得五千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参成芝，赤色，有光。扣掷聒叶，如金石之音。折而续之，即复如故。
又曰：木渠芝，寄生大水上，如莲花，九茎一丛。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实生於都广，其皮如缨蛇，其实如鸾鸟。此三芝得服之，白日天也。
又曰：黄芦子、寻木华、玄液华，此三芝，生於泰山要乡，及奉高。有得服之，皆令人寿千岁也。
又曰：千岁燕，其巢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毛屈。取阴乾，末服，得五百岁。凡此百二世曛，皆肉芝也。
又曰：菌芝，或生深山掷晷，或生大木之下，或生泉死溦侧。其状或如宫室，或如车马，或如龙虎，或如飞鸟，五色无常，亦百二世曛，自有图也。皆当禹步往彩取之。刻以骨刀，阴干，末服方寸匕，令人仙，中者数万岁，下者千岁。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开出神药之月也。勿以山浪日，必以天辅时，三奇会尤佳。出三奇吉门，到山须六阴之日，明堂之时，带灵宝符，牵白犬，抱白鸡，以白盐一斗，及开山符檄，著大石上，执吴唐草一抱，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彩芝、服芝，欲得王相专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为佳。此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精，志行秽，德薄，又不晓入山之术，虽得其图，不知其状，亦终不能得也。山无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与人，人虽践之，不可见也。
又曰：草芝，有独摇芝，无风自动。其茎大如手指，赤如丹。素叶如苋。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细者如鸡子。十二枚，周绕大根四方，似仿效十二辰也。相去丈许，皆有细根，如白以相连。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无草。得其大魁，末服之，尽则千岁。服其细者，一枚百岁。可以分他人也。坏其大根，即隐形；欲见，则左转而出之。
又曰：牛角芝，生虎寿山，及吴陵上。状如葱而特生，如牛角，长三四尺，青色。末服方寸匕，日三服，至百日，则得千岁矣。
又曰：龙仙芝，状如龙之相负也，以叶为鳞，其根则如蟠龙。服一株，得千岁矣。
又曰：紫珠芝，其茎黄，其叶赤，其实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辄相连而垂，如贯珠也。
又曰：白符芝，高四五尺，似梅。常以大雪而花，季冬而实。
又曰：朱草芝，九曲，有三叶，叶有实也。
又曰：五德芝，状似楼殿。茎方，其叶五苦憎具而不杂。状如偃盖，中常有甘露，紫光起数尺。
又曰：龙衔芝，常以仲春对生，三节十二枚，下根如坐人。凡此草芝，又有百二世曛。阴乾服之，则令人与天地相毕，或得千岁、二千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乾百日，以其足画地，即为流水；千岁蝙蝠，色如白雪，集则倒悬，脑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阴乾，末服之，令人寿四万岁。千岁龟，五色具额上，两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服之，寿千岁。行山中，见小人乘车马，长七八寸者，肉芝也。取服即成仙。凡百二世曛，皆肉芝。

《汉武内传》曰：仙芝上蕊，有大真虹芝。

《论衡》曰：章帝时，零陵生芝草五本。

又《初禀篇》曰：朱草之茎如针，紫芝之栽如豆。如珠玉者，禀气而生，亦犹此也。

《茅君内传》曰：勾曲山上有神芝五种。第一曰龙仙芝，似蛟龙之相负，服之为太极仙卿。第二曰参成芝，赤色，有光。扣其枝叶，如金石之音。折而续之，即如故。服之为太极大夫。第三曰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叶，燕像，如欲飞状。光明洞彻。服一株，拜为太清龙虎仙君。第四曰夜光芝，其色青，实正白如李。夜视其实，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为太清仙官。第五曰玉芝，色白如玉。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也。

《神仙传》曰：漆飞黄子张虚，字子黄，辽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岁，有少容。服九英、盖芝、石像，而得道也。

又曰：刁子然服赤乌散，及夜光芝。

《仙人彩芝图》曰：芝生於名山，食之，令人乘□，能上天观望八极，通见神明。凤皇芝草，生於名山之上，金玉间。文石上阴乾，治食一年，令人羽翼皆生，寿千岁，能乘□，与凤皇俱。

又曰：死辚，生於名山大谷之阴。治食之，能入死磿，乘□行，通神明，能使百鬼。甘露芝，生於石山之阴，有五彩复之。

又曰：车马芝，生於名山掷磿，此尧时七车马化为之。能得食之，乘□而行，上有□气复之。万年芝，生於名山掷磿，及蓬莱山。

又曰：地芝，生於名山。得食之，延年益寿，一举千里，走越江海。

又曰：月芝，生於名山之阴，金石珠玉之间。阴乾，治食，令人有毛二尺，延寿万岁。

又曰：土芝，生於名山之阴，黄□复之。此戊己中宫黄帝之精，食之，益寿八千。

又曰：黑□芝，生於名山大谷凉泉之间。黑盖赤里，茎黑，味咸苦。食之一年，能入火不焦，入水不渍。石芝，生於名山之阴。色黄，上有不世之药，如甘露，味极美。取而食之，令人不世。赤松子所服。山芝之居，东西行三，南北行五，此为山芝，其色皆白。山芝者，韩终所食也。与天地相极，延年益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通神明矣。
又曰：人芝，生於名山之阴，青盖白茎。黄龙芝，生於神山中，状如黄龙。□气芝，生於名山掷晷，盖白，茎白，里赤。天芝，生於名山之阴。千秋芝，生於大谷中，四方异色，南赤，西白，北黑，东青。食之不老，老者不世。雷芝，生於名山之阴，白石之上，有白□复之。黄□芝，生於名山掷晷，金石间，上有黄□复之，食之寿千岁，令人通见神明，乘□为车，风为马。青□芝，出於名山之阴。□母芝，生於名山泽泉之旁。白虎芝，生於名山之阴，大木下，状如虎，盖青，味辛，食之令人有力。
又曰：东方芝，生於东山之阴。南方芝，生於神山之阳。北方芝，生於北海之山，大谷死晷，状异而泽。西方芝，於生昆仑之上，金石间。万年芝，生於名山之阴。
又曰：夜光芝，生於名山之阴，大谷凉泉中，金石间，有浮□翔其上。太一芝，生於名山之阳，盖黄茎赤，得而食之，令人不老，与天地相保。
又曰：虎芝，生於名山之阴，状如虎，食之身轻，延寿八百年。鸣鸟芝，生於名山多林之阳，状如鸟，五色。阴乾治食，令人身轻，与风俱行。
又曰：赤龙芝，生於名山之阴，源泉泽泉中，状如龙，其色赤白。以秋彩之，便有白光。食之，寿与天地无极。黑龙芝，生于名山掷晷，大木下，黑色如龙。食之，便令人能入死晷。
《孙氏瑞应图》曰：芝草，常以六月生，春青，夏紫，秋白，冬黑。
《世赞记》曰：祖洲有养神丹芝，似菰苗，长三四尺。人死，以草复之皆活。服之长生。秦始皇时，大疫，多有死者。有鸟如乌，衔此草以复死人面，登时皆活。始皇闻，以问北郭鬼谷先生，先生曰：“杆不世草也，生琼田中。”又有锺山仙家，数千万耕田种芝草。”
《嵩高山记》曰：嵩高山上有人芝。人芝者，状似小儿。地芝者，辟方一尺，如黄金色，复以五色□，有神龙守之。食者可以遐年。
崔豹《古今注》曰：玄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状。又生章武，如人抱三子状。成帝建初五年，芝生颍川。常以六月中生一叶，春青，夏紫，秋白，冬黑，十月复黄。气出上尺五寸。
《博物志》曰：名山生神芝，不世之草。上芝为车马形，中芝为人形，下芝为六畜形。
《唐新语》曰：崔希峤以孝友称，丁内忧，哀毁过礼。为郑县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兽而葩，盖盈尺。
杜宝《大业拾遗录》曰：七年六月，东都永康门内，会昌门东，生芝草，百二十茎。散在地，周十步许。紫茎白头，或白茎黑头。或有枝，或无枝，亦有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枝如古出字者，地内根并如绵，大相猎菖。乾阳殿东东上阁前槐树上生芝，九茎共本，相扶而生。中茎最长，两边八茎相次而短，有如楼阁，甚洁白。武贲郎将段文操留守，画图表奏。

《本草经》曰：青芝，一名龙芝。食之身轻不老，神仙。生太山上谷，亦生五岳地上。

又曰：黄芝，一名金芝。食之为神仙。生嵩高山山谷中。

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食之为神仙。生霍山山谷。

又曰：黑芝，一名玄芝。生恒山山谷。

又曰：紫芝，一名木芝。久服延年作神仙。生山岳地上，色紫，形如桑。

《吴氏本草经》曰：紫芝，一名木芝。

《九歌》曰：彩三秀兮於山门，（三秀，芝草。）石磊磊兮葛蔓蔓。

缪袭《神芝赞》曰：青龙玄年五月，庚辰，神芝生於长平之习阳。其色紫丹，其质光曜。高尺八寸五分，散为三十有六茎，枝连属，有似珊瑚之形。诏御府匮而藏之，具画其形。

《古瑞命记》曰：王者慈仁，则生芝。食之，则延年。又，神农氏之论芝云：山川与四时五行阴阳昼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为圣王休详焉。自汉孝武、显宗世号隆盛，而玄封、永平所纪神芝，方斯蔑如也。且其枝条茎，本末相承，乃协於天官之数。非神明，其数孰能如此？

《天台山赋》曰：五芝含秀而纷敷。

嵇康诗曰：煌煌灵芝，一年三秀。

卷九百八十七　药部四

石药上

紫石英

《山海经》曰：单孤之山，蓬水出焉，其中多紫石英。

《魏氏春秋》曰：黄初玄年，明帝愈崇宫殿，雕饰观阁，取白石英，及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谷诚之山。

《宋书》曰：谢瞻，字宣远，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为当时才士叹异。

《隋书》曰：梁彦光，少歧嶷，有至性。七岁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五色文石於太行，不得。彦光忧瘁，不知所为。於园中见一物，彦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亲属咸异之。

《抱朴子口内篇》曰：或问不豪戚道，答曰：“以立冬之日，或服六丙六壬符，或服太阳酒，或服紫石英。”东莞县西北二十里，有衤暴山，出紫石英，旧以贡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嘉记》曰：固陶村有小山，出紫石英。人常於山下得一紫石英，王府君闻，遣人缘山掘得数升，芒角甚好，色少薄。孙府君亦掘得数升也。
《从征记》曰：自太岘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特复瑰殊。
《吴兴记》曰：乌程县北垄山有紫石英，甚光明，但小黑。
《博物志》曰：平氏阳山县，紫石英特好。其他者色浅。紫石英，旧出胡阳县。
《岭表录异》曰：陇州山中多紫石英，其梢紫，其质莹彻。随其大小，皆五棱，两头如箭镞。煮水饮之，暖而无毒。比北中白石英，其力倍矣。
《本草经》曰：紫石英，味甘温，生太山山谷，治心腹呕逆、邪气，补不足。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久服，温中轻身延年。
《吴氏本草》曰：紫石英，神农、扁鹊甘，气平；李氏大寒；雷公大温；岐伯甘，无毒。生太山或会稽。彩无时，欲令如削紫色头如樗蒲者。
白石英
《本草经》曰：白石英，味甘微温，生山谷。主治消渴、阴痿不足，呕逆，益气，除湿痹、鬲间久寒，益气，久服轻身长年。生华阴。
《永嘉记》曰：安固老山出白石英。
《吴氏本草》曰：白石英，神农甘，岐伯、黄帝、雷公、扁鹊无毒。生太山，形如紫石英，白泽，长者二三寸。彩无时。久服，通日月光。
青石英
《本草经》曰：青石英，形如白石英，青端赤後者是。
赤石英
《本草经》曰：赤石英，形如白石英，赤端白後者是，故赤泽有光。味苦，补心气。
黄石英
《本草经》曰：黄石英，形如白石英，黄色，如金在端者是。
黑石英
《本草经》曰：黑石英，形如白石英，黑泽有光。
石流黄
《後魏书》曰：悦盘国有火山，山旁石皆焦熔，流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淮南子》曰：夏至，流黄泽。
《抱朴子》曰：石流黄，五岳皆有，而箕山为多。其方言：许由就此服之长生，故不复以富贵累意。
《范子计然》曰：石流黄出汉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传》曰：刘冯饵石流黄，老而更少。
《博物志》曰：西域使至，王畅说：“石流黄出且弥山。去高昌八百里，有石流黄。高数十丈，纵广五六十亩。有取流黄孔穴，昼视其孔上，状如青烟，常高数尺，夜视皆如燃灯，光明高尺馀，畅所亲视见也。且弥人言：是时气不和，皆往保此山，毒气自灭。”
《本草经》曰：石流黄，味酸，生谷中，治妇人阴蚀、疽痔，能化金银物，生东海。
《吴氏本草经》曰：流黄，一名石流黄。神农、黄帝、雷公咸，有毒；医和、扁鹊无毒。或生易阳，或生河西。或五色黄。是潘水石液也，烧令有紫炎者。八九月彩。治妇人结阴，能化金银铜铁。
石流青
《本草经》曰：石流青，青白色，主益肝气，明目。
石流赤
《神仙传》曰：许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
《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盖石流黄之类也。皆浸溢於涯岸之间，其濡湿者可丸服，其已坚者可散服。如此者，有百二世曛，皆石芝。
《本草经》曰：石流赤，生羌道山谷。
石胆
孝子王丹曰：虎魄，又名为石胆。
《世赞记》曰：沧浪海岛上有石胆，服之成神仙。
《仇池记》曰：石胆川，平池出石胆。
《博物志》曰：皇初三年，武都西部都尉王褒献石胆二十斤。
《范子计然》曰：石胆出陇西羌道。
《本草经》曰：石胆，一名毕石，一名君石。生秦州羌道山谷大石间，或出句青山。其为石也，青色，多白文，易破，状似空青。能化铁为铜。合成金银，练饵，食之不老。
《吴氏本草经》曰：石胆，一名黑石，一名铜勒。神农酸，小寒；李氏大寒；桐君辛，有毒；扁鹊苦，无毒。生羌道，或句青山。二月庚子，辛丑彩。
石肺
《本草经》曰：石肺，一名石肝。黑泽，有赤文，如复肝。置死晷即乾濡。主益气明目，生死晷。
石脾
《本草经》曰：石脾，一名胃石，一名肾石。赤文。主治胃中寒热。
青石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草经》曰：青石脂，味酸平，无毒。主养肝胆气。

赤石脂

《越绝书》曰：钟穹隆山，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

《永嘉记》曰：赤石脂，出永宁赤石山。

《荆州记》曰：义阳有赤石脂山。

《本草经》曰：赤石脂，味酸，无毒，养心气。

《范子计然》曰：赤石脂，出河东，色赤者善。

黄石脂

《本草经》曰：黄石脂，味平，无毒，主养脾气。

白石脂

《本草经》曰：白石脂，味甘，无毒，主研尪气。

黑石脂

《本草经》曰：黑石脂，味甘，无毒，主养肾气，强阴阳，蚀肠泄利。

《吴氏本草》曰：五石脂，一名青、赤、黄、白、黑符。青符，神农甘，雷公酸，无毒，桐君辛，无毒，李氏小寒。生南山，或海涯。彩无时。赤符，神农、雷够允，黄帝、扁鹊无毒，李氏小寒。或生少室，或生太山。色绛滑如脂。黄符，李氏小寒，雷公苦。或生嵩山，色如豚脑雁雏，彩无时。白符，一名随。歧伯、雷公酸，无毒，李氏小寒，桐君甘，无毒。扁鹊辛。或生少室天娄山，或太山。黑符，一名石泥，桐君甘，无毒。生洛西山空地。

凝水石

《本草经》曰：凝水石，味辛寒，生山谷。治身热、腹中积聚、邪菩薤满，饮之不饥。生常山。

《范子计然》曰：凝水石，出河东，色泽者善。

《吴氏本草》曰：凝水石，一名白水石，一名寒水石。神农辛，歧伯、医和甘，无毒，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或生邯郸。彩无时。如□母也。

阳起石

《本草经》曰：阳起石，一名白石，味酸微温。生山谷。治崩中，补足内孪、藏中血结、气寒热，腹痛，漏下无子，阴阳不合。生齐地。

《吴氏本草》曰：阳起石，（或作羊字。）神农、扁鹊酸，无毒，桐君、雷公、歧伯无毒，李氏小寒。或生太山，或阳起山。彩无时。

石锺乳

《吴录□地理志》曰：始安、始阳有洞山，山有穴如洞庭，其中生石锺乳。

《唐书》曰：高季辅为太子右庶子，上疏切陈得失，特赐锺乳一剂，曰：“卿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列仙传》曰：邛疏煮石髓而服之，谓之石锺乳。
《水经》曰：大洪山，岩嶂皆数百许仞。入石门得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迹所及。穴中多锺乳，凝膏下垂，望若冰雪，微津细液，滴沥不断。幽穴潜远，行者不极。
又曰：易水东经孔山，山下有锺乳穴。穴出佳乳，彩者揭水寻沙，入穴里许。
《太山记》曰：山有锺乳，但不好耳。
《湘川记》曰：湘东阴山县有黄坑山，出锺乳。长沙湘乡县出锺乳，季秋入穴，六七里乃得。
盛弘之《荆州记》曰：天门郡出石锺乳。
《永嘉记》曰：安固县东山石穴，出钟乳。
《东阳记》曰：北山崖有洞穴，有人常於此穴彩锺乳，八十馀日，粮尽而穴不穷。
刘道真《钱塘记》曰：灵隐山北有穴，旁入，行数步，有清流，水广丈馀。昔有人彩锺乳，水际见异迹，或云是龙迹。闻穴里隆隆有声，便出，不测所彩近远。
《范子计然》曰：石锺乳，出武都，黄白者善。
《本草经》曰：石锺乳，一名留公乳，味甘温。生山谷，明目益精，治咳逆上气，安五藏百节，通利九窍，下乳汁。生少室。
《吴氏本草》曰：锺乳，一名虚中。神农辛，桐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或生太山。山谷阴处，岸下聚溜汁所成。如乳汁，黄白色，空中相通。二月、三月彩，阴乾。
孔公蘗
《本草经》曰：孔公蘗，一名通石。味辛温。生山谷。治食化气，利九窍，下乳汁，治恶疮疽瘘。生梁山。
《吴氏本草》曰：孔公蘗，神农辛，歧伯咸，扁鹊咸，无毒。色青黄。
石（音预）
《说文》曰：，毒石也。
《山海经》曰：皋途之山，有白石焉，名曰，可以毒鼠。（今石杀鼠，蚕食之而肥。）
《范子计然》曰：石，出汉中，色白者善。
《湘州记》曰：湘东，山多石。
《博物志》曰：鹳伏卵时，取石周绕卵，以助暖气。方术家取鹳巢中石为真。
《荆州记》曰：湖县鹿山舍旁多石。每至严冬，其上不得停霜雪。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复县岸崩，将出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兴记》曰：长城县有白石山，出白石，极精好。
《本草经》曰：石，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制石，一明逢羊石。味辛。生山谷。治寒热、鼠瘘、蚀疮，除热，杀百兽。生汉中。
《吴氏本草》曰：白石，一名鼠卿，一名太白，一名泽乳，一名食盐。神农、岐伯辛，有毒；桐君有毒；黄帝甘，有毒；李氏大寒。主温热。生汉中，或生魏兴，或生少室。十二月彩。
卷九百八十八　药部五
石药下
馀粮
《列仙传》曰：赤斧者，巴戎人，为碧鸡祠主簿。能炼丹与消石，服之，三十年身反童子，毛皆赤。数十年上华山取禹馀粮，饵之，手中长有赤斧。
《博物志》曰：海扶洲上有草焉，名曰{艹师}（音师。）草。其实，食之如大麦。七月稔熟，民敛，至冬乃讫。名自然，或曰禹馀粮。今药中有禹馀粮者。世传昔禹治水，弃其所馀食於江中，而为药也。
《博物志》曰：地有蓼名，则禹馀粮生。亦有蓼名无者矣。
《范子计然》曰：禹馀粮，出河东。
《本草经》曰：太一禹馀粮，一名石脑。味甘平。生山谷。治咳逆，上气、症瘕、血闭、漏下，除邪。久服，能忍寒暑，不饥，轻身，飞行千里，若神仙。生太山。
又曰：禹馀粮，味甘寒。生池泽。治咳逆、寒热、烦满、下利、赤白血闭、症瘕、大热。久服轻身。生东海。
《吴氏本草经》曰：太一禹馀粮，一名禹哀。神农、岐伯、雷够允平，李氏小寒，扁鹊甘，无毒。生太山。上有甲，甲中有白，白中有黄，如鸡子黄色。九月彩，或无时。
消石
《吴氏本草经》曰：消石，神农苦，扁鹊甘。
《范子计然》曰：消石，出陇道。
芒消
《本草经》曰：消石，一名芒消，味酸，苦寒。生山谷。治五藏积热。生益州。
朴消
《本草经》曰：朴消，味苦寒。生山谷。治百病，除寒热、邪气，除六府积聚、结癖。山谷之阴有咸苦之水，状如芒消而粗。能化七十二种石，练饵服之，轻身神仙。生益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氏本草》曰：朴硝石，神农、歧伯、雷公无毒。生益州，或山阴。入土千年不变，练之不成，不可服。

雄黄

《玄中记》曰：员丘之上多大蛇，以雄黄精厌之。

《水经》曰：黄水，出零阳县西北连巫山，溪出雄黄，颇有神异。彩常以冬月，祭祠，凿石深数丈，方得。故溪水取名焉。

《淮南万毕术》曰：夜烧雄黄，水虫成列。（水虫闻烧雄黄臭气，皆趋火。）

《吴氏本草》曰：雄黄，神农苦。山阴有丹雄黄，生山之阳。故曰雄是丹之雄，所以名雄黄也。

雌黄

《吴越春秋》曰：太官舍春申君所造殿後，殿名桃夏宫，春申子假君宫也。数失火，因途雌黄，故曰黄堂。临海水。

《土物志》曰：丹山，草木赫然尽彤，雌黄所产。炜煌，内含奇宝，外发英光。昔隶交部，今则南康。

《典术》曰：天地植郸，藏於中极，命曰雌黄。雌黄千年化为雄黄，雄黄千年化为黄金。

《本草经》曰：雌黄，石金，味辛平。生山谷。治身痒诸毒。

磁石

王隐《晋书》曰：马隆击凉州，以磁石累道侧。贼负铁铠，不得过，以为神。

《吕氏春秋》曰：磁石召铁，或引之也。（石，铁之母也。石之不磁者，亦不能引之也。）

《抱朴子》曰：五石者，丹沙、雄黄、白矾石、曾青、磁石也。一石转五转，而合成五色，五石合为二十五色。

《南州异物志》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外徼人乘大舶，皆以铁钅乍 之。至此关，以磁石不得过。

《淮南万毕术》曰：磁石拒{其石}。（取鸡血、作针，铁磨捣之，以和磁石，日途{其石}头，曝乾之，置局上，则相拒不休。）

又曰：磁石悬入井，亡人自归。（取亡人衣带，裹磁石，锈g晷，亡人自归。）

《本草经》曰：磁石，一名玄石，味辛寒，生川谷。

《吴氏本草》曰：磁石，一名磁君。

石膏

《广州记》曰：彰平县有石膏山，望之，皎若霜雪。

《本草经》曰：石膏，味辛，微寒。生山谷。治心下逆惊喘，口乾焦，不能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滑石

《南越志》曰：（音。）城县，是出石，石，即滑石也。土人以为烧器，以用烹鱼。

《本草经》曰：滑石，味苦寒。生山谷。治身热、泄癖。生棘阳。

《范子计然》曰：滑石，白滑者善。

矾石

《本草经》曰：矾石，一名羽且。味咸酸寒。生山谷。治寒热、泄痢、恶疮、目痛，坚骨。炼垛服，轻身不老。生河西。

盛弘之《荆州记》曰：建平出矾石。

《范子计然》曰：矾石，出武都。

《吴氏本草》曰：矾石，一名羽涅（泥结切。）一名羽泽。神农、歧伯酸，扁鹊咸，雷公酸，无毒。生河西，或陇西，或武都石门。彩无时。歧伯久服，伤人骨。

曾青

《衡山记》曰：衡山有曾青岗。曾青可合仙药。

《淮南万毕术》曰：取曾青十斤，烧之，以水灌其地，□起如山□矣。曾青为药，令人不老。

《本草经》曰：曾青，生蜀郡名山。其山有铜者，曾青出其阳。青者，铜之精，能化金、铜。

空青

《江乘地记》曰：樵彩者常於山上得空青。此山三朝出□，雨必降，民以为常占。

《范子计然》曰：空青、曾青，出巴都。白青，又出巴兢。卢者，出弘农豫章。

《本草经》曰：空青，味甘寒。生山谷。明目，久服轻身延年。能化铜铅作金。生益州。

《吴氏本草》曰：空青，神农甘，一经酸。久服，有神仙玉女来侍，使人志高。

白青

《本草经》曰：白青，味甘平。生山谷。明目，利九窍耳聋，杀诸毒之虫。久服，通神明，轻身延年。出豫章。

《范子计然》曰：白青，出白郡。

《吴氏本草》曰：神农甘平，雷公咸，无毒。生豫章。可消为铜。

《淮南万毕术》曰：白青，得铁即化为铜。（取矾石、白青，分等，炼冶，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铁，即成铜矣。）

扁青

《本草经》曰：扁青，味甘平。生山谷。治目痛，明目辟毒，利精神。久服，轻身不老。生朱崖。

《吴氏本草经》曰：扁青，神农、雷公小寒，无毒。生蜀郡。明目，治痈肿风痹。丈夫内绝，令人有子。久服轻身。

长石

《本草经》曰：长石，一名方石，味辛，治身热。

《吴氏本草》曰：长石，一名方石，一名直石。生长子山。理如马齿，润泽玉色，长服不饥。

冷石

《吴录□地理志》曰：郁林布山县多虺，其毒杀人。有冷石，可以解之。石色赤黑，味苦。屑此石着创，并以切齿，立苏，一名窃齿石。（见《大康地记》。）

石蜜

《神仙传》曰：羡门止中岳，餐石蜜、紫梁。

《西京杂记》曰：闽越王献高祖石蜜二斛。

《本草经》曰：石蜜，一名石饴，味甘平。生山谷。治心邪，安五藏，益气补中，止痛解毒。久服，轻身不老。生武都。

《吴氏本草》曰：石蜜，神农、雷够允，气平。生河源，或河梁。

玉泉

《本草经》曰：玉泉，一名玉澧，味甘平。生山谷。治藏百病，柔筋强骨，安魂，长肌肉。久服，能忍寒暑，不饥渴，不老神仙。人临死服五斤，死三年，色不变。生蓝田。

《吴氏本草》曰：玉泉，一名玉屑，神农、歧伯、雷够允，李氏平。畏冬华，恶青竹。

水银

《广雅》曰：水银谓之汞。（音红董切。）

《淮南万毕术》曰：朱砂为汞。

《本草经》曰：水银，味辛寒，无毒。

决明

《本草经》曰：石决明，味酸；草决明，味咸。理自珠精。

《吴氏本草》曰：决明子，一名草决明，一名羊明。

赭（代赭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赭，赤土也。
《山海经》曰：胞山灌死昀晷，有流赭。以途牛马，无病。（郭璞症曰：赭，赤土也。今多以朱途牛角，云辟恶。）
又曰：少阳山其中，多美赭。
《南方草物状》曰：赤土，出踊山下，在石中。彩好色赤者，杂丹中朱胶漆器。
《范子计然》曰：石赭，出齐郡，赤色者善。蜀赭，出蜀郡。
《本草经》曰：代赭，一名血师，好者状如鸡肝。
白垩（音恶）
《山海经》曰：慈聋之山，其中有太谷，是多白垩，黑、青、黄垩。
《范子计然》曰：青垩出三辅。
《本草经》曰：白垩，即白善土也，生邯郸。
卤碱
《本草经》曰：卤碱，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热、消渴、狂烦。戎盐，主明目益气，去毒虫。大盐，一名胡盐，令人吐，主肠胃结热。
禽什丛
龙骨（角齿附）
《史记》曰：穿渠自徵引洛死炅商颜，（服虔曰：颜音崖。应邵曰：微在冯翊；或曰：商颜，山名。）穿梁得龙骨，故名龙首渠。
盛弘之《荆州记》曰：始安骇鹿山室，凿室内，辄得龙骨。（下有伏滔。）
《范子计然》曰：龙骨出河东。
《本草经》曰：龙骨，味甘平，生山谷。治心腹鬼疰。生晋地。
《华阳国志》曰：蜀五城县，其上值天门。天门，龙天不达，死坠此地。故掘取龙骨，冬夏尾。
《吴氏本草经》曰：龙骨，生晋地山谷阴大水所过处。是死龙骨，色青白者善。十二月彩，或无时。龙角，畏乾漆、食卜、理石。龙齿，神农、李氏大寒。龙齿治惊痫，久服轻身。
牛黄
《文士传》曰：延笃为京兆尹。桓帝时，梁冀专政。时皇太子，诏书发京兆出牛黄。冀遣诸生赍书持牛黄诣笃卖，笃以为诈，论杀之。
《本草经》曰：牛黄，味苦，生陇西平泽特牛胆中。治惊痫、寒热。生晋地。
《吴氏本草经》曰：牛黄，牛出入鸣吼者有之。夜视有光，走牛角中。死，其胆中如鸡子黄。
阿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水经》曰：东阿县有大井，其巨若轮；深六十丈。岁常煮胶以贡天府，《本草》所谓阿胶也。故世俗有阿纠戬名。庾信《哀江南赋》云：“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

海蛤

《博物志》曰：东海有蛤，鸟常啖之肉，消尽，壳起出，浮泊在沙岸，潮水涂却，恳白如雪。入药最良胜。取自死者。

《本草经》曰：海蛤，味苦平。生池泽。治咳逆、上气、喘烦、胸痛、寒热。文蛤，主恶疮，蚀五痔，生东海。

《吴氏本草经》曰：海蛤，神农苦，歧伯甘，扁鹊咸。大节头有文，文如磨齿。彩无时。

犀角

《本草经》曰：犀牛角，味咸，治百毒。

灵羊角

《本草经》曰：灵羊角，安心气，不厌（音掩。）

鹿茸

《本草经》曰：鹿茸，强志不老。

麋脂

《本草经》曰：麋脂近阴，令人阴痿。

雁肪

《本草经》曰：雁肪，一名鸄肪，味甘平。生池泽。治风紧拘急、偏枯、气不通。久服，长益气，不饥不老，轻身。生南海。

《吴氏本草经》曰：雁肪，神农、歧伯、雷够允、无毒，彩无时。鸄肪，杀诸石药毒。

鸢头（并尾）

《本草经》曰：鸢，辟不祥，生淮南。

《吴氏本草》曰：鸢尾，治蛊毒。

卷九百八十九　药部六

天门冬

《尔雅》曰：蔷蘼，{艹}（音门。）冬也。（郭璞症曰：今门冬也，一名满冬。）

《山海经》曰：{艹}谷之山，草多{艹}冬。

《列仙传》曰：赤须子，丰人，好食天门冬，齿落更生。

《神仙传》曰：甘始者，太原人，服天门冬，在人间三百馀年。

《博物志》曰：天门冬，茎间有刺，而叶滑者，曰葯休，一名颠棘。根以浣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素白，越人名为浣草，似天门冬而非也。凡服此，先试浣衣如法者，便非天门冬。

《抱朴子》曰：杜子服天门冬，御十八妾，有子百四十人，日行三百里。

又《内篇》曰：天门冬，或名地门冬。

麦门冬

《潜夫论》曰：夫理世不得真贤，譬犹治疾不得真药也。治疾当登摅门冬，及得蒸横麦。已不识真，合而饮之，疾以浸剧，而不知为人所欺也。

《游名山志》曰：泉山竹际及金州，多麦门冬。

盛弘之《荆州记》曰：鱼复县岩崖内，生麦门冬。

《广州记》曰：鄣平县遍饶麦门冬。

《建康记》曰：建康出麦门冬。

《本草经》曰：麦门冬，味甘平。生川谷。治心腹结气、伤中、胃脉绝。久服轻身，不饥不老。生函谷山。

《吴氏本草》曰：麦门冬，一名羊韭，秦一名乌韭，楚一名马韭，越一名羊韭，齐一名爰韭。一名禹韭，一名爨祸狩，一名忍冬，一名忍陵，一名不世药，一名禹馀粮，一名仆垒，一名随脂。神农、歧伯甘平，黄帝、桐君、雷够允，无毒，李氏甘，小温，扁鹊无毒。生谷中肥地，叶如韭，肥泽，丛生。彩无时。实青黄。

术

《尔雅》曰：术，山蓟。（《本草》云：术，一名山蓟。今术似蓟而生山中。）

《山海经》曰：女几之山，其草多术。

《列仙传》曰：涓子好饵木，接食其精三百年。

《神仙传》曰：陈子皇得饵术要方，服之，得仙去霍山。其妻姜氏疾病，念其婿采术之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十岁，登山取术，重檐而归，不息不极，颜色气力如二十时。

《抱朴子□内篇》曰：南阳文氏，其先祖，汉末大乱，饥困欲死，遇人教之食术，云遂不饥。数十年，乃来还乡里，颜苦渣少，气力转胜。故术，一名山精。

《神药经》曰：必欲长生，当服山精。

伏苓

《广雅》曰：伏神，伏苓也。

《史记□龟策传》曰：伏苓，在兔丝之下，状似飞鸟之形。新雨已，天清静无风，以夜烧兔丝，去之，即篝烛此地，（徐广曰：{骞}笼也。盖然祸狩笼罩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也。篝音沟。）火灭，即记其处。明即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伏苓者，千岁松脂，食之不世。

《齐书》曰：陶弘景，永明中上表辞禄。许之，赐以东帛，敕所在月给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饵。

《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兔丝。（伏苓，千岁松脂也。菟丝生其上，而无根，一名女罗也。）

《抱朴子口内篇》曰：任子季，服伏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从之，面体如玉泽。

《范子计然》曰：伏苓，出嵩高三辅。

《神异经记》曰：西北荒，有人饮甘露，食伏苓。

《典论》曰：颍川郤俭，能辟，饵伏苓。初，俭至市，伏苓价暴贵数倍。

《典术》曰：伏苓者，松脂入地，千岁为伏苓。望松树赤者，下有之。

《神仙传》曰：秀眉公饵伏苓，得仙。

又曰：皇初起，以弟初平得道，乃弃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柏伏苓。至五万日，能坐在立亡，行日中无影，有童子之色。及俱还乡里，亲戚死亡略尽，乃复俱去。临去，以方教南伯，遂易姓为赤。初起，字鲁班。初平，为赤松子。其後服此药得仙者，数十人。

《列仙传》曰：犊子者，邺人也。少在黑山上彩松子、伏苓，饵而服之，且数百年。时殖时老，时好时鬼，时人乃知仙人也。

《广志》曰：伏神，松汁所作，胜伏苓。或曰：松根，伏苓贯着之。生朱提濮阳县。

《博物志》曰：仙传云：松柏入地中，千年化为伏苓。伏苓千年化为虎魄，一名江珠。今太山出伏苓，而无虎魄江珠。益州永昌郡出虎魄，而无伏苓。或云蜂烧巢所作，未详二说。

《嵩高山记》曰：取松柏伏苓二斤，醇酒渍之，和以白蜜，日三服，乃通灵。

《名山略记》曰：郁州山，出伏苓。

《吴氏本草》曰：伏苓通神，桐君甘，雷公、扁鹊甘，无毒。或生益州，大松根下，入地三丈一尺。二月、七月彩。

《本草经》曰：伏苓，一名伏神。味甘平。生山谷。治胸胁、山气、忧患、悸惊。生太山。

猪苓

《庄子》曰：豕橐，药也。（司马彪注曰：豕橐，一名苓根，似猪豕。治渴。）

《本草经》曰：猪零，一名假猪矢，味甘平。生山谷。治疟，解毒、虫蛊不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利水道。久服轻身，能不老。生衡山。
《吴氏本草》曰：猪零，神农甘，雷公苦，无毒。如伏苓。或生宛句。八月彩。
卷柏
《建康记》曰：建康出卷柏。
《范子计然》曰：卷柏出三辅。
《本草经》曰：卷柏，一名万岁。味辛温。生山谷。治五藏邪气。
《吴氏本草》曰：卷柏，一名豹足，一名求股，一名万岁，一名神投时。神农甘平，桐君、雷够允。生山谷。
郑氏《婚礼谒文》曰：卷柏药草，附生山颠。氢成性，终无自伸。
甘草
《本草经》曰：甘草，一名美草，一名蜜甘。
厚朴
《广雅》曰：重皮，厚朴也。
《范子计然》曰：厚朴，出弘农。
《本草经》曰：厚朴，味苦温。生山谷。治中风、伤寒、热血、痹、死肌，去虫。生文山。
《吴氏本草》曰：厚朴，一名厚皮。神农、岐伯、雷公苦，无毒，李氏小温。生交址。
黄精
《广雅》曰：黄精，龙衔也。
又曰：黄精，叶似小黄也。
《抱朴子》曰：黄精，一名菟竹，一名鸡格，一名岳珠。服其花，胜其实。花，生十斛，乾之，则可得五六升。服之十年，乃可得益。
《列仙传》曰：修羊公，魏人也，止华阴山石室中。中有悬石塌，卧其上，塌尽穿陷。略不食时，取黄精服之。
《神仙传》曰：王烈，字长能，邯郸人也，常服黄精。
又曰：白菟公，服黄精而得仙。
《永嘉记》曰：黄精，出松阳永宁县。
《游名山志》曰：名室药多黄精。
《博物志》曰：黄帝问天姥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世者乎？”姥曰：“太阳草，名黄精，饵食之，可以长生。”
胡麻
《广雅》曰：狗虱、钜胜、藤弘，胡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经援神契》曰：钜胜延年。（宋均注曰：世以钜胜为枸杞子。）
《晋书□安帝记》曰：殷仲堪在荆州，以胡麻为廪。
《广志》曰：胡麻，一名方茎，服之不老，奈风湿。其叶名青襄也。
《淮南子》曰：汾水浊，而宜胡麻。
《列仙传》曰：关令尹喜，与老子俱之流沙西，服钜胜实，莫知所终。
《鲁女生别传》曰：女生，长乐人也，少好道。初服饵胡麻，及术，绝八十馀年。更少壮，色如桃华，一日能行三百里，走及獐鹿。
《抱朴子》曰：胡麻，好者一石，蒸之如炊，须暴乾，复蒸九次，细筛，白蜜丸如鸡子。日二枚，一年面色美，身体滑，二年白黑，三年齿落更生，四年入水不濡，五年入火不焦，六年走及奔马。或蜜水和，作饼如糖状，炙食一饼。
《抱朴子□内篇》曰：胡麻，服饵不老，耐风湿。
《吴氏本草》曰：胡麻，一名方金，一明宸虱。神农、雷够允平，无毒，立秋彩。青襄，一名蔓。神农苦，雷够允。
《本草经》曰：胡麻，一名巨胜。味甘平。生川泽。治伤中虚羸，补五藏，益气。久服，轻身不老。生上党。
崔实《四民月令》曰：二月可种胡麻，谓之上时也。
当归
《尔雅》曰：薜，山靳。（《广雅》曰：山芹，当归，今似芹而粗大者。靳音巨申切。）
《吴志》曰：曹公闻太史慈名，遗书以箧封之。发看，无所道，但贮当归。
《魏氏春秋同异》曰：姜维得母书并当归，维曰：“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见当归。”蒲俺亲殉利如此。
《范子计然》曰：当归，出陇西，无枯者善。
《秦州记》曰：陇西襄武县有牛山，是出当归。
《建康记》曰：建康出当归，不堪用。
《广州记》曰：鄣平县出当归。
《博物志》曰：《神农经》曰：“下药治病，谓大黄除实，当归止痛。”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剿汶别，相赠以芍药，何也？”答曰：“芍药，一名何离。故将别，赠以芍药。犹相招，则赠以蘼芜，蘼芜一名当归也。”
《本草经》曰：当归，一名子归。味甘温。生川谷。主治逆止、气温、疟寒热。生陇西。
《吴氏本草》曰：当归，神农、黄帝、桐君、扁鹊甘，无毒，歧伯、雷公辛，无毒，李氏小寒。或生羌胡地。
远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云：（鸟了切）绕，{艹棘}{艹冤}。（今远志也。似麻黄，赤华叶，锐而黄，其上谓之小草。{艹棘}{艹冤}，音棘冤。）
《抱朴子□内篇》曰：陵阳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坐在立亡。
《世说》曰：谢袒缘始有东山掷昺，后命属掾，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於时人有致桓公药草者，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杆药又名小草，何以物有二称？”谢未即答。尔时郝隆在坐，谢因曰：“郝参军多知识，试复通看。”郝应声曰：“葛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於是谢公殊有愧色，桓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通乃不恶，亦甚有会。”
《本草经》曰：远志，一名棘菀，一名要绕。久服，轻身不忘。叶名小草，生太山及宛句。
细辛
《山海经》曰：浮戏之山东有蛇谷，上多少辛。
《管子》曰：五沃之土，群药生少辛。
《范子计然》曰：细辛，出华阴，色白者善。
《名山志》曰：松阳之山，草多细辛。
《永嘉记》曰：细辛出松阳。
《本草经》曰：细辛，一名少辛。味温。生山谷。治咳逆，明目，通利九窍。久服轻身。生华阴。
《吴氏本草》曰：细辛，一名少辛，一名细辛。神农、黄帝、雷公、桐君辛，小温，歧伯无毒，李氏小寒。如葵叶，赤色，一根一叶相连。二月、八月彩根。
续断
《范子计然》曰：续断出三辅。
《广州记》曰：鄣平县出续断。
《本草经》曰：续断，一名龙豆。味苦，微温。生山谷。治伤寒，补不足；金疮、痈伤、折跌，续筋骨；妇人乳难，崩中，漏血。久服益力。生常山。
《吴氏本草》曰：龙刍，一名龙多，一名龙须，一名续断，一名龙木，一名草毒，一名龙华，一名悬菟。神农、李氏小寒，雷公、黄帝苦，无毒，扁鹊辛，无毒。生梁州。七月七日彩。
《范注方》曰：续断即是马{艹许}，与水{艹许}菜相似，但大於水{艹许}耳。叶似旁翁菜叶，但小厚，两边有刺，刺人。其花紫色。
肉苁蓉
《本草经》曰：肉苁蓉，味甘微温。生山谷。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养五藏，强阴，益精气，多子，妇人症瘕。久服轻身。生河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氏本草》曰：肉苁蓉，一名草苁蓉。神农、黄帝咸，雷公酸，李氏小温。生河东山阴地，长三四寸，丛生，或代郡雁门。二月、八月彩，阴乾用之。{艹诸}{艹与}

《山海经》曰：升山，草多{艹诸}{艹与}。（上诸、述狩音，下余、预二音。）

《湘中记》曰：永和初，有彩药衡山者，道迷粮尽。过岩下，见一老公，与四五年少对坐执书。告以饥，与之食物，如署豫。指教所去。五六日至家，而不腹饥。

《范子计然》曰：{艹诸}{艹与}，本出三辅，白色者善。

《本草经》曰：署豫，一名山芋，味甘温。生山谷。治伤中虚羸，补中，益气力，长肌肉，除邪气寒热。久服轻身，耳目聪明，不饥，延年。生嵩高。

《吴氏本草》曰：薯豫，一名{艹诸}署，秦、楚名玉延，齐、鲁名山芋，郑、赵名山羊，一名玉延，一名修脆，一名儿草。神农甘，小温，桐君、雷够允，无毒。或生临朐锺山。始生赤茎细蔓，五月华白，七月实青黄，八月熟落，根中白、皮黄，类芋。二月、三月、八月彩根。恶甘遂。

曹毗《杜兰香传》曰：兰香降张硕，与三署预实，曰：“食此可以辟雾露。”硕食二，怀一，欲以归。香曰：“可自食，不得持去。”

《异苑》曰：署预，一名山羊。根既入药，又复可食。若掘取，默默则获，唱名者不可得。

地黄

《尔雅》曰：苄，（音户。）地黄。（郭璞症曰：一名地髓，江东呼苄也。）

《抱朴子》曰：楚文子，服地黄八年，视有光，手止车弩。

《本草经》曰：地黄，一名地髓。治伤中，长肌肉。生咸阳。

卷九百九十　药部七

附子

《广雅》曰：{艹集}（前进切。）奚，附子也。一赎为子，二岁为乌喙，三岁为附子，四岁为乌头，五岁为天雄。

《春秋後语》曰：苏秦如齐，见王，拜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而速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之所以不食乌喙者，以为虽偷充腹，而与死人同患也。（乌喙，毒药，与乌头、附子同本也。饥人食之，虽充腹而死也。喙，音许秽切。）今燕虽弱小，秦王之女婿，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继推其後，是食乌喙之类也。”

《汉书》曰：宣帝许皇后产，霍显使医捣附子入与后，后崩。

《淮南子》曰：夫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奚毒，附子。）然而良医橐而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有所用也。
《抱朴子》曰：疗料以狼毒、冶葛，或以附子。葱涕合内耳，或蒸鲤鱼脑，灌之皆愈。
《范子计然》曰：附子出蜀武郡中，白色者善。
《衬搡先贤传》曰：孔休伤颊有瘢，王谜椿：“玉屑、白附子香消瘢。”乃以剑兢（音带。）并香与之。
《荆州记》曰：宜都郡门生药草，有附子。
《博物志》曰：物有同类而异用者，乌头、天雄、附子一物，春夏秋冬彩之各异。
《大业拾遗记》曰：汾阳宫所甚出名药数世曛，附子、天雄并精好堪用。
《本草经》曰：附子，味辛温，出山谷。治风寒、咳逆、邪气、寒湿痹癖、拘缓不起、疼痛温中、金疮。生牛犍。为百药之长。
《吴氏本草》曰：附子名茛，神农辛，歧伯、雷够允，有毒；李氏苦，有毒，大温。或生广汉。八月彩，皮黑肌白。
天雄
《本草》曰：天雄，味辛甘温，大温有大毒。主大风，破积聚邪气，强筋骨，轻身健行，长阴气，强志，令人武勇，力作不倦。一名白幕。生少室山谷。
《淮南子》曰：天雄、雄鸡，志气益。（取天雄三枚，内雄鸡腹中，捣生食之，令人勇。）
乌头
《说文》曰：，（阻力切。）乌头也。
《尔雅》曰：茂，（居及反。）{艹堇}草（郭璞症曰：即乌头，江东今呼为{艹堇}。）
《梁冀传》曰：冀迫杀大家母宣服乌头丸而死。
《後魏书》曰：匈奴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
《范子计然》曰：乌头出三辅，中白者善。
崔实《四民月令》曰：三月可彩乌头。
《本草经》曰：乌头，一名乌喙，一名叶毒，一名。味辛温。生川谷。主治风中恶洗，出汗除寒温。生朗陵。
《吴氏本草》曰：乌头，一名茛，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明妍负，一明澧子。神农、雷公、桐君、黄帝甘，有毒。正月始生，叶厚，茎方中空，叶四面相当，与蒿相似。
又曰：乌喙，神农、雷公、桐君、黄帝有毒，李氏小寒。十月彩。形如乌头，有两枝相合，如乌之喙，名曰乌喙也。所畏恶使尽与乌头同。一名侧子，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茛。神农、歧伯有大毒，李氏大寒。八月彩，阴乾，是附子角之大者，畏恶与附子同。

提母

《尔雅》曰：堋，（音覃。）{艹沈}（音沉。）藩。（音烦。生山上，叶如韭，一曰提母。）

《范子计然》曰：提母，出三辅，黄白者善。

《吴氏本草》曰：知母，一名提母。神农、桐君无毒。补不足，益气。

五味

《尔雅》曰：{艹味}，⊿猪。（五味也，蔓生，子丛在茎头也。未、迟、除三音。）

《圣贤冢墓记》曰：孔子墓上五味树。

《抱朴子》曰：羡门子，服五味十六年，始降玉女，能入水火。

《本草经》曰：五味，一孟及。

《吴氏本草》曰：五味，一名玄及。

《典术》曰：五味者，五行之精，其子有五味。淮南公、羡门子服五味十六年，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日行万里。

雷丸

《范子计然》曰：雷丸，出汉中，色白者善。

《本草经》曰：雷公丸，一名雷矢，味苦寒，生山谷。

《吴氏本草》曰：雷丸，一名雷实。神农苦，黄帝、歧伯、桐君甘，有毒；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或生汉中。八月彩。

藜芦

《广雅》曰：藜芦，葱苒也。

《本草经》曰：藜芦，一名葱苒。味辛寒，生山谷。主治蛊毒。生太山。

《范子计然》曰：藜芦，出河东，黄白者善。

《吴氏本草》曰：藜芦，一名葱葵，一名山葱，一名丰芦，一名蕙葵，一名公苒。神农、雷公辛，有毒；黄帝有毒；歧伯咸，有毒；李氏大毒大寒；扁鹊苦，有毒。大叶根小，相连。二月彩根。

虎掌

《本草经》曰：虎掌，味苦温，生山谷。治心痛寒热。

《吴氏本草》曰：虎掌，神农、雷公无毒；歧伯、桐君辛，有毒。或生太山，或宛句。立秋九月彩。

贯众

《尔雅》曰：泺，贯众。（孙炎曰：一明遽渠。郭璞疋曰：叶圆锐，茎、毛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布地生，冬不世也。）
《广雅》曰：贯节，贯众也。
《本草经》曰：贯众，一明遽节，一名百头，一明遽渠，一名虎卷，一名扁符。味苦微寒，生山谷。治腹中邪气诸毒，杀三蛊。生玄山，亦生宛句。
《吴氏本草》曰：贯众，一明遽来，一明遽中，一名渠母，一明遽仲，一名伯芹，一名药藻，一名扁符，一名黄钟。神农、歧伯苦，有毒；桐君、扁鹊苦；一经甘，有毒；黄帝咸酸，一经苦，无毒。叶青黄，两两相对。茎黑，毛聚生。冬夏不世。四月华白，七月实黑，聚相连卷旁行。生三月，八月彩根，五月彩叶。
冶葛
《周易参同契》曰：冶葛、巴豆，一两入喉，虽周文兆蓍，孔丘占相，扁鹊操针，巫咸叩鼓，安能苏之？
《唐书》曰：袁恕己与敬晖等累被贬黜，流於环州，为周利贞左右逼令饮野葛汁，数升不世，因击杀之。恕已素服黄金，故毒药不发。
《博物志》曰：魏武习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饮鸩，近世事相传云。
又曰：钩吻草，与堇菜相似。
《南州异物志》曰：广州俚贼，若乡里负其家债不时还者，子弟便取冶葛，一明宂吻，数寸许，至债家门食钩吻而死，其家称怨，诬债家杀之。债家惭惧，以财物辞谢，多数什刀。死家便收尸去，不以为恨。
《述异记》曰：晋义熙中，有刘遁者，居江陵。忽有鬼来遁宅上。遁贫无灶，以升枪煮饭，饭欲熟，辄失之。寻觅，於篱下草中，狄馀空枪。遁密市冶葛，煮以作糜，鬼复窃之。於屋北得枪，仍闻吐声，从此寂绝。
桓谭《新论》曰：余与刘子骏言：“养性尾。”其兄子伯玉曰：“天生杀人药，必有生人药也。”余曰：“钩吻不与人相宜，故食则死，非为杀人生也。譬若巴豆毒鱼，石贼鼠，桂害獭，杏核杀狗，天非故为作也。”
《论衡》曰：万物含太阳者，有毒，在草为巴豆、冶葛。
《抱朴子》曰：《中经》曰：“钩吻、狼毒，太阴之精气。主杀，故入口令人死。”
《葛洪方》曰：钩吻与食芹相似，而生处无他草，其茎有毛。误食之，杀人。
《本草经》曰：钩吻，一名野葛。味辛温。生山谷。主治金疮、中恶风、咳逆上气、死曜，杀毒蛊、鬼注。
《吴氏本草》曰：秦钩吻，一名毒根，一名野葛。神农辛，雷公有毒。杀人。生南越山，或益州。叶如葛，赤茎，大如箭，方根，黄。或生会稽东冶。正月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表录异》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曼草。误食之，则用羊血浆解之。或说此草蔓生，叶如兰香，光而厚。其毒多着於生叶中，不得药解，半日辄死。山羊食其苗，则肥而大。

芎

《春秋左传□绪瀚下》曰：楚师伐萧。还无社与司马卯言，号申叔展，曰：“有山芎乎？”（杜预注曰：芎，所以御湿。欲使无社逃泥死晷。）

《说文》曰：芎，香草也。

《山海经》曰：号山、洞庭之山，其草多芎。（郭璞症曰：芎，一名江蓠。《吴录□地理志》曰：临海县有江蓠草，海死晷，正青，如乱发。干献之，亦盐藏。其汁名为濡酪，《楚辞》所云江蓠是也。）

《范子计然》曰：芎生洽，无枯者善。

《游名山志》曰：横山诸小，草多芎。

《本草经》曰：芎，味辛温。治中风入头、脑痛、寒痹。生武功。

《吴氏本草》曰：芎，一名香果。神农、黄帝、岐伯、雷公辛，无毒，香；扁鹊酸，无毒；李氏生温中熟寒。或生胡无桃山阴，或斜谷西岭，或太山。叶香细，青黑文，赤如槁本。冬夏丛生，五月华赤，七月实黑，端两叶。三月彩根，根有节，似如马衔状。

泽泻

《典术》曰：食泽泻身轻，日行五百里，走水上，可游无穷，致玉女神仙。（一名泽之。）

升麻

《广雅》曰：周升麻，升麻也。

《本草经》曰：升麻，一名周升麻，味甘辛。生山谷。治辟百毒，杀百老殃鬼，辟瘟疾、鄣邪毒蛊。久服不夭。生益州。

《华阳国志》曰：收麻县出好升麻。

《吴氏本草》曰：升麻，神农甘。

芍药

《山海经》曰：条谷之草多芍药。洞庭之上多芍药。

《毛诗□溱洧》曰：惟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毛传》：香草也。《诗义疏》曰：今芍药子无香气，非是也。未审今何草。司马相如赋云：芍药之和。扬雄赋云：甘甜之和，芍药之美。然芍药又入食也。）

《广雅》曰：黑挛夷，芍药也。

《晋宫阁名》曰：胪章殿前，芍药华六畦。

《范子计然》曰：芍药出三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康记》曰：建康出芍药，极精好。
《本草经》曰：芍药，味苦辛。生川谷。主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痕，止痛。
《吴氏本草》曰：一名曰甘积，一名解仓，一名诞，一名馀容，一名白术，神农苦，桐君甘，无毒，歧伯咸，李氏小寒，雷公酸。二月、三月生。
泽兰
《广雅》曰：虎兰，泽兰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泽兰。
《本草经》曰：泽兰，一孟兰，一名龙来。味微温，无毒。生池泽。治乳妇衄血。生汝南，又生大泽旁。
《吴氏本草》曰：泽兰，一名水香。神农、黄帝、歧伯、桐君酸，无毒，李氏温。生下地水旁，叶如兰。二月生菌，赤节，四叶相值，支节间。三月三日彩。
蕇
《博物志》曰：苊（蒲八切。）与蕇相乱，明宸脊。
《吴氏本草》曰：苌，一名百枝。
狗脊
《广雅》曰：薜挈，枸脊也。
《本草经》曰：狗脊，一名百丈，味苦平。生川谷。治要背强开机、缓急风痹、寒湿膝痛，利老人。生常山。
《建康记》曰：建康出狗脊。
《吴氏本草》曰：狗脊，一明宸青，一名蕇，一名赤节，一名强脊。神农苦，桐君、黄帝、歧伯、雷公、扁鹊甘，无毒，李氏温。如蕇茎，节如竹，有刺，叶圆青赤，根黄白，亦如竹根，毛有刺。歧伯、一经：茎无节，黄白，如竹根，有刺，叶端圆赤，皮白，有赤脉。二月彩。
壮蒙
《吴氏本草》曰：壮蒙，一名紫参，一名众戎，一名音腹，一名伏{艹免}，一名重伤。神农、黄帝苦，李氏小寒。生河西山谷，或宛句、商山。圆聚生，根黄赤，有文，皮黑中紫。五月华紫赤，实黑，大如豆。三月彩根。
白头翁
《本草经》曰：白头翁，一名野丈人，一名胡王使者。味苦温，无毒，生川谷。治温疟、瘿气、狂（音羊。）生嵩山。
《建康记》曰：建康出白头翁。
《范子计然》曰：野丈人，出洛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氏本草》曰：白头翁，一名野丈人，一名奈何草。神农、扁鹊苦，无毒。生嵩山川谷。治气狂、寒热，止痛。

枸杞

《广雅》曰：地节，枸杞。

《抱朴子》曰：枸杞，或名地骨，或名却老，或名西王母杖，或名仙人杖。

《本草经》曰：枸杞，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地辅，服之坚筋骨，轻身耐老。

《吴氏本草》曰：枸杞，一名杞芭，一名羊乳。

白及

《本草经》曰：白及，一名甘根，一名连及草。味苦辛。治痈肿、恶疮、败疽。生北山。

《晋宫阁名》曰：华林，白及三株。

《建康记》曰：建康出白及。

《吴氏本草》曰：白及，一名臼白概。神农、黄帝辛，李氏大寒，雷公辛，无毒。茎叶如生姜、黎卢也。十月华，直上，紫赤，根白连。二月、八月、九月彩。生宛句。

卷九百九十一　药部八

人参

《说文》曰：人{艹浸}，（音参。）出上党。

《春秋运斗枢》曰：摇光星散为人参。废江淮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生。

《礼斗威仪》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参生。

《广雅》曰：{艹浸}，地精，人参也。

《梁书》曰：阮孝绪母王氏，忽有疾，合药须得生人参，旧传锺山所出。孝绪躬历幽险，累日不逢。忽见一鹿前行，孝绪感而随後。至一戍遂灭，就视，果获此草。母得服之，遂愈。

《异苑》曰：人参，一名土精，生上党者佳。人形皆具，能作儿啼。昔有人掘之，始下数铧，（音华。）便闻土中有呻声。寻音而取，果得一头，长二尺许，四体毕备，而有损缺处。将是掘伤，所以呻也。

《石勒别传》曰：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盛。于时父老、相者皆云："此胡体奇貌异，有大志量，其终不可知！"劝邑人厚遇之。

《潜夫论》曰：夫理世不得真贤，譬犹疾不得真药也。疾当得真人参，反得萝菔，已不识真而饮之，病浸以剧，不知为人所欺也。

《傅子》曰：先王掷昶，九州异赋；天不生，地不养，君子不以为礼。若河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县，去北山绝远，而各调出御上党真人参，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调非所生，民以为患。

《范子计然》曰：人参出上党，状类人者善。

《广五行记》曰：隋文帝时，上党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声，求之不得。去宅一里，但一人参枝苗。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参，一如人体状。去之後，呼声遂绝。

《本草》曰：人参，味甘微寒。生山谷。主补五藏，安定精神魂魄，除邪止惊，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生上党。

《庐山记》曰：山中药多人参。

《吴氏本草》曰：人参，一名土精，一名神草，一名黄参，一名血参，一名人衔，一名玉精。神农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黄帝甘，无毒，扁鹊有毒。或生邯郸。三月生，叶小锐，核黑，茎有毛。三月、九月彩根。根有头足手，面目如人。

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人参十斤。

丹参

《吴氏本草》曰：丹参，一名赤参，一名木羊乳，一名郗蝉草。神农、桐君、黄帝、雷公、扁鹊苦，无毒，李氏大寒，歧伯咸。生桐柏，或生太山山陵阴。茎华小方，如荏，没赠赤。四月华紫。三月、五月彩根，阴乾，治心腹痛。

玄参

《广雅》曰：鹿肠，玄参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玄参。

《范子计然》曰：玄参出三辅，青色者善。

《本草经》曰：玄参，一名重台。味苦微寒。生川谷。治腹中寒热，女子乳、补肾气，令人目明。生河间。

《吴氏本草》曰：玄参，一明屑藏，一名正马，一名重台，一名鹿肠，一名端，一名玄台。神农、桐君、黄帝、雷公、扁鹊苦，无毒，歧伯咸，李氏寒。或生冤句山阳。二月生，叶如梅，有毛，四四相值。似芍药，黑茎，茎方。高四五尺，华赤，生枝间。四月实黑。

沙参

《广雅》曰：苦心，沙参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沙参。

《范子计然》曰：白沙参，出雒阳，白者善。

《本草经》曰：沙参，一名知母。味苦微寒。生川谷。治血积惊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生河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氏本草》曰：白沙参，一名苦心，一名识美，一孟须，一名白参，一名志取，一名文虎。神农、黄帝、扁鹊无毒，歧伯咸，李氏大寒。生河内川谷，或般阳渎山。三月生，如葵，叶青，实白，如芥根大，白如芜菁。三月彩。

紫参

《本草经》曰：紫参，一名壮蒙。苦寒无毒。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利大便，通九窍。生河西，及冤句。治牛病。生林阳。

《建康记》曰：建康县出紫参。

《范子计然》曰：紫参出三辅，赤青色者善。

苦参

《本草经》曰：苦参，一名水槐。

茱萸

《西京杂记》曰：汉武帝宫人贾佩兰云：“在宫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饮菊花酒，令人长寿。”

《地理志》曰：九月九日为丝茱萸囊，戴植帝上。

《风土记》曰：俗上九月九日，谓为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可折。茱萸囊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

《续齐谐记》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灾厄。宜令急去，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上，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高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房闻之，曰：“杆代矣！”今世人每至此日，登高山，饮酒，戴茱萸囊是也。

唐广《古今五行记》曰：晋怀帝时，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生状若连理。郭璞卜云：“延陵有鼠，後当有拔树。傥有此，东南数百里有作逆者。”及树生，而徐馥作乱。

《本草经》曰：茱萸，一名{艹毅}。（音毅。）味辛温。生川谷。开凑理，根去三虫。久服轻身。生上谷。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茱萸三十六株。

《范子计然》曰：茱萸出三辅。

山茱萸

《本草经》曰：山茱萸，一名蜀枣，酸平。生山谷。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温，去三虫。久服轻身。生汉中。

《建康记》曰：建康出山茱萸。

《范子计然》曰：山茱萸，出三辅。

《吴氏本草》曰：山茱萸，一名（音伎。）实，一名鼠矢，一名鸡足。神农、黄帝、雷公、扁鹊酸，无毒，歧伯辛，一经酸。或生冤句、琅琊，或东海承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叶如梅，有刺毛。二月华，如杏。四月实，如酸枣，赤。五月彩实。

占斯

《本草经》曰：占斯，一名虞及，味苦。

杜仲

《吴氏本草》曰：杜仲，一名木绵，一名思仲。

黄耆

《秦州记》曰：陇西襄武县出黄耆。

《本草经》曰：黄耆，味甘微温，生山谷。

黄连

《广雅》曰：王连，黄连也。

《范子计然》曰：黄连出蜀都，黄肥坚者善。

《神仙传》曰：封君达，服黄连五十馀年。入鸟鼠山，服练水银百馀岁。常骑青牛，行民间，有疾病者，不问识与不识，皆与药即差。

又曰：黑穴公，服黄连得仙。

《名山记》曰：扶容石，草多黄连。

《湘州记》曰：邵陵夫夷县衡山出黄连。

《永嘉记》曰：松阳县，草有黄连复地。土人取者，必祷祠。若失神意，则化为异物。

《本草经》曰：黄连，一名王连，味苦寒，生川谷。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生巫阳。

《吴氏本草》曰：黄连，神农、岐伯、黄帝、雷公苦，无毒，李氏小寒。或生蜀郡、太山之阳。

防己

《范子计然》曰：防己出汉中旬阳。

《本草经》曰：防己，一名石解。味辛平，无毒。治风寒、温疟、热气，通凑理，利九窍。生汉中。

《吴氏本草经》曰：木防己，一名解离，一名解燕。神农辛，黄帝、岐伯、桐君苦，无毒，季氏大寒。如葛茎蔓延，如白根外黄，似桔梗内黑，文如车辐解。二月、八月、十月彩叶根。

王不留行

《本草经》曰：王不留行，味苦平。生山谷。久服，轻身能老。生太山。

崔实《四民月令》曰：八月彩王不留行。

《世说》曰：卫江州在寻阳，（刘孝标注云：卫展为江州刺史。）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命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氏本草经》曰：王不留行，一名王不流行。神农苦平，歧伯、雷够允。三月、八月彩。

徐长卿

《本草经》曰：徐长卿，一明屑督邮。味辛温。生山谷。治鬼物、百精、蛊毒、疾疫、邪气、温鬼。久服，强悍轻身。生太山。

《吴氏本草》曰：徐长卿，一名石下长卿。神农、雷公辛。或生陇西。三月彩。

闾

《本草经》曰：奄闾，味苦微寒。生川谷。治风寒湿痹、身体诸痛。久服，轻身不老。生雍州。

《吴氏本草经》曰：奄闾，神农、雷公、桐君、歧伯苦，小温无毒，李氏温。或生上党。叶青厚，两两相当。七月花白，九月实黑。七月、九月、十月彩。驴马食，仙去。

闾茹

《建康记》曰：建康出草卢茹。

《范子计然》曰：闾茹出武都，黄色者善。

《本草经》曰：闾茹，味辛寒。生川谷。治蚀恶肉、败疮死肌，仍杀疥虫，除大风。生代郡。

《吴氏本草经》曰：闾茹，一名离楼，一名屈居。神农辛，歧伯酸咸，有毒，李氏大寒。二月彩。叶员黄，高四五尺，叶四四相当。四月华黄，五月实黑。根黄有汁，亦同黄。三月、五月彩根，黑头者良。

漏卢

《本草经》曰：漏卢，一名野兰。

委萎

《尔雅》曰：荧，委萎。（郭璞症曰：药草也。叶似竹，大者如箭。竿有节。叶狭而长，表白里青。根大如指，长一二尺，可啖。）

《吴氏本草经》曰：委萎，一名葳蕤，一名脱许，一名节地，一名虫蝉，一名乌萎，一名荧，一名玉竹。神农苦，一经甘，桐君、雷公、扁鹊甘，无毒，黄帝辛。生太山山谷。叶青黄，相值如姜。二月、七月彩。治中风暴热，久服轻身。

离南

《尔雅》曰：离南，活{艹兑}也。（草，生江南，高丈许，大叶，茎中有瓤，正白。兑。音脱。）

《山海经》曰：升山，草多寇脱。（郭璞症曰：草，生南方，高丈许，叶似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叶。）
白菟藿
《吴氏本草经》曰：白菟藿，一名白葛谷。
旋复
《尔雅》曰：复，盗庚。（旋复，似菊。）
《本草经》曰：旋复花，一名金沸草。
爵麻
《本草经》曰：爵麻生汉中。
《吴氏本草经》曰：爵麻，一名爵卿。
小华
《吴氏本草》曰：小华，一名结华。
女苑
《吴氏本草》曰：女苑，一名白苑，一名织女苑。
《广雅》曰：女腹，一名女苑也。
丹草
《本草经》曰：石长生，一名丹沙草。味咸微寒。生山谷。治寒热、恶疮、火热，辟恶气、不祥鬼毒。生咸阳。
《吴氏本草》曰：石长生，神农苦，雷公辛，一经甘。生咸阳，或同阳。
鬼督邮
《本草经》曰：鬼督邮，一名赤箭，一名离母。味辛温。生川谷。杀鬼精物，治虫毒恶气。久服，轻身益力，长阴肥健。生雍州。
《建康记》曰：建康出鬼督邮。
《吴氏本草》曰：鬼督邮，一名神草，一名阎狗。或生太山，或少室，茎如箭，赤，尾，根如芋子。三月、四月、八月彩根，日乾，治痈肿。
白鲜
《本草经》曰：白鲜，治酒风。
薇{艹衔}
《吴氏本草》曰：薇{艹衔}，一名糜{艹衔}，一名无愿，一名承膏，一名承丑，一名无心鬼。
翘根
《本草经》曰：翘根，味苦。平生泽。治下热气，益阴精，令人面悦好，明目。久服，轻身能老。生嵩高。
《吴氏本草》曰：翘根，神农、雷够允，有毒。二月、八月彩，以作蒸饮酒，病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苶（余吝切）
《本草经》曰：埽草味苦。
卢精
《本草经》曰：卢精，治蛊毒，味辛平。生益州。
屈草
《本草经》曰：屈草，实根，味苦，微寒。生川泽。治胸胁下痛、邪气、腹间寒阴痹。久服轻身，补益能老。生汉中。
陆英
《本草经》曰：陆英，生熊耳山。
菜
《本草经》曰：菜，一名白英。味甘寒。生山谷。治寒热。久服，轻身延年，生益州。
木香
《本草经》曰：木香，一名木蜜香。味辛温，无毒。治邪气，辟毒疫、温鬼，强志，主气不足。久服，不梦寤魇寝，轻身，致神仙。生永昌山谷。陶隐居云：“杆即青木香也。永昌不复贡，匠苍从外国舶上来。云大秦国以疗毒肿，消恶气，有验。匠苍用之。”
杜衡
《博物志》曰：杜衡乱细辛。
蠡实华
《吴氏本草》曰：蠡实，一名剧草，一名三坚，一名剧荔华。
鼠李
《吴氏本草》曰：鼠李，一名牛李。
卷九百九十二　药部九
款冬
《尔雅》曰：芩奚，颗冻也。（郭璞症曰：款冬也，生死晷，华紫赤。冻音东。）
《述征记》曰：洛死炅岁末凝厉，则款冬生曾冰掷晷。
《本草经》曰：款冬，一名橐石，一名颗冬，一孟须，一名菟奚，味辛温。
傅咸《款冬赋》曰：余曾逐禽，登于北山。于时仲冬之月也，冰陵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烨然始敷，华艳春胪，既丽且殊。以坚冰为膏壤，吸霜雪以自濡。非天然之真贵，曷能弥寒暑而不渝！
芫华
《本草经》曰：芫华，一名去水。味辛温。治咳逆、上气，杀虫。生淮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康记》曰：建康出芫华。
《范子计然》曰：芫华出三辅。
《吴氏本草》曰：芫华，一名去水，一名败华，一名儿草根，一名黄大戟。神农、黄帝有毒，扁鹊、歧伯苦，李氏大寒。二月生，叶青，加厚则黑。华有子，紫、赤、白者。三月实，落尽，叶乃生。三月、五月彩。华芫花根，一名赤芫根。神农、雷公苦，有毒。生邯郸。八月、九月彩，阴乾，久服，令人泄。可用毒杀鱼。
羊踯躅
《广雅》曰：羊踯躅，决光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踯躅。
《本草经》曰：羊踯躅，味辛温。生川谷。治贼风、湿痹、恶毒。生太行山。
《吴氏本草》曰：羊踯躅花，神农、雷公辛，有毒。生淮南。治贼风、恶毒，诸邪气。
旋华
《本草经》曰：旋华，一名筋根，一名美草。去面黑，令人色悦泽。根主腹中寒热邪气。生豫州，或预章。
黄芩
《说文》曰：{艹金}，黄芩也。
《广雅》曰：毛{艹眉}、黄文、内虚，黄芩也。
《本草经》曰：黄芩，一名腐肠。味苦平。生川谷。治诸热。
《范子计然》曰：黄芩出三辅，色黄者善。
《吴氏本草》曰：黄芩，一名黄文，一名妒妇，一名虹胜，一名经芩，一名印头，一名内虚。神农、桐君、黄帝、雷公、扁鹊苦，无毒，李氏小温。二月生赤黄叶，两两四面相值。茎空中，或方员，高三四尺。四月花，紫、红、赤。五月实黑根黄。二月至九月彩。
恒山
《广雅》曰：恒山菜，蜀漆也。
《汉书□地理志》曰：武陵有亻艮山县。（孟康注曰：音恒。）出恒山药。
《游名山记》曰：横阳诸山，草多恒山。
《永嘉记》曰：恒山出松阳永宁县。
《本草经》曰：一名玄草，味苦寒。生川谷。主治伤寒，发温疟鬼毒、胸中结、吐逆。生益州。
《吴氏本草》曰：恒山，一名七叶。神农、歧伯苦，李氏大寒，桐君辛，有毒。二月、八月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蜀漆

《本草经》曰：蜀漆，味辛平。治疮，及咳逆、寒热、腹症坚、邪气、蛊毒鬼蛀。

《建康记》曰：建康出蜀漆。

《范子计然》曰：蜀漆出蜀都。

《吴氏本草》曰：蜀漆叶，一名恒山。神农、歧伯、雷公辛，有毒，黄帝辛，一经酸。如漆叶，蓝菁相似。五月彩。

芜荑

《本草经》曰：芜荑，味辛。一名无姑，一名{艹殿}（音殿。）{艹塘}（音唐。）去三虫，化食，逐寸白，散腹中けけ喘息。

秦皮

《本草经》曰：秦皮，味苦微寒。生川谷。治风湿痹寒气，除热、目中青翳。久服头不白，轻身。生庐江。

《建康记》曰：建康出秦皮。

《吴氏本草》曰：岑皮，一名秦皮。神农、雷公、黄帝、歧伯酸，无毒，李氏小寒。或生冤句瞬颠。二月、八月彩。

《淮南万毕术》曰：岑皮致水。

枳实

《山海经》曰：北岳之山，其上多枳。

《晏子春秋》曰：胖子使楚，楚王使缚一人过，问曰：“缚者何为者耶？”对曰：“齐人，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故善盗乎？”晏子对曰：“橘生江南，过北为枳，水土异也。今民生於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盗耶？”

崔实《四民月令》曰：九月九日收枳实。

《本草经》曰：枳实，味苦寒。生川泽。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利，长肌肉，利五藏，益气轻身。生河内。

《吴氏本草》曰：枳实苦，雷公酸，无毒，李氏大寒。九月、十月彩，阴乾。

防风

《本草经》曰：防风，一名回云，甘温。生川泽。治大风、头眩痛、目盲无所见、烦满，风行周身，骨节疼痛。久服轻身。生沙苑。

《范子计然》曰：防风出三辅，白者善。

《吴氏本草》曰：防风，一名回芸，一名回草，一名百枝，一名{艹间}根，一名百韭，一名百种。神农、黄帝、歧伯、桐君、雷公、扁鹊甘，无毒，李氏小寒。或生邯郸、上蔡。正月生，叶细圆，青、黑、黄、白。五月黄花，六月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黑。二月、十月彩根，日乾。琅琊者良。

大黄

《广雅》曰：黄良，大黄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建平出大黄。

《本草经》曰：大黄，味苦寒，生川谷。治下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安五藏，推陈致新，通利水谷道，调中食。生河西。

《吴氏本草》曰：大黄，一名黄良，一名火参，一名肤如。神农、雷公苦，有毒，扁鹊苦，无毒，李氏小寒，为药中将军。或生蜀郡北部，或陇西，二月卷生，生黄赤叶，四四相当。黄茎高三尺许。三月华黄，五月实黑。三月彩根，根有黄汁，切，阴乾。

石斛

盛弘之《荆州记》曰：隋郡永阳县有龙石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环也。

《庐山记》曰：石门山，石间多生石斛。

《范子计然》曰：石斛池轶陆安。

《本草经》曰：石斛，一名林兰，一名禁生。味甘平。生山谷。治伤中、下气、虚劳，补五脏羸瘦。久服，除痹、厚肠胃，强阴。池轶崇安。

《吴氏本草》曰：石斛，神农甘平，扁鹊酸，李氏寒。

半夏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半夏生。

《范子计然》曰：半夏出三辅，色白者善。

《广州记》曰：鄣平县出半夏。

《建康记》曰：建康出半夏，极精。

《本草经》曰：一名地文水玉，味辛平，生川谷，生槐里。

《吴氏本草经》曰：半夏，一名和姑。生微丘，或生野中。叶三三相偶。二月始生，白华员上。

射干（射音夜）

《广雅》曰：鹿廉、鸢尾、乌莲，射干也。

《易通卦验》曰：冬至射干生。

《抱朴子》曰：千岁之射干，其根如生人，长七尺，刺之有血。以其血途足下，可步行水上，不没；以途人鼻，入水，水为之开；以途足耳，则隐形，欲见则拭去之。

《孙卿子》曰：西方有木，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於高山之上，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

《范子计然》曰：射干，根如安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建康记》曰：建康出射干。
《本草经》曰：射干，一名乌扇，一名乌蒲。味苦辛。生川谷。治咳逆上气。生南阳。
《吴氏本草》曰：射干，一名黄远。
?草
《广雅》曰：下父、附支，?草也。
《本草经》曰：通草，一名附支。味辛平。生山谷。去恶虫，除脾胃寒热，利九窍血脉关节，不忘。生石城。
《建康记》曰：建康出通草。
《范子计然》曰：通草出三辅。
《吴氏本草》曰：?草，一名丁翁，一名附支。神农、黄帝辛，雷公苦。生石城山谷。叶青蔓延，止汗。自正月彩。
牛膝
《广雅》曰：牛茎，牛膝也。
《本草经》曰：牛膝，一名百倍。味苦辛。生川谷。治伤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久服，轻身能老。生河内。
《建康记》曰：建康出牛膝。
《吴氏本草》曰：牛膝，神农甘，一经酸，黄帝、扁鹊甘，李氏温，雷公酸，无毒。生河内，或临邛。叶如夏蓝，茎本赤。二月、八月彩。
牡丹
《广雅》曰：白术，牡丹也。
《范子计然》曰：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亦善。
《游名山志》曰：泉山多牡丹。
《本草经》曰：牡丹，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味辛寒。生山谷。治寒热症伤，中风惊邪，安五藏。出巴兢。
《吴氏本草》曰：牡丹，神农、岐伯辛，季氏小寒，雷公、桐君苦，无毒，黄帝苦，有毒。叶如蓬，相值，黄色。根如指，黑，中有毒核。二月、八月彩，日乾。可食之，轻身益寿。
茵芋
《吴氏本草》曰：茵芋，一名卑山共。微温。有毒。状如莽草而细软。
独活
《本草经》曰：独活，一孟羌使者。味苦平。生益州。久服轻身。
《吴氏本草》曰：独活，一名胡王使者。神农、黄帝苦，无毒。八月彩此药，有风花不动，无风独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紫威

《本草经》曰：紫威，一名茇华，一名陵苕。味咸微寒，无毒。生川谷。治妇人产乳馀疾、崩中、疝症、血寒热，养胎。生西海。

《建康记》曰：建康出紫威。

《范子计然》曰：紫威出三辅。

《吴氏本草》曰：紫威，一名武威，一名瞿，一名陵居腹，一明嗣目，一名茇华。神农、雷公酸，歧伯辛，扁鹊苦咸，黄帝甘，无毒。如根，黑。正月、八月彩。或生真定。

大干

《尔雅》曰：荞，邛钜。（郭璞症曰：今药草大戟也。）

《本草经》曰：大干，一灭钜。

栝楼

《毛诗□东山》曰：我来自东，零雨其。果之实，亦施于宇。（果，栝楼也。）

又《唐□蟋蟀□葛生》曰：{艹敛}蔓于野。《诗义疏》曰：{艹敛}，栝楼。

《尔雅》曰：果之实栝楼。（今齐人呼之为天瓜。）

《本草经》曰：栝楼，一名地楼。味苦寒。生川谷。

《吴氏本草》曰：栝楼，一名泽巨，一名泽冶。

蕤核

《本草经》曰：蕤核，味甘温。生川谷。主治心腹邪结气，明目赤痛伤、泪出、目肿眦烂。久服，益气轻身。生函谷。

《晋宫阁记》曰：华林园，蕤三株。

《吴氏本草》曰：蕤核，一名{艹是}。神农、雷够允，无毒，平。生池泽，八月彩。补中强中强志，明耳目，久服不饥。

地肤

《本草经》曰：地肤，一名地华，一名地脉，一名地菜。

贝母

《毛诗□□柏舟□载驰》曰：陟陂阿丘，言彩其{亡虫}。（{亡虫}，贝母也。）

《尔雅》曰：ᴍ，（音{艹虫}）贝母也。（郭璞注曰：根如小贝，员而白，华叶似韭。）

《说文》曰：ᴍ，贝母也。

海藻

《尔雅》曰：堋，海藻也。（药草也。一名海萝，如乱，生海中。荨音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草经》曰：海藻着颈下，破散结。
《广雅》曰：海罗，海藻。
豕首
《尔雅》曰：（音列。）{艹甄}，（音真。）豕首。（郭璞症曰：《本草经》曰：“彘卢，一名蟾诸兰。”匠箔东呼豸希首。）
《本草经》曰：豕首，一名剧草，一名蠡实。
《吴氏本草》曰：一名泽蓝，一名豕首。神农、黄帝甘辛，无毒。生冤句。五月彩。
当陆
《尔雅》曰：{艹逐}（音逐。）{艹}（音阳。）马尾也。（郭璞症曰：江东谓之当陆，关西为{艹}。）
《本草经》曰：商陆，一名夜乎。
败酱
《范子计然》曰：败酱出三辅。
《本草经》曰：败酱似桔梗，其臭如败豆酱。
纶布
《本草经》曰：纶布，一名昆布。味酸寒，无毒。主十二种死曜、瘿瘤聚结、气瘘疮。生东海。
石龙芮
《范子计然》曰：石龙芮，出三辅。
《吴氏本草经》曰：龙芮，一名水姜苔。
蛇床
《吴氏本草》曰：蛇床，一名蛇珠。
《博物志》曰：蛇床乱蘼芜。
口实
《本草经》曰：口实，味辛温。生川谷。治泄利胀癖，杀虫蛊毒，去邪恶。多食令人狂走。久服轻身，通神明。生河间。
《范子计然》曰：口实生三辅。
《吴氏本草经》曰：口实，一名员实，一名天豆。神农辛，小温，黄帝咸，雷公苦。叶如麻，两两相值，高四五尺，大茎空中。六月花，八月、九月实，十月彩。
卷九百九十三　药部十
桔梗
《广雅》曰：犁如，桔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桔梗。
《范子计然》曰：桔梗出河东洛阳。
《战国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见七士於宣王，王曰：“寡人闻：千里之一士，是比肩而相望；百世一圣，若随踵而生也。今子一朝而见七士，士不亦众乎？”淳于髡曰：“夫鸟同翼者聚飞，兽驮辇者俱行。今求桔梗於沮泽，累世不能得一；之皋黍梁父之阴，则却车载耳。王求士於髡，譬挹水於河，取火於燧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桔梗，极精好。
《搜神记》曰：鄱阳赵寿有犬蛊。有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後余伯归与寿妇食，吐血几死。屑桔梗以饮之，乃愈。
《本草经》曰：桔梗，一名犁如。味辛微温。生山谷。治胸胁痛、肠鸣、惊悸。生嵩高。
《吴氏本草经》曰：桔梗，一名符{艹扈}，一名白药，一名利如，一明澹草，一名卢茹。神农、医和距，无毒；扁鹊、黄帝咸；岐伯、雷够允，无毒；李氏大寒。叶如荠{艹尼}，茎如笔管，紫赤。二月生。
巴豆
《广雅》曰：巴菽，巴豆也。
《蜀志》曰：犍为南安县出巴豆。
《晋书》曰：贾后使太医令程据合巴豆杏子丸，矫诏使黄门孙虑赍至许昌，以害太子。
《列仙传》曰：玄俗，河间人，饵巴豆、云英，卖一丸七钱。
盛弘之《荆州记》曰：朐忍县有巴子城，地多巴豆。
《广志》曰：犍为道县出巴豆。
《博物志》曰：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
《本草经》曰：巴豆，一名巴菽。味辛温。生川谷。主治温疟、伤寒热，破癖瘕结坚，通六府，去恶肉，除鬼毒邪注，杀虫。生巴蜀郡。
《范子计然》曰：巴菽出巴兢。
《吴氏本草经》曰：巴豆，一名菽。神农、岐伯、桐君辛，有毒；黄帝甘，有毒；李氏主温热寒。叶如大豆。八月彩。
鬼臼
《吴氏本草经》曰：一名九臼，一名天臼，一名雀犀，一名马目公，一名解毒。生九真山谷，及冤句。二月、八月彩根。
莽草
《范子计然》曰：莽草出三辅，青色者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南万毕术》曰：莽草浮鱼。（取莽草叶并陈粟米，合捣之，以内水，鱼皆死。）

《本草经》曰：莽草，味辛温。生山谷。治风头、痈乳、疝瘕、结气、疥瘙、疽疮。生还谷。

《吴氏本草经》曰：莽，一名春草。神农辛，雷公、桐君苦，有毒。生上谷山中，或冤句。五月彩，治风。

忍冬

《本草经》曰：忍冬，味甘，久服轻身

淫羊藿

《本草经》曰：淫羊藿，一名蜀前。味辛寒。治阴痿、伤中，益气强志，除茎痛，利小便。生上郡阳山。

《吴氏本草经》曰：淫羊藿，神农、雷公辛，季氏小寒。坚骨。

狼牙

《本草经》曰：狼牙，一名牙子。味寒。生川谷。治邪气，去白虫、疥、痔。生淮南。

《建康记》曰：建康出狼牙。

《范子计然》曰：狼牙出三辅，色白者善。

《吴氏本草经》曰：狼牙，一名支兰，一名狼齿，一名犬牙，一名抱牙。神农、黄帝苦，有毒，桐君咸；歧伯、雷公、扁鹊苦，无毒。或生冤句。叶青，根黄赤。六月、七月华，八月实黑。正月、八月彩根。

香蒲

《本草经》曰：香蒲，一名睢蒲。味甘平。生池泽。治五藏心下邪气，坚齿明目聪耳。久服，轻身能老。生南海。

《吴氏本草》曰：醮，一名醮石，一名香蒲。神农、雷够允。生南海池泽中。

爵李

《本草经》曰：郁核，一名爵李。

腐婢

《本草经》曰：腐婢，小豆花也。

落石

《本草经》曰：落石，一名鲛石。味苦温。生川谷。治风热。久服轻身，明目，润泽好颜色，不老延年。生太山。

《吴氏本草经！曰：落石，一名鳞石，一名明石，一名县石，一名□华，一名□珠，一名□英，一名□丹。神农苦，小温；雷公苦，无毒；扁鹊、桐君甘，无毒；李氏大寒，云药中君。彩无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箭

《广雅》曰：鬼箭，神箭也。

《本草经》曰：卫矛，一明屙箭。味苦寒。生川谷。治女子崩中、下血、腹满、汗出，除邪，杀鬼毒。生霍山。

《吴氏本草经》曰：鬼箭，一名卫矛。神农、黄帝、桐君苦，无毒。叶如桃如羽。正月、二月、七月彩，阴乾。或生野田。

房葵

《博物志》曰：房葵，与狼毒相似。

《本草经》曰：房葵，一名梨盖。味辛。冬生川谷。久服，坚骨髓，益气。生临淄。

《吴氏本草经》曰：房葵，一名梁盖，一名爵离，一名房苑，一名晨草，一名利如，一名方盖。神农辛，小寒，桐君、扁鹊无毒，岐伯、雷公、黄帝苦，无毒。茎叶如葵，上黑黄。二月生根，根大如桔梗根，中红白。六月花白，七月、八月实白。三月三日彩根。

麻黄

《广雅》曰：龙沙，麻黄也。麻黄茎，狗骨也。

《本草经》曰：一名龙沙。味苦温。生川谷。治中风、伤寒、出汗，去热邪气，破坚积聚。生晋地。

《范子计然》曰：麻黄出汉中三辅。

《吴氏本草经》曰：麻黄，一名卑相，一名卑监。神农、雷公苦，无毒；扁鹊酸，无毒；李氏平。或生河东。四月立秋彩。

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麻黄五斤。

茈胡（柴胡二音）

《本草经》曰：茈胡，一名地薰。味苦平。生川谷。治心腹，祛肠胃结气。久服轻身，明目益精。生弘农。

《吴氏本草经》曰：茈胡，一名山来，一名茹草。神农、岐伯、雷公苦，无毒。生冤句。二月、八月彩根。

亭历

《尔雅》曰：{艹单}，（音典。）亭历。（实、叶皆似芹，一明宸荠。）

《淮南子》曰：亭历冬生。

《周髀》曰：凡北极左右，物有朝生暮获，谓亭历、冬生之类。

紫苑

《游名山志》曰：石室紫苑。

《吴氏本草经》曰：紫苑，一名青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女萎

《本草经》曰：女萎，一名左眄，一名玉竹。味辛。生川谷。久服，轻身能老。生太山。

薯实

《本草经》曰：薯实，味苦酸，平，无毒。主益气，充肌肤，明目聪惠，先知。久服，不饥不老，轻身。生少室山谷。八月、九月彩实，日乾。

地椹

《本草经》曰：地椹，一名石龙芮，一名食果能。味苦，平。生川泽。治风寒。久服，轻身明目，不老。生太山。

《范子计然》曰：石龙芮，出三辅，色黄者善。

《吴氏本草经》曰：石龙芮，一名姜苔，一名天豆。神农苦，平；歧伯酸；扁鹊、李氏大寒；雷公咸，无毒。五月五日彩。

黄环

《本草经》曰：黄环，一名陵泉，一名大就。味苦。生山谷。主治虫毒、鬼魅、邪气、咳逆、寒热。生蜀郡。

《范子计然》曰：黄环，出魏郡，黄色者善。

《吴氏本草经》曰：蜀黄环，一名生{艹当}，一名根韭。神农、黄帝、歧伯、桐君、扁鹊辛，一经味苦，有毒。二月生，初出正赤，高二尺，叶黄员端，大茎，叶有汁，黄白。五月实员。三月彩根，根黄，从理如车辐，解治蛊毒。

菟丝

《尔雅》曰：唐蒙、女萝，菟丝也。

《广雅》曰：女萝，松萝也。菟丘，菟丝也。

《史记□龟策传》曰：下有伏苓，上有菟丝。

《博物志》曰：女萝，菟丝。寄草上，根不着地。

《吕氏春秋》曰：或谓菟丝无根。非无根也，其不属也，伏苓是也。

《淮南子》曰：苓丝无根而生。伏苓抽，菟丝死。

《抱朴子》曰：案，仙方中自有合离草，一名独摇，一名离母。所以谓之合离，下根如芋魁，有游子十二枚，周环之，大魁数尺。虽相须生，而实不连，以气相属耳。如菟丝之草，下有伏苓之根，无此菟在下，则丝不得生於上。

又曰：初生之根，其形似兔。掘取，刻其血，以和丹服之，立变化，在意所作。

《吴氏本草经》曰：兔丝实，一名玉女，一名松萝，一名鸟萝，一名萝，一名复实，一名赤网。生山谷。

刘桢诗曰：青青女萝草，上依高松枝。幸蒙庇眷恩，为惠不可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芸
《尔雅》曰：，勃也。（郭璞症曰：一名石共，音列。）
《范子计然》曰：石芸出三辅。
甘遂
《广雅》曰：陵旱，甘遂也。
《建康记》曰：建康出甘遂。
《本草经》曰：甘遂，味苦寒。生川谷。治大腹、疝瘕、胀满、面目浮肿，除留饮宿食。出中山。
《范子计然》曰：甘遂出三辅。
《吴氏本草经》曰：甘遂，一名主田，一名日泽，一名重泽，一明嗣鬼，一名陵藁，一名甘藁，一名苦泽。神农、桐君苦，有毒；歧伯、雷公有毒。须二月、八月彩。
马刀
《本草经》曰：马刀，味辛微寒。生池泽。治补中，漏下、赤白、留寒热，破石淋，杀禽兽贼鼠。生江海。
《范子计然》曰：马刀出河东。
《吴氏本草经》曰：马刀，一名齐蛤。（古纳切。）神农、歧伯、桐君咸，有毒；扁鹊小寒，大毒。生池泽江海。彩无时也。
女青
《本草经》曰：女青，一名雀。味辛平。生山谷。治蛊毒，逐邪杀鬼。生朱崖。
《罗浮山记》曰：又有男青，似女青。
《吴氏本草经》曰：女青，一名霍由祇。神农、黄帝辛。
王孙
《本草经》曰：王孙，味苦平。治五藏邪气、湿痹、四肢疼酸。生海西。
《吴氏本草经》曰：黄孙，一名王孙，一名蔓延，一明瀚草，一名海孙。神农、雷公苦，无毒；黄帝甘，无毒。生西海山谷，及汝南城郭垣下。蔓延，赤文，茎叶相当。
因尘
《尔雅》曰：因尘，马生也。
《本草经》曰：因尘蒿，味苦。治风湿、寒热、邪气结、黄疸。久服，轻身益气，能老。生太山。
《吴氏本草》曰：因尘，神农、歧伯、雷公苦，无毒；黄帝辛，无毒。生田中，叶如蓝。十一月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淮术
《吴氏本草》曰：淮术，神农、雷公无毒。生晋平阳、河东平泽。治久咳上气、伤中羸虚，补中益气。
百部
《抱朴子□内篇》曰：百部苗似拔葜，治咳，杀虱。
《博物志》曰：百部与门冬相似。
千岁垣中肤皮
《吴氏本草》曰：千岁垣中肤皮，得姜、赤石脂共治。
{艹缺}
《尔雅》曰：{艹圭}，（音奎。）{艹缺}。（复盆也，实似莓而小，可食。）
《吴氏本草》曰：缺盆，一名复盆。
υ阴实
《吴氏本草》曰： υ阴实，生平谷，或圃中。延蔓如瓜，叶实如桃。七月彩。止温延年。
卷九百九十四　百卉部一
草
《尔雅》曰：卉，草也。草谓之华，木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
《尚书□禹贡》曰：兖州，厥草惟繇。（繇，茂也。）徐州，草木渐包。（渐，进也。包，丛生也。）扬州，厥草惟夭。（少长曰夭。并出《书注》。）
《毛诗□缁衣□野有蔓草》曰：野有蔓草，零露氹兮。（蔓，延也。氹氹然盛多也。）
《毛诗问答》曰：国多兵役，男女怨旷，於是女感伤而思男，故出游於洧之外，托彩芬香之草，而为淫佚之行。时草始生，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时也。
《周礼□秋官下□氏》曰：氏，掌杀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绳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郑玄曰：含实曰绳也。）
《大戴礼》曰：孟春冰泮，百草权舆。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靡草死。（郑玄注曰：旧说靡草。荠葶历之属。）季夏之月，大雨时行，烧行水，利以杀草。（，迫地芟草也。草乾烧之，至此雨水，畜水其中，则草死不生也。）
又曰：霜降之日，草木黄落。
又《檀弓上》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左传□襄公》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僖公》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莸，臭草；薰，香草也。）
《春秋潭潜巴》曰：下不兼，蜚晾蜴草为不生。（言瑞应之物应行上。）
《论语》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汉书□五行志》曰：玄帝永光二年，天雨草叶，相纠结，如弹丸。
《续汉书□五行志》曰：灵帝中平玄年夏，东郡陈留、济阳、长垣、济阴诸县界，有草生，茎大如手指，状似鸠、爵、龙、蛇、鸟兽之形，五苫憎如其物，毛羽头目足翅皆具。
又曰：西夜国生独白草，煎以为药，傅箭，所哨死。
崔鸿《十六国春秋□西秦录》曰：永和二年，国中地震，百草皆自及。
《晋书□载记》曰：符坚至寿春，与符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
《後周书》曰：宇文深，字呕陨，性鲠正，有器局。年数岁，便累石为营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军阵之势。父永遇见之，乃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为名将！”
又曰：宕昌羌俗无文字，但候草荣落，以记岁时。
《吕氏春秋》曰：草有华有ぱ，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
《淮南子》曰：神农始常百草，一日七十毒。
又曰：逮至衰世，草木之勾萌，衔华佩实而死者，不可胜数。
《符子》曰：邻人谓展禽曰：“鲁聘夫子，夫子三黜无忧色，何？”禽曰：“负风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
《人物志》曰：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张良是英，韩信是雄也。
《水经》曰：魏兴锡义山，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风不偃，无风独摇。
又曰：建宁郡，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卉方盛，鸟多误食乌啄，口中毒，必急飞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
《金楼子》曰：鲁城北孔子茔中，不生刺人草木。
崔豹《古今注》曰：牛亨问曰：“草木生类也，有识乎？”答曰：“物有生而有识者，有生而无识者，有不生而有识者，有不生而无识者。夫生而有识者，虫类是也；生而无识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识者，鬼神是也；不生而无识者，水土是也。”
又曰：天雨草，状如莎，绞如丸，无数，皆名曰莲蒌草。
郭子横《洞冥记》曰：东方朔曰：“臣有吉□草十顷，种於九景山东，二千岁一花。此草难种，东取璋琅山表之涧以洒之。臣种来一千九百九十九年矣，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应生。臣走往刈收之，以秣马，马食不觉饥。”帝许之。朔平旦去，至暮而返，背负数束，其形叶似麦而金色，裁长二尺。锉以饲揄，即不觉饥。武帝曰：“种之生否？”朔曰：“臣东游，过吉云之泽，多生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大不如吉口之地。”

又曰：甜溪，水如蜜。东方朔游此水，还，将数斛以献帝。帝投阴井，井里遂恒迢狩寒。洗肉，肌理柔滑。瑶琨，去玉门九万里，有碧草如麦，锉之以酿，则味如酒而酽烈。看之，则颜色如醉；饮一合，则三旬不醒。饮甜水，则随饮随醒也。

《异苑》曰：青州刘丩 画，（音获。）玄嘉初，射得一獐，割五藏，以草塞之，蹙然起走。丩 画怪而拔塞，便复还倒。如此三焉。丩 画密录此种以来，其治伤痍多愈。

《三齐略记》曰：不其城东有郑玄教授山，山下生草如薤叶，长尺馀，坚纫异常。士人名作康成书带。

《括地图》曰：君子民带剑，使两文虎，衣野丝，土方千里，多薰华之草，好让，故为君子国。薰华草，朝生夕死，大极山西有。彩华之草服之，乃通万里之言。

服虔《通俗文》曰：草盛曰{艹奉}，（脯朦切。）生茂曰葆。（音保。）

《方言》曰：凡草生而初达谓之{艹兑}。（音悦）{艹兑}小也。ぼ，杜根也。东齐曰杜，或曰茇。

《博物志》曰：太原晋阳已北，生屏风草。

又曰：黄帝问天老曰：“天地所生，岂有食之令人不世者乎？”天老曰：“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饵而食之，可以长生。太阴之草，名曰钩吻，入口立死。人信钩吻之杀人，不信黄精之益寿，不亦惑乎！”

又曰：海上有草焉，名曰{艹师}（音师。）草。其实，食之如大麦。从七月稔熟，民敛获，名曰自然谷，或曰禹馀粮。

又曰：类，草也，其根名为弱头，大者大如升，其外理白，可以灰汁煮，则凝成熟，可以苦酒淹食之；不以灰煮，则不成熟。蜀人珍贵之。

《异物志》曰：文草作酒，能成其味。以金买草，不言其贵。以美用之故也。

《王逸子》曰：草有玄巨畅威，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气淳美，异於群类者也。

《风俗通》曰：灵帝光和七年，陈留济阴诸郡，路边草生，作人状，操持矛弩牛马，万状备具。後关东诛董卓，陈留济阴弃好即戎，吏民歼残。草妖之兴，岂不或信？

《抱朴子》曰：草有黄精，一名白及。有鸱头、鸢尾、鸡肠、乌喙，而非有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鸟也。
《灵书记》曰：霍山上有神草三十四种。
《典术》曰：寿荣草，出少室金山丘下，服之令人不老。取叶服之，可通百神。
又曰：饵玉长生草，一名通天，价值千万。阴乾方寸，七日再服之，令人得仙。
《师旷占》曰：黄帝问师旷曰：“吾欲知岁苦乐善恶，可知不？”对曰：“岁欲丰，甘草先生。甘草，荠也。岁欲俭，苦草先生。苦草者，葶苈也。岁欲恶，恶草先生。恶草者，水藻也。岁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岁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
《淮南万毕术》曰：回风之草见八方。（取回风草三寸三枚、五寸五枚，以城西面土、三家不汲井口青泥、南鸡欲上栖不上者，并治合为丸，磨其面目，出户，视八方矣。）
《楚辞》曰：春草生兮萋萋，王孙游兮不归。
《古诗》曰：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
又曰：新树兰蕙葩，杂用杜衡草。终朝彩草荣，日暮不盈抱。彩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
又曰：穆穆清风止，吹我罗裳裾。青袍似春草，长条从风舒。
又曰：青青陵中草，倾叶朝日。阳春被惠泽，枝叶可揽结。草木为恩感，况人含气血！
薜荔
《山海经》曰：小华之山有草焉，曰薜荔，状如乌韭，缘木而生。或生石上。食之，以已心痛。
《楚辞》曰：罔薜荔兮为帷，（网，结也。结薜荔为帷帐也。）擗惠[A171]（音眠。）兮既张。（擗，析也。以析惠复[A171]屋上也。）
又曰：彩薜荔兮死晷，搴芙蓉兮木末。
又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石兰
《楚辞》曰：疏中石兰兮以为芳。（王逸注曰：石兰，香草。疏，布也。）
胡绳
《楚辞》曰：索胡绳之纚纚 丽纚 丽。（胡绳，香草也。）
霸薰
《范子计然》曰：霸薰，出霸陵也。
楚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子计然》曰：楚薰，出洛阳也。
楚蘅
《范子计然》曰：楚蘅，出衬揉也。
秦蘅
宋玉《风赋》曰：夫风翱翔，激死蹙上，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
龙须
《山海经》曰：贾超之山，草多龙须。
《广志》曰：龙须，一名西王母簪。
《水经》曰：自洮强南北三百里中，地草并是龙须，而无樵柴。
周景式《庐山记》曰：石门峰，石间多龙须草。
《游名山志》曰：龙须草，惟东阳永嘉有。永嘉有缙□堂，意者谓鼎湖攀龙须时，有坠落化而为草，故有龙须之称。
郑缉之《东阳记》曰：仙姥岩间，不生蔓草，尽出龙须。
《本草经》曰：西超山多龙循，（龙须也。）一名续断。
狼尾
《尔雅》曰：孟，狼尾也。（郭璞症曰：似茅，今人亦以复屋。）
《广志》曰：狼尾子可作黍。
燕麦
《尔雅》曰：{艹禽}，雀麦。（郭璞症曰：即燕麦。）
《古歌》曰：田中菟丝，何常可络？道边燕麦，何常可获？
荆葵
《尔雅》曰：{艹收}，（音翘。）蚍（婢支切。）（房尤切。）也。（郭璞注曰：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谢氏云：小草，多华少叶，叶又翘起。）
《毛诗□宛丘□东门之》曰：视尔如{艹收}。
《诗义疏》曰：{艹收}，一名楚葵。
崔豹《古今注》曰：荆葵，一名葵，一名茈。花色夺目，有红有白有赤。但花异，叶不殊也。
蜀葵
《尔雅》曰：{艹肩}，（音坚。）戎葵也。（郭璞注曰：今蜀葵，花似木槿。）
傅玄《蜀葵赋序》曰：蜀葵，其苗如瓜瓠。常种之，一名引苗，而生华，经二年，春乃发。
虞繁《蜀葵赋》曰：惟兹珍草，怀芬吐荣。挺河渭之膏壤，吸昴纠蹙玄精。绕铜爵而疏植，映昆明而罗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菟葵
《尔雅》曰：{艹希}，（虚机切。）菟葵。（郭璞注曰：颇似葵而叶小，状如黎，有毛，氵勺啖之滑。）
《广志》曰：芩葵，之可食。
凫茈
《尔雅》曰：芍，（都了切。）凫茈也。（生下田，苗似龙须而细，根如指头，黑色，可食。）
《东观汉记》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饿，群入野泽掘凫茈而食之。
乌韭
《广雅》曰：昔耶，乌韭也，生久屋之瓦。在房曰昔耶，在墙曰垣衣。
鹿豆
《尔雅》曰：{艹圈}，（音卷。）鹿藿也，其实{艹狃}。（郭璞注曰：今鹿豆也。叶似大豆，根黄而香，蔓延生。{艹狃}，音纽也。）
《说文》曰：{艹狃}，鹿藿之实也。
《本草经》曰：鹿藿，味苦平，无毒。主治蛊毒、女子腰腹痛、不乐、肠痈、瘰疬、疡气。生汶山山谷。
鹿葱（花曰宜男）
《风土记》曰：宜男草也，宜怀娠妇人，佩植地生男。
傅玄《宜男花赋》曰：猗猗令草，生於中方。华曰宜男，号膺祯祥。
嵇含《宜男花赋序》曰：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殖幽皋曲隰之侧，或华林玄圃，非衡门蓬宇所宜序也。荆楚之士号曰鹿葱，根苗可以荐於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
卷九百九十五　百卉部二
麻
《尔雅》曰：{麻贲}，（符云切。）实。（《礼记》曰：苴麻之有{麻贲}。），麻。（宾狩名也。）{艹字}，麻母。（苴麻盛子者。）
《广雅》曰：{麻贲}，麻也。
《毛诗□黍离□丘中有麻》曰：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又《鸡鸣南山》曰：艺麻如之何？横从其亩。
又《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又《宛丘□东门之》曰：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绩麻者，妇人之事也，疾其今不为。）
《礼记□内则》曰：女子十年不出，母教婉娩听从，（婉谓言语也。娩之言媚也，谓容貌也。）执麻，治丝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说题辞》曰：麻之为言微也，阴精寝密，女作纤微也。麻生於夏。夏，衣物成礼仪，故麻可以为衣。阳成於三，物以化，故麻三变，缕布加也。（宋均注曰：麻须阴以成。夏，枝叶成，谓之衣麻。亦夏至可作衣也。三变，谓麻生成形，一变也；沤取皮，二变也；织成为缕，三变也。）

华峤《後汉书》曰：崔实为五原太守。地宜麻，而民不知种植，又不能缉绩，率尾被，冬月止种细摧，卧其中，吏以草衣其身，乃得出。实至，教之绩织。

《晋中兴书》曰：石勒，昔居与李阳相近。阳性刚愎，每岁与争沤麻池，共相打扑。

沉约《宋书》曰：孝武帝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於此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持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ㄆ盛称上俭素之德，故能光有天下。

《庄子》曰：颜回曰：“愿得郭内之田十亩，以为丝麻，不仕也。”

《淮南子》汾水浊而宜麻。

《列女传》曰：河内二义者，张伯仁、仲仁之撇。兄弟少孤共居。伯仁敦厚谦苦，仲仁骄戾不节。二妇纺绩，得好麻，辄别异之，以为仲仁衣服。

《越绝书》曰：麻林山，勾践欲伐吴，种麻以为弓弦也。

《汉武内传》曰：鹦鹉食麻子。

《晋令》曰：其上党及平阳，输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当绢一匹。课应田者，麻加半亩。

崔实《四民月令》曰：二月、三月可种苴麻。二月可枲麻子。

《本草经》曰：麻ナ，一名麻勃，味平辛。生川谷。治七伤，利五藏，下血气。多食，令人槛厕，狂走。久服轻身，通神明。麻子补中益气，久服肥健不老。生太山。

《吴氏本草经》曰：麻子中人，神农、歧伯辛，雷公、扁鹊无毒。不欲牡厉、白薇，先藏地中者食杀人。麻蓝，一名麻ナ，一名青羊，一名青葛。神农辛，歧伯有毒，雷够允。畏牡厉、白薇。叶上有毒，食之杀人。麻勃，一名麻花。雷公辛，无毒。畏牡厉。

《风俗通》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葛

《尔雅》曰：拔笼，葛也。（似葛，蔓生，有节。江东呼为龙尾，亦谓之虎葛。细叶，赤茎。）

《广雅》曰：女青，葛也。

《毛诗□关雎□葛覃》曰：葛挚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毛曰：覃，延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葛，所以为。）
《毛诗□黍离□葛ぱ》曰：绵绵葛ぱ，在河之浒。（葛也，ぱ也，生於河之涯，得其润泽，以长大而不绝。）
又《黍离□彩葛》曰：《彩葛》，惧谗也。彼彩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葛，所以为也。事虽小，一日不见於君，忧惧於谗矣。）
又《蟋蟀□葛生》曰：葛生蒙楚，{艹敛}蔓于野。
《周书》曰：葛，小人得其叶，以为羹；君子得其材，以为，以为君子朝廷夏服。
《吴越春秋》曰：彩葛之妇人，伤越王用心之苦也，作《苦何之歌》，其辞曰：“葛不连蔓叶台台，常胆不苦味若饴，令我彩葛以作丝。”
《说文》曰：葛，草也。
《本草经》曰：葛根，一名鸡齐根。味甘平。生川谷。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毒。生汶山。
《吴氏本草》曰：葛根，神农甘。生太山。
《说苑》曰：绵绵之葛，在於旷野。良工得之，以为；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楚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思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闻。
藤
《尔雅》曰：诸虑，山{木}。（匠箔东呼{木}为滕，似个狞粗大也。）聂虎{木}。（今虎豆也。缠蔓林树而生，荚有毛刺。匠箔东呼为。聂音涉也。）
《广雅》曰：ぱ，藤也。
《易□困》上六曰：困于葛ぱ，于〇 ：。（王弼注曰：困於极而乘於刚，下无其应，行则愈绕，居不获安。故曰困於葛{木}，于〇 ：者也。）
《毛诗□南有つ木》曰：南有つ木，葛ぱ累之。（注曰：兴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つ。南土之葛ぱ茂盛。笺云：木枝以下垂之故，葛也ぱ也得累而蔓之，而上下俱盛。兴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众妾。）
《诗义疏》曰：累，蔓也。似燕，连蔓生。蔓白色，子赤可食，酢而不美也。幽州谓之推ぱ也。
《山海经》曰：卑山，其上多{木}。（郭璞症曰：今虎豆、狸豆之属。累一名。）
《齐书》曰：解叔谦，字楚梁，雁门人也。母有疾，叔谦夜於庭中稽颡祈福，闻空中语云：“杆疾得丁公藤治，便差！”即访医及草注，皆无识者。乃求访至宜都，遥见山中一老公伐木，问其所用，答云：“杆丁公藤，疗风尤验。”叔谦便拜伏流涕，具言来意。此公怆然，以数段与之，并示以渍酒法。叔谦受之，寻视此人，不复知处。依法为酒，母础即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书》曰：周弘正与子豫玄俱载入东郡，乘小舡渡岸，见藤花。弘正挽而舡复，俱溺仅免，豫玄遂得心惊疾。

《汝南先贤传》曰：蔡顺，字君仲，至孝。所居井桔槔，岁久欲易之。为在母生年上，不敢遽易。一旦，忽生扶老藤绕之，有鸠巢其上。

《金楼子》曰：合浦有康头山，山有一头鹿，额上载科藤一枚，四条直上，各长一丈许。

《口南记》曰：口南出藤，其色如朱。小者以为马策，大者可为柱杖。

崔豹《古今注》曰：酒杯藤出西城。藤大如臂，去实，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彻可爱。实大如杯，味如豆寇，香美消酒。土人提酒来，至藤下，摘花酌酒，以其实消酒。其国人宝之，不传於中国。张骞大宛国得之，事在《张骞出关志》。

《南方草物状》曰：沉藤生子，大如畜瓯。正月华苞，仍猎菖实。十月、腊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真。毛至藤，生山中，大如苹蒿，蔓衍。居民彩取剥之，以作毛，然不多。出兴古、合浦。简子藤，生缘树木。正月、二月华，四五月熟。实如梨，赤如雄鸡冠，核如鱼鳞。取生食之，味淡泊，无甘苦。出交趾合浦。野聚藤，缘树木，二月华苞，仍猎菖实。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瓯。里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苍梧。科藤，生金封山，乌浒人往往卖之。其色正赤，又云以草染之。出兴古。

陈祈畅《异物志》曰：茜蒲藤类，延蔓他树，以自长养。实大小长短如莲，（侧尤切。）着枝格间。实外有壳，又无核，剥乃食之。煮而暴之，甜美，食之不饥。

《临海异物志》曰：种藤附树，作根软弱，须缘树而作上下条。此藤既缠裹树，树死，且有恶汁。藤盛成树，若木自然大者，或五十围。

《异物志》曰：科藤，围数寸，重於竹，可以为杖。篾以缚舡，及以为席，胜於竹也。

《始兴记》曰：黄溪出科藤。

王韶之《始兴记》曰：晋中朝有质子将归，忽有人寄其书，告曰：“吾家在观亭庙石间，有悬藤君，扣藤，家人必自出。”归者如言，果有二人出水取书，并曰：“江伯令君前。”入水，见屋舍甚丽。今俗咸言观亭有江伯神也。（《水经》又载。）

顾徽《广州记》曰：科藤，如并桐，叶疏，外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笔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科藤。藤类有十许种。续断，草藤也，一曰诺藤，一曰十藤，山行渴则止，断取汁饮之。治人体有损绝，沐则长。去地一丈断之，辄更生，根至地永不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异苑》曰：隋郡永阳县有山壁，直千亻刃。岩上有石室，古名为神农窟。窟前有百药丛芰，莫不毕备。又别有异物藤，花形如菱菜，朝紫，中绿，脯黄，暮青，夜赤，五梢耀。

刘欣期《交州记》曰：含水藤，破之得水，行者资以止渴。

裴渊《广州记》曰：力陈岭，民人居之，伐舡为业。随树所居，就以成槽。皆去水艰远，动有数里。山生一草，名曰膏藤，津汁软滑，无物能比，导地牵之，如流。五六丈舡，数人便运。

《岭表录异》曰：南土多野鹿藤，苗有大如鸡子，白者细於筋。彩为山货，流布海内。儋台琼管百姓，皆制藤线，编以为幕。其妙者亦挑纹为花药鱼鸟之状，业此纳官，以充赋税。

女萝

《尔雅》曰：唐蒙，女萝。女萝，兔丝。（别四名也。《诗》曰：爰彩唐矣。）

《毛诗口弁》曰：莵与女萝，施于松柏。（莵，寄生也。女萝，菟丝，松萝也。）

菟瓜

《尔雅》曰：{艹寅}，菟瓜也。（郭璞症曰：似土瓜也。孙炎曰：一明逑裂也。）

乌杷

《尔雅》曰：矍，乌阶也。（郭璞症曰：即乌杷也。子叶相着，状如杷齿，可以染皂。）

羊齿

《尔雅》曰：绵马，羊齿。（郭璞症曰：草，细叶，丛生而毛，有似羊齿。缫者以取茧绪。）

牛{艹颓}

《尔雅》曰：{艹乂}，（大回切。）牛{艹颓}也。（郭璞症曰：匠箔东呼牛{艹颓}者，高尺馀许，方茎，叶长而锐。华紫缥色，可淋以为饮。孙炎曰：车前草，一名牛{艹颓}。）

狗毒

《尔雅》曰：{艹系}，（音系。）狗毒。（樊光云：俗语若如系。）

马帚

《尔雅》曰：{艹并}，（音并。）马帚也。（郭璞注曰：似蒈，可为扫。）

羊桃

《尔雅》曰：长楚，𠂢兆{艹弋}也。（今羊桃也。或曰鬼桃。叶似桃，花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如小麦。）
《毛诗□羔裘□隰有苌楚》曰：隰有苌楚，猗傩其枝。（苌楚乛 兆{艹弋}也。）
《说文》曰：长楚，乛 兆{艹弋}，一名羊桃。
《山海经》曰：丰山其木，多羊桃而方茎。（郭璞症曰：一明嗣桃。治皮肿越。）
羊蹄
《诗义疏》曰：扬州谓羊蹄为{艹逐}。
《广雅》曰：荜{艹昆}，羊蹄。
《本草经》曰：羊蹄，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一明鬼目。味苦寒。生川泽。治头秃、疥瘙、阴热、无子。生陈留。
鼠耳
《广雅》曰：无心，鼠耳也。
《广志》曰：鼠耳，叶如耳，缥色也。
鼠尾
《尔雅》曰：{艹劲}，鼠尾。（孙炎曰：鼠尾可染皂也。{艹劲}，巨盈切。）
《吴氏本草》曰：鼠尾，一名{艹劲}，一名山陵翘。治痢也。
芄兰
《尔雅》曰：，芄兰也。（郭璞症曰：蔓生，断之有白汁，可啖也。）
《毛诗□芄兰》曰：《芄兰》，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芄兰掷戈。（芄兰，草也，柔弱，恒蔓延於地，有所依缘则起。）
《诗义疏》曰：芄兰，摩虏，幽州谓之爵瓢。
卷九百九十六　百卉部三
菊
《尔雅》曰：菊，治{艹墙}。今之秋华菊也。
又《图赞》曰：菊名曰精，布华玄月，仙客是寻，薄彩薄捋。
《礼记□月令》曰：季秋之月，菊有黄华。
《周书》曰：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五日，菊有黄华。伍陋，土不稼穑。
《晋书》曰：罗含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人以为德行之感。
《续晋阳秋》曰：陶渊明，常九月九日无酒，出菊丛中，摘盈把，坐其侧。久之，望见一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即便就酌。
《山海经》曰：九九之山，其草多菊。
《广志》曰：菊有白菊。
《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上有大菊菜，水从山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馀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其中百馀，七十、八十名之为夭。司空王畅、太尉刘宽，袒缘袁隗为南阳太守，闻有此事，令郦月送水三十斛，用饮食澡浴，终然尾。

《抱朴子》曰：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莲花汁、地血汁、樗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得五百岁，仙方所谓日精。

又曰：日精、更生、周盈，皆一菊也，而根茎花实异名。或无效者，以由不得真菊。菊花与薏苡相似，直以甘苦别之耳，菊甘而薏苦。今所有真菊，但为少耳。

《神仙传》曰：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仙。

《博物志》曰：菊有二种，苗花如一，惟味小异，苦者不宜服。

崔实《四民月令》曰：九月九日，可彩菊华。

王韶之《神境记》曰：苜眶郡西有灵源山，其涧生灵芝、石茵，岩有紫菊。

《风土记》曰：日精者，（音苔。）{艹墙}，皆菊华茎植叼名。九月，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九日而用候时之草也。

盛弘之《荆州记》曰：郦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悉芳。菊被崖，水甚甘馨。太尉胡广久患风羸，恒汲饮水，後疾遂瘳，年及百岁。非惟天寿，亦菊所延也。

《名山记》曰：道士朱孺子，吴末入王笥山，服菊花，乘口升天。

《本草经》曰：菊有筋菊，有白菊、黄菊。花一名节花，一名傅公，一名延年，一名白华，一名日精，一名更生，一名阴威，一名朱羸，一名女菊。其菊有两种，一种紫茎，气香而味甘美，叶可作羹，为真菊。一种青茎而大，作蒿艾气，味苦，不堪食，名薏，非真菊也。

《吴氏本草经》曰：菊华，一名女华，一名女室。

《淮南万毕术》曰：以壮菊灰散池中，蛙尽死。

《楚辞》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又曰：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锺会《菊赋》曰：缥绿叶，青柯红芒，华实规圆，芳颖四张。故夫菊有五美焉：圆华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殖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像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

潘尼《秋菊赋》曰：泛流英於青醴，似浮萍之随波。

嵇康《菊花铭》曰：煌煌丹菊，暮秋弥荣。亲尊是御，永祚亿龄。

若

《毛诗疏》曰：若，饶也，幽州谓之翘饶。蔓生，茎如劳豆而细，叶似蒺藜而青。其华细绿色，可生食，味如小豆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草经》曰：陵若生下湿死晷，七八月华。华紫，似今紫草，可以染帛。煮沐头，即黑。

萱

《毛诗□伯兮》曰：焉得谖草，言树植党。（背，北堂也。）愿言思伯，使我心。

《说文》曰：荮，忘忧草也。

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忧，则赠以丹棘，一名忘忧草也。

《博物志》曰：《神农经》曰：“上药养性，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

《风土记》曰：花曰宜男，妊妇佩之，必生男。又名萱草。

《本草经》曰：荮，一名忘忧，一名宜男，一名妓女。

《录异记》曰：妇人带宜男草，生儿。

束《发蒙记》曰：甘枣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忧。

任《述异记》曰：荮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吴中书生谓之疗愁。

嵇康《养生论》云：荮草忘忧。

苜蓿

《史记》曰：大宛有苜蓿草，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汉书□西域传》曰：蚌国有苜蓿，大宛马嗜苜蓿。武帝得其马，汉使彩蒲桃、苜蓿种归，天子益种离宫别馆旁。

《晋书》曰：华广免官为庶人。晋武帝登陵□台，槛邈苜蓿园，阡陌甚整，依然感旧。太康初大赦，乃得袭爵。

《西京杂记》曰：乐游苑中，自生玫瑰树，下多苜蓿，一名怀风。时或谓光风在其间，常肃肃然照其光彩，故曰苜蓿怀风。茂陵人谓为连枝草。

《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所得蒲桃、胡葱、苜蓿，

《述异记》曰：张骞苜蓿园，在今洛中，苜蓿，本胡中菜，骞始於西国得之。

杨咳戩《洛阳伽蓝记》曰：宣武场在大夏门东北，今为光风园，苜蓿出焉。

菅

《尔雅》曰：白华，野菅。（菅，茅属也。）

《毛诗□宿丘□东门之池》曰：东门之池，可以沤菅。

又《白华》曰：周人刺幽后也。白华菅兮，白茅束兮。

又《题纲》曰：白华，野菅，草也，其性柔仞堪用。取此白华，而将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恶人蒙善，好人见弃也。

《左传□成公九年》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输有姬姜，无弃憔悴。

《周书》曰：成王时，会稽人献以菅。（“会”，或作“禽”。亦东南蛮。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草坚忍。）
《山海经》曰：天帝之山，其下多菅。
《异物志》曰：香菅似茅，而叶长大於茅。不生污下之地，生丘陵山岗。凡所蒸享，必得此菅苞裹，助调五味，益其芬菲。
茅
《尔雅》曰：，（音速。）壮茅也。（白茅属。）
《易□泰卦》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王弼注曰：茅之为物，被其根而相牵引也。茹，相牵引之貌也。汇，类也。阳以其类引而升，故为茹而征吉。）像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又《大故翟》曰：藉用白茅，慎掷炅也。
《尚书□禹贡》曰：荆州，厥贡苞匭菁茅。（孔安国曰：茅以缩酒也。）
《毛诗□鹊巢□野有死麕》曰：野有死麕，白茅苞之。
陆机《毛诗疏义》曰：“白茅苞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礼物，充祭祠，缩酒用之。
《毛诗□豳□七月》曰：昼尔于茅，宵尔索。
《周礼□天官上□甸师》曰：祭祠供萧茅。
《左传□僖上》曰：齐侯伐楚，谓楚曰：“恩灞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尾缩酒，寡人是徵！”
《史记□封禅书》曰：管仲说齐桓公：“古之封禅，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孟康曰：所谓零也。
《典略》曰：武王伐殷，微子启肉袒面缚，牵羊把茅，膝行而前。
《吴志》曰：徐盛与曹休战，贼积茅草欲焚盛。盛烧船而去，贼一无所得。
《吴录□地理志》曰：桂阳郴县有青茅，可染青。零陵香陵有香茅，古贡之缩酒。
《吴志》曰：刘备连营挑战，陆逊曰：“吾已晓破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逊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其四十馀营。
《晋书□地理志》曰：零陵县有香茅，气甚芬香，古贡之以缩酒。
沉约《宋书》曰：江夏王义恭，大明玄年，有三脊茅生石头西岸。又累表劝上封禅，上甚悦之。
《唐书》曰：开玄十三年，抚州三脊茅生石头。
《六韬》曰：文王畋于渭阳，见吕尚坐茅以渔，文王劳而问焉。
《庄子》曰：小巫见大巫，枝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
《尹文子》曰：尧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阶三尺，茅茨不剪。
《尹子》曰：汤救旱，素车白马，布衣，身婴白茅，以身为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文》曰：茅，菅也。
陆贾《新语》曰：伊意出负薪之野，修道德於茅吕戴下。
《风俗通》曰：谨案，《诗》曰：“手如柔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
《汉武故事》曰：帝拜栾大为天道将军，使着羽衣，立白茅，上授玉印。大亦羽衣，立白茅。上授印，示不臣也。
《神仙传》曰：介像受气禁术，能茅屋上燃火煮鸡，使茅不焦。
又曰：曹公捕左慈，数日不得。便断头，曹公大喜，定视之，是一束茅耳。
盛弘之《荆州记》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所以责楚。
《广州记》曰：董奉与士燮同处数载，积思欲还豫章。燮情拘留不能免，後乃托以病死。燮开棺看，乃是茅人。
《楚辞》曰：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扬雄《反骚》曰：费椒椒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琼茅。（一茎三脊茅。）
紫草
《尔雅》曰：藐，茈草也。（郭璞曰：可以染紫也。一名茈{艹戾}，《广雅》云。）
《广雅》曰：紫芳，紫草也。（芳音仍。）
《说文》曰：茈藐，紫草。
《山海经》曰：劳山多茈草，一名紫英。
《寻阳记》曰：石井山，曾有行人见山上有彩紫草者。此人谓村人，揭锸而往见，山上人便去。闻有呼“昌容”者，曰：“人来取尔草！”既至山顶，寂莫无所见。
《列仙传》曰：昌容，常山之道士也。自称殷王女，二百馀年而颜色如少。能致紫草，与染家，得钱以遗孤老。
《淮南子》曰：紫草生於山，不能生盘石之上。
《抱朴子》曰：黄金成以为丸，以紫草煮一丸，咽其汁，可百日不饥。
《博物志》曰：平氏阳山，紫草特好，其他者色浅。
《吴氏本草》曰：紫草节赤，二月花。
《本草》曰：紫草，一名地血。
蓝
《毛诗□鱼藻□彩绿》曰：终朝彩蓝，不盈一。（，衣蔽膝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令民刈蓝以染。为阳长也，此月蓝始可刈。
谢承《後汉书》曰：弘农杨震，字伯起，常种蓝自业。诸生恐震年大，助其功佣，震喻而罢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孙卿子》曰：青生於蓝，而青於蓝。
《秦子》曰：常闻仁人当如园圃之蓝，不异众草，染而後彰。
赵歧《蓝赋序》曰：余就医偃时岳，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殖。慨其遗本，遂作赋一章。

《尔雅》曰：茹{艹虑}，茅。（郭璞症曰：今之也，可以染绛。）
《毛诗》曰：《东门之单》，刺乱也，男女不待礼而相奔者也。东门之单，茹{艹虑}在阪。（《笺》云：城东门之外有单，单边有阪，茅生焉。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辞。）
《说文》曰：茅，茹{艹虑}也。人血所生，可以染绛。
《汉书》曰：若千亩卮茜（草根子可用染也，）千畦姜韭，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山海经》曰：厘山之阴，多。（郭璞曰：，茅也。）
《范子计然》曰：根，出北地，赤色者善也。
卷九百九十七　百卉部四
荼
《尔雅》曰：鞫，苦菜。（苦菜可食。）
《毛诗□谷风》曰：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又《蟋蟀□彩苓》曰：彩苦彩苦，首阳之下。（苦，苦菜。）
《礼记□月令□孟夏》曰：小满之日，苦菜秀。
蔡邕《章句》曰：苦，菜也。不荣而实谓之秀。
《广雅》曰：游冬，苦菜也。
{艹戾}（来计切）
《说文》曰：{艹戾}草，可以染黄。
《汉书》曰：诸侯王（音戾。）绶。如淳曰：“，绿出。”晋灼曰：“，草名。出琅琊平昌县，似艾，可染，因以为绶名。”
蒿
《尔雅》曰：蘩，皤蒿。（郭璞症白：白蒿也。）蒿，[B113]也。（郭璞症曰：今人彩青蒿香中炙啖者为[B113]也。[B113]，愆刀切。）蔚，牡[B113]。（无子者。）
又曰：蘩之鬼，秋为蒿。（鬼，类也。春时各有种名，至秋老成，皆通呼为蒿。）
《大戴记》曰：周时，德泽洽和，蒿茂大，以为蒿柱，名为蒿宫。此天子之路遣。（《博物》又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机《毛诗疏义》曰：彩蘩，《尔雅》曰：“皤，蒿也”凡艾色白为皤，今白蒿是也。春生，秋乃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谓之旁勃。
又曰：匪莪伊蔚。蔚，牡蒿，牧[B113]也。似蒿，三月始生，七月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为角，角似小豆角，锐而长。一名马新蒿。
《毛诗□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毛云：[B113]也。）
青蒿
《诗疏义》曰：茢，青蒿也，荆豫汝阴皆谓之[B113]。
《东观汉记》曰：杜林寄隗嚣地，终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
《隋书》曰：初，唐高祖欲遣李密东征，朝士谏曰：“李密性多轻狡，好为反叛，愿勿遣之！”帝曰：“蒿箭射蒿蔂耳，吾岂不知耶？”
《三辅决录》曰：孙晨，字玄公。冬月无被，以蒿一束，暮卧，旦收之。
《神仙服食经》曰：十一月彩彭勃。彭勃，白蒿也。兔食之，寿八百岁。
莪蒿
《尔雅》曰：墉，萝。（今莪蒿也。亦曰廪蒿。）
《毛诗》曰：《菁菁者莪》，乐育材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又《谷风□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诗义疏》曰：墉，蒿也。生泽田渐洳处，叶似邪蒿，细科。二月中生茎叶，可食。又可蒸，香美，颇似蒌蒿。
《说文》曰：墉，蒿也。从草我声。
《广志》曰：墉蒿，廪蒿。
《钱塘记》曰：灵隐山树，树下生莪，郁茂，若沃土所生。
蒌
《毛诗□关雎□汉广》曰：言刈其蒌。（蒌，蒿也。）
陆机《毛诗义疏》曰：茏，叶似艾，色白，长数寸，高尺馀。好生死晷，脆美可食。
王刍
《尔雅》曰：𥫱，王刍也。（𥫱蓐也。今呼鸱脚沙。）
《吴氏本草》曰：王刍，一名黄草。神农、雷公生太山山谷。治身热邪气、小儿身热。
蓍
《洪范五行传》曰：莞之为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茎，此草木之寿，知吉凶者也。圣人以问鬼神焉。
《说文》曰：莞，蒿属也。生千岁，三百茎，《易》以为数。天子蓍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记》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大，其丛生者百茎共根。今世取八十茎长八尺，即难得矣；六十茎长六尺，即可用也。
《淮南子》曰：上有丛蓍，下有神龟。
《论衡》曰：荛，生七十岁生一茎，七百岁生十茎。神灵之物，故迟也。
蓬
《尔雅》曰：啮，雕蓬。荐，黍蓬。（别蓬种类。）
《尚书大传》曰：子夏於壤室编蓬户，弹琴瑟以歌先生之风，可以发愤矣。
《毛诗□鹊巢□驺虞》曰：彼茁者蓬。（蓬，草名也。）
又《伯兮》曰：自怖飐东，首如飞蓬。
《礼记□内则》曰：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桑弧蓬矢，本太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
《礼记□儒行》篇曰：蓬户瓮牖。（编蓬为户也。）
《魏略》曰：鲍出，值饥饿，彩蓬实，得数斗，为母作食。
《三辅决录》曰：张仲蔚，平陵人也。与同郡魏景卿，俱隐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属驶猿。所居蓬蒿没人。
《管子》曰：无法程式，飞捶而无所定，谓之飞蓬之间，明主听此言。
《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
《晏子》曰：鲁哀公失国，走齐，景公问焉，曰：“子之年甚少矣，道止于此乎？”哀公对曰：“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礼不能亲人；多谏我者，吾忌不能从。以内无弼，外无辅，弼辅尾人，讠 舀谀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本，密其枝叶也。”（《说苑》又载。）
《庄子》曰：列子食於道，见百岁髑髅，扌 蹇蓬而指之，曰：“惟予与汝。知未曾死。未曾生也。”
《商君书》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者，乘风之势也。
《淮南子》曰：见飞蓬转，而知为车。
《楚辞》曰：蓬艾亲入，御干第兮。（第，床簟也。喻亲密。）
曹植诗曰：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何意回飚举，吹我入□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流宕子，捐躯远从戎。
司马彪诗曰：百草应节生，含气有深浅。秋蓬独何华，飘摇随风转。
王朗《谏行役夜表》曰：司空臣朗言：朗闻飞蓬随风，集于王梁之衡，而驷马为植导，乳虎为之走。蓬非马之策，马非蓬之敌，所以或奔走者，惊也。
萧
《尔雅》曰：萧，荻。（即蒿。音狄。）
《毛诗□黍离□彩葛》曰：彼彩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诗义疏》曰：萧，今荻蒿也。或谓牛尾蒿。茎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祠，脂之为香也。许慎以为艾蒿，非也。《礼王度记》曰：士萧，庶人艾。艾萧不同，明矣！

《毛诗□蓼萧》曰：《蓼萧》，泽及四海也。蓼彼萧斯，零露氵胥兮。

《周礼□天官上》曰：甸师，祭祠供萧茅。

《说文》曰：萧，艾蒿也。

《庄子》曰：河上有家贫穷，纬萧为业。（司马彪曰：萧，蒿也。纬，织也。织蒿为箔。）

《山海经》曰：囊山之阴多萧。

《郭璞诗》曰：得意在兰荪，忘怀寄萧艾。

艾

《尔雅》曰：艾，冰台。（今艾蒿也。）

《毛诗□黍离□彩葛》曰：彼彩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齐书》曰：纪僧真为高帝冠军府参军主簿。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而白之高帝，曰：“诗人彩萧，萧即艾也。萧生断流，卿勿广言。”

《陈书》曰：陈暄，素通脱，以俳优自居，傲弄转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搏艾为帽，加于其首，以火之，燃及於，垂涕求哀，声闻於外，而弗之释。

《庄子》曰：越王子搜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从。之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

《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汉武帝内传》曰：削冰令正圆，举以向月，以艾於後，承其影，得火。

《师旷占》曰：岁疫，病草先生，病草者，艾也。

崔实《四民月令》曰：三月可菜艾。

王瓜

《周书》曰：立夏之日，蝼蝈鸣。又五日，丘蚓出。又五日，王瓜生。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

《春秋运斗枢》曰：机星散为菽蒌。

薇

《尔雅》曰：薇，垂水。（生於瞬颠。）

《毛诗□鹊巢□草虫》曰：陟彼南山，言彩其薇。

又曰：《彩薇》，遣戍役也。彩薇彩薇，薇亦柔止。

《史记》曰：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隐首阳山，彩薇而食之。

《广志》曰：薇叶似萍，可蒸食。

《三秦记》曰：伯夷食薇，三年颜色不异。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莎

《尔雅》曰：𠂢 蒿，（胡老切。）侯莎，其实是。（《夏小正》曰：𠂢 蒿也者，莎{艹隋}。是者，其实。是，大兮切。）

《广雅》曰：地毛，莎{艹隋}也。

《广志》曰：莎可以为雨衣。

《毛诗题纲》曰：“南山有台”，台，一名夫须，莎草也。言山生台及莎，以自荫，喻人君得贤以自尊也。

《後周书》曰：豆卢宁，常与梁人企定遇于平凉川，相与肆射。乃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七发五中。企定时以为能，赠遗甚厚。

任《述异记》曰：昔战国时，魏国苦秦之难，有民从征，戍秦不返。其妻思之而卒。既葬，冢上生木，枝叶皆向夫所在而倾，因谓之相思木。今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人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

蒺藜

《尔雅》曰：茨，蒺藜也。（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

《易□困卦》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毛诗》曰：《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墙有茨，不可扫也。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义熙中，宫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

《说苑》曰：晋平公置酒𠂤祁之台，使郎中马童布蒺藜於阶下，令召师旷。师旷至，履而上堂，仰天叹曰：“夫肉生虫，还自食。木生蠹，还自刻。人出妖，还自得；九鼎之具，不当生怠。王堂廇，不当生蒺藜，来月八日，修百宫，立太子，君将死矣。”至期果死。

又曰：阳虎得罪于卫，北见简子，曰：“自今以来，不复树人矣。”简子曰：“何哉？”阳虎对曰：“夫堂上之人，吾所树者过半；朝廷之吏、边境之士，臣所立者，亦过半矣。今夫堂上之人，亲却臣於君，朝廷之吏，亲危臣於法，边境之士，亲劫臣於外。”简子曰：“惟贤者为能报，愚不肖者，不能。夫树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食焉；树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树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来，择人而树之毋已树而择之。

《续搜神记》曰：沛国一士人，姓周，生三儿，向应可语便哑。有一人径门过，乞饮，曰：“君有罪，可远内自思，我於外待君。”主人异其言，乃知非常人，便入内思愆，出谓客曰：“昔为小儿时，燕巢中有三子，试以指纳巢中，燕子亦出口承之。乃取三蒺藜与其子，其子吞之即死。其母寻还，不复见其子出，徘徊，悲鸣而去。有此事，今甚悔之。”客曰：“是矣！”便闻其儿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语周正。客乃去，不知所在也。
《本草经》曰：莛藜，一名止行，一名升雅，一名旁通，一名水香。
《离骚》曰：江蓠弃於穷巷兮，蒺藜蔓乎东厢。
卷九百九十八　百卉部五
{艹富}
《尔雅》曰：{艹}，{艹富}。（大叶，白华。根如指，正白，可啖，{艹}，方服切。{艹富}，音富。）
又曰：{艹}，{艹}茅。（{艹}华有赤者为蔓，{艹}一种耳，亦如{艹陵}、苕，华黄白异名也。{艹}，巨营切。）
《毛诗□鸿雅》曰：我行其野，言彩其{艹}。（《毛诗》云：恶菜也。《诗义疏》曰：河内关中谓{艹}为{艹}，兖、幽州谓之燕{艹}，一名爵弁，一名{艹}。根正白，著熟热灰中温灰中温啖，饥荒可蒸以御饥。汉祭甘泉或用之。其华有两种，叶细而行赤，有臭气也。）
《广雅》曰：乌，（愆许切。）{艹}也。
《说文》曰：{艹}茅，{艹}也。一曰舜。从草，声。{艹}，{艹富}也。{艹富}，从草富声。{艹}，从草声。
《风土记》曰：{艹}，蔓生，被树而升。紫黄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蒂，长七八尺，味甜如蜜。
苹
《尔雅》曰：苹，{艹赖}萧。（郭璞曰：今{艹赖}蒿也，初生可食。）
《毛诗□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郑玄云：{艹赖}萧也。《诗义疏》云：{艹赖}萧，叶青白色，茎似蓍而轻脆，始生者可食，亦可蒸也。）
商{艹棘}
《尔雅》曰：髦，颠{艹棘}。（孙炎曰：一名白棘。郭璞症曰：细叶，有刺，蔓生，一名商{艹棘}。《广雅》云：女木也。）
窃衣
《尔雅》曰：{艹}{艹}，窃衣。（孙炎曰：江淮间食之。其花着人衣，故曰窃衣。郭璞曰：似芹，可食，实大如麦，两两相合，有毛，著人衣。）
莒
《尔雅》曰：莒，马舄。马舄，车前也。（郭璞症曰：今车前草，大叶，长穗，好生道边，江东呼虾蟆衣。《周书》所载同名耳，非此莒。）
《广雅》曰：莒，当道、马舄。
《毛诗□关雎》曰：《莒》，后妃之德也。彩彩（音浮。）莒，薄言彩之。（毛云：莒，车前，大叶，好生道边也，宜怀妊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仙服食经》曰：车前实，雷之精也。服之形化。八月彩地衣。地衣者，车前实也。
《本草经》曰：车前实，一名当道，一名牛舌。
藜
《毛诗□嘉鱼》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
《诗义疏》曰：莱，藜也。茎叶皆似王刍。今兖州蒸以为茹，谓之莱。而谯沛人谓鸡苏为来。故《三仓》云：莱，茱萸。此二草异而名同。
《礼记□月令》曰：孟春行夏令，则藜莠，蓬蒿并兴。
《家语》曰：子路见孔子，曰：“负重涉远，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而为负米百里之外。亲殁之後，南游，从车百乘，积粟万锺，累姻狩坐，列鼎而食。愿欲食藜藿，为亲负米，不可复得也！”
又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礼也。路出於陈、蔡。陈、蔡大夫日相与谋曰：“孔子贤圣，其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病。若用於楚，陈、蔡危矣！”遂使兵拒孔子。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道所通，藜羹不充，从者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圣。
又曰：曾参，後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圣。及其妻为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羹，小物耳。吾欲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
《山海经》曰：泰山有草焉，名曰藜，如荻，可以为疽。（郭璞注曰：为，治也。）
虞盘佑《孝子传》曰：曾子以藜蒸不熟遣妻。
《庄子》曰：孔子穷於陈、蔡间，七日不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
又曰：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屣履，杖藜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
《韩子》曰：尧之王天下也，粝粱之食，藜藿之羹。
王（音负）
《礼记□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生。（蔡邕《章句》曰：，草名也，生於陵也。）
ワ（徒吊切）
《尔雅》曰：拜{艹商}，（音商。）ワ。（蒿ワ，亦似藜。）
《广雅》曰：芾，ワ。
《淮南子》曰：藜ワ需而长，日加四寸，不可以为栌栋。
戒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越志》曰：广州有大树，可以御火，山北谓之慎火。或多种屋上，以防火也。但南方无霜雪，其花不凋，故生而成树耳。
《本草经》曰：景天，一名戒火，一名水母花，主明目轻身。
胡
《尔雅》曰：{艹卷}耳，苓耳。（《广雅》云：耳也，亦云胡也。江东呼为常。或曰苓耳。形似鼠耳，丛生如盘。）
《广雅》曰：一名耳。
《毛诗□关雎□卷耳》曰：彩彩卷耳，不盈顷筐。（毛云：苓耳。）
《诗义疏》曰：苓耳，叶青白，似胡荽。白华细叶，茎蔓生。可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妇人耳，谓之草，幽州谓之爵耳。
《博物志》曰：洛中人有驱羊入蜀者，胡葸子着羊毛，中国人取种，因名羊负来。
卷施
《尔雅》曰：卷施草，拔心不世。（宿莽也，《离骚》云。）
《南越志》曰：宁乡县，草多卷施，江淮间谓之宿莽。
薔薇
《神农本草》曰：薔薇，一名牛膝，一名薔麻。
《吴氏本草》曰：薔薇，一名牛勒，一名牛膝，一名薔薇，一名山枣。
{艹巩}
《尔雅》曰：竹，（匹善切。）蓄。（郭璞症曰：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杀虫。）
《说文》曰：，{艹巩}也，从草扁声。
《本草经》曰：，蓄，一名竹。
《吴氏本草》曰：蓄，一名畜辩，一名蔓。
鬼目
《尔雅》曰：符，鬼目。（郭璞注曰：匠箔东有鬼目草，茎似葛，叶圆而毛。子如耳，赤色丛生。）
《吴志》曰：建业有鬼目菜，於工人黄狗家，生依枣树，长丈馀，茎广四寸，厚二分。
《本草经》曰：鬼目，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名羊蹄。
复盆
《尔雅》曰：{艹圭}，（苦圭切。）{艹缺}（去悦切。）。（郭璞注曰：复盆也，实似莓而小，亦可食。孙炎曰：青州曰{艹圭}。）
《广雅》曰：{艹缺}，陆英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抱朴子》曰：俗人见方用{艹缺}、复，谓之瓦器。近易之草，或不知蓬累一名陵{ぱ系}。
《甄氏本草》曰：复子，一名马瘘，一名陆荆。
酢浆
《尔雅》曰：，寒浆。（今酸浆草，江东呼曰苦。音针。）
《本草》曰：酢浆，一名酸浆，平寒无毒，生川泽，及人家田园中。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产难，吞其实，立产。
《吴氏本草》曰：酸浆，一名酢浆。
稂
《尔雅》曰：稂，童粱也。（稂，莠类也。）
《国语》曰：季文子相宣、成，尾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捐𠂤曰：“不华国也？”文子曰：“吾闻以德荣为华，不闻以妾与马。”献子闻，囚之七日。自是妾衣七升之布，马食稂莠。文子曰：“过而能改，民之上也！”（夫达曰仲孙他，孟献子庶子。）
《毛诗□曹□蜉蝣□下泉》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稂同粱也。）
又《大田》曰：不稂不莠，去其螟。
《诗义疏》曰：禾粟秀为穗，而成𠂇穎，如骨之童稂。
莠
《毛诗□甫田》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甫，大也。大田过度，而无人功，终不能获。）无思远人，劳心忉忉。
《韦曜问答》曰：“甫田维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
《左传□襄六》曰：郑公孙挥过伯有氏，其门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犹在乎？”（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
《晋书》曰：明帝时，王如举兵作乱，令人种禾，禾悉变莠。俄而军败，降於王敦，为敦所杀。
绶
《尔雅》曰：[B187]，绶。（小草，有杂色，似绶。[B187]，五雁切。）
《毛诗义疏》曰：[B187]，五色，作绶文，故曰绶草。
台
《尔雅》曰：台，夫须。（台可以为御雨笠。）
《毛诗□嘉鱼》曰：《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南山有台，北山有莱。（台，夫须也。莱，草也。山有草木，以自复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
《毛诗义疏》曰：旧说莎草也，可为蓑笠，故曰台笠缁撮。或云台草，有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坚细滑致，可为簟笠。南土多有。
《纂文》曰：台，一曰山莎，可作笠。
皋芦
《南越志》曰：龙川县有皋芦草，叶似茗，味苦涩，土人以为饮。今南海谓过罗，或曰拘罗。
翘摇
《尔雅》曰：柱夫摇车。（郭璞注曰：蔓生，细叶，紫花，可食。今俗呼翘摇车。）
土瓜
《尔雅》曰：菲，{艹息}菜。
又曰：菲，芴。（郭氏云：菲草生下湿地，似芜菁，华紫赤色，可食。郭璞注曰：即土瓜。孙炎曰：菲，{艹}类。芴音物。）
《毛诗》曰：彩葑彩菲，尾下体。（《毛诗》曰：茏，须也。菲，芴也。《诗义蔬》曰：菲似{艹}，茎粗叶厚而长，有毛。三月中蒸为茹，滑美。亦可作羹。幽州人谓之芴。《尔雅》谓{艹息}菜。今河内谓之宿菜也。又，《毛诗》郑笺云：此二菜者，蔓菁与葛之类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恶时也。）
《广雅》曰：土，芴也。（《本草》云：王，一名土。）
崔实《四民月令》曰：二月尽，三月，可彩土根。
菌
《尔雅》曰：中馗，菌。（郭璞症曰：地蕈也，似盖，匠箔痘憎为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小者，菌。（注：大小异名。）
《列子》曰：朝菌不知晦朔。朽穰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
《庄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司马曰：大芝也。天阴时生粪土，日见时萎，故不知月始终。）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骆越之菌。
《说苑》曰：雍门周对孟常君曰：“夫以秦楚之强，而报於弱薛，譬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
《博物志》曰：江南诸山郡中，大木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椹。食之有味，而忽有毒，杀人。云此物往往自有毒者。或云蛇所着之枫树生者，啖之令人笑，不得止。治之，饮土浆多愈。
《风土记》曰：“阳羡袁君庙有祈雨者，则祝称神命，常赐芝草。草菌也。便以神前酒杯灌地，以大羹杯复之。有须，发杯，而菌生。今犹然。
《异苑》曰：交州诸郡有菌，以叶途人躯，便举体菌生。生既遍，便就朽烂，肌肉消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承露

《尔雅》曰：{艹终}葵，蘜露。（郭璞曰：承露也。大茎，小叶，花紫黄色。{艹终}音终。）

《陈留耆旧传》曰：梁垣牧为郡功曹，与君归乡，为赤眉所得。贼将啖之。牧求先。贼长义而释牧，送蘜露实一斛。

扶老

《汝南先贤传》曰：蔡顺，事母至孝。井桔槔朽杯，在母生年上，顺不敢治之。俄而有扶老生，绕之，遂坚。

《晋宫阁名》曰：华林园，扶老三株。

《广志》曰：扶老，华黄如金，名金草。

卷九百九十九　百卉部六

芙蕖

《尔雅》曰：荷，扶蕖。（别名芙蓉，江南呼荷。）其茎茄，其叶{艹遐}，蒲菡{艹密}，（茎下白在泥中者。）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莲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者也。薏音亿。）

《广雅》曰：苷萏，芙蓉。

《周书》曰：鱼龙成则薮泽竭，即莲藕掘。

《毛诗口泽陂》曰：彼泽之陂，有蒲与荷。（荷，芙蕖也。）

又《山有扶苏》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荷华，扶蕖也。）

《毛诗义疏》曰：芙蕖，茎为荷。其华未发为菡萏，已发为芙蕖。其实莲，莲青皮，里白子为的，的有青，长三分，如钩，为薏，语曰：“苦如薏”也。的，五月中生，生啖脆。其秋表皮黑，的成食，或可磨以为饭，轻身益气，令人强健。幽、荆、杨、豫取备饥年。其根为藕，幽州人谓之光，为光如牛角。

谢承《後汉书》曰：郑敬为新迁功曹，常与同郡邓敬因折芰为坐，以荷献肉，瓠瓢盈酒，言谈弥日。

《宋书》曰：臧质说南郡王义宣反，兵败，无所归，乃入南湖。逃窜无食，摘莲啖之。追兵至，窘急，以荷复头，自沉於水，惟出鼻。军主郑俱儿望见，射之中心，兵刃乱至，肠胃带萦水草。

沉约《宋书》曰：文帝玄嘉二十一年，天泉池、乐游苑池、玄团池生莲同。

《宋起居注》曰：泰始二年，嘉莲一诗，骈花实，合跗同茎，生豫州鳣湖。

《宋记》曰：文帝玄嘉年，莲生建康额担湖，一茎两华。

《齐书》曰：涪陵王凿金莲花以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出芙蓉。

《三国典略》曰：齐师伐梁，梁以粮运不继，调市人馈军建康，令孔奂以麦屑为饭，用荷叶裹之。一兽之间，得数万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曰：梁江从简，光禄大夫革之子也。颇有才学，年十七，为《彩荷调》以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敬容弗觉，惟惟嗟其工。

《管子》曰：五沃之土生莲。

《王子年拾遗记》曰：汉昭帝游柳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叶柔甘可食，芬气闻十里之内，莲实如珠。

郭子横《洞冥记》曰：北及玄坂，去崆峒十七万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万里，流珠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

《抱朴子》曰：千岁神色，巢於莲叶之上。

《万岁历》曰：齐太和二年，乌程县阁下生莲华。

顾启期《卤载记》曰：娄门东南有华敷陂，中生千叶莲花。其荷尾，菡{艹舀}色白，岂佛经所载者乎？

《古今注》曰：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泽中，一名泽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紫、青、黄，惟红白二色苦多。华大者至百叶。

《华山记》曰：山顶有池，池中生千叶莲华，服之羽化，因孟山。

《诸草木方》曰：七月七日，彩莲华七分；八月八日，彩粱赠八分；九月九日，彩莲实九分。阴乾，下{艹旋}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真人关尹传》曰：老子语喜：“天崖之渊，真人所游，各各坐莲华之上，一华殁ú十丈。”

《说文》曰：茄，芙蕖茎也。荷，芙蕖实也。蓉，芙蕖本也。

《搜神记》曰：王敦在武昌，铃下仪仗生莲华，五六日而落。说曰：《易》称“枯杨生华”，何可及也？今狂华生枯木，敦终逆而身死。

王韶之《神境记》曰：九嶷山，过半路皆行竹松下，夹路有青涧，涧中有黄色莲，华，芳气盈谷。

《幽明录》曰：晋末，黄祖至孝。母础笃，庭中稽颡，俄顷，天汉开明，有一老翁以两丸药赐，母服之，众患顿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泛河而来。”依期行，见门，题曰善福门。内有水，曰湎源池。有芙蕖，如车轮。

《浮图澄传》曰：澄以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青莲华出。

《外国事》曰：私诃条国，大洲上有大山，上有石井，井自生千叶白莲华，及众莲华出。

陶隐居《本草注》曰：宋时，太官作羊血，（空绀切。）削藕，误落中，遂皆散不凝。医仍用治血，多效。

《神农本草注》曰：血藕实茎，一名死辚，所在地泽皆有。生豫章汝南郡者良。苗高五六尺，叶团青，大如扇。其花赤，名莲荷。子黑，状如羊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范宁为豫章表曰：新途令孟佃贸测列县厅事前二丈陆地生莲华，入冬死，至阳更生四枝。今年三月，复生故处，蘩殖转多。华有二十五杖，鲜明可爱，有异常莲。

《古诗》曰：涉江彩芙蓉，兰泽多芳草。彩之欲遗谁？思之在远道。

《楚辞》曰：芙蓉始发，杂芰荷些。紫茎屏风，（屏风，水葵。）文绿波些。（言复有水葵生於中也，茎紫色，风砌狞波，绿其叶而生纹也。或曰：紫茎，言荷茎紫色；屏风，谓荷叶如屏风。）

张奂《芙蓉赋》曰：黄螺圆出，垂蕤散舒，缨以金牙，点以素珠。

曹植《美芙蓉赋》曰：竦芳柯以从风兮，奋纤枝之璀璨。其始荣也，皎若夜光寻扶木；其扬辉也，晃若九日出谷。芙蕖蹇产，菡萏星属。丝条垂珠，丹茎加绿。兮ㄏㄏ，烂若龙烛。

潘尼《芙蓉赋》曰：或擢茎以高立，似雕辇之翠盖。或委波而布体，拟连璧之攒会。

《古诗》曰：江南可彩莲，莲叶何田田！

《楚辞》曰：令薜荔以为理兮，惮举趾而缘木。因芙蓉而为媒兮，惮褰裳而濡足。

又曰：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

又曰：筑室兮死碁，葺芝兮以荷盖。

《傅玄歌》曰：曲池何澹澹，芙蓉敞清源。荣华盛壮时，见者谁不叹？一朝光彩落，故人不回颜。

蒲

《尔雅》曰：茭，符蒿，其上{艹高}。（郭璞症曰：今西方人呼蒲为莞蒲。{艹高}，谓其头，台首也。匠箔东谓之符蒿，西方亦名蒲中茎为{艹高}，用之为席。{艹高}音翮。）

《毛诗□泽陂》曰：彼泽之陂，有蒲与简。

又《鱼藻》曰：鱼在在藻，依于其蒲。

《左传□文公》曰：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

又《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曰：泽之萑蒲，舟鲛守之。

《汉书》曰：蒲轮安车，以徵贤。（晋灼曰：以蒲裹车轮。）

又曰：路温舒，字长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编，用写书。

又曰：玄帝病，数问景帝立胶东王故事。史丹侍疾，候上独寝，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绿蒲也。孟康曰：以蒲为废蔽也。）太子由是得不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观汉记》曰：刘宽迁南阳太守，温仁多恕。吏民有过，但蒲鞭罚之，示辱而已。

《晋书》曰：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贫，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欷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将鬻己以偿之。东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

《齐书》曰：崔景真为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悬一蒲鞭，而未常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为立祠焉。

《北齐书》曰：尉瑾少威仪，子德载，以蒲鞭责之，便自投井，瑾自临井上呼云："儿出！"闻者皆笑。

《三齐略记》曰：鬲城东南有蒲台。秦始皇东游海上，於台下纡 番（音烦。）蒲系马。至今岁岁蒲生，荣委犹若有系状。蒲似水杨，可以为箭。

《穆天子传》曰：天子于珠泽之薮，方三十里，爰有萑蒲莞苇。

《说文》曰：蒲，草也，以作席。，蒲子也，以为平席，世谓蒲。

《风土记》曰：蒲生於陆，叶如乌扇而紫葩。（于诡切。）一曰荻蒲，好草也。

《续述征记》曰：乌常沉，（齐人谓湖为沉。）湖中有九十台，皆生结蒲。云秦始皇游此台，结蒲系马，自此蒲生则结。

《前秦记》曰：符洪家生蒲，长五丈，节状如竹。咸以异之，谓之蒲家，因氏焉。洪後以谶文"草付应王"，遂改姓为符。

《幽明录》曰：河东常鬼奴，寓居章安县，以彩蒲为业。将一小儿，湖边拔蒲，见一女子，容姿殊美，乘一小舡，载莼径前，投鬼奴舍寄住，鬼奴嘲之。灭火共卧，觉有腥气，又指甚短，惕然疑是魅。女已知人意，便求出户，变而为獭。

《嵇康集序》曰：孙登，夏常编蒲为裳，冬被自复。

《淮南万毕术》曰：酒薄复厚，渍以苑蒲。（断蒲渍酒中，有顷出之，即酒厚也。）

《楚辞》曰：抽蒲兮陈坐，援堇兮为盖。

菖蒲

《左传僖下》曰：王使周公阅来聘，飧有昌蜀。（注：蜀，菖蒲菹也。）

《春秋运斗枢》曰：玉衡星散为菖蒲。远《雅》《颂》，著倡优，则玉衡不明，菖蒲冠环也。

《梁书》曰：太祖后张氏，讳尚柔。常於室内，忽见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所有。后惊异之，谓侍者曰："汝见否？"皆云不见，后曰："常闻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菖蒲花当贵。”因取食之，生高祖。
《吕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昌始生。昌者，百草之先生者也。
《说苑》曰：文公好食昌本菹，本草即菖蒲。
《风俗通》曰：茈蒲放花，人得食之，长年。
《神仙传》曰：王兴，咸阳人，彩菖蒲食，以得长生，一寸九节者。
《罗浮山记》曰：宣山中，菖蒲，一寸二十节，坚芬之极。
《方言》曰：茈蒲，得石上生，九寸节以上，紫花尤善。
《吴氏本草》曰：茈蒲，一名尧时薤。
《本草经》曰：茈蒲，生石上，一寸九节者，久服轻身，明耳目，不忘，不迷惑。生上洛。
《典术》曰：圣王仁功济天下者，尧也。夫降精於庭为薤，感百阴为菖薄焉。今之菖蒲是也。
菰
《广雅》曰：茅，蒋也。其米谓之雕胡。
《周官》曰：鸟宜菰。（郑玄注曰：茅，胡。）
《说文》曰：蒋，菰也。胡一名蒋。
《晋中兴书》曰：毛璩为谯主司马时，海陵县地多菰蒲，处所幽邃，亡户保之。璩请讨，放祸狩进。天既旱，地皆菰封。封燃，叛人走出，近得万户。
《广志》曰：茅可食。以为席，温於蒲。生南方。
《庄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蚁丘之蒋。
《宋玉赋》曰：主人之女，为臣炊胡之饮。
马藻
《尔雅》曰：，牛藻。（注：似藻，叶大，江东呼为马藻。）
《毛诗□彩》曰：于以彩藻？于彼行潦。
陆机《毛诗疏义》曰：藻，水草也，生於水底。叶似鸡苏，可食。荆杨人食以当，救饥。饥荒时，蒸而食之。
《颜氏家训》曰：或问：“《东宫旧事》‘六色纰 畏’是何等物？当主何音？”答曰：“案，《说文》云：‘，牛藻也。读若威。’音坞瑰切。即陆机所谓‘蕴藻，叶如蓬者’也。又郭璞症《三苍》亦云：‘蕴，藻之类也，细叶，蓬茸然生。’今死晷有此物，一节长数寸，细茸丝圆绕，可爱。长者二三十节，犹呼为。又寸断五色丝，横着线股间，绳之，以像草，用以饰物，名为。於时当绀六色，此以饰绲带，张敞因造丝旁畏‘耳’作‘纰 畏’。”
郭子横《洞冥记》曰：昆灵池有倒藻，枝叶横倒水上，长九尺馀，纵横而生，状如结网。有野鸭鹅凫及鸥来翔，观水池上，入此草障，皆不得出，如入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网也。亦曰十网草。
凫葵
《说文》曰：茆，凫葵也。
《纂文》曰：凫葵，其实可作酱。
马蓼
《尔雅》曰：红，茏古，其大者{艹归}。（俗呼红草为茏鼓。语转耳。）
《毛诗□缁衣□山有扶苏》曰：山有桥松，隰有游龙。（毛云：红草也。）
《毛诗义疏》曰：红草，一名马蓼，叶粗大，赤白色，生外泽中。

《尔雅》曰：椴，木槿。槠，木槿。（宾狞名也。似李树，华朝生夕陨，可食，或呼为日及，亦曰王蒸。）
《广雅》曰：日及，木槿也，一名朱槿，一名赤槿。
《说文》曰：，木槿也。
《毛诗□有女同车》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木槿也。）
《礼记□月令》曰：仲夏之月，木槿荣。
傅玄曰：华，丽木也。谓之日洽，或谓之洽容，或谓之爱老，潘尼以为朝菌。
卷一千　百卉部七
萍
《尔雅》曰：苹，萍。（死晷浮萍，江东谓之{艹缥}，音瓢。）其大者。
《毛诗□彩》曰：《彩》，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供祭祠矣。于以彩？南涧植吊。于以盛之？维筐及。于以湘之？维及釜。（湘，烹也。）
又《鹿鸣》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萍也。）
《诗义疏》曰：萍，粗大者为。季春生。可燥蒸为茹。
《周礼□秋官下□萍氏》曰：萍氏，掌禁川游者。（郑玄注曰：萍草细根，取不沉，其名溺也。）
《礼记□月令》曰：季春之月，萍始生。
《左传□桓公》曰：蘩藻之菜，可羞於王公。
《周书》曰：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阴菩捱盈。
《家语》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问群臣，莫能识。使问孔子，孔子曰：“是谓萍实，可剖而食之。吉祥也，惟霸者能获焉。”王遂食，大美。又遣问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常过陈之野，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割而食之，甜如蜜。’吾是以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昆仑之萍焉。
《淮南子》曰：萍树根於水，木树根於土。
《淮南方毕术》曰：老血为萍。（聚血之精，至黄泉也。）
许慎《说文》曰：苹，萍也。无根，浮水而生。
周处《风土记》曰：萍，，芹菜植叼名也。
《范子计然》曰：水萍出三辅，色青者善。
《吴氏本草》曰：水萍，一名水廉，生地泽水上。叶圆小，一茎一叶，根入水。五月华白。三月彩，日乾之。
《本草经》曰：水萍，一名水华。味辛寒。生池泽水上。疗暴热、身痒，下水气，胜酒，长鬓。久服轻身。
《郭子》曰：萍之依水，犹卉植地。靡见其布，漠尔鳞被。物无常托，孰知所自？
杜恕《笃论》曰：夫萍之浮，与菱之浮相似。菱植根，萍随波。是以尧、舜恶巧言之乱德，仲尼恶紫之夺朱。
刘伶《酒德颂》曰：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言随风。）
《楚辞》曰：白萍兮聘望，与佳期兮夕张。
又曰：靡萍九衢，华安居。
又曰：窃哀兮浮萍，淫无根。
苔
《尔雅》曰：{艹覃}，（徒南切。）石衣也。（水苔也，一名石。江东食之。或曰{艹覃}，叶似蓯而大，生水底，亦可食。蓯，胡畀切。）
《说文》曰：苔，水衣也。
《齐书》曰：宋时，会稽剡县有山，名刻石。父老相传云：虽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明末，县人倪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字，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乃韧应视之，其大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道成。得贤师，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风也。”
《三国典略》曰：侯景围台城，既急，时诸军於德阳堂前杀马鬻饭，杂以人肉干。甘露厨中，所有乾苔，悉分给军士。
《唐书》曰：拔野古国东北，五六日行至鞠国，有树无草，但有地苔。无羊马豕畜，有鹿，如中国牛马。使鹿牵车，可胜三四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人聚木枝为屋，尊卑共居其中。
《淮南子》曰：穷谷之生青苔。（青苔，水垢。）
《广雅》曰：石，石衣也。
《风土记》曰：石，水衣也。青绿色，皆生於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名山志》曰：石箦山，缘崖而上，高百许丈，里悉青苔，无别草木。
《古今注》曰：苔藓，空空无人行，生苔。或紫，或青。一名员癣，一名绿钱，一名绿癣，一名绿苔。
《广志》曰：室无人行，生藓。
《拾遗记》曰：晋武帝时，祖梨国献蔓苔，亦曰金苔，亦曰夜明。
《博物志》曰：晋武帝喻遨书，司空张华撰《博物志》进武帝。帝嫌烦，令削之。赐侧理纸万张。王子年云：侧陟厘也，此纸以水苔为之。溪人语讹，谓之侧理。今名苔纸。取死晷苔造纸，青黄色，体涩。其苔，死晷石上生，如毛，绿色。
《述异记》曰：苔钱，亦谓之泽葵，又名重钱草，亦呼为宣癣。南人呼为垢草。
《异物志》曰：石，海草，在海中石上丛生，长尺馀，大小如韭，叶似席莞，而株茎无枝。以肉杂而蒸之，味极美。食之，近不知足。
《本草》曰：海藻，一名海罗。生东海中。或生河泽。茎似乱。
《南越志》曰：海藻，一名海，或曰海罗。
王智深《宋记》曰：王微，字景玄，大保弘之弟子也。吏部尚书江湛爱其才用，举为吏部郎。陈病笃不受，因与湛书告绝。足不逾阈十有馀载，栖迟於环堵之室，苔草没阶。
沉约《青苔诗》曰：缘阶何漠漠，沉水复绵绵。微根如欲断，轻丝似更联。
谢庄《月赋》云：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绿苔生阁，芳尘凝榭。
谢玄晖《直中书省诗》云：红药当阶翻，苍苔依砌上。
{艹琴}（音琴）
《抱朴子》曰：{艹琴}根化为。
《宗林》曰：{艹琴}草，生死晷，根可缘器。
莞
《尔雅》曰：{艹庳}，（方寝切。）鼠莞。（郭璞症曰：鼠莞，纤细，似龙须，可以为席。蜀中出好者。）
《广雅》曰：葱，蒲莞也。（《纂文》同。）
《说文》曰：茞摧，可以为席，从草完声。
荔挺
《礼记□月令》曰：仲冬大雪后五日，荔挺出。
《淮南子》曰：仲冬，荔挺出。
《颜氏家训》曰：《月令》“荔挺出”，郑玄注云：“荔挺，马薤也。”
《说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雅》云：马薤，荔也。《通俗文》而又名马蔺。
《易统验玄图》云：荔挺不出，则国多火灾。
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以挺出。
高诱注《吕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则《月令》之注荔挺为草名，误矣。河北平泽率生之。江东颇有此物，种於阶庭。但呼为旱蒲，故不识马薤，讲《礼》者乃以为马苋。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马齿。江陵常有一僧，面形上广下狭，刘缓幼子民誉，年始数岁，俊晤善体物，见此僧云：“面似马苋。”其伯父刘纟 舀因呼为荔挺法师。纟 舀，亲讲礼名儒，尚误如此。
《列仙传》曰：寇先生者，宋人也。以钓鱼为业。居涯水旁，百馀年。鱼或放或留，或卖或自食之。常着冠帻，好种荔，食其葩实焉。宋景公问其道，不告，即杀之。後数十年，踞宋城门上，鼓琴数日，乃去。宋人家家奉祠之。
胡
《西京杂记》曰：会稽人顾翱，少失父，事母孝。母好食胡饭，常帅子女躬彩撷。还家，导水凿川供养，每有盈储。家近大湖，湖中生胡，无复杂草，虫鸟不敢至焉，遂得以为养。郡县表其闾舍。
又曰：蒲菰，菰有米者，长安谓为胡。葭芦之未解叶者，谓之紫菰。菰有首者，谓之ベ节。
苕
《尔雅》曰：苕，陵苕。（一名陵时。）黄华，{艹票}（必遥切。）白华，茇。（孙炎曰：苕华色异，名亦不同。音沛。）
《广志》曰：苕草，色青黄，紫华。十一月稻下种之，蔓延盛茂。可以美田，叶可食。
《毛诗□防有鹊巢》曰：邛有旨苕。
《诗义疏》曰：苕，饶也。幽州谓之翘饶。蔓生，茎如劳豆而细，叶似蒺藜而青。其华细，绿色，可食，味如小豆藿叶也。
《诗义疏》曰：《本草》曰：“陵苕，一名陵时，一名鼠毛，似王刍。生下湿水。七月、八月华紫，似今紫草，可以染帛。煮沐头，即黑。叶青如蓝，而多华。”
《史记》曰：赵武灵王，梦见处女鼓琴而歌曰：“美人荧荧兮，颜若苕之华。”
蒹
《尔雅》曰：荏，{艹廉}。（似萑而细，高数尺，江东呼为蒹{艹适}。）
《毛诗□车辚》曰：荏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艹廉}也。葭，芦也。苍苍，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患切）
《尔雅》曰：，（他敢切。）也。（似苇而小，实中。江东呼为乌{艹区}。{艹区}音丘。）
《毛诗□淇奥□硕人》曰：茜揭揭。（毛曰：茜，芦；，也。）
萑苇
《毛诗□豳□七月》曰：七月流火，八月萑苇。（为萑，葭为苇。预畜萑苇，以可为箔也。）
又《生民□行苇》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泥。
又《河广》曰：谁谓河广？一苇航之！
《礼记□月令□孟秋》曰：命有司纳材苇。（蒲苇之属，此时柔脆，可取作器物。）
《吴志》曰：孙亮初，谣云：“诸葛恪，何若若？芦苇单衣，蔑钩络。於何相求？常子阁。”常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钩络，带也。及诸葛恪为孙峻所杀，以苇席裹尸，而蔑束之。
《孙卿子》曰：南方有鸟，名蒙鸠。以羽编为巢，系之以苇苕。风至苕折，子死卵破，所凭者弱也。
《吕氏春秋》曰：季夏之月，乃命虞人入材苇。（虞人，掌池泽官。材苇，供国用。）
又曰：汤始得伊尹，祓之於庙，熏以萑苇。
《南夷志》曰：泸河在弄栋北，今谓之南泸，两岸葭苇大如臂。
《楚辞》曰：咸播黍，莆萑是营。（咸，皆也。耜，黑黍也。萑，草名。营，耕也。言禹平水土，万贸苍得布种黑黍於萑蒲之地，尽为良田也。）
芦荻
《尔雅》曰：茜，华。（即今芦也。）葭，芦。（苇也。）
《毛诗》曰：萑葭萋萋，白露未。蒹葭彩彩，白露未已。（葭，芦也。）
《毛诗义疏》曰：，或谓之荻。至秋坚成，则谓之萑。
焦赣《易林□剥之坤》曰：从风放火，荻芝俱死。
《汉书》曰：董偃见宠馆陶公主，安陵袁叔谓偃曰：“顾成庙远，无宿宫人。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献长门园於上？此上所欲也。”
《晋中兴书□徵祥说》曰：义兴初，童谣云：“官家养芦化作荻，芦生不止自成积。”是时卢循窃据广州，国未能讨，因而用之，是官养芦也。（荻犹敌也。）
《春秋後语》曰：赵襄子欲保晋阳，曰：“奈何无箭？”张孟谈曰：“臣闻董子掷脯晋阳，公宫之垣皆以{路}蒿萑苇。禁墙之基，高至千丈馀。君发而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於是发其坚，则{路}之劲不能过也。
《隋书》曰：张威拜青州总管，在青州颇治产业，遣家奴於民间鬻芦荻根，其奴缘此侵扰百姓。上深加谴责，坐废于家。
《吴越春秋》曰：伍子胥至大江，江中有渔父，子胥请渡。时旁多人，渔父歌，令止芦中。至夕，渡之于溘之津。见其有饥色，归取麦饭、鲍鱼之羹。子胥疑，没芦中。渔父呼芦中，子胥应，与食，渡之。
《晏子春秋》曰：公猎休坐地，晏子灭葭而坐，公问其故。晏子曰：“臣闻介胄不席，狱讼不席，尸在堂不席。三者皆忧也。臣不敢以忧示君。”公令人不席。
《淮南子》曰：雁衔芦，以避缴。
又曰：{艹}苗类絮，而不可以为絮。（{艹}苗，萑秀也。{艹}，徒历切。）
《抱朴子》曰：吴世有姚光者，有火术。吴主躬临试之。积荻千束，光坐其上，又以数千束荻累之，因猛风燔之。火尽，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
《说文》曰：茜灰以候律管。
《释名》曰：大曰芦，次曰苇。芦笋苦，荻笋甘。
《世说》曰：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心薏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
《论衡》曰：上古之人，有荼、郁垒者昆弟二人，生而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道里妄兴人祸，荼与郁累缚以芦索，执以食虎。
《通语》曰：诸葛亮见殷礼而叹曰：“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与兄瑾书云：“殷往嗣秀才，金之侨盼者也。”
蘩{艹缕}
《尔雅》曰：{艹敖}，（音敖。）{艹嫂}（音嫂。）{艹缕}。（今蘩{艹缕}也。或曰鸡肠草。）
范往《治淋方》曰：取蘩{艹缕}草，满两手，以死牦之，亦可常饮。
纶组
《尔雅》曰：纶（古顽切。）似纶，组似组，东海有之。（纶，今有秩啬夫所带，纯青丝纶组绶也。海中草生彩理有像之者，因以名云。）
左思《吴都赋》曰：纶组紫降。
帛布
《尔雅》曰：帛似帛，布似布，华山有之。（草叶有像布帛者，因以名云。）
离南
《尔雅》曰：离南，活{艹兑}也。（草，生江南，高丈许，茎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日贯之为树。{艹兑}音脱。）
地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本草经》曰：地榆，止汗气，消酒明目。
《广志》曰：地榆可生食。
《神农本草经》曰：地榆苦寒，主消酒，生冤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